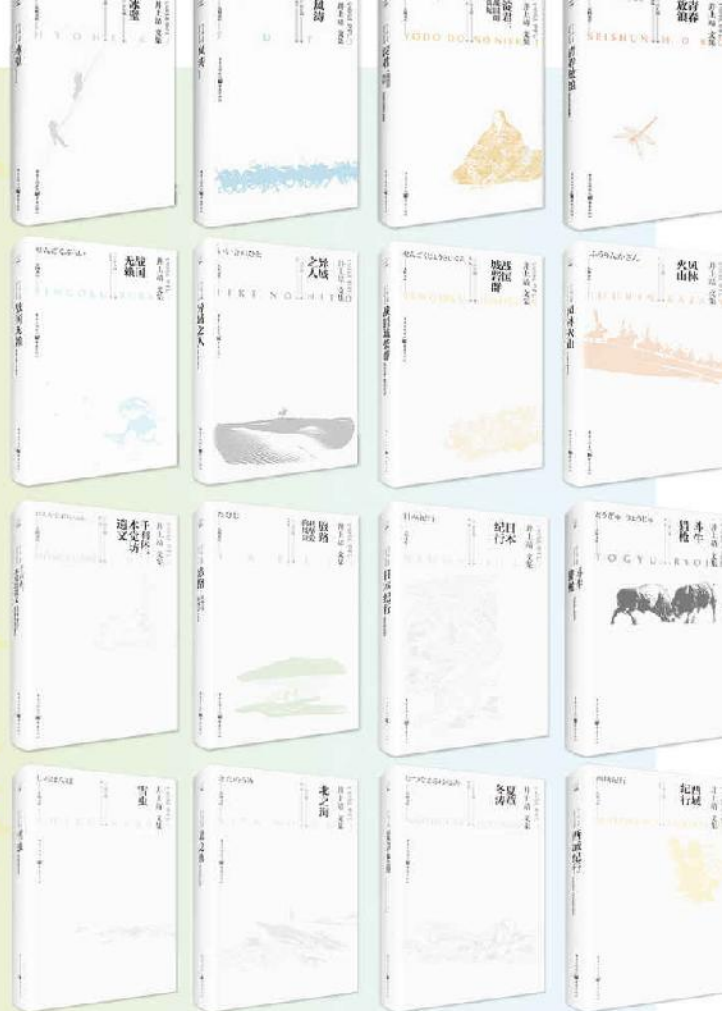


井上靖

全系列
十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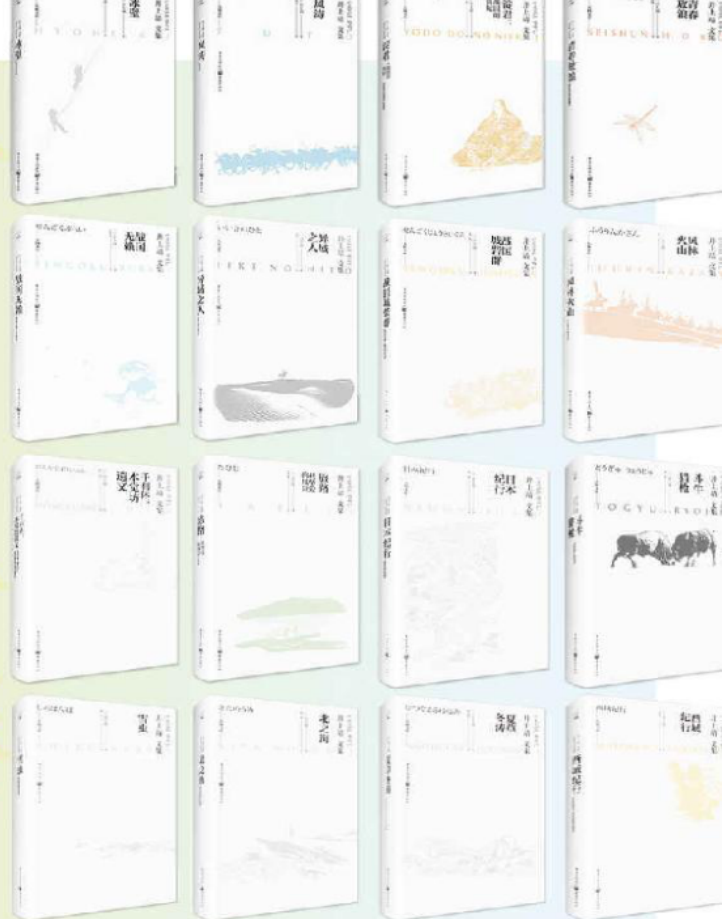
第13届芥川奖
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
日本艺术院奖
每日艺术奖
野间文艺奖
第15届读卖文学奖
第1届日本文学大奖
日本文学大奖
第15届野间文艺奖
第1届千叶龟雄奖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井上靖

全系列
十六本



第13届芥川奖
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
日本艺术院奖
每日艺术奖
野间文艺奖
第15届读卖文学奖
第1届日本文学大奖
日本文学大奖
第16届野间文艺奖
第1届千叶龟雄奖

总目录

风林火山

战国城砦群

战国无赖

千利休：本觉坊遗文

淀君：战国的贵妃

风涛

异域之人

西域纪行

旅路：我挚爱的风景

日本纪行

斗牛·猎枪

冰壁

雪虫

夏草冬涛

北之海

青春放浪

いのうえ 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火山林
火山

「口」井上靖

子 安
译 著

ふうりんかざん

——天狗文库——

F U R I N K A Z A N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FURIN KAZAN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53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9) 第14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林火山 / (日) 井上靖著 ; 子安译。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20.1

ISBN 978-7-229-14415-9

I。 ①风... II。 ①井... ②子...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04425 号

风林火山

FENGLIN HUOSHAN

[日] 井上靖 著 子安 译

责任编辑：邹禾 魏雯

装帧设计：谢颖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小燕

重 庆 出 版 集 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0 字数：165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4415-9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青木大膳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浪人，流落到今川义元的居城^[1]骏府城已近一年。他曾是北条家臣，由于品行不检犯下大错，因而失去了主君。除此之外，无人更多地知道他的情况。

今川家的家臣们倘使于路上遇见青木大膳，大都会敬而远之。此人的面容姿态总是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令人生厌之处。他脸色青白，眉间有伤，嘴唇薄，个子高，走路时左肩微微突起。虽说五官还算端正，然而其身姿却隐约透出一种残忍的意味。

他剑术十分厉害。没人能够说出他所学为何种流派，只知道他的太刀^[2]带着一股能将对手一击致命的杀气，并且出刀迅速。

今年春天，城内的广场上举行过一次剑术比赛，允许浪人们参加。那时的大膳展现了超群的剑术，无人能居他之上。十余名自命剑术高明的武士，全部被他一下击倒。每人均是被木刀从下往上突刺胸部，仰天倒地，一人吐血，其余各人或轻或重受了伤。从此，浪人青木大膳的名声便传开了。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在今川家仕官。纵使他有着一手犀利的剑术，却依然得不到信任，受到人们的疏远。

这一天，青木大膳从坐落在屋形町^[3]的那间他作为食客居住的武家屋敷^[4]中走出来。他刚要出门，仆人过来向他说了几句话，他如同平时那样没有作声。仆人告诉他这家宅子的主人回来了，也不知他听到与否，总之他便转身忿忿地迈着步子慢慢悠悠踱向后院的木门。从他的行为看来，也许他是听到了仆人的话语，故意避免与宅子主人碰面吧。

约莫半刻^[5]之后，他出现在安倍川河畔，迈着同样的步子从河岸的急转弯处走下河堤，经过两三户农家的背后，踱进竹丛旁边的一栋破落寺庙。

“有人吗？”

大膳在寺院正门铺着木板的门廊处低声询问，无人回应，他便径直打开木门转入狭窄的中庭。庭院中生着一些低矮杂乱、不成气候的树木，地面遍布乱石。

“有人吗？”他又喊了一声。他察觉到屋内似乎有动静，于是便一屁股坐在了走廊上。

“谁啊？”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响起。

“我是青木大膳。”他傲慢地回答。屋子里没有回应。

“我是青木大膳！”

他重复了一遍，眼睛仍然盯着庭院中那些杂树丛，照耀其上的阳光近两三日来渐带丝丝凉意。

这时，他的旁边“当”地响了一声。一枚小判^[6]落在他身旁的走廊上。他拿起小判，瞟了一眼：正面有莨苳目状铸纹，下边是桐叶形极印^[7]，背面刻有“骏河”二字。

“只有一枚么？”

青木大膳鼻子发出冷笑。“你这个骗人精！”他厌恶地说道。“四处游修的武士听到你的吹嘘都会吃惊不小吧。

竟然说什么游历了日本各州，了解各国^[8]的风俗，研究调查各地要冲的地图，还通晓各地地理呢！”

说完之后，大膳不住冷笑，笑声比说话声还要低沉，那是情不自禁地充满了轻蔑和厌恶之心的笑。他平素并不多话，沉默寡言，但这时却一个人滔滔不绝。

“你这骗子！不是自称精通兵法，熟知攻城略地的用兵奥妙，而且还是什么行流^[9]剑术的高手吗？我倒是真想看看你这行流的武艺啊，要比画的话，我青木大膳可愿意随时奉陪！”

屋里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他似乎有些发恼，喝道：“再拿一枚给我！虽说你我同是浪人之身，但你这家伙很会骗人，一定大大比我有钱。再拿一枚给我！”

话音刚落，又一枚小判掉落在走廊上，发出轻响。或许是从拉门的缝隙扔出来的吧。

“那么我便收下了。至于你这个骗子的画皮，我十天之后再来揭穿。”青木大膳一边站起身来，一边道，“今天我可有要事呢。晚上我要同甲斐武田家的重臣商量投身报效武田家一事。对于这个骏府城，我已经厌倦了。”

说完这话，青木大膳便要离开。正行得两三步，沙哑的声音再度响起：

“等一等！”

“什么事？”

“你刚才说的武田家重臣，是谁呀？”

“看来你也挺关心这件事嘛。他是侍大将^[10]板垣某某，名字我还不

知道。”

这句话之后，两人短暂的沉默。

“你以为那么容易就可以仕官吗？”沙哑的声音开口。

“那知道了，总得试试看再说吧。”

青木大膳又往前走了两三步，这时拉门被拉开，膝行蹭出来的是一个身形瘦小，从容貌到身材全都异于常人的人。

“还有事吗？”青木大膳回头问道。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吧——听好了，如果说是叫板垣的话，那么一定就是板垣信方。板垣家世代代为武田家的族臣。而今，武田家的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便是甘利虎泰与这位板垣信方了，他们可不是轻易就能让浪人随随便便仕官的人。想要仕官成功，眼前只有一个法子。听好了：你，去拦路袭击那个板垣信方吧！”

“拦路袭击？！那是为何！”

“告诉你吧。你先去袭击他，在危急之时，我再去将他救下来。”

青木大膳一时没有弄清对方话语中的意图，只听这个小身材的男子继续说道：

“这样做的话，在下跟板垣信方之间，就会建立起非比寻常的关系。对一个人来说，救命之恩可是莫大的恩情。在下也是很想出仕武田家的，在下在武田家受到赏识之时，一定会举荐你！”

“演一出戏吗？”青木大膳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便直直地盯住对方。

“嗯，除此之外，的确没有更好的仕官之法了。”

“你这个骗子！”

“不愿意干的话，你就走吧。”

青木大膳好像考虑了一下，然后回到了走廊前。“终于露出本性了呀，你这阴阳眼！”

端坐在走廊上的那人眼睛果然如此，一目浑浊，一目明亮，两眼差别显著，无法判断他的目光注视何处。

青木大膳回到走廊之时，走廊上那人用缺了中指的右手撑着地面欠起身，站了起来，旋即走入屋内。他个子矮小，充其量身高也不过

五尺。

青木大膳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然而走入屋子的男人并没有笑，他在约略有些昏暗的屋子里，面朝庭院中的红色菊花。大膳无法判断他是在盯着什么地方。

“袭击他，却不能让他受伤，这有点难办啊。对于我青木大膳来说，这样的事可是头一回呢。”大膳说道，但屋子里面的人却如先前那般，并不答话。

“到底要怎么干？不说点什么吗，山本勘助！”大膳发急，忽然激动地大声喝叫，苍白的脸倏地抽紧。

“稍微伤到一点也没关系，但不能把他杀了。那样的话可就鸡飞蛋打了。”

冷静而沙哑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

青木大膳厌恶山本勘助。约莫半年之前，大膳第一次遇见这个人的时候，便从心底厌恶他。或许是两人性情不合吧，总之大膳一听到此人的声音便想苛责他、辱骂他、作践他，直到他大气也不敢出才好。缘此，大膳来到山本勘助家中，厚着脸皮要一点钱只不过顺便为之，其实更是好生将他羞辱一番。

浪人山本勘助之名，在今川家的领地骏远三^[11]一带还是广为流传的。他本是参州^[12]牛洼的浪人，于九年前来到骏府城。这九年以来，他曾数次申请在今川家仕官，却不知为何直到如今也未得到任用，眼下蒙今川家家老^[13]庵原忠胤庇荫，吃着闲饭。忠胤常年照顾勘助，不使他米盐之资或缺，外面流传说这都是因为勘助与忠胤有着亲戚关系。若非如此，既然不能投身报效于今川家，也就是说此人没有什么才干，作为家老的忠胤又何必善待于他呢？

据说，勘助的剑术乃是行流一派，今川的家臣无人能挡。不过，谁都没有亲眼见过他手执刀剑，更没人听说他上过战场、杀过敌人。恐怕他身负“行流”之技的传言，大部分是由他那副大大异于常人的尊容引起的吧——身高充其量不过五尺，肤色黝黑，一目明亮、一目浑浊，不仅跛脚，右手还缺了中指，年龄也已近五十。

他从住处出来，到城下走动走动的次数，一年到头也是屈指可数的。每当他路过人们身边时，小孩子们或许会回过头来看看，而成年人则见惯不惊了。他那可怕的面容姿态，让人觉得望而生畏却又怜悯可怜。虽说小孩们会好奇地看看他，然则由于害怕，却也不愿跟在他后面走上半步。

传说他自二十岁起便周游全国各地，长于军旅之事，通晓古今兵法，乃是攻城略地的行家里手。然而尽管如此，他却终究无法在今川家

中仕官，九年以来一直是浪人之身。莫如说正是这样的经历，反而让他的声名愈高。一般的传闻是这样的：今川家主公（义元）的侧近中，有人嫉妒他的智慧、经验与才华，由于这等人的弄权，他才被今川家屡屡拒之门外。近年来甚至有人猜测，妨碍勘助仕官之途者，或许正是他的庇护者庵原忠胤本人。

但不管怎么说，今川家的家臣中，悄悄来到山本勘助家里拜访的人却为数不少。据说一到晚上，他的住所简直就好似一座私学馆一般。

唯独青木大膳一人，对于所有关于山本勘助的传言是丝毫不信。“可恶的骗子！”大膳一直这样认为。倒不是说他是因为分析了关于勘助的种种传言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之所以不相信勘助，大抵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吧。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勘助手执刀剑的样子，若要勉强想象的话，那姿态一定丝毫也谈不上飒爽二字，更多的是给人一种颇为怪异的感觉才对！

青木大膳与山本勘助的初遇，是在大约半年前。从他第一眼看到勘助的瞬间起，便认定这个人不可信任。“会用剑

的人，怎么可能是这副样子！”他这样想。他很想跟勘助比一次剑，以此揭开这个骗子的画皮，但无论他怎么要求，勘助却概不应允，总是想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推托。

大膳每每心血来潮，便去山本勘助的家里谩骂一番，对此勘助总是默然处之。向勘助发泄自己对他的轻蔑和厌恶之情，对于青木大膳而言，似乎成了他贫穷乏味的浪人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关于兵法的运用以及诸国的状况，大膳自己也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不能从这些方面作出判断，不过他认为这与剑术方面的情况应该一致。手中尚无一兵一卒，还谈什么攻城略地呢！说是周游了日本全土，这也非常可疑。大膳曾经向勘助询问自己的出生地小田原附近的风土人情，勘助依旧闭口不发一言。这只能认为勘助对此根本全然不知了。

今天，勘助竟然意外地向他显现出了骗子的本性，对此大膳很是满足，就连行走在安倍川河堤上的脚步都比平素轻快了许多。拦路袭击板垣信方之事，就算只是演一场戏，却也能够使他长久以来的无聊憋闷得以排遣。勘助这个骗子！

纵使他能够欺骗世上的每一个人，也欺骗不了我青木大膳啊！

大膳脚下道路的一侧是安倍川的河滩，另一侧格外低洼，一片久已无人耕种的荒芜田地 toward 远处延展开去。“看来今年的稻谷也不会有收成啊！”想到这里，大膳的心情急速地黯淡下去。说到稻谷，问题可就迫切起来。只要没有稻谷收成，每年就会有不少百姓抛弃土地，流离失所，如此一来耕种田地的人就愈加稀少。本月上旬连着下了十天暴雨，京都以东到处都遭受了重大水灾。仅仅在这一带，被安倍川河水泛滥冲走的人家就不计其数。田园被冲毁，牛马牲畜也被冲到大海里去了。去年，

也就是天文九年^[14]，春天来了一场暴风雨，比现下稍晚一些的初秋时候又是一场暴风雨。年年都有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要去甲斐仕官吗……甲斐那地方或许会差强人意。要说跟山本勘助共事么也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情，不过就算是跟那样一个瘸子做伴，也比单身一人去往完全陌生的他乡多多少少会胆壮几分吧。

只是，那家伙还真是令人讨厌啊！青木大膳猛然停下脚步。无论如何都很讨厌！大膳这样想道。虽说大膳自己同样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男人，但他却无法抑止对山本勘助的厌恶之情。在他年幼之时，曾在地瓜田里用石头把青虫子砸死，并且在地面上碾来碾去，似乎不这样做他心里就不会痛快。

此刻他对这位远近闻名的浪人山本勘助，所持的便是如此心情。

此时方值八月初，虽然并无一丝微风，但夜里已经有些凉气袭人，正是秋意渐浓之时。

在距今川家的居馆不远处，环绕坐落着武士们的宅所，经过这里便到了一个缓坡，与商贩平民们集中的下町^[15]相连接。这条坡道白天人来人往，从日落起便没有路人通行，只是偶尔会有成群结队的夜盗从这里匆忙穿过。街道两旁的店铺也紧紧关上了大门。

青木大膳在这个缓坡路旁的大朴树下，已经站立了约莫小半刻时分，他正等候着要从此地路过的武田家重臣板垣信方。约莫四五年前，甲斐武田家的前家督武田信虎被其子信玄^[16]流放，寄身于今川家。今天，板垣信方来到城中向信虎问候起居，到了晚上，他还得回到伴随信虎一同来到这里的东云半二郎的住处。青木大膳便是打算在信方回去的路途中截袭他。

大膳今日并未与山本勘助会面，不过，事先商定的行事地点确凿无疑便是缓坡旁的这株朴树之下。当板垣信方的身影出现之时，大膳便要从这树后冷不防地跳出来，拔刀就砍。若有人与信方同行，无论是两人还是三人，将之斩杀于路旁便是。此时，山本勘助便要出场。两人交手二三回合后，大膳见机跳入路旁的树林之中，如此就好。事情到此就算完结。

青木大膳环视周围的黑暗之处。虽说是黑暗，却并非完全漆黑一片，其中隐约有稀薄微弱的光线明灭飘忽着。在如此黑暗中的不远处，那小个子的阴阳眼一定也注视着这地方吧。

大膳终于忍耐不住这长时间的悄无声息。

“喂，瘸子！勘助！”

他试着低声呼唤，然而侧耳细听之下，对方对此毫无应答。大膳不

快地“喊”了一声，伏下身去。

又过了半刻左右，周围的黑暗不知何时已经让他按捺不住心中凶暴的杀戮欲望。盗贼也好，野狗也好，若是来到，立刻便悉数斩于剑下！

方在此刻，大膳突然听到有脚步声从缓坡之上逐渐传来，愈行愈近，数目不止一人。待那一行人行得近时，大膳看清对方共有三人数。

大膳立于原地不动，待那三人经过之际，冷不防大喝一声：

“佐伯主水！”

不用说，这名字只是他不假思索，信口喊来。

前行的一行三人齐齐停下脚步。

“我们可不是您说的叫作佐伯什么的人，您认错人了吧。”其中一人说道。

“别想说谎蒙混过去，骗不了我的！我特意来到这里，便是为了取你性命！”

“我为何要说谎！”对方说道。话音未落，忽见大膳猛然拔出太刀，对方急忙闪身后退。这时，另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

“且慢！认错了人可就麻烦之至！在下乃是甲斐武田家家臣，名叫板垣。”

板垣到底是来了。大膳这样想着，一边暴喝道：“无论你是板垣还是什么，只管拿命来！”

“盗贼吗！”随着这一声喊叫，对方也拔出刀来。

此时，在青木大膳眼前摆好架势的太刀一共两把，在这执刀二人之后，那沉稳的声音再度说道：“多加小心，切勿受伤！把他赶走即可！”

大膳已看出持刀与自己对峙的这二人并非板垣，于是突然纵身而起，高举太刀，从其中一人肩头力劈下去，只听一声惨呼，对手顿时倒地。大膳略作后退，避开另一人刀锋，再度踏上之时，太刀急速斩向此人小腿，又是一声惨呼响起。

电光石火之间，两名随从已被大膳斩翻，板垣只得拔刀迎战。二人交手方才两三回合，大膳便听到对方急促的喘息之声。

“难、难道不是弄错了人吗？在下，乃是武田家臣板垣信方！”对方说道。

然而大膳并不答话。

“如此说来，你果然是盗贼不成？”

大膳一面进逼，一面焦急地考虑如何处置这个不能杀伤的对手。而此时，对手却突然踏前，转守为攻。不愧是板垣，剑术比刚才那两名随从要高明许多。大膳这样想着，欺身而上，见机抓住对方右腕，靠上对方身躯，用自己身体的力量将对方一步步朝路旁推去。

“什么人？”

突然，有灯笼的亮光从侧面照过来。借着亮光，大膳此刻才看清已被自己按在土墙上的对手的面容。听说是重臣，大膳一直以为对方是年老之人，却不料对方看起来比自己的猜测年轻许多，乃是一名中年武士。

“路遇盗贼，苦于招架。”见有来人，对方慌忙答道。

“我来相助！”

这分明是勘助的声音。大膳放开板垣，向后跳开。从这里开始便是这出戏的武打场面了吧。大膳如此想道。

说时迟，那时快，大膳只觉一股凌厉刀风扑面而来。大膳不由一声惊呼，再度后跃，却不料脚下一个踉跄，不知绊着了石头还是什么东西，仰面倒在地上。

当此时，第二刀、第三刀毫不留情地斩将过来。这哪里还是演戏，大膳只觉夺人性命的杀气向自己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

这并非约定之举啊！大膳沿着缓坡一路翻滚，好不容易跳起身来，不知何时眉间已被斩伤，鲜血涌入双眼，却无暇用手拭去。

“勘助！”

大膳一面这样喊道，一面跳入右边的杂树林中。倘若演戏的话，勘助当会止步，不再追击才是。

然而当他回头之时，却发现勘助的太刀紧逼而至，这势头分明是无论自己逃往何处都必将紧追，寸步不舍。

“你疯了吗！”青木大膳大声叫道。

“我可没有疯。”冷酷低沉的声音响起。“看刀！”勘助说道。

“来吧！”

青木大膳大喝，同时感到事情完全起了变化，对方是当真要取自己的性命，自己当然也得奋力斩杀过去。此时，对这个瘸子的厌恶感再度在大膳胸中涌起，并且比过去强烈数十倍。

然而，一股出生以来从未感受过的恐惧之情，自青木大膳心底悄然升起。对方手中太刀的切先^[17]在不可思议的极低位置静止不动。这矮个子男人将切先压得几乎触及地面，一双阴阳眼紧紧盯着自己。大膳如今是进身无路、后退无门。

两人之间的距离在对手的进逼之下渐渐缩短，青木大膳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动弹。对手刀光掠过之时，大膳肩头剧痛，接着右手、小腿依次中刀。

“住手！快住手！”

青木大膳竭力嘶叫，然而叫声如同泥牛入海，无论自己如何叫喊，对手的刀锋依然毫不留情。

大膳感到对手山本勘助的身躯逐渐高大起来，而自己原本瘦高的个子逐渐变得矮小而丑陋。实际上，青木大膳的一只眼睛已经不能见物，一只脚也被斩瘸。

“啊——！”

随着临死之前的一声惨呼，大膳从肩头被斫为两段。

[1]居城：日本战国时代大名居住的城池。

[2]太刀：日本刀的一种。日本战国时代为主要使用刀具，刀铭刻于茎的左边，佩带之时刀铭向外，刀刃向下。与此相对，刀铭刻于茎的右边，佩带时刀铭向外而刀刃朝上的刀，则被称为“打刀”。

[3]町：村镇，街区。这里指叫作“屋形町”的街区。

[4]武家屋敷：日本战国时代武士居住的宅子，一般在城池外的镇子（城下町）上。

[5]刻：日本古代计时单位，相当于我国的“时辰”。一刻大约相当于如今的两小时。文中的“半刻”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小时。

[6]小判：日本古代的一种货币，一枚约重一两。

[7]极印：日本战国时代以及江户时代，为了防止伪造和偷盗并证明其品质，在货物或者金银币上压上的文字或者印形。

[8]国：日本古代的行政单位之一，从大化改新（公元645年）时设立国郡制开始启用，全日本共分六十六国，自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之后取消，改为郡县制。文中的甲斐、骏河、远江、三河、信浓、越后、尾张、和泉、安艺等等，都是这样的“国”一级行政单位，称为分国。

[9]行流：日本剑术流派的一种。日本武术派别通常以某某流命名，如后文的新当流亦是。在日本，日本刀又称为剑，因此剑术即是使用日本刀的技巧。

[10]侍大将：日本室町时代至战国时代，率领部队的将官的官职，也指其地位。

[11]骏远三：指骏河、远江、三河，目前这三国均为今川家领地。

[12]参州：三河国的别称。

[13]家老：作为武家的重臣辅助家主处理政事的人，也指其职位。

[14]天文九年：公元1540年。此处的“天文”是日本后奈良天皇年号。

[15]下町：在市镇的地区中较为低洼的部分，多为工商业者居住。与武士居住的地区区隔开来。

[16]信玄：武田信玄，日本战国时代名将，号称“甲斐之虎”。本名晴信，信玄是他出家之后的法名。文中此时晴信尚未出家改名，但“信玄”二字原文如此，疑为笔误。

[17]切先：日本刀术语。日本刀的前端部位与刀身之间的垂直线，称为横手；横手与刀尖之间的这一段刃，称为切先，是日本刀最锋利的部分。可以理解为刀锋。

第二章

甲斐的武田家派使者来到骏府，邀请山本勘助仕官，是天文十二年[1]二月中的事情。自从勘助斩杀了来历不明的浪人青木大膳，救下武田家臣板垣信方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半的岁月。使者告诉勘助，武田家以百贯[2]知行[3]请勘助屈就。

勘助以自己要考虑两天为由，打发使者先回去了。

这天，久未外出的勘助出了家门。安倍川的河堤旁，早开的樱花已经绽放。

“攻城略地，攻城略地！”

自刚才起，勘助口中便不停反复念叨这句话。百贯的知行吗！这种东西倒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取得实际参与作战策划、发挥自己攻城略地之才干的相应地位。看来仕官之时，须得要附加相关条件才是。

“攻城略地，攻城略地！”

山本勘助无暇欣赏枝头满开的早樱，从樱花树下匆匆穿过。此时，有两位看似武士妻小的女子结伴迎面走来。二女看到勘助，怯怯地侧身相避到道路一旁。

“攻城略地，攻城略地！”

勘助并不理睬两名女子，稍稍抬高视线，傲然前行。每当他右脚落地之时，身体便随之歪斜一下。

进得骏府城下街道，他的庇护者庵原忠胤的居宅，便坐落在武士宅所群落的入口之处。那里有三株高大的山毛榉，城下的人们因而将这所居宅称为“榉屋敷[4]”。

勘助走进这“榉屋敷”的正门，不经通报，径直上了台阶，在走廊上遇见一位侍女。

“请问庵原大人在吗？”

“是的，请您稍等一下。”

勘助仿佛没有听见侍女的答话一般，自顾自地顺着走廊往前走去。侍女想快步赶在勘助身前，先行向主人告知勘助的来访，不过勘助那五

短身材和奇特的行走姿态，却使她感到难以超越。

“您在家呀！”勘助在走廊尽头的房间外停下脚步，向屋子里说道。

“谁呀？”

“是山本勘助，特地来拜访您。”

屋里并未答话。此时勘助似乎清楚地看见庵原的面色陡然沉了下来，流露出嫌恶的神色，仿佛在说：这讨厌的家伙来了。

“我进来了。”

勘助打开拉门，进了房间，席地而坐。为了表示对庇护人的礼节，勘助身体前倾，端正地向庵原施了一礼。

“今天有事相商，故此前来拜会。”

“什么事？”

庵原忠胤本来坐在案机之前，面朝庭院方向，仿佛正在看书。听了勘助的话，庵原那白发苍苍的头稍稍转向勘助这边，缓声询问。

“武田家派来使者，邀请我前去仕官。”

庵原听罢，只抬了抬眼皮，并不作声。稍顷，徐徐问道：

“那么，你作何打算呢？”

“总是如此浪人之身，也不是办法。”

“知行呢？”

“百贯。”

稍待了片刻。

“这样的话，这边也给你百贯知行。”庵原说了这句话后，顿了一顿，又道：“我不曾记得有亏待于你的地方吧？”

“已经九年了呀！可不想再无功受禄了。我想实实在在地施展自己攻城略地的才能。”

“你以为单靠纸上谈兵便能攻城略地吗？”

“足够的！”勘助沉声道。

庵原默然，似乎在考虑什么。稍顷道：“无论如何你也要去甲斐仕官

吗？既然如此，总得向主公知会一声吧。”

“不管去求见多少次，结果总是一样的。今川大人并不想放我去别国仕官。然而，若要自己驱策，却又感到可怕。”

“言过其实了吧。”庵原严肃地说。

勘助忿然道：“难道不是这样吗？不是认为我山本勘助可怕吗？不是可怕到难以任用的地步吗？”语毕，语气倏地一改：

“不过，这九年以来，承蒙关照，衣食无忧。此等恩义在下铭记于心。在下此身前往武田家仕官，便将一颗心留在这骏府吧！”勘助一面如此说着，一面低声冷笑，这气氛令人不快。

听得勘助此言，庵原仿佛吃了一惊，转过身来，面对勘助。庵原平素与人交谈之时，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此时他的双眼却闪现着冷冷的目光。

“此话怎讲？”庵原紧盯勘助，似乎要从其神态中探明真意。

“我是想既食武田家之粮，又受今川家之禄。”

“……”

“本来，在下是预卜着今川家的前程，因此这九年间也未曾离开这片土地一步的。”

“……”

“作为东海道第一武家^[5]的今川家，从自己家里派出个把家臣，留在武田家，倒也并非什么坏事吧。”勘助说罢，便闭口不语。

今川义元的夫人，乃是武田信虎之女。缘此，今川家与武田家之间有着姻戚关系。然而，信虎被自己二十三岁的长子武田晴信（即后来的信玄）流放，如今寄身于女婿今川义元的家中。表面看来，武田、今川两家由于联姻，有着牢固的同盟关系，然而信虎与晴信这对父子的矛盾，却造成了晴信与义元这两位家督^[6]之间一道冰冷的暗流。

如此说来，作为今川家，暗中支給勘助一笔俸禄，将他派去武田家卧底，倒也并非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勘助兀地站起身来，转身出门。庵原想要叫住勘助，勘助却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离开了。

勘助由自甲斐前来迎接他的三位武士陪同，沿着富士川东岸向古府^[7]进发，正是三月之初的事情。富士川水流湍急，河道两侧矗立的山壁被青叶萌芽的嫩绿渐渐覆盖。

路途之上宿泊了两晚。勘助很讨厌四处奔波。虽然风传他在武者修行之时足迹踏遍了全日本，但实际上，他仅仅涉足过自己的故乡三河全土以及常年居住的骏河一部分。所谓周游各国这种事情是完全不存在的。不过，他并没有特意去否认传闻里的说法，因为实在无此必要。对于他来说，无论是西日本还是东日本，任何城池的情况，他总能够将自己所听到的传闻组织成清晰的画面浮现于脑海之中，如同亲见。

他从群书之中汲取的关于各地山川平原气候风土的诸般知识，能使原本全无所知的城池、城下街道的状况及周围的地形跃然眼前。

他每每与异乡之客相会交谈时，不忘向其详细了解各种各样的风物故事。他甚至惊异于自己非凡的记忆力与想象力。一旦听说过的事情，决不会忘记。并且，从仅有的残缺情报中，他能预见各种情况及可能性，可谓一叶落知天下秋。

行至途中，板垣信方来迎。无论是衣物细软、弓马随从还是交予勘助使唤的仆人，巨细靡遗，一一安排齐全。

勘助感到相当满足。一方面这固然是因受到了意外之极的周全接待，但更重要的，却是甲斐国的自然风土及地形状况，竟然与他脑海里数度描绘的画面并无二致，十分吻合。

在进入古府城下之时，勘助感到此地天空云彩之色竟也全如自己所料一般。

“古府这地方，可曾来过几次？”板垣信方轻询道。

“这已经是第三次啦。”

勘助回答得自然而爽利，说到“第三次”时，自己都决不认为这是在说谎。

当晚，勘助在武田家居城以北某个村落的财主家里落脚，翌日便来到城内拜谒武田家当主晴信。武田家居城的形貌完全不似一座城堡，除周围有壕沟环绕以外，便与普通的宅邸相差无几。

在这宅邸的正厅中，正面端坐着二十三岁的武田晴信，左右分列的是武田家的宿将老臣们。勘助低头伏身在下首稍远之处，待晴信教他靠近些，他方才站起身来，躬身前行至晴信身前。

与板垣信方相邻的是饭富兵部少辅虎昌^[8]，他旁边那位应该就是甘利备前守^[9]吧。勘助在躬身前行之际，暗暗将视线掠向晴信两侧，武田家三位重臣的容貌尽收眼底。勘助再度伏下身去时，甘利备前守那冰冷的目光清晰地残留在了他的眼里。只有这家伙看来有些讨厌，勘助想。

晴信一言未发，只是饶有兴味地盯着勘助那异于常人的面容。稍

顷，突然道：

“此人骨骼清奇，前所未见，百贯的俸禄大概不够吧。

须得两百贯才是！”

言语并不大声，却具有无法言喻的庄严之感。勘助心中暗自惊异，稍稍抬起头。只听晴信又道：“将我晴信之名中一字赐予你罢，以后你就唤作山本勘助晴幸好了！”

真是一位气度非凡的青年武将啊！勘助如此想道，默默低头行礼。

“还不赶快谢过主公。”板垣信方凑近勘助，向他耳语。

勘助抬起头来，用毫无起伏的语调说道：“承蒙主公厚爱，在下不胜感激！期望尽早参加战斗，攻城略地，以报效主公之恩典！”

“攻城略地可并非简单之事啊……”晴信说道。

“是！无论攻城略地或是拓土开疆，其中都是有所奥妙的！”

“你可通晓其中奥妙？”

“是！”如此短促的回答任谁听来也觉轻率。此时，甘利备前守那毫不客气的低声冷笑传入勘助耳中。

“曾参与过几次作战啊？”甘利插口问道。

“从来未曾。”勘助话音刚落，厅内末席一侧顿起失笑之声。

勘助对此感到有些难以忍受，有一瞬间他甚至觉得自己无法继续端坐下去，体内似乎有一股子什么劲儿想要涌出026来，那是一股无论几座城池也可轻易取得的自信与勇气。

此时，板垣信方打个圆场：

“请退下休息吧。”

于是勘助默默从晴信身前退下。

勘助退出之后，甘利备前守转到晴信身前，进言道：“依我之见，一次也没有过经历战阵，竟然说自己通晓武略，看来不过是想以巧言辞令牟取厚禄的庸人罢了。”

甘利语毕，饭富虎昌说道：

“在下亦以为，不妨先任用一两年，视其功绩再加恩提俸不迟。不

过，以主公犹如神明一般的洞察之力，如此这般或许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吧？”

“十年之前，在我十三岁时，曾在参州牛洼与勘助有过一面之缘，那时便订下主从之约，并教他先去诸国巡游修行。”听罢众人之言，晴信面无表情，只是如此说道。

此时，众人任谁都明白晴信此言不过是信口开河，然而晴信既然这般说了，众人亦不便反驳。只有板垣信方深知晴信如此庇护勘助的缘由。晴信幼少之时受到父亲信虎的冷淡疏远，境遇不佳，因此他无论是对相貌奇特的武士，或是对不受人们信任而身处逆境中的武士，都有格外的袒护之心。

山本勘助听从板垣信方的安排，在武田家居馆前面武士宅所一角一位名叫濑尾的武士家中度过了来到甲斐的第二晚。

翌日午后，勘助登上居馆背后的丘陵。居馆正后方，一段平缓的山坡向上逐渐延伸，行不到半山腰，放眼眺望，不用说这古府城下，就连整个甲斐盆地的景色也一览无余。

要攻下武田家的这座居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勘助如此想道。自山上看去，整个居馆简直毫无防备可言。以这种毫无防备之状，能够维持到如今，大概全因经常外出作战，而从未将敌军引入领内的。若是在东海地方^[10]，哪座城要是出现如此漫不经心的状况，怕是一天也挨不过的。

风自丘陵下方吹来，轻拂在勘助有些出汗的皮肤上，令他顿觉神清气爽。勘助在缓坡上一片耕地的垄旁坐下，毫不疲倦地眺望平原。此地不愧是被称为山国的甲斐，盆地周围所见尽是绵延陡峭的山脉。

约莫一刻时分之后，勘助看到一位骑马的武士眼望着自己所在丘陵的半山腰纵马而来，此人骑术还真不错。不多时，那一骑行至近处，武士翻身下马，径直走向勘助，说道：

“是山本大人吗？城里有请！”

“难得你知道我在这儿呢。”

“您在登上这里的时候有人看到了。”

“立时就到。”勘助站起身，一面说。那武士传话完毕，纵身上马，蹄声嗒嗒之间，身影逐渐缩小远去。

勘助料想或是晴信召见自己，待进得城门，却见广场之上红白二色幔幕张开，太鼓^[11]之声隆隆不绝，似是比武场地的安排。有两三位武士快步近身施礼，说了一个“请”字，便引领勘助进入幔幕之内。

只见甘利备前守坐在正面马扎^[12]之上，左右有数十位武士并列。勘助被引领上前，甘利说道：“山本勘助，让我们见识一下‘行流’的剑术，如何？”

“这可难以从命了，我原以为是主公召我前来。”

“听闻你身负行流之技，恰好甲斐这里无人懂得此流派的剑术，研习新当流的倒多少有一些。不妨下场比试一番，让我等开开眼界如何？”

勘助对比试之类的事情全无兴味。大致说来，关于他通晓行流剑术一事，与诸国漫游什么的相同，本是无根无据的谣传。勘助根本没有拿过木刀，就算是真剑，除了斩杀青木大膳那一次外，无论是那之前还是那之后，他都没有使用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自己也不明白该用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青木大膳才好。只是想要挥刀斩去，于是便挥刀斩去。

斩了额头、斩了双足、斩了肩膀，再斩了额头，最后自肩膀将其斩为两段。自己只不过是一心想要斩杀青木大膳，于是就将他斩杀了而已。

但剑术之类是不会的。行流、新当流什么的，自己都毫不知晓。就连起手的架势该如何摆都不知道。

不容勘助思索，两三位武士迅速靠近勘助，将木刀硬塞进他手里，很快又替他衣服袖子绾上来并用带子系好。

“难以从命！”

勘助话音未落，五六名武士不由分说将他拥至广场正中，团团围住。

“实在是为难！”

勘助想要逃到一侧，却又被拉回广场中央。此时，勘助看到一位中年武士拿着木刀摆好架势，一步一步朝自己进逼过来。勘助毫无战意，这场比试于是单方面展开。

“难以从命！”

勘助大呼之际，肩头重重受了一击。

“真是蛮不讲理啊！”

勘助再次大呼，另一边肩头倏地一麻。这一击令他此侧手臂顿时失去知觉。转瞬之间，对手一刀急速横扫勘助脚下。勘助双脚不由横向弹起，然后全身以奇怪而可笑的姿势重重摔落地面。

广场四周立时笑声哗然，众人定睛一看，勘助在广场中央的草地上

摔了个仰八叉。

陡然，周围的喧扰之声如同沉入水底一般，霎时间安静下来。广场幔幕一角掀开，在小姓^[13]身后，晴信的身影出现。勘助被叫到晴信的身前。

“听说你比试了武艺，是吗？”

晴信问道。那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却又能深入人的内心。

“是的。是我胜了。”勘助说道，一面用右手按住依然疼痛的左肩。“刚才作为我对手的那位，在实际战斗中不会有用的。一下子就会被对方击倒。”

“何以见得？”

“他的眼神过于死板，仿佛死鱼的眼睛一般。那样的话，就连无名的杂兵都能结果他。”

勘助如此说道。不知晴信到底信与不信，总之他点了点头，脸上仍然是毫无挂碍的神色。广场上又开始了新的比试。勘助施了一礼，便从晴信身前退下了。无论肩还是腰都疼痛莫名，真是一场灾难啊，勘助想道。

甘利备前守快步追上勘助，恨恨地说：“你教人打得如此之惨，就不要厚着脸皮说大话了吧！”

“那位是甘利大人您的家臣吗？”

“是最近刚招收的家臣。虽是东国的浪人，但武艺着实不错。”

“那样的家伙在实战之中是不会有用处的，只会辱了您的名声吧。”勘助说完，低声一笑，一面掀起幔幕，他那矮小的身躯很快就消失在广场之外。

当夜，晴信召勘助入城谒见，一同在场的还有板垣、甘利等四五位武将。

“关于武士与百姓，其举止风度，是否视地方不同而情况相异呢？”

晴信询问勘助。

“在下巡游诸国之时，曾见识过各家大名之风范。此外，在下在骏河居住的九年之间，也曾见识过义元公的家风，也曾与诸国的浪人打过交道。大致说来，其类有三：一者，东日本各国可算一类；再者，自尾州^[14]至和泉可算作一类；

三者，中国^[15]、四国、九州大体上又可归于一类。”

“如何不同？”

“尾州以东，也即东日本各国，诚恳之士甚少，大多傲慢无礼。若是修好之人，则无视其缺点而赞誉有加；若相互不和，则虽有功绩也会横遭责骂。”

勘助口若悬河，展现雄辩之才。无论被问到什么，都能对答如流，也不知他如何得知。

作为勘助的推举人，板垣信方感到非常满意。而甘利备前守却紧皱眉头，不发一言。在他看来，勘助口中喋喋不休的，全属谎话无疑。

从诸国的地理到人情、风俗，乃至军队的编制情况，一旦被问到，勘助总能明快爽利地回答出来。

“有无攻取敌国之后，仅用一两年便可使其心服的方法？”晴信又问。

“攻取之后，须得对该国势力强大者及名门望族加以笼络，支给其原本一半的俸禄，必要时可恢复全部俸禄，或与其谱代^[16]家臣联姻。另外，可以召见该国的高僧、商人及庶民中的有德之人，询问领内状况，也可宴请他们，使其感服恩德。安艺的毛利元就^[17]，以百十人始，经略之下，竟一统中国地方，威光震慑四国、九州。其所以能成就武名，皆因如此之故。”

自酉时二刻至亥时^[18]，都只见勘助一人滔滔不绝。

夜已深，户外风声猎猎，众人一齐从晴信身前告退。勘助比板垣信方、甘利备前守二人先行一步出了居馆。

勘助自东门出城，走过架于壕沟上的小桥。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城内的老树枝梢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勘助沿着壕沟行走，在拐弯处刚要转身走向武士宅所时，忽见黑暗之中白光掠起，刀锋直指自己鼻尖，实在出其不意。

勘助大惊之下，向后急跳，雪白刀锋穷追不舍。勘助一步一步直向后退去，也不管自己身处何处。

须臾，勘助已退到居馆东北一角供大名隐居的城郭之旁，那白刃依然直指鼻尖，闪闪发亮。此时勘助才喝道：“什么人？”

“希望能真正与阁下决胜负！”黑暗之中，一个声音响起。

“恕难从命！”勘助说道。此时他方才看清自己身前站立之人，正是白天与自己比试的武士。“白日里不是已经决出胜负了吗？是阁下要高强

一些。”

“少废话！我不愿听！”

勘助见机向后跳出一截，与对方拉开距离。

“难以从命！”勘助又说。“请阁下息怒，在下白日里以为是主公召见，因此才——”

勘助话音未落，只听对手冷笑道：

“不用担心，我只想将你击败即可，不会取你性命。你怕死了吗？真是遗憾，无论你怎么怕死，这场剑是一定要比的！”

“只是击败吗？”

“不错。”

“无论如何也要比剑吗？”

“是的。”

对方话音刚落，勘助拔出刀来：“好吧，那我也只好奉陪了。”

“来吧！”对方说道。

勘助擎刀在手，也不拉开架势，只是一步步地向对方直逼过来，一副不要命的样子。对方何曾见过这等声势，略一愣神，却被勘助抢上一步，举刀直劈眉心。

“哎呀！”对手吃了一惊，慌忙后退。岂料勘助继续进逼，右脚踏上一步，再次举刀劈下。因为勘助本就跛了右腿，这一步使他的身体大幅摇晃。

“啊——！”与此同时，对方一声惨呼，如同夜鸟[19]悲啼。他的右肩已被勘助劈伤。

勘助依然擎刀紧逼不舍。

“住手！请住手吧！”对方叫道。

勘助却没有住手，兀自步步进逼过来。

“住手！”

这时，一旁另有声音响起，黑暗中几个身影急速靠近，所执松明火把映照之下，正是板垣、甘利及其余二三人的面孔。原来勘助二人在打

斗中，竟不知不觉来到了城门前。

“住手！还不住手！”

有人再次大喝。然而勘助却充耳不闻，欺身而上，手中太刀疾风一般斩下。

如同夜鸟一般的惨呼再度自对手口中响起。勘助静静地收刀回鞘，身体依然站立在黑暗之中，一动不动。在松明火光的明灭照耀下，那身形高大的对手仍旧立在原地，俄而向后翻倒。这新当流剑士的天灵盖，已被劈为两半。

甘利备前守似乎瞥了那尸身一眼，然后盯着勘助这侧，显出难以理解的困惑神色。

“山本勘助吗？”

“是。”

“斩杀了他的，是你没错吧？”

“是。”

“是你斩杀了他吗？”

“是。”

甘利备前守忽然退出松明火把的光圈，一个人快步走出了城门。行了几步，他忽然回头大叫了一声：“山本勘助！”

不待勘助回答，他又转过身去，快步走远。如今在他眼里，山本勘助此人实在是与妖怪无异了。

勘助与板垣信方一同，向武士宅所的方向走去。经过途中的缓坡时，信方说道：

“在战场之外，无论伤人或是杀人，总归不好。”

“是。”勘助回答，耳中风声凛凛。无论是斩杀青木大膳之后还是现在，自己都觉得全身稍稍有些疲劳。他一旦拔出刀来，想要斩杀对手之时，便一定会将对手斩杀。勘助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他确信自己有着这样的力量，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自下月起会有战事。我给你足轻^[20]二十五人，你尽力效忠吧！”

信方如此说道。然而勘助耳中，只听到寥寥数字。

“作为足轻大将[21]——”板垣信方又道，勘助却心不在焉。他对自己职位什么的没有多大兴趣。信方再说的什么，他也恍如充耳不闻。

“攻城略地，攻城略地！”

他的心中又在反复念叨这句话。他只关心在交战之中攻取敌方城池之类的事情。与晴信这样的青年武将一同赶赴战场，为他攻取一座又一座城池，这才是无比畅快之事啊！勘助如此想道。在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勘助心中，此时感到十分平静，耳中听不到丝毫干戈之声。浮现于他脑海中的城郭画面，以及城中士兵的部署调动，却不过是一张草图而已。

勘助与板垣信方道别之后，独自一人走向自己的住所。

从缓坡下方吹来一阵沙尘，勘助用缺了中指的右手挡在眼前。在东海地方从未见到过的略带青蓝之色的冷冷星辰，似乎触手可及，与他那稍稍扬起的脸相对而望。勘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坡去。

[1]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

[2] 贯：货币单位。战国时代的日本以明朝的永乐通宝作为标准钱，1贯等于1000文。这里表示勘助的知行地粮食年产量折合货币约为100贯。后文中“夺得领地三千贯”，与这里的意思相同，表示夺得的土地粮食年产量折合货币约为三千贯。

[3]知行：自安土桃山时代至江户时代，将军、大名作为俸禄给予家臣的土地的支配权，称为知行。知行以每年相应土地的粮食产量计算。知行的表示方法有贯高制与石高制两种。日本战国时代，包括甲斐国在内的东日本的分国大多采用贯高制计算，因此文中山本勘助的知行以贯为单位表示。由于每年及各地收成情况均有不同，米价差异很大，贯高与石高之间难以准确换算。在天阁检地（自1582年始）之后，无论是知行还是土地的粮食产量，均统一采用石高制进行计算。例如一名知行为一千石的武士，其可支配土地的粮食年产量约为一千石。

[4]屋敷：宅子。

[5]东海道第一武家：原文“東海の一弓取り”是当时今川义元的绰号，形容今川家在东海道势力的强盛。东海道，古代日本行政区划之一，同时也指途经此行政区划的主要干道，后一义至今沿用。今川家的领国骏河、远江、三河均属东海道。“弓取り”，原义是弓术高手，引申为武士、武家。

[6]家督：日本中世（室町、安土桃山时代）至江户时代，武家之中一个家族的领导人，称为家督，也称为当主。例如今川家的家督为今川义元，武田家的家督为武田晴信。家督的继承采用世袭制。

[7]古府：甲府，位于甲斐国。是武田晴信居城的所在地。

[8] 饭富兵部少辅虎昌：饭富虎昌，武田家臣之一。兵部少辅是官位。古代日本人在称呼他人之时，常将官位、通称等放在姓与名之间。或者只称官位，如后文有时说到饭富虎昌时，也称饭富兵部。

[9] 甘利备前守：甘利虎泰，武田家臣之一。备前守是官位。

[10]东海地方：东海道骏远三一带。

[11]太鼓：日本代表性的打击乐器，与我国的鼓相似。

[12]马扎：原文为“床几”，一种便于折叠携带的小板凳。此物汉朝之时自胡地传入我国，后又传入日本，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扎”。日本古代没有椅子，在室内都席地而坐，行军征战之时，于野外布阵安营，就以马扎为座榻。

[13]小姓：大名的贴身侍从，主要由武家之中未成年的非继承人子弟担当，职责是贴身护卫大名，跟随大名参加战斗，以及料理大名日常生活起居。

[14]尾州：尾张国的别称。

[15]中国：这里指古代日本本州畿内以西各国。包含现今8本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的地域。也叫作“中国地方”。本文中的“中国”及“中国地方”，均为此义。

[16]谱代：代代都出仕同一主家的武士家系。

[17]毛利元就：日本战国时代名将，运用谋略使原本处于尼子与大内两家豪强势力夹缝之中的毛利家崛起，并击败尼子与大内两家，成为领有中国地方十国的大名，后人称其为“战国第一智将”。

[18]酉时二刻至亥时：原文为“六ツ半”至“四ツ”，为日本古代计时方法，相当于现代的晚上7点至10点。

[19]夜鸟：夜中啼鸣的鸟。也指日本传说中一种名为“鵺”的怪物，猿头、狸身、蛇尾、虎爪。叫声凄厉。

[20]足轻：古代日本战争中的最低一级士兵，取“步履轻快之人”之意，称为足轻。大多使用长枪与刀作战，也有使用弓箭的弓足轻与使用铁炮（即火铳）的铁炮足轻。

[21]足轻大将：日本战国时代及江户时代，指挥足轻部队的将官。

第三章

武田晴信率领二万大军，于信浓国高原御射山布阵，是天文十三年[1]二月的事。此次出兵，是为了打击諏访的豪族諏访赖重。

作为经营信浓的第一步，夺取諏访一地，可谓自信虎时代开始迄今悬而未决之事。信虎当年因忙于向骏河、相模方面征战，为避免腹背受敌，不愿意与諏访氏发生摩擦，因而将自己第六个女儿嫁给了諏访赖重，将諏访氏纳入自己势力之中。这位从武田家嫁到諏访的公主，名叫弥弥，乃是一位相貌出众的美人，但却在两年前她十六岁之时故去了。

晴信与其父信虎不同，他想要将諏访一地切实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这一两年间，他一直在寻找进攻諏访赖重的借口。近来，晴信偶然从高远城主高远赖继口中听说赖重起了叛心，于是便以此为由，引军直向諏访而来。

然而，晴信自从在御射山布下阵势以来，总觉心情沉

重，这心情与他将父亲信虎流放骏府时的心情如出一辙。他预感今后若是回味起这次战斗，心里一定不会好受。虽说弥弥公主已经过世，但对晴信来说，赖重始终还是妹夫。如今，以一个尚不知有几分可信之事作为借口，却要将这层姻亲关系亲手切断，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安营之地周围，有许多梅花，白色的花朵在高原不带一丝尘埃的空气中点点绽放。这梅花的纯白之色沁入二十四岁的晴信心中，使他心情始终无法平静。晴信觉得不可思议。自己虽已挥军到了此处，战斗一触即发，然而心里却没有丝毫战意。

在御射山布好阵势的当夜，高远赖继派来使者，告知晴信自己将于最近两三天内越过杖突岭，一气攻入諏访氏的居城上原城，请求晴信率大军自东侧进攻，以两相呼应。

高原赖继的使者回去后，晴信召集主要将士，重新拟订作战方策。晴信任命弟弟左马助信繁[2]为全军总指挥者，而自己则率领殿后部队，尽可能坐镇御射山本阵不动。

“仅仅为了湖畔的一两座小城，毋须将两万大军尽数出动。”晴信如是说道。这在喜好征战的晴信来说，实属罕见。

“不过，若是主公移驾至宫川村或安国寺一带，则于战况更为有利。”

板垣信方进言。其余各将也都附和。

这时，末席的方向忽然有人提出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此人正是山本勘助。

“依在下之见，武田家与诹访家有着姻亲关系，虽然现在说起这个大概有些不合时宜，但我勘助本人，并不想进行即将到来的这场战斗。既已挥军至此，也已充分达到了威慑诹访家的目的。若双方能兵不血刃达成和议，在下认为这亦是一场胜利。”

满座空气顿时凝固。明日即将交战，竟有人在此时提出反对意见。就连平素袒护着勘助的板垣信方，也不禁颜色陡变。

“胡说什么！山本勘助！”

大喝之声来自信繁。不容争辩的怒气于这年轻武将的脸上凸现。

“算了，算了。”

晴信劝解似的说道。只有他，与勘助的提议心中暗合。

在他内心，亦如勘助所言那般，对这场战斗全无兴味。自勘助的口中说出了自己心里所想之事，晴信觉得如释重负。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晴信问勘助。

“是。请您派勘助作为使者前去与诹访一方谈判，晓以

事理，使其宣下对武田家的从属誓言。”

本来，如果说赖重对晴信心有嫌隙，其原因便在于晴信将父亲信虎流放至骏府一事。若是将必须如此的理由向赖重说明^[3]，想必赖重也不会不理解的。——这便是勘助的意见。

勘助此言，在座武将当然不会赞同。不过晴信说道：“攻下诹访的城池，不过易如反掌。即使这次不去攻打，今后只要想打，随时都能攻克。然而这次我虽已率军至此，若要向诹访进军，却总觉内心不安、辗转难眠。我想派勘助作为使者，与赖重见面试试。若是能以我方可接受的条件达成和议，岂非也是一件好事？”

晴信如此说了之后，众将无人再来反对。大家都明白，晴信既然说了这番话，那便只能照此行事。晴信就是这样的人。

“勘助，几时出发？”晴信问道，声音传入位于末席恭谨正坐的勘助耳中。

“就是此时，立即出发。”勘助回答。

勘助对这位任用了自己的年轻武将持有好感，晴信是他在这世间唯一欣赏的人。勘助讨厌这世上的每一个人，唯独喜欢晴信。为了晴信他可以不惜生命，勘助这样认为。虽然勘助无法判断这样的魅力是如何从这位年轻武将身上散发出来的，但仅仅对晴信，他持有与对其他人全然不同的心情。

晴信在单独召见勘助之际，有时会叫他“瘸子勘助”，但勘助却一点儿也不会生气。晴信的声音里面没有一丝轻蔑之意。勘助这位自小在周遭的蔑视之中成长起来的相貌怪异之人，在与晴信初遇之时，方才体会到有人对自己投以爽朗亲切的目光。

勘助并非故意要在临近交战的头一天提出相左的意见。

他在今天的军议^[4]之席上，不知不觉地注意到晴信对于这次战斗颇为消极，那情绪中包含了困惑与不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勘助在末席独自一人思索着这个问题。当他偶然抬起头来，目光正好与晴信的目光碰个正着。一时间，勘助仿佛被神明附体，那番话语冲口而出。

无论是从时间还是场合来说，这一番话都颇不合时宜。

弄不好或会招来杀身之祸。勘助无法弄清到底是自己说出了这番话，还是晴信附在自己身上说出了这番话，他只是觉

得，这一番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的。

当建议被晴信采纳之时，与其说勘助松了一口气，不如说他对仅靠自己洞彻了晴信的心思而感到十分满足。勘助一边入神地凝视着这位额头宽阔、目光炯炯的青年武将，一边又道：

“无益的进军，并非兵家之道。为了不折一兵一卒而将諏访握于掌心，请立即委派在下勘助作为使者出使諏访家吧！”

除了晴信之外，在场的一干武将，无不觉得勘助此言甚为讨厌与不逊。

勘助请求另外派出使者，通知高远赖继军停止进攻。安排妥当之后，勘助带着三位骑马武士于当夜从御射山的营地出发。

翌日早上，勘助一行从高原下到諏访盆地一角。为了不遭敌方的攻击，他们在敌军配置的间隙中小心穿行。直至日暮时分，他们方才到达諏访氏居城上原城外的一望之地。待得临近諏访军阵地，四骑立即加快速度，纵马如疾风一般向上原城飞驰而去。

到得城门前广场，勘助勒住马缰，任由坐骑在广场中徘徊，一面向四周大声喊道：

“我等乃是使者，有急事求见谏访大人！”

其余三人也一同高声叫喊。须臾，一大群武士围上前来，将三人从马上拽下。

约莫一刻之后，勘助被带入城中，来到坐在马扎上的谏访赖重面前。四周篝火熊熊，端坐中央的赖重是一位比晴信稍微年长的武将，除了拥有几乎与女子无异的俊美容貌以外，似乎无甚可取之处。

听勘助转达了晴信的意思之后，赖重突然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笑。笑毕：

“请转告说，一切都同意了。”

他如此说道。赖重原本以为今日或明日便是自己的死期，而忽然之间，这死亡的阴影却又离他远去。赖重再次狂笑起来。

“为避免以后出现纷争，还请您将您的领地界定下来。”

“那么便以茑木为界吧，茑木以东，我一粒米也不会取走。”赖重面色苍白，毫无感情地说道。

“期望今后，两家可以恢复兄弟之谊。”

“那是再好不过。今后，为弟必将前去古府晋见。”

很显然，赖重亦不愿意进行这场战斗。于是所有条件得以顺利通过。

用罢酒菜，勘助从赖重身前告退。

与来时截然不同，在回去的时候，勘助一行被赖重亲自恭送至城门。在赖重身边，还有一位被侍女陪护着的姑娘，年龄十四岁上下。她继承了父亲的俊美面庞，有着明媚动人的容颜。

“这位是令千金吗？”勘助询问赖重。

“正是小女。”赖重回答。

毋庸置疑，这位姑娘并非两年前过世的弥弥公主之女，乃是赖重侧室小见氏所生。

勘助清楚地看到这位少女的眼神之中藏有敌意。此间每一位武士无不为和议的达成而欢欣，只有这位少女并不为此高兴。勘助如此觉得。这不禁使他感到很新鲜。

勘助返回御射山的营地，向晴信报告赖重的答复，已是翌日正午时

分。

晴信对于勘助所缔结的和约十分满意，会见了跟随勘助自諏访来到此地的使者，并于当夜大宴全军将士。在之后的第三天，晴信率军返回古府。

諏访赖重为了恢复两家旧交，来到古府拜会晴信，是三月底的事情。晴信很是高兴，隆重地款待了赖重。

翌四月，赖重再度前来古府造访。此次不仅宴会与前次同样盛大，晴信还特意找来艺人表演能乐^[5]，武田家主要家臣均在一旁陪同观看。

赖重回去之后，晴信询问众将对赖重此人的印象。武田家众将大多都对赖重持有好感，有人说他风度翩翩，有人说他温厚可亲，总之不是粗忽之人。

“虽说有着姻亲关系，但在这种时候敢于仅带寥寥几名随从来到古府，赖重也真可谓大胆之极了。”晴信之弟信繁感慨道。

“不失为一位当世罕见的年轻武将啊。”甘利备前守亦如此说。

“信方如何以为呢？”晴信转头询问板垣信方。

“以后定将成为主公您的得力股肱。”信方回答。

“勘助呢？”

最后，晴信询问勘助。

“我的意见，请您屏退左右，方可启禀。”勘助说道。

晴信并没有屏退众人，只是对勘助说：“勘助，咱们去院子里说吧。”语毕起身，向庭院中走去。

宅邸四周有数株高大的栲树环绕。两人来到树下，晴信忽然感叹：

“已经是蝉鸣时节了！”

虽然天气已逐渐炎热，但在树荫之下，仍是相当凉爽。

自御射山出阵之后几无战事，不知不觉竟春去夏来。

突然，勘助说：

“要除掉他吗？”

晴信似乎吃了一惊，转过头来，看着勘助。

“除掉谁？”

“諏访大人。”

“要除掉他吗？”晴信似是自言自语。

“我想，还是除掉为——”勘助说。

“在御射山的阵中，提出和议的不正是你吗？如今却说除掉的话——”

“世人要如何议论是没有办法的事，想必以后回想起来心中也不是滋味，只是倘若不趁现在除掉的话，恐怕——”

“没有办法了，除掉吧！”晴信仿佛下了决心。

“请交给我来办吧。”勘助表情未有丝毫变化。

晴信不知勘助为何会如此洞悉自己的心思。当日刚送走赖重之时，晴信心中便情不自禁地生出必须将赖重除掉的想法。不知怎地，他觉得若是让赖重活下去的话，日后当会成为祸患。

至于勘助，则与此前在御射山的阵中提出和议之事相同，当晴信询问众将对赖重的看法之时，勘助自晴信的脸上看到了他内心的犹疑不宁。而当时自己的心中却也同样无法平静。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当听到晴信口中问到“勘助？”

之时，自己抬起头来，不知不觉间竟然说出“请屏退左右”

这样的话。潜藏于自己内心之中的“除掉赖重”的想法，在那时方才明确地显现出来。

赖重第三次来到古府，是在六月中旬。此次仍在武田家的居馆受到设宴款待并观看能乐表演。表演过半之时，中间头^[6]荻原弥右卫门尉走近赖重的座席。

“奉主公之令特来取你性命。”

语调虽然恭敬，但刹那之间手中利刃不容分辩地急速斩向赖重。赖重仓促之间想要拔出胁差^[7]，却被紧接而来的第二刀砍翻在地。

此时正在观看能乐表演的众人，全被陡然而来的变故惊呆。荻原弥右卫门尉此举是否果真是晴信的命令，谁也无法立即判断出来。

坐在厅内一角的勘助站起身来，缓缓推开众人，近前俯视着倒在地上的赖重。

“准确一刀结果他吧。”勘助命令荻原。

荻原一时没有明白勘助的目光是向自己示意，只是愣在一旁。

“荻原，快了结他！”

听到此言，荻原方才回过神来，俯身向赖重刺下最后一刀。

一刻之后，勘助谒见晴信。

“究竟为何你想到要除掉赖重呢？”晴信郑重地询问勘助。

“虽说双方已经缔下和议，但三四月间赖重连续两次来到古府拜见，以此看来他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在下以为他此举是想让我方放松警惕。而主公您因为礼仪，不得不择日回访诹访。那时可就危险至极了。”

听罢，晴信笑出声来：

“彼时饶了他的性命，此时又取了他的性命，这一来一去可真是繁忙啊。”

“繁忙之事还在后面。既然发生了此事，以武力夺取诹访可就在所难免了。”

“须得今晚连夜前往御射山布下阵势吗？”

“今晚的话为时过早，暂且静观事态发展吧。刚刚斩杀了赖重，立时便进军诹访，确会令人有阴谋之感。在对方来交战之前，请按兵不动如何。这也并非什么要紧的事情。”

晴信考虑片刻，道：

“如此甚好。把信方叫来。这家伙或许已经在准备出战了。”

果如晴信所料，来到晴信身前的信方已经披挂齐全，一副上阵的打扮。

“如此装扮所为何事呀？”晴信问。

“既然您斩杀了诹访大人，我便只好随时准备出战了。”

“不如待对方攻来之时再作打算如何？”

听得晴信此言，信方考虑良久，忽然转头看着勘助：“之前在御射山布阵之时，便挥军直取诹访不是很好吗？

却徒然浪费这些时日。”

信方语调冰冷，似是责怪勘助当初多此一举，使攻略諏访之事延误至今。本来颇为欣赏勘助的信方，此时也不禁对勘助待以冷眼。

而勘助那矮小的身躯却正襟危坐，仿佛在思考什么，从他脸上仍旧无法判断双眼注视何处。勘助此时正在头脑中描

绘自己曾一度出使过的上原城及周边地形。对于信方的责难他并不关心，他正在考虑如何方可攻取上原城。

上原城三日即可攻落。勘助如此想道。此后再攻打距上原城约莫二里^[8]的高岛城，一天时间便足以拿下了。无论进攻哪座城，都以在諏访湖结冰的冬季为好。

忽然，勘助仿佛是对晴信与信方，又仿佛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此战宜在冬天进行啊！”

这声音大得惊人。

晴信兴师平定諏访，乃是第二年即天文十四年^[9]正月十九日的事情。

信繁作为总大将指挥全军，板垣信方担任先锋，日向昌晴负责殿后。总兵力三千七百。另一方面，諏访军亦出上原城，于普文寺一带布下阵势。

此战武田一侧以压倒性的优势，于一日之内迅速突破普文寺一线，攻下上原城，大军直取位于諏访湖岸的諏访家宿城——高岛城。此役，板垣率众取得諏访兵将的首级三百有余。名门諏访氏就此灭亡。

在本次战斗中，勘助追随板垣信方指挥作战。

城破当晚，勘助手执一杆与其矮小身材极不相称的大身之枪^[10]，率先进入高岛城。敌军尽数败走，城内空无一人。

勘助登上瞭望楼四下眺望，湖岸周围燃着数十堆篝火，熊熊火光映于湖面，顿时呈现出与这个世界迥异的景象。日间激烈战斗的亢奋还未散去，武士们的喧嚣划破了这凄清寒夜中的长空。

勘助走下瞭望楼，穿过天守阁^[11]下方的大厅，刚要踏入一侧的休息室，忽然惊异地停住脚步。在房间一隅，一位衣着华贵的年轻女子端坐不动，有两位侍女陪同左右，一人年轻，一人年老。

勘助正要上前，那年轻侍女喝道：

“请不要靠近！”

勘助忽然觉得一种奇特的压迫之感，阻挡着自己无法近前。此时，那年轻侍女又道：

“快退下罢！”

听那语气似乎是觉得勘助在此很是碍眼。

“是诹访大人的公主吗？”勘助涩声问道。

“是的，请不要靠近。”

“不靠近便不靠近，那么，你们作何打算呢？”

“只好自尽了。这之前，请勿教他人进来。”年老的侍女回答。

勘助此时方才重新打量了一番这位与自己在一年以前曾有过一面之缘的赖重之女。当日诹访众将士欢送勘助一行之时，唯有此女眼眸之中满是敌意，而此刻她却容颜静谧，与前时判若两人。

“自尽的话，为何至今还不动手呢？时间可是充裕之极。”勘助说。

“是我们劝阻了她。因为实在太可怜了，我们实在无法忍心在一旁看着她自尽。但是，事到如今——”

此时，赖重之女失神地站起身来，勘助倏地冷笑一声。

“因为我不想了结自己的生命，于是才逃跑。我实在不想自尽。”她以同样冰冷但清澈的声音说道。

“公主！您怎么这么说！”两位侍女急忙起身追了过去。

“不、不！我不想自尽！”公主一面如此说着，一面心神丧乱地在屋里逡巡。

此时，听得大量武士聒噪着闯入大厅，原本因公主失神的举止看得浑然忘我的勘助，突然站了起来，一把拉住公主手腕：

“您为何如此厌恶自尽呢？”勘助问道。

赖重之女一面想将勘助的手甩开，一面自下往上直视勘助，这正是勘助曾经见过的那双充满敌意的眼眸。

“所有人都死了，我想至少我一个人要活下来。”

公主说道。话语之间似有勘助迄今为止未曾耳闻过的异样之美闪闪发光。虽然作为武家之女，不应说出此等言语，但它却是如此直率，如此震慑人心。

“我就算死了又能怎样呢？我要活下去，亲眼见到这城、这諏访湖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想死。无论今后会多么辛苦地活着，我都不想死！”

如同被什么附体一般，这段话自公主口中一连串迸发出来。

“你快放手！”公主大叫，一面奋力挣扎。勘助只好放开公主。公主旋即倒下，如同断了连线四处飞散的玉串那般。

这美丽的少女昏了过去。

“快带她走！”

勘助命令似的对两位侍女喝道。两位侍女亦失去了自尽之心，听得此言，便从两侧将公主抱起。

勘助在前，大踏步走出房间。大厅之内充满了宛如阿修罗般残暴狰狞的武士，他们四处徘徊搜索，仿佛在物色什

么。勘助逆行于武士行列之中，带领三女前行。勘助矮小的身体手执长枪，如同妖怪一般的身姿向前疾行，那气魄仿佛在告诉周围的武士：切勿碰我身后这三位女子一根手指。狂人一般的武士们见了勘助如此声势，纷纷侧身避让。

赖重之女由布姬一度被带到古府，随后又被送回諏访，暂居諏访神社之中。

諏访战事结束约莫一个月后，勘助应邀来到板垣信方家里。信方告诉勘助一件意想不到之事：“主公出言想要迎娶由布姬为侧室，无论如何请你阻止主公。”

信方如此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由布姬乃是丧身武田之手的赖重之女，重臣、老臣无一例外地反对这门亲事，而晴信却丝毫听不进去。重臣商议之下，认为若由平素深得晴信信赖的勘助前去建言，晴信或会采纳。因此信方邀勘助前来并具告此事。

“主公既然如此热心，那么将由布姬迎为侧室亦是无妨。”勘助立时回答说。

这二人之间似是有着奇妙缘分，勘助如此想道。此时勘助不由回忆起由布姬“大家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也要活下去”的话语。

倘若晴信与由布姬二人能够诞下男孩，諏访家的血脉便得以传承了。若是让这体内流淌着諏访之血的人将来继承武田家家督之位，那么諏访这片土地的人们，想必便会忘却怨恨，归顺于武田家治下吧。或许晴信原本就是这样考虑的。

勘助对信方诉说了自己的看法。

“若是二人没有子嗣，那么武田家便成为杀掉赖重、攻下诹访城池、强纳其女为侧室的元凶，于他国必会造成恶劣影响，于诹访众，则怨恨永无消除之日。”信方不无担心地说。

“但是，就算不这样做，诹访众人的怨恨亦无法消解。

若是迎娶由布姬的话，反倒还有一线希望。”

“那便只得祈愿男孩出生了。”信方此言，似已倾向赞同迎娶由布姬之事。“只是，不知由布姬会否同意。”

“在下多少与公主有些缘分，曾救得公主一命。就让在下勘助作为使者一试吧。”勘助说道。

大约一个月后，勘助来到诹访。由布姬已迁往诹访湖南岸的观音院居住，于是勘助策马自高岛城沿着湖畔向南驰去。

自观音院所在的山丘上隔湖遥望，对岸的高岛城依稀可见。此时湖面解冻，正是冬去春来之时。

这是勘助第三次见到由布姬。

“我来迎接您了。”

勘助说道。由布姬表情娴静，默默颌首。

翌日，进驻高岛城的信方部队送来三顶轿子，由布姬与两位侍女各乘一顶，由勘助与十数骑武士护送前往古府。

轿子经行之处，各村落附近的桃花已然满开。

“我累了，想休息一下。”

轿子行走不到一刻，由布姬便要求休息。上了丘陵也休息，下了丘陵也休息。看来由布姬非常骄纵任性。

翻过丘陵之后，由布姬下轿小憩。此时她询问勘助：“几时回来诹访呢？”

“待产下孩子之后，再由我勘助陪护您回来吧。”

听罢勘助此言，由布姬面色陡沉，进入轿中，再也不肯出来。此后轿子一行再不停歇，一直穿过这丘陵如小岛一般四处分布的平原。

路途上，勘助凝神遥想晴信与由布姬二人诞下子嗣之事。自出生以

来从未被任何人关怀过，亦从未关怀过任何人的勘助，此刻感到自己终于遇到了值得尽心侍奉的一对主人。

此事可算是顺利！勘助暂且抛开了关于由布姬的思绪。

如今该是劝说主公以諏访为立足之地，进而攻略信浓一带的时候了。

[1]天文十三年：公元1544年。

[2]左马助信繁：武田信繁，信虎的次子，晴信的二弟。左马助是官名，又称“典厩”。因此后文有时也称他为“武田典厩信繁”。

[3]信虎流放事件：甲斐武田家家督信虎穷兵黩武，脾气暴躁，滥杀无辜，引起家臣百姓不满。天文五年（1536年）信虎认为身为嫡长子的晴信（即后来的信玄）不中用，想立武田信繁为继承人。天文七年（1538年），信虎想到骏河学习为名流放晴信，幸亏晴信正室三条夫人产下儿子义信，这才度过危机。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武田晴信在家臣们的支持下，依靠饭富兵部和老师坂垣信方的帮助于天文十年（1541）六月将父亲信虎流放到骏河，交给今川义元看管，夺取了当主家督的职位权力，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4]军议：作战之前召开的会议，讨论作战方针部署。

[5]能乐：日本古典剧种之一，亦称为“能”。能约于日本南北朝时期从农村酬神的“猿乐”（类似中国唐代的散曲）中分出，著名能奠基人观阿弥（1333—1384）和世阿弥（1363—1443）父子，尤其是后者在总结并吸收前人各种艺术的长处后，使能发展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悲剧型歌舞剧。后于室町时代，得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的保护、支持，能这一剧种才日益繁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6]中间头：武家之中役人职位，统领 30 人左右。于战阵之时在旗本队中，与目付众和近侍一起守护主群。

[7]胁差：也称“胁指”。武士平时与太刀或打刀配对带于腰间的短刀，刃之长度为29□9 ~ 60厘米不等。

[8]里：古代日本距离单位。一日里约等于四公里。本文中所有距离单位“里”均是指日里。

[9]天文十四年：公元1545年。

[10]大身之枪：日本长枪的一种，一般长约4米，通常用于枪足轻组成枪阵以对付骑兵。

[11]天守阁：亦称为“天守”，位于日式城堡中心部的高大建筑物，一般为多重楼阁，造型宏伟，象征了城主的权威。

第四章

来到古府的由布姬，被安置在位于武士宅所一隅的板垣信方家中。

虽然山本勘助许下承诺，一定要说服由布姬嫁与晴信做侧室，但由布姬却没有一点儿要答应样子。由布姬来到古府已经约莫一个月，此间勘助曾数度前往信方宅邸的别院会见由布姬。

此时，由布姬坐在走廊一侧，正把脸朝着草木茂密的庭院发愣。见勘助到来，由布姬用手将垂落于肩上的秀发稍微向后拢了一拢，抢先说道：

“若还是前次所言之事，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奉答的了。”

“若是您不愿意的话，我也不会勉强相劝。”

勘助正坐^[1]于庭院之中，如此回答。

“您家主公杀害了我父亲，便是我的仇人。诚如您所言，在这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时代，倘若您家主公没有杀死我父亲的话，我父亲或会杀死您家主公。兹事盖因父亲武运不济，故我并不十分记恨在心。但，唯有成为那个仇人的侧室一事，我却无法应允。”

此言自十五岁少女口中说出，确是令人感到几分意外。

“但是，您既然放弃了自尽，想要活下去的话——”

“您是想说，即使是遭受那样的耻辱，也不得不如此吗？”

由布姬清澈的双眼充满了怒火。

“放弃自尽而要活下去，是想要能如自己所愿那般生活。

“早知要成为杀父之人的侧室的话，还不如那时死了为好。”

“诚然如是。”

勘助觉得，与这位聪明伶俐的少女交谈，乃是一件快事。

“您想如自己所愿一般生活，这诚然无可非议。不过，请您务必将心胸放宽。请恕在下直言，公主您现时虽独自一人，但作为女人而言，您所祈愿的生活，无非阖家和睦，早日产下一男半女。若公主您产下的子嗣体内，既有武田家的血脉，又有諏访家的血脉，岂非再好不过。既然是公主您的子嗣，必定聪明过人，这是不言而喻的。此子日后当会如

060何，全凭公主您的心意。在下此言，还望公主仔细斟酌。”

勘助说罢，抬头面朝由布姬。此时，由布姬犹如被什么附体一般，呆呆地望着空中，神情茫然。

“两三天后，在下再来拜访。”

语毕，勘助就此自由布姬身前退下。

翌日，山本勘助在城中晋见晴信，晴信问起由布姬之事。

“之后，公主情况如何？”

“公主十分欣喜。”

勘助回答。稍顷——

“不过，也要顾及夫人这边的体面。此事也请暂且交给在下勘助来处理罢。”

勘助又道。

晴信的正妻三条氏，约莫比由布姬年长一轮^[2]，今年已是二十六岁。三条氏与晴信已生下两个男孩，即九岁的义信与六岁的龙宝。由于正妻三条氏的存在，就算作为家督的晴信，亦无法大张旗鼓地强行纳由布姬为侧室。

山本勘助不喜欢三条氏，也不喜欢她的两个孩子。长子义信虽然还是一个小孩，但那因孱弱多病而面色苍白的脸上，却总是浮现出阴郁黯淡的表情，一见之下只觉其器量狭小，终究不是能够继承其父晴信家业的人物。义信偶在宅邸走廊上见到勘助时，总要去模仿他那奇特的走路姿势，勘助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义信还会学着大人的样子，勘助总觉有些讨厌。

弟弟龙宝虽资质尚佳，可惜自出生起便双目失明。

勘助觉得，晴信与由布姬的结合，对武田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如此聪明伶俐的由布姬所生的孩子，必定具有继承武田家的相应德行与才干。虽然当前问题在于如何说服由布姬，不过勘助仿佛成竹在胸。

两三天后，勘助再次来到由布姬的居所。

“您考虑得如何啦？”勘助询问。

由布姬却不回答，倏地反问道：

“您是站在武田家一边呢？还是站在諏访家一边呢？”此话实在是单

刀直入。“您究竟是为哪一方考虑呢？”

说话时，由布姬脸上约略浮现出轻蔑的神色。不待勘助答话，由布姬冷然又道：

“今天我心情不大好，您请退下罢。”

语毕，由布姬转身进入房间。勘助此刻感到，要说服由布姬并非易事。不过这也难怪，要让一位十五岁的少女理解自己这个年逾五十之人的梦想，确是至难之事。

勘助辞过由布姬，正要走出板垣信方家门之际，忽见晴信正室三条氏在数名侍女的随同之下向板垣宅邸行来。

勘助吃了一惊。三条氏为何来此，其目的不言自明。勘助只好立于门口一侧，低头施礼迎接三条氏。

“勘助，正好在这里遇上你。我听说你将一个继承了諏访家之血的女子带来古府，匿于此处。可有此事？”

三条氏近前问道。

“嗯。”勘助含糊其词。

“若是人质的话，便应该如人质那般对待。我可不允许有人干出什么越轨的奇怪事情。”

三条氏脸上渐渐浮现嫉妒之色。

“人质的话，在下的确看管着一位。”勘助回答。

“不能让我见一见吗？”

这可难办了，勘助暗自想道。一面口中说：“院中杂乱，还请稍待片刻。”

语毕施了一礼，转身返回由布姬所居别院。

“请暂且藏匿一下吧。”勘助对由布姬说。

“我为何要藏匿？”

由布姬静静地问道。

“夫人来了。”勘助回答。

“那就见见她吧。”由布姬说。

“在下认为，还是不见为好。”

“为什么？要避而不见的应该是她吧，父亲被杀害的可是我！”

由布姬态度十分强硬。虽然家门已亡，但体内名门诹访家之血此刻使她的脸充满生气。她眼神清澈明亮，脸颊紧绷，神色凛然。

勘助呆然凝视着这位美丽少女的面庞，心底生出一种想要支配这倔强少女一切行动的欲望。或许是一种对立的感情吧，勘助如此想道。

“好的。在下这便去引领夫人过来。”勘助表情从容。

勘助起身出去，稍顷，与三条氏及随同的侍女们一道返回。三条氏来到走廊前：

“这位便是诹访家的小姐吗？”

三条氏久久地俯视着由布姬略微低头施礼的面庞。

“为了成为杀父者的枕边之人，不辞辛劳，远道而来。

对于亡国之事，确是未死心啊。”

冷冷地抛下这番话语之后，三条氏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三条氏离去之后，由布姬仍然静静端坐，俄而抬起头来，缓缓说道：

“的确。对于亡国之事，确是未死心啊。”

由布姬顿了一顿，又说：

“就如您所言，将这诹访之血注入武田家吧。虽说此后当会如何，我也无法预料，不过，或许我活下来，便是为了此事。”

倏地，无法遏止的泪水自由布姬美丽的面庞落下。一旁勘助那没有焦点的眼睛，默然地注视着此时发生的一切。

晴信灭掉诹访氏后，便以诹访一地据点，开始蚕食四邻之土地。天文十五年^[3]三月，晴信军与村上义清军对峙于信州^[4]户石城下。村上义清乃是北信^[5]一地的豪族，本处葛尾城，户石城乃其属城。

晴信率军出古府城，是三月八日辰时^[6]之事。此时正值樱花散尽之季，晚春的阳光已然渐带初夏的意味。

自古以来，武田家每于赌上家运兴衰的大战之前，便会携带本家世代相传的家宝——诹方法性之旗与孙子之旗。此番出阵，大军自古府城

下向西行去，这两面旗帜亦随着晨风猎猎摆动。一面旗为赤色绢地，上以金粉书写“南无谏方南宮法性上下大明神”一行大字。另一面旗则为青色绢地，其

上同样以金粉书写“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两行大字，每字均尺余见方。两面旗帜都是长达一丈二尺有余的大旌旗。此外又有几百面靠旗插于武士们的背上，随风翻飞，将这两面大旗围于其中。这旌旗的集团昼夜兼程赶往谏访湖畔，随后北上，二日后抵达小室。

晴信在进攻户石城前，为防四邻之敌入侵甲斐，将军队与诸将分别配置于谏访、盐尻口、笛吹岭等地，以防范伊那、木曾与关东的敌军。尔后，晴信方才自率四千余人马向户石城进发。

户石城虽是一座小小的山城，要攻下十分容易，但必须提防为救援户石城而来的村上义清的援军。为此，这仅有的四千兵士，却还不得不分为两路：一路进攻户石城，一路抵挡敌方的援军。

就在即将攻城之际，果不出所料，斥候来报村上义清率军七千六百前来援救。于是甘利、小山田、横田诸队立即赶往城北迎击。两军相逢，战斗立时展开。这边晴信率领本队人马，于城西开始进攻户石城。

此战中，勘助隶属晴信本队，率领二十五名足轻，坚守本阵^[7]。战斗开始不多时，勘助心里便隐隐担忧。仅凭四千人之力便来攻取户石城，原本就颇为勉强，此时却又兵分二

路，加之阵形亦不利，实在教人无法乐观。

若是对勘助最为亲近的板垣信方在场的话，当可通过他劝说晴信，一开始便拆开阵形向后撤退。无奈信方固守谏访，未能参与此战。若是晴信直接询问自己的意见，理所当然的，自己亦会建议后撤。但既然晴信尚未询问，自己也只得固守本分。因为决定要强行进攻户石城的，正是晴信本人。

此战自辰时开始，不到半刻，便进入了敌我难分的混战状态。甘利、横田、小山田诸队，一开始便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压制，苦苦支撑。

在村上军中，有一骑于战场之上纵横捭阖，十分醒目。

此人孔武有力，乃是一位勇猛的武者，正是连甲斐亦闻其名的小岛五郎左卫门。此人骑着一匹格外高大的战马，手中挥舞一杆大身之枪，那姿态就连作为敌人的武田军也觉英勇飒爽。这时，武田军中一位年轻武士拍马向小岛杀将过去，乃是横田备中守^[8]的养子彦十郎，年方二十三岁。与小岛相比，彦十郎未免显得过于纤弱了些。

两人交战不过两三回合，忽然双双落马。未几，自地面站起身来的，竟是彦十郎。此结果顿出众人意料，均觉不可思议。

彦十郎的武功立时传到晴信本阵。

“斩杀了敌将小岛五郎左卫门吗？”

晴信甚是高兴，仿佛认为这是吉兆。

“杀了小岛一人，又能怎样呢。”

勘助说。勘助认为这种一对一的厮杀很愚蠢，就连小岛这远近闻名的勇猛武士，不也战死了吗？在这战场上，个人的武力是不足以信任的，战斗中最关键的地方全不在于此处。勘助如此认为。

勘助此话让晴信感到不快。

“杀死小岛一人，可抵得上杀掉数百普通敌兵。”

晴信说。勘助没有回话，自顾自地说了一句：“危险了。”

此话甚是唐突，周围众人一时未能理解话中之意。

“什么危险了？”晴信责问道。

“甘利大人、横田大人，都处于危险之中。”

“这里不是无法看到战场吗，你怎知危险？”

“我勘助看得很清楚。”

说此话时的勘助，脸上表情全无平素的丑陋，而是如神灵一般的敏锐。

甘利备前守与横田备中守阵亡的消息传到本阵，是约莫一刻之后的事情。

与此同时，失去主将的甘利与横田两队开始混乱，无法保持阵形，眼看就要溃败。此势亦逐渐波及攻击户石城的军队。

见此情形，晴信即刻派出旗本众^[9]，以图维持各队阵形。无奈此举收效甚微，武田军的溃败之色已渐渐浓厚。

于是，晴信与先锋小山田队^[10]和后军诸角队^[11]取得联系，将全军合于一处，以期对抗敌军。正当晴信跨上马背，欲亲自率领本队加入战阵之时，勘助在一旁说道：“总大将亲自率军突入敌阵，却不知于战事有何益处？”

“此举不是迫于无奈嘛。”

“您已经有战死的觉悟了吗？”

对此晴信默然不语，勘助此时觉得晴信毕竟还是过于年轻了些。

“保全此身，对于取得最终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诚然，士卒们相继战死，无法不引起您的愤怒，但这愤怒或会招致您作出轻率之举啊。”

晴信听罢此言，从坐骑之上俯视着山本勘助那矮小的身躯。对于这个其貌不扬、不知是无知还是聪明，却总是沉着

得令人讨厌的异相之人，晴信忽然感到他比任何近臣都值得信赖。

“你有何对策吗？”

“有。”

“有何办法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吗？”

“要想取得此战的胜利，只有一个办法。请将诸角队中的五十名骑兵交给在下勘助指挥。”

勘助的请求得到应允。于是，他立时率领这五十骑奔驰迂回约一里之地，在村上军的背后出现。

“诸君此时须有舍弃生命的觉悟，向敌阵中奋力突击穿行。仅仅穿过即可，毋须特意杀他一兵一卒。我勘助先行一步，诸君随后跟上！”

说罢，勘助与五十骑以利剑之势突入敌阵，自背后将村上军一分为二。

这五十一骑目不斜视，只管于敌阵中突进，突进。勘助暗忖：只要能将敌阵搅乱便足矣。敌阵一旦混乱，以晴信的年轻气魄及舍身一搏之决心，必能将己方崩坏の阵形重新恢复。

勘助一骑当先，弓身伏于马背之上，手中太刀左右乱舞，只是纵马狂奔。他此时一心扰乱敌阵，无论敌军出现多么小的骚动，也必定不会逃过晴信的眼睛。晴信定会率军击破敌之隙，一举挽回颓势的。

勘助一面突进，一面回头望去，宛如黑色奔流一般的五十名骑兵紧紧追随自己身后。

突然，勘助听得四下里嘶喊声不断，定睛一看，方觉自己所在之敌阵犹如捅了蜂窝一般，乱作一团。遥见前方丘陵之上，武田军本阵的“风林火山”旌旗大幅摇曳，并急速移动着。不知此时是午前还是午后，阳光斜照于旌旗之上，泥金文字不时光芒闪动，十分耀眼。

喊杀声自武田军一侧传来。勘助引领五十骑，穿越敌阵之后，又立

时掉转马头，再度突入阵中。毋须杀死一个敌兵，只要将拦于面前的敌人砍翻即可。当此时，厮杀之声、号角之声、太鼓之声四下轰鸣，铁炮[12]的枪声亦交织其中。

不知何时，勘助自颠簸的马背上被远远抛出，落在松树大根一旁，额头渗出的鲜血迷住了双眼。勘助想要抬起右手将血拭去，却无法动得分毫，不觉身上已然受创十余处。

因为勘助的作战方策，武田军得以转守为攻。阵形已经溃乱的村上军在武田军骑兵的冲击之下，终于无法支撑，大败而逃。此战武田军折了七百二十一人，取得敌人首级一百九十三枚。虽说相较之下，武田一方损失远远大于村上军，然而此时，胜利的欢呼声却自武田军中如雷鸣一般轰然响起。

由于户石城一战的功绩，山本勘助知行升至八百贯，下辖足轻七十五人。

户石城一战约莫一月半之后，由布姬生下一个男孩。

那时，由布姬已搬到位于居城背后丘陵山腰的别馆居住。勘助得知由布姬产子的消息，立时动身来到别馆拜贺。

此时除勘助之外，尚无他人来过这里。

勘助被引领至由布姬的寝间，只见由布姬脸朝天棚，静静仰卧榻上。勘助方要出声恭贺，由布姬忽然开口：“如你所言，生下了一个继承了武田与諏访两家之血的孩子。虽不知这孩子今后命运当会如何，但此时正在这里呼呼地睡得正香呢。”

说罢，由布姬低声笑了一下。

勘助抬起头。他无法判断由布姬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笑，还是低声的哭泣。笑声停止之后，他亦无法从由布姬脸上的表情看出她是喜悦还是哀伤。

“諏访领主大人的诞生，实乃天大的喜事，属下在此恭贺。”

勘助道贺方毕，由布姬缓缓道：

“你也感到高兴吗？将家父骗到这里，将他害死的，不正是你吗？”

“是。”勘助感到无言以对，由布姬此言乃是事实。勘助直到此前还一直以为由布姬尚不知道出谋划策除掉她父亲的人正是自己，此刻由布姬的质问猝不及防，勘助立时呆然。

“不过，此时我也只是想把这事说一说而已，心中并无怨恨，你不必放在心上。那么，这孩子可就拜托你了。”

由布姬一面说，一面将脸转向勘助这边。

“是。”

“你可明白吗？”

“什么？”

勘助此时感到身体在微微颤抖，这颤抖无论如何停止不下来。不仅两膝，就连放在膝上的双手也抖个不停。

“我想，将来让这孩子继承武田家。”

由布姬毫不怯懦地说道。

勘助吃了一惊，不由四面张望了一下。

“我可是把自己的这副身体如你所言那样托付给了你。

你教我活下来，我便活了下来。教我来甲斐，我便来了甲斐。教我嫁给主公做侧室，我便做了侧室。教我生下孩子，我便生下了孩子。”

说到这里，由布姬顿了顿，又道：

“这孩子，可就拜托你了。”

勘助辞过由布姬，出了别馆，沿着丘陵的缓坡下到居城东侧。由田圃相隔而望的对面山坡之上，杜鹃花^[13]已然满开。远远望去，全山仿佛正在燃烧一般，景色绝美。和煦的春风自西向东轻轻吹拂，这个时代罕有的无战事的一个月就快过去了。

这天，勘助去向晴信道贺，恭祝孩子的出生。

“如此一来，诹访一族的怨恨必能解消。还请早日将小少爷立为伊那、诹访一带的领主，这是十分重要的事。”

勘助如此说道。勘助建议将由布姬所生的孩子安顿在伊那，是为了保护这个婴儿、使之远离周遭众人的猜疑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且如此一来，对于伊那、诹访一带人心的安定也极为有利，对武田家来说此举确是非常适当。

由布姬所生之子被起名为四郎。晴信正室三条氏生了义信、龙宝二子，按理说这第三个男孩应该起名为三郎才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却不知为何叫作四郎。

板垣信方自诹访来到甲斐拜见晴信时，曾将此疑惑说与晴信听。晴信诡秘地笑了笑，却不回答。隔了片刻，才说：“这事你去问勘助好

了。”

信方把勘助叫到自己位于古府的居宅中，向他询问这事：

“是你建议主公给这个男孩起名为四郎的吗？这是为何呢？”

“在下认为，最近或有必要为主公寻找一位三少爷。”

“三少爷？”

“是的。在下认为，为武田家迎来一位养子，乃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养子？从哪里迎来呢？”

“我也不知。或许是北条家，或许是上杉家，总之大概是这两家的其中之一罢。迎来养子的话，年龄尚且不论，若是将侧室所生的孩子置于其上，对方必定会大为不快。因此，既然要迎来养子，那么这点措施还是十分必要的。”

勘助对养子的考虑，无疑全是从政略的角度出发。

“北条家吗？”信方问。

“说不好。”

“上杉家吗？”

“不好说。”

“武田家的三郎，究竟会从哪里来呢？”

“这两家的话，无论哪一家都不错吧。”

勘助正襟危坐，如此说道。板垣信方的身体微微颤抖。

山本勘助来到久别的骏河今川氏城下，拜会庵原安房守^[14]，是一个多月之后的事情，此时天气已渐渐炎热。表面上看，勘助向晴信告假一段时日前来骏河，是为了拜谢故人昔日资助照应的恩情。然而实际上，勘助此行却另有目的。

[1]正坐：席地而坐时，双膝着地，将臀部放在脚跟上，上半身挺直。双脚大拇指彼此接触，微叠在一起。手放在大腿上。这是最为正式的坐姿。

[2]一轮：原文“一廻り”。与我国相同，按十二支纪年，每十二年称为一轮。

[3]天文十五年：公元1546年。

[4]信州：信浓国的别称。

[5]北信：指信浓北部一带。

[6]辰时：相当于上午8点。

[7] 本阵：战阵中大将所在的营地。

[8]横田备中守：横田高松，武田家臣之一。备中守是官位。

[9]旗本众：这里指战斗中与大将同处本阵，担任护卫之职的部队。

[10]小山田：小山田信有，武田家臣之一。

[11]诸角：诸角丰后守虎定，武田家臣之一。丰后守是官位。

[12]铁炮：原文为“铁砲”，此处指火铳。

[13]杜鹃花：日文中汉字写作“躑躅”。这也是武田家居馆名为“躑躅崎馆”的由来。

[14]庵原安房守：庵原忠胤。

第五章

山本勘助来到阔别三年之久的骏府城下，是在天文十五年的五月末。

勘助入得骏府城，径直来到庵原忠胤的榉屋敷拜访。此时忠胤对勘助的态度，比起从前约略郑重了一些。

“你在甲斐的诸般事迹，就连骏河这地方也有所耳闻。

得遇可事之主，确是一大幸事啊。”

忠胤寒暄了几句，随即仿佛试探似的询问勘助：“晴信的器量如何呀？”

忠胤此举，似乎还有将勘助当作自己派往甲斐仕官的家臣的意味。然而勘助却与三年之前全然不同了。回忆起当初去往武田家仕官之时，竟有在今川家也领取一份俸禄的心思，勘助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

“晴信公乃是政道贤明的有名武将。作为名将来说，招纳贤才决不会拘泥于外表，将深谙武士之道、智略与武略兼备的人才纳于麾下，才是第一要务。在于短短三年之间，

即领有八百贯知行，晴信公之器量可见一斑。”

勘助如此说道。

勘助曾在此地淹留九年，因而对终究没有任用自己的今川家毫无好感。过得几年，以武田家之力，或许会将这今川家击败并征服。不过在那之前，武田家却不得不与今川家结为盟友。

“此番前来，不为别的。眼下晴信公生有两位男孩，明白说吧，那义信实在不是武人之材，而龙宝却又是一个盲人。为了武田家的将来，晴信公希望有一位养子。”

“因此希望从今川家过继一位吗？”

“无论几岁均可，过继之后，会将他以第三子的身份养育成人。”

“实在不巧，没有这样的人选啊。”庵原忠胤说。

“侧室所生的孩子也没有吗？”

“没有。”

勘助原本也知道，今川家中并没有作为养子过继给武田家的合适人选。不过，不一定非得是正妻的孩子，侧室所生亦是无妨——勘助如此打算，故而来忠胤处了解情况。

“你便是为此事而来吗？”忠胤笑着说道。

勘助默然不语。

勘助辞过忠胤，出了榉屋敷，来到安倍川附近自己曾居住了九年的寺庙，打算在此宿泊一晚。

此间有一位当年曾经拜访过勘助的今川家年轻武士，得知勘助来到骏府，或许因为怀念，特地过来拜会。当他进入房间之时，看到勘助默然端坐一隅，不由得愣了一愣。

“老师，您在考虑什么呢？”年轻武士问道。

“这十年之内，务必要使北条、今川、武田三家联合起来，你看要怎样做才好？”

勘助反问。

“这个……”武士有些不明白，“为何要说十年之内呢？”

勘助回答：“你不明白吗？武田必须得跟上杉交战，而今川则急于西上进京。至于北条嘛，他们在关东地方的战事可一直没有停歇。”

“十年以后呢？”

“那个时候，也许不得不相互厮杀了吧。话说回来，如何保住这十年之内的和平呢？”

“不知道。”

“其实很简单。武田、今川、北条三家，各有子女，让他们相互结亲便是。”

“此事能办到吗？”

“武田家的义信、今川的氏真、北条的氏政，均是十来

岁年纪。若是义信娶了今川家之女、氏政娶了武田家之女、氏真娶了北条家之女——”

勘助说话之时，脸上毫无笑意。他忽然想到武田家尚缺的三男，或许不得不从北条家过继一位。若是武田家将女儿嫁到北条家的话，作为人质交换，须得从北条家要一个男孩过继为养子才是。

“或许过不了几年，便会是如此局面了吧。”

勘助说道。不过，此事当然越早越好。如此一来，武田家与今川、北条两家结为盟友，免却了后顾之忧，便当全力进攻上杉。至于与今川、北条两家交战，则是后话了。大概会是由布姬之子——四郎胜赖成年之后的事情了吧。

那年轻武士稍坐了片刻便告辞离开了。或许是勘助老是沉湎在自己的想法之中，使得年轻武士搭不上话。在这年轻武士眼里，此时的勘助全然不似三年前的勘助了，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已然五十四岁的勘助，比以前更加沉默，更加令人难以亲近。

不过对于勘助来说，此时此身全无挂碍，就算战死沙场亦无所谓。他的心中没有丝毫对死亡的恐惧。在他心里，充满了对晴信这位年轻武将的敬仰之情，充满了对其侧室由布姬的爱慕之情，以及对这二人的孩子，刚刚出生不久的四郎胜赖的关爱之情。在这甲斐与信浓的山野，悠久而壮丽的梦想正在驰骋着。这正是他人无从知晓的、异相之人勘助一人所持有的梦想！

当夜，他心里怀着承载这梦想的胜赖那小小的躯体，沉沉睡去。

自三月初在户石城一战中大败村上义清军以来，古府城下一直持续着这战乱之世罕有的平稳生活。春去夏至，夏去秋来，没有战事喧扰的平静日子，不仅来到了这古府城下，也来到了以其为中心的甲斐群山之中的各个村落。

然而，虽然没有战事，天灾却多有发生。自七月五日凌晨起，一场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也未停歇，甲斐一带普遍发了洪水，不仅四处的田地与作物被水冲走，就连古府城内晴信居馆背后的丘陵，也出现了宽达三十余间^[1]的大山崩。

接着，七月十五日的夜里又刮起了台风，各地的稻田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翌日清晨，望着狼藉的田地呆然而立的百姓们的身姿随处可见。

这两场天灾带来的影响于秋后渐渐显现。饿死的人数从未如此之多，物价也以恐怖的速度飞快上涨。虽然没有战事袭来，甲斐的山野亦是一片惨淡景象。

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武田家的诸将齐聚于古府的居馆。大厅里插满了菊花，列于厅中的武将们面前摆着酒与栗饭^[2]。与新年一样，晴信与武田一族的重臣们聚在一起，共度佳节。只是这回却少了于户石城一战中阵亡的甘利备前守与横田备中守两位宿臣。此番作为宿臣出席的，只有饭富兵部少辅、小山田备中守及板垣信方这三位，不免显得有些寂寥。

饭富与小山田二将，自三月的户石城一战以来，一直屯兵驻守北信一带，以防备村上再次出兵，这天可是专程前来古府。板垣信方亦是特地从驻守之地諏访赶来。席上，武田一门的武将包括左马助信繁、孙六信廉[3]、右卫门太夫信龙[4]、穴山伊豆守信良

[5]等人。此外，作为武田家中坚力量出席的，乃是一干新提拔的武将，亦即马场美浓守[6]、山县三郎兵卫[7]、内藤修理[8]、秋山伯耆守[9]等年轻人。均是累代出仕于武田家的名门后人。

席间，饭富、小山田二将仔细地报告了武田家目前之敌村上义清近日的动静。

村上义清自户石城一战大败以来，虽偃旗息鼓，行事低调，却不似就此退却之人。不久以后，必定会再度兵戎相见。时间或许会在来年春天，亦即信浓积雪融化之时。在这一点上，饭富与小山田二人有着共识。

“大概到来年春天为止，这段时间不会有战事。在那之前，我们亦要作好万全的准备，务必在此战中一举取得义清的首级，以绝将来之患。”

饭富兵部此言，众人听罢皆无异议，于是开始讨论到来春的这半年间当如何训练士兵的问题。

然而此时，坐在晴信对面右侧中间席位的勘助突然出声：“请容我一言。”说罢深深一礼，抬起头来，继续道：“年内将有战事发生，或许就在明日亦有可能。”

此言既出，满座诸将的视线顿时如利箭一般集中到了勘助那矮小的身躯之上。

“关于村上军的动静，有谁能比饭富大人与在下更加清楚吗？”

小山田备中守责问道。

“敌人并非是村上军。”

“若不是村上军，那么能够挑起事端的强敌，这四邻之中，却看不到有谁。”

“在下勘助亦无法判明敌人究竟会来自何方。在下只是觉得，一定会有人认为要袭击武田家的话如今乃是绝佳时机。今年春天的户石城一战，我军虽然大破村上军，但甘利大人与横田大人却战死沙场，加之兵士死伤逾三千人，兹事料想已传遍四方。此外，虽说饭富大人、小山田大人的武名之高毋庸置疑，但两位为钳制村上军而驻扎于北信之地无法离开。而余下众将——恕我失礼——均官职不高，就连能够统领百骑骑马兵之人没有。加上近日的天灾……若此时有人率领大军突袭甲斐的话

勘助一面说着，一面抬起头来看着晴信。在勘助心中，这一番话乃是对晴信本人而不是对周遭众人所言。

“你是说，此乃燃眉之急了吗？”

晴信笑道。

“是的。”

“武田家会灭亡吗？”

“须得如此考虑才行吧。或许此时敌人正向甲斐奔袭而来呢。”

“袭来的会是谁呢？”

“不知道。虽不知会不会有人这般考虑，但若是有这样的敌人，且对方一心想要灭亡武田家的话——”

这时，“有这样的敌人吗？”有人大喝道，此人乃是穴山伊豆守信良。

“无论今川氏或是北条氏，虽然都与我们接壤，但若说要立即向我们动兵的话，也未免太急了些。”

此时晴信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站起身来。

“若是有这样的敌人的话——”

说到这里，晴信骤然停住言语，转身步入后堂，却并不像扫兴而去的样子。

勘助认为，此时晴信一定在思索，若有敌人来袭的话，究竟会是谁。晴信一定正在头脑中描画这假想敌的形象。

晴信离席之后，厅中立时冷了场。

虽然户石城一战中，勘助以其方策将己方的颓势一气挽回，如今谁也无法不对勘助多几分敬意，但勘助在这席上的态度却着实令众人不快。他那些话语任谁听来都是极为不逊的。

这时，板垣信方圆场道：

“勘助，可是酒喝多了满口胡言吗？好，有意思！我板垣信方便跟你打个赌。若是年内有了战事的话，我信方部下里的勇猛之士，可随勘助任意差遣。只是，若是你输了的话，又当如何呢？”

信方此举，是想把勘助的话当作酒席上的戏言，然后不了了之，化解僵局。岂料勘助立时严肃地回答：“在下勘助，可以这一条性命来担保。”

这可是赌上了性命的事，无法成为戏言了。实际上，勘助这话并非是在回答信方，而是说与信方以外的诸将来听的。

“你这个笨蛋，竟然把重阳酒宴的雅兴一扫而空了。”

信方苦笑道。然而此时勘助的耳中，却似一片干戈之声、号角之声、战鼓之声响起，数百骑兵汹涌越过丘陵地带，飞驰而来。

若是自己一心想要灭掉武田家的话，断然不会放过现在的机会。若现在不动手，这时机可不知何时才会再来。难道如此考虑着的人，这世上一个也没有吗？这可是不吞并别人就会被别人吞并的战国乱世啊！

战事的阴影逐渐逼近。然而，敌人到底会是谁，勘助亦无法清楚判明。或者是今川，或者是北条，或者是长尾景虎，甚至也可能就是村上义清。无论是谁攻来，也不会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散布在武藏、上野一带诸城砦^[10]的势力聚集在上杉宪政麾下，成为一支总兵力二万三千的大军，自笛吹岭向武田领内猛攻而来，乃是九月末的事情。此时距勘助作出预言的重阳节那天尚不足一个月。

来自驻守信浓的真田弹正忠幸隆^[11]处，请求紧急向上州发兵的快马，在潇潇秋雨之中突然来到古府。最初的一骑刚从马上下来，便被一大群武士拥入城内。然而第二骑快马到时，不知何故，马上的武士竟然不见踪影。马背上插了一根羽箭，吃痛狂奔至居馆背后的丘陵。这情形任谁看来，都能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那以后的一刻之内，城中各个番所都响起了紧急召集的太鼓之声。声音之中隐约透出一种惊慌的意味。

此外，各个路口的篝火相继点燃，自相木、芝田、海野各地告急的快马也次第到达城下。

事已十万火急，不容一刻踌躇。上杉军的来攻，无论晴信还是勘助都没有想到。多年以来，上杉氏一直在关东地方与北条氏康缠斗不休，且往往处于被北条氏压倒的形势。如今却骤然调转枪头，急向武田攻来，或许是想孤注一掷一举将衰败的家运扭转吧。

然则祸不单行的是，此时晴信却因病因不明的高烧卧床不起。于是，重臣会议只得在晴信的病榻前进行。

“谁愿引军前去迎击上杉军啊？”

晴信此问一出，左马助信繁与穴山伊豆守信良二人当即表示愿意当此重任。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由于饭富、小山田及板垣三大重臣均固守要地不能轻动，这三人以外，也只有左马助信繁与穴山信良二人能够指挥全军了。

晴信把目光朝向勘助。

“依在下之见，请派遣板垣信方大人领军迎敌如何？驻守諏访的事情，就请交给穴山大人和左马助大人吧。”

“如此的理由是？”

“在下认为，板垣大人近两三年以来一直驻守諏访，对于諏访民心的掌握，想必会比他人更多一些。况且，板垣大人的属下中或许会有深知信浓一带地理状况的人。”

听罢勘助此言，晴信立即说道：“好，就派板垣信方去迎敌吧！”

军令一声如山。在这般场合下，晴信的决断总是如此明确而振奋人心。于是，板垣信方就任迎击敌军的总大将，而左马助信繁与穴山信良二人，则带领四名足轻大将作为副手，承担起了驻守諏访一郡的职责。

勘助认为，武田家值此危难之际，应当派遣长于战事的板垣信方迎敌方为上策。虽说若是晴信亲自指挥作战则是万无一失，但此际晴信却又卧病在床，那么能够代替晴信指挥全军的人物，则非板垣信方莫属了。此事无论是交给穴山信良或是左马助信繁，亦觉不够妥当。

勘助得到晴信的允许，作为传达命令的使者前往板垣信方处。今次的合战^[12]难免是一场苦战，但长时间的苦战却并非信方所擅长，这一点勘助是知道的。他想在出战之前与信方见上一面，呈上有助于战事的建议。

勘助于当夜便与数骑快马一同，自古府城下向諏访进发。所谓快马，都是从骑马技巧优秀的年轻武士中选出，而五十四岁的勘助参与其中，却并无丝毫逊色。那是一种奇妙的骑马方式。他那矮小的身躯干脆利落地翻上马背，伏下身来，以好似与马耳语一般的姿势纵马飞驰。这如疾风一般的数骑快马，于翌日早朝抵达諏访城下。勘助下得马来，往地上一坐，便再也无法起身。

尽管一行人顺利到了諏访，然而同行的快马武士们却怎么也想不通，勘助以那样毫不适宜的骑马方式，是如何从古府坚持到此地的。

“把我抬进城内去吧。”坐在地上的勘助倏地冒出一句话来。于是众人使用门板把勘助抬入城里，送到板垣信方面前。此时信方已然披挂整齐。

“要趁敌军尚未越过笛吹岭之前——”

勘助徐徐说到这里，忽然停住，笑道：“我累了。”

“你便是为说此事而来的吗？”信方说道。

“我便是为说此事而来。”

“你是想报答我向武田家举荐你的恩情吗？”

“是。”

“你说的这些，我也明白。”

“诚然如是，不过并没有在下勘助那样明白。您只要初战失利，便失去了与敌军周旋的劲头。”

“胡说八道。”

“您迄今为止的战斗我勘助都看在眼里，无论何时都是如此的。”

“胡说八道。”

信方面色略显不悦。对于这个清楚知道自己弱点的怪物一般的老武士，虽说由于亲自举荐的关系，自己待他也比其他人要亲切许多，不过即便如此，自己对勘助也并非一直都持亲切爱护之心。比起亲切爱护来，莫如说时常也会有约略讨厌的心情。

然而此时此刻，面对勘助那率直的言语和满怀自信的面容，信方心中一种信赖感悄然而生。

“要一同出阵吗？”

“若是在敌方全军越过笛吹岭之前交战的话，就不用在下勘助陪同您前往了。”

“真是啰唆，这一点我很明白了！那么，在这里盘桓几日再回去吧。”

信方说道，脸色稍稍有些苍白。

当晚，信方麾下大军的一部分作为先锋自诹访向笛吹岭进发，勘助亦连夜径直返回古府。

为了与自古府前来的军队会合，信方于十月四日亲自率军离开诹访。

此际，晴信的病也稍好了些，便于五日辰时左右率领四千五百兵士离开古府出征。

晴信进军途中，信方不断自前方发来消息。但自十月六日巳时^[13]收到前军已过追分地区小诸城的消息之后，便没有了音讯。过了约莫一刻时分，才传来消息说前军于笛吹岭与上杉军的一部交战，获得大捷，斩首一千二百一十九。此时正值午时^[14]，武田军中响起胜利的欢呼。

翌日，晴信军抵达战场，命板垣信方率军退后，自己亲率由年轻将领们组成的预备军立于阵头，很快与兵力一万六千的敌军展开激战。板垣一部先日的胜利令武田军士气极为振奋。战斗自未时二刻^[15]开始，至酉时^[16]结束，武田军共杀敌四千三百零六人，奏起胜利的凯歌。

当日午夜，在武田军本营的大帐之中举行了庆祝胜利的仪式。这晚风大，吹得篝火闪烁乱舞，火星直向座席下首纷飞。

晴信手握采配^[17]，端坐于马扎之上，一旁的饭富兵部少辅为执太刀之役，右首是执团扇之役的板垣信方，左首则是执白胶木弓与真鸟羽箭之役的原美浓守^[18]。

贝之役则由山本勘助承担，他手里捧着巨大的法螺贝。

在勘助眼里，此时总帅晴信那眉毛都纹丝不动的面容以及昂首挺胸的姿态，比这世间任何一人都要雄伟飒爽。

不多时，小幡织部正^[19]敲响太鼓，这威严的鼓声响彻战场的夜空。

“噢！”

自在座的武将们口中，整齐而高昂的胜利欢呼声铺天盖地响起。

与一众年轻武将们相比，勘助显得格外年老。勘助约略有些伤风，不禁抽噎了几下鼻子。如此一来，自己敬仰的这位武将将要去攻打村上义清了吧。在那之后，便将与长尾景虎对阵了。不过，在那之前，如这次一般的大小战事还会接连不断地发生吧——勘助手捧法螺贝，如此想道。勘助的脸在纷飞飘落的火星中忽明忽暗，在众人眼里，他那异相的面容此时竟有如仁王^[20]一般。

由布姬自来到甲斐之后，初次启程前往諏访，是这天文十五年十一月末的事情。当初来到甲斐之时，正值天文十四年桃花绽放的季节，如今已过去了将近两年的时光。其间的由布姬，生下了一个集武田家与諏访家之血于一身的男孩，这便是胜赖。

由布姬此行諏访之事，渐渐在坊间传开。有人猜测说这是晴信正室三条氏的安排，也有人猜测说这是针对諏访之地仍旧怨恨武田家的百姓

的一种政治策略。总而言之，种种流言，不一而足。

不过，事实究竟如何，由布姬也不知晓。只是某日勘助来访之时曾建议说，趁此时天气尚未寒冷，且携小少爷去观赏一番諏访湖美景如何，由布姬便应承了他。

諏访氏灭亡之后，作为諏访郡代^[21]治理其方圆之地的，正是板垣信方。板垣信方差来使者报告说迎接由布姬一行之事已经安排妥当，由布姬与胜赖便乘坐轿子即刻从古府出发了。

在渐带冬意的甲斐山野之中，由布姬、胜赖与侍女们乘坐的八挺轿子，由数百名护卫守护，长长的队伍朝着信浓蜿蜒行进。第二挺轿子中坐的是由布姬，胜赖被乳娘抱着，在第三挺轿子里颠簸前行。

这两挺轿子周围，有数名身强体壮的骑马武者轮番巡逻，有一位武士则将马身几乎紧贴着胜赖的轿子前进，十分引人注目。正是山本勘助。

先时自信浓前来甲斐，由布姬一路上十分任性，走不多远便要停轿歇息，但这次却并未如此。她独自坐在轿中，任由轿子摇曳前行，不曾将帘子掀起半分。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由布姬那少女的稚气已渐渐消退，慢慢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女性了。在苍天所赐那熠熠生辉的美丽容颜之上，又增添了雍容娴雅的气度。白净得几近透明的肌肤、丰润的面颊、如黑玉一般浑圆明亮的眼眸，加上笔挺高耸的鼻梁，无一不是如今已然灭亡的名门諏访家代代当主所具有的特征。

两天之后，这一队人马沿着釜无川岸边行了半日，便在葦崎附近的宽阔河滩上稍事休息。勘助半跪在由布姬舆前，静静询问：

“要出轿休息吗？”

“不用了，就这样歇息一下就好。”轿中清澈的声音回答道。

“是否有些累？”

“没有什么要紧，无妨。”

“那么请将帘子稍微掀开一些吧——这是甲斐一国之内风景最为优美的地方，同时也是要害之地。小少爷将来若是筑城，选择这里是上佳之策。”

听了勘助此言，由布姬心中一动，便轻轻用手掀开帘子，华美而洁白的手腕令勘助不禁为之目眩。

“是在哪里筑城呀？”

“在那一座山丘之上最好。”

勘助所指之处远远望去，一片平原之上，却有一座如海中孤岛一般的丘陵，那便是被人称作七里岩的地方。

“釜无川与盐川这两条河流，远远地将这山丘包围其间，且那个方向有人迹罕至的药师、观音、地藏等崇山峻岭矗立。如此一来，此丘一面背山，三面平原，若是在那山丘之上筑城，则平原的情况一览无余。待小少爷长大成人之际，战斗想必多用铁炮进行了吧。在出入不便的狭窄地方筑城于战不利，要犹如此处一般的场所，才是建城的上上之选。并且这山丘四面险峻，不易攀登，确是易守难攻之地。”

勘助实际上也是如此想的。他每每经过这片平原的时候，心中总是想着在这里建造一座城池的事情。无论经过十年或是二十年，这里总会成为甲斐一国的中心。不管喜不喜欢，武田家的大本营总是会移到此地来的。不过，在此地筑城的事，恐怕得胜赖来做了。嗯，必须得胜赖来做。

由布姬默然眺望远方片刻之后，忽然感叹：“这满山遍野的红叶可真是漂亮啊！”

果然，勘助所指的丘陵被遍山的红叶覆盖，美丽至极。

“那红叶是黄栌树之叶吗？”由布姬嫣然问道。

“这个……”

对于草木之事，勘助全然不知。这红叶是什么树木的叶子呢——女人的心竟然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勘助觉得奇妙而难以想象。

“在古府很少看见黄栌树啊，不过在诹访却很多呢。”

由布姬娴静而深情地说道。

“您喜欢黄栌树吗？”

“自小我便瞧着黄栌树叶长大。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就想看看黄栌树的红叶呢。”

“从今往后，每年都请尽情地观赏红叶吧。”

“嗯？”

听了勘助的话，由布姬吃了一惊，掀开帘子走出轿来，立于勘助面前。

“勘助，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说我从今往后便住在诹访这个地方了，对吗？”

由布姬的语气倏地变得严厉起来。

“这即是说，要我离开主公身边，独自住到諏访来吗？

难道真是打的这个主意吗？”

由布姬说话之时，虽然从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这言语却有如锐利的枪尖那样深深刺入勘助胸口。

“嗯。”

勘助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无法正面回答由布姬的问题。

“勘助！”

“在。”

“你们不至于要将我置于諏访的板垣信方监护之下吧？”

“绝非如此。”

“那么，好吧。”

勘助单手撑着地面，躬身低首，保持这姿势动也不动。

由布姬的諏访之行是晴信、板垣信方及勘助三人商议决定的。今后，板垣信方将作为由布姬与胜赖二人的保护人，安排二人的生活起居。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胜赖自小住在諏访，与諏访的百姓相互熟悉，借此消除諏访一地对武田氏的怨恨。此外，勘助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此方能保障胜赖的安全。武田一族必定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胜赖这个身负諏访家之血的孩子，这一点勘助非常清楚。只要住在甲斐，就算胜赖只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其处境也是颇为微妙的。

由布姬一行到达諏访之时，諏访的百姓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在这与甲斐之地同样凋零的冬日田野里排得密密麻麻，恭敬地伏身行礼，迎送这大轿的队伍。

“公主，能看到湖了！”

听到勘助的声音，由布姬将轿帘掀开。队列于是停了下来。这涟漪荡漾的瑰蓝色湖面，立时映入由布姬的眼帘。

“真是美景啊！”勘助感叹道。

“是啊，真漂亮呢！”

由布姬凝神欣赏着諏访湖的美景，不觉寒意袭来，顿时打了一个冷战。

“啊，好冷！”

由布姬说着，放下了轿帘。

此后，队伍再不停歇，沿着偶有水鸟飞起的諏访湖畔径直向高岛城行去。

板垣信方并未将由布姬安置在高岛城里，而是如之前那样，让她前往小坂村落的观音院中居住。因为高岛城是由布姬自小长大的地方，若是让她住在那里，难免会勾起伤心的回忆。

小坂观音院距高岛城，不足一里路程。眼下的观音院殿堂已今非昔比，修缮一新。那原本半农半渔，稍显寂寥的小坂村落，如今却修筑了许多武士居宅和番所。

由布姬在高岛城住了三晚，便启程前去小坂。

这天清晨，諏访地方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雪。隔着湖面远远望去，不仅八之岳的山顶已成白色，就连湖岸的原野亦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一片纯白。几近正午之时，由布姬与胜赖的轿子自高岛城出发，沿着湖岸向东边行进。勘助头天晚上便先行至小坂安排迎接事宜，此时他与几位武士守候在观音院前缓坡上的路口处，等待由布姬与胜赖轿舆的到来。

那两挺轿舆已在远处隐约显出小小的影子，却总觉靠不近身前，想必是道路泥泞，行走困难的缘故。终于，这轿舆一行进了村落，在勘助面前停下。

“把房间弄得暖和一些吧。”

勘助向周围的武士叮嘱，然后转头面对轿舆，恭谨地说：

“公主，寒风之中一路劳顿，您受累了。”

轿中却没有任何反应。

“已经到了，请移步下轿吧。”

仍然没有动静。此时，第二挺轿子中抱着胜赖的侍女已经走了出来，站在积雪的地面上。勘助倏地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上前稍稍地将由布姬轿舆的帘子掀起一角察看。

这一看之下，勘助脸色陡变，立刻将帘子放下。由布姬并不在轿中，取而代之的是在高岛城破城当夜，与由布姬一同被勘助救出来的两位侍女中年轻的那位。此女此时浑身是血倒在轿里，苍白的脸庞正朝着

勘助的方向，双手兀自紧紧握着刺入喉头的短刀。

勘助趁周围人等尚未注意，在放下帘幕之时，悄悄将手探入轿舆，轻轻触摸那侍女的额头，只觉尚有余温。勘助于是下令让人就这样把轿舆抬入观音院殿堂。

将胜赖安顿好之后，勘助叫人把这挺有问题的轿子抬进殿堂侧院。勘助脸色煞白，用严厉的口气将众人屏退，确定四下无人，方才再次将轿帘掀开。

“公、公主出了什么事吗？”

勘助的半个身子已探入轿中，抱起那侍女用力摇晃。

“公主呢？！公主呢？！”

然而这侍女终于没有睁开双眼，就此断了气。勘助只好死心，呆然木立在这侧院之中。此时，细碎的雪花正在空中纷乱飞舞。

勘助寻思，由布姬失踪一事，却不能让任何人知晓。

于是当晚，勘助以由布姬有急事要回高岛城为由，叫人将这载着自尽侍女尸身的轿子就这样从小坂观音院中抬出。

此时大雪漫天，未有片刻止歇。雪中除了抬轿的两名脚夫以外，便只有勘助一人骑马伴随一旁。

勘助一行自小坂观音院的坡道下来，到达湖边大路，教脚夫往与来时不同的另一条路行走。一名脚夫提醒这样的话会绕远路，勘助却不听，只是喝道：

“快走！”

如此沿着湖畔走了约莫二町^[22]路程，勘助让脚夫停下。

“公主觉得寒冷，你等速回观音院去将暖炉取来。”

勘助对两名脚夫说道。二人在大雪之中渐渐走远之时，勘助仔细地留意二人行去的方向。待确定他们身影已经消失，勘助立刻跳下马来，开始着手自己要办的事情。

此地乃是天龙川源头的河口，那有如大天龙一般的河水，便发源于诹访湖，在伊那溪谷间奔流，蜿蜒曲折，进入远方的远江一国。

勘助掀起轿舆的帘子，把那侍女冰冷的尸身抱了出来，便在这齐膝的积雪中，将其拖向湖边。湖面一片平静，只有此处水势汹涌，因落雪而增高的水面激流迸发，水花四溅。

勘助抱着尸身立于岸上，凝视河口片刻，身体一歪，奋力将手中的尸身投入急流之中。

年轻侍女的尸身被湍急的水流吞噬的同时，勘助仰面倒在地上。松软的积雪没至他矮小的腰身。勘助抓住耸出雪面的矮竹枝欠起身来。

在两三间远的水边，一时数只水鸟受惊飞起，慌张的振翅声与水声相混杂。一种寂寥感顿时在勘助灵魂深处凝聚。

无论如何，总算是将侍女的尸身处理掉了——勘助如此想道。知道这侍女自杀之事的，这世上唯有勘助自己。然而，由布姬究竟去了哪里？必须在他人觉察之前凭一己之力将公主寻回。可能的话，无论是晴信还是板垣信方，都最好不要知晓这件事。

勘助并非是存心想将自己的过失在被人发现之前遮掩过去。明确说来，勘助此时考虑的既不是晴信也不是信方。这事跟晴信与信方没有关系。就算他们知道了，又能如何呢？

能够充分体谅公主的心情，能够站在公主的立场上考虑的，在这世界上唯有勘助自己。公主非得由自己，由我勘助寻找回来不可。——仿佛担心失踪女儿的父亲一般，便是如今勘助对由布姬所持的心情。

不久之后，脚夫们返回。勘助已在轿内放了几块石头，如今添上了一个暖炉，轿子便再次动身。与来时相反，这次轿舆却是沿着去往高岛城的通常道路行进了。

勘助寻思，若两个脚夫察觉轿内有异，便立时将二人斩杀。不过，也不知他俩有没有注意到轿里的情况，只顾默不作声地在大雪纷飞的路上往前走着。这雪不觉已在勘助的头上和肩上堆积起来。

由布姬定然是不愿离开晴信独自居住在诹访，而想擅自回到甲斐吧，因此让侍女代替她坐在轿中。而这侍女虽然作了替身，但总觉此事重大，无法承担责任，只好自尽了。除此之外，应该再无别的合理解释。

轿舆进入高岛城，已是亥时二刻^[23]。入城之时，勘助便打发脚夫回了小坂观音院。在亲自将轿中的几块石头处理掉后，勘助命哨所的武士把轿子放置在了适当的地方。

如此一来，勘助不得不处理的第一批事情已经妥当了结。勘助随即在哨所给信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主偶感风寒，一时卧床不起，由在下勘助负责照料，近日无论如何也请不要允许他人前来访问。大概如此意思。

“明日一早请务必将此信交予板垣大人。”

将书信托付给哨所之后，勘助再度上马出了高岛城。

雪依然很大。在如此雪夜之中，公主会在哪里度过呢？

无论是失踪的时间还是失踪的地点都不得而知。勘助出了城门，在茫茫大雪中勒马伫立。应该往何处去寻才是呢？勘助无法判断。往日的勘助，无论遇到什么事件，其真相总会自然而然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而此番却完全如坠五里雾中。

眼下由布姬会在什么地方，勘助心里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勘助调转马头，向甲斐方向狂奔，所行的正是四五天前与由布姬一同自古府前来谒访的道路。虽然仅仅相隔了四五天，但这一带的景物已然完全变了模样。无论是原野、山岭，还是树木，都被今年的初雪覆盖，于严酷的寒冬之中渐没了声息。

勘助来到距高岛城最近的村落宫川村，挨家挨户地敲打大门。

“公主可曾来此住宿吗？有谁看到过公主吗？若是藏匿起来的话，可要满门株连啊！”

勘助在每家门前如此狂喝。但凡开门应答的人，莫不被勘助的怒容吓得心惊胆战。他们眼里看到的，却是一个胁挟长枪跨于马上浑身积雪的怪物。这正是身具异相的勘助。他那仿若恶神附体一般的面容，此时带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杀气。

在如此挨个询问之中，不觉天色已渐明。清晨时分大雪终于停歇，踏在一尺有余的积雪上，勘助自高原地带一直向西南方向行去。每每遇到村落，勘助总会又再挨家挨户地打探。

然而渐渐地，绝望的感觉却愈加强烈，不断吞噬着勘助的心。

公主！公主啊！勘助心中如此呼喊，一面纵马狂奔。

直到几近中午时分，方才在一座小丘背后勒马停住。与此同时，疲劳与绝望在勘助心里交织，他几乎是一个跟头似的自马上栽了下来，摔倒在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大片山竹丛间。

勘助心中已没有了攻城略地、征战沙场的念头，也没有了辅佐晴信蚕食四邻、问鼎天下的念头。此时此刻，他心里只有恐怖与绝望。那位美丽的公主竟然从这世界上消失，自己亦因此丧失了继续生存在这世上的力气。勘助这时方才深切体会到，自己对那美丽的由布姬的爱意竟是如此强烈。

公主！公主啊！

对勘助来说，由布姬与晴信一样，存在于自己的梦想里面。那是于

此世上，勘助唯一拥有的、瑰丽而雄伟的梦想。

在这梦想中，晴信固然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但由布姬的重要性亦不输于晴信。无论欠缺哪一位，这梦想便永远无法成立了。

在山中各个村落几经辗转的勘助，返回昨夜曾经到过的宫川村时，已约莫酉时二刻。自事情发生以来，不知不觉已过去了一天一夜。

夜幕降临之时，路面积雪已然凝结成冰，马蹄因此时常打滑。没办法了，只好先回高岛城，向信方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出动军队仔细搜索諏访湖周边一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来到宫川村与高岛城两地之间正中所在的时候，勘助不经意地向右侧的杂树林望去，倏地觉得似有点点灯光。当下勘助勒马停住，仔细窥视杂树林方向，那灯光却又消失不见。勘助继续驱马前行，却总觉得有什么放不下心来。走了约莫半町路程，勘助调转马头，再度回到刚才的地方。

这次，勘助清清楚楚地看见杂树林中有灯光泻出。于是勘助驱马进入林中，片刻之后来到一条小路上。沿着小路行不多时，面前忽然出现一座小小的庵堂。那灯光便是来自这106庵堂中。

虽说是庵堂，但仔细看来，却只是一座仅仅二三人便能挤满的小建筑物，而且已经破败不堪了。若是白天看到它，或会觉得已不成形状，但此时在积雪装扮之下，竟隐约再现庵堂之形。

“有人吗？”

勘助坐在马上，大声喝道。倏地，自庵堂大门木格子之间泻出的灯光忽然消失。

“有人吗？”

勘助再次喊道。屋内依然没有回应。于是勘助把手中长枪掉转过来，欲用枪柄去捅开庵堂大门。此时，庵堂中有人开口问道：

“是谁啊？”

这声音十分清澈悦耳。

“公、公主吗！”

勘助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短暂的沉默过后，庵堂中人道：

“勘助吗！”

分明正是由布姬的声音，这语气听来格外平静。

勘助立时翻身下马，奔上庵堂前的两三级青石台阶，在门口半跪道：

“公主，您平安无事吧！”

由布姬却没有答话，反问道：

“勘助，你来这里做什么？”

语气中似有责怪之意。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我要回到主公那里去。我讨厌住在諏访这地方。”

“是。”

“你能答应吗？”

“是。”勘助答道。总之，在没有进入庵堂中亲眼见到由布姬平安无事之前，勘助是无法放下心来的。

“不管什么事情，都包在在下勘助身上。”

“那么，你打开门进来罢。”

勘助推开门，在黑暗中一隅蹲下，自腰间取出火刀火石。壁龛上有一个灯油碟，勘助上前将灯点燃。

由布姬仪态端庄地坐在房间里潮湿的地板上，满头秀发垂落背后，华美和服的下摆在地面铺开。那无与伦比的美貌与气质，即使被大雪困在这庵堂之中，也并未减少分毫。

“公主，其他事情暂且放在一边，无论如何请先回諏访再说吧。到了諏访之后，在下勘助听凭吩咐。”

勘助说道。

“我没法走路了。”由布姬说。“真的没法走路了吗？”

“脚冻僵了，一步也动不了。”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不是也去不了甲斐吗？”

由布姬默然不答。

“您吃饭了吗？”

“自昨天早上开始就什么也没吃。”

自己不也一样吗，勘助心里如此说。虽然勘助自己并不感到饥饿，然而此时身体却仿佛深切地体会到由布姬的饥饿感一般。那无法忍受的感觉直向他压迫过来。

“请务必尽早动身回到诹访，吃些温热饭食才好。”

这时，由布姬异常平静地说道：

“脚冻僵了，肚子饿了——这些并不能算是作为人的痛苦。勘助你是不会明白的。”

“对于在下勘助来说，只要是公主您的痛苦，我都十分明白。”

“不，你不明白！”

由布姬强烈地否定。

“是因为与主公分离两地的痛苦吧。”

“这是其中之一，但并非只是如此。”

说到这里，由布姬顿了一顿，接着说：“勘助，你可知我为何要离开轿舆，逃到这个地方来吗？

你可知我为何如此想要回到主公那里去吗？”

勘助从由布姬的这番话语中，察觉出一丝阴冷的气息，一时无法开口，只好默不作声。此时，由布姬说道：“我是想取下主公的头颅。”

“啊！”

勘助大吃一惊，几乎仰天摔倒。他有生以来还从未如此吃惊过。

“您刚才说什么？”

“说多少次也是一样。我想亲手取下主公的头颅。”

这美丽的公主竟然说要趁晴信睡着之时取下他的头颅，勘助身体不禁微微颤抖起来。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现在我只不过是想与主公见面而已。”

勘助这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只不过是想见面而已，由布姬此话顿时打消了勘助的紧张感。

然而，由布姬须臾又道：

“但是，到了明天，却又想取主公的性命。”

“公、公主！”

“但是，到了后天，却又只不过想与他见面而已。”

“公主！”

勘助恍如在梦中一般不断地连声呼喊公主。他头脑中已然一片混乱。若不是连声“公主，公主”地呼喊，只怕要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恐怕，我终其一生，也只会在这两个念头之间不断地徘徊下去。他是杀害了我的父亲，将我据为己有，如今却又抛下了我的那位可恨的主公！然而，他却又是让我生下了胜赖，也曾称赞我可爱的那位主公！”

由布姬呜咽着，身体不断颤抖。勘助呆然凝视着俯伏在壁龛上的由布姬那只手可握的窄小肩膀，一句话也说不出。

因为由布姬，勘助方才知，在女人的心里，爱与恨能够交织在一起，毫无矛盾地轮番出现。对于勘助这样的人来说，全然不擅于处理这类事情。

若是将由布姬幽禁在诹访，想必她对晴信的恨意会日益加深。这是必须避免的情况。虽说如此，但若是让由布姬回到甲斐晴信那里，却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或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究竟该如何安置由布姬才好呢？此时勘助也拿不定主意。

勘助连劝带哄地好不容易将由布姬从宫川村那破败的庵堂中带回观音院的房间里，却不知今后该如何安排才好。不过不管怎样，一定不能让由布姬回到甲斐。在晴信正室三条氏那嫉妒的眼神与武田家谱代家臣们猜疑的目光之下，由布姬自身或会遭遇不测。总而言之，须得将由布姬安置在诹访，如此方能保证她的安全。至于由布姬对晴信的心情，今后再想办法慢慢引导好了。此外别无他法。

在将由布姬带回观音院的翌日，勘助前来看望。由布姬说有些头痛，将身子靠在榻上。

“脚的疼痛可好些了吗？”

“没有。”

“那可不好办啊，都是因为您干了那样任性的事情。身体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就是觉得有些饿。”

“有些饿的话，您什么也没有吃吗？”

“是。”

“那可不行啊！”勘助吃惊地说。此时，由布姬说道：“说好了不吃东西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在我坐上回甲斐去的轿輿之前什么也不吃吗？”

“您倒是这样说过。”

“我对于说出来的话，是绝对不会反悔的。”

由布姬的态度非常坚决。

“公主，有一事我想听听您的想法。若是您去甲斐居住的话，可就必须得跟胜赖少爷分开了。这事您能同意吗？”

“我同意。”

“您不喜欢胜赖少爷吗？”

“这世上有不喜欢自己孩子的母亲吗？”

“既然如此，就请与胜赖少爷一起住在这里吧。主公随时都会到这里来的。”

“那可说不好。主公的话，只要没有战事，就不会离开古府的。”

“虽说如此，但若是要回甲斐的话，就一定要跟胜赖少爷分开。”

“我会带胜赖同去。”

“别说傻话了！”

勘助大喝，心里一面想道，如今应该是把所有情况都向由布姬说明的时候了。

“胜赖少爷此时千万不可住在古府，因为不知何时就会有生命危险。你还不明白吗？胜赖少爷体内可是流淌着诹访家的血。当然会有人认为，诹访家的血一定会诅咒武田家，给武田家带来厄运。如此的话，万一小少爷遭遇不测——”

“你是说，有人图谋不轨吗？”

“不，眼下尚未看到有这样的征兆。不过，不知在何时、何地便可能会出现有这样企图的人。所以，小少爷务必留在诹访这里。只有留在诹访，才能确保安全。”

听了这话，由布姬那原本就苍白的脸，此时显得更加苍白。她双眼呆然凝视着空中某处，缓缓地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连我，有时也想把主公——”

“公主！”

勘助再次大喝，将由布姬的声音盖了过去。

“这里可不是山中那小小的庵堂，说话请务必谨慎。”

听了勘助的话，由布姬顺从地闭上了嘴。短暂的考虑之后，低声说道：

“那么就将胜赖安置在这里吧。”

“如此甚好。诹访的百姓们无一例外，都会珍视小少爷的。”

“不过，我还是想回甲斐去。”

“就算您不去甲斐，主公也会经常来到这里。那不是一样吗？”

“主公真的会常来吗？勘助，这事你能保证吗？”

“只要信浓战事不止，主公定然会经常驻留诹访。从今往后的数年间，这里的战事还将继续下去。还得继续与村上义清争斗。在降服了村上义清之后，便不得不与越后的长尾景虎一决雌雄。这期间，主公的大本营与其说是在古府，莫如说正是在这诹访无疑。”

实际上，勘助正是这样考虑的。今后的数年间，武田氏必然将在这北信一地展开场场苦战。不管情愿还是不愿意，为了由布姬，必须得把武田氏的战略方向指向这北方一带。

勘助如此想道。

[1] 间：长度单位。平安时代时，1间约为10尺；至15世纪末时1间约为6尺5寸；德川幕府于1649年将1间的长度规定为6尺。

[2] 栗饭：栗子与稻米混合煮成的饭，多为秋季的时令食物。

[3] 孙六信廉：武田信廉。信虎的三子，信玄的三弟。孙六是其乳名。出家后号为逍遥轩，因此又称为武田逍遥轩。

[4] 右卫门太夫信龙：一条信龙。信虎的第八子，信玄的异母弟。

[5] 穴山伊豆守信良：穴山信友。其妻乃是武田信虎的次女，因此信友亦属武田一门。

[6] 马场美浓守：马场信房，武田四名臣之一。后来领有民部少辅的官位，因此又被称作“马场民部少辅”。人称“不死的鬼美浓”。

[7] 山县三郎兵卫：山县昌景，武田四名臣之一。山县昌景本姓饭富，是饭富虎昌之弟。这里的“山县三郎兵卫”是原文，而实际上，此时昌景尚未改姓作“山县”，应仍是叫作饭富三郎兵卫昌景才是。

[8] 内藤修理：内藤昌丰，武田四名臣之一。官位为修理亮，因此称“内藤修理”。

[9] 秋山伯耆守：秋山晴近，武田家臣。后来改名为秋山信友。被称为“武田的猛牛”。

[10] 砦：寨，小规模军事建筑。

[11] 真田弹正忠幸隆：真田幸隆，本是信浓豪族，后出仕武田家。是继山本勘助之后，武田军战略的主要谋划者之一。人称“攻之弹正”。

[12] 合战：这里指一场战役。

[13] 巳时：相当于上午10点。

[14]午时：相当于正午12点。

[15]未时二刻：相当于下午3点。

[16]酉时：相当于下午6点。

[17]采配：古代日本武将指挥士卒时的用具。通常木质长柄，柄头密缀纸箔或革布条，挥动时可互相摩擦发出响声。此外，亦有扇子模样的采配。

[18]原美浓守：原虎胤，武田家臣之一。因作战勇猛被称为“鬼美浓”。

[19]小幡织部正：小幡虎盛，武田家臣之一。

[20]仁王：日本寺院门口的护法神，呈忿怒相。

[21]郡代：古代日本一郡的长官。

[22]町：这里是长度单位。一町约相当于109□09米。

[23]亥时二刻：相当于晚上11点。

第六章

正如勘助所料，自那以后，晴信不得不与北方的敌人展开一场又一场激战。不得不与常常怀有南下企图的精悍勇猛的村上义清缠斗不休。

在户石城一战中被武田家击破，尝尽失败苦头的村上义清，回去之后秣马厉兵，于天文十六年^[1]在北信一带又蠢蠢欲动。为了与之相峙，晴信不断派遣兵马北上，他自己也多次居住在諏访，以便于指挥军队。

在这般形势之下，晴信与由布姬之间，波澜不惊地过着平稳的生活。勘助亦时常来到小坂观音院问候由布姬。

“您起居舒适、心情愉快，真是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

勘助一面仰视着由布姬的脸庞，一面说道。每次见到她美丽而娴静的容颜，勘助就会安下心来。

“您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哪怕是只有一点点，也请务必告知在下。”

勘助试探似的询问。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只是胜赖身体瘦弱，也有些容易发火，大概是不太适应諏访这地方气候的缘故吧。”

实际上，胜赖这孩子一眼看去，便能察觉出有些气血羸弱的特征。胜赖常常为一些不中意的小事发火啼哭。不过虽是大声啼哭，却也仅仅只是声音响亮而已，一滴眼泪也不会掉下来。那与母亲酷似的匀称面庞变得发青，身体如痉挛一般抖动着，却决计看不到一滴眼泪。

对于这位与常人稍有不同的胜赖，勘助却是寄予了相当的期待。

“小少爷成人之后，必将成为犹如摩利支天^[2]或不动明王^[3]那样的出色武将。即便是如今，亦表现出了与常人的不同之处。”

勘助如此说道。在他内心，也的确是如此所想。

不过，只有在由布姬的跟前，勘助才会这样说。若在他人面前，勘助则会宣扬胜赖到底不是武人之材，不过是一个身体羸弱的小孩子罢了。只因如此方能确保安全。唯有板垣信方一人，看透了勘助心中的意图。也许由于信方此刻处于二人监护人的特殊立场上，因而信方对由布姬与胜赖亦是持有好感。

于是，板垣信方与勘助两人，于谒访此地侍奉由布姬与胜赖，无形之中便与古府那群围绕在正室三条氏周围的武田家谱代众将形成了两相对峙的局面。

天文十七年^[4]八月，晴信攻下了位于信州佐久郡的志贺城之后，率领一万大军进驻小室城，并滞留在了此处。

村上义清见晴信滞留北信一地，认为这可是罕有的一决雌雄的机会，于是便率领精兵七千出了葛尾城，渡过千曲川。于是，秋风渐起的上田原一带，便成为了两军决战的战场。

晴信听从勘助之言，采取了特殊的作战方策。这就是被称为“布袋之阵”的特殊布阵方式。先锋乃是板垣信方；饭富兵部少辅虎昌、小山田备中守、武田典厩信繁为第二阵；马场民部少辅、内藤修理正为第三阵，即镇守本阵的旗本众；在这旗本众后方约五六町的距离，则是原加贺守昌俊^[5]率领的三百骑骑兵。

战事自八月二十四日辰时开始。板垣信方率领的先锋军三千五百人分为六个梯队，以弓矢与铁炮跟村上军的先头部队激烈地相互射击。

勘助料想，将擅长战斗的信方作为先锋，必定令人十分放心。虽然战况胶着的混战是信方的弱点，但在井然有序的阵地战中，信方的强悍却是无人能及。他会在交战之初便击敌一个措手不及，然后一口气向敌阵压将过去，乘胜追击。

今次的战斗便是如此情况。尚不足一刻时分，信方的先锋军便将村上的先头部队击破。信方自己一马当先，领头追击敌人，那气势实在是凌厉至极。

不久，战场安静下来。在那遥远的平原尽头，败走的村上军与追击的信方军之间隔着一段不远的距离，如此移动着。远远望去，一点儿也没有战斗的气息，仿佛一派平静的景象。

然而，就在这之后不到半刻，安置在丘陵上的武田军本营中，本来端坐于晴信一旁的勘助，倏地站起身来。

“板垣大人战死！”

勘助确实听见了如此的呼喊声。这还了得！怎么会发生这等事情！然而，这呼喊声却愈来愈大，愈来愈近。

“板垣大人，战死！”

勘助此时看到一位骑马武士如此大声喊叫着，一面纵马从丘陵的山坡向这里奔来。勘助忽然感到天昏地暗，心中寒

风凛凛。他恍惚觉得，在这茫茫天地之间，广阔平原之上，唯独剩下了由布姬、胜赖与自己。

“板垣大人，战死！”

骑马武士近得前来，最后呼喊了一声，便一头自马上栽下，倒在这丘陵的缓坡之上。

勘助以右手紧握着的长枪支撑身体，伫立于大地上，远远凝视着上田原一带的平原。

失去了主将的板垣信方一部，在如波浪一般起伏的丘陵的峰谷之间时隐时现，仿佛惊弓之鸟四散奔逃。而村上义清一军的主力，将零乱溃败的板垣军自正中分割为两半，怒涛似的向武田军急卷而来。百骑、二百骑为一团，这般集团数十有余，犹如风卷残云一般掠过平原。毋庸置疑，他们将已然败走的板垣军搁在一旁，意欲直取武田军的本阵。

此时，晴信端坐马扎上，与勘助一样远远凝望着平原的战况，忽然向勘助问道：

“这第二阵能顶得住否？”

先锋的板垣一军既败，能阻挡敌军前进的，便是由饭富兵部少辅虎昌、小山田备中守与武田典厩信繁率领的第二阵部队了。

“这个嘛……”

勘助亦无法清楚判断。

“顶不住吗……”

晴信说道。武田军的第二阵部队，自本阵所在丘陵之下展开阵形以来，却屏息不动，只是严阵以待。对于己方部队并没有立时展开行动一事，晴信多少有些担心。

“饭富大人心中自有打算吧。”

勘助说道。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而展开漂亮的迎击战，这是饭富虎昌的长项。饭富虎昌乃是一位擅长迎击作战的武将，这正是勘助将他安置在第二阵部队中的缘由。

果然便在此时，山脚一带杀声四起。小山田、武田信繁两部自敌军正面展开，迎敌厮杀。而与此同时，饭富一部的骑兵队从侧面向敌军发起突击。当此时，旌旗光芒闪耀，喊杀声、太鼓声、号角声震天价响，这清澈响亮的战场之声却并未带有丝毫血腥之色。

一时间，山脚的平原地带顿时化为修罗场^[6]，数千人马混战其间。

自本阵所处的山丘望去，一片混乱，敌我难辨。

而饭富一部不时有新的数百名骑兵补充加入战阵。

“真是势均力敌啊。不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是会胜的——”

说到这里，勘助忽然脸色一变，倏地站起身来：“义清似乎打算冲击我方本阵！”

虽然村上军明显将被击溃，但敌军却有三百骑骑兵全然不顾己方的颓势，集中为一团，将小山田军一分为二，一口气杀出一条血路，直卷而来。毫无疑问，此刻他们的目标，正是晴信与勘助所在这山丘上的武田军本阵。

“请将本阵向后移动三町的距离如何？”

勘助询问道。然而晴信却没有回答，想来晴信并不愿意退却，而是意欲出击。

“请务必将本阵向后方移动少许。”

这次，勘助以约略带有一些命令的口吻说道。正是考虑到此时的处境，勘助方才将马场民部与内藤修理正配置为第三阵。

晴信仍然没有下令退后。仅仅三百骑敌兵就逼得主将后退，此话传出去必会折了自己作为武将的威名——晴信或是如此考虑。

“早一刻退后，便可早一刻击败义清。”

“谁去击败？”

“后备的马场一部或者内藤一部吧。他们便是为如此情况而配置在此的，这可是能够干掉义清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勘助坚决恳求道。三百骑骑兵若是冲到这里，那么右有武田家最为精悍勇猛的骑兵队马场一部，左有内藤一部，于这丘陵上对其包围夹击，敌兵断无一人有生还之机。

“本营人马不出击吗？”

晴信问道。

“可以出击。不过，就算出击，又能怎样呢？所谓作战，并非一定要倾尽所有的兵力。第三阵的配置，便是预料着如今的情形，出击的任务已经交予了马场一部与内藤一部。就算主公您亲自出击，亦不会为此战增添更多光彩。”

“好吧，退后！”晴信终于下了此令。

于是，命令马场一部、内藤一部开始进军的太鼓敲响。

与此同时，“风林火山”的旌旗大幅招展，与隐藏于本阵之中的数十面旌旗合为一处，自丘陵东边的山坡开始徐徐移动。虽然勘助希望本队人马能退得快些，但晴信口中虽已下令后退，心里却还是不大情愿，故而退得磨磨蹭蹭、勉强强。

这时，勘助向平原方向瞥了一眼，不由大吃一惊。只见一团骑兵自平原向丘陵脚下疾冲过来，正是敌军。而此刻己方第三阵的部队才刚刚开始进军不久。

“主公！”

勘助紧紧贴在自己的坐骑之上，对晴信说道：

“后退太慢，敌军已经冲杀过来了。义清必定是决心与您进行本队人马和总大将之间的决战。事已至此，请千万听取在下勘助的意见！”

不待晴信回答，勘助即刻向本队下令，迎击冲上前来的敌军。此乃燃眉之急，已经不能再拘泥于让晴信下令了。

勘助紧靠在晴信的身旁，在敌军将来未来之际，有一个极短的安静喘息之机。

在距此约莫二町之地的小丘陵背后，忽然出现敌方骑兵的身影。这身影霎时间奔下丘陵谷底，大概很快就会冲上坡来。然而还须一小片刻之后，第三阵的马场一部与内藤一部才会来到此处。

不久，喊杀声与马蹄声交织在一起，令大地亦沸腾起来。霎时间，四周顿时变作修罗场一般模样。

勘助率领百骑骑兵环护在晴信四周，意欲冲下坡去。然而防守与攻击的气势却有天壤之别，敌军的五六十骑骑兵雪崩似的急卷而来，顿时将护卫晴信的百骑骑兵冲散。

场面顿时演化成为一场乱战。

勘助策马紧随晴信一旁，俄而遭遇两骑突击者疾冲过来，勘助奋力将其从马上击落。

然而不知何时，晴信与勘助走散，勘助只得于乱军之中仔细搜索晴信的下落。

倏地，约莫半町之外，身着水晶花之铠，头戴諏访法性^[7]之盔，于玄色骏马之上与一骑敌军战作一团的晴信的身影跃入勘助眼底。这二人

好似演武一般，胯下坐骑往来盘旋，待靠得近时便出手战上两三回合，却又随即分开。

此刻，勘助已然认定这与晴信交战之武士必是村上义清本人无疑。那武者的威仪在敌方阵营之中，除了义清以外绝不作第二人想。此时的二人已不再是两军的指挥者，而是为了取得对方性命而相互搏斗的武士。把全军的战斗搁于一旁，在稍稍离开那修罗场的不远之处，两人正在进行着不容他人打扰、唯独属于两人自身的雌雄对决。

在勘助与两位决斗者之间，敌我双方的数百名武士混战正酣。勘助伏身马背上，掉转马头向两位总帅决斗之处奔去。未几，勘助觉得肩头一痛，似乎被一旁掠过的刀锋斫中，胯下坐骑一声嘶叫，直立起来。

这时，晴信与义清分别被敌我双方的大群武士拥上救走，第三阵的马场一部终于在这激战场所出现。

忽然，勘助看到义清的战马发疯似的直立而起，将义清重重摔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敌军五六十骑骑兵立时一拥而上，将义清救上马背，随即化作一团黑云直冲下丘陵逃向远方。当真是来去如风。

“主公！”

勘助靠上前来，晴信叹道：

“被他逃走了啊！”

“他们本来也是打算逃掉的。”

勘助就地将本队人马集合起来，沿着缓坡下了丘陵。此时四面都是喊杀声，想必是马场一部与内藤一部正在追击敌军吧。

此后不久，在谷地对面的丘陵上，武田家的旌旗上下翻飞。此战自辰时开始，到申时[8]终于结束。

战场上下起雨来。在小雨之中，武田军清点敌我双方死伤人数。此战取得敌方首级二千九百一十九枚，己方折了七百余人。

在召集全军欢呼胜利之后，勘助走近晴信身前，说道：“主公！”

“说吧。”

晴信以为勘助会说一些批评之类的言语，然而勘助却并未如此。

“义清想必就此一蹶不振了吧。从今往后，可要与前方的强敌交战了。”

“强敌是指？”

“长尾景虎。”

“为什么呢？”

“今日的义清是怀着最后决战的觉悟来进行战斗的。他今天的举动并不像是通常战斗的打法。然而，既然被我军击败，他便再也不能凭一己之力来与武田家相峙了。因此，他必须求助于长尾景虎，借助长尾景虎的力量，来觊觎主公您的性命。”

语毕，勘助辞过晴信，怀抱板垣信方的首级，翻身上马，引领板垣一军的将士们，先一步朝着諏访进发。此时此刻，由于先时的激战而暂时忘却的信方战死的悲伤，与这战场之上略带腥味的冷风一同，将勘助的心紧紧地包围起来。

上田原一战，使得武田晴信与村上义清之间的势力对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仁科、更科两郡的大部分地方成为了武田家的领地，高坂、井上、绵内、须田、高梨、濑场这一带地区诸般城砦的豪族，尽皆归降于武田家，户谷一城亦开城降服。武田家的势力及威名渐渐强大起来。

与此相对，村上义清在上田原一战中一败涂地，折了太多将士，从此再也没有了独立起事的力量。

晴信在与义清的决斗中负了两处伤，不过很快便已痊愈。勘助那异相的脸上所受的数处创伤，亦差不多完全恢复了。

上田原之战过去整整一个月后的九月末，在諏访为板垣信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仪式。板垣家的家督之位，由信方的嫡子弥次郎信里继承，他代替父亲继续镇守諏访一地。天文十七年秋天的冷风，深深地渗入勘助心里。他并没有返回古府，为了操持板垣信方的葬礼以及其后的法事而留在了高岛城。

信方之死，无论怎么看，对勘助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虽说信方并不一定事事都站在勘助这边，然而他曾是勘助出仕武田家的介绍者，由于这一层关系，他亦不是反对勘助之人。勘助那作为谋士的性格，那不会与任何人妥协的孤僻脾气，唯有信方能够加以理解，能够善待于他。此外，由于信方之死而受到重大影响的人，恐怕便是由布姬了。无论是由布姬成为晴信侧室的经过，还是由布姬移居諏访观音院的事情，除了晴信之外，便只有勘助与信方二人知道底细。

此时信方既歿，勘助心下一种孤立无援的寂寥之感蓦然而生。

十一月十一日这天，有三骑快马接踵疾奔高岛城而来，他们正是来自古府中晴信的居馆。

越后的长尾景虎（即后来的上杉谦信）^[9]接受了村上义清的邀请，引军正向信州进发。晴信于翌日申时亲率本队人马自古府出发，十

五、十六日前后抵达小室一带布阵，欲在海野平原迎击景虎的大军。诹访的板垣一军与勘助速来小室会合——晴信便是差快马向高岛城发来这般指令。

在上田原一战欢呼胜利之后，勘助对晴信所说的预言，经过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便成为了现实。

长尾景虎虽然年仅十八岁，却已是武名响彻越后一带的勇将了。景虎与晴信这两大势力，此前受处于两地之间的村上义清阻隔，从未直接交锋。如今村上既然式微，从今往后，两雄终于不得不在战场之上决雌雄。不论愿意与否，这情势终究会出现——这是勘助早已料到的事情，只是没有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

在连续接到快马传来的命令后，高岛城里上下立时为了出阵而炸开锅似的忙碌起来。勘助一面激励年轻的弥次郎信里，一面对各方面都作了安排。出兵的时间定在明日亦即十二日清晨。

当夜戌时二刻^[10]，勘助忽然想去观音院拜访一下由布姬。为何在出兵前夜的百忙之中想与由布姬见面，勘助自己也不明白。总而言之，自己的确是想驱马前往观音院拜会一番。

勘助一念至此，便再也坐不住，径直牵出马来，也不带随从，立即策马沿着诹访湖岸疾驰而去。仿如勘助初次进入高岛城那晚一样，湖岸四周点燃了篝火，火光将平静的湖面染得通红。晚秋的夜晚吹拂在勘助的脸颊上，竟已觉有些寒冷。

勘助一刻也不停歇地纵马飞驰，来到小坂观音院。由布姬的居宅隐藏在树荫之中，似已入睡一般静谧非常。勘助向殿堂一旁守卫的哨所看了一眼，守夜的两个武士见勘助到来，大大出乎意料，吓得慌忙跑出哨所，来到勘助近前。

“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吧？”

“没有异常。”

“院落四周亦要仔细巡视啊。”

“属下明白。”

“公主呢？”

“已经就寝了。”

“好。”

勘助立即打算回去继续准备明天的出阵事宜。虽然此行并未见着由布姬一面，不过既然得知由布姬已然就寝，那么还是回去好了。原本也

就是心血来潮，无端地想来由布姬的居宅问候一下而已。

武士将勘助送到缓坡下，勘助再度翻身上马。

“那么，公主就交托给你们了。”

抛下这句话后，勘助转身沿着来时的道路返回高岛城。

在进入距观音院约莫三町路程的一个小村落时，勘助忽然发现前方有一群人影簇拥着走过，约莫二十人。仔细看来，原来是一群身强力壮的武士护卫着一顶轿子行进，其间亦夹杂有两三个女人，似作侍女打扮。

既然有武士围绕护卫，想来轿中之人必定有着相当身份。并且还有侍女陪同，可见此人乃是一个女子。勘助觉得这情形无论怎么看都十分怪异。若有贵人通行，居住于高岛城中的自己怎会不知？况且这一行人在夜里赶路，显然是为了避人耳目。这可更是令人讶异。

究竟是什么人在此通过呢？勘助与这群人保持着大约一町的间隔，既不过于靠近，亦不过于远离，紧紧跟着他们向前行去。

不久，这一行人在一户农家门前停下，随即把轿子抬入这户人家距离大道稍远一些的院子里去了。

勘助下马，将坐骑拴在道旁的树上，然后靠近这户农家，沿着侧门通向屋里的小道走了进去。

勘助走近那泻出灯光的正屋，向里边看去。屋门就这样开着，房间尚算宽敞，一位年轻的女子端坐上首。不远处，三个武士与一位年老的侍女跪坐在下首。而这户农家的人们全都挤在铺着木板的门廊一隅，一位看似农家主妇的女人，正向坐在上首的年轻女子敬上热茶。

勘助当下仔细打量这位年轻女子。此女年龄大概比由布姬大上两三岁，无论如何也就是一位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小姐。她双手捧着茶碗的姿态，散发出一种娴静雅致的气韵。

每啜一口热茶，她的眼神便颇感新鲜似的向这屋内四处端详。

虽说此女并不像由布姬那般美得高贵而优雅，然而勘助亦无法不被这位小姐的美丽惊得瞠目结舌。这女子双颊丰满而圆润，在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里面，蕴含着想入非非似的天真烂漫，全身上下无论何处均与由布姬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言以蔽之，若说由布姬的美丽来得如火一般猛烈而迅疾的话，这位小姐的美丽则来得似水一般悄然而从容。

“公主，咱们这便启程吗？”

年老侍女询问道。

“好的。”

“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年老侍女再次询问，这女子仍然以同样的表情答道：“嗯，好。”

农家的主妇低眉恭敬地向茶碗中添了几次茶。女子拿起茶碗，却不饮它，只拿双手把这茶碗捧着，似乎在以碗中热茶暖手。未几，女子将茶碗放在地板上，说道：“已经喝好了。”一面向主妇致以温和的微笑。

这女子究竟何人？想来必定是相当有名的某位豪族的女儿无疑。但她到底要往何处去呢？

不久，跪坐在下首的三个武士与年老侍女站起身来，那女子也徐徐起身，与三个武士一道走了出去，剩下年老侍女在这屋里。

“突然到此，给你们添了麻烦。只因公主口渴，想喝一点茶，所以才来叨扰。这是一点心意，请务必收下。”

说着，年老侍女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放在地板上。见这主妇推辞，年老侍女再次将纸包递给主妇，一面问道：“有没有不经过高岛城而通向葦崎方向的道路呢？”

主妇在回答着什么，声音含混不清，勘助无法听得真切。

不经过高岛城——这句话在勘助心里不断回响。勘助立时离开藏身之处，从背后一侧的小道穿出。此时那一行人早

已出发，只剩下刚刚向农家告辞的年老侍女，正迈着碎步向已经走出约莫一町路程的那一群人赶去。

勘助没有去解马，径直向那年老侍女追去。

“喂！”

勘助喊了一声。那年老侍女听得背后有人呼喊，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当此时，勘助刚要伸出右臂去拉，年老侍女一个趔趄，直倒向勘助怀里。

勘助将年老侍女抱住，四下里张望一下，然后将这瘫软无力的重物搬至道路左侧的灌木丛中。而后，他让年老侍女坐在被夜露湿润了的地面上，并猛烈地摇晃她：“我不会伤害你，只是想问一些事情。”

勘助说道。

“您究竟是什么人？”

年老侍女虽已战战兢兢，但语气却格外坚定。不过勘助没有回答，却反问道：

“你们这到底是要去哪里？”

“去甲斐。”

“去往甲斐何处？”

“这可不能告诉您。上面的大人有令，绝不能泄漏分毫。”

“那轿舆中的人是谁？”

“这不能告诉您。”

“是女人吗？”

“不，不是的。”

“说谎是没用的，我这两眼看得清楚，分明就是一个女人。”

勘助心里寻思，非得吓吓她不可，否则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你若不说实话，我一生气或许就会将你杀掉。”勘助威胁道。

“您究竟是什么人？”年老侍女再次问道，“您是要钱吗？”

年老侍女此言令勘助大感意外，不过勘助心中一动，于是恶狠狠道：

“确实如此，我便是要钱！”

“你要多少？”

“我得知道那轿舆中人是谁，才好开口要价！”

此时，年老侍女似乎认定了勘助乃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语气顿时一变：

“乃是油川刑部守大人的千金！”

随即，她似乎以为表明了身份之后，面前这个强盗便不敢造次，于是又再叱道：

“退下！”

而后刷地站起身来。

原来是油川刑部守的女儿！说起油川家，却也是信浓一地远近闻名的豪族，不过现在似乎家脉已然断绝。如今这油川家的女儿在这夜里，由年老侍女陪同，亦有二十人左右的武士护送，要前往甲斐。而且还须选择不会经过高岛城的道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勘助盘膝坐在地上，仔细寻思事情的来龙去脉。

年老侍女看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起身要走，不料勘助却大喝一声：

“等等！”

他一定要把这事情问个明明白白。

“我不管是油川家的人，还是别的什么人，在这半夜之时想要擅自通过诹访的领地，我是断然不会允许的！”

“……”

“此地乃是主公托付给我等看护的土地。”

“这么说来，您是高岛城的大人么？”

说到这里，这年老侍女的语气一改。

“也难怪您不知道，您请回去吧，我等亦是奉了主公的命令，要从此里过去。”

“你说什么？”

“我等奉了古府的主公之命，前去甲斐。您请退下吧。”

年老侍女说罢，转身离开。竟然这一行人是因为晴信的命令而前往甲斐！勘助倏地站起身来，却没有再去追赶那位年老侍女，也没有叫她停步。

勘助返回拴马之处，解开缰绳，翻身上马，只将马鞭一抽，那马顿时飞奔起来。不多时，先刻那一行人便出现在勘助视线里。勘助却不减速，只是纵马狂奔，蓦地从那护送轿舆的队列一旁越过，绝尘而去。

高岛城附近的篝火数量比起先时增加了许多。在见到这篝火的熊熊火焰之时，勘助才从浑然忘我的状态中回过神来。他急忙调转马头，想去寻找刚才那一行人，然而奔出半里地后，却又勒马停住，再次掉转马头，任由坐骑载着他慢慢向高岛城行去。

这种事情可怎生了得！这不可能！勘助心里顿时被一种不好的预感攫住，背上冷汗涔涔。莫非晴信意欲将那样美丽的由布姬抛在一旁，却要纳油川家的女儿为侧室么！这可怎生了得！然而若非如此，油川家的女儿怎会趁着天黑而去往甲斐呢？

若是真有此事的话，那可不行！虽然教人可怜，但却不能不取了适才那位美丽小姐的性命！无论是为了由布姬，为了胜赖，还是为了武田家，这油川家的女儿断然不能活在世上！

勘助不知不觉进了高岛城，城内挤满了准备出征的武士，数十堆篝火熊熊燃烧，太鼓之声不绝于耳。

勘助在穿过拥挤人群之时，头脑中不禁浮现出二十八岁的晴信那年轻而精力充沛的模样，忽然感到一阵绝望。没有教由布姬以外的女子无法接近他的办法吗！让他出家怎样？

出家的话，仅仅是普通的出家却还不行。没有能让他发誓断绝女色的办法吗！勘助认真地考虑着这个问题。晴信迄今为止总让勘助感到深深信赖的那积极的目光与不知疲倦的精力，此刻在勘助心中，却成为了一种麻烦。

勘助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广场之上。有三四名武士走上前来，替他拉住缰绳。

“出征时刻已近，请立即准备！”

一名武士说道。

“我知道了！”

勘助回答着，翻身下马：

“对，必须杀掉她，必须亲手结果她的性命。”

勘助缓慢而大声地说道，让在场几位武士都吃了一惊。

武将长尾景虎那从未见过的身影，适才在湖畔农家所看到的那油川家女儿的容颜，这两者相互纠结着，一齐浮现在勘助眼前。究竟哪一边才是当前的敌人呢？此时，勘助亦无法判断。

[1] 天文十六年：公元1547年。

[2] 摩利支天：梵语中光的神格化。密教中消除灾厄的神明，在日本为武士的守护神。

[3] 不动明王：密教中的神明，显示忿怒之相降伏一切恶魔。通常左手执剑，右手执索，背后有火焰燃烧。

[4] 天文十七年：公元1548年。

[5] 原加贺守昌俊：原昌俊，武田家臣。加贺守是官位。

[6] 修罗场：印度教传说中阿修罗王与帝释天的战场。后引申为悲惨而残酷的战场之意。

[7]法性：佛教用语，指宇宙万物共同具有的、平等无差别的真实的本体。这里指晴信头盔上刻有相关经文。

[8]申时：相当于下午4点。

[9]长尾景虎：上杉谦信，日本战国时代名将。本名为长尾景虎，后来因继承了关东管领上杉姓氏，又得上杉宪政与足利义辉赐字，故而又名上杉政虎、上杉辉虎。出家后法号谦信。因其擅于统率，被后世称为“越后之龙”。与宿敌“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围绕信浓一地争斗多年。

[10]戌时二刻：相当于晚上9点。

第七章

諏访的板垣一军抵达小室，是当月十六日午后的事情。

自古府而来的晴信本部已在前一日将帅旗立于北方的小丘陵之麓，等待着诸城砦豪族派来助战的军队到此聚集。

勘助刚刚抵达小室，便径直来到晴信身边待命。

“你辛苦了。此事正如你之前所料一样啊。”

晴信的语气与从前约略有些区别，他那一贯强烈的说话方式，不知为何有了改变，此时对勘助的言语也平和稳重了许多。

勘助一看到晴信，便觉得有许多话想跟他说。由布姬与胜赖的事暂且放在一边，眼下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晴信看上油川家女儿的事。此事须得向晴信问个清楚。

“主公，此时可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一战当如何进行才是。”

勘助说道。

“我正在考虑作战之事。”

晴信眉头一动不动地说。

“您没有在想别的事情吗？”

“没有。”

“比如，油川大人的——”

说到这里，勘助抬起头来，盯着晴信的脸。

“油川怎么了？”

“油川刑部守大人的千金——”

“哦？”

晴信此时的表情，仿佛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一般：“她怎么了？”

“您不认识吗？”

“不认识啊。”

“您从来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

晴信顿了一顿，笑道：

“今天勘助这是怎么了？”

言及此时，萦绕在勘助心中的疑惑顿时烟消云散，勘助的心情倏地愉快起来。

“油川家的小姐出了什么事吗？”晴信问道。

“不，没有什么。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

“我也在想，什么时候务必见见油川家的人，不过却一直没有着手安排这件事。听你这么一说，若是能见见他的女儿的话，亦是一桩美事。”

那可不行！勘助心下暗想。怎能让您见到这位小姐呢！

那般美丽的小姐若是让您见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就难以预料了！

“那么现在，商量一下作战的事情吧。”

勘助注视着这全身洋溢着青春活力并且气魄十足的年轻武将，将话题转移开去。

虽说此时勘助心中与油川家的女儿相关的所有疑惑已经解开，但他仍然觉得如今的晴信的确不同于以往，须得刮目相看才是。

“马上就要跟长尾景虎展开一场大战了，您觉得把战场置于何处为好呢？”

“就在海野平原如何？”

“真是明鉴！”

勘助心中顿时涌出一股对晴信的信赖感。晴信颇具眼光地将战场确定于海野平原，这实在是令人欣喜。

若是在信浓一地作战的话，我方须得比敌方先一步出兵才行。与此相对，若是敌方先一步出兵，那么我方须得在这海野平原展开迎击方是上策。虽然按照常理来说，战场似乎应该选择在川中岛一带。然而面对从未交锋过的对手，若是

在川中岛交战的话，取胜则已，如若战败，那可有性命之虞。由于地形的关系，若是在川中岛交战，双方都必须竭尽全力。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晴信不得不慎重行事，将战场确定于海野平原。如此一来，交战双方都会比较容易进退自如。

虽然作战准备已经完成，但晴信却没有立即挥军进攻的意思。十六、十七、十八日这三天，甲斐的大军都无所事事地度过了。

向海野平原进军的号角声响起，是十八日深夜的事情。

连夜行军赶到海野平原，然后一刻不息立即投入战斗，这正是武田军的打算。晴信推测，当甲斐大军抵达海野平原的同时，越后一方的军队亦会在同一场所出现。

黎明之前，山本勘助、小幡虎盛与原虎胤三人离开队列，策马先行一步，前往敌阵侦察。晴信命令深得自己信赖的三位武将去执行同一项任务，却是从未有过之事。三人噤口不语，彼此保持着两三尺距离，只是驱马前行。

勘助策马走在先头，他心中明白自己身后这两位武将各自心里在想些什么。刺探敌情这种事情，自己一人足矣，何必再另外多派两人去呢——对于晴信的命令，无论虎盛还是虎胤都多少有些不满。只因这二人均对自己的能力颇为自负。

不过，勘助心里却很满足。晴信对于与长尾景虎的这一场战斗如此慎重，因而派三人同去侦察，勘助心中不但没有忿忿不平之感，相反却觉得晴信更加值得信赖了。

“主公如今已然具备进行任何大规模战事的才能了啊！”

勘助勒马停住，回头向虎胤说道。

“确是如此。要论作战运筹帷幄，我等可都是望尘莫及啊。”

虎胤如此回答。虎胤似乎真是如此认为，不过勘助觉得自己在运筹策谋方面还是比晴信高出一筹。但在此战当中，晴信第一次显现出来的慎重态度，却是在这以前从未有过的。对此勘助感到无比欣喜。

天色渐明之时，三人分开，按照各自不同的打算分头行事。勘助沿着千曲川的河滩，在几乎没有遮蔽物的地方策马行进。倏地，前方出现几骑身影，在河畔的薄雾中若隐若现，当是敌方探马无疑。

勘助只管前行，任由马蹄声在河滩上踢踏作响，就此进入薄雾中。未几，薄雾散去，四下里却不见任何人影，想必敌方探马已然走远。

勘助驱马上得千曲川河堤，然后向丘陵之上驰去。此时勘助发现，

远远望去又黑又细犹如几条锁链一般的数行人马正自前方缓缓向此地延伸而来。

勘助勒马伫立，对这大军看得出神。这是勘助初次看到长尾景虎的大军。总有一天务必要将这军队击破——勘助如此想道。与甲斐的部队不同，这支大军安静而又平稳地移动着，没有采取将主力部队藏匿其中的阵形，就这样堂堂正正地将全军从头至尾暴露在大地上。

敌军的总帅长尾景虎约莫十八岁，比晴信年轻近一轮。

勘助久久地眺望这位年轻敌将所率领的大军。这沿着千曲川行进着，且随着河川蜿蜒曲折而来的由人马组成的细长锁链，教勘助看得陶醉。千曲川的流水自然顺畅，越后大军的行进亦同样自然顺畅，这支大军仿佛已与河川融为一体，朴素而柔软地蜿蜒流淌。

勘助回到军中，来到晴信面前，已是当天巳时^[1]。

在距离千曲川的河滩约莫三町地的丘陵上，有一片杉树林。晴信在此地下马，端坐于马扎上。此时原虎胤与小幡虎盛业已归还，坐在晴信身前，等候勘助归来。

“勘助，你说吧！”

晴信开口说道。

“您已经听了原大人与小幡大人的禀报了吗？”

“已经听了。”

“如此的话，想必已经足够了。两位大人亦不会估计错误的。敌方人数约莫六千。”

“六千吗？你们三人竟完全一致呢！”

晴信说道。

“确是如此。敌人在行进途中，却并未将队形展开，恐怕打算就以如此队形来与我军交战。这样一来，战事会如何演变却是不易预料了。这与我们之前所遇到的对手可全然不同，也真是教人头疼啊。”

“敌军将以进军的阵形就此与我军交战，这一点，虎胤与虎盛也是一致的……”

晴信似乎感到十分满意。

“不过，仅有一点，在下勘助跟原大人与小幡大人的意见大概不同。这便是此次战斗的方式。两位大人想必主张以我军一万五千之数主动出

击，然而在下勘助却认为，不要先行进攻，防御作战才是上策。若是防御作战的话，随着时间流逝，人数本就较少的敌军当会愈来愈弱，我军的胜利便犹如探囊取物一般。若是凭借人数的优势先攻的话，一旦陷入混战，就是我方的损失了。以景虎这样远近闻名的猛将，若是陷入混战，必将率领其旗本众，前来与己方本队人马决一雌雄。如此一来，主公您可与上次跟村上义清单打独斗那样，跟这位十八岁的越后大将匹马单枪地交锋了。”

勘助如此说道。晴信听罢，默然不语，脸上稍显不快。

片刻，晴信简短地说：

“就采用勘助的办法吧。”

提起与村上义清的那次单独交锋，晴信总觉得在勘助面前抬不起头来。只能照他说的那样去做啊——晴信心里想道。

合战自午时展开。

武田军布下鹤翼之阵，主力便是鹤的身体。身体两侧如鹤翼一般展开的两支军力，比主力所在之地稍稍靠前一些布下阵势，右翼是小山田备中守一部，左翼是小山田左兵卫尉^[2]一部。旗本众的前军由真田幸隆指挥。旗本众右方约莫五町之外，是饭富虎昌一部。旗本的后军由马场、内藤、日向、胜沼、穴山、信繁六支部队组成，于本阵后方以雁行之势排列。再往后一些，则是原加贺守昌俊所率的九千骑兵。

勘助留在本阵之中晴信身旁，静候战斗开始。

“今日此战，您毋须想着要取景虎的性命。只要瞧瞧景虎如何率兵打仗便足矣。”

勘助感到自己比晴信更加兴奋。虽然自己告诫晴信不要冲动，不过如今看来，与前次跟村上义清作战之时相比，晴信的态度远为沉着而悠然了。

不过，光是兴奋可起不了什么作用。勘助想。总有一天，或者就在最近，一定要将长尾景虎打垮。打垮长尾景虎之后，武田的势力便会一口气通向日本海的方向。如此一来，日本本州的躯干一部便尽归年轻的晴信所有了。

不久，武田一方右翼的小山田备中守一部与越后的长尾政景一部遭遇，双方立时展开铁炮互射，战斗就此拉开帷幕。

铁炮铙声很快停息，随之而来的是震彻天地的喊杀之声。小山田备中守的部队改持长枪，在千曲川的河滩上向平原地区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突击。

“情况会如何呢？”

晴信说道。

“小山田大人当会取胜，然后一口气将敌军先锋击溃。

不过小山田大人接下来便会退却。依这阵形来看，情势便是如此。”

勘助认为情势必定会如此发展。既然双方的布阵都无懈可击，那么一部分部队在暂时取得优势之后，却可能会被随后而来的敌军击退。

小山田备中守一部不断进逼着敌军的先锋，迫使其后退，再后退。大概是因为风向的影响，两军激战的喊杀声仿佛自方向完全不同的千曲川下游传来。

一时间，正如勘助所预料的那样，敌军的先锋无法抵挡小山田备中守部队的攻击，向后溃逃出二町之远。

这时，武田阵左翼的小山田左兵卫尉的部队与敌军此侧的军队交上了手。然而与右翼不同，小山田左兵卫尉一部似乎抵挡不住敌军的攻击，正在节节后退。

“真是有趣啊。”

勘助注视着两军交锋的场面，不知不觉已看得入神。这真是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战斗场面啊！这一侧的小山田备中守一部刚刚取得优势不久，便被敌军的后续部队击退；而另一侧敌军的先锋才将小山田左兵卫尉一部击败，却转眼就被我方新加入战阵的部队反扑。

两军的喊杀声不绝于耳，渐渐使这平原的空气震颤起来，其间夹杂着数千战马的嘶喊声，似乎谱写着一曲悲壮的乐章。

不知何时，阳光隐去，海野平原被乌云所笼罩，一派阴郁的风景。这宛如大海之中绵绵无尽的波浪起伏似的平原上覆满了杂草，任由晚秋的冷风吹拂而过。

“呼”的一声，勘助长长吐了一口气。

“主公！”

勘助向晴信喊道。晴信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战场的局势，少时才慢慢将头转向勘助：

“这是一场不分轩轻的战斗啊。”

“的确如此。”

“如何才能分出结果呢？”

“人数多的一方将会获胜，只有这一种可能。”

“嗯——”

“这会是一场死伤众多的战斗啊。对方六千兵马，我方一万五千——我方折了六千人之后，敌方才会全灭，而我方则剩下九千人。”

听到这里，晴信脸色阴沉，或许在想：这真是一场令人厌恶的战斗啊。

“不过话虽如此，景虎却决计不会将己方陷入那般愚蠢的境地，他必定会在陷入绝境之前撤兵的。请您继续观战吧，敌军一定会退兵。”

勘助话音未落，战场上倏地响起甲斐一侧从未听过的异样的号角之声，这声音响彻阴郁的海野平原一带。

听到号角声响，勘助道了一声：“暂且告退！”也不待晴信颌首同意，便径直翻身上马，急急驰下丘陵，向战场方向奔去。这期间，号角声依然高低起伏，一刻未停。这的确是撤退的号角之声无疑。到底越后军将会如何撤退呢？勘助策马狂奔，一面想道：一定要用自己的这双眼睛去见识一下。

在这激烈的乱战当中，要将这些拼死挥舞着手中长枪的士兵

们一个不留地全数撤出，绝非一件容易之事。这撤退将会如何进行呢？勘助非常想见识一下。

当勘助纵马驰上一个高地的时候，号角声突然停止。

勘助在距离战场约莫一町之处勒马停住。此处地势高耸，一眼望去，战场情形尽收眼底。

这时，勘助看到自敌阵之中驰出两骑武士，俱是气宇非凡之人。

这二人来回摇动各自手中的采配向各部队发出命令，一面策马绕了半个战场之远，尔后如离弦之箭一般驰回本阵，那身影渐渐缩小远去。

领头的一骑大概就是长尾景虎吧，勘助想道。在其身后那骑高大的武士，恐怕便是以豪勇闻名远近的武将宇佐美骏河守

[3]了。除了此二人之外，敌方阵营中再也找不出一个人能够如此漂亮地指挥大军才是。

不知何时，武田军一侧亦吹响了撤退的号角声。看来晴信如此下令了。虽然很想追击敌军，然而却抑制住了这种冲动，下令撤退。这样的

事情在以前的晴信身上，是断然不会看到的。

到此为止就好。击败长尾景虎一事，就放在以后好了。

若此时对敌军加以追击的话，或会伤其一两百杂兵，然而却将甲斐军中长枪骑兵长于追击一事，徒然暴露给了敌人。

此际，勘助看到自晴信本阵之处突然驰出数骑武士，均伏身于马背之上，紧紧抱着马脖子以免落马，且将腰身浮起。这数骑犹如疾风一般霎时间便驰下丘陵，尔后四面散开。

其中的二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勘助身侧掠过，瞬时远去。这两骑武士亦将身体伏于马背，背上靠旗指向前方，随风猎猎作响。二人的靠旗之上，均绘有蜈蚣之纹，他们正是武田军中向各个部队传达禁止追击命令的“百足众”，其中任何一人均是能够一骑当千的年轻武士。

勘助仍旧勒马伫立原地，听得喊杀之声渐消。

战斗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结束了。乌云依然遮蔽着阳光，放眼望去，这平原处处都是一副郁暗的神色。

从今往后，晴信当不得不以这长尾景虎作为对手，展开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苦战了吧。这苦战或将持续五年之久，抑或十年？这却不得而知。两方均是棋逢对手。晴信如今二十八岁，景虎（谦信）十八岁。年龄虽然有所差距，但无论哪一边均是不输于对方的猛虎。不过，只要有自己在，晴信终会获胜的。不久以后，不再会有人看到长尾景虎那精彩的指挥之法了吧。这以后几年之内，武田家务必要取下越后这位年轻武将的性命才是。

与来时的匆匆相反，勘助策马慢慢返还。

晴信与景虎这两大势力最初的相会，自午时开始，至未时^[4]结束，此战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落下了帷幕。这一战，越后一方死者二百三十六人，己方折了一百三十一人。清点死伤人数之后，武田军胜利的欢呼声在当日申时轰然响起。

直到大军重新集结起来为止，晴信始终默然不发一言。看来在这位年轻大将的心中，对第一次与景虎的交战颇有感触。

从这天开始直到二十三日，武田军一直在海野平原宿营。由于刺探了越后军的动静之后，发现他们并没有撤回越后的迹象，仍然屯兵在川中岛附近。

自海野平原之战的翌日起，快马陆续将留守在信浓诸城砦中武将们各自取得的胜利捷报传到了大本营。在海野平原一战之际，各处的留守部队与各自周边的敌人纷纷展开了数次小战斗。当然，这些战斗并非依

晴信之令进行的。

亦即：驻守伊那地方的秋山伯耆守晴近，与伊那军交战，斩敌骑兵十七人，步卒二十五人，夺得领地三千贯。驻守于下诹访、盐尻口，防备木曾、小笠原之敌的甘利、多田二将，夜袭小笠原军营地，斩敌九十三人。此外，驻守在笛吹岭以防备上杉军的小宫山、浅利二位武将亦派来信使报告，他们与上杉军在松井田一地作战，取得敌军首级三十三枚。

在这些捷报次第传来之后，二十三日清晨，一匹来自古府的快马抵达大本营。

当月十九日午时，御旗屋^[5]发生火灾，所幸经过大力扑救，并未遭受重大损害，仅仅是烧毁了建筑物的一部分——

这是来自古府中的别当^[6]山下伊势守的报告。报告中还说，在救灾之时，不知自何处飞来两只白色大鹰，停留在御旗屋顶之上。火势湮灭后，这两只鹰仍旧在御旗屋上空盘旋，过了三日三夜方才离去。

晴信认为，古府中御旗屋虽然遭遇火灾，却未酿成大祸，这全是由于获得诹访的石清水八幡宫^[7]加护，恐怕这两只白色大鹰，便是神明的化身。于是晴信率领全体将兵，一同向诹访的方向顶礼膜拜。

膜拜过后，晴信派出两骑马术精湛的年轻武士先一步前去古府慰问。这两人各持晴信的一封书信，立即上马自海野平原出发前往古府。

勘助此时心中总觉有什么事情很不对劲。为何心中会如此不安，勘助一时也说不上来。待两位年轻武士自晴信身前退出之后片刻，勘助方才猛然省悟，倏地抬起头来看着晴信。

向古府派出使者前去慰问，此事不足为怪，但又何须同时派出两位使者携带两份不同的书信呢？此事无论怎么看，都令人感到不合常理。

勘助若无其事地从晴信身前告退，然后急急拉出坐骑翻身上马，向适才出发前往古府的两武士追去。

这马奔得半刻时分，前方道路之上两骑武士那小小的身影跃入勘助眼中。

“喂——”

勘助大声呼喊两位武士停步，一面纵马向前疾驰。

不久，这两骑武士齐齐勒马回头。勘助驰近，二人已然下马立于地上。

“把主公交给你们的书信拿来。”

勘助说道。

“是！”二人毫无怀疑，将卷成一卷的书信拿出，呈予勘助。

“是给山下伊势守大人的吧。”

“是！”

“一定要准确无误地办好。”

勘助一面说着，一面向那两封书信瞥了两眼。其中一封是交给正室的信件，另一封却不是。那封信件上确实写着“油川大人启”的字样。

果然如此。勘助心中暗想，晴信口中虽说从未见过油川刑部守的女儿，甚至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然而却是认得她的。勘助脸色稍显铁青，将书信还给二人。

“看来并没有让主公挂心的事情，你们小心去吧。”

勘助威严地对两位武士说道。

两位武士向勘助施了一礼，便即翻身上马。当武士们马蹄之声逐渐隐去之时，勘助方才发觉自己已被齐腰深的芒草花穗包围了起来。

右侧是山，左侧则是山坡，勘助身处这山与山坡之间。

山坡平缓地向谷底延伸。风自谷底吹来，芒草的花穗随风摇摆。的确很是令人同情，然而却不得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除掉——勘助心下暗忖。

这油川刑部守之女的性命，便由我勘助来取好了。那之后，可务必好生监视晴信，切断他能够靠近女色的一切机会。话说回来，晴信到底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油川家的女儿呢？真是丝毫也不能疏忽。晴信战斗起来十分巧妙，不过看来他巧妙之处也不仅仅限于战斗啊。此时勘助的眼前，又再浮现到小室布阵当日，晴信那看起来一本正经而把自己瞒了过去的那张脸。那么，要怎样除掉油川家的女儿才好呢？

勘助的手轻轻提着缰绳，任由坐骑在这芒草的原野上漫步。比起战斗来，这次的事情可真是棘手得多。真不该在那时从自己口里说出“油川刑部守的女儿”这几个字，如今若是杀了她，那么很容易就会被看出杀人者便是自己。无论杀得多么巧妙，自己也无法摆脱嫌疑。勘助认真地考虑着这个问题，比以往经历任何一场战斗都要认真。

翌日，探马来报，说越后军已自川中岛动身，正往越后返还。于是晴信亦决定率领大军返回古府。虽然最终这海野平原之战不过是两军的一次小小的战斗，不过影响却非同小可。此前，仁科、海野、浦野等北信一地的诸豪族对于降服武田家一事总是反复无常，如今却纷纷向古府

送出人质，真正地归降于晴信麾下。

二十五日这天，晴信发出命令，全军向古府返还。

勘助与晴信一道，置身于本营人马之中，凯旋而归。这一万六千人^[8]以长蛇一般的队列，在初冬的信浓山野之间蜿蜒南归。

三天过后，在行军途中，为了率领板垣一军回到诹访，勘助不得不与晴信分别。

“近几日之内，或会前来古府居馆中参见。”

勘助说道。

“好啊，我等着你。下次见面之时，关于长尾景虎这人的武略，我可要仔细地听你说说。”

晴信回答。他的心情似乎很不错。

勘助与板垣军一道于山岳地带跟返回甲斐的大军分别，踏上了去往诹访的道路。分别约莫半刻之后，勘助对板垣信里说自己落下了重要的东西，须得返回本队去拿才行。

“要不要带几名兵士一道？”

信里问道。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好。那么，到了诹访之后，请替我向公主致意。”

说罢，勘助径直离开了诹访一军的队列。在这小小的遍布杂树的山脚下，橡树那已然枯萎得呈茶褐之色的树叶，被风吹得簌簌作响。

待得独自一人之时，勘助将身上所有沉重物事尽数丢弃在杂树丛中。须得一口气驱马前往古府才是。务必要比晴信的大军率先进入古府城下，哪怕是早上一天也好。不用说，这正是为了取得油川刑部守女儿的性命。

勘助驱马狂奔，避开大道，专拣那连绵无尽的山间小路前行。直到这天傍晚，勘助也未遇上一个人影，胯下坐骑只管疾驰，激得地面落叶纷飞。当勘助来到一片向南倾斜的高原大地时，冬日的夜幕已将他吞没。

纵马狂奔之际，勘助倏地听到有另外的马蹄声远远传来。勘助立时下马，将自己的身体藏匿于马旁。不久，只见三骑武士仿若疾风一般在不足一间之外飞驰而过，几乎刚好擦过勘助的坐骑。那正中的一骑将自己的脸紧紧贴在马脖子的右边，这特殊的骑乘姿势很是眼熟。

除了晴信以外，大概没有人会如此骑马吧。勘助想道。

那一定是晴信无疑！然而，作为一万六千人大军的总帅，却离开军队单独行动，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怎么行呢！

但是，刚才那马上的武士的确是晴信。晴信亦离开了部队，先一步前往古府去了吗！难道这位年轻武将已然察觉了自己的行动？勘助寻思着，是否得另外取道前往古府。无论如何，也务必要比刚才所见那三骑先一步进入古府城内。否则的话，油川刑部守的女儿定会再次自勘助眼前消失，被晴信匿往他处了！

晴信可是任何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在这世上，唯有晴信，是勘助为之即使抛却生命亦在所不惜之人，然而也是勘助感到十分操心之人。勘助重新跨上马背。此时他才注意到，在这初冬季节亦尚未死去的秋虫之鸣叫声，已经响彻了整个原野。

[1]巳时：相当于上午10点。

[2]小山田左兵卫尉：小山田信茂，武田家臣，小山田备中守信有之子。

[3] 宇佐美骏河守：宇佐美定行，长尾家臣。骏河守是官位。

[4]未时：相当于下午2点。

[5]御旗屋：自武田家祖上新罗三郎义光以来，御旗与盾无铠两件物品乃是武田家代代尊崇的贵重宝物，在武田家每一位当主手中流传下去。每于重大战事之前，武田家当主总要率领将士，向这两件宝物祷告祈求战斗胜利。而安置存放这两件宝物的祠庙，便称为御旗屋。

[6]别当：这里指武田家中负责日常事务的内务官。

[7]石清水八幡宫：八幡宫即是供奉八幡神的神社。八幡神是日本最早的神佛合体神，本是日本丰前宇佐地方的农业神，公元8世纪左右成为“八幡大菩萨”，为护国之神及佛教的护教之神。在平安朝末期之后，八幡神被作为传说中的应神天皇及其母神功皇后的神灵、以及源氏的氏神来信仰，神格为武神或军神，为武家所尊崇。石清水八幡宫位于京都，修建于公元9世纪，为所有八幡宫的总社。此处原文的“石清水八幡宫”，应是指武田八幡宫，修建于天文十年，在今日本山梨县韭崎町。

[8]一万六千人：晴信参战一万五千人，折了一百余人，约数应仍为一万五千才是。此处原文为“一万六千”，疑为作者笔误。本章后文仍有“一万六千”，亦与此同。

第八章

勘助驱马狂奔，昼夜兼程，一刻也未停歇。进入古府城下之时，正是黎明时分，这一带还未自沉睡之中醒来。

穿过商家货铺林立的下町，勘助来到武家屋敷坐落的地方。此地中央有一条略呈倾斜的大道，勘助策马自此而上。

大道尽头，正是武田氏累代家督的居馆。

勘助驱马沿着居馆周围的壕沟从大路左边绕到居馆背后，然后向丘陵上的府邸行去。拂晓的冷风自丘陵上方径直吹来，脚下的坡道渐渐地变陡，胯下坐骑的速度随之缓慢，一步一喘地艰难前行。这也难怪，勘助自信浓马不停蹄地来到甲斐，这一路之上可就没有好好地喂过它一次。

在古府居馆背后丘陵一侧山顶的要害之处，修建有一座小砦。勘助来到此山脚下，沿着陡坡策马上行。山腰树木葱郁，层层绿荫之间，隐藏着一座叫作积翠寺的小小寺庙。勘助推测，藏匿油川刑部守女儿的场所，大概便在此附近。晴信常常于清晨或傍晚在此地纵马驰骋，这是自他少年时代起便养成的习惯。也缘于此，晴信无论何时在此策马往还，亦都不会让人觉得诧异。此地位于城下町的相反方向，就算晴信在半夜溜出居馆，也很难有人发现。勘助寻思，积翠寺境内大概重新修缮过了吧。想必修缮一新之后，晴信便让那位美丽的公主自信浓搬来此地居住了。

勘助并不进入积翠寺大门，而是经过门口继续上行，不多时绕到寺院背后。果然不出勘助所料，此处出现了一座崭新的偏门。勘助以前到过此地两回，从不曾见过这里有一座这样的门。若非有什么特别的意图，这里确是没有必要开一座偏门的。

勘助在门口翻身下马，忽听得近处似有水流之声，勘助立时牵马走进积翠寺偏门对面的树林，向水流声传来的方向走去。这河很窄，正是相川的上游。河水自陡峭的坡面急奔而下，在岩石上溅起猛烈的水花。勘助让马匹在此饮足了水，便将它拴在岸边的一棵树旁。

此时天色仍旧未明。

勘助回到积翠寺的偏门前，用手试着推了推这门。看来从里面上了坚固的门闩。没办法了，勘助只得将手往院门右边的土墙上一撑，纵身攀上墙头，翻了过去，然后蹑手蹑脚地穿过院子，来到寺院殿堂与走廊之间的一栋别院跟前。

勘助在别院周围匆匆巡视了一圈，也不从正门进去，却

绕到别院南侧看似这家主人寝间的侧廊上，然后抬手轻轻叩了两下门，低声唤道：

“公主。”

屋内没有应答。于是勘助再次轻轻叩了两下门：“公主。”

这次，屋里似乎有人起身，尔后传来窸窣窸窣的穿衣之声。不多时，屋内人问道：

“老爹^[1]吗？”

声音清澈悦耳，勘助却不回答。

“是老爹吗？”这声音再次问道，一面将门打开。

“是我。”

勘助跪在地上，说道。

“啊！”女子轻轻惊呼一声，说：

“我还以为是老爹来了呢。我可真是粗心！”

勘助抬起头来，看着这位女子。此女面颊丰润，双眸既大且黑，正是油川刑部守的女儿。拂晓的空气带着寒意，这位公主将披在身上的外衣掩在胸前，按着衣服的双手纤美而白皙。

“是我。”

勘助又道。

“你说‘是我’，我却仍是不知你是哪位。是主公让你来的吗？”

“此番前来，确有急事相告。”

“是吗，你辛苦了。我去叫人。外边很冷，你快进来吧。”

勘助本想立时拔刀将她斩杀，时机也非常充裕，然而勘助却忽然觉得无法出手。这女孩似乎全然不知怀疑他人，与其说她是悠闲沉着，莫如说显得呆傻而天真。

“不，就在这里说罢。请不要叫别人了。”

勘助一面说，一面尽量让自己心里平静下来。

“好吧，我不去叫人。”

公主说道。勘助悄悄将手伸向刀柄，此时，忽然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响起。

“好像是小公主醒了。也不知道哪儿不舒服，昨晚就哭了一夜——”

“什么？”

勘助吃了一惊。他做梦也没想到她还有孩子。

“您什么时候生的孩子？”

勘助问道。

“现在哭的这个，是大的一个孩子。”

“啊？！”

勘助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

“您刚才说大的这个，是公主您——”

“大的这个是去年春天生的，小的那个是今年夏天生的。”

因此名叫春姬与夏姬。”

勘助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眼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公主，竟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这，当真是公主您的孩子吗？”

勘助自己也觉得这话问得奇怪而好笑。

“呵呵呵——”

公主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老爷子你问得可真是奇怪呀。”

不知什么时候，勘助被这位公主称呼起“老爷子”来。

此时四周仍然稍显昏暗，对方应该没法看清楚勘助的相貌。

因此对方一定是通过勘助的言语和举止发觉他是一位年老之人。

“天好冷，我想把门关上。老爷子请从那边进来吧。这样冷，对肚子里的孩子没有好处呢。”

听到这话，勘助第三次被惊到。

“您、您肚子里的孩子？”

“这次，务必要生下一个男孩。我得注意身体才是。”

“是。那么，我从那边进屋里去吧。”

勘助不由得感到十分泄气，心中再也没有了杀人的念头。

话说回来，晴信到底在干些什么啊。不仅跟油川家的女儿生下了两个女孩，并且让她又有了身孕。晴信瞒着我勘助，瞒着由布姬，竟悄悄地做出这样一件荒唐事来。

勘助绕到正门处，稍稍待了片刻，便有侍女前来引领他进了屋子。勘助在屋内前厅坐下，未几，公主出现在邻接的房间里，面对勘助端坐下来。

“啊，你的脸是怎么啦？”

在灯光下，公主这才看清勘助的脸，吃了一惊，不由唐突地问道。

“你的脸痛吗？”

“不痛。这是战场之上负的伤，已经好了。不过，我的脸大致上生来就是这个样子。”

“生来就是这样吗？啊，真是可怜。”

公主听罢，倏地皱起眉头。

“既然生来就是如此，也是没法子的事情。”公主说道。

“公主您生来便是如此美丽，在下生来却是如此丑陋。”

勘助静静地坐着，缓缓说道。不可思议的是，无论这公主说什么，勘助却一点也不感觉不到有伤人的意味。仿若被美丽的花瓣打在身上，丝毫也不觉得疼痛一般。

“公主！”

勘助抬起他那张被认为是丑陋的脸，严肃地说道：“请暂且屏退左右。”

于是，邻接的房间中传来公主的声音：“你们都去外面待一会儿吧。”

这般场合之下，公主那全不疑人的性格可算是表露无遗。

在两位侍女正要走出房间之际，勘助又道：“请将房间门就这样开着吧，房间里的拉门也请打开。”

此时，拂晓的光线微微自走廊方向穿过敞开的房间大门照了进来，拉门也浅浅地泛着白光。在确认了这座三个房间的宅子里没有藏着任何人之后，勘助转头正对公主，徐徐说道：

“方才，您说您肚子里怀着孩子，您是想生一位小少爷吗？”

“先时生的两个孩子都是女孩，我是想如果这次碰巧生下一个男孩的话——”

“您若是生下一位小少爷的话，那可就要操心了。”

“这话怎讲呀？”

“主公的正室三条夫人，早已诞下了义信与龙宝二位少爷。”

“这我知道，但是——”

这时，公主抬起头来：

“我呢，想要生一个强壮的孩子。今后，让他来挑起武田家的重担——”

虽然语调有些吞吞吐吐，但说话内容却很坚定。

“原来如此。”

“主公也曾说过，只是想要一个强壮的孩子就好。”

“不过，眼下已经有了一位强壮的小少爷了。”

勘助把话说到正题上。

“您知道有一位由布公主吗？”

“不知道。”

公主明显受到勘助话语的强烈冲击。

“这位由布公主，已经生下了一位将来定会成为日本第一英勇武将的胜赖少爷。”

“怎么会！”

公主此时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位由布公主，到底是什么人？”公主颤声道。

“乃是诹访大人的千金。”

勘助虽觉有些残酷，但此时亦决定向这位公主和盘托出所有真相。

“现在，这位由布公主居住于诹访的观音院中。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大概只有公主您了。”

“啊……”

此刻，这位公主脸上血色全无，面色苍白地说道：“那位，可是比我漂亮吗？”

听到这话，勘助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您二位谁更漂亮，在下也说不上来。您二位都很美。”

“原来是那样美丽的人吗？主公却是说过，我是这世上最美的呢。”

“公主您的确很美。不过，由布公主也很美。”

公主似乎想要往前挪一下身子，却突然一软，就此俯伏下去，肩头如波浪一般不住地起伏。

“公主，您怨恨主公吗？”

勘助说罢，只见公主依然俯身在地面上，却用力地摇了摇头，没有听到呜咽之声。

“您为何不怨恨主公呢？”

这时，公主直起身来，表情呆滞而空虚。

“我，喜欢主公。”

“不管他怎么说喜欢——”

“不，说喜欢的是我。我早就知道主公有正室三条夫人。

我明知道会引起他家里的纠纷，可我还是想为他生下一位小少爷。刚才您所说的，我所不知道的那位，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跟三条夫人差不多的另一个人罢了！无论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也必须忍耐下去。这都怪我自己。只是，从今往后，大概我会过着痛苦而悲伤的生活吧。”

公主丰润而美丽的面颊，在清晨的微光中，仿若能面[2]一般，毫无

表情地呆在那里。

“您可知道我今天不待天亮就来到这里，所为何事？”

勘助说道。

“不知道。不过，总觉得有些可怕。”

“我是来取你性命的。”

勘助原以为公主听了此话后会大吃一惊，谁知公主却并未如此动容。

“嗯，就是觉得好像有这样一股劲儿。”

“那您为何不加防备呢？”

“我想，若这是主公的意思的话，我也就献上自己的性命好了。”

公主说道。勘助心想，女人的心情真是难以理解啊。这位公主如此的自我牺牲的心情，勘助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主公不知道这事，是在下自己想要来取公主您的性命。”

“那样的话，为何还不动手？”

这时公主的语调猛地强烈起来，美丽的双眼绽放出的目光直直地打在勘助脸上。

“在下认为，您的两位小公主，以及您肚子里的孩子，对于武田家来说都一定会是很重要的人物。都一定会是由布姬殿下所生的胜赖大人的好弟弟与好妹妹的。”

“那可不好说。或会影响武田家的安泰也不一定——”

“不，若是公主您抚养长大的孩子，都会是武田家的宝物。一定是这样的。”

勘助顿了一顿，又道：

“在下名叫山本勘助。”

“我知道你。刚才你来到这屋子的时候，我就猜想多半是你。”

“从今往后，请让在下勘助为公主您效力吧。无论是两位小公主，还是您将要生下的孩子，我勘助定会拼上性命来保护他们。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或是悲伤的事情，为了这个武田家，请务必忍耐下去。只

是，由布姬殿下的孩子胜赖大人已经在一年前出生，还请公主您务必让您的孩子尊其为兄才是。”

“.....”

“若是您能答应，我勘助将会以性命——”

公主沉默了片刻，开口说道：

“那么，就拜托你了。”

小声地说了这句话之后，公主轻轻低下头去。

“还有，今天在下勘助前来造访之事，请不要说给主公知晓。”

“我知道了。”

“另外，在下还有一个请求。请无论如何不要对主公——”

勘助本欲说“不要趁主公熟睡对他下手”，但转念一想，对这位公主似乎毋须担心这个。

“请无论如何不要怨恨主公.....主公的身体也不太好。

我要说的便是此事。”

“怨恨主公这样的事——”

公主那脸上只有与怨恨毫不相干的悲伤之情。

“请恕在下冒昧，还不知道公主您尊名是？”

“於琴。”

公主简短说道。

“於琴公主，真是美丽的名字啊。”勘助说。

勘助又在积翠寺这所别院待了约莫半刻，便从於琴姬这隐居之处告辞出来。

回去的路上，勘助没有策马疾行。勘助寻思，虽然於琴姬口中那样说了，但她毕竟是女人，这以后事情也不一定会如想象一般顺利。不过，更为麻烦的却是由布姬那边。若这事让她知晓，气性刚烈的由布姬搞不好会闹得晴信跟於琴姬都没法活下去吧。但这事她早晚会知道的。还是得找个适当的时机，想个巧妙的法子，既让她知晓此事，又不至于对她产生太大冲击才是。

勘助不知不觉地站到了保护由布姬与於琴姬二人不受正室三条氏势力侵害的立场上。不过，勘助的心中并不十分忧虑。若是於琴姬的孩子被抚养长大之后，能真正成为胜赖的左膀右臂，那么这对胜赖来说就决计不是一件坏事。

勘助在古府城外的一户农家中打发了一顿饭，便以与来时相仿的速度策马飞驰而去。

自古府一刻也不停息地纵马驰骋了三里地，勘助来到韭崎的一个村落。从那里离开时，勘助远远望见釜无川广阔的河滩之上有三匹马在那里休憩，却不见乘马之人，想必是去哪里用饭了。勘助策马奔向河滩的相反方向。虽说取道这条路的话，会绕一个大弯，但勘助却不想在此刻与晴信碰面。

勘助寻思，得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与晴信见面才是，那时务必要让晴信从此不再接近女色。

自韭崎至高岛城大约有十三里路，这一路上勘助马不停蹄地狂奔。勘助很想见见由布姬，也很想去看一看胜赖。此外，还要令刚从海野平原返回高岛城的将士们兵不解甲、马不离鞍，就此向高远地方进发，务必要将那一带纳于武田家的掌握之下。

待攻取高远城之后，须得将由布姬与胜赖安置在那里才是。勘助如此想道。

自天文十七年秋天至天文十八年^[3]的上半年，发生了多起小规模的战斗。在与越后的景虎再次对阵之前，为了免却后顾之忧，务必要将信州一带的反武田势力清剿干净。勘助随军参加了伊那、木曾、松本等各地的小战斗，慢慢地让晴信的势力在这些地方扎下根来。

八月之初，勘助终于得以解下甲冑，过了几日久违了的普通生活。这期间，由布姬差使者来到勘助的住处，让他速速前往观音院。勘助已约莫三个月没有见到由布姬了。于是勘助立即上马，疾速驰向由布姬的居宅。

刚踏入观音院门口一步，勘助立时感到气氛有些不对。

勘助来到与由布姬寝间相邻的房间内，屈膝坐下。

“公主。”

勘助道。

“你进来罢。”

听到此言，勘助便打开拉门，进入由布姬寝间。

由布姬背向壁龕端坐在那里，脸色似乎有些发青。见得勘助进来，由布姬倏地沉声喝道：

“勘助，你能认真地看着我的脸吗！”

这声音有些发颤。

“啊？”勘助不由得低下头去，心中暗忖：除了於琴姬那件事以外，自己对由布姬可没有隐瞒过任何事情。但是，这事不应该如此轻易就传到由布姬耳中才是。不要说由布姬，就连武田家的宿臣老将们，知道於琴姬之事的人，亦是少之又少。

“你能直视我的眼睛吗！勘助，快明确地回答我！”

勘助没有回答，只是默然地看着由布姬的脸。

“你在看着我呢，还是没有看着，从你勘助这脸上可看不分明。”

由布姬恶狠狠地说道。

“大概一个月前，一位叫作於琴的侧室在古府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事你可知晓？”

这事勘助却是第一次听到。虽说勘助亦留意到於琴姬的产期临近，但由于那些时日战事众多，却无闲暇抽身前往古府。

“在下不知。”

“你说不知是什么意思？是第一次听说她产下男孩这事吗？”

“是的。”

“那么我问你，你当真不知道於琴生下孩子这件事吗？”

快说清楚！要是半句谎话，勘助，我可不原谅你！”

“……”

“於琴这女子，你以前就知道吧？”

勘助暗忖，既然已经说出了於琴姬的名字，想是隐瞒不过去了。话说回来，这事到底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这真让人奇怪，也让人心里不快。

“曾经见过於琴姬一次。”

勘助终于下了决心，说道。

“为何要对我隐瞒此事？”

“.....”

“不能说吗？”

“比起这个来，更重要的是，是谁把这事告诉公主您的呢？”

“是主公。”

勘助猛然倒吸一口凉气。

“主公怎会把这样的事情——”

“你是说主公不会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吗？”

由布姬脸上表情一动不动，只有嘴角似乎浮现出一丝冷笑：

“是我逼着主公告诉我的，就好像现在我逼问你一样。”

勘助默然不语，心中暗想：可不能马马虎虎地说话了。

“主公可是很坦率的，他还跟我提到你曾经到过积翠寺於琴姬隐居的地方。”

“哎？”

勘助不由低哼一声。

“主公怎会知道这件事！”

“这我可就知道了。”

“可为何公主您会发觉於琴姬的事情？”

“你想知道吗？”

忽然，勘助觉得由布姬的身形在自己的眼里正渐渐变大，压迫过来。

“这可是勘助你这样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是根据薰香的气味。古府的夫人（即正室三条氏）是很讨厌薰香的。然而主公来时，我却时有闻到浓郁的香气——”

“哦？”

勘助吃了一惊。

“因此我便派人前去古府，探寻那香气的来源所在。”

此时勘助眼里，由布姬的容颜变得从未有过的可怕。

“勘助！”

“是。”

“有一件事求你。你去把於琴姬和她的那些人带到这里来。”

“把她们带来之后又怎样呢？”

“这我还没想到，到那时再说好了。总之希望你去把她们带来这里。”

勘助再次沉默。

“既然你不听我的命令，那我自己来办这事好了。”

其实，由布姬也是想自己去办这事的吧。勘助暗想。由布姬为了把事情办到，可不知道会想出什么法子来。

“我明白了，我去把她们带来吧。”

勘助回答。

“几时能带来？”

“这个嘛……”

“我给你一个月期限。”

由布姬不容分辩地说道。

“我知道了。”

勘助再次回答。

这天勘助辞别观音院后，在高岛城宿泊了一晚，翌日早晨便出发前往古府拜见晴信。事到如今，除了跟这一切事件的责任者晴信好好谈谈以商量对策以外，勘助想不出别的法子了。而且这亦是一个契机，务必要使晴信断绝女色才是。

勘助一到古府，便径直来到居馆面见晴信。

与平时不同，今天的晴信满脸都是笑意。

“我来找您所为何事，您可知道吗？”

勘助稍稍板起面孔，如此说道。

“是前来告诉我，到了与景虎一决雌雄的时候了么？”

“对不起，并非如此。”

“那么，却是为何呢？”

“请您再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都是您一手造成的啊。”

“我不明白。”

“是由布公主和於琴公主的事——”

“由布姬知道了么！”

晴信似乎非常吃惊，那脸上的表情很是困惑：“这可麻烦了啊。”

“您装糊涂的话，在下勘助可不好办哪。”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她为何会知道於琴的事情呢？这可麻烦了
啊。”

晴信说道。

“不是您自己跟她说了这事么，那有什么办法。拜您所赐，我勘助可被由布公主好好地斥责了一顿哪！”

“不，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这事情，我晴信可不曾对由布姬提起过半分。”

“但是，当公主逼问主公您的时候，您不是什么都对她说了么？”

“怎么可能！”

晴信惊呼。脸上没有一丝一毫隐瞒事实和颠倒黑白的意味：

“勘助，看来你上了由布姬的当了。”

“啊，我倒没有想到这个……”

不知为何，勘助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没把握。

“主公，您当真没有跟由布公主说过这个么？”

“哪些话可说，哪些话不可说，我想我还是有这个分寸的。”

“那怎么会……”

勘助冲口而出：

“因为您说您知道了我曾去过於琴公主隐居那里——”

“你去过吗？”

“哎？”

“你几时去的？去做什么？”

“您当真不知道吗？”

“不知道。”

“那可麻烦了。”

“觉得麻烦的应该是我吧！”

“由布公主严厉地命我将於琴公主带到她那里去——”

“这是由布姬跟於琴姬两位之间的事情，你掺和进去做什么。”

说罢晴信大笑起来。

“你且告诉由布姬说，我已经让於琴回到信浓的油川家去了。这不就行啦？”

晴信又笑起来。这番话哪里是真，哪里是假，勘助已经分辨不清。总之在如今的情况之下，也只好相信晴信所言了。

“如此一来，便也解了你勘助的围了。你便这样告诉她吧。”

不知何时，这情形反倒演变成为晴信来帮助勘助解围的局面了。勘助本是来此诘问晴信关于於琴姬的事情，并让晴信对今后该当如何作出承诺和保证，然而结果却成了另一副样子。

“将於琴姬送回信浓之后，那三个孩子可就得交给你勘助来安置了。除了你以外，休要让任何人知晓。拜托了。”

“是。”

“明天，你就带着三个孩子出发吧。”

当天勘助自晴信居馆告辞出来后，心里一片茫然。

翌日，当勘助再行前往城内拜谒之时，在城门处有三挺轿輿正等待

着他。两位年幼的小公主与那位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分别被三位侍女抱在怀里，各乘一辆轿舆。勘助于是与护卫着这三挺轿舆的二十名武士一道出发了。盛夏的太阳正热辣辣地照在大地之上。勘助曾经自此护送由布姬所乘之轿舆前去谒访，如今又护卫着由另一位公主所生的三位孩子往谒访进发。

回想起来，自己究竟为何要到古府来呢？勘助弄不明白。结果一句意见也没有提，却替晴信处理起男女之事的善后来。说起男女之间的事情，勘助无论如何也弄不出个头绪。若是对于攻城略地等战事，再怎么复杂，自己也能很快拨云见日一般清晰地看到要害之处，可对于这男女情事，自己却是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

总而言之，手中务必要拿定四座城池。把谒访交给胜赖，把高远城交给如今在轿中被侍女抱着摇曳颠簸的那个婴孩。嗯，让两人的领地调换一下也无不可。此外，还务必要把那两位小公主安置在相应的城池中才是。看来这以后可有得忙了啊。勘助正在如此寻思，忽听得身后响起马蹄嗒嗒之声，一骑快马自勘助一行旁边疾驰而过，瞬时远去。过不多时，又是一骑。

待得第三骑快马掠过之时，勘助打马赶了上去，与快马并头驰骋，一面转头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长尾景虎入侵北信一地，主公决定今晚率军自古府出发。”

“知道了，你去罢。”

勘助语毕，放慢自己坐骑的速度。那快马的坐骑身上已是大汗淋漓，在太阳照射下粼粼泛光，在勘助的目光中渐渐远去。

勘助身体微微颤抖。不过，这应该并非一场大战。勘助想道。因为景虎的大军并不擅长夏季作战。与先前考虑男女之事时不同，此际勘助的头脑中，却是无比清澈。

[1] 老爹：此处原文为“爺也”，是对家中老仆人的亲切称呼。

[2] 能面：能乐所用的面具，有 200 种以上，分为鬼神之面、老人之面、男面、女面等种类。有时也用于形容美丽端正而无表情的容颜。

[3] 天文十八年：公元1549年。

第九章

自天文十八年至天文十九年^[1]，武田大军经历了数次合战，可谓兵不卸甲，马不离鞍，全无闲暇休息。这期间，与长尾景虎于北信之地亦有几番对峙，不过均未形成大规模的交战。大多数情况下，景虎总是见机收兵，退回越后。他那退兵的方式，巧妙得教人看了生气。

天文十八年，两军在海野平原对峙之时，景虎曾差使者给晴信送来书信。上书：

——吾自越后率军远征，进入北信之地，全非出自对于领土的野心，不过是受村上义清所托，恪守武士之道，以“义”之一字开启这战端而已。若阁下肯将自北信流放他乡的村上义清迎回，使其仍驻旧地，则吾即刻还军越后，再不踏入北信一步。

晴信看了书信之后，未与任何人商议，立时取笔针锋相对地回书一封：

——将村上义清迎回北信之地一事，在我晴信有生之年是绝无可能。阁下的提议恕我拒绝，若要交锋，我随时奉陪。

晴信在写完这封回信之后，便将勘助一人请来，将回信给他过目。看过回信，勘助说道：

“如此甚好。只是，‘若要交锋’之后，请加上‘则请由阁下来发动战事’一句吧。”

“为何要这样写？”

晴信询问，心中多少有些不大服气。

“如今之时，倘若可能的话，还是尽量不要过于刺激景虎为好。应该反复地向对方强调，我方并没有很积极的交战意图。”

“你是说我军没有与景虎交战的力量吗？”

“绝非此意。虽说眼下亦有击败景虎的力量，然而在击败他时，想必武田家的武将会死伤泰半，那以后武田家便会陷入可怕的境地。而今，宜暂且与景虎相安无事，全力进攻木曾一地并将其纳于掌中。待所有后顾之忧尽皆解除之时，再择机与景虎一战定下胜负。如此方是上策。”

“那这一战定胜负的机会，何时才会到来啊？”

“这个嘛，我也不清楚。”

此时，晴信笑道：

“勘助，你打算永远活下去吗？”

“您说我吗？”

不知不觉，勘助已经五十八岁。自来到晴信这里仕官起，已在戎马中度过了七年的岁月。

“我勘助嘛，在做完三件事情之前，是不会死的。”

“三件事情是指——”

“其一，便是与长尾景虎的决战。我想在此战之中，亲手取下景虎的首级，呈于主公您的面前。这大战几时到来，我亦是引颈盼望着呢。”

“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情嘛，便是谒访少主的初阵^[2]了。”

说这话之时，勘助将声音压低。这话确是有不方便被他人听到之处。毋庸置疑，所谓谒访的少主，便是指胜赖了。

“嗯。”

听罢此言，晴信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视线略为投向远方。

“第三呢？”

“第三件事情呢，却是实在难以启齿。”

听到这话，晴信不禁大笑起来。

“我明白，我大概知道了。再等上两三年再说吧！”

“两三年时间可就太长了啊。请您务必尽早下定决心才是。”

这第三件事，便是让晴信皈依佛法了。每当勘助面会晴信之时，总会请求晴信尽早出家。并向晴信表明，若是晴信接受剃度的话，自己也会随之一同剃度。

当然，这事对晴信来说，是相当划不来的。五十八岁的勘助剃度出家，跟刚刚三十岁出头的晴信剃度出家，对各自的意义可全然不同。

因此，一提到皈依佛法的问题，晴信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照勘助的话行事。然而，晴信却又不能断然拒绝此事。他终归还得拜托勘助

照顾由布姬与於琴姬两位公主以及四个孩子，至少表面上不要让她们生出事端，且尽力将她们之间的风波平息才是。

此外，勘助虽在口头上说，在做完三件事情之前他不会死去，然而实际上却还有一件事，在未看到此事尘埃落定之前，勘助亦不愿意失去生命。这事只是紧锁于勘助心中，没有对任何人泄露。因为此事实不能向任何人提起半句。

这便是将晴信嫡子义信废黜之事。

若是义信继承了武田家业，毫无疑问，胜赖的前途将会一片暗淡。

勘助虽然讨厌义信本人，但更厌恶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一群势力。若义信不再是武田家的继承者的话，那群势力便会宛如烟雾一般散去。然而义信那武田家继承者的身份存在一天，那莫名的势力便会以他为中心团聚在一起。

总之，首先得让晴信出家，其次要将义信废黜，第三便是让胜赖在初阵之时建立功名。当这一切如愿之后，便到了取下长尾景虎首级之时。是先取下景虎的项上人头呢，还是先扶持胜赖初阵的功名呢，勘助想象不出。勘助只知道，击败景虎一事，并不比让晴信下定决心废黜义信一事容易。

因此，在如今这个时候，勘助总是努力避免将与景虎的对峙演变为决定性的大战。与景虎的决战，务必要在武田家各方面的实力都达到顶峰之时方可进行。勘助如此认为。

天文十九年，景虎在善光寺山布下阵势。勘助阻止了晴信当时便想与景虎决一死战的意图，并让他写了一封书信，差使者送呈景虎。信中写道：

——你我之间并无私怨，而似这般数度对峙，实属无益。不知阁下以为如何。对于入侵我甲斐一国之敌，无论对手是谁，我均当决一死战。然而除此之外，我却无意徒然挑起战端。

在使者出发后的翌日午时，景虎便干净利落地拔营率军返回越后。

景虎的如此举动，让勘助心中暗自吃惊。退军毫不拖泥带水，无一丝迟滞之感，这可不像一位二十岁前后的年轻武将能办到的事情。景虎屡次出兵北信，每每引得晴信率军自甲斐前来相峙，似乎正是在探寻于己最为有利的决战契机。

时间不觉到了天文二十年^[3]一月。

这一日，勘助应由布姬召见来到观音院。天文十八年夏天，由布姬曾向勘助诘问过於琴姬之事，那次使勘助十分狼狈。不过从那以后至如

今的一年半之间，由布姬再也没有提过於琴姬的事情。这让勘助暗自庆幸，久而久之，便也把於琴姬之事搁在了一旁。

勘助没有料到，今番他刚刚来到由布姬跟前，由布姬劈头就问起於琴姬的事来：

“夏姬、春姬、信盛^[4]，他们都还好吧？”

“是的。”

勘助回答道。於琴姬的三个孩子由自己负责安置并养育之事，勘助并未向由布姬提起过。不过这事或许从哪里传入了由布姬的耳中，因此眼下从由布姬口中说出此事亦不足为奇。

“你能让那孩子跟胜赖正式见一次面吗？你曾说过，将来那孩子会成为胜赖的臂膀，这话我可是深信不疑的。”

勘助对此倒并无异议，不过，他注意到由布姬此时的表情与说话方式约略有些冰冷。随即，由布姬淡淡说道：“这一年以来我可是受尽煎熬，我不想再这样痛苦地熬下去。我以前还曾经想过要取下主公的首级，如今却已然没有了这样的心情。”

勘助抬起头来看着由布姬，却无法明白她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我想，於琴姬也是同样如此痛苦吧。”

“嗯。”勘助觉得仿佛自己受到指责一般。

“我想，不如我与於琴姬二人一同，离开主公身边，从今往后两人在这观音院中融洽地生活下去，却也不错。”

“您这样说，但於琴姬呢？”

“我已经差使者去到於琴姬那里向她述说了我的打算，她亦是赞同的。”

“哎？”

由布姬的话语总是时不时地让勘助感到吃惊，这次也没有例外。

“您派使者到油川大人那里去了？”

“油川大人？”

由布姬细声问道，然后不由得笑了。

“勘助你还真以为於琴姬已经回到油川家去了吗？”

“我是这样想的。”

“真是个笨蛋啊！”

由布姬再次失笑，笑毕又道：

“算了，这事且不去管他。总而言之，我与於琴姬二人已经下了决心，这事请你转达给主公吧。”

“是。”

勘助简短地回答，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勘助亦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由布姬居住在观音院中，对各种事情却是了如指掌，这还真叫人不可思议。

“总之，您二人便要一起在此居住了，是这样吧？”

“正是如此。”

“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将来会变成什么情况呢，勘助有些担心。

“你不用担心。”由布姬好似看穿了勘助的心思，“我二人决定削发为尼。”

“什么？”

“已经下了如此决心。”

“却是为何急急下了这样的决心呢？”

“主公自去年开始便一门心思进攻木曾。为何主公对这木曾如此用心，勘助你可知其中缘由？”

“进攻木曾一事，是在下勘助向主公建议的。”

“或许如此。不过，主公所考虑的，跟勘助你却有稍许不同呢。”

由布姬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此言似乎话中有话。见勘助茫然不解，由布姬只得又道：

“我听说，木曾大人妻室有一位表姐，是远近闻名的美人。”

“或许是有这么一位，不过，那又怎样呢？”

“主公攻略木曾，意图不在于土地，而是在于这位美丽女子。”

“不会吧！”

勘助吃了一惊，心下暗自转念一想，也觉得晴信心里或许真的藏着这个打算。说起来，勘助也感到晴信进攻木曾的方式，与攻略他国之时似乎确实有着些许出入。

不过，勘助在口头上，却要否定这一点。

“我勘助是非常明白主公这人的，攻略木曾一事，是公主您——”

“你是说我在往不好的方面瞎猜吗？”

“不敢说是瞎猜，总之，是您多虑了。”

由布姬没有接下话茬，话锋一转：

“我上次那件事情，主公是怎样做的？那时的事情，勘

助你可是清楚地知道吧。勘助，你这次又想从木曾为主公迎接一位女子过来吗？那可够你忙的啊！”

由布姬提到自己与於琴姬这件事情，勘助便无话可说了。

“总而言之，勘助我会好好地跟主公说清楚这件事情。

请您不要再去想削发为尼之事，一丁点儿也不要去想。”

其实勘助想的是，倘使由布姬与於琴姬两位当真削发为尼，那晴信可就真的会去找年轻女子来做侧室了。

“要么我们去当尼姑，要么就请主公停止进攻木曾。若是立即停止进攻木曾的话，那么我二人削发为尼的事情，也可从长计议。”

“停止对木曾的战争这件事——”

“你是说办不到吗？”

平定木曾一地，对此时的武田家来说可是当务之急。要向晴信建议中止作战，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总之，我会跟主公好好谈谈。”

勘助回答。

翌日，勘助出发前往古府拜谒晴信。勘助下定决心，今番定要力劝晴信皈依佛法，并立誓断绝女色。只有如此方可打消由布姬的疑念，让攻略木曾一事顺利进行下去。

勘助来到晴信跟前，已是拜访由布姬那天之后第三日的下午。勘助请晴信屏退左右，然后说道：“我有一事想问问主公。”

勘助决定要把事情问个水落石出：

“主公，您把於琴公主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听得此言，晴信脸上一副“麻烦事情又来了”的表情。

不过晴信还是厚着脸皮坐在那里，满不在乎地说道：“依旧安置在积翠寺里。”

“您不是说让她回信浓的老家去了吗？难道那是说谎吗？”

您的确是那样对勘助我说的呀。”

“我原本是想那样做的，但於琴说她不愿意回去。因此就依然让她住在那里了。”

“好吧，这事情如今也没法改变了。只是，由布姬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这事，并且邀约了於琴姬，两人都决心削发为尼呢。”

“哎……”

“怎么办呢？”

“不好办哪。”

“您的两位侧室一齐当了尼姑，这事传到别国去可会成为笑柄的。”

勘助板着脸说道。

“勘助我以为，只有主公您皈依佛法，才能解决此事。

唯有如此，才会让两位公主不再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对晴信此问，勘助没有立时说明。

“胡思乱想是指何事啊？”晴信追问。

“不仅仅是那两位的疑惑。主公此举，亦会消除世间众人的疑念——”

“世间众人的疑念又是什么？”

“世间众人的疑念，那可就是千奇百怪了。譬如主公您攻打木曾一事

勘助说着，一面抬头盯着晴信的脸，那视线不离分毫。

霎时间，晴信不禁脸色一变。

“那可不是世间众人的想法。是勘助你一个人的想法吧。”

“在下勘助一个人的想法的话，可不会得出那两位公主都要削发为尼的结果。”

“世间众人怎么想，我可不感兴趣。”

晴信小心翼翼地回答。或许晴信是想，马马虎虎地敷衍的话，会让对方抓住把柄，因此他不知何时忽然慎重起来。

“总之，到明天为止，请您仔细考虑一下吧。”

说罢，勘助从晴信居馆告辞。

勘助每次前来古府，均在板垣信方的旧邸宿泊，这次也不例外。安顿好之后，勘助在入夜时分来到片侧町[5]中一位叫作当松庵的僧人处拜访，请他去劝说晴信出家，以便让晴信不再接近女色。这位当松庵自两年前起便与勘助交好，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物。

当松庵告诉勘助，只凭自己一人想要说服晴信皈依佛法，恐力有未逮。若是能自足利[6]邀请到晴信素来尊敬的桃首座[7]，请他来劝说晴信，晴信或会答应出家。

因此翌日，为了拜会桃首座，勘助便骑马径直向足利驰去。比起差使者前去送信，还是自己亲自去一趟为好。勘助如此认为。

当松庵与桃首座二位僧人一同来到古府拜会晴信，是二月初的事情。桃首座一见晴信，当即说道：“您的生辰八字确是非常之好，但其中却也显示，在正午之前诸事大吉，而正午之后则呈虚盈兼有之相。我二人今番前来，便是为着此事。”

勘助置身于座席一旁，默然盯着晴信。晴信阴着一张脸，听着两位僧侣说话，心中委实不快。

“所谓正午以前，乃是指人生的前半所言，正午以后，便是指人生的后半了。若以人生六十年计算的话，正午便是三十岁前后。馆主大人您如今已然踏入人生的后三十年，既然正午之后呈虚盈兼有之相，那么还请务必尽快考虑对策，早作打算。”

桃首座说道。

“要怎么办才好呢？”

晴信询问。这时，勘助在一旁插话：

“此时，还以皈依佛法，以示敬畏天命为宜。如今纵观这世间，多少自古以来的名门皆落得一个灭亡的下场。万一武田家亦到了破亡的时节，那也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只是，自新罗三郎义光公以来，武田家代代家督弯弓被甲、呕心沥血直到如今，才使家道未曾衰落。到了主公您这一代，倘若——”

“我明白。”晴信打断勘助道。

“不，您并不十分明白。”勘助说。

“我明白、我明白。出家皈依佛法，以示对天命的恭顺，这不就行了嘛。”

“如果仅仅是做样子的出家，那也是不行的。既然出家，还请务必下定决心不要再接近新的女子，这才是最重要的。”

趁此机会，勘助把久久萦绕在自己心里的话一口气说了出来。

晴信举行出家仪式，法名德荣轩信玄，道号为机山，这是二月十二日申时的事情。从此，晴信便成为了信玄。

那时与信玄一同剃度的武将，有原美浓守、山本勘助、小幡山城守、长坂左卫门尉一千人等。原美浓守道号为清岩，勘助道号为道鬼，小幡山城守道号为日意，长坂左卫门尉道号为钓闲。

二月十五日，有了道号“道鬼”的勘助回到諏访，又过了两三天，他前去观音院拜访由布姬。

勘助来到由布姬跟前，仔细地告诉了晴信剃度之事。由布姬看着勘助的脸，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道：“你辛苦了。连勘助你也一块儿剃度了，真是可怜！”

“如此一来，公主您就不用削发为尼了。”

“削发为尼？啊，那件事情，勘助你当真了吗？”

“哎？要削发为尼的事情，您是说的假话吗？”

“无论是假话也好，真话也好，削发为尼这种事情，由布我可从来未曾考虑过。若是真的当了尼姑，那岂不是就输给主公了吗？”

“那么，说於琴姬亦愿意削发的话，也是骗人的吧？”

“於琴姬的事情我可不知道，或许她现在已经当了尼姑

亦未可知。”

“真是的！”

勘助想说真是岂有此理。

“於琴公主若是当了尼姑，那可——”

“或许已经成为尼姑了吧，因为我是如此命令的。”

“那样的话，岂非完全上了公主您的当了吗！”

“勘助，你是站在哪一边的？”

“您说我吗？”

勘助顿时无言以对。

“勘助！”

由布姬大喝，似要叱责勘助。不过稍顷，由布姬却静静说道：

“到外面去走走吧。我想与勘助你一同去看看桃花。”

勘助跟在由布姬身后，走下观音院门前的那条缓坡，来到大路之上。然后又自天龙川的源头沿着河岸一路步行。附近一带颇多桃树，在这依旧带有冬日寒冷之意的空气里，薄红色的桃花在山丘背后及杂木林中兀自点点绽放。

“勘助，我不想活得太久。”

由布姬缓缓踱步前行，一面说道：

“你看，这手臂可是越来越细了。”

说着，由布姬捋起衣袖。果不其然，由布姬那原本就很瘦的胳膊，如今却已不盈一握，肌肤白得教人心痛。

“您觉得冷吗？”

“没有，我不冷。”

由布姬回答。未几，又开口道：

“让勘助你劝说主公出家，让於琴姬削发为尼，这诸般事情由布我不该做吗？”

“不，绝无此意——”

勘助答道。只要是关于由布姬之事，无论她做出什么事情来，勘助也不会觉得不应该。由布姬在想着什么，在做着什么，那都不是自己能够去责难的。勘助如此认为。

“桃花可真漂亮啊。只是如此美景，却不知明年是否还能看到。”

“公主您可不能这么想。”

“不过，我确是想不要活得太久才好。近日来，我真切地觉得，女人这种生物很可悲呢。在知道於琴姬那事情的时候，我感到深深地受了主公的伤害。然而，不知何时起已经开始慢慢习惯，夹在正室夫人与於琴姬两位之间，一直活到如今。并且，往后主公若是又有新欢，我也只能在痛苦与悲伤之中继续活下去，在见到主公之时，却依然还要强颜欢笑。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厌倦了！”

说到最后，由布姬的语气激烈起来。

“已经毋庸担心此事，主公已经出家了。”

听到这话，公主笑了。那笑声在早春的空气中冷冷地回荡。

“出家这种事，能改变什么吗？不过是自京都颁来的一纸大僧正任命的诏书罢了。大僧正？主公吗？哈哈，多么怪异啊！那位主公会是大僧正！”

这笑声与先时稍有不同。

“公主！”

勘助感到公主此时有些失去了理智。从由布姬的举动看来，也教人无法不如此认为。

“说真的，我呢，只爱率军出征打仗之时的主公。那时的主公，无论是正室夫人的事情、於琴姬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都一点儿没有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只是想着如何在战争中取胜。我便是爱着那样的主公。那时候以外的主公，我却从心里讨厌。我只想让胜赖学习主公在战斗中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勘助，你能让胜赖成为那样的武将吗？拜托你了。”

“请您不用担心，胜赖大人一定会成为海内第一的武将的。我想，他一定会成为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强壮英勇的大将。每当我眼前浮现出头戴諏访法性之盔的胜赖大人时——”

每当勘助想象胜赖的如此身姿之时，都会浑然忘我，醉心于宏大的梦想之中。此时，勘助梦想中的第一大事，非胜赖成年莫属了。

勘助尊敬着信玄，同时也敬慕着由布姬。在这世上，绝无第三个人能让勘助持有如此心情。而对继承了这二人之血的胜赖，一方面要保护他不受到外来的压迫，一方面要教育他成为优秀的武将，这正是勘助今后的唯一使命。

“勘助，回去了吧。”

在由布姬说话之前，勘助一直远远望着对面丘陵的山坡。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看，只是兀自想得神。

这时，一位年轻武士纵马前来，到得勘助身旁，翻身下马说道：

“主公马上就要到了。”

“什么？主公吗？我这就回去！”

勘助暗想，莫不是又有战事了。而听得信玄到来，由布姬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生气，这情形勘助清楚地看在眼里。

“您也请尽早回去吧。”勘助对由布姬说道。

“且折上两枝桃花吧。对于听从建议、皈依了佛法的主公，我这里却没有可以用来褒奖他的东西，就请他看看桃花好了。”由布姬说。

一时，由布姬说这话的表情让勘助看得入神。与於琴姬相比，果然还是由布姬更加美上几分啊。勘助心下暗想，不

禁对此感到十分满足。

勘助与由布姬急急回到观音院。勘助原以为又有战事，不料却见得信玄坐在走廊之上，一脸悠然的表情。见到由布姬自屋外折来的桃花之后，信玄道：

“已经到了桃花盛开的时节了吗。”

“桃花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啦。”

由布姬说。

“噢，这样啊。我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呢。”

信玄回答。对于如今在信浓、甲斐的山野中点点绽放的桃花，却丝毫也未加注意，这全是因为信玄那脑海中每天都在考虑着战事的缘故。

剃度之后，信玄的脸看起来总教人感到有些冷飕飕的。

由布姬亦觉得信玄这样子有些怪异，拼命地忍住心底的笑意，然而

关于信玄剃度一事，却没有提及一言半语。

“我还以为您要出征了呢。”勘助说道。

“出征吗，我想偶尔也要休息一下才好——”

尔后，信玄转头对由布姬道：

“你去准备酒宴吧。”

此时，勘助正准备告退，让由布姬与信玄二人独处。信玄却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似乎很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啊。”

信玄、由布姬与勘助三人同饮，这却是破天荒头一遭。

自回廊向一侧的湖面望去，那湖水依然呈冬日暗淡之色。湖面十分平静，没有一丝波澜。以諏访湖相隔的远方群山，山巅积雪兀自未融。

“你让咱俩都入了空门，这以后，又该当如何呢？”

信玄在谈笑中似是不经意地忽然说起此事。

“若是让我进攻木曾，我便去进攻木曾。若是让我进攻越后，我便去进攻越后。一切按由布姬所言行事好了。”

“按我所言行事？”

由布姬静静说道。

“主公，您今日对我说话为何如此亲切呀？”

“并非是亲切啊。如今我心中可是充满迷惑，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是好。因此想自你的言语中，来决定自己往后的举措。眼下正是我信玄这一生中面临的最大难关，我无论如何殚精竭虑，也无法得出结果。如今我只想自由布姬的言语之中，去寻找今后的方向。我与勘助二人，能够考虑的，我们都已经考虑尽了。”

信玄此时的语气，却不似在说笑。勘助听罢，心下暗忖：信玄这话，亦有几分确是事实。武田家此时正陷于一种困境之中。不过，要以由布姬的所言来决定此后的方针，信

玄如此行事，难道不是对自己的一种牵制吗？

信玄是打算举全军之力，木曾也好、长尾也好，一口气将拦在自己面前的这些敌人统统扫除干净。虽然勘助总是劝说信玄要谨慎行事，而

信玄却对此不以为然。因此，大概信玄是想将由布姬的所言当作绝对不可违逆的命令，不容勘助置喙，从而一鼓作气地将事情推动下去吧。勘助寻思，信玄定是作的如此打算。

而由布姬无论说出什么话来，信玄都必将照此行事，从而赢得胜利。这位刚刚出家的甲斐年轻武将便是持有如此的自信。

“那么，我便说了。”

由布姬毫无踌躇，开口说道。勘助抬起头来，看着由布姬。

“去讨伐木曾怎样？！您不是一直想去讨伐木曾吗。”

由布姬的语气多少带着一点挖苦的意味。

“木曾吗。”

信玄说道，脸上稍显不快之色。

“讨伐了木曾之后，便请让古府的公主^[8]与木曾的大人结亲如何——虽说迄今为止，都是从战败归降的对手那里索要人质，就像我那时一样——”

由布姬说到这里，微微一笑，接着道：“不过，将灭亡了家门的子女作为人质安置在身旁，这可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啊。比如我的事情，因为是我，所以主公您是很幸运的，只不过是剃度便了事。若是别人，您的性命可就没有了。”

由布姬的语气不容置疑。信玄一副大感意外的表情，说道：

“岂有此理。”

“不，我并没有夸大其词。我心中所想如何，勘助是很清楚的。我此言并非出于嫉妒之心。您若是想让木曾那位美丽的女子坐上轿舆来到甲斐，那可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

霎时间，您便会失掉性命的。被灭了家门的人，心中所持的是何等心情，我可是十分明白。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请向对方送出人质为好。”

“唔——”

勘助不由在一旁沉吟道。由征服者一方向被征服者一方送出人质，确是自古未闻之事，不过这个办法或许能够取得谁都意料不到的效果亦未可知。大概正是因为由布姬自身便是人质，所以反而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吧。

“唔——”

勘助再次沉吟一声。信玄似乎被由布姬的话打动，便从她所言，即刻说道：

“好，便讨伐木曾吧。”

而后，信玄将脸转向勘助：

“勘助，如何？”

“在下勘助亦赞成此举。与越后相比，还是先将木曾的事解决掉为好。而在讨伐木曾的同时，还应确实地把与今川、北条两家同盟的关系稳固下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由布姬之言，在勘助的脑海里点下了小小的火种，此时这火焰正迅速地以燎原之势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为了巩固与北条家的同盟关系，须得将信玄正室所生的长女嫁到北条家。同样，亦要让北条家将女儿嫁与今川家，今川家将女儿嫁与武田家才是。这正是数年之前勘助曾考虑过的事情，如今却有了新的意义。想到此处，勘助不禁眼前一亮。如此一来，武田、北条、今川三家便相互结成了姻亲关系，对于武田家来说则完全免却了后顾之忧，信玄便可专心与上杉景虎一决雌雄。那长尾景虎已于天文二十年八月自上杉宪政之处接受了关东管领之职，并继承了上杉之姓，称作上杉谦信景虎^[9]了。

勘助将自己的想法详细地告诉了信玄。信玄听罢，却没有立时作答，沉吟良久之后，突然说道：“由布姬你且先退下吧。”

于是由布姬顺从地起身离开，席间剩下信玄与勘助二人相对。不知何时夜幕降临，四周已然昏暗下来。

“我叫人来把灯点上吧。”

勘助说道。

“不用。”

信玄摇摇头，道：

“今川、北条与我武田家的同盟，能够一直存续下去吗？”

“这个嘛——能够存续多久，眼下我亦无法判断。不过此事若能尽快达成的话，我想这同盟至少应能维持到我们击破上杉景虎之后吧。若是连景虎都能击败，就算那之后同盟破裂，亦是不足为惧了——”

“亦是不足为惧了吗？”

“是的。那时再依次将北条、今川两家征服，亦是简单之事。”

“勘助！”

信玄忽然厉声喝道：

“如果事情到了那个地步，嫁到北条家的公主会如何呢！

并且，迎娶了今川家之女为妻的义信会如何呢！”

此时，勘助不禁感到自己身体微微颤抖。信玄似乎已经一眼看透了勘助潜藏于心底的念头。

“从由布姬之言，还会有一位公主被送到木曾去啊。如此一来，义信这兄妹三人——”

信玄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语气忽然变得有些沉重：“真是不幸的三个人啊。”

“主公。”

勘助慌忙出声。

“你也不用介意。我不过是猜想或许会有如此结果罢了。”

但是，对如今的武田家来说，依照先前所言行事却是迫在眉睫。为了武田家的家运，不得不如此啊。这些事情尽快着手进行吧。”

信玄严肃地说道。

这时，勘助第一次从心底对信玄产生一种畏惧。他忽然觉得，作为自己与由布姬一向最为敬畏的主君，信玄此时忽然变得有些可怕。对于自己与正室的孩子们将会被置于的立场中潜藏着何等危险，信玄心里自然十分清楚，然而他却仍然采取了勘助的策谋。在这以前，勘助尚感到信玄有几分年少轻浮。虽然勘助将他作为海内无双的武将来尊敬，然而却认为他身上或多或少还透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不稳之感。然而如今，这样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

勘助无法判明信玄到底是否爱着由布姬，不仅如此，勘助也无法判明信玄心底究竟对自己如何作想。勘助虽然明白自己深得信玄信赖，但尽管如此，勘助依然觉得丝毫不能大意。

另一方面，勘助自身对信玄所持有的感情，却也十分复杂。虽然为了信玄，自己即使舍弃生命亦在所不惜，为了让信玄能够取得号令天下的地位，自己愿意做任何事情。然而这之间再加上一个由布姬的话，事情就不能再如此单纯作想了。不可否认，勘助持有强烈的心情，希望保护由布姬与胜赖不受信玄的伤害。

三天之后，信玄自观音院返回古府，留下由布姬与勘助二人。由布姬询问勘助：

“勘助，主公让我从席上退出之后，说了什么样的话呢？”

“没有特别的事情。勘助我向主公进言，请求尽快着手进行今川、北条与武田三家的同盟举措。”

勘助答道。

“我想主公一定清楚地看到，那样一来正室夫人及她的儿女们将会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吧。”

“怎么，您也看出来？”

“看到那个时候主公那黯淡的神色，立时便会明白了吧。”

我想，主公一定是认为那样的举措对如今的武田家而言是当务之急，因此才特意命勘助你来着手进行。”

由布姬说罢顿了一顿，又道：

“还有一事，主公没有说出来。我想主公一定看出我此生已不会太久了吧。主公若是认为我身体还很健康，还能一直活下去的话，必定不会轻易作出如此决断才是。正是因为看出我命不长久，不会在将来成为武田家的祸根，方才会采取如此措施的吧。”

“您身体安康，怎就会成为武田家的祸根呢？”

勘助唐突地问道，这时由布姬的神色倏地无比落寞：“正室夫人的孩子们一旦陷入稍许不利的境况，我也免不了牵连其中吧。我的胜赖可是很可爱的。正室夫人的那些孩子，虽说也继承了主公之血，但我却十分讨厌他们、憎恨他们。我还真是无情呢！”

“您声音太大了！这些话可不能让人听见！”

“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那可就更不能被别人听见了！”

“不过，勘助！”

由布姬默然稍顷，又道：

“不过，我这可怕的心情，却全都是因为爱慕主公。以前我还曾想过要取主公的性命，如今却全然没有了那样的念头。只是，想将主公与其他女性所生的孩子从这个世界上除掉。”

“那可不行啊！您可不能说那样的话！”

“除了勘助以外，我不会说给任何人听的。勘助，很可怕吧？我这样的女人——不用说，主公必定亦是如此作想。

不过，主公亦已看出如此的我命不长久啦。”

由布姬说到这里，突然站起身来，狂笑不止：“主公知道我不会活很久啦，因此，无论是把正室夫人的孩子们置于何种境地，都用不着过于担心了呢。”

“公主！请切勿如此看轻自己的生命！您会健康长寿的，为了胜赖大人——”

勘助感到，不知何时起，自己与由布姬同样都在为胜赖的将来而强烈地祈愿着。因此，他满心希望由布姬能够如此一直活下去。

由布姬命不长久这样的念头，在勘助脑海之中从来未曾闪过分毫。勘助无法想象，没有由布姬的世界，会是如何一副模样。

[1]天文十九年：公元1550年。

[2]初阵：初次上阵参战。

[3]天文二十年：公元1551年。

[4]信盛：仁科信盛。信玄第五子，后继承了仁科家家督。

[5]片侧町：仅仅在道路一侧建有房屋的街区。

[6]足利：此处是地名，位于下野国（今日本栃木县足利市）。是足利氏的发源地。

[7]首座：禅寺修行僧人的寺职，其地位仅次于住持。

[8]古府的公主：此处指信玄之女。

[9]上杉谦信景虎：此处为原文。实际上，天文二十年之时，景虎并未出家。历史上，景虎继承关东管领一职及上杉家姓氏，是在永禄四年（1561年），而景虎出家并起法名为“谦信”，更是元龟元年（1570年）的事情了。

第十章

信玄将今川义元之女迎为嫡子义信之妻，是天文二十一年

[1]年底的事情。天文二十二年 [2]七月，北条氏康亦将其女嫁与今川家，实现了两家的联姻。同年十二月，武田家的长女许配给北条氏康之子新九郎 [3]为妻，嫁到了相州 [4]。自勘助、信玄与由布姬三人在观音院中商议此事之日起，到如今三家同盟正式成形，已然花费了近四年的岁月。

自武田家去往北条家的送嫁队伍，声势可谓浩大至极。

在这多达一万余人的行列中，三千位骑马武者护卫着数十挺大轿往前行进。那金革镶嵌的鞍辔、轿舆以及载着嫁妆的箱柜，莫不在这冬季微弱的阳光下粼粼闪耀。在一个寒冷冬日的傍晚，送嫁队伍进入小田原 [5]城下。

勘助亦在送嫁队伍中。不过到达之后，勘助没有与其他人一道留在小田原过年，只身返回了古府，向信玄禀报送嫁的情况。

“如今后顾之忧已渐渐消除，往后可就要着手进攻木曾了。”

“讨伐木曾，何时为好？”

“当在八月前后为好。因为四月之后，木曾川的冰雪才会融化，河流方开始畅通。”

勘助答道。

于是，攻略木曾的准备事宜，将在八月之前完成。

勘助自古府回到諏访后，前往由布姬处拜见。此时的由布姬愈发消瘦，肤色白得几近透明。缘此，她那原本就大而漆黑的眼眸显得更大，仰面视之，美得教人有几分心悸。

“正室夫人的千金已然嫁到北条家去了。”

勘助说道。

“如今终于到了征讨木曾之时啦。在那之后，便会与越后交战吧。——无论如何，我也希望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啊。”

“您这是什么话呢！您务必要保重身体才是。击败了越后的上杉谦信，接着便要讨伐北条氏、讨伐今川氏了。”

“看来是没有办法活到讨伐北条、今川之时啦。”

“您要是不活到那个时候，可就看不到胜赖大人成为继承武田家的嫡子了。”

“我倒是很想看到呢。”

说到这里，由布姬似乎沉浸在欣喜的想象中，两眼放出光彩。

“那么请务必保重身体，活到那时。”

此时，就连勘助亦清楚地看出，由布姬的病情已然恶化。

信玄自古府率军攻略木曾，是同年八月下旬的事情。在进入木曾领内之时，当地豪族濑场开城降服，于是信玄暂时引军返回甲斐。

翌年，亦即天文二十四年^[6]的正月，濑场主从二百一十三人前来古府恭贺新年，却被武田家悉数处死。尽管十分残酷，但勘助依然向信玄极力主张此举。虽说濑场已经归降于武田家，然而万一在进攻木曾之际忽然起了叛心，那对武田家来说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尔后，在三月七日，信玄正式发兵攻讨木曾。大军穿过木曾贯川，翻越习井岭，到达屋根原，并在此地扎下营寨。

而此时，上杉景虎入侵川中岛的消息传来。信玄因此亦一度率军进入北信，不过却未曾展开大规模交战。景虎引军归还越后的同时，信玄再次来到屋根原的阵地，继续进攻木曾。此番，信玄令甘利左卫门尉^[7]为主将，马场、内藤、原、春日^[8]等四位侍大将为第二阵，率领武田大军沿着山岳地带直指御岳城而来。

战斗一经打响，武田军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吞没敌军，然后越过小木曾、沟口等天险关隘，宛如怒涛一般径直杀到木曾义昌的居城。实在是疾风迅雷一般的进攻气势。不过一天之内，武田军便将敌城攻下。最后，长久以来一直反抗武田家的木曾义昌，终于向信玄表示降服。

于是，信玄将正室三条氏所生次女嫁与木曾义昌，并令其安守领地，然后于同年十一月凯旋。而勘助刚一回到甲斐，便即刻率领五百亲兵出发往北信而去。

自勘助来到武田家仕官，不觉已流过了十余年的岁月。

对勘助来说，此番前往北信，乃是他生涯之中最为辉煌的时刻。眼下，武田家必须击败的对手，唯余越后上杉谦信景虎一人而已。长久以来与景虎交战时所持的谨慎态度，力求避免与其决战的消极作战方式，往后再也不需要了。甲斐自不用说，如今南信

^[9]一带亦悉数臣服于武田氏的武威。并且本家与北条、今川两家亦

结下了稳固的联盟，已然全无后顾之忧。

勘助不顾景虎毫无侵攻的迹象，径直向北信一地进军，这种事情尚属初次。这回景虎要是敢于在北信之地现身，那么信玄必将迎上前去，展开一场孤注一掷的大战。为了这场大战，勘助一改从前的视点，再度重新审视北信一带的原野。

勘助一军进入小室一地，在那一带丘陵的缓坡上安下营寨。此时，来自諏访高岛城的快马到达了营地。乃是由布姬差来送信的使者。

想即刻见你一面，请采取适当的安排——信中如此说道。

于是，勘助在营寨安扎完毕之后，独自一人策马向諏访而去。由于军队没有面临作战的境况，越后军亦没有侵攻的迹象，因此就这样将部队留在此处，勘助也没有感到任何不安。

三天之后，勘助进入高岛城。此时由布姬已从观音院来到城中，于是勘助径直前往由布姬的寝间拜见。

“特意将你叫来，真是过意不去。”

由布姬静静地说道。

“也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想见一见你。”

不多时，酒肴送到。勘助就这样全身披挂地拿起酒杯，由布姬为他斟上酒，勘助一饮而尽。酒自喉头而下，流入他那满是疲惫的身体。

“勘助，今年多大岁数啦？”

“六十三岁啦。”

“自我们在这城中初次见面之时算来，已经过去十年了呢。”

由布姬感慨道。

“公主今年贵庚？”

“已经二十五岁了。”

“噢，可真快啊！”

“胜赖都已经十岁了呢。”

说到这里，由布姬命侍女将胜赖唤来。

勘助一年之中大约仅能与胜赖见上两三次。一天到晚总是打仗，就

连见面的时候也没有闲暇好好聊聊。此时，是勘助今年中第二次见到胜赖。

胜赖来到房中，默然坐在母亲一旁。这是一个寡言少语，身体孱弱的少年，不过在勘助眼里，胜赖所拥有的一切特征都被他看作是优点。胜赖的容貌虽然不似信玄，但他那双眼睛，却与父亲一模一样。

“拜托了。”

由布姬对勘助说道。

“这便是我今天想对勘助你说的话。我一刻也等不及了，想对勘助你这句话。为此特意将年过六旬的勘助从远方招来，请原谅我的任性吧。”

“我已经习惯了公主您的任性啦。”

勘助笑道。虽然不曾说出来，但由布姬的任性在勘助的眼里，却宛如能令人怡然沉醉于其中的美酒一般。自从与这位公主初次相遇直到今天，她那无处不在的任性，让勘助无法自拔。

那晚，由布姬容颜明艳动人，眼波盈盈流转，生气盎然，丝毫没有病人的样子。

当夜勘助在高岛城宿泊，翌日早晨便驱马返回小室。

回到小室之后，勘助感到疲劳如潮水一般向全身袭来。

这晚，勘助在本营所在地附近的一座小寺庙的里屋中如死去一般沉沉入睡。

翌日清晨，勘助睁眼醒来，窗外已然明亮，晨曦自窗口洒进屋内，随着空气缓缓流动。

“有急报：敌方斥候正自海野平原向此地而来！”

报告之声在邻屋内响起。

“什么？敌方的斥候？”

“应该是越后军。”

“大概有多少人？”

“一千多人。”

“知道了。”

勘助起身，部下们已然在这小寺庙的院落中集合等候。

在这冬日的寒冷空气中，他们不断呼出白色的气息。敌方人马虽说是斥候，但却是逾千人的大部队，既然自海野平原向此地进发，定然是意欲前来交战一番了。

“立即撤退。”

勘助说道。他可丝毫不愿因为一次无意义的小小战斗而徒然损失一兵一卒。

勘助自小室拔营，从南面的道路退兵。他料想自己既然退兵，敌军也不至于穷追不舍才是。

行了约莫二里之遥，突然一支羽箭“嗖”地从后方射来，自部队一旁掠过。勘助心头顿时火起，不过他仍然不打算与追兵交战，只是令部队加速行军，沿着山路继续南下退却。

不多时，前方忽然出现一骑快马，那骑马武士来到部队中央的勘助一旁，翻身下马：

“由布公主，昨夜去世！”

这来自诹访的使者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消息。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勘助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再说一遍？”

“由布公主她——”

那使者将刚才的话语重复了一遍。

“你是说，公主她去世了吗？那位公主，去世了吗？！”

此时，勘助的坐骑倏地嘶声惨叫，后蹄扬起，几乎将勘助自马上掀了下来。这马的臀部，正插着一支羽箭。

“公主她去世了？！那位公主么？”

数支羽箭自他周围掠过。喊杀声亦自远处传来。

“快撤！”

勘助厉声喝令部队迅速撤退，而自己却跳下马来，亲手将插在马臀上的羽箭拔掉。与此同时，他身旁的部下们正在全力后撤。

“快撤！快撤退！”

勘助嘶声大喊。

当勘助再度上马之时，忽见丘陵方向上有一团敌兵齐齐拔出太刀直往自己身前迫来，有十数人之多。

“公主她……岂有此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勘助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由布姬已经去世的消息。

又有数支羽箭从他身旁掠过，周围杀声四起，仿佛把他包围在了当中。

勘助驱马向西驰去，不多时却又折了回来。此时，左右各有十数名敌兵向勘助逼近。勘助策马不住地徘徊，心中乱作一团，口中只是大叫：“公主！公主！”

然而，面对从四面八方不断逼上前来的敌方武士，勘助终于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一股憎恨之情在勘助体内游走冲突、激烈迸发出来。勘助伏身于马背之上，紧握手中短枪，以图杀出一条血路。此刻他虽身处险境，但心中却无丝毫畏惧，有的只是对这些不断近前的敌军的憎恶之情。

必须尽快冲出去。

勘助决定了突围的方向，拨转马首，向前疾冲。那气势似要将拦在自己身前的一切障碍全都粉碎。

这时，己方军中一部分担心勘助安危的武士们折返回来，与敌军杀作一团。

勘助手中短枪刺入一名敌人的身体，随即拔出，又将另一名敌兵挑翻。鲜血四处飞溅，将勘助胯下坐骑的腹部染得绯红。勘助前方敌兵黑压压一片兀自涌动，形状宛如阿修罗一般。勘助一振手中短枪，双足一夹胯下战马，径直向那团黑影扑去。

勘助自敌军的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并沿着这方向一路狂奔。胯下坐骑犹如一支羽箭一般，在没有道路的原野上飞驰。勘助在北信之地遍布的丘陵之间宛如波浪起伏一般越过一座座小山坡，直向南而去。

公主她……

勘助口中数十次数百次地重复着这句短短的话语，不知行进了多长时间，忽然坐骑一声长嘶，前蹄一歪，侧身横倒在地。勘助亦被远远抛出，怀抱短枪在杂草丛中滚了两三圈，方才被灌木之根阻住势头，停了下来。

公主她.....

勘助跳起身来，四下环视，寻找先时传来由布姬死讯的那位使者的身影。然而，身旁没有任何人。勘助向四周远方眺望，在这茫茫原野之中，除了勘助自己以外，亦没有一个人影。冬日正午的阳光微弱无力地散照着大地，被霜打枯萎的杂草丛中，唯有大片大片的芒草那银色的穗不断闪耀着光芒。或许因为没有风，这些银色的旌旗兀自伫在那里，一动不动。

——由布公主，昨夜去世。

勘助终于从自己的口中说出了先时那使者对他所说的话。

的确，自己的耳朵清楚地听到了这句话。由布姬去世，不就是说，由布姬停止了呼吸，那身姿自这个世上消失了吗！那么美丽而高贵的人儿，永远地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吗！

岂有此理啊！

勘助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件事。不错，由布姬的身体已是消瘦得不盈一握，而她苍白得几近透明的脸上，清澈的双眸显得更大更黑，任谁见到如此的模样，均会认为是不久人世之相。勘助亦隐隐有此担忧。然而，公主她.....那么高贵的人儿却.....

勘助自杂丛中起身，那马却已无法前行。在不知何方的遥远之处，响起了部队集结的号角声。那是己方军队的号角。

这日，勘助徒步向南行走了一整天。他时而如同发了狂一般向前狂奔，时而却又慢下来，步履蹒跚地行走。

勘助穿过了好几个村落，这些村落个个都似无人居住一般，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家家户户门窗紧闭，道路两旁的断垣残壁之上，偶尔会有飞鸟的影子掠过。整个村子沉寂得如同死去一般。无论哪一个村落俱是如此。勘助每每进入一个村落，都要去民家的井台上舀些水喝，然后拄着他那已被鲜血染透的短枪，穿过这无人的村落继续前行。

在途经一个村落之际，勘助突然大叫道：“公主啊！”那喊声近乎惨叫。手中短枪的柄头刺入这道路地面干燥的尘埃之中，没入两三寸长。霎时间，他身侧土墙背后忽然传来“呀”的一声惊呼，与此同时，勘助听见啪啦啪啦的一串脚步声，土墙另一边似乎有几个人溜烟地向远处逃掉了。原来这并非无人的村落。想来先前经过的那些村落亦是同样。

村民们看到这形貌宛如阿修罗一般的老武士远远而来，心中惊恐，都关门闭户，藏了起来。

不知何时，夜幕已然降临。勘助来到一片胡桃林中。冬日清冷的月

光透过树林散照在地面上。公主啊！勘助叫道。

这一刹那，约莫两三间远处，几只夜鸟似被勘助的叫声惊起，啪嗒啪嗒地振翅飞远。

第二天朝阳升起，第二天夜幕降临。勘助依然一个劲儿地蹒跚前行。

“您要到哪里去呢？”

似乎有谁向自己问过一声。已经记不分明是何时何地之事了，只是依稀感觉到有人如此询问过自己。要到哪里去呢？在这由布姬已然消逝的世上，自己究竟该往哪里去才是呢？勘助只是兀自往前走着。

夜已深了。勘助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刚才竟在河滩上就此睡着。勘助坐起身来，周围的白色石子随之翻滚。环视四周，只见河滩寸草不生，所见尽是如自己身畔一般的白色石子。沿着这石子遍布的河滩向前望去，一泓青水在月光的散照下粼粼闪动，而这流水的另一方，依然是白色石子的河原。

呜——勘助坐在河滩上，俯下身来，双手掩面。一股悲痛突如其来自心底涌起，勘助不禁呜咽出声，身体兀自震动不停。

由布姬已经死去。公主她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无论怎样费力寻找，那美丽的身影、容颜、玉手、眼眸、乌黑的长发，都再也无法用自己的双眼看到了。巨大的悲痛感第一次完全占据了勘助的内心，让勘助的身体与四肢俱麻痹。

——公主已经亡故。

泪水自勘助眼眶涌了出来。勘助盘膝而坐，双拳置于膝盖之上，仰面朝天，任由泪水沿着脸颊流淌。

终于，勘助放声号啕大哭。

翌日夜晩，勘助出现在諏访湖西岸。是自何处来到这里，是如何来到这里，勘助已经记不清了。勘助沿着道路向北边高岛城方向走去。行得近时，勘助看见湖对岸的火光燃成水平一线。那似乎是自高岛城下到观音院所在的小坂村落一路上焚烧的点点篝火。火光映于湖面，灿烂美景不似人间所有。

到得高岛城下，勘助向自己遇见的第一个武士询问由布姬葬礼的情况。

“今日酉时进行。”

这武士认出询问自己的人正是勘助，因此态度十分恭谨。

“是自高岛城发丧，还是自观音院发丧？”

“自观音院。”

“主公呢？”

“听说会去小坂。”

“好的，你去罢。”

那武士慌慌张张跑开，不多时，许多武将前来城门之处迎接勘助，想来便是那武士报的讯。

“我直接去观音院好了。”

勘助说罢，没有进入高岛城门，转身向小坂村落方向走去。有人给勘助牵过马来，勘助摇摇头，自顾自地步行离开。数骑武士自背后越过勘助，向前飞驰。勘助独自走在这条由布姬曾每日眺望着的湖畔小道上，步履沉重而缓慢。

观音院门前的缓坡上，大群武士在那里迎接。勘助也不看他们一眼，兀自拄着手中短枪往前行走，途中忽然想到什么，便随手招来路边一位武士，将短枪递与他，双手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盔甲。

行近之时，勘助听到僧人诵经声，声音响彻了整个观音院，似乎殿堂、居宅、院落俱都为之震动。勘助进入玄关，穿过院廊，来到由布姬曾起居的房间。

房间内已有许多人，武田家的宿老重臣悉数到齐。佛坛便设在壁龛上，人们列于左右。

“你回来了啊，勘助！”

信玄开口说道。

“是。”勘助伏下身去。

“由布姬回不来啦，我想勘助你一定会回来才是。”

“是。”

“你累了吧，去休息一下好了。”

勘助站起身，来到崭新的佛坛跟前上香。只见牌位上写着：珠光院高安圣源女居士^[10]。

勘助自佛坛前退下，与信玄相对而坐。勘助本想将自己的苦恼与悔

恨向信玄诉说出来，然则没等他言语，信玄却先开口道：

“伊那那地方不太平静啊。”

“伊那吗？去讨伐他们吧！”

“上州^[11]的长野信浓守

^[12]，武州^[13]的太田入道^[14]，这两位也在蠢蠢欲动。”

“那么也去讨伐他们吧！”

“讨伐吗？！”

“是。凡是反抗主公您的，统统都要讨伐！”

“如此的话，讨伐谦信景虎一事，可就得稍稍推迟了。”

“不会推迟的。先扫平伊那，再讨伐上州，让武州归顺之后，便即刻击破景虎，取其性命。”

说到这里，勘助抬起头来，严肃地盯着信玄。

“就在这三四年间，务必要取下景虎的首级。”

“三四年？勘助，你太性急了吧？”

“主公您也得如此性急才好，否则您的宏图可就难以实现了。”

勘助说道。信玄没有答话。平定伊那，然后讨伐上州、武州，最后消灭宿敌景虎，这便是往后数年间勘助的生存之道了。除此之外，勘助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能够支撑他生存下去。恐怕信玄亦持有同样的想法吧。勘助如此认为。

“勘助，你这脸可又变成一团乱麻了呢。究竟受了多少处伤啊？”

“大概三十六处吧。——主公您今年贵庚？”

“竟然忘记了我的年龄，你可真是老糊涂啦。我很快就三十六岁了。跟勘助你身上的伤口一样呢。”

两人的对话除了周围极少数武将以外没人能够听到，庄严的诵经声与二人的话语声纠缠在一起流逝而去。这一年，也就是天文二十四年，已在十月改元为弘治元年了。如今这弘治元年也仅余十五天便将过去。

勘助自房间退下，来到走廊。湖岸的篝火尚在熊熊燃烧。从今往后，在那不知何时是尽头的没有由布姬的日子里，勘助唯有让自己每时

每刻在战争中度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看来信玄亦有此意，勘助感到非常满足。

勘助沿着走廊向胜赖的房间走去。胜赖已经通宵守灵两夜，十分疲倦，正在睡眠。勘助悄悄走进屋里。

“谁呀？”

随着这一声响亮的喝问，十岁的胜赖坐起身来，看上去挺有出息。

“是在下勘助。”

“是老爷子啊，原来你还活着呢！”

“我可不能死去啊。在没有看到少爷您的初阵之前，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死去的。”

“你这啰唆的老爷子还活着呢！母亲大人亡故了，我以为你也死去了。既然你还活着，就请无论如何再多活五年吧。”

“这是为何呀？”

“那时我胜赖就十五岁了，请亲眼看着我初阵立功吧！”

“噢噢！”

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贯穿了勘助的身体。

“我这老爷子，在下勘助——”

勘助顿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那感动犹如激流一般瞬时充满了他的内心。勘助眼前不禁浮现出胜赖初阵时的身姿。

这初阵之时的胜赖面庞，与他在十年之前于高岛城中初见的那位少女的容颜交织在了一起，渐渐变得无法区分。胜赖与由布姬的面容，就这样在勘助脑海之中变幻交替着。勘助似乎觉得，已经在这世上消失的公主，如今却又在这世上重生了。

公主她还活着。公主她还活着！勘助原本认为，自己即将投身于日夜不断的战争浊流中去，而此时却似有一道不知从何而来的光芒穿透浊流射入他的内心深处。这光芒辉煌而耀眼。

[1] 天文二十一年：公元1552年。

[2] 天文二十二年：公元1553年。

[3] 新九郎：后北条家继承人的通称。此处指北条氏康次子北条氏政。

[4] 相州：相模国的别称。此时是北条家的领地。

[5] 小田原：位于相模国。北条家居城所在地。

[6] 天文二十四年：公元1555年。

[7] 甘利左卫门尉：甘利昌忠。甘利虎泰嫡子。

[8] 春日：指春日弹正忠，高坂昌信，武田四名臣之一。被后世称为“逃之弹正”。弹正忠是官位。

[9] 南信：指信浓国南部一带。

[10] 珠光院高安圣源女居士：这是由布姬的谥号。

[11] 上州：上野国的别称。

[12] 长野信浓守：长野业正，上野国豪族。

[13] 武州：武藏国的别称。

[14] 太田入道：指太田资正。

第十一章

弘治二年^[1]三月，由布姬去世的悲伤尚未消弭，信玄便挥军直指伊那。勘助亦随军出阵。

与木曾交战之际，武田军尚使用了马匹，然而这次马匹却派不上用场了。数日以来，军队在山中蜿蜒的道路上如长蛇一般单列行进。道路一边是刀凿斧削般急峻陡峭的山壁，另一边的悬崖下则是奔腾咆哮的天龙川激流。行军途中翻越了几座荒山，那些荒山仿佛自古以来从未有人踏足一般。

武田军次第攻下了散布于伊那溪谷各处的一些小城砦。

然而出阵半月之后，却有消息传来，说越后的谦信正发兵前往川中岛。于是武田大军便在天龙川岸边一处由于河道弯曲而形成的广阔河滩上的小村落中驻屯下来，尔后信玄召集诸将即刻商量对策。

“不算是什么大事，不要去理他，先将伊那的诸城砦尽皆攻下为好。待谦信南下之时，我们再自伊那返回，倾全军

之力迎击便是。”

信玄说道。态度很是坚决。

“在下亦赞成此举。”

勘助附和。这让其他武将感到十分意外。从来在这等场合下，勘助都是放胆进言，力劝信玄慎重行事，不料此番勘助却表示赞成信玄的大胆举动。

饭富三郎兵卫昌景率先反对。

“若是谦信以外之敌，如此行事亦无不妥。但对手既是谦信，就应避免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才是。”

这位屡建战功的年轻武将如此说道。秋山伯耆守晴近亦支持饭富的意见。

然而信玄却认为，这平定伊那的战事若仅仅因为谦信出现的消息而怯然放弃，不仅甚为可惜，传出去也会折了武田家的威名。

“好了，好了。”

信玄一面敷衍众将，一面好似向勘助寻求支持一般，转首问道：

“勘助，你怎么看？”

勘助却说：

“饭富大人所言极是。我虽与主公看法相同，但那是在众人没有异议之时。既然有了反对意见，那么务必应当重新考虑才是。”

“那么，如何才好呢？”

“便如饭富大人所言，分兵一半前往北信吧。”

勘助回答。勘助态度的转变没有丝毫迟疑，在这一点上，勘助与信玄有着显著不同。

“让谁领军前去呢？”

“便是主公您了。”

“我不愿去。”

信玄不太甘心。

“只是领军前去而已，这仗又不一定打得起来。”

“那是当然。知道主公您亲自领军迎战，谦信定然不会率先攻打过来的。”

“我不愿去。让别人去吧。”

“让别人率军前去的话，这仗可就会打起来了，事态亦会愈发严重。还是劳烦主公您亲自领军前去为好。”

勘助便是如此考虑。若不向北信派遣一兵一卒倒也罢了，倘若决定派兵前往，那么总帅非信玄莫属。

商议结束之后，信玄将一部分人马留在伊那，自己率领余下部队向川中岛进发。勘助则留在营中，继续进行平定伊那的战斗。

果然一如信玄所料，北信这场战斗终究没能打响。谦信在善光寺一带布下阵势之后，便不再前进。信玄领军至茶臼山布阵，也兀自巍然不动。双方相持了月余，谦信终于在五月一日拔营退兵返回越后。之后信玄亦还军伊那。

信玄在北信与谦信对峙期间，勘助率军将伊那的诸般势力尽数扫平。凡归降者尽皆饶恕，不降者悉数诛杀，一个不留。

“不服从于主公威光之人，在这伊那一地，已经一个也没有了。”

勘助说道。

“沟口、黑河口、小田切^[2]呢？”

信玄询问。

“全数诛杀了。”

“宫田、松岛、砥野岛呢？”

“亦尽数处死。”

“羽生、稻部等人呢？”

“亦是同样。”

“处斩了吗？”

“是的。”

这对话内容让信玄亦感到几分不快和可怖，然而勘助不动声色。

“这样一来，岂不是所有人都给你杀掉了吗。”

“这些人的态度含混不清，不处决的话，将来恐怕成为祸根。不过，对于归降之人，在下没有动他们一根汗毛。”

如勘助所言，数倍于勘助人马的伊那降兵降将，遍布于天龙川河滩上的数十座营地之中，斑斑点点，星罗棋布。无论信玄还是其他武将，都无法想象出勘助如何能够以少数兵力将这长久以来抵抗武田家势力的伊那诸城砦逐一粉碎，并令其降服。

是夜，武田大军在广阔的河滩上举行了庆祝胜利的酒宴。秋山伯耆守晴近成为率领二百五十骑的侍大将，并担任伊那郡代，驻守高远城。饭富三郎兵卫昌景成为率领五百骑的大将。春日弹正忠继承了信州名门高坂家的姓氏，从此称为高坂弹正忠昌信，并作为统领四百五十骑的武将，被派往北信之地驻扎。于是，秋山晴近驻守伊那以防豪族叛乱、高坂弹正忠驻守北信以防谦信来袭的战略布局就此完成。

当晚夜深，位于武田军本阵处一户农家的里屋中，信玄与勘助相对而坐。

“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呢？”

“去攻打上州吧。”

“武州呢？”

“也行，也去攻打武州吧。”

“会不会有谁反对呢？”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二人不禁看了看对方的脸，信玄意味深长地笑了，勘助却没有笑。对视片刻，信玄忽然开口说道：“你可真是狡猾啊，勘助。”

“哪里狡猾啦？”

“平定伊那这好差事，被勘助你挑去了。”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今番我可要出战了。可不能被人说我缩头缩尾。”

“不会有人这样说的。我勘助也要与您一同出战，可不能让我无聊地留守才是。”

此时，二人相视大笑，未几却又一同止住笑声。不意之间，由布姬已经不在人世这件事，犹如从足底涌起的寒风一般，同时向二人袭来。

从这年秋天起，“风林火山”之旌旗便从未驻留古府超过半年时间。好似饿虎寻获猎物一般，武田军四处挑起战斗，不断重复着“出兵、战而胜之、还军古府”这一连串过程。

弘治三年^[3]，信玄率军翻越笛吹岭，直取上州，并在瓢尻之战中大破长野信浓守的军队。在这场战斗刚刚结束之际，忽然接到谦信再度出兵川中岛的急报，于是信玄即刻掉头前往北信。

与以往相似，两军相遇，却都不率先挑起战斗，就此对峙，一动不动。转眼夏去秋来，谦信再次退兵，信玄亦引军返回古府。

弘治四年^[4]中，年号改为永禄元年。当年四月，谦信领军八千进入信浓，并在武田势力范围中的海野一带放火。当时正在小室城的信玄只顾加强城砦工事，没有应战。在两军各自的进退之中，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静若隐若现，令人不由感到甲越两军大规模的冲突近在咫尺。

八月，信玄意外地收到将军^[5]义辉的一封密函，意图调解甲越两军的争斗，使两家和睦相处。

“年年出兵，与上杉谦信徒然相斗，以致境内不稳。如此不独百姓受苦，而且——”信中这类话语比比皆是。

信玄将密函递给勘助，勘助看罢，随即问道：“您可写了回信？”

“已经写了。”

“您如何回复的呢？”

“你看罢。”

说着，信玄将用楷书端正地写在奉书纸^[6]上的一篇长文拿给勘助看。这却不是写给将军义辉的回函，而是呈于户隐神社，以祈求能够掌握信浓一国的长篇祈愿文书。在信玄看来，将军义辉那劝告甲越两军和睦的密函，真是既滑稽又无甚意义的东西。

在那密函的末尾，写着“亦已将此意示予谦信”这样的文字。如此看来，或许将军也将一封同样内容的密函送到了谦信之处。不过，谦信似乎没有任何反应。想必谦信也认为此事过于滑稽了吧。

翌年，即永禄二年^[7]二月下旬，将军义辉再次派遣僧人瑞林作为促成甲越和谈的使者来到甲斐。据说也同样向越后派去了使者大馆晴光。信玄没有明确表态，稍事接待之后便将瑞林打发回去了。

此事过去两个月后，四月上旬某夜，勘助突然接到信玄的紧急召见。勘助不顾夜深，径直前往信玄居馆。见勘助到来，信玄诡秘地笑了：

“适才接到来报，说谦信为谒见将军，如今已在进京途中了。”

信玄说罢，身躯不断微微震动，其激动心情可见一斑，看来是迫不及待地想趁此机会率领大军一举攻入越后了。

“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定要好好利用才是。”

不过在下以为，决战之期尚未到来。”

勘助说道。勘助认为，与谦信的决战必须在北信的原野上进行才好。此刻谦信不在其领内，若是猛然攻入越后，或会使其兵力遭到重创，无法东山再起，但却难以致谦信于死地。

勘助向信玄陈述了自己看法。

“那么，这次机会要如何利用呢？”

信玄问道。

“可派遣高坂昌信大人前往川中岛一带，将那周边的敌军势力一扫而空。尔后，请让勘助前去修筑一座新城。新城修筑完毕之后，则无论何时均可迎击谦信，与其决战了。”

“有必要筑城吗？”

“非常必要。一定要在犀川与千曲川的沿岸要害之地修筑一座城砦。”

“是吗，那么就交给你去办罢。”

信玄静静地说道。究竟有什么必要筑城，信玄没有就此继续询问下去。

甲越两军的大决战，将是在一方未被彻底击倒之前不会结束的死斗，因此城砦这种东西在作战上来说并无十分必要。在那样的死斗中，大军既无法自那小城中出击，也无法退守小城之内。然而勘助却无论如何想要一座城砦，无论多小，只要坚固就成。就算只能容纳两三百的兵力，那也足够了。

此战武田军当会胜利。而在谦信的军队崩坏溃逃、立足未稳之际，这城中的少许新锐部队便可以逸待劳，从侧面打他个措手不及。给越后军的最后一击，务必要让这城中的新锐部队操刀才是。而且，这建立最大功勋的部队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这天初次上阵的年轻胜赖。

勘助为了胜赖，为了胜赖的初阵，一定要在要害之地筑起一座城来。也不知信玄是否看透了勘助心中所想，总之他便采用了勘助的建言。

就在当夜，信玄便向驻屯于北信之地的高坂昌信发出了即刻进军的命令。只见送信的快马一骑接一骑地从古府城下急急向前方飞驰而去。

当时驻守于尼饰城的高坂昌信在接到命令之后，迅速向信越国境^[8]方面出兵，依次攻城拔砦，并于五月攻取了越后军的前线重地高梨城。

接到攻陷高梨城的消息后，勘助立即从古府出发前往北信。此番前往，是为了估计甲越两军的决战之地，并探寻为胜赖修筑城砦的位置。勘助在这不知已经往返了几十次的甲斐国境中的高原地带策马缓缓前行。他曾在这里独自纵马疾驰，然而如今却已六十七岁高龄了。勘助在二十余名武士的护卫下，时时停下马来，将周围山野的春色尽收眼底。

勘助不时地用小指挠挠耳洞。近日来他耳鸣不断，那声音仿佛合战时自远方传来的喊杀声一般。

到达上田城的翌日，勘助由二十余名随从陪同，自上田沿着千曲川前行。

这天，在千曲川与犀川的交汇处，勘助与凯旋而归的高坂昌信相遇。高坂将部队驻扎在千曲川的河滩上，然后带了两三位武士相随，来到勘助休憩的三角洲一角。勘助站起身来，迎接这位与信玄年龄相若的年轻武将。高坂昌信身材不高，脸庞狭小，其貌亦颇为不扬。

“老人家，您辛苦了。”

高坂用干巴巴的声音恭敬地说道。

“高坂大人您这次功勋卓著，才是辛苦啦。”

勘助还礼，一面回应。如今，因高坂昌信之战功，北信一带土地已尽归武田氏所有了。

两人并排坐于马扎上。约莫二间远的地方，犀川的河水缓缓流动，岸边芦苇茂密。而在两人视野之外，河滩的另一边，正是宽度与流量均为犀川两倍的千曲川。无论是河滩上的白色石子，还是犀川的深色水波，均洒满了春日和煦的阳光。一派逸然悠闲的景象。

两位沉默寡言的武将之间，摆上了简单的酒菜。从一旁看来，勘助与高坂好似一对父子。

除了知道这位年轻的武将十分善战之外，关于高坂昌信的其余情况，勘助一概不知。无论在军议上商议何事，他都极少开口发言。在旁人眼中，与其说他沉默寡言，莫如说他是一个没有主见之人。

并且，对于任何命令，他总是恭谨接受，完全施行。他这样的性格，既可以看作是他的优点，却也是他被人诟病之处。人们虽然非常信任这位年轻武将，但决不会把他看作重要人物。就连信玄亦是如此。当遇到稍微棘手一些的战事之时，信玄总会说道：

“就让高坂去吧。”

“就让高坂去吧”这句话几乎成为了信玄的口头禅，其中既有八分信赖，却也似有二分轻蔑之感。然而高坂却很满足，只要派他出阵，他就非常高兴。现在，他作为对抗越后军的第一线总指挥官，驻屯于尼饰城。当然，除了高坂以外，却也难以找到能担如此大任的人物。然而，将其置于如此遥远且危机四伏的境地，却也被看作是他并非信玄帐下重臣幕僚的证据。

从以前起，勘助就对这位武将持有好感。不过，勘助对他的了解仍然与其他人相差无几。此时，勘助与这位寡言少语的武将对饮，双方都没有说话，却也并不觉得气氛尴尬。

勘助不时拿起酒杯，高坂便取过酒壶，为勘助满上，勘助仰头一饮而尽。

突然，这位沉默的武将开口说道：

“我有一些小事，想与您商量一下。”

说着，高坂昌信便把侍于一旁的几名武士支开。

“什么事呢？”

勘助抬起头来。

“我想，在距此约莫一里之地修筑一座城砦。”

“原来如此。”

勘助说道，心里暗暗吃惊。勘助此行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为修筑一座小城砦物色合适的地点。

“你是说修筑一座城砦吗？”

勘助说。

“正是如此。无论如何也要修筑一座城砦。虽说关于筑城之事，我多多少少有一些心得，不过可能的话，还希望能够得到老人家您的指点。”

“为何需要筑城呢？”

勘助问道。此时，高坂昌信慢慢抬起头来，郑重地看着勘助：

“我以为，与越后的决战，必定会在这附近一带进行。”

“确是如此。”

“自善光寺山到上田原——”

“嗯。”

“犀川与千曲川这两河之间的一带。”

“确是如此。”

“交战的时期也许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来年春天，最迟不会超过后年春天。我想会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在此地筑城的。”

“为何在这次决战之中，需要有一座城砦呢？”

“这个嘛——”

高坂顿了一顿，接着道：

“我想将胜赖大人安置在城中，至少能够支持一些时日，留得性命。武田家可不可能在这一战之中被断绝了后人。”

勘助不禁直直地注视着高坂昌信的脸，不发一言。

勘助亦想修筑一座小城，将胜赖安置其中。然而勘助是完全基于武田军获胜的假定来考虑的。这城中的小部队要在越后军溃败之时拦腰突入敌阵，予其最后一击。这城完全是为了胜赖初阵能取得显赫战功而设。但高坂昌信却截然相反，修筑此城的目的，却是要在武田军败北之际，为主家留下血脉。

“你认为我军将会战败吗？”

片刻之后，勘助开口问道。

“此战十有八九难以取胜。”

高坂毫无畏惧地说道。

“哦？这是为何呢？”

“这一战，无论对武田军还是越后军来说，都将会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惨烈决战。从这些年来双方的对立，以及主公与谦信两人的性格来看，没有哪一方会战至半途收兵。”

“这是自然，勘助我也如此认为。”

“此战一方获胜，另一方则会惨败。而战败的一方——”

“你认为我方会战败吗？”

“是的。”

“我武田军会战败吗？！”

“武田军从来没有经历过苦战的经验。迄今为止，战斗多以胜利告终。以少数兵力击破敌方大军，或是以极少的损

失剿灭大量的敌人。然而，与越后军的这一场决战，不到最后关头是无法分出胜负的。双方都会失去很多武士，战阵也会一片混乱。在如此情形之下要想分出胜负，所谓作战方策是谈不上的，终将演变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由于常年与一向宗^[9]的信徒们作战，已适应了混战场面的越后军将会获胜，而不适应混战场面的甲斐军却会败北。”

说罢，高坂又如先时那般沉默下来。这番话听来甚为不逊，但高坂能直言不讳，勘助觉得难能可贵。

勘助没有回话，独自沉思。他觉得这位毫不起眼的年轻武将似乎一语触及了自己的痛处。此时，高坂昌信以他那一贯低沉缓慢的语调接着说道：

“倘若武田军战败——当然现在这么说不太合适——主公、义信大人，以及武田一门亲族都难免失去性命。为了让武田家的血脉不致断绝，胜赖大人必须活下来。至少务必要将胜赖大人救出来，胜赖大人没有丝毫必要去承担战败的责任。为了让胜赖大人摆脱追兵，无论如何也需要一座能够支撑上一阵子的城砦才是。”

“我明白了。”

勘助斩钉截铁地回答：

“如您所愿，我当尽我所能协助您筑城。”

说罢，两人再次沉默。勘助不时地向高坂杯中斟酒，高坂亦不时地为勘助将酒斟满。

广阔的河滩上，武士们分头扎下营寨。自他们的细微举动中，处处都显示出凯旋路上的轻松与悠闲。此时，勘助自来到武田家仕官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年老。他觉得自己已经比不上高坂昌信这些年轻武将了。

高坂的话语可谓正中武田军的弱点。信玄巧妙的作战方策使武田军顺利征服了四邻之地，如今却因它而陷入万分危险的态势之中。如此危急的情势，武田家的重臣老将们没有一个人看出来，却被高坂昌信那双眼睛清楚地捕捉到了。

勘助自身亦被高坂的话语刺痛。迄今为止，勘助作为武田氏的军师，关于武田军的战略战术总要事无靡遗，一一考虑周全。然而今日高坂所言却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作为军师的失职。的确，在这场与谦信的决战中，采取何种战法已经没有什么大意义。作为谦信，他有着自成一家的作战方式，而信玄亦同，在战术运用之上两人堪称匹敌。因此最后决定胜负的，却是混战之中最后一员士兵的存亡，是在一对一的搏斗当中，自己能否杀死对手的问题。诚如高坂所言，无论信玄还是其嫡子义信，均可能会在战斗中阵亡，勘助本人亦然，而武田家其余重臣老将，或将悉数陈尸于这川中岛的战场之上，一个不留。

今日之前，勘助一次也没有考虑过战败的问题。无论何时，他总认为这一战当会胜利。这宛如鬼神附体一般的自信如今却忽然不见，仿佛离开了勘助那六十七岁的衰老身体，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暖意融融的春日，勘助与高坂昌信二人的酒宴又持续了半刻。不过两人却没有再言语。

此后，勘助与高坂一道，回到了尼饰城。勘助忽然很想多跟年轻的武将们接触接触。

勘助一度回到古府，集齐筑城所需的必要人数，再次出发前往北信

之地。此时正值六月。

然而，勘助在半路上却又折了回来。只因有消息传来：谦信进京途中，留守其居城春日山城的长尾政景忽然入侵武田领内的户隐一地。那以高坂昌信之手本已平定的北信之地，如今又再度成为战场。

七月中旬，勘助跟随信玄大军自古府来到小室城。这期间，谦信也已从京都回到了春日山城。如今之际，越甲两军无论几时发生大规模的交战，都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不过，勘助没有忘记他跟高坂昌信的那次谈话。在两军冲突之前，无论如何都得在北信之地修筑一座城砦。虽然信玄认为将大本营自古府移到小室城更有利于作战，但勘助却以此举恐会刺激谦信为由劝阻了信玄。

翌永禄三年^[10]正月，古府的居馆举行了庆贺新年的酒宴。来自各地的武将们齐聚一堂。席上，信玄重新提出将大本营移往小室之事，让家臣们商议。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与谦信的决战，众人尽皆认为此举乃是理所当然之事。

反对者唯有勘助一人。

“虽说移师小室之举势在必行，不过还请稍微推迟一些时日才好。”

“要推迟到何时呢？”

信玄问道。对于勘助屡屡反对此事，信玄心里不太舒服。

“到筑城完毕之时为好。若是三月修筑妥当，您三月便可移师小室。”

说罢，勘助便不理众人了。在他人看来，这真是一个顽固的老头子。

高坂昌信也未发一言半语，只是默然坐在那里。勘助原以为，高坂既然赞成自己的意见，当出言相助才是，然而高坂却与往常一般沉默不言。

商议结束后，勘助行至走廊，高坂却从后快步赶上，

说道：

“十分感谢。”

然后，高坂将声音压低：

“松井那地方有一个叫作乡小渊的村落，不知在那里筑城如何？我希

望您能去看看。”

说到这里，高坂顿了一顿，补充道：

“那地方就在千曲川的岸边。”

“哦？”

“是一个非常利于防御的地方。”

“对于攻击来说呢？”

“这个嘛……我想不太适合出击。”

“有利于防御的话——”

“是的。就防御这一点来说，再没有比那个地方更为合适的了。”

“那么，就在那地方筑城吧。”

两人如此短短地交谈了几句，随即道别。

然而，从春天到夏天，越后军不时入侵北信，使筑城的事情一直耽搁了下来。本来，若是按照勘助自己的想法来筑城的话，就算是几座城砦也已经修筑好了。不过，勘助一直希望能够与高坂昌信好好商议一下，充分听取他的意见之后再着手筑城。而高坂昌信却忙于征战，无暇顾及此事。

勘助亦两次前往北信，到高坂所言那松井的乡小渊村落去察看。如高坂所言，就防御的角度来考虑，没有比此地更为适合的场所了。

那地方是千曲川旁的一座丘陵。自西北而来的千曲川的河水拍击着丘陵一侧的断崖峭壁，形成与川中岛相对的一大险要之地。这丘陵的北面到东北面，金井山、扇平山、雨严山等山峰重峦叠嶂，形成自然的障碍，从这些山峦之间，能够修筑通往尼饰城的道路。丘陵东面亦有奇妙山、堀切山、立石山等群山宛如屏风一般阻挡着兵马的入侵，而这之间亦有道路可通往小室城。此外，丘陵的西方乃是一片高地。唯有西北一面敞开，隔着千曲川与川中岛遥遥相望。

勘助对在此地筑城毫无异议，如今只是等待战事稍稍停歇，让高坂昌信得闲商议此事。在察看此地之时，勘助心中暗自决定，把将于此处建造的这座城砦命名为“海津城”。

因为千曲川那滔滔流水，宛如大海一般从这城下经过。

这座海津城终于在当年九月开始动工。勘助昼夜兼行，打算在三个月内将城砦修筑完成。因为四周情势已然相当紧迫，到了刻不容缓的地

步。

如同预定的那样，这城于十一月竣工。除了本丸[11]与二之丸[12]以外，还建造了五座城楼，被千曲川与护城河围在当中。护城河最狭窄的地方亦有八间之宽。并且，勘助在这城的西北修筑了一座神社，劝请[13]了附近八幡宫神社中的神灵。

信玄令筑城者勘助为这座城命名，勘助一如先前所想，将此城命名为海津城。城方建好，信玄便让高坂昌信担任城代

[14]，从尼饰城移驻于此。尼饰城则改由小山田备中守驻扎。

高坂昌信入城当日，自一个月前便驻营于小室的信玄携勘助一道来到海津城。由高坂引领，信玄与勘助登上了本丸西北隅的瞭望楼。那预测当为越甲两军决战之地的以川中岛为中心的平原地带映入三人眼底。犀川平缓而蜿蜒的流水，将这平原一分为二。

三人久久地俯瞰着这晚秋的平原，心中各有许多感慨。

勘助十分明白高坂昌信此刻心中在考虑着什么。想来在高坂眼里，这平原的景象绝非是明朗而宜人的。

而勘助自身所想却稍有不同。虽然在筑城之时，勘助认同了高坂昌信的意见，然而如今城已建好，勘助的想法亦发生了变化。谦信当会如何看待这座海津城？看到此城，他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勘助不由得关心起这个来。两军交战之前在这样的地方修筑起这样一座城池，谦信会认为这其中有着何种意味呢？由于这座海津城的出现，使得这平原上一草一木的意义都发生了变化。

登上这座瞭望楼之时，勘助的眼睛不由得放出光来。这一战，无论如何都要取胜。勘助如此想道。

突然，信玄开口静静说道：

“真是一座海内无双的城啊。”

“哎？”勘助没有回过神来。

“在这里赏月一定很合适吧，赏月。每年在这里举行一次赏月之宴如何？”

依此言来看，果然如此。月明之夜，自这城上远远观赏美景，果真是一件赏心乐事。在这前线紧要之地，却想着与此大相径庭的赏月之宴，勘助益发感到信玄气度沉稳、值得信赖。

这海津城楼之上，三人各怀心事：高坂昌信正在考虑如何将败军收容在这城中；勘助则决心务必要让此战获胜；而信玄所想的，却是赏月

的酒宴。

[1]弘治二年：公元1556年。

[2]沟口、黑河口、小田切：这些俱是伊那一地的小豪族或者国人众，后文的宫田、松岛等亦同。

[3]弘治三年：公元1557年。

[4]弘治四年：公元1558年。当年二月二十八日（日本历），正亲町天皇即位，改元为永禄元年。

[5]将军：征夷大将军。在日本历史上是大和朝廷为对抗虾夷（今北海道）而设置的军事职位，后来成为武家的最高统领。在自镰仓幕府、室町幕府至江户幕府的幕府政治中架空天皇的权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文中的将军义辉即是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

[6]奉书纸：一种用来书写非常正式的文书的上等白纸。

[7]永禄二年：公元1559年。

[8]信越国境：信浓国与越后国的边境。

[9]一向宗：佛教的一个宗派，又叫作净土真宗。在日本战国时代，一向宗势力屡屡挑起农民对大名的抗争，令大名豪族很是头疼。

[10]永禄三年：公元1560年。

[11]本丸：日本式的城堡中最主要的城楼。

[12]二之丸：日本式的城堡中次要的城楼。自城门到本丸之间，会途经二之丸。

[13]劝请：神道教仪式之一。指将某座神社中供奉的神灵奉迎到另一座神社之中。

[14]城代：一城之长官。

第十二章

永禄四年^[1]。

此时的谦信将与信玄的决战推迟，正把矛头指向小田原的北条氏。正月，谦信来到前方据点厩桥城，并将重臣武将们齐集于此。关八州^[2]的自不必说，就连遥远奥羽

^[3]之地的诸将也被召来了。

信玄于古府接到此事的通报后，感到事态非同小可，立时召集麾下将士齐聚海津城，商议今后的策略。

倘若让谦信灭掉了北条氏，那么显然，其势力便会一举扩大数倍。尔后谦信当会挟击破北条氏之余势，挥军直扑甲斐、信浓。这等情势之下，作为武田氏，唯有一个选择：将大军聚集于信越国境，如匕首一般刺入越后军的心脏——春日山城。

一到海津城，信玄便部署部下将士秣马厉兵，做好随时向越后出击的准备，然后静待时机。另外一面向北条氏派出小队援军，一面留下少数兵马镇守古府，而将甲斐大军主力尽数集中于北信之地。

三月，谦信将关东及奥羽诸将的兵力合为一处，共九万六千人马，把小田原城围得水泄不通。而信玄则打算待小田原城一陷落，便立时进军越后。如今之际，乃是信玄迄今为止四十一年生涯中最为繁忙、最为不安的一段时期。

这期间，勘助变得非常沉默。他只是一心祈愿着小田原城不要被攻陷才好。小田原城一旦陷落，无论愿意与否，武田军都不得不趁谦信不在之时一气攻入越后。而与此相应，谦信亦会攻入甲斐。——这样一来，势态将会如何演变，却不是人类的智慧所能够判断的了。那之后的事情无法预料。

作战策略、兵力多寡、善战与否，这些都不再重要，那之后能够决定未来去向的，唯有运气而已。到那时，不仅信玄的才能与胆量均无用武之地，就算是勘助或高坂昌信这样的武将，也无法发挥重要作用了。勘助可不想信玄与谦信在那般状态之下进行决战。

三月十三日，谦信对小田原城发起总攻。然而由于此城坚固异常，且守军骁勇善战，一时难以攻下。在几番进攻无功而返之后，谦信放弃了冒险的念头，并于同月末解除围

城，引军退却。

中途放弃攻击小田原的谦信，为了挽回颜面，当会全力与武田军一决雌雄。此事如今已是显而易见了。六月末，谦信回到春日山城，开始休整兵马，以备决战。

勘助判断，谦信进军北信之地的时间，应在仲秋前后。

谦信出兵关东，到如今已经历了十一个月，至少得等到今年秋天才会恢复元气。然而谦信却也不会把决战放在年后进行。要恢复小田原攻击战半途而废所导致的名誉损失，自然是刻不容缓的。

海津城守将高坂昌信接到谦信出兵的通报，是在八月十四日之夜。据通报说：谦信此番率军一万三千，已越过富仓岭，进入饭山，直向川中岛而来。

海津城背后狼烟山上的烽火即刻点燃。火柱刺破黑暗，冲天而起，火星在夜空中四散纷飞，

霎时间，南向的群山之上，狼烟次第升起。自五里岳、二木峰、腰越、长久保、和田岭直到远方的甲斐之国，那火光依次在山顶上出现。与此呼应，送信的骑马武士们两三骑为一组，自海津城的城门处径直驰往无边的暗夜之中。

信玄由狼烟知道谦信袭来，是在十五日的晚上。而自最初来到的快马处得知敌方兵力情况，则是在十六日的早晨。

这快马到达之时，古府城下已被出阵部队的武士们挤满。

这以后的三日内，武田部队分为数批陆续自城下向前方进发。信玄所统率的主力部队在十八日那天最后离开古府。

勘助身处最早离开古府的部队之中。自天文十二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以来，近二十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勘助料想自己此去之后，今生恐怕不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了。此战胜败完全无法预料，然而他却与高坂昌信不同，高坂昌信考虑的是战败之后如何收拾残局，而勘助考虑的却是一定要让信玄将胜利握在掌中！无论如何，此战一定要取胜！

然而，不知为何，自己却不再想活着踏上这片土地了。

若是连此次战斗都不会让自己死去的话，那么在今后的战斗里，自己也不会阵亡了。这种感觉仿佛将会置身于无尽的永劫之中一般。不过，人固有一死。既然如此，那么自己的死期，果然还是在这场决战之中为好。这一场大战，仿佛正是要给自己的生命做一个了断一般，如此步步逼近。这便是勘助此刻的心情。

勘助带了五名随从，离开了正向北信前进的队伍，往诹访高岛城方向行去。信玄的本队人马将在两天后自古府出发，在那以前，勘助想做

两件事情。其一便是前往观音院附近由布姬的墓前祭奠一番，而另一件事，则是迎接胜赖了。

自然，迎接胜赖之事并非勘助一人的主意。信玄亦赞成将此次与谦信的决战作为胜赖初阵的舞台。

刚进入諏访，勘助便遇到了前去与来自古府的本队会合的人马，然后从这里的武将口中得知，胜赖半年前便去了伊那。伊那的郡代秋山信友驻守着高远城。因此胜赖在听到此次越后军来袭的急报之后，想必会与秋山晴近^[4]的军队一同出发前往北信。

勘助寻思，今明两日之内，秋山的部队必定会从这条道路上经过，因此决定就在此处迎接胜赖。勘助想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协助胜赖初阵建立功名。他感到，若不亲自侍奉胜赖，与之一同踏上决战战场的话，自己无论如何放不下心来。

勘助策马继续行向高岛城。到了高岛城下町后，勘助却没有进入城门。既然已经知道胜赖不在此处，那么就没有必要进入这因准备出征而纷繁嘈杂的城砦了。勘助经过高岛城门，径直驱马沿着諏访湖岸行进。勘助一马当先，这主从六骑齐齐屈身于马背上，迎风疾驰。夕阳已然落山，最后的余晖将湖面洒成一片斑驳之色。

勘助不时勒马停住，一个劲儿地纵马驰骋会让他感到十分劳累。勘助已经记不清自己曾在这条道路上往返过多少次了，却很少像今日这般时时停下来歇息。看来自己年老体衰亦是不争的事实啦。每每停下之时，那风吹得双颊发凉。已是仲秋时节了。

由布姬之墓，正在她常年居住并在此停止呼吸的观音院所处丘陵的山腰。自由布姬去世以来，不觉竟已流逝了五年有余的岁月。

勘助让随行人等在墙外候着，自己独自一人来到由布姬墓前。勘助正对墓碑跪坐下来，仿佛由布姬正与他相对而坐一般。

“公主。”

勘助脱口呼唤道。

“公主，别来无恙。这一年来老是打仗打仗，没想到竟然无暇来此问候，您一定感到很寂寞吧。此番前来，却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公主您：长久以来一直企盼着的主公与谦信一决雌雄的日子终于就要到来了。是谦信会获胜呢，还是主公会获胜呢？请公主您在九泉之下好好观看吧。主公若是不能获胜的话，可如何是好？公主您是如此深爱着主公啊。

公主您如此深爱着的主公，若是不能获胜的话，可如何是好？主公号令天下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了。我勘助便是为了这场决战，一直活

到了今天。若非为此，我怎会苟活至如今呢。我勘助早已死去多时了。早在公主您故去的弘治元年十二月那天，已追随您而去了。哎，那可真是寒冷的日子啊。在那天亡故的公主您，也一定觉得十分寒冷吧。”

勘助口中兀自喋喋不休。他心中涌起千言万语，要向由布姬诉说。这一旦开了口，却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那话语只顾不断地自口中喃喃而出。

倏地，勘助抬起头来。那风中似乎隐隐传来马蹄之声，想必应该是自高岛城出发的骑兵团吧。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向您禀报。那便是胜赖大人的初阵了，十六岁的胜赖大人终于踏上了战场。名门諏访家之血正在胜赖大人的体内流淌着。公主您可是辛苦了啊！”

在那大雪之日从高岛城内出走，让勘助我无比担心。此刻在我脑海里面，那事竟恍如昨天刚刚发生一般。不过，时至如今，公主您也当高兴才是。此刻諏访家的血脉——”

言及此处，勘助忽然噤口不语。由布姬那独有的冰冷而清澈的笑声，似是传入勘助耳中。

“您在笑什么呢？”

勘助刚有此念，那笑声却又极似低声啜泣。

“公主，您在哭吗？”

勘助站起身来，四下环视。不知何时暮色已经渐渐包围了由布姬的墓碑。

“公主！”

然而，此时那不知是笑还是哭的声音已然消逝无踪，唯有秋风兀自从丘陵下吹来。

勘助木然伫立原地。由布姬当会如何看待这即将到来的决战呢？适才自己耳边那由布姬的声音，究竟是笑声还是哭声呢？公主她究竟是在欣喜着，还是在悲伤着呢？勘助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下来。今日之前，勘助一直认为自己此番带来的消息当会令九泉之下的由布姬高兴才是，然而现在，他的这种想法却渐渐动摇。

由布姬那冷然而又令人不快的笑声，意味着什么呢？

不，那也许并非笑声。若非笑声的话，当为低声啜泣才是。

若是啜泣之声的话，其中究竟又有着何种意味呢？

“有事相报！”

此时，一名随从自围墙外向勘助喊道。那随从的身影已被暮色笼罩，看不分明。

勘助转过头去，大声喝问：

“怎么？”

“有大批兵马正自山丘下通过。木曾的部队应该尚未到来，恐怕是伊那高远的秋山大人的军队。”

随从们知道勘助要去迎接与伊那部队一同前来的胜赖。

“什么？伊那部队吗！”

勘助认为，若说是伊那部队的话，那么来得未免快了一些，于是命随从迅速前去确认。此刻，一度因为风势而听不

真切的马蹄声忽然清晰起来，那蹄声哒哒如奔雷一般愈行愈近，想必正要从这丘陵的脚下通过。

未几随从回来。

“正是高远的秋山晴近大人的军队。”

听到此言，勘助拜别由布姬的墓园，与随从一行直下丘陵而来。

秋山信友的部队默默地向前疾行。夹于两侧的骑马队之间的步兵部队绵绵无尽地走在行军途上。不用说，这军队正是收到了来自古府的快马的通报，正急急赶往北信之地。

“秋山大人何在？”

勘助策马来到部队近前，一段一段地向部队中的武士询问大将秋山晴近的所在，但似乎没人清楚。有人说他在前面，也有人说他在后尾。勘助只得不断驱马前行。

“秋山大人在吗？”

勘助口中不时呼喊着，一面驱马向队伍前头行去。

月亮要待夜半时分才会升起，此刻周围极为黑暗，除了左边湖面上朦胧微光隐约可见之外，无法看清任何东西。

“秋山晴近大人在吗？”

勘助不知如此叫喊了多少次后，终于听到一个年轻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勘助吗？”

勘助勒马停住。

“是胜赖大人吗？是少主吗？”

“正是。勘助吗？”

“噢噢！”

勘助心中激动，声音变得颤抖。此时一骑武士自部队中离脱，来到勘助身旁。

“是老爷子啊！”

“正是在下。正寻找少主您呢。”

“勘助，入列吧。”

“是！”

“一边走一边说吧。”

胜赖立时返回行列之中，勘助亦随其后。

“我正率领着五十骑武士呢。”

胜赖骄傲地说道，声音多少有些兴奋。

“那可真是了不起啊！”

勘助回应，心中一面暗忖：这与其说是率领了五十骑武士，莫如说是被这五十骑武士保护着才对吧。此时，勘助被连自己亦全然无法控制的心情所驱使，忽然对胜赖说道：“请您务必率领这五十骑武士，进入高岛城中。”

“你说什么？”

“初阵对您来说尚属太早，请务必再等待一年吧。”

“岂有此理，胜赖我不愿听。”

这年轻的声音之中饱含着固执。

“不，这是主公的命令。在下勘助正是为了向您传达此事，因此特意

赶来的。”

“这是父亲的——”

“是的。这正是主公严厉的指示。”

“我要请求父亲重新考虑！”

“不，这可不行。以主公的脾性，既然已经如此说了，就不会再答应您的请求。还请务必等待一年才是。”

虽说有些苛刻，不过勘助终于还是下定决心说了出来。

勘助突然决定不让胜赖在这次决战中上阵，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这样就好。说出来之后，勘助不知为何松了口气。

勘助此刻对让胜赖参加此次决战一事害怕起来，对于此事，他奇异地失去了自信。这是在拜祭了由布姬的墓园后，心中突然发生的变化。勘助觉得，由布姬泉下有知，未必对胜赖初阵之事感到喜悦。因此，不必将这位年轻的武士送到如此危险的战场上去。至于信玄那里，想办法找一些理由，总能搪塞过去的吧。

到高岛城下，勘助与胜赖离开了部下们，进入城中。

在城内篝火映照下，胜赖的脸色却依然显得苍白，双唇紧闭，任谁都能看出他憋着一肚子气。那生气时的表情，活生生的便如由布姬再世一般。

“率领五十骑武士上阵作战，显然不如将来作为伊那高远城城主，率领两千兵马出征更好。我勘助以性命保证，这一年之内，一定请求主公让您担任伊那郡代之职。您故去的母亲大人，亦是如此考虑的。”

无论勘助说什么，胜赖只是闭口不理。勘助也不在意，径直将胜赖带入城中的内院，然后对他说道：“这座城就托付给您了。拜托了！那么，我勘助就此告辞。”

勘助感到久留此处也是无益，于是朝城门方向返回。走近城门时，突然听得一声呼唤：

“勘助！”

是女子的声音。勘助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於琴姬站在那里，半边面庞已被篝火映红。

“这、这不是於琴公主吗！”

“请多保重。”於琴姬说。

勘助施了一礼，从於琴姬身前经过，却又折返回来，翻身下马，说道：

“从今往后，还请您助胜赖大人一臂之力。此次的决战胜负难言。若是有个万一的话，还请相助胜赖大人——”

“您为何突然说起这样的话来？”

於琴姬似乎有些惊讶，顿了一顿，接着道：“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力量啦，唯有两位小公主与信盛。

信盛也已经十二岁了。我想他会像你曾经说过的那样，成为胜赖大人的得力臂膀的。”

“如此我便放心啦。我勘助，可以心无挂碍地上阵了。”

说罢，勘助跨上马背。

勘助出得高岛城门，心中已无半分牵挂。无论什么时候死去都无所谓了。不过在死去之前，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够亲手举起谦信的首级。

信玄本队一万人按照预定计划，十八日自古府出发，二十日翻越大门岭，待南信一地的三千兵马加入部队后，全军于二十一日到达腰越，当夜在上田宿营。

来自海津城的快马频繁带来消息：谦信已然渡过千曲川，将本阵布于海津城附近的妻女山上。谦信这举动与武田军此前的预期全然不同，实在是大胆至极。通常来说，以千曲川为界布下阵势，与海津城遥遥相对，这才符合道理。然而谦信却渡过千曲川，虽说如此一来有可能迂回到武田本阵的后方，然而同时却也切断了自己的退路。

信玄在上田扎营之时，北信诸城砦的部队陆续赶到。这新加入的兵马约莫五千，于是武田大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一万八千人。

二十三日，信玄自上田出发，于二十四日拂晓渡过千曲川，进入川中岛，与妻女山的谦信军相对布下阵势。此后五天，四下无风，两军相峙，气氛益发紧张。

二十九日，信玄再次横渡千曲川，全军返回海津城内驻扎。

妻女山的谦信与海津城的信玄咫尺相对，双方在如此对峙中迎来了九月。满山遍野霎时铺上了一层晚秋的寒意，阳光也变得微弱。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海津城将兵齐集于本丸附近，举行酒宴。因宴会于阵中进行，在场的武将尽皆披挂整齐，席上话题亦是如何进攻妻女山的谦信军队。

“我方人马将近二万，与此相对，敌方只得一万三千。

若是全军一气冲出城去，以破竹之势直取敌阵，仅凭这人数优势便可说必胜。若是这一战拖得太久，于士气难免有所影响。”

饭富兵部一如既往地坚持他正攻法的理论，这个建议秋山晴近与高坂弹正忠亦表示赞同。

“勘助认为呢？”

信玄问道。

“嗯。”

勘助回应了一声，却没有答话。勘助如今能够确定的是：只要坚守此城，武田军绝对立于不败之地。这座海津城是自己指挥建造、绝对无法被攻陷的城池。只要据守此城作战，就一定不会被击败。这是他目前唯一信心百倍的事情。

说实话，除了这个之外，勘助全无把握。大军出城直接攻打妻女山的话，或能取胜，或将败北。

“饭富大人的意见，那自然是十分恰当的。不过在下始终认为，如此作战虽有取胜的可能，但同样亦有战败的可能。”

稍顷，勘助说道。

“说得也是啊。”

信玄笑了起来。信玄感到勘助对于此战的谨慎态度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实在是有些可笑。虽煞费苦心地渡过千曲川到对岸去布阵，后来却又收兵进入海津城内，这全因勘助固执己见的缘故。

“那么，要如何才能取胜呢？”

“要等待敌军有所行动，然后依敌军的行动来决定我军的作战方策。若是我方先有动静的话，妻女山的敌军便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可不妙了。”

“那就是说，要静待时机吗？得一直等下去吧。”

信玄依然笑着说道。信玄总是对劳苦功高的勘助有着偏袒之心。虽说勘助的想法与信玄并非总是一致，但信玄即使明知可能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也要支持这位老军师的意见。对这位把与谦信的决战作为目标，迄今为止尝尽辛酸的老部下，信玄希望能将这一战的荣誉加诸他的身上。

当晚，勘助自大帐中退出之后，高坂昌信前来拜访。

“我有一事，想说给老人家您听听。”

高坂昌信说道。

“什么事呢？”

“不是别的，我是估摸着这一两天内，我方当会倾全军兵力，出城攻打妻女山了。”

“原来如此。”

“我想，主公亦有这个打算吧。”

“嗯，那又如何呢？”

“饭富大人自不必说，大概所有武将都会赞成此举吧。”

“大人您呢？”

“我吗？我也不反对。若是两军在千曲川及川中岛一带交战的话，则另当别论。如今的状况之下，我想我军数量上的优势当会发挥作用才是。”

勘助默然不语。既然这些以善战闻名的武将们尽皆如此考虑，想来此举应该不会有错。然而，勘助对于取胜却没有绝对的自信，他亦认为没有任何人会有必胜的把握。只要有一丝不确定的话，这岂非便是拿武田的家运当赌注了吗？

“既然高坂大人您也这么说，我勘助一定会好好考虑的。”

不过，我想先去见见主公，看他究竟意下如何。”

勘助说道，面色约略有些苍白。高坂昌信离开后，勘助径直来到信玄居所。

信玄一见勘助，开口就道：

“已经听说了吗？”

“主公您果然也想由我方来发起决战吗？”

“是的。”

“理由呢？”

“这可就不好说了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突然想要发动进

攻了。”

“这样的说法，我勘助可没法接受啊。”

“但是，我就是这样想的。——您想要打仗的话，您就去打好了。”

信玄仿佛在模仿谁的口吻，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哎？”勘助抬起头来。

您想要打仗的话，您就去打好了——勘助口里也喃喃重复着这句话。没错，这是由布姬曾经说过的话。

勘助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信玄的脸，突然说道：“这次，我前去公主的墓园拜祭了。”

“噢，是吗。”

信玄顿了一顿，又道：

“你让胜赖住在高岛城，不让他来参加此战了？”

“您知道了吗？”

“嗯，这事很快就传到了我这里。”

“依我勘助的想法，想让胜赖大人初阵的时间推迟一年。”

“为何要推迟呢？”

“此次决战非同小可，若是有个万一——”

“唔。方方面面的准备俱已妥当，勘助你为何还是如此谨慎呢？毋庸过于担心，胜赖会平安无事的！”

“是。”

“由布姬亦放下心来了吧。她对我说：您想要打仗的话——”

信玄如先时那般模仿由布姬的语气说着，再次大笑。

这一刻，勘助倏地感到四肢百骸的勇气不断涌入胸中，自己似乎也如信玄那般，冥冥中听到了由布姬的这句话语。

“主公。”勘助向前探出身去。

“若要进攻的话，便兵分两路吧。一路兵马前往妻女山奇袭谦信营地，另一路则渡过千曲川前往川中岛布下阵势。

当越后军遭受袭击而拔营下山，必会横渡千曲川。此时，待机于川中岛的这一路人马，便予其最后一击！”

“唔。如此作战，几时为好？”

“越快越好。”

“明天夜里？”

“不。”

“后天夜里吗？”

“如果决定要如此行动的话，便在今晚进行吧。这样一来，此计必定不会泄露。眼下知道此事的，唯有主公与勘助两人。”

“由布姬她，或许也知道吧。”

说到这里，信玄立时站起身来，向屋外走了几步，却又忽然折回问道：

“妻女山的奇袭部队让谁去指挥呢？”

“让高坂大人指挥如何？”

“好吧。人数呢？”

“一万二千。让他们在高坂大人的指挥下于深夜出城。”

饭富、高坂、真田、小山田几位大人的兵马，都编入这一路先遣部队吧。现在离出城还有约莫一刻时分。”

“剩下来的，可就只有八千人啦。”

“这边由主公您亲自统率，于拂晓前渡过千曲川，在川中岛布阵。山县、穴山、内藤，以及信繁大人、逍遥轩大人的部队，俱编入这队人马。正好夜半之时月亮方才升起，利于先遣部队行进。而清晨之时雾色极浓，可掩护本队人马行动。”

勘助说完，便自信玄跟前退下。

不多时，城内广场之上便挤满了将要出阵的武士。由于禁止说话，夜色之中唯独听见擦拭、披挂武具的声音以及马蹄声，气氛十分紧张。

深夜，高坂昌信统率的一万二千人的大部队，为了在卯时^[5]准时向妻女山谦信的营地发起攻击，在月亮升起之前迅速出城，登上了前方丘陵的陡坡。

高坂昌信跨上战马，来到勘助身前。

“老人家，我先一步出城了！”

高坂短短地说道。黑暗中，勘助只听得见高坂的声音，却看不真切。

“祝您武运兴隆！”

“也祝您武运兴隆，老人家！”

高坂的身影很快远去。这一万二千人的部队出城，花了很长时间。先遣部队的大批人马离开之后，城中变得十分安静。勘助率领少数部下来到广场西南的楼橹下面，静待本队出发的时机。一刻之后，这海津城内便一兵一卒也不剩了吧。

勘助良久一动不动，思绪万千。自天文十二年来到武田家仕官，到如今已经过了近二十年光阴。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充斥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合战。除了合战便什么也没有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合战便如同大大小小的石子一般，翻滚推动着岁月一去不还。

寅时^[6]一到，作为本队先锋军的山县昌景部队率先出城。此后穴山伊豆、武田信繁、内藤修理等人率军陆续自海津城出发。

勘助跟随在信玄的旗本队中最后出发。出得城门，勘助回首望去，那无人的城砦孤零零地坐落在黑暗中。虽然天边已现微光，但周围咫尺之处仍是一片黑暗。任谁看去，海津城此时都不过是一团黑黝黝的巨块。不过，唯有在勘助眼里，这城砦犹如在白天一般轮廓分明。无论是本丸、二之丸，还是五座城楼，其位置均是清晰可辨。全因此城是勘助亲手所造。

兵马于浅滩处渡过了千曲川，此时的川中岛平原正笼罩在茫茫大雾里。武田的本队人马便在这浓雾之下贴着地面悄然变化着阵形，两翼部队横向缓缓张开。信玄本阵所在的川中岛八幡原上，数十面旌旗立于雾中。当先醒目的那面，正是武田家的“风林火山”之旗。

^[1]永禄四年：公元1561年。

^[2]关八州：古代日本关东地方的八个分国，即相模、武藏、常陆、安房、上总、下总、上野、下野。

^[3]奥羽：指日本本州东北的陆奥、出羽两个分国。

^[4]秋山晴近：秋山晴近即秋山信友。

^[5]卯时：相当于早上6点。

^[6]寅时：相当于凌晨4点。

第十三章

高坂昌信所率由甲斐军中一万二千精兵编成的先遣部队，预定将于卯时自山顶向下俯冲攻击妻女山中谦信的大营。

信玄在八幡原布阵后，不断派出探马，注意妻女山方向的动静。虽然雾依然很浓，一间之外便一片混沌，但妻女山上突入谦信营地的我军人马那海啸一般的喊杀声，这里却应能清楚听到。

在听到喊杀声后一刻之内，谦信那如雪崩一般溃逃的军队当渡过千曲川来到这里。等候已久的武田军本队便会杀他个措手不及。取下敌军总帅谦信的首级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此时此刻，无论是信玄还是勘助，均是如此认为。

“还没听到吗？”

信玄不止一次地催促探马加紧探听。在距信玄不足一间处，勘助端坐在马扎之上。

探马的身姿不断自浓雾中出现：

“妻女山方向仍未发现异状，只是隐约见得三处不知什么发出的小小火光。”

如此这般的报告不时传入勘助与信玄的耳中。

“奇袭部队的攻击或许是因为这浓雾稍有延迟吧。话说回来，这么大的雾——”

勘助顿了一顿，信玄接话说：

“即使是在这里，这雾也极为少见。如此浓雾对我军来说，想必是非常幸运的吧！”

“这是当然。——或许这正是諏访明神的护佑啊。”

“这雾对我军来说有利的话，那么对敌方是否也有利呢？”

“是啊，倘若敌军亦准备发起攻击的话——”

说到这里，勘助突然心中一凛，不由得自马扎上站起身来。

“我勘助，亲自去打探一番吧。”

留下这句话后，勘助独自从八幡原的平地向低洼的田野方向行去。

雾开始缓缓移动。松树的树干时时在雾中隐现。勘助每走出约莫两三间距离，便要停上一停。这感觉仿佛在浓雾之中游泳一般，无法判断前方可有物事拦住去路。即使如此，勘助仍然不懈地向前走着，忽而碰到树干，忽而绊到木桩。

勘助被一种强烈的不安所包围。此时此刻，笼罩在勘助身体四周的并非浓雾，而是一种坐立不安的心情。我军眼下正静候着取得谦信首级的那一瞬间，而谦信又何尝不是在这浓雾之中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胜利的时刻呢。会有这样的事情吗？真是岂有此理！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但是，这种不安感又是缘何而来呢？这大雾之中透过冰冷的肌肤直达内心深处的不安感，究竟是什么呢？

突然，勘助停下脚步，大喝一声。

“是谁！”

他分明听到马蹄之声，这匹马似是在周围徘徊往返。未几蹄声渐近。

“风！”

来人大声喝道。

“山！”

勘助回应口令。

“请让一下！”

一骑武士犹如劈开浓雾一般倏地出现在勘助面前。

“我是山本勘助。你是探马吗？”

“是！”

来人勒马停住，坐骑前蹄高高扬起。

“急报，这前方的田地中，藏有数百名骑马武士！”

“我军吗？”

勘助急忙问道。

“我想应该是吧，但我不太明白。”

我军以八幡原为中心，左右展开布下阵势。在八幡原的后方或许会有后阵的士兵，却不应该有人往前进军。这样想来，前方应当没有一兵一卒才对。

“好了，去吧！”

勘助不由分说，拨转马头，急急驰向信玄所在的本阵。

此时，浓雾以极快的速度散去，左右的树梢渐渐看得分明，树根亦自雾中显现。

勘助回到本阵时，只见包围在四周的旌旗仿若隔着一层薄绢一般。而这薄绢亦渐渐透明，乃至消失。

“主公！”

勘助大喊。信玄亦同时问道：

“妻女山方向如何？”

“事出万一，妻女山上恐怕已是一座空砦。”

“什么！”

信玄猛地站起。

“谦信或许便在前方的浓雾之中。”

“岂有此理！”

信玄大惊，厉声喝道：

“那可如何是好？”

这声音却也不禁微微颤抖。

稍顷，指示变换为作战阵形的号角声低沉而浑厚地响起，与此同时，一骑探马、两骑探马，紧接着第三骑探马疾驰而来。

“有大军在离此数町之外布阵，右翼开始移动！”

来者高声通报。

“左翼的骑兵部队在东边展开！”

第二骑探马来报。

“前方的部队正是越后军，人数一万数千！”

最后一人话音未落，西方响起激烈的铁炮铙声。

不知不觉间，大雾所剩无几。散布在这大平原上的小高地、松林、田野、道路、密集的房屋、河川，犹如自雾底涌出一般，悉数看得分明了。

勘助倏地呆住。这是他此生当中在这世上从来未曾看到过的恐怖场面。数百，不，数千名骑兵组成的集团分为左中右三路，如风卷残云一般向此时信玄与勘助所在的八幡原直扑而来。这三条由骑兵形成的缎带，将平原齐齐斫为四段。

勘助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看得瞠目结舌。敌军的攻击方式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一瞬之后，喊杀声亦自我方阵营中响起。左翼武田信繁

的骑兵部队约七百人合作一团，向自平原之上杀来的一条缎带迎将过去。

“主公！”

勘助叫道：

“作战策略失误，我方如今陷入了不曾意料到的境地了！”

“能取胜吗？”

信玄此刻却出奇地冷静。

“一定得取胜才行！”

“不取胜的话，可就没命了啊。”

“比起性命来，您更加对不起武田家的先祖吧！”

“我可不想死。我要活着！”

在两人犹如说笑一般的对话之后，信玄悠然地笑了起来，似乎此刻并非身处困境之中。

“勘助，在高坂的先遣部队回来之前，这会是一场苦战啊。在那之前，你可别丢掉性命啦。”

信玄说道。

“主公，您也是。”

勘助回答。他的心意亦与信玄相同。武田军中骁勇善战的高坂、饭富、马场、小山田诸将，已尽数编入先遣部队中前往妻女山，不在这战场上。此战胜负的关键，便系于这一280万二千人的大军能否加入战团。若能坚持到那时候，胜利当属我军所有吧。无论如何，在那之前不能让信玄战死。勘助决心护卫在信玄身边，直到最后一刻。

杀声四起。继左翼的武田信繁部队之后，中央的山县三郎兵卫部队、右翼的内藤修理亮、诸角丰后守部队均已迎上敌方袭来的大军。

勘助没有想到，多年以来自己脑海中描绘的与谦信军的决战，会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势之下展开。然而，眼下这激烈的战斗已经作为现实呈现在勘助的眼前。

雾已散尽，大地被浓雾洗濯一番，正是一个明净的秋日之晨。信玄身上绯红色的法衣十分夺目。信玄在法衣外披着黑色铠甲，头戴諏访法性之盔，端坐于马扎上。勘助立于一旁，已剃度了的法师头上缠绕着白色钵卷^[1]，身上披挂的亦是黑色甲冑。

一时间，喊杀声变得激昂起来，其中夹杂着军马撕裂心肺的悲鸣。两军的先锋已然战作一团。

从两军一交锋开始，武田军便陷入苦战。兵力上的差距自不必说，作战计划的失误也大大影响了士气。不管怎么说，如今的状况，正是武田军遭到了越后军的奇袭。

务必要取胜。在我方先遣部队那一万二千人到达战场之前，战况再怎么不利，都要苦苦支撑下去，如此方有取胜的机会。——勘助心中便只有这个念头。如今已经没有考虑战术的余地了，双方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已经演变成为力量与力量之间的搏杀。勘助的作战策略，被谦信漂亮地将计就计了。

“信繁那边如何了？”

信玄并没有将视线投往战场，只是半闭着眼睛，以极为平静缓慢的语气问道。

“还未被击溃。”

“嗨，坚持得不错啊。”

信玄说道。他那说话的神情，让勘助感到一股暖意。信繁的苦战勘助亦看得分明。仅仅七百的兵力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围剿，如风中之烛一般飘摇不定。

勘助忽然感到危险急逼过来。敌方军力不断加入战阵，冲上前来。与此同时，苦苦支撑到现在的信繁部队终于崩溃。由于人马本来就少，

这一崩溃，顿时被狂卷而来的敌方大军完全吞没，甚为惨烈。

霎时间，山县三郎兵卫部队的一千兵马自侧面冲出，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将敌军割为两段。那凌厉的攻势教人看来激动不已。

“信繁大人虽已溃败，不过顶替上来的是——”

“是山县吧。”

信玄说道。

“是的。”

“这边暂且不用管他。右翼呢？”

“诸角大人的部队正在苦战。”

“还能撑下去吗？”

“内藤部队正向右迂回，胜败暂时无法判断。”

稍顷，传来武田信繁阵亡的消息。

“信繁大人，战死！”

一匹快马急奔过来，倏地失了前蹄，那报讯的武士一个筋斗从马上栽下，手中兀自握着长刀。

“信繁大人，战死！”

那武士爬起身来，再次大叫，然后又向前栽倒。

勘助近前将武士扶起，用膝盖撑住他的胸口，把他身上所中的箭一根一根地拔出。三支箭矢贯穿了胸部，这武士断了气。想必信繁亦是如此，在这战场之上迎来了自己三十七岁生命的最后一刻。

“信繁战死了吗。真是不幸的家伙啊！”

信玄叹道。

“这都怪我。”

勘助觉得非常歉疚，他感到，造成如今的情势全是自己的责任。

“勘助，我已经说了，这是信繁自己运气不好。一定要争取在今日未时庆祝胜利。”

“是。”

勘助无法抬起头来。信玄此言，到底是在安慰自己呢，还是真的相信我军最终能够取胜呢？对于自己这不成功的作战计划，信玄没有半句责难。此刻，勘助感到心潮澎湃，他愿意为信玄做任何事情，只可惜自己的生命仅有一次。他跨上毛色灰白的坐骑，在八幡原的阵中向四方眺望。

如今战场上早已乱作一团，敌我难辨，处处只见兵士之间的殊死战斗。秋日的阳光冷冷地散照在平原上，大地显得抑郁而沉重。刀枪反射的寒光，在这纷繁而嘈杂的战阵之上随处闪现。

如果高坂在这里多好！如果马场在这里多好！如果饭富在这里多好！勘助不止一次地如此想道。甲斐军中精锐的长枪骑兵们，不为别的，正是因为勘助自己的计策而被派往远离战线的地方去了。

接替溃败的武田信繁部队而迎上前去的山县部队，从左翼到中央保持了长时间的强劲攻势之后，却不知何时已被迫转攻为守，正毫无办法地节节后退。

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却又传来右翼的诸角丰后守于乱军之中战死的消息。大将阵亡，右翼人马开始呈现败逃之相。在得知诸角丰后守战死的同时，勘助感到这八幡原就快要变成战场了。由于右翼败退，如今八幡原的本阵前方失去了防备，直接成为了战斗的第一线。

“主公！”

勘助高声呼喊的同时，信玄似乎也注意到了形势的严峻：

“谦信的旗本队将要冲到这里了吧。”

“应该是吧。”

“这样一来，还能支撑一刻时分吗？”

“不支撑下去可不行啊。”

“能支撑下去的话，就会取胜了吧。支撑到高坂的先遣部队从背后突入敌军之时。”

“正是如此。”

勘助向四方传令，务必要固守八幡原。武田本阵如今仅剩一千八百余人了。左翼的后备军原隼人^[2]、武田逍遥轩的部队一千人，以及右翼的后备军武田义信、望月甚八郎部队的八百人，都悉数调来守护本阵。如此一来，武田的所有人马都已加入了战阵。

霎时，勘助听到了令大地都为之颤抖的喊杀声。果然，敌军旗本三千骑，自离此数町距离的高地向此处杀来。

信玄第一次挥动采配，向旗本全员下达了冲出八幡原迎战敌军的命令。

“主公，我把马牵来吧！”

慌乱中，勘助向信玄喊道。

信玄依然端坐马扎上，只是摇摇头。宛如武士人偶那般一动不动。

“我勘助去看看。”

勘助打算亲临阵前打探一番。

“先遣部队还未回来吗？”

“还未回来。”

“好，你去吧。”

信玄说道。这已陷入穷途的年轻武将眼中，却依然散放出熠熠光彩。

勘助策马在高地上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直向这广阔平原的尽头望去，仍然不见一兵一卒的身影。高坂在干什么？

马场怎么了？绝望之感渐渐攫住了勘助的内心。

勘助让两百名部下统统在此等候。他将自己的部队作为守护信玄的最后之盾，等待着出击的时机。

乱箭一支支地打在松树树干上，落到地面。喊杀声四起，铁炮铙声不绝于耳。仅仅一町之遥的前方，已化为修罗场。两军攻守进退，拼死搏斗。

勘助驱马不断徘徊，心中只是企盼那平原尽头赶快出现如芥子粒一般大小的黑点。此战的胜负全然系于那黑点的出现与否之上。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主公。”

勘助再次来到信玄身旁。信玄道：

“与村上义清那一战时，也跟现在一样呢。我这周围一名兵士也没有。”

与村上义清的那一战，亦陷入了凶险的境地，不过最后不还是取得胜利了吗！信玄言下之意是这个吧。情势已到了这个地步，信玄却依然

在考虑着胜利的事情。在他背后全然没有死亡的阴影。

此时，武田逍遥轩的部队犹如被割开一道伤口一般向两旁分开，敌方二三十名骑兵合为一股直逼过来。

勘助向自己率领的两百名精兵下达了出击的命令。此刻，不得不将最后一兵一卒也投入修罗场的时候，已经来到。

激战已持续了半刻以上。勘助从未经历过如此激烈艰难的战斗。敌军以无论如何也要一气将信玄本阵摧毁的气势，

二三百人马合为一团，数度向武田军本阵发起冲击。一时间，地动山摇的惨叫声与喊杀声混合着军马的悲嘶铺天盖地。武田军不断地抵挡袭来的敌军，将其分割、包围，不遗余力地苦苦支撑着。这是一场完全如文字所描述那般壮烈凄绝的血战。

勘助指挥着自己手下人马不断左右移动截击。不能让一名敌军靠近信玄所在的本阵，这是他的职责。他的这些部下每一次移动过后，仅凭目测便会看出人数明显减少。

勘助每得喘息之机，便会向松林中的本阵瞥上几眼。在这两万余人激烈缠斗的平原之中，这一片区域却仍然无比寂静。武田军的数十面旌旗直直地矗立于彼处。尚未有一名敌兵踏入这片禁地。然而，那只是时间问题了吧。大概很快越后军便会如潮水一般充满这片地域。

“山本勘助！”

勘助听得呼唤，回头看去，信玄的嫡子义信正策马奔来。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武将眉间负伤，右颊已被鲜血染红。

“父亲就拜托你了，请不要离开这里。”

“那么，义信大人您呢？”

“我去袭击敌军本阵。如此下去，我军会被慢慢击溃的。”

“这以后就拜托你了！我义信，突袭敌军本阵去了！”

义信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要杀入敌方本阵，取得谦信的首级吧。然而，要到达谦信本阵却并非易事。此地与谦信本阵之间的数千敌兵，成为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勘助凝视着义信的脸。多年以来，勘助一直与这年轻武将周围的势力对抗着。勘助保护着由布姬、保护着於琴姬、保护着胜赖等妾腹所生的孩子不受这势力的侵害。

如今，勘助却想道，自己长时间以来对这位年轻武将的憎恨，除了

他是正室所生的孩子以外，却没有其他大不了的理由。

秋天的阳光无力地照射在义信那龙头之盔的武田菱^[3]饰物上。义信紫色镶边的铠甲已然破损，青色战马亦负了伤。

片刻，勘助静静说道：

“此事，让我勘助替您完成吧。”

接着，勘助又道：

“如您所言，如此下去我军支撑不了一刻时间。我们所指望的先遣部队，却不知为何依然没有到达这里的迹象。”

勘助说着，再次将视线投往平原尽头。高坂率领着的那一万二千人马仍然连一个影子也不见。

“让勘助我去突袭敌军本营吧。大人您留在此地，若是左右两翼皆支撑不住，那时你便与主公一道杀开一条血路，去往海津城暂避一番。”

“不——”

义信坚决地摇头，想要说什么，勘助打断了他。

“请切勿轻贱您自己的性命。大人您的性命与我勘助这性命可大不一样。您是武田家的嫡子，是武田家的血脉！”

勘助如此说道。曾经为了胜赖，想要除掉义信性命的勘助，如今却维护起义信来。武田家的命运正处于危急之中，此时此刻，无论是谁，只要体内流淌着武田氏之血，他就是必须要被珍视的人物。

“不——”

义信却仍不答应，猛然拨转马首，想要离开。

“您还不明白吗！”

勘助厉声喝道。

“我绝不能让您离开此地。您不守护着主公的话，谁来守护呢！”

说罢，勘助双足一夹，驱马前行。中途拐了一个弯，直向信玄所在的本阵方向奔去。

信玄右手扶着松树，笔直地站起身来，从容不迫地眺望着这平原之上的修罗场。

主公完全具有伟大武将的风范了！——勘助想要高喊出来。迄今为止，在勘助所看到过的信玄当中，此刻的信玄最是伟岸英武。此前的信玄，自战斗之初便会策马不断徘徊，且无论何时，都要挥动采配亲自指挥作战。然而，在今日这败相象浓厚的决战之中，信玄从一开始便仿佛置身事外一般沉着冷静。除了下达重大命令以外，其余尽皆听凭部下自行定夺。

信玄将手轻轻放在松树树干上，仿佛俯瞰风景一般，悠然地环视着平原各处的战况。他那表情无论如何都不像凝视着败战情势的样子。勘助很想让由布姬看看此时信玄的风采。那正是海内第一武将的风采。

勘助拨转马首，在田地一角将剩下的亲兵集中在一处。

“接下来，我们要直穿敌阵，突袭敌军大本营。在到达敌军大本营之前，一直向前疾冲就好，周围的敌兵不要管他。诸君的生命，如今就交予我勘助吧！”

噢——！激昂的喊声自部下之间响起。

下一瞬间，勘助拍马向这修罗场的一角疾驰而去。稍顷，勘助回头看时，只见部下们合作一团驱马紧随其后，人数多于预想。

四周尽是敌军。勘助伏于马背，上身紧紧贴着马脖子，双手犹如朝拜一般举刀向前，就此纵马疾驰。

不知从何时起，勘助感到全身已被疼痛包围，却无暇顾及，只是兀自不断将刀锋斩向敌人，并不断承受着敌人的刀锋。

倏地，勘助见到前方竖起一片枪阵。突然，胯下战马高高跃起，如发疯一般掉头向一侧狂奔。奔出约莫半町距离，后蹄一软，坐倒在地。这正是在一个小丘的脚下。

勘助被远远抛在了地上。

爬起身来之时，勘助突然愣住。不想此处竟然能够望见平原的全貌。从这里能看到田地、能看到满是芒草的原野、能看到水洼及浅濑。而在这平原的尽头，芥子粒也似的细小黑点，犹如蜘蛛卵一般四散出现。

啊啊！终于回来了！勘助想道。随即他反射似的向松林方向望去，此时，数名骑马武士从他身畔驰过。

勘助站了起来。几名敌方杂兵自右向他渐渐逼近。

勘助摇摇晃晃地迎上前去。杀掉一人之后，自己肩上亦负了伤。杀掉第二人之后，脚下又被砍中。勘助立时坐倒在地。

“主公！先遣部队回来啦！庆祝胜利吧！”

长枪刺入勘助的侧腹，勘助紧紧握住枪柄，尽力站起身来。

平原上的黑点，数量正在渐渐增多。

风林火山之旌旗，仍旧矗立于信玄所在的松林一角，四周围绕的数十面武田军的旗帜亦在风中翻飞舞动。武田义信的一队人马当守护着本阵吧。在这混战之中，一万二千人大军的加入，除了意味着胜利之外，没有别的结果。胜利一刻一刻地逼近。务必要活下去！勘助如此想道。

“山本勘助，我来取你首级！”

一个极为年轻的声音说道。勘助循声转过头去，却什么都没看见。

勘助紧握刺入自己身体的长枪枪柄，另一只手中的三尺长刀在身旁急挥，却似乎没有斩中任何东西。

“就要庆祝胜利了，主公！等待不了多久啦！”

剧烈的疼痛在肩上游走。勘助仿佛被刺入身体的长枪拉扯着一般，踉踉跄跄走出半间之遥，撞在松树树干上。勘助背靠树干，兀自勉力持刀摆出架势。

此时，勘助这一生中最为平静的时刻来临。惨叫声与喊杀声虽依然铺天盖地，但勘助却充耳不闻。忽然，勘助眼前浮现出板垣信方的面容。信方说道：

“你活得可真久啊。我死之后你竟然还活了十多年呢！”

信方话音刚落，由布姬的容貌随即出现。由布姬如她心情愉快之时那般轻笑着，声音仿若珠玉翻滚一般由远及近：“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呀？本来就这样难看的脸，却还负那么重的伤！”

充满非难的语气正是由布姬独特的说话方式，这令勘助

为之心醉。

“你可是山本勘助吗——报上名来！”

又是那异常年轻的声音。不知为何，勘助觉得自己若是死于年轻武士之手，则不会心有不甘了。

“不错，我正是武田的军师，山本勘助！”

话音未落，勘助只觉一股切断自己生命的寒意倏地掠过脖子。

鲜血冲天而起。军师勘助那异相的首级离开了他矮小的身躯。

平原的一角，已经渡过千曲川的高坂、马场、饭富的骑兵队正如奔雷一般直指越后军背后。

而此刻的谦信，猛然拔出二尺四寸长的太刀，驱策爱马放生月毛[4]，直向武田本阵冲杀过来。这位头戴金星之盔，并用纯白的绢布宛如修行僧一般将头盔包住的越后军总帅，想要单骑与宿敌信玄决一雌雄。

此时，距信玄如预言那般庆祝胜利的未时，尚余一刻以上。

平原的天色已与先时全然不同，原本微弱的秋日更加黯淡，浑浊的乌云正自西南涌起，滚滚而来。

[1]钵卷：这里指缠绕在头上的头巾。

[2]原隼人：原隼人佑昌胤，原昌俊之子，武田家臣。隼人佑是官位。

[3]武田菱：武田家家纹。

[4]放生月毛：谦信的爱马。月毛，指马的毛色接近米色。

译后记

译毕最后一字，我后仰靠在座椅上，脑海中满是小说结尾山雨欲来的气息，挥之不去。

“不错，我正是武田的军师，山本勘助！”随着这堂堂正正的自报姓名，勘助的一生戛然而止，他的爱、恨、抱负、梦想全都在这一刻定格。至于高坂、马场别动队到达战场，谦信与信玄著名的“三太刀”对决，以及武田军的惨胜，都不再存在于这部小说的时空中。唯有勘助生命最后的那一刹那，连同自西南方向滚滚而来的浑浊雨云，成为了永恒。

1950 年至 1960 年，正是井上靖先生创作的全盛时期。

这十年间，先生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发表于 1954 年的这部《风林火山》，正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主人公山本勘助，原是日本历史上传说中的名军师之一。在本书成书的年代，山本勘助存在的真实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井上靖先生却用自己的笔向读者描绘了一个鲜活动人的勘助形象。

小说通篇，均以勘助本人为视点来展开，见勘助之所见，闻勘助之所闻，想勘助之所想，能最大限度地让读者与勘助这个角色进行共鸣，切实地感受到勘助的爱与痛、生与死、抱负与梦想。

勘助对由布姬的爱情，是本书最为动人之处。勘助面容丑陋、身材矮小、一目浑浊、一足残疾，从外表来看可以说毫无可取之处。不过勘助天生敏锐的洞察力与缜密的思维，加上半生的积累，使他在军学之上不输于任何人，因此尽管知晓自己外表丑陋，但与武士们相对之时，勘助是非常自傲的。他知道，论才识的话，这些人远远不及自己，他用不着因为自己的外貌而自卑。然而在由布姬的面前，勘助的才识陡然变得无用。由布姬动人的美丽与勘助丑陋的外表形成强烈的落差，而这样的落差是无法用才识来弥补的。

面对由布姬纯粹的美，勘助感到自卑，并从中滋生出对由布姬的爱意。这种爱是男女之爱，却又不同于普通男女之爱。这种爱去除了官能的因素，变成了十分纯粹的倾慕。

可以说，由布姬对于勘助来说，就是一个极为优美的符号，其中倾注了勘助对于美的一切情感。勘助力图将这美好的倾慕对象与自己的抱负结合起来，于是在他对信玄及由布姬的忠诚的前提之下，有了对身负二人之血的胜赖的忠诚。

这亦是勘助对自己梦想的忠诚。这梦想中，包含了勘助的爱情。

勘助对于由布姬的爱，隐藏在井上先生平淡朴实的行文之中，犹如涓涓细流。然而细流交汇之处，矛盾冲突迸发，强有力地震撼读者的心。可以对比一下书中两场死亡——爱护勘助的板垣信方的死亡，与勘助深爱着的由布姬的死亡。

信方在上田原战死之时，勘助身在本阵，没有亲见，而是通过传令兵的喊叫得知。同样，由布姬的病逝，亦是来自来自谏访的使者告知。因此这两场死亡对勘助来说，都是突如其来，同时对读者来说，也是突如其来。得知信方战死时，勘助尚能抑制住自己的情感，他的经验与才识告诉他，这时必须冷静地继续指挥作战，因此直到战争胜利之后，勘助才有时间为信方之死而悲伤。然而在得知由布姬病逝后，勘助却方寸大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噩耗，只是如发疯一般左冲右突，几乎死在敌军重围之下，幸得部下相救，杀出一条血路，却在荒野中漫无目的地漂泊数日，最后在河滩之上，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号啕大哭。译至此处，从井上先生那平实而有力的文字之中，所有前文铺垫的情感在此一并迸发出来，使我确实地感受到了勘助的悲痛，竟也不由心酸起来。由此而感到勘助对由布姬之爱竟是如此强烈。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机会，通过翻译的方式，与井上靖先生这位伟大的作家进行某种沟通——也许称为一种单方面的学习更为恰当。这是我第一次翻译井上靖先生的著作。虽然以前曾读过先生的小说，但都不若这次来得深刻。翻译比之阅读，委实难了许多，不若读书冷暖自知即可，却还要将这冷暖务求原汁原味地传达给他人。翻译过程中，我通过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乃至每一个章节的结构安排，来揣摩先生的写作意图，这过程既辛苦，却又令人兴奋。先生行文一向平淡朴实，但却犹如平静海面之下的汹涌暗流一般，又令人感到切实的冲击。我在翻译的时候也力求一方面不改先生文字朴实无华之形，一方面能够传达先生作品中暗暗蕴藏的张力。以我尚浅之功，时而感到力有不逮，却也一路撑了过来。及至此刻，译毕最后一字，我依稀能够体会到先生在写完这部小说那一瞬间的心情，不禁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

我由衷地期望，我的翻译能够如我所愿地将井上先生的作品呈于读者面前，然无奈笔下功力不及先生之万一，错误疏漏之处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指正。

本书是日本历史小说，其中涉及大量专有名词，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加以注释，务求最大限度地减少读者的阅读困难。

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感谢重庆出版社的邹禾先生与肖飒小姐对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以及编辑的认真负责。

子安

2008年5月27日凌晨

附录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浜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浜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浜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浜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

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 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

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 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 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

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

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德鲁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

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

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

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

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

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 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战国
城砦群

〔日〕井上靖
张梅 译 著

せんごくじょうさいぐん
天狗文库
SENGOKU JOSAIGUN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集团



SENGOKU JOSAIGUN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77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8) 第179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国城砦群 / (日) 井上靖著 ; 张梅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20.1

ISBN 978-7-229-14524-8

I。 ①战... II。 ①井...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25975 号

战国城砦群

ZHANGUO CHENGZHAI QUN

[日] 井上靖 著 张梅 译

责任编辑 : 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 : 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杨婧

重 庆 出 版 集 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0 字数：170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14524-8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逃亡武士](#)

[旷野](#)

[早春](#)

[阳光与浪花](#)

[甲斐、信浓](#)

[雷雨](#)

[火](#)

[出征](#)

[重逢](#)

[朝霞](#)

[战败](#)

[居合拔刀](#)

[夏日骄阳](#)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逃亡武士

十来个武士排成一列，走在山脊。每人前后保持三尺间距，一声不吭。

这是一条从信浓去往甲斐的近道。

春日苦短，夕阳西斜，把十几人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映在东边斜坡上。

走在最前面的武士忽地停住脚步，席地而坐，跟在后面的十多人也便呼啦在路旁坐下。

显而易见，这是一群残兵败将，个个披头散发，丢盔弃甲。其中三人扛着长枪，却无一例外地失了枪尖。

“大年初一，我望着空中云彩的时候，就早有预感：今年会是个不吉利的年头。大清早的云层里，居然有那种鳞状的青黑色的东西。”一行中最年长、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武士说。

其他人似乎置若罔闻，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我敢说，天正十年还会发生不少晦气的事儿。运气不好的人啊，恐怕连小命都难保喽。”

突然，络腮胡子武士好像想到了什么滑稽的事，双手撑在身后，笑得前仰后合。

“老兄，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啊？”他旁边是一名长脸武士，三十岁左右，慵懒地俯卧在地上。那人抬头望向络腮胡子武士的方向。

“什么好笑？你们不觉得很可笑吗？法性院（信玄）大人的时候，莫要说甲斐和信浓，就算北到越后，南到三河、远江，也全是他的地盘啊。这短短十年间领地不断萎缩，最终只剩下孤零零一座城池。这难道还不滑稽吗？”

络腮胡子武士越说越激动，霍地立起身来，喝道：“你们这些家伙，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要干什么吗？”

无人回应。

“一群酒囊饭袋！城池灭亡了，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连点精气神都没了！知道吗？我们心急火燎地赶路，是为武田家殉死！要是错过城池沦

陷的最后关头就麻烦了！还不快跟上！”络腮胡子武士说。

“谁说武田家注定灭亡啊？”远处一个武士说。

“你真是幼稚！有这种想法的人趁早滚开，滚得越远越好！跟我一起去的话，唯有死路一条。会丧命的，知道吗？”

络腮胡子吼道。

这群逃亡武士依然排成一列，沿着山脊走在甲斐与信浓交界的山区。夜幕已然垂下。

不知不觉间，络腮胡子俨然成为这群武士的统帅。“休息！”他一声令下，大家就立刻坐下。“喂，走啦。”大家就都起身行进。

月亮不见踪影，不过春夜依然有微亮，依稀映照着四周。

每当络腮胡子在谷底或山坡上瞧见有农家亮着灯，便会点出三个人，吩咐道：“你们三个先去填饱肚子。回来的时候记得带个饭团！”

如果有人要跟那三个人一起去的话，他会说：“你们是下一拨。下次要是发现农家亮着灯，就让你们先去。在此之前请先忍耐一下！”

络腮胡子武士的处理方式颇为得当。即使这么多人去同一户农家，农家也不可能一下子提供足够那么多人吃的粮食。

在那三人返回之前，其他人只能坐在地上等待。

三人回来后，大家又一起上路了。只有络腮胡子大口大口咀嚼着他们带回来的食物，沉闷地走在队伍最前面。

这样的事情反复了几次。

大家走累了，就在山白竹林过夜。这时已是半夜三更，刚才笼罩四周的微亮消失了，漆黑一片。十多人的鼾声此起彼伏，响在夜幕笼罩下的山白竹林。

第二日清早，人数竟然少了一半。

“逃跑的全是那些吃饱喝足的家伙！”络腮胡子武士愤慨不已。确实剩下的都是一整天粒米未进的武士。

这些人虽说都是败走的武士，但并不是来自同一城池。

他们是从被织田军以破竹之势逐一击破的信州各地的武田城砦中逃离，陆陆续续聚在一起的。他们并没有清晰的目的地，只是抱着“到了甲斐后也许会有出路”这样试试看的心情，逃往甲斐国。

当然，武田氏的衰亡之运，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谓去甲斐，可能正如络腮胡子所说，无异于送死。

第三日清晨，络腮胡子在釜无川上游的河床上醒来。他甫一睁眼，腾地坐了起来。

昨夜在这睡下时，尚有七名武士簇拥着他，并不冷清；可如今，空空荡荡地一个人都没了！

咦，这帮家伙都跑了吗？！

络腮胡子眼睛瞪得铜铃大，咒骂道：“一群胆小鬼！”

忽然有声音传来。他竖起耳朵凝神静听，一阵鼾声夹杂在湍流的声音中，若隐若现。

当他起身环视四周，只见五六块大石头散落河岸，一名年轻武士卧在石头缝隙间，正酣然入睡。

居然还有一个人！

络腮胡子目不转睛地遥望着他的睡姿，慢慢走近。

“嘿，起来！”他吼道。

“不！”年轻武士轻轻抬了一下头又阖上双眼，“我想再睡会儿。”

“说什么蠢话！今天我们必须进入新府城。走！”

年轻武士无奈地打了几个哈欠，从河床上爬起来，挪到河边洗脸。

看他二十七八岁，身材颀长又很魁梧，甚是引人注目。

其实，络腮胡子早已与这名年轻武士处了三天了，却从没理过他。

年轻武士脸上的泥垢冲掉了，五官分明，宛如雕刻，出人意料地俊朗。一看便知他经历过不少战斗，额头和脸颊都有刀痕，右手手背上也竖着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额头是旧伤，脸颊上显然是新伤。

“就剩你一个人了，要逃命的话抓紧滚！”络腮胡子死死盯着他的眼睛。

年轻武士没理会，反问：“有吃的吗？”

“哪可能有？我们再往前走看有没有村落。”

“好吧，没办法，那咱们往那边走吧。”

二人踩着泥泞的河床前行。

“年纪轻轻，让你去送死，可惜咯！”络腮胡子说。

“我才不是送死呢。我讨厌死亡。”

“讨厌死亡？”

络腮胡子骤然停住，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年轻武士英俊的脸庞。

“即便你厌恶死亡，去了新府城也得死。武田的军队与织田信忠的大军对峙，根本撑不了三天。”

“我知道！”年轻武士说。

“什么？那你压根儿不是去新府城！你肯定是一到甲斐，就逃得没影了吧？难道你老家是甲斐？”

“我老家是伊那。我是从饭田城流落到这儿的。要是想逃的话，早在伊那就逃了，何苦跑到这种鬼地方来？”

“哦，你确实去新府城？”

“对，无论如何都要去！”

“到了新府城，可就一命呜呼了。你要是以为能侥幸打胜仗，可就愚蠢透顶了。”

“既然如此，那您还去找死？”

“当然！”

“为了赴死而日夜兼程？”

“武田歿时就是我殒命之际。这才是武士之道！”

“武士之道？”年轻武士一脸认真地思考一会儿，“我从前也有过你这样的想法。不过现在改变主意了。”

“那你去新府城干啥？”

“此事不方便与你说。”年轻武士的出言不逊激怒了络腮胡子。

“不方便说？连去新府城的原因都不告诉我的话，休想跟我同路！”

“何必大动肝火嘛。反正就算抵达新府城，您也顶多活三天不是？”

二人默默行路，从河床踏上山崖小道，来到盘旋在丘陵中腹的蜿蜒山路，道路靠山的一边是葱茏青翠的杉树林。

行至此处，络腮胡子武士蓦然立住：“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否要为武田殉死？”

“不！”

“你若是像其他人那样偷偷摸摸逃跑也便罢了，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还理直气壮的，我岂能饶你！让你尝尝我藤堂兵太刀的厉害！”

他后退两步，手按刀柄，窥视着年轻武士。

“你本是战斗的好年纪，却贪生怕死。正因为有你这等人，武田军队才会一败涂地！”

年轻武士把视线投向络腮胡子武士，接着也后退了两三步。春日上午和煦的阳光穿透树梢，洒落下来，在地上映成点点金色光斑。

自称是藤堂兵太的络腮胡子武士，背靠一棵杉树。“来吧！”话音未落，刀已出鞘。他注视着年轻武士，喊道：“杀你之前，我已自报家门。你也报上名来！”

“我才不屑于杀一个三四天后就死的人呢。不报！”年轻武士说。

“别磨蹭，快报上名来！”

“我的名字不值得跟你说！”

“臭小子！”

平素看起来不太敏捷的兵太身形仅是微微一晃，他的刀便疾如雷电般横扫过来。

年轻武士往后跳了将近三尺，也拔刀出鞘。

“我本不愿伤及无辜，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年轻武士说。

他双手举起刀，慢慢地一点点地往兵太的方向逼去。

“小子有种！”兵太说完后退了一步。

年轻武士还是保持原来姿势，一点点逼近。

完全不知恐惧为何物的家伙！

完全不知后退的家伙！

兵太这样想。

这种刀术一看就是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纯粹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他一旦拔刀，就早已把身家性命完全置之度外。

杀！杀！杀！年轻武士的眼睛里和刀尖上，充斥着一股不砍翻对方誓不罢休的腾腾杀气。

突然，兵太对于自己鲁莽拔刀一事感到些许后悔。虽然最终谁会胜出尚未可知，但无论如何，双方都无法毫发无损轻易取胜。

然而，兵太这个心思瞬间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就在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杉树林的陡峭山路上展开。

兵太追赶着，试图一刀砍中年轻武士。须臾间，他竟反过来被年轻武士逼到了山坡上面。

“呀！”

“嘿！”

一会儿，兵太在山坡上面，年轻武士在山坡下面，互相对峙着。

除了两人不时发出的吼叫声之外，一切都淹没在釜无川的滔滔激流中。

酣战之际，兵太不由得惊愕失色。

因为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法螺号^[1]的声音。年轻武士也大吃一惊，依旧保持着架势，借势陡峭的斜坡，往后哧溜了半间的距离。

兵太趁此空当，视线穿过杉树林，望向山麓的方向。

在釜无川的河床上，几十人、抑或几百人的绵延的武士队伍，正顺着水流往下游行进。十几名武士从队伍中分出来，弓着腰向这边山坡攀爬。

大事不妙！兵太想。

队伍井然有序，且都背着枪，怎么看都不像武田的部队。

“小心，是织田的部队！快逃！”兵太不假思索地冲正与自己厮杀的对手吼道。

年轻武士登时愣住，半信半疑地问：“织田？当真？”

此时，枪声大作。

兵太慌忙伏地，只听枪弹从身旁呼啸而过。硝烟的味道飘忽了过来，由此可见是在附近被狙击的。

兵太偷偷抬起头，却看到年轻武士正浑然不顾地在前方山坡的密林间往上攀爬。十多名武士紧随其后，沿着同一山坡攀登。

兵太也开始拼命地往上爬。等他爬到山脊上时，第二阵枪声响了。

兵太心生迟疑：该往山脊左边跑，还是右边呢？最终他下意识地往右边跑去。

可是，他还没跑出多远就停住了。正前方，只见那位年轻武士正与十多个人展开生死肉搏。

年轻武士转瞬就砍死一人。被砍翻在地的武士身旁还横着两个伤者。一个伏地而行，另一个仰卧地上，唯有左手摇曳空中。

此人非等闲之辈！

兵太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他突然发现年轻武士的一只脚挪动起来笨拙异常。

难道他负伤了？

兵太往相反方向疾奔，但是转念一想，又掉过头来加入战斗，去救片刻前还是仇敌的年轻武士。

于是，兵太和年轻武士背靠背紧贴在一起，各自对付面前的几个敌人。

“你脚受伤了？”

“刚才从悬崖上跌落，脚扭伤了。”年轻武士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们同仇敌忾对付织田。我来掩护，你快撤！”兵太朝身后的年轻武士大吼，接着又往前追杀着敌人，“真是难缠的家伙！”

“那我往哪里逃？”年轻武士问。

“顺着山脊往高处跑，那就是新府城的方向。”

“好！”年轻武士语调里并没有太多感激涕零的味道。

“织田军到了这里，说明高远城已沦陷。已是穷途末路。”兵太感慨良深地说。

“在下叫酒部隼人。下次见面再致谢。我走了！”

年轻武士话音未落，已狂奔而去。尽管他右脚很不灵便地拖地，但是仍然疾步如飞。他的大刀虎虎生风，杀出一条血路，中途回头砍死一人，随后他沿着山脊逃之夭夭了。

三位织田的武士仍然穷追不舍。年轻武士和追击者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山脊郁郁葱葱的杂树丛中。

兵太被十多个敌人围攻，退到了另一侧的山坡。因为他害怕枪弹。

一个自负的家伙胡乱一刀砍将过来，兵太自肩头一个斜劈，结果了他的性命。可是，兵太自己也因重心不稳，跌落山坡，并顺势翻滚下去。

他把握刀的那只手臂举在头顶，身子骨碌碌地往下滚，停不下来。

紧接着，两发枪声响起。

兵太滚入浓密的小松树后，立刻撑起上半身，在坡面上匍匐前进。他听到头顶上传来武士的声音，便在地上趴了一会儿，又开始在山坡的灌木丛间以腹贴地前行。

说不清过了多久，兵太来到小溪潺潺的悬崖边。追击者已经销声匿迹了。

稍事休息，兵太脑海里浮现出刚才年轻武士报的名字——酒部隼人。

“这个名字似有耳闻。”他在心中呢喃。

确实曾在哪儿听过，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酒部隼人、酒部隼人！

兵太开始前进。在新府城被敌人攻陷之前，他必须进城。

傍晚时分，藤堂兵太翻过横亘在甲斐与信浓之间的大山，来到丘陵连绵的宽阔平原一角。

举目远眺，他看到武田军的最后据点——新府城所在的台地与其他几个台地并列，像是置身于平原之海的岛屿。春日暮色悄然垂下，笼罩着平原以及镶嵌其中的台地。

兵太伫立那里，久久俯瞰着薄暮的原野。

非常安静。在这种寂静中，似乎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兵太贪婪地欣赏着自己出生、成长并为之战斗过的甲斐国的美景。

他得知木曾义昌背叛武田，暗通织田，与织田讨伐甲州的军队里应外合，是在一月初。此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武田军为了阻挡如狂涛巨浪一般从伊那口涌入的织田军，纷纷奋起抵抗，但是却有如螳臂当车，不堪一击。

一国灭亡的时候，竟是这般情形吗？武士们斗志全无，溃不成军，武田方的城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一一攻陷。

藤堂兵太与数百名武士一起，被派遣到信州防卫中最关键的伊那口要塞，支援镇守那里的下条信氏。可是，由于己方出了内奸，将敌人引入城内，因此他所在的城池被迅速攻陷。

兵败如山倒。自那以后，兵太多次退却到其他城池作战，可是武田军在织田大军面前，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一起被派遣到伊那口的武士们也都四散逃窜。

虽然兵太有过多次死亡的机会，但他没有选择死亡。他想回到新府，在主君胜赖身边结束性命。

兵太在村子里找到一处深宅大院的人家，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他想借一匹马。

“我有事想拜托您。”兵太站在宽敞的土间里说。

“是哪位啊？”出来的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人。这幢围有高高栅栏的房子气派非凡，出来的老人也不怒自威，气宇轩昂。

“你有什么事？”老人望着兵太说。很显然对兵太没有好感。

“我今晚无论如何都要到新府城去。您能借给我一匹马吗？在这关乎甲斐国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请您慷慨相助。”

兵太说。他想这样财大气粗的宅院不可能没有一两匹好马。

“虽然难得你来一趟，但是我不能借给你。”主人干脆地说。直截了当地拒绝刺激了兵太。

“你是说没有马吗？”他不禁面有愠色。

“有马，不过没有借给你的马。”对方非常沉着。

“什么？”兵太脸色一变，“难道您忘记法性院大人的大恩了吗？现在不是甲斐国灭亡的千钧一发的关头吗？”

“法性院大人确实给了我们百姓很大的恩惠。但是，法性院大人过世

后，就一直生灵涂炭。老百姓种的粮食被抢走，生的孩子被征去当足轻。你不信就随便找个老百姓问问。现在哪一个人不打心眼里盼着武田灭亡呢？”

兵太睥睨对方，伫立那里。

老头儿说得对。在连年的战争中，甲斐百姓们无辜遭殃。虽然他知道这是事实，但是他还是要尽力说服对方。

“无论如何都不能借我吗？”

“你要骑马去哪里？”

“我想在城池攻陷之前进入新府城。”

“进去做什么？”

“我要和主君一起赴死。”

老人恍然大悟般注视着兵太说：“原来如此，没办法，那我借给你吧。”

老人的表情没有变，但语气有所改变。

“我们老百姓至今都很怨恨武田家。但是，如果你想去殉死，我不妨成全你。”

老人击掌唤来庭院里的男仆，让他从后面牵过一匹马来。这是一匹骏马。

“真是一匹好马啊。”

“借给你可惜了，不过我还是借给你。你千万不可杀它，用完后一定还给我。我骑它去过几次新府城。你只要悄不作声地松开缰绳，它就会自己跑回我这儿来。切记，切记！”

“您借给我马，还未请教尊姓大名。”

“我叫神户伊织。”老人说。

“知道了。那就恕我冒昧借您的马啦。”

兵太把马从院子里牵了出来。新府方向的天空晚霞鲜艳，宛如被火烧得通红一样。

藤堂兵太扬鞭绝尘而去。

道路连接着平原中的一个一个小村落，蜿蜒曲折伸向东方。兵太无论在哪个村落，都没有看到武田军的身影，也没有被盘查。这使马背上的他心里更加不安。

兵太抵达与新府城所在的丘陵咫尺相望的地方时，已是半夜时分。

胜赖及其妻室从古府中搬到这座新府城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距今尚不到三个月。

刚迁到这里时，大家根本没有想到会遭遇今天的厄运。

当时大家甚至都认为，有了这座新府城作为据点，虽然不能说彻底一扫武田这两三年的霉运，但至少可以慢慢扭转颓势。当时队伍浩浩荡荡，兵太也身在其中。

兵太策马踏过釜无川的浅滩，绕过山脚，来到新府城下。虽说是城下，但远还没有具备城下町的规模。目前只是在农田里盖了几十套武士宿舍而已。

兵太穿过城下的大马路后，开始攀登城池所在的丘陵。

在丘陵的上坡入口第一次遭到哨所的武士盘问。

“你是谁？”

“藤堂兵太。”

“好，通过。”

不过，兵太勒住马，翻身下来，问道：“部队在哪里？”

“守在山上。”

守在山上的话，数量可想而知。

“有多少人？”

“不知道。现在还剩一千多人吧，今天早上还有两千人呢。”

“为什么两千变成了一千？”

“逃了。”

“逃亡？”

“谁不惜命如金啊。”

“你们也要逃？”

“我们不逃啦，要逃的话早就逃啦。”

此话不假，他们看起来也不像逃亡的模样。但是，他们的措辞并没有对上司的尊敬。

“要是有逃跑的家伙，就地处斩！”兵太说。

“又不光一两个人。”哨所武士说。

兵太从哨所前经过，策马驰骋在丘陵斜坡的逶迤山路上。道路两旁的树枝不时会划到他的脸。

山上到处燃着篝火。道路越是接近山顶，就从苍翠树木间透过更多亮光，不知从哪里传来马的嘶鸣声和人的话语声。

兵太骑马来到山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山顶的火原以为是篝火，结果根本不是！从城楼天守阁蹿出的红莲花般的熊熊烈焰照亮了夜空。

山上广场挤满了武士，但他们只是东奔西跑，任由大火焚城。

兵太跨下马鞍，问那里的一个武士：“这怎么啦？”

“没怎么。这不明摆的事吗？城被烧了。”五十岁左右的武士说。他的脸因绝望而扭曲丑陋。

“主君呢？”

“半小时前逃跑了。”

“逃跑了？”

“是啊。这里的武士们都是打算在马前殉死，从各地千里迢迢赶来的。你也是这样？”

“是的。”

“不过，即使你们都想殉死，四郎胜赖大人等一千人马都已不在。只有杂兵们还留在这里。”

“典厩信丰大人呢？”

“撤回小诸了。”

“小山田信茂大人呢？”

“据传昨日已离开这里。”

“火是谁点的？”

“胜赖大人交代说，他离开半小时后就放火烧城。”

“阁下今后怎么办？”兵太问道。

“我要亲眼目睹最后一根柱子烧落，然后再另寻出路。”

“不过——”兵太还想继续说。

那个武士嚷道：“嗨，你看！那是什么？”

兵太也朝他指的城楼方向望去。城内广场的一角变得喧嚣吵闹。一名武士正与几个对手斗得难解难分。

“同室操戈吗？一国灭亡之际，竟然会变成这样子？”

兵太从打斗的地方收回目光，马上又转向城楼天守阁的方向。天守阁的火焰更加强劲有力，漫天飞舞。

这时，周围散落的武士们分成两帮。其中那个拔刀的武士正朝自己这边节节败退。

“哎呀”，兵太心里咯噔一下，那持刀的架势，那拖着腿行动不便的身姿，实实在在很眼熟。肯定是那位自称酒部隼人的武士。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身子右侧紧紧护着一名年轻女子。女子紧贴着隼人一步步往后退。

“谁能借我一匹马？马……”隼人一面挥刀招架着几个对手，一面声嘶力竭地向四周恳求。

兵太完全不明白因何事起了争执。

隼人的对手们异口同声地嚷着：“杀死他，杀死那家伙！”他们只是嘴上叫嚣，不敢上前砍杀，可能是因为他们刚刚领教过隼人的本领。

兵太心想，不管是何原因，城楼马上坍塌，这儿却一片狼藉，简直有失体统。

“喂！”兵太将身体猛地撞上倒退过来的隼人，大喝一声。其音量大得惊人。

年轻武士转身看了兵太一眼：“喔。”火焰照亮隼人的侧颜，“拜托帮我找匹马来。”

“我费力帮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兵太说。他真的不想再助他一臂之力了。

“求你了。若是你能救我于危急之中，我定当好好报答你。”

其实兵太并不想让这名年轻武士帮忙做什么。

“你知道胜赖大人逃亡的去处吗？”

“我知道。”

“好，我把马借给你。”兵太说。

“感激不尽，快让这位侍女骑上。”话音未落，隼人突然向对方转成凌厉攻势。这时，天守一角崩塌，火苗四处飞散。

女子离开隼人身边，奔向兵太，于是兵太把手里的缰绳递给那个女子。

“谢谢您。”女子颌首致谢。

那是一个脸色白皙、目光清澈、年方二十的女子。兵太一时无法判断她是武家的女儿还是城里的侍女。

“会骑马吗？”兵太问。

女子回答：“会。”但她仍犹豫不决，没有上马。

“快点上马！”

“是！”

兵太半推半搯地把女子放到马背上。女子在马背上道：“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她立刻拨转马首，斜穿过武士众多的广场，飞奔而去。

兵太看出这个女子略懂骑术，但还是禁不住替她捏把汗。在火焰的映照下，马和女子很快无影无踪了。

女子的身影消失之后，兵太醒悟过来：完了，我不应该借给她马，我答应过马主人把马交还回去呢。但是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吃。

这时，远处传来了呼喊声。聚集在广场上的武士们像得了暗号一般，齐刷刷朝北部山坡跑去。

兵太抓住一名奔跑的武士的衣襟，问道：“怎么了？”

“好像敌人来了，敌人！”武士情不自禁地叫着，甩开兵太的手，跑了起来。

已经来啦？

兵太一时呆若木鸡，但再次听到远处的呼喊声时，便混在逃窜的武士们中间一起跑了起来。

呼喊声是从南方传来的，于是武士们不约而同地往北跑。没有统帅的武士集团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部队，只不过是虾兵蟹将的集合。

丘陵的北面山坡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成群的武士汇集到了这条路上。兵太也加入这股抱头鼠窜的士兵洪流中。跑在前面的武士们的身影不时被焚烧城堡的火光照亮。

“喂！”兵太一边跑，一边冲前方喊道。因为他一眼就认出了在他前面狂奔的隼人的身影。

酒部隼人回头看到藤堂兵太，大吼“跟我来”，然后继续飞奔起来。

跑下山坡，大约跑出两百多米后，隼人离开了那群仓惶逃窜的武士们。兵太跟随隼人，也脱离了武士们的队伍。

两人又跑了五十多米，隼人停住脚步：“到了这里，就暂时安全了。”

“城堡还在燃烧呢。”兵太怅然若失。

整个城堡里火焰肆虐，夜空也烤得通红。

“敌军到哪儿了？”兵太问。

“不知道。我是看他们都跑起来，我才跑的。不过，既然已经听到呐喊声了，估计敌军快到城下了。”

隼人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你刚才放那个女子走了吧？”

“放跑了。托你的福，我连马都没有了。”

“不好意思啊，我会感恩戴德的。她能平安逃走就好了。”

“那个女子会骑马吧？”

“噢，有点悬。不过，应该勉强能骑吧。”

这时，兵太想起自己还没有拿到赠马的回报。“胜赖大人去了哪里？”

“不晓得。”隼人回答。

“不晓得？”兵太不由自主地追问。他若是不知道的话，当时可就另当别论了。原以为他知道主君胜赖逃亡的地方，才借给了他那匹宝贵的

骏马。

“不知道？不知道可不行。”

“可我确实不知道呀。”

“你不是说知道吗？”

“我说过那种话吗？也许说过吧，毕竟当时十万火急嘛。

你就饶了我吧。”

兵太虽然目瞪口呆，但也没有大动肝火，毕竟他已极为疲劳。

他们渡过釜无川，河水浸没膝盖。到对岸之后，又走了两百多米的山路，走进一间小屋。小屋里堆满了稻草。

“这个地方不错吧？我就是想来这里睡一觉。”

隼人干脆把自己放倒在稻草堆上。兵太也仰卧在他身旁。由于连日来的疲劳，兵太连话都懒得说，只惜字如金地问了一句：“刚才是釜无川吧？”

“是的。一来到这里我就放心了。后面是群山——药师、观音、地藏，只要潜入哪座山里就好。不用担心被追上。”

隼人说。

正如隼人所说，药师、观音、地藏，所谓凤凰三山屹立，釜无川流淌在山麓。一旦进入这些山，就算百万大军也很难搜出一个人来。尤其是不习惯山地战的织田军，只能束手无策。

“先睡个好觉吧。有什么事明天早上睡醒后再说。”

兵太本来没打算活命，于是漫不经心地聆听着隼人的话语。自己的任务是打听出胜赖所逃亡之地，现在不管怎样心急如焚，也都无济于事。一切只能明天再做打算。

“那我睡了。”他刚一开口已听到隼人的鼾声。

兵太也被他的呼噜声所勾引，闭上眼睛，逐渐意识蒙眬起来，很快进入梦乡。

不知道过了多久，藤堂兵太听到军马的嘶鸣，睁开了眼睛。几乎与此同时，隼人也醒了。外面一片嘈杂，听起来远不止一两个人。

“怎么回事？”隼人起身说。

“不知道。是不是织田的军队啊？”兵太说。

“怎么可能？”说着，隼人从小屋木板的缝隙向外窥视，当他把脸朝向兵太的时候，说：“果然像是织田军队呢。数目还不少。正在下面那条路上休息呢。”

之后，他叹了口气：“真是个美丽的月夜。”

这时兵太也注意到了，不知不觉已是皓月当空，户外月光如银。光线从木板的缝隙射进来，小屋内部也可以模糊地看到彼此的身影。

“没办法。嘘！他们不会进这里面来吧？”隼人还没说完，正门就传来几个人的脚步声。

“好像是稻草棚。把稻草拉出来！”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有稻草可真好啊，这么冷的天谁受得了。”另一个声音说道。

外面的门咔嗒咔嗒作响。隼人回头向兵太使个眼色：“冲出去！”

看来他的意思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干脆从这里跑出去吧。兵太也觉得危险，说：“好，我们出去！”

就在这时，外面的门被拉开了。月光泻进小屋来。月光中兵太看到隼人身体蜷缩成一团冲了出去。

兵太没有马上跳出去，而是将身子藏在门口，一动不动。

“过来！”

“嚯！”“嘿！”

吵吵嚷嚷的声浪中，隼人打斗时的叫喊声格外清晰地传入兵太耳朵里。

眨眼间，隼人的打斗声也远去了。

第二次听到武士们来到小屋门口的声音时，兵太觉得藏匿在小屋里太危险了，于是闯了出去。外面果然像隼人说的那样，亮如白昼。

兵太在山脚拼命地跑着。背后能听见一群人的脚步声。

兵太原地站住，回首砍掉一个人，接着又跑了起来。

可是他跑了几十米后，心想：完了！路的前方竟然有二十多个敌人。右边是难以攀援的峭壁，左边则是万丈悬崖。

兵太心灰意冷地停住脚步，好，那就杀，杀，杀！杀个你死我活！

他下定决心之后，像被泼了一瓢冷水一样，心里突然变得清醒起来。

远处，釜无川的水流拥抱着宽阔的河岸，形成一个急转弯。河岸上有二十多个小小的人影正朝下流奔去。那一堆人的前方还奔跑着一个小小的人影，与后面拉开一定距离。似乎是隼人，兵太心想。

那家伙真是健步如飞啊，也许他能彻底甩脱敌人。兵太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迎击冲上前来的一个敌人。

兵太先向右跑，复又返回往左跑。道路的左右两侧都有枪尖迫近。

如果地方再宽敞一些我就能大展拳脚了！兵太懊恼不已。

“来吧！”兵太吼道。

“活捉他！”有人这样喊。与此同时，棍子石头一齐飞了过来。兵太在挥刀乱舞的过程中，感到好几个人的重量压到自己身上。

他被死死地按倒在地。

[1] 吹法螺号是进攻敌人或撤退的暗号。

旷野

旷野月色如银。千里在马背上颠簸。

远处不时传来枪声。一听到枪声，马儿受到惊吓小跑起来，但没过多久就停止奔跑，悠闲地踱着步子。

千里骑着好心武士借给她的马，逃离了化身火海的新府城，却不知该往何处立命安身。

千里开始后悔听从酒部隼人的话，孑然一身逃离新府城。她想，我要是留下来与隼人同生共死就好了。

可是，当时隼人正与敌人斗得难解难分，她非常害怕拖累隼人，无暇思索就服从了他的安排。

远处又传来一阵枪声。如同听到号令一般，马儿又开始奔腾了。

千里竭尽全力不让自己从马背上跌落。她骑过几次马，但骑术算不上精湛。马儿好像对千里的骑马水平了如指掌，只飞驰一阵，便适当放缓脚步。

千里浑然不知离开新府城多远了，听凭骏马自由奔跑。

马儿却仿佛对目的地烂熟于心，一心一意朝着西方前进。

当马儿步入森林背面的小村庄时，千里与正往东方赶路的部队擦肩而过。毋庸置疑，这是织田的部队。大约有三百名武士在茫茫夜色中前进。

“你要去哪里？”一个武士盘问她。

“我要去谒访。”

“从哪里来的？”

“适逢女儿节，去了一趟乡下。”

“原来你是商人的女儿。”

“是的。”

“好吧，快走！”

千里由于是女子孤身一人，反而没有被怀疑。

继那支部队之后，她又陆续与几支部队擦肩而过。这些部队的武士们都手拿长矛或扛着枪，蔫头耷脑默默行走。他们走起路来都无精打采，更甭提开口聊天了。

他们大概是从东海地区转战各地，最终来到这里的。

经过两三个部落之后，又是一望无际的旷野。千里在旷野里前行了约摸半里地，忽然听到背后“嘚嘚”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女人，等等！”背后喊声传来。

千里倒吸一口冷气。

一位骑马武士忽地把马停在她身旁。背后应该还有好几骑，因为她听闻马蹄声纷杂而至。

“您有何贵干？”千里扬起脸来问道。

在月光的映照下，骑马与她并列的武士脸色略显苍白，剑眉星眸，嘴巴紧绷，相貌英俊。

“你从哪儿来的？”

“从胜沼来。”

“到哪里去？”

“我去谒访附近一个叫有贺的村落。”

“去干什么？”

“家住在那里。”

“既然如此，为何要去胜沼？”

“女儿节，去了一趟亲戚家。”

“你是武士的女儿？”

“我家经商。”

“经商？”

千里被肆无忌惮地打量，感觉快要窒息了。

“你根本不像商家的女儿！”武士冷静地说，又问道：“你可知道武田

胜赖逃往何处？”

“我身份卑微，怎么可能知道。”

冷不丁地，武士伸手掐住千里的下颌，蛮横地使她的脸转向自己。

“你干什么？！”

“你长得可真美。”武士旁若无人地说，“把你带走都觉得有点可惜了。”

最终，武士恋恋不舍地把手从千里的脸上拿开，对身后的武士喝道：“把这个女人给我带走！”他的语气中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

另有三个武士策马赶来，翻身下马。

“我不是坏人！”千里拼命喊叫。

“是不是坏人，调查之后再说！”刚才的那武士伸出手，把她打横抱起，便使她的身体离开了马背。武士一边把她搂在怀中，一边把她的脸掰向自己。

“你长得真美。”虽然嘴里说的话跟刚才一模一样，但是他的视线这次却始终锁定在千里的脸上。

不久，千里感觉身体滑落到地面。甫一落地，另外三位武士跑上前来。

“木村，你载她走！”年轻武士吩咐道。

“是！”一个名叫木村的六尺高的魁梧武士毕恭毕敬地回答。他毫不费力地将千里的身体横抱起来，轻盈地蹬鞍上马。

年轻武士骑着自已的坐骑，同时手执千里坐骑的缰绳，原路返回。突然他勒住缰绳。

“这是什么？”他小声嘟囔着。

原来他看到千里骑的马鞍上带着一块小木牌，于是想信手扯下木牌。不承想木牌绑得非常结实，难以扯掉。他便打了一声特别清脆的响舌，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拽了下来。

年轻武士在皎洁月光的照射下，辨认着木片上的文字。

字迹清晰可见：

“若神子村，神户伊织所有，橘子。”

意思大概是，这是一匹名叫“橘子”的马，属于住在若神子村的一个叫神户伊织的人。

年轻武士读罢，立即把木牌扔到路旁。但是，他纵马跑出四五米之后，又中途折返，翻身下马，找到那块丢弃的木牌，又一次仔细端详，最后把它收入囊中。

接下来，年轻武士紧握两匹马的缰绳奋力急驰。眼看就要追上前面的三骑的时候，他冲前方大吼：“等一下！”

于是，三人勒住马停在原地。

年轻武士追上他们，凝视着被名叫木村的魁梧武士横抱着的千里，怔了半晌。

他突然凑近她身旁，一边说“好漂亮的女人啊”，一边像前两次那样，伸出左手，把女人苍白如纸的脸庞扭向自己。

“外表美丽，心灵却似夜叉！”良久，武士吐出这样一句话。

远处传来马的嘶鸣声。

武士顿时焦躁起来：“木村，你放她走。我们带走她半分用处也没有。”

“可她看起来像武家的女儿啊。”木村说道。

“有可能，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然后，他照例把她的脸庞掰向自己：“女人，我放你走！”

“女人，我放你走！”年轻武士又重复了一遍，在千里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

她被放到地上，紧接着被放抱到她自己的坐骑上。虽然她被那个不懂怜香惜玉的高个儿武士横抱的时间并不长，但她纤细的腰身和双臂都感到难以忍受的痛楚。

马儿开始往前走，千里勉强不让自己从马上滚落。被这帮乖戾的武士抓到后，她曾对自己的境遇做过各种设想，如今轻而易举重获自由，不禁松了一口气。

可是，刚走出五十多米，年轻武士又骑马回来了。

“女人！”他低声呢喃着，然后又像前几次一样，伸出左手霸道地把她的脸扭到自己这边。

千里心想：这次怕是在劫难逃了。

“外表美丽，心灵却似夜叉！”武士说。

千里怯生生地瞪着武士的脸。

“部队陆陆续续都要过来了，你自己保重！”武士撂下这句话，这回才真的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前方传来马蹄声。千里驱马来到道路的里侧，在五十米左右的地方下马，藏身于草丛。骑兵队伍在大路上呼啸而过，后面的步兵队伍络绎不绝。她在草丛里猫了约摸四分之一时辰，直到深夜的原野恢复了原本的寂静，她才再次骑上马。

衣服已被露水打湿，几乎能拧出水来。千里在马背上颠簸着，眼前浮现出织田部队的年轻骑马武士的面容。那是一张英姿勃发充满男子气概的脸，蛮不讲理地用手捏住她的下巴，把脸扭向他。

“外表美丽，心灵却似夜叉！”他为何说出这样的话呢？

那武士到底是柔情万种呢，还是蛮横无理呢？这一点令千里百思不得其解。无论他的语言也好，还是他的举止也好，都是这两方面的混合物。这与酒部隼人有着天壤之别！

想到这里，一股深深的寂寞向千里袭来。虽说隼人舍生忘死救出了被迫与胜赖一行逃难的自己，但是救了她之后就撒手不管了。把她弃之一旁，不闻不问。假如隼人能像那个织田武士那样从后面追上来，如痴如醉地望着自己，该有多好啊！

月光如水的原野上，千里信马由缰地一路朝西前进。拂晓，马儿穿过广阔的平原，走进若神子村落。

千里已完全不知身在何处，只是听凭马儿的脚步，整晚都在马背上摇晃。她打算寻个织田武士们鞭长莫及的角落，坦白身份，请求农民暂时收留。

虽然她的故乡是诹访，但她从未踏足诹访的土地，所以根本没抱什么希望能逃回故乡去。

马儿一回到村落，就高声嘶鸣了一声。

一个院子里跑出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俨然跟人打招呼一般：“橘子，你去哪儿了？”

不过，马儿不理不睬，继续按部就班地在村落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前进。

由于还是拂晓，村庄里大部分农家还一片静谧。

马儿来到村庄的偏僻地段，沿着山坡熟稔地爬上台阶。

爬到坡顶后，又高声嘶鸣了一声。

眼前出现一栋被长长的土墙所遮掩的宅邸。

马沿着长长的土墙绕到正门，进入宅邸内部。那位两天前接待过藤堂兵太的老人，从正对门口的堂屋走出来。

“橘子，你回来了？”老人看也没看千里，只是满意地轻轻拍打马颈。

“哦，还带礼物回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千里从马背上滑落：“您好。请问这匹马是贵府的吗？”

“没错。”老人这时才把脸转向千里，从头到脚仔细审视千里。

“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刚从新府城逃出来。”千里非常直率地回答道。

“哦。”老人说，“若被别人看到容易招来是非，你先进屋再说。”

“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哪有什么麻烦的，都是橘子带来的客人嘛。”老人嘶哑地笑了起来。那笑声让千里觉得他既敦厚可靠又豁达自信。

千里按照他的吩咐进入土间。来到土间后，主人招呼来一个男佣，让他打来洗漱用水，然后将千里招呼到一间对着庭院且比较靠里的房间。

“我叫千里，真是麻烦您了。”千里颌首行礼。

“看起来你已经很疲倦了。你就尽管留下来好好休息吧，不打紧的。当然，我一个鳏夫独自生活，没有老婆帮忙，可能照顾不周。”主人说。

“可是，我要是留下来的话，会给您添麻烦的。”

“你看起来像是侍奉武田大人的侍女。”主人说。

“您说的是。”

“那么搜查应该不会很严。而且，我在法性院时代，也受到他一些恩惠。即便是收留一两个侍女的话，也不会遭到报应（受到惩罚）的。”

“我叫神户伊织，神户家的宅子鲜有人踏进半步。你就安心休息吧。”说罢，主人转身出去，留下一个宽阔的背影。

不一会儿，刚才担水过来的五十来岁的男佣端来了饭菜。餐后，男佣说：“我把你的床铺安排在旁边了。”

千里依他所言，进入卧室躺下。可能是精神松弛下来，累积的疲劳一下子爆发出来，她陷入沉睡中。

醒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春日暮色降临到树木繁茂的院子里。

千里走出卧室，坐在檐廊上。她一时精神恍惚，没有反应过来自己为何睡在这里。

从胜赖、胜赖的妻室、嫡子以及他的家臣们决定舍弃新府城逃亡开始，不过弹指一挥间，却发生了一连串事情。一切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但仔细想想，那些都不过是昨天的事。

坦白讲，几十个侍女谁都不愿意陪胜赖逃亡。她也是其中之一。可是，她们很难逃脱武士的监控。

她被编入第二批出发的队伍中。这对千里来说实乃一桩幸事，因为这才使得她在出发之前被酒部隼人成功搭救。

如果她一直在胜赖的妻室近旁侍奉的话另当别论，可她连跟胜赖搭话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只因武田一国灭亡而被迫舍弃生命，那实在太不近人情了。

隼人现在何处，在做什么呢？

她知道，哪怕再牵肠挂肚也无济于事，所以她劝说自己将这些暂且抛诸脑后。但是，藏身于这个宅邸，安逸的时间静静流淌，她心里仍然被隼人占得满满的。

昨天，第二批逃离新府城的人大都是女人孩子。她们不是被安排到安全的场所避难，而是为了追随先前已逃难的胜赖主仆们。当时部队已经失控，武士们如没头苍蝇般乱撞，反倒是柔弱的女人孩子直到最后一刻还被限制人身自由。

在二十名武士的带领下，六十多名女人孩子正准备离开新府城。在那千钧一发之际，隼人奇迹般地出现了，从赴死的队伍救出了千里。

隼人与领队的武士攀谈了两三句，然后大喊一声：“千里小姐，快走！”便拔刀出鞘了。

接下来的事情宛如梦境。“你没必要去送死，没必要去送死！”她的耳中只听到隼人的声音。

她紧紧贴在隼人身上。若不是隼人那样精疲力竭的话，她哪怕到最后关头也决不会撇下他独自一人离开。

然而，隼人脚跛了，勉强招架住几名武士的刀。自己在场的话，反而会束缚他的手脚。千里出于这种考虑，乖乖地跨上了别人借给隼人的马。

也不知隼人怎么样了？

“天黑了，您吃晚饭吗？”男佣探出头来。

“我睡了一整天，还不饿。实在太累了，我再睡会儿吧。”千里说道。

确实身体还乏得很。于是千里再次钻进被窝。虽然她已经从清晨酣睡到傍晚，但很快陷入新的梦境。

第二次醒来是半夜，复又睡着了，第三次醒来是次日凌晨。太阳已经高高挂起。

她睡得这么沉，连她自己都惊讶不已。

她从檐廊走下去，走到后门，来到井边洗脸。这时传来一阵马的嘶鸣声。

千里抬头一看，原来树上拴着一匹马，正是那匹将自己从重重火焰包围的新府城送到这儿来的马。她走近它，想起这里的主人和路旁的孩子都管它叫“橘子”，便喊了一声：“橘子。”

橘子可能还记得千里，主动把脖颈伸向她。千里长时间温柔地抚摸着它颈部柔顺的鬃毛。多亏这匹马把自己从新府城送到若神子村。现在想来，自己居然既没有落马，也没有受伤，毫发无损地来到了这里，这简直是奇迹。

她其实不擅长骑马，只是小时候被亡父逼着骑过几次而已。父亲经常说，要在乱世生存下去，女人必须学会骑马。

现在她深觉父亲有先见之明。多亏父亲逼她骑过几次，谁会想到这点经验会在十年后的今天派上用场。

千里一边轻轻拍着橘子的颈部，一边感慨父爱深沉。她三岁时母亲就撒手人寰，因此她压根没尝过母爱的滋味。

千里的父亲是谏访农民出身。谏访赖重一度是谏访的领主，天文十一年（1542）他被武田家灭掉后，武田的武将板垣信形便控制了谏访一带。千里的父亲归附板垣信形，成为了足轻。

那些年战乱频发，加之每年都有天灾地变，农民仅靠耕田的话，根本无法养活自己。于是，身强力壮的农民便争先恐后地舍弃田地，去当足轻。毕竟当了足轻的话，只要立下一次战功，就能成为一方旗头。

千里的父亲虽然当了足轻，但始终没有被命运之神眷顾。最初的主君板垣信形在天文十七年（1548）的盐田原之战中阵亡；第二位主君山本勘助在永禄四年（1561）的川中岛之战中战死；第三位主君是温井源八，父亲与这位主君一起，在元龟三年（1570）的三方原之战中战死沙场。

千里的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籍籍无名的武士。他还没等到崭露头角，生命便譬如朝露转瞬即逝。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十年过去了。

父亲去世后，千里成为胜赖内室的侍女，在古府中的居馆生活。因为父亲出身卑微，她没有受到重用。加之她天生花容月貌，常遭同辈嫉妒，她也像父亲一样深感怀才不遇。

千里觉得，现在武田氏灭亡，父亲的一生及其死亡都失去了意义。

正当她沉浸在种种思绪之中的时候，这家人从对面走过来问她：“昨晚睡得好吗？”

“你老家在哪里？”神户伊织又问。这家的主人手臂粗壮有力，怎么看都不像农民。

千里盯着他手臂，答道：“我老家是诹访，是诹访湖湖畔一个名叫有贺的村子，不过我不曾到过那里。”

“诹访？”伊织说，“我的家乡也是诹访。”

“哟，也是诹访？”

“虽说我如今住在这里，但小时候是在诹访长大的，也是在湖畔。”

伊织继续说，“我们是同乡，这可真是奇妙的缘分。那你今后有何打算吗？”

被伊织这么问起，她一阵错愕。

“我想回老家。”

“你老家有熟人吗？”

“没有熟人，不过应该会有一些远亲。”

“就算有亲戚，在这个时候，谁也顾不上你。他们自己能吃上饭就算不错了。”

千里对此心知肚明。但她想，说不定酒部隼人会去她家乡寻她。她曾同他讲，家乡是诹访湖畔的一个村子。现在这是连接她和隼人的唯一线索。

“我在这里休息两三天之后，还是先回诹访去吧！”

“两三天？那太危险了。”伊织说。

“如果非要去诹访的话，我一定要找人护送你。但是，目前还是很危险。现在新府城刚被攻陷，风声正紧。还是等风平浪静再说吧！”

“好。”

“你尽管在这里住下好了。我们全是男人，没法照顾你。”

不过，如果你能在厨房里帮点忙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

然后，他拍着马首说：“橘子，我以为你会带受伤的客人来，结果又带了位温柔的客人来。”说罢，他低声笑了起来。

这时，男佣进来禀报：“正门有一位貌似织田武士的访客。”

“请你进屋里去吧。”

伊织这么一说，千里立即从檐廊走进屋子里。房子正门吵吵嚷嚷，有人在高声喧哗。千里心头掠过一阵不安，站在檐廊屏息倾听。

“你就是神户伊织吧？”这样的声音清楚地传来。

千里听不见房子主人的声音，只听见对方的声音。

“你家有一匹叫橘子的马，这个你承认吧？”

这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家主人沙哑的声音：“有马，但没有你说的女人。”

“你不必隐瞒。我绝对不会造次，只是想看她一眼而已。”

“我家全是男人，没有你说的女人。不信你去附近打听打听。”

“不，不可能没有。”

“真是莫名其妙，说没有就没有。”主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恼火。

“你才莫名其妙，我只要见她一面，又不会对她怎么样。”

“假设真有这个人的话，你见面后打算怎么办？”

“什么也不做，就是见一面。”

“荒唐！”

“你这当父亲的，一点都不通情达理。我说过只看一眼就会离开。武士绝不食言。让我见一见坐着橘子来这个家的女人吧。”

旋即，他一改咄咄逼人的口气，低声下气地说：“求求您，我是织田的家臣，叫大手荒之介，请您应允我的请求吧。我只要见到您女儿，就即刻打道回府。”

“我知道你来一趟不容易，可是我没有你说的那样的女儿。”伊织说。

“我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依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自己进房子里搜！”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嚣张气焰：“你非要阻止我的话，受伤可别怪我。”

然后，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突然听到伊织疾言厉色地斥道：“来吧！”

“兵刃相见？”

“的确。”

“这真有趣。”

这种寂静让人汗毛直竖。

千里穿上庭院木屐，跑到中庭的柴扉。她觉得，如果伊织因为自己而有任何闪失就太过意不去了。

千里打开柴扉，走到古老的栲树那儿，停下了脚步。在前院，那个自称大手荒之介的织田的武士，还有这家的主人伊织，相隔五米有余，互相对峙着。

荒之介拔出刀来，刀尖垂下，几乎擦到地面。另一边，伊织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支粗粗的尖枪，水平端着，睥睨对方，气质与先前大相径庭。

千里初次见到他，就直觉他绝非普通的豪农。如今看到伊织端着枪，仿佛看到了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老武士。

“来吧！”伊织喊了一声。

“嗷——”年轻武士口中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宛如从腹底发出。

啊，是那个武士！

就在这时，千里突然意识到：正是这个武士，在她骑着橘子从新府来到这里的途中，以旁若无人的粗暴劫持了她、却又改变主意放她自由；正是这个武士说着“外表美丽，心灵却是夜叉！”这句神秘的话，把她的脸掰了过去。

他的飞扬跋扈，带着与之相反的情意绵绵，在千里的身体上打下烙印，带给她难以言表的复杂感觉。

“来吧！”

“嗷——”

两人交替呐喊，身体却一动也不动。就像长在地面上一样，两人都在各自地盘伫立。

年轻武士身体笔直站立，而老人则上半身使劲向前屈，唯独脸部朝向武士。

“请等一下！”

千里对两人喊出了最大音量，可是两位格斗家却连眉毛都不动一下。

“来吧！”

“嗷——”

年轻武士向右转了两步，老人也向右转了两三步。

“请等一下！”

千里奋不顾身地冲到两人中间。嗖的一下，枪就像箭一般射到千里的右边。刀也在千里左右闪了两三下，分不清谁在追逐谁。他们绕着一抱粗的老栲树兜着圈儿转，不久，又把那棵树当作中间点，以与刚才同样的距离站立。

等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被两名格斗者扔出去，倒在相隔很远的地上。

千里顿时心急如焚。她冲到伊织面前，用身体罩住他。

“危险，让开！”年轻的武士大叫道。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千里的出现。“啊！”他发出短促的叫声，转向伊织喝道：“快把枪收起来！”

“你让我收了枪，想干什么？”

“我不做无谓的杀戮，我这就走！”说着，荒之介卸下警戒的姿势，毫不犹豫地后退了几步。

对方退后四五米之后，伊织也直起了前屈的身子。然后，他把长枪朝地面一戳，怒吼：“快滚！”

年轻的武士——大手荒之介嘴里说着“我走，我走”，却一动不动地怔在原地。

千里感觉年轻武士的目光如灼灼烈火，燃烧在自己身上。

“前天晚上……”千里吞下后面的话，轻轻低下头。

荒之介依旧站在原地不动。他终于将视线从千里身上挪开，慢慢收刀入鞘。

“多有打扰！”他对伊织告辞后径直转身。然后走出五六步后，再次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把炙热的目光投向千里。

“外表美丽，心灵却似夜叉。”他自嘲似的仰天长笑。

“大伯，我回去了。”荒之介就这样走过去了。这次不再停留，穿过前院，走上大路，不久便消失在篱笆的对面。

“那家伙是怎么回事？”

听到伊织的话，千里这时才回过神来。伊织额头上青筋突出，脸颊流着汗。

“对不起，全因我而起。”千里说。

“那家伙是怎么回事？”伊织重复着刚才的话，“你认识那个武士？”

他盯着千里。

“不能算是认识。只是到这里来的途中见过一次。”

“真是荒唐！不过，他倒是好本领！好久没出这么多汗了。”他自负地说道，发出嘶哑的笑声。

“您没受伤吧？”

“怎么会？”伊织说完就拎着枪，走进土间去了。

千里一整天都没有出房间。她呆坐在房间里，眼前不时浮现出那个自称“大手荒之介”的年轻武士的面孔。

回想起他那炽热的目光，她感觉其目光所及之处都要被灼伤，整个身体发烫。

他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呢？

傍晚，千里来到厨房，向男佣了解炊具的摆放位置，准备晚餐。男佣名叫六兵卫。他耳朵很背，不管被问起什么，几乎都默不作声。

伊织不知所向，千里和六兵卫两人坐在地板当中镶嵌着大火炉边的房间里用晚膳。

“您家主人是武士吗？”千里问。

不过，她根本搞不懂六兵卫是否在听，因为他嘴里只是嘟囔着“嗯喔！”这样不明所以的话。无论问多少次都是同样的结果，千里只好作罢。

千里收拾完，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院子里的树木已经完全笼罩在茫茫夜色中。

房间里光线昏暗。千里一进入房间，就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人藏在房间里。当她关上檐廊的障子门时，“女人！”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

她大惊失色，刚想喊出声，背后突然伸出一只大手，捂住她的嘴：“我不会乱来，你不要出声。”

千里拼命挣扎，但上半身却被紧紧抱住，动弹不得。她情急之下双脚乱蹬，可是她的双脚却悬在半空中。

“不要出声！”他在她耳边小声嘀咕，“我不会乱来的。”

被捂住嘴的痛苦使千里像虾米一样地蜷曲着身体，意识渐渐模糊。

这样她不知过了多久。虽然短暂，却恍如隔世。

这时外面传来法螺声，时高时低，时远时近。

“我不会乱来，你不要出声。”她重新恢复意识后，耳边又听到刚才的话。

门外仿佛有部队在行进，嘈杂的脚步声，军马的嘶鸣声，还有清脆

的法螺声，交织在一起。

千里这时才从声音判断出，抱住自己的武士恰恰就是白天刚与伊织交过手的大手荒之介。

“你……”千里开始说道。

“安静！”他说，“我不会逼你。”

“你来干什么？”

“来告别！”

“咦？”这样奇特的回答令千里很吃惊。

“部队要撤回安土，我也得回去，所以我来找你告别。”

武士把火热的脸颊向千里俯凑过来。千里的脸拼命左躲右闪，但是马上被武士用双手固定住。

男人长满胡须的脸颊慢慢贴在千里的脸颊上。下一秒，男人的嘴唇吻在她的额头、眼睛和嘴唇上。

千里虽然在反抗，却没有出声。

狂风骤雨般的热吻一结束，武士的手臂就撒开了千里的身体，好像当场弃绝了她。

荒之介站了起来。

“外表美丽，”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咒诅声响起，“心灵却似夜叉！”

这声音与这个年轻武士从前的声音迥然不同。武士就这样走向檐廊。

千里被一种自己也无法言说的冲动所驱使，几乎把身体撞到武士的身上，紧紧搂住他。

“心似夜叉！”

“不是夜叉。”千里不禁嚷道。

“那是什么？”

千里听到了轻蔑的笑声，又一次被武士粗壮的手臂蛮横地搂住。

“不是夜叉那是什么？”

千里的脸颊、额头和嘴唇上都感到了一阵热浪。之后，身体被左右摇晃了两三下，再次被甩到榻榻米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千里。”

“千里？看起来简直跟多门一模一样。你怎么不叫多门，真是不可思议。”武士的声音虚无缥缈。

“请再说一遍你的名字。”

“大手荒之介。”然后他说，“多门，我们要分别了。”

“我不是多门。”

“这么漂亮的脸蛋不是多门又是什么？”

武士在黑暗中大步跨下檐廊，走到院子里，然后慢慢消失在盆栽丛里。

千里耳边忽然又传来好几波法螺声。

千里魂不守舍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坐了多久。

院子里的树木已经完全被暮色吞没。

千里身体里的燥热还没有完全褪去。这是她出生后头一次体会到这种飘飘欲仙的陶醉感。男子的体味沉淀在黑暗中，鲜活地飘荡。

她并未感觉那人是无赖之徒。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她回想起大手荒之介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霸道地抱着自己的身躯，将满是扎人胡须的脸压过来的情景，竟从中体味出一种奇妙的温柔。

可是，千里突然想起了酒部隼人，就像是碰触到可怕的东西一样，内心泛起波澜，久久不能平静。

酒部隼人为了拯救自己，不眠不休地从前线返回新府城。隼人对她一往情深，她最清楚不过了。可自己为何还要对这个不过是偶遇的敌方武士神魂颠倒？

啊，隼人！千里想，我怎么能为隼人以外的人心荡神摇？

“你就这么在黑暗中待着吗？”障子门拉开，这家主人的声音传来。

“是啊，天已经完全黑了。”千里慌忙回答。

“你可以让六兵卫拿灯火来。”

“好。”

“白天还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可要当心喽。快把门锁上！”

“我明白了。”

他在房间的空气中隐约觉察出了异样。

“出什么事了吗？”神户伊织问。

“没……没什么。”

“但愿如此。”他撂下这句话就转身离开。

不一会儿，六兵卫带着行灯走进屋里。千里立刻起身，走到檐廊上关门。

“别国的武士们涌进来了，现如今世道不太平！”六兵卫边说边来到千里刚关上的防雨门^[1]边，顶上一根粗壮的圆木。

千里正准备回房间，走到房门口却愣住了。

因为她在距离行灯大约两三尺远的榻榻米上发现一个装打火器具的燧袋。千里特意避开六兵卫视线，迅速捡起来，把东西揣进怀里。

“你早点歇息吧！一直坐着也于事无补。”六兵卫说完就离开了。

千里从怀里拿出袋子。这一定是大手荒之介留下的。她久久地凝望着眼前这个小红皮袋子出神。

^[1]防雨门日语原文为“雨戸”。“雨戸”有两重功能，一是防潮。纸糊的“障子”怕水，所以下雨时“障子”外面须拉上防雨的“雨戸”，一般用木板制成，水平滑动，平时可隐藏在墙里，不影响采光。二是防盗。由于日本住宅很开敞，纸门不安全，很多民宅都有晚上拉上“雨戸”的习惯。

早春

藤堂兵太出生至今四十载，从未像眼下这般滋润地调养休息过。

虽然手脚被绑，有些狼狈，但只要能忍受这一点，待遇算是相当不错了。想睡就睡，有事的时候，只要吆喝一声“喂！”在门外监视的武士马上会把头探进来问有什么事。

只有在吃饭时，手才被松绑，只有去小解时，脚才可以自由活动。

他是在新府城楼被烧毁的那一晚，被织田方的泷川一益的部队逮捕的。不过，已经过了五天，他仍然被关在农民家的库房里。

既没有审讯，也没有要被处决的征兆。仅仅关在库房里而已。

究竟为何把我关在这种地方？

兵太脑海里有时会涌上这种疑惑，但他并不会执着于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自己终归是将死之人，所有事情都无关紧要了。既不想得救，也不想逃跑。

回想起来，沦为俘虏而不是被斩首，已成为他终生一大憾事。他除乖乖认命之外也别无他法。因为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全身早被捆绑起来，动弹不得。

这里离新府城并不远。到门外小解时，可以远远地眺望新府城从前所在的丘陵。虽然不知道库房后面的地形，但是在库房里哗哗流水声不绝于耳。这声音听起来不像是潺潺小溪，而像是波澜壮阔的河流。说不定釜无川就在库房后面。

“喂！”

忽然，兵太听到一个粗犷的声音，便把脸转向门口。只见门口站着两三个武士。

“起来！”其中一人命令道。

“起来干什么？”兵太傲慢地问。

“出门！”

“出门？”兵太很诧异。

“出门干吗？”

“去河岸。”

“河岸？”

兵太想：好，去吧！终于等到要被斩首的时刻了。被带往河岸，恐怕意味着自己要被处决。

“我这就起来，快解开我腿上的绳索！”

兵太面不改色。三个武士走进库房说着“站起来！”让他站起身，然后毫不怜惜地把他双脚的绳索扯开了。

“跟上来！”

兵太听从吩咐，跟在三位武士的身后出了门。对于他早已习惯黑暗的双眼来说，早春的阳光过于耀眼夺目。在主屋中，他发现几名武士正坐在正地板间里，围成一圈喝酒。

虽是农家，但这家主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从农家前面走向马路，泥泞的石板路往下延伸。兵太步履蹒跚地走了过去。阳光好刺眼啊！他走到马路上，沿着山崖一拐，豁然映入眼帘的是釜无川的水流和两旁宽广的河岸。激流咆哮奔腾，溅起白色的水花。

兵太在通往河岸的下坡路口站了一小会儿，朝远处的丘陵望去。那里曾有过城楼。不用说，现在连残垣断壁也消失殆尽。平坦的土地看起来像一个小岛。

城楼付之一炬，武田氏也穷途末路，可这辽阔的山野却从漫长的冬天里解放出来，抖落一身冬装，生机勃勃地迎接春天。主君胜赖和追随他的侍从们，却与这明媚春光无缘。

此时此刻，他们正仓惶逃窜于某处山野吗？

虽然胜赖东山再起并非绝对不可能，但是，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只能说那不过是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的幻想罢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追随胜赖直到最后，从前线一路狂奔回来，可是最终也没能赶上他们的队伍。这是他作为武士最大的不幸。

“坐在这里！”

这里是指距离水边三米左右的河岸。河岸上遍布圆溜溜的鹅卵石。

兵太坐到那里，以为自己会在这里被斩首。他环顾四周，打量着这个自己可能要掉脑袋的地方，并没有特别的感慨。

他今年四十岁了，不曾娶妻生子，无牵无挂。一生辗转沙场，戎马倥偬，如今要在此画上句号了。他踏足这釜无川的激流中不下数十次。如今能在这熟悉的河岸结束生命，这或许是他的幸运。

他看到很多武士从河流上游赶过来，不止十人，也不止二十人。其中甚至还有骑马武士。兵太觉得这么多人来观刑实在有些大张旗鼓。

“怎么回事？”兵太问道。

“闭嘴！”武士一脚踢中兵太腰部。

刚开始，兵太以为赶来的武士不会超过二三十人，但事实上远远不止那个数目。队伍连绵不绝。

起初到来的数十人的部队，与水流平行，排成了四列纵队。接下来相同数量的两支部队，与水流呈直角分别布阵。

最终，一百二十名武士在河岸呈“コ”字队形排列，兵太坐在正中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兵太询问身旁的三名武士。

“闭嘴！”一名武士喝道。

他又说：“接下来就让你验首级了。”

“谁的首级？”

“谁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才让你来验定啊。”

“不……”兵太呻吟着。

他宁愿被砍头也不愿干这差事。检验武田部队中阵亡的武士们血淋淋的首级，光是想想就让人于心不忍。

“我讨厌这个差事！这些武士原来都是我们一帮的，现在由我去验他们的首级，我实在不落忍。请另请高明，放过我吧！”兵太的声音接近哀嚎。

他想，我应该是被验首级的那一方啊。我不过死得迟了一些，就被迫验自己人的首级，对武士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我不要！杀了我吧！”兵太说。

“那可不行！俘虏中数你年龄最大，加之你在胜赖的大本营里待过，所以你才是最佳人选。”

听他们这么一说，兵太马上想起，被俘虏的第二天确实受过简单的审讯。那时，他坦承自己曾在胜赖的大本营待过。原来那才是祸之根源。当时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就算同是杂兵，如果说成追随胜赖本营的武士的话，被痛痛快快斩首的概率更高。没想到反而给他招来这一怪异的角色。

“如果能做好这个差事，说不定我们能饶你不死。”

“你以为老子想苟且偷生吗？畜生！”

“你吹胡子瞪眼的干什么？你还是去跟那些脑袋大眼瞪小眼吧！”

不知不觉间，他们谈话的功夫，附近几米远的地方摆放了十多个马扎，武士们坐在上面。旁边摆着类似棺材的木箱，经杂兵们的手一个接一个地搬运至此。兵太闭上了眼睛。然后，仿佛过了很久，等他再次睁开眼睛，便看见面前摆着几个头颅。

这时，站在他近旁的六十来岁的白发武士问道：“你对这个首级有没有印象？”

兵太将目光投向摆在自己面前的三个首级中最右边那个。嘴巴紧抿，眼睛安详地闭着。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一脸满足，神情平静。

“我不认识。”兵太说。

那个首级他的确没见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人肯定不是杂兵，因为气质骨相毫不轻贱。

“下一个！”白发苍苍的武士叫道。

这次是一位少年，额头上迎面遭受重创。紧抿的嘴，带着一种战斗到底死而无憾的满足感，使那张已逝的面孔看起来一点也不丑陋。

真是相貌堂堂！兵太心想。我也早该这样死去……兵太闭上眼睛，为其祈祷冥福。

“你有印象吗？”

“没有。”

“仔细看！”

“不管怎么看，不认识的就是不认识。”

“仔细想一想。”

隔了好一会儿，白头发又叫道：“下一个！”

这次兵太没有把视线投向第三个头颅。

“你有印象吗？”

他虽然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但很快背后遭到殴打，感到剧烈的痛楚。与此同时，他扑倒在地。

他又被拖起来了。一个长柄杓伸到了他面前。

酒味扑鼻而来。

原来是酒啊！兵太把脸伸过去，呷了一口，喘了口气，然后伸了伸下颔，示意拿长柄杓的武士往自己嘴里多灌一些。

长柄杓里的酒几乎浇到了兵太脸上，顺着他的脸往下流淌。

“窝囊废！打起精神，专心验首级！”白头发说。

他以为兵太看到自己人的首级，而吓得快要不省人事了。喂他酒喝，好像是为了给他壮胆。

“下一个……”

兵太看到第三个首级的时候，不由得大惊失色。这张脸很眼熟，是一位与兵太年纪相仿的武士。到底是谁呢？兵太凝视着这位眉毛浓密的武士的首级。

“天哪！”巨大的喊叫声从兵太的口中发出。

“天哪！”兵太再次大叫起来，身体也跟着剧烈颤抖。

一定是立木平九郎的首级。兵太与平九郎已经多年没见过面了，不过数年前曾经一起并肩作战过。当时，在武田军隔着富士川与德川军对峙数月，其间兵太一直与立木平九郎在一起。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天正五年（1577）的事。而在其前一年，在往高天神城运粮食时，兵太也是与这位无所畏惧的杂兵一起行动。

真是一位不幸的武士啊！他忠肝义胆，终被主君高坂昌信赏识，可是不承想高坂昌信不久便在战场上病逝了。于是他转而投靠小山田信茂。他出身农民，可能安心做个农民比做武士要强。

“呀！”兵太由叫嚷转为嚎啕大哭。立木平九郎竟然也已经身首异处！

“你认识吗？”白头发说。

“认识。”

“是谁？”

“是立木平九郎。”

“立木平九郎？到底是何人？”

“井上平九郎你都不知道吗？以前在高坂昌信的部队中，他是赫赫有名的足轻部队的将军。高坂去世后，他追随小山田信茂，成为小山田队伍的股肱之臣，威震四方。在食武田俸禄的人当中，几乎无人不知井上平九郎的大名。”

兵太特地为这个不幸的杂兵申辩了一席，其实不过是信口开河。

“立木平九郎？哦，没听说过。”

“不可能。”

“好，把这个首级分开放。”

白发武士吩咐手下把立木平九郎的首级搬到右手边，起身走到对面记录员武士那里耳语一阵。然后，他回到兵太身边，大喊：“下一个！”

“给我酒。”兵太镇定地说。

“什么？”

“给我酒。”

须臾，又有一个盛酒的长柄杓伸到兵太的嘴角。兵太喉咙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大口喝光了。他深吸一口气说：“再给我点酒。”

疲倦不堪的身体开始被酒意弥漫。

“下一个！”白发苍苍的武士喊着。

“啊！胜赖大人！”兵太说。

“什么？胜赖？”两三名武士跑过来。

“再说一遍，说清楚！”这次声音是从兵太背后传来的。

“武田家的御大将胜赖大人。”

一说完，兵太身体向前伏在地面上。他感觉睡意袭来，眼睑沉重，浑身舒畅。无论远处还是近处都能听见很多人的声音。兵太四周人声鼎沸，宛若群蜂乱舞。不久，兵太被揪住领子，强行拽起。

“喂！你再仔细看一下，肯定不是胜赖吧？这人年龄可比胜赖大了不

少！”

“那我可不知道，在我看来就是武田胜赖大人的首级。”

说到这里，兵太又向前倒了下去。不管怎么样，他都瞌睡到不行。当然，他眼前的首级是完全的陌生人。说成胜赖，纯粹是信口胡诌。不过，如果这能够被当作胜赖主公的首级糊弄过去的话，岂不是一件绝妙好事！

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睡魔用狂暴的力量占据了他的身体。他已经意识模糊，双手抱着身边一块大小适中的石头，使劲蹬直了双腿。

“唔……”他口中发出轻微的呻吟声，然后就头重脚轻，一头扎进睡梦中。

兵太梦见自己赤身裸体，被迅猛的洪流冲走。身体撞到各处的岩石棱角，或是头上脚下，或是身体折成两截，或是匍匐在地，或是四脚朝天。有时掉进瀑布潭里，像旋转的风车一般被甩起来，被叩击。然后被激流弹起，复又吸入到水流之中。

兵太当时被殴打了，浑身没有一处不疼痛。他被很粗的圆木棒殴打，还被拖拽到河岸上。他在半睡半醒之间受到了惩罚，是消极怠工且酩酊大醉的战俘理应受到的刑罚。

兵太醒了。夜幕降临，周遭漆黑一片。他虽然醒了，却发现自己无法起身。虽然手脚上的绳子被解开，重获自由，却丝毫动弹不得。这时，兵太才意识到，自己在醉醺醺的时候遭到严重虐待，还被拖来拽去。

“唔……”兵太呻吟起来。

“咦，你还活着啊？”

突然，从旁边传来清脆无比的女子的声音。兵太惊讶地透过黑暗看了看，完全看不清女人的相貌姿态。在他的眼里，只有几颗星星闪耀在无垠的夜空。突然，那女子柔软的手触摸了兵太的额头。然后，她的手从额头移到脸部。没想到脸颊上一阵剧痛传来。好像脸颊的一块肌肉被狠狠拧了一下。

“好痛！”兵太大叫。

“怎么啦？还知道疼啊？那就不用担心了。你能站起来吗？”

“你能站起来吗？”最后这句话，从她嘴里徐徐发出。

“你倒是说点什么啊！”

“唔……”

“只会哼哼？都说不出话来啦。”

然后，女子把手指放入嘴里吹出尖细的哨声。哨声在黑暗中传到远方。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站了起来，一会儿口哨又响了。这时传来脚步声，噗噗，像是从水边走过一般的微弱的声音。

“他在这里呢。差点就死掉了。”女人说。

“准是武田的武士。好像是俘虏，被弄得半死不活的。”

是男人的声音。

“真是惨不忍睹！还不如直接杀死他呢！”

“确实如此。所以我才痛恨织田那帮混蛋。”

然后是一阵沉默。

“怎么办？”女人问，“有救吗？”

“谁知道呢。”

“是不是骨折了啊？”

男人咳嗽了两三声道：“撒下他吧！”

兵太觉得被弃之不理就完了。“唔……”他又呻吟起来。

“那能带走就带走吧。”男人说。

兵太感觉到男子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粗手粗脚地把他拉起来。兵太疼痛难忍呻吟着。但是，对方根本不顾及这些。

“坚持一下！”话音未落，兵太到了男子的背上。男子的背像一堵坚固的墙。

“走！”男人往前走。女人沉默着快速跟在后面。

兵太感觉寒冷刺骨，脸部和手脚都几乎冻透了。他想，身体这样有知觉的话说不定会得救。虽然他之前从未想过要活下去，但是现在求生欲很强烈。因为他实在不想狼狈不堪地死在河岸。

他口渴了，嗓子几乎要冒烟。

“能给我点水吗？”兵太咕哝着，“有水吗？”

“这人要求真多。”隔了一会儿女人清脆的声音传来。

接着是男人的声音：“再忍耐一会儿！”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兵太不停地在男人的背上摇晃着。

直走到丘陵的半山腰，兵太被毫不留情地扔到地面上，岩石和小石块硌得他浑身疼痛。天际开始发白，周围物体的轮廓依稀可见。

“快喝点水！”女人把水倒在木碗里。

“不胜感激！”兵太一口气喝光了整碗水。

“再来一碗。”兵太说。

他有生以来从未喝过如此美味的水。

“再来一碗？”女人听起来不耐烦，但还是不知到哪儿去盛水了。

一路上背着兵太的男子，看起来疲惫不堪，仰面朝天躺在兵太旁边。他一言不发，可能睡着了。

兵太喝了女子拿来的第二碗水后，方才得以一睹女子芳容。黎明的白光映照出女子的脸。

兵太把水碗还回去的时候，发现女人的手白皙细嫩。兵太仰卧着，望着女人的脸。他觉得那张脸似曾相识，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爸爸，我们出发吧！”女人对正在睡觉的男人说。

“老待在这儿也无济于事。我们还是出发吧。”女人催促男人。

“唔”，男子咕哝着说，“好吧，出发吧。”又说，“行李真够重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起身了。兵太这时第一次看到男子的脸。本以为是位中年男子，没想到是位两鬓如霜的老人。老人身体健壮，目光炯炯，打扮成野武士的样子。他在岩石上面霍然跃起，身高近六尺。

“快，上来吧。”男子用粗犷的声音对兵太说。

如今兵太知道对方是位老者，就不好意思让他背了。他想试试能否自己走。

兵太靠自己的力量直起上半身：“我说不定能自己走。”

“那就站起来！”

被男人这么一说，他想站起来，但还是有些勉为其难。

突然，女人的手从旁边搭到了兵太的肩上：“抓住我的肩膀。”

兵太把手放在女人的肩上，这回总算站了起来。老人径自走在前面。兵太在女子的帮助下，在小石子密布的山路上一步一步踟蹰前行。

“我先行一步了！”老男人说。

过了一会儿，前方只见山脊梁上的崎岖小路，男人的身影已消失不见。

“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

听兵太这么说，女子保持沉默，将支撑着兵太身体的手抽了出来。她抽得很不耐烦。兵太险些摔倒，一屁股坐到矮竹丛中。那个女人就站在兵太旁边。

“多亏您，我才捡回一条命。”兵太向她道谢。

“还说不好呢。你下半身不是满是鲜血吗？”女人说。

兵太这才注意到，原来腰附近的衣服被血染红了。但他感觉不到疼痛，可能因为失血太多而麻木了。

“被砍伤的吗？”

“这个嘛，你自己难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兵太边说边抬头看了看女人，这时他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前几天那女人吗？！他想。

在兵太眼中，面前这女人的脸，很像在新府城烧毁之日，被酒部隼人拜托借予马匹的那个女人。越看越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看什么看？”

一听到女人的声音，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另一个人。他在新府的城堡见到的女人虽然无法断定其身份，但待人接物谦恭客气，言谈之间有股做侍女特有的持重端庄。

“你没有去过新府城吧？”

“谁？”

“您。”

“你说什么胡话呢？”她觉得莫名其妙。

紧接着她说道：“我们快走吧！老傻坐在这儿有什么用啊。”

于是，兵太再次借助女子的力量站了起来。

“去哪里？”

“马上就到家了。”

然后，女人说：“你肚子饿了吧？”她说这话时听起来温柔可人。

在那之后不知走了多久，道路拐到了山脊上。当那条路即将下到斜坡时，女人道：“就是那里了。”

在山坡上茂密的杂树丛中，掩映着一户人家的屋檐。突然，兵太耳边响起了马的嘶鸣声。

“有马啊。”兵太说道。

“马啊，猪啊，还有鸡啊，应有尽有。”女人回答。

他们继续顺着道路往下走，看到三四幢农家住宅，虽然地方并不宽阔，但俨然形成一个小部落。女人搀扶着兵太走进最靠外边的房子。

“妈呀，累死了……”

女人依旧没好气地把兵太扔在土间，自己坐到上框上。

“爸爸。”她叫道。

刚才的老人从后门走出，还穿着先前的衣服。

“那些家伙一个都没回来。”他只说了这一句。

“不用担心。”

“会不会都逃跑了？”

“怎么会！”

“蝼蚁一样的家伙，都贪生怕死吧。”

然后老人说：“让他睡到里面去吧。”边说边用下巴指了指兵太。

兵太被安排到后面库房里。虽然铺的是蒲团，但已经极为难得。他一躺进被窝，就立即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兵太依稀记得，睡到中途时女人曾来到枕边。但他不记得女人说了什么，自己回答了什么。

他感觉自己睡了很久。醒来的时候，薄薄的暮色已然笼罩着檐廊对面的院子。

兵太侧耳倾听着。旁边板敷间里，一片混乱嘈杂。偶尔在粗犷的男人声中传来女人的声音。就是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

兵太从被窝里爬了起来，从板门的缝隙窥视隔壁的房间。七八名野武士模样的粗犷男人正举行酒宴。坐在最尊贵位置的是今天早上救过兵太的老人。他旁边坐着那位年轻女子。

“先让他休养一下，至于杀不杀他，那是后话！”说话的是老人。

“我觉得增加过多同伴是危险的。”一个矮墩墩的男子喝过酒后，红光满面。

“我同意。即便是武田方面的武士，不加区分就把他带回来很危险。”另一个人说。

“什么啊。那都是他身体恢复之后的事了。要是觉得危险，到时候再杀也不迟。”老人又说道。

兵太这才知道他们似乎在谈论自己。这些野武士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嗯，没什么了不起的啦。他虽然不怎么强，但也不算是胆小的啦。等他好了之后试他一试，如果表现好就留用，不好的话把他推到山谷里就行了。到时候我去推。”

“三公，你也险些丧命吧！我差一点就把你推下去了，幸亏你抱住了树……”说着，女人笑了。

许是因为喝了酒，女人大大咧咧，与早上判若两人。

兵太觉得自己真是误打误撞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地方。

这时，老人对女人说：“你去看看那武士怎么样了。”

女人很乖巧地站起来，好像往自己这边来了。兵太又躺回到被窝里。

兵太刚躺下，年轻女子推开木板门走了进来。也许是喝了相当多的酒，与清晨的她迥然不同，脸红扑扑的，脚步踉踉跄跄。

“原来你已经醒了！睡得天昏地暗的，真拿你没办法。”

你能起来吧？快起来！”女人俯视着兵太说。

兵太没有回答。

“叫你起来，你就起来。”这次态度非常蛮横。

兵太坐起来了。

“如果不吃点东西的话，你会无精打采的。到这边来吧！

况且我们还有话同你讲。”

女人从敞开的木板门处，再次回到了隔壁屋子。

“别磨叽了，让你来就赶紧过来。”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很暴躁。

恰如今天早上一样，兵太无法分辨这个年轻女子是善意还是恶意。

“我去。”他简短地回答后，依旧躺在被窝里。

“用这么霸道的口气，怎么回事？”她瞪了兵太一眼，消失在对面。

兵太虽然爬了起来，但发现自己武器已经被卸下来，狼狈不堪。

兵太这回从被窝里站起来。手脚每个关节都疼痛不已，但坐立起居并未受到影响。他双手左右拉伸了两三下，像是相扑的准备动作一样，两腿左右张开，分别高高举起，交替在大腿上用力。反复进行了几次这样的预备运动之后，才慢吞吞地走进板敷间。

在座的人全都朝着兵太望去。男人们围坐一圈，旁边有地炉，里面有粗柴火在熊熊燃烧，上面支着大锅。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东西，热气腾腾。

兵太杵在那里，扫视在座的人。

“今天早上真是麻烦您了，多谢您。”他向老人轻轻低头致意。

这时，兵太被饥饿感占据。锅里煮的东西好像是肉。浓郁的肉香勾起了兵太的馋虫，他喉咙咕咚响了一声。

“那是什么？”兵太用下巴指了指锅。

然后，他挤到一个瘦高个子的野武士和一个矮墩墩的野武士中间。

瘦高野武士说：“真是不懂礼貌的家伙，连名字也不报。”说着，他粗鲁地压着兵太的身体。

“先让我吃点东西吧，我从昨天早上开始就未曾进食。”

兵太说道。

“这家伙！”这时，瘦高野武士和胖墩墩武士都把肩膀压上了兵太的肩膀。

“来，酒敞开了喝！”老人说。

“酒嘛，酒嘛……”兵太不想喝酒了。昨天正因为喝了酒，醉醺醺的，才倒了大霉，真是自作自受。

“酒嘛，比起酒来，我更喜欢吃的。”兵太说道。

“我一不出声，你还要起威风来了？这么了不起的口气啊？”女人边说边气哼哼地咂巴着嘴。

“那给他些吃的吧。”老人说。

一名头发全秃、像入道（和尚）一样的野武士吼道：“到这里来吃！”

“这到底是什么啊？”

兵太站起来，盘腿坐在地炉后面，慢条斯理地掀起锅盖。

“猪！”大入道说道。

“现在有猪出没吗？”

“前几天，有一只神经错乱的猪跑了进来，就像你一样。

我们把它击杀了，每天食用。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第三天啊，很好。”

兵太拿起锅盖，直接用筷子从锅里夹出酷似猪肉的切片。很是美味。

“大家都吃啊。”

兵太食着肉，嚼着汤，可谓全神贯注。在座的人都在谈天，可是兵太压根没用心听。

“好吃！猪肉真是好吃啊！”

兵太用筷子在锅里搅动，但是里面已经没肉了。大家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突然，兵太觉得有个小物件朝自己飞过来，急忙把脸向后一扭躲开

了。土间里传出器物摔碎的声音。是酒盅。

兵太一边吮着汤汁，一边听到向自己飞来的辱骂声。

“给我站起来！风来坊！”

大吼的是瘦高野武士。他突然大肆践踏着餐具，飞奔而来。仿佛用整个身体撞过来，鲁莽至极。兵太干净利索地用手抓住他脖子后部，扭转他的头，使他的脸扑到了围炉的灰烬里。

兵太气得火冒三丈。他正想把锅里的最后一碗汤送到嘴里，意外遭到袭击，现在碗已经不知所终，汤也溅在脸上。

“无礼的家伙！”他掐住埋在灰烬中的武士的头，使劲按了两三下。

“混蛋，站起来！”这次怒吼声来自光头的大入道。

那人站起身，猛然拔刀，“如果你和我能够打个平手，我就饶你一命。不然就太遗憾了，我让你脑袋搬家。”一张大脸不可思议地毫无表情。

“加十次，你把他拉到对面再打吧。”女人说。

“在院子里打吗？”被称作加十次的大入道问。

“如果你去到院子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了，就在土间打吧。”女人很蛮横地说。

“好！”加十次说完就跳到土间，接着吼道，“过来！”

兵太沉默不语，慢吞吞地走到土间。

“借我把刀！”他对正坐在上框上的最年轻野武士说。

“没刀不行哇！”

于是，女人一边说着，一边拿过刀来。然后，她又像怂恿兵太似的说道：“可不要输噢！”

突然，大入道从正面砍了过来。兵太侧身躲开，拔刀后把刀往旁边一挥。刀锋落在大入道的右侧大腿。一阵低声惨叫从大入道口传来。

加十次再度斩将过来。这次是豁出性命的砍杀方法。但是，第二阵惨叫从加十次的口中发出。

“疼、疼、疼！”他仍旧抬着右腿，姿势非常奇怪，脸因悲痛而扭曲。

“够.....够了！”

“已.....已经够了！”

加十次这么说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兵太的太刀尖嗖地伸过来，刺中加十次的右肩。

“啊！”

怯懦的大入道发出一声与他外貌不符的尖叫声，往后一屁股墩在地上，旋即滚了一圈，到达土间外面。

“左卫门，你上！”老人对着矮墩墩的野武士说道。

“我？我可不行！”左卫门胆怯了。

“谁来上？”

可是，其他的野武士一个都没有起身。

“真强壮啊！”女人不由得感叹。

“左卫门，你上！”这次轮到女人再次下命令，“你应该是最强的啊，我最讨厌懦弱！”

听到她说讨厌懦弱，左卫门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站了起来。

“好，那走吧。”

他四下张望，跳下土间，拿起立在门口的长枪。

“哇——”

他虚张声势地喊着，奔兵太冲了过去。

真是杂兵！兵太心想。这家伙完全没有掌握剑术的诀窍，只是实际参加过几次作战吧。不只是左卫门，加十次亦是如此，完全是杂兵的剑法，不管不顾地用整个身体砍将过来！

兵太一躲闪，左卫门脚下根本刹不住，继续往土间那边冲，长枪刺进了后门的柱子里。左卫门使出吃奶力气想拔枪出来，但不得不中途放弃，用右脚蹬在柱子上做支撑，才将枪拉了出来。

兵太觉得他太愚蠢，连砍他的心情都消失了，索性坐在上框那里。

于是，拔出枪的左卫门又喊着“啊！”朝这边奔过来。

“真啰嗦！”兵太一把将枪夺去，抓住撞到他手边的左卫门的背部衣

领，将他的脸扭到对面，从背后一脚踢中腰部，将其踢飞。左卫门便以游泳般的姿态，从土间里消失了。

“真强啊。”女人发出感慨。

“你叫什么名字？”老人坐在那儿问。

在兵太看来，老人的神情很自以为是。

“你想杀我？”兵太把脸转向老人，老人却没有回答。

“好厉害的身手！”

虽说这位年迈的野武士对兵太来说是救命恩人，但兵太向他投去犀利的目光。

“为何要杀我？”

“我想试试你的本事。”老人用平静的声音回答。

“你试了我的本事，想做什么？”

“有事拜托你。”

“什么事？”

“在这里的人，都是答应我请求的人，你也会答应我吗？”

“你说说看！”兵太说。

这个老头到底想干什么呢？

这时，女人说：“你这么底气十足啊，别忘了今天早上是谁奄奄一息倒在河岸了！”

“无他，只是我有远大的目标。我的身份你早晚会知晓，现在我还不想告诉你。我想灭掉织田信长。你也知道你主家灭亡是因为信长吧？”

“他不会灭亡。主君胜赖公肯定还活着。”兵太说道。

“三天前，胜赖、信胜和胜赖的妻子三位已被织田兵送上黄泉路了，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此话当真？”

“说谎又有何益？泷川一益的部队在天目山悬挂了三位的首级。他们拿着首级，过了这个山头。”

他们说的也许是事实，兵太想。织田的军力就像汹涌的波涛一样，不断流入甲斐国。软弱无力的胜赖一行人，能够安全逃难几乎不可想象。天下已是草木皆兵。

“消息绝不是假的吧。”

“我为什么要骗你！”

“好吧。”兵太说。

“如果要取信长性命的话，我也加入你们。我本就是该死之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也不是不可以苟活于世。”

“你能加入我们？”老人说。

“在下是迹部大膳。”他报上自己的名字。

“藤堂兵太。”兵太说道。

“这是武士的誓言。我们喝酒立誓。”

“不用了，喝酒还是免了吧！”兵太说道。

“你不喜欢喝酒啊，那就不勉强了，我们以水代酒吧。”

女子好像打算灌水似的，拿起德利就下到土间去了。

女人往德利里灌满了水回来，说道“来”，作势用铍子^[1]先给兵太倒。

兵太拿起酒杯，正准备接过来，可是想想又说：“还是喝酒吧。”

“你可真麻烦。”虽然女人嘴上这样说，但似乎很乐意给他跑腿。

“大家都过来吧！加十次和左卫门哪里去了？”老野武士迹部大膳说。

野武士们按照他的命令聚到一起来。加十次、左卫门和

被塞进围炉灰烬中的武士，也都灰头土脸地来到这里。

“捡了一条命。”一名野武士说。

加十次则冷冷地朝他翻了个白眼，沉默不语。

“长篠之战后存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加十次？”女人说。

兵太顺着那个女人的话问：“你是在法性院大人的时候，侍奉过武田

吗？”

“没错！”

大入道没好气地说着，可能刚才被兵太扎伤的肩膀疼痛了，左手扶在右肩上。

“跟随谁？”

“马场美浓守大人！”

“哦。”

兵太向左卫门搭话后，左卫门似乎还恨意未消，完全不予理睬。

“我是继承今川的人。”坐在末座的五十岁左右的瘦弱武士做了自我介绍。

“今川？”

“桶狭间之战中败了……”他说过，他就是今川义元。

都是杂兵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这里的人事实上全部是在与织田的战役中败北而失去主君的人。

“你们都因为恨织田而聚集在这里吗？”兵太一边往自己面前的茶碗里添酒，一边问。

“去别的地方没活路啊。”一个人吐露了实情。

“别说有没有活路了，你可要当心了。现在开始可走不出这里了。”

瘦高野武士边说边笑了。笑声不绝于耳，这令兵太有点毛骨悚然。就在此时，兵太看到女人眼中泛起与其年纪不相匹配的妖媚，望向自己。

酒宴又持续了半刻钟。“弥弥，我先睡了。”迹部大膳说，然后起身向里面的库房走去。

“爸爸要睡了，大家都去睡觉吧。”年轻女子对野武士们说。

“弥弥是你的名字吗？”兵太问道。

“我名字好听吗？”女人将身体稍微挪向兵太这边，微微歪着头问。

“有点奇怪。”兵太说道。

“名字奇怪让你见笑了。”女人闷闷地说，“小时候，父亲就叫我弥

弥、弥弥，所以就这么叫成弥弥了。”女人这样解释。

“大家都夸我的名字好，只有你一个人，说是奇怪的名字。不过，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

她含情脉脉地望着兵太。孩子气与成熟女人的风骚奇怪地交织在一起。

“看看，又开始了！”一个武士说着转到背后。

弥弥说：“你在说什么呢？我可是喜欢武力高强的人。

我讨厌弱者，你快回去。”

然后，她环顾在座的人：“加十次、左卫门，你们都回去吧。”

加十次和左卫门都成了苦瓜脸，很不高兴地沉默着。

“你们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叫你们回去就回去！”

“我不回去，今晚就让我留在这里吧！是吧，左卫门？”

加十次为了有人附和，转向左卫门。

“啊、哈哈哈……”这时，门口传来一阵做作的笑声，有一个武士出门去了。

“谁？为什么笑？”加十次责备他道。

“因为太可笑了，所以我才笑啊。”野武士折回来，幸灾乐祸地叫嚷：“你的好日子结束喽，新鲜的家伙闯了进来，你过气喽。”

“哇，好冷！”他扔下这么一句台词，这次真的离开了。

接着，又有两三个武士离开，只剩下加十次和左卫门。

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兵太回头一看，是左卫门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泣。

“哎呀！真是太没出息了。快点回去！”弥弥冷淡地说。

她从前面推向正在放声哭泣的左卫门的胸膛，一个劲儿地说：“回去啦，回去啦！”

“不用你说我们也回去！”加十次在旁边说道。

不久，两人十分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下到土间，在门口又留恋地回头望了望，最终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

“那些家伙是嫉妒你。”

弥弥把门问好，对兵太说自己会回来。

“我也去睡了。”兵太说。弥弥在身边他感到很耀眼。

兵太回到房间，躺在被窝里。弥弥不知睡在哪里，房间里变得安静下来。

兵太侧耳倾听着。院子里好像有池子，这时好像听到像狗喝水一样的“吧唧吧唧”的声音。

不久，兵太听到一阵低沉的脚步声。有人走近自己的被窝。一只柔软的手突然摸到了兵太的脸颊。

“弥弥。”大膳的声音在远处传来。

弥弥又蹑手蹑脚地去了某处。但是，过了一会儿，弥弥又来了。就连忍者都很难如此安静地走进来，弥弥的步伐十分轻巧。

当弥弥炽热的气息拂过兵太的脸颊时，“弥弥！”大膳的叫声又传来了。弥弥轻声咂巴一下嘴，接着又离开了兵太身边。

弥弥第三次来的时候，兵太也听到了大膳呼喊弥弥的声音。弥弥想转身离去，可是这次兵太却没有放开弥弥。久违的女人头发的香味让兵太变成了另一个人。

兵太将恍如别世之物的柔软身体，紧紧拥在自己粗壮有力的臂弯里。

弥弥挣扎了一会，喃喃自语道：“我会成为你的人的。”

我喜欢厉害的人，你可真厉害。不过如果有更强的人，我就会选那个人。”

这真是奇怪的宣言。

然后，她又说：“你不能再离开这里了，你要是想走我就杀了你。”

兵太漫不经心地听着。那些事情怎样都无所谓了，现在他只觉得弥弥浑身上下都可爱异常。

[1]类似茶壶状、用来续酒的容器。

阳光与浪花

武田胜赖挥刀自尽、武田家灭亡一事，有如平地一声惊雷，哪怕在远离甲斐国、与武田家毫无干系的地区，都成为农民和町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的话题。

坊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武田的残余势力困在信州的八岳，有人说他们为了东山再起已经逃往关东，甚至有人说自尽的是替身而不是胜赖。这些传言都不过是捕风捉影，来去无形。

酒部隼人正怡然自得地沿着琵琶湖岸向石山方向走。对于主家去世一事，他除了怨自己命运不济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感触。

隼人虽然侍奉武田家，但是对武田家并没有感恩戴德之心。他在连续不断的合战中把生命献给武田家，难道获得了应有的酬劳吗？加之，多年来百姓们因武田家而生灵涂炭的景象也是有目共睹。

他扪心自问，对于武田家自己唯有奉献，毫无亏欠。这次他想寻一位胜过武田家、自己愿意为其肝脑涂地的主家。

他不慌不忙地去寻找值得托付的主家。

同时，他也因自己与千里一刀两断而感觉干净利落。他冒死将千里从眼看要被火烧毁的新府城里救出来，让她逃往别处避难。这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对于在这艰难时世中谋生的武士来说，女人是禁忌。如果对女人过于痴情，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造成彼此不幸。

武士迟早要曝尸沙场。十年前的武士旧识，如今还有几人存活于世呢？大部分人在长篠之战中阵亡，即使偶有生还者，也在之后与德川家的小合战中战死。

女人是禁区。他既不愿意给女人留下念想而死去，也不愿意自己死后让女人陷入不幸境地。他喜欢千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是，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千里了，就此放手吧……

隼人带着与武田家逃亡者并不相称的悠闲惬意，在暮春的湖岸溜达。

“喂，卖刀吗？刀。”

突然有人叫他，原来路边有一名浪人模样的男子席地而坐。旁边立

着告示牌：“想当兵的人，请到石山城下明智家浪人处申报”。

明智吗？隼人停下脚步，再度将视线落在告示牌的字上。

“你卖刀吗？”浪人又问。

“刀？”隼人反问道。

“高价收购呦。”

“买来何用？”

“在下想去投靠明智当兵。当兵的话没刀可不行哇。”对方说。

“你的刀呢？”

“说出来很丢人，我这把是竹刀。”浪人羞赧地说。

隼人坐到他旁边。

“你想投靠明智，有什么理由吗？”

“只是想当兵而已。”

“为什么去明智那里当兵？”

“现如今，还没有其他地方这样大张旗鼓地竖着条幅招募浪人。毕竟不少浪人来路不明。不管在哪个城下，对浪人的审查都非常严格，很难混入城下。明智看准这一点……”

“嗯。”隼人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为什么要招募浪人呢？”这一点让人匪夷所思。

不过，隼人听闻，在织田的武将中，明智占据着物资丰富的近江，最为富庶。如果想把这笔钱花在壮大自己的部队上，也不是不可想象。

“你还不知道吗？”浪人的眼睛闪烁着光。

“听说在中国地区会有大合战的。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恐怕就是明智。你真是死脑筋。要不然，明智怎么会募集浪人呢？”

“合战？”隼人简短地说。

合战这个词，带着一种独特魅力，紧揪着隼人的心。如果要当兵的话，还是当兵后马上有合战比较好。要是没有合战，下级武士往往终其一生都碌碌无为。

“你卖刀吗？”浪人又问。

“对不起，我不能卖。我也要去这个浪人召集处露个面。”隼人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吧？”

“只要不是武田的残兵败将就可以吧。”

“审查严格吗？”隼人问道。

“去了不就知道了。”浪人说。

现在武田刚灭亡，跑到那种地方极有可能是自投罗网，甚是冒险，不过隼人觉得命运由天，不如索性去一趟。

明智光秀虽然平素居住在他的任职地——丹波的龟山城，但近江是他个人长期经营之地，坂本城还留有妻儿和一族，所以湖西一带依然处于光秀的掌控之下。临近石山部落，明智的武士们来来往往的身影渐渐映入眼帘。

到了石山部落，入口处就有一处收留浪人的所谓募兵招待处。它看起来与普通的农家无异，只是在它前面，形形色色的浪人排成一列。

“这里好像是招待处了。”隼人说道。

“是的，来这里排队吧。”刚才在告示牌前相识的浪人说。

他们排到队伍的最后。队伍几乎不往前挪动。

“哎呀，我不需要换把刀吧？”浪人似乎很在意刀的事情。

“说实话，他们大概会给你配刀的，别担心。”隼人说道。

“真有点丢人。今天晚上不会立刻让我们出发去什么地方吧？我要不要老实交代呢？”隼人和浪人都坐到了地上。

“阁下的家乡在哪里？”突然，前边站着的颤悠悠的老耄武士回过头来问，带着一副令人生厌的面孔。

“甲斐。”隼人不假思索地回答。但是说了之后又有些后悔，“不是甲斐，不是的。”

一听隼人换了说法，对方的眼睛泛起贼光，脸上挂着轻微的冷笑。一看就是心术不正的人。

“阁下刚才说什么？”他的身体靠了过来，恨不得紧贴上隼人。

“我什么都没说。”

“你家乡在哪里？”

“家乡嘛……”隼人一时语塞，“就在这附近。”

“就在这附近？我也在这附近。真巧啊，告诉我是哪里呢？”

“少废话！”隼人对这样执着地刨根问底的老耄武士感到很愤怒。

“哪里都行，我不告诉你。”

然后对方伸出下巴，“我听到了，两只耳朵都听到了。——甲斐，你说了甲斐……你们两个都是武田的武士。”

这时，坐在地上的浪人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不，俺才不是！”他吼道。

“喂，俺不是！”竹刀浪人又吼了一遍，“俺从一开始就觉得这家伙很蹊跷。”

他满脸堆笑地谄媚老耄武士。

“你是在哪里和这家伙走这么近的？”

“就在来这里的途中，一刻钟^[1]之前。”

“好！”老耄武士说着，突然离开队伍，向外走了五六步，又折回来跟竹刀武士商量说，“怎么办？揭发他，还是私了？”

他朝隼人扬了扬下巴。“如果你愿意私了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隼人想这简直是敲诈勒索啊。这齷齪的老耄武士真是面目可憎。

“怎么私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只要拿出足够我喝上两三天的酒钱来就行！”

“明白了。”话音未落，隼人就攥起拳自下而上抡到老耄武士的下巴上。

对方踉跄了五六步，像跳起来一般后仰着倒地。

“喂，竹刀！”同时，隼人一把揪住竹刀浪人的前襟，左右摇晃两三次，掐住了他的脖子。

“原……原谅我。”

“绝不原谅。”

正在这时，五六名招待处的武士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混账东西！”

听到他们的声音，隼人一下子把手从竹刀浪人的脖子上挪开了。

“容我禀报。”老耄武士脸色铁青地从地上爬起来说，“这家伙是武田的余党。”

“武田的？”

“千真万确，我有确凿的证据。”

隼人沉默不语。

于是，招待处的一位武士思索了一会儿，对隼人说：“不管怎样，你一个人到这边来！”

隼人如其所言，泰然自若地跟着去了。他心怀坦荡，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队伍有将近三十名浪人。隼人走在队伍旁边，进入农家的土间。

“待会儿再审讯，先绑起来！”

一声令下，三四名武士立刻围住隼人。

“我不是武田的余党。”

“这要容我们之后再调查，你先闭嘴！”

他们不容分说，将隼人的双手扭到背后。隼人被捆绑之后才明白，如果自己想不到很好的辩解理由的话，恐怕难以脱身了。他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的。

“我不是武田的余党。你们查一下，查一下！”

虽然他拼命喊叫，但是无人理会。

“我在关东的北条那里做浪人是有原因的。我可不是什么可疑的人。”

他想，只要提起北条，谁都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熟稔关东吧。但是，对方完全不理这茬。

“吵死了！闭嘴！”

之后，隼人被带到土间的角落，弃置在那里。

时间慢慢流逝。在此期间，浪人的选拔工作以敷衍问答的方式进行着。

“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哪会有。有吃的就行了。”

“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不合格！”

那个家伙落选了。

“在下比起三顿饭更喜欢合战。”有勇猛者如是说。

“你说一下我们明智大将的名字。”

“明智——”

空有匹夫之勇而说不出光秀的全名，因此这名武士也落选了。原以为可以简单地当兵，但没想到选拔相当严格。

轮到刚才向隼人叫嚣的老耄武士了。他来到接待处，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刚才抓住武田浪人的人。”

“有什么要求吗？”

“如果能给我配三个足轻的话——”

“别说奢侈的话了，你来这边！”

“我是被录用了吗？”老耄武士笑逐颜开，来到队伍一旁。

“给我绑起来！”

话音未落，老耄武士突然被捆绑起来。隼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被绑，似乎连被绑的本人都不知道。老耄武士心惊胆战，吓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在……在下不是什么可疑的人。”

排在队伍最后的是一开始就小心翼翼的竹刀浪人。

“你武艺出众吗？”

“嗯。”

“拔刀！”

“拔刀？”

绝望袭击了他的脸。他手握着刀，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然后说道：

“我不当差了，放我回家吧。”

“拔出来！”

他再次听到这个命令时，非但没去拔刀，反而撒腿就跑。当然，明智的武士立刻抓住他，把他也绑了起来。

隼人、老耄武士和竹光三人被带出土间来到后院。他们被带着沿一座小山走了五十多米，然后被关进水车小屋中。

隼人走进小屋，吓了一跳。已经有几个先来的客人。这几人都被捆着倒卧在地上，哼哼唧唧的。出人意料的是，隼人与先前客人中最为魁梧的武士被松了绑。然后，把他们带来的明智武士关上水车小屋的门，转身离开了。

“我从没做过一件坏事，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被绑了。”老耄武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一刻钟过去了。门突然被拉开，进来一位装束鲜亮的中年武士。随从的武士对他说：“就这两个人，是武田的余党。”

于是，那位装束鲜亮的武士说：“您两位据说是武田的残余势力，是真的吗？不可以虚假申报。如果真是武田的残余势力，就清楚说出来。我们不会亏待你们的。主家灭亡了，你们恐怕正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虽然跟武田氏是对头，但对于当杂兵的诸位，是毫无憎恨之情的。”

隼人心里犯嘀咕：要是我上了钩，如实回答他，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于是他选择闭口不言。

另一位魁梧武士说：“不管怎样我都是武田的家臣。既已败露，我就没想过能活命。可是，要是能够活命的话，那就太幸运了。我不期望什么俸禄，随便让我去哪个地方，随便给我一个差事。我对自己的本事还是有信心的。”

说罢他仰天大笑。隼人对这名自称为武田家臣的魁梧武士产生了好感。

隼人也说：“在下也是武田的家臣。刚才我提到的北条，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我怕惹上麻烦。你们如果能录用我的话，就请录用我吧。我有个请求，那就是把这两个人给我当足轻吧。”

他边说边用下巴朝被绑的竹刀武士和老耄武士指了指。

然而，审讯的武士没有答复，只是询问二人：“你们一定很恨织田家吧？”

“不是没有，但事到如今我已无力回天。”魁梧武士说。

“你呢？”审讯的武士问。那张脸很柔和，让隼人感觉他是自己的旧知，不像坏人。

“在合战的时候，没谁会不恨敌人吧？逮住机会就想砍掉敌人的脑袋。可是，现在……”

刚说到这里，审讯的武士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在我们织田家当差，只要肯为我们卖命，就一定能出人头地。”

审讯的武士忽然改变声调，对隼人和魁梧武士说：“请！”他们就准备离开水车的小屋。

“向您请教一下。”被留在里面的老耄武士发问，“我等会被如何处置呢？”

“怎样处置，在下也不知道。尔等揭发了这两个人，做出与武士身份不相称的行为，便听天由命吧。”

听到审讯的武士这么说，在座的人一阵喧闹。竹刀武士嚷着：“俺完全不知情啊。告密的是那个家伙啊。行行好放了俺吧。俺再也不敢犯这样的错误了。俺要回家种地。”

这完全是农民的说话方式。

“你是农民？”

“对啊。”

“搞歪门邪道的家伙！还是留在这里吧。”

“啊？”竹刀武士从脸色到态度，都变成了农民。

隼人与魁梧武士一起离开小屋，被带回刚才的农舍。在那里，他接受了另一个武士的审问。他回过神来，发现魁梧武士已不见踪影，可能是被带到了其他地方。

“还有很多幸存下来的武田家残党吧？”这次负责审讯的武士是一个有头有脸、满有威严的老者。

“生还者？我想应该有很多吧！”

“他们在哪里？”

“我想他们大都藏匿在甲斐的农舍里。”

“哦，能把他们集结起来吗？”

“集结起来干什么呢？”

“说起武田，大家都知道他拥有擅长骑马长矛的精兵。

虽说国家灭亡了，可是精兵就这样变成农民，实属可惜。”

“如果你愿意到我家当差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我们虽说是织田家，但是从来没有直接与武田家弓弩相见，也没有不共戴天之仇。”老武士说。

“在下认识的也就是下级武士——杂兵之类的。”

“杂兵足矣。合战总是由杂兵来做。你能不能召集一下有本领有气骨的杂兵？”

“咦？”隼人不由得看着对方的脸。

“请你说服有骨气的人，把他们带来这里。我可有言在先，这件事主君光秀大人也不知情。只是我私自为你们武田家费心费力的愚拙之见。”

“我知道了。”

“如果你接受了这份工作，我保证会提拔你。”

“那我试试看。”隼人说。

“我不是说，只要是武田的残党就全都录用。我只想要那些为主家尽忠却不幸存活的真真正正的武士。我只想要那些拥有武田魂、愿意为武田献出生命的武士。”老武士说。

隼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脸。因为他感到老武士的这句话中有某种难以理解的东西在流动。这位老武士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想，如果一度想为武田献出生命的人，是不会轻易到敌方阵营中当兵的。”隼人说。

“这件事我自然清楚，屁颠屁颠来当兵的人，我们家也不要。”

“那么在下也是您不要的人之一。我从来没想过为武田家殉死。”

“别想得太复杂了。你和另一个人，是因为有优点才留用的。”

“优点，能有什么优点？”

“呵呵，呵呵，少废话！”老武士沙哑地笑了起来。

“主家去世没多久就想到我家来当差，真是大胆至极！”

我就是相中了你的厚脸皮和大胆。既然要当差，就希望你不要找借口，服从命令。”老武士凝视着隼人。

“知道了。”隼人也坦率地说。因为他很喜欢老武士的话。

“能行吗？”

“我会尽力而为，尽管有些困难。”

隼人想了想又问：“到底召集多少人？”

“说不上要召集多少人，越多越好。可是，也不用那么多。”

“召集五个人，还是十个人？”

“都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要抓紧！”

“呃？”

隼人这时候对老武士的话感到难以理解。因为他在说“要抓紧”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就像探照灯一样射到自己额头上。

“虽说要抓紧，但到底能给我几天期限呢？”

“不知道。”他稍微想了一下，“就在一个月内吧。”

然后老人又问：“你哪天出发？”

“今晚就出发吧。”

“你可真是急性子。今晚好好睡一觉，明早出发吧。”

隼人对自己被安排的略微奇特的任务感到满意。

“在甲斐的联络地点定在哪里好呢？”隼人问道。

“联络地点？完全没有。在甲斐各处都有织田家驻扎的部队，但不巧没有明智的部队，没有联络地点。我提前可跟你说好了，这不是明智家

的事，而是我擅自做主。你一定要在这一切事上保守秘密。”老武士说。

“知道了。”

“盘缠明天早上出发前给你。”这时，老武士站了起来。

“有人吗？”他来到土间的入口处，向门外喊道。

“您在叫我吗？”一位年轻武士来了。

“今晚让他好好休息。”

“遵命！”

“他宿舍安排在哪里呢？”

“可以安排到寺院。”

“好，带他去吧！”

老武士下完命令，隼人没有回首，径直从后门出去了。

“我来给您带路。”年轻武士向隼人说道。

出门后，只见西边的天空被映得通红，晚春和煦的阳光照耀在一直延伸至湖畔的广袤田野上。远远望去，琵琶湖像是铺了一块蔚蓝色的布。

看惯甲斐的崇山峻岭的隼人，欣赏着眼前如画般的柔美风光。隔湖而望，对面的比睿山和比良山就像跨在湖上一样，傲然而坐。不过，即使如此，与披着积雪的甲斐群山相比，还是显得女性化得多。

“从这里到坂本，到底有多少部队呢？”隼人问引导自己爬上丘陵的武士。

“呃，我完全不清楚。不过，由于我们本队在丹波，所以在这里的应该有两百。”

“不止这个数目。”隼人说。

根本不是一百、二百。光是今天来这里的途中见到的武士们就数目庞大。

“那是什么？”

隼人指着遥远的东方湖畔。一队小小的人马在像蚂蚁一样，向这里移动。

“那不是我家的部队吗？我想应该是从丹波来替换我们的。”

隼人停下脚步，紧紧地注视着。镶嵌在静谧的湖畔风景中的这支队伍表面静若处子，但无论何时变得动如脱兔，都不足为奇。

出了什么事吧？隼人想。

酒部隼人当晚宿在丘陵中部的一个小寺庙的房间里。除了散落在寺庙周围的杂树丛在风中摇曳的瑟瑟声以外，完全听不到人语。当然，这里并不是无人居住的寺庙。伽蓝中似乎住着几名武士和小士兵，但是他们的说话声传不到隼人的房间。

半夜，隼人睁开了眼睛，感觉精神抖擞。他发现自己铺着客人用的高等被褥，有点不可置信。

自己好不容易逃离甲斐，这次却作为明智的武士，带着特殊任务回甲斐！隼人想到这里，感觉十分不可思议。

为了生存并出人头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更何况，无论是昨天审讯自己的老武士，还是在水车小屋中问询的中年武士，都没有给他留下恶劣的印象。

细想一下，明知自己是武田的残余势力，却特意留用，这绝对是不同寻常的招数。而且，起用一介新人，去寻找武田残余势力中可以当兵的，这也是天马行空脱离常规的想法。

隼人至今为止对明智的印象并不坏。与已经去世的昔日主家武田不同，总觉得有种舒适合理的感觉。尚是杂兵的自己就能被安排这样的宿舍，这在武田军队里是不可想象的！

隼人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感到十分知足。

他再度闭上眼睛。没想到，千里的身影突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丰润的脸庞、笔直挺拔的身姿，还有从肩膀到胸前有弹性的肌肉。

隼人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身来。他认为不应该牵挂千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即便这么要求自己，但在决定奔赴甲斐的心灵深处，隐约充满了见到千里的期待。

不能去想千里！隼人对自己说。为了不去回忆千里的面容，他努力去想可以寻找的几个武士的面孔。其中一个就是在釜无川附近的山间小屋告别的络腮胡子脸藤堂兵太。

突然，隔壁传来说话声，打破了隼人的思绪。

“麻烦你了，对不起啊。那我就在这里休息了。辛苦！”

声音听起来甚是傲慢。

好像有客人在隔壁住下。隔壁房间旋即安静下来，但很快又听到隔壁客人喊起来，还拍着手。

“嗨！有人吗？”

好像从厨房那边来了个小士兵。

“有酒吗？稍微喝点就好，我想要点酒。”

“真不巧，手头上没有。”

“没有吗？没有的话也没办法。”

“如果不是这样深夜的话，我们是会准备的。”

“不，没有就算了！只是我累了，没有酒就睡不着。”

“是我们疏忽了。”

这样的对话之后，小士兵好像离开了。

隼人以为这次会真的安静下来，可是，他忽然听到“咄！”一声很低沉的声音。隼人不由得浑身一紧，那是一种震人心魄的呼喊。

接着，又一声“咄！”虽然声音低，却带着连障子都震动的威严。对方既然说了睡不着，说不定在练什么居合拔刀术。

好本领啊！隼人想。

呀！

咄！

口号重复了好几次。

隼人却没有闲心去惊叹对方的武功。既然明天清晨就得出发，还需要再睡一会儿。虽然他以为喊声很快能停止，但是隔壁的客人还在反复练习着。

他实在难以忍受，就喊了一声：“喂。大半夜的，希望您能安静点。”

“失礼了。”隔壁马上传来声音。

“我以为隔壁没人，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真是失礼了。”然后旁若无人的笑声响起。

对于这个回应，隼人并不觉得愉快，反而觉得对方很是傲慢，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早上我就要出门，现在得休息啦。不好意思。”隼人说完最后一句，闭上了眼睛。

“您去哪里？”声音又传过来。

“甲斐方向。”

“甲斐？”

然后隔了一会儿，旁边的客人说：“如果您要去甲斐的话，我想拜托您一件事，能答应我吗？”

然后，他好像爬起来了。“打扰一下可以吗？”门外声音响起。

隼人想，深夜造访别人房间，该是多么厚颜无耻的家伙啊。可是，嘴巴里却说：“请进。”

拉门开了。由于光线昏暗，他看不清访客的容貌。

“鄙人是大手荒之介，是织田的旗本。”

对方报上姓名，隼人也从榻榻米上坐了起来。

“在下是明智的家臣酒部隼人。”

“是明智的家臣啊？我还以为又是客人。”然后说，“您说要去甲斐，不知有何贵干？”

“我要去寻人……”

“哦，您去那里的住宿都定好了吗？”

“没有，还没有合适的住宿场所。”

“我知道您肯定是去办重要的事情，但是去甲斐的话我想斗胆拜托您一件事。——当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有一个认识的人住在若神子村，想拜托您捎封信。信里我会拜托他们留您在那儿住宿。”深夜访客说。

“若神子村，虽然听说过，但不知道确切的地点——”

“它是从信浓刚进甲斐的一个村子，毗邻街道。你只要去甲斐，不管你是否愿意，那儿都是必经之地。”

“如果是必经之地，那就是举手之劳，我答应你。”隼人说道，“可是，因为是明早出发，所以请您提前准备好要捐的东西。”

“知道了，那么明早我们再见。实在打搅了。”

拉门随之关上。隼人想这下终于能休息了。他再次躺在地板上，许是室外狂风大作，树梢发出呼呼的响声。可能隔壁房间已经进入梦乡，之后就悄无声息了。

隼人却变得无比清醒。千里的面孔时而浮现眼前，时而消失。

自己哪来这么多儿女情长！这下轮到隼人想练居合拔刀术了。

咄！他没有喊出来，只是在心里喊着口号。他与千里的

幻像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前都能赶得远远的，但是今晚却怎么也做不到。再次踏上千里所在的甲斐的土地，这令年轻的隼人兴奋不已。

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隼人醒了。

昨晚虽然被邻居打扰，但是因为睡眠时间充足，头脑和身体都久违地轻松惬意。

他来到檐廊，趿上草鞋，转到后门那里，用从山上引下来的管道的水洗脸。寺庙位于靠近湖畔的丘陵中部，湖水尽收眼底。风景秀美，让人心旷神怡。半夜起的风业已停下，湖面像整块蓝色的布一样安宁恬静，波澜不惊。

他回到房间后，隔壁的拉门打开了。

“酒部先生？”那人说着把脸露了出来，意外的是一位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武士。

英俊的脸庞，眼神中透露出精悍。隼人觉得，难怪昨晚这个年轻人练刀术时有那锐利的气势。

“您是大手先生啊。”

“昨晚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然后，他把一个小纸包伸到隼人面前：“我想拜托您把它交给住在这个地址的人。”

那个小纸包正面用俊逸的笔迹写着：若神子村神户伊织殿令爱。

“我把它交给神户伊织这位仁兄就行吧？”隼人问道。

“不，那可不行。那个叫神户伊织的人，是个相当麻烦的老头。一定要瞒着他，交给他女儿。”

“哦。”隼人感觉自己正在接受一个愚蠢的任务。

“很重要的信吗？”隼人略带嘲讽地问道。

“说重要就重要，说不重要就不重要。虽然不足以让您一直挂怀，但希望您千万不要忘记交给她。”

这种说法也充满张狂和傲慢。隼人想，谁会记挂你写给不明底细的女人的信函。可是，既然已有约定，便接过了纸包。

然后，武士说：“在下不久也会去甲斐，也许我们会在那儿碰到。”

“什么时候？”

“大概半月之后。”

“届时您亲手交给她岂不更好？”

“我想尽早把它捎过去，所以才拜托您。”

隼人觉得对方真是自以为是，做法也是傻里傻气。但是，他既然已经答应了，现在也不好再推辞。

当纸包递给隼人时，荒之介一副万事大吉的神情。

“那就拜托您了。我再睡一觉。”说着，他拉上纸门。

那人生得英俊彪悍，口中说出的话却弥漫着一股傲慢的味道。这一点并未给隼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有人端来早饭，隼人把托盘端到檐廊用餐。隔壁房间可能已经熟睡，悄无声息。

吃完早饭，昨天带他来这里年轻武士来了。

“有人交代我把这个给您。”他郑重其事地说完，拿出了布包。

“这是什么？”

“盘缠。另外我们在山门附近备了一匹马，您可以骑。”

“那太麻烦您了。”隼人道了谢，又问，“给我盘缠的人是谁？”这是他从昨天开始就想打听的事情。

“在下也不知道。”年轻武士回答道。

“不知道？”

“是的，他不常来这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招待处的人只知他是明智本营里身份高贵的人，但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那他何时来到这里的？”

“两三天前我第一次见到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不说名字。”

“喔。”

“今天早上很早就出门了。”

“去哪里？”

“不知道是哪里，会不会是去明智大人的居城所在的丹波？”

隼人因不知道名字而困惑不已。他以为尽人皆知，所以昨天没开口问。

“关于联络方式他有什么交代吗？”

“没有。”年轻武士说完，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他说让您把行李一件一件送到坂本城里。我忘记告诉您了，非常抱歉。”他就像犯了巨大的错误一样，郑重地低头道歉。

行李吗？行李无疑就是武田的残余武士了。隼人想，那老者的意思应该是让武士们逐个到达坂本城。

酒部隼人离开石山部落整整十天后，抵达信浓的諏访湖畔。

他刚观赏过琵琶湖，便觉得諏访湖的湖面更加清澈冷寂。

琵琶湖湖面湛蓝，一望无际，而諏访湖的湖面呈藏青色，波涛澎湃。

他经过一个叫有贺的村庄，有三十多户人家。他们既不像农民，也不像渔民，拿着家财和工具，来往穿梭。感觉他们像是为了避开合战，一度放弃村落，在得知近期不会发生合战后，从避难所再次返回家园的。

在从春天过渡初夏的信浓风景中，严酷的时光的流逝表现得格外鲜明。

湖畔有缓缓起伏的丘陵，包裹着整个山峦的杂木正萌发出新芽。

隼人离开諏访湖岸边时，愈发感到沉重的工作压在双肩。

明智的老武士给了自己大量的路费，让自己回到家乡。

那人甚至姓名不详，但其豁达的态度令现在的隼人忠实于自己的工作。隼人深感不能辜负老武士的信任。

隼人骑马驶入有贺的部落。因为他听千里提起过，这个村子是她的故乡。

一想到那是千里的父亲和祖父居住过、千里出生并被养育了好几年的地方，无论是民家的风格、丘陵的样子，还是村民的表情，隼人都无法漠然视之。

他一度驰出了部落，又折了回来。之所以拨转马首，是因为生怕千里过来投靠亲戚并栖身这里。

隼人走进一栋破旧的小房子。佝偻的老婆婆正一个人坐在土间里。

一提及找千里，老婆婆回答说：

“现在，没有人会藏这样的人，因为害怕接下来的灾祸。”

老婆婆似乎认为隼人是织田的武士，但看起来她并没有刻意隐瞒什么。

除此之外，隼人又去了一栋民房的土间。

“不知道！”

在铺着木板的房间里，眼光锐利的年轻人正结着绳索。

他手腕强壮，眼睛的注视方式都与普通农民和渔夫不同。直觉告诉隼人：这人是武田的余党。

“比起一直当农民，再去当武士岂不是更好？”隼人语气平静，但单刀直入地问。

“什么？”年轻人警惕地转动眼睛，以为自己身份暴露，霍地站了起来。然后把手伸到房间横梁上，干净利落地取下一根长枪。

“不要误会。在下也是食过武田俸禄的人。”隼人说。

年轻人紧握长枪，一脸不忿，眼里浮起轻蔑之意，伫立在原地。

“不管怎么说，武田家已经灭亡了。”隼人说道。

“那又怎样？一国岂能如此轻易灭亡？”

这个年轻人也许幻想着主家的复兴。年纪二十四五，一表人才。虽然他貌似农民出身，但比胜赖近旁的武士更具武士精神。

隼人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他想这下明智的老武士应该能满意。

“你叫什么名字？”

或许是被隼人那居高临下的言辞惹火了吧，年轻人仍旧伫立在那里，默不作答。

“在下是为召集一心想着武田的武士而来的！”

“为了召集？”

这么一说，年轻人的眼睛顿时炯炯发光。

“召集之后做什么？”

“这之后我就知道了。不管怎样，与其孤零零地生活，不如大家聚在一处生存。”

“十多个武田帮的人聚集在一起，天知道会惹出什么乱子。”

“你真糊涂！世界比阁下所认为的更为广阔。有人非常器重武田的武士，想招募他们。你何必硬撑，如果有这样的人，投靠他不是更好吗？！”

“是谁？”

“明智的一个武将。”

“明智？”年轻人的眼睛里又浮现出憎恨的表情：“我才不食敌人的俸禄。”

“哪里不是敌人的地盘？现在织田摩拳擦掌，欲平定天下。你不必考虑太多，跟我一起侍奉明智吧。浅井、朝仓、武田都已灭亡。在这里碌碌无为的功夫，合战可就没有了。”

隼人说的这句合战消失的话，似乎动摇了年轻人的心。

“没有合战的话就麻烦了啊。”

“建功立业的机会将永久消失。除了明智，还有谁待见武田的余党？”隼人坐到往榻榻米去的台阶上。

过了一会儿，年轻人说：“我想拜托你。”然后，把竖在木地板上的

长枪又放回搁架。

“真有人想招募拿过武田俸禄的武将吗？”他的神情半信半疑。

“真的有，所以我才说世界很辽阔。”

“真是难以置信。”

“在下真的是从武田的残余势力中召集真正的武士。那些酒囊饭袋的杂兵就算了。你如果认识至今仍惦念着主家的人，能不能介绍给我？”

听隼人这么说，年轻人心里再次涌起疑惑的念头。

“你们是不是要借此找出武田的余党，赶尽杀绝？”

“真是个多疑的家伙。如果是武田的名将也便罢了，要抓你这样的下级武士，何须如此大费周章？在下提供路费，希望你立即去明智的城池——坂本城。到了坂本城，只要说是从甲斐推荐的就行了。你去吗？”

隼人想，如果他不说的话，既然已经向他泄露秘密，就断不能留他性命，尽管这样做很可惜。

“好，我去！”年轻人说道。

“这是阁下的家吗？”

“是的。”

“家人呢？”

“我父母健在，但为防不测，我把他们安置到伊那山的深山老林里去了。我出发赴坂本之前，想先去拜别父母。能暂缓几天吗？”

“好吧。另外，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阁下的朋友里有意志坚定的武士没有？”隼人问道。

“有，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藏匿在哪里。”

他说完，转念一想：“对了，有一位叫小见山的武士，那家伙可能藏在新府城附近的某个寺庙里。他说过要出家当和尚，也有很多和尚朋友。去那一带的寺庙打听一下便可知道。但是，很难让他出来当差。他本事不高，但为人可靠。

新府城陷落之时，只有那家伙想自我了断。”

“好，那我去找找那名武士吧！是叫小见山吧。”隼人说。他觉得这位青年推荐的话肯定不会差。隼人把路费交给年轻人。这名青年是负责

照看五名足轻病人的仁科家的武士。

隼人向青年打听了千里的情况，但是对方对千里一无所知。

隼人与青年告别，离开有贺村落，第二天进入了新府城下。只有少量的泷川一益的部队在此驻扎，须臾之间，城下已面目全非。

胜赖和他的妻室们从前居住的新府城，如今已荡然无存，只有杂树萌发出新绿，覆盖着曾是城池旧址的丘陵陡坡。

从前武田大本营驻扎时，人马川流不息。只要环顾规整的平原，总有几个骑马武士往东或往西驰骋。但是，现在环视四周，唯有悄无声息、广袤无垠的田野。连百姓的身影也看不见一个。

隼人走进城下，是为了寻找有贺村落的青年所说的小见山。除这个人以外，目前没有武田的残余势力的消息。他现在拥有的唯一线索就是那位青年的话——去新府城附近的寺庙打听的话，也许能有他的消息。如果见到那个小见山的话，也许又能获得新线索。

说到寺庙，也不知道是哪一宗的寺庙。隼人认真地探访名字中带有寺的地方。这是他来到新府的第三天。他驰马往西一里左右，来到一间掩映在竹林间的破旧寺院。

出来的是一个剃度过的僧侣模样的人。

“你知道小见山这位仁兄的消息吗？这并不是官方审查，不会给当事人添麻烦。”隼人说明来意，目光投向双手合十的僧侣。

他脸色苍白，头顶秃秃，给人一种理智、甚至是冷漠的感觉。

“我不知晓。”对方平静地说。

“如果同样是僧侣，也住在这附近的话，那我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碰到他。您先告诉我有何贵干，我有机会再转告他。”这种措辞颇是耐人寻味。

“此事若非见到本人，无法传达。”

“喔。”

“我有件事想先看他的人品再拜托他。”

“不好意思，您看起来像是织田大人的人。”

“现如今能在这里晃荡的人，除了织田的人不会有其他人了吧。”

“可是，您的口音是甲斐。”僧侣说。

隼人心里一颤，瞅了瞅僧侣。对方虽然温文尔雅，但是两肩发达的肌肉却是披戴过武具的人所特有。

“我老家确实是甲斐，不过话说回来，你是由武士化装为僧侣的吧？”隼人直截了当地说。这也是出自一种对僧侣辨出自己口音进行痛快报复的心态。

“不得胡言！”和尚身体纹丝不动。

俄而，他平静地扬起脸来：“织田家的武士，为什么要寻找甲斐的一介无名和尚呢？”

这时，隼人脑海里灵光一闪，眼前这个人说不定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小见山呢。

“明智家想录用他。”

“明智家？”他思索了一下。

“您是明智家的吗？”对方问道。

“是的，的确如此。”

“为什么要征募敌人的杂兵呢？”

“杂兵？你怎么会知道小见山是杂兵？”隼人尖锐地问道。

“唔，那个……”和尚一脸狼狈。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不可能。”

“胡搅蛮缠！”

“你是小见山先生吧？如果是的话，我有事想拜托你。”

“不，我不是。”

“既然你说不是，那就不是吧。如果你见到他，请转告他。”

“好的。”

“明智家想从侍奉过武田家的武士中招募尚健在的、可靠的武士。小见山就是其中一位。”

“简直天方夜谭。”他出言嘲讽。

“您也是其中一位吗？”

隼人有种被锐利的剑刺穿的感觉。隼人不禁凝视着僧侣的眼睛。和尚一边与隼人对视着，一边起身。现在两人分明都是决斗者的眼神。

隼人想，对方是小见山也好，不是也好，只要已经对他泄露了秘密，就不能听之任之。

“小见山，我没叫错吧？”隼人喝道。

“的确。”对方清晰地回答。

“你去不去明智家当差？”

“混账！我跟你不是一种人。”对方岿然不动。

隼人杀他很容易。从体格上看，也不是可用之材。但是，他还是想努力说服对方。如果无法说服，再杀也不迟。

“拜托你，来当差吧。”隼人说。

“我再说一遍。您要来给明智当差吗？”隼人又说。

“你一定要答应我的请求。你敢说一个不字——”

“我就杀了你！”隼人说。

“我自知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我绝不会死在像你这种背信弃义的家伙的刀下！”小见山的话掷地有声。他朝里屋喊道：“客人，请您帮一下忙吧。”

“你可以去明智那里当差。不要意气用事。”干枯低沉的声音从隔壁传来。然后响起一阵大胆自负的笑声。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去当差？”小见山又问。

“征集武田的残党，是不是有点癫狂、有点孩子气呢？”

也许很有趣。去看看吧。”依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小见山没有应答，怔在那里。“明智家是武田家不共戴天的敌人——”

“所以，我才说不要意气用事。或许人家看中的正是这一点。”边说边走出来的居然是一位老者。虽然这人不是武士装扮，但出现时不带一

丝声响。

原来如此！隼人想：背后有这样的人撑腰，这个小见山才有恃无恐。

“我叫神户伊织。小见山就拜托你了。”这个新冒出来的老者对隼人说。

神户伊织！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但想不起来。

神户伊织！神户伊织！

隼人注视着对方，警惕地站在那里，怕被对方出其不意地攻击。他心念一动，猛地意识到，神户伊织这个名字就是在石山的寺庙中大手荒之介拜托他捎的信封上的名字。

“您是若神子村的——？”他问。

“确实如此……”这次轮到神户伊织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

“您知道一个叫大手荒之介的武士吗？”隼人询问。

“不认识。”

“您不认识？”

“嗯。”

“您有女儿吗？”

“我没有女儿。”

“真不可思议。您应该有个女儿啊。”

“家里确实有位姑娘，不过她不是鄙人的女儿。”

“对了，我们还是进去谈吧。两位请。”然后，伊织说不清是对着小见山还是对着隼人说。

[1]日本战国时代，一刻钟为半个小时。本书中如无特别注明，“一刻钟”指半个小时。

甲斐、信浓

[1]

千里坐在檐廊上。此时此刻，夜色正从庭院的一角逐渐变浓。

一点点从树枝的顶端绽放花蕾的棣棠花，使周围变得明亮起来。千里心不在焉地盯着那棵棣棠花的树干。

刚从山里干活回来的六兵卫穿着工作服出现在她面前。

“你回来了。”千里喊了一声。

“老爷还没回来吗？”六兵卫说道，“喏，你要烧洗澡水吗？”说完伸了伸腰。

“洗澡水已经烧好了。”千里说。

可是耳朵聋的六兵卫却浑然不觉般，转身朝后门走去。

在神户伊织的劝说下，千里留在这里住下来了。宽敞的院落里，只住着伊织、六兵卫和千里三个人。通常，伊织一整天都闷在房间看书，除吃饭时间以外很少露面。不在房间的时候，便肯定是外出了。

千里难以捉摸这家主人在想些什么，她是头一回碰到这种类型的人。伊织以前好像是侍奉武田信玄的武士，但他现在似乎已经对武士失去了兴趣。

千里很尊敬伊织。虽然说不清他哪里了不起，但他似乎拥有很多值得尊敬的特质。

当千里听到伊织那独特而又舒缓的脚步声，循着石阶的坡道来到庭院的时候，棣棠花已经融入茫茫夜色中。她站起身来，到庭院迎接伊织。

“您回来了。”

“我回来晚了。你们吃完饭了吗？”

“还没有。”

“我一出门，回家就不一定几点了。你先把饭吃了，我反而更放心。”

“是。”

“看来你还是很拘谨。那可成不了我家真正的女儿噢。”

伊织笑着走进土间。

“对了，有人捎了一封信给你。”

“信？”

“能猜到是谁的信吗？”

“我猜不到。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这里。”

“确实如此。我也没想到会有你的信。不知道是谁写来的，估计是邀约吧？这种扰乱心神的东西，不读也罢。”伊织说，“不过，如果你终归想看的话，看也无妨。有人特地从近江国托人捎来的。”

“近江？”千里原以为是村落里年轻后生的信。一听近江便知自己猜错了。

千里率先走进土间，走上房间的榻榻米。她把一根小木棍伸到火炉里点上火，再用小木棍点亮房间角落的行灯。当行灯照亮房间的时候，千里内心幽暗的角落俨然被照亮，一个激灵冒出新的想法。

“那……”千里心里的悸动在加速，“那封信的事。”

“你心中有数了？”

“是的。”

“谁写来的？”

“虽说猜到了，但也不一定那么准确……”

“如果说猜到的话，只有一人。”伊织说。

千里听了伊织的话，身体一紧。

“他不是一个正经家伙。”

“是的。”

“性格粗野傲慢的家伙。”

“是的。”

“他是个做事不顾一切不计后果的人。脸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呢。”

“是的。”

“尽管如此，你还是要读那个男人的信？”

千里犹豫着不知该怎么回答。他确实是性格粗野傲慢，做事不计后果，但是……她很想在伊织的判断后面再补充一句，可情急之下又无以言表。

“那个……”千里浑身颤抖。那个叫大手荒之介的年轻武士紧紧拥抱的热情，在她的肩膀和胸部被重新唤醒。她痛苦地战栗着，感觉自己几近疯狂。

“虽然他不是什么正经武士，但是我想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千里说。

“给你。”伊织把小纸包裹放到千里面前。

千里没有马上伸手触碰。

“今天我在南门寺碰到一位来自近江的武士，那位武士也是偶然间被拜托捎这封信的。”

“喔。”

“读后烧掉吧。”

“是。”

“不用看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是。”千里依旧浑身僵硬地坐在那里。正如伊织所说，大手荒之介到底在信里说些什么，不用看也能猜得到。但是，她还是无法抑制哪怕看一眼的渴望。

“读一下吧。”伊织说。

千里拿到纸包裹，撕开最外面的包装纸。内部又有两重包装，用细细的线呈十字形捆绑着。千里的手停了下来。她很想背着伊织，独自一人揭开最后一层包装纸。

伊织坐在她前面，守望着她的一举一动。

“那我打开了。”千里横下心来把那张白色的纸向左右打开，露出一封信。信封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打开信封，只见纸上写着寥寥几行大字：

四月十五日，晚上六点，新府城马场门前见。

大手荒之介

千里读完立刻把信揉成一团，对伊织说：“那我烧掉了？”未等伊织回答，千里就把信扔进围炉的火焰中。一簇金黄色的火焰瞬间升腾起来，旋即消失。

“写了些什么？”

“我没仔细看，无非是想何日几时见面之类的。”千里拼命按捺住内心的激动，低声说道。

“我猜就是这样。是那天来过的那位织田的武士吧？”

“嗯。”她含糊其词，“可能吧。”

“年轻人可得当心啊。这一看就不是正经人干的事。”说完伊织就像完事一般站了起来。

“我现在给您端上饭菜吧？”

“我喝了点酒，稍后再吃。你和六兵卫先吃。”伊织把地板踩得咯吱咯吱响，消失在院落深处。

千里心里反复默念着已被火焰烧成灰烬的信件上的文字。

四月十五日，晚上六点，新府城马场门前见。

气势浑厚、挺拔苍劲的文字，不断闪耀在千里眼前。一方面，千里觉得不该去赴大手荒之介的约。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四月十五日这一天如此遥不可及，怎么还有将近半个月！

六兵卫来到土间：“肚子饿了吧？”他边说边坐到从土间登到榻榻米的台阶上。

千里一直坐在围炉里侧，身子软绵绵的没有力气。平时六兵卫回来，千里总是主动打招呼，但今天的千里与往日迥异。无论用餐，还是沐浴，时刻萦绕在她脑海的都是荒之介的身影。

那位年轻武士像风一般，不知从哪里来，闯入她的生活，激烈摇动她的身心，又不知去往哪里，令她魂牵梦绕，无法割舍。

她去回想那个男人的长相，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去回忆那个男人的声音，那声音也传不到她的耳朵。

对于千里来说，大手荒之介炽热如火。

不能这样！她的心试图去否定那团火焰。不过，不管她怎样否定，

荒之介仍然以令人吃惊的执拗盘旋在她心里。

千里对六兵卫借口感冒，早早钻进了被窝。

风摇曳着庭院的树木，防雨窗咣当咣当地响着。千里倾听着外面的风声，不知过了多久从被窝里爬了起来。千里起身后，内心燃起一股坚定的信念：去南门寺吧！那位替大手荒之介捎信来的武士也许还在南门寺。说不定可以向他打听一下荒之介的情况。

关于荒之介，除了他的名字、是织田本营的家臣、一个月前从这里回安土之外，自己对他一无所知。千里现在迫切想知道任何与荒之介相关的事情。哪怕是一丁点琐碎的事情，只要是关于他的事情，她都想知道。

打开防雨窗，月光透进来，微明地笼罩着四周。初夏暖暖的夜色温柔地拂过她的脸颊。

她出了中庭，转到后门。因时候尚早，她看到灯光从伊织房间里倾泻出来。千里围着宅邸转了半圈，绕到正门，然后顺着石板路下坡，来到大路。

南门寺偏居附近村落的一隅，离伊织家有将近二里的路程。值得庆幸的是，有一次她给伊织办事去过这个寺庙，依稀还记得道路。现在出发的话，明天早上就能回到家。

千里沿着通常不敢自行走的夜路，向山边走去。出乎意料的是，夜路并没有想象的那般恐怖阴森。

千里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宛若着了魔。抵达南门寺时已是深夜。等千里来到南门寺前时，才意识到此举有些孟浪轻浮。

当她想起蛰居此处的小见山冰冷的面貌，她的身体僵硬起来。若是白天前来拜访尚有情可原，但是，深更半夜一个女人孤零零地翻山越岭，走上二里地来到这里，无论如何都不同寻常。不过，既然来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千里在僧房门口前站了半晌，最终下定决心，敲了敲门：“打扰了。”

里面没有任何应答。

她正要第二次敲门，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声音：“不久我们会在坂本重逢。一路保重。”

另一个声音说：“我也不知道会怎样，不过去近江转转也好。我先跟对方的人见一面，如果不合我意，我再返回来！”这明显是小见山的声

音。

小见山继续说：“我再啰嗦几句，你千万要注意防火。

只要当心这一点，你何时离开、何时回来都没关系。本就是无人住持的寺。如果碰到什么困难，只管找神户伊织先生商量就好。神户先生知道我这么心急的话，也会惊讶不已吧？”

他说完笑了。里面传来穿草鞋的声音。

千里蹑手蹑脚离开了门口。小见山为何去旅行，千里不得而知。她打算在山门旁边拦住小见山。她无法确定里面另外一人就是那位捎信的武士，同时见到两个人会比较唐突。

所以她决定先单独跟小见山接上头。

千里返回山门那儿，在旁边藏起来。这儿虽说是山门，但屋檐早已塌斜。一阵强风袭来的话，感觉会摇摇欲坠。

小见山现身之前，千里双手揣在袖子里，听到风儿吹来远方军马嘶鸣的声音。守得云开见月明，皎洁的月光映照着右边悬崖下广阔的原野。

小见山穿过山门的时候，千里从背后喊了一声：“喂！”

事出突然，小见山吓了一跳，屏住呼吸回头看。

“是我，我是千里啊，一直住在神户老爷家里的千里。”

这时小见山终于认出她来：“是姑娘你啊。怎么了？深更半夜的。”他带着诧异的神情走了过来。

“织田的武士还在您家吗？我收到一封他捎来的信……”

千里说。

“原来如此。”小见山说，“那位兄台的话，现在还在寺院里。你去见见他吧！”

“好。”

“话虽如此，大晚上的，你一个人不要紧吧。”他一副吃惊的表情。

“您要去哪里？”

千里这么一问，小见山大笑道：“有点情况，我要去远方旅行，请代我向神户先生问好。”

月光下，准备旅行的小见山和尚的身影显得很清冷。

“以后寺庙这边怎么办？”

“本来就一直是废寺，有没有人没有分别。今晚这么晚了，就住在寺里休息，明天一早再回家吧。那个武士也不似坏人。不过我还是再叮嘱他一下吧。”

小见山又穿过山门，回到僧房。千里乖乖地跟在后面。

小见山敲了敲房门，门从里面打开：“怎么了？”年轻武士的脸探了出来。

千里看到那张脸，大惊失色。她想，一定是隼人！我不会看错的！

酒部隼人！

等千里醒悟过来时，已经跑起来了。她横穿前院，钻过山门，跑下山坡。哪怕脚底下是滑溜溜的小石子，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奔跑。

她在奔跑之前听到背后有说话的声音，但已经无暇顾及那到底是小见山的声音，还是隼人的声音。

千里恢复理智的时候，已经跑到田地的畦埂上。如同白昼般的月光倾泻下来，唯有她的黑影与她一同奔跑。

千里自己都不明白为何要从隼人那里逃走。但她唯一清楚的是，一定要逃走。

当她翻过两个小丘陵，来到山白竹茂盛的山坡，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千里根本没想到会在那里碰到隼人。一碰到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她居然下意识地逃离了隼人。她想：我为什么要逃走呢？长期以来，我那么尊敬隼人，仰慕隼人。我本该视他为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不仅如此，在新府城沦陷的那一天，隼人在战败的混乱中，救出了自己。隼人是为了救自己，才舍生忘死地从前线赶回来。多亏了他，我还毫发无损地活着！

这世上，最深爱自己的人毫无疑问是隼人。因此，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自己的思慕。但是，自己却从隼人面前逃走了。只看了他一眼，就一言不发地跑掉了。

到底是哪儿变了？

千里停下脚步，站在山白竹遍布的斜坡上。前边和左右两边，山白

竹像大海一样漫无边际。

也许是有风吧，低矮的大叶子簌簌作响，在月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银灰色的光辉。

这时疲劳向千里涌来。千里坐在沾满夜露的路边杂草上，心想：难道我不应该回到隼人那里吗！？

这样想的时候，千里脑海里反射性地蹦出一个念头：“完了，我喜欢上了荒之介！”

但是，大手荒之介到底是何方神圣！扑向自己，夺走了自己的吻，任意妄为，自己对他根本一无所知。

恶棍！恶棍！恶棍！但是，自己却被那个恶棍吸引了。

千里又开始赶路。到达若神子村前，她都没有再做停留。千里筋疲力尽地走着，此时心态已与去程截然不同。

她终于到达神户伊织的宅邸时，已近拂晓。东方的天空微微泛白。千里悄悄打开防雨窗，蹑手蹑脚进入房间内。

她往返走了二里的夜路，最终也没有打听到一星半点与荒之介有关的事。同时，她明白了一件事：自己爱上了他。

想到这里，她虚脱一般坐到榻榻米上。

千里一夜没合眼迎来了清晨。像往常一样，她心不在焉地干活，把饭菜给伊织端过去，然后和六兵卫两人在围炉里端吃了早餐。

“我有点感冒了。”她跟六兵卫打声招呼，就回了自己房间。千里一躺回被窝，浓浓的睡意袭来。她睡了将近一刻钟，却被六兵卫叫醒了。

“一位自称酒部的武士先生来看你了！”

“啊！”千里震惊地一跃而起，“在哪里？”

“在土间呢。”

“老爷呢？”千里昨晚擅自溜出家去南门寺的事情，不想被伊织知道。

“他去参加修路的筹款集会了。”六兵卫这样回答，千里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我马上过去。”

“请您到檐廊那边去吧。”

“好。”

千里叠起被子，到后门洗脸梳头。然后沿着庭院回到前面，发现隼人坐在自己房间前面的檐廊上。

隼人依然如故。英俊的侧颜，眼睛望向庭院里的树梢。

不知道他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比以前清瘦了一些，仍如往常一样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表情严峻，姿态略有些怪异。

千里出乎意料地镇定。他既然找到这里来了，她就必须露面。

“好久不见您。”千里走近隼人，这样打着招呼，然后抬头望向隼人。

隼人沉默地凝视着千里的脸：“你变了。”

“哪里变了？”

“我不知道。”隼人接着又问，“昨天晚上，你怎么逃走了？”

“对不起，您救了我的命，我还没有表达感谢——”

“说什么感谢的话！”

“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跑了；也许我害怕见到您。”

“害怕？”隼人向千里抛去锋利的眼神，“为什么害怕？”

像从前那样，千里与隼人相对而坐的时候，总是有种对决般的令人窒息的感觉在他们之间飘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不过，我以前就很害怕您，虽然以前没逃走。”千里说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说法很奇怪，便吃吃地笑了。好似被她的笑感染了一般，隼人也笑了。

两人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眼。弥漫在二人之间的尴尬气氛有所缓和。千里喜欢这个时候的隼人，因为平日冷若冰霜无法靠近的他，只有这个时候眼睛里才现出温柔。

“您追出来了吗？”

“我有点事想问你——”

“什么事？”

“我目前在吃明智的俸禄。”像是在确认千里的反应一样，隼人说到这里便顿住。

“喔。”千里对这件事毫不惊讶。她以前就知道，他并不是那种会殉葬武田的武士。他不论投奔哪里都毫不奇怪。有时，他会用不屑的目光睥睨主家武田。

“我来寻找武田的残余势力，劝他们投靠明智——你有没有富山、刑部、坂下等人的消息？”富山、刑部、坂下三人千里也认识，都是与隼人同级的年轻武士们。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他们是到信浓的小室去了吧。”

我记得，在新府城沦陷的前一天，好像听到刑部提起过。”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那家伙的老家确实是小室。那三个家伙去当农民太可惜了。我要去一趟小室。”隼人若有所思，视线仍落在院子里的树梢上。

千里迫切想知道，为什么隼人会认识大手荒之介，但是终归羞于开口。隼人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只字未提捎信的事。也许是在刻意回避。

突然，他仿佛看穿了千里的的心思：“你收到那封信了吧？”

“收到了。”

“有急事吗？”

“没有，上面写着想于十五日傍晚在新府城堡马场前门见面。”

千里实话实说。这些话如同出鞘的刀锋，带着千里满腔的怨恨，砍向明明对她怀揣爱意，却装作若无其事有意疏远她的隼人。

但隼人脸色如常。

“那就告辞了。”隼人突然直起身，“这家主人是个正派人，你很幸运，找到一处不错的栖身之所。以后自己多保重！”

“好。”千里瞪着隼人的眼睛，心想：为什么这个人只会以这样的方式跟我见面呢？

“那个……”千里突然不想放隼人走。如果世上尚有一人能让自己对荒之介悬崖勒马的话，那么这人非隼人莫属。

“你认识‘大手荒之介’这个武士吗？”

“我认识。”

“是什么样的人呢？”

“不知道。你不是认识他吗？”

“我们只有短短一面之缘。”

“噢？”

“就是那人给我写了信，说要我十五日傍晚到新府城的马场前门来。”千里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她想跟隼人商量，只要他说一句“不要接受他的邀请”，那么，她自然会坚决拒绝。

但是，隼人无动于衷：“哦。”虽然他冷冷地扫了千里一眼，但也仅此而已。然后隼人提起了放在边上的一长一短两把刀。

愤怒与寂寞令千里脸色煞白。她豁出去了：“他人很好吗？”

“谁？”

“那个叫大手荒之介的武士。”

“我觉得他是一个武艺超群、心意清楚的年轻人。”

“就这些？”

“一个言出必行的武士。”

“仅此而已？”

“当今世代，这种人到哪儿都能飞黄腾达。”

“那位武士托您带什么话了吗？”

“没有。”

她感到维系着两人的那根细线戛然而断。

“再见。”

“您小心点！”

隼人郁郁寡欢的背影转身离去。千里像突然失去支撑一般，跌坐在檐廊上，感觉今后自己就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了。当她再次抬起头来，隼人的背影已经消失。

他舍生忘死地营救自己，却弃之若敝屣地抛弃自己。对千里来讲，

隼人的心理简直不可理喻。

千里决意去见荒之介。

[1] 甲斐相当于今天的日本山梨县。信浓相当于今天的长野县。

雷雨

已是黄昏六时。由于白昼变长，天色依然明亮。

大手荒之介策马往新府城飞奔。新府城所在的丘陵自古被称作七里岩。当高耸入云的七里岩丘陵出现在眼前时，一滴冰冷的东西落在他额头上。

荒之介抬头仰望天空，已是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他不由得快马加鞭。

他进入甲斐国已经三天了。此行任务是巡视驻扎部队，询问部队治安状况。

他与千里约好黄昏六时在新府城的马场前门见面，但比约定时间晚到了一些。因为他下午访问泷川一益驻扎于葦崎的部队时，意外耽搁了时间。

到达七里岩脚下时，已是大雨倾盆，几道闪电不时划过夜空。为了不让马儿受到惊吓，荒之介给它戴上了眼罩，然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在丘陵脚下疾驰。

他来到约定的马场前门，一度从前门经过，又折返回来。

空无一人。

荒之介暗忖：这没有道理啊。我如此迫切地想见到那个女人，女人理应也迫不及待地想见我。怎么可能没人呢？

“谁？”五六骑武士来到门前进行盘查。似乎是葦崎部队巡逻的武士们。

“原来是葦崎部队的弟兄们啊，你们辛苦了！”荒之介傲慢地回答。

“你是谁？”对方并不轻易罢休。

荒之介驱马走近那帮人：“我是大手荒之介，白天刚去过葦崎哨所。从安土那边派过来的。”

“安土”一词立竿见影，对方立刻变得毕恭毕敬：“您在这儿做什么？”

“等人。”

“.....”

“我们约定在这里见面。”

“您晚上住哪里？”

“我会回葦崎哨所。”

对方脸上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伫立片刻，其中一人开口道：“那我们告辞了！”这帮骑马武士心领神会地簇拥着离开了。此时大雨如注，雷声隆隆。

她会来，一定会来的！

荒之介骑马躲在城门的屋檐下，一边避雨，一边等待千里。

迄今为止，荒之介无论想要什么都能如愿以偿。在合战的现场，只要想砍翻对手，就一定能砍翻。想要十个足轻，十个人就迎面走来。只要想把十个足轻增至三十个，幸运之神也会轻而易举地眷顾他。

所到之处，幸运常伴——至少荒之介是这么认为的。

唯一不如意的是一个美丽淫荡的女人。他与那个女多门卿卿我我了一年多，察觉她有些蹊跷，后来发现她居然是浅井家派来的间谍。当她狐狸尾巴露出来之后，竟然妄想取他性命。

最终那个女人被处斩。他的所有痛苦经历仅此而已。

然而那痛苦一直持续到现在。荒之介至今痴迷于被处决的那女人的倾国倾城之貌。除了她，只要荒之介愿意，任何女人都是手到擒来。哪怕和他有一丁点瓜葛的女人，也会对他暗送秋波。

雨势一点儿也没减弱。不知不觉门前已雨流成河。

她会来，一定会来的。

荒之介还想到一种可能，那就是信并没有捎给对方。但是他完全不予理会，笃信女人收到了信函。

荒之介毫不气馁。可过了半个小时，千里还是迟迟不现身。他心中隐隐涌起一丝不安。

那家伙也是个夜叉啊！

她的美貌跟女多门毫无二致，内心可能也是夜叉。

但想到千里扑向自己时的气喘吁吁，细语呢喃，终归还是与夜叉完

全不同。

她会来，一定会来的。

荒之介这样给自己打气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忽然，他听到雨敲打地面的声音中夹杂着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此时已伸手不见五指。

马蹄声突然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

“荒之介！”他听到有人呼唤自己。

荒之介沉默不语。还有谁知道自己在这里？

“荒之介！”那人又叫他了一声。

“嗯。”荒之介回答。他驱马来到雨中，感到两匹马擦身而过。

“你是葦崎哨所的？”荒之介大喝一声。几乎同一刹那，他以马为盾牌，从马背上滚落。血花从马身上溅到脸上。

“卑鄙小人！”荒之介一边怒骂，一边在雨流成河的道路上跑了一丈多远的距离。马疼痛的嘶鸣声渐行渐远。

荒之介这才反应过来，坐骑被刺中背部，负伤逃走了。

雨点像筛豆子似的往下砸落。荒之介不敢稍有松懈，缓缓拔刀。

那个家伙一声不响就趁人不备砍过来，真是卑鄙至极！

雨声哗哗，他完全听不到袭击者的动向。听不到对方的呼吸，更无从判断对方是否已下马。

“来者何人？”荒之介大喊，仍然没有回应。突然，荒之介感觉右手边袭来一股冷飕飕的杀气，预感右肩会遭遇袭击。

“当——！”荒之介立刻把身体向左大幅度错开，斜着挥起太刀。果不其然，两把太刀激烈撞击，声音铿锵。

荒之介已无暇顾及动作，对手显然是个可怕的家伙。他虽多次置身险境，但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隐形人忽左忽右砍来，简直魔鬼一般。荒之介无比懊恼在晚上战斗。如果他能看到对方身形，不论对手使出什么手段，他都不至于落下风。可是，如今对手藏在暗处，肯定能看到自己，否则也不可能那样精准地砍将过来。

荒之介只能以命相搏。他从未练习过在漆黑夜晚的决斗，此刻追悔莫及。当他一屁股跌落道路中央，激起水花四溅时，便决意拼尽全力逃离此处。对手实在是个危险人物。

于是，为了创造逃跑的良机，他发出凌厉攻势，挥刀向对手斩去。

“嘿！”

“哈！”

激烈的打斗声持续了一会儿。荒之介拿出不要命的劲头，从正面垂直冲对方劈下，然后立即转头沿着右边道路跑了。荒之介有生之年第一次逃之夭夭了！

荒之介双脚踩踏着重水奔跑，极为困难。如果只是逃跑也便罢了，还要严加提防出其不意从背后砍来的太刀。

水突然变浅了。原来地面略高了些，雨水往低洼的地方流去。取而代之，圆溜溜的石头在脚底翻滚。

突然，砰的一声，荒之介浑身一震，摔了个屁股墩。前面好像撞到什么东西——原来是一棵粗壮的树。

荒之介跳起来，一把抱住前面的大树，然后绕着树逆时针旋转。这是粗糙树皮的手感。

“过来！”荒之介怒吼。

没了水流，脚底下踏实了许多，这使他又来了底气。虽然黑灯瞎火的，心里直打鼓，可是与刚才相比，决斗场地改善了不少。荒之介架刀迎候大树对面的强敌。有棵大树在正中央，对处于守势的他来说是件好事。

“过来！”荒之介再次叫道。

“嗯，我来了！”对方的回应一落，杀气如闪电般袭来。

荒之介懊悔得肠子都要青了。如果能看见对方的身姿，他便能预先躲开，然后再从容还击。但现在他只能望洋兴叹。他绕着大树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

“啊——！”一声惨叫从荒之介口中发出。敌人的刀锋砍到他肩上，好在不是很重。荒之介又围着大树转圈，不敢稍作停留。如果停下的话，下一瞬间恐怕脑袋就会被劈成两半。不知过了多久，荒之介又以大树为屏障，和对方面面对峙。

这时，电闪雷鸣惊天动地。被暴风骤雨席卷的广场一角，突然被蓝色光芒照亮。

荒之介在距离不到一米的地方，看到一棵一抱来粗的大树，似乎是栲树。树对面有一个敌人的身影，向前倾斜着身子，架着太刀，窥伺着

这边。荒之介自然不会错失良机，大喊着“嘎！”向对方扑去。

只有在闪电蓝光照明大地后的刹那，荒之介才能转守为攻，不顾一切地砍杀。就算漆黑再次笼罩四周，他还有一段时间利用余威，绕着大树与刚才相反的方向转圈，追赶敌人。但是，很快荒之介又被迫处于守势。攻击者的尖刀毫不留情地忽左忽右地逼近。

第二道闪电划破黑暗。说时迟那时快，荒之介瞄准对手，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可是，立即恢复了黑暗，他不得不窝囊地再次采取守势。

于是，电光闪过的那一瞬，荒之介追赶对方；一旦返回黑暗，对方又紧追不舍。两个决斗者以大树为轴心，忽而逆时针旋转，忽而顺时针旋转。

不知何时，荒之介的右臂和右肩都负了轻伤。他已经心无旁骛，只持守一个信念：要么鱼死，要么网破。

闪电间隔非常短暂。蓝白色的光每隔很短的时间，就会划破天地。

“嘎！”

“咚！”

两名决斗者互不相让。

荒之介稍稍倾斜着身体，双手紧握太刀，放在身后，刀锋几乎擦到地面。不同的是，对方正面举刀，刀尖冲着荒之介的眼睛。

只要一方稍有动静，二人就不谋而合地朝对方冲过去，两刀相撞，厮杀一番，然后再次分开。

“敢上吗？”

“来吧！”

“嘿！”

“哈！”

只有在摆架势时，他们口中才会发出这种号叫。闪电和黑暗交替笼罩着他们。

干掉他！荒之介想。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痛下决心杀掉别人的同时也有可能被杀掉。他感觉全身的血都被抽干，但身体轻盈，头脑清醒。此时，荒之介第一次将视线投向恐怖对手的容貌。妈呀！好像在哪里见过。恰在这时，雷电交加。两刀撞击，离开，复又相撞。突然，两人被

比先前强烈数倍的闪电和雷声包围了。

荒之介开始意识模糊。他感觉身体被弹出几米远，然后深深陷入地面，最终不省人事。

荒之介感到刺骨的寒冷，甚至怀疑自己正躺在冰上。

“怎么办？扔掉他？”远处有个男人的声音，“谁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啊？”

之后是女人的声音：“让我再想想嘛！”

两三句简短的对话之后，周围恢复寂静。荒之介在梦境中游荡。他依然很冷，冷得难以忍受。

忽然，荒之介苏醒过来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伸手一摸索，旁边有个小水洼，小石子儿哗啦滚动。虽然一片黑暗，无法分辨清楚，但确定无疑自己躺在地面上。

浑身痛得他龇牙咧嘴。他用左手从上而下去摸右手，发现右手仍然紧紧攥着刀。

这时候，荒之介彻底清醒了过来。

“唔”，他呻吟一声，睥睨着眼前的黑暗。敌意和争斗心重新回到他身上。

可是，四周静悄悄的。既没有虎视眈眈的敌人，也没有雨点、闪电和雷鸣的裹挟。荒之介把心收回肚里，重新仰面而卧。生死搏斗过后的空虚蔓延全身。

好像遭遇了雷击。他开始回忆来龙去脉。他能记得与敌人决斗正酣的情形，但之后的记忆痕迹被抹掉了。荒之介一想到自己被雷击中，就非常惋惜。如果没有雷击的话，自己说不定早已取了敌人性命。不过，也可能早已以同样的概率，被敌人结果了。

不管怎样，要是决出个胜负来就好了！

敌人到底是谁呢？千真万确，那人两次喊了自己的名字。他知道自己的名字。

畜生！荒之介真希望对方没有被雷劈死。只要那人还活着，就可以一决胜负。

有两个人的脚步声走近。荒之介小心谨慎地闭上眼睛。

“还是带他回去吧。”

“你一看见男人，就想带回去，这真是个坏习惯。”他听到这样的对话。

听了这话，荒之介幡然醒悟，刚才恍恍惚惚听到的聊天声音，果然不是梦，而是真实发生的。

“你是哪里的武士啊？”一个温柔的女人声从正上方落下。

荒之介不知道围着自己的这三个人是谁，所以保持缄默。

“是在哪次合战中逃到这里的吗？”女人又问道。

“明摆着不是合战嘛，盔甲都没戴！”男人说道。

“吵死了！闭嘴！”女人严厉地责备他，“你干什么啊，净吃飞醋！”

“不是我老吃醋。你一看到奇怪的年轻武士，就都带回去。早晚要惹出乱子。现在可不同以往喽，可不能轻易带他回去。”

“你说会怎样？”

“你不是明知故问吗？被带回去的家伙多可怜啊。说不定会被劈成两半。”

“你怎么知道他要被劈。说不定这个人也很厉害呢。”

“即便厉害也不行，不行！不可能比兵太更厉害吧！”

“那谁知道呢。总之我喜欢厉害的人啊。让他试试看。”

荒之介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从他们谈话的样子来看，不像正经人。

“你倒是说句话啊。这不是喘气喘得好好的吗？”女人对荒之介说。

“那边是不是还倒着一个武士？”荒之介第一次开口了。

“妈呀，还有另一个人？”语气好像吓了一跳。

“你们去看看栲树周围，有可能倒在那儿。”

于是，只有女人留下来，剩下的两个男人都离开了。他们应该是按荒之介所说去栲树那边翻查了。

“你是织田的武士吗？”

荒之介没有回应。

“一说是织田的人，就会掉脑袋的。最好说个其他的名字。”女人说。

“多大岁数了？长得真不错。”

“你能看到我的脸？”

“刚才提着灯火，仔细端详过啦。”

这时，两个男人回来了：“周围没有人啊。”

“好吧。”女人说完，突然紧紧攥住荒之介的手，“你说的那人不在啦。对了，尽管你可能会成为累赘，但我要救你。”

“不行，不行！”其中一个男人说。

“毕竟是武田的残党嘛。”女人说。

千里在大手荒之介指定的前一天，就早早地来到葦崎，借住在昔日在新府城结识的友人家。房屋后面是釜无川的矮堤，从家的檐廊就可以眺望急剧拐弯的部分水流。

第二天，千里离开家刚走半丁的路，就下起雨来，不得不中途折返家中。到家之后，滂沱大雨围困了房屋、堤岸和村庄。千里痛恨暴雨阻挠了自己与荒之介的约会。不过当她在檐廊上望见河水变成浊流，浪花翻滚，奔腾不息时，便又坦然了，心想：也许这就是天意。不久，雷电交加，千里便掐灭了与荒之介见面的念头。

荒之介在新府城马场前门遭遇雷电，会去哪里躲避呢？

她想到这里，心如刀绞。

在雷雨完全停歇的时候，千里的思路又变了：即便我现在赶去集合地点，荒之介可能也早已离去，但我还是想去看看。于是，她对友人说，在新府城下有急事要办，就匆匆出门了。

从友人家到马场前门不到半里的路程，但是由于她不熟悉河边道路，而且黑咕隆咚的，格外费时间。

她觉得荒之介肯定已经不在，同时又心存一丝侥幸。道路偏离河边后，就来到了新府城所在的七里岩台地的脚下。

千里毫不胆怯地走在山脚下。抵达南门附近时，月亮开始露出一点头脸儿，泻出能依稀辨别事物的微弱光亮。

曾几何时，即便是深夜，这儿也有很多武士熙熙攘攘地出入。现在回想起来，那宛如即将熄灭的火焰最后的挣扎，昭示着武田家穷途末路

的短暂奢华。千里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所站的废墟，竟是从前新府城的马场前门。

走到马场前门前时，千里吃惊地停住了。一个人影纹丝不动地蹲在门口旁边的石头上，让千里感到毛骨悚然。

“你好。”千里试着搭话。但对方没有回应。乍一看，千里还以为坐在石头上的是荒之介，却觉得哪里不对劲。于是，千里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让人心里发毛的家伙。

此时，对方陡然发现了千里，扬起脸来跟她打招呼：“这不是千里小姐吗？”

千里瞪大眼睛：“是酒部先生吗？”一定是酒部隼人。

“是的。”

“喔。”千里靠近隼人，再次吓了一跳。他蓬头垢面，脸上有两三道血痕，右手腕部也有鲜血汨汨流出。

“怎么回事？我以为您早就去信浓了。”

“这个点儿您怎么在这里？”她接着问。

“这正是在下想问的。你果然是为了见那个叫大手荒之介的武士才来这里的吗？”隼人用责备的语气问道。

千里无法回答，一言不发盯着隼人的脸。

“我说的没错吧。哼，不用问我也知道。”

“先不说这些，您到底怎么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让他跑掉了，真是遗憾。我想干掉他，结果没能成功。”

“谁？”千里顿时感到警声大作，“您说谁？”

“当然是大手荒之介了！”隼人吐了一口唾沫。话语中满是赤裸裸的仇恨。

“哦！”千里惊得差点后仰倒地，“然后您做了什么？他人呢？”

“谁知道他跑哪里去了。雷击之后，他趁我失去知觉就销声匿迹了。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真是遗憾。要是没有雷击，我准能砍死那个家伙。”然后他试图起身，身上某处疼痛难当，只好作罢，又坐回石头上。

“您为什么想砍死他呢？”千里问。

“你再去搜一遍，或许倒在哪儿了。”

听了这话，千里离开隼人，在四周徘徊巡查。水洼闪着钝光，丘陵脚下根本没有人倒卧地上。回来一看，隼人倒是向前趴在了地面上。

千里搀起隼人，隼人依然俯伏着说：“有人吗？”

“没有。”千里姑且不去牵挂荒之介，反倒担心起眼前的隼人。

“您没事吧？”

“没关系，只是伤到肩膀。那倒不算什么，主要是被雷击中，弹起来把腰给扭了。”

“能走吗？”

“很遗憾，我没法走路。”

“我搀着您走吧。”

“你搀着我也无济于事。明日清晨会有人打这经过，在此之前我还是老老实实待着吧。伤口很浅，你不用担心。你到底住在哪里？”

“葦崎。”

“那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要留在这里。”

隼人发出不同以往的嘶哑笑声：“你应该不想见到我。

你是来见大手荒之介的。只是他不在这儿罢了。”

“但是……”

“你不必操心了，我早晚杀了那个大手荒之介。”然后，他好像还惦记着荒之介，“你再去仔细搜一下，特别是粗桤树周围。”

“我仔细看过了，那儿确实没人。”

“他去哪儿了？畜生！真该杀了他！”

“您不会真杀他吧？”

“你心疼了？”他面带讽刺。

“回去，你给我回去！”这次他声色俱厉地说道。

“您为什么要杀他？”

“我想杀他！”

“我明白，但是您为什么想杀他呢？”

“也许是嫉妒吧，这个世上我唯独不愿意把你让给那个男人。”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 not 把我据为己有呢？千里真想抢白他一句。

“我觉得他很不错。”千里说。

“也许吧。”他有气无力地说。

“那个人可能会给你幸福，他头脑聪明，身手不凡，但我却最憎恶那家伙，为什么憎恶呢？”隼人边说边思索。

“我迟早要杀了他。”过了一会儿，隼人徐徐吐出这句话。

千里从未见过如此明确表达意志的隼人。千里又去了粗桲树那里。粗壮的树干被劈成两半，裂口令人胆战心惊。千里绕着桲树周围梭巡几圈，在地面上跺跺脚，在草丛中踱来踱去。可是哪里都找不到荒之介的踪影。

千里又回到隼人身边，心想，如果此刻在这里的不是隼人，而是荒之介该多好啊！那样她肯定会心潮澎湃，欣喜若狂。她不得不承认，现在已与隼人心生隔阂。

尽管如此，她脑海里还是无法清楚地浮现出荒之介的音容笑貌，也无法清晰地回忆起他的声音。残留在她肩膀、胸部和嘴唇的那一瞬间奇妙陶醉的快感，就是荒之介带给她的全部记忆。

“不管怎么说，我们先到我住的地方去吧！只有半里地。

请您忍耐一些。”

“傻瓜！”隼人一动不动，“你快回去！”

“您跟我回去吗？”

“你快回去！”

“您跟我回去吗？”千里怀着些许愤怒说。

一直照顾她、钟情于她的隼人，如今动弹不得，她说什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弃之不顾。

“不管怎样，先到草丛那边去吧。那样你舒服一些。”说着，千里把隼人转移到那里。

这儿从前是哨所。她幸运地在门边发现了两三张没有被雨淋湿的草席。她把它们拿来，让他平躺在上面。

“这样会舒服一些吧？”

“添麻烦了。”隼人嘴上这么说着，到底还是躺在了草席上。

“以前真好哇！”隼人口中突然发出这样的感慨。

“咦？”千里一脸迷茫。

“一国灭亡，人心也会随之改变。这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会改变。”

隼人重复了两三次“一切都会改变”这句话，就昏睡过去。哪怕摇晃他身体，也无法摇醒他。

下半夜，天色一点点明亮起来。隼人脸上流淌着的血，看起来乌黑。千里每次听到隼人的呻吟声，就担忧地俯视着他的脸。

她一夜未阖眼，在隼人身旁挨过了这个夜晚。

本是为了赴荒之介的约会才出的门，没想到到头来却跟隼人在这儿过夜。真是匪夷所思。

在熹微的晨光中，隼人睁开了眼睛。千里平生头一次替隼人感到悲哀。隼人陷入这般境地，无疑是出于对她的爱。

他为了爱情甚至赌上了生死。怀揣炽热的爱情，却不曾吐露一句爱情的告白，反而总是故意疏远她。千里无法理解隼人的这种态度。

要说无法理解的话，与荒之介的感情更是如此。荒之介不曾吐露过一个爱字，只是突如其来落下一串亲吻，就轻而易举俘获了她的芳心。真是奇妙啊！

“你恨我吗？”隼人用平静的眼神仰望着千里。

“不恨。”

“大手荒之介好容易跑来跟你见面，我却要杀死他。你肯定恨透了我吧？”

“没有。”

“你不用掩饰。恨就直接说恨好了。”

“怎么会恨？”

“你是说不恨吗？”他突然伸出手臂，抓住千里的右手，使劲把千里揽进怀里。千里一个趔趄，上身栽到隼人身上，却把脸扭到一边。心中既没有兴奋也没有骚动，只觉心如止水。

“你是说不恨吗？”隼人又问了一遍。

“是的。”千里回答。

可是，她暗自思忖：仅仅不恨而已。自己承受了他那么多恩情，终归与他无缘无分！

千里泰然自若地直起上半身：“这个时辰农民差不多该出来了。我去找人来吧。您等着。”说着站了起来。

黑夜过去，迎来黎明。昨夜的暴雨打落树上的嫩叶。叶子散落一地，有的半埋到泥里。一部分泥土被雨水冲走了，小石子四处显露出来。

千里出去叫人把隼人运到葑崎的朋友家。她又到昨晚已经去过两次的桤树附近盘桓一阵，生怕万一荒之介倒卧那里。

千里的心仍然被荒之介占据着。

火

大手荒之介酣睡了两天两夜。自打记事以来，他从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

他中间醒了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白天，有时则是黄昏。

第三天，他彻底睡足了，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不过，他还是不愿意从被窝里爬起来。多年来的戎马倥偬、东征西讨所带来的疲惫感一齐向他袭来。

只有在起床小解的时候，他才走出房间，站在檐廊上。

许是住宅旁边有竹水管，有淙淙流水声。除了水声以外，一片寂寥。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群山环绕，形成天然的屏障，令人难以相信千岩万壑之间能有这么一块凹洼之地。

如今，荒之介身处一栋小农房。除此之外有几栋同样大小的农房，散布在这块高低错落的区域。

然而，无论何时站在檐廊上，村落里也感受不到人的气息。既听不到人声，也见不到炊烟。

自从荒之介被带到这里，带他来的那对男女不知所终，一直没有露面。

他能见到的只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矮男人，那人看起来像野武士，每天为他端来朝夕两餐。

荒之介多次跟这个侏儒打招呼，但那人都不吭声。起初，荒之介还以为是侏儒被下了封口令，后来发现他是个哑巴。

荒之介既然从侏儒嘴里什么也问不出来，便决心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地打发上天赐予的这些休息的日子。

现在的荒之介跟平素的他略微有些不同。

若换作平素的他，待在这个不明所以的深山老林农户里，恐怕一刻都没法安稳下来。

但是，现在的荒之介不一样了。

女人真是夜叉！他时不时从嘴里蹦出这句话。

他如约去见朝思暮想的千里，谁承想来的不是千里，而是一个武艺高超的刺客。

荒之介对此非常不满：如果不喜欢见面的话，不见便罢了，何苦要雇凶杀人呢？

虽然心里对千里非常愤怒，但是荒之介无法将千里的面容从眼前抹去。

越是憎恶，千里那张美丽的脸庞就越是闪现在眼前。

第三天晚上，荒之介仍然在睡意朦胧中度过。可是，夜深以后屋子外面突然喧闹起来，于是他从床上爬了起来。

外面传来马的嘶叫声。

荒之介立刻从枕边取出长短刀，蹑手蹑脚地站起来，蹭到檐廊上。

从防雨门的缝隙向外窥探，外面有三个野武士模样的男子。其中一人可能受伤了，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动也不动。

这三个人可能都是骑着马来的。旁边有三匹马，各自朝不同方向站立。马可能也疲惫了，一味站在原地不动窝。

“老六！”一人叫道。

“老六没在吗？”

“老六”可能是人名。这样喊了五六声后，那哑巴侏儒才急忙跑了出来。

“笨蛋！快拿水来！”一个人命令道。

侏儒毫无表情地愣了好一会儿，终于明白那句话的意思，慢吞吞地对对面屋里走去。

这帮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荒之介确定对方只有三个人后，打开防雨门，踱到门外。

“你们都是什么人？”荒之介边问边走近他们。

一人平躺着，其他两人唰地站了起来。

“你是谁？”一个人吼道。

“我是三天前刚到这儿的。刚才的哑巴还给我送吃的呢。”

“哦，你是新来的啊！”对方疑虑顿消。

“快把这家伙送到房间里去疗伤！”那人说着用下巴指了指倒地之人。

荒之介突然打了那人一个耳光，抓住他的衣领：“告诉我，你们去哪儿了？都干了什么勾当？”

他又左右开弓打了那人两三巴掌。那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们去哪里了？都干了什么？”

“惨不忍睹。”对方愤愤地说。

“什么叫惨不忍睹？”

“别提了！说是去讨伐信长，结果一个个抱头鼠窜。”

“讨伐信长？”荒之介惊讶地叫了起来，“你刚才说讨伐信长？”荒之介的手不由自主加大了力气。

“疼，疼……”对方手脚胡乱挣扎，不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了。

荒之介又给了他一巴掌：“给我老实交代！要不然我就杀了你！”他凶巴巴地瞪着对方。

这时，远处又传来马蹄声，好像是从陡坡上跑下来。马乍一停下，弥弥就从马背上滑落。

“左卫门，你回来了啊？”她精疲力尽地说。

“好歹回来了，这次算是拣了条命。我早跟你说过危险，不要去。你就是不自量力，净谋划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事，这才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刚才还与荒之介面对面的左卫门，把脸转向弥弥，愤愤不平地说。

“事到如今，你说这些也于事无补。就你们几个逃回来了吗？我爸呢？”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不是一起逃到半路了吗？”

“哪有一起啊？途中被敌人追击，大家就七零八落了。”

“逃回来了就好——兵太呢？”

“兵太？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我们也是在半路上被敌人穷追不舍，狼狈极了。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还以为他早回来了呢。”

“说不定早没命了。”

“怎么会没命呢？别忘了他可是兵太。”

“兵太怎么了？他也不是神嘛。”

“你胡说什么？”弥弥愤怒地说，“无关紧要的人，才总想着先逃！”

这时，她第一次注意到荒之介的存在，对他说：“你也在啊。发什么呆啊？赶紧去煮饭！”

荒之介刚才默默听着弥弥与左卫门的对话，一时瞠目结舌。现在才回敬道：“你们可真了不起！愚蠢至极的家伙！”

“你说谁呢？如果不是加十次失手，早早射出子弹的话，我们肯定能取了信长的狗命。哎呀，真窝心！”弥弥一副懊恼的口气。

“再说一遍！”荒之介手持刀柄，斜视着弥弥。

“啊呀，你是织田一伙的啊？”弥弥叫起来。

“你别忘了，我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少吹胡子瞪眼的。

你要是在这儿做点出格的事，可就没命了。”

荒之介没有接弥弥的茬，靠近她问：“你们在哪里袭击的信长主公？”

一说完，他就抓住弥弥的头发向上扯，然后放开手的同时，连续击打弥弥的双颊。

弥弥左右摇晃，站立不稳。最后被荒之介用刀鞘扫她的小腿，全身水平悬空，侧身倒在地面上。

“左卫门！”弥弥喊。

“我可打不过他！”左卫门斗志全无。

“左卫门！”弥弥又喊左卫门的名字。

她知道喊破喉咙也于事无补，于是很不甘心地说：“要是兵太在这

儿，哪轮到这小子逞强啊！”

转眼间，弥弥又被揪住头发站了起来。然后，和刚才一样脸颊啪啪作响，最后被刀鞘扫起双脚，水平跌倒在地。

“这都什么事呀！”即便如此，她也不胆怯，还骂骂咧咧的。

“还不认错？”她头发又被抓住，往上拖拽了。

“算了算了。”弥弥为了避免双颊继续受苦，一改反抗的态度。

“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要不然没你好果子吃！”

弥弥带着怨恨的神情沉默了。

左卫门和另外一个男人明知弥弥遭罪却坐视不理，收集枯树枝生起了火。

周围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这时荒之介正抓住女人的头发，把她脖子扭向自己这边。

他看到那女人的脸，不禁大惊失色。她与自己的初恋情人相似，与千里也相似。不过脸比那两个人更瘦长，眼睛更精悍。所谓野性美，大概就是形容这种女人吧。

三四天前，他被这个女人带到这里来时，正值夜晚，加上他自己半死不活的，根本没有心情去留意女人的长相。

今天，他第一次近距离认真地端详女人的脸庞。两眼晶莹透亮，充满敌意。抵在他胸前的两只玉臂纤细洁白。

荒之介被弥弥的美貌所打动，屏住呼吸道：“你们在哪里袭击信长主公了？老实交代！”

“信长一行出了古府中，沿着富士川去了大宫。我们途中袭击了三次，也失败了三次。”她言词坦率，眼睛里燃烧着深深的敌意。

荒之介压根不知道信长曾在古府中逗留的事。不过，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毕竟总帅信长的行踪远非荒之介这种层次的武士所能掌握。

综合弥弥的话，荒之介大致摸清了来龙去脉：信忠的军队仅用短短一个月，就平定了信州和甲斐一带，使持续了二十六代的武田氏走向终结。随后信长立即进驻甲斐，在古府中设置了大本营。

接下来，信长在那里逗留了大约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处置了武田的旧领地，消灭了浪人，对将士论功行赏，颁布新政，竭力怀柔当地土人。

四月十日，信长从古府中出发，沿着富士川前往骏府。

为了凯旋安土，他取道骏府，沿着东海道西下。这次可以说是信长的凯旋之旅。

这些野武士们谋划狙击信长，是在信长从古府中前往骏府的三天旅途里。

原本弥弥和两三个人共同担当留守的角色。是夜，当他们得知同伴们失利，被织田的武士们追击之后，自告奋勇前去营救同伴们。正是那个夜晚，他们与荒之介巧遇并把他带回这里。

幸运的是，他们中途与结伙逃走的同伴们接上了头，但是，由于追兵甚紧，很快大家就四散逃窜了。

——以上是荒之介从弥弥口中打听到的梗概。

“你们这些混蛋，胆敢谋害我主公！本该杀你们灭口，念在这女人救过我的分上，我姑且饶你们不死。不过，你们都得服从我的命令！”荒之介说。

他心里盘算着，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还需在这里将养两三天。

“马上去烧洗澡水！”他对弥弥发号施令。

“左卫门，马上烧洗澡水。”弥弥又命令左卫门。

接着，左卫门对另一个搭档吼：“喂，烧洗澡水！”

荒之介问：“你叫什么名字？”

“弥弥。”

“真是奇怪的名字。弥弥，我在命令你。不要吩咐别人，你亲自去烧洗澡水。左卫门烧饭准备酒宴。酒肯定藏在什么地方了吧。别怪我没提前说，你们要是不痛痛快地听从命令，我就拧断你们的胳膊。”

弥弥和左卫门不情不愿地拖着疲劳的身子，消失在后门。

荒之介让另一个留下来的家伙在围炉里燃起火，自己坐在旁边。他想，反正要在这深山里住上个两三天，就好好享受一番，别亏待了自己。

浴桶烧热了。弥弥走进土间，荒之介看得入了迷。她那噘着嘴耍脾气的样子，在荒之介看来很是可爱。

虽然已是深夜，但既然洗澡水烧好了，荒之介就第一个进浴桶洗澡，还喊来老六给他搓背。

这是他自石山以来第一次入浴。雷雨之夜决斗的伤口尚未痊愈，水渗进后伤口很痛。

“冲水时避开伤口！”荒之介大声地呵斥。也不知老六到底听没听到，只是默默地替荒之介搓背。

荒之介从澡盆里出来又进去，如此反复数次。久违的身心舒泰之感包围了他。

“叫左卫门来！”荒之介命令道。

老六很快走进房子里面，不一会儿，左卫门满脸不情愿地出现在门口。

“揉肩膀！”荒之介说。

“肩膀？”左卫门气得眉毛直抖。

“揉肩膀！”荒之介又说。

左卫门仍像木头一样杵在原地。荒之介用提桶舀起澡盆里的水，泼在他脸上。尽管如此，左卫门还是站在那儿一声不吭。他的脸因愤怒而铁青，手不断颤抖。

他啪地转身跑进屋里，手里操着一杆宽刃扎枪返了回来。

“妈的，老子不发威，你还蹬鼻子上脸了！”说完持枪冲向浴室。

荒之介赤身裸体，手无寸铁。不过，他毫不畏惧。因为他早就看出左卫门使枪的方法完全是野路子。

荒之介绕着浴室转了两三圈，用身体挡住猛冲过来的左卫门的身体，从他手中把枪夺了过来。然后，唤来老六和弥弥命令道：“把这家伙绑在松树根上！”

“好哇，松树根是吧？”

弥弥这样阴阳怪气地回答完，转身走进土间去拿绳子。

荒之介用弥弥拿来的绳子，把左卫门双手拧到后面绑起来，把绳子的一端交到弥弥手里。

“松树根啊。桤树就不行吗？”弥弥说。

“哪个都行。”

“那就去栲树那边吧。老六，你来帮忙……”

“你就乖乖走吧。谁让你输了呢。”弥弥一边说，一边从后面戳了戳左卫门的脑袋。

洗完澡后，荒之介盘腿坐在围炉背面。老六依旧面无表情地走过来，坐在旁边。

“其他人呢？”荒之介问。

老六没有回答，弥弥的声音却从仓库那边传来：“好像都逃走了。”

“你在那里干什么呢？”

“我也洗个澡。你等我一下！”

荒之介也无所谓等不等她，开始自斟自饮。锅里炖的好像是鸡肉，咕嘟咕嘟地响着。

过了好大一会儿，弥弥从浴室里出来了，一脸清爽。

“啊，真爽啊。”她这样说着，坐在荒之介旁边。

“喂，要不把老六也绑起来吧。”她瞄了一眼老六的方向。

荒之介没有回答，将酒碗送到嘴边。

“哎呀，他在这儿多碍事啊。快绑起来吧！”

“绑？绑谁啊？”

“当然是老六啦。别看他耳朵聋，实际上精得很呢。”

“要绑的话，先绑你。”荒之介说完，突然反拧起弥弥的胳膊。

“绑我？好吧，可得怜香惜玉点哦！”

弥弥被攥着胳膊，曲着上半身，扭头望向荒之介的脸。

那双眼睛燃烧着淫乱的气息。

“真想让我绑你？”

“你绑的话，我心甘情愿。”弥弥一副柔情似水的模样。

“好吧，那成全你。”

荒之介命令老六：“把绳子拿来！”

老六立刻站了起来，从土间的角落拿来绳子。荒之介就用绳子，像刚才捆左卫门一样，开始捆绑弥弥。直到被绳子捆得跟粽子一样，弥弥这才意识到荒之介是动了真格的。

“好痛啊！”弥弥叫苦不迭。

“这点痛，你就忍着吧。”

“你怎么真的绑我啊？”

“你当我说着玩呢？”

“啊，太讨厌了！左卫门！”

“左卫门在栲树那边呢。”

“老六！”

“吵死了。别乱动！”

然后，荒之介命令老六说：“把她也给我绑到栲树根上！”

老六听话地站了起来，面无表情，生拉硬拽地将弥弥带走了。荒之介想：这下子世界终于安静了。

荒之介和老六二人对酌，成就了一次奇妙的深夜酒宴。

“倒酒！”荒之介说。

老六毫无表情地递给他酒瓶。

“热好了吗？热好了就倒在酒杯里。”

荒之介这么一说，老六又依言做了。然后老六也放肆地吃喝起来。

荒之介莫名地喜欢老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侏儒都面不改色。既不会僭越无礼，也不会战战兢兢。

荒之介仿佛在孤坐独酌，嘴里不时冒出几个词“倒酒！”

“烧火！”虽然不会有任何应答，但会如他希望的那样，酒斟得满满的，火也烧得旺旺的。

他很久没喝酒了，转眼间，醉意浸透五脏六腑。

“真是个夜叉！”荒之介喃喃自语。

千里的所作所为，犹如锥子般刺入他的心。每当他想到这里，一股无名火就直往上冒。找刺客来杀我是怎么回事？

这种阴险残忍的勾当都能做得出来！

他妈的！长着漂亮脸蛋的女人，全他妈的是夜叉！

荒之介一躺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是，一会儿又被冻醒了。

“烧火！”他这样喊完，又闭上了眼睛。不久，下半身就暖烘烘的，可能火烧旺了吧。

过了一会儿，他又被冻醒了。

“老六，添火！”他虽然吩咐了老六，但这次过了很久都没感到暖和。

“老六！”他摇晃着老六，但老六躺在旁边酩酊大醉。

荒之介把手放在老六的肩膀上摇晃，但老六仍然睁不开眼，烂醉如泥。

这么冷可真受不了，可是连个烧火的人都没有。于是，荒之介想起了弥弥，想把她带回来烧火。现在老六指望不上了，剩下的也就弥弥了。

荒之介站起身来，下到土间，拉开门。

门外是一个月圆之夜。皎洁的月光倾泻而下，风吹过树梢，沙沙作响。

“弥弥！”荒之介呼唤着。无人应答。

“弥弥！”荒之介又叫了名字。还是没有回音。

荒之介不知道左卫门和弥弥绑在哪里。他踏着月光，顺着房屋在后门附近徘徊寻找。

“弥弥！”

“唔……”

这次有回音了。不过，不像是弥弥的声音，是左卫门吧？

荒之介爬上房屋后面的山坡，因为声音隐隐约约从那里传来。

“弥弥！”

“唔……”声音近在咫尺。

“在哪里？”

“在这里。”

循声望去，离荒之介站立的地方约一米的地方，左卫门被五花大绑在粗壮的栲树根部。

“弥弥在哪里？”

“在我背后。”

听他这么一说，荒之介绕到栲树的另一侧。原来如此，弥弥被绑在这里。她被用毛巾塞住了嘴，所以无法出声。

一男一女分别绑在大树两侧，真是蔚为奇观。月光从树叶间透过，影影绰绰地照在四周。

荒之介把堵住弥弥嘴的毛巾拿掉。与此同时，“救命啊！”弥弥口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划破夜晚的寂静。

“救命啊！”

“我这不是在救你吗？”

荒之介这么一说，弥弥才注意到是荒之介，露出一副放心的表情，鼻子抽泣起来。

“我饶了你，你回家烧火！”

荒之介这样一说，弥弥看上去已经痛改前非，一脸乖巧，使劲点了点头。

弥弥身上绳子解开，重获自由，便用双手摩挲着身体的各个关节，同时颤抖着身体说：“啊，好冷哇！”

“左卫门怎么办？”弥弥问。

“不用理他！”

“妈呀！”左卫门哀嚎起来。

荒之介回到家后，健壮的身躯又躺回围炉背面。弥弥默默添着柴火。

荒之介身子暖和起来，立刻迷迷糊糊地睡了。睡了好大一会儿，睁

眼一看，发现弥弥还在围炉背面烧火。随着围炉火焰的上下窜动，弥弥被拉长的身影也剧烈摇曳着。

“弥弥，你再烧一会儿就睡吧。”荒之介说。

“哎呀，你醒了啊。”弥弥尖声说道。

弥弥用火筷子捅旁边高声打着呼噜的老六。

“老六、起来！”老六抬起头，马上又要睡着。

“我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弥弥又用火筷子戳他。因为对刚才被老六绑在桤树上怀恨在心，她手下毫不留情。

老六疼得厉害，一跃而起，突然发现弥弥就坐在旁边，吓得连连后退。

“快点回自己屋里去！”

他站了起来，忍受着弥弥的冷眼，然后一如既往地露出无表情的侧脸，下到土间，弓着身子从门口走了出去。

老六一出去，弥弥就站了起来，也下到土间，用木棍门上门：“这样谁也进不来了。”

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从土间回来。然后为荒之介铺好被褥：“睡吧！”她自己又开始烧起火来了。

“不用添火了。”荒之介钻进被窝里。

“你可以睡了。”他再次说道。

“那我睡了啊。没想到你这么温柔呢。替我松了绑，还让我睡觉——”

“别忘了当初捆你的也是我。”荒之介订正她的话。

“但是，救了我的也是你，没错啊。”

“不是救你。”

“那又怎么样？我偏觉得你救了我。”

荒之介想，这家伙脑子相当奇怪。

“少啰嗦，闭嘴睡吧！”

“你说让我睡觉，不过被褥只有你这一套。”弥弥一边说着，一边站

了起来，然后恰恰坐在荒之介的枕边。

荒之介坐起来：“你要用美色来诓我吗？”说着瞟了弥弥一眼。

下一秒，弥弥疯狂地紧紧倚靠在荒之介身上。

“笨蛋！”话音未落，弥弥被仰面撞倒。

她起来后，又紧紧攀附在荒之介身上：“我喜欢你。”

“你要再啰嗦，我就再把你绑起来。”

“想绑的话就绑吧，反正我无所谓。绑啊！”弥弥的眼睛熠熠生辉，话语却很平静。

“我喜欢上你了。喜欢得不得了。”弥弥越是兴奋，语调就越安静。

“你喜不喜欢，我怎么知道？”荒之介说。

“你说这种话，我也喜欢。”

“什么？夜叉！你在说梦话吗？”

“你真是多疑啊！”

弥弥第三次靠在他身上。这回很是执拗，紧紧搂住荒之介的右臂，不肯撒手。

荒之介一把按住弥弥，把她右手反转拧起来。

“胳膊要折喽！”

“折就折吧。”

“好！”荒之介真想拧断她的胳膊。

这时，他听到了从山坡上跑下来的马儿嘶叫声。

“等一下！”弥弥说，“快藏起来！”弥弥说着变了脸色。

“为什么要藏起来？”

“不藏起来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了！因为那人很厉害。快点躲起来！”

“躲起来？”

弥弥知道荒之介根本不想听话，就走到门口，从门缝里窥视户外。

好像有几匹马停在了家门口。弥弥观察了一会儿户外的动静。

“什么呀，是加十次啊！”她自言自语道。又对荒之介大声说：“没关系，加十次的话，说不定你武艺更胜一筹。毕竟你是真正的武士嘛。”

然后，她好像思索了一会儿，吱呀一声打开门，向户外走去。

“我爸呢？”

“不知道。”一个人回答。

“兵太呢？”

“不知道。”

“你自己逃回来的吗？你可真行啊。”弥弥咻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紧接着，门口传来了拼命敲门的声音。

“开门！给我开门！”

“去后边的屋子吧。”

“不要这么无情无义嘛。我都快冻死了，给我喝点热水嘛！”

“烦死了！”

弥弥皱着眉头，走近荒之介，压低声音说：“要不干脆把他也绑起来吧？”

荒之介站起来，把檐廊上的门开了一道细缝，看到加十次死皮赖脸待在门口不走，对面还有三个男人同样坐在地上。

荒之介下到土间，打开门走到外面。

“呀！”加十次看到荒之介后对弥弥说，“臭婆娘，怪不得不开门！”

他一边说着，一边手握刀柄站起来。或许由于疲劳过度，或许是胳膊负伤的缘故，腰部颤颤悠悠的。他很有自知之明，索性放弃，颓然坐到地面上：“看你得意忘形的样儿，没你好果子吃了。小子，你可要当心喽！要是左卫门来的话——”

正说着，弥弥从旁插话道：“左卫门绑在后门的栲树那儿呢。你要是再叽叽歪歪，把你也绑起来！”

“啊，绑起来了？左卫门？”加十次大吃一惊。

“那家伙是傻里傻气的。不过，要是兵太过来看到呢？”

“兵太，兵太，这名字也是你叫的？你一见到他就大气也不敢出！”

弥弥又说：“不想被绑起来的话，就赶紧去后面的房子吧！”

然后，又朝其他三个坐在地上的男人说：“你们别老坐在那儿，快回去吧！”

“我才不回去呢。”加十次仰视着弥弥，眼里满是嫉妒。

“喂，小子，我提醒你一下，别做傻事。”他对一直沉默着的荒之介说。

这种说法刺激了荒之介。荒之介默默靠近他，突然揪起加十次的领子，给他两三个耳光，让他转过身去，一脚踹中他的腰部，把他踢飞了。

加十次以游泳一样的姿势向前跑去，不过，中途勉强站住，回头看看荒之介，一脸恨恶，快快地消失在房子后面。

其他三个男人也慌里慌张地站了起来，跟在加十次后面。

“这下终于没有碍事的了。来，进屋吧。咦，你不冷吗？”

弥弥好像忆起了自己想做的事，走近荒之介，悄悄握住了他的手。

荒之介那个时候头一次觉得，月光中的弥弥看上去那般美丽迷人。

也许只有这个女人不是夜叉。——不知为什么，他有这种感觉。弥弥虽然粗野无知，但似乎拥有一种夜叉绝对不会拥有的东西。

一进屋，弥弥又紧紧搂住了荒之介。死缠烂打一般，扯也扯不开。

她手臂很坚硬，纤弱的身体却像男孩子一样有力。

荒之介看此情形，已不似刚才那样坚决。他想要推开弥弥，却莫名其妙地做不到。

“我喜欢你。”

这句话他已经听了好几次。弥弥着魔了一般反复念叨着。

“喜欢又能怎样？”荒之介说着，握住了弥弥执拗伸过来的手臂。

荒之介不知道什么叫淫乱，在他眼里弥弥分外纯洁。

长得真漂亮！这样想的时候，年轻的荒之介身体中渐渐地消除了抵抗意识。

荒之介抱住弥弥，稍微露出有些可怕的神情，从上而下俯视着她的脸。

弥弥脸色有些苍白，仰望着荒之介的脸，嘴角微微绽开，牙齿像雪一样白。

之后发生了什么，荒之介就不知道了。他双臂紧紧地环抱着甘美无比的肉体，躺卧了很长时间。

“你真年轻啊！”

“我不是要让你照顾我。”

“我一辈子都不会再离开你，好害怕你会离开啊。”

这些呢喃软语围绕着荒之介。他有种轻飘飘地到处飞来飞去的感觉。

“啊，我做了件蠢事！”荒之介皱着眉头嘟囔。

“你说什么？”弥弥想责备他。不过，她马上改口道：“算了，不管怎样，你总有一天会喜欢上我的。”

“那怎么可能？”

“你叫什么名字？”

“大手荒之介。”

“真是好名字啊！”

“怎么可能？”荒之介就这样睡着了。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荒之介被猛烈的敲门声吵醒了。

门敲得震天响。

荒之介想要坐起来，弥弥的双臂依然缠绕在他颈上。

“喂，有人来了！”荒之介摇晃着还在沉睡的弥弥。

“烦死啦！”不过，她马上注意到了敲门声，冲门口问道：“谁？”

“是我。我要破门而入啦！”

听到声音，弥弥嗖地从被窝里起来：“你快逃吧！”

弥弥一脸认真地注视着荒之介的眼睛。

眼看门要被撞破了，发出咣咣的巨响。

“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你开门！”弥弥说完就下到土间，可又马上折回来：“你快逃吧！”

“逃跑？”荒之介露出意外的表情。

“不逃不行啊！那人不是一般的厉害。非常强悍！”

“不过是野武士而已！”

“不，不行！你会被揍得满地找牙的。”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你不是说喜欢有本事的男人吗？”

“以前是这样。但是，你不一样，你即便没本事也没关系。”

“有没有本事，拭目以待。”

荒之介站起来，弥弥却拼命地拽住他的双腿。

“不行，逃吧！平常就很厉害，现在他以为你夺走了我，就更不得了啦！”

“你是外面那个男人的女人吗？”

“是的。”弥弥毫不避讳，坦率地回答道。

“什么事嘛！外面那家伙原来是你男人啊！”荒之介这么一说，登时觉得有些理亏，俨然自己做了错事。

即便在这段时间，户外的怒号也没有停止。不久，咣当一声，门从外向里轰然倒塌。

“快逃！”弥弥大声疾呼。

“来吧！”荒之介拔刀准备。

他一见闯进房子里的男人，便知对方绝非等闲之辈。

藤堂兵太端着宽刃枪，一步踏上榻榻米前的台阶。

他一言不发，徐徐迈到榻榻米上。

弥弥露出绝望的表情：“我会跟你说清楚的。”

这样说着，她不顾一切地挡在兵太的枪尖前。就在这时，弥弥的身体被枪杆弹了出去，往后退了一两米。

“快逃！”弥弥倒在地上仍然在喊叫。看到弥弥拼命的表情，荒之介想：罢了，我就听你的，逃走吧。

“把女人还给我！”兵太第一次开口了。

“这就还给你！”说罢，荒之介纵身一跃，到了土间。

他从土间跑到月光里，伴随着自己的黑影一起奔跑。最后逃得只剩下一个背影。

兵太没有追赶逃走的荒之介。

“弥弥！”他尖声叫道。这时弥弥还站在门口，望着荒之介向后山远遁而去。

他朝弥弥走去：“弥弥！”

“吵什么吵！”弥弥不高兴地回答，也没有回头。

兵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怒气冲冲的弥弥。

“你偷汉子了！”

“哪有偷汉子？”

“那么，那个男的是怎么回事？”

“我喜欢上他了。打心底里。”

“什么？你再说一遍！”

“说几次都可以。我喜欢上他了。打心底里。”弥弥依旧背对着他说。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我爸呢？”她第一次把脸朝向兵太。

“不知道。你爸很快就会回来的，不会有事的。”

“讨厌。爸爸没回来，那个人又不知去向。”

“喂！”兵太用力抓住弥弥的手臂。

“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权当没发生过吧。”

“你什么意思？”

“我说了，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兵太说。语气有点儿怯。

“不能那样说。有就是有。”

“什么？”兵太一气之下把弥弥猛然推开，但当弥弥往后仰的时候，却狠不下心，再次用双手紧紧抱住弥弥的身体。

“就算有也没关系。只要你嘴上说没有就行。”兵太瞪视着弥弥。

“啊，你脸色好难看！”

“你就不能说没有吗？”

“那样说也没用，因为已经有了嘛。”这样一来，兵太也束手无策。

“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我怎么会知道？”

“你至少知道名字吧。”

虽然弥弥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不想告诉他。她想大手荒之介这个名字，除了自己以外，谁都不告诉。

“我虽然知道，但是不想告诉你。”弥弥清清楚楚地说。

说完后，她突然想一个人待着了。虽然她有过很多男人，但是，荒之介是她自打出生以来第一个喜欢的男人。

藤堂兵太喜欢弥弥。弥弥让他自打娘胎出生以来第一次知道女人的可爱。

兵太觉得弥弥浑身上下每个地方都很可爱。她是那种一离开视线，就不知能做出什么的女人。她的粗野，她的无知，她的侠义……她的全部，在兵太看来都是如此美丽而富有魅力。

活到这把年纪，兵太还一直与恐惧无缘，但自从知道了弥弥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了恐惧。——他害怕弥弥不知何时会逃出自己的手掌心。

这种恐惧自从认识弥弥之后，一直到今天，片刻也不曾离开他。原本把弥弥的心拴在自己身上的，唯有自己的强悍。仅此而已。

诚然，他对于自己的强悍充满信心，不过，除此以外，周身上下没有一样能夸口的优点。

他对自己的容颜没有自信。相貌粗犷，胡子长得乱七八糟，连自己都觉得丑陋不堪，更不用提旁人了。再有就是笨嘴拙舌，怎么也吐不出甜言蜜语。最后一想年龄，就更加绝望了。即便说弥弥是自己的女儿，别人也会相信的。

除了强悍之外，兵太在弥弥面前一点自信都没有。

他知道弥弥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那就是弥弥对自己的强悍失去兴趣的时候。

兵太惴惴不安地走到了今天，但是，他还是没料到，他所害怕的事情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

“什么嘛，那小子！一个大男人溜得贼快，真是没出息！”兵太说。

“不是他逃跑了。是我把他放跑了。”弥弥偏袒荒之介。

“是我硬逼着他逃跑的。我怕他跟你干仗会吃亏。”

“你为什么要向着那个 货？”

“他 我也喜欢！”

兵太暗叫不好，这下子完了。

“你不是讨厌 货吗？”

“确实，我更喜欢强壮的人，不过那个人除外。”弥弥坦然说道。

兵太真想杀掉那个男人。

“你也去后面的房子吧！”弥弥命令兵太。

兵太感到事情正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要说这么狠心的话？今晚我要睡在这里。”

“我讨厌。”

“没什么，就算我住在这里，也不是要对你怎么样。”

“总之，我讨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快去后面的房子吧！加十次也在那边。”

“今晚你怎么了？”

“你知道我怎么了。”

兵太无计可施。

“你就是在这里跟那个男的睡的？”兵太眼冒火星，瞪着围炉旁的床铺。

“哪有啊。”弥弥没了平日里的伶牙俐齿，只是含糊其词。这是她第一次露出羞涩的神情。

“我不爱听你的怪话！”然后，她霞飞双颊，一个人下到土间，走到户外。因为她怕被兵太看到自己脸上的绯红。

弥弥走出月光洒落的庭院时，想起了被绑在树上的左卫门。

弥弥的心变得柔软起来。绕到后门，登上后山，看到左卫门依旧紧贴在粗壮的树根上。

左卫门好像知道有人走过来了，立刻发出与硕大身躯不相称的尖叫声：“救命啊！”

“傻瓜，别乱喊乱叫了，安静！”弥弥把他的绳子解开了。

“冻坏了吧？”弥弥说。

左卫门问：“那家伙还在吗？”一脸不放心的样子。

“已经不在了。”

“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吧。”说完，一阵寂寞袭上心头。

得知荒之介不在，左卫门眼睛闪过一阵贼光。

“你绑了我，又给我解开，简直任意妄为。我本来不能原谅你，但还是原谅你吧。”他这样说着，径直抓起弥弥的手。

“兵太！”弥弥大叫。然后她威胁说：“你要是敢起坏心眼，就要你小命。别忘了兵太在呢！”

“什么？那家伙回来了？”左卫门立刻变得畏畏缩缩。

弥弥扇了左卫门两巴掌。

出征

明智光秀接到派往中国地区^[1]的命令是在五月十七日中午。

当时光秀正逗留在安土城，这条命令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秀吉正出兵中国地区，与毛利氏争斗，逐渐蚕食毛利的领地。信长派遣光秀去支援秀吉作战。

早有人快马加鞭从安土捎信给光秀平素所居住的坂本城。当天傍晚，坂本城的将士们就都知道了出兵中国地区的消息。

城里也好，城下也罢，人们沸沸扬扬地议论起这次的出兵命令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其背后必有隐情。有人说光秀因犯了重大过失而被处分，有人说光秀不受信长待见才会被贬职。各种揣测传得有鼻子有眼。

不管怎样，明智军突然被派往中国战场，明智的将士们并不觉得欢欣鼓舞。

第二天，光秀以自己的名义公布了出征中国的消息，命令将士们先在丹波龟山城集合，然后再奔赴中国战场。

坂本合城上下，一阵忙乱。武士们军官和士兵们都紧急做着出征的准备。

叡山脚下，前不久新建了一栋武士宿舍。在那里的酒部隼人也接到了出兵的命令。不过，这个位于比叡山脚下的武士宿舍比其他地方安静许多。因为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新投靠明智的武田残党。对他们来说，有仗打总比没仗打要强。要是没有战争，这些新来的人便没机会出人头地。

近几年来，他们在穷兵黩武的胜赖的指挥下，早已把打仗当作家常便饭。

这次作为威风凛凛的织田军的一翼出征，他们感觉胜利在望，与之前被动防守的境地相比，有天壤之别。

从甲斐开始，隼人就与千里出双入对。虽然在外人看来是很登对的夫妇，但实际上两人只不过共同生活而已。千里无依无靠，就在神户伊织的劝说下，和隼人一起来到了坂本。

隼人虽然笃定总有一天要娶千里为妻，但是与生俱来的性格使他并没有去勉强千里。千里在隼人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同住一个屋檐下，却无法想象隼人会成为自己丈夫。

明智公布要出征中国地区消息的那一天，隼人回家对千里说：“要是出征中国的话，少则一年，甚至一年半，我都回不来了。”

当他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很像一个普通丈夫对妻子说的话，不禁觉得有些可笑。

“这么长时间您不在，我会觉得孤单的。”千里也像普通的妻子那样说。

“真有意思。昔日以信长为敌的我，这次却作为信长的部下出征。”

“是部下的部下啊。”千里更正道。

“准确地说，是部下的部下的部下吧。”

隼人笑了。千里受到感染，不禁也笑起来。

隼人望着笑靥如花的千里，心想：我俩在出征前还能这样有说有笑，看来是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啊。如果我们已经结为夫妻的话，我肯定会对千里牵肠挂肚，千里也无法对我露出这般灿烂的笑脸吧。

想到两人就此无牵无挂地别过，隼人心头掠过一丝寂寞，很快又觉得这样也好。他见过同事们前仆后继不断丧命，也见过很多妻子和孩子因丈夫和父亲去世而陷入不幸深渊。悲剧在周围轮番上演，他目睹了太多，甚至都有些麻木了。

唯一一人令隼人耿耿于怀，那就是大手荒之介。

当初千里之所以同意随自己来坂本，是不是因为其心灵深处所隐藏的对荒之介的情愫呢？每当隼人涌起这种怀疑的时候，总是郁闷不已。

不去主动求娶千里的心情，与对荒之介的嫉妒之情是自相矛盾的。但是，隼人的心中同时涌流着这两种乍看之下自相矛盾的感情。

二十五日早上，明智的将士从坂本城出发去龟山。

清晨，千里送隼人前往城外广场列队，陪他一直走到武士宿舍的尽头。初夏的阳光倾泻在前方的琵琶湖面上，波光粼粼，闪闪发光。

此时此刻，千里觉得自己是个恶人，是个冷酷无情的女人。送隼人奔赴沙场，她既没有一点儿离别的悲伤，也没有恋恋不舍。

“天气变热了。”千里说。不知什么原因，她感到寂寞难熬。

二十九日，进入丹波龟山城的明智部队的武士们领到了火枪的弹药，并要将上百件行李运往中国地区。傍晚，两百多名武士簇拥着马背上驮载的行李，出了龟山城。由此推断，最迟三四天内主队也会前往中

国。

到了六月一日。申时（下午四时），奔赴京都的信长派使者传达命令说，因为要点验出动的部队，所以须先在京都集合。部队全体人员立即做出发的准备，酉时（下午六时），在龟山之东的柴野部落集合了。

此时，隼人第一次看到了总帅明智光秀的模样。那是一位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看起来有些神经质的武将。

光秀将全军分为三批，并列排成三个梯队，骑马徐徐进入各梯队之间。

隼人大跌眼镜，觉得光秀的外貌与想象中完全不同。光秀的脸像戴着能乐面具一样喜怒不形于色，眉间带有拒人千里的冰冷。

部队进行了点名，全体共计一万三千余人。光秀点完名之后，往南纵马驰骋了一百多米。紧随其后的是一名相貌堂堂的武将。

“那是谁啊？”隼人询问旁边的武士。

“明智左马助。”马上有人回答。

明智左马助在明智武将中出类拔萃，早已威名远扬。在甲斐的时候隼人就久仰其名，今日得见真容，果然名不虚传。

左马助很快拨马返回。然后他叫上五六名武将，一起驱马往光秀所在的地方奔去。光秀翻身下马，将包袱皮铺在草地上，坐到上面。他离隼人他们很遥远，人显得很渺小。不久，六名武将也纷纷下马，围坐在光秀四周。

“他们在做什么呢？”隼人后面有人问。

“在商量事情吧？”

“这不明摆着吗？闭嘴！”

隼人听到大家这样扯着闲话。一群武将不知道在谋划什么，许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在隼人看来，他们简直就像几个摆在那里的人偶。

有人打了个哈欠。

“我们也坐下来吧。”也有人这样说。

隼人坐下来仰望天空。黄昏时分的天空，云彩如箭一般向西飞驰。

隼人远远地眺望着那没完没了的谈话现场。在甲斐国，武田的武将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在排兵布阵完成之后，军官们还离开部队去密谋

军情。

直到夜色降临在平原上，彼此无法辨认面目，武将们才站了起来。

除了左马助仍然单骑伫立原地之外，其他武将们骑马徐徐朝这边走来。

落在最后的左马助突然勒住马缰，使马儿扬起前蹄直立起来，然后出乎意料地向别的方向飞奔而去，复又往这边拨转马首。

当他来到排成三个梯队的队伍跟前，勒住马，吩咐全体人员整好队后，大声喊道：“从现在开始，到京都共五里路程，凌晨到达。务必小心谨慎，不要发生事故！”

说完这些，左马助又信马由缰地向南方驰去。

隼人此时觉出蹊跷：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左马助，现在怎么失去了沉着冷静？

部队出动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之感充斥在行进队伍当中。中途走了一里左右，部队的前方赶来一骑。

“现在开始禁止交谈，保持安静，加快速度！”说完，马向后方奔去。

走了三里左右时，前方传来小憩的命令。于是，部队暂停行进，武士们在路旁坐下。草地被夜露打湿了。

黑暗中又有一骑飞奔过来：“大家听好了！”像是左马助的声音。

“徒步前进的人要穿新草鞋。持火枪的人要将火绳锯成一尺五寸。”左马助说完，又疾驰而去。

同样的喊声也在队伍的后方响起。

隼人感觉非同寻常。

部队继续往前行进了一里地，在一个小部落里用了兵粮。

“让马好好歇息！”左马助像刚才一样，在冗长行列的各段停下马来发号施令。

接下来一口气行至桂川附近。这时，天上到处闪耀着蓝蓝的星星。在桂川前面，部队停止了行进。

“把火绳点燃起来，每人五根，火头朝下！”左马助又跑过来说。

隼人感到身体战栗不已。火绳上点火说明事态紧急，是战斗即将开始的征兆。谋反二字在酒部隼人的脑海中如电光般闪过。

左马助复又大叫：“给我听着！从今天开始，我们日向守大人将取代信长掌管天下。哪怕是提鞋的人，也能建立功勋，飞黄腾达。大家一定要奋勇向前，全力以赴，效忠主公！接下来夜袭信长下榻的本能寺！”

左马助一发布完命令，绵延不绝的队列中喧嚣声四起。

武士们口中发出的意义不明的声音汇集在一起。

既不是感叹，也不是诅咒。而是当命运在这一瞬间被无法掌控的外力猝然扭转后，心底涌起的难以名状的情感的宣泄。

武士们胡乱蠕动着身体。数百人仰望天空，云缝里露出点点星光。数百人低头望地，绿草湿润，草间的小石头骨碌骨碌地滚着。

隼人打量了一下即将成为叛徒的自己，心里并没有什么恐惧。

信长直到不久前还是他所属的武田阵营的敌人。如今信长再次变成敌人，对于隼人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只不过，他刚刚投身织田信长的阵营，好容易安生下来，如今波澜再生，全新的命运仿佛怒涛一般将他吞噬。

前途未卜。前方等待他的究竟是幸福的日子，还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明天会与今天截然不同。

部队开始前进，开始渡过桂川。隼人一边溅起水花，一边听到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我们能打胜仗吧？”

隼人听到后，没好气地说：“鬼才知道。事到如今只能奋力一搏了！”

不久，部队进入京都城。尚在睡梦中的人家静悄悄地分列道路两旁。黎明将至，不过四周仍然昏暗。

部队突然停了下来。

“各组都以本能寺的森林为目标，奋勇杀敌吧！攻击重点是皂荚林和竹丛！”这次不是左马助，而是一位更年轻的武将的声音。

隼人被编入三十人左右的小组里。黑天摸地，看不清别人的脸，也不知道指挥是谁。

突然，法螺号吹响，战鼓声震天。

等隼人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跑出老远。左右两边，明智的武

士们像黑色的浪潮一样奔流。

武士们在悄无声息的大路上奔跑了几百米，拐过好几个九十度的弯。隼人早已把皂荚林和竹丛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只是随波逐流跟着一帮武士们奔跑着。

远处传来鼓噪声和枪击声。

隼人穿过一座气派的大门，冲进院子里。院子里早已被武士们堵得水泄不通。

既然是交战，隼人很想与敌人交锋，但根本看不到敌人。同伙的武士们挥刀乱舞，在公馆的周围跑来跑去。

不过，在后门那个方向，鼓噪声骤然变大，枪声也愈加猛烈。

五六扇防雨门被推倒在地，隼人和几名武士踏着防雨门走进公馆内。

公馆里已经有几十名明智的武士们，一个个青面獠牙，忽而扑到左边，忽而扑到右边。

“信长呢？信长在哪里？”一名中年武士迎面撞上隼人。

对方斜眼瞪着隼人吼道：“信长的卧室在哪里？”

“不知道。”

“哼！混蛋！”

本就许多人摩肩接踵，行动不便，那个武士却还冲着周围的人大吼大叫：“喂！让开！要不然杀了你们！”然后，挥刀一阵乱砍，俨然已经疯癫。

身旁的武士们为了躲避他的刀锋而纷纷倒卧地上。隼人踩着倒卧在地的那些人的身体，向檐廊方向移动。

这时，离隼人四五米远的地方，有两三扇防雨门被掀到户外了。

天已蒙蒙亮。黎明的曙光漂进本能寺的庭院里。隼人忍不住打量了一下庭院。庭院比他想象的要小巧，有假山、植被和由相隔的石块连缀成的甬道，幽静雅致，宛如世外桃源。

那里倒着几名武士。谁也没有穿护甲，只身着寝衣，横七竖八地俯伏在地上。

他们肯定是自尽的，隼人想。

庭院是少有的尚未被明智军团糟蹋的地方。可能因为庭院被两栋建筑物包裹在中间，不引人注目，才逃过此劫。

隼人跳到庭院里。鼓噪声没了，枪声也歇了。这场战争似乎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隼人来到庭院之后，二三十名武士也蜂拥而至。

其中几人许是想切下自杀者们的首级，纷纷扑向他们的尸体。

隼人推开其中两三人，吼道：“住手！”

隼人莫名地义愤填膺，伸开双手挡到一具尸体前面。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人向隼人逼近。

“你们要盗取自尽者的首级？这也配当明智的武士？”

隼人说完就揪住那人的领子，扭住他的身体从右向左转了两圈，然后松开了手。那人的身体侧着飞出三米多远，扑通一声砸到地面上。

可能是被这阵势吓住了，其他人畏畏缩缩不再上前。

自杀者们大都是孩子，像是侍童的样子。大都生得眉清目秀，微微张着口，惹人怜爱。

集合的法螺号响了，战鼓敲了起来。

没能与敌人交锋的武士们，悻悻地到前院去集合。前院熙熙攘攘满是明智的武士们。

隼人看到军官们已在离武士们稍远一点的地方集合完毕。光秀依然面无表情地坐在马扎上，只有左马助骑着马，像在龟山城时那样，缓缓地踱来踱去。

光秀面前铺着一张席子，上面摆着几个首级，脸都是朝光秀的方向摆放。其中恐怕也有织田信长的首级。

不久，武士们整齐地列队完毕。

“我向大家宣布：我们已经取得信长的首级！现在马上向二条方向进攻！禁止烧杀抢掠！违令者斩！”左马助说。

一字一顿，表明他还没有从亢奋状态摆脱出来。

但是，掠夺似乎已然发生，京都城镇的西南方向，烟雾呼呼冒出，不时有呐喊声随风飘来。

隼人把视线投向光秀面前陈列的首级。信长灭掉武田家族，何等威风凛凛，如今居然沦为一个首级摆在那里，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这到底是什么呢？

隼人差点笑出声来，不得不拼命忍着。

这当儿，火苗蹿到了隼人他们队伍前方的建筑物上。浓烟滚滚，火舌很快舔噬着公馆。

部队移动了位置。火灰掉在列阵的武士们头上。

部队走出本能寺，向信忠下榻的妙觉寺方向进发。

顷刻间，京城的城镇已是大变样。每条道上都挤满了仓皇避难的居民。

明智的武士们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了难民。不知何时，一股莫名的兴奋劲儿俘获了武士们的心。他们眼花缭乱地舞动着已出鞘的大刀，不等命令便开始跑起来。

嘎！嘎！

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声从武士们的口中发出。

二条皇宫附近成了战场。二三十人组成的织田武士们不时从街角和树荫处飞奔出来。每当这时，明智部队的武士们就都一股脑儿涌向那里。枪声四处可闻，以本能寺为中心的京城一角烟雾弥漫，不知不觉间已遮天蔽日，太阳也黯淡无光。

在一座大寺庙前面，隼人的部队突然接到停止的命令。

他才发现在那里逗留了大约一千多名武士。

二条城已经被一线部队攻陷，信忠自杀啦，或者被活捉啦，这样的流言在武士们中间不脛而走。

隼人一屁股坐到路边。虽然没有进行像样的战斗，但已经身心俱疲。

避难者络绎不绝地从隼人身旁经过。

不时有骑马武者奔驰而过。有时两三骑一起经过，有时单枪匹马经过。

“明智大人终于掌管天下了！真厉害！以后说不定我们也时来运转

了。”一名不知道哪支部队的陌生武士凑过来跟隼人说话。那人的脸因布满灰尘而黑不溜秋的。

隼人沉默不语。好日子不会来吧。不知为何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仅凭这区区夜袭就能夺得天下吗？会有这等便宜的事？

隼人感到一种从未经历过、无法言状的无力感。

“啊，真是厌倦了！”隼人不禁自言自语。他开始懊悔在明智家任职。这并不是对光秀的反感，而是对他遭遇的种种突如其来的事情的厌恶感。

“千里！”

隼人站了起来。枪声连续响在附近。

列队的命令传来。那里的武士们聚集在一个地方，排成几个梯队。

有几个骑马武者来到部队面前，其中一人便是明智左马助。

他像昨天一样骑马四处梭巡，不久来到部队前面说：“现在开始出发去近江。由于合战，队伍混乱，所属部队也混杂在一起。从现在开始，这里的人暂且都归我左马助指

挥。之后去坂本、安土方向。合战很快揭开序幕。大家的性命都由我明智左马助负责。明白吗？”

撂下这些话，他纵马往前奔去。

隼人松了一口气。与其留在这阴森森的城市，不如去攻打安土城。

而且，说不定可以回到坂本，回到千里那儿去。这种与眼前形势八竿子打不着的想法，反倒使隼人平添了很大勇气。

部队走出混乱的京都。烧杀抢掠无处不在。半疯狂的明智武士们丑陋的身影，出没在各个胡同小巷。

但是，左马助睬都不睬，径自指挥着自己的部队离开了。

虽然同属明智的武士，但对掠夺者却没有加以制止，任其恣意横行。这让隼人感受到了事态的严峻。也就是说，比起制止掠夺者，有更重大的任务在等待着左马助。

部队离开京都的城区，取道山科。

途中部队只在山坡上休息了一次，那里他能够俯瞰山科的人家。

刚刚离开的京都，天空已被烧红，因为烟雾，山科附近也一片昏暗，根本不像白昼。

当隼人得知部队不取道坂本，而是经过濑田向安土进发时，他想再见千里一次的心情愈加强烈。

在向中国战场出发的时候，隼人并没有这么多儿女情长。如今事态不可遏制，已经演变成谋反，他才突然觉得对千里的思慕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安土会有激战吧？说不定自己要没命了。死也没关系，但是，死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做，那就是再见千里一次。

隼人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在考虑如何逃亡。

要是拐到濑田的本道上就太迟了。他必须尽快离开部队，沿着山坡走到坂本城下。

隼人放慢脚步，逐渐落到行列的末尾。

隼人排在队伍的最后，行进了一会儿。来到灌木繁茂的小丘陵背面的时候，他大摇大摆地走进那灌木丛中去了。

“喂，你去哪儿？”一个武士问。

那声音不是责怪，而是对于他突然走进灌木丛中这件事已经产生了怀疑。

“我很快追上你们！”隼人大喊着，走进茂密的草丛中去了。

那里是丘陵的非常陡峭的斜坡，斜坡上长满了灌木。

他抓住树枝往下滑行了一百多米，觉得总算安全了。部队正在着急奔赴新战场，应该不会为了一个逃兵而集体返回。

他原以为斜坡应该最终通到平坦的山谷里。但是斜坡突然变得异常陡峭，隼人心里大叫一声，不好！碰到断崖了！

于是，他又开始沿着悬崖斜着下滑。哪怕是羊肠小道也行，他真想能找到平坦的道路。但是，越走越是不绝的灌木丛。

他继续艰难行走是相当长时间内，突然一脚踩空了。从悬崖上坠下几米后，被抛到了平坦的地方。

那是山白竹丛。一种蓬松柔软的触感包围了隼人的全身。

他站起身来，发现坡度变缓了，山白竹如海洋般一望无际，绵延不

绝。

隼人顿时放松地坐下来。

这时，“谁？”一个粗鲁的声音响起。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是谁？”那人又问一遍。

隼人不敢轻易作声。他小心翼翼地环视四周，伫立在那里。一个人影都见不到，只有山白竹的波浪在阳光下闪耀着。它在隼人的眼中显得空虚又宁静。

“报上名来！”

“我干吗要报名字？要报你先报！”隼人回应。

“是明智的武士吗？”

隼人对此沉默着。声音似乎从十多米远的山白竹丛里传来。

隼人怔了半晌，不耐烦起来，大声叫道：“当然是明智的人！”

这次，过了很久对方都不再出声。这让隼人不由得心慌。

一望无际的山白竹林依然阳光明媚。这种寂静不像现实世界。繁茂的山白竹还在哗哗作响。

“明智的士兵的话，很遗憾，我必须砍你的头。”说着，一名戴着护甲的武士非常悠闲地站起身来。

“啊！”对方惊讶地叫出声来。

同时，隼人也叫了起来：“是你！”说着，他后退了两三步。竟然是大手荒之介。

“哼！”荒之介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你们跟仇敌混成一伙了。既然是叛乱阵营的人，按理说该砍掉你的头。不过我还是放过你吧？”

他压根儿没把隼人放在眼里，似乎真的在思考着是否要放过隼人。

与荒之介不同，隼人迫切地想杀掉对方。上次在新府城门旁边的突袭失败了，这次一定要结束他的性命。

隼人大摇大摆地走向对方，出其不意地拔刀砍去。

“卑鄙小人！”荒之介高呼，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隼人不给对方摆好架势的机会，踏步向前再用力斩下，如此反复数

次。他的刀砍到了荒之介的胳膊、肩膀，但都只是轻伤。

荒之介好不容易才重新站稳脚跟。然后在山白竹丛生的斜坡上，两人隔着近两米的距离对峙着。

“原来是你！”荒之介的口中发出的喊声充满憎恨。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他气喘吁吁地大叫。

“的确如此。”

“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袭击我？”

“你还不明白吗？千里是我的女人！”

“千里？”然后，他略顿了一会儿说：“你是说那个女人吗？”

“你竟敢夺走她的心！”

“我没有！夜叉，那个女人是夜叉！你们合起伙来想杀我！”

“那天的事情千里根本不知情。你死到临头了，我就告诉你，袭击你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她完全不知道。”

“什么？”

两个人的身体不谋而合地剧烈撞击，复又分开。

二人在山坡上斗得难解难分。

这时，一支箭飞来，从二人当中穿过。

荒之介和隼人都大惊失色，立刻趴到地上。两人慢慢地各自往后退。

从一旁飞来的箭，让两人立时都谨慎起来。因为不知何时第二支箭会飞来，也不知道瞄准的是谁。

不过，隼人无论如何想趁此机会把荒之介干掉。虽然也可能被对方杀死，但那也要一决胜负。委身叛军这一点已经让他自暴自弃。

荒之介则一反常态地慎重起来。突然得知并不是千里怂恿隼人杀掉自己，他对千里的思慕之情立时高涨。他想杀掉对方，但万万不想让自己受伤。正值织田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绝不能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而落于人后，错失良机。

明智的叛乱，荒之介是去联络濑田城时听说的。

明智军队横扫了京都，必然会乘胜杀到安土，那样叛军必会通过濑田。

濑田的城主山冈景隆一向非常反感明智。但是他会采取何种态度，荒之介也没有把握。也许山冈不会屈从于明智阵营，会在濑田与叛军大战一场。那样的话，荒之介可不想在濑田阵亡，因为不想白白送死。反过来说，濑田投靠明智阵营的话更是如此。

荒之介立马离开了濑城。他想进安土城，但现在去安土已是无望。如果京都的信忠活着的话，他打算投奔那里。

之后，在去京都的途中，他与明智的一线部队不期而遇，为了躲开他们才下到山谷。出乎意料地在这里遇到隼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荒之介和隼人保持一定间隔，相互横眉冷对。这时另外有箭飞来了。一支、两支，然后数支一齐射了过来。

与此同时，鼓噪声在丘陵顶部响起。几个人从斜坡上走下来。

隼人一眼便知这是明智的部队。失去控制的部队武士们杀红了眼，疯狂到见人就杀的地步。

隼人一回头，荒之介已经背对隼人逃跑了。

“别让他跑了，快追！”隼人一边高呼，一边去追荒之介。

涌来的明智的武士们也跟在荒之介的后面猛追。

山白竹的斜坡很难跑起来。他带着强烈的除掉荒之介的愿望，攀上山崖，想从悬崖上阻截荒之介。

山白竹的海洋消失了，前方是怪石突兀的陡坡，向着山谷急转而下。

几支箭越过隼人的头部，落在前方驻足的荒之介的周围。隼人一抬眼，忽然荒之介的身影就消失了。荒之介纵身一跃的情景，鲜明地映入隼人的眼帘。

隼人呆呆地站着断崖上，往下俯瞰。荒之介应该是从这里跳下去了，恐怕命丧黄泉了。

这时明智的几名武士也匆匆赶来：“怎么了？逃跑了吗？”

“从这里跳下去了。”

“可恶！”

“你们要去哪里？”隼人回过神来，再次问道。

“我们哪里知道！只是把敌人一个个全杀光而已！”

武士们一个个目露凶光，杀气腾腾。他们被一种自己也无法理解的自暴自弃的情绪所支配。

隼人与武士们一起又爬上山坡，攀上山崖，来到山白竹的海洋，从那里又向山崖攀登。

等爬到山顶背面的时候，明智的第二批部队已经不见了。

“看来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一个人说。

“走吧，现在我们去攻破濑田，直捣安土。”另一个人的说话口气俨然是统帅光秀。

“濑田和安土，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攻下吧。事已至此，不会有哪个傻瓜不买明智的账吧！”第三个人自以为是地做出乐观的预测。

只有隼人沉默不语，单单和他们一起走着。

他一度成功逃脱了，遇到荒之介，结果又与明智的杂兵们碰到一处了。

走了一刻钟，看到了琵琶湖。蔚蓝的湖面微波荡漾，如舒展开的羽毛一般扩散开去。

“喂，你瞧那烟，岂不是濑田城被烧了吗？”

经他这么一说，隼人望向濑田的方向，果真烟雾弥漫。

那绝不是普通的烟。滚滚浓烟已经遮蔽了天空一角。

从升腾的烟雾来看，应该是濑田城主山冈景隆拒绝开城，与明智部队交战了吧。

武士们情不自禁地奔跑起来，隼人也混迹其中奔跑着。

站在特殊立场上的明智武士们的亢奋，终于也感染了隼人。

前方传来鼓噪声。

“喂，这次好像是敌人！”有人喊。

闻言，武士们往四面八方逃窜。有的转身往回跑，也有的顺斜坡跑了。

隼人躲在山坡上的灌木丛里。不久，几十名武士沿着此前隼人走过的路，往相反的方向逃窜。看起来像是逃亡的濑田城的武士们。

战场上终于混乱起来。

遥远的湖面上，暮色悄悄降临。

[1] 位于本州西部，包括现在的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等五县。

重逢

荒之介半睡半醒，迷迷糊糊。他感觉身体长时间地左摇右晃。

他还记得被隼人和明智的武士们穷追不舍、跳下悬崖的情形，却不记得后来发生的事情。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记忆随着身子一起晃动。

曾有人背过他，把他平躺放在地上；曾有人窃窃私语向他打听什么；还有很多人一度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议论。

过去的事姑且不提，此时此刻他正躺在门板之类的东西上摇晃着，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四脚朝天正好可以仰望夜空，却看不见一颗星星。

“你是哪家的武士？报上名来！”突然，摇晃停止了，荒之介听到有人这样问。

他慎之又慎，生怕稀里糊涂说漏了嘴，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唔唔……”他呻吟一声。

战国城砦群·重逢

“你看他连嘴都张不开！”

“把他扔到那里算了！”有人这样说。

“连你的名字都说不出来吗？你的名字！”那人又说。

“唔唔……”荒之介用呻吟代替回答。

“如果不是明智武士的话，就索性杀了他吧！就算错杀无辜，也不过一杂兵而已！”

荒之介瞬间明白自己落入了明智武士的手中。如果脑袋搬家的话可就大事不妙了。

扑通一声，他被扔在地上。此刻他才注意到，周围燃着熊熊篝火，裹着护甲的几条腿包围着自己。

荒之介感到杀身之祸近在眼前。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荒之介蠕动了一下身子。

“杀掉他吗？”一个人说道。

“喂，酒部隼人，帮我叫酒部隼人来。”荒之介脱口而出。

“喂，酒部隼人……”他急中生智，觉得喊明智武士的名字总比等死强。

“什么？酒部隼人？”

“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二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想拜托隼人。请叫酒部隼人来。”荒之介重复着同样的话，就好像这是唯一能让他脱身的咒语一般。

如果隼人真的出现反倒麻烦了，但荒之介现在哪里顾得上这些。

“嗨，酒部隼人！”他又吼了几次。

“扔到寺庙去吧！”一个人说。

荒之介又被放在门板上摇晃起来。

这时，荒之介完全清醒了。他很想知道身在何处，不过他按捺住好奇不敢出声。

他被拉到寺庙的正殿，卸到地板上。

周围都躺着垂死挣扎的武士们。尚未死亡的证据是他们口中发出的或大或小的呻吟声。

荒之介立刻明白这里是伤者收容所，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进了明智阵营的收容所固然很棘手，但是，能够在伤员中鱼目混珠，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在这里既不用担心被问到名字，也不用担心被审讯。

于是，疲劳至极的荒之介摆了个舒服的姿势便沉沉睡去。

许久之后，荒之介悠悠醒来。

他浑身痛得无法动弹，吃力地交替移动左右手，窸窸窣窣地摸了摸身体的其他部位。全身有一些跌打伤和擦伤，幸好没有骨折。

房间有几十张榻榻米那么大，里面密密麻麻躺满武士。

武士们口中不时发出呻吟声。

他越过几十名武士的身躯，看到令人头晕目眩的阳光从院子照射进来。已是正午时分。

“这到底是哪里？”荒之介仰起头自言自语地问。

周围都是呻吟声，没人搭理他。

荒之介决定暂且留在这里休养，等到能走动了，还是走为上策。待在明智的阵营本就危险，以后若被误做叛军一员可就百口莫辩哭诉无门了。

过了半个小时，正殿入口突然一阵骚动，二十多名女人走了进来。

忽然一个女人嚎啕大哭起来。她说的话听不真切，不过听起来声泪俱下。

荒之介了然，这肯定是武士的妻女们来寻找丈夫或父亲是否在这里的。

荒之介有意无意往右边扭头望了一下，却大吃一惊。那个女人站在他相隔三四个伤者的地方，怎么看都像是千里！自己断不会认错！

那女人也怔怔地望着荒之介。

荒之介不禁想挣扎起身。

荒之介浑然不自觉地地从地板上支起了上半身。本该抬不起来的上半身，却不知不觉间立了起来。

千里走近，死死盯着荒之介，差点哭出来。

“是大手先生，大手荒之介先生吗？”声音多少有些颤抖，但很清晰。

“的确如此。”荒之介说，“千里小姐？在新府城没有见到你啊。”

荒之介眼睛一眨不眨，连千里脸上任何一个微小的表情都不放过。

“那个电闪雷鸣的夜晚，我去那里了。但是，我见到的却不是您。”千里屏住呼吸回答。

“是酒部隼人吗？”

“是的。”

两人一阵缄默，互相凝视着。

过了一会儿，千里才回过神来：“我现在住在城下。”

这时，荒之介心底油然涌起一个疑团：她怎么会来这里？

“你到这里来找谁？”

“谁也不找。”

“你不必隐瞒。”

千里的脸唰地一下变得苍白。

“其实，我是来找酒部隼人先生。我听说明智武士的伤员被收容在这座寺庙，就来看隼人先生是否在这里。可是——”然后，她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的心情。

“我和那个人住在一起。但是，仅仅住在一起而已！”

荒之介低声笑了笑。那是非常勉强空洞的笑声。

“怎么可能，傻瓜！”

荒之介突然浑身疼痛难忍，天旋地转，再次跌倒在地板上。

荒之介朦朦胧胧还记得之后的事情。几双手把他抬上门板，抬出寺庙，下山坡又上山坡。最后被运到一栋房子里。

荒之介复又昏昏欲睡。

他再次醒来时，一眼看到坐在檐廊上的千里的背影。

“千里小姐。”荒之介一旦确信她是千里，便挪动身体，缓缓从地板上欠起身子。这次并没有原来那么费劲。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带您过来的。”

“你真能干！”

“我告诉他们您是我哥哥，是从信州来的武士。”千里侧着脸安静地说。她怎么看都不像是大胆泼辣的姑娘。这一招稍有不慎，便会连累她自身性命。

“濑田城怎么样了？”

“濑田的山冈大人杀掉明智的使臣，烧掉城池，转移到甲贺山里去了。”

千里随口说道，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濑田的桥被毁掉了，明智大军无法长驱直入，如今濑田城里一片混

乱。”

“哦。”

荒之介听闻这些，深感今后局势变幻莫测，难以捉摸。

“有京都的消息吗？”

“信忠大人也自杀了，明智大人已经掌管天下，一切政事都由明智大人做主——”

“哦。”

荒之介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作为织田的家臣崭露头角，声誉鹊起，根基却崩溃瓦解了。

但是，他认为明智光秀并不会一直这样号令天下。织田的武将们必定誓死推翻明智。

“我得走了！”荒之介呻吟似的说道。

“您去哪里？”

“还不知道。我想尽快去安土。如若不然，就去没有接受明智诱降的武将那里去。”

“可是，如果濑田桥修好的话，明智大人的军队明天就杀入安土城了！”千里眼睛闪闪发光。

“那么——”

“您根本无处可去。”

“那你是说让我留在这里？”

“此地不可久留，毕竟是明智的领地。但是，无论如何您要先养好身体啊——”

“身体早就好了！”荒之介愤懑地说。然后他奋力起身，腰部却剧烈疼痛起来，根本无法站立。

千里也知道荒之介不该久留家里。但是，荒之介的身体复原之前，不想让他离开这个家。

当天傍晚，山坡下喧嚣异常，千里走出家门，映入眼帘的是络绎不绝进入城下的兵团和一面面鲜亮的旗帜。这里既然是明智光秀的驻扎之处，那么他的部队回到这里是再正常不过了。

千里感到绝望。现在的千里既害怕明智的部队，也害怕隼人。她决定尽早把荒之介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突然，千里想起一个可供荒之介栖身的地方，那就是距此两百多米的小神社的社务所。说是社务所，其实是一间荒废的小木屋，有防雨门和围炉，勉强可以居住。最大的好处是人迹罕至。

千里回家告诉荒之介可以转移到那里。

“好，马上转移吧！”荒之介说。时也命也，他要保住自己的性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比睿山山麓的武士宅邸里有几名看门的男女，千里需要避开他们的耳目。

千里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焦灼等待着即将来临的夜晚。

当户外完全被黑暗吞没的时候，千里把荒之介从地板上扶起来，把他胳膊搭在自己肩膀上。

“能走吗？”

“能不能走，都得走哇。”

虽然痛得龇牙咧嘴，荒之介还是被千里架着迈开了步子。

他们走下土间，来到户外，驻扎城下的兵团的鼓噪声乘风而来。果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充满了血腥味。两人到达社务所之前，一言不发。

千里搀扶荒之介坐在昏暗的地板上，再次折回家，运来了棉被、餐具和药罐。

千里数次往返于家与社务所之间。当她最后一次把食物运来的时候，荒之介揶揄道：“这下子你可以安心与隼人见面了。”

“他应该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千里说。

“对，有合战。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了。”

稍待片刻，荒之介咆哮道：“我早该宰了那龟孙！你快回去吧，说不定已经回来了。”

“我和他根本不是夫妇。”

“傻瓜，那怎么可能？”

“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难道你还不相信吗？”千里往围炉里添了柴火，四周亮堂起来。

“那么，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从我在若神子村见到你的时候开始……”千里一边说，一边伸手探入怀中，把宛如护身符般珍藏已久的打火袋取出来，递给荒之介。这是他那天遗忘在神户伊织家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荒之介用灼热的眼神望着自己手心里的物品。

“这确实是在下的东西。”他说完就沉默了。好像被千里突然摆出来的爱情信物震撼了。

千里扶荒之介躺回蒲团上：“那我明天再送饭过来。”

说完这句话，她就离开了社务所。已经听不到城下的喧闹了。虽然地面黑漆漆的，仰头却能望见满天繁星闪烁。

到了第二天，驻扎在城下的兵团，不知转移到何处，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下午，又有新的兵团进来。到了傍晚，这个兵团又往别的地方去了。

在那之后，每天都有兵团进进出出。尽管千里每天都在想隼人是不是回来了，却始终没见到隼人的身影。不光是隼人，从这个比睿山脚下的武士屋里出去的武士们一个也没有露面。

千里每日清晨都到荒之介的藏身之所送饭，白天从来不敢去。夜深人静时，她再去一次。荒之介一直躺在床上。好歹能自己如厕了，但那对他来说仍然不轻松。

每次千里造访，荒之介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话：“添麻烦了！”而且除了正事以外他三缄其口。没有愤愤不平，只是沉默寡言。

“那边没什么事吧？”偶尔他会这么问。

“您不用担心。”

“我并不担心。”

“您真的不担心吗？”

每当听到这话，荒之介就狠狠瞪向千里，然后蹙着眉闭口不言。

此外，每天他都会问她一遍：“有新消息吗？”

千里无言以对。实际上，千里什么消息也没有。她只知道，明智的部队每天一如既往地在调度。仅此而已，至于从哪儿来，调动到哪里去，她一无所知。不光千里，就连坂本城下町里的百姓也无从知晓。

日子一天天过去，千里感到幸福充实，心满意足。

当然，这种生活并不是没有令她忐忑不安的地方。不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怕隼人回来，二是怕荒之介腰伤痊愈，行动自如。荒之介每日心急如焚，千里都看在眼里。他一旦能自由活动，肯定恨不得立即冲出牢笼。毕竟这是他建功立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但是，他对此讳莫如深，只是安安静静躺在那里。如果一旦开口说话，他说不定会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这一点不光他很清楚，千里更是心如明镜。

——无论他多么不甘心，却接受着我的照顾，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千里想到这里，望着身边这位强悍精壮的年轻武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陶醉。

朝霞

信长在本能寺自尽，天下易手光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隐居甲斐深山里的藤堂兵太耳中。

“光秀大将干得可真漂亮啊！”兵太目光在加十次和左卫门身上打量一圈，缓缓说道。

今天恰逢弥弥父亲的忌日，山寨从中午开始举办酒宴来纪念。弥弥父亲袭击从甲斐凯旋的信长失手后，身负重伤逃到了山中，自此就再也没有返回山寨。直到十天后，有人在山寨东部一里左右的悬崖边发现了他的尸体，运回了山寨。

“现在既然信长已死，俺们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事情了。

可以还俺们自由了吧？”加十次说。

“你想要自由？嗯？”

兵太目光一凛，加十次立刻语无伦次起来。

“俺可不是说俺自己。您可千万别误会了。说实话，俺恨不得永远在这里。嘿嘿，老爷子，您认为俺是那种有无聊想法的人吗？”

然后加十次又发出猥琐的笑声，使劲往后缩。

自打弥弥父亲去世以后，兵太就在这里成为了最高统治者。以前大家都“兵太”长“兵太”短地直呼其名，现在突然尊称他为老爷子了。

“刚才谁说还我自由来着？”兵太瞟了左卫门一眼。

左卫门讪讪地笑起来：“怎么可能是俺？”

“谁也没说是你啊。”

“那么，不要那么瞪着俺嘛。看得俺心里发慌。”左卫门更加畏缩不前。

左卫门和加十次完全被兵太震慑住了。无论是臂力还是武技，他们都赢不了兵太。

“明智夺取了天下，那么追随信长的武士会怎样呢？”这回弥弥说话了。

“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大概会被抓起来杀头吧。”一个男人回答。

“你说什么呢？胡说八道！”弥弥凶巴巴地瞅着那个男人。

“会被砍头吧。”兵太绷着脸说道。

“哼！”弥弥不高兴地扭过脸去。

随后，兵太冷不丁地问：“弥弥，你还在想那臭小子啊？”

兵太用强烈的嫉妒的目光盯着弥弥。弥弥自打荒之介出现之后就变得不听话了。每次弥弥和兵太吵架，部下的野武士们就会一个个溜走，最终只剩下加十次和左卫门。

弥弥也打算去房子后面，便脸若冰霜地离开了土间。弥弥一消失，兵太就像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下来。一阵无法忍受的寂寞向他袭来。

“喂，老爷子，信长死了，俺们在这儿也没啥意义了。

虽说俺们消息闭塞不了解外面的事情，不过听说京都已经大乱。据说明智的军队和秀吉的军队会一决雌雄。俺们总不能只是在这儿坐山观虎斗吧。”左卫门说。

“别吹牛皮了。不在这儿坐山观虎斗，那你还想干吗？”

“谁赢就跟谁呗。是吧，加十次？”

被点到名的加十次不愿接茬。他轻易可不敢去招惹兵太，毕竟兵太最近常因弥弥而郁郁寡欢。

没想到，兵太用平静的语气问：“你们猜谁会赢？”

“又没亲眼见过，不敢乱讲。不过据说光秀很被动，织田方的武将们好像没一个支持光秀。”左卫门说。

“竟有这种事？当真这样的话，那么我必须去救光秀。”

兵太说。

“救输的那一方？”

“不管输赢，我都要支持光秀。”

兵太想，如果光秀真的陷入困境，那他就去投靠他，支援他。

信长是武田的仇敌，而光秀把信长打败了。如果光秀要和信长手下的武将们交战的话，他自然要投身光秀阵营。

“那好。我们就暂且封了山寨，去京都看看吧！”兵太说。

加十次和左卫门本来想投奔胜利的那一方，但那可以出去之后再说。眼前最重要的是，趁兵太没有改变主意的当儿，赶紧从山寨脱身。

“好吧，明天就把这里收拾起来吧。”加十次说。

“要走的话，索性今晚就走。”兵太脱口而出，又觉得自己过于性急。

兵太叫来弥弥，告诉她这个想法。

“我可不愿意！”弥弥一度反对，但很快改变了主意。即便在这里，也不可能等来大手荒之介，如果靠近京都的话，说不定能见到荒之介呢！弥弥满心期待与荒之介重逢，遂同意了收拾山寨的事。

次日拂晓，兵太、弥弥、左卫门、加十次，再加上十多名野武士，走出了他们居住过的山间小村落。本来兵太下令半夜出发，但大家各行其是。等到在兵太房前集合的时候，东方已泛鱼肚白。

除了兵太，其他男人都驮着米袋和箱子。大家走上山脊，向西而行。已经是夏日清晨的感觉。

“这么多人扎堆走，真的没事吗？”弥弥说。

“我们下到村里的时候，就得分成好几组啦。”兵太说。

野武士们右边就是在蜿蜒在山脚平原的釜无川。整整一天，他们一边望着河流，一边沿着山行进。

“这山路，一点儿也不好走。我们下到村子里，沿着大路去信浓怎么样啊？”中午时分加十次提议道。然而，兵太只是闷头往前走。

过了半个小时，左卫门又说了同样的话。他比加十次更执拗。

“这世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我们到村子里去，也没人顾得上追究我们吧。”

“胡说八道！”兵太瞪着左卫门，“如果从这里下山的话，大家就都溜走了。别叽歪，赶紧走！”

从那时起直到傍晚，他们一直蹒跚在山间小路上。等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终于来到一处平缓的山坡，便在那里烧火做饭，露宿野外。

“明天真想去村子啊！”一个小跟班野武士说。

“只要有米就不到村子里去！”兵太喝道。

几个人轮流烧火，其他人躺卧在篝火周围。不久，他听到鼾声四起。

兵太由于白天疲倦，很快也酣然入睡。不过，他醒来后一脸错愕：除了弥弥以外，睡在周围的同伙们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兵太坐起来自言自语：“这他妈的什么事啊？”或许很冷的缘故，弥弥像虾米一样蜷缩着身体，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兵太仔细端详着弥弥的睡颜。

一会儿，弥弥也睁开了眼睛，问道：“其他人呢？”

“都不在啦。”

“都跑了？”

弥弥又说：“那我明天也要逃走喽。”

她握着拳头敲着打哈欠的小嘴，好像说的不过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逃往哪里？”兵太眼珠一眨不眨地望着弥弥的脸。

“去哪里都行嘛。”弥弥没好气地回答。

兵太再次凝视着这个曾经在自己臂弯中千依百顺的女人。

她怎么跟以前判若两人？兵太觉得不可理喻。

她说过“只爱最厉害的男人”，难道都时过境迁不算数了吗？

对了，那个家伙！兵太想起了那个只匆匆见过一面的男人——大手荒之介。

“你以为还能见到那个小白脸吗？”

“我要去找他。”

“什么？”

“我是那种说到做到的女人。只要我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这次也是同样。只要我想见那个人，就肯定能见到。

说不定明天那个人就朝我迎面走来了呢。”

“什么？”兵太身体颤抖不已，“那怎么可能？如果那家伙敢钻出来的话，我就宰了他！让他脑袋搬家！”

弥弥迄今为止还没见到过如此认真的兵太。兵太假如见到荒之介的话，恐怕真的会收拾他。荒之介也许真的会身首异处。

这时，兵太的手伸过来，把弥弥往怀里轻轻一带，双臂紧紧搂住。弥弥完全无法抵抗，也使不上力气。她手忙脚乱挣扎半天，却猝不及防地被松开了。

她听到兵太从嗓子眼挤出一句话：“我就那么讨厌吗？”

他紧接着又问：“我是这个世界上你最讨厌的人吗？”

望着兵太的脸，弥弥觉得他非常可怜，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不是讨厌嘛。我喜欢你，但是在我喜欢的人里你排第二。还有一个更喜欢的人，所以不行！”这是弥弥真实的心情。

兵太长吁一口气：“难道除了让那个家伙从这个世界消失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与昨天一样，兵太和弥弥仍然沿山路走，晚上照旧在山坡上露宿。

半夜三更，兵太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了。他已经变得神经质了。只见弥弥支起上半身，然后鬼鬼祟祟地站起来，似乎打算逃跑。

“弥弥！”兵太吼叫着。

弥弥说：“都什么事啊。明明一个大男人，偏偏睡得一点都不沉。”

她说完噘着嘴又回到兵太身边坐下。然后，她“啊——”长吁短叹着，过了一会儿，又躺卧到草地上。

“冷吗？”

“冷得睡不着。”弥弥装模作样地说。

其实她并不是因为太冷而睡不着，而是打算逃跑。兵太也不说破，只是说：“你去睡吧，我给你烧火。”

说着，他把烧剩的树枝收集起来，点燃了火。

转眼间，旁边传来弥弥均匀的呼吸声。

兵太凝视着她熟睡的脸庞，为了让她暖烘烘的，便一直看着火堆不睡觉。对兵太来说，烧火反倒成了世界上顶顶幸福的工作。

第二天，两人离开山寨后，首次来到山脚下。兵太谨小慎微，没有靠近村子和街道。

两人一边走一边俯视着向北延伸、一望无际的平原。不知何时，釜无川那仿佛腰带一般的水流在平原上消失了。

“这儿还是甲斐吗？”弥弥问。

“说不定已经到信浓了。”兵太回答。

这时，弥弥说：“看哪！那里聚集了好多武士！”

兵太循声望去，果然看到由几百人组成的部队沿着街道向西北方向前进。徒步部队里还夹杂着一些骑马部队。如果走到他们旁边可能会感觉尘土飞扬，不过，从这个角度望去，倒仿佛清澈风景中的点缀。

“是哪支部队呢？”

“听说武田死后接手甲斐和信浓諏访郡的是川尻秀隆。

那一定是川尻的部队。”

“他们要去哪里呢？”

“信长死后，川尻也无所适从。川尻备受信长宠信，也许打算去安土，与明智的军队决一死战吧。”

“去安土吗？”

“只剩这个可能性了。”

“哇，去安土啊。那么我跟着那个部队走，就能去安土喽。”说着，弥弥已经跑远了。

“喂，去哪里？”兵太叫道。过了好半天，兵太才幡然醒悟，她是要甩开自己逃跑。

“喂——”兵太大声喊着，追着弥弥跑了出去。

兵太不擅长奔跑。但是，现在兵太跑起来了。他无法想象，弥弥从自己手掌心里逃走后，自己还怎么活下去。

弥弥中途偏离了大路，沿着梯田的田埂跑起来，跌跌撞撞，脚步不稳，却显得十分可爱。

“弥弥！”兵太一边追一边喊。

弥弥置若罔闻。

“弥弥！”兵太喊叫几次之后，彻底绝望。他怎么也赶不上弥弥，眼

睁睁看着弥弥渐去渐远。

“回来！”兵太停住脚步叫了起来。

“我……什么……都听你的！”他一句话分成三截来喊。

“回来，你给我回来啊！”最后，兵太声嘶力竭，颓然坐到田埂上。

弥弥轻快地跃下一层层梯田，像兔子一样身形敏捷。直到她跑到很远的地方，变成一个渺小人影之后，才停了下来。

一看到弥弥停下，兵太就站了起来。一看到兵太站起来，弥弥又跑了起来。

兵太愣在那儿，垂头丧气地望着弥弥灵巧的身影，望尘莫及。弥弥从最后的梯田跳下去，走到大路上，然后沿着那条路径直往西。一路上跑跑停停，不断向西，最终隐匿于一个二十来户人家的村落的林荫中了。

当弥弥的身姿完全从视野里消失之后，兵太嘟囔着：“看我早晚不抓住你！”

他无法想象今后子然一身要如何度过。

兵太笨手笨脚地勉强迈下弥弥刚走过的层层梯田，又走上大路，进入村落。然后他穿过村落，越过平原，向川尻部队的武士们行军的方向走去。

走了约摸四分之一一个时辰，他远远看到前方部队停止行军。路旁和树荫下，十个一团，二十个一簇，武士们纷纷围坐下来小憩。

他们好像在吃东西。空腹感顿时向兵太袭来。自打早上在野外与弥弥一起做饭后，就粒米未进。现在手头也没有能果腹的东西。食物大半被左卫门和加十次顺走了，仅剩的一丁点米也随弥弥一起消失了。

这时，兵太定睛到一点上。一群武士围着一个女人，那女人分明是弥弥。

兵太目不转睛地盯着女人。当他肯定那就是弥弥的时候，暗下决心：暂且悄悄跟踪这支部队，再肆机把弥弥抢回来。

首要问题是搞清楚这支部队的庐山真面目。武田灭亡后，川尻秀隆的部队掌管了甲斐和信浓諏访郡。他们恐怕正火速奔赴混乱的京都，投靠反明智的阵营吧。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

兵太自身则打算投入明智的阵营，因为他对灭掉武田的织田实在是深恶痛绝。

兵太每次从远处遥望那群武士，一旦他们开始上路，他就也迈开脚步，不过有意与部队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从早到晚行走在丘陵缓和起伏的平原地带。途中，兵太从小村庄的百姓那里打听到，现在正处于諏访湖南部，部队朝着西南方向前进。部队大概打算避开大路抵达伊那谷。

兵太想，他们反正跟我的目的地是同一方向，我暂时还是跟这支部队一起行动比较好。

不久，夜幕降临。

部队在午后大休之后就一直马不停蹄地赶路，现在终于在山麓的一座寺庙前停了下来。一会儿，从寺院里面到山脚，几堆篝火被陆陆续续点燃了。

兵太去一个农家吃了晚饭。至于是哪儿的部队，往哪里前进，村里的人也是一问三不知。

入夜，篝火渐渐稀疏。兵太心系弥弥，就不断靠近那支部队。走近一堆篝火，再走向下一堆篝火。

每堆篝火周围都有十几名武士被火光映红了脸互相交谈。在附近的阴影里，更有十几名武士像战死一般，横七竖八地舒展着身体躺卧地上。

到底弥弥那个家伙在哪儿呢？她在做什么？兵太看见武士们一个个蛮横凶悍的模样，非常担心弥弥的安危。

越过几个篝火后，兵太来到寺院内的一团篝火处。

“是谁？”黑暗中传来声音。

“是我。”兵太回答。后来谁也没有再追问什么。

兵太偷偷站在树荫下，朝着篝火的方向投去视线。

弥弥在那里。只见她夹杂在几个武士中间，伸出双手烤火。

兵太凝视着弥弥的身影。当他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弥弥旁边的武士时，不由得想：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此人啊。

兵太望了那个武士一会儿，好像依稀记得，但又也想不起来。老者年届六十，确实很面熟。

兵太注意到，现在围绕着篝火的一群武士，比刚才那些武士装束鲜亮，举止优雅。难道他们是这支部队里干部级别的人物吗？

当他沉浸在思索中，弥弥突然笑得花枝乱颤，脸被篝火照得红扑扑的，欢乐的笑声回荡在夜空。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那声音听起来千娇百媚。

好哇，从我身边逃走了却还这么开心！混蛋！兵太嫉妒得发狂，胸口隐隐作痛。

过了一会儿，弥弥站起身来，和三个武士一起向右手边走去。他们的身影马上被漆黑的夜色吞没了。

兵太也想从树荫下出去。

“谁啊？谁在那里？”这时，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划破夜空。

开口的是刚才坐在弥弥旁边的人。兵太本已迈开脚步，便又停在原地，怕被对方发现。

“是谁？”那人又问。

兵太纹丝不动。

于是，对方的眼神离开兵太这边，滑向其他方向。大概是他虽然心生疑窦，但又实在找不到人。此时，兵太脑海中一个激灵：“啊，是那个老头！”

神户伊织！一定是神户伊织！

在新府城快要沦陷前，他曾在若神子村去这位老人家借过马。兵太想起了借马不还的往事。酒部隼人向他求救，他就让马儿载着那个女人跑了。

新府城沦陷之夜，无数条火舌在天空中飞舞的景象，就像遥不可及的过去一样，浮现在兵太的脑海里。

当初借马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老人非同寻常，果然是个武士！

可是，当初他曾说法性院大人对他有恩情。如今他却成为新领主川尻的部下，真是薄情寡义之人！

兵太不再去追弥弥，留下来盯着伊织的身影。

一会儿，伊织慢悠悠地从篝火旁站了起来，对周围的武士说了几句话，也像弥弥一样消失在右边的苍茫夜色中。

兵太怔在那里盘算：既然我跟伊织有过一面之缘，那么跟他说说好话，说不定能把弥弥要回来。

兵太穿过树荫，看到灯火阑珊处往前延伸的石板路。这好像是从伽蓝通往正殿的路。他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前面大约三四米的地方，有一个人在行走。一定是伊织。

“是谁？”前方问。

“是俺啊！”兵太说。

“‘俺’是谁？”前方再次问。

“神户伊织先生吗？”兵太凝视着前方的黑暗说。

“正是！”一个平静的声音传来，“那您是？”

兵太感觉到对方手按刀柄，似乎一听不对劲就猝不及防地砍过来。

“我是藤堂兵太。”

“噢？”

“昔日取道若神子村，从贵府借过马。”

“哦。”

“我借了马，但是一直没能还，非常抱歉！”

“嗯。原来你就是那个武士啊。”

过了一会儿，伊织又说：“你怎么还活着？没出息的东西！我以为你要和武田家生死与共，才把马借给了你。以为你早就慷慨赴义了呢，怎么还在这种地方转悠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

“怎么说来话长了？”

兵太无言以对。当时事出有因，去晚了一步没能赴死，如今说什么都像借口罢了。

那人似乎对兵太的心情了然于胸：“笨蛋！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我想让您还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弥陀。”

“弥弥？弥弥是什么？”

“就是刚才篝火旁的女人。”

伊织沉吟了一下，用坚定的声音说：“那可不行。虽然不清楚你跟她是什么关系，但是我留她另有用途。一时半会儿还不能还给你。”

“就算你不把弥弥还我，她也终归是我的女人。”兵太怒气冲天。

“你不是要和新府城同归于尽吗？原来有了女人就苟且偷生了啊？”神户伊织的声音中带有明显的愤怒和戏谑。

“什么，你，你！”兵太勉强抑制住怒火。如果不是因为先前有愧于他，他肯定早就向对方扑过去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不是也成了川尻的部下吗？难道你忘了法性院大人的恩情吗？”兵太回敬道。

“蠢货！”伊织呵斥了他：“我又不是你，怎么会恬不知耻地追随川尻那样的人呢！川尻秀隆在甲斐不得民心，农民和商人都民不聊生，其程度比胜赖大人时候更甚。我实在忍无可忍，才想出一臂之力！”

“此话怎讲？”

“你还不明白吗？川尻那家伙，把甲斐都祸害成什么样子了！”

“那么——”

“我当然是打算豁出命去。我一把老骨头了，死不足惜。”

“您到底要去哪里？打算怎么做？”

“信长已经死了，现在唯有德川家康才是甲斐老百姓真正能指望的人。”

“确实如此。”

本能寺之变的余波蔓延到这里。信长在世的时候，甲斐的百姓尚屈从于川尻秀隆的管制。如今信长死了，早已民怨沸腾。

“您从伊那去远江吗？”兵太问道。

“你是因何事而来？”伊织反问。

“我打算加入明智的阵营。”

听闻此言，伊织沉吟半晌：“那样的话，更不能带女人去了。”

然后，他又说：“这里的正殿就是我的宿舍。我有话跟你讲。你能过来一下吗？”说完扭头便走。

他背对着兵太，在黑暗中留下一串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兵太也跟着伊织走了。他们从伽蓝进去，走过嘎吱嘎吱的木地板，进入正殿。在宽敞的正殿里，好像横卧着几个人，但是看不真切。

伊织走到正殿的角落，点亮烛台的灯，说：“坐。”然后径自坐下了。

“你是说要投身明智的阵营？”伊织想要确认似的低声说。

“没错。”兵太回答道。

“你为什么选择明智？”

“我恨织田。织田是我们的仇敌。把性命奉献给背叛织田的明智，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但是，明智会失败的啊！他师出无名，大逆不道，手下的人也都是乌合之众。”

“我才不管他会输还是赢。反正我就要加入明智。”

“真是傻瓜。话说回来，现在天底下到处都是蠢货。”伊织有些恨铁不成钢。

“如果反抗川尻秀隆的话，你不也一样吗？”

“不，不一样。现在对甲斐一国的百姓来说是生死关头。

我就算是趁着天下大乱而举事，也不会为了一己之利趁火打劫，浑水摸鱼。”

“我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想加入明智阵营。他是输还是赢，我都无所谓。”

“对了，我不是为了说这些话才让你过来的。说实话，我有事想拜托你。从这里经过伊那到达远江的话，必然要通过德川的领土。不论是哪个城主，我想麻烦你捎一封信给他。”

“阁下想怎么办？”

“从这里往前走一里地就是高远城。我们会据守在那里。

高远城内，也早有叛军起来到处闹事。我们没有余力和德川联系。”

伊织又说：“你和那个女人一起去比较好。我也拜托了她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们能完成这项工作的话，我们至少在德川领地能安全通行。”

“那好，我去办。”兵太满口答应。既然事关自己土生土长的甲斐一国和当地百姓的幸福，便找不到任何推脱的理由。

“女人在哪里？”

“那个不用担心。我安排她睡在农家的哨所了。明天早上我们去找她，让她跟你一起出发。”

兵太和伊织又唠了一会儿嗑，便都躺下了。由于白天疲劳过度，兵太很快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兵太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他瞄了一眼睡梦中的伊织，从正殿走到户外。

他马上打听到了设在农家的部队哨所。五六名武士正在土间烧火。他上前打听弥弥的动向。

“那个女人啊，昨晚就走了呀！”有人回答。

战败

安土城内遍布明智军的将士。光秀在这里，左马助也在这里。

然而，城内人心惶惶，死气沉沉。

炎炎烈日映照在安土城的城门、护城河和堡垒上。这些都是已故的信长为了向全天下炫耀其尊荣权势而建造的。在将士们眼里，今年的阳光有些虚幻，似乎与往年夏天略有不同。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明晃晃的太阳！”一位武士说。

酒部隼人也深有同感。

今天是六月九日。仿佛已是经年累月，但其实掐指一算，从本能寺夜袭至今不过七天。

在此期间，隼人听到的全是坏消息。光秀从安土城派出使者去四方游说，但是应者寥寥，几乎无人答应前来支援，这与光秀预想的大相径庭。

出使长冈（细川）藤孝的使者被砍头，去蒲生贤秀父子那里的使者被撵了回来。虽有传闻说筒井顺庆会站在明智方，但始终无法断定消息真伪。

九日，安土城的将士们留下了一部分，其余的由主将光秀突如其来地率领开赴山城。然后十日转移到了洞之峠，在那里住了两天。当中就包括隼人。

十二日中午，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说要渡过桂川抵达山崎附近的平原。此时，几位大将才向全军传达了秀吉军向北挺进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谁都没有吭声，只是感觉乌云压顶，风雨欲来。

部队陆续渡过了桂川。第一线部队是阿闭贞征的三千人马。其次，预备队兵分三路，右翼是伊势贞兴的两千人，中央是光秀的五千人，左翼是津田信澄的两千人。除此之外，并河易家率领的两千人马担任别动队，最后渡河。

隼人被编在光秀率领的五千名官兵中。

当几支部队像飘带一样蔓延在山崎附近的原野的时候，天空开始飘起零星细雨。每支部队到达规定位置的时候，雨已停歇，北方重现蓝

天，几缕阳光如箭一般斜射在原野上。

晚上，原野上几十堆篝火散落各处，可是不久他们就收到了灭掉篝火的命令，因为秀吉的大军到达了原野的另一端。

隼人躺在御坊冢附近阵营的草丛上。虽说是夏天，火熄灭后夜里仍然冷气袭人。

“既然是日向大人^[1]拜托了我，俺就不能说不喜欢。”身旁响起这样的声音。

被日向大人拜托了！隼人从草丛中站起来，抬起头。

“被日向大人拜托”这句话，异样地在心头回响着。

“你说是被日向大人拜托啊？”隼人说。

“嗯，是俺说的。说了又怎么了？”草丛簌簌作响，一个武士支起上半身。由于天色昏暗，面孔模糊不清，不过声音听起来非常年轻。

“我并不是愤怒，只是随口问问而已。日向大人什么时候托付你的？”

于是，那个武士说：“并不是他本人拜托的。不过，这不和他拜托的一样吗？假设已经十天都一起行动的话，日向主公身陷困境，俺们能坐视不管吗？”

“十天？”

“是啊。和你们不同，俺不是世代追随明智的武士。俺原本在京都流浪，本能寺夜袭后第二天，游手好闲没事干，就到明智家当兵了。如果不觉得自己是被日向大人所委托，那么怎么可能在战斗中为他出生入死？”

“哦。阁下多大了？”

“俺吗？俺二十岁。”

“二十岁？好年轻啊！”

隼人本来想说：这么年轻真是可惜了，但是他把后半段咽进肚子里，只说了句“好年轻啊！”

两人的对话到此结束，隼人听到草丛中传来武士响亮的鼾声。

被日向大人拜托了！

这时，隼人第一次认同这种说法，即自己和这位年轻的武士一样，被明智光秀拜托了。和旁边的年轻武士比起来，自己是主动选择来明智家当差，吃明智家俸禄的。哪怕时间不长，光秀对自己也是有恩情在的！

隼人自侍奉武田家至今，总觉得没能碰到自己愿为其奉献生命的主君，现在想来，原来是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听了年轻武士的话，他如梦方醒，大有醍醐灌顶之感。

千里亦是如此。虽然他喜欢千里，但是却从来没有给予过千里任何东西，恰如他从来没有试图从千里那里夺走任何东西一样。

隼人仰望夜空，睁大双眼，头脑异常清醒。

好吧，明天我就竭尽全力，为日向大人战斗吧！

这样想着，隼人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中途听到天王山方向的几声枪响，被吵醒了，之后又迷迷糊糊睡去。

从那之后不知过了多久，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在天王山岭一角，红色火焰熊熊燃烧。

周围的武士也纷纷鲤鱼打挺般跃起身来。这时天空已经泛白。

火舌升腾到了遥远的天王山巅，但是无法判断究竟是伙伴放的火，还是敌人放的火。从四起的枪声来看，必然是两军交战。

很快枪声渐行渐远，过了一会儿就消失殆尽。

天亮之后，连天王山的火也灭了。又是一个安静的夏日早晨，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可以想象，白天必会骄阳似火。

不久传来了进攻的命令，明智的右翼第一线要直抵圆明寺川附近。

隼人所属的光秀本营，到达御坊冢后就没再移动。因为那个地方恰好可以俯瞰今天的战场。

隼人看到，在圆明寺川我方的右翼正对面，仅一线之隔，敌方部队正在严阵以待。他想，战幕恐怕要从这个地方拉开。

除此以外完全看不到敌人的影子。广阔的平原上，映入眼帘的尽是我方的猎猎旌旗。敌人到底在何处排兵布阵呢？

到现在为止，隼人参加过数十次交战，可这样规模的大合战还是头一次。他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大合战，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唯一能确定的是，他的“被日向大人拜托的”性命会去鬼门关走几遭。

右翼的敌我部队几乎就要擦枪走火，但是因为战机尚未成熟，便在焦灼中等待了一个上午。

夏天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

不久，太阳逐渐偏西，到了申时（下午四点）。

隼人想，今天不会再有交战了吧。不光是隼人，周围的武士们也渐渐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怎么了？怎么还不打仗？”

当他周围涌现不耐烦的声音的时候，平原的一角发生了异变。突然，长时间的平衡被打破，敌军阵营中冒出三支大部队，像三股潮水一般开始进攻。

一队沿着山崎街道笔直地前进，另一队沿着淀川沿岸的小路，而剩下的一队则从天王山麓，气势汹汹地一股脑儿压过来。

明智军也与之相呼应，开始奋战迎敌。以勇猛而闻名遐迩的阿闭部队即刻转入突击，将人员迤迤散开，对淀川沿岸的敌方部队形成包围网。

呐喊声，枪炮声，刀剑声，战鼓声，交织在一起。

在光秀的阵营中，隼人亲眼目睹着几万人的殊死搏斗开启大幕。

这与他在甲斐和信浓所经历的几十场大战截然不同。在夏日午后的斜阳下，生命的大集团相互撞击，如同波涛破碎般零落散去。

交战开始后的半小时内，山崎街道一带的明智军大显身手。担任先锋的斋藤内藏助部队一举击溃敌人的高山右近队，迫其后退三四百米。第二阵、第三阵部队也都击垮驱散了敌人。

另一方面，圆明寺川附近的两军冲突也极其激烈，敌我双方都徒然损兵折将，尸体堆积如山，却根本无法决出胜负。但是，前进到淀川沿岸的敌军第三队冲到明智军的侧面，明智军支撑不住，节节败退，只好把预备队派到前线。

双方时攻时守，山崎合战进入第二阶段的激战。

酒部隼人所属的部队被派往前线时，薄暮淡淡地流向广阔的原野。

忽然，久我绳手方向出其不意地响起敌人的呐喊声，天王山的山顶和中腹也被敌人的呐喊声湮没。

神不知鬼不觉间，局势已大变，明智军被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

团团围住。

隼人不知道自己将会被派往哪个战场，只是机械地奉命前进。

一名骑马武士迎面而来，从隼人所属部队的侧面经过，有如疾风般奔跑着，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伊势贞兴大人阵亡了！”

转瞬间，该骑马武士的后面又跑来一骑，边播报着同样的惨讯边跑远了。

不多时，隼人等人遭遇了败走的己方部队。起初有十人，二十人，然后是数百人，个个面目狰狞，挥刀乱砍，仓皇逃窜。

隼人跑的时候只顾盯着前面的武士们的腿。

突然呐喊声在前方响起。数千人的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不断逼近。

隼人向着海浪猛冲过去。枪声轰鸣，左右两边都硝烟弥漫。

隼人撞上了两三个敌人。他与不知是敌是友的人一起倒在当场，好像被汹涌的波涛包围一样。

无数只脚川流不息地跑在隼人的周围。隼人的手脚都被踩踏。

隼人爬起身，又拼命地跑了起来。他周围是呐喊的漩涡和人流。

隼人被挤得一塌糊涂，不知不觉被敌军的浪潮抛到外面。河水流淌着，河宽三四米，仔细一看，里面净是尸体。

他便沿着那条河流奔跑。

隼人离开战场，向遥远的前方移动。所谓前方，就是他刚才所在的御坊冢的方向。

不知什么时候，隼人发现自己再次被卷入集体的浪潮中。

他无法判断周围是败走麦城的伙伴还是乘胜追击的敌人。在平原的中心地带，武士集团像奔腾的大河一样发出怒吼和呐喊，呼啸而来。

隼人疲惫不堪，倒在了数棵并排的松树根部。

“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有人出乎意料地向他打招呼。

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武士抱着双膝坐在地上，右半身染成了红色。

“你伤得好重啊！”隼人说。

“阁下也受伤了！”对方说。

“受伤了？”

隼人方才惊觉自己浑身上下沾满鲜血，衣服早已染成朱红色，完全不亚于对面的武士。

本以为是别人的血溅到自己身上，其实不然。如今右肩麻痹了，腰和脚也麻痹了，看来伤得不轻。肩膀和腰好像都中了若干刀。

“你去哪里？”武士又问道。

“只能去胜龙寺城了。”

“胜龙寺？什么？你主公是明智吗？”

“对。”

对方好像是秀吉那边的人。然而，隼人却没有感觉到敌意和憎恶。

对方缄口不言。也许是怀有同样的心情。

隼人站起来开始走路，可是又听到有人问他：“喂，你要逃到坂本吗？”

回头一看，三四个武士围成一簇。这显然是明智方的武士，慢吞吞地走着。

“逃？本队怎么了？”隼人问道。

“你还不知道吗？全线崩溃！据说大家都逃到了胜龙寺城。”

隼人想，大家不可能都逃往那里。胜龙寺城能容纳多少人，他还是心中有数。

从那时起，隼人身前身后都会撞见己方一撮一撮的败兵。隼人也不由自主地朝着他们走的方向挪动脚步。

深夜黑压压的，远处不时传来枪声。过了伏见北面，又过了小栗栖。从那时起，就完全辨不清东西南北了。隼人走得实在困倦了，就在路边睡了一个时辰。醒来时天已破晓，四周空无一人。

沿着山脚走了一二里路，等太阳升高后进了山里。隼人知道，爬一大山就能到达与比睿山相连的山脉。因为他曾在那里远远眺望京都的城镇。

隼人到达比睿山之后，突然感到举步维艰，慢腾腾地拖着步子。

中途，隼人疲惫不堪地倒在地上。

隼人再次挣扎着站起来走，步履愈发艰难。右肩上被狠狠地砍了一刀。不知什么时候被砍的，也不知道被谁砍的。

现在的局面已与合战的性质完全不同。隼人不由感到自己多么地无能为力，连一场像样的厮杀都没有。不是没去厮杀，而是没能厮杀。无暇去想如何建功立业，更无暇去想自己是否武艺精湛。

隼人愈发感到行走的痛苦，胸部疼得更加厉害。当他撞上敌军兵团的洪流，并从洪流里被弹飞时，只觉得无数人马从自己身上踩踏过去。既被铁蹄践踏过，也被人脚踩过。

啊！从今往后，在这广阔的天地里都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隼人不由得心想。既没有悲伤，也没有不甘。自己早就该和武田家一起灭亡了！他早该怀揣“被衰败的武田家所托负”的想法，生做武田家的人，死做武田家的鬼。

如今，一切为时已晚！新的时代，新时代的战斗，已经超越了他。

那位说“被日向大人拜托了”的年轻武士怎么样了呢？

也许早已阵亡了吧。如果尚未战死，他也会因涌起跟自己一样的想法而心潮澎湃吧？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交战。

自己能有什么长处呢？不过是比别人本事强了一点而已。

之后，隼人如同行尸走肉般，一味前行。尸体堆积如山，到处可见。他们都是从战场上逃脱出来，走到这里倒下去的武士们。

临近傍晚的时候，他远远地望见了清澈的湖面。

隼人仍然走着。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去往何方。

千里！隼人突然动了一下嘴巴，可没有发出声音。他知道自己没发出声音，便用手擦了擦嘴，只见鲜血染红了手掌。

千里！隼人闭上了眼睛。这时他发现自己正躺在草丛里。

他想：我要死了。他头脑清醒，心里通透，已经一无挂虑。

千里！隼人恍惚之间觉得千里近在咫尺，于是把手臂伸向了她。当然这只停留在他的想象中，他的手臂已无法动弹。

你要幸福地活下去……千里！隼人仰着的脸庞垂到一边，再也不动

了。

[\[1\]](#)日向大人指明智光秀。

居合拔刀

这日，像往常一样，千里来到荒之介的藏身之所，发现他正端坐在地板上。

“您坐起来也无碍了？”千里问道。

“已无大碍。我今日开始练习走路，早晨还在社务所周边转悠了一圈，不怎么疼了。我叨扰你这么长时间了，有十二三天了吧。”荒之介说道。听到“叨扰”二字，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痊愈之后，您有什么打算？”

“只能去投靠织田的武将里比较熟的。”

“您要离开这里？”

“那是自然。”

“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着你！”

“现在不同以往，你跟我在一起只会束缚住我手脚。很快就有合战啦。”

“就算合战开始了，我也要跟着你。我可不想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当然不会撇下你不管，也不会把你拱手让给隼人。

不管去哪里都带着你，把你据为己有。”荒之介的说法非常露骨。

但是千里并不相信他的话。她忧心忡忡，生怕这个年轻武士趁自己不注意就销声匿迹。

“那把你的长短二刀押在我这里吧。”

“长短二刀不能离我左右，你可以扣下这个。”荒之介笑着从褥子底下掏出一个包裹递给千里。

“这是什么？”

“全部盘缠，还有织田家臣的凭证。目前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给我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

“那我把心掏给你。”

“心？！”

“对，我把心给你，你把身体给我。”说完，他大臂一伸，不过立马缩了回去。

“在这里的话，冷不丁地难免会被隼人看到。两三天后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荒之介说道。他信誓旦旦，不似有假。

这日晌午时分，看守武士宿舍的一位老仆惊慌失措地冲进千里的家门。“城下出大事了！昨天，山崎发生了大合战，明智大人一方四散逃窜。今天早上，从山崎逃出来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进城来了！”

然后他又说：“从这里出去的那几个人也不知怎么样了，明智部队的人大部分阵亡了，生还的寥寥无几。”

千里突然担心起隼人来。虽说她对隼人并无爱慕之情，但是多亏了隼人拼死相救她才能活到今天。尽管他从来不曾倾心吐意，可她明白，自己是他唯一的思慕对象。虽然不愿他回到这里来，但盼望他平平安安的。

下午老仆又来了：“现在敌人还没有涌进城里，说不定明天就要攻进来了。坂本城下已经空荡荡的，就剩几条狗窜来窜去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趁早做好逃跑的准备吧！”

老仆离去后，千里马上前往荒之介的藏身之所。他不知从哪里已经知晓了合战的消息。

“太迟了！”端坐在地板上的荒之介说，“一切都太迟了！”

然后又说：“真是老天绝我呀！”

听起来他绝望透顶。既像哀嚎，又像呼唤。除此之外噤口不言。

“您怎么知道的？”

“我听到了随风飘来的隐隐约约的法螺声，觉得很蹊跷，就去城下看了看。太迟了！造化弄人啊！”

“今后您有什么打算？”

“哪还有什么打算。一切都太迟了！”

“听说敌人会蜂拥而至……”

“要是敌人的话还好，但这次是同伙自相残杀。——我暂且待在这里

吧。明天去高处看看攻城的样子。——我睡了。”

荒之介自顾自地躺到地板上，盖上棉被。强烈的失意和绝望彻底压垮了这位年轻武士。

千里回到家中，暂且撇开荒之介不想，倒是担心起隼人来。一种无法言传的不安撕咬着千里的内心。

当天晚上，这种不安就变成了现实。老仆第三次登门的时候说道：“我不知该怎么张口，从比睿山来的路上——”

老仆的话戛然而止。

“您说吧。”千里的脸立时变得煞白，没了血色。

“我也只是听说，还不知道真假——”

“听谁说？”

“听一个叫兵藤的武士说的，他也是从这个武士宿舍出去的。他说隼人先生倒在那里已经断气了，被运到了寺院里，就是村落入口有棵大朴树的那个寺院。您快去处理后事吧。”

“那位武士呢？”

“好像进了城。”

“好，我马上过去。不好意思，能麻烦您跟我一起去吗？”

“那可不行。现在可不比平时的晚上。”老仆退缩了。

“到那里路程有多远？”

“不远，走路的话一刻钟都用不了。就在这个山丘脚下。”

“那谢谢您了。”

老仆离开后，千里马上奔向荒之介的藏身之所，房间里透出灯光。

门吱啦一声打开了。荒之介和白天一样在地板上端坐着。

“迟了！一切都太迟了！”这位不走运的年轻武士还是咕哝着白天那句话。

“隼人去世了。”千里用了肯定的表述。隼人一定是去世了。这在她心里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什么？”荒之介打了个寒战。

千里把老仆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恳求道：“求求您，和我一起过去，把他的遗骸埋在寺院里吧。”

荒之介没有回答。

不久炉火熄灭了，周遭陷入一片黑暗。

“求求您了。”千里苦苦哀求。

“求求您了。”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黑暗中有了动静。

“咄！”那是迅猛的居合拔刀的喊声。

咄！咄！咄！

喊声持续几次之后停止了。

“好吧，我陪你去。我跟隼人决斗了两次。第一次我差点丧命，第二次，我的命运遭遇了戏剧性大转折。真是遗憾，早该由我结果了他！”

荒之介从土间出来，千里紧随其后。

他们来到武士宿舍前面，沿着丘陵的下坡道往下走。湖岸燃着点点篝火，好像是为了收容败兵而点的。这真是一个异样的夜晚，让人分不清光明还是黑暗。一片寂静中能够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遥远的骚动从夜空中传来。

千里记忆中有过这样的夜晚。那就是新府城陷落的前夜。

“我今晚给他挖个坟。你亲手厚葬他吧。”荒之介说。

千里忍不住呜咽起来。隼人去世的悲痛和荒之介破天荒的温柔，令她感到温暖，也令她肝肠寸断。

夏日骄阳

藤堂兵太在旅途期间得知了山崎合战的消息。随后，明智军失利的消息纷至沓来，不绝于耳。

兵太听说光秀居住的坂本城被付之一炬，明智左马助自杀身亡，最终在山崎合战的当晚，主将光秀也被当地土民击杀。

事到如今，兵太已无法投靠明智阵营。他从甲斐走到信浓，从信浓沿天龙川前进的途中，天下形势猝然大变，历史风云急剧变幻。

织田信雄亲手放火烧毁安土城，使信长多年经营之地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这个消息也是兵太从安土来的难民口中听说的。

兵太所到之处，秀吉的传奇流传最广。明智方的荒木村重、阿闭贞征业已投降，近江地区尽被秀吉收入囊中。

信长也好，光秀也罢，都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秀吉像新星一般冉冉升起。

藤堂兵太继续着奇妙的旅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旅行已经失去意义。现下只有抓住弥弥这件事，成了这次旅行的目标。

当兵太跋山涉水到达安土城下的时候，正如传言所说，这里早已既没有豪华的城池，也没有城下町。

秀吉的武士们在火灾后的废墟上来回巡逻，流离失所的町人们目光呆滞，脚踏在还冒着烟的焦土上。

“喂！”兵太走到哪儿都会遇到秀吉方的武士们盘查。

“我又不是坏蛋。”

“你从哪里来的？”

“从甲斐来的。”

“甲斐？”

“对。”

对方可能知道他是武田家残党。但是即便知道，秀吉方的武士们貌似早已麻木不仁了。

“从甲斐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想参加合战。”

“真是笨蛋！哈哈，为时已晚了！”一阵哄笑声包围了他，“我们不用借助你等野武士的手，也能灭掉光秀，哈哈。”

兵太在安土的焦土上走来走去。一切都显得非常空虚。

恩恩怨怨也好，出人头地也好，似乎都不是自己所能左右。

弥弥在哪儿呢？兵太不惜一切代价只想找到弥弥。对于亲眼目睹历史进程的兵太来说，对弥弥的思慕和执着成为这纷繁乱世里唯一的盼望。

抵达安土后，兵太一整天都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火灾后的废墟上。除了游荡，再没有其他办法打发时间。

他身上的盘缠够他到旅店住上十到十五天。他便想浑浑噩噩地把盘缠花光之后再作打算。

晚霞染红西边的天空，如同溃烂流脓的伤口一般。不一会儿，烧焦的安土城下迎来了夏夜。

兵太蜷缩在一个角落迎接夜晚的到来，过了一会儿饥肠辘辘，就站了起来。他想起城下的西北部在这次火灾中逃过一劫，那里有很多临时搭建的卖食物的小棚子，于是决定先去那里填饱肚子。

他斜穿过被烧焦的辽阔原野。以往白天的时候，这儿有武士和灾民们熙熙攘攘地出没，现在却寂静无声，一个人影都见不到，甚至连猫儿都不见一只。

他黑灯瞎火地走着，无数只蚊子嗡嗡乱叫，飞舞在夜空。

他好不容易横穿过废墟，来到大路。大路的出口有几间临时搭建的小屋。

经过那里的时候，“喂”一声，兵太突然被叫住。这里好像是哨所。他暗忖：这都第几次盘查了？

“你去哪里？”

“去吃饭。你知道饭店在哪儿吗？”兵太反问。

那人没有回答，而是说：“瞎晃悠什么啊，快点回部队！”然后，他略微压低一点声音问，“我问你，你认识一个叫大手荒之介的武士吗？”

“不认识。”兵太说着走开了。

大手荒之介，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啊？大手荒之介、大手荒之介

兵太边走边绞尽脑汁地想，很快停住脚步，又原路返回到警卫武士们所在的哨所。

“你刚才说的是大手荒之介？”

“你认识他？”

“我认识。”兵太回答道。

“稍等！”说完，武士嘴里念叨着，朝相隔两三家店铺的茶馆走去。

兵太站在原地等候。大手荒之介，就是那小子，就是弥弥心心念念到处寻找的人。

过了一会儿，武士回来了：“大手荒之介现在何处？请老实交代！”他装腔作势地用审讯的语气说道。

“我不知道。”

“什么？”

“我只是以前见过他。”

“混账，你等着！”武士又向茶馆走去。

不久，武士又回来了。这次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好像是两个人。

“他说他从前认识大手荒之介？”是女人的声音。

“对！”

“那我见他一下吧。”

正说话的功夫，两三个行人要经过哨所。于是，女人用训斥的语气对武士说：“看哪，有人要过去啦。别愣着，快去！”

“喂，喂，喂，喂！”

武士叫住那几位行人，跟刚才盘查兵太一样，“你们去哪里？”

问了目的地，得知不是可疑的人之后，就挥手放行：“好，走吧！”

女人说：“不行啊。你还没问荒之介的事情呢。”

“只是町人嘛。”武士回答。

“就算是町人也许知道啊。”这样的对话隐约可闻。

女人不知道与武士达成了怎样的协议，让武士一个不漏地向行人打听大手荒之介的消息。

兵太一听那女人的声音，就知道是弥弥，不过故意不吱声。

行人离开了。“他在哪儿？”弥弥向兵太这边走来。

“在这儿。”武士转向兵太：“喂，你跟大手荒之介什么时候、在哪里见过面？老实交代！”

“你到底在哪里见过他？”这回弥弥发问了。

不过，兵太依然默不作声。

“你在哪里见过他？”

“在甲斐的山里。”兵太嘴里刚迸出这一句，弥弥马上辨认出他的声音。

“哎呀！”弥弥小声地叫喊，“得了，我要回去啦。”说完，弥弥迈步就走，好像打算逃跑的样子。

“喂！”兵太一叫，弥弥迈步更大了。

“弥弥！”兵太喊起来，弥弥撒腿就跑。

“等一下！”

弥弥一言不发，拼命跑着。

兵太一边跑，一边后悔没趁其不备抓住弥弥的胳膊。要论跑的话，他远不是弥弥对手。

“喂——”他边追边喊。弥弥依旧不回答，一味奔跑，好像压根儿不打算搭理他。

兵太追出两三百米，鞭长莫及，便只得作罢，停下脚步。他本不擅长跑步，何况还是在黑夜，还是在焚烧后的废墟当中。

对于弥弥健步如飞这一点，兵太感到很是不可思议。他暗想，大不了明天早上再逮她吧。反正她就在这附近也跑不了，逮她应该轻而易举。

兵太又返回了哨所。

“喂！”刚才的武士又照例盘查。

“是我。”

“哦，怎么了？”武士问道。

“她跑了。”

“那女人究竟是你什么人？”

“我老婆。”

“什么，你老婆？”武士像泄气的气球一样。

“有什么办法抓住她吗？”

“我怎么知道！快滚！”那人显然愤怒了。

兵太朝相反的方向走了两百多米，在卖食物的小棚子里填饱肚子，又打听了旅馆，附近根本没有，于是想找个可免遭露水之苦的地方睡觉。

“你去城南门那边吧。那里烧剩下一半，总比露宿荒郊野外的要强得多吧。”

既然饭馆老板好意提醒，兵太就朝那个方向走去。

很快到了城的南门。当他穿过半烧焦的门时，“痛死了！”脚边有人发出惨叫，“给我当心点！”

“多有得罪。”

有人在睡觉。再往前走五六步，“好痛！”又有人叫痛。

人们躺在各个角落。因为安土城刚被烧毁，很多人流离失所，所以这一带就成了流浪者和旅行者聚集之地。

兵太进了城门，往右拐，爬上一块貌似堤坝的高地，坐到一棵叫不上名字的大树底下。

他屁股一沾地，整日奔波的疲劳一齐涌上来。不远处可能早有人躺卧，鼾声四起。

兵太很快就睡着了。因为蚊子太多，他半夜醒了两次。

相距三四米的地方，有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过兵太很快又进入梦

乡。

第三次醒来时，已是凌晨，天空泛起鱼肚白。他发现堤坝上还睡着好几条汉子。

忽然，兵太吃了一惊，原来在相距两三个人的地方，弥弥悠然的睡姿映入眼帘。

弥弥两脚直直地伸展，以一种极为舒适的姿势仰卧着。

那是一张毫无忧愁的睡脸。嘴巴半张开，使她看起来天真无邪，根本不像是跟很多男人睡过的女人的脸，反而透出幼儿般的纯洁。她半张开的嘴里流出恬静的睡意。

兵太伫立良久，俯视着弥弥的睡颜。这时，兵太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占据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心情。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让人无法忍受。

兵太跨过两三具熟睡男人的身体，走近弥弥躺卧的地方，驻足在那里，贪婪地俯视着弥弥的脸。

“弥弥！”兵太叫了一声，弥弥身体稍微动了一下，眼睛睁开一条缝。那双眼睛定定望着兵太，身子没动弹。

“啊！”她话音未落，就支起了上半身。

这次，兵太突然把手按在弥弥的肩膀上。

“终于抓住你了！”兵太说着，咧开嘴笑了。

弥弥抬头望着那张脸：“哎呀，你笑了呢。”

“我没笑。”

“你说谎，你分明就是笑了。真稀罕啊，你竟然笑了。”

然后她又说：“瞧，你又笑了。有什么好笑的啊？你竟然笑了……”

兵太露出笑脸这件难得一见的事让弥弥惊愕不已。

兵太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笑。只是，他对待弥弥的心情已与从前不同。

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对大手荒之介痴心一片，也是无可

奈何的事。那我就退出吧，兵太心里这样想。

“你想见大手荒之介吗？”兵太问道。

“哼！”弥弥一脸不屑，冷冷地白了一眼兵太。

“你既然那么喜欢他，那我也帮你一起找吧。”

“找谁？”

“大手荒之介。”

“哼！”弥弥又嗤之以鼻。她的脸上似乎写着：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不用你帮我找。你别骚扰我，还我自由，就是万幸了。”

兵太从弥弥的肩膀上抽开手：“我给你自由。如果你不喜欢在我身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终归还是跟我一起方便一些吧。”

兵太想，如果弥弥非要逃跑的话，我也拦不住。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她不要跑掉。

弥弥站起来，想走下堤坝。

“你去哪里？”

“我去洗脸。”

兵太坐在弥弥刚才睡过的草席上。过了一会儿，弥弥回来了。

“那边有口井。”

“哦。”兵太也站了起来，很听话地去洗脸。

他一回来，弥弥就说：“那我去吃早饭喽。”

“去哪里吃？”

“喔。”她略微考虑了一下，“还是去哨所比较好。既有美味佳肴，还能帮我送来，简单省事。”

“我也能吃吗？”

“多一两个人也不要紧。”弥弥若无其事地说。

兵太和弥弥二人向昨晚的哨所走去。

虽然尚是清晨，但烧焦的土地上已经可以看到稀疏的人影。

他们来到哨所前面。“早上好！”弥弥打了招呼。虽说是哨所，也不过是临时搭建的小棚子。

两位武士从里面露出脸来。

“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要给您添麻烦了。”弥弥说，“这是我爸爸。”

一个武士说：“这不是昨晚那家伙吗？”

说完，他打量着兵太，对兵太说：“哎哟，昨天还说她是你老婆！”

于是，弥弥从旁插话道：“他不这么说的话，怕有生命危险。你们这些人老在这里巡逻。”

兵太觉得弥弥这女人简直有口吐莲花的本事。

弥弥忽然走近武士，依次轻轻拍打两个武士的脸颊：“这是奖励噢。我们要去对面，你们把饭端过来。以后都是双人份的，没问题吧？”

被拍打脸颊的武士，失魂落魄地怔在原地。由于弥弥的手触碰到了他们脸颊，他们都变得毫无招架之力。

有三间与哨所一样临时搭建的小屋。弥弥走进最靠边的那间小屋。

“这里是哨所不当值的武士们的宿舍。不过我把他们全赶走喽。我们暂时可以住在这里啦。”

说完，弥弥又说：“你也住这里吧，我可先跟你说好哦，你是我爸爸，知道吗？”仅在此时，她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

不久，耀眼的夏日升起来了。

兵太和弥弥走出哨所，从那里分头行动，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分别的时候，弥弥说：“听清楚了？每个人都要问喔！只要我知道你漏掉一个人的话，我就把你轰出去。”

“真啰嗦。我知道！”

“你不准嫌我啰嗦。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上司了，你什么都要听我的！”弥弥威胁他。

兵太想，我又做父亲，又做部下，可真忙啊。

从近江方向进入安土城的主干道只有一条，为了盘查路经此处的人，秀吉的部下在此设置了哨所。弥弥让这个哨所的武士们捎带调查大手荒之介。

除了这条街道以外，从沿湖岸的道路和山手道都能进入安土。弥弥负责山手道，兵太负责湖岸，分头向过路的每个人询问荒之介的消息。

兵太走了半里左右，来到湖岸的道路，坐在路边石子上。

这里几乎没有行人。只是偶尔有渔民和农民们经过而已。

“喂，哎，喂……”

听到兵太的声音，过路人吓得停住脚步。

“我问你一件事，你认识大手荒之介吗？”

“我不认识。”

“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好，走吧！”

既有人仓皇逃走，也有人惊讶地反复回首才离去。

这真是一项无聊透顶的工作。

琵琶湖微波荡漾，沐浴在夏日阳光下。这在兵太的眼里，俨然一幅与战国乱世绝缘的景象。

武田氏灭亡，本能寺之变发生，紧接着又是山崎之战。

胜赖死了，信长死了，光秀也撒手人寰。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接踵而来。今后局势风云变幻，难以预料。

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没有怨，也没有恨。不是没有，而是世道变化快，来不及去恨。

兵太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呆呆望着湖面。倒是两样依然没变。一是他离开弥弥就活不下去，二是弥弥整个人都被大手荒之介迷得七荤八素。好像除了人们的内心以外，一切都在改变。

“喂，喂！”不时，兵太中断思绪，回过神来继续工作。

“你知道一个叫大手荒之介的武士吗？”

虽然这个差事令人尴尬，但为了弥弥他不得不做。

这是兵太在湖岸道路上把守的第五天。

兵太又把弥弥交给他的便当包裹挂在松枝上，坐在树底下，抱着胳膊执行无聊的任务。

“喂，喂！”他时不时叫住行人。没有行人的时候，他就一刻钟^[1]、一刻半钟都抱着胳膊呆呆地望湖面。

为了弥弥去询问大手荒之介的消息。——虽然这份差事不划算，但是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可做的工作。

他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我早该追随武田氏一起死去。正因为苟活于世，才造成了如今的悲惨境遇。如果我身殉武田氏的话，就不会看到激荡变幻的末世景象，更不会对像弥弥这样的小姑娘燃起跨年恋。

没出息的东西！有时，兵太骂自己。

“喂，喂！”兵太掐断自己的想法，回到眼前的使命。

一个武士走过芦苇丛生的湖岸，正要从兵太面前经过。

“喂，喂！”

“什么？”那武士扭过脸来，桀骜不驯的样子。

“我有事问你。”

“你说！”

“你从哪里来？”

“从西边来的。”

“这我知道。你看上去不像是明智的人。你要去哪里？”

“我讨厌近江这个地方，想去东边儿。”

兵太想方设法延长盘问时间。如果轻易放他走的话，自己又要继续百无聊赖地瞪着湖面了。

“告诉我你原来侍奉谁。”

武士回答：“我现在是浪迹天下的浪人。只要有人给我丰厚的俸禄，侍奉谁都行。你是疯子吗？”

可能他真的以为兵太是疯子吧，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兵太被当成疯子也不足为奇。他脸上晒得黝黑，坐在挂着便当包裹

的松树下。

“等一等，等一等。”他叫道。

但对方继续往前走。

兵太从地上爬了起来：“我不耽误你工夫，只是跟你打听一件事。”这回他总算进入正题：“你认识一个叫大手荒之介的武士吗？”

“什么？你再说一遍。”

“你认识一个叫大手荒之介的武士吗？”

“大手？”

对方若有所思，停下脚步，似乎在窥视兵太。

“大手荒之介怎么了？”武士说。

“我问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大手荒之介的年轻武士。”兵太回答。

“大手荒之介、大手荒之介，也是你随便叫的？我就是大手荒之介！”

“咦？”

年轻武士走近前来，在相距不到两米的地方站定。兵太望着他的脸，咆哮道：“嚯！”

既然对方这么说，那就确定无疑了。那时，山中小屋灯光昏暗，打了个照面也没看清对方的脸。不过，兵太现在觉得肯定是这个家伙没错。

兵太后退一步，手按刀柄，迅速摆出进攻的招式。既然在此狭路相逢，他真想冲上去把对方砍翻在地。

然而，兵太拼命按捺住了这种冲动。

毕竟弥弥对这个男人一往情深，连命都能为他舍了。她那样恋慕他，要是能见到他，大概会开心到手舞足蹈的地步吧！

兵太目露凶光，心里冒出这两种念头，委决不下。即便我杀了他，弥弥也无从知晓吧。杀！杀！干脆从脑袋往下一劈两半！但是，弥弥会哭成泪人吧。

“罢了！”兵太沉吟着说。他嘴里没有喊出拔刀的喝声。

这说明他心里暗自做出了选择。

“我会让你跟弥弥见面的，跟我来！”兵太说完就转过身，不管不顾地迈出脚步。

“弥弥？”荒之介说，“她在这附近吗？”

“在。在安土城下。她见到你肯定会很高兴。”

荒之介稍微放低声音说：“她是很可爱。但是我不想见她。”

“不想见她？为什么？”

“无论如何都不想见。请代我向她问好。”

“说什么混账话！弥弥每天都像疯了一样在打听你的消息。”

兵太一说，荒之介陡然露出厌烦的表情：“也许是我对不住她。但是，我不想见到她。”

“你讨厌她？”

“说不上讨厌，但是我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子了。”

“有喜欢的女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别忘了是你夺走了弥弥的身心啊！”

“那时候我也没办法！”

“你说什么？”

“不是我主动的。是她主动的。”

“什么？”兵太两眼直勾勾的，凶神恶煞地逼近他。

下一瞬间，两人同时往后跳开。他们都用手拔出刀紧紧攥着。

兵太从未对任何一个人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憎恨。大手荒之介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撕成八瓣儿也不解恨。

他觉得弥弥那么可爱，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可这个小伙子竟然辜负了她。

要是平时的话，兵太会发出吼声，盯着对方慢慢逼近。

不过，现在的兵太一言不发，目光如炬。

“来吧！”荒之介大声喊道。

兵太把刀尖指着地面，一步一步地往前逼近。

“锵！”荒之介的刀闪过。

兵太和荒之介都蹿到了对方胸前，然后又同时往后跳。

就这样厮杀了几个回合。

兵太充满愤怒的太刀尖格外锋利。荒之介往后退一步，标志着激烈恶斗的开始。

兵太不顾一切地砍将过去，早已把性命置之度外。他现在只想把这个可恶对手一劈两半。为了情网深陷的弥弥，兵太恨不得再把荒之介大卸八块。

时而，兵太追赶着荒之介，两人脚下水珠飞溅。时而，荒之介又反过来追赶兵太。两人在水边追来赶去，活像两头愤怒的老虎。

当双方还原到最初的姿势，保持三四米间隔相对而立的时候，兵太才意识到对方绝非等闲之辈。在那之前，他一直忘我奋战，无暇思索。

当兵太想到这里，反而更勇猛起来。他想，我从年轻时候开始学习刀术，就是为了教训这样的对手。

“哇——！”兵太异样地叫了一声，使出全身力气撞了过去。水平抡出的刀尖一直延伸，刷地刺入荒之介的小腿。

兵太看到鲜血喷涌，染红了对方的衣服。

他第二次挥起大刀的时候，荒之介坐在地上，摆出居合拔刀的架势：“来吧……”动作并没有一丝破绽。

兵太觉得一下子就能将对方身体劈成两半。不管怎么说，自己没有受伤是个有利条件。

兵太使出浑身解数，想把刀从对手的头上劈下去。此刻可谓是把这个可恶的敌人一劈为二的天赐良机。

忽然，一块石子嗖地飞到兵太面前，落到湖边水洼里。

第二块石子又飞过来了。

兵太觉得很奇怪，那个石子的降落方式绵软无力。

如果是虎虎生风掠过眼前的飞石，或许并不能引起兵太的注意。第

三块石子落到脚下的时候，兵太忍不住回头看了看。

相隔七八米远的地方，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举起一只手，正要掷出第四块石子。

第四块石子在空中画出弧线，女人又弯腰从地上捡石子。她看起来弱不禁风。

在这期间，兵太好几次挥下了刀，不过每次被荒之介拨到旁边去了。

石子像没头苍蝇一样飞过来，有的落在兵太脚下，有的落在别处。

兵太好几次都砍偏了，可能他太在意石子，没法集中精力。

“蠢货！”兵太瞪着女人，打算先把碍事的女人赶走。

“不要杀他！”女人苦苦哀求，“请等一等！”

“什么？”

“求求您了。”

兵太撇下荒之介，朝女人的方向飞奔过去，一把抓住女人纤细的手腕。

“啊！”女人一声尖叫的同时，兵太也不禁发出“咦？”

的声音。这个女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您是？”女人手握石子怔在原地，“啊，在新府城！”

“哦，你是那个侍女？”

“是的。”

“你为什么要妨碍我？”

“我是他妻子。”

“妻子？”

“是的。求求您了。请您放过他吧。”

“我不能饶他。”

“要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替他受死。请您杀了我吧。请放了他。”

兵太充血的眼睛徐徐望向荒之介。

荒之介躺卧在那里，微微曲着右膝，身体其他部分笔直地伸展着。

在兵太的眼里，敌人毫不抵抗的姿态，恰如那蔚蓝宽阔的湖面一样，显得虚幻和不现实。

兵太一下子泄了气。如果荒之介还能站起来，兵太也许还会再砍将过去。可是，敌人倒地不起，身体蹬直，好像死了一般，他反倒不忍下手。

“求您啦。”女人恳求道。

“傻瓜！”

“求您啦！”

“不行！”兵太斥责着女人，可是渐渐感到自己的声音不再有底气，于是索性坐到地上。

当他回过神来，女子已经跑到荒之介那里去了。她趴在荒之介身上，不久又站了起来。或许是打算给荒之介用嘴含来湖水，离开荒之介，向湖岸跑去。

兵太站起来，提着刀，向荒之介走去。走近后，他俯视着荒之介的脸。

“来吧！”荒之介身子不动，只瞪大眼睛。

“来吧！”他只是嘴硬罢了。

此刻，兵太注视着无力的对手，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胜利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赢，打斗中分明好几次身处险境。他一度想过：这下子完蛋了！

尽管如此，而今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傲然屹立，俯瞰着无法动弹的对手。

“来吧！”荒之介嘴里还是重复着同样的话。

“你想死？”

“你索性砍了我啊！”

“刚才想砍，现在不想砍了。你这家伙真是运气好！”

或许是被“运气好”这个词刺激到了，“唔……”荒之介怒目圆睁，浑身颤抖。

这时千里走了过来：“求您了。”

“我不会杀他的。”

说完，兵太突然想起从被焚烧的新府城中把女人救出去的酒部隼人。

“酒部隼人怎么样了？你知道吗？”兵太问道。

“他加入明智阵营，在山崎合战中受了伤，不幸离世了。”

“什么？死了？”

“是。”

“我和荒之介把他厚葬在了湖畔的寺庙里。”千里说。

“隼人不是喜欢你吗？”兵太问道。

千里没有回答。

虽然兵太无法想象千里和隼人是什么关系，但隐隐约约感觉隼人很可怜。

“隼人恨你吗？”兵太目不转睛地看着千里的眼睛。

“如果他恨我的话，我心里还好受一些，可是他根本不恨我。”

这个回答让兵太感到很真实，也震撼了兵太的心灵。

“去吧！”兵太忽地大喝一声。

“你们俩都快走！”

“我不能走！”荒之介严厉地说道。他眼中敌意还未消。

兵太再次瞥了一眼这个不知怯懦为何物的年轻武士。他即使身体不能动弹，却还是斗志昂扬。说不定这就是吸引弥弥和眼前这个女人的地方。真是可恶的家伙！可是，他已经不想杀他了。

“去吧！”

“我怎么能走？”

“什么意思？”

“我动弹不了。”

“那关我什么事？”兵太决定自己先行离开。

“你给他包扎一下。伤口不深。”兵太对女人说。

实际上，荒之介没有受致命伤，仅仅受了多处皮外伤而已。年纪轻轻的，养上十来日也就恢复如初了。

兵太在湖水里洗干净了手，整理好衣服，看也不看那对男女，扭头走了。

他进入城下，返回哨所，没有发现弥弥的踪影。她大概还守在山手边的道路上。

兵太坐在檐廊上，许久一动不动。他手脚关节很痛。今天大概是出娘胎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厮杀了。

兵太长时间保持着同一姿势。夏日的黄昏悄悄来临了。

“弥弥爸爸，我把饭放在这儿了。”厨房的武士把两个小锅放在入口处。

兵太没有回答。在这里，他成了弥弥的父亲。

又过了一会儿，“哎呀，你回来了啊？”弥弥出现了。

“你今天好早哇。”

“那种路，到了这个时辰都没人经过了。”兵太不知不觉结巴起来。

“明天开始，请守到更晚一点噢。”

“嗯。”

“路过的净是些没用的家伙！可不能松劲儿！”

兵太觉得弥弥异常可怜。

在那之后过了几天，兵太和弥弥经过伊那谷往信浓方向走。

安土城下，新部队陆续进驻，哨所被拆除，兵太和弥弥也就不能在那里混吃混喝了。

“那么，以后在哪里安身呢？”

兵太的去处还没有决定。他只知道可以取道信浓，回到自己老家甲斐。不过，此后的事就完全没有指望了。

弥弥漠不关心，无精打采，听凭兵太去决定这些事情。

一旦放弃与大手荒之介见面的念头，她便觉得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件开心的事。

“如果他没有战死的话，你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吧。你别郁闷了。”兵太经常安慰弥弥。

弥弥默不作声。

“他活着的话就能见到！”兵太又说。

“他还活着吗？”弥弥说。

“他还活着，一定活着呢。”兵太说。

然后又不忘给她提个醒：“即便活着，如果他已经勾搭上别的女人的话，你可得死了这条心。”

“其他女人？那怎么可能？”弥弥愤愤地说。

“当然，当然不会。”

“肯定不会！”

这时，兵太忍不住长叹一声。

看来，短时间内弥弥很难从心中抹掉荒之介的影子。兵太也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可怜的弥弥！

一日，他们沿着天龙川逆流而上。

傍晚，兵太和弥弥在大路上走着，突然从悬崖的斜坡蹿上来十几个男人。他们手里都拿着刀或竹枪。

兵太一开始以为是野武士或者山贼，但其实两者都不是。他们是农民，是为了反抗武田氏死后的统治者川尻秀隆，前去支援埋伏在高远城的部队。

兵太想起了早被自己抛诸脑后的神户伊织。伊织就是在高远城。

想起伊织，兵太顿时觉得周围的世界变得光明灿烂。

对，去高远城吧。在那里，在伊织身边，为家乡甲斐的百姓们战斗吧！

兵太停下脚步，对弥弥说：“我已经决定了要去的地方。”安静的语

调，泰然的神情。

“你去哪里？”弥弥问。

“高远城。”兵太说。

“我也跟你走。”

“又要有合战了。”

“合战也没关系。不看见打仗的，心里没着没落的。”

“你想来就来吧。”兵太说。

弥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忘掉荒之介的音容笑貌。

在那之前，兵太也想尽量多陪陪她。

之后兵太加快脚步赶路。途中，各个溪谷间村落都有武装农民跑到悬崖中腹的道路上来。他们都是要去投靠高远叛军的。

如果不趁此天下混乱时期，推翻残暴的执政者，以后就不知是否还有此机会。这一点，山间的百姓们似乎都有了觉悟。无论是在兵太身前，还是在他背后，这样的农民部队连绵不绝。

那天傍晚时分，匆忙赶往高远的农兵已近百人。

大家不约而同地睡在山坡上。

兵太和弥弥并排躺着。白天骄阳似火，可是一到晚上就冷气袭人。

“好冷哇！”弥弥说。

“冷吗？”兵太想抱着她给她取暖，可又怕弄巧成拙，把她给吓跑了，便不敢贸然伸手。

“好冷啊，你搂着我吧。”

“真的可以吗？”

弥弥沉默不语。

“你不会逃跑吗？”

“不会的。”她的话听起来有些气恼。

兵太战战兢兢地握住弥弥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

“那个……你觉得那人死了吗？还是活着？”

兵太吓了一跳。

“喔。”

“我想他肯定死了。即便活着，他对我的心也已经死了。”

“为什么？”

“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哦。”兵太含糊其词，紧紧攥住弥弥的手。弥弥身子靠了过来。

弥弥把头埋到兵太胸前，低声啜泣，一时半会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兵太咕咚咽了一口唾沫，想到了明天又要开始的合战。

不过，这场合战与迄今为止他参加过的都迥然不同。这是他一生中头一次赶上的、有明确意义、有价值的战斗。

“你怎么就死了，傻瓜！”兵太怀着一种呵护之情，回想起了酒部隼人。隼人注定一辈子不走运。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幸运。他那样年轻有本事的武士，下场却如此凄惨。

兵太把脸转向夜空。瞬间，一颗流星划过。又有一颗流星。他虽然很想让弥弥看看美丽的流星，但弥弥的抽泣声还在持续着。虫声包围着广袤的原野，兵太想，就像虫子聚集一样，弥弥也会跟虫子一起聚集在自己身旁。

[1] 日本战国时代，一刻钟为半个小时。

译后记

今年7月，我陪同日本青年学者代表团到访甘肃省。虽然未能到达井上靖先生所描绘的敦煌、楼兰等地，但是，站在嘉峪关城楼，眺望关外的广袤原野，联想其小说中的西域景象，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井上靖在日本影响深远。一位来自日本爱媛县的年轻女孩跟我说，她祖父喜欢井上靖，以至于给她父亲命名为“靖”。

井上靖所获奖项不胜枚举，芥川龙之介奖、日本艺术院奖、野间文学奖、每日艺术大奖、读卖文学奖、日本文学大奖等尽入囊中，可谓“拿奖拿到手软”。

井上靖小说题材丰富多彩，既有《天平之甍》、《苍狼》等中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有《斗牛》、《冰壁》等以日本现代社会为背景的小说以及《战国城砦群》^[1]、《真田军记》等以日本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国内的研究者往往对其中国题材的作品给予高度关注，却相对漠视其他题材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出版集团的系列译著有利于推动我国学界对井上靖作品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战国城砦群》自1954年9月24日起，1955年3月7日止，在《日本经济新闻》夕刊连载。在日本它可以被归为“时代小说”。所谓时代小说，是相对于“历史小说”来说的。总体来讲，历史小说是忠实地尊重历史事实而写出来的故事，时代小说则是以历史为舞台，创造出架空的人物，依靠自由奔放的空想展开脉络的小说^[2]。尽管此种日本式区分法屡屡被外国学者质疑，不过，井上靖在创作时似乎有意识做了区分。例如，《风涛》和《俄罗斯国醉梦谭》可视为历史小说，《战国城砦群》、《风林火山》、《战国无赖》则可视为时代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时代小说里，井上靖依然竭力使时间设定忠于史实，周到缜密。

《战国城砦群》的时间设定是从天正十（1582）年3月武田胜赖在天目山自尽开始，至同年6月山崎合战为止。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却发生了武田家灭亡、本能寺之变中织田信长被杀、明智光秀崛起又迅速倒台、羽柴秀吉（丰臣秀吉）抬头等一系列大事。在极度浓缩的时间设定里，故事里的小人物——

分属武田、织田、明智的武士们的命运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有“霸道总裁”之感的织田家旗本大手荒之介、一生痴情却结局悲惨的原武田家武士酒部隼人、勇猛痴情的络腮胡子武士藤堂兵太、富有洞察力的睿智老者神户伊织、野性直率的女子弥弥、外表端庄内心“闷骚”的侍女千里等等，形象鲜明，性格跃然纸上。

小说采用双主线结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是酒部隼人与千里的恋情，二是藤堂兵太与弥弥之间的感情，两条线索交替展开。与此同时，大手荒之介有如乱入的音符，左冲右突，串连着两条主线，他与两位女性的感情纠葛贯穿始终，使情节摇曳多姿。有日本网友甚至由隼人、荒之介、千里的三角恋想到了《源氏物语》中薰君、匂宫、浮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两者有同有异，个中滋味，读者可在欣赏作品时仔细品味。

小说笔触细腻，惊喜连连。意想不到的情节展开不光体现在如过山车般骤然起伏的人物命运上，也体现在不少细微之处。例如，小说刚开头，络腮胡子武士俨然成了逃亡武士的统帅。但是，第三日清晨，他在釜无川上游的河床上醒来后，却发现空无一人。在他以为所有人都已逃跑的时候，忽闻一阵鼾声传来。这样出人意料的细节随处可见。我在翻译时尽最大限度保留了井上靖小说中这种生动有趣的风格。

武士的刻板印象也似乎受到挑战。在武田家灭亡之后，隼人非但不去殉死，反而明确表态：“我才不去送死呢。我讨厌死亡。”当他摇身一变成为明智家武士，带着特殊任务，返回原主君武田家旧时所在的甲斐时，他的内心独白是：“为了生存并出人头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兵太本想为武田家殉死而赶赴新府城，却邂逅野性女子弥弥，苟活于世。这似乎与新渡户稻造的英文著书《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中所阐述的武士道精神大相径庭。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进行了总结和升华，把忠诚于主君并为之奉献生命当成武士的一个重要精神特质。但是小说颠覆了我们脑海中脸谱化的武士形象，从人性的角度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武士角色。

“月亮”是该小说的一个重要隐喻，反复出现达二十余次。

该隐喻主要有三种作用。第一，月色是逃跑情节的助推器。无论是兵太和隼人被敌兵追赶落荒而逃，还是荒之介与弥弥过夜后被兵太撞破而逃跑，都发生在皎洁的月光里。第二，月色是爱情的催化剂。荒之介在月色如银的旷野首次见到千里，一见倾心。同样也是在月色中，他在院子里找到被缚的弥弥，意外发现她的魅力，觉得她也许是唯一不是夜叉的女人，与之共度良宵。第三，月亮如镜面一般促使主人公审视自我，重新认识自我。当千里冲动地跑去寺院打听荒之介的消息时，月色冷冷照映下的寺院住持，反衬出她内心的火热。还有，当千里在寺院意外见到隼人却转身逃跑后，照在山白竹叶子上的月光，使她惊觉自己对荒之介情根深种。凡此种种，月亮的巧妙运用成为该小说的另一特征。

这本书的翻译过程比较艰苦，历时九个月，痛苦并快乐着。我在北京早晚高峰的拥挤地铁里，如着了魔一般，爱不释

手地逐字研读。翻译过程中也曾几易其稿。我怕自己翻译得过于日本味，找了身边非日语专业的好友试读并提意见。译著付梓，便会觉得千辛万苦都是值得的。此次与井上靖先生作品的近距离接触，可以说圆

了我一个梦，自小就怀揣的五彩斑斓的文学梦。正如小说中主人公在乱世的瞬息万变中，仍固执持守内心的感情一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对周遭的浮躁和命运的起伏，亦不应忘记内心的那份坚守，那份美好。这也是这本小说的动人之处。

非常感谢张建立研究员在我确定翻译文风之初给予了宝贵的指导意见。感谢住友财团“亚洲各国日本相关研究助成”项目对我做日本战国时代相关的研究给予的资助，让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感谢我初中和高中时代的同窗于治涛、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的北京青年陈曲，为我认真试读部分章节并坦率地提出修改意见。感谢彭晓丽、王海龙等好友也为我试读并给予肯定。

最后，非常感谢编辑许宁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及时反馈和宝贵意见。感谢编辑魏雯在策划这套井上靖先生丛书过程中所倾注的心血。期待今后能继续合作，推出更多好的翻译作品以飨读者。

张梅

己亥年于北京栗林山庄

[1] 书名里的“城”是指防止敌人袭击的军事设施。“砦（汉语中读音为zhai）”，则是指在本城外面的要害位置所建造的小规模的城。

[2] 此处引用文春文库 1990年第 8次印刷《战国城砦群》后记里文艺评论家福田宏宏的说法。

附录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浜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浜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浜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浜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

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 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

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 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 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

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

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德鲁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

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

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

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

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

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 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战国 无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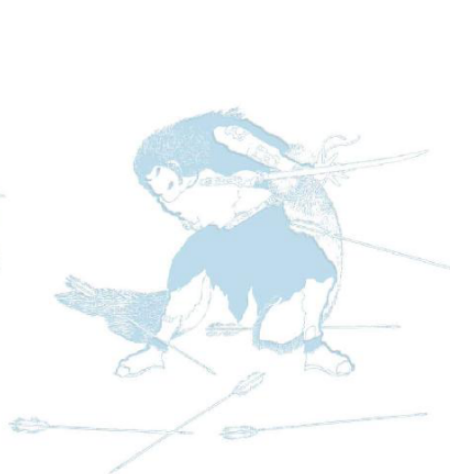
「口」井上靖
苏杭书 著

せんごくぶらい

—— 天狗文库 ——

SENGOKU BURA I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SENGOKU BURA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52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8) 第18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国无赖 / (日) 井上靖著 ; 苏枕书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20.1

ISBN 978-7-229-14510-1

I。 ①战... II。 ①井...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23948 号

战国无赖

ZHANGUO WULAI

[日] 井上靖 著 苏枕书 译

责任编辑 : 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 : 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杨婧

重 庆 出 版 集 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2.25 字数：210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14510-1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沦陷前夜](#)

[逃亡](#)

[新战场](#)

[凛冽寒风](#)

[比良](#)

[回音](#)

[龙卷风](#)

[甲首](#)

[夏草](#)

[篝火](#)

[漩涡（一）](#)

[漩涡（二）](#)

[舟祭（一）](#)

[舟祭（二）](#)

[萤火虫](#)

[竹生岛（一）](#)

[竹生岛（二）](#)

[月明](#)

[丹波](#)

[箭书](#)

[大叶竹](#)

[又一秋](#)

[湖面](#)

[孤岛](#)

[风云](#)

[呐喊](#)

[战国的风](#)

[译后记 井上靖的少作](#)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沦陷前夜

—

天正元年（1573）八月二十八日申时（午后四点），暴雨大作，濡湿江北的山野，又悄然远去。

琵琶湖上的雨已停了一阵，而自小谷城望楼上望去，仍不甚清晰。城池四围的平原中散落的几处小丘陵，恢复了原本的色泽，沐浴着雨云中泻下的夕阳光缕，仿佛细小光粒的聚合体，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离城南很近的姬御前山中，驻扎着敌军织田信长的本营。但除了几十竿旌旗静静隐现于仲秋霜叶层林间，不闻一丝动静。

姬御前山西侧山麓，有一片相当广阔的地带，生满芒草抑或芒花。秋草离披，芒穗齐摇，偶尔泛出大片闪烁的白光。真难想象，这未有交战的一日，就要过去了。

与任何时候一样，立花十郎太总是出神地望着夕暮的风景，然而此刻并无此闲心。在他满面髭须中，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一处，却炯炯生辉。那眼神，就与他许多次在战场上一心只想拿下敌军将领首级而努力避开混战，避开各处小规模冲突，冲向最为醒目的将旗时的眼神一般无二。又恰和他寻找是否有为自己提供建功立业的机会的大猎物，以及在混战中想着这些、物色敌方将领时的炽热眼神无有区别。

十郎太将紧盯着的一处眼神暂时调转到了另一处方向。

虽然乍看去风景静谧，而在这平静中，在这连蚂蚁都无法进入的世界里，织田军必已将失去屏障的小谷城重重包围。要想从城中逃出，绝非易事。除了趁夜逃离严密封锁，再无他法。十郎太想，无论如何都想被救出去。不免有了可耻的念头：要为了这极小的城池而守节丧命么？如果说不是为了战死沙场才当武士的话，那么投身浅井长政门下也不是为了这个。他想，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努力活下去。

利用在望楼上守卫的工夫，十郎太已花了半刻以上^[1]的时间，反复研究如何将自己这无法重来的一线生机，平安无事延续到琵琶湖畔。他再三思考，陷入神经质，与他果敢无畏的容颜颇不相称。

他想，决断就在今夜。然而，他又认为议和并非毫无希望。今天一整天敌人没有进攻，姑且认为敌方和本丸^[2]多少开展了一些谈判。如果议和谈判成功，战争就此终结，就不必抛弃过往战场上的攻击，弃城而去了。

但是，如果这唯一的希望也破灭，战争继续下去，那么这座城池的生命也危在旦夕。若被敌军一举攻破，漫说三日，恐怕只能勉强一日。如此说来，除了今夜，就无法弃城了。

想要死守城池已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小谷城已然半身不遂。城主浅井长政据守的本丸与其父浅井久政所在的二之丸^[3]之间的中之丸，已在三天前落入敌手。是因守在那里的浅井政澄、三田村国定、大野木秀俊等将领均已降敌，将敌军引入中之丸。要想死守此城寻机脱逃，于今之势恐已无望。

“一国灭亡实在太快，好没意思。”不知何时到此的镜弥平次突然开口道。

“亮政公^[4]以来共三代主公，到如今浅井家算是完了。

想要逃的人就在今夜逃走吧。”十郎太蓦然一惊，看到弥平次的脸。好像自己的心事被窥破似的。弥平次捋着长柄枪的穗子，面无表情。也许是有表情的，却被满脸麻子与两道纵

向的刀疤掩盖。当然，现在的弥平次也就面无表情了。这位须髯半白的中年武士，有着举世无双的枪法和莫测的性情。

十郎太对此常常感到悚然。

“您准备战死么？”十郎太问道。

“是啊，人总要死得其所。”说罢，弥平次忽而怒视十郎太，目光锐利，“我也要逃走吗？”而后，向十郎太发出一阵嘶哑的怪笑。

此时，大群不辨其名的小鸟如尘埃般聚集，由南至北，掠过不知何时自浓雾中露出一部分的湖面。

“不管怎么说，今年秋天实在有些凄凉！”

抛下这句话，弥平次又狂笑着走下望楼。

二

黄昏以来，城内就传言，今天巳时（上午十点）织田军派来的使者不破河内守来到了本丸。如此，关于使者带来的讲和内容也煞有介事地传开了……织田信长和浅井长政并无宿怨。长政出于同越前^[5]朝仓氏^[6]的情义而与信长反抗，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如今朝仓氏已灭亡，再无理由与信长固执对抗。如果长政打开城门，信长也会顾及两家原有的姻亲关系，必然不会亏待他……使者的口信大约如此。

这一传言在城内不胫而走，在武士们走投无路的心理下，有了些微妙的作用。他们的神色突然明朗起来，仿佛是笼罩着晦暗阴影、沉浸在

冰冷漩涡的城内照进一道光亮。

人们并非把这传言当成简单的流言，而是认为有相当的真实性的。城主浅井长政的夫人阿市是织田信长的妹妹，信长与长政是妹夫与内兄的关系。两家原本并无理由交恶。如传闻所言，长政之所以与信长兵戎相见，是因信长未对长政有任何招呼，便对与浅井家多年至交的朝仓氏挑起战端。而且后来的战争，也因长政的父亲久政年老固执、不识天下情势、不顾长政一力反对而起。

当然，久政也未料到这么快就陷入织田信长带来的窘境。姊川一战中，浅井、朝仓联军不敌信长军，一度达成和议。而此后两三年内，朝仓氏的领土即被织田军蚕食殆尽，他所依赖的朝仓家也惨遭灭亡。很快，浅井家就面临如此悲惨命运。因此信长的使者来到本丸，可谓令小谷城免遭隳堕的最后机会。

秋日昼短，夕阳落山，城内暮气弥漫。众人仿佛为证实那传言，从天守阁下贮藏仓内搬出几樽名酒，送到城内广场。剩下的酒全部送到各处望楼的武士那里。

到处洋溢着和议达成的乐观空气，也不为怪。人们都想着，这座城得救，自己的性命也就保住了。众武士苦战到昨天，极为疲惫，也格外不胜酒力。不久，围着酒樽的人群中，爆发出苍凉粗犷的高歌。

你道浅井城，粗茶果

红豆米饭、粗茶果、一文不值粗茶果

我说信长公，桥下鳖

缩头缩脑

缩头缩脑

再伸头、来一刀

不少人一齐唱着，几乎是怒吼。去年夏天，两军在大岳城对峙时，织田军中的年轻人们编了首歌谣，揶揄浅井氏的小城：“小小浅井城呀，一块粗茶果，早上吃掉的粗茶果。”

浅井军就编了这几句回敬。

歌声传来，城内的人们涌起莫可言状的感慨。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悄然想着，一年前在小谷城下尚有唱这歌谣的兴致，如今却不可避免，要眼睁睁目睹自家主公在这一年一败涂地，几近万劫不复的悲惨命运。无论如何，战争可能在今晚结束的乐观猜测，却在原有的喜悦气氛中，被武士们略显异常的歌声冲散了。

一位足负刀伤的武士，甲冑仍在身，手执长枪，胡乱舞蹈。在他对面，一位年轻武士坐在盛贮首级的匣子上吟唱谣曲。篝火明灭的光焰里，是少年俊美如花的容颜，泛着潮红。还有无法掩饰的、忍耐着濒死的恐惧与苦痛的苍白。因为四围喧嚣，无法听清少年的歌声。只见他刻板又寂寞的神情，变幻着潮红与苍白，这完全不同的两种颜色。

酒宴狼藉，在混乱中又继续了一阵。新传来的第二个传言惊破武士们的醉意。来得这样无情，又这样简单。

据说，以明日拂晓为限，浅井必须将夫人阿市与三位年幼的公主引渡给织田家。这大概是两军即将发起最后交战的信号。

这一新闻使武士们大吃一惊，就在他们呆若木鸡的同时，城内也传来消息，命大家好好休息，不要耽误明日大战。不过今夜酒宴并无拘束，有精神的大可畅饮达旦。

没有一个人去休息。

虽然酒宴还在继续，但众人都陷入可怕的沉默。只有篝火的哔剥声在夜气中迸裂。不久，气氛陡然一变，孕育多时的狂暴终于演变成骚乱。

人们仿佛顷刻翻脸。一张张脸上，可怕黝黑的皮肤泛着油腻的光亮，两眼发直，丑陋扭曲的口中不知爆发出什么咆哮。

城南与城北的望楼下，胁坂八左卫门的十来位部下正围着酒桶。坐在当中的镜弥平次对身边的武士道：“斟满！”说话间盛满酒液的长勺已将硕大一只酒杯注满。他弯腰捧起酒杯，咕咚咕咚三两口饮尽。复将酒杯倒扣在脸上。见他要仰头，忽而听见一声夜鸟般的长鸣，一道白光闪过，酒杯被远远抛了出去。飞过广场上武士们的头顶，最后撞落某处，发出碎裂的声响。

“说！你们都要殉城吗？要逃的话就只有现在！”

弥平次狂吼道。麻子与刀疤错杂的面孔狰狞好似阿修罗。满面酒气，仿佛要喷出血来。

他死死盯住立花十郎太。

“当然是殉城。”十郎太试探地望向弥平次，而后静静道。

“你呢？”弥平次的视线转向身旁的武士。

“事到如今……”

“如何？”

“效忠主君，必须马前一死。”

“很好。你呢？”弥平次那张坑坑洼洼可怕的脸转向其余的武士们，一一问道。

没有一人想逃。如此情形，原本也不会有人说出卑怯的言辞。

“哼！”弥平次叹道，不知是轻蔑还是感叹。最后，他又问那位此前一直沉默独饮的年轻人：“疾风，你作何打算？”

年轻武士目光犀利，淡淡瞥了弥平次一眼，不置一词。

“说！”弥平次朝前逼近两三步，几乎要把脸贴上去，“是逃亡，还是殉城？要逃就逃！喂！疾风！”

佐佐疾风之介毫不畏惧地答道：“我么？我当然不逃。

不过我讨厌死。和你不一样，我在这儿才当了三年的差。”

“什么？”弥平次怒吼般低吟。满座武士也在此时将视线齐聚到疾风之介的脸上。

“我倒也很想好好报答主公的恩情。但也想尽力保住我这条性命。要是每次都要为这么小的城池殉死，有多少条命都不够用哇。”

最后一句刺中满座早已兴奋的武士们。他们愤怒地瞪着疾风之介，却没有一人敢说什么，也没人站出来。因为谁都没有单独挑战疾风之介的自信。

聚集在这里的十余人，是胁坂八左卫门的部下，都是浅井家臣中称得上名字的勇士。姊川之战以来，他们斩获的首级数不胜数。每逢混战，他们就杀向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地提回敌人的首级。

然而即使是在他们中间，佐佐疾风之介也是被视为特别的一位。因为他们的剑法是凭不惧死亡的胆量，在多次征战中无师自通。与之相反，只有疾风之介拥有拔群的剑法。

他并不是那种每逢拔刀相向，就将生命弃诸脑后、孤注一掷拼杀的人。去年，也就是元龟三年（1572）三月攻打横山城时，他们遭遇劲敌，十多人围攻不下。而疾风之介一上去，不出一两个回合，就将对手劈杀。他精湛绝伦的刀法至今仍令人胆寒。

十郎太想要看透疾风之介这张毫无畏惧、清楚讲明不想送死的面庞。他望着这位和自己有着同样念头，比自己还年轻两三岁的武士，投以期盼的目光。想要逃出这座死城，就在今夜，至迟不过明日拂晓。若到天明，则极为棘手。无论如何都想和他商量一番，必须抓住逃脱的机会。然而面上却很嫌厌，脱口而出的也是违心之辞，仿佛是故意要说给

旁人听：“哼！怯懦之徒！”

这时，弥平次吼道：“疾风，起来！”

“我镜弥平次，要用这杆枪惩处你这种畜生！给我起来！”他已举枪站起。在众人眼中，好似满面怒气、身披火焰的不动明王。在场武士不由紧张凝视。

弥平次一脸冷傲，在地面投下的庞大身影缓缓摇曳，渐渐离开篝火的光轮，被黑暗吞噬。佐佐疾风之介提刀而起，尾随于后。

“总得有个人去死吧，这对蠢货！”立花十郎太道。

三

漆墨的黑暗中，只有白色的枪尖静止于冰冷的空气。离白影约六尺处，疾风之介屏息对峙，将刀对准对方的眼睛。

许久，二人纹丝不动。

终于，枪尖微晃。随之，疾风之介以枪尖的白影为中心，一点一点移动着身体。

二人呼吸渐促。

白色枪尖似乎横向一闪，下一个瞬间，却如雷光电火直前劈来。

“疾风！”弥平次的粗声大吼在疾风耳畔震响。疾风突然闯到弥平次身边，枪柄恰好插在二人当中。疾风持刀的手腕已被弥平次坚如岩石的手攥住。

“好手段，果然厉害。殉城实在可惜。你一定能有一番作为。别磨蹭啦，就这样，赶快走吧！”话未落音，二人同时推开枪杆，向后跳去。

枪尖笔直指向黑暗的天空。疾风也将刀铿然入鞘。

此时，疾风之介第一次意识到，弥平次是一位可怕的对手。如果继续和他打下去，不知是何结果。

“你快逃离此城吧！”

“那你怎么办？”疾风之介终于开口。

“我么？我是不会走的。我家受主公三代恩遇，因此打算与城共存亡。就用这把枪，杀，杀，杀，杀到枪尖破损。”

“今天晚上我也不逃，要坚持到城池陷落。”

“如果这样，无异等死啊。”

“也许能杀开血路。”

“别做蠢事！没用的。反正不想送命的话，就趁今晚远走他乡吧。”

“我不。”疾风之介道。他并没有殉城的意愿。如果知道明天不能逃走，也许早已趁夜逃离。但听到这麻脸提枪的弥平次让他逃走时，不知为何又打消了在陷落的前夜逃走的念头。也许是被决心明日拼死一战的弥平次打动了吧。

事实上，不事二主的弥平次也有些羡慕疾风之介。要是自己也能遇到那样的城，遇到那样的主公，该是何等幸福。

尽管舍弃生命是武士的职责，然而没有舍命的觉悟，又是多么令人厌恶啊。无论如何，在没有遇到那样的主公之前，必须要活下去。平心而论，自己并不是有多惜命。不过是不愿白白送死罢了。若是死，也要没有一丝留恋的满足的死才好。

“再说一次，等到明天，就没命了！”弥平次抛下这句，转身回望楼，留下沉重的足音。

这时疾风之介突然想到自己心里还牵挂着一件事。虽然很难隔着中之丸去想象本丸的情势，然而那里一位和自己一样拥有着明天的女子，应该还活着。想要守护这位女子命运的心情缓缓苏醒，越发下定决心，现在不能离开这里。

黑暗中传来一声：“是疾风吗？”

“谁！”

“是立花十郎太。”十郎太走近，短暂沉默后，环视四周，道，“没有别人嘛。”

“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

“弥平次呢？”

“已经回去了。”

“你没有把他杀了？”

“别说杀他，差点被他杀了。”过了会儿又深深叹道，“那是个好人，明天去死实在可惜。”

“这儿没别人？”十郎太又确认道，压低声音，“今晚我们一起逃吧。两个人一起总有办法。我可不想为这城牺牲。”

这些年就白白效力了。不过也不见得是白费。我们往后从新来过吧！逃出去之后的事我来打算。相信我，不会亏待你的！”

疾风之介并没有回音。他早就猜到十郎太不会舍生殉城，事实果然如此。不过想想，这个人要是死在这里，也不免可惜。

疾风之介并不反感十郎太一心只想拿下敌酋首级、徘徊战场时的目光。那双闪闪发光、充满血丝、避开无名小卒、专门物色与功名利禄挂钩的首级的眼睛，昭示他并非等闲之辈。有传言说他曾在浅井家的仇敌六角氏门^[7]下效力。他这样的人为了一己之利，身事二主也是可能的。的确，比起六角氏，浅井氏确实要强些。

至少到昨天为止还是这样的。不过，他实在不走运——

疾风想道。

“我不会跟你走。”疾风说。

“为什么？”

“我必须跟另一个人一起走，是个女人。”他答。

^[1]约今日一小时。

^[2]日本古代城池的中心部分。筑有天守阁。战时成为城主的住所。丸，即城郭的内部区域。对应有二之丸、三之丸、中之丸等。

^[3]二之丸，第二城堡，本丸外侧的城郭。

^[4]浅井亮政（1491—1542）战国时代北近江国人浅井氏之主，浅井长政的祖父。

^[5]越前，日本古代地方行政区分的令制国之一，位于北陆。今福井县内。

^[6]朝仓氏，越前国的豪族，战国大名，后为织田信长所灭。

^[7]六角氏，镰仓时代至战国时代以近江南部为权力中心的武家。浅井长政曾击败六角义贤（1521—1598），史称野良田之战（1560年）。

逃亡

—

本丸内，为了明日清晨将阿市夫人引渡到织田一方，又挑选了二十多名随行侍女。上面把消息一一传下后，已过了初更（夜八点）。

这一夜，加乃原已从本丸出来，宿在伯父山根六左卫门的宅邸。却接到上面下达的突发命令，又被急急召回城内侍奉。

那些侍女不约而同强忍着情绪，面上冷淡，只是顺从低首，轻轻应着“是”。就这样一直垂着头，也没有抬起过。

待传命的年老武士杉山三郎佝偻的背影消失于大厅深处，她们立刻抬头，露出与此前浑然不同的神色。

彼此无有一言。只是怔怔凝望远处。虽然很悲哀，难以理解的是，并不是阴沉忧郁的情绪。她们心里落下一一种极为平静的东西。彼此境遇各不相同，在告别即将陷落的小谷城时，必也有各不相同的爱别离苦。不过，她们都无法掩饰地流露出暂得保全性命的安心感。

只有加乃一人不是。她雪白的脸庞已涨红，一副苦思不得时常有的愣怔神色，双目发直，如同被魔怔着魔一般。她忽而茫然若失地起身，独自离开了那里。

加乃回到伯父家中，屋内没有点灯，她靠近廊边坐下，许久都没有动一下。纸门敞开，似乎有风。泉水畔横斜的竹叶簌簌有声，时而又止息。虫唱渐渐响起来。

她并没有因为留在即将陷落的小谷城内而感到不安。那么如今将要出城，却又为何失去平静？面对死亡也没有丝毫的动摇，为何知道自己得救，反而内心如此惶然无措？

加乃忽而从黯淡的光线里起身，决心到久政公所在的城内寻找佐佐疾风之介。她并没有想好要找他做什么，只是必须要见到他。这是她现在所能想到的全部。

虽然和疾风之介不在一处，却都身在小谷城。此前加乃一直很安心。因为和疾风之介有着相同的命运，加乃并没有对城池的倾覆与可能降临的死亡感到太大的痛苦。

“没多久这小谷城也要沦陷了吧。”十多天前，来拜访伯父山根六左卫门的疾风之介这样对加乃说道。那时织田军尚未杀到城下，尽管朝仓

氏那边败报不断，人们只是隐隐不安，对于各自命运的急转，尚未有切身之感。

“如果此城失陷，您准备怎么办？”加乃这样问时，疾风之介只是看了她一眼，并未作答。当时她似乎听到疾风之介轻笑了一声。而回想起来，也记不清他是否真笑过。不过，他当时冷峻的眼神却清楚记得。也许正是这冷冷一瞥，才给加乃留下了深刻印象吧。

那时，加乃确实是因那冰冷的眼神才被疾风之介吸引。

然而即使心动，也并不要和对方有什么。如果对方不主动讲明爱意，她也断然不会说什么。这位伯父山根爱重的、力量强大的年轻武士，也有这样的劲儿。

只要疾风之介那冷峻的双眼还睁开着，加乃就不会独自出城。一想到那个人也望着城内燃烧的火焰，加乃心里意外一静。似乎已经可以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

然而现在，意想不到的，她留在城里的时间竟十分有限。这使她像变了个人似的无拘无束起来。她想趁今夜与疾风之介毫无顾忌地倾谈。

如今中之丸已落敌手，想要越过此处与久政公所在的区域取得联系，对于强壮的武士也绝非易事。但加乃却完全没有考虑这巨大的难处。一旦有了找寻疾风之介的念头，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令加乃胆怯。

伯父六左卫门守在本丸，他的妻子与三个孩子已去往伊吹山^[1]麓深处的友人家中躲避战乱。因此偌大宅邸内空无一人。加乃走出家门，从瑞龙寺^[2]背后取道大路，途经小谷山^[3]麓，躲开敌军控制的中之丸，绕了很大的半圆迂回。她不顾一切地走在夜路上，心里没有一丝恐惧。

途中不知被守在哪处望楼的武士们叫住。

“奴婢受本丸差遣，要去主公的宅邸。”加乃这样说，也没有引起什么怀疑，就过去了。若在平时，三更半夜差遣侍女是不大可能的。现在却一点儿没有受到责难，加乃益发痛切地感到小谷城已陷入非比寻常的境地。

好容易走到距离久政公宅邸仅二三町^[4]处，加乃远远望见几十丛燃烧着的篝火，气氛与本丸完全不同。加乃离开本丸时，大厅内尚在举行酒宴，然而守望望楼的武士们一片死寂，阖城笼罩着难以言明的忧郁与凄凉。与之相反，久政公这边却好似庆功祝宴一般。

加乃心想，今夜长政公夫妇骨肉离分的悲哀使本丸一片消沉，而一生征尘、粗鲁固执的久政公却与长政公完全不同啊。

走向篝火时，突然有人叫住加乃：“谁？”

“奴婢受本丸的山根大人差遣，要去拜见佐佐疾风之介大人。”加乃答道。

“什么？是个女人！”凑上前的三位武士一身酒气，满口污言秽语，将加乃推向另一群武士那边。

在那里加乃又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言辞，又受到同样的调戏，被赶到另一群武士跟前。没有一人留意到她是从本丸来的侍女。

加乃辗转于一堆又一堆的篝火，徘徊在沦陷前夜、半无人统治的、充满不可思议的狂暴与悲哀的城内。

二

“疾风，本丸的山根大人派人来啦，是个女人哟。”一位武士进来说道。

“我来了。”疾风之介随口答道，站起身。座中诸人大多投去疑惑的目光。疾风之介一听是山根大人派来的使者，还是个女人，便是加乃吧。但并不知道她为什么独自前来。

阑珊篝火对面，镜弥平次和几名武士混躺着睡在地上。

立花十郎太也倒在一边。疾风之介起身离开时，他霍地起来，环视四周，篝火边仍有几人没有放下酒杯，说着丧气话。于是又躺了下去。他想着逃离这即将崩溃的小谷城有何等艰难。与过去任何时候不同，每人身体内都充满杀伐的气息。武士们毫无理由地向彼此投去猜疑的目光。酒宴刚开始时，镜弥平次咄咄逼人，挨个询问众人是否愿意殉城。弥平次的直接，恰与武士们眼下的心情相契。

想要逃出城，无论如何都不止杀一人两人吧。十郎太渐渐理清思绪，躺在那里，轻轻阖目。

疾风之介刚刚听那位武士说本丸有人过来，绕过伊野田兵部宅邸之侧。黑暗中突然传来加乃的声音：“疾风大人。”

与加乃在这里相遇，疾风之介有一种本能的不安。因为不知道这些自暴自弃的武士到底会做出什么来。

他走在加乃前面，途中想起什么似的，转身折回，来到伊野田家大门敞开的宅内。虽然这里还能听见武士们的喧哗，而脚下踏过的落叶声也清晰入耳。

一到明天，这里也要化为灰烬了吧。屋子与庭园都一片冷清，全无人迹。二人相隔三尺，在空旷的宅内缓缓走着。

毫无可怪，这里当然也无人洒扫收拾。踩着抛散一地的落叶，深有废园荒芜之感。

“你来到这里做什么。”疾风之介和过去一样，有些生气地说。听到这样的声音，加乃又有了被抛弃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来做什么。”她说。这样的声音也令疾风之介感到冷漠。

“明日一早，我要侍奉夫人去织田军中。”

“那么？”

“那么，没什么。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而已。我，一定要。”

“这不最好不过么。如此你就保住性命了。”

“您有何打算。”

“明天最后一战，能逃就逃。我可不想去死。本来嘛，没有你碍事的话，也许我就能顺利逃掉。”

“这是什么意思？”

“明天开始交战后，我准备绕到本丸把你救出来。不过，嗯，很困难吧。”其实，疾风之介的确这样想。从战事情况来看，能否顺利绕到本丸，实无把握。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会这么做。虽然疾风之介从未仔细想过自己对加乃的感情，但陷落之际，自己心里牵挂着的，无法舍弃的，就是这位女子。不过，他并不想在城破前积极主动地救出这柔弱的加乃。每每想要这样做时，总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情绪阻止他的行动。

说起来，这种在燃烧起来的激情上浇一盆冷水的情绪，也许是他生来就有吧。抑或是五岁那年，失去与明智城共同陷没的父母后，在乱世中走到今日的特殊命运带来的后天影响吧。他自己也不能说清。不仅他不知道，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们也没有谁清楚。不知为何，他也不把一个人的命运或性命看得有多可贵珍重。到那时，能救便救，不能救也没办法嘛——他就是这样想的。

“您真的想过，要救我吗？”

疾风无意中听到凌乱急促的呼吸。女子身体散发的气息与润发的膏泽混杂着，有一种炽烈的东西，以令他眩晕的方式蠢蠢欲动。

“那么，我就不侍奉夫人去织田军中去啦。”

“你说什么？”疾风之介问。

“我想和你在一起。”黑暗中，加乃换了个人似的大胆起来。

“别傻了！你好好想想，哪能留下来！”

“死什么的，我并没有那么害怕。”在疾风听来，加乃的声音已大异平时。

“没什么必要特地回来送死。我也想尽力活下去，才不想去死呢。”

“那城破以后你要逃到哪里去？”

“哪里……”疾风之介也在问自己，“也许是去信浓[5]，諏访[6]那边的寺庙里有我的朋友。”

“信浓的话，有武田大人。”加乃想着，嘴上却道，“那么，我就不给您碍事了，明天一早还是侍奉夫人过去。祈祷您诸事平安。”

她想，这个男人一定能如他所愿，顺利杀出重围吧。然而一想到这也许是永诀，新一番涌起的激情又令她浑身震颤。

她一步一步趋近他，轻轻唤道：“疾风大人。”声音如此暗哑。而后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驱使，在黑暗中探索疾风之介的身体。仿佛是一面无论怎样摇撼都纹丝不动的厚墙。她双手攥着他的肩膀与右臂，突然呜咽起来，将脸埋在他厚实的胸膛内。

疾风之介感觉自己仿佛抱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活物。不知明日是生是死的两人，还能说些什么呢？什么都不可说了吧。他感到一阵冷风从脚下裹挟而上，充盈于自己与加乃的身体之间。仔细听来，秋夜冷风确也摇动着四围繁密的树林。

此时，门外传来杂沓的马蹄声，紧接着，还有几人匆匆朝相反方向疾走的动静。情势紧迫。

疾风之介松开加乃的身体，命她留在这里，自己穿过树林的空隙向门外走去。

门外已静下来。只有一位酩酊大醉的武士在墙根踉跄。

“发生了什么事？”疾风之介问他。

“中之丸的敌人袭击了我们派往本丸的五名使者，大概和本丸已经失去联系啦。”那下级武士的声音虽还镇定，却含着绝望，似乎还没有完全大醉。

“已经去不了本丸了么？”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反正重要的关口都被人家守住啦，一只蚂蚁

都出不去。城里已经有火烧起来了！”

疾风之介回到加乃身边，道：“本丸已经回不去了，太危险。还是从这里赶快逃出去吧。”

“我不要一个人。请让我和你一起走吧！”加乃的声音突然拼命固执起来。

“不，我必须守在这里。”疾风之介道。

“无论如何都要留下？”加乃问。

“无论如何。”他答。黑暗中想起镜弥平次的脸。而且，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奋战到最后。即使只为了那个男人。

三

亥时（夜里十点）一过，篝火渐歇，城内终于安静下来。城破前夜，不知何处暗藏的杀气仿佛流水，留下可怕的死寂。

静默的黑暗里，立花十郎太睁大双眼。防止有人逃出城的警戒比前日不知严了多少。明日即将舍命的武士们有一种奇妙的心理，彼此都要有共同赴死的命运，谁都不能有例外的好运。

十郎太决定子时（午夜零点）逃走。而且，不管发生什么，寅时（凌晨四点）之前必须突出重围。否则，那以后城内城外就要混乱起来了。

他想，不管大军包围千万重，进攻者总有疏漏。相比之下，如何逃离小谷城才是问题——这里充满了垂死的狂人们。

当十郎太猜测时已深夜，便静静起身，抬头。黑暗中，不知死活的武士们鼾声四起。可怜的人们啊。为生存劳苦一世，明天连唯一的资本——生命，也不得不舍弃了么！这算什么事儿呀。我可不要。不管在哪儿，我至少都要当上一方部将。

“弥平次。”十郎太朝着周围的黑暗低声叫。

没有回音。

“弥平次！”他又轻声叫道。三两人翻了个身，鼾声愈响。

十郎太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弥平次。虽说不过是他自成一格的枪法，舞起来却杀气凛然，精妙无双。傍晚疾风之介说不想送死，他就要杀他。如果被他发现我要逃，也会杀过来吧。虽然胜负难说，他却是个难缠的对手啊。

最难办的是很难敷衍他。白天他虽在望楼上说过“我也要逃走吗”，而他麻脸上浮起的冷笑，也许已看透我的心思吧。

十郎太轻手轻脚地取出太刀，忽从黑暗中立起，跨过几人的枕畔，朝屋外走去。

出来的时候，他听到身后一阵脚步，莫非有人尾随。心想不管是谁，一旦叫他，只有砍死。不过，那就必须离望楼稍稍远些。十郎太加紧步伐，又必须尽量悄无声息。

当他拐入两间屋子之间的小道时，身后有人叫：“十郎太！”

被叫住的瞬间，十郎太猛然拔刀回首，朝对方砍去。对方也立刻向后闪去：“别乱来！”

这时十郎太才听清是疾风之介的声音。

“你真的想逃啊。”

“正是！”

十郎太为防对手袭击，仍毫不松懈地摆着迎战姿势。

“恐怕很难逃出去。”

“……”

“除了城门口早见壮兵卫家后门以外，再没有其他出路。”

不待他说，十郎太也这样想。白天在望楼上远眺，他发现只有那里是比较安全的逃脱之路。那里下去，有两段石崖，每段六尺余高。而后是两町多宽的竹林。紧急时刻可藏身其间。沿着竹林的小路走到尽头，是一条无名小溪。顺着走下去，一直到底。溪流横穿织田军的包围圈，向北延伸。

一路有河川藏身，对于逃亡者而言，是再好不过的挑拣。

不过十郎太什么都没有回答。但听疾风之介道：“不过，镜弥平次可在早见家后的崖下等着呢！”

“啊？”十郎太发出略显绝望的叹息。

疾风之介没有回答他，道：“那个人可是见到谁都会杀的哦，别害怕——除了我之外。”

短暂的沉默后，又道：“我来帮你逃出去吧。崖下的弥平次我来对付，你就趁机逃走。不过，你也得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

“帮我带个女人出去。”

“你自己不带她？”

“我还要决一死战。”

“你又不想死，何必如此！”

疾风之介不予作答，道：“如何，答应我么？”

“没辙，就当带了件行李吧。”

“只要带出织田包围圈就行了，她是个女孩子，出去了就不要紧了。”

“你答应我的……”

“你说弥平次那边么？包在我身上，绝不食言。”

疾风之介让十郎太少待，沿墙走了一阵。不久，加乃跟在他身后过来了。

“就是她。”

她沉默着，似乎微微低首致意。十郎太感到，这活着的行李有一种扑面袭来的脂粉香气。他冷冷的，不置一词。

“趁早为妙，快走吧！”疾风之介道。

[1]伊吹山，位于滋贺县与岐阜县境内的山脉。

[2]瑞龙寺，滋贺县近江八幡市八幡山山顶的佛教寺院。开创者为丰臣秀吉的姐姐丰臣日秀。

[3]小谷山，位于滋贺县长滨市，标高约495米，浅井氏在此筑小谷城。

[4]作长度单位时，一町约109.09米。

[5]信浓，今日本长野县区域。战国时代为武田信玄的势力范围。

[6]諏访，今长野县境内。

新战场

—

疾风之介与十郎太、加乃三人走到早见壮兵卫的屋后，在那里停下。

“您平安脱险后，我该去哪里找您？”加乃的声音微微颤抖。她现在满脑子只有这件事。

加乃知道疾风之介并不想战死，而是想趁明日混战，在城陷时逃出去。为了不给他添累赘，才同意现在自己先离开。先一步出城，也是为了能与疾风之介看到共同的明天。

虽然不知这明天究竟是何模样。对于现在的她而言，实在没有别的逃走的理由了。

想到自己擅自离开明日抱定一死之决心的伯父山根六左卫门，加乃自然心痛。而现在也无法顾虑太多。伯父曾多次劝她与伯母一起避去伊吹山麓的朋友家，但她从来没有答应。伯父认为这是加乃出于对阿市夫人忠义之心。其实当加

乃面对此事，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疾风之介不可捉摸、难以取悦的面孔。

“伊吹山西麓有一户姓津守的望族，我伯母在那里，我要投奔过去。”加乃想告诉他，你一定要来找我。但当着十郎太的面则无法说出口。

“是津守家，津、守。附近没有人不知道这一家。”加乃担心疾风之介记不住这家姓氏，有些不安，一字一顿重复道。

“能去的话我就过去。”疾风之介道。为什么他语气这样冰冷？即使在陷落前夜非同寻常的气氛里，他依然这样。加乃有些不满。

疾风之介道：“那么，我们快点行动吧。”在加乃听来实在是公事公办的敷衍。简单商量后，决定让疾风之介先下悬崖引开弥平次，十郎太与加乃趁机下去，隐蔽于夜色。以投掷石块为暗号。就是这样的顺序。

十郎太吩咐加乃：“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出声。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要离开我身后。”

疾风之介站在下崖的地方，眼见加乃已被夜色吞没。虽有漫天星

斗，而地上仍一片深浓的黑暗……那个令自己心动的女子。也许在自己一生中，对加乃这样的感情，是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这样想着，不由对眼前的分别有了几分感慨。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正陷入这样的感慨，又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了。

也许明天自己会死吧，像父兄与伯父们那样战死沙场。

即使侥幸活命，身为武士，也随时被死亡纠缠吧。自己到底能为这个女子做些什么？现在，除了将她悄悄送入暗夜，别无他途。

木叶繁茂，在风中摩挲有声。疾风之介在黑暗中略觉黯然，然而，只有一瞬，又道：“那么——”说着望了他们一眼，攀着崖壁丛生的灌木枝，向下滑去。

黑暗中，加乃与十郎太屏息默立。开始还能听见疾风之介下崖的窸窣声，不久便静下来。虫鸣霎时在加乃脚边响亮起来。

爬下两段山崖没有花多久。疾风之介立在崖下，透过黑暗向四周张望。约略十二尺之外的树木阴影里，有些与别处不同的异样！

崖边的小道定是绕城延伸。他决定，当树旁的人影盘问他时，就向右侧闪避。

疾风之介死死盯着暗中某处，一动不动。对方也纹丝不动。

僵持一阵，果然有人问：“谁？”正是弥平次沉着爽朗的

声音。疾风之介忙将手中石块朝崖上掷去，立刻冲右侧跑去。但还没走出三十尺，就听身后弥平次一声怪吼，唬得疾风之介悚然身子一缩，一柄长枪从他腰旁掠过，刺在土堤上。

刹那，疾风之介被石块绊倒，翻了个筋斗，跌倒在地。

弥平次像扑杀猎物的野兽一样飞身上前。

二人扭作一团，在地上翻了两三滚。疾风之介终于被弥平次压倒，在地上死命扭头。

“谁？报上名来！”弥平次喘着粗气问道。疾风之介默然不语。

此时，他留意着三尺以外爬下山崖的十郎太与加乃。少时，终于看清从崖上下来的两个小小的影子，旋即消失于暗夜。料想二人身影已消失于竹林之侧，疾风之介猛然发力，将弥平次掀翻在地。弥平次不提防摔得仰面朝天。疾风之介急忙拔腿逃离。跑出三尺远，弥平次已追来。疾风之介飞奔到崖下，没命地往上爬。

“傻瓜！回城去吧，我饶你一命。”弥平次在下面吼道。

他看到这个逃亡者又跑回城里，大概也不想追下去。疾风之介一言不发，向上爬去。

爬到崖上，感觉右手疼痛。伸手去摸，指尖一脉冰凉黏稠，似乎在流血。许是与弥平次扭打之际被地面石块或树根磨破。

四周漆黑，不辨方向。许是方才下去时路过的早见壮兵卫家西边的空地吧。

他长吁一口气，远望崖下平原。而深浓夜色仿佛一块黑板遮蔽在眼前。

他们两人正在这黑暗中奔逃吧。想到加乃雪白的小腿正一点一点远离自己，疾风之介第一次感到难以忍耐的寂寞。

二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拂晓的云霞燃烧得极为明丽。

东面半空红霞绚烂如带，白色的鱼鳞云散布其间，又一片一片被彤云吞没。这漫天令人恐惧的红色，直到清晨的日光照彻天地才渐渐消散。

天明之时，空中没有一丝云翳。澄澈秋空仿佛可听见石英相触的清响。

阿市夫人与三位公主已离开本丸，转移到织田军中的消息传到久政公的阵营，已是清晨卯时（上午六点）。城内武士纷纷披上甲冑，正忙于备战。

原以为阿市夫人已转移，织田军应无所顾虑，一早发动

进攻。孰料直到辰时（上午八点）织田阵中仍鸦雀无声，静得骇人。

合战于巳时（上午十点）开始。久政刚觉察地方阵营微有动静，即命打开所有城门。这是最后一战，要打得辉煌盛大。

而后久政公亲率近身三百侍童冲在头阵。这是浅井家的最后一战。第一场交战持续约一个时辰，刚发现敌军布阵有一角溃乱，浅井军就突然收回兵力。

未时（下午两点）久政再度出击。在随后激烈的拉锯战中，彼此混战，直到申时（下午四点）。本丸那边似乎战况愈烈，呐喊声不时乘风而至，听来是奇妙的虚空，也分不清是哪一方传来。

久政本想再次收兵，但士兵已再难集结。两军完全陷入混战，极目处皆可见本军将士在敌军重重包围中拼死奋战。

这一幕在久政公眼里如此绝望。回头一望，最后可倚赖的城域已有部分织田军乘虚而入，城门旁的一段围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即便在四十年来久经沙场的久政眼里，这也是前所未见的地狱模样，阴惨无极。就到此为止罢。他摆脱敌军，直往城内，仅有数骑相随，很快到了厅内。

“不可有闲杂人等进入！你们再战一时。”他命令周围。

半个时辰后，久政自戕。

他自杀后不久，城内城外继续激战，仿佛烈焰燃烧至最盛时，俄而又缓缓平息。

镜弥平次在城北面的小丘陵上略作休息，浑身负伤十余处。平原上散乱倒伏着敌我双方的尸骸。风自南向北，撩起芒草的穗子。

“你是织田军还是浅井军的？”突然，身旁不远的松林里传来声音。弥平次无力地起身：“我是浅井的家臣，镜弥平次。”

话未落音，对手猛然从背后砍来。

弥平次避开锋芒，绕松数圈，以枪刺中对手的肩头。虽非强敌，弥平次却用尽全力才将他击倒。喘息稍定，抬眼望见几名武士正往这边丘陵跑来。一眼就知道是织田军的人。

他想，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小谷城似已落入敌手，敌军如蚂蚁般极缓慢地进入城门。

现在他已无气力对付那几个人。右肘的刀伤虽已用白棉布裹了几层，而仍然出血严重，棉布上染红的鲜血几乎要滴落。

此时背后有人叫：“弥平次，快逃！”回头看，佐佐疾风之介正与几名敌人保持一定距离，向他这里退来。

但弥平次却懒得回答。

“弥平次，快逃！”疾风之介又叫。

弥平次呻吟般道：“我不。”说着，缓缓起来，摆出迎战的姿态，拿枪对准他们。

顷刻，又出现几名零散的武士。

“不要杀他！”一人叫道。

“是个老家伙，捆起来！”其他几个武士提刀对准弥平次，摆开合围之势。

弥平次知道现在的自己已无法对敌人造成任何威胁，只是一个无力衰朽的老人罢了。

“来吧！”弥平次沙哑着声音叫道。

下一个瞬间他的肩膀感到剧烈的痛楚，似乎是木棍之类的东西打下来。眼前一黑。正此时，对手们一齐朝他冲来。

弥平次啊地大叫一声，枪已被击落，仰面重重倒地。他想站起来，但已不能动弹。好几只手将他制服。

“杀了我吧！砍死我吧！”他呻吟着。

“杀了我吧！砍死我吧！”反复徒劳叫着，转眼已被五花大绑，扔到松树底下。

整日如阿修罗般暴乱血腥的战场映入他眼中，此刻却风景宁静。弥平次意识到自己正蒙受武士最大的耻辱，必须想法结束生命。

视野中，与先前保持同样态势的数名敌人在相隔十间^[1]左右的地方与疾风之介对峙。疾风之介一再后退，向身后平缓的山坡而去。

又有一名武士出现在疾风之介背后，伺机而动。

“危险！”弥平次正这样想着，疾风之介已将这无耻的偷袭者杀了个痛快。

随即，又迅速将最右一人砍倒，朝山坡背后奔去。

余人紧追其后。不一会儿，那群武士消失在弥平次视野里。

“不好，这老东西咬舌了！”松树下坐着的武士望着弥平次叫起来。鲜血从弥平次口中流出。巨大的苦闷袭击了他，刀伤满布的麻脸上只有对他们的憎恶。

那名武士撕下一块弥平次肘上卷着的棉布，裹了块石头塞到弥平次口内。弥平次被石头堵住嘴，顿时怒目圆睁。

凄凉的寒风刮过，仿佛要将姬御前山坡上覆盖的杂树劈作两半。寒风掠过山头，化作数条疾风，扫过激战过后的战场。

弥平次愤怒地瞪着双眼，任凭烈风袭面。

一名武士踢了踢他的脸：“死了还是活着？”

弥平次表情纹丝不动。他什么也没看到，只想如何去死。

三

疾风之介倒在草丛中。什么时候倒在这里，他已全不记得。也许是不不断念着不能死、不能死，才从暗夜里摸索着走来吧。

他浑身无力，瘫倒在草地上。就知道手脚完全不能动弹，肩头受了严重的伤，其余倒不记得哪里有大伤。不过轻伤恐怕遍布全身，数也数不清。肩伤一跳一跳痛得厉害。

突然，想起弥平次被大群武士抓住时的瘦小身影，也许是要被杀掉吧。可惜他一身武艺，那张麻子脸，终于也不能动弹了么！他就是长了那张可怕的脸才不能发迹吧！那刀伤与麻子下隐藏的东西，却那么不同。

他单纯且极重义气。除久政公以外，世上再无可奉为主公的人。不，也许不是为久政公，而是与小谷城魂牵梦萦吧。父祖三代彼此的恩义，是弥平次的口头禅。

他决心将城破之时视为自己生命的终结之时。这种想法无可动摇，在他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真是愚蠢啊。而我嘴上虽不说，却很爱重此人。一看他那张粗陋的面孔，不知为何很安心。可是现在，他恐怕已不在人世。

我也正是因为他身上那种奇怪的东西，才在城中留到最后。如果不是他，也许昨夜就和十郎太一道逃走了。

然而十郎太与加乃如今是何境况？

十郎太与加乃。加乃与十郎太。

疾风之介又失去知觉。仿佛正被加乃在某处冷冷地瞧着，他呻吟着，向深谷坠去，没有尽头。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仿佛阳光被云翳遮蔽。

不知过了几天，漫长的昏迷过后，疾风之介醒来。薄淡的阳光洒在他胸前与脸上。喉咙极干渴，哪怕一滴水也好，他渴望清凉的水。

厮杀的吼声从远处清晰传来。虽然有时听着像山间林木被风摇动的声响，而那的确是人们拼命的嘶喊，有一种独特的撕裂感。

原以为已逃到离小谷城很远的地方，如今看来恐怕还在小谷城附近。想必因为身负重伤，摇摇晃晃也走不出几步。

他躺卧的地方，是某处山下杂木林的一角。他期待着日暮降临，如果此时身上的阳光消失，大地被夜幕笼罩，身体要舒服不少吧。土地与他藏身的草丛，也等待着夜露的滋润。

午后光阴极冗长，日光西斜后，不论如何细听，也听不见刚才不时传来的厮杀声了。

黄昏下过一阵秋雨，只一小会儿。树丛间落下的雨滴润湿了疾风的衣裳。很快，又是蓝天。

疾风之介没有睡着，也没有想什么特别的东西。朦胧中，幼年记忆漫至眼前。

父亲隼人临终前也像自己这样躺着吧。他有五位伯父，三位舅父。明智城陷落时，他们全部赴死。他们大概也像自己这样，像弥平次这样死去的吧！

他想，可是我并不想死。父亲、弥平次还有伯父他们，都是满足赴死，而我没有。

夜半，疾风之介不知醒来几次。离他躺着的地方不远似乎有一条小路，仿佛听见往来的足音与人声。侧耳细听，似乎不再有动静，而方才确实有人经过。

疾风之介很希望被谁发现。这个念头突然袭来，一旦形成，便很执拗。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死了。

这次醒来后，他躺在那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死亡。

他抬起右手，遮在脸上。就连这个动作都耗尽全力。而后，他看到沾满泥污的手，苍白如纸。

“也许是月光吧。”他想。白日饱受日光曝晒的身体如今沐浴着月光。大概正是月光苍白，也令他的手苍白。

他又一次清楚听到与方才一样嘈杂的人声，不久又远去。也许是小谷城来的残兵吧。人声断续，时有传来。过了一阵终于完全消失，周围恢复原先的寂静。

疾风之介没有睡着，也没有醒着，徘徊在半梦半醒的世界。

当他发现有人靠近说话而猛然惊醒时，一个极温柔的身体正抱着他。

仓皇之下无法判断身处何境，但很快意识到自己被谁抱在怀中。那定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几个时辰前，他还为自己苍白的手而惊讶，如今却要被他胸前皎白美丽的手惊住。那略显苍白的手，美得几乎不像

在人间。

而疾风之介蓦然一惊。那皎白美丽的手，忽而在月光下取出他的印盒^[2]，而后开始温柔地为他解开衣甲。

抢劫？！刚要挣扎，抱着他的女子在他正上方投下目光。

疾风之介不由大惊，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

^[1]一间约六尺。

^[2]印盒，江户时代武士吊在衣带上的装饰品，内置急救药。

凛冽寒风

—

“还很年轻呢。”低头俯视疾风之介的女子停住为他解衣甲的手，轻笑一声，又将脸凑得更近些，“想我救你么？”语罢咯咯笑起来。这笑声仿佛忽从林间飘来，实在想不到出自这位抱着自己的女子之口。这笑声仿佛与她没有关系。

“如果想我救你，那帮你也没什么。要是想死的话呢，我就狠心帮你一把。”

疾风之介的身体一阵异样的战栗。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声音。她清澈的声音，或是恐吓，又或是恩惠。

她将疾风从膝上放下，硬生生站起来。浓密柔长的乌发自身后垂下。她又一次俯视躺在脚边的疾风之介，沉默着走开。

不久，耳畔一阵凌乱的足音。

“就是这人啊。”有老人沙哑低沉的声音。随即，疾风之介的肩膀被他轻轻拿脚踢了踢。疾风之介躺着哼了声。

“救不活了吧。”那沙哑的声音说，“谁来杀了他吧！就知道抢东西算什么，不积功德！”

疾风之介很想挣扎起来，但身体动弹不得。就这样死在这里可不行。他想喊叫，但也发不出声音。

“好吧！”有人应道，旋即拔刀，月色中刀光凛然，横在疾风之介眼前。

疾风之介扭动着，睁开双眼，望着将自己围住的几个男人。看来都是野武士^[1]，穿着各不相同，面目凶暴。疾风之介愤怒地盯着对他拔刀的人，气氛恐怖，充满不安与憎恶。

“请等一下。”是方才那位女子清澈的声音，“爹爹，还是把他带回去吧。”

“不中用了！”沙哑低沉的声音道。

“您看他好不容易逃到这里，一定想有人帮他。看他受这么重的伤，说不定是个高手呢。”

她说完，暂无人发话。短暂的沉默后，沙哑低沉的声音缓缓道：“不错，那就救救看吧，也许救得过来呢。”

另一个声音道：“这可是担风险的事，我刚还想把他扔湖里去呢。也罢，抬走好了。”

而后三四人窃窃私语了一会，将疾风之介的身体、头、脚抱住，从地面抬起来，动作相当粗鲁。

疾风之介浑身剧痛，迷迷糊糊感觉自己被人抬去哪里。

乌云蔽月，偶尔有树枝噼里啪啦扫过他的脸。

不知走出去多远，忽而感觉身下仿佛是流水，周围是水中踢踏的足音，不绝于耳。

他被搬到一只小船上，搁在靠近船头的地方。

冷风沁人，水面偶有鱼群跳动，溅起水声。许久，月亮从云翳中渐渐出来，疾风之介意识到自己躺着的小舟不知何时已在水中出发。

人们悄无声息，连划水的橹声也尽力避免。

这时，鼾声起来了。随即，旁人仿佛受到传染，又响起几声。莫可名状的安心感向他袭来，疾风之介也不知不觉坠入昏睡。

就这样不知过去多久。

疾风之介醒来了。他仰面躺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离自己二尺多远的地方有一块隔开的岩石。石上苍苔丛生，水滴似乎要落下来。苔藓间垂下几丛羊齿类植物，拂过他的脸。

四周幽暗。

一丝微光从他右面洒下。他想挪动身体，比之前稍稍轻便些。这才发现全身的武装均被解下，从肩头到胸前，都包着白布。抬起右手一看，手上濡湿了绿色的汁液，许是擦了草药。一闻，刺鼻的野草清香。在他昏迷时，全身的伤口已被处理。

他朝右边光线的来处望去，这里大约是某处湖畔洞窟，约有五六间长，四周岩石包围，一片黑暗。外面有半圆形洞口，从那里能看到阳光照耀的湖面。水纹寂静，波光粼粼，其余不见一物。只看见小小的一片天空与湖水，以及正午的阳光。

疾风之介努力仰头，总算稍稍抬起一些，看到自己躺着的船舱。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从脚下堆到船头的武器。

几十把刀。成捆的枪。铠甲。

原以为没有人在，而武器后却有动静，露出一张女子的脸。

“你醒过来啦？还好没有被杀掉。”记忆中清澈的女声。

光线黯淡，并不能看清她的脸。洞口透进的阳光映见她半面雪白的肌肤。这时疾风之介仍觉得她很美。

“要把我带到哪里？”疾风之介第一次开口。难以想象自己终于发出声音。

“就别管去哪儿啦。你都捡回一条命了，要杀要剐得看我心情。你活了下来，就好好谢天谢地吧！”

“要带我去哪？”疾风之介又问道。

“你可真烦呀。是去比良山中^[2]。”

疾风之介心道，果然如此。大约是避人眼目，才白日停舟躲避于洞窟，夜间沿琵琶湖航行吧。

“你们有很多人吗？”

“大家都在岛上睡觉呢。这儿黑咕隆咚，他们才不要待呢。”说着她站起身，递过来一个碗，用十分温和的语气问：“吃点儿东西？”疾风之介顿时也觉得自己饿了很久。

此时，外面一阵怪响。

“外面在刮很大的风哦。”她道。疾风之介这才知道那是风声。那半圆形的洞口外，风景已与之前大不相同。湖上风浪骤起，水波飞溅。紧接着浪头也打到洞里，小舟猛烈摇晃。

“就因为这天气，我讨厌秋天。”女孩儿说。

“为什么讨厌？”疾风之介鹦鹉学舌般问道。

“你年纪轻轻，语气却好傲慢。我就是讨厌这寒风，从比良山来的风都刮到这儿了。”

疾风之介略感眩晕，闭上眼睛。小舟不停地摇晃着。

二

镜弥平次被五花大绑扔在松树下，烈风呼啸，裹挟砂石与尘埃，迎面扑来。

小谷城陷落已三日。整日阳光曝晒，尘沙扑面，弥平次那平时就已像阿修罗般狰狞的脸孔，经此三日益发惨不忍睹。

太阳落山时，与过去两天一样，一名武士沿着和缓的山坡走上来。是一位非常可恶的年轻武士。他趋近道：“怎么，下决心没有？”

弥平次完全无视，紧紧闭着嘴。

“你这顽固的东西，回答我！”他抬起一足，踩住弥平次的脸，“你要是今天还拿不定主意给咱们效力，顶多到明天早上你这条命就到头了！早该把你杀了的，不过是我们主人心血来潮，一时多事，才留你活到现在。身在福中不知福，蠢货！”

这武士不知是懒得照看弥平次，还是觉得主人对这浅井家苟延残喘的老东西另眼相待而十分嫉妒，语气非常恶劣。

弥平次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只希望死个痛快，这么拖泥带水实在可恨。

至于活下去，给他们效力，想都不用想。小谷城陷落时自己本该一道自绝，想不到竟忍辱偷生到现在，实在难以忍受。杀头就好了，谁想到这么啰嗦。

小谷城与十天前，甚至一个月前保持着完全一样的姿态，屹立于东南方。几处望楼上有清秋洁白的云团缓缓飘过。城虽未改，而里面一个旧相识都没有了。只有部分织田军以胜利者傲慢的姿态留在那里。

方才那年轻武士说自家主人多事，弥平次也不知道那主人到底是谁。本来也没有知道的必要。他实在不知道自己有哪些被敌方的武将看中了。他突然望着那武士道：“你们为什么不杀我？”这是他这天第一次开口。

“你的脸！”

“啊？”

“你的脸！因为你那张到处是伤疤的怪物脸！”那年轻武士似为排遣无聊，又踩住弥平次的脸，“我们主人大概就看上你这张脸吧！蠢死了，真想不通！”

说着，踩在脸上的脚越发用力起来。

尽管遭此侮辱，弥平次仍不作声，轻轻阖目，任其凌虐。他躺在地上，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他也为自己这张丑陋的脸难堪。虽说天生一副狰狞脸孔，其实也还好，算是一张普通人的脸。不过是在姊川之战中伤了两回，就变成这般

模样。后来两年，又生了一脸疮，变得越发难看。

长政公与久政公都不喜欢我这张脸。每次到他们跟前，他们都转开视线，极为不悦。而现在居然有人看上我的脸，真是荒唐。

他突然纵声大笑。

“你笑什么！”武士问。

“我这张脸属于浅井，属于小谷城。别开玩笑！”而后陷入沉思，眯起眼睛，远望沐浴夕光的城楼。自己必须求速死！而从外表看来，他那张可怖的脸孔一丝变化也没有。

“吃！”那武士又和前两天一样，扔给他一个饭团。又和前两天一样将五花大绑的弥平次手上的绳子解开：“只给你松开手！”

弥平次也如前两日一样把暂时解放的手撑在地上，待恢复知觉后，将饭团塞到嘴里。在被杀之前，必须活着，没有必要饿肚子。饿死实在难看，他一想就战栗。要杀就得从腔子里喷溅出热血，将这头颅威风凛凛地抛出十来尺才好。

既然给我吃，那我就吃！弥平次这几天已在这里吃掉六个饭团。可今天，当他用自由的手抓住饭团的瞬间，突然瞥了那武士一眼。这个动作此前从未有过。脑海中闪过电光石火的念头，他想重获自由。他不明白，为什么之前自己从没这么想过。

弥平次缓缓把沾满泥土的饭团送到嘴里。

“快吃！”那武士轻蔑地叫道。

但他仍然慢吞吞嚼着，尽量放松双手。当他吃完两个饭团，道：“捆上吧。”

年轻武士蹲身，将弥平次两手交叉，弥平次突然迅速抓住他的手腕，开始搏斗。弥平次发出低沉悠长的咆哮，将那武士拽过来，在地上扭打，滚了一两回。因为双脚还捆着，十分费力。他双手卡住武士的喉咙，怒目而视，竭力嘶吼，双手更用力。

对方很快丧失抵抗力，瘫软在地。弥平次松开手，急促喘息着，仰面倒地。

过了一会，他支起身体，用那武士的刀把捆得严严实实的下半身解开。

他已经四天没有站起来过，踉跄着立了片刻，才一步步走出去。走出很远，发现自己正朝着小谷城而去，又缓缓变了方向。他获得了自由，但心里仍然空荡荡的。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自己已没有什么必须要

去的地方了。

就算再被抓住也无所谓。他漫然走着，背后袭来每天都有的狂风。待这阵风过去，内心深处起来一股冰冷的虚空感令他浑身颤抖。而后，当他再迈起步子，第一次意识到，既然重获生命，就该继续活下去。这并不是爱惜生命，而是觉得以后的人生会更无意义，连死都没有任何意义。

三

立花十郎太刚逃出小谷城时就想着自己未来的新仕途。

他想，这次可得选个靠得住的武将，必须让他认识自己的价值。多年来白白效力，现在一想还会愤怒。无论如何三十岁之前都必须出人头地，十郎太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那一夜，十郎太带着与逃亡者不甚相符的欲望之眼，趁夜一步步远离小谷城。他并不觉得那是逃亡，不过是离开而已。一到天明，就开始迅速上大路南下。他知道在小谷城陷落之前，如果不走出很远，必然很危险。他一人匆匆走着，不时驻足等候加乃。他认为大大方方走进织田军的势力范围，是不被怀疑作浅井军的最佳之法。

加乃一切听凭十郎太，跟在他身后。

三天后，织田军的部队频繁从十郎太与加乃后面追来，又超过，一路南下。每逢这时，十郎太就与加乃靠在一起，一副浪人的态度，慢悠悠走着。

二人没有受到任何盘查。因为气焰正盛的织田军根本不屑看这路边两人一眼。当十郎太清楚他们已不再冒险时，便以热切的眼神打量那些部队。也许自己不久也能投奔到这凯旋部队的那一位门下了。

如果投靠一位有前途的武将，自然再好不过。但以他之前的经验，凡有前途的武将都不甚可靠。浅井长政不也很有前途么，不也才智双全么，如今也遭此厄运。因此他谁也不想倚赖。但无论如何现在还是想去织田信长那边谋职。

他携加乃与那群扬起一路沙尘疾走狂奔的武士平行向前。到了第三天的黄昏。

“我们是要去哪里呢？”加乃终于第一次开口问道。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但根据日落的方向，以及在路上偶尔看见的右侧湖面，她知道自己正往与目的地伊吹山完全相反的方向而去。

“我就在这里与您告别吧。”她道。

十郎太猛然一惊。因为带着加乃，才未被怀疑是逃兵，也没有被怀疑是浅井的余党。因此在找到新的落脚点之前，他根本不想放走加乃。

“告别？现在这么做可太轻率了些。我会把你送到伊吹山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去。请再忍耐一下吧。”十郎太这么说，加乃也没办法反驳。这路上到处都是粗野的武士，姑娘家一人走着也很危险。况且加乃能平安到此，毕竟也多亏十郎太。再者她身无分文，若不是跟着十郎太，这些天恐怕连一碗饭都吃不到。

第三天，十郎太才开始放心投宿农家。这里并无战争纷扰，农舍四围田野环绕，一派安宁景象。十郎太估算了这里离小谷城的距离，想必也不会有人到此搜捕。于是这夜，二人总算在室内安歇。

“累了吧，好好休息。”十郎太道。

“是。请您先休息吧……”加乃答。直到夜深，她也不愿走进屋内。不久又开口问：“疾风之介大人现在怎么样呢？”

出城以来，加乃第一次问出这样的话。不知为何，她一直避免说出疾风的名字。此前许多次想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但出逃已三日，加乃再也无法沉默。

“疾风？”十郎太一副意外的神色，嘴角肌肉微微抽搐。

“那人大概死了吧。”他冷冷道。

“怎么可能。”

“他本来就想死。”

“请不要骗我。”

“你觉得是骗你，那就骗你好了。反正他本来就想死，所以才让你逃出来。如果想活命，何必在城里留到最后。”

“他跟我说过，一定会逃出来的。”

“也就随口那么说吧，他是可惜了。”

听十郎太这么说，加乃又是不安又是愤怒。

如果他真的死了，自己恐怕也会选择死亡。但加乃相信疾风一定不会死。而逃亡途中路过民家，无数次听说小谷城破时浅井家的部下全部殉身。她虽以为那不过是传言，但还是陷入难以忍耐的不安。

夜深时分，风起来了。加乃想念着伯父，他是早就决定殉城的，大

概已经壮烈身死。她更惦念的是疾风。听着风声，加乃不安得要死去了。

十郎太根本没有去听什么风声。他只是想着如何去织田军谋位。正想着，忽而豁然开朗。那就是娶加乃为妻，在织田军混得功名立身，实在美妙。

晚秋凛冽的风又刮起来。若当着风口，怕连野猪都要伏地躲避。狂风彻夜紧吹。

[1]野武士，战国时代的山贼、农民武装集团，类似江户时代的浪人。

[2]比良山，位于滋贺县琵琶湖西岸。

比良

一

十月末至十一月初，一种通体茶褐色、从未见过的水鸟成群而至，栖息在琵琶湖西一带枯黄的芦苇间，整夜哀鸣不已，搅扰村人的安眠。

但十一月刚过了一半，那些水鸟就不知去往何方，一只也不见了。不知为何，它们婴儿啼哭般的凄声啼鸣却一直萦绕在乡人的耳畔。

这一年（天正元年，1573年）的秋天何其漫长。往年一到十一月，就要有两三天连续的寒风，而后比良山的峰顶就被白雪覆盖。今年十一月已过半，仍秋高气爽，暮秋寂静的阳光铺满平静的湖面。

人们隐约感觉天灾地变即将发生。并为这种毫无理由的预感而恐惧。这一年，亮政、久政、长政，浅井家族历三代而亡。人们想着，这一年能平安过去么。并不是对浅井家族有怎样的爱眷，而是因为他们熟悉的一族，忽在朝夕间灭亡，由此倍感恐惧。

“是末世吧。”这一年来，近江地区的人们总念着这句话。末世之感或多或少左右着人们的内心。

人们对织田信长这位新统治者尚无好感。有传言称，织田军攻打小谷城前，曾炮轰竹生岛^[1]。这使人们对织田军愈发冷眼相待。当然织田军是因竹生岛为浅井家的武器库才发起进攻，然而居住在琵琶湖畔的人们却认为这种行为严重无视竹生祭神的神意，实在无法无天。

十一月最后两三天，气温骤降，白茫茫的雪片飞舞在近江一带。没有任何前奏，严寒突然袭来。那年的雪几乎每天都纷纷扬扬飘洒着，那个冬天也是前所未有的寒冷。虽然来得迟，而一来就是这样酷烈的寒冬。比良山的顶峰终日埋在云层里，隐约可见的部分覆满洁白的积雪。岸边枯芦拍打着幽深的湖水，周围都结满薄冰。

人们从来没有像这个冬天一样渴望春天的到来。他们闭门不出，不知何处传来的流言令他们不安且恐惧。

什么从坚田^[2]驶出的船一周后载回十一具尸体，什么从坂本^[3]出去的船一夜间遭遇强盗船八次袭击，结果同行十余人，包括武士在内，都被洗劫一空，狼狈不堪地逃回来。诸如此类的传闻每日都有。

总而言之，大约是以几人或十来人聚为一群，行船偷盗，横行湖上。彼此之间又反复进行血腥的争斗。

这样的传说不只在湖上，据说今津到小滨九里半的街道上亦有盗贼出没，袭击往来行人。据说积雪融化后，会露出不少尸体。

事实上浅井家灭亡后，近江周边虽已处于织田信长势力范围下，但除却琵琶湖南岸部分区域外，治安仍极度混乱。

织田信长结束小谷城一战，平定江北后，将浅井氏的旧领地派给羽柴秀吉管辖，自己列阵佐和山城，攻打六角义治的鲙江城，令其降服。至此，信长已悉数扫平积年宿敌。

这一年，织田信长只在九月派兵征讨伊势，别无战事，度过了一生中难得平静的秋天。

转眼到了天正二年（1574）的元旦，织田信长在岐阜城举行新年贺宴，规模空前。众人开怀畅饮，无拘无束。宴席一隅放置朝仓义景、浅井父子三人的首级。千军万马的将士们在这跟前倾杯，舞蹈，高歌。

信长将天正二年视为下一步活动的准备期。虽说近畿一带已攻下，而四邻群雄割据，东与武田氏统领的信浓、骏河、远江一带相接；北面加贺、越前有本愿寺诸门徒；西面由波多野、一色、赤松氏盘踞的丹波、播磨尚属信长足迹未至之处；南面的南纪伊一带也不在信长势力范围内。即便是在他所领的近畿，有以本愿寺门徒为中心的反对势力根据地——伊贺；而大阪也以本愿寺为中心，向全国扩张势力，亦是一向宗起义的指挥中心，与信长顽固对抗。

如此情势下，信长遂将天正二年当做巩固自己势力范围的一年。这年三月信长从岐阜转移至佐和山城^[4]，稍作逗留后，经水原乘舟至坂本，由此进京，拜谒朝廷。四月里，忽而发兵进攻本愿寺，亲于堺市指挥作战。奈何本愿寺僧众三千五百人防御得当，信长未能如愿，只好于五月二十一日率师返回岐阜。

棘手的是，以本愿寺为中心，全国各地大小教团形成坚固如铁网的屏障，一旦事起，则门徒群起，燃起反抗的烈火。于信长而言，那是必须征服的对手。而那个集团团结的力量也委实不容小觑。

在近江地区，由于六角与浅井氏两家长期与本愿寺气脉相通，多有提携，两家灭亡后，众门徒听从大阪本愿寺指令，与新统治者摆出处处对抗的姿态。

因此近畿一带虽处信长统治之下，却到处隐匿着反抗者，治安绝不平静。

浅井氏灭亡后，转眼已半年。光阴荏苒，冬去春来，天正二年的夏天就在眼前。

疾风之介取下腰间挂着的两只野兔，扔在地上，坐在廊边。暮色四合，整日奔走山野，身体疲倦，十分沉重，大概是走了太多路。

有一阵他肩上化脓，愈合花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个月前才算恢复。那之后，每天都要稍稍活动。像今天这样上午离家，黄昏才回来，还是第一次。

“呀，你回来啦。”阿良看他走进厨房，忽在一旁道，“这么晚，你到哪去了？”

疾风之介不作声，只是凝视着小山谷对面即将湮没于夜色的杂木林。

听她的谈吐，怎么也想不到是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语调可谓轻浮粗鲁，而疾风之介要理解其间真意，至少又花了三个月。其实也没有多么轻浮粗鲁，她幼年丧母，被野武士的父亲在比良山中当成男孩儿一样抚养到今。除了这些粗野的言辞，她也不知道别的怎么说。现在疾风之介倒觉得阿良的话语有一种少女般的稚气可爱。

“我抓了两只兔子，你拿回家吧。”疾风之介道。

“疾风。”她道，“你想下山么？”

“当然。”

“要是想，说不定还真能去。我跟爹爹去说说看，最近他们有事要下山呢。”

疾风之介忽而很想笑。为什么想笑，自己也不清楚。或许是因为阿良的稚气吧。

“我可不帮你们。”他脸上的笑意尚未褪去：“不掺和你们打劫。”

阿良似乎很生气，粗声道：“别胡说！”说着俯身捡起两只野兔，冷冷地走了。

她离开后，疾风之介顿觉轻松，也站起身，绕到住处右侧，远眺坚田一带。溪谷前半町远的区域已沉入暮色。

这时他忽而意识到，自己并无心远眺，只是装作如此。

还有什么时候会这样？有时惦记阿良什么时候会过来，自己也会这样。他微觉自嘲。

很多时候，与她交谈时，他都不去看她的脸。最初从小谷城逃出、倒在树丛中的那一夜，第一次听到她珠玉滚落般的声音，如此令他难忘。那时留下的奇特印象，如今也没有修改的必要。每每听到她的声

音，就回想起那一夜。那声音不是单纯的男声或女声，而是更为超凡，更为纯粹。

然而，单听她的声音也还好。若同时见到她那不知从何继承的端庄美貌、灵动神情，疾风之介就完全心旌摇荡。

不可思议的是，那声音在他听来居然有些淫荡。仿佛是本该发芽的东西没有发芽，本该成熟的东西尚未成熟，这样生硬的感觉，却有一种奇妙的诱惑力。这正是疾风之介所感觉到的阿良。

阿良跟父亲一样，见谁都直呼其名。对小村十五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她都如此对待。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如今大了，也改不掉。举止言谈也有几分男孩儿的粗野，这也是从小的习气。不知是父亲有意培养，还是因为在一群亡命徒中间长大，言辞行动自然也耳濡目染。

他刚来这里时，听阿良大声直呼“疾风”，也颇觉反感，但只是极短的一段时间。因为阿良除了这样的直接称呼，没有更加自然的叫法了。

疾风之介换上工作服，在屋后小川内清洗身体。而后走出后门，沿着小路走出半町远。阿良与父亲藤十住在那里，藤十是这一小村的头领。

“阿伯，你还好？”疾风之介用小村的方言对正往地炉内添薪柴的藤十寒暄道。

这位本来就枯瘦的老人，有些难耐这年冬天的苦寒。

“还好。不过人哪，一到七十岁，就不行了。”藤十仍用那夜疾风之介躺在地上时听到的粗哑声音道。

疾风之介面对老人，在地炉边盘腿坐下。

“最近好像又有活儿？”

“是啊。”藤十微微颌首，拿竹管吹了吹火。不久问，“你去不去？”眼里闪过一瞬精光，望着疾风之介。

“要把武器送到一个地方去。他们都去，你要去么？”

“阿伯呢？”

“我是不去啦。阿良会去。这种担风险的活儿，一个多余的人也不要。不过也要看你的身体啦。”

疾风之介没有回答。

他大略能想象这是什么性质的活儿。三四天前自称是本愿寺使者的

僧人到这比良山深处的小村来过。

这个小村全体听从本愿寺的指令而行动，疾风之介虽没有问过一句，也是知道的。大约就是收集兵器与铠甲，再送到某处。小村的十五户人家似乎还承担着刺探各地武将动静的任务。然而他们并不是本愿寺的门徒，所以也可以说是比良山中一群亡命之徒的买卖吧。

他们与本愿寺并无特殊关系，也并非对织田信长有何仇怨。也许是这个村自古以来的习惯吧。

“我不是很想去呢。”疾风之介道。

“那就留下来吧，或许还有别的事儿要你去做。”藤十道。

过了一会，藤十与阿良围着小食桌，开始吃晚饭。约略六尺以外，疾风之介独自面对一张食桌，这似乎也是本地习惯。吃饭时谁也不说话，这大概又是一种习惯。

饭毕，阿良像吩咐属下一样说：“疾风，洗澡水一会儿就烧开，你让我爹爹去洗吧。”

地炉的火光映红阿良美丽的面庞，疾风之介无意间望见，不觉恍惚。他旋即移开视线，默默点头。

三

已决定让小村里的数名男人、阿良并其他两个女人下山。前一日，此行的男人们聚在藤十家喝酒。

疾风之介觉得这场酒宴很有趣。虽是危险工作的饯行酒宴，却极为安静。藤十在最中间，大家都不言不语，沉默着将酒一杯杯送下。

疾风之介当然不参加这酒宴，只是开始露了回面，很快离席。这寂静的宴会，或许也是古来的习惯吧，实在不错。

回想小谷城陷落前夜狂暴的宴饮，疾风之介认为这群野武士反而更有人格。

“能回来一半人吧？”藤十若无其事问道。一行人中最年长的平佐答是。他似乎考虑了一下，并没有再提。当听到别的话题时，总是温和地笑起来。

这群人真有风骨。疾风想。

离开藤十家的宴席，回到自己的住所，他想，过不了多久，自己也必须离开这里了。有一回，藤十曾对他说：“是我们把你从死里救回来，虽然不能留你一辈子，但眼下要离开我们可不行。”藤十将濒死的疾风之

介救回来，是为了让他入伙。每提到这些，藤十的目光便显出与平常不同的严厉，令疾风印象深刻。他知道如果自己逃离这里，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吧。

然而疾风之介并不急于离开。因为下山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在这里虽有些无聊，但一天一天也安稳地过着。

大雪封山的日子，疾风之介卧床休养。有一位姓塙的中年男子偶尔会过来照看他的伤口，虽也不知他是否懂得医理。卧床的这段时间，阿良为他送饭。

“疾风，饭菜放这儿啦。”她这样说着，将食桌放在拉门边，很快又走了。等疾风之介能下床后，就自己去藤十家吃饭。

冰雪消融后的山居生活，在疾风之介眼中，一切都如此新鲜可贵。他惊叹于鸟儿种类的繁多。从清晨到太阳升起，群鸟啼鸣，他至少能清楚分辨十余种声音。

鸬鹚漫啼，时至梅雨，路旁崖边开满不知名的野花。紫色的最多。二里以外有一片开满石楠花的原野，疾风之介还没有去过。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小村的人们最近才第一次下山，他也想着自己应该在最近独自离开。他惦记着加乃，她说要去伊吹山麓的津守家，果真到了么？他知道，自己是为探寻她的情况才要下山的。

“疾风。”突然传来阿良的声音。夏日黄昏的夕光自林间倾泻，浸润了小小的前庭。阿良很难得地立在那里。

“你不会是想趁着大家不在逃走吧？”

疾风之介和以往一样，静静听着她清澈的声音。

“你可不要做什么奇怪的事哦。”而后，阿良又仿佛漫无意义地轻笑起来。

“说不定我真逃了。”疾风之介脱口道。

“别逗了！”这回她又全是一副男孩子的口吻。也许是替藤十来传递此话吧。

疾风之介蓦然一惊，后退两三步。阿良愤然逼近，仿佛要冲到他跟前。

“你别想乱来。”她仰头望着疾风之介。

疾风一把抓住阿良的右手，手心里掉下一块石头。

她大概是准备看疾风如何回答，伺机拿那石块砸他的脸。

石块落地后，疾风意识到自己和阿良的脸凑得太近，不由尴尬。而后发现自己的左手居然搭在她肩上，愈发不知所措。

远看她也算得上有姐姐的风范，而靠近一看，原来比同龄姑娘稚气得多。

皓雪般洁净的肌肤，身后一头浓密的乌丝。

“怎么啦？”阿良这样问时，疾风之介忽而对眼前的这个人产生残忍的欲望，直想将之肆意蹂躏。

他突然双手放到阿良肩上，大把攥住她的肩头，指尖不断用力。

阿良大惊，抬起头。当她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境，本能地要挣脱。但突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双手紧紧抱住疾风之介的脖颈。

疾风之介感觉到这个温软柔弱的身子在他怀中微微战栗。

“啊，有人来了！”她突然挣开他的手臂，推开他，跑出去两三间远。而后头也不回朝后门走去。

动作是难以想象的敏捷。

阿良的背影从后门处消失时，从藤十家那边回来的小村男子们一路吵吵嚷嚷，从小屋旁的路上过去了。阿良一直没有回来。

是夜戌时（夜八点），男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裳，在藤十家门前集合，行动极为静悄，一个一个下山了。不知担何使命的阿良与另两位中年妇人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跟在男人们后面。

他们出发后，山中变得十分冷清。留下的除了藤十和疾风之介，就只有妇孺了。

疾风之介去藤十家洗了澡，回到自己住处。

走进卧室，正要伸手去点灯盏，黑暗中传来低低的一声“疾风”。是阿良。

“你回来了？”疾风问。

“明天天亮前赶到坚田就好。”

黑暗中，短暂的沉默后，疾风之介突然朝着那仿佛有无数色彩漩涡的暗处扑去。与白天一样，阿良双手抱着他的头，她纤细的身体在那里震颤着。少顷，她屏息道：“我的生命，给你了。”温热的气息拂过疾风

的脸。这确实是阿良说出的话，在疾风听来，却头一回不像是出自她之口。

[1]竹生岛，琵琶湖北部湖面的小岛。

[2]坚田，滋贺县大津市北部地名，面朝琵琶湖西岸，中世时代为水运的重要据点。

[3]坂本，滋贺县大津市地名。

[4]近江国坂田郡佐和山城。建于镰仓时代，筑城主据传为佐保氏，主要改建者为石田三成。城主先后有佐保氏、小川氏、矶野氏、丹羽氏、石田氏、井伊氏。

回音

—

疾风之介醒来时，身旁已没有阿良的身影。天窗还没有亮，啄木鸟叩响树木，声音轻快。这声音一停，又一片死寂。离天亮似乎还有一阵。

他猛然从床上坐起来，点亮灯，环视四周，又朝内间喊道：“阿良！”并无回音。

她什么时候离开的？这个时候，她是不是正在比良山连绵起伏的峰峦起伏奔跑？是不是正向一个又一个山谷急急奔去？疾风之介眼前一想起她的样子，就悄悄涌起一股无法挽回的悔恨。

他记得，阿良在他怀中宛转承欢时，未发一言。黑暗中他抱紧的身体，那个平时气性言辞像男孩儿一样的阿良，怎么也想不到，居然这样纯真、纤细，完全像另一个人。如果说还有一点像阿良的话，那就只是那搂紧他的双手，行动间的敏捷了。

直到天窗透出拂晓的天光，疾风之介再没有合过眼。当晨光从闭合得不甚严密的防雨窗空隙如箭矢般照进来、流泻一室时，他发现枕边有一个小小的白纸包。于是又从床上坐起来。

白纸叠成小小的长方形。举起来看，里面似乎包着什么硬物。疾风之介很小心地打开这重重包裹，仿佛藏着什么贵重物品。里面是一把粗糙的木梳。

看到这木梳时，疾风之介想起阿良在他耳边轻轻说过的那句，“我的生命，给你了”。他感到一根无形的绳索凭空飞来，束缚了自己。

梳子！这的确是可怜的信物。然而细想一下，却是疾风之介有些难以承受的信物。她也许将之视为自己的生命，无比郑重地放在疾风之介的佩刀旁。这行为虽是爱情的幼稚表现，但也恰是一个女孩儿生命火焰的跃动。想到这些，疾风之介的心中涌起缠绵。

他知道自己做了一桩坏事。对加乃的感情，确实可以算作恋情。而对阿良却完全不同。那是郁积的情欲在一个貌美野性的女子跟前无法控制的恣肆奔涌。但没想到，阿良正好是这样的稚气纯真。这令他痛苦。

对于加乃，他还能守住理智。怎么会完全没有把握地和阿良有了这样特殊的关系。疾风实在觉得自己可恨，蠢到了极点。

这是战乱频发朝不保夕的时代。自己一人尚不知明日如何，又添上个女人，到底该怎么办？为了活下去，他曾决心毫无牵绊。可却毫无把握地与阿良结下如此牵扯不断的情丝，疾风之介对这样的自己极为恼恨。

愚蠢的人啊！他自言自语道。

天亮后，他起床，走到土间。无意中看到门边的一捆柴薪，随时都可以用来烧地炉。那定是阿良临走时为了他省力而准备的。

他又一次感觉到那女子抛出的绳索，紧紧缚住他。

走出后门，在小溪边立定。陡峭的杂木山坡就在眼前。

其后有一座更高更陡的山，被朝雾笼罩，完全看不见。

今日浓雾深密，并没有听到平常无数啁啾的鸟鸣。早起将手浸在小溪清凉的流水中，是疾风最喜欢的比良山生活。

而今天却怎么也没有兴致。他第一次感觉到比良山雄伟壮阔的自然突然变得逼仄压抑。

他想着最近就该离开了吧。如果想下山，就要趁着小村里大家都不在这十来天工夫。

“你早啊。”村里一位似要进山做活的女人跟他打招呼，朝着后门口的小路上走去。

“你精神很好啊。”疾风也回应道。

“男人们都出去啦。不过夜里出发，也走不了多远。”她自言自语着，不待疾风回答，已经走远。

阿良比他们至少晚走了四小时。她那白皙的双足，踏过朝雾中的草地，跨过山石，渡过山溪，攀越岩石，一刻不停地追赶前面的队伍。方才那女人的话，又让疾风的眼前浮起阿良的身影。他的双手现在还留有阿良温柔的触感。她的肌肤在这朝露中是否会感觉寒冷？想到这里，疾风之介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阿良有了深切的爱意。

二

村里的人们下山后第五天，黄昏时下起激烈的暴雨。

藤十与疾风之介二人各据一桌，吃完晚饭。阿良不在家，请了村里一位妇人照顾藤十的饮食。她想冒着暴雨回家，但半路就浑身淋得湿透，只好折回来。闪电雪亮，不知什么时候就有落雷。吓得她一步也不敢朝前。

村里人说这座山里的雷很出名。疾风之介也从未见过这么暴烈的雷雨。倾盆大雨似要将山冲垮，滚滚雷声忽远忽近。偶尔，蓝色的闪电过后，伴随天地间震耳欲聋的雷声，还有大树被劈开的可怖声响。

“好厉害的雷啊。”藤十望着屋外道。突然又说，“我还在这样的大雨里和人交过手呢。”

“在哪里？”疾风问。看藤十勇武的面貌与偶尔流露的行止，疾风知道他并不是生来就是野武士。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话，那时候我刚出生三四年吧。”

疾风之介脑海里浮现出幼时听说的弘治^[1]、永禄^[2]年间的几场战争。

“虽然是很小的一仗，但实在可恶。是攻打美浓的明智城。围城的五十多天里，也有过像今天这样的雷雨。”

他说着，疾风之介忽然向藤十投去锐利的目光，惊叹了一声：“啊，那么，你就是？”

“不错，我就是斋藤义龙^[3]门下家臣岩田茂太夫的家臣。”说着他轻笑着，声音粗哑。

屋内没有点灯，疾风在黑暗里沉默坐着。不久又问：“这么说，你现在……”

“正是武士的落魄下场啊。”藤十答道。

“那场战争，斋藤义龙杀死养父秀龙，又攻打明智家，父子亲族，骨肉相残，实在令人厌恶，给我印象极深。听说斋藤义龙十多年前已经被织田信长消灭，真是罪有应得，尽做些伤天害理的事。”

“可是，你后来呢？”

“你问我怎么不再当武士么？也不是什么当不当，本来就身份低微。明智城一战过后一年多，我突然不想打仗了。”

也许是村里的人都下山了，有些冷清寂寞，藤十有了怀旧之心。一向寡言的他竟说了这么多。

他说，二十年前，自己和几位亲朋一起来到这比良山。

当时有三四个人和他年龄相仿。如今他们都过世了。现在仅次于藤十的长者仙太，入山时不过二十出头。但他是唯一了解当时情况的人。

其他要么是孩子，要么是后来才入山的。

藤十虽说突然厌倦了战争，然而既然隐居到比良山深处，必也有不得已的理由，但藤十闭口不谈。对于厌倦武士生活的人而言，现在的生活未免有些荒唐。

但疾风之介也不想打听这些，因为没什么了解的兴趣。

要想调查这世上每个人所做的事，就会觉得现在的时代过于粗暴。

对疾风来说，藤十的话给他最大的冲击，是藤十曾是斋藤义龙的家臣，攻打过明智城。

疾风之介即便是经历了小谷城一战，也未对织田军有那么强烈的憎恨。如果说在这世上还有他恨着的人的话，那就是斋藤义龙及其一族。

那一场战争，不仅使在美浓一隅屹立二百五十年的小城化为劫灰，更令他痛切的是父亲与伯父们的死难。他们为那城而生，又为那城而死。怀着对斋藤义龙的憎恨而战，怀着这样的憎恨而赴死。

疾风之介幼时每每从母亲那里听到这些，多少次热血逆流，对那时包围明智城的敌军恨之入骨。那仇恨至今也未消减。

当闪电惊破屋内的黑暗，藤十不由“啊”地叫了一声，坐地后仰。因为相隔两间的疾风之介突然起身，满面杀气地面对他。完全没想到疾风之介会这样。

“疾风！”藤十不由自主叫道，也站起来。

疾风没有回答。

藤十屏息。二人之间的黑暗充满恐怖的杀气，纹丝不动。

闪电又一次照亮屋子，站着摆出阵势，丝毫不敢懈怠的藤十却看清了门框边疾风的背影，他面朝外坐着。藤十颇感意外。方才周围充盈的诡异杀气顷刻消失，他静静端坐着。

室内又被黑暗笼罩。藤十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莫非方才是青色闪电一瞬间的恶作剧？他知道自己内心仍猛烈悸动。并不是因为对疾风直接有什么畏惧，而是对满身杀气的对手摆好架势，十分兴奋。

“阿伯，您早些休息。我回去了。”疾风之介静静道。

“再等会儿吧，雨会小些。”藤十亦平静对答。

疾风之介也估计雨会转小，走出藤十家。暴雨冲刷后的道路，石子全部露了出来，很难走。

他刚一走出屋子，猛然一惊。幸好没有杀掉藤十。他的确是因为想杀掉藤十才站起身。那一瞬，他感觉到对藤十这个野武士不共戴天的仇恨。

但那时，他耳边却清晰响起阿良的声音，她唤着，“爹爹”。这固然是幻听，但当耳畔响起阿良珠玉般清澈声音的瞬间，他突然清醒过来，坐在地上。

疾风之介回到自己的住所，像方才在藤十家一样，又在黑暗里坐下。

不知何时雨已停歇，迟到的月亮升起来了。月光里，防雨窗敞开着。屋子门前狭窄的空地，树木浮现在薄淡的光线里。树丛枝梢的雨滴落向地面。

疾风之介到底还是躺了下来。方才意想不到的激情令他充满疲倦。

三

十余天后，下山的一行人回到村里，时已过午。

他们的任务是从坚田某处破败的寺庙里取出暗藏的武器与铠甲，转交给本愿寺指定的、淀川流域的某个小村庄的人们。为避人眼目，必须夜间行动，并不是简单的事。

最困难的是从坚田到石山的行程。这一带尽是织田军耳目。他们驶两条小船，横穿湖面。从石山登岸，再沿淀川步行。

将武器之类交付到对方手中，已是下山后第六日的清晨。山中寺庙开满几树女儿节点心般鲜红可爱的紫薇。完成任务后，他们立刻原路返回。归途中的第二天，他们被几名武士叫住。也许是织田信长的人，也许是一伙野武士。单看他们的衣装并不清楚。为防不测，他们立刻四下散去，没有一人朝同一个方向逃去。翌日夜里到第三天清晨，他们又一个一个集中到坚田某处联络的寺院。所幸没有缺少一人。

阿良回到山中，看到人们全都聚在家门前迎接，却没有看到疾风之介。她很不高兴。

一看到父亲，她立刻问：“疾风呢？”没有任何羞怯，恰如孩子回到家中最先就问母亲在哪里，完全没有拘束。

“疾风啊……”藤十缓缓道。短暂的沉默后，“他下山去了。”

“啊？”阿良脸立刻一白，连父亲也觉察出来。

“他怎么这么蠢？”

“也没什么，要逃就逃走了。”

“逃走？！”

“说他逃走，是因为真的像逃走嘛。昨天晚上他来我这儿了，说要下山。今天一早果然下山了。”

“爹爹，你是知道的？”

“虽然知道，但也没让人去追。我总觉得他不在山里倒是好些。”

藤十想起三天前在闪电光芒里看到的疾风之介的满脸杀气。他至今仍认为疾风之介是个可怕的男人，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总觉得他还是不在山上的好。”

“爹爹。”阿良凝望着父亲的脸，“疾风是从东边山谷下去，还是中间的？”

“从中之谷下去的。不过追不上啦，如果那个人有良心的话，是不会忘记我们的救命之恩的。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嘛。”

阿良似乎没有听进父亲的话，茫然呆立。突然，她转身离开，走进屋子的内间。

藤十与男人们在廊下坐着，喝着女人们送来的冷酒。

阿良走出内间，又向旁边疾风之介的住处走去。门户敞开，屋里屋外、庭院中，都不见他的身影。阿良绕过后门，虽知无望，仍拉开卧室的门。当然，这里也不会有疾风之介的影子。阿良固执地环视四周，直至今晨，疾风之介仍在此呼吸坐卧。曾经住在这里的人并没有离开多久，但室内已如久无人住，寂静得可怕。地炉的火已熄灭，余烬似已有湿气。在阿良眼中，土屋天窗上结的蛛网、木板门的裂缝、地炉周围席子上的污迹，都与疾风之介在时完全不同。

当阿良亲眼证实疾风之介确已不在家中，顿觉浑身无力，跌在门边，呆呆坐着。

“畜生，跑了！”阿良喃喃自语，伸手向怀中，触到了一把短剑。

阿良将之取出，褪下剑鞘，凝视着短短的剑锋，然而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拔剑，只知道自已非如此不可。她并非是想把剑刺向那弃她而去的男人，也不想刺向被他遗弃的自己的心。这些是阿良想不到的。

阿良将短剑轻轻收回鞘中，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站起来，就这样穿过疾风之介住处旁边的竹林小道，往墓园奔去，途中，又沿着小山坡去往中之谷。

她微微躬身，步履均匀横穿山坡，尔后沿着重叠起伏的小山脊奔跑。她想起十天前自己也在这条路上走过。不过那时是夜里，现在是白天。而且那时候，她心里充满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许多美好闪烁的东西像泉水一般喷涌不息。而如今，她心里却只有黑暗虚空，深不见底的洞窟。短剑在她怀中发出连绵的响动。

跑出很远，阿良的脚步仍然平稳均匀。她攀上山丘，跃下山坡，翻越山脊，拨开丛林，偶尔连续跳下几道山崖。终于，在她眼前出现一汪碧波清湛的池水，映着早起山中被浮云遮蔽的日影，池面涟漪荡漾。她沿池跑了半圈，又来到树林中一条小道，终于停下了奔跑许久的双足。

“疾风！”阿良双手拢在口边，大声喊道。

“疾风！疾风！”她向四面喊着。虽然是夏天，黄昏的山中也凉气沁人。阿良那清亮动人的声音响彻山林，声音回荡，互相重叠，越过山谷，越过山脊。

阿良又开始奔跑，不久站定，手拢在嘴边，大喊着：“疾风！”

不知何时起风了。仿佛要掀翻山坡似的，从山脚呼啸而来。浓密的长发在阿良身后飞舞，她在中之谷中漫无目的地到处奔跑，一遍又一遍喊着：“疾风！疾风！”

不知过去多久，阿良来到了红土崖下。明月不知悬在何处，寸草不生的崖面清楚映入眼帘。

砂土从断崖上悄无声息地落下，阿良终于坐了下来，心头涌起莫可名状的情绪，不知是愤怒还是悲哀。

“畜生！”阿良骂道，又不死心似的，手拢在嘴边：“疾风！”

她的声音消失在遥远的山谷，不知何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1]日本年号，弘治为公元1555—1558年。

[2]日本年号，永禄为1558—1570年。

[3]斋藤义龙（1527—1561），战国武士，斋藤道三之子，美浓大名。

龙卷风

—

湖面雾霭弥漫。薄纱般的雾气中，从最西边飞快驶来一艘小船，紧接着又跟来三五艘同样的小船。如果不仔细看，并不能看清。一群小船正向近处悄然驶来。

若将视线移往薄雾笼罩的东面，那里也有几只小船在湖面移动，那些小船自雾气中连续不断飞驶而来。

湖面雾气缓缓散去，晨光乍破，而岸边仍笼罩在夜色里。弥平次就在那断崖的一角，一动不动地伫立着。

他所在的岬角向一望无际的芦苇丛中延伸。悬崖峭壁凌驾于湖水之上，弥平次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仿佛已完全成为岩石的一部分。

一艘，两艘，弥平次数着拂晓湖面上移动的小船，当他确认共有三十八艘之后，才将视线从眼前的湖面转向天空。

薄纱般的云朵缓缓流动。他猛然转身，朝山脚走去，步速缓慢。在小谷城时，还能从他的动作中感觉到精悍的气质。而时隔一年的现在，却只能从他身上感觉到萎靡不振。

但是靠近他的人没有不为他的动作感到恐怖的。在他如岩石般缓慢移动的身躯上，有一张毫无表情的虬须鬼面的脸孔，还有一张绝不轻易出声的嘴。

他面无表情。满脸疤痕，两道竖直的刀疤被阳光灼晒成黑紫色，使人完全无法窥透他的内心活动。是喜是怒，无法猜测。

总之，从外表看来，完全无法推测弥平次的喜怒哀乐。

他已是离人很遥远的生物。

弥平次回到长着两三棵松树的山脚，走向礁石遍布的湖岸。

岸边有十余人围着篝火。一直吵嚷不休的人们突然鸦雀无声，有两人让出了坐席。

“老大，那些家伙回来啦。”一位正远眺湖面的人说道。

弥平次并不理他，拿下巴指了指篝火。他这小小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些困惑。当他们反应过来是要往篝火里添柴时，两位年轻人

立刻从身旁堆积的旧船板里取出两三块丢入火中。

不久，率先抵达的小船驶进礁石之间，围在火边的人们跑进没膝的湖水，将船拉上岸。船刚停，里面两个装束怪异的男人像蝗虫一样跳出来。一人光身穿着及膝棉袄，腰上挂着一把刀。另一人穿着相似，兜裆布挂着一把短刀，背后还有一把长刀。

“冷死了！嗷，冷死了！”两人跑到火堆前，向弥平次低首致意。尔后，不知是向弥平次报告，还是自言自语道：“我们只顾砍了坚田的二十几个人，没捞着什么就回来了！”

弥平次没有回答，只是凝视着朽烂船板燃起的红色火焰。

这时，小船们陆续回来了，每艘船上都跳下两三位相同装束的男人，不约而同从水里飞奔上岸，点起一堆堆篝火。

弥平次离开篝火，打量着这四五十个男人，最终向一堆篝火走去，朝一个全身赤裸的男人道：“源。”

男子回头：“是老大啊。”他保持着方才的姿势，又道：“这回可真吃亏。”刺青的皮肤上泛起一片鸡皮疙瘩。

“坚田那群家伙浩浩荡荡，来势汹汹。以为是群什么不得了的人呢，谁知是和尚。”

“和尚？！”弥平次很意外，低声道。

“大概十来个和尚吧，就是把他们倒过来也挤不出什么油水。扒掉袈裟也没什么用。就一个一个泡在水里，赶回坚田那边去了。”

“坚田的那群人呢？”

“我们毁了他们两艘船，然后都散了。”

弥平次默立不语，过了会儿道：“没捞到什么也没办法，大家都散了吧。”

“是！”

弥平次穿过这群胡作非为的男人中间，离开这个他们经常使用的码头，头也不回地朝着湖边矮坡上一条细细的小路走去。

弥平次的身影消失后不久，数十人又回到各自的小船，向湖面四方散去，回到各处村落。

那群小船散去后，还有五艘小船并十二人，以及几堆篝火留在岸边。

他们吵吵嚷嚷着将五只船藏在山脚，而后挨个儿沿着方才弥平次走过的山坡小路走着。岸边只剩下三人。他们对着火烤了很久，又一起躺在火堆边，很快鼾声大作，睡着了。

这三人都抱着刀。

二

主公浅井一家灭亡后，自己居然能活到现在，弥平次一直觉得像梦一样，真不敢相信。

小谷城陷落已一年——弥平次怀着什么时候死去都无所谓的心情活着。他从未想过要苟活于世。哪怕有一点卑躬屈膝的心情活着，也要自刎而死。

小谷城外，他偶然获得自由以来，没想到居然活到今日。连死都不畏惧，这世上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并不是为了保全性命而当海盗的头目，也不是想当海盗头目。只不过当他意识到时，已不知不觉成为头目。

弥平次为浅井家勤勤恳恳卖命，却从未有过什么出息。

而在琵琶湖畔，竟然这么快出人头地。

从小谷城外逃脱后的第三日，他搭一艘小船，漫无目的游荡在湖上。之后被三个男人偷袭，但他却把他们降伏为部下。不久被五个人袭击，这五个人也成了他的手下。道义、人情、恩爱，这一切都没有。琵琶湖上的世界，一切只靠实力。

弥平次毫不顾惜生命。所以他比谁都胆大，比谁都强悍。且他并不想杀死对手，如果对方求他饶过一命，他也放他们一条生路。因此一年来他已有六十余名手下。

琵琶湖的统治权属坚田的村民所有。这些坚田人是依据古来的习俗一直统辖琵琶湖的坚田村人。哪怕是在湖上乘一条小船，也要经过坚田人的许可。如果给他们钱，当然可以行船。如果没有，那么旅人们突然受到几艘小船的攻击，那也是常有的事。

弥平次在与这些自古以来琵琶湖上的统治者对抗以来，意外发现这是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也是上天赐给他唯一的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

每每听说有坚田的船路过，弥平次就不动声色道：“好！

进攻！”

“对方来了好些人！”有时手下犹豫不决，但无论何时，从弥平次口

中出来的只有相同的一句：“好！进攻！”

“坚田那帮人好像在给武士带路，他们的人是咱们的两三倍呢。”有时，手下也因他的鲁莽而踌躇。而他永远都还是那句：“好！进攻！”

而后，每艘载有两三个粗野之辈的小船，像扑向蜜糖的蚂蚁一般，从四面八方密密麻麻涌向猎物。

不管是武士还是城里商人，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脱得精光，捆在船头送回坚田。

弥平次的六十余名部下，都来自琵琶湖东、湖北，分散在各村落，不是务农就是打鱼为生。有时一旦有了大活儿，就联络聚齐。

弥平次住在临近琵琶湖北的丘陵山谷间一座小村内。村里有五户人家，代代都以捕鱼为生。不过，是以捕鱼为本业，还是以抢掠为本业，自古以来就难以判断。

然而，自从弥平次来到这里之后，这个村子就明显成为一群湖上盗匪的根据地。自弥平次出现后，他们的副业也赫然变为本业。

村里的妇孺全已转移到其他村子。这五户人家住的都是男人。想念妻儿的话，他们也可以选择住过去。在这些事情上很自由。但是，他们之间却严令禁止将女人孩子带到村里。

那是因为弥平次对女人孩子极度恐惧。换言之，是因女人孩子们对弥平次极度害怕。大概所有妇孺只要看一眼弥平次的脸，就吓得不敢抬眼。他们的姿态与表情令弥平次十分厌恶。每每怒火中烧，心中无比淹煎。

弥平次在女人和孩子跟前，总觉得自己忍不住要发怒。

虽然没说过一句，也没摆过什么脸色，可他在这些弱者跟前，老是觉得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不论冬夏，弥平次总是不离开地炉。右手搁着凭几，盘腿坐着。他常常呆坐，但在手下看来，总显得很可怕。似乎他在压抑着什么情绪，不知何时会突然爆发。

有时弥平次突然起身如厕，他们都会不自觉后退。因为他们在警惕弥平次闪电般的进攻。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平时他们害怕看到他的脸。

没有人知道弥平次酒量如何。他那张可怖的脸，根本看不出是不是醉了。不管是喝了，还是没喝，都一样沉默。手靠着凭几，双目闭合。完全不知他是睡着了，还是在沉思。

他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的胆识与能力。他们知道，即使是他们几十人联手，也绝不可能胜过弥平次。

三

那是七月末的一天夜里，雄琴村的男人们给弥平次送来消息，说有数十艘小船要从坚田去往二里外的海岛上。这样大规模的渡海行动，至今尚未有过。

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可以肯定那是织田军的武士在进行转移。

果然，随后的情报说，有五十余人的武士并两百余人劳力将在未来两三天内从坚田渡往海岛。似乎要在哪里大兴土木，因为那些人数恰与运送石料、木材所需的相符。

那之后第二天夜里，琵琶湖上进行了一场约半个时辰的袭击战。

弥平次脚踏船舷，听着寂静湖面上右侧响起的叫喊声。

很快，那叫喊声传遍湖上。弥平次的船似乎置身混战正中。

时而传来远远近近有人落水的动静。有几只不辨来路的船与弥平次的小舟擦身而过。

有两次，弥平次的船倾得很厉害。第一次，弥平次抓住一只攥紧船舷的手厉声叱问：“谁？”

“求求你，救我上去吧。”听出来是个武士的声音。弥平次将对方从船边推下去，那人的头淹没在水里。

又一次，听到有人发出凄惨的叫声：“救命！”他两手死死抓着船身，是一个叫阿辰的熟人。

弥平次把那湿滑的裸体拉上船。阿辰一面瑟瑟发抖，一面喷嚏连天。弥平次骂道：“畜生！连太刀也不带！”

别说砍刀，他身上连一条兜裆布都没有了。

螺号响起，湖上骚乱迅速平静。当他们在事先约定的真野村头聚合时，天已亮了。有六艘船、五个年轻人不见了。

但同时，拿获了对方的八艘船。其中有一艘船内有四名手无寸铁的武士和两名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个个面无人色，浑身颤抖。

得到了足够八百人用的工钱，这几个人就没用了。

阿源将这六个男人在岸边剥光，又把他们扔到来时的船上，道：“一路顺风。”说着，将船从芦苇丛中推出去。

当裸体武士们以古怪的姿势摇橹远去后，这些掠夺者的船只也警惕着追兵，在湖上全部散去。

弥平次的船与另外两只沿着湖岸苇丛忽隐忽现一路前行。除了摇橹的三人，余人都倒头在船边大睡补眠。醒来时已是傍晚。

这一夜，弥平次在地炉旁饮酒。早晨，在真野集合时，走失的六只船中，有一只回来了，三人都受了伤。

据说他们只捡回条命，一无所获。但弥平次发觉这三人报告时的表情总有些不镇定，很是奇怪。

这三个人刚离开不久，弥平次就起身出门，来到湖岸边。

连日阴霾，终于难得放晴。澄澈秋空，皎月初升。

离海角前端一町左右的地方，从芦苇丛中驶出两艘船。

弥平次默默走近，对方似也发现了他，停止推船。一人朝岸上走来。三人中最年长的是一个叫阿仙的人。

“被发现了啊。”阿仙挠头笑道。

弥平次默默盯着阿仙，又问：“是女人？”

“嗯……真不好意思。”

“放了她！”

“是……”阿仙磨蹭忸怩道，“可是人家不肯走。”

“不走？”

“是个奇怪的女人。”说着，阿仙厉声命船上两人把那女人带过来。

据阿仙说，他昨夜在混战中被抛入湖心，在水里挣扎到早晨。见天亮了，发现身边有一艘船，就爬了上去，这才脱险。刚上船没多久，又看到水里另外两个快淹死的人，于是把他们也一起救回来了。

“谁想到，半路上遇到了这个女人的船。我们都精疲力尽，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可是对方却说要去琵琶湖东，想搭我们的船。”

“说谎！”

“没、没有。老大，可没说谎！这些句句都是真话。”

“怎么不拒绝她？”

“那个……恐怕没有人会拒绝呢。是个美人。嗯……您请看看吧。瞧，请看。”

确如阿仙所说，果然是一位无法令年轻人拒绝的美人。

她不是出身武家的女子，也不是商家小姐。穿着难辨身份的衣裳，十分年轻。迎面沐浴着月光，缓缓走近，美丽夺目，令弥平次恍惚。

走到相距六尺处，她开口道：“您有什么事么？”声音清澈，容貌娇美。弥平次不由咽了声口水，死死盯着对方。在他看来，这年轻女子与别的女人完全不同。她毫无怯意，也没有垂下眼帘，只是凝视着弥平次。

“我可没什么事儿。不过虽然不知道有什么事，但站在这个地方，不冷么？”弥平次几乎心神不宁道。在他听来，自己的声音很软弱，完全不能给对方任何威慑力。

“你有什么事？”

“你和这群家伙一起走，没什么好事儿吧？”弥平次道。

女子笑起来。这笑声在弥平次听来，如此悦耳清澈，不似世间所有。莫非她是狐狸么？

“无论如何，你们只要把我送到湖东，我就不会有什么意见了。有非常非常着急的事呢。”

“什么事？”

“什么事？”她反问道，声音低了下去，“我要找一个人。”

“谁？”

“你问我是谁，你又不认识。”

“那可不一定。”

女孩儿又笑起来。弥平次一时神魂颠倒。而她的笑声渐渐停住时，他又觉得其间总有一种寂寞。此时他仍然想，也许她就是狐狸吧。

“疾风。”的确，弥平次听到她这样说。

“疾风？”

“是的，疾风之介。”

“他姓什么？”

“嗯……”

“是不是佐佐疾风之介？”

“佐佐？也许是吧。佐佐疾风之介。”她失魂落魄般，缓缓念着爱人的名字。而后问，“您，认识疾风？”那双漆黑的眸子紧紧望着弥平次。

“我不认识。”弥平次突然转身就走。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佐佐疾风之介的名字。现在他亲耳听见，又亲口说出，突然在心中有一种奇异的变化。不可触碰却又触碰的世界，他心中的痛楚仿佛电光闪烁。

“喂，姑娘，上船吧！再被老大看到可不好。我们送你走。”阿仙看到弥平次转身的背影，对女子道。

“你们真烦。”她说，突然从弥平次背后小跑着追过去，大声道，“喂，把人家叫来自己怎么又跑了？”

弥平次沉默背立，摇了摇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个动作的意思。当然，这年轻的女子——阿良，也无法理解这远离人群的男子所做的动作是何意义。

弥平次仿佛要逃避什么。但自己也不知道要逃避什么。

不要靠近，不要靠近！

他这样想着，加快了脚步。

四

弥平次停下脚步，身后响起女子的足音。

他想，这样可不行。又疾走了一阵，再停下。身后四五间远处，仍然有她的脚步。

他觉得自己被很麻烦的东西缠上了。被一个纠缠不休的人穷追不舍，真不知道怎么摆脱。

他突然站住，转身，等待阿良走近。而后蓦然大吼道：“回去！”

“你叫人家过来的，怎么能回去呢？”阿良的声音仍然如此动人。弥平次对这样的声音毫无招架之功。

“都说让你回去，你就得回去。”他怒吼道，仿佛这是唯一的武器。

“说什么呢。”阿良的声音道是很从容，“佐佐疾风之介到底怎么样了，你快告诉我吧。”

弥平次仿佛在与月光下的菩萨对话，有些微醉意。也许是心情的缘故，那月光也略显苍白，在上坡的小路上斜斜投下十分细长的影子。

“我只是说过去认识这个人，其余一概不知。”弥平次道。

“过去，是在哪里认识他？说啊，哪里？”阿良非常认真地追问。

弥平次被逼到不得不将与疾风之介认识的地方是小谷城说出来的窘境，顿时急怒。

他本已经在那里死了。现在活着的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镜弥平次。以小谷城陷落为界限，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诞生了。如今，弥平次当然忌讳说出小谷城的名字，就连与小谷城有关的一切都不愿提及。

“唉，别啰嗦，去死吧！”弥平次终于暴怒，咆哮着。然而对方却不为所动。

“再说什么过分的话，我可不饶你哦。”以阿良的脾气，对于这个认识疾风之介、像怪物一样的人，如果不能从这里获知关于他所知晓的疾风之介的一切，她是绝不会离开的。

即便是很久之前的事，只要与疾风之介有关，哪怕一点点，她也想知道。

“哎，你说呀。”阿良逼近两三步，弥平次也退后两三步。

“我不知道。”弥平次已彻底厌烦，声音低落，几乎是告饶的口吻。不知为何，面对这个逼近跟前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他束手无措。

“别蒙我！”阿良嚷道。与此同时，月光中一只洁白美丽的手，以很柔弱的姿态闪来，却是劈向弥平次左颊。弥平次的右手立刻攥住了阿良的右手腕。

弥平次意识到自己粗壮的手中握着的这柔软的手，忽觉战栗。慌忙松开手，好似灼烫般火辣。又好像要急于甩落似的，胡乱丢开手。突然，弥平次狂奔起来。

这次还好，没有再追来。弥平次爬上山坡，回头望去，看见半山腰正往这边张望的阿良的小小的身影。弥平次松了口气。

但很快，那小小的身影忽而一闪，又朝这边奔来。弥平次也继续跑。沿着竹林边的小路飞奔，穿过梯田间的小道，又走上一段山坡。当

他一口气冲到自家门口，却被阿良一把抓住了。

弥平次有点没想到姑娘家能跑这么快，完全像一阵风。

他扫了阿良一眼，大口喘气，径自走向自家土屋内。阿良也跟着他进去，来到铺地板的房间。

弥平次在地炉边坐下，从吊钩上取下铁壶，倒了一杯茶，一饮而尽，又问她：“喝么？”

阿良默默点头，接过弥平次倒满的茶杯，双手捧着，轻轻吹了吹滚烫的茶水，喝了下去。弥平次发觉她稚气的动作，重又审视她。有些意外地发现她还只是个小姑娘。

“你啊，是个美人。不过还是孩子呢。”弥平次终于恢复了打量她的从容。同时，方才不知怎么有的戒心也消失了。

村里的年轻男子端着锅进来，一下呆若木鸡。

“十八郎啊，过来吧。”弥平次道。

“是。”年轻人将锅放在地炉旁，退了出去。

“十八郎！”弥平次又叫，“喂，十八郎！”弥平次低沉的声音响彻四周。而年轻人却似乎被这一切惊到，装作没听到似的，突然转身走了出去。

阿良见此，替弥平次道：“十八郎！”

年轻人只好应声，又转身回来。

“你再叫两三个人来，把杂物间给我收拾一下。”这回是弥平次开口。而后顿了顿，又说是给自己女儿准备住处。

年轻人心不在焉地答应，再度从土屋内退出，到门外才长长松了口气。

他想起方才喊他的年轻女子的美貌，第一次知道原来世上真有这样无可企及的美丽。就像他当初知道世上也有像弥平次这样可怖的人。

不多时，年轻人和一个叫阿松的四十多岁的瘸腿男人抱着竹席过来了。

“阿松么。”弥平次问。

“是。”阿松在土屋门口微微躬身。当初妻子从山崖落下，摔裂了腿骨，他却能平静地揪着她的后颈，任其嚎哭，一路拽过来，实在有些无

情。而当他走近地炉，突然看到阿良时，不由变色。在世上最丑陋的人旁边，有着世上最美的人。

极端与极端的对比，令阿松那原本不够长的腿颤抖不已。

“阿松，你先打点水来。”阿良吩咐道。

阿松吞下口水，不由自主应声低头。而后走出土屋，汲水去了。

五

阿良暂时在弥平次住处的杂物间住了下来。她打算至少在这里度过冬天，等到春天再说。比起漫无目的四处乱转，不如就在弥平次身边，说不定能听到些关于疾风之介的消息。在比良山里，完全没有与疾风之介重逢的希望。但若住在琵琶湖畔，或许还有一线可能。

而且弥平次也对散居于湖北湖东的部下下令：“要是听说有个叫佐佐疾风之介的人在这儿转悠，给我抓来。”

曾在小谷城生活的疾风之介再度出现在这一带，确实有相当的可能。一旦出现，就一定会落入弥平次铺开的大网中。

但是，除却这些地理条件，令阿良留在这里的最大理由，却是因为在她看来，不知道为什么，弥平次是值得信任的人。

她从弥平次那张无比凶暴的脸上，体会到其他男人所没有的奇妙的信赖感。他寡言少语不可接近的性格，也与父亲藤十相似，这是她喜欢的。

弥平次也对这突然降临到自家杂物间生活的美丽年轻的女子产生了莫可名状的感情。

“见到疾风后，你有什么打算？”弥平次也曾问过阿良。

她被这么一问，蓦然一怔。有什么打算，她从未想过。

“也许，我会杀了他。”略作思索后，阿良这样回答。事实上，她也是这样被认为的。

“杀死？用刀么。”

“是啊，我也没办法。”

“哼……”虽然弥平次完全无法理解年轻女子的曲折心理，却感到她的语气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纯真。

尽管不知道阿良与疾风之介究竟是何关系，却也可以想象阿良对疾

风之介有一种强烈的执着。所以当这种执着以“杀了他”这样的言辞表现出来时，弥平次居然很满足。

“你呀，真不得了！”弥平次道。

要是好不容易帮她找到了，两个人却缠绵厮混，那可受不了。不过既然说“杀死他”，弥平次也乐于助人一臂之力。

总之，对这位年轻女子阿良的恋慕之情，已深深打动弥平次的心。也许是她的爽快恰与弥平次的趣味相合吧。

弥平次在夜半一睁开眼，就留意起隔着土屋的杂物间内睡着阿良。从枕上抬头，侧耳细听，确认土屋那边没有任何异常，才重又安心躺回去。

弥平次留意阿良的动静，有两层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心情。其一，他担心阿良心意骤变，转身就走。他对她真有一种对女儿的心情。

如果有女儿的话，那么一定和她一样吧。虽然没有孩子，不知父亲的心境，但却想，也许这样的感情就是父亲对女儿的心情吧。除了阿良老是直呼“弥平次”“弥平次”，二人的生活已具备父女关系的一切条件。

其二，他还要提防村里人，担心有年轻人潜入阿良屋中。哪怕是有小鸟或是老鼠的动静，他也会立刻醒来，从枕上抬头，注意杂物间的情况。

但他有些思虑过度。因为其一，仅因为阿良身边有弥平次，他们连对她开一句过分的玩笑都不敢。要真有人敢开一句玩笑，下一刻肯定身首异处。

即使没有弥平次，也不会有哪个男人有胆量去侵犯这个美貌非常、粗暴非常、难以捉摸的女子。在他们看来，阿良并不是普通的女子。她的笑容也令他们感到几分恐惧。她的美有某处令人毛骨悚然。似乎用手一碰，就会令手腐烂。

因此被阿良直呼姓名，他们居然也都不生气。次数一多，这样的称呼反而更觉自然。

“你们一有疾风的消息，就赶快告诉我，明白了吗？”他们听阿良吩咐过好几次。每次都答：“遵命！”而且总觉得这个叫疾风之介的武士似乎是阿良的仇家。他们自然无法想象阿良正迷恋着某人。那么如此热切搜寻来的男人，一旦出现在她跟前，必然立刻被杀死，扔到湖里去。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有别的可能。

这一年，比良山的初雪比往年来得都早，在十月中旬就降落。这一

日，阿良想起比良山中的父亲，忽然有了女儿的思念。但这只是一瞬，很快又消失了。

这世上，除了疾风之外，阿良不会去想念任何人。早晨一睁开眼，必能回忆起被疾风抱在怀中，像被榨木压紧般不能动弹的陶醉的瞬间。那样用力，又那样温存。他在他浑身各处留下的痕迹尚未消逝。当晨初晓光流淌入窗内时，阿良总是神思驰荡，思念起疾风之介。

每到黄昏，又想起疾风之介的足音。她清晰听见那跫跫的足音，周围寂静无声，只有疾风踏着落叶的特别声响，远远近近包围着阿良。每到夜里，对这个将自己抛弃的男人的感情，又常常变得充满怨憎。

“畜生。”她这样骂着，又想象起与疾风之介相逢的瞬间。就像好几次跟弥平次说的那样，当真亲手把他杀死吧。

想到用短剑穿透他魁伟的胸膛，然后双手抱起瘫软无力的他，她总是轻轻“啊”地叫出声，恍惚中体会到某种不可言说的满足感。因为到那时，疾风之介已经哪里都不能去，永远都躺在自己怀中。

疾风之介到那时一切都将听从自己。但如果杀死他，他将停止呼吸，也再不能开口说话。一想到这里，即将入睡的阿良又悲从中来。

阿良总是朝右睡着，双手蜷在胸前。仿佛是被疾风之介抱在怀中。就这样安静地睡着，连呼吸也听不见。

只有土屋那边传来弥平次震耳欲聋的鼾声惊扰她的清梦，阿良才翻个身继续睡下。

六

天正三年（1575）春。

与往年一样，春日和煦的阳光曾一度驱散湖面黯淡的冬色，泛起粼粼波光。很快冬天又卷土重来，是最后的猛烈寒潮。

从比良山吹来的刺骨寒风从早到晚刮了两三天。

湖岸的树丛被西风刮得向东倒伏，枝干飒飒有声。湖面波涛汹涌，岸边芦苇丛中拍起白沫，水浪激荡。

“你们老说冷啊冷的，若和比良山的冷比起来，也算不得什么。”阿良坐在地炉边，拨弄着冒烟的木柴。

弥平次不知到一里外的村里做什么事，阿良留下来和村里的女人们闲谈。

原本村里严禁女人踏足，自从阿良来后，女眷们也渐渐返回，热闹

起来了。弥平次也因为自家住下了阿良，不能对其他人家的女人孩子回来说什么。结果村里又回到弥平次到来前的样子。

风刮了整天。早春的黄昏笼罩了整个村庄。

阿松从后门一瘸一拐过来了。

“今天抓到个人，说是在信浓的诹访和疾风之介见过。”

他用生来就有的粗哑嗓门道。语罢又出门。

阿良猛然站起来：“当真？快把那人给我带来！”

“见不见都无所谓，那人已经淹死了。”

“淹死？是被你淹死的吧！”

“他不老实嘛。”

“混账！”阿良一下子扑向土屋内立着的阿松，细细的手腕掐住他的脖子，“你就听他说了这些？”

“为什么不把他带到这里来？说！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阿松从未见过阿良这么动真格。简直不能形容这是可怕还是美丽。

“你让我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可我也只知道这些啊。”据阿松说，他们在湖上遇到一只船，上头有一个武士，一个船夫。他们三人一起下手，把那武士抓到这边船上。待要把他剥光前，阿松又确认了一遍，问他知不知道疾风之介这个人。不想对方答：“在信浓的诹访，遇到过这个男人。”正说着，瞄准机会就朝阿松他们砍去。他们就拿船板砸倒他，抢了他的长刀短刀，把他扔到湖里去了。

“你们做了多蠢的一件事！”阿良放开了阿松。

阿松一个踉跄，摇摇晃晃走出土屋。

当晚，弥平次回家时，没有看到阿良的影子。以为她是去附近人家玩了，但一进杂物间，就发觉有些异样。屋子已被收拾得十分整齐。

尽管如此，弥平次仍然没有想到阿良已经逃走了。直到深夜，仍不见她的影子。这才开始意识到，她已经走了。

他这样想着，在地炉边呆坐片刻。起身敲响最近的十八郎的家门，命村里的男人全体集合。

半个时辰后，他们从深夜的村庄出发，沿着湖岸散开。

弥平次想到阿良的脚步之速，心里很绝望。

直到次日清晨，村里的男人们还没有回来。弥平次又命村里的女人到湖东湖北一带向他的部下传达指令，命他们务将阿良抓回。

这一天，连续三日的寒潮终于收敛。虽然寒风如故，而飞快掠过的云层中，偶尔已有春日的阳光泻下。

弥平次每每走出家门，多少次立在山丘一隅，远眺无边的湖面。

昨夜出去的村人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哪个村子送消息来。就这样白昼到来，又至黄昏。

弥平次多少次走到山坡高处，坐在地上，抱着胳膊，死死盯着湖面与沿着湖岸的街道。

他知道，今后没有阿良，生活将变得很难挨。

阿良大概不会再回到他身边了吧。一想到这里，难以忍耐的寂寥令他肝肠寸断。这与目睹小谷城沦陷是完全不同的寂寞。

他像野兽般咆哮着。很想抡起长枪乱舞一通，逢人就刺。现在，只有战场上的厮杀才是解救他的唯一出路。

这血腥的激情平复后，他再度陷入嫉妒的空虚，茫然望着薄暮笼罩的湖面。

这时，湖水中央只有一处泛起波涛。仿佛是打在岩石上激起的惊涛，卷起千堆雪。定睛一看，那湖上的动荡，以惊人的速度逐渐向东北方向而去。

那是龙卷风。

这春季激烈的龙卷风，足将小船抛向天空。在弥平次眼中，春日茫茫的薄暮，有一种莫可言喻的悲哀。

他盘腿跌坐在地，再一次咆哮起来。

甲首

—

立花十郎太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双手死死抱着桑木桩，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把他往后拽。不知道有多少只手，揪着他的脖颈，抱着他的腰，抓着他的脚，拼命把他往后拖。

抱着桑树的手松开了一根手指，又松开了第二根。啊，不行了。他绝望地抬起眼，看到加乃美丽的容颜，极冷淡地望着自己。加乃！他刚要叫出声，却已精疲力竭，最后一根手指也松开了桑树。

这时他醒来了。这才意识到，其实是有人把他从身后拖起来。

“喂，要上阵了！”

“起来，起来！”

耳边有人这样叫着。上阵？上什么阵？他迷迷糊糊又琢磨了一下这句话。忽而又有人大吼：“上阵了！”十郎太一下

子跳起来，嚷着“闪开”，推开周围两三个人，冲出六尺远，到草丛中迅速将甲冑的绳纽系紧。

夜气微明，抬头看月亮是否在天上，然而没有，只见云层疾速移动。

天刚黑未久，约在戌时（晚八点至九点）。白天急行军后已精疲力尽，睡下了又都被叫醒。

这是在弹正山山麓，西面背山，视野并不开阔。南北方向丘陵起伏。这些起伏的山谷中，散落着我方星星点点的阵营。夜里望去，却只是一片寂静的草坡。

黄昏时候有过一阵大雨，虽然很快就停了，但草地很潮湿。在草地中昏昏沉沉躺着的十郎太盔甲已被打湿。

只有他所属的松平伊忠的阵营人声嘈杂。草丛中到处都有沉默移动的人影。十郎太意识到部队将去夜袭，顿时浑身热血沸腾。

据说在昨日，东面一里处有武田军一万五千人刚刚布完阵。这就是明日设乐原大战的突袭准备吧。

夜色里，距十郎太他们集结的地方约一町处，有一条长长的队伍，

不知是德川家还是织田家的，正往南方移动。

十郎太趁队伍集合后还停止着，便离队在路边坐下。像许多次大战前一样，他又开始独自思索。功名心像鬼火般在心头跃动燃烧。他稍稍仰头向夜空，眼里什么也看不见。

甲首！甲首！

他一面压抑着内心的兴奋，一面又被时不时灼烫全身的欲望纠缠不休。无论如何，他都要夺得一位或两位武将的头颅。他想一口气把握住幸运。只要立下战功，再不能徒劳浪费机会。如果能在这里斩获武田的大将，功名利禄也可手到擒来吧。伊忠会把这等战功上禀德川家康。这样的话，加乃还不是……

突然，想起之前梦中加乃那张冰冷的若无其事的脸。十郎太顿时从梦想中醒来，站起身。而后，恢复了冷静，告诫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夺得一两个有价值的首级。而且一定不能死，否则连本带利都赔光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部队原地未动。在这段时间内，上面传达了今夜行动的目的：攻占山岳地带的中山、久间山、鸢巢、君伏户等地驻扎的武田军堡垒。

十郎太被安排在明日大会战之外的迂回队伍里，如此命运，令他一时颇感挫败。但一听说今夜这支迂回部队是由从织田、德川两军中选拔出的三千精锐组成，这一行动的成败，直接决定明日主力决战的命运，他心情稍霁。最后，不知从谁那里听说迂回部队的统帅是酒井忠次^[1]，十郎太一扫颓靡，精神完全恢复了。

迂回部队于亥时（夜十点至十一点）出发。途经设乐、岩广两处村落后，很快渡过丰川，又过盐泽村。之后沿着船着山麓的峡谷迂回前进，来到吉川村。到这里，上面下令卸下甲冑，背在背上。因为之后要开始走艰险的山路。

入山后，树木繁茂，视线被遮蔽。山道乱石滚动，仿佛走不到尽头。

十郎太紧跟在笕左右兵卫身后。笕脚下一滑，突然撞到了十郎太。笕似乎是自言自语道：“讨厌的鸟在叫呢。”这在十郎太听来不知怎么很不顺耳：“什么讨厌的鸟？”

“没听见么？你这家伙。”笕左右兵卫说着，脚下又一滑，遂道，“喂，你听，又叫了！”

十郎太略停了脚步，但根本没听到什么鸟鸣。

甲首！甲首！

十郎太时而抓住树枝，时而攀爬岩石，几乎没有一丝疲倦，在极陡的山坡上爬着。

小谷城覆灭后，十郎太还没有参加过战斗，无所作为地度过了两年光阴。终于，机会就在眼前。暗夜中，旁人无法看清十郎太比平时更充血、无比热切的眼睛，正瞪着前面黑暗的空间。

走着走着已没有路。在茂密灌木覆盖的陡坡上走了一阵，眼前出现一片一棵树也没有的岩壁。从上面抛下几根绳索，十郎太攀住它们爬上去。到崖上一看，上面有几人将绳索捆在树干上，牢牢抓着。十郎太替换下他们，抓住绳索。

下面再上来的人又将十郎太换下。

经过两处难走的地界，后面就是比较平缓的山脊。

到达可以俯瞰鸢巢与中山的两处堡垒的地点时，已至寅时（清晨四点至五点）。薄明的晨曦已在树林间流淌，而朝雾笼罩，只能看清五间内的范围。

浓雾缓缓流动。

大雾尚未消散，突然，远远地从右翼传来震天的喊声。

十郎太的部队也迅速出动。武士们冲下山坡，杀入雾海。刚刚冲出迷雾，鸢巢的堡垒居然正在眼前，他们不由一惊。

杀声四起，十郎太前后都是走动的武士。他们从山坡上胡乱杀将下来。

十郎太也不顾一切冲下陡坡，半路被树根绊倒，翻了个筋斗摔倒在地。他高举大刀，朝身旁滚了几滚。

在灌木丛边停下后，十郎太忽然跳起身，从眼前约略二间的山崖跳下去，睁大血红的眼睛，高举战刀，冲进已在堡垒内部展开的混战之中。

二

小谷城陷落后的第三个月，立花十郎太投奔到三河的深沟城主松平伊忠^[2]门下，迄今已有一年半。十郎太做梦也没料到，自己会把命运寄托给三河的这座乡村小城。逃出小谷城后，他本想在织田军内投靠一位稍有名气的武将，不料织田军对浅井的残党审查格外严格。别说投奔，不小心置身险境也是有的。

逃脱小谷城后半月，加乃因过度劳累而病倒。十郎太将她安置在醒井附近的农家，只身前往三河，决定了效力的地方。这一切连他自己也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自己确实有才能吧。

十郎太将疾风之介托付的活物装进轿子，不容商量就运到深沟，在一户名叫林惣次老磨刀师家附近住下来。林惣次年已七十，是一位刀剑研磨师。不仅在深沟附近很有名，连冈崎的武士们也都深知他古怪的脾气与高超的技艺。

这位年老的磨刀师仅因幼时受过浅井家的恩惠，就决定助这两位不知底细的小谷城逃亡者一臂之力。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这样一位老人，也足见十郎太的才能。

加乃在林惣次的照料下，身体仍未见好转。生来白皙的容颜愈添几分苍白。消瘦面庞下的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显得更大。

十郎太借住在距磨刀师几町远的寺庙里。他对世间一切都积极求取，唯独对加乃却很有耐心。

“别着急！立花十郎太。”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首先要让加乃恢复健康，而后令她慢慢倾心于己。这样总该等上三四年。三四年后，加乃忘记疾风之介，自然会把感情转移到自己身上。

只有当加乃坚持认为疾风之介依然活着的时候，十郎太才会对她露出凶狠的表情：“这世上再也没有疾风这个人了。

到哪里都找不到他了。他已经在小谷城周围哪一处泥土里，变成可怜的骸骨了。”他这样恶意说道。

“怎么会……”加乃美丽柔弱的脸顿时痛苦得扭曲起来。

“他已经死了。我十郎太敢拿头和你打赌。”虽然这样说，他却和加乃一样，总觉得疾风之介仍然活着。说不定突然出现在他们跟前。每当这样的念头袭来，他就用加乃听不见的声音对自己道：“笨蛋，怎么能活着！”他似乎是想让自己肯定，又似乎是在祈祷。

加乃对十郎太怀着憎恶又感谢的情绪。回想起来，离开小谷城后的两年内，可以说没有哪一天不受十郎太的照顾。

如果没有他，也不会活到今天。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因为十郎太，自己才如此命运乖舛。尽管自己病倒，行动不便，是失去与疾风之介相会之机的最大原因，但如果一起出城的不是十郎太，也许自己今天的命运会大不相同吧。

十郎太没有对加乃动过一根手指头。虽然，在厚颜无耻方面，他有自信不落人后。但只要在加乃面前，就仿佛变了个人。他自己也觉得很可气。不过只有一次，他向加乃表明了心迹。那是这次参战临行前三

天的事情。

武田胜赖的大军包围长筱城的传言令城下的人们露出紧张的表情。紧接着，大街小巷又开始议论，说为营救长筱城，德川和织田两家的联合军队即将进发。

事实上，松平伊忠的部队向深沟城下进军，不在明天就在后天，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一听说要打仗，十郎太立刻去见加乃。他坐在门边，一脸兴奋，令加乃很诧异。

“打仗有这么开心么？”加乃略带几分讽刺，对那陶醉在战争狂热中的年轻野心家道，“为您祈祷平安。”

“为我？”十郎太一脸狐疑。

“是的。”

“我没事的。就算别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死。”

加乃不由一笑。十郎太说得这么一本正经，实在好笑。

只有这时，加乃才会对十郎太有一丝好感。果然是十郎太的作风。不过，当他不在这种狂热中时，那单纯的表情，瞪大的眼睛，却丝毫不能博得加乃的好感。十郎太突然下了决心似的：“不过，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说着瞥了她一眼。

“请问是什么？”

“今后一年，若仍没有疾风之介的消息，就请认为他已经在小谷之战中死去了吧！”

语罢，他一反常态地难为情起来。加乃闻言，脸色微微苍白，低头良久。终于，静静答道：“好的。”十郎太没想到加乃态度如此顺从，先是一惊，而后咽了下口水，竟有微醺之感。他一时疲惫不堪。出生以来二十多年，从未体会过的复杂心情涌上来。

他站起身，喃喃自语：“还有一年，还有一年——到底是什么意思？”蹒跚着离开门边。

三

天正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清晨，武田军的一万五千精锐与织田、德川家的三万五千联合军，在设乐原拉开决战的帷幕。

处长筱方向响起杀声，鸢巢山的山坡上升起几处不同寻常的烟雾，仿佛以此为号，两军开始战斗。

从弹正山德川家康的本营里，首先看到原野南方疾驰而来的武田军右翼数百骑兵。纯白的靠旗笔直竖起，在晨风中飘扬。人与马仿佛没有重量，十分轻快，在平缓的丘陵山谷中隐现。当被丘陵阴影遮蔽的人马再度出现时，他们的身形已比前一次增大许多。

从极乐寺山织田信长的本营来看，首先看到大部队像虫蚁般从左侧丘陵移来。很快，朝其他丘陵望去，也能看到同样移动着的密集部队。

织田、德川的联合军布阵完毕，按兵不动。为避开武田军最擅长的骑马长枪之锋芒，他们采取了全线筑栅，对靠近的武田军用火枪齐射猛攻的新战术。

大约清晨五点，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有武田军的一名骑兵，身后小旗鬼火般闪过，腋下夹着长枪，威风凛凛地出现在距德川军阵地不远的丘陵一角，从容地由北向南飞驰而去。这一轻率举动足可招来火枪或弓箭的射击，但这位骑马武士从北到南，一声枪响也没有。

而后，当他登上有一棵松树在山顶的丘陵、掉转马头时，战争拉开大幕。方才他驰过的寂静原野，转瞬完全不同。枪声杀声震天动地，人马纵横，一片混乱。

设乐原这场大战，从拂晓一直打到未时（下午两点至三点）。直到当日傍晚近六小时，立花十郎太才获知结果。

十郎太所属的松平伊忠部队攻下鸢巢的敌营后，一路追赶败军，来到山脚的乘本村。在此与几处敌营逃来的残兵败将大干一场，又穷追猛打，越过岩代渡口，一路向北。一路不断发生小规模战斗。到达有海的村落时，已是夏日黄昏。

伊忠身边追随着三十多名武士。他们来到村口的神社境内，这些深沟城的主仆们才在竟日转战之后稍作休息。

“敌军正全面溃败！”前去侦察设乐战况的年轻武士回来报告。据说一万余名武田军将士在栅前纷纷倒在枪火之下，被打得十分狼狈。

“我们获胜了！”满座武士无不喜气洋溢，唯独十郎太并不那么高兴。因为他心心念念的武将首级，一个都没有到手。

他认为攻占鸢巢的功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至今不还是和这群废物为伍么。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大家正在吃有海村中妇女们送来的饭团。突然有十来名武士冲进神社境内。一看就知道是从设乐原逃出来的武士。

“你们是武田军的人？”笕左右兵卫叫着站起来，对方也在这时发现了他们，停下脚步。

“过来！”有一人叫起来。

下一刻，两方武士不容分说杀将开来。

十郎太拔刀在手，背靠前殿的廊柱。因为自己这方人多势众，心情也有几分轻松。很快，敌人被逼到神社境内的右面。十郎太并没有参与这场小战斗，而是一手提刀，一手抓着饭团，远远望着。

这时，十郎太突然看到一名武士缓缓走过神社门前的道路。他仿佛与眼前的混战完全无关，悠然走着。十郎太一看，眼睛顿时亮了。

他抛开神社内的修罗场，飞快奔到路上，在那武士身后吼道：“站住！”那人不回答，也不回头。然而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武田军中有一定地位的败将。

“站住！”十郎太又喊了一声，喉咙里咕咚咕咚响着。

那人这才缓缓回过身，看起来十分疲倦。

十郎太发现他拄着长刀，头发蓬乱，右脚的护腿已被扯碎。年纪在五十上下。

十郎太摆好架势，步步逼近。

“小子！”对方话未落音，就将作拐杖的长刀用力砍来。

虽然看得出十分疲惫，刀风仍十分锐利。

甲首！

十郎太喉咙又响了一声。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对手杀死，满脑子只想着砍倒对方。他突然大声怪吼，瞄准对手砍去。肩头一阵剧痛。刹那，只见对方忽然高举双手，仰面向后倒下。

甲首！

十郎太几乎无法呼吸，俯视着不知怎么倒下的对手。

正在此时，他听到身后凄厉的惨叫。回头一看，一群武士正从神社内跑出，冲向北边的田野。仿佛是从地狱卷绘中跑出的幽鬼，满身是血。手舞着大刀，又吼又叫，朝北去了。

这些武士跑出去一群，很快又一群，再一群。

十郎太匍匐在地，偷眼望去，这支残兵部队大概有数百人。

等他们走远，确定神社里不再有人出来之后，十郎太才强忍右肩的

剧痛，从地上直起身。

这时，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站起来，看了眼被自己砍倒的武士，走进神社。那里遍地尸体。

松平伊忠倒在前殿之侧，筑左右兵卫被人从头顶一劈两半。主仆三十多人全部死去。显然，他们是被刚刚走向北面田野的残暴的败军所杀。

十郎太呆立片刻。

甲首！他呻吟般自语道，又立了会儿。茫然踉跄着走出去。

甲首！

他不住低吟。虽然弄到了武将的首级，但却没有邀功之处。而且，只有自己一人幸存，连回到深沟的城下也不为武士之道所容。

结果要追随主公，自尽么！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脱口道：“笨蛋！我才不这么做呢。

我必须活下去。”他突然对所有的一切都极度愤恨起来，走了出去。

神社背后的森林里，不祥的鸟儿啼鸣不休。也许正和鸢巢山中筑左右兵卫听到、而十郎太没有听到的一样。

不知何时，四围已一片暮色。肩上的伤口又一阵阵痛起来。

[1]酒井忠次（1527—1596），战国时代武将，被称为德川家康第一功臣。

[2]松平伊忠（1537—1575），战国时代武将，三河出身的德川氏家臣。

夏草

—

那么，今后究竟该怎么办？还是回到原点吧。

立花十郎太忍着肩上的创痛，疲惫不堪，时不时还想着抬起头，就这样走在路上。

所幸肩伤不算严重。但后背与前胸都流淌着伤口喷出的血，上半身很冷，非常不舒服。他想，必须在哪里休息一下，收拾一下伤口。先不说伤口，腹中也十分饥饿。再三回想起之前在神社里只要了一口的饭团。早知道当时应该全吃下去的。

如果返回去，那里说不定还滚落着几只饭团。但同饭团一起，还有三十几具尸骸。想到这里，十郎太就再打算回去了。说什么奇怪的鸟叫，筑左右兵卫那家伙已经被人把头劈开了。劈得那么干脆漂亮，恐怕他自己也求之不得吧。倒霉的家伙！三十几个人就这么死了。或俯伏，或仰面，或横七竖八。他们一定是被那几百名武田恶鬼偷袭的。

多亏了去追武将的首级，我才得救。多谢这枚首级。肩上的伤就忍耐一下吧。不过，那位武将也十分强悍，确实是武艺高强之人。当时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破绽，不过是拼命砍过去罢了。也许是我的刀法全无规律，对方才遭此厄运吧。

然而，好不容易有所斩获，但从主公到杂役都无一幸免。这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太不幸了！如果就这样回深沟去，别人一定会问，为什么不和主公一起战死。并不会提什么斩获的首级。但活下来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没有临阵脱逃，也没有躲起来，而是拿性命去拼来了这么一枚首级。

但是，辩解是行不通的。为什么没有追随主公，居然厚颜无耻一个人回来了！

哼！我才不会去死！自尽？想都不用想！人一旦死去，就不会活过来。我绝不会去死。

其他且不论，肚子饿了，就该吃饭。然后把伤口处理一下。然后——以后再说吧。总之，以后再不能投靠这种眨眼就死了，靠不住的人了！

要吃饭！饿死了！

立花十郎太漫无目的走着。他思绪万千，一件件自脑海中浮现，信步朝前。

突然，他不知和什么正面猛然一撞，摇摇晃晃一脚踏进沟内。

四面浸满暮色，一片黑暗。

撞上的那个东西明显是个人，柔软有弹性。

十郎太一言不发，盯紧眼前漆黑的空间。屏住呼吸，原地不动。对方和他一样，也一动不动，原地对峙。

少顷，十郎太握紧刀柄，摆开架势，喝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短暂间歇后，出乎意料，在很远的右边传来不疾不徐的声音：“那么，你先报上名来！”对方已退到十郎太身后。十郎太沉默着，他担心对方趁通报姓名之际突然攻击，又向对方怒道：“报上名来！”

这时，对方居然十分坦率，掷地有声：“我么？马场美浓守麾下之臣，佐佐疾风之介！”

十郎太大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咽了口唾沫，向后退了两三步，叫道：“再报一次！”

“马场美浓守麾下之臣，佐佐疾风之介！”对方仍与方才一样冷静。

不知为何，十郎太极想转身逃离此地，好容易才忍住。

疾风之介的名字振聋发聩，令他浑身发麻。

是逃走，还是砍过去，还是自报家门？

十郎太仓皇失措。很快又好像条件反射似的选择了其一。

他在黑暗中朝着声音的方向逼近两三步，猛然抽刀横扫而去。但扑了空。

心中暗道不好，忙又收刀往下砍。这一次还是扑空。

“来吧！”对方似乎也刹那拔刀相向，自半间之外的黑暗中发出咄咄逼人的怒吼。

十郎太呼吸急促，摆着挥刀的架势。这次再不能糊里糊涂乱砍。

他保持着姿势，向后退出两三步。又退出两三步。当估计与对方已拉开一定距离时，再连续后退五六步，突然转身，朝黑暗中狂奔。

跑出多远！直到确认对方没有在后面追来，他才停下来，长长松了口气。这讨厌的家伙居然出现了。他到底还是活在世上。不过佐佐疾风之介投身武田门下，实在很意外。

十郎太暗自庆幸没有报出自己的名字。

他又跑起来。

一边跑一边想，这个人必须杀死。但是既然没有杀死，那就绝对不能出现在他跟前。

他慎之又慎，拼命跑着。直到实在跑不动时才停下。方才忘记的肩伤又一跳一跳剧痛起来，比方才更强烈。

二

十郎太茫然走着。距碰到疾风之介，已过去了一刻（约三十分钟）辰光。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十郎太完全无法辨认。新战场的黑暗四望无边。肩头依然很痛，疲倦与饥饿重重袭来。脚下坑坑洼洼，十分难走。不知不觉已走出了道路，来到原野上。

有时，他停下脚步。一停下，周围就涌起夏虫的鸣唱。

喧嚣纤弱的声音。十郎太想，这些昆虫怎么会有这样令人漫无着落的声音？如此侧耳静听虫鸣，也许是他生来头一回。

他又迈开脚步。穿过草丛后，是石子路。走过石子路，又是草丛。地面高高低低，有几条小沟。每逢小沟，他的脚就陷下去。

他再度走进草丛，这回是很高的杂草。他在没膝的繁密草丛中前行，发出沙沙的声响。突然，他踩到了什么东西，大吃一惊。是一个人。他又用脚轻轻碰了碰那个东西，确实是人，但没有一点儿反应。

十郎太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是被夜露濡湿的前胸。那人仰卧着，双手无力地摊在草丛中。摸摸右手，握着一把枪，抓得非常紧。十郎太从那握得很紧的姿势里感觉到深深的执念，不由突然起身，离开那里。

然而还没有走出五六步，他又踩到了同样的东西。不用蹲身就知道那也是尸体。

为了避开此处，他转向右侧。而走了五六间远，第三次踩到尸体。他心道不妙。似乎是闯入遍地横尸的所在。

反正他要走到天亮，那么还是想走在并没有满地尸体的地方。然而，他也不辨方向，不知如何走才能脱离此境。默立片刻，他决心朝正前方走去。或许就能走出这混乱的死地，就看运气吧。

十郎太走着，仍不断踏过尸体。每走五六步，必有一具卧着。不过他也不在意，就当是踩着石头一样踏过去。

就这样走出五六町远，连踩带踢踏过几十具尸体，他又遭遇新情况。突然，右脚不知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松开！”十郎太不由惊叫，他想跳开，但对方死死抱住他的右脚。

“松开！松开！”他拼命甩着右脚。这时，脚下传来虚弱的声音：“你是织田那边的人吗？”

“我是三河的！”十郎太答道，“松开，松开！”不住地踹着脚叫起来。

但对方根本不松手。

“既是三河的，有一事相求。”脚下的声音已气若游丝。

“什么事，快说！”

“请将鄙人送到天神山的营地。”

十郎太不作声，任那人抱着自己的右腿。知道对方显然是个活人，心情也平复不少。

“你是织田军的？”

“正是。因疏忽而受伤，变成这样。再这样下去就要没命了。你能带我去天神山么？”他十分痛苦的样子。

“原来如此。”十郎太道。他正在考虑是否接受这个垂死之人的要求。

“如果答应我的请求，实在感激不尽。”听他谈吐十分大方，不像普通兵卒，也不像垂死之人。

“嗯。”十郎太长长呼出一口气，又道，“也不是不能帮你。不过……”

“恳求你，请务必帮我。”

“我肩膀受了重伤，自己都走得很困难。”

“您这样辛苦，给您添麻烦了。可是还是要拜托您，不然我就死在这里了。”

“嗯。”十郎太应道，右腿依然被对方抱着。过了会儿，他坐下

来，“看起来你伤得很严重啊。”他语气极为冷淡，仿佛是在说喝杯茶一般。在草丛中坐下，他才发现这位武士正痛苦急促地喘息着。

“我也不是不帮你。”十郎太道，“不过，我也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求你在织田门下无论那一家中，为我安排一官半职。”

“一官半职？”对方有些意外似的，沉默片刻道，“这不算什么。完全可以为你达成心愿。”

“很好。”十郎太道，一下子站起来。意识到那人还抱着自己的腿，又道，“你把我的腿松开。”

“你答应我了？感激不尽。”对方终于松开双手。

十郎太抱起他，为免于碰到右肩的伤口，将那人的手搭在自己左肩上，半背着走起来。那武士身体十分沉重。

十郎太走着，那武士再没说过话。

“坚持住！”十郎太偶尔会叫一声。

“不要紧么？”

“不要紧。”听到对方的回答，十郎太就安心了。如果这人死了，自己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十郎太并不清楚天神山的方位，只是朝前走去。走着走着他时而踉跄起来。右肩的伤口因背上增加的武士体重而益发疼痛。

他仍蹒跚前行。

“不要紧么？”他有时会确认一下武士的死活，继续朝着命运的新起点走去。

三

佐佐疾风之介突然从沉睡中醒来。深深的夏草覆盖了他横卧的身体。浑身疲惫不堪，手脚僵硬如木棍。

疾风！

恍惚中听到有人在喊他。两声，三声，远远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不知是梦幻还是现实。但那清澈的声音在耳际仍留有冰冷的余韵。到底还是梦吧。

杂草拂过脸面。夜雾沁凉，很舒服。浑身遍布轻伤，幸好没有一处严重的。他只是被强烈的疲倦包裹了。

当然是很疲倦的。从包围长筱城的五月八日开始，到今天的设乐原之战，已连续作战十余日。结果还是战败。

他仰望夜空。夜幕阴云密布，漆黑如浓墨。只有北面天空有一处乌云裂开的罅隙，洒下点点星辉。

疾风之介躺在地上，心中仿佛有一汪水潭。从中不断涌出冰冷的念头。那清澈的呼唤，“疾风”，也随着这冰冷的思绪浸透全身，浸透五脏六腑的每一个角落。也许正因为此，才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吧。

疾风之介似乎早已料到这场战争会失败。战争过后，疾风心头总会出现这汪水潭。喷涌出悲哀之情的水潭。只有结束了殊死搏斗的战场才有的断续的风，从他横躺的身体上拂过，令人虚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小谷城落难时也是这样。之前在六角氏门下，经历江南之战时也是如此。

悲哀的命运总是纠缠不去。今天我的命运，也许早在半年前投奔马场信春时已注定。既然如此，之后的战争、失败与结局，又为何无法忍受呢。

疾风之介回想起自己从战争中逃出的场景。就像摆脱邪魔般，突然就逃出来了。

那日未时，武田胜赖眼看败局已定，调转马头意欲只身北逃。疾风之介所属的马场信春分队，自然担任了掩护胜赖撤退的任务。胜赖由几支骑马武士护卫，奔驰在离掩护部队数町远的前方。其后是信春的部队与乘胜追来的德川军边战边退。渐渐与胜赖拉开距离，朝北方而去。

当他们从猿桥附近向西迂回，来到出泽的丘陵进行最后一搏时，担任掩护的信春部队仅剩三十余人。骑兵尽数被杀，剩下的都是步兵。此时，信春也已战死。疾风之介一直将生死置之度外，竭力奋战。黑色的风暴将他包围。

他从山坡上跑下，清楚看到数町远之前的村头扬起一阵白沙。那白沙的前方有几骑武士，像越过堤坝般依次纵马而过。在疾风之介眼里，这场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显然是一群仅以身免的武田胜赖的逃兵。这一幕静得出奇，令人毛骨悚然。

一万五千名武士几乎全军覆没，难道这场大战就这样落幕么？多么残忍凄凉的景象啊。

疾风之介就是从这时开始逃亡的。这一瞬，关于为何而战、为何身死，他突然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非常没有意义。

他冲下山坡，渡过几乎干涸的小河，被河床的石块绊倒，真想就此不再起来。躺在地上，追兵多少次从他身边纷沓而过，却都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夜幕降临后，他起来继续往前走。大约走出一里远，才来到现在躺着的繁密草丛。途中只有一回，在黑暗里遇到一名武士，报上姓名，又遭遇袭击。此外没有碰到任何人。饥饿与疲劳令他一头倒在草丛里，不知不觉陷入睡眠。

但当被人呼唤着名字睁开眼时，他内心深处的水潭涌起十分无趣的念头：战争么，也许就是这样的吧。

疾风之介再度陷入昏睡，之后又昏昏沉沉醒来。“疾风！”这次比前一次听得更真切，有人在呼唤他。仍是远远的两三声。

然而侧耳细听，又什么都听不见。仔细想来，在这刚刚

结束战争的夜晚，是不会有谁呼唤他吧。他又闭上眼睛。与之前一样，心中那汪清潭波纹荡漾。身体已累得一动不动，落寞之感笼罩了他。

他第三次睡过去，又醒来。这次似乎睡得久一些，却又是被那声“疾风”唤醒。这一次，呼唤非常遥远，且很微弱。但仍能清晰分辨，叫的正是“疾风”。

他蓦然起身，从夏草丛中站起来。迟迟升起的月亮不知从何处洒下薄明的光亮，将一望无垠的草原映照得一片朦胧。

“疾风！”这一次，呼喊声清楚在耳边响起，他已经醒来了。那声音十分邈远，令人怀疑是否是幻觉。但这一次绝不是幻觉，也不是幻听。而是在他清醒时听到的。那声音来自无边原野的远方，乘着掠过夏草叶尖的晚风，次第减弱，送到疾风之介耳畔。

他猛然一惊。那不是阿良的声音么。除了她不会有别人。疾风之介蓦然伫立。即使自己现在答应，恐怕阿良也听不到了。在遥远的地方，必然有她。只要再听到一声呼唤，疾风之介就会答应。

可是，再也没有听到阿良的声音。

篝火

—

“看到那里的火光么？就到天神山了。”问了好几个巡逻的武士，十郎太才得到这样的答案。果然在遥远的前方有三堆篝火，可怖的红光照亮漆黑的暗夜。

十郎太想再坚持一会儿，但他已精疲力尽——当然是累坏了。因为他依次绕着茶磨山、御堂山附近织田军的阵地，已走了将近一个时辰。他一步一步挪动着，脚步踉跄。

“快到了，坚持住。”他对背上的武士说，毋宁说是给自己听。当他发现武士什么回应也没有，觉得有些不对劲：“不要紧么？”他将手伸到背后，轻轻捅了捅他的侧腹。

听见那人发出微弱的呻吟，可见他还没有断气。

“拜托，你要挺住！”

这是真的在恳求他。他如果死在这里，那么一切真是白费。自己的新差事也别想了。在他兑现许诺之前，一定得让他活着。

终于到了第一堆篝火处，十郎太对背上的武士道：“已经到天神山啦。下面该去哪里？你快说啊！”

但对方只是虚弱地呻吟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十郎太知道是没法儿问出他所属部队之名，遂绝此念，蹒跚着向篝火旁的一群武士中间走去。当他刚要把背上的武士放下来，就有人叫道：“谁？那是谁？”

“不知道是谁，受了重伤，我把他送过来。”

“我来瞧瞧。”一名兵卒凑近端详，“不认识呢。”又道：“别把这累赘带过来，送那边去吧。”语气极是冷淡。

环视四周，兵卒们经了白日一战，皆疲累不堪，像战死一般枕藉于地。其中只有十来人围在篝火旁饮酒，个个满眼血丝。一问，原来是河尻秀隆^[1]的部队。

十郎太蹒跚离开，朝着一町远的另一堆篝火走去。路过的草丛里，鼾声雷动。

终于走到第二堆篝火处，那里只有一名武士，将战刀插在地上，满面凶恶。身体半裸，拿着酒勺痛饮。他周围有几十名武士倒伏睡着，篝火照亮他们的面容。说是人的模样，不如说更接近野兽。

“有事打听……”

“什么？”

“你认识这位么？”

“不认得。”那人看都没看就道。

“他不是这里的家臣么？”

“不晓得。”

“我看他像是个有地位的。”

“地位？！有地位又怎样？”那人嘴上虽这样说，但还是站起身，摇摇晃晃走近十郎太。满口酒气，凑近十郎太背着的武士。而后怒目而视，一脸扭曲的凶相。

怒吼道：“我们水野元信门下可没有这种老东西！别扫我酒兴！”

十郎太无可奈何，只好继续朝前走。来到第三堆篝火旁，已然精疲力尽，瘫软在地。

“谁！”黑暗中传来一声大吼，顿时出现三名武士。

“我们不是坏人。”十郎太道，“我带来一个受重伤的人，是不是你们部队的人？”

那三人聚到十郎太背后观察那名武士。不一会儿，有一人道：“好像是丹羽大人门下的人呢。”

“好像是见过。”

“丹羽？”

“丹羽长秀^[2]大人呀。”

“那个部队在哪里？”

“不在这里，在茶磨山。”

“可是他自己却明明说在天神山——”

“也许是有一部分人转移到这儿了吧。”

“你们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

十郎太顿时泄气。

然而事已至此，只有强逼背上的武士说出所属部队的去向。他侧身将背上的武士放下，平躺在地上。那武士像圆木似的滚了滚，毫无抵抗力。十郎太略觉得不对劲，一旁站着围观的三名武士中有一位道：“什么呀，是个死人嘛！”

十郎太被这话一惊，伸手去摸地上的武士。果然毫无反应。

“怎么死了！”十郎太不由大叫，心头急怒，怒不可遏。

他双手用力摇晃着这具如今已一文不值、沉重不堪的尸体，直到确认对方已经死绝，才满心沮丧，摇摇晃晃站起身。

“喂，你要丢下就走么？”有一人叫住他。

“我不会丢下不管的。”

“那就把他弄走！”

十郎太彻底厌倦：“我先在这里休息到明天早上吧。”话刚落音，就崩溃般瘫坐于地，仰面躺倒。沉重的疲劳与倦意如千斤巨石压向他。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也不想挪动了。

而后那三名武士不知在高声谈论着什么，十郎太已听不见了。由他们去吧。右肩的伤已麻痹得完全失去知觉。他终于从将近一昼夜的徒劳无功与长途跋涉中解放出来，右肩朝上躺着，静静闭上了因整日争夺功名而闪闪发光的一双大眼睛。而后他沾满尘垢的黧黑脸上，肌肉跳动了两下。很快就发出极响亮的鼾声，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吸进去似的。

天亮之前，他被人摇醒过两次。第一次微微睁开眼，短促地吼了一声：“甲首！”又睡着了。第二次，一面打着鼾，一面道：“给我个一官半职！一官半职！”说着又像死去似的睡着了。

二

天刚拂晓，不知何处飞来大群乌鸦，粗声聒噪，一圈一圈在新战场上空盘旋。这么多乌鸦委实不多见，而却没有一只飞到低处，只是在高空徘徊乱舞。

从那时开始，夏日清晨的凉风送来织田、德川各处阵地的腐尸臭气。实在是难以形容的恶臭。

那一天一早的阳光就强烈得仿佛能穿透皮肤。不难想象日头最烈时的酷暑。

在这烈日灼人的近午时分，丹羽长秀的一支部队排成四列纵队，从天神山的阵营下来，去往设乐原新战场南部某处收尸。

武士们满不情愿拖拖拉拉地走在昨日刚刚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他们摊上的实在不是什么好活儿。

遍地横尸，大部分都死于枪火。尸体倒还完整，十个里头大概只有一个被砍了头。当然，也无法分辨敌我。

武士们在这满地尸体的草地上坐下，任由头顶阳光直射，一动不动。不一会儿，附近村落召来的乡人到了，这才懒洋洋起来，吩咐他们去干那些没劲的活儿。

立花十郎太也在这群武士中间。不过他一个人却在卖力做着。因为他现在把这当成自己命运的新起点。虽然眼下只是普通兵卒，但却是织田麾下得力部将丹羽长秀的家臣了。

只要有战争，就会有往上爬的机会。大树底下好乘凉，必须要把这二十来年的徒劳无功一气弥补回来。

虽然干着这些活儿，不过，现在能找到活儿，也可谓幸运。

十郎太一面监督挖掘直径足足五间的大坑，一面这样想着。

事实上，十郎太能有眼下的职务，不得不说很幸运。他昨夜千辛万苦背来尸体，最终不是白费功夫。早晨，他将之扛到丹羽长秀的某部阵营，抓住机会，加上他一贯擅长的厚颜无耻，居然成了那部队中的一员。幸运的是，那武士的兄长也有些身份，为十郎太的愿望也多加筹谋。

多亏了那个武士的首级，不但使他免于死，还令他实现多年夙愿，在战争第二日就置身织田军中。可以说立花十郎太在设乐原一战中交了好运，应该满足。

“别管什么头朝北还是头朝南，快点儿往里扔吧。”十郎太想尽快结束这项讨厌的工作。反正已经死了，还管什么头朝南头朝北。

到黄昏，十郎太已命人挖了七个大坑，埋葬了几百具尸体。填土之后，叫乡人用脚踩实。并砍了树木，立了块很大的方柱墓碑。

书写碑铭并不是上头的命令，而是十郎太自己的主意。

他从小对书法就颇有自信。在七块墓碑上，他写下扭曲粗笨的几个大字。除了大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可取之处：

设乐南部高地战死者之墓

他挥毫之时，那些兵卒黑压压围拢过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满脸讶异。但他们似乎意识到这位新来的兵士是比他们略高一级的人物。

“把这个竖到最远的坑上！”十郎太对同伴们傲慢地吩咐。之后的工作中，他甚至直接用下巴指点。

一整天的劳作将近尾声，十郎太独自离开人群，坐在草丛中。夕阳已沉落，薄薄的暮色宛如轻纱，由北至南，覆盖了广阔的新战场。

“武田军马场大人的部队在这一带打过仗么？”忽然，十郎太身后传来女人的声音，他一惊，回过头。

“不知道呢。”他说着，不由一怔。这位年轻女子长发虽然散乱，却有着惊人的美貌。她一手提着和服下摆，立在那里。

她听了十郎太的话，就要默默地离开。

“等等！”十郎太不禁叫道，“为什么要打听这个？”

“我要找一个人。”她回过头，平静地回答。而这时十郎太发现女子精神似乎有些反常。她呆呆站在夏草丛中，失魂落魄的模样，一动不动面朝西南方向，任凭晚风吹拂。

“要找人？！武田军的？”

“只听说他在马场大人的军中。”

“马场？！”十郎太道，“找也没用了。马场也好，谁也好，武田那边的人都死光了。”

“实在抱歉，他还活着。”她抛下短短一句，却这样斩钉截铁，令十郎太一惊。这声音真清澈啊。

“什么，你知道他活着啊！”

“正因为不知道才要找他啊！”她道。十郎太有些被戏弄的感觉，真是讨厌的女人。不过这么简短的回答也令他为难。这时她又道：“他怎么能死！”仍是动听的声音。但粗鲁地顶撞了十郎太后，又欲离开。

十郎太不由暗自吃惊。女人为什么会说出相同的话来？

因为他从加乃口中听过许多次相似感觉的话。

“喂，你！”十郎太从背后叫住她。她也不回头，摇摇晃晃走出四

五间远，双手拢在嘴边，一字一顿呼唤道：“疾——风——！”只有最后一个音节被拉长，远远地回荡在旷野上。那声音有一种别样的透彻肺腑的痛苦，飘荡在设乐原广袤的草原上。

疾风！疾风是谁？十郎太想着，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刹那间，他站起身：“疾风？！”顿时脸色骤变。不由朝那女子追了五六步，从背后叫道：“疾风——是佐佐疾风之介么？”

“你认识，疾风？”女子蓦然回首，美丽的眼睛热切地盯着十郎太。

“认识——也可以说是认识。”十郎太突然觉得有必要整理一下思绪，不由含糊敷衍。

“那你是在哪里认识的？”

十郎太没有理会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你到底是佐佐疾风之介的什么人？”

“生命。”女子与其说是回答十郎太，不如说是自言自语，缓缓吐出这惘然的短短两字。

“生命？”十郎太并没有理解她的意思：“生命是什么意思？”

“疾风之介若还活着，那我也活着。如果他死了，我也会死。”说罢，她笑起来。而这笑声在十郎太听来十分凄凉。

虽然不知她到底是谁，但他隐隐感觉这女子与疾风之介的关系非同寻常。总之，现在十郎太意识到意外的、不寻常的事情正在身旁发生。他试着理清思绪，这个女子的出现对自己而言究竟是否有利？但一时还是想不透。

疾风之介仍然活着的消息绝对不能对别人多言。不过，也许最好还是对这女子挑明。这种想法在十郎太心里占据了上风。

而这想法临到头又打消了。

“我过去与佐佐疾风之介有交情，所以认识。”

女子一脸不满，将视线从十郎太身上调开，露出轻蔑的态度，继续朝前走。

十郎太还想跟她说些什么。但正在此时，集合的螺号响了。

“你叫什么名字？”十郎太只来得及问这句。

“我么？叫阿良。”她出人意料的坦率，将名字说了出来。而后散步

一样摇摇晃晃离开。

十郎太刚来时排在队伍的最后。回去时已在最前头。亏他写了碑铭，十郎太自行抬高了在部队的地位。队伍刚走了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阿良的两声呼唤：“疾——风——！”

十郎太一面听着，一面想，生命，生命究竟是什么？他似懂非懂地反复思索着这个词。

难道那女子被那个莫名其妙装模作样、夹缠不清的疾风之介迷住了？与那人相比，我不是强很多么！无论如何，我绝对不能死去。十郎太在设乐原的夏草丛中，迈开了比平时更大的步子。

三

昨天到今天，城外盛传长筱城附近要打仗的消息。

深沟城下人们的脸上到底浮现出一抹不安的阴影，许多人都无心做事。

一度出兵设乐原的松平伊忠之子——又八郎家忠，不久又带领半数兵马返回深沟城。这也令城外的人们愈发不安。

虽然不知事态详情，但据说将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为防万一，已将兵力分为参战与守城两部分。也有传言说，万一设乐原我方失败，不出两三日，武田军就会连这座城一起吞下去。这令城中的人们倍感威胁。

就在这样的不安遍布全城时，加乃决定从深沟城逃出去。虽然这样对长期以来照顾她的十郎太颇为抱歉，可是，如果不趁十郎太出阵之机逃走，恐怕不可能从这里逃脱了。

当十郎太提出如果今后一年内不見到疾风之介，就当疾风之介死了的要求后，加乃坦白地答应了句“好的”。但现在，她已经后悔了。

正因为加乃深知十郎太对自己的用心，所以那时才无法违逆他。然而一想到如果真的遇不到疾风之介，就必须接受十郎太的心，加乃就十分绝望。避居三河一隅，恐怕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不会与疾风之介相遇吧。与他相见的机会必须自己去争取。

加乃心里想去的地方是江北的坂本。那里现在虽然是织田信长部将明智光秀的领地，但自从听了那件事以来，她就对坂本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疾风之介曾对加乃说过，自己整个家族都在明智城陷落时殉身。加乃怎么也不能忘记疾风之介说这些时的眼神。

加乃无法忘记疾风之介的眼神，像女人一样清澈，着迷一般炽热，

充满疯狂。她最早迷上他，就是那时的疾风之介，那时疾风之介的眼神。

加乃确信，疾风之介什么时候一定会投奔到正为复兴明智家而奋斗的明智光秀门下。他即使不出现在我的面前，也一定会出现在明智光秀所居的坂本城。那里比在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机会与他相遇。

加乃与老磨刀师林惣次商量此事。趁十郎太出征之时，决心离开此地。恰好林惣次有一位远亲也在坂本做磨刀师，门路颇广，可以提供照应。

“你放心去吧。立花十郎太那边我会好好解释的。”林惣次道，“那个人还缺少历练，再给他吃点苦头吧。”

看来老师傅对十郎太也没什么好感。

加乃请老师傅代办盘缠、安排随从。十郎太离开后的第五日清晨，她从深沟城外启程了。当她即将离开熟悉的城市，街道那边扬起漫天烟尘，三骑武士疾驰而来。

马上的武士都全副武装，伏在马背，不停扬鞭。加乃猜测，他们是第一批前来汇报设乐原战况的武士。她回过头，久久凝望着他们的背影，猛然生出不祥之感。不过加乃一面告诉自己，不要再去想关于十郎太的事了，一面踏上旅程。

[1]河尻秀隆（1527—1582），战国时代武将，织田氏家臣。

[2]丹羽长秀（1535—1585），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武将，“织田四天王”之一。

漩涡（一）

—

天正三年，从春天到夏天，镜弥平次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阿良离开后，眼见着他越来越狂暴。没有剧烈的运动，心也不会安静下来。

他几乎不眠不休在湖上巡回，而且很多时候走得都很远。

他的行程大体是固定的。带领二三十只小船，黄昏时从琵琶湖北岸出发，夜间斜渡湖面，翌日来到安云川河口附近。在这一带的芦苇丛中度过白天，日落后至下一日清晨再去往冲岛^[1]附近的湖面寻找猎物。

当发现坚田人护送的船队后，他就立在船头，扬了扬下颌，风将一头乱发吹向脑后，义子阿松总是望着弥平次的脸。当他一看到弥平次扬起下颌，就对四面叶片般漂浮着的小舟发出袭击信号：“冲啊！”

弥平次抬下巴的时候，大约可以断定是坚田的船只大规模出动的时候。因为坚田发船时间的关系，湖上的斗争往往发生在清晨。大部分情况下，双方都要损失二成的船只，有些人落水，运气好的被救上来，运气坏的一命呜呼。

袭击并不会延续很久。趁对方援兵未到，把握涨潮的时机，迅速撤退。撤退比发动袭击更要速度。小船四下散去，转眼间隐没于波涛。

而后，他们大多要在离今津一里外的湖岸再度集合，在那里查明死者，并为他们超度。这些都是他们的习惯。有一回在这里，大崎的牛五郎忍不住道：“我觉得……咱们又死了三五人，可是缴获的东西却完全……”话说了一半，他突然闭嘴。一柄带鞘的短刀砰然砸到他盘腿坐着的沙地前。他朝弥平次嘿嘿笑着，浑身哆嗦起来。

牛五郎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虽然每天都有人牺牲，但却一无所得。因为弥平次不去袭击有货物的船只，却只找武士或坚田人的麻烦。袭击的目标似乎偏离了海盗原本的范畴。

“我不多嘴了。”牛五郎说道，但已经迟了。弥平次沉默着，用手抚了抚自己的头，对牛五郎一抬下巴，示意他把头剃了。

总算保住一命。牛五郎哭笑不得，但还是把头剃光。代替寺庙的小和尚八郎，姿态古怪地跪在砂地上替死去的同伴诵经超度。

夏天的时候，比良山群峰中的打见山与蓬莱山终日都涌出白云。放眼望去，云层汹涌，保持着这样的姿态，也不移动。但七月将尽，不知

何时就变成一道宁静流淌的秋云。

弥平次讨厌秋天。没有比秋天更令他苦恼的。心中像有无数小创口，一经秋天的寒气，火辣辣的痛楚就无法忍受。

这也许就是孤独吧。

弥平次一想起去年秋天小谷城的事，就忍不住狂吼，发泄情绪。这种情况每隔三天就来一次。今年，又多了阿良一件心事。

一想到阿良，他就不分时间场合地咆哮起来。那吼声有时会转为低沉的呻吟，有时像真正的猛兽咆哮，张口大叫。

他的下属每每听到，都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恐惧。他像一滴血也没有的怪物，仿佛在向什么东西宣战。

刚到八月后不久的一天半夜，叩门声惊醒了弥平次。好像是用整个身体撞击，那么大的动静。弥平次大声问：“谁！”说着走下土屋，“谁！”他又问道。

“是我呀。”

弥平次浑身一激灵，还能有谁，是阿良的声音。

他打开屋门，与刹那流泻进来的月光一起，阿良摇摇晃晃走进来。这一瞬，弥平次甚至怀疑走进来的只有阿良的魂魄。她失魂落魄，像是拖着一条影子，脚下踉跄。

“你这笨蛋啊！”弥平次怒道。不知为何，对阿良的爱怜之意突然化为满含悲哀的怒火爆发了。

“弥平次！”阿良叫了一声。她那弥平次一日也不曾忘记的美丽面容，朝弥平次望了一眼。突然整个身子都倒向弥平次宽厚的胸怀。

弥平次不知所措，不知该打她，还是推开她，还是抱住她。等他回过神时，他双手已将她抱在怀里，嘴里不停地“哦……哦……”着，不知是什么意思，但无疑是一种安慰。

这时弥平次发现自己怀中阿良纤细的身体突然折断似的瘫软下去。

抚了抚额头，烫得厉害。

“你这笨蛋！到哪儿瞎逛，把身体弄成这样！”弥平次急坏了，把阿良抱进屋，放到自己床上。他一心要把火烧旺，朝炉内扔柴薪。不一会儿，火苗熊熊燃烧，几乎要烧到屋顶。

火焰的光亮里，阿良已憔悴得脱了形。虚弱地半开着口，胸口剧烈

起伏。

看到这样的阿良，弥平次想，是什么人把她弄成这样？

决不能让他活下去。就是旅途中没有照顾好她的人也该统统杀掉。

“居然把身体弄成这样，跑到哪里去了！”弥平次站起来，提着水桶，踏着初秋清冷的洁白月光，到山坡下的河边汲水去了。

提水回来，他将布片浸湿，覆在阿良额上。她不住呻吟着。弥平次自懂事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此不安。

“你等着，等到天亮，我就有办法了！”他小声自语。他想把坂本一带有名的医生叫来。如果不来，就把他们扒光了抓来。这时，他注意到阿良的呻吟中在念着什么，便将长满须髯的脸凑近。他听到的是断续微弱的呼唤：“疾风……”

弥平次心里陡然一沉。再仔细听，阿良痛苦的喘息里，念叨的正是“疾风”。

“疾风？！”弥平次坐直身体，呆呆地看了她一会儿。想到自己还没有为她找到疾风，实在无颜面对她，心里很抱歉。

他顿觉面上无光，非常沮丧。

“你再等一等，这一次，我一定认真去找。”

阿良仿佛没有听到弥平次的话，仍在呻吟中不时虚弱地呼唤着疾风。

仿佛是被这呼唤驱赶，弥平次离开了阿良枕畔。

“疾风！”她的声音固执地追到炉边。

“知道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弥平次被触到痛处，不想再听。他盘腿坐地，两手相抱，强迫自己听后窗下竹叶的摩挲声。

直到清晨的晓光从天窗洒下，弥平次也没有打一个盹。

他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为这个可爱的女子，片刻也不能大意的女子，找到疾风之介。

二

次日，阿良退了烧。好像在外流浪的那段时间完全没睡过似的，一旦睡着就怎么也不醒。除了一日三餐，她睡得死沉。

直到第七天，她才离开床。

阿良一起床，弥平次又不安起来。总觉得她什么时候又要出走。事情发生过一次，就还会有第二次。

“疾风之介我会帮你找的。”弥平次觉得还是不说这个好些。这时阿良总说：“谁要你找。”她话语带刺，与其说是针对弥平次，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命运。

“不，我会给你找到。你等我一年。”

“要一年！”

“太久了么？那么，半年如何？”

“我现在就想见他。”

“别说这些不可能的。要是半年也嫌长，那就等三个月。

三个月怎么样？”弥平次一谈此事，就要与阿良讨价还价。

虽然他对找到生死不明的疾风毫无自信，但无论如何总要先打消阿良逃走的念头。一想到她离开后半年的生活，弥平次实在不能再忍受。

一个多月后，阿良提出要去比良山看望父亲。弥平次没有反对，就派五名随从，带了许多土产礼物，把阿良送到比良山中的村落。和逃去其他地方不同，阿良在比良山有明确的居所。弥平次只能忍耐此事。

“去比良也好，回这里也好，随你自由。”弥平次努力表现得很大方。可自从她离开后，他又变得很沉默。

阿良一走，好像周围的环境也突然变得苦涩粗糙，令人烦躁。而且，他一度遗忘的战斗的热血——曾是他生命唯一的意义，又在体内澎湃起来。

不过，阿良比约定的半月之期早几天从比良山回来了。

那片土地已不再会出现疾风之介，因而对阿良完全丧失了意义。

九月中旬一过，一种茶褐色的水鸟成群从各处飞来，飘在湖面。这种鸟一出现，湖北一带就开始冷了。这是阿良从比良山回来后十多天的事。

那日一早就天色阴沉，好像马上要下雨。早晨还刮着北风，中午就变成西风。树木剧烈摇摆，发出可怖的声响，一整天都包围着弥平次的屋子。

黄昏时开始砸落硕大的雨点。雨刚开始落下就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看来要有一场暴风雨啦！”

弥平次为给房子加固支撑，正在土屋里准备雨具。这时，叫阿源的年轻人飞奔过来：“被、被一刀劈死了！”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额上不断落下水滴，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

“谁被劈死了？”弥平次缓缓问道。

“老八、阿坊、六角，都被杀了。”

“一共三人？”

“还有五郎、阿鸢。”

“五个人？”

“还有权太、左卫门，还有……”虽然不知出了什么事，但牺牲者的名字不断从阿源嘴里冒出来。

“对手到底是谁？”弥平次呆若木鸡，板着脸问。

“不太清楚。是个很厉害的武士，大家都是被他斜劈一刀砍死的。”

“嗯。”连左卫门都能砍死，可见是相当的高手。左卫门是越后还是哪里的浪人，最近因为他的高超武艺才收编入伙。能把他劈死的人，必然身手非凡。

据阿源称，他年轻的同伙不知是寻衅斗殴还是偷东西，在大崎的水边和那武士打起来。不一会儿就有三人被杀了。

起因大概就是如此。

事发后不久，年轻武士一时消失。但黄昏时又在村头发现他。于是二十多人追上去，把他逼到湖边山崖。结果他把追来的人砍得落花流水。胆小的人只有远远包围着他。

“尽做些丢人的事！”弥平次冷冷道，但手下被一个个杀成这样，也不能袖手不顾。

“好吧，我去。”弥平次道，朝窗外看了一眼。

暮色四合，外面已经看不清。狂风暴雨，一片黑暗。只有可怖的呼啸，不知是风声还是雨声，在狭窄的庭园内汇成漩涡，扭曲乱滚。若走到湖畔山边，天色必已全黑。是拿枪，还是提刀过去，弥平次略作躊躇。下一瞬便大声喝道：“阿良，拿枪来！”

阿良取来长枪，默默交给弥平次。

“我去了！”弥平次道。

“天黑，山坡路滑，弥平次。”他跨出土屋的门槛，才听到阿良的话。

他想，我要去拼杀，她同我说天黑，山坡路滑。这些话多可爱啊。

但刚往风雨中走出一步，他就被狂风刮到六尺之外的竹林中。手里拿着枪，好不容易才站稳。真是好大风。

“阿源，跟上来！”弥平次大叫一声，重新竖起枪，再度冲向风雨漩涡的中心，但又被大风推回。

黑暗中，弥平次的枪被风刮起，像歌舞伎在台上四下踱步似的走了两三回，最后还是把枪紧紧夹在腋下，躬身在风的罅隙中一步步缓慢前行。走出自家前庭，狂风从身后袭来，他在狭窄山路上跑得飞快。

弥平次出去不过半刻，继阿源后，村里一位叫幸吉的年轻人第二次跑来报告。

“老爷呢？”

“刚刚出去了！”

幸吉的伤口被雨水浇透，刚冲进家时，脸色惨白。不一会儿湿透的额头上涌出鲜血。

“那人太厉害了！大家都被砍死了！”

“弥平次去了就不要紧啦。”

“唉，不知道会怎样。反正对手不是寻常之辈。”

听幸吉这么说，阿良不安起来。

“会有危险么？”

“这个……”

阿良沉思片刻：“可恶！好吧，我也过去。”语罢跑进自己房间，取出短剑，紧握在右手，收入怀中。到里屋去了一趟，又飞快跑回土屋。

“罢了，太危险了。你可不能去，我也不去啦。”

“说什么呢。我不会受伤的。只要用这短剑刺进对手的胸口就好了。

跟我走吧！”阿良走出土屋，两袖交叠在身前。

略微侧身，游走在大风中，步速飞快。这走法比弥平次高明许多。

三

弥平次将长枪尖端压低，步步逼近对手。

高处风力本应最剧，但周围树木繁茂，风声虽然凄厉，身体行动却还自由。

暴雨倾盆，不断砸落在地。弥平次满头满脸、握枪的指尖都不住淌着雨水。

他刚跑到这里时候，曾不顾一切进攻了两三次。但发现对方确非等闲之辈后，开始静待对手出击，自己再不贸然出手。

他已忘记了风声和雨水。相隔两间远的距离，全神贯注，只听见这夺命武士的呼吸。

偶尔，弥平次从腹底运气，发出嗷呜的吼声，并随之稍稍变换位置。

“来吧！”对方打破面前的黑暗，大喊一声。

一听到这声音，弥平次突然意识到，对手的音调、发声的魅力，都并非初次所闻。

他一面忍耐着挺枪上前的强烈欲望，一面回忆究竟是什么时候，自己也有过完全相同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时候？一面思索，一面步步紧逼。

就在此时，对方突然纵身后退，在黑暗中叫：“不是弥平次么？”

“镜弥平次，不是么？”又大声喝问。

弥平次大惊，几乎要张口大叫“疾风”，却狠狠咽了下去。是疾风吗，是佐佐疾风之介吗！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嘴快张大得裂开了，马上就要叫出“疾风”，却又大吼一声，以全身气力刺出长枪，又将枪收回，几与地面齐平地躬身等待对手的回击。

“难道不是弥平次，不是镜弥平次么！”对方还在大叫。

那声音虽在风中吹散大半，却还是送进伏在地上的弥平次耳中。

弥平次听到这声音，却发狂似的起身猛扑。

两个身体冲撞在一起，又立刻分开。飞身出去时，有冰凉的东西划过弥平次肩头。

回过神来，弥平次又追向对方。他已化身魔鬼。是杀死对方，还是被对方杀死。他在松树下绕了两三圈，不知为何反被对方追逐。

这一次，从背后过来的第二刀又砍中弥平次的同一处肩头。他已是受伤的猛兽，费力摆正架势。泥水冲刷过的地面露出石头，仿佛河床。踩在其中的双足不知何时已光裸。他握着枪，又一步步逼近对手。

对手一定也受了伤。在松树下刺出的一枪的手感，依然很清晰。不知是右脚还是左脚，总之是下半身的下部，正是清晰的刺中的感觉。

弥平次决心要杀掉疾风之介。明白对手是疾风之介的瞬间，一种从未想象过的感情攫住了他。正是那个从自己身边夺走阿良——那个可爱的女子——的男人，决不能留他活在世上。

忽然，一阵狂风袭来，似要将高地的树木一棵不剩地刮断。湖上波涛飞沫越过几丈高的绝壁，和雨水一起打落在

崖边。

正在此时，有一瞬，风声忽止，周围似乎形成真空般的风谷。弥平次又趁此从地上跃起，想要决一胜负。紧接着，他的身体像一道细长的武器，朝着绝壁尽头松树桩底部的对手飞身而去，宛如一道寒光。

[1] 位于滋贺县，近江八幡市所属琵琶湖水的最大岛屿。

漩涡（二）

—

猛力戳下去，才发现刺中的是松树树干。

弥平次立刻拔出枪，但拔不动。他只好一脚踩住树干，用尽浑身力气，抓住枪柄往外拔。

狂风暴雨，碎石还是砂砾扑打在脸上。越过断崖的滔天水浪袭中他的全身。踩着松树的脚一滑，站不稳，前后摇晃了两三步。弥平次的身体以长枪为中心，翻了个跟斗。

跌倒的瞬间，感觉有一抹冰凉，从眉间笔直淌到脸上。

危险！弥平次暗道。他以为第二刀还会砍来，本能地蜷起身子。突然又一阵波涛拍上断崖，重重落回去。

弥平次被波浪打出去滚了两三间远，跳了起来。手里紧握着枪。但枪太轻了。这才觉察它已当中折断。于是弃枪拔刀。

他全身已化作死斗的一团烈焰。对方是疾风之介还是

谁，他全不放在心上。只知道面前是必须砍倒的、武艺比自己略高一筹的劲敌。

弥平次举刀，又不顾一切地逼近。三次靠近对方，三次被他砍回。他想，这次是最后一次进攻。或者像许多手下一样被咔嚓斜劈，或者把对方的天灵盖一劈两半。二者必居其一。

想到这是最后关头，弥平次突然冷静下来。那恢复冷静的头脑，正等待最后一搏的机会。崖边肆虐盘旋的风雨声，波涛掀起的浊浪，都离他远去。在他想来，自己仿佛被旷野中的月光照亮，正暴露在对方眼中。

六尺远的黑暗里，有什么明显的异样。刀尖的寒光，是唯一划破暗夜的白线。那森然的寒光似乎随时都要朝他劈来。

当寒光突然朝下一闪，想是对手已将刀尖指向地面。间发不容之际，弥平次的身体像闪电一样飞起。

双方剑柄护手着实相击，铿然有声。暗夜里两道白光纵横游走。已是殊死搏斗。

“呜噢！”

“来吧！”

大风断续，割断他们的声音。

“看刀！”随着肺腑发出的怒吼，弥平次搏上性命，向对手杀去。他高高抡起刀，朝前踏出一步，奋力砍下。而这一刀落空了。对方好像啊了一声，向背后闪去。弥平次一惊，真是奇妙的时刻。他摇摇晃晃跟跑了几步，脚趾紧紧抠住地面，才稳住身体。

他好像被狐狸迷惑似的，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举刀挥刀，复大面横扫，再蹲身用力朝地面挥砍。没有！地上也没有！而且万万没想到这里已是断崖的尽头。

他大惊，急忙后退五六步，跌坐在水坑里。方才完全没有注意到的风雨，如今一齐向他袭来。狂风怒吼，树木低咽，倾盆大雨泼天而来。

“弥平次！”有谁在叫他。

“弥平次！弥平次！”又是几声。他想答应，但发不出声音，只是呜呻吟吟。风雨漩涡中，他摔倒在地，张着口，饮下风雨。

“弥平次！”过了很久，声音终于靠近。非常清晰，是阿良的声音。

他呻吟着。阿良的手从地上慢慢摸索过来，触到了他的身体：“怎么了，弥平次！”

“嗯……”

“你受伤了么？”

“嗯……”

随后，弥平次感觉阿良的手在他身体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地抚着。

“手脚都还在。”

“嗯。”

“哪里受伤了？”

“嗯……”

“你清醒些呀，对手到底怎么样了？”

“掉、掉下去了。”这时，弥平次终于从喉咙里挤出声音。

“掉、掉下去！从、从那里掉下去！”弥平次叫起来。说不清是恐惧，还是可怖，还是安慰，一种莫可言喻的激情令他浑身颤抖。

“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别过去，是悬崖，危险！”

“悬崖？！从悬崖上掉下去？”阿良说罢，沉默片刻。又突然起身，离开弥平次，伸手探索地面，朝那边爬去。

“别、别过去！危险！”弥平次大叫，阿良不理睬，继续朝前爬。

果然，手摸触到岩角，地面突然消失，正是悬崖绝壁。

从下卷起的波浪扑打在阿良脸上。

她朝崖下看了看，远远地听见惊涛裂岸。又爬回地面，抓住弥平次的衣领，摇晃着：“弥平次！刚刚那个人是不是也喊过你弥平次、镜弥平次？”

弥平次大惊：“我，我没听见！”不知是鲜血，还是汗水，还是雨滴，都咽了下去。

紧接着又是一阵可怕的风雨。有什么东西突然吹来，猛地挂在弥平次头上。用手抓住看，原来是折断的树枝。

“我，我没听见！”弥平次紧攥着树枝，在风雨中摇晃着站起身。到后来声音含糊得连自己也听不清：我没听见，要是听见了，那还得了……他提着刀，踉跄而去。却一头撞在树干上。避开这棵，又撞上一棵。

二

弥平次身上受了十来处伤。在松树下绕着走时，从背后来的一刀砍中左肩，几乎划过整个后背。这道伤口最深，其他都无大碍。

比起这些，还是拔枪仰面摔倒时，本就不忍卒睹的脸上又结结实实多了一条纵向的伤口。这令他极为不快。脸上全肿了，浑身发热，心情郁郁不堪。

他在床上几乎躺了两天。

疾风之介从那悬崖上跌落，应无幸存之理。十有八九他已在岩石上摔得粉身碎骨。

可是捡回一条性命的他躺在床上，毫无胜利感可言，实在受不了。就因为那时自己砍空了一刀，踉跄了五六步。如果闪避身后的疾风之介并没有跌落悬崖，一定能从容不迫将自己劈中吧。

弥平次一想到疾风之介从悬崖上摔下去，就忍不住嗷呜惨叫。并不是因为自己死里逃生而感到安慰，却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可恶的遗憾的事。

那时，即使自己背部被砍伤，也不会就这样被他白白砍一通。自己会挥刀大幅横扫，把疾风之介下半身狠狠砍中。

谁能活命，就看那时的运气。如果可能，还想跟那个年轻人决一胜负。可惜他已经掉下悬崖，实在遗憾。

暴风雨中接近半刻的殊死搏斗，一帧帧在眼前，令躺在床上的弥平次不得安眠。他烧得昏昏沉沉，这些场景却一丝不差地在脑海中再现。

他口中仍不时喊着杀声。想到一枪刺中疾风之介大腿时的兴奋，不由睁大了眼睛。同时，也想起自己背上那一刀，又辗转难眠。

这样过去了两天两夜，弥平次起床了。好不容易摆脱了厮杀的兴奋，不再有一幕幕再现的情景令他烦恼。但取而代之的却是重见阿良的酸辛。

“真的没听见么？没事没事，也许是听岔了。只是我那时候真的听到有人在弥平次、镜弥平次地喊你。”

其实她自己也不清楚那到底是幻觉还是现实。在那样的狂风暴雨中听到那样的喊声，确实奇怪。然而也许是因为风向把声音送到耳边，也不是不可能。

阿良自己也觉得自己过于执拗，反复回忆着那坠崖武士搏斗时的呼喊声。如果是镜弥平次认识、武艺又很高强的武士的话，那除了疾风还会有谁呢？但是阿良也没法儿把怀疑说出口。

每当问起这事，弥平次都有些不自然，态度也很固执：“我，我没听见！”他强调根本没听见阿良提到的那个武士的话。

而阿良不在周围时，他总是在后门或土屋内嘟哝：“哪能听见？听见了还得了！”

他不断重复给自己听，也许什么时候自己真的以为没听见过。

暴风雨过后第三天，为死在疾风之介刀下的人们举行葬礼，一共六人。还有七人受伤，当时以为是死了。

亡者各自埋葬在他们出生的村落。超度的法事在湖边崖上举行。所

谓法事，也因出了这样的事而极为简单。

寺里的八郎和牛五郎在很大的松树根下搭起的佛坛前诵经。

诵经完毕，三十来位壮汉围坐饮酒。坐在正中的弥平次脸上肿了很长的血印，沉默不语，很难得只拿了小酒杯饮酒。

三天前的暴风雨已无迹无踪，湖上很平静。微风吹皱湖面的涟漪。初冬的阳光懒洋洋映着涟漪。

方才不知去哪里的阿良又回到座中。

“山崖下打上一只遇难船，哪位过去瞧瞧？”她站在那里，环视在座诸人。

“或许会捞出来两三个人呢。”听到这里，弥平次脸色变得难看。

年轻人们正喝得尽兴，都不大愿意起来。

“都是些死人，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死都死了，放到明天也不会跑。”

他们七嘴八舌议论着，谁都不起身。

“说什么呢。我想看看那个从崖上掉下去的武士呢。”阿良道。

“想看那个恶鬼？原来如此，说不定已经捞上来了呢。”

说着有一人站起来。

“你想去哪！”弥平次大喝一声，“晃什么晃，坐下来喝酒！”语气非常严厉，那巴巴站起来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是”，又坐下去。

阿良默默朝很没好脸色的弥平次那里看了会儿，又道：“加东次，你跟我过来一下嘛。”

“我么？”衣衫披在头顶，正大碗喝酒的加东次抬起头，“也不是不能去……”他悄悄瞥了眼弥平次，仍披着衣衫，懒洋洋站起来。

“加东次！”弥平次怒道，“你要去哪？”

“去哪儿……那个……”

“就你腿快。”

“是……”

“瞧你什么样子！”加东次觉察出弥平次强作忍耐的平静口吻下暗含的怒气，慌忙又坐回去。

他刚坐下，弥平次站起来，似是无意道：“我去看看。”

语罢缓步离开。松林间穿行的弥平次的身影，在午后冷清的日光里，显得有些落寞。

阿良随后也追过去：“我也要！”

“我一个人去。”弥平次也不看她。

“我想去。”阿良重复道。弥平次冷冷道：“我一个人去。”此刻的弥平次异常顽固。

“我自己也想去啊。今天弥平次这是怎么了？”

“不，我一个人去。”

“你说什么呢，好吧，随你去。”阿良气鼓鼓，转身回去了。

她回去后，弥平次终于松了口气。他非常担心断崖下打捞起的溺死者中就有疾风之介的尸体。

弥平次从山崖走下礁石散布的湖岸，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头，来到打捞尸体和沉船的高地边。

岩石间有两具尸体，一半泡在水里。从着装一眼就能看出，两人都是渔民。

知道里头没有疾风之介，弥平次心情立刻轻松起来。

他回到高地的酒宴，道：“那里躺着两个死人，谁过去给埋了吧。”又对阿良道，“那些不吉利的东西，你还是不看的好。”语气已与之前完全不同，变得非常温和平静。

三

佐佐疾风之介端坐在床上，屋中光线黯淡。说是黯淡，可既不是夜里，也不是黄昏，而是刚刚过了正午。大白天却紧闭着防雨窗，木格与窗户缝隙间漏进的光线是屋中仅有的明亮。显然，是寺庙的一间屋子。

“因为某种缘故，我们不希望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防雨窗也不能打开，可以么？”这是昨天早晨，过来送饭的中年武士对刚刚能起床的疾风之介说的话。

“我明白了。”疾风之介答道。之后，疾风之介谨守约定，不出门，

也不从窗缝向外窥视。其实不用看也知道，这里距琵琶湖不远。这是被送到这里的途中迷迷糊糊的记忆。

虽然方向并不清楚，但他判断这里很可能是望得见湖面的半山腰的某处古寺。

无论在哪里都无所谓。对于完全没预料到的、任由命运送至的地点，疾风之介并没有太大兴趣。就像风将树叶吹到某处，自己也是随风而来的吧。

原本他也没有明确去某地的目标，就从设乐原到近江来了。说是自己走来，不如说是被什么驱使而来。究竟是什么呢。希望？不是。野心？多蠢！那么，是梦吧。可是，梦又是多么可恨的词语啊。生逢乱世，还有什么梦！人们不都纷纷死去么。男女老少，父母子女，都在杀人，又都被杀死。

难道不是都死去了么。

什么都是虚空，什么都是无奈。虽然虚空，却也不想死去。因为自己已经重生。一直想活着，想活下去，才会重生。与六角氏大战时，小谷城陷时，长筱之战时，以及与那个可恨的、湖边山崖上的、令人诅咒的、纠缠不休的长枪决斗时，他都一次次要活下去。

啊啊，连从崖上倒栽着摔下时也想活下去！疾风之介一想起那时的种种，全身仍战栗不已。

躲过对手锋利的刀尖，飞身后闪时却踩空了。朝着无底的深渊坠落，坠落，坠向无底的黑暗。那一刻多么漫长。为什么那时回想起那么多人的样子。父亲，母亲，阿良，弥平次，十郎太……最后是加乃。刚要伸手去抱加乃白皙的脸庞——那一刻自己向后转了一圈，却又被可怕的力量拽往地狱去了。

浑身痛楚，行动不便。我被冲到岩石与岩石之间。坎坷不平的石头硌着肩、背、腰。我鼓励自己，不能松开加乃。

可是只有我一人。被救上船时，才意识到自己只有一人。船上有三个浑身湿透的武士。那时，清晨白色的光芒令我目眩。

即使被夹在岩石之间，任由波浪冲击，我仍然想着要活下去。无论如何都不能死去。

不管什么情况，我到底都不会死。我想有不同寻常的死法！没有那样的死之前，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死。不过，那是怎样的死法？那是我，佐佐疾风之介，笑着满足地死去。在没有这样的死之前，我绝不想死！真有那样的死法么？也许有吧。我想是有的。燃烧、翻卷我的生命，向死而生的死！

“你伤势如何？”这时，纸门被拉开，一直送饭的那个中年武士走进来。

“就被石头撞伤，并无大碍。”

“脚呢？”

“大腿上的伤大概四五天后才会痛，现在也没什么感觉。”疾风这样答道。武士说：“有时候，我很想把你带走。”

有什么异议么？”

这声音与平时有些异样，疾风之介发现他一双小眼睛里也闪出严厉的光。

“但凭你，反正我这条性命也是你救回来的！”疾风之介迅速回应。而后意识到完全未知的崭新命运正朝自己而来。

虽然不知是什么，但去总比不去好。

“看起来您也是反对织田氏的？”疾风仅凭直觉，试探着自己新命运的真面目。

“的确如此。”那武士答道。

“那，这么说来……”疾风之介似乎猜到了什么，浮起一丝微笑。刚要开口，对方阻止了他：“不不，我那里只是丹波山中的无名小城。恐怕你不知道吧。城里也就两百人。

不，加上你就两百零一人啦。”

说到这里，武士终于大笑起来。那笑声十分爽朗。

舟祭（一）

—

丹波属于明智光秀，是长筱合战半年以前，即天正三年正月的事。

明智光秀受织田信长赏赐丹波一国，紧接着，着手平定新封地。率领五千军队，于二月进驻丹波。

在明智的威压之下，龟山城率先开城，而后各地据守小城的土豪也纷纷投降。只有从前长期统治此地的波多野一族坚守几处小城，虽然他们并不欢迎光秀的到来，但至少表面看来，明智军并未耗损太多兵力，就获得在丹波一带发号施令的地位。随即以龟山城为据点，以明智光春、光忠为中心，以及任用新近加入明智阵营的土豪，得以颁布新国政。

但是，时势并不允许明智军长留此地。织田信长将要发起新战争，明眼人都知道明智军很快就将主力调离新领地。

丹波各地的土豪们等待这一时机的到来，内心欲望蓬勃，希望驱走新领主的势力，恢复各自曾经的权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波多野秀治与波多野宗长兄弟二人。

佐佐疾风之介被琵琶湖上的丹波武士搭救后，正是秋色深浓的丹波群山被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笼罩之时。如果明智光秀的军力有所移动，丹波各处必会与从前一样分割成小股势力，无数小规模战争也将四处纷起。

佐佐疾风之介迎来的新命运，便是被与波多野同属一派的人带到丹波山中的小城誉田城中。上天赐给疾风之介的新主公正是誉田城主——誉田为家。

疾风之介开赴新任地之前，为了养好暴风雨之夜在湖边高地所受的枪伤，从秋到春的几个月，不得不暂居在琵琶湖北的大崎与今津之间的山中荒寺。

救他的三名武士中的两名没多久就消失了，只留下最年长的三好兵部陪着他。他为打探明智光秀的动向，装扮作浪人，潜伏在明智活动的湖边一带。

三好兵部性情稳重，没有沾染这个时代武士惯有的暴躁脾气，风度朴实，温厚朴讷，确实是丹波深山里恪守礼仪戒律的乡村武士。

有一回，他们喝酒谈天。疾风之介问：“你们觉得凭两三百个人，能组织田家的反？”

“誉田人数的确有限。但丹波其他地方还有不少有骨气的武士，散居各处，据守城池。一旦时机来临，大家都会同仇敌忾，共同抵御织田军吧。”三好兵部似乎确信他们能与织田大军打一场漂亮的仗。疾风之介眼前浮现出设乐原之战中，武田军万余名勇猛的武士，在栅栏前全部被枪火击倒的凄怆的一瞬，顿觉三好兵部的梦想太过滑稽。

织田军队经过近代组织训练，其威力绝非丹波的乡村武士可以想象。他们的想法不但可笑，也很可悲。

“你们打不过的，连一时都抵挡不了。”疾风之介道。

“也许吧。可是在丹波战死正是我的夙愿。我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都已化作丹波的泥土。”三好兵部说这些时，没有一丝兴奋，脸上是温和的微笑。他没有任何野心。既不是想出人头地，成为一方将领，也不梦想成为一国一城的主君。只是想用生命去守护父辈祖辈的土地，不受异国人的统治。事实上，三好兵部是会带着笑容以性命相拼的。

“可我和丹波没有任何关系。”疾风之介出语刁难，盯住三好兵部的眼睛。

“我们现在正希望多一人是一人，想请你助一臂之力。

不过，如果不愿意，也不必勉强。”

“那你打算怎么办？”

“既然你已经知道秘密，那就只好取你性命了。”这时三好兵部脸上的温和才消失不见。

取我性命？！他相信三好兵部真的会这么做。就算砍过来也不见得有多厉害。不过是乡下剑法而已。怕是连擦伤他也做不到。

然而疾风之介嘴上虽这样说，却不知为何对丹波山中的这座小城心动起来。那两位先离开的武士虽然年轻许多，却也和三好兵部一样无知，一样淳朴木讷。他们的眼神是疾风之介以前见过的武士们都没有的眼神。他们的眼神都有着毫无野心的清澈光芒。疾风之介心想，自己的父亲、祖父与家人们为明智城共同赴死时，大概也是这样的眼神吧。

说到明智，就会想到丹波是辅佐主公复兴的明智光秀的领地。如果去那里，当然要和明智军交战。虽然都叫明智，可疾风之介已与之没有什么联系了。虽然光秀、光春等两三人身上依然流着明智家的血，可他们的部队已完全由别国人组成。现在的明智军，是由那些与从前的明智城毫无关系的武士组成。

和这样的明智军交战，并不会有什么心痛。也许是因为丹波乡下武士的热血反与自己更接近。

“我虽然不打算送死，但也能杀那么十几二十个敌人。

反正打仗就是我的活儿嘛。”每当喝得差不多，疾风之介都会这么说。既然那两百个武士都能以生命作战，那么我也加入为之一战吧。也许会发现什么可以充实自己内心的东西。

只有这样的时候，疾风之介的眼睛才会闪烁着晶莹温柔的光泽，令加乃或阿良难以忘怀。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随时都能出发。”疾风之介在那颓败的寺庙里待得很无聊，遂催促三好兵部。

“你别急。就算你不催，这一阵也要带你过去。因为织田出兵大阪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春天以来，织田信长即将起兵征讨大阪本愿寺的传言，就连这荒僻之地也传遍了。三好兵部扮作浪人模样，偶尔乘舟去往坚田或坂本一带，刺探明智光秀的军队离开丹波的具体时日。

二

加乃在坂本的磨刀师林一藤太家落脚。林一藤太与在深沟对加乃多有照顾的老师傅林惣次是远房亲戚，已年近七十。他在当地收了几名徒弟，门户颇兴。

一藤太早年丧妻，家中除了女佣外没有别的女人。因此加乃的到来很受这家人欢迎。也许是水土改变，琵琶湖西的气候与加乃的身体更相合，所以身体比在深沟时好了许多。

不但能操持家务，也能招呼出入店里的武士了。不过要是有一点劳累过度，第二天还是会发低烧，身体不适。来到这里后，加乃时常听说关于小谷城那些熟人的消息。原以为与小谷城共同死难的人们仍然活着，有的舍下大小佩刀去做生意，有的投奔新主公。与之相反，原本以为不会怎么样的人反而与城一道殉身，凄凉地死去了。伯父山根六左卫门在城中本丸内壮烈赴死，避难伊吹山的伯母与两个孩子自刎而死。这也是来到这里后才听说的。

时代随着一场又一场战争发生巨变。渺小的个人命运在战争强力的车轮下被碾碎、抛弃，完全如虫蚁般无常。

加乃来到坂本后，收到十郎太的两通书信。他似乎对擅自出走的加乃完全没有放在眼里，写了满篇关于自己的事。

他笔迹拙劣潦草，语气也是惯有的：“……地位已渐趋稳固……”

“待到春来，即领随从登门拜谒……”那语气仿佛已做了大官，这一行字写得很小，歪歪斜斜缀在后头。

加乃很快忘记十郎太说的这些。春天来了。湖畔樱花已谢，生出绿叶。几年来形同废止的日吉神社的祭礼，今年又要正经办起来了。不料就在坂本市街热热闹闹准备时，立花十郎太突然造访了加乃。果如信中所言，他真带了三名随从。大约是心情之故，他的言谈举止比一年前稳重不少。

加乃将十郎太请进一间屋子。

“虽然稍稍早了些，不过我还是来啦。”他道。

加乃一开始还没有理解十郎太此话何意。他继续道：“疾风之介大概已经死了吧，希望你不要再想着他了。”加乃听到这里才微微变色：“还没有到一年的期限。”

“所以我刚说，稍稍早了些嘛。早了一个月。”

“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也行，我可不信这段时间疾风会出现。”

“那也说不定。”

“别犯傻啦，那家伙已经死了。”十郎太说这话时，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力。只要那家伙确实还活着，说不定真会出现。这种吊人胃口的感觉实在讨厌。如果真出现，就必须把他杀掉。

十郎太为驱散自己的恐惧，改变话题继续聊下去：“下次过来时，随从也会多几个呢。只要有仗打，一切都好说！”

他强调，什么都好说。十郎太认为，主君丹羽长秀不去打仗，而被任命为安土城^[1]建设的官员，实在太不值当。

“可是安土城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呀。这里的人每天都这么说呢。”加乃道。

十郎太便切齿道：“搬石头到哪能挣出千石来？筑城之类的活儿最无聊了！”又絮絮叨叨说，最近也许会去征讨纪伊的真宗门徒，即使不幸落选，离征伐中国^[2]地区毛利家也不远了。那可是一场大战，自己绝不会错过的。说到后来，仿佛是要画上休止符似的，一双大眼睛从加乃脸上离开，望着远处：“交战！交战！”仿佛是在凝望着战场。

他还是老样子，加乃倒不觉得厌恶。如果疾风之介当真已不在世

上，也许自己真会选择这位年轻武士。这种拼命往上爬的男人固然单纯了些，却也有某种魅力。

但是，只要疾风之介尚不明生死，自己就绝不会接受这个男人。即使一生无法相会，只要疾风之介仍在世上某处活着，对自己而言，立花十郎太又算得了什么呢。

“如果两个月以后疾风还不出现的话……”最后，十郎太又重复道。

“一定会见到他的。”加乃冷冷道。

“你可真傻。”

“不知为什么，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这感觉真够讨厌。”的确，对十郎太来说，这种感觉太讨厌了。他满脸不悦，又想着如果那时把他杀掉就好了。说完刚才一番话后，他结束了约略半个时辰的访问，带着三名随从赶赴明天夜里的执勤，雇船回佐和山。加乃送他到码头。

三

一个月后，十郎太又来了。要他忍耐两个月不见加乃，可实在做不到。而且觉得不等两个月直接过来也不打紧。日吉神社祭礼前一天，听不当班的同僚说要乘船去坂本，十郎太再也忍不住了。

他与几名同僚在祭礼当日清晨来到坂本，即与他们告别，立刻到林一藤太家造访加乃。

加乃一反常态，穿着簇新的衣裳出来。十郎太一怔，有些不好意思：“本来还有一个……不过我想来看祭礼……”

祭礼与十郎太联系在一起，总有些不自然，多少不太协调。

“来看祭礼……”加乃说着，不由觉得好笑。原来除了打仗，这世上还有十郎太关心的东西。

“可真是难得啊。”加乃无心讽刺，讽刺的话却已出口。

十郎太不予回应，只是盯着加乃。似乎只有看够了她，才完成此番相会的目的，随时都可以回佐和山去了。实话讲，他对喧嚣祭礼中拥挤的人群、莫名的神舆毫无兴趣，连半刻都不想待。

“傍晚，神舆会在七本柳的岸边乘船去唐崎呢。”

“这样啊。”

“好几年都没有过这样的舟祭了呢。”

“那一定很了不得吧。”十郎太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与加乃相会的时间，本希望尽量拉长。可居然自己不想把这愉快的时间延长下去了。

“那么……”他开口道，要结束这番对话。而且也不得不这样说，因为两个人已经无话可说。

十郎太与加乃相会，三言两语之后，就惊诧地发现，已到了别离之时，心头涌起绝望。然而加乃却道：“黄昏时，我要坐船去唐崎逛一逛，你也一起去么？”

十郎太咽了下口水。一起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有些受宠若惊。在设乐原战火中砍下敌人首级时，也没有这样强烈的幸福感。

“申时，神輿会在渡口聚集。我想那时去。”

“那么，我到时再来陪你。”说罢，十郎太逃也似的与加乃告辞。可是到黄昏的这段时间该怎么消磨？街市里到处都

沉浸在他很难理解的祭礼的兴奋中。他离开闹市，沿着湖岸朝坚田方向踽踽而行。昨夜在船上喝醉了，几乎没睡一会儿，很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

十郎太在离坂本城区约十町远的湖畔芦苇丛中发现一艘空船，他走上船，仰头躺在万里晴空下。初夏的阳光有些热，十郎太也不在乎，闭上眼睛。他想着只要在这里睡上一会儿，就快要和加乃一起乘舟。加乃的脸也渐渐浮现在眼前，他就在这幸福中很快沉入梦想。

他醒来时，日已西斜。睡饱过后，映入眼帘的正是静静栖息在不远处湖面上的水鸟。他觉得腹中饥饿，打了两个大哈欠，站起身时，突然想到和加乃的约定。那约定与现实如此遥远。

他起身在岸边洗了把脸，担心迟到，朝坂本城中走去。

半路中奔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歇了阵，又继续跑。

他庆幸自己跑了一段，加乃与林家的两位女仆和一位少年——林一藤太的外甥，刚从家里出来，正在等着他。

他们乘一艘能载十人的小船，同行的还有染坊的一家三口。船从坂本城外的岸边驶出，湖面上已有几十艘同去看祭典的小船，朝唐崎而去。

加乃打开带来的食盒，十郎太毫无顾忌大吃起来。回想起来，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什么。

七本柳岸边聚集的人多如蚁群。湖畔黑压压的人群与神乐的谣曲与太鼓声混在一起，自水面飘来，送入十郎太耳畔。日吉神社下七个神社的神舆遵循古礼，各自被送上船。

十郎太看见加乃美丽的侧脸，朝着湖岸顾盼。

“大宫的神舆已经上船啦，后面的小船上大概是神马。”

加乃静静道。一会儿又说，“这回是八王子的神舆。那周围立着四棵竹子，上头都系着界绳^[1]呢。”

十郎太望着加乃的侧脸，点点头。他脸色消沉，比任何时候都显忧郁。他从出生到现在，从未置身过这样异样、平和、幸福又寂静的氛围。在这里眺望湖岸舟祭的扰攘，也仿佛与人间毫无干系，成为风中摇曳的自然景色的一部分，听来竟有些寂寞。

十郎太对于加乃描述的神舆、神马、界绳、七家神社的神舆船、多少艘供奉船，并没有仔细辨别，也没有心情细看。这不可思议的一切，只要闹哄哄地进行着就足够了。

他乘的船来到唐崎附近的一株松树下时，周围已聚满同样来游玩的船只，等待即将抵达的神舆船。

初夏的夕阳已落山，晚风徐来，船在浅浅的波浪中荡漾不止。

他登船以来，几乎没有跟加乃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说些什么好呢，完全想不出来。

渐渐，暮色将湖水染成黑色时，水面上远远驶来几十艘神舆船，船上人头攒动。

正当十郎太想着接下来会有什么场面时，他突然大惊，目光死死盯在一处。

一艘船拨开湖面遍布的船只，离十郎太的船隔着五六艘远的地方缓缓而来。十郎太凝视着船中央立着的男子的侧脸，无法言喻的不快令浑身颤抖。

十郎太的视线已无法从那人身上离开。不安的心情笼罩着他，他担心如果自己视线一转，加乃就会朝那里望去。

很快，十郎太失去血色的额上淌下大滴汗水，砸在他膝上紧握着的右拳上。

[1]琵琶湖东岸安土山（今滋贺县近江八幡市安土町）之城池。织田信长建造。

[2]即日本的中国地方，指本州岛西部，今有鸟取、鸟根、冈山、广岛、山口五县。

[3]一般写作“注连绳”，指为阻止恶神入内而在神前或在举行神道仪式场所周围圈起的绳，表示神域的界限。

舟祭（二）

—

有生以来，十郎太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痛苦漫长的煎熬。

他盯着那船上立着的人的背影。因为除此之外，他无法有任何行动。这个世界上，最害怕出现的人——佐佐疾风之介那个家伙，居然出现了。

居然在此时此地，这个可恶的人出现了，而且还那样笔直地站着！

首先要冷静。十郎太告诫自己。冷静之后怎么办？他满心焦躁。怎么办？到底怎么办？他反复问着自己。可是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总之，趁加乃尚未发现，离那家伙远点儿吧！

混乱的脑海中终于蹦出了一个想法。一想到这里，又陷入绝望。前后左右都是拥挤的船只，完全没有离开的可能。

无数小船上的人群中发出一阵热烈欢呼，没有人理会十郎太的痛苦。神舆船正向观光的小船们靠近，眼见就要到唐崎岸边的一棵松树下。

就在这时，十郎太与疾风之介所乘的船之间的几艘船里，有一艘突然从水面笔直滑了出去。周围的船也在荡起的余波中移动了位置。这令人意想不到的状况必对十郎太不利，因为疾风之介的船已经朝这边过来了。如果可能的话，他真想带加乃一起逃走。十郎太浑身一阵恶寒，额上又沁出汗珠。

此刻，周围所有的船都动起来。船与船磕碰着船舷，仿佛破冰荡漾，缓缓移动。

疾风之介的船又朝这里近了些。十郎太明确意识到，自己现在太不走运了。船家简直太笨了！他在心里诅咒前头的船夫。

最后，绝望的事态终于到来。十郎太眼看疾风之介的船穿过船只，毫无遮挡地笔直过来。十郎太不由躬身，如果可能，真想拔腿就跑。

就在这时，两艘船的船舷碰到了一起。端坐船头的疾风之介的身影从十郎太眼前过去，停在十郎太与加乃的中间。

十郎太大惊失色，下意识探出身，双手去推疾风之介的船舷。他想

用力把这可怕的东西推得远一点。就在这时，他清楚听到加乃“啊”了一声。他已不顾一切，无暇去看疾风之介或是加乃，两手扶着疾风之介的船，脚用力蹬自己的船舷，使出了满身的力气。两艘船剧烈摇晃着分开了。

十郎太的身体架在两艘船之间，两手两脚和水面保持了一阵平行。不过很快，一声奇怪的钝响，水花飞溅，他落到湖里去了。

他手死死攥着疾风之介所在的船。

十郎太感觉有人揪住自己的衣领，把他拽了上去。他浑身湿透，爬上疾风之介的船。他大幅抖着身体，水珠四溅，喊道：“哈，是疾风啊！”而后回头去望刚刚拼命推开的那艘船。

船在游动。不论哪只船都不由自主移动着，汇成一股巨大的流动的集团。两艘船之间早已插进来几艘其他船，加乃那艘已经走远了。

“疾风大人！”橹声人语中，加乃细细的声音又一次传来。十郎太听到这呼喊，才想起自己事情还没做完。

“喂，疾风！我有话对你说！”他突然冲向疾风之介，又被立刻推搡开。

“笨蛋，冷静些！”疾风之介劈头盖脸怒道。

“我、我很冷静！你，你听我说！”十郎太又揪住疾风之介。

“你浑身都是水，离远些！”

疾风之介一双有力的手提住十郎太滴水的衣襟。十郎太又向加乃的船望了一眼。已经分不清是哪一艘了。此刻，所有船都发出快速的摇橹声，在水面全速航行，都朝神舆船飞驶而去。十郎太似乎暂时度过了危机。

“加乃也在啊。”疾风之介道。十郎太终于恢复镇定，抬头道：“在！你看见了！”

十郎太感觉疾风之介虽然声音平静得可怕，眼睛却一动不动盯紧自己，顿时涌起强烈的不安：“等、等等！”他本能后退了几步，急道，“有话对你说，我说了你就明白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疾风之介视线一动不动。

“知道什么？”

“什么都……”这时，疾风之介的眼神终于从十郎太脸上移开。这一瞬间，十郎太意识到疾风之介似乎完全误解了形势。这对自己是否有

利，仓促间还无法判断。

“喂，船家，找个地方靠岸吧！”疾风之介说道，十郎太任凭其意。

“大人，这会儿可难从这些船当中挤出去啊。”船家手里一刻也不停地摇着橹。手里稍歇一时，后面的船转眼就撞上来。

水面不知何时已转黯淡。唐崎岸边燃起几堆星星点点的篝火，照彻黄昏的暮气。观景人群的喧嚣，神舆船上的呼声，时有间歇，忽高忽低，山呼海啸般从已经变暗的水上传来。

顺其自然吧！

十郎太抱定主意多赖会儿，挤干袖子与衣摆。舟祭的喧嚷中，那些无比辉煌盛大的乐曲，在他听来却异常悲哀与虚空。

二

约略半刻之后，疾风之介与十郎太搭的船总算从观光船只中挤了出来，来到唐崎村头，停在湖岸异常寂静的芦苇丛中。

船刚靠岸，十郎太就跳进水里，吧嗒吧嗒踩着水上岸。

反正全身已淋成落汤鸡，对现在的他而言，再湿点儿也不要紧。

待船家把船停靠稳妥，疾风之介才跳上岸。

十郎太上岸后大步朝湖岸边的道路走去，在那里等待疾风之介。到路上是为了万一有事，可便于逃脱。

“好久不见啊，十郎太。”疾风之介来到十郎太跟前。

“好久不见，很想见到你呢。”十郎太道。

“骗人。”听疾风之介这么说，十郎太知道说错话了。

“加乃也在吧！”疾风之介道。

“在。”这次十郎太谨慎答道。

“两个人来看舟祭？”

“是的。”

“很幸福嘛。”

“确实如此。”十郎太尽力避开闲聊，像被告回答问询一样小心作答。

说到这里，疾风之介不再说什么，十郎太也沉默闭口。

十郎太对三四尺外站着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全神贯注。疾风之介移动一步，他也跟着动一步。

水边掠过飞鸟，而后归于沉寂。疾风之介抬首看了眼天空，打破漫长的沉默：“月亮升起来了吧。”

“升起来了。”十郎太没有看天就说道。而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听得见祭典的热闹呢。”疾风之介又打破寂静。

“听见了。”十郎太道。心想，确实听见了呢。至此，二人又缄默不语。沉默逐渐压抑得可怕。

十郎太紧张得浑身疲惫不堪。疾风之介哪怕挪动了分毫，他都会神经质地向后跳去。他头晕目眩，已无法忍耐这样的紧张，终于开口喊了声“疾风”，警惕且平静地问：“你在想什么？”

“是杀你，还是不杀你。”疾风之介的回答令十郎太猛然一惊。

“杀我？！”十郎太不由后退一步，毕竟还是要杀我啊。

“不，还是不杀你。我不杀你了，十郎太，我们就此别过吧。”疾风之介终于以温和的、放下戒备的口吻道。

“就此别过！挺依依不舍嘛。”十郎太道，心里恨不得立刻跑开。

“骗人！”疾风之介的这句话令十郎太意识到自己又说了废话。他告诫自己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说出什么刺激对方的言辞。

“是我把加乃托付给你的吧。”疾风道。

“是的。”十郎太答。

“是我提出来的吧。”

“是的。”

“好好对待加乃吧。”

“我知道。”

“就到这里吧？”

“就到这里。”

“滚！”只有最后这个字，疾风之介怒吼起来。

“我走！”话未落音，十郎太已转身狂奔。他没命跑着，湿透的衣裾缠住脚，很难奔跑。得救啦，得救啦！他奔跑着，心里只有这个念头。半途中，当意识到已经脱离险境、放慢速度时，十郎太才对今晚此事的全貌有了正确的判断：已经转祸为福了。

虽已气喘吁吁，他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然后，不停念叨着这句，狂奔不已。直到距离喧嚣的舟祭仅两三町处，才停下脚步站定。他想，虽然疾风之介那边意外顺利地解决，但接下来还得去解决加乃那边的

问题。

一想到今晚的行动必惹得加乃怒极，他心中立刻布满愁云。本以为再有一个月就可让加乃断了对疾风之介的念想，没想到他竟突然出现，一切都化为泡影。

唉，徐徐图之！只要我能发迹，加乃也会回心转意。发迹！发迹！为什么震天动地的大战还不到来！凡有大战，我十郎太定能平步青云！

十郎太一眼也不看舟祭，径自穿过唐崎村中，向坂本走去。舟祭的喧嚷渐渐远去，方才忘记的湿衣的寒冷突然与夜寒一道袭来，沁入肌骨。

他不停打了几个喷嚏。

三

七艘神輿船离开唐崎村落的水面，复往比叡路口的若宫汀驶去，其时已过夜里八点。

按往常惯例，神輿船离开唐崎应在天黑以前。而今天从七棵柳出发时已比预定时刻晚了许多。随行船上的神乐与神輿船上的太鼓声，在黑暗湖面留下最后一点多彩的热闹，迅速陷入一片死寂。虽如此，一棵松附近几堆篝火仍继续燃烧了许久。

过了夜里九点，最后一丛篝火也燃尽。只有火堆周围垂地的长条老松枝显出比白日略微鲜绿的颜色。余烬时时零星坠落于黯淡的湖面。

佐佐疾风之介伫立于篝火旁两间远的小灯笼旁。如此幽暗的湖面。疾风面朝着一刻前尚且辉煌喧闹、而现在已昏暗一片的湖面。

漆黑的湖上传来加乃的呼喊“疾风大人！”如此绝望的声音，女人乞求宽恕的喊声原来如此痛苦悲哀。宽恕也罢，不宽恕也罢，又能如何！两人也没有过约定。不是连一根手指都没有碰过么！

加乃的声音听来这般痛苦，也许是我耳朵的缘故。也许加乃不过是在喊我的名字罢了。也许这悲伤与痛苦，只是我耳朵自作多情罢了！把加乃托付给十郎太的是我。现在他们俩在一起，又能怨恨谁！本以为加

乃一人生存于乱世的某处，这想法真是太天真。

疾风想，幸亏没有杀死他。差点就把十郎太砍死了。说到底，只要加乃能幸福活下去不就够了么！也许她和十郎太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更幸福呢。此外，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这样不是很好么，所以……

篝火完全熄灭时，疾风之介走了出去。唐崎明神神社境内，已无一个人影。他穿过鸟居，走下四五级石阶，脚步略有踉跄。走下台阶，他想蹲下来歇会儿，心情太压抑。

但他没有停歇，继续朝前走去。他走上大路，右拐，走进半町外的一家小小的旅店。

“我同伴回来了吗？”疾风之介在土间内朝有些耳背的店家道。

“早就回来啦。您这么晚去哪里了？”

他没有回答，只道：“拿酒来。”说罢向里面走去，打开尽头一间屋子的纸门，里头的三好兵部已铺好被褥，坐在上头道：“这么晚，看舟祭了？”

“雇了条船去看的。”

“哎呀，真有派头。”三好兵部朴讷的脸上浮起温和的笑意：“我这边多亏你，事情已经办完了。”

“最近明智军可能有一部分残余从丹波撤回，织田军不久也要出兵播磨了。”

“出兵播磨的话，就是去赤松啦？”

“是啊。明智军不可能不参加。要那样的话，丹波又跟炸了的蜂窝似的。”

“到那时，丹波波多野的力量也强大啦。”

“愚蠢，井底之蛙！织田信长能和丹波的乡下武士相提并论么？你们都会死的，撑不了一会儿就都被干掉啦。”疾风之介笑起来。这笑声在三好兵部听来与平时有些不同，似乎被置身事外的残酷执拗地缠住了。

“你反对去丹波么？”虽然语气仍然沉稳，而三好兵部的声音有些颤抖，已微含怒意。

“什么！”疾风之介犀利的眼神扫了眼他，很快又调开视线，难得大笑起来。

这笑声在兵部听来十分刺耳。这时，旅店侍女送酒过来。疾风之介将酒壶的酒全部倾入酒碗，三两口饮尽，又拍手叫侍女，命她再拿两三壶来。

三好兵部默默凝视着他，道：“你今晚怎么了？”

疾风之介将侍女新送来的酒倒入碗中，喝了半碗道：

“我替你去丹波。别担心，我佐佐疾风之介说一不二！”

“我想去。虽然是败战。”他又道，这回语调极为冷静。

酒意突然涌遍全身，疾风耳边又传来加乃的声音。他双手掩住耳朵，对三好兵部说：“喂，陪我喝酒吧！”

“我不喝酒。”

“什么？！”疾风霍然起身，又跌坐在地，很虚空地笑起来。兵部发现这已是今晚第二次听到他这么奇怪的笑声。

疾风之介喝了四五壶酒，陷入沉默。一直盯着他的兵部突然开口道：“你，有何痛苦之事？”

“没有。”

“不用隐瞒。你和平时大不相同。”

“胡说。”

“不多问你。不过，你这么痛苦，我就陪你喝酒吧。”兵部从被筒里起来，坐到疾风跟前，晃了晃酒壶，都已空了，便命侍女拿酒来。

“喝个够吧！虽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兵部的话暖融融地渗入疾风之介心中的偌大伤口。

“拔刀挥舞吧！我年轻时，每逢心里痛苦，就舞刀排遣。”兵部话未落音，疾风之介就叫一声“好”，突然向后飞身一跃，拔出长刀。

那拔刀法极为漂亮，兵部吃了一惊。疾风静静高举长刀，一声大吼，拼力砍下去。这次劈斩的是十郎太，第二次是加乃。

疾风之介的狂暴渐渐化为深重的悲哀。

萤火虫

—

天正五年（1577）丁丑之夏，异常之夏。

伏暑时，琵琶湖北岸村落有河童的传说。

据说黄昏时，如果男人从湖边路过，就会有雌河童出现，突然从背后抱住他，端详他的脸，然后扑通钻入水中不见踪影。老人们说，只调戏男人而不调戏女人，恐怕是雌河童罢。

弥平次所在的村子据说也有两个年轻人被河童盯过脸。

一人夜里去钓鱼，刚下船，朝芦苇丛生的水里踏出一步时，突然被河童抱住，不待喊出声，已被河童由下到上看了一遍。另一人没被河童抱住，但夜里在船头垂下钓丝时，发觉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抓住船边，拿灯火一照，是个人脸怪物，下巴搁在船边，正盯着他。

不知谁说，一定是被雄河童抛弃的雌河童的作为。

阿良每每听到河童的传言，总会对弥平次说：“我也想看看河童的样子呢。”

“胡说。”弥平次对河童毫无兴趣。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看看人的脸么！”这么一个不咬人、不知为何好像很胆小的怪物，竟引起这般风波，弥平次觉得很好笑。

有一晚，弥平次与阿良很晚才吃饭。村里的妇人们在弥平次家门前的山坡上聚在一起，乱作一团，说有少年说被河童看了脸。

弥平次与阿良走出门，看到村中第三位受害者，十六岁的少年，面无血色坐在地上，嘴唇因异常兴奋而颤抖。

“在哪儿？”弥平次问。

“就在那长坡下头。”

“停船的附近？”

少年沉默点头。双手在半裸的身上乱抚，仿佛哪里怎么了。弥平次不知想到什么，喊了声阿良，让她过来。离开那里，缓缓走下坡道，朝湖岸走去。

“去哪儿呀？”

“也许河童还在，要是在的话就让你看一下！”弥平次道，“不要作声，一说话它就不出来了！”

夜色幽暗。阿良听话地不出声，跟在弥平次身后。

黑夜的湖面一片寂静。走到停船处，弥平次使个眼色，让阿良上船。自己蹬水推船，又跳上去。除了哗啦哗啦的橹声，再无什么响动。弥平次在离岸二三町远处泊了舟。二人在舟中默然相对，大约过去了小半个时辰。

过了会儿，弥平次低声道：“也许出来了。”

阿良道：“还不一定。”

“要是不出来你也别失望。”

“你这么说，也许会出来呢。”说罢，阿良突然示意他噤声。

弥平次左手持橹，盘腿坐在船板上，呆呆看着三尺外黑暗中阿良白皙的面庞。他想，都这么大人了，还说要看看河童，实在孩子气。可阿良既说要看，就带她看吧。

他害怕阿良出走。但，他不知如何用言语表达，让她不要离开。弥平次很不擅长语言表达。除了吃饭和正事儿，他几乎从不向阿良搭话。刮风了，他就说：“刮风啦。”要是下雨，他就说：“下雨啦。”无风无雨的日子，他就沉默不语。

心里默默想着，不要离家出走，不要离家出走呀。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所以只要是阿良想看，河童也好，湖怪也好，他都想让她看到。除了付诸行动，他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向阿良表达爱意。

突然，阿良感觉船身左右剧烈摇晃。弥平次短促地喝了声，同时响起一声异样的怪叫。下一瞬间，飞溅的水沫洒了一脸，有什么黑色的东西从眼前黑暗中掠过，重重砸在水面上，动静很大。

“怎么了，弥平次！”阿良惊叫。方才剧烈摇晃的黑暗又恢复寂静，似比之前静得更可怕。

“怎么啦，弥平次！”她又叫道。许久，听到弥平次压低声音道：“抓住了！”

“河童？”

“好像是。”

“现在抓着呢？”

“抓住一条腿。”弥平次说着，从船边探出身子，似乎是扯着河童的腿，船向一边猛烈倾斜。听他这么说，水面不时传来什么挣扎的声响，在阿良听来异常冰冷可怖。

“怎么办！抓回去吗？”弥平次低声问。

“抓回去吧。”

“把它在水里再打一顿，就老实啦。”弥平次道。方才的声音似乎是他把河童囫圇抡了个大圈，砸在水上的动静。

阿良一时不言语，终于说：“算啦，放了吧。”

“不想看了？”弥平次问。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它的样子会像我呢。”

“为什么？”

阿良不回答，道：“好可怜，放了吧！”

听到弥平次说抓住这一个一个去看男人脸的雌河童的瞬间，阿良突然觉得这不明本性的生物，仿佛是苦苦寻觅疾风之介的自己的化身。

“放掉了！”弥平次说。随即传来扑通一声，不是那么大的东西，钻到水里去了。倾斜的船身平过来，又倾过去，似乎是弥平次在洗手。

“回去了？”他问。

“回去吧？”他又问。

“回去吗？”问到第三遍，弥平次才发现阿良正强忍着难耐的激情，狠狠压抑着不出声。

此刻，自己也无法说清的怜爱之情淹没了弥平次。他将船转了大弯，摇起橹。

也许那河童被弥平次捉住并惩处过，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因而夏末秋初时，喧嚣一时的河童传说也销声匿迹。河童的骚动刚平息，一过立秋，琵琶湖北一带的岸边又出现成群的萤火虫。

当地的老人也说，迄今都未亲见过这样大群的萤火虫。

每天深夜，不知从哪里飞来这样多的细小生物，闪烁着青白的幽光，越来越多，高高低低，星星点点从水边到山脚。

阿良与弥平次一同去看过一回萤火虫。于弥平次而言，这大群的萤火虫并不见有多么美丽，不过眼前纷纷扬扬，徒惹烦乱罢了。他不时停下脚步，拂去扑在脸上的萤火虫。而后双手摇晃着行走。不久，对阿良道：“好了吧，回去吗？”

阿良右手指尖轻轻拂动，一面走，一面灵巧避开流萤。

“回去也好。”她道，“感觉今年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唉，真受不了。回去吧，弥平次。”语罢，又如平时一般弥平次不及的步速奔跑起来。萤虫清幽的浅碧微光中，阿良的身影渐渐远去。在弥平次眼中，那一直如孩童般一心奔跑的背影，令他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他想，这便是物哀么？

“装什么蒜！”他为了排遣感情，无意中吐出这么一句，慢慢朝前走去。

二

不知为何，阿良说今年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竟然应验了。事情发生在夏末秋初。

那一夜秋月似钩，清光满地。九点刚过，弥平次突然从枕上抬起头，细听外面的动静。他虽已躺下，但尚未入睡。

门外有脚步声，并不是一两个。

弥平次卧着静听片刻，突然抓起枕畔长刀，走出廊外，从大门缝隙向外窥视。坡上走过一群手提长枪或大刀的武士，约略二三十人。那一群刚走过，又一群闹哄哄聚在弥平次家门前的空地上，虽未看清，但也不止两三人。

弥平次离开防雨门，大步穿过有火炉的房间，跳进土间，大喊：“阿良，快起来！”又道，“多穿些，别冻着！”

说罢才回到自己房间收拾东西。这时，没有门闩的大门被打开，大群武士拥入土间。弥平次已来到那里，提枪以待，怒吼曰：“什么人！”

“你这不服安土威仪的蝼蚁之辈，放老实点！”最前面队长模样的武士喝道。弥平次早已料到今日。安土城已落成，移居那里的织田信长趁大战的间歇，自然要下令彻底扫平眼皮底下琵琶湖周边一带的小群叛逆。

他想，这可棘手了。除了杀出重围，移居他处，别无他法。

“休得放肆！”话未落音，弥平次趁枪被对方捋住之际，就势猛地刺入那武士的肋部。而后将他推出一间远，把其他武士都逼退到土间门口，才蓦地拨回枪。一声惨叫，那武士踉跄两三步，朝前扑倒。

“阿良，阿良！”弥平次大喊。这时阿良已来到土间。

“走后门！”

“后门已经走不了啦。”

“那你跟紧我，千万别离开！”弥平次说完，又挺枪向前。等那群武士最后一个退出土间，他也紧逼过去。洁白月光下，零散着十来人。

“来吧！”他大吼着，刺中突然砍来的一人，又踢飞了一个。他发出异样低沉的嘶吼，又击中一人。那人吓得转身便跑，一下刺中背后。弥平次完全像一头嗜血的猛兽，余下的武士没有一人敢近前。

“阿良，跟我来！”弥平次步步逼退诸武士，一见空隙，迅速飞身闪入右侧竹林。枝叶一阵乱响，穿过不甚宽阔的竹林，爬上尽头的石墙。

“阿良！”他喊道。一看，她已在石墙上。

那是一片开阔的丘陵。二人沿梯田一级级向上奔跑。中途弥平次停下脚步，眺望坡上散落的人家。

月光皎白，村庄一片宁谧，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然而此刻，听到女人细细的哀啼。随后其他方向又传来一阵较长的、不明男女的悲声。

“在这等会儿。”弥平次道，“趴下等着。”说罢将枪夹在腋下，沿着田埂向村中奔去。

阿良听从弥平次的吩咐，在田野间的沟内伏下身。漫天星辰散落，被星光照见的天空仿佛破晓时一般清亮。轻纱般薄明的云缕快速穿月亮，接连不绝。

听到远处低微的悲声，阿良叫了句“畜生”，略直起身，那声音再不可闻，于是又俯身下去。

弥平次很久都没有回来，阿良开始担心。她终于站起来，沿着田埂奔下山坡。冲到丘陵最高处茂平家屋后，才暂作休息。而四周阒寂无声。

“弥平次！”她低低叫了一声。确定没有什么回应后，微微仰头，高声喊道：“弥平次！”这一次仍无回应。此时，她看到右侧山坡附近远远地过来三个人影。那人影离得太远，无法看清是谁。眼见三人停下，似

乎纠缠在一起。很快倒下。剩下两个影子不断朝山坡上去。又同时倒下，迅速变换位置，一会儿靠近，一会儿闪开，又同时倒下。仿佛无声的人偶戏，观之悚然。

他们都已没有动静，阿良朝那方向走去。靠近一看，弥平次正仰倒在地，喘息沉重。

“你受伤了？”阿良惊叫。弥平次抬起两手，又举起双腿给她看。短暂沉默后道：“没有事！”言辞断续，呼吸艰难，说不出什么来。再看，弥平次身旁半间远，倒伏的武士似已气绝，动也不动。

“不是让你别出来么？”弥平次说着，终于站起来，“太可怜了，女人孩子都被杀得差不多。太残忍了……”他在村里转过一圈，每家每户几乎都被杀光了。

“不过也许逃出去五六个人。”

“都是谁？”

“那就知道了。”他突然警醒道，“这里危险！还是赶快翻过山，逃吧！”

三

那之后第七天的黄昏，弥平次与阿良来到比良山中藤十居住的村庄入口。

“这臭味真奇怪啊。”二人刚刚走到离村不远的断崖边，正要走下藤十家后门的石子路，弥平次道。

“不知道是什么，真是太难闻了。”阿良也道。

走着走着，无法言说的不安向他们袭来。为什么会不安，他们也不知道。只是胸口擂鼓般急跳，好像闯入了不该来的地方。

最近处的藤十家、旁边略下几间的村屋映入眼帘。此前生活多年的充满怀念的村庄，此刻在阿良看来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有风过去。围拢村庄户户人家的茂密树丛，在风中婆娑摇动。而全村一片肃然，静得可怕。

“爹爹！”阿良大步冲进后门，喊了声藤十。这女儿呼唤父亲的声音，弥平次还没有听过。

没有回音。

土间大门敞开。阿良刚迈入，就惊叫一声，呆若木鸡。

地上仰倒着伊兵卫，手中还握着刀。视线所及，一幅不忍卒睹的地狱凄惨图景映入眼中。

家门口的空地尸体重叠。秋季黄昏苍白的夕光冷冷洒下。

阿良朝那边走去。

面孔扭曲在旁、俯卧于地的年轻人是大藏。旁边摊成大字倒下的是伊兵卫不满十岁的儿子三郎。不分男女老幼，满地都是尸体。

阿良疯狂地捧起一张又一张死去的脸，确认他们是谁。

都是熟悉的人。惨剧并未过去太久。也许是今天早晨，再早不过昨日傍晚。秋蝇已聚满尸身，腐臭弥漫，但还没有到无法辨认面容的时候。

她看过每一张脸，确认其中没有父亲，遂向旁侧山道踉跄而去。弥平次只道一句“太凄惨了”，便不再开口，沉默着跟在阿良身后。

武平家门前草丛中还有一堆聚集的尸体。说是聚集，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在此集中斩杀，其中多是妇孺。阿良又一一看过去，道：“只有我爹爹不在，其余全部被杀了。”

“不在这里！？”

“是啊，只有我爹爹。”话刚落音，他们忽然对视一眼，因为同时听到了微弱纤细的哭声。确信那是人类婴儿的哭泣。

开始并不知哭声来自何方，很快意识到就在脚下。阿良已没有力气去找寻这哭声的主人。她怔怔听着不时传入耳际的弱小生命的哭泣，呆望眼前山坡被狂风摇撼的杂树林。如此情境，她已流不出一滴眼泪。

她忽然听见弥平次发出的两声哀吼，回头望向他。

弥平次把那婴儿抱在怀里，低下头，向怀中小小的、仍然有生命的婴儿闷声吼着。

大约半个月后，阿良才知道，藤十被背缚双手、搁在无鞍的马上押送到安土去了。作为净土真宗本愿寺教徒起义的同党，全村人遭遇了此番惨剧。

竹生岛（一）

—

天正四年（1576）夏，明智军主力为准备山阴之战而撤回封地丹波以来，各路土豪蜂起，炸了锅一般陷入混乱。

而这混乱不久渐次平息。在波多野秀治、宗长的势力下，逐渐趋向统一。天正五年春，波多野兄弟终于取代领主明智光秀的地位，威震丹波一国。而后波多野氏以八上城、冰山城为据点，并设四十余座城池、三十余座堡垒，一面准备明智军的反击，一面向丹波、但马、摄津地区扩张势力。

此时丹波的形势，终于使领主明智光秀不能弃之不顾了。

明智光秀在领地境内兴起扫荡大军，是天正五年（1577）十月的事。五千兵马由坂本出发，越过老之坂山巅，朝丹波而去。这场扫荡延续到天正七年，前后共历三载。

天正六年（1578）春，进发丹波的一支军队第一次回坂本交替时，加乃无意中听到了关于疾风之介的消息。

那一日，研磨师林一藤太家有客来。那是一藤太平生至交的一位中年武士，刚经历了半年苦战，从丹波回来。一藤太在家中设宴，为他洗去征尘。其时加乃为招待他，也在酒席露面。

从他的谈话获知，丹波战事之艰难远超预想。虽不是大规模战役，但地方小支部队利用天险，行动神出鬼没，所到之处令明智军苦不堪言。尽管如此，明智军还是攻陷了龟山城、筱山城和宇津城，并正在围攻目下八上城、圆部城。

“如果把丹波那群人看成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就错了，敌方波多野有许多出色的家臣。八上城就有一个，打着叫疾风的旗号。”这位武士对一藤太道。

“疾风！”旁边的加乃闻言，不提防插了一句。

“是啊，一个叫佐佐疾风之介的武士。战场上的丰姿实在英勇。恐怕没人能赶上他一点武艺与胆色吧。虽是敌人，却还是很钦佩他的卓然风采。”

加乃听着，简直要怀疑自己的耳朵。提起佐佐疾风之介，那定是自己梦中也无法忘却的疾风了。

“是位年轻武士么？”

“三十来岁吧？也许还要年轻些。”

加乃再也坐不住。

自从日吉神社舟祭之夜邂逅以来，已过去一年半之久。

那时，因十郎太作梗，他们彼此没有一言半语便天各一方。

而对疾风之介的思慕之情却愈发炽烈。

那件事之后，加乃对十郎太有强烈的憎恶。但十郎太似乎毫不在意，仍每月一次从佐和山到坂本，访问一藤太一家。哪怕只看加乃一眼，就能很满足地回去。

加乃离席，来到廊下，换了庭园内穿的木屐，走进院子。三株樱花花开满枝。而夜气仍有些寒意，仿佛冬天尚未完全离去。

加乃立在狭小庭院的樱花下，回想起小谷城的樱花。小谷城中樱花盛开时，天气还要更暖些。远远近近，到处都可闻盛大酒宴的丝竹清歌。而今夜凉如此，连樱花也不复往年的繁华照眼。琵琶湖东与湖西，气候多少有些不同。而到底是以小谷城陷落为界，时代、人间、天地万物俱已变样。

疾风之介在丹波山中波多野门下做家臣，这在加乃的确是件大事。毕竟她苦苦寻觅的男人，自小谷城破后历经五年岁月，如今终于知道下落。

正是想到疾风之介继承着明智家的血统，想他也许某天会在这城下出现，加乃才从深沟搬到坂本。然而与预想完全不同，他竟与明智军为敌，成为波多野的家臣。想想就觉得，未免太讽刺。

加乃想象着疾风之介高举写有名号的战旗作战的身姿。

但方才武士所说的卓然风采究竟是何模样，她也不能明确地想象。舟祭那日，她眼中那个抱着胳膊静静坐在船头、投来冰冷视线的严肃的人，怎么可能和那武士说的是同一个人呢？一定有个疾风之介是假的吧。

此后不到半月，坂本城的大军向丹波进发。樱花全已凋谢，绿荫满眼。城下路过的部队本来是两列行进，中途变作四列。兵士接连不断走着，仿佛无穷无尽。这些装束严整的武士不时倒映在湖面，沿着湖岸朝南方迅速移动。

城下纷传，这次大军出动，乃明智光秀亲临指挥，意在一举荡平丹波的反击。

大军一过，城下各处流言四起，人们交头接耳，说今番丹波的波多野氏恐怕一时也难撑住。丹波的乡下武士也终于要见识织田军的真正实力。各处小城寨连半月也守不住啦。

听到这些，加乃不由对疾风之介的处境忧心不已。

大军过境后约二十日，围攻波多野根据地八上城和园部城陷落的消息传到城下。以之为始，各处小城寨归入明智军之手的军报也相继到来。又过月余，不知何人传出，称八上城旧攻不下，已有一月。立时攻破很有困难，明智军在城池四周围上木栅，摆出持久战的阵形。

加乃几乎闭门不出。因为任何一种传闻都令她痛苦。然而不论哪一种，都证实疾风之介所在的八上城尚未失守，但

同时也陷入了长期的攻守战。

加乃虽知疾风之所在，却完全无能为力。以她病弱之身，很难抵达丹波。纵然到了丹波，也难与身陷明智军重围的疾风之介相会，必也无法对他有任何助益。

二

某日清晨。比叡群山已覆满新生的嫩叶，初夏清柔长风不断吹拂琵琶湖面。

城下船场驶出的一艘小舟中，坐着加乃。她向一藤太说，要去拜谒竹生岛神社。便拜托时常出入一藤太家的一位船家，搭上了这条船。

她是真心要去竹生岛神社祈祷。她此番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祈求疾风的安全。如果自己现在的心情可以上达神明，神明也许会同意她的恳求。

她打算这一日沿湖岸北上，宿在今津过去不远的村落。

次日，从这里去竹生岛，当夜回村。第三天就回坂本。幸运的是这村中有一户农家是林家的远亲，加乃和他们很熟，于是打算住在他们家。

船上不冷也不热。柔和的阳光宛如银粉铺满极目所见的湖水，波光闪耀，荡漾着明丽的光辉。加乃很久没有这样置身自然之中，心情渐渐开朗。她此刻身处的湖面，正是舟祭之夜佐佐疾风之介也曾泛舟的所在。

正午方过，右前方远远能望见白色礁石。这两座高耸于湖面的岩石，加乃此前只是耳闻，亲见还是第一次。

“水鸟栖息在上头呢！神明一点不差，就在这最宽阔的湖上造出那样

的礁石呢！”和善的船家这样解释道。不一会儿，那白石就被波浪淹没。这时西风骤起，波浪渐高。而船家说，这浪并不高。每回到这一带，总会有一阵汹涌波涛。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已接近竹生岛的神明呀。”船家道。

此时，加乃发现对面出现一艘大的摇橹船。近来湖上颇为平静，旅人遭海贼袭击的传闻久未耳闻。故而加乃和船家对那艘船全无警戒心。

船靠近后，看见船头有个男人在挥手。虽然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感觉有些异样。不过至此还是没有什么不安。直到那船飞也似的全速驶来，逼近小船时，船家才略有怀疑。

“那船怎么回事？”当是时，对方的船已近在咫尺。

那头立着五六个半裸的男人。

大船很快与小船并列。

“上这里来！”一个男人道。加乃一见那人，就唬得颤抖起来。

“快点，上来！”那面目狰狞的男人又道。船夫惊得说不出一句话，醉酒般蹒跚着上了对方的大船。

加乃心知在这水上挣扎也无用，也乖乖登船。那些男人将加乃乘来的小船用缆绳拴好，拖在后头。加乃反倒格外冷静地望着他们。

“你们要去哪儿？”没想到是个女子的声音，加乃一惊，回过头。

“我问你打算去哪儿！”那女子又问。为何如此美丽的女子会在这里，加乃一时以为自己在梦中。男人们被阳光曝晒得赤黑的裸露肌肤，女人却白得耀眼，眼神清亮。

“去竹生岛。”

“是许愿么？”

“是的。”

“许什么愿？”

加乃沉默。

“你说话。”那女子静静道。这时，一个很凶的男人插嘴道：“好好想想再回答！要是答得不好，立马把你扔湖里！”

唉，真是没用！”

“别吵，闭嘴。”女子斥道。又带着几分倦懒对加乃道，“是为男人？”

加乃仍然不语。

“喂，说话！”女人起身，冰冷的目光扫过加乃的脸。加乃虽不知她眼神的深意，却浑身滚过一阵毛骨悚然的恐怖。

感觉面前的女子会把自己杀死。

“祈祷一个人在战场平安。”

“是武士么？”

“是的。”

突然，那女子语气骤变：“源！把她扔下去！搞什么呀！

我好言好语问她，她这算什么！”

“大姐……”

“闭嘴！”

“头儿……”

“少废话。你们不动手，我来。”

“可是……”

“觉得可惜？有什么可惜的，她这条命？”

那女子忽而冷笑起来：“至于生命，那些无有罪愆的人，不也如蝼蚁般被杀死么？和武士有关的人，无论男女，都给我扔水里去！要想活命，自己游回去嘛！”

加乃极力稳住自己，险些忍不住叫起来。无论如何她都想摆脱险境。

“你跟武士有仇么？”加乃问。

那女子道：“休要玩花招。”说罢突然起身，一把揪住加乃的衣领，“给我出来！跳下去！”美丽的容颜刹那变得十分可怕。

“武士的夫人也好，小姐也好，我都讨厌！”

“我不是武士家出身。”

“那你刚刚说的，要给哪个武士祈祷？那是什么人？”

“什么人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你给他祈祷？”

“那自有原因。”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是你喜欢的人？随你呢，给我下去！”

话未落音，加乃已被她一双细瘦的手腕拽起来，力气大得惊人。下一刻，被狠狠推了一拳，摔出三尺多远，跌在船板上。

“救命啊！”女子洁白的面容再度逼近时，加乃拼命挣扎，“救命！”

女子的双手又把加乃拖拽起来。

“老大……”有个男人插嘴，女子并不理会：“我爹爹，还有村里的人们，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这些人的同伙杀掉了！像蝼蚁一般！灌她水！”

加乃感到女子掐着自己脖子的手正在用力。

“疾风！疾风大人！”加乃下意识脱口大喊。

“疾风！疾风大人！”加乃第二次喊时，女子突然将脸凑近，“你再说一遍。”

“疾风！疾风大人！”

“什么？！”女子喃喃，松开了手，踉跄了两三步，脚被船板一绊，重重跌坐于地。

三

阿良——那女子正是阿良。她做梦也未想到会从自己以外的女人口中听到“疾风”二字。

“你再说一遍！”她难以置信，又道。

加乃只要眼前危机暂时远去，再无法提起疾风的名字。

就连刚刚自己喊过疾风，也已记不大清。

“你喊了疾风，这个疾风，是名字？”

“他叫佐佐疾风之介。”加乃面无血色，答道。

“没有错吗？”

“是的。”

阿良吞了口口水，心想，这女人太无耻了！

“他是你什么人？”

加乃沉默。

“说不出口是吧——”阿良对眼前蹲着的这个毫无生气、气质高贵的女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憎恶。虽然不知道她到底是疾风的什么人，但自己绝不能让她活下去。因为如果疾风有了这样的女人，肯定会把自己抛弃吧。

阿良再度站立，走近加乃，思考如何折磨她。不过这时，突然想到方才她说要去祈祷，她到底要为疾风祈祷什么呢？

“你要去许什么愿？为那个人，许什么愿？”

“嗯。”一听加乃的声音，阿良又极为厌恶：这女人一定很阴险！简直一刻也不能多留在世间。

“快说！去许什么愿？我没空和你磨蹭！”

“我不能说。”

“为什么？”

“许愿之前说出口的话就不灵验了。”

阿良恨极，这女人太恶毒，心眼太坏！必须淹死她！

但此刻念头一转，打消了这股冲动。阿良稍作冷静。无论如何，都应该从她口中打听出疾风之介的下落再说。

那些男人本来也不想把加乃沉湖。仿佛用力摇橹是他们说服阿良的唯一方法，因此各自都拼命摇着。

送加乃来的船家抱头伏在船底，偶尔眯眼小心看一看。

知道船已远离岸边，不由吓得浑身颤抖，十分绝望。他想对那些男人说点讨好的话，但什么也讲不了，因为连发声都不知道了。

“那人到底在哪儿？”

“这也不能说。”

“那许愿之后说呢？”

“这……”

“已经许完愿就不要紧了吧。我等你到那时候！”

她的意思是等说出来再把你扔湖里。不过加乃似乎并未领会：“好的。”

“你真的会说吧？”

“是。”

这时一个很凶的男人拿下巴点了点浑身发抖的船家：“这家伙怎么办？”

“先带回去。”

“把这家伙？”

“不是带回家，带到竹生岛呀。”

“要去竹生岛吗？”

“是啊。”

“大姐，现在去的话，得到半夜啊。”

“叫你划船，你就少废话！”阿良自己也沉默下来，开始仔细观察眼前这个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

渐渐，阿良想，也许这个女人真比自己美丽。这念头一旦产生，愈发觉得正是如此。她梳拢自己的长发，将之甩到身后。在湖水中濯洗双手，抚平凌乱的衣衫，重又端坐到加乃对面。

比一比手，还是自己的更白一些。阿良的心情略微平静。可是她的肩膀是多么纤小啊。这么一比，自己的肩膀实在太过宽大。如此，阿良又心烦意乱起来。

她陷入沉默，但并不无聊。因为心里堆满了要思考的事。

不知何时夜幕降临，云层快速移动的天上，初升的月光异样苍白。

竹生岛（二）

—

苍白月光下，阿良目不转睛盯着加乃。船行的前方，时有游鱼跃出水面。

“石斑鱼吗？”男人们轮流摇橹，阿良身旁正当休息的一人道。

“是鲫鱼。”一旁又一个休息的人答说。

“别吵！不许说话！”阿良喝道。这声音仿佛快刀闪过，男人们不再发一言。

阿良继续把视线移到自己斜对面低垂着头一动不动的加乃身上。等她把话都吐出来，要么扔湖里，要么从竹生岛悬崖上头朝下推下去！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她活着。

她已经考虑了很久，如何处置自己跟前坐着的这个女人。无论哪种做法，都无法十分坦然。不祈祷完就不肯说，多么可恶的女人啊！光凭这点就足够把她碎尸万段！而且她居然还旁若无人喊过“疾风！疾风大人！”碎尸万段都无法解恨。剥光了扔水里，再拖上来，折腾她几百回，说不定心情能稍好些。

阿良的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洒满清润的月光，连头发也如覆薄霜。

“这船，真的要去竹生岛么？”突然，加乃抬头问。阿良发现，月光里，加乃的容颜美得难以接近，仿佛不在人间。

“废话，说了去竹生岛当然要去竹生岛。”阿良答道。少顷，加乃又问：“请问，莫非你认识疾风之介大人？”

蓦然被这么一问，阿良不由一怔：“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就这么想。我一直在想，不知为何，总觉得你是认识他的。”

——认识又如何，不认识又如何，我与疾风——想到这里，阿良又对加乃涌起一股新的憎恶。

这女人到底是疾风的什么人？自己性命垂危之际脱口而出的是疾风的名字，恐怕不是简单的关系吧。畜生！阿良气得脸都扭曲了。

“我怎么会认识那种人。你到底是他什么人？”

“什么都不是。”

“你说谎！”阿良又道，“反正，等你去竹生岛许完愿，就得把许愿的内容都告诉我。要是不说的话——”

“会如何？”

“吵死了。我刚刚一直就在想嘛，该怎么处置你，给我闭嘴！不许再说一个字！”阿良道。她想，再也不能让这女人开口了，要是话不投机，船还没到竹生岛，恐怕就忍不住把她扔湖里了。所以在到达竹生岛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忍住。

“你背过身去！不要让我看到你的脸。你睡会儿不行吗？”阿良一看到加乃的脸就忍不住发怒。当然，更重要的是，她不想看到加乃那美丽的容颜。

时有浮云蔽月，湖上黯淡一阵，不久又洒满清辉。极目处，船身四周泛起鳞浪无数，金银闪烁，光芒璀璨。

夜晚湖面浑无一丝波浪。却有阔大悠缓的荡漾。乘着这荡漾，船渐渐接近竹生岛。

天空一方已呈白色。一个男人开始准备早饭。船橹不知何时只由一人把握，余人皆在船底倒头睡得死沉。送加乃来的那位船家也满脸愁容一动不动地睡着，一点鼾声也没有。

加乃在船边，脸埋入双臂，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阿良突然站起来，一根手指戳了戳加乃的脖子。加乃立刻抬起头。

“果然，你醒着啊！”阿良的语气像是在怪她居然醒着，“我现在可是要去睡会儿了哦。”一整夜没有合眼，到这时，她实在禁不住困意。

“到岛上船场时叫我起来。”阿良吩咐道。她和加乃一样双手搭在船边，埋下脸。下一刻她已熟睡，发出轻轻的鼻息。

二

是日上午九点，阿良与加乃一齐踏上竹生岛水畔岩石上凿出的陡峭石阶。刚走完一段，又是一段。加乃在第二段石阶前止步，若不喘口气，她根本无法继续。这样陡峭的石阶，她从没有爬过。

“快点儿走嘛。”阿良催促。

“让我稍稍休息会儿——”加乃说。

“你真是麻烦。你这种人，居然好好活到现在呢。”阿良说着，在加乃坐下的地方站定。

石阶两侧生满郁郁葱葱的松、杉、桧木，沁入肌骨的寒气包围了她们。

“这么待着好冷啊！我先上去了哦。”阿良说罢，一个人噤噤跑上石阶，眨眼就到了弁才天正殿的高台。她在上头站了会儿，又跑下来。

“还不能走？”

“我能走得了吗？”

“就这么点儿路，有什么不行的。喂，快走。”阿良无奈地执起加乃的手，一级一级缓缓朝上走去。为什么自己要牵着这女人的手啊……想到这里，她像甩开脏东西似的丢开加乃的手。“啊……好可怕。”加乃小声叫道，在石阶半路蹲下来。

阿良惊住了。世上居然有这么纤弱的女子。这么纤弱的身体，怎么可能得到“疾风大人”呢。想到“疾风”，阿良想，吓唬吓唬她也罢。于是把她抛下，复又径自快步上去了。

虽然到了上面，但看到加乃还是蹲在半途不动，只好再下去。

“我可是为了你才跑上跑下的哦。你给我打起点儿精神啊！”这一回，阿良心一横，有些粗暴地扯起加乃的手，将她拖上石阶。

“让我歇会儿……”

“说什么呢。”

“啊……好可怕！”

“休得聒噪，再啰嗦就把你推下去！”终于走到顶上，阿良催促想歇会儿的加乃道，“喂，快点去许愿！”说着将她推

搽到正殿跟前。她自己并不想去，因此只是站着。神佛之类，她并不喜欢。好像总有什么亏心事，还是躲远一点的好。

加乃很久都没有回来。怎么许个愿要这么久，阿良已经生气了。快点回来吧！回来把该说的都说了，就把她推到湖里去。

几乎过了半个时辰，才瞧见加乃的身影。阿良立刻上前，朝她摆出一副自己也不知道的可怕的神色，死死盯着她。

虽然盯着她，视野里还有弁才天的正殿，于是说：“靠近这边来点。”把加乃带到一定看不见正殿的茂密树丛中。

而后环顾四周，右侧一间远即是高台尽头，悬崖绝壁。阿良决定视其回答，再一把把她推下去。

“快，告诉我！许了什么愿？”阿良咽了下口水道。

“马上就告诉你。”加乃一边说，一边望向周围，想找个可以坐下的桧木桩，“请我先歇会儿吧。”反正已经在神前为疾风之介祷祝完毕，安心了。加乃沉静得仿佛换了个人。

“你祈祷了什么？”

“祈祷他平安无事。”

“你和他在一起过么？”

“没有。”

“那你到底是他什么人？”

“什么都不是。”

阿良注视着加乃的眼睛，也觉得她未必是说谎。如果说谎，何以有如此清澈、如此寂寞的眼神。

“既然什么都不是，为什么为他许愿？”

“我想见到他。”

“想见他？！他在哪里？”

“在丹波山中一个叫八上城的地方。”

“在丹波？”阿良道，“疾风在丹波？那个人还活着在丹波？”说罢，踉跄了三两步，颓然蹲下，右手支地，埋下脸去。

很久很久，她都保持着这个姿势。

加乃有些害怕地望着她，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手上，埋着头，略显苍白的脸上双目紧闭。

这时，阿良睁开眼，霍地起身，仿佛完全无视了加乃，朝前走去。

“哎——”加乃吃惊地叫了她一声。阿良听见呼唤，回了一下头，又朝石阶方向走去，慢慢走了下去。

阿良已经顾不上加乃。疾风在丹波！在丹波一个叫八上城的地方！疾风没有死，现在依然呼吸着空气。那双温柔的、用力的、几乎要把我

杀死似的紧紧抱住我的双臂！从他

口中依然能发出声音，想笑就能笑，想叫就能叫！

她也不知自己要走向哪里。只是沿着岩壁下的岸边小道走着，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条路。

船停在哪儿，船呢！

阿良正身处一个从未体会过的奇妙世界。知道佐佐疾风之介还活着的世界！湖上涟漪轻起，洒满灿烂的阳光。岛的斜坡上有一片竹林正迎风款摆。覆满岩石的草木也在风中荡漾。脚下小块岩石之间积满水，水中仿佛也有无数生命汇成，汨汨流动。

她突然清醒过来，半途折回，走到之前加乃走过的那段山道下面，朝反方向到尽头，便是湖畔。

她跳下岸，灵巧地跃过水中散落的礁石，又回到山崖下，在那里呼喊一名手下：“阿权！”

叫了两三声，等着船过来。很快，山崖那边出现了船的影子。未待其靠近，阿良就跳了上去。

“那女人呢？”有一个男人问。

“扔那儿了。”阿良答。

“没有杀掉？”又一人问。

“本来是想从崖上推下去的，不过忘了。”阿良是真的忘了。不过忘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现在哪顾得上那些。摆在眼前还有一大堆事要自己一人思考呢。

她来到船头：“请你们不要说话，都闭嘴，安安静静的！”语罢，就仰头躺倒船舱。

浅青的空中流云散淡。阿良眯起眼，望着那浮云。片片缕缕，连绵不绝从她眼底掠过，去往无穷的远方。

船橹溅起的水沫时不时飞上她的面颊。脸上的水滴，就这样保持着冰冷的感觉，很久都不离去。

她突然发出一声无谓的叹息，双手静静抱在胸前：“船真是太慢啦。”

那之后过了两日。离前番弥平次被一群武士袭击的村庄不远的一处山间小村中，弥平次与阿良在一户人家的土间内对面立着。

“一定要去丹波？”弥平次道，“想去就去吧。年轻女孩子跑到战场上，可没什么好事。”

阿良默然不语。

“胡闹啊！太郎怎么办？”弥平次又道，这一次有些生气了。

“又不是不回来了。我还是要回来的。”

“一个人回来？”

阿良又不作声。

“你一个人回来？”弥平次又问。

“也许是一个人回来吧。那个人，肯定不会来吧……”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是这样感觉的。”

顿时，弥平次脸突然怒成了仁王样，吼道：“当然！他要来了，我受得了么！”又道：“该死！我跟你去丹波！”说着，凌厉的眼神转向屋中挂着的长枪上。他要是真能去丹波，一定要用这枪把佐佐疾风之介的胸口刺穿。

弥平次在阿良跟前，从未这样手足无措。他非常憎恨正要夺走阿良的疾风。那暴雨之夜、悬崖上的决斗之后，那人居然还能活着，真是命大。

“我不许。不许你去什么丹波。”他道。

“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我不许女孩子胡来。”

“我又不是你女儿。”

“什么？你也不是我老婆。”

“那当然，我又不是你老婆。”

“你是太郎的——”说到这里，弥平次停住了。他所说的太郎，是给比良山中捡回的那个婴儿起的名字。

“你是太郎的母亲。不，是姐姐也行。反正，我不许你去。”

“可是，弥平次，我想去，就一定会去的。”听到阿良这样平静的声音，弥平次浑身一凛。他知道一旦阿良用如此冷静的语气说话，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

一想到事已至此，弥平次心就软了：“去吧，非得要去那就去吧。不过，必须你一个人回来！”说罢，他取下土间柱上悬挂的螺号，吹了起来。

“你召集大家要去哪儿？”阿良问。

“坂本也好佐和山也好，帮你攻下城下哪个码头！然后你可以混进去。”他抛下这句话，大步走进内间。

弥平次在琵琶湖被追杀后，最近一直隐居比良山，月余前才回到这里。将那场残酷扫荡后的幸存者又慢慢聚拢，和以前一样构筑起村落，又将阿良接了回来。

他的螺号声刚响未多久，就风也似的聚集了二十多人。

“老大，有活儿么？”一人在门前大声问。

弥平次持枪来到廊下，把太郎背在身后。从土间出来的阿良看到，忙问：“你把他也带着吗？”

“不带着怎么办，没人照顾！”

“你把他随便托付给谁不就好了吗？”

“当爹妈的要都这么想，还怎么带孩子？”弥平次丢下这

句，看也不看阿良，直奔房门外的广场而去。

弥平次是把太郎当成自己孩子抚养的。对太郎说话时，提及阿良，一会儿当成是母亲，一会儿又当成姐姐。他也一会儿把阿良和太郎当作兄弟，一会儿又把他们视为骨肉相连的母子。

阿良见弥平次把太郎背出去，果然担心起来。她当然没有把太郎当成自己的孩子抑或是弟弟，但毕竟是亲手抚养，还是很有感情。她追上弥平次，在后面喊他，跑到他背后，对孩子说：“要乖哦，我马上就回来了。”

孩子只是在弥平次背上撕心裂肺地哭着。阿良追上来的举动，令弥平次狂躁的心稍稍安定。

“好好准备一下再出发啊，盘缠在壁龛下头放着。”他言语间满含关

切。

“我很快就会回来，弥平次。”阿良也有些眷恋，对这个既不是父亲，也不是丈夫，更不是情人的男人说道。

弥平次离去后，阿良立刻回去准备行装。她想，自己也许再也不会回到这里。若与疾风之介重逢，除非死去，世上再没有任何可能会把她从他身边带走。无论如何，她再也不能离开这个男人，这个自己交付了唯一的生命的男人。她再也不能与之分开。

数年前在比良山中疾风之介住过的土间里，阿良曾拔出怀中短剑，凝视着。此刻，在弥平次与太郎都已离去的土间里，她又一次拔出短剑，凝视着锋刃。

如果疾风之介对她已失去爱恋，且再难挽回时，她就将此短剑刺入他的胸膛。

远远传来螺号声，是弥平次向部下发出集合的命令。螺号的响声在阿良听来有一种别样的盛大辉煌，却又令她无比悲哀与痛苦。

她急忙收整行囊，按弥平次所说，卷起壁龕上的席子，打开床板，从里头的土罐中取出一把钱，揣在身上。

螺号再度从远方飘来，阿良走出家门，向着湖岸相反处的山边小道奔去。

她想，自己正一步一步接近佐佐疾风之介所在的地方。

月明

—

到丹波八上城后，佐佐疾风之介的酒量大增。每一入夜，便举杯痛饮，却从未醉过。构筑在丹波高城山腹地至山巅的八上城，生活在这里只有三件事：大雾、战争、酒。

这雾又曰丹波雾。每至夜半，气温骤降，高原盆地特有的湿气便化为浓雾，遮蔽了丹波高原起伏的丘陵与山谷。

早晨起来，八上城总被浓雾包裹，沉浸于雾海。

疾风之介住在城北高崖畔临近城壁的守卫处。那是一间狭小的木构屋子，十分坚固。除去入口与窗户，全由圆木组成。

从夏到秋，圆木之间的空隙有雾气涌入。为防湿气，罩了几层草席。雾总在九点多散去。一到九点，雾气流散，远方的森林、村落，以及一部分呈合围之势的明智军阵营，渐次到眼底。

大雾散去后的一切，沐浴着朝阳柔和的光线。在山中武士的眼里，都好似涂上赭石颜料，一片彤红。密林顶端一片金红。人家的屋顶也一片红色。明智军阵地的望楼是红色的，丘陵间的小道、川流，均好似蒙上铁锈般的鲜红。

这红色一旦褪去，常常就是交战之时。

然而，包围八上城半年过后，已呈拉锯战之势。说是合战，其实大多只是小规模冲突。比如到山下村庄去的一行人被弓箭射伤，比如运石头的役夫被袭击，只是这样的程度而已。像春天那样激烈的攻城防御战已经不再。

日头也短了。一到黄昏，武士们就聚在休憩所、守卫处、宿舍，豪饮不休。除了喝酒，这群被困住的男人别无慰藉。

在疾风之介眼里，这八上城说是城，不如叫山寨更贴切些。城内的生活倒也没有什么不喜欢的。这座城池早晚注定覆灭。这些乡下武士，对于自己不知何时就要与城同亡的命运，并没有特别的悲哀。

疾风一想到这座城中几百人不知何时就要全军覆没，便觉得对自己而言，身处其间比在他处都要好。与他从前待过的任何一处部队相比，还是这群即将灭亡的乡下武士令他心情畅快。没有人贪生怕死，没有人追名逐利。城内武士们的举止与眼神都如此清澈。

当然，疾风也不想和这座跟自己无甚关联的别国之城同生共死。不过是想能帮就帮一把罢了。不过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挽救的余地，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他确信自己还是会留在这里。他想，至少到那时都能活着！

他在意识到已经失去加乃后，才感到那么大的打击。为抚平这种创痛，对他而言，没有比八上城更好的地方了。除了这样被一群等死的人包围着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忘记加乃。

中秋月圆夜，疾风与三好兵部对饮。

“如何？厌倦这样的生活了吗？”三好兵部问。

“确实厌烦啦。不过也不想去别的地方。”疾风答道。

“你如此本领，要是在这里了结，太可惜啦。”

“我倒不想去死。”

“可是这座城绝不会求和，会决心战死到最后一人。”

“我知道。所以我会留到最后。”

“你觉得你一个人能得救？”

“说不定呢。反正我会亲眼送你到后再逃走。”

“我的最后么！”三好兵部面上毫无阴云，仍与平时一样安静朴素地笑出声来。笑了一阵道，“真能那么顺利吗？我的死期，不也是佐佐疾风之介的尽头么？”语罢起身道：“疾风，出去走走。多好的月亮！”

二人走出守卫处，登上傍山小道。果然一轮好月。

“今天是几号？”疾风问。

“几号？傻啊，今天是中秋啊！”

山坡落叶湿滑，行走困难。到山顶时，三好兵部略变神色道：“可是，疾风！只有一个地方有一条路，可以从这座山逃到有马去。其实也算不上路，沿着山走下去，能到一个叫后川的村子。幸好，在下一位熟人住在那里。”

“……”

“如何？请记好。从这里下山——”

“别说啦。”突然，疾风之介打断道，“我虽不想死，但也不想打听逃

跑的路。送你到最后，我再自己找。你怎么不知道我呢？”

“我知道，所以才告诉你。”稍停片刻，三好兵部感慨道，“疾风，那个女人让你这么痛苦吗？”

“什么！”疾风之介骤然大叫，月光下脸色苍白。

“不，不必介怀。我只是猜的，也许说错了。不过，应该有九分对吧。唉，不要紧。我只是忽然觉得你这么死去太可惜啦。为女人痛苦，只有年轻才会这样呢。”三好兵部道，“好啦，不说了。看，多好的月亮！天正六年的月！恐怕是我见到的最后的月亮啦。”

疾风之介平息了一时的激动，抬头看月。也许正如三好

兵部所言，只有年轻才会有的痛苦。在这痛苦中，他忽而想到，加乃会不会也抬头看着这月亮。琵琶湖上，她是不是正与十郎太二人并肩看月？

“明天雾也很大吧。”疾风之介想在这洞悉一切的中年武士跟前掩饰自己的内心，找了个话题。

二

十郎太在版本的码头挺胸立着。那身影虽是昂然，却又令人感觉悲凉。湖上有许多赏月的船只。

“再等会儿，一定会来的。”十郎太对身边站着的船家说。他雇了两艘船，一只已满载他从佐和山带来的五位同伴，另一艘是想与加乃、林一藤太共乘，现在还空着。

许久都不见加乃与林一藤太过来。已经过了小半个时辰。十郎太只好把自己的幸福时刻向后延。他极为耐心地站在岸边，盯着往来的船只。

——我也许能来。

加乃的这句回答盘旋在十郎太心上。他担心只邀请加乃一人会让她对周围有所顾忌，因此也请了林一藤太。

林一藤太对十郎太印象颇佳。每次造访林家，十郎太都不忘带来足够的礼物，给老磨刀师留下一个单纯、热情、真诚的丹羽家家臣的印象。

当林一藤太与加乃的身影出现在通往码头的小路上时，十郎太双眼一亮，吩咐船头：“快准备！”立刻跳上船，想想又回到岸上。

“让你久等啦。”加乃道。

她并不喜欢船。舟祭那晚与疾风相见，又失之交臂，正是乘着船。后来又遇到那来历不明的美人强盗，经历了诸多恐怖，又被孤身一人抛在竹生岛，还是因为坐船。

今天出门前，她还犹豫不决。湖上赏月确然清美，可一想到那些，就怎么也提不起兴致。

舟祭之后，加乃对那虽然纯情却死缠烂打的立花十郎太绝对没有一句承诺。一想到舟祭之事，即对他的所为憎恶不已。可是那之后无论怎样拒绝，他都不退缩，依然坚持过来。她也沒辦法表现出多么强烈的恨意。

仔细一想，他对自己的执着也实在可怕。他不把妻子接来，是为了安心备战么？如果不是，那这位年轻武士就是真正迷恋着自己吧。如此，也实在再难从心底恨他。

但是，绝对不会和他一起乘船。

“请……让我和师傅一起乘这条船吧。”她道。

十郎太闻言慌道：“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吗？”说着望向林

一藤太，想求老人从中周旋，“我绝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至于是什么麻烦，自己也不知道。

“不，哪有什么麻烦呀。恐怕是我麻烦你呢。”老师傅自己先上了船，招呼十郎太上去。

十郎太心道事不宜迟，急忙应声，也不看加乃一眼，立刻上了船。

加乃立在岸边，她再不敢和十郎太一起乘船。若是疾风再出现可如何是好。

“快点上来吧。”十郎太站在船头，伸出两手，欲迎加乃上船。瞥了眼她，心道果然还是不行。他顿时害怕了。如果加乃这样转身就走，岂不因小失大。他只好又下船，回到岸上：“我去那条船。”小声对她道：“求求你，别走。”又道：“啊，真是好月！出发吧！”说着挤上那条坐满同伴的船。想想舟祭那时的事，就觉得现在加乃的冷淡也是情理之中。不过想想那时，眼下这点事算什么！

加乃与林一藤太的船先驶了出去。

十郎太命船家尽可能靠近前面的船，又没好声气地对手下说：“你们给我靠边去！”他想，要是不带他们来就好了。

不过有三五个手下也可昭示他的地位，到底还是带来的好。

“你们尽情喝吧，痛快吧！”他对手下道，“我就不喝了。”

驶到湖心，两船并排时，加乃道：“真美啊。”

林一藤太也道：“啊，月亮真好。多亏您，才看到这么好的月亮。

十郎太也得说点儿什么：“湖上的明月啊！”他想再说点儿动听的话，但什么也想不起来。

也许在他心里对赏月是颇为不屑的吧。每晚都升起的月亮，有什么值得煞有介事泛舟欣赏呢？月亮又不会改变。

不过，虽然不能同舟，但可在加乃旁边同沐月光，倒也甚为舒畅。

“今年的月亮比去年的更美呢。”加乃道。

“前年的月亮也很好，不过还是今年的最好。”十郎太道。

“前年下雨了。”

“是吗？”十郎太也不觉吃惊。他对这些事本就不关心，只是一心想着如何换到加乃的船上去。只要过去，加乃就逃不掉了。

“船家，把船靠近！”他吩咐道。两船船舷并拢时，他飞快跳到了加乃的船上。

两艘船彼此剧烈摇荡。

十郎太见情势已定，便一脸傲然，坐在加乃与一藤太之间。

不一会儿，他悄悄瞥了一眼加乃。加乃抬头望月，面无表情，冷冷道：“这一回，您没有落到水里呢。”

这话在十郎太听来实在太讽刺，太尖刻。但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有把加乃的话当成耳旁风。他已经很擅长如此。

一藤太独自啜饮。

加乃渐渐看透十郎太的用心。很后悔自己不该出来赏月。她已经没什么心情和十郎太一起看月亮。欹过身子，后背斜对着他，凝望皎洁月光照拂的湖面，觉得有一些寒意。

离这条气氛怪异的船不远，十郎太手下那条船紧随其后。十郎太不在，那船上越来越热闹，又笑又唱，沸腾不已。

镜弥平次腋下夹枪，奔跑于丘陵的斜坡。身体略略前倾，像一头野猪般在梯田的田埂上奔突。

亮如白昼的地面上映着他漆黑的影子，时长时短，从东到西。

跑到梯田尽头小山谷的崖边，弥平次右脚拇指作势稳住，像孩子们玩单腿跳似的蹦了两三步，才勉强在崖畔站定。他低吼了一句：“奶奶的！”

而后稍作喘息，躬下身，四下警惕地张望。崖下传来沙沙的动静。

“畜生！出来！”他又低吼了一句。他自己跑得像头野猪，其实是在追真的野猪。因为听说有野猪破坏庄稼，他决定出来打死这头畜生，这才半夜持枪出门，藏身田垄的沟壑。

他等待着野猪的现身。如果不出来，他就在地上躺到天亮，也许那时就出来了。

太郎已经托给村里喜欢孩子的老婆婆。今夜就不要他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转悠。

对弥平次而言，比起照看孩子，还是打一头野猪要痛快得多。阿良不在家，他情绪甚为暴躁。本想抱着太郎缓和一下心情，但一听到有野猪，就按捺不住了。

——孽畜们，很好！管你来几头都把你干掉！

想到这里，便跑出来蹲守了。

一地雪白月光下，一头野猪清清楚楚出现在半町远的番薯田地里。弥平次强抑心中亢奋，继续等待。不止一头，要是全家父母兄弟都出动才好呢。不过等来等去，并没有其他出现。

弥平次有些不满足，只好放弃，夹紧长枪，长啸一声，

朝那生物突然冲去。

月光中，可以看到野猪深褐色的毛一根根都炸了起来。

它也急忙在空旷的山坡上飞奔，不时高高跳起。弥平次穷追不舍。

虽然弥平次斗志昂扬，但他跑不过野猪。当他气喘吁吁到崖边时，心头一闪：“要是阿良在……”

要是她在，她跑得那么快，说不定能追上野猪。一想到阿良，他的心再度陷入郁躁。

“奶奶的，再来一头！”他又伏在地上，盯着空旷山坡的梯田。

一丝动静也无。草木山石，万物死寂，静默于月光中。

他虽匍匐在地，右手却紧握长枪，夹在腋下，时刻做好跳起的准备。

一想到阿良，她的一切就充满他的心，挥之不去。

“傻啊！没准儿什么时候又晃晃悠悠自己跑回来了，像以前一样。”他这样想着，像被浪子伤心的父母的心情，又像被妻子抛弃的丈夫的心情。

唉，还能指望阿良么？我还有太郎！可是光有太郎，怎么够呢？

去丹波山里做什么呢！此刻，满月之夜，也许她正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在山中徘徊吧。我当时怎么就允许她这样任性呢？

一想到阿良月下踽踽独行的身影，说不清是怜爱还是恋慕，他再难自持，蓦然从地上跳起。此刻，眼里突然出现一只比刚才那只更大的野猪，从山坡上方跳下来。

他狂吼一声，冲上前。与刚才方向相反，从南向东跑去。

野猪半途急转方向，朝弥平次奔来。

“来吧，疾风！”弥平次不顾一切迎上去。此刻，他已将面前的动物当做疾风之介。

距之五六间远处，他被田垅绊倒，滚出两三间远。枪刺在地上。他跳起来，四下一望，右侧约十间远处，野猪正撒腿奔逃。他立刻追上去。

野猪一个大迂回，又改变方向。弥平次张开双臂冲上去。可是当野猪直奔上来时候，他又慌了，因为手里没有武器。

他转身就跑，气喘吁吁冲下梯田，但一脚踏空，顺着田垅滚下去，一屁股摔在下方一块田地里。这时，那足有六七十斤的大野猪正从他头顶连蹦带跳逃将出去。

“奶奶的！”他骂了一句。但这次再也站不起来。他累坏了。还是和人作战要轻松得多啊。他顺着脸上三道伤疤，双手拂去沾满的泥土。

野猪是放弃了。不过还是可以挖几只番薯给太郎吃。他站起身，爬上田埂。那一柄长枪，仿佛从天而降，刺中宽广田野的正中，月凉如水。

强烈的孤独突然向他心上袭来，几乎无法忍受——

丹波

—

阿良扭伤右脚，在龟山的旅店躺了近三月。

从坚田翻山，一路朝京都的白川走来。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到京都，但只能斜穿城市而过。渡桂川，经下桂，过冢原、沓挂、老之坂等艰险之地，一路风餐露宿，无暇休息，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速度很快抵达龟山。但到龟山当晚脚就开始疼痛。

她在老之坂的山中摔伤了膝盖，也许那时弄伤了关节。

虽然带够了盘缠，无甚可担心。但想到不能即刻赶往疾风之介所在的丹波，而要在途中白白耽搁数日，她就耐不住了。

阿良几次想离开龟山，但腿脚实在不便。

“你这样走不出一里呀，不相信的话就走吧。”听医生这么说，她也不敢再强求。而且听人们说，龟山到八上的路极为难走。要翻越几座山，跨越几座山谷，根本没什么像样的路。

三月以来，阿良闲居于此。到了九月，寒意已初露端倪，她再也忍不住了。

“无论如何，我都得走啦。”她对大夫抛下这句话，第二日果真从龟山的旅店出发。走了几步，发现腿似已痊愈。她顿时觉得这么长时间都被那位老大夫骗了。

十三四里的山道，若在平时，阿良不过一天工夫就能走完。而这次她颇为谨慎，路上歇了两夜。

第一晚借宿在山中一户人家。家中四人全是女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婆婆，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儿。

女人们一有空暇便念佛不止。只有需要讲正事时才停止念佛。而只要有一人开口，其他三人便斥骂不绝，一家关系极为恶劣。阿良但求一餐饭，一张床，也不在意这些。

半夜睁开眼，隔壁四人又开始念佛，一声高过一声，吵得阿良无法入睡。

“喂，大家都起来！”她忍无可忍来到隔壁，摇醒那个模样丑陋的中年妇人：“你们到底在干吗？都叫得这么难听？”

那女人扯一扯睡衣的前襟：“孩儿爹爹要显灵呢！”

“显灵？鬼吗？”

“是的。”

“为什么会显灵？”

“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阿良眼睛发亮，她从小就爱听鬼故事。在比良山中，她常常缠着父亲和村里人给她讲鬼故事。

“我们的男人都是被我们杀死的，所以会显灵。”

“为什么杀死？”

“都是在外边乱搞。”

“一下子全杀死了？”

“什么啊，那倒没有。”

听这妇人絮絮叨叨半天，才知道这家四代女人都各自把有外遇的丈夫杀死，扔到山谷中去了。

“那个年轻女人也杀人了？”阿良很吃惊，望着那正在熟睡的、与母亲容貌非常相似的女孩。

“今年春天，招了个女婿。不过很快也把他推山谷里去了。”这位母亲道。

阿良心道，这家人太可怕了。但却道：“如果是我可能也会这么做。”说罢回到自己房中。躺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睡着，心头盘旋着疾风和加乃的事。

……要是我，最终还是会把加乃推下去吧……她想。

隔壁又是此起彼伏的诵经声。阿良受不了，叫了声“够了！”但那怪异的声音并未消停。她只好放弃，想起那个被自己扔在竹生岛、极为拿腔拿调的女人，不知后来下落如何？想着想着，终于睡着了。

第二夜借宿的人家全是男人。说是家，其实不过一间徒有虚名的小屋。仅仅因为住在那里比露宿野外要好些，阿良才去求宿的。

屋里有四个四十多岁面目狰狞的男人围炉饮酒，其中一人警惕道：“你说要借宿是吧。”

“是的，我想住一晚。”阿良答。

“还是算了吧，我是为你考虑。”又一人道。他在炉火的光亮中盯着阿良的脸，表情奇怪地扭曲着，过一会儿粗声道：“你不会不是人吧？”

阿良瞥见炉上锅内煮着热腾腾的东西，想到只是几个时辰前在那群怪女人家吃过一点饭团，腹中饥饿无比。

“给我吃点儿东西吧，出多少钱都行。”她道。

阿良走近，四个男人不约而同弓起身子，其中有一人大声呵斥：“你是人还是狐狸！”

“要是狐狸又怎么样？”阿良说。一人哎呀大叫一声，两手乱舞。

“吃吧吃吧，不必客气，吃吧。”其中最沉得住气的人道。阿良有些不明就里，在土间的水盆洗了手，在门边坐下：“那我就客气了。”说着将锅中煮着的肉与蔬菜盛到碗中，狼吞虎咽。男人们观察了她一会儿，而后将信将疑靠近她。

这一夜，阿良睡在那仅有一间小屋的角落。

月光从窗户缝隙内洒入，撒在她上半身上，凉意沁人。

明天就要到八上村了。那个有疾风在的村子，对她而言，却是忧伤多于喜悦。也许是月光过于寒冷，她的心里也一片冰凉。

“把窗户关上好么？”她道。

炉边躺着的一个男人站起来去关窗，将吊窗弄得很响，瞥了眼躺着的阿良，敲了敲窗户：“你出去时，就从这儿走吧。”

半夜，她被什么动静吵醒，屋中男人都已不在。窗外传来人声。

“把她干掉吧，奶奶的。”一人道。另外三人阻止道：“要是遭报应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

阿良站起来，推开窗户一条缝隙，看到一人手执猎刀舞了一通。另三人在一旁看着。月光满地银白，只有男人们漆黑的影子。

阿良想，万一有什么事，才不怕这群胆小鬼呢。

“你们在干吗！”她哗啦一声推开窗板，男人们惊叫一

声，四下作鸟兽散。

很快一片死寂。

阿良稍事收拾，以防万一拿了土间一把长枪，乘夜出门。

二

越过飞曾山山顶，在起伏的山道上走一刻工夫，就到了平坦的大路，那里有一条大河，两侧是宽广的河滩。

岸上有五六个农民模样的人正在滚石头。阿良冲下去问道：“快要到八上了么？”突然出现这么一位美人，又这么劈头一问，男人们都大吃一惊。

“你要去八上什么地方？”一人问。

“要去八上城。”

“城里？！”对方惊叫，“去城里做什么？”

“要见一个人。”

“要找人？那一定是波多野大人那边的吧。”

“那个人正在守城！”阿良道。

“这样啊，恐怕不行哪。我们有儿子也有亲戚在城里，但都见不着。近江的大军把城围得死死的！”那人叹道。

他说，八上城的高城山已被明智军围了两三层，想要进去是不可能的。就连高城山山麓一个小村庄也被包围，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怎么也不能进去么？”

“别说这不着边际的啦。那样马上就被抓住，梟首示众。

可别乱说啦。”那男人五十上下，看起来很老实。

阿良在岸边的石头上坐下，奔波一日的疲倦袭满全身。

黄昏天空中，几团洁白的云朵似动非动缓缓朝北而去。在近江不会有这样的黄昏。她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轻软的云铺满天空。

近江的天空十分宽广。许是因在山城，丹波的天空这样狭窄，却又如此高远，比近江的天空更加湛蓝清澈，深邃无穷。

“不管城是不是被包围了，反正我要进去。”她道。

男人们不再说什么。他们也发觉阿良美丽的脸上闪闪发亮的眼睛似与平常人不同。

“唉，是个疯子！生得这么好看，太可惜了。”方才那个跟阿良说话的男人，一脸不该跟疯子交流的神情，继续干活了。

阿良站起身，在铺满碎石的河滩上摇摇晃晃走着，不久，右边自山谷至山巅平地拔起的高耸城楼的一角映入眼

中。浓荫遮蔽下，可以看到石墙、城门与望楼。这必是八上城无疑。

说是被明智军包围了两三层，但阿良望了望，也没有看到什么。这险峻的城楼就是八上城啊！她立在河滩上看呆了。多美的山，多美的城池啊。丹波无比澄澈苍蓝的天空下，静默的，略显凄凉的城池啊。

定睛一望，北侧城门旁立着什么白色的东西。旌旗么？

好像是。顶端还饰有金属，时不时在夕阳下闪着冰冷的光芒。阿良想，疾风就在那里吧。他在那里呼吸、思考、言语。那温柔有力的眼神，他的嘴、脸颊、手臂……总之，他就被困在那里吧。

“我的生命！”阿良喃喃。此刻，她已不是平时的那个阿良。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变化。

脸颊的线条变得僵硬，天生白皙的肌肤全无血色，眼中潮润，似乎总含着眼泪。失神的黑色眼眸如此呆滞。好像那个曾在比良山中疯狂追寻疾风、在山谷间狂奔的阿良。

大河沿着城下的山麓缓缓延伸，弯出很大的弧度。阿良顺着河滩又走了一段。突然，远处传来一声：“站住！”她一惊，停下脚步，看到对岸有几个武士涉水跑来。当头一个问：“你去哪儿？”阿良也不害怕，只觉得对方十分碍事，恨恨瞪着他们：“你管我去哪里？”

对方怒喝：“什么！”一看阿良的脸，又被她的美貌一惊，倒退了两三步，“你是哪个村的，报上名来！”

“我没空，给我让开！”阿良朝围过来的武士们瞪了一眼，武士们似乎也意识到他们遇上了意想不到的、难以对付的对手。

“这人很可疑！抓起来！”有一人气势汹汹道。可是没有人对这位美人动手。他们都有些胆怯。终于有一人深吸一口气，缓缓问道：“你要去哪里？”

“城里。”

“城里？！抓起来！”又有人叫道。依然没有人动手。

“去城里干吗？”

“我要去见一个人。就这样，快让开！”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明智大人的手下？”

“你还知道啊！好了，抓起来！”但这次和刚才一样，说话的人和别人都不动手。

阿良站在那里，河风萧瑟，感觉极为寒冷。衣摆被风掀起，她去抚平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饥饿与疲倦席卷阿良蜷曲的身体。她单膝跪在河滩上，轻道：“让我走！”眼前突然一黑。

恍惚感觉有人从背后抱起她，让她喝一点河水。又被

武士们扶着，渡过浅滩，再走一段，爬上田埂，在竹林旁的小道上走着……像梦一样。

在一户农家土间的草席上，阿良睁开眼睛。她并没有睡熟，只是从朦胧的梦境回到现实。清醒过来后，她蓦然从席子上坐起来。

虽然是一户农家，但屋里全是武士，约略十来人，横七竖八挤在有地炉的屋内，正在吃饭。再仔细看，他们勉强保持着一点秩序，分两排坐着，正埋头大吃。四周充塞着男人的气味，油脂与尘土混杂，热烘烘直发闷。

土间入口站着的一个武士看到阿良支起身子，喊道：“喂！”坐在屋中最上首的头领模样的老年武士道：“既然醒了，就把她押到守卫处旁的小屋去吧，好好审问。”

于是阿良被带到据此约半町远的一间农家小仓库，门前点着篝火，五六个武士席地而坐。

她没有挣扎，走进那间小屋，坐在席子上。

“哎，我饿啦。”她对押送自己的年轻武士道。

“别妄想啦。”虽然这么说，那武士不久还是给她拿来一碗泡饭，“快吃！”

“把我关在这儿做什么？”阿良问。

“做什么？也就是审问一下。不过要等明天啦。”

“为什么呀，我想早点儿问完早点儿出去呢。”

据说负责审问的队长现在奉命到半里外的寺庙去了，恐怕不到半夜赶不回来。

“太讨厌了。”

“你死了这条心吧！老老实实睡这儿！只要没什么可疑的，明天早上就放你走了！”这年轻武士言语虽然粗暴，阿良却觉得他心底还算温柔。

三

这一夜没有审问。

也许看她是女人，看守也不是很严密。不管有没有她在，这群武士的任务也就是整夜不眠而已。中庭燃着篝火，总有几人或躺或坐。只有阿良去方便时才有一人跟在后头。

她躺在草席上，心里盘算着一定要从这里逃出去。如果明天被审问，总觉得反对自己不利。而且，疾风所在的八上城已近在咫尺，却要在这么个地方白白浪费一夜，实在不能忍受。

夜深时分，她打开小屋的木门。寒冬冷月，一地严霜。

即将熄灭的火堆旁，两个武士睡得死沉。其中一个就是之前给她送饭的年轻武士。她蹑手蹑脚避开这两人的腿，穿过前院，躲开门前的石阶，弯腰从篱下钻过，跳到三尺之下的田地里。

田野的前方是白色的河滩。白天度过的一丈余宽的大河在当中流过。虽然是夜里，也能看得很清楚。阿良知道暴露在月光下很危险，但河滩上连一棵藏身的树木都没有，只好横下心弯腰往前去。跑出五六间远，停一停，又跑开。

突然，肩头掠过一支箭。她急忙伏在地上。回头一望，十来个人影从高处跳下来，在河滩四散开去。她又狂奔起来。跑下河滩，冲进河流，溅起的水花被月光照得雪白。河流很浅，但十分湍急，很难行走。

几支箭刺在她前方一二间远的水中。她想，千万别射中！

她穿过河流，半町远的上游，一位骑马武士几乎同时过了河。阿良停下脚步，马蹄踩着石子的声音渐渐靠近，在阿良身边停住。那武士下马道：“站住！”

阿良突然朝武士胸口狠狠一撞。武士大叫一声，手里还握着刀，直直摔下。阿良向后一闪，那武士就扑倒在地。再看河上，几个人正朝这边冲来，又飞来几支箭。

有一支射中马臀，马吃痛长嘶，朝河流下游拼命狂奔。

她冷冷看着这一切，仿佛在看与现实无关的梦境。很快，又没命跑起来。跑过河滩，越过田埂，冲向左边山坡的竹林。

钻进竹林，她才松了口气。不用担心有谁追到这里来了。四周一片竹叶婆娑的清响。她这才知道正在刮着大风。

右脚脚趾很痛。用手一摸，一脉冰凉。不知是在河滩被划破，还是在竹林被划破，有几根脚趾在流血。

她走出竹林，在路边揪了几片杂草擦拭伤口。而后，走上顺着丘陵的山道。

山阴小道如此幽暗。

四

路上长满大叶竹，一步一滑，很危险。山坡陡峭。

爬了一町多远，面前突然出现一道结实的木门。她最初以为是门，但并不是。前面已经没有路，到这里完全截断了。

两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攀登。

她呆呆立着，周围只有无边暗夜。没有办法，只有折回。这时，传来厉声呵斥：“谁！”下面走上来两三个武士。

“我要去见一个人。”女人的回答令对方一惊。

“见人？！见谁？”

“佐佐疾风之介。”

“疾风？！哦哦，那个很厉害的年轻武士吧。”对方又问，“不过，你到底从哪里来？”

“从近江来。”

“近江？！”对方沉默片刻，道，“实在抱歉，此处把守甚严，谁也不得半夜进城。而且这里是芥川恶右卫门的寨子，那个年轻武士不在这里。”

“那疾风在哪里？”

“鸿巢寨。”

“从这儿怎么过去？”

“你得重新下山，沿着山脚走上几町远，从神社那边再上去。但是，我得告诉你，女人是进不去的。”那武士在月光中细细看着阿良，“武士的妻子，不要忘记应该谨言慎行！”

请你多多保重——回去吧！”

只有最后一句，他语气很严厉。阿良顺从地转身而去。

武士的妻子……这陌生的形容突然令她浑身一震，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身体都酸软起来。武士的妻子！说得真好啊。

但武士妻子要谨言慎行之类，她没什么兴趣。如果不相见就回去是武士妻子的谨言慎行的话，她才不要呢。现在她必须尽快见到疾风，这是她唯一要做的事。

武士的妻子！武士的妻子！这称呼出乎意料地在阿良耳畔反复响着。她依言下山，沿山脚平坦的路走下去。

渐渐道路两侧出现人家。她叩响一户，想问鸿巢寨怎么走。不过没人应声。她推了推雨窗，很容易就打开了。但刚跨进一步，久无人居的人家特有的悚然寂静迎面扑来。

她又敲响一户人家，又无人居住。接连一两町的村落都没有人居住。死寂村庄的尽头，有一处神社。她爬上旁边的山路。

和之前的路不同，这里没有大叶竹。只有四下乱滚的山石，坡比之前更陡。走了小半刻，都是被灌木遮蔽的小路，阿良有些发怵。突然，她停下脚步，面前突然有一座大木门。又是一声大喝：“站住！”肩膀立刻被人粗暴地抓住了。

“什么人？”

“我想见佐佐疾风之介。”

“疾风？！不认识！不过女人一概不得入城！明天来还有可能见上一面。半夜三更在这里转来转去，要被砍头的！”

说着狠狠推了把她的肩膀。

“哪怕看一眼也好，我今晚就想见到他。”

那武士闻言即笑：“想看一眼？也是啊！明天要打仗，说不定明天就见不着了呢。”他颇有些幸灾乐祸，“实在不好意思，你还是回去吧，回去！”最后一句也粗暴地吼起来。

哼，说什么呀！怎么可能回去！阿良心道。但面上却很

顺从地转过身，走下半町远，从没有路的右侧崖面慢慢探下身。她紧紧抓着灌木的树枝，一步一步往下滑。她打算先到谷底再爬上去。因为方才已瞧见城门右侧有一条几丈长的石墙。

她攀上谷底干涸的河床，走到遮蔽鸿巢高地北方的石墙下，又过了半刻工夫。

夜已深，月隐于层云，四周阒暗。她爬上石墙一角。如果半途摔下去，一定会粉身碎骨吧。但想到疾风就在这高墙之上，她就无所顾忌了。

她一步一步踩实，一点一点爬上石壁。

月亮曾一度钻出云层，照见阿良眼前的石壁一片苍白。

她回头往下看，数丈高的石墙仿佛正等着吞没她。抬头一望，又是数丈高的山崖压顶而来，仿佛在嘲笑她的痴心妄想。

她满心绝望。像壁虎似的死死抱住一块大石，歇了会儿。月又隐入云翳，她手脚并用，继续向上爬。

箭书

—

阿良已完全不知此刻自己在做什么。她身后是墨黑的虚空，前面是巨大的石壁。

她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是在岩石间寻找何处可供攀援，确定何处可以踏足、支撑全身重量，竭力向上爬去。

也有悬在半空却找不到下一处踏足之所的时候。她就屏息凝神，喃喃低语：“疾风！”仿佛疾风就在她面前，这样悄声呼唤。

如果此刻有人看到她的模样，定会将她气若游丝的呼唤当成临终最后的叹息。

事实上，每当她觉得难以为继时，都会喊出爱人的名字。但对方没有回应。但这时，她眼前却浮现出疾风的面孔，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眉眼、鼻唇、略显严肃的双颊，仿佛触手可及，就在面前。

她也许已呼唤了他几十遍。而石壁的巨石却仿佛永无尽头。她就在这无止境的重压下一步一步，继续攀爬。

当她攀住最后一块岩石，半个身子终于翻上高台时，已快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她一头扑在地上，很久过去后，下半身仍一动不动悬在石墙外。

她闻见泥土的香气，颊上感觉到地上的湿气，强烈的睡意向她袭来。

她不时提醒自己，这样不行。必须再努力一把。可是深浓的困倦令她渐渐失去知觉。

嗖！

突然，头顶上飞过两声异响。随即不远处传来墙板破裂的怪声。

她一跃而起，虽然不明就里，但知道周围有变。并非有意如此做，而是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狂奔，完全没头没脑。

可还没走出四五间远，她突然被什么东西迎面一撞，飞出去好远，狠狠砸在地上。

她爬过去，摸了摸面前的东西。手心感到木材的纹理，是一面墙

板。她双手左右试探，发现这是屋子的一面墙。

此时，右侧黑暗中，跑出大群慌乱的武士：“箭书么！”

“装在箭筒里射过来的！”有人道。

“声音真大！我睡得好好的……”

“是为了明天的总进攻吧！”

“到底射哪儿去了？一定嵌墙壁上了！”

远不止五六个人的动静，而是一大群人。

阿良沿着墙角左拐，朝武士们靠近的反方向偷偷溜走。

无论来者何人，都不能被对方发现。

“在这里！这里！”“找到了！”身后一片嘈杂。阿良蹑手蹑脚继续往前走。

又拐过屋子一角，看到一束明亮的灯火投射于不远处的地面，照见几树鲜亮的枝叶。这灯光来自屋子的窗户。

她躬身悄然潜到窗下，静静窥向窗内。是一间没有屏障的宽敞屋子，地上散着十来条被子。

也许是方才的箭书使原先睡在这里的武士们都纷纷跑出屋子。这里似乎是武士们的守卫处。这时，她突然弯下腰。

原以为屋子里没有人了，但一角的被子里突然有一个武士站了起来。

她又一次从窗外悄悄朝里望。那武士端坐在被褥上，单手执太刀，双目微阖，一动不动。蓦地又低吼一声，拔刀出鞘，好漂亮的居合斩[1]！

而后，他又将太刀高高举起，大力劈斩。

此刻，阿良突然脱口叫道：“疾风！”疾风，这个人正是

佐佐疾风之介！虽然如此憔悴，但绝不会看错。那个她从未有一刻忘记的疾风之介，那个丝毫没有变、依然无限温柔、无限冷酷、令她神魂颠倒的男人，正端坐在那里！

“疾风！”她不管不顾大声叫道。

“疾风！疾风！”她大喊着。疾风之介静静收刀入鞘，这才将视线投向窗外。

“疾风！疾风！疾风！”她已半是呜咽。

疾风起身，来到窗户稍左侧的门边。很快，门打开了，疾风修长的身影沐着屋内的光线。少顷，门又掩上，他的身影再度被黑暗吞没。

“疾风！”阿良朝黑暗中静静唤了一声，默默等待他的靠近。

“是阿良？”是疾风的声音，除了他还能是谁！就在近在咫尺的黑暗中。

她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也再也无法朝前迈进一步。

浑身颤抖不已。她已经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

二

阿良双手试探着去抚摸疾风的身体。双手、胸口、肩膀、脖颈。待到抱住他头时，她终于开口道：“啊……抓住了。疾风！”山呼海啸的呜咽吞没了她的身心。她再也不想失去他，死死抱着他，贴紧他。疾风！疾风！她终于抓住他，她的爱人。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要出声。”这时，疾风掩住她的口，几乎令她无法呼吸。但仍然不失温柔——至少在阿良看来是如此。

她被他抱起来。

她被他双手轻轻抱在怀中，恰能仰望夜空，在他怀里安稳地躺着，摇摇晃晃往前走。她恍恍惚惚，任由他抱着。

叫她不要出声，她就没有再开过口。等他允许时再说话吧。夜空星海浩瀚，璀璨无数。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星星。

不过是她眼中溢出的泪水将零星几粒模糊成一片星光海洋。

道路起伏。树枝偶尔掠过她的脸与手。她双手一直轻轻攀着疾风的脖颈。有时会稍稍用力，确认这个抱着自己的人没有离开自己。

走下很陡的一段长坡。半途疾风之介抱累了，将她放下来。她的手仍搂着他的脖子。

山坡右边也许有马场，黑暗中传来马嘶。一会儿又听见马匹互殴的响动，有些森然。不过很快安静下去。又是一片死寂将他们包围。

略作休息，疾风复将阿良如方才一般抱起来。这一次没

走出二町远，就把她放下来：“在这里等着。”

阿良为疾风的离开而十分不安。无论如何都不要松开搂紧他的手。

他的话令她很害怕。很想让他收回。所以仍然抱着他的脖子，拼命将脸贴在他的胸前。

不过，当感觉到疾风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抚慰她时，她终于乖顺地松开手。

他拨开繁密的树丛，一阵枝叶摩挲，爬上横贯的小道。

不久，和另一位武士一起回来了。那武士道：“你这下多了个累赘啊。”又朝阿良这边问道：“你到底怎么来的？”

“爬石墙翻上来的。”她答。

“石墙啊……是鸿巢的石墙么？”不知是惊讶还是叹息，他长长吐了口气。

“疾风，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当我不知道吧。明天一早，得把她送出城。”又道，“不，还是明天傍晚安全些。”

白天可以好好带她观察地形，趁天黑逃出去。就是上次我教你的那条路！这段时间你的活儿我帮你替着。我去守卫处了。”

“真抱歉。”疾风道。

“抱歉？有什么好抱歉的！”那人低声哑笑道，“黑灯瞎火看不见模样，真遗憾啊。”语罢，转身离开。

疾风之介又登上那不高的山崖。阿良跟在后面，攀着树枝爬上去。夜里看不清这是在哪里，只见崖上有一间小屋。

推门进屋，疾风之介将门问好。

有炉子，火苗跳跃，温暖地映入她的眼中。

“这里是北边的守卫台。”疾风之介刚开口，阿良就道：“再也不要去哪里啦，疾风！”她直直立着，灼热的眼神死死盯着疾风，一刻也不离开，朝前走了两三步，“哪里都不要去了，疾风！”眼神无比执着，不容一丝敷衍。

“我哪儿也不去。”仿佛被阿良的眼神所压倒，疾风道，“城陷之前我都得在这里。不过城里不许有女人，这是规矩。”

“不要紧。不让待在城里，我就在城外等着，等到城陷。”

“那恐怕要等好几年。”

“没事，那就等几年。”

“城池陷落时，恐怕我疾风之介的性命也不保了。”

“没事，那时阿良也不会苟活。”

至此，疾风不再说什么。二人对立，短暂沉默。

突然，疾风叫道：“你太傻了！”但当阿良意识到这喊声中除了爱意并无其他，迫切激烈的目光渐渐变得温柔沉静。

而后低语：“疾风！抱我……我要倒下去啦……”

“倒下去？！”

“真的站不住啦……疾风，抱我……”

疾风的手刚碰到她的肩，她就在他臂弯中瘫软下去。他低头看她，她确如自己所言，已然不省人事。

三

阿良醒过来，并没有过去多久。她躺在草席上，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的草鞋已被脱去，看到围炉边坐着的疾风之介，火光将他的脸照得通红。

她一时没有作声，静静躺着，痴痴望着疾风的身影。她想，也许这就是幸福吧。在没有别人的屋内凝望他的身影。

他哪里都没有去，脸朝着自己，坐在炉边。

她突然禁不住叫了一声。疾风之介投在地上的影子也闻声一动：“你醒了？感觉如何？”

“已经没事了。”她说着就坐起来，轻轻晃了晃头，双手扶颊，意态轻闲。脸上有细砂落下来。她发现自己的手和脸有些脏，便问哪里有水。

“渴么？”

“我想洗脸。”

“外面有水，我帮你打来。”

“不要啦，我自己去。”她拉开门帘，朝水声潺潺的方向走去。外面

比之前稍稍亮了些，周围物事从黑暗中略微浮现出一点轮廓。她怔了怔，心想天大约快亮了。仰头一望，天上只有一点微光。月亮还被薄云覆盖着。

她洗净手足，梳理长发，将衣裳沾染的尘埃拂了又拂。

然后在屋外立了一会儿。因为她想，月亮会不会从云中出来一会儿呢？如果出来了，她想借竹槽的水光照一照自己的容颜。

眼前一浮现那女子——被自己抛弃在竹生岛的加乃——

优雅的姿态，她就很不安。但再一想，自己比那厚颜无耻的女人要白一些，就稍稍平复了心情，回到屋内。

炉火上吊着一只锅。

“饿了吧，快吃。”疾风之介边吃边道。围城以来粮米匮乏，只有煮点米粥。那粥里也不知放了什么，不过大概有肉，米汤表面浮着几星油花。她喝着粥，不时就看一眼疾风。确定这人正是疾风无疑后，她又安心喝粥。

关于加乃，她只字未提。虽然她很好奇。但想到疾风之介不知会作何反应，她就害怕了。还是不说为妙。

“你这傻瓜。”疾风望着阿良，道。如此温柔、如此令她心魂摇荡的言语啊。

“喝么？”定睛一看，疾风之介把碗送到她跟前。

“我喝呀。”她一口饮尽。喉咙到胃突然渗入一股火辣辣的灼烫。

“怎么一口就喝完了？”

“不可以吗？这是酒？”

阿良还没有喝过酒。父亲藤十绝不许她沾酒，弥平次平时也只是自己喝，一口都不给她。她平生第一口酒不是来自别人，而是疾风给她的。想到这里就很喜悦。怎么有这样温柔体贴的人呢？

“我还要。”

“不给啦。”

“我想喝嘛。”说着阿良又一口饮干。

“真是太傻了！”疾风又叹了一句。

“再说一遍。”

“什么？”

“刚刚你说的。”

疾风之介没有再说，而是一把抓起她的手，朝自己怀中拉去。方才一直清澈的、安静的、满含爱怜的眼神，突然被涌起的情欲取代，缠绵、潮湿、晶亮。呼吸也急促起来。

阿良记得这眼中的光亮。多么激情热烈的目光！就是这充满魅力的目光，燃烧她、令她舍弃生命，也丝毫不会后悔。

然而，阿良也记得，与比良山中清晨冰冷的空气一道，这眼中烈焰冷却后的孤寂与凄清。

“以后，我再不要看到你以前那种冰冷的眼神！”她说，不顾一切紧紧搂住疾风厚实的胸膛，“抱我！”

她感到一股无比热烈无比甘美的力量拥紧了她，足以融化她每一寸肌骨。“给你！我的生命！”她低低呻吟着，烈火燃烧般。这是她意欲侍奉爱人而发出的呼喊，是完全忘我的对神明的祈祷。很快，她大幅向后仰倒，浑身颤抖，朝着铺满彩虹的深谷坠落下去。

次日黄昏，阿良走出小屋。走出小半町，又折回来，推开屋门：“疾风！”

疾风端端正正坐在炉边：“路上小心，去吧！”

她掩上门，又走下昏暗的山坡。但没走多远又一次转身回去，推开门：“疾风！”

“走到有两棵杉树的地方，别迷路啊。到了后川村，就去找叫左近的人家。记住，叫左近。”

她又关上门。

走下山坡。途中第三次停下脚步，第三次转身回去。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再开门。而是绕屋一周，又像敏捷的猿猴般飞奔而去。

她飞奔在昏暗的山道。不能再回头，所以才狂奔不已。

不顾脚下的山石树根，在初起的夜雾中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1]瞬间神速拔刀法。屈单膝迅速拔刀杀敌的武术。

大叶竹

—

八上城在封锁中迎来了新一年——天正七年（1579）。

是年，丹波一带下了两场大雪。第一场从年尾下到正月初五。积雪到三月末都没有融化，一片一片残留于高城山、弥十郎岳上。

在积雪全部融化，丹波群山再度生满新绿之前，八上城周围笼罩着可怕的寂静。像样的交战也没有。包围八上城的明智军似有较大变动，已无攻城之力。攻城军队也不再主动挑事。如此情势，丹波波多野一族又渐渐活动起来，八上城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频繁。

织田信长决定彻底歼灭丹波蠢蠢欲动的波多野势力，向丹波派出前所未有的大军——那是五月初的事。

明智光秀的大军从新白山城而来，羽柴秀吉从但马而来，丹羽长秀从摄津而来，分兵攻取丹波。

三军齐发，转瞬包围以绫部、福知山、荻野、冰上、福住诸城为首的各处要塞。

明智新军首先攻下岭、沓挂、细野、西冈、本木等城。

乘胜直指八上城。羽柴秀吉自西丹波进军，夺取冰上城，又得荻野城、久下城。丹羽长秀自能势口开进，攻得虎杖山、天王山、丸山、冈山诸要塞。

不足一月而已，织田军即以绝对优势横扫丹波方圆之境的波多野一族势力，仅余八上城一处而已。到五月二十日，明智军的桔梗家纹大旗已遍插山北平原，林立于八上城四周。

从八上城的高城山上望去，无数旌旗仿佛芒草纤细的穗子，在初夏日光中冷光瑟瑟。

波多野的将士们望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山野，非常陌生。将平原一分为二的河流仿佛长带，仍如昨日一般静静流淌。但两侧空旷的河岸人头攒动，群马奔腾。连洒下的阳光都似与往日不同，有些凌乱地闪烁着。

佐佐疾风之介在三丸下的小高地上凝望眼下展开的新态势。久违的紧张又出现了。他知道眼前这座丹波小城，正急速滑向悲哀的命运。城

池沦陷在即，两千人生命（算上各处城寨逃亡的武士，已接近两千兵力）也即将消逝。

映入眼中的高城山山坡也完全变了模样。没有风，但山中丛生的树木却像被摇动似的簌簌颤抖。

这样的场景，疾风很熟悉。和当初从小谷城上看到的完全一样。这正是陷落前的光景啊。

“疾风，在这儿啊。”

回头一看，是三好兵部，面上也有几分激动。疾风注视了他一会儿，低声自语道：“真可惜。”

“什么？”兵部问。疾风没有回答。他为这位朴厚的农家武士即将逝去无比可贵的生命而感到可惜。但他没有说出口。

“说不定敌方会提出议和呢。据说荒木氏纲正从中斡旋，要暗中派出使者呢。”兵部道，“不过即使是真的，条件也很苛刻吧。”荒木氏纲是园部城城主，明智光秀刚到丹波时就迅速投降了。

“别傻啦。”疾风之介脱口道。

“不，很可能是真的。”兵部话刚落音，疾风就怒道：“可能是真的，真有这种事。因为丹波的乡下武士太好骗了！”

说你傻，是因为怎么能信这种话？八上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获救？”

疾风盯着三好兵部，像要把他吞下去似的。他听说小谷城陷落后，那些继承浅井家的人，连不懂事的孩子都杀光了。就是这样的时代啊。如果八上城的将士不明白这时代的

残酷，那真是太凄惨了。

第二天，与三好兵部的忧虑和疾风之介的担心都不同，激战从清晨持续到天黑。明智军渡过河，守城军士也出城迎敌，双方此消彼长，缠斗激烈。一天下来死伤惨重。疾风之介伤了手腕，三好兵部腿中流箭。

当晚，白天打仗累坏了的武士们横七竖八睡在各处城寨的公务所内。这时，传来荒木氏纲作为使者上山的消息。这一次是千真万确的了。

翌日没有交战，而是公布了议和的内容。明智光秀以其母为人质送入八上城。波多野一方向织田军投降，领地完全交由光秀掌管。

数日后的五月二十八日黄昏，人质一行来到城中。当日，城内在西仓上首堆满如山的柴薪，一旦发现人质有假，立刻烧死。就这样迎入了

十来名男女。

四日之后，六月初二。波多野秀治、秀尚二人率随从八十余人，由千余骑兵护送至半途，朝本目城而去，与明智光秀会面。

原意与织田军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波多野兄弟应于当日返回八上城。而不知为何始终不见踪影。

失去主将的八上城充满不可言说的恐惧与不安。次日，明智军终于有消息传来，说秀治、秀尚两兄弟为会见织田信长，去安土城了。然而这一日傍晚，却又传来急报，说秀治在去往安土的途中，交战时所受重伤发作，已然殒命。

悲哀的消息并未至此停止。六月初四，抵达安土的秀尚与随从十三人被下令自裁。这一消息传到八上城，是在三天之后。守城将士闻此，实如晴天霹雳。

“上当了！到底还是上当了！”三好兵部满面血色全无，来到公务所向疾风传达这一消息时，疾风想，预料中的事终于还是来了。

“现在，把人质全部押到茶屋台旁松林里，处死。”兵部下令。此刻窗外夜幕初降。

“杀死无辜老母与众武士，可平丹波武士之怒否？”

“总比不杀的好。”兵部道。

“比不杀好？！”疾风之介心头涌起一股难言的阴霾。

“你去看看么？”兵部问。

“我就算了。”疾风答。一阵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冲动令他高声狂笑。波多野秀尚与秀治都被骗、被杀害。明智光秀的母亲与几名随从也要丧命枪刃之下。明日八上城陷落在即，诸多丹波武士也将命丧黄泉。这到底是什么事！

疾风转头对兵部道：“明天要打仗吧。”

“当然。”他道。

疾风多少语含讽刺：“破釜沉舟，最后一战吧。”说着眼

前浮现出一条细细的河流。每临此境，他眼前总出现这一幕，仿佛是他命运的象征。这命运河流在这风云激荡中，流淌过无情，流淌过血腥的战争，自己也将随之流到尽头。

也许会死吧。不过说不定也能活下来。虽然无论怎样都无所谓，但

还是要努力活下去。看看这命运之河将流到何处，也是很有意思的。忽而想起阿良白皙的面孔。她正在后川的村中守候他的命运。不由感到前所未有的深情与悲哀。

“好冷啊。”他打了个寒战。天已全黑，夜雾从公务所窗外漫入。他忽而觉得那夜雾的流淌也有声音。侧耳倾听，当然，什么声音也没有。

二

继秀治、秀尚后，伊豆守波多野秀香掌管八上城。从夏到秋，在守城军与包围军之间进行了多番殊死拼搏。每一场战争后，城内兵力都会有所削弱。

八月最后一日，最后一场大战。在此前夜，城内武士们都集中到山下茶屋丸附近，摆开别离的酒宴。

次日天未明时，残存的数百名武士自鸿巢的高地杀将出去。佐佐疾风之介与三好兵部亦在其中。

兵部希望与明智日向或泷川左近大战一番。但他肋下已受重伤，行走都相当困难，这愿望过于奢侈。

战场绕着高城山逐渐转移。当疾风来到西仓下首，以刀为杖支撑身体时，四处几乎布满敌军。

他在混战中寻找三好兵部的身影。很快，望见半町远的前方民家，兵部正坐在院子里。那一幕竟十分宁静。背后是燃烧作鲜红色的晚云，兵部仿佛是走累了，要在地上坐一会儿，歇一歇。

从疾风站着的地方到兵部坐着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方才还到处拼杀的武士们，似乎瞬间被一扫而空，眼中只见几户农家，苍白的行道树，还有几只栖在枝上的鸟儿。

他向三好兵部走去。但没有走出两三间远，就踉跄着倒下。他爬起来，不过两三间又倒下。回想起来，这场黎明即起的恶战，一直延续到秋暮将至的此刻。虽然没有受重伤，但实在太累了。

他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终于走近兵部坐着的地方。

他问：“你还好？”兵部没有回答。温和的脸上含着笑意。他鬓发散乱，额头至脸颊一道深长的刀伤，满面血污。

而在疾风眼里，仍能看出他在笑，笑得这样温和。

“有一件事要跟你说。那女子在芥丸高地等你。快去吧。”兵部静静道。

“女子？”

“上次来的那个女子。你不要死，去见她。活下去，活下去——”兵部说着，向前倒下。他背后已被刀劈开。

“兵部！”疾风之介抱起他，脸贴着他的脸。这时，耳畔传来兵部游丝的声音：“真可贵啊，活着——”

疾风之介摇晃着他的身体。但，此刻，三好兵部已停止呼吸。疾风握住他的手，手已经凉了。

疾风已丧失任何思考的力量。“活着很可贵。”他把三好兵部这句话记在心里。至于什么是活着，什么是可贵，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知道，丹波山中的无名老武士，此时此刻，在自己的身边，停止了呼吸。这才是事实。

疾风之介在三好兵部身边跪坐良久。他觉得只有这样跪着才舒服一些。当缓过神来，四围已被无边夜色包裹，一片死寂。

活着很可贵！

这句话，一时出现在疾风恍惚的脑海中。没有任何意义，很快又消失了。

但约摸过了半刻，三好兵部的这句话才产生了真正的作用，闪现在疾风的心头。活着原来很可贵啊！疾风心头顿时一阵剧痛。为什么没有告诉兵部，你的死，你的离去，也很可贵！

他说，活着很可贵。但他死了，为什么会这样？

疾风不管什么可贵不可贵，只是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

他站起身。一站起来，突然想到兵部的另一句话。阿良在芥丸的高地等他！

疾风为了活下去，为了与阿良见面，迈出脚步。他踉跄着，拖着灌铅一般沉重、失去知觉的腿，朝着恐怕已全军覆灭的城中走去。

三

疾风之介来到芥丸高地，黎明已至。那简直是座空城。

昨日清晨至少尚有百余名武士住在这里，而此刻苍白晨曦照拂下的城寨，却浑如荒弃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废墟一般。

哪里都没有见到阿良的影子。

天一亮明智军就要进城了。因此疾风之介只好出城来到马厰，顺着三好兵部此前教给他的路线，穿过延绵群山，去往后川村。

尽管昨天登上芥丸时，已累得一步都走不动。但熟睡了几个时辰后，他体力有所恢复。虽然所受刀伤无数，但所幸都不是重伤。

遍地大叶竹高过人头，道路漫长无尽。疾风之介走了小半天。也许阿良昨天已经到芥丸找过他一回，没有见着面，又回后川了吧。无论如何，只要到后川，就能见到她了。

他一刻不停，拖着疲惫的双足，向前行走。但走出很远也没有看到像村子的地方。走到山谷下，已经没有路。

他沿着谷中的河流继续行走。不指望找到后川村，只要能有个村子出现也好。从谷底走到山脊，发现一条樵夫走的小路，但已完全迷失方向。也许是朝南吧，他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不知何时，周围又遍布大叶竹。

他一头倒在竹丛里睡着了。醒来已是黄昏。又一次睡过去。再醒来就是次日清晨了。

一睁眼，他蓦然一惊，抓住了刀。因为不远处有奇怪的声音。那呜呜的粗鲁的吼声显然是动物所发出。他在竹丛里弓着身子，但连一尺开外也看不清楚。他本想离开，但又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猛兽，看看长什么样子。

疾风拨开大叶竹，朝声音的方向走出一间远。而突然映入眼中的不是熊，也不是别的什么猛兽，却是一个身高近六尺的壮汉。他倒在竹丛里，摊成大字，大口喘着粗气。

仔细一看，他身边摆着束起的长刀短刀，应该是个武士。疾风从上到下打量他，看到他双腿间有一只大包袱，于是走过去看。

打开包袱，里头是二十来个饭团。饭量再大的壮汉也不可能一个人吃下这么多。

疾风抓一个送到嘴里。又抓了五六个，回到刚才睡觉的地方，俯身大嚼。

“起来！”听到哪里有人喊。是从壮汉武士反方向传来的。随即，清楚听到壮汉打了个很大的哈欠。疾风从竹丛探出头，环视四周。五六人自竹丛中站起来，很快聚集到一处去。最后才是那壮汉武士从竹丛中慢慢走过去。

疾风窥视这群武士，忽而大惊。在那并列一排的六位武士前面站着的人，正是立花十郎太。他在壮汉跟前显得有些枯瘦，但声音却很响

亮：“饭团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抓住一个落难武士才许吃一个。这两天肯定会有不少逃难的武士。

你们好好盯着，不要杀掉，绑起来就行！”

这声音，以及说话时的姿态，除了十郎太没有别人。

疾风之介霍地起身，大喊：“十郎太！立花十郎太！”

众武士闻声齐齐转过脸。

“我是佐佐疾风之介！”疾风自报家门，拨开竹丛，向十郎太走去。

十郎太呆立片刻，突然醒过神，大惊失色，后退两三步，猛然转身狂奔。

“杀！杀了他！”他边跑边大叫。疾风也紧追其后。虽然

不知十郎太为何看到他就跑，但对于逃跑的人，总有本能冲动要把他抓住。

几个貌似十郎太部下的武士拔刀逼近疾风。那壮汉闪到跟前，疾风打掉他的刀，踢中他的肋骨。

第二个人挥刀横扫，但也被疾风从背后踹飞。余人见此气势，皆畏缩不前。

“杀了他！杀！”十郎太在十间远的竹丛中探出上半身，大吼道。不过马上又躲到竹丛里去了。

他为什么要杀我？！

疾风哗啦哗啦走在竹丛中，仿佛游泳一般拨开竹枝竹叶，朝着十郎太藏身的方向而去。半途中，回想起在比良山时，阿良曾教过他如何在大叶竹丛内行走。

“像野猪那样，闷头朝前，闭着眼，使劲儿跑就行啦。”

的确，阿良说完后，就在村中南面的大叶竹原野上如履平地似的狂奔起来。她那时敏捷的身姿，至今仍留在疾风之介眼中。想到这里，他也低头躬身跑起来。果然快多了。但却找不到十郎太。疾风跑了五六间，换个方向再跑五六间，再换方向。

他突然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五六间远的前方传来簌簌声。十郎太的上半身突然从竹丛里钻出来。他朝疾风这边瞥一眼，又仓皇躲藏。

“十郎太！”疾风大叫，穷追不舍。前方十郎太已露出全身，两手乱

舞。

“十郎太！”疾风又喊，冲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十郎太大概终于放弃，突然停止奔逃，道：“我、我那时，什么都没说！……你自己误会了！”又咽了口唾沫，“你、你别激动！听我解释、就明白了！”

疾风道：“我没有激动。”

“不杀了？”

“杀谁？”

“杀我！”

“杀你？！”

“别、别杀我。你不杀我，我也知道你比我强一点。听我解释。加乃的事，听我解释。你就知道了。”

而后十郎太泄气般一头坐在竹丛上，敞开衣襟，长叹：“啊，真是好风！”

又一秋

—

八上城陷落第二日，明智军兵分几路，进驻城中。

最早入城的部队从神社跟前的道路往鸿巢的高地进发，登上险峻山道时，已是辰时（八点至九点）。

八上城中横尸遍地。他们都不约而同切腹而死。昨日最后一场战斗延续终日。全部武士出城，到高城山山麓一带激战。因此城内并无战场。这些切腹的武士们在结束战争后乘夜回城，将生长于斯的高城山山腰作为赴死之所。丹波豪族波多野一门，与织田军历经数年交战，至此全部覆亡。

明智军的武士们又从鸿巢高地一步一步向下茶屋丸、上茶屋丸、中之坛、右卫门丸、三之丸等无人之城走去。先头武士来到二之丸高地时，头一回听到了人声。那是异样清脆澄澈的声音。

疾风！

那呼唤仿佛从山坡滚落下来，山谷间回声悠长。

“什么声音！”先头武士驻足细听。

“是人的声音。”

另一人又道：“是女人的！多么哀愁的声音啊。”

阿良呼唤疾风的声音，在明智军武士听来，也同样是难以忍受的凄凉。

疾风！那令人不忍的声音又响起来。

武士们登上二之丸。不一会儿，碰上一个失魂落魄、步履蹒跚的女子。

“抓住她！”一人叫道。很快又改口，“随她去！”此刻阿良的模样，已令人连抓捕都要费些踌躇。她发丝凌乱，衣衫褴褛。

“你们见到疾风了么，疾风？”她问道。但没有人回答。

于是，她也不看他们，朝着武士长列队伍径自逆向走去。走到队伍尽头，她抬起头，眼神与队列最后一人相遇。她停下脚步，静静道：“要

是疾风死了，我也不活啦。”她似乎是在与那武士攀谈。

那武士没有应声。大概与其他武士一样，也把她当成了疯子。他轻轻摆手，继续走上石子路。

但是，阿良并不是要对那武士特意说这番话。等队伍过去，她走到空无一人的断崖边，又静静说了与方才一样的话：“要是疾风死了，我也不活啦。”

而后，她发足奔跑，冲下山坡。途中朝山谷喊：“疾风，疾风！”没有回音，她默默下山了。

她从鸿巢的高地走到山麓，一一辨认每一处看到的尸体。

又过了一刻。明智军武士开始搬运战死的遗体，不论敌友，统统运到河岸堤坝旁的一角空地。

不知何处来的十余个僧侣，在堆积如山的遗骸边拨弄数珠，诵经超度。

阿良立在僧侣旁边，一有尸体抬来，就奔上前辨认。

武士和僧人们都对不时转来转去的阿良道：“走开些，走开些！”但他们也没有太在意她。大概把她当成附近村中为战死的兄弟而心焦憔悴的女子。

尸体一直搬到傍晚。运来的依次扔到附近挖掘的大坑中。阿良没有在尸山中找到疾风之介。她想，他一定还活在人间。

从昨日清晨到现在，阿良一刻未眠，粒米未进。她一直忙碌着。已全不记得去过哪里，如何走来。

昨天她在战场上遇到一名武士。那时她正摇摇晃晃走着，撞了个满怀。也不知是明智军还是波多野军，她问：“看到疾风了吗？”那武士闻言大惊，瞪大眼盯着阿良：“到芥丸去了，到了那儿就别走啦！”言罢不知是被谁追赶还是要去追谁，向松林跑去。

阿良虽从武士口中得到这句谜一般的话，却找不到芥丸在哪里，也找不到谁问路。路上遇到的武士，见谁都乱舞血迹斑斑的长刀，她也不敢靠近。

昨晚一整夜，她都在无人的八上城内乱走。她想也许负伤的疾风正在哪里躺着。外表看来她的举止神情绝非常人，但她自己却一点都不疯狂。也感觉不到疲倦与饥饿。

只是没有在尸体中发现疾风时，她并没有感到轻松。也没有因此感到喜悦。

她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因为疾风没死，尚在世间，那么她又得去寻找他。像过去一样继续寻找他。也许从今天起，那没有尽头的痛苦岁月又要压到她身上。

僧侣们离开已有一会儿。阿良还在尸堆边站着。她想先回后川村去。

“你以后要去哪里啊？”村里有一位老妇人同情地问道。

“找疾风去。”她喃喃。那老妇人并未听见。

如自己所说，她又迈开疲倦的脚步，去寻找不知在何处活着的疾风之介。

二

“别、别杀我。别、别拔刀。”立花十郎太眼神一刻不离疾风，道。他害怕突然飞来一刀，一切就都结束了。

十郎太坐在竹丛中，左手撑背，右手指向前方。尽量不想刺激疾风，神经高度绷紧。

然而如此情景，他仍不愿失威严，语气仍甚为嚣张。

“我不杀你。你告诉我加乃到底怎么了。老实说！”疾风之介紧盯十郎太。十郎太很害怕他的目光。那底下分明有波澜。真后悔提起加乃的名字。这名字刚一出口，疾风的眼睛就突然血气上涌，一动不动盯着自己的眼睛。

十郎太想，还是说实话的好。要平复此人的急怒，也只有说实话。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先躲开眼前的危机，以后怎么都行。所以只好坦白交代。

“加乃一直想见你。”

“你胡说！”

“我没有胡说。请你去见她吧，求你了！”说罢，他视线仍不离疾风，稍稍向后挪了挪。

“我和加乃的事，你误解了。之前舟祭时，我也没有说什么。是你自己误解了。”

“误解？”

“是的。”

“说谎！你不是说你们很幸福吗？”

“我要不那么说，你当时不把我砍了么？当时你那眼神。”

听十郎太说完，疾风缄默了。

十郎太觑了眼疾风，观察自己的话带来的效果。他希望疾风眼里遍布的杀气能尽快消散。

“你和加乃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真的什么都没有？加乃现在在哪里？”

“……”十郎太语塞。

“在哪里？”疾风提高声音又问。

“在坂本。”十郎太脱口道。反正已经说了，那就都说了吧。

“在坂本磨刀师林一藤太家里。”

疾风又沉默了一阵。而后道：“把饭团全部给我！我要去坂本！”

“全部？！”十郎太一怔。但看到疾风纹丝不动立在自己跟前，只好对远处旁观的手下吼道：“把饭团都拿来！”

壮汉将盛着饭团的包袱拿来。

“十郎太啊，你真不得了。这些都是你部下？”

“是的！”

“没什么厉害角色吧？”疾风右手拎起包袱，又问，“这条路去哪里？”

“向右就是摄津的多田村。”

“好。”疾风道。

“向左，过后川，就是八上城。”

十郎太口中的“后川”，令疾风一愣。

疾风转身，提着饭团包袱，拨开大叶竹，踏上那条没有竹丛的小路。

走出小路，他驻足踌躇。是向右，还是向左？

他放不下阿良，也放不下加乃。

他感觉自己和阿良的关系已然难以切断。事到如今，他和阿良走得更近。

即使见到加乃，也不会和她如何。而正因为如此，才想见加乃一面，彻底了结他们之间的不幸。

虽然等见了阿良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可他心中的欲望却异常执拗，容不得一刻犹豫。

短暂思量后，他果断转向右方岔路。踏出这一步的此刻，疾风有一种被残酷命运纠缠的奇怪感觉。

等我，阿良！他心里说，又踏出一步。风从遍生大叶竹的原上吹过，竹叶起伏，一片空茫。

一旦迈开脚步，就无所顾虑，飞快走下去。走出一两町远，路又被竹丛淹没。他和先前一样，躬身探头，在竹林里狂奔。恰如野猪经过一样，一片大叶竹海被一分为二，奇异的浪头疾速由北向南而去。

等疾风的影子消失在视野中，十郎太大为咋舌：“切！”

心道自己真是蠢透了，居然跟他讲了那么多实话。

“糊涂啊！”十郎太半是对自己，半是对部下道。

“饭团都给他了吗？”壮汉十分沮丧，垂头丧气。

“一群饭桶！”十郎太满面愁容，之后道：“再给我坚持四五天！给我抓点逃难的武士！不许空手回去！抓住了就带回部队！你们谁先回去准备一些饭团！我必须在那人之前赶回坂本。你们归队时替我兜着点儿。”

说罢，他就空手走进生满大叶竹的原野。

岂能容忍加乃落入那人之手！

他在竹丛中气急败坏，但走不快。每一步都要把脚抬很高。终于气急败坏一头冲了出去。

想到之后数日的行军都没有饭团，他很绝望。半途停下来，回头看部下们依然跟在他身后，顿时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蠢货！要是不能在这儿坚持五天，就砍死你们！”

三天后。阿良走在后川村南约三里的大叶竹丛中。

她借宿在后川的左近家。八上城陷落后四五天，疾风之介都没有来过。她想，也许他已经逃到别的地方去了吧。于是她决定先离开后川，回一趟近江。

她踏入这片竹林已是黄昏时刻。高原上初秋近晚的风很凉，肌肤生寒。夏天不知何时远去，又是一度秋。夏去秋来不知已过了几载。夏去秋来，又是夏去秋来。最终又如何？

这种落寞感攫住了阿良。

她在竹丛原野当中呆立。今晚就露宿在此吧。走出后川还没有三里，并不是很累。只是今晚反正要露宿在外，这竹丛掩映的地方倒是不错。

突然，面前竹丛一阵窸窣，二三间远外，钻出几名武士。一个壮汉问：“八上城逃亡来的吗？”

阿良道：“没错，你想怎么样？”

“必须抓住！老实点儿！虽然不是武士，不过，也没辙。”

“说什么呢？”阿良话刚落音，壮汉就靠近抓住了她的肩。

他脸上突然清脆地响了两声。

“还会动手啊。”又一武士猛扑上去，却被阿良突然攥住手腕，狠狠咬了一口。他发出女人似的尖叫：“松开，松开！”

但阿良并没有松口。

“松开！”那声音已变为哀嚎。阿良仿佛要咬碎那手腕似的，终于松开，唇上沾着血迹：“逗你玩呢，明白了？我现在正有兴致！”

那武士拿左手握住被咬的右腕，惨叫一声，连滚带爬逃远，身子在空中画了大半个圆，伏在竹丛中。

一个武士叫：“杀了她！”

“杀我？！”阿良扑向那个武士，揪住他的前襟。

二人扭打在一处，滚倒在竹丛里。

“为什么要杀无辜的女人？”

“不杀了！”

“用你们这些蠢钝的刀杀么？”

“松开！松开！别咬了！”

不久，阿良与武士都从竹丛里站了起来。她靠近那些茫然杵在那里的武士，道：“不许碰我一个指头，懂了吗？我要在这里休息。你们，给我滚到那儿去！”

壮汉率先后退五六步，余人也往后退去。要离这美丽的却恐怖如野兽的人远些，他们又退了十间远。

“这么远行么？”壮汉高声问。

“就在那儿，不许动！”阿良说着，拔出怀中短剑，高高举起，凌空劈斩。而后才坐到竹丛里。

她仰头倒下，身体再难动弹。前一刻的恶斗已忘却。她像每晚睡觉时一样，保持着被疾风之介抱着的姿势，向右躺下，眼神无比温柔：“傻瓜呀，又乱跑到哪儿去了？”好像是对疾风喁喁低语一般，之后才阖目。

夜色完全降临之前，阿良满心都盘旋着疾风的一切。一想起不论是在比良，还是在八上城内，疾风对自己百般爱抚之后寂寞空虚的眼眸，她就感觉浑身骤然一冷，缓缓转身面朝天空睡了。她望着夜空，内心冰凉，很快就这样睡着了。

黎明，她醒来。晨光白茫茫一片。起身时，竹梢簌簌滴下夜露。

朝武士们躺着的方向望去，竹丛纹丝不动。想是他们尚在酣睡。

她无意中望见竹丛远方的山脚下有大队武士蜿蜒前行。

看不清是靠近还是远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织田军进攻丹波的军队。

穿过大叶竹原野，走上小路时，看到山脚的先头部队，隔着十间远正朝这里走来。

他们呼啦呼啦跑过来。阿良想，要是被他们抓住还是很麻烦，于是也跑起来。

“不能被抓住！”她嘟哝着狂奔。武士们跑累了，停下来。阿良也停下脚步。

武士们又追，阿良也跑。间隔似乎永不缩短。她想，要这么跑一天，那实在无趣透了。她偶尔也会停下，回身看看那队人马，企图引诱他们接近。但这样也无法排遣她满心的虚空。

湖面

—

大夫走后，加乃仿佛完成了每日功课，心情一畅，换了个躺着的姿势，远望廊外碧清无波的湖面。

她望见的那片湖水其实离岸很远。几乎接近湖心。有时，湖面上有纸片一样的物事，在亮白日光下闪动。直到一个多月前，她才知道那些纸片原来是飞翔的水鸟。

在没有知道那是鸟之前，加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都在想，那阳光下小小的闪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却没有想过那会是鸟。它们在阳光下那样耀眼，浑然不似生物。有时，那小小的光点在阳光下明明灭灭，落到湖面去。这在加乃看来，又是何其惘然，何其脆弱。

后来，林一藤太告诉她，那是鸟儿。

“我每天都看见的，那湖上偶尔闪亮的东西是什么呀？”

一藤太到房中时，加乃问道。

“闪亮的？在哪里？”一藤太立在廊边，远眺湖面，“我就看到水鸟了呀。今年飞来一种没见过的鸟。”

“不是鸟吗？”他道。

“真没想到啊……”加乃说。果然，那就是鸟啊。加乃从未见过这样悲哀的生命，落花一般飞舞，在虚空的阳光下闪烁。

月余来，加乃每天都躺在榻上远望湖上飞翔的白色水鸟。天气不好时，没有阳光，就看不到了。只要天气晴朗，中午一过，那群水鸟就会在湖上固定的地方出现。黄昏时，也许是阳光的变化，又或者它们飞到别处去了，就看不到那闪烁的白色光亮了。

加乃想，人的一生，人的生命，也是如此。

夏天过去后，她自己心里很清楚，生命正在衰弱下去。

恐怕今年，再难好起来了。想一想，这一生没有太多乐趣，但也不是特别不幸。大约人生就是如此。不仅自己，大家也一样。当此战乱之世，能勉强活到今天，已是很大的福报。

至少，与小谷城陷落时一门不幸的浅井家相比，与伯父伯母相比，

与许多战死或自尽的人相比，自己苟活至今，也可谓幸运。若说悲哀，谁都悲哀。爱慕我多年的立花十郎太也很悲哀。从舟祭那晚看到的侧影推断，心心念念的佐佐疾风之介大概也不幸福。

还有，说要把我扔到湖里，却又把我抛在竹生岛的美丽女子，她美貌的容颜，出格的举动，也笼罩着一层悲哀。大家都是水鸟。在阳光照耀下飞舞，落下，飞舞，又落下。

但还是想见疾风一面。不相见就无法瞑目。他们什么都没有说过。自己有必须要告诉他的话，却没有说出来。疾风不也是么。他应该也有想说却没有说的话吧。

加乃凝望着闪烁的白色水鸟。回想月余来每天缠绕着自己的思念，今天忽而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到屋外晒晒太阳了。她想尽情沐浴秋光，呼吸屋外的空气。

她从榻上支起身，梳理纷乱的长发，收拾面容，穿好衣裳。很久都没有穿过外衣，压在肩上有些沉重。她小心翼翼，静静走着。挪到廊边，又走下庭院。离黄昏尚有一段时间。下午薄薄的秋阳，自湖上斜照而来。

她静静走着，将要出后门时，一藤太在通往作坊的檐下问：“不要紧吗？”

“不要紧。我就走到屋前——”

“把阿茂带着吧。”

阿茂是家里的侍女。加乃刚走到门边，她就从背后追上来。

“没事的。”

“我陪着您吧。”

加乃对这位石山^[1]出身的十八岁侍女格外垂爱。虽然容貌算不上美丽，但性情极为温柔。

原意走下家门口的坡地就返回，但走下去后，加乃还想再走一段。在走不到半町，就能到湖岸的大路，可以看见整个琵琶湖。

总是躺着，只能看见湖面一隅的清波。她还想看绕湖的堤岸，岸边丛生的树木，远方的人家，还有山，还有云。

“再走一段，去看看？”

“你还走得动吗？”加乃不顾阿茂的担心，又缓缓地，一步一步走下去。

阿茂跟在后头，望见加乃白皙的脖颈，在秋阳下几近透明，十分美丽。

她总是被加乃的美丽打动。而今天的美尤为特别。不足阿茂一半宽的细肩，在秋阳下摇摇晃晃。阿茂看着，觉得很心痛，好像加乃马上就要倒下似的。

二

加乃走到湖边一艘空船边，倚着身子。前方三尺就是水

岸。细细的水波轻轻冲刷着芦苇根。偶尔一见的比良山非常美。轻纱般洁白的秋云缭绕在山巅，极缓地移动着。

听见阿茂好像在和谁说话，加乃转过身。两三间外，阿茂在和一个女人对峙。此时，二人一动，阿茂吃痛叫了一声，已跌在地上。

“你说话注意点，别惹我哦。再啰啰嗦嗦，小心把你扔湖里去！”

听到那女人的斥骂，见她已背身离去。和她凶狠的言辞不同，她蹒跚的步履非常不稳。只是顷刻之间而已。阿茂捂着半边脸，从地上起来，脸色苍白。

“你怎么了？”加乃很吃惊，一时也说不出什么。阿茂见那女人背影渐已远去，才渐渐恢复平静：“她突然就打了我。”

“突然？你说什么了吗？”

“那个人，摇摇晃晃过来，说要我帮忙。”

“那么……”

“我很害怕，所以不想帮她，她就突然……”

“真是飞来横祸。那人疯了么？”加乃说着，突然觉得那女人声音很熟悉。虽然匆忙间未看清她的脸，但那声音的确是熟悉的。

下一瞬间，她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女人。就是那个可怕的女贼。那蹒跚的背影已没有袭击自己时那般精悍泼辣。可确实确实是那个对自己吼着“出来，跳下去！”的可怕女人。

想到这里，加乃再也沉不住气。湖上明媚风光刹那暗沉，寒意从脚下侵上来。

“阿茂，回去吧。”她道。阿茂感觉她语气不同寻常，苍白的脸上又添一层恐怖。

“回家把门关紧吧。”阿茂道。

二人走上回家的山坡，不想立花十郎太正站在那里。他看着加乃，开口就问：“那家伙来了吗？”而后死死盯着加乃的表情。

“哪一位？”

“不管是谁，到底来了没有？”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没有谁……”

确认加乃脸色并无异样，十郎太心道，赶上了！还是我走得快。心头大石落地，一路都没有吃饭，日夜兼程从丹波大叶竹原野来到这里，疲惫感终于重重压来。

“我累死了，帮帮忙。”

一听十郎太这么说，阿茂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因为刚才那个女人也说了同样的话。

阿茂本能地避免挨打，但下一瞬间跌倒的却是十郎太。

“一点力气也没有，帮个忙……”他又道。天并不热，

跪在地上的十郎太额上却满是汗珠，脸也比任何时候苍白。

加乃伸手去抚他的额头。这在她是自然的动作，此刻的十郎太也等着她这么做。他的额头冰凉，汗也冰凉。

“你怎么啦，不是去丹波了吗？”加乃温柔地望着十郎太。十郎太从未见她如此温柔，一时心驰，身体动也动不了。

“帮、帮帮我！”他又道。他恍惚中感觉有很多人抓着自己的手脚，把他从地面拎起来。

他被抬到林家，昏睡了整整一昼夜，而后在强烈的饥饿感中醒来。

“啊，想吃饭！”他打了三个大哈欠，神志刚清，就说道。不过自己怎么会躺在这里？

“啊，好想吃饭啊！”说着，才回想起自己是在林一藤太家门口与加乃说话时睡着的。那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好像很遥远，又好像几个时辰前刚刚发生，又好像过去了好几天。

坏了！他突然想到，自己昏睡至今，是多蠢的事啊！他很生自己的气，从床铺上站起来，走到廊下，来到加乃屋前站定。屋内寂无一声。

“能进来吗？”他问。

“请进。”平静的声音。

拉开纸门，加乃已经坐起身。在十郎太看来，她又比之前美了不知几倍。就是为了这容颜，他才放弃难得的建功立业的机会，从丹波赶回到此。

“来了吗？”十郎太像之前在门口时问了同样的问题。

“还没有来。”加乃望着庭园，面无表情答道。语气极静，神思恍惚。

“谁？”十郎太又问。他想知道她说谁还没有来。

“佐佐疾风之介大人。”加乃道。十郎太清清楚楚听到她这么说。

“谁？你再说一遍？”

“佐佐疾风之介大人。”加乃依然没有一丝波澜。

十郎太浑身一凛：“你、你怎么知道，疾风要来？”他十分焦躁。这时心头窜出一个绝望的念头，也许自己做梦时说了呢：“我说过吗？”

加乃没有理会他，完全自言自语道：“还没有来呢，还没有。不过，他一定会来的吧？一步一步，靠近这里。一定，他现在，正一步一步，朝这里走来呢。”

这话令十郎太毛骨悚然。确实，正是如此。佐佐疾风之介正是在靠近这里。虽然不知现在走到了哪里，但可以确定，正在朝这里走来。

三

十郎太想，在疾风出现之前，必须把加乃藏到什么地方去，刻不容缓。他费了好大的劲，先说服林一藤太，总算征得同意，带加乃去佐和山看一位大夫。

“马上乘夜船出发。”他说。

“明天走不行吗？”一藤太道。

十郎太坚持：“一刻耽搁的工夫都没有啦。”

“我倒没觉得有这么糟糕。”

“不，事态紧急！”说着，十郎太冲出林家，自行去与前往佐和山的船只交涉。又回来收拾加乃所需的日用品。一切准备停当后，他才告诉

加乃，要去佐和山。

加乃反对：“我不想去。”

“不想去也得去，性命最要紧。”

“不知为何，我就是不想去。”

“别任性！只有活着才能见到疾风啊。”

“本来是可以见一面的，但被你拆散了。”

“过去的事说也没用了。”他又道，“求你了，听我的吧。”

我立花十郎太求你了。”他跪坐地上，埋下头。他的表情很认真。因为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加乃带走。如果不尽快决断，结局不可想象。

十郎太决绝的表情打动了加乃。小谷城陷落时一起逃难，至今已有数载光阴。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博她欢心，他已费尽全力。与往日不同，加乃觉得很伤感。

“那就去吧。”她道。但心里却固执地不愿走。不知怎么，总觉得疾风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个念头死死缠住她。

“你肯去，真是谢天谢地！”

“我去佐和山看病，你就这么高兴么？”

“不，你做什么我都非常感谢。”他想，这下好了，不仅自己脱险，加乃也能瞧病。本来只是为了自己才计划去佐和山。不过现在又觉得这样也能使加乃病情好转。想到这里，他都要热泪盈眶了。

不过，加乃又问：“是很好的大夫么？”

“大夫？！”十郎太顿时语塞，“佐和山的大夫啊……”他想，无论如何到佐和山之后，自己一定要遍访天下名医。似乎真觉得能令加乃药到病除的大夫就在佐和山似的。

十郎太与加乃去码头时已是黄昏。阿茂与另一位佣人将行李送到船上，一藤太也来送行。

“你就在大夫那里待上一个月吧。”一藤太道。

“我很快就回来。”加乃似乎要出远门似的，心里十分寂寞。

十郎太将最后一件行李搬上船，正准备接加乃登船。突然望见岸上，阿茂正领着一名武士朝这边走来。

十郎太呆呆杵着，望着那武士与自己越来越近。暮色虽沉，但那武士就是疾风之介，似乎已没有任何可疑的了。

如果疾风的到来已成事实，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异常迟钝地思考着这恐怖的一切。但一筹莫展。总之，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的表情因死亡的威胁而扭曲，恐怖与绝望折磨着他。

他终于开口：“疾风那家伙，终于来啦。”语气却出奇平静。

“事到如今，做什么都没用了。”他喃喃着，已恢复常态。目光闪烁着，突然跳上船。想起加乃还没上来，又慌慌张张回到岸上，猛地横抱起她，又跳回船上。

船身剧烈摇荡。十郎太抱着加乃，摇摇晃晃站在船上，看去非常危险。不过还好，没摔倒，也没翻到水里去。

“船家，开船！”他大叫。

“快点，快开船！”

但船家不在船上。

“嚷嚷什么哪？”被十郎太的突发举动弄得一怔一怔的船家在岸上问。

“蠢货，快开船！”十郎太又怒吼。他仍抱着加乃，却突然精疲力尽坐在船舷上。因为，佐佐疾风之介已经在岸上，站在船家身旁了。

“疾风啊！”十郎太喊，“你真快！”

“还是你快啊！”疾风之介道。

“正好，刚好赶上啦。快上船吧。”十郎太松开抱着加乃的手。无论如何都只能厚着脸皮继续下去。

“去哪儿？”

“带加乃去看病，到佐和山去。”

“好的，我也去！”疾风之介跳上船。

加乃坐船头，中间是十郎太，十郎太对面是疾风之介。

船家上来，终于开船离岸。岸上的一藤太与阿茂都一头雾水，目送船只远去。

加乃无法抑止身体的震颤。不足六尺外坐着的，正是疾风。她掐了掐自己。不是梦。虽然不是梦，却还是无法相信这一切。

“疾风之介大人。”她轻轻，小心地喊了声。疾风与十郎太都没有作声。二人抱着胳膊，呈对峙之态。

那船载着一名女子，二位沉默不语的武士，在欸乃橹声中渐渐远去。湖上暮霭吞没了这叶小舟，暮气愈浓。

[1]滋贺大津县地名。

孤岛

—

“我知道您今天回来。”加乃打破了三人的沉默。这话自然是对疾风说的。

十郎太为加乃越过自己同疾风说话而生气。

疾风仍然抱着胳膊，不作声。

“一别七载，虽然日日都想起您，可却觉得您越来越远。

怎么说才好呢，觉得您远得难以触及。可是今天，却与任何时候都不同，感觉很近。不知为什么，我心口跳得厉害，总觉得要见到您啦……”

她呓语般平静悠缓地说着，越过十郎太传去。十郎太已彻底厌烦。

而疾风闻此仍然沉默。

“疾风大人！”这次加乃的声音已成呼喊。船也左右摇晃起来，加乃似乎站了起来。

“危险，别动！”十郎太在黑暗中朝加乃道。

加乃摇摇晃晃起身，踉跄着，扶住十郎太的肩。十郎太不顾一切握住她的手，抱起她的下半身，让她坐下：“不要乱动！掉水里怎么办？怎么这么傻！”几乎同时，船尾传来疾风的声音：“加乃！”在加乃与十郎太听来，都出乎意料地遥远。

“到了佐和山，再慢慢说吧。不要着凉，好好睡吧。现在到后半夜，会非常冷的。我也睡啦。”疾风话刚落音，突然一声怒吼划破湖上的沉寂：“杀！”

刹那，十郎太浑身一紧。等明白这一声拔刀呐喊是疾风之介发出的时，不由后悔和这么个不安分的人同舟了。

杀！杀！同样的喊声，又响了三次。之后就是死样的静寂。漆黑的夜色又深了一层。

十郎太躺下，虽然不知接下来事态该如何发展，但离天明尚早，只要在这段时间想到收拾复杂局面的方法就好啦。

疾风和加乃似乎也在他身旁躺下了。

加乃突然开口：“方才，您在杀什么？”

这一次，加乃的声音仍是从十郎太身上越过。

疾风没有回答。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不是被你杀了呢。”

“也许吧。”一旁的十郎太道。立刻，疾风叫道：“闭嘴，十郎太！”他似乎突然坐起来，但旋即改变想法，又躺下去。

疾风起来的瞬间，十郎太也起来了。疾风躺下，十郎太也躺了下去。不管哪个，都令他生气。真不得安宁！十郎太想，千万不要贸然开口。他双手叠在胸口，轻轻闭目。

不知过去多久，也许是深夜。突然，又一声“杀！”

是疾风的杀声。可怕的声音，似乎足将山石劈开。十郎太浑身战栗。

“疾风大人。”紧接着，加乃又朝疾风开口。十郎太想，这两人都没有睡啊。

“您杀的是我么？”加乃的声音很认真。而疾风仍不予回答，又发出比之前更激烈的杀声。不久，传来收刀入鞘的冰冷的金属声。这一次，疾风才说：“杀了！”

“杀的是我么？”

“也许吧。”

“是我、到底杀的是我么？”

“是的。”伴随疾风简短的回复，加乃的呜咽与橹声一道传来。她的哭泣很低，不时被橹声淹没。

“加乃。”疾风道，“这七年里，发生了很多事。”

“我知道。”加乃不再哭泣，声音比之前更冷静，“我都知道。我想过，如果相逢，也许会这样吧。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可是，能与您重逢，真是喜悦。”

“能见面，很好。”

“您真的，这样想么？”

疾风没有回答，只道：“我再杀你一回吧！”

“您刚刚不一直在杀么？”

“也许刚刚没有杀死吧。”

“那么，请您——”加乃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又很快隐去。

杀！

船身摇荡，听见疾风之介的杀声。已听不见加乃的笑，抑或是哭泣。十郎太一直瞪大眼睛盯着包裹加乃的黑暗，似乎带着几分紫色，正微微颤抖。

二

不知何时，湖面晨曦微明。浅黑小舟周围铺开的水面，一丝波纹也无。

彻夜未眠的三人朦胧中刚能看清彼此的身影，就不约而同起身了。

三人都沉默地绷着脸。

“十郎太，找个地方下船吧。”疾风打破沉默。

“下船？！”十郎太道，“离佐和山还有一段呢。这是琵琶湖中心，想下船也没有地方啊。”

疾风道：“那里不是有个岛么？”

“哪里？”十郎太朝前望了眼，问船家，“那是建岛吗？”

整夜默默不停摇橹的船家似乎充耳不闻，头也不回。

“是个聋子！”十郎太咋舌，又道，“那里大概是个叫建岛的无人岛吧。”

“把我放到那里。”

“为什么要下船？”

“我想下去。”

“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没有也无妨。”

“若是没有渔船靠近，你哪里都去不了。”

“不要紧。”

“你疯了吧。要下去就下去吧。我可不管你，在那儿耗下去会死的。”

“我已经死过很多回。如果怕死，还能在这时代活着么？”

加乃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

疾风想在湖心无人岛下来的心情，加乃恐怕也难以弄清。但这样冲动鲁莽的行为，不知为何总觉得是疾风对自己最后一点情分的表达方式。

她记得，疾风在小谷城时就会有这样孩子气的举动，却又暗含无法言喻的悲哀。他要以这种方式与自己告别，那就由他吧。而且，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即使他拒绝爱情，抛弃她，她也不会和他分开的。

十郎太一脸漠然，从船里起身，抻抻腰，在晨初清冷的空气里略微蹒跚着走过疾风之介，去找船家。

他让船家在建岛停船，有一个人要下去。船家一脸“有病吧”的表情，但见十郎太瞪着自己，也就依言调转方向。

“我活不多几时啦，心里很明白。那之后，请将我葬在林家屋后，可以一眼望见琵琶湖的地方。”加乃对疾风道。

“人只有活着最可贵！”疾风突然想起高城山麓那位遍体鳞伤死去的、出身丹波的心地醇美的年老武士的话。

“是的。我也觉得，这世上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不管多艰难，多痛苦，活着都是……可是，我不行啦。自己心里很清楚。”

“你傻啊！去了佐和山不就能好了吗？”

十郎太依然坐在二人当中，抱着胳膊，面无表情听他们说话。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再忍耐一会儿就好了。

终于，船停在建岛的礁石之间。十郎太道：“疾风，到了！”

“好，那我下去了。”疾风站起身，“好好照顾加乃。”

“不要你吩咐。”十郎太只有在此时，才没有昨夜的狼狈，有些威严地说。

疾风却怒视十郎太：“本不该让你活命，是我饶了你。”

十郎太感觉到疾风严重的杀气，有些心慌。为免刺激他，紧紧闭

嘴。

疾风从船头跳上一块石头。

真是蠢货，十郎太想。他实在不能理解这位情敌的所作所为，真是
个怪人啊。

疾风立在岩石上，十郎太对船家道：“快开船，快。”唯恐疾风之介
改变主意。当船离开岩石数间远后，十郎太终于松了口气，问加乃：“不
冷吗？”

加乃目不转睛凝望着疾风之介在石上越来越小的身影。

不论十郎太说什么，加乃都没有回应。

“那家伙，大概会死在那里吧。”

“.....”

“岛上也没有粮食，只有鸟粪！”

“.....”

“多蠢啊！”

十郎太说话时，加乃浑身颤抖哭倒在一旁。已经不需再顾虑任何
人。她哭得肩膀剧烈抖动，咬着嘴唇，强忍着呜咽。十郎太见加乃如
此，也就闭嘴。他略挺胸，抱着胳膊，在旁看着加乃起伏的肩。其时，
他怒道：“别哭了！我还想哭呢！”他第一次对加乃这么凶。很快自己也
意识到，忙换了温柔语气道：“我说这个并无恶意，你别哭了好吗，太伤
身了！”

他突然也改变坐姿，拔刀出鞘，大吼一声。他也模仿疾风，将自己
满心难以言明的悲哀情绪一刀斩断。

疾风待望不见加乃与十郎太乘的船后，跳过几块岩石，立在建岛水
畔，心里知道，终于与加乃分别了。

内心极虚空，极绝望，无比狂暴。

不想见到任何人，不想与任何人说话。不过想到自己此刻身处的小
岛即是湖心的无人岛，作为冷静情绪的场所，实在再好不过。可以在这
里自由哭泣、嚎叫、狂躁。他盘腿坐在岸边，视线久久停留在礁石间缓
缓荡漾的水面上。

之后该如何，目前他并未多加考虑。只要有渔船靠近，就可以搭乘
离开，回到人烟熙攘的地方去。可是他现在并不想回去。如果一只渔船

也不来，就饿死在这里也不错。

朝阳最初的光束照射在湖面时，疾风之介竭尽全身气力，嘶吼道：“阿良！”

“阿良！阿良！”他呼喊着重阿良的名字。并不是因为想念她，而是想驱散加乃执拗的、挥之不去的幻影。

三

镜弥平次坐在廊边，望着自己一手抚养的太郎与附近孩子玩耍嬉闹。其他孩子都比太郎大五六岁。一个孩子撞了太郎胸口，太郎摇摇晃晃摔了个屁股蹲儿。另一孩子去打他的头。太郎求助似的不时瞧着弥平次。

“不许哭，哭也没用！”弥平次总是很凶地瞥一眼。

不惟这日如此，弥平次对太郎一贯如此。他想把太郎培养成毫无依赖心、绝不轻易示弱的人。这可以说是弥平次如今在世上唯一的梦想。他要把比良山成堆尸体中捡回的太郎，培养成不为女色动心、胆色武艺皆古今无双的男人。

近来，弥平次不再出没琵琶湖偷盗掠夺。不过手下还是有几十个壮汉，总是老大老大地喊他。他自己也做些农活，还有各处送来的食物，过得很充裕。

太郎已是第三次朝弥平次摆出快哭的样子。弥平次却想起什么事似的，调开视线，不管他，站起身，走进土间，向后门绕去。

“老大！”村里跑来一人。

“回来啦！”他在土间停下，道。

“谁？”

“阿良啊，阿良姑娘！”

“阿良？！”刹那，弥平次布满刀伤麻斑的脸上，双眼远远望去。而后倒吸一口凉气般，短暂沉默后，又盯着那人问：“阿良是谁？”

接着，大吼道：“告诉她，这不是她回来的地方！”

说罢，弥平次朝后门走去。他想，绝对不让她回来了！

两三个月也罢了，一出去就一年半，这种女人不是老婆也不是女儿。

他闯入屋后的竹林，抡起柴刀，劈倒一棵毛竹。好高一棵竹子，稀里哗啦倒在他脚下。

“弥平次！”身后传来呼喊。一听这声音，弥平次一怔。

但没有回头，一根一根劈下竹枝。

“弥平次，我回来啦。”

弥平次仍未应声。而他已丧失冷静的证据是——本想砍下竹枝，却将竹竿斜劈两段。

“弥平次。”这一声，字字沁入心头，令他身体吃痛般麻木。

“我不要听到你的声音！”他几乎是咆哮。

“你说什么呀？”

“快滚！”

“要我去哪里？”

“随便你！”

“你别不讲道理哦。我可是好久都没有回来了啊。你这是要干吗？我可要生气了呀。”

他想，多么让人舒服的声音啊。

“一个人，还是两个？”

“什么？”

“你是一个人回来的，还是两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啦。”

“当然？疾风怎么样了？”

“那个人？！那个人，大概还活在世上某处吧。”

“你真是傻透了！”弥平次长叹一声，终于望向阿良。

虽然这次她不似前番自长筱回来时那样疲倦。可是一年半未见，她变得极憔悴。眼中毫无生气，只有绝望。

“见到疾风了？”

“见到了。”

“那怎么不带他来？怎么不把他脑袋提来？”

“是啊。”阿良双眼突然失去焦点，直直跪倒在地，“是啊，要是把他杀了就好了。要那样的话，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把那人的头砍下来，抱回来就好了。唉……我想死。”

弥平次静静看着地上的阿良，听她说想死，顿时变色：“你想死？”

“嗯，想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再也见不到疾风了。”

“你若真想死，我成全你。”弥平次大怒，突然摔下砍刀，奔回家，从横梁上取下长枪，甩掉鞘壳，抡了一圈，又跳下土间。他望见阿良跪在地上的背影，全不像她，那么遥远，那么瘦小，那么孤独。

“如何，我杀你了！”弥平次咆哮。

此时，阿良转过头，苍白的面容令弥平次心头作痛。为什么她的脸这么白？

“怎么样，我动手了！”他又吼道。

“你想刺，就刺吧。我也不想活啦。要是能死在你枪下，也许很痛快呢。”

弥平次似乎见她在微笑。那笑容好不凄凉。

“好！”弥平次绝望大叫一声，不知是空喊还是呼唤，躬身持枪，朝阿良一溜烟冲去。

他仿佛受伤的野兽，在阿良一尺远外突然跳开，一头冲进竹林。竹林一阵摇动，他已走得很远。

竹林摩挲有声，渐而静止。里面传来弥平次的声音“回家吧。以后不许再乱跑了”。他依然在竹林里坐着，并没有出来。

风云

—

明智光秀在本能寺突袭主君织田信长，是天正十年（1582）六月初二清晨的事。

织田信长自尽。二条城一片火海。织田信忠自尽^[1]。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这日午后就传到琵琶湖一带。

三骑武者急往佐和山报信，沿琵琶湖南部平原的大道飞驰，到达佐和山城，正是当日未时（下午两点至三点）。

该事件对靠近叛逆者明智光秀领地的佐和山而言，不啻巨大冲击。

以丹羽长秀为首的重臣无不大惊失色。虽然不得不迅速作出佐和山城对此突发新事态的决定，但织田信长死后，天下形势必陷入混沌，无人可测。唯有一事可确定，即迄今为止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平定全国之霸业中途而断，骤然辞世了。

织田信长麾下诸将动向亦杳然无知。料想有大动乱，初三夜以来，京都及附近地区不断有逃难的妇孺，三五成群涌入佐和山城外的街市。在此前后，明智光秀在京都拜领征夷大将军，光秀为织田、明智两军战死者在阿弥陀寺主持追悼法事，明智军前往占领安土城等消息亦由几位骑马武士传递而来。

初五日，从安土城逃来的大批武士与难民，活灵活现描述起明智军占领安土的情形。守卫安土城的蒲生贤秀^[2]弃城返回日野城，也是可以理解的。

安土城已落入明智家之手。如今，佐和山城必须尽快决定，是与叛逆者明智对抗，还是与之暗通款曲。

佐和山城主的态度是，暂时弃城，等待织田军部将联合起来，再与明智军决一死战。此行为乃是丹羽长秀为报答织田家多年恩遇。

是夜，明智光春已进驻安土城的消息在佐和山城下掀起可怕的风潮。除丹羽长秀外，尚有一人从一己立场做出完全

独特的决定。这就是立花十郎太。

他想，这已是明智一家的天下。信长已死，京都平定，安土城陷落，织田军已不值一提。若佐和山仍犹疑不决，后果不堪设想，必鸡飞

蛋打。争取只在今朝，且不容一刻迟延。

佐和山城也罢，城下街市也罢，主君丹羽长秀也罢，上司也罢，同僚也罢，他毫无眷恋。回想长筱之战后入仕以来，已为佐和山城鞠躬尽瘁，却不过只得了十一人半的部下而已。

说半人，是因为有个十二岁的小毛头。要成一国一城之主，恐怕遥不可及。若无眼下巨变，恐怕也没有什么盼头吧。

“喂，今晚就出发！快准备！势不容缓！”他睁大充血的眼睛，喝令部下。而十一人半们也不知要去哪里。

“到底去哪里？”一人问道。

“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沿着琵琶湖朝西走吧。”其实，十郎太也仅知道这些。大概明智军正在各处招兵买马吧。既然要投奔明智军，那一定得谋个条件最佳的好去处。

“这到底是要去做什么？”又一人问。

“做什么？！不用打听。跟我走就行，这就是你们的追随之道。”

十郎太对部下绝对专制。部下就是用来打压、威吓、指使的，他坚信这一点。

他命部下各自背上甲冑箱，带好刀枪，趁夜从家里出发。他想，只要出了佐和山城，之后就不要紧了。如果有人在城内叫他，不管是谁，一律砍死。他抽刀在手，所幸未有什么人声。

离开城下街市，走入湖岸松林时，他收起刀，小声道：“这次，我肯定要高升啦。”想想自己虽然数番入仕，但这次与过去不同，可有了十一人半的部下，不再是地位低下的小兵卒了。他心里颇为满足。途中警觉驻足，朝背后的黑暗叫道：“作十郎在吗？”

黑暗中传来回音。

“次郎在吗？”又问。他依次点了十二人的名字，有两人不在，似已逃跑。

“你们走我前面！”为防逃脱，他命部下在先，拼命催他们快走，去往湖岸明智军的势力范围。推动时代大幅运转的主轴中途折断，波诡云谲的风云中，立花十郎太双目炯炯，挺胸前行。

离开城下一里，夜色中望见琵琶湖水面的微光。极短的瞬间，十郎太心头冰凉地划过一丝伤感。因为想到了加乃的死。

距今整整一年，去年夏天，加乃在佐和山十郎太家中过世。到佐和

山后，加乃卧病不起，全无好转之望，但十郎太还是竭力为她做了能做的一切。一年半左右的将养后，加乃短暂不幸的一生至此结束。

十郎太清楚记得那一日。大夫说，就在这两天，恐怕不好了。于是十郎太一早便不离加乃病榻半步。夏季寂寥的黄昏，夕光苍茫，弥漫于中庭花树。

“这么长时间，多蒙您照顾。我与您之间，究竟是何因缘呢？”加乃的语气略微反常。

“虽不知是什么因缘，但我喜欢你。不过，到底没有博得你的喜欢。”十郎太对临终的加乃感慨。

“我并不讨厌你。”加乃道。

“也许是不讨厌吧，但也没有喜欢过。”十郎太强调，加乃并未回答，只道，“不要再说这些无用的话啦。我，也许就要死了。只想念着你的事而瞑目。”

“念着我的事，为什么？”哪怕是说谎，十郎太还是希望能听到加乃一点有感情的话。加乃道：“我祈祷您出人头地。

希望您出人头地！”语罢，她无限温柔地望着十郎太，嘴角浮起一丝微笑。温驯、安静的笑意。

十郎太移开视线，望见庭中植物在风中簌簌摇动。长风徐来，而映入他眼中的风景，却远离现实般寂静。

“加乃！”当视线回到加乃身上时，她已停止呼吸。从那以后到今天，十郎太一直身处失去色彩的世界。但他一直想着加乃祈祷他出人头地的话。

他走在路上，又想起与加乃、疾风三人同舟自坂本去佐和山的暗夜。

“加乃、加乃、加乃、加乃。”他心中呼唤着加乃的名字。因为这里是加乃安息之地，故而十郎太对佐和山有难以言明的眷恋。

“等等！”他道，说罢回望佐和山，一星灯火也无。

“好了，走吧！”他喝道。在心中道：“就此别过！”不知是对佐和山城，还是对逝去的加乃说。

之后，十郎太步速飞快。半个时辰走二里。中途只略休息一回，命部下穿好甲冑，自己亦武装妥当。命一名部下扛旗，上书潦草大字：“投奔日向守大人麾下立花十郎太。”夜色渐隐，这些字样逐渐在初夏清晨的曙光中明晰起来。

一行人又少了一个，连上十郎太共九人。

这群莫名其妙的人，为迂回避开安土城，匆匆向西而去。他不愿充当安土城的守备部队，因为与战争无缘，不是肥差。既然要入仕，不做明智光秀的直属部队岂不太亏。

二

明智光秀居住的坂本城，上下一片混乱。满眼血丝的武

士们涌入城外市街。大小部队不断出发，不知去往何处。又有大小部队，不知从何处抵达坂本城下。

那日风很大，湖面波浪起伏，尘沙不断卷向城南。街中民家无一不紧闭门户。尘埃渗入门窗缝隙，沙沙地落在草席上。

初六夜里，立花十郎太听说，明智军的武将荒木行重已进驻佐和山城，妻木范贤进驻长浜城。当他来到坂本城的招兵所时，跟随他的部下只余六名。

活该，笨蛋们！他眼前浮现出佐和山城的混乱场景，心中暗道，天下真是要尽入我怀中了。丹羽长秀麾下诸将，对时代变动有敏锐感知的，也只有自己一人而已嘛。

他与六名部下一同躺在招兵所（其实只是个寺庙）的草席上。那里已有几人睡着了，无畏的脸上犹有汗滴。有人穿着盔甲，有人背着甲冑，也有未作武装的，各色各样。还有一人仅持一柄竹枪，不知是武士还是农民。

只有十郎太一人醒着。

“必须发达！打仗！打仗！”兴奋令他稀疏胡须中露出的皮肤异常苍白，双眼也睁得非常大。

“立花十郎太大人！”突然，门口有人叫他名字。迄今为止，对别人都直呼姓名，唯独称他作“大人”。

“哦。”他吼叫似的答应，站起身，被带到一条长廊外的内室。十余位武士都坐在折凳上。

“率部下来的是你吗？”一人问。

“正是。”十郎太颇为傲慢。

“你叫什么。”

“到昨日为止，尚是丹羽长秀的家臣，立花十郎太。”

“希望你听从分配。”

“但凭吩咐。”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么——”

“没有别的。只是不要做留守部队，要去第一线。”

“非常感谢您挺身而出，请休息到明日早晨。”

问答就这些。十郎太离开，一位年轻武士被叫进去。

“报上姓名和年龄。”

“过去休息吧。”

十郎太听见背后这些对话。他们的言辞只是对十郎太与众不同，他对眼下的情况很满足。

他的休息间也与别人不同。他被带到离寺庙半町远的一户农家。他对带路的武士颇傲慢地吩咐，命他将部下都叫到这里来。

约略过了半刻，六人都来了。十郎太让他们睡在土间铺着的席子上，自己独宿客厅。半夜，十郎太被人声吵醒。

“请您在这里休息！”

话音刚落，纸门便拉开，一位武士被引入。十郎太想，大概也是和自己一样破格应征的武士吧。

“打扰了。”这话显然是对先到的十郎太说的。十郎太对他的语气不甚满意，加上懒得动，就装睡，未回答。那武士在十郎太身边躺下，十郎太再度入睡。他又醒来时，见客厅不知何时又来了四个武士。窗隙透入的晨光照得屋内影影绰绰。十郎太无意瞥了眼自己身边的武士。发现自己睡在草席上，而他旁边那位武士却睡在被褥上。这实在是破格又破格。环顾四周，除了这位之外，谁也没有被褥。

十郎太不由有些恼恨。想看看到底是何方人士，便稍稍起身，觑了眼那人，不免大惊。

“疾风！”他脱口道，又立刻闭嘴，坐在草席上长长喘了口气。怎么又和他见面了！

这时，对方也睁开眼，伸了个很大的懒腰，也蓦地坐起来。

疾风似乎也很意外，盯了十郎太一会儿：“你改变念头了？蠢！”他道，又躺了下去。

十郎太不知此言何意。只是对此前的情敌又生出敌意。

但同时，加乃已不在世上的悲哀又令他缄默。他狠狠盯着疾风，沉默良久。

“说点儿什么吧，十郎太。”疾风道。

“加、加乃死了！”十郎太道。

“我知道。昨天去林家后院看到了墓。不过我也不意外，已经预料到了。之前见面，我就知道，她快不行了。”疾风略作停顿，又道，“加乃也死了，我也会死，立花十郎太也会死。大家都会死。”

疾风之介的言辞并无感伤抑或感慨。只如一阵阴冷怪风。

十郎太心道，胡说八道！他说：“我不会死。”

“不会死？！你到这里，没有想过死？”

“怎么能死？”

疾风沉默许久，又道：“真是蠢到家了。”语气并无轻蔑，也无愤怒，“明智会失败的吧。可能不堪一击。”

“被谁！”

“那就知道了。看吧，不会超过十天的。”

疾风之介的话令十郎太感到强烈的不安，浑身热血凉到脚尖。

三

镜弥平次听传言纷纷，有说快到明智大人的天下了，有

说天下将一分为二，大战就在眼前。于他而言，这些都仿佛与自己不相干。这一日，弥平次在丘陵山坡梯田里耕作。他穿着下田劳作的装束，很合身，看去就是一位地道的农人。

弥平次很喜欢种地。深翻黝黑的泥土，这活儿与他性情很相符。不需费什么心，也不需与人说什么。只要沉默动手就可以了。似乎是上天给弥平次安排的生计。

“爹爹！”远远传来太郎的声音。这个六岁的孩子的任务是来叫他吃饭，或者给他送便当。弥平次默默转向声音的来处。虽然想说点什么让太郎高兴的话，但总是想不起来。只好常常沉默相向。

他看见太郎后面跟着的是阿良。她平常很少到田里来。

因为弥平次不喜与人打交道，寡言少语，她也变得不爱与人交往，话也很少。这不可思议的一家人只有早饭晚饭时才聚在一起，弥平次与阿良都不怎么开口。只有那正当可爱的六岁的太郎，在沉默的两人膝上玩耍。

弥平次虽然不说什么，但心里觉得与阿良和太郎三人的生活很快乐。这样安宁的幸福，在其他地方是不会有。他把阿良当做大女儿，把太郎视为小儿子。不过阿良却将弥平次视为父亲，将太郎当做自己的儿子。太郎呢，则唤弥平次为爹爹，唤阿良为母亲，并且是真这样认为。虽然三人各持己见，却也没有什么不自在。

若说弥平次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便是阿良偶尔还是会面露哀愁，怔怔望着庭中树梢。每当此时，弥平次就知道，她是在思念疾风之介。他一见她如此，便心神不安。不过，他的情绪掩藏在布满伤口的、没有一丝表情的面孔背后。没有人能在他脸上发现一丝情感的阴翳。

“爹爹！”太郎的呼唤比之前更响亮，不多时，就见他爬上田埂，朝这边奔来。弥平次三两步上前，抱起他。

“怎么不叫姆妈一起来？自己就跑来啦？”他语气十分慈爱，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这时，阿良缓缓走近。

“弥平次！明智的武士过来，问你去不去做事。”

“明智！”弥平次道，短暂沉默后，面部略有抽搐，简短回答，“赶走！”

“我侍奉的浅井大人已经不在了。”弥平次发现阿良的表情与平日有些不同，他望着她，只听她道：“我其实，希望你去呢。”

“为什么？”

“倒也没什么原因，只是希望你去。”

“我已经厌倦做武士啦。”

“我知道。既然不喜欢，就去看看好了，马上罢手也行。”

“怎么突然说这些？”

弥平次语罢，阿良默然片刻，道：“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疾风在那里。”弥平次一愣，瞥了眼她。心道，你说了我不爱听的话。

“听刚刚那个武士说，坂本城现在也有不少从前浅井家的家臣呢。”

“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又去明智家效力的不是什么好人。”

见弥平次不为所动，阿良便道：“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弥平次忽而心慌起来。因为阿良这么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太郎，回去啦。”阿良唤道，说着就要回去。

“等等！”弥平次近于慌乱地叫道：“别胡来，知道么？”

“胡来也好不胡来也罢，反正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听阿良的语气，似乎又执拗起来。弥平次想，这下又麻烦了。

“傻姑娘！太郎不可爱么？你不是太郎的母亲么？”弥平次一边说，一边想着对策。疾风在不在坂本不知道，反正不能让她靠近可能离他那么近的地方。

“疾风不会傻到给明智效力的！他性格那么坚决，不是还在丹波跟明智军作战了么？明智是他的敌人！”

“在丹波确实是把明智当敌人的。可是，他才不分什么敌我呢。这些事本来就一团乱！在丹波的八上城时，他跟我说过哦。”

“说什么？！”

“桔梗纹的旗真不错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可我怎么也忘不掉。”

“赞美敌方的旗帜？”

“是呀。我想，他到底是流着明智家的血呢。那时候——”

“乱讲。”

“如果，他还活在世上，此刻，他会为明智家献出生命的。”阿良语气虽低沉，却足令弥平次心寒。他想，恐怕已经很难改变她的主意了吧。

“好吧，我让谁去调查一下。你就别自己去坂本了。”

他说。

阿良没有回答。不知她有没有理解弥平次的妥协，只是默默立着。这时，弥平次也忽而觉得，那个武艺超绝的年轻武士，可能真已投身明智阵营。那个骄傲的人，如果真活着，确实也做得出这样的事吧。

[1]即本能寺之变。1582年公历6月21日（农历6月2日），织田信长家臣明智光秀谋反，突袭宿在本能寺的信长与继承者信忠，命其自杀。

[2]蒲生贤秀（1534—1584），战国时代武将。六角氏重臣蒲生定秀长子。1568年，六角氏为织田信长所灭。贤秀以

长子蒲生氏乡为织田家人质，自为信长家臣。信长以女冬姬许氏乡。1582 年，本能寺之变。守卫安土城的贤秀为保护织田家女眷，迁回日野城。

呐喊

—

一连两日细雨，过午方晴。南面天空现出一角青空，洒下几缕阳光，照耀着湿润的山坡。天一晴，真正的炎夏也要来了。雨天不能下地，弥平次坐在没有生火的炉边，悠然盘腿坐地，望着廊边玩耍的太郎。

这时，阿良手提着裙裾，跃过前庭的水洼，冲进土间，喊道：“弥平次！”看她的样子有些不同往日。

“刚刚东平回来了。疾风果然是去明智军中了，现在就在坂本。”

弥平次派出几位年轻人去查明疾风是否真在坂本，东平即是其中一人。弥平次本来尚存侥幸，但如今阿良的预感成为现实，不由烦恼。面上虽无波澜，心底却很烦忧。

“那又如何？”弥平次声音低沉且有力，他本想故意不理睬，但阿良并无所动，神情坚决：“我要去坂本！”

“你知道他在坂本哪里？”

“不知道。东平只说，到处打听，才遇到一个人说听过疾风的名字。”

“东平这个笨蛋，这事儿可靠么！”弥平次切齿，心里恨他多事。

“我要去！”阿良又道。

“不行！”弥平次怒道，“坂本有好几千武士，乱成一团。

你这么过去就能找到他吗？等派出的其他几个人回来再说吧。”

阿良脸上掠过一丝悲伤，显然不服，赌气不说话。弥平次还以为她要负气跑掉，却意外顺从地走回土间，回自己房中去了。弥平次见她如此，真觉这既非妻子又非女儿的美丽女子实在可怜。

又过了一刻，第二个年轻人回来了。这回的报告比之前具体些。说疾风之介加入明智部将御牧兼显的一支队伍，昨夜已出发进京城。

很快，第三人也回来了。他虽没有带回疾风的消息，却有新消息，称以羽柴秀吉为中心的织田联合军从姬路出发，正在东进途中，将在京都郊外举行大战，不在明天就在后天。因此坂本城外一片混乱，部队也

不断向京都进发。

第三个年轻人离开后，阿良十分平静地问：“弥平次，不一起去看看么？”

“去哪里？”

“把疾风救出来。”

弥平次瞠目结舌，默然抱着胳膊：“我觉得明智会败的。”

他从未见过阿良如此苍白的脸色。

“疾风总是待在失败的那方，这次应该也一样吧。”阿良道。弥平次一直静静盯着她。渐渐，眼中出现嫉恨与痛苦来，突然吼道：“明智肯定要败！弑主之輩焉能得胜！”

“败得七零八落，那个人又得在战场徘徊游荡……”阿良仿佛看到疾风的身影，自言自语道。又突然仰起脸：“弥平次，求求你！我无论如何都得把疾风救出来。你陪我去吧！”

弥平次见阿良白净的手攥着自己的衣襟。但他仍然沉默。

“你不去么？不去的话，我一个人去！”阿良瞪他时，他终于开口了：“几万大军厮杀的战场，你一个女人怎么行！”

“所以我才求你陪我去。”

“我才不会去！”他又甩手道。

阿良脸上血色渐无。即使自己能孤身闯战场，也没有救出疾风的自信。长筱之战时，八上城陷落时，自己都只能徘徊战场，连疾风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如今与之前都不同，是决定天下形势的大战，她希望能多一个帮手。

“弥平次，求你了。”她拼命坚持，无论如何都要打动弥平次的心。

而弥平次也只是面无表情望着阿良。他第一次听到阿良居然说出“求你”这样的话，换了个人似的。这时，阿良突然“啊”地叫了一声，霍然起身：“算啦，弥平次！”

她取出怀中短刀，抽出来望了望刀锋，又迅速收鞘入怀，摇摇晃晃离开弥平次。

走出土间五六步，她回头道：“弥平次，太郎就交给你啦。”

弥平次仍然怀抱胳膊，面上无波。他想，阿良迈出门槛后，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吧。她是抱着必死的念头离开的。

要是想死就去死吧。她也不是我什么人！不是老婆，也不是女儿！要死就去死吧！

这时，阿良跨出门，走出土间。待她的背影消失在薄黯的夕光中时，弥平次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站起来了。回过神时，他缓缓跌坐在围炉边，大大呼了口气。强烈的孤独感无情地包裹了他。

不一会儿，他突然发狂似的站起来，从架上取下长枪，呆立片刻，塑像般一动不动。很快，突然跳进土间，摘下门

口柱子上挂着的螺号，吹响。两遍，三遍，螺号声震动山谷村落黄昏寂静的空气。少顷，跑来村里一位年轻人：“老大！”

“抱歉，我要请你们帮忙！大概两三天不能回来。你们先去准备，然后集合！外村的人也要联系上。集合处是在坚田后山的一棵松。明天正午碰头！”

随后，将太郎托给邻家老妇人，只道一声“交给你了”，便走出土间。他腋下夹着长枪，为追上阿良，在村中坡道朝着湖边飞奔。

二

奉织田信长之命攻打中部地区的羽柴秀吉在备中时听闻本能寺之变，立即与敌方毛利氏讲和，鸣金收兵。初六日迅速返回自家阵营姬路城。而后率兵一万，昼夜兼程东进，十一日赶到尼崎，于此宣布为旧主复仇迎战，联络附近武将，开拔决战地点山崎街道。

翌日，第一队高山长房率兵二千，第二队中川清秀率兵二千五百，在山崎驿附近宿营。第三队池田信辉领兵四千，并羽柴秀吉一万大军自天神马场至芥川安营。秀吉则驰马前往富田。

与之相对，明智军布阵要晚半日。为迎接明日决战，驻守洞岭的第一队斋藤利三率兵二千前往山崎，第二队阿闭贞秀、明智茂朝领兵三千，预备队右翼藤田行政、伊势贞兴等领二千兵马，预备队中军明智光秀率兵五千，预备队左翼津田信春、村上清国带兵二千，并山区支队并河易家、松田政近等二千人马，均于是日黄昏布阵完毕，备战羽柴军。

天亮时，即是天正十年（1582）六月十三日，一早，盛夏骄阳就灼烧着决战战场。两军对峙，直至午后，也未见何时战机成熟。

十郎太被安排在明智军第二队部将阿闭贞秀军中。天亮以来，他不知为何有些不安，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午后，他将部下召集至离队不远丈高的夏草丛中。聚来的仅有四人。

“只有四个！其他人呢？”

“一早就没见影儿。”一人答。必是逃走无疑。离开佐和山城时原有十一人半，而今只剩四人。

“听好，专拣敌军的大头儿杀，别管杂兵！”他和往常一样吩咐道，不过自己也无甚信心。

从那时起，敌阵兵力不断增加，后方似有部队源源不断增援。十郎太每一次观察敌营，都觉旌旗仿佛变多了。

将近申时（下午四点至五点），疾风来找十郎太。他在右翼军御牧兼显麾下。

“十郎太，也许我们就此永别了。”疾风走近道。

“今生永别！别说不吉利的话！你死不死我不知道，我是不会死的！”他加重语气，“死，不能容忍！”

“谁都不想失败，但就兵力而言悬殊明显。好啦，多多保重！我回去啦。”语罢，疾风之介与十郎太目光交汇，安静地笑了。走出两三步，又低声笑说：“我也曾想把你杀掉呢！”

十郎太想，我也想把你杀掉。长筱之战的夜里，已经互砍过一回。不过十郎太并没有说出口。因为破天荒，他居然想和疾风聊点什么，便道：“这就回去了吗！”

“得回去啦，大战就在眼前。”疾风抛下这句话，小跑着冲下夏草萋萋的山坡。

此后不足半刻，战争拉开序幕。眼见敌方诸部队全线开

进，十郎太所在的阿闭部队也下达前进的命令。阿闭队与斋藤利三的部队并列前行，朝敌方第一队——高山长房军逼近，一步一步缩短距离。

两军仅隔一座小山头时，敌阵中率先爆发出惊天坼地的呐喊。与此同时，十郎太也与每次进攻时一样，高举战刀，朝山头顶端挺进。他前后左右皆是杀红眼的武士，形成黑色的洪流。异样的嘶吼在他周围盘旋，将他席卷。

小山顶端，两军初见。刹那，数千武士纠缠一处，厮杀不休。至此，战斗全面开启。淀川与天王山之间广阔的平原，到处都涌起刀枪军鼓的轰鸣。呐喊与枪炮撼动草木茂密的原野。只有天上飘浮的白云纹丝不动。

朦胧望见远近飘摇的数百面旌旗，仿佛芒草穗子一般。

十郎太在山坡上拼命跑上跑下。

战争开幕后，十郎太一方暂处优势。斋藤、阿闭两队很快击垮敌方高山队，追敌三四町远。二阵中川清秀之队复来进攻，顷刻又大败。

此前的不安已烟消云散。十郎太不知何时已开始全心寻找大将头颅。他砍死几名杂兵，尸体连看也不看。

敌方不断补给军力。当敌军夺取天王山的叫喊远远传来时，明智军第一线部队的武士们心头都笼罩上不安的暗影。

不久，敌方预备军的大部队密密麻麻来到一二町远的前方时，暗影已扩散可怕的阴云。

俄而，左翼军掀起敌军呐喊。十郎太此刻正要靠着松树喘口气，无意中看一眼，惊呆了。战况顷刻已完全扭转。自己所属的阿闭队不必提，连明智茂朝、斋藤利三队也已腹背受敌。十郎太张望的当儿，己方阵形已全线崩溃。仿佛巨大波涛拍碎在岸边，急速无情地消散。

这下坏啦！十郎太离开松树。已无暇顾及什么大将头颅。他冲上半町远的小山丘，在那里环顾四周。这自然是在寻找逃跑路线。但眼底所见，除了绝望再无其他。到处都布满敌方的部队，包围圈内，己方将士溃败、逃窜。

“我必须活下去。”他强自镇定，口中轻道。而后，当他选定逃出包围圈的方向后，便没命地冲过去。

然而在那里也遇到分散的敌人。途中只好改变方向。可是没走出半町，又改变方向。

这下坏啦！他叫了几次。心想还有何处可逃。然而除了登天，已无别处可去。

突然，眼前出现几个武士。十郎太砍倒当中一个，继续跑。几个人紧追其后。十郎太站定，又砍倒一个。此刻，自己右腿也深中一刀。

坏了，这下可能要死了！

他一边向前倒，一边想道。站稳后又开始奔跑。前方五间远处有两三百名武士呐喊着冲过来。在他看来，直如无数恶鬼扑食自己一人的地狱图景。

十郎太仓皇止步，意欲转身。而身边又窜出十来个武士，毫无疑问是奔着他来的。

不行！无论如何都得活下去！活着才能出人头地！

他胡乱舞着刀，狂奔不已。回过神时，周围已全是敌人。十来人持刀将他团团围住，另外几十人似乎在休息，或坐或立，静得瘆人。

十郎太环视周围，遍地尸体。

必须活下去，活下去！他一边舞刀，一边想。已感觉不到疲惫与腿伤的痛楚，但脚下踉跄，不留神就被尸体绊倒。

他眼前突然想起加乃洁白的颈子。又幻化作白皙的肌肤，向他眼前扑来。

加乃！他刚要喊出声，肋下一记猛烈的冲击，枪头扎了进来。

他带着扎在身上的枪，走了五六步。

一定要活下去！活着才能出人头地！

他一头跪地。

不要死！我必须活着！

这时，十郎太看见加乃的笑脸。仿佛加乃就立在跟前，脸上带着温存的笑意。

肩上又一记猛烈的击打。

我必须活……

他向前扑倒。

必须出人头地！出人头地……

此刻，他已身首异处。

三

明智军第一队、第二队一旦崩溃，左右翼预备队即发往前线。会战进入第二阶段，虽已呈拉锯战的殊死搏斗之势，但当羽柴军的预备队自后方冲来时，明智军败象已很明显。

右翼部队的部将御牧兼显为使光秀退守胜龙寺城，领二百残兵，将狂涛般的敌军引到自己跟前，其时战场已薄暮。

真是不可思议的光景。明智军全线溃败，武士们败走胜龙寺城。人马如潮水般奔逃退散。只有御牧兼显的二百余人部队，在败走大潮中逆流而上，从战场中心杀向敌阵。二百武士个个咬牙切齿，野兽般咆哮着，顶着足以粉身碎骨的波涛，孤注一掷，继续前进。这是向死而战。

佐佐疾风之介，就在这敢死队中。

“今日，就请献出生命吧！”御牧兼显召集残存武士时，这样说。疾风心中也并未多大动摇。

而后，御牧兼显跃马当先，疾风紧随其后。那时，跟随或不跟随，都只凭自我选择，形势一片混乱。

他们周围到处是己方败走的洪流。他们混杂其中，或转投入潮，或跟随御牧兼显继续无望生还的突击，都只看各自取舍。

疾风望见御牧兼显身后的两杆矗立的桔梗旗，划破黄昏战场的空气。已不再是能引起人激情的东西，飘摇得那样寂静。

下一秒，疾风之介又开始奔跑。与两百放弃生命的武士一起，奔向死亡。这短暂的时间里，真是不可思议的充实、宁静。

转瞬之间，两百生命就飞身黑暗的波涛之中。

疾风在一支部队当中挥刀突围。刚杀出一处重围，很快又出现新的部队。两百武士很快被敌军冲散，很快四分五裂，相继倒下。

疾风与一位武士扭打在一起，头向下载入沟中。恍惚中隐约感觉几百兵马从头顶跃过，好似一阵狂风。

恢复意识时，他仍抱着那武士。松开手，对方已经不动弹了。

左肩剧痛。一摸，原来被短刀深深刺入。是互相刺了一刀再滚落还是滚落后才被对方刺了一刀，他也不清楚。

总之，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活着。不过也知道自己遍体鳞伤。朝痛处一摸，都是血肉模糊。

在沟中躺着的疾风，只望见头顶的夜空。其余什么都看不见。黑暗的天空仿佛一块木板，缀满夏夜的繁星。

疾风之介久久躺着，一动不动。伤痛与激战后的疲劳，使他无法动弹。

活下去也好，就这样死去也罢，他什么都不想。刚刚那二百武士恐怕都已死了吧。也没有涌起什么感慨。敌方数千人马，在短暂的今日，也在这片原野丧失了生命。他们的尸体，会被冰冷的夜露濡湿，横陈于深不见底的黑暗。

疾风终于爬出深沟。胜龙寺城的方向一片火海，映红半边夜空。爬到地面时，无边旷野有时仍传来阵阵呐喊。

残兵败将即使赶回胜龙寺城，恐怕城池也守不到明天早晨。明智家至此难逃灭亡之命运。恐怕再也不会看到地上有桔梗旗的影子。疾风想，正如浅井家、武田家、波多野家的覆灭一般，明智家也要灭亡了。

他摇摇晃晃走着。迄今几度大战后都有的虚脱感，再次俘虏他的身心。

他突然决定，继续朝前走去。虽然不知自己的生与死，但只要生命还在继续，就必须朝前走。

战国的风

—

疾风！

疾风好像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停下脚步。也许是听错了吧。

疾风！

不知哪里又传来呼唤。不过可以肯定，叫的正是自己的名字。与他长筱之战后一样，也是这样无边的暗夜、也是这样身负重伤时听到的呼唤一样。

他想，是阿良吧。自从那之后，他曾去过一趟后川村。

但除了知道八上城陷落后不久她就离开村子之外，别无所知。

疾风为了与阿良一起生活，才与加乃告别，停留在琵琶湖的孤岛。与对加乃的感情不同，他对阿良的感情，应当叫做爱情。

疾风！

这一次呼唤比之前的似乎要稍稍远去一些。疾风呆立在暗夜中，听着那清脆、澄澈、纤细的余音，湮没于新战场幽深的黑暗。

疾风没有回应。因为心中尚有踌躇。

方才从沟里爬出时，站在遍布双方尸体的原野一隅，觉得自己尚有一事未了，必须要做。这样想着，才迈出沉重的一步。必须要做的事是什么？自己也不太清楚。而刚刚听到阿良的呼唤时，才知道身负重伤、濒临死亡的自己正是在向哪里走去。

不是阿良。确实不是阿良。

他是拼尽全力，要往坂本林家后院走去。那里长眠着加乃。他不是想把那里当做自己唯一的安息之所么。他不是想在最后的时刻，静静躺在加乃身边么？

疾风！

这一次，那声音比之前更遥远。疾风默默蹲下身。这时，忽而觉得左手无力，右手一摸，左肩还在流血，胳膊上血如泉涌。左臂顿时失去知觉，像一根棍子耷拉了下去。

疾风！

这一次呼唤近得令人吃惊。但不是阿良的声音，显然是男人的粗声。疾风一惊，到底是谁在喊自己？

“噢！”他下意识哑着嗓子答应了一声。

“疾风之介吗？”那声音靠近了。

“是的。”疾风答。

“是我，镜弥平次！”两间远的草丛中沙沙响了一阵，确实是记忆中弥平次的声音。他在一间远外站定，不再往前。

二人在黑暗中沉默对峙良久。疾风突然感觉周围有一种异样的杀气，不由向后退了两三步。

“要来吗？”他脱口道。虽黑暗中紧张尚未缓解，但到底有所松动。

“啊哈，哈哈哈。”弥平次纵声大笑，冲破四围静寂。

“杀你做什么！杀你！”说着弥平次又笑。疾风之介感觉他身边的杀气已消散。

“受了重伤啊。”弥平次道。

“是的。”

“帮你一把好了。”弥平次说罢，吹响螺号。新战场血腥的夜晚飘荡起的螺号声如此不同。仿佛是从灵魂深处涌起的凄清与辉煌。号声散去，疾风感到弥平次伸手过来，触及自己的身体。

“你这人真傻，可给人添麻烦。”

疾风感觉到弥平次坚壁般厚实宽广的身体，松木般稳健粗糙的手腕。而他的声音又是疾风平生从未听到过的温暖。

疾风半靠着弥平次的肩，在夏草中行走。

“去哪里？”疾风问。弥平次没有作答。有时停下来吹响螺号。又一次驻足吹响螺号时，一个男人从黑暗中靠近：“老大，找到了吗？”很快，不到小半刻辰光，黑暗中聚拢了一群听候螺号召唤的人。他们在弥平次与疾风周围，默默走着。

疾风不清楚他们要带自己去哪里。唉，他想看一眼琵琶湖。趁着一息尚存，还想看一眼琵琶湖。看一眼长眠着加乃的琵琶湖。这个念头在不时昏迷过去的疾风心头盘旋。

“弥平次！我想去坂本。”他终于开口。不过弥平次没有理会。突然，弥平次站定，一直昏睡的疾风也醒过来。

“弥平次！我感激你的恩情！”正是阿良的声音。

“恩情？！说什么傻话。”弥平次只答了一句。

紧接着，疾风感觉到阿良温柔的手，在自己身上到处乱抚：“疾风，疾风，疾风！不要死！活下去！活下去！”

阿良拼命呼喊，在他耳边回荡。弥平次从旁低声喝道：“别嚷嚷，这里是战场。”一群人又继续朝前。

疾风仍在弥平次肩头摇摇晃晃。偶尔听见呐喊声，远远地从胜龙寺城飘来，混杂着零散的枪声。仿佛永无黎明到来的长夜，重重压在这群在遍野横尸中穿行的野武士头顶。

二

胜龙寺城上的天空燃烧作一片可怖的赤红。城陷时的大火，又或是营地的篝火？总觉得有什么不寻常的异变发生。

依然有喊声与枪声接踵而来。有时因为风向，还清晰传来什么人临死的哀号。

弥平次一行遥望胜龙寺城的混乱情形，一直走在平原上。好容易走到桂川岸边，月亮才迟迟露面。他们乘两艘小船渡河。河流右岸到处都有追逐者与被迫赶者，偶尔传来惨叫与怒吼，混杂几声枪响。一片凄厉的夜色。

他们在下鸟羽^[1]弃船登岸，取道往小栗栖^[2]、醍醐^[3]而去。道路转入山中时，不安的阴影笼罩了他们。到处燃着篝火，成群的败兵，羽柴军的追击部队，还有炸开的蜂窝般纷起的各种农民暴动团伙，都在他们前后左右潜伏着。

为从当中悄然通过，弥平次等人不得不走走停停，偶尔藏身树荫。沿着道路到山脚时，月光满地，眼前一片宽广苍白的山野。弥平次暗道，这下危险了。但还是决然领着众人暴露在月光下。

突然，身旁传来一阵呼吼。弥平次清楚看见，约略三十名野武士从对面山坡挥刀冲来。他将疾风之介从肩上放下，对阿良喊道：“快进山，进山！”接着取过阿良帮他拿着的长枪，叫道：“我不要紧，你们快去！”

“可是……弥平次！”阿良以肩支撑着疾风，望向弥平次。

“我让你们走，快走！”弥平次又大吼，凝望着月光照拂下，阿良的面容。有一瞬，他脑海中掠过若干年前，琵琶湖畔月色中，与阿良初见

的情形。与那时一样，明月清辉里，阿良静静立着。弥平次想，阿良仿佛不似人间的美丽，至今丝毫未改，在清冷月光下依旧如此迷人。而且也似乎从未长大，真是奇妙的女子啊。

“让你们走，就快走！”

阿良只好扶着疾风迈开脚步。但很快又停下：“弥平次！”

弥平次感觉阿良也正望着自己。他心里只觉无限充实，无限满足。多么可爱的妻子，多么可爱的女儿呀。

“好啦，快走吧！”他朝阿良晃了下枪，转身而去。这时，弥平次的手下已与凶暴的袭击者在山野间四下厮杀开来。弥平次一头杀进去，这才发现对手比想象的要多许多。

顷刻，弥平次刺中一人，又刺中第二个，走出五六间远。当是时，背后呼声又起，袭击者们各处散开。有的跳过田野，有的冲上山脚小道，有的钻入山坡树丛。这些野武士逃窜的身影，在亮如白昼的月色中看得非常真切。

这里剩下的只有弥平次并六名部下。他们的身影投在浸润月光的田野上，仿佛新鲜浓墨般清晰。其余部下似已被杀死，躺在散乱的尸体中。

这时，弥平次注意到靠近山的地方又扬起新的呐喊。这一次不是二三十人的声音。野武士们早已逃散。那定是羽柴军追击明智军的部队。足将这片小山地吞没的大军从山坡上杀将而来。显然是把弥平次一众当成了明智军的败兵。

“你们能逃就逃吧！”弥平次只吩咐了一声，也管不了更多。虽是让他们逃，但已无处可逃。面对这批狂涛般新杀来的袭击大军，弥平次体内又生出敌意。小谷城陷落时，羽柴秀吉的部队肯定也在那可恨的攻击大军中吧。

弥平次心道，不管是谁，都是仇人的同党！他夹枪在腋，匍匐于地，躲避火枪的袭击。

但很快，他又一声大吼，像出膛的枪弹般飞了出去。山坡上最先跑下的一人向后大幅仰倒。又一人被弥平次的长枪刺中，俯伏于地。弥平次拔出枪，退到山野中央。

“来吧！”弥平次咆哮着。几十个武士将他围住。却没有人上前。这时，他看到部队陆续通过对面山脚的小道，并没有理会这边。他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已经受伤。小谷城陷落时应当死去的生命居然延续到今日，但现在，似乎也到了尽头。

阿良已经逃走很长时间。这一段时间的流逝，令弥平次内心安宁。他深知阿良绝不会半途倒下。一瞬间，他眼前浮现出阿良的身影。她一定正拨开繁密的灌木丛，扶着疾风朝前走去。那样清晰，那样鲜明的影子。不知为何，此刻，他心里十分满足。

“浅井大人！”他在心里呼唤时，枪声响了。弥平次感觉肩头火烧般灼痛。他身子微微前倾，踉跄了两三步，枪仍然撑着地面。

“阿良！”尖锐的枪声又响起。弥平次的身体仿佛枯木一般轰然倒地，再也不动了。

三

风不停拂动夏草，自山丘上往下望，琵琶湖湖面好似铺开的青布，波平如镜。

山崎大战后第三天——天正十年六月十五日。阿良与疾风一路餐风饮露，历尽千辛来到这里，途中记忆已不甚清晰。俯望坂本城一片火海。烈焰火舌不时蹿上望楼，白烟随风北去，飘散于琵琶湖西南一带的空中。在疾风之介眼中，一国之城燃起的灰烟，竟然只有这些许。

坂本城陷，毋庸置疑意味着明智一族的覆灭。看不到一面明智家的旗帜，听不见呐喊声，只有城池在湖岸澄澈的空气中静静燃烧。仿佛那火焰也燃得很急。城外必有羽柴大军围了十重二十重。但疾风与阿良立在比叡山余脉的山脊上，却看不见什么。疾风之介坐在草丛里，阿良在她身边站着。

“都撑到这里，已经不要紧啦。都没有伤到要害。”阿良道。她是真心这样想。但疾风并不这样以为。他深知自己为什么能撑到这里。因为当看到琵琶湖湖面的瞬间，他已经无力再挪动一步，这就是明证。仿佛望见加乃横卧在湖底。

他说：“我快要死啦，阿良，你快逃吧。”

“你让我逃？”阿良上下打量着疾风。

“逃吧，不要管我，逃吧。”

“你让我把你扔在这里，自己逃走？”阿良仿佛在想着这些话的涵义，缓缓道。忽然醒过神来，很不可思议地笑道：“啊，你让我逃？一个人？”

“我快死啦。”疾风又道。

阿良反驳道：“你会活下去的。”

“不，我的性命，只有我自己清楚！”

“为什么不愿意活下去？”

“我并不多想活下去。而且可能也活不下去了。”

他刚说完，阿良慢慢弯下腰，双手捧住疾风的脸，喊道：“疾风。”语气非常安宁，非常认真。

“疾风，你想死么？”

疾风未予作答。

阿良又道：“不想活是么？那，想死，对吧？如果真的想死的话，无论如何都想死的话，那就许你死。然后，我也死。”

“你死什么，傻啊。”疾风道。阿良不理睬：“真的，疾风！如果想死就死吧。两个人一起死，也许很快活呢。你再也不用打仗啦，我也再不用到处找你啦。再也不用在战场上乱转啦，两个人安安静静的。”

她的话仿佛冰凉的水，沁入疾风的全身。

他看见阿良宛如孩童天真的大眼睛，正凝望着自己。她的脸上没有凄凉，没有悲哀，是真的认为死也不错的样子。

他长久凝望着这张脸。他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她也真的会去死。有没有让她活下去的办法？突然，一种酥麻的震颤遍及他全身。

“你想死么？”他阖目问道。

“嗯。”她答。而后又是无悲无怨，全凭疾风安排的声音，“活着也行，怎么都行。只要是你喜欢的就好。”

风拂动她的长发，略显苍白的脸上，一双眼睛清澈安详。疾风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看不到琵琶湖，看不到天空。他眼里只有她那比天空还要深邃的眼眸中的天空，那比湖水还要清澈的眼里投映的湖水，水天一色，空茫无际。

疾风眼中突然流出泪水。眼泪不停涌出来，顺着脸颊，从耳背流到脖颈上。阿良看见问：“怎么啦，你怎么哭了？”

“如果能活下去，就试着活下去吧！”疾风突然睁开眼睛，望着阿良的脸。

疾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再不是对加乃的感情。而是对阿良的汹涌而强烈奔腾的爱意。

活着很好，只有活下去才最珍贵！

八上城高城山麓，赴死的丹波无名武士说过的话，此时又浮上疾风之介的心头，并用力冲击着他的心，将他从死带向生。

“你改主意啦？想活下去啦？你可真没个准儿啊，疾风。”阿良道，“想活下去的话，就活下去吧！疾风活着的话，我也就活着！”

是日午后，琵琶湖湖面到处都卷起小旋风，在冲岛一带激起无数水柱，似要将贝壳都卷起。水雾弥漫。

阿良撑船，载着疾风从冲岛很远的西面驶往北方。有时，小舟如树叶团团打转。驶入无风带的中心时，无论阿良怎么拼命摇橹，船也纹丝不动。旋风卷起的水花一阵一阵像雨水一样从晴朗的空中洒下。

“讨厌，讨厌！”阿良一边骂，一边尽力摇橹。风从东南西北吹来，全无规律。船也随之四处摇荡。阿良望一眼疾风。疾风躺在舱内，一动不动，好像知道在刮风，又好像不知道。阿良见他不动弹，很是担心。因为他说想活下去，那么无论如何都得活下去。

“疾风，好大的风啊。”她说。

疾风虽然浑身仍是一动未动，但开口说话了，语调竟很清晰：“摇得动么？”

“摇得动！你不要紧吧？”

“不要紧。”

阿良听他这么说，放心了，又拼命摇橹。无数水柱林立眼前。阿良穿梭其间，划了过去。盛夏郁郁青青的比良山，在水柱间望去，如此鲜明庄重。

“这风刮得好厉害啊。”此时，疾风道。的确，战国的风，也自空中至水面，无情地掀起狂澜，愈来愈烈。

时代正悄无声息地大幅扭转地轴，很快就要从织田信长时代来到丰臣秀吉时代。

2012年11月28日星期三晚一稿

原本：井上靖《战国无赖》角川文库，2009年。

[1]京都市伏见区地名。

[2]京都市伏见区地名，明智光秀被刺杀之所。

[3]京都市伏见区东北部地名。

译后记 井上靖的少作

井上靖是与中国缘分很深的日本作家，他最富盛名且为人熟知的小说，大多是中国历史题材，譬如《天平之甍》《楼兰》《敦煌》《苍狼》《孔子》。他对中国史怀有浓厚的兴趣，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1956年，他加入了新成立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次年十月便随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是他战后第一次来到中国，中日战争时期他也曾应召入伍，但不久因病退役，也属幸运。1961年6月28日至7月15日，井上靖又以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华，见到了茅盾、老舍、夏衍等人。

1963年9、10月间，为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纪念会及扬州的鉴真纪念馆奠基仪式，井上靖再度访华，此时距离他出版《天平之甍》已过去六年，之后他访问中国有二十多回。当年他读《唐大和尚东征传》，很喜欢“江淮之间，独为化主。兴建佛事，济度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这样有力的文句，由此创作了《天平之甍》。他曾这样回忆：对于其他人物，是要一一勾划出他们的性格，再从性格上来解释他的行动的；对于鉴真就没有那样操心的必要。只要把《东征传》所记载的鉴真的行动照写出来，把其中所记的鉴真的话照样地介绍就够了。因为无论什么行动和什么语言，都是出于鉴真个人的性格，而他的性格是可以完全通过信仰来加以证实的。（井上靖《鉴真和上的形象》）

井上靖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曾负责监修《日本古寺巡礼》等丛书。出身京大文学部哲学科美学专攻的他创作历史小说极为谨严，不仅查考大量文献、实地调查，也会就各个具体问题向相关领域的学者求教，并尽可能地想象历史场景的细节，因此读他的作品，常有强烈的临场感。

姜德明在《三见井上靖》一文中，有好几处写到井上靖构思小说时的逸闻。井上创作《孔子》之前，访问过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他向姜德明、夏衍等人询问中国何时开始用筷子，又问在孔子的时代是否食用大米。第二次见面，他们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小说背景时代的衣食住行、室内陈设，无不关心。有趣的是，他请夏衍为小说里的人物起外号，“我将写到《论语》中提到的四隐士之一，就以中国一种蔬菜名来起外号吧。但是因为人物性格上的需要，得用不新鲜了的蔬菜，中国话又该怎么说呢”。最后定了“蔦姜”，实在是好名字。写小说的人知道，有时起到合适的人名，脑海中模糊构想的形象仿佛突然被吹了一口气般活过来，因此井上靖也说自己很快就要动笔了。果然，《孔子》中虚构了蔦姜这样一个孔门弟子的角色，并通过他的视角来铺陈孔子的人生、思想、死后之事。透过小人物的视角来切入某个著名人物或大时代，是井上靖钟爱的写作手法，这在他早期创作的日本历史小说《战国无赖》中也能见到。

《战国无赖》的舞台是日本战国时代，主人公佐佐疾风之介剑法非凡，品格高尚，以现在的眼光看，未免透着古早武侠小说的脸谱气息，又仿佛早年武士电影里常见的角色，一举一动都有套路，也一定最得故事中美人的喜爱。连井上靖也不太喜欢这部作品，不愿意将其与《风林火山》列入自己创作的“历史小说”范畴。但 2012 年的夏天，我还是接受了当时在磨铁工作的罗毅发出的译书之约。

我与罗毅相识于 2010 年，每每放假回京，他就会找我与从周吃饭，最常去小吊梨汤。他在我跟前劝我珍惜从周，背着我也对从周殷殷劝诫，要他爱护眼前人，温和的长者风度。2012 年，他为我出版了《燕巢与花事》，这年夏天我回北京，他拿了一册角川文库的《战国无赖》给我，很坚决地说：“你必须答应下来。”当时我没有翻译文学作品的经验，正处于换专业的茫然岔路口，对未来有模糊的憧憬，好像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尝试，战战兢兢又跃跃欲试。犹豫再三，应承了这份工作。那个夏天一直埋头翻译，日记里有一些记录，甚至有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工作、饭也不吃的时候，年轻人到底猪突猛进，如今赶论文也没有这样的气力。

这个故事确实不算多么精彩，但依然有不少打动我的地方，琵琶湖、竹生岛、拎着兔子的阿良、卧病的加乃眼中所见的湖上鸟群，多次吸引我徘徊其间、反复斟酌词句。我在京都交到的第一位好朋友香织就是琵琶湖人，那时已和她同游过琵琶湖。她说小时候夏令营去过竹生岛——缥缈湖上遍覆丛林、栖息白鸟、高高石阶通往神殿的小岛，令我向往。

这年 11 月 28 日，翻译完成，次年初修改完毕，便交了稿，编辑将书名改作“浪人”，我不赞成翻译时擅自改动原题。所幸此番重版，恢复了原题。当时也想，或许以后有机会翻译井上先生自己更喜欢的作品。

然而事实上，那以后的我离文学越来越远，不曾翻译过文学作品，也不再创作小说。学院生活忙碌无比，遭遇良多，备尝艰辛。2018 年 6 月，重庆出版社的编辑魏雯小姐联系，说要重版此书，这才有回顾从前的机会。尽管很想修改译稿，却始终难得空暇，仅略作改动而已。倒是今年 7 月，总算独自去了竹生岛。“水鸟栖息在上头呢！神明一点不差，就在这最宽阔的湖上造出那样的礁石呢。”小说里借船家之口这样赞颂过。竹生岛面积仅 0.14km，周长两公里，岛上最高峰近 200 米。从近江今津搭船过去，半小时可以抵达。

登上小说中阿良与加乃一起走过的陡峭石阶，至山顶宝严寺，又至观音堂、三重塔，入宝物馆，见到《弘法大师上新请来目录》《法华经序品》、骏河仓印等，收藏颇为可观。据说如今岛上鸬鹚成灾，吃得太多，排泄的粪便也太多，树木难以喘息，植被惨遭破坏。来往小岛的船上播放的短片一直在介绍鸬鹚之害，说要有计划地猎杀部分鸬鹚才行。

在井上靖的年代，中国题材的小说曾经可以获得日本大众真正的热

情与喜爱，这样的时代在日本已过去，如井上靖这样的作家也不再有。而我们对日本还怀有关，依然有不少日本文学、学术作品译介至我国，这是很好的事。原想借重版之机对井上靖的早年创作略加考察，但困于论文及琐务，仅止于漫然随想而已。欲了解某位作家的创作及思想，尽管本人大约不乐意——其早期作品也是不可忽视的资料。

读者诸君不妨以鉴赏老电影的心情阅读这部作品，欢迎你们来到井上靖早期的文学世界。

枕书

2019年10月19日于北白川畔，秋雨潇潇

附录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浜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浜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浜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浜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

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 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

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 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 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

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

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德鲁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

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

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

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

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

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千利休：
本覚坊
遺文

[日]井上靖
欧波 译 著

ほんかくぼういぶん

——天狗文库——

HONKAKUBO

译 著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HONKAKUBO IBUN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81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20）第06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利休：本觉坊遗文 / （日）井上靖著；欧凌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1

ISBN 978-7-229-15206-2

I . ①千... II . ①井...②欧... III .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47263号

千利休：本觉坊遗文

QIANLIXIU: BENJUEFANG YIWEN

[日]井上靖 著 欧凌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谭荷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5 字数：116千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5206-2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本觉坊遗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终章](#)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本觉坊遗文

现在我的手头有一部生于庆长、元和时代的茶人手记。较之“茶人”的称谓，或许“茶汤者”这一叫法更为贴切。

这部手记共计五帖，每帖均由和纸二十张左右线装而成。纸上缀满小字，或独白，或日记，或笔记，要说杂乱也的确杂乱，总之，写法颇为自在。

千利休的众弟子中有一位是三井寺的本觉坊。而种种迹象都不难判断出手记作者应当就是他。

因其尘封高阁数百年，久不为人知，实在可惜。如今我将其整理改订，增添部分篇幅，并贯通全篇加以考证说明，遂写就了一篇现代风的手记，以飨读者。

原手记没有标题，且假定为《本觉坊遗文》。

第一章

“三井寺的——三井寺的……”

脊背后传来呼叫声时，我假装没听见，仍自顾自继续昂步向前。虽然呼叫声里有我“三井寺”的称谓，但可惜关键的名字并未被提及。所以我并未驻足，还加快了脚步。

然而呼叫声却再度响起。

“三井寺的——”

我惊诧于对方年事已高，却依然步伐矫健，顷刻就追上了我。

而后就听对方问道：“您是三井寺的本觉坊吧？您是本觉坊先生吧？”

声音都听得这么真切了，若还不驻足，不免显得太过无礼。所以便有了之后这六年再会的一幕。

真是好久不见哪！对方笑说自己如今都八十三岁了。可他怎么都让人看不出如此高龄的样子来，其声音与容貌仍与先师利休在世时所见的一模一样，绝对就是不折不扣的东阳坊^[1]先生。

“去鄙舍小坐片刻如何？”

此言的诱惑力竟如此之强，让人无法抵抗。

真如堂的红叶，也是多年未见了。于是我们两人迤迤然穿过山门，不久眼前便是一片灿然，让人心旷神怡。

入座茶室还是午后未时。然而不经意间，却发觉庭中植物与水石钵竟已然罩入了夜幕之中。时光如过隙骅骝，愉快，实在愉快！这半日竟是如此让人心满意足。

壁上有尊圆法亲王^[2]的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挂轴，面前摆放着伊势天目茶碗，身旁还有茶室主人颇为中意的茶炉，说是此炉总有松籁之音传出，久久不绝于耳。

这间茶室正是以闲寂茶而闻名的东阳坊先生的茶室。先师利休在世时，我曾陪同先师造访过一次，而此刻与当时全然一样，并无任何改变。

能在此处闲坐，啜一杯先生亲点的茶，简直如若梦里。

更何况此后东阳坊先生还拿出先师利休所赠的今烧茶碗来观瞻，不禁让人感觉仿佛先师就端坐身前一般，实在有幸之至。

不承想多年过后，还能再次将这只瓷薄而肚宽的黑釉美品置于掌上。这只黑茶碗与我也多少有些缘分，其创作者长次郎，已于先师利休两年前离世，看其如今成为东阳坊先生所持之物，实在欣喜。

夜已深。

自从离开先生隐居的茶室，回到修学院的居所后，我的思绪里一直不停地在反刍着今日这一场偶遇。

茶间的那些问与答，有些当说未说的，有些当问未问的。还有些当时随口说出口的答语，到底该不该那样作答，又为何竟那样作答。

种种优柔思绪，一时间纷至沓来。

今日得幸在那间茶室，能与先师利休生前的亲交好友同席而坐，心底里的平静安宁不由得被那股昂然之情扰乱了。

“您还如此年轻，为何要选择隐居？您既入茶之道，却不以茶立身，一无所得也无所谓么？”东阳坊先生这样问道。

诚如所言。

不过我现已年过四旬半，实难再言年轻。

而面对为何要选择隐居一问，我竟无以作答。毕竟并非“先师利休过世以后就金盆洗手退出茶界了”这种任谁听来都感觉理所当然的理由。

我生来愚钝，在茶事上还未有追随先师而去的思想准备和觉悟。

我是在三井寺的分寺长大的。

三十一岁时有缘跟随利休师并服侍于左右，之后就一直做着一些茶汤的幕后工作，并有幸时常在先师身旁聆听茶训。

然四十岁时先师就被赐死，而我终究无法自称修习过茶之道，更无法自诩为茶人或茶汤者，各种正规茶事也很少露面。

不过因我曾服侍先师左右，做过许多茶事的帮衬，许多茶界舞台的璀璨之星们也会亲切待我，尊我一声“本觉坊”，或者“三井寺的本觉坊”，所以我偶尔也会受邀参与某些茶事。

这样一个庸碌无奇的我，在先师晚年，竟曾有一次成了先师的唯一茶客。

那时的光景终生难忘。每逢忆及，都依然历历在目、如画如刻，丝毫不曾随着时光有些许淡化。

天正十八年^[3]九月二十三日清晨，于聚乐第^[4]府邸的四叠半^[5]茶室里。正好是先师被赐死半年前的事。

古备前陶瓷花瓶与秋季的野花。

口小肚大的茶叶罐。

三岛茶碗、四方釜、化物水罐的茶具组合。

另外作为款待，还有米饭一碗、碎牛蒡的一菜一汤。

点心有麦麸卷与烤栗子。

现在想来，那就是先师特意为我准备的一次纪念性茶事。作为茶室唯一的客人，寡言少语之中，我心无涟漪地喝下了师尊所点的一盏茶。

我虽不能夸口说修习过茶道，但茶之道里也有数位知己，所以多少还算是懂些。但自从与茶疏离之后，正如东阳坊先生所言，是一无所得的。

在先师亡故之后，如果我转而投靠先师的门徒，想必是能在茶之道上走得更远些的。而且当时也确实有不少人跟我说愿意拉我一把。

但我却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在将先师身后事打点完毕之后，就住进了修学院。并非是因为有了其他的安身立命之法才隐遁索居的，只是隐遁之后觉着还不错，能继续过下去。

生活上，有以前关系不错的京都商家的照顾。我偶尔去帮忙鉴定一些器物，或提一些生意上的建议，柴米油盐就有了保障。

修学院的陋室，虽算不得茶室，但有一叠半的空间可用于一人独处。

如今我就坐在这一叠半的席位之上，从初更开始就任随思绪的摇曳，与东阳坊先生神交多时。

“您还如此年轻，为何要选择隐居？”

我又听到了东阳坊先生在问。

这个问题午后品茶之时我就想即刻回答，可到如今也没能找到确切的答案。我扪心自问，踌躇良久，却仍然无从作答。

现在，不如怎么想就怎么写好了，至于能否成其为答案，暂且不去考量。

那还得从一个梦说起。先师利休离世二十余日后，我回到了故里近江，第二天凌晨时分做了一个梦。

一条清冷枯寂的沙砾小道绵延伸展着。这是一条少有人迹的小石子路，寸草不生。我从山崎的妙喜庵出来，在这条小路上走了许久。

也不知到底走了多久，忽然我意识到，这莫非就是连接冥界的路？

如若不是，怎会如此清冷彻骨，如此绵长没有尽头？光线明灭幽暗，辨不清究竟是昼是夜。

而后我发现前方遥远处还有一人在踽踽独行。

很快我意识到那是利休师。

噢，原来我是跟随利休师一同走在这寂寞的冥界之路上啊。

若这是冥界之路，倒是讲得通的。但后来我却被告知这不是冥界之路，而是一条通往京都市街的小道。

然后我才想起，原来自己是陪同师尊在前往聚乐第府邸的路上。这鲜有人迹、清冷枯寂的沙砾小道，终将通往繁华的京都。

可为何这样一条酷似冥界之路的小道，会通往繁华的京都呢？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这时，利休师停下脚步，缓缓转身望我，仿佛是在确认我是否还能跟上他的步伐。不久后，他又回头望我，眼神关切，竟是在叫我即刻回去。

我马上谨遵吩咐，决定反身回去，同时也觉得还是回去的好。于是对师尊深深一鞠躬，以作离别之礼。

然后我就醒了过来。

我起身端坐半晌，头一直垂着。

梦里我对师尊鞠了一躬，醒来还一直鞠着躬。

恐怖的感觉是醒来之后才生发出来的。

梦中走在冥界之路上，其实并不怎么可怕。那条路并非冥界之路，它通往京都市街，最终指向先师所在聚乐第的府邸。

——那条清冷枯寂的沙砾小道，将贯穿繁华的京都市街，进入富丽

堂皇的聚乐第。

当我想到以往没有注意到的这个细节，恐怖在一瞬间便席卷而来，以至于灵魂都被摀住，简直无法呼吸。

那可不是一条我这样的人能轻易涉足的路。

就是因为这个梦，当然这也算不得真正的理由，总之，我终于决定从先师影响深远的茶界隐退。于是自然也疏离了众多与先师生前多有亲交的诸位。

与其见，不如不见。

至今我对他们一直拒而不见，多有失礼之处，但想法一直没变。

今年一月，大德寺的古溪先生去往他界。

古溪先生是引导利休师参禅的得道高僧，也正是替他挑选“利休居士”称号的人。利休师与他可谓一生都因缘相伴，而我也因此多蒙恩泽。

对这位古溪先生，按理我自是应该前往吊唁，并帮衬一些葬礼事宜的。然我却为了避免与跟先师利休多有亲交的诸位再次相见，所以终究是做了违心之举。

心痛无以言表。

而且，其他利休门下诸位的各种不幸，葬礼或法事，我也都多有失礼，一并选择了回避。

就这样经历了平平淡淡的岁岁年年，今日却未承想能见到东阳坊先生。而所见之下，竟不由得心潮澎湃，不由得让人感怀万千。

今年是庆长二年^[6]，先师利休自刃后已过了六个年头。

刚才我说从先师影响深远的茶界退隐，指的是离开茶界，而非离开先师。自从隐遁修学院后，反倒觉得离先师更近了。

每日里有数次聆听到先师的声音，而自己也多次发声回应。甚至能

看到先师在点茶，一如曾经自由自在、不缓不急的模样。

其间，先师还会谆谆教导，所谓茶就是火与水的相生相克。如若我尚有疑虑开口去问，随后便会有答案。

然而有且只有一个问题，无论怎么询问都得不到答案。

在梦中走过的那条路，那条并非人世间的路，到底是什么路？

此问一出口，是听不到任何回应的。

其实在先师生前，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先师认为自己能思考弄清的问题，就不要向他人询问。若是不知趣，问了他，他定然会一副听若罔闻的模样，缄口不言。

梦里的那条清冷枯寂而漫长的沙砾小道，大概只有自行思考才是最佳的解答方式吧。

整整六年，这条梦中与先师一同走过的小路一直挂在心间。

我知道那是一条我等小人物不可轻易涉足的艰难险阻之路，可却弄不明白这清冷枯寂之路到底是什么。梦里先师让我回去，继而我就依言原路返回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梦中的那条路上，除了先师以外，还有另外一位也在踽踽独行。

可无论把谁放到那条路上去，都感觉生硬，感觉格格不入。

而先师却好似一直在那条路上走了很久很久，他默默前行的身影已经融入了那条沙砾路，融入了那片清冷枯寂之中。

说句失礼的话，那也应该不是东阳坊先生所走的路。

那并非一条在现世里铺好的冥界之路。可先师却走了上去。他为何要在那样一条路上独自前行呢？

先师生前曾说，茶道的尽头是一种枯涸、僵冷的境地，可那条路给人的印象却并非枯涸僵冷，而是更为凄切、孤寂与严苛。

这样思来想去，我总会忘记时间，思绪的缰绳怎么拽也拽不回来。

这个梦，就暂且说到这里吧。

“大德寺的古溪和尚过世是在年底，还是在年后？”东阳坊先生曾这样询问。

“正月十五左右吧。”我回答。

“老夫近来记忆力越来越差，连这种大事都记不住，实在汗颜哪！”他接着说了下去，“古溪和尚在利休先生他界之后，活了有六年吧。连这位古溪和尚都撒手而去了。

“无论怎样，他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们二位，引领着一个时代的两端，而这个时代，终究是结束了。”

东阳坊先生一时间感慨万千。

而诚如所言，一个时代真的是终结了。这连我都能隐隐约约感受得到。古溪和尚无疑是一位大师。

随后东阳坊先生又接着说道：“乱世之茶也终结了。”

语气也一样颇为感慨。

“乱世之茶？”我不解，应了一句。

“难道不是吗？进了茶室就喝一杯，出了茶室就奔赴沙场。然后冲杀在沙场之中，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样的时代，总算是终结了。

“代替利休先生的，是织部[7]大人。或许现在已经是织部大人的时代了。茶的样子也会变。原本希望能保持寂茶的样子，可大抵希望是会落空的。”

“可东阳坊先生您还在啊。”我道。

“听你能这么说老夫很欣慰。不过，就怕老夫已来日不多了。这事不

提也罢。

“利休先生的茶，可真是好茶啊。作为茶人，没有人有他那样的领悟。作为人，他无疑也是堪称典范。他的茶里有生命生成。

“很多人都叫茶人，但胆敢跟千宗易平起平坐的，怕是没有。他就是那么卓绝。太过卓绝了，以至于性命不保。

“说到被赐死的原因，巷里坊间有很多种说法，但最终的缘由，难道不是利休先生自身所招致的吗？”

说罢，东阳坊先生望向我，像是寻求赞同。

我却一直沉默着。

“难道不是吗？是他的个性招致了灾难。去年有传闻说，因为他高价贩卖茶具，中饱私囊，所以才被赐死的。

“或许确实是有高价出售的事实。但他的那些茶具如果不高价出售，世间的有相无相、尤物孳物，不就没了辨别的手段了吗？用价格来辨别是最直观的。

“利休先生的茶具，是他一件件亲自挑选收集而来的。被他看中的东西，无一例外全是极佳之品。只要放在茶席上一观便知。他可是有一双天下一等一的鹰眼啊。

“由他亲自挑选出来的那些佳品，要拿来跟大明的舶来品一争高下，也只有价格这一种手段。所以高价理所当然啊！那些长次郎的茶碗等等，也才有了登大雅之堂的可能啊。

“还有一种传闻，说他是被谗言陷害。这大概也是事实吧。会谗言的小人多的是，而天下唯小人难养也。被小人的阴谋伎俩所陷害，也是极有可能的。

“他的个性，容不得半分妥协，周围的敌人肯定数不胜数。对了，还有一个事件，是什么来着？”

我接口道：“是大德寺的山门事件吗？”

“哦，那个啊，巷里坊间相关的传闻多的是，怕是连利休先生自己听来都莫名其妙。古溪和尚大概也是不知的。那个事件应该是大德寺的某人犯下的愚蠢过失吧。利休先生、古溪和尚他们才不会那么笨呢。

“老夫敢保证，利休先生除了茶室，其他地方是不会去坐的，更别说寺庙的山门了。怎么可能去那儿又是站又是坐的，那位‘闲寂雅常驻’的利休先生？！

“——老夫还是打住话题的好，最近总是怒火太旺，好不好。怒火太旺容易翻船，一翻船老夫就只好跟这个世界作别了。”

还真的是要把船掀翻的一股冲天怒火！

不过就我而言，听来却倍感舒畅。

先师利休的赐死事件，总不时会有坊间流言传入耳中，而每每都让我感觉无可救药的恼火。东阳坊先生能这样仗义为利休师辩护，实在让人心情愉悦。

不过他最后几句之中有几个词好像是我平素未曾听到过的。

于是便询问了一下：“刚才您说闲寂……闲寂什么来着？”

“哦，‘闲寂雅常驻’。这话是利休先生所赠。世人只当老夫是两袖清风的怪人，除了尊圆法亲王的书轴、伊势天目茶碗以外什么宝贝都没有。他们怎知老夫的其他宝贝？

“长次郎的今烧茶碗，刚才给你看过吧？另外还有利休先生所赠的一只京都毛底筒茶釜，你若是也想看，我即刻就去取来。大概那也是你以前经常见到的器物吧。

“利休先生所赠之中，这两件是有形之宝。还有一件是无形之宝，就是‘闲寂雅常驻’这句话。

“在他离世前一年，老夫曾向他讨教茶汤的秘密。那时利休先生回答

说，所谓茶的秘密之类都是妄言，如果一定要找出所谓秘密来，就只能用‘闲寂雅常驻，茶汤亦关键’来代替。

“他说他在前些年就写下这十个字，书面赠予了执着于茶汤的朋友。”

那尊筒茶釜，是先师特别钟爱的一尊茶釜，我也曾见过多次。但“闲寂雅常驻”这几个字还是第一次听到。

东阳坊先生继续说了下去：“所谓‘闲寂雅常驻’，就是说茶之心无时不在，无论睡着还是醒着，都不能离了茶之心。‘茶汤亦关键’，是说茶之汤也很要紧。这是我的理解。

“把茶点好，还不算太难，但要做到闲寂雅常驻，就难了，或者说极难也不为过。利休先生总在修行中，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修行，从未离了茶之心。直到最后自刃的那一刻，大概一直都没离开过吧。”

随后东阳坊先生停顿片刻，语调变得多少有些炽烈。

“就这样一位佳士，怎么可能会因为贪恋私利而贩卖茶具？就这样一位佳士，怎么可能会想在寺庙山门去塑一个自己的雕像？——还是换个话题吧，老夫又气上头了。”

先师利休竟还有这样一位敢于为自己撑腰的知己，我的激动之情简直溢于言表。今天能偶遇这位东阳坊先生，无论是替先师还是替自己，我真的感到极其欣慰！

这番思量横亘于心，以至于让我哽咽，无法再度言语，只能垂首掩饰着即将滴落的泪水。

“不如换一换心情，让我尝尝本觉坊先生您点的茶如何？”

待东阳坊先生的这番话传入耳中，我鞠了一礼，便静静离座而去。

点一大盏茶，传杯而饮，听说是始于东阳坊先生。先师利休也是从他那里学过来的。不知东阳坊先生自己是否知道，曾有一时，我们都把

点大盏茶的方式称作“东阳式”。

我想起这一节，于是就点了一大盏递到东阳坊先生手里。随后他又把茶碗递回我的手中。

饮茶之后心情确有变化。虽然立场、年纪不同，但我们交谈的话题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广泛与深入，酿成了利休门下二人之间互通的一种亲密与融洽。

“利休先生的茶碗小巧，茶勺也纤细。老夫觉得是他个子大的缘故。虽不曾直接询问过，但老夫以为这个理由是差不离的。大概他是经过一番思虑才定下来的。

“茶碗用小的，那茶勺自然也就纤细了。而茶碗的大小，是用榻榻米的条纹来量的。”东阳坊先生这样说道。

原来如此，我也觉得的确是这样。不过我是今天才这样认为的。以前看到先师总是用小茶碗和纤茶勺，也并不曾多想为什么。

“无论怎样，他点的茶都是一等一的好茶。自由、奔放，全然没有任何小器之处。单单只看着他点，心就安稳了，就清静下来了。正所谓缓急自在，如行云流水。其他人大抵是做不到的。简直可用浑然天成这个词，虽然是经他的手点出来的。”

东阳坊先生随后又道：“利休先生的茶，是不用刀枪可以决胜负的。倒不是说不用刀枪，就得用修养。即便不用修养也是可以决胜负的。归根结底，就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胜与负。”

东阳坊这番话，又让我想起了一些事。

利休师的茶，应该就是那样一种茶，毫无疑问。

“怎知这样一代宗师，灾祸却与之相向而行。”

听到这句，我不由得开口道：“可是，先师对人，该用敬语时绝不含糊；对事，也是遵礼守法，从未有差池。他一直是毫无过失的。”

而后东阳坊先生回应道：“他当然毫无过失。只要对方是大名，无论官大官小，他都是以大名之礼待之。更何况太阁殿下！”

“太阁殿下的茶，他每步都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一定是尊卑有序，是在给太阁殿下点过茶以后，才会轮到门下的其他人等。在给太阁殿下点茶之前，哪怕一个茶碗、一根茶勺都是不会随意乱动的。”

接着他思量了一番后又说：“就那样还把太阁殿下给惹恼了。不，应该这样说，正因为那样才把太阁殿下给惹恼了。”

于是，话题就这样自然地转入谁都不愿提及的，而且谁都无法触及的那个问题上。

无论是东阳坊先生，还是我，都想窥探一下那些巷里坊间的各色传闻，以及更深暗处涌动着的一些东西，还有那股把先师利休卷走的暗潮。

我们都想能从中找出能说服自己的东西，于是不免就此话题絮叨起来。

“对此，你可曾有什么疑虑之处？”东阳坊先生问道。

“称得上疑虑的倒是没有。不过之后我思来想去，在那事件发生前几日，先师好像的确是行动与平素稍有不同。比如匆匆忙去拜访大德寺的古溪和尚，眼见着总算从大德寺回来了，随后又匆匆忙带着书信再次拜访古溪和尚。这些细节，如果仔细推敲起来，的确显得略有异常。

“我记得那之后，先师还频繁地写信给细川三斋^[8]大人。如果这些跟那个事件相关，至少古溪和尚、细川大人两位，就事件的起因、发展，想是多少知道一些个中理由。当然，这也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罢了。”

我说了一大段，东阳坊先生听后道：“可惜古溪和尚已经亡故。而依细川三斋大人的脾气，只要是跟利休先生相关的，怕是片言只句都不肯透露的吧。不过，倒还有一人，兴许是知晓事件始终的。古田织部大人。”

他说罢，沉思半晌，又道：“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事件，我一直都不清楚。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利休先生接到流放的命令，随后就去了堺市。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是认为去了堺市以后，只要谨言慎行，上面的怒火就能消散，他就还能再次回到京都。

“最近我听说，那天三斋大人、织部大人二人，曾一起送利休先生到淀川的渡口。告知我这事的那位，赞口说真不愧是三斋、织部两位大人。的确应该称道。送行这事，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二位也一定是认为利休先生有朝一日是可以再度返回京都，才相送至淀川渡口的。要知道，故意冒着触怒太阁殿下的危险，去替一位向死者送行，问这世间有谁能做到？难道不是？

“这样看来，至少在那时，利休先生的死，还是未知的。那是他到了堺市之后，才被下的旨意。”

听过这一番分析，我不由得羡慕起那二位来。

先师踏入堺市一去不复返，他们还能最后送先师一程，直至淀川渡口。我如若能去送行，也肯定是会去的。

确如东阳坊先生所言，正因为他们认为先师利休可以再度返回京都，才能去送先师一程的。那在送行的路上，二位一定是在鼓励、开导去往堺市的先师，让他多忍耐，多担待一些。而先师对二位的尽心尽力，该有多欣慰啊。

然而，无论那时的三斋、织部二位心绪如何，如今看来，都是与先师诀别的一幕了。三斋、织部二位所见的，是先师的最后一面。

东阳坊先生停下话语后，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先师的身影，正坐在去往堺市的船中。我没能去送行，但如若去了，见到的一定就是现在眼前出现的这个先师的身影。

虽然不清楚三斋、织部二位是怎样的表情，但坐于船中的先师，一定是目送着二位的身影，渐行渐远。

此刻先师在船里是怎样一番心境呢？他们二位武将，定然是想着不久的将来，还可以跟先师再会。可先师那会儿的心境，怕是大有不同。

我隐隐觉得，默默独坐于船中的先师，在那时就早已将自己的命运看穿。

于是我把自己的这番想法，如实地告知了东阳坊先生。

结果遭到了他的否定。

“那怎么可能？利休先生肯定是认为能够再度回到京都，才顺从地前往堺市的。那样一位大师，怎么会犯糊涂自行去送死呢？”

“看到三斋、织部二位能来送自己，他定然是认为太阁殿下的怒火终究会消下去，不久的将来自己终究是能回来的。不然还能怎么解释？说不定太阁殿下因何而怒，有几分怒，这些他都了然于胸。

“而且三斋、织部二人前往送行，还说不定就是太阁殿下自己的旨意。殿下的一道命令就把利休先生流放到堺市去了，但自己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所以让他们二位前去送行，略表歉意，也是说得通的。

“这些细枝末节，旁人虽然不清楚，但利休先生自己怎么会不清楚？可怎奈事件的走向却背道而驰。利休先生终究是一去不复返，终究是踏上了去往堺市赴死的行程。

“虽然不明白个中理由，但事态变糟，一定是之后才发生的。是在利休先生到达堺市以后才发生的。话说回来，看到二位武将弟子前来送行，那时利休先生的心绪，一定不是急迫不安的。”

听完东阳坊先生这番表述，我眼前那张先师利休的脸仍然未变，依旧是一副预见到了二十几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却依然踏上征程的决绝的神情。

正是东阳坊先生话语中表露的难以明言的某种悚然之感，让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难道不是吗？

一方是有着生杀予夺之权的太阁殿下；一方是或者领旨前来，或者自发前来送行至淀川渡口的三斋、织部二位；一方是端坐于驶往堺市的船中，望向二位弟子渐行渐远的利休师。

无论三斋、织部他们两位作何想法，所有的一切都是太阁殿下的一念之差。而太阁殿下的心思，天下再无第二人知晓。

事态的演变，全凭那一念之差！

谁知先师利休足下的那方土，究竟有多不牢靠？！

我的看法跟东阳坊先生相左，于是便没再回应。

那时的先师利休，定然是看穿了自己将要离世的命运，才如此那般沉默地端坐于船中。我甚至猜测，先师就是为了有那么一天，才把自己一生都赌在了茶上。

这个判断对与否，我不清楚，但确实是生前服侍先师左右、身后也每日供奉先师的我本人——三井寺的本觉坊，对六年前淀川渡口发生的那不可思议的一幕，所持的见解与解释。

还有一件事我也未曾跟东阳坊先生提及。

饮茶时在我眼前出现的那张在淀川渡口端坐船中的先师面容，并非是我第一次见。此前，我还见过一次，完全相同的面容。

那是天正十六年^[9]九月，利休师有一次在聚乐府邸的那间四叠半大小的茶室里，招待大德寺的春屋和尚。对了，是九月四日晨的茶事。

客人除了春屋和尚，还有另外两位众所周知的大德寺高僧，古溪、玉甫和尚。

因不久后古溪和尚就要被流放至九州，所以利休师就行了茶事来替他饯行。古溪和尚因何触怒太阁殿下，我等虽然不会被确切告知，但曾听闻在修建天正寺的时候，是他跟石田三成^[10]起了冲突，才酿出了事端。

无论怎样，那次茶事，是为一个触怒太阁殿下而被流放西部的客人所开设的。为了避免引人侧目，整个过程都极为隐秘，一直在暗中。

大概东阳坊先生也并不知情。

茶室的样子众所周知。朝东的四叠半空间，北墙有一个细格竹窗，东面的躡口^[11]上方，也有一大一小两扇窗。

这是一次早间茶事。窗口有莹弱的朝霞柔光若隐若现，极为美丽。

师尊开始用台棚、天目茶碗点茶。

台棚点茶的方式，师尊并不常用。这次大概因为客人是大德寺高僧，于是便依循了这种大德寺的寻常点茶方式。

壁上有虚堂^[12]的七言绝句。台棚内有乳色足风炉与霰釜、铸文水罐、金属勺筒、金属积水罐、五脚置盖台。台棚上有天目茶碗、方托盘，还有一个装在袋子里的胖茶叶罐。

本次茶事中，我坐于末席，相助于利休师。

而我能如此荣幸得到这个差事，也是因为茶事始终都极其隐秘。

后来这次茶事的记录也是我写的，如今还在我手头留着。

先师的点茶过程、台棚的模样，都尽可能详细地描绘了下来，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一份无可替代的珍宝。

壁上虚堂的书轴，是太阁殿下——那时应该还是关白大人——因为需要重新装裱，才暂时寄存在这里的。

虚堂是南宋首屈一指的禅师，对大德寺来说，可谓远祖先人，自然是倍受崇敬的。就这层关系来说，在这次早间茶事上，也找不出比虚堂的书轴更为应景的了。更何况这七言绝句的内容，简直像是专为此行所写的一般。

——树叶儿从枝头缓缓落下，晚秋之气清冷凛冽，一位有学有德之士正从禅堂出来。他将要远行，去那东南西北人烟稀少之地，但愿能早

日归来。

古溪也是即将远行之人，要去的也是远离繁华的西部。这诗写的不正是在座诸位送行之人的心情么？

替一位受人尊敬的卓绝高僧送行，这宗隐秘的茶事做到了和煦、严穆、静寂而华美。亭主与茶客之心，心心相印。

茶事结束，送大德寺的诸位回程是什么时候来着？

记得回房收拾茶具时，师尊还坐在点茶位上。

我匆匆忙把虚堂的书轴从壁上取下，正待卷起，师尊却开口吩咐：

“暂时，就挂那儿吧。”

于是我又依言重新挂上。师尊大概自有安排吧。

那日傍晚，我好像为了某事得去一趟茶室，但在门口却停下了脚步。室内似乎还有人在。

天色已晚，余晖将尽，可点灯还嫌尚早。我往室内窥探了一下，利休师还跟早间一样，坐在点茶位上。

“啊，是本觉坊吧？”过了半晌，师尊这样问了一句。

我一直在外面守着，师尊双手置于膝上，挺胸正坐。脸侧着，下颌微抬。平素师尊在想事情或者沉思时，就是这样一副姿势和神情。

直到师尊开口叫我，我都一直在门外坐着，长时间地凝望着师尊的面孔。

师尊脸上虽然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表情，可那种冷冽与清绝，容不得他人去打扰。他到底在思考些什么呢？抑或到底是什么抓住了他的思虑？相信任何所见之人都一定禁不住会这样询问。

“把壁上的卷轴收好吧。”师尊这样吩咐道。

“明白了。”

我即刻回答道，同时惊讶于那幅太阁殿下下的虚堂书轴，仍然就那么挂着。

仅仅是替惹怒太阁即将流放九州的古溪和尚钱行，且把茶事地点定在太阁眼皮子底下的聚乐府邸这一桩事，就已经让人胆战心惊了。更何况还把太阁密藏的书轴擅自拿来使用！

而那书轴里的虚堂七言绝句，说穿了，就是对把古溪和尚这样有学有德的高僧流放至荒凉之地的当权者的批判。

师尊在那之后竟一直把书轴挂了大半天，还一直在书轴前坐了大半天！

我急忙把虚堂的书轴从壁上取下来，细心卷好。

准备离开房间时，再次望向师尊。

师尊依然跟先前一般的表情，只是在同一处静静地坐着。

“让徒儿把灯点上吧。”我征求了一句。

“都这个时候了啊。”这时，师尊才挪了一下身子，缓缓从席位上站起来。

我跟在师尊身前身后打点十余年，这一刻的师尊的印象，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一刻，想到这一刻师尊侧目而视的那个人，总觉得就是太阁殿下。至少，替古溪和尚钱行的茶事、擅自使用虚堂的墨迹，都无疑是对太阁的无言的反抗。

在这无言的反抗中，师尊一直在侧目远眺着太阁，目不转睛，而坐姿也是一动不动大半日，这得是多么坚强的意志。

古溪和尚流放九州一年后，事情有了转机。正如东阳坊先生所知的那样，古溪和尚再度回到了京都。

其后，在天正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同在那间聚乐府邸的四叠半茶室里，相同的亭主与茶客数人，又行了一次慰劳茶事。这次是古溪先生作正客，我则不在茶室内，而是在茶室外做了些茶事的帮衬。

提了这么多以前的旧事，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在今天的东阳坊先生的茶室里，在我与东阳坊先生交谈时，我眼前出现的那幕在驶往堺市的船中先师利休的神情姿态，正一如那天替古溪和尚饯行的茶事后，独坐半日的利休师的神情姿态。

白日里跟东阳坊先生说话时，那种相似的感觉还并不那么强烈，可如今回到修学院，回到自己平日的居所，这才猛然惊觉，原来在驶往堺市的那只船中，先师利休无论从表情还是姿态上，都是凜然直面太阁殿下下的。

在聚乐府邸的表情姿态，是一种对太阁权力的挑战；去往堺市船中的表情姿态，是一种面对太阁报复的凜然。

我仅参与过那一次送别古溪和尚的茶事，但就那一次，便足以让太阁震怒继而报复。估计此种报复并不那么轻松，但先师却已经有了从容面对的觉悟。

不过，看起来这报复来得也太迟了些。

先师利休在那艘船里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

也可能如东阳坊先生所说，船中先师利休的立场本来确实并不那么糟糕，其后到了堺市，事态才在倏忽间变得严重，最终变得无以挽回。

或许这看法也对。

抑或跟我提的那些全无关系。无论事态变好还是变糟，先师利休都早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只是淡然地，准备好了随时迎接那最坏的结局。

可是，先师为何要将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呢？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三井寺的本觉坊我能弄明白的。我总想着将来能

去拜访某些跟先师关系亲密的人，可如今我已从茶界隐退，我还能成行么？

夜已深，且让我就此搁笔，从午间到深夜的这段与东阳坊先生的偶遇，暂且先画个句号。

[1]东阳坊长盛：安土、桃山时代的天台宗僧人、茶人，京都真如堂东阳坊住持，号宗珍。曾师从千利休修习茶道。

[2]尊圆法亲王（1298—1356）：伏见天皇的第六皇子。1311年入法门，改名尊圆，就任青莲院住持。

[3]天正十八年：即西历1590年。这年丰臣秀吉结束战国的纷争时代，统一了日本。

[4]聚乐第：丰臣秀吉1586年在京都建成的一处府邸，以绚烂豪华著称，八年后被毁。

[5]四叠半：约7.45平方米的正方形，是标准茶室的面积。

[6]庆长二年：西历1597年。

[7]织部：即古田织部，战国至江户初期的武将、大名、茶人。茶道师从千利休，“利休七哲”之一。是茶道的集大成者。

[8]细川三斋：安土桃山至江户初期的大名、茶人，茶道师从千利休，是“利休七哲”之一。

[9]天正十六年：即1588年。

[10]石田三成：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大名，丰臣秀吉（即太阁）的家臣。

[11]躰口：也称为“潜”，是起源于千利休的一种茶客入口，宽与高均为六十公分左右，十分狭小。茶客从躰口进入，就能舍弃世俗，再度回归无垢。

[12]虚堂：即虚堂智愚，南宋时期的高僧、大灯国师。对日本禅宗、茶道影响很深。

第二章

二月二十三日，庚戌，夜半雷雨，晴。（注：庆长八年^[1]，阳历四月四日）

昨日夜半，雷雨磅礴，直至晨晓才停。听闻北白川口、修学院口有好几处都落了雷，京都市街中竟有人被雷劈而亡。

而今日雨过天晴，碧空如洗，澄澈万里。

我用过早餐后，开始着手打扫被暴雨肆虐过的门前小径与庭院。屋后的地面，堆满了各种杂木树枝。只水井旁边的一棵樱花树没大受到伤害，虽离绽放还稍有些时日，但枝上的花蕾已然成形。

今天是冈野江雪斋大人到访的日子。

我在这间茅屋已经住了十一个年头了，而像模像样地迎接客人，这还是第一次。点燃那间一叠半茶室的炉火，我转身去取先师所赠的一只长次郎黑茶碗。

茶碗上的黑釉很薄，有些地方还可见到其下的质地。而这种若隐若现的样子反倒极为有趣。茶碗的曲线与弧度也都无可挑剔，碗口稍有些厚，底座小巧。

这种幽僻之所，冈野江雪斋大人为何会专程来访？

其缘由或许能多少猜到一些。

此事是大德屋——我这些年来常常受托做些器具鉴定的一家京都的器具店——他们的店主介绍的，于是起先总以为他大概是来求器具鉴定的。

江雪斋大人我还素未谋面。在先师利休晚年时，我也多少听说过他

的一些事迹。

小田原战役，在其主家北条氏不得不开城投降时，他还一直在其主家北条氏的本城战斗到最后，恪尽职守，拼死保护着主家的直系血脉。

后来北条氏的本城落入太阁之手以后，江雪斋被抓到太阁跟前，作为护主不利导致主家灭亡的敌方大将，即将就死。

当时江雪斋说，主家的遭遇是天意，而非凡人思虑所能左右，如今北条虽战败亡国，但也曾是一度手握重兵奋力战斗过的武门之家，北条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时至今日，其他无须多言，要杀要剐请自便。

据闻太阁就是在听过江雪斋的一席慷慨陈词之后改变了态度，竟免了他的死罪。

小田原一役后，那段话流传很广，而江雪斋作为刚正不阿之士的形象，也就固定了下来。

本来我所知的就这么些。大约十天前大德屋的店主说到此次登门拜访之事时，又告知了我一些有关江雪斋的情况。

他作为北条的家臣，原名板部冈融成，剃度后法名江雪斋。往小田原家派去使者的关东诸将，任谁都知道他是独当方方面面的重臣之一。

北条灭亡后，他成为太阁麾下一员大将，于是改姓冈野，从此以冈野江雪斋自称。太阁亡故后，奉德川家康为主，在关原战役上有使节之功。关原一战后，成为家康公的随从，开始侍奉家康公。如今他在伏见也有了封地。

“这样一位大人，怎么会想到来我这僻静之地呢？”

“我也询问过，江雪斋大人说是因为有事想请您帮忙。可至于到底是何事，倒是未曾透露只言片语。或许是有关器具之类也未可知啊。”

“对方是有身份之人，本该是我去登门拜访才对。”

“这我也提过。他住在伏见，我曾提议陪您一同登门拜访，可他却执意要单独去拜访您。他的决定很难被他人左右，所以我也就没有再提。”

这是我跟大德屋的店主之间的对话。

而今日，就是江雪斋大人的来访之日。

未时（午后两点），江雪斋大人出现了。

他从茅屋旁边的一条坡道疾走而来，孤身一人，没有随从。

我见了急忙穿过前庭——也不过跟近处农家一样，是块屋前的空地罢了——来到庭边的一棵银杏树旁。

“是本觉坊先生吧？”对方突然开口问道。

僧衣裹身，发已剃，年龄六十五左右，肩宽背广，声音洪亮。正是一副小田原战后那番逸话里该有的英姿。

只见他望着面朝前庭的外廊，道：“打扰了，请问那个阳光甚好的惬意外廊，能否借用一下？”

“如若大人不嫌弃，请上座饮茶一杯如何？寒舍实在鄙陋，还请见谅。”

听我说完，他回了一句“您客气了”，便随我进了房间。

过了一片木板地，我们来到最里的一个一叠半空间里。没有任何铺设，更别说花或者画轴。

“鄙陋之地，至今都尚未有来客。”我道。

“不错，真正的闲寂之所！鄙人江雪斋何德何能，竟能成为先生第一位茶客！”

此刻我已对他心无芥蒂，这样一位不拘泥于外形的客人，总会让人颇有好感。

饮茶一盏后，江雪斋道：“长次郎的茶碗，鄙人还是在山上宗二^[2]先生那里借用过一次，谁想那之后竟已经过了十三年。”

听闻山上宗二的名字，我不由得一惊：“您与山上宗二先生相识？”

“鄙人在小田原城时，曾跟随宗二先生修习过两年左右的茶道，换言之，瓢庵山上宗二先生是鄙人的启蒙恩师。”

随后他接着又说：“今日鄙人造访先生住处，正是因为有一部宗二先生的书卷，想请您过目。请恕鄙人在饮茶之后就开门见山。”

江雪斋大人说罢，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一本很厚的线装册子，放在我面前。

“就是这本，希望先生您能过目一下。这是山上宗二先生为鄙人所写的一本书，茶之奥义——或可称秘传。可怎奈鄙人初识茶道，很多地方不懂，也有很多难解之处。

“打扰了您的清修，实在抱歉。如您不嫌弃，还请略为指点一二。您常年跟随利休先生左右，实在找不出比您更适合请教的高人了。”

“小生本觉坊何德何能，实在不敢当啊！这样一本利休先师高足，且受先师真传的宗二先生所写的书物，小生才学浅陋，真不知能看懂多少啊。不过如果大人信得过，就暂且让小生拜读一番，只是多少需要些时日——”

“多久都无妨。”

“可这毕竟是您的贵重之物。不如待小生下次拜访贵府，在贵府参阅如何？”

“无妨。这只是鄙人誊写下来的一份。宗二先生的真迹还在鄙人之处，尚不为外人知。所以您尽管放心，也无须顾虑，放您这儿多久都没关系。如若必要，您再誊抄一份也可，无须客气。”

他语气刚正，而且考虑得如此周到。

“好，那就暂且放在寒舍。先师利休的声音、宗二先生的声音，真是久违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心绪澎湃起来。接过这册书来，表记“山上宗二记”五字映入眼帘，随后我起身，小心翼翼将书放到隔壁房间的书案之上。

之后我们的交谈继续了下去，江雪斋大人很乐意再啜茶一盏。

这是初春乍暖还寒的时节，窄小的茶室有茶炉之火驱寒，很是暖和。户外也无风，只静寂一片。

“山上宗二先生是什么时候写下那本书的呢？”

“天正十七年^[3]二月鄙人就离开小田原，作为主家使者被派往他地。那卷书是在此之前就拜领的。所以宗二先生提笔的时间，该更在之前才对，或许可能是前一年的秋天吧。

“宗二先生来小田原后，很快便被尊为北条家的茶道师范，鄙人也尽可能地为先生提供各种方便。先生执笔替鄙人写下这一卷书，大概也有感念与还礼的意思在内吧。当然，也不可能只是些感念的内容。

“您读过就知道，有一些预感到来日缥缈、命运将至的内容，夹杂着一些私人的感情。”

“宗二先生在小田原待了几年？”

“三年左右吧，或许有四年。”

“在去小田原之前呢？”

“据说是在堺市，跟过太阁殿下一段时日。那段往事，他说得极少。或许是因为他本就长得一副异样的面孔，表情又时常那么严肃不讨人喜欢，遇事又不知妥协，所以大概是什么地方惹恼了太阁殿下，这才不得不离开堺市，浪迹天涯。最后才在小田原找到了栖身之所。

“但另一面，他又刚正不阿，是个仁义君子。若非如此，又怎会花费

心思，替鄙人这样一个不入道的写下一卷秘传？”

“虽还不知这卷秘传的详细内容，但先师利休、宗二先生他们二位都已经过世，这毫无疑问是一卷无以替代、极其珍贵的书物。小生实在没想到还能有幸观瞻！”

“其实，宗二先生曾言，在赠予鄙人之前，另外还写了一本给儿子伊势屋道八先生。无论留存世间的到底是一册还是两册，都无关紧要。只是，宗二先生，当时还那么年轻。记得小田原城失守之时，他才四十八岁。”

“小田原一战之后，小生听闻了一些有关宗二先生的流言蜚语。”

“的确有。”

“宗二先生是流言所传的那样悲惨离世的吗？”这一句话问出口实在艰难，但我实在是想弄明白事实。

小田原战役之后，我听说了江雪斋大人的事，而那之间还听到不少有关宗二先生的传闻。而后者是极为凄惨与隐晦的。

听说，在小田原失守时，山上宗二先生冲到太阁面前直言不讳、口无遮拦，于是被割掉了耳鼻，最后惨死。

这些传闻当时利休师也肯定不可能没听说过，但利休师却未曾提起片言只句。

“您所说的流言，鄙人也曾听闻过，不过真伪鄙人也不甚清楚。”沉默片刻后，他又道，“这件事，还请先生读过刚才的那卷书以后，再容鄙人说说自己的看法。至于是否真如传闻那样是悲惨离世的，鄙人也想听听您的意见。您究竟见过山上宗二先生没有？”

“可惜无缘得见。小生也很想有机会能拜会一次。小生开始跟在利休师身旁服侍，是在天正十年。那时宗二先生应该已经是太阁殿下的茶事总管了。但好日不长，惹恼了太阁大人。

“后来说他什么浪迹天涯，什么畏罪潜逃的都有，反正不知行踪。有

段时间有消息说他就任京都或者堺市，但总无缘得见。不过之后倒是有一次机会，大概是在小田原战役前后——”

我停顿片刻，接着说道：“小田原战役时，利休师启程去了箱根的汤本一地。那时师尊心里想的大致都是与山上宗二先生会面的事。只要能见到他，如论他当时的立场有多不利，师尊都认为是可以挽回的。”

“那时，小生感觉利休师每天都在心底里对小田原城内的宗二先生呼唤着两个字：出城！出城！那时的师尊，是有能力也有自信能救他出来的。”

“可惜，那时小田原城被围。城外有十层、二十层重兵把守，想要出城，谈何容易？外面水泄不通，连一只蚂蚁都钻不过去。不过，宗二先生或许是真的出了城。皆川广照也跟宗二先生学过茶，那时他带了一众亲兵出城投降去了。如果宗二先生跟他一道，出城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可如今事实终究成为不可解的谜。不过即便他出了城，也并不是完全就能避免后来的悲惨命运。”江雪斋大人继续言道，“无论实情究竟怎样，小田原失守时，鄙人对此事都全无察觉。那时主家北条都处于濒临灭亡的险境，鄙人哪有更多的余力去关心其他？”

“后来，城门被打开，主家北条投降，鄙人这才发现宗二先生已经不在城里，哪里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他接着说了下去：“那段围城的日子，在不知明日命运几何的小田城内，宗二先生却每天都亲自在茶室里迎接各位武将，实在令人敬佩。无论点茶还是身姿言语，都一副凛然之态，如今都让人不敢或忘。后来才听说，原来同一时间，在箱根的汤本，利休先生也在每日点茶。”

“在箱根，利休师也是极其忙碌的。太阁大人每天都会来，其他身份显赫的武将也是接踵而至。六月之后，还见过伊达政宗大人。”

“攻与守，两方的武将都被茶道所激励。攻方有利休先生坐镇，守方有宗二先生坐镇。箱根的山上山下都在忙着。”

“那时宗二先生坐镇的茶，想必更加认真吧。”

“正是。”

“那时的小田原，无论亭主还是茶客，毕竟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过明天啊。”

“的确如此。”

“对于那样的一番茶席，小生本觉坊是向往之至的。”这是心里话。听江雪斋大人称赞宗二先生令人敬佩，我也确实觉得宗二先生是令人敬佩的。

“可惜，那样的茶席，怕是再难见到了。时代已变，利休先生过世后，茶界已然换主，成了织部先生的时代了。”

“织部时代以后，茶就真的变了吗？先师利休过世后，小生就隐遁于此，再也不问世事，与茶界也已无缘，对有些事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那是世间的评价，说织部时代的茶已全然变了。攻城的鼓声不再有，曾经的茶自然也不会再有。这也实属正常。其实这么一想，利休先生是无法活到今日的，宗二先生也活不到今日，武人茶人都已经更新换代。可是——”

江雪斋大人忽然停顿下来，眼神望向远处，不久又折转回来：“鄙人最近，在家康公的随从席上，见过古田织部大人。因鄙人曾有一事相问，前些日子得了一封他的回函。

“但让鄙人极为惊讶的是，他的笔迹竟跟利休先生极为相似，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利休先生的字迹，鄙人曾在他给宗二先生的几封书信里见过。无论书体还是风格，都可以说是别无二致。

“这样看来，说不定茶汤也一样，表面上看似变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变。您怎么看？”

“这个嘛——”我思忖。

而后只听江雪斋大笑起来：“如果山上宗二先生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某

处，还用他的那张脸睨视着这个世界，织部大人大概也是没法儿简简单单就把茶给改了的吧？”

江雪斋大人的这番话，听着仿佛多少有些刺儿在里面。

我们这样聊了一个时辰。申时（午后四点），江雪斋大人从座席上站起身来。我送他至修学院口，在那里与他最后作别。

夜幕时分，因村里的庚申会^[4]，有三四人来访，邻家的家主还带了酒来。大家围炉而坐，小小聚集了一下。

待集会结束，大家一同离开之后，我也准备就寝。可怎奈脑子却异常清醒。宗二先生的事萦绕脑海，不知不觉已深更半夜。这之间，一件往事忽地闪现出来。

那是在山崎妙喜庵的某次茶事。

冬日的某个晚上，冷暗的夜色已然把妙喜庵吞噬殆尽。

那时我跟着利休师才两三年不到，时日尚浅，还不大明白何为茶汤，也不知道茶室里进进出出都有些什么人，总之每天都只听凭吩咐，依葫芦画瓢。

傍晚六点开始的这次茶事，开了很久也全无结束的样子，只夜色越来越深。

我手持烛火，在隔壁待命。如果茶室传唤，我就得即刻把烛火拿过去递到点茶席上的亭主手中。

然而，茶室那边却久久都不曾传唤。

我只僵坐原地，静静地等着。

忽然我听到有人说：

“挂上‘无’的书轴，什么都不会灭。挂上‘死’的书轴，什么都会灭。‘无’不灭，‘死’则灭！”

其语调就仿佛是在跟人争执。而后又什么都听不见了。

过了一些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我马上反应过来，是利休师。可不巧有人从堂屋叫我，所以不得不离开。

利休师究竟说了些什么也没能听见。

等我回到刚才的位置，好像是另外一个声音在说，但很快就停了下来。

茶室再度回归沉默。谁的声音都听不见。

或许正是茶事的一环，却仿佛死一般的静寂。

我甚至怀疑手持烛火的自己是否已经被完全忘记。

不过，我并没有被忘记。

不知过了多久，我与茶室之间的那道隔扇开了一道缝，有声音吩咐道“烛火！”我即刻跪着移动过去，把烛台递到隔扇的缝隙里。

隔扇最后是我关上的，是我即刻就关上了的。

这一开一关的时间并不长，但映入眼帘的二叠狭窄空间，却极其异样。

茶室房顶低矮，茶客二人右边是底灰粗墙的壁龛，点茶席旁边烛台的光暗淡明灭，二位茶客只在薄暗中坐着，背后是粗短如秃头妖魔似的影子。

点茶席上的人跪着直起身来，前倾，接过我的烛火，而后拿到左前方的壁龛前，好像是要让二位茶客能把壁上的书轴看得更清楚一些。

或许刚才听到的那个“死”字什么的就挂在那里。此番光景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大概是烛火映照的缘故吧，手持烛火的这位，看起来颜面很是恐怖，就仿佛是上半身在火焰映照下的多手多面的明王。而对面墙壁上秃

头妖魔的影子，好像正要将他吞噬。

这瞬间瞥见的异样情景，经历漫长的岁月直至今日，都一直历历在目。

那天夜里，坐在点茶席上的是山上宗二，两位茶客之一是利休师——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这么认为。可另一位茶客是谁？可惜我还全无头绪。

然而，那幅场景里能真正确定下来的，只有利休师一人。师尊那日确实是坐在茶客席位上的。

亭主我认为是山上宗二，但那段时间并没听说有哪位师兄来山崎拜访师尊。问谁都说从未听说过山上宗二去过妙喜庵。可是，能在利休师面前，以那样的口气说出那番话的人，除了徒弟山上宗二以外还会有谁？

另外一位身份不明的茶客，是烛火照射不到的一团暗影，给人以谨言慎行的感觉，不是那么棱角分明。但他却无疑是那次茶事的参与者。

虽然我不知他们为何而聚。茶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并不清楚，或许什么都未曾发生。或许只是因为被火光包裹的多面多臂的明王相太过异样，才让我把所有的一切，包括席卷四周的暗黑，都当做了异常。

而今日江雪斋大人问我是否认识山上宗二，我曾想把妙喜庵所经历的那一夜相告，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那夜的那位亭主可能是宗二先生，但同时也确实可能不是。

不过当江雪斋大人说起宗二先生的相貌时用了“异样”这个词，让我不由得一惊。妙喜庵的那次聚会上，或许正是他不同寻常的相貌，才看起来像是火焰中的明王。

——“‘无’不灭，‘死’则灭。”

对于这句话，现在的我只有基于现在这一刻的理解。

至于这个“无”字是谁写的，我认为大德寺一脉的某位禅僧。这也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文字。而“死”这一字，除了宗二先生大概别无他人。

另外还会有谁会写这样一个字？

把“死”字书轴挂在茶室壁上，到底是合乎气氛还是太煞风景，是能让心境沉稳下来还是浮躁起来，不甚清楚。而将此字作为茶人之言，是行得通还是行不通，也不甚清楚。这是否属于异端，还是不甚清楚。

本来早就该向利休师请教这个问题的，但最后是跟其他的疑问一样，被我束之高阁了。

深夜里，我思忖着先师利休的事，思忖着宗二先生的事，脑中回忆起山崎妙喜庵的茶事，很快就三更半夜了。

跟昨夜一样，又是一个静谧的春之夜。

明日我打算潜心静气坐在书案前，研读那本《山上宗二记》。

二月二十四日辛亥天晴

巳时（上午十点），我翻开了《山上宗二记》。此书由六十张和纸装订而成，每张都是江雪斋大人亲笔誊抄的粗笔细字，见字如见人。

第一页，由“茶汤之所起”这几个字开篇。

无论所谓奥义还是秘传，从开篇全然看不出任何端倪，所以就快速地把整书大致浏览了一遍。

最初三页是茶汤的历史。接着介绍了一番“珠光纸目录”，壶、茶碗、釜、茶勺等但凡有名的茶具，都一一提及，并作了简短注解，一共三十五六页，所占篇幅约整书的一半以上。

而后有数页《茶人觉悟十种》，《茶人传》约十页。

最后是一章结尾，行文最后落款“天正十七年己丑年二月，宗二”。

另起一行，有“赠与江雪斋”的字样。

行书至此，正文该算是结束了，不过其后还附加了几页汉诗。

这样粗略翻过之后，我即刻意识到这不是一本用来阅读的书，而是一本应该抄写的书。

这相当于为师者授予学业有成的弟子的一种证明，只不过内容更加详实一些，记录了有志于茶汤之道者的心得与体会。

虽然不知这书是否允许誊抄，但其内容只有潜心誊抄，才有可能理解并习得。也就是说，秘传呀奥义之类那些常人都在追寻的秘密，并不是写在书内的，哪一页都找不到。

想来所谓茶汤的奥义呀秘传之类，本就不存在。

看第一卷末尾就有这样一段：

“总而言之，茶之汤者，并无古书记录。只有多鉴阅唐明之物，多参与茶事，并勤于钻研，昼夜思之念之，才终成师匠。”

所谓勤于钻研，说的就是要设法去弄懂弄明白。

另外卷末还有这样一句：

“本书为初学者的宝典，于茶人无益。”

既然写着“初学者宝典”，那修习时誊抄大概也不会让山上宗二先生感觉不快的吧。而且书的主人江雪斋大人昨日到访之时也明言过，说“如若必要，您再誊抄一份也可，无须客气”。

傍晚时分，我再次来到放有《山上宗二记》的书案前坐下，开始磨墨，下笔。

跟江雪斋大人一样，用一张和纸抄写一张的内容。先师利休在世时，曾让我誊写过一些古书，如今再度执笔誊写，感觉甚是久违。

最初的一张，从足利三代将军的时代说起，最后是茶道始祖珠光的登场。寥寥数字，把整个历史脉络写得清晰明了。这些内容大抵与利休师所教授的一样，但我记得潦草，这章文字可谓助我良多。

本章结尾是这样写的：

“东山殿下（足利义政）薨后，公方^[5]代代有茶汤……此后散于天下，至今不绝，茶之汤茶之道繁盛。珠光之后，有宗珠、宗悟、善好、藤田、宗宅、绍滴、绍鸥。”

这里第一次写到利休的茶道之师绍鸥。

在介绍茶道历史之后，还对茶人、闲寂雅者、名人、古今名人等词做了定义。这些词每一个都让人恍若重逢，实在有幸之至。

“鉴别能力强、点茶技艺高，且游走世间之师匠，谓之茶人。”

“无持有一物，但其一有觉悟，其二有茶趣，其三有功绩者，谓之闲寂雅者。”

“持有舶来品、鉴别能力强、点茶技艺高，且笃于茶之道者，谓之名人。”

其后还举例说茶人代表有松本珠报、篠道耳，闲寂雅者的代表有栗田口善法。珠报、道耳、善法这三人都都是珠光的弟子，是利休师以前经常提及的东山时代的茶人。

至于古今名人的定义，则是既为茶人，同时亦闲寂雅之人。举例有珠光、引拙、绍鸥三人。

誊抄至此，我打算结束第一日的工作。之后是个人独处思虑的时间。

晚餐吃得较晚，之后又陷入了沉思。

被重新拽入茶的世界，感觉甚是久违。

我忽然想起，宗二先生在提到闲寂雅时，所举之例是善法。这位代

表自然是不错的，但我在抄写时，却极想用东阳坊的名字去替换。

从东阳坊先生过世至今，已有五个年头。上次造访真如堂，还是庆长二年秋天的事情。之后第二年，这位八十四岁高龄，并为世人所承认的闲寂雅之达者，就溘然离世。

在春夜的静谧之中，我不由得想起东阳坊先生的事，心绪万千。

二月二十七日甲寅天晴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整整两日都在誊写《珠光一纸目录》。今天是第三天了，总算在傍晚时分全部抄写完毕。

我拿起三天抄下的内容，从头开始读了起来。

“本章所记，为珠光问询能阿弥有关培养鉴别能力之日记。传宗珠。时至引拙，均为珠光风体，其后绍鸥悉数改之，且多有追加。绍鸥承上启下，巧妙高明，为当世先达。”

这是这章的开篇之言。所谓名文，即如斯。

《珠光一纸目录》的总解说仅四五行，却已道尽原委。

其后是宗二的自我介绍。他以谦逊的口吻写道：

“绍鸥逝去三十余载，宗易（利休）为先达。小生宗二跟师学茶已二十余年不曾间断，时有记录师之秘传。如今且借《珠光一纸目录》来做些加减，更把小生自身之思考记录其中，虽期冀下笔万全，但最终如何尚不可知也。”

进入主题以后，便开始介绍享誉天下的各种茶具。

最初是壶。

三日月、松岛、四十石御壶、松花、舍子、抚子、泽姬、象潟、时香、兵库壶、弥帆壶、桥立、九重、八重樱、寅申、白云、裾野、双月、时雨、净林壶、千种、深山。

这些壶的由来、经历，以及其铭文与所在地都有详细记载。

而我，抄着这些壶的名字，不知不觉间已被引入茶的世界，感觉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兴奋。

其中桥立壶，是先师利休所持之物。师尊过世后，此物已不知去向，不知命运几何。今日阅之，如见旧友。

“此壶装水七斤，土陶质地，其形之妙无以言表。乃宗易所持之物。既为名人宗易所持，其茶感、茶味则无需赘言。

“据传，此壶本产于丹后一地，然高于丹后甚多，于是起名‘桥立’。此外另有一说，东山殿^[6]拿到此壶时，不见文，只见壶，想起一首古歌‘尚不曾踏^[7]入天桥伫立之地’，于是起名‘桥立’。”

这“桥立”之名的由来我曾听师尊讲起，不禁又让我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然而这么多的名壶，其实也跟人一样有着自身的命运。

有的辗转各处，漂泊流离，居无定所；有的荣登高堂，环境优渥，却被束之高阁。甚至有的跟着持有者，早早就烟消云散，归了尘土。

三日月、松岛两壶都是在惣见院（即织田信长）大人的时代就因火而毁。八重樱壶是明智日向守（即明智光秀）所持之物，却跟着殉了葬，在坂本城中烧毁。

当然，也并不是只有壶才有这样那样的命运。

在《一纸目录》里记载了松本茶碗、引拙茶碗等很多种类。

其中珠光茶碗，就跟随其主三好实休，于兵败之时，毁于失火之中。还有莲实香盒、珠德茶勺、绍鸥备前花筒这些，都消亡于战火纷乱之中。

有一只名曰“平蜘蛛”的茶壶，曾牺牲自己，救下了松永秀久一命。

这般一字一句誊抄下来，我不禁深深感慨，无论人或物，要在乱世

里保全自身，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香也作了很多介绍。

太子、东大寺、逍遥、三吉野、中川、古木、红尘、花橘、八桥、法华经、园城寺、面影、佛座、珠数等等。这些各处的名香，仅名字就足够精彩。

东大寺香，来自伽罗木，是众所周知天下无双的名香。

而后介绍了一些墨迹，以圆悟、虚堂的墨迹为主。有好几幅曾是我所亲眼观瞻过的。

还有各种茶叶罐，也是数目繁多。

第三天的今日，我从早晨就伏于书案前。

待日薄西山时，终于抄写完最后的花瓶，这才最终完成了《珠光一纸目录》的抄录。搁笔时，疲乏之感汹涌而来。

我离开书案，来到庭院，在屋后小径上漫步。

樱花已开了八分。

我都不知这樱花是何时开始绽放的。想必明后天就是满开了。走在小径上，我不由得想起叫“八重樱”的壶，还有“三吉野”的香来。

二月二十九日丙辰小雨

昨天一天休息，并未抄录《山上宗二记》，今天我将誊写完最后的部分。

我寅时（四点）起身，点燃炉火，来到书案前坐下。先师利休在世时，从冬到春，每日都会在寅时烧上茶水。

凌晨的水的凉气，依然与那时相仿。

我很快就开始誊抄《茶人觉悟十种》。

此前已经对茶人作过定义，指鉴别能力强、点茶技艺高，且游走世间之师匠。而此章，则对茶人应有的觉悟作了列举，共十种。

这些内容大概多是宗二先生从利休师那里学到的吧。抄写途中总觉得有利休师的声音随处响起。

“冬春时节，心系瑞雪，可昼夜行茶。夏秋时节，行茶不过戌时。然，月夜时分，一人可独饮至更深。”

这一条大抵也是利休师的话，我抄写时只感觉心里一紧。先师利休自身，正是这样做的。

“十五至三十岁，只须万事从师。三十至四十岁，始有看法主见。四十至五十，此十年间与师各赴东西，自身之风格与名声始成。五十至六十，才为一方之师，而以名人为右。七十以后，则随心所欲，茶风当如今之宗易、名人矣。”

这或许是从绍鸥至利休，再到宗二口头相传的，有关茶人修行的条文吧。宗二也许自行作了些许添加，但读来每句都触及了有关茶道修行的机敏微妙之处。

而在“七十以后，则随心所欲，茶风始如今之宗易、名人矣”这句话里，则能分明感受到宗二对利休师的无限瞻仰之情。

宗二先生在写到此处时，大概也是很期待自己能如条文所示，修行到七十以后，能跟利休师一样随心所欲、茶风卓然的吧。

下午开始抄录《茶人传》。

从能阿弥、珠光开始，到绍鸥的弟子辻玄哉，总共有二十多位茶人被提及，并对每人都作了简单说明。包括手握数十种名物茶具的茶人，或仅只拥有一种的茶人。

对其中的数人，宗二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评判进去。

比如下京的宗悟，虽是喜茶之人，但鉴别能力却一般，他所持的茶具数目繁多，却并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

另外在介绍绍鸥的另一位弟子辻玄哉时，说其师绍鸥已经对他倾囊相授，可他仍然鉴别能力低下，点茶也是天下第一的难喝。所以即便有顶尖的名师指导，无法自己融会贯通的人，其技艺也是穷其一生都无法提高的。

——正如江雪斋所说的那样，宗二先生的个性，容不得半分妥协。

“绍鸥五十四岁则远行离世。其茶亦于正风^[8]鼎盛时消亡，就好似吉野的花开得太盛，开过夏季，如秋月，如红叶。”

“引拙之茶，就好似十月秋雨时节凌乱的树叶儿。年七十而逝。”

“珠光年八十而逝，其茶如雪山。”

“宗易之茶，已如冬木。”

宗二先生在写这些句子时，大概做梦也未曾想到利休师已处于生死险境之中了。“宗易之茶，已如冬木。”利休师在宗二后数年，正是只能如冬木一般迎接了死亡。

抄录《宗二记》最后的跋文时，雨声已停，而天色已暮。

我在烛台之光的闪烁下继续。

“大人即将远赴京都，且诚恳请求，于是鄙人也毫无保留，将所学全部记录在册。鄙人放浪形骸之时，曾蒙大人不弃，得以匿身于小田原城内，且受百般照拂。鄙人这二十余年的修行，大都写了进去，望有助于大人的闲寂雅。”

此段记录后添加了这样一句：

“待鄙人回京、赴死以后，可传与执着弟子。此乃认可状。”

落笔日期“天正十七年己丑二月”，署名“宗二”，且盖有印章。

最后是“赠与江雪斋”的字样。

我抄完所有篇章，放下笔来。数日来的誊抄，终于画上了句号。

江雪斋曾说在《山上宗二记》里，宗二先生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此后的命运，大概所指，就是这最后一章的跋文吧。

“待鄙人回京、赴死以后”一句实在沉重。

跋文过后，还有几页汉诗，共十几首。

最后还有与汉诗不相关的慈镇和尚的一句“净御法之坛，悲权势之桥。”

宗二在此句后写：“（慈镇和尚）常吟此歌。从宗易始，我辈以茶为生计者，听之无不汗颜。”并同时记有日期“天正十六年戊子正月二十一日”。想必天正十六年正月的某日，记录者宗二曾因某事痛彻心腑，才会有此感言。

这不是一句可以轻轻巧巧听之即弃的话。更何况还引用了利休师之名。

我读到此处，就好似从习惯了数日的茶汤世界，忽然间被拉入隔绝的婆娑世界一般。仿佛藏着什么应该让人好好思虑一番的事。

也的确是应该好好思虑一番了。

但我决定今夜什么都不多想，好好入睡。

三月十日丁卯天晴

今日午时，是与江雪斋大人在大德屋见面的时日。

我提前半刻先来到了大德屋。本来应该亲手把《宗二记》送还至伏见的府上，但大德屋店主说，江雪斋大人希望能去大德屋饮茶，于是就定在大德屋了。

至于到底是江雪斋提议的，还是近日执着于茶汤的大德屋店主提议的，我也不甚清楚。

大德屋的三叠茶室，已经做好了迎客的准备。

壁上挂有古溪和尚的字，一角悬挂着一只信乐花瓶“蹲”，一枝尚未开败的山茶花点缀其中。茶碗在店主问起时，定下了今烧赤茶碗。

平素有正式茶事时，店主常请我在后方相助，不过今日我成了坐在前方的茶客。

江雪斋大人在接近午时到来，很快由人领进了茶室。

在喝过店主的茶后，开始了正餐。

煎鲑鱼、豆腐汤、鲷鱼菜羹、煮海带、米饭、番薯点心、煎年糕。

今天这一席，本是店主为我跟江雪斋而设，所以点茶、正餐时他并不多话，只尽心尽力忙前忙后。

待菜已上齐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入了《宗二记》。

我在归还此书时，告知大人我已不客气地把全文誊抄下来。

“只要对您有用，请不用客气。这大概也是宗二先生的心愿。不过您抄下此书，可否告知有何感想呢？”

“小生从中学到了很多。虽然小生跟着利休师有十年之久，但从未做过笔记，实在汗颜。宗二先生着实令人敬佩。在那样的境遇之中，他还能持有舶来茶碗，还能辨明茶具高下，还能在点茶上一丝不苟。他在书中说茶道中人能做到以上三点就是名人。那他自己也当然该名列其中。”

“鄙人也正是这么认为的。那，有关宗二先生最后悲惨离世的那些传闻，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

只有那一种结局。

“鄙人倒觉得他还在某个地方活得好好的。一个能写出那本书来的人，说以茶为生计是件汗颜之事的人，怎么会为了苟且偷生而逃出小田原城，去太阁殿下那里摇尾乞怜呢？宗二先生定是在小田原城破城之际，在纷乱中逃出了城外。

“先生一直是很善于逃亡的，逃亡后又会在某处悄然出现，再逃，再出现。这次恐怕也是这样打算的。可不料在他打算再次出现之前，利休先生竟先遇难了。于是他终于失却了再度出世的心情和打算，在某处隐遁了下去。传言他被割去了耳鼻，对他来说，耳鼻不要也罢，难道不是吗？”

——难道大人之后还见过宗二先生？

这句话我差点脱口而出。

江雪斋大人的说话方式，让人不由得会那样想。之后江雪斋大人转换了话题，问我有关《山上宗二记》里什么是所谓“口传”与“秘传”。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理解的词，于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口传’的东西是用文字表达不清楚的，只能在口头传达中意会。如果有这样的内容需要去说明，宗二先生也有记录说，只能口传。

“‘秘传’则是在跟师学习中，自己听到的东西。其他人都没听到，就自己听到了。因为这些内容，都是老师传达给自己一个人的，所以才叫秘传的吧。”我想想又添上一句，“口传、秘传这些词，利休师过去也是经常提到的。”

“原来果真如此。鄙人差不多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并不确定，所以才请教了先生您。其实，除了茶界，其他俗世间之事，口传或秘传也不少吧。”江雪斋大人这样说道，我也并未再深入下去。

“另外还有一处想请教。书中有一节引用了‘萎以枯，僵以寒’这样一句连歌，还有绍鸥先生的评语‘茶汤之终境也’。‘萎以枯，僵以寒’这句，鄙人听着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是指的不要醉心于任何事情，要保持清醒的意思吗？”

“相当难解的一个问题啊！请恕小生才学疏浅！在抄写那几句时，小生曾想到‘茶汤之终境也’是先师的先师绍鸥所说，也一直在思考那到底是怎样一种境地。不醉心于任何事，保持清醒！原来如此！先师利休晚年时所处的心境，确实是那样的，什么时候都是清醒的。”

江雪斋大人道：“这只不过是鄙人的猜测，还不知猜对了没有。保持清醒这点，无论绍鸥先生还是利休先生，以茶立名的大师，应该任何时候都是清醒的吧。

“书中所记的利休先生的观点有一段是这样的：茶道修行时，起初无论何事都要谨遵师命。而后某个时期会抗命不从，师尊说东，他一定向西。但这种时期却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一步经历，则就难以形成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无法成就他自身。而有了这番经历之后，当他再回师门，将定然会一丝不苟地谨遵师命。把一种容器的水，移入另一容器。——人生也是完全一样。

“乱世武将的处身方式也是一样。首先，要谨遵太阁殿下的旨意办事。但其后如果没有与太阁殿下观点相异的经历，就成就不了自身。只有在明确了自身特性以后，再次按太阁的意思去办事，才会大成。

“然而，要做到谈何容易。在与太阁殿下意见相左的阶段，武将们大都身首异处了。但有一人做到了，就是德川家康公。”

我道：“先师利休在茶道修行时确实是有清醒之心的。但要说起他实际的人生——”

“这正是鄙人想向本觉坊先生您询问的事情。利休先生到底是处于什么理由才——”

之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入利休师被赐死一事上。

究竟真相是什么？

事件至今日已经十三年了。而相较于十三年前，现在世上的各种道听途说可谓更多。其中大多数我都多少听过，但有一小部分却是完全不

知道的。江雪斋大人讲了一些他的听闻。

而大德屋的店主，一直在默默听着我们之间的对话，虽然没有开口，也时不时偏偏脑袋点点头。

太阁殿下亡故已经五年，当今所有权贵拥戴的都是德川家康公。所以对太阁殿下的言论，可以不用遮遮掩掩，也无须担心什么了。

“利休先生为何会被赐死？有人说全因他撞上了太阁殿下突然的怒火，没有任何确实的理由。也有人认为不可能没有理由，太阁殿下对他太过恩宠，于是他就心高气傲骄纵了，最终招致了横祸。

“另外还有人说是因为堺市的众茶匠们的背叛，这个说法是信者最多的。也有人认为，是天正十九年^[9]正月的某一次茶事，在聚乐府邸，家康公是唯一的茶客。这一亭主一茶客的事情传入了太阁殿下的耳朵，于是一切就都注定了。

“更何况，当时太阁出兵半岛，为了统一天下舆论，只能牺牲一个与稳重派武将走得很近的利休才行。还有其他很多种，比如说跟利休先生的女儿相关，跟大德寺的山门事件有关，跟利休的茶具买卖有关等等。有悄悄口口相传而来的，也有通过茶人或者武人之间底下私密传出来的。”

“利休师还真是为难呢。有的没的一股脑儿这么多。”

“是啊，真是对不住唠叨这么久。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利休先生太杰出，他的死也太意外了。”

“那江雪斋大人您自己是怎么认为的呢？”

“折杀我也！这是鄙人刚才询问先生您的话。本觉坊先生若是不知，谁人能知啊？”

江雪斋大人就这样把发言权抛给了我，他在等待我的回答，然而我却沉默了下去。除了沉默，别无他法。

能够真正说出口的东西，一句都找不到。

申时末（下午五点），归家。春日的夕阳，还在白晕笼罩之中。

因有事去拜访了两三处邻家，回到家时，天已黑尽。

我点上炉火，就这么坐着。

一人独处以后，经常会无比地怀念能坐在利休师面前的那些日子。

“您累了吧？”我对师尊说。很快师尊就回答了我的问话。

“倒是有点儿，不可能不累。世间事都是很麻烦的。活着的时候有活着的麻烦，死了还有死了的麻烦——”

“让徒儿为师尊点茶一盏如何？”

“好，先帮为师点一盏。夜深了，为师再自己点。好像有月亮嘛。”

“月色凄冷的模样。”

“哪里凄冷了？今天你提过的那句‘萎以枯，僵以寒’里面，可没有凄冷的意思。”

“师尊，有一天，您是走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吧？徒儿在途中就跟您作别了。”

“为师记得。你决定回去实在是太好了。不要把茶汤作为安身立命的手段！我师尊绍鸥的时代还好，但之后，有我跟宗二两人足矣。”

“宗二先生，是跟坊间相传的那样，悲惨离世的吗？”

“追究那么多有何意义吗？是生是死，山上宗二自己一人决断了就好。即便耳朵鼻子被割，那也是正中茶人的下怀。”

“妙喜庵的那次聚会，那个特别的夜晚，您还记得吗？”

“记得。”

“席位上，除了师尊还有宗二先生吧？”

“嗯。”

“另外一位是谁？”

“哦？还有谁吗？”

“确实是还有人在场的。”

“那个位置是空的，应该没有人坐。”

“可徒儿看见了。”

“有谁在，有没有谁在，都无关紧要。随便把哪个放进去都可以。有人坐那里相得益彰，有人坐那里就不合时宜。不如你选一位？好了，不说了，还是帮我点茶吧。曾经在聚乐府邸的茶室，记得有次为师专门为你点过一盏吧。久违了。”

师尊的声音戛然而止。

之后再听不到任何声响。

[1]庆长八年：即1603年。

[2]山上宗二：战国至安土桃山时代的豪商、茶人，法号瓢庵。千利休的高徒之一。

[3]天正十七年：即1589年。

[4]庚申会：日本民间信仰的一种集会，以村等为单位在庚申日里聚在一起彻夜祭祀神佛。

[5]公方：此称谓起源于镰仓、室町时代，曾特指足利将军一族，江户时代成为将军的别称。

[6]东山殿：即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是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奠基者。

[7]日文里“踏”与“文”同音。这里“不见文”与“未曾踏入”谐音。

[8]正风：常用于和歌、连歌的评价语，是指不偏不倚的普通风体，与“异风”“变风”相对。

[9]天正十九年：即1591年。

第三章

古织大人

受邀于古田织部大人，且前往伏见、拜访大人府邸，还是二月十三日（注：庆长十五年，阳历三月八日）的事，其后不知不觉竟已过了十多天。

昨夜的风，算是这春季里最强的了。

近日天气也多有阴雨，所以今天就守在家里，多思考一下织部大人当天的那些话，希望多少能把一些事情连缀起来。

这数年来，每天写些小短文已成了习惯，当然还用不着夸张地称之为日录。

与织部大人已二十年未曾再见，这次的相会我怎么都得做些详细的记录。可正因为想记得详细，才将记录一天天搁置了下来。

织部大人遣人前来，是在指定时日二月十三日之前刚好一个月。前来传话的人，是我曾见过一两次的某位京都手艺人。

“大人说甚久未见，想跟您说说话。当天会赠茶给先生，不过其他招待还请原谅。如能未时（下午两点）到访，则荣幸之至。”

除此以外，这位传话者还告知，近来织部大人作为天下首屈一指的茶道宗匠，每日都极为繁忙。大概也只能这样以茶待客了。

我听后自是感恩不尽。

记得在先师利休的聚乐府邸的那些日子，织部大人对我甚是亲切。谁承想，这一晃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光阴并不短，但大人还不曾忘记，还亲自遣人来邀请，我当

然高兴，同时也心绪复杂。说实话，我很想看看当今的茶道宗匠织部大人的风采。

我如今年纪五十九，略算下来，织部大人也该六十七岁了，已开始渐渐接近利休师过世的年纪。

不过，对现在的织部大人，我也并非能全盘接受。

先师利休过世后，他取而代之并得到太阁殿下下的赏识，从而确保了自己茶人的地位。把这算作对利休师的轻蔑也未尝不可。太阁亡故后，他又成为家康公的伽众之一，而后更是揽下了将军一族的所有茶事。

当然这些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有种传闻，说织部大人的茶，已与利休师的茶大相径庭。到底有怎样的不同，在未品尝之前是无法想象得到的。但无风不起浪，既然大家都那么说，那差异肯定多少是存在的。

这些暂且不谈也罢。话说回来，织部大人还能想起多年前的情谊，还亲自派人来请我，我自然是由衷的高兴。再怎么说，能跟曾与利休先师走得很近的人说说话，在我也是一件极其愉悦的事。

不过，想到将要提及的先师的话题，心底里也不知是悲是喜，感觉紧绷绷的。

如果江雪斋大人还在世的话，偶尔见一面，说说利休师的事，再讨论一番山上宗二的话题，也极为惬意。可这位江雪斋大人，却也在去年六月，于七十四岁去往他界了。

我失去知己，又孤身一人过了这许多时日，没想到织部大人会遣人前来。

说实话，从得知消息那天起，到赴约的二月十三日，这一个月时间我竟然感觉极其漫长。

赴约前十天左右，白梅绽放了。

赴约前一天，红梅也开了。红梅花开那天，我从屋后的小径一直走

到后山上，去采了些款冬花茎，用来作为次日拜访伏见府邸的礼物。

那天下午我出发去往京都，在市内的大德屋住了一晚，次日一早就赶去伏见，午时到达伏见，在六地藏前的朋友家里稍作休憩，然后在指定的时间到达了织部大人的府邸。

府内院中，似有微香飘荡。

有人过来领我入席。是一间茅屋顶的茶室，我从客人用的躡口进入。而后见到了从茶道口出现的织部大人。

他的身形似乎比二十年前增大了一圈，但能看透人心的那双眸子的锋锐，仍然丝毫未减。

“久违了！”我深深一鞠躬。

“你还是那么硬朗啊。”

“承蒙不弃。”

“真是好久未见啊。”听他说得这么两句，我的泪水已不自禁盈满眼眶，“本觉坊先生看样子丝毫未变哪。”

“织部大人您也是。”

“一晃都二十年了，徒增了年纪。”

“小生虚度二十年，今日幸得大人召唤。”

“我也是虚度了多年。”

听到这句，我在想织部大人的茶怎么会变呢。

这是一间三叠的茶室，壁上有利休的书轴。

织部大人开始着手点茶。茶筒是舶来的生高，茶碗是唐津。大概是因为身形圆实了一些，织部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利休师的翻版，正是符合师尊心意的点茶方式。

饮茶过后，我再次注视着壁上的那幅书轴，道：“好久都没这样坐在利休师跟前了。”

“那是在箱根时拜领的，我平常极少拿出来。”

“感谢大人如此尽心布置。”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想让你看看。”织部大人起身，很快就回来，把一根茶勺与茶勺筒递过来，问我，“这个，你见过没有？”

我毕恭毕敬接过，只听他说：“这是利休先生的遗物。先生在堺市削制了两根，一根送我，一根送了三斋大人。”

我接过茶勺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茶勺的形状，是纤细、莹静、慎微的。利休师最后的心思，都藏在里面了吗？茶勺筒大概是织部大人自己制作的，内外都施了真漆，在几乎正中的地方开了个方形的口。

“可有名称？”

“泪。”

“利休师起的？”

“不。利休先生是不会起‘泪’这样一个名字的。先生起名的技艺之高，任谁都比不了。总是清清爽爽，如风拂面。”

的确如此。

那莫非是织部大人自己——我差点就这么问出声来。但若不是织部大人自己，还会有谁起“泪”这样一个名呢？

“三斋大人的那根，听叫‘命’。他看得跟自己的命一般，他人想要靠近就难了。连我都还没见过。不过，‘命’这个名，倒是三斋自己可能会起的。每天大概三斋都会直面先生的遗物，以命相待吧。”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一怔。织部大人莫不是也每天都直面着利休师

的茶勺，在伤怀落泪？

于是我再度观瞻了一番那支茶勺筒，眼光落在中央的那个小口上。这才猛然发觉，原来这筒跟牌位是如此神似。织部大人定是把这茶勺当做利休师的牌位，每日拜祭着的。不仅现在，当初太阁还在世之时，他也一定是这样做的。

原来一直在祭拜师尊牌位的，不是只有我本觉坊一个人！

泪水又再度充溢了眼眶，我只能竭力遏制着不让其掉落。

我的这番模样，也不知织部大人看见了没有。只听他说：“利休先生起的名可真是好啊。你记得有只长次郎的赤乐茶碗，叫‘早船’的吗？”

“倒是听过，但还无缘得见。”

“那是在天正十四年，或者十五年吧。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具体细节大都忘了，只记得在某次利休先生的茶事上，有氏乡大人、三斋大人，还有我，我们三人用‘早船’品过茶。”

之后的话题内容转入了‘早船’。茶事是在聚乐府邸的某天早上，茶客有织部、氏乡、三斋。在这次茶事上，赤乐茶碗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碗身较大，碗口稍稍内收，碗底不高。内外都涂了一层赤釉，只不过外面的赤釉，因窑变而呈现出青绿色来。其光泽、色彩之奇，有趣之至。

精彩、华丽，却同时又被肃穆包裹。

当时三斋大人暗暗称奇，问利休师是何种陶瓷。利休师回答说，他是专门为这次茶事，发了早船去高丽买回来的。

“大概已毋庸赘言，这个时候茶碗之名就已经定作了‘早船’。这清爽的名字实在让人耳目一新。利休先生总是这样童心未泯，而且善于抓住特点一剑封喉。也是极不可思议，那只长次郎的赤乐茶碗，怎么看都是发早船运回来的样子。”

此外，在那次早间的茶事上，还发生了一件事。

席间，氏乡、三斋两人几乎同时禀明，想让利休师把赤乐茶碗传给自己。而且两方都势在必得。那时利休师始终未曾表态，只微微笑着。

待茶事结束，利休师把其他的茶具分配完毕之后，给了织部大人一张信笺。

信笺上说虽然氏乡、三斋两人都很中意这只茶碗“早船”，但为师希望传给氏乡，希望织部能从中周旋一下，让三斋不至于着恼，使他能明白利休师的心情。氏乡次日就要离开京城，利休师希望今日就能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其内容大致如此。

“利休先生的信笺是放到我手里的，但封面却写着‘两三人同启’，这些细节也像极了利休先生。他总是很注重那些极为细微之处。把‘早船’传给氏乡大人，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

“那只赤乐茶碗成为氏乡大人的所持之物以后，才算是真正坐踏实了。氏乡大人有着无论清浊好坏都来者不拒的大胆。或许那时利休先生的心里，已经认识到三斋大人是适合黑乐的，而非赤乐。赤乐不是三斋的！先生已经把对方茶人的性格都看穿了。”

织部大人停顿片刻后又道：“那位氏乡大人，后来成为会津黑川的藩主，封九十二万石。只可惜过世得早，如今都十几年过去了。利休先生过世之后，听说正是氏乡大人庇护了利休先生的二子少庵，并照顾着少庵的日常起居。在那种境况下，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事情，氏乡大人的确是仁义之士啊。”

此事是我第一次听说。

先师利休后人的事情，在我几乎是全然不知的。这二十年岁月，过得真是茫茫然，如浮萍一般。

“利休师还是挺幸福的，有织部大人这样一位知己，随时都可以交

心。”

待我这样说完，织部大人道：“不，最紧要的地方我是不知道的。先生临终时的想法我是不知道的。他为何要被赐死， he 自己是明白的。他不会不明白。不明白的是利休先生以外的人。”

“织部大人您呢？”

“当然我也不明白。三斋大人大概也是不明白的。只有一些臆测罢了。世上还是一如既往，各种说法都有，什么新说旧说都有。”

“有人说有秘传，还有口传。”

“对，有秘传，也有口传。事件过去二十年，当时的太阁殿下已经不在人世。无论秘传、口传、新说、旧说这些，都逐渐被埋没到了荒野芒草之中。我，大概三斋大人也是，只有一件事想弄明白，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可这件最重要的事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利休先生到堺市以后，临终前的那十多天，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境？他到底在思考什么？本觉坊先生您是怎么认为的？”

“请恕鄙人才疏学浅。”除了回答这句我别无他法。

“到底他是怎么想的呢？为何他不申辩呢？即便殿下有雷霆怒火，也不是全然没有解决办法的啊。”

“大人是说，如果先师申辩的话，殿下的怒火就有可能消散？先师是处在那样一种境况之下的吗？”

“应该是。可他却一个字都没有去申辩，不去依靠不去请求任何人。我这段时间啊，总是在想，他那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境？长时间跟他离得最近的就是你了，您是怎么想的？”

“连织部大人都想不明白的事情，鄙人就更不懂了。那日先师忽地就离开了聚乐府邸，而之后就不曾再见过，仅此而已。都道他是在某地自刃了。但其究竟，鄙人无从知晓。”

“我看，这个话题还是放弃的好。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跟你说说利休先生的话，说说他多么卓越，多么优秀，说说曾经还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不料却偏了题，弄得这么严肃。”

而后他问道：“你见过三斋大人吗？”

“不曾见过。只是偶尔略有耳闻罢了。三斋大人已经今非昔比，再也不是二十年前年轻的时候了，我等是无法轻易——”

“不会！要是有机会，我跟他提一提你。他肯定会高兴的。三斋大人的一生在利休大人那里，利休大人的一生在茶那里。这点跟你是相通的。任何茶会上都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利休先生过世后，他就从茶界抽身出来，只自己一个人，或跟最亲的人一起点茶饮茶。真是了不起。

“而我则过得浑浑噩噩，把最重要的托付给三斋，每天都在这样那样的茶事里摸爬滚打。我都好像能看见利休先生在哈哈笑的样子了。还有他的声音，说别再糊弄自己了。这段时日是他一直在保佑着我。茶汤的前提，是要房顶不漏、肚子不饿。可在各种烦琐复杂中，有时候又不得不审时度势。就这样日复一日。”

织部大人说罢，忽地大声笑起来。

笑声爽朗。

最终在茶室里坐了一个时辰左右，申时（下午四点）我起身告辞。

织部大人送我到茶室外，并陪了一程直至广庭。

出了织部府邸，我就径直赶回京都。途中走累了就停下休息，而内心里一直是充盈着的。

这次能与织部大人再次重逢，真是有幸之至。世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织部大人的心却与二十年前丝毫未变，仍然与利休师极为合拍。

我已经亲眼、亲身确认过了。

还有那支“泪”、那只“早船”的故事也极好。

嗯，这种时候是谁也不见最好。我避开昨夜借宿过的大德屋，决定直接赶回修学院的居所。

傍晚七点，归家。

这夜我一直与织部大人同在，思绪无法从他那里移开。

想着想着，我忽地一惊，不自觉从炉火旁站起身来。

我可真是傻透顶了！

二月十三日，也就是今天，不正是二十年前利休师从聚乐府邸悄然出走，去往堺市的日子吗？不正是织部大人与三斋大人一起送利休师到淀川渡口的那个日子吗？

一瞬间，我羞得无地自容。

那是织部大人与利休师诀别的日子。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织部大人才想跟我本觉坊一起聊聊先师的事。定然是这样的！

我这个茶客竟然连亭主的这番心思都全然未曾察觉！

利休师的忌日是二月二十八日。每年的这一天都少不了祭祀，可我对二月十三日——这个对织部大人极为重要的日子，却没能有足够的关注。

想到织部大人对利休师的一腔怀念，再回想起织部大人今天的一言一行。其分量的沉重，再度让我心头一紧。

织部大人说利休师临终前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不明白。

“只有一件事想弄明白，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可这件最重要的事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利休先生到堺市以后，临终前的那十多天，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境？他为何一句都不申辩呢？那种时候他究竟在思考什么？”

正如织部大人所说，那是有关利休师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长时间跟他离得最近的，就是你了，你是怎么想的？”

织部大人是这样问我的。

离先师最近的确实是我。所以织部大人的问题是，你这个离先师最近的人到底是怎么认为的。

而我却回答说，连织部大人都想不明白的事情，我就更不懂了。

这句回话没有一丝半点的虚假，的确是这样。但若是他几次三番用相同的问题问我，或许我的回答会多少添加一些别的内容。

——利休师临终的心情，我是知道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利休师在最后仍然是利休师，他没有丝毫变化。只是，这些要我用语言表达出来，却很难。利休师到堺市以后的心境，我也是明白的，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与先师利休分别以来二十年，我从没有哪一夜像今夜这样，在利休师面前坐得如此端正。

“如果用语言表达不出来，那不说也罢。”

好像有利休师的声音响起，在安慰他身旁的本觉坊。

而且不止一次。

两次，三次，数次。

在利休师的语音笼罩中，我不回一句，只正襟危坐，攥着一颗仿佛冻僵的心。就这样迎来了第二天的清晨。

与古织大人再会

今日九月二十二日（注：庆长十六年^[1]，阳历十月二十七日），我应邀参与织部大人的早间茶事。

昨夜在伏见的朋友家里借宿了一夜，今天一早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织部大人的茶室。与此前的那次茶事，相隔约一年半。

今年春，我没有再次收到大人的邀请，以为今后再也进不了那间茶室了。没想到今年会在秋意渐浓的今日。

这一年半之间，织部大人茶道宗匠的名声更加响亮了起来，都说他是封一万石的大名隐士。

去年秋天他还曾向将军秀忠殿下传授过台棚茶，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将军一族专属茶道师范。

他的各种称谓，比如大茶人、闲寂雅第一人、天下大和尚这些，听起来都丝毫没有别扭之处。

这位织部大人，又是在事前一个月，派人前来传话。因为前事之鉴，我很是留意这九月二十二日对织部大人来说是怎样一个日子。于是几乎没花费什么精力很快就弄清楚了。

那是利休师与织部大人一亭一客的茶事纪念日。天正十八年^[2]九月二十二日的早间茶事。

同一天的午间是与大坂的木村屋宗左卫门大人，晚间是与毛利辉元大人，都是一亭一客。

而后次日二十三日，是我本觉坊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日早间是利休师与我的一亭一客的茶事。如今回忆起这些，那段时日利休师或许正是因为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半年后的命运，才跟每一位亲近的人以茶事的方式做了告别吧。

大概对织部大人来说，这个二十二日早间的茶事，也是最后与利休师的一亭一客了吧。地点无须多言，就是在聚乐府邸的四叠半茶室。因没有茶事记录，只能大致想起一些所用茶具。大概有濑户水壶、四方盆、胖茶叶罐或者木叶猿罐，还有药师堂的天目茶碗。

织部大人一如去年春天时的模样。容貌不但未变，还更增了些光

亮，声音听来也是中气十足，怎么看都不像是年近古稀的人。

与上次一样，进入那间三叠茶室，只见壁上挂的是宁一山的墨迹。

接下来饮茶一盏。

茶叶罐是濂户辻堂的，茶碗是常有耳闻的濂户扁椭黑茶碗。

大人的点茶技艺，这次也像极了利休师，大度、自由而静寂。不过茶具这次所选的却不是利休师所偏爱的，而是大人自己中意的。

茶后的正餐，有烤鲑鱼、鸡、素汤、米饭、柚子味噌、点心（烤麦麸、栗子）。

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我向织部大人郑重道了歉。上次竟未注意到那个日子的特殊性，实在是鄙人太疏忽大意了。

“没事，没什么可在意的。上次是梅花时节的茶，今天是胡枝子时节的茶。”织部大人说罢就笑起来，气氛瞬间变得轻松。

而我也将不再提及今日的特殊纪念意义，已无须提及。

“我明年的年纪，就是利休先生去往他界的年纪了。到如今，有些利休先生所说的话的真意，我才算真正弄懂。前段时间就有这样一件事。”

织部大人开始讲起一幅鹭绘图的事，我也曾在那幅图前坐着观瞻过。

“我记得很清楚，是天正十三年五月的一天。在某个茶事的席位上，我问利休先生，闲寂雅的真意是什么。要是现在，我肯定是不去问。那时才刚过四十，还在茶道探索的起点，所以才问得莽莽撞撞。

“利休先生听了回答说，奈良的松屋家中有徐熙的鹭绘图，是作于五代南唐的天下名画。如果能看懂那幅鹭绘图，也就能弄明白何为闲寂雅了。所以首先要去看看那幅鹭绘图。于是我第二天就快马加鞭，往奈良飞驰而去，求了鹭绘图来看。你也见过的吧？”

“还是陪同利休师前往拜访松屋家时，有幸得见过一次。”

“你觉得怎么样？看到那幅画？”

“当时鄙人在想，这就是那么鼎鼎大名的鹭绘图啊。其他的，倒是没什么——不过，那两只白鹭的美，现在还刻在脑子里。”

“对，绿藻中的那两只白鹭，还有那两片莲叶。水草边有两个点，是开着的两朵花。的确是极其卓越的一幅画。听说是珠光先生从足利将军那里拜领而来，无疑是舶来物中的逸品。可是，要从那幅画里面弄懂闲寂雅，我实在不知该如何着手，只记得当时是相当困惑啊。”

织部大人稍作休息，接着说：“谁想二十几年之后，就是前段时间，我又见到了那幅鹭绘图。其主拿了画来，说装裱太破旧，不知道怎么修理才好。然后我把它挂在壁上，就是这里，仔细端详。

“那时，我忽然明白了利休先生的意思。这幅画的确是好画，但关键不在画，而在装裱上。在那无一字的中风带^[3]上！这一发现惊得我差点儿喝起彩来。

“利休先生一定是说的这画的装裱。舶来品却用了日式装裱，珠光先生的确厉害！不过利休先生也非常人，能发现这样一个常人视而不见的微妙处。他的一双闲寂雅的眼睛，厉害就厉害在这里，真正名不虚传啊。

“利休先生还有一个地方很厉害，就是不明说这点。他总教导我们要自己去思考，要自身去体会。不仅鹭绘图这一桩，还有很多最近忽然就明白过来的一些东西。”织部大人说罢，朝我问了一句，“你也是这样的吧？”

“正是如此。鄙人也是到了这个年纪，才能把利休师的一些话一句一句想明白。”这样回答完后，我又把话题扳回来，问道，“那幅鹭绘图的装裱，后来怎么样了？”

“不碰。那样的一幅古董，怎么去弄都是错。没法儿动哪怕一根指头。如果一定要改，最多把绳子换换。但即便是换根绳子，要做决定还是不那么容易。反正，不碰是最好的。”

织部大人说罢，换了个话题：“本觉坊先生你能一直在利休先生旁边帮衬，真是幸福啊。利休先生说过的那么多话，现在大概都在你的心底里复苏了吧。”

“鄙人的确很幸运。织部大人跟利休师来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日，大概是什么时候？”我询问道。

“是啊，是什么时候呢？现在回想起来，跟在先生旁边最多的应该是小田原战役的那段时间吧。那时我从关东出阵，利休先生在箱根，极少有见面的机会，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却觉得好像一直在他跟前似的。”

——那肯定啊。

又是一句差点脱口而出的话。那时，也就是小田原战役时，利休师在箱根的住宿处跟我说过的话我还能想起：

“——织部大人白天参战，战后饮茶。不是战斗间饮茶，而是在饮茶间战斗。他对战况与功绩之类全都不在乎的样子，只对茶勺、花瓶这些心心念念。他的请教相当频繁，三日内必有一问。而我对他也是有问必答。真是有趣。像他那样对茶那么执着那么炽烈，除了赞叹了不起之外，还真是无话可说。”

“在小田原战役结束、战事俱了之后，我曾拜访过利休先生，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时，我跟利休先生两人策马前往由比海滨。我跑在前面，利休先生跟在后面。到了海滨，利休先生问我这盐滨的景色如何。我不知这问题是何意，于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说，看着这盐滨的阵阵潮汐，就想起了风炉的层层灰烬。真不愧是利休先生！无论每天去哪里，在干什么，他的心都从未偏离过茶之心。”

“闲寂雅常驻，茶汤亦关键。”我脱口道。

“这是利休先生的话？”

“正是。不过这并非我直接听先师说起，而是从已经过世的东阳坊先生那里听来的。是东阳坊先生告诉我，先师曾这样总结过。”

“闲寂雅常驻，茶汤亦关键。原来如此！利休先生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内啊。东阳坊先生，我虽未曾跟他说过话，但在聚乐府邸见过两三次。他过世已经——”

“庆长三年春去往他界的，至今已十三年。”

“他可是闲寂雅中的闲寂雅啊。他之后，已再无来者。”

“可织部大人您不也——”我不由得接了一句。

“谁都不肯抬举我啊。”说罢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那称号被三斋大人一个人包了。三斋大人前些日子来到京都，我们聚了一下。本来还想趁此机会让远州先生跟他见一面的，可他却总是不肯应承。”

“我其实也别无他意，只是听说远州先生设计了京都二条城的庭院。可三斋大人却说，这么一个连战役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设计得好城郭的庭院？三斋大人也年满六十了，真是越来越顽固。”

“很久以前还有这样一件事。听说有人约好时间去拜访三斋大人的府邸，想观瞻一下他的各种名物器具。然后发现从门口玄关到厅内最里的座位，都摆满了各种武具。甲衣、头盔、长枪、大刀。于是来者询问，武具见过了，茶具呢？三斋却回答，所谓器具就是武具。他是对这个和平时代的茶愤怒不已呢。”

只听织田大人说罢又是一番大笑：“可是，和平时代有和平时代的茶，只不过更加难而已。刚才说的那位远州先生他们的茶，大概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吧。”

“远州先生年纪几何？”

“才三十五左右。如果他能早生几十年，还真想把他介绍给利休先生呢。”

这番谈话实在有趣，但时候也不早了。

我正准备告辞的时候，织部大人说道：“上次我也向你请教过一个相同的问题。现在我依然还是对利休先生临终前的心境很是不解。如果他稍微申辩一下，就可以避免就死的悲剧，可他却没有申辩。这一点他自己是一定知道的。然而他却没有申辩。难道他真的认为，茶就自己一代终结了也可以？他是这么想的吗？”

“.....”我无言以对。

“自己的茶，就这么灭亡了最好。他是这么想的吗？”

“.....”

“他早就看穿了自己的茶无法走得更远了吗？”

“.....”

“他是对这个世界已经失去眷恋了吗？”

“.....”

“他是怎么想的？”

“是啊，他是怎么想的呢？”我答道，“织部大人弄不明白的事，鄙人又怎么会弄得明白呢？”

又是一年半前那句相同的回答。除此以外我无以作答。随后，我又添了一句：“大概，利休师是不愿做违心之事吧。”

“违心之事？”

“那些虽非出于本心，却不得不违背本心而做的无奈之举，利休师从来没有去做过。与其去申辩，不如不申辩。对利休师来说这才是最自然的，不是吗？如果想活得更久些，利休师也是做得到的。这点儿事情他肯定不会做不到。

“鄙人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这是常年在利休师身旁受教的本觉坊，对先师利休之死的一种理解方法。虽然可能回答不了您的问题，但确实是鄙人这二十年来，在一片模模糊糊中感受到的东西。所以就原封

原样告知了大人。可能还有更好的表达方法，可惜鄙人找不到。”

我停顿片刻，觉得还应当补充一点儿，于是又道：“诸如怨愤这样的心情，利休师应该是没有的。就好似给器物起名一样，他从来是清清爽爽的。他定然认为，就这么就好，然后才坐到自刃的场地中去。”

“可这也太难以理解了！因为被赐死，所以就觉得自刃了也好？可如果没有赐死事件，他仍然会活得好好的呀。”

“就利休师而言，大概哪种结果都是自然的吧。能活下来，那活着就是自然；被赐死，那死去也是自然。——说了这么些不着头脑的话，连鄙人自己都迷糊了。”

“……”

“这二十年来，鄙人每天都跟利休师说着话，至今还从未见过他怨愤的模样，也没有见过他悲哀的样子。只是有时候会显得有些寂寞。不过这寂寞的表情，在先师生前也偶尔会有。”

“本觉坊先生能把心底的想法相告，真是不胜感激！虽然还无法全盘领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利休先生若是想活下来，那是肯定能活下来的。他不会做不到。只是或许他觉得活着不如不活，而且对他来说，或许不活也是极其自然的。”

“问题只在于，到底是什么，让他做了那样的选择？我想不通，但无疑是有原因的。本觉坊先生对利休先生的理解大抵是不会错的，毕竟二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跟利休先生对话，这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做得到的。”织部大人这样对我说道。

最后又饮了一盏茶，我才从久坐的茶室告辞。

这次织部大人又送我出门外，直至广庭。

三访古织大人

年底，我来到阔别半年的京都市街。

这个年关将近的二十八日（注：庆长十九年十二月），是大德屋的一家分店店主的三年忌，我是为了这场法事才到的京都。

今秋以后，天下形势突变，大德屋分店要静下心来做场法事也实属不易。

石田治部（即石田三成）大人举兵出征并兵败关原之战是在庆长五年。其后十四年的当今，早已是德川殿下下的天下。谁都不曾想到会再生变故。总之情势十分微妙。

今年以来，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扰扰，都传到了我所在的修学院。说江户与大坂之间必有一战。听到传言当初是不信的，但谁知竟成为了事实。

所有一切都在瞬息间发生。

德川军包围大坂城是在十一月上旬。而十二月也就是这个月上旬，又听说已经议和了，心里这才稍稍安稳了些。

此时的京都市街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竟是一片静寂。

我还以为会跟传闻里一样是一派兵马喧嚣的场景，可实际上却嗅不到丝毫的兵火味儿。一切一如既往，市街的空气里有着年关将近的寒冷与萧瑟。

这大概就是德川殿下下的高明之处，速战速决，议和也绝不拖泥带水。所有步骤都从容不迫、一气呵成。

就是在这次法事上，我从京都市街的一位手艺人那里听得了织部大人的近况，实感意外。

在这次大坂城战役开战的十一月底，织部大人竟负了伤，前几日才回到伏见的府邸。至于是怎么负的伤，这位手艺人也是听朋友的朋友说的，具体真相如何，倒也不确切。

据闻，大人是去支援一个己方阵营，应该是佐竹大人。谁想在那种炮火纷飞的险境中，大人竟绕到一排竹盾后面，只为了找一根适合做茶

勺的竹子。不巧那时从城内飞来的铁炮弹药就不偏不倚砸到了竹盾上。

所以这负伤虽然是事实，但负得颇不光彩，这才使得一众闲人们津津乐道。

当我听说织部大人绕到一大排竹盾后面，去忘我地寻找茶勺，于是他的样子仿佛就真切地浮现在了眼前。

这种事他的确会做。

对织部大人来说，茶勺是绝对比战斗重要得多的东西。

自上次与大人会面以后，又过了三年多，他应早已过了古稀之年。我很想即刻就去探望大人，可诸般事由的阻碍，竟不得成行。

傍晚法事结束，我回到修学院的居所。

这夜，我与久别的织部大人第一次交谈，以自问自答的形式。不过大人仿佛真的就在面前，声音也听得见。

“大人年事已高，何苦非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呢？”

“我也身不由己啊。不过这次遭了道儿。”

紧接着又是他爽朗的笑声。这次我才发觉，他爽朗的笑声里，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任何的空虚之感。

“还好，大人在德川殿下下的阵营里。”

“那自然，我是德川家的茶道师范嘛。”

“可人总有站错队的时候。”

“嗯，的确。”

“不管怎样，大人不能再参战了。”

“活到老战到老嘛。年轻的时候，刀来枪去，每天在大大小小的战役里斗得不亦乐乎。都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驱马上沙场了。”

“是啊，所以现在就——”

“现在就每天活在大大小小的茶事里，不过偶尔摸摸武器也挺好，不管是输是赢。不过我是不会站错队的。每天都在点茶过日子，谁输谁赢这点儿判断还是有的。”只听他又说，“我睡了啊，虽然是小伤，还蛮疼的。”

之后就听不见织部大人的声音了，但他的笑声似乎还未散去。

一直以来，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出世的人，但这些都被他享誉天下的名声给藏匿了起来。

上次相会后这三年多来，自然地住进我本觉坊心里的织部大人就是那样一个人。他的表情总是在说，利休先生若是在世，还有好多可以做的事，可一旦不在了，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1]庆长十六年：1611年。

[2]天正十八年：1590年。

[3]风带：日式装裱里，挂轴的天头上，除了惊燕之外，还常有两条活动的带子，被称为风带。

第四章

十月二十八日，庚申，晴（注：元和三年^[1]，阳历十一月二十六日）

午时，我去大德屋赴宴，并与店主一同前往建仁寺。

听说建仁寺新来了一位方丈，织田有乐大人。

为了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建仁寺，我们就提前从大德屋出发了。

织田有乐大人希望在任职建仁寺的塔头期间，利用没有住持的荒废寺庙，建造一处隐居地。

建仁寺方面似乎已经同意，紧接着就是寻找合适的地点。所以有乐大人就跟大德屋相商，希望能一起去看看地方。于是我也应承了大德屋的请求，愿意跟他们一同去看。

大德屋的店主与有乐大人是什么关系虽然并不清楚，但店主作为应承的一方，近来总是有乐大人长、有乐大人短的，显然对他很是中意。

而且店主还特别希望我能去见见这位有乐大人，好几次邀我去拜访二条的有乐府邸。但我近来并没有见陌生人的兴致，倒枉费了店主的一番好意。

前年庆长二十年的六月，就在大坂城被攻破，丰臣家最终灭亡之后，也不知到底什么原因，织部大人竟然被赐自刃，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发生了。

于是，这个世上就已经再也没了我本觉坊应见之人。

此种心绪，让我每日得过且过。

像今日这样提起笔来写日记也一样，一旦想起织部大人，总会悲从中来，心揪得久久难以平复。

织部大人那样的人，最终怎么会是那样的命运呢？

就且不提从前，只庆长十五年、十六年那两次相见，织部大人内心的角角落落，我都是明了的。我怎么会不明了呢？

在先师利休过世后，织部大人已经习惯了内心的孤寂。总是春来也子子，秋去也子子。利休先生在，才有所谓寂茶；利休先生走，还有什么寂茶？寂茶只有利休先生跟自己才懂，他人怎么会懂？

这些内心的想法，大人多少是有的。即便是三斋大人，在这点上，想必织部大人也是不会相让的。

所以，无论是享誉天下的茶道宗匠，还是将军一族的茶道师范，他其实都不在意。他在意的只有独自点茶的那个时刻，只有那个时刻他才是茶人。而其他，无论怎样都好。

定然是这样。

真希望能在一旁看到他独自点茶的样子。神情定然是摒弃杂念的一种决然，身形是不容让人冒犯的一种凛然。

这样一位织部大人，作为将军一族的茶道师范，怎么可能跟丰臣家的大坂方面私通消息呢？

就算是在战火中绕到竹盾后面去了，那也是为了去找寻适合做茶勺的竹子，怎么都跟背叛将军、在将军背后放箭这种事扯不上任何关系啊！

然而他竟被定罪私通大坂方面，并被勒令以此罪自戮。最终，竟在自家的伏见府邸自刃归西了！

当然，他曾经是受过丰臣家的恩顾，但若是为了愚忠，那在太阁殿下亡故后，他就不可能成为家康公的御伽众之一，也不会受命担任将军一族的茶道师范，难道不是吗？

世间的那些流言蜚语简直难以入耳。

此事先师利休在他界也定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然而身处凡间的我，每当那些无中生有的谎言传入耳中，总会因新的义愤而感觉身心欲裂般的苦楚。

可是，织部大人在临终前竟没有为自己申辩一个字，就从容赴死了。

虽然这只是听闻，并不知事实真相如何。但如若就是事实，那该怎样理解才好？

织部大人曾一直认为利休师在临死前都不为自己申辩一句，实在太难以理解了。然而他自己的结局，却跟利休师如出一辙。

“只有一件事想弄明白，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可这件最重要的事我却弄不明白。他为何临终前一句都不申辩呢？”

织部大人的问话直到现在都会在耳旁响起。

还有这些：“他是认为自己的茶，就这么灭亡了最好吗？他是早就看穿了自己的茶无法走得更远了吗？他是对这个世界已经失去眷恋了吗？他为何不申辩？我想知道他临终前的心境。”

而这正是我想用来问他的话。

把被问的利休师换做织部大人自己，再以相同的口吻大声问道，您为何不申辩呢？您临终前的心境究竟是怎样的呢？

而现在我之所以不愿去见有乐大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织部大人过世后，有乐大人却不知怎么代替他坐上了天下第一的茶道宗匠的位置。相关传闻也是极多的，虽不知真伪，但听来总是不甚愉快。

也并非出于对织部大人的知遇之恩，反正总觉得不见最好。

但这次我却即刻应承了大德屋店主的邀请，答应跟他一同去看看有乐大人的隐居地，其原因只在于一句话。是那句话让我没有了任何拒绝的理由。

大德屋店主说：“还是，见一次如何？他与织部大人也是亲交，还说织部大人是追随利休殉死而去的。”

听到此话时，我不由得一怔。

虽不知他所说的“追随利休殉死而去”的正确含义，但从这句初次入耳的有关织部事件的评判中，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对织部大人的温柔的体谅。

于是我瞬时决定去见见这位有乐大人。

其他有关织部大人的传闻，必定跟谋反之类的词眼相伴，实在让人心寒。无论我怎么想，都想不出他会跟谋反有任何的关联。在喧嚣的各色传闻中，我只能忍住满腔的愤懑，缄口不语，根本无力去袒护已决然赴死的织部大人。

而“追随利休殉死而去”，这句话听起来是如此的宽厚仁慈。

虽不知其真意，但知道世间竟有一位能这样说话的人，我是极想去拜会的，一刻都等不及。

不过，这位织田有乐大人，其实我以前曾见过。先师利休还在世时，我曾从远处看见过三次。

天正十八年的年底到十九年年初，在利休师的晚年那段时间，有乐大人确实是连续三次到过聚乐府邸的茶室。一次是陪同太阁殿下午间来访，一次是跟芝山监物大人一起早间来访，还有一次也是跟人一道晚间来访。

我一直是在茶室外做些帮衬，只远远地看见他大个子的身影。当时他已经有闲寂雅者的风范了。而且就身份来说，他是惣见院（织田信长）大人的弟弟，太阁殿下的近亲，本不是我等人能接近得了的。

那之后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段岁月，有乐大人是怎样度过的，我等本也无从知晓，只是一些世间的传闻，会偶尔传入耳中罢了。

听说他在兄长织田信长公过世后，就跟着家臣出身的太阁殿下。后来出家，法号如庵有乐。太阁过世后则跟着德川家康公，在关原之战中曾参与德川方作战。

后来在大坂天满屋府邸，辅佐过太阁殿下之子丰臣秀赖公一段时间。在那次冬季的大坂攻防战中，他是大坂城方面的总帅，直至夏季。但后来在城门被破之前，他逃至京都隐居起来，从京都眺望着大坂城的失守与丰臣家的灭亡。

他的茶也是跟利休师学的，其茶汤巧匠的名声，实际上比织部大人还早。

他的活法，可谓自由而奔放，充满着乱世谋生的智慧。

另外，他出身名门，品性高雅，或许这也是支撑他选择这种活法的原因。

总之，世间传闻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传闻终究是传闻，是代替不了眼见为实的。

过了五条桥，就进入了建仁寺地区。

我极少到此地来，只见与加茂川广袤的河原接壤处，就是一大片茶园。而我们就走在接壤处的那条小路上，走在晚秋静谧的阳光下。

我们从建仁寺的西门进入，寺内几乎不见人影。

三堂排列在建仁寺的正中，周围环绕着一圈回廊。禅堂在西，方丈室在北。一片萧索之中，全然见不到往昔香客往来繁盛的踪影。

此寺经历过数次灾祸，而天文二十一年^[2]十一月受创于细川晴元的兵火那次，是最为严重的。据说就是那次，寺内的寝殿、法堂、佛殿、山门、塔头、寺坊这些全被烧毁，于是就成了今日所见的这般模样。

后来从其他寺院把法堂和方丈室搬迁了过来，近来又增建了几处塔头，这才好歹维持了东山建仁禅寺应有的体面。

待我们来到方丈室与膳房的所在地后，大德屋的店主一人先进门去探听了一番，回来后告诉我说：

“有乐大人好像去了一处叫正传院的塔头，马上就有人来带我们过去。”

不一会儿，只见一位年轻的僧人前来引路，我们则跟随其后。

从宽广的境内斜穿过去，进入到一片塔头乱立的区域。这里多有树木丛林，落叶铺了一地。没有一条像样儿的路，只好踩着落叶在林间穿行。

一些寺近年来因再建而兴，另一些寺则没有住持，荒废着，直至蔓草葳蕤。还有些寺连建筑物都没能留下，已是艾蒿遍野的一片遗址荒地。

我们在最远的一座荒寺前停下脚步。这里寺域宽阔，三方都被丛林包围着。

“这就是正传院。”听领路的年轻僧人说，这就是有乐大人所挑选的隐居地。

跨入高出道路一截的院子，我们绕过破旧不堪的本堂，来到后门口。只见一大片被荒草掩盖的内庭伸展开去，其北隅一角，站着三个男人。

“大人就在那里。”大德屋的店主趋步向前，我隔了一段距离，也提步往前。

只见大德屋店主跟三人说了些什么，而后回过头来朝我这边招手，于是我才加快脚步，走到显而易见是有乐大人的那位面前，道：

“在下本觉坊。”说罢，垂首鞠了一礼。

“有劳了。”有乐大人的回话言简至此。

他看起来不似茶人，也不像僧侣，而是不露丝毫间隙的武家风范。他身材高大、健硕，除了宽阔的肩背，头、面等都大于常人。

我一直站在离他们四人稍远的地方，免得碍事。

大约半个时辰，有乐大人、大德屋店主、年长的老僧，还有一位市里的商家，他们四位一直在场地里走走停停，时不时凑到一起，而后再走走停停。

他们讨论着在这片宽广的内庭里，书院、膳房、茶室该如何取位，如何建造。

当然，如果把这里作为隐居地，前面破旧不堪的本堂想来也应该翻新才对，但这次好像并没有动它的打算。就那一片儿，作为隐居地已经足够宽广。

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一口井。凑近一看，才知道那不是古井，而是为此次兴修而刚刚挖掘出来的。

大德屋店主走过来跟我说：“实在不好意思啊，你能陪着有乐大人返回方丈室去吗？我们几个得去寺里商谈一点事情，还要去一趟近处的塔头，然后才能回方丈室去。我们尽快。”

还未待征得我的同意，他说罢就匆匆折返，带了其他二人急行而去。

于是就剩了有乐大人和我两人。

等有乐大人在荒草丛中看得尽兴了，我伺机道：“不如让在下陪同大人回方丈室去吧。”

“有劳了。”

有乐大人简短地回了一句，即刻大步走上了回程。而我则隔了一段，紧跟其后。

他比我年长三四岁，应该已经年过七旬，但仍然步履矫健，没有丝毫疲态。离方丈室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他始终都是以自己的步调在稳步前行，一次都未曾回顾。所以就我来说，倒是可以不用担心如何陪同的问题了。

进了方丈室的玄关后，他就跟着出门迎接的僧人往里去了，仍然没有回过头来招呼一声或者看我一眼。似乎我完全被晾在了一旁。

没办法，我只好在玄关处候着。少顷，适才领着有乐大人进去的那位僧人回转来，道：“请，大人请您这边来。”

看样子，好像也并未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依言进入室内，在靠近檐廊处候着。有乐大人正背靠壁龕坐着。

“织部大人曾提起过你，对你礼赞有加。”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对我说话。

“实在不敢当。除却先师利休还在世的那段时间，鄙人与织部大人其实只在数年前见过两面而已。不过听大人一席话受教良多，如今仍恍若梦里。”

“织部大人过世，怕是很让你伤心吧。”

两位年轻的僧人端了茶过来，在我们二人面前各放了一杯。

见有乐大人端起了茶杯，我也端起茶道：“同饮，多谢！”

“刚才那块地你怎么看？正传院的内庭。”他问。

“很寂静的一片地，想是十分适合居住。只是会不会太寂寞了些？”

“隐居地嘛，寂寞一些的好。不过要织部大人来住，他肯定不乐意。”

“倒也是。但他现在却去了一个更为寂寞的地方。”

“正是。就连织部大人也都去了寂寞之地，你怕是更寂寞了吧。”

“多谢挂怀。织部大人的事，就鄙人来说，全然在意料之外。事情怎么就到了那个地步呢？”

“最近啊，老夫听说，之前已经有人预见织部大人注定是不会跟常人一样的死法了。说他仅凭一己喜好就把挂轴给撕毁，说他把好好的茶碗茶罐拿来摔坏了又补，还觉得好玩儿等等。他们用这些来指责织部大人，说他暴殄天物，横死也是理所当然。”

“织部大人会是那样的人吗？鄙人倒是——”

“不用在意。无论怎样的事情，如果非要往坏处去想，那说它怎么坏都是可能的。所谓茶人，就是这样，免不了被人说这说那。其实，老夫也曾以其他的理由，预见过织部大人的死，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

“他一直在寻找死的时机。”

“.....”

“老夫跟织部大人见面，每次都感觉这个人就是在找寻死的时机。”

“.....”

“难道不是吗？”

听有乐大人这么问，我却一句也回答不了，只是身体禁不住地微微颤抖起来。于是只好右手支地，颌首屈身，闭上了眼睛。

“而人，往往起心动念即是果，想什么就是什么。利休先生过世多少年了？哦对，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于是时机一到他就抓住了，这种时机他怎么可能放弃呢？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到来的时机，还跟当年利休先生那时一模一样。”

“.....”

“所以他不是负罪自杀的，而是追随利休殉死而去。”片刻后，他又道，“我看这话题还是到此为止吧，这并非跟谁都能说的。何况到底真相

几何也无人知晓。只是老夫这么认为而已。你认为呢？”

“这样的事，就鄙人是想不明白的。知道织部大人的最后一程时，我是止不住的感伤。世人都以为是他要谋反——”

“谋反啊，谋反就麻烦了。除了他本人谁都弄不清。不过，大概织部大人自己也是弄不清的吧。他周围的人或许采取了些行动。但如果他本人不知情，是完全可以申辩的，可他却没有申辩。”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怕麻烦吧。点茶一认真起来，其他的都是麻烦！更何况他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么好一个机会。利休先生当初没有申辩就归西了，于是他就觉得自己也应当如此。这就是所谓殉死。”

这些话我听来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不过听得出有乐大人的这些话里，没有任何要去伤害织部大人的意思。

“是很艰辛的吧？”我问。

“艰辛倒不至于。”

“可他跟家人都断绝了关系。”

“在那种情势下，还是与家人断绝关系的好。清清爽爽的。老夫当初就是因为没有跟织田家断绝关系，后来大家才吃尽了苦头。老夫也吃尽了苦头，儿子们也吃尽了苦头。有位三斋大人——三斋大人你可认识？”

“先师利休在世时，曾多次见过，不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位三斋大人，对家的看法可是有独到见解的。自己家就是自己家，不是从属于织田家、丰臣家的。如果只有一个可以留存于世的家系，三斋大人认为一定是跟自己血脉相连的父亲幽斋所传的细川家系。

“三斋大人在这点上大概是不会含糊的。而其他家系谁兴谁亡，则不在他的关注范围之类。不过这也是老夫自己的一点儿看法而已，跟三斋大人无关。”

少顷他问：“山上宗二呢？”

“鄙人没见过宗二先生。不过宗二先生在小田原时写的一本茶的奥义，我曾从江雪斋大人那里借来抄录过一本。现在，抄本还在我手头。”

“江雪斋大人也过世了啊。”

“是，过世都八年了。”

“宗二先生过世多少年了？哦对，二十七 years 了吧。虽然不知道他怎么切的腹，但被那样一张异样的脸盯着，后来去验尸的人怕是吓都吓死了吧。”

“他真的自刃了吗？”

“没错。”

“江雪斋大人认为他可能逃遁在外。”

“山上宗二不可能逃遁，他没有逃遁的才能。他从小田原城里大摇大摆地走出来，若无其事站到太阁殿下面前。这还算好，可之后他说了一段话。到底说了些什么不清楚，老夫倒是极想听听。总之这些话让太阁殿下雷霆大怒，于是被赐自刃。”

他稍作思索，接着又说：“宗二也切了腹，利休先生也切了腹，织部大人也切了腹。所谓茶人可真是不容易啊，稍微像模像样一点儿的，都切了腹。好像不切腹就不是茶人一样。以后该没有茶人会切腹了吧。已经没有了。还会有谁？”

有乐大人看了看我，道：“不用担心老夫，老夫是不可能切腹的。不切腹照样是茶人。”

这些话听得我一怔。没有点头附和，也没有开口插话，只一味沉默着。

“什么时候来老夫的茶室坐坐？你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了吧？来帮老夫看看茶具。”

“请恕鄙人什么都知之甚少。要是能在茶具上帮点儿忙，鄙人很乐意前来。正如大人所言，鄙人已无处可去叨扰，多谢大人不弃。最近鄙人听说利休师的一种叫‘正风’的古典茶汤很受欢迎，请问是吗？”

“或许吧。不过要说古典茶，那比利休先生更久远的时代的茶也算。或许退到那些时代，就不用担心切不切腹的问题了。”他说罢大笑起来。这是首次听到有乐大人的笑声。笑声嘶哑，而脸上则有冷峭之感。

这时大德屋店主走进了房间：“让您久等了。普光、定惠两院的僧人也一同前来了，您看怎么办？”

“让他们进来吧。”

有乐大人说罢，我借机起身，并郑重告辞。

回到修学院是下午五时。近来白昼变得短了许多，这时的天都差不多黑尽。

我点上灯，把炉火燃起，而后就坐在炉边一动不动。最近没有哪天比今天更累。我倒了一小碗酒，缓缓送入口中，思绪茫然。

有乐大人简直把我累死了。他是我之前从没有见过的类型。

我弄不清他到底直率与否。你刚对他的说法感同身受，可很快就会意识到被扭曲了，变了。而你刚想对他的发言表示反对，可踌躇之间，他的下一句就成了直接撞击你心灵的东西。

一席话听来，中途什么时候点头，该不该点头，竟全都没谱。

对织部大人，他是在褒扬还是在贬损，也让我难以判定。对利休师也一样。

我弄不清他是敌是友。

觉得他好像是站在自己这边的，过一会儿觉得又好像不是。最让人不解的是后来的那阵大笑。

那究竟是在笑什么？

很晚了我才吃饭，之后又在炉火旁坐下。

有乐大人的话在脑子里绕来绕去不肯离开。

他说织部大人一直都在寻找死的时机，这听来是有道理的。他说织部大人自刃，“不是负罪自杀，而是殉死而去”，这可能也是真的。

后来他又说：“宗二也切了腹，利休先生也切了腹，织部大人也切了腹。所谓茶人，像样一点儿的都切了腹。不过老夫不会，不切腹照样是茶人。”

这话又是什么意思？是在褒扬切腹而亡的宗二先生、利休师、织部大人吗？还是在贬损他们三个？

我起身离开炉火，去点燃了里间佛龕的灯。

佛龕前放着利休师所赠的黑茶碗。还有织部大人过世后分得的一条，他所用过拭茶碗的小绢巾。绢巾旁，是《山上宗二记》的抄本。

今日有乐大人说宗二先生也是自刃而亡的。如果属实，那佛龕所祭祀的三人都是切腹去往他界的了。也就是说，三位切腹归西的我的师友，都在这里。

回到炉火旁，我又往碗里倒了些酒。

我本是个不会喝酒的人，所以也不觉得特别美味，只是一小口一小口送入嘴里，会觉得比较容易把情绪稳定下来。

我呼唤了一下利休师。没有任何声音回应。

织部大人！也没有回应。

宗二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呼唤，还是没有任何声响。

当然了，我自己并没有准备好答案，这种自问自答是不可能出现的。

入更之后，我再次走向里间的佛龕处。白天，有乐大人说的一些话可能会让利休师不高兴，我去道个歉。还有佛龕的灯，我想让它多燃些时候。

我推开里间隔扇时，不知什么时候佛龕的灯火已灭，屋子黑乎乎的。

于是我回到炉旁，拿烛台点燃，再起身走进里间。佛龕近处的墙上映着我的阴影，正摇摇晃晃如秃头怪。这让我再次想起妙喜庵那次遥远记忆中的一夜。

重新给佛龕点上灯后，我就坐在佛龕前，望着周遭的一切。左手拿着烛火，所以秃头怪移动到了右边的墙上。

那个妙喜庵的夜晚，壁上挂着“死”字书轴，而今夜却没有。不过，曾在座的利休师，还有举着烛火的山上宗二，他们二人已经身体力行，亲自进入了“死”字书轴里。

另外还有一个席位，那时我无从辨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无从知晓，但现在却是清楚的。是织部大人。除了织部大人以外，别无他人。而这位织部大人，也最终成了“死”字书轴里的第三位。

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没能弄明白。如今想来，却觉得为何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会一直弄不明白呢？

那个夜晚坐在那里的三位之间，一定是达成了某种生死的约定。这种约定，并未借助于语言，而是三位各自心领神会的一种无声的誓言。或许，三人此后相似的命运，已经全都在这个夜晚，在那个瞬间，注定了。

——“‘无’不灭，‘死’则灭！”

这是山上宗二先生在妙喜庵的茶席上说的话。而这‘无’不灭，‘死’则灭的事情，在座的各位都一一以血肉之躯去实践了一回。

可所谓“灭”，究竟是“灭”的什么呢？茶人要以“死”去灭的东西，会

是什么呢？

有乐大人今日说，织部大人一直在寻找死的时机。

定然是这样的。

织部大人最终也追随宗二先生、利休师而去，遵守了他们之间达成的妙喜庵的盟约。其间，他或许曾有过不解或动摇。

有乐大人说他是“殉死而去”。“殉死”的说法大抵也没错，不过，可以更加准确地加以表达，织部大人终于实践了他年轻时在妙喜庵所达成的盟约。

——“老夫是不会切腹的！不切腹也是茶人。”

有乐大人这句话说得郑重其事。对于没能加入盟约的茶人来说，这种严肃的态度或许是必不可少的。

定然是这样。

我在夜半一点睡下，很快就睡着了。但很快又在两点醒了过来。

窗外，有枯枝败叶在强风中呼呼作响。雨窗啪嗒着，房子也晃悠着。听着枯枝败叶的声响，我琢磨着因“死”而灭的东西到底会是什么。

四点，我再次从恍惚中醒来，干脆坐起了身。然后脑子里又开始思索那因“死”而灭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而后我起身，走出屋子，来到凌晨至暗的庭院中。

半夜被狂风卷起的枯枝败叶，此刻悄然沉寂下来。

或许秋季在昨夜已经结束，周围是一派逐渐深入的冬的气息。

因“死”而灭的东西，因“死”才能灭掉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

对本觉坊我而言，此问过于沉重，或许要困扰自己相当长一段时间了。要从这种困惑中脱身出来，也许去拜访有乐大人会是一个不错的解

决办法。

这位有乐大人，即便是以他自身的说话方式，大概也会帮我找到此问的答案。

八月三十日丙戌晴（注：元和四年，阳历十月十八日）

今天是织田有乐大人在正传院内修建的隐居地竣工的日子，我跟大德屋店主一道去拜访了回来。

去年秋，大德屋店主邀我同去探了探有乐大人的隐居地点。那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十一个月。

这十一个月之中，我曾随大德屋店主去建筑地看过两次，一次在初春，一次在立秋前的长夏。两次去看的都是庭院的植株与铺路石之类。

大德屋好像应承了庭院设计这块儿，跟园艺店常有联络，但我却完全是看客。这两次我都在建筑地见到过有乐大人，虽打了招呼，可像样儿的寒暄话却一句也没说上。

只见有乐大人一直进进出出、忙里忙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仿佛有几个都不够用的样子。

我午时从修学院出发，到市内的大德屋见过店主，然后跟他一起往正传院走去。

今年比往年更加暑气逼人，不过这两三天已经秋意渐浓。

我们沿着加茂川河原一直走，跟往常一样从西门而入。在往正传院去的路上，道路两旁的露地缤纷绽放着一些胡枝子花，好一派自然的景观。

有乐大人兴许也是看中了这些才下的决定吧。

来到小别数月的正传院前面，只见寺内已经容貌大变，无论何处都再也见不到起初那种荒凉的踪影。我们走过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前庭，绕

过本堂。

一年前那片蔓草葳蕤的内庭，已焕然一新，显然变作了一处如宫廷般气质高雅的园庭。在园庭北边建了三栋木房，书院、膳房与茶室。

“虽说是用来隐居的，但作为有乐大人的隐居地，至少这些还是应该齐备的。”大德屋道。另外，他还告诉我，有乐大人还会交给定惠、普光两院每年十五石大米作为此地的租金。定惠、普光两院的住持会每年轮番成为此寺的管理者。

我先看了外景。有几位园艺师还在干活儿的样子，但看起来几乎已经完工。无论茶室的外观，还是园庭的气氛，都是连微小处都考虑得极为妥帖，实在不得不让人感言。

不过在我本觉坊看来，氛围明亮是好，可总感觉其光芒过于炫目了些。

不得不说，这与寂茶怕是无缘了。利休师如若见了，会说些什么呢？或许会意想不到地大加褒扬，或许会尖锐地损而贬之。

茶室的木檐板上写着大大的“如庵”两字，这大概是利休师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以自己的名号命名茶室，还如此大张旗鼓挂上檐板，实在不符合师尊的性情。

不过除却这点，其他的一切都是不错的。茶室从建筑上看，整体显得紧凑而精致。

问题在于庭院里放置的那些飞石，似乎太大了点儿，也太多了些。如果利休师——

算了，还是作罢吧。人家有乐大人好不容易建了一处称心如意的隐居地，也无须我在这里说东道西。

我看过园庭外景以后，正准备去茶室瞧瞧。这时消失了半晌的大德屋出现在面前，道：“有乐大人现在正在书院，说傍晚以后带我们去茶室，所以暂时还请不要进去。”

接着又听他说：“另外他说还需要帮忙的地方。从二条府邸搬来的一些书轴与茶具现在还杂乱堆放在书院，希望先生能帮着整理一下。”

于是我去了书院，跟有乐大人打过招呼后，开始整理起那些堆积在书院的小房间檐廊上的书轴与茶具来，把它们一一分门别类，放入储物间内。

有乐大人自己也在忙进忙出。近处的塔头那边好像有什么事，于是他带了一人赶了过去。

半个时辰过后，茶具类都差不多收拾妥帖，随后我便去了膳房，跟着其他来帮忙的人一起，在一片杂乱中开始忙晚膳。

窗外不知何时已经夜幕降临。这时，书院来人传话，说可以去茶席了。于是我跟大德屋店主两人一同，从水屋入口处进了茶室。

点茶座上有乐大人已经坐定。室内只有烛光，无法看得仔细，但能感觉到与我平素所熟知的茶室是不太一样的。

在招呼寒暄之后，我开始环顾四周。茶客的席位是两叠，点茶席位是一叠，点茶席前有一块用于间隔的木板，还有花头窗。这无疑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茶席。

有乐大人开口言道：“今后一定让二位在白天好好看看。今夜没有书轴也没有花瓶，不过点茶还是没问题的。怎么样？坐在茶席的感觉。”

“很是惬意呢。”大德屋店主回答道。

“这段时间给二位添了很多麻烦，真是有劳了。”有乐大人道，“有秋虫的声音。”

的确，秋虫声此起彼伏，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无数只。茶席被一片虫鸣包裹了起来。

我接过有乐大人点好的茶。炉是向炉，茶碗是井户茶碗。

“昨夜请了寺里的诸位喝茶，今天是第二次。搬迁之中多有不便，但

茶碗总是不离身的。”有乐大人这样说道。

“这就是您一直以来爱用的井户茶碗吗？”大德屋店主问道，而后感叹，原来这井户茶碗竟这么大，这么华而不奢，真是堂堂然一只好碗。

“还有这个，算是织部大人的遗物了。”有乐大人说罢，把所用的茶勺拿来给我们看，“织部大人的茶勺，真不愧是切了腹的！”

没想到这茶勺竟如此强韧，比利休师的茶勺硬了许多。他潜在的性格之中，也是有这样强硬的一面吧。我感觉好似跟织部大人久别重逢了一般。

“等全部安顿好了，再请你们来好好看看茶具。这两三年一直忙忙乎乎的，看茶具都没时间。不过等安顿好了也不迟。到时候再请二位过来。”他说道，“茶具这种东西可真是好啊，不会变。都说茶人是有心的，但终究靠不住。相较之下，还是茶具好，不会擅自改变。信得过。”

他稍作停顿之后，接着又说：“不过话说回来，茶具还是得看跟什么人。”

这就是有乐大人的说话方式。

“被一些怪人收了去，躲一旁哭泣的茶具也多了。茶具是会哭出声的，比秋虫的声音听来更加寂寞。有时候啊，哭声会传入耳中。快放我出来！快放我出来！”

他又接着说道：“最近啊，织部大人的茶具在哭。老夫听得见，也在说放我出来，放我出来。可有些是没有办法放出来的。”

织部大人所持的茶具后来怎样了，我无从知晓。但织部大人自己的命都如烟如云般散了去，那他的茶具凌乱地四散开去，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可有关织部大人的话题实在让人心酸，于是我打算改换一下。

“真是安静啊。”我这样说道，周遭的确是深入骨髓的静寂。

妙喜庵的茶室，在那个秋夜也是静寂的。呃不，那应算作冬天的茶室了，是冻僵了的冬之静寂。

这才是秋天的茶席。

“老夫就是想坐在这样静寂的位子上。多亏二位才得以建成。大家都说，这该多冷清啊，可老夫却并不觉着有多冷清。”

“可是，还是足够冷清了呀。说实话，这样安静的茶室，鄙人还是第一次。”

有乐大人马上就接话道：“那当然了。跟利休先生的聚乐府邸可大不相同。”

“先师利休说不定其实心底里也是喜好这种茶室的。”

“难说啊。这种茶室即便他的确喜好，可也是坐不进来的。因为他没从太阁大人那里抽身出来。那可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像他那样，茶就不好玩儿了。”

话题又换作了利休师，所以我打算又换一换。

“对鄙人来说，这么宽的茶席也是第一次。”

而后大德屋店主道：“以前总是听人说茶室是越狭小越好，不瞒您说，我曾也是那么认为的。可今日才算开了眼，能坐在这么宽的席位上悠闲地饮茶，自然是比狭小之地舒服多了。真不愧是高规格建筑，直让人心悦诚服。”

“狭小有狭小的好处。不过老夫还是把茶室建成了一个可以悠闲自得的玩儿处。要是建得小了，那就得专注于比试了。要专注比试，那除了赢就是输。就跟利休先生一样了。有被赐死的危险。”只听他又谈及了利休师的话题。

大德屋店主问：“当初利休先生为何会被赐死呢？”

我以为这问题对有乐大人来说也是极为难的，却只听他即刻便回答

道：

“哦，为何会被赐死这个问题嘛，虽然老夫不知道公开的理由是什么，但这也很简单。先问个问题，太阁殿下究竟去了利休先生的茶室多少次？”有乐大人向我问道。

“是啊，有多少次呢，几十次，或者几百次吧。小田原战役那段时间，在箱根的茶室，殿下几乎是每天都会到利休师的茶室里坐坐。”

有乐大人听后，说：“反正不是几十次就是几百次。而太阁殿下每次进入利休先生的茶室，都跟去领死一样。被夺了大刀，又被灌了茶，还不得不对各种茶碗心悦诚服。反正，殿下每次都输得很惨，跟领死一样。面对这样的对手，太阁殿下这一生之中，总会有那么一次想赢回去，想致对方以死地的时候吧。难道不是？”

有乐大人这样反问道。我弄不清这话里有几句是真，又有几句是玩笑。

而后大德屋再次提问：“要是他向太阁殿下请罪的话就用不着死了，可他却是个硬骨头。有段时间大家都这么说。”

“没错。”有乐大人面色不改继续说道，“利休先生见证了很多武人的死。到底有多少武人，曾喝过利休先生点的茶，而后奔赴沙场的呀？又有多少人就那样战死沙场，永不回还的呀？见过那么多的鲜血与死亡，利休先生怕是自己都不肯相信自己能寿终正寝的吧。难道不是？”

连这样的内容，有乐大人说起来也是稀疏平常的样子。他的表情俨然在说，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可之后他又说：

“不过利休先生真是了不起啊，天下那么多茶人，但能跟他比肩的，没有。他只走自己的路。他只点自己的茶。他把休闲的茶变作了不能休闲的茶。可也不是禅茶，他的茶室不是悟禅的道场。而是切腹的道场。”

他稍作停顿：“还是到此为止吧。一想到利休先生，老夫就睡不着

了。”

有乐大人这一席话，令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很是清爽通透。原来有乐大人的确是站在利休师这边的。他或许还是最了解利休师的人。

接着我们又喝了第二碗茶。

[1]元和三年：1617年。

[2]天文二十一年：1552年。

第五章

今日，利休师的孙子宗旦先生，竟不远千里亲自光顾了我这偏僻之地，真是不胜惶恐。

半月前，我曾去拜访宗旦先生新建的茶室。二十多年未见，那半日重逢实在过得愉快，简直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那时，宗旦先生让我告知他一些事，在太阁殿下的大型茶会中所见的至今仍印象颇深的一些事。于是之后的半个月间，我一直都在找寻陈旧的笔录之类，希望能增加一些记忆的准确性，以助宗旦先生一臂之力。

但无奈实在年代久远，不知我的描述能否让他满意。

无论怎样，我得尽心尽力而为。

最近总是觉得，我本觉坊能活到现在，真是老天有眼！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还能见到宗旦先生。

先师利休的家人后来的境况，我若是想知道，去各方面打听，也并非会全无音信，但我终究是没能做到。

可事情就是这么突然。

当我偶然听说，宗旦先生在京都的市町开了一间一叠半的茶室时，惊愕得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今年是元和五年，先师利休过世已二十八年。

这些年来，可称作利休之心的闲寂雅，尽管钻入地底，化作了地底下的一股极其细微的潜流，但终究是没有断绝，还在无人知晓中兀自流

淌。

如今，它忽地冒出地面，其英姿竟让人无比的诧异。连我这老残之躯也是惊喜若狂，恨不得即刻就飞身过去。而时间也刚好是在利休师的祥月——二月。

或许是师尊地下有知，撮合了这次相见。

这么多年未见宗旦先生了，真是喜不自胜。

祖父利休的惨事发生时，听宗旦先生说 he 那时十四岁。这一路走来想必是十分辛苦的。我本以为那时的宗旦年纪尚幼，但若已经年满十四，那他心底里的创伤该有多大啊。

那次事件之后，我在仿佛突然失去光亮的那所府邸里呆了数日。后来也没跟任何人打什么像样儿的招呼，就悄然离开。之后再也未跟宗旦先生见过面。

这次相见，令我无比激动而语塞。

眼见着宗旦先生那么优秀，静静地坐在席上，我只觉得今生能苟活至此，真是太好了。

请恕我失礼谈及先生的年纪。先生不过四十出头，但其风格已颇为老成，无疑是将继承祖父利休之志的。先生点茶时，那酷似祖父利休的豪迈手法，让我的心底里不禁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先师利休的闲寂茶，后继有人了。

今后的路，依然是荆棘丛生的吧。

在当今这个时代，要选择继承祖父利休之志，决非易事。但只要宗旦先生下了决心，一定能大成。

利休师的正风茶道，本就应该是茶道主流啊。

我是多么希望能看到先生大成的那天！能吗？

近来我的腰腿越来越不灵便。而先生正是替我这老骨头着想，才不远千里，亲自前来我这陋室，真是折杀我也！

至于宗旦先生所问及的太阁殿下的大型茶会，我虽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但我当然也只能说说我眼中所见到过的东西。太阁殿下和先师说过的那些话，我都应当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看见什么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可这对我而言，毕竟是从未设想过的事，做起来并不容易。

自从利休师被赐死以后，太阁殿下对我来说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只有憎恨，而没有任何其他。事件以后，至今这二十八年间，我的脑子里从未有一时半刻浮现过太阁的影子，即便硬扯进脑子里来，也会立刻被驱逐出去。

聚乐府邸或是妙喜庵，我曾多次见太阁殿下入席。小田原战役时，箱根的茶席上也曾多次见过。

可我总是拒绝去回忆那些片段。

一旦想起太阁殿下，我总会摇摇头。是真的摇头，想把他尽快驱逐出脑海。太阁殿下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这次是宗旦先生要听太阁殿下的事，所以我要尽量忍耐着，尽量不去憎恨，尽量地去尝试把所见所闻所感都以公正的口吻说出来。

这就是这半个月来我一直在做的事。

只要是宗旦先生想知道的，是宗旦先生觉得有必要的，我都将逐一加以叙述。相助于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陪同利休师出席太阁殿下的茶会次数，是屈指可数的。而且究竟能否用出席二字还有待商榷，因为我顶多只是从水屋眺望一下茶席，听听席间各位大人物的说话声，再从茶道口看看席间各位的动静而已。

而这些茶会中，至今仍留存于心的，大概就是那次天正十二年^[1]十月十日在大坂城所举行的新茶茶会了。

茶会场地足足有五十叠之大，共设有九处席位。每处席位的台棚上都配备了风炉、茶釜与水罐。

利休师、宗及先生、宗久先生等九位茶道宗匠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座位顺序以后，就各自拿了壶与茶碗，去各自的席位上坐定。而后九只新茶茶罐由九位茶头一齐开封。

茶罐有四国、松花、舍子、佐保姬、双月、常林、公方、优昙华、荒生。

这些都是六斤、七斤、十斤装的名贵茶叶罐。很可惜我并未在现场亲眼看见，不过席间紧迫的模样，仅凭想象，心都像被紧紧抓住了一样。

正所谓壮观，正所谓庄严，席间的空气都好似被撩拨的琴弦，稍一碰触，就会化作琴声反弹回来。

九只茶罐一齐开封，这种大型盛事很符合太阁殿下的习惯。他很喜欢前无古人的这种阔气手法。

接下来开封后的新茶茶叶将用茶臼磨碎，这大约需要半个时辰。这段时间，太阁殿下则移步别室的上座，与诸位大人一起开始热闹的酒宴。

我一直用太阁殿下这个称呼，不过那时候他还不是太阁，也不是关白，但其威势在天下已无人争锋。明智光秀兵败山崎是天正十年^[2]，柴田胜家兵败贱岳是天正十一年。

而在兵刃之声渐弱的天正十二年，就举行了这样一次盛大的新茶茶会。

参加这次茶会的人到底有哪些，很可惜我没有任何记录。茶具也定是一众天下之逸品，很可惜也没有任何记录。

有记录的仅是茶罐，我可真是糊涂！

茶叶磨碎以后，装入茶筒里。待点茶准备就绪，酒宴席上的诸位就

又一同移步回到茶会场地，一时间人声鼎沸。

太阁殿下首先用过一盏，之后，其他诸位应该是以传饮的方式品尝新茶的。而且太阁殿下应当移步过两三处茶席。

饮茶完毕后，诸位又回到宴席间，开始开怀畅饮起来。

其实准确说来，这不是茶会，而是热闹而快活的酒宴。

那天我见利休师也始终是与太阁殿下和睦相处的。

新茶茶会后第五天，即十月十五日，同样在那个太坂城的茶会会场，又召开了一天的茶会。

说是一天，但准确地说是从午时至申时。

这天也有这天的热闹。

壁上有玉润的夜雨图，挂轴前放着舍子大壶。台棚上有尼崎茶托与尼子天目茶碗。茶头有利休师、宗及先生、宗久先生三人，三人轮流坐于点茶位。

当天的与会人员我都作有记录。

松井友闲、细川幽斋、今井宗薰、山上宗二、小寺休梦斋、住吉屋宗无、满田宗春、高山右近、芝山源内、古田左介（织部）、松井新介、观世宗搦、牧村兵部——这些都是当时茶界首屈一指的名家。

或许五日前的新茶茶会他们或多或少也有出席，但如那日般名家齐聚，实属少见。

还有宗旦先生的父亲千少庵先生、同族的万代屋宗安先生，我记得他们都在。

这天的茶会，也像是某种祭典一样，令人兴奋。

茶会前后也有酒宴。这席间的热闹，怎么说才好，就好似走马灯上

的画儿一样。大家都很年轻，高山右近才三十多岁，古田左介也不过四十出头，每一位都是那么年轻。

想想也是，都三十四五年前的事情了。

而这多位茶人，现今若不是茶道大家，就是已经作古。

前段时间听说今井宗薰先生还健在。记得他跟我应该差不多同岁吧，不久就要满七十了。可惜除了这位宗薰先生以外，其他诸位——

观世宗搦先生是最先离世的，其后又有宗二先生、利休师的自刃，然后是宗及先生、宗久先生各自离世，后又经二十多年的时光流逝，当时茶会里还十分年轻的高山右近、古田织部两位也先后遭遇了惨烈的命运。右近大人被流放国外，织部大人则是以那样一种方式去往他界。松井新介、牧村兵部、芝山监物这几位与利休师有过亲交的武门人士也都是在二三十年前就过世了。

除此以外，太阁殿下还举行了一次有太阁特色的更为浮华更为阔气的新年茶会。时间在刚才讲述过的天正十二年十月的两次茶会之后两年，即天正十五年正月三日，地点仍然是在大坂城内。

举行的无疑是新年茶会，只不过我记得这同时也是以一位从博多前来的茶人神谷宗湛先生为中心的茶会。

那时有众多的大名、小名参加，当然堺商们也都齐刷刷地来了。

茶头是利休师、宗无先生、宗及先生这三位。茶席的装饰、每个台棚的装饰都是迄今为止最为豪华奢靡的。

中间，壁上挂着玉润的青枫图，前面放置着价值四十石的茶罐。右边斜对面，壁上挂着同是玉润的远寺晚钟图，前面是抚子茶罐。左斜对面，壁上还是玉润的平沙落雁图，前面是松花茶罐。

茶罐盖着淡绿的金花锦缎，还披着红绳结。

而配得上这类装饰的茶具，那肯定是极品。三位茶头的台棚上，真

可谓是天下名器荟萃。加上茶客席上坐的也都是世间声名卓著的大人物，行起茶来，想是特别不容易的。

在欣赏完各类器物以后，就开始午膳。

因为客人极多，宴席间总是熙熙攘攘。而我也幸运地成为“配膳伙计”，曾往返于宴席间多次，席间的景象，总算是亲眼见过。

可石田治部（石田三成）大人竟也做了配膳伙计，当时的杂乱场景可见一斑。

在一片嘈杂之中，最为瞩目的还要属太阁殿下（当时称关白大人），对他当日所穿的衣裳我还做了一些记录。

“身着公卿用绸缎的小袖，外穿白色纸衣道服，背面有海棠，红色缎带束腰，腰带结的一端长长地垂落，直至膝下。头发并未束结，只用缩罗质地的淡绿色布裹起。着身的衣物很长，即便起身，也见不到腿足。”

几乎就是这样的装束。要说极美的确极美，要说异样的确异样。就好似正在舞台演出的人穿着戏服直接坐到了酒宴上一般。

酒宴还好，可酒宴结束就是茶会，殿下仍然只能以这种装束坐到茶席之上。

我虽未曾亲眼见到，但后来听利休师说，他把价值四十石的茶罐赠送给了那种装束的太阁殿下。

师尊是以怎样的表情点茶，太阁殿下又是以怎样的态度端起茶碗的呢？

若说太阁殿下态度孤高、旁若无人，那定然是差不离的。但他即便是旁若无人，那也是做到了天衣无缝的旁若无人。

这样看来，利休师其实也是觉得多少过分了些，不过不到厌恶的程度，还能自始至终与其和睦相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片面推测罢了，作不了数的。

大坂城内还有一处两叠的茶席——山里茶室，那天太阁殿下大概也是要造访的。这间山里茶室，或许有人会以为是太阁殿下为面子才建造的，但事实绝非如此。

太阁殿下实际上也是一位他人所不及的闲寂雅的高人，他对山里茶席与妙喜庵茶席的真心喜爱，是绝不落人后的。

我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是突然袒护起一个二十八年来除了恨以外没有其他感情的人来似的。但这确实是我自身在先师赐死事件之前，对太阁这个人所抱有的一种模糊的印象。

至于赐死事件所带来的愤恨，则是另外一件事。

总之，愤恨归愤恨，太阁殿下本人的那些真性格，说是天真烂漫也好，说是不拘一格也好，说是大度也好，才是我今天想要确切转述的内容。

就跟利休师多少忍耐着与太阁相处一样，我本觉坊也多少忍耐着与天正十五年正月三日的那次前所未有的大茶会，或者叫大酒宴的这件事相处一下吧。

太阁殿下这个人，有着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情。

他可以在狭小的茶席上静静地托起茶碗，也可以对众多的茶人宗匠颐指气使，再闹嚷嚷地寻欢作乐。而寻欢作乐也并非单纯因为喜欢，他一定是知道偶尔的寻欢作乐也是必要的。

为了凝聚武人之心，为了令其心不随意离散，还为了令其无怨无悔奔赴沙场，这样一场以茶会为名的大酒宴一定是必要的。如果连这些都不懂，他怎么能够从一介无足轻重的下级步卒，一步步爬到关白大人的位置，进而荣登太阁殿下之位呢？

对这样一位太阁殿下，利休师也定然肯定过他的优点，而愿意助其一臂之力。

堺市的商人在必要的时候会对堺市的茶人极好，博多的商人在必要

的时候也会对博多的茶人极好。太阁殿下也是这样。利休师对此并不着恼，仍然愿意助其一臂之力。

太阁殿下是太阁殿下，闲寂茶是闲寂茶，两者是独立存在的。而要开拓闲寂茶之路，借助太阁殿下之力也是必要的。相信太阁殿下对这点也心知肚明。

这次天正十五年正月三日的大茶会，以及两年前的新茶茶会和五日后的热闹茶会，多位茶人都在这些茶会上露了脸。有古田织部大人、高山右近大人、山上宗二先生，还有很多就此深入茶道之门的武人们。

我这样讲述着这场盛大的茶会，讲述着茶会的中心、那位穿着奇妙装束的太阁殿下，眼前又好像看见了一幅又一幅的走马灯图案。

那些遥远的曾经的景象又再次一帧帧鲜明地浮现出来。

做了配膳伙计的石田治部大人，点茶又奉茶的住吉屋宗无先生，远道而来的客人神谷宗湛先生，细川幽斋大人，还有站起身来手势夸张又开怀大笑的太阁殿下，他们都在走马灯图上，在我眼前骨碌碌地转着。

然而这些图总让人心感空虚而寂寞。

难道是因为图里出现的大多数人，都现已作古？

要说空虚，太阁殿下是最让人感觉空虚而寂寞的。他因何目的要穿着那样奢华又奇异的装束呢？正如前文所述，或许在三十二三年前，那样做确实是有其独特含义而且必要的，只是如今看来，除了空虚寂寞以外少有其他而已。

或许，对那段时期的太阁殿下，无论怎样去褒扬也大都是无意义的吧。

到底是世事变幻莫测。

曾身着长裾，发不束结，只用淡绿布裹起，红腰带一端垂落至膝的太阁，那位喜欢浮华喧嚣的太阁，如今已是家破人亡，族人尽死。家臣也一半战死一半成了敌人。

他的得力助手，曾混在茶会上做配膳伙计的石田治部大人也是，究竟为何会落到那步田地？发起关原之战的时候还算好，可谁知最终竟丢了卿卿性命？

那些我未能记住姓名的大名、小名们，也在走马灯图里极尽欢愉之态，他们可曾知，等待他们的还有关原之战、大坂城冬季战、夏季战，这些性命攸关的战役，他们都平安度险了吗？

有人平安度险，也有人中途殒命。

而那些平安度险的人，如今仍然在世的怕也不多了。

不知怎的，我竟感觉如此悲观。

太阁殿下正如前文所述，有着很多超越常人的东西，然而在肯定的同时，我仍然无法消除对他的憎恨。

另外还有一事，是在谈及太阁殿下的大茶会时无论怎样也需提到的事。

就在正月三日举行大茶会的同一年，天正十五年十月一日，在北野一地举行了另外一场极其盛大的茶会。

宗旦先生是天正六年出生的，那时还只有九岁十岁，可能对京都市街的这场热闹并没有什么印象。

正月茶会之后，过了十个月。

这十个月对太阁殿下来说是极其繁忙的一段时期。出兵关东、征伐九州。待这两件大事告一段落可以歇口气时，盛大茶会就开场了。

在太阁殿下的一生之中，这段时期或许就是他的势力巅峰了吧。天下一统的事业已经基本完成，而且还尚有余力去征伐海外。

此时的太阁殿下年纪五十左右，正是一个男人的鼎盛期。

虽然记得不甚清楚了，但一个大意如下文所述的告示，已在一个月

或一个半月前就张贴于各处了：

“从十月朔日始，十日内，茶会将于北野松原举行。不分身份贵贱与贫富，无论随从、手艺人还是百姓，谁都可参与。凡是手持茶釜一只、吊桶一只、茶碗一只的人，均可参会。如若无茶，炒粉亦可。座席为榻榻米二叠，若无，可用草席代替。只要心怀闲寂雅，不分日本人或外族人。大明人亦可参会。”

我记得利休师也曾为此忙乎了很多时日。怎么说这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盛会，而且已经公告天下，那必然是要办成功才行。

作为太阁殿下的茶头，利休师、宗及先生、宗久先生定是劳心又费力的。

在正式开场前两三天，我陪同利休师前往北野的松原。

只见北野神社一带已经被各种各样新搭建的茶屋占满，再无一处空地。各色茶屋之间，往来着木匠、木箱搬运工等，一派熙熙攘攘之景。公家的茶屋、手艺人的茶屋，都各自为战。堺市商、奈良商的茶屋也是各有各的地方。

这划分场地的工作，想是极令人头疼的。

北野神社的藏经堂至松海院附近，眼之所及，都是一溜儿密密麻麻的茶屋。至于有多少家，据说不是八百就是一千，准确数字并无人知晓。

太阁殿下的茶屋有四家，设于北野神社前，由芦苇篱笆圈了起来。

十月一日当天，太阁殿下芦苇篱笆内的四间茶屋里，殿下本人、利休师、宗及先生、宗久先生都在一刻不停地忙着为挤破头皮的来客们点茶奉茶。这四间茶屋虽然到午时（12点）就结束了，但据闻来客竟多达八百零三人。

芦苇篱笆内的四间茶屋，摆满了太阁殿下所藏的各种名品。

我只见到了利休师所在茶屋的情形。记得仅这一处就有舍子大壶、

桤柴茶筒、涂天目茶碗、高丽茶碗、折挠茶勺、陶水罐、竹盖托、玉润的平沙落雁图、胡铜吊桶、青瓷花瓶、大肚茶叶罐等一系列令人目眩的茶具及装饰。

这么一看，太阁殿下茶屋的那些茶具，还真是令人神往啊。

而宗及先生和宗久先生的茶屋也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那时我想，反正有十天，慢慢观瞻不迟。只可惜，我最终还是没能看到。

因为预定在北野举行的十日茶会，仅在最初一天就宣告结束。

终止的理由并没有公告，但只举行了一天却是确凿的事实。大家都一头雾水，感觉莫名其妙。

在北野松原辛辛苦苦搭建了茶屋的茶人与茶汤者，八百或一千位，有名或无名，他们自是如此，京都、奈良、堺市一带的所有人，也都隐约觉出了一种不祥。

虽然一天就宣告结束，但这种形式的盛大茶会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也只有太阁殿下想得到、做得到。

可谓太阁色彩浓重。

而他把所藏的天下之名器都搬来北野松原，让天下的茶人茶汤者一饱眼福，则更显露出他天真烂漫的另一面。

想来太阁殿下定然是愿意如告示那样，花十天时间来体验这场没有贫富贵贱之别的大茶会的。只可惜最终只开了一天。

那天下午，太阁殿下或漫步在北野松原的各色茶屋之间，或驻足于茶人、闲寂雅者之间，总之看起来是过得优哉游哉。

他在来自美浓的一位叫一化的茶人那里饮了一盏茶。而后又发现一位叫乃贵的闲寂茶人撑起了一把朱红大伞，伞柄长约七尺，周边围了一圈芦苇篱笆，于是前去夸奖了一番。很多人都说，这位乃贵先生的朱红大伞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很是惊艳。

太阁殿下对于这些惊艳总是很上心的。

而就是这样一位太阁殿下，就在不久后的下午两点，竟下达命令将所有茶屋销毁，恢复松原一地本来的模样。

而这也终究即刻成为了现实。

太阁殿下的心思谁也猜不透。利休师也猜不透。

之后一段时间，坊间都在窃窃私语，到底是什么让北野茶会半途而废。

有人认为是因为肥后一地爆发了叛乱，而这消息就在十月一日当天送达了北野会场中。还有传言说是以利休师为首的堺市茶人掌管了整个会场，这之中或许发生了什么让太阁不快之事。还有诸如茶具失窃，有刺客被捕等说法，不一而足。但不久后，这些说法就未再被人提及。

总之，真相被淹没在水底，北野茶会终止的缘由终究是无人知晓。

然而，过了这么三十二三年后再度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太阁殿下亲自设计的一场别具风格的大茶会就这么莫名终止的原因，除了肥后一地的叛乱，实在难以作他想。

肥后的叛乱消息，在茶会第一天就被送至太阁殿下手中一事，毕竟是事实。

太阁殿下底子里还是武人气质。

他对拔刀相向者无一例外都有着极强的征服欲。

这道突如其来的肥后战报，顷刻间就让茶香中的太阁回归至本身。而从这样一个瞬间起，他大概是没有心思再去点茶的。或许也正是这些，成就了太阁殿下作为武人的非凡。

谁也窥探不到太阁的内心，而太阁也从不把内心示人。

我猜即便北野大会按预定的日程继续开下去，天下形势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茶会无论是开是散，肥后的情况也不会变。那一小股反叛

总会像实际上那样被镇压下去。

可是太阁殿下却没有那么做。或许是他不能容忍一个忘形的，只管品茶享乐的自己吧。我觉得这才是他突然终止茶会的理由。

正如正月三日的茶会上，他身着奇服异饰翩然而入一样，或许他也忽地想以战场上的乱发修罗之形，闯入北野的大茶会上去吧。而要阻止一个那样的自己，或许也只能采取终止茶会，把各色茶屋顷刻摧毁的手段了吧。

太阁殿下其人，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说有人知晓这样的太阁殿下，那此人应该就是利休师了。

一个统一了国内各个藩国，还把矛头对准海外，并以不断地征服为己任的武人的内心跃动，除了把一生都赌在闲寂雅上的利休师以外，谁还能知？

以上无非都是本觉坊我的一些思考，或许有误。

利休师担任茶头的几次太阁殿下下的茶会，我能讲得出来的差不多就这些了。或许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无用的请丢弃便是。如果多少对宗旦先生还有些帮助，那对本觉坊我来说，将是莫大的荣幸。

另外，在上次拜访时，宗旦先生还询问了一事。但此问对我来说，是极其艰难的、无法轻易用片言只句回答清楚的一个问。

利休师是以怎样的理由被赐死的？

世上有很多说法，您也至少知道大半，而您想知道本觉坊我自己怎么认为的。

当时我是拒绝回答的。因为真正的理由我并不知道。而且至今的这二十八年间，我也并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得知。

可无论是否得知利休师被赐死的理由，他终将不会再度回到这个世上来了。

师尊是遇难了！

我总是这么想，但到底是遇了怎样的难，我是不曾去细想的。

无论那个理由是什么，我对赐死利休师的太阁的愤恨，却一直不曾消逝。所以一直都在努力从愤恨中抽身出来。

今天最初我也是这么对宗旦先生您说的。

然而对宗旦先生来说，祖父利休临终前的各种事由是怎样的性质，如果能打听得到的话，那定然是知道的好。

那天我辞别先生，从茶席上回到陋室，在夜里初次，真的是初次，思索着利休师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走上了往西之路。

很难想象我竟然可以去思索这些事了，或许是因为毕竟已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八年吧。那天夜里在我脑海里往来的一些想法，我愿意悉数告知。

当然前提是我并不知道那个真正的理由，实际上也并无任何资格提及此事。只是一个跟在利休师身旁十年的人，在事件发生二十八年之后的某些思考罢了，仅此而已。

就让我先谈谈事件前半年的那次聚乐府邸的茶事吧，虽然这不能直接回答先生的疑问。

宗旦先生曾列举了在世間广为流传的某些引发利休师赐死事件的原因。比如大德寺的山门事件、茶具的买卖问题、因太阁赏识而怙恩恃宠、一介茶匠之身却因号召力过大被看成堺商代表、太阁出兵半岛问题上与持相反态度的自重派互通消息，以及其他几种。

无论哪种都是我在这二十八年间听说过一两次的。这些说法能流传至今而不半途消亡，一定有其独到的理由。

不过，就拿大德寺的山门事件来说吧，后来利休师的自刃甚至引发了木像骚动。如若山门事件是真，那就应该在利休师自刃后一切归于沉

寂才对，可事实上却沉寂不下去。

连利休师究竟是在何处自刃的这个问题，基本上也都是问谁也不敢肯定的。是在堺市，还是在京都？

——实在不可思议。

而我是没有判断此类问题的能力，也没有资格来叙述自身的感想。只是当此类传闻传入耳中时，总会有一股悲怆涌入心胸。

如果说有人知道利休师赐死事件的真相，那只能是细川三斋大人、古田织部大人这几位了。可即便是他们，估计也是不清楚的吧。

古田织部大人我曾在他晚年时见过两次，看起来也并不像知情的样子。他一直反复怅惋着，问利休师若是道个歉就可以得救的，为何不去道歉呢？

而后来，他自身竟也走上了跟先师一样的路。没作任何解释，也不去求饶，只冷静地依言自刃，了此一生。

细川三斋大人我并未见过，也无从知晓他的任何想法，不过我猜他也应该是不知情的吧。如果他真的知道，无论他想把实情藏匿与否，真相总会在世间显现出来。

更何况，当初赴死的利休师以及赐死的太阁殿下，如今都已作古，世事巨变，当今已是德川殿下的天下，三斋大人若真是知晓实情，则更没有任何藏匿的理由了。所以，三斋大人大概也应是不知道的。

而若是连三斋大人也不知道的话，那太阁殿下对利休师的雷霆之怒——能置人于死地的那股怒气，被引发出来的确切理由，就可以肯定是除当事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曾得知的了。

如果这属实，那也像极了太阁殿下下的作风。

就跟那场北野大茶会突然终止的理由一样，任何人都不得而知。

刚才我说，从先生茶席返回陋室后，第一次就利休师赐死事件的理

由思考良多，而我首先想到的则是天正十八年秋至十九年初，在聚乐第的利休府邸进行的那一系列茶事。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利休师正是因为预感到了逐渐逼近的死亡，才与亲交的诸位每人都行了一次别离的茶事。而每位前来的茶客都被蒙在鼓里，在那两叠或四叠半的茶席上，喝了利休师点的茶，如此就与先师永别了。

但是那天夜里，我的想法有所改变。

我开始觉得利休师其实对死是根本没有任何预感的。

天正十八年的秋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季节，暮秋至十九年的正月、闰正月这段时日，虽然气候严寒，但却是个清静晴好的冬季。

就在这样的秋冬时节，差不多半年时间，利休师早、午、晚一日三次都在不停地行茶事，共计一百次左右了吧。师尊的茶，这个时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

所谓茶人就是这样，只要点茶，就会全身心地扑到茶上去。

这半年之间，太阁殿下曾五次光顾利休师的茶席。

九月两次、十一月一次、正月的十三日与二十六日共两次。

正月十三日那次是跟前田利家大人与施药院先生一同前来的。这二位，对太阁殿下来说是极亲近熟络之人。前田大人年纪五十五六，施药院先生稍微年长，已过六十。看起来，太阁殿下在心无芥蒂之时，更愿意跟同龄人一起高谈阔论。

二十六日那次的茶事，是织田有乐大人陪同前来的。有乐大人比太阁殿下年轻，他们一老一少相伴而来大抵是为了详谈茶具。这并非是我的猜测，而是后来听利休师自己这样说的。

太阁殿下就茶具名品，询问了利休师与有乐大人两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还亲自品定了某些茶具。或许兴之所至，连时间都忘记了吧。

与有乐大人一起的这次来访，是太阁殿下到访茶室的最后一次。

利休师被下令流放堺市，是在二月十三日。这之间有四十几天的时间。至少直到那时，在利休师身上都并无任何事情发生。

之后利休师又迎来了二十七组茶客，有大名、公家、手工艺商或茶人，虽然茶客们身份迥异，但几乎都是跟利休师亲交甚密的人。

其中，以一亭一客的方式进行的有闰正月三日晨的松井佐渡大人、十一日晨的毛利辉元大人，还有二十四日晨的德川家康公。

松井佐渡大人是与利休师关系亲密的细川家的家老。毛利大人则在这半年时间内来访过三次，每次都是一亭一客，他是丰臣家的重臣，后来成为文禄战役中的总将渡海而去。

迎接家康公的二十四日早间茶事之后，利休师的聚乐府邸一下子清闲下来。茶客也不再到访，出入人等也渐至消失。

若是利休师摊上了什么事，那定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就利休师自身来说，定然是想跟平常一样点茶奉茶，与知心的茶客言简刚中地一问一答。而这些本该可以长此以往继续下去的事却忽然停滞了下来。

有一天——大概是闰一月的下旬，也就是迎接家康公前后几天，传来了太阁殿下十分不悦的消息。

于是一切都变了。

连我都能感觉到，利休师周围忽地像是有连绵的波涛在汹涌澎湃着。

他几乎没有进茶室。或是前往大德寺，或是有三斋、织部大人来访，夜里又忙着写信、送信，总之是不甚安定。

二十八年过去后的现在，再次回忆起当时境况，我总觉得那时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得知太阁殿下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心中不悦。

但殿下的不悦是极度的不悦，这从利休师始终未能拜谒一事上可以

得知。而且殿下大概也没有接受任何他人的调停与劝解。

也不知究竟犯了何事。没有比这更难办的了。

三斋、织部两位大人怕也是空有一腔挽回的心愿而已。

太阁殿下竟然会对自己常年器重，且曾事无大小均偏袒且偏爱的茶头利休，抱有如此怒气！在那段时期，或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出兵朝鲜的分歧。

那是太阁殿下倾全力而为的一件大事，而且正处于他所认为的极佳的出兵时期，利休师却说了句不看好的话，而且还被传入了殿下耳中。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但太阁殿下也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尽管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此罪小得连利休师自己兴许也没有意识到吧，仅仅是在那两叠或四叠半的空间里说了一句话而已。

然而太阁殿下是能随着性子即刻毁弃北野大茶会的人，在那种情况下要随着性子毁弃利休师当然也轻而易举。

不过这些都是我本觉坊的推测罢了，也并不知道推测的对与否。

利休师或许是在不清楚自己究竟所犯何事的情况下——即便多少有过一些猜测，在不清楚太阁殿下的所思所想之下，被下令流放堺市的。

接下来也是我个人的擅自推测。

利休师前往堺市以后，太阁殿下与利休师的立场微妙地发生了变化。太阁殿下冷静下来以后，或许是想把利休师从堺市叫回来的，但这次利休师却不愿再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利休先生为何不申辩呢？明明申辩一下就可以得救的为何不申辩呢？我想知道他临终前的心境。”

——古田织部大人的声音现在也能听得见。而如今我也同样想对二十年前自刃的利休师，问这一个相同的问题。

利休师是一定会回答的。

只要诚心诚意地问，就会有答案。

不过，挺难。

或许我终将无力解决。

宗旦先生应该可以替我解决吧。这几日我总这么想。

[1]天正十二年：即1584年。

[2]天正十年：即1582年。

终章

十二月二十四日辛卯晴有深霜

（注：元和七年^[1]，阳历次年二月四日）

三天前大德屋传来消息说，有乐大人已于十三日在正传院离世，葬礼将于二十四日即今天的下午一点，在京都五条川原举行。

我曾听闻有乐大人自夏季以来，因中风而行动不便，可没想到竟这么快就撒手西去。享年七十五岁。

若是早知如此，怎么都应当前去看望一次的，真是悔不当初！

我也是从去年开始明显感觉到了身体的羸弱。去一趟京都市街都成了磨难，所以只好尽量不去。而正传院也终于成了难以企及的远方。

上次拜见有乐大人，还是去年十月，去帮忙把茶具器物类拿出来晾晒防虫。

有乐大人对一流的、上等的器物都不肯直白称赞的态度极为有趣，半日时间很快就愉快地度过了。

谁承想那竟是最后一面。

有乐大人的葬礼参列席位上应该没有我本觉坊的位置，但我还是想在远处做些别离的祷告，所以巳时就从居所出发了。

待过了一乘寺口，刚要进入高野时，忽然觉得猛地一阵恶寒袭来，于是只好在知友的农家休憩下来。

参加葬礼一事只能作罢。真是没有颜面。

后来这家朋友又招待我用了午膳。我一直休息到傍晚日暮时分，最

后才与之告别。

离月亮升起还有很久。

农家的年轻伙计送了我一程。当时感觉身体好多了，想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事，于是就让年轻伙计回去了。

出了一乘寺的农家村落，就再难看到人家。此后直至修学院，路上是没有灯火的。不过，路上没有岔道，而且路况颇为平坦，又是平素走惯了的，所以并无任何不安，只需在暗中慢慢移动步伐即可。

也不知走了多久，我发现路面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

于是驻足抬头望天，以为可以看见月亮。但并未找到其踪影，天空依然暗黑一片。

我再度移动脚步。

而后又走了许久，啊，这条路不就是曾经陪同利休师走过的那条路吗？那条梦中小道啊。

意识到这点是极其自然的事。决然不会错。

清冷枯寂的一条沙砾小道。不生一草一木，漫长的石子路。

梦里那条冥界之路，不就是这样一条路吗？

我那时想，若非不是通往冥界，怎会如此凄冷如此寂寞如此绵延不绝？

而今，亦是同样的心情。

可谓冥界之路，也可称通往冥界之路或与冥界相连之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并非现世之路。

周遭分不清是昼是夜，笼罩着淡淡幽幽的一层光。

哦，原来我是走在梦中的那条小道上啊！

那时师尊是在离我稍远的前方的呀！

当我自然地想到此节时——不，师尊现在也肯定仍在这条路上走着！那场梦的后续，不就是我现在所经历的么？

在那个梦里我对师尊深深一鞠躬，未说只言片语就与之诀别了。但我现在的想法改变了，我不愿就那么诀别，我要跟在师尊身旁继续走下去。

我怎么能够让他一个人走在这并非现世的枯寂小道上呢？怎么能够就那样抛弃师尊，与之诀别呢？

只不过，现在我与师尊的距离，比当初更远。我是远远落后了。无奈曾鞠躬作别过，远远落后也是理所当然。也难怪一直见不到师尊的踪影。

在那个梦里，那是妙喜庵通往京都市街的一条小道，是嵌入繁华中的一条幽冥之路，曾让醒来的我心生恐惧。

而现在这条与师尊同行的路，则正是刺入京都，又从聚乐第的正中穿出，再朝更远方笔直延伸出去，且无休无止的同一条路。

而这条路的前方遥远处，师尊正踽踽独行。

只是看不见他的影子，也听不到他的足音。

我本是与师尊诀别过的，但还是因为惦念，又追随而去了。

从山崎的妙喜庵出发以后，已经过了许久许久。

这条始于山崎妙喜庵的路，究竟有多长呢？

这是师尊一个人的路。是除师尊以外，谁都不会涉足的路。除了师尊，谁还愿意走这样一条萧索而枯寂的路呢？

师尊啊，您到底要前往何方？您究竟准备去哪儿呢？

我这样想着，不经意间叫出了声——师尊！

这时不知踢到了什么，单膝跪折于地。

一瞬间，至此为止都未曾听见的高野川的河水声，突然鲜明地传入耳中。而与此同时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是走在通往修学院的回家路上。

路面的幽光消失了，冷清枯寂的沙砾小道消失了。一旁是山崖，一旁是田地。一条普普通通的乡间小道，在一片暗黑中绵延往前。

继而，我感觉到一股透彻身心的寒冷。腊月本就严寒，更何况是在入更时分。身也冷，心也冷，这似乎也不足为奇。

到达修学院路口，转入小径之后，身子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于是就那样头重脚轻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口，摔在泥土地上。爬起身来又旋即倒在了火炉旁。

幸好邻家太太曾帮忙生好了火。所以我就那样倒在火炉旁睡了个天昏地暗，直至第二日晨。

高烧持续了两天。

十二月二十九日丙申晴

今晨，我收拾好被褥，一整天什么也不干就坐在炉火旁休息。

这四五天来，饮食全都是邻家太太在帮衬，每次还特意送过来。今天我打算自己在炉火上熬一锅粥。直至昨天，胃口都不好，今天好歹恢复了一些。

以后一定要注意了，尤其要小心冬日的外出。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天在出发前已经多少有些伤寒的迹象了。

或许是因为没能好好地送走有乐大人的亡灵吧，今日总是想起有乐大人的一些事情，似乎一整天都跟他在一起。怎么说他也是一位为数不多的懂得利休师的人。曾与利休师走得很近的武将，另外就只剩细川三斋大人了吧。

曾听有乐大人说堺市的今井宗薰大人还健在，如今真的还健在吗？

三斋大人、宗薰大人这二位，都是先师利休还在世时见过数面，如今即便相见，怕也并无多少可说的话吧。或许找寻话题都成问题。

有乐大人是元和三年十月在正传院建造茶室如庵时初相见，其后虽然仅来往了四年时间，但因他是一副那样的性格，每次见面都会亲切以待，还至少有一两次会转到利休师的话题上。

他的说话方式听起来似乎放肆又无忌，但其中必定有温情。他是在温和地袒护着利休师。这对我而言，则是无以替代的。

墓地应是建在正传院内的，等开春以后，我想尽早去扫扫墓。

若是十年前，我是能够跟利休师对话，并告知有乐大人过世的音讯的。但这数年时间，无论我怎样想跟利休师说话，都得不到任何回应。

记得刚搬到这修学院时，几乎每天，不，是每个一整天都能听到师尊的声音。那时我是跟师尊说着话度过的。

现在想来简直恍若一梦。

后来，我的话渐渐传不过去了，师尊的话也渐渐传不过来了。大概这就是所谓岁月吧。

不知不觉间，利休师去往他界都已经三十年了。宗及先生过世也已经三十年，山上宗二先生已离世三十一年，连宗久先生过世也都二十八年。

天下的茶头们逐一离世后，至今的这段岁月过得甚是不易。

有乐大人曾有一次，以一贯的戏谑口吻开玩笑说，利休先生或许是被宗及先生设计害死了的呢。

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想起这两人间似乎确实是有些不相容的地方。但那些都被这三十年的岁月冲刷得干干净净全无丝毫痕迹。

氏乡大人过世，也是很久以前了。大德寺的古溪和尚也是。两人都

该有二十多年了吧。

织部大人自刃，右近大人流放国外，这些悲伤依然还在心头，疼痛还并未消失。但算了算，都已经过了六个年头了。

一世的闲寂雅者东阳坊先生，去往他界已二十三年，就连江雪斋大人也已离世十二年。

岁月把一切都吞噬殆尽，一切印痕亦均被洗涤干净。

真是可怕啊。

我本觉坊，也将于不久后被卷入岁月的河流中去。而这个我，则将被真正地冲刷得无影无踪。

到了夜晚，我又想起了好些有乐大人生前的话，其中某些颇有意思，于是稍稍做了一番思考。虽然已记不清有乐大人说这些话的具体时日，但确实是出自大人之口的。

“利休先生的那些茶事中，最好的是什么时候的？本觉坊先生你所知的最好的，不妨讲来听听。”

那时我举例说是宗及先生与利休师二人一亭一客的茶事。亭主是利休师，茶客是宗及先生。那是一次晨晓的茶事，又时值大寒时节。可寅时（凌晨四点）宗及先生就已经前来，当时适逢大雪初飞……

——刚说到此处，有乐大人就摆手不再听下去。

“那怎么算得上茶呢？茶人跟茶人一起摆出一副茶人面孔一起喝喝茶装装样子罢了。下雪这事儿也是，是人家大雪看见他们气氛不够，才飘了点儿雪花给他们的。我这一生中啊，觉得算得上茶事的只有一次。”

他把话题拉开，也不管我讲完没讲完，自顾自眉飞色舞起来。

“大坂城的夏季战时，有一位很早就在河内一地阵亡的木村长门守重成大人。在那半年前，我曾在我大坂的茶室里招待过他。他那时已经有了半年后赴死的觉悟。

“对木村长门守而言，那是他今生最后的茶。这一点我也十分清楚。怎么说呢，他是在努力让自己接受自己将死的事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死的确认仪式。我呢，就是仪式的见证人。茶就该是这种样子。”

有乐大人是这样说的。连他那时与平素不同的严肃面孔都还历历在目，是那种极其少见的极为认真的面孔。

他平时是不轻易把心思挂在脸上的，但那时是个例外。可见木村长门守大人的态度真的是把他给彻底打动了。

世间传闻说有乐大人是在夏季战还未开战时，就从大坂城内抽身出来隐居避难了，正好与木村长门守大人相反。或许也正是这层缘故，才让有乐大人真心地认识到木村长门守大人的高风亮节。

思绪在脑中穿行，忽地我又想起利休师曾也跟有乐大人说过意思相同的话。利休师曾说：

“永禄四年在堺市，曾替物外轩大人（三好实休）点过茶。物外轩大人预感到自己一年后会死。他从进入茶室到离开，一直都十分让人钦佩。我这个比茶客年长五六岁的亭主竟远远不及，有节节败退的感觉。”

有乐大人的说法跟利休师的这段话大抵是相同的。

哦，对了，利休师曾经就高山右近大人的茶还说过这样的话：

“那位比我年轻三十岁的南坊大人（高山右近），今天让我意识到我是及不上他的。当然不只是今天，他一直让我有种感觉，他将要把自己丢弃在某处，当下就是他的最后时刻。那种静，绝非一般！谁都及不上。”

这是天正十八年十二月底，利休师在与右近大人行过一亭一客的茶事后当天夜晚的话。

如若称之为“将死之预感”，那么当时的利休师还并未意识到两个月之后的自身之死；而右近大人对自身二十四年之后的国外流放，则已在当时就已被当做明日之事一般，可以淡然处之。

的确正如利休师所称赞的那样，我记忆里的高山右近大人也是始终令人钦佩的。如果要从茶室里选出一位堂堂英姿，我本觉坊大概也是会选高山右近大人的。

至于天主教徒是怎样一种存在，我并不甚清楚，但我也曾或多或少明白高山右近大人始终是有着“死之觉悟”的。而这正是利休师所说的，自己所不能及的地方吧。

高山右近大人有利休师所不及之处，木村长门守大人有有乐大人所不及之处，利休师与有乐大人都率直地承认了这一点。这也正是天下茶道宗师的非常人所能及之处。

另外有一句有乐大人评价利休师的话，让我至今都十分在意。

忘记大人是在什么时候说的了，内容是这样的：

“利休先生见证了很多武人的死。到底有多少武人，曾喝过利休先生点的茶，而后奔赴沙场的呀？又有多少人就那样战死沙场，永不回还的呀？见过那么多的鲜血与死亡，利休先生怕是自己都不肯相信自己能寿终正寝的吧。”

这也是有乐色彩浓重的一段话。这段话自从听到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时常惦念着。

如果说有乐大人见证了木村长门守大人的赴死仪式，那利休师无疑是见证了更多武将的赴死仪式。

比如松永久秀、三好实休、濑田扫部、明智日向守等武将。我虽然不认识他们，可他们的赴死仪式，利休师都是见证过的。

我曾听利休师提起过他们的姓名。早在我跟着师尊以前，他们就已经战死沙场，而且他们都是对茶钟爱有加的武门之士。

利休师曾说，太阁殿下进入茶室时最显威风堂堂的是天正十年至十一年这段时间。天正十年是明智大人兵败山崎的一年，天正十一年是柴田胜家战死北之庄的一年。

作为二者对手的太阁殿下，也是曾在两次重要战役之前，在利休师的见证之下进行了赴死确认仪式的吧。

“利休先生真是了不起啊。他只走自己的路。他只点自己的茶。他把休闲的茶变作了不能休闲的茶。可也不是禅茶，他的茶室不是悟禅的道场。而是切腹的道场。”

这段话是我初访有乐大人的如庵茶室当天晚上，听大人说过的。

有乐大人率直地称赞利休师了不起，就仅此一次。之前、之后都没有再赞过。不过也正因为大人的这句称赞，我后来才又多次造访有乐大人的正传院。

到底该怎样去理解这些话呢？

利休师确实是在走自己一个人的路，梦里的利休师就一直走在那条没有他人的清冷而枯寂的道路上。

“把休闲的茶变作了不能休闲的茶。”

——这又是什么意思？

“他的茶室不是悟禅的道场，而是切腹的道场。”

——加上这句，就更让我云里雾里了。

但奇怪的是，这些话并不让我感觉不快。尽管不明所以，但我知道那并非中伤或轻蔑的言语。

把茶室变作切腹道场的利休师已经亡故，而作此论述的有乐先生也已亡故。两位大人都已无法让人去求证了。

不过利休师的茶定然是可以那样去评价的。

如果不能，我本觉坊一定会从直觉上对这句话深感不快，但实际上我并无丝毫的不快。

而且，那条或可称作冥界之路的枯寂之路，又是什么？

始于山崎的妙喜庵后，就近乎于无限地笔直延伸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为何师尊会孤身一人在上面蹒跚而行？

这些我都似懂而非懂。

何况我还两次跟随师尊，同行于那条路上。一次在梦中，一次在有乐大人的葬礼当天夜里，因高烧而出现的奇怪幻象之中。

这些大概又会让我烦恼数日了吧。

或许是年纪的缘故，从去年开始只要有一点点未想透的事，就会一直去想啊想，而无法从中抽身出来。

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先师过世的年纪，还渐渐超出了一岁。

二月七日癸酉晴（注：元和八年，阳历三月十八日）

拂晓，做了一个梦。

我似乎已经在水屋里坐了很久。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利休师已在茶室的点茶座上就座。

万籁静寂，听不见丝毫声响，不过我知道利休师在那里坐着。

而茶室的氛围，就因为师尊那一坐而彻底变化。连水屋里等待命令的我，也强烈感觉到了。

就跟以前一样。

书院里已来了三位验尸官，其中之一是蒔田淡路大人。另外两人我不认识，但蒔田大人曾屡次光顾聚乐府邸的利休茶室，并且每次都跟我说过话。

在上次天正十八年霜月二十二日的早间茶事里，蒔田大人曾与长谷

川右兵卫大人一起，在四叠半茶室的茶客席上坐过。那应该是他与利休师的最后一次茶事。

适才听说，尊奉殿下旨意，蒔田大人是来领取头颅的。

对蒔田大人来说，这差事定然颇为艰辛。不过当利休师知道是他时，反倒显得安心了些。

“好久不见！”

突然，利休师的声音传入耳中，让我猛地一惊。

茶席上除了他另外还有一人。

利休师自刃前的最后一杯茶，是点给谁的呢？在我思忖间，只听利休师再次发出了声音。

“殿下。”

我再次猛地一惊。

能被尊为殿下的，除了太阁以外别无他人。可太阁殿下又是在何时，从何处入席的呢？

这时，房顶处传来石子般散落而下的撞击声，而且越发震耳欲聋起来。

是冰雹。

但绝非普通的冰雹。

渐渐地，这猛烈的冰雹声将天与地都包裹了起来。而利休师的声音却从中穿透出来。

这该是师尊临终前的一席话了。

我单手支地，身体前倾，不想听漏任何一句。

“初次见到太阁殿下，是在天正四年的春天，在那间刚刚建成的安土城中的茶室里。我点的那盏茶，太阁殿下是从信长公手中接过的。那年信长公把长滨城交给您打理，您才四十岁年纪，真是年轻啊。”

“对啊，真年轻。”

“茶席上，信长公把堺市茶人们所赠送的茶具都陈列了出来。有宗及的果子图，药师院先生的小松岛壶，油屋常佑先生的柑口花瓶，还有宽肩的初樱花瓶，法王寺先生的竹勺子。”

“……”

“殿下将其一一称赞，说堺市的手艺商们把这些赠予主君信长公，并且又是如此这般的名品，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本座说过？”

“殿下得到信长公的允诺，有了举行茶会的权利，应该是在天正六年吧。那年秋天，在播州的三木城第一次举行了筑州大人的新茶茶会，可惜我并未在被邀之列。

“其后四年的天正十年晚秋，在山崎的妙喜庵，我与宗及、宗久、宗二一起，才首次被邀出席殿下的茶会。那是在大德寺举行过信长公的盛大葬礼之后的第二个月。那时殿下可真是威风堂堂啊。

“第二年，也就是天正十一年的正月与二月，在妙喜庵您举行了两次茶会。五月在坂本是第三次。这几次都是由我主导，坂本茶会更是第一次以殿下茶头的身份举办的，让我终生难忘。

“那日，壁上挂着京生岛的虚堂墨迹，台上有荒木道薰的青瓷喇叭花瓶、小口茶釜，绍鸥的芋头茶筒。殿下用大觉寺天目茶碗饮了一盏，其他人是用井户茶碗传饮的一盏。”

“你记得可真清楚啊。”殿下道。

“当然应该记得。那是我宗易这一生中应当纪念的日子。从那日起，八年时间，我都一直在替殿下服务，如今终于到了别离的时刻。承蒙殿

下长年的赏识与关爱，在下感激不尽！”

“可以不用别离的吧。”

“那怎么行？您已经下达了赐死之令。”

“别那么较真嘛。”

“不是较真不较真的问题。殿下曾赐予了我很多东西，比如茶人的地位、势力，还有您对闲寂雅之道的大力援助。最后还赐了死给我。这是我所得的最大的一件礼物。正因为这件大礼，我终于知道寂茶到底是什么了。我终于弄懂了所谓寂茶的真谛。

“在流放堺市的命令被传达下来时，我忽然感觉到了身心的自由。长年以来，虽然我一直把闲寂雅这三字挂在嘴边，但终究只是流于形式罢了，不过一些装模作样与装腔作势。其实我这一生中都因此事而烦恼，说得到做不到。

“而当死亡突然间降临之时，当我不得被迫直面时，我才发现那些装模作样，那些装腔作势都不见了。而所谓闲与寂，该怎么说，竟成了好似死亡之骨一样的东西。”

“那不挺好吗？就别较真了。”

“可是，今天殿下虽然说话这么恩慈，但殿下也是拔了刀出鞘的。是真心拔了刀出鞘的。这样一来，我宗易作为茶人，也只能拔刀相对了。”

“……”

“长年以来，对我作为茶人的那些可取的好处与不可取的坏处，殿下通常是有包容之心的。可后来，殿下却只乐意看到好处。如今，则把我宗易整个儿舍弃了。”

“你要这样说，那宗易你不也一样吗？你是想从我这里讨些能讨到的好处才作陪的吧。”

“确实如此。但作为交往，彼此这样就足够。可殿下却拔刀出鞘了。

我宗易也只好拔刀相向。殿下有殿下必须要守住的东西，而我宗易也有作为茶人所必须要守住的东西。若是当初殿下气极，拔刀出鞘，接着顺势削了我的脑袋，就什么问题都没了。可殿下却只拔刀出鞘，还让我看到了刀刃。”

“.....”

“殿下说，不合心意。于是要我去死。当殿下下达命令把我流放堺市时，殿下成为了真正的殿下，而无关乎一切外在与名声。那时我听到有个声音响起：茶有什么了不得？闲寂茶又怎样？那些东西你从最初开始就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你只是在作陪罢了。

“既然殿下成了真正的殿下，那我宗易也必须要成为真正的宗易。真是托殿下洪福，我宗易就好似从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中苏醒了过来一样。”

“.....”

“殿下在茶室里是威风堂堂，对物品的鉴赏也是眼力颇佳。但要说最令人钦佩的，当属殿下的武人之心。这次殿下在震怒之下，轻轻巧巧就把茶给扔了，露出了您武人的真正姿态。我宗易也因祸得福，终于从长而又长的噩梦中醒过来，继而能重新回归我茶人宗易的本心。

“我曾借殿下之力，在现世中建了一个无关乎财富、势力，甚至思考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小小茶室。但终究是没能做到。若是一直自己一个人坐在里面就好了。可惜愚钝的我却接二连三邀请了那么多人坐了进去。真是错得离谱。直到殿下赐死时，我才终于意识到。

“意识到自己长时间以来忘却了的东西。妙喜庵的那个小小的二叠茶室，我终于想起自己建造时的初心来。那虽然是依殿下之命而建的茶室，但起初并非是为了迎接殿下而造，而是为了我自身一个人的独处而造。可我却迎进了殿下还有其他许多人。”

“.....”

“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忽地感觉有一股鲜活的力量开始在心中慢慢升腾。妙喜庵的茶室，是我宗易的城郭，是无需一兵一卒，只我宗易一

人坚守城内，而与世俗做不懈战斗的城郭。

“可惜的是，后来却又在京都市街、大坂城内多造了两间，还迎进了更多的本与之无缘的人——真是错得离谱！我还以为依靠殿下力量也能守城成功——真是大错特错！”

“.....”

“寂茶的世界。长时间以来于我而言，那竟是个不得自由的世界。但当我以死为代价，想要去保护它时，瞬间，它就变作了一个鲜活的、自由的世界。”

“.....”

“在我依令来到堺市以后，一直都预见着死亡。而茶，也成了我自身赴死的确认仪式。无论是点茶还是喫茶，心，都是极静的。死，或成为茶客，或成了亭主。

“先师绍鸥，曾说连歌的终境是‘萎以枯，僵以寒’，而茶汤之终境亦与之相同。而今，我脑里辗转思忖的就是，原来‘萎以枯，僵以寒’的心境，就是这样的啊。”

“.....”

“其实，这‘萎以枯，僵以寒’的心境，在我宗易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武将在境中坐定。那些当时叱咤风云的武将端坐于茶室的英姿，现在都浮现在我眼前了。而作为茶头，依靠着殿下之力，而且倍受保护的我宗易，却成了离茶之心最远的一个。真是羞愧难当啊！”

“好，本座知道了。那你就振作起来再给本座点茶一盏。不过你这里怎么连像样儿的茶具都没有一件呢？”

“有茶碗、茶筒和茶勺。其他不需要。在妙喜庵茶室建造之初，我就决意要将多余的物品一件一件舍去。只是无论舍去多少件，最后都会留下一个自己。如今，舍去自身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够了，别傻了。就跟以前一样好好帮本座点茶。你这是什么表情？”

这么神妙的模样？”

“殿下真是仁慈啊。想想也是，自安土城初次见到殿下起，您就一直这么仁慈，可谓是这个世上对我最最仁慈的人了。”

“本座不再拔什么刀出来了。”

“万万不可！不再拔刀的殿下就不是殿下了！虽然刚才我对拔刀出鞘一事似有怨言，但殿下若是发怒尽管拔刀就好。这世上只有殿下一人能随意主宰他人的生死。殿下为了今天的地位与权力，曾经出生入死多少次啊！”

“本座知道。不过宗易你不用切腹了。”

“请恕在下做不到。有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宗易此生最后的茶。”

“在哪里？”

“书院的厅内，已经人满为患了。其中还有众多曾与殿下作对，并且兵败而亡的人。敬请殿下小心。”

“什么？”

“请回吧，殿下。让我们就此别过。”

“.....”

“后会有期。”

一瞬间，茶室内便安静下来。

太阁殿下应是已经起身离开，但什么声响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推门而出的迹象。只能猜测，他是从茶席上直接消失了。

太阁殿下离开后，利休师一人在茶室内做什么呢？我正这样想着，只听师尊的声音传来：

“是谁在那里？”

我回答：“是徒儿，本觉坊。”

“哦，本觉坊啊，你来得正好。多谢。”

我停顿半晌，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终于再次开口道：“徒儿来道别了。”

“曾经，在那条寂寞的沙砾路上，我们就道过别的吧。为师以为那时就已经别过了，怎么又来了呢？”

“那时徒儿还无法与师尊真正道别。那之后，徒儿很快又转身回到那条路上，一直跟在您后面走着。”

“那是为师一个人的路，也是本觉坊你不能走的路。”

“请师尊明言。”

“那是我利休的茶人之路。其他的茶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路。先师绍鸥有先师绍鸥的路，宗及有宗及的路。跟你交好的东阳坊先生，也有东阳坊先生自己的路。也不知这是幸或不幸，我利休在这战国乱世的茶之道上，选了一条清冷枯寂的沙砾路。”

“那条路，到底通往何方呢？”

“通往无限远。不过，当战争消亡的时代来临时，或许将会成为一条无人问津的路。反正那是为师一个人的路，与我利休一同消失殆尽即可。”

“师尊一个人的路？”

“虽说是为师一个人的路，不过前方有山上宗二在走，身后如果还有人，大概就是古田织部大人了吧。仅此三人罢了。”

利休师的声音在此中断，不再响起。

也不知过了多久，或者并没过多久，甬道传来数人的足音。

我知道最后的茶即将开幕。

应该有不少我可以帮衬的地方，可茶室却没有任何声音传来。

我感知到茶室里的空气膨胀起来，充满张力。眼前似乎浮现出端坐于点茶位上的利休师的身影来。

茶室躡口处，最先出现的会是谁呢？思忖间，我抬眼望去。

原本从水屋是看不见躡口的，可如今却能透视过去，实在不可思议。

最初进入的是体态多少有些发福，且不修边幅的家康公。太阁殿下与利休师一亭一客的茶事结束后，这最后的茶有家康公参加是丝毫不让人意外的。

家康公后，接着是前田利家大人，还有绍鸥先生的身姿。

其后片刻，有毛利辉元、松井佐渡、施药院、织田有乐、细川三斋、岛井宗叱、高山右近、户田民部、茶屋四郎次郎、针屋宗和、万代屋宗安等人接踵而至。

天正十八年秋至十九年初，在利休师晚年茶事中露脸的一群人几乎尽数到齐。他们之中有大名、公家、手艺人商与茶人，正是跟利休师交好的一众人等。

之后又过了一会儿，大德寺的古溪和尚、春屋先生现身了。

我思忖那二叠的茶室内到底已经进了多少人。

至此为止，至少有不下一二十人了吧。这么奇妙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吗？

正当我疑惑时，宗及先生与宗久先生也穿过甬道，从躡口进入了那二叠的茶室。即便点茶座与隔间全都用上，这些人也都是装不下的。

我年轻时曾听过维摩诘^[2]的说法，法话里的狭小堂中，有几百甚至几千的人在。没想到，在今日我竟看到了真景。

为了看到利休师所点的最后的茶，有这么多人愿意挤挤挨挨在那二叠茶席之上。

正想着这些，只见一群武将也踏着足音而来。

有松久永秀、明智日向守、三好实休、濑田扫部、石田治部等等。包括已经战死沙场者，以及不久于人世者。

场面变得嘈杂了些。

最后进入的是富田左近大人，于是茶室里大致已经收下四五十人了。

冰雹再度落下，震耳欲聋之声在一片骚然中将天地包裹起来。

利休师的最后的茶，即将开幕。

我也应当前往观看的。

正在犹豫中，我看到山上宗二先生正在进入躏口处。可惜毕竟不再有空席了，只见他半身入席半身在外，脸朝我这边看过来。身上血淋淋的，很是恐怖。

无论怎样，这样的宗二先生是不能去的。我准备起身去阻止他。

于是，我就被赶出了梦境。

睁眼后，我旋即坐起。

若梦还在继续，那利休师最后的茶就该开始了。

我把睡衣的领子理了理，再端坐着，让心绪归于诚挚。

茶席间真的是进了好多人呢。那么多人都能进入仅仅二叠的茶席，也是归因于利休师所持有的力量吧。

无论怎样，我能梦到三十年前利休师自刃的现场，实乃不可思议。

这一个月左右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乐大人对利休师的那些评价，或从正面的语言意义上去考虑，或反向而行之。

那条陪同师尊走过的清冷而枯寂的路，也一直在心里反复地咀嚼着。

我就这样过着每一天，每一夜。

于是梦到了这个场景。

都说梦是因于五脏六腑的疲惫。的确很累，整个身子都很累。这个冬天怕是难挨啊。

片刻后，我起身如厕。

打开厕所的小窗，只见有白点儿在空中飘舞。现在大概凌晨四点半吧，夜幕深深依旧。

回到寝屋，虽寒气逼人，我却不想躺下。

利休师此生最后的茶结束后，我理应前去打理，去完成自己此生最后的工作。师尊该去书院了吧，再与三位验尸官寒暄几句，而后就该在所定之处静静坐下了。

如若把梦境与现实的时间对接，现在师尊是时候在书院坐定了。

自刃的时刻已倏然而至。

半刻钟时间，我一直端坐于地。

之后才起身来到炉旁，生起火来。让炉火把透凉的身子慢慢暖和过来。当寒气多少被逼退了以后，我思忖梦里的那个场所，究竟在哪儿。梦境毕竟是跟现实多少有些出入的，但大体上可以断定是山崎的妙喜庵。

在那间山上宗二先生曾说过“‘无’不灭，‘死’则灭”的茶室里，我看到了自刃前的利休师，还听到了师尊的一席话。这一席话，有我能理解的，也有我理解不了的。

这段时间日夜思考的各种疑问，师尊用自己的话托梦回答了我。

那条清冷枯寂的路上，利休师走在中间，一前一后走着山上宗二先生与古田织部大人。师尊或许还会告知我有关于此的更多的含义吧。我坚信。

宗二先生与织部大人，在被赐死的那一刻，或许也跟利休师一样，忽然间彻悟了作为茶人的某些东西，于是只静静地点着自己的茶，而不愿再作无谓的逃离。

然而，那却是我本觉坊不曾踏足的世界。

——日录·终

我将本觉坊写下的这部手记以“本觉坊遗文”来命名，并以我的笔加以润饰，再增添了一些考证与说明，如今已写就成文。

至于手记的作者本觉坊是何时亡故的，仅从遗文还看不出来。文中最后记录利休自刃的梦境，是在元和八年二月七日以后。其后或许活得并不很长久。

文章式的最后的记述之后，还有两三页零星的片言只句。

或是某种备忘录。

这备忘录中有一句，写着“八月二日，茶碗、茶勺托赠”，文句简短之至。

八月二日，究竟是哪一年的八月二日虽然无法断然肯定，但想来，理解为元和八年的八月二日应当是最为自然的。如果属实，那本觉坊自辍笔以来至少活了半年时光。

茶碗、茶勺究竟托赠了谁，此事虽也未曾明言，但不难猜测，或许正是本觉坊寄予了厚重期待的宗旦先生。

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测而已。

茶碗应当是师尊利休相赠的长次郎黑茶碗，茶勺应当也是利休相赠之物，但至于是否是利休亲手所削制，就不得而知了。

[1]元和七年：即1621年。

[2]维摩诘：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早期佛教修行者。维摩诘居士未曾出家，而是以在家居士的身份修道与行善，传说是金粟如来的应化身。

译后记

本书文字很薄，然内容很厚。

历史小说大都是沉重的，作为获得了日本文学大奖的严肃文学作品，作为井上靖晚年精雕细琢的佳作之一，本书尤其如此。

当故事得以谢幕，心绪得以宣泄，内里的声音得以表露时，沉重才能最终得以卸下。

卸下后，就是无比的轻盈与自由。

可惜不求甚解者，会把离世当做卸下。于是他的一生都会贯穿各种沉重。

书中没有戏谑，没有欢笑，甚至没有女人，从头至尾苦苦探索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一个——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是如何离世的。换言之，利休到底是以怎样的目的、怎样的方式、怎样的时机了却了他的一生。而其背后那个最重要的理由，则理所当然却又不足为外人道。

但很显然，这表面的冰山一角，肯定不是作者想要最终倾诉的东西。

历史的洪流中，都说人与蝼蚁无异，在潮涨潮落中终至消失殆尽，不留丝毫痕迹。主人公们的生生死死，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是各种因素叠加的偶然；从文学人物的角度看，是水到渠成的必然。而大大小小的各类人物们就在这偶然与必然之间得到了升华。这也是历史小说的魅力之一。

历史人物千利休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有着他不同的一生。

本书中的千利休，直到文章结尾，我们才似乎看懂了他的一生，似

乎明白他之所以决然选择那样的离世方式，是因为茶之道必然清冷，是因为他终于知晓寂茶的真谛，是因为他此生无悔再也无所牵挂。他经历种种，终于达到了无惑的境界。

利休无疑是本书的主角。在利休的影响下，山上宗二与古田织部两位身份各异的徒弟，在悟道的同时也选择了跟利休近乎相同的离世方式。他们也是本书的主角。

而身为译者的我，着眼点在本觉坊上。

书中遗文的记录者本觉坊，在他的恩师利休离世时，刚好年逾不惑。他没有选择跟随先师的足迹，以茶立身，而是宁愿隐居遁世，一无所得。

其实年纪四十的本觉坊，那时以纯然之心，已然立于不惑之境地，因为他已经知道流放途中在船上端坐的利休是已经悟道了的。而正因为他的不惑，他才能随心所欲地跟悟道的先师利休神交，甚至于每天。

可后来，因俗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尚未悟道的，在俗世的叨扰下，他渐渐偏离了不惑的境地，变得越来越迷惑。于是又因为他的有惑，他不再能够随时与先师利休神交，以至于再也听不到利休的声音。

这个细节，笔者认为尤其重要。

其过程，大抵跟利休在修筑好他的妙喜庵茶室当初，与最终悟道之前的那一段经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利休明知寂茶是与世俗背离的茶，是需要一个人坚守的茶，但却不知不觉为了某些东西放弃了一个人的清修；本觉坊本来是纯然不惑的，但因为世俗的介入却不知不觉产生了某些疑惑而偏离了自己一个人的清修。

他的隐居地——修学院的陋室，就相当于利休的妙喜庵茶室。利休从妙喜庵茶室出发，走在他的茶之道上，途中遇到聚乐府邸这个巨大的艰难险阻，而后经历种种，最终得以冲破这道艰难险阻，再度走在他自己一个人的茶之道上。

本觉坊最终也得以解惑，重回了不惑的境地。于是他终于又能在梦

里与利休相见。

这是一位被忽略的主角，在成就利休形象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书中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大都在中年时期出场，他们其他跟我们实际的人生一样，即便中年也同样有着各种疑惑与彷徨。

所谓四十而不惑，是指四十岁时可以不因外物而迷惑。就像本觉坊那样，能够自然而然地明白自己应当与利休师诀别，去修学院隐居，过自己该过的生活，而不应当以茶立身，或以茶谋生。

大概中年人大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吧，正所谓看穿与看淡。

然而本觉坊后来却又迷惑了，而且越来越迷惑，直至年逾古稀之年。

这大概就是人生。在自认为已经不惑的人生阶段，不意受了某种影响，于是开始动摇，开始彷徨，开始忘却自己其实本来是不惑的。于是之后数载、数十载仍然纠结着无法释怀。如若能跟本觉坊一样回归纯然之境，则可以七十而随心所欲。如若不能，或许七十也一样无法随心所欲。

现世的物质与诱惑太多，因此而本末倒置的人生百态林林总总，缺了轻盈，少了清寂，没了自由，或许在利休与本觉坊看来，是何其不幸。物质与诱惑无可指责，本末倒置的态度与做法，或可商议。

将本书细细读过，品味过，希望您能懂得该如何不惑。

——欧凌

记于二零二零年初夏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滨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二十九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

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5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淀君
战国的
贵妃

「日」井上靖
刘悦 译 著

淀どの日記

——天狗文库——

YODO DO NO NIKKI I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YODO-DONO NIKK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55-60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版贸核渝字（2020）第19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淀君：战国的贵妃 / （日）井上靖著；刘悦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21.8

ISBN 978-7-229-15223-9

I．①淀… II．①井…②刘… III．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9973号

淀君：战国的贵妃

DIANJUN: ZHANGUO DE GUIFEI

[日]井上靖 著 刘悦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小燕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4

字数：245千

2021年8月第2版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15223-9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织田信长一举击溃朝仓义景^[1]，平定了越前国。其后更是乘势长驱直入，终于在天正元年^[2]八月二十六日，将浅井长政^[3]围困在江北的小谷城^[4]中，自此，小谷城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如今，浅井家多年的盟友朝仓氏早已灰飞烟灭，再无一人能对长政施以援手。足利义昭^[5]被信长逐出了京都，比叡山^[6]也被熊熊大火烧得面目全非，长政的同盟如今只剩下本愿寺一派^[7]，可他们亦是自身难保。

信长站在虎御前山的阵地上，向北远远望去，将小谷城尽收眼底。他惊讶地发现小谷城竟像比从前小了一圈。信长暗自思量道：“原来这里竟是如此弹丸之地。”近年来，浅井一族横亘在自己的兴兵之地岐阜与京都之间，屡屡生事，现在却被绝望地困在这小城之中，再也动弹不得。信长就像一只死盯着老鼠的猫，目不转睛地盯着小谷城。

从虎御前山看去，这座城池背倚小谷山的山坡树林，京极丸^[8]、二之丸^[9]、本丸^[10]不经意地散落其间。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本丸城楼的一角被染红，城郭背后的乱木丛在风中沙沙作响。这一切在信长看来，都显得格外寂静落寞。萧瑟的冷风从西面的琵琶湖吹来，他却丝毫觉察不到这季节的变化。此刻，他一心想的便是要像拿下朝仓义景首级那般，取下久政与长政父子的首级。恐怕在此之前，信长都难有心思去体会那秋风之意了吧。只花了不到一个月，信长便将溃不成军的义景追至越前国，并将其一举歼灭。那份得胜后的喜悦迄今还留在他的脸上。此时的他，正眯着双眼盯着小谷城，眼里闪着寒光，盘算着要把义景以及马上到手的长政父子的头盖骨漆上金粉，想方设法地保存至正月，在新年的宴会上用它们来助兴，和武将们一起把酒言欢，喝个一醉方休。

次日二十七日，木下藤吉郎率兵攻城，成功切断了久政所居京极丸与长政所居的本丸之间的联系。据守在小谷城外墙的指挥官三田村左卫门尉和小野木佐渡守均已降敌，藤吉郎的弟弟木下小市郎与竹中半兵卫二人带领军队，不费吹灰之力便攻进了小谷城。

当晚，信长看见从军营中押出的三田村、小野木二人，只厌恶地说了一句：“贪生怕死的丧家之犬”，说完便命藤吉郎即刻将二人斩首。

攻势一直持续到二十八日，当日京极丸陷落。城内的久政剖腹自杀，享年七十一岁，由能乐^[11]师鹤松太夫为其介错^[12]。随后，鹤松太夫也在久政下首的位置剖腹自尽，追随久政而去。千田采女正、井口越前守、西村丹左卫门等武将都在混战中阵亡。如今，小谷城内只剩长政所盘踞的内城还未被攻下。

当天夜里，藤吉郎向信长进言，劝说信长遣使者前去说降长政。藤吉郎说道：

“城内将士已是背水一战，必定会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与其徒增伤亡，不如劝长政投降，不费一兵一卒地攻下城池。再说，小谷城的夫人也……”

话到这里，藤吉郎突然顿了一下，想要一探信长的心思。

信长像是考虑了一番，然后面带不悦地说道：“恐怕备前（长政）不会归降，姑且遣使前往吧。”

直到此刻，信长才终于想起了十年前嫁给长政的胞妹，现在就身处这即将沦陷的小谷城的本丸之中。虽然他也曾想到这位妹妹目前的处境，却并不十分挂心。自从将她嫁给长政，他就再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接她回来。嫁出去的女子，就是泼出去的水。她也就不再是自己的妹妹了。

有可能走上同样命运之路的女子，不只长政之妻阿市一人。事实上，信长不仅将自己的女儿德姬嫁与德川家康的嫡子冈崎三郎信康为妻，还将侄女嫁给了甲斐的胜赖^[13]。对信长而言，无论是同胞手足，还是亲生骨肉，但凡是有利用价值的，都已经为他所用。若非如此，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作为一名武士他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

永禄七年^[14]，信长将芳龄十八岁的妹妹阿市嫁给江北的浅井长政。如今被称为“小谷夫人”或“阿市夫人”的，便是这位女子。将妹妹许配给长政之时，正是信长最艰难的时期。距离桶狭间之战^[15]打败今川

义元^[16]，才不过四年光景，信长又与斋藤龙兴^[17]交战，夺取了美浓^[18]。其后，他又将斋藤驻城稻叶城更名为岐阜，至此才终于朝西前进了一步。

多亏了这场政治联姻，在永禄七年至十二年之间，信长与浅井氏一直相安无事，西征之路得以顺利展开，并最终成功进京。直到元龟元年^[19]春天，信长与浅井的联盟方才破裂，在此之前，妹妹与长政的婚姻已经充分发挥了它应有的价值。

信长一边回视藤吉郎试探的目光，一边想道，“长政之妻要是能救，救出来倒也无妨”，想到这里，妹妹貌美的容颜和纤弱的身姿才逐渐在信长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当晚，信长遣不破河内守为信使，携书信前去长政处说降。

信中写道：“几番征战实非吾愿，兵戎相见亦多无奈，劝君切莫再逞一时之勇。义景违抗圣命，已蒙天诛，家破人亡。备州^[20]（指长政）素与吾亲厚，又结婚亲，焉得今日疏远至此。望君早日弃城归降，尚能保命，吾亦将妥善安置。若从吾言，则浅井一家血脉不至断送于此，实乃信长之所乐见矣。”

没过多久，不破河内守便无功而返，说是长政没有丝毫归降之意，只是托言要将内室及三位千金送至信长军营，请信长代为照拂。当天晚上，不破河内守再次送信，内容自然是向长政传达信长允诺照顾小谷夫人及三女之意。

次日（二十九日）清晨，四架轿辇及随行的二十几位侍女，在藤挂三河守永胜的陪伴下，被送到信长帐下。藤挂三河守原本是织田家武士，十年前，小谷夫人出嫁时跟随夫人一起来到小谷城。信长在营帐中得知轿子将至营外，面上依然是波澜不惊，一言不发。等到近侍再次问到该如何安置时，信长才下令将轿子停在军营旁的杂木林中。于是，在山坡上找到一处方便停驻之所，轿辇便停了下来，它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成群的侍女就地围坐在周围的空地上。

宛如开战的信号般，轿子刚一停稳，信长军对本丸的总攻便开始

了。木下藤吉郎、丹羽长秀、柴田胜家的军队与拼死一搏的守城军激战了一整日，城楼还是屡攻不破。攻城军聚集徘徊在城墙外垣边，没有一人能进得城去，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直到夜幕降临。夜半时分，夹杂着雨水的大风吹袭而来，京都附近有几百家房屋尽散倒塌。

次日（九月一日）清晨，虽然风势渐衰，但从这片新战场的山丘上望去，远处琵琶湖的湖面仍然是波澜起伏。战斗再次打响，其惨烈程度更胜昨日。上午九时，守城军士抱着最后一战的决心，打开本丸城门，长政首当其冲，率领二百将士杀出城来。

木下、柴田领一支军避开长政攻势，从后方绕道直取丸中，长政无路可退，只得沿城边退到赤尾美作守的宅院内。看到己方将士仅剩数十骑残兵败将，长政知道自己气数将尽，便点燃馆舍，射完所有防御用箭，而后自尽，享年二十九岁。此次会战，只有被称为浅井家顶梁柱的赤尾美作守和浅井石见守二人，因为年迈疏忽而被生擒，余下将士全都战死疆场或剖腹自尽。

信长军攻入熊熊燃烧的本丸城楼，直到下午二时，城内的扫荡方才结束。灭亡了守护京极^[21]家并取而代之，称霸江北多年的豪族浅井一族悉数命丧于此。

在杂树林中，前日被安置于此的轿辇像是静物一般纹丝不动。席卷战场的风，把此起彼伏的杀伐之声带到这乱木丛中。待到这声音渐渐远去，直至完全平息之时，女人们才抬起头，看到天边似乎被异样的黑暗笼罩着。下午三点，轿辇在数十名武士的护送下，被抬下战火平息后的虎御前山，在分不清昼夜的黑暗中，沿着湖岸向南行去。

当晚，在虎御前山的大本营中，信长检看了长政的首级，随后命人将浅井石见守和赤尾美作守押上来。在篝火的掩映下，二位老武士的脸看上去又红又丑。

信长对着二人大声怒吼：“你二人常年以来不辞辛苦，谗言惑主，诱使长政背叛我，我恨不得即刻杀了你们。”

话音刚落，被缚的浅井石见守扬脸坚定回应道：“长政公不愿与你这

等表里不一之辈为伍，才落得今日的下场。”

信长用长枪枪头挑起石见守的三撮白发，说道：“区区一个手下败将，还有脸谈什么表里如一。”

浅井石见守回道：“你只会欺辱被缚的人，心里很舒坦么？”

信长这次全不理睬，转向美作守说道：“听说你年轻时曾被称为神勇猛将？”

美作守不愿与信长废话，直接答道：“我早就老眼昏花，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

信长又命人将一同被生擒的美作守的儿子新兵卫带上来，说道：“你确实是个老眼昏花的老废物，但你的儿子新兵卫还有些可用之处。”

美作守将年迈的脸转向儿子，坚定地说道：“别上了信长公的当。”

信长大笑道：“你这老不死的，别再说废话了。”笑声刚落，便命令一旁的侍从，“把这二人拖出去斩了。”

阿市夫人与三位小姐被送进清洲城，暂居织田信包[22]府上。不久，在小谷城陷落前被送往敦贺藏匿的长政嫡子万福丸被擒。万福丸只有十岁，信长却毫不留情，立即命藤吉郎将其斩首。另一个孩子几丸，尚未满周岁，是长政的幼子，城池陷落前同样藏在长泽村福田寺中，但信长却手下留情放过了这个孩子。

天正二年元旦，信长终于实现了攻打小谷城时的愿望，将朝仓义景和浅井长政父子的三颗头盖骨放在筵席上斟酒喝。

小谷城沦陷那年，阿市二十七岁，长女茶茶七岁，次女阿初五岁，三女小督三岁。阿市夫人在嫁给长政的第一年便生下了万福丸，两年后，又生下茶茶，其后每隔一年，依次诞下阿初、小督，以及幼子几丸。几丸是在城池陷落那年的五月出生的，也就是说，诞下几丸后仅三个月，就发生了浅井一族被灭门的悲剧。

不知为何，茶茶总是不能清晰地回忆起乘轿辇出城那天的情形，只

觉得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漆黑的深夜。实际上，时间大约是破晓时分。也许是因为本丸大殿周围葱郁的树林荫翳到足以蔽日，又或是同乘的侍女放下轿帘后，突然一改平日态度，变得异常严厉，丝毫不许她掀开轿帘向外张望，才让她有了黑夜的错觉。

另外，茶茶觉得轿辇像是从燃烧着的熊熊烈焰中穿行而去的。事实上轿辇当然不可能穿越火海。黎明的风虽然夹带着战场的血腥味，但轿辇自北向南，经过的道路两旁却是一片静谧的稻田。

然而，茶茶怎么也不能把当日逃出小谷城的记忆和火焰分开。她曾在小谷山山顶见过比叡山的僧侣举行采灯护摩^[23]供的法事，那时柴火堆积如山，熊熊火焰直逼眼睑，令人心悸，僧侣们在其间往来穿行。这景象与小谷城陷落的情形莫名结合在一起，茶茶始终认为自己就是从这样的火海里逃出来的。

总之，她在此出生，七岁离开，关于这座城池毁灭的全部过程，茶茶就记得这些。意外的是她并不太思念父亲长政。临行前，长政站在轿辇旁送行。那时他身穿黑丝威铠甲，外披金襴袈裟，手执赤柄长刀，这是茶茶脑海中父亲最后的形象。在轿辇出发前后那非比寻常的光景中，父亲独自伫立的身姿显得格格外英俊威武。她怎么也无法将这形象和父亲最终悲惨的命运联系起来。

在茶茶母女移居清洲城后一个月左右，一日，一名曾侍奉过长政的仆人突然来访。好容易逃出城来的他，叙述了长政临终前的情形。阿市听后悲痛不已，当场伏地大哭。茶茶却丝毫不为所动。她深信，长政也早如这仆人一般逃出小谷城，现在正好好地在哪里活着呢。

迄今为止，阿市一直强忍着悲痛，从没流下过一滴眼泪。但自从那日听了仆人的转述后，她变得特别敏感脆弱，任何小事都能引得她泪眼模糊。每次看到母亲伤心的样子，茶茶就会心烦意乱，便故意找女仆们的茬，为难她们。

长政死讯传来后又过了半月，在庭院里打扫的仆人不小心说漏了嘴，阿市母女才得知原本藏在敦贺的万福丸已经被擒，死在了木下藤吉郎部下手下，据说还被悬尸示众。得知此事，阿市立即面无血色地跪倒

在佛像前，燃起青灯，焚香祝祷，其后数日卧床不起。其间，她命令三个幼女守在身边，寸步不许离开。好像害怕眼前的三个女儿也会随时被信长夺走似的。

兄长万福丸的死讯也让茶茶觉得很真实，她觉得这一定是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故事，也不能理解悬尸示众是什么意思。但她清楚地知道，此事绝不能在母亲面前提及，否则一定会让她撕心裂肺、悲痛欲绝。

不过，再也不能看到小弟几丸的可爱童颜，实在让她感到寂寥。只晓得小弟被托付给了小川传四郎和中道左近两位武士，却不知他们如今的藏身之所。同样，她心里也很清楚，小弟的名字现在也是禁忌，绝对不能说出口。

祖父久政，向来和茶茶母女十分疏远。久政与长政父子多年不睦，或许正因如此，久政几乎很少与茶茶她们说话，其居所京极曲轮与本丸相距甚远，除在浅井一族聚集的大型仪式或者活动上能见上一面，茶茶她们平时很少有机会碰到这个像大入道^[24]怪般的老人。通常，久政总是坐在最高的位置上，精神矍铄，看上去比长政还要健壮。年幼的茶茶也看得出这是个不好相处但言出必行的老人。虽然无法从他身上感受到骨肉亲情，却不反感见他。比起对父亲言听计从的长政，茶茶觉得年老的久政更傲骨嶙峋、顶天立地。久政相貌清奇，大眼睛、鹰钩鼻，总让人联想到老鹰，茶茶总是不自觉地盯着他看。

多年后，茶茶曾一度清晰地记起祖父久政的音容笑貌。在那之前，她从未回忆过父亲长政的死，以及那场战争的场景。那么多年过去了，她第一个想起的竟是祖父的身影。

那时茶茶十九岁，住在安土城。一日，从信州来的行脚商人被招入城中，其中有一个叫诹访十的孤儿，十二三岁。他说自己出身信州，在战乱中失去了双亲。在一名侍女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自己依稀记得的多年前的那场战事。

当时他只有九岁，某日，与村里的孩童一起去河里玩耍，回家后发现家门紧闭。因为平日里父母经常叮嘱他，若是回家后发现家门紧闭，

必是城中有大事发生，必须赶紧进城。于是他沿着山脚小路一路向城中走，穿过稻田间的畦路，不知不觉竟走到了两军对峙的中间。正要拔腿跑进城，一个身穿盔甲的武士走上前来，一把抓住諏访十的湿发拖着便走。就在此刻，旁边突然出现的另一个武士举枪刺向前一个武士，将其赶走。这后来杀出的武士正是諏访十的伯父。

伯父带他来到城墙边，大喝一声，将他整个拎起扔进城墙内。諏访十跌了个大跟斗，摔蒙在城里的垃圾堆里。等回过神来一看，发现庭院里有一个白发将领，正在对众兵士训话。

此时諏访十突然想方便一下，对着城墙刚解开裤子，便听得城外敌军入声鼎沸，如潮水般的挑战声四起，无数箭雨射进城内，其中一支瞬间削去諏访十的额发，嘭的一声插在他身后的城门柱上。不一会儿，数十间[25]长的城墙外聚满了敌军，他们喊着号子开始推摇城墙。就在此刻，城中突然闯出一个女子，身着腹卷[26]，手握长刀，从諏访十身旁经过，冲至城墙边，挥刀斩向那些推墙士兵们的手。

战争结束后，城外田地上堆满了战死者的尸体，这些尸体都被取了首级，尸身如箕踞[27]。稻田与田畔皆被血海染红。又过了数日，一日破晓时分，諏访十看到大家像要决一死战的样子，互相拉着手悲伤感叹。除此之外的事情，諏访十都不记得了。

諏访十的故事讲完了，也不知他经历的是哪一场战争，又是哪个城池的陷落。旁边一个男子补充说那应该是天正十二年时，大井乡的伴野城陷落的事。

听完少年的讲述，茶茶总觉得故事中的那个对城中军士训话的白发将领就是祖父久政，而那个手拿长刀战斗的女子，就是总在久政身边形影不离的英气十足的侧室。尽管諏访十故事中的那座城池无法在规模上与小谷的京极曲轮匹敌，但这个故事让茶茶第一次真实地回想起了当年小谷城一战的惨状。

战争，无论大小，其本身所具有的悲剧色彩，通过眼前这个幼小孩童痛心疾首的回忆，直击茶茶内心。

此事先按下不说，毕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的茶茶刚刚经历了小谷城陷落，住进清洲城，战争对她来说就是一场炼狱之火，怎么也不能将它和自己身边之人联系起来。无论是久政、长政、还是万福丸，他们的死讯不过就是一个个虚构的故事而已。

天正元年就这样匆匆过去了，次年春天，阿市夫人从长滨请来一名画师，请他为亡夫长政画一幅像，要赶在长政周年忌辰前完成。由于画师没见过长政，只好通过阿市口述的容貌特征，先画出底稿，再不断修改。每次画师过来画画，茶茶总在旁边不时插嘴，一会儿说眼角不对，一会儿又说嘴形不像，不停发表意见。

画师真是好脾气，屡次来城中修改画像。好容易觉得接近原貌了，改好再拿来时阿市她们又觉得越来越不像。就这样反复多次，茶茶渐渐揣测出为什么总觉得画得不像了。那是因为母亲和自己对长政的印象完全不同，母亲要画师画的是平日温柔和顺的长政，而茶茶要的是发脾气时横眉怒目的长政。

“茶茶你别说了。”阿市制止道。

“茶茶想要的哪里是父亲的样子，明明是祖父的样子。”

被母亲这般数落之后，茶茶只在一旁默默观看。诚如母亲所言，自己描述的父亲容貌的确更接近祖父。茶茶只喜欢长政表情中最像久政的那种坚强凌厉的样子，即便久政对浅井家族的灭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们的祖父就是对朝仓氏太讲情义了。”

关于浅井家族灭亡的原因，不只母亲这样告诉茶茶，所有侍女也都这样说。年幼的茶茶无法辨知事情的真相，不过单纯从好恶来说，她更喜欢祖父久政的秉性。

夏初，长政的肖像终于完成，送到阿市夫人手里。画中的长政头戴乌帽子^[28]，身着黑色素袄，正面而坐。长眼眼角下垂，略小的嘴唇上方和脸颊处留有少量胡须，脸部年轻丰满。画像上的武士看上去刚毅勇敢、豁达大度。

“啊，真是画得不错。”

阿市一边忙着让三个女儿欣赏，一边由衷赞叹。这幅肖像的确描绘出了长政的音容笑貌，乍一看，茶茶也觉得像是真与父亲相见一般，十分温暖。但细看一会，渐渐感觉到少些什么。此时信长的面容突然出现在茶茶脑海。自住进清洲城，信长只来看望过他们母女四人一次。茶茶记得信长曾经安慰了母亲两三句便让她们告退了。

退下时，茶茶一抬头看到信长的容颜，那张脸让她至今难忘。瘦削的脸颊、凌厉的小眼、大鼻子、紧闭的双唇，以及尖锐的下颌都镌刻在她脑海里。那是一张比长政和久政都坚忍强硬的武将容颜。

茶茶感到，与信长相比，父亲的脸上欠缺了某些重要的东西。这让她感到失落，甚至悲伤和愤慨。在面对信长这样一个残酷冷血的仇敌时，不知不觉，茶茶心里有了和母亲不太一样的复杂情感。其实茶茶自己不知道，她长得既不太像父亲也不太像母亲，反而最像她的舅舅——织田信长。

天正二年秋，长政的周年忌在清洲城内的一间屋里举行，不久，茶茶与京极高次、高知、龙子姐弟见面。

由于忌惮信长，阿市小心谨慎地准备长政的一周年忌，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信长和清洲城主信包都送来了忌日用的贡品。但法事还是只能在内院中悄悄举行。浅井家的家庙也只遣了两个年轻僧人来，一诵完经便立即回去了。整个法事氛围拘谨微妙，关于此法事的供养对象，谁都不敢提及一句。

长政法事结束四五天后，仆人进来传话，说京极家姐弟前来拜访。阿市此刻正坐在回廊边，一听到京极的名号，立即紧张起来，神情让人捉摸不透。

京极家的高次、高知、龙子三姐弟，是长政的姐姐嫁到京极家后所生的孩子，他们和阿市夫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也是她的侄子侄女。

然而，浅井家与京极家的渊源，比单纯的姻亲关系更为复杂。京极氏自古就是近江地区广为人知的名门望族，在室町幕府时代更是作为四

职^[29]之一，与山名、一色、赤松齐名。到了三姐弟的父亲高吉这一代，却被长政讨伐，失了领地并被浅井家取而代之。虽然是过去的事，但对于京极家，浅井家族无疑是应该恨之入骨且不共戴天的仇敌。

如今，长政的姐姐遗留下的这三个京极家的孤儿，就在离小谷城不远的观音寺山麓结庐简居，潦倒落魄。阿市夫人曾经也是有所耳闻的，可后来就音讯全无了。在浅井家灭亡后的今天，姐弟三人突然不请自来，到清洲城拜访自己。

“请他们进来。”

阿市同时让仆人通知在庭院中玩耍的三姐妹，让她们来见自己的表亲们。

京极这个名号对茶茶来说并不陌生。她知道京极和浅井家本是亲戚，也是已经灭亡的近江名门，只是不知两家更为特殊的关系。茶茶觉得京极家的名号很特别，谁也没告诉过她更具体的事情，但每当她听到这个古老的家名，就会产生一种高山仰止般的憧憬和敬畏之情，同时心情会变得有些哀伤和复杂，觉得那名字有一种区别于任何一个武将家名的特殊含义。

此时，茶茶坐在母亲右手边，阿初和小督互相依偎着坐在母亲左手边。先走进来的是十二岁的高次，他微屈上半身，跪坐在最靠近阿市母女的座位上，整理了一下袴服上的褶子，端正落座。细看之下，这是一个皮肤苍白、瘦削美貌的少年，因为个子长得高且一举一动都很老成，怎么看都不像十二岁。其后进来的是十三岁的龙子，她牵着五岁的弟弟高知一起走来。

茶茶从一开始就一直盯着这个比自己年长些的女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走进来。龙子和高次相似，也是气质华美，身材高挑。三姐弟都落座后，不约而同地伸手向前，俯身行礼。

“在下是京极高次，领着姐姐和弟弟一起来拜见舅母大人。”

口齿很是干净利落。可茶茶还是目不斜视地盯着龙子。这不是头一回，茶茶最近有个习惯，每当面对很多人时，总是会选择一个人吸引

自己眼球的对象，然后一直盯着人家看。只见龙子身着青葱色缎子小袖[30]，系朱色衣带，前面的头发整齐地修剪到两颊处，其他发丝长长地披在背上。白皙的双手半握着放在榻榻米上。

龙子抬起上身，眼睛盯着自己的膝盖，偶尔抬眼安静地望向庭院，丝毫没有注意到茶茶。

这个十三岁的少女一脸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神情，但茶茶却半怀尊敬地盯着龙子。她心下暗忖，无论是出身门第还是后天教养，自己终究比不上这位京极家的小姐。

这时，房间里突然传出笑声。自从住到清洲城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如此爽朗的笑声了。茶茶将目光移向笑着的高次，只见他两手置于袴下，上身笔挺，好一个老成持重的少年。此时这少年也突然看向茶茶，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交汇。

“请问大小姐芳龄几何？”

高次轻启如女子一般的朱唇问道。阿市替茶茶回答了高次。茶茶觉得高次有些心机深沉且卑躬屈膝的样子，与京极家嫡子的身份不符。五岁的高知坐在兄长和姐姐之间，眼睛滴溜溜地四处张望，什么都新鲜的样子。这个孩子毫无遮掩地表现出了一个落魄的名门子弟应有的惶恐不安。

那日，三姐弟并未多作逗留便辞别返家了。等他们回去以后，阿市夫人告诉茶茶姐妹，今后一段时间，京极家姐弟也要搬进清洲城。而且在不远的将来，高次可能会成为信长身边的小姓[31]。他是特地为此事才来拜会阿市夫人的。

约莫一个月后，京极家的孤儿们也搬进了清洲城。

次年天正三年的夏天，高次赶赴岐阜，出仕信长，龙子和高知随行。京极家从前的数名旧臣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放眼望去尽是年老的武士。

茶茶也随母亲一起送行至内城门前，待高次一行人远去后，茶茶一

眼就看出母亲双眼泛着泪花。

“母亲大人何为哭泣？”茶茶问道。

“哎，复兴家门还得靠男人。要是我的万福丸还活着……”

阿市话没说完就用袖子捂住脸放声痛哭起来。茶茶头一次见到母亲哭得如此惨痛。阿市眼见着被夫君亲手摧毁的京极一家，尚能够仰仗高次这个长男，踏上家族复兴的第一步。再想到自己一家竟全无指望，不禁悲从中来。

“这一切还不是拜那位岐阜的主公所赐。”

茶茶恶声恶语地说。母亲的眼泪给了她力量。话音刚落，阿市立即狠狠地看着茶茶的眼睛，使劲摇头说道：

“即便在梦里也不要说出这样的话。要是主公憎恨浅井一家的话，就不会答应抚养你们姐妹。父亲大人和祖父大人限已到，是上天注定的，只能怪老天不佑，无论谁都逃不开这个轮回。同样的，京极家的灭亡，也不能归咎给父亲大人，那也是天命而已。要不然，京极家的孩子为什么还会来咱们家和你们玩耍呢？”

“难道京极一家是父亲大人剿灭的吗？”

茶茶抬眼望着母亲问道。母亲刚才这番话里提到的这个信息，让她感到十分震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茶茶回想起高次姐弟注视母亲和自己的眼神，突然觉得无论是高次还是龙子，他们的眼神中分明饱含着对母亲和自己的仇恨。

就在这时，数骑骑马武士策马奔来，到内城门口后回马停驻，侧身下马，个个看上去都是勇猛精悍的武士。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阿市夫人和茶茶急忙带着随从返回本丸殿内。当晚才听说，那些骑马赶来的武士，是岐阜派出来攻打长筱^[32]的先头兵。虽然清洲不发兵，但远处街道上整夜火把通明，照耀着从西面派出的武士们连夜行军的道路。

那是一个夏夜，在黑天鹅绒般的天幕上，星星闪着寒光。茶茶站在

角楼上，观望着远处那支赶夜路的部队，心中五味杂陈。这支部队隶属于接替父亲长政占领江北的羽柴秀吉，也正是他们，当日攻陷了小谷城。小谷城陷落后，木下藤吉郎更名羽柴秀吉。

天正三年夏，信长、家康联军在长筱大破甲斐[33]的武田胜赖军。这是联军彻彻底底的胜利。从信玄时代就效忠武田家的忠臣老将几乎全部战死在此，胜赖一败涂地，回天乏力。而经此长筱一役，信长威名大震。之前剿灭朝仓、浅井，现在又给予武田氏致命一击，信长如今称霸一方，无人能敌。

从此，信长成为天下霸主的事业进入最后阶段。长筱一役后，次年的天正四年正月，信长发表了新根据地建设计划，决定将居所从岐阜移至京都附近的近江安土山。安土山自古便是有名的湖边要塞。东海、东山、北陆自不用说，还监视着以京都为首的近畿[34]，更是通向中国[35]、四国的战略要地。六角氏[36]世代代居住在此。如今，信长准备在此修建一座崭新的宏伟城池。

佐和山城的丹羽长秀被任命为城池建造的总负责人，赶在该月中旬前就着手准备基础工作，四月初正式动工。三河[37]、尾张[38]、美浓[39]、伊势[40]、越前[41]、若狭[42]及其他畿内诸国都增派人手前来支援建设，从京都、奈良、堺[43]等地召集来各路能工巧匠。建造围墙所用的石头皆从附近山上开采或直接从古城中挪用。更有甚者，为了从山间取一块巨石，羽柴、丹羽、泷川的一万士兵足足耗费了三天三夜。

四月，正当安土城的营造开始之时，信长举兵进攻大坂石山城[44]。这边正忙着建城，那边又要一刻不停地发起进攻，直到天正七年八月城池竣工之前，信长与他麾下的武将一边忙着管理城池建设事宜，一边奔向诸方战场，忙得四脚朝天。

安土城着实宏伟，与信长的霸气十分匹配。天守阁的底部建有高十二间的石藏[45]，其上建六层阁楼，第二层是信长的居室，东西宽十七间，南北宽二十间。天正六年正月，安土城工事尚在建设期间，诸将便汇聚于此。信长在修建了一半的城中举行了两日茶会，武将们都品尝到了杂煮和中式糕点。

在清洲城内，阿市、茶茶、阿初和小督母女四人平静度日。这些年来，信长过五关斩六将，长筱一役打败武田、平定越前、征讨纪州杂贺、战胜松永久秀、出兵播磨……这些消息也不知从谁的口中传入住在清洲城最里屋的母女耳中。在这些沧桑血腥的故事中，茶茶特别留意关于羽柴秀吉的传言。羽柴如今代替浅井家，接管了江北一带。他放弃小谷城，在小谷西南三里的今滨之地筑城，并将茶茶她们自小称呼的“今滨”改名为“长滨”。这件事也让茶茶体会到征服者的冷血无情。

正因为羽柴本人当日领军进攻小谷城，现在又占据了自家的领地，同时还是奉信长之命追捕万福丸，将其处死的可恨凶手，茶茶才会对他的传言特别留意。除此之外还有个缘由，便是听人说起过秀吉一直以来都对自己的母亲阿市夫人怀有思慕之心。

天正五年的秋天，茶茶十一岁，秀吉遣使者来清洲拜会。

“因为竹生岛^[46]是贵家族世代代尊崇之地，又是近江首屈一指的宗教圣地，所以主公加派人手保护，安顿寺院众僧，修复了荒弃的建筑。请阿市夫人择日带着几位小姐一同回去参观一下吧。”

听完使者禀明来意，阿市冷言正色地拒绝道：

“承蒙如此郑重邀请，深感惶恐。只是近来实在是身体不适……”

从城陷之日起就服侍母女四人的藤挂三河守当时也在一旁，待使者离去后，他鄙视地说道：

“真是个不知深浅的家伙！所谓贼心不死，说的就是这位筑前守^[47]了。事到如今还不死心，想尽一切办法招惹夫人。”

茶茶当时听后没有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从侍女口中得知，那是因为一直有传言说羽柴秀吉对母亲怀着思慕之情。

秀吉的家室被安置于长滨，无论他是否对阿市夫人有情，毕竟是自己主公的妹妹，说什么也没有办法出手。所以他直到今日都是想想而已。但越是这样越引得流言四起。

听闻此事，茶茶改变了迄今为止对羽柴秀吉十分厌恶的印象，反而觉得他有些滑稽。由此看来，从前那个杀死祖父和父亲，掠夺了自家城池的人，既不是鬼神也不是蛇妖，仅仅是普普通通的众生之一罢了。

在此之前，羽柴秀吉曾多次遣人来清洲城邀请阿市母女去竹生岛。关于秀吉的传言，茶茶听说过不少，有人说他是信长麾下最受信长喜爱的新晋武将，战功赫赫，无人可及。也有人说他是个毫无风采的小个子男人。

与母亲不同，茶茶内心其实很想去竹生岛看看。她有很多关于那个琵琶湖中小岛的想象，那里供奉着祖辈们尊崇的观音和弁财天^[48]神。在清洲城中度过了四年足不出户的时光，茶茶十分想回去看看自己从小生活的近江国。

茶茶的这份心思，在天正六年春天的某日，竟意想不到地实现了。那日，京极高次突然来清洲城中拜访。这个名门之后在阿市夫人的帮助下成为信长的近侍，随着信长从岐阜搬到安土，他也举家移居安土城。此次之所以来清洲，是奉了信长之命，邀请阿市母女去参观即将竣工的安土城的。

“这是主公的心意，请您勿要推辞。”

高次如今已是十六岁的青年武士了。从当初在清洲城中初见，至今不过四年光景，他却已然长大成人，都快认不出来了。他继承了京极家的贵族血统，生得十分俊美，瘦削的脸颊泛出青白的寒气。茶茶再见到高次时，不由得倒吸一口气。

这和平日里她常见的武士可不一样。

阿市这次又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信长的邀请。

“那么至少让几位小姐去看看吧。”

听到高次这样说，茶茶马上接话道：

“茶茶想去看看。”

“真的想去吗？”

“是。”

“那么，茶茶带着阿初去，代母亲问候主公吧。”阿市只能首肯。

两日后，茶茶和阿初由藤挂三河守及三位侍女陪同，在安土城派来的高次等一行十几个武士的保护下，离开清洲城向近江行进。这个时节樱花已落，嫩叶初生，在和煦春风的吹拂下，五顶轿子走走停停，向西缓慢行进。高次不断策马奔前奔后，每当茶茶掀开轿帘时，高次要么在远处策马前行，要么从前方反向过来。

到了近江，骑马武士的身影逐渐多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一行人收到消息说，信长已经领兵前去突袭大阪石山城，不在城中。

对于孤独地在清洲小城中度过多年的茶茶和阿初来说，安土城的豪华让她们瞠目结舌。

尽管信长出征在外，但横贯山脚至平原的王城繁荣鼎盛，打扮得一副大城市风范的男女交织如梭。沿着大大小小修建整齐的道路，建有数千户民居。

城郭建设在半山腰上，山脚下是一片湖泊。在澄明的天空下，七重高的天守阁^[49]巍然耸立。装饰着金箔的屋顶在晚春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七层楼的正脊上装有金光灿灿的大金鯱^[50]。迄今为止茶茶她们虽然不停地听说关于天守阁的各种传言，但百闻不如一见，眼前的实物远比传说中雄伟壮丽。

茶茶一行人并没有进城，而是被安顿在安土山西面莲花池边的一个寺院里。她们本是特意被邀请来参观城池的，但因为信长不在，为了慎重起见，没有一人敢安排她们入城。虽是和信长血脉相连的侄女，这时候也只能按照被征服者遗族的标准来接待。

在城外住了两日，茶茶一行改变初衷，转而参观竹生岛。她们将沿着三天前来的路去往长滨，再从长滨乘船，行驶五里^[51]的海路前往竹生岛。此次随行的还是从清洲出来的原班人马。茶茶一想到长滨是羽柴

秀吉的领地，便感到十分不快，但听说秀吉也随信长去征讨大阪石山城后，才放下心来。怎么说江北都是自己祖辈们生活过的土地，那里的一草一木怎能不叫人思念。

第二日傍晚一行人抵达长滨，从长滨城外二里地左右的村落乘船，上船后没多少光景就日落西山，茶茶和阿初因怕晕船，直接下到底舱睡下，次日破晓时方醒，睁眼一看，只见船只已停靠在竹生岛周围散布的礁石群边了。两位小姐气喘吁吁地爬上长长的石阶。

在竹生岛住了一日后，次日再次扬帆，沿着原路返回最初的乘船地。接近正午时分，在茶茶她们的左手边，可以看到远处湖边的长滨城。茶茶望向长滨城的时候，一旁的藤挂三河守说道：

“什么都和从前一样啊，伊吹山和伊吹山上的云都是老样子。”

“只有那长滨城看着碍眼。”茶茶突然说道。藤挂三河守急忙制止她往下说，劝诫茶茶：

“这种不敬的话是不能说的。”

藤挂三河守的旁边就走着京极高次，他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

茶茶开始揣测高次对此事的看法。如果她们憎恨秀吉，那么同理，高次也应该憎恨她们。她们讨厌长滨城，高次曾经也一定非常讨厌小谷城吧。

茶茶忽然感到高次正注视着自己，便不知打哪里来的勇气，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似的对高次说道：

“那里原来虽是浅井家的领地，可在那之前却是京极家的地盘吧。”

本来说这话是有些想要讨好高次的意思，可是话一出口，她却突然讨厌这样的自己，干吗要曲意逢迎这么一个已经落魄的名门子弟呢。

高次丝毫不为所动，两手好好地置于膝盖上，毫无表情地回答道：

“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无论是京极家，还是浅井家，都只是土地

的临时管理者而已。如今的羽柴大人也是这样的。”

茶茶问道：“那么是由谁交给他们管理的呢？”

“是神。”高次答道。茶茶完全不理解高次的话。土地是神赐的，这样的说法她还是头一次听到。

“可是，你不恨那些毁灭你家族的人吗？”茶茶问。

“小姐！”一旁的三河守左右看了看，出言制止茶茶。

“憎恨他人是不对的，这是我接受的教导。”高次十分有教养地回答道。

“谁教你的？”

“耶稣基督教的。”

茶茶从前也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却不知这个外国神灵还会教人这些。面对这个如花美少年，茶茶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心，扬声大笑起来。

她笑得停不下来。直到妹妹阿初说“茶茶姐别这样了。”茶茶这才止住。可是再看一眼冷着脸的高次，她越发有了想笑的冲动。

回到清洲后，茶茶才听阿初说起，高次已经成为了伴天连^[52]的信徒。

“信什么伴天连，真讨厌。”阿初轻蔑地说道。

“肯定是他的家族灭亡以后才有了信教的想法吧。因为要憎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这么恨下去，身边的所有人岂不是都成仇恨的对象了。”茶茶回答。

茶茶不愿意听到妹妹说高次坏话，可见心里还是向着他的。

第二年，天正七年七月，安土城竣工。受信长邀请，茶茶和阿初再次参观了安土。这次阿市还是拒绝了邀请，由茶茶和阿初代她去安土庆

贺。全国各地的将士都收到了邀请，纷纷前来参观。

给茶茶她们带路的是二十三岁的青年武将蒲生氏乡，在蒲生的带领下，二位小姐依序参观了二之丸、本丸、天守等城楼。天守真可谓是穷尽了人间奢华之美。

二楼是广间^[53]和书院，由几个铺有榻榻米的房间和储藏室构成。大部分房间的内墙上都装饰着金粉绘制的色彩艳丽的图画，柱子与屋顶都有五彩镂花、门扉皆涂黑漆。三层、四层的房间也各具特色。三层主要装饰着花鸟、神仙和骏马的图画，四层绘有龙虎和凤凰等图案。五层没有装饰画。六层的外柱朱漆，内柱鎏金，柱上绘有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以及释尊得道故事图。七层房屋内全部涂金，内柱、屋顶、拉门上，依次绘有龙、三皇五帝、孔门十哲的人物画像。城门为铁制，名为“黑金门”。周边的石墙都是双层结构。

城里十分热闹，几乎每天都有相扑表演，爆竹声声。

参观完天守后，茶茶在正殿拜谒信长。可能是想炫耀侄女的美貌，信长接见她们时召来了许多武将。看着信长的面子，武将们纷纷殷勤地问候茶茶和阿初。唯有带领她们参观的氏乡态度冷静。这位大圆脸、胖乎乎的青年武将，不卑不亢地抬头问候茶茶：

“在城里参观了一日，想必您也有些疲惫吧。”

虽不是傲慢蛮横的态度，到底也和其他献殷勤的武将感觉不一样。茶茶幼年时便听说过蒲生的名字，据说也是近江的豪门望族。

茶茶每次和蒲生氏乡说话，不知为什么总是不自觉地低眉顺目，只有对他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在此诸国战乱之世，蒲生家从未被任何人打败，一直延续至今，值得敬佩。氏乡退下后，一旁的茶人告诉茶茶，氏乡是织田麾下年轻武将中一等人的人物。

“日野城在蒲生大人的管理下繁荣昌盛，居民日益富裕，都说大人以后一定会大有所为。”那位茶人这样评论道。

茶茶来到安土的第三天，正巧赶上盂兰盆节。信长一向喜欢炫耀，

当夜即命人用灯火装饰织田氏祖庙——总见寺的庙宇，向普通市民展示天守阁和城郭的雄伟壮观。

日落时分，城里的居民都守候在街道两侧，人人手举火炬，到了八时，众人一齐点火。火炬里塞满了烟花，不一会儿就花火烂漫，城里的街道被火光照得恍如白昼。与此同时，各个十字路口烟花爆竹齐放，几十个少年武士骑着马从被火光照亮的街道上飞驰而过。

茶茶跟随蒲生氏乡，来到城里一个小山丘上的武士家门口，观看整个祭典。几个贵族少年武士骑着马从茶茶面前经过。茶茶觉得，那些在火光中穿梭出入的少年身姿，简直是这世间最美的景致。这些人中打头阵的就是京极高次，茶茶并没有认出高次，还是氏乡告诉她的。

武士们再次回转马头，驰向茶茶，一眨眼就从她面前经过，茶茶还是没能看清高次的身影。

到了九时，城里居民结束了祝火祭，向着城郭所在的山麓进发。安土城周围修有护城河，河水是从旁边的湖中引来的。信长的马回众^[54]泛舟河上，每个小舟上都点着火把，那火油流进护城河，让整片河水都沐浴在火海中，引得观者成千上万。一抬头，便能看到灯火璀璨的天守阁，在盛夏的夜空中，天守巍峨耸立。城里到处都充斥着居民们欢呼雀跃的呼声，山麓边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一直热闹到深夜。

夜更深了，在天守阁二层的广间里，信长举办了酒宴，茶茶和阿初也有出席。酒宴一开，规矩全免，参加者们三五成群地围绕在广间周围的回廊上，随意地坐着，观看下方的祝火表演。

茶茶一直关注着高次，他离茶茶有二三间的距离，一个人独坐着。茶茶心里一直犹豫，不知该不该主动与他搭话，最终她还是顾忌着周围有人，始终没有开口。氏乡坐在茶茶旁边，用他天生沉稳的口气说道：

“等您返回清洲之后，一定要将您今晚的见闻告诉您的母亲大人啊。”

他好像发自内心地享受今天的祝火祭典。在屋内灯光的映衬下，氏乡的脸上丝毫没有半点卑屈之意，反而显得异常地沉稳冷静。茶茶想，

眼前这位到底是率领过千军万马的青年武将，与他相比，坐在远处的高次却总是一副敏感而落寞的神情，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丝毫没有伴天连信者该有的样子。

次日，茶茶一行宿在安土城，终于没能找到机会再和高次说一句话。

[1]朝仓义景（1533—1573）：越前国朝仓家末代大名。因加盟信长包围网，于1573年末被织田信长击败，最终在贤松寺自尽。

[2]天正元年：公元1573年。元龟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元天正。

[3]浅井长政（1545—1573）：日本战国时代大名。近江浅井家最后一代家督。1570年“姊川之战”战败后，浅井家势力逐渐衰弱。1573年在小谷城落城，后织田信长军攻入小谷城，浅井长政最后在城里剖腹自尽。本书开始的战役便是浅井临死前最后一战。

[4]小谷城：位于滋贺县东浅井郡湖北町伊部（旧近江国浅井郡）的日本战国时代的山城。小谷城是日本五大山城之一。

[5]足利义昭（1537—1597）：日本室町幕府第十五代（最后一代）将军。足利义昭为前任将军足利义辉之弟。义辉被弑后，义昭被细川藤孝等拥立为将军。1573年织田信长举兵将足利义昭放逐河内，室町幕府就此灭亡。

[6]比叡山：1571年，织田信长为了巩固自己在畿内的势力，同时也是为了杀鸡儆猴，进攻了在当时被视为圣地的比叡山延历寺并放火烧毁寺庙，屠杀僧人数千。

[7]此处指本愿寺显如，信长包围网的大名之一。

[8]京极丸：也称京极曲轮，小谷城内浅井长政的祖父亮政当年幽禁旧主京极氏的所在地，因此而得名。

[9]二之丸：日本式城堡中次要的城楼。自城门到本丸之间，会途经二之丸。

[10]本丸：日本式城堡内被石墙、土垒等包围分割成一块块区域，称为“丸”，也叫“曲轮”。从防御中心天守阁所在的“本丸”向外，依次有“二之丸”、“三之丸”等。此外，还有一些以方位或特别名字命名的“丸”，比如大阪城的“西之丸”。

[11]能乐：日本古典剧种之一，亦称为“能”。能约于日本南北朝时期从农村酬神的“猿乐”（类似中国唐朝的散曲）中分出，著名能奠基人观阿弥（1333—1384）和世阿弥（1363—1443）父子，尤其是后者在总结并吸收前人各种艺术的长处后，使能发展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悲剧型歌舞剧。后于室町时代，得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的保护及支持，能这一剧种才日益繁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12]介错：切腹自尽时，负责砍断切腹人头颅的人。常由切腹者的好友担当。

[13]武田胜赖（1546—1582），为日本战国时代武田家的末代家督。武田胜赖是武田信玄的第四子，武田本家第二十代当主，也是最后一代。

[14]永禄七年：1564年。

[15]桶狭间之战：一场发生于1560年（日本永禄三年）战国时代日本的战役。东海道大名今川义元亲自率军攻入尾张国境内，在今爱知县名古屋市一带，遭织田信长领军奇袭本阵阵亡。战后，原本称霸东海道的今川氏从此没落，而获胜的织田信长则在中日本和近畿地方迅速扩张势力，奠定其日后掌握日本中央政权的权力基础。

[16]今川义元：足利幕府同族的名门，占据骏河、远江，其后更控制了三河的有力大名。居城在骏府。永禄三年（1560）兴兵上洛，在尾张桶狭间战死。

[17]斋藤龙兴：（1548—1573）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大名，美浓斋藤家的末代家督。他在担任家督期间贪图安逸享乐，导致斋藤家的衰败，不久后即败在织田信长手下。此后，斋藤龙兴加入信长包围网，后于1573年战死于越前刀祢坂。

[18]美浓：今岐阜县南部。

[19]元龟元年：1570年。

[20]备州：备前国的中国式称谓。

[21]守护京极：在室町时代为“三管领四职”制度中的“四职”之一，出任过侍所所司和御相伴众以及北近江、飞驒、出云、隐岐守护等职位。

[22]织田信包：（1543—1614），织田信秀四子，信长之弟。号老犬斋。北伊势豪族长野氏养子。

[23]护摩：为密教大法。凡求成就，必作护摩。护摩者，焚烧之义。采灯，即用柴火等木材搭建起的燃烧用火架。日本天台宗本山派称之为“采灯”，真言宗当山派称之为“柴灯”。

[24]大入道：日本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妖怪，通常像和尚一样秃头，身形比普通人大些，有些甚至和山一样巨大。

[25]间：长度单位。平安时代时，1间约为10尺；至15世纪末时1间约为6尺5寸；德川幕府于1649年将1间的长度规定为6尺。约合1.818米。

[26]腹卷：一种保护腹部及大腿的简易日式甲冑。

[27]箕踞：两脚张开，两膝微曲地坐着，形似簸箕。

[28]乌帽子：日本公家平安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黑色礼帽，近代日本成人男性的和装礼服组成部分。镰仓时代以来，乌帽子越高表示等级越高。公家通常戴的帽子叫“立乌帽子”。

[29]四职：室町幕府在行政方面由将军综理一切政务。其下设“管领”，以辅佐将军，一般由足利氏一族的斯波、细川、畠山三氏轮流担任，谓之“三管领”。管领之下有侍所、问注所、政所等机构，而以侍所最为重要。侍所的首长称“所司”，由山名、一色、京极、赤松四氏担任，谓之“四职”，负责御家人的统治与行政诉讼。

[30]小袖：一种窄袖方领的衣服。

[31]小姓：大名的贴身侍从，主要由武家之中未成年的非继承人子弟担当，职责是贴身护卫大名，跟随大名参加战斗，以及料理大名日常生活起居。

[32]长筱：长筱之战为日本战国时代著名战役。织田德川联军以绝对优势在长筱击败了武田军。通常认为是火枪部队对骑兵的胜利。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有相当的意义。

[33]甲斐：今山梨县。

[34]近畿：律令制下日本的地方行政区分，近畿，也称畿内，包括山城、大和、摄津、河内、和泉五国。

[35]中国：这里指古代日本本州畿内以西的各国，包含现今日本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的地域。也叫“中国地方”。

[36]六角氏：日本氏族之一。镰仓时代到战国时代时期的守护大名，势力范围以近江南部为中心。

[37]三河：旧国名。今爱知县东部。

[38]尾张：又名尾州。今爱知县西部。织田信长最初是尾张国的领主。

[39]美浓：今岐阜县南部。

[40]伊势：旧国名。今三重县中央大部。

[41]越前：今福井县北部（包含岐阜西北部地区）即敦贺市。

[42]若狭：福井县南部除去敦贺市的地区。

[43]堺：著名的贸易港口及都市，在摄津、河内、和泉三国交界处。

[44]大坂石山城：这次信长出兵的主要目的是攻打足利义昭，义昭以在近江的今坚田城和石山城为幕府军的据点，举起反对信长的旗帜，但数日后两城皆被攻陷。

[45]石藏：地下室。

[46]竹生岛：琵琶湖北部的小岛。

[47]筑前守：丰臣秀吉的曾用名羽柴筑前守秀吉。筑前是现在日本的福岡，他曾受领“筑前守”的官位。

[48]弁财天：源自印度教的辩才天，也叫辩才天女，名字是萨罗斯瓦蒂（梵文：Saraswati），印度教创世者梵天的妻子。

[49]天守阁：亦称“天守”，位于日式城堡中心部的高大建筑物，一般为多重楼阁，造型宏伟，象征了城主的权威。

[50]鯨：此字为日本汉字。指的是一种虎头鱼身、尾鳍朝天、背上有重重尖刺的传说生物。同时也指以其为原型的屋顶装饰。江戸时代的百科事典《和汉三才图会》中则记作鱼虎。

[51]里：古代日本距离单位。日制三十六町为一里，合3.924公里。

[52]“伴天连”是“Padre”的日文旧译，在葡萄牙语中是神父、传教士的意思。

[53]日语作“広間”，为阁主的起居室。

[54]马回众：相当于中央警备队。日本战国时代，大名军阵由大名本阵和若干独立军团组成。本阵成员包括总大将、副将、军师、佑笔（执笔）、军奉行（管辖其下的旗奉行、弓奉行、枪奉行、小荷駄奉行、兵粮奉行）、军目付、使番、物见番头。此外还包括马回、小姓、药师、祈祷僧等保障人员。马回为本阵警卫力量，负责本阵指挥机关的安全。

第二章

那之后，茶茶姊妹和母亲阿市夫人在清洲城中平静地度过了三年时光。天正十年元旦那天，从破晓开始三河尾张就刮起了大风。屋外狂风呼啸，母子四人听着风声，胆战心惊地吃了煮年糕，算是过了个年。这一年，阿市夫人三十六岁，茶茶十六岁，阿初十四岁，小女儿小督十二岁。

自元旦起，城里似乎逐渐热闹起来。有一次，一个侍女还看到城门口集结着大批人马。

“可能又有大仗要打了吧。”

阿市夫人说道。其他人也都跟着猜测。有人说对手是甲斐的武田家，有人说织田大军准备要攻打播磨了。

一月末，兵马调动愈加频繁，连足不出户的茶茶姊妹们也能感觉到。再过了一个月，又听说此次出征的大军由信长的嫡子信忠担任总指挥，目标是甲斐信浓^[1]两地。

二月下旬，清洲城内响起了发兵的太鼓声。接连四五天，城里熙攘喧嚣之声不绝于耳。待部队倾巢而出后，城里又变得如死水一般静谧。不久，城内传言，据说武田军惨败，胜赖父子已经在天目山自尽。不多时，又传来了羽柴秀吉攻陷吉备国冠山城的消息。

织田大军屡战屡胜，捷报不断。每当捷报传来，城里就变得热闹非凡，可阿市却显得比平日更加垂头丧气，或许这些消息又让她回想起了小谷城陷落当日的惨状。茶茶和阿初却丝毫不以为意，时常开怀大笑。

每当此时，阿市便会呵斥茶茶：

“茶茶怎么总是大声喧哗？”

或者皱着眉呵斥阿初：

“阿初的声音太刺耳！”

茶茶的笑声的确明亮爽朗，即便是浅笑几声，也有一种华丽且充满感染力的美。阿初的笑声干净清澈，有如回珠转玉。与二位姐姐不同，小督性格恬静，不苟言笑。每次看到姐姐们笑，她总是一脸不解，一个人在一边沉默不语。二位姐姐生得容颜秀美，各有特点，只有小督继承了父亲圆胖的脸庞和平凡的相貌。

六月五日黎明时分，熟睡中的三姐妹被母亲推醒。面对刚刚起身还穿着寝衣的三人，阿市神色凝重地说道：

“你们冷静地听着，主公过世了。”

茶茶没有明白母亲的意思。

“由于惟任大人^[2]谋反，主公前天夜里已经在京都被杀害了。”

听得母亲此话，茶茶终于明白，原来舅舅信长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变故。原以为母亲对信长没有一点感情，可得知信长死讯后，母亲仿佛深受打击，这让茶茶很是费解。

诚然，保护人的突然离世，令母女四人未来的命运变得飘摇不定。茶茶心头也掠过一丝不安。但信长亦是毁灭浅井一家的大仇人，是杀死祖父的凶手，屠尽家门的仇敌。

“这么说主公真的去世了？”

虽然没有忍心说出天谴这样的言辞，但茶茶表现得无比镇定。因为她早就相信这一天迟早会来的。跟灭亡京极一族而遭到惩罚的父辈一样，如今杀死自己父辈们的信长亦已遭此果报。

阿初与小督受母亲影响，也显得躁动不安。

“主公真是不幸啊。”

话音刚落，阿市夫人便俯身大哭。茶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像当

年为父亲之死痛哭那般，同样为信长之死悲痛。大概因为她和信长终归是血脉相连的兄妹，所以才会如此悲伤吧。

“杀死主公的惟任光秀将来也会死于他人之手的，大家的命运都一样。”茶茶说道。

听了这话，阿市夫人眼中含泪，有些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哎呀，太可怕了！茶茶的心肠怎么这么硬。”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主公不是也杀死了父亲嘛！”

“主公和父亲之间的战争是兵家常事。虽然你无法忘记他杀死父亲的仇恨，但你们姐妹能捡回命来，无拘无束地活到今天，也是多亏了主公的庇佑啊。”阿市说道。

可能是岁月的变迁磨砺了她的心性，同样的，茶茶的心性也有所改变。

“和主公帮助我们一样，母亲也为高次大人仕官之事进言？”

茶茶说道，为自己内心的混乱感到茫然无措。她一边吐露着对信长的憎恶之情，一边却又站在高次的立场上抗议浅井家的所作所为。

黎明时分，清洲城内自上而下乱成一片，谁也无法预测今后事态的发展。大家都惊慌失措，担心明智大军随时攻入城内。那天，茶茶两次登上角楼，每次都看见远处街道上有不知去往何处的骑马武士，分成十人或二十人的小队向前行进，也不知他们隶属哪家。此时正值梅雨季节，乌云低沉地压在平原上空。

在信长的死讯传出之后，安土城周边陷入一片混乱，相关传言也传入茶茶耳中。有人说明智大军已经进入安土城；也有人说两军已在濠田桥附近开战；还有人说京城内亦有战乱。也不知该相信谁。

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最让茶茶震惊的是有关京极高次的传言。据说他追随叛军首领光秀，集结京极家旧臣，袭击了秀吉的领地长滨城。这个消息是藤挂三河守打听到的，恐怕不假。由于当时长滨城内只有秀

吉的妻儿及少数留守部队，而高次则借助阿闭长之等京极旧臣之力，竟然成功地偷袭并占领了长滨。

听到这个消息，茶茶顿时惊呆了。信长的突然离世都没能让茶茶的心动摇分毫，可高次的传言却立即让她花容失色。茶茶觉得高次这次彻底完了，真可谓棋差一步则满盘皆输。尽管目前信长已死，未来局势不明，光秀有可能称霸天下，也有可能被织田家的遗臣们杀死。但不知为何，茶茶就是觉得高次选错了路。

茶茶之所以感到震惊，是因为传言中的京极高次和她之前所认识的高次判若两人。茶茶认识的高次，是伴天连的信徒，这个信徒曾经在从竹生岛回来的船上信誓旦旦地声明自己谁都不恨。可现在的高次，像一只迅猛的雄鹰，趁着信长突然离世造成的混乱，试图一举夺回曾经属于京极家的领地。

身为名门之后，高次曾经为信长效力，这无疑伤害到这位京极家嫡子的自尊心。为了逃避现实，他选择信仰异国的宗教，强迫自己抛开过往的恩怨。然而，复兴京极家的欲望和冲动一定还蕴藏在他的骨血之中。如今信长既死，天下又逢大乱，正是他得偿夙愿的大好时机。茶茶想，如果她自己是男子，心性一定和高次很像。这些都另当别论，就说京极高次此次的做法，总让她感到不安，心头笼罩的乌云挥之不去。她觉得对一个年方二十的名门之后来说，这次行动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那天，茶茶漫步在寂静无人的内庭，回想起万灯会那夜的安土城。她想起在城下策马疾驰的少年武士，那飒爽的英姿堪称举世无双，还想起天守阁上高次锐利的眼眸。直到此刻，茶茶才在心里坦然承认自己这些年来对京极高次的倾慕之情。在从竹生岛回来的船上，茶茶曾经为高次云淡风轻的态度感到气愤，因为她不希望高次放弃仇恨和梦想，她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期待，所以才会毫不留情地嘲笑他。在茶茶心里，她始终喜欢的是那个自尊自强且性情刚烈的高次。想到这里，茶茶又想起了高次偷袭长滨的举动，她还是觉得有些为时过早。

此时此刻，茶茶终于意识到，自己从小就往高次身上寄托着一个梦想，她希望今后能和高次生活在一起，并在将来的某日，凭借他的力量收复江北旧地。那里曾属于京极家，也曾属于浅井家。等这个梦想实

现，二人便在那片土地上修筑一座城池，从此永住城中。只要静待时机，这个愿望不是不能实现。可现在，这个梦想恐怕要破碎了。

除了京极高次，另一个人物也成为流言的核心。就是那个曾经带领茶茶姐妹参观安土城，其间一直陪伴她们左右的蒲生氏乡。兵变发生时，氏乡的父亲贤秀正在安土城，听闻噩耗，他立即将信长的妻室转移到自己的居城日野城避难。面对光秀的招揽，父子二人一同回绝。其后，茶茶她们不断听到传言，说明智大军为讨伐贤秀、氏乡父子，正向陆续城和日野城进发。

氏乡父子的选择与高次背道而驰，茶茶觉得，值此动乱之期，氏乡父子的选择才是正确的，人家这步棋下得正合时宜。在此之前，茶茶一直认为氏乡与高次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今，这相似的两人却朝着对立的方向渐行渐远，拉开了差距。

“蒲生家的两位大人真是了不起！这才是值得将安土城托付的大将啊。”

藤挂三河守对蒲生父子赞不绝口，茶茶也同意他的说法。然而，很多天过去了，清洲城内再没有流传过关于日野城的任何消息。比起高次，氏乡现在才更加危险。日野这么一座小城，能否抵挡住明智大军的进攻，这着实让人担心。

约莫十天之后，京都方面的各种消息陆续涌入了清洲城。阿市母女也忙着收拾行装，准备随时撤离。就在城里的人们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城外的快马相继入城，陆续将山崎合战^[3]、秀吉获胜及光秀之死的消息带入城内，终于为这段动荡的时期画上了休止符。

城内也逐渐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山崎合战结束的数日后，茶茶听说秀吉再度夺回长滨城。而高次却下落不明，也不知他是死了还是逃出城了。茶茶还听说，几乎在长滨被夺回的同一时间，安土城已被明智大军烧成灰烬。茶茶脑海中浮现出那座雄伟壮丽的七重天守，她想象着那座巨大的城池被烈火包围的场景，熊熊燃烧的火焰像是一场虚幻的祝火祭典一般，象征了信长霸业的终

结。

阿市夫人和茶茶、阿初、小督母女似乎完全被遗忘在清洲城的这间屋内，她们成日里深居简出，无人打扰。然而，每天的日子却过得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在光秀被诛灭之前，尚且还有各路消息不断传进母女四人的耳中。可如今的天下到底是什么局势，四人便无从知晓了。

本能寺兵变后的第九天——即六月十一日的夜晚，时年两岁的三法师丸，在信忠的臣子——僧侣前田玄以的保护下，经岐阜转移至清洲城。三法师丸是信长嫡子信忠的儿子。信长的继任者本来应该是信忠，但信忠已在光秀谋反当夜于二条御所^[4]自尽，所以继承人理所当然地变为他刚满两岁的儿子三法师丸，以传承织田家的正统血脉。

自从安土城被明智大军烧成一片焦土后，清洲城自然而然地被视为织田家的根据地，所以三法师丸才没有选择岐阜，而是移居到了清洲城中。三法师丸入城一事，阿市夫人和女儿们只是有所耳闻，并没有收到正式通知，所以也就没有出去迎接。

三法师丸来到城里的第二天，被誉为织田家首席重臣的柴田胜家^[5]领兵入城。柴田胜家是领导佐佐成政、前田利家、佐久间盛政等北方将领的大将，本能寺兵变时，他正在越中^[6]与上杉景胜对战。一听到消息，他立即将指挥权委托给属下战将，自己率领亲兵赶赴京都，不料刚到半路又收到山崎合战的捷报，只得改变行程，来到清洲。自从柴田胜家进城后，城里顿时热闹起来，来来往往的武将明显增多了。

茶茶她们每次从室内走到院中，都能看到本丸那边不断有人进进出出，门庭若市，可没有一个人来看过阿市母女。值此乱世，人人自危，谁还有余力照顾信长的妹妹和三个侄女呢。从前还有藤挂三河守出去打听消息，如今外面的武将熙来攘往的，他也顾忌着自己的身份便不再外出，从此隔断了与外界的消息通道，外面发生的事也一概不知。

同月末，羽柴秀吉的身影也出现在清洲城内。山崎合战之后，秀吉一直留在化为废墟的安土城中收拾残局。一切料理妥当后又赶至岐阜，命令其下属的武将交出人质^[7]，然后将所有人质安置于长滨城。随后，又将岐阜托付给堀秀政。等到办完以上所有紧要之事，他才来到清洲城

拜谒三法师丸。本能寺兵变发生后，秀吉件事都办得干净利落，简直是大快人心。就像是事变之后所有的收场工作都是他一人完成的一般。

虽说秀吉来清洲城的目的也是拜谒三法师丸，尽一名织田家家臣应有的礼数。但自从他进城以后，城里的气氛变得与柴田胜家进城时大不一样。从使者宣告秀吉进城之日起，城里男女老幼的表情都有些异样。各处庭院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每个城门都派驻有武士站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迎接生前的信长。茶茶从一个侍女那里听说了秀吉进城的消息，却没敢告诉母亲。

在某个骄阳似火的午后，秀吉抵达了清洲城。当天傍晚，秀吉事先没打一声招呼便突然出现在阿市夫人居住的庭院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彼时，阿市夫人正在房内休息，茶茶三姐妹正坐在廊上乘凉。

茶茶透过树丛看见一个低矮瘦削的男子弓腰驼背地走进院里，紧跟着他的还有几名随从。茶茶立即意识到来者是羽柴秀吉。秀吉弓着腰快步走近走廊，对茶茶她们寒暄道：

“这不是几位小姐嘛，都长这么大了。”

他的语调既不特别郑重，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茶茶从走廊上站起身来，默默看着这个四十过半的武士。只见他脸型狭窄，常年曝晒在阳光下的皮肤已经初现老态，只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阿初和小督也跟着相继站起身来，也不知她俩是否认出了秀吉。

“你们的母亲大人呢？”

秀吉低声询问道。

“她身体不舒服，正在卧床休息。”

茶茶马上回答。她感到自己的声音略带颤抖。

“这样啊，真是不巧。这里住着若有什么不便，请不要顾虑，直接告诉我就好。我羽柴秀吉今天是来城里拜谒主公的，顺便来看望你们。”

秀吉说完后便不再看茶茶，目光在庭院中扫视一周。

“这里是西晒，肯定很热吧。还有，庭院里的树木有些过于繁茂了。”

正如秀吉所说，院子里树木的枝叶都未经修剪，杂乱纷繁的样子看着都觉得热得慌。

“我立即找人来修剪。”

秀吉说道。听秀吉这么说，茶茶忙道：

“已经错过修剪树木的最好时间了，只好等到明年四月再修。”

秀吉有些诧异地望向茶茶，片刻，他面无表情地回道：

“小姐知道的还真是不少呢。”

茶茶的这个知识，是在城里修剪植物时，从来往于城内的老花匠那听来的。可面对秀吉，她没有再多说什么。秀吉再次拜托她们转达对阿市夫人的问候，然后便和来时一样，猫着腰穿过繁茂的树丛离开了。

茶茶目送秀吉离开后，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等到她回过神来，才发现只剩自己一个人站在原地，阿初和小督早就离开，八成已经回屋了。

茶茶意识到，在此番与秀吉会面的整个过程中，自己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笔挺地站着。也不知为何，只有这样站着才能让她轻松面对秀吉。直到现在，她才感到有些撑不住了，想在走廊边坐下歇息片刻，但她内心的某个地方又不想这么做。她觉得刚才那个皮肤苍老但双眼有神的武士并未离开，好像还躲在某处盯着自己，所以她依然没有放松。

羽柴秀吉本人和茶茶想象中的形象完全不同。虽然秀吉看到她们姐妹几人时曾说过小姐们都长这么大了的话，可对茶茶来说，这次才算是与秀吉初见。还记得在京极高次的带领下第一次参观安土城时，秀吉刚巧带兵去攻打大阪的石山^[8]本愿寺，所以未能得见。第二次前往安土城时，虽然众多武将都聚集在天守阁，但唯独不见秀吉的身影，那时他又

带兵出征中国了。

茶茶无法将秀吉本人和那个剿灭自己一族的仇敌联系到一起，她觉得秀吉也不像是残忍杀害自己哥哥并将他悬尸示众的罪魁祸首。自从她听说秀吉对自己母亲有爱慕之情后，便在心里描绘出一个滑稽粗野的乡下武士形象。而在其他人口中，他是有着猴子模样的卑鄙小人。在战场上，他又是无人能挡、勇猛彪悍的一员大将。然而，今天见到的秀吉本人颠覆了所有的想象和传说。

茶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庭院中。回想起刚才与秀吉的会面，她只记得那双锐利的眼眸和那种一般武士身上所没有的倦怠却温和的气质。茶茶不得不承认，她从小到大对羽柴秀吉这个人物的想象都是大错特错的。

自从秀吉登门拜访以来，阿市夫人如同惊弓之鸟一般。阿初和小督也像见了鬼似的，向母亲诉说着对秀吉可怕的印象。小督净说秀吉的不好，什么手指太粗，喉结太大，长着招风耳，让人恶心等等。阿初也不甘落后地在一旁帮腔，说秀吉虽然满脸堆笑，眼神却冷酷无情，还将她们姐妹挨个打量了一番。

“在那双眼睛的注视下，小谷城在火焰中化为了灰烬。也是那双眼睛亲眼看着万福丸哥哥赴死的。”

阿初一边打着寒战一边说道，声音清澈透亮。一旁的茶茶却始终沉默不语，她自己也有些诧异，不知为何，她对秀吉的看法与两位妹妹完全不同。诚如小督所言，秀吉好像是长着粗笨的手指、恶心的喉结以及一对奇大的招风耳。也诚如阿初所形容的，秀吉的脸上似乎是挂着残忍的微笑，目光扫视了她们姐妹三人。可奇怪的是，尽管秀吉被妹妹们形容得如此不堪，茶茶却一点也不讨厌他。

一旁的阿市既不接阿初和小督的话茬，也不制止她们，只是默默无语地听着，这种态度让茶茶很不舒服。阿初和小督对秀吉的印象之所以如此偏激，完全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是阿市平日里有意地，且不断地向她们灌输的结果。可她今天却不敢再当着女儿的面评价秀吉，因为她感到不安，她不知道秀吉的权势今后是否会继续扩张，并终将以某种方式

直接影响到自己和女儿们的未来。

茶茶觉得，对阿市来说，秀吉是毁灭浅井一族的仇人，她理应憎恨他。换个角度，秀吉又是觊觎她美色的无耻之徒，她更加有理由蔑视他。可是，看到阿市明明在心里憎恨和蔑视着对方，却因为畏惧对方掌握着大权而卑躬屈膝，小心翼翼，茶茶感到很是不快。信长活着的时候，母亲对信长的态度也是这样。

“可这些日子以来，来这间屋子看我们母女的不是只有羽柴大人一人吗？其他人对我们根本就不管不顾。”

茶茶想要打破眼下的尴尬气氛，开始帮着秀吉说话。尽管她心里清楚，秀吉此次来访的原因，八成是出于对母亲的贼心不死。她嘴上这么说，完全是想顶撞母亲一下。

其实茶茶内心迷茫，也搞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有一点很明确，她不甘心从一出生起就遭受如此命运的摆布，她不想像母亲阿市和两个妹妹那样怯懦。当然了，两个妹妹年纪尚小，都还不懂事。

秀吉抵达清洲城后没几天，关东管领泷川一益^[9]也入城了。虽然他在关东收到信长的讣告，但没能抓住上洛^[10]的机会，跑去和北条军打仗，偏又吃了败仗，好不容易等到七月，才赶到了清洲城。这段时间里，信浓海津城的森长可，饭田城的毛利秀赖等武将也都相继来到清洲城。

随着远方的武将们陆续赶到清洲，诸国的形势也逐渐明朗起来。从前就与织田家对立的德川军和北条军分别从南北两方赶至甲信^[11]，天下大势尚且不容乐观。不过，在清洲城内聚集的武将们面临着一个更加重要紧迫的问题。如今信长已死，继位者三法师丸尚且年幼，军中急需一个能替他担任大军总指挥的人。为此，清洲城外到处屯着兵，武将们每天都上清洲城内集合讨论。

阿市母女也听到了许多风言风语。有人说柴田胜家的部队和羽柴秀吉的部队在某处发生了小冲突，又有人说某部队已被调至某方向上。流言四起，让人觉得内部分裂战随时都要爆发似的。

与平日相比，阿市夫人和三个女儿的居所愈发显得安静。茶茶姐妹

被母亲严令禁止迈出院门，只得终日躲在朝西的阴暗房间内闭门不出。今年不似往年，连日来天气酷热难当，即便是坐在屋内一动不动，女孩儿们也浑身大汗淋漓。

不久后重臣们将会聚集在一起在城内召开会议，听到这个消息，阿市夫人又开始惴惴不安起来。虽然她猜不出这次会议将决定哪些事宜，但无论如何，其结果必然会与她们母女四人的未来有关。她不知道今后是能继续住在清洲城，还是被转移到别的城去。受到母亲情绪的影响，茶茶姐妹对这次会议的相关消息也敏感起来，时不时还会提到柴田、羽柴、信雄、信孝等人的名字。

据说，柴田胜家与秀吉之间产生了龃龉，每每共事之时，两人意见总有对立或不合。而前者是织田家的重臣之首，后者是迅速讨伐光秀叛军，为信长复仇，凭借一己之力平息叛乱的后起之秀。另外，信长的两个儿子信雄与信孝之间也逐渐出现对立的苗头。他二人本就是同父异母，如今在任何事情上都意见相左，互不相让。在此情势之下，信孝选择与胜家联盟，信雄则亲近秀吉，他们为了争夺统领织田大军的军权，争相要做三法师丸的保护人。受到这些争端的影响，其他的武将要么选择投靠其中一方，要么不知所措地两方观望。

信雄和信孝同年，都是二十五岁，在信长的这两个儿子中，阿市不太喜欢信雄，却对信孝抱有好感。信雄是信长正妻所生，与在二条城中自尽的信忠是同胞兄弟。他虽与信孝同年，却有长幼嫡庶之分。信雄是兄长，照理应该由他做三法师丸的保护人。可阿市私心里还是希望今后的局势对信孝有利。信雄身来就资质平平，虽然在长相上继承了信长和阿市夫人的特点，但神态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冷酷。与之相反，信孝的母亲虽然出身卑贱，他自己却自强自立，虽然性情有些刚烈，但对阿市母女特别关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温和气质。

对于信雄和信孝这两个表兄的情况，茶茶姐妹几乎完全不了解，不过就是之前见过两三回而已。她们和母亲的意见一致，都更喜欢信孝。因为信孝每次见到她们，总是会亲切地问候每人一两句，而信雄却从来没有搭理过她们。

对于推举信孝的柴田胜家，由于他是织田家的重臣之首，阿市夫人

和小姐们也自然而然地更信赖他些。当然，茶茶没有见过胜家，但她从小就听说过胜家的名号，感觉叫这个这名字的应该是一位老成持重的老武士。而在信长死后织田大军的总指挥权到底由秀吉和胜家谁掌控这个问题上，阿市夫人更倾向于柴田胜家。一来她对秀吉攻陷小谷城之事怀恨在心，而胜家与此事并无关系。二来胜家拥护的是信孝。

茶茶姐妹也和母亲一条心。对于秀吉，茶茶虽然与母亲和妹妹们持有不同的态度，但她也希望左右织田全军的实权能够落在胜家和信孝的手里。

七月一日，织田家的旧臣齐聚清洲城，召开清洲会议，评定继承事宜。在此前的两三天内，信雄、信孝自不必说，池田胜入、筒井顺庆、蒲生氏乡、蜂屋赖隆、细川藤孝等织田家的重臣们都纷纷赶至清洲城内。

阿市夫人和茶茶她们不清楚哪些武将会出席此次会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在她们居住的这座城池的某处，将产生重大的决定。到了会议当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城里比平时更加肃静。炙热的骄阳烤着白花花的地面，蝉鸣如雨一般密密麻麻地包围着各处房屋，听不到一点马的嘶鸣声。城门口估计也设立了出入关卡，不怎么能见到武士的身影。

入夜后，阿市夫人接到来报，说信孝大人正在前往她居所的路上。一听此信，她立即露出了惶恐的神色。报信人前脚刚走，信孝便满面红光地出现在阿市她们的居所内。这个相当于阿市侄子的年轻武将随意地走进屋内，在上座坐定，省去了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地说道：

“请几位小姐先在门外候一会儿吧。”

茶茶即刻带着两个妹妹来到庭院中。她本来就不想待在屋里，正好趁这个机会到院子里呼吸一下夜晚清凉的空气。然而没过多久，她们又被重新唤回屋内。进门时，已经不见信孝的踪影，只有阿市夫人在一旁脸色阴沉地坐着。

“茶茶，阿初，还有小督，你们都来这里坐下。”

阿市平静地说道。茶茶她们顺从地坐在母亲对面。

“刚才信孝大人向母亲提出再嫁给柴田大人的要求，并且明天就要给他答复。到底答不答应，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自己也会再想想，也请你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件事。”

听完阿市夫人的这番话，茶茶一时语塞，半晌开不了口。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她感到十分震惊。迄今为止她从没想到母亲还会再嫁。再嫁给柴田胜家是怎么一回事，她完全摸不着头脑。虽然在此之前她听说过秀吉思慕母亲，但思慕归思慕，毕竟只是想想而已，她没想到会转变成嫁娶这般现实之事。倘若是置身事外地听说有个武士喜欢上一位三十六岁的美貌寡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此事一旦落到母亲阿市头上，茶茶却怎么也想不通了。

“如今主公已经辞世，茶茶你们姐妹也不可能永远像现在这样留在城里安稳度日。不只我们一家，信雄大人和信孝大人，还有其他许多大将都不确定自己的未来，所以才在今天的会上探讨。”

“如此说来，刚才您所说的再嫁之事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的吗？”茶茶问道。

“不，这个问题不是在会议上决定的。但是，今后该何去何从，我们自己也该有所决断，信孝大人此次就是为此事而来的。”

“母亲您是怎么想的呢？”

“你问我吗？”

阿市若有所思地闭上眼睛，半晌才说道：

“我的想法明天再告诉你们。在那之前，你们姐妹也好好想想。反正我们再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住着了，听说这座城以后将由信雄大人居住。”

“那又怎么了？茶茶和妹妹们为什么不能继续住这里？”

“也不是不能住，但不好总是这样麻烦别人。不过，如果你们反对我

再嫁，那我们就一直这样住下去吧。反正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是各有各的麻烦。”阿市回答道。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阿初和小督几乎完全没有判断能力，她俩不知所措地一会儿看看母亲，一会儿看看茶茶。

阿市夫人从信孝口中得知了今天会议的讨论结果，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胜家和秀吉都做出了很大程度的妥协。结果还是由三法师丸继承信长的位置，由前田玄以、长谷川丹波守担任其保护人，二人一直留在岐阜城，直到安土城修复完工。信雄、信孝成为三法师丸的监护人。胜家、秀吉、丹羽长秀、池田胜入四武将各自返回居城，从此各派代理人入京，共同处理政务。

这些都是清洲会议上的决定，为此，武将们还共同签署了誓约书。另外，会上还对那些尚没有国主的国家进行了分配，信雄得到尾州，信孝得到浓州，秀吉得丹波，胜家得到位于江州内长滨的六万石^[12]，池田胜入得到大阪尼崎兵库十二万石，长秀得到若州及江州高岛志贺二郡，一益除了加增五万石，还负责北伊势，蜂屋加增三万石。

茶茶虽然不明白这次会议的结果对武将们分别意味着什么，可显而易见，柴田胜家注定是要回到北国的领地去。如果母亲答应与胜家结婚，那她们姐妹几个也得跟着搬到遥远的北国。

茶茶站起身来，刚才还有妹妹们陪伴，现在她独自走到院中。在今天以前，茶茶一直盼着织田家的实权落到柴田胜家手中，可一旦要将母亲和自己姐妹三人的命运交付给这个武将，她又忧心忡忡起来。即便不答应这门婚事，她们将来的命运仍是未知数，可直觉告诉她，将性命交给胜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就像当初本能寺兵变后，她一听说京极高次投靠光秀并袭击长滨城时，就预感到高次选错了方向一样，这次她也有不祥的预感。

不知为何，她觉得母亲如果嫁给柴田胜家，会将她们母女从此引上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虽然她不能预知胜家的将来，但直觉告诉她，等待她们的将是凄凉惨淡的结局。与胜家相比，前些日子见过的秀吉让她感到温暖而安心。虽然她与胜家素未谋面，却觉得他是个悲剧性的人

物。可能因为秀吉看上去前程似锦，所以在她的想象中，传言中与秀吉不和的胜家才显得晦暗无助吧。反正她不希望母亲嫁给胜家，可理由却无法对母亲和妹妹们言说。

本能寺兵变后，她立即觉察到蒲生氏乡与高次走了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而事实证明，氏乡和高次最终的结果都与她所料一致。高次当时的决定显然棋差一招，而氏乡的选择准确无误。

茶茶驻足在庭院深处的一棵老榉木下，之前她从没在晚上来过这个地方。从这里依稀看得到屋内的灯火从敞开的房门中泄出，看不到母亲和妹妹们的身影，唯见阑珊灯火，划过暗夜，照亮院中的角落。

听母亲说起蒲生氏乡也出席了今天的会议，茶茶突然想见氏乡一面，听说他是替父出席此次织田家旧臣的重大会议的。此时的茶茶对这个年轻武将有着前所未有的信赖感，关于母亲再嫁的事，她希望听取氏乡的意见。

等她回到房间，阿市夫人和两个妹妹依旧原封不动地相对而坐，阿初和小督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阿市多次劝她们就寝，二人就是不肯听话。

第二天一早，茶茶便派人前往蒲生氏乡的住所，邀请他见面。她请氏乡告知方便的时间，这样她去拜访也行，氏乡来访亦可。

传话的人很快就回来了，氏乡回答说会议昨天就已结束，他今日便可立即进城，登门拜访。茶茶赶紧命人打扫出从未使用过的待客室，在那里等候氏乡的到来。

氏乡没带随从，独自一人便来了。只见他全副武装，好像马上就要出征似的。茶茶在待客室门口站着迎接氏乡，和上次见面时相比，氏乡的言谈举止愈发成熟稳重。他年纪在二十七八岁上下，已经全然褪去了青年武将的青涩，成长为一名仪表堂堂、威风凛凛的武士了。

“小姐您别来无恙。之前虽然也想来拜访，因为时间紧迫，本来要不辞而别赶回日野城的，正准备出发时接到您使者的来报。”

氏乡在院中的湿廊^[13]上坐下，两手郑重地放在膝盖上方说道。茶茶先谢他特意来访，随后便就胜家与母亲结婚一事询问他的意见。

“这真是可喜可贺。”

茶茶本来充满期待，谁知氏乡三缄其口，就说了这一句。

“您认为此事该如何是好呢？”茶茶再次试探地问道。

“我觉得这是值得祝贺的事。如果夫人能嫁给柴田大人，相信已故的主公也会感到欣慰吧。小姐们以后也有栖身之所，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茶茶觉得氏乡并没有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于是继续说道：

“听说柴田大人和羽柴大人有些不和……”

“这些谣言都是空穴来风。昨天大家还一起立过誓，我相信两位大人今后必定会齐心辅佐幼主的。”

“可是将来呢？”

“将来？如果将来这些旧臣之间发生争端的话，一定会威胁到织田家存亡之本，所以我相信不会发生什么事。”

“那么依蒲生大人之见，我母亲应该嫁给柴田大人喽？”

茶茶换一种口吻继续追问道。

“我认为对于织田家来说，这是无上的喜事。”

茶茶一边不停地追问，一边用眼睛紧盯着氏乡，然而她越问越不高兴。专程请这位年轻武士来一趟可不是为听这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听氏乡的口气，他似乎对织田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没有丝毫顾虑，可茶茶觉得他没有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茶茶有些讨厌这个在如此情况之下仍能保持谨慎冷静的武将。可转念一想，蒲生小小年纪便要出席城内的重大会议，他不得不在任何场合都控制自己，不能有轻率之举，这恐怕就是蒲生氏乡的厉害之处。他一

副软硬不吃、泰然自若的样子，让茶茶一筹莫展，充满了无奈，她觉得自己会慢慢厌恶他的。

茶茶不再与氏乡讨论母亲的婚事，另起个话题说道：

“也不知道京极大人后来怎么样了。”

听茶茶提起高次，氏乡像是松了一口气，呆板的表情也放松下来。

“高次大人很坚强。”

“如果他能事事都像蒲生大人一样谨慎，也不至于铸成大错。”茶茶略带讥讽地说道。

“也不知他现下如何，会不会已经……”

尽管茶茶尽量不去想高次可能会有的悲惨下场，但这个猜测无数次地出现在她脑海里。正当她鼓足勇气要说出口时，氏乡突然放声大笑，茶茶吃了一惊，没再继续说下去。

“您是担心高次大人已经自杀了对吗？”

“是的。”

“哈哈，他才不会轻易地丢掉自己的性命。只要他活着一天，就绝不会放弃复兴京极家的梦想。近江名门‘京极’的血统有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氏乡说道。

氏乡的这番话让茶茶如梦初醒。可不是么，也许氏乡比自己更了解高次。茶茶之所以认为高次已死，是因为高次时常表情纠结，做事冲动，所以她认为这个二十岁的青年贵族刚烈有余、坚忍不足。如今想想氏乡的话，再想到高次意图复兴京极家的念头，茶茶突然觉得他的言行之中透着一股超乎寻常的执念。正是受到这种渗入京极家血脉的执念驱使，他才会趁着本能寺兵变的混乱，借助光秀的力量，突袭没有秀吉看守的长滨城。

高次可能还活着！一想到这里，茶茶感到体内已然消亡的激情又再

次被唤醒，只觉得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这么说高次大人还活着？”茶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是啊，不过他迟早要遭殃吧，毕竟袭击长滨城这件事让羽柴大人怒不可遏。听说大人已经颁布搜捕令，在从近江到北陆一带布下了天罗地网，一根稻草都不让放过。”

氏乡语气冰冷地说道，眼睛似乎在盯着茶茶。茶茶不明白氏乡的眼神为何如此灼热。

“既然高次大人已经活到现在，那他也可能会躲过那些搜捕吧？”

“如果能找到可投靠的藏身之所，倒也不是不可能。”

“他没有可以投靠的地方吗？”

“整个近畿如今都在织田家的控制下。倘若能找到投靠之地，以高次大人的心性，八成能生存下来，可他现在恐怕是无处可藏了。”

有的！此刻，茶茶在心里呐喊道。如果母亲嫁给柴田胜家，那高次就可以投靠在胜家门下。

茶茶欣赏氏乡身上那种武士应有的胸襟和气度，相比之下，高次就很不幸了，身为近江名门，偏巧生在乱世，可他始终不放弃复兴家门的理想，茶茶发现自己还是更倾心高次。

结束了高次的话题，茶茶说道：“那我就劝说母亲嫁给柴田大人吧。”

她顿了一下，又说道：“此事一旦成了，我们就要动身前往北国，今后恐怕也见不到蒲生大人了。”

说完，茶茶觉察到眼前这个武士或多或少地有些动容，这次轮到她态度冷淡了。

“特意请您来一趟真是不好意思。”茶茶说道。

“那么我告辞了。”氏乡起身，郑重地向茶茶道别。临走前，他还告诉茶茶自己很快就要率领部队返回日野城。

重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羽柴秀吉离开清洲，动身返回长滨。丹羽长秀、蒲生氏乡率领所部一前一后地保护着秀吉，一同离开了清洲城。

又过了两天，其他武将们也全部离城，回到各自的领地。最后撤离清洲的是柴田胜家，他在出发的前夜来到茶茶她们的住所，在这里，茶茶与两个妹妹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她们应该称呼为父亲的五十三岁武将。

“北地的冬天冷，我会安排小姐们赶在秋天结束前搬过去。”

胜家用沙哑的嗓音说道。茶茶她们觉得胜家很显老，看上去远不止五十三岁。胜家本来体格健硕，身材魁梧，但多年的战场奔波让他不堪重负，变得像衰老的鬼魅一般，因此得了个外号叫“鬼柴田”。

茶茶对胜家的第一印象不错。一是喜欢他不说废话，二是他看茶茶她们眼神比一般的武士更显沉稳。另外，胜家高大魁梧，看上去威风凛凛的，他斜倚着胁息^[14]坐着的样子，真有几分叱咤三军的大将风范。在见过胜家之后，茶茶刚得知母亲再嫁时的焦虑不安及对胜家的不祥预感都被打消了，她甚至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

胜家与阿市的婚礼定于仲秋之日，在信孝和三法师丸所在的岐阜城举行。仪式一结束，阿市母女将与胜家一同奔赴北国。婚事如此安排之后，胜家立即奔赴战场，继续与上杉军对战。

可能是今年夏天太热的缘故，所以秋天也来得早。八月中旬，阿市夫人再嫁的消息公布出去，各路武将纷纷将贺礼送到清洲城。

在柴田胜家与阿市婚礼公布约莫一个月后，阿市母女离开清洲，前往岐阜。当年小谷城陷落后她们移居清洲城，到现在已经在城中度过了整整十年光阴。在这十年里，茶茶和阿初曾两次受邀参观安土城，为此出过清洲城，而阿市夫人和小督这十年以来从没出过城，这是第一次。

出城以后，阿市母女和侍女们在几十个武士的保护下，乘坐七台轿辇，匆匆忙忙地赶赴岐阜，怎么看都不像是送亲的队列。在她们抵达岐阜城的当晚就举行了婚礼，柴田胜家早在两天前就已赶到岐阜等候。

茶茶本以为母亲的婚礼必定会办得像模像样，没想到会如此简单。婚礼在内城深处的一间屋内悄无声息地举行，像是一场秘密集会。除了信孝和胜家，茶茶叫不出名的几位武将也参加了婚礼。说是婚礼，可一点气氛也没有，草草结束了。对比之下，身穿白底菱花小袖^[15]的阿市夫人，美得让茶茶都不敢相认。茶茶虽然身在婚礼现场，可完全忽视了周遭的一切，眼中唯有母亲那楚楚动人的身姿和不合时宜的美丽，真是可悲可叹。

胜家和阿市夫人举行了交杯仪式，魁梧的胜家严肃地递出酒杯，阿市夫人用那双美到让人窒息的纤纤玉手接过。不知为什么，茶茶觉得这场景让人不忍目睹，她不自觉地背过脸去。眼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正要和柴田胜家这个年老的武士立下誓约，从此生死与共。当初听到母亲与胜家婚事时的不安和焦虑再次袭上茶茶心头，她觉得母亲将带着她们姐妹一起，从此踏上一条无可挽回的歧路。

交杯仪式结束时，阿市夫人安静地朝女儿们的方向看了看。茶茶看到她脸上挂着微笑，那微笑是想告诉她们，从此以后哭也罢笑也罢，只能认命。阿初和小督马上对母亲报以笑脸，只有茶茶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母亲。

交杯仪式后的酒宴不过是走个过场，不多久，茶茶她们就被领到其他房间了。

胜家在婚礼前本来说要陪同阿市母女一齐北上，可婚礼后的第二天，他便独自率领全副武装的所部返回了北之庄。事后想想，这次的婚礼被秘密地安排在内城深处，举行得如此仓促，其后胜家又匆忙返回领地，看来胜家面临着什么紧迫之事。

四五天过后，阿市母女和侍女的七架轿辇被抬出岐阜城，由从清洲跟来的五十多个武士们护送着向北之庄进发，这时已经是十月初了。

离开岐阜的第三天，轿辇经过小谷附近的部落。茶茶坐在晃晃悠悠的轿子里掀开轿帘，故乡的风光映入眼帘，在这片土地上她成长到七岁才离开。山上光秃秃一片，仅有些断垣残井，早不见城池的踪影。浅井家灭亡时，城的大多数部位都被兵火烧为灰烬，残存的一小部分建筑也早被秀吉整体拆掉，运到了长滨。只有虎御前山还和从前一样，满山种着郁郁葱葱的松树和山白竹。城下町早已衰败，不复昔日风光。大部分居民似乎都搬到长滨去了，房屋都是空荡荡的，散落在各处，无声地怀念着已经逝去的时代。

十年时间，一切都变了。浅井家灭亡了，武田家灭亡了，而当年打败他们的信长，如今也已不在人世。织田家现在的光景大不如前，未来更是渺茫。路过曾是小谷城大手门^[16]所在之地时，茶茶请求在此停轿片刻。收到请求的武士跑到队列的最前方请示，一会儿工夫返回来说道：

“说是急着赶路，不方便停轿，我们就继续向前吧。”

茶茶明白，她的请求之所以得不到允许，不是因为赶路的关系，而是母亲不愿意，或者是顾虑着母亲情感的武士们不允许。

茶茶突然考虑到母亲的心情，她现在就坐在自己前方的第二或第三个轿辇中，比起茶茶，母亲踏上这片土地时的心情肯定更加沉重。以长政、久政为首的浅井一家及历代家臣都葬身于此，母亲一定在尽力压抑自己，不再想这些伤心事。

“我想下轿走走，请把我的轿辇停在一边吧，只要一会儿就好。”

茶茶再次对随侍在一旁的武士恳求道。于是，茶茶的轿辇被抬出队列，停靠在路旁。她走下轿辇，站在一片竹荫之下，双脚触碰到小谷这片久别十年的土地。地面已被冻结的霜柱覆盖，她在冰冷的地面上伫立良久，冷风又将她逼回了轿辇中。哪怕是这么短的时间，能再次踏上这片父亲与祖父曾经生活过的土地，茶茶已经心满意足。

当天夜里，一行人抵达木之本，在此留宿一晚。次日，从北之庄赶来迎接的人马也加入队列，接下来十六里的路程变得热闹起来。路过田

间时，时不时能看到低头行礼的百姓。随后的两晚她们分别住在今庄、府中，每到一处都有前来迎接的人马汇入。从府中出发，终于到达了北之庄。那天的光照微弱，不时有大片乌云遮住太阳，天一阴，就会有冰雹落下，砸落在黑土地上，之前茶茶她们在东海^[17]从没见过冰雹。周围的景致也是一派北国风光，显得苍凉而萧瑟。望着轿帘外荒凉的景色，茶茶的心也跟着黯淡下来。

“小姐，看得到城了。”

在距离北之庄城池还有几条街时，轿帘突然被外面的人掀起，说话人无论是用语还是举动都显得粗野放肆。哪有擅自掀起轿帘的道理，茶茶略带责怪的表情，冷眼看向半蹲在轿辇旁的大块头年轻武士。这个武士她是第一次见，一看便知道他的身份和之前那些在路上随侍的武士截然不同。茶茶不知道此人是谁，姑且记着他的长相，照他说的向队伍的前方看去。

没想到城池已经近在咫尺。这是一座巨大的城池，城内耸立着九重天守，然而，虽然规模庞大，城中却没有丝毫点缀，除了坚固之外，整座城看上去生硬无趣。且城楼建在一片广阔的平原之上，大地和天空融为一体，都是灰暗阴沉的色调。平原上到处散落着数不清的稻草堆，天空中飞翔着数不清数量的鸟群，也不知是什么鸟，脏兮兮地在半空中盘旋。

茶茶看看这个眼神锐利的年轻武将，没说什么，只用眼神示意他放下轿帘，年轻武士竟然听话地从命了。这个武士就是众所周知的勇猛干将，柴田胜家的侄子——佐久间盛政。

抵达北之庄的当晚，胜家、阿市夫人及三位小姐齐聚城内一室，体会了欢聚的快乐。在茶茶看来，眼前这位继父和在清洲城见到的胜家简直是判若两人。无论阿市和茶茶姐妹说什么，他都在一旁含笑不语，点头倾听，像个慈祥的老者。

茶茶盯着胜家放在膝盖上的手看了一会儿，那手掌比一般人大一倍，手指粗大，宽大的指甲盖上长满了茶褐色的斑点。茶茶想，这便是

兵器不离手的武士之手吧。

当晚，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不知哪里来的使者，给胜家带来一封书信，胜家当着新婚妻子和继女的面展卷阅读。刚读到一半，他的脸色就变了。

“该死的猴子！”他低声咕哝道。

“这上面说秀吉擅自做主，要在这个月十一日为亡故的主公举行葬礼。”

胜家的面色与读此书信前判若两人，慈祥老者的面孔不见了，眼前的胜家怒不可遏，原本浅黑色的面孔因愤怒变得通红。

“要为主公举行葬礼吗？”阿市夫人问道。

“是。据说从十一日开始，要在大德寺举行多日的法事，这是秀吉一贯的作风。听报信的人说，现在京都上下都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此时，京都的街景突然浮现在茶茶眼前。她虽然从未去过京都，但想象中那座城一定是光彩夺目、美轮美奂的。从前住在清洲，离京都还算很近，如今身处这北地阴霾的天空下，荒凉的城池中，京都对她来说是那样遥不可及。她与京都已经隔着千山万水，再也无法轻易踏足了。还要在那里举办舅舅信长的葬礼！而且接连数日！对茶茶来说，那不是沉重的葬礼，而是一场热闹的盛宴。

“等到所有重臣都从京都撤离，他独自为信长公举行葬礼，这家伙真是狗胆包天！该死的猴子！”

胜家再次低声咒骂道。阿市看到这种场合不适合三个女儿继续待着，便叫来侍女，将她们姐妹带到其他房间。

从她们抵达的第二天起，几乎天天都在下雨。三位小姐一直守在屋内，不曾迈出房门一步。这里和清洲城不同，没有什么有趣的事物可以慰藉心灵。院子里只有松树，且都是些像是长在深山中的老松。一到傍晚，必然会刮起海风，风声呼啸着穿过树丛。

自从来到这里，就连平日里爱说话的阿初也很少开口，一向性格直爽沉默寡言的小督更是再也没有笑过。如今，几位小姐再也不能像在清洲时一样，和母亲二十四小时生活在一起了，茶茶很自然地代替母亲的角色，照顾起两个妹妹的饮食起居。

住在清洲时，因为消息闭塞，她们对世间之事几乎一无所知。可自从来到这里，所有消息都公开透明，小姐们总是能从上门来的武士或侍女口中听到各种各样的讯息，甚至包括秀吉在大德寺举办的信长葬礼。她们能听到葬礼的每个细节，例如，十一日葬礼开始，数百僧众每日诵经；十五日出殡送葬，从大德寺到莲台野，一路搭起竹围墙，送葬队伍多达上万人。这些消息都不用特意打听，自然就能传入她们耳中。

从大家的讨论中，能很明显地听出对秀吉的敌意。大家纷纷在传，不久的将来，胜家将联合前田利家、泷川一益、佐佐成政、金森长近等人，与岐阜的信孝里应外合，兴起讨伐秀吉的大军，听上去好像合战随时可能爆发。与此同时，近些日子出入北之庄的武将人数日益增多，越发证明了流言的真实可信。

十月末，北国的武将齐聚城内，召开了连续三日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前田利家、不破胜光、金森长近等武将一齐西上，会见秀吉，目的是化解秀吉与胜家之间的矛盾，促使二人再次齐心协力辅佐织田家的幼主。十一月十日，前田利家等人回到北之庄城。

接着便有传言，说是危机一时化解了。可不到一个月，数骑快马来报，秀吉围攻了之前在清洲会议上同意让给胜家的长滨城，再次据为己有。长滨城本来由胜家的义子胜丰驻守，据说是他主动打开城门，向秀吉投降的。此事一出，城内武将们似乎比之前更加活跃。茶茶每天都能听到传言，一会儿听说德川家康派遣的使者到来，一会儿又听说前往宿敌上杉景胜处议和的使者回来了。

然而，天正十年这一年发生的最轰动的事，莫过于秀吉领兵三万进军美浓，将以大垣城为首的诸座城池陆续收归己有，还围攻了岐阜城。三法师丸脱离信孝的监护，被转移到安土城，由信雄继续监护。这个消息传来时，整个北之庄城已经埋在近三尺深的雪里了，尽管这种事不绝于耳，胜家也无法从北之庄发兵出征。从那以后，胜家变得沉默寡言，

也不让随从跟着，几乎天天都独自一人登上天守或角楼，站在高处眺望。有一次，茶茶在走廊一角正面撞上正准备独自前往西北角楼的胜家。

“小姐，怎么样？整日被大雪封在城中，很无聊吧？”胜家问道。

茶茶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胜家又邀请茶茶一起去角楼，茶茶跟在继父身后，穿过阴暗楼梯，爬上角楼。

从角楼上望去，底下的平原上铺着厚厚的白雪，一望无际。城楼的西北是丘陵，山脚流淌着足羽川，在一片雪白的视界中，唯有足羽川的河水泛着青光。城北面朝日本海，其他三面都是平原，一直向外延伸，在远处，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群山。胜家手指向一些山脉，口中说出这些山的名字。除了白山^[18]以外，茶茶根本分不清继父所说的这些名字对应着哪座山。

“再忍耐一些日子。一到三月，就很少下雪了。也许不用等到三月，二月中旬过了就差不多了。”

胜家望着原野上的一处说道。过了一会儿，又重复道：

“再等等吧，等到二月，到了二月中旬就好了。”

茶茶抬脸看着胜家，觉得他刚才的话肯定不是对她说的。

“到了二月，您就要发兵出城了吗？”

听到茶茶如此问，胜家大吃一惊，转脸看着茶茶，随后又平静地说道：

“是的，可能会出兵。”

然后，他盯着茶茶问道：“小姐讨厌打仗吧？”

“不”，茶茶摇头道，“但我讨厌打败仗。”

胜家大笑道：“谁都讨厌战败吧。”

随后又说：“有些冷吧，回去吧。”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望着胜家离去的背影，茶茶忽然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孤傲的气质，那气质与要为小谷城陷落负责的祖父久政如此相像。

正月二日，大雪封门，在封闭的城中，举行了庆贺新年的宴会。散落在日本海沿岸的各个小城都派遣了多名使者赶到城内庆贺，在天守下方的大广间内，召开了热闹的酒宴。茶茶姐妹也跟随母亲一起出席。宴席间充满杀伐之气，不断听到武士们大声喧哗、嬉笑怒骂。即便如此，对于整日深居城内一室的茶茶姐妹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欢乐。

酒席进行到一半，周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起身看时，不知何时有人开始翩翩起舞。这时，一旁的武士们即使已经酩酊大醉，东摇西晃，也会立刻安静下来注目欣赏。这样的武士茶茶她们在清洲内从未见过，这可能是北国的武士独有的虔诚恭敬的特质。

宴席一开始，茶茶就一直关注着佐久间盛政。这个身材魁梧的青年，起初还坐在胜家身旁，宴席还未过半，便混迹在下首的武士中间，酒杯片刻不曾离手。有一次，盛政拖着酩酊大醉的步子晃到茶茶面前，“腾”地坐下，举起酒杯，示意茶茶帮他斟酒。

茶茶不理睬他，只是冷眼回视。

“二月中旬就要出兵，盛政这条命也就到那时了。好歹为我斟个酒，也让我今生有个美好回忆。盛政就要死了，二月中旬就要死了。”

可茶茶还是没有反应，明明还很年轻，为何要将死当个光荣的事炫耀呢。

“为什么非死不可？”

过了一会，茶茶没好气地问道。

“还不是为了让小姐们在城中安然度日。”

“我们是否能安然度日，与阁下的死有什么关系？”

话音刚落，盛政突然如酒醒了一般清醒地说道：

“秀吉是一个几乎要盛政豁出命去才能打赢的对手。说句斗胆的话，多希望此刻能有两个盛政啊。”

说完，他不再要求茶茶斟酒，起身又混入人堆中去了。

茶茶看完舞蹈名家贺太夫跳的《敦盛》^[19]之后，起身离席，经过长长的回廊，准备返回居室。到了门口，妹妹阿初正站在那里，一看到茶茶便立即跑过来道：

“京极高次大人他……”

说到这又停了下来。

“京极高次大人？高次大人来了吗？”

茶茶下意识地盯着阿初的脸问道。

“现在正在和母亲说话。”

“那就进去啊，为什么不进去？”

“可是……”

阿初似乎怎么都不愿进去，茶茶自己走进房间。

京极高次与阿市夫人对坐着，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只见他衣衫简陋、面容消瘦，可看向茶茶的，依然是从前那双继承了京极家族正统血脉，刚烈要强的眼睛。至少那眼神中丝毫没有落魄之人的狼狈。

茶茶在高次面前坐下时，感觉心跳在不断加速，于是微微低下头。高次表情生硬地继续说道：

“上次在清洲城时曾拜托您帮我找个安身之处，这次同样，希望您能帮我在这座城里安身。”

说完他看向茶茶。阿市夫人用袖子遮住脸，扭头向茶茶说明了事情

的经过。

“既然你来到这里，我想没有什么问题。主公那里，我去向他求情。”她放下袖子后对高次说道。

过了一会儿，高次对茶茶说：“您是不是认为高次早就死了？”

“不，我一直觉得您还活着。蒲生氏乡大人曾说过，在您振兴家族前，是绝不会轻易地死掉的。”茶茶回答道。

“蒲生氏乡说的？”高次低声追问。

“是的。”

“您什么时候与蒲生大人见的面？”

“就在今本寺事件发生后不久。”

听到这里，高次突然昂首挺胸地说道：“高次之所以还活着，不是为蒲生大人所说的理由。”

那么他究竟是为什么才活到现在的呢？茶茶费解地抬起眼，正好碰上高次执着而略带伤感的眼眸。

“之所以没有死，不是为振兴家族这样的理由。”

“那是为何呢？”

高次却没有回答。难道是想说为了我吗？！想到这里，茶茶感到自己的内心瞬间充满了失望。因为她觉得高次这号人突然变得无聊透顶。她甚至有些冲动，想立刻起身离开，并告诉高次，除了为振兴家族，他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好活着。

从那天起，京极高次就成为客人，在北之庄城的一角住了下来。阿初和小督有时感到无聊，会去高次的房间做客，高次有时也会来拜访三位小姐，但茶茶很少与高次深谈，常年来她对京极高次抱有的幻想已经消失了。

到了二月，雪时下时停。这年年初，已经回到姬路城的秀吉再次进京，后又赶至安土，于一月九日发出军令，召集麾下大军讨伐泧川一益。至二月七日，真正的讨伐行动开始。而这些消息都是直到十天以后才被传递到北之庄。

在大雪封城的日子里，胜家召开了很多次会议来决定出兵的日子。一入夜，城内各个角落都燃起篝火和火把，到处屯驻着身披铠甲的武士。

二月二十八日破晓，城中传来巨大的太鼓声和法螺声。先是长滨城被夺，后又有信孝的城下之盟，现在泧川一益又被攻击，胜家已经是忍无可忍了。登上角楼，可以看到数千名杂役在街道上扫雪。一直要清扫十余里，直至合战预定的地点柳濑^[20]附近。

三月二日一早，佐久间盛政领着八千五百名士兵打响了第一仗。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已经去赴死了。这天，茶茶领着两个妹妹登上角楼，目送佐久间的人马进发。行进中的队伍像一条细长的锁链，拖在白雪皑皑的平原上。打头的年轻武将的身影，让茶茶久久难忘。

两天后，也就是三月四日，胜家带领着前田利家旗下的两万兵士从城中出发。出发前，茶茶与母亲及妹妹们一起到混乱嘈杂的城门口为胜家送行。这个五十四岁的老武将，身披盔甲，熟练地跨上马背后，对前来送行的阿市夫人和小姐们看都不看一眼，头也不回地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出城而去。待到全部部队离开城门，半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

送行结束后，阿市夫人和妹妹们立刻返回居室。茶茶没有即刻回去，一个人走在被人马踏过的雪地上，在突然间空无一人的城内徘徊了许久。从中庭走上通往书院的回廊时，迎面走来一人，细看是高次的身影。茶茶微微行礼后正要继续往前走时，高次叫住她：“小姐。”

茶茶只好停下脚步。

“此次合战柴田家恐怕不堪重负。”高次说道。

茶茶不明白高次究竟想说什么，用探寻的目光盯着他的脸。高次有些支吾地说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您是指战败了的打算吗？”茶茶直接把话挑明，“如果您说的是这个，那已经有准备了。”

“什么准备？”

“自然是和这城池生死与共。”

“若说与城池生死与共，那当初小谷陷落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做了。”高次说。

“那时我尚且年幼。”

茶茶不知何时抬起脸来，正视高次。从母亲阿市夫人决定嫁到柴田家那日起，她已经预感到她们母女可能选错了路。尽管意识到了，她还是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为别的，正是为了高次。为了那个氏乡口中的，背负着振兴京极家重任，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决不轻易断送自己性命的高次。她觉得这样悲壮的梦想凄美得无可匹敌。如果能够帮助高次活下去，她甚至不惜主动和母亲及妹妹们一起走上歧途。可如今，面对这个背叛自己理想的高次，她心中所剩的只有厌恶了。

“您母亲嫁过来还不到半年时间，完全不必为城池殉死。”

“那您是让我们逃走吗？为了我们的安稳太平，很多武士都去赴死了。”

“死有什么好怕！只要你一句话，我也可以去死。”

茶茶再次从高次眼中看到初次在此城相见时的那种暧昧目光。为了摆脱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她什么也没说地走开了。回到居室，她对阿初说道：

“京极大人叫你。”

一听到“京极”这两个字，阿初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茶茶觉得好笑，颇有兴致地观察阿初的反应。

三月五日，打头阵的佐久间盛政已进入近江境内，在柳濑附近布阵。胜家在九日进入近江，在内中尾山树立起牙旗^[21]。又在南面建造了数个城砦，守株待兔，等待秀吉大军北上而来。

十七日，秀吉亲自率兵接近柳濑，不开一枪一炮，也修筑起数个城砦，与柴田军对峙。

每天都有武士从大军中回到北之庄传递消息，传信的武士总是传达些关于粮食及衣物的事情，却从没有关于战况的报告。城内一时被煽动起来的紧张和不安逐渐缓和，就这样迎来了四月。一到四月便很少下雪，早春明亮刺眼的阳光开始消融冰冻的雪地。四月中旬，庭院中飞来了几只飞鸟，发出刺耳的鸣叫声。茶茶每遇到一人便会询问那鸟的名字，却没人知道。

直到四月二十日中午，从近江战线赶来的快马首次传递了关于大军动态的消息。据说秀吉离开了近江战线，转而攻击岐阜的信孝，柴田军借此机会发起了总攻。总攻开始前的十九日，全军都陷入繁忙而混乱的备战状态，快马就是在那天傍晚离开战线的。

二十一日，各有两匹快马，分两次来报，带来佐久间军大获全胜的消息。到了半夜，第三批快马再次来报，这次的消息出乎所有人意料，却是佐久间军全线溃灭以及胜家大军败走的消息。与此同时，驻守城内的军士接到了准备守城的命令。

除了阿市夫人与茶茶三姐妹的居室无人问津，城内各处都方寸大乱。茶茶想，该来的终于要来了。

我方战败的消息刚经快马传至城中，没过多久，从前线败下阵来的武士们在晚春泛白的夕阳照耀下，三三两两地出现在北国的街道上。他们二三人结伴而行，互相搀扶着，步履艰难地回到城里。其中既有佐久间盛政的人马，也有胜家率领的大军人马。

城门前的广场上收容了这些武士，为他们分配食物。那些武士们身上挂着破破烂烂的盔甲，犹如丧家之犬。他们聚集在几口大锅的周围，一旦填饱了肚子，便不约而同地倒在地上睡觉。

听这些武士们说，我方士兵逃到今庄、府中附近时，追击而来的敌方兵士也混入了逃亡队伍，大家是在完全分不清敌我的状态下逃回来的。如今，这北国街道上处处都隐藏着危险。他们谁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打败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败的。

驻守城内的武士唯一能够猜测到的，便是秀吉大军追击的速度犹如神兵天降，先锋已经到达离北之庄非常近的地方了。没有任何人了解胜家的现状和佐久间盛政的生死。

侍女们帮着阿市夫人和三位小姐收拾行装，一旦胜家回来，有可能随时要弃城逃亡。正在忙乱之时，一位武士来报说胜家已经抵达城下。阿市母女即刻走出屋内，从走廊直接下到庭院里，经过本丸，穿过多闻[22]，走到城门附近。城内城外一片昏暗，只有城门附近点着一闪一闪的火把。不一会儿，八个骑马武士与三四十个步兵一齐走到亮处，停了下来。骑马武士们翻身下马，那马上既没插马印[23]也没有插旗。不过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武士身上丝毫没有战败后仓皇而逃的惨状，行为举止依然井然有序，淡然平静，像哪里派来的密探一样。

茶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继父胜家。只见胜家手握一把枪柄折断的长枪，上身被火把映得通红，朝着茶茶她们的方向走了过来。和五十天前踏着积雪，领着两万大军出城时相比，这样的归来显得越发凄惨寂寞。茶茶不明白，那么多的武士都到哪里去了。

“吃了臭猴子的大亏啊。”胜家说道。

这话似乎不是对阿市夫人或者茶茶姐妹说的。这个五十四岁的败军之将面色异常平静，女人们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安慰他，只好一声不吭地跟在一旁。

进城后，胜家立即带着数名武士前往本丸的广间，阿市夫人随行，茶茶姐妹们返回寝殿，回到自己的屋中。

没过多久，茶茶她们就听到了消息，她们不需要逃出城去了，要留在这里与城池共存亡。姐们三人惴惴不安地睡在一起，年纪最小的小督很快就入睡了。都火烧眉毛了还能这样倒头就睡，也不知是该说她胆大

还是该说她迟钝，反正小督这种沉着冷静的个性让茶茶羡慕不已。

黑暗中，茶茶知道阿初也和自己一样辗转难眠。有一次，阿初从床上翻身起来，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又躺了下去。没过几分钟，她又从床上翻身起来，这次坐了很久后，似乎要准备起身的样子。

“你睡不着吗？”茶茶问道。

阿初模棱两可地咕哝了一句“还好”，又躺回床上，没过多久，突然问道：

“高次大人今后怎么办呢？”

茶茶这才明白，阿初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想着京极高次。

“别担心，高次大人这样的人物，现在可能已经在为逃亡做准备了。”

茶茶冷冷地回复道。她其实也惦记着京极高次，知道他也被困在这座即将陷落的城池中，可一旦听到阿初提起高次，她就有些生气。

不过茶茶说的也是心里话。她认为高次现在肯定正在筹划着逃出这座悲剧之城呢。早在二月份胜家领兵出征那天，高次就已经预测到今天的结果，并开始考虑自己的安危及对策，所以他当时才会那样劝告茶茶。话说回来，想要逃出城去的又何止高次一人，如今，身处城内所有人，肯定或多或少都怀揣着逃走的想法。

茶茶仅回了阿初一句，便在暗夜中相对无言。又不知过了多久，阿初忽然从枕头上抬起头。这时，茶茶也听到面向前院的遮雨板上有叩击之声，很明显那是有人在叩门。那声音先是响了两三下，停了一会，复又响起来。

阿初立即站起身来问道：

“谁？”

站在前院叩门的那个人八成是京极高次，茶茶想，于是她也跟着起

身。茶茶和阿初都是和衣而睡的，所以不用换衣服，直接走到走廊上。

“是哪位？”

茶茶对着前院的方向低声问道。

“是高次。虽然夜已深，可实在想急着见您一面。”

遮雨板的另一面传来这样的回复。阿初稍稍打开遮雨板，之前一直在屋内，竟不知外面如此漆黑一片，和平日很不一样。人声、马鸣声、武器防具碰撞的声音、人群走来走去的声音，这些杂音忽远忽近地不绝于耳。在这个人心躁动的暗夜里，高次就站在离遮雨板不到两米的地方。

“我打算今夜逃出城去，特来告别。”

高次的声音中不带丝毫尴尬和内疚。

“即使城池陷落，小姐们的安全也不需要担心。万一有事，胜家大人想必也不会连累到小姐们的。秀吉大人更会看在主仆的面子上……”

讲到这里，高次突然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

“所以，请你们千万要耐着性子等着。在城池陷落前你们可能会被送到敌方阵营去，即使不被送出去，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只要安静地待在屋内就行。我就是想来说这事的。”

“感谢您的好意。也请大人您多加保重。话说回来，您打算逃去哪里呢？”茶茶问道。

她想不到逃出城后高次将于何处安身。即使不死在城内，秀吉又怎么可能放过他。

“没办法，我只能暂且到若狭去避一避了。”

茶茶她们曾经听高次提起过，他的姐姐龙子嫁给了若狭的武田元明

高次接着说道：“今后可能还有见面的机会。说不定在您意想不到的时候我又出现在您面前恳请您的帮助。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自然是好，只是恐怕……”

茶茶话音还没落，高次就立即打断她，激动地说道：

“别说这样的话，难道您已经准备好在此地了结性命吗？”

“活在这样的世上，要是人人都为这种事去死，世上就没人能活着了。舅母才嫁到此地不到半年光景，也应该活下去。高次我会好好活下去，即使这世间再没有我的容身之所，我高次也不会失去活下去的信念！”

说最后这几句话时高次情绪十分激动，似乎所有想说的话都言尽于此似的。

“让我们在未来的某处再见吧。”

说完他微微低头行礼告辞，然后转身离去，消失在暗夜中。

茶茶和阿初呆立了半晌，等回过神来时，阿初担心地问道：

“我们以后究竟会怎样呢？”

“谁知道啊。不过我们必须抱着和这座城同生死共命运的决心。”茶茶语重心长地说。

“我不要！”阿初使劲摇着头喊着。

“这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咱们如今是柴田家的一分子。柴田家的人自然要与这座柴田家的城池共存亡，你懂吗？”

“我就是不要！我还不想死。”

“若是如此害怕，那你现在就一个人逃出城去，和高次大人一起走好了。”

茶茶狠心地撂下这句话，便抛下阿初独自回到卧房去了。阿初一人在廊下站了良久，慢慢放下遮雨板，回到自己床前。

屋内，小督仍然什么也不知道，躺着呼呼大睡。茶茶想，今晚留在城里的人中，能够如此安心大睡的恐怕只有小督了。阿初躺在小督身旁，似乎在哭泣，茶茶不知道她是在为高次的离开而伤心，还是在为未来悲惨的命运伤感，或者连阿初自己都不明白吧。她年仅十五岁，稚气未脱，却被迫要面临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场面，恐怕已经身心俱疲。

茶茶下定决心要追随母亲阿市的选择。母亲选择活下去她便活下去，母亲选择赴死她也会追随其后。可是，当她意识到自己下决心的原因与继父胜家没有丝毫关系时，突然感到一种落寞。想到不久前在城门口下马的胜家的身影，她突然为这个老武士感到悲哀。

浅睡了片刻，茶茶姐妹就被叫醒。窗外还是一片漆黑，进入卧房的侍女们个个身披战衣，身姿虽然潇洒，神色却紧张慌乱。

“听说敌军已经陆续赶到足羽山了，城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到底会怎样呢？大家都说这座城连一天都坚持不住。”

女人们徒劳地徘徊着。

茶茶走出院子，向角楼的方向走去。途中遇到了昨晚抵城的几十名伤兵和几匹缰绳松散的战马。快到角楼时，遇到一群忙着巡逻的武士，茶茶迅速躲开他们登上角楼。其中一个武士认出茶茶，连忙上前阻止道：

“小姐，这里很危险，您还是不要上去了。”

“我就上去看一眼，马上下来。无论如何我还想再看这里最后一眼。”

听完茶茶的话，武士一下泄了气，默默地退下了。

从角楼的箭孔向正东面窥望，足羽山近在咫尺。眼前这座不太高的山丘之上，的确有为数众多的旌旗林立着，近得似乎伸手可触，而秀吉

现在就在那座山上。茶茶回想起去年在清洲城曾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个矮小机灵的武士，一想到就是他与继父对战并取得胜利，就是他一路追赶继父并杀到城下，如今这个人还在眼前这座山上引兵布阵，茶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茶茶还回忆起与胜家的一番对话，就在自己现在站着的地方，她对胜家说自己不讨厌战争，但讨厌战败，当时胜家还笑着说谁都不喜欢战败，如今他却不得不品尝这让人讨厌的战败的滋味。茶茶之前一直对胜家这个老武士抱有好感，可事到如今，她觉得胜家魁梧的体格也好，粗大的双手也好，还有动不动就满面通红的特点，全都显得那么笨拙愚蠢，没有任何价值。

二十二日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合战并没有开始。在足羽山布阵的敌军没有向城里发出一枪一炮。也不知听谁说的，据说秀吉的主力军正在府整备，打算向北之庄发起总攻，今晚，这些人马便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兵临城下。

这一日，从柳濑战线撤回来的伤兵不断涌入城内，也不知他们在哪里受的伤，三十人，五十人，甚至上百人成群结队地走着。到了傍晚，满满一城都是撤回来的人，加上老人和妇女，足有近三千人。中村文荷斋、柴田弥右卫门尉父子、大尾长右卫门、上村六左卫门、松平甚五兵卫尉父子、松浦九兵卫尉、佐久间十藏、小岛若狭守……这些连茶茶姐妹都耳熟能详的重臣老臣们都在做死守城池的准备。

茶茶她们还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大多是些丧气的事。例如谁又逃跑啦，谁还没逃出城就被发现并斩首啦。当然，其中也有些鼓舞守城将士士气的好消息。

听说小岛若狭守的嫡子新五郎由于身染疾病未能参加上次合战，这回他拖着病躯，乘坐轿子进城参战，在追手门的门板上奋笔疾书三行大字：“小岛若狭守之子新五郎年满十八，因病未至柳濑出阵，今日当拼死以全忠义”。还听说六十岁的上村六左卫门身穿丧服，据守南门。

这天晚上，三姐妹又睡在一起。茶茶半夜被一阵高亢的军马嘶鸣声惊醒，随后便断断续续地听到火枪声。阿初今晚睡得不省人事，估计是

昨晚太累的缘故。小督倒是醒着，她从床上坐起来，侧耳听着从远处传来的人声和马蹄声，那声音夹杂在风声中，听上去越发吵闹。

“又开战了，真讨厌。”

她打了个哈欠，继续睡下，好像这些事与自己毫不相干似的。

“你不担心么？”茶茶问妹妹。

“有什么用呢，担不担心结果还不都一样，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啊。”

小督到这个时候还能如此泰然自若，让茶茶心里有些不舒服。可小督才不顾忌茶茶的想法，不多久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小督刚睡着，阿初又醒了。她一睁眼就说自己心里难受，挪过来倚靠着茶茶，将脸埋在茶茶怀里抽泣。阿初一醒来就哭哭啼啼的，一会儿感叹继父胜家命运悲惨，一会儿说她们姐妹和母亲是这世上最不幸的人，一会儿又担心高次在哪里受苦，就这样絮叨着哭个没完。

茶茶知道阿初一向软弱，可看到她这么没出息的样子还是觉得可气，她恨不得狠狠拍打阿初的脊梁，让她振作起来。

自从胜家回城之后，阿市夫人一直跟在他身边，寸步不离左右，也不知是胜家不许她离开，还是她自己不愿走。自从在大手门迎接手握断枪的胜家之后，茶茶姐妹就再也没有和母亲见面。

二十二日半夜时，阿市夫人来到女儿们的卧室，逗留了很短的时间便走了。她先看了看阿初和小督的睡颜，然后对醒着的茶茶温柔地说道：

“怎么没睡？什么都不用担心，没关系的。”

“要是城陷了，母亲怎么办？”

虽然知道这样问很残忍，可茶茶还是鼓起了勇气，她想借此机会探知母亲的决心。这时，阿市似乎想说些什么，可她没有开口，只是对着

茶茶莞尔笑着。在烛火的掩映下，阿市笑得有些楚楚可怜，可茶茶却觉得母亲的笑容是那般光彩夺目，让她心动不已。

良久，阿市夫人离开房间。茶茶这才意识到，母亲之所以如此开朗地笑，一定是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若非如此她不可能露出那么灿烂的笑容。茶茶明白了，母亲已经放弃了活下去的念头。如果母亲决定赴死，那她们姐妹几个也只有死路一条。想到这里，她也下定了决心，内心倒比之前不知是死是活的时候平静了不少。黎明时，茶茶终于进入梦乡，在梦里继续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次日，二十三日，城外的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秀吉大军连夜从府中赶到城下，密密麻麻的士兵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蚂蚁都爬不出去。阿市夫人也被送回到女儿们身边，母女四人共处于居所内的一间屋内，被禁止离开半步。

攻防战的序幕在上午八时揭开。其时已是四月，连日来没落一滴雨，空气十分干燥，日渐暖和的阳光滋养着居所庭院中的树木。战场上的厮杀声不绝于耳，小姐们起初害怕地蜷缩在一起，后来也逐渐习惯了火枪的声音和呐喊声了。从房间的角落里，可以看到庭院中杂树丛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茶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在她耳中，战场传来的声音不仅不显得嘈杂，反而听上去悠远宁静。

十时左右，茶茶她们听到外面一会儿传来剧烈的叫喊声，一会儿发出类似墙板倒塌的巨大声响。事后她们才知道，当时外城已经落入敌军之手。前来巡视的武士告诉她们，外城内敌方攻城军蜂拥而至，正在离内城墙十到十五间^[25]的地方布阵。

接近午时，厮杀之声戛然而止，也听不到一声催战的太鼓声。原来，胜家十六岁的养子权六胜敏和佐久间盛政被生擒，正绑在城下示众。茶茶没想到佐久间盛政会被生擒，听说他是导致此次合战失败的罪魁祸首。当初盛政初战告捷，不顾胜家和前田利家的忠告，继续追赶撤退的敌军，结果遭到敌军反击，全军溃败。胜家大军也因此方寸大乱，不得不放弃阵地。

听那些看过盛政被缚惨状的武士们说，盛政本是近六尺的大块头，

双手反绑，眼眶流血，却怒目圆睁，挺胸抬头地望着城墙。将他拽出来的人本想推他一把，却被他一脚踹倒，而他继续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茶茶觉得这太像盛政的所作所为了，那场景似乎就在眼前一般。

下午，敌我两军并没有激烈地交火，只是偶尔能听到小规模厮杀。树叶在席卷战场的腥风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吵得茶茶她们不得安宁。

下午四时左右，阿市母女搬到本丸躲避，预计明日一大早敌军便会发起大规模的袭击。母女四人和众多侍女一起挤在九重天守第四层的木板房内。茶茶通过长方形的小窗向外张望，所见之处全被敌军的军旗填满。

都说合战必伴随阵雨，果然，日落时下起了阵雨，雨一停，夜幕降临，四处安静得让人害怕。城内各处都举行着告别的酒宴，酒樽被送到天守上，城楼下，角楼里，宴会上热闹的声音此起彼伏。

中村文荷斋、柴田弥右卫门尉等人带着一家老小，陪着胜家、阿市夫人，茶茶姐妹一起在广间内交杯换盏。

茶茶坐在母亲对面，看着胜家给阿市夫人敬酒。阿市连饮两杯后，斟上酒回敬胜家，胜家接过后痛饮数杯，又回过头去敬坐在下首的文荷斋。茶茶曾在大约五十天前，在婚礼上见过一次母亲与胜家饮酒的场景，当时她便有不祥的预感，可到了现在，反倒觉得这一幕美好动人，甚至让人忘记了这是城池陷落前的最后晚宴。

茶茶紧盯着母亲，此时盯着阿市夫人的不只茶茶，还有阿初和小督，她俩也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然而，从宴席开始至今，阿市夫人没有看过三个女儿一眼，好像她不知道女儿们也坐在席间似的。

之前还哭哭啼啼的阿初现在也平静下来，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看来她也认命了。小督一直面无表情，板着有些浮肿的脸，对她们即将面临的命运完全不在乎的样子。她好像坚信敌军会派使者来，把母亲和她们姐妹接过去。

“使者可能马上就来了哦。”

小督喃喃地说道。茶茶没有回答，她装作被周围嘈杂的声音吵得没有听见的样子，继续望着母亲。渐渐地，从各个角楼上传来的酒宴之声从一开始的热闹喧哗转变为狂躁不安，听上去凄厉悲凉。刚才离席出去的文荷斋再次进来，走到胜家身边，对他嘀咕了些什么，然后又走到阿市夫人身旁，同样在她耳边说了几句后，阿市夫人便向他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茶茶看到文荷斋向她们姐妹走过来，单膝跪地着说道：

“去和你们的父亲大人及母亲大人道个别吧。”

“道别？”

小督惊慌失措地喊道。茶茶立即握住小督的手，安静地站了起来，她知道她们的大限已到。阿初和小督被茶茶的态度镇住了，也沉默地跟在她身后。三人一起来到继父胜家和母亲阿市夫人面前跪下，满屋子突然变得鸦雀无声，茶茶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们姐妹身上。今晚，母亲终于头一次注视她们，这让茶茶感到很高兴。

三位小姐在胜家和阿市夫人面前缓缓低下头，茶茶先行礼，阿初和小督也模仿着姐姐的样子。随后茶茶带着她俩准备回到席间，谁知中途过来几名武士，紧紧抓住三人的手腕。

“你们要干什么！”

茶茶大喊，她看到阿初和小督已经被带到楼梯边，听到小督一边狠命想甩开武士的手一边大叫的声音，还听到阿初不停地呼喊母亲，喊了几句就大哭起来的声音。

茶茶崩溃了，当她意识到单她们姐妹几人要被带走时，她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拼命顽抗。可一边一个武士按住她的胳膊抬着往外走，她怎么也挣脱不开。

穿过两个酒席，经过走廊，她们被带到了中庭，在那里停着一顶轿子，周围等候着十几个侍女，三位小姐一齐被推进拥挤的轿辇中。事到如今再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了。

轿子立即被抬起，等小姐们跌跌撞撞地好容易坐稳时，已经快要出内城门了。这时，轿子暂时停了一下，随轿的富永新六郎及侍女们一起向这座城行了诀别之礼。

出了外城依然畅通无阻，轿中的三位小姐抱在一起痛哭。轿子经过的道路两旁点着一堆堆篝火，火光穿透轿帘，像是行走在人间地狱一样。敌方的士兵看到轿子过来，都纷纷让开了道。

载着茶茶姐妹的轿辇来到足羽山山麓，在秀吉的阵营中短暂停留了片刻。三人正在为与母亲的死别哭得痛不欲生，哪里会在乎轿子外面是什么景象。过了一刻左右，一行人再次沿着山脚的路在黑暗中启程，随后一直不停地赶路。小姐们都一言不发，任凭身体随着轿辇东摇西晃。

穿过几处郁郁葱葱的竹林，夏日的黎明早早到来了。一行人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呐喊声。茶茶姐妹顿时醒神，挺直身板侧耳倾听，又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轿子绕着足羽山的山麓进到山背面的一所寺院，北之庄城刚好被山完完全全地遮挡住。

进入寺院，等茶茶她们下轿时，天已经透亮，清晨的微风冷冷地吹过她们的脸颊。三位小姐被安排住进寺院深处的一间室内。

这一天，北之庄城内展开了最后的攻防战。茶茶她们在半路上听到的那阵呐喊声，正是在凌晨四点时攻城军的各路人马一齐发动总攻的声音。一上午，在内城的各个城门口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正午，攻城军才突破了防线，杀入内城。

胜家带领着三百兵士，与冲进内城的秀吉大军进行最后的殊死抵抗。攻城军多次派出火枪手冲进天守阁，将防守的将士们从天守底层一层层地逼退到上方。

等胜家准备自尽时，身边只剩下三十多名男女。阿市夫人先写下辞世的和歌：“夏夜梦短灯将枯，杜鹃声声啼，催我赴冥路。”随后，胜家也挥笔应和道：“夏夜之梦多缥缈，千古功成地，扬名托杜鹃。”下午四时，胜家命人点火焚烧天守，等火苗蹿至五层时，胜家与阿市夫人相继拔刀自尽。胜家享年五十四岁，阿市夫人三十七岁。文荷斋与德阿弥二

人担任介错人，一直陪伴他们到最后。

此时，茶茶她们正从寺庙的一间屋子走出来，又上了轿。没走几步，轿辇周围的随从们似乎有些骚动，茶茶掀开轿帘的一角往外看了看，原来空中冲起一道黑烟，将半边天烧得通红，灰烟还在继续向天空中蔓延。等走到可以远远看到北之庄城的地方时，茶茶她们才知道，那火焰焚烧着的，正是她们昨天还住过的天守阁。九层天守早已被熊熊烈火夷为平地，火苗还在吞噬着城中的各个角落。

轿子突然停了下来，道路两旁都是田地。茶茶她们下轿，和侍女们一起离开大道，站到了田畦上。不多时，几百骑骑兵经过，向北扬尘而去。又过了一会儿，几千个步兵分为好几支分队，也从这里经过。

这时，茶茶看到那些步行的兵士中央，有一个身跨战马威风凛凛的武将，茶茶立即认出那人便是秀吉。秀吉看也不看茶茶她们一眼，手握缰绳，笔挺地端坐马上经过，和在清洲城时判若两人。现在的秀吉看上去冷酷凶狠，让人不敢直视。在北之庄屠城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去攻打佐久间盛政的据点尾山城。

茶茶她们一直候在一旁，等到大队人马通过后，才再次上轿启程，进入几乎被火焰燃烧殆尽的北之庄的城下町^[26]。轿辇经过时没做丝毫停留，继续向府中赶路。到了位于北之庄与府中中间位置的一个小村落时，终于可以落轿歇息。

当晚，茶茶她们被安排住在一户高大宽敞的农家。三姐妹也不说话，个个心如死水地躺着，一直挨到天明。

第二天清晨，一个武士来到走廊边报信，告诉她们昨晚她们的继父胜家与母亲阿市夫人已经在天守自尽。三位小姐一听到这噩耗，立即嚎啕大哭。阿初和小督依然啼哭不停时，茶茶收住哭声，对两个妹妹说道：

“好了，都别哭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无依无靠的孤儿了，今后我们三人要互相扶持地过日子。十年前小谷城陷落的时候，浅井家的父亲为了让母亲和我们能够继续幸福地活下去，将我们提前送出城。母亲这次

送我们出来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可不能让她失望。母亲和柴田继父虽然不幸离开了人世，可他们一定希望我们继续幸福地活下去。”

她自己一边说着，一边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和妹妹们一起幸福地活下去。

“我们怎么会幸福？”

小督泪眼蒙眬地抬头问道，茶茶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她。正犹豫间，小督却似乎想通了似的不再追问。她说道：

“如果我们幸福的话，母亲一定会高兴的吧。”

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阿初突然开口：

“不管幸不幸福，我都要活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她脸上还挂着泪水，却挺直了身板认真无比地说着。看到她的模样，茶茶突然想起京极高次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可茶茶脑子里想的却和妹妹们不同。她觉得对自己而言，幸福就是打胜仗，这是带给她幸福的唯一办法。在此前的十七年时光里，她的骨肉至亲全部因为打了败仗而死。父亲长政如是，祖父久政亦如是，还有舅舅信长以及现在的继父胜家、母亲阿市夫人都是如此。

茶茶回想起曾见过的两座被火焰吞噬的城池。一个是昨天的，一个是十年前的。虽然一个是在白昼中幻灭，一个在夜空下消失，可那烧城的火焰都是一样，吐着红红的火舌，充满悲伤与愤怒地哀鸣着，她的骨肉至亲在火焰中一个个地走向死亡。

[1]信浓：今长野县。

[2]惟任：这里指明智光秀。由织田信长赐明智光秀“惟任”的姓。“惟任”是豊后名族大神氏一门。

[3]山崎合战：又称天王山之战，发生在天正十年（1582）。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后，正在进行西国攻略的羽柴秀吉立刻率军返回畿内，在山崎与明智光秀展开决战，最终击败明智军。此战也奠定了秀吉日后统一日本的基础。

[4]二条御所：在今京都市中京区。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将幕府设置在此处。

[5]柴田胜家（1522—1583）：日本战国时期名将，斯波武卫家庶流，越后新发田城主柴田修理太夫义胜之孙，尾张织田家的谱代重臣，家老。在织田信秀死后，曾一度拥立织田信长之弟织田信行叛乱，兵败后因作战勇猛而被饶恕。此后在信长麾下屡立战功，成为家臣团的领袖。

[6]越中：今富山县。

[7]人质：为了遵守同盟、和亲、投降等约定，向对方交付家族中人，以此人的生命作为约定的担保。日本战国时期尤其频繁，主要出于政治军事等目的。

[8]石山本愿寺：指石山合战，从元龟元年（1570）到天正八年（1580），净土真宗本愿寺势力与织田军队不断战争。由于本愿寺住持显如是以石山本愿寺为大本营对抗织田军的，所以被称作石山合战。

[9]泷川一益（1525—1586）：织田四天王之一。出生于日本近江国甲贺郡甲贺忍者世家，幼名久助，通称彦右卫门。幼年时接受铁炮训练，后历游各地。《重修谱》记载，一益很早便出仕织田信长，约在天文年间。在《信长公记》卷首的“盆踊的记事”中已经登场。信长对一益的信任并不因其近江出身而逊色于其他尾张出身谱代重臣。永禄四年（1561），清洲同盟时，奉信长之命前往去家康的老臣石川数正进行和谈（《重修谱》）。曾因功封上野，信浓一部，任关东管领。本能寺之变后，被北条氏击败。后隐居。

[10]上洛：本为上京，前往都城之意。日语中的上洛，主要是指前往京都，而京都的别称就是洛阳，故谓“上洛”。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战国大名带兵攻入京都的行动被称为“上洛”，上洛是诸如武田信玄等战国大名追求的目标，如同中国春秋时期的“问鼎中原”（称霸诸侯）。“上洛”主要是用于形容实力最强的地方藩首（大名）集结大军开往京都表明地位的过程，有些类似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会盟”。

[11]甲信：甲斐国与信浓国的合称。

[12]石：“石高制”是日本战国时期，不按面积而按法定标准收获量来表示（或逆算）封地或份地面积的制度。“石”是容积单位，1石=10斗=100升=1000合，现代一石相当于180.39公升，或者折合大米约150千克。对大名和武士而言，“石高”是授受封地（或禄米）以及承担军役的基准。

[13]湿廊：日式建筑中走廊的一种，意思是建在遮雨窗外的走廊，能被雨打湿，所以译者试译作“湿廊”。

[14]胁息：一种放在座位旁边，供人搁手臂休息的小家具。

[15]小袖：一种窄袖方领的衣服。

[16]大手门：日本式城堡中通往内部二之丸及三之丸等曲轮的城门，相当于正门。

[17]东海：日本古代行政区划“五畿七道”之一，在本州岛太平洋侧的中部，包括伊贺、伊势、志摩、尾张、三河、远江、骏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共十五个令制国。

[18]白山：位于日本北陆地区。横跨石山县白山市和岐阜县大野郡白山村。海拔2702米。

[19]敦盛：能乐表演的节目之一。以《平家物语》中“敦盛之死”为素材，由世阿弥编写。

[20]柳濑：位于北近江伊香郡（现滋贺县），不仅是长滨城通往越前府中（现武生市）的

北国街道上的隘口，也是联系北近江与越前敦贺（现敦贺市）的敦贺街道上的要冲。贱岳合战的主战场之一便是柳瀨。

[21]牙旗：旗杆上饰有象牙的大旗。多为主将主帅所建，亦用作仪仗。

[22]多闻：多闻櫓的简称。日本式城堡中修建的长屋（一栋建筑中住多户人家，共用一个玄关）形式的建筑。

[23]马印：也写作马标。是一种竖立在大将马匹一旁，用来夸大自军的威势，显示总大将所在的位置，自天正年间（1573—1592）始有。

[24]武田元明：（1542—1582）若狭守护武田义统的长子，母亲是将军足利义晴之女，若狭武田氏本是甲斐武田氏的庶流，最初甲斐武田氏同时担任甲斐、安艺两国守护，后于蒙古袭来之际甲斐武田氏当主信成将安艺守护一职让与其弟氏信，后来氏信的曾孙信荣讨伐一色义贯有功，得到义贯旧职若狭守护的官位，遂创建了若狭武田氏的基础。

[25]十到十五间：18到28米左右。

[26]城下町：以城郭为中心建立的市镇。日本战国时代，大名配合其领国的统一，伴随着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领主的直属武士团与工商业者被强制集中于城下，于是形成城下町，并逐渐发展成为领国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

第三章

茶茶、阿初、小督三姊妹从北之庄出发，赶往府中城。中途在一户农家借宿两晚，第三天继续乘轿赶路。一路上景致极好，天朗气清，道路两旁新绿的嫩叶在风中摇摆，这景致与姐妹三人悲惨的遭遇格格不入。三架轿辇在前，随行侍女在后，赶了约一里多地，来到府中城下。随后继续前行，进入前田利家的居城府中。

尽管当前田利家曾与胜家联手向柳濑发兵，但一来他与秀吉一向交好，二来此次参战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主要是其地理位置决定了他此次的立场。个中缘由不只胜家心里明白，秀吉也了然于胸。因此，即使打了败仗，胜家也没有牵连利家，而秀吉更是放弃了对这种权宜之后的敌对行为做任何处置。由此可见，前田利家着实是个进退得宜、颇有自知之明的人物。

茶茶姐妹被安置在城深处的一间屋内，一应起居饮食都备受优待。第二天，姐妹三人前去拜见前田利家。茶茶曾经在北之庄城内见过他两次，是位不到五十岁的武将，容貌温厚，肤色白皙。而此次的第三次会面让茶茶心里五味杂陈。利家与胜家本属同一阵营，都曾与秀吉为敌。可时至今日，继父胜家与母亲阿市夫人已经双双自尽，前田利家却毫发无损地坐在自己面前。

整个见面过程中，三姐妹始终面无表情。她们冷漠的态度并非是故意做给利家看的。自从进城以后，三人之间没有任何对话，个个表情僵硬，像戴着能乐面具一般。

“想必几位小姐此刻都很伤心。”

利家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说道。茶茶抬脸看着利家，一丝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从前在北之庄时，利家与她们说话都是用敬语，如今完全改为对待下人的说话方式。可见三个小姐的地位不知不觉地下降至此了。

“北之庄陷落时，我女儿摩阿也在城里，本以为没救了，谁知她今天早上竟然逃了回来，真是万幸。以后她会和几位小姐做一段时间邻居。”

茶茶之前丝毫不知利家还有个女儿在北之庄城。

“平安无事就好，恭喜您了。”茶茶客套道。

利家也同样客套地安慰她们道：“小姐们早晚是要搬回安土城的，在那之前就先暂住我这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能说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拜见完利家，茶茶才从一位侍女的口中得知：今年正月，利家的三女儿摩阿作为人质被送到北之庄，并与胜家的部下佐久间十藏订下婚约。城池陷落前，她的未婚夫十藏战死城内，而摩阿带着一个叫阿茶子的侍女一起逃了回来。

就在见过利家的第二天傍晚，茶茶在庭院中与摩阿偶遇。看到对方的一瞬间，她们都有些惊讶，随后互相见礼，一句话也没说便擦肩而过了。摩阿比茶茶小三岁，年方十四，有着与其父同样白皙的皮肤和修长的身姿。即便如今相互为邻，茶茶估计自己今后也很难和这位小姐成为亲密的朋友。从前在北之庄时，摩阿作为人质，肯定活得卑躬屈膝。如今她们的处境完全颠倒过来，茶茶和妹妹们现在是战败者的遗孤，是天涯沦落人，生死全由不得自己。

就在茶茶姐妹住进府中的几天内，秀吉带领着攻陷北之庄的大军，一举平定了能登、加贺。五月一日，秀吉在返程途中顺路来到府中。

一听到这消息，阿初和小督顿时面容失色，互相依偎着蜷缩在起居室的一角。茶茶不太理解两个妹妹的矛盾心情，觉得她们对秀吉既憎恨又恐惧。可她却不太一样，既没有对胜利者秀吉抱有任何好感，也没有心怀不共戴天的仇恨。

如今想来，十年前，是秀吉直接领兵攻陷了小谷城，祖父、父亲以及浅井一族人众皆因秀吉而死。她们的兄长更是被他亲手杀死，死后还被悬首示众。而此次继父胜家和母亲阿市夫人之所以自尽，罪魁祸首也是他。可无论如何茶茶就是没法咬牙切齿地恨他，对此，她自己 also 感到

很诧异。

三姐妹在这座北国的小城中平静度日。整个夏天，几乎天天守在房中，彼此也没有过多交流。在这期间，织田信孝所居的岐阜城遭到清洲信雄的攻击，继胜家之后，信孝于五月二日自尽。待到战争的硝烟散尽，这个消息才传到茶茶姐妹的耳中。对于刚刚遭遇过人生巨大不幸的三位小姐来说，这个消息显得那么无关痛痒，她们的内心没有一丝悲痛。死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那些曾经在北之庄见过的人都死光了。只有阿初会时不时地突然放声痛哭一阵，可能是想念阿市夫人的缘故。每当阿初哭泣时，茶茶和小督总是冷眼旁观，一语不发，从不上前安慰。而在两位姐姐看来，小督的行为举止中透着一股乖张孤僻的味道。无论被说什么，她的反应都一样，嘴角挂着自嘲的笑容，从不直视对方，怎么看也不像是十三岁少女应有的举动。茶茶比较容易理解因伤心过度而时不时发作的阿初，却有些看不明白小督。她似乎将自己的内心藏得很深，从不唉声叹气，活得透彻超脱，倒像是茶茶的姐姐似的，这让茶茶有些不满。

夏末，三姐妹从一个行脚商人口中听说了佐久间盛政的死讯。据说盛政被带到京都，不但拒绝了秀吉提出的仕官邀请，还自愿被绑着游街示众，直至深夜才在宇治的槇岛被斩去首级。

“他穿着宽袖的金箔色小袖^[1]，外披红色大纹^[2]，上车时还叫嚣着让人用绳子绑住自己呢。”

商人说得好像亲眼所见一般。他还说，盛家在敦贺的乡间被十二个百姓逮住，送到秀吉处邀功。可秀吉不但没有奖赏这十二个人，反而斥责他们做了与百姓身份不符的事，将他们全部处以磔刑。如今，佐久间盛政的事迹在坊间巷里被传为佳话，大家都称赞他是柳濑合战中柴田军里唯一的英雄。

商人刚说起佐久间盛政的事，阿初和小督便离席而去，只有茶茶听到了最后。描述中肯定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所有的传言都非常符合佐久间盛政这个人物的形象。茶茶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盛政穿着花哨的衣服，被绑在车上游街示众的样子，她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夏季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庭院里的茂叶繁枝，茶茶盯着那些树叶，拼命克制着突

然涌上心头的激动。

她还记得那个年轻武将说过的话，说他是为了茶茶姐妹能在北之庄过上安稳日子才前去赴死的。当时不曾留意，如今回想起来，那生离死别的一刻是多么凄美华丽又壮烈辉煌啊。

整整一天，佐久间盛政这个人一直萦绕在茶茶的脑海中。继父和母亲阿市夫人的死都未能让她落泪。今天，茶茶独自坐在廊沿，为这个生前有些招人厌恶的年轻武将流下了泪水。

阿初、小督及从北之庄跟来的侍女们都在责怪佐久间盛政，说他要为战争的失败负责任，还说如果没有他，此战肯定不会败。可茶茶认为未必如此。无论盛政当时是否逞一时之勇，继父胜家迟早要背负失败的命运。无论为人还是资质，胜家到底无法和秀吉匹敌。埋葬在小谷城的父亲浅井长政也是如此，他绝不是信长的对手。前后经历了两座居城的陷落，茶茶已经豁然顿悟，对待任何变故都能冷静从容。

这一年的四季变化异常分明，各地灾情不断。七月，京都、三河[3]、常陆[4]三地遭遇大雨，无数民房被冲毁。八月，骏河[5]再遭大雨侵袭。在骏河暴雨铺天盖地的消息声中，北国早早迎来了秋天。白天的天空总是清澈澄明、湛蓝如洗，空气中透着丝丝凉意。这将是茶茶姐妹在此度过的第一个秋天。北国之秋本就清冷萧索，更何况姐妹三人恰逢变故，今年的秋天对她们来说更加寂寥难耐。

随着秋意渐浓，新的血腥传言在城内流传开来，似乎是秀吉与信雄撕破了脸。没等过年，织田家旧臣就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羽柴秀吉，一派支持信雄。据说年底之前两派之间必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合战，规模将数倍于以往任何一次合战。最近，府中城内也热闹起来，武士们愈加活跃，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传言的可信度。

十一月，府中城派出三名武士，为秀吉所建的大阪城竣工表示祝贺。从五月开始，秀吉在大阪大兴土木，围城造楼，至十一月，工事已顺利完成九成。秀吉的居所已从山崎天王山的宝寺迁至大阪城中。

十一月下旬，前往大阪的贺使回城。三姐妹从其中一人口中意外地

获知了京极高次的下落。自从在北之庄城陷落前夜逃出城后，高次一直杳无音信，后来不知怎的，竟能平安无事地在若狭生活至今，秀吉竟也不再追究。

高次的姐姐龙子嫁给了若狭的武田元明，所以他能在哪里找到容身之所。可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若非这名使者告知，茶茶她们还不知道，原来武田元明因帮助过光秀，早在本能寺兵变后就在贝津被杀死了。因此，京极高次此次投奔的是已经成为寡妇的姐姐。

高次如今安然无恙地生活在离府中不远的若狭国一角，这消息本就出乎茶茶的意料。更让她震惊的是，龙子近来竟成为秀吉的侧室，而高次则仰仗着姐姐的荣耀得到封赏，很快会在近江^[6]获得领地。

另外，元明虽已被秀吉处死，但听说他与龙子之间育有二男一女，这些孩子迄今仍然下落不明，坊间亦有关于此事的各种揣测和传言。

不到一个月，高次和龙子姐弟的事情便在驻守大阪的武士之间传开，一时间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此事。可以想象大家在茶余饭后是如何贬损这对姐弟的。之前关于佐久间盛政之死的传闻为人人所称道。相比之下，龙子嫁给有着杀夫之仇的秀吉为妾，对这种以身事仇的行为，众人必然有诸多鄙夷。而为了保命竟然默许姐姐的行为并投靠秀吉的高次也饱受诟病。

听闻高次姐弟之事，茶茶三姐妹的反应各有不同。

“哎呀，真是丢人！”

小督毫不掩饰自己对高次姐弟的蔑视。她连听一下都怕脏了耳朵似的，立即起身离开，踩着木屐走到细雪霏霏的庭院中去。阿初听后先是神经质地突然大笑几声，随后面色平静地说：

“他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活下去，果然是说到做到。”

看到小督显露出对高次的鄙视，她又忍不住替高次辩解道：

“能活着就好。哪怕是苟且。我们不是也这样活着吗？”

茶茶的心情与二位妹妹不大相同。她对高次的行为不置可否。站在高次的立场，她能理解他为生存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权宜之计，且此事的处理方式更是让她看到了高次的本性。正如蒲生氏乡所说，高次怀抱着复兴京极家的梦想，无论遇到何事都可以忍辱偷生。

还记得高次刚来北之庄避难之时，曾当面表露出为茶茶活下来的意思，她也因此而看不起高次。现在想来可能是她当时过于轻信。高次在言语中的确表露出对茶茶的爱意，可那也许是他当下最需要做的选择而已。高次被氏乡看得很透，他可能就是一个为了振兴家族而不择手段的男人。如此想来，无论是得到茶茶，还是让姐姐嫁给秀吉，只要是能够助他达到目的，什么事他都会去做。

可是，为时已晚了！具体什么晚了茶茶也说不清道不明。曾经为高次燃起又消失的激情，如今褪变成一种无奈的情绪。幼年时，只要一听到近江的名门望族——京极家的名号，茶茶就会肃然起敬。可近十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已经将这份敬意消磨殆尽。同样，曾经对高次的钦慕之情也已烟消云散。

比起高次，茶茶更喜欢龙子。自己的亲生骨肉尚且生死未卜，就能将身体呈献给杀夫凶手，这样的龙子让茶茶感到一种莫名且残忍的快感。

十二月初，前田利家突然宣布，要将居城由府中迁至加贺的金泽城。除了本就属于他的能登之外，利家又新得到加贺的石川及川北二郡。举城上下顿时忙碌起来，开始为搬迁金泽做准备工作。借此机会，茶茶姐妹三人得已从前田利家手里转移到安土城。安土城内住着织田家的继承人三法师丸，由前田玄以、长谷川丹波守二人保护和辅佐。与织田家血脉相承的茶茶三姐妹，自然也该回到织田一族的所在地。

十二月中旬，顺着一年前来时的路，茶茶姐妹朝相反的方向启程。不同的是，她们来时曾是随从众多，而如今相伴出城的只有寥寥数人。沿途的景致还是从前的样子，只是轿帘外漫天飞雪。

当琵琶湖深蓝的湖水映入眼帘时，茶茶和阿初开始为安土城的新生活感到不安，都一言不发地只管赶路。只有小督时常下轿，还时不时跑

到两位姐姐的轿辇旁边掀开轿帘。府中城里乖张古怪的小督终于不见了，又回复到从前那个开朗乐观不拘小节的女孩。

就这样，茶茶姐妹在这座湖畔之城迎来了天正十二年的正月。

如今的安土城是在本能寺兵变后被明智光秀烧焦的废墟上重建的。城池狭小简陋，早已不复当年光景。前后两座城池的对比，正好印证了信长生前身后织田家是何等衰退。正月里，时不时还有上京来的各国武将出于礼节前来拜访织田家这位年幼的继承人。正月一过，城内从早到晚都是一派门庭冷落的景象。

茶茶姐妹被安置在城深处一间屋内，房前有个小小的庭院，身边仅有两名侍女侍奉。虽说这里气候好过北国，没有彻骨的寒冷。可是从湖面吹来的北风还是裹挟着寒气袭来，日子也并不好过。风似乎将水汽一并带走了，这里从没有降过雪。

二月，阿初也不知从哪里听说京极高次被封赏了近江地区两千五百石的领地，人现在就在大阪城。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茶茶。

“高次大人恐怕也听说了我们的消息，有空时也会来看我们的吧？”

阿初问道。像现在这样一天到晚形影相依无人问津，能有高次这位访客自然是好事，可茶茶已经丧失了盼望的热情。

安土城内的生活平淡无奇，偶尔倒是能听到一些传言，说家康与信雄结成了同盟，还说秀吉和同盟军之间必有一战……反正没个太平。可安土城中的武士像是与世隔绝一般，安稳平静地过着日子。

三月初，城内的樱花刚从树上飘落，传言就变成了现实。一大早，茶茶被屋外众人喊马嘶之声吵醒。也不知哪里来的部队充斥城中，城内一派难得一见的纷乱扰攘的景象。这样的混乱状况持续了十天左右。到该月二十一日，城中部队与秀吉率领的大阪十万大军在城南街道会合，继续向东进军。茶茶姐妹在城中角楼上目送大军的行进，整整一天都看不到队尾，只见到街道上的尘土飞扬。同样在角楼上观望的武士们也在热切讨论，从他们口中，不断能听到羽柴秀胜、羽柴秀长、蒲生氏

乡、堀秀政这些武将的名字。

蒲生氏乡的部队出现时，茶茶由衷地发出感叹。向氏乡问询母亲阿市夫人是否该再嫁胜家之事仿佛发生在昨天。如今，这个二十九岁的武将，正率领着羽柴军最强有力的精锐部队向前行进。部队被整编成几十支小分队，队形井然有序，在羽柴军中一枝独秀，茶茶觉得不失为一种美。

秀吉与家康、信雄联合军的对战意想不到地一拖再拖，双方主力都纹丝不动。就这样送走了夏天，迎来了秋天。

十一月，秀吉先与信雄单独讲和，又与家康握手言欢，双方各自撤军。结束长时间的征战漂泊后，大军沿着出发时的路，途经安土城南的街道原路返回。队列的人数众多，数日都连绵不绝。只有近江出身的武将森长可战死沙场，所以他的部队看上去人丁稀薄、惨淡零落。

所有部队都撤回之后，没过多久，茶茶与蒲生氏乡久别重逢。氏乡提前派人通知茶茶姐妹，说待他拜谒过三法师丸后，便要亲自登门拜访。收到消息后，三姐妹急忙收拾屋子，换上待客的服饰。自从搬到安土城以来，氏乡是她们的第一位访客。

三姐妹请氏乡在地板前落座，在对面铺上了自己的座位。氏乡一进来，便毫不客气地在指定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两年不见，他早已褪去了当年青年武士的青涩，蜕变为一名仪表堂堂的壮年武士。

“看到小姐们安然无恙，我真高兴。听说你们去年年末就搬到这里了，只是一直以来战事不断，实在没有空闲，拖到今日才能相见。”

茶茶低着头听着氏乡的话。

“我接下来又要迁到伊势的松之崎去，一旦搬过去，又不知何日才能相见，所以这次才会贸然前来拜访。”

听氏乡的意思，仿佛他此次入城的目的不是为拜谒三法师丸，而是专程来看茶茶姐妹的。说者无心，可这番话无意间透露出如今织田家幼主在他心中的地位。即使如此，氏乡刚才的一番话还是让茶茶觉得温暖

无比。

“我们姐妹三人在这里平静度日，蒲生大人您却是平步青云啊。”茶茶直爽地说道。

前些日子茶茶已经听说氏乡的近况，他如今已是伊势松之崎十二万石的领主。作为当初信长的手下爱将，如今他在秀吉手下越发得宠。与京极高次不同，氏乡一向谨言慎行。作为信长的旧臣，在秀吉面前的处境本应该尴尬的，可他却游刃有余，转危为安，脚踏实地地走到今天这一步。

听到茶茶说自己平步青云的那一瞬间，氏乡眼前一亮。

“谁能知晓以后的事呢。未来岂是人力所能左右。所有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时间和命运的安排。”

“如您所说，那我们姐妹就在这里平静地等待时间和命运的安排即可吗？”

茶茶一边说，一边察觉到自己有些激动。干吗要这样咄咄逼人呢。氏乡沉默了一会说道：

“小姐们怎么可能过得不幸福。你们将来一定都会幸福的。”

“此话怎讲？”

“若是小姐们不幸福，谁还有资格幸福呢？因为……”

说到这里，氏乡突然停下来，似乎在组织接下来的措辞，但良久都不言语。

“那我就安心在此等待幸福的到来吧。”

茶茶迅速结束了这个话题，可心里却一直想知道，氏乡那想说又没说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说她们必须幸福？她们有什么权利得到幸福呢？

接下来的半刻^[7]左右时间，氏乡和她们聊了聊小牧合战^[8]的情况便

起身告辞。最后，他告诉茶茶今后恐怕又有一两年不能见面。

送走氏乡，茶茶让两位妹妹先回屋，自己想到院子里走走，就当是正在出城离去的氏乡送行。可一到院中，她改了主意，径直走向赏湖的观景台。在湖的对岸，白雪覆盖下的比良山看上去神秘而圣洁。昨晚吹了一夜大风，湖面泛起阵阵涟漪。

这时，茶茶想到一次也没来看过她们的高次。每次见到氏乡，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高次。而每每见到高次，又总会不经意地想起氏乡。茶茶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又一年过去了，天正十三年，茶茶十九岁、阿初十七岁、小督十五岁。姐妹三人在这座湖畔之城迎来了第二个新年。

安土城今年的正月，过得比去年还要冷清。去年尚且还有一些织田家旧臣前来问候，尽管他们并非专程赶来拜谒，只是在上京后顺路来访。可到今年，连愿意顺路来一趟的人都没有了。茶茶本来还有些期待，希望在去年年末已去伊势松之崎赴任的蒲生氏乡会再来，可当她得知两位妹妹也怀着和她同样的期待时，她沉下脸来说道：

“蒲生大人临走时已经说过大概有一阵子不能见面。又没什么要紧事，他怎么可能常来这座城呢。”

阿初不高兴地反驳道：“你也犯不着这么生气。我们只是想到茶茶姐您肯定等着见他，所以才这么说的。”

“我干吗要等蒲生大人呢？有什么等的理由吗？”

“这我们怎么知道。反正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小督你说对吧？”

阿初看向小督。小督一副不愿掺和也不愿搭理的表情说：

“我倒希望谁也别来。每回只要有人来，咱们的处境就更惨一些，不是吗？”

听完小督的话，茶茶和阿初都沉默了。的确，还是谁也别来的好。

现在想来，就是随着访客的每次到来，她们的地位才一降再降，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侍女们和偶尔来访的城中武士会为茶茶她们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不过是些关于合战的揣测。据说秀吉和家康之间暂时相安无事，可纪州[9]那边又要打仗了。连身居安土城深处小屋内的三姐妹都能感觉到外面兵马调动的频繁程度。

三月初，京极高次突然登门拜访三姐妹，事先也没打任何招呼，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她们居所的庭院中。小督最先看到高次，她立刻跑去通知二位姐姐。阿初和茶茶当时正在里屋让侍女们伺候着梳头。

“高次大人来了。”

听到小督的话，两个姐姐同时惊得花容失色。

“请他去客房稍等。”

茶茶吩咐完其中一个侍女，又转过来对阿初说：

“你快些准备好去会见客人吧。”

“茶茶姐呢？”

“我随后就到。”

阿初十万火急地打扮妥当出去。茶茶则不紧不慢地梳好头，换好衣服。

高次的到来，也掀起了茶茶心中的波澜，但没过多久她就恢复了平静。她似乎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心动来得莫名其妙，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思绪。

茶茶走进客房，看到高次坐在离走廊较近的地方，阿初就坐在他的对面，二人离得很近，有说有笑地在谈些什么。小督也面带微笑地坐在二人旁边。当日听说高次和龙子传闻时，小督曾一脸嫌弃地起身离开，可此次见到高次，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高次一看到茶茶进来，

立即正襟危坐，二人刻板生硬地互相寒暄。

“当日北之庄城中一别，没想到今日还能平安无事地再次相见。”

茶茶说完，看向高次。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多少有些形容憔悴，容貌却丝毫未变。还和从前一样有着端正的容颜，有着象征其高贵出身的额头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双眼。

“我也想不到自己还能活着。”

高次苦笑着说。短短的一句话中包含着各种复杂的感情。

“想必您也吃了不少苦吧。”茶茶说道。

“我这点苦与小姐们比起来不算什么。你们几番周折，历经千辛万苦。和你们比起来高次受的这点苦简直不足……”

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接着道：“不过，总算是保住了这条命，不至于埋没了京极家的名号。”

高次说的一点没错，迄今为止他经历了那么多命运的坎坷，却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保住了性命，也保全了京极家的名号。高次这番话在茶茶听来带着一些自豪的色彩。

茶茶又说：“关于龙子小姐的事，我们也有所耳闻。”

话一出口，她就后悔自己说的场合不对，可既然已经说出口也收不回来了。高次的脸上果然掠过一丝尴尬，可马上恢复平静，比刚才还理直气壮地说：

“和京极家的利益相比，姐姐一人的一生不算什么。”

“是吗？”茶茶抬起脸看着他问道。

“如今如日中天的蒲生氏乡大人，不是也将妹妹送出去了吗？他都没有办法，更何况已经灭亡的京极家呢，我们更是无从选择。”

“蒲生大人的妹妹？此话当真吗？”

茶茶连忙追问。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不大能相信氏乡会把妹妹嫁给秀吉做妾。

“您没听说过京都的三条局吗？”高次回道。

茶茶确实听说过三条局的名号，没想到那就是蒲生氏乡的妹妹。

茶茶转脸望向庭院中枯萎的树枝，心中满是失望与不甘。在她心里，氏乡一直是个有骨气的人物，所以她相信氏乡一定敢于拒绝秀吉提出的此等要求，可现实让她彻底绝望了。那个事业蒸蒸日上，拜将封侯，名震一方的勇士形象，在茶茶心里迅速褪色，变得不值一提。

高次与茶茶姐妹闲谈了一刻左右便起身告辞，返回其领地田中乡了，临走前还承诺会常来看望她们。高次走后，阿初明显欢欣雀跃起来。在高次面前她几乎不怎么说话，可高次一走就又兴奋又欢喜。她前后的变化茶茶和小督都看在眼里，茶茶很是不乐意看到她这样。

“现在谁还听说过京极的名号啊。为了这不起眼的名号，竟然嫁给杀夫仇人，啊——真是太可耻了。”

茶茶故意出言中伤高次的姐姐龙子，实则是对阿初的挑衅。

“你说的是松之丸夫人吗？”阿初问道。

“松之丸夫人？”

“就是龙子小姐的称呼啊。听说她也过得十分辛苦。”

“谁让她要去当御局^[10]。可话说回来，啊——想想都恶心，把姐姐拱手送上，来保全自身的安危。”

这次茶茶又开始讽刺高次。虽然她心里比谁都清楚，高次并不是为了保全自身才将姐姐送给秀吉当侧室的。身负复兴京极家的重任，他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且高次的这种行为正是从前茶茶希望看到的，可现在她却对高次怎么都喜欢不起来。

原来曾经燃起的炙热感情，为何现在完全冷却了呢？细细想来，这

不仅仅是因为高次自己曾经一度让她失望过，更是因为京极这个名门的荣光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中早已被剥脱得不剩下什么了。高次背负着振兴家门的痴心妄想，在茶茶看来只是个落后于时代的幼稚执念。而为了实现这妄想去承受各种屈辱，这种想法茶茶更是无法苟同。可话虽如此，每次面对高次，茶茶明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是难免会心动一下，这让她着实困惑。

那天，茶茶的思绪乱极了。她首先想到蒲生氏乡。高次把姐姐拱手送给秀吉做妾，这样做尚且情有可原。可氏乡不一样，他献上亲妹妹的目的无非两种：要么是屈服于强权之下，要么是把妹妹当作自己飞黄腾达的工具。

她还不得不想到秀吉。据说这个年近五十的当权者自称为“天下之主”。事实上他已经离那号令天下的王者宝座十分近了。这个天下之主的女人中有高次的姐姐，还有蒲生氏乡的妹妹。偏偏都是茶茶关注的两个人的姐妹。

茶茶实在无法想象秀吉是位怎样的人物。多年前住在清洲城时，秀吉来看望过她们，当时曾有过几句对话。那时的秀吉在她看来不过就是个和蔼可亲又不失圆滑精明的中年小个子武将。后来在北之庄城陷落当日，茶茶曾看到他向北骑行。虽然只有这两面之缘，可秀吉却不断左右着自己同族同门的命运。

今年九月，茶茶第三次见到秀吉。两个月前的七月，秀吉官拜关白[11]。茶茶她们不懂得“关白”是怎样的官位，但明白秀吉成为实至名归的“天下之主”已是既定事实。为了庆祝此事，安土城的广场上也摆上了几座酒樽，举行了庆贺餐会。小督和侍女们一起去看热闹，茶茶和阿初都守在屋里不出门。

在安土城庆贺餐会举行的第二天，茶茶她们在角楼上看到有军队向东行军。听说是去平定北陆的秀吉麾下的部队，安土城内的武士们也都不知道秀吉此次是否直接领兵。九月初，前往北陆的军队很快就平定了北陆一带，凯旋而归，其中一支部队突然来到安土城。

那日，安土城上下都手忙脚乱。茶茶三姐妹也被城中的气氛感染，

像是要迎接什么可怕事物的到来，心慌意乱地待在自己屋内。傍晚，茶茶姐妹收到通知，让她们姐妹准备好去拜谒秀吉。接到来报的一刹那，三姐妹都惊惶失色。小督和阿初紧张万分，担心自己性命不保。茶茶虽然脸色惨白，但神色却依然镇定。

“我们都要仰起脸正视这位天下之主，可不能没出息地一直低腰俯首。”

茶茶比平日更加严厉地告诫两个妹妹。

“我们会碰到什么情况？”

阿初似乎真的担心会掉脑袋。平时也是这样，越是这种场合，小督反而表现得比阿初冷静。

“只要盯着这位天下之主的眼睛就行了吧。他要是看我们，我们也看他就好了吗？”小督说道。

在本丸派过来的众多侍女的帮助下，三姐妹装扮完毕，坐在走廊边等待本丸那边的传唤。在惶惶不安的等待过程中，阿初和小督突然发现，茶茶简直是已故母亲的翻版。

八时左右，本丸派使者前来迎接。三姐妹在两名武士和三名侍女的陪同下走出居所，走过秋虫鸣叫的院落。冷风飕飕地吹过，像是暴风雨前的信号一般，天空中乌云涌动，被遮住的月亮时不时探出脑袋。

一进本丸，三姐妹便被带到天守下面的大广间。本以为屋内该是灯火通明，谁知整间屋子大部分地方都晦暗无比，只能看到靠近走廊边上唯一被灯火照亮的角落，在那里坐着十几个模糊的人影。

待到茶茶姐妹走近些，一千人等一齐俯身施礼。茶茶她们穿过这十几个男男女女，被领至貌似上座的位置。在茶茶就座时，所有人都依旧俯身，只有一个女子抬着头，正对茶茶坐着。一时不知道对方是谁，茶茶只得先微微点头行礼，再仔细看清这个女子的长相。细看之下，茶茶差点就叫出声来。这女子正是当年在府中城内有过一面之缘的前田利家的三女儿摩阿。

茶茶有些瞠目结舌。摩阿的年纪应该比阿初还小一岁，今年正好十六岁。可她本人看上去绝对不止这个年纪，可能因为她本就身材高挑。想来，她既在北之庄做过人质，又经历过北之庄沦陷时未婚夫之死，可能是这些年的经历让这个少女看上去显得特别老成吧。

“这位就是前田大人家的小姐，我们之前一直承蒙关照。”

茶茶向摩阿行过礼后，向阿初和小督介绍道。阿初和小督也向初次见面的摩阿点头致意。摩阿虽然也有礼貌地一一回礼，却始终不发一言。茶茶第一次在府中城内见到她时就觉得自己恐怕不会喜欢这个少女，如今她还是同样的感觉。在茶茶看来，摩阿为人处世颇为冷漠，且表情生硬，让人无法判断她的真实想法。

这时，有什么人走过来了。大家再次躬身行礼。这次摩阿也低下了头。茶茶她们估计是秀吉到了，于是也模仿其他人的样子微微俯下身体。这位新来的人物爽朗地大笑着，似乎有什么急事似的，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坐在摩阿上方的位置上。边落座边絮叨着：

“怎么样。和各位小姐聊过了吗？”

“没有。”

摩阿用清澈透亮的声音回话。这是茶茶第一次听到摩阿的声音。

“为什么不聊聊？”

说完后不等摩阿回答，他又转脸问道：

“安土城的各位小姐都还好吗？”

“是的。”

茶茶抬脸看向坐在对面约一间隔距离的问话者，盯着他的脸回答道。虽然灯火有些晃眼，看不太清容貌，茶茶还是认出了秀吉。他黑瘦的脸上涌着酒气，泛出黑红色的光泽，虽然面带微笑，但眼神却让人捉摸不透。

“你叫茶茶，你下面的小姐叫什么来着？”

“叫阿初。”

茶茶代替妹妹回话。

“三小姐呢？”

“叫小督。”

“哦！几位小姐都出落得亭亭玉立啊。今后要和加贺来的小姐好好相处啊。”

说完，秀吉又转向摩阿说道：

“要是在大阪玩腻了，可以来找这几位小姐玩。”

“我才不要！”

摩阿斩钉截铁的态度让在座的所有人都不知所措。

“不要？为什么？”

“因为没意思。”

“没意思？这可不好办啊。”

秀吉笑着说道。态度就像是和孩子说话一样。茶茶听到摩阿这样说，心中当然感到不快，可顾及到这个自称天下之主的武士的颜面，她还是隐忍了下来。面前这个武士，虽然出身低贱，却努力爬到今天的位置，他先后害死浅井家的父亲和祖父，还有柴田家的继父和母亲，如今已经爬到关白的位置上了。她必须守着这个武士的颜面。

茶茶本来坚定了想法，即使秀吉看着自己，也绝不将脸别开，可秀吉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茶茶一眼。不光茶茶，在座的所有人都一样，秀吉的视线压根就没停驻在任何一个身上。他的态度全然像一个来到小孩子们玩耍场合的大人一样，时不时问问摩阿和茶茶姐妹们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养过鸟，有没有钓过鱼之类的问题。不一会儿便说道：

“好吧，大家都退下去休息吧。”

告退时，茶茶姐妹和侍女们都向秀吉低头行着礼退下，只有摩阿一人稳当地坐在秀吉旁边，冷眼看着在座的所有人。茶茶对摩阿的此种态度颇为诧异。

回到居所后，茶茶她们才从侍女们的口中得知，摩阿已经成为秀吉的侧室，此次前往大阪正好路经此地。茶茶刚开始不敢相信，可后来不得不信了。若非如此，那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少女怎么敢对她们姐妹三人颐指气使，语出不逊。若非她仗着秀吉侧室的地位，怎敢放肆至此。

与此同时，茶茶也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和寒凉。想到龙子、摩阿，还有氏乡的妹妹，这些与自己同龄的小姐们一个一个地被秀吉纳为侧室。自己姐妹几个可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等到如此命运的轮转。茶茶这才意识到，她们姐妹三人虽然在秀吉的庇护下毫发无损地活到今天，可等待她们的未来之路上仍然布满了坎坷和荆棘。

又过了一年，天正十四年，小督迎来了自己十六岁的生日。这年春季，前田玄以带来让人震惊的消息，是关于小督与佐治与九郎婚事的决定。小督本人自不必说，对两个姐姐茶茶和阿初来说，这个消息也让她们目瞪口呆。

小督结婚的对象佐治与九郎是尾张大野城的城主，领地约六万石，本人是位十八岁的青年武将。与九郎的母亲是信长的妹妹，所以与九郎和茶茶姐妹们是表兄妹的关系。可就在今天以前，茶茶她们既不清楚佐治与九郎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与自己的关系，更没听说过大野城这座城。

事隔很久以后，茶茶才明白为什么这桩婚事来得如此突然。原来与九郎的另一位表兄——也就是织田信雄在为与九郎物色家室，目标锁定了浅井家的三个孤女，而年龄最小的小督不幸被选中。除此之外，茶茶还听到过另一种说法，说此事和信雄毫无关系，完全是秀吉一手操纵。虽然很多年之后，此事的真相仍然无从考证，但茶茶估计这件事八成和秀吉脱不了干系。

回到当时，乍一听说此事，大家哪还有余力关心事出何因。对茶茶她们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这桩婚事对于小督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可她们无从知晓答案。唯一知道的是，对方是继承着织田家血脉的尾张名门，仅就出身门第来讲，与九郎配得上姐妹三人中的任何一个。

从政治联姻的角度看，佐治与九郎是信雄麾下一员部将，而信雄与家康结盟，所以按照常理，一旦信雄和家康与秀吉之间发生龃龉，此人必然归属于家康阵营。因此，倘若此次联姻成功，在与秀吉的关系处理上，佐治与九郎的立场将变得十分微妙。

茶茶从前田玄以处得到这个消息，过了好几天才向小督本人转达。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少女的反应显得十分没心没肺，似乎她颇为厌倦了这座湖畔之城的生活。

“大野城？是在尾张对吧。尾张是个好地方吗？要是好地方那我就嫁过去。”

茶茶却没有小督那般轻松。阿初也一直惴惴不安，她怎么忍心把妹妹嫁到一个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大野城去呢。

“怎么办？还是好好打探一下吧，说不定是个又破又旧的小城呢。”阿初说。

小督听后却说：“再大的城也没用，该毁灭的时候还是难逃一劫。我虽然没有比较过，不过小谷城够大吧？可小谷城现在还剩下什么？北之庄那样宏伟的城池也沦为灰烬了，不是吗？所以说哪里都一样，就说我们现在住的这座安土城，被烧毁之前不是举国上下都找不出比它更大的城池吗？”

小督说的没有错。茶茶所知道的大城都被一座座地烧为灰烬了。茶茶和阿初为了小督的婚事日夜悬心，可小督本人似乎一点也不领情，完全是既来之则安之的潇洒心态。

这年夏天，小督的婚事正式确定下来。上轿出嫁定在十月末，婚礼的中间人最初决定由信雄担当，可不知为什么又被搁置，中间人的事情最终就不了了之了。

一入夏，姐妹三人便忙碌起来。佐治家三番四次派来使者共商婚事。秋天一到，迄今为止杳无音信的织田家数名旧臣也派来了庆贺的使者，还送来了贺礼。

小督上轿的日子终于还是来了。虽是秋日，天却冷得如冬季一般，就差没下点雪了。灰色的天空低沉地覆盖在湖畔的平原之上。婚礼前后正好赶上家康前往大阪城与秀吉会面，小督的婚礼本就不受关注，不巧遇上这等热闹的大事，似乎再也没人记得此事了。

“那么我走了。”

当天早上，小督没规没矩，满脸顽皮地和两位姐姐道别，就差没做鬼脸了。可在两个姐姐看来，穿着白无垢^[12]纶子小袖的小督的身影，简直像是要去赴死的少女一般正气凛然，又凄厉惨淡。

每到这种时候，阿初总是表现得最没出息，不停地期期艾艾，一会儿说和小督的别离好伤感，一会儿又说母亲阿市夫人没能看到小督当新娘的样子，一会儿又说到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之类的话。

小督的轿辇越靠近城门，茶茶越感到不安。无论是眼前的小督，还是那个素未谋面的青年武士佐治与九郎，还有他居住的小城，都让她感到一种孤立无援、岌岌可危的状态。小督未来一定不会幸福！这种预感强烈地让她坐立不安。

“小督！”

茶茶浑身颤抖着，直呼妹妹的名字。

“即便今后会再次遭遇城池沦陷，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

茶茶此刻对小督的亲情溢于言表。

小督听后若有所思地笑笑，然后回答道：

“这种事姐姐不必担心。”

说完便在迎亲使者的催促下上轿而去。

茶茶和阿初跟着小督的轿辇，一直送到安土城的城门口，门上点着送亲的灯火。

小督此刻才一本正经地向两位姐姐行礼道别，随后便隐身于轿辇之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清晨，迎亲队伍沿着湖边的道路向尾张进发，正中间有五架轿辇，前后簇拥着约三十名全副武装的武士，整个队伍没有一点要办婚礼的喜庆氛围。

茶茶无法预测这桩婚事的结果，但从轿辇出发那天起，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个妹妹。

小督的婚礼结束后，刚过了一年，到天正十五年的正月，同样由前田玄以带话给茶茶，这次的话有关阿初的婚事。

“茶茶小姐如今是一家之主，您的婚事最为慎重，所以被安排在最后。”

前田玄以是秀吉最信任的中年武士，曾经的还俗僧人，如今的五奉行^[13]之一。他半开玩笑似的打开话匣，接着便提出了阿初的婚事。

“对方是哪位？”茶茶问道。

“是小姐您的旧相识。”

“是哪位？”茶茶再问。

“是京极高次大人。”

可能是茶茶多心，她觉得高次的名字出现的那一瞬间，前田玄以一向沉稳的眼神中突然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芒。

“无论是出身还是品性……”

没等前田说完，茶茶便直言道：

“没问题。如果对方是京极高次大人的话，我没有异议，妹妹可能也不会有异议。”

虽然初听之时茶茶感到有些失落，像是自己某样重要的东西要被妹妹抢走。但此事经前田玄以之口说出，反而让她悬着的心放下了。

“京极大人是否有异议？”

“此事尚未传达，他本人还不知道。但我估计没有问题。”

虽未明说，但他的话中之话似乎是说：这件事是秀吉的意思，没有人敢反对。

茶茶回到自己房间后，立即将阿初叫来，转告了此事。

“刚才奉行大人前来传话，提到了和京极高次大人的婚事。”

刚说完，又补充一句：

“不是我，是你的婚事。”

“我的？我和京极大人……”

“怎么？不愿意吗？”

眼看着阿初的脸由白转红。

“可是，京极大人那边……”

阿初难掩喜悦之色地说道。

“不用担心。这是天下之主的命令。”

茶茶冷淡地回答，言语中多少带着些戏谑的成分。阿初满脸洋溢着喜悦和幸福，这会儿无论你说什么她都不会深究。她突然疯狂地放声大笑，像是着了魔一般，笑声很空虚，没有任何底气，直到茶茶生起气来制止方才停下。

从前田玄以处听说阿初和京极高次的婚事后没多久，一月下旬，高次本人就来到安土城拜访了茶茶姐妹。今年正月开始，下雪的日子居多，却不见积雪，天空中整日都飘着洁白的雪花。高次来访那日也是雪

天，从早晨开始，细小的雪片在湖面来风的吹拂下漫天飞舞，时下时停，雪停时天边一片湛蓝，没多久又飘起细密的雪片，很难看清前方。

和上次来时一样，高次这次又是不打招呼地突然出现在房前的院内。恰巧赶上茶茶拉开房前的障子^[14]透气，她看到远处走来一个身上堆满积雪的武士，立刻认出来者是高次。从雪花飞舞的庭院中漫步而来的高次，高耸的肩头承载着他与生俱来且深入骨血的傲然之气。

高次上次来访已经是天正十三年三月的事了，时隔近两年。当年他曾承诺会经常来访，可直到今日才终于现身。

阿初刚好不在家，她在侍女的陪同下去参加城下寺庙举办的茶会了。阿初本来不爱出门，自从来到安土城，没什么特别必要的事，一般决不出城。可自从得知自己要嫁给高次，整个人脱胎换骨了一般，成天欢欣雀跃的，动不动就往外跑，没个安静的时候。茶茶听出来，在走廊上行走时妹妹的脚步声都和从前不一样了。阿初脚步凌乱，踩得走廊上的木板咯咯作响。

“走路要轻一些！”茶茶训斥道。

“人家就是胖嘛。胖子踩在地板上自然是咯咯响的。”

阿初转动着身体，像是要展示自己有多胖似的说道。茶茶看着今年以来日益丰满的阿初，稍有些妒意。与阿初相比，去年七月，十六岁的小督还是个没有长大的青涩孩童，一想到她掀开轿帘钻进轿中的身影，就觉得悲伤凄凉。

高次走近走廊时，看到坐在屋边的茶茶，略停下脚步，然后望着茶茶走了过来。可能是因为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一向面色苍白的高次脸上带着血色。茶茶请高次进入屋内，合上障子，和高次面对面坐下。

“上次见面之后您再也没有来过啊。”茶茶先说。

“去年夏天曾来拜访过一次。也和今天一样穿过院子来到屋前，听到里面在说些什么，便没有打扰直接回去了。”高次说道。

“哎呀，怎么不打声招呼呢？”

“其实除了那次，去年年末还来过一回。当时是夜里。走到房前没有进去就又回去了。”高次又说。

听到这番话，茶茶觉得和高次这样面对面坐着很尴尬。于是便垂着头不敢抬起脸。她生怕一抬眼，便会看到当年那个流落到北之庄城，突然说些表达爱意的话，眼神像中了邪一般的高次。

茶茶能感觉到高次心里有话要对自己说。此时二人独处一室，对面的高次让茶茶感到紧张和压抑。茶茶很想知道高次到底是怎么看待他与阿初的婚事的。

“您听说了关于我妹妹的事么？”

茶茶问道。

“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高次说。茶茶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不，没什么事。”

茶茶刚说完，高次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继承了京极家的血脉，茶茶小姐继承了浅井家的血脉，我们如果在一起有什么不可以吗？”

“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美梦。”茶茶说。

她今天十分坦白。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高次不敢违抗秀吉，除了阿初他没有别的选择，高次和阿初最终肯定会走到一起。正因为心里清楚此事已是板上钉钉，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所以能够超脱出来，直视高次炙热的眼眸。此次茶茶对高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坦白。就像是一位年长者明知道年轻人在做错误的控诉，也可以不计较地听下去一样。

“不过，我现在早就不这么想了。”茶茶说道。

“为什么不这么想了？”

“无论是京极家还是浅井家，这些所谓的家名都已经是很久远的存在了。如今时代早就变了。我曾经也想过，我属于毁灭京极家的浅井家，如果能和高次大人在一起，那么京极家的诸位可能会忘记对浅井家的仇恨。我曾希望通过高次大人的双手，同时复兴京极和浅井两家。可这想法是很多年前的，如今我完全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时代早变了，这种想法早就不合时宜了。这十年以来，旧的名门望族几乎消失殆尽。武田灭亡了，明智灭亡了，柴田也没有了。就连织田家，今后也很有可能到什么时候就消失了。更何况浅井这样微不足道的家名，现在有谁还会记得？”

“您说的固然有理，那么我换一种说法，不再提京极或者浅井的家名。我京极高次，作为大沟一万石的小城城主，请求您接受我刚才的提议。”

“大沟的一万石？”

茶茶抬起脸。没听说高次已经成为了大沟的城主。

“就在昨天决定的事情。最晚在今年夏天会公布此事。”

“那真是恭喜您了！是谁做的这个决定？”

对此，高次并不作答，只是将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面。

“是天下之主的决定？”

茶茶想都没想就破口而出。虽然不是故意的，但说完后自己也觉出话中带有讽刺意味。高次还是没有回答。坚忍要强的眉宇间掠过一抹哀愁。

茶茶站起身，打开障子呼唤侍女前来。这时窗外仍然是漫天的细雪在飞舞。

“茶茶小姐。”

高次跪坐着挪到茶茶跟前，继续说道：

“高次成为大沟的城主让您看不起吗？”

“为什么这么说？您多心了……”

“不，您肯定是这样想的，将自己的姐姐送给别人做妾……”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茶茶连忙打断高次的话，当她发现自己是站着俯视高次说着话，便立即换了一种口气说道：

“不，茶茶觉得，这种事都是您胸有成竹的权宜之计不是吗？想必在不久的将来，您会从大沟城搬到更大的城池去。然后更进一步，得到更大的城。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姐弟二人同心协力，这有什么不妥的呢？茶茶现在衷心祝愿您的梦想能够实现，那该有多美好。”

“那您的意思是……”

高次还要往下说什么。

“不！”

茶茶不敢直视高次缠绵炙热的目光，赶忙转过脸去。就在这时，她感到自己衣服的裙裾被紧紧地拽住。回脸一看，发现是高次在用右手死命拽着自己的裙子，力道十分粗野。茶茶从没有遇到过别人如此失礼的举止。可她并不讨厌眼前这个有些抓狂到失了分寸的高次。

茶茶拍手示意侍女们前来，高次这才把手放开，重新放在膝盖上方坐好，人也往后退了几步，和茶茶保持一定的距离。

“您刚才说的话我都明白。请允许我再考虑一下吧。”

茶茶平静地回答道。但口气中听得出她已经下定决心拒绝此事了。

“如果您对大沟城这件事有异议，我可以拒绝的。现在对我来说，京极家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

茶茶没有回答。

“高次今天是抱着坦白一切的决心前来的。”

就在这时，侍女进来了。茶茶本来打算叫侍女为高次斟茶，这时却吩咐侍女道：

“京极大人要回去了。”

茶茶毫不留情地说道。那决绝的口气听在耳里，连茶茶自己都感到内心一阵刺痛。高次仍然不甘心地说道：

“请您务必再郑重考虑一下。”

说完略施一礼，便安静地起身离开了。

随着京极高次与阿初的婚事在春天公布，阿初身边日益热闹起来。和去年小督简易的婚礼不同，阿初婚礼的一应准备工作都十分隆重。在前田玄以的安排下，数名侍女被派来帮忙，准备婚礼前的大小事宜，二位小姐居住的小屋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阿初上轿的日期最终定在了八月末。

七月，高次正式成为大沟一万石的城主。茶茶想，高次果然所言不虚，只不过他误算了一件很大的事。当时他一从秀吉处得知要成为大沟城主，就马上想到向茶茶表白。可秀吉之所以将大沟城赐给高次，从一开始便考虑过将阿初许给高次。当然，高次之所以能得到大沟城，他的姐姐京极局对此事的影响也毋庸置疑。

茶茶时常想起高次抓住自己衣服裙角时着了魔一般的眼神。每次看到阿初满面喜色，打心眼里期盼着与高次婚礼的样子，茶茶就会想起她与高次共处的那段短暂时光。一想到被蒙在鼓里的阿初，便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

初夏，高次来到安土城拜访两姐妹，为他与阿初的婚事正式登门致意。茶茶自己没有列席，让阿初一人出去接待高次。一来怕高次见到自己为难，二来自己也没有信心直面高次。

阿初上轿那天，暑气渐消，湖畔一带已有些秋天的凉意。那天清晨，侍女们看到了数十只从未见过的白色飞鸟从湖面飞渡而过，纷纷传言这是大吉之兆。茶茶也从走廊上看到了那景象。只是等她看时，鸟群已经远去，只剩下斑斑点点的白色剪影，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白光。

阿初出嫁那天的仪式感和规模远远超过小督出嫁之时。没人会相信这是五年前从北之庄逃出命来的落魄孤儿的婚礼。阿初所乘的轿辇介于二品小上臈^[15]和三品御局之间，轿子周身被涂上美丽的朱红色。阿初在掀起轿帘上轿之前，和当年的小督一样，转身向茶茶施礼拜别。小督当时是微笑着上轿的，而阿初却用婚服的袖子拂拭眼角，似乎无法忍受与茶茶分别的悲伤。

茶茶靠近阿初，用略带苛责的口气说道：“振作一些！你和小督不一样，你不过就是嫁到湖对岸的城里而已。”

十九岁的新娘经过精心打扮过的面容，被停不下来的泪水打湿。明明刚才数着时间，期待着轿子赶快出发，可真到要出发时，又突然为别离感伤起来，茶茶实在不理解阿初这种多愁善感的女儿心肠。

终于到了起程的时刻，女人们乘坐的十二挺轿子走在队前，其后又有三十挺轿子，只是不知里面都坐着何人，七骑骑马武士跟在后面。队尾是长长的嫁妆队列，有贝桶^[16]、衣柜、橱柜、黑柜，还有各色屏风等家具。送嫁队伍行进至大津，从大津改由水路前往大沟。

茶茶一直送到城门口，然后登上角楼，目送着队伍慢吞吞地在湖岸那条悠长绵延的小径上爬行。此时，她再次看到在湖畔的平原上方，有十几只飞鸟排着整齐的队列自南向北飞过。和其他侍女不一样，茶茶并不觉得这是吉兆，反而觉得鸟群的移动带着一种伤感寂寥。与阿初的别离，也不像小督当年，她始终没有那种失去一个妹妹后黯然伤神的失落感。

走下角楼，茶茶返回居所，这才发现这是她自出生以来头一次开始独自生活。她在房内四处走动、坐立不安。像是进错了屋子一样，觉得一直住惯了的房间不是自己的房间。先是母亲，然后小督、阿初相继从她身边离开，只剩下她孑然一身，可她并不觉得孤单。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恍惚不安。如今只剩自己一人了，她感到有什么可悲的事情要发生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所以感到不安。

事情并不像茶茶担心的那样。她接下来的独居生活风平浪静、波澜不惊。阿初婚礼的热闹劲儿过去后一阵子，侍女们又开始议论起关于秀吉在京都修建的宏伟壮丽的宅邸——聚乐第^[17]。据说这宅邸东起大宫，西至净福寺，北临一条，南抵下长者町之北，面积十分广阔。宅邸周围深挖沟渠，宅中造山填池，数栋大型建筑物伫立其中，让人分不清是城池还是居所。阿初出嫁后不到半月，于九月十三日，秀吉举家迁居聚乐第。安土城下的很多居民都纷纷赶到京都观看秀吉举家搬迁的盛大仪式。

九月到十月的这段时间，受到聚乐第相关活动的影响，安土城内十分安静。茶茶渐渐习惯了独居生活。十月刚到，前田玄以便登门拜访茶茶。说是怕她一个人寂寞，决定亲自作陪，邀请茶茶前往聚乐第参观。茶茶想都没想就应承下来。前田玄以的意思便是秀吉的意思，除了应承，她没有别的选择。

茶茶乘着轿辇从大津出发，途径山科，进入京都。一行人共有五架轿辇，载着女人们。前后三十骑武士护卫，颇具规模。茶茶一上轿便心神不宁，心想这次去聚乐第，不会永远回不来了吧！她之前怎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轿辇停在山科的高台上稍事休息，茶茶借此机会向一个守卫的武士打探前田玄以的座驾。她打算自己上前去询问前田玄以，此次上京的目的是否只是单纯地聚乐第观光。还没等她行动，前田玄以便策马来至茶茶轿辇前。原来他并没有坐轿。

“请问我何时再回安土城？”

茶茶用凌厉的目光盯着前田玄以问道。前田玄以虽近中年，还是个

还俗僧侣，但是他的政治手腕当属一流，他回答道：

“想快些回去吗？您那么眷恋安土城吗？”言罢又大笑道，“您想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不过，明天计划要参观聚乐第，所以就请您暂且忍过明天吧。”从这番话中怎么也听不出别的意思。

轿辇再次出发。这是茶茶初次来到京都。外面寒风呼啸，让她没法掀开轿帘观望，只得透过帘子的缝隙一看究竟。街道上行人络绎不绝、形形色色。男人有武士，有百姓，也有僧侣。女人们的服装都很华丽，从服饰很难判断出她们的身份。

这天晚上，茶茶在围绕着聚乐第所建的众多武家房舍中的一家歇息下来。也不知那屋子的主人是谁。

次日，茶茶在前田玄以的带领下来到聚乐第。一进门，穿过铺满白沙的广阔庭院，进入了第一间建筑。此时，她才发现自己前面有一位资深的侍女引路，后面跟着一群侍女。前田玄以在最前面带路，将众多建筑物一一看过。茶茶虽然觉得什么都很稀奇，可并没有什么让她动心的东西。由数十张榻榻米铺就的大广间里的挂画，前一两幅茶茶还仔细观赏了一会儿，后面就是走马观花地浏览而已。每穿过几间屋舍，必然有一处庭院。每个庭院都各有意趣，可看了几个之后，茶茶便看不出区别了。

“请这边走。”

直到那个戴着能面^[18]一般面无表情的领班开口说话，茶茶才发现前田玄以和其他侍女们不知何时已经离开，如今就剩下自己和这领班两人了。

她顺从地踏进一间不太大的房间。床间^[19]挂着一幅巨大的绘有孔雀的挂轴。旁边的搁物架上陈列着几个盛放装饰品的小盒子。房屋中间摆放着一个颇有异国风情的黑色大桌。茶茶便在桌边就座。没多久，曾几何时在安土城广间内听到的那个匆忙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渐渐靠近这边，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其他的脚步声。与脚步声同时接近的还有颇具特点的旁若无人的笑声，还是匆匆忙忙的感觉。

秀吉走进屋内，看上去老态毕露。之前在安土城一见，他与摩阿并肩坐着，再加上烛火昏暗，看不清面容。而今天站在茶茶面前的秀吉，就是一个身材矮小、满脸皱纹的普通老者。茶茶甚至怀疑，当年在北之庄城陷落次日看到的那个策马北向，威震四方的武将，和今日面前这个老者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茶茶，你已经出落成大人啦。”

秀吉还未就座，却突然说道。本能寺兵变后，在清洲城初见时，秀吉称呼茶茶“小姐”。后来在安土城与摩阿并坐时，他也用了“小姐”的称谓。如今突然改口直呼茶茶的名字。

茶茶一言不发，只是向这个日本第一掌权人低头行礼。只有秀吉一人站着，身后的男女侍从全部是躬身垂首。

“今晚一起用膳吧。”秀吉说道。

“我实在太累了。”茶茶回道。她尽可能地想回避与秀吉共进餐。

“累了吗？好容易来聚乐第玩耍，可不能累着了。”秀吉又说，“抬起脸让我看看。”

茶茶顺从地抬起面庞。

“还好，从面色来看精神还是好的，不用担心。不过，若是觉得累就休息吧。带点什么特产回安土城？给城里的女人们每人都带点什么回去吧。”

“恐怕我无法携带那么多。”

“没法带？！哈哈，又不是让茶茶你自己一人带回去。”

秀吉离开房屋，一边往外走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絮叨着茶茶想亲自拿礼物回去的事，然后放声大笑着离开了。笑声穿过走廊渐渐远去，随行的近侍们也一窝蜂地跟了出去，屋里仅剩茶茶和领班两人。

一会儿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群侍女，茶茶跟着她们穿过广阔的庭

院，从外部欣赏天守阁的风景。茶茶看到天守一角的庭院整齐地栽种着几十株荻花，浅紫色的花朵正在绚丽绽放。茶茶由衷地觉得这花团锦簇是她见过聚乐第中最美的一道风景。只见那庭院的地面上铺着沙砾，其上遍种荻花。茶茶一时贪看这景象，驻足不前。旁边的一位侍女说道：

“那是加贺局的住所。”

“加贺局？就是那位前田大人的……”

“正是。”

“可那不是天守阁吗？”

“是啊。加贺局就住在那里。因为这位夫人喜欢荻花，大人特意安排将庭院修建为荻花之院。花是去年种上的，饶是这样夫人还嫌今年花开得少呢……不过现在是有些过了盛花期。”

茶茶一听说这个荻花之院属于摩阿住所的一部分，当即扫了兴致。不过茶茶想不到，摩阿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秀吉为她在聚乐第中建造这所荻花之院。想起摩阿不苟言笑的面容，也算得上是个美人，可对于这个比自己两三年的有些不怀好意的少女，茶茶无法想象她究竟身怀什么本领。

茶茶此次在京都留宿了三日，其间由前田玄以陪同着，参观了京郊及城内的多座寺庙，终于精疲力竭地返回安土城。

回到安土城，生活还是一成不变，茶茶有一段时间满脑子都装着此次短暂旅行的京都见闻。嵯峨与醍醐迥异的风光，如梦一般豪华宏伟的聚乐第，还有那遍种荻花的庭院，摩阿，还有秀吉爽朗的笑声，这些场景像走马灯一般在她脑海里轮番出现。

小督偶尔会来一封信，阿初却隔三岔五地频繁来信。一旦分开，才明白阿初比小督更与家人亲近。阿初每次来信都会邀请茶茶前往大沟一游。盛情难却，茶茶也想着什么时候去一趟。虽然还是介意与高次碰面，但既然他已经娶了阿初，那么两人也应该可以坦然相见吧。于是，茶茶与前田玄以商量起大沟之行，没想到玄以马上用否决的态度说：

“小姐您不能这样任性妄为，这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谁不允许？”

前田玄以并没有回答茶茶的问题，只是模棱两可地说小姐是娇贵之躯不能随意行动。

茶茶从本丸回到自己屋中，环视周围。此时，她突然觉得安土城深处的这一处房屋便是自己的牢笼。她感到害怕起来，原来自己不过是被幽禁在这湖畔之城内一室的俘虏而已。

[1]小袖：一种窄袖方领的衣服。

[2]大纹：一种男性穿着的和服种类。

[3]三河：旧国名。今爱知县东部。

[4]常陆：旧国名。今茨城县北、东部。

[5]骏河：旧国名。今静冈县东部除去伊豆半岛的地区。

[6]近江：也称江州，今滋贺县。

[7]日本古代计时方法：一刻约两小时。

[8]小牧合战：也叫小牧、长久守之战。天正十二年（1584），羽柴秀吉阵营和织田信雄、德川家康阵营在尾张国小牧、长久手地区展开的战役。此战中，德川家康逐渐占据上风，秀吉试图完全压制家康的计划失败。双方议和后，家康名义上奉秀吉为主，确立了丰臣政权内最大的外样大名（指不是亲族或原有家臣，由原独立势力收编而来的大名）的稳固地位，为日后的德川幕府奠定了基础。

[9]纪州：又名纪伊国。今和歌山县与三重县南部一带。

[10]御局：江户时代对将军家或大名家被赐予局（住宅）的大奥女子的尊称。

[11]关白：古代日本代替天皇执掌天下政权的官职，同时也是公家的最高权威。

[12]白无垢：一种里外皆为白色的和服。无垢为梵语，意为纯洁、一尘不染。在日本自古被用作祭典用礼服，如婚礼、生产、葬礼、丧服等。

[13]五奉行：五奉行是安土桃山时代丰臣政权末期制定的职务，是负责政权运作的工作。包括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增田长盛五人。1600年（庆长五年）五奉行里的石田三成拥立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发动关原之战，长束正家跟随三成，而浅野长政则从属东军的德川秀忠军。

[14]障子：日本房屋用的纸糊木框。用来分隔室内和室外的窗户。

[15]小上臈：身份略低于上臈御年寄、但高于御年寄的高级女中，类似于“实习上臈御年寄”的身份。

[16]贝桶：盛纳合贝游戏（一种贵族娱乐）所用贝壳的桶，通常是六棱形或八棱形。

[17]聚乐第：丰臣秀吉在京都营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落成。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来次巡幸，秀吉借此向诸大名展示了丰臣的实力。后来成为其养子丰臣秀次的居所。秀次死后被毁。

[18]能面：能乐所用的面具，有200种以上，分为鬼神之面、老人之面、男面、女面等种类。又是也用于形容美丽端正但面无表情的容颜。

[19]床间：日式客厅内靠墙处高出来的地板，用以陈设花瓶等装饰，正面墙上可供挂书画的一块地方。

第四章

少了阿初和小督的陪伴，茶茶孤零零地守在这座湖畔之城的一间屋内，送走了天正十六年的正月。虽然有两个沉默寡言的侍女侍奉在侧，可没事时茶茶几乎不同她们讲话。她有预感，那双让她无处遁逃的命运之手终于伸来了。前田利家的女儿摩阿，京极高次的姐姐龙子，还有蒲生氏乡的妹妹三条局都没有逃过这命运的魔掌，自己怎么可能幸免？

迄今为止，在对秀吉的看法上，茶茶一直和已故母亲阿市夫人，及两个妹妹阿初和小督不一样，她并不似她们那般畏惧和厌恶秀吉。与秀吉的四次会面，每次印象都不同。除了那次秀吉全副武装骑在馬上的样子之外，总体来说，其他三次会面，秀吉给她的印象无外乎是个亲切开朗的老者。虽然浅井家和柴田家都断送在他的手上，自己的父亲、母亲、祖父也皆因他而死，可茶茶从没对他抱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可现在因为秀吉的关系，茶茶每日被囚禁在这座安土城中，过着俘虏一般的日子，她终于开始忌惮秀吉了，只要一想到他，就不禁寒毛直竖、浑身发冷。

三月初，城里的樱花一夜间含苞待放，茶茶的预感终于变为板上钉钉的现实。和阿初婚礼前的景况差不多，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许多侍女，每日穿梭于茶茶的房间。一件又一件的衣物被送进来，每件都华丽得让人瞠目结舌，屋里很快就被奢华的生活用品和家具填满了。

众人忙忙碌碌地折腾了差不多十几天，前田玄以突然拜访茶茶，告诉她很快就要搬至聚乐第。玄以的语气从没有如此恭敬过。茶茶听后没有任何反对之辞，仅问了一句：

“大概什么时候搬到聚乐第？”

“请再等十天左右，我想等到聚乐第的樱花盛开之时就差不多了。”

玄以答道。对这个回答，茶茶不置可否，只在心中盘算着十天这个

数目。不管她愿不愿意，都必须在这十天内有决断。想要自尽的话随时都可以。她的父亲、母亲、祖父还有继父都是自我了断的，她当然可以步他们后尘。连纤细娇弱的母亲阿市夫人都能做到的事，自己怎么可能做不到。

接到前田玄以通知的第二天，茶茶派出信使，给大沟城的阿初传话，说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同京极高次商量，请他务必来安土城一趟。

从信使出发后的第二天开始，茶茶便衷心盼望着高次的到来。虽然如今的高次今非昔比，已是大沟一万石的领主，可能不会轻易赴约。但她相信，既然自己挑明了要见高次，他必然会克服一切困难来一趟的。她相信高次对自己的这点关心还是有的。

派出信使的第五天傍晚，高次出现在茶茶面前。一听说高次来访，茶茶立即命令侍女们退下，也不顾外面寒气逼人，将房门大开。她留出上首的位置给高次，自己在对面的位置上安置坐垫，等待高次进屋。

高次整个人都改头换面，颇有一城之主的威仪。他稳健地从走廊上缓缓踱来，在房间入口处坐下，恭敬地问候茶茶。之前那种孤傲刚强的气质已不见踪迹，如今的他看上去总是冷冰冰的样子。看到这样的高次，茶茶感到有些不悦。眼前这人，早已不是从前那个粗鲁地抓住自己衣角的人了。

“请这边上坐。”

茶茶想将高次引至安排好的位置，可他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房间入口处。茶茶只得放弃，开门见山地说道：

“您是否听说了传言？”

高次将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简短地回答道：

“已经听说了。”

“屋里有些冷吧。”

说完，茶茶起身合上全部打开的障子。但高次马上说：

“还是开着比较好吧。”

“为什么？”

高次没有回答，又重复道：

“还是请您打开吧。”

这次他的语气略带强硬。茶茶只得再度起身，像刚才那样将待客室的障子全部打开。春夜的寒气一股脑地涌进屋内。

“您怎么看这件事呢？”茶茶继续问道。

“我觉得很好。”高次回答。

“您真这样想吗？”

“是的。”

“可这位当今的天下之主是浅井家和柴田家共同的灭族仇敌啊。”茶茶说道。

“上次见面时，您不是说时代已经变了吗？”高次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的确这样说过，时代确实在变。可是，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能这么简单下结论。”

“如果是关于此事，请您还是不要和我商量。特意将高次召唤过来，目的却是为商量此事，您不觉得有些残忍和过分吗？”高次面色苍白地说道。

他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茶茶依然清楚地记得高次曾经着了魔一般的表情。当时他苦苦哀求自己答应他的求婚，为此他可以不要大沟一万石的封赏，可以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可茶茶却拒绝了他的诚意。如今却找他商量自己是否应该成为秀吉侧室的问题，这对高次来说的确太过残忍无情了。她明知道，秀吉的命令根本不能违抗，拒绝就意味着只有死这唯一的出路。

二人相对无言地静坐片刻，终于，高次打破了沉默：

“外面的天色已经很晚了。”

他看向庭院外面说道。

“我明天早上再来拜访吧。”

说完立即起身告辞。刚才为了避嫌，高次拒绝与茶茶在封闭的房间内共处。现在既然天色已晚，他也想尽量避免与茶茶二人共处黑暗的室内。

茶茶默然地垂下头，听着高次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没有试图阻拦。侍女还没有送来烛台，茶茶一人枯坐于暗室之中，悔恨不已。为什么要特意把他从大沟请来？她明知道和他商量不出任何结果，请他来又有何意义？

良久，茶茶叫来一个侍女，命她出去打探高次今晚的住所。侍女很快回来复命：

“听说京极大人今晚留宿在城内鹰之间的别馆。”

当晚八时左右，茶茶遣退所有侍女，整理片刻，走到廊上打开遮雨板。虽然看不到月亮，但屋外洒满了清辉。从走廊走下院内，虽然夜晚还是寒凉，毕竟春天将近，光秃秃的树枝比一个月前要饱满许多。

茶茶沿着一排建筑物前行，走到一半突然停下脚步，侧耳听着浪涛的声音。在她听来，那声音华美动听，不像浪涛之声，倒像是远方传来的飨宴上觥筹交错之声。

为了躲避洒在院中的一片月光，茶茶溜着几栋建筑物的侧面，朝西北方向的角楼走去。走近一处廊下时停了下来，面对着高次所住鹰之间的内院。她先站着探听了一下动静，屋内鸦雀无声。高次可能不在里面，也可能已经睡下了。

茶茶轻叩了两三下遮雨板，没有任何回应。她再次轻叩遮雨板，这

次比上次稍微大声一些。这时似乎听到屋内有了动静，是走廊上的脚步声。茶茶立刻退开，躲进右手边的树丛中。

一户遮雨板被掀开，一个男子探出身来，正是和白天同样装扮的高次。茶茶看清是高次，便走上前去。高次看到茶茶时大吃一惊，似乎是为了防止茶茶更进一步靠近，他直接光着脚走下庭院。可一走到茶茶面前，又马上害怕被人看到似的，转身走上走廊，再指引茶茶也走到廊上，两个人就站在走廊里说话。

“您怎么能这样胡来？这不是为难我高次吗？”

他低声咕哝道。茶茶刚开口说了句“那个……”，他马上“噓”的一声制止茶茶。又厉声道：

“请您立即回去。”

“我想说，我会按您所说的搬到聚乐第去，已经下定决心了。”茶茶说道。

高次神情慌乱地将茶茶请进屋内。他刚才似乎在写些什么，屋子的正中央摆着小书桌，旁边放着烛台。从昏暗的走廊走进屋内，灯火亮得有些晃眼。

两人在书桌旁对坐下来。茶茶再次重复道：

“我已经下定决心搬去聚乐第了。所以此次特地来告诉您。另外，今晚请您允许我在此留宿。”

高次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茶茶的脸，愣了几秒钟，旋即说道：

“您是疯了吗？”

他的声音压抑低沉，显然，他是因为控制不了茶茶的音量，所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要泄露到外面去。

“您看我现在是疯了的样子吗？”

茶茶抬起脸直视高次。他竟然说她疯了！此刻，她非但没有疯，反

而比这二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清醒。她的头脑清澈而冷静，似乎里面放置着一块坚冰。回首自己过往的岁月，她觉得自己走过的是一条幽暗绵长的小径。

她依稀记得小谷城陷落那夜的情形，仿佛一场梦。她还记得清洲城内寂静的生活；慈母阿市夫人的音容笑貌；两个幼小稚嫩的妹妹；父亲长政的肖像；得知本能寺兵变那夜的茫然无措；安土城的万灯会；穿梭在万灯会上如梦如幻般美丽的白马；母亲的婚礼；北国那铺天盖地洋洋洒洒飘落的细雪；继父胜家发兵当日的情景；北之庄陷落那晚轿辇左摇右摆经过的昏暗山路。

这二十年来发生的桩桩件件大事小事在她脑海中交替出现。此刻，那些所有的过往她都一一清晰地回想起来。无论多么小的事件，那事件本身连带前后所发生的一切，甚至事件发生当天的天气如何她都如数家珍地记得。

“我可能生来就是这个命。就在刚才，我还想自尽了完事。可现在我回心转意了。我要活下去。我的父亲、母亲、祖父以及继父胜家都拼命地活到最后，直到城里的天守阁被烧为灰烬。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一直拼命活着，直到非死不可的境地。”

茶茶自顾自地说着，高次一言不发地听着。她的这番话以及她说话时的语气，都没有给高次半句插嘴的余地。她继续淡然地说道：

“所以我决定，今晚要在高次大人这里留宿一晚。”

语气中丝毫没有一丝胆怯和羞涩。

高次之前曾说过想要自己，茶茶现在就依他所言献上身体。这举动并不是出于对高次的爱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爱高次，所以献上身体和表达爱情是两码事。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她认定之前向自己表白时高次眼中燃烧的那种着了魔一般的火焰不会有假。自己的身体终究是要献给秀吉的，不如就在此刻献给高次。

“您现在精神真的正常吗？”高次问道。

“我没有疯。”

“没疯的话怎么会想这样的事？请别在这胡言乱语了，赶紧回去吧。”

“胡言乱语？”

“没错！”

“怎么会是胡言乱语？”

茶茶感到自己的眼神正在和高次的眼神交锋。哪一方先别开眼去就算败下阵了。

“高次在这里请求您了！请您回去吧。”

“.....”

“如果您不回去，那么高次就到别处去。”

茶茶仍然默不作声。她还没反应过来，高次便起身准备离开了。这一瞬间，茶茶突然抓住高次衣服的一角，快到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就和上次高次抓住茶茶的裙角时一样，动作中都包含着坚定的决心。不同的是，茶茶的眼神中没有高次那种着魔一般炽烈的感情。

高次甩开茶茶的手，径自离开了。茶茶自己独坐良久，等意识到高次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回来，这才站起身来。

从走廊走到屋外，再到自己的居所，在这一段长长的路上茶茶漫无目的地踱着步。此刻，茶茶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是个女子，更是当权者秀吉的附属物。很明显，高次拒绝自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秀吉的畏惧。

与高次会面后的第三天，蒲生氏乡突然来访。上次见他时是天正十二年的年末，当时小牧合战刚结束不久，将近三年半的光阴转瞬即逝。

茶茶郑重地接待了这位松坂三十二万石的领主。三十二岁的氏乡已

经不再年轻，行为举止成熟稳重，曾经颇有特点的低沉嗓音更能衬托出他的冷静沉着。

“小姐，恭喜您！”

氏乡仍然像从前那样称呼茶茶。

“小督小姐和阿初小姐出嫁时我没能赶来，所以这次无论如何都应该前来道喜。”

氏乡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他的立场，他似乎毫不犹豫地认为茶茶成为秀吉的侧室是件可喜可贺的事。

“您认为这是喜事吗？”

茶茶问道，她想试探氏乡的真实想法。氏乡愣了一下，遂即回答：

“怎么不是喜事呢？这是无上的喜事啊。若是将来小姐再有个一男半女，这孩子就会继承浅井家的血脉……”

氏乡虽然没有继续说下去，但茶茶觉得他下面想说的是这个孩子将成为天下之主。细想之下这不失为一种方法。

“我的孩子？！”

“是的。”

“我的孩子！！”

茶茶忽然感到脸上有泪水滑过。她从没想过自己和秀吉之间会有孩子。和那个灭了自己一族，夺走自己至亲的秀吉之间！茶茶完全不顾及氏乡，兀自垂泪，但这不是悲伤的泪水。当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所背负的不可思议的使命时，她再也难掩饰激动之情。

氏乡不说话，也不安慰，任凭茶茶哭泣。没多久，茶茶擦干眼泪说道：

“失礼了。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

氏乡转移话题说道：

“您之前去过聚乐第吗？”

“去过一次。”

“是个很美的地方吧？”

“我不觉得美。”

“这可如何是好。”

氏乡想了想又说：

“如果您不喜欢聚乐第，那么再造一座居城也无妨。”

“我吗？”

“如果小姐您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到？”

“在哪里筑城？”

“这个嘛……”

氏乡笑道：

“是啊，如果是小姐您的居城，可以选择在淀^[1]一带筑造。那里虽然已有座城，但您可以另造一座新城。离大阪和京都都很近，又有淀川流经城外两面。从那里的天守阁顶看到的风景一定非常美丽。周围的平原一望无际。”

氏乡说得好像眼前就是那座新城似的。

泪水再次滑过茶茶的面颊，她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在那座尚不存在的虚构之城中，站在天守阁之上。她的悲伤也正是源于此，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到了那天，她也只不过是一个囚徒而已。可她还是对氏乡说：

“那么我就如蒲生大人所愿，生下孩子，住进新城吧。”

“对啊，这怎么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呢？”

“我明白了。”

茶茶想到，母亲当年就走了氏乡认可的道路，如今自己的命运恐怕也只能遵从氏乡所言了。母亲最终以自尽了结了一生，自己的未来又将如何呢？

那天，氏乡坐了不到一刻的时间便告辞离开。氏乡刚走没多久，从京都回来的前田玄以探访了茶茶。一来便唐突地说：

“搬到聚乐第的日期定在明天了。明天七时就从城里出发。”

据前田玄以说，聚乐第的樱花差不多在明天盛开，正是观赏的好时节。

茶茶曾经参观过聚乐第，她能够想象在樱花的装点下，聚乐第该有多么的美轮美奂，可这些对她来说完全不值得喜悦和期盼。先后在小谷、清洲、北之庄、安土城中居住，她期待着自己的下一所居城是蒲生氏乡所描述的淀川边的那座城池。

上午八时，茶茶一行人离开安土城，朝聚乐第进发。在城门口上轿前，茶茶回眸凝视这座湖畔之城，感慨万千。从天正十一年末搬来此处，她已经在此度过了六年时光。如今想来，茶茶和两个妹妹在这座城内过着遗世独立，无人问津的日子，就这样悄然地从少女成长为成年女子。无论是小督还是阿初，都是从此城出发，迈向了人生的新轨迹。如今，唯一留在此处的茶茶也将朝着属于自己的崭新命运出发，从这里迈出她新的一步。

虽然已是三月末，但今年的春天比往年到访得晚些，照耀在湖畔的阳光仍然带着寒气。听说聚乐第的樱花现在是盛开时节，可安土城门边的两排樱花还含苞待放。前往聚乐第的队伍的氛围，既不像出嫁，也不像单纯出游。前日里那些送来的新制家具物品填满了安土城内的大屋子，今天却并没有随队携带，只能改日另行搬运。约莫三十骑全副武装的骑马武士在队头开路，跟随其后有三十顶轿辇，正中间那顶轿辇上就

坐着茶茶。

前后轿辇中都乘坐着女子，茶茶几乎都不认识。她们也不知是哪里派来的，今天一大早就候在城门口，等待茶茶上轿。不知道为什么，她们个个都面无表情，仿佛那面孔上从来没有过喜怒哀乐。这些人态度虽然殷勤，但举手投足都显得十分冷漠。轿辇后面又有三十骑左右的骑兵殿后。

整个队列既没有送嫁队伍的雍容华贵，也不似贵人出行的庄严肃穆，倒像是一支秘密押送什么奇珍异宝的队伍，在神秘而紧张的气氛中迅速前行。茶茶坐在正中央的轿子里，时不时掀开轿帘看看外面的街道。路边三五成群地站着些看热闹的女人孩子的身影。有些人跪着，也有些人站着目送队伍远去。

走到大津的部落，队伍停下来用午膳。其他女子全都下轿用餐，只有茶茶以身体不适为由一直待在轿中。作为一个即将迎接命运巨变的女人，茶茶有些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脸。她从轿帘的缝隙中往外望去，看见一汪深得发黑的湖水，广阔的湖面上连一艘船影都没有，湖边的樱花也仍在羞羞答答地将开未开。

直到进入山科的村落，道路两边时而能看到星星点点盛开的樱花。可茶茶一点也不觉得美。泛白的小花少有红晕，褪了色一般，像是蓬头垢面，孤苦无依的老妪。

进入京都，还是和半年前来时一样殷盛至极。上次来时是秋天，这次是春天，主路上的行人比上回更多，一路上尘土飞扬。所有人一看到茶茶一行人经过都驻足观看。上次进入聚乐第之前还在旁边的武家建筑内留宿一夜，这次却直接穿过铺满白沙的大门进入了聚乐第。

这次是通过另一扇门进去的，门内是一栋小小的邸宅。茶茶刚一下轿便惊呆了，在她面前是一大片盛开的樱花，花形丰满，色泽娇艳，是茶茶从未见过的品种。此处无风，所以樱花虽已全部盛开，地上却无一片花瓣散落。茶茶呆立在原地，如痴如醉地欣赏着头顶上那层层叠叠，遮天蔽日的花海。等回过神来时，才发现周围只剩下些女子，齐齐地低着头弯着腰，跪在一旁等候。

茶茶将视线从花海转移到这些女子身上，她故意站着不动。这时，屋子的玄关被打开，里面同样有一些低头行礼的女子。茶茶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些樱花和假花一样没有生气，而这些女子也和假人一样纹丝不动，似乎这里除了自己是活生生的人，其他一切都是伪造出来的。

茶茶朝玄关的方向走去，一众女子也齐刷刷地跟着起身，排成整齐的一列紧随其后，像是受过严格的训练。进入玄关，已经有一位嬷嬷候在那里，准备为茶茶带路。茶茶跟在她后面，细看之下，这个嬷嬷和上次为她引路的并不是同一个人。屋后还有一个内院，随处都是盛开的樱花。茶茶这才明白，原来这里是一个完整的寝殿。她站在走廊上看着院中的樱花，想起了属于摩阿的那座满是荻花的院落。她想，虽然这里的樱花并无可爱之处，可总比那个孤零零的荻花之院强些。

茶茶的居室在院子最深处，旁边是间更衣室，更衣室再往里似乎就是卧房了。围绕走廊还建有数间房屋，用来安置从安土城跟来的全部女子。茶茶在正厅稍事歇息，前田玄以便露面了。

“一切还好吗？您是否喜欢此处？此处的樱花是整个聚乐第最美的。小姐今后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接着，他又说道：“最近这些日子恐怕您会感到寂寞，请先在此安顿歇息。再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聚乐第将要举行天皇行幸^[2]大典，在此之前城内恐怕不得安宁。等仪典结束后，主公就会来这里了。”

前田玄以的这番话暗示着仪典之前秀吉不会来。茶茶暗自松了一口气，与秀吉见面的时间哪怕再推迟半个月也是好的。

住进聚乐第的第一天夜里，京极高次的姐姐龙子突然拜访了茶茶。龙子如今被尊称为京极局，与茶茶已知的加贺局摩阿、三条局蒲生氏乡之妹齐名，是当下最得秀吉恩宠的三位侧室。

茶茶与龙子上次见面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是天正二年的秋天，茶茶住在清洲，在那里她与高次和龙子初次相见，当日的情形茶茶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跟在高次后面进入屋内的龙子时年十三，比自己年

长四五岁。她身材颀长姿容美丽，身穿青葱色小袖，系着朱红色腰带，精心修剪的鬓发垂在两颊，一双柔荑白如凝脂。不知为何，那形象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地刻在茶茶脑海里。

铭刻在幼年茶茶心中的京极家小姐的形象，具有一种京极家与生俱来的气质，还有一种被命运捉弄而饱经沧桑的柔弱之美。她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傲慢和世故，全身上下都透着纤弱与娇美，那是身为日渐势衰的名门望族家小姐特有的气质。

京极局在众多侍女的簇拥下到来，却只身一人进入茶茶的房间。

“茶茶小姐，好久不见。从前的事您是否还记得？当年在清洲城时和弟弟一起承蒙您多方关照。”

她笑容沉静地寒暄着，声音欢快明亮，白皙的面容一如茶茶记忆中的样子。茶茶本以为成为侧室的女人多少会有些阴暗和抑郁，可京极局的脸上丝毫看不出这些。

“都过了多少年啦。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茶茶小姐您经历了各种人生的坎坷，我又何尝不是呢。”

京极局说道。茶茶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子，年纪稍长她几岁，曾嫁给若狭的武田家，后失去夫君，又嫁给杀夫仇敌秀吉做侧室，这些悲惨的际遇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茶茶自己也是经历过千难万险的，可京极局所受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她。茶茶失去了母亲和继父，京极局却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并且关于那孩子是死是活至今仍有各种揣测。

此时，茶茶突然发现京极局的容颜和母亲阿市夫人有相像的地方。同为命运多舛的女子，在挺过一次次劫难之后，她们依然能够面如平湖，没有任何悲伤的影子。此时茶茶自己心情郁结，接待京极局时难免有些无精打采，不过毕竟有着血缘关系，还是感觉亲切。她邀请京极局一起去内院观赏夜樱，从走廊下到内院时，发现台阶上没有鞋子，京极局立即击掌唤来侍女，为二人取来鞋子。

“您先请。”

京极局说。茶茶没多想便先穿鞋下到院中。二人一前一后走在樱花树下，此时茶茶才意识到，京极局像侍女一样地跟在自己后面，便停下来请她先走。可她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在茶茶前面，也不知是刻意如此还是毫不介意。

茶茶无从想象成为侧室之后的日子究竟会怎样。可一想到京极局的存在，心里莫名地有了些底气。

盛放的樱花倏然飘落，绿叶长满枝头，已是四月光景。为着后阳成天皇^[3]聚乐第行幸的接驾工作，城中上下忙得不可开交。此次行幸的提议由秀吉于该年正月上奏，经天皇敕许，钦定于本月十四日举行。从室町幕府至今，由于典章制度不健全，接驾与送驾的诸多准备都十分不易，不得不一面参考各家的旧记，一面在各处查阅典籍。此次由前田玄以担当总指挥，接连数日在城内举行了盛大的预演。

茶茶终日闭门不出，仅从侍女口中得知了此事。聚乐第自上而下的喧嚣终究没有传到茶茶门前。到了十日左右，各国武将纷纷上洛，茶茶接连不断地从侍女们的议论声中听到前田利家、蒲生氏乡、京极高次等人的名字。唯有德川家康一人，早在一个月前的三月中旬就已上洛了。

连绵的阴雨一直持续到十三日，十四日行幸当天天公作美。当日一大早，秀吉便入宫参见天皇，亲自带领着前田利家为首的一应武将伴驾。卤簿^[4]一直从宫门口连绵至聚乐第的十五条街道，队首已经进入聚乐第，队尾尚未出宫。从各国赶来参观卤簿的男男女女挤满了京都的各个街区，据说光是每个路口设置的维持治安的武士就有六千余人。

仪仗队由头戴乌帽子的武士领队，新上东门院^[5]和女御^[6]为首的御辇紧跟其后，然后是大典侍御局^[7]、勾当御局^[8]及其他后宫女子的御辇三十余顶，御辇伴驾百余人，宫内僧众的涂轿十四五顶，再后面是先行官、近卫军、贯首^[9]、大将^[10]等小分队，还有四五十个伶人紧随其后，演奏着安城乐。时近夏季，凤辇^[11]在和煦的微风中起驾。后面跟着左大臣近卫信辅、内大臣织田信雄、德川家康、宇喜多秀家、丰臣秀次等朝廷大将的队列，秀吉在后面乘坐轿辇伴驾。

秀吉的先行官是石田三成，领着七十多个亲信大臣在前方骑马开路，轿辇后面随侍的五百多人分为三列，其后是前田利家等二十七位大名，跟在他们后面的武士不计其数。

路边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幼，他们从十三日傍晚便来此沿街等候。在他们眼中，仪仗队的装束都雍容华贵，美若天上之物。光那些绫罗绸缎就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十四日是行幸的第一天。白天在已备好的场地上召开酒宴，夜里则在丝竹管弦声中举行夜宴。茶茶在城门旁指定的位置上迎接鹵簿后便回到居所，内心一直无法平复。今夜的聚乐第中，明明聚集着比平日多上数倍的人口，可广阔的城池周围却是万籁俱寂。夜里，茶茶走出内院，在清冷的月光下散步。城内明明在举行着前所未有的盛典，可夜晚却是这般的安静。若是舅舅信长没有经历本能寺兵变，如今尚在人间的话，今天接驾的人便轮不到秀吉了。浅井、织田、柴田家相继灭亡，茶茶想不通，秀吉能够替代他们走到今天，到底是凭借他自身的强大还是因为生来就命好。

茶茶漫步在月光下，想起了许久未曾想起的人和事。她想到父亲长政、母亲阿市夫人、舅舅信长，还有继父胜家，突然惊觉这些已逝之人的面容上都蒙着一层不幸的阴影。

第二天，也就是十五日，原计划召开由天皇主持的和歌会，但由于驻辇时间有所延长，中午开始的飧宴上便开始吹起了笛击起了鼓，这声音顺着风传到了茶茶的居所。这天，秀吉向朝廷进贡洛中的地子银五千五百三十余两，向上皇和皇族进贡米地子八百石，另外，向各亲王、公卿、各门迹献上近江高岛郡八千石。除此之外，秀吉还命此次参加盛典的家康、利家为首的所有武将，立下子子孙孙世代向朝廷效命的誓言，决不违抗，自己也发誓将为朝廷鞠躬尽瘁，所有武将都提交了誓约书。

第三天，十六日，从早上开始便阴云密布，下着小雨，正好为这日的和歌会烘托气氛。天皇御题“咏寄松祝”一首，内容如下：“此身待今日，松枝立为证。世代尽忠诚，至死不相违。”秀吉和家康也作和歌唱和。秀吉以“夏日待行幸聚乐第同咏寄松祝”为题，诗曰：“轩外青松凌霜质，主君鸿运永不衰”，家康也作同名和歌：“松叶满枝翠绿盖，效忠主

君数千载”。整个歌会上共有九十七人发表了创作，除了少数人乐在其中，对于武将们来说，这种宴会没多少趣味，虽然作品不断，但大部分一听就知道是代笔。御歌会后又有酒宴，直至深夜才散。

第四天，十七日，是观舞日，天皇观赏了万岁乐、延喜乐、太平乐等舞曲。就这样，整个餐饮宴会如期顺利举行，十八日还幸，当天正午，凤辇从聚乐第起驾回宫。和行幸来时略有不同，此次还幸的卤簿队首抬着二十担长箱及唐箱，里面盛满了秀吉献上的各色珍宝。箱面都刻着菊花纹章，镶金雕银，且都饰有高莳绘[12]。

行幸仪式圆满结束，到了第十九日，从半上午开始就风雨大作，似乎老天也为了这次仪式攒着劲儿似的。

茶茶一整日都待在自己寝殿的客厅里，出神地望着屋外倾盆大雨那如麻的雨脚。行幸仪式的结束，意味着从今天开始秀吉随时都可能出现在自己面前，这让茶茶坐立不安。尽管她早有心理准备，静待着与摩阿和龙子相同命运的降临。可是，当这一刻真要来临之时，她终究无法忍受成为秀吉侧室的事实，他可是杀死她至亲的仇敌。茶茶望着那长垂及地的雨脚，想起了蒲生氏乡说过的话。他让她为秀吉生下孩子，还让她修筑自己的城池。想到这里，茶茶的内心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

十九日下了一整晚的暴雨，到了二十日早上，雨势丝毫不见减弱。寝殿内院的凹地里积满雨水，成了小池塘。雨水沿着前院西边的墙汇成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院子里的很多树木都被风摧毁了枝丫，残枝败叶散落一地。

到了正午时分，风势渐衰，雨也小了。到了傍晚，雨势再次加剧。茶茶从寝殿的客厅望去，院子已经被风雨摧残得不成样子，抬头看看天，乌云正迅速向西奔涌而去。

就在这时，茶茶听到玄关方向突然有些骚动，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侍女便慌张地赶来传话：

“关白大人驾到。”

既没有预先约定，也没有提前通传，茶茶没有做任何迎接秀吉的准

备。从正厅出来，刚走到走廊上，便看到秀吉的五短身材从对面走来。茶茶立即俯下身子，手放在地板上，低头施礼，直到看到秀吉的双脚停在自己面前。

“天气糟透了，一切可好？”

说着，秀吉毫不客气地走进屋内，两个随行的侍女也跟着走了进去，为秀吉铺好座位后，立即退下了。

茶茶保持着俯身的姿势，在走廊上原地不动。

“茶茶。”

听到秀吉叫自己的名字，茶茶鼓起勇气站起来走进屋内，在下首的位置坐下来，规规矩矩地寒暄道：

“行幸大典顺利结束，真是可喜可贺。”

“在哪里看到队列的？”

秀吉的语气像是对着孩子说话。

“在城门旁。我在那里迎接圣驾的到来。”

“怎么样？”

“很是威风。”

“看清楚脸了吗？”

“什么？”

茶茶不禁抬脸疑惑地看着秀吉，不知他问的是谁的脸。秀吉说道：

“我当时紧张，再加上连日的准备颇感疲惫，没被你看到正好。”

说完豪爽地大笑起来。原来秀吉说的是自己的脸。

“舞蹈怎么样？”

“我没有看到舞蹈。”

“为什么？”

“没有人告知我去看。”

“没有告知？嗯？”

秀吉有些出乎意料的样子，接着又宽慰似的说道：

“是这样啊。这可不对。不过，也没什么值得一看的。”

说完，像是想到了什么，秀吉突然沉默起来。

这次是茶茶第五次见到秀吉。第一次见面是清洲会议结束后在清洲城居所的走廊边。第二次是北之庄陷落后第二天，当时秀吉正骑在马上向北面行军。第三次在安土城，当时秀吉和摩阿坐在一起。第四次是去年来聚乐第参观之时。和前几次都不一样的是，此次只有秀吉和茶茶二人独处。五十二岁的秀吉，脸部皮肤又黑又红，长满了与年龄相符的细纹，可身上却散发出一种青春活力。这种活力使他还能得意洋洋地问茶茶是否看到自己，思维方式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就这样沉默着坐在秀吉对面，茶茶感到十分压抑，抬脸望向秀吉，想说点什么。此刻，秀吉的神情却和刚才大不相同，他凝视着院中的一角，似乎被某一种想法缠绕着无法自拔，倒让茶茶手足无措起来。终于，秀吉回过神来似的对茶茶说：

“有谁在吗？”

茶茶立刻唤来一个侍女，秀吉命此侍女前去传唤和他一起过来的一个随从。不一会儿，一个中年武士来到走廊边，秀吉说：

“提交给宫中的咏歌附录的对象，本来写着菊亭大人、劝修寺大人二人，请再加上中山大人，改成三人。”

说完还不放心，同样的话又嘱咐了一遍，才命随从退下。这时，他脸部的表情终于像刚来时那样放松下来。

“闻君将临幸，天公亦多情……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对了，夜降倾盆雨，落满庭之雨。这首和歌不错吧？茶茶懂不懂和歌？”

“庭之雨这句有点怪。”茶茶说。

“改成庭之水？”秀吉问道。

“庭之面怎么样？”

“嗯，有些道理。可能这样更好。就是庭之面了。”

秀吉有些吃惊地盯着茶茶。

“这和歌不错吧？天皇驾临前的一天还在下雨，行幸当天就放晴了。行幸刚一结束又是暴风骤雨。”

“这和歌是您即兴创作的吗？”

“即兴？我可作不来。”

“那么是昨日所作？”茶茶追问。

“是昨日吗？可能是昨日吧。”

说完，又用他特有的豪爽笑声敷衍过去，突然一本正经地说道：

“再叫谁来一下。”

这次换另一名中年武士前来。秀吉吩咐道：

“你去传我命令，将向宫中献歌的日期定为二十日。我本来吩咐的是十九日，还是改成二十日吧。”

等随从再次退下，他又一次用放松下来的表情说道：

“安土城和这里比，茶茶更喜欢哪个？”

这次无论是表情还是语气都像是痛下决心一般，像是想一心放在茶茶身上，除了茶茶不再想其他的事。

“我觉得安土城更好。”茶茶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安土更好？那可难办了。茶茶对聚乐第还不熟悉才会这样说吧。还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你没见过呢。有漂亮的房间，还有很多侍女陪你一起玩有意思的游戏。”

说完又补充一句：

“即使你再喜欢安土，也不可能回去了。”

说完秀吉大笑起来，最后这句话在茶茶听来如同命令一般。正说着话，秀吉的表情又变了，他突然认真地说：

“难得和茶茶一起坐着说说话，但我想起来还有重要的事没处理……还是我自己亲自去吩咐得了。”

说完，秀吉站起身来。看样子，尽管秀吉刚才已经嘱咐过两次向宫中献歌的事情，还是有些不放心。

送走了秀吉，茶茶感到心力交瘁。让她反感的那件事终于可以再度推延。谁知到了晚上七时左右，一位嬷嬷来到茶茶寝宫传话：

“殿下怕您一人寂寞，特来传唤。”

只看见嬷嬷的嘴在动，脸部没有任何表情，像是戴着能乐面具。

“请带路。”

茶茶面色苍白地说道。她将走向那个手握天下大权的人，此人下午还来看望过自己，精力充沛，没有一刻休息。她这就去为此人孕育子女，然后修筑属于自己的城池。

茶茶扶着嬷嬷瘦削干枯的手，在两名年轻侍女的陪伴下走出寝殿。暴风骤雨之后，霁月初现，暖风熏人，云层和傍晚时分一样向西面涌动。

次日拂晓，茶茶走出秀吉在天守的寝殿，从数间不知其主的宫殿前经过，回到自己的居处。一位嬷嬷蹑着小碎步，在前面为茶茶带路，两

个年轻侍女跟在茶茶身后。

嬷嬷每走几步便会停一下，像是为茶茶考虑，让她可以边走边歇息片刻，可嬷嬷的这种同情让茶茶深恶痛绝。每次停顿，茶茶都觉得那是对自己的侮辱，她满腔愤懑又不得发泄。她不管前面的嬷嬷是否停下来，自顾自地一直往前走。

“您觉得冷吗？”嬷嬷开口问了一句。

“不冷。”茶茶不耐烦地回道。

拂晓的空气中没有一丝寒气，春天匆忙地离开，初夏已悄然而至。这个时间，夜色完全褪去，城内却依然鸦雀无声，不见人影。

到了寝殿门口，嬷嬷一人回去，由跟随茶茶的两个侍女继续随侍。回到屋内一看，床已经铺好，茶茶再次感到深受其辱。她命侍女打开遮雨板，试图驱散笼罩在屋内的黑暗，随后立即命下人们各自退下，自己一人独坐在寝床上良久。透过打开的障子，可以看到走廊边盛开的棣棠花，一朵朵明黄的小花，在睡眠不足的茶茶看来有些刺眼。她觉得疲惫不堪，却又不敢就此躺下休息，总觉得那种屈辱感随时可能爬上身来。

最终，茶茶还是沉沉睡去，直到午后方起。起来后看到面前摆放着秀吉派人送来的落雁^[13]和馒头^[14]两种点心，分别盛放在漆盒内。

接下来的五天，秀吉每天都派人送来各种赏赐，也没有特别的吩咐。就在屈辱感逐渐消退之时，茶茶再次被秀吉传唤，在天守阁内一间装饰豪华的屋内，茶茶和秀吉并肩坐在嵌着螺钿的外国椅子上，被众多侍女环绕着观看表演。有发色和眼珠都带着异域色彩的外国舞者的舞蹈，也有来自琉球的舞蹈，只见舞者们双手各持一器物，一边摇晃着发出声响一边手舞足蹈，还有外国的艺人们表演曲艺、魔术等节目。但凡茶茶聚精会神看的节目，秀吉都会命人延长表演，若哪个节目让茶茶别过眼去，秀吉就会立即叫停，换上其他节目。

那夜，茶茶第一次饮酒。在秀吉的劝说下，她轻抿一口盛在水晶杯中的红色液体，甜美芬芳的气味立即占据整个口腔，才喝了两杯茶茶便感到不胜酒力，抬头看时，秀吉已不知何时离开了。她半醉半醒地在侍

女们的搀扶下回到自己的寝殿，刚到门口便倏然停下脚步，秀吉此刻就在自己的卧房内。

半夜，茶茶醒来，听着雨打屋檐的声响，雨似乎是刚刚开始下的。此时此刻，只要茶茶乐意，便能就此轻而易举地取了秀吉的性命。执掌天下大权的秀吉正仰着脸呼呼大睡，睡容老态毕露。茶茶开始回想自己怀剑^[15]所藏的位置，想起之后，竟不可思议地心平气和下来。

父亲长政、祖父久政以及浅井一族人众皆与城池共存亡，秀吉是始作俑者。母亲阿市夫人、继父胜家以及佐久间盛政为首的柴田一族皆因秀吉而死。茶茶的兄长万福丸为秀吉所捕，听说他被秀吉刺死时，母亲那悲恸的样子让当时还少不更事的茶茶永远铭记于心。

可以说，茶茶认识的所有人都因秀吉而死。此刻，她随时可以为这些人报仇雪恨。从小便既仇恨又恐惧的秀吉如今就睡在自己眼前，他的生死全在茶茶的一念之间，这种感觉甚是奇妙。

茶茶再次睡下，直到清晨方醒。从意识到自己手握秀吉生杀大权那一刻起，她再也不会被压抑在自己体内的屈辱感折磨，也能够忍耐与这个上了年纪的掌权人同床共枕。

茶茶成为秀吉侧室后没几天，五月十三日，宫中的内侍所奏响了御神乐^[16]。在一个多月前举行的聚乐第行幸大典上，秀吉的正室北政所被册封为从一品^[17]夫人，这御神乐正是为她的加封典礼所奏。当日，藏人头左近卫中将中山庆亲持御剑，后阳成天皇亲自驾到，万里小路充房为天皇持裙裾，中御门宣泰持御履，其他茶茶听说过的颇负盛名的公卿们各自持烛台，在伶人乐演奏期间，奏响了御神乐。

御神乐相关的消息一时间传遍城中，大家议论纷纷，热闹非凡。茶茶也是从此时开始注意到秀吉正室北政所的。北政所一直住在大阪城中，迄今为止茶茶既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她的消息。

茶茶不明白，宫中为北政所举行加封仪式并演奏御神乐，何至于举城上下都激动不已。也不理解秀吉身边多了一个手掌大权的女性意味着什么。

就在御神乐奏响的翌日，茶茶想去拜访京极局，自从上次京极局来访后，茶茶还未回拜访还礼。她先派人前去通传，京极局却回话拒绝，并劝她这段时间先不要互相走动为好，因为北政所会在城内逗留四五日。茶茶颇感意外，自己只是去拜访一下京极局而已，为何要顾忌北政所呢。

没想到就在当天，北政所召见茶茶。由于茶茶不熟悉这种场面，便再次遣人去京极局处寻求帮助和意见。

茶茶按照京极局的交替换了衣服，前往本丸拜见北政所。走进一间屋内，先被安排在末席，周边围坐着众多侍女，随后才被传唤到北政所面前。

茶茶先施一礼，抬头看了看这个四十岁上下的女性，此时她正面无表情地冷眼凝视着自己。

“嗯，脸长得的确美。茶茶小姐今年芳龄几何？”

言语中带着一种刻意的居高临下。既是年长者对年幼者的语气，也是身居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态度。

“今年二十岁。”

茶茶直视着对方的面孔回答，她感觉自己可能不会喜欢眼前这个女子。从小到大，茶茶还是头一次在同性面前处于劣势。除了母亲阿市夫人以外，其他女子一向对茶茶毕恭毕敬。虽然她从记事起便一直身不由己地寄人篱下，可她从没有先低头向任何女子施过礼。

“想必多有照顾不周之处，你要暂且忍耐一下。”

说完，北政所扭头向侍女示意，呈上给茶茶的赏赐：一套衣服和一个华美的玳瑁发梳。

“感激不尽。”

茶茶嘴上虽在致谢，却故意不低头行礼。对方虽然礼数周全，对茶茶也没有特别的敌意，可她暗自意识到自己是浅井长政的女儿，织田信

长的外甥女，这种意识让她渐渐昂首挺胸起来。她并不因为是侧室而对正室产生自卑，更不是在为秀吉争风吃醋。如果她对秀吉有感情，那么自卑和妒忌还说得过去，可秀吉在茶茶心里没有丝毫地位。此刻，她感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而不悦。她才不管对面坐着的是不是手握天下大权之人的糟糠之妻，不过就是一个出身低贱，本来无名无姓的小家子罢了。茶茶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她与北政所对视片刻后，恭敬地说道：

“请恕我告退了。”

说完略施一礼，从北政所面前退了下去。自从想到自己随时可以取秀吉性命，她的心态其实缓和了不少。可今日与北政所的会面再次点燃了她的无名之火，让她感到愤懑不满，无处宣泄。

[1]淀：京都府京都市伏见区西南部的地区。夹在属于淀川水系的宇治川和桂川中间。现在，旧京阪国道和京阪本线经过此地。

[2]行幸：古代专指皇帝出行。此处指天皇驾临聚乐第。

[3]后阳成天皇（1571—1617）：正亲町天皇之子诚仁亲王（阳光院太上天皇）第一皇子，母亲为劝修寺晴右之女劝修寺晴子（新上东门院）。本名和仁，后来改为周仁。诚仁亲王于1586年时病逝，无法接任天皇之位，于是拥立孙子周仁亲王，在同一年让位给他。后阳成天皇在位期间，处在丰臣秀吉政权与江户幕府的初期，两个政权对待天皇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秀吉由于出身卑微，需要建立权威以及拥有太合与关白的地位，因此对天皇极为尊敬礼遇，致力于恢复朝廷的威信，甚至盛大的遵古礼举办了一次聚乐第行幸，队伍行列就有上千人，天皇在还幸时，还奉送黄金与金银珠宝。

[4]卤簿：古代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出行之目的不同，仪式亦各别。

[5]新上东门院：劝修寺晴子（1553—1620）。正亲町天皇的五皇子——诚仁亲王的妻子。后阳成天皇的生母。院号新上东门院。

[6]女御：天皇后宫女子的身份之一，随侍在天皇寝殿。位次仅次于中宫皇后。

[7]大典侍御局：典侍在江户时代末期是指宫中高级女官中地位最高的。典侍中最高级，管理全部女官的称为大典侍，和勾当内侍并列掌管御所御常御殿的诸般事宜。

[8]勾当御局：侍奉天皇的女官。

[9]贯首：藏人头的别称。平安初期设立的官职。处理天皇及天皇家的私事，管理宫中物资调配及警卫工作。

[10]大将：近卫府长官，左右各一名。

[11]凤辇：日本天皇行幸时乘坐的轿辇，轿顶装饰有凤凰图饰。

[12]高莳绘：是日本漆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在日本美术史、工艺史上都占有突出地位，是日本传统工艺的一大标志。

[13]落雁：日式点心的一种，是将小麦粉、米粉与麦芽糖、砂糖等混合，加入豆沙、小豆等夹心，烘干制成，类似于中国的绿豆糕、芝麻糕等点心。

[14]馒头：日式点心。用小麦粉，黑砂糖，膨胀剂发面，小豆做馅儿。

[15]怀剑：匕首的一种。由金属书写文具尖笔发展而来。由很薄的锋利的三棱剑身和十字形剑柄组成。通常置于武装带上的鞘内作为仪仗武器，或藏于衣中，无战斗作用。在古代日本，贵族都是用怀剑剖腹。

[16]御神乐：御神乐即宫廷神乐，最初叫庭燎。这种歌舞，是在祭日的深夜，寺庙庭院中架起篝火，进行神秘的艺术表演。首先由人长（神官）率领陪纵（乐队）、召人（应征为神乐服役的人），表演一种带有咒术性的请神舞，经常是通宵达旦地进行。

[17]从一品：位次在正一品之下，正二品之上。

第五章

天正十六年^[1]，一转眼就从春天移到夏，又从夏天移到秋。初秋时节，茶茶感到身体有些异样。最先注意到茶茶身体变化的是一个名唤阿咲的中年侍女，她从住在安土城时便侍奉茶茶至今。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阿咲请来医生为茶茶把脉，结果诊断出茶茶已有身孕。其时正是游人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八濑和醍醐观赏红叶的时节。

茶茶怀孕的消息很快传遍聚乐第的每个角落，最高兴的莫过于秀吉。一得到消息，他激动万分，满面通红地跑来：

“茶茶，干得漂亮！干得漂亮！”

看着他如此兴奋，茶茶反倒有些不知所措。此后，秀吉频繁现身茶茶的寝宫，每次来都要亲眼确认茶茶的身体状态是否安好，否则就无法放心。

茶茶的寝宫顿时热闹起来。秀吉不但调拨来更多的侍女，还安排有经验的老嬷嬷随侍，巨细靡遗地照顾茶茶的一应饮食起居。

秀吉的喜悦理所当然，已经五十三岁的他竟然能意外地让茶茶怀上孩子。可茶茶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的身体里住着秀吉的孩子，一想到那是活生生的一块肉，就觉得毛骨悚然。她多么希望肚子里的小生命和秀吉毫不相干啊。

在侧室之事刚传出时，蒲生氏乡曾经去安土城拜访过茶茶，并祝愿她生下秀吉的孩子，修筑自己的城池。正是听了他的劝告，茶茶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成为秀吉的侧室。可如今一朝有孕，茶茶又产生了新的想法，肚子里怀着的这个生命体内，同时流淌着自己的血和灭了自己满门满族的仇敌之血，这是多么神奇的事啊。

茶茶自从有孕以来，对秀吉多数时间都爱搭不理，秀吉也从不见

怪。不管茶茶话说得多难听，态度多差，他都一概不放在心上。孩子尚未出生，秀吉便“孩儿他娘”“孩子娘亲”地叫茶茶。一次，秀吉一来寝殿，便问坐在走廊旁边的茶茶：

“在想什么？”

茶茶吓了一跳，忙说道：

“没想什么。”

须臾，秀吉又问：

“茶茶现在想要什么？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说。”

“我什么都不想要。不过，能有一座城池倒是挺好。”

“一座城？”

秀吉大惊失色地问道：

“要一座城来干吗？”

“我想自由自在地住在属于自己的城里。”

“任性的茶茶，尽给我找麻烦啊！不过，既然茶茶想要，那我就得为你修一座城喽。”秀吉说道。也不知此话当真还是玩笑。

听说茶茶怀孕的消息后，还有一个人和秀吉一样高兴，那就是高次的姐姐京极局。她一来看望茶茶便不停地祝福，态度就像是侍女对待自己的女主人一般殷勤。她也和茶茶一样反感北政所，理由竟也和茶茶相同。若论出身高贵，无人能出京极局之右。即便是茶茶，虽然出自织田和浅井两家名门，但这两家也不过是中途起家，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和室町时代起就名震近江南北的四职之一——京极家比肩。

在出身门楣上，京极局似乎总是高人一等，对谁都看不上，但唯有对茶茶，她反而总是放低态度，可能是因为记着茶茶母亲曾经对自己的恩情。姑且不论血脉出身，茶茶一直以来都过得比她高贵富足。京极局自出生起便家道中落，整个幼年时期一直在为生活所迫，过着辗转漂

泊，流离失所的日子。

出于对出身的看重，京极局从不主动接近北政所，和其他侧室也关系疏远。对前田利家的女儿加贺局摩阿，蒲生氏乡的妹妹三条局亦是如此，虽然没有撕破过脸，但从来不互相走动。自从茶茶成为侧室，京极局似乎总算等到了在出身门第上与自己般配的知音一样。而对于这个比自己年长几岁，有着和弟弟高次相似面孔的成熟女性，茶茶在血缘之外，还感到一种莫名的信赖和亲近。

只是，京极局有一样让茶茶一直不解，她似乎对秀吉抱有真正的爱情。秀吉能够给她的爱，不过是被北政所和众多侧室们瓜分之后残存的一小份而已，可她却安分守己地珍惜着这份感情。她既不争也不抢，仅仅心满意足地守着别人施舍给自己的那一小份感情，却为此赌上了一个女人所拥有的全部。这样的京极局，在茶茶看来实在让人费解。

“不论今后发生什么，您一定要平安产下男婴。”京极局认真地说道。

从此以后她每日在神佛面前祝祷此事，对茶茶的侍女们也总是这样唠叨，完全把茶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样关心。

天正十七年正月，秀吉公布了在淀一带选地筑城的计划。工程的总指挥由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担任。筑城工事昼夜兼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秀吉希望城池能够赶在茶茶生产前竣工，让她早日住进去安心养胎。

筑城工事一开始，细川忠兴^[2]就派出人手，增援城池的布局建造，京都附近的其他武将也纷纷加派人手，帮助凿石运木。秀吉更是多次亲临淀一带，检阅工事的进程。

城池在三月竣工，是一座很适合年轻女主人居住的小城。说是城池，城内既没有修建天守，也没有高耸的城墙。但由于此城地处山崎平原的一角，三面分别有淀川、桂川、木津川^[3]流过，南面是一整片湿地，可以说是天然要塞。

城池刚一建好，茶茶便挺着大肚子从聚乐第搬到淀城。从新城眺望出去的风景远比京都开阔，使人身心舒畅。城的北面可以看到比叡山和爱宕山^[4]，倘若天朗气清，更远处的比良山^[5]也可眺见。西面是天王山^[6]，南面是一片芦苇丛生的广阔湿地，极目远眺，可以看到男山^[7]。

五月二十七日，茶茶在淀城产下一子，京极局每日在神佛面前的祈祷终于灵验了。

秀吉更是惊喜若狂，为刚出生的麟儿赐名“鹤松”。

生产之时，宫中赏赐下来婴儿衣物等贺礼，接连数日，公卿和武将们接二连三地聚集到淀城贺喜，光是各方送来的礼物就数不胜数。在京都居住的商人和手工艺人们也献上了贺礼，其中红色的袴居多。

蒲生氏乡也赶来祝贺。由于茶茶不能下地，没法召见氏乡，她命人立即将氏乡的礼物抬进屋内。一看之下，原来是蒲生家祖先依藤太秀乡当年在近江三上山射死一只巨大蜈蚣时所用的箭头。这可是蒲生家世代相传的传家宝，氏乡将它装在一把大刀上，作为献给茶茶的贺礼。茶茶刚生产完，多少有些敏感多思，她盯着横放在地板上的礼物，忖度起这个礼物的涵义。送礼之人是唯一一个曾劝说她为秀吉诞下子嗣的人，这个礼物可能是要祝愿鹤松能够成长为像氏乡一样英勇不凡的武将。

秀吉一来到淀城，就将鹤松唤做“小弃”，也不知他从何处听说，越是起一个像抛弃的弃这样的小名，孩子越能活得长命百岁，所以他每每看到鹤松便“小弃、小弃”地叫。周围的人也效仿秀吉，提到鹤松时总是用“弃君”这个称呼。

好景不长，没多久茶茶便遭受到意外的打击。那是在她产后一百天前后的九月十三日，茶茶万万没有想到，鹤松突然从淀城被抱走，送到了大阪城。

自从鹤松被打扮得华丽漂亮，送上前往大阪的轿辇之日起，茶茶终日眼神涣散，一副丢魂失魄的样子。此后，不断从大阪传来鹤松在那边生活的各种消息，今天听说后阳成天皇亲赐大刀给鹤松作贺礼，明天又听说每天有几十个贺使从各地涌入大阪城道喜，围绕这个小婴儿所发生

的大小小小的荣耀之事都事无巨细地传入茶茶耳中，可她并不因此而感到高兴。在没有鹤松的淀城中，茶茶第一次对北政所妒忌不已。对这个有权夺走自己亲生骨肉的正室，茶茶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愤恨。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大家渐渐改称茶茶为“淀君”、“淀殿”或者“淀之局”。秀吉与茶茶面对面时还是直呼其名，但每当与旁人提到茶茶时，也用“淀的那位”或者“淀之妻”来指代她。

茶茶无数次地压抑住自己向秀吉请求要回鹤松的欲望，每次都是话到嘴边又及时咽了回去。她之所以能够忍住，全是因为听从了蒲生氏乡的谏言。

就在鹤松乘轿被送往大阪的那天，茶茶立即遣使者去蒲生氏乡处询问意见和对策。此事和曾劝说自己生下子嗣的氏乡商量再合适不过了。过了三天，氏乡的回信被快马加鞭地送来，信中内容大致如下：无论谁来抚养，小姐的孩子始终是小姐的孩子。这是太阁殿下^[8]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您大可听从和信任太阁殿下的安排。除此之外氏乡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这样的答复谁都会说。

不过，茶茶还是决定相信氏乡。想当年在母亲是否嫁给柴田这件事上便听从了氏乡的建议，自己是否要成为秀吉的侧室一事也遵从了氏乡的意见。虽然结果是悲是喜现在还无从知晓，但正因为有如上因缘，茶茶觉得这次也须得听从他的意见。事到如今，驳斥他也无济于事，且茶茶在潜意识中希望自己遵照氏乡的指示行事，从中她能得到一种快感。

受到夺子之痛的打击，从秋天到初冬，茶茶大多卧床不起。秀吉不断来往于大阪和京都的聚乐第之间，时不时会因一时兴起而半路改道，出现在淀城，每次都来得唐突。

茶茶吃惊地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开始由衷地盼着秀吉的到来。倘若在秀吉来之前得到通知，即便是睡着，她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梳妆打扮，好迎接这个灭族仇敌，迎接这个让自己生下孩子又夺走这孩子的年老的当权者。有一次，秀吉突然对茶茶说：

“最近你一直郁郁寡欢。不如请你两个妹妹来与你一会？”

听到秀吉此言，茶茶想起许久未见的阿初和小督。两个妹妹都让她十分挂怀，可她更想见见小督。嫁给高次的阿初一向待人亲厚，她不断寄来书信汇报近况。只有小督，自从嫁人后便音信全无。鹤松诞生那日，小督的夫君佐治与九郎曾派贺使来京，可使者没有带来任何关于小督的只言片语。茶茶很了解小督一贯为人处世的方式，可还是禁不住想见她。

“要是可以的话请小督来一趟吧。”

茶茶说道。

“好！我马上派使者去佐治那里。”

秀吉承诺道。

小督带着十几个随身侍女，在三十名武士的保护下，于十一月初抵达淀城。来时的阵仗夸张到有些不自然。小督在天正十四年末嫁给佐治与九郎，迄今为止整整过去了三年的光阴。当年从安土城上轿出嫁那日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也是一个冷到快要下雪的日子。当时小督才十六岁，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脸上稚气全无，身材也似乎比原来胖了几圈，完全长大成熟了。

“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想见见你。”

茶茶说道。长姐对小妹的爱怜之情溢于言表。

“我就知道是这样。”

小督笑着说。她此次打算在城中住三日，第四天就启程返回。

“急什么啊，在京都多玩几天再回嘛。”

茶茶劝道。

“我对京都没啥兴趣。来的时候街上的风景大致都看了，也就够了。”

小督似乎对京都这座城市没有多大兴趣。

“也就是四处看看而已，很多没见过的东西的确有趣。可我没什么特别想看的。”

“若是如此，你回去时顺便去大沟城看看吧。看到你阿初不知道该有多开心。”

可小督似乎也并不怎么想和姐姐阿初见面。也不知说她天性凉薄好，还是说她疏旷豁达好，总之她独立自主又豪爽不羁的性格和少女时代完全一样。小督这种无论经历任何巨变都不为所动的性格，茶茶自小就有些讨厌，现在也仍是喜欢不起来。

然而，立刻发生的一件事，让一向泰然自若的小督大惊失色。这天前田玄以突然来到淀城，向茶茶传达秀吉的命令，说是让跟随小督而来的侍女和武士全部回大野城，仅留小督一人在此。

“这难道是要将小督和夫家硬生生地分开吗？”茶茶忙问道。

“我觉得正是此意。”

每次传达这种不近人情的命令，前田玄以总是面无表情，语气生硬。

听前田玄以的意思，秀吉对小督的夫君——大野城主佐治与九郎一成没什么好感。主要原因可能要追溯到天正十二年小牧合战之时，当时秀吉毁掉了左屋川上的船只，切断了家康返回三河的退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佐治与九郎及时派来船只增援家康，帮他渡过此劫。可能就是自那时起，秀吉开始对与九郎怀恨在心。话虽如此，可小督毕竟已经有两个女儿。当初将小督召来，如今又不肯放她回去，这件事即使在茶茶看来也太过蛮不讲理且不近人情。茶茶希望早日见到秀吉，劝他回心转意，重新定夺此事。

但也不能就这样瞒着小督，不得已，茶茶尽量轻描淡写地转达了事情的原委。小督听后瞬间脸色大变，出了好一会儿神才开口：

“我尚有二女留在大野城中。茶茶姐疼爱自己的弃君，我又何尝不疼爱我的两个女儿。还请务必成全我这份舐犊之情。”小督的语气倒是十分

沉稳。

从这日起，小督便终日闷在自己房中闭门不出。茶茶因为担心，几次偷看她屋内的情况，每次都看到小督呆坐在房间的一角，双眼哭得又红又肿。

挂念着小督之事，茶茶越发盼望早日见到秀吉。可十一月就这样过去，到了十二月，还是不见秀吉身影，只是时常会有秀吉的书信送来，信总是写得长篇累牍，言语间对茶茶关怀备至。秀吉总说自己为筹备出兵关东^[9]之事忙得一塌糊涂，实在没时间来淀城看她，还说 he 有时会去大阪，每次都能见到弃松，如今，与儿子弃松的相聚是他最大的乐事。他还在信中安慰茶茶，说知道她非常想见幼主，但请暂且忍耐等等。信的最后一定会用“恐慌谨言”^[10]结尾，署名从不用“秀吉”，而是用“天下”或者“殿下”来代替。收信人一直是“我的茶茶”。

秀吉并没有说谎，他的确在为出兵关东的准备工作整日辛劳。十二月初，秀吉向诸国颁布军令：“来春关东阵御军役^[11]之事”，明确指出征讨北条的时间。军役征纳范围涉及五大区域：五畿^[12]、中国、四国、北国、骏远三^[13]甲信^[14]。另外，按照地域规模分配军役，从大阪到尾州共五种，军役轻至半役重至七役。又任命长束正家为兵站奉行^[15]，其下又设小奉行十人，于年内收集到二十万石米，来年一开年，立即运送至江尻、清水二港。再从东海道沿线诸国征买粮米，随时准备运送至小田原附近。守卫方面，命毛利辉元驻守京都，小早川隆景负责东征之路沿途各国的防卫工作。

十二月十日，上洛中的家康、上杉景胜、前田利家被聚集在一起召开作战会议。会上决定，由德川家康担任先锋，与翌日即十三日向骏府派遣使者，即刻向军队传达准备出兵的命令，数日后，家康亦返回骏府，届时将亲自领兵上阵。

十二月下旬，奔波数日的秀吉终于现身淀城。没有事先通知便深夜造访，次日一早又匆匆赶回京都。当晚，茶茶与秀吉商议小督之事，想借此机会化解他对小督夫君的恨意。谁知秀吉听完茶茶的话面带微笑地回答说，他才不在乎佐治与九郎曾经做过什么，如今他哪有闲工夫拘泥这等小事。少顷，秀吉又正色言道：

“我强行将小督和佐治分开的理由茶茶你难道不明白吗？”

秀吉继续说道：“小督的夫君便是我的妹夫，也就是鹤松的姨父。倘若有一天我离开人世，茶茶你最能依靠的就是这个人了，佐治可没有这个实力啊。”

秀吉最后的那句话让茶茶振聋发聩，十分信服。秀吉如今已经五十四岁，他这是在未雨绸缪，希望在他走后，茶茶和鹤松母子能有强有力的依靠，所以必须趁现在在茶茶周围安排些有实力的人物。得知秀吉如此用心，茶茶觉得再也无须多言。佐治与九郎不过是德川家的一个无名小城的城主，为年幼的鹤松考虑，茶茶也赞成小督和佐治分开，虽然知道会对不起小督。

送走了秀吉，回到自己房间，小督正等在那里。

“怎么样？能放我离开吗？”

这一个多月，小督似乎已经失去了笑的能力，她抬起脸无力地问道。

“我试着劝过了，可殿下说在小田原合战结束前，还请你暂时安心留在此处。他正为东征之事忙得不可开交，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茶茶说完，小督抬脸看着她，眼神中透出几分恨意。

“我明白了。”

仅说了这一句，小督便头也不回地返回自己屋中。

新年一过，合战相关的各种消息陆续传到茶茶耳中。听说家康、织田信雄、蒲生氏乡从东海道进军，上杉景胜、前田利家从东山道进军。而进军的日期有说定在二月中旬的，也有说定在三月一日的。

还有一些毫无根据又不怀好意的流言四起，说家康和信雄违背秀吉的命令，二人已与北条暗自勾结。又听说为了辟谣，家康命德川家知名武将井伊直政、酒井忠世护送自己的嫡长子——十二岁的长丸于正月三

日来到聚乐第。事实上，家康怕不实的传言会招致秀吉的误解，的确是将嫡长子送到秀吉处充当人质。秀吉为长丸举行成人之礼，赐名秀忠，为其束发、佩带黄金太刀。把这个在骏河长大的少年从头到脚打扮得时髦洋气，再完好无损地送回骏河。此举是为了打消家康的疑虑，证明自己不需要同人质。

一月末，茶茶听到的所有京都近况都与合战有关。据说专程在三条架起大桥，用来运输军队物资，在桥墩上挂上署名“秀吉”的告示板，内容如下：

一、凡是在属于我方军事势力的地方，不许强取豪夺，违者一律当斩。

二、若有在阵营中纵火之辈，一律追究责任，若犯者逃匿，则其主承担罪责。

三、若家中有糠、藁、薪、鱼干等物品，军队有权分配。

在合战前骚动不安的气氛中，二月过去，三月到来。似乎每天都将是出兵之日，可秀吉这边始终没有下达指令。

从一个被派往骏府刚返回的武士口中，茶茶得知了蒲生氏乡的最新情况。听说他已于二月初离开伊势松坂城，向东进发。竖着菅笠三盖[16]的马印，走在大军最前方的氏乡的身影，仿佛近在咫尺，茶茶觉得十分怀念。可她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一听到有关氏乡的消息就心潮澎湃，氏乡当年在幼小的茶茶心里留下的印象到现在已经有所改变。

二月末，秀吉来到淀城看望茶茶，这是开年后的第一次。这么久不见秀吉，茶茶心中已起波澜。一想到聚乐第里住着秀吉的众多侧室，自己却远在淀城，不禁心生强烈的妒忌。可即使见到秀吉，茶茶这种强烈的情感还是无处排遣。秀吉满脑子都是合战之事，即使有茶茶年轻美丽的身体横陈在侧，也还是陷入合战的兴奋中无法自拔。在寝殿内，秀吉例行公事般地爱抚茶茶一番后，马上聊起合战来。

“先头部队已经到黄濑川了，可后方部队还在美浓、尾张地方行进。”

“等三月一日一上朝，陛下便会赐下节刀^[17]，很快就要从京都出发了，到那时茶茶也来看热闹，站在哪里的看台上比较好呢。”

聊的尽是这样的话题。虽然秀吉满口合战、合战的，可他的言语中完全没有血腥的味道，反而是一种颇为有趣、充满期待的感觉。

三月一日一早，茶茶听从秀吉之言，赶到京都为出征的大军送行，这是她住进淀城以来首次出城。一行人在武士的引导下登上修筑在三条河原町的看台。登台远眺，目力所及之处全部铺建有看台，台上挤满了从大阪、伏见、奈良、堺等地赶来看热闹的人群。

茶茶坐在看台上，完全感觉不到为出征大军送行的氛围。等了约莫半刻，先头军出现了，武士们身披战甲，手握武器，的确是要远赴东方战场的出征大军，可部队的行进方式悠哉缓慢，几百个风向标旗和小旗帜在暖暖的春阳照耀下随风招展。队伍中还有背上各驮三百枚黄金的马队，脖子上各挂一贯钱的劳工队，扛着各种施工道具的工程团队，拔刀的武士等等，他们的表情完全看不出是奔赴战场去的。虽说这六千人将在前方天津留宿一宿，所以没有必要赶路，可这种行军方式更像是在巡游表演。

茶茶注意到队伍中有个特别惹眼的人物，正好走在行军队伍的中间位置。只见他跨着雄壮的骏马，头戴唐冠^[18]头盔，身穿火威^[19]战甲，手握朱漆重簾弓，傲然地挺着胸。这个装扮花哨、如同祭典上的人偶一般的人物便是秀吉，茶茶盯着看了好久都没认出来。只见他贴着两端上翘的假胡子，和平日完全判若两人，不仔细看真认不出，乘坐的马也装着金瓔珞的铠甲，挂着红的马穗，简直花哨得可怕。

茶茶吓了一跳，她想不到秀吉竟然是这身打扮。不只茶茶感到惊讶，沿途围观的成千上万的群众也被这个奇装异服的总指挥吸引，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议论不停。秀吉身后都是些威风凛凛的武将。

茶茶一直坐在看台上，直到队尾逐渐消失在山科方向。此时，茶茶突然觉得，秀吉和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把奔赴战场的氛围搞得和大型祭典一般喧嚣热闹的，再找不出第二个人。要说傻也傻，可这种幼稚的行为却不让人反感。秀吉一贯做事都力求达到惊世骇俗的效果，细

想之下，他这是在向世人展示自己至高无上无可动摇的地位，完全是富有智慧的有心之举。

茶茶一直想着假胡子遮盖下的秀吉的面容，不禁感慨万分。她想，今后无论如何也无法逃出这个老武将的手心了。因为除了秀吉，天下再没有一个男子可以俘获她的芳心。

茶茶本打算在返回淀城前去问候北政所，可后来心念一转，还是决定直接返回淀城。当远处的淀城出现在视野中时，夕阳的余晖已将湿地众多的平原染得绯红。茶茶一路都在想着秀吉，现在他已抵达大津，肯定正在像个局外人一样思考着合战之事。茶茶独自落寞地回到城中。

也就是从这天起，茶茶发现自己内心感情的天平重重偏向秀吉这边，当日亲眼目睹秀吉出征便是一个巨大的砝码。

从第二天起，茶茶每天都在心里默念秀吉计划宿泊的地界，江州八幡山、柏原、大垣……她思念在那些土地上停留的上了年纪的当权人的身影。留在京都守备的大和大纳言秀长每天都派使者前来，向茶茶逐一汇报秀吉的动向。十日，秀吉到了吉田，十八日抵达骏府，最近进攻速度有些迟缓，二十三日清见寺，二十六日吉原，二十七日抵达沼津城等等。

而后传来了北条方位于箱根的山中城陷落的消息，又过了四五天，传来了小田原城被包围的消息。

茶茶时常去小督的房中探望，每每邀她去庭院中散心，都被一口回绝，而小督看茶茶的眼神总是显得冷漠而充满敌意。

茶茶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她能理解小督与丈夫孩子分隔两地的痛苦，也明白任何安慰都于事无补，可每次撞见小督充满敌意的目光，她心里也很不痛快。

“茶茶姐真是不一样了啊。”

一次，小督对前来探访的茶茶说道。

“怎么不一样？”

茶茶问，小督没有直接回答，只说：

“阿初姐看到如今满面春光的茶茶姐，肯定也会大吃一惊。现在的你，哪里像经历过那么多不幸的人啊。”

茶茶的内心被这话中的讥讽深深刺伤，表面却装作若无其事。的确，过去的种种不幸如今在茶茶心中早已不见踪影。不知为何，如今回想起来，清洲时的事，安土的生活以及当年那座积雪覆盖的北国之城，似乎和自己从未有过任何交集。

如今，唯一让茶茶不满的是和秀吉相距遥遥以及和鹤松的骨肉分离。可她知道，离开这个身为侧室的母亲身边，对鹤松的前途大有裨益，为了爱子她只能隐忍再三。

四月下旬，聚乐第的北政所突然派信使到茶茶处，命茶茶前往小田原陪伴秀吉。眼下，小田原合战貌似是场持久战，为了慰劳秀吉的征战之苦，北政所请茶茶不辞辛苦往战地走一趟，茶茶即刻应允。虽然此命令是由北政所下达而非秀吉本人，这让茶茶有些暗自不快，可她估计此事多半是秀吉之意，只是北政所代为转达而已。秀吉为了给正室北政所树威，才通过北政所之口将茶茶调至小田原。

过了两三日，北政所再次派使者前来，传达了对茶茶答应自己要求的谢意，还说会通知她出发时间，请她早做准备，随时待命。这种命令般的指令再次激起了茶茶的反感，可只要能去小田原陪伴秀吉，茶茶便仍是听话地遵从了指令。

五月中旬，小田原派来使者为茶茶引路。茶茶在数十名武士的保护下，带着八个侍女乘轿出城。经过京都时，小田原派来的稻田清藏正要引领队伍前往聚乐第请安，可茶茶制止道：

“直接走吧。殿下命令尽早抵达，没时间去聚乐第请安了。”

队列直接经过京都的街道前往山科。途中路过东海道沿线的各处城池，都有秀吉的军令状事先抵达。处处都已经备好各式人手，飞脚、传

马、力夫亦随时待命。

一路上都在匆忙赶路。因为秀吉传来指令，命令“途中不许耽搁，务必谨慎急行”。每到一处留宿地茶茶一行都被毕恭毕敬地接待，第二日一早准时出发。

经过足柄^[20]，快要到箱根山脉时，人马往来变得十分频繁，茶茶一行经常要给移动的大军让道。

从箱根之山下来，就到了秀吉所在的汤本大本营，时值傍晚，一直下着梅雨。虽说这里离小田原只有一里多的距离，却完全嗅不到战场的血腥味。汤本部落中住着很多人，有武士也有商人，还有妇女儿童。到处都是新建的房舍，往来人马络绎不绝。在细雨中，数支小部队经过汤本的部落，可还是营造出不远处正在打仗的氛围。一大群兜售物品的孩子缠住武士们的脚步，路边的酒铺前站着涂脂抹粉的女子们，正朝着队伍的方向娇声揽客。

可穿过繁华地区，快到大本营驻扎的早云寺时，周围突然安静下来，一座座正在修建中的大型宅邸引人注目。茶茶他们越过数条壕沟，穿过石垒群，才进得城中。本以为早云寺就是一座寺庙，到了才知道，这里其实是早云寺所在的一片广阔区域，包括箱根山的一角和早川的一部分河道，完全是一座巨大的城池。

从城门到大本营所在建筑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穿过郁郁葱葱的杉树林和长长的坡道，处处都是身强体壮的武士以及他们的驻扎地。沿途还能看到山坡上的阵城^[21]和阵屋^[22]。阵城的白墙内全部修筑有天守和角楼，阵屋全是涂笼^[23]，附近插满了各色军旗。寺庙大殿前的庭院中有警备武士冒雨站岗。茶茶一行人经过指引，从宏伟的寺庙建筑群旁经过，来到一个带有内院的房屋内。这里通过走廊和大殿的建筑物连在一起，茶茶的房间旁还连着数间居所，用来安置从淀城跟随而来的侍女们。

透过庭院中由梅雨织成的雨帘，对面就是秀吉居所的大广间，茶茶刚在房中休息片刻，就看到对面广间中亮起了几盏灯，灯火点燃后，便觉得有大量的人不断进进出出，熙熙攘攘。

茶茶先沐浴更衣，洗净十几天来旅途中的风尘，再前往广间去拜见秀吉。屋内，除了秀吉还有众多茶茶不认识的武将。秀吉一看到茶茶便招呼道：

“一路辛苦！就在此处安心休养，到处看看。这里可比京都热闹，有意思的地方很多。”

说这话时秀吉脸上没有丝毫笑意。说完又继续转回刚才的话题。

“岩槻城^[24]虽被攻破，却动用了两万大军。为此等小城，竟要如此大费周章？到底是谁允许开城投降的？立刻传擅自接受开城投降的常陆和弹正来见我！”

因为愤怒，秀吉的声音有些微微颤抖。为了孤立小田原城，秀吉命木村常陆介重兹和浅野弹正长政前去攻下北条方散落在关东各处的城寨。二人于四月二十五日从小田原出发，过了整整一个月，仍然没有拿下上总和下总^[25]地区几十座弱小无力的小城寨，这本就让秀吉大为恼火。谁知他们好容易拿下一座岩槻城，还得意洋洋地前来报喜，秀吉便忍无可忍地暴怒起来。且二人不经汇报，擅自接受对方开城投降，也未将部队动态及时上报，这些都是秀吉不能原谅的。在攻城略地方面，秀吉要求所有部下都要像自己一样雷厉风行。

茶茶立即退下了。好容易盼到与秀吉见面，他对自己的态度却例行公事般冷淡。但秀吉对待部下的冷峻态度，又令茶茶觉得秀吉看上去活力四射，年轻了不少。当晚，秀吉来到茶茶房里，茶茶怀着从未有过的爱情，拥抱了这个被合战刺激得年轻了至少十岁的老独裁者的身体。秀吉告诉她，攻下小田原城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茶茶心想，管他呢，哪怕一年两年都无所谓，只要能让秀吉离开北政所，离开其他众多侧室的环绕。

第二天，茶茶动身前往战场参观。前日里一直下着雨，今天终于停了。茶茶乘着轿辇沿着早川行进。虽然她早就听说早川的河岸美丽无比，可梅雨造成水量上涨，眼前的河水十分浑浊。

沿途到处都是武士和商人，临时搭建的饮食店和各色商铺鳞次栉

比，甚至还能看到表演落语和魔术的小屋。这里丝毫没有合战的氛围，简直像热闹的祭典活动现场。

可一临近早川入海口，便随处可见攻方军队的阵营，气氛也凝重起来。丹羽、堀、长谷川、池田等精锐部队在我方的河道沿岸布阵。在河的对面，沿岸驻扎着北条氏照、松田宪秀率领的敌方部队，远远地就能看到对岸插着数十只各色各样的漂亮军旗。

茶茶的轿辇经过离入海口最近的丹羽长重的阵营，继续向海岸行进。到了海岸边，又是另一派繁荣景象。几百艘运送千石或两千石兵粮的大船铺满整个海面。在码头附近，密集地排列着从各地赶来的商人搭建的临时商铺，离此不远处，游女^[26]们将店开满了一整条街。攻方军队如此闲散热闹的奇怪景象不只在小田原城的西面能见到，除海面外的城池三面都是如此景象。秀吉麾下云集的精锐部队如潮水一般将小田原城重重包围，这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而北条方散落在关东南部地区的几十个小城砦不断被浅野长政、木村重兹等人率领的别动队一一攻破。另外还有上杉景胜、前田利家、真田幸村统率的三万五千兵力进入上州地区，攻下松井田城，又进军至武藏地区，攻下以松山城为首的各个城砦，如今正包围着钵形城。茶茶来到小田原时战势已发展至此，秀吉将小田原城重重包围，就等着它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来到小田原后茶茶整日忙碌，不特别召开军事会议的日子，她都陪在秀吉身边。要么出席城内举办的大小茶会，要么参加为慰劳从各方战线赶回报的武将的酒宴。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茶茶了解到以往从不了解的秀吉的其他各个方面。

茶茶来小田原后不久的五月二十五日，在早川入海口负责南部攻击军总指挥的堀秀政病死，享年三十八岁。秀政一直是秀吉最信任的人，这个噩耗让秀吉痛心疾首。

当时秀吉正在酒宴之上，收到关于秀政死讯的来报，立即黯然失色，离席而去，茶茶尾随其后。走下走廊，来到院中，秀吉呆立在一簇树丛前，可以看到他肩头的颤抖，他难以忍受这突来的噩耗，已经泣不

成声。茶茶一直站在他身后，也不知该如何出言安慰。

片刻后，秀吉返回屋内，面无表情地说道：

“秀政生前可算天下之表率，办事周全，又被称为名人左卫门，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武将。今夜，我失去了信长公留给我的最大珍宝。”

这话像是自言自语，却让在座所有人为之动容。此时，茶茶看到了她从未见过的秀吉的另一张面孔。

六月七日晚，前田利家突然造访茶茶。利家原本在围攻钵形城，得到秀吉传召从前线赶到小田原。听说就在同一天，伊达政宗^[27]也来到小田原，蛰居在底仓^[28]。对于此次合战，政宗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颇受争议，听说利家此次行动便与此人有关。

茶茶在自己的房间接待前田利家。

“淀夫人别来无恙。”

利家在房间门口恭敬地低头施礼寒暄，如今的利家已是满头白发。茶茶也对八年前在北国府中城时利家的多番照顾表示感谢，可她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深得秀吉信任的老武将。

茶茶本就不喜利家世故圆滑，左右逢源的性格，更别说他是秀吉侧室加贺局的父亲。前田利家有着和茶茶非常讨厌的加贺局同样姣好的面容，连说话的方式，一举一动都像是加贺局的翻版。从利家口中，茶茶得知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

“淀夫人和京极局夫人都亲自驾临军营，想必一定辛苦劳累。”

听到利家的话，茶茶一时反应不过来，却没有当面追问。等利家告退以后，她立即向侍女们确认京极局来小田原之事是否属实。四人中有三人不知，只有一人说道：

“我倒是听说了类似的传言。”

茶茶立即命人查清此事。结果得知京极局在数日前也来到小田原，

与她住在同一座城中。

茶茶一向对京极局龙子爱重有加，听闻此事后并没有生龙子的气，可一想到秀吉一直欺瞒着自己，心中有些无法释然。当晚，茶茶试探地对秀吉说道：

“我一个人也是孤单寂寞，不如叫京极局来陪我可好？”

秀吉若无其事地回答：

“京极两三天前刚到此处。”

“是殿下传她来的吗？”

“她自己过来的。”

“是京极局自作主张前来的吗？”

“我还没见过她，具体情况我也不知。我没下令，她便自己过来了。也有可能是宁宁，是北政所派她来的。”

这回答十分可疑，但茶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秀吉说京极局可能是奉北政所之命，倒也不无可能。

又过了两三天，京极局上门来拜访茶茶，她对待茶茶的态度还是同往常一样殷勤周到，能与茶茶会面对她来说似乎是非常高兴的事，且的确如秀吉所言，她是奉了北政所之命才来的，至于此事是否是北政所自作主张就不得而知了。茶茶无法相信秀吉的话，她猜想京极局来的理由和自己一样，都是秀吉自己想见她们，于是先知会北政所，再由北政所之口命令京极局来到小田原。

另外，秀吉当晚还是对茶茶有所欺瞒，他说自己还没有见过京极局，可京极局说在她抵达小田原的当晚就见过秀吉。至于当晚秀吉是否留宿在京极局处，茶茶实在有些问不出口，可秀吉见过京极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等茶茶再见到秀吉，又问及此事。面对茶茶的质疑，秀吉回答得模

棱两可：

“是吗？我有说过这话吗？说起来我是去迎接了她。当时茶茶没和我一起吗？”

茶茶没有再紧追不放。倘若此事换作其他侧室，茶茶一定忍不住口出恶言，可对方是京极局，也不知为什么茶茶能够忍住妒火。

为了缓解持久战带来的疲惫，秀吉时常邀请下属将士来到临时搭建的茶室中饮茶。茶室里装饰着桥立的茶壶^[29]及玉堂的茶入^[30]等物品。通过这些茶席，茶茶逐渐与家康、细川玄旨斋、由己法桥、茶匠利休^[31]等人物熟识。除此之外，还见过织田信雄、细川忠兴、蒲生氏乡、上杉景胜、羽柴下总守等人。

这一年，氏乡已满三十六岁。茶茶发现自己不知从何时起对氏乡的态度再不如从前亲厚。可也没觉得不自然，自己对氏乡的感情已经和从前完全不同了。

除了茶会，还屡次举行能乐表演。一次，在大本营前院搭建的舞台上观赏能乐时，一个武士身披战甲、骑着战马直接从台前经过，还不顾侍从的劝阻，大声喧嚣着：

“有必要为这个在战场上举行能乐表演的昏庸主将下马吗？”

随后回马转了一圈，悠然自得地离开了。该武士旁若无人的声音传到秀吉耳中，茶茶此刻随侍在秀吉身边，吓出一身冷汗。那傲慢的声音太像年轻时候的京极高次了。

秀吉立刻命人查出这个目中无人的武士的姓名，很快得知此人名叫花房职之，是宇喜多秀家的部将。秀吉当即唤来秀家，命其捉拿花房职之，即刻斩首。说完刚要走出房门，又再次唤回秀家，重新下令道：

“此人必是刚直之士，命他切腹吧。”又想了想说道，“对我竟毫无畏惧之意，必然是个龙威虎胆的勇士。杀了可惜，要加倍重用。”

听完此话，茶茶长吁一口气，为这个名叫花房职之的武士免于一死

而高兴，只因他的声音像极了京极高次。

六月十四日，前田、上杉、真田、浅野、木村的联合军攻下关东平原的重镇钵形城，捷报于十六日送到秀吉处。在此期间，秀吉一边断断续续地对小田原城发动小规模进攻，一边频繁与小田原的守城军进行和谈的交涉。在此之前，家康和已故的堀秀政已经秘密地尝试与守城军和谈，如今更加公然地进行谈判。

二十四日，泷川雄利、黑田孝高二人奉秀吉之命，持书信前往小田原城久野口的守将太田氏房处，劝其答应和谈。另一方面，有美酒佳肴从宇喜多秀家的阵营被送往氏房的阵营，以慰劳氏房作为和谈中间人的劳苦功高。

与此同时，津久井城、八王子城陷落的消息传来，如今北条方的城池只剩武藏的忍城一座，小田原城内的骚乱已是显而易见。时不时听到城内铁炮的轰击声或者城里某角落原因不明的叫喊声。

二十六日，秀吉很早着手修建的石垣山的阵城落成，大本营从汤本搬至新城。茶茶和京极局也随秀吉一起搬至新建的城砦中。当晚十时，攻城军齐力用铁炮向小田原城内开火。

七月三日，和小田原城同样被包围的韭山城也开城投降。周边的局势不断变化，注定了守城军走向悲惨败局的命运。

七月五日，北条氏直出城乞降。秀吉答应免氏直一死，作为接受投降的条件，氏政、氏照以及松田宪秀、大道寺政繁四人必须赴死。氏直是家康的女婿，秀吉多少看在家康的面子上才饶他不死的。

七日，守城的将士纷纷出城。八九两日，庶民们蜂拥出城。十日，攻城的将士入城。十一日，氏政、氏照切腹自尽。至此，长年以来威慑关东地区的北条氏灭亡。

茶茶亲眼目睹了北条氏灭亡的过程，觉得和浅井家与柴田家不同，北条的灭亡实在是无药可救。浅井和柴田一族都是自行做主烧毁城池，并自行了结的。

氏政、氏照自尽当日，茶茶问秀吉：

“您什么时候出发？”

秀吉诧异地问道：

“去哪儿？”

“不知道，反正您是要离开了吧。”

“你怎么知道？”

“每毁灭一座城池，殿下总是喜欢这样不是吗？”茶茶说。

她还记得北之庄陷落次日，秀吉便向北进军的事。秀吉严肃地说道：

“我明天出发。”

翌日，茶茶一直送秀吉到石垣山崭新的城门口，秀吉率领大军朝奥州^[32]方向进发。跨在战马上的秀吉八面威风，今年春天离开京都时那个装着假胡子的武士人偶一般的秀吉早已不见踪影。如今的秀吉，已将关东纳入掌中，下一步是征服奥州，然后称霸日本全土。

茶茶醉心地望着秀吉，可这个老武将完全将自己抛在脑后，一上马便头也不回地向大军集结的广场奔驰而去。如今在茶茶心中，秀吉再也不是从前那个灭族仇敌，他疯狂地占据着自己的身心，再也无人能替代。与秀吉分开，让茶茶第一次感到难过。夏日清晨的骄阳火辣辣地照在大地上，似乎预示着一整日的燥热。她陶醉在对秀吉的思念中，四周的蝉声如雨，将她围得密不透风。她感到有些头晕目眩，胸口憋闷难耐。

秀吉离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五日，茶茶和京极局一起朝着与秀吉相反的方向出城离开，到达大津预计需要十一天。茶茶与自己侍女的轿辇在前，京极局及侍女的轿辇跟在后面。队伍有时停下来休息，京极局便会下轿来到茶茶的轿辇前关切地询问：“您累不累？”

就这样接连几次以后，茶茶突然质问这个像侍女一样躬身站在自己轿辇旁，却比自己年长的侧室：“在小田原时你和太阁殿下共处了几晚？”

京极局闻言当即满面通红，十分为难，那表情似乎快要哭出来一般。茶茶想，秀吉可能正是喜欢京极局这一点吧。一想到这里，她突然心生嫉妒，想就一直这样僵着，不给京极局台下，但很快又调整了心态。她放声大笑，随后压低声音秘语道：

“我想让天下之主成为只属于你我二人的私物。你不想吗？”

对于茶茶说出的这番惊人之语，京极局不知如何对答，只是沉默着，脸色逐渐变得惨白。茶茶这番话并非一时兴起的妄言。从今年春天开始，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她心头。她憎恨北政所以及秀吉的其他所有侧室。对于秀吉情事的对象，茶茶能忍的唯有京极局，这个继承了高贵血脉，完全没有自我的温婉和气的女子。

[1]天正十六年：1588年。

[2]细川忠兴（1563—1646）：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及江户时代的武将，号三斋。他是小仓藩的藩祖，细川藤孝的嫡子，曾经是细川辉经的养子，正室为玉子。本能寺之变后投降为秀吉的臣子。是茶道优秀的文化人，利休七哲之一。

[3]桂川、木津川：都是流经京都府的淀川水系的支流。

[4]爱宕山：日本各地有非常多被命名为爱宕的山。此处指京都附近的一座山。

[5]比良山：横亘大津市和高岛市，位于琵琶湖西面的山脉。

[6]天王山：位于京都府南部、乙训郡大山崎町，海拔270米，是自古以来水陆要道。天正十年（1582）的山崎合战中，羽柴秀吉首先占领了天王山，大破明智光秀。

[7]男山：日本有多处命名为男山的山峰，此处应是位于京都府八幡市的鸠之峰的别名，海拔143米。石清水八幡宫便建在山上。

[8]太阁：关白退位后称为太阁，此时氏乡如此称呼秀吉，说明秀吉已将关白之位让给自己的侄子丰臣秀次。

[9]出兵关东：日后的小田原之战。天正十八年（1590），后北条氏家臣猪俣邦宪违反秀吉颁发的总无事令，攻击真田氏的名胡桃城。丰臣军一方面包围小田原城，一方面攻击后北条氏的其他领土，最后北条氏政、北条氏直父子开城投降，在关东立足百年的后北条氏灭亡。

[10]恐慌谨言：原文日语“かしこ”，是古语“かしこ”的变体，一般是女性写信时用来结尾的言语。表示谦虚之意。

[11]军役：在战争时期，大名或家臣有义务向主君提供兵力或兵粮等。

[12]五畿：又名畿内，包括大和、山城、摄津、河内、和泉五国。现在的奈良县、京都府中南部、大阪府、兵库县东南部。

[13]骏远三：指骏河国、远江国、三河国的总称。

[14]甲信：东山道的甲斐国和信浓国的总称。即现在的山梨县和长野县。

[15]兵站奉行：负责兵粮的筹措、囤积以及粮仓的维护管理，责任重大。

[16]菅笠三盖：本为佐佐成政的马印，据说在小田原征伐战之前，氏乡向秀吉请求将迄今为止使用的熊毛马印换成佐佐成政的马印。

[17]节刀：天皇赐给即将出征的将军或者遣唐使的刀，作为任命的信物。

[18]唐冠：近世头盔的一种。

[19]火威：战甲的一种。

[20]足柄：神奈川县至静冈县境内的地域名称。

[21]阵城：在战国世代，攻城战规模巨大，持久战，包围战盛行。攻击军出于战势考虑会临时修筑城池，为阵城。

[22]阵屋：将士们临时驻扎的房舍。

[23]涂笼：日本建筑的一种方式，指将房屋的墙壁用泥土厚厚涂上一层。一般百姓会用涂笼的方式建造贮藏室。

[24]岩槻城：日本关东地方中部城市。位埼玉县东部岩槻台地上。

[25]上总下总：如今的千叶县，由旧国名下总、上总、安房三国构成。

[26]游女：日本幕府时代开始的日本妓女的统称，因为从业人员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很短而得名。

[27]伊达政宗：（1567—1636），伊达氏第十七代家督，安土桃山时代奥羽地方著名大名，江户时代仙台藩始祖，人称“独眼龙政宗”。

[28]底仓：现在的底仓温泉附近，在神奈川县足柄下郡箱根町。

[29]桥立的茶壶：吕宋茶壶（经由菲律宾吕宋输入日本的茶壶）代表作之一，自古就是名器，因利休常用而驰名，“桥立”是壶铭。此壶最先为足利将军家所有，后经过信长，传到利休之手。据传秀吉曾多次向利休索要此壶未果，利休死后，此壶由前田利常收藏。

[30]玉堂的茶入：茶入是存放抹茶茶粉的茶叶罐，“玉堂”为茶铭。此物也是自古的名器。

[31]利休：千利休，生于1522年，卒于1591年4月21日。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著名的茶道宗师，人称茶圣。是日本茶道的“鼻祖”和集大成者，其“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对日本茶道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

[32]奥州：陆奥国。本州东北端的令制国家。地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四县及秋田县东北部。

第六章

七月二十六日，茶茶与京极局抵达大津，二十七日一早进入京都。同行的还有驮行李的马匹三十匹，劳工六百人。她们于十五日早上离开小田原，沿途护送的武士们在秀吉规定的十二天时间内，成功将这些美丽棘手的货物运到了京都。

茶茶一入京便立即前往聚乐第，拜见北政所。在今春去往小田原的路上，曾途经京都，当时茶茶以赶路为由，刻意避开与北政所的会面，可此次再不去拜会就说不过去了。另外，茶茶听秀吉说过，鹤松此时也在聚乐第中，她很想见见许久未见的鹤松。

到了聚乐第，茶茶先在京极局处稍事休息，然后派人前去北政所处通报，确认拜会的时间。得知北政所任何时候都方便，茶茶便立即来到北政所的寝殿，谁知却先被引到偏房内等候。由于茶茶只身前来，身边没有侍女跟着，只得一人枯坐在偏房内，等候了许久。

约莫小半刻之后，北政所在众多侍女的簇拥下，穿过走廊，走进茶茶所在的偏房。她正眼都不瞧茶茶一眼，直接从她身旁经过，走入里面的广间。茶茶气得浑身哆嗦，强行忍着屈辱。外面的天气本就酷暑难当，茶茶发现自己的衣裳一瞬间就被汗水浸透了。

须臾，一个侍女走来，将茶茶引入广间，北政所就坐在正面上首的位置。

“我刚从小田原战场回来。”

茶茶一面说一面低头施礼。

“在外奔波多日，辛苦了！有些疲惫吧。”

北政所高高在上地说道。语气虽然平和，但用语刻意地显示出居高临下的态度，像是有意提醒茶茶与她的身份之别。茶茶盯着这个悠然自

得地坐在自己对面，像戴着能乐面具一般面无表情的女人，心中升起恨意。

每次见到北政所，茶茶都会想起自己的出身，那份优越感总会一股脑地涌上心头，占据自己的身体，这次也不例外。她是浅井家的女儿，织田信长的外甥女，凭什么要向面前这个出身卑贱的女子低头呢。

“幼主已经长大很多了，你要见见吗？”

北政所以对茶茶说道，口气好像是对鹤松的侍女或乳母说话一样。

“是。”

刚答应了一句，茶茶转念思考了一下，抬起脸突然说道：

“我想带幼主回到淀城生活。”

迄今为止茶茶从未这样想过，也不知哪儿来的力量，让她自己都无法控制地说出此话。她是在敬告对方，自己才是鹤松的生母。北政所面无表情的脸部微有所动，随后，她平静地说道：

“可以。可殿下知道此事吗？”

“殿下也这样说过。”

“那我和石川丰前商量一下，就照你的意思安排。”

石川丰前是被任命培养鹤松的武士。

茶茶从北政所处告退，回到京极局的寝殿，一下午都在那里等待北政所的回复。

当晚，鹤松将被移至淀城的消息公布出来。北政所派人前来传话，说幼主将于明天午时动身前往淀城，但是最近他身体欠佳，一定要多加小心，好生照看。白天会面时，北政所以对幼主生病之事只字未提，此时才告知此事，让茶茶愤愤不已。若是她事先得知鹤松生病，一定不会提出将鹤松移至淀城的要求。

翌日，鹤松乘坐轿辇离开聚乐第，向淀城进发。正值小田原城刚刚陷落之际，一路上的警备十分严密。茶茶和侍女们的轿辇跟在鹤松的轿辇队伍后面。在京都到淀城这段短短的旅途上，坐在左摇右晃的轿辇中，茶茶体会到被纳为秀吉侧室以来从未感受过的充实与满足，像一只将幼仔夺回身边的母猫一样。她掀开轿帘，感受着从河面吹来的舒适清风，满足得几乎要喜极而泣，一心为出征东北的秀吉祈祷。对茶茶来说，秀吉如今不只是那个手握大权的人物，更是鹤松的父亲。

到了淀城，茶茶久违的一直守在鹤松身边。鹤松已经两岁，看上去比从前消瘦了许多。她本想抱抱自己的亲生孩儿，可鹤松的体质虚弱而敏感，除了乳母以外谁都不能接近。即使如此，能待在鹤松身边已经给茶茶极大的满足。当天，茶茶立即派人前往奈良的兴福寺和春日神社，为鹤松的平安痊愈祝祷。

秀吉在小田原陷落当日的十五日便向东北进发，途经镰仓，进入江户地界。在江户城的北曲轮平川口的法恩寺留宿至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到达宇都宫^[1]，八月初抵达会津^[2]，处理好从关东到奥羽地方的一切事务之后，于八月十二日从会津出发，一路直奔京都，凯旋而归。

九月一日，秀吉抵达京都。距他三月一日离开京都正好半年时间。

秀吉入京当日，王室的公卿、武士们全部赶到栗田口迎接。四日，秀吉上奏朝廷，禀明事由，待到此次出征中的诸将全部回京，再正式入朝请安。

茶茶很想去京都迎接秀吉，可鹤松的病尚未痊愈，只得留在淀城看顾。秀吉住进聚乐第后，便给茶茶写了信。打开一看，字迹硕大，是秀吉一贯的风格。信中内容大致如下：“分别之后没有书信往来，让茶茶担心，真是抱歉。幼主又长大了吧。一定要小心火烛，要管教好下人，使其谨言慎行。”最后又添一笔：“二十日前后一定回去，看望幼主。晚上让幼主同我们一起睡。请耐心等待。可祝。”虽说场面话居多，可茶茶读信后还是感到高兴。另外，秀吉似乎感到对鹤松的关心传达得还不够，在信的另一面又写了句：“一定注意，切莫让幼主再次受凉。”

最后这一句话让茶茶颇为不快。她猜想一定是北政所在秀吉面前挑

拨，将鹤松生病的原因全盘推在自己身上。

这封信的日期写着二十日，没过几天，秀吉便出现在淀城之中。茶茶本想当面向秀吉确认，是否将鹤松生病之事怪罪在自己头上，可见面后还是作罢了。当她看到秀吉对半年未见的鹤松那份疼惜爱怜的拳拳之情，便不再将此等小事放在心头。鹤松的病似乎快要痊愈，低烧也退了，整个人健康活泼起来。

在小田原陷落的同时，秀吉对部下论功行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对家康的封赏。家康得到了属于北条领土的武藏^[3]、相模^[4]、伊豆、上总^[5]、下总^[6]、上野^[7]六国，还附加安房^[8]、下野^[9]两地。又得到在近江、伊势、远江^[10]、骏河约十万石领地上狩猎、朝覲^[11]的权利。至此，家康代替北条，成为关八州^[12]绝大多数地区的统帅。在加封的同时，本属于家康的旧领地骏河、远江、参河^[13]、甲斐、信浓则纳入秀吉之手，他安排麾下的心腹大将分别驻守在各要塞地区。

家康眼下虽与秀吉协力合作，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彼此都是竞争对手。秀吉借此机会，将家康调至远离京都的箱根对面。但无论如何，从表面上看家康都得到了秀吉非比寻常的厚待。相比之下，织田信雄就比较凄惨，被流放至下野那须^[14]不说，仅得到两万石封赏。大家纷纷传言说，秀吉本欲将家康的旧地赐封给信雄，可信雄拒绝封赏，要求继续保有他一直占据的尾势^[15]二州，于是惹怒了秀吉，才得到如此下场，也不知传言是真是假。总之对秀吉来说，这个已故主公信长之子一向忤逆，终于能借此机会将他驱逐到远方。

受此次信雄放逐事件影响最大的要数小督的夫君——大野城主佐治与九郎。失去了主公的人，城池自然也要被没收。听说佐治与九郎在城池被攻下的同时自尽于城内，也有人说他没死，只是逃出城去下落不明而已。

关于佐治与九郎的传言在九月末传入茶茶耳中，茶茶不敢告诉小督。小督已经在淀城中等了一年，如非必要她坚决不走出自己的房间。

听说佐治传言后，又过了大约一个月，茶茶有事拜访小督，进屋一

看，小督和侍女都不在房中，可能到院中去了。茶茶一只脚已经踏进屋内，不经意地看到床间的置物柜上放着可疑的物品，看着有些像牌位，走近一看，果然是牌位。三个牌位上分别写着逝者的名字，一个写着“佐治与九郎一成”，另两个分别写着“小喜”和“阿缝”。

茶茶立即离开房间。小督不知从何处得到了消息，她已经在心里认定丈夫和两个女儿已经不在人世了。茶茶备感心痛，虽然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将小督从夫家抢夺过来的计划，可为了有朝一日鹤松能够有所依靠，她确信佐治与九郎不堪当此重任，所以并没有为小督争取过。

那之后，茶茶每每面对小督，都绝口不提有关佐治家的一切。也是从那时起，茶茶反而觉得小督变得平静淡然了。

转过年来，到了天正十九年，茶茶在淀城中与鹤松一起庆贺新年。前来为鹤松贺岁的贺使争先恐后地涌来，茶茶每天都疲于各种应酬。

五日，秀吉来看望鹤松，和茶茶聊了一刻左右，又回去了。秀吉不断重复“好忙，最近好忙”的话，茶茶略带嘲讽地问道：

“您在忙什么呢？小田原城已经攻下，是为东北合战之事忙碌吗？”

秀吉说道：

“东北那边有氏乡在，没什么好担心的。在今年秋天之前，东北应该不会生事。”

小田原之战刚结束，蒲生氏乡得到会津九十二万石的封赏，并被委以平定东北的重任。年仅三十五岁的氏乡，从伊势松坂城三十二万石的领主一下跃升至九十二万石的大领主，可以说是罕见的出人头地。虽说如此，可在新的土地上尽职，需要处理各种棘手之事，氏乡自是苦不堪言。伊达政宗时常针锋相对，而在住不惯的雪国打仗，部下又常常被冻伤。

“东北那边没什么可担心的，那您在忙什么呢？”

茶茶说完，秀吉言道：

“如今茶茶应该明白我在忙什么吧。每天都是作战会、作战会的。”

刚进入正月，几乎每天都有作战会议召开，可无论怎样也不会让秀吉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秀吉再次来到淀城，是松之内^[16]期间刚刚过去的时候。至此，秀吉口中所说的作战会终于有了眉头，他开始命沿岸诸国大量建造战舰。坊间巷尾纷纷在猜测这些战舰的用途，四处都在传言说秀吉要攻打朝鲜，或者攻打南方之国。

秀吉并没有向茶茶解释建造战舰的目的，但可以确信的是他此次的目标在海外。然而，茶茶并不因此谅解秀吉，因为他来淀城的次数实在太少了。

“就我一人在淀城太寂寞了。我想搬到聚乐第的天守去，您允许吗？”

秀吉诧异地看着茶茶问道：

“能拥有这样一座城池的只有弃君的母亲一人。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不是不满足，这里没有天守嘛。我想这辈子总要在天守中住一住。最近读的一本书上说，天守不是女人住的地方。越是不让女人住，我越想住进去看看。”

茶茶撒娇道。听她这么说，秀吉只得笑道：

“好吧，好吧，那我让摩阿搬出来吧。”

秀吉说完便付诸行动，两三日后的十九日，加贺局从那座院中遍植白色荻花的天守中搬出来，迁至前田利家在城里修筑的宅邸中。

二月初，大病初愈的鹤松再次发起高烧，数日不退。秀吉也急匆匆地赶到淀城，大概是因为颇为担心，所以难得地在淀城停留了三日。他一面命人前往京都附近的神社佛院焚香祝祷，一面向奈良的春日神社捐赠三百石布施。鹤松虽然退了烧，但依然咳嗽不止。

三月初，京极高次突然前来看望生病的鹤松，其间造访了茶茶。高次早在小田原合战开始前的天正十八年二月，就从大沟搬迁至八幡山，成为二万八千石的领主。当时，茶茶曾给阿初寄去一封简单的贺信，也很快收到了阿初的回信。在信中，阿初单纯地为夫君高次感到高兴，并请茶茶继续在关白大人面前多加美言，信中的措辞是阿初一贯的口吻。想起当年那个一听到秀吉的名字，便如同见到鬼一般胆怯颤抖的女孩，简直像做梦一样。

高次今年已经二十八岁，和数年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曾经渗入骨血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无论是他的面部表情还是行为举止，都透出一种出身贵族的武将常有的冷漠沉着的气质。

茶茶很久没有和高次这样面对面坐着了。想起三年前在安土城时曾想将身体许给眼前这个人，她简直不能相信那是自己所为。

“特意远道而来探望鹤松，十分感激。听闻阿初夫人平安无恙，可喜可贺。”

说完这些场面上的话，茶茶便再也找不到什么话题。高次说完探病的话后，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似乎思索了良久，高次似乎终于想到了一个话题，他说道：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千宗易大人的事实在突然。”

“利休大人怎么了？”

“听说被殿下赐死了……”

“什么？”

茶茶闻言目瞪口呆。听高次解释，半个月前利休从聚乐第中的不审庵^[17]中被赶出来，蛰居^[18]于堺的某处，就在两三天前的二月二十八日切腹自尽。茶茶在小田原的阵营中曾与利休有过几面之缘，那是个心高气傲，既不像僧人又不像武士，性格孤绝的人物。茶茶虽然不是很喜欢他，可从利休被赐死这件事中，她发现秀吉性格中隐藏着让人胆战心惊

的另一面。想到之前秀吉如此器重利休，这结果实在让人无法相信。从利休搬出不审庵起，世间便对利休触怒秀吉的罪责多有议论。

此事乃是茶茶成为秀吉侧室以来听过的最不喜欢的事，她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杀死自己那般信任之人。

从今春到夏天，茶茶一步都不曾踏出淀城的城门，她愉快地与鹤松生活在一起。其间，北政所曾派使者前来，邀请茶茶去聚乐第赏樱花，她以身体不适为由一口回绝了。

六月，茶茶邀请久未谋面的京极局来到淀城做客，与她愉快地长谈一番。看着京极局温婉谦卑的面容，茶茶的心情忽然激动起来。想起去年从小田原回京途中曾对京极局说过，要让秀吉成为仅供她二人分享的私物。当时京极局曾面露难色，这次，茶茶有意再度试探，她说道：

“让加贺局从聚乐第搬到前田家是我的主意。”

一听茶茶此言，京极局再度面露难色，似乎随时都要哭出来似的。

“你还想让谁搬出聚乐第？”

“啊……这种事……”

京极局似乎害怕得想堵住耳朵。

“想让谁搬出来？”

“那个……”

京极局凝视着茶茶的眼睛，摇了摇头。意思是让茶茶别再说这种可怕的话。

“三条局怎样？”

“不，别这样……”

“宰相局^[19]呢？”

话已至此，京极局知道再也无力制止茶茶，她忽然抬起脸来正襟危坐，用低沉平静的声音说道：

“那么让北政所大人搬出去吧。”

这次换作茶茶大惊失色，她诧异地盯着京极局的脸，像是被一向温顺的京极局突然捅了一刀一般猝不及防。

“以后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我会永远站在茶茶夫人这边的。”

直到京极局离开淀城，茶茶才意识到，京极局刚才这番话正是自己一直想说的话，只是借她之口说出来罢了。

鹤松的病情本已大好，可到了八月，病势却突然严重起来，茶茶几乎衣不解带地每日守候在鹤松的病床前。京都一带有名气没名气的医生全部被召至淀城。秀吉还命人在各国的神社寺院为鹤松祈福，并许愿一旦病愈立即捐赠布施。除了在高野山和兴福寺祝祷外，秀吉还特意派人前往因供奉地藏菩萨而得名的近江木之本净信寺，为鹤松焚香祈福。

然而，这些祈祷并没有灵验，八月五日，已满三岁的鹤松不幸夭折。茶茶痛不欲生，几近疯狂，秀吉亦是万念俱灰。鹤松去的当日，秀吉人在京都的东福寺，得知儿子的死讯后，他将自己关在房内整整一天，第二日走出来时，已经削发服丧。家康和辉元为表悲痛之情，也跟随秀吉一起削发，其他武将们也纷纷效仿，为鹤松削发哀悼。

七日，秀吉前往清水寺，将自己关在寺里的一间屋内。九日又前往有马^[20]进行温泉疗愈，还是任何人都不见，自己独处屋内。

鹤松的葬礼在妙心寺举行。之所以选择妙心寺，是因为鹤松的养育人石川丰前守光重曾皈依妙心寺，拜在南化玄兴和尚门下。

鹤松的葬礼结束后，茶茶整日魂不守舍地在淀城中，唯一的期待便是秀吉的到来。可即使秀吉来了，她还是无法得到安慰。

十月中旬，秀吉来到淀城与茶茶共度一夜。鹤松去后，两人还是头一次如此悠闲地享受二人世界。当晚，城中召开赏月夜宴，城内所有下

人全部陪侍在侧，连粗使下人、杂役都能在走廊边饮酒。印在淀川中的月亮倒影，衬托得宴会清冷凄凉。秀吉和茶茶都下意识地避开有关鹤松的一切话题，秀吉讲述了去年小田原合战后，自己在东北及东海道沿线的所见所闻。他提起在武州岩槻见到的荻花之美，夸赞曾留宿几日的兴津^[21]的清见寺，还对田子之浦^[22]的美景赞不绝口。

聊着聊着话题转到小督身上，秀吉脱口便说：

“嫁给谁好呢？”

“对方最好也是小督心仪之人。”茶茶道。

“好，秀胜不错，把她立即嫁到秀胜那里去吧。”

又接着言道：“这个月好还是下个月好？”言辞甚是恳切。

当初之所以将小督和夫家分开，主要是为鹤松的将来打算。如今鹤松既已夭折，此事也就毫无意义。强留小督在此，不过是让她一直不幸下去而已。似乎是出于对小督的怜悯，秀吉开始考虑她再嫁之事。

秀吉特意邀请乱舞^[23]的演员梅松前来一舞，为赏月宴助兴。从前鹤松看到这段乱舞时曾十分开心，再次表演多少有些悼亡鹤松的意思。茶茶怀着与秀吉同样的心情观看了梅松的舞姿，她与秀吉从没有如此心意相通过。对茶茶来说，秀吉再也不是自己的仇敌，也不是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大权在握者，更不是挑起自己妒忌心的好色武士。她与秀吉共同失去了曾经视若珍宝的爱子，如今是同病相怜，唇齿相依的一对老夫少妻。

秀吉不仅急着办理小督之事，对另一件事也十分上心。当晚夜宴结束后，茶茶第一次听秀吉提起，说他想收秀次为养子，将自己的关白之位以及聚乐第让给秀次。茶茶完全理解秀吉此举的用心，这是在五十五岁的年纪失去亲生骨肉之人的唯一选择。

茶茶询问了关于坊间流传的建造军舰之事，秀吉没有半刻犹豫，三言两语地回答道：

“已经定下了。最近将出兵朝鲜。”

看到这个上了年纪的掌权者为了填补内心的空洞，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身边小事都亲力亲为，恨不能马上付诸行动，茶茶觉得他既可悲又可怜。

茶茶懂事地顺从秀吉所说的一切。她觉得自己完全理解秀吉的苦衷。

她仅说了一句：“如此甚好。”

在淀城的赏月宴会上，秀吉曾说过让关白之位位于秀次的话，数日后便兑现了。

秀次是秀吉之姐日秀与三好武藏守一路所生之子，是与秀吉血缘最近的晚辈，且跟随秀吉在外征战多年。秀次在小田原一役中攻下山中城，在奥羽时也是战功赫赫，领地除了近江之外，小田原合战后又新得了织田信雄的旧领地尾张、北伊势，如今他已是拥有百万石封赏的大人物了。

秀吉于十一月过继秀次为养子，十二月四日自己进位内大臣^[24]，逐步为让位关白一事做铺垫。在天正十九年快要结束的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终于正式将关白之位让于秀次，对外宣布自己的称呼改为太阁殿下。

在让位的同时，秀吉偷偷告诉茶茶将小督许给秀胜的决定。此事在第二年，即文禄元年^[25]一开年便正式公布。秀胜是秀次之弟，这一年刚满二十四岁，他于天正十三年成为秀吉的养子，被赐封丹波龟山，任命为左近卫少将，世称丹波少将。其后又领越前五万石，小田原合战后再得甲斐信浓中部之地，人本在古府中居住，因其生母日秀的要求，搬到离日秀所居之地较近的岐阜。不过，秀胜是个独眼龙。

在秀胜与小督缔结婚姻一事公布前，茶茶首当其冲地负责向小督传达此事。此事本是秀吉的命令，根本无从抵抗，但茶茶希望给小督留一些心理准备的时间。

过了正月七日，前来祝贺新年的使者们渐渐减少，茶茶拜访了小督的居所。小督恭敬地迎接茶茶进门。

“尊驾突然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小督平静地问道。如今，她变得安静从容，像是换了一个人，对待茶茶的态度更是前所未有的客气和见外。

“不为别的，关于与丹波少将的婚事，想问问你的想法。”

“婚事？是我的婚事吗？”

小督面不改色地抬脸问道。

“是的。是太阁殿下的决定。”

茶茶这段时间对小督说话也十分客气。小督听后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只低声说了句：

“遵命。”

说完便微微颌首不语。看小督的表情，完全是失去了自我的样子，让去哪里就去哪里，一切服从命令。她先是被迫与丈夫佐治与九郎分离，又与丈夫以及二人所生的两个孩子生离死别。茶茶想，经历过这些的女人也只能有这样的表情吧。

二月初，小督乘上轿辇，向岐阜进发。数日前，岐阜派来二十人前来迎娶小督，负责上轿前的准备工作。这年小督二十二岁。

茶茶将小督送到淀城的城门口。当年小督嫁给佐治与九郎，离开安土城，正好是六年前的天正十四年十月，那天的情形茶茶竟记得非常清楚。当日，倒映在湖面上的灰冷天空，以及穿着纯白色纶子小袖的十六岁少女上轿前清冷的身影，都还历历在目。茶茶还清晰地回想起当时涌上心头的那种骨肉分离的惨痛心境。

今天也和六年前一样，是个寒冷的日子。同样灰暗的天空笼罩在山崎的平原上。平日里，小督几乎没有主动和茶茶说过话。可在上轿前，

她还是主动走到茶茶身边道谢：

“感谢您长期以来的照顾。”

茶茶想要安慰她，于是说道：

“岐阜离你小时候住过的清洲很近，比起其他地方那里还是好些。”

谁知小督却淡淡地说：

“我想我可能和美浓啊尾张这些地方没什么特别的缘分。在尾张我的遭遇凄惨，也不知美浓又有什么等着我。”

话已至此，茶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细想之下，今后小督在岐阜城眺望到的天空，和她之前在大野看到的没什么两样，这对她来说肯定是很残忍的事。可茶茶之前竟丝毫没有察觉，她现在才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感到愈发羞愧难当。

秀吉告诉茶茶的事情还有一件没有办，那就是发兵攻打朝鲜之事。小督嫁去岐阜城后不久，这件事也得到了兑现。

正月五日，秀吉向诸将下达了出征动员令，可一月二月整整两个月过去，却没有任何动静。坊间都在议论攻打朝鲜的传言，世人们在半信半疑的猜测中，迎来了二月，又送走了二月。这时，不只世人猜测，连那些收到动员令的武将们也都将信将疑起来。

三月十三日，秀吉调动麾下所有兵力，发出进军朝鲜的指令，同时决定将大本营安置在肥前名护屋^[26]，并宣称自己将亲自前往大本营督军。

和小田原之战时一样，此次还是由茶茶和京极局陪同秀吉。出发日期本来定在三月一日，但秀吉突发眼疾，不得不将日期推延至三月二十六日。当日，大军出发的阵仗同样让世人瞠目结舌，丝毫不亚于出兵小田原时的景象。

本次行军本应从大阪出发，但为了让京都的贵胄们也能观看到大军阵容，秀吉决定改由京都出发。当日，秀吉先身着朝服进宫参拜，上午

十时，数千人的先头军从皇宫门前经过，所配的武器防具全都华美至极，让人耳目一新。另外，还特意在四足门^[27]和唐门^[28]之间搭建了不同的看台，供后阳成天皇以及正亲町上皇^[29]登台参阅秀吉大军的军容。

秀吉的装束还是那么花哨惹眼。只见他身披织锦战袍，腰佩大刀、身跨金甲披身的战马，走在三万大军的最前面。在秀吉的前后，有一支修道者装扮的队伍、几十匹挂着金甲批着锦襦的马队及手握镶金刀和镶金盾的队伍。关白秀次一直将秀吉恭送至向明神的祠堂前，沿途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看热闹的人。

军队日行六里，在安艺^[30]的广岛修养一日后再连日赶路，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于四月二十五日抵达肥前名护屋。

茶茶和京极局在几十个武士的保护下，于秀吉出发的两日后从大阪启程。沿途都能见到来来往往的军队，场面十分混乱。

肥前的生活让茶茶感到莫大的满足，她每天都能随侍在秀吉左右。托此次出征朝鲜的福，她终于得以独占秀吉。虽然除了茶茶以外还有京极局跟来，可京极局一向对自己谦卑，刻意不让秀吉到自己的寝殿留宿。她知道茶茶对秀吉的独占欲很强，所以警惕着不要刺激茶茶。

偶尔，当茶茶感到秀吉对自己态度遮遮掩掩，就猜想他必是去找过京极局，不过即便如此，她也不会因为强烈的妒忌而乱了心神。

从朝鲜半岛不断有捷报传来，每有捷报，阵营中必会召开庆功宴。今天是庆祝黑田长政拿下昌原^[31]的酒宴，明天是加藤清正横渡龙宫丰津^[32]的庆祝酒宴。五月二日，小西、宗带领的军队成功渡过汉江，进入京城。

与此同时，名护屋的众多武将不断被派往半岛。六月，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为执行行政军令也渡海过去了。

到了七月，秀吉收到大政所^[33]染疾的来报，于七月二十一日离开名护屋，赶回去探病。茶茶虽然不希望秀吉再回大阪，可既然大政所生病了，她也没有阻止的道理。就在秀吉出发的同一天，大政所永远闭上

了眼睛，享年八十岁。

秀吉二十九日抵达大阪，立即奔向京都，在大德寺为大政所举行了葬礼。

待秀吉再次返回名护屋，已经是十月末了。其间，茶茶一想到秀吉留宿在京都或大阪就妒火中烧。秀吉在的时候，她很少与京极局见面，秀吉一走，茶茶立即派人邀请京极局来做伴。看来只要秀吉在，她也不是很喜欢京极局的存在。虽然她并不像憎恨其他侧室那样憎恨京极局，可每次听说秀吉去京极局处，终归有些意难平。奇怪的是，一旦秀吉不在，她立即对京极局产生亲厚的感情，马上意识到京极局是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反对其他侧室的伙伴。

秀吉一回到肥前，茶茶便发现自己身体有些异样，当得知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茶茶眼中大放异彩。她本以为自己再也无法为这个年老的当权者孕育孩子，谁知幸福再次眷顾了她。

秀吉比茶茶还要欣喜若狂。他听到茶茶有孕时的表情，简直比听到朝鲜飞来捷报时还要夸张。自从失去鹤松，除了战争之事，再也没有任何事可以让秀吉有所牵绊，如今，这个年老的当权者干瘪的内心再次被注入了喜悦和期待。

文禄元年十二月，茶茶听一个侍女说身在聚乐第的加贺局摩阿为秀吉送来了过年的衣物。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原本无可厚非，可茶茶一听便对摩阿来气。她向秀吉确认此事，秀吉装作不知道，想要搪塞过去，可是被茶茶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得交出摩阿送给自己的衣物，茶茶命三个侍女将衣物拿到院中烧掉才肯作罢。自从怀上孩子，茶茶变得敏感多疑，秀吉也无可奈何，对这个腹中孕育着自己继承人的女子，他只能小心谨慎地捧在手心。

茶茶还命侍女监视秀吉与京都大阪的侧室之间的来往书信。虽然她自己都有些不齿这样的行径，却始终无法控制自己。一天，一个侍女拿到了秀吉打算寄给加贺局的书信草稿。上面有几句话有被反复修改过的痕迹，一句写着“劳你挂心，每每早日寄来冬衣，吾心甚喜”，还有一句写着“新年衣物已收到，愿吾与汝此情久长”。从此稿可见这位上了年纪

的当权者字斟句酌地想要讨女人欢心的心情，他操纵女人心的手腕和伎俩让茶茶觉得既可笑又可气。

秀吉一面牵挂着海对面那座半岛上正在展开的如火如荼的战事，一面为讨好从属于自己的数位女子操碎了心。茶茶十分讨厌他这种狡猾的性格，却没办法抑制住对他的感情。

当着秀吉的面，茶茶没敢提起那封书信草稿。按照秀吉一贯的风格，倘若得知此事，他一定会用尽一切手段找出那个拿了自己手稿的人，加以严惩。

转过年来，到了文禄二年的正月末，茶茶的身子日渐沉重，只得离开名护屋，回到淀城养胎。对旅途中的大小事宜秀吉反复细心地叮嘱，甚至让茶茶觉得有些可笑。从九州到大阪的这一路上，茶茶的轿辇像是一个装着奇珍异宝的箱子一样被谨慎地抬起放下。本来只花一个月时间的路程，用了整整两倍的时间。

茶茶于三月中旬住进了淀城。淀川已然春江水暖，城外的平原上冬色褪尽，春草萌生。虽然与秀吉分隔两地，但体内日渐长大的孩子填补了她的内心，将她从因秀吉而起的嫉妒心中解放出来。她估计在名护屋的秀吉绝对不可能只满足于京极局一人的陪伴。即使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叫加贺局或三条局过去，但肯定会从京都大阪调去连茶茶都不认识的某位侧室，不过茶茶没有再追究。体内生命的不断成长，将她从一度深陷而苦不堪言的泥潭中解救了出来。

从春天到夏天，秀吉不断有书信寄来。内容全部与尚未出生的幼主有关。信的开头总是和鹤松在世时一样称呼茶茶为“孩子他娘”，署名一直是“太阁”，信中几乎没有提过半岛那边的战况，估计他在写信的时候，脑子里完全没有想过半岛之战，当然也没有想过茶茶。

文禄二年的夏季酷热难耐。茶茶每夜都无法安寝，于是命人往寝殿中搬来巨大的冰块，终于能睡得安稳些。

八月一日，茶茶做了一个梦。她梦到一座城池，在赤红色的火焰中熊熊燃烧，她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座被火舌吞噬的城池，待察觉时，火已

经烧到自己身边，长短短短的火舌在周围乱舞，可茶茶却没有丝毫胆怯。她很想知道，这吞噬城池和自己的烈火，究竟在烧着哪座城池。那城看上去即像小谷城，又像北之庄。

待她清醒时，已是大汗淋漓，腹部开始阵痛。

她强忍着一次又一次袭来的阵痛，也不知过了多久，似乎与那痛苦战斗了几天几夜。在此期间，近畿所有的寺庙和神社都在昼夜不停地做着祈祷安产的法事。

三日早晨，茶茶诞下一个男孩。从她梦到火焰到分娩，总共用了一天一夜。驻守大阪的武将和公卿们纷纷派来贺使敬献贺礼，北政所也立即吩咐人送来明石的鲷鱼以及产衣。

北政所再次派人来传达秀吉写给她的书信内容。秀吉在信中说，一度丢失的孩子再次被松浦赞岐守拾回，所以为婴儿取名为“小拾”。松浦赞岐守是被指派来负责茶茶生产时一切事宜的武士。从此，孩子名为“小拾”，之前叫做“小弃”的鹤松早年夭折，秀吉刻意反其道而行，为孩子命名为“拾”。

八月二十五日，已经五十七岁的秀吉离开名护屋，赶着去见自己的孩儿。他指派寺泽正成负责行营的管理，毛利民部大辅负责军事，自己一门心思赶回淀城去见麟儿“小拾”。

秀吉一到淀城就围着小拾转，他告诉茶茶，这回想让小拾在大阪城成长，待茶茶坐完月子，立即让茶茶和小拾搬进大阪城。

秀吉说：“带小拾去大阪吧。不过，太阁还没有自己的宅邸，我即刻命人选址，修筑新城。”

茶茶只当秀吉在开玩笑，可秀吉对此事非常认真。

京极局此次也随秀吉回来了。她搬出了一直居住的聚乐第，住进大阪城的西之丸。估计是秀吉知道京极局和茶茶一向交好，特意安排她二人同住在大阪城中。

十月，从名护屋传来一则意外的消息，是关于小督丈夫秀胜的死讯。去年，也就是文禄元年的六月，秀胜与细川忠兴一起作为第九阵营的将领抵达朝鲜，却在唐岛^[34]染疾，于今年九月病逝他乡。

茶茶为小督的际遇黯然伤神，之前听说她与秀胜甚为投契，夫妻恩爱有加，茶茶还为经历过那么多不幸的妹妹高兴了一场。如今秀胜一死，小督再次成为寡妇。

当初小督嫁给秀胜时曾说过，恐怕今后还有不幸降临自己头上，谁成想竟被她言中，如今，小督再次遭遇不幸。茶茶立即派人前去小督处慰问，希望能对这个生来就命运多舛的妹妹有所安慰。

十一月初，茶茶带着小拾移居大阪城，住进二之丸。秀吉没有马上返回名护屋，而是四处物色新的居城，似乎在秀吉心中，当下的筑城之事远比半岛的战事重要。如此性急的秀吉前所未见，茶茶猜想这可能是他看上去老了一大截的原因。在肥前名护屋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回来以后，秀吉看上去垂垂老矣，再不似从前。也许是小拾出生一事，让秀吉折损了不少阳寿的原因。

文禄三年正月，秀吉选定伏见之地，公布了筑城计划。伏见位于宇治川沿岸，到大阪颇为便利，又地处京都郊外，风光靡丽自不必说，亦是战略要地。

筑城工事于正月动工。秀吉每天都往返于京都和伏见两地，亲自监督工事进程。他过不了三日必定会到大阪看望小拾，实在身在远处去不了，也会寄书信给茶茶。信中除了反复交代要好好照顾小拾之外，别无它话。秀吉的信总是以“小拾是否康健”或“小拾是否活泼好动”这样的句子开始，有时还会在信中写些类似“不日我将回城，要亲亲小拾。我不在的时候，别让其他人亲他”的话。曾经对茶茶表达过的质朴的情话，如今全用在这个两岁的爱子身上。

伏见城于三月竣工，同时，淀城被拆毁。原定伏见城一修好，茶茶就带着小拾立即搬入城中。新城的景致甚美，秀吉希望小拾第一个住进新城。

可是，小拾具体搬进伏见城的时间很难确定。原计划在樱花盛开的四月搬迁，可秀吉却突然改了主意。他想到当年鹤松就是在两岁多时夭折的，小拾如今还没有到那个岁数，此时搬家有些不吉利，因此决定让小拾在大阪城中再生活一年。

茶茶也随之住进大阪，一心一意地抚养当权者的继承人，除了盼着他平安健康，其他事情一概不想。小拾出生前后这段日子也是秀吉一生中最为忙碌的时候。伏见城还没有修好，他就先搬进去住着，整日奔波往返于伏见、京都、大阪三地，同时还要指挥远在大海那边的远征军，茶茶几乎没有和秀吉单独相处的时间。秀吉每到大阪，都是直奔小拾而来，对他的健康状况等事情叮嘱再三后就立即离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那里还有种类繁多的事务等待他处理。

秀吉虽然很少有时间与茶茶谈话，但还是和从前一样，无论身在伏见城还是大阪城，都会寄来书信，信中内容全是关于小拾的。要么问候小拾的近况，要么是千叮咛万嘱咐地让茶茶好好养育小拾。信中，秀吉还反复交代要给小拾充分授乳。打开任何一封信，一定会有类似“要好好给小拾喂奶”“要全力以赴，让小拾吃好奶”“乳汁是否充足”等关于哺乳的嘱咐。秀吉似乎深信，只要有充足的奶水，他的爱子就一定能安然无恙地健康成长。对于茶茶，他几乎不闻不问，偶尔提到茶茶，也全都是关于她乳汁情况的询问，“乳汁是否充足？你一定要好好吃饭”，“你的乳汁倘若不够，我儿就长不胖了”，尽写些这样的话。对秀吉来说，茶茶如今只是小拾的母亲，一个为小拾提供母乳的人而已。

尽管如此，茶茶也深感满足。秀吉的担心纯属多余，茶茶如今身体健康，双乳更是丰盈饱满，茶茶在给小拾授乳时发现自己的身体一胖再胖。当年生完鹤松之后，茶茶可以说是瘦骨嶙峋。如今，她全身的细胞似乎都被重新置换了一遍，整个人都丰满起来，皮肤愈发白皙水嫩，稍微一动都能感觉到被皮肤包裹着的脂肪的重量。每次给小拾喂奶，茶茶都需要用双手从下面托住乳房。眼见着自己体内酝酿出的营养不断被移送到怀中这个小小的生命体内，她不禁深深陶醉在这喜悦之中，她也同样没有将孩子的父亲放在心上。如今，无论对于她，还是对于吃着自己的奶长大的小拾来说，秀吉的存在可有可无，和他们没有太深的关系。而迄今为止她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似乎都变成成为生下小拾而必须经历的

铺垫。

因此，即便秀吉如今完全不在乎自己，一心只想着小拾，茶茶也丝毫不介意。同样的，那个年老的当权者对于茶茶来说也是一样，他不过是个供养自己和小拾的忠仆而已。

另一方面，派到朝鲜半岛的远征军遭到朝鲜援军大明军队的抵抗，我方时胜时败，两军都陷入了疲惫不堪的胶着状态。当初怀着小拾时，茶茶就听说两军已进行过第一次和谈，当时临近盛夏。如今，占领了京城的小西行长接受了敌军和谈，撤离京城，其他诸将也纷纷从各自的战线上退到南面，分别驻扎在釜山、熊川等地。没过多久，就听说了小西行长带着明使回到名护屋的消息。

待到九月中旬，茶茶已经生下小拾，尚在产褥期，双方和谈休战的局势更加明朗起来。秀吉在伏见城召见大明使臣，发现对方呈上的外交文书中出言甚是不逊，便遣回使臣，再次下达出征令。

这些事都是在发生很久后茶茶才知道。秀吉每次只与茶茶讨论小拾授乳这些琐事，而茶茶周围的人似乎都被秀吉警告，不许提起关于外征之事。只有小督夫君秀胜之死，秀吉心知不能瞒着茶茶，才轻描淡写地告知于她。

文禄三年暮春之后，秀吉渐渐有了闲暇。虽然再次下达了出征的军令，但眼下已无力再举大军发兵朝鲜半岛，只得往后推延。茶茶听说秀吉在京都迷上了能乐，又听说他在各处举办茶会。她并不因此而恼火，比起每日操心战争，茶茶更希望秀吉像现在这样放松享乐。

樱花季刚过，茶茶从侍女口中得知一事。听说北政所受到秀吉的邀请，现在人在伏见城中。之前北政所一直和茶茶一样住在大阪城，说也奇怪，自从与北政所同居一城，茶茶对她反倒平心静气下来。秀吉每次来大阪一定会来看望小拾，这样一来茶茶就能掌握他的动向。而秀吉多少有些顾忌着北政所和茶茶，总是以公务繁忙为由，很少在大阪城留宿，通常都会赶回京都或伏见，即使偶尔留宿在大阪，也是在茶茶和北政所处各留宿一天。茶茶即便得知秀吉去北政所的寝宫过夜，也不似从前那样妒忌。秀吉如今已经年迈，他一来自己房中便会抱起小拾，盯着

自己爱子的小脸百看不厌，也不知过了多久，响亮的鼾声响起，秀吉已经睡得如同死人一般了。这样一个老人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值得茶茶再为之妒忌了。

可是，秀吉之前明明说过伏见城是为自己和小拾而建的，如今她和小拾都还没有去过，北政所倒抢在他们前面被传唤入城，这实在让茶茶心有不甘，气不打一处来。伏见城总共花费了二十五万劳工之力修建而成，建城的石材取自醍醐、山科、比叡、云母坂，木材是特意从木曾谷和高野山搬运过来的，石墙都是两三层厚，还在宇治川河岸上堆砌出二十余丈高的假山，茶茶没有亲见，实在无法想象它的宏伟，还听说它的规模及周边的风景都是淀城所无法匹敌的。茶茶和小拾都还没有去参观过，北政所倒先被召至城中住着，这让茶茶怎么能不生气。

秀吉一到大阪城，茶茶便隐晦地责问秀吉。

“小拾说他再也不想去伏见城了。”茶茶说道。

“小拾为什么又说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秀吉一面将婴儿的小脸贴向自己的脸，一面问道。

“小拾说他不喜欢在那座城中看到除了茶茶以外的女子。”

“哦，是这样啊。”

秀吉似乎对此等小事不屑一顾似的说道：

“要是小拾不喜欢，就不让任何人再进城参观了。”

“有谁已经去参观过了吗？”

面对茶茶的质问，秀吉没有直接回答，只说：

“我让她立即回去。”

说这话时，北政所已经返回大阪了。既然还说让她回去的话，就说明去过伏见城的不只北政所一人，这实在出乎茶茶的意料。她知道秀吉身边总会跟着一两个她不认识的无名无姓的侧室，她万万没有想到，除

了北政所，在茶茶知道的有名有姓的侧室中还有其他人被邀请到了伏见城。

“到底是谁？”

“摩阿正在城中。”

秀吉不带一丝歉意地说道。一听到摩阿的名字，茶茶立即怒火中烧。不但邀请北政所，还邀请了与北政所素来交好的加贺局，这简直让她忍无可忍。

茶茶不愿意过于失态，觉得反而会玷污自己，所以她对北政所之事没有再发一言。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心里都仍是愤愤不平。

此事过去后约莫十天，茶茶命人前往京极局处传话。一来她二人许久未见，想要见一面，二来她也想对唯一和自己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京极局一吐此次不快之事。

谁知使者回来说，京极局眼疾发作，前去有马温泉疗愈，人不在住处。茶茶觉得此事有些可疑，她之前从没听说过京极局患有眼疾之事，即便真有此事，按照京极局一向本分守礼的性格，在出发去有马疗养之前，也应该会派人来告知自己，她怀疑京极局也被召唤到伏见城中了。想到这里，她突然意识到连京极局如今都与自己疏远至此。

又过了十日，京极局得知在自己外出期间茶茶曾派人来过，便亲自上门拜见茶茶。她并没有说谎，的确是患了眼疾，前往有马温泉疗养了一段日子。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茶茶体态渐丰，京极局也是同样，她身上还有一种没有怀过孩子的女人所拥有的青春之美。茶茶盯着对方放在膝盖上的形态娇美的玉手，那指尖还微微泛着红晕，十分美丽动人，嫉妒之心在茶茶心里油然而生。

“太阁殿下什么时候去的有马？”

茶茶表情狰狞地问道。一听此话，京极局立即认真地摇头否认，茶

茶却不信她。京极局去有马之事之所以瞒着自己，要么是因为有秀吉同行，要么就是秀吉在她去了以后赶去的。

“为什么要瞒着我？”

茶茶不知不觉居高临下起来。

“没有的事，的确是我独自一人去温泉疗养的。”

京极局说道，可茶茶听后却不高兴地继续沉默着。

“我和母亲一起去的。如果您怀疑我，可以去问太阁殿下。”

“这种事怎么问得出口？”

茶茶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又说：

“你曾经说过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的对吧？”

“是的。”

京极局垂着头回答，脸色惨白。

“你在有马的这段时间，如果太阁大人不曾前往，那一定有派使者去过吧？”

“是的。”

“那使者带去的信件可否容我一观？”

听闻茶茶此话，京极局吃惊地抬起头。

“若是不想给我看也无妨，我本来就不相信你是只身前往有马的。”

“不是的。”

京极局再次拼命地摇头否认道。

“那么请把书信拿给我看。”

茶茶心里也清楚自己的态度有多么恶劣。

关于那封信，京极局也没有说给也没有说不给，只在茶茶处略坐了坐便告辞返回她在西之丸的寝殿了。第二日，京极局再次造访茶茶，同时还有一封书信呈现在茶茶面前。

是秀吉写给她的信，茶茶立即打开阅读起来。信结尾处的日期是四月二十二日，落款写着“呈与西之丸夫人，太阁”。

信的开头写道：“近来不得一日空闲，冷落你许久。你的眼疾是否好转？在温泉好好疗养。此间，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吩咐前田主水……”

读到这里，已经可以证明京极局没有对茶茶撒谎，诚如她所言，她是为治疗眼疾一人前往有马温泉疗养的。

茶茶面不改色地继续读下面的内容：“听说温泉对治疗眼疾有疗效，所以派前田主水陪同前往。二十七八日有马的建造工程也完工了，你好好享受温泉吧。除了你母亲，尽量不要带其他人随行。太阁的本意是陪你一起，而不是让西之丸夫人独身前往温泉之地。但此行主要目的是治疗眼疾，就请暂且忍耐吧。按摩和针灸可能也有疗效，但温泉是最好的疗法，泡完温泉后可再施以按摩治疗。”

到此，茶茶通读了信的内容。这封信和秀吉写给茶茶的一样，内容都是关怀备至、巨细靡遗，深深抓住女子的心理。他的字像是在写咒语一般，字迹硕大潦草。茶茶将信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读完后，对一动不动地俯身跪在自己面前的京极局说道：

“请原谅我在这等无聊之事上怀疑你，回来后你的眼睛情况如何？”

京极局抬起脸来，看上去松了一口气。信中虽然没有淫色的词语，也没有明显表达爱意的话，但京极局肯定是在茶茶的逼迫下，不得已才拿出信来给茶茶看的，如今看到茶茶并没有因此事而迁怒于自己才终于放心下来。

可是，茶茶虽然没有在语言和表情中显露出来，但心里却有了别的想法。她明白了，那个年老的当权者所爱的不仅仅是自己。他同时爱着

茶茶和京极局，对她们分别有不同的爱的方式。从他写给京极局的信和茶茶的信中，能看到同样无处隐藏的真情实意，估计他对北政所、加贺局、三条局亦是如此。秀吉一边在眼前浮现出这些女子的面容，一边执笔，用流畅的语言表达出他对这些女子同样情真意切、缠绵悱恻的感情。

送走了京极局，茶茶突然觉得浑身无力，似乎什么都看开了一般，一个人在寝殿前的庭院中踱步。

茶茶突然想起蒲生氏乡和京极高次，自从成为秀吉的侧室，她一度无法理解自己当初为何会为氏乡和高次动心，渐渐忘记了这两个人。如今，时隔多年，她再次想起这两个曾经吸引过自己的年轻武将。

秀吉对自己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可他不单单爱着茶茶一人的事实也显而易见。茶茶也没什么吃亏的，因为她对秀吉恐怕也谈不上真爱。要说爱情，她对氏乡或高次倒是有过的。

可不管她如何看待此事，对于让自己生下鹤松和小拾的年老的当权者的执念，还是无从排遣。虽然那不是爱情，可也是与爱情的炙热和痛苦不相上下的感情。

茶茶走在初夏的余晖中，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思考过了。当初她刚成为秀吉侧室时，曾经想在寝殿中了结秀吉的性命，而六年后的今天，茶茶再次被这种想法缠住。但这想法稍纵即逝，取而代之的是让茶茶吃惊的完全相反的念想。现在，别说要了秀吉的命，她反倒希望秀吉能够长命百岁。茶茶想到了小拾，她突然想回自己的寝殿了。

一想到小拾，茶茶明显感到自己空虚内心的各个角落被一点点地填满。她从没有发现，自己对爱子的感情是如此的强烈。一想到小拾，她觉得自己和秀吉的性命都不算什么，她再也不盼着年老的当权者死去，反而希望他能活着，活到生命中所剩的最后一滴血都用在小拾身上。

一回到寝殿，茶茶便命人将小拾抱到自己身边。夕阳的余晖洒进屋内，光线落在眼前这个万事不知的熟睡中的婴儿脸上，显得有些苍白。

茶茶一直凝视着这个继承了浅井家和织田家血脉的婴儿的容颜，直

到侍女拿着烛台走进房中。

[1]宇都宫：今栃木县中部。

[2]会津：位于福岛县西部，西边是越后山脉，东边是奥羽山脉。

[3]武藏：也称武州，今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的一部分。

[4]相模：也称相州，今神奈川县的大部分。

[5]上总：也称总州，今千叶县中部。

[6]下总：也称总州，今千叶县北部、茨城县西南部、埼玉县东部、东京都东部。

[7]上野：也称上州、上毛，今群馬县。

[8]安房：今千叶县南部。

[9]下野：也称野州，今栃木县。

[10]远江：今静冈县大井川以西。

[11]朝覲：在中国，朝覲是指诸侯拜谒天子。在日本，朝覲的涵义不一样，是指天子拜见其父母或与父母相当的太上天皇及女院，如果被拜见的对象住在天皇皇宫之外的地方，朝覲还伴随天皇的行幸，以朝覲为目的的行幸称为朝覲行幸。

[12]关八州：指日本关东的九个藩国，分别是上野（上州），下野（野州），相模（相州），伊豆（豆州），武藏（武州），常陆（常州），上总、下总（总州），安房（房州），因为上总、下总的俗称均为“总州”，所以是“关八州”。

[13]参河：三河，今爱知县东部。

[14]那须：今栃木县大田原市为中心的区域。

[15]尾势：指尾张和伊势。

[16]松之内：日本新年的习俗，从元月一日至十五日在房间装饰松枝贺岁。此处具体指正月十五日以后。

[17]不审庵：“不审”的名号来自于“不审花开今日春”的禅语，意思是超越人类智慧的大自然的伟大所带来的莫名感动。不审庵是利休的茶室，由表千家历代家元继承。

[18]蛰居：中世到近世（特别是江户时代）对武士或者公家的一种刑罚，即闭门思过。

[19]宰相局：女官的名称之一。

[20]有马：有马温泉是日本关西地区最古老的温泉，在公元8世纪，由佛教僧人建造的疗养设施。位于兵库县神户市北区有马町。

[21]兴津：静冈县静冈市清水区的地名。

[22]田子之浦：骏河湾西岸的名称。

[23]乱舞：猿乐法师表演的舞蹈。近世后，指在能乐演出中间夹杂的舞蹈。

[24]内大臣：太政官编制之外的大臣，权限与左右大臣一样。当左右大臣都不能出朝时，代行总裁太政官的政务和典礼。德川家康叙任该职时，被称为“江户内府殿”，织田信雄、丰臣秀赖也曾叙任该职。

[25]文禄元年：1593年。

[26]肥前名护屋：今位于佐贺县唐津市的城池，由丰臣秀吉所建。

[27]四足门：日本式建筑，门柱前后各有两根柱子，故名四足。

[28]唐门：日式门类建筑之一，最早出现于平安时代后期。

[29]正亲町上皇：（1517—1593），后奈良天皇第二皇子，母亲是万里小路贤房之女万里小路荣子。名叫方仁，于1533年封为亲王。

[30]安艺：今广岛县西部。

[31]昌原：大韩民国庆尚南道的道厅所在地。

[32]龙宫丰津：朝鲜半岛上的河流，流入韩国第一长河洛东江。

[33]大政所：天皇赐予摄政、关白母亲的尊称。一般情况下特指太阁丰臣秀吉的生母。

[34]唐岛：这里指今韩国巨济岛。

第七章

茶茶读了秀吉写给京极局的信，这件事对她来说非同小可。

茶茶还命一名叫阿服的侍女去调查秀吉，看看他是如何对待北政所及其他众多侧室的。经过探访得知，在伏见城落成后，秀吉曾两次传召北政所入城，还带北政所去过两次聚乐第，参加关白秀次主办的宴会。今年春天，加贺局摩阿陪伴秀吉前往吉野赏花，还被传唤至伏见城中三次，最后一次在城中留宿了七日。蒲生氏乡之妹三条局也曾陪伴秀吉去醍醐赏花，还多次随行出入过一位大名在京都的宅邸。至于宴请秀吉和三条局的大名是谁，阿服也无从知晓。

京极局除了之前只身前往有马温泉疗养过一次，其他时间从不迈出大阪城一步。而秀吉也似乎顾忌着同住一城的北政所和茶茶，刻意不接近京极局，但一直有传言说秀吉打算让京极局搬到他在伏见城修筑的松之丸居住。还有信长的第五个女儿，她很早就成为秀吉侧室，却因容貌平庸性格胆怯，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秀吉在伏见城中的三之丸也为她修筑了寝殿。另外，对包括出身低微的宰相局在内的众多侧室，秀吉都按照与其位分相符的方式加以善待，有专门陪他观赏能乐的侧室，也有固定陪他出席茶会的侧室。

夏末，北政所离开大阪城，前往京都为大政所扫墓。在此期间，秀吉罕见地在茶茶的寝殿留宿了三夜。茶茶很早以前就一直盼着能与秀吉单独长谈一次，她心里有话要对秀吉说，这些话在平时仓促相见时说不出口。这些话不是一个侧室对掌权者说的，只有以小拾的母亲对父亲的身份，她才能推心置腹地深谈。从年初至今，茶茶每天晚上都在思考这件事，一直等待着与秀吉详谈的机会。

傍晚，茶茶在靠近走廊的一边为秀吉铺好坐席，又命侍女端来美酒佳肴，随后遣散周边的所有侍从。之所以在走廊边设位，一来是因为地方凉快，二来是方便她察觉是否有人在宽广的庭院中偷听。

“茶茶有一个请求。一直想找机会和您说，但迟迟没有机会。”茶茶开门见山地说道。

“茶茶的请求？说来听听。”

秀吉表情复杂，一脸防备。茶茶估计其他侧室有求于秀吉时，他也是这副表情。

“不是让您带我去吉野，不是去观赏能乐，也不是去参加茶会，更不是去有马的温泉疗养。”

茶茶慢慢悠悠地说道。秀吉微微张开嘴，表情充满戏谑之意，默默地等着下文。

“我可以说吗？”茶茶低声试探着问道。

秀吉不再看向庭院，转回脸来看着茶茶低声问道：

“究竟是何事？”

“幼主夭折的那年，我曾经和殿下一起在淀城中赏月。”

“嗯。”

“那是殿下和茶茶最痛苦难挨的时光。为了排遣苦楚，殿下考虑了很多问题。您和我说了小督再嫁之事，还告诉我朝鲜之战的事。”

茶茶说到这里，秀吉突然打断她道：“茶茶！”声音有些严厉。

“你是想说秀次的事吧？”

“是的。”

茶茶说完抬起脸，毫不避讳地与秀吉对视。二人犀利的眼神交汇的一刹那就立即分开了。鹤松死后，秀吉选择秀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将关白之位让于他。他的这个决定就是在茶茶刚才提到的三年前淀城赏月之时做出的。

“我觉得幼主有些可怜。”

茶茶刚要往下说，秀吉便说道：

“我早就在想这个问题了……要不这样吧……”

说这话的秀吉，不再是太阁殿下，也不再是天下的当权者，而是一位年老的父亲。

“幸好秀次有女儿，我们趁早让他把女儿嫁给小拾。”

秀吉的想法大概是要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小拾迎娶关白秀次之女，然后找机会让秀次再将关白之位让于小拾。可是为两岁的婴儿迎娶妻室，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茶茶的想法更加简单明了，那就是直接逼秀次退位，正式指定小拾为秀吉的继承人。以秀吉如今的力量，这不是办不到的事，可这样的话茶茶自己无法说出口。

“介绍人就拜托前田利家夫妇。”秀吉又说。

茶茶只管沉默不语。她不确定将来是否真能如秀吉所愿，让丰臣家继承人之位顺利转到小拾手中。

二人各自沉默了一阵，秀吉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刚才所说为小拾安排婚事之事有些牵强，他改口道：

“或者把国家分成五份，四份给秀次，一份给小拾？”

这个办法兴许立即就能办成。可茶茶想，这样事情岂不是更糟了。她再次沉默良久，回过神来时，才发现秀吉也闷声不响地坐了很久，还时不时地从嘴里发出“嗯，嗯”的咕哝声。可能他脑海里又在思索着新的办法。

秀吉再次看向茶茶，他的脸看上去有些狰狞，茶茶暗自吃了一惊。

“现在担心有些为时过早吧。”

秀吉低声说道。

就这样，这个话题便再也无下文。

又过了三个月，到了十二月中旬，茶茶和小拾从大阪城搬到伏见城。京极局也同时搬进新城，住在松之丸内。从前在大阪时京极局住在西之丸，因此被称为西之丸夫人，如今也改了称呼，被唤做松之丸夫人。

这是茶茶第一次来伏见城，从城中眺望到的风景美得超乎想象。南面有宇治川流过，北临京都郊野，从城中望去，可以看到重重叠叠的民居屋顶。伏见城建成以后，商人们聚集在北边一带，那里的商铺鳞次栉比，繁华昌盛。城东面有木津川流过，远处是松林覆盖的群山。西面可以望见八幡、山崎。远处的淀川似一条青色玉带蜿蜒地铺展在平原上。

伏见城是茶茶住过的城池中最宏伟壮观的。由本丸、西之丸、松之丸构成的建筑群巍峨耸立，诸位大名的宅邸也全部建在城内。

茶茶的寝殿设在本丸，正因为这座城是特意为小拾而建，所以茶茶感到心满意足。自从她带着小拾住进伏见城，秀吉便大阪伏见两头跑，居所不定。如今的情势，倒像是大阪城是北政所之城，伏见城是抚养着小拾的茶茶之城。

就这样迎来了文禄四年，小拾满三岁。秀吉今年在大阪城中过年，所以茶茶以小拾的名义写了一封庆贺新年的书信，还选了修指甲的小刀作为礼物，命近侍一并带给秀吉。

二日傍晚收到秀吉的回信。信中写道：

“见信安好，吾心甚喜。收到如此精致的修甲小刀，满心欢喜。不日前去探望致谢，并带去礼物。谨贺新年。”

结尾又写着：“给小拾殿下，太阁于大阪。”

又追加一句：“心中甚念，不日见面，与你耳鬓厮磨。”

这最后一句，既像是对小拾说的，又像是对茶茶说的。可一想到其他侧室们也給秀吉送了贺礼，而收到贺礼的秀吉也同样给她们回了信，

茶茶便气不打一处来。

一月末到二月初，秀吉一直住在伏见城。只要一有闲暇，他就会来茶茶寝殿看望小拾，每次都会特别留意侍奉小拾的侍女们的行为。倘若小拾身上衣衫略有单薄，秀吉便会苛责近侍之人。若发现小拾不太舒服，便立即派人调查是否有照顾不周之处。只要涉及到小拾，秀吉就成了一个爱找麻烦且难以对付的老人。

在留宿伏见城的这段日子里，秀吉不断接到关于关白秀次的汇报，有政务也有私事，茶茶都看在眼里。

每接到汇报，秀吉都被气得容色大变，双手颤抖，目光狠狠地瞪着京都方向，似乎秀次是自己的仇敌一般。他站起身时，这个衰老的当权者朽木一般老去的身体仿佛随时都会被折断，令人担心地微微颤抖着。

关于秀次的汇报内容形形色色。文禄二年正月五日，正亲町上皇驾崩，在所有人都清修斋戒期间，一月十六日，秀次晚饭吃了仙鹤。而守灵期还未过，秀次便去近郊游玩。六月八日奏乐行乐，七月十八日在聚乐第观看相扑表演。更有甚者，于九月十一日，在斋戒之地比叡山行猎。

除此之外，秀次还从诸位大名处收敛财宝古董，侧室的数量更是多得吓人。

茶茶每天都通过贴身侍者打探秀吉收到报告的内容。她必须了解事情的进展，虽然她无从想象这些事实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但和秀吉一样，她对秀次的憎恶也与日俱增。这种对秀次不知从何而起亦不知如何排遣的憎恨，让茶茶自己也有些茫然失措。

然而，在秀吉面前，茶茶绝口不提秀次的事，秀吉也不对茶茶说起任何关于秀次的事，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对秀次的愤怒有些变了味。

三月二日，为祝贺小拾平安搬至伏见城，朝廷派来敕使，赐给小拾佩剑与马匹。早在二月末，为了迎接敕使来城，伏见城上下忙作一团。茶茶当日恰好偶感风寒卧病在床，不能亲自迎接，也不能亲眼看到小拾风光荣耀的场面。茶茶端坐在屋内地板上独自陶醉，想到自己怀胎十月

生下的孩子，如今刚满三岁便被荣耀之光笼罩。她畅想着小拾成为丰臣家继承人，成为号令天下的大人物的那一天，那将是更大的荣耀。为此她愿意做任何事，她觉得自己便是为这个目的而生，也是为此而继续活下去。她先后从小谷城和北之庄的大火中逃生出来，活到今日的意义就是要将小拾抚养到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在微寒的房间里坐着，茶茶突然下定了决心，脸上泛着蜡烛一般苍白的的光芒。

一进入六月，关白秀次的周围便笼罩着可怕的阴影。秀吉任命石田治部少辅^[1]等五人为使者，前去调查秀次是否对太阁有反意。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城池的每个角落，城外的坊间巷里也议论纷纷。

虽然当面一问秀吉便知谣言真假，但茶茶见到秀吉时从不提此事，秀吉也一样对茶茶缄口不言。不知从何时起，二人之间达到这样一种默契，互相都在极力避免谈及秀次。

听说传言后十天左右，茶茶从石田治部少辅处得知了事情的真相。这个三十五六岁的武将眉目清秀、沉默寡言，在来到城中拜见茶茶和小拾时，漫不经心地讲出了自己作为使者前往聚乐第的事实。一路同行的除他以外，还有四位使者：增田右卫门^[2]、富田左近^[3]、长束大藏^[4]和德善院^[5]。

七月八日一早，秀吉突然派使者前往聚乐第，传唤秀次到伏见城中相见。这件事立刻传进了茶茶的耳朵。她虽然没办法推测出秀吉下一步的行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秀吉和秀次的关系不断恶化，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那是个酷热无风的日子，茶茶觉得城内到处都笼罩着一种异样而可怕的氛围，只有树上的蝉，像是含着某种执念一般聒噪地鸣叫着。茶茶听说，关白秀次于中午时分来到伏见城，却未进城，直接来到木下大膳亮的居所。又听说他即刻被剃去头发，在百余人的陪同下被送往高野山。

翌日，秀吉离开伏见城前往京都，看上去抑郁而沉默，不像是茶茶认识的那个秀吉。秀次事件让京都上下一片哗然，秀吉刚到京都，便直接前往失去主人的聚乐第，商量此事的善后之法。他任命前田利家为小

拾的监护人，前往伏见城赴任。同时，以增田右卫门、石田治部少辅的名义，向诸位大名传达递交誓约书的旨意，要求各大名在誓约书中保证对小拾的忠诚。他规定第一条誓约内容为：“忠心侍奉小拾殿下，绝不存二心。为殿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第二条内容为“无论大小事宜，都严格遵守太阁殿下制定的法度法规”。

第二天，茶茶也听说了誓约书一事。过了两日，又听说秀次已被赐死，在高野山的青严寺中自尽。他的死距他被秀吉传唤到伏见城不过七日光景。

两三天以后，秀吉来到茶茶寝殿，仅喝了几杯茶就离开了，其间，秀吉仅说了一句：

“秀次娶了三十多个姬妾。”

茶茶一时反应不过来秀吉此话的意图，思索了半刻，才意识到秀吉可能是在询问自己的意见。她也仅回答了一句：

“要让她们对幼主没有丝毫记恨。”

秀吉听后瞪大眼珠看着茶茶，他可能觉得茶茶现在的想法太过残忍。可比起适才茶茶所说，秀吉迄今为止做过的事情更加残酷无情。

八月二日，秀次的三十多名姬妾被绑到三条河原，统统斩首示众。当日赶到刑场观看行刑的人数众多，看到那些无辜的女人孩子哭喊着奔赴黄泉的残忍场面，旁观众人不断有人晕倒，也不断有人跳出来咒骂行刑之人。

当夜，京都各个路口的墙上都出现了一段造反的标语，也不知是何人所为。内容如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今日之暴行实非为政之道，此乃逆天行径。”并另附小诗一首：“世间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诸恶诸善，皆有后果。”

文禄四年对茶茶来说是个忐忑不安的多事之年。一直到八月，秀次自尽，其姬妾众人皆被处决，这前半年的时间简直是噩梦连连。

茶茶曾因关白秀次成为丰臣家继承人一事耿耿于怀，甚至记恨过他，但她只盼着他让位于爱子小拾即可，从没想过要将他逼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可事情发展至此，不仅秀次，连他的三十多个姬妾都被处以斩刑，想想都觉得血腥残酷。

在噩梦不断的文禄四年的前半年间，还发生了一件撼动茶茶的大事，那就是被封赏会津九十二万石的蒲生氏乡之死。今年二月七日，身在京都的氏乡突然胃肠出血，不治而亡。他曾在文禄元年离开任地会津，参加攻打朝鲜的战役，在名护屋运筹帷幄。听说他当年就已发病，并于次年回到任地。文禄三年春，为了养病氏乡再次上京，不想到了秋季，病情愈加严重，终于在过年后不久，在刚满四十岁的年纪便英年早逝了。

氏乡离世的噩耗立即传入茶茶耳中，可恰逢朝廷派来敕使祝贺小拾乔迁伏见城之喜，城内为迎接敕使的到来，接连数日忙得不可开交。

茶茶一听说氏乡的死讯，首先是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其次也并无闲暇来感受悲伤。直到八月秀次事件终于落下帷幕，氏乡之死的悲痛才重新涌上茶茶心头。挡在小拾未来之路上的障碍物被一扫而尽，茶茶终于能长舒一口气，可氏乡之死，又让她感到无法挽回的悲哀。

回想起来，茶茶能够走到今天，多半是因为每每遇到人生重要节点时她都询问并遵从了氏乡的意见。当初她听从氏乡的劝告成为秀吉的侧室，才有了今日的地位和小拾的存在，可以说氏乡是她的恩人。无论对茶茶还是对小拾来说，氏乡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京极高次不同，氏乡总是和茶茶保持着一定距离。正因为他如此年轻便有卓越的丰功伟绩，所以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刻板，茶茶一度认为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从不让自己犯错误，这正是氏乡的厉害之处。如今秀吉麾下能与前田利家和德川家康比肩的唯有氏乡一人，氏乡之死无疑是又一颗将星的陨落。

尽管茶茶没有为氏乡之死流过一滴泪，但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旦遇到点什么事，茶茶便觉得失去了无可替代的支柱，不免在心中慨叹一番。氏乡之死不只让她伤感，更给她带来了一种失落感，而且，这种失落感在她今后的人生中都从未消失。

八月末，秀吉在伏见城中逗留了五日，秀次事件之后，他终于放心下来，面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他从不提及秀次，茶茶也对此事缄口不言，这是二人共同讨厌的话题。

在此期间，秀吉与茶茶商量要将小督嫁给家康嫡子秀忠。算起来，小督先嫁给佐治与九郎，又再嫁秀胜，这已经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了。

“秀忠大人贵庚？”茶茶问。

“嗯，几岁了呀？小督可能大他几岁，不过没关系吧。”秀吉说。

时年，小督二十三岁，而她将要嫁的夫君家康之嫡子刚满十七岁。

茶茶没有理由反对小督和秀忠的婚姻。一直以来，家康都是秀吉的竞争者，虽然目前暂居其麾下，但地位一直比较特殊，与其说是部下不如说是客卿。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的嫡子肯定是笔划算的买卖，这恐怕也是秀吉的想法。

秀吉在这类事情上一向谨慎。对小拾来说，小督是与他血脉相连的小姨。这个小姨必须发挥她最大的价值。

小拾还有一位小姨，就是嫁给京极高次的阿初。

茶茶和秀吉的话题从小督转到阿初身上。

“把高次从八幡山调到大津[6]吧。”秀吉说道。

茶茶也希望高次能更出息一些，拥有比现在的八幡山二万八千石更为广阔的领地。如今氏乡已经不在人世，过去的旧相识只剩京极高次一人。虽然他和茶茶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一定会站在小拾这边，这一点毋庸置疑。

家康很快就收到关于小督和秀忠缔结良缘的提议。他既已发誓效忠秀吉，那么无论秀吉提出何种要求，他都没有拒绝的理由。

自从秀胜死后，小督一直住在伏见城中。在茶茶和秀吉商量好这桩婚事以后，过了十天左右，茶茶告知了小督本人。听说此事后，小督抬

起脸，那是一张对一切喜怒哀乐都失去了反应能力的容颜。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吧。我的心早在五年前就随着我的孩子们一起死了。”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随着她第一个丈夫佐治与九郎的死以及佐治家的绝灭，她的一生也跟着毁了。茶茶尽量避免再刺激到妹妹的情感，只好说了句：“你能答应我太高兴了。”

小督回道：“我前两次婚姻都是遵从了茶茶夫人的命令，有什么答应不答应的呢。这次也和之前一样遵命便是。”

说得好像自己的生杀大权全握在茶茶手中一样。

不过她还是有些介意地询问了秀忠的年纪。当听说对方只有十七岁时，小督破天荒地大笑起来，茶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小督笑了。

“我要嫁的人一个比一个年轻啊，第三次要嫁给十七岁的人，那第四个夫君岂不是刚出生的孩童了。”

听小督这样自嘲，茶茶有些尴尬，不知如何应对。

“不过，我的夫君个个都逃不开惨死的命运。”

小督又补充了一句，似乎深信这就是自己的宿命。

如今的小督和幼年时简直判若两人。在三姐妹幼年时期，小督最不出众，她下颌宽大相貌平平，性格爽朗而不拘小节，可如今的她完全变了。先后经历过两次人生巨大的不幸之后，她的面孔冷若冰霜，虽然眉目生得不算齐整，但忧郁的气质为她平添了一种美丽。随着相貌的改变，性格自然也与从前大不相同，那份大不咧咧的豪爽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异常的冷静与犀利，似乎任何事她都能置身事外。

第三次出嫁的二十三岁新娘与十七岁少年的婚礼在伏见城内举行。秀忠虽然年纪小，但体格高大，少年老成，完全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武将。两人喝交杯酒时，在场所有人都没觉得这二人有不般配的地方。在

年轻丈夫的面前，小督依然如少女般稚嫩。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小督动身前往德川的任地，茶茶再次送她到城门口上轿。这是第三次为小督送嫁了，第一次在安土城，第二次在淀城，而这次在伏见城。

小督上轿前，面向茶茶微微颌首道：

“死在北之庄的母亲大人才嫁过两次，我都第三次了。”

“当年母亲如果能再嫁一次，说不定能得到幸福呢。”

茶茶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小督出嫁后没几日，京极高次就从八幡山被调至大津，领地六万石。茶茶给高次和阿初送去贺礼的同时，二人也给茶茶寄来一封郑重的感谢信。从信中得知阿初又怀孕了，只是不知是第几胎。

这一年的十一月，秀吉在赶往京都朝觐时染上风寒，回到伏见城便卧床不起，其间高热不退，食物全部无法下咽。

茶茶衣不解带地服侍在病床前，才两三天的光景，就眼见着这个五十九岁的霸主瘦得不成人形。看着那张双颊瘦削、眼窝深陷的面孔，茶茶甚至以为秀吉会这样一病不起。

秀吉卧床期间，茶茶被突如其来的不安折磨着，她担心万一秀吉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和小拾该如何是好。一旦秀吉逝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小拾成为丰臣家的正式继承人。

茶茶衷心希望秀吉能够活下去，并且决定一旦秀吉痊愈，立即让他向天下宣布，指定小拾作为丰臣家继承人，并在年幼的小拾周边部署强有力的后盾。

茶茶安排人在祇园、北野、爱宕、贺茂、松尾、清水、八幡、春日等各大神社为秀吉祈祷。而大阪城的北政所则奏请宫中，特请青莲院的尊朝法亲王在清凉殿做了十七日不动法事，像是要与茶茶一较高下似的。

若是搁在平日，同样为秀吉祈求病愈，北政所奏请宫中的行为一定

会引起她的反感，可这次她完全不生气，甭管是谁，只要能为秀吉的痊愈出一份力就行。

秀吉大约卧床二十多日，终于在十二月初从床上坐起来了。他每天都让人将三岁的小拾带到自己床前，但每当他想抱小拾时，茶茶都会以医生不允许为由制止他。她可不能让秀吉碰一下小拾，万一把病传染给小拾可就万事皆休了。

小拾每次都被带到靠近走廊的位置，不再靠近秀吉。看着秀吉眼巴巴望着牙牙学语的孩子时那副可怜相，怎么都不像天下霸主，只是一个垂死的老人而已。如此置身事外地观察秀吉还是头一次，茶茶突然意识到，原来秀吉把对自己的爱全部转移给小拾的同时，茶茶也将所有对秀吉的爱都倾注在小拾身上。

有一天，茶茶下定决心对秀吉说：

“殿下您能痊愈固然是好，可万一有个意外，小拾可怎么办呢？”

秀吉看到自己让茶茶如此担心，立即像个罪人一般羞愧不已地说道：

“别说了，快别说了。”又说，“到了正月，再让他们立一次誓约书吧。”

“不是已经提交过一次誓约书了吗？”茶茶问。

“这样的事情做多少遍都不算多。”

“只有这个办法了吗？”

“除此以外没什么办法了吧。毕竟才三岁啊。”秀吉说道。

等小拾满四岁时，倒是可以通过授以官位的方式来明确他成为丰臣家继承人的地位。可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是什么掌握实权的官职。

茶茶虽有不满，但小拾如今只有三岁，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秀吉又略想了想，突然说道：

“对啊！带小拾去宫里觐见天皇吧。”

秀吉似乎对自己这个想法很满意，又信心十足地说了一遍：

“对！让小拾去觐见吧。”

茶茶一时不明白秀吉的用意，但只要对小拾有一点好处，她都不会反对。

这年过去，到了庆长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秀吉再次命诸位大名宣誓效忠自己和小拾，又命包括奉行[7]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前田玄以、浅野长政、长束正家在内的各家臣立下誓约书。誓约书里的内容与去年七月所立之书大同而小异，归根到底就为说一件事：无论将来事态如何发展，对小拾的忠诚至死不渝。

紧接着公布了小拾入朝觐见的消息。入朝的日期定在五月，从公布之日起还有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小拾的入朝受封本身就具有其一定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秀吉希望将小拾所拥有的无形的权势以某种有形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入朝的仪式必须办得隆重奢华。

到了五月，久病初愈的秀吉为了入朝事宜搬进了京都的宅邸，各国武将们也前前后后地陆续聚集到京都，出席此次盛会。

入朝当日，小拾的仪仗队一大早就从伏见城向京都进发。从伏见城到小拾将要留宿的京都市内前田玄以的宅邸，之间隔了八十八条街道，这些街道两侧全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一路上的警戒也十分严密，每隔十间便有一个骑马武士站岗，道路两旁围上了帷幔遮挡。

在五月的微风吹拂下，仪仗队在人群中缓慢穿行，打头的人抬着三百个长箱，分为两列行进，其后跟着拿长刀、枪、铁炮的队伍。侍从们都穿着猩猩红的羽织[8]，背上背着日本刀。其后是车队，由披着唐织[9]的猎狗用红色绳子牵拉。后面是五十个十五岁以下少年的队伍，其后跟着许多轿辇，其中最显眼的轿辇里坐着被乳母抱着的小拾，其后是女眷们的辇。诸位大名未满十岁的孩子们，各自穿戴整齐地跟在轿辇后面，孩子旁边都有土佐犬[10]相随。队尾由家康和利家的家臣们守护。

这天，家康和利家一直护送小拾的队列到了东福寺。家康身着青染的胴服^[11]，下面套着赤里的袴，利家一身黑缎的胴服和袴，两人都骑在马上。

从五条之桥到十八町之间，小拾从轿中出来，在众多女眷的簇拥下，一路上由乳母抱着前行。看热闹的人都炸开了锅，纷纷想一睹小拾的风采。

秀吉自己骑着马，在五十骑随从的护卫下，前往三条迎接小拾的仪仗队，待会合之后一道前往前田玄以的宅邸。

翌日十三日，秀吉陪小拾一同入朝觐见，今日的队伍比昨天更加豪华气派。

小拾入朝所乘之车辇甚为豪华，以梨子地^[12]的蒔绘装饰，可同时容纳数人。太阁和小拾同乘，车里除了照顾小拾的乳母之外，还有女官及前田利家陪乘，家康等人追随在车后。上至家康下至中纳言^[13]的随从们全部乘坐涂轿，轿子后面是骑马的兵团，马上的骑兵们都身披袍衣，头戴乌帽子，身着素袄，队列美丽壮观得炫目。

太阁入朝觐见完毕后，立即献上了小拾的贡品，分别是宝剑两支、银子千枚、沉香、平织绢布若干、白鸟二十只。同时还向皇子、妃嫔以及女官们分别呈上礼品，宫中官员从摄家^[14]到最底端的杂役都被赠予银两。

作为回礼，朝廷赐予小拾天子饮宴用的酒杯，并赐从五位以上的官品。

隔天后的十五日，太阁再次入宫谢恩。十五日与十七日，宫中都举行了能乐演出，太阁亲自表演了胁能^[15]。就这样，小拾入宫觐见之礼顺利完成。十七日，秀吉在宫中观赏能乐直至傍晚，演出一结束他便陪伴小拾回到伏见城。二十五日，朝廷又派敕使来到伏见城中。原来此前秀吉一病，本来应该在正月举行的贺岁仪式一直拖至现在才举行。当日，诸位大名、家臣与作为敕使的公卿一行人同坐，向秀吉表示祝贺。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小早川隆景等人都在上首的位置。

茶茶坐在秀吉旁边共同接受祝贺，她看了看下面坐着的人，突然意识到唯有蒲生氏乡不在其间，顿时觉得失落。可即使氏乡还活着，他的任地远在千里之外，也不太可能赶来出席。当年小田原一役结束后，在大阪城和淀城中多次举行过类似的祝酒宴，氏乡一次也没有参加。如若他的任地在近畿，那他现在也应该和家康、利家一样坐在上首的位置。哪怕是一次，茶茶也希望能看到那样的场面，也不知道年轻的氏乡坐在一堆老年人当中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这样想着，茶茶突然觉得胸闷难耐，随时都有呕吐的冲动。她不方便就此离席，只得用一只手撑在地板上，身体略微靠向右边，闭目歇息。可一闭上眼睛，她的膝盖就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只能拼死忍住突然袭上心口的痛楚。

强忍了一会儿，那阵瞬间袭来的痛苦终于消退，茶茶平静下来，重新抬头坐正。她冷静地思考着，或许小田原之战结束后，氏乡根本没有生病，而是被流放到了偏远的地方。他年少有为，沉着勇猛，必然会遭到许多人的忌惮。现在想来，他突然死亡一事也有诸多疑点。那么到底是谁忌惮氏乡呢？可能是家康，也可能是利家，也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位武将。茶茶的眼光依次扫过坐在广间中的各个武将，最后停在坐在她身旁的秀吉苍老的脸庞上，胸闷难耐的痛苦再次袭来，茶茶再次闭上眼睛，在脑海中盘算起来。秀吉未必不忌惮氏乡，正因为他最爱重也最了解氏乡，所以他才应该最忌惮氏乡吧。

然而，随着宴会的结束，茶茶的疑惑也烟消云散了，她甚至诧异自己为何会有如此怀疑。

对于这个曾与茶茶交情不浅的年轻优秀的武将之死，在茶茶其后的一生中，每隔几年她都会再次产生怀疑。而每当这种怀疑出现在她脑海中，她便会胸闷气短、感到眩晕。因为在那一瞬间，她完全相信自己的怀疑十足地可信。可那如中邪一般的瞬间过去后，她又会对自己的这种怀疑感到诧异，觉得都是些脱离现实的瞎猜。

新年贺宴举行完毕后，整理各方面送来的贺礼的工作颇费了一番功夫。帽子、绢布、帷帐等各种杂货填满了伏见城大大小小的房间。乳母抱着小拾，和茶茶一起跟在秀吉后面，一件件地清点着礼物。

初夏时分，小拾被带到大阪城生活。与小拾分开让茶茶备感难过，可为了小拾她只能忍耐，因为小拾早晚都要成为大阪城的城主，所以茶茶只得听从秀吉之言，同意让小拾搬进大阪城。

十二月十七日，小拾更名秀赖。宫中也派来敕使，赏赐了宝剑一支与银子五十枚。亲王、摄家以及诸位大名纷纷赶到大阪城庆贺，并献上贺礼。茶茶也来到大阪城，和久未见面的小拾一起观赏了城内舞台上上演的“静之舞”^[16]。

就这样，小拾作为丰臣家继承人的地位逐渐得到巩固。之前被赐予从五位以上的官位，如今又更名秀赖，诸位大名对这个年仅四岁的丰臣家继承人也是忠心耿耿。当下，除了对秀赖与北政所一起在大阪城生活，不能留在自己身边一事感到遗憾，茶茶已经没什么不满足了。

等秀吉再来伏见城时，茶茶对秀赖继续留在大阪城一事提出反对意见。自从秀赖住进大阪城，曾病过两三次，都是发烧卧床。茶茶觉得大阪的风水和秀赖的体质不合，主张在京都重新选地，为秀赖建造一座专属的宅邸。只要是关于秀赖的事秀吉无不应允，他立即赞同茶茶之言。

“为秀赖建一座宅邸呀。秀赖明年就满五岁，该行元服^[17]之礼了。秀赖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城也不赖。眼下这些城池都是又大又脏的。”

说这话时，秀吉似乎觉得这世上没有一座城池能配得上自己的爱子。

这个提议很快在第二年的庆长二年兑现。为秀赖建造新城的计划一经公布，京都各处便喧嚣热闹起来。

在毗邻皇宫的一块地上进行了选址和丈量。东面包括从三条坊门到四条坊门的四个街区，西面包括从东洞院向东的四个街区，地域十分辽阔。本来住在那片土地附近的居民都被命令搬迁出去，从六月开始整地工程。关东的诸位大名负责此次秀赖的新居建造工程，他们日夜兼程地赶工，到了九月初，工事已经完成了近九成。

秀吉得知新城马上要竣工，就迫不及待地让秀赖先从大阪搬到京都。九月七日，秀赖搬离大阪城，先暂时住进伏见城，在城中，茶茶和

儿子久违地团聚了数日。

二十一日，秀吉巡视了竣工后的新城，经过卜卦，将入城的日期定在二十六日。当日，他陪着秀赖一起住进了新宅。公卿和诸位大名纷纷赶来祝贺幼主乔迁之喜。而刚住进去的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七日，秀赖便在秀吉的陪伴下入宫觐见，举行元服之礼。官阶进至从四位下，同时被任命左近卫少将^[18]。

茶茶在伏见城的一间屋子里听说了秀赖元服的消息。庭院中早已秋意盎然，茶茶坐在面对中庭的一间屋子的走廊边，觉得自己就是为了这一日而生的。她想起了很久都没有再想起过的母亲阿市夫人，也不知为什么泪水突然决堤，顺着脸庞哗哗地流下来。她想到那个继承了浅井家血脉的孩童如今位居高官，得到了可以自由出入宫中的至高荣宠，又想到自己虽然成为剿灭浅井满门的秀吉的侧室，但正因为这个选择，如今五岁的秀赖，身体里虽然流着浅井家的血，却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丰臣家的继承人，今后也将执掌天下大权。

直到今天，茶茶才觉得什么北政所啊其他侧室啊，这些人根本都不值一提。直到昨天，她还在仇视她们，现在想来简直无法理喻。茶茶带着三个侍女在院中悠闲地散步，三个侍女都得到了茶茶的赏赐，而且当天在庭院里遇见了茶茶的植树匠和下人们也同样从茶茶处领到了赏赐。

茶茶走出庭院，顺着山坡爬到一处能够看到宇治川的地方。在远处的原野上，宇治川像一条玉带一般闪着银光流淌而过。茶茶看向自己曾经生活过又被拆毁的淀城方向，可惜从前的地方被小山丘上的树林挡住，茶茶看不到，但她还是盯着那个方向。现在想想，淀城里充满了悲伤的回忆，那是一座茶茶央求秀吉为自己建造的城池，当时她想要有这么座属于自己的城，借此与北政所抗衡。在那座城里，茶茶生下鹤松，又失去了鹤松。那座城对茶茶来说只剩下凄凉和悲伤的回忆。

从这天起，茶茶不再希望继续住在伏见城。继续住在那里，意味着每个月都有几天要迎接秀吉，如今，那个垂垂老矣的霸主没有任何吸引她的地方。比起在城中等待秀吉，她现在最想守在秀赖身边。

过了两三天，秀吉来到城里，茶茶向他提出自己想搬至京都新宅的

愿望。对秀吉来说，比起来伏见城看茶茶，去京都的新宅看望秀赖也更加让他愉快。

“茶茶想搬去京都的话立即就可以搬。把秀赖托付给乳母和侍女们总归不让人放心，没有谁比母亲大人亲自去照拂更好的。”秀吉立即应允。

数日后，茶茶从伏见城搬到了秀赖所住的京都新宅里。

[1]石田治部少辅：石田三成，治部少辅是官职名。治部省（执掌外事、户籍、仪礼的部门）的次官副职（正职是大辅）。

[2]增田右卫门：增田长盛，右卫门是官职名。左右卫门尉是保卫京都官署的下级军官。

[3]富田左近：富田一白，又名知信、信广、长家。左近是左近将监的简称，官职名，隶属近卫府，属于令外官，相当于中国的“羽林军”，负责护卫、警备等工作。

[4]长束大藏：长束正家。

[5]德善院：前田玄以的别名。

[6]大津：今神奈川县横须贺市。

[7]奉行：五奉行是安土桃山时代丰臣政权时期制定的职务，是负责政权运作的工作。成员为石田三成、浅野长政、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和增田长盛。

[8]羽织：日本服装的一种。作为防寒、礼服等目的，穿着在长着、小袖的上面。虽然从室町时代后期就开始使用，但是到近代才开始被普遍穿着。

[9]唐织：一种奢侈的布样，花纹用彩色丝线混合金银丝线织就，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10]土佐犬：土佐犬原产地日本，起源于19世纪。它最先发现于日本的土佐地区，是一种能猎杀野猪的中型大小的犬种。

[11]胴服：男子和服的外衣，据考证为羽织的原形。主要在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穿在小袖的外面。

[12]梨子地：斑洒金。蒔绘的一种技巧。在漆地撒上金银粉末（梨子地粉），再罩透明漆并研磨平，透出梨子地粉的漆器。

[13]中纳言：太政官次官。属于令外官，地位次于大纳言。相当位阶为从三位。职掌与大纳言相同，参与政务机密策划。

[14]摄家：公家之中最高位的家格。是可以经由大纳言·右大臣·左大臣等职位的晋升最后成为摄政·关白等高位的家格。

[15]胁能：能乐乐曲之一。

[16]静之舞：现在仍然是镰仓祭上三大节目之一。静之舞在“舞殿”上表演，舞剧再现了美丽的舞蹈名家静御前怀着对武将源义经的爱慕之情在敌人面前起舞的场景。在日本，静是广为人知的悲剧女主人公，因为她曾经是义经的恋人，被强行分开后，不幸落入敌军武将源赖朝的手

中。不仅如此，静还在舞蹈中处处流露对义经的思念，结果惹恼了敌人，不仅自己被幽禁，孩子也惨遭杀戮。

[17]元服：男子成人仪式，冠礼。元服仪式上会改幼名为正式的名字，改变发型，戴上乌帽子。

[18]左近卫少将：隶属近卫府。相当于正五位下，官阶低于中将。

第八章

庆长二年^[1]对秀吉来说是异常忙碌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为秀赖在京都新修宅邸，第二件事是在今年年初再次出兵攻打朝鲜。秀吉派出十三万大军，远渡重洋，命小早川秀秋为主将，黑田如水为副将，统领全军。

秀吉此次并未在名护屋扎营督军，而是穿梭在大阪、伏见、京都三城之间，指挥和调动远征大军。

战况不断传至秀吉处，也悉数传进茶茶耳中，她觉得秀吉此次对半岛之战没有上次那么热心。虽然她无从想象在海对岸的半岛上正在展开的两国之战究竟是何状况，可据她观察，秀吉此次下达命令的方式和上次大不相同，总觉得他现在有些纸上谈兵，指令通常都缺乏理智，很容易感情用事。倘若接到我方阵营大获全胜的捷报，秀吉便会大喜过望。可一旦听说战况处于胶着状态，就会马上拉下脸，狠狠咒骂出征中的某个武将。

从庆长二年起，秀吉便急速地衰老下来。每次来到京都的宅邸，他都会守在秀赖身旁，一刻都不愿离开，对爱子的宠爱程度让人看着都害怕。眼下，他活着的唯一意义似乎就剩下陪伴在秀赖左右了。

茶茶冷眼旁观着秀吉对秀赖那份深深的舐犊之情，虽然她不讨厌这个年迈的当权者，可看到秀吉这样，不免为他感到失望难过。当年在北之庄城杀死自己的继父柴田胜家后，第二天又骑在马上向北进发的武士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可十四年后的今天，笼罩在秀吉周围的荣光早已不再，与从前判若两人。

庆长三年一月，秀吉突然对茶茶说：

“今年春天我打算在醍醐举办赏花宴会，茶茶也来吧？”

“好，我陪您去。”

茶茶满口答应下来。这些日子以来，无论秀吉邀请她一起去拜访某大名宅邸，还是邀请她同去参加茶会活动，她都会拒绝说：

“若是茶茶陪您同去，幼主就没有人陪了。”

听到茶茶这样说，秀吉通常不会再命令，也不会再邀请茶茶。

可秀吉这回刚一提醒酬赏花，茶茶二话不说便答应一起出席。一来是茶茶早就听闻醍醐的樱花着实美丽，二来是因为秀赖也会同去，一想到一家三口共同赏花的幸福场景，茶茶就不禁心生向往。

可应承下来没多久，茶茶就发现自己把此次赏花之行想得过于简单，这件事在秀吉心中的分量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二月九日，秀吉亲自前往醍醐寺考察赏花的场所，十六日更是变本加厉，他命人新建寝殿，扩大樱马场的规模，还督促匠人们修理寺塔和仁王门。

到了二十日，秀吉第三次前往醍醐，将预定赏花的地点樱马场到桧山的路走了一遍。

秀吉对此次醍醐赏花如此上心，任谁看在眼里都会觉得讶异。他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又去醍醐两次，仅为了赏花的准备，他已经在一个月去过五次了。到了三月还没有完，三日，十一日，以及赏花之前的十四日，秀吉都赶往醍醐做各种准备。

茶茶虽然知道自己对此次醍醐之行的想法过于简单，但她没再多说，秀吉的执念让她无法开口。据说，赏花当日，以醍醐三宝院为中心，在其周边五十个街区范围内，每三个街区设置一个岗哨，专门由拿着弓箭铁炮的武士把守。而在醍醐山上、山谷间以及河流旁都分别修筑有茶屋，由留在京都、大阪、伏见的各位大名分别照看，为秀吉此次的赏花之行助兴，由此可见秀吉对这次活动的重视程度。

预计的赏花之日到来前，天气一直不佳，十三日更是疾风骤雨。十四日虽然风势渐收，却仍是细雨绵绵，总不见放晴。

一到十五日，天公作美，竟然是个大晴天，相关人等统统舒了一口气。当日上午七时，秀吉离开伏见城，来到京都，在秀赖的新宅前整队出发，直奔醍醐方向。虽说长长的赏花队伍前后都有武士保护，但大家的装束却非常符合赏花的氛围。打头的轿辇中坐着北政所，其后是三条局，再后面是京极局，秀吉和秀赖一起乘坐在第四顶轿辇中，茶茶的轿辇紧跟其后，然后便是加贺局的轿子。木下周防和石河扫部侍候在茶茶的轿辇旁，周边还有众多武士和侍女追随。

从京都到醍醐这一路上，茶茶曾掀开帘子向外张望。前方秀吉和秀赖的轿辇被周围的众多护卫挡得严严实实，完全看不到，后方加贺局的轿辇也是如此。到了山科以后，队伍开始走山路，道路逐渐蜿蜒曲折起来，这时就可以看见星星点点的樱树散落在山间的各个部落。

抵达醍醐三宝院后，大部分随从都被遣回，等到傍晚再来此迎接秀吉他们回去。在从正门到仁王门之间的樱马场上，樱花已经盛开。道路两边挂起了红白两色的帷帐，成千上万朵樱花挂在枝头，花枝交错，将道路遮挡得不见一丝阳光。

一行人直接进入三宝院中稍事休息。三宝院内也遍植樱树，樱花满树烂漫，如云似霞。寺中的庭院是专门为今天的活动修建的，院中堆砌着大小山石，石间流淌着清泉，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涓涓细流。北政所、各位侧室以及侍女们都在此更衣休息。

半刻之后，一行人离开三宝院，在仁王门前集合。女人们穿着专门为这一天精心准备的华美衣物聚在一起，那场景仿佛百花争艳。茶茶也在仁王门前等候了一会儿，像这样同时和北政所、京极局、加贺局以及其他众多侧室们站在一起，还真是有些别扭。这些人个个都装扮得十分隆重，让人无法立即辨认出来。她们被众多侍女包围着，一群一群地聚集在山门前。

待到秀吉、秀赖、北政所及其他所有侧室聚齐，这一大家子人开始集体徒步登山，一边走一边观赏山间烂漫的樱花。秀吉迄今为止从未组织过这样的活动，茶茶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起了这样的念头。

对于身边的这些女人，秀吉一向费尽心思，八面玲珑，外人看着甚

至会觉得有些不可理喻。别说这么一大家子了，平日里就算是让两个女人碰面他都十分谨慎小心，可这次竟然破天荒地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赏花。

随着活动的进行，茶茶心里的疑虑渐渐消除。她猜想，秀吉可能是太喜爱与秀赖一起赏花的幸福时光，所以不愿独享，迫不及待地想和更多人分享这份快乐吧。所以他才会突发奇想，安排了这次正妻侧室一大家子济济一堂的活动。

茶茶一直以自己是秀赖的生母为傲，她总觉得自己和其他侧室的地位不可相提并论。在生下秀赖之前，她唯一的优越感仅来自于自己较高的出身门第，所以还是免不了去嫉妒和争宠。可现在却完全不同，秀赖的亲生母亲这份荣誉实在是至高无上的。

三宝院住持义演在前方引路，一行人穿过金堂迹和五重塔，来到女人堂，从这里开始便变成了上坡路，道路两旁交替被竹制的围墙和美丽的帷帐遮掩着。

茶茶走走停停，看着前方不远处秀吉牵着秀赖的小手一起爬山的样子，六岁的秀赖像小人偶一样可爱。一走到平地上，秀赖就开始一阵小跑，累得年迈的当权者跟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引得周围的女人们不断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穿过布满青苔的石桥，左手边有一个木制的茶亭，增田少将在里面负责点茶。增田的妻子出来迎接秀吉，她拉着秀赖的手便往亭内引。只见她身穿绯色衣服，腰间松松地挽着青葱色的腰带。秀吉在此处略作休息，喝了两三杯茶便起身告辞。在这期间，其他人也都喝着茶休息了片刻，只有北政所没有停留，带着侍女继续往前走了。北政所的这种态度引起了茶茶的注意，她想，正因为北政所是秀吉的正妻，才能像现在这样无视秀吉而独自行动。

与北政所相比，其他侧室如今明显对茶茶有所顾忌，都退到离她一步远的地方。茶茶很久没有看到加贺局摩阿，今天，摩阿每每和茶茶眼神交汇时，都会立即低眉顺目地施礼。在众多侧室中，加贺局最为年轻貌美。年幼时她的容貌多少带着些尖酸刻薄的劲儿，如今脸颊丰满起来，更加显得富态而有风韵。

一向和茶茶交好的京极局，当天对待茶茶简直像是侍女对待主人一样。她的态度越发恭敬，言语也越发谨慎。茶茶觉得，比起加贺局，京极局那张略带忧伤的面孔更加惹人怜爱，虽然其他人可能不觉得。

京极局总是悄无声息地跟在队伍的最后。虽然从京都到三宝院的路上她被安排在秀吉和秀赖的前面，可从三宝院开始登山的这一路上，她不断地让其他侧室走到自己前面去。从增田少将的茶屋出来时，茶茶曾用眼神示意京极局跟在自己后面走，京极局柔弱地微笑着，瘦长的脸上写满了困惑。

“好久没见了，过来一起聊聊吧。”

茶茶略着些不快，再次示意京极局过来。她觉得以京极家这么高的门第，走在其他侧室的后面太不合适了。

路上的第二间茶室由新庄道斋兴建，屋子建在杉木林里，旁边有小溪流过，许多鲤鱼和鲫鱼在溪间穿游嬉戏。第三间是长谷川宗仁德昭所建的十分正规的茶室。

第四间是增田右卫门的茶室，爬到这里，一行人已经经过了五段坡道，于是他们进入这里的一间宅邸中休息了片刻。第五间茶室由德善院僧正负责，其后又有数间茶室，每间的风格都不同，各具风雅。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行人终于登到醍醐山的山顶附近。

等走到山上视野最好的桧山的一块平地上时，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再次将明媚的春光普照大地。已经有数十名侍女、女官及近臣们等候在此。这里有几百株盛开着樱花树，比起山脚樱马场的樱花，这儿的花朵更加洁白，花枝繁茂地交织在一起，覆盖住整个空地，没有一枚花瓣飘落，美得有些不真实。

空地各处都预先摆上了酒席，茶亭和茶室在花团锦簇中隐约可见。大家在各处酒席中穿梭，加贺的菊酒、麻地酒、奈良的僧坊酒、博多的炼酒、江川酒等全日本知名的酒水不断被摆上宴席。之前在某间茶室里让一行人大开眼界的十几个木偶戏艺人，也再度被邀请到这里登台助兴。

茶茶和侍女们一起坐在铺好的草垫上，此时不知哪里奏响了铃声，清脆的声响穿过喧闹的人群，沁入茶茶心田。茶茶环顾四周，发现四处都不见秀赖的身影，正想着让一个侍女去找时，站在平地各处的几十个人突然分散到两边，众多年轻的侍女正用手打着拍子从人群中间穿过，朝着自己走来。接着茶茶在这些年轻侍女们中间发现了正拍着手的秀吉和秀赖的身影。不一会儿，一个双眼被蒙上的侍女探出双手寻着秀赖的方向摸去。

茶茶看着眼前的场景，陶醉在幸福中，此情此景真是百看不厌。就在这时，茶茶看到秀赖突然站住，看向自己。一看到茶茶站在那里，秀赖似乎忘记了自己还在游戏中，立即从人群中跑出来，冲着茶茶飞奔而来。

在盛开的樱花树下，茶茶呆呆地看着朝自己奔来的秀赖，觉得这一刻一切都静止了。秀赖似乎喊着什么，但声音被周围的吵嚷声遮盖了过去。茶茶紧盯着逐渐靠近的秀赖，幸福得有些眩晕。就在这一瞬间，她突然觉得这幸福肯定不能长久，接下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打破现有的幸福，这足以说明茶茶现在的幸福感有多么强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茶茶从没有如此幸福过，也从没有如此害怕失去过。

茶茶一把接住秀赖投入自己怀抱中的幼小身体，浑身颤抖地站起身来，强忍着莫名袭来的伤感和感动。

秀吉这日连作了三首和歌：

朝露润开花满树，此山应作深雪名
深雪山中不思归，难忘今暮是花容
烂漫枝头花堆雪，几经东风吹面，相看两不厌

茶茶也借和歌来抒发自己的一番感慨：

嫣红嫩蕊为君展，盛世繁华几度春

这一天，参会的人一共作了一百三十一首和歌，这些作品被编辑成册。茶茶一个不漏地读下来，觉得包括自己的那首在内，每首和歌都显得寂寞伤感，特别是秀吉所作的三首。很奇怪，赏樱时的乐趣一经歌咏

出来，就立即变为凌乱破碎的哀伤。

醍醐赏花之后，秀吉的每天又被半岛合战的事情排得满满的。他不是召开作战会议，就是在接见哪里来的使臣。

茶茶时常以秀赖之名给身在大阪的秀吉写信，而秀吉一收到信便会立即回复。从前他在信中称呼秀赖“小拾大人”，如今，秀赖既已官拜权中纳言，称呼也就改为了“中纳言大人”。

茶茶常想，现在秀吉脑子里装着的恐怕除了半岛合战和秀赖之事，再无其他了。秀吉对秀赖在新宅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关心备至，无论大小事都了如指掌，有时甚至细致到让茶茶恐惧的地步。一次，以秀赖名义寄出信后，立即收到秀吉写给秀赖的回信，内容如下：

“这么快收到来信，吾心甚慰。我知道你不喜阿吉、阿瓶、小安、小津这四个侍女，我会尽快处理此事，先和你母亲大人商量，将四人绑住，等为父再去之时，将这四人一起处决，请先忍耐片刻。此致，太阁。”

信的日期是廿日，收信人那里写着：“中纳言大人敬启”。

阿吉、阿瓶、小安、小津这四个侍女侍奉秀赖的方式确实有不妥之处，可茶茶不明白这些细微小事是如何传到秀吉耳中的。另外，即便这四名侍女在工作中有所疏漏，也不至于让秀吉生气至此，这太有违常理了。

读完信，茶茶想，秀吉如今在盛怒之下，要想替这几个侍女说几句好话恐怕不易，想想就觉得此事棘手之至。不过，茶茶的烦恼也就止于烦恼而已。因为秀吉寄来这封信后不久，就从大阪赶到伏见，在伏见城中一病不起。

茶茶起初并没有把秀吉的病太当回事。可五月中旬，她领着秀赖去探望秀吉之时，却被秀吉翻天覆地的变化惊得目瞪口呆。没几天工夫，他整个人都瘦得没影儿了，双臂如同饿鬼一样干瘪枯瘦。

探望完秀吉，茶茶暂且先回了趟京都，六月初再次去探病后，她和

秀赖就不再返京，一起留在了伏见城中。看着秀吉的体力和精力不断衰竭，茶茶估计秀吉这一病恐怕是无回天了。

六月十六日，秀吉召见诸位大名，秀赖坐在他身旁，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等近臣围坐在病床两侧。待各位大名离开后，秀吉亲自给留在自己身边的几位近臣分发点心，对他们说道：

“我多想活到秀赖十五岁时，亲眼看到他身边有精兵良将辅佐，有诸位大名像今天这样侍奉在侧啊。真有那一天，太阁便别无所求了。可如今我病势缠绵，恐怕命数将尽。真是天不遂人愿啊。”

说完已经老泪纵横。茶茶头一次看到秀吉脸上挂着泪水，身旁的近臣们全都垂下头来，沉默无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秀吉大限将近。

这一天，茶茶心情十分沉重。秀吉似乎已经知道自己死期将近，这一病看样子是无回天。看着秀吉卧病在床，还不停地为秀赖操心劳神，着实让人伤心难过，不过秀赖的将来的确让秀吉诸多担心。秀吉一旦与世长辞，能号令天下的便只有家康和利家二人，可这二人和秀吉从前便是同僚，如今也不是他的家臣。如果需要时这二人可能会助秀赖一臂之力，此外就无法奢求更多了。虽然家康已经应允，在小督嫁给家康嫡子秀忠后，若二人育有女儿，则将此女嫁给秀赖，可这很明显是纯粹的政治联姻。而秀吉与利家的关系，不过是秀吉娶了利家的女儿摩阿为侧室，摩阿的妹妹又以秀吉养女的身份嫁给宇喜多秀家，仅此而已。

这二人本就不可指望，余下的便是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加藤清正、福島正则等直系家臣，可这些人目前的地位都不算太高，也无法安心交付后事。

茶茶十分理解老泪横流的秀吉的心情，她自认为自己比此刻的秀吉更能客观理智地考虑秀吉的身后事。当想到嫁给秀忠的妹妹小督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想法，她觉得妹妹向她复仇的时刻到了。当初秀吉和她执意要将小督嫁给秀忠，本来的目的正是为今天的到来做准备，可现在想来，说不定这决定的效果刚好适得其反。在那段时间，她和秀吉都应该是小督在这世上最憎恨的人，倘若小督对自己的恨到现在还未化解的话……想到这里，茶茶不禁不寒而栗。另一方面，侧室摩阿对秀吉

的感情究竟是真是假现在也很难断言。不只摩阿，秀吉的其他侧室们，有谁会真心喜欢自己和秀吉所生的秀赖呢。倘若秀吉觉得只要将摩阿收为侧室，便可以巩固与利家的关系，那他也太天真了。

茶茶陪侍在秀吉病床前的每一天，都是这样殚精竭虑地担心着。

六月末，秀吉召来家康、利家、秀家、辉元、景胜这五位老人，为他们创立了五大老^[2]的职位，并拜托他们处理后事，辅佐秀赖。同时，为三成、长政等近臣创立了五奉行制度，将政权集中在他们手里。秀吉做完这些安排，似乎还是对未来有诸多担心，他不停地将某个家臣召唤到枕边，一再嘱托秀赖之事。

七月十五日，利家体察到秀吉之意，命令五大老、五奉行以及其他主要大名再次递交誓约书，内容与文禄五年正月提交的大致相同，都是发誓尽忠职守辅佐秀赖的誓言，每个起誓人都在最后按上了血印。

一进八月，秀吉的病势愈发沉重，他一边烧得昏昏沉沉，一边用听不太清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命令五奉行和五大老互相交换血书。亲眼看着五奉行和五大老各自交换了誓约书，他还是不放心，过了两天，到八月七日，他又命五奉行分别与丰臣家结亲，希望借此来巩固他们对秀赖的忠诚度。

做完这些事，秀吉算是拼尽全力，再也没什么可做的了。这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近，是时候写遗书了。

秀吉的遗书写得掏心掏肺，他在遗书中向家康、利家、家康之子秀忠以及利家之子利长一一恳求，拜托他们在自己死后照顾好秀赖。同样的，对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毛利辉元以及五奉行也一一嘱托，一个劲儿地拜托他们辅佐好秀赖。又请家康在伏见城中执掌天下政务，利家一边留在大阪城作为城内城外诸事的总指挥人，一边辅佐秀赖。

写到这里他还不放心似的，再追加一句：“秀赖之事，已经再三拜托各位，如今特意在此再拜，还请诸位无论遇到何事，都一心一意辅佐秀赖，此致。”信的对象为：“家康、筑前^[3]、辉元、景胜、秀家”，署名为太阁。最后又追加一句：“再次嘱托各位，遇到任何事，请五位商量着

办，此乃吾之遗愿，以上”。

从写完这封遗书当日的下午开始，秀吉的气力忽然衰竭，时时发出妄语。

八日，秀吉昏睡了一整天，待苏醒过来，他对着近侍说了些什么，可仔细一听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语。这个曾经的天下霸主，如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从秀吉的精神开始错乱时起，茶茶便不再整日守在病榻前，每天只带着秀赖去病房半刻或一刻的时间，去时会坐在他的枕边。五位奉行不分昼夜地轮流守在病房里。

八月十六日深夜二时，秀吉的病情再度恶化，在家康、利家、辉元、秀家四大老的看顾下，秀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六十二岁。

秀吉闭眼前，茶茶和秀赖也守在他枕边。茶茶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真到这时候倒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只是在心中担心从此以后守护秀赖作为丰臣家继承人的道路之艰辛。众多武将今晚虽然都齐聚在伏见城内，可到了明天，谁又知道他们会不会翻脸无情呢。

根据秀吉的遗言，他死后暂时秘不发丧，遗骸被安葬在京都东南的阿弥陀峰，葬礼由五奉行中的前田玄以与高野山的兴山上人秘密主持。

秀吉死后，茶茶和秀赖继续在伏见城中居住，直到庆长三年年末。

由于秀吉的死讯还未公开，所以茶茶每天的生活似乎和秀吉生前没什么变化，只是有些安静得可怕。立秋后不久，茶茶听说住在大阪城西之丸的北政所落发出家，改称高台院，紧接着又听说住在伏见城松之丸的京极局也跟着落发。就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京极局来探访茶茶，告知茶茶她要剃发出家的决定，在落发的同时她决定搬出伏见城，住到弟弟京极高次的大津城去。

这次再见京极局，茶茶差点没认出来，她比从前瘦了不少，也老了不少。每次一谈到秀吉，她便打心眼里悲痛万分的样子。秀吉生前茶茶

就曾想过，说不定在所有侧室中，唯有京极局对秀吉的爱最为深沉。她总是将自己藏在最不显眼的位置，从不与其他侧室争宠，满足于秀吉给自己的一小份爱情，与此同时，却回报给秀吉超出所有人的深爱。

这样看来，京极局为秀吉剃发修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寡妇。可茶茶不一样，悼念秀吉的事情就交给京极局吧，她还要一心一意将秀赖抚养成大，让同时继承浅井、织田以及丰臣三家血脉的秀赖成为号令天下的人物，茶茶任重而道远，需要将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这个事业。

“那么还请您传话给高次大人，请他今后务必要为幼主尽心尽力。”茶茶对京极局说道。

无论是看在京极局的情面，还是看在阿初与自己的关系，高次都应该是目前自己和秀赖最值得信赖的盟友。

京极局离开伏见城后，有关家康独断专行的各种事迹不断传入茶茶耳中。听说秀吉立下的遗训对家康来说如同一纸废言，利家因此与他撕破了脸，传言说得与真的一般。还听说石田三成与其他武将不睦。

到了庆长四年，正月初便公布了秀赖从伏见城搬到大阪城的消息。作为丰臣家继承人，秀赖自然应该搬至丰臣家的大本营大阪城，一直不搬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茶茶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但她还是提出一个条件，即作为秀赖的生母自己也陪同秀赖一起住进大阪城。之前秀赖也曾经在大阪城生活过，当时茶茶因为顾忌北政所，所以自己没有跟去。可今时不同往日，茶茶是秀赖的生母，北政所成了和秀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外人。

正月十日，秀赖在茶茶的陪伴下移居大阪城。以利家为首的诸位大名纷纷加入送行的行列，家康也一直护送秀赖到大阪城。入城后，他在片桐市正的宅邸留宿一夜，第二天就返回伏见城。二人都遵从了秀吉的遗言，利家留在大阪城中，家康回到伏见城主理一切政务。

茶茶一行住进大阪城还不到十日，已经落发的北政所便自请从大阪城搬到京都，茶茶听后只说了一句：

“是吗。也好吧。”

她想，北政所想要出城便快点滚出去吧。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刚成为秀吉侧室，跟着京极局，来到聚乐第初次拜见北政所时的场景。一想起当时北政所居高临下的凛冽目光，茶茶至今还觉得额头发冷，当时身体里爆发出的羞耻和愤怒也让她记忆犹新。从那时到现在整整十年光阴过去，这十年间，二人虽未在明面上针锋相对过，但估计彼此都在心底强烈地憎恨着对方。

茶茶本以为北政所会在离开大阪城的当日来和秀赖道别。她郑重地换好衣服，准备好好地送北政所出城，也算是尽了她对秀吉正室的最后一份礼仪。

谁知北政所压根儿没有在秀赖面前出现，听近侍说，她直接奔赴城门而去了。茶茶觉得既然如此，自己也没什么理由再去送她，便以身体不适为由，仅派了两个侍女替自己去城门口送行。

等出征朝鲜的部队全部回国之后，秀吉的死讯公开了，二月二十九日举行了正式的葬礼。对于生前一向性喜奢靡的秀吉来说，虽然前来参加葬礼的人数很多，可整个仪式还是显得有些简单凄凉。

在举行秀吉葬礼的同时，辉元、景胜、秀家、利家、家康五大老，与长束、石田、增田、浅野、前田五奉行这十人之间又交换了契约书。书中规定：彼此辅佐秀赖，处理政务，今后一应大小事宜，都由十人共同商议解决，这件事任谁听到都会觉得惶恐不安。茶茶听说此事后，立即认识到秀吉生前命他们递交的几封誓约书全部失去了效用，到头来他们还是要依靠重新交换契约书来相互制衡。

随着时局的变化，接下来的每天茶茶都陷入深深的不安，却无力可施。茶茶活到今天，还从未如此恐慌过。虽然她很早就料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可还是没想到竟是如此的快。在秀吉离世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担忧就变成了现实。

茶茶只得将一切委托给前田利家。秀吉死后，无论如何利家都拥有可以与家康一较高下的实力，且茶茶和利家的交情不浅。十五年前北之

庄陷落，她们姐妹从一片焦土中逃出来，是利家将她们收留在府中城中。

茶茶强忍着不安，却没有多问利家一句关于时局的话，利家也从不_对茶茶提起任何事。不过，茶茶每每见到利家，心里更加觉得没有底气。已经六十二岁的老武将健康堪忧，一举一动看起来都如风中残烛。三月末，茶茶终于忍不住，向利家询问如今在世间颇多议论的事情是否会成真。利家一脸严肃地闭眼说道：

“我会采取一切措施辅佐秀赖大人。我已经做好准备，给家里的老妻留下遗言，万一我不在了，这条遗言规定了我前田家应该保有的立场。”

“您是指对合战保有的立场吗？”茶茶问道。

“是的。”老武将直截了当地回答。

“合战很快就会打起来吗？”

“是啊。可能都等不到三年。估计到时候利家已经不在您身边，实在是太遗憾了。”

利家说着，语气十分惋惜。

这次见面后没过十天，利家与世长辞了。茶茶觉得，利家完全是为秀吉死后诸臣之间不停的_对立和斗争而操心，以至于心力交瘁才辞世的。利家之死让茶茶落入了绝望的深渊，如此广阔的大阪城顷刻间便失去了护城柱石，变得空落落的。

利家逝世后，茶茶的周围迅速热闹起来，每天都有很多武士前来拜访她，茶茶待他们也十分亲厚。通过拉拢这些武将，她希望自己和秀赖的同盟能多一个是一个。丰臣家的重臣中，宇喜多秀家时常来见她。如今利家已经不在，秀家自然而然地成为茶茶商量各种事宜的对象。另外，五奉行中的石田三成和历代都效命于丰臣家的小西行长也频繁出现在大阪城。

这些来城里拜访的武将们为茶茶带来的尽是些让人忧心忡忡的消

息。听说浅野幸长和黑田长政聚集在京都北政所的周围，似乎在合谋着什么。还听说伏见城的家康在秘密调动着军队。另外，政治格局有了新的改变。秀吉死后，家康忽然与北政所走得很近，而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人完全无视秀赖的存在，一味地与北政所、家康等人暗自勾结。虽然无法考证这些传言的真假，但每听到这些，茶茶都会感到不快，她认为这些传言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继前田利家离世后，石田三成突然返回居城佐和山。据说关于此事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石田三成与丰臣家世代的老臣们不睦，被赶出了大阪城。还有一种说法是家康为了软禁他才让他迁回去。无论怎样，从此以后，大阪城显得更加冷清了。

利家一死，这天下简直就是家康一人的了。家康在伏见城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诸位武将，还模仿秀吉，命令他们递交了向自己效忠的誓约书。

如今，大阪城中只剩下宇喜多秀家和毛利辉元两人，且这两人都先后公布了离开大阪城返回各自领地的消息。茶茶不明白他们回去的理由，但这两个重臣似乎都深信这是眼下能为秀赖做的最好选择。在他们离开前秀赖为他们举行了送别宴会，宴会的气氛可谓悲壮。

待他们离开后，家康于九月中旬入住大阪城。他以辅佐秀赖的名义入城，入城以来一向对茶茶和秀赖毕恭毕敬，可谁都知道，论实力，家康才是大阪城真正的主人。

茶茶讨厌家康其人，无论是相貌还是体格都看不惯。虽然家康对茶茶和秀赖的态度和秀吉生前没什么变化，还是一样的殷勤，可他的眼神却傲慢而冷静，让人捉摸不透。家康今年五十七岁，比秀吉小七八岁，他和秀吉完全是两种人。无论面临任何问题，他从来都没有露出过兴奋的表情，自始至终都处变不惊。

家康来到城里大约十天时，向茶茶提出了一个让茶茶颇感意外的要求。他派一个武士来邀请茶茶出席即将举办的赏菊宴，茶茶问这个武士：

“幼主也一同前往吗？”

“幼主去不去属下倒是没有听说。”传话的武士回答道。

“那么容我过后再回话吧。”

送走了传话的武士，茶茶屏退周围的侍女，在房间中独坐良久。她仔细地琢磨了一下家康仅邀请她一人去赴赏菊宴的意图。须臾，她突然意识到家康这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孤身的女人来看待呢。想到这里，她愤怒地抬起苍白的面容。

她唤来近侍，命他去给家康传话，说虽然盛情难却，但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出席赏菊宴。待近侍去后，她知道她和家康的关系就此成了定局。要么自己打败家康，要么和秀赖一起被家康打倒，只有这两条路可走。尽管目前家康势力壮大，可忠于秀赖的武将也应该很多，也有不少武士愿意为丰臣家出生入死，只要静待时机，打倒家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翌日，家康前来拜访秀赖，抽出时间和茶茶一起饮茶，他只字未提赏菊宴会的事情。

“实在不好意思，接下来可能要不得安宁了，我近期要向加贺发兵了。”家康说道。

加贺就是前田利家的嫡子利长的领地。

“是吗。那真是要不得安宁了。”茶茶仅回复了这一句。

家康要开始行动了，他会一个一个地征服那些站在自己和秀赖这方的势力。茶茶心底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可表面却装作十分平静，她看向家康，家康也平静地直视着她。

家康向茶茶透露要出兵加贺讨伐前田氏的消息后不久，同样的传言传遍了大阪城。然而，传着传着又变成了另一个消息，说是已故的前田利家的正室将作为人质来到家康所在地。在茶茶听到这个消息后没多久的时间，这个传言变成了事实。

茶茶和前田利家的夫人十分熟识，最初相见还是在北之庄陷落后，她们姐妹几个暂居府中城之时。从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六年，这十六年间她们经常会面。茶茶虽然讨厌利家之女加贺局，却对她的母亲颇有好感。虽然与女儿加贺局容貌相似，性格都有些不服输的劲儿，可与加贺局不同，她自始至终对茶茶都谦卑恭敬。不只如此，她和自己的女儿还有一点不同，前田夫人是一个稳重沉着的聪慧女子。

茶茶能够理解利家夫人，在做出如此选择的背后，她的内心该有多么懊恼。为了前田一家的安危，她鼓起勇气，只身一人来到丈夫曾经的同僚家康处充当人质。为了不给彼此添麻烦，茶茶假装不知道利家夫人进入伏见城的消息，也就没派使者去问候。

讨伐加贺的传言逐渐销声匿迹，紧跟着频繁传出上杉景胜对家康怀有异心的传言。与之前关于前田家的传言不同，这次传言说得有凭有据，且颇符合上杉景胜重情重义且执拗的脾气。蒲生氏乡死后，秀吉将其东北的领地全部赐给景胜，如今他是身价一百三十一万八千石的大大名，任谁都知道景胜是否归顺对家康来说举足轻重。

上杉景胜于今年八月回到会津，听说他一回领地，便忙于调动兵马，随时准备与家康一战。还有消息说他回国前已经与石田三成秘密结盟，消息具体到在哪里结的盟，还说景胜在各处不断招揽浪人^[4]，这些传言连大阪城内的侍女们都知道。

就这样，在混乱和不安中，庆长五年到来。正月的头五天热闹非凡，每天都有诸位大名派来的贺使进入城内。这些武将中有人先拜见秀赖，再去拜见家康，也有人相反，先去家康处问候再来秀赖这里。茶茶为首的秀赖周边的人们对武将们拜年的顺序颇为在意，特别让茶茶感到不快的是，家康召见这些武将时的态度和秀吉完全一样。

到了三月，城里的武士们公然地讨论着讨伐景胜之事。听说家康传唤景胜上洛，却遭到景胜拒绝，而景胜的家臣藤田信吉逃出会津，跑到大阪来向家康密报景胜有谋反之意。这些传言都说得有凭有据的。

事实也是如此，家康已经多次从大阪派人前往会津，要求景胜提交

誓约书，并命令其上京，可景胜和家臣直江兼续对使者们的态度颇为傲慢。茶茶听说此事后虽然表面面如平湖，可在心里多多少少对景胜有了期待。眼见着家康日渐得意，她真希望像景胜这样反对德川的势力纷纷跳出来，给家康点颜色看看。

六月二日，家康向部下将士发出征讨会津的命令，大阪城内自上而下乱作一团，军事会议几乎每天都在城内召开。十五日，家康突然来拜访茶茶和秀赖。迄今为止他从没有向茶茶透露过征讨景胜的事情，这次是来正式通知他们的。秀赖如今八岁，已经长大不少，家康直接对秀赖说道：

“我要带兵去东北的乡下打仗，有段时间无法与幼主您碰面。”

“那真是要冷清了，您何时出发？”茶茶问道。

心里却盼着家康此去会津打个败仗，别再回城。

“明天就出发。我不在这段日子请一定小心谨慎，说不定有违反太阁殿下遗训，唯恐天下不乱的大逆不道者出来挑事。”

说完，家康忽然用凌厉冷峻的目光盯了茶茶一会儿，随即又笑起来。那笑容十分刻意，让人生厌。

翌日十六日，家康如他自己所说从大阪发兵。前方队伍一大早就出城了，可等队尾出城时已经是下午二时以后。城里一片喧嚣，茶茶所住的天守阁寝殿虽然离发兵处甚远，可马的嘶鸣声，马具的碰撞声不断传到她的住地。近侍和侍女们都去城门口观看部队出动了，茶茶却守着秀赖呆在屋内，一个侍女回来告诉她家康已经出城，听到这个消息，茶茶立即坐起身来正色道：

“无论是谁，一旦出城，秀赖都不再允许他入城。”

说完，她看着秀赖，似乎在寻求秀赖的首肯。此时，她突然想起昨天家康的微笑，说不定家康正盼着在自己出兵这段日子里，秀赖周边的势力起兵造反呢。茶茶的眼前一浮现出那些平日里不忘丰臣家恩遇、被视为秀赖一党的武将们的容貌。同时她做出决定，倘若家康期待着秀

赖一方举兵，那这一方也不能让他失望。

家康于出兵当日进入伏见城，次日十七日，任命鸟居元忠为伏见城主将，十八日离开伏见城。在家康出城的同时，伏见城内的警备切换成了战时状态。此事很快传到茶茶耳中，茶茶闻之大怒。家康对大阪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仅仅巩固伏见城的防卫，可见其居心叵测。由此也可以看出，家康早已预料到在自己外出这段时间大阪城将有兵变。

二十日后，将士们开始频繁出入于没有家康的大阪城，茶茶虽对此视若不见，但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她清楚这些反对德川的将士们正在谋划着什么。她经常看到前田玄以、增田长盛、长束正家的身影在城中出现。

其后，这些武将们的动静频繁在大阪城内传开，一说大谷吉继离开垂井进入石田三成所居的佐和山城，又说没有进城。还有关于安国寺惠琼的传闻，毛利辉元的动静也颇为活跃。茶茶感到，家康一旦离开上方[5]，迄今为止一直隐忍不发的上方诸位将士终于全体出动了。

[1]庆长二年：1597年。

[2]五大老：五大老是丰臣政权末期制定的职务，就任者是丰臣政权下五个最有实力的大名。包括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以及小早川隆景。秀吉希望自己过世之后，由五大老来辅佐秀赖。其根本目的是要以合议制度来抑制德川家康的势力，以确保丰臣政权可以代代相传。但由于二号人物前田利家的突然去世，导致家康无所制约而多次违反盟约，而使“五大老”变得有名无实。1600年关原之战后，五大老制度事实上废止。

[3]筑前：这里指前田利家。秀吉权倾天下之时，将自己以前的官位“筑前守”让给了利家。此时利家官位为“权大纳言”，远高于筑前守，而秀吉在遗书中如此称呼，则是为了显示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4]浪人：指日本幕府时代脱离藩籍，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的日本穷困武士，亦称浪士。

[5]上方：自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京都、大阪为代表的畿内一带的称呼。

第九章

七月中旬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留守在大阪的细川忠兴的妻子自杀了。此时，细川忠兴本人正追随着家康在东征途中，其妻拒绝作为人质入住大阪城，因此自尽身亡。

就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当日，毛利辉元进入大阪城。辉元将奉家康之命守卫城池的佐野纲正从西之丸中赶出，自己入住进去。像是提前安排好似的，紧跟着便有违背秀吉遗命的家康十三项罪状被公布出来，文书由大阪奉行联名签署。另外，诸位大名都收到了以辉元、秀家的名义起拟的效忠秀赖的命令文书。

如今，大阪城内完全是战备状态。茶茶马不停蹄地一一接待前来拜会的武将，她坐在秀赖身旁，沉醉地看着年幼的秀赖，只见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来到身前的一个个武将的容颜。茶茶暗自观察，秀赖继承了秀吉威风凛凛的瘦削脸颊，白皙的皮肤和锐利的表情则明显是继承了织田家的血脉，而其年少沉稳的个性一定是属于近江名门浅井家的品质。

当日，茶茶从增田长盛口中听到久违了的京极高次的名字。

“属下马上就派使者前往大津报信。”

可能是考虑到京极高次是茶茶的妹夫，所以增田长盛特意来向茶茶汇报与高次相关的动向。

“请向大津宰相^[1]转达我的问候。”

茶茶嘴上只嘱咐了一句，心情却十分复杂。她觉得即使高次没有迎娶妹妹阿初为正室，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也有充足的理由助自己和秀赖一臂之力，对这一点茶茶没有丝毫怀疑。一想到昔日的意中人如今会为自己献上身家性命，茶茶感慨万千。同时，对现在的茶茶来说，得到大

津城主京极高次这个同盟，胜过得到千军万马。

次日十八日，城内喧哗更甚昨日。奉家康之命留守的佐野纲正带着家康的侍妾们一起逃出城去，将她们安置在淀一带避难，自己则领着五百兵士冲出大阪，进入伏见城，人马的调动随之愈加频繁。

十九日，一大早便传来宇喜多、小早川、岛津带兵包围伏见城的消息，当晚便打响了激烈的攻防战，战况不时地传入大阪城中。

八月一日，伏见城陷落，守城武将鸟居元忠战死。五日，以秀赖之名对参加伏见城攻城战的武将们论功行赏。可在茶茶看来，除了伏见城陷落的消息之外，其他各方面的情势都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各处都进行着小规模合战，今后情势的发展方向无从判断，而身处远方的武将们的立场更加不明。每天都有各地的使臣来到城中，他们带来的消息都模棱两可，就连真田昌幸^[2]是敌是友这种事都搞不清楚。

这时，茶茶才深切地感到西军中缺乏一位强有力的中心人物。石田三成本来应该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可他居无定所，今天大阪，明天伏见、佐和山，一个人来回到处跑。各地都在下达不同的命令，和秀吉在世时的合战完全是两种光景。如今茶茶只恨没有一个能与秀吉匹敌的人物出来主事，只能眼看着这种混乱的场面持续。

八月过半时，家康麾下的武将们停止了东征的步伐，纷纷赶回清洲城内碰头。一听到这个消息，茶茶立即感到莫大的惊慌。

茶茶派使者到小早川秀秋处询问战况，少顷，秀秋安排好出战的准备工作，来到茶茶和秀赖处。据秀秋说，眼下的情势已经刻不容缓，需要立即向近江发兵。当日，大阪城内的留守部队不断接到发兵的动员，到了傍晚，城内已是一片寂静，只剩下毛利辉元带着仅有的一些部下驻守城中，辉元亦将自己麾下大部分兵力调往东方战场。可是第二天，又不知他从哪里调来了兵力补充驻城军。

到了月末，从前线陆续传来我方军队战败的消息。先是岐阜城陷落，紧跟着是石田军和大谷军失利。

九月八日午后，茶茶获悉了一个让她难以置信的消息，她一直以来

仰仗至极的京极高次竟然站在德川军一方。据说高次准备死守大津城，在逢坂、粟津等地建造防御墙，加固各要塞防卫，采取各种措施阻止西军东进。不仅如此，高次此次的行动似乎早有预谋，他先在表面上装作与西军共进退的样子，暗地里却与德川方勾结，突然采取措施，打了西军一个出其不意。

听到这个消息，茶茶不禁错愕。她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京极高次会对自己和秀赖拔剑相向，她觉得这个消息一定是讹传，难道连阿初和京极局都站到敌方阵营了吗？

如果今天背叛她的人换做是最终成为秀忠夫人的妹妹小督，茶茶还觉得情有可原，因为这是她们姐妹二人的宿命。可她怎么都不相信阿初会背叛自己，更何况京极局，她曾经那样深爱着秀吉，为了给秀吉守丧而削发为尼，她怎么会倒向意图摧毁丰臣家的德川方呢。

“大津宰相是念在素日与德川方面交好的情分上才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吧。”

前来报信的武士说道。听到武士这番话，茶茶顿觉六神无主，可正如这个武士所说，高次虽然与茶茶颇有渊源，是茶茶的妹夫，可他同时也是秀忠侧室小督的姐夫。

茶茶仅顾念自己与高次的关系，便自以为是地对他充满期望，实在有些愚不可及。然而，茶茶这样想也情有可原，毕竟她与高次曾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特殊交情。可退一步讲，也许正是茶茶所看重的这段二人之间的私情坏了事，才将茶茶置于当下的局面。想当初在安土城，得知自己将要成为秀吉侧室时，高次曾经一手抓住她的裙裾示爱，可她却毫不留情地甩开了高次的手，茶茶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她冷漠无情的动作。如今，高次是想借机一雪当年之仇吧。尽管后来高次也曾拒绝过主动赶去投怀送抱的茶茶，但仅这样一个回合恐怕还是难消高次的心头之恨。

“人心真是捉摸不透啊。”

茶茶低语道，连她自己都很难相信她会说出这种话，说完她突然发

自内心地想笑起来。

茶茶独自一人靠着走廊端坐，望向庭院中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木。秋天已经倏然而至，遍地开满了红色的荻花。周遭一片宁静，任谁也想不到那左右她与秀赖命运的严酷现实已经迫在眉睫。茶茶发现，从青梅竹马的儿时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京极高次这个出身高贵的武将，她虽然时而憎恨时而蔑视，可归根到底，在她心底的某个角落，一直为高次留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小时候，一听到京极的名号，茶茶便会产生莫名的思慕与憧憬，觉得那名号高不可攀。如今想来，不仅是小时候，直到现在，茶茶心里似乎依然残留着这种情愫。

待她回过神来，全身已是大汗淋漓。如今，秀吉亡故，她终于得到了自由，终于可以不再看那位天下之主的脸色、我行我素地活了，她唯一需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将秀赖扶上天下之主的宝座。在那之前，她只是将高次暂时寄放在妹妹阿初处而已，待到心愿得偿之时，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从阿初手中夺回高次。因为从小时候起她就喜欢着高次，而高次也同样爱慕着自己。

很快，茶茶便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在白日做梦。如今事态发展日趋险峻，京极高次背叛了自己，准备坚守大津城。对她和秀赖来说，如今最应该做的事是规劝高次回心转意。茶茶开始在脑海中物色派去高次处的说客人选，一个老嬷嬷的面孔浮现出来。以往在茶会之时，这个叫做阿茶的七十岁的老嬷嬷与自己 and 京极局都非常交好。

当天，阿茶便从大阪出发，前往大津，两天后方才回来。阿茶借京极局之口，劝说高次回心转意，然而高次却回复说这些都是前世注定，事已至此，他唯有为秀赖大人母子祈求安泰。还劝茶茶说此次骚乱与她母子二人无关，请他们务必不离大阪一步，平静等待事情收尾。

据阿茶说，大津城内城外的宅邸已经悉数被烧毁，在逢坂搭建了屏障，京町口、尾花川、园城寺口都分别安排了兵力把守，随时都准备展开防御战。虽然在城南方向新建了方圆五十间上下的箭楼，然而城墙和壕沟都只修了一圈。一旦开战，恐怕要不了多久城池就会陷落。

就在九月十一日，也就是阿茶回城的当晚，得知高次的叛变之意

后，大阪方面决定攻打大津城。毛利元康即刻担任主将，毛利秀包担任副将，率领大阪的七手组^[3]、大和的诸将以及九州调来的兵力共一万五千人，出兵攻打大津。兵力一出，大阪城内外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茶茶对大津城的战况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在东方展开的大战战况了。自从部队朝大津城进发后，大阪城内笼罩着异常紧张的氛围。大津城的攻城之战尚不足挂心，就在这几天，东方将展开最具有决定性的合战。使者们络绎不绝地来往于城内，茶茶和秀赖守在自己的屋内足不出户。

十六日半夜，使者来到城内，带来大津开城的消息。从侍女口中得知此事后，茶茶再也无法不闻不问，立即遣使前往辉元处打探战况。虽然她担心高次的安危，但还是无法露骨地问出口。使者替辉元带话给茶茶，告诉她大津城在一番激战后，于十五日陷落，请她务必放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消息，可能辉元自己也不知道更多。

茶茶一夜难眠地挨到天亮，她估计高次可能已经战死。为了京极家的复兴，高次从小便痛苦地挣扎顽抗，他短暂的一生甚为可悲。当年信长命丧本能寺之时，高次曾经愚蠢地带兵突袭位于湖畔的秀吉居城，这次又像是往事重演一样。每逢改朝换代之时，高次的选择似乎总是错误的，只有茶茶能懂这样的高次，虽然说不清也道不明，但在情感上她就是可以理解高次，那是继承了京极这个名门血脉的年轻武将必须背负的不幸命运。

次日一早，茶茶被一名侍女唤醒，说是辉元有事来报，茶茶脸色大变。辉元之前从未亲自登门，恐怕是有大事发生。只见辉元走进屋内，身上还穿着盔甲，他在茶茶面前坐下便说：“就在半刻之前接到战报，我军武运不济，关原一战一败涂地”，看他面色十分憔悴。

“什么时候的事？”

“十五日下午。”

“那岂不是和大津城陷落是同一天。”

“是的。今后无论事态如何发展，辉元我都会舍命护得二位周全，请

您不要多虑，在此静候。”

“城池陷落这样的事，我已经经历过多次了，您不必为我担心。”

茶茶这样回答，并不带一丝嘲讽的意思。她从没有忘记那烧毁小谷城和北之庄的烈焰红莲，也已经习惯了近亲们的相继离世。父亲长政、母亲阿市夫人、继父胜家、舅舅信长，这些亲人都死于非命，后来，她又与鹤松和秀吉阴阳两隔。与此前的经历相比，这次她已经再没有什么亲人可失去，最亲近的也就是高次，倘若高次也战死沙场的话，她活着也就毫无意义了。

然而，茶茶此刻突然想到秀赖，她激动得不能自己。是的，秀赖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而在秀赖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霸主之前，她也必须活下去。想到这里，她感到怒火中烧，那些应该为此次战败负责的武将们，事前并没有和自己充分商量，举事后却又一败涂地。

“这会儿肯定有很多残兵败将回来吧，城里恐怕要装不下了。”

茶茶这回讥讽地说道，说完便起身离去，留下这个不怎么机灵的武将兀自坐着。

正如茶茶所说，到了黄昏时分，打了败仗的小队伍纷纷入城。到了夜里，登上天守眺望远处，会看到城外四处都燃着篝火，恍如白昼，打了败仗的人们不断被收容在此。

听近侍们说，城内的武将们分为两派，强硬派主张死守城池拼死一战，保守派则主张开城投降，如今这两派之间正展开激烈的论战。城内如今还有相当人数的兵力，从前方战场战败归来的兵力也在不断涌进城内，在茶茶看来，若是有与德川军决一死战的念头，这座城轻易不会被攻下。这可是秀吉亲自指挥监工建成的固若金汤的城池，天下间绝无仅有。然而，如果没有优秀的领导者，城池陷落只是时日的问题。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比较能够依靠的武将们尚且杳无音信。

十八日晚上，茶茶从近侍处得知，大津开城时，京极高次转移到了高野山。若此消息属实，高次应该尚在人世。估计他作为开城的负责人，是主动前往高野山的。茶茶一得知高次可能还活着的消息，便为自

己竟曾短暂地为他悲伤感慨而后悔莫及。一想到他背叛了自己倒向德川一方，茶茶心中重新燃起怒火。

“要是他再坚持一天开城，想必家康也会领他这份情，真是沉不住气啊。”

茶茶口中挤出这样一句话。的确，就差一天，高次与此次战功擦肩而过。细想之下，这倒有些像高次一贯的风格。

茶茶走到庭院中，天空挂着一轮圆月，几乎接近满月，苍白的月光笼罩住周遭的一切。虽然不知道明天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自己，然而越是到了这种非常时刻，茶茶越能感到内心的平静。不知从何时起，她已经可以笑看人生的风云变幻，从容应对了。

茶茶忽然想到阿初和小督这两个妹妹。如今，她们三姐妹各自处在完全不同的立场。在她们三人中，目前不需要为身家性命担忧的恐怕只有小督了。自从成为秀忠侧室，她一直居住在江户，并于三年前的庆长二年诞下一女。当时，茶茶曾派人送去祝贺的书信，然而小督却没有任何回音，这倒也符合她的个性。

茶茶在担惊受怕中挨过了几日。合战随时都会爆发，时局可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然而茶茶每天都闷在屋内，与世隔绝，她也没有主动向近侍们打听外面的动静。城里似乎有武士们行动的声音，持续两三日后便寂然无声了。

二十七日，茶茶突然接到来报，说家康打算前来拜谒秀赖，也不知家康是何时来到大阪城的。事实上，家康在城里的西之丸安顿好的当天，就立即派使者前往茶茶处报信。秀忠也与家康一同入城，在二之丸安置妥当。之前一直守在城内的大阪方的武士全部销声匿迹，不见一人踪迹。

茶茶在自己的房间里，眼看着家康傲然地走进来。她让秀赖坐上座，自己则守候在一旁。

家康在秀赖面前刚一坐下便说：

“许久不曾见到幼主，似乎又长大些了啊。”

随后对着茶茶说道：

“一群乱臣贼子掀起的风波，如今已经悉数平息了。想必也令淀殿您感到不快。”

“让您费心，此番真是辛苦大人了！”

茶茶用语虽然慎重，然而语气十分冷淡，极力维持着自尊。家康沉吟片刻，又道：

“石田治部、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等人都被活捉，现在正在被押回大阪的路上。若您对他们还有吩咐，我可以代为转达。”

“没什么特别的。”

茶茶说道，随后又问：

“将如何处置这三人？”

“二十九日在大阪游街，下个月一日在京都六条磔斩首。”

家康面不改色地继续说：

“三人的首级将在三条之桥示众，这是那些扰乱世道人心之人应有的下场。”

有那么一瞬间，茶茶觉得家康冷眼盯着自己，眼神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怕，似乎在说，你们二人本来也该遭此报，这次暂时放过你们，不过，若是胆敢再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面。你们也会在六条磔被斩首，在三条之桥以首级示众的。

茶茶正视着家康说道：

“每个人都无法预知未来。就拿治部少辅来说，虽说他是自作自受，但走到这样的下场也不得不让人感到意外……当年修理（胜家）大人，还有我父亲长政也都死于非命。唉，真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茶茶满怀敌意地讥讽道。她的意思是，你家康今天虽然一手掌握着天下大权，将来也可能同样在六条碓被斩首，首级在三条之桥示众。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就能逃过石田三成、父亲长政以及信长遭遇的命运安排。

正如家康所言，石田、小西、安国寺三名武将于十一月一日在京都的六条碓被斩首，而三人的首级，连同自杀的长束正家的首级一起，在三条之桥被悬首示众。

后来一段时间，残忍血腥的传言持续不断。有说曾为大阪军做内应的伏见城内的十八人在粟田口被施以磔刑，也有说大阪军的几十名武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斩首，净是这些杀生之事。

关原合战结束后，再也没有武将前来拜访茶茶和秀赖了。可能是大家对家康颇为忌惮，这更加说明站在茶茶和秀赖这一边的武士们已被一扫而空，秀赖身边再无可用之人了。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茶茶唯一听到的略使人一振的消息便是关于京极高次的。据说他已领若狭九万两千石，比起之前大津的六万石是出息了不少。虽然大津最后开城，也就是高次向大阪军投降了，但从结果来看，他将大阪的大军引至自己的城外，使他们对关原战场鞭长莫及，可以说是立下了功劳。而家康买了他这笔账，因此不但不给予惩罚，反而加以褒奖。

倘若高次再多坚持一天，拒不打开大津城门，那么他此番举动将居功至伟、无人能及，可他却不幸地提前打开城门。不过在茶茶看来，这一切都是高次的宿命。

高次做出追随德川大军的决定，一开始便时运不济地遭到大阪军的围城。虽然他奋力顽抗过，但却没能坚持到最后关头，不得已打开了城门。他自觉无颜见人，立志到高野山上去隐遁，谁知一被召见，又厚颜无耻地下山入世，还得到了若狭九万二千石的封赏，这些事都符合高次的个性。

然而，茶茶细想之下，还是对高次和阿初此次对秀赖拔刀相向之事颇为怨恨，她尽量让自己不再想起此事。然而不经意间想到时，还是感到压抑不住的怒火在身体里熊熊燃烧。

第二年六月，已经削发为尼的京极局来拜访茶茶，她为弟弟高次投降德川大军一事感到羞愧难当。她告诉茶茶，大阪军当日围攻大津城，战事十分激烈，炮弹直接击中了本丸，而她当时就躲在本丸内，被巨大的冲击力震晕了过去。

“您此番真是经历了大劫大难啊。”茶茶说。

“这样的小事实在不足以向您提起。做出这样的事，也不知殿下在九泉之下是否能瞑目。这世道真是让人厌倦。”

京极局皱着眉说道，似乎不是作戏。此次她来拜访茶茶，主要是希望茶茶能帮助她在京都找一处住所。这次事件之后，她似乎再也不愿寄居在弟弟高次的领地。除了茶茶这里，她还到京都去拜访了住在三本木的北政所，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当年秀吉在世之时，京极局十分讨厌北政所，如今秀吉仙逝，她逐渐淡忘了当年的憎恶之情，对北政所的态度和对茶茶的别无二致。

京极局离开后不久，茶茶想办法让京极局的请求传到片桐且元那里，后者一直住在城里，算是茶茶母子的监护人，负责照顾他们。也不知是否是因为茶茶这边的努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茶茶便收到了京极局的感谢信。信上说她如今在西洞院一间类似庵室的小屋内定居了。

就在京极局搬迁的前后，茶茶听说加贺局摩阿已经改嫁，嫁给了权大纳言^[4]万里小路充房，这像是加贺局能做出来的事。她恐怕早已将秀吉忘到九霄云外，凭着自己的美貌，再嫁给有名望的公卿，从此便能享受新生活。

随着关原一战的硝烟逐渐消散，天下大权完全掌握在家康手里，他似乎早已不把秀赖放在眼里了。关原合战之前，无论遇到何事，即便是走个过场，家康也会遵循先向秀赖请示的规矩，如今连这过场也免了。对他来说，茶茶和秀赖不过是大阪城的寄居者而已，只是略享些特权罢了。

家康几乎都在自己的大本营江户城以及伏见城间来往，很少来大阪城，可大阪城的一举一动都在他掌握之中，如今大阪城只在形式上属于

秀赖而已。

关原一役后又过了三年，到庆长八年的二月十二日，家康被任命为右大臣^[5]，并被封为征夷大将军^[6]。三月二十五日，家康以牛车兵仗^[7]的仪式入宫觐见。跟随他一同入宫的有德川秀康、细川忠兴、池田辉政、京极高次、福岛正则等武将，这些武将之前都深受秀吉恩遇。

在家康入宫之前，此事便传遍街头巷尾。茶茶回想起当年秀吉多次入宫觐见时的华丽仪典。一想到当时追随秀吉入宫的武将们如今同样追随在家康身后，她心里便五味杂陈。

在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的同时，千姬——也就是秀忠与小督之女——与秀赖的婚事也被提上议程。此事明记于秀吉的遗言之中，又公布于天下武将周知，家康早晚都必须兑现。

茶茶听到此事时，虽然无法确定秀赖与千姬的婚礼在现实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但只要家康不违反秀吉的遗言，她便觉得满意，因此也就应允下来。她当然没有天真到以为只要秀赖娶了千姬，从此便可以安枕无忧。秀赖十一岁，千姬才七岁，他们的婚姻只是形式而已，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变数呢。

看看家康过去的所作所为便能知道，即使他把自己的亲孙女嫁过来，秀赖的地位也绝不会因此而得到保障。当年，家康为了与信长和解，可是亲手杀死了自己嫡亲的儿子信康。后来，他为了剿灭北条氏，对自己的女婿北条氏直也没有手软。因此，茶茶对秀赖与千姬此次的联姻不抱一丝幻想。不过，千姬是自己妹妹小督的亲生女儿，考虑到自己与小督的关系，她对这次婚姻还怀有另一层期待。浅井家的两个女儿各自十月怀胎诞下的孩子，一旦结为连理，这便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联姻，而是亲上加亲的一桩好姻缘。

千姬出嫁的时间定在七月。从春天到夏天，大阪城内为此次婚礼忙得不可开交，婚礼的安排主要由片桐且元负责。这段时间，家康一直住在伏见城，而秀忠和小督带着千姬住在江户城。到了七月，小督会带着千姬从江户出发，先坐船抵达大阪，然后住进伏见城准备婚礼，直到出嫁当天。一想到要和多年未见的小督会面，茶茶感到由衷地高兴。

七月二十一日的傍晚，小督与千姬所乘之船抵达大阪，茶茶与前迎接的武将们一起将小督和千姬迎入大阪城。多年未见，小督变得让茶茶都认不出来了。她身材丰满、脸庞圆润，像换了一个人，面部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没有表情，但肌肤都松弛下来。她眼神沉稳，甚至有些冷漠，一举一动都很缓慢。茶茶觉得这样的小督看上去自私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茶茶这边本是欢心雀跃地迎接小督的到来，谁料小督似乎丝毫不为所动，一切都按部就班，连往前迈一步都要扶着近侍的手。茶茶想，和从前相比，自己和小督的地位是完全颠倒过来了。

小督和千姬在大阪城中留宿一宿，考虑到她们舟车劳顿，茶茶便没去打扰二人。次日一早，小督要带着千姬赶往伏见城，只能等婚礼之后两人再坐下来细聊了。

离千姬上轿的二十八日只剩一两天，大阪城内一时忙乱不已。千姬的轿子预定在婚礼当日抵达大手桥^[8]，就如何将她从那里迎进城里的玄关，大家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应该在路上铺上榻榻米，其上再加盖白色绢布，也有人反对说大神君（家康）不喜奢华，应该尽量避免这样铺张的安排。最终还是决定不铺榻榻米，由大久保相模守前往伏见城跟随仪仗队，浅野纪伊守在大手桥恭候轿辇到来。茶茶看到这些负责婚事准备的人们如此揣测家康之意，为此左右为难，心中颇感不快。

婚礼当日，一大早便是个艳阳天，一丝乌云也没有，到了中午也不是很热。千姬所乘的花船从伏见出发，沿着淀川一路下来。在伏见到大阪这一路，淀川沿岸都派驻有西国大名警卫，沿着河岸一带分别驻守着弓箭队、铁枪队、铁炮队各三百人。船只缓慢行驶在白色的浪花之间，应千姬的要求，在各处停停走走，有时甚至还要逆流行船，怎么看都不像是举办婚礼的花船。有时遇到浅滩，船只很难通行，堀尾信浓守便率领三百名劳力拿着铁锹下到河里深挖河床，花船中不断传来讨好千姬的笑声。

婚礼在大阪城内的大广间举行。茶茶和秀赖并坐，对面坐着小督和千姬。房屋的障子全部打开，广阔的庭院尽收眼底，院中的地面铺满了白沙，种着数枝盘虬卧龙般的老松。

祝酒仪式刚一结束，千姬就立即起身，她横穿屋内，从走廊上下到

庭院中，一大群侍女尾随她而去。秀赖也和平日不同，一直板着脸坐着，一动也不动。

“到庭院中和她一起去玩吧。”

茶茶望向秀赖敏感苍白的侧脸说道，然而秀赖却纹丝不动地盯着前方。

当天晚上，茶茶和小督一起在广间内用膳，屋内的障子全部大开，凉风习习吹进来。可她们姐妹竟然找不到可以聊的话题，二人心中似乎都有芥蒂，任何话题都似乎不合时宜。她们的关系微妙，既是亲姐妹，又是仇敌，所以只能说些客客气气、不痛不痒的话，唯一的共通话题便是阿初。听小督说，她与阿初见过数面，茶茶细问究竟后心中便再也无法平静。原来，阿初专程从若狭前往江户见过小督数面，可大阪城与若狭的距离比江户近多了，阿初却一次也没有来过。

茶茶和小督越聊越觉得秀赖与千姬的婚姻没有任何意义。从一开始茶茶便没有为这段婚事感动高兴，小督也是一样。倘若婚礼是在秀吉在世时举行的话，肯定不是今天这番光景。秀吉一向心思细腻，注重细节，这样的婚礼肯定会办得隆重热闹。他一定会在广阔的院内安排能乐、相扑以及魔术等表演，并邀请诸位大名列席，连续数日举办盛大的宴会。

当然，今晚也有宴会，与此次婚事相关的诸位武将们也在城内的某处列席参加，可宴席热闹与否，身在此处的茶茶就不得而知了。

“哎呀，月亮出来了。”

小督突然说，同时微微弯下腰向外面仰头看去，庭院正对着的筑山上方爬上了一轮明月。看着仰头望月的小督的侧颜，茶茶突然想起了她小时候的面容。直到此刻，茶茶才感觉到与小督之间血脉相连的亲情。

“江户的月色如何？”茶茶问道。

“嗯，江户的月亮还不都是一个样。”

说完，小督又似乎深思了片刻，继续说道：

“如此想来，妾身观赏过好多座城池的月色啊。当年在大野城的……”

说到这里，小督突然缄口不语。茶茶也感到惊讶，小督可能是回忆起了对她来说最难忘的大野城的月色，想倾诉一下吧。当年秀吉将她与大野城主佐治与九郎硬生生地拆散，后来又杀死了佐治与九郎，恐怕小督对此事依然怀恨在心。突然听到小督这样说，茶茶竟一时语塞。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不过还好当年没有被烧死在福井城。倘若当时和母亲一起共赴黄泉的话，我们也就不可能欣赏到今晚的月色了。”茶茶说道。

“茶茶姐真的这样想吗？”

小督问，此时她才第一次正眼看向茶茶的脸。

“我不止一次地希望当年能和母亲一起死在那座城里，我还以为茶茶姐的想法也和我一样呢。过去我这么认为，就是刚才我也还是这么认为的。”

“妾身还有秀赖呢。”

“妾身也曾经有一个像秀赖一样的儿子。”

“你是不是还在恨我？”

“并没有，我不恨茶茶姐。但我憎恨那个天下之主。”小督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看在幼主与千姬小姐联姻的分上，我们就让过去的恩恩怨怨到此为止吧。”

“能到此为止吗？”

小督立即反问茶茶，又说道：“倘若幼主与千姬之间诞下孩儿，那么这个孩子身上既有天下之主和公方大人的血，又有茶茶姐和小督的血，

到时候可就热闹了。”

说完小督低声冷笑。茶茶感到自己的膝盖一麻，腿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正如小督所言，若是将秀吉、家康，以及小督和自己四人的血混在一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简直和将水火不容的东西掺杂到一起一样。

“天下之主真是绸缪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啊。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这样，茶茶与小督各怀心结的见面不到一刻时间便结束了。无论今后的际遇如何，小督对于茶茶和秀吉的怨恨，似乎永远都无法消除。

这天夜里，茶茶才意识到一件事，今后，千姬名义上是秀赖的妻室，可实际上只是一名人质，秀赖的妻室还需要从其他女性中挑选。

秀赖与千姬成婚后的第二年，即庆长九年的七月十七日，继千姬之后，小督在江户城的西之丸中又诞下一个孩儿，而且是个男孩。这个男孩今后的名字是竹千代，也就是后来成为第三代将军的德川家光。对小督来说，虽然她前半生经历过那么多非比寻常的不幸，可从这一刻开始，同样非比寻常的幸运之门开始向她敞开。其实不用等到现在，从她成为家康嫡子秀忠的妻室那一天起，她便在幸运的大道上迈出了第一步，只不过那时她尚未为秀忠诞下男儿，因此，前半生所遭遇的各种不幸的阴影还深深地笼罩在她的面上和心里。可如今的小督容光焕发，因为她知道，凭借为德川家诞下嫡子的功劳，今后她在德川家的地位将稳如泰山，不可动摇。她再也不用担心像当初嫁给第一个丈夫佐治与九郎时那样，家庭幸福被手握大权之人破坏，也不用担心像嫁给第二个丈夫羽柴秀胜时那样，丈夫战死沙场，自己变成寡妇。如今，德川氏的权势已经无可动摇，世上再也没有人敢觊觎德川氏的霸权地位，战乱的祸根已经逐渐被扼杀了。

一个多月以后，小督诞下男儿的消息送到茶茶处。虽然茶茶对秀忠与小督之间是否生下男孩并不感兴趣，但还是给小督送去了祝贺的书信，又派贺使以秀赖的名义给家康和秀忠送去贺礼。除了这些应尽的礼

节，为了安慰刚经历过分娩之痛，完成了女人承担的大任的小督，茶茶还另外给小督写了一封犒劳的书信。

信寄出后，立即收到了小督的回信，信中语气颇为郑重。茶茶本来没有期待小督会给她回信，因此收到信后反而感到意外。虽然信写得很简单，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字迹倒还是和从前一样不怎么漂亮，像个粗犷的男人写的似的，茶茶一下就能辨认出来，还有两处写错的地方，用墨水涂黑了，这些有意思的地方一看就是小督的风格。去年嫁给秀赖的千姬今年已经八岁了，婚后一直住在大阪城，小督在信中却对她只字未提。估计小督正沉浸在诞下嫡子的喜悦中，早将千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可不管怎么高兴，毕竟千姬也是她怀胎十月辛苦诞下的亲骨肉，且还不在身边，放在一般母亲那里，应该更加疼爱她才对。小督似乎不这样想，在她看来，千姬只是个女孩儿，再加上已经离开自己嫁人，就没有必要疼爱，反而应该越来越疏远才对。

读了小督的信后，茶茶第一次想起那个同住在大阪城里的千姬，之前她几乎忽略了这个被德川家寄放在此的小人儿，她开始同情千姬了。一直以来，她只当千姬是人质而已，并未费心照拂，她完全不知道同样生活在这座城池一角的千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想必有那些从江户跟随过来的武士和侍女们侍奉左右，肯定是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所以她也从不做任何过问和干涉。

庆长十年三月，秀忠将从江户上洛的消息被公布出来。至于秀忠上洛的理由，茶茶全然不知。那些力挺秀赖，经常出入于大阪城的少数武士们也无从知晓。

据大阪城内纷传的消息说，此次秀忠上洛的方式将遵照当日赖朝^[9]上洛时的传统规矩，供奉的军队将达到十万人。赖朝当年上洛时，由田山重忠打头阵，整个仪仗队被划分为多个团体，从镰仓出发，在第二十天才到达京都，据说秀忠此次将完全效仿当时的做法。其后，秀忠上洛的目的也被公布出来，说是为了去岁即庆长八年被任命为右近卫大将^[10]，特此向朝廷谢恩的，但茶茶觉得这个理由只不过是幌子。

在茶茶看来，秀忠此次上洛，无疑是家康策划的一次明目张胆的示威行动，以此来震慑自己这一方的势力。

终于到了三月，秀忠上洛的那天，队伍浩浩荡荡，场面盛况空前，超出人们的想象。而秀忠本人的威仪更是震慑住整个上方一带。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传闻不断。

同时，在京都和大阪街上的多处墙上，都出现了一句讽刺诗：“小拾大人（秀赖），警惕提防。”

茶茶为了不影响心情，故意避而不听任何关于秀忠上洛的传言。尽管相关的各种讯息已经在近侍和侍女们中间传得沸沸扬扬，但茶茶严令禁止他们在自己面前提起这个话题。

然而，秀忠上洛只是一个开始，其后发生的事情更足以让身处大阪的茶茶失魂落魄。在秀忠上洛后一个月左右的四月初，家康突然辞去将军之职，并让位于其子秀忠。这个消息在大阪城内不胫而走，也不知具体是谁带来的讯息，总之，此事似乎最先在大阪城内传开。

听说此事后，茶茶大惊失色。迄今为止她从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可仔细思量一下，这样的发展完全在情理之中。如今家康手握天下大权，如果将将军一职让位给秀忠，那么在家康在世期间，秀忠的地位将安如磐石。以家康的为人，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怎么会这样！”

听到加藤、福岛两位武将匆忙带来的这个消息，茶茶惊呼道。虽然她心里明白这个消息十分可靠，可嘴上还是不愿承认。

没过多久，到了四月十二日，茶茶便得到消息，秀忠已从内大臣[11]被提拔为右大臣。又过了三日，到四月十五日，传言得到证实，家康虽然没有对外公开消息，但他已于七日辞去将军之职，而秀忠则接替他成为征夷大将军，官升内大臣正二位。

传言成真后的第二天，四月十六日，大阪城笼罩于一种异样的氛围当中。平日里被视为秀赖一党的武将们一大早便陆续进城来拜谒秀赖，城内的广场上许久没有这么热闹，能听到几十匹战马的嘶鸣声。

直至今日，茶茶才明白了秀忠率领十万大军上洛的真正目的。家康

一旦让将军之位于秀忠，人心可能出现动摇，倘若那些大阪城及周边为秀赖打抱不平的武将们有所行动，十万大军将立即从京都发兵，进入山崎平原，沿淀川直逼大阪。

此次家康将将军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向天下郑重宣布不会把政权还给丰臣氏。一直以来，茶茶心里也明白，家康不会轻易把政权交还给秀赖，可总还是抱着一丝期望的。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在秀吉去世后还不到七年的时间里，事态便如此迅速地发展至此。

茶茶算是看明白了，家康一直以来包藏的狼子野心终于露出来了。

就在茶茶得知秀忠就任将军之位的第二天，北政所派使者来到大阪城，今时不同往日，茶茶立即召见使者问明来意。原来，北政所是为了劝说茶茶，让她趁着秀忠新晋将军之机，带着秀赖上洛，向新将军致以问候。使者是一位茶茶不认识的武士，有一张敏感而消瘦的面庞。

这位使者虽然是北政所派来的，但背后一定是受到家康的指使。家康一向对任何事情都力求谨慎，这肯定是他思虑再三的结果。

“恕我不能接受北政所夫人的提议。不管对方是否是将军，丰臣氏是主公，德川氏是臣子。如果秀忠殿下想要面见幼主的话，那么他亲自来大阪城比较合适。就请您回去将此话代为转达。”

茶茶的这番话立即在城内传开了，紧跟着城下也都议论纷纷。没几天的时间，京都大阪一带的人们都在传言，说大阪军和德川军之间即将有一场大战。与此同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众多浪人，他们频繁往来于大阪和京都之间，一些人投向大阪，另一些则投靠京都，其中还有一些十人甚至二十人组成的小团体。这样一来，越发显得这纷纷扰扰的传言真实可信了。在此局势之下，大阪城下的居民们都惶恐不已，每天都有人带着身家财物逃往郊外。

这些流言是真是假恐怕只有茶茶和家康知道。家康深知，如今大阪军至多能聚集一万军力。而茶茶则更加心知肚明，一旦在京都驻扎的十万大军稟雷霆之势而下，不到半刻时间大阪城便会被攻破。

五月十日，上总介忠辉作为将军家的名代^[12]，来到大阪城参见秀赖，遂了茶茶的心愿。

将军家派名代来的那天，茶茶感到久违的身心舒畅。此次不是秀赖前往京都，而是将军家派使者来拜见，她觉得这说明秀赖的威势依然存在，对于未来，她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名代上总介辞别秀赖后，当天便返回伏见城。

可一到傍晚，茶茶的心情又起伏不定起来，她感觉不到那种胜利后的快感。虽然这一回合是让将军家向她低了头，可也就仅此而已，对于秀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茶茶让凉风吹入屋内，在微凉的风中，她对自己和秀赖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想来，这次上总介来大阪一定是家康的主意，估计新将军秀忠根本不知道此事。

六月中旬，茶茶从京极局处得知，改嫁给万里小路充房的加贺局故去，享年三十四岁。虽然一直以来茶茶对她都没有好感，可闻得她死讯后，茶茶回忆起往事种种，觉得自己和加贺局缘分匪浅。当年同为秀吉的侧室，二人一直是死对头。如今秀吉故去，从前那种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日子反而让人怀念。若说美貌，恐怕秀吉的众多侧室中无人能出加贺局之右。尤其是醍醐赏花那次，摩阿跟在北政所身后，悠然地漫步于醍醐山的山坡之上，那绚烂华美的姿态仍然历历在目。后来，她在秀吉死后不久便改嫁给万里小路充房，虽然被世人诟病，可也正是一般人都不能企及的荣华。

虽然摩阿有些唯利是图，可这种不执着不强求的性格也有她的有趣之处。她虽然嫁给秀吉为妾，也常会争风吃醋，但恐怕她心里对秀吉既没有爱慕也没有尊敬，所以才会在秀吉去后不顾众人之口，轻松地选择了自己一介女流最适宜的道路。加贺局作为前田利家之女，显赫的门第和高贵的出身决定了她为人处世的方式。

茶茶派人前往加贺局遗骸的安葬处紫野大德寺，以表她吊唁之意。她还决定下次再去京都时，要亲自前去凭吊一番。

秀忠成为将军之后，德川氏的霸权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就在秀忠成为将军的第二年，即庆长十一年，江户城的修筑工程紧锣密鼓

地启动了，此次工程的规模远远超过两年前西国诸位大名负责修筑的伏见城，劳师动众地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木匠和石匠，还派出三千艘运石船，将石材从伊豆国运至江户。据说等到竣工那日，连秀吉修建的天下第一的大阪城也要相形见绌。

德川家筑城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伏见和江户两城。庆长十三年，修筑骏府城的计划对外公布，次年十四年，丹波筱山城^[13]的筑城工事启动，到了十五年二月，尾州名古屋城也开始修建。

家康将将军之位让给秀忠后，先在江户的西之丸住了一段时日，十二年搬至骏府，从此江户和骏府两城成为政治的中心，天下的政令无一不出自江户，相比之下，京都和大阪似乎完全成了地方城市。

庆长十三年夏天，茶茶在大阪城中迎来了京极高次这位稀客。自从庆长三年在秀吉葬礼上见过一面后，茶茶已经十年没见过高次了。其间又有关原一战，由于高次当时投靠了德川一方，从此以后二人的立场发生转变，便也没什么再见的契机。不过，每年正月或者夏冬时节，高次都会一丝不苟地寄来问候的书信及礼品，茶茶也会立即写一封简单的回信，派人送给高次。

如今的高次已经四十五岁，是个上了年纪的武将。虽然他既不是外样^[14]也不是谱代^[15]，但凭借着他高贵的出身，家康对他也是青眼有加。茶茶能够再见到高次还是感到很欣慰，关原一战时她很生高次的气，可倘若当时高次投向大阪一方，即便不是战死沙场，也会落得个死罪难逃的下场，不可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

茶茶留高次一起用了晚膳，虽然两人都有一肚子话，却都不怎么开口。高次一改年轻时的刚烈性子，语气平静而沉稳，成了名成熟的男子，不过，也因此失去了年轻时的风趣。

茶茶一开始不明白高次特意来到大阪城的用意何在，随着谈话的进行，才知道高次此次是特意来告诉她，如果将来家康或者秀忠要求秀赖上洛，一定要顺从他们的意思。从高次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他认为从上次茶茶拒绝上洛到现在，局势早已是今非昔比，所以没有必要为了没用的面子而做出遗恨千载的蠢事。

“我明白了。难为你挂心。我会听从你的意见的。”茶茶坦率地回答道。

高次又说：“我了解您的个性，估计真到那个时候，您不会乖乖顺从的。不过请切记，忍字为上。”

“忍字为上”这种话，放在年轻时候的高次是绝对说不出来的。

同样的，茶茶也难以想象自己年轻时竟然会爱慕高次。也不知是她变了，还是高次变了。不过，时隔多年难得再次和旧相识聊天，她仍是备感愉悦。高次当晚住在大阪城里，第二天再次去茶茶的住处致意后方才离开，分别之前，他苦口婆心地将昨晚的话又说了一遍。

第二年，也就是庆长十四年，京极高次去世，享年四十六岁。高次的死虽然也让茶茶有所动容，但她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打击。倘若一年前没有和高次见上一面，那么高次的死讯可能会让她感到一种特殊而复杂的伤感。这个临死前特意赶来告诫她“忍字为上”的武将走了，茶茶以对妹夫之死的惋惜之情，给妹妹阿初写了一封哀悼信。

现在茶茶真的是孤身一人了。秀吉、氏乡、高次都走了，对于十七岁的秀赖来说，她是其母，也是至爱，还是一个随时可以为他赴死的忠仆。茶茶不只要“忍字为上”，还要和那些企图伤害秀赖威权的人以死相拼、战斗到底。此时此刻，她的这个决心变得更加强烈了。

[1]天津宰相：京极高次的别名。文禄四年（1595）高次加封近江天津城6万石，同时官拜从四位左近卫少将。次年，再次升至从三位参议（宰相）。

[2]真田昌幸：（1547—1611）日本古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谋略家，战国时期得享盛名的智将。天正三年（1575）长筱之战，两兄一同战死，始回真田家继任家督。关原会战以西军败北作结，昌幸赖归属东军的长子真田信幸向德川家康求情，免去一死而和次子信繁被流放至高野山山麓的九度山，后在当地病歿。官位是从五位下安房守。

[3]七手组：由丰臣秀吉创建的护卫队。秀吉生前将一万精锐部队整编成七个部队，担任秀吉的贴身护卫或参加朝廷的典礼。

[4]权大纳言：太政官官职。相当于四等次官，官位为正三位。

[5]右大臣：太政官官职。与左大臣并属于太政官中掌握实权的长官，其位仅次于左大臣，负责主持朝政。官位相当于正或从二品。

[6]征夷大将军：原是古代镇抚虾夷的远征军指挥官，属于令外官。镰仓时代以来，成为幕

府主宰者的职位，是武家社会最高的权威，简称作“将军”。

[7]牛车兵仗：牛车指出入宫禁时的辇车，兵仗指随带侍从出入宫禁，都是与摄政相同的待遇。

[8]大手桥：大手门前的桥。

[9]赖朝：指源赖朝（1147—1199），日本镰仓幕府首任征夷大将军，也是日本幕府制度的建立者。他是平安时代末期河内源氏的源义朝的第二子。著名的武将源义经是他的同父异母弟。

[10]右近卫大将：属于令外官近卫尉府官职，大将各设左右两名，属于近卫府长官。相当于正三位官位。

[11]内大臣：属于令外官，地位仅次于左大臣、右大臣。官位相当于正或从二位。

[12]名代：代理的意思。

[13]丹波筱山城：今兵库县中部。

[14]外样：指外样大名。“外样”与“谱代”对应，指与主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主仆关系，不参与主家的政务，只在军事动员时响应主家号令。同时，主家灭亡时背叛主家也不会遭受非议。

[15]谱代：指谱代大名。世代代侍奉主家，参与主家政务的家臣。与主家结成牢固的君臣关系，一旦在主家灭亡后叛变，将遭受世间激烈的诟病。

第十章

庆长十五年的正月，茶茶头一次派贺使前往骏府问候家康。她本来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派贺使去骏府，因为那是贬低自己身份的行为。可是在片桐且元的劝说下，她十分不情愿地答应了。要是搁在从前的茶茶，不管且元如何怂恿，她都不会答应这种有损秀赖权威的事。然而，当时高次刚离世不久，茶茶再次想起了他生前所说“忍字为上”的话，于是突然决定听从且元一次，以此来告慰高次的在天之灵。

从秀忠成为将军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年。庆长十年，秀忠就任将军之位，那年五月，茶茶拒绝了家康提出的让秀赖上洛的要求，反而请将将军家的名代前来参见秀赖，最终事情虽如茶茶所愿收尾，可如今的局势早和那时大相径庭。所有的政令要么发自秀忠所居的江户，要么发自家康所居的骏府，而身在大阪的茶茶和秀赖几乎到了人微言轻的地步。茶茶对现在的局势了然于胸，但仍然不愿意低眉折腰。仅这一次的妥协，也是为了对已逝少年时代的恋人有所交代。对于茶茶的问候，骏府也象征性地派来了还礼使。

到了庆长十六年的正月，大阪这边再次派出了贺使。这次还是和去年一样由且元提议，他的理由是去年既然派过贺使了，今年突然不派会很奇怪。这次茶茶有些纠结，她总觉得如果这次再派使者去，家康可能不会派还礼使来，倘若到时候要受此屈辱，不如将去年的旧账翻过去，今年就别再派贺使去自讨没趣了。

茶茶如此自然地做出这样的揣测不是没有道理。才一年的光景，局势已经大变。现在，无论大事小勤，德川方面对大阪的态度都十分强硬，茶茶和秀赖几乎完全被撂到了一边。如今也就有几个像片桐且元、加藤、福島、浅野这样的武士，一边与德川方面亲厚，一边也顾念着丰臣家的旧主之情。其他的大名小名几乎全部在试图与大阪方面疏远。大家心里都有数，倘若有事没事地跑到茶茶和秀赖处问候一下，结果被江户或骏府方面不痛不痒地审问一番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庆长十六年这一年，在片桐且元不断地劝说下，茶茶最终答应派新年贺使去骏府。然而，果然如茶茶所料，大阪这边虽然派了贺使去骏府，却没有收到任何答礼。

正月过后，二月初的某日，茶茶在城里的梅花林里举办了赏梅宴，在盛开的梅林四处铺满草垫，上面布置好酒宴。以秀赖为中心，城里大部分武士及武家的女人们都出席了宴会。茶茶目不转睛地盯着秀赖的侧脸，女人们正在为他斟酒，秀赖则接过酒杯慢条斯理地饮着。今年已满十九岁的秀赖，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成长为一名伟岸的武将了。

在茶茶眼中，秀赖的姿容看上去熠熠生辉。一双大眼睛明亮清澈，鼻子笔挺，面色虽然略显苍白，但不失青春貌美。这些容貌特征不太像秀吉，而是基本遗传自茶茶，所以秀赖既有些像他的外祖父浅井长政，又有些像信长。他的性格倒是有些像年轻时候的秀吉，有豪迈豁达的一面，又有敏感细心的一面。唯独那多年来养尊处优长成的大个头，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茶茶每次和秀赖并肩而立，看着比自己高出许多的秀赖时，都会幸福得有些神情恍惚，她才刚到秀赖的肩膀而已。

在此次赏梅的宴席上，也有千姬的身影。茶茶并不想邀请千姬，估计是且元从中安排，邀请千姬出席聚会。千姬今年年满十五岁，她七岁与秀赖举行婚礼，到现在已经过去八个年头。这个莫名其妙被德川家寄放于此的小东西，就这样在大阪城中成长至今。当年，在婚礼的第二天，茶茶就决定不把千姬视作秀赖之妻，而是当作德川家抵押在此的人质对待，八年以来这个想法一直没变，到现在也仍是如此。秀赖和千姬似乎也对茶茶的想法心知肚明，彼此都没有把对方当作举行过婚礼，喝过交杯酒的特殊男女。

茶茶命人前去邀请千姬，让她到自己 and 秀赖的宴席上来。不一会儿，在多名侍女的簇拥下，千姬走了过来，微微颌首行礼后，在秀赖下首些的位置上坐下来。千姬的面孔不太像她的母亲小督，更像父亲秀忠。虽然瘦削的脸庞显得有些刻薄，但五官十分端正，性格似乎更像母亲，言谈举止中有些不紧不慢的从容。在茶茶眼中，千姬和秀赖一样，都显得那么熠熠生辉，美丽动人。

秀赖与千姬互相微微颌首行礼后便沉默不语。千姬虽然被邀请入

席，但看上去十分不自在，眼睛一会儿看向旁边梅树的树梢，一会儿又盯住自己的膝盖。

茶茶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冷眼观察着千姬的一举一动。她虽然邀请千姬坐到自己这边来，却一点也不想搭理她。这个女子今后的生死，全看骏府或者江户的态度，既然今年正月大阪派去贺使而骏府没有回礼，那么千姬就必须为这件事付出代价。

“接下来让我们交换席位吧。”

茶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便立即起身。她是想把千姬一人晾在席上，好让她难堪。听闻此言，在一旁的大多数近侍都立即站起身来。然而秀赖却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于是约一半的人还是留在原位。

冬日里和煦的阳光透过树枝，洒满整个梅林。茶茶在十多个女子的簇拥下漫步于梅林之间。女人们一路上有说有笑，茶茶只管安静地走自己的路，时不时与她们搭几句话。走着走着，她突然抬头看向之前坐过的席位，以秀赖为首的一众人等依然坐在那里。虽然茶茶当时起身时，并没有期待秀赖也会跟着她一道离开，但她内心肯定是盼着秀赖和她统一行动的，她当然不希望秀赖坐在那里不动。不过，茶茶自己离席已经达到了目的，千姬一人坐在秀赖的下首，没有一个人搭理她，看上去百无聊赖，孤独可怜。茶茶这才觉得解了心头之恨。

赏梅结束，大概过了十天，茶茶从一个侍女口中听到了一个令她意外的消息：据说秀赖最近每晚都会去千姬的寝殿。

茶茶简直不敢相信。当然，千姬表面上就是秀赖的妻室，可秀赖对这个妻子应该是怀恨在心，除此之外不应有其他任何感情，可为什么秀赖会去千姬处留宿呢。

茶茶立即派一名侍女前去打探，可侍女带回来的消息再次让茶茶失望。原来，自那日赏梅之后，秀赖的确经常出入千姬的寝殿。秀赖今年十九岁，已经纳了好几房侧室，茶茶也都同意了。秀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肯定对女人的身体感兴趣，这种事情也不是作为母亲应该干涉的，但那个女人要是千姬的话就让人头疼了。八年前的婚礼一结束，秀

赖与千姬便正式地结为夫妻，一起过夜本无可厚非，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对茶茶而言，千姬只不过她从德川方面要来的人质，这个人质是需要紧在紧要关头派上用场的。

如今，这件事开始变味了，茶茶不得不仔细思考秀赖宠幸千姬的原因，秀赖既然与自己血脉相连，那么他应该不会对千姬动真感情。茶茶估摸着秀赖是继承了父亲秀吉好色的血统，所以也把千姬看作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罢了。在秀赖身边白白放着一个家康的孙女，他怎么可能仅仅满足于远观和欣赏呢。

茶茶为了说服自己，在心中如此揣测着秀赖和千姬的关系。只有等她明白之后，才能够像从前一样对待千姬，才能继续将她视作德川家寄存在此的人质，她的生死全部掌握在茶茶手中。

三月二十日，家康从骏府上洛。一进二条城，家康便突然派人前来传话，说许久未见过秀赖了，希望他也能上洛一见。家康这次派来的使者是织田有乐，听闻这个要求，大阪城顿时炸开了锅。

茶茶立即召集以且元为首的城中主要武将，共同商讨此事的对策。大部分武将都认为，自从太阁殿下逝世后，大御所曾多次来到大阪面见秀赖，既然如此，为什么唯独这次要秀赖上洛去见呢，个中缘由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家康只是想看看秀赖长大后的模样，那么他理应亲自前往大阪求见才对。

茶茶虽已察觉此次秀赖被要求上洛一事大有风险，可是比起担心，她更多的是为之愤慨，家康一介丰臣家的家臣，凭何要求作为自己主上的秀赖前去见他呢。

“倘若太阁殿下尚在人世，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的荒唐事。”茶茶说道。

她似乎被自己这番话刺激到了似的，强烈的怒火猛地涌上心头。

一开始，秀赖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众人商议，当看到茶茶愤怒到声音都开始颤抖时，母亲的愤怒似乎逐渐感染了这个十九岁的年轻武将。茶茶的愤怒发自内心，足以让秀赖为之动容。此刻茶茶的胸中充满

悲愤，她的愤怒中伴随着悲痛，表情看上去冷寂而忧郁。就在她的情绪几乎要传染给所有人时，一直沉默不语的且元突然发话了：

“可是，如若幼主此番拒绝上洛，就正好中了大御所的计。这就表示关东和上方不和，合战将势在必行。而合战的后果，我想不用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大家勿再胡思乱想，让秀赖公上洛才是当务之急。唯有如此，才能向大御所表示上方这边别无二心，彼此才能相安无事。”

且元的话让众人都鸦雀无声。茶茶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更恨且元。茶茶觉得，他这一番话，表面上是在为秀赖着想，实际上完全是只顾自己自保。要打仗那就打吧。在茶茶眼中，十九岁的秀赖比这世上任何人都骁勇善战。之前还需要忍气吞声，如今秀赖已经长大成人，那些受过丰臣公雨露恩泽，愿意为秀赖豁出身家性命的武将们大有人在，人数肯定比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出许多。

“传唤白井龙白，让他为秀赖上洛卜上一卦吧。”茶茶建议道。

“属下从命。那我这就安排此事。”且元面不改色地说道。

众人决定在第二天的同一时刻再次在城中召开评定会议。

第二天，茶茶以为白井龙白也会被传唤到会议现场当场占卜，谁知竟不见龙白的身影，仅由且元公布占卜的结果。据且元说，共卜了两卦，两次的卦象都说秀赖上洛是大吉。茶茶对这个结果十分不满，且元这点伎俩如何能骗得了她，就在她正要开口反驳时，秀赖突然说道：

“既然卜卦的结果是大吉，且大御所本人又是秀赖丈人的父亲，那么即使秀赖上洛，也不会有失丰家威信吧。”

茶茶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她不相信这话能从秀赖口中说出来。就在这时，许久未见的千姬的身影突然浮现在茶茶脑海中。不知为什么，秀赖这番话的背后似乎能看到千姬的影子。一直以来，茶茶都只当千姬是一个德川家寄放在此的人质，如今，这个人质突然变身为一个巨大的障碍横亘在茶茶面前。千姬哪里是任人宰割的人质，她明明是一把德川家安插在自己这一方的锋利短刀，随时都有可能戳进茶茶的心脏。

然而，秀赖的话一点也没错，家康的确是他丈人的父亲，这一点不容置疑。

“若幼主如此期望，那只有这么办了。”

面对自己在这世上至爱的儿子，茶茶鼓足了力气勉强说道。就在这一瞬间，茶茶感觉到广间内紧张的空气立即得到缓解，大家似乎都长舒了一口气。

秀赖上洛之事一经决定，相关的准备工作立即展开了。有传言说，加藤、浅野、福岛几位武将曾私下商议，要对秀赖的安全多加防备，此事也已经知会于且元。

二十七日，秀赖带着三百骑兵，从大阪出发，沿着淀川行至淀。在淀等候着迎接秀赖的是家康十二岁的儿子右兵卫佐和十岁的儿子常陆介，以及池田三左卫门、加藤肥后守两名武将。从淀开始，秀赖换乘一种去除四壁的开放式轿辇，在上百个武士的保护下向京都进发，加藤、浅野两名武将紧紧守护在秀赖的轿辇两边。

自从送走秀赖，茶茶便魂不守舍，一心盼着秀赖平安返回大阪。为了防止千姬逃出城外，茶茶安排她一直住在自己的寝殿内，直到秀赖平安归来。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一旦接到秀赖遇难的来报，她会立刻刺死千姬，自己也跟着自尽。然而，二条城中风平浪静，秀赖离开大阪的第二天上午九时便进入二条城，在那里拜见了家康以及同样是自己母亲的北政所，随后，他离开二条城，沿着来时的路来到伏见，又在伏见乘船，沿着淀川，于当日下午五时回到大阪城。

茶茶一听到秀赖平安归来的消息，便立即放千姬回自己的寝殿。在被茶茶监视的这段时间，千姬带着几名侍女在茶茶隔壁的房间里平静地生活着，和平日里并无二致。茶茶还时不时能听到从隔壁传来千姬爽朗明快的笑声，每每听到这笑声茶茶都备感惊讶，这笑声和她的母亲小督何其相似，以至于茶茶好几次都以为是小督在隔壁。在经历与佐治与九郎不幸的婚姻之前，小督的性格一向开朗乐观，任何苦难都不会在她心里留下阴影。千姬似乎完全继承了母亲的这种性格，也有开朗乐观的一面。唯一不同的是，小督脸型肥肿，实在算不上美人，可千姬却天生丽

质。

在这件事上，茶茶可谓是完败，一直被她当作人质来对待的人，似乎丝毫未曾体味到人质该有的痛苦，性格也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扭曲，从隔壁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干净明亮，无忧无虑。有一次，茶茶实在太好奇千姬到底有什么高兴的事，便走到隔壁去一探究竟，谁知她刚一走近，笑声便戛然而止，千姬立即端正颜色来面对茶茶。

“有什么好笑的事吗？”茶茶问道。

一个侍女替千姬解围道：

“我们在猜幼主现在到了哪里，用着什么膳食。”

茶茶一直在为秀赖的安危悬着一颗心，可千姬的心态则完全不同。

秀赖安然无恙地上洛归来后的第二个月的四月六日，迄今为止为茶茶和秀赖遮风挡雨，忠心守护着她们的浅野长政突发痘疮，在六十五岁的年纪离开了人世。又过了两个月左右，堀尾吉晴也于六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同月二十四日，加藤清正也在五十三岁的年纪与世长辞。据说清正是在从熊本回来的船上突然发病，舌头不听使唤后没多久就倒下了，大家都纷纷猜测他是被毒死的。这些茶茶赖以依靠的忠于丰家的武士们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地离世。虽然加藤和浅野两位武将不算是茶茶一党，而是属于长年与茶茶对立的北政所一方，但在秀吉离开后的这些岁月里，他们都是茶茶不得不仰仗和依靠的人物，不可否认，大阪方面失去他们，等于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柱。

几位武将去后，大阪这边的茶茶拥护者已是寥寥无几，除了且元，也就是池田辉政、浅野幸长和前田利长等几个人了。

庆长十六年的秋天对茶茶来说尤为清冷寂寥，院中的梧桐树叶一片片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梢。茶茶觉得自己和秀赖的阵营也似那梧桐树一般，被一件一件剥去御寒的衣物，寒冷自外而内，侵袭进她的内心。

庆长十七年的春天，茶茶从一个经常前往骏府的茶人处听说，家康已是老态龙钟。家康时年七十二岁，要说老态龙钟一点也不稀奇。那茶人虽然一再闪烁其词，可茶茶听出他的意思是说家康命不久矣。

听出这层意思后，茶茶立即觉得眼前一片光明。自从浅野、加藤死后，茶茶的心头一直是层云笼罩，可当她意识到家康已然垂垂老矣，随时都可能归西时，便觉得乌云随即散去，数道灿烂的阳光洒落下来。茶茶心想，对啊，只要家康一死……她觉得自己面前的道路突然宽敞明亮起来。

一直以来，茶茶都在为秀赖祈求平安多福，她对各种神社和佛院的兴建和修葺十分热心，甚至到了让人觉得过于虔诚的程度。庆长九年，茶茶开始供养大阪四天王寺和醍醐寺三宝院金堂，其后的供养还包括十一年的南禅寺法堂、北野经堂、石清水八幡宫等的修建，十二年北野神社的改建，十三年向伊势大神供养大神乐殿，在各个佛寺神社的柱子或墙上都刻着秀赖和茶茶的名字。

自从意识到家康的死期将近之后，茶茶的这些供养便有了新的目的。十七年春，方广寺的大佛殿重建完工，这项工事早在十五年年中便启动，大阪方面投入了巨额经费，工事的指挥便是且元。在佛殿落成仪式上，茶茶除了为秀赖祈祷多福多寿，还禁不住祈祷家康早日归西，她祝祷的词藻更多的是在诅咒家康早登极乐。只要家康一死，这天下大权自然要回到秀赖手中。秀忠现在虽是将军，但他完全是仰仗父亲家康的名望，只要家康不在，将军的职位自然还是要由秀赖担任的。

到了十九年三月，大佛殿需要铸造一鼎巨钟，为此召集了三十九名铸造师，于四月十九日举行动工仪式。同月二十四日，且元前往骏府汇报巨钟完工之事，于五月三日面见家康，并计划在八月三日举行开眼供养，十月八日举行堂供养。

谁知到了四月二十九日，家康突然宣布供养延期，并命令大阪方面呈上梵钟上雕刻的铭文以及木札。主要是因为他听说铭文上刻有祈求家康早死的文字，用词十分大逆不道。

在重建大堂和铸造梵钟之时，茶茶的确许过盼望家康早死的愿望，

但她不记得自己曾在梵钟的铭文中记载过这个愿望。

梵钟事件引发了极大的骚动，且元虽然一再辩解，仍无法熄灭家康的怒火，他迅速赶往骏府，却还是吃了家康的闭门羹。即便是身在大阪的茶茶，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她立即委托大野治良的母亲大藏卿局，请她作为自己的使者前往骏府。茶茶思量着，即便家康不见且元，也应该会见替自己前去的使者，结果果然如茶茶所料，家康会见了大藏卿局。

大藏卿局从大阪归来后告诉茶茶，家康并没有传说的那么愤怒，但且元却向家康承诺会将茶茶和秀赖押做人质，将大阪城拱手让给关东方面。

茶茶和秀赖都不明白家康为什么对待且元时冷酷无情，对大藏卿局时却是另一副和善的面孔。但茶茶此次看清了且元的丑恶嘴脸，且元虽然身在大阪阵营，却成了骏府的先头兵。他竟敢承诺将自己和秀赖押为人质，还大言不惭地要将秀吉一手建成的大阪城拱手让人。

茶茶从小到大从未如现在这般愤怒过。秀赖一听说且元许诺家康之事，也觉得无法原谅。除了茶茶和秀赖，城中的其他武将也都愤愤不已。茶茶下令，一旦且元入城，立即将其关押审问，视具体情况可以随时将其按死罪处死。且元似乎也感觉到自己处境危险，他死守在自己的居城茨木不出，再也不敢在茶茶面前现身。

这个夏天，城内几乎每日都在召开评定会议，到了九月中旬，大阪军这边终于下定决心与德川方开战。与此同时，且元也挑明了背叛大阪之事，但城内之人已经没有余力去顾及此事了。大阪方面立即以秀赖的名义发表檄文，向诸国的浪人们公布了招兵告示，并派多人前往堺市，采买铁炮和弹药。

备战的总指挥由身在大阪城内的茶茶、秀赖、大野治长、织田有乐等人全权负责。每当城内召开评定会议，这些指挥者们都感到喜忧参半。招兵告示发出后，身处全国各地的武将们几乎没有任何动静，这让茶茶大失所望。她本来还指望着加贺的前田、萨州的岛津以及奥州的伊达等人，可这些武将的态度出人意料地冷漠，甚至其中有人向德川方面

发表誓死效忠的誓约书，看来片桐且元背叛大阪城一事对整个局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即便如此，大阪城内还是集结了将近十万名浪人，接连数日，这些浪人聚在一起将城里搅得天翻地覆，到处都能听到豪言壮语和慷慨陈词。这些浪人中也有不少名将，包括真田幸村、后藤基次、塙直之、长曾我部盛亲等人，他们都是关原之战后郁郁不得志的武将，这些人对于如今的大阪城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十月初，大阪城举兵的消息传至骏府的家康耳中，家康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于十月十一日从骏府出发，将军秀忠则于二十三日从江户出发。东海道一百二十里的道路全是挤挤挨挨的前往大阪的武士和兵马。十一月十八日，家康和秀忠两队人马在大阪茶臼山会师。

这些东军的动向都事无巨细地都传入大阪城内，可城中将士似乎对此一筹莫展。不管是否愿意，除了死守城池外别无他法。茶茶对守城的决定颇为不满，她认为肯定有杀出城去一决高下的战略，可无论大野治长还是织田有乐，都将守城挂在嘴边，这场战争似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打法了，连秀赖也同样如此认为。

由于事关军机要事，茶茶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既然连秀赖都支持守城说，只能相信他们已经有把握通过守城将战势引向对己方有利的方向。另外，大阪城可和别的城池不同，再怎么说明它也是秀吉督建的天下名城，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被攻破。

在大家众口一致赞成守城的情势下，大阪方花了五十天左右便完成了各种守城的准备。十万武士遍布城内各处要塞，连只蚂蚁都不可能放进来，茶茶自己也身披铠甲，带着同样披坚执锐的几名近侍，每天巡视在各个关口。自从决定开战，茶茶几乎没有见过秀赖，作为守城军的统帅，秀赖几乎是一日万机，分身乏术。每当茶茶想见秀赖时，这个年轻的大将都在东奔西跑地忙碌着。

虽然城内的主要干将每天都召开军事评定会，但茶茶没有出席。虽然茶茶也想参加，却从未收到过邀请，况且会议召开的时间总是不固定，场所也随时有变。

即便如此，一旦茶茶偶尔得知会议召开的的时间和地点，便会亲自前去参会。每当此时，茶茶就会命人在秀赖座前插上秀吉生前喜爱的金色葫芦的马印。虽然秀赖不喜欢她这样做，但茶茶每次都固执地坚持。在茶茶看来，马印象征着年轻的大将被父亲太阁殿下的荣光包围，有父亲的雄威护体。

大阪城周围到处驻扎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德川军的人马，且数量与日俱增。以大阪为中心，周围的京都、奈良、摄津等各个方向都是兵马的海洋。茶茶还听说家康为了对大阪形成包围圈，在天王寺、今宫、茶臼山、今福以及天满等十几个地方修筑有对抗的城堡。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战争却迟迟没有打响，两军都在缓慢地进行着开战的准备。

茶茶悄悄派人在千姬的寝宫附近监视，从现在开始，德川家押在这里的东西才要发挥她应有的作用。茶茶认为，家康之所以不一鼓作气地攻打大阪，可能是顾及着城里的千姬。

一日，茶茶以慰问守城生活的名义来到千姬寝宫探视，千姬在门口迎接茶茶，然后引她到一间面向中庭，能看见筑山的待客室。此时的茶茶虽然没有盔甲加身，但也不是日常打扮，可千姬却一身盛装地迎接茶茶，似乎完全不知道要打仗一样。

“不知你战时的生活怎么样，我来看看你。”

茶茶一边环视着屋内各种华丽的摆设，一边语气讥讽地说道。

“我过得舒心自在。”千姬回答道。

“大御所就在附近了，你不能与他相见也是可怜。”

“合战一结束，双方一讲和，我就能见到祖父和父亲了。”

千姬的这番话让茶茶深感意外。她怎么都不相信这话能从千姬口中说出来。

“讲和？谁说过要讲和！这次的合战，我们不成功便成仁。”

“真的吗？”

千姬说这番话时表情天真无邪。倘若刚才这番话由千姬以外的任何人说出来，茶茶都会觉得不可饶恕，但此时茶茶审视自己的内心，吃惊地发现自己虽然感到诧异，却怎么也生不起气来。

“今后决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万事务必要谨言慎行，不然被幼主听到你就百口莫辩了。”

茶茶刻意地说道，似乎嫌自己不够愤怒。千姬却“噗”的一声笑了起来。

“有什么可笑的？”茶茶立即追问。

千姬却不回答，再次笑了起来。

“你在笑什么呢？”

这次茶茶是厉声呵斥，千姬这才意识到惹怒了茶茶，连忙收起笑容回答道：

“因为二位都说了同样的话，所以我才笑了。”

“哪二位？”茶茶问。

“幼主也说过和您同样的话。”

“是吗，然后呢？”

“.....”

千姬思索了片刻，随后说道：

“幼主也曾经这样说过。他也说绝不能让您听到，说如果您听到了，可能会当场晕过去。”

千姬说完后，似乎又想笑出声来，却一直咬着牙强忍笑意。

茶茶用完千姬端出来的茶点，很快就告辞离开了。

她一只脚刚迈出千姬的寝殿，便意识到一个问题，她最初来千姬寝

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自己反而完全被千姬牵制住。这个小丫头只管胡说八道，自己却没有做出任何责备和惩罚，她简直有些生自己的气了。明明是个个人质，却完全没有作为人质该有的自觉，秀赖这位年轻的妻室让茶茶深恶痛绝。等到战事一开，这里变成枪林弹雨的时候，看她那时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悠然自得。“走着瞧吧”茶茶想，虽然她也没想清楚到时候瞧什么。

战争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在大阪城东北部打响。守城军在这个方向设立了多重防御墙，德川军的上杉、佐竹两支部队冲着这些防线杀了过来。战报一飞进城中，城内便立即骚动不安起来。

茶茶立即登上天守，枪声听上去很近，可茶茶却不知道战场在哪里。经过近侍的解说，她才发现原来战场已近在咫尺，几乎可以尽收眼底，她能看到向前线冲锋的人马，他们在城下像一群涌动着的蝼蚁。就在这时，茶茶收到警告，说弹丸随时有可能击中天守，请她立即下楼，就在她下楼时，一大群人冲上楼去，紧急地在天守搭建防御墙。茶茶没想到，战事还没有真正打响，天守就有中弹的危险，这让她心惊胆战。

从那天晚上开始，大阪城一直被战场上的厮杀声和枪炮声包围，不分昼夜。茶茶每每在深夜惊醒，稍稍起身，便能听到枪声和呐喊声时远时近。

听说今福那边的防线一度被攻破后，守城兵士又迅速地将其修复。随着战线不断拉长，茶茶只知道各地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详细情况便无从知晓了。

过了一段时间，茶茶总是能时不时地从各处听到关于和谈的消息。有说本多正纯的使者进城与大野治长见面的，也有说其他使者来见过后藤又兵卫的。看来和谈似乎势在必行，所以大家都在纷纷议论。茶茶每次听到这些传言，都会去向秀赖确认，可秀赖每次都否认。

“即使大家真的想要和谈，秀赖也决心战斗到底。”秀赖的回答一成不变。

自从战斗打响，茶茶觉得秀赖待自己比之前冷漠了许多。秀赖曾经

说过，一旦合战开始，就要打到底，直到城池灰飞烟灭，现在已经不是顾及面子或者意气用事的时候了，战争有开始就必须有结束。说这番话时秀赖的脸色铁青，甚至让茶茶有些害怕。

然而，茶茶的心境却有了变化。如果现在家康向己方提出议和，她觉得有必要先听听看，到时候根据和谈条件结束这场战争也未尝不可。

尽管秀赖一再否认接受和谈之事，可最近敌军的确停止了对大阪城的总攻。如此看来，传言倒是十分可信的了。

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城池突然遭到敌军的炮弹攻击，每次攻击的时间虽短，却持续了整整一天。这样的强度，即使是大阪城估计也有些招架不住，茶茶一整日都闭门不出。次日清晨，一枚炮弹击中了茶茶寝殿内的一间，殿内的女官们纷纷四处逃窜，茶茶走到纷乱的人群中，大声喝道：

“这场战争我们只有胜利，没有失败。你们这样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倘若太阁殿下泉下有知，看到留在幼主身边的尽是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下属，他可真要死不瞑目了。”

茶茶越说越觉得秀赖真是时运不济。

当日，城内召开了重大的军事评定会，在大野治长的邀请下，茶茶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天守的大广间举行，所有守城的主要将领全部出席，从一开始，气氛便十分凝重。

在会议上，茶茶第一次听大野治长说起数日前敌方提出和谈的事情，而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讨论是否接受和谈召开的，似乎家康那边已经屡次以各种形式派人来进行过和谈的交涉。

“京极若狭守的母亲大人作为中间人，我今天在京极忠高大人的营中与本多正纯、阿茶局会面。”

这位京极若狭守的母亲正是茶茶的妹妹阿初，京极高次去世后，她再没有改嫁，一直独自生活着，她的儿子忠高应该属于德川阵营，现在正在攻城军一方。

这么多年未见，茶茶已经很久没有想起阿初了，可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让茶茶备感意外，她没有想到阿初还有这样的本事。

在评定会议上，秀赖始终态度强硬，他主张无论对方提出何等条件，只要会对丰臣家的威信造成丝毫损伤，都绝不该接受。其实其他武将早已有议和之心，只有秀赖还在坚持。

又过了两三日，阿初来到城里。此次她作为使者前来，要与姐姐茶茶单独见面，只她们姐妹二人商量和谈之事。因此，她并没有见秀赖和其他任何武将，一进城便直奔茶茶的寝殿而来。

多年未见的两姐妹如今在屋内对坐着，阿初看上去出奇地年轻。本来三姐妹中小督最小，应该是她最年轻才对，可即便是与八年前参加秀赖与千姬婚礼时的小督相比，如今坐在对面的阿初仍然显得更年轻些。

“您看上去依然那么年轻。”

茶茶用少女时代绝没用过的郑重口吻说道。

“如此说来，茶茶夫人看上去倒是比实际年龄衰老了些。”阿初也郑重地回答道。

茶茶一向被人说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今天还是头一次被人说比实际年龄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衰老了。茶茶和八年前见到的小督一样，身材都变得肥胖丰满，可阿初却仍然瘦削。虽然她说自己身体健康，没有生过一次病，但估计她就是长不胖的体质，脸上和身上一点赘肉都没有。

茶茶和阿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从母亲阿市夫人的话题聊到京极高次。当年茶茶见小督时，小督冷淡见外的态度曾让茶茶十分不快，这次见阿初却完全没有那种感觉。阿初这次身负交涉议和条件的使命，却对此只字不提，似乎这种难事与她毫不相干一样，只是不停地与茶茶聊些姐妹间共同的话题。可阿初越是不说重点，茶茶越感到莫名的不安。拉了一刻左右的家常后，阿初突然说：

“想必茶茶姐已经厌烦了吧，像烧毁城池啊，切腹自尽这样的事

情。”

茶茶注意到，阿初这时的表情僵硬了一下。

“当然，我讨厌一切血腥残忍的事。小谷城和北之庄被烧毁时的样子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哎呀！快别提了，别提了。”阿初连忙摇头道，好像想把幼年时看到的那烧毁两座城池的火焰颜色从脑海中甩出去一样。

随后，阿初从怀中掏出一封文书，铺展在茶茶面前。

“请您应允这上面的内容。”仅说完这一句，阿初便不再言语。文书上写着家康提出的议和条件。

条件有三：一是让秀赖与茶茶招揽来的浪人们恢复从前无主的身份，二是将大野和织田二将作为人质交出，三是将大阪城外围的护城壕沟填平。

茶茶看完书信后，立即松了一口气，这上面的内容并没有对秀赖构成任何伤害。

“我明白了。幼主应该也会应允吧。”茶茶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道。

茶茶立即将议和的三个条件传达给秀赖和主力干将，为此大家商议了许久。除了秀赖，其他武将似乎都希望马上答应这些条件，只有秀赖一直犹豫不决。他认为这几个条件恐怕只是暂时，更加严苛的条件会在交涉的第二个阶段被提出来。

“并不是我不相信京极若狭守的母亲大人。”秀赖说道。

然而大局已定，迫于形势，秀赖只得同意了这些议和条款。

几十天过去，茶茶的心情终于放晴。这样一来，秀赖就可以免于在燃烧着的城池中自尽了。不过，就在她放松下来的那一刻，突然想起了千姬的笑声，随后，千姬便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一回想，一切都被千姬言中了。

秀赖的担心果然变成了现实。大阪冬之阵以后，不仅大阪城三之丸的外围沟壕被填平，议和条款中没有提到的二之丸的内部沟壕也被填平，二之丸的千贯櫓、西之丸，还有织田有乐以及大野修理的宅邸都被夷为平地。这一切都被迅速且强硬地完成。

茶茶得知此事后，但凡遇到城中的任何一个武将，她都会愤愤不平地拉住人家问个究竟，她不明白事情为何会发展至此，这些行为和约好的大相径庭。然而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

对城内的武将们来说，和谈算是达成了，秀赖和茶茶都暂时无虞，他们自己也保住了性命，对这样一点违约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茶茶却怎么也想不通，约定就是约定，眼看着对方不守约，一声不响的算什么事。

茶茶立即传唤大野修理来商量对策。大野修理一来，茶茶发现他的面色比以往凝重许多，大野说：

“请您万事都交给我吧。现如今遇到任何事都需要忍耐再忍耐。倘若有个万一，我修理会一直陪伴您到底的。”

茶茶听了这话并不高兴，身为人臣，陪伴主君本是其本职，现在说得好像茶茶欠了他什么大人情似的。

填平城池防御沟壕一事由德川秀忠的军队负责，他们把能填的地方全部填平后，在一月十九日，全军如潮水一般收兵回伏见城了。茶茶这才再次登上天守。在此之前，茶茶数次想要登天守，都因身旁近侍的阻拦而放弃。其实，只要她想上去，谁也拦不住，可她心里也一直在犹豫。她知道，看到那些德川军的士兵们奋力填平大阪城的样子，自己心里一定不会好受。

可是，德川军一撤离大阪城，茶茶还是身不由己地想登上天守一观。在上去之前，茶茶曾在心里告诫自己，无论上去之后看到任何景象都不要吃惊，也不要伤感。然而，登上天守以后极目望去，看到大阪城彻头彻尾地变成另一副模样时，茶茶完全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她双手不停地抖动，嘴唇也在打战。这哪里还是大阪城啊！这哪里是太阁殿下

当年修筑的名驰天下的大阪城啊！

包括二之丸在内，所有的城楼都被夷为平地，只剩这座在自己脚下的天守城，孤独困窘地暴露在空地中央。城里的防御沟壕只剩下本丸周围的一层，城池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倘若此时有人攻城，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轻而易举。

“修理在哪里？马上把修理给我叫来！”

茶茶面色苍白，对身旁的侍者喝令道。这天刮着大风，凛冽的寒风刺骨，茶茶被吹得几乎要散架了。刚好此时大野修理出城办事，不能赶来。

“那就把幼主给我叫来！”茶茶又说。

可话音刚落，她又收回了这个命令。还用说么，城池变成了这个样子，秀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然而，大阪的街道却几乎没有遭受战火的侵噬，只有城池被毁坏了。乍一看，简直无法相信这附近刚发生过一场战争。城池周边的武家宅邸也完好无损，其周边的街区更是没有任何变化。每条街上都有众多黄豆大小的行人往来穿梭。大阪街道的上空狂风肆虐，无数碎木板在乱风中飞舞着。

战争不久又要开始了吧，茶茶想。和平最多持续到今年夏天，说不定还等不到春天来临就要打起来，这座城像一只被拔光了羽毛的光秃秃的巨鸟一样，随时都会被家康的大军包围。

直到现在，茶茶才认清了自己和秀赖的处境。在登上天守之前，她还抱着幻想，觉得只要时来运转，扳倒家康，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可凝望着眼前大阪城这片断壁颓垣，茶茶终于明白，取胜只是白日做梦，怎么可能胜利呢。秀赖这边明明有大野修理和织田有乐辅佐，为什么还是走到了今天这个境地。

茶茶心中的怒火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伤感。恐怕死亡已经离她和秀赖不远了。秀赖生来就是肩负一统天下命运的丰家嫡子，他凭什么

落得如此下场？然而，不管茶茶心里有多么不甘，悲惨的结局似乎已无可避免。茶茶手扶天守的柱子，支撑着身体，略微仰头看向天空。她不禁感慨秀赖的生不逢时，如今这世上豺狼当道，秀赖周边尽是些忘恩负义，反咬主家一口的恶人，更可怜的是他身边全是些不中用的家臣，竟没有一人能够担当重任。

茶茶一回到自己的居所，便命近侍取来许多柴火，将屋内烤得十分温暖，然后一人在屋内枯坐，直至傍晚，其间谁来也不肯见。就连从城外赶来的大野修理，也被茶茶以身体不适为由拒之门外。

倘若此时高次还在！茶茶开始思念六年前去世的京极高次了。若是高次还在，即便他仍然属于家康阵营，也定不会让她们母子俩落得今天这样窘迫的境地。在走到这一步之前，他一定会为自己筹谋良策。茶茶频频想念高次，那个她思慕过，也蔑视过，时而与之亲厚，时而与之疏远的年轻时代的意中人。高次最后一次见茶茶时，曾不停地重复“万事以忍字为第一”这句话，若是他活到今日，不知还会不会仍然坚持说“忍字第一”。即便他还这样说，肯定是另外做好了妥当准备的。他绝不会像大野修理那样任凭事态发展至此，却除了让她们忍耐之外一筹莫展。

茶茶继而又想到了另一名武士，就是年仅四十岁便客死京都的蒲生氏乡。从氏乡离世到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地过去二十年。已然仙逝的他，既不知道秀吉之死，朝鲜之战，也不知道关原合战及后来家康成为将军之事。

如果蒲生氏乡还活着，时局肯定会大不相同，家康怎么可能有今日的地位。回想起来，氏乡之死对秀赖来说无疑是无可比拟的巨大损失。茶茶想起当日她曾对氏乡的死因有过种种猜疑，事情到了今天，她甚至觉得当初置氏乡于死地的不是别人，正是家康。她想把二十年前爱人之死的罪名也加到家康头上。

到了晚上，她更加频繁地思念起从前的故人。那些以前田利家为首的受过丰家恩惠的已故武将们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她脑海。浅野长政、堀尾吉晴、加藤清政，这些能够派上用场的优秀人才全部离开了人世，只剩下些阴险歹毒之人。现在，茶茶觉得故去的都是好人，甚至连她曾经最厌恶的太阁侧室之一加贺局也变得一点都不讨人嫌了。反而像高次

的末亡人阿初，还有秀忠的妻室小督，虽然是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妹妹，可与加贺局相比，她们都是些苟活于世的奸猾女子。

事实也是如此，小督是让茶茶恨之入骨的秀忠的妻室，阿初也将其子忠高送入了德川阵营。回想起来，她觉得就连此次阿初答应作议和使者，也是丝毫不将自己和秀赖的安危放在心上，她坚决认为这次完全上了阿初的当。

这天夜里，茶茶直到深夜方才就寝。她人虽躺在床上，头脑却十分兴奋，无论怎样都睡不着。她多次起身思考，就这样，也不知是在第几次起来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无论是否成功，她都应该尝试一下，为扭转自己和秀赖母子二人的命运再做一次努力。沟壕被填平了，就再挖，城郭被拆毁了，就再建。还要再次向天下的诸位大名发表檄文，肯定还有不少武将看不惯德川氏此次的不义之举。再说，太阁的影响力肯定尚存，应该会有各路武将赶来大阪城支援。还要把世间所有的浪人都召集到大阪城。另外，倘若得知秀赖将向德川军发起最后一战，肯定还会有相当多的武士赶来大阪城支援吧。无论如何，要将与德川决一死战的决心公告天下，且越早公布越好。不过，在填好沟壕，修复城郭之前，这一切必须先隐瞒好。

第二天，茶茶比平时起得都早。虽然有些睡眠不足，但她的表情因为兴奋而显得出乎寻常地严肃。茶茶立即前往秀赖的居所请求见面，她想把昨晚下定的决心尽早告诉秀赖，征得他的理解和赞同。谁知到了秀赖居所才知道，秀赖还在寝殿中休息，出来迎接茶茶的是千姬身边的侍女，这说明秀赖昨夜又召千姬侍寝。什么时候不好偏偏选在这个时候，茶茶不快地想。

茶茶只得先回自己的居所，约莫过了一刻左右，再次前往秀赖的居所。这次秀赖已经起身，并立即将茶茶请入自己的房间。茶茶告诉秀赖自己的决心，谁知秀赖竟也抱着和自己同样的想法。

“二之丸的沟壕被填之时，我就已经下此决心，城内的将士们也与我同心。不过，被填平的沟壕不必再重挖，既然没有沟壕，也就不抱守城的念头，唯有冲出城去决一死战。这样反而更好，反正无论如何这都将是最后一战。”

秀赖的语气淡然而平静，他能这么想自然让茶茶安心，可茶茶不赞同不再挖通沟壕的想法。这样只是为了光荣壮烈地决一死战而已，完全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

听了茶茶的这个想法后，秀赖一字一顿地平静说道：

“母亲大人还抱着胜利的幻想吗？真是不明白战争为何物啊！即便是老天眷顾，我们也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为今之计，只有潇洒漂亮地打完这最后一战罢了。”

秀赖现在就已然抱着必死的决心，这让茶茶痛苦不已。她得知秀赖此心后，更加愿意付出一切让秀赖免于一死。秀赖还有大好前程呢，就是不择手段也要让他活下去。茶茶眼中的秀赖，虽然年纪轻轻，却是一个比父亲秀吉还要优秀得多的武士。秀赖只是时运不济地出生在这恶徒当道之世，若非如此，他肯定能做出一番超越父亲秀吉的伟业，怎么能让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白白死去呢。

茶茶辞别秀赖后，亲自前往大野修理的住所拜访，大野修理听完茶茶的建议后说道：

“我也和您有着同样的想法。沟壕我们重新挖，拆毁的城郭我们再重建。只要秀忠动身返回东国，我们便立即派人去完成这些工程。只要城内的防御整備好，就不用惧怕德川大军来犯。”

修理的意见和茶茶不谋而合。

“不过，要想将城池还原成原来的样子，恐怕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在城池修复之前，务必要拖延时日，不能让战争提前来临。因此，还要再次拜托京极夫人前往骏府一趟。”

“让阿初再去一趟骏府倒没什么问题，不过让她去交涉什么呢？”

“只要她去就可以了。具体交涉什么由我修理来想办法。”

大野修理似乎是想找个什么借口，让阿初前往骏府进行交涉，以此来迷惑家康，让他暂时无暇顾及大阪的动态。茶茶觉得这不失为一个良

策。

秀忠于该月二十八日离开伏见城，返回江户。一得到报信，大阪城内立即启动了城池的修复工作。过了两三日，又派人前往京都的阿初处，拜托她作为使者去骏府拜会家康。作为德川、丰臣两家中间人的角色，没有人能够比这位京极家未亡人更合适了。最终决定，由渡边筑后守的母亲二位局、大野修理的母亲大藏卿局，以及渡边内藏助的母亲正永尼三位女性陪同阿初一起，以使者的身份前往骏府拜会家康。此行的目的是为战后封地的日益衰颓而向家康寻求帮助。一行人于三月初从大阪出发。

阿初一行人预定于四月初返回大阪。在此之前大阪方应该可以完成合战的准备工作。在四位女性前往骏府的两三天过后，茶茶去过一次千姬的寝殿。哪怕是说几句狠话，她也要将仇恨向千姬发泄几分。

千姬还是如寻常一样恭敬地接待茶茶。茶茶刚在上首坐定，千姬便问：

“又要打仗了吗？”

“面对注定要打的战争，我们只有应战。这次我们会奋战到底，直到城池灰飞烟灭。”

听了茶茶的话，千姬说道：

“这座城早在上一次就应该变成灰烬的，可还是残存至今。我本来也早该丧命的，却也苟活至今，所以我没什么遗憾了。”

“你之前不是期望双方言和吗？”

茶茶刚说完，千姬便反驳道：

“谁期望言和了！我只是认为肯定会和解的。但即使和谈成功，也只不过是暂时而已，这一点只有幼主大人和我心知肚明。”

茶茶看着千姬的脸，觉得今天需要重新认识这个女子。迄今为止她一直当千姬是德川家寄放于此的人质，但从千姬今天的言谈来看，似乎

她心里并没有偏向德川家一丝一毫。

“我还从没有见过烧毁城池的业火，看到那样的火焰一定会感到悲凉吧。”

千姬的表情看上去落寞而悲伤。面对眼前这个将自己所感所想坦率说出口的十九岁少女，茶茶一时陷入了沉思。

此刻，她在千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近似亲情的感情，这亲情似乎比对和她血脉相连的妹妹小督和阿初还要浓厚。茶茶自小到大已经辗转居住过多处城池，还亲眼目睹其中两个城池毁于战火。她见过众多骨肉至亲失去生命，而千姬和茶茶完全不同，她从未经历过苦难，直到最近才日渐成熟起来，周身都散发出一种不谙世事的天真美好。

茶茶离开千姬的寝殿，走着走着，猛一抬头，发现走到一棵樱花树下，树上的花骨朵已经开始含苞待放。她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开始产生幻觉，似乎有一团巨大的火焰从四面八方袭来。“幼主！”茶茶高喊着，眼见着秀赖在火焰中痛苦的面孔。“千姬！”茶茶随后又叫道，接着便听见千姬用清脆的嗓音回应了一声“哎”，刚见过的千姬正面带微笑，她身在火焰之中，却丝毫不感觉不到痛苦的样子，茶茶忽然觉得似乎火焰也伤不了千姬分毫。

她晕眩了片刻，一旁的侍女一直扶住她的手。许久，她放开侍女的手，独自一人继续前行。

时间转瞬即逝，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力集中在城郭的周围，可工程的进展却一点也不顺利。茶茶时不时登上天守俯瞰工地现场，只看到一个个挖出来的土坑，各处虽然都在施工，可造出来的只能说是类似沟壕的某种东西。

没等去骏府的使者们回来，就有传言说德川大军将再次西下征伐，还说德川方面正在动员全国范围的军队。这些传言已经流入大阪城下，城里自上而下都被不安的气氛笼罩着。偏偏在这个时候，与大野修理一起负责此次东冬之阵军事物资采购的织田有乐，带着全族上下一起叛逃，离开了大阪城。茶茶本就不信任织田有乐，也没对这个老头子抱什

么希望。可他叛逃的时机，就和当日片桐且元一样，对大阪方面的士气造成很大的影响。

今年的樱花比往年开得都早，三月一到便盛开，没几天就凋零了。在樱花满开的那天夜里，茶茶带着两名侍女在花下散步，她脑海里突然掠过一个念头，赏了这么多年樱花，今年兴许是最后一年。为了让自己摆脱这念头，她赶忙在心里说服自己，一定要和秀赖一起再办一次盛大的赏樱盛会，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一定要拼尽全力。如今想来，自从参加过一回秀吉当年在醍醐举办的赏樱大会后，秀赖便再也没办过赏樱会。即便是为了这个理由，秀赖也不能就这样死在此地。茶茶如今碰到任何事都能和秀赖联系起来。

茶茶急急忙忙地赏了一会儿夜樱，便赶回自己的住处，秀赖和大野修理已经在那里等候她了。修理先开口，告诉茶茶据每日城中获得的情报，骏府发兵之日已经迫在眉睫，虽然已经多次派使者前往骏府恳请家康的原谅，可家康似乎毫不领情。事情发展至此，也只能使出最后的手段一搏了。

“恳请原谅的使者是怎么回事？除了京极夫人你们还派其他使者去骏府了？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茶茶言辞有些过激。为什么要派使者去请求原谅？他家康有何资格让秀赖恳求原谅？大野修理这才告诉茶茶，之前一直瞒着她，事实上，家康已经传来命令，让他们放逐浪人，还命秀赖离开大阪，转移到大和。

听闻此事，茶茶异常震惊，差点晕厥过去，她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愤怒扭曲了她的面孔和声音，稍许，她才质问道：

“你媾和的计策为什么不管用？”

“如今想来，家康从一开始就已经识破，那些媾和的条件不过是我们的权宜之计。我们派去的使者全被扣押在骏府，无一人回来。”

“好吧！好！”

茶茶盯着自己的膝盖，一字一顿地平静说道。片刻，她抬起头对秀赖说道：

“幼主您是怎么想的？”

一直在一旁沉默不语的秀赖终于发话了：

“我没什么想法。秀赖从一开始就预想到事情会发展至此，只不过修理和母亲大人还在坚持着无用之事。”

秀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今日，秀赖就此言明，我希望无论是修理还是母亲大人都能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和德川展开最后一战。请不要再对丰臣家的存续抱任何希望。我要在今晚就公布开战的消息，每迟一日都会对我方造成不利影响。”

茶茶望着大野修理，询问他的意见。

“合战的准备早就开始了。不过，没有必要如此匆忙地对外公布消息吧。”

修理说道。听了修理的话茶茶才放下心来。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与秀赖的意见有些相左。或许事态最终会如秀赖之言，可在放弃希望之前，说不定哪里会有奇兵来援，事情还有一线希望呢。但要是依秀赖之言公布了开战的消息，一切就全完了。

“即便秀赖不挑起战争，家康也会先宣布开战吧。”秀赖说。

他的想法是，我方先宣布开战，向天下人表明大阪军的决心，可以起到鼓舞城内武士士气的效果。茶茶虽然理解秀赖的想法，可这样一来，大阪军便是背水一战，再没有退路。一步走错便会将丰臣家置于死地，无论如何她都希望能够恢复实力，将家康挫骨扬灰，让他蛰伏于秀赖旗下。

“再忍耐片刻，在三月底之前，还是遵照大野修理大人的意思吧。”

茶茶似乎作出了最后让步，因此秀赖也只得遵从，没有再反对。

“也好吧。接下来这些天城内的武士们一定会觉得心有不甘。这个月一过，就依秀赖的，宣布开战吧。”

秀赖说完便站起身，大野修理也跟着起身。

茶茶独自坐了一会儿，也起身返回寝殿。她想到了阿初她们，不知道这些人作为使者到底去干什么了。她的恨全部转向以阿初为首的使者们。

到了四月，城内日渐骚动，大阪城的广间内每天都有会议召开。大家纷纷建议立即宣布开战，将近畿周围散落的德川军势力一气铲除，只有茶茶和大野修理拼命阻止。三月底，大野修理又派最后一拨使者前往骏府，他说服大家至少等到使者回来，茶茶也全力支持修理的主张，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人站在茶茶和修理这方。秀赖虽然认为大野修理和茶茶在白费力气，但他不希望城中的武将因此分裂成两派，只得同意再等十天，倘若十天后使者还不回来，就遵从大多数武将的意见。

在四月初这等待的十天里，发生了很多事。一些士兵闯入京都伏见胡作非为，一支军队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擅自突袭尼崎，每次接到这些来报，城中的主要武将都按捺不住地蠢蠢欲动。

“再等等，请再等等吧。”

以大野修理为首的众多武将们走到哪里都不断重复着这句话，试图以此来稳定住早已躁动不堪的军心。

在此情势下，秀忠早在四月四日就向诸将颁布了军令，与此同时，身在骏府的家康也向名古屋进发。眼下，德川方的武将们正领着大军陆续往大阪这边急行而来。这个消息在九日的清晨传入大阪城，茶茶、秀赖及大野修理听闻后都面如土色。德川大军没有发表任何宣战书就直接行动，这个令众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后，德川军的各种动静便接二连三地传入城中。

武将们惊慌失措地赶到城内的广间商量对策。真田幸村、后藤基次、木村重成、毛利胜永为首的主力干将们全部出现在广间内。就在大野修理向大家说明情况的时候，又有新情报传来，津的藤堂高虎已经领军抵达淀，把守着宇治川和桂川。彦根的井伊直孝也不知何时出现在伏见，在附近布阵。伏见、鸟羽附近陆陆续续有新的军事力量汇入，都是美浓、尾张、三河的武将麾下的军队。

大家正在讨论之时，秀赖突然放声大笑。武将们纷纷俯身低头，只听到他的笑声，却无人敢抬头看他，只有茶茶抬起头看着秀赖。秀赖的笑声实在诡异，茶茶有些担心他是不是突然发疯了。良久，秀赖停止了笑声说道：

“我方的人都太老实，所以家康才能乘虚而入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说这些已经晚了，事已至此，秀赖如今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想和德川大军漂漂亮亮地打上一仗，与这座城池共存亡。在这种事关生死存亡的会议上，我本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武将出席并支持我，从这一点来说，我秀赖可说是日本第一幸运之人。”

秀赖向大家道谢后，又对茶茶说道：

“母亲大人这次也请务必做好心理准备。请放弃延续丰臣家荣华的希望吧。另外，合战的一应事宜，就交给秀赖全权负责吧。”

秀赖是想借此机会封住茶茶的嘴，不容许她再对此事有所置喙。

“遵命。”茶茶回答。

接下来的事她全听秀赖的。事态发展至此，大野修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场的人都对他很冷淡，茶茶却丝毫不责怪修理。

现在还留在城里的武将们，个个都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们为了丰臣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从这点来说大家都是忠臣良将。与他们相比，大野修理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无论经历多少困苦，也要让丰臣家延续下去，以图再起。这种执拗的劲头对丰臣家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茶茶十分理解修理的想法，只不过这些努力现在全都白费了。

作战会议暂时休会片刻，下午再次召开。就在这一天，大野修理参加完上午的会议，离开广间后，在城门附近不知被何人刺伤，下午全身裹着白布被抬进本丸出席会议。

茶茶也参加了下午的会议。虽然她的嘴被秀赖堵住了，但还是忍不住出现在会场。自从冬之阵以来，茶茶的心绪有了大的转变。之前她所有心思都放在了秀赖身上，自己似乎早已没有了往日那种强烈的自尊与自豪感，如今她再次找回了自我。茶茶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在四十岁的前几年，她胖得连坐着都觉得费劲。但从三四年前开始，茶茶身上的脂肪慢慢减少，身体也灵活了许多。她的表情里再次出现了她独有的那种气势，白皙的面庞上恢复了自年轻时就一直保持的敏锐气质，似乎在对外宣言，谁要是敢贬损统领天下的丰家威信一句，她绝不会轻饶。

下午的会议上冲突不断。就如何迎击德川大军之事众武将各持己见。最终，秀赖对德川大军会从天王寺口杀过来这一预判持赞同意见。因此，他将十万大军兵分两路，在这个方向上严加防守。驻扎在大阪城内及周边的部队于当日傍晚朝各自的部署方向进发。

第二天，秀赖率领着旗本出城，赶往预计是主要战场的天王寺方向巡视。年轻的大将周围装饰着暗红色吹贯^[1]二十只，金头旗十只，千本枪^[2]、葫芦马印等。茶茶一直将秀赖送到城门附近，她恍惚间似乎看到了当年太阁的旗本众的队伍。

十八日，家康抵达京都，二十一日，秀忠在伏见布阵。这些消息都在第二天便传入大阪。二十六日，阿初、二位局等秀赖的使者从家康处被遣返回大阪，她们带来了家康的口信，说大野修理曾经应允家康的要求，同意放逐浪人以及将秀赖逐出大阪，然而大阪并没有履行约定，所以家康要来兴师问罪。

茶茶在城中自己的房间内接待了阿初。她先犒劳阿初，感谢她身负如此重大的使命，然后说道：

“今天可能是和您最后一次见面了。多留一阵再离开吧。”

阿初听后忙安慰茶茶，说大阪城还没有到要灭亡的地步。然而，事

到如今，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说话人阿初和听话人茶茶都心知肚明。

二人靠近走廊坐着，一起看着庭院中郁郁葱葱的树木。满肚子话似乎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我和您，以及秀忠大人的妻室是一起长大的，可不知为什么，我们姐妹三人最终成了现在这样敌我对立的关系。不过，幸好有您多方照拂，才能有今天这样一起说话的机会。如今我和秀忠大人的妻室是无法对话了。幼主和千姬小姐婚礼那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您今后再见到她时，请代茶茶转达对她的问候。另外还请您告诉她，千姬小姐刚来这里时才七岁，如今也已经长大成人……”

话说到这里，茶茶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小督的女儿千姬当然会和这座城一起化为灰烬。

这时，阿初微微抬起头看着茶茶，有些难以启齿地撇着嘴说道：

“我有句话，您听了可别生气。大阪城即使被烧毁，我仍希望茶茶姐和秀赖大人能活下去。要想如此，倒是有一个办法……”

没等阿初的话说完，茶茶就打断她，直截了当地说道：

“你是想说让我放了千姬吧。”

又说：“我倒是想放千姬逃出城去。可千姬自己估计不愿意。她已经下定决心和秀赖，和这座城池共存亡了。虽然残忍，但这是神佛也无力扭转之事。请您见到秀忠大人妻室时，也将此事转告给她。”

阿初的提议，也不知是她发自内心这样想，还是德川方面拜托她来做说客。但无论如何，对茶茶来说，放任何一个人出城，也不会放千姬。能让家康、秀忠还有小督痛苦最好。届时，烧毁大阪城的火也会烧到千姬的面上、身上，烧得连一根头发丝都不剩。

傍晚，阿初出城而去。茶茶将妹妹送至自己的寝殿门口。分别时，茶茶头一次提到了阿初的孩子：

“祝愿忠高大人武运昌隆。”

高次和阿初之间诞下的忠高，作为大阪城攻围军中的一员大将，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杀过来。阿初回答道：

“我会向他转达。真希望您能和忠高见上一面。他和他父亲长得很像。”

茶茶的眼前浮现出高次年轻时的模样，她猜想这个年轻的武将也一定是个好胜心强的烈性子。不可思议的是她对忠高一点敌意也没有，只有温馨怀旧的亲情。倘若自己中的是忠高射出来的那一箭，那她就死而无憾了。

[1]吹贯：在战场上测风向的一种道具，通常在上方用布条扎成圆形或半圆形。

[2]千本枪：一种用来突刺的长矛状武器。

第十一章

之前的冬之阵，大阪方一开始就选择以守城为主的防御策略，可这次情况截然不同。赖以防御的城池不复昔日光景，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不管大家愿意与否，为今之计只有举全军之力杀出城去。而德川军预计将从奈良方面攻打过来，大阪方的战略是等德川大军从高地下到平原时一举迎击，因此主力军队都被分配到天王寺到河内一带驻守。对于这个战略，城内诸将都达成了共识。

作为合战前的预演，早在四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河内附近就展开了小规模会战。在这次战斗中，一向以勇猛出名的武士塙直之战死。茶茶虽然没有见过塙直之本人，但关于他的事迹也有所耳闻。可这位塙直之死得实在过早，在真正的战斗还没有打响之前便战死沙场。这个消息似乎预示着接下来的战争会往对我方不利的方向发展。

匆忙之间五月来临了。城里每天都以秀赖为中心召开战略评定会，会上每次都会发表已部署部队的行动。茶茶几乎每天都会参加会议，只不过对于作战方略她一言不发。

每次会议结束，茶茶离席时，都会感到前途暗淡。对于会上讨论的战略，虽然她也说不出什么来，但总觉得这些做法并不会带来胜利的希望。即将来临的是一场硬仗，是两军对垒厮杀，拼个你死我活的激战，可我方却无一人能背负起这个重任。作战方略总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折中制定出来。除了秀赖和大野治长以外，还有木村重成、长曾我部盛亲、后藤基次、真田幸村、薄田隼人等其他武将，可他们每个人的意见都没有被直接采纳过，哪怕很小的事都要大家一起讨论修正。最终的决定，不是任何个人的意见，而是众人讨论妥协出来的结果。

到了这个紧要关头，茶茶才觉得秀赖太过年轻，他才刚二十三岁。哪怕再过两三年，到他二十五六岁时遇到这次危机，那时的秀赖肯定已经成熟稳重，能够担起号令全军的重任。茶茶为秀赖的年纪感到忿忿不

平，她觉得秀赖实在是时运不济。

五月二日的评定会上，茶茶向大野治长询问德川军目下的动向。这次合战开始以来，茶茶从没问过军事相关的事宜，可她不能再不闻不问下去，终于抑制不住地问出口来，因为来参加评定会的武将人数越来越少。大野治长告诉茶茶：

“家康还在二条城，秀忠也还没有发兵，人还在伏见。敌方主力已经在河内一带大规模布阵。据说先锋在国分，藤堂军在千塚，井伊军在乐音寺附近驻扎下来。”

“这样啊。那我军对此有何对策？”

茶茶面色铁青地质问道。敌军的主力这不是已经近在咫尺了吗，眼看着就快要打到大阪城下了。

“我方的后藤基次、真田幸村、薄田隼人的军队已经在这条线上布阵，只待战机。木村重成、长曾我部盛亲的第二路军队正在待命。”

“我们是否能取胜？”茶茶问道。

“这要看后藤、真田、薄田部队首战的战况了。如果他们能取胜，那么后面的战势将对我方有利，如果他们战败，恐怕后面的木村、长曾我部的两支部队再厉害也难力挽狂澜。”

大野治长的回答冷静理智，可茶茶却对他愤怒不已。之前明明说守城对我方不利，要出城决一死战，可现在城池不是一样已经完全被包围了嘛。她想问问他之前都干了些什么。倘若太阁殿下尚在人间，绝不会放敌军的一兵一卒进京都伏见的。

“无论如何，不获胜可不行。”

茶茶没好气地说。评定结束大家散场后，茶茶在走廊上叫住正要返回居所的秀赖。

“右府大人！”

秀赖立即驻足，屏退左右。跟着秀赖和茶茶的护卫和侍女们都齐刷刷地消失在走廊尽头。秀赖屏退左右的行为让茶茶有些吃惊，不过能和秀赖二人独处也是件高兴事儿，她和秀赖已经很多年没有享受过母子亲密无间的时光了。

“母亲大人。”

倒是秀赖先向茶茶开口了。

“我想您一定也心知肚明，城池陷落是迟早的事。请您务必做好心理准备，应该不用太久，早的话说不定就在这几日。”

“什么？”

茶茶惊叫。

“就在这几天，会发生吗？”

茶茶根本不相信。

“嗯，秀赖心里很清楚。不只秀赖一人，大野治长也很清楚。其他武将们恐怕也都知道，只不过谁都不愿意说出口罢了。”

庭院中铺满了白沙，初夏炙热而耀眼的阳光照耀着地面。分隔中庭的白色建筑物上可以看到老榉树和老榎树的树梢，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夏天突然到来了。茶茶这才意识到春天已经离去，夏天已经到来。

城里寂静无声。两三天前城里还是人欢马叫的，到处都是喧闹的样子，如今大部分部队都已经出城，一点儿响动都没有。虽然秀赖说最早几天后城池就要陷落，可茶茶丝毫感觉不到这种氛围，她一点儿也不相信。

不过茶茶还是回答道：

“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如此甚好，那我就放心了。”

秀赖说，随后他对茶茶说：

“好久没有一起散步了，一起到庭院里走走吧。”

茶茶还是头一次被秀赖如此邀请。她立即唤来侍女命其备好鞋子，与秀赖一起走下庭院。母子二人没什么特别要说的，只是一起走在庭院中的山石树丛之间。走到本丸的中庭时，池中的水流出一条小河，河边开着菖蒲花。

“菖蒲已经开花了啊。”

茶茶感叹道。她算算日子，再过三天就是端午节了。秀赖小的时候，每到端午节，城里便人声鼎沸，热闹非常。秀吉在世时，早在一月、二月就开始准备迎接端午节，全国的大名们纷纷送来节日的贺礼。到了节日当天，城里的人们会喝菖蒲根泡的酒，煮菖蒲水，包许多粽子。

然而这些习俗逐年越发冷清起来，到了去年和今年，简直一点节日的气氛都没有了。秀赖似乎也想起了这件事，笑着说道：

“今年的端午节，秀赖我披甲上阵吧。要让母亲大人看看我真正的武士模样。”

秀赖的笑容清澈爽朗，明亮的笑声直接渗入茶茶的心脾。茶茶走在秀赖身后，望着他高大魁梧的背影，虽然与平日里并无二致，但茶茶觉得这背影比她迄今为止见过的任何武将都威风凛凛、英姿飒爽。秀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仪，即使是最鼎盛时期的秀吉也不能与之匹敌。

母子二人在院中又走了小半刻时间，然后从刚才下来的地方重新回到走廊上，互相道别。分开前，秀赖有些深情地望着茶茶说道：

“今后恐怕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和您悠闲聊天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请母亲大人万事都听从秀赖的安排。”

“遵命。”

茶茶顺从地答道。可待到她与秀赖分开，回到自己屋内时，她的心

情始终无法平静。她不甘心就这样坐以待毙地等着德川军来烧城，更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如此优秀的秀赖前去赴死。然而，她再怎么不甘心，如今也无力扭转乾坤。除了默然接受即将到来的命运的安排之外，她一筹莫展。

接下来的三四天出奇地安静，城内再也没有开过评定会。茶茶虽然多次派人去向大野治长询问最新战况，可每次得到的答复都一样，只说一切如常，战斗尚未打响。

到了五日，一大清早城内便笼罩着不安的气氛，秀赖和大野治长一整天都没在城中露面。据说两人一大早便动身出城，赶去动员前线的将士们。茶茶一整天都惴惴不安。秀赖曾说要在端午节上战场，说不定真如他所说，今天就亲自出战了。城里留守的军队也都在陆续往前线赶，侧耳细听，总是能听到战马的嘶鸣。

这天夜里，茶茶早早就准备入睡，可她刚着枕头，就接到来报说千姬来访。由于茶茶已经换好了寝衣，只得让千姬在外稍候片刻，自己重新整装更衣，正式接待千姬。

千姬今年虽然已满十九岁，可茶茶觉得她的一举一动仍然显得很不成熟。如今降临在自己和秀赖头上的命运，似乎与眼前这位德川方的寄存物毫无关系，要不然她为什么会显得比实际年龄幼稚。

“这座城不久就要遭殃了。”茶茶对千姬说道。

这是她对任何人都不会说出口的话。她言语中包含着对千姬的仇恨，似乎在说，我们今天这样都是拜你的父亲和祖父所赐。千姬在茶茶下首规规矩矩地坐好后说道：

“我相信，这次合战我们一定能赢。”

茶茶完全预想不到千姬会这样说，她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打仗不就是为了取胜么。我觉得要是已经知道要打败仗就不会开

战。不管右府大人嘴上怎么说，但我知道他心里也和我想的一样。”

千姬肯定地说道，言语中不带一丝犹豫和怀疑。

“有时即便知道要打败仗，可一方要打过来，另一方也必须应战。”

茶茶嘴上这样说，可她不得不承认，千姬对合战必胜的信念让她觉得有些温暖和感动。说不定真如千姬所说，大阪方会在这次合战中取胜呢。城内的十万将士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加入大阪阵营的，说不定只有她自己觉得会输，其他所有人都对胜利充满期待呢。秀赖也一样，虽然嘴上那样说，可就像千姬说的，他心里可能也抱着必胜的决心呢。

茶茶心里虽然开始动摇，可在千姬面前却不露声色。自己眼前坐着的这个年轻女子也是属于可憎敌人的一分子。

“你相信胜利固然是好，可万一失败了呢？”茶茶继续说道。

千姬闻言半晌不语。她低垂着头，瘦削俊俏的面庞朝向地面。

“若是失败了呢？”

茶茶心里想着残忍的事情。倘若失败，她想听千姬亲口说出失败后自己的下场。茶茶早就想好了，等到城池陷落的厄运到来之日，她会把千姬牢牢地锁在自己身边，绝不放她走。她脑海中能清楚地想象到那一刻自己和千姬一起等待毁灭的画面。

“等到那时，再说那时的话。”千姬突然开口说道。

这话回答得唐突，让人觉得不是从千姬口中，而是从什么神秘的地方抛洒下来的语言。

“再说什么？”茶茶严厉地追问道。

对此，千姬仍然重复了刚才那句话，只不过这次她是一字一顿，清晰明了地告诉茶茶的。

“等到那时，再说那时的话。”

“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吗？”

茶茶向千姬逼近一些，再次质问道。这次，千姬抬起头来，一边直视茶茶的目光一边说道：

“这么晚了，我正是为此事才来打扰您的。我相信我们会在合战中取胜，可胜利还要依靠天时。万一我们武运不济失败了，到时候我想全部听从当时的命运安排。心理准备固然重要，可我觉得如果能活命，所有人都不应该死。”

说到这里，千姬低下了头，随后继续说：

“我既不希望这座城毁灭，也不希望右府大人断送性命。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为活下去而努力。”

千姬这番话，茶茶听来如雷贯耳。她突然产生了一个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可怕念头。千姬说得对！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该活下去！她既不希望这座城毁灭，也不希望秀赖赴死。即使输了这场战争，自己和秀赖也未必一定要死，想活下去的话总会有办法吧。家康和秀忠再怎么没人性，也无法对她和秀赖这两个主家之人下狠手吧。茶茶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停地颤抖，尽管她极力想在千姬面前掩饰，可还是控制不住身体。

就在茶茶和千姬对坐之时，有快马来报，是大野治长带来的消息，茶茶立即命人将使者引到隔壁房间。接过使者递上的书信一看，内容只有一句话：明日黎明之际，战线全面展开，两军即将交战。

茶茶送走了前来拜访的千姬，独自回到房内坐了下来。这天晚上暑热难耐，即便坐着不动也会汗流浹背。今年气候反常，樱花比往年开得都早，可到了五月又有倒春寒，五月一日那天竟然还下了冰雹，下完冰雹刚过了五天，到了今天，恰逢端午，天气又突然变得闷热难耐。面向庭院的遮雨板全部被推起来，在屋内灯火的照耀下，影影绰绰地能看到本来昏暗的院落。茶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时不时起身走到走廊边，站在那里凝视屋外。夜空中一颗星星也没有，天气如此闷热，估计不久就会下一场雨。

虽说城里并无什么特别的响动，可总觉得有些喧嚣，让人不安宁，

仿佛是从地底传来阵阵轰鸣，令人不寒而栗。

在千姬拜访前，茶茶本来都要睡了，现在却睡意全无。自从收到大野治长的书信，得知明天一早便要开战，茶茶便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神经的紧张和亢奋。反正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她索性在寝衣外披上外衣，坐等睡意的到来。她让近侍们都早早休息，自己一直坐到十二点才躺到床上，可依旧睡不着，只能合上眼躺着休息。到了深夜二时，忽然听到从城中某处传来喧闹声，茶茶即刻起身，走廊上的年轻近侍立即禀告茶茶：“是木村重成大人出阵了”。刚才茶茶明明命他早睡的，看来这个近侍也没有睡着。喧闹声持续了一阵，马的嘶鸣声和士兵们的喧哗声在这静夜中显得格外清晰，似乎就在耳边。好容易逐渐安静下来了，马上又有新的动静。

“长曾我部盛亲大人出阵了。”

近侍又在廊下传话。少顷，侍女前来奉茶。茶茶这才意识到今夜寝殿中无一人安眠。

破晓时分，城里终于渐渐安静下来，茶茶浅睡片刻，刚到六时又猛地惊醒过来。她起身打开房门，看到外面细雨飘落。昨天夜里，木村和长曾我部率领着大阪军最后两支军队，共计一万名士兵出城而去，城中已是空空如也。

秀赖是否在昨日白天就已奔赴战场，还是依旧留在城中，茶茶不得而知。虽然茶茶十分在意秀赖的行踪，一想到秀赖，她的心情就无法平静，可她还是忍住没向身边的近侍询问。

茶茶一直望着院中的雨丝发呆，就这样忐忑不安地熬到中午。午时一过，大野治长的使者为茶茶带来一条消息：

“今日黎明，在道明寺附近展开合战，后藤基次大人战死。”

城中一向集威望于一身，首屈一指的战略家后藤基次一开战便战死，大阪方痛失良将，可茶茶来不及为此惋惜。得知敌军已经打到道明寺附近，而道明寺就在位于城东南五里的地方，茶茶心惊肉跳，她没想到战场已经离大阪如此迫近。

“右府大人在哪里？”

茶茶赶忙询问秀赖的音讯。她必须知道秀赖是否安好。

“尚在城中。”

听武士如此说，茶茶方才松了口气。又过了一刻左右，大野治长再次送来消息：

“薄田兼相大人，于道明寺附近战死。”

听前来报信的武士如此说之后，茶茶自己都能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灰心丧气。仅有的数名可依靠的武将一个接一个地战死沙场。如今能够指挥大军的只剩真田、毛利、木村、长曾我部四人。茶茶已经忍无可忍，她立即走出自己的居所，前往本丸。

本丸的广间内正召开评定会议，秀赖和大野治长坐在上方，底下坐着十几名武将。茶茶气势汹汹地走进屋内，直接走到秀赖旁边，坐下便问：

“如今战况到底如何？”

见秀赖沉默不语，一旁的治长忙道：

“敌方水野、本多、松平、伊达的部队从道明寺方向杀过来。我方真田、福島、渡边、大谷、伊木几位将领带着部队前往迎击，目前战况混乱。刚才传出军令，命真田等人率领全军撤退。”

既然传令撤退，说明战况对我方相当不利。

“昨天半夜赶出城的部队呢？”茶茶又问。

“正在八尾若江方向与敌方的井伊部队交战。”

“是在距城东二里的八尾若江吗？”茶茶低声沉吟道，“那么，战况如何呢？”

“木村长门守奋勇一战，已然战死。”

“什么？”

茶茶彻底说不出话来。她面色惨白地抬头看向秀赖，秀赖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平静地说：

“母亲大人，请您从这里退下。”

语气虽然平静，却是命令的口气。

“我不能留在这里吗？”

“您留在这里也无妨，如此关键的时刻，也不能让您置身事外。”秀赖回答道。

“那么家康如今身在何处？”

“家康父子今天一早就来到枚方一带。我们已经在那片区域做了万全的准备。”

大野治长此言一出，茶茶顿时泄了气一般，莫名其妙地觉得好笑起来。

“如此说来，这座城的四周已经全被德川大军包围了。这回修理你打算怎么办呢？”茶茶带着责备的语气说道。

“眼下我方还有获胜的希望。我们先在枚方战线阻截家康大军，再由真田、长曾我部、毛利的部队在天王寺及茶臼山附近布阵，与奈良方向过来的敌军进行最后的交战。明日才是一决胜负的时刻。”

“这么说城里明天就会有枪林弹雨了？那可吵死了。”

茶茶用极其讽刺的口吻说完后，起身离开了。等她离开广间走到走廊上时，突然意识到自从进入广间到现在，秀赖除了说了句让她退下的话，便一句话也没说过，她突然觉得秀赖异常可怜。正是因为众多武将一齐聚集在此，才将他逼到如此悲惨的境地。秀赖已经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所以一切都对底下的武将们听之任之了。

茶茶回到寝殿后，一直在想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保住这座即将陷落的

城池，挽救秀赖的生命。她已经顾不得丰臣家的名号和体面了。那些有可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人物面孔像走马灯一般在她脑海中一一闪过，可惜这些人全已亡故。如今在茶茶的脑海中，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昨天发生的事和十年二十年前发生的事一齐闪过。她反反复复地想起蒲生氏乡、京极高次、前田利家这些人。哪怕是能为她尽一点绵薄之力的人都已不在人世，茶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随后她想到了阿初和小督，如今，这两个妹妹虽然像商量好了似的都投入敌方阵营，但只要她试着联系一下，说不定她们也愿意助她一臂之力。然而，如今这座城池已被敌军包围得水泄不通，这条路也不可行。随后，她又想到了京极局和加贺局，乃至北政所，这些活着的人和已经死去的人一起出现在茶茶眼前，没有任何分别。

就这样，茶茶像中了邪一般呆想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她一心想保住城池，让秀赖活下去，等回过神来朝庭院中一看，才发现已经到了傍晚。地上尽是黑色的泥土，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远处还能听到枪炮声和呐喊声。寝殿内的男男女女为了抵御炮弹打进屋内，搬着被褥和柜子等物品堵住茶茶的房门。

到了夜里，两三名武士赶来给茶茶传话，告诉她今夜不会开战，请她安心就寝。

听他们这么说，茶茶开始揣测今夜不开战的原因，难道两军已经握手言和了？

想到这里，这些天积累的疲劳瞬间侵袭而来，茶茶忙命人在堆满了各种物品的房间里收拾出一小块地方，铺上床褥，倒头睡下了。一整晚噩梦不断，睡不安稳。

到了第二天农历五月七日，茶茶一睁眼，发现寝殿内鸦雀无声，便知道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仔细侧耳听了听，也听不到枪炮声。她再次怀疑两军可能已于昨夜讲和。

梳洗完毕，侍从立即端来早膳。茶茶一边在心里期待着议和成功，一边用完了早膳。自从五月以来她一点都没有食欲，今天难得有食欲，由年轻的侍女在一旁伺候着，心情平静地坐下来用膳。用小半刻时间用

完早膳，便有使者从本丸过来，是秀赖派来接她的。茶茶在使者的引领下离开了寝殿。

本以为是要去本丸的广间，谁知茶茶却被使者领到樱门旁的广场上。秀赖正坐在行军马扎^[1]上，周围围着十几个武将，从广场到樱门整齐排列着身披战甲的武士。只见秀赖身穿梨子地^[2]盔甲，身旁插着深红的吹贯，千本枪，金头旗等，一旁停着壮硕的黑色战马。

茶茶到场一看，才知道和谈不过是自己的幻想，该轮到秀赖上战场了。不过，茶茶一看见秀赖威风凛凛的武将风范，便不由得暂时忘却了眼下的局面。秀赖看上去如此气宇轩昂，让她恍惚觉得自己还生活在秀吉在世的时代。

茶茶缓缓踱着步走向秀赖。

秀赖一见茶茶便说：“刚才幸村派其子幸纲前来传话，催我亲自上战场。接下来我要赶赴天王寺了。”

秀赖定是认为会在此与茶茶诀别，所以才派人请她来相见的。

“衷心祝愿您此战告捷。”茶茶对秀赖说。

这是她曾经无数次对秀吉说过的话。茶茶全身都在止不住地哆嗦，她全身的战栗，并非缘于要送自己孩儿上战场时母亲的不安，而是喜见秀赖长大成人，长成为一名伟岸的武士，要去和掌握天下大权的家康大军一决高下。“我儿威武！”这句话最能反映茶茶当下的心情。茶茶心里一直不断地重复这句赞美秀赖的话。啊！要是太阁殿下尚在人世，看到今日秀赖这一身戎装，该有多么欢喜和欣慰啊！

此时，茶茶看到大野治长带领数名部下从樱门进来。治长形容枯槁，瘦得已经快认不出来了，他顾不得什么礼数，脚步踉跄地赶到秀赖面前，高声喊道：

“治长反对您亲自出马。请您留在城中等候。治长替您去找真田，治长替您前去督军。”

“真田之所以催我出马，是为了在最后一战打响前，去鼓舞士气的不是吗？”

“我不管真田怎么想，当下您出马就是有勇无谋。敌军早已在从天王寺到冈山一带布好了阵，从平原到天王寺这一路上到处都有敌军出没。”大野治长劝道。

话音刚落，另一个茶茶不认识的满面虬髯的武将也跟着说道：

“在下也反对您亲自出马。现在应该巩固城内的防御。”

在二人的劝说下，秀赖放弃了前往天王寺督军的打算。大野治长立即率领下属，带着秀赖的马印，以秀赖之名赶往天王寺。这时，茶茶不觉松了一口气。虽然战场上的秀赖一定英姿飒爽，可这种事自然是能晚一刻是一刻。

茶茶只能再次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离开广场，不顾身边近侍的劝阻，执意要在回自己居所之前登上追手门^[3]的角楼一观。追手门附近一带悬满敌兵的首级，大概是昨晚合战中被我军砍下的，经过一整晚的雨水浇淋，每颗头颅都散乱着头发，那场景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茶茶快步从悬挂着尸首的围墙边通过，喘着粗气，爬三步歇两步，终于登上了三之丸追手的角楼。从角楼向天王寺方向望去，一路上都是士兵的海洋，俯瞰之下如蜂合蚁聚。茶茶本以为那些都是我方士兵，谁知通过站岗的武士才知道，那都是敌军的士兵。

“真田的人马都去哪儿了？”

茶茶只觉得口干舌燥。

“也在那堆人里，只不过和敌军混战在一起，有些分不出来。他们周围几乎全是德川军的人马。”

茶茶仔细寻找半天，终于从人群中看清了真田的部队，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士兵们扛着军旗，正在孤军奋战。从角楼上望去，双方人马早已混作一团，在做近身肉搏。都已经到了如此地步竟然还说战争没有展

开，茶茶觉得实在不可思议。按照先前大野所说，从平原到天王寺一带已经被移动中的德川军占据，且天王寺方向上的德川阵营无时无刻不在巩固。角楼上风势强劲，茶茶在上面逗留了片刻，站在凛冽的风中向城池四周眺望，发现每个方向都是德川大军的海洋，她这才知道，敌军早已把这座城围得水泄不通。

茶茶走下角楼，在心中庆幸，还好自己上去看了看，这样一来，她便能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她和秀赖的际遇了。战斗一旦真正展开，这座让秀吉引以为豪的天下名城根本就不堪一击。

说不定就在今天，就在今晚，城池将化为灰烬。

茶茶回到自己的寝殿后，立即召集所有侍女，将身边的贵重之物一分给众人，告诉她们如今若想逃出城去恐怕是不可能了，但只要有任何办法，她们随时可以离开这里。茶茶每将一些首饰细软递出时，接过的侍女无一不是泣不成声。可茶茶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面色平静如常。

等茶茶分派完物品，千姬领着二十几个侍女也搬进了茶茶的寝殿。那搬家的阵仗简直像是要举行婚礼一般华丽。千姬和她的侍女们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一群人进来时，都快把茶茶的寝殿照亮了。茶茶自己的侍女们也开始效仿千姬的侍女，纷纷用华丽的首饰衣服装扮起来。

茶茶和千姬一起早早地用完午膳。用膳期间，二人丝毫没有谈起这座城中即将发生的事，只是聊起了山崎的竹笋，讨论如何烹饪竹笋的话题。说到这里时千姬还低头浅笑了一番，听到笑声，茶茶抬起头看了看千姬，她发现自己打心眼里为儿子秀赖感叹，觉得他娶到了这世间举世无双的绝代佳人。虽然茶茶一向有些讨厌千姬，可此时她不得不承认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她觉得眼前这个二十岁的媳妇美丽极了。她甚至想到了秀吉，倘若他还活着，一向好色的他看到千姬也一定会想办法据为己有吧。最近几个月，茶茶总是心神不宁，此刻却不知为何，心中生出了几分闲情逸致。

正午时分，远处突然传来枪响。自从昨天傍晚响了一阵枪声之后，

就再也没有动静，如今再次响起，且一直持续不断，声音越来越大。枪声传来后没多久，在离城很近的地方还听到了呐喊声。茶茶的寝殿内一时炸开了锅，马上有人来报信，告诉她们刚才的呐喊声是我方部队赶往战场的声音，寝殿内再次回复宁静，只是这份宁静中夹杂了许多无可奈何。

茶茶和千姬一起离开寝殿，来到本丸的樱门。秀赖似乎一整天都没有挪过地方，仍然坐在和早上同样的位置上，几个武将围坐在他周围。秀赖麾下的士兵们也依然跟随在他左右，只是和早上不同，兵士们都杀气腾腾，有些人已经拔出了刀。不断有从战场赶回来的披甲武士在樱门下进进出出。茶茶和千姬在离秀赖有些距离的地方铺好自己的坐席，身后跟随着三十多名侍女。茶茶抬头看看天，才发现今天万里无云，碧空如洗，才五月就已经有些骄阳似火，给樱门两旁道路边的樱树镀上了一层金色。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枪声和呐喊声传来。可能是有风的缘故，呐喊声听上去忽远忽近，似乎是从多个方向传来的。

就在这时，前往天王寺附近鼓舞士气的大野治长带着二十几个武士赶了回来。治长脚步蹒跚地跑过来，茶茶觉得他好像老了好几岁。治长赶回来向秀赖报告战况，刚说到一半便晕倒在地。鲜血从他右手的手腕汩汩流出，瞬间便染红了盔甲。大家本以为治长是负伤前来的，细看才发现，原来是前些日子治长在城中被刺时负的伤如今裂开了。

大野治长的到来已经让所有人都坐立不安，而紧跟着又有三名传信的武士飞奔而来。与此同时，战场上的呐喊声愈近，似乎能清楚地听见每个人的声音，枪炮声也愈加强烈。秀赖的部队之前一直在城中待命，如今一半人马也被调拨至战场。等他们穿过樱门绝尘而去后，周遭变得一片寂静。

茶茶独自一人从女人堆里走出来，在靠近秀赖的地方坐下。现在战斗似乎是围绕城池进行的，呐喊声、炮弹声、枪声，密密麻麻地从这座城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传来。

这时，真田幸村之子幸纲再次赶来催促秀赖出马上阵。这位年纪轻

轻的武士披头散发，浑身是血，脸上却还带着少年的稚气。秀赖一跃而起，任谁都觉得现在是秀赖上阵杀敌的最好时机。士兵们也都纷纷起身，跃跃欲试。

就在此刻，又有军报传来，冈山口的防线已被攻破。几乎在同一时刻，又有快马来报，奋战在天王寺口的真田部队已被剿灭，幸村及下属将士全部阵亡。茶茶扭头看向秀赖，秀赖的表情显出了从未有过的狰狞。他叫嚣着，向集合在樱门附近的士兵们发出了出兵的命令：

“将士们！请把你们的生命交给秀赖！我们现在就杀出城去，为真田部队报仇雪恨！”

此时，从天王寺战线上逃脱回来的速水守久飞奔过来，挺身挡在正要上马的秀赖身前谏言道：

“前军几乎全军覆灭。城南一带的道路上全是我方败走的士兵。与乘胜追来的敌军正面迎战，无疑是往乱军中送死啊！”

“我早就巴不得战死了！让我上阵！我们一起上阵杀敌！”秀赖怒吼道。

“急于送死绝非主将之职。您现在应该退回去守住这座城，拼尽了全力以后再赴死也不迟。”速水守久也急得面红耳赤。

“不，我要出城去决一死战！”

秀赖再次吼叫着，试图跨马而去。速水守久一把抱住他死命地阻止，一瞬间就被高大的秀赖甩开，摔倒在地上。茶茶也不愿放秀赖走，竟无意识抱住了秀赖的腿。她的右肩被狠狠地踹了一脚，与此同时，整个人也飞出去倒在了地上。

等她起身时，看到秀赖被众多武士抱住，场面乱成一团，凄惨得让人不忍目睹。而另一边，衣着华丽的千姬和侍女们就像人偶一般散坐了一地。此情此景显得那般虚无缥缈。

在茶茶身后，突然有数名武士高喊着“火！”“着火了！”转身一看，

在三之丸附近的地方有黑烟直冲云霄，周遭立即陷入一片混乱。敌人还没来，士兵们便纷纷拔出刀来，挥舞着、叫嚣着、怒吼着。那火说明城里已经出现了叛徒。女人们都不知所措。

大野治长赶了过来，一边四处奔走一边高喊着让大家镇静。待到众怒平息，他便领着士兵们从樱门出城而去。秀赖和秀赖周围围着的一群人也急忙跟着一起出了城。周遭一下子又安静下来，只剩下几只吹贯和千本枪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周围散坐着二三十个女人。片刻的宁静之后，呐喊声和枪炮声再次响起，且这次的声音比之前大数倍。敌军似乎已经打到了三之丸，透过呼喊声和枪声，似乎能听到围墙倒塌的声音，以及许多人一起摇动什么的口号声。

又有士兵从樱门冲进来。这些士兵明显是从战场上逃窜回来的，大部分人都身负重伤，拄着刀枪一瘸一拐地奔跑着。

稍许，秀赖和大野治长也赶了回来。他们后面跟着一群群装扮各异的士兵，从樱门一拥而入，场面看上去乱得不可开交。细看之下，士兵们的行动其实仍有章法，大野治长正扯着沙哑的嗓音在门口训话，底下的士兵们听从他的指挥，进门后，一部分士兵向右，一部分向左，各自散开。然而，又有士兵从与樱门相对的另一侧筋铁门^[4]破门而入，这里有士兵出没真是大事不妙。

三之丸附近的火势已经蔓延到二之丸，战场似乎也从城外转移到了三之丸内。

茶茶和一应女众挤成一团，糊里糊涂地被人领着向本丸城楼方向逃难。刚才还在樱门口的大野治长不知从哪里窜出来，冲她们喊道：

“往天守走，快去天守！”

茶茶两手被身旁的两三名侍女拽着，被人群推推搡搡地挤上天守的二楼。千姬也紧跟着挤了上来。渐渐地，茶茶认识的女人们全都涌上二楼，其中还有秀赖的乳母，也就是木村重成的母亲右京太夫局，其他像寺内局、饗庭局、阿玉局这些人也都跟了上来。

不久，传来了三之丸陷落，二之丸被敌军占领的消息。与此同时，

几颗炮弹正好击中天守，墙壁和地板如撒豆一般噼里啪啦地炸开。茶茶挺直身板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女人们都噤若寒蝉，在这里的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事态已经十分严重，这座城马上就要陷落，而她们就身在其中。

当夕阳的余晖渐渐照进天守内部时，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了。晚些时候，秀赖领着几个武士摸着黑进入天守内部。他们呼呼地喘着粗气，似乎都已疲惫不堪。茶茶只知道秀赖回来了，却无从判断跟着他的武士都有谁，因为没有人发出声音。

秀赖回来后不久，又有人上了楼，这次一听便知道是大野治长。治长先进入秀赖所在的南北角的房间，少顷，走到女人们围坐的地方来，用沙哑的嗓音说道：

“天守岌岌可危，请转移到芦田曲轮去吧。大家不要走散了。”

话音刚落，女人们便一齐站起身来。走出伸手不见五指的天守，来到底层的走廊。在分不清昼夜的微明中眺望，到处都被焚城之火映得通红。

一行人穿过长长的走廊，经过望月楼下的箭仓，来到芦田曲轮的第三箭仓。在芦田曲轮的入口处发生了一件事。昨天在道明寺口一战中身负重伤的渡边内藏助跟随秀赖一起来到此处后，突然大声说道：

“在下昨日的重伤发作，实在无力再侍奉您左右，在此与您诀别了。”

说完，便从回廊走到院中。内藏助的声音刺入每个人的耳中，可谁也没有止步。有人在昏暗的院中为他介错。其母正永尼紧跟着自裁，也有人在她身旁帮忙，她悲痛の哀鸣像利刺一般扎入了每个人的心里。

一群人争先恐后地涌入箭仓，到了这里，也就剩下三十几个人。渡边内藏助母子自尽后，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久后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茶茶早就乱了心神，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些神志不清，直到进入芦田箭仓后，才又变回之前那个倔强要强的茶茶。

在黑暗中，有个声音喊着“天守也被烧了”，是个女人的声音，但没有任何人应答她。然而没过多久便应证了女人的话，外面异样的火光透过箭仓的窗口将内部照亮，茶茶这才知道自己正坐在秀赖和千姬的中间。

这里依然能听到战场上的呐喊声、枪声以及城池被烧的声响。城内幸存下来的士兵们正在与闯进来的敌军做殊死抵抗。

“内群主马在哪里？”

秀赖突然问道。也不知谁回答了一句：

“已经在观景台上切腹自尽了。”

“真野丰后在吗？”

“也在观景台上自尽了。”

这次像是另一个人回答的。

“中岛式部少辅呢？”

“在观景台……”

“堀田图书人在哪里？”

“刚才在三之丸的追手门处看到身负重伤的堀田大人与野野村伊予守两人，后来就不知道去向了……”

这次答话的似乎又另有其人。茶茶这才知道已经有那么多武将不是自裁便是阵亡了。此后再无一人说话，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只有大野治长带着两三个武士在箭仓内慌慌张张地进进出出。

一会儿，茶茶发现治长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千姬身旁，紧挨着千姬坐着。

她听到治长对千姬叫了一声“夫人”，随后就在他耳边低语些什么，茶茶十分震惊。大野治长在对千姬说什么呢？茶茶看出来了，在座的所

有人中，只有治长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根本没有放弃拯救秀赖的想法。他肯定是想把千姬交还给德川一方，以此来打破丰臣家面临的死局。可是，现在做什么都为时已晚，用交出千姬来换取秀赖和在座之人的性命，这算怎么一回事。

本来茶茶今天一整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想保住秀赖的性命，可到现在这个地步，她终于找回了自己曾经强烈的自尊心，开始坦然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她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和秀赖就这样死了也没关系。与其卑躬屈节地向家康这老狐狸低头乞怜，不如就这样干脆地赴死。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她需要守护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丰臣家的荣耀。

茶茶摸索着抓住千姬的袖子，将它死死掖在自己膝盖下。

“那么夫人您请吧。”

茶茶又一次警醒地听到了大野治长的低语。随后千姬便动了动身子，明显是想站起来。茶茶用尽全身的力气压住膝下千姬的振袖。

被压住袖子的千姬小声地发出一声低吟，除了茶茶以外在场没有一个人听到。千姬必须在这里和自己一起赴死。家康老儿！至少我要让你知道，你孙女也在这里和我们同甘苦共命运呢。

又过了一小会儿，突然听到大野治长大喊了一声：

“着火了！”

在座之人都吓了一跳，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所有人都站起身来。一时间屋内乱作一团，茶茶也站了起来。

“请大家镇静！请镇静！”

又是大野的声音，所有人又都坐了下来。没过多久，茶茶发现身边的千姬不见了踪影。

“修理！”茶茶撕心裂肺地喊道。

却无人应答。原来大野治长也消失了，没过多久，治长不知从哪里

返回箭仓内部。茶茶一看到修理便厉声喝道：“修理！”

“你把千姬殿下弄到哪里去了？”

大野治长仍是沙哑地说道：“一切请交给我处理。我大野赌上身家性命，也要护得主家周全。”

茶茶不知说什么才好了。事到如今，说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再说她也不忍心责备大野治长。一直到最后，治长都在为自己和秀赖着想，与降落在丰臣家头上的厄运做着顽强的抗争。

“事到如今，你做了什么我也不想再追究，反正都是没有用的，不过是让家康更加得意罢了。”

茶茶虽然觉得治长犯了错，却也不愿再多说他一句。

到了半夜，窗外的火光熄灭。估计是城里能烧的地方都烧尽了。在黑暗中，只有大野治长带着三四个下属跑进跑出。秀赖则一直端坐着，一言不发。

破晓时分，茶茶才得知，千姬在南部左门和堀内主水两位武士及一位女官的陪伴下，赶赴德川军营。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家康宁可牺牲千姬也不会答应任何要求，更何况现在千姬已经到手，他怎么可能会让丰臣家的血脉延续，这种要求只会让他笑掉大牙。

天亮之后，德川方面派来了本多上野，他一脚迈进箭仓，环视了一下躲在其中的二十八个男男女女，便立即离开了。过了一刻左右，使者来到箭仓，传达了家康让所有人自尽的命令。大野治长听到使者的话脸色大变，茶茶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所有人都死得干脆利落，不一会儿，检使井伊扫部、安藤对马二人进来。也不知为何，就在此刻仍有几发枪弹打进箭仓。茶茶早已是怒火中烧，却什么也没说地将这愤怒咽了下去。

茶茶决定等秀赖自尽后，自己也跟着去。

“母亲大人。”

秀赖在切腹自尽前，看向茶茶，只说了这一句话。茶茶沉默着低下了头，与秀赖诀别。

茶茶闭上眼，想起了父亲浅井长政、母亲阿市夫人、继父胜家，还有舅舅信长。今天，她也和他们一样，凝视着白刃，将手中的短刀举起，透过箭仓的窗户，除了湛蓝的天空和初夏的骄阳外，什么都看不到。城池已经化作灰烬，那燃尽的灰烟飘浮在空中，仿佛碧空中流淌着的一条河流。

大阪城陷落后，北政所依旧在高台寺住了一段时日，后来她收下家康给她的一万三千石赡养费，先后在南禅寺和建仁寺居住，于宽永元年九月六日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茶茶的两个妹妹都很长寿，阿初在宽永十一年亡故，小督作为二代将军秀忠之妻，三代将军家光之母，在宽永三年走完了她作为女人荣耀的一生。茶茶在大阪城自尽后，阿初活了十九年，小督活了十一年。若问茶茶、阿初、小督这三人中谁的一生最幸福，恐怕除了她们本人之外，无人知晓。

[1]马扎：一种方便折叠携带的小板凳。此物是汉朝时自胡地传入我国，后传入日本。日本古代没有椅子，在室内都是席地而坐，行军征战之时，于野外布阵安营，就以马扎为座椅。

[2]梨子地：一种布的织法，样式像梨皮。

[3]追手门：大手门。

[4]筋铁门：本丸的防御要塞。城门采用最坚固的制造方法，门上各处用铁板加固。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滨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二十九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

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5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84岁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 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风涛

「口」井上靖
覃思远
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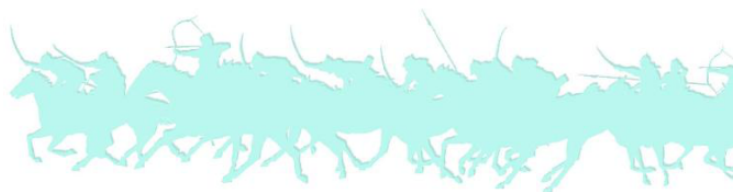
ふうとう
——天狗文库——

F

U

T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FUTO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53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 Japan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8) 第17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涛 / (日) 井上靖著 ; 覃思远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20.1

ISBN 978-7-229-14422-7

I. ①风... II. ①井... ②覃... III. 长篇历史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04538号

风涛

FENG TAO

[日] 井上靖 著 覃思远 译

责任编辑：许宁 魏 雯

装帧设计：谢颖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小燕

重 庆 出 版 集 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8.75 字数：146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4422-7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部

第二部·第一章

第二部·第二章

第二部·第三章

第二部·第四章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高丽^[1]太子僖因要前往蒙古入朝而携带降表离开江华岛，是西历一二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事。其实本应由僖的父亲高丽王高宗^[2]前去入朝——蒙古方面也一直这么强硬要求，但高宗时年已六十八岁，年老体衰，加之在与蒙古军持续多年的抗争中早已心力交瘁，身体已如风中残烛，因此只能由太子僖替父前往。

僖率领参知政事^[3]李世材、枢密院副使^[4]金宝鼎等四十余名随从，一大早便出了内城的北门，在蜿蜒于小丘陵之间的泥泞道路中行进大约十多里，终于来到了岛北端的山里浦，由此乘船进入了汉江的河口。江华岛和本土之间的水域以这一带最为开阔，汉江的水流与海潮交汇于此，两岸之间翻涌着墨绿色的波涛，遥远的对岸隐约可见。与此相反，岛的东海岸与本土则完全是一衣带水、呼应可闻的距离。蒙古军每年入寇至开京附近时，都会登上位于水域最为狭窄逼仄的文殊山，隔江俯瞰江华岛，那时万千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动人心魄。

僖和随从们渡江过到对岸的升天府，从那里开始，由早已等候在此的一支蒙古部队护卫着，沿着业已荒芜的国土北上。从升天府到开京有二十多里的路程，道路和岛上的一样泥泞不堪，马只能在没到了膝盖的泥水之中艰难跋涉。田野荒芜，所经村落中不见丝毫人烟——通常只要一看到蒙古兵的身影，本土的居民就会慌忙躲进山里或是逃往海岛，因而此时要想在村落里看到半个人影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行人在当日夕阳的余晖中进入了旧都开京。虽说是旧都，但这里才是高丽本来的都城，而江华岛的都城江都，则是为了躲避蒙古军的侵袭而临时设置的都城。开京城内外到处都是蒙古的士兵和战马。王城、寺院、民家，全都成了兵舍，但凡是有水的地方也必定都建起了马厩。僖曾在开京王城中生活，直到十四岁时才离开。每每想到这里，他就不禁感慨万千，国土遭受蒙古铁蹄蹂躏的这段岁月是多么的漫长啊！——现在太子僖已经四十一岁了。在业已废弃的各个房屋前后，连翘那黄色的花朵依旧盛开着，这让僖心旌摇曳——这可是他记忆中仅存的属于旧时都城的东西了。

在开京停留了三日，一行人才得以继续前行。有时几乎彻夜不眠地持续北上之旅，有时又长时间地滞留在那些不知名的村落中。渡过大同江进入西京（平壤）已是五月初了。

西京附近往北一带都成了蒙古兵的驻地，这里的景象已大为不同。

民家中可以见到居民的身影；街道上店铺林立，极为繁盛。驻屯在这里的蒙古部队构成繁杂，有契丹人[5]，女真人[6]，也有归附了蒙古的高丽人。街上的居民们也是如此。街头巷尾可以听到招揽顾客的商人们那吵闹的声音。那些奇特的声音夹杂在高丽人独特而尖厉的噪音之中，很难听出它们到底来自何方。

他们进入了义州，又渡过了鸭绿江。鸭绿江一过，景致更是大变，完全是异国他乡的感觉了。正午还如盛夏一般酷热，早晚时又带有秋日的凉意。从义州开始，他们每日都在赶路。自己正奔赴的蒙古大汗蒙哥[7]的所在地是个怎样的地方，俛对此一无所知。自己会被带到蒙哥所在的蒙古首都和林王宫中，还是与宋国交锋的战场上？他完全猜不透。就连领着他们赶路的蒙古武将到底知不知道也很难说。毕竟每经过一个驿站他似乎都要接受新的指令。

到达东京（辽阳）已是五月十八日。进入东京前需要渡过虎川。时值天降大雨，水流湍急，李世材上奏提议说等水退后再走，但俛急着赶路，主张强行渡河。带路的蒙古武将也同意俛的主张。进入东京之后才发现城里驻扎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他们明日就要往高丽进发了。

将五十斤白银、银樽及银缸各一个、酒水瓜果若干赠与了军队的指挥者也速迭。第二天十九日，俛见到了也速迭儿。这个肥头大耳、半边脸都被浓密的胡须覆盖的蒙古武将开口便问：

“大汗现正率军亲征宋国，至于征服尔国之事已交由我等处置。我等正要发兵呢。你们为何事而来？”

俛回答道：

“我们高丽国眼下全仰仗着大汗和将军您的大恩大德才得以苟延残喘。我等此行是为了觐见皇上，表达臣服之意才远道而来的，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请将军您暂缓用兵。”

也速迭儿厉声说道：

“我就问你，你们王京是不是已经撤出江都了？”

其实不仅是此时，在蒙古入侵期间，高丽朝廷撤离江都一事都是蒙古一方必定会提出的要求，这一惯例已持续多年。

“州县的居民都已离开江华岛，王京倒是还留在岛上，不过那是在等大汗的命令，随时都可迁都。”

俛解释说。但也速迭儿随即表示，既然王京还在岛上，那么部队断无停止进攻之理。于是俛又说道：“将军您不是说过嘛，只要太子入朝就停止入侵，所以我现在才来到这里。如果将军坚持发兵，高丽的平民必定会因恐惧而四下逃散，到头来再怎么下谕也无人听从了。到底将军说

的话算不算数？”

也速迭儿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觉得俣言之有理，于是答应停止发兵，只留下一小股部队前去拆除江都的城墙。

翌日一行人便离开了东京。之后一路上都是荒芜地带，只有杂乱的小草在乱石间生长。再往后就进入了山区，越过了万里长城，不久之后就到了燕京（北京）。但他们没有进入燕京城内，只在城外住了一夜便启程了。接下来一路都是久违了的平原，四下里望去都看不到山的影子。平原似乎无边无际。十多天后他们进入了高原地带，不久波状起伏的小丘陵又渐渐地变成了裸露出岩石的层层叠叠的山峦。

渡过浑浊的黄河、进入洛阳的时候，俣才终于得知，自己这一行人是要沿着黄河南岸前往京兆府（西安），再经此继续西行去往六盘山（甘肃省隆德县）。六盘山是个怎样的地方？他想象不出来，但它作为蒙古的初代大汗成吉思汗驾崩的地方而为人所知，据说太子俣将要朝觐的大汗也要前往。也就是说，俣这一路跋山涉水就是为了前去觐见离开四川战场前往六盘山的行所避暑的大汗。

到达六盘山已是九月初。离开江都四个多月之后，一行人才终于在渡过鸭绿江之后过上几天不用在马背上颠簸的日子。六盘山是一座小城，位于同名的一座山的山脚下，街道上兵马熙熙攘攘。但进城之后，俣隐约感觉到蒙古军的阵营里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城里的歌舞、游兴、饮酒都被禁止了，既没有开拔的部队，也没有进城的部队，这与俣之前所经过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一样，驻屯在这里的部队的动静隐隐有些异常。不过，队伍中为何会出现这些征兆，士兵们并不清楚。他们也和俣一样，觉得肯定自己的阵营中必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进入六盘山第五天后俣才知道，原来自己要在这里等待会面的蒙古大汗蒙哥已于七月十六日在位于合州（四川省合川市）钓鱼山的行所驾崩了。蒙哥去年年末起就亲自率军与宋军对战，今年还包围了合州城，但由于染上重疾，终于倒在了阵中。

俣在六盘山滞留了一个月之后，又原路折返回了河南。这是因为要接受降表的蒙哥驾崩了，于是只能前去拜谒他的弟弟忽必烈。所有人都认定了忽必烈就是蒙哥的继承人。不知道此行是否能够见到，但大家都认为忽必烈此刻应该刚结束在湖北的战斗，正在北上，于是俣就想在途中遇见他。这不仅是俣一个人的想法，也是护送他的蒙古武将的想法。

但一行人就得在京兆府、潼关都分别滞留数日了。忽必烈依然在湖北战场，没有要动身的意思。进入河南之后，俣一行人在河南的古都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时值菊花盛开的季节，寺院里、居民们的后门，四处都是或黄或白的菊花，香气飘满了古都的大街小巷。

十一月末，传闻忽必烈这次当真要中止湖北的战事准备北上了，于是一行人赶往忽必烈北上必经的开封。在走到离开开封约两天路程的一个

无名小村时，终于遇上了北上而来的忽必烈的部队。这支队伍的庞大是佛迄今为止从来不敢想象的。大队的人马陆续穿过佛所停留的村落，兵马几乎终日不断。指挥官忽必烈的轿舆在骑兵队的护卫下进入村庄时，佛就站在村子的入口等着迎接这位大名鼎鼎的已故大汗的亲弟弟。佛头戴软角乌纱幞头^[8]，身着宽袖紫罗的长袍，腰系犀牛鞢腰带，手持象笏，奉币站立，随从手下也都各自穿着品位官服。忽必烈似乎已知道是高丽的太子在迎接自己，于是让一部分队伍留在了村中。

佛在一家小小的农户的后院里拜谒了忽必烈。这是一名四十五岁的武将，一张圆脸，对于蒙古人来说皮肤算是比较白的。双眼大而细长，瞳孔乌黑，看着佛的时候脸上满是笑意。他须髯浓黑，略泛金色。一身甲冑紧紧包裹着他那庞大的身躯。

天气寒冷，但沐浴着闰十一月的阳光还是让人感觉到了暖意。在佛看来，忽必烈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在他呈上父王委托他递交的降表时，忽必烈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他对远道而来入朝的佛表示了谢意：

“高丽远在万里，唐太宗时虽曾亲征，但无论何种武力都没能将其征服。现在此国的太子竟亲自来归顺于我，这真是天意！干戈相交的日子已成过往，旧时代已经终结，从今往后两国要世代交好，永远亲如一家，永世和睦相处下去！”

听到这番话，佛顿时觉得心底涌上了一股暖流。他一直听说蒙古合罕的人选将由蒙古的王族与重臣们召开大型集会决定，此刻的他多么希望蒙哥的继承人就是自己眼前这位温和慈祥、远比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都要聪明的伟丈夫啊！

和佛约好在燕京再会后，忽必烈便匆匆结束了短暂的第一次会面，之后立即和部队一起离开了村子。忽必烈走后，佛一时半会都没能从心灵像被麻痹了似的陶醉感中觉醒过来。恶鬼般的蒙哥去世了，自己做梦都不曾预料到的新蒙古掌权人出现了！佛对蒙古多年的仇恨和愤怒深入骨髓，这是无论什么都无法稀释的，但也正因如此，在见过忽必烈之后他的内心反而有了预想不到的感受。

佛一行人跟随忽必烈的部队后北上而去。从渡过黄河时开始，和忽必烈的部队之间就有了距离，而且那距离转眼间就010就被拉大了。忽必烈所率领的大部队以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穿越河北平原向北飞奔。

忽必烈的部队在闰十一月的二十日进入了燕京，而佛这一行人则晚了半个月，于十二月初才入了城。进入燕京之后佛就没有见到蒙古的任何一位高官，也没有收到任何让他前去见面的指令。他觉得忽必烈应该已经身在燕京了，却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倒是一直有命令传来，再三让他更换住所，佛也因此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被他们所遗忘。

年关过了之后，几乎每日都能从住所的窗户看到外面在下着雪。天气极为寒冷，连门也没法出了，于是佛干脆心安理得地每天过着闭门不出的生活。就在这时，佛听说在蒙哥去世之后，蒙古国内因为立嗣的问题而起了争端。蒙哥南征期间留守在都和林^[9]的阿里不哥^[10]在蒙哥驾崩后就开始自称大汗，这让忽必烈极为愤怒。忽必烈是蒙哥的二弟，阿里不哥是三弟。正因如此，蒙古的皇族、重臣们都无暇理会高丽太子。

二月中旬的某一天，从忽必烈派来的使者那里，佛获知了父王驾崩的消息。使者名叫洪茶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看到洪茶丘第一眼佛就想起来了，前一年在开封南方那个村中遇见忽必烈时，出现在忽必烈左右的就是这个少年。

这是一个脸形细长、眉清目秀的少年，无论是初次见面时还是今天再次相遇，佛都感觉到，这个少年身上有一种格外引人瞩目的东西。这少年不是蒙古人，也不是别的什么民族的人，他的体内显然流淌着高丽人的血液。他的眼里闪烁着清澈冷静的光，额头透出一种绝非少年人能有的冷静，耳朵的耳廓很薄，嘴唇几乎没有血色，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感。就像是要亲自证实佛对他的这种印象一样，从洪茶丘嘴里说出的话语也表明了他就是一个不祥的使者。少年挺着胸挪到佛的面前低声说道：“我叫洪茶丘，是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使者。”

这是佛第一次听到洪茶丘的声音。——我是代表忽必烈来的，快低下你的头！那简单的话语里似乎包含着这种威压。佛于是把头低了下来。然后，洪茶丘那丝毫听不出夹杂有任何情感、不带任何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传陛下旨意：去岁六月三十日，汝父王已于江都驾崩。”

惊闻噩报，朕不胜悲痛。唯慰令公子已作为权监国事^[11]统领国政。务请殿下节哀顺变。”

只说过这番话洪茶丘便转身离去了。对父王的死讯，佛并未感到特别震惊，因为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去年六月父王离世的消息居然历经八个月才传到了这个国家，此事确实有点可疑，但细想一下，或许是本国原本计划在自己归国之前秘不报丧，但由于自己的归期比预想的晚了太多，实在无法再隐瞒下去，于是只好公布了。

佛很是思念父王去世之后的祖国，但由于身处异乡无可作为，且自己身为长子，听到已逝高宗的嫡孙、二十四岁的谶在统领国政，想到谶那白皙的脸庞和那超越年龄的沉稳，他略感安心。

佛和手下们服了三日的丧。等他刚换下丧服，像是一直在等着他做完这些事情一样，忽必烈的使者就来了，将佛带到了忽必烈的寝殿。和之前的会面不同的是，这次忽必烈是要以蒙古的代理合罕的身份，正式接见前来呈递臣属誓状的高丽太子。

佛被带至深邃的宫殿大厅，在那里见到了身着华服的忽必烈。忽必

烈在席上以郑重的言辞对高宗的死表示哀悼，并对他表达了歉意——在佛滞留的大约两年间，蒙古国内外发生了太多的事，为此没能隆重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宴席开始了。酒宴间，一些不常见的乐器被奏响，美妙的音乐在席间流淌。而忽必烈那厚重、掷地有声的声音就从乐曲当中传了过来：

“太子归国后也许就会成为高丽王，蒙古合罕的人选应该也会在近日宣布。也许蒙古和高丽会同时在新王的统治之下立国。不知因为何种宿缘，长久以来作为仇敌互相争斗的两个国家的王不约而同地在去年驾崩了。干戈相交的旧时代已经结束，携手共生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等不久之后新帝确定下来，就要安排诏谕的交接了。虽然很想请你永远住在我们国家，但贵国也需要太子早日归国。既然如此，等天气转好了你就上路吧！”

佛虽然仍处于丧父之痛之中，但跟上次会面一样，他的心里有了一种类似于陶醉般的感觉。也许从今往后高丽不会再被蒙古兵蹂躏了，那些日子真是阴暗得恍如噩梦啊！

佛想即刻归国，但雪还没停，所以不得已又在燕京停留了几日。其间，蒙古对佛的待遇与之前截然不同。从谒见忽必烈的那天开始，他的住所就变了——他被安排住进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宫殿里的一间房。这里有很多侍女和近侍服侍，食物也奢华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二月二十五日天气转好，佛从燕京动身了。护送佛回高丽的蒙古警卫部队扛着高丽的旗子。同样在这一天，忽必烈离开了燕京，前往即将决定新的蒙古合罕的集会举办地开平府^[12]。两支队伍从同一个城门出去，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朝着各自的方向前进。

佛想早日踏上故国的土地，于是夜以继日地赶路。三月初时终于渡过业已冰冻的鸭绿江，进入了故国。国土依旧荒芜，田地大半化为了荒野，原野上几乎每天都飘舞着雪花。

回到江都已是三月二十日。进入江都之后的他，心里又平添了几分对已过世的父王的哀伤，但也隐约感觉到了某种希望。此时雪已经消融了，众多老树绽放新芽的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四月九日，蒙古发出的国书送达高丽。在让太子佛去蒙古朝拜之前，死去的高宗曾将使臣朴希实派往蒙古，并向蒙古的先帝蒙哥提出了几个要求，以此作为投降的交换条件。

对此，当时蒙哥的回覆极其暧昧。而这次的国书中，高丽之前提出的条件几乎都获得了许可。即，把所有驻屯在高丽的蒙古部队都撤走，对于被蒙古抓住或是逃往蒙古的高丽人，毫无遗漏地进行彻查，在让他们写下誓言的前提下放还。还有，在驻留军撤离时，哪怕有人抢了一针一线，也要立即处斩。高丽的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显然，忽必烈的

关照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月二十一日，傒接替死去的高宗坐上了高丽的王位，是为元宗。而在傒去往蒙古期间守护国家的谏则成为了太子。三月下旬，在傒成为高丽王稍早之前，身处蒙古的忽必烈被其族人推选出来，继承了合罕位。高丽的新王知道新帝忽必烈即位的消息是在四月二十九日。他是从蒙古使者的报告中获知的。

元宗在听闻此事当天即任命自己的叔父、王族永安公僖作为忽必烈即位的贺使，让他即刻从江都出发。这一措施略显慌忙，但元宗为了展示自己的诚意也只能这么做了。他让永安公僖带上写着感谢之辞的诏书，作为对之前收到的那封洋溢着蒙古的深情厚谊的国书的回复。

——恩灵汪洋，寤寐感悦。虽慈母钟怜于季子，过此何能。自小臣及于后孙，以死为报。

对此，忽必烈连续发来了三封诏书。最早的一封于八月十八日抵达江都。

——衣冠从本国之俗，皆不改易。行人惟朝廷所遣予悉禁绝。古京[13]之迁，迟速量力。屯戍之撤，秋以为期……朕以天下为度，事在推诚，其体朕怀，毋自疑惧。

想想先前蒙古那苛刻的要求，这无论如何都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大的措施和言辞了。蒙古兵在秋天之前就会撤离，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国家了。而蒙古多年所要求的迁都事宜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执行了。

接到这封诏书时，元宗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冲进自己的房间号啕大哭。他的痛哭持续了很久。父亲高宗在没有获取新帝忽必烈的诏书之前就去世了。想到一生都被蒙古所折磨的父王，他忍不住悲从中来。

对于高丽来说，过去的三十年就像一场持续的噩梦。蒙古真正开始进攻朝鲜半岛是在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之位、成为蒙古合罕之后开始的。而成吉思汗是从蒙古的一个部落起步，逐渐成为全蒙古的首领的。在他的一生中，讨伐金国[14]，占领黄河以北的土地，灭西辽，入侵花剌子模[15]，席卷中亚大地，又挥戈向东灭了西夏[16]。在数次进攻金国的途中他患了病，后驾崩于甘肃省六盘山以南。

那之后第三年，也就是一二二九年，窝阔台即位。他在位十三年，不能说很长，但在位期间，他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灭掉了蒙古多年的宿敌金国，又对宋发起了进攻。而在此次大战进行的同时，他还发兵攻打辽东那墙头草一般、时而反叛时而臣服的金的残存势力，在将其平定之后，渐渐地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朝鲜半岛的高丽。

高丽在此之前的成吉思汗的时代有一段时期也曾向蒙古纳贡，但这并非只是因为怯于蒙古的武力。但在窝阔台[17]即位三年之后，蒙将撒

里答突然出现在了半岛的北部，其对高丽动武征服的野心昭然若揭。很快地，从那年秋天到第二年冬，撒里答所率领的蒙古兵攻下了高丽西北部的十多座城池，并在安州打败了北上前来驻防的高丽军。之后撒里答麾下的三支部队更是推进到开京城外，逼迫高丽投降。西历一二三一年，即高宗十八年，此时太子僖才十三岁。高丽不得已表示了臣服，献上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被迫允许达鲁花赤^[18]进驻西京（平壤）以北的十四座城。达鲁花赤是监察占领区的民政事务的蒙古官员的称谓，当然该占领地所有事务的权利都归属于达鲁花赤。

撒里答当年就留在了半岛上。第二年，即一二三二年春又在开京以下的各个州府设置了七十二名达鲁花赤，之后才陆续撤离了半岛。但身在辽东的撒里答却又强行要求在都城开京也设置统领高丽全国事务的达鲁花赤。他任命契丹人都旦负责，并把他派到了开京。都旦赴任没多久，就命令高丽进献水獭皮一千张，并强迫高丽国王以下的诸王、公主、郡主、大官人^[19]交付童男童女五百以及众多工匠，以充作秃鲁花（人质）。高宗把使者派到辽东的撒里答处，表示水獭皮可以按要求进献，至于秃鲁花，鉴于本国的窘状，实在难以做到，还请宽恕。撒里答大怒，把使者赶离了漠北。

对于蒙古提出的这等过分的要求，高丽的君臣们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大家决定叛离蒙古，把都城从开京迁到了不远的江华岛。又让各道的百姓都前往山中或是海岛上避难。高丽兵也对进驻北边各城的达鲁花赤发动了袭击。

这年秋天，撒里答率大军侵入半岛北部，派使者到江华岛要求高宗离岛。江华岛天然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没有海战知识的蒙古部队根本无从下手。高宗没有答应。不久撒里答开始出兵。他从都城开京南下，攻陷了汉阳山城（京城），逼近龙仁城，在那里被高丽的一名僧侣从城内射出的箭射中身亡。在这场战役中，八公山符仁寺所收藏的高丽国宝

《大藏经》的经版^[20]被越过小白山脉进入半岛东南部的蒙古的一支部队焚烧殆尽。

由于指挥者撒里答已死，蒙古兵无奈只得从半岛撤离。

但在一二三五年，蒙将唐古又率兵出现在半岛上。唐古的部队没有试图与江都的官员们进行任何交涉，只是尽情地蹂躏着半岛全土，时间长达六年。庆州皇龙寺塔被烧就发生在此期间。

国土荒废得难以用言语形容，终于在一二三九年十二月，不堪蹂躏之苦的高宗让王族新安公侄，以及王族的子弟即位之后，以高丽君臣们依然没离开江华岛为由下令出兵，于是半岛又被蒙将阿母侃所率大军的马蹄肆意践踏。

十人前往蒙古入朝，更在一二四一年把王族永宁公 作为人质送往蒙

古，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但也不失为逃避劫难的一个方法。但在一二四六年七月贵由大汗^[21]

贵由大汗在位三年便驾崩，之后蒙哥继位。蒙哥也逼迫高丽王离开江华岛并迁都，听闻对方不从，当即任命属于蒙古王族的也古为主将发兵出征半岛。高宗和蒙古军交涉，表示等其一撤退就让弟弟安庆公溍入朝。

但蒙哥并不满足于只让高丽王族中的一员入朝，他任命札刺儿带为征东元帅大举进攻半岛。这次侵略从一二五四年开始，在蒙哥驾崩前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札刺儿带第一次出现在半岛这一年的事迹记载于《高丽史》中。

——蒙兵所虏男女无虑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自有蒙兵之乱未甚于此时也。

自此开始，比这更残酷的事情便年复一年出现。侵略军每年秋天到来之后，通常会将稻谷尽数收割，在全国大肆劫掠，抢走无数男女老少，杀死胆敢反抗之人。于是每次蒙古兵到来时，百姓们，包括城里的守兵们都只能弃城逃往山中。

一二五七年，江华岛上的高丽王高宗终于决定服从蒙古大汗的臣服要求。他先是让弟弟安庆公溍入朝蒙古，紧接着又把将军朴希实也派往蒙古。当年十二月溍离开江都，一年之后，也就是在溍回国后第二年一二五八年十二月，朴希实出发。溍和朴希实都是为了就降服条件进行斡旋。但这一年江都的高丽王朝围绕着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一直摇摆不定。由于一个突发事件，常年掌握实权的主战派武官崔氏一族意外覆灭。在崔氏被除掉之后，高宗才终于能够自主采取行动。

为了尽快达成投降事宜，才有了太子僖的奉降表入朝一事。

僖离开江华岛两个月后，蒙古兵一侵入岛上就立即把城毁了。在渐渐变得炽烈的夏日阳光中，在受蒙兵指挥的高丽民众的手中，江都的内城和外城的主要部分都被悉数毁坏。

在这种纷乱喧嚣之中，六月三十日的傍晚，高宗薨逝了。对高宗来说，他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

蒙古新帝忽必烈下达给高丽新王元宗的诏书中所记载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虚的。所有事情都按诏书的要求执行了。放还逃兵和俘虏一事在诏书下发之后没过多久就实现了。被抓到或是主动移居蒙古的四百四十户高丽人很快就被送回了高丽。此外，派到蒙古祝贺新帝即位的王族永安公僖八月回国了。僖把自己在西京（平壤）亲眼看到蒙古兵正在有序撤离一事报告给了元宗。

元宗依然住在江都。旧都开京完全荒废了，宫殿也因长期沦为蒙古

兵的营舍而毁得不成样子，所以在还都之前必须先修筑宫殿。宫殿建造一事本该由作为达鲁花赤滞留在开京的蒙将休鲁台负责，但他也在接到本国的命令之后就撤走了。从休鲁台的撤退开始，高丽王在时隔三十多年之后第一次迎来了完全从蒙古的威胁下解脱出来的日子。

元宗所考虑的是，要等宫殿的建造和街区的重建都完成之后再迁都开京。忽必烈关于迁都的那封诏书之中有一句是“迟速量力”，照他的理解，其中还有余地，可以看情况去实施。实际上还都一事也不是不急，但作为元宗来说，他需要首先着手解决的事情可以说是堆积如山。所有的耕地和山林都荒废了，所有的河堤也崩塌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到冬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将会饿死、冻死。蒙将休鲁台在监督修造宫殿时，强制征集了成百上千个民工，不分昼夜地让他们承担着高强度的劳动。随着休鲁台的离去，所有的民工都散了。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冬天，他们首先最需要的就是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

元宗二年，即一二六一年的春天到秋天，开京的营建工作虽然依旧进行，但进度十分缓慢。开京那修了一半的大路上，到处都躺着饿死的人，十字路口都是成群结队的乞丐或盗贼。这一年的十月，忽必烈的诏书下达高丽。要求统计户籍以便为征召农民参战、运粮和补充兵源作准备。即为了保证紧要关头能迅速实行征兵、运粮、补充兵源而制作户籍。

在第二年的一二六二年二月发来的诏书中记载了需要朝贡的物品名称。其中提到了“鹞子”（鸟嘴鹰）一项。但鹞子不是马上就能到手的，只好进献了其他的物品。谁知过了半年，忽必烈又来诏责怪高丽拖延了鹞子的进贡，于是又命高丽进献好铜二万斤。

在高丽，没有人知道好铜是什么金属，问了蒙使才知道那是黄铜。元宗立即派使者觐见忽必烈，就鹞子进献迟缓一事致歉。上奏文书中说：高丽地处鸭绿江以南，并不出产好铜，本邦现有的都购自汉人。违背圣旨，不胜惶恐，但二万斤这一数量着实为难。此次献上六百二十斤，虽然略少，但还请笑纳云云。

忽必烈的回复很快就下来了。内容大致如下：朕已听从卿之奏请，衣冠不强令从蒙古风，允许依照旧时；已撤回蒙古军，前往海岛躲避战乱的人民已遣送归国，俘虏也已放还。但就进献珍禽一事，卿并没有展示诚意，仅献了一点好铜并百般狡辩，此等借口托词很难让人相信。如果连此等小事都不听命于朕，很难期待卿能守大节。我蒙古对于属国一向都有严格的要求，如交纳人质、组织百姓建立运输队、战时输送粮食、补充兵源、年年进贡不得懈怠等。高丽只让永宁公入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因此，务须即刻履行此项义务。

元宗立即派使者奉书上奏，表示今后绝不再违反敕令，但还都、籍民、输粮等并没提及。实际上也没法提。因为国家依然处于极度疲敝的状态，流亡百姓一年比一年多，想让高丽立刻按忽必烈要求的那样组织

起来是不可能的。

忽必烈似乎对元宗的书信很不满意，他没有作出任何回复，把使者赶了回来。元宗立即写了一封极为详细的长信，向忽必烈仔细说明了高丽国内的状况，并恳求说，作为新附的国家，希望能延缓履行职责。元宗想，曾经会过两次面的忽必烈肯定能理解自己的立场。高丽的朝廷中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忽必烈和之前的蒙古大汗没什么两样，但元宗却不这么认为。每次想起忽必烈那温和的脸，元宗都能回忆起那两次会面时心头涌起的那种难以名状的陶醉感。终于，忽必烈发来了回诏。这次的措辞很是宽宏大量：

——朕向以细事见卿心之未孚，是故有责备之报。今兹来复，候生民稍集，然后惟命。辞意恳实，理当俞允。凡百所言者能践与否，卿其图之。

两年之后的一二六四年，忽必烈下诏说，即位五年以来，阿里不哥之乱已平息，故拟让王公、群牧^①前往上都（开平）朝会，望卿也来行朝见之礼云云。对高丽来说，让国王前去入朝是前所未有的，何况蒙古真意难测，于是很自然地就是否听从忽必烈命令这一问题各方争执不下。但在宰相李藏用的劝导之下，元宗还是决定入朝。

元宗于八月十二日离开江都，十月一日在燕都的宫殿中拜谒了忽必烈。他接受了相当于蒙古诸侯的礼遇。曾经的燕京（北京）从忽必烈即位以来就被叫做燕都，和上都一样，这里也建有忽必烈的王宫。按诏书所说，朝会是要在上都举行的，但不知为何，这次没有选在上都而是在燕都举行。忽必烈和以前一样，始终以温和的神色来面对元宗，不断询问高丽的重建情况。最后，他说道，据永宁公所说，高丽有常备军五万，其中一万用于镇守本国，其他四万希望能移驻蒙古。元宗解释说，实际上高丽连这十分之一的兵力都没^①泛指众诸侯或地方长官。

有。忽必烈频频点头对此表示谅解，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月十八日，临行之前，元宗前往万寿山宫殿拜谒忽必烈，获赐十头骆驼作为该国的土产。带着这些在自己国家估计用不上的神奇的动物，元宗于十二月下旬结束了蒙古入朝之旅，心安理得地回到了江都。

第二年正月，元宗把王族广平公恂作为谢恩使派往蒙古。夏初恂回国，在王族重臣聚集的席间报告说，大汗亲切地询问了我国的事情，并表示深深的慰藉。江都的君臣们这才改变了对忽必烈的认识，齐声称颂忽必烈的德行，并为高丽的前途感到庆幸。之后众人在必须尽快履行忽必烈所要求的还都和籍民等事情上达成了一致。但具体应该采取什么手段，谁也说不上来。从一席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净是断粮、绝米之类的话语。前一年高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其影响在今年已然显现。该怎么支撑到秋收，这是眼下国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长达三十年的蒙古入侵所带来的巨大的伤痛在蒙古军撤退五年后依然随处可见。都城也只建了一半，流亡百姓的身影一年到头络绎不绝。

第二章

元宗入朝蒙古后的第三年，即元至元三年、高丽元宗七年十一月，作为忽必烈使者的兵部侍郎^[22]赫德、礼部侍郎^[23]殷弘二人携诏书前来江都。诏书内容如下：——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赫德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其道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为托，卿之忠诚，于斯可见！卿其勉之。

这表明蒙古要任赫德为国信使、殷弘为国副信使，将之派往日本，命高丽负责向导。诏书中还附上了需要赫德一行携往日本的诏书的抄本：

——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时，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装着从蒙古来的诏书的筒状金属箱从来没有像此刻看上去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它长五尺，直径约一尺，有一抱那么粗，这使它本身看上去就像是具有某种威严的意志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元宗现在要做的就是召集王族重臣们，把忽必烈下达的这一可怕的命令传达给他们，并商定好高丽应该对此采取何种姿态。主要的宰相大臣们迅速聚集到了王宫的大殿中。没有人先开口。这是忽必烈下的命令，语气极其严厉，叫人进退两难，对高丽来说，也许只能服从了。聚集到场的君臣们不禁思绪万千。

宰相首班李藏用仿佛看到了遥远荒野尽头飘着一团黑云。这种不祥的征兆从他的内心渐渐地向外扩散、增大，不久就占据了天空的一角，继而又遮住了半边天空，像是转瞬之间就会把整个天空包裹起来。蒙古给日本递交要求通好的国书，这就意味着蒙古已经把日本作为新的目标，把触手探过去了。只要日本不宣誓臣属，不尽属国之礼，那蒙古就绝不会满足。一旦有了这种心思，蒙古就会不择手段地去实施。因为发给日本的这封国书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点——“以至用兵，夫孰所

好。”

对此日本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可想而知。不管和大陆隔海的日本是否了解蒙古如何强大，首先肯定会驱逐使者，或是拒绝回复返牒。对于一个本身就凶猛好战且有大海作为天然屏障的国家来说，就算对手再强大，也断不会唯唯诺诺地听令于异国来的第一封诏书。

如果蒙古要派兵攻打日本，高丽当然责无旁贷，就算不派军队，作为一个与日本相邻的国家，也得按蒙古的对日政策承担一些特殊的职责，这是毫无疑问的。蒙古大军最终会出兵伐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威胁着高丽的那支蒙古部队一定还会再次进驻高丽各地。一切都要倒退到已故的高宗时代。全国各地都会设有达鲁花赤。粮食会被征缴，被分配给各地驻军，壮丁会不断地被搜捕。如果有派兵远征的任务，那情势就会远甚于高宗时代。高丽士兵会被征召，农民们也会被征作军中杂役。

李藏用闭上眼睛。一座间久久没人说话。过了好一会，江都朝廷的高官、直接统领兵马大权的将军海阳侯金俊开口说道：

“对我们高丽来说，只能祈祷日本万万不能对蒙古有什么不敬的言辞或是不当的行为了。这次随蒙使赴日的使者任务十分艰巨。务必要让日本的当政者认识到蒙古的强大，要把事情办妥当，除此之外再无他法。一旦蒙古往日本派出兵船，那高丽就看不到明春的阳光了。”

金俊的话语中满含悲痛，就像朝在场的人心里猛地刺了一刀。让日本乖乖地听从蒙古，这是能把高丽从迫在眉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

引领蒙使前往日本的人选很快就选定了——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24]金赞二人。同时，赴日的具体日期也定下来了。鉴于忽必烈的诏书措辞严厉，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宜早不宜迟，于是定在三日后的二十八日出发。“风涛险阻不以为辞，未尝通好不以为解”，既然诏书都这么说了，想必任何托辞、哪怕想稍作拖延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了。

人选和日期确定之后，在场的人才有余暇去怒斥和咒骂忽必烈诏书开头提到的一个高丽人。据诏书可知，就是这个叫赵彝的人提议忽必烈派遣使者赴日的。这种情况并不少，每每在谈论完国家大事之后，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们都抱怨和自己有着相同血脉的同族人，这时候就能让人感觉到这个国家在对蒙关系上存在一种特殊的不幸。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归附蒙古、在蒙古朝廷为官的高丽人绝对不少，他们往往站在主张入侵高丽的立场上。而在过去长达三十年的蒙古入侵这一黑暗时代中，对祖国高丽下手最狠、最大牌的人是洪福源。洪福源和其父麟州^[25]守将洪大宣在高宗十八年蒙古第一次入侵时便一起投降了蒙将撒里答，之后一直作为入侵高丽的蒙军先锋率领北国的遗民入寇祖国。凭借这些功绩，洪福源当上了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26]，负责招讨高丽未

归附的百姓。被他所率士兵攻陷的高丽城池数不胜数。此人在一二五七年高宗决意投降时为谗言所杀。接替他登场的就是陷害他的永宁公。是王族子弟，于高宗二十八年被作为质子遣往蒙古，已留在蒙古二十余年，现在接替洪福源统领着新附的高丽人民，他的言行之中也逐渐趋向于入侵本已臣服蒙古的祖国。

关于赵彝这个人，只知道他生于庆尚南道的咸安，此地离金州（金海）、合浦（马山浦）很近，所以他多少掌握和日本通交等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谁也不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究竟是像诏书上所说的那样，是他劝忽必烈遣使赴日的，还是忽必烈本有此意，只是把他召来听取一下意见的，其中的原委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此人和这次事件绝对脱不了干系。

李藏用冒着冰冷的雨走出王宫，徒步走向自己位于内城西门旁的宅子。老宰相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最近这两三年来性情尤其乖戾，王宫的大门旁备有轿子和马两种交通工具，但他什么都没选。因为走着回去也不是很远。

虽说是都城，但地方很小，用城墙围起来的中城周长只有约四公里。里面有王宫，位于北部一带，也以城墙围起，被称为内城。除了王宫之外，官衙、王族重臣的府邸、寺院、武士房屋、店铺也都在其中。王宫和官衙位于比较平坦的地域，其他都随意地分布在三座独立的小丘的斜面或是坡脚下。中城城墙的三分之一位于都城南面的山脊上，像屏风一样环绕，因此不管从城内何处看去，都能看到山脚下像铁锁一样连接在一起的城墙。为了抵御外来入侵，江华岛原本就修筑有坚固的城墙和砦。中城外部一般称为外城。总之，整个格局说起来就是，在周长十五里的宽阔的外城一角处建有中城（都城），其周长为一里二十町的再往里是内城（王宫）。

无论是内城、中城还是外城，它们作为坚固的城池、具备抵御外敌的功能都是七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外形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每个重要的关口都被毁了。

从内城的大门到李藏用家所在的西门，约有一公里的距离。李藏用带着三名随从，沿泥泞的道路一步一步往前走。

不管是否认识，路上擦肩而过的男男女女们都给这个步伐稍显凌乱的、看起来脾气古怪的老人让路。

泥泞的道路并没有给李藏用造成丝毫的困扰。虽然不时在泥泞的道路上驻足，但此刻他的脑中全都为别的事情所占据。他必须要在到家之前做好决定。那就是如何才能阻止要从蒙古派往日本的两个使者。在宫中时金俊说了，只能祈祷日本能采取顺从的态度了，但那只不过是愿望而已，根本靠不住。现在高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力阻止蒙使前往日本。为此应该怎么办？是李藏用直接去说服蒙使，让他们打消念

头，还是以书信的形式来说服对方呢？要从这两个方法中选出一个来，这真的很难。很难想象蒙使会轻易同意这一点，毕竟他们是受了忽必烈的严令前来的，这么做等于是悖逆了忽必烈的意志。但这也不见得毫无希望。两位蒙使肯定很清楚自己所承担的这项任务有多么的吃力不讨好。越过万里风涛赴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赌上身家性命的事，何况就算到了日本，谁也不知道那之后日本方面的态度，以及他们将会遭受何种命运。如果日本对忽必烈尽了臣属之礼的话倒还好，否则，虽然他们作为使者并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没有完成使者的使命一定会被视为失职。所以无论怎么看，没有比这更不划算的工作了。从这些方面来说，李藏用的建议也不一定会遭对方忽略，这个想法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当然，对于要往蒙使内心深处植入某种东西这一工作，李藏用也不打算独自承担。如果事情暴露——那是相当可能的——灾祸就需要他独自承担了。

当李藏用走进家门的时候，心里已经决定要采用书面的形式给蒙使进言了。对方的想法自己既不能也无需了解。对方读不读书信上的内容完全是他们的事，丝毫没有关系，而他们的行动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掣肘，也只是他们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李藏用想给两位蒙使充分选择的自由。他要以不受任何外事外物干扰的形式，给予他们可拒绝也可接受的自由。

进入自己的房间之后，李藏用把人遣走，接着给要被派往日本的国信使[27]赫德写了一封信。

——日本隔海万里。往时虽与中国相通，未尝岁修职责。故中国亦不以为意。来则抚之，去则绝之。以为得其亦无益于王化，弃之亦不损王威。今圣明在上，日月所照，尽为臣妾。蠢尔小夷，敢有不服？然则蜂蚕之毒岂可无虑？国书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时上书云：“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其骄傲不识名分如此，安知遗风不存乎？国书既入，如有骄傲之答，不敬之辞，欲舍之则为大朝之累，欲取之则风涛艰险，非王师万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宽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试之耳，然取舍如日本，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为得也。且日本岂不闻大朝功德之盛哉？既闻之计当入朝，然而不朝，盖恃其海远耳。然则期以岁月，徐观其为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于相忘之域，实圣人天覆无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亲承睿渥，今虽在遐陬，犬马之诚，思效万一耳[28]。

写完后，他派使者去往那一晚作为蒙使赫德的馆伴负责接待的起居舍人[29]潘阜那里，拜托他把书信亲自交到赫德手里。

做完这些后，他觉得异常疲惫。但在那种强烈的疲惫感中，又有着一种因为“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而感受到的踏实感。给蒙古呈递降表以来，本国曾经历过两次危机。第一次是两年前的元宗入朝时。忽必烈命

令元宗入觐的诏书到来时，高丽朝廷上下全都大惊失色。虽然递交了降表，甘心做了属国，但谁都能感觉出身处属国地位的危险。元宗入朝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再重返故土了？于是宰臣们全都反对元宗入朝，但李藏用那时却积极力挺元宗，力排众议劝他入觐。如果元宗入朝的话，就算万一有什么危险，从增进和蒙古的和亲这一点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反之，如果拒绝入朝，其结果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万一有什么变故，那就只能自甘屠戮了。李藏用对反对者说了上述这番话。这就是当时李藏用真实的心境。还好元宗入朝一切顺利。对高丽来说，这次的事件是自那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蒙使赫德、殷弘还有担任向导随同前去的高丽使宋君斐、金赞等一行人离开江都那天，李藏用把他们送到了江华岛最南端的草芝津的渡口。一行人要从对岸经陆路前往合浦再乘船赴日。渡口聚集着一百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人，李藏用和赫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互相点头致意。赫德身材肥胖、个子高大。李藏用并不了解他的性格为人，因此无法从他的神情窥知他会如何解读、如何看待自己写给他的信。

船离开码头时，李藏用对自己所写的书信多少还有些在意。

蒙使的风姿容貌数次在他的眼前浮现，他想，也许自己在日本的倨傲和波涛险阻的艰难这方面多下点笔墨就好了。

《高丽史》^[30]的“李藏用传”中有如下的记载：李藏用，字显甫。初名仁祺，中书令子渊六世孙。藏用高宗朝登第，元宗元年任参知政事加守太尉，监修国史，判户部事。五年蒙古征王入朝。……其时蒙古翰林学士王鹗邀宴其第。歌人唱吴彦高“人月圆”“春从天上来”二曲，藏用微吟其词中音节，王鹗起执手叹赏曰：“君不通华言而解此曲，必深于音律者也。”益敬重。帝闻藏用陈奏，谓之阿蛮（意为“口”）灭儿里干（意为“名家”）李宰相^[31]。

第二年即元宗八年（西历一二六七年）正月，赫德、殷弘、宋君斐、金赞等遣日使一行回到了江都。他们在登陆合浦后就沿陆路返回了。在进入江都之前，关于他们到巨济岛后便折返一事就先传到了江都。江都的君臣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是船只遇难到不了日本还能辩解，只因风涛险阻就借故折返，不知忽必烈会怎么想？还有的说，高丽使者只不过给蒙使带路而已，其间自然是听从于二位蒙使的，故不应由高丽方面担责。还有人说，既然负责给蒙使带路，如今路没有带成，责任自然还在高丽身上等等，众说纷纭。元宗脑海中始终萦绕着忽必烈诏书中那句“勿以风涛险阻为辞”。语气如此强烈，看来无论如何这次难免被追责了。

待一行人回到江都之后才问清了前因后果。此事对于高丽的首脑们来说无异于一场悲剧。据说一行人来到和对马岛遥相呼应的巨济岛松边浦后，看到风涛冲天而起，感觉渡过对马岛一事太过危险，于是高丽使节和蒙古使节互相商议之后决定就此折返。高丽朝廷方面不敢苛责蒙

使，于是责怪宋君斐、金赞二人处置失当。对此，宋君斐说道：“蒙使本身就没有渡海的决心，又怎么可能到达？待臣入朝之后把具体情况上奏忽必烈，请他定夺。”

之前一直没有附和在座众人、只是一味沉默着的李藏用这时才开了口，公开了自己在大家出发之前给蒙使送过书信一事，想必是蒙使觉得自己言之有理，所以才会如此处置的。他说道：

“对高丽来说，与遣日使一行人在到达日本之后将会面临的灾难相比，因没有到达而受到忽必烈的喝斥或许更好。

对于忽必烈，我们应该一口咬定就是因为风涛艰难所以不能渡海赴日。蒙使可是我们高丽的恩人，大家不得有丝毫的怠慢。”

由于事情的起因太过出乎意料，众人一时间都没有马上表明自己的意见。

“如果蒙使把其中经过都告诉忽必烈，那如何是好？”

金俊说道。

“这也不无可能。为以防万一，先处置我李藏用如何？”

既然已经降罪给李藏用，我们也就有所交代，忽必烈的怒火也能平息了吧？臣对此早已做好舍弃身家性命的心理准备了。”

李藏用说道。

最后处理的结果是，高丽政府把李藏用流放到灵兴岛，又把替李藏用转交书信给蒙使的潘阜流放到彩云岛就算了结了。官差们前往赫德所居住的府邸捕捉赫德馆伴潘阜一事很快就传到了蒙使耳里。赫德立即拜谒元宗，将李藏用的书信呈递上去，并说道：

“我将这封书信带回去上奏皇上，皇上肯听的话，就是天下之福。就算不听，这也只是李藏用的一己之见罢了，高丽犯不上处罚他吧？我怎会被李藏用的一己之见说动呢？我只是为风涛所阻才折返回来的。”

于是李藏用和潘阜就被赦免了流放之罪。

元宗在当月又让宋君斐随同赫德等人赶赴蒙古。此时宋君斐携带的、元宗关于此事始末的上奏文就出自李藏用之手：

——诏旨所谕，道达使臣通好日本事，谨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义，设有不轨，将如之何？且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位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

喘，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不尽心力，有如天日^[32]。

这一年八月，赫德、殷弘又来了。二人携来的诏书中这样说道：

——向者遣使招怀日本，委卿向导，不意卿以辞为解，遂令徒还。意者日本既通好，则必尽知尔国虚实，故托以他辞，然尔国人在京师者不少，卿之计亦疏矣。且天命难谏，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于卿，卿其体朕此意，通谕日本，以必得要领为期。卿尝有言圣恩天大，誓欲报效，此非报效而何？”

显然这是在责怪之前元宗上奏文中的托辞，命高丽继续担负与日本单独交涉的职责。这次赫德、殷弘只是携诏前来的使者，赴日使臣一职已经被解除了。

高丽朝廷立即召开了宰相会议。圣命难违，只能遣使赴日。而使者人选难定，经李藏用推荐、元宗任命之后，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曾作为赫德馆伴的起居舍人潘阜的头上。无论是元宗还是李藏用，都觉得他对上次的事情一清二楚，且本人也想报效祖国，因而是承担这一棘手任务最适当的人选。他对不测事件的判断很准确，为国分忧的心情也很迫切，不太可能会出什么差错。

约一个月之后的九月二十三日，潘阜离开江华岛赴日。

这次是从江华岛直奔日本。出发之际，李藏用也没什么特别要对潘阜说的，只祝他能顺利完成这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使命。除了之前提到的忽必烈的国书之外，他让潘阜一并带上了高丽呈递给日本的国书。因此忽必烈的国书是元宗七年即至元三年八月的，而这次高丽发出的国书则是至元四年九月的。高丽的国书是李藏用起草的。他数次起草，又数次废弃，最后终于在上面摺上了高丽的国印：——我国臣事蒙古大国，服其统治有年矣。蒙古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见远同近。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云，“日本与高丽为近邻。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汉唐以降，亦或通使中国。故特遣使持蒙古皇帝书前往，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使奉皇帝书前去。贵国之通好中国，历代皆有。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盖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士以往观之，何如也？贵国商配^[33]焉。

这一年年末，元宗把弟弟安庆公湍作为贺正使派往蒙古。第二年二月湍回国，他所报告的事情让江都君臣上下大为震惊。湍把潘阜使日一事上奏后，忽必烈对此没有任何回应，只是责怪高丽没有履行属国应该履行的职责，还对迁都的迟滞、贡品的粗劣、否认与日本通交的事实等进行了诘问，言辞颇为激烈。

湍的报告结束没多久，忽必烈的诏使就来到了江都。诏书上赫然写着之前忽必烈以激烈的语调对湍所说的话，文章最后还有这么一句“今特遣使持诏往，诚尽情实，使海阳侯金俊、侍中李藏用斋来奉章，具以悉

闻”。

高丽王朝当即召开会议。商议的结果是，由于金俊忙于迁都，暂缓入朝，故由李藏用一人前去觐见忽必烈。此次入朝生死难料，眼下管理国政的这两人都离开的话，对高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金俊原本就不想应忽必烈的召见，且对因忽必烈的言行而忽喜忽忧的高丽的这种态度有所不快。

这暂且不提，更现实的问题是，这已经是高丽面临的第三次危机了，对于李藏用来说，已经是他第三次作出为祖国献身的决定了。

李藏用拿着回复忽必烈的上奏文，踏上了入朝蒙古的旅途。时值元宗九年四月，李藏用时年六十八岁。离开江都之前，他觐见元宗并进言说，为了让社稷安稳，最好尽早迁回旧京。

迁都一事是高丽多年以来的心愿，与忽必烈约定的九年后营造首都一事依旧毫无进展。营建宫城的国费几乎没有，也一直募集不到工匠，工程从两年前就开始被搁置了。而且因为一年前的一场大雨，营造都城所需的、堆放在汉江上游和洛东上游的木材全都和河边的水稻一起被洪水冲走了。高丽朝廷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想要拖延迁都的日期。直接统领兵马大权的金俊就是其中之一。只有留在江都，高丽仅存的兵马才能在紧急时刻派上用场，一旦迁到开京，这股军力的百分之一都不会剩下了。实际上他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但如果不迁都，就会给蒙古人口实，这会引起何等灾祸，谁也说不清。这是始终躲不开的一个问题。

“就算无法营建都城，当务之急也要在开京修建宫廷。

夏天在开京，冬天回江都，这也是方法之一。上国有和林、燕都两个都城，我们也可以仿照。”

李藏用说道。元宗于是和李藏用约定设置旧京出排都监^[34]。

李藏用带着二十多名随从离开江都。入朝的费用以朝臣们分头凑来的帛充当。与之前赴蒙面见元宗时相比仅仅相隔了四年。以李藏用那老迈的身躯来说，马背上持续颠簸的旅程让他很是吃力。进入西京（平壤）、渡过大同江时，李藏用看向缓缓流淌的江流，心想大概自己再也见不到这条大河了。岸边可以看到洗衣服的女人们的身影。所有人的脸上都显得极为憔悴和疲惫。蒙古侵略三十年间，许多男人都被杀了，满眼所见全是女人和孩子们，这在西京和其他城市都一样。

过了义州之后，从路过的百姓们那里知道，有些人很怀念蒙古兵驻屯时代的殷盛，有些甚至盼着那一时代能再次到来。一行人听到这种呼声也不是一两回了。每当此时，李藏用胸中就会被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阴郁的情绪堵塞。

五月中旬时李藏用到达燕都。他立即前往都城中央那壮丽的宫殿中去觐见忽必烈。忽必烈正在召见其他异国使臣，于是李藏用便在宫殿前的石阶上等候了半天左右。其间越来越炽热的阳光炙烤着他这两三年来斑痕急剧增多的脸。

李藏用来到忽必烈面前时，忽必烈突然大声地叫喊起来。李藏用不懂蒙古语，所以只是毕恭毕敬地聆听忽必烈怒吼。这时终于有人把忽必烈的话翻译过来了，和忽必烈的声音不同的是，这个声音听起来十分的冷静：朕命尔国出师助战，尔国不以军数分明奏闻，乃以模糊之言来奏。王曾奏：“我国有四万军，又有杂色一万”，故朕昨日敕尔等云：“王所不可无军，其留以四万来助战”，尔等奏云：“我国无五万军，之言非实也，苟不信试遣使与告者偕往点其军额，若实有四万陪臣受罪，不则反坐诬告者。”尔等若以军额分明来奏，朕何有此言。

李藏用抬起头来。看到那个翻译的瞬间，才发现对方是一个高丽人，而且是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这让他颇为吃惊。但李藏用立刻感觉到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眼中，分明含有这三个国家的人都没有的那种冷漠。这不是拥有同样血统的人该有的眼神。他的年龄大概也就二十五六岁。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忽必烈的怒吼声。但在听到青年极其冷静、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之后，李藏用觉得忽必烈的怒吼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空洞无物的东西。青年这次没有把话翻译给李藏用，只是沉默着站在那里。很快，永宁公走了进来。李藏用早就认识他了。他很小的时候便被送往蒙古充当人质，如今动辄发出对高丽不利的言辞。想必是忽必烈把他召来的。行过礼之后就站在一旁。出身高丽名门的他容貌秀丽，举手投足温文尔雅，这与他五十岁的年龄看起来很不相称。

忽必烈又涨红着脸开始怒吼。在情绪最激动时他才停下话头喘息。就像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一样，那青年一直很冷静的声音又传到了李藏用的耳中。他翻译完忽必烈的话之后便停了下来，竖起大大的耳朵，像是要洗耳恭听。于是李藏用便开口说话。但很快，忽必烈又用怒吼声完全盖住了他的声音，就好像不想让李藏用所说的被其他人听到一样，如此反复持续了多次。

“尔还尔国速奏军额，不尔将讨之。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敢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

李藏用于是说道：

“陛下既然有令，臣焉敢不从。只是虽有船材，但恐难募听令的造船工匠。”

“勿以为辞。古人之事尔等所知不必更说，朕将取近而言之，昔成吉思汗皇帝时，河西王纳女请和曰：‘皇帝若征女真我为右手，若徵回民我

为左手。’后成吉思汗皇帝将讨回民，命助征河西竟不应帝，讨而灭之，尔亦闻之。速造一千艘船，集全兵送我。”

“我国昔有四万军，三十年间死于兵战殆尽，虽有百户千户，但虚名耳。”

“死者尚有，独无生者乎，尔国亦有妇女，岂无生者尔。”

“我国蒙荷圣恩，皆于此九年兵战中亡矣。其后有男子生长者，然皆幼弱，不堪充军。”

此时 凑往近前还想说点什么。李藏用对他怒目而视，并说道：

“不得在陛下面前争论。如要说的是高丽的兵数，还请派人前往高丽调查为盼。”

忽必烈制止了，又板着脸看向李藏用说：“无需多言。就依你所言，验兵便是。”

忽必烈站起身来，带着众多随从消失在了深宫之中，在此期间李藏用一直深深地低着头。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永宁公 和担当翻译的那青年都已不在原地，似是也跟着忽必烈走了。后来李藏用才知道担当翻译的那青年就是曾与高丽结仇的洪大宣之孙——洪福源的遗孤洪茶丘。李藏用也曾数次听过这个名字。据说他和忽必烈所宠的永宁公 一起都当上了高丽归附军民长官，势头甚至还压过了，在祖国高丽也逐渐声名远扬。

在归国的途中，李藏用一直心事重重。为了踏上原本以为有生之年可能不会再踏上的故土，他在盛夏酷热的阳光中，一直在马背上颠簸。其间两匹马都倒下了，随从之一也累得猝死了。受洪水的冲击，鸭绿江水浑浊而高涨，一行人因此在江畔的一个村落停驻了五日。这次旅程真是让人闹心。

李藏用在六月末回到了江都，当天即拜谒了元宗，呈报了事情的原委。根据忽必烈的命令，高丽必须建造一千艘战船，必须调查助征军的兵力总数向忽必烈回奏。奏报兵力别无他意，无非就是因为蒙古要根据现有数量的兵力来征兵。

听了李藏用的报告，元宗也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想就这样接受忽必烈的上述命令。他总觉得忽必烈或许另有他图。

按说忽必烈充分知晓高丽的疲敝状况，是不会让高丽承担这么苛刻的任务的。元宗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即在斥责高丽不履行作为属国的义务之后，忽必烈又发来了言辞恳切的诏书，可以说是语气相当温和地同意了他提出的要求。这次也一样，只要把个中详情尽数讲明，或许高丽眼下面临的困境自然也就消解了。在高丽的朝廷之中，元宗是其中唯

一崇拜忽必烈的人。他曾在身为太子时，在开封附近的村落中、在当时的燕京府现在的燕都、在登上王位之后第五年入朝时在燕都的宫城和万寿山的离宫中各见过忽必烈一次。这四次无论哪一次都给元宗留下了同样的印象。那张威而不猛的温和的脸，那让人着迷的说话方式，还有他身上具有的让人如沐春风的独特魅力，元宗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

李藏用看穿了元宗的心思，他歪着头，用无法言述的悲伤的表情说道：

“人们常说猛虎在接近兔子时眼神最温柔，而它猛然咆哮的声音响彻山谷，会让小兔子瞬间无法动弹。兵船建造的事情不就和猛虎咆哮的前奏一样吗？”

但元宗始终没有抛弃他的想法，即，只要等潘阜完成使命从日本回来，把情由上奏忽必烈，一切都会好转。忽必烈之所以生气，肯定是因为没有顺利把蒙使带到日本，等潘阜顺利从日本返回，此刻笼罩在高丽头上的这朵乌云说不定一下子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潘阜返回江都是在那之后不久的七月初。潘阜是前一年九月离开江都的，也就是说从出国到回国大约花费了十个多月。潘阜报告了日本之行的始末。他们九月初离开江都，之后到达合浦，十月末时顺风渡过对马岛后，为风涛所阻，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出航、折返，如此反复两次，一月末才到达了彼境西边的太宰府。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五个月，终于获准进入王都。馆舍接待很随意，传达了诏旨之后也没得到报章，虽然赠送了国帑^[35]，但前往各个机构告谕后却始终没有被采纳。结果是，潘阜虽然呈上了蒙古、高丽两国的国书，但没有获得返牒就回来了。

高丽不敢耽搁，即刻决定派潘阜将事情的始末上奏忽必烈。于是潘阜在江都只停留了一天就马上动身了。潘阜从日本归国时，高丽政府正忙于征兵和造船，潘阜只见到了元宗和李藏用二人。太子谏是兵船建造的最高负责人，金俊则负责征兵事宜。人们往来于江都和大陆本土之间，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的繁忙。

八月初高丽遣使蒙古上奏说：“兵员虽多方征发，但仅得万人。舟舰一千艘已委沿海官吏着手营造。”

十月中旬，蒙古派来调查兵力和舟舰的官员王国昌、刘杰等十四名官员进驻江都。王国昌负责征兵，刘杰监督造船，检阅日期定在了这年的年末。高丽要确保在那之前万无一失，于是太子谏、金俊等也开始更多地在本土奔忙而不是待在江都。他们为自己手头负责的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没有一天过得安稳。

王国昌、刘杰等人在高丽向导的引领之下巡视了黑山岛。黑山岛是全罗南道西边海上的一座岛，在众多大大小小的岛屿中，它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岛。其北岸是中间往里深凹的、适合船舶停留的港口。蒙古

官员之所以巡视这里，显然是要把黑山岛作为远征日本时的根据地。

就这样，高丽仿佛忽然之间被卷入了从蒙古刮来的一股旋风当中。但元宗还没有放弃希望。他只等着派去的潘阜尽早从蒙古归来。

十一月中旬，赫德、殷弘现身江都。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到江都。潘阜也随同一起。赫德携来了忽必烈的诏书：——向委卿道达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饰辞，以为风浪险阻，不可轻涉，今潘阜等何由得达。可羞可畏之事，卿已为之，复何言哉。今来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还之语，此亦安足信？今复遣赫德、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于必达，卿当令重臣道达，毋致如前稽阻。

高丽于是又数次召开会议，以选定赴日使臣的人选。并且让知门下省事^[36]申思佺、侍郎^[37]陈子厚和潘阜引导赫德、殷弘二位蒙使赴日。

蒙古官员王国昌、刘杰等人从黑山岛巡视回来已是十一月末。在那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四日，赴日使节一行便离开了江都。这次也是从陆路前往合浦。一行人由蒙古国使八人、高丽国使四人、随从人员七十余人组成，队伍庞大。这支大部队赴日的花费巨大，这当然要由高丽承担。出发当天，以元宗为首的高丽君臣们一同把一行人送到了草芝津渡口。

遣日使臣刚离开江都的第二天，太子谏、金俊、王国昌、刘杰等便一同离开江都前往开京。谏带着刘杰前往西海道，陪他检阅了数个地区的造船场。在开京那只造了一半就搁置的王宫的广场上，金俊让好不容易征来的一万名士兵列队接受王国昌的检查。

王国昌、刘杰等人完成各自的使命之后，于年底离开江都返回蒙古。两位蒙古监督官离开江都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海阳侯金俊被部下枢密院副使林衍刺杀了。金俊从一介武人起步，官拜侍中^[38]，食邑一千户，被册封为海阳侯，是高丽的一大功臣。他将兵马大权独揽手中，在庙堂上和李藏用平起平坐，时常对蒙古的威逼压制表示不满，不服从蒙使的命令，怠慢迎待，其言行一再对国家形成威胁。在忽必烈命令其和李藏用一起入朝时，金俊坚决不从，于是国内对金俊批判的声音不断高涨，终于因此被和他关系不洽的林衍所杀。从那天开始雪就下起来了，并一直持续到年底。就这样，在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大雪之中，对高丽来说多灾多难的元宗九年迎来了年末。

第二年至元六年，即元宗十年的三月十六日，被派往日本、高丽的一行人回到了江都。一行人登陆对马岛，想要奉上两国国书时，对马岛的官员拒不接受，他们一直被挡在那里，没能去往日本本土，于是一行人不得已便折返了。只是这次一行人把对马岛的居民塔二郎、弥三郎^[39]给抓了回来。

元宗立刻派申思佺随蒙使赫德、殷弘等人赴蒙古上奏事情的始末。六月初申思佺回到江都，他的报告对高丽政府来说是久违的好消息。忽必烈对申思佺说，尔国国王不违背朕的命令，把尔等派往日本，尔等不

以道程的危险为辞，入不测之地生还，及此复命，当嘉忠节等。然后又对两个日本俘虏说，尔国人来中国久矣，朕欲让尔国人来朝，无任何无理勉强，只盼把来朝之事实向后世传达而已。说完之后大加款待，还让他们去参观了万寿山的玉殿等处。申思侓还说，两位俘虏的归国事宜最近就会安排。

得到申思侓报告的当天，元宗、元宗的弟弟安庆公淐、李藏用三人在王宫的一室中会了面。

对高丽来说，蒙古方面要求建造一千艘舟舰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高丽全国为此极度慌乱，但元宗并未放弃请忽必烈收回成命的希望。忽必烈征伐日本的野心到底出于何种理由不得而知，总之以赫德等人被派往日本为契机，高丽得以从紧迫的状态中暂时脱离出来。赫德等人只到了对马岛，并没有获准进入日本国土，牒书也没交出去，但忽必烈对此并没有丝毫的不满，何止如此，他甚至还让两位俘虏进入王宫，还下发路费，安排人把他们送回了祖国。无论怎么看，这都不像是急着要用兵日本的样子。还有，高丽被下令征兵，眼下也完成这项任务了，但忽必烈只是派部将前来检阅，之后也没下什么特殊的命令，这难道不能表明忽必烈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转变了吗？元宗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淐和李藏用。

“士兵们解甲归田的日子快来了，停止建造兵船的诏书最近肯定也会下来的！”

元宗说道。淐的想法和兄长略有不同，他说道：“忽必烈现正在汉水流域和宋展开最后的决战。进攻江畔的襄阳城需要不少兵船，听说他已下令陕西、四川行省动工修建新船。让高丽造船和征兵或许目的就在于此。兄长觉得高丽已脱离苦海，我倒觉得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如果说有，那得等到元宋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了，在那之前还得一段时间呢。”

淐说的有几分道理，但李藏用却说道：“臣的想法与二位完全不同。忽必烈或许暂时放弃了征日的想法。但他是不会撤销造船和征兵的命令的。正如安庆公所说，对宋作战确实需要高丽兵船，但首先船不可能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运去，而且高丽的兵力并不足以用于对宋作战。就算可以，也很难想象对宋作战结束后，高丽就能从蒙古所要求的苦役中解脱出来。忽必烈眼下并不需要战船和士兵，他需要的是对高丽施以重役，尽可能让高丽国疲惫不堪。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高丽丧失战斗力，陷入更严重的贫困之中，最后把高丽完全变成自己的属国。如果可能，忽必烈一定会把高丽纳入蒙古的版图之中的。”

第三章

李藏用接着说道：

“不过，就算我们是小国、弱国，如果没有理由，他也不能轻举妄动。所以我们过去才能盘踞江都，保全高丽。眼下我们必须阻止蒙兵入境。不惜一切代价地去阻止。元宋之战可能很快就会结束，那样一来，忽必烈又会把眼光转向日本了。不过，蒙古连以这些许水域作为屏障的江华岛都攻不下来，还会考虑出兵伐日吗，这还是个疑问。如果是的话，那我们面临的事态就严重了。蒙古大军会进驻我国，再从我国出征。这事也许不会发生，但他们定会以征日为由不断提出各种课税、劳役要求。想想过去这三十年中我国全境也曾遭受蒙古铁蹄的蹂躏，这倒也不是不能忍受。”

李藏用说出了心中一直想吐露的话语。元宗，还有不像元宗那么极端的溍都幻想着忽必烈能手下留情，保全高丽。但李藏用不同。他曾两次入朝蒙古谒见忽必烈，他所感受到的忽必烈和元宗的完全不同。无论是忽必烈的脸、眼神、肤色还是声音，他从中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人性。在说出那些人类无法想象有多可怕的事情之前，他已经把手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忽必烈就属于这种人。第三章六月中旬，高丽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去年年末杀掉金俊并取而代之统领军队的枢密院副使林衍意欲废立国王。行动前一天，李藏用在自己的府邸接待了来访的林衍。看到他的一瞬间，李藏用就知道他要做的事肯定非同小可。李藏用把林衍带到面朝庭院的一间屋中，这时从住所外传来了军马的嘶鸣声。这声音可不止一二十匹马，可以想象到武装部队业已占据了各处要害。

林衍用杀气腾腾的眼直勾勾地盯着李藏用。他要把现任国王元宗流放到海岛上，拥立国王之弟安庆公溍。这是他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的，无论身为宰相的李藏用要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废立的理由很明确：光凭一心追随忽必烈、充当其傀儡的现任国王是无法解决高丽如今所面临的困境的，靠世子谔的力量也解决不了。这样下去，高丽只会变成蒙古的直辖地，最终亡国。最好的办法就是拥立国王之弟安庆公溍为王，改革国政，重振民心，以当国难。

言之有理，李藏用道。林衍之所以采取这番行动，理由确实如他所说，但也不仅限于此。元宗一向不怎么重视林衍。就算他诛杀权臣金俊有功，但他行事鲁莽冲动，对于这个动辄诉诸暴力的中年武官，元宗评价不高。林衍也很清楚这一点，想到自己眼下兵马在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如废掉元宗，拥立自己能随意使唤的溍罢了。王宫想必已经被士兵们重重包围了。就算反对也无济于事，只会令事态越发糟糕，于是李藏用提出了一个修正意见，那就是，不把元宗流放到海岛，而是转移

到别的宫殿。如果国王被流放海岛，阁下一定会落一个叛乱者的污名，这会激怒忽必烈。不如以国王病弱为由，采取最为稳妥的方式来废立国王。对李藏用来说，他必须保住元宗的性命，还要阻止蒙古人插手干涉。林衍觉得李藏用言之有理，决定听从他的意见。

废立事宜于次日进行。太子谏四月初便离开江都入朝蒙古，这让林衍行事起来方便多了。当日溍即位为王，元宗则被转移至别的宫殿。一切都在全副武装的士兵们的监视下进行。两三天后，李藏用拜访枢密院副使金方庆，两人一同偷偷谒见元宗，说，以后会努力安排他复位，在此之前请先暂时忍耐。自己和金方庆二人在此期间不会做出什么误国行径的，请放心交给臣等二人。金方庆长身瘦躯，身体笔直如鹤，他神色如常，口中念念有词。金方庆以罕见的结巴和沉默寡言而闻名。他说道，虽然诛杀林衍易如反掌，但若因为此事给蒙古人落下口实就不好了，因此请国王暂时忍耐，再忍耐！李藏用和元宗都没能听清他在说什么。但金方庆开口说话本身就让人感觉很安心。金方庆是李藏用最信任的武将，时年五十八岁，比李藏用年轻十一岁。金方庆，字本然，安东人，据说是新罗敬顺王^[40]的远孙，其父孝印性格刚毅，登第之后官拜兵部尚书^[41]，位至翰林学士。母亲怀他时，屡次梦到云霞，曾跟人说过“总有云气在我口鼻中。故子必来自神佛”。金方庆继承了其父的性格，严峻刚毅，守法不阿，气节凛然，就像来自神话中的人物。在蒙古侵寇时代，他曾任西北面兵马判官^[42]。江华岛地势平坦，具备良好的耕作条件，但当看到海水涌进来，田地无法开垦时，金方庆立即下令筑堰，防止海水进入，确保粮田可以播种。另外，岛上本无井泉，岛民常要到陆地上打水，经常会被蒙兵掳掠，他看到这种情况后，下令储水为池，解决了用水的难题。金方庆就是这样的人。但在元宗时代，他直接从军职上退了下来，作为宰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林衍安排废立国王之后，派心腹中书舍人^[43]郭汝弼前往蒙古朝廷，奉上写有元宗因病而传位于弟弟溍的表文。

七月二十一日，蒙使乌尔泰等六人带着两个日本人来到江都，传令即刻把二位俘虏送还对马岛。高丽政府派金有成、高柔赴日，让他们携带前次遣日使原封不动带回来的牒书，同时送还两个日本人。这是高丽第四次往日本派遣使节。

七月末，金有成、高柔一行人离开江都前往日本。在草芝津渡口处，和之前一样，挤满了朝野上下前去送行的人。

八月下旬蒙古来的诏书中说道，未曾听闻元宗有何过失，为何未得宗主国蒙古的裁决许可便妄自废立国王，速速上奏详情。问了诏使才知道，郭汝弼在入朝蒙古途中鸭绿江畔的灵州遇上了从蒙古归国途中的太子谏，实在无法隐瞒，就将国内发生的事告诉了谏。那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事。谏立刻折返，于月末进入燕都，将祖国发生的事情奏报忽必烈，请求援助。于是忽必烈才派诏使前往江都。

李藏用受林衍之托，前往蒙古入朝，以化解忽必烈的怒火，并平息事态。

“臣原本就不受忽必烈待见，上次入朝时候也是如此，忽必烈始终没对我笑过，只是下令造船和征兵而已。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时刻，我很乐意出使蒙古，但希望这次能派金方庆前去。金方庆和臣不同，忽必烈很爱惜他的人品，对他总是不吝赞美之词，我自己都听过好几次。如果是金方庆说的话他应该会信的。”

李藏用说道。李藏用想的是，入朝蒙古是件大事，最好让金方庆承担，自己要留在江都。因为离开元宗左右总让他感到不安。

于是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由金方庆和蒙古诏使一起前去蒙古上奏表文。表文内容与之前郭汝弼所要奏告的基本一致。

金方庆九月初离开江都。此表文的返诏由诏使赫德于十一月十一日带至江都。其中提到，让元宗兄弟和林衍入朝，忽必烈自己要听取事情的原委，之后作出裁断。同时，还宣布了蒙古将要出兵高丽一事。

——因尔国权臣擅行废立，特遣国王头辇哥等行中书省事，率兵东下，抚定尔国，惟首是问，自余吏民不及一所，惟尔有众^[44]，皆当安堵如故。

李藏用最害怕的事写在了诏书中。蒙古想要干涉高丽的内政，想让自己的军事实力发挥作用。“率兵东下”应该是说国境或是离之稍远的东京一带集合待机吧。要阻止蒙古出兵，就要先消除蒙古出兵的理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就是，要解决好元宗的复位问题。

李藏用想让蒙古诏使赫德劝林衍安排元宗复位。林衍也正因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正变得越发艰难而焦虑万分。如果蒙古军当真出兵，自己就难辞其咎了，他想必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林衍会乖乖听从蒙使赫德而不是别人的建议。作为造成这一事态的责任人，林衍既倔强又好脸面，就算身边有人去劝他安排元宗复位，估计他也不会答应的。

在蒙使每次来到江都都会住宿的宫城内的驿馆里，李藏用拜会了赫德。在赫德作为最初赴日的使节离开江都时，李藏用曾给他呈递过书信，从那之后，对于这个脑满肠肥、不拘小节、行事鲁莽的人，他都怀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赫德的行动实际上违背了忽必烈的意志，当然应该被问罪。但不知道他是怎么辩解的，居然还是多次作为使者被派到高丽。

来，还被再次选作了遣日使，在所有人的眼中，他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不知怎地，赫德每次都是在高丽处于困境时现身江都。在江都人的眼里，赫德是最了解高丽国情的人。

李藏用把自己拜访的目的告诉了赫德，请他助一臂之力，以化解高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赫德考虑了片刻，终于简短地说了几句表示应承，说这事就这样吧，然后又立刻转移了话题。他说自己是蒙古人，无法从外表上看出高丽人的性格，于是就根据他们来自何方来大概判断其性格：“东北面（咸镜道）的人是‘泥田斗狗’，西北面（平安道）的是‘猛虎出林’，交州道（江原道）的是‘岩下石佛’，西海道（黄海道）的是‘石田耕牛’，京畿道的是‘镜中美人’，忠清道是‘清风明月’，庆尚道为‘泰山乔岳’。全罗道为‘风前细柳’。——先前被杀的金俊是西海道出身，他的一生就好像是耕种石田的老牛。林衍是西北面出身，如猛虎出林。他杀了金俊，废立国王。金方庆来自庆尚道，就好像是泰山乔岳，是这个国家的基石人物。宰相是京畿出生，是镜中美人。”

说到这里，赫德哈哈大笑起来。这番话或多或少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但在李藏用看来，赫德这个人委实不可小看。

他看待高丽人的眼光确实毒辣，该看到的都看得清清楚楚。

李藏用自己被他说成是“镜中美人”，想必是对他的有心无力表示遗憾，有意无意地讽刺李藏用在林衍废立国王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既然能主动前来和自己商讨元宗复位的问题，为何当初在林衍举事时没有干掉他呢？

“确实是镜中美人，惭愧惭愧。”

李藏用说道。

“元宗复位一事，老身就不辞辛劳地入朝蒙古去拯救高丽国运了。而高丽国王已经蒙召，迟早也要入朝的，我和‘泰山乔岳’金方庆都不在场，届时就拜托您了。”

他恳求赫德。

或许是赫德的劝解奏效了，林衍终于把涓从王位上拉了下来，又安排元宗复位了。这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事。四天之后的二十七日，肩负着向忽必烈上奏元宗复位及入朝一事的使命，李藏用离开了江都。元宗刚刚复位，还不能离开江都，因此其入朝最早也得过了十二月中旬。这是李藏用第三次进入蒙古，和前两次相比，他所肩负的使命更艰巨了。必须上奏忽必烈说高丽国内已经恢复和平，阻止诏书上所说的让头辇哥东下入国一事发生。总之要尽快见到忽必烈，让他撤回出兵命令。

李藏用昼夜兼行。沿着国土北上不久，老宰相就听说在北边发生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西北面兵马使^[45]书记官崔坦以诛杀林衍为名谋叛一事已传至江都。崔坦说服三和县的李延龄，唆使龙岗、咸从、三和等县的民众，很快集合起一股很大的势力，杀了咸从县令^[46]，赶跑大同江口附近椴岛上的留守司^[47]长官，又捉住西京留守杀掉，之后一路北上，杀了龙州、灵州、铁州、宜州、慈州等西北部各城的长官，

之后便销声匿迹，如今身在何处不得而知，沉寂得令人毛骨悚然。他起初曾叫嚣进攻江都，但那只是招揽百姓的名目罢了，从其动静来看，丝毫没有要攻占江都的意图。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叛乱事件，李藏用还不至于那么震惊。当然从江都也派来了镇压部队，但由于崔坦销声匿迹了，所以江都方面只把这次北方事件单纯看作一次骚乱事件而已。但崔坦事件并非那么简单。

接近西京（平壤）时，李藏用在所到的各个农村中看到到处都贴有告示，说是为了把高丽人民从生灵涂炭之苦中拯救出来，皇上的军队就会到来。圣军不久也会来的。三千蒙军不日即将越过国境。这三千救济军接受皇上的命令，现在已经到了鸭绿江畔。——告示上写得五花八门，但每件事情都不可能实现。赫德携来的忽必烈诏书中虽然写有国王头辇哥率兵东下、平定高丽国等文字，但这多半是恐吓性质，此时离蒙古入国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李藏用本身就是为了使出兵命令撤销而正朝着燕都飞奔。此时贴这种布告就意味着这一带有内通蒙古、欢迎其入境的势力存在。当然只能是崔坦和他的同党了。

李藏用自出生以来还没这么震惊过。崔坦十月初作乱，从那之后消息就断了，一直到今天，近两个月的日子过去了。其间，这一带的叛乱者都在策划什么阴谋呢？还有，现在他们身在何处，正在做些什么呢？过了西京后一直到鸭绿江畔，每个村子中都贴有同样的告示，既没有高丽的地方守备军兵，也看不到任何像是崔坦一伙的士兵的身影。城市和村落全都过着平稳的生活。冬天迫在眉睫，百姓们都在忙于为过冬做准备。每进入一个城市或是村落，李藏用都会问当地的居民们最近此地是否有事发生，但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之前在这里的地方官衙的差役、还有守备的军兵们在崔坦之乱之后全都舍弃衙门，跑得无影无踪了，官衙和兵舍全都空了。而居民们对此都毫不关心，只顾埋头于自己的生计。

李藏用心怀忐忑地渡过了鸭绿江。渡船行到义州和对岸068的婆娑府中间时停靠在了辽代所造的大富城所处的河中岛上。在这里，李藏用又听说了一件事。那就是，崔坦为了进入蒙古而来到了岛上，会见了要前往高丽的蒙古使者脱朵儿。之后脱朵儿便放弃了高丽之行，从岛上直接折返了。崔坦也放弃入蒙，直接返回了高丽。李藏用意识到自己之前所怀着的不安不再朦胧含糊，而是形成了一个轮廓。莫非崔坦作乱之后，为保持自己的势力，正在寻求蒙古出兵？在他和脱朵儿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谅解。李藏用想到这里，不禁大叫了一声：

“不！”

船中二十多名随从都不禁往他这边看了过来。那是他对自己正思考的事进行的突然且断然的否定，是他不禁脱口而出的否定表达。事情没那么简单！李藏用那瘦得枯树一般的躯体痉挛似的剧烈抖动着，想停也停不住。他恍恍惚惚站起身来，被身边的侍者们一把抱住。船开到江中，在波浪的相互撞击中，顺着水流以惊人的速度奔驰。李藏用看着略

显苍黑的河面，拼命地想要把袭上心头的想法驱散。但它还是执拗地萦绕着。莫非崔坦是要把掌控在手部的北部地区全都归附给蒙古？如果只是请蒙军出兵的话，那北方各个村落中所见的那种告示是毫无必要的。那些文字不可能都是为了欢迎蒙军前来诛杀林衍的。它一定是和与那片土地相依为命的百姓们密切相关。

李藏用只想尽快到达对岸。只要进了蒙古人的势力范围，或许事情也就明朗了。但抵达婆娑府之后，事情仍未明朗。那里也有各种种族的百姓在荒凉的原野上守着小块耕地生活，他们看上去和这件事毫无关联。一行人从早到晚都在马背上颠簸，除了午饭时间之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马停下来歇歇。随从们很担心李藏用的身体，劝他哪怕休息一天也好，但李藏用没有答应。

进了东京（辽阳）之后，街上到处都是兵马，混乱不堪。明显是高丽人的年轻人们身着兵服三五成群地聚在街头巷尾。有像是在服役的人，也有从中脱离解放出来、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的人。这些都是归附了蒙古的高丽人中被征作士兵的年轻人。除了这些士兵以外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蒙古兵。根据街上的传闻，出兵三千的命令已经下来了，那些士兵们都是在这里待机的。但怎么看也不像只有三千人的样子。还有人说，一个月以前头犂哥、赵璧等被任命为东京的行中书省事^[48]，已经来到镇上赴任了，关于担任军队指挥的武将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抄不花，也有人说不是抄不花，而是蒙克多等等。还有人说先前来赴任的军队指挥者和最近刚来的头犂哥、赵璧等人关系不洽，导致每次的命令都不尽相同。但这个镇具体是由什么样的武将在指挥什么样的军队，实际上谁也不清楚。

进入东京当夜，李藏用听说金方庆也在这镇上，于是四下派出使者，但最后也没找到他的住所。只要跟金方庆见了面，事情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了解的，另外也能知道自己进入燕都之后应该怎么做，但李藏用的这一心愿并没有达成。

李藏用在东京住了一晚，第二天凌晨就出发了。十二月十五日进入燕都后，他立刻前往太子谏的驿馆，在那里见到了憔悴得快要认不出来的谏。

见到谏之后，李藏用终于知道了，渡过鸭绿江时在船上向自己袭来的那种不祥的念头现如今已经不仅仅是个念头，而是事实了。崔坦竟然想让高丽北部，即北界五十四城、西海六城的军民全都归附蒙古，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目前还不清楚忽必烈对此将会作出何种决断。谏说，忽必烈要发兵高丽诛杀林衍，正让蒙古兵在东京待机，他行事一向谨慎，对于叛乱者崔坦提出的要求，他不太可能会接受。李藏用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忽必烈是以林衍擅自废立国王为由出兵高丽的。这其实有点小题大做。忽必烈的目的不是要妥善解决高丽的王位继承问题，而纯粹就是想出兵高丽。这样的忽必烈，就算崔坦心怀不轨，但身为此地实际的统治者，他主动提出要让高丽北部一带的国土归附蒙古，忽必烈又怎

会不接受？李藏用没有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说出来。这样会造成恐慌，也很不吉利。

李藏用办理了谒见忽必烈的手续。既然自己是来上奏元宗复位和入朝事宜的高丽使臣，想必很快就得蒙召见了，他想。可意外的是，他接到了要通过中书省^[49]上奏的指令。李藏用立即照办，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而忽必烈那边也没有发来新的指令。

这是进入燕都以后才知道的事情了——进驻高丽的部队依旧驻屯在东京，并没有进军高丽，这是因为太子谏对忽必烈提出了请求。请求的主要内容是：在元宗入朝、高丽国内形势明朗之前，希望蒙古军暂缓进驻高丽。谏孤身一人留在蒙古，为解决祖国直面的问题而孤军奋战。但随着李藏用的入朝，事情已经明朗。国王废立的问题解决了，元宗入朝一事也已确定。李藏用本想面见忽必烈，正式上奏此事，让忽必烈撤销派蒙古军进驻高丽的命令，但既然没有获准谒见，也就无法实行了。忽必烈既然异常关心高丽国内的纷争，那就理应尽快安排引见李藏用的，但他居然不这么做，对此李藏用百思不得其解。他内心隐隐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述的不安。谏自己也再三请求面见忽必烈，但忽必烈总以政务繁忙为由没有作出批复。

李藏用进入燕都几天后的十二月十九日，元宗离开江都入朝蒙古。一行人约七百人，蒙使赫德亦同行。留守期间的政务都交由谏的弟弟惊代为处理。林衍也被忽必烈要求随元宗一同入朝，但林衍却没有加入。既然元宗已经复位，忽必烈要求入朝的命令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林衍的想法，也是他的解释。当然，他很害怕入朝蒙古。在高丽政府内部，并没有人劝林衍入朝。他在国王废立一事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来自忽必烈施加的压力，而在高丽内部，他依然掌控着名为三别抄^[50]的江都特别警备队。对现在的林衍来说，他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谁也不知道在形势变换之下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元宗一行离开江都当天就到了开京，当夜就住宿于此。

在开京的临时行宫里，他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二十日，他意外地见到了忽必烈派来的诏使。一行人只得改变行程，又在开京多停留了一天。诏令和之前有所不同。那是给高丽叛乱者崔坦下达的，同时也发到江都君臣手中。也就是说，忽必烈这次是给崔坦下的诏令，却要让江都君臣也都了解，于是相同内容的诏书就被带到了这里：——高丽国龟州都领崔坦等及西京五十四城、西海六城军民等，近崔坦奏高丽逆臣林衍遣人诱胁众庶及其妻子，俱令东征。且曰：“若不从令当戕害。”尔等审其顺逆不从逼胁，剿诛逆党，以明不贰，其义可尚。今坦已加敕命，自余吏民别敕行中书省，重为抚护，惟尔臣庶，仰体朕怀，益殚忠节。

元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诏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崔坦一伙人叛乱之后，为保全自己的势力而请求蒙军来援，

此事元宗通过入朝途中的李藏用派回江都的使者已经获悉了。但忽必烈竟会满足一个叛乱者提出的要求，这他做梦都没想过，所以这件事一直没放在心上。

但从这封诏书来看，事态远不止如此。给崔坦及其同伙的这封军功状，其言辞让人不寒而栗。显然叛乱的崔坦杀了自己的长官，以西海、北界六十座城向蒙古提出内附，忽必烈接074受了他的请求，于是才有了这封诏书。忽必烈表示从今以后会对新纳入自己领土的西海、北界的军民多加抚护，故要求他们务必尽忠。可以看出，这封就是最原始的那份诏谕。

“今坦已加敕命”的意思是，他还另外给崔坦下发了别的诏敕，满足了他的愿望。“自余吏民别敕行中书省，重为抚护”，当然就是让新附的军民们明白他们由谁管理。至于“惟尔臣庶，仰体朕怀，益殚忠节”这一措辞，则是要明确高丽人民和忽必烈之间是明明白白的君臣关系。

元宗立即给忽必烈写了奏文，并委托使者先行赶路。

——予全蒙大造，伫觐天庭，已于今月十九日上途，猖獗奔走。近者小邦边民，啸聚西都，多杀守令，欲逃其罪，至以贝锦之辞冒黷上朝。凡其情状，验取节次先行使介言说，辨其曲直，缕达天聪，益加护恤，永使残邦无失其民，万世供职，是所望也。 [51]

奏文的措辞多少有些过激。元宗数次订正，但越是修改措辞越显激烈。于是决定采用最初草拟的奏文。

了解这一事态之后，赫德提出和先行的使者同行。赫德这么做是想为元宗尽微薄之力。在蒙使的眼里看来，忽必烈的这一诏旨也欺负高丽太甚了。

元宗一行人在二十一日离开了开京。离开开京后每天都下雪。一行七百人排成一长列，沿着白茫茫一片的雪原往北走去。因受到风雪所阻，行程极不顺畅，二十七日总算进入了西京。自从过了西京之后，元宗的心情开始渐渐平复。忽必烈所下的诏敕并非在责怪自己入朝迟缓。他之前也接到过忽必烈怒气冲冲的过激的言辞，责怪高丽没有尽到作为属国职责的诏书。但是，当自己详细地诉说高丽疲敝的国情，请求延期履行职责时，不也当即获得他的同意了吗？如今情形相似，只要自己吐露真情，表达诉求，他肯定也会接受的。

忽必烈就是这种人。想来，自己这边也不能说毫无过错。先前派了金方庆去，但金方庆是为了向忽必烈解释国王废立一事而派出的使者，与其说是自己，不如说是林衍派出的使者。金方庆当然无论在何种场合下都不会危害国家的，但是对于金方庆，忽必烈原本就不认可。而作为上奏复位情由的使者，忽必烈以前就没有对李藏用抱有什么好感。现在想想，这种情况下，李藏用并不见得是合适的人选。而太子谌在事发之前就已入朝，现在还住在蒙古，他对此事的原委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忽必烈最信任、最有好感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自己先行入朝的话，就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混乱的局面了。

没这么做是高丽的不幸。但现在还不晚，元宗想，忽必烈是给崔坦下了敕令，但实际情况是，他不是还没有把一兵一卒派往高丽吗？

——干戈相交的旧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永远亲如一家和睦相处下去。

元宗忘不了十年前相遇时忽必烈那温和的脸色。他至今还能清晰回忆起听到忽必烈话语时心底涌上来的感动。

一行人在大晦日（三十一日）那天到达了清川江畔的博州。这一天，元宗迎来了身处东京（辽阳）的李藏用、金方庆二人派来的使者。他不知为何二人还在东京，但能在进入燕都之前见到二人让他感到无比高兴。

但正是由于是这两位重臣特地派出的使者，他们携带来的文书上写的内容才更显非同小可。文书的主要内容是说，崔坦一伙乞求李延龄派兵，对此，忽必烈决定让蒙将头辇哥率二千名军兵前往，此命令已经下达到东京的行省^[52]。头辇哥现已身在东京，正为进驻高丽做准备。希望元宗即刻派遣急使求见忽必烈，阻止此事发生。

当晚，元宗就给忽必烈写了信函。在他下榻的寺院的某间房里，深夜依旧还亮着灯，许多人进进出出，很是繁忙。

元宗和一行人的三名高官商议之后，才写了要呈交忽必烈的奏文，最后还把收件人改为了中书省。

——“今闻小邦叛民崔坦等驰告上朝，托以京兵欲侵，请送天兵二千许遮护，而帝决已到行省矣，是事不难别白。

予早知其叛，而不一问罪者，以其投附上朝也。今既上途空国，而谁肯以兵来侵。待臣近观龙颜，仰奏一言，然后遣兵未晚也。安有国君躬进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惊动者乎。

伏望诸相国阁下以此情状具奏天聪，悯予父子勤王之恳，扶护始终。”

对高丽来说多灾多难的至元六年就要过去，明天就是至元七年（西历一二七〇年）、元宗十一年元旦了。元宗让负责呈递文书给中书省的十几名使者骑马先行，之后开了一个简单的新年贺宴，等这一切结束之后，立刻朝燕都进发。

今年这一带积雪很少，但雪依旧每天都在下，寒风彻骨，人马都疲惫不堪。一月五日，元宗把一行人分为两队，壮者百人编队先行，元宗

自己也加入其中。

一月九日傍晚时分，元宗和李藏用、金方庆等数十骑人马在茫茫雪原之中会面。他们是为迎接元宗而从东京赶来的。出迎的骑兵队分列道路两侧，待以元宗为中心的队伍一穿过其间，他们就汇入元宗的队伍后面。李藏用和金方庆也骑马跟在元宗队伍后面，但在元宗命令之下，二人立刻打马前行，和元宗并驾齐驱。有好一阵子，主从之间一言不发。

李藏用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江都的，所以这是元宗时隔四十多天与李藏用会面，而金方庆是九月离开的江都，两人是四个月以来首次会面。相互间要说的话堆积如山，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场所、从不同角度目睹国家动荡，自己也随之心潮澎湃。

“现在应该怎么办？”

这是从元宗嘴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

“尽快赶去燕都，面见忽必烈。还不晚。”

金方庆用手掌擦了擦自己被雪润湿的脸说。

“面见忽必烈能阻止他出兵高丽吗？”

“无论如何都要尽力阻止。如果蒙克多军队进驻高丽，那么高丽北部一带就成为蒙古的直辖地，高丽就要丧失自己的版图了。蒙克多军接受东征的诏令来到了东京，正等待着最后的出征命令。命令随时可能在今天或是明天下达，事态十分紧迫，之所以拖到今天都没下达，是因为太子一直在恳求等待我王入朝，忽必烈也不好断然拒绝。忽必烈现在就是想进驻高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此事无论在谁看来都不合情理。利用崔坦请求内附一事，以讨伐林衍为名进驻高丽，这显然属于侵寇。我王面见忽必烈之后，如果以理相诉，忽必烈也不能胡来，只能收回进驻高丽的成命。因为谁也不能颠倒黑白，把河的上游称为下游啊！”

金方庆说道。他并不像往常那样磕巴，想表达的地方都表达得很清楚。金方庆不认为此次事件是因为忽必烈误解高丽发生了不祥事件，说到底就是要以林衍的国王废立事件和崔坦之乱为由进行侵略。但忽必烈也不能无理地反驳太子谏的诉求，所以只要元宗和他会面了，或许事情就得到解决了。

李藏用沉默不语。元宗感觉老宰相的躯体又瘦小了一两圈。他想对李藏用说点什么，但李藏用只是一味摇头，表示自己不认同金方庆所说的话。他说道：“要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忽必烈是想等我王到燕都会面之后再发兵高丽。忽必烈这种人，一旦决定了就无论怎样都会做下去，这次怎会有例外？出兵的理由怎么都能说得通的。但就算大同江以北的地方被并入蒙古了，也不能收服当地的高丽人的心。而且大同江以北只不过是高丽国土的几分之一而已。就算高丽丧失半数的国土，哪怕丧失

了三分之二，只要高丽的国名之下还有半寸土地，总有一天它们都会回到一起的，不可能抹杀原本存在的高丽。现在我们既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气馁。”

他的话语表明，他认为最糟糕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李藏用啊，你在哭吗？”

元宗问。李藏用的脸湿了，元宗并不知道那是被泪水打湿还是被雪花润湿的。

“为什么要哭？这点小事有什么可哭的！我李藏用会把眼泪留到真正需要哭的时候。”

李藏用说着，就像先前金方庆那样用手掌抹了一下脸。

两天后的十一日，元宗一行人进入了东京（辽阳）。东京城内外都被兵马淹没了。时任东京行中书省事的头辇哥、赵璧等武将们各自率兵驻扎于此，另外，接到了出征高丽的命令的蒙克多也正率领准备完毕的军队蓄势待发。诏书上说进驻高丽的兵力为二千人，但蒙克多所率部队绝不止这些数。单是以归附蒙古的高丽人编成的部队就超过二千，再加上蒙古兵组成的部队，数字要远超二千。

在最初集结至东京的命令下达到蒙克多军队的九月，金方庆就被命令和蒙克多军一道转移至东京，从那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而蒙克多军的兵力连金方庆也不清楚。部队不断地转移。有从东京撤到后方的，相反，也有从后方进入东京的。为什么要这样不断地替换队伍呢？金方庆不得而知。

蒙古的领导层让金方庆和蒙克多一道留在东京，恐怕是想让这个高丽将军在进驻高丽时充当参谋。李藏用似乎也是因同样的目的才被转移到了这里。

元宗在东京住了一晚，第二天十二日就离开了东京。李藏用、金方庆也想随元宗同行，于是向行中书省奏请，但未获批复。元宗一行朝着燕都一路进发。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到燕都的道路如此遥远。想到太子谡此刻或许也正一日三秋、望眼欲穿地盼着自己到来，他便无暇顾及在马背上颠簸的辛劳了。

元宗还没有放弃只要见到忽必烈就一定能打破困局的想法。这一点和金方庆类似。他不愿像李藏用那样撇开忽必烈去考虑问题，而且这种情况下这么想也无济于事。

在离开东京第五天的下午，一行人与一队蒙古军擦肩而过，他们的行进方向与一行人相反，正往东边赶去。有骑兵，有马拉着车的运输部队，也有徒步的士兵。士兵们急着赶路，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和往日截然

不同。军队不止一支。

一支军队刚消失，别的军队又过来。元宗一行人不得不因此不时避让到道路两旁。他只觉事非寻常，但又不能向行进中的部队开口询问他们要赶往何处。

那天元宗一行很晚才抵达一个村子宿营。从村里一个长老那里听说，白天那些军队之所以迁移，是因为让蒙克多军队进驻高丽的命令最终下达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蒙克多军今天就是要离开东京赶往高丽了。而白天与元宗等人擦肩而过的、洪水一般往东开进的那几支部队，要么就是等蒙克多出征后轮换驻防东京的部队，要么就是和蒙克多军一样要进驻高丽的部队。

一切都太迟了。眼看还有十天左右就要进入燕都了，可是忽必烈就等不及了，已经下令出兵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得不说，别说金方庆了，就连李藏用所设想的也过于天真了。在一家民宅的一间房中，元宗几乎彻夜未眠。他熄掉蜡烛，呆坐在暗夜之中，心里一个劲儿地祈祷长老所说的都是错的。

第二天从一大早开始，一路上也和很多队伍擦肩而过。

每遇到一支部队，元宗都要派侍从到该部队的长官跟前去。

长官们说的话都一样。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可能到了东京后会有新的命令下来，走一步算一步。一行人这一天给东进的部队让了好几次路，为此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村子里。

直到一月末，元宗一行才进入了燕都。这比原定计划晚了十多天。从一月下旬起，天气就很恶劣，暴风雪的日子很多，有些日子完全被堵在村里，一步前进不了。就算不是天气原因，每天也会被东进的部队拖住行进的脚步，有时大半天都只能待在村中。

终于要进入燕都的那天早上，忽必烈派来了使者。在一个小村子中的寺庙中的一间房里，元宗接见了使者。使者是洪茶丘。这是时隔十年之后元宗再次见到洪茶丘。当时在燕都，他是前来报告元宗的父王高宗死讯的使者，想到这里，他发觉洪茶丘已经长得快要认不出来了。当时他才十六七岁，而现在，脸上那种稚气完全消失了，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相貌堂堂的青年武将了。他肩膀宽阔，眼睛清澈，眉清目秀，声音平静。但这种外表给人的感觉比过去更加冷漠。

在看到对方第一眼的瞬间，元宗就有了一种预感，那就是，这次从对方嘴里说出来的绝不会是什么好话。

洪茶丘带来了忽必烈给高丽君臣的诏书。相关信息已经由别的使者携往江都了，说完之后，他把诏书放到了元宗的面前。

——朕即位以来，闵尔国久罹兵乱，册定尔主，撤还兵戎，十年之间，其所以抚护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图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废易国王植，胁立安庆公浟，诏令赴阙，复稽延不出，岂可释而不诛。已遣行省率兵东下，惟林衍一身是讨。其安庆公浟本非得已，在所宽宥。自余胁从诖误，一无所问。

诏书的日期是一月十七日。读完诏书，行过礼，元宗就把它装入了盒中。诏书中提及了发兵讨伐林衍一事，但北界四海的内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为了讨伐林衍一人，就需要那么庞大的一支部队进驻高丽吗？

元宗询问洪茶丘崔坦内附一事，洪茶丘立刻回答道：“帝嘉其忠节，已经准其所乞。”

“那他所乞的是什么？”

“北界、四海的六十城。”

“那又准了什么？”

“准其以慈悲岭为界的北部一带内属。决定改西京为东宁府。负责奏报此事的使者已经从燕都出发了。”

元宗拼命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一切都完了。就算明天见到忽必烈，蒙古兵也已经进入了高丽，慈悲岭以北已经被纳入了蒙古的版图。这个不祥的年轻使者留下像虚脱了似的瘫坐在地的高丽国王，离开了。

一月的最后一天，元宗进入了燕都。比元宗一行晚几天离开东京、一直匆匆追赶的李藏用也在这一日进入了燕都。

蒙克多军离开东京，虽名义上是要诛杀林衍，而实际上是为了占领高丽北部。金方庆也被命令和蒙克多军同行。不知为何，李藏用被解了任，身份完全自由了。或许他是因为高龄以及健康状况不佳才遭到这种待遇的。李藏用和金方庆告别后，紧随在元宗一行之后再次进入了燕都。按照中书省的安排，元宗被分到了位于都城中央那壮丽的王宫一角的某家驿馆，其他人则被分到位于城内西北部的寺院街上的宿舍里。

第二天，元宗在王宫大极殿拜见了忽必烈。一行人中，以李藏用为首的数名重臣获准和元宗一同拜谒忽必烈。这次会见是礼节性的、形式上的，很短时间就就结束了。忽必烈就林衍废立国王一事询问了元宗和其他两三个人几句之后，似乎不太关心，在回话的人说完之后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自己没说什么。元宗汇报说自己复位之后国内事态基本平复了，忽必烈对此也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表示基本上都清楚了。然后，又反复说了一些类似于如果有什么愿望就上书给中书省，不用客气，想做就做之类的话。

对元宗而言，包括这次在内，忽必烈无论如何看上去都不像是一个

苛刻的统治者。实际上在忽必烈的命令之下，高丽正遭受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毫无道理的侵略，但元宗一直有一种想法，那就是，这其中或许是出了什么差错，不久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如初的。像忽必烈所说的那样，只要上书给中书省，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一定是的。否则，忽必烈怎么会以这种态度接见自己？忽必烈温和的面庞和身上散发的魅力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只是明显比以前更沉默寡言了。此时的元宗五十二岁，忽必烈五十六岁，元宗更为年轻，但任谁看上去都不像。元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老年的阴影正悄悄地靠近他，而忽必烈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仿佛正值壮年，精力充沛。

短暂的会见结束了。从忽必烈面前告退之后，元宗和李藏用在元宗驿馆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场只有两个人的会谈。元宗征求李藏用的意见，问他，如果上书给中书省，索还崔坦献上的六十城，这样事情或许会有所改观，只是不知该怎么做？李藏用说，原以为这次在我王进入燕都拜见忽必烈之前，蒙古无论如何是不会出兵的，但现在看来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忽必烈在知道我王不久就要进入燕都之后，并没有稍作等待，立即就发兵了。或许这就是善于用兵的将领的做法。对于这样的忽必烈，现在就算想索还六十城也没用的。何止是六十城，忽必烈肯定是想把整个高丽都据为己有。但也不是毫无办法。那就是，高丽要顺着蒙古领导人的意思，将计就计，主动表明自己真心想成为其属国，显示甘心把命运交到对方手里的态度。

“乞求公主下嫁太子也是一个办法。关于旧京出排一事，奏请若干士兵相助也是一个办法。目前只有这两个办法。如果能获准公主下嫁，那太子和忽必烈就是父子关系，我王和忽必烈也就有了关系，忽必烈也不能对我王所管理的国家做出荒唐的事情了。还都一事也能仰仗忽必烈相助，同时也能证明我们没有二心。这样一来，关于北界西海六十城返还一事，或许忽必烈也能通融了。老朽李藏用目前也只有这等小智慧了。”

李藏用说道。元祖立即跟谏商议，谏也同意李藏用的提案。当晚，谏和李藏用便起草了上书给中书省的文案。李藏用和往常不同，他反复斟酌上奏文案，总感觉心里有些不安。现在的他，对自己做的事情也失去了充分的自信。

四日，谏和李藏用二人所写的上奏文被送到了中书省。

几天之后，元宗又再次通过中书省提起了北界西海六十城的还附问题。

过了大约两天之后，永宁公、洪茶丘二人携带忽必烈的回函来到了元宗的住所。洪茶丘的父亲洪福源为永宁公进谗言所杀，所以对洪茶丘来说，是他的杀父仇人。现在两人都成为了管领归附军民总管，分管东京和沈州的高丽人，但显然两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好感。这次一起作为使者前来，这让元宗父子和李藏用都觉得不可思议。洪茶丘起初就像是一个公证人一样站在旁边等着，而则担当着使者的角色，是忽必烈的代

理人。

“按照鞑靼（蒙古）的习俗，也有通媒合族一说。如果是诚心结交的话，怎能不许。不过，如今尔等是因其他事由来到我国。不如尽早还国抚民。公主的事情这次暂且不提也罢。”

席间坐着元宗、谏、李藏用三人。元宗和谏深深地低着头听说话，而李藏用则备受煎熬，他以屈辱和悲愤的心情看着。如果这是亲口从忽必烈嘴里传出来的话还能忍受，从曾经作为高丽的质子前往蒙古、现在对本国完全不怀好意的人的嘴里说出来，这让他难以忍受。李藏用对于自己的愚蠢感到十分气恼。眼下忽必烈根本没必要把公主许给高丽太子。因为，就算不把公主给高丽，他不是照样能稳步推行对高丽的政策吗？

接着，洪茶丘站起来说道：

“上书中书省索求兵马一事，陛下已经应允，最近就会派出头犂哥作为殿后军了。”

是替忽必烈说出那番话的，而洪茶丘则是以自己的语言说的这番话，多少让人感觉委婉。

李藏用脸色煞白。这算是好事吗？本来是为了顺利还都而索要若干士兵的，现在忽必烈却要安排兵马进驻江都。

“其他的呢？”

李藏用替元宗问道。还剩下六十城还附的事情没说呢。

“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回复了。”

洪茶丘说道。

“辛苦您了。对于陛下的话，我们多少还有点疑问，那就改天再上奏，再听听陛下怎么说吧。”

李藏用说完站起身来。他只想尽快把这两名使者送走。

永宁公和洪茶丘刚走，李藏用就跪到元宗和太子面前，对自己的献言给国家带来的灾祸请罪。元宗和谏一时之间也无言以对，过了一会才终于开口说道。

“我们所奏请的事情一定没有被传达给忽必烈。如果是原样传到忽必烈那里的话，不会这样的。”

元宗说完，谏也表示同意。李藏用当然不同意。所有的事情毫无疑问都是忽必烈的意思。

第二天元宗上书请求撤回头犂哥出兵的命令，取而代之的是，请求派遣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司政官，这和派遣兵团并没有关系。

——若前后大军到国，则恐百姓惊窜，抑供忆难支，也请停后军，且大军留屯古京（西京），毋令越境。

对此，忽必烈没有答复。十二日元宗和谏被召到王宫觐见忽必烈。元宗和谏被带着穿过长长的回廊，钻过几个门口，沿着铺得很整齐的地毯直接走到忽必烈的住所。街上有积雪，但宫城里却一点也没有。地毯两旁排列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弓箭兵和长枪兵。从太极殿的广场开始，穿着品服的文武百官分列成三列，一直持续到太极殿里。元宗父子还从来没有像这样谒见过忽必烈。对于元宗和谏来说，这些天的忽必烈像是忽然成为了一个巨人。他看上去比平时心情要好，总是笑眯眯地说话，但元宗和谏又不能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忽必烈看。他们把头低了下来。忽必烈给元宗赐了礼物，命头犂哥派护送他们即刻回国。元宗和谏在忽必烈面前一句话也没说上。元宗以前是可以和忽必烈自由交谈的，可这次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话来。为什么会这样？元宗自己也不清楚。

第四章

元宗、太子谏、李藏用还有去往燕都的一百多名随从于十七日一同离开了江都。赴燕都途中的一行七百人之中，有六百名是分开行动的，在进入东京后他们便留在了当地，并没有去到燕都，元宗一行人要在东京和他们会合后再一同回国。和来时一样，雪每天都在下，而且还刮起了大风。同样是为雪所困，但来时总想着尽快赶往燕都，情绪高涨，归途则不然，对一行人来说，是一段充满苦涩的旅程。一望无际的天地之间被涂成白茫茫的一片，河面只看到尚未完全冻结的一小块地方露出了些许蓝色。

第五天时他们进入了一个有着一座大寺院的城市，元宗发了烧，只能卧病在床。李藏用和谏商量后，决定留在那里，一直等到元宗的病痊愈。虽然大家都想尽快回国，但是江都已委托给惊代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西京已经为头犂哥的军队所占据，林衍不可能再有什么异心了。如果有，那就只能说是自取灭亡了。无论是对元宗、谏还是李藏用来说，这次归国的旅途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过艰难。北界西海六十座城已成为蒙古的直辖地，去到东京后就得和进驻高丽的殿后军头犂哥的军队同行。头犂哥的军队在还都之前一定会驻留在开京、江都的，在还都实现之后他们到底会不会撤走还是个疑问。从忽必烈之前的做法来看，说它是一支半永久的驻留部队也不稀奇。

元宗的病情两三天后就有了好转的趋势，但李藏用决定不能有丝毫的勉强，于是又让一行人停留了好几天。之后的某一天晚上，李藏用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林衍因为背部的疽发作而死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个梦，但梦醒之后，李藏用还沉浸在那完全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的感觉中。梦中出现了林衍的次子惟茂，他请求赐给自己病死的父亲参知政事一职，自己则想当校定别监^[53]。李藏用被惟茂带到了别的房间，那里躺着林衍，走到旁边仔细一看，果然已经死了。

在凌晨微微发白的房间里，李藏用睁开了眼。林衍是不是真的死了？如果林衍已死……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林衍废立国王导致了高丽如今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祸害国家的人死就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但除了对一个死者感觉到冷漠之外，其间还夹杂着悲哀和愤怒。这不仅仅是说林衍，在金俊被杀时，还有在金俊之前显赫一时的崔氏一族被打倒时，李藏用都有同样的想法。这些武将生前都把守卫江都的特别守备队三别抄掌控在手中，对三别抄的力量过于自信，以至于对臣属屈从于蒙古、对在蒙古的皮鞭之下委曲求全的态度并不认同，或多或少都没有放弃据守江华岛的想法。他们在捍卫自己权势的同时，事实上也成为了国家的祸害，但光这样评价他们也不合适。

现在的情况是，林衍之死出现在梦中，实际上他是不是死了还不清

楚。如果是真的……想到这里的一瞬间，李藏用脸色都变了。如果林衍的死是事实的话，反对还都的势力就消失了，头犛哥军队进驻的理由不也就不存在了吗？也就是说，高丽又获得了一次上奏忽必烈、建议撤销头犛哥军进驻命令的机会。就算上奏最终无效，但只要还有上奏的机会，那就必须利用。想到这里，他发自肺腑地希望林衍的死不是在梦里，而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

两三天后，一行人离开了那座城市。只上路走了两三天，就又被迫停在了一座被雪覆盖了一半的旷野中的小山村。元宗又卧床不起了。对此，元宗自己和太子谏都显得很焦躁，但李藏用还是觉得元宗的健康最为重要，他反对哪怕有一点点的勉强。一行人在这个村落里住了十多天。等天气平稳一些之后才又出发了。然后又是走一天又在下一个村休养三天的状态。谏说，这样下去的话，等到达江都，漫长的冬天都过去了。李藏用回答说，那也没办法，因为吾王的健康是无可替代的。

李藏用虽然确实担心元宗的健康状态。但并不仅仅如此。他的心里还在期待一件事。那就是使者从江都前来报告林衍的死讯。林衍的死虽然发生在梦里，但从这个梦的真实度来判断，他觉得林衍实际上已经病死在江都了。这一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与日俱增，已隐约成形。林衍肯定已经死了。

报告其死讯的使者最迟在三月末前就会到达东京的，他想。

如果这一行人进入东京时，那个报告已经传到东京行省的话，那么，在随头犛哥军一起向高丽进发之前，必须再试着向忽必烈上奏，以阻止头犛哥军队的进驻。正因如此，李藏用心里才暗暗地打着算盘，最好在四月初之前这一行人不能到达东京。他们到达东京是四月十日，从二月十七日离开燕都到进入东京花了将近五十天，这比李藏用所盘算的日子还要长。

虽已进入东京，但江都的使者还没来。李藏用也就放弃了长久以来自己心里对于林衍已死的妄想。元宗一行人到来的同时，早就等在那里的头犛哥军的一部分就作为先头部队离开了东京。两天之后，剩下的部队也夹在元宗一行前后离开了东京。头犛哥军所有的兵都全副武装，这次出动名义上是为了守护元宗，但部队的阵势也着实吓人。

一行人于当月的二十八日泛舟于鸭绿江上，之后到达了位于江中岛上的大富城。过了江就是故国了，那里现在应该已是蒙古的直辖地了。元宗和谏、李藏用看着江流，全都一言不发。一行人所乘坐的船的前后，满载着蒙古兵的数几十艘兵船首尾相接。

五月初时，被头犛哥军前后护卫着的元宗一行人接近了西京。蒙古兵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眼前。西京已改名为东宁府，安抚高丽使^[54]头犛哥率领着号称二千、实际数量是好几倍的兵力驻屯在这里。进入元宗等人视线里的全都是头犛哥麾下的兵。

还有一天行程就要进入西京的那天，头犇哥来到元宗的身边，和他商议派使者前往江都一事。说是商议，只是形式上而已，准确说应该是作为东京行省长官的头犇哥单方面作出了决定。头犇哥的部下彻彻都和元宗的大臣郑子均两人被选出来作为催促林衍入朝的使者被派往江都。这一天是五月六日。在两个使者回来之前，元宗一行人和头犇哥的部队就留在原地。彻彻都和郑子均二人于十一日回到头犇哥的行营，报告说林衍已于二月二十五日病逝，其子林惟茂已经继承了父亲的官爵。李藏用梦到的事情实际上已真实发生了。

而报告林衍死讯的使者已于三月七日被派往蒙古——派出他的是作为权监国事留守的元宗的第二子惊。所有事情都和李藏用所预想的一样。只是使者没有经过东京，这一点李藏用没有想到。

元宗让使者郑子均携去命江都臣僚还都的诏谕，对此江都的百姓们都很平静。诏书内容如下：——帝使行省头犇哥国王及赵璧等率兵护寡人归国，仍语之曰：“卿归谕国人悉徙旧京，按堵如旧，则我军即还，如有拒命者，不惟其身，至于妻孥悉皆俘虏。”今之出陆毋如旧例，自文武两班至坊里百姓，皆率妇人小子而出，又漕运新兴仓米一万石以支军饷及行从之备。且虑愚民见大兵压境，必致惊动，宜速传谕，令诸道民安心乐业犒迎王师。^[55]

头犇哥军队先出发，间隔一天后元宗一行人也出发了。

十六日时元宗到达龙泉驿，在那里，从江都来的使者告知了他林惟茂被杀、李应烈、宋君斐等武将们被流放海岛的消息。具体情况不详，前来报告此事的使者自己也不了解情况。元宗、谔和李藏用这下才知道江都的动荡与混乱。但林惟茂已经被杀，被流放到海岛的李应烈、宋君斐等武将们原本也反对还都，从这一点来看，在元宗等人进入江都之前，反对还都的势力就已消亡殆尽这种观点是成立的。就这一点来说，事态的发展对还都一事还是有利的。

头犇哥部队五月二十日回到开京后便驻屯在升天府。他直接派人去江都抓了林衍的妻儿。元宗一行人也晚一天进入了开京。头犇哥逼迫元宗即刻实施还都计划。和元宗商议之后，李藏用也觉得事态既然已经如此发展了，或许一口气把江华岛的居民都转移到开京能更好地防止事态的恶化。于是元宗于二十三日命令江华岛的居民还都。

返回的诏使报告说，三别使坚决反对还都，江华岛当即就陷入了混乱。岛内好几处地方都起了火，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

第二天是二十四日，岛上的一千几百名居民很多人只穿着衣服跑进了开京，人人都说，想离开江华岛越来越难了。

分不清到底是盗贼还是三别抄士兵的人正在海上追捕从甲串津、草芝津、碧澜亭等三个渡口向大陆本土转移的居民。

二十五日，和前一天差不多数量的脱岛者进入了都城。

据他们的报告得知，三别抄在岛上各处都贴了禁止离岛的布告，居民们把妻儿、财宝堆在小船上漂在江上时，不断被三别抄的兵船追杀。头犍哥逼元宗同意自己亲自率兵出战以平息事态，但元宗、谏和李藏用都强调己方要亲自处理此事，拼命制止头犍哥军队出动。他们必须极力避免头犍哥军的出动刺激到三别抄。因为，原本三别抄会做出这等举动，就是因为头犍哥的大军进入了开京。

李藏用把入朝蒙古时的一行七百人和为了迎接元宗而从江都来到开京的三百名左右的将士派到与江华岛相对的几个地方，让他们负责收容从岛上脱身的人。脱逃的人不分昼夜身无一物地逃往江岸。夜里，本土和岛上都点了篝火，于是汉江的水流都呈现出异样的红色，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舟艇在红色的水面上你追我赶。

二十七日凌晨，元宗把郑子均派到江华岛告谕三别抄，同时自己也亲自驻犍于文殊山山腰上的文殊寺中，文殊山和江华岛近在咫尺。接近中午时分，宫城里的妃妾、侍女们等一群人都成功逃离江华岛，进了升天府。下午，元宗又把将军金之氏派到江华岛去宣抚三别抄，但没有任何的效果。这一天头犍哥又逼元宗出兵，元宗恳求他再通融两天。

二十八日元宗又把数名武将派到了岛上，但赴岛的使者尽数为三别抄所捉。这天夜晚，焚烧江华都城的火焰照亮了整片天空，从开京都能望见。

二十九日，元宗和谏、李藏用合计之下，最终宣布解散三别抄。谁都明白，再这样下去事态就难以控制了。高丽的当权者们不想让头犍哥的军队出动，那样局面会更混乱，于是选择解散三别抄。元宗安排一名被俘的三别抄的士兵携带诏书前去岛上传令。可以想象，因为这道解散三别抄的命令，三别抄内部必定会出现种种不统一的看法，如此一来，他们那原本有组织的行动也就自然瓦解了。

三十日，江上异常的平静。岛上逃出的大大小小的船只可以畅行无阻地渡江。之前所发生的就像是一场梦，三别抄的兵船一艘都看不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六月一日，从岛上逃出来的人们报告说，将军裴仲孙已经成为了三别抄的统帅，他拥立永宁公的长兄承化公温为王，并组建了新的官府。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只是混乱，而是明显往内乱的方向发展了。

第二天的六月二日，头犍哥传令麾下的三千名士兵出动，随时准备进攻江华岛。舟艇被从沿岸的各个村落中征集而来，分布在十余处。元宗和谏、李藏用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头犍哥军出动了。

三日，李藏用和太子谏两人决定前往江华岛。李藏用还没放弃平息事态的希望。他要在蒙古兵登陆江华岛之前再见一次三别抄的首脑们，

以阻止国土陷入更大的混乱中。李藏用和谏从升天府乘船前往江华岛已接近中午时分了。两人带了数名随从，先从岛北端登陆，而后乘上了同船运来的马，接着再向江都进发。他们没有带很多随从，因为担心这会刺激到三别抄。

一行人路过的几乎每个村子里都看不到人影。据偶尔出现的一个老爷爷所说，听说蒙古兵来了就会杀人，所以村民们都躲到树林里去了。而在另一个村子，只看到一个站在路边的青年，询问之下才知道，三别抄想征召每个村子里的男女，所以村民们全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他们所说的都各不相同。

接近江都时，村子里倒是还能看到村民们，但很多人都趴在地上大哭大叫。说是年轻人全被三别抄抓上了船，随三别抄一起往南边去了。女人们的丈夫和孩子都被抓走了，她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天地间。

一行人进入了江都。江都的样子全变了。所有的房子都已被毁，家中的物件散落在路上，王宫的一部分和官衙街都被烧毁，还有些地方在冒着烟。王宫里有少数的士兵在守护，惊倒是没事，但金刚库[56]的大门已经被毁，其中的大部分兵器已被抢走。

据惊所说，将军裴仲孙和夜别抄[57]指谕卢永禧二人作为首谋者发动了这次叛乱。他们拥立承化公温为王，把金刚库里的兵器分发给士卒们，今天一大早就把公私财物、妇女儿童都放到了船上离开了江华岛。撤退的船首尾相接，一直从仇浦连到缸破江，数量多达上千艘。恰好百官们都赴开京迎接国王去了，他们的妻儿很多都被三别抄抓住了。将军李白起和玄文奕的妻子、直学[58]郑文鉴等都因反对裴仲孙而被斩杀。

李藏用先派使者前往开京，然后直接封了金刚库，在全岛张贴布告以安定民心。又派人把因渡江而溺死漂过来的尸体收集起来烧掉。

三天之后，还都正式开始。王宫、各个官衙都被搬到了开京，武人和官吏们把自家所有的物品都搬到了开京。高丽王朝断然实施重返大陆的计划。但谁也不曾预料到的是，还都居然是在如此混乱、牺牲如此之大的情形下实施的。还都开始当天，江都的天清澈得一片云都看不到。天上的太阳十分耀眼，在所有人的眼中看来都显得那么空虚。江都在一日间便成了一片废墟。在这片废墟尽头，有初夏的风拂过，海的声音听起来很近，大群的鸟儿落到了北边的城墙里。

搬到开京就是回到了旧都，在所有人的眼里看来开京都是一座崭新的都城，崭新得让人感觉陌生。六月中旬，当新都城里临时的官衙和给文武百官们建造的粗劣的府邸在不分昼夜加紧建造时，前一年夏天离开江都前往日本的国信使金有成等人回来了。一行七十人从开京的南门进入。虽说是南门，但城门皆已毁于战火，夏草从铺设在地面的大块条石之间探出头来。一行人就从那里进了城，在两处蒙古兵的屯所接受了查验，然后沿沙尘飞舞的都城大路径直向王宫走去。

一行人先是在临时搭建的宫殿的一间房里接受了茶点接待，但每个人都因心系着家人的安全而忧心忡忡。

金有成径直谒见了元宗，上奏了日本之行的前后经过。

一行人是去年九月十七日到对马岛，在伊奈浦短暂停留后，奔赴九州太宰府，住进了守护府。今年二月之前一直留在当地等候日本朝廷的返牒，但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于是只能回国。

根据元宗的指示，金有成要把事情的原委上奏给忽必烈，于是他在第二天便踏上了入朝蒙古的旅程。

放弃江都逃到海上的三别抄曾作为江都的警备队立下赫赫战功，但眼下只能被冠上叛乱暴徒集团的名号了。作为元宗也不得不放弃了叛军三别抄，六月十六日他把参知政事申思任作为讨贼将军派到了全罗道。申思任所率士兵仅有一百人。他在全罗道听闻三别抄在大陆上现身，于是又折返回了开京。谁也不知道他是因为害怕三别抄而逃回来，还是因为在做好被羞辱的思想准备后，决定避免与常年同为高丽军一翼、一起共参国事的三别抄交战。对此，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一味蛰居。即日申思任就被免了官职。

三别抄拥立承化公温并设置官府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但他们这么做与其说是对高丽王朝的背叛，不如说是对长久以来一直压迫高丽的蒙古的反抗，是这一反抗意识积累后突然爆发的结果。蒙古军以监视还都为由进驻高丽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因此除了那些被三别抄夺去妻儿、杀掉亲朋好友的人之外，一般的民众就算不希望他们势力增强，也不一定都盼着他们灭亡。都觉得他们替自己做了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情。首领裴仲孙等可以被剿灭，至于三别抄的士兵们，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能饶过他们的。元宗和李藏用也有这番心思。但只要三别抄之乱还没平定，头犂哥军队就不可能撤退，今后蒙古军还可能以此为由进驻高丽。

八月，三别抄占领珍岛，侵掠了附近的州县，所作所为越来越像强盗。消息传到开京后，元宗任金方庆为全罗道追讨使，下达了讨贼的命令。此前金方庆和蒙克多的军队一起驻留西京，为了不让蒙克多的军队开到大同江以南，他始终在暗自努力。头犂哥军已进驻开京，如果蒙克多军也南下的话，那高丽混乱的局面会愈演愈烈的。

金方庆遵照命令进入了开京。一接到追讨三别抄的命令，便即刻率军出发。他担心如果晚一天出发，就会给蒙古兵介入的机会。金方庆所率领的亲兵不过六十余人。本国的叛乱要以本国的兵力来收拾，这使他无暇顾及兵力的多寡。

如果可以的话，他想面见三别抄的首领裴仲孙，商谈一下该如何解决此事。但金方庆的预感对了，从蒙古派来和头犂哥交接的蒙将阿海以这是忽必烈的命令为由，提出要加入三别抄讨伐战中。高丽没有拒绝他的理由。

九月中旬，金方庆和蒙将阿海一起率领由高丽、蒙古混编的军队一千人——可以说几乎全是蒙古兵——朝着开京进发。对金方庆来说，这是对同一血统的同族人的征讨，多少还有所顾忌，但对于阿海来说，这只不过是对他国暴徒的镇压而已。所以一开始两位指挥者之间就水火不容、不可协调。征讨军进入三别抄士兵横行的泉州，又开到罗州，四下追着敌人跑，最后到达了他们的据点——珍岛对岸的三监院。在数次的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败。这时出现了“金方庆通敌”的传言。为此，金方庆不得不一度返回开京去证明这是无稽之谈，然后再重返前线。立场各异的高丽的将军和蒙古的将军只要一起站在战场上，这种争执几乎都会爆发。至元七年，即元宗十一年秋天就这样在忙乱之中被送走了。

不断有与三别抄作战的捷报从南部半岛传到位于开京的高丽政府。此时的李藏用感受到了渐浓的秋意，一种类似于梧桐叶大片大片无声掉落的感觉，却没有捷报带来的喜悦。

十二月，忽必烈的诏令突然下达了。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又与卿国地相密通，故尝诏卿道达去使讲信修睦，为渠疆吏所梗，不获明谕朕意。后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辑尔家，复遣赵良弼充国信使，期于必达。仍以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等处屯住，所需粮饷，卿专委官赴彼逐近供给，鸠集船舰待于金州，无致稽缓匮乏。

除此之外，还附上了诏谕日本书函的副本。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赆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元宗读罢诏书，捧到与头部平齐的位置后，把诏书装进了盒子中。虽然暂时忙于其他事务而无暇顾及，但这名债主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突然恰到好处就出现了。林衍的国王废立事件，崔坦的叛乱，西界北海的内附，蒙克多军的进驻，头辇哥军的入国，三别超的叛乱，还都，——从去年到今年，许多的事情像一阵波澜一样涌了过来，这使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事。但在那阵波浪过去后，一个真正的、和别的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大浪紧接着就杀了过来。等诏使走后，元宗把诏书递给一旁的李藏用。李藏用毕恭毕敬地打开了。

读完之后，李藏用忽然有了种想要刺死忽必烈的强烈念头。除了把忽必烈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以外，他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了。如果

能的话他当然会去做。若能刺杀成功，那该是多么地畅快啊。但那种激情很快就从李藏用心里消失了。他的脸色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对元宗说道：

“臣今年七十岁了，在处理国难时已经力不从心。但眼下臣必须保重身体，哪怕能多活一岁也好。灾难苦患一旦来了，就一定会接二连三的。人和国家都如此。但如果能解决掉其中任意一个灾难或是苦患的话，那就会成为一种契机，就能把它们一个个地解决掉。为了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我们必须能经受得住痛苦的时刻。李藏用要活到所有事情都好转的时候。忽必烈要向日本派遣国信使，此事和之前不同，诏书内容非同一般。但光凭这个还不能断定他一定会派军征讨日本。一切都要看日本的态度而定。作为高丽来说，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日本作出刺激蒙古的举动。高丽目前能做的唯有这件事了。”

李藏用说着，表情变得极其僵硬：

“我们高丽自己要往日本派遣使者。在蒙使赴日之前，我们先把使者派到日本。日本的统治者有必要事先了解这次蒙使派遣意味着什么，忽必烈决心如何，蒙古的国力到底怎样。如果日本清楚了，想必不会鲁莽行事。臣以为，这是高丽必须做的最要紧的一件事。还有就是要尽快平定三别抄之乱，此其二。虽然我们很同情三别抄的士兵们，但在国家生死关头作乱，就只能作为国家的仇敌，这是绝不容许的。”

如果不借助蒙古兵就无法平定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借助蒙古兵的力量。关键是要尽快消除内乱。国家内部乱了还怎么防备外患。据诏书所说，蒙古大军要由三名将领指挥进入我国。眼下我们无法阻止。他们一定会长期驻屯的，最可怕的是，这些部队会屯田并定居下来。这是必须要阻止的，但臣还没有什么方法。早一日镇压内乱，打消蒙古征讨日本的念头，否则无法缓解人们对蒙古屯田的不安。”

李藏用说道。说到最后，他甚至强烈地感觉到，或许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忽必烈最想做的是，肯定就是要把蒙古兵永久驻屯在高丽。在赴日国使回国之前，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把蒙古大军囤积在半岛南部。因此为了派遣国信使而进驻高丽只不过是借口，其目的还是想把大军投入到高丽来。为了让蒙古大军成为永久的驻屯部队，他派他们屯田，因此才不给高丽增添些许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十二月二日，为了上奏还都及三别抄作乱一事而入朝蒙古的太子谏回来了。随同谏一起回开京的还有蒙古断事官^[59]不哈。不哈谒见了元宗，在席间说道：

“听说林衍废立国王时参与谋叛的人都还在朝中，不问其罪，何以惩恶？”

显然是在说李藏用。元宗沉默了。李藏用也在席间。他感觉自己反而被原本想要刺杀的忽必烈用短刀刺了一刀。

“陛下或许觉得臣当时就该死的。但是无论如何，李藏用那时还不能

死。希望你归国之后可以向陛下禀明此事。”

李藏用说道。

第二年至元八年正月五日，元宗免去了李藏用的官职。

不哈是肩负着把李藏用逐出朝廷的使命来到高丽的，因此，元宗不得不遵从这一指示。十二日不哈离开开京返回蒙古。

几乎就在同时，去年年末降下的诏书中所说的要派往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和库临其、王国昌、洪茶丘三个蒙古将军率领着两千名士兵家臣们进入了开京。元宗和都出到都城北郊去迎接这一行人。

开京里满是蒙古士兵。除了接替头犂哥的阿海所率的军队之外，还有新来的蒙兵们，于是所有的民房都被占了。元宗本来对入境监视还都事宜的头犂哥军在还都后还一直留在高丽颇有异议，但由于统帅的头犂哥和阿海的交接，不知不觉中这支军队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可以说已完全成为三别抄讨伐军了。三千兵力的三分之一开往前线，剩下的全都留在了开京。前线部队和留在开京的部队之间经常一点点地相互交替。因此，既有不断从前线回到开京的士兵，也有不断从开京往南进发的部队。

就在此时，库临其、王国昌、洪茶丘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开进来了，开京也因此完全成了蒙古的军都。高丽兵只有分布在王宫里的极少数的士兵，不足一百名。这几十年间，高丽拥有的唯一防卫兵力三别抄现在已成叛军，各地虽然还留存有少许兵力，但也不能把他们都调到开京来。他们进京以后才知道，原来国信使赵良弼出使日本是在秋天九月时就已经定下来的。新来的蒙古兵肩负着在赵良弼赴日未归前驻留金州、合浦一带的任务，所以如果是从国信使出发的秋天开始算的话，他们驻留期就是从这一年的秋天直到下一年，还早得很。这意味着早在九月就来到高丽的这支军队，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要留在这个国家了。实质上，高丽的首都现在已经完全被蒙古兵所占领了。

三月三日，蒙古的忻都、史枢两位使者到来。两人带来了忽必烈的诏书：

——朕尝遣信使通谕日本，不谓执迷固闭，难以善言开谕。此卿所知今将经略于彼，敕有司发卒屯田，用为进取之计，庶免尔国他日转输之弊，仍复遣使持书先示招怀，卿其悉心尽虑，裨赞[60]方略，期于有成，以称朕意。

毫无疑问，这是关于屯田置立的诏书。李藏用所担心的事情终于成为了现实。使者忻都、史枢二人肩负屯田经略使的职务。诏书中有“发卒屯田”的表述，但不知屯田部队是指现在在都城里的库临其、王国昌、洪茶丘等部队，还是负责讨伐三别抄的阿海的部队，又或者以上都不是，有别的新的屯田部队要入境来？

李藏用已成为了市井之人，正闲居在都城一隅。元宗派人带上诏书的抄本，把这件事转告李藏用。高丽朝中几乎每天都有蒙古的武将，所以元宗没能找到和李藏用见上一面的机会。李藏用写的回函很快就送了过来。其中说道，无论发生何事元宗都不能惊慌。这并非指常人完全预料不到、让人完全束手无策的事。高丽这几年发生的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想得到的。忽必烈也是人，既然是人，他能想到的事情也终究是有限度的。关于屯田置立一事，说明忽必烈手里的棋子已经下完了。现在虽然无法预料是要把蒙古兵作为屯田兵配置在我国，还是会派新的蒙古兵来，但既然形势如此，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屯田兵会征收所有的物资，因此高丽今后将会面临极大的痛苦，这也是无奈的事。臣最近年老体衰，什么病都找上门了，今后会越来越痛苦。原本在这些病到来之前还觉得不能忍受的，但等它们真的来了，却意外地发现自己还能忍受。陛下要忍受下去，高丽的人民也必须要忍。在忍受这些痛苦的同时，希望陛下能做两件事。一是尽快镇压内乱。另一件就是去年年末所奏之事，这不好写在书面上，但是希望务必实行。忽必烈对日本抱有何种想法目前已经很清楚了。万一要发兵征讨日本，那对高丽来说就不再只是痛苦，而是死路一条了。

元宗立即明白了李藏用要自己去做什么事。甚至当时说到此事时李藏用那痛苦的表情都历历在目。那就是，从高丽自己的立场出发，在赵良弼赴日之前先行派出使者。这样做究竟有无效果不得而知，但元宗还是想试试。只是这么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说起来，这是对忽必烈的背叛行为，要做的话就要神不知鬼不觉。事情一旦败露，无论是高丽也好，元宗也罢，都会面临悲惨的命运。今年秋天赵良弼出使日本一事恐怕就会决定是否要派兵征日了，这将左右高丽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高丽的国运，如果行之有效，那就必须去做。一旦事情发展到了蒙古出兵伐日的地步，那就像李藏用所说的那样，高丽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屯田经略使忻都、史枢来到开京几天后，中书省关于屯田的书函被交到了元宗手里。书函中明确了蒙古的高丽屯田计划，以及高丽对此会负担的责任。忻都和史枢两人对此先进行了补充说明。

根据他们的说明，监管屯田相关的一切事宜的官衙被称^[61]

为屯田经略司，置于东宁府治下的凤州。屯田置立的场所包括开京、东宁府、凤州、黄州、金州等十一处。屯田的官兵就是现在驻屯在高丽的蒙古全军。

听完两人的话，元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说屯田的官兵就是现在驻屯在高丽的所有蒙古军的话，那么数量是很大的。往少了说也不会低于六千人。而且诏书里还写了更为不寻常的事情——屯田所需的农牛六千头的一半，即三千头，需要高丽准备，蒙古会以绢作为交换；所有的农器、种子、军马草料以及今年秋天的军粮等全都由高丽负责提供。

元宗突然有一种想要大喊出来的冲动，还好总算忍住了。他开始相信李藏用的话了。人这种东西，就算遭受多么大的打击也总能忍住的，国家也一样，就像李藏用说的那样。

元宗立刻把农务别监^[62]派往各道，安排人把耕牛和农具运到凤州，然后上书给中书省：耕牛三千头虽然是很难接受的数目，但既然是皇上的命令，那就不再申辩了。对官绢下赐一事感恩戴德。经略使史枢、库临其、赵良弼、王国昌、洪茶丘等人商议之后，让高丽告知实际缴纳的耕牛、农具、种子等的数量。高丽答复说，在农作期间肯定赶得及交付耕牛一千零一十头、农具一千三百个和种子一千二百硕^[63]。在年内可以提供包括上述的一千零一十头，共计两千头的数量。农具、种子虽然比贵国所要求的数字要少，但会努力争取，逐渐达到所需要的数额。军粮方面也会尽力筹措，保证不让贵国的兵马忍饥挨饿。

在高丽的君臣们为处理此事焦头烂额的关键时刻，三别抄的势力正不断增大的报告一个接一个被呈报到开京。三别抄在西起全罗南道的长兴府、东到庆尚南道的合浦、金州一带，一路侵掠南海各个州县，现在已经控制了三十多座岛屿。

屯田经略使忻都到达开京后不久就接到了任务，要他统率所有的蒙古驻屯军。阿海被从前线召回，忻都成为了阿海所率部队的统帅。北界西海的驻留军也是如此，指挥者蒙克多被令归还，其军队也都由忻都统率。除此之外，洪茶丘所指挥的高丽归附军一千、新入境的永宁公的两个儿子熙及雍所率的高丽归附军一千人也都接受了忻都的指挥。永宁公跟随头辇哥军进了高丽，但不久就生了病，只得返回自己的领地辽东，由其两个儿子顶替着进入了高丽。还有和赵良弼、洪茶丘一起来高丽的库临其、王国昌两位武将也被从要职上撤了下来，驻留高丽的所有蒙古军的指挥权都集中到了忻都一人的手里。从此刻起，和忻都一样，二十八岁的青年武将洪茶丘在高丽的存在感逐渐增强起来。

在和蒙古军交涉的过程中，元宗和忻都、洪茶丘两人见面的时候最多。每当此时洪茶丘总是一言不发，全由忻都一个人发话。但到了关键时刻，忻都总会看向站在一旁的洪茶丘。他看着洪茶丘的眼色，附和着元宗的话语，或是否定其中的某些地方。不仅仅是元宗，高丽的朝臣们也都有同样的感受。忻都所说的、所想的都显得很体谅高丽，而洪茶丘却丝毫不会。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也就是“诺”和“否”之类的而已。但他嘴里说出的“否”这个词中包含着难以形容的冷酷，让人觉得极其讨厌。

四月中旬，为了讨伐盘踞珍岛的三别抄，忻都率军离开了开京。永宁公的两个儿子也各自率军加入了战斗。半个月之后，洪茶丘也率领仅仅由高丽归附人编成的征讨军离开了开京。不管是忻都还是洪茶丘，元宗都亲自站在王宫前面给出征军送行。这两次出兵都是为了镇压本国的叛乱，而且是在忽必烈的命令之下出动的，所以忽必烈必须得出来送行。

战斗以惊人的速度展开。忻都、洪茶丘、的两个儿子、金方庆也都加入其中。五月五日他们就进入珍岛，并很快攻陷了那里。捷报不断传到元宗处。每次接到捷报时，元宗就把使者派往忽必烈那里。三别抄的男男女女被俘的有一万余人，被拥立为王的承化公温被斩，首领裴仲孙战死。战败的三别抄由金通精率领着残兵败将远遁耽罗岛。

战斗进行期间，开京的大街小巷久违地重现了高丽首都的面貌。蒙古兵大都往南部去了，所以街上很少见到蒙古兵的身影，而高丽的男男女女们的身影则很是醒目。各个街口都设了市场，人流熙熙攘攘，贩卖物品的声音随处可闻。高丽的百姓们毫无例外都是穷人，全都衣衫褴褛。但这里毕竟是开京，和乡下的农村比起来还是要强得多。百姓们的诉求每天都通过地方官员传到元宗的耳朵里。

六月七日，蒙古军队还没返回都城，为了上奏三别抄讨伐战的情况，以及详细说明屯田置立引起的本国的惨状，元宗把太子谔派往蒙古。把负责供给屯田军的痛苦直接传达给元祖忽必烈，这是谔入朝最大的目的。

谔离开开京时，街上流传着一些奇怪的传言。这些流言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所谓从都城出发的讨伐军打败了三别抄，其实都是误传，实际上是三别抄打败了忻都所率的蒙古军，忻都和洪茶丘都在珍岛战死了。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的，甚至传到了王宫里的侍女们耳中。而三别抄不久之后就会回到江华岛的谣言也一直在流传。

针对这种无凭无据的传言，元宗发出了严厉的禁令，但根本没法平息。这个传说一直持续到忻都所率领的蒙古兵团终于列队涌入城中为止。讨伐军是七月初返回的。

这一天元宗去到都城南门迎接回归的部队。总帅忻都走在最前方，由少数骑兵前后护卫着进了城，接下来就是蒙古军，之后是金方庆、洪茶丘、的两个儿子的部队。时隔十个月元宗和金方庆又见了面。金方庆是去年九月和阿海一起离开开京的，那时他想，就算拼了性命也要说服三别抄的首脑们。但结果还是没能做到。作为唯一一个加入三别抄讨伐战的高丽武将，可以料想金方庆内心的感受有多复杂。在他离开都城一年期间，高丽经历的路程变得愈加艰难。金方庆的脸被晒黑得看起来简直都不像是人脸了，只有从元宗前面走过时，他才把脸转向元宗一边。离开都城时他只带了六十名左右的高丽士兵，而现在，一千名左右的高丽兵跟在他的后面。有从地方上征集上来的，也有来自三别抄阵营的。

第五章

这一年即至元八年（西历一二七一年）、元宗十二年八月中旬，蒙使赵良弼作为国信使带着国书离开开京奔赴日本。为了护送赵良弼，元宗让通事别将^[64]徐称和他同行。一行百余人。这是高丽第五次向日本派遣使者。之前四次都是从江都出发，这次是第一次从开京出发。元宗派朝臣们去江阳山城的南郊以及汉江的岸边为蒙使壮行。一行人在一个月后的九月六日自金州启航，此报告随之从镇边合浦县的屯所传到了开京。库临其在赵良弼归国前要一直驻屯在南部，他先于赵良弼离开开京，率领部队赶赴合浦并驻屯在此，蒙使发船的报告就是由库临其发来的。元宗马上派使者前往蒙古上奏此事。

在赵良弼一行出发的前后，元宗曾为此四下忙碌，但当这些喧嚣都过去之后，他立即把承担屯田军物资的痛苦写成文书向蒙古的中书省诉苦。为此太子谏又入朝蒙古，但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情况十分紧急。在屯田置立时下达的、关于军兵和马匹的粮饷供应要一直持续到今秋的命令期限眼看就要到来时，凤州的屯田经略司又发来了关于延长粮饷供给期的通知，要持续供给到明年即至元九年秋为止，这对高丽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

给中书省上书的草案是元宗亲自和金方庆商量之后才写出来的。为了讨伐三别抄，金方庆长期留在南边，所以很清楚百姓们现在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上书文体现出了金方庆的性格，完全无视以前的上书文的形式，内容颇为具体：——一切以小邦元来仓廩所蓄既薄，自年前出来上朝，军马至今留屯。初以百官俸粟供给而不足，继敛两班百姓之户者，至于四五度。今接秋中外所供军马料，以上朝硕数之，则无虑十五余万。始则耐忍艰苦，今则绝不能输纳。今有追讨使金方庆报云：“界内百姓皆食草实木叶，虽有征索，势无可为者。”……今计正军六千人所带马，率以一人三匹为计，则凡一万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则当用上朝硕十三万五千，而本国硕则二十七万矣。加以四千农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硕计之三万六千，本国硕则七万二千。然则小邦百姓饥困固不假恤官军，所须亦必匮乏。欲陈情实则恐有弥缝之责，姑忍稽留则事势至于窘急，伏望曲赐矜怜，许令蠢蠢之遗黎获保绵绵之余喘。

从三别抄讨伐战归来的金方庆在开京和凤州之间频繁往来，他一个人承担起了和屯田经略司交涉的工作。其他人就算去了屯田经略司，也只是负责听话传话而已，很难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对方，但金方庆是个例外。他是讨伐三别抄时的将领，和蒙古军一同参战，跟忻都和洪茶丘都很熟，是被屯田经略司的武将们另眼看待的人。但他们看重金方庆不只是因为他特殊的地位和经历。正如他那就像是年老的百姓的外表一样，他无论是在语言还是行为上，都没有丝毫的炫耀和装饰。什么事都

是再三考虑之后坦率地说出来。他心心念念想的都是高丽的国家大事、高丽的百姓，没有丝毫私心。

对于这样的金方庆，蒙古的武将们自然不敢轻慢，也不敢当面毫无顾忌地胡说八道。金方庆去过凤州屯田经略司之后，高丽的麻烦事解决了不少。其中最大的要数把屯田经略司从其所在的凤州转移到开京附近这件事了。

由于崔坦内附，凤州眼下现在已经成了蒙古的直辖省，所谓北界西海地的南方都邑。虽说是南方，但和开京离得很远，高丽要运输自己需要负担的粮饷时颇费功夫。除了粮食供给之外，输送这些粮食也要花费大量的劳力。作为高丽来说，一直在考虑怎么能在路程方面尽量减少军粮运输的辛劳。

金方庆把这件事跟屯田经略司的首领、屯田经略使忻都说了。忻都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奏请忽必烈，获得了准许。金方庆向忻都报告此事是九月，而付诸实施则是在第二年的一月末。虽说要转移的是屯田经略司，但屯田军也需要调动，营舍、马厰等各种设施也得转移。还有最麻烦的，就是要为屯田迁移一事选好地块。为此，在至元八年年末最严寒的时候，忻都亲自多次考察了多处地方，最后才选定了盐州、白州二州。

迁移许可从中书省下达后，金方庆赶赴凤州见了忻都，对他的尽心尽力和体贴表示感谢。

“大恩大德，方庆没齿难忘。今后但凡有需要，本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金方庆说道。

“是陛下主动提起你的要求的，不是我说出来的。我只是遵照陛下的命令，变换屯田地点而已。”

忻都说道。这时刚好也在现场的洪茶丘说道：“那你的这条命就先由我洪茶丘收着了。”

在他说到“收着”的时候，给人感觉就像是真的从金方庆手里接过了性命并收好了一样。忻都笑了。但金方庆和洪茶丘没有。一位是以瘦小的肩膀扛起高丽命运的六十岁的武将，一位是统率高丽归附军的二十八岁的武将，两人锐利的眼神对视了一下，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移开了。

至元八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李藏用病重的消息传到了元宗的耳里。李藏用于这年的一月五日被免官，刚好过了一年。元宗虽然不能亲自上门去探视卧病在床的李藏用，但几乎每天都会派出近侍前去探望，多次给他送药。眼看李藏用能不能过完今年都悬了，没想到李藏用居然恢复了，顺利地迎来了至元九年的新年。

一月十八日，和赵良弼一起赴日的文书官张铎带着日本人弥四郎等十二人进入开京。赵良弼一行是去年十三日回到合浦的，但唯独张铎为了尽快向忽必烈上奏原委而先行从合浦动身了。

据张铎奏报，一行人于前一年的九月六日从金州进发，九月十九日在离太宰府一二里远的地方靠了岸，到了太宰府的西守护所。本来想去日本都城亲自呈递国书的，但没有获得允许，于是赵良弼没有交出带去的国书，只出示了副本，请求对方以十一月份为期作出回复。但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返牒，只好带着弥四郎等十二人回国。虽然有十二个日本人同行，但没有返牒，所以这些日本人当然不是日本派出的使者。因为之前被蒙使带回来的两个日本人是在被隆重款待之后送回日本的，或许因为这样，身处边境的日本人都觉得，如果有人前来邀请，那就答应下来。

总之，此次国信使赵良弼的赴日活动也和之前一样宣告失败了。对此忽必烈会怎么想？想到这里，元宗的心情立刻沉了下去。蒙古已经大致平定了宋国，去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建国号为大元^[65]。对于大元皇帝忽必烈来说，自己几次派出国使都没有被正式接受，连返牒都没有，那就只能像那封国书中说的那样，“以至用兵”了。

元宗在赵良弼出发赴日前两个月就接受了李藏用献上的计策，偷偷地把自己的使者派去了日本，预先告知了赵良弼赴日一事，以便让日方的领导人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高丽来的牒书被太宰府的官员收下并送往幕府一事元宗是知道的。因此他相信，这一定会以某种形式体现在日本接待蒙使赵良弼的态度中。但不得不说，元宗的期待又落空了。被风涛阻隔的那个小小的岛国那种无谓的矜持让人感觉实在生气。让日本免遭元兵的蹂躏，这虽然无所谓，但如果让高丽受此牵连，面临死亡的威胁，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高丽的官员也好，武将和百姓们也好，现在都已食不果腹。设想一下，要是征讨日本的兵船自合浦出发，也许在那之前大部分的高丽人都饿死了，山野中的树木也都死绝了。而眼下徒有其表的高丽这一国号或许那时已经消亡。

张铎进入开京那天，元宗派侍者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病床上的李藏用。作为回复，李藏用写了一封书信送到了元宗手里。

——盛化旁流，遐及日生之域，殊方率服，悉欣天覆之和。惟彼倭人处于鰐海，宣抚使赵良弼以年前九月到金州境，装舟放洋而往，是年正月十三日，偕日本使佐一十二人还，到合浦县界。则此诚由圣德之怀绥，彼则向皇风而慕顺，一朝涉海，始修尔职而来。万里瞻天，曷极臣心之喜，兹驰贱介仰贺宸庭。

李藏用的信中只写了这些。无疑，他设想高丽给忽必烈呈递书信时的情形，在这一设想的基础上写了这封上奏文。对于自己所写的上奏文的草稿，李藏用没有进行任何的解释说明，但元宗很能理解此刻元老体衰且已病入膏肓的李藏用的心情。元宗的耳中至今还回响着李藏用的

话语，仿佛他就站在自己的眼前说着这番话，能听到他的声音以及其中的抑扬顿挫：

——如果可能，希望能用上这篇奏文，如觉不妥就请毁掉。臣今年已不在朝中，且已病卧在床，对眼下政治的微妙之处一无所知。但心有所感，于是就试着写了下来。眼下衰老濒死的李藏用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元宗立刻让文书官誊抄了这封奏文。当然，这是在把弥四郎等十二个日本人当作从日本派来的使者的前提下给忽必烈写的贺词。忽必烈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读它，实在连想都不敢想，但眼下高丽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这番言辞显然是李藏用耗尽心血写就的，不见得不会被忽必烈接受。如果忽必烈对日本的怒火能因此缓和，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哪怕多少有所缓和，对高丽来说就已经是可喜可贺了。哪怕能让最糟糕的事情推迟一天到来也好。只要迟上一天，忽必烈盯着日本的眼睛可能就会转向其他地方去了。

元宗先和文书官张铎商量了一下，看看把贺使派去见忽必烈是否可行。张铎说道，如果陛下肯接受，那无论是对国信使赵良弼还是其他随行人员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张铎应该是接到了赵良弼的命令，他只在开京停留了半天，当天就立刻带着十二个日本人朝燕都进发了。元宗将译语郎将[66]白居任命为表贺使，让他携带奏文一同前往。

从张铎一行匆匆忙忙地进入开京、再从开京出发的那天算起，刚好过了十天之后的一月二十八日，李藏用死了。享年七十二岁。他没有子嗣，留下遗言要求火葬。李藏用的尸体由三名僧侣火化。这天很冷，风平浪静，李藏用身体焚烧时的青烟笔直而上。

二月十日，太子谏从元国回来了。他是前一年为了向忽必烈上奏供给屯田军如何痛苦一事入朝元国的，秋初曾一度回国，十二月又作为贺使入朝，此时才回国。出席每年一度忽必烈在燕都举办的新年贺筵，这是太子谏不得不履行的任务。自林衍废立事件以来，给忽必烈上奏也好，请求也好，入朝的次数增加了许多，谏只得在燕都和开京之间来回奔走。

谏这次回国时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以谏为首的一行三十几人全都辮发[67]了，还穿上了胡服。

谏一进入王宫，立刻前去拜见元宗。元宗责备他抛弃了故国的习俗。谏说道，如果能减少哪怕一点点高丽所承受的负担，入朝者选择辮发胡服又算得了什么？对此，元宗无言以对。实际上如果能够减少哪怕一点点百姓的所受的痛苦，太子追随蒙古习俗这件小事真的不需特别在意。但看着眼前辮发胡服的谏，元宗心里总觉得难以忍受。

谏又接着往下说了。显然在他看来，现在正是个鼓足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好机会。蒙古已经不是过去的蒙古了，而是大元朝。这

个大元远比父王所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它有着巨额的财富和强大的兵力。聚集到新年贺筵上的万国使臣数量多得难以想象，那盛大的场面无法用言语描述。高丽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现在高丽国内真正了解这一点的，或许只有谏一个人了。高丽在形式上还维持着一个国家的状态，但实质上只不过是太元的一个藩属国而已。如果没有忽必烈的许可，连王宫的一扇门都不能乱动。自己多次入朝，所以对忽必烈的心思、枢密院和中书省等官僚们的想法多少有所了解。他们并不像父王所想的那样，把高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看待。父王现在也应该把以前的想法转换一下，要以一个藩属国首脑的心态去臣事于忽必烈。只要具有这种心态，立国之路自然就开阔了。高丽没有其他生存之道了。父王曾接受李藏用的劝说，请求忽必烈把公主嫁给谏，那时没有获得准许。李藏用的想法是对的。在大国身边立国很难，但进入大国内部、作为其一部分来立国很容易。但现在想想，当时乞求公主下嫁一事真的很滑稽。长期与自己为敌的这个小国到底是敌是友，忽必烈在还没弄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公主许配给自己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在新年的贺筵上，自己的座次每年都在上升。像今年，忽必烈还亲自站起来给自己安排了座位。

按照谏的说法，他已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充分信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能谏是对的，元宗心想。今年三十七岁的谏生来就容貌清秀，人品方面无可挑剔，待人接物也渐渐娴熟起来。无论和哪国的太子同席，都不会比他们差。谏还说了，作为一个藩属国首脑心甘情愿地去臣事于忽必烈，也许高丽立国的出路也就找到了。但同时也有亡国的危险。李藏用曾提议乞求蒙古公主下嫁给谏，在当时来说只是一种策略，和现在谏所说的情形有所不同。

“辨发胡服一事，只在入朝元朝的时候做吧！在我国就按照我们的习俗来。”

元宗只对谏说了这么一句后，就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几乎在谏从北边回到开京的同时，赵良弼也从南边进入了开京。对于没有完成国信使的任务一事，他深感自责，于是只派张铎去见忽必烈，自己没有去元朝，而是留在开京，等待着来自忽必烈的消息。

三月，元宗和金方庆商量之后，派招谕使者前往耽罗岛见三别抄。使者选了阁门副使^[68]琴薰。由于三别抄在前一年的珍岛之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或许元宗的诏谕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希望从此避免同族血肉相残，在蒙古兵再次介入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离开开京的诏谕使一行三十余人中，只有琴薰一人在第二年的四月末回到了开京。据说使者一行在珍岛和耽罗岛之间的海上被三别抄抓住后拘在秋子岛，只有琴薰一人被放上一艘破旧的小船并放到了海上。诏谕文书没有被现任的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接受，又被他带了回来。

据琴薰所报，三别抄的士兵们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他们都骄傲地宣称自己在为祖国高丽而战，不久就会把元军从我国赶走，把饥饿的人们从他们的手中解放出来。

琴薰回来以后，从沿海的各个州县又传来消息，说是三别抄的行动又活跃起来了。三别抄在耽罗岛的缸波头里、涯月筑了城，横行海上，不断袭击沿海州县，抢夺船舶、米谷，抓了很多的居民，现在队伍越来越强大。三别抄逐渐显露出了海盗的性格。这种集团无论如何肯定会灭亡的，三别抄也走上了这条路。

元宗无奈之下只好把琴薰派往元国报告三别抄的情况，另一方面，派将军罗裕去讨伐在全罗道出没的三别抄。但对方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策略，讨伐行动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金方庆也想亲自率兵出阵，但屯田经略司和百姓之间不断发生的争执和突发事件让他根本无暇顾及。金方庆负责十一个地方的与屯田相关的高丽方面的事务，日夜为解决这些事务奔忙。

四月三日，赴元报告日本之行始末的赵良弼的文书官张铎带着弥二郎等十二个日本人回到了开京。据张铎所说，对于十二个日本人来自太宰府警戒所一事，忽必烈很不满意，并没有下旨召见。忽必烈和中书省都认为，这是日本人害怕被攻打，所以才派出这帮人来窥探大元的虚实的。

按照中书省的指示，张铎要带送还这十二个日本人。四天后的四月七日，张铎带着日本人再次离开开京奔赴日本。

元宗派御史^[69]康之邵同行。几天之后，赵良弼也和先行赴日的一行人一道再度作为使者离开开京赴日。元宗这时也让几个家臣把赵良弼一行人送到了汉江岸边。李藏用在濒死前的病床上写的上奏文终究没有被忽必烈采纳。

这一年在慌乱之中过去了。连开京的春天的连翘花什么时候开又什么时候落都不知道。四月的最后一天，元宗派使者赴元上奏，请求削减屯田军粮的供应。

进入五月之后，张铎从日本回来了。而赵良弼发誓这次一定不辱使命，于是决心在国书被送达日本朝廷之前一直留在日本。对于风涛对岸的那个小小的岛国，元宗觉得很难理解。他听说在这个岛上，海边的丘陵都被松树覆盖，白色的波浪不断拍打海岸，然后粉身碎骨，在松籁之间能听到有刀枪的声音传来。但光凭这些描述也很难想象日本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一谈起日本，元宗的耳边仿佛就只有惊涛拍岸的声音。

八月忽必烈的诏令下来了。其中以严厉的口吻命令他们和洪茶丘共同商讨如何剿灭三别抄。在和洪茶丘商量之前，元宗询问了金方庆的看法。金方庆说道，以招谕的形式来解决为上策，如若不行再组织高丽军讨伐。三别抄已经半海贼化了，只要对这一半进行打击，就能轻易地

收服。如果讨伐军是蒙古兵的话，对他们来说，投降就意味着死，因而他们会持续顽抗到底的。因此，派遣由高丽兵组成的讨伐军排在第二位。必须极力组织蒙古军加入讨伐的队伍。还都以来的这两年，高丽已拥有了不需借助蒙古军也足以平定内乱的兵力。

在和洪茶丘商议时，元宗把金方庆的话拿出来说了。

洪茶丘知道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有很多族人在开京，于是从中选出五人，把他们作为使者派到了耽罗。然后洪茶丘就南下监督之前忽必烈给这个国家下派的造船任务。对于族人的诏谕，三别抄并没有任何反应。

从夏末到秋天，三别抄特别猖獗。掠夺全罗道的贡米八百石，袭击忠清道孤澜岛的造船厂，焚毁合浦和巨济岛的兵船，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袭击孤澜岛造船所的战斗，持续了很多天，所有的兵船都被焚毁了，船夫们也都被抓走了，造船的工匠们一个不剩的全被杀掉了。这可以说是对元朝的高丽政策作出的有组织的反抗，但另一方面，侵寇守备薄弱的州县、抓捕官吏、掠夺农村渔村等等完全就是海盗的行为了。渐渐地，他们还阻止船队停靠在京畿道的灵兴岛，在近海横行霸道。不能再任由他们这样胡作非为了。

这一年的年末，洪茶丘从南边进入开京后又立即赶赴蒙古。次年三月，他再度回到开京会见元宗，传达了忽必烈征伐耽罗的命令。作战命令一日之内便下达了。忻都和洪茶丘统率蒙兵，金方庆则是高丽军的统帅。按照忽必烈的命令，高丽要把各道建造的所有兵船全都派到南海，兵船数量超过二百艘。其兵力是，蒙古军二千，汉军二千，高丽军六千，规模极大。高丽为此只得动员了各州县所有的守备兵。

通过作战规模，元宗和金方庆都知道了，耽罗征伐不仅具有讨伐三别抄的意思，这明显是为了将来组织日本征讨军而准备的。元宗和金方庆都去找洪茶丘诉苦说，征集六千名士兵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获得忽必烈授予这次战役全部权限的洪茶丘根本就不听。他只说这是忽必烈的命令。为此，金方庆必须在出征之前凑足相应的人数。

当金方庆率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六千名高丽士兵出征时，他对元宗说道：

“留在耽罗的三别抄全都会成为死尸的。我已做好心理准备了，要毫不留情地剿灭他们。事已至此，没有其他办法了，这一点还望陛下理解。”

元宗也对此表示了理解。

征讨耽罗的各军离开开京朝罗州进发不久，刚好时隔一年，赵良弼一行人从日本回到了开京。赵良弼形神憔悴。在日本停留了一年的他，一直被留置在太宰府，最终还是没能获准进入日本的京城，没有完成国

信使的使命就回来了。

元宗接待并慰问了赵良弼，给了他白银三斤，苧布^[70]十匹。同席的达鲁花赤李益也想赠些东西给赵良弼，但赵良弼没有接受。他说道：

“这说到底是从高丽人民手里搜刮来的，恕良弼不能接受。”

赵良弼为了赴日纵向穿过了半岛，重复了两次往返合浦的旅程，所以他深知高丽各地人民生活的困苦，才这么说的。赵良弼还在席间说道：

“日本似乎知道了元朝要来攻打，传闻在大街小巷里流传。海边似乎戒备森严。既然日本采取这种态度，那日本征讨军的派遣已成定局，陛下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有一瞬间，元宗感觉赵良弼的视线和自己的撞到了一起。莫非赵良弼知道了在他的日本之行之前，高丽也曾往日本派出过使者？赵良弼是在一切心知肚明的情况下，把这些秘密都藏在了心里。他只是跟元宗强调了要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高丽必将面对的困境。元宗对这个元使隐隐有了好感。其实并非此时才对他有好感的。赵良弼和其他进入本国的蒙使们不同。他作为国信使前来，在渡日之前一直留在开京，时间多达数月，其间没有干涉过高丽任何的内政，似乎觉得那和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无关一样。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这一立场。另外，在刚出使日本归来时，他只把张铎派到忽必烈那里，在第二次渡日之前都一直留在开京，没想跟忽必烈辩解太多，作为第三者来看，这种态度让人钦佩。

赵良弼离开开京返回元国一个月之后，从前线的三别抄讨伐军那里传来了捷报。忻都、洪茶丘、金方庆三将所率领的水陆军一万人从罗州藩南县出发渡海，分别从三个方向登陆耽罗岛，包围了三别抄的本部缸波头里，最终攻陷了城。

首领金通精自杀，其属下的三别抄一千三百人出城投降。这样一来，为时近三年的、由曾经的江都特别警备队士兵们掀起的叛乱就全部平息了。这场叛乱从至元七年六月持续到至元十年四月。

五月，讨伐三别抄的军队陆续凯旋回到开京。据最晚于六月凯旋的金方庆所报，元宗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那就是，耽罗岛难免要成为元的直辖地了。眼下有五百名蒙兵和二百名高丽兵还留在耽罗岛。这些驻屯兵是由洪茶丘下令派遣的。据金方庆说，高丽兵的驻屯是理所当然的，但蒙兵驻屯、何况是以高丽兵两倍以上兵力驻屯，这显然让人无法理解。既然三别抄是在元军的强力支持下覆灭的，那金方庆就没有底气去制约忻都、洪茶丘等人的言行了。

金方庆的担心在两个月后成为了现实。两名蒙将携带忽必烈的命令来到了开京。一个是失里伯，身负耽罗国招讨使的使命，另外一名是副使，叫伊邦宝。与因崔坦内附而成为元的直辖地的北界西海地方一样，

把招讨使派到耽罗国只能说明该地又要成为元的直辖地了。

似乎忽必烈并不满足于此。以耽罗岛的平定为分水岭，在元宗的周围，许多东西都在蠢蠢欲动。六月，屯田经略使忻都被忽必烈召回元朝，七月，金方庆也突然被召去了。将士、官员们在元国和高丽之间频繁往来，以造船监督使身份来到开京的人有好几拨。屯田经略使催促军粮供给，百姓请求减少军粮供应，这些喧嚣几乎每天都在元宗的周围发生。

慌乱之中，元宗听闻了一个传言——赵良弼去年五月去燕都参见忽必烈时，忽必烈曾说了一句话：“卿并未有辱君命。”元宗真心为这个对自己国家怀有好意的蒙古人感到高兴。他似乎从长久以来的一片暗淡当中看到了一小片蓝色的天空。

秋初时候，他见到了七月被召入朝的金方庆派来的使者。据使者所说，金方庆一入宫参见忽必烈就被安排坐在了丞相^[71]的次席，受到了盛情的款待，获赐金鞍、彩服^[72]、金银等，无限尊崇。对于忽必烈的这一特殊厚待，金方庆并未觉得这是对他征伐耽罗的恩赏，而是认为不久之后自己可能会摊上一个更为重大的任务。于是，金方庆把自己在元都时想到的转告给了元宗——现在到了需要高丽君臣们下定决心去面对一件大事的时候了。一件大事，当然指的就是派遣日本征讨军一事。

十月，洪茶丘又被忽必烈召了回去。在离开开京之前，他又重新强调了年内应该储备的兵粮的数量，下令征召人手，以便把木材从山里运出来，无论数量多少，对于现在的高丽的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十一月，元宗又从入境来的元使的口中知晓了关于赵良弼的一条传言。这比之前听说的忽必烈言语褒奖赵良弼一事更为详细。在被忽必烈询问是否应该征讨日本时，赵良弼作了如下的回答。——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

听了这番话，元宗感觉赵良弼明显是站在高丽的立场上，拼命地在维护着高丽的。勿击，勿击，勿击……元宗数次重复着这句话，似乎是为了验证赵良弼最后的这句话会如何在忽必烈的心里扎下根来一样。在反复念叨的过程中，这个词在元宗的口中逐渐变成了具有说不清是祈祷还是诅咒意味的语言。元宗这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本想大声喊出“勿击”来的，结果却没能发出清晰的声音。尝试了好几次都一样。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咽喉有一种神奇的效果，它不知何时就阻断并扼杀、毁灭了自己的声音。周围的人都留意到了元宗有时不能发声的情况，但元宗本人此刻才注意到。

十二月，十几名肩负检阅兵粮使命的元使来到了开京。

高丽派官员和元使一起下到诸道去调查兵粮的数量。十二月初有冰

雹，之后是雪，一直持续下到年底，把高丽的北方一半都掩埋了。

第六章

去年年末起就下的大雪终于停了。至元十一年，即元宗十五年的元旦到来了。天空清澈透亮，明晃晃的阳光均匀地洒在被雪覆盖的高丽的山野中。开京都城大路的十字路口处人头涌动。所有的店铺都被雪掩去了大半。虽然店里已无货可售，但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地在店铺之间走动，招揽顾客的商家的声音络绎不绝。大家应该都很饥饿，但女人和孩子们都穿着盛装。在这种名副其实的饥寒交迫的时候，他们居然还穿得如此华丽，真不知这些衣服先前是在哪里藏着的。笑声、叫喊声随人流涌动。一年中失去的东西，要在今天一天之中全部收回，这种想法多少显得有点虚妄，但其中却也包含着某种明媚和激情。道路很快就泥泞不堪了，高丽的百姓、蒙古兵、汉兵和高丽兵时而汇合在一起，时而又分开，他们互相碰撞着，喧闹着。这是许多人的狂欢，是至元七年还都时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

这一天，元宗在宫中设了简单的贺筵，接受朝臣、元朝武将、官员们的祝贺。开京的街道在元旦之后还会持续热闹到二日。道路更加泥泞了，无数的人在这泥泞之中以比昨天更慢的速度蠕动。这一天，金方庆和其随从一行人回到了都城开京。

金方庆径直拜见了元宗，为自己没能赶上元旦贺筵而致歉，然后他传达了忽必烈下达的建造兵船以征讨日本的命令。高丽所承担的任务是，在全罗和耽罗两地建造大船三百艘，以五月为期。口述完忽必烈的命令之后，金方庆又为自己在元都待了半年依旧一事无成，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道命令而向元宗请罪。此罪当诛，但自己还不能死。因为，国家还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没有看到高丽脱身出来之前，还不能让自己的魂魄和躯体分离。

元宗已经是听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吃惊了。他说，自己也决心和金方庆一样，勇敢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国家一起共存亡。

金方庆说，征日命令预计三月份就会下达给各个将领，出征则是夏初，为此，高丽需要征召数量难以想象的士兵和劳役，可能不久之后洪茶丘就会前来传达忽必烈的这一命令。

洪茶丘的到来要比金方庆的归国稍晚一些。他于六日的早上来到了开京，和金方庆一样，直接进入王宫谒见了元宗。

洪茶丘向元宗传达了中书省的命令。这次建造大船所需的工匠、劳役夫、木材还有其他的物品全都由高丽支出。作为造船官，任命高丽大臣徐珙为全州道都指挥使，任命洪禄道为罗州道都指挥使，还任命金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作为他们上级的造船监督官。洪茶丘自己则身负造船

监督官和高丽归附军民总监两个职务。洪茶丘接着说道：“把高丽大将罗裕等五人各自作为部夫使派到全罗道、庆尚道、东界、西海道、交州道，征召工匠、役夫三万零五百名，以一月十五日为期。”

金方庆及十数名朝臣们都在场。听了洪茶丘的这番话，他们全都屏住了呼吸。要征召三万零五百名工匠、役夫可不容易。金方庆虽然之前就大致听说了这些情况，而且也事先让元宗做好心理准备，但他此刻也不禁脸色大变。

“三万零五百名？！”

元宗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便沉默不语。在他看来，每当洪茶丘出现在自己面前都没什么好事，这次情况更糟。

座间，谁都不敢有所异议。洪茶丘说了，这是忽必烈的命令，所以就算提出异议也无济于事。如果想要忽必烈收回成命，要么直接上奏忽必烈，要么给中书省递交奏章，只有这两个方法。而且，如果说不可能征召到三万零五百名工匠、役夫之类的话，恐怕洪茶丘还是会坚持说，那也不是不可能的，然后再具体地举例说明的。

被中书省指定为造船所开设地的全州道的边山以及罗州道的天冠山木材丰富，且都靠海。从这些场所选择的讲究来看，造船的一切事宜必定是先由熟悉高丽国土的洪茶丘提议，然后变成忽必烈或中书省的命令被传达开来的。

从这天开始，开京的君臣们自不必说，整个高丽的百姓们都像是被卷进了一股旋风当中。征集三万五百名工匠、役夫，十五日开始动工，繁忙的程度难以用言语来形容。高丽史中有如下记载。——是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

一月十五日起，造船工作正式开始。此事由金方庆负责。要在指定日期之前造好被摊派的数量的兵船。但问题很快来了，那就是兵船的样式。要求是造南蛮风格的样式，但这样花费很大，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工期。于是金方庆派人前去中书省请求允许采用高丽样式。

各种各样的障碍都出现了。对于兵船的样式，洪茶丘只能听从更懂行的金方庆的话，但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想听。

只管一味催促。

但元宗和金方庆还没说出他们最为担心的事。那就是，当日本征讨军的组织阵容明确之后，高丽届时将会承担什么142任务。征召军兵是必须的，征召水手、役夫这一新的任务肯定也会下达，给入境的征讨军供给兵粮肯定也要承担的。不能再征召更多的士兵了！征召了造船工匠之后，如果还要征召水手、役夫的话，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还有，眼下单是供给屯田兵的粮饷一事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了，如果还要供应更

多的兵粮，高丽的百姓也许连一粒米都吃不上了。

二月，元宗派别将李仁呈交书函给中书省，为了今后考虑，他觉得有必要事先说明高丽的实际情况。这份报告毫不夸张。元宗想把己方情况如实上报，以此来打动忽必烈的心。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忽必烈也是人，要打动他的心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这次由元宗亲自执笔。他没按照之前使用的上奏文的形式，其文也去掉了一切的虚饰，尽力避免美辞丽句。

——本年正月初二日，陪臣门下侍中金方庆奏到中书省旨云：“大船三百艘，令就全罗耽罗两处打造。”又正月初六日至洪茶丘札子：“其所需工匠、役夫及木材、物件分委陪臣许洪洪禄遵往各道备办，续遣金方庆督之建造。”但以事巨力微，恐不能办。窃念小邦军民元来无别，若令赴役，延旬月，其如农何。然今只致力而已。自正月十五日始役，其工匠人夫三万零五百名，计人一日三时粮，比及三朔，合支三万四千三百一十二硕五斗。又正月十九日奉省旨云：“忻都官人所管军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粮一千五百七十硕，又屯住处粮料及造船监督洪总管军五百人行粮八十五硕，亦令应副。”又济州留守官军并小邦卒一千四百人七个月粮料已支讫，计二千九百四硕。及罗州落后奥鲁、阔端赤军粮八千硕，马料一千三百二十五硕，悉令小邦支給。又于至元十年十二月后奉省旨，济州百姓一万二百二十三人悉行供给，又比来军马粮料无可营办，凡敛官民者甚。又年前营造战舰，至四月大军入耽罗讨贼，至五月晦还。故百姓未得按时耕作，秋无收获。又敛官民始应副造船工匠及屯住，经行军马与济州百姓等粮料计四万余硕。续有以后金州、全州、罗州屯住军并济州军民粮料，供给实难。又奉省旨令小邦应副凤州屯田军各月不敷粮二千四十七硕，牛粮一千一硕七斗。今此困穷情状不得预奏，而设有后责，何辞以对？四海既为一家，则上朝军马泊兹土。百姓皆一皇帝之人民，望念可哀之状，垂同视之仁。[73]

三月十日，以八月为期讨伐日本的诏令被下达给屯田经略使忻都和高丽归附军民总监洪茶丘。与此同时，还有关于高丽动员助征军五千六百人的指示。这五千六百人，与高丽按忻都指示去动员的征伐耽罗的兵数基本一致。因此不是不可能征召得到，但另外还要征召艚公、引海、水手等操纵兵船所需的六千七百人，再加上已被征召的与造船相关的三万五百人，作为高丽来说，只能把所有的年轻人都从田间地头拉走。

元宗在四月初派谏议大夫[74]郭汝弼赴元再度上表。这次的表文也是由元宗起草的。

——小邦元来百姓凋残，故往者耽罗赴征，兵卒蒿师，今又悉赴造船之役。今东征兵卒、梢工亦当就征。洪茶丘移书金方庆云：“船三百只，梢工、水手一万五千人，预先备之。”其数甚多岂可止用小邦人而足矣。耽罗及东宁府下诸城人皆能习水，又工把船，乞令选其辈充当。又自庚午年（至元七年）以来至今，供军粮饷早曾乏绝。今此造船工匠、

役夫及监造官等三万零五百人，供于种田军、洪总管军、耽罗留守军等粮米专取两班禄俸，及诸赋税尚未充给，又敛中外官民而尽竭无余。特蒙圣慈漕运二万硕米，供给小邦，则举国感戴，永沐圣恩。

几乎在郭汝弼带着这封表文离开的同时，忽必烈的诏使就到了。元宗起初以为是二月给中书省呈上的奏文的批复下来了，但其实不是。上面写的是关于元忽必烈之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太子谏的消息，婚礼于五月十一日在燕都举行。

元宗是在至元七年二月采纳李藏用的提议乞求公主下嫁的。

第二年就接到了允许公主下嫁的诏旨。本来一直杳无音信的事情突然就要实现了。

谏在前一年十二月入朝后就一直留在元国，怎么突然就出现了这样的事，元宗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对此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感慨和感动的。此时的元宗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

同时身体也已明显衰弱。他几乎每天都接受御医的治疗，但连御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病症。

躺在病床上，元宗突然有了给忽必烈写一封奏文的冲动。他写了一封又一封，有些和以前写的内容一样，有些和前一次刚上奏过，并没有相隔多长时间，于是都被元宗亲手撕掉，或是堆在了文书官的手中。元宗只有在写奏文案草的时候，双眼才炯炯有神，脸上充满了活力。为何本国连一粒米都没剩下，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他想尽力让忽必烈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在过去几年中被大元的屯田军消耗殆尽，以至于百姓都饿死了的。

五月，元宗写了一封比之前长了一倍的奏文。躺在病床上，他分明感觉到整个高丽都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无论哪条街道浮现在眼前，哪里都有士兵或是屯田兵在四下走动。眼前无论出现哪个村落，都见不到男子的身影，只有老人和女人们趴在地上仰天长啸，哭声震天撼地。他一边想象着这些画面，一边书写奏文。他曾数次想要发声读出来，但就是无法出声，只有文字在他眼前闪过。但这封上奏文还是被扣在了恰好在王宫里服侍他的金方庆的手里。按照金方庆的想法，在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下嫁给谏的同一个月里，怎能提交这种上奏文呢？

那一天，中书省派来的使者到了。他传达了忽必烈奖励农耕、贮备军粮的旨意。对此，元宗也想执笔写上奏文的，但衰弱的身体已不容许他这么做了。

六月十六日，元宗读了送来的关于九百艘船已经建造完成的奏文。它会在获得元宗的批准后被直接送达忽必烈。

——今年正月三日，伏蒙朝旨，打造大船三百，即行措置。遣枢密

院副使许珙于全州道边山、左仆射^[75]洪祿遣于罗州道天冠山备材。又以侍中金方庆为都督使^[76]，管下员将亦皆精拣所需工匠物件于中外差委，催督应副越正月十五日聚齐，十六日起役。至五月晦告毕。船大小并九百只造讫，合用物件亦皆圆备。令三品官能干者分管回泊，已向金州。伏望诸相国善为敷奏^[77]。

元宗注意到了本来需要建造大船三百艘，上面写了加上其他小船一共九百艘，他想知道这一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又发不出声音，于是用手指在奏文上摸索起来。

不久，为了说明此事，其他官员走进了元宗的病房。这九百艘是合计起来的数量，包括能装一千石的千料船三百艘、勇士突袭所用的轻疾舟三百艘、汲水小舟三百艘，轻疾舟、汲水舟各三百艘，这是洪茶丘安排罗州道工匠造出来的。

元宗在听完这一说明后微微点了点头，接下来就长时间地闭上了眼。洪茶丘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奇怪的是，不像之前那么讨厌了。这名年轻的高丽归附军总监无论对什么事都十分冷淡，像是一把露出刀锋的剃刀，此刻他的脸上明显就露出了那种冷酷的神色，对于自己的同族人，不知为何他表现得极为憎恨。但也没让人感觉那么恶心。从这天早上开始，元宗还时常看到另一张脸。那是忽必烈的脸。昨天之前出现在眼前的忽必烈的脸上，还能随时发现一些温情的东西。那张脸让他感觉到，只要自己与对方心意相通，那自己所说的事情他肯定也会理解。

但从今天早上开始，不知为何，当元宗再想起忽必烈的脸时，通常总是饱含温情的那张脸就是不出现。说不上冷酷，也不是贪婪。是对与自己面对面的人所说的话毫不上心、爱搭不理的一张脸；是想要用手抓住摇一下但就是摇不动的一张脸；是就算把嘴凑到对方耳朵上大声叫喊，对方也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一张脸；是只顾考虑自己的事，只要想做就要去做的一张脸；是想把高丽纳入自己版图就会行动的一张脸；是想征讨日本，为此甘愿牺牲高丽的一张脸。

元宗每一天都在和忽必烈的各种脸对抗。他不知道为什么忽必烈的脸总是像这样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忽必烈是个什么样的人，按说现在自己应该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就算如此，忽必烈的脸还是浮现在自己的眼前。元宗想要努力地再次回想起作为太子僖最初和忽必烈会面时那张温和的脸，如果能够再一次回想起来，自己也就心平气和了，但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来。

第二天的十七日，元宗已经不再和忽必烈的脸战斗了。

似乎是在昨天一整天都和忽必烈的脸战斗之后感觉到了疲惫一样，这一天只有太子谡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但元宗睡眠

的时候更多，所以也仅限于他从睡梦中醒来的极短的时间内，那是辮发胡服之后的谡的脸。元宗每次在谡以这种样子出现时，都想极力把

他甩掉。他这辈子都很讨厌辮发和胡服。之前还从来没有感受这么清晰过，但实际上他是从内心里觉得憎恶的。但这种想法也只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之后混沌的意识再次向他袭来。

第二天，元宗薨逝。享年五十六岁，在位十五年。因为元宗的死，这一天出入王宫的人很多。也是在这一天，上个月十四日进入都城后一直留在这里的一万五千人的征讨军刚好南下而去，所以在整个都城的喧嚣之中，王宫显得格外的安静。太子谥已赴元入朝。金方庆已率领军队赶赴合浦。武将们也几乎都随金方庆南下了。傍晚时分，在京的大臣们聚集起来，商议选定使者前去把元宗的讣告上奏给忽必烈，同时报告太子谥。赴元的使者一行人趁夜色离开了都城。第二天，元宗被暂时安葬于历代陵墓所在的南郊的丘陵中。

元宗去世几天后，洪茶丘和金方庆各自独自骑着马、前后相隔半天进入了开京。洪茶丘在墓前参拜之后，当天即返回合浦，而金方庆则留在了开京。在太子谥回国之前他需要暂时代理国政。

在元宗去世的当天，日本征讨军总帅忻都率一万五千人的主力离开了开京，但在到达合浦后立刻又赶了回来，停留150两天之后，又返回元朝去了。忻都这次燕都之行并非是为了元宗驾崩一事，而是要亲自听取忽必烈关于日本征讨军出征的最后指示。

在这个多事之秋，元宗的死和东征之事只能说是发生在王宫一角的一个小事件而已，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延缓征讨军出征步伐的作用。三月下达给忻都、洪茶丘的诏令是以八月为期的，这已无法实现了，过了六月，进了七月，七月又过了一半，还是没有接到从忽必烈那里发来的关于征讨日本的最终命令。在洪茶丘的督促之下，高丽造好的九百艘兵船被开到合浦港，一直停靠在那里。大元、高丽两国的军队二万五千人则大部分都驻屯在合浦附近的村子里。

八月二十五日，太子谥回国了。这一天，开京的文武百官都出城来到马川亭迎接他。从元国一路跟来的伴行使张焕奉忽必烈的诏令先进入了都城，谥也紧随其后。一行人进了王城，立即由张焕宣读了忽必烈的圣旨，太子谥就此被册封继位。第二天继位大典举行，是为忠烈王[78]。

这时白色而柔和的阳光照射着。元朝部队都去了合浦，这里只驻扎了极少的一部分。高丽的男人们几乎都被征为了士兵、水手或者役夫，所以都城里只能看到老人和女人们。

这一年，秋风比往年都早的吹过都城大路，不时把路口的沙尘扬起，阳光照在没有部队驻守的大街上，显得明亮、柔和而又安详。女人和老人们之间谈论的话题是，当太子很久的新王终于继承了元宗的大统，或许今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在忠烈王即位稍早之前，忽必烈下达了关于委任忻都为日本征讨都

元帅[79]、洪茶丘为东征右副元帅、刘复亨为左副元帅、金方庆为都督使的命令。和这道命令一道下达的还有关于高丽追加征召四百八十名士兵的命令。对此，高丽的官员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就算是想征，也已经没有男性可征了。于是在谏回国之前，这件事一直被搁置着。

因此甫登王位的忠烈王谏即位之后要做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征召这四百五十八人。即位的第二天开始，高丽的官员们就被派到了各处。三天之内白丁[80]、私奴们都被抓了壮丁，被蒙古军带着从都城出发了。

忠烈王于九月十二日把父王安葬于昭陵。葬礼在这个国家久违的安定局面中进行。元宗的葬礼刚一结束，仿佛已经恭候多时似的，开京中的武人和官员们的出入往来突然频繁起来，蒙古兵、汉兵的小股部队穿梭于都城中的身影也随处可见，但唯独一个高丽士兵也未出现，这让开京的百姓们略感不安。

十月三日，都元帅忻都率领的元、丽两国二万五千人的军队，分乘由高丽人制造的九百艘兵船从合浦出发。合浦港是深凹进去的入海口，从靠近海岸的几座丘陵上看过去，仿佛一个细长的湖泊。三日接近中午时，那细长湖泊一般的水域被九百艘兵船填满了。直到傍晚，兵船一直漂在水面，之后又逐渐减少，但等到深夜，当黑暗笼罩海面之后，又恢复为原来的数量。

那一晚刮了很大的风。合浦的渔村的女人们都在谈论说，兵船是不是晚出动了两三天。但在第二天凌晨，天刚刚发白，那个狭长的入海口已经看不到一艘兵船了。

十月三日以后，开京早晚所有寺院里的钟都在敲响。这是祈祷出征的兵船平安归来的钟声。听到钟声响起时，高丽百姓的心情都很复杂。至少他们希望载着高丽男人的船只能平安归来，至于为蒙兵和汉兵祈祷平安的心思，则是一点都没有。

进入十月之后，下嫁给谏的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就要进入高丽的消息在燕都的街头巷尾流传。与兵船出发征讨日本的事情相比，这一消息更能成为老人和女人们的谈资。

实际上，忠烈王把枢密院副使奇蕴派到元朝迎接公主去了。如果早的话，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应该在十月初就入境了。但一行人始终在以缓慢的速度行进。奇蕴派了三四次使者回来，但每次使者都纠正了前面派来的使者所报告的日程。好在根据最后一批使者所报，确定忽都鲁揭里迷失已经渡过鸭绿江了。忠烈王往西北方迎接公主。二十四日到达西京，二十五日在位于平原的小城门前接到了公主。之后他和公主一起继续向西京进发，并于十一月五日进入了开京。

公主进入开京的日子，妃妾、诸亲王、宰枢们的室都穿着礼服走到了都城的北郊。宰枢和百官们都排列在国清寺的门前迎接公主的大驾。一看到出迎的人群出现在眼前，忽都鲁揭里迷失就从轿中下来了。或许

是因为她觉得礼当如此。

人们一直在留意胡风的精美的轿子是用什么做的，一听说公主下来，都觉得吃了一惊。从轿子里下来的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的美貌让他们瞪圆了双眼。最让他们惊讶的是，忽都鲁揭里迷失分明还是个天真浪漫的小女孩——公主这一年才十六岁。

忠烈王在进入都城之前把公主迎上了轿，和她一起进入了都城。之后公主也曾一度从轿中走下。高丽是没有这种风俗的，但忠烈王还是任由年轻的公主去做了。街道上挤满了想看公主的老人、女人和孩子们。忽都鲁揭里迷失扫视了一下沿街的人们，之后就移开了视线。她仰头看天，或是看远处可见的寺院的屋顶。

出迎的百姓们看到王妃出现在自己眼前，都觉得胸中涌上了一股暖流。他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路边的几位老人两两相互拥抱着，热泪盈眶。甚至有人趴在地上纵声大哭。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迎来了来自元国的妃子，那以后应该不会再遭受蒙古兵和蒙古官员的欺负了。有一位老人当街在纸上写下了欢迎公主的贺词。老人数次抬起手来擦泪，但泪水还是从他的脸上以及遮不住的手上漏了下来。老人写的贺词很长，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不图百年锋镝之余，复见太平之期。

轿子进了王宫后，遵照忽必烈的命令跟随公主一路而来的脱忽首先把穹庐^[81]展开，用白羊的油脂驱了邪。高丽的百官们看着这奇怪的举动，都睁大了眼睛。把这些东西带进高丽的王宫多少让他们有些不安。忠烈王妃贞信府主这一天搬到了别宫，从这天开始两人就再没相会过。

忽都鲁揭里迷失进入开京王城二十天后，十二艘兵船沐浴着像是被烧焦般红透了半边天的夕阳，驶入了合浦的入海口。每一艘船都大且破旧，桅杆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毫无例外都从中间断开了。最先抵达合浦的一艘船上下来了几十个士兵，个个都疲惫不堪。很多人都负了伤。全都是蒙兵。从第三艘下来的是洪茶丘。洪茶丘立刻把士兵们集中在海滨的一处，命令他们不许离开，然后自己急忙往正要靠岸的船走去。

洪茶丘一个接一个地点着从船上下来的士兵，并把他们按照肤色和眼的颜色进行分类。高丽的士兵们也从一艘船上下来了，和蒙古兵、汉兵相比，他们的数量要少得多。

到了夜晚，海滩上点起了数十堆的篝火。但那一晚再没有一艘船回来。第二天早上，两艘和前日一样破旧的船回来了。从这第二艘船上下来的是金方庆。金方庆一站到岸上，洪茶丘就走了过来。洪茶丘问，自己多少有点担心高丽的兵船，是不是造船方面出了什么纰漏，金方庆答不上来想要走开，洪茶丘又紧赶慢赶追了两三步后用责备的语气说道，高丽所征发的艄公和水手很多都是未经水战训练的人，这不正是这次战

败的一大原因吗？对此金方庆没有回答。他的脑海中净想着的是，要和新王谏一起商量，如何让高丽的百姓平安过冬。征讨军战败一事虽然悲惨，但与此相比，高丽国更加悲惨，山上所有的木材都被砍掉了，耕地上所有的男人都被拉走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忽必烈下令承担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他必须拼上这条没有在惊涛骇浪中丧失的性命，去为高丽百姓的生活着想了。军兵、役夫、艄公、水手一万五千人都是从高丽征召的，其中有多少还活着，金方庆还不清楚，只知道大部分人都随着覆没的船只一起沉入了大海深处。

二万五千人征讨军当中，战死和溺死的大概有一万三千五百人，大部分兵船都沉没了。这个消息于十二月初上旬传到忠烈王耳里。金方庆先进入了开京。跟在后面的依次是洪茶丘、刘复亭、忻都，元朝统帅者们各自间隔两三天出现在开京，之后就留在了那里。

一月四日，忻都、洪茶丘、刘复亭等人返回元朝。紧随其后，金方庆于八日奔赴元朝拜见忽必烈。金方庆入朝并非是被忽必烈召见，而是因为他想诉说高丽的困境，请求忽必烈免除给驻屯在本国的那些残兵败将们提供粮饷的义务。这个月，忠烈王改革了高丽的官制，把官名都改为和元朝一致。这件事在和朝臣们商议后得到了赞同。忠烈王还命朝臣们都开剃^[82]。这件事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已经传达了，但少有人听从。于是他重新将之作为命令颁布。朝臣们对此也表示同意。之后，忠烈王又以衣冠子弟，即那些曾经和自己一同作为秃鲁花入朝蒙古的人，作为班底成立了宿卫，并提议称之为忽赤^[83]。朝臣们对此也表示了同意。忠烈王想，通过这些举措，也许高丽国的国运从今以后能重新昌盛起来。在忠烈王的眼里，长着一双幼稚的脸的忽都鲁揭里迷失可不仅仅是自己的王妃。长期困扰高丽的东征一事就这样结束了。在新王的带领下，高丽正踏出从疲敝的底部中重新崛起的第一步。

^[1]新罗末期动乱期间松寂郡（开城）出身的豪族王建（877—943）曾是自号为“泰封王”的巨豪弓裔的部下，918年他推翻弓裔自立为王，建立高丽国。至1392年被李朝太祖李成桂（1335—1408）所灭共持续了三十四代，约475年。

^[2]“高宗”为其逝后的庙号，此处采用原文中的称谓。高丽第十三代国王（1213—1259年在位）。适逢高宗时代，蒙古灭了金，占领了满洲、华北后又继续征讨大宋。崔氏专权的高宗十八年（1231），蒙古大军渡过鸭绿江侵入高丽，迅速包围开城，降服了高丽。蒙古军撤退后，高丽担心再遭蒙古入侵，将都城从开城迁往江华岛。在崔氏的指挥下，王公、百官们将各种财物装到船上逃入江华岛。蒙古把这一迁都行为视为高丽背叛，在高丽王室走出岛屿表示屈服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数次侵略高丽，蹂躏整个半岛。1258年，高宗剿灭崔氏，次年派李佛离开江华岛前往蒙古讲和。

^[3]高丽当时设中书门下省为最高政务机关。其长官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前者任命的是王族成员，后者则作为宰相掌握实权。其下还设次官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辅佐官位列其次，属从二品官。

^[4]枢密院和中书门下省、尚书都省一起都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一，掌管军权。其长官为枢密院事，枢密院副使次之，为正三品官。

^[5]蒙古种族的一个分支。四世纪以来在西拉木伦流域（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游牧，游荡于突厥、回鹘和中国之间，在实现部族统一之后，十世纪初成功占领中国北方，建立大契丹国（辽）。之后维持了两个世纪的统治，1125年为女真族政权金所灭。

^[6]居住于中国满洲（东北）东半区的通古斯系半农半猎的民族，是辽、宋以后的名称。十二世纪初建立金国。控制了满洲、从蒙古到华北之间的地区，1234年第九代时为蒙古军所灭。

^[7]这里指蒙古帝国第四代皇帝元宪宗（1251—1259年在位）。成吉思汗末子拖雷的长子。元忽必烈的兄长。

^[8]用黑色的纱做成的圆角帽子。软角指圆角，乌纱即薄绢。

^[9]即喀刺和林。位于外蒙古中央向北流动的鄂尔浑河右岸，现在的西林附近。额尔德尼昭。窝阔台将之定为蒙古国首都，一直持续到蒙哥时代。

^[10]成吉思汗末子拖雷的第七子。宪宗蒙哥、忽必烈的同母弟（母亲是克烈特人出身的唆鲁禾帖尼）。蒙哥死后，和

兄长忽必烈争夺王位，在 1262 年的昔木土脑儿之战中败北，又于 1264 年被元朝降服，两年后在大都（北京）死去。

[11]君主不在朝时暂时监管国事的官职。

[12]位于内蒙古滦河上游、多伦脑儿西北约 36 公里。蒙古汗的夏都。1256 年由忽必烈建造，1265 年北京作为大都建造后被称为上都，是元朝历代皇帝的避暑地。

[13]指开京。

[14]1115 年以女真族为中心建国，位于北满洲的哈尔滨的东南。之后持续南下，在成吉思汗降生的当时与南宋对立，使中国分为南北两部。

[15]又称花拉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的肥沃的三角地带。是当时文化交流的据点。

[16]1000 年时河西地区分为吐蕃族控制的凉州、回鹘族控制的甘州、属于汉族的沙州。1028 年李元昊进攻甘州和凉州，1038 年称帝，国号定为大夏。由于它地处宋的西北，因此宋朝人称之为西夏。

[17]窝阔台（1186—1241），蒙古国第二代皇帝元太宗。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三子。重用耶律楚材等整顿中央行政机构，调查人口，制定税法，在鄂尔浑河流域建了喀刺和林作为都城等，打下了蒙古帝国的基础。另外，他还灭了金并远征南俄罗斯和欧洲。

[18]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官职名。蒙古帝国建立后，起初成吉思汗将之作为自己的代理官员设置在中国、中亚的农耕文化地带。它具有占领区统治官、城市行政官的性质，主要负责民政、户口调查、贡纳征收和运输、驿传、警戒监察等。元朝成立之后，达鲁花赤在元朝行政机构中形成制度化，在地方行政机构如各路总管府、府州县及军官的万户府、千户所中几乎都设有达鲁花赤。除了部分色目人（西域人）之外，几乎任命的都是蒙古人。

[19]身居高位的官员。

[20]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是包含除了经、律、论以外还有注释书的丛书。除了梵语、巴利语还有西藏、蒙古、满洲、汉译版本，汉译版最多。又称为一切经、藏经、三藏圣经等。经版是作为大藏经印刷的基础的版本。为了守护国家，从高丽第八代宪宗时开始到第十一代文宗时代止，花费了六十年的岁月和巨大的财力、劳力才制成的。

[21]蒙古国第三代大汗（1246—1248 年在位）。窝阔台的长子。即位之后，重振窝阔台晚年以来废弛的政务，还决意进攻南宋，镇压高丽的反蒙古运动以及远征波斯。在位三年后病逝。

[22]兵部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六部（吏部礼兵刑工）之一，掌管兵权。尚书为长官，侍郎为次官。

[23]礼部和兵部都是尚书省的六部之一，掌管礼仪、祭祀、宗教、对外交往等。

[24]御史台负责官吏的监察和弹劾。首领为御史大夫，侍御史是从五品官。

[25]位于鸭绿江边。

[26]设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沈阳，负责管辖归顺蒙古的高丽人。也称“高丽归附军民长官”“管领归附军民总管”或“高丽归附军民总监”。

[27]中国皇帝派往没有正式国交关系的使者。当时日本和元朝没有国交，并非朝贡国。

[28]“蜂蚕”是指蜜蜂和蝎子。“蚩蚩”指无知。“相忘”是互相无视。“睿渥”是天子的意象。“亲承”是亲自询问。

[29]隶属中书门下省的官员，负责记录国王的起居言行。同样负责这一责任的官员还有起居注、起居郎等，都是从五品官。另外还可参照后面列出的“起居郎”一项。

[30]朝鲜高丽朝的史书。由世家（历代帝王事迹）四十六卷、志（包括天文、地理、礼、乐、选举、兵、刑等十二志）三十九卷、年表两卷、列传五十卷、目录二卷共一百三十九卷构成。金宗瑞、郑麟趾等撰写，于李氏朝鲜的文宗元年（1451）完成。志当中没有与当时极尽繁盛的佛教相关的内容，并且列传之中没有外国传等一直被视为本书的缺陷，但高丽时代的文献史料现在仅有极少部分保存下来，因而是重要的研究史料。

[31]“中书令”是最高政务机关中书门下省的长官。“参知政事加守太尉，监修国史，加户部事”，对拥有一定官职的人另外附加一些没有职务的官名以抬高他的等级，是一种优厚的礼遇。这种场合下，李藏用的本职是参知政事，兼任守太尉以下的官职。“翰林学士”是中国翰林院的官，负责诏敕的起草，官撰史书的编辑等。后来还设有翰林院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等。“吴彦高”是中国宋代的诗人。出生年月不详，歿年 1142 年。名吴激，福建出身，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女婿。最擅长乐府（歌曲），书法水平高。有文集《东山集》。“人月圆”“春从天上来”都是乐府的曲名。“华言”指中国的话。

[32]“顽犷”即顽固贪利，“礼义”指风俗混乱而粗暴。“即祚”即即位，“仁恤”是仁慈有情。“绵绵”是安静的样子。

[33]商量考虑。

[34]作为负责人负责从东京即开京往宫廷转移的人，属临时设置的官职。

[35]这里指高丽王赠送的礼物。

[36]最高行政官厅中书门下省的官员。其地位次于长官，即实际上的首相门下侍中和次官门下侍郎。和参知政事一样都是从二品官。

[37]六曹的次官，正四品官。六曹是位于尚书都省（长官为尚书令）下分管行政事务的吏部礼部兵部工部六部，长官为尚书。

[38]门下侍中。

[39]详细请参阅井上靖的短篇小说《塔二和弥三》。

[40]新罗最后（第五十六代）的王（927—935年在位）。名金湾。景哀王四年，百济的甄萱闯入王宫逼王自杀，立其族弟为王。是为敬顺王。935年时，敬顺王归附了当时新兴的高丽，高丽太祖王建封他为政丞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把新罗改名为庆州，作为食邑送给他。

[41]掌管军政的长官，正三品官。

[42]高丽的兵马使从成宗八年（989）一直存续到高丽最后一天，这与其说是一个官职名不如说是一个组织名，可以称之为北境防卫司令部。长官为兵马使，下设知兵马使、兵马副使、兵马判官、兵马录事等。判官是五或六品官。西北面是高丽后期的行政区划，和东北面一起构成北面。

[43]中书门下省的官员，属于中书令系列下，与属于门下侍中的给事中并列。从四品官。

[44]人民。朝廷或君主称呼人民时使用。

[45]请参照前面提到的“西北面兵马判官”。

[46]是地方行政的基本单位县的长官

[47]旧时天子巡狩、亲征等不在都城时，常让重臣代理朝政，这称为留守，唐代以后演变成了降官名。高丽在自古以来作为要地的西京（平壤）、东京（庆州）、南京（京城）都特别设置了该官职。

[48]行中书省（行省）的官员。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行院）、行御史台（行台）并列，是元朝中央官厅的地方派遣机构之一，是统率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区划的最高单位。隶属于中书省。中书省以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作为行政区域，而中书省统辖除上述地区外，还包括地方行政区划的财政、民政、军政。长官是从一品的宰相，下设从二品的平章政事等。

[49]元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协助敕诏的起草并负责公布，从这一点上来看有立法机构的功能。长官中书令是皇太子的兼官。下设右丞相、左丞相各一人，平章政事四人，作为宰相，掌管右丞、左丞各一人，参知政事两人。下属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也直辖行中书省。

[50]“别抄”指骁勇之士组成的选拔军，原本是战时的临时军队，渐渐成为常驻军。由左右两支夜别抄和一支神义别抄组成。随着蒙古的侵入，政府转移到江华岛后，他们也一起迁移，1270年元宗降服回到开京后，他们依旧留在江华岛反抗蒙古以及高丽政府。

[51]“大造”：很大的幸运。“贝锦”：华丽的词句。“节次”：定期。

[52]指前面提到的“行中书省”。

[53]纠察国家的违法行为的官员。别监是临时的官职。

[54]元朝模仿中国固有的制度，在远地设置政治行政部门，称为安抚司。这里指高丽安抚司的长官。

[55]“妻孥”是妻儿。“两班”，高丽和李氏王朝的官僚组织，或是社会特权身份阶级。官员分为文班（东班）、武班（西班），于是产生了两班的说法。初期的两班是官吏的同义词，但逐渐成为特权身份阶层，和常民阶层、奴婢阶层相对。“搞迎”是赠送食物犒劳着迎接。

[56]武器库。

[57]请参照前面提到的“三别抄”。

[58]宋元时期路、府、州、县等书院中掌管钱、谷的人。

[59]蒙古名为札鲁忽赤的法官。根据《元朝秘史》，1206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即位时才设置的。进入元代之后，其归属于大宗正府之下，又被配置到各个省院。虽说是裁判官，但职责很广，既参与行政，又指挥军队负责国境的防卫，出纳钱粮，也负责驿传的事务。

[60]辅助。

[61]元朝在统一中国之前在攻击坚城强敌时都一定会屯田，采取边耕种边战斗的方法，在统一之后，内于各卫、外于各行省都设了屯田来供给军粮。经略使是原来边境处设立的武官，掌管军政。

[62]关于别监，请参照“校定别监”。

[63]硕为古代重量（衡）的单位，一硕约为120斤。

[64]通事就是翻译官。别将是临时设置的武官。

[65]来自《易经》开头的“大哉乾元”一句，表示元朝是中国的正统的王朝。

[66]“译语”是翻译官。“郎将”是次于将军、中郎将的武官。

[67]把头发剃掉，只留下后脑部，将之辮发垂到后面，这一风俗在古代北方的各个民族都是相通的。

[68]乘驾、朝会、游宴时在场作陪，或是协助大臣们朝见，纠正失礼行为的官员。副使属于次官。

[69]御史台（司宪台、司宪府）的官员。御史台是负责纠察和弹劾官吏的机构。

[70]麻布。

[71]辅佐皇帝并处理一切政务的官员。相当于宰相。

[72]有图案的五彩的彩色织品做成的衣服。

[73]“门下侍中”请参考前面提到的“知门下省事”。“札子”是上奏文。“奥鲁”是元朝兵制的基本单位。以及以之为基础构成的征兵管区乃至兵站基地。“阔端赤”是元朝的近卫兵之一。携带刀或剑侍从皇帝。

[74]负责向天子进谏的官职。始于汉代，元以后消亡。

[75]与右仆射一起都是尚书都省的次官，正二品官。长官为尚书令。

[76]作为总司令官统辖都指挥使的官员。

[77]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劝诱。

[78]高丽二十五代王（1275—1308）。之前国王都用的是“宗”，但谡没有使用“宗”的称号，而称“王”。这是为了表示对元的从属。忠烈王为谡号，全称为“忠烈景孝大王”。本文按原文表述，采用谡号来称呼。

[79]“都元帅”相当于总司令。

[80]李氏朝鲜时用于对身份地位低的人的称谓，但在高丽则不一定，良民之中也有。当时的白丁并不以身份的高低作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具有国家的职位为基准的。也就是说，担当一定的职务，以此为代价获得一定的土地的给予的被称为丁户，不承担职务，没有土地的给予的叫做白丁。

[81]帐篷。

[82]按照蒙古的习俗辨发。

[83]按蒙古制度编成的高丽王的亲卫队。

第二部

第二部·第一章

至元十一年（西历一二七四年）元朝进攻日本失败而归，这场战役之后，高丽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是百姓往北方逃窜一事。至元六年，叛逆者崔坦以北界西海的六十城向元朝内附，所以从那之后以慈悲岭为界的北部一带就成为了元的直辖地，曾经的西京改名为东宁府，元国官吏和元军便驻留于此。而此战过后，许多高丽百姓都想逃往这一元朝的直辖地。高丽国内极其疲敝，再加上元军依旧驻屯，看不到负担会减轻的希望。另外，民间一直有元朝还会再次征讨日本的传言。谁也不知道元国直辖地的东宁府治下的生活到底如何，但很多人都认为，去了那里之后眼下所负担的赋役也就没了，即使再征日本，自己也能够免于被征兵和征劳役。实际上，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人，有时甚至是几百人逃往北方。

大府卿^[1]朴谄对此很是忧虑。他上疏劝高丽的臣僚们迎娶民妻，以此防止百姓北流。战后的高丽男少女多，因此，通过实施奖励一夫多妻的政策来解决寡妇和未婚妇女问题，让她们扎根当地，实现人口的渐增。但这政策实际上并未实行，就算实行了，也没法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这也可看出，高丽出现了多大的问题，以至于出现了如此的上疏文。这次上疏出现在日本征讨战失败后不到半年的至元十二年二月，即忽都鲁揭里迷失被册封为元成公主的第二个月。

二月十九日，突然有一千四百名蛮军（南宋军）被元派到了开京。这些士兵们直接被分派到了盐州、海州、白州，这些自至元八年以来一直是元兵屯田的地方。也就是说，新的屯田兵又入境了。这是高丽的君臣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在东征一事暂时告一段落的现在，按说屯田兵应该撤走了，没想到新的又进来了。再征日本一事也不是不能想象，但时候尚早，首先应该设一段休养生息、治疗败战伤痛时期才对。屯田兵的入境加深了元国与持有上述想法的高丽君臣们之间的裂痕。

二月下旬，赴元入朝的金方庆派出的第一批使者到了。

忠烈王立刻接见了他们。

“宣谕日本使杜世忠、何文著最近就会从燕都出发，预计三月初到达开京。”

这是使者说的第一句话。接下来在使者说到一半的时候，忠烈王挺直膝盖，几乎想站起身来，但还是没有。他一直保持着那样的姿势。大

地似乎在激烈地摇晃，永远都不会停止。既然说了是宣谕日本使，那就是元国派往日本的使者了。他们三月十日就要进入开京了。高丽又得选出使者负责送遣元使、调派船只、筹措费用。这些都无法推脱，而让高丽新王的内心充满了未知的恐惧的是，忽必烈依然还在盯着日本，眼睛从未从那里移开。

三月十日，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作为宣谕日本使出现在高丽都城。金方庆之前已报告过了，但看到战争过后没多久赴日元使一行真的进了都城，忠烈王还是不由得感到恐惧。在大约一个月之前的二月九日，他们一接到忽必烈的命令后就马上离开燕都来到了这里。

在此前的一月八日，忠烈王就让金方庆携带陈述高丽窘状的表文去见了忽必烈。

——小邦近因扫除逆贼，惟大军之粮饷既连岁而户收。

加以征讨倭，民修造战舰，丁壮悉赴工役，老弱仅得耕种，早旱晚水，禾不登场。军国之需敛于贫民，至于斗升罄倒以给。已有采木实草叶而食者。民之凋弊，莫甚此时，而况兵伤水溺，不返者多。虽有遗囷，不可以岁月期其苏息也。若复举事于日本，则其战舰兵粮实非小邦所能支也。国已皮之不存，是为无可奈何矣。天其眼所未到，应谓岂至于此欤。

伏望俯收款款之诚，曲谅哀哀之诉。^[2]对于忠烈王的这封表文，忽必烈没有作出任何的回答。

但他的意志突然以派遣宣谕日本使的形式体现出来了。

国王在王宫的一间房里接见了正使杜世忠、副使何文著，还有作为计议官^[3]随行的回人撒都鲁丁、书状官回纥^[4]人果等，并设宴为他们壮行。杜世忠三十多岁，何文著五十多岁。宴会正酣时，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轰鸣，下起了倾盆大雨，还夹杂着拳头大的冰雹。这时是白天，宴席上却点着灯，冰雹打在王宫的屋檐上，发出巨大的声响。酒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这是第六次高丽为了送别赴日使节而在宫中设宴了。但这次和往时不同，总让人感觉有点阴郁。

无论是送的人还是被送的人，全都寡言少语，心情低落。宴间还宣布高丽将会让徐赞作为译语郎^[5]加入一行人中。接到命令后，不知怎地，徐赞忽然站起来跳了一支舞，这是他出生地庆尚南道自古传下的舞蹈。这支舞也略显哀伤。冰雹巨大的声响淹没了徐赞的歌声，在晨曦一样暗淡的光线中，他那动作很少的舞蹈中也含着某种昏暗的东西，这在所有人看来都觉得十分异样。这一天王宫的南门还遭了落雷。

宣谕日本使一行十余人两天后便离开了开京。在合浦，他们和水手一起组成了一支三十人的队伍，从那里乘船向日本进发。在前日被雷劈过的南门前，忠烈王送别元使一行，并遣大臣将他们送至汉江边。在前

一次的至元八年夏天赵良弼作为国信使离开开京时，一行人有百余名，而这次人数则要少得多。入侵日本后半年不到元使就要赴日，对此，谁都无法预料到日本究竟会以什么态度来迎接他们。他们只知道，忽必烈依然没有失去对日本的关注，而且达到了相当执拗的地步。

七月二十五日，作为达鲁花赤留在开京的赫德被元朝召回。作为第一批赴日使者，赫德第一次出现在江都是元宗七年，即至元三年冬天的事，从那时起不知不觉将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第一次时，赫德去到了巨济岛并在那里折返。至元五年时他作为第三批使者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之后因为和高丽有着很深的交情而屡屡往返于蒙古和高丽之间，元宗死后，他作为达鲁花赤留在开京。在元吏当中，赫德是数一数二的“高丽通”，被看做和死去的元宗、李藏用一样，都是在或明或暗地保护着高丽的人物。但在元宗死后继承了王位的忠烈王眼中，赫德是一个相当碍眼的人物。忠烈王感觉，在赫德看向自己的眼中有着某种作为监视者的冷漠。现在不是元宗的时代，是忠烈王时代了。忠烈王有自己的立国方针。迎娶忽必烈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开剃辮发，让朝臣们穿胡服，这些都是忠烈王特意做的，只为把高丽从元的苛酷统治中拯救出来。他至今还忘不了自己第一次辮发胡服从元国回来时，父亲元宗眼里流露着的冰冷神色，就像是在责备自己一样。每次和赫德会面的时候，忠烈王都能从对方的眼里感受到同样的东西。元国一直把高丽视为属国，赫德就是从那派出的驻扎机构^[6]的长官，但他却希望高丽永远不要失去它固有的东西，这种想法可以说很矛盾。因此忠烈王主动接受元朝的风俗习惯、仿照元朝官制的这一做法无疑让赫德觉得很慢，对此忠烈王也很清楚。表面上两人相安无事，但忠烈王和赫德之间关系不洽，这在所有人眼中都一目了然，甚至普通百姓中间也有了传言。

九月元朝派来了制剑工匠古内，十一月元朝使者前来传达制作兵器的命令。忠烈王派起居郎^[7]金碑和元使一起前往庆尚、全罗两道，从民间征收箭羽和镞铁^[8]。

忠烈王二年时发生的这几件事都是忽必烈再征日本计划的前兆。就算不是真的要征日，也让高丽的百姓们越发失去了内心的沉稳，他们本已因眼下困苦的生活和对将来的不安而颤抖。所以就算禁令再严，也不可能阻止百姓们北逃。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件让人内心充满希望的事——九月三十日，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诞下了一个王子。文武百官都来王宫中道贺，宫城的四座门外也都有人聚集起来庆祝世子的诞生。王子名为，即后来的忠宣王。

十二月，顶替赫德作为达鲁花赤的张国纲、副达鲁花赤石抹天衢两人前来赴任。张国纲五十岁年纪，看上去温厚笃实，石抹天衢比他稍微年轻，沉默寡言且性情暴躁，不管什么事，如果不按规矩来就急，绝不肯通融。两人都是第一次踏上高丽领土，对其国情完全不熟悉。让这两人来监视自己国家，可以预想其间一定会有种种不快，但和赫德相比，忠烈王宁可选择这两位。

第二年的至元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忽必烈下令停止制作兵船和箭镞。对高丽的君臣来说，这可是完全预想不到的好消息。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兵船和武器的制作计划突然中止，但无论如何，或许再征日本的计划也取消了吧？要不然就是去年一月金方庆带去的陈述高丽国情的表文已经被忽必烈接受了？忠烈王心想。

三月初时，前一年年末作为新年贺正使入朝的官员回来了。但他对武器制作中止一事毫不知情，只说宋都临安苟延残喘的宋的残存势力已经投降，宋国已完全平定，燕都正沉浸在庆祝胜利的热闹之中。

按照忠烈王的指示，金方庆在三月中旬离开开京赴元入朝以庆祝宋国的平定。五月初他在上都拜见了忽必烈。上都王宫的气氛和之前相比多少显得不同。被忽必烈平定的宋朝的降将们为了拜见这名征服者正不断地赶来上都。忽必烈以颇为宽大的态度接见了宋国降将，这件事在金方庆的眼里多少有些异常。

金方庆在上都停留了一个月。关于再征日本，忽必烈到底有何想法，在弄清此事之前他自己不能回国。一月份下令高丽停止制造武器，这一想法忽必烈应该在去年十二月初时已经有了，出于何种理由暂且不说，关键是现在忽必烈是否还持有和当时一样的想法，还不能急着下判断。去年十二月还在和宋作战，很难预料到战争何时结束。以攻下襄阳城都足足花了六年来看，攻陷宋都临安的战事怎能轻而易举？这肯定是忽必烈都没料想到的。这一年的一月就这样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地轻易地结束了。

金方庆想知道在灭了宋之后，现在的忽必烈对于再征日本一事有何想法。但在谒见忽必烈时，他也不便当面直接发问。

五月初，宋国降将夏贵、吕文焕、范文虎、陈奕等来上京谒见忽必烈。金方庆也受邀出席。那一天，金方庆的席次比所有的宋的降将都高。他见到了那些久仰大名的宋国将军们。陈奕、范文虎、吕文焕等人于十二月初投降，夏贵在临安陷落之后投降。对于这些长期与元国敌对的降将们，忽必烈始终笑咪咪地接待，询问他们各自的出生地、家人是否安好等。陈奕、吕文焕、范文虎三人都是在降元之后失去的妻儿。然后话题就谈及了作战，忽必烈让宋国降将们就元宋交战时两国的作战方案进行交流。襄阳城攻防战时的很多例子都被提及。那场互有胜败的战斗之惨烈，事到如今仍令在座的众人感觉惊心动魄。

陈奕、吕文焕、夏贵依次发言，轮到范文虎时，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要说的。忽必烈再三命令他一定要说点什么。

于是范文虎先说了一句，这也不是什么骄傲的事，然后说出了一件作为一军之将很失体面的失败经历。那是被元将阿术攻下襄阳城时的事了。范文虎受命率领禁军前去救援襄阳城。当时他在军中和妓妾们宴饮，喝得酩酊大醉，最终失去了救援的时机。为此战局对宋军很是不

利，襄阳城破，范文虎差点因此被问了死罪，幸好一番周折之后只是被免了官，被派去做了安庆知府^[9]。

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哄堂大笑。忽必烈也笑了。宋国降将们也都笑了。范文虎很不好意思，他缩着头，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但是范文虎并没有开玩笑。如果说是玩笑，他那种想要把人生吞活剥了的神色，以及肥短得没有丝毫美感的身躯本身也都能把人逗乐了。范文虎不是为了活跃席间的气氛而提起这一话题的。选择这一话题也跟范文虎作为一介武人天生的性格有关。作为宋的一员猛将，多年驰名于元军之中，范文虎就是这样的人。他大约五十岁出头。

说完这些之后，元忽必烈派侍臣耶律希亮跟宋国降将们大致说明了征讨日本的经过，然后再由忽必烈发问。

“我们是否应该征讨日本？”

忽必烈的话音突然响起。他的声音很大。对此，宋的降将们个个正襟危坐，每个人都应该说征讨。就像是商量好后作出的同样的回答。

“那是否能轻易征服？”

忽必烈又问道。夏贵、吕文焕、陈奕等都回答说：“依臣之见，倒也不难！”

范文虎不一样。

“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不出动比前次多出数倍的大军，可能还会重蹈覆辙。海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范文虎如此说道。那滑稽的脸上，两只小小的眼睛炯炯有神。

“那需要准备几年？”

忽必烈又问道。范文虎数次抬起头来作深思状，然后什么话都没说。不过，就像是替范文虎回答一般，耶律希亮开口说道：

“据臣希亮看来，宋和辽^[10]、金交战长达三百余年，如今干戈才平息。暂时休养生息是关键，再等几年再起兵征讨日本也不迟。”

耶律希亮是蒙古建国功臣耶律楚材^[11]的玄孙。通过他的话，金方庆才知道忽必烈正考虑用宋国将士再征日本。

在上都的王宫和宋国降将们会面之后又过了几天，金方庆前去拜别忽必烈。在席间，金方庆因为之前的军功而获得了赏赐。他获赐的是虎头金牌^[12]。东方的武人们携带金符^[13]的习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六月金方庆回国。他拜见了忠烈王，详细地上报了自己在上都的所见所闻，说元朝一定还会再征日本，而且主要是利用新投降的宋国将士之手来实行，高丽就算受到波及，估计也不会比第一次严重。金方庆实际上就是这么想的。

但没想到的是，在金方庆归国几天之后，元朝中书省就下达了制作弓箭的命令。一月时曾一度通知中止，没过半年又回到了原点。但这次只限于制作弓箭，其他的武器、舟舰都不涉及。这成了高丽君臣们议论的焦点。他们总觉得其中有不好的征兆，但也可能是好的。关键是看怎么想了，大部分人还是较为乐观，他们认为，由于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和元已是一家，所以忽必烈只让高丽负责制作弓箭。

还有人说，在上一次战役中，高丽牺牲太大了，所以忽必烈这次决定免除高丽再征日本的课役，只象征性地安排了弓箭制作的任务。忠烈王想，不管怎样，弓箭制作任务也无法完成。金方庆也这么认为。对现在的高丽来说，就算只是制作弓箭也绝非易事。但无论如何都要拼命完成。

十月三日元使入国，带来了忽必烈的诏令，催促忠烈王和公主以明年五月为期入朝。对于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来说，这将是她嫁到高丽以来第一次回到祖国。国王和王妃携手入朝，这在高丽群臣们看来是一件好事。忠烈王立即派出使者向忽必烈回报，愿遵旨入朝。紧随其后又派出使者向忽必烈进献栗子。曾经两度出使日本的赵良弼在第一次回国时带回了栗树苗。元宗把它种在了和日本气候相似的义安县的山村里，今年第一次结果，忠烈王立刻想着进献给忽必烈。

高丽百姓往北部迁移一事在这一年秋天渐渐趋于停止了。因为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自然灾害也少，就算不丰收，米的产量也是近几年以来的最高值，高丽的农村又难得地看到了希望。在所有人的眼中，高丽的一切都在逐渐向好。

在至元十三年眼看就要到来的十二月十六日夜，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封书信被投到了副达鲁花赤石抹天衢的府中。信写得很工整。

——贞和宫主失宠，使巫女诅咒公主。又齐安公淑、中赞金方庆，其余李昌庆、李汾禧、李汾成等四十三人欲谋不轨，复入江华岛。

不到一刻钟，书中提到的王族齐安公淑、金方庆等六位政府要员就被元兵逮捕。第二天天没亮，根据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的指示，忠烈王以前的妃子贞和宫主等也被移至别宫，幽禁在王宫的一间里，其府库也被查封。前去逮捕贞和宫主的那支队伍的指挥官就是公主的怯怜口^[14]封侯、张舜龙、车信等人。公主下嫁时他们跟随来到高丽，之后依仗其特殊的身份四下活动。民间对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正是高丽的宰相们每月一次集中到达鲁花赤府办理政务的日子。出席这次集会的宰相们还不知道事情的起因。天衢对此

一句也没提。

“春天已经近了。余也想和宰相们比试一番，试作应景的诗歌一篇。”

和金方庆同年、已经六十六岁的老宰相赞成事^[15]柳璥开口了。只有他知道此事。

“王妃和宰相的首班都在纆绁^[16]，这岂是啸咏的时候？”

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石抹天衢一句话也说不出。

柳璥一出了达鲁花赤的府邸就前往王宫参见了国王。忠烈王不把忽都鲁揭里迷失称作王妃，而是以“蒙古的客人”来称呼她，“蒙古的客人和我的孩子一起回老家去了”，说完他就大笑起来。等他渐渐恢复平静，这个小国的国王又自嘲似的笑了起来。这是忠烈王无奈之下的神色。据说他平生都对公主任性的行为束手无策。柳璥知道那不仅仅只是传言。

柳璥从国王那里得到了谒见公主的许可，当即赶赴敬成宫，在元成殿见到了公主。他膝行向前跪到公主的面前说道：

“近来权臣一执掌国政，就流行中伤，国家为此长期紊乱。如不确定谗言的虚实，加以诛戮，恰如收割草菅，百姓和官员都心觉战栗，朝不保夕。近时圣光普射，荡除不逞之辈，将公主远降至东方此国。臣等悦不复前日之祸，深信不疑。然则如今又有此事。对投来的匿名书信，柳璥无论如何也想申辩几句。我国百姓贫衰，到处都驻屯着陛下的军队，试问谁敢逃窜或是企图不轨？匿名信函本不足为信。若是以此为凭而去怪罪他人，众人担心明日自己也会遭此命运，如此谁还会尽力为陛下办事？公主下嫁到我国后，国人们安居乐业，深感帝德。如果宫主要以私怨诅咒公主，则违背神德的灾祸一定也会降临到她的头上。生于高丽之人，怎会不清楚这个道理？”

涕泗横流之下，柳璥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但他每一句话都打动了在场的人们的心。

十八岁的年轻王妃板着她那暴躁而神经质的脸，一眼不眨地看着老宰相的脸，然后说道：

“放了他们，就留下贞和吧。”

她的脸色苍白，眼神发直，但声音却很清脆。柳璥抬起脸来的时候，公主正从座位上起身向里屋走去。柳璥突然站起身来，追着公主进了里屋，又再次匍匐在地，抓住了公主的衣脚，再次为公主辩解，想求她释放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站在那里俯视着柳璥，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她也没有露出什么表情：

“把宫主也放了吧。”

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小巧而稚气未脱的脸上似乎只有小小的嘴在动。柳璥意识到从公主的嘴里说出的是“放了她”

而不是“杀了她”时，公主已经走到里面去了。他嘴里千恩万谢，长时间把额头抵在地上恸哭起来。

那一天齐安公淑、金方庆等数人被从牢里放了出来，贞和宫主也恢复了自由。

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没有后续和牵连，但了解曾发生过此事的人都会对高丽的前途抱有一种无法言述的不安。不知是何人投书给达鲁花赤的，从这种近似儿戏的举动引起了国家的动荡一事来看，现在的高丽确实潜伏着内忧外患。那种不确切的不安就仿佛一条暗渠，潜藏在这个国家不为人知的某个角落。

通过这件事，高丽的臣僚们了解了副达鲁花赤石抹天衢是一个怎样的人。仅凭一封匿名书信，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抓捕昨日前还和他高谈阔论的高丽要员。且齐安公淑是王族，金方庆是获忽必烈赐予金符的重臣。原本石抹天衢是副达鲁花赤，应该是位居正达鲁花赤张国纲之下的，但以前一直有传言说，作为驻扎官^[17]，实权不在张国纲，而是由石抹天衢掌控，没想到通过这件事证明了那一传言的真实性。事情发生在石抹天衢府中，在他的一念之间就演变成了一次重大事件。

而且，人们本来一直以为达鲁花赤这一驻扎在高丽国都的机构，是一个信息传达机构，一概不干涉高丽的内政，只专门负责把本国的命令传达给高丽政府，无论何事都要遵照本国命令来作出处理的，但通过此次事件，其兼具多种不同功能的特点就暴露出来了。达鲁花赤不单单是高丽政府的监视者，一旦有事，它还可以自由地发挥它的权力。这样一来，达鲁花赤在高丽君臣的眼里忽然就成为了一个带有威压性的机构了。

事件发生八天之后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为了就诬告事件进行辩解，忠烈王派遣使者赴元向中书省呈递表文。因为朝臣们都觉得，由于不知道达鲁花赤发给忽必烈的报告是什么样的，所以最好还是先解释清楚。

——巫蛊之言，鼓虚而起。圣明之鉴，烛实可知。今者达鲁花赤持匿名书来示言，有四十余人聚谋复入江华。若其所言诚或有据，固宜当面而露告。何乃匿名以阴投哉。此必有憾于国、有怨于人妄饰而为之者耳。所录四十人中，有身没已过五年者。则其诬妄可验也。乞降明断，自今匿名书悉令勿论。

时光荏苒，忠烈王三年、至元十四年（西历一二七七年）刚到，这起诬告事件已经在开京的百姓间传了开来，街头巷尾都能听到人们议论纷纷。在此次事件中人们关心的焦点的是，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终于

在故事中正式登场了。人们现在都意识到忠烈王是有两个妃子的，一个是以前的王妃贞和宫主，一个是新的王妃元成公主。贞和宫主从公主来到都城之后就搬到了别的宫殿，从那以后就再没和忠烈王见过面。这一传言在街头巷尾流传着，不少人都觉得，在这起事件中，两个妃子之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但情况不见得那么简单。

还有人鼻子有眼地说，在元国下嫁来的王妃忽都鲁揭里迷失面前，忠烈王根本抬不起头来。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经过她的同意。而且忽都鲁揭里迷失的嫉妒心强到病态，忠烈王哪怕是想在宫主所住的别宫附近散散步，事情都会很严重等等。这次的事件也是忽都鲁揭里迷失一手策划的，目的是想除去宫主以及同情宫主的朝臣们等等。

人们还把关注的目光移向印侯、张舜龙、车信等公主的怯怜口们的行动上。印侯是蒙古人，张舜龙是回人，车信幼年入元，是在那里长大的高丽人。他们随公主进入高丽，一进来就改了名字，冠了高丽姓，各自在公主的举荐之下占据要职，纵情骄奢，争权夺利，在都城里各自建造了豪华的宅第。比如张舜龙的宅子，用美丽的石头和瓦来修筑外城墙，模拟花草的图案，极尽奢美。也不知谁给起了名字，把那道外墙叫做张家墙。这些人在这次的事件中都和公主的被抓有关，这是高丽人民对他们反感的直接动机。有人说，公主尚且年幼，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性格根本不坏，是她周围的怯怜口们不好。

匿名信是什么人怀着什么意图投的，此事谁也不清楚，街头巷尾的传言原本就是不不着边际的臆测而已，但除此之外的传言大体上接近真相。

一月二十四日，从元派来的使者入国，传达了禁止高丽人持有弓箭的命令。根据使者的话可知，诬告事件早在一月初就先于高丽的使者传到了忽必烈的耳中，这次的布告就是对此采取的紧急措施。还有，元国领导者觉得高丽内部有不安定的动向，为以防万一，新任命了洪茶丘作为镇国上将军东都元帅。虽然不清楚镇国上将军东都元帅这一职位到底具有怎样的权限，但在听到洪茶丘被任命时，忠烈王脸色都变了。有一阵子没听到这个名字了，这个他一直不喜欢的人又出现在高丽面前了。忠烈王和已故的父亲性格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立国的方针上也有不同之处，如果说也有相同的，那就是对待元将洪茶丘的态度。元宗晚年曾把洪茶丘当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忠烈王也是这样。一想到拥有同样的高丽血统的这名年轻武将那冷酷的表情和那残酷的做法，一股憎恶感就涌上他的心头。那个曾面色不改地下令鞭打高丽人民的洪茶丘又再度握有大权，又要来干涉高丽国政了！

洪茶丘的出现不仅是对忠烈王，对在场的宰相首班金方庆而言也是一个冲击。最清楚洪茶丘的为人的是在前次战役之前曾和他有过亲密的接触、一起共事过的金方庆。两人虽然立场不同，但也一起负责过造船工作，在征讨日本的战役中一起作为军队的指挥者出征。

“洪茶丘已经三十多岁，估计现在那种血气方刚的功名心也已平息。而且原本我们都是拥有同样血统的高丽出身。

只要我们真心对他，他也不会做得太过分吧。”

金方庆说道。金方庆觉得高丽的君臣都太在意洪茶丘了，出于不想刺激到对方的考虑他才这么说的，但实际上，他内心比谁都清楚，这次出现的洪茶丘和以前的洪茶丘肯定没什么两样。和洪茶丘没有见面的战后的这一两年，金方庆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想起洪茶丘都必定会同时想到忽必烈的脸，几乎毫无例外。那是因为，无论什么情况，忽必烈的意志都会通过洪茶丘这个年轻武将的嘴和手来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忽必烈把自己的分身派到高丽了。如果忽必烈是有意识这么去做的，那么洪茶丘就是忽必烈用一根线操纵的精巧的傀儡。虽说是傀儡，实际上还更糟。因为洪茶丘并不仅限于此，他还会主动读取忽必烈的心意，并丝毫不差地采取行动。可以说，洪茶丘就是对忽必烈尽忠尽责的、一名可怕的得力干将。

对金方庆来说，他并不是很熟悉洪茶丘，但不管洪茶丘言行举止如何，都不能忘了其背后有忽必烈的存在。金方庆在上都和燕都等地都感觉忽必烈有一种极大的魅力。他是英明的君主，不拘小节的大人物。但那还不是忽必烈的全部。

忽必烈具有作为残酷的侵略者的一面，而洪茶丘这个虽然让人生厌但不得不说是天才的年轻人就把它继承过来了。这次他以镇国上将军征东都元帅的身份来到高丽，意味着忽必烈的意志将会比以前更强烈的，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这样的洪茶丘比以前的洪茶丘更为冷酷。

因为是忽必烈的命令，所以忠烈王立刻下令禁止国人私藏弓箭。他在各个村落中设责任人，让人们把自己拥有的弓箭都交给责任人。但是这个措施对于以狩猎为业的人来说是致命的。他打算当年五月赴元入朝时上奏忽必烈。

一月末中书省发来指令催促说，去年六月交代的弓箭制作任务是以二月为期的，所以在那之前务必完成所需的数量。几乎与此同时，开京的达鲁花赤、硕州的屯田经略司也开始催促起来，让人感觉异常紧迫。忠烈王把军器别监^[18]分遣到诸道，以保证弓箭制作工作不出现纰漏。

二月十四日，作为贺正使入朝的朱悦回国了，据他所说，元国的王族昔里吉、脱黑帖木儿等人在漠北谋叛，部将只儿瓦台也在北边举兵响应，为此上都派出了征讨军，全国上下一片骚动。蒙古军自不必说，女真军、汉军、高丽归附军等每天都频繁往来于上都。忠烈王立即召集宰相们，商议是否要派遣助征军。一时之间都说到要让金方庆的儿子忻率兵赴元了，结果还是就此打住了。大家决定等忽必烈下达命令。也有人认为，北方的叛乱只是一次骚扰事件而已，很快就会被平定的。要是派遣征军的话，需要巨额的费用，这就是个大问题。

朱悦回国两天之后，去年入朝的中将卢英也回来了。

卢英也是作为公主的怯怜口来到高丽来的河西国人，他性情温厚，和张舜龙、印侯、车信之辈不同。根据卢英所报，作为镇国上将军征东都元帅正要率兵进驻高丽的洪茶丘被忽必烈命令出征北方去了。而在高丽北部的元直辖地驻留的五百名高丽归附军也遵照命令迅速向战场转移了，这些对高丽来说都是好消息。算是元朝内乱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幸运。洪茶丘率领大军入境，这对高丽很不利，但现在既然延后了，那就有机会慢慢思考今后的对策了。在忠烈王五月入朝时会将这一问题向忽必烈上奏，以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愿在那之前北边的骚乱事件尚未平定，那就能把洪茶丘一直拴在那里了。但如果元朝内乱长期持续，虽然有利于阻止洪茶丘入境，但另一方面，或许高丽就难免被要求派遣助征军了。这是两难的选择。

五百名高丽归附军从北部的元的直辖地撤走，这对高丽来说倒无疑是件好事。虽然他们处于东宁府的治下，不接受高丽政府的指令，但那里的驻留军的粮饷供给依然由高丽百姓负责，驻留军撤退也就意味着负担减轻了。

二月末时规定数量的弓箭制作工作一完成，高丽政府就把那些箭都运到设有屯田经略司的硕州，以供验收。金方庆赶赴硕州，会见了屯田经略使忻都，并交接了产品。

那一晚忻都设宴犒劳金方庆。在席间，忻都说道，日本再征一事因为此次北方叛乱事件多少会有所延迟，但即便如182此，这两三年内也一定会实行的。他又说道：“我是至元八年三月初时第一次踏上贵国国土的，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一直率兵滞留在高丽。期间也征讨过日本，除此之外一直在高丽的风土中生活。元宗驾崩之后，李宰相也去世了。现在的高丽要员之中，卿是和我最亲近的。但是，正因为和卿有着不可思议的缘分，我才经常对卿发出严格的命令，我督促，而卿辩解、哀求，这种事在这一两年中也稍微缓和了一些。但这个稳定的时期不久就要告终了。我们俩像这样和平友好地在宴席上相对而坐的时间应该不会长久了。一旦再征日本，我还是得命令卿，督促和鞭打卿的。”

确实像忻都所说的那样。金方庆有很多感谢忻都的话，也有很多恨忻都的理由。忻都和洪茶丘等人不同，他理解高丽，也同情高丽，如果是自己的权限内能处理的问题，总是对高丽表现出温情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当接到本国命令需要采取行动时，无论多么残酷的手段他都不会放弃。以前金方庆为了免去粮饷运输之苦，请求把屯田经略司从凤州转移到盐、白二州时就得到了他的同意。金方庆会把此事作为终生难忘的恩情。但另一方面，派遣日本征讨军那年，他曾经征召过军队所需的劳力。那时对忻都来说，不管高丽是什么情况，他丝毫都不会怜悯的。一想到当时的情况，金方庆至今还觉得怒上心头。

这一晚，忻都醉了。金方庆还是第一次看到酩酊大醉的忻都。醉意

突然就向忻都袭来了。之前说话一向稳重的忻都，突然变换口吻说了一番话。在说之前，他先铺垫了一下说，这话自己曾一度想对死去的李宰相说的，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趁这次机会跟你说了吧。“依余所见，高丽人都读书、信佛。这一点可以说和汉人类似。你们国家的人和汉人一样，内心里一直轻视我们蒙古人。你们嘴里说出来和心里想的不一樣。金宰相肯定也是这样想的：‘蒙人以杀戮为业，天必厌之。’但上天赋予我们蒙古人的职责就是杀戮。

天不以此为罪。这就是之所以高丽人、汉人都成为我们的奴仆的原因。”

金方庆不禁抬起头看着忻都。忻都身上有一种傲气，之前他一次都没有看出来。虽然这是喝醉之后的胡言乱语，但无疑他的心里不见得不这么想。实际上忻可能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像忻都这样，身为蒙将中的一级人物，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想到蒙人只有在这种时刻才会跟人表露心迹，他深切地体会到了和异民族交往的困难。

人们原本以为元朝的内乱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但看来并非如此。据从元归来的官员和入境的元人们所说，现在上都挤满了要出征的部队，看不到任何内乱即将终结的征兆。

但是，忽必烈一直没有给高丽发来任何特别的指令。这反而让高丽的君臣们更加不安。他们担心不知何时就会接到让高丽派遣大量助征军的命令。一些乐观的人认为，之所以没有征召士兵和物品等，可能是因为随着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忽必烈没有把高丽和其他投降国一起看待了。忠烈王也这么想，但金方庆却无论如何不能认同。原本在最初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开始，金方庆就主张应该派遣助征军。高丽和元现在是一家人了，作为亲族的元有难，那高丽理所当然应去驰援，哪怕数量毫不起眼，人数再少也应派遣，这也是一种礼仪。这是金方庆的意见。虽然他嘴里没有说出来，但金方庆所设想的方案是，不要等到忽必烈命令，而是先主动派出助征军，以防对方要求派出大队的助征军。

到了三月中旬，看来叛乱没那么简单结束，赞同金方庆意见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三月下旬，高丽朝廷通过了派遣助征军的意见，事情又回到了最初的方案，即由金方庆之子忻率数百人赴元。实际上队伍从开京出发是进入四月之后的事了。

但到了第二个月的五月，张舜龙回国了，给王呈交了一份他带回来的中书省的牒文。根据牒文所说，叛乱已即将平定，北方一天比一天趋于平稳。现在大元已不需要高丽的助征军了，所以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了。张舜龙在东京附近遇上了高丽助征军，恐怕不久军队就会返回的。元朝这次内乱的平定在此后还花费了一段时间。为此忠烈王和王妃忽都鲁揭里迷失不得不延后五月入朝的日期。六月，洪茶丘在土拉河大破只儿瓦台的军队，功绩显赫。此事在夏初时传到了高丽，高丽还获知了洪茶丘因此得了白金五十两以及金鞍、马勒、弓矢等赏赐一事。金方庆仿

佛看到了洪茶丘这一年年轻的武将正一步步平步青云的画面。

第二部·第二章

忽必烈平定北方之乱是在秋末时节。对于元来说，至元十四年几乎一整年都在忙于平定内乱。至元十四年快要过去的十二月十三日，在高丽又发生了一件事，和恰好一年前的诬告事件类似。前大将军^[19]韦得儒、中郎将^[20]卢进义、金福大等联名将金方庆父子意图谋叛的罪状提交给了当时身在盐州的屯田经略使忻都。罪状共七条：

一、方庆子忻、婿赵抃、义子韩希愈及孔愉、罗裕、安社贞、金天禄等四百余人谋去王、公主及达鲁花赤入江华以叛。

二、东征之后军器皆当纳官，方庆与亲属私藏于家。

三、造战舰置潘南、昆湄、珍岛三县，欲聚众谋叛。

四、自以其第近达鲁花赤馆移居孤柳洞。

五、国家曾命诸岛人民入居内地，方庆父子不从，使居海滨。

六、东征之时，令不习水战者为梢工、水手，致战不利。

七、又以子忻守晋州，幕客^[21]田儒守京山府，义男^[22]安迪材镇合浦，韩希愈掌兵船，拟举事响应。

接到此报的忻都立刻率三百骑兵离开盐州屯所赶赴开京。他和副达鲁花赤石抹天衢一起进王宫参见了忠烈王及公主。如果七条罪状全都属实，那么事情非同小可。

忻都傍晚时分进王宫觐见，相关人员于深夜被召集到了一起。金方庆一就座就说道，国家贫困、国力衰弱，连人心都荒芜，居然发生这等让人意想不到的悲哀的事。说完就阴沉着脸沉默不语。起诉金方庆的韦得儒、卢进义、金福大等人和金方庆相对而坐，也都阴沉着脸默不作声。这是要在忠烈王、公主、忻都、石抹天衢都在场的情况下，由宰相柳璈、元傅等人询问诉辩双方，以究明真相。

柳璈和元傅相继开口，持续发问。天气严寒，屋里没有生火，寒气都进来了。在被审问的众人的话语声中，唯有金方庆沙哑的声音在低声地磕磕巴巴地说着，那悲伤的样子让人唏嘘不已。

过了不到一刻，就明确了罪状所依据的东西都是不足为信的。但韩希愈等人私藏兵器是事实，必须问罪，金方庆没有参与此事，也并不知情。事已至此，韦得儒、卢进义等人对自己的过错表达了歉意，表示自己太过忧国忧民，以至于轻率地相信了一些风言风语。他们还说，既然

金宰相的嫌疑消除了，那无论对金宰相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可喜可贺。

对此，金方庆一言不发。那种未曾体会过的油性的、黏糊糊的、不知是气愤还是悲伤的感情让他的内心无比沉重。

六十六年的生涯都为国家鞠躬尽瘁，结果却遭受了这种侮辱和抵触，他从未想过会这样，也很不理解。诬告者现在全都位居要职，都曾都是金方庆的手下。韦得儒是日本征讨战的从军者，卢进义、金福大从军于三别抄。金方庆想不出他们为什么会报复自己。如果说有因可循，那么只有曾经因为扰乱军规而怪罪过他们这一件事了。如果以当时的这件事为由的话，那么不知有多少人要恨金方庆了。作为军队的统帅者，金方庆对部下一直很严格。要避免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的军队沦为盗贼，哪怕再严格也并不为过。

事件暂时就这样解决了。至元十四年就要过去了，明年就是忠烈王五年，为了祝贺新年而进宫参见的金方庆在席间向王表达了辞官的愿望。

“这两次诬告事件让我明白了，掌管国政的人心并不齐。

韦得儒等人对臣所做之事，动机在于对臣存有私怨，但是卑职是宰相首班，这种事本不应该以这种形式发生。既然它发生了，那就说明进驻我国的元吏的权力太大，他们只要说一句话就能左右我国的命运。现在对高丽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防止元吏插手干涉国事。司政官的心如果不齐，不知何时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与其让臣官居宰相，不如让臣告退更好。”

忠烈王没有接受金方庆的这一请求。金方庆说掌管国政的人的心已一分为二了，其实准确地说，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了。公主的怯怜口张舜龙、印侯、车信等人都有了很大的发言权。高丽往元派遣的使者这一职位不知何时就被怯怜口垄断了，作为中书省和高丽之间的联系，高丽的君臣们也不得不让他们几分。他们内拥公主，外拜中书省，其骄傲的言行让人实在看不下去。作为高丽的顶梁柱，金方庆有着和国家一起经历的长长的过往，但也对他们也只有微乎其微的压制力。

一月中旬，洪茶丘突然率一百多名士兵进入了开京。这是至元十二年一月离开开京以来，他时隔三年再次进入高丽。他径直进宫参见了忠烈王和公主，表示去年年末的金方庆父子事件中还有很多疑点，自己要亲自调查才入境来的。

王回答说，罪状是诬妄的，此事已经查清，没必要再查。但洪茶丘坚持说，自己是在任地东京（辽阳）听说此事的，不能接受表面上一团和气的解决方案，为此特地向忽必烈上奏，得到了忽必烈的许可，要探明事情的真相，所以这次才入境来的。而且自己去年正月接任了镇国上将军，从职责上来说，必须要亲手解决这事。言语颇为恳切，但语气却显得很傲慢，似乎无论对方有多少人，也绝不能任意改变自己的想

法。最后，洪茶丘对在场的宰臣说道：“场所定在奉恩寺，时间是两天后的一月十八日午时。”

他让人在那一天的那个时刻准确无误地把金方庆带到指定的场所，语气不容分说。

在指定的那一天，金方庆和子忻一同赶去了都城北郊的奉恩寺。一进入寺门，两人立刻被番卒捆了起来。这是完全把他们当罪犯看待了。为了见证调查金方庆一事，高丽方面的数名宰臣也出席了，但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洪茶丘的高压的态度所压制，一句话也说不出。审问除了洪茶丘之外，忻都也露面了，但忻都一句话也不说，所有事情都交由洪茶丘处理。

洪茶丘在前次战役的时候还是忻都的部下，现在和忻都并列为征东都元帅，假如再征日本，他们应该具有完全对等的权限。对高丽来说，忻都作为屯田经略使，是所有驻留军的总指挥，但洪茶丘是作为镇国上将军，负责统辖高丽，当然可以认为其职位在忻都之上。

这天在奉恩寺发生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洪茶丘命令番卒把金方庆父子二人用铁索捆住脖子，叫杖者敲打他们的头。这是为了能从他们的口中亲耳听到金方庆父子怀有叛心这句话。金方庆父子光着身体站了一天，肌肤冻得就像泼过墨一样。

审问在隔了半个月后的二月三日再次进行。这次地点设在奉恩寺附近的兴国寺院内。这一天，在洪茶丘的要求之下，忠烈王也到场见证。审问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忠烈王也无力阻止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事。这涉及的是叛乱，洪茶丘拥有全部的权限。雨夹杂着雪下到方丈的前庭中，打湿了洪茶丘和金方庆。洪茶丘的态度是无论如何都要让金方庆认罪，但金方庆无论如何都没说出洪茶丘想要的东西。金方庆的皮肤破了，血流如注，他数次晕过去后又醒了过来。

在审问期间，洪茶丘对忠烈王说道：

“现在是大寒时节，雨雪下个不停，审了这么久，想必殿下也累了。如果让金方庆认罪的话，那么罪行就只是他一个人的，而且就算有罪，也只是发配而已。为何金方庆一心求死？真是难以理解。”

忠烈王不忍看到金方庆受苦，走到金方庆的身边，流着泪劝他认罪。可是金方庆却说道：“陛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臣行伍出身，官居宰相之位，即使肝脑涂地也不足以报国恩，为什么要惜命认罪，违背社稷呢？”

对忠烈王来说，洪茶丘就像一个疯子，不知道他那么拼命地想得到什么。但金方庆很清楚。在他的眼中，洪茶丘和忽必烈的脸是一样的。年轻武将那无比的冷酷的苍白的脸和忽必烈那不拘于外物、而温厚的大脸很自然地融合、重叠在了一起。在金方庆听起来，洪茶丘的声音和忽

必烈的声音也是一样的。洪茶丘那不带丝毫人类感情的声音在变成忽必烈给自己颁发虎头金牌时那温情洋溢的脸之后，在下一瞬间，他的嘴里肯定会发出同样的声音。金方庆知道，洪茶丘想让自己认罪从而想要获取的东西其实也正是忽必烈想要得到的。就算忽必烈没有命令洪茶丘这么做，就算一切和忽必烈无关，都是洪茶丘想出来的，那背后也肯定有忽必烈的力量在起作用。因为把洪茶丘任命为镇国上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忽必烈。

金方庆忍受着死一般的痛苦。鞭子越打在他的身上，越让他感觉到瞬间的清醒。此时金方庆从洪茶丘那憋得通红的脸上看清了他想拼命获取的东西。那就是，他对自己怀恨在心，一心想给自己安上一个罪名。通过让自己认罪，让自己亲口说出有叛心，以此为借口把元军派到高丽。他想在高丽国内到处都设置达鲁花赤，在各个要所都驻留军队，像元朝获得以慈悲岭为界元的北界西海地方一样，把半岛南部都作为元的直辖地。但金方庆所说的始终都是同一句话：“小国敬上国如天，爱之如亲，岂有背天逆亲，自取亡灭之理？吾宁枉死，不敢诬服。”

受到拷问的金方庆自不必说，就连负责审问的洪茶丘也因为过于疲劳而无精打采。那种情况下让人感觉相互之间已经没有可说，可做的事了。

那天傍晚，金方庆因私藏军甲之罪被流放到大青岛，忻被流放到白翎岛，裁决就这么结束了。其他与此事有关的人全都被释放了。

金方庆父子半死不活地被抬到轿子上运出了兴国寺，等过了三天身体基本恢复了之后，便离开开京朝着各自的流放地出发了。两人乘坐忠烈王安排的轿子，被相同数量的元兵和高丽兵裹挟着出了王京的南门。国人纷纷挤在道路两旁痛哭着给他们送行。

忠烈王于二月十日派印侯赴元上奏金方庆流放远岛一事。起先他是想把宰臣柳墩作为使者派去元朝，但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插了几句话，所以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怯怜口印侯。去年五月的入朝计划因为元朝的内乱而被延迟了，所以国王尽早入朝也是出于对忽必烈的礼节，同时也为了把接二连三的诬告事件的真相直接奏报忽必烈。但由于公主怀孕，还是没能实现。不带上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只国王一个人入朝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但要是这么说了公主肯定会暴跳如雷。

忠烈王觉得，虽然自己实现了已故的李藏用起初所说的、之后自己也希望的公主下嫁的愿望，但迎娶公主一事对高丽来说到底是好是坏，还不能过早下结论。许多怯怜口和公主一起入国并占据要职，这是之前没想到的。公主年仅十六岁就天真地嫁给了忠烈王，嫁来后一看，自己到来的国家竟然这么贫穷且狭小，她的心里到底怎么想，这也是忠烈王之前没有考虑过的。忽都鲁揭里迷失那无论如何都不像是高丽女人，她天生以来的刚烈性格之所以以那么扭曲的形式体现在言行上，肯定是从她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自己将要作为王妃在此度过一生的国家到底是

什么样的国家的时候开始的。

忽都鲁揭里迷失一感觉不顺心就说要回到忽必烈身边去，那时她就会鞭打身边的人，包括忠烈王。在公主内心呼啸而过的狂风安静下来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插手。而狂风什么刮起、什么时候平息，谁也猜不到。

怯怜口们就围着这样的公主转。几乎每天公主都会发出一些和忠烈王不同的命令。而且公主发出的命令早上和晚上都不一样。

但忠烈王还是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由于迎娶了这位王妃，高丽才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也许今后元还会再征日本，但高丽现阶段所承担的任务只是弓箭制作而已。造船就不用说了，其他兵器制作的任务也都得免了。这和前一次战役相比简直难以置信。前次战役是至元十一年进行的，元使前来巡视黑山岛是至元五年的事，屯田诏书下达是至元八年三月。从设立屯田的时候开始，为了征讨日本，高丽被迫承担了很多任务。但在这次元朝北方内乱一直到最终叛乱被镇压为止，高丽没有接到派遣助征军的命令，忽必烈没有跟高丽索要一兵一卒。已故的元宗的时代，忽必烈几次逼迫高丽履行作为属国的职责，至元五年又早早地为征讨日本做准备，要求高丽编制百姓户籍并报告军额。想到前次战役时的那种情形，只能认为无论如何，都是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的下嫁起了很大作用。

忠烈王对于不久就要实现和公主结伴入朝的梦想怀有很大的期待。公主下嫁之后还一次都没有入朝过，所以到了入朝那天过后，高丽作为亲族国的立场就能定下来了，那样的话，只要自己详细说明事情的原委，报告关于现在驻留在高丽国内的屯田兵和达鲁花赤的问题等，自己的愿望总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的。

二月，公主诞下了一名小公主。群臣参见祝贺。忠烈王以宰相金方庆年老体衰为由将他从海岛上召回，其子忻则留在原地。以王女诞生为契机，忠烈王对从宰相到下级臣僚都下了命令，让他们穿着元的衣冠，实行“开剃辮发”。

改形易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公主下嫁过来时，在迎接忽都鲁揭里迷失进入都城时，他也曾让随行的近臣开剃过，还劝朝臣们辮发胡服，虽然并非强制，但让他们尽量模仿蒙古的习俗。但那些都是一时的措施，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通常辮了发、穿了胡服的只有忠烈王和近侍的几个人而已。对高丽人来说，把头发从头顶剃到额头、在中间还留了一小撮头发，这实在难以忍受。穿胡服倒还能接受，但也得是下了相当的决心才能做到。

这次改形易服的命令是针对全国的官员所发的。在发布命令之前，王先和金方庆商量了一下。金方庆考虑到国王这么做是对立国有利的，于是回答说可以。命令下发之后，宰臣们全都服从了，渐渐地波及到了

下级官僚。只是在禁内学馆^[23]中学习的青年们没那么轻易就听从。左承旨^[24]朴恒招来禁内学馆的执事官，花了好几天时间跟他谕告此事。这样一来连学生们也都按照蒙古习俗留了头发。

三月十一日，为了上奏金方庆父子远岛流放事件而赴元的印侯回来了。印侯在国王和宰臣们都在的席间，向国王和公主传达的忽必烈的命令，让他们等春暖花开之后即需入朝，还透露忽必烈有最近把洪茶丘从高丽召回的意思。印侯的这一报告给高丽君臣的内心注入了久违的希望。

据印侯所说，忽必烈问了印侯很多关于金方庆的事。说到金方庆藏甲，就问那他藏了多少数量的甲。印侯回答说仅有四十六副。忽必烈笑了，就算金方庆是名将，光仗着这些甲就敢谋叛了吗？还有高丽各州县的租应该都漕运到王京了。就算方庆造船积粮也不足为奇。还有关于金方庆在王京造了府第一事，如果他有叛心的话，是不会下这种功夫的。

忽必烈说完之后又笑了。

最后，印侯把忽必烈的话原样照搬地从嘴里说了出来：“令茶丘还国。高丽王则等草长之时再来奏。”

听了印侯的这番话，自流放以来第一次进入王宫的金方庆心情颇为复杂。忽必烈以惊人的速度简洁明快地裁决了此事，对自己一点疑心都没有，还宣布召回洪茶丘，似乎这就是他最后作出的结论一样。就算是金方庆，知道了自己这样被忽必烈保护的事实后，也突然对忽必烈感激不尽。自己之前对忽必烈持有的看法莫非哪里出错了？自己所想象的忽必烈和洪茶丘之间的那种关系或许原本就不存在？但另一方面，金方庆想到洪茶丘那旁若无人的、充满自信的冷酷的做法时，还是不得不又回归到认为其中除了洪茶丘之外，还有更为强大的意志在背后发挥作用的这一原有的立场上。

对于洪茶丘召还一事，忠烈王和宰臣们都有一种想要大声欢呼出来的冲动。

“天子仁圣，确实已释清猜疑。”

国王说道。宰臣柳璥一言不发，当场弯下上半身，趴在地上磕起头来。柳璥身旁的金方庆说道：“皇上说要把洪茶丘召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确实对我国而言是一大喜事。希望他能早日返回。只要洪茶丘还留在高丽的国土上一天，灾祸就可能降临我们头上。”

金方庆还是觉得不能盲目乐观。天子真的像忠烈王所说的那么仁圣吗？是不是应该根据洪茶丘是否真的会被召还来决定他是不是仁圣呢，他想。

金方庆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洪茶丘果然还想把新的灾祸带给

高丽。国王有时会是在四月举行“谈禅法会”，对此，洪茶丘认为这是为了诅咒大元而举办的法会，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石抹天衢，派使者回国奏报给了中书省。

出于好意，达鲁花赤张国纲把这件事偷偷转告了金方庆。张国纲的意思是，既然谈禅法会有这等嫌疑，不如停办为好。

金方庆和忠烈王没有将此事透露给第三人知道，两人悄悄处理了此事。只说是因为国王和公主要在四月一日离京入朝，为此不得已决定终止谈禅法会。在宣布此事的同时，忠烈王还把卢英作为使者派往中书省解释谈禅法会的情况。之前的事件的诬告者韦得儒、卢进义等人和这次事件也有关联。这是在忠烈王派出使者之后马上就获悉的消息。虽然知道有关联，但他们和洪茶丘往来频繁，只要洪茶丘还留在高丽，就不能逮捕也不能审判他们。叛贼崔坦曾做出的卖国勾当，如今的韦得儒、卢进义等人也在做，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三月十六日，张舜龙和其他两名使者也被派到元国上奏国王入朝一事去了。

在忠烈王和公主入朝之前，洪茶丘和忻都在王宫里的一间房里为忠烈王安排了一次祖宴^[25]。忠烈王没有心思去回应与之不共戴天的洪茶丘的招待，但也不好断然拒绝。如果他打出镇国上将军的旗号，那高丽王就必须以完全对等的地位来待他。这不仅限于镇国上将军，就是对达鲁花赤、屯田经略使等，高丽王也总是和他们东西相对而坐，不能让他们位居次席。由于公主下嫁，忠烈王觉得这种屈辱应该可以免去了，于是把情况向中书省详细陈述，但中书省给出的答复是一切照旧。忽必烈的驸马（女婿）身份的正式认定、获赐国王称号都是忠烈王想要通过这次入朝实现的愿望。

忻都在送别忠烈王的宴席上问道：

“王入朝之后，皇上可能会问起金宰相的事。那时，王将如何作答？”

“当然只能照实上奏。”

忠烈王回答道。他知道自己和公主结伴入朝会成为长期待在高丽的这些元吏们的一个心病，想到这里心里多少有些痛快。洪茶丘还和以往的他没什么不同。对于王的入朝，他说了一些形式上的祝福的话。

四月一日，忠烈王和公主一起踏上了旅途。一行共四百余人。送别的人很多。宰枢百官们自不必说，妃嫔、诸宫主、朝臣官员的夫人们都聚在郊外饯行。忠烈王骑马，公主坐着胡风的华丽的轿子。以公主的轿子为中心，前后各有二百名随从保护。有骑兵，也有步兵，还有坐在轿中的一群侍女和以别扭的姿势横跨在马背上的侍女们。春日阳光的照射下，高丽人第一次见到的这一列华丽的长长的队伍在国土中徐徐北上。

这是桃花、李花、银翘全都相约盛开的季节。

忠烈王想起了已故父王元宗作为太子僖第一次捧着降表踏上入朝旅途时的情景。当时忠烈王二十四岁，现在已经四十三了，近二十年的岁月流逝了。那时父王元宗四十一岁，比现在的忠烈王要年轻两岁。想到总有一天自己会超过父亲那个年纪时，他不禁感慨万千。那时的一行人有参知政事李世材、枢密院副使金宝鼎等四十人。现在他们都已是故人了。那时名副其实地是在刀折弓尽之后，为了呈递降表而入朝的，所以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全都心情黯然。当时也和现在一样，都是四月鲜花盛开的季节，但忠烈王那时没有任何关于花的记忆。即使如此，百官们也把一行人送到了江都郊外。忠烈王也在送行人群的队伍中。要入朝的四十人衣服破旧。国王没能筹措到四十名使者旅途所需的费用，是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们各自拿出一斤银两，五品以下的捐出布匹充作旅费的。全国的驮马一共只有三百多匹，一行人马匹不够，于是决定一遇到有人骑马路过就买下来。因此离开都城的时候，骑着两班马的人屈指可数。

想到二十年前入朝时的情景，恍如隔世。国家依旧贫困，但此次和公主一起踏上入朝之旅的一行人行装都很华美，足以保持一国的体面。

考虑到公主会疲劳，旅程从一开始就很缓慢。一行人过了东宁府继续北上时，遇上了先行赴元通报入朝事宜的张舜龙。

张舜龙在元都和中书省的要员们会了面，询问洪茶丘从高丽那里奏请了什么、对此忽必烈又是什么态度等等。印侯也好，张舜龙也罢，公主的怯怩口们一个个都有着中饱私囊、滥用职权的毛病，但在出使元朝时，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他们通常都能带回一些高丽人作为使者时获取不到的新情报。

张舜龙拿到了洪茶丘呈递给中书省的关于金方庆事件的表文的抄本。

——金方庆积谷造船，多藏兵甲以图不轨。请于王京以南要害之地置军防戍，亦于州郡皆置达鲁花赤，方庆及子婿家属悉送京师以为奴隶，收其土田，以充兵粮。

——高丽虽服，民心未安，可发征日本还卒二千七百人，置长吏（达鲁花赤），屯忠清、全罗诸处，镇抚辽夷（日本），以安其民；复令士卒备牛畜未耒耜^[26]，为来岁屯田之计。今岁粮饷姑令高丽给之。议上，枢密院奏闻。

另根据张舜龙所说，洪茶丘还奏请增遣三千军兵以镇戍高丽，实际上其中的二千五百人已经渡过了鸭绿江，但忽必烈突然撤回了命令，又让士兵们返回了。还有，洪茶丘奏请在全罗道设置脱脱禾孙^[27]一事也没有获得忽必烈的批准。

忠烈王听了这些话，心里更添了几分对洪茶丘的憎恶。

忽必烈没有听进去，所以倒也问题不大，但如果洪茶丘的奏请获得批准，简直难以想象高丽为此将要遭多大的难。

但设置脱脱禾孙一事已经被洪茶丘实施了，这在高丽君臣之间已经作为问题探讨多次。洪茶丘是在没有获得忽必烈的批准下就强行推行的。

除了这些关于洪茶丘的事情之外，张舜龙还带回了催促金方庆父子、韦得儒、卢进义等四人入朝的命令。忠烈王命张舜龙向金方庆、韦得儒等人传达入朝的命令。依照这一命令，金方庆的儿子忻也能离开海岛了，这让忠烈王感到高兴。

听着张舜龙的报告，忠烈王感到心里很畅快。祖国高丽还有自己到底还是被忽必烈温暖的眼神守护着的，他想，通过与忽必烈会面，也许高丽所有的希望都能一一得以实现。

一行人渡过鸭绿江进入了东京（辽阳），在那里遇到了春季的暴雨，停留了三天。在东京的第三晚，忠烈王引见了忻都派来的使者。使者是从身在开京的忻都那里来的。在使者携来的书信中，先是祈祷国王和公主在漫长的旅程中能一路平安无恙，接下来，他说了自己最近即将被从高丽召回一事，“我居王国七年，于今未有一善，恶则已多，惟望王善奏”。忠烈王对忻都倒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感情。出于职责所在，他负责督促高丽承受的苛刻的负担，但他身在任上身不由己。没能压制像洪茶丘那样的奸佞邪智之徒的能力是他的缺点，但他本来的性情没有一善，也没有一恶。这次见到忻都派来的使者让忠烈王的心情大好。

六月中旬，忠烈王和公主进入了自去年春天起就成为忽必烈驻蹕地的上都（开平）。他们在旅途中比预定的多花费了半个多月。

六月十七日，忠烈王和公主谒见了忽必烈。这一天忠烈王率领从臣元傅、李汾禧、朴恒、宋玠、康永绍等人从谒见场所的东南角进入，在庭院的中间站着。公主撑着一把红色的小伞，带着永宁公夫人、很多良家子女们从东北角进入，同样也站到了庭院的中央。忠烈王拿出金银珠宝、细苧布作为礼物献给了皇帝，参拜完毕，自己从东边、公主从西边各自上殿，随从当中身份较高的人也跟随着。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带着年幼的世子和王女谒见了公主的母亲、皇后阿速真，献上了银十锭、细苧布二十匹。脸形和身形都长得和忽都鲁揭里迷失一模一样的皇后见到世子之后，用细小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赐给他酒具和刀子。公主获赐彩缎一车。

公主又抱起世子，去见了身材极度肥胖的太子妃。太子妃盛气凌人，完全面无表情，她看了世子一眼后突然说道：“你叫益智礼普化[28]如何？”

幼小的世子就这样得了一个蒙古名“益智礼普化”。

就这样，公主时隔四年又见到了自己的父皇和母后。忠烈王和公主享用酒食，宴会之后才告辞离去。

忠烈王在第二天立刻将就金方庆诬告事件以及谈禅法会进行辩解的上书文呈递给了中书省。这篇文章很长，从事件的发端写起，详细叙述了前后的经过。记录金方庆的那部分的最后以下面这段文字结尾：“要令方庆全其性命，姑流海岛，以待圣慈。岂谓圣明曲照，敕令方庆赴京，伏望详其前表与达鲁花赤文状，一一善奏。”

七月初，忠烈王再次谒见了忽必烈。之前是带着公主、世子、王女和忽必烈一家会面，这次是忠烈王一个人谒见，是作为元的掌权者的忽必烈引见作为其属国的高丽国王忠烈王，听其汇报政务。忠烈王把一切事由都上书给中书省了，所以想就此听任忽必烈的裁决的。忠烈王在谒见忽必烈时，没有立即涉及事务性的内容，而是首先说道：“先前听闻车驾北征，表请助征，陛下以远地不许。臣今入朝。北边如还有余烬，请许臣尽一臂之力。”

忽必烈说道：

“多谢好意，不过北方现已平息。”

这回答让人感觉很冷淡。忠烈王又说道：“这么大的世界当中，只有日本这个小岛还在凭借着天险行不逞之事，不过，想必不久他们就会沐浴皇恩的。如有臣可以做到的事，但请陛下吩咐。”

对此，忽必烈只说了句：

“待你回国与宰相们仔细商议，之后再派使者来吧。”

忽必烈的这句话在忠烈王听来也很冷淡，让人感觉没着没落的。和公主一起谒见时那始终一脸祥和的忽必烈相比，感觉完全是两个人。忽必烈对忠烈王上书的事情一句也没提。在谒见眼看就要结束的最后，对译语郎康守衡问道：“高丽的服饰是什么样的？”

“迎诏贺节的时候穿鞞鞞的衣帽，平常行事的时候穿的是高丽的服饰。”

康守衡回答道。

“你是不是觉得朕想禁穿高丽服？朕可一句话都没说过。

怎么你们突然就这样把高丽国的传统服饰废弃了呢？”

忽必烈说道。忠烈王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次谒见对于忠烈王来说相当失败。后来他想，不知道忽必烈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如果说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就是自己只是说了礼节性的东西，这种话通常所有谒见的人嘴里都会说的。

忠烈王还想再谒见忽必烈。不再见一次总觉得心里不安，何况自己不远万里来入朝的目的一个还没达成。在长达一日的第三次谒见中，忠烈王一开始就只说了自己的愿望。

“陛下降以公主，抚以圣恩，如此小邦之民才有了聊生之望。但是洪茶丘这人还在。他是最不受高丽人喜欢的人。”

他统领军事，对于我国中之事横加干涉，每每做事都独断专行。就像在南方擅置脱脱禾孙一样，臣完全不清楚。上国如有必要置军于小邦，请以鞑靼、汉人的军队前来进驻，数量多少都不是问题，只是派遣的军队的质量和种类是问题。像洪茶丘这样的军队，我邦小民希望能把他们一个不剩全都召还。”

和前次的谒见不同，忠烈王也清楚自己的言辞很激烈。

他只想把自己内心所想都吐露出来。尤其是关于洪茶丘的事，对此人的憎恶言语间表露无遗。忽必烈始终在一边点头一边听着忠烈王的话，然后说道：

“召回洪茶丘倒是小事一桩。”

然后又说：

“忻都怎么样？”

“忻都是鞑靼人。也许说是个善良的人比较合适。但是像洪茶丘这样的，以高丽归附军这支不受人待见的军队来围着忻都，说话每每歪曲事实，就连忻都都不相信十中之一。

问题不在忻都，而在于洪茶丘。希望陛下能把洪茶丘和他率领的军队都给撤回。以鞑靼、汉人的军队替代。伏乞恳愿。”

无论如何，忠烈王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洪茶丘和他的军队撤回。其他哪怕什么都没说到，也要保证这件事一定要让对方理解。

“既然你那么说了，就按你说的办吧。”

忽必烈说道。这次谒见之后，忠烈王似乎还是觉得没有充分跟忽必烈说透一样，他把同样的事情详细地写出来提交给了中书省。

——小邦奸佞之人，欲释宿憾，饰辞妄告，或投匿名文至，谓之谋叛。管军官达鲁花赤因而拷问，骚扰一国。今后如有似前告诉者，请自穷究事由，申覆上司，无令官军惊动百姓。又有恶人谋挠国家，每以迂

都江华籍口腾辞，请使种田军入处江华，以塞谗言之路。征东元帅府于全罗道擅置脱脱禾孙，又申覆上司云：“高丽人多乘无箭子铺马乱行走递，又有乘驾船只成队往还，恐发事端。为此差官领军四百充脱脱禾孙勾当。”然小邦曾奉省旨，国内往来之人许国王自给札子。自是来往使介必给札子。安有无札子而乱行走递者耶。小邦自来例以水路转漕王京，此外只是钓渔之人，安有乘舟成队往来者耶。帅府舞辞申覆，不待明降，差脱脱禾孙领四百军前去。又有耽罗达鲁花赤于罗州海南地面擅置站赤，是何体例。伏望善奏明降[29]。

在忠烈王第三次谒见几天之后，金方庆父子带着十几名随从进了上都。接二连三的事件让他心力憔悴，再加上旅途的疲惫，使得老宰相的容貌都改变了。那之后又过了几天，韦得儒也带着十几名随从一起到了。卢进义也和他一道离开了开京，但在途中发病死去了。就像是紧随着卢进义一样，韦得儒也在进了上都之后没多久就发了高烧，舌头糜烂，只一夜之间就病死了。

七月十七日，忽必烈关于高丽金方庆事件的裁决命令下来了。这是通过中书省发给忠烈王的。

——告金方庆者二人皆死，无可对讼。朕已知方庆冤。

抑而赦之。命忻都、茶丘军、种田军、合浦镇戍军皆还。

忠烈王读完忽必烈的诏书，把它交到了金方庆的手中。

金方庆一看，内心激动不已。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的意义从那时起过了三年终于以这种形式体现出来了。忠烈王所希望的都被忽必烈提到了。当然忽必烈对高丽的这种温情的考虑不应该全都归功于忽都鲁揭里迷失的下嫁，但毫无疑问，其占了很大一部分。金方庆把诏书恭恭敬敬地归还给了王，又以虔诚的态度沉默着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在他心里，似乎也能理解忽必烈这个人了。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想把诏书反过来看看其背后隐藏的东西。

忠烈王立即乞求拜谒以表谢意，很快便获准了。在忽必烈下达诏书的次日，忠烈王带着金方庆进王宫参见。

“臣先前恳请召还洪茶丘军一事，陛下迅速恩准，之后各军也接到了召还的命令。万分感激，特来祝陛下万寿无疆。”

他对忽必烈说道。这一天忽必烈说的话很少。脸上始终带着安详的笑容。因为金方庆先前曾跟忠烈王提过，希望在各军撤退的时候不要强征良民，此事要跟忽必烈叮嘱一下。

于是，他提起了这件事。忽必烈立即说道：

“这件事我已经下过指示了，不用担心。没有人敢抢掠你们国家的一

个百姓的。”

忠烈王此时突然觉得既然忽必烈全面地满足了自己的要求，那么自己也应该站在忽必烈的立场上说点什么：“作为高丽来说，不会拒绝陛下把一个信任的鞑靼人作为达鲁花赤派过来的。”

忽必烈立即说道：

“为什么还要达鲁花赤呢。高丽的事情，就让高丽的国王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去管理不更好吗？”

于是忠烈王又接着往下说了。由于觉得忽必烈的这些好意不知根底，所以内心感觉极其恐惧。

“能只保留合浦的镇戍军吗？为了防备倭人入寇，那是有必要的。”

忽必烈这次也是立刻回答：

“倭寇什么的不足为虑。高丽人几乎很少受倭寇之害。

还是国王自己使用国人来管理吧。”

然后忽必烈询问了金方庆的健康问题，还有金宰相至今见过几次朕了等等。金方庆想要数一下，但似乎忽必烈觉得那种事其实无关紧要，于是轻轻摆了摆手说道：“你没见过秋天的上都，上都是秋天的季节最美。下次你秋天来上都吧。”

谒见只持续了一刻，就这样结束了。

七月二十一日，忠烈王和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要回国了，前去和忽必烈道别。从忽必烈那里获赐了海东青（隼的一种）一对，以及“驸马高丽王”的金印。第二天，一行人离开上都南下北京（大名府）。忽必烈派亲卫队士兵护送。

以皇子脱欢、皇女蒙葛台为首的朝臣、官人等很多人从燕都赶到北京，为一行人开了送别宴会。宴会在屋外举行。在夹杂着歌舞的热闹的宴席上，王最后让忽赤（宿卫士）之中最擅长歌舞的人唱了一首歌颂皇恩的歌曲。宿卫士都是气质高雅的衣冠子弟，他们的举手投足都获得了元朝官吏的赞赏。宴会接近结束时，落日染红了宴席，忠烈王的脸和公主的脸、金方庆的脸也都红了。金方庆也在这次宴席上第一次认真地承认王和公主的这次入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有的事情都朝着对高丽有利的方向发展，他发自肺腑地觉得能活得长久真的是太好了。然后把这事跟宰臣元傅耳语了几句。

留在北京两天之后，忠烈王一行又一路向东朝着高丽行进。

离开上都刚好一个月的八月二十三日，忠烈王和洪茶丘遇上了。地

点就在离东京还有五日行程的地方。洪茶丘正在离开自己的任地返回上都的途中。王停下了行进的队伍，在广袤原野的中央设下座席迎接洪茶丘。

洪茶丘先开口说道，见到在长途旅行中王和公主都平安无恙，心中无限欣喜。在王踏上入朝之旅之后，自己就接到了要和金宰对质、须即刻回国的命令，于是离开了开京。但途中又接到韦得儒等人已死、不必对质的报告，于是又留在了任地东京。现在正按照忽必烈的指示赶赴上都途中，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回国途中的王，真是高兴之至。忠烈王问道：

“卿可知你和军队都要从高丽撤走一事？”

“我还未接到那个命令。恐怕回去面见皇上之后就会接到了吧。”

洪茶丘说道。

“大志未遂就归还，这个不合你的本意吧？”

王以讽刺的口吻说道。洪茶丘笑了。对忠烈王和金方庆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洪茶丘的笑声。那是以空洞的声音发出的尖厉的笑声。洪茶丘说道：

“但我和高丽有着不可思议的缘分。我想，今后还会时常带着任务到访贵国的，和国王和以及金宰相的缘分不会就这么断了。”

洪茶丘完全是以他国的人的身份在说话。会见极短时间内就结束了。洪茶丘郑重地向国王和公主低头告退。金方庆自始至终没有跟洪茶丘说一句话，但洪茶丘也没跟金方庆说什么，甚至没看他一眼。本来他是不能在忠烈王和金方庆所在的座席上露面的，但洪茶丘故意在他面前这么做了。从他始终面色不改这一点来看，他虽然是高丽君臣们的敌人，倒也挺有魄力，也让人感觉十分可怕。

国王一行人慢慢地持续着旅程，八月二十八日进入了东京，然后九月七日、在渡过鸭绿江的两天前遇上了正在回国途中的达鲁花赤张国纲。国王在一个荒村中的一家寺院为张国纲设了饯别宴。在历代的达鲁花赤中，张国纲明显是一个温厚清廉的人物，处事公平，高丽人都以他为德。在两次诬告事件中，他都没有同流合污。忠烈王和金方庆都对张国纲有着恋恋不舍的感觉。

“现在达鲁花赤和元帅都即将归国。且官兵也都一并撤退。这应该说是你们国家之福啊！”

张国纲说道。

九月七日，一行人渡过鸭绿江，时隔五月又踏上了现在还在东宁府

的管辖之下，但已经确定是故国地界的土地。翌八日，一行人又遇上了撤回途中的副达鲁花赤石抹天衢一行人。石抹天衢拜见了忠烈王，就像在说别人的事一般，对自己在任期间的罪行表达了歉意。

在北界西海的旅程持续了好几天。这里已经成为了元的直辖地，只有这里依然到处驻留着元兵和高丽归附军的士兵们在。忠烈王心想，将来也不是不可能返还这片土地的，为了自己和公主，忽必烈定会那么做的。

越过慈悲岭后，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让国王在进京的那天派两殿的牵龙（亲卫队的仪仗兵）戴上金花帽^[30]、宰枢、文武百官穿上礼服来迎接自己。公主想把自己在第一次赴元参见时所做的事情也在自己的国家尝试一下。

忠烈王把李棚派到都城中传达了旨意。但是留守的宰臣印公秀觉得要是太过夸张的话不知民众会怎作何想法，于是回复应该穿应时的服装。忠烈王说给公主听后，公主答应了。即便如此，九月二十四日、迎接王和公主进京的仪式还是前所未有的盛大。牵龙、巡检、白甲等各个亲卫队的指挥者、都将校^[31]、乐官们都身着礼服迎驾。百官、致仕、宰枢、三品、诸宫院副使等都到郊外来迎接。队伍一直排到了宣义门。在他们的护卫之中，国王和公主同辇进入都城。国学七管^[32]诸徒、东西学堂^[33]诸生们，给国王和公主作了赞歌在宫中演奏，以赞颂他们让所有的驻留军都撤走，给国家作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贡献。

第二部·第三章

忠烈王从元回来后，即位以来第一次开始在没有感受到元使的压力下处理国政。达鲁花赤也被废除了，屯田经略司也一个不留都撤走了。常年苦于要为之供应粮饷的元的驻留军全部都已远离了国境。西海道的黄、凤、盐、白各州配置的元的驻留军，日本征讨战之后还驻屯在合浦的合浦镇戍军，还有属于忻都和洪茶丘率领的征东都元帅府的驻留军都撤走了，所以省出来的粮饷数量相当庞大。从屯田设立命令下达的至元八年三月以来，时隔七年，高丽的农民们亲手种出来的东西第一次没有被他国的士兵拿走。

在从元归国之后没多久的十月四日，忠烈王和金方庆商议之下，决心要把多年和元吏相通、危害国家的人除掉。首当其冲的就是密直使[34]李汾禧及其弟知申事[35]李栩。李汾禧兄弟是从元宗时代就开始活跃在宫中的宠臣，在金方庆的诬告事件中，他们是罪魁祸首，和洪茶丘狼狈为奸，一心想除去金方庆，一直在背后操控韦得儒、卢进义等人。忠烈王把李汾禧、李栩分别流放到白翎岛和祖忽岛上，然后派人把二人扔进了大海。

接下来是把洪茶丘的党羽十六人流放到了海岛上，这些人也是大家憎恨的人物，包括清州牧使[36]孙世贞、同为清州的录事[37]池得龙等。

忠烈王于闰十一月派使者去到忽必烈那里就此裁决进行上奏。十二月五日断事官速鲁哥作为元使入国，就李汾禧兄弟被杀、孙世贞、池得龙等被流放到海岛以及将屯田军、镇戍军的妻女留置国内等事情进行询问。除了元使速鲁哥之外，住在东京的高丽人金甫成也在一行人中。宰臣中有认识金甫成的，知道他是洪茶丘新招的手下，和李汾禧兄弟也是至交。元使一行的突然出现让高丽的君臣们束手无策。无论是谁都能想到，洪茶丘在这次元使的派遣中明显起了很大的作用。

金方庆和其他宰相都很重视此事，对于事情的发展深感不安。忠烈王也一样。协商的结果是，忠烈王亲自入朝向忽必烈说明此事。高丽此时应该寻找一个万全之策，这是所有人的意见。

于是从元归来仅两个月后，忠烈王就又踏上了入朝的旅途。他于十二月十三日离开开京。这次的一行人有一百人，和公主同行时的旅程不同，他们在连日的雨雪之中持续着高速行进的旅程。在该月二十九日便进入了燕都。

谒见没有立刻被批准。忠烈王只是被列入了新年的贺筵名单之中而已。他就这样度过了二十天左右无所事事的、不安的日子。一月十八日才获准谒见。

那一天，忠烈王进到燕都壮丽的王宫中见过忽必烈后，被引导着落座于右手边的座席之上。他看见几乎和自己面对面坐着的是洪茶丘、速鲁哥、金甫成等人。御使大夫^[38]月列伦、枢密副使^[39]李刺两人也出现了，说是奉了圣上之命要对高丽王进行询问，王要据实回答。忠烈王沉默着郑重地低下了头。

“据忻都、洪茶丘奏言，屯田、镇戍两军回国时，妻儿都为官员所留。还有金方庆官高权重，多行不法。每为汾禧兄弟所逐，方庆唆使王杀之，这可是事实？”

质问的内容有二，一个是关于把屯田士兵的妻儿强留在高丽，另一个是关于杀李汾禧兄弟的事件。忠烈王对这两件事都进行了解释。关于前者，他是这么说的：“臣去年夏天奉旨还国。关于官军撤退一事，和征东都元帅相谋而为之。至于官军的妻妾，调查其有无婚书，没有的则留于国中，非敢擅留。”

关于后者，则是这么说的：

“高丽朝廷在江华时，李汾禧常事于权臣金俊，后与林衍相谋杀金俊。林衍擅行废立，以危社稷，皆汾禧之谋也。”

其后臣袭位，汾禧兄弟每事不从臣命。故惩其罪，以戒后世。”

洪茶丘往前凑近一步说道，李汾禧兄弟或许有罪，但功亦不少。无论如何定下死罪也属措施失当了。对此，忠烈王说道：

“自古以来高丽便有高丽的规矩。何须受征东都元帅的指示？”

忽必烈沉默着听二人的互相问答，过了一会他说道：“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说完就站起身来。

隔了一天之后，洪茶丘和忠烈王的对质于一月二十日又在同一处场所进行。第二次时洪茶丘提出想得到官军的妻儿一百二十八人。这与其说是对质，不如说是让洪茶丘在公共的场合下对忠烈王提出要求。忠烈王拒绝对方的这一要求，其理由是，官军的很多妻子都是屯田军、镇戍军士兵强娶的良民子女，很多妻妾并不希望追随丈夫。洪茶丘和忠烈王言辞激烈地对抗了一会儿，忽必烈说道：“将士的妻妾如果已经有了儿女的就回到丈夫身边吧，没有的话就留在本国。”

这就算一锤定音了。忠烈王低头表示服从，洪茶丘也低下了头。

忽必烈又对忠烈王说道：

“高丽有高丽的规矩。按照那个来就可以了。只是在惩罚高官时要先

上奏再执行。”

他就像是发布谕告一样地说了这番话。

两天后，忠烈王离开燕都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洪茶丘想以李汾禧的问题来祸害高丽的事件这下又告一段落了。忠烈王深感忽必烈依然又把温情施加到自己和高丽的头上了。他的话语中并没有任何的不满。要说这次入朝多少有点难以理解的地方，那就是忽必烈对洪茶丘的态度。试想一下，洪茶丘以金方庆的诬告事件为开始，在谈禅法会这件事上如此，还有这次的李汾禧事件上也是如此，只是徒劳地想把事情搅乱，以此来骚扰高丽，这种罪行不追究不行。但是忽必烈对此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如果是洪茶丘以外的人这么做的话，毫无疑问，其言行就该被追责，但忽必烈对洪茶丘连一句叱责的话都没有。

尤其是第二次对质的时候，问题已经在前一次都解释清楚了，还要安排一次对峙，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如此，仍是安排了，只能认为是若是这样下去洪茶丘没法下台了，于是以他的意志来影响周围的人。

二月十日，王回国了。金方庆和其他的宰臣们都对事态没有扩大就得以解决而感到高兴。王回国之后，听说公主在自己入朝期间，每晚都让内府拿出乐器来命令伶官奏乐，宫中还造了层棚^[40]，点了千盏灯，伶人所奏的音乐一直持续到凌晨。还让人把活的老虎运到庭院中来，公主爬上园亭去观赏。在忠烈王看来，这位客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那火爆的性格还是丝毫没有改变，不过倒是逐渐适应了在高丽王宫中的生活。

公主的怯怜口们不断地往来于元和高丽之间，一开始在王和宰臣们看来，怯怜口们的行动是把高丽的事情一点点泄露给元朝，因而令人沮丧，但现在多少有些不同了。元朝内的事情、中书省的动向等通过他们传了进来，这已经成为高丽君臣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正逐渐从一名蒙古的客人变成高丽的王妃，怯怜口们也从元朝派遣来的密探这一性质逐渐向从高丽派到元的密探这一性质转变。

三月初，一名从元归来的怯怜口带回了重要的情报。那就是二月六日，宋的残兵败将在崔山岛^[41]被剿灭，这样与元敌对的宋兵一个也没剩下了，仿佛久候多时似的，第二天的二月七日，忽必烈建造兵船以征讨日本的命令就下到了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州。被下令建造的兵船数量是九百艘。于是，就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暂时被高丽的君臣们忘掉的日本征讨一事又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高丽立刻召开了宰枢会议。造船命令没有下达高丽，而是下到了元朝当中的四个州。对此，在座的人都感觉松了一口气。但是因为有着前次战役的惨痛经历，大家的心情就像是围坐成一圈，从四面八方观看一个被摆在中央的恐怖、麻烦的东西一般。谁都清楚，日本再征这件事又

被提上了日程。高丽所面临的问题是，这次再征日本会给本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有乐观和悲观两种看法。但从这一两年高丽和元的关系来看，显然持乐观看法的人更多。若是造船命令也下达高丽的话，当然元朝国内的四州也会同时被要求的。以忽必烈的性格来看，首先不可能让高丽做两次这样的事。这次的命令是建造舟舰九百艘，与前次战役中高丽所承担的数

量相同。恐怕这和前次战役一样，可以视为这是再征日本时所需的所有舟舰的数量了吧？

还有一个将来会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征兵以及农民的征用问题。与元朝北方内乱结合起来考虑的话，或许高丽已经被排除在征兵的范围之外了吧？就算不是处在很外面的位置，至少现在忽必烈应该已经很清楚高丽的国力，应该不会再提出苛刻的要求了。出征军是否会经由半岛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通过的话，很难想象忽必烈会把好不容易驻屯下来的各支军队都从高丽召回。所以，在这次再征日本的战役中，高丽可能不会再像前次那样，需要负担出征元军的粮饷了。

想法如此乐观，当然是因为元和高丽的关系非同一般。

对于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一事，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更能让高丽宰臣们感觉到如此踏实了。

完全站在悲观的立场上的人一个也没有。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想。但如果不算是站在悲观的立场上的人，多少还是有几个人对此怀有恐惧的念头的。金方庆就是其中之一。金方庆持有这一想法的根据是，忽必烈最近对高丽主动所展示出的种种温情的态度。他总怀疑其中是否存在可以全盘相信的东西。虽然不能明确指出，但他总觉得其中有些无法释然的东西。还有一点，忠烈王在这个月入朝和洪茶丘对质时谒见了忽必烈，但他一点口风都没有跟忠烈王透露，那之后没多久就发布了这次的造船命令。就算忽必烈不想命令忠烈王造船，但关于再征日本的事情，哪怕提一句也好。

四月初，又有一个怯怜口从元回来了。他带回了关于二月末忽必烈从燕都临幸上都以及再征日本的命令已下达宋将范文虎的消息。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范文虎接到了征讨日本的命令，在燕都也只止于传言而已，但是，似乎可以证明这一传言的是，范文虎把周福、栾忠两个使者以及一名日本僧人派往日本去了。

四月二十五日，忠烈王在这一年的年初以给健康状况不佳的公主寻访名医为由，将怯怜口卢英派到了元朝。实际上是因为忽必烈在那之后一直没有就再征日本的事与高丽有过任何的联系，对此他很是挂念，所以让卢英前去探求真相。

卢英在第一个月报告了五月二十五日进入上都之后便杳无音信了。又过了一个月后，他突然于六月二十五日，带着两名医生回国了。

卢英立即前往王宫拜见了国王，在寒暄了一番之后，他说道：

“征东都元帅府接到省旨，给陛下下了一道命令。”

征东都元帅府的长官是洪茶丘。也就是说洪茶丘接受中书省的指示要给忠烈王传令。听到卢英说这番话时，忠烈王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感觉很不舒服。

——敕造战船征日本，以高丽材用所出，即其地制之，令高丽王议其便以奏。

忠烈王什么都没说，只是盯着颇为事务性地传达命令的牒文发呆。无论读了多少遍，那上面分明写着的就是为了再征日本，特命高丽建造舟舰九百艘。

忠烈王立即招来宰枢传达了中书省的命令。一时间谁也说不出来。大家心里抱有的天真的想法一瞬间就被击得粉碎。金方庆听了王所读的省旨，瞬间感觉体内火烧火燎地难受。同时，对于忽必烈的憎恨涌上了心头。被洪茶丘用铁索套到脖子上、被杖者鞭打以至于几次晕过去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么憎恨过。

但只过了很短的时间，金方庆就冷静下来了。他觉得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很自然的，为什么之前自己竟然没有留意到这种如此昭然若揭的事情呢？忽必烈对于高丽王所要求的一切都那么慷慨，很大方地就满足了。现在忽必烈所要求的一切，高丽王无论如何也必须满足。忽必烈那样做是有目的的。金方庆眼前又久违地浮现出了忽必烈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脸，又久违地听到了忽必烈天生以来的真正的声音。那是在上一次战役时，眼中数十次数百次浮现的脸、耳中数十次数百次听到的声音。那是当有人在他面前时绝对不会让人看到的脸、绝对不会让人听到的声音。金方庆注意到，不知何时自己给忽略了。

金方庆开口跟忠烈王说话。他的声音颤抖着，时不时卡住，甚至都觉得没法再往下继续了，但没想到的是，还能接着说下去。

“省旨上写着议其便以奏。现在高丽应该马上派使者去上奏关于高丽的现状，哪怕稍稍能减轻一点点负担也好。要造九百艘舰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前一次战役中我们就建了九百艘战舰，为此山野之中连一根大树都没了。之后五年时间过去了，树木的生长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次必须要到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去找了。既然被命令建造战舰，那么士兵、水手、艄公的征召命令肯定也会下达。只要上面不同意减少一个人，那么高丽就见不到男人的身影了，包括老人和孩子。还有，我们还要给进入半岛的军队提供粮饷，这也是一件大事。在江南建九百艘，在我国又建九百艘，从舰船数量来看，这次要驻留在半岛上的部队肯定是前次战役无法相提并论的了。”

并非能言善辩的金方庆一个人持续说出这么长的一段话，这可是谁

也没见过的。金方庆又接着说道：“先王元宗和李宰相等人曾承担过的任务，这次必须由陛下和臣等来承担了。上次高丽总算完成了任务，这次也不是不可能做到。以今日此时为限，需要我们君臣一心，共当国难。好在仇视我国的人全都给除掉了，没有人再犯林衍、崔坦那种错误了。陛下今年四十四岁，先王是五十六岁驾崩的，想想，还有十岁的差距呢。臣作为宰相的首班，今年六十八岁，李宰相死去那年是七十二岁，相比较起来，臣还是很年轻的。现在宰相之中除了我和柳璥之外都还正值壮年，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百姓免受元使的皮鞭之苦。”

这次的宰枢会议上，除了金方庆谁也没说话。

第二天从凌晨开始宰枢们就聚集在一起了。这一天金方庆缄口不语，由其他的宰臣们发言。大家选出承旨赵仁规和怯怜口的印侯担任赴元使者。之后，也不知是谁提到了四年前杜世忠一行人的事，那是至元十二年三月，他们作为宣谕日本使离开都城，于当年四月乘顺风从合浦发船以来，一直查无音信。是途中遇难了，还是到日本之后就被留置在当地了？其间的事无人知晓。一行中还有作为译语郎的高丽人徐赞，另外十几名水手也都是高丽人。从他们离开那年开始，宰相们每次聚会都会屡次提及，但不知何时起，他们出现在话题中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虽然都很关心他们是否安全，但再关心也没什么用。这一天，杜世忠一行人的事情罕见地又被宰臣们重新提及了。若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高丽被摊派上日本再征的任务的话，那就取决于宣谕日本使一行回国后传达的远隔风涛的那个小岛国的态度了。只要日本宣誓服属于元，派使者前来呈递降表，那再征日本的事情就会立刻烟消云散的。修建舰船的命令会被撤销，征东都元帅会被解任，高丽现在面临的国难就会像潮水一样远远退去。

这件事一度成为话题之后，忠烈王和金方庆也不得不开始琢磨起这种可能性来。或许明天就会发生呢，谁知道。这段时间高丽一直以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作为国家的守护符，有什么为难的事都去她面前诉说，现在唯有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世忠平安回国、以及回国之后听听他们传达了什么内容这件事上了。只是与依靠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相比，杜世忠的事情更加显得不靠谱。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是确切无疑的忽必烈的女儿，她的下嫁也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就作为忠烈王妃住在元成殿里。这么确切的事都没能拯救国难，把希望寄托在杜世忠一行人身上就更靠不住了。因此，宰臣们虽然对杜世忠一行的情况一直议论纷纷，但谁也不说什么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之类的话。大家只是嘴里说说而已，与不说相比，总觉得心里会踏实一些。

七月四日，关于兵船建造一事，中书省下达了更为详细的指示，同时，为了表达高丽一方的诉求，赵仁规、印侯两人作为使者赴元。

紧随其后，七月二十四日，密直副使^[42]李尊庇、将军郑仁卿两人出使元朝。这次赴元的使者带去的上书文的内容如下：

——前次之使者赵仁规等申启修造船楫事，并请勿令元帅府监督。元帅茶丘与高丽有隙，百姓皆怨。若使监督，民必惊疑逃散，未易济事，乞善奏天聪。

八月初，高丽的君臣们寄予最后希望的杜世忠一行的消息传到了都城。说是从合浦屯所归来的杜世忠一行三十人中的艍公上佐、引海^[43]一冲等四人已经到了合浦。隔了两天之后，由屯所的官员跟着的四个归国的人就进入了都城。他们都衣衫褴褛，苍老了许多，问其年龄后知道，都是三十多岁的人。据他们所说，一行人于四年前的四月初从合浦出发，四月十五日到达长门室津，在被留置在那里期间，五名使节被送到了镰仓，九月七日在那里被处斩了。只有上佐等四人得以幸免逃回。四人所说的差异很大，各说各话，但其他人赴日那年就全被问斩一事可以认定是事实。

负责询问的官员为上佐、一冲等人设了座位，让他们坐下来谈，但四人就像商量好了一样站起身来，眼睛扫视着四周，嘴里还喋喋不休，似乎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被杀。时值夏末，无数的汗水从四人晒黑的脸庞淌到脖子上。

王让郎将池瑄带着上佐等人赴元上奏事情的原委。池瑄从开京出发的同时，一支由十几名元使组成的队伍进入了都城。他们是负责前来检查高丽所拥有的武器的。

为了接收关于建造舟舰的详细指令而先期入朝的赵仁规、印侯二人于八月中旬回国。高丽的请求一个都没被批准，要建造的舟舰数量依然是九百艘。从八月末到九月初，召开了几次宰枢会议，其结果是，高丽要立即举国投入舟舰建造的工作。忠烈王将都指挥使派至庆尚、全罗两道负责舟舰建造，同时把负责征召工匠役夫的计点使^[44]分派到忠清、庆尚、全罗、西海、东界、交州等诸道。高丽忽然又再度被卷入了举国再征日本的大风暴中。

在全国一片慌乱之中，从元派来的造船监督官、户郎^[45]答那、掌书记

^[46]哈巴那两人带着几十个官员入国来了。两位元使进到都城谒见了忠烈王之后，立刻在王族广平公的指引下赶赴造船据点庆尚、全罗两道。忠烈王忙于接待元使。

答那、哈巴那送走几天后，视察站驿^[47]的使者又在都城现身了。新出现的全国几十个地点的木材运出地，好几个大大小小的造船所，还有征召工匠、役夫的番所……高丽必须修筑把它们连接起来的道路，还必须在街上设置无数的站驿。和前次战役不同，高丽全国的人和土地都一天天地朝着同一个目标逐渐地被组织、被改造着。

这一年的二月，临幸上都的忽必烈在那里滞留了八个月后，于八月二日返回了燕都。之后于八月十三日召见了宋将范文虎。这件事在十月

末时由从元归来的李尊庇、郑仁卿等向忠烈王传达。据说忽必烈在燕都召见范文虎，是想询问他再征日本的时期，但谁也不清楚这一传言的真伪。忽必烈本该在九月末十月初就知道元使杜世忠一行的消息了，但至今没有关于此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忽必烈对此有什么反应。

第二年，也就是忠烈王六年、至元十七年（西历一二八零年），新年贺筵上出现了很多元吏的脸。其中作为造船监督官入国的答那、哈巴那两个蒙古人坐在最上座。先前高丽拒绝洪茶丘担任造船监督官，向中书省提出了申请，而这二人就是代替洪茶丘被派来的元吏。这一职位本来是应该由征东都元帅的长官洪茶丘来担任的。对于就再征日本所需承担的造船任务，高丽政府数次要求减少数量，但都未获批准，唯有洪茶丘一事被接受了。答那从新年贺筵的座席中起身，带着一个高丽的官员离开都城前往中书省接受造船指示去了。哈巴那也在第二天离开开京去全罗道视察造船情况。高丽的官员们从宰臣到下级官僚，连坐下来暖暖座位的工夫都没有，元吏们也是如此，他们在忙得晕头转向之中送走了一天又一天。

答那在三月时又来到了高丽，据他所说，二月忻都、洪茶丘作为征讨日本的将军请求即刻出征，但廷议时被压了下来，同样也是在二月，据闻忽必烈给范文虎赏赐了西锦衣^[48]、银钞^[49]、币帛等物品。听到这里，所有人都觉得派遣日本征讨军的日期已为期不远了。

对于忠烈王和金方庆来说，关于忻都、洪茶丘的出征志愿的传言让他们感到无比厌烦，如果和前次战役一样，忻都、洪茶丘还担任出征军指挥者的话，他们肯定会进入高丽的。既然现在这两人仍是征东都元帅府的首脑，那这就相当有可能了。还有传言说任命范文虎为征讨军将领的命令已经下达了，这也许是事实。从这年的年初开始，进入这个国家的元吏们就像商量好了一样，都在说半数的征讨军会以范文虎为大将，从江南出发，所以这事就像是已经确定了的事实一样，在上都和燕都传得到处都是。问题就只剩下乘坐高丽所造的船只的另一半的大部队的指挥者到底是谁了。如果是忻都、洪茶丘等人的话，那么高丽就又得经受和前次战役一样的痛苦了。高丽的百姓肯定会被他们征作士兵或是苦力的。

五月，高丽坚守的漆浦、合浦两地遭受了倭贼的侵寇，两地的渔民们被绑架。高丽派兵守卫南海，一幅内忧外患交替的景象。这次倭贼来寇平息后，忠烈王召见金方庆说：“关于东征的事情，我们入朝受旨吧，你觉得怎么样？”

金方庆吃了一惊。表情紧张地看着国王的眼睛。这是金方庆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高丽王自己主动表示要参与东征，这恐怕谁都想不到。但作为高丽王来说，他是经过了反复考虑之后才说出来的。高丽要想从前次的战役中逃离出来，只能考虑这样的方法了。

“在我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开始模仿蒙古的习俗开剃辮发，身着胡服，

娶了胡人的公主，官制全都仿照蒙古的，官名也都改了。现在就算是入朝接受东征的旨意，百姓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吧？”

王说道。金方庆长时间沉默不语。他想了很久，最后流着泪说：

“这也是一个办法。臣愚钝，让陛下受了这么些苦，万分抱歉。”

说完，又换了种语气说道：

“这样做或许会柳暗花明。我们只是被命令建造舰船而已，还没有开始征兵和杂役，也许最近就会宣布的。在此之前，国王主动提出接受东征的旨意，忽必烈对高丽的看法或许也会改变，如果真能如此，那也就能防范洪茶丘之辈所带来的灾祸了。”

忠烈王接受东征旨意就意味着高丽要举国投入征讨日本的战役中去。这样很危险。但即使不这么做，高丽同样还是会被卷入这场战役之中。同样都是浴火，自己主动地跳进火坑中，这更符合死中求生的道理。而且，就像忠烈王自己所说的那样，国王自己主动站出来选择，这对国家的去向也很有好处。

六月初，忠烈王和金方庆商议之后便把将军朴义派到了元。这是为了上奏“东征之事，臣当入朝受旨”。朴义六月二十八日在上都拜见了忽必烈，七月二十二日便回国了。他一回国便直奔王宫参见，并报告说陛下亲自入朝一事已获批准。

王在那天的宰枢集会上，第一次宣布自己将亲自入朝接受东征之旨一事。忠烈王和金方庆都觉得一定会有人反对的，但最后居然一个反对的人都没有。在场的宰臣们都低下了头。等他们抬起头时，每一张脸上都有一种释然的表情。

国家的方针就这样被明确固定了下来，就算前方道路再艰难，宰臣们都感觉已经获得了解放。

第二部·第四章

八月二日，强烈的阳光照射在开京的大街小巷上，仿佛能炙烤一切。忠烈王为了接受东征命令而踏上入朝之旅。随从仅有一百余人，以骑兵队护卫。以国王入朝来说，这显得过于寒酸了，但对于把他们送到郊外的宰臣们来说，这一天的国王看起来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威风。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也带着侍女把国王送到了宫门前。虽然这不是花开的季节，但公主不知道从哪里收集到了像是紫色的桔梗一样不知名的小花，插在了自己头上，同时也让侍女们全都戴上。

一行人就像战场上的一支部队一样急速北上，流下的汗水打湿了马背。在离开开京数天前的七月二十九日，忠烈王就听说了宋将范文虎已经接到东征命令的消息。而在进入上都五天之前，听说忻都、洪茶丘也都在八月九日接到了东征的命令。忠烈王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既然忻都、洪茶丘都接到东征的命令了，那么要想从这一祸害中逃离出来，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也接到东征的命令，和他们对等，或者拥有比他们更大的权限。他们每五天就会找个地方换马继续急行。一行人进入上都已经是八月二十二日的傍晚了。

但忽必烈并不在上都，这一年的五月他移驾到新修建的察干努尔行宫了。忠烈王一行只在上都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赶往西南。察干努尔行宫位于秋高气爽的高原的一角。无数的营房绕行宫而建，附近一带是一个很大的村子。部队也在离行宫大约一里多远的地方安营扎寨。

八月二十六日，在忽必烈的命令下，忠烈王前往行宫参见了。和上都、燕都那壮丽的皇宫相比，这里的规模要小得多，是按蒙古风格造起来的帐篷式的王宫。

忠烈王和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等已经接到了征日命令的诸位大将领们同席。在席间，三个武将都被忽必烈授予了征东行中书省的官职。征东行中书省负责处理有关征日的所有事务，他们各自都是这个机构的长官。不管去到哪里，征东行中书省都会随之转移。

忠烈王知道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即，洪茶丘、忻都两人率领蒙古、高丽、汉人四万军队从合浦发船，范文虎率领南蛮军十万从江南出发，两军在日本的壹歧岛会合，直接杀向日本本土。洪茶丘和忻都进驻高丽，他们可以自由征召高丽兵、征用民工，被征的百姓们都归他们管，这些眼下都已成为确切无疑的事实。

乍看上去，范文虎怎么都不像是十万大军的总帅。忽必烈询问他时，他就弓着身子，把耳朵凑上去，用独特的动作来表示肯定或否定。

肯定的时候把双手放低表示赞成，否定的时候缩着脖子，双手一起在脸的左右两边摇晃。忻都始终沉默着，毕恭毕敬地倾听忽必烈说话，洪茶丘大睁着这两三年来忽地变得更加锐利的双眼，上身始终保持挺直。他双耳很大，向左右展开，就像是为了能认真地听忽必烈所说的话一样。在席上可以清晰地听到洪茶丘所说的话。

忠烈王也希望获得东征的机会，他向忽必烈提了高丽方面的七个请求。

——以我军镇戍耽罗兵补东征之师。

——与高丽、汉两军相比，不如以蒙古军立于前线。

——勿加洪茶丘职，臣亦管辖征东行中书省之事。

——小国军官皆赐牌面^[50]。

——汉地滨海者充为梢工、水手。

——遣按察使^[51]视百姓疾苦。

——臣亲至合浦阅送军马。

忠烈王——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理由。这是他反复思考过的，来自前次战役的经验，高丽希望忽必烈至少能答应这些要求。高丽既然被强制卷入不愿参与的征日之战，且接受了九百艘的舟舰建造工作，那么，提出这些要求和主张是极其合理的。忠烈王要求蒙古军站到一线上的时候，并没有忌惮忽必烈的意思，在明确说出希望不要给洪茶丘增加权限时，他也丝毫不顾忌坐在前排的洪茶丘。在忠烈王——说明之后，忽必烈说道：

“让我想想。”

从忽必烈的嘴里没有说出更多的话语。只是，就像是作为舟舰建造的交换条件一样，忽必烈说出了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的名字：

“小王子和小公主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和公主长得真像。”

对此，忠烈王回答说，一天比一天可爱了，忽必烈点了点头，像是在说“就这样吧”一样，结束了当天的谒见。

等忠烈王回到宿舍之后，忽必烈的命令就到了，让他在时局变化多端之际早日回国。

三天后的八月二十九日，忠烈王离开行宫踏上了归途。

一行人连日纵马狂奔，于九月十八日到达了开京。

忠烈王先把拜见忽必烈时的情形大致跟宰臣们传达了，然后决定等待忽必烈对自己提出的七条要求的回复。但忽必烈那边没有传来任何的消息，就这样进入了十月。

十月中旬的时候金方庆突然请求辞官。他考虑的是，鉴于自己和洪茶丘迄今为止的情形，今后必会反目。洪茶丘既然身处征讨军统帅之位，也许自己从朝廷中退出反而对国家更为有利。

忠烈王说道：

“卿虽年老，但对于现在的高丽来说是不可取代的宰相。

怎能轻易就能隐退呢？现在东征事急，国家需要卿的这条命。”

金方庆又上书表达辞官之意，但忠烈王就是不许。

进入十一月后，前来视察造船情况的元使频繁入境。忠烈王渐渐明白过来，忽必烈不会答应自己的要求的。东征的命令不下，七条要求也被搁置起来了。东征日期虽然还没有公布，但显然早则半年、晚则一年之内出兵的命令肯定会下。想到不久洪茶丘就要进来了，忠烈王和金方庆都觉得心下黯然。

十一月八日，征东都元帅派来的使者到了，他传达了中书省的省旨。省旨中提到了忽必烈的命令，即，让高丽时刻准备好正规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兵粮十一万石，以备征日之需。高丽的君臣们虽然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个数量和他们所预期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从省旨下来的当晚一直到第二天，高丽的宰相们都没有离开过王宫的那个房间。会议一直没完没了。不管忽必烈的命令是什么的，结果只能是服从。九百艘舰船的建造工作已进入尾声，现在又来了一道命令，高丽的男人要绝了。而且不光是要交人，眼看就要收割的大米也落不到百姓的手里了。

以这次省旨下达之日为界，高丽完全不同了。阳光、天空的颜色、还有风的声音早已和昨天不一样了。高丽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金方庆想到自己辞官的事，就像是几天前做的一场梦一样。自己要征召士兵，再组织编队，除自己以外没人能胜任了。

省旨下来的第二天，忠烈王把金方庆任命为高丽军的总指挥。金方庆默默地接受了。他向王宣誓，同时也跟自己宣誓，保证毫无纰漏、圆满地完成重任。此时的金方庆已决心站到洪茶丘和高丽人民中间了。

忠烈王亲自撰写了上书给中书省的长文。这是一封试图把自己最后所有的意思都想展示给忽必烈的上奏文。忽必烈同意还是不同意都将决定高丽的命运。表文的内容是在察干努尔时他对忽必烈提的那些要求的重复。但这次的内容也表

明了高丽能为日本征讨之战所负担的兵额，要明确告知高丽能够忍受的一切负担的极限。没有隐瞒一个兵、一粒米。如果有命令下来的话就按要求全力去实施。只是，这些事情不能在征东行中书省长官忻都和洪茶丘的支配下去做，希望忽必烈能给自己相应的权限。

——小国已备兵船九百艘，梢工、水手一万五千名、正军一万名，兵粮以汉石计者十一万，什物机械不可缕数。庶几尽力以报圣德。予昔在朝廷，尝以勾当行省事闻于宸所未蒙明降。窃念诸侯入相古之道也。辽金两国册我祖先为开府，仪同三司。予亦猥蒙圣眷，曾拜特进上柱国。以此忖度，诸侯而带上国宰辅之职古今有例。伏望善奏，教行省凡大小军情公事必与我商量然后施行，差发使臣以赴朝廷亦必使与贱介同往。小国连年不登，民皆乏食。所以军粮未曾尽意收贮。除见在兵粮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汉石外，内外公私俱竭，以此大小官员月俸、国用多般赋税悉皆收取，更于中外户敛，粗备四万汉石，过此难以应副。算得正军一万名一朔粮凡三千汉石，若夫大军多至三四万，其阔端赤亦且不小。

又有梢工、水手，亦不下一万五千名。近得行省文字云：“明年春首起程前去。”若令诸路官员沓来，不待青草，军粮尚为不敷，马料将何支应？又闻将以五六月放洋前去。我国每岁五六月霖雨不止，小有西风，海道雾暗。倘或淹留时日未果放洋，其接秋口粮，载船行粮又何能支。唯恐军民一时乏食。不以情实预先申覆，后有阙误利害非轻，请照验施行。小国一千军镇戍耽罗者，在昔东征时系本国五千三百军额。窃念小邦地偏人稀，军民无别。节次更添征讨军四千七百，深恐难以尽数应副。愿将前项镇戍一千军以补新添征讨军额。小国昔有达鲁花赤时，内外人户合用弓箭至于打捕户所有悉皆收取。又于昔东征时五千三百军赍去衣甲弓箭多有弃失，仅得收拾顿于府库，不堪支用。况今新金四千六百军元无一物何以防身。伏望善奏，赐以衣甲五千、弓五千、弓弦一万，增其气力。小国军民曾于珍岛、耽罗、日本三处累有战功，未蒙官赏。伏望追录前功，各赐牌面以劝来效。^[52]除此之外，还具体列举了军额、兵粮、役民的数字，以及乞求赐给牌面的每位军民的名字。然后在结尾处提到了金方庆一事：——陪臣中赞^[53]金方庆，自供职以来，凡应奉朝廷诏命，一心尽力。又于珍岛、耽罗、日本等三处随官军致讨，累有捷功，宣授虎头牌奖谕答劳。今复管领正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名，往征日本。若不参领军事，窃恐难以号令，或致违误。方庆年龄虽迈，壮心尚在，欲更尽力以答天恩，伏请善奏，许参元帅府勾当公事。

派赵仁规、印侯赴元的第二天，元使就来到了都城，传达了中书省要以绢二万匹交换高丽所承担的兵粮的旨意。不要这两万匹绢更好，现在这种情况下，米更为珍贵，哪怕再少。

从十一月到十二月，除了要建造舰船之外，高丽还得全力征召正规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为此国内的慌乱程度完全是前次战役不能相比的。

十二月王命金方庆作为贺正使入朝。他要派金方庆去侦察一下忽必烈关于东征的方案，以及高丽将会受何种影响。

同时，也是为了最后奏报一次高丽的惨状。至元十八年对于高丽来说是很艰难的一年，金方庆以作为老臣再拼最后一次的心态承担了指挥这场战役的重任。十二月上旬，他带着三十名左右的随从从开京出发。离开开京时恰好前一天下了雪，大地都被涂成白茫茫的一片。金方庆一群人就像是一条长长的锁链一样出了都城的大门。

十二月二十日，赴元的赵仁规、印侯派来的使者进入了开京。使者是归国途中的赵仁规、印侯安排先行赶回的。据这名使者所说，作为对忠烈王的答复，元承诺发给高丽兵铠甲战袍，另外，要求出征军队在通过高丽时不得扰民的命令也传达下来了。另外下面这条也是对王的要求的回答——任金方庆为征日本都元帅，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为征日本军万户，赐虎符^[54]。这道命令是十二月四日下达的。两天后的十二月六日，又来了任命忠烈王为中书左丞相的通知，七日，又有了授予忠烈王征日本军官元佩虎符^[55]的消息。而赵仁规等人目前还在奉诏归国的途中。

就这样，忠烈王被授予了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这些长长的官名，位列洪茶丘、忻都的上席。金方庆也当上了征日本都元帅，作为一军的指挥者可以拥有和洪茶丘、忻都同等的权限。就这样，高丽避免了像前次战役一样受洪茶丘的颐指气使了。舰船九百艘、正规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兵粮十一万汉石的任务虽然把高丽逼进了绝境，但此时忠烈王和金方庆得到的东西，是让高丽在濒死的状态中获得生存的希望，虽然这希望很渺茫。

十二月二十四日赵仁规、印侯从元返回。为了迎接二人携来的诏书，王率领百官赶赴西门城外。诏书中王要求的对所有臣僚的褒奖和晋升都得到了批准。

一月四日，日本行省右丞相^[56]阿剌罕、范文虎、忻都、洪茶丘四将接到了出师的命令。这一天忽必烈在燕都的大明殿接受了群臣的朝贺。作为从高丽来的贺正使，金方庆参见忽必烈并道贺之后，参加了四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出席的宫殿宴会。忽必烈命金方庆坐在丞相的次席。他热情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语之后，赐给了他白饭、鱼肉，说道：

“高丽人喜欢吃这个吗？”

金方庆来到燕都之后短短的时间内就见了忽必烈两次。

第一次是在拜受征日本都元帅时为表谢意而参见忽必烈，另一回是被召来上奏高丽的军队状况和反映百姓的疾苦的时候。两次忽必烈的脸上都洋溢着那安详温暖的笑。

在这次大明殿的贺筵中，金方庆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他的脸上没过任何笑意，这和前两次赐谒时一样。在场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但只有金方庆没有。并不是他不想笑，而是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忽必烈的另一张脸一直在监视着老宰相。这样的金方庆在周围人的眼里看来，是殷勤、一味恭顺而耿直的武人。

侍宴三日之后，金方庆就要回国了。归国之际，他从忽必烈那里接受了东征的号令。他要和从江南出发的阿剌罕、范文虎率领的那十万人的第一军以及先赶赴高丽的合浦再从那里发船的忻都、洪茶丘率领的第二军在日本的壹歧岛会合，然后直指日本。作为第三军的高丽军始终都要和忻都、洪茶丘的第二军一起行动。金方庆还获赐了弓、矢、剑、白羽甲等，还获赐了要分给东征将士的弓一千、甲胄一百、战袍二百。

金方庆于二月初离开上都回国，将事情的原委上奏忠烈王，并随即以忠烈王的名义对高丽全军发出了出征的命令。

二月十日，元朝，出师的诸将们入宫参见忽必烈并辞行。席间，忽必烈向诸将说道：

始因彼国使来，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还，故使卿辈为此行。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

忻都、洪茶丘等立即率领三万的蒙汉军从燕都出发，在他们进入高丽首都两天前的三月十六日，金方庆率军从开京出发了。忠烈王、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以及负责留守的一百来名官员在南门前列队相送。这一天金方庆带了两千名士兵，但合浦那里已经有五千人的部队在等候了，而在到达合浦之前的各个屯所处时，还会分别有几百几百的人陆续加入金方庆的队伍。

在阴暗的天空下，士兵们被分成三个集团，各自保持一定的间隔，从南门前的广场离开。沿街送别的都是老人和妇女们，除了那些有至亲的人在队伍中的之外，大家都漠不关心，脸上毫无表情。那些不关心或没表情的，都是已经在前几天或是数十天前告别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的人们。一路上不时有高亢的悲鸣或者恸哭声忽然传来。伴随着那些声音的，还有趴在地上的老人。

从金方庆离开都城的那一天开始，开京就像是无人的都城一样安静。听不到军马的嘶鸣，也看不到士兵的身影。空空荡荡的街头巷尾只能看到孩子们的身影。孩子们模仿着胡国的童子们剃的头，有把顶上的头发编起来、像一根棒子一样垂下来的，还有没抛弃本国习俗、把前面的刘海垂下来、剪的很整齐的。孩子们习以为常地互相用身体碰撞、追逐打闹着。他们几乎清一色地脸色发青，手足肮脏，衣衫褴褛。

第二天，安静的都城大路上，有一队元使走了进来。他们手捧着下

赐给忠烈王、封他为驸马国王称号的诏书。忠烈王站在城西门外迎接了这一行人。他在和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于至元十五年入朝时已经从忽必烈那里获赐了“驸马高丽王”的金印，但还没获准正式使用该称号。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使用了。忠烈王现在是大元帝国皇帝忽必烈的女婿，高丽国是忽必烈女婿的国家。国和国之间第一次成立了父子关系，这下以正规的形式获得了承认。元使一行走到了宽大的广场上，站在那里显得十分渺小。他们把装有诏书的筒状的大型铁制箱子摆在前面，双手捧着走了过来。元使到达的时候开始有小股的旋风在广场上刮。刚好在他们前方有沙尘被刮起，把元使包裹其间，等风平息下来，一行人的身影又出现了。此时元使们的身影变大的起来。

第二天，似乎死寂了两天的开京的街道上，突然有大群的兵马涌了进来。忻都、洪茶丘率领的三万名日本征讨军第二军来了。士兵们全副武装。兵马忽然占据了开京的街道，驻屯到每条大街小巷中。百姓们把房子提供给出征军住，自己孤零零地前往西郊山上的寺院一带。马的嘶鸣和士兵的喧闹隔着数里的山间都听得到。

忻都、洪茶丘进入都城的那天即刻前往王宫参见了忠烈王。忠烈王这一天才第一次南面而立着引见了两位元将。之前总是东西相对而坐，须得在对等的地位下相谈，这次就不同了。前些天刚刚收到了允许使用驸马国王称号的诏书，现在显然有身份的上下之别了。忠烈王是作为忽必烈的女婿、高丽国的国王接见他们的。他南面而坐，与他们相对。忻都刚开始时表情疑惑地四下扫视了一遍，而洪茶丘脸色一点都没变，他就像是很久之前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似的，以极其自然的态度坐在那里。忠烈王坐在上座，而两位元将一句抱怨都没有，在场的高丽的臣僚们都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他们用很短的时间探讨了一下第二军和第三军的行动方案。对于这一方案，各自都是征东行中书省的长官，各自都有着同等的发言权。

两天之后的三月十日，忻都、洪茶丘率军南下。开京从那天开始又成为了只有老人和女人的、寂静的街道。

四月一日，忠烈王在亲卫队的护卫下离开开京往合浦进发。忠烈王和亲卫队的士兵们都全副武装。一行人到达合浦是四月十五日。半岛的丘陵和岛屿划出了细长形的入海口，看不出海的出口在哪里。这一带到处挤满了舰船。这是花费了这个国家一年半的岁月、以人民的血汗建造出来的九百艘舰船。靠近港口的一座丘陵的斜面上全都被兵马覆盖了，蒙、丽、汉三种气质、脸形完全不同的士兵们各自分为几百人的队伍，驻屯在指定的场所。

忠烈王驻辇于能一眼就将合浦港尽收眼底的丘陵中腹的寺院中。到达当天和第二天都没能见着忻都、洪茶丘和金方庆这三名元帅。他们此刻正一刻不停地忙于乘船准备以及各种商议。

部队是从四月十七日的拂晓开始登船的，等结束时已是傍晚。靠近港口的三座丘陵的斜面上驻屯着的为数众多的士兵们被收入了漂浮在港湾的舰船之中，于是那天陆地上迎来了一个寂静的夜晚，忠烈王在所居住的寺院中第一次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十八日，一度被收入舰船中的全体将士们走下船来，在一个村子南边、也是附近最广阔的沙滩上集合。忻都、洪茶丘所率的蒙汉军三万人、金方庆所率的高丽军一万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沙滩上。和高丽正规军一样，一万五千名水手、艄公也分为了几个集团排列在这里。忠烈王作为阅兵者骑着马从部队的前面走过。他的后面紧跟着忻都、洪茶丘、金方庆等三十名左右的指挥官。和蒙汉军相比，高丽军在服装上、携带的武器和武具上，还有士兵的举手投足上都相形见绌。组成队伍的士兵的年龄也参差不齐。有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年过六十的老兵，也有有着稚嫩脸庞和眼神的少年士兵。

阅兵结束两三天之后全体舰船就应该出航了。但天气的原因，又往后延了几天。出航的日子宣布了好几次，也更改了好几次。实际上九百艘的船队从合浦港出发已是五月三日凌晨。高丽的士兵们乘坐的二百艘的船队当中，一百五十艘作为头阵的船队先从港湾消失了，蒙汉军的全部舰船出发之后，在最后尾的又是高丽的另五十艘舰船。当舰船一艘不剩全都出动之后，小小的波浪互相碰撞着把整个港湾都吞没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从海上吹过来的却是很不应时的、就像冬天回归了一样的寒风。

送别日本征讨军之后，忠烈王从五月到六月都驻蹕在合浦。如果出征军有消息来的话，作为征东行中书省的长官就必须发出相应的指令。六月，忠烈王前往古新罗^[57]的首都庆州。古老的首都荒废了，就像无人的都城一样安静。他在星星点点散布着新罗王族陵墓平原荒野中打马飞奔，拜访了丘陵的脚底下的佛国寺。这里也荒芜了，宽阔的寺院里不见任何人影，释迦、多宝这两座有名的石造佛塔静静地沐浴在初夏的阳光中。忠烈王从庆州回到合浦就一直留在那里。七月时又一度返回了都城。在开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闰七月，又从庆尚道南下合浦。在安寧府驻蹕时，见到了合浦的屯所派来的使者。使者说出来的话让忠烈王难以置信。那就是，日本征讨军吃败仗了。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但据漂到合浦的残兵败将们所说，在日本的金海之战中，从合浦出航的四万名将士以及从江南出发的范文虎所率的十万大军，都在一夜之间遭受了暴风的袭击，全覆没了。

忠烈王到达合浦的三天之后，也就是闰七月十六日，金方庆所乘的船到达了港口。船已残破不堪，士兵们也都受了伤。

七月十九日，忠烈王派将军李仁赴元向忽必烈上奏战败的消息。在此前后，有好几艘破败的舰船开回了合浦。其中一艘是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所乘的舰船。

《高丽史》的金方庆传中记述如下：

——方庆与忻都、茶丘、朴球、金周鼎等发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贮檄谕之。周鼎先与倭交锋。诸军皆下与战。郎将康彦、康师子等死之。六月方庆、周鼎球、朴之亮、荆万户等与日本兵合战，斩三百余级。日本兵突进，官军溃，茶丘弃马走。日本兵乃退，茶丘仅免。翌日复战败绩。军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余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战不利，且范文虎过期不至，议回军曰：“圣旨令江南军与东路军必及是月望会壹歧岛，今南军不至，我军先到，数战船腐粮尽，其将奈何？”方庆默然。旬馀又议如初，方庆曰：“奉圣旨赍三月粮，今一月粮尚在，俟南军来合攻，必灭之。”

诸将不敢复言。既而文虎以蛮军十余万至，船凡九百余艘。

八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

随海水漂来的死尸堆满了合浦，这一场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出现在金方庆的眼前，总也挥之不去。死尸都呈半裸状，头部像是插在水中一样沉在海里，尸体和尸体之间，苍黑的潮水摇晃着互相碰撞。有时候潮水会像一根柱子一样冲天而起。每当这时，潮水的飞沫就落在死尸群上。

败战的消息传到上都行宫忽必烈处已是闰七月二十九日。依忽必烈之命，忠烈王派遣阜慰劳了败军之将忻都、范文虎、洪茶丘等人。八月二十九日，忽必烈的敕令下达，让高丽提供粮食给那些残兵败将。八月末，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离开开京返回元国。从这时候开始，元及高丽都担心日本军来袭，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九月，元增加了耽罗的戍兵。十月十七日，高丽也设置了金州镇边万户府^[58]，以怯怜口印侯为万户，同为怯怜口的张舜龙为管军总官。十一月，元把征讨留后军分别镇守庆元、上海、澈浦。

一年过去了，忠烈王八年、至元十九年一月五日，元宣布废除征东行中书省。一月十五日，高丽派使者赴元，乞求五百蒙兵驻屯金州。二月，元以蒙汉军一千人镇守耽罗。四月，四百名元兵进驻高丽。其中的三百四十名是镇守合浦的兵，剩下的六十名是守护都城开京的兵。高丽的兵力匮乏到了居然需要跟元兵乞求六十名士兵守护都城的地步。

其后，元征讨日本的企图也数次上议，但每次都无果而终。又到了至元三十一年（西元一二九四年），忽必烈薨逝，东征之事这才告终。

战后在元朝内发生了乃颜、哈丹等诸王的叛乱^[59]，洪茶丘在征讨中立下大功，官至辽阳等处的行尚书省右丞^[60]，在东征之役十年之后的至元二十八年染疾而终。

洪茶丘死后三年，忽必烈薨逝，又三年后，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驾崩。她在那一年和忠烈王一起赴元入朝，五月回国，看到寿宁宫的芍药

当时正盛开着，命人折下一枝，把玩许久，无限感泣，之后患疾而终。年三十九岁。

金方庆在战后上书辞官在野，在公主死后三年的忠烈王二十六年（西元一三零零年）以八十九岁的高龄死去。至老也未生白发。依其遗言葬于安东，但因受人谗言，未获礼葬。之后忠烈王对此悔恨不已。

高丽虽然没能从再度征讨日本的伤痛之中恢复过来，当然，忠烈王的晚年也充满了苦难。在元朝乃颜、哈丹等诸王叛乱期间，高丽受到波及，被叛军入侵，一时间不得不又把都城移至江华岛。另外，忠烈王和太子不和，他的宠臣被杀了几十人，甚至一度被从王位上拉下来。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去世后，在此之前一直害怕公主而移居别宫、长期不能和王相会的贞和宫主生下了两人的女儿。至大元年（西元一三零八年）忠烈王薨逝。享年七十三岁。

[1]掌管财货廩藏的大府寺的长官。正三品官。

[2]“禾不登场”是谷物没有收成。“场”是晾晒谷物的广场。“罄倒”是容器空空如也。“遗嚼”是剩下的东西。“歉歉”是恳切。

[3]并非正式官职。顾问角色

[4]和“回鹘”同。

[5]负责翻译的官员。请参照前面提到的“译语郎将”。

[6]同驻守机关。

[7]参照前面提到的“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是中书令系列下的，而起居郎属于门下侍中系列。

[8]铁做的箭尾。

[9]安庆府的行政长官。

[10]内蒙古西拉木伦流域兴起的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建立的王朝。势力曾延伸到西域。后被金所灭。

[11]辽国东丹王八世孙（1190—1244），契丹人出身，父亲是任职于金的官吏。从小开始接触中国的学问和教养，后来成为金朝的官员。成吉思汗死后为窝阔台即位立下大功。

[12]牌是使用驿传时的证明。元代有金虎牌、金牌、银牌三种，牌面上有汉字或回鹘文字，持有这种牌子的旅人在驿站接受驿马、食物、饲料等旅行所需的一切物品的供给。一般在使命结束之后就要归还，但世袭军官允许世袭佩戴和使用。这里的虎头金牌应指上述的金虎牌。

[13]有金虎牌和金牌两种。

[14]蒙古语中指什么含义不明，但其性质是投下（蒙古游牧领主采邑）、行省的居民，拥有变换户籍的自由，是流浪或还俗的僧侣或道士，并非奴隶，是修习了武艺的集团，拥有各种特权。

[15]中书省门下的官员，次于长官门下侍中，正二品官。

[16]监狱。

[17]驻守官。

[18]临时的武器调配官。

[19]武官中最高的一级。

[20]次于将军的武官职位。

[21]幕僚。

[22]义子

[23]王宫内的秘书、史官、翰林、宝文阁、御书、同书院等六馆。

[24]密直司的官员，正三品官。

[25]为了饯别而举办的宴会。

[26]锄头（耒是锄头的柄，耒是锄头的刃）。

[27]监视旅客的番所。

[28]蒙古语，意为小公牛。

[29]“管军官”是军队的司令官。“申覆”是重新汇报。“东征元帅府”是设于高丽的统辖军政的机构，洪茶丘被任命为其长官都元帅。“铺马”是负责传达的马。“站赤”是蒙古语，意为“掌管道路交通的人”“使用道路的人”的意思，即驿传。元太祖时代已设有驿传，太宗元年（1229）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起初用于使臣、官员的护送、官方文书的递送，后来出于对功臣优待的考虑，允许他们随意使用站赤，之后便荒废了。“明降”是上级来的指令书函。

[30]带有黄金的花饰的帽子。

[31]上级将校。

[32]又叫成均馆。教育贵族、高官的子弟的最高学府，是高丽模仿唐朝制度设立了国子监，后来改为国学。这里以培养官员为目的讲解儒学，设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春秋、武学等七个科目。

[33]元宗二年中央设置的相当于地方上各州郡的乡校。在这里接受教育，考试合格的可以进入上一级的教育机构十二徒，然后再从十二徒升学进入成均馆，即国学七官。

[34]负责出纳、宿卫、军机的密直司的长官，从二品官。

[35]密直司的属官，和左承旨一样都是正三品官。

[36]设置于重要的州郡、掌握兵权的官员。

[37]这里是指州的属官，掌管记录、文簿的官职。

[38]负责监察的最高机构御史台的长官。

[39]与枢密院副使同。

[40]大致是用于观看中国正月十五日晚举办的元宵灯节的山棚一样的东西。山棚又叫灯树，在长杆上插上无数的横木，使之像枝条一样伸出，在上面挂上灯，或是在一根高柱子上把圆形灯架像伞一样展开成圆锥形，在上面设置很多灯的装置。

[41]原文如此，疑为“崖山”之误。

[42]密直司的次官。

[43]水路领航人。

[44]高丽的外职（是在地方上的官职，于中央政府的京官相对而言）之一。忠烈王六年时曾将之特地派遣到各道征集工匠、役夫。

[45]掌管都中户卫（门卫）的官员。

[46]是设置于军事重要场所的元帅府的附属官，负责文书的官员。

[47]和驿站同。为了实现防卫、军事上的准确而迅捷的传达，由成吉思汗创设，兼有宿驿和关卡功能。

[48]西方产的用锦制作的衣服。

[49]银币。

[50]元代时授予的功劳牌，即勋章、军功章之类。

[51]负责地方行政监察的官员，元时在御史台之下各道都设置了（提刑）按察使，掌管劝农教化。

[52]“勾当”指专门担当处理该事。“宸所”指朝廷，天子所处的场所。“开府仪三司”是辽、金授予高丽的称号。“圣眷”是天子的眷顾。“特进上柱国”是元授予高丽的称号。“咨来”指频繁往来。“阙误”指不完整和错误。“打捕户”即“猎户”（以打猎为生，其猎物作为赋税上交）。“新金”是新选的意思。

[53]即中丞。官名。汉代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丞和御史中丞，掌管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东汉以来，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以中丞为御史台升官。唐、宋两代虽然设置御史大夫，也往往缺位，而以中丞代行其职。高丽官制与中国相同。

[54]发兵之际授予司令官的牌符之一。一般为青铜所制，长度大约十厘米，形状似老虎蜷脚休息状，纵向对切一分为二使用。

[55]元佩即先前提到的至元十一年在征讨日本之际授予的虎符。这里是再次授予。

[56]是为了经略日本而设置的中书省，在战时可以不必等待中央政府的指令，而是根据情况行使军、民、财三种权限。

[57]四世纪半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之一辰韩，六世纪初和百济、高句丽一起并称朝鲜三国。七世纪中期，百济、高句丽灭亡之后统一了半岛，但在九三五年被高丽所灭。

[58]高丽被元朝统治之后，被编成了包括万户、千户和百户等组织的蒙古风格的国军。此镇边万户府是为了防备日本军来袭而新设置于金州的。

[59]对忽必烈的政策执批判态度的东方诸王响应海都（？—1301）的叛乱起兵，忽必烈亲自前往镇压，乃颜被杀，哈丹遁走高丽，最后投水自尽。

[60]设置于辽阳的、尚书省的地方派出机构。右丞为其长官。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师妹蔡春晓。当她询问我有无兴趣翻译《风涛》一书时，我满口答应。原因在于，《风涛》所探讨的忽必烈东征、日称“蒙古袭来”，与我本人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关注的是江户时代众多有关壬辰战争，即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的文艺作品，所谓“朝鲜军记”。而“蒙古袭来”作为壬辰战争前史，作为侵朝的理由被众多日方文献屡屡提及，如“异国侵略我国（蒙古袭来）之事古来数度有之，而我国侵略异国之事，不曾耳闻”，其目的是为侵朝行为开脱，主张是出于主动消除外敌威胁的正当性。而忽必烈军队两次因遭遇“神风”而覆没一事，更被视作日本“神国论”的完美论据而津津乐道。

我是在接到翻译任务后才开始阅读这篇小说的。原以为这会是一幅相当宏大的战争画卷，描绘的是涉及数十万人的惨烈的战争场面，不料作者的用意根本不在于战争本身，而是着眼于处于蒙古高压下、处于战争风暴前夕高丽君臣们的各种反应，只有一场场入朝、出使，各种政治暗流的涌动、各种政治派别的角力，战争场面的叙述被一一略过，最高潮的元日两军作战的场面几乎没有提及，只说满载元军士兵的战船开出去，第二天却等回了海面上漂浮着无数战船的残骸云云。

如果期待的是一部类似于《平家物语》那样的军记物语或者战争小说，那么这篇小说无疑会让人感到失望。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作战场面，只有战争背景下人们的迷茫、努力、抗争和失意。

但这就是历史小说——或更具体地说——是西域小说的魅力所在。在广袤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中，特定的人们试图努力地去对抗严酷的大自然和滔滔的历史洪流。他们的力量也许很弱小，努力也许只是徒劳，但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分明又体现着一种诗意的壮美、寂寥和命运的无常感。

《风涛》创作于1963年，是井上靖一系列西域小说的收官之作。作品名称来自于元世祖忽必烈颁发给高丽国的诏书中的一句“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其用意是鞭策高丽不得推诿出使日本的责任，要担负起充当侵略日本的排头兵的职责。“风涛”一词也是串联全文的关键词，横亘于使臣和日本统治者之间的海域上掀起的是风涛，导致东征元军覆灭的是风涛，元国统治者针对高丽国君臣挑起的多次事端亦是风涛，可以说整篇作品充斥着阵阵的惊涛骇浪。日本文艺评论家筱田一士认为该作品“技法娴熟，内容充实，很适合作为井上靖对其西域小说系列的‘总决算’”。

历史小说需要兼顾史实还原与小说趣味。《风涛》以史实为素材创作，其中许多故事来源于《高丽史》和《元史》，而高丽和元国之间的往来书函有不少是原文照搬了《高丽史》和《元史》中的内容，可见井

上靖在创作时已经广泛阅读了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风涛》作为二次性史料看待亦无可。但比起还原历史事实，井上靖更重视小说的艺术性与趣味性。在历史记载的框架之下，他在其中融入了许多的想象和虚构，以激活单调乏味的历史文献，为小说增添了艺术性和趣味性。尤其是对高丽王元宗、忠烈王以及谋臣李藏用、金方庆的心理活动刻画详尽，人物形象饱满生动，体现了作者娴熟的文学技巧。另外，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许多个人的史观，在叙事的过程中一一铺陈开来，通过阅读其作品，就能了解作家的思想，就等于与作家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对话。了解井上靖的思想，本书必读。

鉴于历史小说这一题材的特殊性，关于井上靖和其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评论并非一边倒。有评论家认为其太过于主观臆断缺乏真实客观性，过于注重小说的趣味性，很难划定为历史小说，也有评论家认为他巧妙地把握了史实与虚构的平衡。对此，作家王蒙在《井上靖与西域小说集》（作家出版社 1988）的序文中曾有过论述：“他写得深沉，细腻，……

同时他又写得相当平淡……作品中表达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心肠，一种超越最初的情感波澜的宁静，一种饱经沧桑的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俯视，一种什么都告诉了你了的直截了当，同时什么也没有告诉你的彬彬有礼。他的风格很独特，很有味儿。”

私以为，然也。平淡，但有味儿，这也是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初读《风涛》，也对其平淡略感讶异，但在边读边翻译的过程中，讶异之心渐渐被填埋、充实、垒高，加之也有众多名家对其价值的肯定，故斗胆请允许译者在此心安理得地说一句，这部小说很值得一读。

如果读起来感觉索然无味，并无一得，那也许就是译者的问题了。说起来，在成稿的过程中，译者没少给重庆出版社的编辑魏雯女士添乱，许多拗口的表达，承蒙她的指正才得以一一展平，在这里借一席之地谨表谢意。另外，期待关注井上靖作品的读者朋友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覃思远

附录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浜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浜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浜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浜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

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 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

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 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 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

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

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德鲁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

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

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

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

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

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ちえ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異域
之人

「日」井上靖
王維辛 著
译

いいきのひと

——天狗文库——

I I K I N O H I T O

重慶市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IKKI NO HITO , YUKI(collection of stories)

by INOUE Yasushi

Collection copyright © 2004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8) 第17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域之人 / (日) 井上靖著 ; 王维幸译。 —重庆 : 重庆出版
社 , 2020.1

ISBN 978-7-229-14587-3

I。 ①异... II。 ①井...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42461 号

异域之人

YIYU ZHIREN

[日] 井上靖 著 王维幸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杨婧

重 庆 出 版 集 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7.5 字数：116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14587-3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玉碗记](#)

[异域之人](#)

[信松尼记](#)

[僧行贺之泪](#)

[幽鬼](#)

[平蜘蛛釜](#)

[明妃曲](#)

[圣者](#)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玉碗记

我有一老友名叫桑岛辰也，在京都某大学主持考古学讲座。因久未联系，我便半赔罪半礼节性地给他写信，说我今秋务要西下一趟，一探久违的京都秋色。可当我快将此事抛至脑后之际，老友的回信才姗姗来迟，说他最近意外地在布施市某世家发现一雕花玻璃器物，乃是安闲天皇陵的出土品，人称“玉碗”。他料定此物不久必入好事者之手而遭秘藏，便劝我说，趁现在近水楼台，且君迟早也要西下一趟，莫如本月及早动身，哪怕只为一睹此碗也好。倘再犹豫，恐连秋色也瞧不到了——明信片上，桑岛的字迹依旧潦草，颇具其一贯风范。由于他本人置身一个考古学的世界，因此，他素来以为别人也会同他一样，对考古学界的大事小情皆充满好奇。他这种匪夷所思的性格一如他年轻时，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虽说学生时代我曾在桑岛的鼓动下一度对古器物产生过兴趣，可如今，诸如壶啦茶碗之类，于我来说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不过，当收到桑岛这自以为是的书信时，我竟忽然产生了一种想看看那安闲天皇玉碗的冲动。虽说我本人孤陋寡闻，丝毫不懂这安闲陵出土品乃何等古物，不过，既然是近水楼台，我依然萌生了一种想看一眼的冲动。并且，我写给桑岛的那句“一探京都秋色”也绝非言不由衷，因为我早就合计着，倘若可能的话，最好还是趁寒意尚浅之际去一趟关西，以便从工作中偷闲几日。于是，我决定顺水推舟，接受桑岛的建议，前往那曾埋没我三年读书时光的京都。也就这么点事儿，没有别的。

当时，虽然我的心底也多少被桑岛所说的玉碗搅起过一丝涟漪，可说实话，我的心思却不在古器本身，而在于它是安闲天皇藏品这一点上。至于缘由，那是因为，十多年前由于些许原因，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频频出现的晦涩的诸神名字中，唯独广国押武金日命（安闲天皇）与其妃子春日皇女这两个名字曾占据过我内心一角，且至今仍铭刻在心，从未消失。我想，既然是安闲陵的出土品，那么不是安闲天皇的藏品便是其日用品了。当然，我这兴致并非如历史兴趣或是美术兴趣那样清晰，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而已。

我只是觉得，既然是跟安闲天皇有关，看看也无妨，仅此而已。

将安闲天皇与妃子春日皇女这两个名字镂刻在我的记忆里，且至今仍无法抹去的，乃是我的妹夫木津元介，时间则是在十多年前。

木津元介原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因为彼此喜欢文学，便成了最投缘最要好的朋友。中学毕业后，我们彼此进入不同的学校，再也无法像中学时那样亲密交往，可基于这种关系，当他从某私立大学毕业，在东京某女子学校执起国文课的教鞭时，我便选定他做了妹妹多绪的丈夫。

虽然他在性格上多少有点阴郁，不过于我看来，他处事执着且坦率，对于唯有性格善良这一优点的妹妹来说，无疑是一位理想的伴侣。并且，木津从中学时代起就频频出入我家，跟多绪也很投缘。当时我父母已经双亡，我独自替父母照看妹妹，大概这一点也帮了忙吧，所以，尽管年纪尚小且有些于心不忍，可多绪刚从女子学校毕业，我依然便让木津元介娶了她。

可是，等二人结婚后我才意外发现，木津跟多绪相处得似乎并不好。尽管多绪婚后不到五年便去世，可即使在这短短五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脸上浮现过的灿烂笑容依然屈指可数。因而，一想起此事，我至今仍心痛。这既非多绪的过错，也怪不得木津。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大出来，不过从深层性格来说，也许二人真的是不合吧。

不过，这也只是从木津的个人角度得出的结论。多绪深爱着木津，爱之愈深，对木津的期望就愈大，自然就平生出一些不平和不满来。或许多绪是想独占木津的爱情吧，她对木津的感情始终是那么专注那么执着，甚至在旁人看来都到了可笑的程度。这种情形，我自然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多绪经常向我哭诉木津的冷淡。可我每一次都觉得二人的不和远未到影响生活的程度，一旦由着多绪的脾气把事情闹大就不好了，所以每到最后，我反倒都变成了多绪的劝解人。而事实上，在我看来，木津跟中学时没有任何变化。他对多绪的态度多少是有些冷淡，不过，若说木津生来就是这种性格，这倒也能说得过去。所以，我虽是多绪在这个世上唯一能帮着拿主意的人，却从未顺着她的意思去做。说真的，我甚至从未真正地帮她拿过一次主意。因此，多绪去世后，我多少也有点愧疚。我兄妹二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多绪短暂的一生便益发让我觉得凄惨，因而，我一直心痛。尽管十多年过去，可直到现在，每次想起妹妹，这种心痛仍会在我的心里复苏，让我受不了。

大概是多绪去世一两个月后的某日，我来到木津元介的家里。突然沦为一名鳏夫后，他的房间里处处都透出一种阴湿和脏乱。

当时，木津刚下班回来，西装都没脱，他把桌子搬到外廊，正托着腮在那儿发呆。由于多绪去世时是四月份，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所以当时的季节不是春末就是夏初了。木津似乎并未发现我，在夜幕降临的昏暗外廊里一直盯着狭窄小院的某一点在发呆，直到我走近身旁跟他打招呼。发现是我后，他“呃”了一声。我猛然发现，他的脸上是那么忧郁，令我都有点吃惊。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为什么去找他了，只记得当时尽量避免提及去世的妹妹。由此看来，妹妹之死造成的创伤依然在我和木津的心里滴着血。想来，离妹妹去世的时间并不算久。

然后，我二人便在外廊里喝起酒来。也不记得我们是如何转移到那

话题上的了，总之木津从书架上拿来一本厚厚的今译版《日本书纪》，翻开一页放到我面前，半强迫地让我读。内容则是安闲天皇以皇太子身份迎娶春日皇女为妃时的情形，开始是“月夜清谈，不觉天晓。斐然之藻，忽形于

言，乃口唱曰”的前言，然后便是天皇对爱妃吟唱的歌以及爱妃的回歌。

以安闲天皇的“八岛国，妻难求，闻春日之乡有丽女，有好女”为开始的这节诗歌，我学生时代便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过，当时颇为感动，至今留在记忆里。其中“妹手缠我，我手缠妹”这一直白描述性爱的句子也的确让当时年纪尚轻的我倍感瞠目。

可妃子随后所和的歌我却完全没有记忆。事实上，妃子的歌并非当时所和的歌，而是天皇驾崩时悲伤的歌，可不知为何竟被混入了这里，这一点也是我当时从木津元介那儿第一次听来的。

“这是天皇葬礼时妃子的悲伤的歌，这一点古来已有定论。且不管古人如何理解，关于这首歌的‘心’，你个人是如何理解的？”

当时木津元介用他一贯的老练的措辞说完，又倒着将放在我面前的书瞧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用异样的节奏朗读起来：

“隐口之初濑川有竹流来，隐竹、寿竹也。粗端造琴，细端作笛。乐人奏三室山，余登山远眺，唯见磐余之池，水下游鱼浮于水上，皆闻声叹也。大君拥天下，细纹御带，随风飘逸，人皆叹焉。”

木津怪异的语调很可能是他在学校授课时朗读课文的语调，不过在我听来却多少有些滑稽，甚至有些跑调与悲哀。

他一本正经，缓缓地朗读完后，说道：

“你明白此歌的‘心’吗？这难道不是一首悲伤的歌吗？”

肯定悲伤。因为它是天皇驾崩时妃子所吟的悲伤的歌。它是一首悲歌。当然是悲歌。不过，妃子对天皇究竟有没有爱情，对此我却持怀疑态度。还有比这更清晰更整齐的悲伤吗？这是跟爱情无关的悲伤，是完全跟爱情分离的。里面压根就没有一点妃子的恸哭。妃子看到天地间的一切都在悲叹，就为它们代言了。或许妃子对天皇并没有爱情。可天皇去世时她还是很悲伤。忍不住地悲伤。就是这样的一种悲伤。我是十分清楚的。”

木津元介半痴迷般地呓语着。起初我还以为是木津的脑子不正常了，可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激情在侵扰着他而已。虽然，他平时感怀时也会突然心血来潮，说出一些武断的言辞，可怜牙俐齿的他今日竟如此絮叨，这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我从未见他如此不

苟言笑一脸严肃地盯着我说话。

我有点畏惧，插不上一句话，只得将酒杯一次次送往嘴边。他本人则继续在自言自语：

“完全不同的两首歌被并放在了一起。安闲天皇的歌中充满了爱情。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之歌。看来他是十分爱妃子的了。可妃子的心里却没有一丝的波澜。对一个心爱之人的死是无法这样吟唱的。可她依然很悲伤，十分悲伤。”

当这些话不知重复到第几遍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他是不是借《日本书纪》中的歌谣在向我苦诉自己现在的心情呢。如此想来，他的一言一语中似乎的确透着一种辩解——

向我这个妻兄解释他对生前的多绪的冷淡。想到这里，畅快的心情突然化为不快涌上我的心头。于是，当他再次用怪异的语调低低地口诵起“隐口之初濑川”时，我不由得说了一句：

“还有完没完！没劲！”

连我本人都感到了自己话中的残酷。听到此话，他忽然沉默下来，然后就在尴尬的气氛中默默地喝着酒。不久，他似乎不胜酒力，前去喝水，可正要走下外廊时，我见他身体一下跌倒，然后竟不顾体面地用两手撑着地，慢腾腾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朝井旁走去。他的背影看起来又老又孤单。

当时，连我都觉得，他的精神已经垮了。无论他跌倒时的样子还是爬起时的样子，还有那跌跌撞撞走路时的样子，无不透着一种不同于醉酒的无力感，透着一种心灵上的空虚。

大约三年后，木津元介应征入伍，后来在中国华北的前线病死，因而我也未能再次询问他当时的心情。可是现在，当妹妹与木津皆成故人后，我这才对自己那夜跟木津闹别扭的行为多少自省起来。那一夜，木津既未矫揉也没有造作，他是用那晚的言辞对生前几乎未感受到他爱情的年轻妻子之死表示强烈的悲伤。或者，他是用极其直白的方式向身为妻兄的我来哭诉自己的这种悲伤。

每当想起妹妹短暂且不幸的一生，想起木津之死，我总会想起安闲天皇的妃子所唱的那句“隐口之初濑川有竹”，以及木津那奇怪的语调。至于，木津对这节歌词的理解是否真的正确，我也再未调查过，直至今日。且不管他的解释是否妥当，总之，不知不觉间，那安闲天皇便带着一种亲切感印在了我的心里。可以说，作为上古时代的一位君主，他与其他诸神是不同的，他拥有十分人性的一面，是一位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当我手持桑岛辰也邀我去看安闲天皇陵出土的雕花玻璃碗的书信

时，我便产生了一股不顾一切想目睹一眼的冲动。

也并非出于我对古代珍奇器物的好奇心，只因它是一件被用满含着
寂子不可思议的悲调的歌唱所埋葬的一位古代君主的收藏物。

当我抵达京都的时候，已是临近十一月的某日黄昏，几乎是桑岛辰
也用明信片为我指定的最后期限了。由于时间有点晚，我担心他的研究
室快要关门，所以下火车便赶奔那早已沉浸在校园暮色中的大学研究
室去找他。

当时桑岛正准备回去，久别重逢的喜悦写在脸上。好险啊，你怎么
连个电报都不提前打一下！——他毫不客气地责备着我。

房间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陈列箱，箱子上、书架上、办公桌上，
能放东西的地方全摆满了五花八门的器物以及奇形怪状的土制人偶
和破瓦片等，颇为杂乱。而就在这杂乱房间的一角，我与三年未谋面的
桑岛辰也对坐下来。

“这是你的房间吗？”

我打量着四下里问。

“大学毕业都多少年了？要一两间房子有什么好奇怪的。”

桑岛不卑不亢地说着，仿佛自己用天生的大嗓门所说的这句话有多
么好笑似的，他一面笑一面在昏暗的房间内打开电灯开关。房间瞬时亮
了起来，研究室特有的那复杂深邃的阴影被投向四处，在这阴影塑造出
的谷中，桑岛那刚步入老年但比上次见面时更显疲倦的娃娃脸凸显出
来，上面还挂着一种单纯的平静，除学问外对其他一无所知的平静。

“还能看吗？”

我问。

“安闲陵的玉碗？”桑岛说，“岂止是能看？你小子的运气简直是太好
了。”

仿佛在说他本人似的桑岛面带喜色，然后便说起欲将正仓院的白琉
璃碗与玉碗放在一起的荒唐事儿来，而且就在两三天后。

接着，桑岛辰也用从前糊弄我们时一样的语气向我灌输了一下玉碗
的预备知识——简而言之，安闲陵玉碗就是如此这般的一样东西。

听了他的介绍，我这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人称玉碗的安闲陵出土的
雕花玻璃器物竟大有来头，但凡对考古学稍有了解的人，通过江户时代
的记录，几乎无人不知它的名字。当然，也只是记录中有记载而已，至
于实物的下落则无人知晓。因此，这次偶然在布施市被发现，则是彻底

弄清了记录中所说的这只“玉性不明”的碗，原来其“玉性”的真相便是今天的雕花玻璃。

在享和元年的《河内名所图会》的古市郡西琳寺一条中有如下记载：

“玉碗 本山之珍宝也，径四寸，深二寸八步，四周及底有星状圆形相连。玉性不明，距今八十年前洪水之时，安闲天皇陵垮塌，其中现朱等多物，此碗则混其中而出也。其地为村内田中某农家所有，藏于本寺。”

文化元年版的三浦兰阪《河内摭古小识》的西琳寺一条中也有“玉碗安闲帝陵畔所出”的记载，足见其作为当时河内西琳寺的镇寺之宝颇有名气。

另外，在蜀山人、大田南畝的《一话一言》中也有“河内古市玉碗记”一栏，其中记录了国栖景雷与京都茶人宗达所撰写的两篇文章，藤井贞干的《集古图》中则载有这玉碗的图。

《一话一言》中所录的国栖景雷的文章是如此记载的：“兵戈之后，里民掘此御陵，此里之长名神谷，其男仆自土中获玉盃一只，藏其家中百年有余，后献于西琳寺。”

从这些古时的记录来看，玉碗出土后在神谷家（《河内名所图会》中则为田中家）被传了百余年，后来被捐献给西琳寺，由于国栖景雷的记录成文于宽正八年，因此玉碗出土的时间，倘若从宽正八年往上追溯百余年的话，至少应是元禄年间才对。

即，玉碗是在元禄年间被从安闲天皇陵挖出的，当时随泥沙流出后，被藏于神谷家百年，后来又被进献给河内的西琳寺，成为该寺的镇寺之宝，十分有名。明治时代废佛毁释之时，随着西琳寺悉数被毁，玉碗也随其他的佛具宝物下落不明，杳无音信，只留下了上面的记录。

“玉碗的发现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可更有趣的是，此物跟正仓院的皇室御物白琉璃碗居然一模一样，因而又平生出一个更大的新问题。”

据桑岛讲，正仓院的皇家藏品，每一件都被认为是圣武天皇时代的东西，即主要都是8世纪的东西，可安闲天皇陵新出土的玉碗竟然跟皇室珍藏的白琉璃碗一模一样，如此一来，这皇室御物的所属年代也需要被追溯到安闲天皇时代而重新加以审视了。

“不仅形状大小，连雕花图案都如出一辙，所以这两个雕花玻璃碗，与其说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不如说是由同一人同时制造更为妥当。当然，关于正仓院的白琉璃碗，人们都认为它是从波斯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的。尽管不将两只碗放在一起便无法弄清楚，不过，或许它们原本

就是一对吧。

就算不是一对，那也很可能是经某人之手被同时献给日本朝廷的。然后不知从何时起这对玉碗又被拆散，一只传入正仓院，另一只则作为安闲天皇的陪葬品被埋进了土中。然后在历经一千几百年的岁月后，两只碗又要被摆放在同一处——

虽然此事三天之后才能变成现实。怎么样，你不觉得有趣吗？”

桑岛说。

两个外来的雕花玻璃器物，历经多舛的命运，在时隔千余年后再次相聚，这是一件怎样的事情？正由于它们是没有感情的器物，因此它们从来就没有那种忧郁的情感，这只能说是两件器物的命运轨迹所发生的交集，而这种交集又带着一种物理性的纯洁，让人感到一种美。甚至连我这个门外汉都不由得产生了一些兴趣。于是，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在桑岛那独具特色的话术的煽动下，我不禁答道：“真想看一眼啊，倘若方便的话，届时也带我去吧。”

我在吉田山腰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故地重游，这晚秋季节的前半天，我是在眺望窗对面山坡上那赤松的粗糙树皮中度过的。由于在京都的三年学生生活中有一年是在这吉田山腰的某民宿中度过的——当然，那家民宿如今早已不在——所以，放眼望去，一切都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下午时我去了一趟四条，然后乘市内电车去了西边的郊外，从北野一直逛到等持院。这是我学生时代在星期天等节假日常走的一条路线。来到繁华的市中心后，心里总觉得不平静，于是朝北野方向走去，因为那儿仍跟从前一样，令人保持着从前的心境。从傍晚到晚上，天空一直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雨的样子，可半夜开窗时，始带严冬感觉的月亮早已升上了水一样青蓝的天空。

次日，我如约在京都火车站跟桑岛辰也会合，然后去大阪，赶往布施。从这天到次日，两天的行程我全交给了桑岛辰也。桑岛给我制定的日程是，上午在布施市的N家观赏所藏的玉碗，下午则去古市，依次拜访三个地方：与玉碗渊源颇深的安闲陵与西琳寺，还有在江户时代曾珍藏过玉碗的当时的神谷家。不过这日程未必是为我个人专门定制的，他本人似乎也有私心，想重新目睹一下玉碗自安闲陵出土后仍因缘不浅的地方与场所。——尽管起初时我以为他是专为我腾的宝贵时间，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

“学者是根本不会陪着游客玩的。你做人太天真，所以才成不了学者。不过也幸亏如此，你才不会被穷神附体。”

桑岛说道。虽然口头上这么说，可事实上他向来是将晨礼裤当作平常裤子来穿的，外加一双军靴。这副打扮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被穷神附

体而远离时髦的人。可尽管如此，他的身上依然透着一股考古学者的气质，一种任何人都模仿不了的清高。

我们在布施市的世家N家的客厅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看到了玉碗。玉碗所以能被发现，据说是因为今年夏天的时候，河内乡土文化研究会——当然桑岛也是该会的主要成员了——曾在大阪B报社的礼堂举办过一场报告会，报告人是东京的I博士，题目是“飞鸟时代与河内西琳寺”。报告会结束后，这位N家的年轻主人便拿来一个包袱，要求给鉴定一下，于是才发现了此碗。

“这只能说是一种佛缘了。毕竟，作为西琳寺的镇寺之宝曾一度闻名遐迩的东西，偏巧又在西琳寺报告会的当天被带了回来。”

桑岛在N家的客厅等待的时候，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了我。

不久，一个包裹便被N家的主人——一位青年放在了我们面前。桑岛毕恭毕敬地将包裹打开，从包袱里取出一个白桐盒子，再从桐木盒子里取出一个旧布包着的盒子。桑岛应该在三个月前就已经见过玉碗一次了，可现在竟像是第一次接触似的，脸上分明带着一种兴奋。盒子被打开后，里面是一个锦缎包裹。解开锦缎包裹的带子，展露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原本碎成十片后来又用漆粘起来的玻璃器物。白色中略透着几分黄色，的确很精美。桑岛递给我的时候，在院子光线的映照下，有些小水泡般的东西从玻璃面上浮现出来。

这就是安闲天皇的珍藏品啊，这分明就很新嘛，哪有一点古器物的感觉，新得都让我有点意外了。

内盒是黑漆的，盒盖上用金漆彩画绘有“御钵”字样，内面则依然是用金漆彩画绘制的字：

寛正八年三月良辰笔

长吏宫仰书铭

弘法大师御流入木

道四十二世书博士

加茂保考

据桑岛介绍，铭文的笔者加茂保考即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冈本保考。

另外，外盒底部还有毛笔书写的四行字，内容是“神谷家九代源左卫门正峰捐赠西琳寺”。

桑岛还向我解释说，铭文中所谓的“长吏宫”贵人，经调查确认为圣护院门迹盈仁法亲王。然后，当年轻的主人起身离座时，桑岛又告诉我

说，这N家世代都任村长，其中明治维新后还出了一位郡长，是当地的世家，所以藏有这种东西也不足为奇，云云。

待了一个来小时后我们辞别N家，然后赶奔大阪。在郊外电车上摇晃了三十来分钟，在古市车站下车的时候，已是三点左右。今天的计划应该是参观西琳寺旧址与此地的世家，拜访古记录中以神谷家或是田中家的名字出现的森田家。由于在这儿多耗了些时间，且冬季白天又短，我们担心最重要的安闲陵时间不够用，便决定西琳寺旧址和森田家只在前面走马观花一下。听说森田家在建筑专家的眼中是一座颇有名气的数百年古宅，我急忙冲进去，在冰冷的泥地房间里转了一圈。在N家看玉碗时，个人感觉除了新之外再无新奇之处，而在森田家，头顶高悬的大梁那刚健的木结构之美、与宽大的泥地房间里发出的冰冷古气息则让我瞠目不已。

不仅是森田家，古市的房屋处处都是在中国华北常见的那种土屋顶的矮房子，有如古朝鲜归化人的部落，另一方面，行人稀少的路上却充盈着一种日本古街道的奇妙的明快感，真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古镇。

我跟桑岛一面在古市闲逛，一面朝安闲陵方向走去。途中来到一条新路，由于地势稍高，以古市城区为中心的河内平原尽收眼底。

“这一带从前曾是大和朝廷的墓地。”

桑岛说。像小岛一样散落在平原尽头的数座丘陵几乎全是陵墓。雄略天皇陵、应神天皇陵、仲哀天皇陵、清宁天皇陵……桑岛一面指点着平原远处的四方形，一面向我依次介绍在我看来无非是些覆盖着普通树木的小丘陵的古陵。当然，既然是陵，当初的人工痕迹肯定是鲜明的，可经过了长年累月，山形已变，树木丛生，如今已彻底融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站在这片我国最大的古市古坟群的正中央，也许是心理原因吧，四面的风景竟也带着一种暗淡和冰冷的沉寂感。

当我们来到古市城区南面的目的地安闲陵前的时候，午后一直阴沉的天空终于变坏，阵雨眼看着从平原北方逐渐逼近，不久雨点便落到了我们的头上。

我们冒着被淋湿的危险走到陵墓所在的丘陵上面。从前，恐怕整座丘陵都被当成了陵墓区域，而如今，重要的陵墓则被规划在了丘陵的局部。一条宽阔的道路从西琳寺爬到丘陵上，路边则散落着几户人家，以及他们的田地。

据桑岛介绍，这座丘陵被称为高屋丘陵，战国时代的畠山氏曾在这儿筑有高屋城。据说其主城就在陵顶，如今环绕在陵周围的壕沟便是当时城郭护城河的残留。

桑岛说，玉碗混在泥沙里一起流出或是被当地民众徒手挖出，很可能就是在畠山被织田军队攻陷，主城被烧毁的时候。看来，战国兴亡的

浪潮甚至连玉碗沉睡了千百年的安闲陵都未能幸免。——漫步在雨中，我不由得对此产生了一些感慨。

我们拜过安闲陵，然后绕陵一周，来到距此约两丁^[1]远的妃子春日皇女的陵墓。墓周围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杂树伫立在雨中，叶子红彤彤的，任由着雨点蹂躏。

我们一面不时在树荫下避雨，一面在两座陵所在的丘陵上溜达了近一个小时。桑岛似乎发现了疑似玉碗出土的目标点，一度折回安闲陵背面。我则站在路旁稍远的一处树荫下，等待桑岛。但见他一面竖起西装领子防止细雨淋入后颈，一面快步走去。可等了半天始终不见他回来。我叼着烟久久地等待，就在我眺望着从西北的安闲陵与对面春日皇女的陵上面横扫而过的雨脚之际，两座陵上的茂密树丛竟忽然间映入了我的眼帘，宛如两个巨大生物在扶摇翻动，沙沙作响。以前我曾在四国看见过海峡潮水的涡旋波纹，而眼前无数树木的摇动竟一如那涡旋波浪的翻滚，深邃无比。

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安闲天皇与春日皇女这两位古代贵人的灵魂就沉睡在这两处树林底下。且不说妃子歌词“隐口之初濫”中的悲调是否真如木津元介所解释的那样，可千百年前的那一日，恐怕这悲调也同样是作为无声的音乐冰冷地掠过了丘陵上的树丛吧。

当夜，我跟桑岛在古市城边的一家小旅馆住下来。因为雨越下越大，我们二人的西装也全已湿透，因此我们改变了原来的行程，不再去我们共同的大阪朋友K家，而是去古市住下来。次日便是安闲陵玉碗与正仓院白琉璃碗这两只雕花玻璃碗在奈良被放于一处的日子，倘若我们早晨及早动身，届时应该能赶到奈良的。

毕竟是溜达了一整天，我和桑岛都累坏了。房间的窗户上没有套窗，雨点直打在窗玻璃上，潮湿的空气弥漫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

晚饭时，一壶酒就把我身体里的疲劳彻底激活，让我连酒杯都懒得端了，可桑岛却截然相反，酒一下肚似乎立刻就恢复了精神，在我躺下后仍独酌了好多壶。

“别管我，你先睡吧。”

由于桑岛频频劝我，且见他九点了都还没喝完，也不知他何时才能喝到头，我决定不再陪他，便让女仆在旁边铺好床躺了下来。

“我想，两只雕花玻璃碗全都是波斯萨珊王朝的东西。

它们翻过遥远的葱岭，穿越沙漠，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然后再经朝鲜由百济人之手来到日本。当时正是安闲天皇时期，或是他仍为皇太子的时期。”

桑岛大概以为我仍在倾听，不时把视线投到我身上。随着酒兴上来，他越发健谈，继续说着这事。

“这东西是每人献了一个，安闲天皇一个，妃子一个。”

“真的？”

“啊，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随口一说。就好比是一名考古学者的额外收获吧。喝酒的过程中我又想了想，这里面哪有什么战争之类。妃子年轻貌美。年轻是肯定的，用不着推测。记录上记得清清楚楚，跟天皇的年龄差了好多呢。有一天，妃子的这件珍贵器物就被人给盗了。”

“怎么说？”

“怎么说？一半推测一半事实吧。理由嘛，《日本书纪》上有瓔珞（首饰）遇盗事件的记载。这里的瓔珞很可能就是器物吧。于是，这被盗的器物就被高价出售给了某富豪。然后就被那富豪家世代相传，有一次又被敬献给了圣武天皇，于是随着天皇之死就被收藏进了正仓院。另一件，安闲天皇的玻璃器物则作为天皇的陪葬品被放进了陵墓。时过几百年后陵上面又冒出一座城来。又经过三百年后那城也被战火焚毁。战火的当晚废墟坍塌，还出现了发光的东西。百姓们使用铁锹挖掘。结果挖是挖出来了，可器物却被铁锹碎成了十片。百姓大概觉得东西贵重，就把残片全收集起来，带到了村长家。而那个村长家便是咱们今天去的森田家的那房子。”

桑岛喋喋不休，怡然自乐。他那年轻时蛊惑伙伴的能言善辩的风采，又带着一种久违的亲切回到了耳边。

“你上课时也是这样子吗？”

我问。

“差不多吧。考古学这东西基本上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你别打岔，好好听就是。然后——”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桑岛的话，不知不觉间他的话语混在雨声里逐渐远去，不久便坠入了我的梦中。

半夜醒来时，饭桌已然被整齐地收在房间的角落，桑岛正跟我并床而眠，发着轻轻的睡息声。

雨似乎停了，敲打在玻璃上的雨声也没了，户外静悄悄的，一丝声音都没有。大概是傍晚就睡下的缘故，大脑在充分睡眠后格外清爽。看看钟表，才刚过两点。我闭上眼睛，想再睡一觉。

闭着眼睛，我不由得想起入睡前迷迷糊糊听到的桑岛妄加揣测的那

两件雕花玻璃器物的话来，伴随着一点点回忆，他的话竟带着一种清晰的现实感在我大脑里复苏起来。就在我思考桑岛所说的妃子器物被盗一事之际，那器物竟如妃子爱情的象征一样，倏地潜入了我的脑海。

尽管桑岛说妃子的器物很可能是被盗，可在器物失窃的同时，妃子会不会也同时失去了爱情呢？或许，失去玉碗的妃子在安闲天皇葬礼的时候，也只能吟唱“隐口之初瀬川”

这首被木津所指摘的悲歌了。

我出奇清醒的大脑一直在思索着这件事，一想到两件古器明天就要被摆放在同一处，一股莫大的感动竟突然间贯穿了我的身体。因为我觉得，这只能是两件器物所象征的安闲天皇与妃子的长相离的爱情在时隔千百年的岁月后的再度重逢，而绝非别的。

次日是一个爽朗的晴天，一丝云都没有。

我们八小时前离开旅馆。早晨的凉意不像是晚秋，更像是初冬。去火车站的途中，桑岛自嘲般地说起昨夜独饮之事，说倘若饮酒是最快乐的时刻那就说明作为一名学者他已经完蛋了，说完还害羞地笑起来。

我们先来到大阪，乘电车赶往奈良。到达奈良后时间还富余两个来小时，二人便在时隔多年后再次逛起了奈良城。

正仓院中仓的走廊里铺着绯红的毛毡，当从中仓的架子上被取出的白琉璃碗与从布施的N家借来的安闲陵出土的玉碗被同时摆在毛毡上的时候，时间已是下午两点多。参加人员很有限，只有京都大学的U博士与考古学教室的人们、正仓院相关人员，外加一个我。

为了不妨碍他们对两件古玻璃器物进行对比调查，我刻意站在稍远的地方，当两件器物被从盒子里取出时，我越过众人的肩膀放眼望去。

由于此前我一直在凝视洒满晚秋午后阳光的堂外幽静的风景，所以当两件器物映入眼帘时，起初我竟未能分辨出它们的形状。直至眼睛随着对走廊昏暗光线的适应，那略发黑的绯红毛毡终于显出红色时，我才看出有两个形状完全相同的玻璃器被紧挨着放在一起。然后，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

弯腰端详的U博士、站在博士对面俯视的桑岛，以及只把脸从一旁探出来的三名年轻的研究室相关人员，一瞬间大家全都像雕塑群一样，静止不动了。

我也不例外，想看一看那两道命运的曲线——以波斯湖畔为起点，然后径直向东，沿地球东半部表面任性地跑了大半圈的两件器物所划出的两道命运曲线——在碰撞的瞬间所发出的清冽火花。

并且，我还想目睹一下这两位古代高贵之人的爱情，在时隔漫长岁月后即将邂逅的一瞬间那小小空间所产生的变化。

当时，我看到雕刻在两器物玻璃面上的星形图案一个个闪着冰冷刺目的淡红色光辉。玉碗和白琉璃碗各自是俨然由三十几个淡红的辉光所凝成的半圆固体。尽管如此，两件器物依然各带着自己的宁静紧挨在一起。

这时，我忽然察觉到，不知何处传来一种自来水溢出般的声音，的确是水溢出的声音。我不由抬起脸环顾四周，可此时水声已然停止。

我以为是某处——比如架设在走廊下面的自来水管或是输水管，是那里的水溢出来了，可这水声一旦消失，竟再也听不到。令我不可思议的是，水声那么近，且那么大，现场众人的注意力居然一瞬都未被夺走。

我一面纳闷一面将视线再次投回绯色毛毡上，仿佛跟刚才所见的器物完全不同，眼前只有两件微微泛黄的玻璃器物并放在那儿。我刚才看到的感觉略大些，通体都闪着一种醒目的淡红色。当然，也许是下面铺垫物的绯红色映入眼帘的角度问题，才让我产生了那种错觉。

我再一次隔着众人的肩膀望望两件古代玻璃器，映入眼帘的跟最初看见的那种光辉已完全不同，完全成了另一种东西。

我再也不愿继续去看那两件玻璃器。哪怕只是一瞬，既然看到了那么美的东西被放在了那溢水般的清脆声中，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并非考古学者的我并不想从这两件古代玻璃器上夺走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

我朝桑岛使了个眼色，想尽早一个人静一静，便从已开始对两件器物进行实测的人群边走开。

离开正仓院那孤寂的古建筑后，为了打发等待桑岛的时间，我朝一条被两侧树木遮蔽了阳光的昏暗小路走去。

我不禁想，在没有阵雨的今天，安闲天皇与春日皇女的两座陵依然静静地并立在河内的小丘陵上吧。并且，浮现在我眼中的两座陵像真的玻璃绘一样被清冷宁静地定格在了晚秋的风景中。

不知不觉间，我又浮想起木津家的墓地来——妹妹多绪下葬与木津元介举行村葬时我曾去过四国小豆岛的那块能望见大海的墓地。二人沉睡之处的那小小墓石如今也每日都在遭受着风吹雨打吧。木津的爱情与多绪的爱情有如那两件古代的器物一样，有朝一日也会相逢的。而在这一日到来之前二人的悲伤也绝不会消失，说不定现在正流淌在这晚秋的清澈空气中呢。我一面浮想联翩，一面思忖，反正都到这儿了，那就索性再伸伸腿，到战争结束后从未去过一次的那座充满臭氧的小豆岛丘陵，去祭拜一下那一方整齐的小墓地吧。

（《文艺春秋》昭和二十六年八月号）

[1] 约220米左右——译注。

异域之人

班超字仲升，是《史记后传》的作者班彪之子，建武八年（公元32年）出生于平陵。其兄班固是东汉时的儒者，作为《汉书》的作者十分有名。班超自幼胸怀大志，刻苦攻读，广涉经传，不知疲倦。兄长班固应召做了校书郎后，班超便靠给官府抄写文书谋生，在贫苦中赡养着父母。有一次，他投笔感叹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之间乎？”这便是《后汉书·班超传》中的记述。傅介子是元帝时期的人，曾出使西域，刺杀过楼兰王，被封为义阳侯，张骞则是汉武帝时的西域开拓者，被封为博望侯。

班超加入匈奴讨伐军出使西域是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当时四十二岁。而在此之前，他的事迹知之不详，只有聊聊几行文字粗略描述他的前半生。

班超长大成人是在光武帝以及汉明帝的历史时期。毋庸赘述，光武帝自然就是那位从篡位的王莽手里实现汉室复兴的东汉世祖皇帝。明帝则是光武帝之子，是一位以英明著称的天子。光武帝、汉明帝的历史时期，国内大治，正是汉室基业逐渐巩固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胸怀大志的青年无不向往西域。因为除了西域，再也找不到一处赤手空拳就能立功封侯的地方了。张骞在汉武帝的西域经略中立下赫赫功勋，他的冒险精神依然在鼓舞着世人，想做大丈夫的人都梦想着成为第二个张骞。

而且，汉武帝一手经营的西域被王莽之乱毁掉，一直处于放弃状态，任由匈奴掳掠。

班超一直希望，只要有机会就效仿傅介子和张骞，在西域建功立业，可他等到四十二岁机会都没来。光武帝对劳多功少的西域经营并不积极，明帝也忙于国内，无暇顾及与异民族间的事。

北匈奴开始威胁西域掳掠河西是从汉明帝晚年时期开始的。匈奴的暴行愈演愈烈，边境的郡县大白天都城门紧闭。

从汉朝的角度来说，为保护河西必须要与西域保持通交，而要与西域保持通交，则必须驱逐在北边游牧的匈奴。

永平十六年，汉朝廷终于决定讨伐匈奴。二月，窦固与耿种二将受命，率兵离开边境附近的酒泉塞，北进大漠，击败匈奴的呼衍王，占领了其根据地伊吾庐。

战役结束的同时，统帅窦固派使者去西域要求通交，此时被选中的

正是班超，出使的身份则是假司马。为出使遥远的异域，他与三十六名部下一起出了玉门关。

班超身材魁梧，个头比任何一名部下都强壮。乍一看，他形体硕大，长相憨厚，可眼睛却异常敏锐，带着一种异样的光。并且，他还有一个习惯，开口前总是先用眼睛盯对方。被他盯住的人无一例外都会产生一种畏惧。尽管平日里沉默寡言，可一旦开口，他便会用浑厚的声音谆谆地说个不停。

当时，西域地区有三十多个城市小国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位于天山山脉南麓的有车师前国、车师后国、焉耆、龟兹、姑墨、温宿、疏勒等以城郭为中心的都邑，这些国家统称为北道诸国。

另外，昆仑山脉的北麓则有于阗、莎车等数个小国，统称为南道诸国。而离汉朝最近，无论去北道诸国还是南道诸国，都要路过一个必经之地则是——鄯善。

三十多个小国所分布的地形，倘若借用《汉书·西域传》的话来说，便是“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中央有河（塔里木河），东西六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帕米尔高原）”。他们的居民属于雅利安人种伊朗系种族，当时被汉人统称为“胡人”。

班超与三十六名部下出了玉门关后，在沙漠里走了十六日，除了死人的枯骨外什么都看不见。完全是名副其实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沙海”。第十七日早上，他们来到一片与昨日完全不同的盐质坚硬土层上，又走了一日后，他们远远地望见了一座城邑——鄯善国。

鄯善国王广身着汉服，隆重地接待了班超。班超在这里逗留了数日，一天，他觉得对方忽然对自己疏远起来，便知匈奴的部队已逼近该国。

班超神情严厉地问一名服侍的鄯善人：“匈奴的使者应该已经来了。他们现在哪里？”

鄯善人面露惧色，回答说：

“三日前到达，现在正聚集在三十多里外的一处地方。”

班超当机立断，当夜便在烈风中偷袭了匈奴的营地。并趁风放火，使营帐陷于混乱，然后趁机斩杀匈奴使者及随从百余人。这是班超在异域的第一次战斗。

次日早晨，班超将匈奴使者的首级呈给鄯善王，使其发誓臣服汉朝，并将其儿子纳为人质。

班超在鄯善国逗留了一个月，归国后，凭借这次的战功被晋升为军司马。

此后同一年，班超再次奉命出使西域的于阗国。同上次一样，班超仅带了上次随行的三十六名部下。窦固想为他增加一些兵力，班超并未接受。出使绝域者，须齐心协力，兵力多寡并不重要。

班超一行再次翻越流沙，穿过鄯善，沿南道进发，出玉门关三十多日后抵达于阗国。就在快要进入于阗之际，一片沙漠横在了眼前。因为热风，班超在这里失去了三名部下。

由于于阗是匈奴的属国，因此跟鄯善国不同，一行人这次受到了冷遇。

当时，该国巫术盛行，一名巫师向国王献言说“汉使有一匹浅黑色的马，赶紧要来祭祀”，于是，国王广德便派使者找班超要马。

班超要巫师自己来，巫师刚来，班超便将其斩杀。广德十分害怕，便将匈奴派往本国的官吏全部斩杀，并将自己的儿子交为人质，发誓臣服汉朝。

就这样，鄯善、于阗臣服汉朝，南道在时隔五十多年后再次与汉朝实现通交。这一年，在班超远征的同时，窦固、耿秉率领的主力部队也在对匈奴的作战中取得辉煌战果。十一月，他们从敦煌北方的昆仑塞出兵，直击匈奴，并进入西域追缴残敌，将兵力推进至北道的车师后国、车师前国，迫使其投降。

班超于次年的永平十七年第三次进入西域，出使地处西域腹地的疏勒国，距离洛阳有一万三百多里。当时的疏勒国，国王被邻国龟兹所杀，王位也被龟兹人兜题霸占，国内怨声载道。城内驮着棉花与羊毛的驴子穿梭不停，滔滔的疏勒河流过城北。

为拯救疏勒免遭龟兹人奴役，班超奔赴兜题的居城，趁机杀死兜题，并将已故国王兄长的儿子忠扶上王位，得到了国民的拥戴。

当时疏勒是一个户数为两万一千户的城邑，兵力有三万余。班超发现此处是经略西域的一个绝佳据点。为留在此地，他派使者上报将军窦固，得到了许可。

就这样，鄯善、于阗、疏勒、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全都臣服了汉朝。至此，汉朝恢复了西域都护，任命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关宠为己校尉。

陈睦与耿恭驻扎在车师后国的金蒲城，配数百士兵。关宠也率数百名屯田兵驻扎在车师前国的柳中城。留在疏勒国的班超则决心埋骨异域，将妻儿从老家叫来。

可是，明帝时期的这种西域的安定局面连半年都没能持续。第二年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初，汉朝就早早地从北方感受到了匈奴要夺回西域的苗头。

三月，匈奴突率两万大军杀来，包围了车师后国。金蒲城的陈睦与耿恭率三百士兵迎敌。当时耿恭事先通知匈奴说，要让他们尝尝汉军神箭的厉害，然后命人向敌军放毒箭，使匈奴阵营发生动摇。然后趁暴风雨偷袭了敌营，将匈奴赶回北方。

为防匈奴再次来袭，五月，耿恭从金蒲城分兵转移至小城。

七月，匈奴再度前来进攻，将陈睦与耿恭分割包围。进攻耿恭的匈奴断了城外的溪水，使城内严重缺水，苦不堪言。耿恭便命人挖了一口十五丈深的井，结果连一滴水都没能得到。于是，他正了正衣冠，朝井敬拜，祈祷了数刻后，清水竟从井里喷涌而出。敌军获悉后，以为是神明保佑，便自行退去。

八月，汉明帝驾崩，汉朝举国举行国丧，玉门关被关闭，连一名援兵都未派。因此，车师后国背叛，与匈奴共同起兵，其他西域诸国也一个个举起反旗。

这年十一月，龟兹、焉耆两国攻陷金蒲城，将都护陈睦及两千汉军全部屠杀。匈奴则与之呼应，进攻关宠镇守的柳中城，关宠在敌军的围困中阵亡。

就这样，在噩耗频传的局面下，车师后国与匈奴的大军包围了耿恭的居城。耿恭被围困数月，部下只剩数十人，却仍未弃城。匈奴派使者劝降，耿恭将使者斩杀。

而在汉朝内部，章帝取代明帝即位，不久对外政策上也出现了变化，汉朝废除西域都护，从异域撤军。

为援救困守孤城的耿恭，汉朝派出七千士兵，时间是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

援军进攻车师前国的王城交河城，取敌首级三千八百颗，俘虏三千余人，缴获骆驼、羊只三万七千头。营救耿恭的两千名分队士兵，冒着一丈多深的雪，将濒临饿死的耿恭及部下救出。当时打开城门的时候还有二十六名生存者，可在归国的途中，又有一些人陆续死去，三月入玉门关之时仅剩了十三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腹地最深处的疏勒国的班超与疏勒王忠并肩战斗，抵抗龟兹、姑墨的进攻军队。可正在这时，使者赶来命班超归国。这对班超来说有如一个晴天霹雳。

班超正要踏上归途，疏勒的民众却苦苦挽留，说一旦汉军离去，疏

勒将立刻沦为龟兹的牺牲品，甚至还有一名都尉当着班超的面自尽。

班超与部下共同撤至于阗，结果这里也出现了同样情况，王侯等人全都号啕痛哭，更有几名于阗人甚至抱住他的马腿不让他离开。

班超在于阗的王城前遇到了第二次命他归国的使者。使者报告说耿恭已被救出，不日即将与援军共同回国。

班超不禁浮想起身材短瘦样貌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耿恭来。班超喜欢耿恭这位身出名门的年轻将军。这次的守城战历时一年有余，并未辱没耿恭的名声。倘若援军未到，他肯定会饿死。而且，即使饿死他也绝不会放弃这座异域之城的。班超知道，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耿恭那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苦难。很明显，归国并非耿恭的本意。

“我决定留在这里。您也知道，于阗的百姓不愿我东去。

我要再次返回疏勒。请把我的情况好好转告耿恭。”

班超对使者说道。

班超率领妻儿及二十多名部下再次返回疏勒国。当时正是城下的杨柳渐渐发黄的时候，流过城塞旁的河的对面已能望见黄沙直上的沙漠。班超停下马，望着自己的埋骨之地，出神了半天。

班超走后，疏勒国立刻就发生了暴乱，班超将私通龟兹的六百人斩杀，瞬间让疏勒的局势恢复了稳定。

班超在疏勒留了下来，却绝未干预该国的内政。他成了国王忠的专职军事顾问，只把兵马实权握在手中。班超喜欢这位擅长骑马与弓箭的精悍英俊的年轻国王忠。而忠也敬重班超的人品，奉他为上宾。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由于姑墨倒向疏勒的敌国龟兹，与疏勒为敌，班超便率疏勒、康居、于阗、扞弥的一万兵力沿于阗河、塔里木河流域的沼泽地带北上，途中取道沙漠，突袭敌阵，取敌首级七百，完成了一次单程长达一个月的远征。

班超远征回来后，立刻向汉朝廷上疏，建议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

“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扞弥、莎车、疏勒、大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

他的长篇上疏便是这样开始的。作为攻打龟兹的方略，班超献言说可任命龟兹所交的侍子白霸为王，令其领兵攻打龟兹；他还建言说莎车、疏勒土地肥沃且辽阔，足以供给汉朝派遣军队且还有富余，要求出兵讨伐龟兹。

这是一种运用夷狄兵力使用夷狄粮食的外征政策。班超从数年来随他在异域共同征战的部下中招募一名使者，让其携带上疏。

结果一名赵姓的人主动请缨，愿意完成使命。赵某是一名性格诚实的中年部下，为了班超，任何情况下都不惜牺牲生命。操起兵器神速无比，令人惊叹。班超也认为携此重任远赴一万数百里外的故国非赵某莫属，可他还是将重任交给了其他人。

“为何不将这大任交给我？”

赵问。

“我完全无法预测朝廷能否接受这建议。因为很少能有人了解西域情况。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仅有百分之一。因此，我不想断掉自己的一条腿。”

班超如此回答。在这样的异域，他不想放走自己最信赖的左膀右臂。

但是，尽管班超担心，可汉朝廷还是采纳了他上疏的建议。

汉章帝立刻命徐干为假司马，从全国的罪人中招募了一千志愿兵，让徐干率至西域营救班超。

徐干的部队到达疏勒之时，班超正腹背受敌，身陷苦境。莎车背叛汉朝与龟兹共同举兵，疏勒国内也出了叛逆。

班超与援军合力，首先平定了国内叛乱，杀死了一千多名叛逆。班超将讨伐龟兹的事情暂时搁置，他再次上疏汉朝廷，建议宣抚乌孙。

汉朝廷与班超之间的使者来往越发频繁。通过其中的一名使者，班超获悉了一些有关自己的风闻，说是有人在洛阳诽谤自己不可信，还说自己身在异域，竟携妻爱子，贪图安逸，早就失去了报效祖国之心。

班超不久便得知，原来这位诽谤者就是因为自己的建言被派往乌孙做使者，结果中途受龟兹所阻，最终未完成使命回国的一个人，名叫李邑。不过，他对这李邑并不怎么生气。反倒对故国的人心更愤怒，因为这么一个小人的几句诽谤就让人们轻易相信了。

班超决定让妻子回国。他从城内居室的石窗里望着骑在驴背上的妻子与骑马护卫的一行人向东远去。不久，遮天蔽日的沙尘便将妻子那渺小的身影从他的视野中夺去。

汉朝廷再次派使者取代李邑出使乌孙，乌孙答应通交，并将王子送入汉朝廷做人质。不久，乌孙国王派遣的使者带着礼物，也来到疏勒的班超处。此时，距离班超让妻子回国已有约半年。

班超盛情招待了远道而来的乌孙使者，说：“贵方想用所带的东西换什么，希望能坦诚相告。”

乌孙使者觉得他的话有些夸张，便说：“我们想要您第十珍贵的东西。”

“我最珍贵的私有物已化为与贵国通交的基石返回故国了。剩下的已没有一样特别珍贵。”

班超回答说。

次年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为了襄助班超的西域功业，和恭等八百将士又被派了过来。

班超得到新的援军后，开始讨伐莎车。可在这次的作战中，多年来一直与班超同甘共苦的国王忠却背叛了他，因为忠收了莎车的贿赂。

班超想立宰相成大为王讨伐忠，可由于康居国出兵支援忠，计划失败。忠与康居的援兵共同远去。忠的反抗让班超对夷狄人的心十分费解。两年后的元和三年，班超俘虏了率领康居军队攻来的忠，班超拔刀站在忠的面前。他曾经深爱的这位年轻旧主的眼里燃烧着憎恶的火焰。但他不明白是何种憎恶。胡鬼！班超一声怒喝，忠人头落地。

从这时起，生性沉默寡言的班超愈发不爱说话。

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征调疏勒、于阗等各国二万五千兵力，再次攻打莎车。在这次的对阵中，班超听到一些风闻，说是他的部下赵秘密娶了一名于阗姑娘为妻，并且赵因受爱情所累丧失战斗意志等。班超并未在意。可当同样的风闻再次传入耳朵时，他将赵叫来，确定真伪。

“没错。”

赵坦然回答。

“可是，我却绝未因此丧失战斗意志。无论多么危险的命令我都愿意接受。”

他回答说。

班超觉得赵的话里没有一丝虚假，可他还是命赵即刻将那名女子送回于阗。

赵接受了命令，立刻将女子带到了班超面前。这是一名戴耳饰的少女。赵给了她一头驴和水瓶。少女号啕大哭的声音久久萦绕在班超耳畔。他自己曾做过的事让赵也做了一遍。

第二天，女子的尸体便在莎车与疏勒间的耕地里被发现，胸部插着两支毒箭。她是在回于阗的途中被莎车的士兵杀死的。

为埋葬女子尸体，班超命人寻找赵，可找遍部队也未发现赵的影子。班超亲自寻找也没用。因为多年来与他同甘共苦的这名部下已经逃了。

在这次作战中，班超突袭了莎车与龟兹的联军，取敌首级五千，俘获大量马匹财物。一回到疏勒，他就四面派人，继续寻找赵的下落。可是赵杳无音信。

这一年，长期反抗的莎车王终于投降。

在汉朝国内，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章帝驾崩，其子和帝即位。

不知不觉间，距离班超首入西域出使鄯善已过了十七年岁月。此时的班超已五十八岁。由于他常年奉行武力与外交政策，南道各国都臣服在了汉威之下。

但是，北道尚有龟兹和焉耆两个敌国。这两国自恃匈奴的力量，仍强硬地反抗班超。

班超也唯有这两国未能进攻。因为这两国远隔沙漠，征伐任意一国都需要一月有余的长途行军。虽然他能够集结北道各国的兵力，但可以仰仗的汉兵却很少，很难给混着凶悍匈奴兵的龟兹、焉耆联军以彻底打击。

自从在南道的唯一朋友莎车投降班超后，龟兹和焉耆便不再发动大军远路进攻，不过，混着匈奴骑兵的部队还是不时会出现在南道各国，小规模战斗仍时有发生。

班超听部下说，龟兹的一支部队中有一名骁勇的部将，样子很像赵。还有一名部下信誓旦旦，说那名匈奴部将绝对是赵本人。

“你为何如此确信？”

班超问。

“匈奴都是射远箭，他们知道我们的战斗力，都是挥着刀从四面冲来，可这名疑似赵的男子战法却迥然不同。他总是在近距离时放箭，箭射尽的同时骑马冲入部队中央，如疾风一般一穿而过。而这正是赵一贯的得意战法。”

部下回答说。

可是，对方究竟是不是赵，谁也无法确定真伪。

永元二年五月（公元90年），班超受到葱岭对面的大月氏七万军队的攻击。

大军来袭的消息让城下一片混乱，可是，班超并不惧怕这支徒有兵力、战线绵延数千里的远征大军。

果然，大月氏在围攻班超军队期间，粮草难以为继，便向东派出一支骑兵向龟兹借粮。班超立刻派出伏兵，将其歼灭。

因此，大月氏十分恐惧，最终跟班超求和。讲和不久，大月氏便越过葱岭，给班超送来符拔、狮子、珠玉等礼物。

在汉朝国内，这年五月，将军窦宪进攻游牧在伊吾庐的匈奴，让匈奴的影子永绝此地。受这次战役的影响，此前叛服无常的车师前国、车师后国也都向汉朝投降。

接着，第二年永元三年二月，窦宪再次出境五千余里，在金微山（阿尔泰山）突袭匈奴，俘虏四千人。

此次战役让匈奴往西转移，不再出现在漠北。从此时起，西域的龟兹、焉耆由于失去靠山，力量逐渐削弱。

大月氏后退，匈奴被击败，汉朝的威令逐渐遍及西域全域。这年十月，多年的敌人龟兹也率姑墨和温宿两国士兵向班超投降。

这一年，自建初元年起仅一年多就被迫废止的西域都护时隔十五年后再次被设立。班超任都护，长期援助班超的徐干则被任命为长史。班超移至龟兹，徐干则屯兵疏勒。汉朝又设戊校尉，令其率五百兵驻守车师前国的高昌壁，设戊部侯，驻守车师后国的侯城。时间是永元三年十二月。

成为西域都护后，洛阳使者最初带给班超的是兄长班固死在狱中的消息。身为一代鸿儒名闻天下，晚年又以大将军窦宪参议的身份参加过讨伐匈奴的班固，最终因个人私怨遭诬下狱，死于狱中。得到消息后，班超黯然神伤。

在异域的长年兵戎生活中逐渐衰老的班超，第一次为久未谋面的骨肉亲人流下眼泪。母亲和妻子也都于数年前亡故。

这一年，兄长班固的讣告前脚刚来，另一个噩耗便接踵而至。这次曾是征战西域的耿恭之死。这位曾征战西域的猛将，之后又在讨伐西羌中立下赫赫战功，可惜遭谗言陷害下狱，被罢官夺职，在失意中死去。

面对耿恭之死，早为兄长班固之死流干眼泪的班超不再流泪。但是，他却整天蛰居家中，拒绝见任何人。

永元六年秋，为征讨西域中依然拒绝臣服汉朝的焉耆及傀儡危须、尉犁，班超再次出动大军。他集合了龟兹、鄯善等八国的七万兵力，以及官吏、商人等一千四百人，首先讨伐焉耆。大军一到尉犁边境，班超立刻向三国派出使者，让使者告知三国：

“都护这次是来镇护三国的。若改过向善，则高官相迎。

王及以下全有赏赐。事情一完大军立刻返还。王可赐予绢五百匹。”

焉耆手握实权的左将军北鞬支替国王来献牛酒。班超诘问北鞬支说“我这都护都亲自来了，国王却不出迎，非礼之极”，赠送物品后，令其离去。

不久，焉耆国王广便携带着礼物将班超迎至尉犁。可为了不让班超的大军进入本国，广故意让人毁掉位于焉耆交通要道上的、芦苇遍地的沼泽地带的一座桥梁。只要大军过不了此处，就无法进入焉耆。

班超得知后，取道别处，徒步涉水渡湖，进入焉耆。

焉耆国有一名高官派使者来私通，班超将使者斩杀。然后向各国国王发布限期召集令，宣布来者皆有重赏。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北鞬支等三十余人一同前来。大臣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投湖自尽。危须王则没有来。

“危须王为何未来？腹久等人为何投湖？”

班超厉声诘问广，申斥官吏。神色严厉的班超令人望而生畏，完全像换了一个人。班超将广与汎逼至都护陈睦曾被杀的故城，将二人斩杀。班超进而发兵三国，平定国内，俘获一万五千俘虏，以及马牛羊等牲畜三十四万头。

他在焉耆待了半年，立新王，镇压焉耆国内，凯旋龟兹。

次年永元八年，班超被封为定远侯，获赐封地千户。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尽管甘英中途在安息西边遭土著人阻拦，未能实现目的而回国，但是，汉朝的威令却远播葱岭以西，朝贡国则远至四万里以外。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初，班超上书，请求回国：——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

衰老被病，头发无黑……

正如班超在他的长篇上书中所写的那样，他在异域待了三十年，年已七十有一。这年春天，和帝答应了班超的请求，下令他返回故国。

班超接到命令后决定立刻从龟兹出发。出发前，他把他的继任者——新任都护任尚叫来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之徒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宽小过，统大纲而已。”

这是班超从三十年的异域生活中得来的教训。怀鸟兽之心的，并非疏勒王忠一人。

七月，班超踏着流沙东进。从前随他西行的三十多名部下中，如今已再无人跟随他。他们都已死去。尽管“热风若起飘沙砾，忽埋行旅”的沙漠一如往年，可来往的胡人骆驼队却是数次穿过班超衰老的视野。唯有这一点发生了变化。

正如他本人希望的那样，班超活着进了玉门关，通过了他原以为今生再不会踏足的酒泉郡，穿过胡商云集的几个市场，又前行三千余里后，进入都城洛阳。时间是八月底。班超立刻拜谒了汉和帝。从他奉命出使西域的明帝时期算起，世上已经历了章帝、和帝两朝。和帝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天子。

班超出了王城，带着三名随从，在商铺林立的洛阳街头散步。胡风与胡俗格外醒目。路上行人的服装无不透着一种夺目的华美。班超还看见了一些腕戴于阗国玉河产玉饰的妇人。城市繁荣无比，售卖胡国物产的商铺鳞次栉比。班超看

到自己在异域所受的劳苦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洋溢在洛阳街头。班超继续在街衢上逛。

“胡人！”

一个幼童的喊声让班超停下脚步。他知道“胡人”一词喊的是自己。三十年的异域生活让他已俨然一个老胡人。沙漠地区的黄尘改变了他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孤独的岁月夺走了他汉人固有的从容表情。

班超的胸肋原本就有病，从拜谒完和帝的那天起他就卧床不起。皇帝派人询问病情，还赐了医药。

九月初，班超的病情再次稍有好转，便又拜谒了和帝，详细汇报了西方的形势。这一日，离开王城后，他再次在洛阳的街衢上逛起来。

“胡人！”

他再次听到一群在路上玩耍的幼童如此喊他。

班超走进胡商所住的城镇西北角的一片区域。西域各国的男男女女正用各自的语言招揽顾客，售卖物品。

班超中途遇见一位匈奴老人。虽然这位老人年老体迈，衣衫褴褛，眼光却炯炯有神。班超看到这匈奴人之时，竟忽然感到一种故友般的感觉。

一会儿之后，班超才恍然大悟，对方很可能便是曾离自己而去的赵。倘若对方真的是赵，那么他在漠北也待了多年，自然也融入了匈奴的习俗，改变了面貌与风采。

次日，班超病逝。距离进洛阳刚十多天。朝廷对他的死深表哀悼，派人隆重祭祀。

班超死后，西域再次陷入混乱。都护任尚丧失人心，西域各国全部叛乱，攻击任尚。尽管段禧接替他做了新都护，可之后战火仍然不断。西域路途遥远且险阻，胡族叛服无常，派军征讨西域费用浩大——基于以上三个理由，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六月，汉朝放弃西域，召回了都护及屯田官吏、士兵。玉门关再次城门紧闭。此时距班超去世，不过五年。

（《群像》昭和二十八年七月号）

信松尼记

信长到信玄处提亲，欲将自己的养女许配给信玄四子胜赖之事，是在永禄八年九月。

这年五月，将军义辉被三好义继、松永久秀等人所弑，京城出现了中原无主的混乱状态，这极大刺激了信玄西上的欲望。信长的提亲又恰逢其时，因此，信玄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信长的请求。

尽管信长是信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可两者之间，正如信长主动提亲所展示的那样，实力上存在着很大差距。要想西上，信玄迟早要跟挡在路上的信长做个了断，要么与之结盟，要么将其消灭，二者只能选其一。恰好信长又屡屡示好，信玄便来了个顺水推舟。

于是，这年十二月十三日，信长十七岁的养女便嫁给了二十岁的胜赖。该女原为美浓苗木城主远山勘太郎之女，是信长的外甥女。

从出嫁当日到第二天，甲斐国一带下了雪。从府邸的客厅望去，院子里一片皑皑白雪，只有完全失去下枝的几株茶褐色的松树干，突兀着从雪地里斜伸出来。

此时，信玄正将他的骨肉儿女齐聚在客厅里。其实，也并非他有意赶走旁人只留自己孩子的，他只是恰巧把儿女们都聚在了一起，仅此而已。

信玄倒数第二的小女儿松姬日后便常常想起今日之事。

当时松姬才五岁，自然已记不清当时的情形，可众兄妹列座父亲信玄左右的情形依然依稀浮现在眼前。当时，已成出家人的信玄正抱着最小的女儿菊姬。他头顶光秃，身着白綾子窄袖便服，样子与偶人无异。松姬则乖坐在一旁，等待着父亲信玄将菊姬从膝盖上放下，再以同样的姿势将自己抱起。

或许是年龄上跟其他兄妹相差太多的缘故，当时信玄对松姬和菊姬二人格外宠爱。在兄妹九人中，能有被信玄抱在膝上这种记忆的，恐怕只有松姬与菊姬二人了。

信玄戎马一生，威震四方，构筑起了足以觊觎西边的势力。此时他已四十六岁。他膝盖宽大，两腮的短髯发着银光。两个年幼的女儿被他轮番放在膝上让他亲脸蛋。

“姬，疼吗？”

信玄每次问时，只会一文半字的三岁的菊姬总说疼，而松姬则总是回答说不疼。虽然姊妹二人性格截然相反，可信玄对她俩都疼爱有加。

信玄的右侧坐着跟松姬、菊姬一母同胞的十二岁的兄长盛信，再下面是同为胞姐的木曾义昌的夫人与穴山梅雪的夫人。盛信沉默寡言，略显迟钝，是个不起眼的少年，而两位姐姐气质跟容颜都十分出众。木曾义昌的夫人十九岁，穴山梅雪的夫人十八岁，正是争奇斗妍的时期，巧合的是，两人不约而同竟都怀了孕。这兄妹五人的母亲便是信州油川刑部守的女儿。

信玄左侧坐的是正室三条氏所出的嫡子义信与次子龙宝。义信年二十八岁，龙宝年二十五岁。虽然这对兄弟极像信玄，都是那种矮胖体形，可义信却有点神经质，言行中总透着一种长子的任性；龙宝则先天失明，剃了发，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因而他的表情和态度中总透着一种低调，乍一看，甚至还会有一种诚惶诚恐的印象。

松姬喜欢二哥龙宝。义信仗着自己是正室嫡出，对松姬等人态度冷漠，还时常刁难。龙宝则完全不同。或许因为失明，他总是低头哈腰，两手放在膝上。倘若松姬和菊姬靠近，他就会“噢噢”地咕哝些谁都听不懂的话，静静地摸索着伸出手，将手交到两个庶出的幼妹手中。松姬二人一直把他看成是一个老人。松姬总喜欢凑到他身旁，用自己的手心捂住他的手。他的手一点不粗糙，甚至柔嫩得有点吓人。

正室三条氏除了义信与龙宝两个儿子外，上面还有一个女儿，嫁给北条氏政为妻。可是在两年前的永禄六年，这个女儿年纪轻轻便去世了，年仅二十七岁。

距义信、龙宝稍远的下座上则是二十岁的胜赖，仿佛只有他一个是外人似的坐在那儿。他便是这次喜事的新郎官，兄弟姊妹们齐聚府邸也全是因为他。不过，胜赖仍跟往常一样坐在自己该坐的地方。胜赖的母亲侧室诹访氏是诹访赖重的女儿。虽然诹访赖重被信玄所杀，可由于信玄艳羡诹访赖重之女的美貌，她便成了杀父仇人的侧室，生下了胜赖。

正室三条氏与侧室油川氏都健在，这位诹访氏却在十年前胜赖十岁之际便已早逝。胜赖继承了母亲那端庄但略带忧郁的面孔与精悍的性格。也不知母亲诹访氏这性格是天生的，还是因其特殊立场在后天形成的，总之，胜赖就是从母亲那儿继承到了这种性格。并且，母亲的早逝也为胜赖这性格又平添了一种孤独感。

尽管同为信玄之子，可胜赖跟义信、龙宝相差太多，跟油川氏所生的兄妹五人也不同。因此尽管是自己的婚礼，可他的态度依然跟平常无异。他一如既往，仍独坐在距义信、龙宝稍远的下座上。谦卑倒是谦卑，但态度里无形中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傲慢。

松姬虽未从胜赖那儿挨过义信那样的冷眼，却也完全被忽视。她甚至连句招呼都从未从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那儿得到过。

就是这样的兄妹八人，尽管身上都流着信玄的血，却自然地分成了三组。当然，五岁的松姬全不记得当时有任何人跟她说过任何话。她只记得在这个雪天的静寂府邸里，除了父亲信玄外谁都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正因为是同父异母的一组孩子齐聚一堂，这才给后来的松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又一名兄长稍迟来到席间，此人便是十五岁的北条氏秀。唯独这名少年并非信玄的亲骨肉。他是北条氏政的弟弟，是两年前来到这儿的，作为武田家的养子与义信同住该府。

为巩固与北条氏的同盟关系，信玄将三条氏所生的长女送给氏政做了夫人，可由于此女早逝，他便将氏政的弟弟氏秀作为养子接到了自家。尽管年龄并不大，可信玄仍将北条氏托付的这个孩子置于庶出的胜赖之上，一直当作三子来对待。因此，他通常被称为武田三郎少爷。

对松姬来说，客厅里所有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氏秀了。他眼神深邃，鼻梁高挺，嘴角紧绷，肌肤白嫩。尽管嘴唇像抹了口红般略微发红，却不是女人的那种红色。这名集光彩照人的美貌与关东名门气质于一身的少年，带着一种不似少年的从容在三组孩子包夹的空座上坐下来，跟信玄三言两语后，便向当时仍在信玄膝上的松姬伸出手，将她轻轻抱了过去，动作之轻甚至令人都感受不到。

然后，他径直来到回廊，在长廊里转了一圈后，又返回原来的房间，重新将松姬放在信玄一旁。松姬从被氏秀抱起，到被再次放到信玄旁边，一直都大气不敢喘，仿佛死了一样。即使被放到信玄一旁后，她仍未将手搭到信玄的膝上，而是依然保持着刚被放下时的姿势，不敢喘气，茫然若失地将自己幼小的身体生硬地搁在那儿。其实对松姬一生有重大影响的武田三郎氏秀的印象像刀刻一样印在松姬幼小的心灵，便是从这时开始的。

氏秀当然并非武田家的一员，他的作用只是一名体面的人质。不过，氏秀并未因自己这种身份而忧郁。反倒是行为举止旁若无人，天生就是个乐天派。

这次也不例外，氏秀是最后一个来的，却是第一个离去的。虽然在氏秀来之前未有察觉，可当他一度出现并再次消失后，房间里忽然像阴下来一样立刻充满了冰冷的空气。连松姬都感到了这种异样变化。

然后，仿佛要从这空气中逃离一样，信玄忽然起身离去。深受宠爱的松姬和菊姬也忽然像被遗弃一样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

信玄起身离开房间不久，离他最远的胜赖也站起身来，跟着信玄从同一隔扇中消失在了隔壁房间。信玄每次离去时都是这种情形，从来都是让胜赖陪着。因为在兄妹九人中，信玄最爱的就是完全继承了早逝母亲的面孔的、伶俐但略显忧郁的胜赖。

菊姬突然像着了大火似的大哭起来：

“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无论别人问什么，她都只说是害怕。

其他兄妹都以为是菊姬又犯了神经质，可唯独松姬能猜透妹妹哭泣的理由。信玄离去后，满座的空气顿时如波涛般涌来。最狂妄的义信眼中最先露出病态的目光。胜赖竟当着自己的面傲然地随父亲离去。紧接着，自木曾远道而来的义昌的夫人也撒气般地忽然间哈哈大笑，然后戛然而止。之后，仿佛被撒了小针似的，房间内带刺儿的空气自然最先朝菊姬的灵魂刺来。

松姬也想跟妹妹抢着哭，却没哭出来。就在她仍保持着被放下时的姿势坐在那儿的时候，无意间，她的视线落在了圣道大师（大家都这么称呼盲人龙宝）——唯独他一个人仿佛置身世外似的——那平静的脸上。不可思议的是，望着望着，松姬竟逐渐失去了想哭的心情。

永禄十年，这一年，接连发生了几件令七岁的松姬永生难忘之事。

第一件是胜赖的夫人突然离世。这年一月中旬，她生下一名男孩，取名竹王丸（后来的信胜），由于产后未恢复好，最终年仅十九便离开了人世。

作为胜赖的夫人她在甲斐待了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松姬只跟她见过寥寥几次，因此，对她的死并未感到任何悲伤。葬礼那日，正如她出嫁那天一样，大雪同样淹没了甲斐的山野。松姬从府邸东北角的望楼上，眺望着甲斐国从未有过的豪华的送葬队伍慢慢地朝后面平缓的丘陵上爬去。

在雪的阻碍下，队伍花了半天时间才前进一小块。

继而发生的是长兄义信的幽禁之死。义信意图谋害父亲信玄，阴谋败露后被幽禁，时间是前年的春天。

义信仗着自己是嫡子，对父亲信玄偏爱庶出的胜赖的态度十分不快，便产生了想取代信玄统治甲斐的野心。不料事情败露，自己沦为了阶下囚。可事实是否如此，连信玄的亲人都无法判断。在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幽禁生活后，他最终在山顶要塞中一处仅有两间屋子的小宅中死去。

对于义信的叛逆事件，世人众说纷纭，就连武田家的忠臣老臣们都讳莫如深。

义信的夫人是今川义元的女儿，义信死后数日，她也被迫返回了娘家今川氏。然后，有如一个信号一样，信玄也恰好出兵骏河。

义元死于桶狭间已有七年，东海的领袖今川氏已不复往昔。多年来，武田、北条、今川三家一直是结盟关系，如今信玄终于打破了同盟的一角。信玄所以急于进攻今川，是因为他若不这么做，织田和德川就会替他去做。三同盟中只有北条的态度让信玄不放心，不过由于自己已将氏秀纳为养子，他觉得局面还能应付。

可出乎意料的是，信玄出兵骏河的同时，北条氏竟然出兵援救今川氏。因此，义信死去半月后，信玄只好应战北条氏政，与其反目。

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养子氏秀的处置问题。信玄决定将氏秀送回北条老家。尽管他可以任意处置已失去作用的人质，可毕竟直到昨日都还是自己的孩子，信玄不忍杀死这个性格自由自在、开朗的美貌少年。

氏秀即将被送回北条前夕，他造访了宅邸一旁的侧室油川氏的家。做事洒脱超然，这倒颇像氏秀的一贯性格。偌大的府里有很多梧桐树，硕大的枯叶正被风一片片吹落。时间是十一月上旬。

氏秀用极短的时间跟松姬的母亲草草说了几句便告辞。

松姬与妹妹菊姬一起把氏秀送至前廊，母亲油川氏则与兄长盛信将氏秀送到门口。

“今年净是些讨厌的事情，不过马上就有喜事喽。”

送氏秀回来后母亲捋着松姬齐肩的头发说道。

当时，松姬当然搞不懂母亲的意思，她也不想明白。她幼小的心灵中装的全是氏秀远离古府的悲伤。虽然从未有任何人向她提起过，可她的心里一直怀着一个梦，将来自己一定会嫁给这位来自关东名门且没有血缘关系的英俊的义兄。

而且，不知不觉间，这梦想竟在她的心中逐渐变成了一个近乎确信的念头。

母亲所说的喜事在一个来月后的十二月初便被公布了。

竟是七岁的松姬与信长的嫡子十一岁的奇妙丸（信忠）的婚约。

由于胜赖之妻的去世切断了双方合作的保证，因此织田与武田两家必须新设一个连结两家的坚固纽带。此事是由信长主动提议的。

奇妙丸与松姬的婚约被公布后，松姬顿时忙碌起来。各地祝贺的客人络绎不绝。为了接受他们的祝贺，松姬竟不得不在宅邸的房间里一坐就是七日。

信长的聘礼就堆在松姬枯坐的右邻的房间里。分别有厚缎、薄缎、纬白缎、红梅缎各一百反^[1]，锦带上中下各三百条。这些全是给松姬

的。信玄则另有礼物，分别是虎皮、豹皮各五张，缎子一百卷，金制鞍镫各十口。

普通客人的贺礼则全放在左邻的房间，也堆成了山。

松姬每天穿着华丽的衣饰，在龙宝的陪同下坐在那儿。

头三天恍如做梦。忽然间被拉到华丽舞台的中央，任谁都会新奇不已的。可从第四天起她就厌倦了，只好缠着龙宝，一面听龙宝说话一面机械地朝祝贺的客人点头致意了。

选龙宝来陪松姬，是因为他是嫡出，并且义信死后他在兄妹中的年龄也最长，最重要的是他是个盲人，最适合这种差事。母亲油川氏则始终没在这个房间露一次面。

义昌的夫人自木曾远道而来的那天，也同样是在无人刻意安排的情况下，兄妹们簇拥着松姬又聚在了一起。义昌的夫人、梅雪的夫人、盛信、菊姬，彼此都是一母同胞的兄妹们，虽然嫡出的龙宝也在，可大家都没拿他当外人，根本不成问题。

这时，年长的木曾义昌的夫人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今后我们兄妹恐怕很难会这样聚在一起了。我在木曾，穴山夫人在甲斐，盛信不久也要去伊那。还有，由于这次的喜事，松姬长大后也要去尾张。剩下的就只有菊姬了。”

正如义昌夫人所说的那样，由于盛信要去继承先前被信玄灭掉的信州伊那郡的名门仁科的家业，不久后必须要移居那儿。

此时，松姬第一次从姐姐口中得知，自己迟早也要离开这儿嫁到尾张国去的。至此，定亲的意义这才化为具体实感渗入松姬的内心。松姬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拒绝的念头，却不知该如何用语言表达。

这时，胜赖突然走了进来。他面露不快，桀骜地来到木曾义昌的夫人面前，坐了下来。

“说不定菊姬也要远赴他乡呢。越后那边还没有武田家的血脉呢，肯定要有人去的。”

胜赖不逊的言辞中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冷酷。一种即将成为父亲信玄继任者的自信与为肆意妄为的傲慢分明挂在脸上。他已经不需要在乎任何人。

木曾的夫人率先离席，穴山的夫人也随姐姐起身离开。

大概是其中一人吩咐的吧，不久后，一名侍女进来将菊姬抱走。

胜赖的脸色有点发青，也站起身来。为缓和气氛，盛信喊了声“兄

长”，也接着起身。大家离开时只有盛信朝龙宝郑重地点了下头。只有松姬与龙宝两个被丢弃在房间里。

“起风了。松姬，你明白吗？”

龙宝侧起耳朵。掠过院内树梢的风声也传入了松姬的耳朵。

信玄在进攻野田城的前线发病，撤回甲斐，途中在信州驹场病逝，时间是元龟四年四月十二日。依照其三年密不发丧的遗言，信玄去世的消息未被公开。部队的武士们并不知道前头的轿中坐的是何许人。

不过，骨肉亲人们还是都通知到了。当信玄的遗体进入古府的时候，连最远的木曾义昌的夫人都已随丈夫赶到府邸了。

府邸的院里虽然燃着庭火与篝火，数量却极少。在悄悄的诵经声中，进入府内的遗体在庭院的一角直接被五名武将从轿中转移到堆房中。

第一个敬香的是胜赖，然后依次是信胜、盛信、龙宝，接着是四名女儿，再往后是亲属，最后则是仅限的十多名武将。

正室三条氏已在元龟元年故去，侧室油川氏则于次年，二人都先于信玄去世。

第一个敬香的胜赖与第三个敬香的盛信都未卸盔甲，盔甲上沾满了战场灰尘。胜赖二十八岁，作为一名勇猛的青年武将早已成名；二十岁的盛信也作为一名率领百骑的战将数次驰骋战场。

继木曾、穴山夫人之后，松姬与菊姬二人也并排着站在了遗体前。松姬十三岁，菊姬十一岁。没有人把信玄的死讯告诉这两个最受宠的女儿，可二人当然明白眼前发生之事。

松姬和菊姬都强忍着不让自己出声。

大家在大厅里守灵到半夜。在场的松姬与菊姬被胜赖叫起，穿过又黑又长的走廊后来到他的房间。房间里坐着仍未卸甲的胜赖、盛信以及身着僧服的龙宝三人，也不知是何时来的，两个姐姐也都在。胜赖面带明显的憔悴，第一次向大家介绍了父亲去世的情况，并转达了密不发丧的遗言。

“明天就把战旗插到濑田”——信玄对山县昌景所说的这句话是意识模糊的父亲生前的最后一句话，当胜赖说到这儿时，女儿们再也忍不住，一齐呜咽起来。

胜赖也没有了平日的狂妄，他平静地对大家说，虽然自己不才，可为了守护好武田家，壮大武田家的基业，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希望大

家能齐心协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对此，大家也都简短地一一发誓一定要帮助他。

松姬第一次对胜赖这个同父异母的兄长萌生了一种亲爱之情。不止松姬，两个姐姐，还有菊姬似乎也一样。

胜赖与盛信二人要处理的事情堆积如山，立刻就出去了，剩下的姐妹四人则围着龙宝一直聊到天亮。

“真希望武田家今后也能有一位氏秀那样的人。尽管我们有很多不服输的战斗勇士，可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像氏秀那样的人。”

当黎明的阳光逐渐照进房内的时候，龙宝竟在某个话题中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虽不知龙宝赏识氏秀的哪一点，可松姬在久违地听到氏秀这个名字后，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心跳。

倘若武田与北条恢复关系，说不定信玄还会将氏秀接来做养子——松姬曾暗自怀过这种期待。可如今信玄已故，她不得不深感这期待早已如泡沫般完全破灭。就凭胜赖那臭脾气，他是不可能将比自己年长、虽在战场上不怎么样却不惧一切的这名美貌少年迎来做自己家一员的。松姬只觉得，父亲之死带给她的不是悲伤，而是另外一种强烈打击。

尽管已与织田奇妙丸订了婚，可二人一次面都未见过。

这原本就是一场政治婚姻，而且最近两三年来，由于与德川的交战，武田与织田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即使哪天刀兵相见也不足为奇。

可是，武田与织田的任一方都没提过悔婚之事。只要武田家的势力还在织田家之上，松姬就没必要先嫁到尾张去。

可一旦武田家陷于不利，恐怕抬着松姬的轿子就该沿着天龙川从伊那河谷走向尾张了。

不知不觉间，十三岁的松姬依稀明白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作用。在这样的困顿中，她自幼对氏秀所怀的思慕之情却未像别人一样届时就烟消云散，而是被她永远地保留在了心底，并且，这细微的感情痕迹还逐渐成长为一种更加坚硬的东西，尽管每次只生长那么一点点。

因为坚守故人“服丧期间切莫轻易挑战他国”的遗志，这年并未发生大的战争，竟平安度过了。夏末秋初时节，甲斐各地的农村里流行起一种盂兰盆舞。这种舞蹈由几十名男女围成一圈来跳，边跳还边唱一种民谣：“武田三郎哟，与郎亲一夜，马鞍一生泣。永远不分离，再苦心也甘。”民谣唱的是农村妇女对英俊潇洒的贵公子氏秀的憧憬。这原本是在关东流行的民谣，现在竟传到甲斐来了。

事后一两个月，松姬才从兄长盛信的口中得知，原来氏秀已经去越

后的上杉家做养子去了。

听到此事的当日，松姬竟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心理，她想把这件恐怖的事情宣泄一下，同时也想确认一下真伪，便来到城边的一条人称圣道小路的深处的宅院，造访了龙宝。

“这件事，我半个多月前也听说过。恐怕是真的了。”

龙宝用一种下人般的口吻，对这位一向从容可唯独今日却慌了神的同时父异母的妹妹说道。不知从何时起，他放弃了自己是嫡出的唯一男子的身份，无论什么事情，都把自己放在了一种卑微的位置。他似乎相信，这种做法对武田家很有必要。

“圣道大师，真有这种事吗？”

松姬把同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时，龙宝将失明的眼睛投向松姬的脸。松姬有些害怕，仿佛自己的脸在被人盯着看似的。于是，龙宝把脸扭到一边，又把无心的耳朵贴近松姬。结果，松姬又像自己内心的心跳被龙宝听到了一样，害怕不已。

不大的院子里长满了灌木，灌木丛中有几座石质五轮塔。尽管整座院落有些昏暗，可微弱的晚秋阳光依然静静地洒落在石塔和灌木丛上。

信玄死后，明显进入敌对关系的武田与德川两大势力，为了一决雌雄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即天正三年四月的长筱之战。胜赖在这次战役中一败涂地，丧失了信玄以来的大部分老臣宿将，不过，他没有畏缩，而是在九月便早早派兵在元江布阵。之后便像着了魔似的一场接一场的发动战役。他想用连续的战役来挽回颓势。

这位年轻精悍且十分自负的武将，在同织田、德川联军的一城一寨的抢夺战中全力以赴，从二十岁后半段一直战斗到三十多岁。

天正五年一月，为了恢复与北条的盟友关系，胜赖迎娶了氏政的妹妹——一名十四岁的少女为妻。自从失去了身为信长养女的妻子之后，这位好战的武将便一直无暇娶妻。

在此期间，松姬与菊姬也心照不宣，安分守己地做着武田家的女儿，在古府的深宅大院内成长下去。

自从为父亲信玄举行临时殡葬的那夜以来，兄妹们便再未齐聚一堂，不过后来却久违地实现过一次，时间是天正七年。

这一年松姬十九岁，菊姬十七岁。胜赖初婚之时，一大群兄弟姐妹曾在一个大雪天里齐聚一堂。当时木曾义昌的夫人与穴山梅雪的夫人像两朵花一样争奇斗妍，如今，松姬与菊姬也到了当年两个姐姐的年纪。

松姬容貌出众，光彩照人；妹妹菊姬则随父亲相貌平平。不过从性格上来说，松姬朴实无华，菊姬却灿烂照人。

不过，有一点却跟曾经的姐姐们不同，即二人全都没有染齿。

这一年，年初时陆前下大雨发了洪水，传说死了好多人，甲斐地区也是短期内小灾连连。山崩与地震频发，大风摧毁各地民房。府邸后面的土堤也令人闹心，明明什么事也没有，可每次去看时，泥沙总会以令人无法察觉的方式在悄悄坍塌。松姬每次看到，心里总会产生一种不安，总觉得会有不祥之事要发生。

果然，这不祥之事竟真的发生了。在越后的上杉家，谦信刚去世百日便起了家督之争，养子氏秀（当时称为景虎）

与同为养子的景胜互相出兵争夺。胜赖进行了干涉，起初因与北条氏的关系曾一度帮助氏秀，可不知出于什么理由，中途又忽然变卦帮起景胜来，并最终将氏秀逼入鲛尾城，令其自尽。事情就发生在三月二十四日，氏秀时年二十九岁。胜赖的这种行为，从与北条的关系来看很难用理性来判断；从人情的角度来看，讨伐曾具有兄弟关系的氏秀也令人费解。

松姬从听到此事的时候起就卧床不起了。她对胜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憎恨。并且数日之后，当胜赖从越后回来的时候，她仍以卧病为名未去打招呼。氏秀死后松姬一直郁郁寡欢，总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

妹妹菊姬嫁谁不好，偏偏要嫁给跟氏秀争家督并最终获胜的景胜——获悉此消息的时候，松姬并未像听到氏秀之死时那样惊讶。当菊姬前来告诉她并向她辞行之时，松姬更是用一个姐姐应有的态度接待了她，并对远嫁雪国的妹妹仔细叮嘱。

菊姬出嫁越后是在这年十月下旬，婚宴则是在一个月之前的九月下旬举行的。为参加婚宴，已成高远城主的盛信，与丈夫共赴骏州江尻城的梅雪的夫人，还有木曾义昌的夫人，他们三人也先后来到古府，再加上龙宝与松姬，兄妹几个又久违地聚在了一起。只有胜赖由于紧急出兵并未露面。

两位姐姐对胜赖怀有强烈的反感，说话句句带刺，毫不掩饰。松姬体察两位姐姐的心情，她本人对兄长胜赖也怀有憎恨，因此，这实在称不上是一次愉快的聚会。不过，多年难得一聚的兄妹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相聚了。

出嫁那天，抬着菊姬的轿子是从古府府邸的东门出发的。当时，兄妹中只有松姬送到了府邸前面。偏巧龙宝也卧病在床，并未露面。一度出发的轿子立刻停下来。菊姬一下轿就回到松姬面前，说：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再也回不到这儿来了。跟姐姐也再也见不

上面了。”

正如菊姬感受到的那样，当时武田家正面临糟糕的局势。讨伐氏秀导致与相模的同盟破裂，同时胜赖还要跟反过来新结盟的家康与氏政的联军进行一战。妹妹出嫁这日古府的城下照例只是留了一点兵力，远在富士川战线的胜赖似乎也在这天早晨派来了快马贺使。松姬牵着妹妹的手，再次亲手将新娘送回轿上。松姬也认为，从与菊姬略微不同的另一个意义上讲，自己也恐怕再也见不上妹妹了。

武田家未来的家运如何松姬不敢设想，不过，跟即将成为氏秀的仇敌景胜妻子的菊姬，松姬倒是觉得，姐妹俩的感情肯定要在今日断了。

松姬送走妹妹的轿子后，独自走在宅院里。一想到菊姬临行前因担心家运而下轿的情形就心疼不已，为了驱走这种心情，松姬只好一幕幕回忆着妹妹刚订婚时那兴高采烈的样子。

倘若将氏秀迎为养子，跟北条也不会弄僵，说不定自己也会幸福的。可若是这样，菊姬便没有了今日的幸福。

为了武田家，究竟自己幸福好，还是妹妹幸福好呢？松姬一面思考着自己与妹妹的这种宿命关系，一面在庭院里走着。

菊姬出嫁一个月后，由于先前一直在宅邸后面的丘陵的半山腰施工的房子已经落成，松姬便搬到了那儿。在众多的兄妹中，跟从前一样仍住旧宅的只有胜赖与松姬二人。盛信在伊那，梅雪夫人在骏河，义昌夫人在木曾，还有菊姬也嫁到了越后。松姬也不愿跟胜赖在同一座宅邸里打照面，偌大的宅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个人住实在凄惨。

胜赖也未反对她移居新宅。尽管与织田的交战仍在进行，可松姬与信忠（奇妙丸）的婚约仍在。胜赖深知这是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出来的。虽然立场不同，可信长也认为现在还没必要毁弃婚约。对两名武将来说，这东西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也因了这缘故，胜赖大多都会答应松姬的要求。

松姬带着两名侍女进入新宅，当天夜里，松姬便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一名孤家寡人了。十月与菊姬斩断了姐妹之情，这次又仿佛跟胜赖断了兄妹关系。因为地势高的缘故，吹过山坡的大风整晚都在围着新宅敲打。

次日起来一看，宅院的新土上全是从坡上吹来的落叶。

这日下午，胜赖的夫人在几名侍女的陪同下踏着落叶来到新宅院。为了迎接看上去仍只是一名少女的十六岁的胜赖夫人，松姬来到院子里，忽然间，她发现对方走路的样子竟与其兄氏秀十分相似。虽然此前一直没有发现，不过现在看来真的是出奇的相似。

胜赖夫人是来慰问松姬的新居的，不过对松姬来说，这一日也是她第一次与对方共处近一刻的时间。

此前松姬对胜赖夫人从未有过好感。一是因为身为小姑子的感情在作祟，更重要的是，本该是氏秀来武田家的，可妹妹居然替哥哥来了。氏秀之死，归根结底也有她的原因。

可今天却完全不同，当面对着年纪比自己还小的嫂子时，松姬只觉得恍如面对着去世的氏秀，由衷地感到了一种平静的满足。

“从今往后，我就独自在这儿悄然度日了。”

松姬说。

“就算您离开府邸，可为了武田家，也恳请您不要见弃太郎胜赖。”

胜赖夫人坚定地说道。对于与娘家北条氏化为敌人一事，松姬说了些宽慰的话，胜赖夫人却回答说：

“武田跟我的娘家关系如何，这些事我从来都不考虑。

我只担心武田家。就像枯叶一片片从树上全落下来一样，我担心所有一切都会一个个离开太郎胜赖。”

眼前这名来自北条的年幼使者，脸上带着一种殊死的神情，既美丽又紧张。松姬无法想象，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认真地担心武田家的命运。对于这样的一个胜赖夫人，松姬既喜爱，又悲哀。

武田的城寨接连陷落。天正八年、九年，古府的城下一直笼罩着暗淡的日子。

在此期间，对松姬来说，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她被城下的人们赋予了一个新的称号——新宅大小姐。从大小姐这一称呼来看，世人似乎把她看成了一个为遵守与曾经的奇妙丸的婚约至今仍在守节的女人。

到了天正九年，为了迎击敌人，自信虎以来一向自诩甲斐一国从不筑城的武田也终于需要筑城了。这年七月，武田在甲斐国西北部的韭崎筑了新府城。筑城是昼夜不停地进行，工程刚进行了一半，一家人就烧掉古府的宅邸，搬到了新府城。时间是临近年关的十二月二十四日。

运送武田家传的宝物、家具和武器装备的队伍长达一里（约4公里），最中间则是抬着女人们的几十顶轿子。华丽的阵势令围观者眼花缭乱，颇似烛光燃尽前那最后的摇曳。

新宅大小姐与胜赖夫人也在一前一后的两顶轿子里被摇来晃去地从古府向新府城转移。只有龙宝一人留在了古府。

过年后是天正十年，新年贺宴是在未完工的新城望楼下的大厅里举行的。参加者只有寥寥几个亲人与几名武将。一族人中，龙宝从古府赶来，盛信从高远前来请安。女人则只有松姬与胜赖夫人两个。骏州江尻的穴山梅雪与木曾义昌都以战时繁忙为由没有参加，并且作为他们夫人的两个姐姐也未露面。

在新府城的新年贺宴上，松姬将兄长盛信为自己斟的酒一饮而尽。盛信二十九岁，镇守着高远城，人称仁科盛信，如今已是公认的武田家第一武将。虽然幼时低调持重的性格仍未改变，可论勇猛、谋略和斗志，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他对胜赖的忠诚，堪称完美。就算是牺牲自己，他也始终如一地在帮助这位寡助的异母兄长。

松姬觉得，满座之中只有盛信一人年轻且有活力，也似乎唯有他对武田家的未来并不悲观。

在这次的宴席上，龙宝也像变了一个人。这位失明剃发的四十二岁的兄长竟第一次在人前神情严肃大声说话：“现在已经到了为了武田家每个人都必须放弃私心的时候。倘若武运不济国破了，那我们只能以自尽来向祖先谢罪。”

龙宝言辞激昂，不由得让一座的武将肃然起敬。

松姬低声对座上的龙宝耳语道：

“那武田家怎么办呢？”

结果龙宝却说道：

“家是男人们考虑的事。女人嘛，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必须保全父母所赐的生命。懂了吧？”

龙宝换上一副谆谆教导的语气。跟刚才完全不同，他又变回了那个一向和蔼的龙宝。

接着，龙宝又略带严肃地递给松姬一杯酒。松姬知道这是与兄长的诀别酒，便接受了。于是，龙宝离开松姬，来到胜赖夫人面前，点头致意道：

“请恕我鲁莽，大小姐是世上少有的美貌与温婉，像您这样的人来到武田家——”

龙宝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松姬一直从一旁注视着他，她觉得龙宝是在哭。尽管没有流泪，可心里却在哭泣。

胜赖跟任何人都未说一个字，只是慢慢地端起酒杯。松姬五味杂陈，她怀着一种憎恨与亲情的纠葛，盯着眼前这位身为武田衰败之罪人

的异母兄长的脸。连年的征战让他三十七岁的肌肤染成了异样的黝黑，并且夺走了他右半部的牙齿。

松姬被兄长仁科盛信带着转移到了高远城。

原本跟胜赖夫人约好要在三月桃花节之前返回新府的，可到了高远城没多久，她在二月一日就收到了木曾义昌谋反并勾结织田的消息。菊姬出嫁时木曾姐姐那胖得几乎让人认不出的面容再次浮现在松姬眼前。虽然并非姐姐的责任，不过，木曾的背叛却并未让人觉得唐突，而是非常自然。可是，当曾经的奇妙丸织田信忠作为织田军的总指挥攻入甲斐的消息接踵而至的时候，松姬这才被吓得脸色大变，连气都喘不上来。

自己七岁时的订婚对象，如今竟作为总大将闯入甲斐来消灭武田家，这真的是因果报应。

可是，她已经无暇顾及这些。因为信忠军队的进攻已迫在眉睫。高远城全城都在忙着备战。

松姬在盛信的规劝下仅带了几名随从便出城向新府赶去。中途得知留在新府城的木曾义昌的母亲与两个孩子已被胜赖处决。松姬吓得汗毛倒竖。那两个孩子，一个是脸蛋如姐姐一样艳丽的十七岁的女儿，一个是十三岁的嫡子。

快到新府的时候，各处的村落里开满了点点的桃花。一匹匹快马越过松姬一行急驰而去，仿佛将一个个村落串在一起。

新府混乱不堪。胜赖因为与木曾义昌作战并未在家。伊那谷那边每天传来各城寨战败的消息。就在这样的岁月中，德川从骏河口、北条从关东口发起进攻的流言也满天飞起来。

此时已是二月底。松姬想离开新府到古府的龙宝那儿暂时栖身。虽不知未来如何，可她还是想在龙宝那儿等待这未知的命运。

松姬与胜赖夫人谈了整晚，次日便离开了新府城。正如胜赖夫人上次所担心的那样，所有一切都像枯叶从树上凋落似的，如今正一个个离开胜赖。

在即将进入古府城下的前一天，松姬从当地的传言中听到了穴山梅雪谋反的消息。听到消息后她也只是飞快地回忆了一下姐姐的容貌而已，如今她听到什么都不会惊讶了。

进古府后来到圣道小路上的龙宝宅院，龙宝不在。松姬不知龙宝去了哪里。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松姬无奈便与两名侍女住了下来。

高远城的盛信悲壮战死与新府城陷落的两条消息同时传入松姬的耳朵。过了半月，她又听说了胜赖、信胜、胜赖夫人自尽的消息。虽然龙

宝仍下落不明，可不久后她便听说他也在畔村的入明寺自杀身亡。

松姬离开龙宝的家，搬到自己从前在山丘上的宅院住了下来。之所以去那儿，是因为她不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她想任由袭来的命运处置自己。

织田进入甲斐的同时，也对武田家的流浪武士展开了严厉搜捕，可不知为何，对松姬却未进行搜捕。对于这位新宅大小姐，也许织田方将她看成了一个为遵守从前的婚约一直在守节的女人。

当血雨腥风的春天过去，夏天来临之时，又发生了本能寺之变，信长与信忠死去的消息震惊了天下。不过即使听到此事松姬也毫未动容。还有一件，穴山梅雪被乡民杀死的消息给武田灭亡的系列悲剧画上了最后一道休止符，此事也是不久后传入她耳朵的。

后来，松姬来到武州，入了曹洞宗的寺院剃度出家，法号信松尼。当时本地的郡代大久保长安曾在武田家当过差，由于这层关系他让信松尼搬到八王子，并为她建了一座庵，世人称之为信松庵。搬到八王子后信松尼极少外出，即使附近的人一年中也很少能见到她的身影。不过，她将自己彻底关在庵里再不以面示人，则是在天正十八年，即在小田原之战中她义姐的丈夫、即身为她本人的意中人氏秀和胜赖夫人兄长的北条氏政被秀吉逼迫自杀之后。当时妹妹菊姬的丈夫上杉景胜居然也在进攻的军队中，实在是一种奇缘，这或许让信松尼逐渐平静的心境又被打乱悲伤了一次。

元和二年四月十一日，五十六岁的信松尼故去。被胜赖杀死两个孩子的木曾义昌的夫人之后则去向不明，沦为遗孀的穴山梅雪的夫人剃发出家，尽享天后于元和八年死去。

上杉景胜夫人菊姬被人称为御菊大小姐，于庆长九年故去。

尽管多少有些浮沉，可最终只有信玄这个最小的女儿走完了最平静的一生。

信松尼直到故去，也再未见到幸存三姐妹中的任何一人。

（《群像》昭和二十九年三月号）

[1]反为日本纺织品单位，1反约为长10.6米，宽0.34米。

僧行贺之泪

僧人行贺加入第十次遣唐使团，作为一名留学僧被派往唐朝，是在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二年的九月。这一年行贺二十二岁。

行贺出生于大和国广濑郡，十五岁出家，随兴福寺的永严及元兴寺的平备学习，朝廷感佩他的向学之心，便敕命他入唐，留学的目的是修学天台以及法相两宗。

遣唐大使为藤原清河，副使为大伴古麿，判官与主典四人的名字也被公布。这次的遣唐使团，除了要引进唐朝的文化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由于当时朝廷正在营造东大寺，大佛需要鎏金，而鎏金用的黄金却不够用，所以他们还身兼向唐朝求金的使命。

尽管派遣遣唐使的计划已经公布，可不知为何，计划却并未立刻实施。又过了一年，天平胜宝三年秋天，朝廷又宣布，除了大伴古麿之外，富有赴唐经验的吉备真备也以副使的身份加入了使团。然后，等一切准备停当，大使、副使进宫觐见并获赐节刀时，已经是又一年的天平胜宝四年的三月了。节刀在完成重要使命回朝复命时是要交回的，而御赐节刀就意味着如果有顺风就要立刻出发，一日都不许耽搁。从公布人选到御赐节刀，这一年半的时间全耗在了渡海赴唐的准备上。

此次派遣距上次已有二十年。上一次即第九次遣唐使是在圣武天皇的天平五年，当时由多治比广成任大使，中臣名代任副使，共有594名人员渡海赴唐。

天平五年的遣唐使，去的时候平安无事，可回程时却很悲惨。一行人分乘四艘船于天平六年十一月从苏州出发，后来平安返回的只有两船，剩下的两船一艘在海上失联，另一艘则被风浪吹到了遥远的昆仑国（安南南部），百十余名乘员有的遭当地人袭击，有的病死，仅剩的四人也再次返回唐朝。后来，这些幸存者想搭便船取道渤海回国，可这次又不幸遇上了海难，最终两手空空于天平十一年漂流到了出羽。

可是，凭借着平安返回故土的两只船，在唐度过了十九年留学生活的吉备真备与僧人玄昉成功地踏上了日本的故土，唐僧道璿、印度婆罗门僧僊那、林邑国僧人佛哲等异国僧人也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吉备真备研究经史，精通阴阳历算等诸般唐文化，僧人玄昉则将五千余卷经论与多尊佛像带回故国。新式教育由真备发扬光大，法相的奥秘也因玄昉得到弘扬。

派遣遣唐使的成果的确硕大，可牺牲也大，倘若站在被派遣方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种搏命的差事，因此遣唐使的派遣绝不是随意闹着玩

的。第九次与之前的元正天皇养老元年的第八次，两次派遣之间至少也隔了有十多年。

青年僧人行贺所加入的第十次遣唐使团，除了大使、副使、判官、主典以外，还有知乘船事、都匠、医师、占卜师、阴阳师、翻译、画师等必要随员，再加上一些学问僧与留学生，乘员总共近五百人，分乘四艘船。行贺则被分到了副使吉备真备所乘的第二船。

这次的航行难得遇上了好天气，一个月后，四艘船全部平安抵达扬子江口。由于行贺与吉备真备同船，航行途中就在他身边，因此得以目睹自己一向敬仰的这位拥有在唐钻研经历的知识人的风采。

除了吉备真备之外，其他人即使对一片云一滴雨都会一喜一忧，可唯独吉备真备对天气毫不在意。当时他已年近六十，尽管脸上深深地刻满皱纹，手脚的皮肤也遍布着无数的黑色斑点，可他身上散发的蓬勃朝气却令人吃惊。倘若偷偷观察一下他桅杆下的房间，就会发现他大多时候都在端坐着读书，有时则躺着午睡。只有早晨和晚上他才会走出房间，在躺满人——由于晕船以及对海难的恐惧筋疲力尽地躺在那里——的船内溜达一圈。虽然不跟任何人搭话，不过也绝非冷若冰霜难以接近的那种。

在行贺的眼里，只有吉备真备与其他人不一样。真备在养老元年的那次赴唐，再加上此前乘第九次遣唐船回国的经历，他前后共经历过两次渡海，因此这次的渡海已算是第三次。不过，他的镇定似乎也不全是因为这些。这或许就是常年修学经史研究诸艺之人才会具备的那份从容吧。

行贺曾见过吉备真备带来的唐朝书籍。那还是在行贺十五岁的时候。《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等等，行贺虽不懂都是些什么书，可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即这些都是超乎自己想象的庞大的未知知识的集合。这些书籍带着一种令人不敢正视的耀眼光芒，被静静地放在兴福寺回廊的地板上，给行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航行途中，真备同行贺只打过一次招呼。

“害怕吗？”

真备说。

“不怕。”

对方竟然问自己是否害怕，这让行贺有些意外。

“那就好。我还以为你一直很害怕呢。每次看到你你都在读书，令人钦佩，不过当你的眼睛离开书本的时候，就总觉得你的眼神中透着一种

怯懦。坐船并不可怕。我都第三次了，每次航行都平安无事。连云雨都会躲着我的船走。”

行贺有些惊讶，抬起低着的头。尽管他对自己眼神怯懦一说并不服气，可他并未反驳。行贺虽然年轻却很老成。他个头不高，还有驼背，所以从幼时起他就知道，自己的长相和神情是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的。再加上近几年读书用功，把眼睛都弄坏了。读书时如果不把书本拿到眼前，连字都辨别不清。所以，很可能是行贺给人的整体印象，以及读书时总把眼睛趴在书上的独特方式，才让真备产生了一种性格懦弱的错觉。不过这倒也无所谓。可让行贺不懂的是，真备那种连云雨都躲着自己走的自信究竟来自哪里。他实在猜不透这种自信的源头。

真备只说了这些就离开了行贺。就在这时，一阵低低的笑声忽然从行贺身旁传来。发笑之人名叫仙云，是上船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身份跟行贺一样同为留学僧。仙云是玄昉的门下，年龄比行贺长三岁。他脸盘大，手大，体格也大，虽然名字听到过几次，可见面却是上船以来头一次。据说他本人很有才华。

从船只离开博多的时候起，仙云就一直在仰面躺着，张着嘴。他似乎以为这样就能逃避晕船。可就算是这样，他照样晕得厉害。苍白的脸上胡须疯长，张着的嘴里还不时传来大口的呼气声。

尽管他形貌不堪，可眼睛却与行贺不同，深处总透着一种桀骜，爱瞪着眼看人。

“有什么可笑的？”

行贺问。

“连云雨都会躲着自己走，这想法也太可笑了。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仙云板着脸说道。对人们公认的日本最新的知识人真备竟不以为然，行贺对他桀骜的言辞半反感半惊讶。

行贺在航行途中只同仙云说过这一次话。仙云似乎胃不好，即使其他人都从晕船中恢复过来，可唯有他仍像死了一样横躺在那里。无论海色变浅绿时众人的喧嚣，还是变黄浊时大家的惊讶，他都毫无反应。只有当船只进入扬子江，因退潮被搁浅在沙上，再也不能动了的时候，他这才拖着骨瘦如柴的身体爬向船尾，把目光投向异国的浩瀚江面，用他桀骜不驯的大眼盯着黄浊的水面，永不离开。

平安踏上唐朝国土的遣唐使一行，于此年年底赶到唐都长安，谒见了玄宗皇帝。

大使藤原清河出身名门，英俊潇洒，举止优雅得体，当时四十七

岁。玄宗皇帝看到清河、真备等人后，盛赞使臣来自礼仪之邦君子之国，并令人画下清河、真备、古曆的肖像，藏于番藏之中。

长安城中还有一位安倍仲麻吕。养老元年第第八次派遣遣唐使的时候，仲麻吕是跟玄昉、真备等人一同入唐的，后来就留在了唐朝，一待就是三十六年。

仲麻吕入唐之时是二十二岁，如今却已越过五十的门槛。他身着唐衣，言行举止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唐人。跟其他留学生的做法不同，他进了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进士科考试，成了一名官吏。一上任就做到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作为一名外国人是异常成功的。如今他已官至卫尉卿，位居从四品上，是独掌唐朝器械文物政令的高级官吏之一。

仲麻吕与副使真备是同年的入唐留学生，他们俩一个直接留在唐朝成了高官，另一个回国后作为遣唐副使再次入唐。

仲麻吕奉玄宗之命，让遣唐使一行先后游览了存放儒教、道教、佛教等经典的三教殿等东西两街一百一十坊的若干重点单位。然后，不知不觉间年根已至。

天平胜宝五年正月，清河、古曆、真备等人出席了唐朝的新年贺宴，与新罗使臣争夺席次，并最终在众多外国使臣中占据了最上席。当然，这也得益于仲麻吕的一臂之力。

这年秋天，一行踏上了归国之路。仲麻吕决定回国时是春天。在真备等人的劝告下，仲麻吕也决定结束长期的在唐生活，与遣唐使节一行共同回国。遣唐使一行的回国日期定下来后，玄宗皇帝赐诗给日本使节，还命朝臣将一行送至扬州。

一行辞别长安是在六月。行贺与仙云自入唐以来一直住在长安一处寺坊里。在此期间，二人已能初步听懂唐语，对唐人的风俗习惯也逐渐适应。当遣唐使一行离开长安之时，仙云直接留在了长安，行贺则决定将一行送至扬州。他的主要目的是一睹与一行人共同赴日的扬州延光寺高僧鉴真的风采。

一行人去扬州迎接鉴真，然后赶往乘船地点苏州。他们分乘四艘船从苏州出发，时间是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船乘坐的是清河，第二船是古曆，第三船是真备，第四船则是判官布势人主。仲麻吕被分在第一船，鉴真及随从则被分到了第二船。

四艘船入海之后立刻遭遇了暴风雨，其中吉备真备所乘的第三船漂流到了纪州，第二、第四船则被海浪冲到了萨摩的海滨，总之，乘坐在这三艘船上的人全都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可清河、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却被吹向了南方，最终漂流到安南。他们多数人被当地人所杀，十分不幸。清河与仲麻吕则好歹保住一条性命，只得再次踏上唐朝的土地。

行贺与一行在扬州分别后返回长安，时间已是第二年天平胜宝六年夏天。当时，仲麻吕等人乘船覆没的流言已传遍长安。

又过了两三个月，一日，仙云外出时，也不知是从哪儿弄到的，竟拿回来一张纸给行贺看，上面写有诗人李白吊唁仲麻吕的一首诗：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晁卿是仲麻吕的字。行贺想起这次的云雨果真又躲着真备走，而清河、仲麻吕等人却没能沾光一事，不禁十分感慨。

可是，又过了半年余，当渐浓的夏日阳光开始洒落在九街十二衢的路边榆树上的时候，清河与仲麻吕的身影也出现在了长安都城，时间是天平胜宝七年六月。仲麻吕再次为官，清河则改名河清，也在唐朝做了官。

行贺与仙云跟遭难前的清河与仲麻吕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可当两人第二次出现在长安后，他们便有了与这两名前辈见面的机会。行贺并未跟他们亲密地说过话，仙云则不怕难为情，要么去衙门要么去私宅主动去见二人，从他们那儿打探到消息后，再转告给行贺。

在行贺与仙云看来，鉴于此前的经历，仲麻吕再次仕宦毫无问题，而藤原清河的做官则存在问题。清河做官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重返日本的意志。仙云言辞激烈地痛骂二人说：

“当一个日本人丧失了踏上日本国土之心时，他就已经彻底完了。看来，清河跟仲麻吕都是些烂人。”

话虽如此，可他对真备也并非尊敬。当说到真备的事情时，他又说了句：

“云雨吗？”

言辞中分明透着一丝轻蔑。仙云似乎将真备的幸运视为了其与生俱来的东西，将真备视为了一个与佛陀无缘之人。

至于行贺，他对清河的做官和仲麻吕的长期滞留唐朝并非不理解。并且他对牺牲那么多人的遣唐使派遣一事也多少抱有一些疑问。在行贺看来，二人到唐朝为官是对日本当政者的一种默默的抗议。在唐朝已获尊贵地位的仲麻吕完全没必要冒险回故国，这种心情他是能够理解的，可另一方面，他对这种行为也抱有一种反感。尤其对清河忘记遣唐大使

的职责在唐朝做官的行为，他跟仙云同样是由衷地反对。

“可是，我目前也不会回去的。”

仙云最后竟说了这么一句。

“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了解。有多少条命都不够用。”

仙云用他一贯刺目的目光盯着行贺。眼神中透着一种恋人般的激情。入唐以来每天刻苦学习的辛劳，让他不时地变成了一个狂人。

之后过了大约半年，行贺、仙云二人同时离开长安东西分别。二人都身着唐朝的僧衣。行贺像此前所有的入唐僧那样，直奔北京西南七十里处的五台山。仙云则没有特别的打算，说是先到扬州的开元寺看看再说。此时正是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春天，已是长安郊外杏花李花竞相开放的时节。

第十次遣唐使派遣，日本最大的收获便是跟古曆、真备等共同赴日的高僧鉴真。鉴真首次将戒律传入了日本。除鉴真外，其他随行的僧侣们也进入日本，以佛舍利为首，将律宗、天台宗的经疏类、佛像、王羲之真迹等带到了日本。

大使藤原清河滞留唐朝不归之事在日本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问题解决方案的初步成形是在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高元度作为迎藤原清河回国的大使被渤海国的船送入唐朝。当时恰逢安禄山之乱，高元度未能谒见当时的皇帝肃宗。可在他滞留唐朝期间敕令却被下达。

虽然在使者的请求下清河想返回日本，可由于国内残贼未平，行程上存在诸多困难，清河的回国只能寄望他日。高元度也建议他最好取道南路——总之，情况大致如此。

高元度在唐朝待了三年，未完成使命空手回了日本。后来也没见到清河有回国的迹象。

行贺自求学之旅返回长安是在天平宝字六年（公元762年）夏天。因为他听到了第十一次遣唐使入唐的传言，想搭乘便船返回故国。入唐后历经十年的岁月，如今行贺已是三十四岁。

事实上，当时日本的确公布了第十一次遣唐使派遣的计划。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公元761年）十月，仲真人石伴被任命为遣唐大使，船只则由此前的四艘改为两艘。次年四月仲真人石伴虽获赐节刀，可由于海上风浪猛烈，最终丧失出航时机，第十一次遣唐使计划中途搁浅。

因此行贺未能抓住回国的机会。从天平宝字六年到七年，行贺一直

待长安，在一处僧坊里没日没夜地埋头抄经。

在此期间，行贺跟藤原清河只有过一次亲密的谈话。难得清河极力邀请，他登上旗亭，与清河共饮。二人真正交谈这还是第一次。

行贺登上旗亭后才知道，清河邀请自己是为了安慰丧失回国机会的自己。

在席上，行贺问清河为何本国派使节来迎了都还不回去。结果，清河像一个唐人一样毫不动容，简短地说道：“跟自己同时遇难的一百几十号人，他们大部分不是被淹死，就是被当地人杀害。若只是我一人回去，我的妻儿老小倒是高兴了，可他们的妻儿则做何感想呢？”

行贺一怔，凝视着清河的脸。清河已经年近六十，尽管举止依然优雅，却无法掩盖自己的年迈。从他的脸上已无法想象那个从前的贵公子的英俊潇洒。

尽管名字改为河清，变成了唐人的名字，可改变的岂止是名字。连肤色、眼神也都逐渐失去了他的本色。

虽然清河并未回到故国，可日本国内仍将他作为入唐大使对待。在唐期间，清河已被故国那边任命为文部卿，位阶也升至正四品下。

行贺盯着眼前这位在故国被厚遇在唐朝也受重用的老人的脸，觉得这张脸与从前的清河已完全不同。

这一年，行贺又在春明门附近遇见了安倍仲麻吕。时间刚好是仲麻吕被任命为镇南都护的消息入耳不久。仲麻吕曾作为一名漂流者漂流到过那里，如今则是作为一名统治者赶赴那里。行贺对这位六十有余的老日本人并不觉得亲切。他已经不是日本人，而完全是唐朝的一位著名的武人、官吏、文人。

行贺是迎面与仲麻吕碰上的，而仲麻吕，对于行贺是否承认他是日本人，对于行贺的点头致意几乎未表现出任何反应便擦肩而过。行路的唐人们则对这位唐朝的高官连连让道。

尽管行贺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仲麻吕都完全变成了一个唐人，可他还是依稀觉得仲麻吕与身边的唐人们有所不同。虽然弄不清楚究竟是哪儿不同，可他的身上依然有一种东西让人产生这种感觉。行贺跟在仲麻吕身后，保持着三间^[1]的距离走了一丁^[2]左右。他禁不住诱惑，总想找出到底是哪儿与唐人不一样，可最终还是没能发现。

倘若真有不同的话，或许便是他的经历了吧。作为留学生入唐，然后成为唐朝的官吏，虽一度想回国却未果，最终将时日无多的老迈之躯送往唐朝的边境。也许是他特殊姿态的表情打动了行贺的心。

与清河的谈话是在春天，跟仲麻吕的邂逅则是在夏初。

之后，在第十二次遣唐使一行赴唐前的十五年的时间里，行贺有如着了魔一样，拼命学习与抄经。前七年他是在定州、武陵、苏州等几座开元寺度过的，依照当初入唐时的目的学习唯识、法华两宗，后八年则在长安得到一处寺坊，住在了那里。

在长安住下来后，由于眼睛不好，他几乎没外出过。就连著名的西明寺牡丹都不知道。他不分昼夜地趴在桌前抄经，抄写的经典已达五百余卷。他天生的驼背越发厉害，高度的近视把他的身体弯成了两截，使他抄写时的姿势像是在舔书一样。

在这十五年期间发生了几件事。一件是神护景云四年（公元770年）一月安倍仲麻吕去世。仲麻吕作为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长期待在异地，七十一岁时才卸任回到长安，第三年便去世。当时的代宗赐与他潞州大都督的称号。

另一件是自渤海使者之口听到的吉备真备之死。吉备真备是在仲麻吕故去数年后的宝龟六年去世的，行贺听到消息时已是他死后第二年。这位自称连云雨都会躲避自己的真备终生都被幸运垂青，留下了一串光辉的大足迹后仙逝。行贺知道，如果从他入唐的那一年推算，真备的年龄至少得过八十岁了。

还有一件，便是跟一起入唐的仙云的两次相遇。第一次相遇是在仲麻吕葬礼那年，行贺搬到长安的寺坊后不久。行贺意外地迎来了仙云的造访。

“厉害了啊。”

这是仙云见面开口的第一句。或许话里透着几丝揶揄，可由于行贺作为学僧已渐有名气，因此行贺便将这句视作了这位旧友坦率的赞美。尽管仙云外表寒碜，不过生活上似乎并不困难。

仙云当晚住在了行贺的寺中。由于入唐第三年分手以来再未见面，行贺对这位老友还是非常怀念的。二人彻夜长谈。仙云不知疲倦，足迹踏遍了大陆各地。尤其对人不多的峨眉山消息格外灵通，还在人称普贤净土的那山上待了好几年。

直到黎明时分，二人才在堆满了行贺所抄经卷的房间里小睡了一会儿。仙云对行贺的业绩既不怎么钦佩，也未贬斥。一言蔽之，毫不关心。仙云一如年轻时的样子，眼神仍像着魔一样。如若不是着了什么魔道，是不会有那种眼神的。但行贺不明白他究竟着了什么魔。

当行贺谈到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归国时，仙云说道：“你还想着回日本那事儿？”

只有这时，仙云才现出一种惊讶的神情，夸张地笑出声来。他这点很古怪。原本年轻时就喜欢弄些古怪的言辞，可在四十岁之后似乎越发厉害了。

辞别寺坊的时候，

“你来长安到底干什么？”

本该最先问的一句，行贺直到这时才问出口来。

“来给晁卿扫墓。”

仙云答道。

行贺觉得，仙云同他本人要祭扫的仲麻吕一样，也是一个丧失了故国之心的人。只不过，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仲麻吕飞黄腾达，仙云则一无所有。行贺想起仙云曾痛斥仲麻吕与清河不回日本之事，本想提及可又怕对方忌憚，便放弃了。

行贺与仙云第二次相遇，是在听到遣唐使即将派遣的宝龟七年秋天。距上次相遇又过了七年的岁月。

当行贺听说胡商居住的陋巷里住着一个狂人般的日本僧侣时，从容貌和年龄推测，行贺觉着很可能是仙云。第二次听到同样传言的当天，行贺直接便去了那儿，想当场确认一下是否是仙云本人。

行贺来到胡人店铺林立的一片区域。陋巷里聚集着服装各异，口操不同语言的胡人。

行贺看到仙云正在那儿向行人吆喝，嘴里不知在嚷嚷着什么。的确，他的样子让人只能觉得是个狂人。他嚷嚷的很可能是胡语，可行贺却一点也听不懂。

“仙云！”

行贺喊了一声，仙云惊讶地扭过头来，一侧的脸上立刻浮出一种异样的笑。不知为何，行贺忽然想起在赴唐的船中最初遇见仙云时的脸来。仙云缓缓地朝行贺走过来。行贺确认曾同为留学僧的这位朋友并未发疯后这才安心下来。

当时，二人站在陋巷的一角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原来，仙云计划经西域去天竺，想寻找与他同行的胡人。赴天竺是他十多年来的夙愿，即便是在过去，他也曾数次尝试过此事。

“我想看看释尊的诞生地，看看佛教曾经发祥和繁荣过的国度。你肯定也想看看吧。我真的只是想去看看。”

他如此说道。当天的风很大，加上周围尘土飞扬，仙云给人一种蓬头垢面的印象。赴天竺之路从数年前起唐朝僧人便在走海路了，可他却要一直坚持走陆路，或许是因为他晕船。

行贺听完他的话后，又试着说起了近期有可能实现的遣唐使派遣一事，结果仙云说：

“那，咱们就分别吧。这次是真正的分别了。”

尽管语气低调，可眼睛却像推开般地看着行贺。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行贺再到那儿造访仙云时，已没了他的人影。

第十二次遣唐使人选的发布，是在光仁天皇宝龟六年（公元775年）。以佐伯今毛人为大使，大伴益立为副使，消息是在六月发布的。第二年，宝龟七年八月，今毛人带节刀出海，结果未得到顺风，不得已回到博多。后来不知发生何事，副使益立被废，由小野石根、大神末足两人接替。

第二年，宝龟八年六月，大使今毛人患病，石根、末足两副使替他率一行出发，此时距上次派遣已过了二十六年。

幸运的是，一行平安地抵达唐朝。当时，石根还携带了日本朝廷写给藤原清河的书信：

“汝奉使绝域，久经年序，忠诚远著，消息远播。故，今令聘使迎之。乃赐绢一百匹，细布一百反，砂金大一百两。盼汝努力，与聘使共归朝。相见不远，旨多不及。”

赐书之时，清河已七十二岁。在唐期间，他接连被日本朝廷授勋，任常陆守，位从三品。

石根等遣唐使一行在长安待了半年后，初春时再次出发。他们要在十月从苏州乘船回国。

行贺当然盘算着与这次的遣唐使一起回国。初入唐之时，他并未打算久居于唐，可由于遣唐使派遣一直处于中断状态，岁月在不知不觉间流逝，转眼间他已五十岁。

接到诏令后，清河的反应深受瞩目，可清河决不让人窥伺自己的意志。此时，清河已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神情严肃的老人，谁也搞不懂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就在遣唐使一行离开长安的前几日，行贺突遇清河的造访。当时，他带了一名二十岁的姑娘，名叫嬉娘，是他来唐之后与一唐朝女子生下的女儿。

在行贺的寺里，清河第一次向行贺透露了自己的心思：“我太老了，不能回国了。事情的进退都有时机，我回国的时机早已远去。我想让女儿替我回国。我觉得求你最妥，今日便将女儿带了来。”

清河说道。神情一如往常的严肃。

嬉娘酷似年轻时的清河，相貌端庄。父亲说罢，她默默地来到行贺面前，低头行礼。

“你想看一看日本国吗？”

行贺问。

“毕竟是父亲的国家，我当然想去看一看日本。可是，我却不曾因此与父亲分开。可父亲说，我必须要懂得与父亲分别的滋味。他是不是说，不能只让我一个人享清福呢。”

最后一句嬉娘是带着一种疑问从口中说出来的。或许，清河是思虑留在故乡的妻室，才想将嬉娘置于同样境地的。

这时，行贺望了一眼清河，只是耳背的他似乎并未听到女儿的话，眼睛仍凝望着寺内的木兰树，面无表情，板着脸坐在那儿。

拒绝了祖国朝廷的召唤，把嬉娘交出去代替自己——行贺只想如此坦率地理解清河此时的内心。行贺与清河约定，回国之际一定会带上嬉娘的。

嬉娘是与遣唐使一行一起离开长安的，只有行贺因为工作关系迟一月才动身。因为他要带回日本的经论中还剩一些没抄完，他无论如何也要抄完。

行贺带着数量庞大的经典赶赴苏州，结果途中遭遇意外，不幸被盗贼监禁，等赶到扬州时已是十一月初，比原计划迟了一个月。到达苏州时则已是十一月中旬，四艘遣唐使船早已于九月初和十一月初分两次启程。

茫然的行贺进入苏州开元寺，他心情黯淡，连动都不愿动一下。到苏州后的第十天发生了猛烈的风暴。之后数日，行贺每天都能在扬子江面上看到大量遇难船只的碎片。

由于这场暴风雨，扬子江上不知有多少船只出现严重损毁和倾覆，在海上遭遇风暴的两艘遣唐船也不例外。

两船之中，一艘勉强回到日本，另一艘则被断为两截，副使石根等三十八人与唐使赵宝英等三十五人均被大海吞噬。被折断的船头漂流到了肥前，船尾则漂到了萨摩。船头船尾分别载有几十名幸存者。其中，

替清河回国的嬉娘也在船头的幸存者中。

行贺在苏州的开元寺迎来了宝龟十年。然后就在这年的春末，他获悉了藤原清河去年底在长安去世的消息，享年七十三岁。当时，遣唐使一行是否平安的消息尚未传到唐朝，因此，对于嬉娘的生死，行贺并不了解，清河也不清楚。

行贺获悉嬉娘已踏上日本土地的消息是在这年夏天。清河将嬉娘托付给他，可他却未完成所托，因此一直担心着嬉娘的安全。当得知她也幸运地抵达日本后，行贺这才如释重负。

为了到清河墓前报告这一消息，行贺立刻动身赶赴长安。他年底达到长安，在长安待了半年后再次返回苏州，时间已是宝龟十一年底。因为在苏州容易搭回国的便船。此时的行贺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是回国之心。

行贺在眺望扬子江黄浊飘渺的江面的过程中又过了三年的岁月。

行贺搭乘去日本的渤海国船只漂流到肥前松浦郡是在延历二年（公元783年）秋天。当时行贺五十五岁，在唐时间已三十一年。

第二年延历三年六月，行贺进入奈良兴福寺。

数百名僧侣齐聚东大寺，聆听行贺讲唯识、法华两宗的宗义，是在他进入兴福寺的第一个月。东大寺僧人明一担任提问人，与行贺对坐。

可无论明一问什么行贺都无法回答。行贺已极不适应说日语。明一不断地在说着什么。虽然行贺能听懂对方提问的意思，可就是不好回答，十分尴尬。事实上，无论对方问什么他都无法给与满意的回答。

数刻的时间过去，突然，一声厉喝从行贺的头顶传来：“经久岁月，学识肤浅！”

行贺茫然地望望眼前满脸怒气的明一，又望望对面鸦雀无声济济一堂的数百名僧众。

“浪费两国粮食”“辜负朝廷期望”——行贺只觉得谴责的话语不断敲打在自己的额头上，抽打在自己的脸上。

这时，有样东西忽然填满了行贺的心。那是一种悠悠岁月的光影般的渺茫感慨。行贺闭着眼睛，沉浸在这感慨中。

与佛教所谓的“空”略微不同，他只觉得有种东西填满了自己的心。既像他在唐朝长年经受的黄沙，又像扬子江那浑浊的黄褐色流体。行贺为自己无法向任何人表达心情而焦急。

他仍闭着眼睛。这时，仲麻吕与清河二人的身影竟无比自然地浮现

在眼前，后来连音信皆无的仙云也被回忆了起来。

行贺忽然觉得眼前模糊了下去。明一的面容、数百法衣、经案、圆柱、头顶的庄严，眼前的一切影像忽然间都失去了焦点变得模糊起来。泪水溢满了行贺的眼睛，然后顺着脸颊滂沱地流下来。行贺任由泪水久久地抛洒。

后来，对于行贺因无法回答明一提问而流泪一事，世上一直充满着各种批评的声音。虽然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说“长途一蹶岂妨千里之行”“深林枯枝何妨万亩之影”之类，但更多的则是否定之词。

行贺把自己关在兴福寺里不见人，他佝偻着回国后越发衰弱的身体，继续在案前抄经。他执笔抄写了《法华经弘疏赞略》，又抄了四十余卷《唯识论议》。

至于清河的女儿嬉娘后来如何，则没有任何有关她的消息。

行贺后来成了兴福寺的别当，于延历二十二年圆寂，享年七十五岁。

（《中央公论》昭和二十九年三月号）

[1]1间约为1.818米。——译注

[2]1丁约有109米左右，也写作“町”。——译注

幽鬼

晚上十时，光秀率麾下的一万零七百名兵将从居城龟山城出发。既然是远征中国地区^[1]，一般来说都是在早晨集合队伍，然后再威风凛凛地从城门出发的，可这次的出征仿佛要发动夜袭似的，竟趁着夜色悄然离开龟山，这让所有人的心里都怀有一丝恐惧。可是，在行军了五六町之后，这种念头便从所有人的心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年的天正十年，刚听到五月的脚步声天气就格外热。

没有梅雨，炎热的阳光每天炙烤着丹波一带的山野。入下旬后，明眼看着要变天的样子，可阴沉的天空底下仍没有一丝风，令人窒息的闷热日子依然继续。晚上也很热。携带着沉重武器装备的兵将们身上瞬间沾满了汗水与灰尘。而且行军才刚开始，要赶到备中的战线不知还要走多久，大家都在心中各自计算着行军的路程。

主将光秀走在部队的先头。尽管是在马上，可光秀同样全身是汗。用手一摸马脖子，上面也像抹了油似的早被汗水濡湿。可光秀本人却没什么感到热。由于这两三天没怎么睡，疲劳已化为恶寒，冒出的汗水瞬间就会冰冷地沁入肌肤。

尽管行军还在继续，可光秀仍未决定究竟是去三木原还是老之坂。三木原是去中国的顺路，可如果走老之坂那就只能通到京都了。在通过条野的部落之前自己必须要作出决定。随着马一步步前行，光秀越来越需要做出决断，决定走哪条路。

安土的信长命自己向中国进军是在半个月前的五月十七日。光秀立刻从居城龟山返回近江的大本营坂本，在坂本待了六天后，于二十三日再次返回龟山，然后命全军准备出征。二十八日，光秀参拜了爱宕山，当晚在那里斋戒祈祷，次日二十九日，光秀在爱宕的西坊与连歌师里村绍巴等人举行了一场百韵歌会。光秀吟了一首“时机不可失，绵绵梅雨潇潇下，正是五月时”。光秀第一次萌生弑杀主君信长的叛逆念头便是在此时。因为他当时从满座的人那里听到了信长与嫡子信忠将于今明两天进入京都的传闻。机不可失。信长肯定不会直接率军进京都。而自己因为要赶赴中国战线，可以任意调动一万兵力。只要要了信长的性命，他半生的业绩就会直接转入自己掌中。而一旦丧失，这种好机会恐怕今生再也不会眷顾自己。

虽然光秀在口中吟着“时机不可失”，但他后来却一直犹豫不决。光秀紧握着昼夜出汗的双拳。虽然已获悉信长二十九日会进入京都的本能寺，可取了信长首级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他尚未合计清楚。部队随时都能进发，光秀心里仍未决定到底该走哪条路。就算想动部队也不能

动。

直到今夜九点，京都使者来后此事才完全决定下来。光秀从使者口中得知，本能寺的信长毫无防备，信忠则去了室町药师町的妙觉寺，同样势单力薄。至此光秀才第一次痛下决心，立刻向麾下的全军发出了进军的命令。

可是，从出城门之时起光秀的决心就开始动摇了。杀掉信长跟信忠是没问题的，可杀掉后的下一步自己依然看不透。对于弑杀主君信长的这点他没有任何犹豫。要想在这种战国争雄的时代里生存下去，无论主君还是亲骨肉，必要时杀死他们也是情非得已。自己所觊觎的信长本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构筑起目前地位的，信长麾下知名的部将们也多少都拥有类似的过去。光秀始终认为自己也需要这么做，大不了把信长干掉就是。只要杀掉信长自己就能夺得天下，否则，将来自己连一席之地都不会有。环顾四周，在信长的部将当中，光是势力超过自己的就有数人。他们中既有家康又有柴田胜家，有泷川一益还有丹羽长秀。就连长年在自己之下的羽柴秀吉目前都深受信长宠爱，正试图超越自己。就说现在，秀吉已成为中国战线的总指挥，去年进攻因幡拿下鸟取城，今年又攻入备中，目前正在攻打毛利辉元的属城高松城。而自己这次出兵中国的任务也是去支援秀吉的。与秀吉相比，自己的地位已远逊对方。既然觊觎天下，就要先下手为强，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今晚就干掉信长与信忠，然后立刻消灭京都的信长余党，再向毛利、上杉、北条、长曾我部等地方诸将派遣使者构筑共同战线，再向信长的部将们派遣诱降使者。自己本人则直奔近江，诱降濑田城主山冈景隆，再进军安土城。尽管与留守的蒲生贤秀免不了一战，不过拿下对方用不了一日。

伊势、伊贺是织田信雄的地盘，不过反抗信长的分子也很多，这几分之一的反抗分子应该会投诚的。

上野的泷川一益、甲斐的河尻秀隆、信浓的森长可、毛利秀赖、北陆的柴田胜家等，由于他们地处偏远，可暂时不理睬他们。自己则趁机巩固地盘。长冈的细川藤孝、忠兴父子与自己多年交好，忠兴之妻则是自己的女儿。因此，这二人肯定会响应自己。将自己的第四子纳为嗣子的筒井顺庆无疑也会加入自己的阵营。

总之，与信长麾下武将的大决战不可避免，不过，在此之前，自己阵营的力量肯定已胜过了对方。

可是——光秀又想，自己现在所想的这些全都是建立在假想之上。一切都是假想，这一点令光秀不安。哪怕能有一根可靠的支柱也好。可如今自己却不敢奢望。就目前来看，计划只是他一个人的，自己还没有任何一个伙伴。

部队依然在没有一丝风的昏暗的山野间上上下下。光秀只觉得自己

离开龟山城才半刻工夫，可事实上，时间早就过了一刻以上。

光秀一直跟着一支先行的徒步小分队。进入平地后，光秀让坐骑小跑起来，想缩短与先头部队的距离。

可在反复追赶了数次之后，光秀忽然觉得有点纳闷。自己刚才就一直策马追赶前面那一队人，可无论自己怎么追，距离仍未缩短。而且，前面的部队还是支徒步部队。

光秀这时才从个人的苦苦思索中跳出来，凝视前方。十多人的一队人正小跑般疾步前进。光秀勒了勒马缰绳，他不想脱离后续部队。结果前方的那一队人也停下脚步，静静地停了下来。

光秀凝视着前方这一队人，不久后再度进发。于是，仿佛在与他遥相呼应似的，前面的那队人也进发起来。光秀这时才第一次觉得奇怪。回想起来，起初自己一直是在部队前头的，之后位置也应该没有变化。

光秀勒住马。

“他们是哪一组的？”

光秀向紧跟在自己马侧的沟尾胜兵卫问道。

“啊！？”

沟尾胜兵卫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之后便没了下文。

“先行的那些人是哪一组的？”

“先行的？”

“你没看见？”

说到这里，光秀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晚上可真闷热。”

他把话题岔了出去。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似乎只有自己一人看见了沟尾胜兵卫看不见的东西。

光秀再次朝前面的黑暗中望去。只见有一人立在那里，其余十二三名武士则弯着腰，单膝跪在立着的武士周围，似乎在警戒。

武士们全都身穿盔甲。在光秀凝视期间，这一团人竟有如一件摆设品一样，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

不久，光秀不由得一声惊叫。因为他从昏暗的夜光中看到了武士们

后背的装饰图案。白地黑色的图案，宛如一条蜿蜒的蜈蚣。竟然是丹波的豪族波多野氏的旗号！

光秀觉得，此时此刻这儿是不可能有什么波多野的武士的。

波多野一族早在三年前就在八上城灭亡，他们的领国丹波现在早已是光秀的领地。

“那不是波多野的武士吗？”

“啊！？”

沟尾胜兵卫发出跟刚才同样的含糊应答。光秀意识到又是只有自己的眼睛才能看到后，便以为是自己太累了。

“休息一下。”

光秀说罢跳下马，在路边山白竹丛上坐了下来。然后思索起别人眼睛看不到，唯独自己才能看到的那幻影的真相来。那不是一般的武士，而是波多野武士，这一点还是很可怖的。想必前方的幻影武士如今也正在休息。然后，只要自己前进，对方也一定会动起来的。

光秀闭上眼睛，想把这一队人影从自己眼前抹掉。

光秀在丹波的八上城灭掉波多野一族，是在天正七年六月初。光秀于天正三年奉信长之命夺取丹波地区，这令光秀吃尽苦头。丹波地区崇山峻岭，长期占据此地的豪族波多野一族率领精悍的武士誓死抵御新势力的入侵。光秀数次从大本营坂本城出兵入侵丹波，转战丹波各地，同波多野的军队进行交战，也曾一度控制过丹波全境。可光秀刚一离去，波多野氏就再次猖獗起来。

因此，他再次对丹波发动大规模进攻，最终将波多野一族成功逼入八上一城，时间正好是三年前的天正七年。

八上城有如一个倒立的擂钵，东西南三面都是陡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易守难攻的城池。光秀将城池围了数重，他只能用断粮草的方式来等待破城。

光秀派使者到城内议和，时间是五月中旬。光秀以将自己母亲送入城内做人质为条件，允诺如果对方开城投降将饶过三千城兵的性命，并且主将秀治等的领地保持不变。

两天后，城内传来消息，答应议和。又过二日，主将秀治与弟秀尚二人携八十名贴身侍卫，被一千名全副武装的武士护送到半路，然后下山而来。

光秀隆重地接待了这位勇猛无敌的多年对手，设酒宴款待。可当宴

席进行至一半之际，光秀劝秀治等人去安土谒见信长，结果双方在此事上谈崩，酒宴顿时化为血肉横飞的战场。光秀将秀治的八十余名贴身侍卫当场斩杀，好不容易才将秀治、秀尚等十三人俘虏。

光秀虽将秀治等人俘虏，却无意背弃议和条件。依然打算如约承认秀治、秀尚等人的领地。可就在护送他们去安土的途中，由于被俘时所受的伤势加重，秀治最终气绝身亡，而被送至安土的秀尚等十二武士，也因信长之命在慈恩寺被砍头。

由于这次的事件，八上城内的光秀母亲等十多名人质也被愤怒的城兵处以磔刑。

对光秀来说，这绝非一件令人高兴之事。尤其是自己亲自在安土城监斩十二人之事更令人不快。秀尚等人被砍头时，一个个咬牙切齿，发誓报仇。当时秀治的首级也与其他人的首级摆放在一起，可不知是怎么回事，秀治的首级竟在地上滚来滚去，滚入一族的首级中后，径直立在了地面上，怒目圆睁。

光秀将眼睛闭上又睁开，反复数次。然后掸掉山白竹叶再次上马。那队波多野武士终于从眼前消失。

夜色比刚才更深了。光秀再次开启痛苦的思虑。两条路选其一，决断已迫在眼前。

过了一会儿，光秀问身边的随从：

“这是哪儿？”

“马上就到老之坂了。”

“什么？！”

光秀还以为耳朵听错了。自己竟连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来到老之坂的都未察觉。

光秀命部队暂时休息，然后他第一次将几名武士召集到自己身边，想向大家挑明大事。既然已来到老之坂，那就破釜沉舟。不管愿意与否，事到如今自己已没了退路。

左马助光春、次右卫门、藤田传五、斋藤利三等人参加了碰头。休息很快结束。

不久部队又开始行进，这次则不再休息，一直不停地行军。翻过老之坂后，前方水田里的水泛起白光。穿过沓挂的部落后光秀命全员吃饭，然后继续行军。当队伍渡过桂川之时，光秀第一次向全军下达命令，进攻本能寺的敌人信长。

进入京都时已是黎明前夕，而包围本能寺之时，夏季的曙光已开始
在四面泛白。

这月十三日，光秀在山崎同获悉本能寺之变后从备中紧急撤回的秀吉大军展开对决。直到拿到信长、信忠的首级，光秀的一切行动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十分完美，可之后的过程就都事与愿违了。细川藤孝、忠兴父子并未响应光秀，筒井顺庆也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并未加入光秀军。

大战的胜负在十三日这天便决了出来。这一日，雨水久违地下起来。傍晚时分，光秀的主力被秀吉军包围，献身光秀军的武将们接连战死，战斗完全失败。光秀逃进平原中的胜龙寺城时已是夜里。可此城不久必会被敌军包围。为逃往近江东山再起，光秀与数名近臣趁夜色出了胜龙寺城。与光秀同行的有沟尾胜兵卫、进士贞连、村越三十郎、堀毛与次郎、山本山人、三宅孙十郎等人。

雨水敲打着新的战场，败走的同伴与追击的敌人的呐喊声、火枪声，在黑暗平原上此起彼伏，令人毛骨悚然。光秀一伙每人一匹马，从城北向东进发，来到伏见，又从大龟谷进入山地，朝小栗栖奔去。

如今光秀连他自己都弄不清自己的处境了。他的身心已疲惫到了如此地步。虽然弑杀信长才十三天，可此间不眠不休的行动以及对各方势力的顾虑让光秀完全脱了相。光秀只是默默地待在马上，任由马匹摇晃。

离开胜龙寺城大约一刻工夫时，光秀突然被一名随从勒住了马。

“那脚步声是追击者，还是自己人？”

侧耳倾听，倾盆的雨声中居然还夹杂着一种步兵的脚步声，似乎近在眼前。

“前面？”

“好像是。”

随从姑且应了一句，接着又说道：

“又好像是后面。”

听他这么一说，倒真像是从后面来的脚步声。不止是脚步声，还有人群嚷嚷的声音。

大家在路旁的竹丛里潜伏下来，想把有可能从身后赶来的这队人马让过去。可是，脚步声与说话声明明就在耳畔，却根本没有人影逼近的迹象。那声音永远伴着雨打地面的声音在众人的耳畔回响。

“奇怪啊。”

堀毛与次郎说道。若说奇怪的话还真是怪事一桩。

“也许是听错了吧。总之走走再说。”

主从一伙再次在不觉间已变成上坡的小道上走起来。人声与脚步声似乎依然与他们相伴。途中光秀忽然在黑暗中瞪大眼睛。因为他发现有二三十名武士正走在前方。而且，同光秀上次在黑暗中所看到的那队人一样，他们背上也带着波多野的蜈蚣图案。光秀仍凝望着前方的黑暗。

“你能看见有人在前面走吗？”

光秀说道。

“什么？”

“你瞧，就在前面的黑暗中。你看不见吗？”

一旁的随从盯着前面望了一会儿，不过，他的眼睛似乎并未看到什么。光秀见状朝一行人回过头来，说：“暂时在此休息一下。”

“我们没空休息了。追兵马上就追过来了。”

沟尾胜兵卫愤愤地说道。

“不，休息一下。不休息很可能会走错路的，到时就到不了坂本了。”

光秀忽然飞身下马，跳到路上。他无论如何也要休息一下。将自己拉向老之坂的幻影武士再次俘虏了自己。不止是自己，如今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些幻影的声音。必须要让这些脚步声和说话声离开众人的耳畔。他本人则更需要把波多野武士的幻影从眼前抹去。

光秀站在那儿。雨依然在猛烈地下，想坐都无法坐。可就算是站着，睡魔仍在凌厉地发动攻势，试图包围光秀的全身。

光秀再次跨上马，瞪着前方。然而波多野武士们的影子依然无法从眼中抹去，仍清晰地映在前面那片异样的明影儿中。不久，光秀终于辨别出来，原来照亮他们身影的光亮是篝火。武士们的姿势也被篝火的光亮各自映照出来。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身上全映着红光，仿佛身体要被烧掉一样。

光秀催马前进，波多野武士们也前进，装饰图案在火星中摇曳。

“果然是波多野啊。”

“什么？”

“你看那个，走在前面的那人的旗帜。”

“您在说什么啊？什么都看不见啊。”

“脚步声能听见吗？”

“脚步声倒能听见。”

“那就是他们走路的声音。”

光秀再次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觉得自己仍需要休息。

可他现在无法休息。光秀在马上闭上眼。他又尝试着睁眼闭眼了几次，可怎么也赶不走波多野武士的幻影。

“唔！”

分明是疲劳导致的幻觉。尽管让人毛骨悚然，可光秀依然不想把他们看作怨灵。而且他从不信会有这种事。正因为自己疲惫，因为大家都疲惫，所以这黑暗中才出现了怪异。

“唔！”

第二次叫起的同时，光秀试图朝波多野武士们冲上去。

可就在这一瞬间，光秀忽然感到一股火一般的疼痛掠过侧腹。他知道肯定有东西刺进了一侧的铠甲。光秀用右手抓住那东西，一下拔出来，然后用浑身的力气拽到手里。光秀抓住的竟是一根竹矛。在被拽过来的竹矛的另一头，还有一张正紧紧地握着矛杆的人的面容。

“波多野秀治！”

光秀已然叫不出声。眼前正是秀治的首级，秀治那紧咬牙关、半睁着眼睨视天空、在慈恩寺的院子里滚来滚去的首级！

光秀一撒手，想把竹矛推回去。可在接下来的一瞬，一股新的疼痛再次贯穿了全身。光秀逐渐丧失思考的大脑中感到，这一次竹矛是从侧腹穿透了后背。

有如一个肉串的光秀盯着对方。

“幽鬼！”

可是，眼前早已不见秀治那可怕的面孔，而是变成了一名狰狞的野武士，一双卑鄙的小眼正在龌龊的脸上熠熠放光。

光秀仿佛听到了人的叫声。光秀明白，自己的身体不觉间已不在马上，而是被竹矛刺着，正在地上左摇右晃。光秀瞪着临终前的眼睛。波多野武士、他们的图案以及照亮他们的篝火全都消失了。眼前只有茫茫的黑暗，倾盆的大雨依然在敲打着四方。

幻影的消失让光秀终于舒了口气。他觉得自己已极度疲劳。为了让自己进入永远不会醒来的休息，他决不相信幽鬼的存在。光秀朝前栽倒下去。

（《世界》昭和三十三年五月号）

[1] 中国地区是指日本本州的西部地区，主要有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等县。以下同——译注

平蜘蛛釜

松永久秀想日后取代三好家的野心是从永禄三年二月他被任命为弹正少弼时产生的，当时久秀五十一岁。

这一年，他效忠多年的三好长庆成为管领。十多年的惨烈征战，将健康从这位刚刚三十八岁的新当权者身上彻底夺走。因此，无论自己愿意与否，久秀都必须替三好长庆执掌天下大权。可是，让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真正当权者的欲望，还是在无意间俘虏了久秀。他认定，机会在最近两三年内便会降临。

津田宗达前来祝贺自己升任弹正，久秀将他请入茶室。

久秀在跟武野绍鸥学茶，还取了个中国风的雅号叫“霜台”。

茶室的地板上置一方盘，方盘上摆放着茶具名器作物茄子。

客人只有宗达一人。五德上放着提壶，台天目茶碗、提桶形水指、圆形建水、五德形盖置、珠德的茶杓、高中茶碗等，所有茶具一应俱全。

茶具名器作物茄子是久秀的珍藏品，是他引以为荣的茶器，从不轻易示人。此物最初为茶祖珠光发现，由于珠光是将军家的茶道老师，此物便被交到了足利义政手中，后来又几经易主，从越前的朝仓太郎左卫门手中转入同为越前府中的一小袖和服店主的手中。后来，小袖和服店的店主为躲避越前暴动将此物寄存在京都一家袋包店，后来就到了久秀手里。

宗达说，天下名品能在乱世之中完好无损地进入久秀之手，真可谓花落名家，实在是可喜可贺。他这番话未必全是恭维之词。

可此时的久秀，耳朵里虽听着宗达的话，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他从未想过此物能在自己手中待多久。虽说是天下名品，可到了该放手之时，自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手的。

久秀所收藏的东西远不止茶器。无论刀剑还是书画，只要有名的东西他都会竭尽全力收入囊中。然后，久秀会把这些收藏品物超所值地加以利用。而且，他能用金子买来的，而且是用最廉价买来的东西，置换成用金子买不到的东西。久秀对茶器、刀剑、书画的态度与其他人有些不同。对久秀来说，这些东西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会让人心忽然间倒向自己，或者也会让自己心想事成。久秀所以能从卑微的出身爬到今日的地位，不单是凭他用性命换来的战功，其实茶器、刀剑、书画也为他的飞黄腾达出了一臂之力。

但凡世上的名品，久秀无不想弄到手。可他本人却对这些东西并不留恋。

宗达回去后，久秀只把作物茶器小心翼翼地亲自收进盒子，其余的茶器则全是让助手收拾的。久秀用冷酷的眼睛——他黝黑、瘦长、冷漠的脸上唯有这一双眼睛显得十分冷酷——注视着助手的手，直至所有茶器被收拾妥当。

等茶室里只剩自己后，久秀仍面带着同一表情，久久地跪坐在那里。驻扎在摄津芥川城的那名十九岁的年轻武将——三好长庆的长子三好义长那精悍的面孔始终浮现在久秀眼前。长庆以及长庆的三个弟弟之康、冬康、长正，可以说，他们全都是用茶器或刀剑便可打动的棋子，可唯独义长不同。

久秀认定，万不得已的时候，自己只能设法将其从世上抹掉。暗下决心后，久秀这才从着魔般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从清冷的茶室往户外望去。从灌木丛中透过来的微弱的二月阳光洒落在石质洗手盆里的水上，熠熠闪光。

松永久秀初到阿波的三好家是在享禄二年十月。尽管有人说他的籍贯是阿波的日开谷，也有人说他出身于京都的商家，可真相如何没人能知道。因为久秀本人从未讲过自己的身世。他从右笔起家，后来成为老臣，天文十九年跟随长庆进入战乱中的京都。之后就把四十岁中的十年时光，在戎马生涯中全耗在了三好家的主人管领细川氏和将军义辉的身上，并最终在八年前的天文二十一年灭掉了细川家，将将军义辉送入京都做了傀儡，直至今日。而在这十年中，长庆主要在摄津越水城，手握兵权，久秀则一直坐镇京都。

久秀被任命为弹正的永禄三年，这一年他跟此前一样忙碌。执掌幕府政务的同时，他还要出兵弹压周边势力。阿波、赞岐、淡路、摄津、京都，这些全是三好氏的势力范围，全是三好氏一门的领地，而自己一旦与主家闹翻，这些地方全都会成为久秀的敌对势力。只有自己所在的京都才是久秀本人的地盘。而且，由于京都一直不过是软弱无力的皇室与有名无实的幕府的所在地，在战略上根本就没有价值。

因此，要想图谋大业，久秀必须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久秀所觊觎的是与京都相邻的大和与河内。河内虽是畠山的地盘，可如今势力衰微；大和虽是筒井氏历代的地盘，可如今的主人筒井顺庆多年与四面争夺，如今已是疲弱不堪。

久秀的计策是说服长庆，让长庆进入河内，自己则进入大和。

七月，长庆从摄津出发进入河内，在玉栴大破畠山高政的军队，到藤井寺布阵。接着，长庆又在大窪大破安见直政。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可这位年轻的新管领打起仗来却是雷霆万钧，仿佛被战魔附体一样，给

人一种病态的感觉。

长庆进入河内的同时，久秀也进入大和，攻打井户良弘，令其逃窜。

八月初，河内的长庆在堀沟大破安见直政，月底则包围了畠山的大本营高屋城。几乎同时，久秀这边也拿下了井上城。

进入十月后，长庆最终把畠山高政、安见直政等人赶到和泉的堺，将饭森、高尾两城收入囊中。大和的久秀则攻取万岁城，接着又攻陷了泽日牧城。

就这样，整个河内与大和北部不到四个月便被平定。尽管久秀在大和的攻势无法与河内的长庆媲美，但是，在此期间，久秀本人却做了一件大事。他把攻城拔寨的事情延后，自己则用占卜的方式，将未来的根据地选为信贵山，并在此筑城。久秀命部下筑城，自己则在长庆回摄津的同时返还京都。

第二年永禄四年，一月二月，平静的日子竟久违地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久秀曾数次巡视大和，指导信贵山的筑城工事。作为新的统治者，久秀对大和的百姓采取了严苛的态度。筑城的劳役与费用全部摊派给当地百姓。久秀一进大和，沿路的民家因畏惧久秀，全都关门闭户。久秀反倒更喜欢在这种无人的村落间纵马驰骋。在这样的局势下，他第一次有了一种精神支柱般的东西。

信贵山地处大和与河内两地的交界，是一座海拔四百八十米的山丘。山丘上原本有一座小要塞，曾由一名叫吉川喜藏的武士所建。久秀在这里建了一座有望楼的城。由于以前的城并没有望楼，因此，即使在整日忙于攻城略地的武士们眼里，这座城也显得十分异样与威严。

令久秀郁闷的是，这年正月，摄津芥川城的义长改名义兴，被任命为幕府的相伴众。虽然其父长庆也是盖世无双的作战高手，可是在战争策略方面，连长庆都要逊义兴一筹。

并且，义兴已具备了将来足以背负起三好家的器量。虽然年纪轻轻，可在三好家一门与幕府中都很有人望。

久秀对主家的这位公子哥儿颇为敬重，义兴对久秀也十分谦让，对他由衷地怀有敬意与好感。到了三月，长庆之弟三好义贤（之康改名）又被加封为相伴众。虽然义贤本人不足为虑，不过他对久秀的态度，虽然未公然表露，可还是明显怀有敌意的。但是，久秀却毫不介怀，对他仍十分敬重。

若说这年上半年发生的大事，只有长庆请将军义辉驾临自己在京都的府邸并成功实现一事。这是征夷大将军第一次访问管领府邸。等于向天下所有人宣示，三好一门可任意控制将军。可殊不知，长庆是不得已

才将自己的人接连送去幕府做相伴众的，这背后也有他本人的苦衷。因为不知不觉间，长年在京都巩固地盘的久秀，势力已逐渐有了欺主之势。

这年后半年，先前被长庆打跑的河内的畠山高政与近江的六角氏遥相呼应，蠢蠢欲动，不断在各地发动小型战役。

十月，六角军入侵京都，因此，久秀只好再次出阵。

京都的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久秀、长庆、义兴发动所有兵力在京都迎击六角军。另一方面，畠山高政则包围了长庆之弟冬康所镇守的岸和田城，前去救援的义贤中流矢而亡。接到义贤战死的消息时，久秀对一旁的人说，该死的人不死，无足轻重的人却死了。

三月初，六角氏重整旗鼓，势力大振，因此，久秀未能保住京都，不得已与长庆、义兴等一起携将军义辉，暂时退至石清水八幡。六角氏则进入京都，在清水坂布阵。

久秀采纳义兴之计，避开六角军锋芒进入和泉，大破畠山高政，攻陷岸和田城，进而夺取河内高屋城，将高政赶至纪伊。于是，布阵京都的六角军撤回近江。不久，两军议和。六月二十二日，久秀携将军义辉进入毁于战火的京都。

可是，和平并未长久，伊势贞孝八月就入侵京都，和泉岸和田城也受到了畠山高政的进攻。九月，久秀大破伊势贞孝，将其诛杀。为拯救贫苦百姓，幕府只得施行仁政。

当长达两年的战乱暂时平息之际，久秀最先谋划的便是毒杀义兴之事。在与义兴并肩战斗，共抗畠山与伊势军队的过程中，久秀深感义兴是一名聪明的武将、战略家与政治家，其能力远超自己的想象。久秀认为，再也不能将三好家这个二十一二岁的小崽子留在世上。虽然义贤战死，可义兴似乎在任何战役中都不会轻易战死。

次年永禄六年，尽管久秀在正月赶赴大和，与多武峰僧都对战，可之后就未离开京都。尽管全国到处都在打仗，可唯独京都附近出现了罕见的和平，一直从春天持续到夏天。

八月二十五日，三好义兴在摄津芥川城急逝，时年二十二岁。父亲长庆悲伤至极，三好阵营完全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哀叹一颗耀眼明星的陨落。

受长庆突然离世的打击，长庆此后一直郁郁寡欢，身体日渐衰弱。因此，政务全移至久秀之手，军令也到了久秀手中。

十一月四日，久秀邀茶人津田宗达、今井宗久、若狭屋宗可等人开了场早茶会。在六叠大的茶室里，台子上摆着平蜘蛛釜、饵釜形水指、

合子形建水、圆筒形的杓立，地板上则置一方盘，方盘里放着圆座茄子。在参加者的眼里，这圆座茄子与作物茄子一样，也被誉为天下名品；而极少示人的平蜘蛛釜的出现，似乎也蕴含着特殊的意味。因为坊间都盛传是久秀毒死了义兴。

又隔一日，六日这天久秀又开了个午茶会，这次津田宗及也参加了茶会。四叠半的地炉，五德上放着新茶釜。久秀用天目茶碗招待大家只喝了茶。

两次茶会久秀都很高兴。久秀平生很少露笑脸，唯独这两天他全都笑容绽放，还讲笑话。可等到次日，他就重新变回了那个一向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的古板老人。

年末时，长庆宣布将弟弟长正之子义继纳为嗣子。这是采纳久秀意见后做出的决定。由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佐友通三人来辅佐义继。

第二年，永禄七年五月，久秀从京都来到摄津的越水城探望长庆。长庆正眼神呆滞地跪坐在地板上。丧子之痛让他的疾病愈发沉重，不到一年，他已完全脱像，让人几乎认不出模样。

“外面有传闻说，河内饭盛城的冬康大人意图谋反。”

久秀对长庆耳语道。事实上，冬康对长庆让长正之子做嗣子的做法肯定心怀不满，因此，他背叛长庆也是有可能的。有如在作战时那样，长庆目光憔悴的脸上忽然闪出一瞬光芒：

“你打算怎么办？”

“我认为，关键是先查查事情真伪。”

结果，长庆带着一种嗜血者般的眼神说道：“即刻派使者诛杀！”

久秀退下后，立刻返回京都往河内派出使者。九日，长庆仅剩的一个弟弟冬康便在饭盛城被杀。

又过了不到两月，七月四日，长庆病危。久秀赶到病榻前时，已瘦得如幽鬼一样的长庆，口中一面在反复念叨后悔杀了冬康，一面又像个幼儿一样任由泪水在脸上流淌。这位自天文十九年以来始终驰骋疆场，并最终将战旗插进京师的武将，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久秀在枕边服侍了不到半刻，长庆就咽气了。世间有传闻说他本人的儿子跟弟弟都是被久秀杀死的，可他始终都蒙在鼓里，至死都不知此事，享年四十二岁。

长庆死后，久秀跟三好家的三位辅臣共同辅佐义继执掌政务，可天下的实权已完全落入久秀一人掌中。尽管如此，就算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久秀也全跟三好家的三辅臣商量，从未藐视过他们。既然对手无力抵抗，让让对方也无妨。而且，久秀还有事情需要他们协助。

长庆死后，久秀事事都要面见将军义辉。对于连一兵一卒都无力调动的将军，久秀以前从未关心过。只要不妨碍自己，让他永远坐在那个位子上也无所谓。该尽的礼节还是要尽的，这点器量久秀还是有的。就像长庆曾斥巨资请将军来自己府时一样，久秀也能请义辉的。

可是，一旦感到对方哪怕只怀有一丝的谋害自己之心，觉得对方刺眼的时候，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他必须要除掉碍眼的东西。

长庆死后，将军义辉开始警惕取代长庆并逐渐跋扈的久秀。这一点久秀心知肚明。

永禄八年五月中旬，久秀与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佐友通等所谓的三好家三辅臣共议大事。因为世上有风闻说，将军义辉在偷偷给地方的武将们送书信，企图除掉久秀等人，因此绝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要确定真伪，倘若属实，则必须进行适当处置。

花那么多钱给他修二条第，他居然还背后捅刀子——当一名辅臣抱怨的时候，久秀一愣，忽然抬起脸来，叮问道：“工程是不是还未全部完工？”

义辉已经搬进了修理过半的新府。据说连门扉都还没弄好。此时，一个自己做梦都没想到的念头忽然闪过久秀的心头：杀掉将军。久秀久久地回顾着将军——今年刚年届三十的年轻将军，他那肥胖的身体、从小便在辗转乱世中造就的那口无遮拦的性格、以及说话时额头发冷的表情。

“袭击二条第。”

久秀低声说道。异样的空气在四周蔓延。三辅臣在等待着久秀的下一句。

“拿下首级。”

久秀神情严肃，把声音压得更低。

久秀与三好家三辅臣各率军袭击二条第，是在五月十九日夜里。

久秀两三天前就从京都移至大和的信贵山城，可这一日，他却以祭拜清水寺为名，率武装部队直奔京都。途中三辅臣的部队也陆续加入。五月的天气阴雨连绵，部队在湿滑的平原道路上连续向京都进发。当夜在伏见、木幡、淀、鸟羽、竹田、美须、御牧等地辗转宿营后，部队于半夜时分包围了二条第。

义辉的临终是轰轰烈烈的，并未辱没乱世将军的名号。

他身披将军家世传的盔甲，一直战斗到最后。府邸着火后，他留下

临终遗言切腹自尽。义辉的母亲、妻子、侍女们也同时自杀身亡。

从五月到七月，久秀一直在已无将军的京都收拾乱局。

对于将军的亲信，久秀没留一个活口。义辉自尽后不久，义辉之妾小侍从被发现后，被带到知恩院斩首。确定义辉的亲信全被诛杀一个活口都未剩后，七月五日，久秀将义辉的遗骸在等持院埋葬。

接着，久秀在七月七日捣毁天主教堂，流放传教士。久秀无法容忍这些来路不明的异国传教士。久秀的行为在三好家三辅臣的眼里也十分恐怖，仿佛一只恶狼忽然露出了牙齿，对人乱咬。久秀对三辅臣也一改从前的一团和气，事事霸道起来。

三好家三辅臣也感到了自身的危险，终于对久秀举起反旗，时间是义辉死后不久的十一月。

久秀渐感时局不稳，便放弃了毁于多年战乱的京都，转至最后的据点大和信贵山。在那里他获悉了三辅臣催促义辉的堂弟义荣从阿波东上，并与之合兵攻打河内高屋城，进而发动大军讨伐久秀的消息。

由于大和的筒井顺庆有意与三好党遥相呼应，久秀立刻从信贵山出兵攻打顺庆的大本营筒井城，迫使顺庆逃至布施。

战端开启后，久秀与三好家的军队在大和、河内各处展开了激战。

次年永禄九年，由于四处征战，东奔西走，久秀连坐下来歇口气的空闲都没有。两军的战线犬牙交错，双方互有胜败。

在此期间，久秀的心思全在迎敌上。百姓们家园被烧，田地被毁，还要在战场上被任意驱使，因此没有一个人不恨久秀。五月，久秀将战场移至他国后，天上下起了大雨。由于这是连日求雨后所下的一场及时雨，对庄稼十分有利，因而领地里顿时风平浪静，连鬼也不闹了。百姓们欢欣鼓舞，连说是上天的恩赐。

降下这场大雨的五月，久秀与多年敌对的河内畠山高政在和泉堺会晤，成功地将高政拉入自己的阵营。

六月一日，久秀、高政联军在和泉堺与三好军开战。这是这年中最大的一次两军主力的会战。久秀在这次会战中败北，几近溃灭，只好求和。可是次年七月，久秀却背弃合约，又从大和出兵进军摄津。战斗再次在各地展开。

日月如梭，各地在战乱中迎来永禄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此前一直身处三好阵营、与久秀也曾多次交兵的管领三好义继竟忽然率兵进入大和，加入了久秀阵营。自从足利义荣从阿波入京后，本就有名无实的管领义继越发成了孤家寡人。因此义继愤愤不平，便倒戈加入了久秀的

阵营。

久秀与畠山高政一起，在信贵山腹的一座寺内会见了义继。原本推举义继为长庆嗣子并将其扶上管领位置的就是久秀。对久秀来说，这次的推举无非是为自己扶植一个傀儡而已，只不过后来在三好一门的撺掇下，义继才变成了久秀的敌人。

义继也跟三好一门的许多人一样，擅长作战，在战场上是一名骁勇的武将。光是去年永禄九年的一年间，久秀就在大和、河内各地从义继身上多次吃到苦头。

久秀仔细端详着坐在眼前的这位只会作战而缺乏远见的年轻管领的脸。尽管他现在是投向了己方，可不定什么时候还可能变成敌人。

畠山高政似乎也有怀有同样的戒心，把脸贴近久秀嘀咕了几句。结果久秀说道：

“尊驾与我不同样是彼此彼此吗？”

说着用沙哑的声音笑起来。畠山高政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可他很快又恢复表情，脸上浮出苦笑。

当晚，曾互动干戈的三名武将一直喝到很晚。久秀此时已五十八岁，刻满皱纹的皮肤上已开始出现老年斑，头发也几近染白，满头的银发在灯火中格外耀眼。坐在久秀面前的两名武将，一个是他进京以来同他交火无数次、终因势力渐衰而加入自己的没落名门；另一人则是他用阴谋将主家的人一个个全干掉后目前仅剩的一人。

“今年夏天之前，三好与畠山的旗帜一定会插上京都的。”

久秀奉承着二人。虽然嘴巴上这么说，可此时浮现在他眼前的却既不是三好的旗帜也不是畠山的旗帜，而是三好家三辅臣与筒井顺庆的首级并排在京都河滩上的情形。河滩背后则是鸭川的河水，像平原上的河水一样，从没有人烟的京城中冰冷地流过。

“今夜可真冷。”

说完，久秀又干了一杯。

四月十一日，久秀、义继的军队从信贵山城出发，向奈良的北郊多闻山移阵。十八日，三好三辅臣的一万余人与筒井顺庆的军队追至奈良附近，并于二十四日在天满山、大乘寺山扎阵。之后，两军便隔着兴福寺和东大寺，没日没夜地展开了死斗。

五月，三好政康的部队逼至多闻城。此时，多闻山起火，将般若寺、文殊堂、观音院等全部烧毁，飞火又进一步将戒坛院的授戒堂、南

北两门等烧毁。久秀怕敌人布阵，大肆放火焚烧寺院与民宅。七月二十三日，戒坛院、千手堂也在兵火中化为灰烬。短短时间内，奈良主要的寺院塔头全被猛火吞噬，化为灰烬。

十月十日，久秀下令火攻三好军驻扎的大佛殿。火势从谷物店烧到法华堂，不断朝回廊蔓延，至深夜丑时，大佛殿被火焰吞没。

久秀在吞噬着大佛殿的熊熊火焰的映照下，指挥军队追击混乱的三好军。火焰、火枪声、呐喊声让久秀的坐骑数次受惊跃起，每次都差点将久秀摔下马背。

久秀对败逃的三好军展开无情追击。次日，当久秀取得彻底胜利凯旋奈良的时候，奈良已变得面目全非。焚毁的大佛殿不时喷出余烬，郊外的民房与寺院没有一家是完整的，流离失所的人们则在尸横遍野间彷徨。

当日，久秀下令征收军费。尽管奈良的寺院与民家连一文钱都拿不出，可久秀毫不宽宥。由于连续征战，尽管打败了三好军，可久秀的军费情况也很不如意。

由于东大寺大佛殿遭受火攻，三好军败走至堺。三好军深受重创，很难挽回颓势。

这次战役后，久秀将摄津、河内、大和完全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后来三好势力仍在各地蠢蠢欲动，却只是些小打小闹，并未成为久秀的心腹之患。留给久秀的任务是休整军队，养精蓄锐再进京都。

从永禄十年的年底起，久秀大修多闻山城。为此向大和、河内的百姓大量征调劳力与物资，向寺院强行摊派修筑费。城是书院式建筑风格，有多闻望楼，庭院也是从京都请庭院师营造的，极尽奢华。在荒废的奈良北郊最早建起来的，便是久秀的居城。在旁观者的眼中，此城仿佛跟昨日的血雨腥风毫无关系。久秀对百姓横征暴敛，对自己的居城却一掷千金。他已经是穷奢极欲。

就在此时，一道难题摆到了久秀面前。有传闻说，在东面迅速强大起来的信长要进攻京都。久秀第一次听到这传言是在永禄十一年刚五月之时。久秀向岐阜方面派出数名间谍打探，结果每名间谍都回来报告说，信长势力日渐强大，威震四方，其军队下至一兵一卒都训练有素，麾下的各部队都在准备西上。

久秀与镇守津田城的三好义继商议，为防止信长进京，决定暂且与信长通款。久秀立刻向信长派出使者。

从春天到夏天，三好的军队时而进京都，时而进大和，不过久秀并未理会。此时的三好军已闹不出什么动静来。

信长九月七日自居城岐阜出发的消息，数日内便传入了久秀的耳朵。信长的举动被接连报给久秀。信长在近江爱知川布阵与浅井长政军队一起攻取六角氏的观音寺、箕作两城，信长渡琵琶湖布阵三井寺，信长携前将军之弟足利义昭入京都并在东福寺布阵，以及信长随后攻陷山城胜龙寺并进入摄津拿下芥川、越水两城等等，所有消息无时不传入久秀耳朵。不光这些，信长甚至已拿下池田城的消息也随即传来。

由于信长势如破竹，六角义贤、池田胜政相继投降，三好三辅臣只得携义荣逃往阿波。

十月二日，久秀向摄津池田城的信长派出使者，请求归顺，得到信长的许可后他立刻派长子久通赴筒井城攻打多年的宿敌筒井顺庆。顺庆随后逃至窪城投降了信长。

平定了畿内的信长与信长所拥戴的足利义昭相继进入京都。义昭入本国寺，信长则在清水寺扎营。久秀久违地踏上了自己曾统治过的京都土地。然后立刻赴清水寺谒见了信长。信长虽是第二次进京，可久秀见信长却是第一次。当时久秀带了两件礼物：一件是讨伐筒井顺庆令其投降，另一件则是作物茶器。

信长对久秀的两件大礼没有任何表示。他只是冷冷地听着久秀的话，冷冷地注视着久秀奉上的天下无双的茶器。这件在久秀手中待了近二十年的作物茄子被放在一方紫色小绸巾上，黑褐色中夹着柿色的斑纹，形状十分奇特。

久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信长既然携曾被自己逼死的前将军义辉的弟弟义昭进京，那么对自己弑杀将军之事肯定会有所指示。然而等来到信长面前后，久秀才觉得自己所带的两件礼物实在微不足道。

可是，信长对久秀过去的所作所为一句话都没说，仿佛彻底忘了这件事似的提都没提。

对久秀来说，信长完全是他头一次见到的武人类型。此前，久秀面对任何权力者都从未感到过压迫感，可唯独来到信长面前时，他竟然无法从对方眼中看到年轻武士的那种眼神。信长的眼里有一种连久秀都害怕的冷峻的异样的眼光，那是一种任何残忍事情都能做出来的眼光。

“大和一国交你掌管。”

信长只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几乎没说一句像样的话，然后就令久秀从自己面前退下了。在五十九岁的生涯中，久秀从未有过如此不快的经历。甚至直到他返回信贵山，暗自发誓他日一定要除掉信长，这种不快都仍未消失。久秀坚信，就像自己曾成功杀掉主家三好以及将军足利义辉一样，自己肯定也能杀掉信长的。而在此之前，自己须待机蛰伏，隐忍几年。

自永禄十一年至十二年，久秀一直在大和蛰伏。以信长为中心的时代已经开启。信长征伐但马，统一伊势，然后继续不停地征服四方豪强，永无宁日。

久秀则在逐渐接近信长。永禄十二年、元龟元年，久秀接连参加了岐阜城的新年贺宴。每次见面，信长只与久秀谈些与茶有关的话题。自从第一次接受久秀敬献的茶器，同时也接受了今井宗久敬献的松岛茶壶与绍鸥茄子以来，信长就迷上了收藏茶器名器。有机会谒见信长时，久秀从未忘记带上件茶器。可是，久秀仍看不透，除了茶以外跟自己从未谈过其他话题的信长对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态度。久秀敬献的茶具日渐增加。虽然并非对方主动索要，可自己却不由自主地在这么做。对于这样的一个自己，久秀也是事后每次都很生气。

信长与浅井、朝仓发生冲突是在元龟元年。在这次的作战中，信长第一次命久秀从军。这次作战对信长来说是一次苦战。为避免受浅井、朝仓两面夹击，信长从金崎火速撤离。当时是在久秀的保护下信长才从九死一生中逃命的。

金崎撤退之后，久秀便随信长进入岐阜城。当时恰巧与前来慰问的家康同席。席上只有信长、家康、久秀三人。尽管久秀同家康是初次见面，可信长并未向家康引见久秀，冷不丁就朝家康问道：

“这一位你可认识？”

然后，信长瞥了一眼久秀，继续说道：“此人可是位奇人，他曾做过三件世人难为之事。一是忤逆主家三好并灭掉三好家，二是弑杀将军，第三则是火烧南都大佛。”

久秀一怔。这样的介绍方式实在残酷，对自己的金崎战功甚至都未加一顾。久秀对家康只是略施一礼，仍面不改色。无论是在大和信贵山还是在信长面前，久秀从来都面不改色。这并非他刻意而为，而是自他迈过六十岁门槛起便练就的一种本能。他这种态度令见到他的任何人都不寒而栗。

久秀年轻时便好色，随着年龄增长变本加厉。在自己府中的时候，他必定要与数名侍女同睡一榻，有事便喊人，直接在床上下达指令。而即便此时的神色，也跟在信长面前时几乎无异。

元龟二年，从春天到夏天，久秀一直同筒井顺庆在辰市东山激战。尽管信长已许诺大和为久秀的领地，可这里原本就是筒井家世代的领地，顺庆自然想夺回故地。浅井、朝仓、武田、本愿寺，信长受四面之敌，本身都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大和、河内。因此，这完全是名副其实的趁火打劫，互夺领土。可无论如何，顺庆的行为都可被视为对信长的背叛。

虽然在这场战役中双方互有胜负，可十一月顺庆再次投降信长。

第二年元龟三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次挑事的则是久秀。偏巧河内的畠山氏发生内乱，河内曾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久秀对这种内乱自然无法坐视。三月，久秀同若江城的义继商议后，将畠山氏的高屋城包围。可是，信长获悉后竟出兵救畠山。事情闹到这一步，久秀只好撤兵，蛰居信贵山。久秀派部下赴岐阜解释原委，却未得到信长的谅解。

今年年底，久秀提出将嫡子久通镇守的奈良多闻城敬献给信长，这才逐渐化解了信长的怒气。

次年天正元年正月，久秀携与久通同做人质的两个儿子赴岐阜谒见信长。这次仍跟往常一样，信长并未直接责备久秀的行为，而是一如既往地又谈起了茶的话题，信长说道：“真想一睹老先生的平蜘蛛釜啊。”

就连多闻城这样的豪华大礼似乎都无法满足信长的胃口。久秀含糊其词，嘴上说有机会一定将平蜘蛛釜献上，可心里的算盘却是，平蜘蛛釜早晚是会交到信长面前的，可作为交换，届时非拿到信长的首级不可。作物茶器与多闻城已全交到信长之手，剩下能让信长惦记的，便只有平蜘蛛釜了。尽管久秀已敬献给信长很多茶器，可唯独平蜘蛛釜他却不想白白地交给对方。唯独这一件不能轻易放手。

后来信长又多次提到平蜘蛛釜之事。久秀每次都敷衍搪塞，带一些替代物。就这样，上至钟绘名画，下至刀剑、匕首，各种名品被不断地从久秀手中转移到信长手中。

久秀还交给信长一样东西——义继的首级。久秀深知信长不喜欢这名青年武将，便蓄意挑起内讧，让义继背叛信长。义继在这年年底被信长的讨伐军攻陷，自尽而亡。

义继自尽的天正元年，信长最大的竞争对手武田信玄去世，将军义昭也在这年与信长产生纷争被赶下台。天正二年伊势长岛战役，天正三年长筱之战，震撼时代的大事件接连上演。天正四年二月，信长移居新建的安土城。

进入天正五年后，信长终于对多年始终顽固对抗的本愿寺光佐进行了讨伐。四月，信长进京，首先攻陷本愿寺的石山城，进而进入大坂，与光佐军对阵。胜败一时难以决出，战争进入持久战。

久秀与儿子久通共同随军参加了这次战役，八月，久秀以定番的身份进入天王寺的附城。

可就在此时，久秀却忽然调集自己的军队，离开大坂的战线返回了大和的信贵山城，时间是八月十七日。所有人都不解他这次的行动。仿佛是奉信长密令而退兵一样。直到久秀割据信贵山之后，世人才知道他谋反之事。

当时信长正在出兵北方，他本人也无法相信久秀谋反之事，两次向

信贵山城派使打探久秀的真意。

久秀每次都是同样的答复：如今同织田已是敌对关系，双方索性来个决一死战。

将近五十天后，信长的讨伐军才直逼信贵山，时间是在十月初。此前这段时间是久秀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久秀在大坂同本愿寺光佐的军队对阵的过程中接到了上杉谦信出马的消息，又亲眼目睹了救援本愿寺的毛利水军的威力，他认为织田军未必能顶得住，就忽然产生了一种背叛信长的念头。他觉得目前是背叛信长的绝佳时机，自己的造反肯定会产生一呼百应的效应，让大家纷纷起来背叛信长；谦信的西上则会让时局产生重大动荡。背叛的念头一经产生，久秀就再也按捺不住。

可是，尽管久秀割据信贵山举起反旗，可他期望中的事情却未发生一件。谦信的西上雷声大雨点小，迟迟不见实际动静。与久秀响应的也只有大和的一座小属城而已。

没过多久，久秀就猛地回过神来，反思自己的行动，这才发现自己的行动实在是太常规。最初的反省发生在他集结兵力从大坂火速撤往大和的途中。而在进入信贵山城后，他发现自己的误算日渐一日地明晰起来，后悔也与日俱增。

以信忠为大将的久秀讨伐军九月二十七日从岐阜出发，中途在安土顺路休整，然后从安土再次启程时，时间是十月一日。从接到这一消息的时候起久秀便恢复了平静。他已弄清了自己发起这次突发动作的原因，其实，一切都源自他对信长的由衷憎恶。这种憎恶的念头数年来一直在心头挥之不去，一直在寻找着突破口，然后在极小的刺激下最终爆发。

他认为自己并未憎恨过任何人。既未憎恨过三好长庆、义兴、足利义辉，也没憎恨过义继。之所以除掉他们，是因为他们要么是自己的绊脚石，要么就是自己需要除掉他们，仅此而已。

可是，信长却不同。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对信长的憎恶。

倘若对手不是信长，恐怕自己会一直隐忍到使出平蜘蛛釜的那一刻。可一旦是信长，自己便无法忍到那一天，仅此而已。

从十月三日起，久秀便同信忠率领的进攻军队展开了死斗。至于与久秀呼应的片冈城，细川藤孝、明智光秀、筒井顺庆等人早已兵临城下。

城池于十日陷落。陷落的原因是，久秀派使者去本愿寺以及杂贺请援兵，结果误入佐久间信盛的阵营，被敌方将计就计，错将敌人当成杂贺使者迎进了自己城中。

城池陷落的前一日，佐久间信盛向久秀派来使者，交给他一封书信，信上说希望能将信长公日思夜想的平蜘蛛釜交给自己，轻易毁掉天下名器绝非松永大人的本意等。结果久秀回复说，就算是将平蜘蛛釜与本人白发苍苍的头颅打碎，自己也决不会交给信长公。

城池陷落的当日，久秀正在望楼下的大厅里针灸。久秀数年前便听说针灸对延年益寿有好处，后来便经常针灸。这一日也不例外，他让侍从在自己身体的数处地方施了灸。久秀已六十八岁，白发与黑斑让他的面孔越发丑陋，越发让人难以接近。火枪声与呐喊声不断传入赤膊的久秀耳内。他知道闯入城内的织田军已越来越多。

不久，久秀便兑现了他的诺言，城池陷落之时他用炸药将自己的头颅炸得粉碎。至于平蜘蛛釜，人们最终也未能在城池的废墟里找到。与城池共同战死的人数为一百五十，比别的城池陷落时少得多。

嫡子久通曾一度逃出城去，后来被捕斩首；前几年被送到岐阜做人质的两个孩子后来又被交到了京都，数日后在六条碓被斩首。

信贵山城陷落久秀死去之日，大和的百姓们纷纷卖掉蓑衣斗笠，沽酒庆祝久秀之死。百姓们拍手欢庆时，城池废墟的余烬尚未散尽。

久秀去世的十月十日跟他十年前永禄十年火烧南都大佛的日子恰好是同月同日。因此，人们都说久秀之死是佛祖的惩罚。

（《群像》昭和三十三年十月号）

明妃曲

学生时代，有段时期我曾痴迷过匈奴。虽说痴迷匈奴的说法有点夸张，不过，每当读到《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关匈奴的记述时，我总是对匈奴这个古代东洋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产生出一种——即使称不上共鸣，至少也是一种近似共鸣的关心和兴趣。话虽如此，我却不是专搞历史，而是一名懒惰的哲学专业的学生。我甚至连学校都懒得去，整天躲在公寓里瞎混。因此，就算是痴迷匈奴，也跟学者痴迷自己研究的方式十分不同。我的兴趣点十分随意，对相关知识的涉猎也十分任性和放纵，根本就不成体系。倘若借用一下我当时的说法，即，颇有点匈奴风格。

关于匈奴这个民族的真正面目，大家基本上都不大清楚。倘若大家都很清楚，而且研究也很透彻的话，恐怕我也就不会有任何兴趣了。正因为有些地方不清楚，而且，我也并非出自一种将问题彻底弄清楚的念头，而是恰恰相反，我是抱着一种宁愿这种谜团永远都无法被解开的私心，或者也可以说，我是带着一种类似于猎奇的心情来读这些有关匈奴的记述的。每当看到学者的著书里写有“有关匈奴仍不很清楚”之类的文章时，我都不由得会心生窃喜——当然会不清楚，倘若那么容易就让你弄清楚的话，那岂不是麻烦了？

我原本就对“匈奴”这一名称十分满意。无论是读作“KYODO”还是“FUNNU”都很恰当。作为一个民族，光是从名字就能看出民族性格或是风貌的几乎就没有，而匈奴，仅从俩字的表面就能一下窥出它的某种风貌。这两个字里压根就没有一点文明或是文化的感觉，扑面而来的全是野蛮、剽悍、好战、阴险之类的印象。《史记·匈奴列传》的最初部分只记述称，汉代以前有山戎、獫狁、荤粥，可匈奴究竟与其是同一民族，还是在其消失后取代他们出现的民族，这一点则记述得十分暧昧。不过在我看来，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接受。虽然山戎、獫狁、荤粥等名称都没有匈奴合适，可也绝非烂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这些名字也跟匈奴一样，完全是非文化的、好战的、阴险的。但缺点是都略有一种绵柔的感觉，无法像匈奴俩字那样让人充分感受到一个骑马民族特有的剽悍。

实际上，关于匈奴这一民族，无论它产生的时间，还是它何时消失又消失在了哪里，人们都不很清楚。它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时候，即秦始皇的时候，就已经强大到了秦朝因它而必须修筑万里长城的程度，而到了东汉末期，当它势力衰微，像变形虫一样分裂成两部分或是五部分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即使它的人种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们属于雅利安系，有人说属于阿尔泰系。可就算是同一个阿尔泰系也存在着土耳其系或蒙古系的问题，令人实在摸不着头绪，十分有趣。而人们唯一能搞清楚的，也只是他们是一个随马牛羊迁徙，逐水草而居的群体

等，仅此而已。

他们常年骑在骆驼或是青色的马背上，无城郭、都市、耕田，也无文字，交流全靠口语。少小骑羊，用弓箭射鸟鼠，大些后便射狐兔食用。壮年男子擅使弓，皆为骑马兵。

一旦军情告急便人人参战争立战功。长兵使弓箭，短兵用刀铤，有利则进，不利则退，不以逃遁为耻，不知礼仪。君王以下尽食畜肉，着皮革，被皮衣，壮者食肥美，老者吃剩余。他们以壮健为贵，以老弱为贱。父死以后母为妻，兄弟死皆以其妻为妻——大致上就是这样一个民族。

他们的活动半径极大。黄金时代曾东起热河，西至西域；北起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南至长城、鄂尔多斯。而且，这个民族在蒙古高原上建立了最初的游牧骑马民族国家，因此是中国这个文明国家最难缠的对手。从公元前三世纪起的约五百年内，中国历代的天子都因为这个民族不得不倾一国之力来防御其侵扰。

匈奴这一民族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较早被弄清楚的便是有关其最初的统率者冒顿的一些逸闻。冒顿的父亲不想将单于的位子传给冒顿，想让宠妃所生的儿子继位，就把冒顿送给月氏做人质，然后他自己又去进攻月氏。冒顿偷了月氏的马逃回来。冒顿带部下去狩猎，命部下用镞箭射自己所射的目标。

冒顿首先射自己的爱马。没跟着射的部下被他当场斩首。接着他又射自己的爱妻。害怕不敢射的部下又被他杀掉。第三次，冒顿又射自己的爱马，这次部下全都学着他射了。于是，冒顿便与父亲一起去狩猎，然后用箭射向父亲。

部下的箭也一齐射穿冒顿父亲的身体。就这样，冒顿取代父亲成了单于。

冒顿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个叫“东胡”的游牧民族跟冒顿要马。冒顿跟部下商议，并力排众议将马送给了对方。接着东胡又来要爱妃。冒顿再次不顾部下的反对满足了对方。

第三次，东胡又要夹在两国间的一块无人荒地。这次部下中有人赞成。结果冒顿却说“土地才是国家之本，怎能与人”，将赞成的部下斩杀，然后立刻起兵讨伐东胡，灭了东胡。

单于是匈奴之王。匈奴的王既不叫天子，也不叫皇帝，而叫单于，是对食兽肉，穿兽皮，下令侵扰南方农耕定居民族的绝对权力者的一种称呼。

那么，我为什么就痴迷上了这个匈奴呢？我当时也曾琢磨过此事，却没能看透自己内心的奇妙。只能用当时报纸上开始使用的一个叫“粉

丝”的流行词来安慰自己。总而言之，“粉丝”一词基本上还是恰当的。我肯定就是“匈奴”

的一个粉丝。

说起这“粉丝”来，就有一个人物令我十分中意。即《史记》中所介绍的宦官中行说。虽然我基本上连此人的名字是叫“zhonghangshuo”还是叫“zhonghangyue”都搞不清楚，可我对其性格的了解还不如其名字。公元前174年，匈奴的冒顿单于去世，其子老上单于继位。当时，汉文帝将公主送给单于为后，选中中行说随行。结果中行说对文帝说：“倘若我去匈奴，定会成为汉朝的祸患。”

可是，文帝不答应。结果中行说一到匈奴便投降了单于，还十分卖力。中行说告诉他们汉朝的弱点，帮他们谋划侵略汉朝的策略，曾先后效忠过两代单于。正如他本人曾说过的那样，他的确成了汉朝的一大祸患。这位中行说基本上便可称为匈奴的一名“粉丝”吧。或许，他是用他宦官独有的神经与感受敏锐地捕捉到了“匈奴”这一常人难以判断的民族所拥有的独特魅力。

中行说的事情姑且放在一边，且说，并非宦官的我为什么偏偏就成了“匈奴”的粉丝呢？我到底是从哪里感受到了它的魅力？然而，告诉我答案的并非旁人，而是田津冈龙英。田津冈龙英年长我三四岁，是一名大学图书馆的事务员，告诉我痴迷匈奴原因的人就是他。话虽如此，却并非他亲口告诉我的。他长相寒酸，体格瘦小得一把就能抓起来，当这样一个其貌不扬软弱无力的人带着满腔热情给我讲述匈奴故事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了自己痴迷匈奴的秘密。田津冈龙英也是一个痴迷匈奴之人。听一个跟匈奴风格相差太远的人热情地讲述匈奴的事情，总会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虽然感觉有点异样，可田津冈的心情我却能够理解。同时，我也从田津冈本人的身上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影子。我没有像田津冈龙英那样弱不禁风的体格。可这只是肉体与精神的不同，对古代游牧民族所拥有的那种深不可测的能量，我也怀有一种由衷的赞叹。无论田津冈还是我，身体的内部与外部都有很多需要用镞箭来射穿的东西。说老实话，我们都是那种无能、怠惰、无进取心且永远自卑之人，我们有的只是一颗根深蒂固的自尊心，并且总是像护身符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匈奴所拥有的那种与我们本人基本相反的东西，在田津冈和我的眼里是那么美丽那么出色。他们的单纯、他们的杀伐果断、他们的精悍、他们的无情、他们的唯利是图以及他们用现代道德所无法约束的行为，我跟田津冈丝毫都不具有。倘若我跟田津冈都生作匈奴人的话，恐怕我们连一小时的生命都维系不了，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深深地迷恋上了它。

“你的面相，有点像匈奴啊。”

田津冈曾如是对我说过。当时我还很生气。因为我一直觉得倒是田津冈本人更像匈奴，只是我嘴上未说出来而已。

尽管我们二人都痴迷匈奴，可一旦谈到容貌像不像的问题，那便是另外的话题了。

可实际上，说不定我们两个都很像匈奴呢。我俩不约而同地都长着一对小眼睛，而且小眼的深处还都冷冷地透着一种莫名的自尊心，或许，匈奴人也以同样的形状同样地拥有这样的一颗自尊心吧。只不过，匈奴人将其化为了行动，以反抗的形式展现了出来，而我们则采取了自虐这种低调而抑郁的形式，仅此而已。

我与田津冈龙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会面，是在年关将至的十二月二十日后的某晚。地点是大学附近的一学生扎堆的关东煮店的前排座位上。由于我每天都去那家关东煮店吃晚饭，因此跟店主夫妇以及干活的俩女孩都很熟。由于我每天都去那儿，自然会得到些许不同于其他客人的礼遇，每次都会被请进店面一旁只有他们自家人才能使用的一个四叠半的房间里，在那儿吃饭。那一日也不例外，吃完晚饭，我回到店面的房间想出门而去，这时，忽然有人打了声招呼说“最近怎么样”。我循声望去。当时前排座位上并排坐着四五名学生，只有最里面的角落里有个个人身着西装。当我第一眼望见那人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一种被不该搭讪之人搭讪般的困惑与寒意。面貌似曾相识，可一时却想不起是谁。对方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身穿夏季西服，脖子上围一条毛线围巾。身材瘦小，长相寒酸。由于忽然被这种人搭讪，我觉得好像受了侮辱。我没有回应，只是呆立在那儿，等着他后面的话。

“来这儿吗？经常。”

说完，对方继续问道：

“读了吗？那个。”

那个？虽然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可我忽然间还是意识到此人是在大学图书馆上班的一名事务员。如此说来，我倒的确是确经他之手借过几次书。

“《元曲集》？读了啊。”

“读得很累吧？”

“全读下来是很难，不过大致内容还是能明白的。”

“你在那里面最想读的是‘王昭君’吧？”

说罢，对方的眼里瞬间发出一丝冷光，仿佛在说“怎么样，我猜得没错吧。”

“没错。”

我也两眼放光地望着对方。对方说得一点没错，我在那本《元曲集》中最想读的，的确是元朝人马致远所写的有关王昭君的一部戏曲——《汉宫秋》。

“你怎么知道？”

听我一问，仿佛早就在等我这句话似的，“坐吗？这儿。”

说着，田津冈龙英将身旁的一把椅子拉到身后，然后又说道：

“我当然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老借些与匈奴有关的书啊。所以我猜你肯定是想读有关王昭君的《汉宫秋》。”

“原来如此。”

我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来。于是，对方在外套的兜里摸索了一会儿，不久便摸出一张名片，放到我面前。看来，他不是将名片散乱地装在了外套兜里，就是在兜里灵巧地从名片夹里抽出了一张。总之是一种十分懒散的递名片方式。

名片上“田津冈龙英”的名字印得气势磅礴，与本人的气质格格不入。由于我并不带名片，只把名字告诉对方。

“来，喝一个。”

由于对方将自己的酒杯递给了我，我只好接住酒杯送进嘴里，然后命店主给我自己也添一把酒壶。

“‘王昭君’怎么样了？”

“书中的语言晦涩难懂，我连一半都读不懂。不过大致的内容还是能明白的。”

“那里面的语言是够难的。”

田津冈龙英继续说着：

“关于王昭君的事情，我多少也调查过一点儿。”

“哦？”

我再次打量起对方。

田津冈虽在大学图书馆里上班，却不像是一个读过大学的人。他的工作内容也似乎很简单，只是从入馆者的手里接过借书卡，然后从充满霉味儿的书库深处找出卡上所记的书，交到借书人手里，仅此而已。因此，他口称曾调查过王昭君一事着实让我有些意外。

“调查的王昭君的什么？”

我试探着问道。

“我一直想知道，传说中的王昭君在现实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结果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他最后那句“挺有意思”中多少带有一点大言不惭的感觉。

“就算是调查，也只《汉书》《西京杂记》里面有。剩下的就都是传说了。”

“那是，没错。”

听我这么一说，他也展现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然后反问我：

“你在写毕业论文吗？匈奴的。”

“不，我不是史学科的学生，不写论文。”

“哦，那是什么科？”

“哲学。”

“明年毕业吗？”

“这，毕业恐怕得到猴年马月吧。我这么懒，连一个学分都还没拿到呢。”

我有点沮丧地说道。实际上，我大学入学都四年了，本来今年春天就可以毕业的，可慢说是明年，恐怕连后年都够呛。我对学业毫无兴趣，对毕业后踏入的社会也毫无期待。

在就业难的时代里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就算勉强找到一个，我也没自信能干下去。我一直坚信，我的身上缺少点重要的东西，是不适合做一个社会人的。

“你说你连一个学分都没拿到？”

“没拿到。”

“你可真够坦率的。”

仿佛看透了我似的，寒酸男子笑道：“学校嘛，毕不毕业的都一样。我也没有毕业。我嘛，从一开始就没觉得大学有多少魅力，所以我跟你不一样，我根本就没念过大学。学习嘛就算不念大学自己也能来的。”

仿佛在展示自己的自信似的，田津冈说道：“不过，我发现你净借些与匈奴有关的书。你读‘王昭君’做什么？”

“我想调查一下中国嫁给匈奴的宗室公主有多少人——

当然也只是局限于有历史记载的部分，所以，跟王昭君有关的书我自然都想浏览一下。”

我坦率地说道。事实上，我当时正通过这种方式来消磨时间。匈奴一旦立了新单于，只要跟中国不处于战争状态，他们就总是向中国索要公主，历来如此。对于这种政治婚姻的要求，中国方面一般都会将宗室的公主，或者将族中的姑娘封为公主然后再送给单于做妃子。但是，这种政治婚姻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匈奴总是一边在抢夺公主，一边却从未停止过侵略。公主是公主，侵略是侵略，两码事。无论是匈奴最初的统率者冒顿单于，还是第二任老上单于，还是第三任军臣单于，他们全都从汉朝抢骗过公主。后来就越发不可收拾，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位公主嫁给了匈奴王。虽然无法知道确切数字，可哪怕只把有历史记载的那些弄清楚也好，因

此我便开始了这项工作。

于是，田津冈探出身子，说道：

“嫁给匈奴的中国贵族的姑娘啊，有意思。对中国来说这可是一段屈辱史啊。匈奴总是在蛮横地索要姑娘。于是，中国就总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是，无论送多少姑娘也没用。虽然对中国来说是政治婚姻，可毕竟对方太坏了。政治婚姻对匈奴根本就没用。还是匈奴这边技高一筹啊。这一点是匈奴的强项，也可以称之为它的伟大之处吧。总之，这便是匈奴这个民族最难缠的地方——嗯，有意思。我支持你。”

田津冈说罢，又说道：

“原来如此，你就为这事才调查王昭君的啊。——那你读了元曲中的王昭君后，有什么感想？”

“什么感想？”

我反问一句。

“有趣吗？”

“这个嘛，也不是很有意思，不过，哪儿有趣我隐约还是能明白

的。”

我再次坦率地说道。由于我仍猜不透田津冈那寒酸的身体里究竟都塞了些什么样的知识，因此觉得最好谨慎点，少说为妙。于是，田津冈龙英说道：

“那都是传说啊，不是史实。”

“那是当然。要说史实，有关王昭君的事情，《汉书》里也只是零零散散地记了两三行吧？”

“《西京杂记》里面也有。”

小个男人说道。

“这个我也读过了。同《汉书》的记述相比感觉有点戏剧化，严格意义上来说称不上史实。不过，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王昭君的悲剧传说，恐怕就是出自那儿吧。”

“没错。”

“马致远的《汉宫秋》也出自那里。所以，正如你所说，或许并非史实。不过，我觉得也不可能全是杜撰。”

我说道。

“是吗？可我读《汉宫秋》的时候并不觉得有意思。倘若写的是真事，是一定能打动我的。可真的是没意思。无聊透顶。”

田津冈断言道。

“正如刚才所说，有没有意思我并不很清楚。不过，取材于王昭君的文艺作品倒还是很有意思的，对吧？如果用心读的话，还是很感人的。”

我略微向对方露出了獠牙。于是，田津冈答道：“作为文艺作品，或许很有意思，不过终究还是杜撰。”

“粉饰肯定是有的，不过，这也正说明这种事实是存在的啊。倘若全都是杜撰，那么《西京杂记》也完全是杜撰了。”

“对。《西京杂记》也是杜撰。”

“这么说，就只剩下《汉书》的简短记述了。”

“没错。”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已完全从田津冈身上切实感受到了一个自学之

人所拥有的那种专断与自以为是。只读了东洋史的只言片语便自命不凡了！

“我知道传说的里面也有真实。不过，王昭君的传说中却没有真实。”

“是吗？”

“是。读《汉宫秋》时我就觉得，怎么里面净胡扯些谎言呢。”

至此，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了粗口。

“哪些地方是谎言？”

“全都是。”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不觉间我生气起来。

“要不，你有空就到我那儿坐坐吧。我会把我个人的想法讲给你听，告诉你真正的王昭君到底怎么样。”

田津冈说道。

“你个人的想法？”

倘若这样，我是没什么兴趣听的。可田津冈龙英忽然现出一副着魔般的神情，说道：

“其实，最近有人发现了一样打脸《汉宫秋》的东西，是元朝时的随笔，我也说不清究竟是跟《汉宫秋》同名的小说还是随笔，反正里面就写了王昭君的事情。虽然并非元曲，不过肯定是当时相当厉害的文人所写的。读了以后我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王昭君。”

“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现的？”

“姑且算是大陆某王宫的书库吧。发现者与被发现地点目前还不能公开。由于我所从事的职业，大约一个来月以前，我偶然发现了这东西。实在是有趣极了。只是，这种随笔风格的文章的存在，说明当时那种王昭君传说曾十分盛行。至于这种版本为什么没流传下来，而元曲《汉宫秋》版的解释却流传至今，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放在一边，倘若你真想了解其内容，我随时都可以讲给你听。”

田津冈龙英说道。

我同田津冈龙英的第二次会面，是在过年后的一月六七日前后，地点还是那家关东煮的前排座位。当时是一个要下雪的寒夜。街上仍残存着一丝新年的气息。新年刚过就在空荡荡的关东煮的店里碰面，仿佛双方都在刻意给对方一个机会，一个无意间相互承认对方都不怎么重要的机会。

“新年没回去？”

田津冈问。

“不回去。”

“你没家？”

“家还是有的。”

我苦笑着。于是他又说道：

“是吗？我是没有家的。老爷子和老妈很早以前就过世了。”

田津冈低低地说道。

“哦。”

我乖乖地回了一声。这一夜，我俩在这家关东煮的店里单独待了两个来小时，一直在喝酒。店主夫妇让我们帮忙照看着门，之后就在外面挂好打烊的牌子去了某处。由于放年假，在店里干活的女孩这夜也未露面。

这一夜，我从田津冈龙英的口中听到了他所谓的曾浏览的那记有王昭君的元朝随笔。王昭君是西汉元帝时期从中国嫁到匈奴的一名美女，不用说中国，即使在我国，她那悲剧色彩的故事也是古来皆知，甚至只要一提到远嫁异民族的女性，人们立刻就会想起王昭君的名字。

王昭君传说的最终源头只在《汉书·匈奴传》中有简短记述。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最初跟元帝要公主，因公主幼小被拒，又过几年后呼韩邪再度跟汉朝要女人，结果汉朝便把元帝后宫的一名女子王昭君给了他。呼韩邪因此大喜。王昭君与呼韩邪生了一个男孩。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便嫁给新单于呼韩邪之子，又生了两个女儿。——《汉书》中的记述只有这些。王昭君远嫁匈奴是在公元前 33 年，自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一事实被略加戏剧化改编后，便出现在了《西京杂记》里。王昭君是成都的一名良家女子，年纪轻轻便进了元帝的后宫，因未向画工毛延寿行贿，她的肖像便被画成了一名丑妇。元帝看了肖像后一次也没宠幸过。当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跟汉朝要女人做妃子的时候，元帝仍以为王

昭君是个丑妇便决定将她送给呼韩邪，可当看到王昭君真人的时候，他一眼就被这名绝世美女给惊呆了。尽管不甘心送给匈奴，可既已约定，便无法反悔。王昭君一面叹息自己的命运，一面被带往北方的匈奴领地。

很明显，王昭君传说的实体便是由这个故事构成的。这一传说早在天智天皇以前就传入了日本。王昭君的悲惨故事化为了诗，化为了歌，还被编进了雅乐谣曲。

在中国本土，演绎王昭君悲剧的文艺作品自然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我经田津冈龙英之手从大学的图书馆借来的《元曲集》中的那部马致远的戏曲——《汉宫秋》了。在《汉宫秋》中，王昭君进入元帝的后宫后，因画工毛延寿之故未得皇帝宠幸，孤苦伶仃地度过了十年岁月。她日夜弹琵琶解闷，一天夜里，琵琶声传入元帝耳朵，她这才第一次侍奉元帝。元帝惊叹王昭君的美貌，并从她口中得知画工毛延寿之事，欲惩罚毛延寿。结果毛延寿就逃到了匈奴，并把王昭君貌美的事情告诉了呼韩邪单于，怂恿呼韩邪跟元帝要王昭君。不久匈奴便向元帝派使者索要。如今元帝正深爱王昭君，不愿放手。呼韩邪发誓得不到王昭君便武力进犯汉朝北部边疆。眼见元帝十分烦恼，王昭君认为只要牺牲自己就能拯救一切。于是她决心赴匈奴，元帝无奈答应。在一个秋风落寞的日子，王昭君被迎接的呼韩邪及部下带离都城长安。

来到国界上一处名为黑河的河畔后，她忍耐不住悲伤，便投河自尽。王昭君去后元帝魂不守舍，每天望着她的肖像画安慰自己。一天夜里，元帝做了一个悲伤的梦，他梦见王昭君从匈奴逃回，可立刻又被追兵捉了回去。然后，在做了这个梦的次日，元帝便接到了王昭君的噩耗。

大致情节便是这样的。对于这《汉宫秋》中所描写的王昭君，我跟田津冈龙英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曾吐槽了一些在我看来只能是粗口的话，说里面净是些谎言，一点也没有打动读者的东西。当时他那傲慢的神气至今仍刻在我的心上，让我不舒服。因此，当田津冈龙英说“上次我说漏了嘴，透露了王昭君新资料的事，所以我简要介绍一下”的时候，我反倒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了句“请”。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现在尚不能说——对方上次那煞有介事的语气犹在耳畔。爱说不说。虽然我也不是特别想听，不过既然你想讲我也不拦着——我有意装出这副样子。

“关于此事，我多少也做过笔记，如果回家的话可以照那个来，现在嘛，我只能想起多少讲多少了。或许年代之类会记错的，错误之处还请见谅。”

说罢，田津冈龙英将自己烫好的酒倒进杯子。店主拿来的一升坛的酒已去了三分之二。由于我至多也就喝一壶，因此大部分都被灌进了田津冈那寒酸的身体里。或许是因为这个，田津冈龙英的脸色有些发青。

王昭君出生于成都，名王嫱，幼名昭君。家里世代务农，作为世家远近皆知，不过到昭君出生时家境已不再富裕。即便在长成姑娘后昭君仍被大家用幼名招呼。自十岁左右起，她天赐的美貌便逐渐显露，长成姑娘后，愈发美艳夺目，甚至都没人敢正视昭君的脸。

昭君的美貌还在当地生出了许多传说，其中最传神的一个是，据说昭君的母亲生昭君时做了一个梦，梦见月光钻进了自己怀里，然后又从怀里出来落到了地上。昭君的美貌既像月光般光彩照人，又如月光般冰清玉洁，因而这种说法令听者无法不信。

昭君应召入西汉元帝的后宫是在十八岁时。元帝向全国派官吏搜寻天下美女的时候，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昭君入选了。昭君在数名地方官吏的陪同下进了都城长安。

昭君不知后宫生活是何种样子，她只是粗略地被人告诉，那里会有常人难以奢求的奢华生活在等着自己，她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可是，等到了长安入了宫后，昭君从当日起便不得不过上了长达十年的囚人般的生活。她被安排进上阳宫的一室，虽说那里有两名宫女服侍，衣食无忧，却没有一点自由。她所住的上阳宫是得不到元帝宠幸的女人们所住的宫殿，又被称为冷宫。正如冷宫两个字所展示的那样，冰冷的空气充满了走廊和房间。不幸的女人们不约而同，连个大声都不敢出，在侍女的服侍下打发日子。除非特别的节庆，她们平时是连半步都不能出宫的，连歌舞游兴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唯一能解闷的方式，便是顶多能弹弹幼时所学的琵琶。

昭君能遥望元帝这位年轻天子尊容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那便是正月赐餐之时，大厅里高官满座，后宫的妃子们也要待在大厅一旁。

昭君跟后宫的任何女人都不会说话。不说话的不仅昭君一个，大家都未亲密到彼此说话的地步。席次每年都会变，坐在昭君左右两边的女人永远都是新面孔。可是，无论席位在哪里，大家都是不得宠的女人，在这一点上大家是相同的。

昭君事不关己地遥望着年长自己四五岁的天子的容貌。

她既未跟天子说过话，也从未近距离谒见过天子。就算是想象一下天子的尊容，也没有素材可以想象。

得宠的数名妃子身着迥然不同的华丽衣装服侍在元帝周围。昭君从侍女们口中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得宠妃子们的传闻，不过，那完全是与自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她既不羡慕，也没想着要成为那样。当然自己也不可能变成那样。被召进宫的时候是十八岁，之后又过了十年，昭君已称不上年轻。

既然被召进宫，为何一次都没谒见过元帝呢，其中的理由也很清楚。因为近身服侍元帝的官吏毛延寿来索贿的时候，昭君每次都会拒绝。

他。每年初春之时，毛延寿都要来上阳宫一次，明目张胆地向不幸的女人们索要贿赂。只要给他贿赂，就能够服侍元帝。女人们便争相给毛延寿送钱送物。

可是，上阳宫的女人们就算被元帝召见一夜也没有什么指望。一年之内是决不会被两次召见的。当然罪不在毛延寿，而在于她们本身。因为这些囚人们远未美丽到受宠的程度。

王昭君每次都会拒绝毛延寿的要求。她既不想品味其他女人那样的悲惨，对元帝本人也毫不动心。若说气质或许元帝真的有气质，不过在王昭君的眼里，这位平时冷若冰霜的天子却很可怕。虽然她大体上也知道受宠是怎么回事，不过，除了侮辱之外，昭君想象不出还能有什么。

入后宫的第八年，昭君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年，具体说是建昭四年，这年正月，与汉朝长期敌对的匈奴郅支单于的首级被送到了都城并在街上枭首示众。当时的匈奴分裂成两股势力，有两个单于。弟弟呼韩邪单于对汉朝采取臣属的态度，兄长郅支单于则一直与汉朝敌对，是汉朝的一个心腹大患。最终，郅支单于在前一年被汉军打败，首级也被送到了京师。

因此，尽管新年刚过，上阳宫仍一直在谈论着这件血腥的事情。

郅支单于的首级被示众后，下月二月，采取亲汉政策的呼韩邪单于也派来使者。据说是为了取回郅支单于的首级。

匈奴的使者一如既往地受到了朝廷的礼遇。当时，昭君被派去接待。每次有匈奴使者来时都会将接待的差事摊派给上阳宫的某个女人，当然，谁都不稀罕这差事。女人们只要听到匈奴二字，无一例外地都会感到颤栗和恶寒。昭君也一样，她感叹世上最可怕的讨厌差事怎么偏偏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昭君与自己的两名侍女赶赴匈奴使者的宿舍迎宾馆。虽然她的工作内容只是在非宴会时陪对方吃吃饭，却依然劳神费力，尤其对方是以凶残著称的匈奴人，更令人可怕。

昭君第一次来到匈奴使者面前，并被对方刺眼的目光盯住的瞬间，她浑身战栗，几乎都站不住了。她瑟瑟发抖，连声音都出不来。使者是一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相貌粗犷。长脸，面色黝黑，窄额头，只有眼神像猛禽一样锐利。

使者懂汉语。说话时，总爱用锐利的眼神盯着昭君，望着昭君出神。他闲话很少，口中只说一些必要的话。而一旦被他的眼神盯住，昭君就连话都回不利索了。她只觉得自己喉咙发干，舌头在口中打卷。

使者回去后，昭君这才知道他是呼韩邪单于的第一个儿子。而且，她对这名青年的恐惧远不止当时，事后仍时常想起。昭君每想起此事，

总会浑身冒汗，全身发抖，口中发干，连话都说不好。

第二年，昭君身上又发生了一件事。此事让昭君意外地获得了谒见元帝的机会。当时是秋天，昭君正在弹琵琶时，声音竟传进了在城内逍遥的元帝耳内，便被召到元帝面前弹琵琶。然后，两三日之后，昭君便被移到了宫殿的一处新室，成了元帝的一名宠妃。

昭君的生活顿时发生了巨变。宫苑极尽奢华，服侍的宫女也增加了。昭君衣着华丽，成天服侍在元帝身旁。昭君的生活发生了剧变，可剧变的不止是生活。作为女人，昭君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内心的强烈爱情与憎恶之念。昭君明白了自己心里恨的是元帝，爱的是匈奴的年轻人。

田津冈龙英说到这儿停下来，冷冷地望望我，俨然一副“这故事如何”的眼神。我仍在沉默。于是，田津冈又开口说道：

“昭君憎恨元帝，深爱匈奴的年轻人。”

他又重复了一遍，似乎在看我的反应。

“她真的憎恨元帝吗？”

我明知会上当，却依然问道。因为我想让他继续说下去。

“没错，憎恨元帝。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想法。因为上面就是这样写的，我也无能为力。我只是代言一下。不过，事实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元帝这位天子基本上不太聪明。是公认的优柔寡断之人。他放任外戚与宦官专横，前任皇帝宣帝那种充满霸气的政治在他这一代走向衰落。这是后世史学家的一致评价。从全国广选美女，却十年都没见过一面，世上有这样的傻瓜吗？倘若王昭君是一个正常人，一般来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她对元帝肯定会恨之入骨。就算是在第十年的时候突然用爱情来宠爱她，可为时已晚。同这样的天子相比，匈奴年轻人无疑更加优秀。那毕竟是王昭君第一次见男人，第一次看男人的眼神，肯定会打哆嗦。而就是在这时，她才从王昭君这样一个人偶变成了王昭君这样一个鲜活的女人。”

“然后呢？”

我催促着田津冈。为了能够让他心平气和地讲，我站起来，绕到前排座位的对面，把新酒壶放进温酒铁壶的热水里。

昭君得到元帝宠幸之后过了一个来月，呼韩邪便派来了使者。这一次的要求是想迎娶昭君为妃子。由于指名道姓要昭君，元帝非常吃惊。立刻将匈奴使者召来问明原委，这才明白原来是害怕惩罚逃到匈奴的画工毛延寿怂恿匈奴单于干的。毛延寿上奏单于说元帝的后宫有一美女叫王昭君，可迎为妃子，单于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单于的语气十分强硬，说此前求娶公主，结果被以公主年幼为由拒绝。这次已是第二次。就是

要从后宫一百名女子中要一个女人，请无论如何成全自己，等等。反正就是堂而皇之索要女人。好不容易跟呼韩邪单于友好地维持到现在，元帝也想继续与其保持和平。

可无论如何自己也不忍放手王昭君。如今元帝对昭君的迷恋已超过任何一个妃子。一日不见心就要发疯。怎么舍得将昭君送到匈奴手上呢？元帝于是召集朝臣，商议此事。这时，昭君主动提出说，如果牺牲自己一人就能换取万事大吉，那就请务必派自己去匈奴。倘若借用马致远《汉宫秋》中的词句，那便是“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了。

就这样，昭君被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与部下接走，离开都城长安北去，时间是次年正月。昭君的轿子在部队的护卫下一路朝匈奴而去。数日之后，一行抵达汉与匈奴交界处的一条大河边。在河岸的宿营里，昭君被召至呼韩邪的卧室。昭君问七十岁的老单于要将自己嫁给谁。昭君从未想到自己会嫁给老单于。老单于第一子——那名年轻人粗犷的面容一直深深地印在昭君眼前。老单于回答说你是来嫁给我的。当夜，昭君与单于共寝一个卧室，等单于睡后她走出卧室。营帐外站着哨兵。昭君指着对面泛着白光的河水问哨兵：“这条河叫什么河？”

哨兵似乎是汉人，用汉语说：

“这儿叫黑河，是番汉交界之处，南边属汉家，北边属番国。”

昭君在寒气刺骨的夜色中站了一会儿，离开哨兵身边后，她忽然朝大河边跑去，一头扎进河中。

说到这儿，田津冈龙英又停下来，

“昭君虽然投河，却救了自己。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被从河中救了上来，正躺在营帐里。昭君望着火红的篝火，恍如在梦中。不久，她做梦都难以忘记的那张年轻人的面孔出现在了篝火前。得知昭君醒来后，年轻人凑过来说了句话。你猜他说的是什么？”

“这我怎么知道。”

我说。事实上，我的确无法想象匈奴年轻人会说些什么。

“也没什么，年轻人只是说道，”

田津冈龙英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继续说道，“嬉娘啊，你就嫁给父单于吧。父单于年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了。一年之内肯定会死去。之后我就会成为新单于，纳你为妃的。年轻人就是这么说的。”

“哦。”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倘若父单于还能活好几年，到时候我无非将父单于杀死就是。他知道我是爱你的。可如果他永不放手，那我就用几支箭射穿他的胸膛。为了太阳、月亮和你，我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

说完，仿佛本人也化为那名匈奴年轻人一样，田津冈龙英耸耸瘦弱的肩膀，低声笑起来。

昭君决定照匈奴年轻人说的去做。反正自己已死过一次，将来结果如何已无所谓。一行到达匈奴的王庭后，当夜，盛大的喜宴在镶着无数冰冷星星的黑天鹅绒般的夜空下举行。数堆篝火燃起冲天的火柱，匈奴男女们在火堆周围不断地跳着劲爆的群舞。异样的乐声响彻云霄，酒宴永无休止。昭君被呼韩邪单于拥在衰老却又如巨壁一样的胸前，心里则在盘算着那几支箭何时才能穿透这胸膛。

次日，王昭君便被赐予了宁胡阏氏的称号。所谓阏氏是皇后的称号，宁胡则是以此保佑胡国安宁之意。这年春天昭君怀了孕，秋天生下一名男孩。婴儿被取名为伊屠智牙师，被赐予右日逐王的王族称号。

第二年，果如年轻人所希望的那样，呼韩邪单于病歿。

然后，年轻人雕陶莫皋继位，成为复株累若鞮单于。

就这样，昭君成了复株累若鞮单于的妃子。对昭君来说，这是她的第三个男人。酒宴举行得比前任单于时还要盛大。几千男女为新单于和妃子跳舞、歌唱、呼喊，庆祝活动进行了三天三夜。这一夜，昭君像一名处女一样，躺在心爱男人的臂膀中在酒宴的喧嚣声中睡去。

昭君与新单于分别在第二年和第三年陆续生下了两个女儿。长女为须卜居次，次女叫当于居次。须卜和当于都是匈奴贵族的称号，居次则是女子的称呼，相当于汉朝的公主。

又过了七年，河平四年，单于到汉朝朝觐。当时，单于想带昭君去，昭君未答应。并非因为她羞于做匈奴王后，而是因为她对汉朝已无任何留恋与怀念。元帝在昭君嫁入匈奴的第二年便年纪轻轻地歿去，成帝继位，时代已完全改变。

之后又过了五年，复株累若鞮单于歿去，其弟继位，为搜谐若鞮单于。这一年，昭君若想回汉土还是有机会的。新单于说昭君若有意回国，他可以帮她安排。

可是，昭君却拒绝了。她已经完全没有了回国的念头。

此时昭君已经知道，嫁入匈奴的自己早已成为全汉朝尽人皆知的悲剧女人。昭君还知道，汉朝人都以为她以嫁匈奴为耻，早已投黑河而死。可即使听到这种说法昭君也没有任何感慨。

田津冈说到这儿又停顿下来，说：

“到这儿算了吧。”

虽说是到这儿算了，可王昭君的故事已经结束，再讲也应该没得讲了。

“很有意思。”

我说。

“有没有意思倒在其次，不过王昭君便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当然，这并不是我认为的，而是这次新发现的资料上写的。总之，我觉得就是这样。基本上，我觉得《汉宫秋》中的王昭君是矛盾的。明明是决意为国牺牲远嫁匈奴，却忍受不了与汉土的离别之情而投河自尽，这种做法难道不奇怪吗？”

“也许吧。”

我说。

“不是也许，是的确。”

或许是说话时间太长的缘故，田津冈龙英激动得脸色都发白了。抑或是他喝了一升坛的酒后，那酒开始清醒的缘故。田津冈一面说一面直打哆嗦。

“你冷吗？”

“不冷。”

然后，田津冈又说：

“王昭君的昭字被后人忌讳，便不叫王昭君而改称明妃了。”

这件事以前我并不知道。

“明妃曲——若是我的话，一定会给这新资料里的文章加这样一个题目。借用《汉宫秋》的题目没意思。”

田津冈又说了这么一句。

从我听了王昭君故事之时起，我跟田津冈便熟络起来。

甚至彼此互访公寓。他完全靠自学取得了中等教员的汉文与历史的资格证，并且还要去考高中教师资格。我跟他见面时，他正要放弃这种打算。在贫苦环境中过度的学习让他的神经异常紧张，天生瘦弱的身体

越发寒酸。

田津冈龙英所讲的王昭君的故事无疑是他个人的杜撰。

谈完此事后他再未提过那新资料的事儿。我也没提。无论那新资料是否真的存在，他对王昭君的解释已足以让我觉得有趣。

我大学毕业的那年，由于新爆发的大陆战争，我应征入伍，过了四年的部队生活后回来。可我前头刚回来，田津冈龙英也当兵去了大陆。我不由得想，居然还会有如此寒酸的军人。也不知是何原因，他居然拥有一种以军人身份去大陆的命运。

之后又过了数年，当战局越来越不明朗的时候，有一天，被第二次召进内地连队的我竟意外地收到了田津冈龙英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如下的简短文字：——我来到了一处名叫 K 的地方。附近就有王昭君的墓。就在 K 城南面四里远的地方，辽阔大平原的中央。那是一座百尺来高的冢，周围一片青草，被人称之为青冢。来这儿之前我还过了黑河。就是昭君自尽的那条河。河应该是真的，冢就不靠谱了。估计是根据后世传说造的。

字面大致如此。此外未写任何东西，颇有点像田津冈的风格。K 地估计是厚和，K 城应该是归化城。我无比怀念地读着这明信片，想象着他长期的部队生活，不由自主地祈祷着他的武运长久。

获悉田津冈龙英战死的消息是在战后。虽不知他是在哪里战死的，可一想到他那匈奴般的面容，匈奴般的叫声，以及他用匈奴般的战斗方式倒下，我的内心便总会被一种既非愤怒也非悲伤的情感紧紧攫住。

（《全读物》昭和三十八年二月号）

圣者

远古的时候，中亚地区曾住着很多游牧民族。大大小小的游牧民，他们或单独或联合，相互合作，无论是牧草丰美的辽阔草原，还是重峦叠嶂的深山盆地或是山坡上，都搭满了他们的帐篷。在这些游牧民族中，史上最早出现的是被希腊人称之为斯基泰，被波斯人称为塞克的一个种族，而在中国的古书中，他们则被称之为塞族。这个民族从公元前7世纪一直活跃到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军曾入侵此地，可即使以亚历山大的威力，都拿这个擅使弓箭擅长骑马的游牧民族没办法。不过，从3世纪前后起，塞克族的氏族联盟便开始崩溃，只得将历史舞台让给逐渐崛起的匈奴。

我们要讲的故事，便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塞克族正处于分裂成众多氏族并彼此争夺部落与牧地的上升时期。

天山山脉的北侧有一个被夹在切尔斯凯伊阿拉套和昆格阿拉套南北两道山脉之间的巨大盆地，塞克族的一个氏族便在这儿搭建了三千多顶帐篷，建造了一个部落。这些帐篷既有可移动的，也有半用土加固的那种既称不上是蒙古包亦非土屋形的。从这种居住方式便可以清晰地看出，住在这儿的塞克人原本是在从天山北方到鄂毕、叶尼塞两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过着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可后来不知从第几代起他们便在这儿定居下来，依靠狩猎、放牧与农耕来维持生计了。

盆地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像屏风般耸立在盆地南部的切尔斯凯伊阿拉套山脉重峦叠嶂，山顶的积雪终年不化。虽然北方相望的昆格阿拉套山脉也同样山峦不断，不过，从这里伸向盆地的山脚却很平缓，茶褐色的长长山脚上连一草一木都没有，除了太阳下沉时会给这儿染上一层难以形容的美丽色调外，其他时候都只有不毛之地独有的那种荒漠与寂寥。

部落位于盆地靠近中央的地方。小丘像波浪一样连绵起伏，呈现出高原地貌的特点。居民的住处有的在高处，有的在低处，因此部落里有许多弯弯曲曲的坡道。坡道两侧和住处周围布满了叶色浓绿的树木，远远望去，整个部落像被包在郁郁苍苍的森林中一样。冬季能有一个月的时间看见下雪，其他季节则基本是气候温暖，雨量也很多。五月前后的时候，融化的雪水从围着盆地的山脉上流下来，在灌满两道山脉脚下的两条河后，水就会溢到盆地里，不过却不会冲击到塞克人的部落。因为，为了保护自己 and 牲畜免遭每年发生的洪水的侵害，他们早把部落建在了中央部的高原地带。

在从天山北面到阿尔泰山脉北方周围的广大地域上，还有很多同样藏在山脉褶皱里的盆地，这些盆地几乎都成了塞克人的定居区域或牧

场。无论从气候温暖，还是从土壤肥沃牧草丰美，亦或是从外敌入侵风险低的角度来看，被包夹在两道阿拉套山脉间的这处盆地都是游牧民最理想的定居地。

只有一个缺点，即这个部落里并无一处泉水。泉水则位于部落西南角的丘陵脚下。泉的上面有个用土石加固的巨大圆屋盖，将泉池盖得严严实实。泉池一天到晚都往外冒水。

泉是有钥匙的，由一名圣者保管。日落后过些时间，泉入口的两道门就会被关闭，而破晓之时两道门会被再打开。只要泉门开着，部落的人随时都可以来打水。从首长到牧夫，每人每天只能按规定打一罐水。一罐水是一名居民一天能自由使用的最大水量。只要与水有关，大家从上到下都是平等的。

泉有一个入口，入口很小，单个人只有弯着腰才能爬进去。携带水罐的男女们依次钻进口，朝设在入口处的神坛叩完头，再朝一旁的圣者坐处的小洞低头行礼，然后才走下雕刻成螺旋状的石头台阶。虽然台阶只有十二三级，可由于脚底昏暗，下去时必须要小心。盖着屋盖的泉内的采光仅靠半圆屋盖中央的一个天窗，因此不光是下台阶时脚底昏暗，泉池和打水时脚踩的地方都很昏暗。打水的人们需要沿铺在泉池周围的石板路绕泉池半周后，再爬上另外一段台阶，从另外的出口出去。

尽管部落的人每天都来打水，可除了那蓄满水的冰冷石窟外，大家从未看到过泉的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任何时候，洞窟的内部总是充满着神秘的黑暗与冰冷的空气。

这处泉不只是部落居民的供水场所，同时也是他们信仰的圣地。水不仅是肉体生命的食粮，还是精神生命的食粮。

对部落居民来说，泉是神的住处，是神的祭坛。这个部落的塞克人之所以一罐水就能满足而决不会有更高的奢望，理由便在这里。倘若他们的心里住着恶魔，只顾自己多打水的话，其实想打多少就能打多少的。因为每天来这里并在泉开放期间始终坐在入口洞窟的那位守泉的老圣者其实是个盲人。不过，多打水的事却从未发生过。因为塞克人无论对泉还是对守泉的圣者都无比崇敬，无比畏惧。

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一罐水绝不足够。可是，由于男女老幼都只能得到一样多的水，所以如果安排得当，在确保一家人的饮用水之后，剩余的还可以用来种菜或是挪作他用的。只是大量的马和羊，由于水的缘故不能留在这部落里。

羊的牧场和马的饲养场被设在了十多里之外的切尔斯凯伊阿拉套山脉脚下的大河水边，因此，有几分之一的部落年轻人必须常年交替着远离他们的定居地。

水少无疑会让居民生活不便，麻烦增多，可另一方面，水少也让他

们获得了其他恩惠。隐藏在两道阿拉套山脉里的这个部落已经有数十年未发生内乱了。其他氏族为争夺首长权连年对立争斗不断，而这个氏族却没有这种现象。由于是把泉当作神来祭祀，任何人都对这短缺的水十分满足，只要是有关水的分配，氏族内根本就没有首长、牧夫之分，大家一律平等，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羡慕他人的念头。由于地处缺水的盆地，这儿也从未成为其他氏族侵略的目标。尽管面对不同种族的其他游牧民族的侵犯时，塞克人都是采用氏族联盟的方式来抵御的，可当处理氏族与氏族的关系时，他们依然没有从弱肉强食的定律中解放出来。他们经常会发生纠纷与争斗。可唯独这一氏族却从未被卷入这种永无休止的同族间的争斗中，其中的缘由，也可以说多亏只有一处泉水。虽然对定居此地的人们来说这儿是乐园，可对其他氏族的人们来说，这儿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故事发生在某年六月底。部落首长的家里正忙得不亦乐乎，大家正在为迎接从叶尼塞河上游来的一名年轻人做准备。二十七八年前，这名年轻人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那里，他是在那里的帐篷中长大的，今天则是他被送还的日子。报告早在数日前就由对方氏族的使者带来了。被送作人质的时候，年轻人还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可如今他已年近三十。

这一日，从大清早起，部落的男男女女们就忙忙碌碌地在首长家进进出出。男人们在首长家前面的广场上准备着宴席，他们铺下几十张羊皮绒毯，四处摆好烛台，准备乐器。

女人们则必须用酒灌满数个罐子，准备饭菜，用花装饰好宴席。煮透的羊脂的刺鼻气味不断飘散在整日忙碌的男女之间。

日落时分，年轻人独自策马进入了部落。迎接的人一直以为会有几名其他氏族的男子同来，因此对年轻人的独自出现多少有些意外。年轻人全副武装。他腰挎刀剑，背背弓箭。他这副打扮在好几代都未搞过武备的部落民的眼里显得十分怪异。部落的长老们将跳下马的年轻人围住，想亲眼看看这个二十多年前被送到叶尼塞河流域帐篷的婴儿长大后的样子。长老们个个惊叹不已。因为这个年轻人比部落中任何年轻人都肩宽腰阔，眼神锐利，一看就是个异常精悍之人。

年轻人来到如今已是部落首长的兄长面前，依照养育自己的氏族的礼节进行了回国的问候。他动作麻利，举止中透着一股威严。

年轻人寻找着自己父母的身影。当得知父母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相继去世后，他又按养育自己的氏族的习惯跪地仰天，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意。唯有此时年轻人是面露悲色的，不过也只是一瞬，不一会儿，年轻人便站起身，在安排好的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不过，年轻人刚坐下就需要重新站起来，因为掌管泉的老圣者正在数名男子的引导下，从对面的坡道上爬上来。

老圣者在男人们的左右搀扶下踉踉跄跄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从老人的身影自坡下露出的那一刻起，宴席上就笼罩着一种迎接圣者的紧张严肃的气氛。因为圣者是为了向首长的亲兄弟——年轻人表示祝福，才离开他泉旁的茅庐来到宴席的。这种情况平常是很少见的。

年轻人来到出现在宴席上的圣者的面前，照着一名长老教的话重复了一遍。他发誓，作为本部落的一员，今后自己一定要尊敬泉神，决不违背。自己要跟部落的其他人一样，每天只领一罐水。既然每一滴水中都住着神的心，所以他绝不敢怠慢。总之，年轻人作为生活在该部落的一名成员在圣者面前进行了宣誓。

年轻人返回自己座位的同时，圣者也起身离开宴席，跟来的时候一样在男人们的搀扶下下坡而去。宴席上的人们全都怀着迎接神圣的虔诚心情，屏息静气，低眉顺眼，直到完全看不到圣者的身影。

在年轻人看来，对水拥有绝对权力的老人只是一个愚钝无能的废人。他眼睛的面孔十分丑陋，一语不发的态度也让人费解。年轻人甚至怀疑，就连自己被迫发的誓言恐怕都未进入对方的耳朵。他怀疑，老人不仅眼睛，很可能还耳聋。

年轻人原本就觉着，将泉当作神崇拜本身就是一件怪事。年轻人是在从不缺水的部落里长大的。叶尼塞河的支流将部落绕了大半圈，部落的里面也有好几处泉往外喷水。可是，那里的泉除了用作牲畜饮水场外没别的用处。因为，那里每几户人家就会共同拥有一口水井，倘若想要更多的水，新井挖多少有多少。

年轻人一直都是把火当作神来崇拜的，像这种崇拜泉神的信仰，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早就听说自己出生的氏族习俗跟其他塞克人氏族不一样，他想，这下完了，自己果然来到了一个麻烦的地方。

在年轻人的眼中，宴席十分寒酸。酒少不说，喝的量还受限，连一个喝醉的人也没有。虽然部落的姑娘们也会随音乐跳舞，可由于未设宴席必备的火祭坛，姑娘们的动作既无法勾起人的邪念，也没有火焰般妖娆，异常单调且乏味。年轻人对这次犒慰自己多年囚禁生活的宴席一点都提不起兴趣，认为不到深夜便匆匆结束的做法也很不尽兴，很不过瘾。

次日，部落的主事者们齐聚首长家开会。他们必须要给新到首长家的年轻人议定权限和职责。年轻人也参加了这次的会，并将自己昨晚思考了一整晚的结果在会上说了出来。

“能不能在这个部落里再挖一处泉呢？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一个地方有泉，那么就肯定还能找到另一处泉。总之，在现在的泉的周围挖一挖就知道了。”

长老们从未听到过如此不逊之言。在现在的神泉之外再找一处泉，

岂有此理！一名老人说是因为自己活得太久了才会听到如此恐怖的话，另一位老人则说这种年轻人的出现绝对是神对人们泉神信仰淡漠的愤怒。然后就闭会了。

会议在三日后重启。这一次，年轻人撤回了挖泉的问题，却抛出了一个新提案，他建议能否修改一下一人只能打一罐泉水的现行做法，改为一入两罐。

“据我个人了解到的情况，虽然关闭夜门的时候泉的水位多少会有些下降，可第二天早晨开门的时候，泉水在任何时候都是满满的。就算是泉本身的水量有限，可即使将目前的打水水量增加一倍，泉水也未必会干涸的。”

这次跟上次一样，年轻人的发言足以让会议立刻中止。

神赐了一罐水还不知足，还想要两罐，岂有此理！一罐水是神定的量，神肯定有神自己的考量。抱怨神的指示，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恐怖。正因为遵守了神定的规矩，部落的人们才平平安安地生活到了现在。年轻人的兄长——首长气得脸发抖，长老们也都认为除了等恶魔离开年轻人内心才能重启会议外别无办法，然后便一个个起身离去。

会议的第三次召开是在十来天以后，在这十来天的时间里，年轻人又准备了一些有关泉水的新知识。他所谓的新知识，就是掌管泉钥匙的圣者只是一个废人，毫无用处。

圣者不仅眼瞎，还如年轻人初次见面时所观察的那样耳聋，而且嘴里几乎不说话。虽然他整天都在口中咕噜着同一句短话，可谁都不知道他咕噜的是何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圣者不仅眼瞎耳聋，很可能还是个哑巴。可以认为，圣者所咕噜的并不是语言，只是将几个毫无意义的音符连缀起来，习惯性地从口中发出而已。像这种近乎废人的圣者是不可能开关泉门的。替圣者掌管的是一名十七岁的姑娘。这姑娘本是一名孤儿，为了伺候这名圣者，数年前就被该部落送给了圣者，然后就和圣者一直共同生活。如果说圣者比其他的部落民多少还有点强的地方，那就是他比任何部落民都高龄。连部落的长老们都猜不透圣者到底有多少岁。因为从他们出生懂事的时候起，此人就已经是掌管泉钥匙的圣者了。

在第三次会议的席上，年轻人说道：

“掌管泉钥匙的圣者眼看不见，耳听不着，还不会说话。

那么他到底在做什么？夜晚与清晨开关泉入口的门？可是现在他连这个都不用亲手去干了。他每天都坐在泉入口的洞窟里，若说工作的话，就只有这个。圣者由于这奇妙的职责受到了部落民的尊敬，被供以食物。与其说尊敬毋宁说可怜更准确。由于那奇妙的职责，他的口、耳、眼才都失去了功能。”

话一出口，年轻人就知道所有的骂声与怒号都会朝自己一齐杀来。一瞬间，年轻人本能地感到了自身的危险并站起来，可他立刻就被放倒在地。年轻人被众多男人抬到广场中央，然后被一顿暴打和鞭笞，直至他动弹不得。

当年轻人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在远离部落的草原中央。若在平常是不可能苏醒的，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到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后竟奇迹般地又活了过来。

夜漆黑。尽管浑身不能动弹，可他依稀觉得有人正用手在自己的全身涂抹草药。草药捆在按拭过一处伤口后，再移到下一处伤口。由于年轻人全身有无数的伤口，所以他只觉得伴着疼痛的冰冷触觉依次爬遍了全身。年轻人再次失去意识。

当再次苏醒过来的时候，年轻人发现自己正横躺在一处牧草棚里。食物是一位年轻姑娘亲手带来的。数日之后，年轻人才知道，救自己命的姑娘便是与圣者同住的姑娘。每当部落里有人死去的时候，都是由这位姑娘替圣者到这草原墓地来祭祀死者灵魂的，这是她的工作。多亏了这些，年轻人才获得了幸运，让姑娘发现了自己气息尚存的身体。

年轻人伤愈后，一天夜里，他离开牧草棚，想赶赴曾作为囚人长大的那遥远北方的帐篷。姑娘送了他。年轻人表示衷心感谢，可姑娘说自己是侍奉神之人，只是按神的意志在做而已。虽然姑娘的脸上是狂热信徒特有的那种冰冷表情，可心地却很善良，正由于她的善良，年轻人才挽回了一命。

经过这次的事件后，有关异端年轻人的传言便在部落里十分盛行。没人知道他苏醒并已回到遥远的其他氏族帐篷的事情。由于塞克人的葬习是将死者丢弃到原野上喂鸟兽，因此年轻人也不例外。并且，现在也没人相信年轻人出自本部落的首长之家。部落的所有人都认为，叶尼塞河上游的那个氏族在将人质返还的同时，也给他们派来了一个可怕的恶魔。

年轻人事件发生后的一年整，被夹在两道阿拉套山脉间的草原帐篷便发生了一件闻所未闻的异常事件。

部落突遭三百多骑马团伙的袭击。袭击者们骑着马钻进部落的各条胡同，将部落里所有角落用马蹄踏遍之后在首长家前面会合。部落的主事者们全被召集起来。部落的男人们从未如此惊讶。因为袭击者的头领竟是他们以为一年前早已被自己打死的那名年轻人。

会议立刻被召开。长老们也束手无策，只能全盘接受年轻人的要求。年轻人宣称自己接替兄长担任该部落的首长，会议只好立刻予以承认。

年轻人将曾经残忍对待自己的兄长降为一介牧夫，给那些想杀死自

己的长老们也安排了同样的命运，并任命了部落新领导者来组织新会议。被任命的领导者全都是年轻人。

当天晚上，新首长家的前面设了火祭坛，士兵们痛饮着从部落中征收来的酒，喝得烂醉如泥。火红的篝火一直燃烧到深夜，士兵们围着火堆群魔乱舞，部落从未如此喧嚣过，搅得没有一个部落民能安然入睡。

从这天开始，平稳的部落完全变了样。令人瞠目的事情一件件被会议决定并付诸施行。

首先吓坏部落民的是每人每天一罐水的水量被改为了每天两罐。倘若泉水仍无异常，恐怕不久后就会改成一罐四罐了。新政发布之日，部落里没有一个人去行使被赋予的水权。只有那些驻扎在本部落的其他氏族的士兵们群聚在泉边，肆无忌惮地打着水，想打几罐打几罐。

与此同时，泉的祭坛被毁，守泉的圣者也被禁止入泉。

此前，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圣者被姑娘牵着手走向设在泉入口的坐处，可从这天起，圣者被剥夺了守泉者的地位。

为了让部落民改变此前陈旧的水观念，将他们的生活切换为充分用水的新模式，年轻人势必要处理这个只能是废人的圣者，以儆效尤。因而，又聋又哑的老盲人因骗人之罪沦为乞丐也顺理成章，他应该每天在胡同里游荡，向每户人家乞食才是。不过，尽管这种想法曾一度支配年轻人，他最终却未这么做。因为圣者的同住者——那位年轻的姑娘曾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圣者虽被禁止进泉，却仍被允许住在此前的茅庐里。年轻人想让自己的救命恩人离开圣者，将她迎到自己的帐篷，可姑娘并未答应。

“圣者还有神吩咐的工作要做，我必须替盲人圣者完成这些工作。”

姑娘说。

“什么工作？”

年轻人问。

“天黑关泉门，天亮开泉门。”

姑娘回答。于是，年轻人决定将这最后的剩余工作也从圣者手里收回。他只需发布一道泉门昼夜开放的政令即可。

年轻人立刻就这样做了。可没过几天，政令却不得不撤回。

因为每夜都会闹狼灾，还发生了数人被狼咬死的事件。部落的男男女女连打被许可的水量都要犹豫再三，更无人敢在深夜里靠近泉。因此困难的全是驻扎在部落的其他氏族的士兵们。

刚毅的年轻首长决定深夜巡泉。他带了几名携短弓的士兵，亲自爬上泉的屋盖，从天窗窥探泉的内部。月光从天窗斜落下来，借着苍白的月光，他发现池边聚集着一个狼群，有好几只。其中有两只蜷着，三只仰着凶悍的脸站着，还有几只在那儿转来转去。

年轻人知道，要想不让夜间的泉成为狼的栖身场所，就必须跟从前一样天一黑就关闭泉门。就这样，开关泉门的工作被再次返还到圣者手里，而实际上，还是由姑娘代替圣者执行的。从这时起，年轻首长就陷入了对姑娘的爱慕中，无法自拔。

部落的男女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才终于做到在不怕神怒的前提下每天能打两罐水。可一旦发现即使每人打两罐也无任何报应后，泉顿时热闹起来。从早到晚都能看见举着罐子的男男女女钻进泉的入口，再从出口出来。不过，也并非所有的部落民都这么做。依然有一部分人坚持只打一罐。他们大多是老人。打水的时候，他们必会在罐中放些食物，供在圣者所住的茅庐入口，然后才朝泉走去。钻过泉门后，他们依然朝曾有祭坛的地方点头行礼，仿佛那祭坛至今仍在似的，献上感谢的祈祷后，才走下石阶，朝神在的泉走去。

当部落的多数男女都学会打两罐水后，部落的面貌顿时发生了变化。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满了活力，站在小巷里说话的男女也多了，笑声、歌声和嚷嚷声也多了。

年轻人每日都要巡视一次部落。起初投向他的只有怨恨的眼神，没有一个人向他表达友爱。可大概半年后情况完全发生了逆转。年轻人处处都能受到部落民真诚的问候。

部落的男女们像换了人似的变得勤劳了，开朗了。年轻人们则每晚都要在某家聚集，举行只有年轻人参加的聚会。

会上歌声嘹亮，乐声婉转。聚会的不只年轻人。男人们也举行男人的酒会。由于酿酒已不像从前那样受限，所以任何聚会都会有酒喝。

日出努力工作，日落则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尽情玩耍，这便是年轻人的治国理念，可仅过半年他的梦想就实现了一半。年轻人做首长还不到一年，就将一直驻扎的士兵们送回了他们在叶尼塞河畔的帐篷。

时过一年，其他氏族的商队让该部落越发的繁荣昌盛。

在缺水的时代里，该部落一直被其他氏族的商队敬而远之，可如今已换了人间。每天都会有商队来到这里，进入新建的市场。该部落生产的毛皮和角工艺品被拿来与其他氏族的珍贵物产进行交换。

只是将一天的水量变成了两罐，就让夹在两座阿拉套山脉间的草原部落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部落，变成了一个既富裕又有活力的部落。仅仅过了一年，回顾这一年，部落中却发生了数件此前从未有过的

事件。通奸两件、盗窃七件、刀伤人案十三件——这是年轻人所处理的部落的新案件。在调查这些案件的过程中，年轻人发现了几件此前并不知情的小型犯罪。一件是每人每天两罐水变成了三罐四罐。

当然，干这种事的并非所有部落民，只是极少数年轻人。更有甚者，他们会从早到晚去打无数次，并将所得的水卖给其他氏族的商人们。买水者不只是商人，也有部落民。处理此案时，最让年轻人棘手的是，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竟自然而然地用起了换水券。这种券是用羊皮裁成的，每张有巴掌大小，一张能换一罐水。这种券有人拥有几十甚至几百张。起初时，一天明明能打两罐水，可因为某种理由只打了一罐，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眼睁睁就要失去一罐水的权利，因此，作为一种对策，不知是谁便想出了这个主意。如今这东西已被广泛应用，并在水的方面平生出了一些富人和穷人。更有甚者，甚至穷得连后半年的水权都丧失了。

作为一种对策，年轻人决定让守泉的圣者再次坐回泉入口的坐处。因为他觉着，就算是盲人，有个守泉的总比没有强。结果却没大效果。因为对部落的年轻人们来说，如今守泉的盲人坐不坐在那儿都一样。泉和圣者都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尊严与权威。

时间又过了半年，半年内发生的通奸案一下攀升到了十多项，还新发生了两件杀人案。至于刀伤案和盗窃案，则多到了无法统计准确数字的程度。更让年轻首长挠头的是，淫靡之风席卷了整个部落。年轻男女们每天都聚在草原上跳舞，可无论他们跳的舞还是唱的歌尽是些下流的东西。虽然大人中一部分人对这种风潮表示担忧，可绝大多数的大人根本就没资格批评年轻人们，因为他们自身也沾染了淫靡的习气。

就在年轻人做首长快两年时，该部落突然与相邻草原的其他氏族发生了冲突。造成事态的原因有二。一是该部落的一名年轻人杀死了一名对方商人并抢夺了其商品，另一原因是该部落某人的妻子与对方某年轻人私奔。这两件都是两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双方的交涉并不顺利。无论如何也是这边的年轻人杀死了对方的商人，作为补偿必须得答应对方的要求，可是这边也有条件，即对方必须将被年轻人拐走的部落民的妻子交回来。结果对方却不答应。

于是，该部落的年轻人们第一次作为士兵离开了草原，可数日之后，仅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逃命回来。由于年轻人当兵训练的时间太短，出现这种结果也是必然的。虽然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可失败造成的结果却是，该部落必须将北侧山脉脚下的草原割让给对方一大块。

年轻的首长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于是同争夺首长之位时一样，他再次向养育自己的叶尼塞河上游的帐篷告急。

年轻人将部落中所有的男子都动员起来，将他们集中在草原某处，然后编入不久后被派来的救援大部队。这一次，年轻首长身先士卒冲在

了最前头。

战斗持续了月余，在数个战场展开，不过这边在每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大捷。年轻人在战斗方面是一位优秀的指挥者，所有胜因都是他平日里创造出来的。

当年轻首长接受完敌方的投降，作为该部落最初的凯旋部队回来时，迎接凯旋的全是女人。由于这次的战斗让大半的男人战死，所以，女人们全都红着眼寻找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欢声与痛哭在部队中此起彼伏。

这一日，年轻首长发布了命令，将整个部落作为后续部队的欢迎会场。因为这次胜利全靠这些部队的力量，作为首长，他必须要大搞一场庆功宴，尽量表达感谢与慰劳之意。

虽然部落男人的数量减少了，可胜利的气氛还是淹没了整个部落。天没黑部落民们就开始饮酒狂欢，大街小巷到处充满了听不清的叫喊声与嚷嚷声。与其说是人们酩酊大醉，不如说是整个部落，是所有的房子、街巷、路口都酩酊大醉更准确。后续部队派来使者说部队将在深夜进入部落。

年轻人虽然意气昂扬，可他全身受了刀伤。年轻人仍想让跟圣者同住的姑娘给自己治伤，就把姑娘叫到了自己的帐篷。姑娘跟上次一样用草药处理了年轻人的身体。年轻人一面接受治疗，一面从姑娘的手上感受着仙女般的温柔。他觉着，除了爱情是不会有这般温柔的。

由于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年轻人一直压抑着对姑娘的爱。可这一次他再也忍不住，他只觉得自己的爱就要决堤而出。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把姑娘留在自己的帐篷里。得知年轻人的心思后，姑娘说：

“我还有重要的工作。我必须替圣者开关神泉的门。我身上现在就带着那泉门的钥匙。”

姑娘从上衣兜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小箭头状的东西给年轻人看。姑娘丰满的胸部让年轻人觉得很性感。

年轻首长觉得她是个很奇特的姑娘。她居然仍相信泉神的存在，坚信掌管钥匙便是神赐予的使命。而且，尽管她会用无法形容的只能理解为爱的温柔为自己两次治伤，可对自己的要求却理都不理。

“对我来说，今晚是特殊的一夜。是我胜利凯旋部落的一夜。你今晚必须留在这儿，就一晚。”

女人吊起眉梢。可即使横眉立目，她的脸依然让年轻人觉得很奇特，带着一种异样的美。

“我就算是死，也无法答应你今晚留在这儿的请求。关门是神的规矩，圣者是在按神的意志在做。我之所以带着钥匙，只因我是行动不便的圣者的手脚。曾经有那么几夜没有关门，结果神的愤怒不是立刻就以狼灾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么？因为神不允许任何人从夜间的泉打水。我今晚不能留在这儿。因为，深夜进入部落的大部队必定会涌到泉那儿。我必须得赶在他们前面关上泉门。”

年轻人的耳朵早已听不进姑娘的话。他硬是将姑娘推进自己的卧室，自己也走了进去。

年轻人让姑娘从了自己后说，这下你再也无法从我身边逃走了。结果姑娘悲伤地抬起脸，泪眼蒙眬地说：“我也在这么想。我从刚才起就想逃离你，可我做不到。”

然后姑娘一面指着放在小桌上的泉的钥匙，一面说：“钥匙就在那儿。我必须带着它离开这儿。我从刚才起就无数次在这么想。可是，我做不到。如今的我已很难拒绝你带给我的爱的快乐。选择死无疑更容易得多。”

不觉间深夜的帷幕在帐篷外又降下了数层，部落的喧嚣依旧不减，人群的叫喊声和敲鼓声仍不绝于耳。之后又过了数刻。当大队人马的人喊马嘶开始重重地淹没部落的夜晚的时候，姑娘忽然回过神来，她猛地挣脱年轻酋长的手腕，带着钥匙出了帐篷。关闭泉门的时间早已过了。

姑娘拼命地跑。她连滚带爬地跑在部落中弯弯曲曲的坡道上。此时若有人看到姑娘飞奔的样子，一定会怀疑自己遇上了妖怪。她没命地飞奔，仿佛灵魂从肉体里飞出来一样。

当姑娘靠近泉的时候，她发出了绝望的叫声。泉早已被几百匹军马包围。

姑娘想堵住泉的入口，却立刻被接连闯入的士兵们撞飞。关门是不可能的了。姑娘徒劳地在泉周围跑来跑去，最后她爬上泉的屋盖，从天窗看泉的内部。泉已经跟平常的样子完全不同。今夜跟上次年轻人发现狼群时的夜晚一样，月光正从天窗里照下来。起初姑娘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因为泉水已被彻底打干，连沉在泉底的大石头都露了出来，有几名士兵正跳到那石头上，打着周围剩下的少量的水。士兵们脚下的石头在姑娘看来是青色的。她以为是月光造成了她的错觉，可结果不是。因为连部落男女们每天踩来踩去的高出水面很多的池边石板路也没有这种颜色。只有被置于泉正中央的一块扁平的大石头呈青色。一种连月光都吸走般的清澈而鲜艳的青色。

就在这时，姑娘眼看着那块大青石竟载着几名士兵缓缓地摇动起来。士兵们一面不约而同地举着双手在空中摇摇晃晃，一面努力保持平衡避免从青石上滑下去。这种情形也只是瞬间而已，紧接着当石头猛地一斜的时候，士兵们的身影已然不见。姑娘看到水溢上来，眼看着将青

石环抱。水量的增长非同寻常。转瞬间便将青石没在了水中。接着水又涨到池边的石板路，很快将路淹在水中。聚集在出入口两端台阶上的士兵们的声音依稀传入耳朵，人类悲痛的叫声在姑娘听来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当姑娘滑下泉屋盖的时候，她看到自己刚才爬上的屋盖有如活起来一样竟剧烈地摇动起来。喷水淹没泉屋盖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姑娘开始飞奔，她想去与圣者共住的茅庐，可此时她已无暇选择去向。她必须逃往地势高的地方，任意地方都行。

尽管分不清是水流的声音还是水喷的声音，总之声音很吓人。

大量的马群开始嘶叫、慌乱并狂奔。可姑娘却再次朝圣者的茅庐跑去。她想，或许将钥匙交给圣者便可以阻止这泉的异变。可是，跑到中途后姑娘仍不得不返回。因为有好几条湍急的河挡住了去路，而且河水还在不断变宽。从此时起，月亮开始露出酸浆色的异样红色，无论草原的远处还是近处，到处都开始传来所有生物的尖锐的叫声。

泉里喷出来的水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将夹在两道阿拉套山脉间的盆地完全淹没。不用说盆地里的这处部落也完全沉到了水底，住在里面的人们也沉入了水底。汹涌而来的水量太多，势头太猛，加之部落地处小丘陵的重叠地带，因此就在人们不断逃往高处期间，其他的低地彻底被水占领，人们最终失去了最后的逃生地，只能沦为水的食物。此时距年轻人就任部落首长只有两年半。

当整个盆地贮满水的时候，西南部的一座大丘陵的一角忽然坍塌。坍塌的样子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山丘瞬间缺了一半。于是水便从缺口里流出，盆地里的水这才停止了对一切的继续侵略。

尽管数量很少，可还是有一些人在这次大异变中生存下来。当水淹没了整个盆地，水位无法再涨高时，有三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站在了这新大湖的岸边。其中的一名男子便是圣者。盲目的圣者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的确令人费解，可总之他生存了下来。并且，他依然在口中咕噜着谁也不懂的那句话。其他生存者也听不出是什么意思，只当是老人受刺激而说的胡话。生存者全都是其他氏族的男女。可是，当其中一名中年女人无意间听到老人的咕噜声时，她忽然明白了老人在说什么。原来，老人是在反复说着“不要碰青石，青石是神石”。又聋又哑眼又瞎的这位老圣者，从几年前、几十年前就作为一个痴呆的记忆每天在咕噜的竟是这样一句话。

该女人来自阿拉套山中的某少数民族，老圣者的语言恐怕就是该民族的语言。

上述一连串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湖的历史形成，此湖便是如今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伊塞克湖，是一座隐藏在天山山中的比琵琶湖还要大近十倍的大湖。故事中还讲到了湖的一个出水口，这便是形成了如今的楚河谷，并在该流域形成了众多都邑的楚河。当然，这条楚河以前是

从湖中往外流的，如今虽然它仍在湖边流淌，可已经不再从湖中往外流。

对于楚河的这种变化，考古学者们认为是由天山山系流出的泥沙堆积与移动造成的。

伊塞克湖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是以热海、咸海、大清池等名字亮相的。大概因为它是个不冻湖，含有盐分，水透明度高。顺便说一句，俄罗斯考古学者认为，如果从盐分分析看湖的生成年代，大约是在十万年前。可问题是我们究竟该相信十万年这一科学计算出的庞大数字，还是该相信自古便在伊塞克湖湖畔的居民间传承的这个传说故事呢，看来这问题也只能交由个人了。

（《海》昭和四十四年七月号）

译后记

井上靖先生是日本的文学巨匠，也是一位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的作家，其以《敦煌》《楼兰》等为代表的西域题材的历史小说深受读者喜爱。他的作品或富有诗意，或充满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索，吸引着广大读者。译者本人也是其粉丝之一。可由于种种原因，加之译者的懒惰，迄今尚未仔细研读过其作品，甚是遗憾。此次有幸得到许宁编辑的邀请，翻译井上先生的这本历史小说集，这才获得研读其作品的机会，实现了与井上靖先生的一次真正邂逅。

这本小说集共收录了井上靖先生的八篇短篇历史小说，其中既有西域题材的，比如《异域之人》《明妃曲》《圣者》，也有以日本战国时代为历史背景的，如《平蜘蛛之釜》《信松尼记》《幽鬼》，其中每一篇都充满了作者对历史对人生的独到探索与思考，将读者诱入神秘的西域风情和悠远的日本战国时代去。

《异域之人》描写了一位将大半生奉献给了西域的“异域之人”——班超充满苦难和彷徨的征服之旅，将读者的心同时带进了遥远的古西域。说实话，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对中国西域的历史如数家珍，实在是令人称奇。而且，作家还从未到实地考察过，仅凭着历史资料与想象便写出如此恢宏的作品，且十分经得起历史推敲，更是令译者惊叹。短短九千言便将一个戎马倥偬的班超跃然纸上。当译到班超为经营西域而舍弃爱情及家人，译到他最后甚至变成了一个“胡人”时，就连译者本人都唏嘘不已。时代造英雄，英雄造时代。英雄固然是可敬的，可英雄背后的辛酸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呢。

同样以西域为题材的《圣者》则近似一篇寓言，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一些批评与讽刺。合理现代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给部落带来进步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整个部落的崩溃，此结果不能不说是文明的一种讽刺。

年轻人企图用先进的理念对部落进行改革，结果却造成了部落的灭顶之灾。虽然这只是根据伊塞克湖传说杜撰的一个故事，可故事的背后却不由得引人深思——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其结果就一定是好的吗？

从以上作品不难看出，井上靖先生是一个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浓厚的西域情结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名“西域粉丝”，否则，他是很难写出如此恢宏的西域作品来的。不仅他本人是一个十足的西域粉丝，在翻译的过程中，就连译者本人也都被他同化，化成了一名西域粉丝。我想，各位读者在读了他的作品后，也会同我一样迷上古西域的。

由于译者在十多年前翻译过《德川家康》系列，因而对本书中同样以日本战国时代为背景的几篇历史小说倍感亲切。《信松尼记》通过武田信玄的小女儿松姬的视角，描绘了武将们在战国乱世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残酷竞争与武田家的兴亡，同时也叙述了松姬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生活。作为一个战国枭雄的女儿，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爱情于她完全是一种奢望，她的宿命只能是出家为尼。我想，读到这里时，读者也一定会跟我一样产生共鸣的。《幽鬼》与《平蜘蛛之釜》的主人公明智光秀与松永久秀，二人都是背叛织田信长的武将，结局也都是孤独惨淡。明智光秀与松永久秀是恶人吗？是！可二人的身上也都透着一种无奈——在战国争雄的背景下，每个人都会陷入狂热，为权力斗争而赌上身家性命，可以说，他们都是无奈的，历史的无奈。跳出对历史的执着与偏见，在历史中尽量还原人的本来面目，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拘泥于善恶。我想，这也是井上靖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吧。在《幽鬼》中，令译者印象深刻的是明智光秀的内心活动：他发动兵变前后的“心鬼”和内心的“无奈”。甚至，令我这个向来喜欢信长而讨厌明智光秀的译者都不由得有点同情起他来。我想这便是井上靖作品的魅力吧。人是有人性的，好人也有阴暗的一面，坏人也有可怜的一面。《平蜘蛛之釜》中，作为一个野心家，为成为日本的“天下人”，阴险毒辣的松永久秀几次背主，可最终还是败在了信长手里。可即使这样的一个恶人，也有着令人动容的一面。他拒绝了信长的劝降，与城池共存亡，宁死也不让平蜘蛛釜落到信长手里，表现出了一名武将不屈的一面。

《僧行贺之泪》与《异域之人》有些类似，同样描写了一个长期异域生活最终改变人生的历史悲剧。作为一名留学僧，行贺在唐朝修行了三十多年，可回国之后，最终得到的评价却是人们的批评——“经久岁月，学识肤浅”，揭示了遣唐使们不为人知的凄苦与精神压力。

还有《玉碗记》，记述了被凝冻于两个波斯产的琉璃碗上的安闲天皇与春日皇女的爱情在各自历经多舛的命运，经历两千多年后再次邂逅……

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想必连读者都烦了。归根结底，译者终究只是个翻译匠，有时只会陷在原文里不能自拔，陷在咬文嚼字和冥思苦想中不能自拔，陷在对信达雅的苦苦追求中不能自拔。“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情形于我来说是经常有的，因而，我自忖没有资格在这里对作品说三道四，只想赶快把文章交与读者，让大家自己去细细品味。

王维幸

二〇一九年七月于青岛

附录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浜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浜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浜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浜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

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 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

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 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 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

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

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德鲁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

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

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

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

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

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わたしの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西域紀行

〔日〕井上靖

王維幸

西域紀行

——天狗文库——

WATASHI NO SAIKI KIKO

译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WATASHI NO SAIKI KIKO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83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20）第07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纪行 / （日）井上靖著；王维幸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21.12

ISBN 978-7-229-16084-5

I . ①西... II . ①井...②王...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13741号

西域纪行

XIYU JIXING

[日] 井上靖 著 王维幸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朱彦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6.25 插页：24 字数：
310千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6084-5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赴乌鲁木齐
干尸与木简
赛里木湖的光辉
伊犁河
吐鲁番大道
交河故城的落日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昆仑之玉
什斯比尔遗址
于阗国在何处
敦煌之思
河西走廊
葡萄美酒夜光杯
幻之海
大盛之城——敦煌
登上玉门关遗址
赴阳关之路
莫高窟
重游火焰山
入喀什
戈壁中的诸城
昆仑的河 帕米尔的河
游塔里木河
龟兹国故地
在阿克苏
酒泉之月
追寻疏勒河
飞天与千佛
弥勒大佛
藏经洞之谜

[麟得故城的静寂](#)

[从张掖到武威](#)

[沙枣香](#)

[尼雅——精绝国的故地](#)

[大马扎](#)

[尼雅的姑娘们](#)

[褐色的死之原](#)

[昆仑山中一晚](#)

[风鸣的废墟](#)

[围绕罗布沙漠的兴亡](#)

[米兰遗址](#)

[柳絮飞舞旅途的结束](#)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赴乌鲁木齐

八月十五日（昭和五十二年）五点三十分，起床。我将两个大型提包拿到房间外。由于在新疆要逗留半个月左右，我决定将全部行李都带上。洗完脸，打开窗户。天气晴朗，太阳正冉冉升起。

六点四十分，我们从北京饭店出发，穿行在上班族的自行车洪流中。路边钻天杨行道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很美。虽然中午会热，可现在只有27度。天高云淡，这不禁让我想起“北京秋天”一词来。

除我之外，车上还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佐藤纯子二人。听说佐藤女士的父母最近相继去世。父母生前时，她便经常给他们介绍此次要去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些情况，因此，这次的旅行她专门带上了两件小遗物，仿佛也让二位老人同行。途中，大家谈起想去某地赏月的话题。究竟是去吐鲁番观月，还是去和田赏月呢？一瞬间，这尚未谋面的“异域”月光，已让我心驰神往。

今天是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战败日。听说，当时白土先生家住东京，佐藤女士也只是山形县某小学一名五年级学生。我还记得，当时，我本人也正在每日新闻社大阪总社的社会部供职，还曾写过一篇《瞻拜停战诏书》的文章。之后，三十二年的岁月一晃而过。尽管如此，我第一次将自己的脚踏上中亚已是六十岁，而此次入疆则是年逾七十，可见，实现年轻时的梦想何其难也。

毋庸赘言，这次的中国之行是一次受邀之旅，是我第七次受中国邀请访问。我第一次访中是在二十年前。自那以来，我便屡屡谈及新疆地区的事情，看我对新疆如此关心，于是，在中方的精心安排下，终于实现了这次的旅行。光顾说我自己了，其实，我们一行十一人，大家无疑都是一样的立场，一样的心思。一行中有中岛健藏夫妇、宫川寅雄、东山魁夷、司马辽太郎、藤堂明保、团伊玖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佐藤纯子、横川健等人，外加一个我，简直是一个新疆爱好者小

分队。

大家在机场的餐厅用了早餐。早上的空气凉丝丝的，很爽。从北京与我们同行的孙平化先生说：

“虽然北京已是秋天，可大家要去的地方还是夏天呢，完全是盛夏。吐鲁番45度的气温，大家恐怕都无法想象呢。”他的一番话，让大家对炎热多少有了点担心。

八点四十分，起飞。飞机是伊尔-62，大型喷气式飞机。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2800公里，飞行时间三个半小时。白色的机身飞向秋高气爽的天空。天空那么高，高得都令人吃惊，这样的天空在东京是绝对看不到的。据说，北京驶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也在开行，所花时间却是三天四晚，或是四天三晚。

飞机很快来到山岳地带上空。山岳波涛翻滚，白云像撕碎的棉花撒在空中。

我们让乘务员小姐将大致的行程——飞机飞经的地点和时刻提前介绍了一下：八点四十分从北京起飞，九点三十分至包头上空，然后沿黄河飞行，不久飞越黄河，飞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十点十八分飞经甘肃省民勤，十点五十一分飞经酒泉，然后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时二十九分飞经哈密，十二点十分抵达乌鲁木齐。

一如计划，起飞约一小时后，飞机已飞翔在包头上空。这一带完全是沙漠地带，黄河在沙漠中就像一条赤褐色的长带子。不，较之赤褐色，咖啡色的说法或许更好些，能给人一种浊流停滞不前的感觉。眼前处处都像用鲜艳的朱色轻轻刷过一样。至于刷法，倘若用茶碗作比，便是光悦式刷法。不久，阴山山脉从前方浮出，飞机朝其接近。黄河流淌的这边是沙漠，对面是阴山山脉。

从高处俯瞰，阴山山脉并未有那种恢宏的感觉，看上去反倒像一条长堤。长堤对面也有沙漠。飞机逐渐飞越阴山山脉，飞离黄河。不久，黄河完全消失。下面依然是广袤的大沙漠。沙漠中有许多大干河道。有些地方还纵横着一些细丝般的小路。完全看不到聚落，一如死沙之海。

时过不久，黄河再次浮现。飞机飞越黄河上方，穿过阴山山脉与贺兰山脉之间，飞往宁夏回族自治区上空。黄河再度变成赤褐色。岸边有一撮绿色地带，一处小小的聚落浮现在眼前，聚落中住着一生都与这红色黄河为伴的人们。赤褐色的黄河、岸边点缀的一小片绿地、绿地中的小聚落，以及将一切都围绕其中的这片灰黄色的沙漠——我不禁心生感慨，真是任何地方都有人类居住。

越过黄河后，沙漠的风纹清晰浮现，大小的盐湖也点点地出现在眼前。盐湖就像用刷子刷上的一层白色颜料。不久，贺兰山脉将其长长的山脊线从对侧窗里映了过来。飞机已完全来到腾格里沙漠上空，从贺兰山脉的右侧直指民勤。从飞机上看，贺兰山脉也与刚才的阴山山脉一样，只是一条被修在浩渺大沙漠中的长堤。

十点十分左右，一片耕地地带楔入了沙漠海洋。耕地有如一条条摆放整齐颜色略微不同的长条小诗笺，给人一种人类在拼命蚕食沙漠的感觉。还有一条笔直的路浮现在眼前。有些地方，耕地的绿色中还被放入了一些白盐地带。还有些地方，耕地中则直接被放入了沙漠的碎片。尽管已分明是民勤附近，可民勤的聚落并未进入视野。

不久，一片顶着白雪的山脉从左侧窗里远远浮现出来，是祁连山脉。飞机依然在大沙漠的上空飞翔。这片沙漠大概是与腾格里沙漠相连的巴丹吉林沙漠吧。沙海中不时现出一些岩山地带，有如山石盆景。不久，大沙漠忽然间热闹起来。忽而是大沙丘浮现，忽而是沙丘巨浪翻滚，忽而是大断层横亘眼前。盐湖也多了起来，像撒满白色的浪花，又像被随意涂抹的白色颜料。

沙漠中久违地浮出一条大河。唯有河两岸是绿色的，已成为耕地。绿带中可见一些小聚落，不久，略大些的聚落也浮现出来。还有蓝色的湖。飞机大概正飞翔在东西400公里的祁连山脉北侧、河西走廊地带的上空。河西走廊自古便是联结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历史交通要道，是一条半绿洲半沙漠的长带子，用“走廊”一词形容再贴切不过。

一片片云影被映到了沙漠上，无数的云影。大概是阳光的缘故，这些影子看上去竟是绿色的，宛如被播撒的无数小绿地。

十点五十分，飞机准时飞经酒泉上空。错落的地带上坐落着一处巨大的聚落。自这一带起沙漠波浪起伏，感觉又热闹了起来。那些起伏之处其实是岩山的山峦。所有岩山的山坡全被沙土覆盖，上面还施了许多流线花纹。有的地方像安上了许多树枝，有的地方像用许多熊掌划过，还有的地方像滑雪的痕迹，数条柔和的曲线永远平行地伸向远方。虽然只是风的恶作剧，不过，大自然的游戏实在太别致了。看上去既像抽象绘画的曲线，又像抽象的文字。

岩山与岩山之间有一些沙漠的碎片，碎片上裂着一道道大裂痕，透着一种仿佛被冷冻过的坚硬。岩山、岩山山坡的风纹以及龟裂的沙漠碎片，它们构成的地带一直在延续。从我个人的认知范围来说，这里无疑是神奇地壳的一隅，完全堪比奇石林立的土耳其卡帕多西亚。这种地方人类是无法居住的，一旦误入，定会被眼前的荒凉景象所惊呆了。莫说是人类的气息，恐怕连生物的气息都没有。

不久，一片白雪皑皑的山脉远远地出现在前方，天山。准确说，是构成天山山脉的一道支脉。

这一次，地壳开始被残忍地挖掘，巨大的泥丘上印着网状的花纹，仿佛被罩上了一张网。那些花纹不像风纹，大概是水道吧。这种地带在短暂持续。这样的景象，只能用雄伟荒凉来形容。

不久，天山山脉绕至左侧，近在咫尺。覆盖着白雪的山峰层峦叠嶂，气势恢宏。再看看下面，依然是被挖掘或龟裂的崎岖地貌。

不久，在这些地带中，一些长条诗笺形的耕地开始一块两块地出现，并且数量也在逐渐增加。这些长条诗笺地带向四面八方不断扩展，清晰地展示出人类同沙漠战斗并征服沙漠的进程。飞机开始下降。耕地一块块被防风的树木包围起来。那些树，大概是钻天杨吧。

不久，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走下飞机，阳光很毒，很热。30度。这是一处地处大沙漠的机场，远处低山环绕。

据说，该机场位于城市的西北部。我们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等众人的迎接，然后乘坐专车，立刻赶往今后的宿舍——乌鲁

木齐迎宾馆。

林荫树参天杨高大挺拔，令人吃惊。我们不断与满载甜瓜的卡车擦身而过。路左右两边耕地连绵不断，到处都是小沙丘。或许称为沙丘残余更准确些，总之，处处都是沙丘的碎片。

进城后，路两侧白色土屋林立。入城中心后，房子不再是白墙，变成了黄墙。突然，车子驶入一片路两边挤满男女中小学生的区域。人人手持小旗，有的高举假花花束，还配有乐队。人群很长，绵延不断。据说，由于登顶天山山脉的最高峰——托木尔峰的登山队员要进城，为庆祝登顶成功而专门安排了欢迎队伍。热烈的欢迎让城市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穿过城中心，来到城郊，进入乌鲁木齐迎宾馆。迎宾馆很宽敞，又美丽又整洁。院门口和楼入口都站着士兵。

在房间稍事休息后，我们在大厅与革命委员会的人商量的此次行程安排，之后又听取了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的介绍。桌上摆着西瓜与甜瓜。虽说这里与北京有两小时的时差，不过，双方还是商定，在新疆地区的整个旅程都以北京时间为准。

七点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宋致和先生在迎宾馆内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宴会。之后，我们又在城中的人民剧场观赏了由新疆歌舞团表演的民族歌舞。

虽然赶往剧场时是九点半，不过，若按这座城市的时区才刚七点半。我们走在傍晚的街上，感觉也的确是七点半的天色。灯火在白墙或黄墙土屋里亮起，所有胡同里全是晚饭后外出纳凉的维吾尔的大人和孩子们，热闹但不吵闹。一个沉静的夏夜。在中国的这座边境城市，我久违地体验到了幼时所经历的那种美好的夏季黄昏。

剧场是仿清真寺建筑。走进内部，无论通往休息室的走廊还是休息室全铺着地毯。

十二点，我们返回迎宾馆。静谧的夜色淹没了房间外。

——我终于进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终于进入了乌鲁木齐。

兴奋与感慨让上床后的我多少有些难以入眠。遥远古代的西域、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今后访问的伊犁、吐鲁番、和田等历史之城，如今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它们各自拥有的悠久历史又会以何种遗迹被留存下来呢？如今生活在该地区的十三个少数民族又是保持着何种风貌与何种风习生活的呢？并且，面积可抵四个半日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有天山山脉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它们是如何保持着远古历史的影子，同时又是如何进行现代呼吸的呢？还有这身为首府的乌鲁木齐，它是如何被现代化，作为接近边境的城市又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一切答案只待明日后揭晓。

干尸与木简

八月十六日六点，我从在乌鲁木齐迎宾馆的第一夜的睡梦中醒来。醒来的一瞬，我才想起这里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西域。不，不是想起，而是自言自语。

我第一次对“西域”产生兴趣是在京都大学念书的时候。虽说我的专业是美学，可我从来就不到校，整天赖在寄宿公寓里，涉猎一些有关西域的书籍。我也不知我为何会变得如此，或许是被某一本书给迷住了，然后便由着性子，一本接一本地探寻着同类的书。那么，让我接受西域洗礼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呢？倘能回忆起来肯定很有趣，可我却毫不记得。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似乎是一个连学界都掀起一股西域热的时代，涌现出众多的西域学者。倘若“西域学者”的说法有些冒犯，那也可以修改为“论及西域问题的东洋史学者”。总之，对于尚在念书的我来说，全是些令人炫目的名字。

从大正到昭和年间，日本出现了许多收录西域问题论文的书籍。比如，羽溪了谛《西域的佛教》、桑原隲藏《东西交涉史丛》、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话》、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的研究》、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等，实在是不胜枚举。足立喜六翻译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传》的出版也是同一时期。斯文·赫丁（Sven Hedin）《彷徨之湖》、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农业中国与游牧民族》等译著的出版也是在此时期。

这些研究西域的学者谁都未踏进西域半步。虽然西域确非易去之地，当然或许他们也未必想去，可他们的研究或论文中，却总是洋溢着一种令人想去的冲动。正因不可去，这晦涩的论考中才会酿出一种吸引读者的东西来。

即便是对被那些学者的书籍勾起西域狂热的我来说，西域也终归是一处“禁地”，是不可亵渎之圣地。因为“西域”二字天然带着一种禁止入内的意味——正因如此，它才有了一种秘境般的妖艳魅力。

都说是日本人敬畏西域，这一点战前战后均未改变。尽管由战前的“东西交涉路”或者“东西文化交涉路”的称谓变成了战后的“丝绸之路”，可这无非是在说法上变温和了点而已。作为秘藏着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部分的地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拥有着巨大的魅力。可即便如此，目前这里仍是难以涉足之地，这便是西域，这便是丝绸之路。

战后，自从我开始写小说——当然也多亏了学生时代所受过的西域的洗礼，我便以西域史为题材，写了几部以西域为舞台的小说。诸如《敦煌》《楼兰》《洪水》《昆仑之玉》《异域之人》等，倘若把取材于天山对面的中亚的也算上，数量上还会更多些。而即便在写这些小说之时，我也从未想过要去小说的舞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看看，也从未想过能否去。或许，正因它是“禁止入内”的世外圣地，才让我萌生出了小说的构思吧。

倘若可以的话，倒真想去看看——这种念头的产生，也仅仅是近十年来之事。自从屡屡受邀访问中国之后，我便越发感受到一种诱惑——倘有可能的话，真想去自己的小说所涉及的舞台去看一看。同时，心里也不是没犹豫过。天山、昆仑山脉、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倘若从学生时代算起，这些都已耳濡目染了四十余年的名字。而对于这些名字，我自然也构建出了自己的印象，并且也一直是按这些印象来写小说的。尽管都是借助书籍或游记构建的印象，却也相应地具有了一种真实感。我记得自己也曾说过，我最好是继续坚持一直以来的这种印象，而绝不要改变它。

可是，我这次却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我从在乌鲁木齐迎宾馆的新疆第一夜的睡梦中醒来时，我依然略感疲惫。手足各关节都在疼。可仔细想来，这可是四十余年来魂牵梦绕，如今终于如愿以偿的地方啊。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走到这里啊。一想到这些，即使些许的疲惫也便值了。

洗完脸后，我立刻来到院子。天空晴朗，令人神清气爽。院子是欧式风格的，有一种公园般的轻松明快。大门与迎宾馆大楼入口跟昨天一样，照例有士兵站岗。院子里树木很多，那些高大挺拔的全都是钻天杨。同为钻天杨，这里的竟跟日本的截然不同，一棵棵高大挺拔，有种气冲霄汉的感觉。数棵排成一行时，还能形成一面巨大的绿墙。据说这是新疆特有的钻天杨，汉字写作“新疆杨”。宽阔的院子里还配有几栋宿舍，仿佛被藏在了这些钻天杨里。

有关新疆的情况，我虽然也读过不少写过不少，却从未注意过这钻天杨。不只是钻天杨，未曾想到的事情今后必定会更多更多。

早上散步回来，离早餐还有点时间，我便坐在窗边的大写字台前，整理起革命委员会昨天为我们做的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说明要点。我想在最近这段时间，至少是最近两三天，一定要好好看看人家的展示，好好听听人家的介绍。尽管我多少还会有一些提问，对于想参观的地方也多少有一些个人希望，可一切等回头再说。毕竟，降落在四个半日本大的少数民族地带的这一地点后，才刚过了没几个小时。

这一边境地区的自治区，面积能抵四个半日本，占中国全土的六分之一。人口1100万，虽然感觉上只是辽阔的地域上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几个人，可事实未必如此。从地势上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致由三大山脉与两大盆地构成。所谓三大山脉是指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几乎全呈东西走向。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天山与昆仑之间则是塔里木盆地。

每条山脉都很大。比如天山，东西长2000公里，南北宽400公里，是由众多山脉汇成的一道山脉束。昆仑山脉，据说平均海拔6000米，因此，这也是一座万年积雪与永久冰河的集合体。准噶尔盆地是沙漠性草原地带，里面散布着一些没有树木的草原与沙砾，即由所谓的戈壁这种不毛之地交织而成。另一个塔里木盆地，面积91万平方公里，浩渺的盆地被沙子淹没，形成了所谓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乎无人居住。“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准确说应该是“塔其里·玛干”，据说“塔其里”是“死绝”之意，“玛干”则是“广袤”之意。“死之沙漠”，应该是无法住人的。

如此看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是由大山脉、草原、沙漠与戈壁

的不毛之地构成的，人类能居住的地区十分有限。倘若再除去北部草原，剩下的便只有由山脉雪水所形成的天山山脉南北两麓的绿洲地带，或是昆仑山脉北麓的绿洲地带了。倘若将三块绿洲上的人类定居地用线条串一下，便会形成往日的天山北路、天山南路，以及昆仑山脉北麓的西域南道。既然有“天山南道”的称呼，那么自然也该有“西域北道”了，而西域北道则正好与“天山南路”合二为一。

倘若以天山为中心考虑，其称呼便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假若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其称呼便是“西域北道”“西域南道”。无论是叫“天山南路”还是“西域北道”，指的都是同一条往日大道。总之，这三条大道都是历史的大道。既是东西交流之路，也是丝绸之路，当然还是文化东渐之路。

古时以“五胡十六国”相称的西域少数民族的定居地，都是沿三条大道中的某一条分布的，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1100万民众，也是大部分生活在位于三条绿洲地带的都邑。

在此次的旅行中，我们即将访问的伊宁跟乌鲁木齐一样，也是一处天山北路的沿路都邑，吐鲁番则位于天山南路的起点。还有我们最后的访问地点和田，则位于昆仑山脉北麓、塔里木盆地的南边，因此自然是西域南道的都邑。

从前的西域基本上相当于今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关于新疆，有些必要的情况是需要提前了解一下的。

现在，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汉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等十三个民族。在少数民族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则位居第二。据说，这里很多印刷品都使用维吾尔、哈萨克两种文字。

正如名字所展示的那样，少数民族便是少数的民族。据说，中国对一般汉族人都提倡计划生育，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则是鼓励生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接壤，北部及西北部则与苏联的三个共和国接壤。新疆的边境线全长有5000公里，其中光是与苏联的边境线就长达3000公里。

大学8所，中专学校78所，中学约1400所，小学约1万所，医院大约为700家。解放前则只有大学1所，中专学校8所，中学9所。对比新旧数字，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一目了然。

乌鲁木齐至北京的航班每周有3趟，其中1趟绕经兰州。并且，乌鲁木齐至北京的快速列车是每日都有。去上海、天津则是每周2趟航班。这里是边境不假，可跟从前的西域已大不相同。

我刚住过一夜的乌鲁木齐，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它原本是一座名叫“迪化”的城市。“迪”为教导之意，解放后，“迪化”这一具有大汉民族主义色彩的称呼被废除，改名为“乌鲁木齐”。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东北、云南、西藏等地，解放以后，原先那些对少数民族具有侮辱性的名称全被更换。安东变成了丹东，镇南关变成睦南关。乌鲁木齐也是其中之一，据说，在维吾尔语中，乌鲁木齐是“水果之乡”之意。

我们十点离开迎宾馆，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今天比昨天略微凉快，大概有二十七八度。蜻蜓在汽车前面成群地飞来飞去。天空没有一丝云。蜻蜓飞动的样子颇有一种日本秋天的感觉。

由于迎宾馆地处郊外一角，因此需花大约五分钟才能进城。在此期间，左右两边均有低矮沙丘出现，样子与九州北部的煤矸石堆很相似。

成排的钻天杨林荫道笔直地伸向远方，一眼望不到头。树出奇地高。路两侧的碧绿田地里是马铃薯。

大约五分钟后，我们进入一片白墙的单层土屋林立的老城区。只有大街上的房屋是黄色墙壁。再瞧瞧胡同，里面全是白墙的房子。这便是昨天傍晚让我赞叹不已的那条美丽的街。街上的黄墙房子之所以多，大概是当地鼓励将历来的白墙改成黄墙的缘故吧。不过，对于身为旅行者的我来说还是更喜欢白墙，黄墙黯淡且土气，反倒是白墙更鲜明更美观。

胡同的尽头不时还能望见沙丘。看来城市周边仍残留着许多沙丘碎片。这里的林荫树，除了钻天杨外，还有一种树枝繁叶茂，名叫“白蜡”，而据从北京同行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说，这种树名为“槭树”。

车子进入老城的中心地区。尽管房屋是单层或双层的土屋，不过，这里的墙壁也被涂成了黄色。人行道上人群杂乱，情形与我在伊朗或土耳其所见的阿拉伯城市很相似，不过，这里要么是到处被挖开，要么是房子被拆，看来，这里正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汽车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无论右边还是左边，远处都能望见沙丘。汽车不时被迫减速。只见一辆满载蔬菜的车子由三匹小马拉着，徐徐地横穿马路而去。

我们进入新市区。这里也在进行着道路施工。两条车道将行道树夹在中间，每条车道的外侧又隔着行道树修建了人行道。建成后，这里将是两条车道、两条人行道，还有五排行道树的康庄大道。明亮、整洁、井然有序，这样的现代马路在东京等地是难以想象的。行道树的种类依然是钻天杨和白蜡。

新市区同样是小土屋林立，不过同老城相比，这里终究更整洁更明亮。到处都矗立着政府大楼。

行驶了二十五分钟后抵达博物馆。博物馆是一座宏伟的现代建筑。从正面进入后，右侧即是第一室，一处宽敞的展厅。靠近展厅入口的窗边摆着椅子和沙发，感觉像是休息角。我们在这里被招待了茶水。

据说该博物馆建于1953年，展厅的完成则是在1958年，现在共有1000件藏品。据称，大部分展品都是发掘品，除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出土品外，其他都是多年来的发掘品，在此集中展览。总之，作为一家博物馆，其主要特色便是展示与西域有关的出土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史悠久，在悠久的历史中一直是多民族居住区，而且是东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通道。一旦进入正式发掘，该博物馆的作用一定会更大，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我们在馆内转了一圈。我对两件展品尤感兴趣，便让博物馆方面介绍了一下，并拍了照片。

一件是1959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调查组在尼雅（民丰）遗址附近发现的一处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几件死者日用品。其中包括死者夫人的绢袜、粉袋、串宝石小颈饰、金制小耳饰、袜带，还有棺材罩、包裹丈夫尸体的衣物、枕头、小型弓等。

尼雅遗址是汉代“精绝”国的所在地。据史料《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的户数有480户，人口3360人。与其称之为“国”，不如视为一处强大少数民族定居的大聚落更准确。“精绝国”似乎一直延续至公元3世纪，后来便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淹没，在沙土中沉睡了一千七八百年，直到七八十年前，才由斯坦因确认其所在地址是在塔里木盆地南缘。

这处夫妇合葬墓便是在尼雅遗址的附近被发现的。打开独木棺材时，人们发现里面有两具干尸。当然，并非那种经过人工处理的干尸，而是自然的干尸。两具干尸都用丝绵盖着脸，身裹绢制衣物。当时，绢制衣物非常昂贵。古书中曾有记载：“锦袍的价值相当于粮2480斤，或者相当于马一匹。”因而，死者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富裕阶层。

包裹男尸的衣服并不算大，身長比我本人展开双臂的长度还要短一尺左右，看来是个小矮个。枕头是被连在衣服上的，大概这衣服原本就是裹尸用的。枕头上绣有“大宜子孙”“延年益寿”的字样，衣服上则绣着“万事如意”字样，都是为死者祈祷冥福的字句。

据说棺材被打开时，男尸表情平静，两手自然下垂，眼睛闭合。可女尸的表情却不自然。一手紧抓衣服，另一手紧贴棺材内面，仿佛要推开棺材。因此，据说取尸体时人们只能将干尸的手斩断。另外，据说女尸身上还戴着许多红宝石。

尽管是夫妇合葬，可女方分明是为男方殉葬而死。殉葬的习俗究竟是从中原传来，还是少数民族原本就有呢？尽管两具干尸中藏着许多秘密，可有趣的是，在放置于女尸头部附近的藤制小化妆盒里，竟收藏着男子裹尸布的小碎片。

女方变成了殉葬这种习俗的牺牲品。虽不知女方是在男方死后自己服毒身亡，还是借由他人之力被杀死，可总之是仰卧在了男尸一旁。当时还有呼吸，所以才很痛苦。她无疑不愿死，结果却只能去死。

那么，化妆盒中所收藏的男尸裹尸布碎片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或许是有关殉葬形式的一些做法罢。不然，可否视为女方对男方的一种爱情证据呢——女人无疑不愿殉葬，可无论她愿意与否都将不得不拥有这个男人。当然，这只是我随意的揣测。

还有一件是在发掘尼雅遗址附近聚落时，从一名疑似统治阶级者的家中出土的木简。该木简为合订在一起的两条木片，上面写有文字，用细绳捆着，封有泥封，泥封上还印着两个印，竹简正面则写着收件人姓名。

木简是从疑似客厅的地方出土的。我们只能认为，此信的笔者只是写完了这书信，然后便离开了。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关于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出土的木简，罗振玉在《流沙坠简》一书中有过介绍，书中认为，沙漠中出土的书信几乎都是书信碎片。可是，乌鲁木齐博物馆所收藏的木简却是形状完整的一封书信。倘若打开看看一定很有趣，不过博物馆方面一直未打开。在打开后确保不会损坏的技术被研发出来之前，恐怕该木简会一直被如此保存吧。

一封在沙土中沉睡了近两千年的书信，如今在出土后又沉睡在了博物馆里。这是一封两千年前某人欲寄给某人的书信。可是，这个某人的内心就这样被泥封了两千年。而我之所以迷恋西域，便是因为这些情由的存在。

赛里木湖的光辉

有关乌鲁木齐，须记述的事情的确很多，不过在这次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旅中，乌鲁木齐已成为据点，因为无论访问伊宁、吐鲁番、和田的哪一处，都需要返回乌鲁木齐，因此有关乌鲁木齐的报告我并不着急，回头介绍也不迟。

八月十七日是我们赶赴伊犁地区的中心都邑——边境城市伊宁的日子。我决定只带一个包，轻装上阵。在这次的旅行中，迎宾馆的房间可以随意借住，因此，我决定将其他行李全部留在房间里。

七点五十分离开迎宾馆，赶奔机场。太阳正在升起。按乌鲁木齐时间是五点五十分，正是太阳升起的时刻。大概是昨天半夜下了小雨的缘故，天气多少凉快了些。可我一问才知道，虽然是早晨，可气温已是27度，之所以感觉凉快，大概是空气干燥的缘故。

九点起飞。预计飞行一小时十五分。从乌鲁木齐去伊宁，据说坐巴士要两天时间，即使用轿车一天内也无法到达。因为必须要翻越天山的支脉，在这一点上，飞机便方便多了。

刚起飞，飞机便来到了大耕地的上方。几十块被围在钻天杨中的田地排列整齐，成排的钻天杨看上去像绣在耕地上的丝线。不久，荒漠逐渐在美丽大耕地的对面铺开。半沙漠半耕地的地带持续了一会儿。聚落点点，不时浮现出一些较大的聚落。从飞机上看，耕地被撒在荒地上的样子，有如绿色的长条诗笺被贴在褐色包装纸上。不久，沙丘开始四处出现，将这些地带大大包围起来，使之变成了真正的沙漠地带。可是，即使这沙漠地带，也处处可见绿色的长条诗笺。啊，将这些绿色长条诗笺贴入沙漠的人们啊……我不由得感慨万千。从上面看，人类与沙漠殊死搏斗的情形一目了然。

今天的情况跟此前从北京飞乌鲁木齐时不同，飞机基本上都是在半沙漠半耕地的上空飞行。九点三十分，一个巨大的湖浮现出来，可由于

受雾气的影响，景观并不分明，唯见白云频频飘动。九点五十分，不觉间眼前已变成大沙漠，几个大水塘状的东西浮出来，但凡水塘边上必能看见绿色的小聚落。人类与自然的斗争真是无处不在。

十点，白雪覆盖的连绵山脉从左侧窗里映进来。与天山山脉近在咫尺，眼前的景观只能用宏伟来形容。这一带的沙漠龟裂得厉害，呈现出各种图案。既有马蹄形图案，又有树枝状图案。

不久，前方远处，一片白雪皑皑的山脉也从对侧窗里映了过来。大概是天山的支脉。飞机逐渐接近这些山脉，并开始翻越前山。山是赤褐色岩山，几座同样的山重叠在一起。山表面多少长着些树木，山谷地带则完全被树木淹没。大概已进入多雨的伊犁地区了吧。山野似乎多少改变了些情趣。

飞机在这些丛山地带的上空继续飞行。山谷中能看到点点的聚落。大概是游牧民的定居地。并且，附近还能看到一些貌似牧场的地方。不久，丛山逐渐走低，终于，连绵的丛山地带结束，伊犁大平原浮现出来。聚落完全被绿色包围，一望无际的大耕地铺开。

十点二十五分，飞机在夏草丰茂的伊宁机场着陆。迎接的人群中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各民族的面孔。我们立刻赶往伊犁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招待所。“卡那赛（音译）”的蓝花、苹果、凉风、白墙土屋、钻天杨行道树……车子穿过美丽的郊外，很快进入城中。伊宁是一座平静悠闲的城市。大约十分钟便从机场到达了招待所。

我们在招待所某房间内同革命委员会的人们商量了一下行程。桌上摆着葡萄、蟠桃、水蜜桃、小苹果，还有纸烟。凉爽的感觉有如夏天的轻井泽。17度。

这座城市海拔800米，年降水量350~500毫米，至于人口，算上城市周边共18万。

伊宁是伊犁地区的中心都邑。伊犁地区北、东、南三面皆被天山山脉包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盆地。由于伊犁河流经盆地，因此，凭借着伊犁河的灌溉，这里的土地很适合农业和畜牧业。不过，未开垦土地仍很

多。

伊犁地区距苏联边境80~90公里，最近处则只有十几公里。因而，伊宁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西部的边境城市。

伊犁地区人口有130万，多数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这里使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汉族的三种语言，宗教除伊斯兰教外还有佛教、藏传佛教、东正教。

由于该地带是一个绵延至天山山脉北麓的盆地，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里曾先后为匈奴、乌孙、悦般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根据地，在突厥时期、蒙古帝国时期，都城都曾被筑于此地。一般认为，唐朝的弓月城、蒙古时期的阿力麻里城等，都是现在伊宁的前身。总之，伊宁是天山北路的一个大聚落，也是一处曾联结准噶尔盆地和中亚方面的军事要地，还是一座商业城市。

尽管招待所将我与宫川寅雄分在了同一房间，不过房间内又分成了三室，十分奢华。我们决定将中间一室空出来，分别使用两头的房间。碰头会过后是午餐。尽管每道菜中都加了羊肉，不过我一点都不打怵。

四点半分离开招待所，参观制鞋厂和地毯厂。伊宁城虽比乌鲁木齐小得多，不过感觉比较现代化。大概是最近才基本实现的城市现代化吧。前街十分整洁。进入后街，依然是林立的白墙土屋，有些杂乱，不过与乌鲁木齐不同的是，我们刚停下车，路旁的大人小孩就全都鼓掌欢迎。他们的欢迎方式十分自然，可见他们看到外国人的机会是何其少。

可以说，乌鲁木齐的行道树几乎都是钻天杨，偶尔混着一些白蜡树。可伊宁却是钻天杨与类似“榆树”的另外一种树，两者各占一半。类似榆树的并非榆树，据说是由桑树与榆树杂交的产物，因此此树便被取了个“杨观榆”的名字。即，一种类似榆树的杨树。至于钻天杨，则是在乌鲁木齐常见的那种直冲云霄的新疆特有的钻天杨——新疆杨。

尽管早上凉爽，中午却颇热。估计依然是30度前后。

制鞋厂的主任、副主任都是维吾尔族人，工人有321人，其中264人

是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五个少数民族。不用说，这里主要是为少数民族制鞋，产品都很时尚很漂亮。

地毯厂大约有150人，全部属于五个少数民族。工厂主要生产头巾、地毯等，图案之精美令人称奇，价格之低廉也让人错愕。倘若换算成日本货币，一块巨大的地毯大约只要1万日元。

夜晚，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高忠在招待所大厅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宴，宴会结束后，我们受邀观赏由伊犁地区文工团在伊犁剧院进行的公演，不过，我与宫川都未去，我想利用这些时间提前调查一下数日后即将访问的吐鲁番地区的几处遗址。

一点就寝。由于夜间凉爽，我睡得很安稳。

八月十八日，今天是去距中苏边境很近的一个山中之湖——赛里木湖的日子，目的是参观湖畔的游牧民生活。由于在北京时便多次被介绍过赛里木湖水之美，因此我自然也十分关心，想一探究竟。

九点从招待所出发。城市行道树的树下修着水渠，渠中灌满了水。据说这些水是从伊犁河的支流喀什河的水库引来的。而伊犁河本身，由于地处盆地低处，类似的方法是无法实现的。

晴空万里，神清气爽。我们穿过城市一角，很快来到郊外。赛里木湖海拔2200米，伊宁海拔642米，或许会有些寒冷，因此我特意备好了毛衣。湖在伊宁西北120公里外，大约需要四小时。

沿途依然是钻天杨行道树、驴拉的排子车、满载工人的卡车以及满载牧草的牛车。起初前方有些连绵的低丘，可不久后这些低丘便绕到了右侧，并进一步被甩到身后。从此时起，车子驶入一片大平原。一望无际的玉米田铺开来。路边不时浮现出羊群、富裕的人民公社、水渠、低矮的土坯房——感觉这里更像是一派北欧风格的风景。

九点四十分，右面远处出现一片连绵的山丘，山丘的表面呈银灰色，山脚则坐落着同样颜色的聚落。那些山丘恐怕是牧场，只是在阳光的影响下像银灰色，呈现出一副牧场独有的大象皮肤般的柔和色调。山丘以及山丘所在的平原大概都是牧场。事实上，平原的对面已经到处能

看到羊群了。

九点五十分，我们进入边境的边界地带。地面多少有些高低起伏，骆驼草开始出现。这里丝毫感受不到边界地带的那种紧张感，只有一片恬然的、一望无边的荒地。

不久，车子离开硬化路，直角左拐，进入一路而来的左边的大平原中。因为我们要看伊犁将军府遗址。伊犁将军府是清朝在剿灭了这里的准噶尔部势力后，为了统领分驻天山南北两路的军营而设的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的衙门。不久，一处大门般的奇妙建筑阻住了去路。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座鼓楼，而路却早已绕过建筑物两侧，伸向了远方。

据称，此建筑是在《伊犁条约》之后，于1897年建造的，位于县城中心，作用则是伊犁将军驾临时方便向城内报告。倘若这里是县城中心，那么鼓楼周边一带便是城内了，可如今城中的建筑早已消失殆尽，只能在远处看到一两处断壁残垣。从这些城墙的碎片来看，城的规模很大。据说，伊犁河便在南面5公里外的地方流淌。

鼓楼四面都有入口，我们从其中一个进入后，发现角落里装有楼梯，可爬到上面。楼梯是回旋式，我们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爬上二十一级楼梯，来到一处修在鼓楼外侧的走廊风格的城台。城台上铺着石头，不过大半的石头已经缺失。柱子原本是涂朱的美丽柱子，如今朱漆几乎完全剥落。从城台上望去，周围是大平原。除了东侧的低丘，其余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从路上是可以拍照的，可一旦进入鼓楼内就禁止拍照了。大概因为是边境地带吧。清代曾有四位将军被派驻此地。当时将军的管辖范围远至乌鲁木齐，可见将军的势力之大。这里还是清末政治家、对外强硬主义者林则徐的左迁之地。

车子再次返回硬化路，一路直指赛里木湖。右面远处浮现出天山支脉的雪山。大平原几乎全被玉米地淹没。虽然也有麦田，不过据说麦子在七月中旬便收割完毕。眺望着正面的雪山兜风，感觉十分惬意。路旁的农家院里，不时浮现的向日葵的黄色沁入眼帘，十分美丽。

突然，路变为下坡，不久再次上坡，车子瞬间通过一处低地，低地上有一处背靠天山的美丽村落。钻天杨、向日葵、静谧的土屋——所有一切瞬间映入眼帘，又瞬间消失，小村落的恬静生活真令人羡慕。

雪的天山支脉绵延不断，完全挡住了前方。山顶全部覆盖着雪。四面到处是种着蛇麻草的田地，绿意浓浓。大概是离边境近的缘故，军队卡车往来频繁。

路在一处名为清河人民公社的大聚落直角右拐。据说此处距苏联边境有十多公里。路开始胡乱转弯。不觉间白雪覆盖的天山支脉完全绕到了左边。

十一点，前方至左侧一带完全被天山山脉包围起来。至此我才明白，平时所谓的天山山脉其实是由数个山系重叠而成的。大平原依然美丽，地面缓缓起伏，玉米地、点点的聚落、钻天杨树叶的光辉、骆驼草、白色土屋。刚才的山脉逼过来。左侧覆盖着雪的最远之山则是苏联领土。

十一点十分，周边变成了牧草地带。不久，车子来到刚才的山前，进入一条河谷。据说这条河谷被叫做“果子沟”，意即“结满野果的河谷”。进入河谷后，周围的样子为之一变。车沿着溪流朝山脚的路驶去。数重岩山耸立在前方，落石地带在延续。不久，河谷宽起来，水流映着太阳的美丽光辉。河滩上滚落着巨大的落石。

水流附近不时闪现出一些小聚落。路剧烈起伏，岩山的岩石也变为了红色。

十一点三十分，路绕至河流右侧。河谷时而宽，时而窄，落石地带一直在延续。进入果子沟后，许多岩山上没有一木，不过，也并非没有整座山上全是树木的。树木仿佛都商量好似的，全是一色的所谓“云杉”。岩山地带到处都是云杉之山，到处都是云杉之谷。据说，云杉又叫“新疆松”。

路蜿蜒盘旋。河边有杨树、云杉、白桦等，路旁还能不时地看到蒙古包。这些包都是帐篷型的包，看来并非定居者。大概是在往某处转移

的途中，为了过夜将包支了在路边吧。蒙古包周围必然会站着两三个孩子。

车依然在岩山下拐弯抹角，转来转去。车在前面行驶，路边的白色土屋与两匹马、蒙古包与狗、大落石，还有驴与两个孩子——所有的点缀不断在背后飞逝。

十一点五十分，四面的岩山上逐渐粘上了草。草已失去青色，呈现出大象皮肤般的颜色。十二点，路略微爬升，忽而绕到河左边，忽而转到河右边，逐渐超过河流的高度。从此时起，路又开始围着山缠绕起来。山谷逐渐加深，河流也直接坠入了山谷深处。后来，路不知不觉间爬升到对岸岩山山顶的高度。不久，又移到旁边的山上，绕着半山腰，继续往高处爬去。在一处海拔1700米的地方，我们略微休息了一下。

车再度绕着半山腰往上爬，给人一种不断往高处攀登的感觉。车子到达山巅，对面赛里木湖的部分湖面瞬间映入眼帘。湖面的出场方式过于突然，简直令人想大声尖叫。

车开始驶下山巅。不是驶下山巅，而是像被吸入了湖畔的大牧场。蒙古包点点，远处近处放牧着马群。到处都有牧场的人们，他们每二三十人凑成一群，用掌声迎接着我们的车。穿过牧场地带后，车在湖畔又行驶了一阵子，然后直奔最里面的湖畔牧场——果子沟牧场。

愉快的湖畔之旅妙不可言。湖周长70公里，深可达80米，由于碱性很强，鱼类无法生息，湖水也无法饮用，不过，湖面之美却很特别。宽阔的湖面上纵横着许多条深藏青色的线条。据说，这些线条会随着时刻变化，时而消失，时而出现。

对岸几座顶盖着雪的山重叠在一起，山上浮着洁白的云。车行驶在一大片缓坡上，缓坡变成了大牧场。听说七月是牧草最青的时候，在八月的现在已开始干枯，失去青色，据说这里都已经开始下霜了。

赛里木湖畔是四月至九月期间的夏季牧场，十三个少数民族都使用这里。我们要访问的果子沟牧场便是哈萨克族的牧场。不过，在到达之前，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一下湖畔风光。如此轻松明快的风光，此前我从

未身临其境过。倘若待上若干天或许会感到厌倦，不过对于刚刚到访的我来说，放牧的马群、羊群、湖畔的大牧场、点点的白色蒙古包、蓝色的湖面、湖面上深藏青色的线条、湖岸的云杉林、对岸的雪山、白云，一切都在八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湖畔辽阔的牧场上应该分布着不同名字的牧场，不过，由于看不到边界的栅栏，在我们这些旅行者的眼里，只是一片无边的大牧场而已。

我们在湖畔兜了一圈，访问了牧场最里边的哈萨克族的果子沟牧场，并被迎进了五顶蒙古包中的一顶。汉语在表达农工时用“人民公社”来称呼，表达牧场时却不叫“公社”，而是叫“牧场”。因此，这里并不叫果子沟公社，而是叫“果子沟牧场”。

这里是一处集体所有制的牧场，据称共有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柯尔克孜族、汉族，共六个民族的3800人在工作，放牧着4万头羊、马、牛。不过，从我们被邀请进入的蒙古包是看不到那壮观的放牧情形的。左边远处的湖畔，数不清的羊群有如撒在地上的小石子。从远处望去，由于看不清羊群的移动，因此，羊儿就像被撒落的小石子一样固定不动。

除了4万头羊、马、牛以外，据说牧场还拥有8000亩农田，用来生产饲料。

虽然蒙古包从外观上看并不算大，不过内部却很宽敞，可轻松容纳二十人。里面全铺着地毯，地毯上再铺上一层布当“餐桌”，然后将饭菜和食器摆在上面，客人围坐四周。据说，此包便是该牧场的接待处。“餐桌”上摆满各种好吃的，有砖茶、各种花样的馕、黄油、蜂蜜、西瓜、哈密瓜、葡萄等。

霍城县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等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喝完茶后，又邀请我们观赏盛大的欢迎活动。于是，我们离开蒙古包，乘车被领到较远的湖畔一角。草原上早已铺好东西，备好了观赏的坐席。我们坐下来观赏表演。

霎时间警报迭起，几乎同时，只见一队民兵从沙丘后面出动。此时

天空也出现了异样。随着信号弹发射升空，空中到处被撒满了气球。接着，气球便被潜伏的射击部队一一击落。地雷在四处爆炸，湖中也被水雷炸得水浪冲天。在隆隆的炮声中，气球被数次撒向天空，然后又被一一击落。原来，这是一场歼灭空降部队的演练。既是一次轻松的战斗训练，又是一场战斗训练表演。我抽着烟，悠然地观赏着在湖畔上演的这场快乐的戏剧。

战斗训练结束后，一队少男少女士兵又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排成一列，伏在草原中，为我们展示射击本领。眨眼间，设在远处的靶子全被击倒。少男少女中最年幼的大概只有六七岁。虽然我们无法区别，可据说，他们分别都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四个民族的孩子。

接下来是哈萨克族的赛马。湖畔的平地上修了一处1100米的圆形马场，20头赛马绕场5周。马场当然是临时修建的，赛马的马背上既有老人，也有姑娘与家庭主妇。这完全是湖畔上的一场乡间赛马。虽然只是一场欢迎我们的表演活动，不过，他们真的是狂欢不已，无比快乐。

最后展示的是姑娘追小伙子的马术竞技。只见一组男女并排在起跑线上。信号一发，男子率先起跑，女子立即追赶。只见女子们一手抓着缰绳，一手在头顶狠狠地甩着鞭子。男子必须要甩掉对方才行，一旦被女方追上，背后挨鞭不说，帽子还会被抽飞。

这种表演看着也很有趣。男子大都会被女子追上，一顶顶帽子飞上天空。这大概是一种年轻男女求爱的马术竞技吧。不过，在赛里木湖广阔湖面的映衬下，却透着一种无比的悠然和自在。我和东山魁夷也骑马感受了一下。一群男女围上来。他们身后的湖面显得更蓝了，更广阔了。

看完欢迎表演后，我们回到刚才的蒙古包，受到了午餐招待。最初上来的是马奶酒。尽管有点酸，可据说已除去了肉中的脂肪，因此可当作啤酒来喝。那就权当是酸啤酒吧。所用的酒具则是茶碗。继而上来的是烤肉串，好吃极了。杂烩饭里只放了少许胡萝卜，并未放肉。其他的肉食则是自己来分，用手抓着吃。

欢迎贵客时，哈萨克族人一般都会宰杀一只三四个小月龄的小羊，做烤全羊。主人会将羊头放到客人面前，让客人吃点羊耳朵。我们也完全受到了这种礼遇，不过，唯有这揪耳的礼仪却让对方给免了。仪式结束后，端上来的是那仁面。这种面是用熬过的羊汤调过味的，也要用手抓着吃。

食物大都用手抓着吃，不过现在倒未必必须用手抓了。据说，倘若客人用筷子，主人也会使用筷子，假如客人用手抓，那么主人也会用手抓。出席这种宴席的只有男人，女人则专门负责做饭。

我们一面享受着招待，一面谈论着各种话题。

果子沟牧场春夏秋冬都在迁移。春天与秋天需要下山，离开赛里木湖畔，将蒙古包支在伊宁附近。冬天由于伊宁附近的雪加深，因此会暂且来到这里，之后再迁移到对岸的山对面的少雪地方。迁移时，由于人是用卡车运送，一两天便可搬完，家畜则一般需要十五天。迁移时，蒙古包的拆卸与搭建，一般需要两小时即可完成。

充当蒙古包墙壁的羊毛布一般能用上百年，盖在包外的帐篷则能用五十年。至于羊毛布的做法，据说要先将羊毛铺好，再浇上热水，然后才上辊子。这样羊毛就会变硬，羊毛布就做成了。

蒙古包被支在赛里木湖畔的夏季期间，孩子们需要去山顶附近的小学去上学。

聊到家庭情况时，我向一位负责做饭的女人打听了一下家庭收入。她一个八口之家，包括七十岁的老母、丈夫、妻子，还有最大只有十四岁的五个孩子，月收入一共95元，换算成日本货币差不多有1万3500日元左右。虽然掌管着360只羊，可个人财产只有6只羊，4头奶牛。

美丽的赛里木湖群山环绕，山上栖息着熊、豹、狼、鹿、羚羊等动物。

聊着聊着，时间已是三点半。整个湖面像用蓝墨水刷过一样，对岸的山脉是淡蓝色，这边的草地是淡绿色，云依然是丝绵般的白色。不久，蒙古包的外面热闹起来。出去一看，原来，湖畔一角正在举行音乐

会与舞会。大概也是为欢迎我们举行的，不过牧场的年轻男女载歌载舞，已完全陶醉。也不知是何时上来的，一群孩子和大人也围着年轻的男女们唱起歌，打起了拍子。今天的果子沟牧场似乎全员放假，把工作日变成了“音乐节与体育节”。

蒙古包里又开始准备晚饭了。看看手表，不觉已是六点半。按这里的时间则是四点半，感觉正是太阳西斜的时候。湖面上，蓝色的线条只剩了一条，正沿着对岸在奔行。阳光仍很强，湖面映着太阳的光辉。据说，这里的气温会随落日同时下降，然后变冷，不过在降温之前多少还有点时间。今天的温暖十分特别，据说昨日与前天大中午都很冷。虽然我们为应对寒冷也提前做了些准备，不过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晚饭虽已备好，不过谁都未动手。每个人似乎都已尽欢，在地毯上默默地嗑着西瓜子。

七点半，我们离开蒙古包，出发。归途用了三小时。当夜，在伊宁的住处上床后，赛里木湖的湖面仍浮现在眼前。如今，那湖面、那湖畔已彻底被淹没在了夜色中吧，想到这里，心中不禁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甚至想，地球上最安静的一隅，恐怕就是那赛里木湖畔吧。羊睡了，牛马也睡了，湖边群山上的熊、狼、鹿、羚羊也都睡了吧。

伊犁河

八月十九日，上午休息。下午三点离开招待所，去参观伊宁纺织厂。这个工厂的工人36%是少数民族。工厂的主人为我们做着详细介绍，可由于中间隔了一层汉语翻译，再转译成日语，因此一句话要花三倍的时间。

我们离开纺织厂，去郊外看伊犁河。伊犁河发源于天山山脉，向西流过伊犁盆地后，越过边境，最后进入巴尔喀什湖。正如伊犁是一座历史之城一样，伊犁河也是一条历史之河，从各时期民族兴亡的历史中一路流淌而来。在中亚的河中，流经卡拉库姆沙漠进入咸海的阿姆河、流经克孜勒库姆沙漠后同样汇入咸海的锡尔河，还有发源于伊塞克湖畔流经楚河谷最终消失在沙漠中的楚河——伊犁河与上述的三条历史之河一道，也在东西交流的历史中闪亮登场。

我们在伊犁大桥的桥畔丢下车子，从桥上眺望伊犁河。桥非常长，桥头有一处检查站，没有通行证是无法进入对岸地区的。由于这一带已是与苏联的交界地带，因此一切都很麻烦。

从桥上望去，伊犁河河面很宽，是一条大河。河道一半是沙洲，一半是水流。河面上没有一丝波纹，十分平静，就连哪边是上游哪边是下游都分不出来。上游和下游将桥夹在中间，共同拥抱着一个大沙洲。由于河面宽阔，且蜿蜒曲折，因此无法眺望到远处。不过河水却很清。上游右面的河畔有一处聚落，透着一种河畔聚落原本的样子，真美。

我们渡过伊犁河，前往对岸的潘金人民公社。此处聚落人口有1万6000人，由八个少数民族构成。在一处平静的农村，我们走进一户维吾尔族人的家中，热情的维吾尔姑娘们在葡萄架下款待了我们。她们载歌载舞，看上去无比快乐。歌尽情地唱，舞尽情地跳，随心所欲，没有一丝羞怯的感觉。

我瞧了瞧几家农户的庭前。每家的庭前都搭着葡萄架，葡萄架下或

摆着桌椅，或铺着地毯。

我们辞别潘金人民公社，进入城中，访问了一座古老的伊斯兰寺院。这是应我个人的要求在行程中特意添加的。无论是通往寺院的胡同里还是大街上都聚集着许多人。他们全是来围观我们这些外国人的。其中既有老人，也有姑娘，还有蹒跚学步的孩子。

从大街至楼门的路段上人山人海，右面有一条约一间宽（1间大约为1.8米——译注）的小河，连这条小河里都有人。世上恐怕再没有如此喜欢看热闹之人了！

钻过山门楼是一处广场，广场对面建着一座貌似正殿的大型建筑，即礼拜堂。我们走进礼拜堂内。堂内十分宽敞，能坐下数百人。住持走了出来。这位住持是个回族人，名叫马文炳，个头不大，年龄有五十岁上下，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他体格瘦弱，不住地赔笑，面对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似乎有点不知所措。问其伊斯兰教的经名，他回称叫“穆罕默德·胡赛因”。不久，大概是有点适应了，他便详细为我们介绍起来。

这座建筑在伊宁最古老，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建筑，原本荒废不堪，1958年由国家出资修复。现在的绚丽辉煌便是当时装修的结果。虽然外观上像佛教寺院，可它一开始便是作为清真寺修建的，因此内部完全是清真寺风格。只是跟伊朗或土耳其清真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完全没有内部装饰，连一块瓷砖都没有。空旷的大厅里只有柱子被涂成了红色。

这座礼拜堂现在仍在使用，每天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做礼拜，一日五次。每当礼拜时间到来，就会有人登上山门楼的三层，用阿拉伯语大声呼喊：“礼拜的时间到了，礼拜的时间到了。”

据说，除此之外，该地区还有几座伊斯兰教寺院，但大部分跟该寺一样，外观是佛教寺院，可内部都是清真寺风格的建筑。当然，这里也并非没有阿拉伯式清真寺，不过，阿拉伯式的都很小。

撤出伊斯兰教寺院后，我们接着访问了离边境很近的金泉人民公社。公社有9000人，由锡伯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等

五个少数民族构成。这些村子的人们每人都肩负着生产任务和守卫边境的任务。因而除工作之外，他们还必须服从站岗放哨或巡逻等安排。

不过，在公社招待所的聊天却跟其他公社毫无不同。大家侃侃而谈，甚至还像拉家常一样，向我们介绍起劳武结合对特别任务多有效等例子。就连正规军、民兵、农民协作等字眼都会不时蹦出来。

八月二十日，十点从招待所出发。今天是我们返回乌鲁木齐的日子。去机场途中，顺便去了下公园。虽然是市区的公园，却有许多树木，阳光从树间洒下来，很美。

去机场的路是钻天杨林荫道，十分笔直，一眼望不到头。虽然这里的钻天杨与乌鲁木齐的是同一树种，可冲天的阵势似乎更胜一筹。当我跟同行的本地人聊起此事时，对方用纸片写了“穿天杨”几个字。虽然猜不透他说的是树名还是形容，可我还是觉得“穿天之杨”的说法十分贴切。

来到机场，只见草地中横着一条飞机跑道。跑道以外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跟来时一样，飞机依然是An-24，核载46人。这种机型由于机翼高，从任意坐席的窗户上都能俯瞰下面，真难得。

十一点四十分起飞，飞机瞬间来到美丽大耕地的上空。昨天所见的伊犁河浮现在眼前。褐色、黄色、绿色、茶色，各色的长条诗笺排列在一起。不久，飞机离开耕地地带，飞至没有一草一木的丘陵地带上空。地上仿佛堆放无数黄褐色黏土块。到处都是有草的浅绿斜坡，山谷的河流看上去就像白色的线头。

不久，丛山变大，山谷变深。每条山谷里都有线头般的河流。丛山的山坡上开始长满上次那种云杉，不过这边的云杉是浓绿色的。去赛里木湖时，汽车就曾爬上一条这样的山谷。

飞机越过这片黄褐色山岳地带的最高处。右面浮出一片大山脉。大山脉的山峦一望无际。不久，一片丛山出现在正下方，飞机飞而越之。这次的丛山很大，几乎没有树木，山上有无数的棱角。再看看前方，同样的山脉重重叠叠，尽头则是大山脉。大概是刚才大山脉的余脉吧。

不久，飞机来到沙漠地带。右侧，丘陵地带的对面是大山脉的山峦，雪映入眼帘，是天山。

飞机起飞已三十分钟，感觉完全像是看地壳模型。飞机接连越过浮现在眼前的天山支脉或前山。不久，天山将身影完全裸露出来。所有的棱角映着太阳，洁白无瑕。山表是黑褐色的，正是大天山。白雪皑皑的大天山无边无际。尽管被数条支脉阻断，可飞机还是与天山越来越近，近在咫尺。可不久后，天山山脉依然远去。十二点二十分，天山变成了大沙漠彼岸的一道景观。

这是一次天山北路的空中之旅。飞机已来到大平原的上方。雪的大天山依然浮现在右边，有如一扇屏风。屏风的对面则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十二点四十分，我们来到无数长条诗笺大耕地的上方。天山依然头顶着白雪，连绵不断。一条大河浮现在眼前。此河似乎源自天山，直指北方。还有沙洲。河慵懒地蜿蜒着身子，或许是条干河道。虽然也架着长桥，可河道呈现出荒漠的样子。大耕地依然在延续。天山的前山开始顶着白雪出现。于是，仿佛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似的，天山终于逐渐远去。

不久，为了降落乌鲁木齐机场，飞机开始降低高度。顶雪的前山也逐渐远去。十二点五十五分，飞机在沙漠中的绿洲、绿洲中的乌鲁木齐机场着陆。

第四日的乌鲁木齐。阳光很毒，35度。虽然机场的路比伊宁气派，不过，若论行道树钻天杨，终究还是伊宁的更挺拔。或许是水多的缘故吧。

进入新市区。天山前山的雪从大街上浮现出来。车朝其驶去。不久就是老城区。沙漠碎片之丘、吃瓜的男人、枝繁叶茂的美丽的白蜡行道树、骑马的男人、驴拉的排子车——这里的杂乱竟让人看着很顺眼。在我的眼中，第四日的乌鲁木齐已是一座比前几天更平静的城市。

吐鲁番大道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从乌鲁木齐迎宾馆出发，前往吐鲁番。距吐鲁番180公里，车程三小时。我们的计划是在吐鲁番住上一晚，明天傍晚再次返回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是天山北麓的绿洲地带的一座城市，吐鲁番则是天山东部褶皱地带的盆地中的城市。虽然仅凭地图弄不大清楚，可总之，吐鲁番位于天山南麓，作为纵贯天山南麓的天山南路（西域北道）的起点闻名遐迩。

因而，若要从乌鲁木齐去吐鲁番，必须要在某处越过天山山脉。不过，到了这里后，即使天山也分明已沦为东部的末端。路串连着残余丛山群的低处，由北疆（天山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穿向南疆。

乌鲁木齐的海拔大致有800米，与此相对，吐鲁番则是与海平面几乎一样高的低地。吞没了吐鲁番的盆地向南倾斜，南部低地上的盐湖——艾丁湖甚至比海平面还低147米。因而，吐鲁番可谓中国最低的盆地上的一座都邑，也被誉为中国最热的地方。每年仅40度以上的炎热天数就有三个月以上，目前的最高气温记录为53度。并且，据说这里的年降水量仅16.6毫米，年水分蒸发量则为3000毫米。在这次的旅程中，让人多少有点却步的地方，便是这处访问地。

不过，若除去炎热这一点，它无疑仍是最有魅力的历史之城，堪比我们最后的访问地点和田。和田作为古代于阗国的王城所在地，是西域史上的一处最靓丽的舞台，不过，它的所有遗址尽被埋入了沙漠中。与此相反，吐鲁番则得益于异常干燥，地上仍勉强保留了不少西域古代史的碎片。

吐鲁番在历史上崭露头角是从公元前开始的，之后便成为北方强大游牧国家与经略西域的中国历代王朝誓死争夺的地区。这里既有交河城、高昌城等古代都城的遗址，也有近年因出土品而闻名的阿斯塔纳古

墓群、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今天，我们即将开启的乌鲁木齐至吐鲁番的180公里路程，虽然也可称之为吐鲁番大道，可它绝对也是一条历史的道路。它既是北方游牧民远赴塔里木盆地之路，也是一条入侵之路。匈奴和突厥都使用过这条路。不用说，它既是一条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路，也是丝绸之路。

我在小说《异域之人》中便曾涉及此地，当时若能对吐鲁番大道略知一二，小说的构思也定会有所不同。可遗憾的是，我对这条大道一无所知，也无任何印象。倘若翻一翻赫丁、斯坦因、勒柯克、日本大谷探险队等的游记，就会发现他们也走过这条路。可是，他们并未说清楚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因而也无法让一个作家从中获取印象。

对于探险家们来说，最重要的便是到达目的地并亲身站到那里，至于途中情况如何，他们是毫不关心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最坦率的，否则便无法实现探险的目的。

可是，对于一个身为作家而非探险家的我来说，将来难保不会再次将这条大道用到作品中，因此，我决定将从车窗里看到的事物尽量详细地记在笔记上。我决定请孙平化与我同乘一辆车，并请熟悉当地情况的司机帮忙。

九点出发，气温24度，十分凉爽。车离开乌鲁木齐市区后，很快进入一片小沙山点点的荒地。地里只长着野生的向日葵，黄色的花朵很醒目，很美。

不久，路被林荫树镶了边，两侧变成了绿色田园地带。惬意的旅行持续了一会儿，不过才五分钟工夫，两边就再次被荒地彻底占领。巨大的沙山点点地出现在左边，从右边到前面一带，许多山开始重叠，车子仿佛闯入万重山中。

不久，右边和左边接连出现了一些丘。倒也称不上沙丘，只是些覆盖着小石头的不毛之丘。路起起伏伏，曲曲折折，串连着丘与丘。车则行驶在无数的丘波中。由于起伏剧烈，几乎望不见前方和左右两方。当然也既无一草，也无一木。太阳升起在左边。离开迎宾馆不到二十分

钟，我们便进入这不可思议的令人绝望的风景中。倘若将人丢弃在这里，恐怕只有发疯的份儿吧。太阳虽已升起，可与这里的任何事物都看似无关。

这不毛的丘陵地带的旅途大约十分钟后结束，汽车进入一望无际的荒芜大平原。地上撒着一片沙砾，只点点地长着些骆驼草。路很平坦，笔直地伸向远方，将这片沙砾与骆驼草的不毛大原野一分为二。这里同样是一派令人绝望的风景。视野倒是开阔了，也没有刚才丘陵地带那样的闭塞性压迫感，不过，虽未联上“狂”，却忽然联上了“死”。倘若将人丢在这里，恐怕他只能默默地走下去，可无论走向哪里，前方等待他的都将是死。这绝非别人的想法，而是他本人的念头。因为车已进入了不折不扣的戈壁中。

一望无际的沙砾之原，一望无际的骆驼草之原。据说由于骆驼草含有盐分，骆驼以外的动物是不吃的。虽不知骆驼是真喜欢吃，还是逼不得已才吃的，可是，倘若留意一下骆驼在沙漠中前屈着巨大身体所吃的草，你会发现那都是骆驼草。骆驼草叶形像荆棘，带刺，人即使穿着鞋踩上，一般也会被扎疼的。虽然这是一种不太招人喜欢的草，可前几年时，我却在阿富汗南部的马尔哥沙漠看见过将一望无际的原野全部吞没的骆驼草，正争先恐后地开着美丽的小红花，当时的感动无法形容，令我记忆犹新。

谈及此话题时，司机告诉我说——骆驼草不只是骆驼的食物，还是哈密瓜的重要肥料。将骆驼草埋进田里，能生产出香甜可口的哈密瓜。

哈密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的都邑——哈密特产的一种甜瓜，在这次的旅程中，我们经常在各处看到。这种瓜跟日本的真桑瓜很像，不过水分更多更甜。

我们在骆驼草草原的一角停车，休息。就在这戈壁大平原的某处地方，应该横亘着一条北京—兰州—酒泉—吐鲁番的铁路，当然，具体在哪边我却猜不透。据说，我们现在行驶的吐鲁番大道几乎与之平行。

我们再次上路。不久，大约二十分钟后，一处聚落从右边浮现出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进入戈壁后看到聚落。这是一处仅有二三十户土

屋的村子。问司机村名，说是叫“芨芨草村”。所谓“芨芨草”，指的是在骆驼草地带中与骆驼草共生的一种草，不过跟骆驼草不同，这种草可以做扫帚用。虽然我们现在驶过的地带看上去只是一片骆驼草原，可同时大概也是一片芨芨草原。芨芨草村真是名副其实，完全就是芨芨草原中的一个小小聚落。

不过，聚落周边铺陈着刚收割完的小麦田。这一带离山较远，因此，所获的天山雪水的恩泽也较少。我后来让人调查了一下，据说这芨芨草村是一个老聚落，古来有之，因此，从前商队繁荣时，这里恐怕就作为吐鲁番大道上的一个驿亭，因旅人和骆驼而繁荣一时吧。

过了芨芨草村，眼前再度变回原先的大荒地。一株一抱多粗的骆驼草映入眼帘。不久，右面远处浮现出一片大盐湖。问问名字，就叫盐湖。真是简单明了。湖面并无蓝色的东西。仿佛脱过色的灰色水面上多少有些波纹。湖又细又长。据说附近有一个盐湖制盐厂。果然，一片厂房建筑浮现了出来。据说由于盐湖很浅，卡车可直接进入湖中，搅动湖水将盐收集起来，然后运出去。盐湖一望无际，整片水域就像一条带子。

十点，出发后正好一小时，眼前依然是无边的大荒地。仿佛与盐湖相对称似的，路的左边远处开始点点出现低矮的丘陵。丘陵很大，时而重叠，时而有几座露出断面。这一带的景观酷似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高原，黯淡、厚重、荒凉。

盐湖终于结束，可刚舒口气没多久，新的盐湖又开始出现。不过，我没大弄清楚，也可能是几个盐湖被凑到了一起来吧。左边的丘陵再度消失，变成一望无际的大原野。

十点十分，汽车进入一片小绿洲地带，驶过达坂城人民公社。这里低矮的榆树点点，厚重的枝叶随风披靡。据说，这一带是出了名的风口。

过了达坂城人民公社，右面到前方一带开始有大山阻挡。这些山是突然出现的。不知从何时起路已改变方向，朝天山的支脉驶去。左边浮现出一座清代的望楼遗迹。

不久，车进入重叠的山与山之间。大平原之旅结束，车仿佛忽然被拽入了山谷中。车从桥上越过小河，然后一路沿河驶去。眼前完全是岩山地带，沿着谷中清流的旅途由此开启。岩山一重接着一重，流水冲刷着不断出现的山脚。路则沿着水流，在山脚或断崖下延伸。

我将视线投向前方，只见黑黢黢的岩山重叠在一起。这条河谷名叫“白杨沟”。据说由于野生的白杨多，因此得名。白杨的枝叶和其他灌木，都被风吹得扭曲着身子。

十点三十分，下车休息。吐鲁番大道上似乎起了秋风，丝毫不热，风很凉爽。白杨是一种巨大的树，虽然有许多白杨映入眼帘，不过河边既有柳树，又有低矮的红柳。红柳正开着假花一样的桃色的花。

十点四十分，出发。依然是被夹在同样岩山之间的河谷之旅。河谷时宽时窄。变宽时，河流两岸的河滩也会变得很宽阔，并被柳树、红柳、钻天杨等完全吞没。河流白浊，四处不时会出现河滩，河滩上忽而撒满小石子，忽而被灌木占据。河谷有时会变成黑重的风景，像煤山地带，有时又会变成相反的赭色风景。这完全是岩山肤色的缘故。到处是落石地带。一成不变的旅程无止无休。所有的山上一棵树也没有。

十一点，车突然钻出河谷。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前方已没有山。虽然右边是巨大岩山的长长体躯，左边是低丘连绵，不过前方已无一座山，变成了广阔的大荒地，仿佛将苕苕草原和小石滩混在了一起。总之，汽车现在已从白杨沟钻了出来。

白杨沟的出口人称“老风口”，是公认的一处险地，风一吹，人和动物都会被吹上天，被吹得无影无踪。据说老风口的“老”是“经常”或者“始终”之意，也就是说，老风口是一处经常刮大风的隘口。

所幸的是，今天的老风口并未刮风，无比平静。被印上老风口标签的地方，不止这白杨沟的出口，天山山麓到处都有。

——热了吧。

司机说。经他这么一说，吹进车窗的风里果然也带着热气。

戈壁之旅再次开启。穿过白杨沟，意味着我们已基本从北往南穿越了天山东端的褶皱部分，不过，如同天山北侧是戈壁一样，天山的南侧依然是戈壁。

一望无际的小石滩仍在继续。这里已没有了苕苕草，也无骆驼草。大概一切植物都无法生存吧。左右远处浮现出一片山峦，山峦对面大概也是戈壁。山就像戈壁中的岛。

戈壁之旅仍在继续。右侧浮出一些巨大的丘陵，几座丘陵忽而出现忽而消失。接着，更远的地方浮现出绵延的大丘陵。左边也看到了巨大的山影，不过这边的是山脉。

十一点三十分，戈壁中的旅程依然在继续。左边的山脉逐渐清晰起来。美丽的山脉。雪也浮现出来，是层叠的大山脉。

十一点五十分，漫长的戈壁之旅终于结束，路即将进入绿洲地带。戈壁结束时，点点的坎儿井浮现出来。天山山脉为年降水量很少的干燥地带带来了珍贵的水。天山雪水渗入沙漠和戈壁地带，形成地下水脉，倘若将抽取地下水的井用暗渠连起来，构建一个农田灌溉系统，这便是坎儿井。坎儿井又叫“Karez”，与伊朗的沙漠地带点点分布的暗渠Qanat是同类东西。Qanat的特点是，井与井之间间隔100米左右，而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则是每隔20米一个井。

不久，路突然进入一片绿洲地带。绿色急剧泛滥。水在路旁流淌。多美的绿色地带啊。哪儿都是绿色。古老的历史之城吐鲁番就被藏在这绿色中。

虽然联结乌鲁木齐与吐鲁番的吐鲁番大道之旅已彻底结束，可作为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远赴塔里木盆地之路，它依然是一条困难重重的大远征路。无论使用骆驼还是马匹，要想穿越这戈壁大平原，就必须克服炎热与缺水的威胁，绝对是千难万险。若是徒步，更是无法想象。时代变迁，至赫丁、斯坦因的时代后，从吐鲁番出发，驾着马车，数日后终于进入风雪交加的乌鲁木齐——这类似的情形，我在探险家们的游记中也见过两三次。或许，选择冬季穿越困难多少会少点。可总之，这无疑是一种必须经受幻听幻觉折磨的旅途。

我们决定不进城市，而是直接访问地处郊外的葡萄人民公社的葡萄沟（架）。车子行驶在闲散的农村地带。土屋和土墙全是略带红色的灰色，给人一种被烈焰炙烤般的印象。后来听说这里是火焰山麓，我这才恍然大悟。前方的天山——其实只是构成天山的一支支脉——山巅上覆盖着雪，将美丽的身姿展露在我们眼前。

清澈的水在公社的入口流淌，是天山的雪水。我们在葡萄架下被招待了西瓜和葡萄。葡萄沟所属的葡萄人民公社规模很大，所属人员有1万6000人，医院、初中、高中一应俱全，另外还有农机修理厂、拖拉机站、园艺实验站、小型水力发电站等。此外还建有水库，修有引天山水的水渠。在这样一种体系下，除葡萄外这里还生产棉花、甜瓜、蔬菜及其他粮食。据说今年一年的葡萄产量便高达1200万斤（6000吨），真是难以想象。

大约一小时后，我们辞别葡萄沟，前往今夜的宿舍——吐鲁番县招待所。我们在未硬化的路上行驶了一会儿。沙尘蒙蒙。即使上了硬化路，状况也未怎么改变。风在别处呼啸。

路两侧有葡萄田、钻天杨、棉花田、高粱地，还有飞舞的沙尘。我们进入一片老旧的土屋地带，眼前的情形跟中亚的布哈拉城有点相似。路边的大人小孩杂乱地聚成群。自行车也多。即使到了这里仍能听到风的吼声。土屋、人、道路，一切都蒙着沙尘。

女性的服装，无论大人的还是小孩的，全都是五彩缤纷，就连缠在头上的头巾也是五颜六色。只有女人拥有色彩，在沙尘的风中焕发着光彩。这些女人的服装，光是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有红色、白色、紫色、黑色、粉色，以及由这些颜色搭配成的竖条纹图案和箭翎图案。至于驴拉的排子车上，则是红衣的老妪、蓝衣的母亲，以及紫色和白色衣服的姑娘们。

所有女人都用头巾包着头，防止头发被风吹乱，并且大家都穿着短裙。男子则是长裤配白色半袖衫，外加鞋子或凉鞋，并且，全都不约而同地戴着鸭舌帽。

女孩们全是盛装打扮，十分可爱，与此相反，男孩们则全是裸身裸

足，无一例外。

十字路上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十字路对面林荫树随风飘舞。户外44度。风声、沙尘、对面顶着雪的天山也浮现了出来！

不久，我们进入吐鲁番县招待所。房间里铺着石砖，地上对放着两张床。这样的房间我们每人住一间。房角放着两个洗脸盆，盆里盛满了水。据说这水是洒地用的。大概是用来抑尘的吧。水用完后，可以从楼出入口附近的洗槽的水管打来续上。

且不说沙尘的问题，光是房内的温度就有33度，就算是待在室内也会出汗。不过，由于没一点湿气，倒也没有不快。

招待所的院落很大，许多树木裹着建筑物，有如公园的一角。

建筑物旁有一处不错的葡萄架，架下面已成为休息场所，不过，据说今晚将在这里举行舞会和歌会。这里很宽敞，完全可以举办这些活动。

交河故城的落日

八月二十一日（前章续），午饭后，吐鲁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阿不力孜在葡萄架下为我们介绍了吐鲁番县基本情况。桌子上摆着西瓜、葡萄、哈密瓜等。由于渴得厉害，我见啥吃啥。结果却被提醒说，吃了葡萄和瓜后不要立刻喝热茶，否则会拉肚子。

正如上次所记述的那样，吐鲁番盆地四面环山，向南倾斜，南部的低地低于海平面147米，即使位于盆地高处的吐鲁番城，也才跟海平面差不多高。吐鲁番县年降雨量16.6毫米，年水分蒸发量却达3000毫米，属于异常干燥地带，被认为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并由此获得了一个“火州”的外号。现在是下午两点，户外温度是44度，室内也有33度。因此我们决定，今天无论访问哪儿，都要在炎热略微缓解的四点以后才行动。

吐鲁番地区虽然气温高，降雨量少，可这种气温却十分适合农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生长。问题是水，不过幸亏天山雪水渗入地下形成了丰富的地下水，不仅坎儿井里的水长年不断，还可直接利用运河与水渠将雪水引来使用。据说，革命前当地曾深受干旱和缺水之苦，解放后，当地十分重视水利工程，修建了7条水渠、600余口机井、8个水库。因此灌溉面积成倍增加。可以说，吐鲁番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水是农业的命脉。

该地区还有一个麻烦问题。据说，台风般的大风每年要刮三十多次，相当厉害。尤其是盆地中的托克逊县，风格外厉害，甚至有“风库”之称。要想防御大风灾害，只能造防风林。现在，吐鲁番县的防风林长度已达1300公里。在这种地区，人类的生存是十分艰难的，这在风调雨顺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吐鲁番盆地里，从公元前起就已经有人类在定居。因为这里是天山东部的绿洲地带，又是交通要冲，作为少数民族的

定居地带自古便广为人知。

吐鲁番地区在中国的史书《汉书·西域传》中，是以统治该地区的车师前部国的名字出现的。汉代初期，天山南部、塔克拉玛干周边地区有所谓“西域三十六国”，车师前部便是其中之一，以交河城为都城。虽称之为“国”，不过无疑尚处相当初期的阶段，因此，理解为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定居地较为妥当。

总之，车师前部堪称当时势力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南下西域的门户，而汉朝也要经略西域，因此，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双方势力的争夺之地。汉朝的西域经营获得进展后，车师国便被置于了汉朝势力的控制下，汉不但设了西域都护府，还在高昌壁设了戊己校尉。

可是，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很久，至公元前后时，车师完全被匈奴控制，因此汉不得不放弃西域。至汉末时，“西域三十六国”发生分裂，变成了五十余国。

之后，东汉进入西域，再次与匈奴争夺车师。此时正是班超与儿子班勇将一生埋于流沙的时期。

高昌壁后来被称作高昌城，进入了很多人，几乎变成了汉朝的一个派出机构。北凉灭亡后，其残余势力占据了此处，与之相争的车师国遭遇了灭亡的悲惨命运。由此，高昌国第一次登上历史，以高昌城为都城。事情发生在公元450年。从此时起，曾经散布在西域的五十余国逐渐合并，不久变成六个大国。即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鄯善。如此以来，这些地方已不能再单纯地称为定居地，作为国家，它们已具备了完整的体制。

在这西域六国中，唯有高昌国多少有些性格不同。其余五国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而高昌国则是汉人建立的国家。尽管其居民为波斯系，可官制和风俗都是中原式的，有如汉帝国的一块飞地。从出土的偶人来看，当地居民的风俗十分时尚。但是，这处飞地却与母国逐渐对立起来。公元640年，唐朝最终灭掉高昌国，改名“西州”。中原王朝对此地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维吾尔西迁大量流入这里的9世纪中叶。

之后，这里便成了西域的中心部，14世纪中期以后则属于东察合台汗国，到了元代又被称为和州、火州、喀喇和卓、喀喇火卓（共称哈拉和卓）等。这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吐鲁番这一都邑的名字。

之后，吐鲁番的统治者便将统治范围扩大至全西域，进入18世纪后，吐鲁番又成为统治者与明朝争夺哈密，与清朝，与准噶尔部斗争的地方。

由此看来，吐鲁番盆地的历史十分古老，而且波澜壮阔。西域史的五分之一便是以这里为舞台展开的。现在，吐鲁番县便有交河故城与高昌故城两大遗址。多亏气候异常干燥，这两座纯粹的土城，两个西域史的碎片，才将其一千几百年前的身影传到了今日。

我们决定四点三十分从宿舍——吐鲁番县招待所出发，顺便去一趟五星人民公社，然后访问交河故城。

汽车途经一片古老的土屋地区。由于是简易马路，沙尘飞扬。土屋的墙壁连绵不断，几家连在一起。土屋地带结束后，取而代之的是棉花田、高粱地，以及将其包裹起来的防风钻天杨。风依然很大，沙尘飞扬。

田地中有一座苏公塔浮现出来。塔高44米，是座砖塔。该塔建于二百年前，塔脚还建着一座清真寺，是沙漠中的伊斯兰教寺院。塔与周围山丘颜色完全相同，塔上刻的图案是维吾尔族传统的图案。

清朝初期，有个人名叫额敏和卓，由于统一宗教有功，清朝便封其为吐鲁番王。额敏和卓活到八十几岁，后来将王位传给了儿子苏莱曼。苏莱曼是一位为民族统一立下卓越功勋的人物，此塔便是苏莱曼为父亲额敏和卓建造的。根据塔旁的告示牌，苏公塔的原名已被废，现在使用新名，叫额敏塔。

我们再次经过土屋地带。有许多人家将床搬到户外，放在前庭的树荫或葡萄架下。到处流淌着小河。由于是天山的水，十分清澈，清得让人甚至想把手伸进去。

城中有处墓地。砖色的墓碑与小屋形的墓多少给人一种异样感。人们年年岁岁生活在这城里，然后死去。

我们来到大街上。路很宽，左右的建筑全是政府机关风格，不过，唯独充满沙尘这点未有改变。不久进入老街区。大人孩子杂乱地聚在一起。五彩缤纷的女性头巾在风中飘舞。自行车多，驴也多。

这里是风之城、尘之城、戈壁之城、天山之城、沙漠之城、白土屋之城、裸体裸足的孩子之城、驴之城、高楼大厦与田地混杂之城。据说吐鲁番县的人口有14万8000人，那么吐鲁番城的人口能有几分之一呢？

不久，我们进入一片一望无垠的青翠田中。田地的绿色是在吐鲁番所看到的最美颜色。跟刚才一样，我们依然是冒着沙尘经过这片田园地带的。风在呼啸。裹着田地的防风林是钻天杨。

农舍点点。虽然是土坯房，可其中既有涂成白色的，也有裸露着土坯的。只有农家周围田里的农作物的绿色十分养眼，仅凭这一点，种田之人该是这里最幸福的人了吧。

不久，我们进入五星人民公社的一隅。防风林中铺着地毯，迎接我们的坐席早已设好。坐席旁流水淙淙。这里依然是大风呼号，防风林钻天杨在沙沙地摇晃。人们不断地搬着西瓜，差不多一人一个。公社的人在讲话，可大部分声音都被风夺走了。

——五星人民公社有23个大队，103个生产队，所属人员有3万3000人，主要作物有小麦、高粱、棉花、葡萄。

——以前，本地区有几百座沙丘。每次刮风沙尘滚滚。曾经有7个村子毁于沙土。由于受风沙之害，作物一年需要复种三四次。

——现在已消灭了200座沙丘，植树造林。既造了运河，也修整了原先的坎儿井，还挖了新机井。

尽管公社的人讲话声音很大，可他的话语依然被风搬到了别处。虽然我不大喜欢西瓜，可多少都能吃得下去，真是不可思议。所有人都像喝水一样吃着西瓜。

辞别五星人民公社后，我们赶往吐鲁番城11公里外的交河城址。

低矮的钻天杨林荫树的白色叶背随风摇曳，像花儿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钻天杨。听带路的当地人说，这叫新疆杨，是新疆本地的树种。我们在乌鲁木齐、伊犁地区屡屡见到的直冲云霄的钻天杨叫穿天杨，是外来树种。穿天杨那挺拔的身姿固然不错，不过新疆杨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觉像花在摇动。进入一处土屋聚落后，在土屋与土屋间的胡同里，孩子们在风沙中招手。女孩全是盛装打扮，男孩则无一例外全是裸身裸足。望着女孩男孩并排招手的样子，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感动。

路旁的沟渠里，清澈的水满盈盈的，不时溢到路上，而沙尘则我行我素，依然在四处飞舞。

不觉间进入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耕地。错落的地面上点点散落着一些沙丘。不多久，所有耕地变成了荒地，风像沙尘暴，卷着沙子四处飞舞。

汽车沿巨大沙丘的脚下行驶。沙丘旁流水淙淙。水流的形状并不规则。这些水肯定是从别处冒出来的，具体是从哪里冒出的我无法猜测。

离开沙丘的脚下，汽车又沿着水塘般的河蹒跚而行。河中与河边有许多红柳。连绵的大沙丘从右边浮现出来。

不久，又一片荒地在眼前铺开。即将落山的太阳红彤彤的。车绕到右边，进入大沙丘与大沙丘之间。从这一带起道路消失了。我们在河滩上放弃原来的车子，换乘到一辆随行的吉普车上，朝两个沙丘间驶去。走近后才发现，沙丘上到处裸露着岩石。

正面远处浮现出一处貌似遗址的东西，是一片荒凉的地带。虽然貌似城堡，可走进后才发现并非城堡，而是岩山的自然作品。吉普车晃得厉害，我们最终进入河流中。不一会儿，一匹驴驮着个孩子从同一条河流中走来，与我们擦肩而过。看来，这条河已成为当地人常走的一条路。

历尽千辛万苦后，真正的遗址终于进入了视野。交河故城！一座超

出预想的巨大城市遗址。吉普车从南门进入，驶过一处貌似大道的地方。这完全是一趟不折不扣的死城之旅。遗址规模与巴比伦城差不多大。但见一些大小的泥土碎片如柱子如墙壁般林立在那儿，竟不知是什么遗迹。

我们来到一处据称是大型寺院遗址的地方，下了吉普车。寺院遗址规模颇大，似乎被简单地修整、复原过。台地忽高忽低。我们登上大约两级台阶，走进里面，一堵貌似前殿遗址的壁面立在面前，在疑似佛龛遗迹的高处有一尊毁坏的佛像——一尊缺失了佛头的坐像。

我们离开前殿，在附近的大塍壕地带转了转，又在疑似后街的地方走了走。几条同样的街道纵横交错。

最后，我们又去瞧了瞧下面流着河的断崖。交河故城——城如其名，它原本便是建在夹于两条河间的沙洲上的一座城。虽说是河中沙洲，地面却高高隆起形成丘状。因而，作为一座无墙之城十分有名。城门也只有南北二门。据说，崖下的河早已干涸，因此，现在贮满的水很可能是从别处冒出来的。

我们不过是站在空旷遗址深处的一隅，土壘、土柱与土墙有如被曝晒的累累尸体。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随时代不断变化。这里既有过属于伊朗系少数民族的时代，也有过属于汉族的时代，还有过维吾尔族人的时代。或者，尽管只是一时，可无疑也拥有过匈奴和突厥等北方游牧民的时代。倘若将这里真正挖开，究竟能挖到什么呢？这是一座从公元前1世纪延续到14世纪，然后成为废城，直至今日的城市。

我们踏上归途，用同样的吉普车返回同样的路。巨大的沙丘被落日染得通红。回首望去，遗址也是红色的。我们顺着河流中下来，另外还三渡小河。

我们丢下吉普，来到换乘汽车的地点，然后在附近溜达了一会儿，等待后面的小组。看看表，九点十五分。按当地时刻则是七点十五分。暮色苍茫，半月升至平原上空。站在干河道里朝平原方向，即与城址相反的方向望去，平原就像是大海。太阳虽已落下，可点点分布的大小沙

丘与岩山的表面仍微微发红。风很凉爽。

回到招待所，用过晚餐后，我们受邀参加了在葡萄架下举行的民族舞会和歌会。除我们之外，还有100名左右的维吾尔男女也坐在座位上。演出单位是县文艺工作队，30名演员中有2人是汉族，其余全是维吾尔族。虽然演出节目政治色彩都很浓厚，不过演得却很精彩，不令人生厌。借用团伊玖磨的话来说，那就是乐器是有趣的少数民族乐器，演奏也超凡脱俗。

文艺演出结束后我们撤回房间。或许是有点累了，我竟怎么也不困，半夜都没睡。这里虽是炎热之国，夜里却很舒服。

即使在上床之后，今日所见的交河城址仍浮现在眼前。根据1928年调查过这里的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的手记，他造访之时，遗址中还住着许多人。恐怕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一直都是附近农民的住处吧。可尽管如此，这荒凉遗址中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我很是好奇。

还有，根据黄文弼的同一手记，居民们将交河城址称为“雅尔和图”，据说“雅尔”是突厥语，意为“崖岸”，“和图”是蒙古语，意思是“城”。若将两者合起来便是“崖城”之意。没错，绝对是崖城。不过，周边的农民竟使用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混合称呼，这一点甚是有趣。可以说，这恐怕也是这座城址的复杂历史所产生的结果。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八月二十二日，昨晚直到深夜都没睡意，后来才进入梦乡。这不禁让我想起数年前，我在里海海边的拉姆萨尔的酒店住宿时那种安睡的感觉。据酒店的工作人员说，由于里海南部沿岸低于海平面，因此睡眠格外舒服。或许也是这种缘故，人在吐鲁番的睡眠也才格外舒服吧。

今天的日程很满。要在逛完高昌故城、阿斯塔纳古墓群、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后，返回乌鲁木齐。

九点十五分，我们离开招待所。车行驶在钻天杨林荫路上，钻天杨的白色叶背很美。或许是阴天的缘故，从车窗吹进来的风感觉比昨日凉爽得多。高粱田在路两侧铺开。车进入城区，又很快穿过城区，来到郊外。骑驴的老人，一个、两个、三个，个个都悠闲自得。低低的山峦从前方浮现出来。据说是火焰山的余脉。

路直角右拐，前方的山系随之转到了左边。山脉的这一侧，则出现了好几座奇异的山，形状像米团。

进入荒漠。我们一面遥望着左边的山脉，一面继续着一望无际的荒漠之旅。右面的山影完全消失，草木不生的戈壁在眼前铺开。不久，四处出现一些青绿色的灌木，坎儿井开始点点出现。

左边远处的山脉仍在延续，可眼前却变成了无尽的戈壁，荒凉的小石滩在继续。这里所拥有的只有坎儿井。从右边远处低丘起伏的时候起，前方的山便开始重峦叠嶂，并逐渐绕向左边。前方再次出现层叠的大山，车仿佛要钻进那山与山之间似的。结果，车子驶近绕至左边的山，沿山脚驶起来。

停车。说是已到火焰山前。果然，红色火焰般的山就坐落在眼前。这是火焰山山系中看上去最像火焰山的一片丛山，我们的汽车就停在了这山前。

火焰山东西横贯吐鲁番盆地，是一片约90公里长的小山系，虽说是山系，却也只是数座山的相连。南北宽10公里，海拔500米，是寸草不生的红色砂岩之山。因曾在《西游记》中出现过而闻名。由于山表发红，令人联想到火焰，因而才得了火焰山这个名字。并且，火焰山所在的吐鲁番盆地，实际上也确如在火焰中炙烤一样热。

我们再次出发。来到刚才的山前后，汽车竟意外地拐向右边。原来并不入两山之间而是拐向右边。从拐弯时起，路两侧开始有了植树。从有绿色的情形来看，我们大概已进入了绿洲。

果然，我们很快进入了一处聚落。彻头彻尾的农村——火焰山人民公社。聚落里人很多，其中有一名带着篮子的家庭主妇，生着一副欧洲系的美丽面孔，十分惹眼。主妇对面有两名老人，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虽然聚落十分悠闲，可沙尘依然落在他们的身上。

穿过聚落后，我们很快来到一处城墙下。原来是我们的目的地高昌故城。车子在遗址中行驶。这处城址也很大。至于跟交河故城比哪个更大，反正，凭肉眼我是无法判断的。遗址中也是沙尘蒙蒙。到处是已大半化成土的土坯碎片，堆积如山。

我们在城址深处的寺院遗址下车。这是一座北望天山的巨大土城。倘若将火焰山人民公社的土屋聚落嵌到这城址的一隅，再配以树木，估计都能再现高昌城繁荣时的平民区景象了。当然，绿树掩映的往日城市的模样，毕竟是很难想象的。

高昌城建于至今一千三百年，甚至是一千四百年前。城几乎呈正方形，东西1600米，南北1500米，周长5公里，面积200万平方米。由皇城、内城、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北部分为居民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东南角和西南角有寺院，寺院皆采用唐代长安的寺院样式——这些情况我今天才粗略搞清楚。交河故城没有城墙，高昌城则围了一圈城墙，城墙最厚处可达12米。

这座城市跟交河城是在同一时期化为废城的。至于是毁于战火还是因为河道变迁，一切不明。

高昌之名，正如前述的那样，在《前·后汉书·西域传》中，它以“高昌壁”的名字首次出现的。后来便变成了高昌城，继而被用作了国号。无论高昌国灭亡以后，还是被回鹘统治的时期，高昌这一古老的称呼都被一直沿用。由此推之，至少到元朝末期，高昌城仍未遭废弃。高昌失去本来的名字是在元末时期，14世纪以后，高昌的名字消失，变成了喀喇和卓、喀喇火卓（都是哈拉和卓的汉译），或者简称为和州，即，和卓不过是高昌的音讹，哈拉和卓即“荒废的高昌”之意。元末以后，高昌国的首都高昌城成为废城，荒废无比，因此只能称之为“哈拉和卓”吧。

1928年，中国的考古学者黄文弼访问了该遗址，他在调查报告《吐鲁番考古记》中记述道：

——城中大半已被开垦为耕地。城中的古代建造物被农民拆掉，土被用作了肥料，因此城的大半已消失。现在残留的大建筑多在子城内的西北区，被居民称为学堂，多数是古代庙宇建筑，呈拱形，土坯结构，并在土坯上抹上泥，施以色彩。

——城东南地势低，现已成为农田，或许是当时子城的城隍也未可知。

——城址的东北、西北全是戈壁，戈壁滩上古墓非常多，全都以土为墓，周围用土墙围之。

这便是五十年前的哈拉和卓的样子。如今，这座大废墟，尽管是同一座废墟，却被新中国作为古代高昌国的首都遗址，打上了新历史的聚光。

辞别高昌故城，赶往近在咫尺的阿斯塔纳古墓地区。该地区位于高昌故城西北2公里外，东北方可望天山，位置极佳，不过并未特别整理，因此，看上去就像一片土包子被撒在河滩般的煞风景地区。从1959年开始，这里经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数次发掘，出土了大量古文献、壁画、丝织物、绢绘、陪葬品等，公之于世后，名声大噪。此前我在乌鲁木齐的该博物馆就看到过这里出土的好几张绢绘，并且，凭

借“丝绸之路”“新疆出土文物”等图录，我对这里的出土品也多少有些了解，因此大脑中一直在描绘着另一番墓葬区景象，可来此一看，我竟有种仿佛被带到了煤渣丢弃场的感觉。

可仔细想来，不管它埋藏着考古学上何等贵重的史料，墓场就是墓场。而且还是一千几百年前的墓场。通过发掘人们发现，这里的墓从3世纪到9世纪，而古代高昌的这一段历史，也跟死者一起被深藏在了土中。另外，该遗址的范围非常大，这些墓断断续续，分布在大约8万余平方米的土地上。

我们访问时，有两座墓有壁画，并且只有这两座墓具有能进入内部的通道。其他的墓入口均已被封闭，无法进入内部。据说，从出土品来看，被开放的两个墓都是中唐时期的墓，没有墓志。

我们进入其中一个墓。墓室呈整齐的四方形，正面的壁上画着画。壁画是宣传孔子思想，即宣传处世哲学的鉴戒画。画上有四个人物坐在一块方形地毯上，其中一人的背上挂有一个牌子，上写一个“金”字。据说，这表示此人为金人，而所谓的金人，即谨言慎行的慎言人。另外，画中还有品行正直的玉人，迟钝的石人。至于另外一人，一般都是画一个木讷的木人，不过这里却没有涉及。总之，死者是将一幅训教画挂在枕旁长眠了，可如此一来，我想他的长眠一定会十分憋屈吧。

另一个墓室里也有壁画，正面墙壁上画的是一幅花鸟画——雉与鹅。

辞别阿斯塔纳古墓地区，我们前往吐鲁番东方50公里外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路是从吐鲁番去高昌故城时的同一条路，只是方向反了过来，直指吐鲁番方向。然后在中途的戈壁中央，汽车直角右拐。当然，倘若直走下去就是吐鲁番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调转了方向。到这里后，后续的四辆车不见了。

戈壁之旅仍在继续。来到火焰山余脉的山下后，车沿山脚行驶起来。不久，两侧全变成了山，车行驶在被夹在山间的巨大干河道上。可

不久后便穿过河道进入了戈壁的平原。感觉我们正绕向火焰山山系的背面。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车仿佛走在车辙印上。

我们在戈壁中停车，坐在小石滩上吃西瓜，等待后续车辆。结果后续车辆一直不见影子，我们只得停止休息。

行驶了一会儿后，车明显走在了干河道中间。还有沙洲。河道时而变宽，时而变窄。只要有水，这绝对会是一条壮阔的大河。

我们在干河道中行驶了一会儿，不久离开干河道，换乘上跟在后面的唯一一辆吉普车。后续车辆依然不见踪影。

接下来是错落不平的戈壁之旅。大干河道再次出现。车斜穿河道后，竟意外地来到一片绿色地带。想来，大概是戈壁大平原中的一片小绿洲吧。还有貌似村落的地方。几间土屋拥挤在一起，不过全无人影，只有一头驴立在土屋一旁。但我觉着，里面肯定住着人。附近零星分布着一些小块的玉米田和棉花地。棉花正开着黄色的花。

车再次来到一片荒地，艰苦的旅途没有穷尽。不久，右面的山系靠过来。大地被挖得到处是坑。地面开始明显倾斜。到处都是墓。也不知是从前的墓还是现代的墓。不过，在这样的荒漠中还能保持着墓地的形状，看来不可能很古老。

山系逐渐接近。我们进入剧烈起伏的丘陵地带。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又过了一会儿，前方出现一座山，与右面的山系碰撞在一起。车朝中间驶去。进入两山之间后，突然，一幅巨大的风景出现在前方。雄壮的风景！大山、大河谷、大断崖都被纳入了同一个画框。真想大声尖叫。壮观一词已足够形容。从司机的话中得知，那道大断崖便是我们要去的千佛洞的舞台。果然，大断崖上凿着许多石窟。石窟清晰可见。千佛洞所在的河谷，作用类似于土耳其卡帕多西亚高原上的地壳裂隙，千佛洞就凿建在这巨大裂隙的一边的断崖上。

车行驶在大河谷右侧，在台地上行驶了一段路后，在千佛洞的入口处停下。我们走下几级易滑的下口台阶，来到雕凿着千佛洞的平台。平

台上有宽敞地方，也有狭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摔到崖下。望望下面，才发现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其实是建造在大断崖中层的一处平台。许多洞窟都沿平台凿建。脚下的沙很细，鞋上落了一层沙，变成了白色。

被夹在巨大的岩山与岩山之间的河谷十分壮观。两岸的岩山都带着淡红色。从平台往下望，河滩上有片被开垦出来的土地，地上种着向日葵、玉米等，四处还能看到滴溜骨碌的西瓜。

这里地处吐鲁番盆地东北部，下面流淌的是木头沟河。因此可以说，千佛洞即被建在木头沟河地沟的右岸。说得再具体些，由于河拐了一个大弯，千佛洞便被建在了弯曲部分。据说“柏孜克里克”是突厥语，意即“用画装饰的场所”。一般认为，该石窟是在8、9世纪时由流入该盆地的维吾尔人所建，不过据说实际上还要更古老一些。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共有57个窟，根据建造时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最古老的是南北朝、唐朝初期，现在，这一时期的洞窟只剩了一个，即第18窟。第二阶段是盛唐、中唐时期，为第14、15、17、28、29这五个窟。第四阶段为元代，为第16、39、40、41、42这五窟。第三阶段则是唐朝末期、五代和宋朝时期，上述洞窟以外的所有洞窟都属于这第三阶段。57个窟中一半已完全失去壁画，剩下的壁画也全都伤痕累累。

我一个个参观着洞窟。窟内铺着土砖，每个石窟的壁画都有损伤，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其中既有自然损坏的，也有被外国考古学者们切成方形掠走的。剩下的佛画，菩萨及供养者的眼睛均被挖掉，其面部则或遭涂抹或被剥落。大概是异教徒制造的灾难吧。总之，凄惨无比。

我将第18、19、38、39、40、41诸窟用相机拍了照片。然后走进最古老的第18窟，在这里我吃了点西瓜。我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印象，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痛心。曾经用绘画装饰得美轮美奂的信仰殿堂，如今已变得惨不忍睹。

由于后续部队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们只好踏上归途。刚才未留意到，原来，我们来时还经过了一段并排着几十座山丘的地带，山丘的形状像撒上芝麻的白色米团。无人的聚落依旧无人，棉花田里的黄色的花

格外优美。还有几条干河道与坎儿井。

我们返回换乘车的地点，可仍未见其他车辆的影子。我们便进入戈壁，由东进入吐鲁番的绿洲地带。一条由绿色形成的直线浮现在远处戈壁的尽头。车朝着直线一个劲疾驶。不久，我们终于进入了绿色中，原来是钻天杨行道树、农田，还有城市。

回到招待所，瞧瞧食堂里，只见迷路的其他四辆车的人们正在吃饭。尽管有走过多次的向导跟随，可据说他们还是迷了路，未能到达目的地。看来沙漠、戈壁这种地方还真是恐怖。

五点四十分，我们踏上乌鲁木齐的归途。将昨天走的路又反着走了一遍。

土坯外露的房子、络绎不绝的驴拉排子车。其中既有只驮着一个小孩的，也有载着一家人的。驴拉着不可思议的一家成员。姑娘的耳环在耳朵上熠熠闪光。

穿过城市，进入戈壁。戈壁全是坎儿井，还有仿佛用黏土和石头烧成的丘和山。

从吐鲁番出发五十分钟后，戈壁的小石头变黑，一小时后到达老风口。风的感觉变了。巨大的山从两边逼过来，河在左边流淌。山脉在前方折叠了起来。雄伟的风景！

峡谷地带的漫长旅途仍在继续，车一直在沿河行驶。河不时被红柳淹没，对面时有羊群出现。傍晚的河真美！山全都是岩山。

六点五十分，休息。我又吃了些西瓜。附近岩山的表面像煤一样黑。

出发。不久，山在前方消失，平原露了出来。峡谷地带的旅程结束，我们进入一片绿洲地带。已是七点二十分。一望无际的耕地、绿色的地毯。低矮的太阳浮现在右边。

大耕地突然结束，变成了大荒地。不久是芨芨草地带。出峡谷后，

巨大的山脉仍在右面延续。七点三十五分，左边浮出一条盐湖的细带子，对面则是山连山。盐湖时而铺开，时而收缩成一条细长的带子。大盐湖消失后又换上小盐湖。眼前依然是芨芨草原。大山脉出现在右面远处。太阳在前方，左边依然是山脉，右边的戈壁中一列火车正在行驶，是北京—兰州—吐鲁番—乌鲁木齐的列车。大盐湖再次闪现。

芨芨草村，通过。薄暮笼罩在这处二三十户人家的小聚落上。左边的山脉很大，右面远处的山脉重叠在一起。绵延的山脉在右边到前方一带伸展，山顶上覆盖着雪。山脉将大平原围了无数重，给平原绣上了两层边、三层边，甚至是四层边。这些山全部属于天山山系，高处还有雪。无论远的还是近的，山脊线都很粗犷，没有一条山脊是柔和的。

太阳绕至左边。日落将近。我们进入丘陵地带。山丘的右坡昏暗，左坡却很明亮。不觉间太阳绕至右前方。路忽而向右，忽而向左，十分曲折。太阳又到了左边。车行驶在剧烈起伏的丘陵地带。

不久，穿过丘陵地带后，一片绿色与荒地平分秋色的地带出现在眼前。前方的太阳即将沉入左边。八点四十分，我们进入刚刚日落的乌鲁木齐城。

昆仑之玉

八月二十三日，晴朗，略有寒意。我们从迎宾馆出发，赶奔乌鲁木齐机场。今天是乘机飞越天山，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前往昆仑山脉北麓的和田的日子。

和田是这趟旅行中最令我感兴趣的地方。倘要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说出一个最感兴趣的都邑，我想非和田莫属。不为别的，只因和田是汉、唐史书中作为一个西域南道的强国登场的于阗国的所在地。

今天，根据已出版的各专家的研究，于阗国在公元前2世纪时，便已作为东西贸易的中转市场十分繁荣，是一座集伊朗系、印度系等多彩文化于一身的国际都市。这里既奉行拜火教，又拥有独自的语言。随着时代变迁，佛教盛行，寺院也多起来，还诞生出了优秀的佛教美术，在西域南道建立起一个特殊的大文化圈，并一直延续到11世纪。一般认为，支撑往日于阗国繁荣的最大的东西，便是取自流经该国的白玉河和碧玉河的软玉，即所谓的昆仑之玉。

既然如此，往日这个优秀的于阗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纵使详情不明，可有一点确切无疑，即它们都属于印欧语系。不只是于阗人，就连那些定居在西域各绿洲，各自建立小国，并诞生出独自文化的各民族，也同样被囊括在这一大致的称呼内。

西域的这种局面在11世纪时发生了彻底改变。由于维吾尔族的迁徙大军涌入该地域，印欧语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不得不画上休止符。之后，这一地带就变成了维吾尔人的居住圈。就这样，西域时代结束。

不用说，往日于阗国的王城，还有这个优秀民族所建造的寺院、城堡、大小聚落、优秀文化遗产，现在一样都没能留下。它们悉数被埋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中。

纵然一切都埋在了沙漠中，可我最想知道的仍是于阗国兴盛时的王都究竟在哪儿。现在的和田本是个名叫“伊里齐”的聚落，究竟从何时起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地区中心都邑，确切时间并不清楚。唯一能确认的，也仅有清代时被称作和田之类。

尽管如此，于阗国的王都是何时，又是如何变成废墟的呢？史书中对此只字未提。倘若臆测一下，于阗王都灭亡的理由只能有两个：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即白玉河与黑玉河两条河道的变迁。因为发源于昆仑山的这两条河自古以来便屡屡改道。

另一个则是人为因素。史书中所见的佛教盛行的于阗国向伊斯兰教的转变，是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这一时期进行的。不用说，在此期间，于阗的佛教徒们同新入侵的伊斯兰教徒们进行了斗争，并最终失败。于阗王都之所以变成废墟，最终沦为被弃沙中的命运，只要不是河道变迁的因素，那就绝对绕不开这一时期。

斯坦因推定于阗国的王城位于现在和田西方11公里外的约特干废墟，他的观点得到了普遍承认，直至今日。除约特干废墟外，该地区还有一处同样是由斯坦因发掘的于阗国时期的寺院遗址。该遗址被称为“丹丹乌里克”，出自沙漠。大概也是于同一时期成为废墟的。

这次的和田之行，我的行囊中塞满了各种任务。我必须要到约特干的废墟上站一站，要亲眼看看丹丹乌里克，还想到史书上记述“夜夜月光盛，产玉”的白玉河与黑玉河的河岸去走一走。由于我还写过一部名叫《昆仑之玉》的小说，身为作者，那些河道之类我还是很有必要去看看的。并且，在小说《异域之人》中，让主人公——东汉将军班超誓将一生献给西域的地点，便是于阗王城的前面。至少，那四处飞扬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特有的沙尘，我还是要亲身感受一下的。

另外，我还想知道，于阗国人的后裔们拥有什么样的容貌，又是生活在怎样的习俗中的。我想跟波斯系、印度系、汉族系，还有维吾尔，想与这些拥有两千余年的复杂血液药方的人在葡萄架下一起喝杯茶。

当然，我还要踏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中叫“塔其里·玛干”。据说塔其里是“死绝”，玛干是“广袤”之意。即塔克拉玛干沙

漠是“死的沙漠”“不归的沙漠”。关于这个沙漠我也写过不少次，因此，即使在道义上，我也必须去那儿看看。

对于我来说，和田基本上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八点四十五分，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An-24，核载人数46。至和田预计用时三个半小时，中途在天山南路的阿克苏降落。

起飞后，飞机很快来到大耕地的上方。五彩斑斓的长条诗笺般的耕地出现在眼前。这种地带结束后，飞机又忽然来到一片大丘陵地带的上方。不，不是丘陵，是大大小小的山层叠在一起。有红的，有灰的。从草木不生的情形来看，大概是岩山。不久，被抹上一层淡淡绿色的山也浮出来。山逐渐变大。

今天必须由北向南穿越天山山脉。从乌鲁木齐去伊宁时，我也曾与天山山脉多次接触过。不过那次是在天山山脉北侧沿山脉飞行的。虽然也飞越了一两道山脉，可不过是些天山的支脉。今天则要从北往南，把天山的全部山脉都要飞越一遍。如此一来，小型飞机是最合适不过了。由于飞不太高，能够近距离领略天山。

山，翻着浪而来。一座接着一座，从远处，从近处，像波浪般涌来。眼前的几座山，山顶覆盖着白雪。山是褐色的，雪像挂在山上的白布。

山表发红起来。大概是太阳照射的缘故吧。山阴部分黑黢黢的。不久，众多顶盖着雪的山像波浪一样铺开来。无数的雪山军团，像波浪一样扬着白色浪花涌来。它们是巨山的脊梁，是几十架龙骨！最远的地方涌出雪来，像云涌一样。

终于，飞机越过山脉的脊梁，来到荒漠上方。九点三十分。雪的山脉逐渐远去。下面是发红的灰色荒漠。可是，山的波浪再一次袭来。不过，这一次已没有了刚才的震撼。山顶的雪也很少，无数的山的雕刻方式也没有了刚才的粗犷。

不久，飞机越过山脉群，再次来到平坦地带的上方。可是，盖着雪的山脉很快再次接近。可是，这些山也没有了刚才的震撼。正因如此，视

野格外开阔，景观雄壮。这是一道东西长2000公里，南北宽400公里的山脉之束。很难想象飞机究竟是如何飞越这巨大的山脉群的。

我们再次将山脉群甩在身后，来到平坦地带。十点。飞机正飞行在无数大地褶皱的上方。雾气加深。

十点十五分，飞机飞至草木不生的丘陵地带上方。大概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方。所有山丘，一个个像刻着浮雕一样浮出来。有的刻着观音，有的被印上了鱼骨或叶脉。

不久，飞机穿过丘陵地带，完全来到沙漠上方。一条细线般的长河横在眼前。可转眼间，眼前又变成了丘陵地带，又是众多的浮雕群。

飞机第三次离开这种地带，来到沙漠上方。眼前是巧克力色的河、水渠、长条诗笺形的耕地，不久还出现了一条大河。大河也是巧克力色的。不久，一片大绿洲地带威风凛凛地铺展开。众多的水渠、众多的河。水又红又浊。

十点三十五分，飞机抵达阿克苏。气温21度。休息三十分钟。在机场的休息室，我们被招待了西瓜和哈密瓜。

十一点起飞。尽管很快来到大耕地上方，不过雾气很深，什么都看不见。

十二点二十分，飞机降低高度。一片荒漠浮现出来。荒漠中还流着大河，夹着耕地。不久，一片众多河流交织成网的地带浮现在眼前。较之河，似乎称作水域更贴切。既无干流，也无支流，每条河都拥有无数沙洲，每个沙洲看上去都发白。

穿越这片奇妙的水域地带后，一片大耕地铺展开来。十二点二十五分，飞机在和田机场着陆。

这里完全是一个沙漠机场。其他飞机一架也未看到。机场的地面上蒙着一层细沙，像撒了一层面粉。机场连间隔类的东西都没有，与沙漠直接连通，再连到城市。阳光明亮，风很大。气温27度。

王彬与阿提·库尔班在机场迎接了我们。两位都是和田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阿提·库尔班是维吾尔族。我们乘上迎接的车辆，赶往市区。高粱田、开满白花的棉花田、钻天杨行道树，一切都蒙着沙尘，白花花的。

路边男人女人的服装与此前地方的有些不同，感觉好像来到了真正的西域。大人孩子只是注视着我们，并未表示出欢迎之意。他们既不笑，也不招手，对外国人并不亲近。尤其是解放后，从未有日本人访问过这座城市，据说我们是第一次。倒是在明治时期的时候，大谷探险队的橘、渡边、堀三位队员曾在这里短暂逗留过。

掩映在钻天杨行道树中的简易硬化路笔直地伸向远方。路上既有骑驴的老人，也有骑驴的小孩，驴子也是这里的交通工具。女人的服装各式各样，艳丽的色彩与图案总给人一种盛装打扮的感觉。可是，每个人的身上都蒙着尘土，白蒙蒙的。

进入城市。城市十分闲散，确有一种沙漠城市的感觉。我突然想，傍晚时这里一定会很寂寞吧。路上一辆行驶的汽车也没有。由于车道两侧都没有硬化，尘土飞扬。建筑物用白、黄、绿等各种颜色粉刷过。房子、店铺、道路、行人全都蒙着沙尘。这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城市。

车子拐过大街，沿一条古城墙驶进和田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一招待所。从机场到这里共花了三十分钟。

房间跟吐鲁番的招待所一样，风格简朴。两张床，地板上铺着地毯。地毯很干净。并且，房间里还带有洗手间。

放下包后，我只把鞋子一脱就躺到了床上。终于来到了于阗的故地！我感慨万千，仰面躺在床上。可一躺下便睡着了。虽然只是三十分种的午睡，可一觉醒来，却是神清气爽。

午餐后，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我们与革命委员会的人们商量逗留期间的日程安排。桌子上摆着苹果、梨、葡萄和西瓜。另外，烟灰缸里还焚着红色的香。虽然只是线香，可同为线香，这里的香味竟有一种

说不出的清爽。

在商量日程之前，阿提·库尔班先向我们介绍了和田地区的基本情况。由于他跟我挨着座位，介绍前，我先请他将名字写在笔记本上。
——阿提·库尔班。果然如此。

——和田地区有7个县。皮山县、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和民丰县。

——和田地区的人口有105万。居民为汉族、维吾尔族、回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和柯尔克孜族等。其中维吾尔族占95%。

——和田县，即我们所进入的和田城，人口有4万。

——和田地区有大小23条河流。全都发源于昆仑山脉，冲积出一个大绿洲。白玉、黑玉两条大河流经本地区两侧，环抱着本地区。

——本地区的物产有：

（矿物）煤炭、铁矿石、铜、金、铅、云母

（农作物）玉米、小麦、水稻、大麦、棉花、豆类

（牧畜）牛、羊、马、驴、骆驼、猪、鸡、鸭

（瓜果）葡萄、苹果、桃、李、杏、石榴、无花果、核桃、瓜类

（特产品）丝织物、玉石、地毯、桑树皮制作的玩具

——解放前，本地区的居民生活很艰苦。沙尘暴与一年春秋两季的旱灾、交通不便造成的孤立。这里没有工业，经济贫穷，很多人有半年时间靠吃桑葚和杏来度日。衣服是羊皮（用从前的制作方法制作，当作衣服来穿），照明靠烧树皮。当然，汽车是一辆都没有。

——解放前小学只有100所，现在已有1426所。中学解放前没有一所，现在是70所，医院解放前也只有1家，现在已增至9家。95%的学龄儿童都已入学就读。

——养蚕业在解放后获得了快速发展，生丝产量增长到21倍，原来只是手工业的地毯和手织丝产品，现在已经实现工业化，获得了巨大效益。

我一面听，一面连连点头。进入此城才两小时，我的内心就不可思议地变得坦率起来。的确，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处生存不易的地带。这是我心情的真实写照。

并且，该地区的人们正迎来一个新时代，他们在拼命地同自然条件作斗争，克服不利条件，让自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可是，我们的逗留时间短，行程紧张，倘若将访问对象压缩到只参观玉石采购站、丝织厂和黑马河水力发电站这三处地方，那么，我们专程赶到和田的意义就没了。

——能去约特干吗？

——被埋在沙里，什么都没有。

——什么没有也没关系，我只想到那里亲自站一站。只有10公里远吧。

——是10公里，可那儿是沙漠，没有路。用吉普也够呛。

——丹丹乌里克呢？

——也被埋在沙里，不知道具体在哪儿。1928年，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花了好几天时间寻找，最终也没能搞清楚。后来到了59年（1959年——译注），乌鲁木齐博物馆也组成调查队，从于田县到策勒县，进行了艰难的考古之旅，结果最终也没能发现那地方。

——另外，这附近还有疑似于阗国遗址的地方吗？

——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里记述了一两处地方，可后来就没人来过。总之，骑骆驼估计要两三天，没有真格的装备是不行的。

如此一来那就无能为力了。面对我的提问，一个从事古文物工作的

年轻人替阿提·库尔班做了答复，不过我却心情复杂，难以释怀。

协商结束后，最终确定今天参观玉采购站和手工织绢厂，晚上由王彬设宴招待。由于当晚的宴会会有古文物方面的内行人出席，我决定届时再交涉一下访问于阗相关遗址的问题。

我们去了玉采购站。这里既是玉石陈列场，也是玉石交易机构，同时还是一个将集中到此的玉石分配到全国加工厂的政府机构。我将主任所做的介绍大体上做了记录：

——和田的玉在国内外很畅销。白玉河、黑玉河两条河都产玉。白玉河出白玉，黑玉河出黑玉和绿玉。这里的玉，特征是纯净油润，坚硬有韧性。如果细分，可分为白玉、碧玉、青花玉、黑玉、黄玉和绿玉六种。品质最上乘的是白玉，以质优无瑕疵为贵。

——采集方法是在秋天的洪水季到河里捡拾。春天，天气变暖后，昆仑的雪融化，河水泛滥，届时玉石会被冲到河里。并不是河里有玉，而是玉在河水的冲刷下变得光滑，顺水流下来。陈列场里还有一块一抱大的大玉石，也是从河里捡的。

——除了在河里捡以外，也可以在山上的玉矿山采掘。虽然名字叫玉矿山，却并非有矿脉。只是玉块被埋在了砂石中而已。

——在和田，从山上采到的或是从河里捡到的玉，都要被分配到全国五十几个加工厂。先是用飞机运到吐鲁番，再从那里用列车转运到各地的加工厂。

——这里的玉采购站，也是从一般人手中收购玉石的地方。现在谁都可以去河里拾玉。然后玉石就都被集中到了这里。到了秋天，全国各地加工厂的人会齐聚于此，届时分配。

——最近，有人发现一块巨型玉，重达150公斤，便给运到了这里来。价值不菲。虽然不能直接变成个人收入，但可以变成该人所属生产大队的收入。玉到了这么大以后，我们就不交给加工厂了，而是特别保存，留作某些特别纪念物用的。

——关于玉，维吾尔族人具有特别敏锐的鉴定眼光。

——现在以采掘为主，一年的产量能达到20吨乃至50吨。在河里捡的也就二三百斤左右。

不过，昆仑山还真是一座神奇的山。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产玉。高居晦出使于阗是五代时期，属于10世纪前半叶，根据他当时的旅行记录《于阗行记》，当时从昆仑山流下一条河，到于阗后分成了三条，分别被命名为白玉、绿玉和乌玉。每年秋天，待到河水干涸时，国王要最先采玉，之后，国人才可以入河采玉。

国王采玉时，采玉人——本地维吾尔人们会在河中排成一排，赤着脚，边踩河床的石头边往上游走，一直走到上游。他们用自己的脚踩到玉后，便弯腰从水中拾起来。然后由乘船监视的士兵们敲响铜锣，听到信号后，官员便将玉的数量登记入账。

然后，当上一批采玉人排着队走到上游，上岸后，下一批采玉人会随即排队出现在下游，再次向上游前进。如此反复。国王大概会独占河流好几夜，之后才会向国人开放。

高居晦出使于阗是在10世纪前半期，而在那之前的一千年以前，人们用何法采玉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是玉支持了于阗国的巨大繁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于阗亡国后，曾经的荣光、王城和王都也悉数被埋进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中，不见了踪影，只有一样东西——玉，至今仍被昆仑山继续生产着。

什斯比尔遗址

八月二十四日，今天的早餐时间是十点，因此本可以好好睡一觉，可我八点就下了床。已经睡足了。最近虽然一点不累，可睡眠时间却连六小时都不到。或许是多少有些亢奋吧。

到招待所的大院里走走。有两名戴着民兵袖章的士兵，一人站在大门口，一人在院子里巡逻。四处都是花坛，开着各种花，可全都蒙着一层沙尘。大丽花也被沙土弄得白蒙蒙的。院子里有许多钻天杨树，可全都蒙着沙尘，白茫茫的。沙尘很细。在院子里走不上几步，鞋就被沙子弄得白晃晃的。

我返回房间，将放在写字台上的线香点上。线香的香气在这里出奇地好。来到这里后，似乎任何东西的性状都会多少有些改变。

上午是丝织厂，下午是水力发电站与黑玉河，晚上是民族舞蹈，明天上午是白玉河，然后和田的行程全部结束，正午由空路去乌鲁木齐——这便是昨晚正式敲定的日程。遗址一处都没法看，这一点让人甚是遗憾。可对方说所有遗址都被埋进了沙子里，什么都没有，又说那些地方基本上都很难去。昨晚在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彬举行的招待宴会上，事情也没能再进一步，因此只好放弃。

早餐后，我们去参观丝织厂。孙平化、团伊玖磨、白土吾夫等出席，其他诸人缺席。看来大家都累了。来到城里一看，沙尘蒙蒙。因为路是沙子路，路面上铺的沙子在空中飞扬。路两边是麻田，麻叶与枫叶很相似，不过上面也涂满了沙子。

城里到处堆着土，仿佛施工现场。据说每堆土都是被大风毁坏的土墙残骸。不久，路沿干河道而行。干河道一如河的尸体。汽车所行驶的路也在不觉间变成了沙石路。沙石路的中央铺着沙子，车便行驶在这沙子上。

通过这种路段后，车子进入丝织厂。出迎的队伍很壮观。工厂所有职工及家属全都出来欢迎。宽敞的工厂内到处是人墙。

接待室收拾得很好。苹果、葡萄、桃、西瓜、甜瓜、白兰果（类似哈密瓜）、樱桃等摆满了桌子。

这家工厂有1400名职工，其中60%是少数民族。从前的丝绸之路之城，如今竟变成了丝绸的产地。

下午的水力发电站和碧玉河之行我决定缺席。我估计碧玉河已变成了水库，便决定割爱，自己留在房间里整理日记。在昨夜的招待宴会上，我将从同桌之人听来的内容做了笔记：

——由于风大，该地区一夜之间搬走一座沙丘也毫不稀奇。因此，人住的地方也不断被风沙往南赶。可现在，可以说，人类反倒是在倒追着沙漠走了。在新疆地区，竟然已经将100万町步（町步为日本面积单位，1町步大约为0.9917公顷——译注）的沙漠变成了耕地。

——沙尘暴从春季持续到夏季，五月份最多。天空一角刚冒出黑云，瞬间便会散开，汹涌而来。霎时狂风大作，时间长的时候，风能连刮上两三天不停。天昏地暗，即使白天也要开电灯。可房间内还是会进来沙子，因此，有时候连电灯都看不见。

——七月到八月最炎热。温度最高也就41度左右，没有吐鲁番厉害。基本上会在31～35度左右。一月最冷，最低温度能到零下20度。很少下雪。即使下了也不会积雪。

——树木发芽桃花开放是在三月。

——该地区向日葵多。到处都种着向日葵。大概是气候风土的关系，向日葵花朵的黄色格外美丽。在周围的灰山或是灰土屋等背景的衬托下，向日葵的黄色显得格外的鲜艳，格外惹眼。种向日葵的地也很多，可以榨食用油。做馕（面包）时，也会抹上葵花子油来烤。炒杂烩饭时也会用这种油。并且治关节炎的时候也能用这油。葵花子还可当作下酒菜。

——该地区沙枣多。沙枣是一种沙漠里的树。招待所院子的墙边就长满了这种沙枣树。开花时香气怡人，因此别名叫“香妃”。

——区分维吾尔族人时，可以凭借他们所穿的衣服。维吾尔族男人女人都会戴某种东西。老人跟从前一样，即使在家中也戴。现在的年轻人则一进家门就会摘掉。孩子的帽子叫“布库”，女人的帽子叫“朵巴”。虽然形状相同，可布库上的红色多，朵巴上的绿色多。女人的衣服叫“艾得莱斯”，艾得莱斯的布料新疆地区的全维吾尔族人都会生产。在中国穿染色花样衣服的只有维吾尔族。

——现在的于田是以前的毗沙。这是汉名，维吾尔语叫“克里雅”。即使现在，维吾尔族人仍不叫于田，而叫克里雅。当然，现在的“于田”并非往日“于阗”遗迹。现在的于田人跟和田人的生活样式有很大差异。尽管都是维吾尔语，地方口音却不同。于田女人的帽子同和田女人的相比小很多，并且还缝在头巾上。这种帽子只有于田才有。帽子小这点倒是跟喀什地区很相似，口音也跟喀什十分接近。于田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来自喀什。衣服也多少不同。和田人的衣服是竖条纹，于田人则是外罩上有横条纹。虽然下面的服装相同，可像外套一样罩在外面的衣服上是有横条纹的。

——维吾尔族的丧葬方式是用布缠起尸体，然后抬进洞窟，用泥土抹好入口。只有民丰县附近的维吾尔族才做棺材，郑重埋葬。民丰县是汉代的精绝国，现在当地人仍称之为尼雅。往日佛教曾在此繁荣过，因此对死人的埋葬也十分郑重。如此说来，我本人也在这座城里从汽车上亲眼看见过一场葬礼。当时是一群20人左右的男女聚集在一起，互相挽着胳膊，边走边喊着什么。样子与挽臂号啕痛哭的情形十分类似。并且，在挽臂人群的最后面，有四名男子正抬着一个长方形箱子或包之类的东西。原来是在举行葬礼。

——待客方式，没有什么能胜过烤全羊，最喜欢烤全羊的地区，和田第一，叶尔羌则是第二。

——从长安到和田，从前单程要花一年时间，一个来回就是两年。若是中途遇上点事故什么的，恐怕得花三年或是四年时间。至于10纪前半期的高居晦，往返一趟估计得花五年。

——塔克拉玛干沙漠汉语叫塔克拉玛干沙漠，维吾尔语则叫塔其里玛干。塔其里是灭亡、毁灭、死亡之意，玛干则是广袤无边的辽阔地域之意。因此，塔克拉玛干沙漠便是死之沙漠，不归的沙漠，是一个人一旦进入便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种看法至今仍活在当地人的心里。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没人会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去。

——塔克拉玛干的里面也有原生林。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现任副馆长李遇春在调查尼雅遗址时曾发生一个故事。他请一个猎人做向导，从尼雅遗址往北，越过一座座沙丘后，竟然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处红杨和胡杨的原生林。那里既有兽类，也有鸟。树林里只有红杨和胡杨两种树。因为这些植物即使在沙漠中也能生存。

——塔里木河将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的水汇集在一起，向东流过沙漠北边后，在盆地东部形成一个内陆湖——罗布泊。这条塔里木河时而流淌，时而钻入沙漠地下，然后再次钻出地面，又再次钻进去，是一条钻上钻下的河。

——白玉河和黑玉河的汇合点名叫红白砦，在和田北方100公里外的沙漠中。之所以取了个“砦”的名字，大概是因为需要翻越一座座沙丘吧。白黑两河汇合一处，变成了和田河。和田河也是在合流之后忽而钻入地下，忽而又钻出来，朝阿克苏方向流去，不久便被纳入了塔里木河。

——现在的和田曾经被叫做“伊里奇”，不知从何时起被叫成了“和田”。从前的和田，即于阗王城的所在地去了哪里呢？在现在和田以北的沙漠中，有一处被斯坦因视作于阗王城所在地的约特干遗址。对于这一观点，现在的中国虽未正式表态，但基本采取了否定的看法。因此结论便是在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于阗的主城。并且，斯坦因所发掘的寺院遗址丹丹乌里克，现在仍不明位置，一切都被吞进了沙漠里。

正在房间整理笔记时，白土吾夫忽然前来，说是和田南方25公里处似乎有处古代遗址，可以带我们去看看，问我去不去。我回答说当然去。过了一会儿，白土再次前来，说前提是不能带相机，这样也不嫌弃？

“相机之类，带不带的根本就无所谓。只要能让我进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我就心满意足了。更何况，若是能让我到其中的遗址之一上去站上一站，别人如何看我不管，可最起码能对得起自己了。千里迢迢地跑到这西域南道的和田来，倘若只是参观一下丝织厂，我看也只有去投白玉河的份了。”

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道。我笑了，白土也笑了。尽管这样，连我自己都猜不透为什么会这样。

四点四十五分出发。一行有孙平化、白土吾夫二人与我，另外还有一些当地人加入，阵容庞大。大家分乘五辆吉普车。

我们奔向机场方向，即南方。车子很快来到沙漠地带。究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包着和田，还是和田绿洲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拥抱呢，总之，和田跟沙漠便是这样一种关系。

路上骑驴者很多。在这里驴是一种交通工具。车在和田县红旗人民公社的前面停下。一个向导从里面出来，乘上后面的吉普车。据说，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该公社的管辖之下。

昨天从机场走来的那条长长的直道，今天又乘着吉普车反向走了一次。不久，吉普车进入机场内，然后立刻左拐，驶入沙漠。空旷的机场内，只停着我们明天将要乘坐的一架飞机。从城区到机场据说有9公里。

一路向东。一片草木不生的荒地铺开。这里完全是小石滩，略微长着些骆驼草。不久，前进方向改向东南，车行驶在勉强算是道路的地方。左边浮出一片沙枣群落。前面行驶的吉普扬起茫茫沙尘。

但见一名男子正在走路。这里同样只有少量骆驼草，远处是沙枣群落。还有10头毛驴驮着白袋子。吉普车拐向南边。不久，道路消失，我们跟在先导吉普车后面。一条低矮沙丘的带子从左边远处浮现出来，一道龙卷正在前方疾驰。

沙漠中有一名男子在走路，不知欲去往何处。右面则并排着一片低矮的沙丘。

眼前变成一片全是黑色小石头的地带。吉普车改变方向，直奔右面沙丘的尖端部。美丽的沙丘。接着，我们从倾斜沙丘的脚底方向下坡而去。突然，一条巨大的河流闯进视野。据说是白玉河。恢宏的风景。

停车。五点二十分。我们下了吉普车，来到白玉河的河滩上。这里四处都是浅滩，水流淙淙。河流中有岩石，也有沙洲，沙洲上还生着杂草。河流左边是连绵的大沙丘。

出发。车子不久进入一处小绿洲上的聚落。红旗人民公社第二农场。据说，我们要去的遗址就在穿越该绿洲后的两公里处。这里完全是一个土墙聚落。每家每户都围着土墙。

聚落中有五名男子，戴着五种不同风格的帽子，站在路旁迎来吉普车，又目送吉普车远去。四处种着沙枣树。土屋与土屋之间有时是高粱地，有时是葵花地。不过，聚落中的路很难走，起伏剧烈，而且石子多，吉普车行进艰难。田地和土屋全被土墙围着，吉普在土墙所夹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行进。

我们渐渐离开小聚落，进入沙漠中。不愧是同沙漠斗争的人民公社。大沙丘绵延无尽。骆驼草点点。

不久，一片四处散落着巨石状东西的地带浮现在前方。我们绕了个大弯，绕过骆驼草之原。前方的风景逐渐有了遗址的气息。目之所及，全是散落的土坛或城墙地基类的东西，一处大型遗址。

吉普车进入遗址，驶向点点分布着城墙地基的最深处。我们在此下车。中途乘上后面吉普车的那名向导走了过来，说：

“这里就是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所写的什斯比尔遗址。什斯比尔用汉字表示就是‘三道墙’，即三重墙壁之意。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围有三重城墙的城市。据黄文弼调查，这是一处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即沙丘与白玉河之间为2公里的细长形大遗址。刚才所通过的聚落入口，原先是有一段大土墙的，就是说，那一带也属于遗址范围。这里究竟是一处什么样的遗址，国家文物局尚未作出结论。你们也都看到了，简直是处无与伦比的大遗址。”

向导向我们做着介绍。总之，这是一座完全被裹在沙漠中的白玉河西岸的遗址，遗址和白玉河的远处、近处与周围都配着沙丘。那些疑似城墙地基的东西当然是巨大土块，可如果不上前，远望就像石头，根本猜不透有几十个。

我们登上一处土垠状地方。东南西北，无论望向哪里，都会有城墙的土坛映入眼帘。广阔的遗址内只是稍稍生着些骆驼草，陶片和石片散落一地。一名同行者还捡到了几枚古钱。其中一枚还是开元通宝。还有一人发现了一个古石臼。

不久，一片沙尘从北方升起。沙尘暴！转瞬间，白玉河上游便被沙尘覆盖。沙尘暴持续了约十分钟，北边和东边全被沙尘封住，完全遮蔽了视野。过了不久，仿佛一层薄纸被揭掉一样，周围又恢复了光亮。

“黄文弼来这遗址时，是骑骆驼从和田出发，第二天才到达的。吉普车来这里这是第一次。由于有了刚才的聚落，才可以开吉普车进入。而在此之前，要想来这里就只能依靠骆驼。当然，没有人会专程来这里的。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

向导说道。

于阗国在何处

八月二十四日（前章续）。

“沙尘暴似乎停了。”

一名同行者说道。我们在大遗址转了十来分钟。由于没带相机，我便请中方摄影师用遗址全景的角度给拍了张照。城墙的土坛状东西，还有散落的陶片，也都请其给拍了照。

向导又捡到一枚古钱。我问年代久不久，他回答说：“是唐肃宗时的东西。”

他还说，这里还有具有于阗独特图案的土器碎片，还要帮我找一找，结果未轻易找到。

我们乘着吉普车在广阔的遗址内行驶。在靠近遗址入口的地方，有处只剩一点残骸的建筑物。不过，也只是堆巨大的土包而已。我们下了吉普车，登上那儿，进入一处疑似房间的地方。里面有貌似烟囱口的东西。

“这明显是后世的。使用了坍塌城墙的东西。”

向导说。

“是房子吗？”

“这个嘛，是不是房子不好说，好像是有人住过。”

“回去吧，又来沙尘暴了。”向导又说。

果然，远处白玉河的上游方向，仿佛挂了面烟幕，沙子再次卷起。

我们踏上归路。吉普车在刚才小聚落中的一家土屋前停下。前庭铺

着地毯，茶水早已备好。我们手撕吃了馕（面包），还被招待了西瓜。不久，聚过来许多人。无论老幼，脸上都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淳朴。大家围坐在我们周围。有立膝而坐者，也有抱两腿而坐者。虽然我也没大讲些什么，可大家全都笑呵呵的。

在这里，遗址向导将自己的身份和姓名记到了我的笔记本上。他名叫殷盛，是和田师范学校的一名老师，年龄四十岁左右。一名同行者在一旁介绍说：

“除了此人，就再也没人能做遗址向导了。他不巧去了别处，幸好今天回来了。”

由于这话是通过翻译讲的，具体情况我没大搞清楚。似乎这位殷盛老师，是特意被叫来为我们做向导的。

我向殷盛提了两三个问题。——我们刚才看过的地方是什么遗址，请谈谈看法，哪怕是个人意见也无所谓——我说道。

“斯坦因认为于阗的故城是约特干，黄文弼则认为这里是于阗故城的可能性更大。除此之外还有一处，在和田42公里外的地方有处遗址叫‘阿克苏匹勒’，不过只剩了部分城墙，规模也比这里小很多。黄文弼曾在1928年和1958年两次调查过这里，当时的结论已收在他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里。还有，乌鲁木齐博物馆所组成的调查队也大致调查过这里。现在已是乌鲁木齐博物馆副馆长的李遇春也参加了这次调查。若能见到他的话，估计能问到一些更有参考价值的线索。”

殷盛的回答很谨慎。在国家文物管理局的结论出来之前，是不能断言的。不过，这不只是殷盛一人的态度，很可能是该地区所有文物工作者的态度。

“在由此往南数公里外，有一处巨大的寺院遗址，与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记录的赞摩寺十分吻合。并且，《汉书·西域传》中也有记载称于阗国有西城和东城。或许西城便是这什斯比尔，东城便是阿克苏匹勒。唐书中也有西山城的记载，视为什斯比尔似乎比较合适。”

看来，这已经是殷盛目前所能发表的最大限度的“个人意见”了。

据说，我们所休息的聚落——红旗人民公社第二农场是开垦沙漠而建，现在已被命名为“因阿瓦提村”。据说，所谓因阿瓦提是“新繁荣村”之意。

我们辞别因阿瓦提村，进入沙漠中。吉普车从一处沙漠平台朝沙丘底的上面一处平台爬去。沙丘的大斜坡上有个巨大的“棋盘”，像是用直尺画出来的。据说那是风任性的作品。真是难以置信。

回到宿舍，在晚餐桌上，我受到了大家的“恭喜”。毕竟我站到了尚未公开尚未发掘的古于阗国遗址上，或许真该举杯庆祝一下。

“不过，咱们这帮人也真是太懒了。大家专程来和田，可不是来睡大觉的哦。”

司马辽太郎滑稽地笑着。

“井上回来后，大家就都痊愈了，怪哉怪哉。”

甚至还有人如此打着趣。不过，大家也并未都在睡大觉。中岛健藏与团伊玖磨二人就去参观了黑玉河与水力发电站。幸亏我躲在宿舍偷懒，那什斯比尔才会拱上门来。

晚上在宿舍院里欣赏民族舞蹈。表演结束后，我回到房间，独饮着威士忌。望着窗外的黑暗我感慨万千：终于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我终于站上了于阗国的故城。

八月二十五日，八点离开招待所。因为昨夜的计划有变，我们要乘坐九点的飞机赶往乌鲁木齐。

机场凉丝丝的。里面挂着巨大条幅，上面印着“深揭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的字样。An-24，核载46人。飞机起飞约二十分钟后，白黑两条玉河汇成的和田河浮出，有如纠缠不休的白线束。

十点二十分，我们在阿克苏着陆，在休息室休息。静谧的初秋阳光洒在机场，山影全无，羊群在动。机场上一架飞机都看不到。我们被招

待了白瓜，很好吃。这里被誉为新疆的江南，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不过，却没有古代遗迹。

我与东山魁夷在休息室前逛了逛。向日葵田很美。对面远处浮出一座貌似小清真寺的建筑，旁边还有土墙碎片——多么悠然的机场风景。在我们这些来自和田者的眼中，植物和农作物的绿色仿佛被用水洗过一样清新而美丽。在休息室接待我们的维吾尔姑娘，带着一种腼腆与可爱，这种腼腆与可爱在日本已然看不到。

三十分钟的休息结束，十点五十分，起飞。飞机很快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上方。沙漠看上去像将植物所有叶子的叶脉都印了上去，又像将全世界所有清真寺的柱头图案都印上去一样。飞机飞过浩瀚的沙漠。到处是干河道，有如巨大的线束纠缠在一起。一条笔直的路横贯在大地上。那只能是路。

感觉飞机正飞在形成大断崖的山岳脚下。跟上次乌鲁木齐—阿克苏时不同，天山始终未露面。因为我们这次是沿天山山系，由西往东飞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

飞机来到一片绿洲上方。大耕地铺展开，聚落点点浮现。一条大河露出来。河道的宽度似乎刚好装下一个聚落，大概是塔里木河吧。这一带大型蓄水池很多，每个池子看上去都像湖一样。

不久，一片大聚落现出来。库车。越过库车后，眼前变为大沙漠，众多干河道在沙漠上绘制着条纹图案。我将座位移至左侧，这边也是大荒漠，天山全然不见踪影。飞机究竟是在何时，又是在何处越过天山的呢？

可不久后，我终于弄清楚，飞机确是在沿着天山山系飞。左边远处，貌似天山前山的两处山峦红彤彤地浮现出来，像血一样红。不久，天山将巨大的身影徐徐展露出来。十一点四十五分。我真想朝她招呼一声“喂！”。飞机缓缓地，但却真真切切地进入到天山上空。终于要翻越天山了。

雪的棱角，从那边，从这边，从四处现出来。无数的岩石堆，每一

堆都板着脸。眼前有两条巨大山谷，山谷对面，一条新的雪山山脉浮出来。美！简直是世界屋脊。不，只能是世界屋脊。成百成千的丛山与棱角上飘着云。

丛山群一点点降低。不久，巴音布鲁克草原浮出来。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巴音布鲁克草原是一处天山怀抱中的草原。看上去像被无数岩石棱角镶边的泥沼。貌似泥沼的地方大概便是草原吧。新的雪山山系再次浮现。这终究是一片被雪藏在山脉与山脉之间的草原。

飞机又开始在雪的山脉上飞行。虽然没有了刚才的震撼，可还是在雪的山脉上飞了一阵子，不久来到一片新荒漠的上方，然后又迎来新的顶雪山脉。新的雪山不断出现。雪山上白云悠悠。是雪？是云？有时还真不好判断。丛山群中镶嵌着一枚浑圆的翡翠湖。那湖边，恐怕从来都没人站过吧。云频频涌出，不断飘过。

十二点三十分，我们终于越过山脉。可山岳的大斜坡刚开始露面，飞机便进入着陆姿态，进入一片大耕地的长条诗笺地带。那些长条诗笺有茶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灰色的、淡紫的、白色的和黑色的，五彩斑斓。它们全都是人类从沙漠中夺取的战果。

乌鲁木齐城浮出来。乌鲁木齐完全是天山山系脚下的一座城。

不久，着陆。也不知这是我第几次进入乌鲁木齐了。

下午，在我方要求下，请李遇春、郭平梁二人到我们宿舍——乌鲁木齐迎宾馆来了一趟，请他们介绍以和田地区为中心的南疆地区考古发掘和调查的情况。主要是由李遇春讲，郭平梁一旁补充。

——解放前，和田地区的考古学调查几乎都是由外国人进行的。尤其是赫丁与斯坦因比较著名。日本人中，也有橘、渡边、堀等人构成的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来过。俄罗斯也来过很多。中国方面则只有黄文弼一人。清代时候，中国人要想去那里搞调查是很难的。政府只给外国人方便，对中国人根本无视。黄文弼并未发表调查结果。结果的发表是到了新中国后，便是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另外他还有个《吐鲁番考古记》。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既进行了包括新疆和田地区在内的考古学调查，也培养了不少考古学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少数民族研究员，和田地区各县也都配备了专业人员。它们几乎都是维吾尔族人，专门负责古文物与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平日里搞农地整理、工厂建设，同时，还要对古文物与遗址进行保护和管理工作的。

——和田自古以来便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的中心地区。从东边的民丰县（尼雅）到西边的皮山县，都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1953年、（19）58年、（19）59年，国家曾三次在和田地区的全部地区进行过考古学调查。1958年时，中国考古学专家史树青发掘了尼雅。这次的调查报告被发表在了（19）60年与（19）62年的《文物》上。

——（19）59年的时候，我（李遇春）也参加了。这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组织的一次调查。首先调查的是民丰县以北150公里外的古城。即汉代的精绝，距今两千年的遗址。虽然现在已处于沙漠中央，不过古代应该是位于绿洲上的，并不在沙漠中。这是一处四五公里的巨大遗址，断断续续地有过居住区。里面也有人家的木柱子和墙壁。房子带着院子，也有栅栏遗迹。还有葡萄架，还发现了葡萄根。当时发掘整理了十户房屋。遗址并没有城墙，居住点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发掘主要是选取房屋集中地区进行的。相关报告被发表在《考古》六一年第三号，是以中间报告的形式发表的。

——其中的大房子是贵族的房子，除卧室外还有客厅，我们还从客厅里发现了木简（书信）。两片木简合并着连缀在一起，用细绳捆着，再用泥封好，在封上按了两个印。正面则记着收信人的姓名。也就是说，主人只是写了这封书信，未送出就离开了这里。为保护文物，这份木简并未打开，而是直接被保存在了乌鲁木齐的博物馆。这处房子里还有穿墙的烟囱（壁炉）。与此相反，当然也有一些穷人的房子。不过穷人的房子只有一间房，其中外面的一半塞着牛粪，里面的一半则住人。贫富差距很大。

——城中有佛塔。并且城外2公里的地点有处古墓地区。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处夫妇合葬墓。并非竖坑，只在土中埋着木棺。死者已变成干尸。女尸穿着两层衣服，一层是袍子，袖口很小。袍子外面套着长

袍，袖子很短。两层全是丝绸衣物。下面是裙子。裙子下面穿着裤子。男尸则裹着锦织的上衣，下穿棉布裤子，膝盖以下部分有丝绣。被发现时全都是崭新的。

——女尸头部放着一个藤制化妆盒，里面装着镜子、白粉、线、丝绸料子等。脚下放着木制的茶碗、盆、陶瓮等。

——男尸占了棺材的大部分，男女的脸都被用丝绵处理过，女尸脸部还被用四层丝绵包着。化妆盒里装着一些布片，质地与男尸的裹尸布相同。由此推测，大概是男方先死，女方是在处理完丈夫的尸体后才死的。另外，男尸表情安详，女尸表情则不自然。女方究竟是甘愿为丈夫殉情，还是被逼殉葬，这姑且不论，总之，当时汉族的风俗已进入少数民族之中。有关内容已发表在（19）60年的《文物》上。

——在民丰县，还有两处古城被发现。一处是座圆形的城堡，门只有一个。此城堡以完整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连屋顶都被埋进了沙子。登上屋顶，城内一览无余。貌似是一座唐代的城堡，不过确切情况不好判断，命名为“安得悦”。

——还有，在这圆形城堡40公里外的地点还有一处城堡。虽然只剩了一部分，不过城内有一座高高的佛塔。佛塔仅土台就有10米高，土台上的部分已经丧失。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东西，命名为“夏言塔克”。

——于田县（克里雅）北边的沙漠中也有座古城，是方形的，有两三公里见方。没有城墙，只留有住宅的木柱与墙壁。此处的情况也被记在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里。

——于田县西的策勒县（Qira）境内的沙漠中也有座古城，似乎是斯坦因发现的丹丹乌里克，不过，调查后未找到佐证。为了寻找丹丹乌里克，大家从于田县走到了策勒县，当时沙尘暴很大，骆驼的脚印转瞬即逝，回去时尤其艰难。黄文弼也曾在1927年调查过，可最终也没能发现。斯坦因的丹丹乌里克究竟被埋在了哪儿呢？乌里克是维吾尔语，意思为有很多房子的地方，可“丹丹”却意思不明。

——策勒县并没有大城，却有大寺。维吾尔语叫“达木科”，汉语写

作“达磨沟”。

——除以上外，和田地区还有两座古城。一是洛浦县县城10公里外、地处白玉河东南岸、人称阿克苏匹勒的遗址。虽然残留了部分城墙，其他部分则全部埋在了沙中。在那儿收集到的有汉代古钱、唐代金制品、陶器、石器等。由于未进行发掘，一切都埋在沙中。不过据推定，这座城曾生存了相当长时间。阿克苏匹勒是维吾尔语，意思是“白色墙壁”。

——从现在的和田县往东南25公里，有一处大遗址叫“什斯比尔”。什斯比尔是三重墙之意。该遗址位于白玉河西岸，未公开、未发掘。不过，作为汉代于阗城的可能性非常大。

——和田县还有一处遗址，叫“约特卡”，维吾尔语叫“约特干”。在和田县西方偏北不到20公里的地方。从那儿往西是皮山县，那儿有个地方叫桑库艾依（音译），有一城址，是被斯坦因当作于阗国城的地方。

我对李遇春的话很感兴趣。对于什斯比尔大遗址，他的发言也很谨慎，仅称作为于阗国王城遗址的可能性极大。总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方面一定会集结中国考古学界和史学界所有力量进行发掘调查的，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八月二十六日，十点从迎宾馆出发，向被藏在海拔2000米的大山怀抱中的美丽的湖——天池进发。

车子穿过我已完全熟悉的乌鲁木齐城区。胡同之间露着沙丘碎片。同伊犁、吐鲁番、和田相比，这里终究还是人多，服饰也有一种大都会的气派。在和田所见的那维吾尔本来的服装几乎就看不见。卡车和自行车都很多，人流也很密集。虽然拥有一种伊斯兰教都市特有的喧闹，却也能感受到一些都市气息。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眼里只有那种被沙漠包围的土屋与伊斯兰教徒城市的杂乱感觉，可当游历了吐鲁番、和田后，却感到了不少都市气息。

汽车在新市区一处十字路口停下。我将城市拍入相机。人行道和车道井然有序，道路也很宽。完美的钻天杨行道树下水渠，流水满当

当。钻天杨树叶开始泛黄，早秋似乎已来到新疆地区。

我们再次乘上车，在市区行驶了一会儿。不久，路变成一条被钻天杨镶边的直道，将我们送入荒漠。卡车来来往往。因为去沙漠的入口已变成工厂地带。

驶过工厂地带后，一片大荒地铺开。地面错落起伏，变成了丘陵地带。路切割着不断出现的山丘往前伸。卡车逐渐变少，我们的旅途舒适起来。十点。

不多久，眼前再次化为大丘陵地带，前方和左右两侧坐落着无数丘陵。在这次的旅行中，我们到处都会遇到世外风景，而眼前这片地带也被奇异的山丘吞没，奇妙极了。

长长的丘陵地带结束，接下来是大原野，骆驼草点点。长长的山脊线在右边延续。由于道路施工，汽车偏离正道进入荒漠。沙尘飞扬，沙子像瀑布一样落下来。果然是货真价实的沙漠。

十一点二十分，我们渐渐进入大绿洲的耕地地带。右面远处山影重重。高粱地发黄，秋天似乎正来到这里。汽车直指右面的山脉。前方山重山。我估计车大概要爬上其中一座。不久，车到山前，路钻入山间。十一点三十分。

进入山中。前方的山顶上露着雪。悠闲的农村之旅。不久，车再次进入河谷。前方是雪山，右面是溪流，河滩上是榆树。谷很深，水很美。

十二点，水流转到了左侧，路变为上坡。水流逐渐变细。前面的车子扬起沙尘，路开始绕起山坡。

不久，车爬到山顶，我们的目标地——天池映入眼帘。湖四面群山环抱，一副静谧的样子。汽车在湖畔行驶了一小会儿，然后进入湖岸的休息场。湖畔有很多冷杉大树，淹没周围岩山山坡的也是冷杉树。

若说美也的确是美，不过三小时的行程实在难熬。听说这里十分寒冷，我们是有备而来的，结果却一点不冷。人们都说，天池是西王母的

浴池，稍微靠下的小天池则是王母洗脚的地方。

我们十分疲惫，傍晚返回乌鲁木齐。晚上听取了孙平化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介绍。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参观乌鲁木齐市红山商场，下午两点四十分从住了很久的迎宾馆出发。新疆地区的日程全部结束，今天是回北京的日子。

由于有风，行道树钻天杨在摇晃。乌鲁木齐昨天是33度，今天是32度，数日来一直是三十二三度，据说这种热度多少有点异常。到城里后，身体开始出汗。不过我还是觉得吐鲁番更热些。因为据说吐鲁番是平均44度，最高53度，而我们已经体验过那平均的44度。

路上怀抱婴儿的女人可真多！多数姑娘的耳朵上都挂着耳环。来到沙漠之国后，我真切感到了耳环之美。这里的女人大都身穿白衫，给人一种纯洁的感觉。头发多数为短发，少女们则梳着两条辫子，扎着发带。服装不是裙子就是裤子，十分简朴。民族服装几乎看不见。

进入商业街（回城）后，老人多了起来。他们全蓄着胡子。不过，许多女人提网兜购物的情形却吸引了我的眼睛。或许是一种时髦吧。人群熙攘中还有驴拉的排子车在悠闲地移动。

进入汉城。钻天杨和榆树行道树很美。终于跟乌鲁木齐告别了。别了，沙丘碎片、向日葵、驴子、与沙丘同色的土屋、白墙、拉着一大车孩子的母亲、抱瓜的男人、毛毡的靴子、荒壁坍塌的房子、白墙脱落的房子、坐在门口的老人们、围坐在街道树下休息的一家人、钻天杨那泛出的黄色！

到达机场。三叉戟，核载112人。经兰州飞往北京。距兰州1725公里，预计用时两小时零五分。

四点半起飞。顶盖雪的天山立刻出现在左边。大沙漠波浪起伏，宛如摆满了数百条百褶裙。

飞机很快与天山平行飞行，越过一道支脉。起飞未到五分钟。有个哈密瓜在机舱内的坐席下面叽里咕噜滚来滚去，是乘客带上来的。

五点四十五分，飞机依然保持在雪之天山的右边，在天山北路的上方飞行。

六点十五分，大沙漠之上。也不知是否该叫沙滩，只见沙漠里有无数的沙纹，似水波荡漾。右面的山脉逐渐降低并远去。我们在此与天山分别，不久进入丘陵地带。越过丘陵地带后是大绿洲地带，然后是山岳地带，又越过两三处山脉的尾巴后，不久便进入一片大耕地——兰州。

六点三十分，飞机在兰州着陆。这是一座大沙漠一隅的机场。三面山影全无。我们在这里休息一小时，在食堂用了晚餐。映入窗户的已是十四的月亮，而明天即是满月了。

七点四十五分，起飞。升空后飞机很快来到一片丘陵地带，这次是岩石波浪。同样形状的岩山汹涌而来。这里又是一处小型的卡帕多西亚高原。十四的月亮升在高原上。大断层也横亘在眼前。到处都是奇异的丘陵地带。敦煌大概也在这种地方吧。

地壳上面一刻接一刻地变暗。夜晚已然来临。夜晚的到来就是为了让地壳休息的。天空清澈明亮，与此相反，地上却失去了一切形状，正变成单一的黑色。

十分钟后，天空也变暗。迅猛的雷光在闪烁。雷光以短暂的间隔，不断撕裂着机外的黑暗。

九点二十分，抵达北京。27度。

敦煌之思

（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译注）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游记，我已写到上一次，即第11次，不过，就在这次旅行之后，自（昭和）五十三年五月到六月，又一涉足敦煌的良机意外到来。这次也是受中国邀请之旅。

松冈让的《敦煌物语》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是在昭和十八年年初。在此之前，虽然我早在某种程度上读过一些有关敦煌的研究类书籍、翻译或游记之类，可真正让我萌生出想亲自涉足敦煌的念头的，或许便是这部《敦煌物语》了。

读过《敦煌物语》十四五年后，我写了一部小说，名叫《敦煌》。松冈让之所以写《敦煌物语》，我想恐怕是他虽然被深深吸引，却始终无法亲赴那儿的缘故。而我的境况也完全相同。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像敦煌这种地方是无法涉足的。正是这种心灰意冷的心情与逐渐增强的对敦煌的关心，才让我执笔写了小说《敦煌》。

然后，不觉间又过了二十年岁月。即使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仍一直憧憬着想去敦煌，孰料想，这一次竟实现了这一夙愿。

从东京出发是在五月二日，一行为我和妻子。另外还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横川健同行。我们在北京住了三晚，并在此间为敦煌之行做了许多准备。在北京，我拜访了同样想访问敦煌的清水正夫夫妇与福泽贤一等人，相约共赴这趟旅行。

并且，去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旅中曾为我们做过向导的孙平化先生也加入了这趟旅行，另外，我的老交情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吴从勇先生也决定与我们同行。看来，这又是一趟美好的敦煌之行。

五月五日（昭和五十三年），晴朗。我们于十二点二十分离开北京饭店，在洋槐、钻天杨、杨树等林荫树的美丽绿色中赶往机场。

一点三十分，起飞。机型是伊尔-18，核载70人。至兰州1371公里，飞行时间预计两小时四十分钟。

三点，太原上空。沙漠或荒地绵延不断，其间不时还会有沙丘或沙山浮现。接近兰州后，一片灰色的丘陵地带在眼前铺开，丘陵上的梯田也厚厚地蒙着沙土。

四点，抵达兰州机场。这处机场已不是我第一次经过。去年八月，在我结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旅后返回北京的途中，飞机就曾绕经兰州，当时曾在这机场逗留过约一小时。这处机场很大，机场建筑的背后有几座米团状的小沙山，其他三面则完全不见山影。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处负责人翟焕三等三人在机场迎接了我们。

20度。至城区74公里，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时差一小时。不过，由于在甘肃省旅行期间一直采用北京时间，因此我决定不调钟表。

上车后，翟焕三说：

“兰州最好的季节是七月到九月，水果很多。现在是大风时期，不过今天竟出奇地无风，十分平静，搁在平时风可是很厉害的。”

究竟有多厉害我无从猜测，不过，由于在去年的新疆地区之旅中，我已经在吐鲁番、和田等地接受过风的洗礼，想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离开机场后，我们立刻进入荒地路段。四处夹着耕地，小麦的绿色格外醒目。不久，低矮的丘陵地带舒展开来，硬化路从中一穿而过。

“这一地带没有水，所以无法灌溉。尽管目前已修好了水渠。”

翟先生说道。即使在甘肃省中，兰州也是最干旱地区，据说现在是尤其旱。

一棵树都没有的丘陵仍在继续。虽然到处是瘦弱的钻天杨行道树，不过很快便消失。这里完全没有一户人家。

“植树造林很难。种上一棵，干死了，就补种一棵，如此反复。这一带基本上是碱性土壤，现在正往这运土，改良土质。运土、运水，很艰难。水要从50公里外的地方运来。那些硕果仅存的耕地，便是这种努力的结晶。”

从车窗望去，这努力的结晶的确是微乎其微，大部分仍是被放弃的荒地。

不久，我们的旅途变为红色丘陵的山脚之旅。尽管也有农家，却只见土围墙，房子则完全被藏在了围墙里。大概是风的缘故，碱性土壤偏白一些。据说山丘上的土叫红土，十分坚硬。那红色的丘陵——照此说来，那红色丘陵倒也显得格格外坚硬。

不久，一片奇异的大侵蚀地带铺陈开。地壳上到处是裂隙，仿佛拉满了一道道大塹壕，裂隙纵横交错，漫无边际。我想所谓雅丹地貌，便是这种地带吧。虽然与世隔绝，可在这地壳的裂隙之中，竟偶尔能看到人家。倘若住在这种地方，日子一定很凄凉吧。

忽然，车渡过黄河。刚过黄河，样子为之一变，一片大工业地带随即在眼前展开。车一下进入了市区。路宽阔了，卡车、巴士、轿车来往很多，自行车也很多。虽然谈不上气派，路边倒也整齐地排列着行道树。

从大雅丹地带到工业地带，这种转变太明显了。大工业地区后面是工人住宅区，接着，汽车再次穿过城区，沿连绵的大山丘，在山脚驶起来。

不久，又一片丘陵地带在眼前展开。不过，四处夹杂的耕地也宽阔起来，不久，车子进入一片貌似城区的地方。不过路边却没有一家商店，两边林立的不是工厂就是貌似仓库的建筑，完全不见行人。

这样的路段持续了一阵子，终于，汽车终于进入了真正的兰州城，驶进一处既是城中革命委员会招待所，又兼酒店（友谊饭店）的建筑物中。好一座富丽堂皇的酒店！

兰州城沿流经白塔山脚的黄河而建，是一座细长城市。这里海拔1470米，据说与泰山的高度差不多；气候则与河北省相当，夏天没有北京热，冬天没有北京冷，只是比较干燥些。

甘肃省跟日本差不多大，居住着1800万人口。兰州的人口有100万，算上郊外的工业地带，能增至213万，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工业城市。兰州于1949年解放，依靠第一个五年计划，即从1953年起建起了一批大工厂。石油化工厂、石油机械厂在新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我对这些早就有所了解，可我长期以来秉持的兰州城印象，还是与现在的兰州颇有出入。汉代时，这里是作为金城县出现的，汉武帝时期霍去病也曾驻屯此地。至隋代时这里改称兰州，唐代时也叫做兰州，是丝绸之路上的的一处要冲。丝绸之路始自长安（今西安），经天水进入兰州，在乌鞘岭越过祁连山，将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串连起来。来自中国的丝绸必经过兰州，7世纪的玄奘三藏也走过兰州。

可是，这种历史之城的兰州印象，无论从现在这座大工业城市的哪里去寻，似乎都已很难找到。金城时代的兰州，虽然有观点认为其位置是在现在的化工地带，不过确切情况却无从知晓。可就算是这样，那也是酣畅淋漓。想必就算是霍去病，也不会不快吧。

晚上，甘肃省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了我们。

五月六日，九点三十分离开友谊饭店，去市内参观。一出门，但见卡车来往穿梭，给人一种热闹的感觉。不愧是一座工业城市。土屋城里矗立着大小的高楼。再望望胡同，古老的土屋鳞次栉比。

城里有一座巨大的丘。不知是正被铲平还是自然毁坏，反正已坍塌一半，剩下的一半上还残留着一些房屋，看着挺危险。看来这里正值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高潮，到处都是工地。这里的春天比日本似乎迟些，林荫树绿色尚浅。

我们赶往五泉山。兰州是夹在五泉山与白塔山之间的一座城市，黄

河流过市中心偏北位置。去五泉山途中，我听说市内的西关（旧西门地域）有处古兰州城墙碎片，便让带我们去看。在张掖路的十字路口，果然残留着一些貌似城墙的东西。据说南关还有一处，我们也去看了看。南关的这些城墙碎片沿酒泉路分布。可据说每一处都不知是何时代的产物。人们只知道一点，即但凡有这种东西的地域，都是兰州的老城。

我们要去的五泉山很快便从市中心望见，原来是一片灰色山峦。我们顺着白墙土屋的大街向山进发。来到山附近后，汽车在山脚的坡道上上上下下行驶了一会儿，不久便来到五泉山公园。这里似乎是兰州城唯一一处观光与散步休闲的场所。虽然背后的山上无一草一木，山脚的公园却有许多榆树和杨树，柳絮如雪，漫天飞舞。

山坡上建有不少道教、佛教与儒教的庙宇。据说共有十多个建筑群。据传，最初的佛教寺院建于汉代，后来经过历代建设，建成了各种各样的寺院。当然，这些古老的建筑如今已不存在，现在遗留下来的几乎都是明清时代的东西。

我们沿锯齿形山路爬上山去。高处有一处明代后期的三教祠，是佛道儒三教之祠。我们还参观了两三座明代的寺院。另外还有一口金代的钟，据说是公元1200年以前的东西。钟高3米，直径2米，重5吨。合金材质。铭文中带有“佛神悦鬼愁”的字样。

此外我们还看了泉。据说，五泉山的名字源自五眼泉水：甘露泉、掬月泉、摸子泉（摸子泉？——译注）、蒙泉与惠泉。泉的名字五花八门。于是我便跟公园办公室的人请教，对方介绍说惠泉是施恩于人民的泉；蒙泉是因茶香而闻名的四川省蒙山的泉；摸子泉是摸孩子的泉，“摸”是触摸的意思，说是将手伸入泉中，若摸到石头便会生男孩，摸到瓦片则生女孩。

从五泉山俯瞰兰州市。白塔山脉隔城相望。白塔山是祁连山的一道支脉。除山麓外，五泉山几乎整座山上都没有树木，只能用建筑物来装饰，故而才接连建了这么多寺庙吧。

我们辞别五泉山公园，去看在白塔山下流淌的黄河。黄河贯穿兰州市。兰州这座城市，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是新旧混杂。身为工业城市的

兰州混入了古兰州。高楼大厦与白墙土屋杂然共存。

我们走过新建的大街。汽车道、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各自被行道树隔开，整齐而美丽，不过路旁仍处处镶嵌着土屋。

我们走过滨河路。由于地处黄河之畔，故名滨河路吧。我们在与五泉山相望的白塔山下的黄河河畔下车。

黄河是黄浊的，水面上微微打着漩涡。据说风一吹河水会更浑浊。大概是风带来了土的缘故吧。据说，由于最近上游修建了水库坝，这样的水流已经算是清澈的了。

对岸的白塔山是一座蒙着沙与土的岩山，山势连绵，却没有一草一木。离我们最近的山头上有一座白塔。塔名慈恩寺白塔，建于明代1450年。塔七层八面，高21米。

从市内参观回来后，革命委员会的人们为我举行了生日宴。宴会设在酒店的食堂。虽说在国外过五月六日的生日已不是第一次，可有人为我庆祝这还是第一次。

除了普通的饭菜，寿宴上还有长寿面与长寿饺子，还有写着“寿”字的生日蛋糕。

三点起参观博物馆，看到了许多武威出土的东西。

当日半夜，我们离开酒店赶往停车场，乘上海发往乌鲁木齐的列车去酒泉。这趟列车于五日上午七点五十五分从上海始发，将会在七日凌晨一点抵达兰州。结果火车晚点两小时。从上海发车至终点站乌鲁木齐需用时四天三晚，共八十多个小时。去年新疆之旅时，在从吐鲁番至乌鲁木齐的大戈壁中，我便曾用相机拍到过这趟列车。

翟焕三、甘肃省人民医院的医师田兆英女士等四人从兰州加入了我们一行。

到酒泉用时18个小时，需要穿越3800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是我这趟旅行中重要的一段。我估计到乌鞘岭一带时才会天亮，便想趁天

亮前熟睡一会儿。

河西走廊

五月七日半夜一点，在兰州乘上从上海发往乌鲁木齐的列车后，我立刻就睡了过去，黎明时醒来。看看表，正好是通过乌鞘岭的时刻——六点钟。

我立刻打开窗帘，窥望窗外。雪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层层叠叠。由于表上的时间设的是北京时间，因此尽管是六点，可天色仍未完全破晓。白雪覆盖下的山岭不断涌现，列车此时正越过海拔3800米的祁连山的一座山岭。由于祁连山脉的最高处在5000米以上，因此乌鞘岭相当于祁连山脉东端的一处鞍部。

荒凉的风景。有的山上积满了厚厚的雪，也有的山像把雪扫掉一样只剩薄薄的一层。总之，现在映入眼帘的全是山背。众多的山背被重叠着堆放在一起，列车气喘吁吁，慢腾腾地穿过这些层峦叠嶂。

朝窗外望了一会儿，我略感寒意，便把脸移开窗户，在卧铺上躺下来。我与妻子，还有同行的横川健三人占据了一个包间。由于是宽轨车，包间宽敞舒适。窗边设一小桌，桌上放一布罩台灯。可是，一想到列车正奔驰在祁连山脉中，就算是躺在卧铺上也无法令我安心。我再次将脸贴近窗户。

六点半，清河站。从这一带起，地势明显变为下坡。六点四十分，天祝站。尽管过此站后依然是山背地带，不过略微发青的草原已开始显现。既有貌似牧场的地方，也有一些零星的耕地。还有一个人站在山背上。他究竟在做什么呢？

七点，沙河台站。这是设在山坡上的一个站。附近山的表面略带青色，山背上也有耕地。没有一棵树，依然是荒凉的风景。列车一直行驶在山背上。

八点四十分，黄羊镇。莫非列车已在不觉间穿越了祁连山脉？这里

完全是一座平原上的车站。

九点去食堂用早餐。九点五分，南武威。再不久列车便进入了武威站——在西域史上屡屡登场的凉州。

我在武威站走下列车，在站台上逛了逛。一想到自己正站在河西走廊的某一点上，便不由感慨万千。由于我在小说《敦煌》中曾屡屡让凉州登台亮相，因此这绝对是我的一个有缘之地，不过无法亲身感受城市的样子还是让我深感遗憾。我只知它是一座大平原上的城市。虽不知唐代、元代的凉州城与现在的武威城是何关系，总之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它无疑是建在这块平原上的一个大聚落。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大交易都市，是汉族与游牧民族你争我夺，殊死搏斗的地方。

列车驶出武威站后，我便一直从车窗里眺望着大平原。列车越过的祁连山脉不觉间已退至左边远处，右面则山影全无。武威周边大干河道很多。干河道有的已被辟为耕地，小点的则直接变成了道路。纵目远眺，大平原基本上都变成了耕地，到处点缀着羊群。尽管如此，干河道仍何其多也。一条条不断涌现，要多少有多少。

如今，列车正在河西走廊上一个劲地往西奔驰。河西走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准确说，它是从乌鞘岭起，至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界的猩猩峡（现在的星星峡），被南面的祁连山脉与北面的马鬃山山系夹在中间的一条1000公里长的走廊地带。它的宽度因两山间隔的远近而不同，其中最宽阔的地方有100公里。

南面的祁连山脉绵延不断，北边的马鬃山山系却是一座座孤山。故而，北方的巴丹吉林沙漠便会从山间渗透过来。有时候，沙漠还会入侵至祁连山脉的山麓。

因此，河西走廊便将南北两山的雪水所形成的绿洲与来自北方的沙漠混在了一起，有如制作着一件工艺复杂的纺织品。上面既有绿洲又有沙漠，还有戈壁（遍布小石头的荒地）。

河西走廊南侧的屏风——祁连山脉，是一座在西域史上屡屡登场的历史之山。据一本名为《敦煌杂钞》的书介绍，“天山高十五里，广六十

里，冬夏雪不消，一名天山，又名祁连山，匈奴称天为祁”。按照匈奴语的意思，祁连山便是天山。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从公元前起便将根据地建在了这座天山——祁连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威胁。

汉武帝欲将匈奴驱离这一地带，更欲将经营范围拓至西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即五胡十六国。奉武帝之命，年轻的勇将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匈奴不断转战，最终将匈奴赶回北方，让王庭（匈奴的王都）从漠南消失。而让霍去病书写下这页辉煌历史的便是该处的山岳地带。

列车刚才越过的乌鞘岭，想必霍去病也曾在南北征战的过程中屡屡翻越。转战此地的不止霍去病一个，卫青、李广利等将军也曾在此与匈奴战斗过。另外，名将耿忠率二千骑讨伐匈奴呼衍王并斩首千余级的战斗，也发生在这祁连山。就这样，汉朝的威望逐渐越过祁连山，延伸至河西走廊地带。西域史上的黎明期便从祁连山脉开启。

前些年去西安（从前的长安）时，我曾造访过郊外的武帝墓——茂陵。当时，其陪冢之一便是霍去病墓。霍去病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据古书记载，当时武帝曾命霍去病所征服的汉朝属国——五郡（河西走廊一带）派铁甲军团作仪仗兵，从其陵墓一直排到都城长安。据说，武帝还令人将霍去病的墓修在茂陵，并将墓的形状也修成了霍去病生前屡立战功的战场——祁连山的形状，就连所用的石头也是从祁连山运来的。

若按《史记》的说法，如上所述，霍去病的墓是在他去世的同时开建的，不过，若允许我冒昧推测，这位深受年轻时的武帝钟爱的年轻将军之墓，我想它的建造时间很可能是在武帝晚年。晚年的武帝在选定自己陵寝地点时，所选定的第一个陪冢很可能便是霍去病墓。

列车驶过西域史黎明期的舞台。从十点起进入戈壁滩。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地上全是砂石。铁路沿线有少许钻天杨与杨树。一辆吉普车在铁路旁的路上行驶，沙尘蒙蒙。

左边是祁连山脉，右面远处也浮现出一些低矮山脉。广阔的戈壁中四散着一些小聚落。大概是那些地方有地下水，因此才维持着半农半牧的简单生活吧。

十二点二十分，眼前依然是无边的戈壁。四处依然会浮现出一些聚落。这一带不是从遥远的祁连山脉引水，便是依靠地下水了。一群打井男人的身影浮现出来。生存实属不易。有几头骆驼正拉着车，在戈壁中的路上慢腾腾地往西走。

十点五十分，列车在河西堡站停车。据说这里是镍和铁矿石的产地。相关工厂很多。这是一片久违的绿洲地带，耕地甚至蔓延到了车站附近。有些小山逼近车站的左边，山脚下还能望见一些镍厂的建筑，正燃着火。

车站附近的农家全被围在土墙里面。土墙很高，看不到农家的屋顶。大概是为了防风，才将房子都建成这样吧。

十一点从河西堡站发车。从车窗里望去，这里竟是一处颇大的聚落，一座白墙土屋的城镇。树木全是钻天杨，天空是浩渺的云天。

可不久后，绿洲消失，列车再次驶入戈壁。右面的山脉逐渐逼近，与此同时，左边的山脉也逐渐绕至前方。列车沿绕至前方的山脉的脚下驶去。与此同时，右面的山脉也绕到了左边。虽然我被绕晕，可总之，在我看来，南北的山脉似乎在相互靠近，而列车则行驶在被夹在中间的狭长地带。或许，河西走廊已在该地带变成了一条细带子。不久，列车终于驶出这种地方，再次进入一片视野开阔的戈壁中。

十一点十二分，列车通过东大山站。站很小，附近看不到聚落。这是座戈壁中的车站，左右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戈壁中有两头毛驴拉着车子往北走，不知去往何方。从右面到前方一带，几座山脊层叠的真正山脉浮现出来。

十一点二十三分，列车在平口峡站临时停车。这也是戈壁中的一座车站，附近并无聚落。站的左边有低山逼近。据说，到我们的目的地酒泉，至此才刚走了约一半的路程。

出了车站，列车立刻进入一片戈壁滩的丘陵地带。被沙子、泥土和小石头覆盖的山丘像连绵起伏的波浪。大山丘、小山丘，落石吞噬了丘与丘之间。一派荒凉的异样风景。丘与丘之间骆驼草点点。大约十分钟

后，我们穿过了这片异样的丘陵地带。戈壁豁然开朗。左右两面的远处都有山影可望。

过了玉白站是露泉站。虽然名字优美，不过都是些被骆驼草覆盖的原野中孤零零的小站，连个聚落都没有，有如铁路旁施工用的站。

不久，左右山脉靠近。列车使劲绕向左边，进入山与山之间。真不愧是河西走廊，走廊忽宽忽窄。右面的山脉接近过来，是马鬃山山系。山脊线线形尖锐，的确很像马鬃。

十二点十分，芨岭站。这也是一座没有聚落的车站。列车继续行驶在河西走廊上。左边的山影大概是祁连山脉的前支脉。列车距其时远时近。右面北侧也一样，奔驰的列车距马鬃山山系也是忽远忽近。

十二点四十五分，白水泉站。这里附近是丘陵地带，坐落着无数扁平团形的山丘。

穿过这里后是一望无垠的戈壁。马鬃山山系的山峦时断时续，一些雄壮的丛山不时出现。左边的祁连山脉低山层叠。戈壁滩依旧继续。所有的山丘，无论大小，全都被小骆驼草覆盖。

一点四十分，大桥站。站旁种着沙枣树。沙枣叶叶背发白，长着毛。据说是为了防止水分蒸发。这种植物对碱性土地和干燥土地都有很强的适应性。

一点五十分，山旦站。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站周围种着长势良好的钻天杨。这里海拔2000米。一个水库从左边远处浮现，有一处小聚落。不知怎么回事，据说这里经常刮西北风，可聚落里所有树木都是逆风生长。真是什么样的聚落都有啊。

两点十五分，张掖。一处极美的绿洲地带。由于城市远离车站，无法亲眼看到城市的样子，甚是遗憾。此处即在西域史上屡屡登场的甘州。我在小说《敦煌》中也用过这里。这里是与武威齐名的河西走廊的要冲。车站附近有沙枣林，似乎是防风林，还有很多钻天杨林。

发车后，我从车窗里眺望张掖绿洲。沙枣林、钻天杨林、美丽的小麦田、蓝色的河流。由于今天一天都在跟干河道打交道，因此，望着蓝色的河流，我感慨万千。

大约十五分钟后周围逐渐沙漠化，不过，杏、梨、桃、苹果和枣树还是映入了眼帘。小麦田也很多。这里是河西走廊的粮仓地带。据说这里杏树尤其多，杏果还出口。如今李花已谢，桃花正开。令人有点找不到季节的感觉。

从这一带起，万里长城的碎片忽而出现在山坡上，忽而出现在平原中。右面的车窗还能望见山上疑似烽火台的残骸。

三点，临泽站。站附近杏树很多。不久，周围逐渐真正沙漠化。虽然到张掖之前的路段主要是戈壁，可过了张掖后戈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沙漠。不过，车站附近还是开着桃花，对面远处还能望见湖。

四点，左右两边全无山影，完全变成了大沙漠。大干河道很多。

四点四十分，清水车站。这是一处大绿洲地带的车站。高大的钻天杨包裹着车站的建筑物。车站附近能看见两三个土屋聚落。

又是沙漠，又是绿色地带，又换成沙漠，不久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大沙漠。左边祁连山脉的山顶上有雪。

沙漠逐渐变成耕地。一片绿洲在眼前铺开。一条大干河道横亘眼前，过了干河道后进入酒泉城。若去敦煌须在酒泉下车，因此，我的河西走廊的列车之旅如今已所剩不多，即将结束。

葡萄美酒夜光杯

五月七日，下午五点四十分，列车抵达酒泉站。我们告别了自昨晚半夜以来在河西走廊上行驶了18个小时的兰新（兰州—新疆地区·乌鲁木齐）铁路，在酒泉站下车。至此，河西走廊的列车之旅彻底结束。

不过，被夹在祁连山脉与马鬃山山系（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众山）间的甘肃省的狭长盆地却未就此结束。河西走廊继续往西延伸，经营着安西、敦煌等绿洲都市。列车上的河西走廊之旅虽已结束，始自酒泉的吉普之旅却随之开始。

酒泉火车站附近并无人家，只有一条通向城市的硬化路笔直地穿过田野。从火车站至县城有12公里。

天气晴朗，太阳尚高。林荫树钻天杨虽不太大，不过青绿的颜色很鲜润，很美。半沙漠半耕地地带在路两边展开，羊群不断出现在路旁。我们不时超越一些四头毛驴所拉的排子车，或与其擦肩而过。或许，这里本就是用四头毛驴来拉车的吧。

随着与城市的接近，林荫树大了起来，左右两边是伸展的耕地，到处都能看见农家。不久我们进入城市。一个闲散的聚落。在进入今夜投宿的酒泉地区招待所前，我们先参观了一处名为酒泉工艺美术厂的地方。这是一家生产酒泉的著名工艺品——夜光杯的工厂。厂房是一栋二层的民房，楼上楼下都是工厂，很像那种常见的街道工厂。工厂规模很小，让我不由得舒了口气。若是大型工厂，夜光杯的印象肯定会被破坏掉。虽然我对夜光杯毫无了解，不过《唐诗选》中所收录的那首夜光杯的诗却十分有名，无形中我已将其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古来征战几人回”等诗句铭刻在心。诗的里面有别离，有征战，还有那最适合异乡酒宴的葡萄酒与斟满这葡萄美酒的夜光杯。

“到酒泉就能用夜光杯喝酒喽”——在踏上这趟旅行之前，曾有两三个朋友在东京对我如此说过。等到写此稿时，我打开《唐诗选》一看，

这才知道原来作者是王翰，题目叫“凉州词”，倘若借用《国译汉文大成》的翻译，译文如下：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首诗，用哀切的语气吟出了一名身在异域的出征武将的心境：正在用夜光杯痛饮葡萄酒时，忽然听到有人在马上弹琵琶的声音。于是乘兴饮尽杯中酒，酩酊大醉地卧在沙漠上。请莫嘲笑我这副醉态。古来征战之人，有几人能活着回到祖国呢？想想自己的身体仍康健无恙，怎么能不饮酒呢？

参观完工厂后，工厂负责人为我们介绍了夜光杯的情况。——据传承，夜光杯从西周时期便已开始制造，迄今已拥有二千年的历史。西周时期名叫玉石杯。自从王翰在诗中用了夜光杯的称呼而一举成名后，夜光杯的名字便被广泛使用。现在，造杯所用的原料石，一部分来自祁连山脉，其余部分则采自四川省北部、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地区等地。

对方还向我们展示了夜光杯。据说，玉杯原本有白、黄、黑三种，可不巧的是目前只有黑色的。据说，古书上还有“杯乃白玉之精，光明夜照”的赞誉，不过，无论怎么看似乎都没有那么夸张。再美也不过是个石杯而已。不过，在异域情调风靡的唐代，此杯已足够妖艳，足够美丽。倘若再将此地产的葡萄酒斟上一杯，恐怕连酒也同样妖艳美丽了吧。

《唐诗选》中有许多歌颂边境酒宴的诗，倘若再配上葡萄酒与夜光杯，诗心便会越发生动。比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酒泉太守能剑舞，
高堂设酒夜击鼓。
胡笳一曲断人肠，

座客相看泪如雨。

这是一首酒宴之歌，描写的是一位被派驻边境——酒泉的官吏，欢迎同样过路边境的客人时的情形。胡人的芦笛哀怨幽咽，主客的心俱被打动，泪如雨下——这种表达方式未必夸张。设想一下，在当时的边境酒宴上，无论客人还是主人，他们的思乡之情自然都会化为眼泪，顺着脸颊潸然不止。而在营造这种宴席氛围时，我想葡萄酒与夜光杯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

从夜光杯工厂出来，忽然发现工厂前人山人海。路上全挤满了人。原来都是来参观我们的。这也难怪，涉足酒泉城的日本人无疑屈指可数。

我们在人群的包夹中乘上车。看看表，北京时间七点。由于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差，因此这里仍艳阳高照。估计九点左右才会天黑吧。

这是一座高楼很少的平静城市。由于是产生于戈壁中的一座古老的历史之城，并未有高大建筑，因此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恬静。从车窗窥望胡同，每条胡同里都是白墙土屋，静静地伫立在那儿。据说，从前曾有城墙包围着这座城的，当时该是多么悠然的一座城市啊。中国有许多——光我知道的就有好几座——拥有古老历史之光影的宁静城市，酒泉城不仅具有这种气质，还增添了一种戈壁之城和河西走廊之城的特殊性格。现在虽然不能称之为边境城市，不过，作为在西域史中登场的边境城市，它的历史光影现在似乎仍被以其他的形式保存着。

不久，一座三层的鼓楼出现在前方。由于鼓楼被设在十字街中央，汽车便朝其驶近，然后绕过鼓楼，再朝不远的招待所驶去。不久，汽车穿过一条夹在白墙中的巷子，来到招待所门前，驶入院内。宽阔的大院里有几栋两层楼。宿舍和食堂则分别设在别的楼栋。

在房间安顿好后，管理员立刻帮我往脸盆里打来热水。我洗了脸，又洗了手脚。然后将用完的热水洒到户外抑尘。从今天起，我既不能洗澡，也无法淋浴。因为我来到了一个水无比珍贵的地方。

在房间休息后，我们在另一栋房子的大厅里，听取了地区革命委员

会的人所做的酒泉地区的简要介绍。

——酒泉地区由8个县构成，人口70万，8个县中有5个是农业县，另外3个县是畜牧县。1个畜牧县是哈萨克族，另外2个县蒙古族占大部分。

——少数民族为蒙古族、哈萨克族、回族，总共约3万人。

——该地区冬季气温平均零下28度，最冷时能达到零下35度。

——我们现在所在的酒泉县人口是25万，酒泉城则是5万。该城原本以鼓楼为中心四周都围有城墙，现在城墙全都没了。我们明天要去的酒泉公园，途中有个西门，西门附近曾是回族的居住区域，不过现在连那西门也没有了。

不久，夜色开始笼罩在宿舍周围。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另一栋楼的宴会厅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宴。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栋、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延绪等出席，宴会的气氛十分融洽。我们还被用夜光杯招待了葡萄酒。

宴会散场回宿舍时，夜空中镶满了星星，星星的高度令人惊叹。只感觉星星是在极高的地方闪耀。虽然是用夜光杯喝的葡萄酒，我却并未从酒中品味到西域之城酒泉的感觉。不过在仰望夜空时，我却感慨万千：啊，这里便是肃州，是酒泉。如今，我第一次用自己的脚，站到了自己在小说《敦煌》中曾使用过的舞台上。

五月八日，八点早餐，其中还有小米粥。早餐后，我在招待所的宽敞大院里散步。后院有大沙枣树。我在河西走廊的列车上便见过许多沙枣树，不过凑近看还是第一次。听宿舍的人说，这种树春天会开黄色小花，花虽小花香却浓郁，甚至会让整个家里都很香。招待所里还有许多垂杨。正面入口前的院子里也种了好几棵，与日本的柳树很相似。

八点半从招待所出发。吉普车五辆，面包车一辆。承蒙这么多中方人员陪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今天要去安西，去安西前顺便去趟酒泉公园，然后造访与酒泉相隔35公里的嘉峪关，之后在玉门镇用午餐——

这便是今日的行程。

车在鼓楼所在的十字街停下，我将鼓楼拍进照片。虽不知是何时的建筑，不过有一点不可否认，即这座鼓楼让酒泉有了一种特殊的美。据向导介绍，该鼓楼的基础建于一千五百年前的东晋时期，由此推之，现在的酒泉城所在的区域，跟一千五百年前的古城几乎重合。

总之，自从这一地区被汉武帝打造成征战匈奴的前进基地后，酒泉便与敦煌、安西一道，作为河西走廊西部的要冲，成为了西域史上的重要舞台。这座城市的独特的宁静，与这宏伟历史光影绝非毫无关系。

车绕过鼓楼，来至十字路右方。这是一条宁静的大街，街两边的行道树是钻天杨，沿路到处是林立的土屋。

行驶了五六分钟后，我们进入东城外的酒泉公园。公园干净利落，没大经过人工雕饰。巨大的葡萄架下已变成道路。穿过葡萄架，一片盛开的紫丁香映入眼帘，十分美丽。据说这里的桃花刚刚凋谢，因此在季节上比北京、东京要迟一个月左右。

据说，公园所在的地点有一眼出色的泉水，因此这里古时候曾被叫做金泉。即使现在，这里仍有一个斟满美丽泉水的池子，泉口被用石头围成了方形，可供人观赏。

关于这座历史古城的名字“酒泉”，有人说，由于此泉的水甘美如酒，于是得名。还有人说，从前，武帝赐酒犒赏转战此地的汉代武将霍去病，这名年轻的武将便往酒里兑了些泉水与部下们分享，因为这个典故，便得到了酒泉这个名字。

总之，此泉自古未绝，至今喷涌不止，这本身便雄辩地说明，酒泉这座被营建在绿洲上的城市是多么的出色。

离开酒泉城后，北大河立刻横在眼前。这是一条发源于祁连山脉的大河，不过现在水已干涸，成了一条大干河道。据说该河夏天和冬天时水满，春天则会消失，莫非是上游修了水库的缘故？

我们开启了一段用时三十分钟的旅程，目标直指嘉峪关。硬化路十

分平坦，两边是钻天杨林荫树。不久，路两侧变成戈壁。我这才如梦方醒，原来，酒泉完全只是一座戈壁中的城市。

不久，林荫树钻天杨也消失了，道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戈壁海洋之路。可不久后，右侧戈壁中又浮现出一些钢铁厂建筑。接着，左侧戈壁中也出现了水泥厂。据说，在1958年以前，这一带还只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工厂之类想都不敢想。现如今，不只工厂，还林立着水泥厂的砖房住宅呢。

不久来到一处十字路口。右拐能到嘉峪关市，可汽车仍笔直前行。远处有一小块绿洲，绿洲上建有厂区，还有鳞次栉比的工人住宅。完全是戈壁海洋中的一片住宅群。一头骆驼正拉着排子车通过厂区。

嘉峪关的城楼从前方右侧浮现出来。汽车像被吸进去一样靠近。不久便从硬化路右拐，直奔城楼。路弯弯曲曲地伸向城楼。

嘉峪关旧址是一处大型遗构，比我想象中大多倍。大概是进行过修复作业的缘故吧，我只觉得我们正向一座崭新的巨大城郭靠近。车在城楼前停下，我们从入口走进被大城墙包围的内部。

作为西北边境的一处军事基地，嘉峪关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便开始奠基，后来在1539年分别建成城墙、罗城和烽火台，1566年又完成2个城楼、4个角楼和2个敌楼（步哨楼），至此，我们今日所见的嘉峪关构造这才彻底完工。嘉峪关作为明代万里长城的最西端而闻名，并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要冲长期繁荣，所有一切已被众多出土品证明。

遗址所在地海拔1700米，城墙高11.7米，城楼周长733米，城楼面积3万3500平方米，据说，所有建造物都是按令人惊叹的精密计算建造的。

我登上敌楼，将绵延关外的长城城墙摄入相机。此处关所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仅凭站在这无人的关址上，是很难目睹它繁盛时的样子的。我缓缓地走在洒满宁静阳光的走廊上。即使侧耳倾听，也听不到任何声音。这里静谧得仿佛让人失去意识。

我们离开嘉峪关，再次开启戈壁之旅。兰新铁路的铁路线浮现在右面。公路与铁路并行前伸，不久便横穿铁路来到铁路右面，然后再次与铁路平行。左边浮现出祁连山脉。山势雄伟。或许是祁连山脉中最美的地方吧。右边也出现了山脉，与之遥相呼应。这边也是巨大的山脉，一片浩瀚的戈壁海洋在两山脉间铺展，正是河西走廊。

路变为下坡，坡很长，坡底是一处农场。穿过农场后，车进入一片新的戈壁。路再次变为缓下坡。右面的山脉像重叠的丛山，山容奇异。丛山上覆盖着烟油般的黑色。

不久，车突然进入一片红土地带。路两侧也是红色的。穿过这里后是骆驼草地带。不久，右面路旁的低丘上浮现出烽火台旧址。几个土包点点散落在辽阔的范围内。车子停下，我试着站上其中的一隅。虽然是承载勇士梦想的遗址，我却未产生任何感怀。历史和岁月都已彻底风化，被戈壁海洋吞没。

我们的旅途再度开启。通过清泉人民公社。这是一处建在小绿洲上的极小聚落。白花花的冒盐地带已蔓延至聚落附近。

地面多少有些起伏，路在丘陵地带上下下，蜿蜒曲折。兰新铁路的铁道线再次逼近。上次的列车似乎经常走这种地方，我不免多少有种亲近感。

路再次大下坡，大转弯。戈壁中有一户农家。不清楚里面究竟有没有人住。左边远处依然展露着巨大的山容，是祁连山脉，右面的丛山也层层叠叠不断涌现，各自拉着长长的山脊线。

我们进入一片大骆驼草地带。路旁在往外冒盐，白茫茫的。钻天杨行道树开始久违地出现在路上。这些钻天杨很大很漂亮，不过，大概是种类不同吧，风中摇曳的样子略微带着种妖怪般的奇怪感。不觉间，车外的风已经变大。

在妖怪般的钻天杨行道树的诱导下，路朝着玉门镇的绿洲中伸去。即使进入了绿色地带，眼前也仍只有奇异的钻天杨枝繁叶茂，土屋聚落掩映其中。这里完全是钻天杨树怪的聚落。车进入聚落，驶入古城墙碎

片旁的一处宁静的招待所。时间是两点。

用过午餐，大家进入各自的房间休息。我觉得户外更爽，便把椅子拿到中庭晒太阳。所有同行者都如法炮制。

玉门镇是兰州与敦煌间地势最高的地方，因此比较凉爽，即使盛夏最热的时候，温度也只有31度上下。不过，冬季却很冷，零下30度也不稀奇。冬天会下雪，可由于风大，积雪厚度不会超过一寸以上，居民都是靠烧煤取暖。

玉门镇是一个古老的小聚落，人口6000。70公里外有个地方叫玉门市，人口20万，是个油田工业城市，也是座新兴城市。

在钻天杨妖怪聚落中休息令人有种说不出的悠然。某处传来阵阵嗷嗷声。或许是风声，不过聚落却在钻天杨的守护下十分宁静。尤其是招待所的中庭，更是格外宁静。我叼着香烟，靠在椅子上，远望着河西走廊西部那没有一丝云彩的蓝色天空。

幻之海

五月八日（前章续），在从酒泉赴安西的途中，我们在一处名为玉门镇的古老小聚落好好休息了一下后，四点十分，再次从玉门镇出发。汽车穿过聚落入口那妖怪般的巨大钻天杨行道树。钻天杨的树枝和叶子全都偏向一方。据说这都是风的缘故。

路很快进入戈壁。距安西150公里，预计用时两个半小时。即使进入戈壁后，钻天杨行道树仍持续了一阵子，又过了不久，钻天杨才消失。

五点，我们仍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海洋中。左右全无山影。当然也没有一棵树，只有些许的骆驼草。远处能望见龙卷风。

距玉门镇50公里处有处城址叫“桥湾城”，离路边有四五百米远，只能看到已埋入沙土中的一半城墙。若只是远望城墙，倒是一座很好看的城。这座城建成后从未被使用过，被叫做清代的幻之城。据说建城之人因借建城中饱私囊，被处以死罪，因此城便被撂在了戈壁中，如今只剩了城墙。

下车，休息。我远望着幻之城。尽管已成废墟，可我觉得，像这样的城址有这么一个倒也不错。一座既未有人住过，也无任何历史的城址。

我们再次出发，辞别幻之城。戈壁逐渐沙漠化。不久，土壤开始翻起巨浪，有如沙漠的波涛。目之所及，全是吞没沙漠的土与沙的波浪。是雅丹地带。

我们穿越沙漠中的一条铁路线。铁路沿线设有木栅，保护其免受风的侵害。在中国，据说人们一般将风大的地方叫作老风口，而在这一地带，安西的老风口则尤为出名。埋葬沙漠的沙土波涛，是风长年制造的产物，因此这里完全是“由风蚀制造的坚硬黏土之波浪地带”。在从前的

西域游记中，雅丹地带通常被记为“龙堆”或“白龙堆”。大概是“土龙地带”之意吧。雅丹是形容罗布泊周边沙漠样子时的专用语，可没想到，敦煌以东竟然也有这种地带。总之，这种不可思议的风景，完全是风的作品。

边塞诗人岑参的诗中曾有这样一节：“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英”（高木正一《唐诗选》）。这是一首吟颂一线出征部队凄怆情景的诗：一天的战斗结束，正在湖中清洗兵器时，云像迎接兵团一样忽然涌起；正在雅丹地带喂马时，月亮竟忽然照亮了军营。虽不知这首诗的舞台在哪里，可是，若论能如此完美地为雅丹地带的荒凉赋予活力的诗，我想，此诗恐怕是绝无仅有。

路缓缓右拐。可无论右拐还是左拐都不重要，我们依然是在茫茫的沙漠中。老风口地带短暂消失，可不久后，这与世隔绝的风景再度展开，然后消失。

六点，周围完全是沙漠。太阳尚高。沙漠尽头有一片像海面的东西，似一条细长的带子。蜃气楼！中国叫“海市蜃楼”或者“麦气”。工作人员G某介绍说“这便是日本所谓的‘逃水’（陆地上的海市蜃楼——译注）”。

听他这么一说，我凝望起刚才便屡屡出现的那幻之远海。

左边虽是绵延的远山，可右边却山影全无，这里照样能望见幻之海。正前方的幻之海对岸有山。山的绿色像披上了一条带子。根据司机师傅的说法，那幻之海对岸的绿色中藏着一座并非幻影的真正城市——安西城。

可是，那绿色却怎么也靠近不了。寻绿之旅持续了约二十分钟。终于，林荫树开始在路上出现。起初的钻天杨弱不禁风，后来便逐渐粗壮起来。不过，这些钻天杨也是时断时续，后来便一下变成了庞大的钻天杨树。如同在玉门镇入口看到的那种妖怪般的钻天杨树。

路在距安西城很近的地方分成了两条。若是直走，会通往新疆地区的哈密，距哈密360公里；若是左拐，便是去安西、敦煌方向，距敦煌

122公里。我们在此告别兰新公路，取道敦煌。安敦大道之旅由此开启。

正面远处有一片绿色。安西城便坐落在那里。不觉间幻之海消失，车进入了真实的绿色中。

不久，左边浮现出一片古城墙碎片。据说，那是搬至现址之前的老安西城城墙。由于老城水深，已不适宜人住，因此只留下了面粉厂，其他全都搬走了。据说东边与北边的部分城墙保留了原样，其他已全部拆除。因而，城市搬迁并非很久以前之事。

城墙一公里外，便是如今的安西城。我们穿过从刚才起便绵延不断的钻天杨林荫路，朝整洁的新建城市——安西城驶去。城入口有家招待所，便是我们今夜的安身之处。

这里也一样，宽敞的大院内并排着几栋平房，食堂也在另一栋房子。厕所设在院中最靠里处，有点远。这里也同样有人给端来洗脸热水，我洗了脸，洗了手脚。

晚餐时听同席者说，今天下午风很大，可四点时却突然停了。而我们正好是在风停之时进的老风口。据说，如果风大，车辆在那种雅丹地带根本无法行驶。

在同一张餐桌上，我试着问了下搬家之前的老安西城建于何时，却未得到准确答案。

——我想知道的是，还在本地区被叫做瓜州的时代，城是在什么地方。

结果，一名同席者说：

——10公里外的西边有个瓜州人民公社，那里在国民党时代曾被叫做瓜州乡。那儿有一处古遗址。虽然残留的只有城墙，不过，说不定就是那儿呢。明早前我们提前调查一下。

对我来说，这条线索实在难得。我在小说《敦煌》中所用的那11世

纪的瓜州，今天已不可能遗留下来，不过，哪怕是能知道其位置也好。

五月九日，六点起床。来到户外，风很冷。这是我在这趟旅程中所经历的一个最冷的早晨。通知说九点离开宿舍。虽不能确定瓜州人民公社的遗址是否是往日瓜州的城址，但总会带我们去看一下。

九点出发。车辆行驶在钻天杨大路上。风很大。因此一个行人都没有。向导说：

——西风的话问题不大，若是东风，能够刮上一整天。今天不凑巧，偏偏是东风。

——毕竟是人称关外三绝的安西之风啊。

向导半骄傲地说道。

不久，我们来到一望无际的戈壁。穿过戈壁后，车行驶在柔弱的钻天杨林荫路上。我们穿过一条清澈的小河，不久来到一处小聚落——瓜州人民公社。一处远超预想的巨大遗址从左边浮现出来。距安西的招待所约有10至15分钟的车程。城墙掩映在钻天杨之间。

车沿着城墙绕过去。左拐，再左拐，来到遗址前面。下车处便是遗址入口。因为只有这里的城墙有残缺，形成了一个自然入口。

这是一处雄伟的巨大遗址。遗址周长3公里，几呈长方形，半毁的城墙围了一周。北侧的部分城墙还残留着上部。遗址内已成荒地，由于土是黏土，连草都不长。既不能做耕地，也不能当牧场。还到处发白，大概附近是碱性地带吧。

宽阔的荒地中有一条路，横贯东西。大概是供车辆或毛驴用的吧。站在遗址上，风声呼啸。该遗址究竟是何遗址，我无法知道。或许是瓜州城遗址，又或许不是。唯一能确信的是，这里是现在安西数代前的老安西城所在地。

我们辞别狂风怒吼的遗址，直奔敦煌。距敦煌121公里。

汽车一直行驶在安敦大道上。一片幻之海在戈壁尽头浮现，还能望到海的对岸。渐渐地，随着一点点接近，总有一种走在海边地带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路缓缓拐弯，绕到幻海右边后，感觉就像行驶在沿海低丘上。远山是蓝色的，海是青色的，山丘是茶色的，太阳在头顶。现实与幻境混在一起，多么美妙的旅程。

前方浮现出一片山脉。车沿山行驶。据说前方的山是祁连山脉的一道支脉。没有一草一木。右边没有山影，是舒展的戈壁。

不觉间，祁连山脉的支脉化为连绵的山丘。山丘消失后，新的山峦登场亮相。或许是阳光的缘故，今天的戈壁显得发白。没有一丝绿色的地带在延续。毫无人类生活的气息。

白色的戈壁、左边绵延的岩山、一无所有的安敦大道——了然无趣的相同风景仍在继续。路，缓缓地转弯，再转弯。岩山靠过来。路旁浮现出烽火台。

路贴着岩山山脚。山很奇异，乍一看，像用黏土和混凝土揉成的。据说，安西人都将这座山叫做“南魔山”。的确，名副其实，的确是座妖山。

右面依然是舒展的戈壁。可是，从南魔山一带起，戈壁更像是沙漠。我们久违地遇见了人。有两个骑骆驼的老人正在右边的沙漠中往东走。

南魔山连绵山丘的对面，又浮现出一片同样的山峦。问问司机，说是两座山是连在一起的，是同一座山。原来南魔山是重叠的两座山。虽然多少有点奇怪，不过既然是南魔山，或许，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应该的。

沙漠中浮现出一处烽火台，巨大的烽火台。附近还散落着一些貌似建筑基座的东西。

总之，敦煌所在地实在是太艰苦了。我们乘车走过的地方，倘若用骆驼，简直就是在搏命。

不久，一条绿线从远处浮现。据说，敦煌便藏在绿色之中。

右面浮现出三危山，正面则露出鸣沙山。每一座都是在有关敦煌书籍中必会登场之山。三危山是祁连山脉的尽头或末尾，至于鸣沙山，远远望去，也不过是一片山脊平缓的沙山。

敦煌千佛洞便被凿建在三危山与鸣沙山彼此靠近所形成的山谷中。汽车遥望着左边远处的千佛洞，进入绿色地带。钻天杨林荫树突然多起来，耕地也开始在路两侧铺开。小麦田（春播）也点点浮现眼前。

车进入一片农村地带。此处聚落看上去很富裕。一处大量配置绿色的大绿洲。

车进入城市。有种田园都市的感觉。城里也开辟了耕地，田地随处可见。

不久，我们进入招待所。这里同样是宽阔的大院内并排着几栋宿舍。我用宿舍前的自来水洗了脸。

进入分好的房间后，我再次仰面朝天倒在床上。睡了三十分种后，我品尝起自带的白兰地。终于来到了敦煌，要说没有一点感慨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栋楼的会议室，敦煌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文玉西为我们介绍了敦煌县目前的情况。

——敦煌县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南面被祁连山脉包围。换言之，即被沙山和戈壁包围着。海拔是1100米。

——气候干燥。雨量少，只有29.4毫米。蒸发量则是2400毫米。平均温度10.5度。

——汉族人口9万2000多，回族是760人，另外还有少数蒙古族和藏族。

——大部分人从事农业。在祁连山脉的水的浇灌下，生产小麦和棉花。棉花产量518万斤。

——解放前曾有一首歌谣：“水多时戈壁滩被淹，水少时水比油还贵。”一点不错，现在正努力解决水的问题，争取一滴水都不浪费。

大盛之城——敦煌

五月十日，昨夜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李承仙夫妇二人到招待所拜访，我们共用了餐。回房间后，我立刻上床，一觉睡到早上六点。看来我真是累坏了。

我在招待所院子里散步，一直溜达到早餐时间。从今天起，我要在此逗留四天，主要工作是往返千佛洞。尽管如此，我仍觉来敦煌确实不易。我在兰州、酒泉和安西各住了一晚，又在列车上过了一夜，因此是在从北京出发后第五天才到敦煌的。看来敦煌果然是远离首都之地。加之酒泉—安西—敦煌一路都是吉普车，整整两天都是沙漠与戈壁之旅。因此，敦煌可不是说来就能来的。

现在的敦煌已不同往日，既不是国界城市，也不是边境城市。因为甘肃省西边还有一个面积顶四个半日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往日的西域）。这里距离国界十分遥远。不过，在西域史中亮相的边境城市——敦煌的印象至今仍富有生命力。

早餐中上了加枣的小米粥。我来中国已有八次，可加枣的小米粥，却是在这次旅程中第一次见。

八点乘吉普车离开招待所。由于无法预料千佛洞窟内的寒冷程度，我和妻子把防寒的帽子、毛衣和手套全带上了吉普车。

出招待所后，车子很快进入闲散的土屋之城。阴天。骆驼在拉着排子车。虽说这里人口有9万，看上去却不像这样的一个城市。飒爽的风，悠闲的田园城市。城中时而有农田，时而夹杂着耕地。即使城中心几乎都看不到汽车，连自行车都不多见。毛驴拉的车上，货物反倒没人多。

鸣沙山刚从正面露出，便立刻变到了右边。转瞬间我们穿过城市，进入了田间。从这一带望去，鸣沙山不像是山，倒像连绵的长山丘。

车在鸣沙山左边的田间路上笔直行驶。土色的土屋多，白墙的房子少。不久，车直角右拐，进入一条伸向三危山的路。这是去敦煌千佛洞的路。方向虽然变了，鸣沙山却又变到了右边。因为路围着鸣沙山在绕大弯。车朝右面鸣沙山与正面三危山山尾彼此靠近之处驶去。三危山是黑色的，鸣沙山是黄色的。

路钻入两山之间。不觉间鸣沙山变成低矮沙山。前方浮现出一小撮绿洲的绿色，仿佛用浓绿的绘画颜料刷了一尺的长度。

不久，车进入了绿色中。左边三危山与右边鸣沙山均近在咫尺。我将视线投向右边，被雕刻在鸣沙山断崖上的石窟群透过绿树浮现出来。

车在绿洲中行驶了一会儿，然后直角右拐，进入一条通往千佛洞的路。穿过一条大干河（大泉河）桥，但见前方有一大门，门上挂一匾额，上写“莫高窟”。钻过门后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宾馆前的广场。我们在此下车。从广场望去，凿建在正面沙山断崖上的石窟近在咫尺。

我们进入右面的研究所宾馆，将行李放到所分配的房间，整理一下行装后，便去了宽敞的客厅。常书鸿夫妇便等在那儿。

稍事休整后，我们在常书鸿的带领下千佛洞。

“准确说，这里应该叫敦煌莫高窟千佛洞。莫高窟的‘莫’原本是‘漠’字，为沙漠高处之意。现在这里是‘敦煌县莫高窟’，唐代时则是‘敦煌县漠高乡’。”

常书鸿说道。

“现在，这里住着研究所人员及家属共100人。那边有田地，是研究所的家属开垦的。这里并没有农户。”

“是个100人的聚落啊。”我说。

“是的。现在是很繁荣。可我刚来这里时——那已经是1943年的事情了——当时只有1个道士，2个喇嘛僧，外加一个我，一共是4人。当然，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说完，常书鸿笑了，笑得很灿烂。我本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可还是选择放一放。

千佛洞前面的大路上，种着许多巨大的白杨树。白杨大树。另外附近还有钻天杨、榆树、杨树等大树，还有核桃树。还有苹果园和葡萄园。白杨的叶子与白桦的叶子很相似，叶背很美。大风一吹，枝叶互相碰撞，发出很大的声音。听说，由于与鬼拍手的声音很相似，因此白杨还有个别名，叫“鬼搏掌”。

在常书鸿的引领下，我们从第263窟开始，分别参观了第257、259、254、248、249、285、288、290、428等共10个窟。午餐是在研究所宾馆用的，然后回房间休息至两点半。

千佛洞的参观过程十分愉快。在常书鸿的带领下，我们一会儿进石窟，一会儿出石窟，从一窟转至另一窟，既轻松又爽快。从塞满奢侈品的一个窟转移到塞满另一种奢侈品的另一个窟。真是一种愉快的作业。从石窟来到走廊，阳光照过来，风儿吹过来，连遥望远处的三危山都让人毫不生厌。

拍照已显得麻烦。我打定主意，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有意义的，我便不去拍照。还是闲逛轻松。不过，唯有笔记还是必须要做的。

休息时，我在千佛洞所在的一隅散了散步。据说，15公里外有一眼泉水，名叫“大泉”。便是那泉水流过来，才营造出了这里的绿洲。千佛洞所在的一隅则尤其好。千佛洞之所以被凿建在这里，大概就是因为这里十分宁静，是处好所在吧。除了白杨等树木，我散步的脚下还长着许多药草。有红柳的红花、马兰的小紫花，还有甘草、苦豆子、芨芨草等，在脚下一丛一丛的。

下午，导游依然是常书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又参观了第445、444、331、427、424、420、419、409、390等9个窟。

千佛洞的每一个石窟，正面深处的须弥坛上均排列有塑像，四周墙面则填满了壁画。其中，有的还会造个佛龕将塑像收纳里面，或是将须弥坛设在中央。

由于塑像基本上均会被设在正面，因此既可以借助入口的光线，也能借手电筒轻松把握塑像，而壁画却不行。所有的壁面，没有照明是看不清上面内容的。因此，我只能窥探一下常书鸿用电光照着介绍的地方，或是用相机来拍一下，除此以外毫无办法。

五点半，我们停止参观，走在千佛洞下面的路上。树影映在路上，很美。即将落下的太阳正在千佛洞的顶上。不过不久便会被遮住的。真是宁静、奢华而且美好的疲劳与步行。

回到敦煌城，进入招待所。洗脸盆再次被打满热水。水很珍贵。我洗洗脸，洗洗手脚。宿舍前虽有自来水，却是限时供水，并非任何时候都有水。在回兰州之前，我注定与泡澡和淋浴无缘。

晚饭后，我整理了白天的笔记，然后一面喝着茅台，一面将视线投向窗外的黑暗。妻子说：你敦煌也过来了，敦煌的土地也站过了，千佛洞也去了，石窟也进了，佛像与壁画前也站过了，现在一定很满意吧。的确，我无疑十分满意。我甚至又确认了一遍——现在，我，的确是在敦煌。

汉武帝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公元前111年的事情。而敦煌的名字出现在历史上，此时是第一次。此前的河西，即我这次乘列车与吉普一路走来的河西走廊一带，除汉族外还混住着大月氏、小月氏、羌族、匈奴等民族，后来匈奴逐渐强大，赶走其他少数民族，控制了这一地带，成为汉王朝的一大敌对势力。

让河西走廊这种形势为之一变的是汉武帝。武帝令名将卫青与霍去病讨伐匈奴，把匈奴远远地赶到了西北，将该地带纳入汉朝的势力范围。然后，武帝又设了河西四郡，作为西域经营与对匈奴作战的前线基地。而在河西四郡中，由于敦煌处于最西端，因此是名副其实的最前线基地。

“敦煌”的名字十分气派。敦是“大”的意思，煌则是“盛”的意思，因此敦煌就是大盛之城市。作为匈奴曾经的根据地，它本不可能拥有如此气派的名字的。武帝将此地设为最前线基地时，占卜其名，才取名为又

大又盛之城·敦煌的吧。

二千年前的敦煌纯粹就是个军事基地。由于大兵团驻扎，因此，这里很可能是新商店林立，繁荣之极。玉门关、阳关等国界的关门被建于西北沙漠也是在这一时期。国界线被从敦煌引向了西方八九十公里处，并且，烽火台也是每隔5公里、10公里设一座，以备急用。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汉代的西域经营获得推进，都护府被设在西域时，敦煌便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基地，还兼有了一种东西交流基地的新性格。东去西去的旅行者大概都要通过这里，城里的店铺与旅馆鳞次栉比，集市也十分繁荣，甚至到处都建有骆驼停放场。所有的西方文化由此进入，佛教也不例外。

这座汉代的又大又盛之城·敦煌，后来的道路却绝非一帆风顺。历史变迁的波澜无情涌来，汉朝势力被赶出此地，汉代的敦煌城也由此消失。据推定，5世纪的西凉与北凉交战时，敦煌城被完全破坏成为废墟，不久便被埋进了地下。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敦煌再次诞生。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时代在不断发展。至唐代时，不啻汉代的又大又盛之城·敦煌兴旺之极。它已经不单是军事基地，作为东西文化交流，或东西贸易的一大中转站而无比繁荣。此时恐怕是敦煌的全盛时代，市场早中晚一天开市三次，大概也是在此时期。

并且，在此时期，敦煌还兼具了一种佛教都市的新性格。一般认为，最初在敦煌郊外的沙漠中凿建石窟是在4世纪中期，不过，当时代发展至唐代后，莫高窟已闻名遐迩。石窟的开凿也迎来了最繁盛时期，参拜者和巡礼者肯定络绎不绝。大概城里寺院很多，留守此地的僧侣也很多。还有许多佛师和画师，并且，城中也到处是他们的作坊。

可是，以唐代为中心的大盛之城·敦煌，后来再次被历史变迁的波涛吞没。这一地带的统治者也先后变为吐蕃、汉人地方豪族、西夏、元、明、清。然后，不觉间这座敦煌城消失了，被埋进了土里。至清代18世纪初时，我们所进入的今日敦煌城又被建造起来。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拥有漫长历史的老敦煌被舍弃，今天的新敦煌被

建起来的呢？

现在的敦煌已经称不上是大盛之城了。它既不是军事城市，也不是贸易中转站，亦不是宗教城市。当然也并非边境城市。它只是一座被围在沙漠中的飒爽的悠闲的田园都市。

一切都在变化中，如果说只有一样东西未变化，那肯定是莫高窟千佛洞。据史书记载，全盛时这里曾有1000个石窟。按照常书鸿的说法，现在有492个窟正在被整理当中。或许有许多石窟仍被埋在沙中。尽管情况已发生变化，可是，作为美术宝库，莫高窟如今已是名扬世界。据说，光是已整理的石窟中收藏的塑像就达3000件，倘若将所有壁画连接起来，长度能达到45公里。总之，莫高窟是从4世纪到14世纪，是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所开凿的石窟，是自然的干燥呵护着它，直至今日。

我喝着茅台，将视线投向窗外。窗外的夜色很深，可无论多深，我也没有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往日的敦煌城已不复存在，曾在此居住的众多民族如今也没了踪影。匈奴、羌族、回鹘、鲜卑、蒙古、西夏，它们全都同历史的洪流一起消失。历史其物，岁月其物，真是拥有一种令人恐怖的力量。

五月十一日，七点起床。在食堂里，我向同行的孙平化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在汉代和唐代的两个敦煌遗址上站一站，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在玉门关和阳关的旧址上站一站。孙平化说会设法安排，尽量满足我的要求。

“不过，这样一来，就要为此分出一天的时间，千佛洞的参观就会减少一天。”他说。

“千佛洞这边好办，我把三天逛的地方两天逛完不就得了。”我说。

“那就得超速度了。一定得小心，千万别从走廊掉下去。”孙平化说。

“没事，那么多的佛像，他们都会保佑我的。”我说。

虽不知玉门关和阳关之行的要求能否被接受，可我还是做好了被接受的打算，想在今天一天的时间里，将要参观的千佛洞石窟数量由二十个增至三十个。不过，我也拿不准这种调整有无可能。

八点半从招待所出发。天气晴朗。跟昨天一样，到千佛洞25公里，三十分钟的快乐旅程。

今天仍由常书鸿做导游。

第296、302、305、319、320、321、322、323、328、329、332、335、12、9、3、45、481窟，我一口气看了17个窟，然后午餐，休息。

下午则是第16、17、57、61、79、85、96、98、220、217、103、194、196窟，共13个窟。

今天一共看了30个窟。我把相机交给妻子，自己专心做笔记。五点钟离开莫高窟。在宾馆的客厅里，常书鸿为我们泡了咖啡。我真的是累极了，离开东京以来第一次体味到咖啡香沁入胃腑的感觉。

“今天可谓是石窟到石窟的急行军，因此，其他东西什么都没看到吧。”常书鸿说。

“不过，我还是看到千佛洞走廊的沙子上有许多小虫哟。”我说。

“啊，那种小黑虫子？那是戈壁滩的一种虫子，没水也能活。名字很难叫——”

说着，常书鸿在笔记本上写下“屎爬牛”几个字。虽不懂是何意思，不过名字却很大气，与小小身体十分不符。

辞别宾馆，我们来到宾馆前广场。朝剧烈活动了一整天的石窟所在的鸣沙山断崖望去，只见石窟上部已被沙子彻底覆盖。

“千佛洞上面的沙子全是被风刮上去的。二月前后时，那沙子会像瀑布一样往下落。”

有人为我们介绍道。大概是这样的吧。细碎的沙粒，面粉般的沙子，填没了千佛洞前的路。石窟前的走廊上也铺满这种沙子。

“每年四月初八，千佛洞前流淌着水渠的疏林里，总会聚集许多人。大家又是唱歌，又是拉二胡，十分热闹。还有很多卖货摊呢。”

常书鸿说道。在释迦牟尼佛生日这天开市交易，这恐怕是古来的传统，直至今日。想象一下那天的情形，莫高窟必定会多少有些异样。人们并未将其当作世界性美术宝库，而是当成一种生活信仰的场所，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息方式。

我们六点从莫高窟出发，踏上归途。常书鸿也同车。前方出现一片海，还有浪花。当然是海市蜃楼。车像冲向大海一样笔直行驶。大海逼近，波浪翻滚。一瞬间，大海变成了绿洲。变成了钻天杨，变成了农田。

路在即将进绿洲时拐向左边。有两头骆驼拉的排子车、四头或三头毛驴拉的排子车在路上移动。还有一头无主的毛驴也在拉着车子。

即将落下的太阳在前方右面的耕地上面。左边的鸣沙山，朝阳面与不朝阳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彩，变成了一座浅墨色与淡黄色相间的沙山。

行驶了三十分钟后，车进入敦煌城。

夜晚，孙平化来到我的房间，说可以将明天一天分给玉门关。他还说，阳关那边太过勉强，若只是玉门关一站可设法安排。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周围一下亮了起来。

登上玉门关遗址

五月十二日，今天是去玉门关遗址的日子，是将敦煌千佛洞的参观时间分出一天后才实现的玉门关之行。前天晚上，我向同行的孙平化提出想去玉门关、阳关的希望，结果竟被接受，达成了今日的玉门关之行。孙平化说若是玉门关与阳关两处都去，一天的行程实在紧张，若只去一处倒是可行，因此我便选择了玉门关。

玉门关和阳关是汉代西域史上必会登场的华丽历史舞台。两者皆是比敦煌更靠西的前线据点，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玉门关是西北北道的起点，阳关则是西域南道的起点。随着时代变迁，至唐代后，玉门关一直后退，后来甚至迁到了敦煌以东。这种结果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军事需要，否则便是新西域通道被打开之故。至于阳关，唐代时则一力承担起了东西贸易大门的职责，并因此给自己带来了繁荣。

我们八点离开敦煌招待所，前往敦煌西北85公里外的玉门关遗址。吉普车六辆，中方人员为文玉西（敦煌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等21人，从兰州一路陪同的女医生田兆英女士与敦煌文物研究所长常书鸿先生也加入了此行。日方则是清水正夫和我，一行共6人。

天空晴朗，一片云都没有。车子逆向行驶在去莫高窟的路上。城市的早晨行人很少，因此，本就凉爽的田园都市更增添了一种整洁感。穿过城市后，耕地在两边铺开。农村地带，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恬淡。

车从硬化路直角拐弯，进入一处聚落。再次左拐，路况变差。不久，我们穿过聚落，进入一片多尘的戈壁。起初还是沙子路，可不觉间道路消失，吉普车只能循车辙前行。车体摇晃剧烈。照此下去，85公里的路可太艰难了，我想。

一队正在戈壁海洋中演习的部队的影子浮出来。地上低丘点点。穿过这一地带后，眼前变成一片沙海。山影全无，地面缓缓起伏，如微波荡漾。

我所在的吉普车上有孙平化先生与常书鸿先生同乘。常书鸿先生年已七十五岁，且貌似有点感冒，这未免让我有点担心，不知他能否经受住这长途颠簸。

八点三十分，戈壁中浮现出两三处烽火台的碎片。整片地带没有一草一木，只有小石头。一条被压硬的车辙横贯在大地上。这终归也算是条路吧。或许是土质的缘故，路面凹凸处显得发白。这条白色的路缓缓地、不断地转着弯。不觉间，四面已变成真正的戈壁，寸草不生。一条白色的带子被曲曲折折地铺在戈壁中，吉普车便行驶在这带子上。望望白路的前方，闪闪发光，像一条河。

司机师傅说，下午后大概会有海市蜃楼和龙卷风。无论海市蜃楼还是龙卷风，在这种地带出现毫不奇怪。东南西北，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浩瀚的荒漠。即使用“空无一飞鸟，地无一走兽”“只以人骨为行路标识”等中国古游记中的表达方式都毫不夸张。的确如此。这里没有山，没有河，没有村，空中甚至都没有云。完全没有人类的气息。无论被丢弃在哪里，似乎都是死路一条。

常书鸿说，他来敦煌已35年，赴玉门关已是第6次。他还介绍说，乘吉普车去这是第一次，前5次都是骑骆驼，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晚上要靠北斗星看方向。说是1943年的那次，才五点左右，太阳未落就看到了月亮。

“这片戈壁有名字吗？”我问。

“也没什么名字。在中国，这种地带一般都叫做‘戈壁’或是‘瀚海’。”

两者都是戈壁地带的中国式叫法，感觉很有味儿。据说司机师傅是第三次玉门关之行。

九点二十分，地面多少有些起伏，四面小丘点点，不久眼前再次化为大草原。左边远处开始浮现出低矮的山脉。

可不一会儿后，地面突然崎岖起来，到处是小沙丘，麻黄（药草）与枯芦开始出现。还有芨芨草。

我们在一处名叫“芦草井子”的地方停车，休息。时间是九点三十分。“井子”即井的意思。据说，这附近的确有井，自古便是旅行者的休息点。假若这里有芦草，并且还有井，那就只能叫做“芦草井子”了。

九点五十分出发。先导车扬起茫茫沙尘，五台吉普则跟随在后。不久，我们进入一片奇妙的地带，到处都是圆形的土包。每处土包上都长着草。看来也只能叫“米团草地带”了。

按照司机师傅的说法，并非土包上长了草，而是被风吹来的沙子堆积在长草的地方，便形成了土包。

休息后，我们一直走在这种长满大小米团草的地带上。真是奇异的风景。地面崎岖，车体剧烈摇晃，一不留神，连相机都会跳起来。

前方是一片低矮山脉，绵延无边。

“或许并不是山脉。”孙平化说。

果然，也许真不是山脉。有时看着像海。我紧盯着这片像山又像海的东西，欲弄清真面目。的确像山，不过都是些极低的山峦。

不久，我们目的地——玉门关遗址从前方远远地浮现出来。有如被放置在那里的那个火柴匣，将方正的身影展露在平原上。

米团草地带的旅途依然继续。沙尘蒙蒙，怎么也靠近不了关址。不久，道路远远绕过远处的关址。前方依然是连绵的低丘。

终于接近关址，我们在遗址前下了吉普车。四面是戈壁，更确切说是沙漠。大家并未立刻进入关址，而是当场坐了下来。艰苦的旅程，我全身酸疼。

我坐在地上，仰望着稍远处的关址。一个巨大的土箱子。往日的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仅凭眼前这些是猜不透的。

稍事休息后，我们朝那巨大土箱走去。当然，由于上层部分已经损坏，因此并无顶部。西面与北面的墙上设有入口。墙由土坯与黏土加固

而成，基部有4米多厚，甚是坚固。虽猜不透城墙原来有多高，不过即使现在残留的墙垣也足有10米高了。或许还要高些吧。

我们进入关址，即方形土箱子。我们从西面的入口进入。内部呈方形，边长约15米。即，现在的关址是作为一个边长15米的正方形土箱子被留下来的。东南角还残留着楼梯遗迹。

此处沙漠中的废墟，并非一开始便被视作玉门关址的。清代时它曾被叫做“小方盘城”，1907年被斯坦因推定为汉代玉门关遗址。斯坦因还在附近一带发现大量与汉代玉门关有关的木简等。今天的中国史学界也将此视为汉代玉门关遗址。

在关址15公里外的东面还有一处遗址，清代时被叫做“大方盘城”。曾有一段时期，人们一直将大方盘城视为玉门关址，可如今，这种观点已经改变。因为小方盘城是前卫，大方盘城是后卫，前者是玉门关，后者为军队的屯营，它们是功能各不相同的土建筑。

站在玉门关废墟之外瞭望，一望无际的沙海包围着遗址。西方5公里外的烽火台遗址看着很渺小。

我们绕巨大土箱慢慢走了走。虽然被简称为玉门关遗址，可这里究竟是边界守备军司令部所在地，还是管理一切异域旅行事务的衙门，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站在玉门关遗址是很难想象它的汉时盛况的。想必，由此至东面5公里的大方盘城之间的区域，必定也驻屯着众多的守备军，而玉门关址附近，想必也会因向西或向东的旅行者旅店林立，商铺云集吧。

玉门关所在的地点，比往日的边境线——每隔5公里设一座烽火台或烽燧台，彼此串连成线的边境线——的位置稍微内收了一些。如此一来，那些旅行者们究竟是从何处越过这国境线，又是如何被引至这玉门关的呢？并且在走出这里后，又是如何赶往敦煌的呢？一切都无从知晓。

总之，既然好不容易来到了玉门关，那就要好好地看看。于是，我在沙子上坐下来。随之想起岑参的一节诗：“玉关西望肠堪断，况复明朝

是岁除。”这里的玉关指的是玉门关，岁除则是除夕。岑参是唐代诗人，但实际上是在此从军的。他登上这玉门关，一想到明天便是除夕日，感慨万千，便将这种感怀咏进了诗里。我想，这的确是一种断肠之思。

孙平化走了过来。我看看表，尚未到正午。

“还早着呢。”我说。

“接下来，咱们去对面那处烽火台，然后好好地吃顿午饭。”孙平化说。

“不过，到天黑还有不少时间呢。若只看玉门关，把阳关自个给撂下，岂不是对不起阳关了。”

不料，孙平化现出一副吃惊的神色，说道：

“要不，我再去找负责人兼咱们吉普车队长文玉西先生问问？”

“好啊。”我说。

孙平化起身离去，不久返了回来，说道：

“到阳关似乎还有很远一段路程。听说，司机中有个人，曾经从这里去过阳关。——总之，看队长的意思吧，据说午餐后结果就会出来。”

“就是说，决定要去了？”

“不，那倒不一定。”

孙平化说道。他一本正经，看来，这阳关之行真的是尚未决定。

我们赶往西方5公里外的烽火台。靠近一看，这也是座巨大的烽台遗址，当时的国境线一定是往南北两边无限延伸，像条小型万里长城被铺在大地上的吧。如今，有些地方仍清晰可辨，有些地方则完全损毁，只能看到一些小土堤。东边远处则浮现出两三座被配置的烽火台遗址。

我首先将视线投向关外，即西方。国境线附近小丘波浪翻滚，对面

则是点点撒着沙漠草的荒原。一条断层纵贯南北，像在那边画了一条线。断层对面是平坦的戈壁地带，戈壁尽头则是连绵的低丘。

接着，我又将视线返回国境线内部。这边的景象大致相同，也分为两种地貌：撒满沙漠草的地带与平坦的戈壁滩。不过，这边却看不到一点山影。

国境线内外都长草的地方，很可能跟刚才通过的米团草地带一样。生长在那里的大概也是麻黄、枯芦与骆驼草之类吧。总之，一片荒凉的风景。

烽火台上部已彻底坍塌，只剩了基座。尽管如此规模仍很大。太阳正挂在头顶，很难寻找阴凉处。不过，我们勉强还是找到一处多少有点阴凉的地方，整理成用餐场所。由于只待下五六个人，其他人只好在烈日下或站或坐。大家吃着从酒泉跟来的厨师昨晚熬夜赶制的便当与常书鸿自带的葡萄酒和点心——就这样，难以置信的玉门关址访问庆祝宴开启。

妻子还用同行者清水带来的茶，为大家点了淡茶，在烽火台下举行了一场野外茶会。

午餐结束时，文玉西走过来，大声说道：

“现在返回玉门关址，一点二十分向阳关进发！”

“恭喜。”孙平化对我笑道。

“谢谢。”我由衷感谢。

“其实我也想去啊。不过行军难是肯定的。”

孙平化笑道。这次的阳关之行还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行军难”，因为我们回到敦煌时已是夜里八点多。当然，当时没一个人能预想到这种结果。

返回玉门关址，趁司机们养护吉普车的空隙，我在遗址附近溜达了一下。不觉间白云已飘至关址斜上方，很美。气温32度。

东汉将军西域都护班超在沙漠中度过了半生，他晚年曾上书说：

——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

并且，在这份请求归国的上书中，他还夹了这么一句：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这上书中的玉门关，便是如今斜上方飘着一片白云的玉门关。由于我在小说《异域之人》中写过班超，因此，一想到班超便感慨良多。我数日前曾住过一夜的酒泉，我想班超是不敢奢望能回到这里的，但他至少还想活着进玉门关。我一面抽着烟一面溜达，总觉得有点愧对这位两千年前的汉代武将。

除了《异域之人》外，我还多次使用过这玉门关。比如，在《西域物语》中我使用过一名汉代武将——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因远征天山对面的大宛（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费尔干纳盆地）并带来汗血宝马而留名青史。他功成名就是在第二次，第一次时失败了。最初，他先是率数万人的兵团远征，结果两年后回到玉门关时损兵折将，人数已降至数千。

李广利在玉门关奏报了自己的战败，恳请重整旗鼓。不料，数十日后京城派来使者，将幸存的李广利兵团一个不剩全都赶到了关外，并让守备严守关门，然后使者在关上喊道：

——军有敢入者，辄斩之。

意即，你们若敢进一步，将全部斩首！李广利无奈，只得驻留关外，直到一年后重整旗鼓。虽说是关外，可具体是哪一带呢？说不定，他们就扎阵在我们用午餐的烽火台西边的荒漠里呢。

不过，当时这玉门关附近又是何种地方呢？会不会因驻留军队而建着一座繁荣的城市呢？

但是，一旦有异民族从国境线外入侵，玉门关就会大门紧闭，城市

也顿时陷入一片死寂。于是，被配置在国境线上的烽火台和烽燧台便被点燃火。白天用烽燧台焚狼烟，夜晚则用烽火台燃起红红的火焰。就这样，紧急的军情迅速被传给后方的军事基地敦煌。戈壁与沙漠混杂的夜间大平原瞬间被烽火台上的火焰包围，关外传来异民族敲击青铜大兵鼓的声音——想象一下发生紧急军情时的夜间的玉门关，景象实在是太美了。战争，两千多年前就应该从这地球上消灭掉！

总之，玉门关便是如此时开时闭的。打开时繁荣，关闭时萧条。类似的聚落这大平原中总会有那么几处。当然，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往日已逝，今天玉门关址附近已是一片无尽的沙漠。可是，难道就彻底变成无人地带了吗？倒也不是。因为这遗址附近至少会住着一人。据说，离遗址不远处有处房子，里面住着些采硝石的人。虽然会有人按时过来接班，不过夜间肯定会很寂寞的。据说房子背后还有个池塘，池塘里会有野鸭子。孙平化还去那里要了只野鸭子，放进了吉普车里。

赴阳关之路

五月十二日（前章续）一点二十分，我们离开玉门关址，向阳关进发。距阳关62公里。据说，由于几乎没有像样的路，完全就是戈壁与沙漠之旅。只有一名司机从玉门关去过阳关，因此便由那名司机做先导，五辆吉普车跟随其后。

我们从去玉门关的路返回刚才休息的芦草井子。至芦草井子的18公里路程，几乎全是大小米团草的地带。严重时，米团草十分密集，将大平原全部吞没。正如我前面所记述的那样，乍一看，米团草就像草长在土包上，可准确说，却是风沙堆积在草根下所形成的土包。虽说是土包，不过在草密集的地方，数个土包甚至能汇成土丘，上面顶着许多草。所谓米团草只是我个人的方便称呼，准确名称并不清楚。按照司机的说法，这种地带的米团草有拖秧刺、麻黄和骆驼刺（骆驼草）三种。芨芨草似乎也能长在土包上，可不知为何，据说这一带并没有芨芨草。

米团草地带到头后是戈壁，戈壁中央有一株红柳，十分惹眼。另外还点点分布着一些绿叶的树木。常书鸿为我写下“胡杨”二字。这一地带的树或许都该带个“胡”字。就算是同为杨树，作为沙漠中的杨树，从生态上说，无疑会多少有种不同的性格。

戈壁之后是铺陈的枯芦地带。一望无际的芦草地带很美。记得诗人小野十三郎的作品中曾用过“死正该如斯”的词句，我真想借此一用。完美芦草的死之地带。不过根据司机的介绍，这些枯芦都是去年的，今年的才刚发芽。

我们在芦草井子休息。这是一处三岔路口，直行是去敦煌，右拐通往阳关。

休息结束后，六辆吉普车进入阳关路。由此处三岔路至阳关有45公里。一名先导司机三年前曾由此去过一次阳关，所以这次就全仰仗他了。

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海洋中持续行驶。山影全无，当然，也没有一棵米团草。

可不久后，我们再度进入一片大米团草地带。这次的米团草全是枯芦。由于芦草植株较大，因此较之土包，土丘的说法更准确。土丘点点，所有土丘上都顶着枯芦。

不久，真正的小沙丘现了出来。气温32度。白云像扫上的薄绢，很美。远处浮出一片水域，是蜃气楼之湖。常书鸿在我的笔记上写下“海市蜃楼”四个字。真是难得的一个好词。当地的庄稼人似乎都叫“麦气”，感觉很有味儿。日本则叫“蜃气楼”或“逃水”。“逃水”的叫法也很坦率。因为无论人如何靠近，它都会不断逃走，因此，不是“逃水”又是什么呢？

守望着前方幻影水域的旅途仍在继续。甚至，连湖中的鸟都浮现了出来。不久，吉普车从远处那片水域的右边使劲绕过去，宛如在巨大的海滨沙滩上行驶。不久，敦煌市林场的绿色化为短小的绿线浮现在前方远处，那是敦煌市在沙漠中营造的人工林场。

可是，即使花了很长时间，我们仍无法接近那绿色。等到终于接近了，车却忽然调转方向，绕到了绿线右面。不久，绿线便被远远地甩到了背后。

从此时起，六辆吉普车各自脱离车辙路，在辽阔的戈壁中任意行驶起来，仿佛军事演习。然后各找地方停下车子，冷却一下发动机。

此后，类似情形便屡屡上演。据说，吉普车的目标地是南湖农场。也不知行驶了多久，三点四十五分时，南湖农场终于出现在眼前，可先头的车却被水渠卡住，一半车体掉进水渠，爬不上来。大家便拴上绳子，用其他吉普车往前拉。县长文玉西在大声吆喝。问问翻译，翻译说，他喊的是“前进”。据说他年轻时曾当过游击队队长，的确有种英姿焕发的感觉。当然，让车队从芦苇井子取道阳关路的也是这位县长。

终于进入南湖人民公社农场所在的绿洲地带。青青的麦田映入眼帘。虽然是沙子路，两侧也植有钻天杨。可就算说句违心话，这些钻天杨也难说很大，不过，据说是去年才开辟的农场，因此这些钻天杨也算

是努力的成果了。

我们第三次越过水渠。由于水渠很深，司机都有了经验。先让乘员下来，然后空着车子，猛冲过水渠。

我们进入南湖人民公社的农场，给吉普车加水。农场的人们都过来帮忙。我们再次驶离农场绿洲，进入戈壁滩。入戈壁后，车再次在辽阔的戈壁中任意散开。据说，为防止陷入沙子，车子必须保持一定速度。而要保持一定速度，就必须采取这种走法。

不久，我们完全丢失了方向。在无路的戈壁中瞎碰乱撞，一会儿往这走，一会儿往那走。

常书鸿在我的笔记上写道：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既然你走阳关道，那我宁愿选择过独木桥——意思大致便是这样吧。虽不知是谁的诗，不过常书鸿的行为却十分应景。没错。自古以来，去阳关都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在能望见前方丘顶烽火台的地方停下车，休息。此时，我们第一次从右面远处望见了山影。

车辆出发。吉普车直奔前方的两丘之间。两丘中，右面沙丘上的烽火台清晰可见。驶向沙丘的途中有条运河，吉普车便停下来。每次停车，司机都会去打水。

终于接近了那两座沙丘，可不知为何，吉普车却未进两丘之间，而是往右，即绕到了沙丘右侧。然后爬向烽火台所在的沙丘，结果怎么也爬不上去。由于原本就没有路，司机只能将车头调到易爬的斜坡往上爬，可中途总会被卡住，无法动弹。

反复尝试三四次后，所有吉普车放弃了爬沙丘，改朝近在咫尺的小绿洲中的南湖人民公社奔去。去林场询问去阳关的路后，再次奔向阳

关。不过跟刚才不同，这次车辆进入了沙丘地带，从大沙丘的背部往上爬去。于是，前方高处有处烽火台浮出来，即刚才的烽火台。或许是周边沙子发红的缘故，烽火台仿佛载在红色沙丘上。不过，较之沙丘，戈壁丘的说法或许更好些。不觉间，沙丘又变成遍布小石头的丘。

因此，吉普车走得快了些。司机们露出一副终于找到去烽火台的路的样子，随着与烽火台的接近，司机似乎兴奋起来，驾驶也粗野起来。

爬至丘顶后，对面低地上铺展的一片绿色地带映入眼帘。阳关遗址便被藏在那一望无际的绿洲中。

从刚才起便一直作为前进目标的烽火台位于沙丘背面最高处，吉普车行至那高处的脚下后停住。虽然到烽火台没多少距离，却没有一个人去爬。看来大家都累了。大家俯视着下面藏着阳关遗址的平原，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茶。周围是一片红色的沙子。

阳关与玉门关一道，都是汉代所建的边境关口。由于位于玉门关南侧，因此才被叫做“阳关”。两者俱是通西域的重要关口，玉门关是西域北道的起点，阳关则是西域南道的起点。时代发展到唐代后，玉门关便移到了敦煌以东，阳关则在唐代时独自承担起了东西交通大门的职能，展露出无比的繁荣。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盛衰的更迭，这道国境的大门便时开时闭，不知不觉间便被埋进了沙漠中。沙州史中有句“敦煌西南一百四十华里”的记载。这句中的一百四十华里，对应到这里至敦煌的距离，实际上是63公里。跟玉门关不同，阳关这边，自古便被当地农民以阳关之名称。

稍事休息后，我试着爬上烽火台所在的高处。以烽火台所在的沙丘为中心，周围的平原上小丘陵跌宕起伏。烽火台东面是一片大断崖，沉入了深谷。原来，这片断崖就在我们来此途中从戈壁滩上望见的丘与丘之间（缝隙）里。

这里与阳关遗址所在的大平原完全相对。虽然我刚才的记述是“以烽火台所在的沙丘为中心，周围的平原上小丘陵跌宕起伏”，不过，隔着那些起伏的小丘陵俯瞰对面，即可看到阳关关址。丘陵起伏的地域沙子发

红，发红的部分到头后变为黄色。据说那片呈黄色的地带便是阳关关址。虽说也叫关址，可跟玉门关的情况不同，这里现在什么都没剩下。可是，那毕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并且，绿洲的绿色地带铺陈在阳关遗址的左边。

看看表，六点十五分。右面——西边的太阳尚高。我从烽火台高处下来，朝正在休息的人群走去。到了后来，我依然想去眼皮底下的阳关遗址，想到那里去站一站，便毅然站起来。

我走下沙丘，蹚过一条铺满细灰般沙子的大干河，走到阳关遗址。很难走。孙平化、文玉西与横川健三人也跟了下来。摸索到貌似阳关遗址的地带后，我在附近转了转。脚下的沙子上点点地印着动物足迹。据说是黄羊的脚印。所谓黄羊，指的似乎是野生山羊。枯黄色的骆驼草中，青嫩的骆驼草从根部长出来。荆棘仍柔嫩。这种骆驼草在周围长了一大片。还有些蜥蜴窜来窜去。阳关遗址现在正值春季。

我在散落着陶片的地方抽了支烟，然后返回。爬上长斜坡，回到23名同行者休息的地方。花了近一小时时间。

七点十分，我们朝敦煌出发。至此日程全部结束。我终于站上了玉门关和阳关两处遗址。

归途中，我们进入南湖人民公社林场所所在的绿洲地带。林场的孩子们在朝我们挥手。他们都是戈壁中生戈壁中长的孩子。离开绿洲，返回原路，旅途再次开启。据说由此至敦煌有80公里，预计要一个半小时。

车在戈壁中走了大约三十分钟。路况不错。路旁有烽火台遗址。虽然只剩下烽火台的基座，可还是很庞大。不久，一条通往西藏和西藏的路横在眼前，我们直角左拐。路很高级。没有摇晃，实在难得。左边一直是鸣沙山。鸣沙山是一条长约30来里的山系。

在前往敦煌方向的30公里处，西千佛洞藏身的绿洲绿色从右面浮出。从车窗望去只是个小绿块。据说，从西千佛洞至莫高窟有35公里。这里有35个汉代至唐宋的洞窟。大概是莫高窟那边空间不足，又到这边开凿起来了。不过据说，比起莫高窟，这边的塑像和壁画有点相形见

续。

路旁又有烽火台出现。看来，从阳关开始，基本上每隔5公里便建有一座烽火台，其中还有几座留到了今天。刚才那个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今天已看见许多烽火台，因此跟烽火台也算比较熟络了。不过，我仍想去亲自点一把火，放一回狼烟。倘若用火焰或狼烟将大沙漠包围起，情形一定很壮观吧。

敦煌已近。一些被称为汉代敦煌城墙碎片的东西从右面浮现，继而，所谓的唐代敦煌土堡也浮了出来。这便是我在小说《敦煌》中曾用过的沙州。从这座古城埋没的地带至现在的敦煌有7公里。

回到敦煌招待所时已是八点。立刻吃饭。妻子从食堂回来后立刻上了床。看来是累坏了。我却喝白兰地喝到半夜。虽然疲劳，却毫无睡意。我依然在为成功站上玉门关、阳关而亢奋。

莫高窟

五月十三日，今天是逗留敦煌的最后一天。按计划，上午要参观一处名叫“月牙泉”的鸣沙山脚的泉水，下午要去莫高窟看剩下的千佛洞。

九点从招待所出发。拜昨日玉门关、阳关之行所赐，我全身都感到疲劳。

出城后，车行驶在伸向鸣沙山的钻天杨林荫路上，朝鸣沙山飞快接近。起初还能在前方望见鸣沙山，可不久后，鸣沙山变到了右面，然后再次回归前方。走到近前我才发现，鸣沙山其实是几座沙山的重叠。众多的沙山层层叠叠，形成了一片30公里的长台地。听司机说，月牙泉便位于前面可见的沙山背后。

不久，车辆进入鸣沙山脚下的杨家桥人民公社鸣沙山生产大队地区。出招待所后只用了15分钟。这里完全是沙子地带。听说，该大队在治沙方面取得了很大效果，不过，看上去却是个闲散的小聚落。

我们下了吉普，从重叠沙山的一个山脚绕过去。沙山与沙山间有绿色的小麦田，我们走在麦田中的畦道上。路旁有许多沙枣树，开着黄色小花。枣花很香。

风很冷。昨夜在招待所院子里看到半月上有晕，据说，这一带有种说法，月亮有晕便会刮大风。或许，今天要刮一整天风吧。

我们步行了一公里左右，来到一处沙山背后。这里有一口水池，池中斟满了美丽的泉水。听说月牙泉的“月牙”是新月之意，果然是名副其实的新月形水池。且不说三千年来这泉水从未干枯，光是未被周围沙山或沙丘上的沙子埋掉这点就足够神奇了。

——这一带的沙子，风一吹就会从下往上，即往高处移动。因此，沙丘既不会消失，被围在沙丘中的这月牙般的泉水也不会被沙子掩埋。

一名做导游的公社青年说道。我捧起一把脚下的沙子瞧瞧，沙粒很细。

——大风一刮，这沙子就会鸣响。所以才有了鸣沙山的名字。

我真想听听这因风而鸣的沙子的声音。倘若构成鸣沙山的所有沙山和沙丘都鸣响起来，那情形一定会很惊人吧。

我们绕着泉水走去。西侧深处有一处涌口。月牙泉其实只是个巴掌大的小池子。即使绕行一圈也花不了十分钟。

泉边有庙宇遗迹。据说，“文革”前这里曾有十几座娘娘神庙宇，可“文革”时都被贴上了邪教的标签，因此，建筑都被烧毁，还有一名僧人投水自杀。尽管发生过这样的悲剧，不过据说，自古以来，每年四月八日释迦牟尼佛生日这天，这里都会逢集，直至今日。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无论莫高窟千佛洞前还是这里，两处地方在四月八日这天都有集市。莫高窟的集市很精彩，不过，被围在沙丘中的这处小月牙形泉水旁的集市，倘若想象一下，其繁荣景象也恍如眼前。

我们辞别月牙泉，返回敦煌城，又从城里赶向西南3公里外的敦煌故城。这里离我们住宿的招待所并不远。虽说是故城，却无非是一片残垣南北排列的沃野而已。

这片沃野的下面沉睡着两个敦煌城。一个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作为对匈奴作战的最前线基地营建的两千年前的敦煌，另一个则是在5世纪初，武帝的敦煌在西凉与北凉的交战中毁于水攻后第二次营造的敦煌。后面这个敦煌贯穿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各个历史时期，作为东西文化交流或是东西贸易的一大中转站繁荣之极。

虽不知两个敦煌会以怎样的重叠方式沉睡，可总之，这一地带的确长眠着两个敦煌。

现在排列在田野一隅的断壁残垣，是以唐朝为中心长期繁荣的二期敦煌遗迹。我在小说《敦煌》中所写的便是这二期的敦煌——11世纪的敦煌。我所描写的寺院、官府、平民区、大街和胡同，全部与历史一

起，沉睡在了田野的下面。

尽管如此，这长期繁荣的二期敦煌，究竟是从何时起，又是因何变成废墟的呢？此城灭亡的准确记述并未被留下来。

我们在沉睡两个古敦煌的田野中走了约三十分钟，然后返回招待所短暂休息。两点二十分，我们再次向莫高窟进发。

今天又烦劳常书鸿，带我们看了第112、130、158、159、156、172等各窟。至此预定好的千佛洞参观全部结束。

我立刻去了常书鸿的宅第，探望前天扭伤脚的常夫人。常书鸿的房子很简陋。我收到了常书鸿夫妇共同创作的“胡旋舞”摹本。

所谓“胡旋舞”，指的是一种由胡族（少数民族）舞女身背乐器边弹边跳的舞蹈，唐代时这种舞蹈曾风靡长安，白居易曾咏诗赞曰：

——胡旋女，胡旋女。

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飘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

……

这似乎是一种边弹奏乐器边飞快旋转的舞蹈。可是，胡旋舞这种舞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艺术，其具体资料，据说除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外根本无处可寻。由于我曾在小说《杨贵妃传》中让安禄山跳过这种舞蹈，因此，能在数个石窟中看到胡旋舞这种东西，实在是难得的很。

常书鸿夫妇所赠送的，是中唐时期第112窟里的东西。画面显示，在奏乐的一众天人中，只有胡旋女一人被特写出来。实在是珍贵的礼物。

辞别常书鸿宅第后，我前赴研究所，参观了古文献，然后于七点半辞别研究所。我们明早就要从敦煌出发踏上归途，为了给我们送行，常书鸿说今夜也会住在招待所。我与他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招待所。多么美好的傍晚。

回招待所后，我用少量热水洗洗脸和手脚。晚饭后请常书鸿来房间，就千佛洞的塑像、壁画等做了各种请教。其间，常书鸿也就他本人的情况淡然地做了些介绍。

——1927至1936年，我作为一名油画家赴法国留学。1935年，当我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佩利奥从敦煌带回的展品时，我完全震惊了。起初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国家竟有如此出色的东西。我对敦煌一无所知。我完全被唐朝的东西打动。那些人物、马匹栩栩如生。我认为东方绘画完全比西洋绘画出色。这是我迷恋敦煌的开始。

——1936年，我返回北京。妻子是法国人，是个雕刻研究家。我决心赴敦煌，并试图说服妻子。可妻子想回巴黎，并未答应去敦煌。

——1943年，我将妻儿留在北京，一个人造访了敦煌。我乘坐卡车从兰州到安西，花了一个月时间，再骑骆驼从安西到敦煌，又用了三天两夜。

——当时，在莫高窟生活十分艰难。当时只有一个道士、两个喇嘛僧、外加一个我，一共就四个人。当然，既没电也没自来水。我们干脆将红柳树枝当筷子用。最初的一年十分艰难。我们在报纸上登广告招雇工，结果没一个人肯来。可是，我切身感受到敦煌研究的重要性。我在外国看过很多博物馆，但我觉得，只有千佛洞此处博物馆才是最出色的。

——把生活条件准备好后，我将妻儿都接了过来。儿子十三岁，女儿八岁。起初妻子似乎很高兴，后来却突然撂下孩子们出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

——由于女儿没法接受教育，我便让她在石窟里画画，从十四岁画到了十六岁。儿子则有幸交给了一个美国人照管。

——我现在的妻子李承仙是我教过的学生。她同情我的立场，帮我做事。

——1962到1966年，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千佛洞进行了修复。四人帮时期，我还被逼着养过猪。即使现在，莫高窟的生活仍说不上便利。不过，我们现在已能自己发电，研究所也有了100名工作人员，如果想想从前的情况，还有什么不能忍耐呢。

——不知不觉间我已七十五岁。深夜醒来时，夜间经过鸣沙山对面的山麓的骆驼的铃声，便会随风传来，然后，我便竖起耳朵，倾听第96窟的九层风铎的鸣声。

常书鸿退回自己房间后，我整理好今日的笔记，然后陷入了恍惚。这次的敦煌参观太过匆忙。在已被整理的492个窟中，我已参观56个。在逗留的五天里，由于拨出一天给了玉门关、阳关，因此就是用四天时间看了56个窟，平均一天看14个窟。走马观花式的看法，再加上窟内的昏暗，似乎也谈不上“看”。虽然只是在从窟到窟不停移动，不过，即便这样我仍很愉快。

我用四天时间逛了千佛洞，感想便是，我只是将众多石窟中的一小部分匆匆扫了一眼，而且每个窟中也只是将极少一部分匆匆扫了一眼。塑像较易观看，不过差别并不大。基本上是在各时期的代表性塑像群前面走马观花。

至于我心目中最好的塑像，我想全都是唐代石窟中的像。无论本尊还是菩萨像，各个体形丰满，表情富态优美，平易近人。若非要在众雕刻中选出一处，我想恐非第130窟的大佛莫属。这是只由一块石头雕成的雕刻。只有这尊26米的倚座弥勒大佛带着一种森然的感觉，威风凛凛，代表了盛唐的富丽堂皇。

印象深刻的，则是那些拥有少数民族面容，同时又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菩萨或四大天王。

还有最古老的北魏窟中那些三体交脚弥勒菩萨。他们全都上半身裸体，只有下半身盖着一层薄布，连肉体的线条都依稀可见。每一尊像都

惹人怜爱，带着一种亲近与随和。果然是奔放的沙漠之国的弥勒佛。我在笔记上写下了一段说不清是诗还是散文的文章：

北魏这一来自北方的民族，她的真面目并不清楚。她4世纪立国，定都大同，凿建了那巨大的云冈石窟。百年后她迁都洛阳，又在这里营造了龙门石窟，然后于6世纪前后消失。真的是消失了，无影无踪。倘若从北魏的遗物中选出一样，我想非那时尚的交脚弥勒佛莫属。他们将腿盘成十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现代动作，会令人不可思议地联想起雷鸣、碧落、陨石等与天体有关的东西。这或许是他们坐在星座上的一种姿态。当然，他们与他们的民族共命运，他们如星星般飞逝、散落，然后消失了。他们只能消失。因此，并未传到日本来。

事实上，这种极为出色的交脚型弥勒佛只有北魏时期才有，其他时代是看不到的。

还有那嵌满每个窟的壁画。壁画多与佛教思想有关，用绘画形式表现佛教经典的内容。毕竟是从4世纪一直描绘到14世纪，上千年的时间。因此，这些壁画不仅在画风上各具时代特点，而且还描绘出各时期的风俗和生活。若仔细端详，必定很有趣。其中既有描绘战斗情形的图案，又有描绘农耕、捕捞的场面。还有婚礼、医生出诊等情形，涉及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

光是将壁画中的乐器单独挑一挑，就能汇集成一部音乐东西交流的珍贵资料；光是将其中的服装选一选，就能开创一篇长达千年的详细风俗史。不用说，里面还满藏着许多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

另外还有绘满众多石窟的飞天与千佛。这些飞天，不仅窟顶有，窟顶与壁画之间也有，每个飞天都天衣飘飘，舞姿轻盈。有的乍从水面飞出，有的边弹边舞。

492个窟中，究竟有多少飞天在舞动呢？不觉间我问起常书鸿，结果他用了如下的方式回答我：

——一千左右，或者一千五百左右吧。

至于千佛，虽说并非每个石窟均被其填满，不过，倘若站立在印刷般绘满小佛的壁面前，或是仰望窟顶，都会让人感到一种被压倒般的感受，只觉得自己被无数佛像所包围。

还有刚才所记述的胡旋舞。关于这点，我在笔记上也写了些感想：

——站在她们面前，我只觉那身背巨大的琴的舞女的身影已消失。此时，不知何处传来军鼓的响声。而在这鼓声之前，早有一道龙卷风般的东西逼过来。这便是那些可爱的胡族舞女所拥有的命运旋转。

在四天逛过56个窟中，印象深刻的，仍是今天被称为藏经洞的第17窟。因为，就是该窟所藏的大量古文献和古经卷等，经过了斯坦因、佩利奥之手后，才让敦煌的名字一跃成为世界的敦煌。

我在小说《敦煌》中，曾写过往此窟塞古文献和经卷时的情形。那些小说中匆匆运来的东西当然已彻底消失，一干二净。运进来只是小说中的情节，消失却并非故事，而是斯坦因和佩利奥登场这一严肃历史事实。小说的世界与现实在我心里纠结一起，错综复杂，让我多少需要些时间才能理清。

我在小说中还描写过几名男子在此窟前被雷劈死的情形。因而离开此窟时，我试着问常书鸿道：

——这一带打雷时一定很吓人吧。

结果常书鸿说道：

——雷光一闪，估计窟内的佛像们瞬间都被照亮了吧。

一定会是这样的。不过，我在小说中却没写。

五月十四日，晴朗。六点五十分，我们从招待所出发赶赴柳园，至柳园128公里。虽然来敦煌时是在酒泉下的列车，不过这次要到离省界更近的柳园，在那儿乘坐列车。尽管这种方式会延长乘列车时间，却能缩短乘吉普车的时间。这是县长等人为体谅大家刻意做出的安排。毕竟连续的吉普之旅让大家都累坏了，这样能尽量减轻点疲劳。

我们跟敦煌城告别。宁静的土屋之城、清风飒爽的田园之城，再见了，别了。

出城后，车很快进入碱性土壤地带。茶褐色的泥土波浪起伏。据说这种土壤下面埋有硝石，不过，风景荒凉。

据说，现在吉普车正行驶在通往西藏、青海的主干道上。如此说来，的确不时与去西藏的卡车擦肩而过。四处有一些沼泽，只有沼泽周边堆放着红土。

太阳在前方略偏右位置，已升得很高。只有道路是黑色的，黑色的路笔直伸向前方，永远都望不到头。

山影全无的大平原之旅在继续。不觉间，米团形的土包开始淹没无尽的平原。那土包的上面还顶着红柳。据说，头顶没有红柳的是被砍掉了。总之，这里是无尽的泥土，除红柳外无任何植物。即使碱性土壤也只有红柳能够生存。如此一来，我想连海市蜃楼都没法产生了。

不过，在这无尽的泥土中也有人家。有的是单门独户，有的是几家凑在一起。他们每夜的睡眠都是怎样的呢？在玉门关尚能感到皎洁的月光，可在这边，恐怕只有凄惨或凄怆的死寂世界吧。

我们穿过西湖人民公社。只有这里有绿色的农田，是人类在同泥土的斗争中取得的一点战果。可是，不久后，不毛之地再次铺展开来。

八点十分，泥土地带变成戈壁，红柳也减少，一望无际的小石滩铺开。左边前方，低矮的山峦呈淡青色，望着很美。同泥土地带相比，戈壁平坦而敞亮。从左边到左边近前一带，低矮山脉的轮廓清晰了起来。

八点五十分，左边前方的山脉变大，或许是阳光的缘故，呈现出一种蓝色的色调，美极了。前方右面也有低矮山脉出现。低矮的山脊线在无限延伸。

不久，左右的山脉连成了一处。从此时起，地面剧烈起伏，眼前铺陈着一望无际的丘陵地带。山和原野全变黑了。黑色丘陵地带的旅途在

继续。

一条联结安西与新疆哈密的路横在眼前，我们横穿而过。据说，自安西起一直为我开车的吉普车司机将我们送至柳园后，便从此路返回安西。我觉得很过意不去。虽然只相处了一个星期，可在这期间，这位司机连个澡都没洗，每天为我们驾车，其中一天还去了玉门关、阳关，他一定是累坏了。

不觉间，车子进入一片左右全被黑色米团山包围的地带。米团山的外围则被一些山脉远远地包着。

停车，休息。眼前是一派四面被围在黑色山脉中的令人惊叹的风景。既称不上美，也称不上不美。前后左右全被黑色山脉围起来，围了数重。

九点二十分，我们到达柳园。这里距吐鲁番700公里，距哈密240公里，距离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界的星星峡100公里。

在火车站休息了约一小时后，我们乘上十点二十四分发车的列车。据说，这趟列车是昨天——即十三日下午五点五十分从乌鲁木齐始发的，至终点站北京是在十六日晚上九点五十五分，全程3774公里，倘若全程乘坐，必定十分辛苦。所幸我们只乘坐其中的一段：柳园—兰州段。

在这里，我们与送行至此的常书鸿、文玉西等敦煌的五人，以及秦积王等酒泉方面的九人告别。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这些人每天都陪伴着我们。在柳园的告别让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列车开动时，十四个人齐向我们挥手致意。高个的酒泉招待所大厨与胖墩墩的安西司机直到最后仍在挥手。我忽然想，这种感情究竟是什么呢？虽然这是我第八次访问中国，可眼前这种情形还是第一次。或许是玉门关、阳关之行的那211公里、那历时十二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被巨浪掀翻般的艰苦旅程，将彼此的心给连在一起了吧。

列车驶出车站后立刻进入一片黑色的丛山群中。大概是马鬃山的余脉吧。不久，离开这片山峦后，戈壁地带铺展起来。

十一点四十分，龙冈站。这里全无人家，只有戈壁中的这一个站。大约五分钟后，戈壁开始被涂上黑色。

十二点十分，列车行驶在黑色戈壁的丘陵地带。

我睡了约三小时。列车已经过了嘉峪关、酒泉。由于列车途经嘉峪关一旁，我一直想从车窗里看看嘉峪关，结果不幸错过，甚是遗憾。

五点十分，金川站。这是戈壁中的一座车站。车站的钻天杨在剧烈摇晃。风一定很大。车站附近有少量人家。这一带是白色的戈壁。或许是卧铺的被子有点重吧，压得有点疼，我便喝了点白兰地。

六点，清水站。一些从车站附近打水并运往聚落的妇女和孩子的身影映入眼帘。这是一块很大的绿洲，车站的附近和远处都有聚落。这是一处大戈壁中的绿洲，傍晚正在降临。附近有一条大干河，但不知叫何名字。

我在列车的客室与从兰州一路陪伴的甘肃省人民医院的女医生田兆英女士聊起来。她为我讲了些在此地的无医村巡诊时的事情。

五月十五日，八点醒来。车窗外的风景为之一变。油菜花正开，绿色也美美地沁入眼帘。由于酣睡了数小时，头脑很轻松，身体却依然在疼。妻子则完全起不来了。列车已经越过祁连山脉，比较接近兰州了。

右面是亮丽的茶褐色的米团山山峦，左边是祁连山脉。离铁路线不远处是黄河茶褐色的水流，田里的萝卜正开着白花，完全是一派黄河之春。

列车沿黄河行驶。黄河弯弯，河面时宽时窄。可即使窄处至少也有100米。据说，兰州城中白塔山下的架桥地点，选取的就是黄河河面的最窄处。可即便如此也有100米左右。基本上来说，黄河这条河，河宽方面基本没大变化，悠悠流淌。

黄河对岸是与黄河同样颜色的山峦。山脚尽被桃树、梨树、杏树的绿色淹没。其中还点点搭配着与黄河一样颜色的土屋。映入眼帘的风景中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和谐，大概是被同一种颜色统一起来的缘故吧。黄河、土屋、背后的山，全都是同一颜色。

兰州大道在河岸上伸展，到处都能看见汲取灌溉用水的巨大水车。转动的水车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轻快。

十点二十分，列车抵达兰州。阴天，有点冷。进入酒店后，我立刻洗浴。这是我六天来第一次洗澡。午餐，休息。四点起逛街购物。夜间受邀去看民族艺术，后来作罢，因为我已疲劳至极。

五月十六日，半夜起嗓子疼。今天参观黄河大坝的计划中止。今天也是个阴天。妻子也是同样状态。

甘肃省人民医院的院长、内科主任和田兆英女士一起来为我会诊。我一面从房间的窗户里望着钻天杨的树枝与白塔山余脉，一面卧在病床上，屁股上挨了两针。只有啪地被打进去的感觉，却毫无痛感，也不知是何时被注射的。

我有点尿频。大概是空气潮湿的缘故吧。窗外的城市阴沉沉，灰蒙蒙的。不过，不只是阴天，还飞扬着沙尘。

五月十七日，中午跟兰州的诸位吃告别餐。下午四点十五分离开酒店去机场。大约一小时后到达机场，在机场用晚餐。

我们乘上七点四十分起飞的三叉戟飞机。这里仍有许多人送行。田兆英女士一次又一次地跟我的妻子握手。起飞后，我立刻便睡着了。

九点三十分，抵达北京机场。北京的气温是9度，正下着雨。敦煌归来后，只觉得北京很冷，堪称严寒。

重游火焰山

正如前述，去年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译注）八月，我访问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和五十三年五月，我又访问了敦煌。这两次旅行都可谓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因为这些地方均是我从青年学生时期起便在各种书上涉猎和熟悉的地方，成为小说家后，我也曾在数篇作品中用这些地方做舞台背景。可就是这些地方，我在年逾七旬后才得偿所愿，终于涉足。

可是，纵然是中方的友好邀请，旅行天数还是有限的，并非所有想去的地方都可以走一趟。不过，对于既非历史家亦非美术史家的我来说，应该已完全满足，事实上我的确也很知足。可到了昭和五十四年时，一个意外的惊喜又砸到我头上。我撞了大运，竟又一次获得八月重访新疆，十月再访敦煌的好机会。就这样，我终于用自己的脚站上了上次没能去成的数处都邑和遗迹。既实现了荡舟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河·塔里木河，又乘吉普车游览了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几座历史古城。于我来说，昭和五十四年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幸运之年。

事情起自昭和五十四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先生来到日本，当时我曾与其会过面，并在话题中谈及新疆尚未看过的几处都邑和遗址的事情。

胡乔木先生回国不久，社会科学院便发来了邀请函，让我说一下希望重访新疆的具体地点。我立刻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商量，通过该协会，列了几处希望访问的都邑和遗址。

对于我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长孙亚明作了善意回复，他说，楼兰、若羌和且末等地交通不便，不便安排，其他地方则会尽量满足要求。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就这样，八月上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再访之旅便实现了。

一行有宫川寅雄、圆城寺次郎、樋口隆康等人，另外还有日中文化

交流协会的佐藤纯子、横川健二人。我们八月六日从东京出发，在北京住了两晚，于八月八日赶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

这次旅行，中方人员有诗人李季、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的张国维，还有女翻译解莉莉同行。另外，这次旅行各方面都得到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的大力支持。他本打算与我们同行，可由于刚结束日本之旅回国不久，加之秋季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对他来说新疆之旅实在勉强。

我本打算以乌鲁木齐为起点，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塔什库尔干、莎车镇、和田、阿克苏、库车，以及周边的聚落和遗迹统统逛一遍，可不到当地具体日程是没法确定的。

八月八日（昭和五十四年），我们从北京出发赶往乌鲁木齐。今日立秋。北京的气温是30度。

下午三点十五分，起飞。伊尔-18，核载92人。上次是伊尔-62，大型喷气式飞机，至乌鲁木齐的2800公里飞了三个半小时。这一次却不行，我们要中途在兰州机场降落一次。至兰州1300公里，用时两小时半；再从兰州到乌鲁木齐1700公里，预计用时三小时零十分钟。

阴天，完全望不见窗外的风景。五点四十五分，快到兰州时，仿佛张贴了长条诗笺似的，荒漠中开始有耕地浮现出来。飞机正进入兰州绿洲地带。六点，抵达兰州。25度，太阳尚高。这处机场，上次新疆之旅归来时曾路过一次，敦煌之旅则往返过两次，此前已三次路过，因此这次是第四次。

我们在机场另一栋建筑的二楼用了晚餐，在即将日落的七点十分起飞，直奔乌鲁木齐。

十点二十分，飞机抵达乌鲁木齐机场。23度。从机场到市区30公里。我们进入上次住过的乌鲁木齐迎宾馆，在房间安顿好后，已是十二点。

八月九日，上午七点半起床，八点半在另一栋楼的食堂用早餐。上

次也是这样，这里的早餐有面包、牛奶、鸡蛋、咖啡等，在中国实在是难得的清淡搭配。被围在钻天杨树林中的奢华的迎宾馆建筑与宽阔大院似乎都是欧式风格的，在这种地方用这种早餐倒也十分合适。

九点半，我们朝吐鲁番出发，计划在那里住一晚。宫川寅雄、圆城寺次郎和我，各自都去过吐鲁番，只有樋口隆康是第一次。因此，大家都决定来陪他。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说到底，由于旅程匆忙，途中肯定有遗漏的地方，也有些地方未看仔细。倘若能去两次，再看一遍自然最好不过。圆城寺貌似无论如何也想再看一遍阿斯塔纳的壁画，因此对吐鲁番之行表现得格外积极。

久违的乌鲁木齐城。迎宾馆地处城郊。离开大院后，美丽的钻天杨林荫路立刻在眼前伸开。两头驴的排子车、土屋、从所有胡同中露出来的沙丘碎片，还有戴耳环的维吾尔姑娘们……车辆通过延安路，进入解放路，然后左拐，徐徐进入繁华区域。一条林立着白墙房子的大街。可转瞬间，车辆便穿过该区域，驶入郊外的丘陵地带。路面高低不平，还不断有山丘出现。路将山丘一劈两半，伸向南面。

行驶了约四十分钟后，十点十分，我们来到一片远处能望见盐湖的地带。周围虽是无尽的戈壁，戈壁中央却有一处聚落，名叫苕苕草村。关于这处聚落，我上次便记述过。这里以前曾是一处驿站，周围全被骆驼草和苕苕草淹没。

十点三十分，路在戈壁中与兰新铁路平行起来。左右两边虽是山脉，不过，左边的山脉稍远一些。不久，路拐了个大弯，伸向右面较近的山脉。

十一点，我们路过一个聚落，名叫达坂城。这是离开乌鲁木齐城后遇到的第一个像样的聚落。路旁的钻天杨在风中剧烈摇晃。过了这个村后车子很快越过兰新铁路线，进入前方的山峦间，即刚才在右边望见的山脉。接下来，我们便会开启在上次的游记中曾详细记述过的白杨沟这一河谷之旅。白杨沟切断了天山的一道支脉，是北疆通往南疆的一条通路。所谓白杨沟，大概是长满白杨的河谷之意吧。

进入河谷后，一条河立刻呈现在眼前。路沿着河，在岩山脚下延伸

而去。河叫白杨河，水流白浊。河滩上全是红柳。团状的植株在风中沙沙作响。砂岩的山与红柳，将我们的旅途完全夹杂在了中间。

据说，数日前，这里曾罕见地遭遇过一场大雨，道路十分崎岖。也不知在白杨沟里行驶了有多久，忽听说前方的桥被水冲走，汽车只好告别白杨沟，驶入左面的山中。即我们离开白杨沟河谷，从山中的另一条路赶往吐鲁番盆地。

告别白杨沟后，我们很快进入一片丘陵地带。草木不生，大煞风景。起初我们只是沿着干河道行驶，后来逐渐往说不清是丘还是山的地方爬去，不久便来到戈壁中的路上。这里草木不生，连骆驼草都没有，目之所及，全是撒满小石头的荒野——据说，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路。

青年向导为我们做着介绍。照此说来，白杨沟那条路无疑是一条新路。这边的路虽称不上是路，不过，既然是古道，那么，那些入侵塔里木盆地的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这条路以外，恐怕别无他选。

车在丘陵的背上上上下下，拐来拐去，沙尘漫天飞扬。不久路变为下坡，却依然是荒凉地带。

中午十二点半，我们从白杨沟出口之外的另一个出口进入吐鲁番盆地。离开乌鲁木齐迎宾馆后已过三个多小时。白杨沟出口叫老风口，被认为是当地风最大的地方，不过这边的风也很大。刚进盆地，车内就热了起来。

不久，我们来到去喀什的岔路口。直行是去吐鲁番，右拐则是喀什。不过，去喀什还要绕道西域北道（天山南路），看来路还是很远的。

左边远处是配着山脉的辽阔戈壁。山脉重重叠叠，不必说自是天山了。前方虽也有一片山峦，却很低。路朝着东南，在戈壁中笔直地伸向远方。

十二点四十五分，我们进入一片戈壁与沙漠交织的地带。左边远处仅能望见天山，剩下的，便没有一样东西可看了。

不觉间天山已至背后。索然无味的戈壁旅途永远在继续。不久，沙尘蒙蒙，山影全然不见。很热。

一点十五分，我们进入吐鲁番的绿洲地带。钻天杨行道树、洋槐树、驴拉的排子车、红土坯农舍、小而青的玉米田、棉花地。据说，吐鲁番的棉花纤维很长。

不久进入城市。吐鲁番地区人口30万，其中吐鲁番县是17万，吐鲁番城则是4万。不愧是一座4万人口的城市。城中心设有农产品市场。不过，天很热，32度。

进入吐鲁番县招待所。许多人欢迎我们。搭着葡萄架的悠闲小院子里充满了回忆。男女员工中还有些熟悉的面孔。通过翻译，我向一个熟面孔聊起上次吃了许多水果之事，对方说：

——今年四月发生寒流，果树全部受害，葡萄和瓜的口感都不如往年了。请明年再来。

到时候我恐怕就来不了了——我笑着回答。

两点午餐。四点向高昌故城、阿斯塔纳古墓出发。虽然上次都去过，不过，我依然觉得应该再去一次。由于对白杨沟的印象与上次有很大不同，因此我竟莫名地失去自信，都想再去一次。

穿过城市后，一片大戈壁立刻在眼前铺开。由于起了风，沙尘狂舞，无论哪边都望不见山影，热的感觉反倒越发厉害，连车辆的窗框都发热了。我们从坎儿井点点的地带往东北驶去。距高昌故城还有40公里。

四点，左边是火焰山，前方也是一样的山峦。离开宿舍后，迄今还未遇见一辆卡车。车子驶入一处有榆树街道树的聚落。听说，榆树是一种强韧的树木，没水也能生长，的确如此。因为在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聚落里，这些树就长得格外茂盛。

出聚落后，高昌故城遗址展现在眼前。虽是一片方圆5公里的遗址，可在像堑壕一样伸展的土壘中，点点地分布着一些青青的玉米地。

当然，玉米地也全是遗址，倘若挖一下，说不定会挖出什么来呢。据说，地区政府正在筹划，欲出资30万元，将这些玉米地全部清除。

我们在遗址中最大的寺院遗迹处下车。寺院遗迹的周边目前正在修复中。据说，由于近年来降雨变多，遗迹受损比较严重。

有人说，在晴天的日子，若从这边望火焰山，便会发现真像火焰在燃烧一样。大概真是这样吧。户外41度。

我们结束遗址参观，跑进遗址前的休息处。我怀疑上次也做过一样的事。不过，我随后想起来，上次的时间要更晚些，我们是在薄暮下的遗址中闲逛的。

六点二十分，出发。风略微凉快了些。遗址周边的村落看上去也像遗址的一部分。村落中黄色的向日葵很醒目，很美。向日葵田旁边站着些光屁股的小孩。在遗址的尘埃中，他们有的在望火焰般的火焰山，有的在吃西瓜，他们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孩子。

大约五分钟后，我们来到阿斯塔纳古墓群所在地。跟上次一样，铺天盖地的全是土馒头。我们进入上次进过的同一座墓中。虽是唐代的墓，可据说，墓中壁面上描绘的花鸟画，画中的花并非中原的花，而是南方的。说是当时是南方的人们来到这里，在这里居住，然后死去。

八点二十分，我们顺便去了趟葡萄沟人民公社。只有这里凉丝丝的。太阳还高。日落要在九点左右吧。与北京有两小时的时差。

入喀什

八月十日，七点起床。天气晴朗，昨夜在宿舍——吐鲁番县招待所的葡萄架下欣赏了县文工团的歌舞，度过了吐鲁番真正夏季的一夜，今早又坐在葡萄架下的椅子上抽烟。虽是同一地点，昨晚被痴迷歌舞的当地人挤得爆满，现在却不见一个人影。清爽的阳光洒落在脚下。尽管中午会热起来，不过现在空气干燥，十分清爽。

早餐后，圆城寺次郎、樋口隆康二人离开宿舍去看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我与宫川寅雄、李季二人则割爱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将上午的时间用在了吐鲁番博物馆参观上。

博物馆入口展示着当地的地形模型，我对着模型又拍照，又做笔记。沙漠与戈壁纵横交织的吐鲁番盆地十分辽阔。东西绵延的天山山脉构成盆地的北屏风，在与天山几近平行的地方搭配着几处东西长约九十公里的丛山，便是火焰山。因而，火焰山并非一座孤山，而是在盆地中几乎排成一列的群山。就在这群山之中，既分布有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又有葡萄沟这种地方。阿斯塔纳古墓群则分布在承载柏孜克里克的丛山南麓。火焰山的丛山与丛山间则或为峡谷，或为沙漠。

若将塔里木盆地比作一片沙海，那么火焰山便是在海中纵列的几个岛屿。不过，岛屿可远不止这些。火焰山南方还有一处，即承载着交河故城的岛。吐鲁番市位于离此岛稍远的东方，高昌故城则在吐鲁番的东北方——火焰山一处丛山的南面。

在地图模型前站了一会儿，忽觉得很热。看看地图，我恍然大悟。毕竟，吐鲁番是地处沙海中央的一座城市。

我在馆内逛了一圈。里面很多东西都出自阿斯塔纳古墓群。馆中陈列着许多古文献，还有论语、孝经的碎片。除了有个颇大的彩绘木碗比较惹眼外，其他全是小物件。诸如木尺、秃尖的毛笔、木栳、鸠形枕等，另外还有许多15~30厘米的俑，都是木芯或纸芯的泥像。其中有春

米女人、跪坐女人、或站或坐的侍女俑等，总之各色各样。还有木碗、木杯、种子（梨、杏、葡萄、桃、黑豆、麦等等）、点心、麻布、麻布鞋、被染成红色或黄色的绢、纹绢、镇墓怪兽像——虽分不清这些怪兽是龙是狮，但都生有翅膀，木芯灰泥，还绘有彩色。

高昌故城的出土品中，有件直径约30厘米的青瓷碗引人注目。其余则都是些小物件，一件铜制观音菩萨（8厘米）与台座、一尊头部缺失的天王铜像（十五六厘米）、一匹小铜马（40厘米）、一个小铜人（2厘米）、一个印章。

不用说，高昌国是5世纪中期至6世纪中期繁荣一时的汉人系国家。他们确立了中原式年号，采用中原式官制，虽说土著居民多为伊朗系，却无疑奉行中原的民俗。阿斯塔纳或高昌故城的出土品，全是该时期此地居民的生活用品。吐鲁番地区还出土了几个女性像，这些像化妆时髻、服装别致，很难区别是汉民族还是伊朗系民族，而博物馆里陈设的那些琐碎东西，很可能便是这些女性的身边之物。

结束了博物馆参观后，我们短暂返回招待所，稍后立刻向乌鲁木齐出发。十点。

戈壁旅途立刻开启。右面天山山脉云雾朦胧看不清楚。我们在无人戈壁中行驶了约四十分钟后，途经一处去喀什方面的岔路口。

十一点，前方被数重山挡住。虽然走白杨沟方向的路口近，车子却未进入，而是舍弃硬化路，爬上一片草木不生的丘陵。这是昨日刚走过的一条路。丘陵地带的旅途由此开始。绿色全无。这次虽非完全通过，不过，在翻越天山从北疆到南疆的途中只有一条绿色地带，即沿白杨河路段。

汽车绕道二十分钟，之后进入一条干河道，下干河道后来到桥毁之处，再由此进入白杨沟。由于之后都是硬化路，旅途十分舒适。

巨大岩石在前方形成一堵屏风，挡在眼前。一辆辆满载芦捆的卡车不时擦肩而过。尽管河道已彻底被红柳淹没，不过不时仍有水流映入视野。今日的水流仍很浑浊。一辆三头毛驴的排子车从对面走来，车上载

着三名男子。

休息。秋风起。河滩上是羊群。淹没河滩的红柳根本分不清树干和树枝，变成了一个绿球，风一吹，摇晃得厉害。

出发。岩山中既有生黑锈的，亦有赤褐色的。还有些山坍塌厉害，在山脚形成一片片落石地带。

过桥。突然，视野开阔起来。原来我们已来到乌鲁木齐平原。一望无垠的绿色绿洲。不久，上次所见的那片盐湖浮现在远处。一条白带子与一条蓝带子，白色的是盐，蓝色的是水。盐湖的水边望上去发白。

戈壁对面是盐湖的长带子，骆驼草对面是形状不规则的盐湖。道路则化为一条黑带子，在戈壁中飘向远方。路旁有孩子。房子呢？果然，有两三间土屋浮现在远处。

到达乌鲁木齐后，我将傍晚前的时间全用在了即将访问的南疆喀什地区的踩点上。一想到明天便能在喀什城睡个好觉，多少有点心潮澎湃。十多年前，我曾在小说《异域之人》中将喀什当作主要舞台。对于西域最西端的这个大聚落，当时我未能形象地展示它的独特印象。只说它是一座沙漠之城，其他则毫无触及。我还在小说中描写了于阗（现在的和田），这里既有因产玉闻名的白玉河、黑玉河，又有10世纪前半期高居晦的《于阗行记》这一难得资料。喀什是往日的疏勒国。这边也是什么都没有。我所了解的，只是它是西域最深处的一处大聚落这点。因而，在《异域之人》中，我虽让主人公班超在疏勒驻留了十多年，却对这处聚落的样子一行字都没敢写。当时疏勒是一个21000户的城邑，兵力3万余，可仅凭这些记述是没法去写的。

这往日的疏勒国、今日的喀什，我明天就能用自己的脚亲自站上去，而且还可以将班超睡过十多年的该聚落的睡眠也据为己有。

晚上是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汪峰在宾馆举行的欢迎宴，副主任铁木尔·达瓦买提、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谷苞、语言学者阿布多·萨拉姆等人同席参加。汪峰为我们介绍了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情况。我对少数民族中的回族最不了解，因而他的话让我多少有了点模糊认识。我决定南疆之

旅归来后，让他再给介绍一下。

八月十一日，五点三十分起床，六点早餐，六点半出发。今天是翻越天山去喀什的日子。

我们从早晨的乌鲁木齐城中穿行而过。城市已比前年来时更美，更绚烂。像苏州那样的旧东西已消失，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地位相匹配的现代化气质已开始具备。可是，通过十字路口时，有些地方仍能望见一些沙丘碎片。尽管如此，这座城市的钻天杨林荫树依然完美，直冲云霄。

抵达机场。九点十分起飞。飞机是安-24，核载46人。距喀什1200公里，预计飞行时间三小时零十分。

飞机升空后，很快便来到贴满绿色长条诗笺的大耕地上面。聚落点点浮现。机首指向天山，丛山群不断接近。可不久后，飞机似乎与天山平行飞行，约十五分钟后终于来到天山上方。可是，由于阴天，视野不佳，无法看到那波涛汹涌般的壮观雪陵。

十一点十分，飞机在阿克苏机场着陆。我们在机场休息室休息。这里距喀什400公里，飞行时间一小时十分。20度。

十一点四十分，起飞。眼前立刻是荒漠地带，不久又变为绿色耕地。不多久，飞机越过塔里木河。复杂的河流形状俨然人参根，粗干上生着许多须根。粗干本身还拥抱着许多沙洲。

塔里木河是一条大河，它伏流经过塔里木盆地北边后流出地表，然后忽而伏流忽而露出，东流而去，最后流入罗布泊。在这次的旅行中，我本打算在这河岸上站一站，可就目前情况来看，能否实现还是未知数。以伏流方式流淌的不只是塔里木河，和田河、喀什河、叶尔羌河等也怀有这伏流藏身的特技。这便是塔里木盆地，即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河流的特殊之处。不过，它们的伏流地点从飞机上是看不到的，毕竟飞机是不会由着我的性子飞的。

飞越塔里木河后，一片大沙漠在眼前展开，飞机在沙漠中的丘陵地

带上方飞行。沙漠并不平坦，无数的沙丘波浪起伏。不愧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的飞行。

其中还有红色丘陵。无数云影被按在荒漠上。飞机越过一片小山脉。这一次，眼前又变成了红色沙漠。一条大断层隔断沙漠。小山脉波浪起伏，其他小山脉不断涌现。可不久后，一切都被云层盖住，视野完全被遮住。

十二点二十五分，沙漠再次开始浮现。这一次，到处贴满了长条诗笺形耕地。还有聚落。尽管眼前依然是辽阔的荒漠，可总有一种已接近绿洲的感觉。果然，绿色多起来，荒漠与绿色地带开始混杂起来。

一条黄褐色的大河浮出来。九曲回肠，扭动着身躯，还不时制造着旋涡图案。一片绿洲地带在眼前大幅铺开。

十二点四十五分，飞机抵达喀什机场。这是一座沙漠中的亮丽机场。树木很少。我们受到了地区革命委员会数人的迎接。

我们立刻赶往城市。车子行驶在被夹在玉米地中的路上。尘土飞扬。路旁是一尺多高的红花。据说红花是一种药草，还能榨油。葵花的黄色也沁入眼帘。

车子进入城市。驴拉的排子车格外多。一座貌似天山的山在前方若隐若现。

——天山上是有天山，可在这一带，能远望到的天山山系中并没有高山。天晴的日子，帕米尔最高峰慕斯塔克峰能看得很清楚。慕斯塔克是“冰山之父”的意思。十分雄壮。

喀什行政公署的伊敏诺夫介绍说。

车行驶在解放后建成的地区中。在乌鲁木齐来客的眼里，路边的街道树看上去略显寒酸。这是一座杂乱的城市。城里走路的男女衣服全都穿得很厚。

我留意着城中心映入眼帘的东西。毛驴、马、羊、土屋、戴着各式

民族帽的男人们、用各种头布包头的女人们。不过，这里的毛驴真是多！也不知到底是人多还是毛驴多。

——红花的花怎么是黄色的啊。

——现在虽是黄色，可不久就会变红啊。

就在我们对话的过程中，车子已进入投宿宾馆的宽敞前院。院子里到处都修着花坛。

在各自的房间休息好后，大家汇集到另一房间，听取伊敏诺夫对该地区所做的介绍。

——这里同样使用北京时间，不过与北京有三小时的时差。现在的日出时刻是七点，太阳落山天完全黑则是十点左右。城里的人是十点钟开始上班。

——由于两三天前下过一场雨，所以今天很凉快。五六天前的平均气温是三十七八度。今天室内是三十二三度。气温最高40度，最低零下20度。十分干燥。

——本地海拔1300米，人口200万，辖11县1市。喀什市的人口则为10万。

——民族有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汉族、回族。在喀什市的10万人口中，70%为维吾尔族人，官方语言是汉语和维吾尔语。报纸和公文都是双语种，各个机关单位都配有专门翻译。

——喀什噶尔（喀什）是维吾尔的原语。在突厥语中，喀什是玉，噶尔是收集的意思。现在已将喀什噶尔简称为“喀什”。即使在正式文件中也使用“喀什”。只不过，也有说法认为喀什噶尔是波斯语，清代时，还曾将喀什噶尔解释为“最初诞生的城市”。

——市民主要为农民、工员（从事水泥、农业机械、缫丝、纺织、棉纺织等工厂、发电站）、手工业者（从事维吾尔帽、乐器、小刀、地

毯、陶瓷器)，工厂都是为当地人生活服务的工厂。

——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少量的大米。牧畜有羊、牛。水果有杏、桃、樱桃、葡萄、石榴、苹果。水果的收获季是七月到九月。

——这里是新疆著名的长毛棉产地。这里日照时间长，适合棉花生产。灌溉有水渠。

——有师范学校1所，中等学校6所，医院2家。

——本地区有3条河流。1条源自天山，2条发源于帕米尔。据《汉书》记载，张骞在公元前100年代通过该地带时，这座城市就已经存在了。也许比这还要古老。这里自古就商业繁荣，这一推定是成立的。维吾尔族人中有很多商人，他们的经商之路远至上海、布哈拉、撒马尔罕。

——现在的喀什，是不是从公元前2世纪起存续了上千年的往日疏勒国，无人可知。只能等待专家的研究。现在城市北部的老城，据说是从清朝乾隆帝时期开始繁荣的。这座城的南部，即现在的纺织厂地区，据说是明代繁荣的地方，不过并无疑似的遗迹。

——该城有一处山丘叫耿恭台，上面曾有座塔，现在已没有了。耿恭是东汉班超时期，一位同样在新疆大展身手的将军，不过他并未来过此地。大概是当地人敬仰他的功德而造的吧。

——这里有座苏丹墓。苏丹是第一个将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之人，9世纪至10世纪在世。据传，是他说服了喀喇汗王国国王，传播伊斯兰教的。

——喀什是座古城，是曾在漫长的西域史中登场的一座城市，不过却没有堪称遗址的东西。大概，有关此城的历史全被埋进了沙漠与戈壁中吧。

戈壁中的诸城

八月十二日，八点起床，九点早餐。今天要访问一座北方50公里外的城市——阿图什。阿图什海拔1400米，比喀什高约100米，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老阿图什城已被1946年的博古孜河的大洪水冲得无影无踪，后来于1953年在戈壁滩中又建了一座城，即现在的阿图什城。虽然只是座人口2万左右的小城，不过在新建二十五六年后，如今变成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这一点倒令人颇为好奇。

但是，由于它地处乌鲁木齐—喀什主干道沿线，所以注定不会是一座遭时代抛弃的深山之城。

十点出发。迎宾馆院子里有许多花坛，每个花坛都盛开着葵花。车子穿过钻天杨林荫路，进入城市。这一带的钻天杨似乎被叫做“穿天杨”，的确，这些树高大挺拔，穿天的名字十分贴切。虽然乌鲁木齐的钻天杨同样直冲云霄，不过种类似乎多少有点不同。

今天似乎是逢集的日子，城市显得十分混乱。骑驴的农民们不断涌向市场。虽然从集市区域正面能望见帕米尔，可遗憾的是，今天阴天云雾朦胧。

土屋之城人驴泛滥。在只有中央部分被硬化的道路上，由两头毛驴、三头毛驴，或是仅由一头毛驴所拉的车子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我昨天便在城中心感受到这个问题，真搞不懂究竟是人多，还是毛驴多。

不久，我们穿过集市区域，进入一片土屋被拆的新市区。虽然这里路面宽阔，给人一种现代化感觉，不过仍呈现出一种周日混杂的状态，人和驴格外多。纵然在毛驴众多的新疆地区，恐怕也没有哪里会如此泛滥。大人、小孩、老人、女人，人们不是乘坐驴拉的车子，就是骑在驴背上。城中有条河流过，不过河水已被染成茶褐色。

来到郊外。玉米的绿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很美。路是昨天从机场

过来时的路，我们正逆向向北。连绵的低丘从前方浮现，可要去阿图什就必须翻越这些低丘。

我们通过一处聚落，这里也在逢集，十分繁荣。不久，车子穿过一处机场。离开城市才7公里左右，周围就完全变成沙漠地带，只有道路化为一条黑色的带子，笔直地伸向前方的阶地。那阶地昨日便在飞机上领略过了。

不久，路至山丘前，不久偏离主道，进入一条通向三仙洞瞭望点的近道。车子在砂岩丘陵地带咯哒咯哒晃来晃去，不久来到一处大河谷边上。我们在此下车。此处离喀什城10公里。

按樋口隆康的解释，三仙洞为佩利奥报告中记载的一个洞窟，他是通过自己携带的地图获悉此洞便位于赴阿图什途中，才请当地人把我们带过来的。

车子所停之处，能够俯瞰险峻无比的恰克马克河河谷。果然，在远处对岸的断崖上，的确能望见三个貌似小洞窟的东西。倘若用望远镜，还能多少望见洞口与洞内一部分，不过也仅此而已。那里也曾既有壁画，也有佛像的，不知现在还剩多少。不过，三洞窟离地有40多米高，佩利奥居然还能爬上去。

恰克马克河的河床像被大规模挖过一样，大概是某次大洪水时造成了如今的样子。一派荒凉的景象。至于作为主角的水流，则隔着宽阔的河床，在对面崖下形成一条细长的蓝线。虽然很远弄不清河流宽度，不过在水流的这边，却能望见一片绿色的地带。据说聚落名叫喀古特村，是建在宽阔河床一角的一个聚落。洪水的危险自不必说，更让我好奇的是，居住在那儿的人们，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种什么样子呢？

出发，车子返回原路，继续在砂岩丘陵地带行进。进入主道后，车沿着阶地，在阶地脚下绕来绕去，不久便来到阶地对侧。小绿洲上有一处村落。穿过村落后，一望无际的荒漠舒展开来，前方天山的支脉云蒸霞蔚。车子迎着支脉，在刚才迂回的连绵低丘的左边行驶。左边也坐落着一些低丘。荒漠在两片连绵低丘间蔓延。到处都是水汪。据说是昨夜

下雨的缘故。如此说来，昨夜我在宾馆似乎真的听到了雷鸣。由于车子行驶在通往乌鲁木齐的主干道上，基本还是很舒适的。自治州州长派遣的迎接车辆则行驶在前头。

右面的连绵山丘逐渐远去，绿色大平原在前方铺展开来。平原对面有山，据说，阿图什城就位于山麓。

绿洲地带的旅途持续了很长时间，不久，车子越过一座桥进入一处聚落——阿图什城。桥下的河便是二十多年前洪水泛滥，将阿图什老城吞没的博古孜河。

这里离喀什市50公里，同样是一座毛驴之城。城中许多男子都戴着柯尔克孜帽。柯尔克孜在唐代时名叫“黠嘎斯”。新疆地区的这一带住着很多柯尔克孜族人。州人口36万，其中维吾尔族31万，柯尔克孜族5.6万。阿图什是一座戈壁之城，北面与西面群山环绕。

柯尔克孜族州长、汉族副州长、维吾尔族县长——我们受到了面孔略微不同的人们的欢迎，然后进入州商业局招待所。

我们一面吃着被招待的哈密瓜，一面听着本地情况介绍。由于这是一座因洪水而生的城市，因此所有话题都是从洪水开始，以洪水结束。

那场洪水发生于1944年6月24日夜晩。水量是1000流量。光是查明的溺死者就有364人，房屋被冲毁4025户。由于原本是座1万人口的城市，也就是说，全部房屋都被冲走了。1000流量会造成什么后果，对此无知的我无法做出判断，不过，既然一夜便将一座1万人口的城市冲得无影无踪，那无疑是相当泛滥了。

我曾根据中国的地理书《水经注》中的一段小记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洪水》，可一旦真成为现实事件，我却很难描绘其惨状。

——这是完全建在戈壁上的一座城市。今年是建城第26年，人口是老阿图什的2倍，2万人。这是该城市第一次迎来日本客人，全城都很轰动。

县长说道。

稍事休息后，我们去了苏丹·萨图克·博格拉汗的墓。据说苏丹是9—10世纪之人，是说服喀喇汗王朝国王，最初将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一个人物，城的西南端便有他的墓和清真寺。

从招待所出来，招待所前已是人山人海。我们费力地乘上车，来到城区。城区也一样，周日逢集，十分拥挤。即使到了郊外，进城赶集者仍络绎不绝。据说，还有人天不亮就从10公里、20公里外步行着前来赶集。

车子在郊外行驶一会儿后进入一处聚落。街道树杨树的枝叶遮蔽在路上，像搭建的屋顶。不久，我们到达一处周边全被钻天杨淹没的寺院。这是座宏伟的清真寺。据说，该寺于六十八年前建在被洪水冲毁的阿图什城，洪水发生时，只有这座寺幸免于难，直至今日。这里便是苏丹去世的地方，因此才建了墓以及做礼拜的清真寺。

我们临时返回招待所用餐，下午参观了外贸局、克孜勒苏商场、毛制品厂、果树园等。无论去哪里，上车下车都有很多人围观。正如州长所说的那样，全城都被几个日本人轰动了。

晚上，达伊尔州长在招待所设欢迎宴。

宴后，我们去城中心的工农兵文化馆观看州文工团的歌舞演出。这次也不例外，出招待所时，连走到停车处都很艰难。大人小孩已将招待所前面围得水泄不通。尽管大人都在孩子们背后，可孩子们只留出了一条大约一间（间，日本长度单位，1间约等于1.818米——译注）宽的通道，将通道两侧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些四五岁的小孩。倘若拿正眼看他们，每个孩子都会扭动身子，露出一种说不出的纯真和羞怯。我故意拿正眼去盯他们，他们便一个个都害羞起来，如娇羞的花朵。结果还有一个孩子摔倒了，我连忙给扶起来，可仅仅是这么个小动作便引起一片欢声。

当夜，看完文工团的歌舞回到招待所时，时间已很晚。招待所前面终于安静下来，不过即便如此仍聚集着二三十个孩子。

其中一名五六岁的小女孩站在招待所门口。正是刚才摔倒后被我扶

起的那个女孩。女孩背后还站着另一名女性，将手搭在女孩的肩膀上，似乎是小女孩的祖母。

小女孩一脸认真地望着我。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她来这里是想再看一眼把自己扶起来的外国人。她的祖母大概是陪她一起来的吧。在阿图什这座戈壁中的城市里，这些年幼的孩子就是这样在茁壮成长的。

十点，我们辞别招待所，踏上了回喀什的归途。漆黑的原野上没有一点灯火，这样的旅途实在奇异。聚落也应该路过了有一两处，可哪里也看不见灯火。帕米尔高原方向传来了雷鸣。这里的确拥有夜晚！真正的夜晚！一路上，我一直沉浸在这种感慨中。

返回迎宾馆，十二点就寝。远处的雷鸣一直持续到深夜。

十三日，十点十分，我们向叶尔羌（莎车镇）出发。昨夜睡眠很足，神清气爽。

四辆吉普车，在昨日去阿图什的路上反方向行驶。据说后面的路并未硬化，旅途肯定艰苦。可是没办法。叶尔羌便是在西域史上频频登场的往日的莎车国。

过了喀什河来到郊外，车辆行驶在完美的钻天杨林荫路上。卡车往来穿梭。由于是和田至乌鲁木齐的长途公路，汽车当然很多。我们今日要去的叶尔羌与昨日去过的阿图什，全都分布在这条主干道的沿线上。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通过疏勒县。喀什汉城，即专门建造的汉族居住区域。街道树由此消失。路穿过大耕地中间伸向远方。两侧的田地里，点点散落着略显寒酸的钻天杨。不时还会有向日葵田出现。只有葵花的黄色很鲜艳。由于阴天，右面本可望见的昆仑山不见了影子。车子不时穿过一些聚落。玉米田，向日葵田，树木全是钻天杨。车子时而超越驮人的毛驴，时而与之擦肩而过。远处是一片牧羊风景。

十二点，车子穿过一处小聚落。仿佛整个村都在搬家一样，路上全是驴拉的排子车。

虽然大耕地仍在延续，却不时夹杂着荒漠。不只荒漠，还有沙丘碎片，另外还夹杂着寸草不生的碱性土壤，不断地飞逝到身后。

十二点二十分，天终于放晴，右面远处浮现出山影，山影逐渐绕向前方。大概是昆仑山脉支脉吧。有人还发现了海市蜃楼。果然，远处平原的尽头的确有一片幻海。

不久，车子进入一片散落着小沙丘的地带。据说，由于这一带的沙丘会移动，沙子一晚上便会将道路埋没。前方的山脉雄壮起来。眼前依然是玉米田与向日葵田，浓绿色混搭着黄色。

十二点三十分，周围变成一望无际的大绿洲地带。不久，车进入一个大聚落——英吉沙县。我们在县里的招待所休息，午餐。这里也是一座亮丽的钻天杨之城。县里的总人口有145万^[1]，县城，即该城市的人口则为1万。80%是维吾尔人。当然这是一个农业县，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从事畜牧业的人很少，工业也是小规模。

城市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喀什绿洲的西南端，出这里后，会进入一片真正的戈壁地带。该县尚未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在200公里之外，才像大海一样开始铺开的。

这座城市被认为是《汉书》所记载的依耐国故地。依耐国是往日西域南道的一个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汉书》中的依耐国称不上一个大国，书中的记述为“户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虽说是国的形式，不过，充其量是一处较大的少数民族定居地吧。

英吉沙在清代时被称作“英吉沙尔”，在维吾尔语中是“新城”之意，后来被简称，变成了现在的英吉沙。清代以前是何状态并不清楚，只能称之为古代依耐国的故地。当然，依耐国的都城在哪儿也不清楚。

这座城市似乎也从未有日本人来过。我们一进城便有许多人围了上来。我们参观了城里的一家刀具厂。这是一处专门生产少数民族腰间小刀的工厂。这里大多数人基本都是刀不离手，即使切个瓜也要用这种小刀。工厂很有一种西域南道的城镇作坊的感觉。

我们两点在招待所用午餐，三点出发。出了靓丽的钻天杨之城后，一片荒漠忽然在右面展开，左边则是绿洲。路进入前方泥丘的波浪起伏中。大丘陵地带持续了很久。

我们在路上遇见数名男子抬灵柩的情形。葬礼。一个生活在戈壁中的人去世了。虽不知他生前如何，可他的一生的确是结束了。

不久，左边的绿洲也消失，变成了铺展的大荒漠。一个大水库从右面浮现出来。大概是灌溉用水库吧。地面波浪起伏，左边的起伏宛如大海。右面远处浮现出一条细长的绿色地带。路上依然是来往的毛驴。路切开一座座山丘，不断伸向远方。

三点半，托普鲁克人民公社。四点，克孜勒人民公社。克孜勒完全是克孜勒戈壁上的一个村子。钻天杨长势不好，不时沙尘飞扬。我们在此休息。我顺便在这尘埃的村子里走了走。

离开这里后，克孜勒戈壁之旅开启。巨大的戈壁。四十五分，眼前的戈壁依然不见尽头。右面远处是连绵的低丘。尽管这处戈壁很大，可在南疆却算不上大的，据说横亘在喀什和阿克苏之间的戈壁比这要大得多。

天空中不时有些蓝色地方，可大部分都阴着，戈壁一带云雾朦胧，其中还立着几道龙卷风。

五点四十五分，路两边久违地看到了青色，是钻天杨树苗。虽然现在看上去摇摇摆摆的，可它们最终都会长成一棵棵独立的钻天杨的。我们已进入叶尔羌绿洲。

不久，两侧田地里逐渐溢出绿色。人、驴、聚落、玉米、向日葵——这便是戈壁脚下所经营的生活。

可是，距叶尔羌仍有40公里。我们通过一处两边为沙枣街道树的地方。或许是走在田野中的缘故吧，道路损坏，路面上有许多水洼，行驶十分艰难。

不久，随着棉花田和完美钻天杨行道树的浮现，我们进入一片美丽

的农村地带。车子穿过一个个聚落，朝叶尔羌接近。顺着又长又美的钻天杨林荫路，驶进叶尔羌城。这里是一座细沙之城，也是一座毛驴之城。路旁售卖西瓜或甜瓜的店铺林立，人潮涌动。在某些方面与我去年访问过的更东边的和田城有些相似。不久，车子进入今夜的宿舍——叶尔羌县委员会招待所那宽阔的大院中。

晚餐是由买合买提·买买提副县长与徐效成办公室主任等设的宴席。席间听取了有关该地区的各种介绍。

——叶尔羌距喀什196公里。

——叶尔羌河流经县内。土壤肥沃。农作物有谷物、棉花、橡胶。牧畜为牛、羊。羊有58万只。

——县的人口为36万，叶尔羌城则为4.5万。

——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满族——完全是少数民族混居地带。本县由18个人民公社与1个镇构成。

——此城是西汉时期的莎车国。

——养蚕业两千年前就已开始。公元前2世纪传到这里，6世纪时已非常发达。这里的丝织品远销印度、欧洲。

——一般认为，往日莎车国的城市被毁于叶尔羌河洪水，如今已成为30公里外的戈壁干河道。由于没有记录，准确情况无法判断。河道的变迁与洪水，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次。

——18世纪中期，乾隆帝时，曾有过将小城扩建的记录。后来发生变迁，19世纪光绪帝时所建的，便是现在的城市。

晚餐后，我来到街上。傍晚正降临到被围在戈壁海洋中的这座城市。我进入老城。城里人很多，到处充满新疆少数民族城市所特有的喧嚣。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平静。

倘若将这里视作西汉时期的莎车国故地，那么这无疑是一座古老的历史之城了。尽管历经两千年的历史，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清楚。莎车国的名字在西汉时期消失，虽然被视为莎车国后身的多个国名在后续时期的史书中纷纷登场，可准确情况无人可知。既然被夹在疏勒国（喀什）与于阗国（和田）两个大国之间，它的历史自然也波澜壮阔了。

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了一个名叫“乌铄（金煞）国”的国家，记载说，该国南临叶尔羌河。因此，也有观点将此国认定为叶尔羌。

假定该国便是叶尔羌，那么：

——土地肥沃，农业盛大。林树郁苍，花果繁茂。多产各种玉。

——气候温和，风调雨顺。人与人之间少礼仪，性彪悍。

——文字语言与喀什略同。容貌丑恶，衣服乃皮制或毛织。

——但是，明辨信仰，信奉佛法。伽蓝十余所，僧都不足千人。

——数百年来，王族绝迹，无自己君主，隶属羯盘陀国（塔什库尔干）。（选自水谷真成译《大唐西域记》）

以上便是7世纪的玄奘三藏所看到的叶尔羌。塔什库尔干现在已是靠近中国与巴基斯坦国界的帕米尔山中的一大聚落。可即便如此，难道叶尔羌只有依附他国这一条路吗？

暮色一刻不停地在这叶尔羌城加深。即使多少有些其他聚落所没有的静谧笼罩在大街小巷，或许也毫不奇怪。

[1]该数据疑似有误，但本书原文如此，因此沿用。

昆仑的河 帕米尔的河

八月十四日，八点，我在叶尔羌县委员会招待所的一个房间内醒来。早餐后，乘吉普去看叶尔羌河。车穿过钻天杨林荫道，驶向郊外。上午的叶尔羌（莎车镇）城人很少，很平静，格外整洁，不似昨天那个暮色中人潮涌动的城市。

我们在叶尔羌河大桥的桥畔下车。河面有1公里宽，浊流拥抱着几处沙洲，水流很快。上游和下游的水面都很开阔，河道看似分成了数条，不过准确情况并不清楚。只能说是河自天涯来，又向天涯去。不用说，它与和田河一起，都是发源于昆仑山脉的代表性河流。可无论是飘渺无边的河道，还是那黄浊的水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河，它已然拥有了足够的威严。

河两岸是铺陈的戈壁与田地，可即使在这种地带也有河水泛滥，有些地方看起来俨然河流的一部分。由于上游和下游都能看到这种地方，因此，让人很难弄清究竟哪儿才是河道。不过，八月的现在并非多水期。据说昨夜山里遭遇了一场暴雨，因此，水量才多少增长了一些。水量最多时是六、七月前后，届时水位能涨到桥桁。从桥上望去，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我想，此话大概不假吧。

叶尔羌河也并非一开始就是黄浊的。据说，刚从昆仑流出来时还是清澈的河流，可随着往下流淌，泥沙不断进入，便成了黄浊的水流。所以，倘若舀一杯河水，泥沙就会沉淀在杯底，水就会变清。而且，倘若让维吾尔人来说的话，这水还很甜呢。

我们再次返回城里。仅一会儿的工夫，城市就恢复了身为西域南道的聚落的真面目，变成了一座男女衣着都鼓鼓囊囊的城市、毛驴的城市、两头驴或三头驴的排子车城市，以及完美的钻天杨城市。明明是盛夏时节，却看不到轻装打扮的男女。只是，男人们都戴着白色的乌孜别克夏季帽。

新市区与旧市区彼此相邻。新市区多少有点亮丽的现代化感觉，老城则完全是一座沙尘之城，样子与和田很相似。

参观完艾德莱丝绸厂后回到招待所。招待所院里也蒙着一层白色细沙，一迈步鞋上就会落上一层沙子，变成白色。这一点也跟和田一样。这里距和田320公里。如果紧赶的话，得有一日的行程。昭和五十二年时，我曾由空中进入过和田，不过，要去这处被半戈壁半沙漠包围的聚落，最好是沿南道进入。不过，在这次的旅程中，鉴于日程关系，我只得放弃。

十一点四十五分，我们从叶尔羌城出发，赶奔喀什。即从昨天走的那条路返回喀什。在进入克孜勒戈壁前，叶尔羌绿洲的旅途跟昨日一样舒适。玉米田、向日葵田、棉花田，中间还夹着水田。还有芝麻田。芝麻田里开满了淡紫色小花，美哉。

汽车在昨日未停的沙枣行道树处停下。我将漂亮的沙枣大树用相机拍下来。虽然沙枣树随处可见，可这么大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而且还并排在路两侧。估计能有三四十棵吧。这里离叶尔羌有40公里，是与叶尔羌绿洲告别进入克孜勒戈壁的地方。看看表，十二点半。

从这一带起，昨夜降雨所形成的水洼开始出现，到处是一些大水塘。吉普车到处强渡，艰苦的旅途开始。

十二点五十分，车子进入戈壁，持续四五十分钟的单调旅程开始。不过，今天的路很崎岖，岂止单调。车子有如行驶在搓衣板上。由于昨夜的雨，所有干河道里都流着红色的水，我们要么直接渡河，要么迂回寻找可渡河之处。红色的水流中还陷住一辆卡车，无法动弹。

无数的红色水流出现在眼前。我不禁为戈壁中的干河道之多而惊叹。根据吉普车司机的说法，现在山里的水尚未全部到达，等到傍晚时水量还会增加，红色水流会直接变成红色激流。

途中，我们在戈壁中央休息。大休。往小石滩上一坐，昆仑山随之映入眼帘。昆仑的远景美不胜收。低丘波浪起伏，对面拉着长长山脊线的山脉，看上去也是一层叠着一层。

两点五分，我们进入克孜勒戈壁中一片海岛般的小绿洲。这是克孜勒人民公社用斗争换来的绿洲。我们在此休息。休息地点是克孜勒戈壁中央的一个村子。我们昨日也曾在此休息过。同昨天一样，今天，村中唯一的路上仍沙尘飞扬。十多个孩子凑了过来，远远地围着我们。孩子们个个聪明伶俐，眼睛明亮，不过几乎都赤着脚。这些孩子的身上流的是怎样的血呢？这里的古地名叫查买伦。

出发。我们离开小村，再次进入戈壁中。距英吉沙有20公里，一小时的行程。这一带同样因为新产生的红色水流，路被冲得坑坑洼洼，已完全不像昨天的路，完全是苦难之旅。

四点，我们进入英吉沙城，在县招待所用了迟到的午餐。五十分，出发。距喀什还有两小时半的路程。

进喀什城的林荫路棒极了。有的地方是双重林荫树，内侧是洋槐，外侧则是钻天杨；也有的地方一侧是洋槐，一侧是钻天杨。车辆便被这长长的林荫道引向喀什城。

进入招待所。八点，晚餐，我食欲全无。饭后，商量明天的日程。明天五点起床，六点向喀什南面100公里外的上盖孜出发，当日往返。上盖孜是去帕米尔高原途中的一处聚落，据说那里有老队商驿站，我们的目的便是去看驿站。

根据古记录，旅行者从喀什到上盖孜徒步需要8日，再从上盖孜到接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塔什库尔干需要12天。喀什到塔什库尔干280公里，从塔什库尔干到国境150公里。我们明天要走的喀什—上盖孜的路，就在帕米尔山中，与联结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高速公路相连接。

在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中，上盖孜之行是最重要的行程之一。只是问题是，最近两三天帕米尔遭受暴雨，途中的路十分崎岖，也不知能否到达上盖孜。可是，既然好不容易制订了计划，我还是选择尝试一下，走到哪里算哪里。为防万一，既要做好在外过夜的准备，也需做好防寒防雨的准备。

撤回房间后，大家都为明天的行程做准备，而我，从此时起，竟连自己在做什么搞不清了。可总之，我还是打好行李，然后上床。

八月十五日，我被闹钟叫醒。全身酸疼，连床都起不来了。上盖孜之行只得放弃。将情况通知中方人员后，我直接就睡了。睡啊睡，一直睡到傍晚。晚上又接着睡。在此期间，虽然一直在接受着输液或打针治疗，可我几乎没有记忆。因为我早被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烧烧得神志不清。佐藤纯子与解莉莉二人似乎一直在身边护理，我却一无所知。

八月十六日，一夜过后，我的身体彻底恢复，体温正常，血压脉搏也都正常了。据说，喀什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与一位女医生昨夜还住了下来，真是过意不去。上盖孜之行因我被取消，十分对不住同行的各位。大概是上个月与这个月连续两次的中国旅行，而且中间也未休息，结果积劳成疾，终于以突然发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不过我也是因祸得福，竟意外得到了奢侈的休养，精神完全恢复。

八月十七日，休养半日。下午四点半外出，前去参观香妃墓。户外31度。由于已立秋数日，感觉已过了炎热的高峰。尽管时刻是四点半，可太阳尚高。这里与北京差三小时，与乌鲁木齐也差两小时，跟日本则有四小时的时差。因而，日出时刻是七点，天黑则是十点左右。

我在这钻天杨、毛驴与土屋的城市里闲逛。多亏这发烧休养，我才有了如此悠闲的散步。

香妃墓距招待所有5分钟左右的车程。陵墓位于城东端，主体建筑高25米，左右宽36米，全部贴着瓷砖。听说，这些瓷砖有的从北京带来，也有本地的，混在一起没有档次，不过，主体建筑的外观却是富丽堂皇，瓷砖所包的半球形塔也不错。

整座陵墓中葬有香妃一族，5代共72人。其中既有香妃之墓，又有香妃父母的墓。陵墓建筑中还有一座高七八十厘米的平台，上面并排有72人的墓碑。据说，棺材就在墓碑下面，被安放在地板下2米处。我在昏暗中转了一圈，的确是座家族墓。一族人的墓能如此集中一处，倒也颇为壮观。

关于香妃有许多传说，可究竟哪个更接近真实，或者是否完全虚构，实在难以弄清。

总之，香妃是从喀什被召至乾隆帝后宫的一名女性，据说，除了天生的美貌，她的身体还散发着一股芳香。在传说中，她要么被塑造成一位悲剧中的主人公，要么被视作一名幸运的女性，要么是为中原与少数民族的亲善做出了牺牲，总之，围绕香妃产生了许多故事。

这且不论，光是香妃身上所散发的芳香一点便生出了许多说法。按照传说，香妃身上的芳香是沙枣花香。在这次的旅行中，我们对沙枣多少也算是熟悉了，因此也很想支持这种说法，可问题是，对于沙枣香，我们并无发言权。

沙枣会在四五月开出木樨般的小黄花。据说，即使在房间里放上一小串沙枣花，整个房间也会芳香无比。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香气呢？

我们辞别香妃墓，返回城里。新市区边上有一座艾提尕尔清真寺，寺背后一带则是老城。据说，这座清真寺最初建造于四百四十九年前，一百五十年前被重建，因此并不怎么古老。总之，这是该地区最大的一座使用中的伊斯兰寺院。每早七点半到夜里十一点半会设五次礼拜时间，五六千礼拜者会会聚于此。尽管我在新疆地区也看过几处伊斯兰教寺院，可到喀什后我才觉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正宗的伊斯兰教寺院。

出了艾提尕尔清真寺，进入旁边的市场。我们立刻被一大群人围住，动弹不得，只好连滚带爬地撤了回去。即使集市，我也觉得这里的更地道。没能在集市上转一圈，我略感遗憾。

这座城市的房屋是用土坯垒成，外面涂以红泥巴或是白石灰。由于土原本就是红色的，因此土坯本身也是红的。城中有三条河流过，三条河也都是红色的。

八月十八日，女医生张可真女士通知我已痊愈。因此我决定明天便从空路赴阿克苏。由于滞留喀什的时间延长，在此期间，我也从许多人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喀什的情况。为我介绍情况的有医生、护士、翻译、厨师、司机，另外还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人们。

——三月到五月期间，这里会刮数次大风。最初，从沙漠吹来的风会在远处刮起一片黄尘，大约两个来小时后，城市也会被黄尘遮天蔽日，连房内都变得黑咕隆咚。

——雨很少。偶尔下雨后，路会变得十分坎坷。冬天会下雪。由于可用雪水灌溉，因此种地并不完全依靠下雨。

——就算是这边不下雨，可帕米尔那边下雨后，洪水便会流过来。因此，路会变得坎坷不平。

——喀什有两条河，都发源于天山西部，一条是吐曼河，一条是克孜勒苏河（别名喀什河）。城市被夹在这两河之间。克孜勒苏河是喀什最大的河，河宽500米，流经从喀什至叶尔羌的区域。

——叶尔羌河与和田河，两河都发源于昆仑，盖孜河与库山河，两河都源自帕米尔。盖孜河是条黄色的河，流经喀什与英吉沙之间，可不知不觉间就会消失。

——天山与帕米尔，以及帕米尔与昆仑都是连在一起的。不过连接处未必会降低，彼此也没什么边界。

——天山西端便是喀什的正西方，当地人中也有人称其为帕米尔。

——从喀什既看不到天山，也看不到昆仑。只能在西端望见帕米尔的雪山。即慕斯塔克峰、公格尔峰。昆仑在去叶尔羌的途中能够看到。

游塔里木河

八月十八日（前章续）下午七点，我利用空路从喀什赴阿克苏。至阿克苏400公里，飞行时间约一小时。

八点抵达阿克苏机场。从机场到城区，一路上全是黍子、玉米、洋葱、青椒等，农田绵延不断。同喀什相比，这里菜地较多。

进入城区，路上尘土飞扬。这座城市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一座沙尘之城。我们进入城中的阿克苏第一招待所。招待所很大。我们被带至后面的房间。安静固然好，可是因无其他住客，略显冷清。

晚上是阿克苏行政公署专员托胡提·阿布拉举行的招待宴，同公署的郭坚、依尔瓦苏等人也出席了宴会。

阿克苏行政公署人口有146万，阿克苏县城的人口则为8万8000。阿克苏便是《汉书》中的姑墨国。《汉书》中有如此记述：

——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南至于阗（现在的和田），马行十五日。出铜、铁、紫黄（铁矿的一种）。

这里所谓的赴于阗之路，恐怕是一条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路，从前，人们大概就是利用这条横穿沙漠的路将南道和北道给联结起来的吧。

7世纪的玄奘三藏也一样，在赴印度时走的也是阿克苏，在其游记《大唐西域记》中，阿克苏是作为“跋禄迦国”被介绍的。这是一处“伽蓝数十所僧都千余人”的小乘佛教的大聚落。随着时代变迁，唐代时以“拨换城”为名的阿克苏，至13世纪后，作为伊斯兰教的一大据点不断遭受历史洪流的冲击。

此处天山南麓的小绿洲，之所以作为国家或大聚落一直存在，或许

就是这里富有天山的矿产资源，以及地理上占据交通要冲的缘故。西域北道直通东西，且如前所述，去于阗之路也是以此为起点。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翻越天山的一处要地。

玄奘在阿克苏离开西域北道，取道西北翻越天山，来到伊塞克湖畔进入吉尔吉斯共和国。不止玄奘，有许多人，或许多团体都是由这条路离开西域，或是反之进入西域的。这条路是联结中亚与西域的极少道路中的一条，是重要的东西交流之路，但绝不是一条安易之路。下面请允许我多说几句，借用足立喜六著的《大唐西域记之研究》，介绍一下玄奘的翻越天山之旅究竟是怎么回事。

——国（跋禄迦国，即阿克苏）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戈壁），至凌山（冰山），此则葱岭（帕米尔）北原（源），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

——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伊塞克湖）。大清池热海，有名咸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清池西北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商胡杂居也。

玄奘所翻越的冰山为天山山脉的哪座山峰并不清楚。玄奘并未使用天山一词，他使用的是帕米尔北源，即北边的源头。总之，玄奘翻越此地来到伊塞克湖，然后进入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楚河盆地，在当时游牧民族的根据地——素叶水城休养。虽不清楚素叶水城具体位于楚河盆地的何处，可一般认为大致位于托克马克附近。

笔者前些年曾造访过楚河盆地，也曾到过托克马克，甚至曾亲身站上过更北面的阿克·贝希姆遗址。那一带的地形，较之盆地，似乎更接近大山坡，天山前山为进入平原而铺垫的一片大山坡。在坡上行驶，颇有一种高原的畅快感。

从伊塞克湖到楚河盆地一带，分布着乌孙的赤谷城、突厥的素叶水城、唐朝的碎叶镇、喀喇汗王朝的八剌沙衮城等各时期的历史碎片，可如今，一切都被埋进了土中，不见踪影。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无论历史兴衰如何变迁，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一地域作为东西交通的干线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有时这里会产生一些具有国际都市性格的大都市，有时沿路一带会因各国的商队繁荣无比。可今天一切俱已消失，只剩了那无边的高原原野。

笔者在楚河盆地旅行时也曾想到伊塞克湖湖畔去站一站，可由于飞机的缘故没能实现。玄奘曾记述称：此湖“龙鱼杂居，时起变异”，不过现代知识却对这种“变异”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里原本就流传着湖底存在被吞没的大聚落的传说，1958年，苏联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进行了湖底调查，发现这些传说并不仅仅是传说，而是一个确切的事实。这一既是传说，又是确切事实的伊塞克湖底的神奇秘密，我在短篇小说《圣者》中也曾用过。

言归正传，从19世纪中叶起，俄罗斯探险家们便开始涉足此地，其中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墓便被建在了伊塞克湖湖畔。他曾数次经伊塞克湖畔的道路进入新疆地区，后来在第五次西藏探险的途中，他在伊塞克湖畔的一座小城病逝。人们遵照遗言将其葬在了湖岸。斯文·赫丁也曾在此湖畔留下足迹，他在著作《彷徨之湖》中就记有他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墓前祭拜的情形。

在天山地理学研究方面留下不朽业绩的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大概也多次途经伊塞克湖畔。无论对谢苗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还是对赫丁来说，伊塞克湖都是去西域或者说去新疆时无论如何都要必经的一块跳板，是大远征旅行的一处重要基地。并且，有关此地的最初记述者便是7世纪的玄奘。

关于伊塞克湖，日本人最初留下记录的大概是西德二郎。他于明治三年（1870年——译注）离开日本，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后成为外交官，归国后成为外务大臣。而让他的名字不朽的便是他的著作《中央亚细亚纪事》。

他接到祖国的归国命令后，便尝试了一趟中亚之旅，他访问过撒马尔罕、布哈拉，甚至还到过费尔干纳盆地及现在的吉尔吉斯共和国。

西德二郎进入吉尔吉斯共和国是明治十三（1880年——译注）年的事情。虽然他并未亲身到过伊塞克湖畔，可关于伊塞克湖，他还是记述了湖底沉着一座大都市的传说。

闲话休说，让我们重新回到这处西域北道的要冲、往日姑墨国的故地——阿克苏的第一夜。托胡提·阿布拉的招待宴结束后，我们就明后的日程与中方再次进行了最终协商。按照原定日程，明早要乘车赴库车；明后天在库车住两晚，其间参观专为我们开放的克孜勒千佛洞；大后天重返阿克苏；次日飞乌鲁木齐。这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日程。

可麻烦的是，我想取消明日的库车之行，想在阿克苏多逗留一天，到125公里外的塔里木河边去站一站。而如此一来，在库车就只能住一晚，而克孜勒千佛洞方面也必须割爱。可是，倘若将克孜勒千佛洞和塔里木河两者放在计量器上衡量一下，我也很难确定哪个更重要。我这念头并非来阿克苏后才有的，而是从在喀什之时起便产生了。我跟中方也多次商量过，也得到了必要时可单独行动的承诺。可明日就要向库车进发了，因此，出发前我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同行的宫川、圆城寺、樋口等人原本就不存在这问题。在这次的旅程中，看克孜勒千佛洞无疑是最大的目的。只是我的情况特殊些，我曾以该地区为舞台写过数篇小说，当然，即使在必须让塔里木河登场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尽量回避。因为我完全想象不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下面伏流的塔里木河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情形。

因此，明明已来到距塔里木河125公里的阿克苏，却不能让我到塔里木河岸站上一站，这让我始终耿耿于怀。最终我选择放弃克孜勒千佛洞，将人情送给塔里木河。

——好，那就这么定了！

全权负责的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张国维的一句话让一切都决定了下来。

除我以外所有人均按原计划明早向库车出发，我自己则将库车之行延迟一天，明天去塔里木河边转转。据说我这边将由佐藤纯子与女翻译解莉莉二人陪同。虽然过意不去，不过事情既然至此，那也只能烦劳二位陪同了。

返回房间整理完笔记，一点上床就寝。窗外是无尽的黑夜，一丝声响都没有。玄奘、普尔热瓦爾斯基、赫丁等人睡过的阿克苏之夜，如今我也要睡了。

八月十九日九点，宫川、圆城寺、樋口、横川等人向库车出发。由于还有中方人员同行，因此用了四辆汽车，甚是热闹。就这样，克孜勒千佛洞组与塔里木河组进行了短暂的分别。

送走大家后，担任向导的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李殿英、佐藤、解女士还有我，我们四人分乘两辆吉普，朝塔里木河岸一处名叫阿拉尔的聚落出发。

——路很差。虽然距离才125公里，可来回需要十小时。

解莉莉将司机的话翻译给我。到底能有多差呢？类似的话我不知已听过多少次，因此并不怎么吃惊。因为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车子离开阿克苏的招待所，往东（通往库车的道路）行驶了约二十分钟，然后直角拐向右面（南），进入荒漠地带。不过，在驶过的这二十来公里中，荒漠中小聚落点点，引天山雪水的水渠随处可见，简直都能称得上水乡了。由于是周日，路上遇到一些似乎去阿克苏赶集的农民。他们的交通工具都是挂着铃铛的毛驴。

可是，穿过这种地带后，沙漠、戈壁、碱性不毛之地、波浪起伏的土包地带、黑色不毛之地，白色不毛之地，一波接一波地涌来。那碱性不毛之地像冒盐似的，白茫茫一片，而且还有龟裂，仿佛连泥土一起给翻卷起来。

路在这种地带上笔直延伸，怎么都望不到头。可路面却十分坎坷，有如搓衣板。莫说是笔记本，我连支撑自己身体都很难。虽然道路崎

岖，却并非完全没养眼的东西。沙枣林不时闪现，路旁的荒漠中也不时浮现出成片的红柳树。红柳开着略紫的红花。大约一小时后，车辆进入右面的小道，我们在沙枣树荫下吃起自带的西瓜。

骆驼草地带、芦草地带、甘草地带，虽然这些地方都是荒漠，不过倒还好，至于那些波浪起伏永无边际的小土包或小丘，则真的是令人绝望。吉普车停下后，我下了车，往路上站了站，发现路面上全盖着一层细沙，无一处阴凉地方，根本无法休息。我只好站在路上，一面抽烟，一面望着那单调而令人绝望的广袤泥土。

坎坷的旅途永远在延续。远处不时能望见羊群，仿佛陈列的石头。

阿拉尔大道的旅途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后，车子终于进入一处小绿洲。随着棉花、玉米、大豆、小麦、稻米等耕地的铺展，感觉终于接近了塔里木河。我们进入一片芦草地带。三头骆驼拉的大排子车、沙枣树完美的队列、钻天杨树苗的白色叶背映入眼帘。

可是，路再次进入荒漠。沙尘蒙蒙的坏路仍在继续。只有右面远处可见的绿洲绿色与此前的荒漠不同。不久，小钻天杨开始在路两侧出现，发电站的建筑物也从荒漠中浮现出来。向日葵、沙枣、水牛拉的车子进入视野。怎么还看不到塔里木河呢？我急不可耐，像渴极之人到处找水一样。

又走了一阵子，右面有一条小河，只见有五六名男子正在裸泳。车子右拐，渡过小河。从这一带起绿色多少多了起来。原来我们不觉间已进入绿洲。

在这种地带行驶了三十分钟左右后，在钻天杨行道树的指引下，车子进入阿拉尔的一处聚落。房屋彼此离得很远，间隔处填满了沙子。真是一处闲散的村落。我们通过一些小工厂、邮局、农业试验场等建筑的前面，不久后左转，来到一片海岸般的白沙地区，钻进阿拉尔农场办事处的大门。我们在一处正面建筑前下了吉普车。

这里便是阿拉尔农场办事处的招待所。看看表，两点三十分。离开阿克苏的招待所后花了五个半小时。办事处的负责人黄生出来迎接了我

们。

招待所宽阔的大院内有許多钻天杨。办事处的人为我们介绍了钻天杨的种类。叶背发白的是银白杨，普通的是新疆杨，个头格外高的是钻天杨，另外还有一种叫法国杨的，不过由于不适合这里的气候，长势不好，数量也很少。关于钻天杨，我已在很多地方听过介绍，不过，名字的叫法却未必一致。

大家在招待所休息。房间的地板是木质的，走上去很舒服。房间也整洁明亮。由于刚经历了一场艰苦旅途，我甚至都想在这里多待几日。两名女接待员分别是维族人和汉族人，待人很亲切。

短暂休息后我们跟黄生等人一起午餐，久违地吃到了京味的饭菜。饭菜中还使用了猪肉。黄生为我们介绍了农场情况。

——阿拉尔在行政上是属于阿克苏地区的一个村子，阿拉尔农场便是聚落所在地。阿拉尔农场办事处是阿克苏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支部，是阿拉尔农场的行政中心。因而，黄生即阿拉尔的村长。

——黄生是汉族人，1958年作为解放军开垦兵团（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士兵进入该地，自那以来便一直住在阿拉尔。1949年，中国在解放的同时，还向各地派遣了开垦兵团，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兵团是以王震副总理为首长的兵团。

——阿拉尔人口约8000，拥有小学、中学、农业试验场、医院、各种小工厂、日用品商店等。据说，黄生1958年来此地时只有3间小屋，连地名都不知道是什么，便问一名放羊的维吾尔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结果对方回答说“alaer”，于是便取了个名字叫“阿拉尔”。

——从阿克苏到阿拉尔有13个农场，各个都是隶属阿克苏地区的行政单位。13个农场中，塔里木河北岸有9个，南岸有4个。阿拉尔在北岸，是离塔里木河最近的农场。由于有开垦兵团扎根下来，因此阿拉尔的汉族人比较多。

——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喀什河等汇合起来形成了塔里

木河，汇合地域在阿拉尔60公里外的上游。

——塔里木河是中国第一内陆河，全长2179公里，河宽约1公里。此河在流至罗布泊地区前有数次伏流。罗布泊位于阿拉尔600公里外的下游。

——塔里木河的水量最大为每秒1800立方米，最小每秒3立方米。水量多时，也不完全在地下伏流。水量少的时候是五月前后。

——支流中最重要的是阿克苏河，该河发源于天山的最高峰汗腾格里峰。和田河夏季水多时可往塔里木河注水，其他季节则被用于农田灌溉，河流变细。叶尔羌河也被用于农田，用于水库，河流也是逐渐变细。

——罗布泊是中国最大的盐水迁移湖。往罗布泊注水最多的是孔雀河、开都河。塔里木河在到达罗布泊之前已经变得很细了。有关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河流情况，实际上并不很清楚。因为多数河流都是反复伏流，谁也无法追溯它们的具体河道。黄生也说自己从未追寻过塔里木的河道。

我们四点离开招待所，前往塔里木河河岸。从招待所乘吉普车有十五分钟的车程，黄生做向导。

从招待所上路，往左驶去，行驶约5分钟后再往右转。结果看到一处小土屋的民房。车子沿民房再往左拐，似乎与塔里木河并行起来。实际上，塔里木河就浮现在右面。

前方有一处摆渡的渡口。似乎有一条来自南岸的船刚刚靠岸，一大群人正往那儿集中。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差不多有150人。

我在渡口附近下了吉普车，细细打量着塔里木河。河岸长满芦草，河面大约有2公里宽。水流湍急，上游下游景色飘渺。对岸的绿色望上去像一条细带子。八月的现在天山雪融，正是水量多的时候。

一条专为我们安排的小船驶过来。我们乘上船，在水流中央漂荡了

十五分钟左右。流水淙淙，真是一条大河。

从河上眺望岸边的渡口，聚集的人群显得渺小而孤寂。没有任何东西为他们做背景，只有头顶那浩渺的天空。这才是流过沙漠的大河的渡口和码头所该有的感觉，人群也莫名地带着一种寂寥感。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呢？

下船后已是五点。我并未返回招待所，而是就地与黄生等人告别，直接踏上回阿克苏的归途。

乘上吉普后，大人、小孩全朝吉普车围了过来。黄生微笑着疏导人群的身影映入眼帘。

吉普车开动后，孩子们全都庄重地挥手致意。甚至还有几个人追了过来。一场塔里木河畔的告别仪式。

归途中，大荒漠的落日十分壮美。太阳是金色的，周边的白云被渲染成了银色，有如绘画。随着慢慢下沉，太阳逐渐变成一团通红的酸浆。周围的云变成巨大的烛台形状，仿佛在祝福着什么。

九点半，回到阿克苏招待所。往返十一个小时的旅程。衷心感谢司机师傅。撤回房间后，我仰面躺在床上。身体仍像在吉普车上一样摇晃。佐藤与解女士也一定很疲劳吧。可无论如何，我见到了塔里木河！还荡舟塔里木河！就这些，也没什么特别的，可这已足以让我知足了。

龟兹国故地

八月二十日，我们九点离开阿克苏招待所，前往库车。距库车280公里，预计行程四小时。跟昨天的阿拉尔大道不同，这次几乎都是硬化路。只是，昨夜偶尔听新闻说库车方面遭遇一场大雨，因此今日之行未必乐观。雨的恐怖，我在叶尔羌（莎车镇）—喀什噶尔（喀什）的旅途中已领教过。当时所有干河道都被从昆仑、帕米尔流下来的水染成了通红的河流，路到处都遭到破坏。这次的库车之行也不例外，最可怕的便是从天山流下来的水。但愿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阿克苏城从大清早便尘土飞扬。茫茫的沙尘让人看不清前方。这里也是一座土坯之城，一座杂乱的戈壁之城。一些毛驴从微明中不断浮现。毛驴大清早就上班了。不只是毛驴，还浮现出一些女人。她们的围巾与裙子大多为蓝色或红色。

不知不觉间，眼前变成了沙漠性大荒地的荒凉地带，地上只有散落的骆驼草。到处都流淌着黄土的河。一处小聚落从远处浮现出来。

由于昨夜的雨，果然到处都在发洪水。其中既有气势磅礴的大河，也有四处漫延形成的湖沼。当然，它们并没有名字。

车子通过温宿县。这是一处小聚落。我们从一条长桥渡过大河。虽然现在是在浊流翻滚，可平常无疑是一条无水的大干河道。

过了温宿县后，一片长满骆驼草的辽阔原野在眼前舒展开，可不久后，原野又变成不毛的大丘陵地带。忽而是平原，忽而是丘陵地带，道路也在上上下下，目之所及全是永远延续的大不毛地带。

不久，我们再次进入一片巨大的绿洲。完美的钻天杨望不到头。这里是一处农场聚落。大约十分钟后车子穿过大绿洲，可绿洲的尽头又现出一条大河，河里竖着几根电线杆。从这一带起，一片大沙漠铺展开来。起初地面还是平坦的，可不久后便剧烈起伏，变为沙漠性的丘陵地

带。无数米团山现出来。路便是在这种地带弯弯曲曲，曲曲弯弯。

不久，地面变平坦，同时沙漠也化为戈壁。天山的山峦将长长的山脊线展露在左边。戈壁旅途在永远继续。

左右两边，虽然山丘在近处连绵不断，可从右面的山丘消失时起，骆驼草便开始在戈壁上搭配，不久便形成了一片无尽的骆驼草原。此前我已多次与骆驼草原打过交道，不过如此完美的骆驼草原我还是第一次见。放眼望去，一片骆驼草地毯。如此一来，既壮观，又可怕。

左边一直是连绵的山丘。或是单独的小山重叠，或是山丘连在一起，绵延不断。总之，戈壁滩的旅途在永远继续，不见尽头。阿克苏与库车之间的这处戈壁滩名叫新和戈壁，绵延120公里。但是，据说阿克苏与喀什之间的戈壁滩更大，绵延400公里，是新疆最大的戈壁滩。

虽然不时会有一些干河道出现，可这一带的干河道很洁白。听说天上有盐，仿佛就是那些盐淌出来了似的。

十一点三十分，尽管骆驼草原依然在延续，不过，这些骆驼草却开始出现在米团形的沙包上。估计是大风地带吧。沙土被风吹到了骆驼草的根部，形成小沙包，骆驼草自然像被顶在了沙包上。其中还有一些沙子形成的小丘，许多骆驼草被顶在了沙丘上。

我们在一处名叫“羊大古斗克”的地方休息。并非因为这里有聚落，而是戈壁中央滚落着两三块巨石。恰巧又是在新和戈壁的正中间，不知不觉间便成了戈壁旅行者的休息地点。说是距离库车还要花三小时。我一面抽烟一面感叹，倘若徒步或骑骆驼到此旅行，那可真是太难了。

可是，这条路是沿天山南麓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的唯一的路，即西域北道。这完全是一条历史之路。既是文化东渐之路，也是一条各时期不同民族的远征路和败走路。大小无数的人类旅程的碎片，都被埋进了这条带子一样的漫长戈壁中。

出发，单调的戈壁之旅再度开启。骆驼草原、连骆驼草都没有只有小石头的地带、白色碱性地带、大小丘散布的地带、米团草地带……

虽然路基本上具备了硬化主干路的样子，却到处有破损，或硬化剥落的情况。有的地方地面塌陷，有的地方出现裂缝。当然，这些地方都是沙尘蒙蒙。

碱性不毛之地多起来。每一条干河道都很白。白色的带子宽宽窄窄地流向下游，给人一种凄怆的感觉。

戈壁的样子也在不断变化。不变的只有并排在戈壁中的电线杆，显得格外整齐。戈壁中既有泥土地带，也有无尽的沙浪翻滚地带。泥土地带印着风儿描画的各种图案。还有像湖一样的巨大白色地带。

左边不远处不时出现一些小山，山上全是发红的褶皱。奇异之山。不时还有些大山。沙山？岩山？山上全是褶皱，红彤彤的。

十二点三十分，戈壁滩似乎陷入衰弱，冒出了杂草。这种地带延续了一会儿后，车子瞬间进入一片绿洲地带。玉米田、三三两两的农舍，继而是大耕地铺开来。漫长的新和戈壁至此完全结束。天气也逐渐放晴，左边天山山系的山峦十分壮美。距库车还有70公里。

车辆进入一处小聚落——新和县的一个人民公社。背后是美丽的天山，田园中正进行着稻谷脱壳作业，远处羊群点点——这便是秋天。

随着与库车的接近，路旁开始出现大小的水汪。这自然是昨夜大雨的成果。

一点十五分，我们进入新和。这是一处非常大的聚落，聚落中的广场上正在逢集，人头攒动。我们很快穿过了集市。完美的耕地、农田、钻天杨。河很多。路边是成排的银白杨行道树。

一点三十分，车辆通过一座巨大的河桥，再次进入戈壁。以河为界，这边便是库车县。河是从拜城方面流过来的。因昨夜的雨，有多处桥受损，每遇到这种情况，车子都要进入戈壁寻找过河点。沙尘蒙蒙。

不久，右面浮现出一处巨大的水库。左边丘陵连绵不断，路在丘陵斜坡上伸展着。不久，道路爬坡，爬至坡顶后，右面一片绿洲的绿色地带出现在眼前。可是，车却从左边径直通过，进入前方铺陈的一片大戈

壁中。路缓缓起伏。这次与新和戈壁不同，是一处明快的戈壁，明快的戈壁旅途。路上到处覆盖着沙子，每次通过都会沙尘飞扬。大概是有风吧，有两名男子正在走路，肩上披的上衣被风吹得呼啦啦响。前方视野也因沙尘模糊不清。

不久，前方远处浮现出一条绿带子。库车。赴库车之旅又持续了很久。车辆被引导着前行，从戈壁向绿洲，再向库车城驶去。

两点二十分，我们进入库车城。库车给人一种开放的田园都市的印象，无形中透着一股悠然。白墙房屋很少，很多房屋直接将淡红色土坯的底色裸露出来。围墙也一样。土坯发红，是这一带土色淡红的缘故。感觉聚落就像被建在了淡红色土地上。城里女人的裙子和围巾几乎都是原色。

同我此前转过的新疆任何一座城市相比，库车都给人一种非少数民族的印象，大概是性格明快的缘故吧。我们通过一处疑似汉代遗址的古城前面。由于是城中的遗迹，形迹已彻底消失，只剩下一堆土块。在漫长的岁月中，居住在这处聚落的人们大概就是利用这遗址的土来制造土坯，并用这些土坯来建房子的吧。

进入招待所，我一直休息到傍晚。

库车是西域史上龟兹国的故地。龟兹国有多种写法，比如屈支、屈茨、邱兹、丘兹等等。从汉代到6世纪前后，龟兹国作为西域北道上的一个代表性国家广为人知，居民属雅利安系，语言也用的是龟兹语，王室则以白为姓氏。依靠天山的矿物资源，龟兹作为一个贸易国家曾十分繁荣，并且，这种繁荣也让它成了西域的学术和文化的中心。龟兹是一个佛教国家，克孜勒石窟的壁画也由该国创造，鸠摩罗什等译经高僧也出自这里。

《汉书·西域传》中有如下记载：

——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能铸冶，有铅。

即，这里曾是雅利安系龟兹人的大定居地。

7世纪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如下介绍：

——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僧都五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

不过，玄奘的这份报告，可以说，只是描绘了在白姓王室统治下繁荣的古龟兹国的最后的情形。因为，从玄奘过境的前后起，该国便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体面。它时而受西突厥势力的威胁，时而因唐朝的进攻被迫成为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时而又被暴露在吐蕃的威胁之下。并且到了9世纪后，它又被置于了占据高昌的维吾尔人的统治下，之后便拥有了作为所谓的维吾尔斯坦一翼的历史。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的居民也被土耳其化，逐渐变成今日所见的维吾尔人的大定居地。

傍晚六点，我们离开招待所，前往北方20公里外的苏巴什故城。据说，在维吾尔语中“苏”是水，“巴什”是头，苏巴什即水源之意。据说，那里至今仍被称为北山龙口，是库车河的水源地。这里有魏晋时期繁荣的龟兹国的大寺院遗址。虽然苏巴什河便是库车河，不过当地人对遗址附近的库车河，却一直用苏巴什河来称呼。

车辆通过一片新开垦的土地，很快来到郊外。如前所述，现在的库车是一座悠然的田园都市，是一座红土坯的城市。

来到郊外后，钻天杨、玉米田、沙枣树映入眼帘。还有茄子、辣椒、豇豆等田地。郊外的土屋也是红色的。北面天山支脉的长山脊线显得恢宏而庞大。不愧是天山，纵是支脉也十分宏伟。

路两侧是水渠，据说渠里的水是从苏巴什古城方向流过来的库车河的水。车辆在白色戈壁中拐来拐去，驶向天山方面。途中土变成了红色，白戈壁不觉间也变成了红戈壁。骆驼草少许。

不久，红戈壁又变成灰戈壁。从此时起天山是灰色的，戈壁也是灰色的，无论将视线投向哪里，四周全是毫无色彩的灰色风景。就在这样

的背景中，路曲曲折折地伸向前方山丘的脚下。山丘背后，天山的前山正展现着那巨大的身影。

车辆进入前面的丘与丘之间。我们在一处台地上面下车。这里便是我们的目的地——苏巴什遗址。这是一处以南天山群山为背景的巨大遗址，据说，有东西两座带城墙的寺院夹着苏巴什河，若将两处寺院合并起来，大小难以估计。尽管对方介绍说东西两处合起来有450亩，不过对此不熟的我仍难以想象其大小。于是，对方再次解释说，倘若除去河流，东西两处遗址的直径能有1700米，这一次，我终于弄清楚：实在是太小了！

在两处遗址中间流淌的苏巴什河，河床十分粗犷，确有一种恢宏大河的粗犷模样。不过，我们被告知说，此河河面原本很窄，只由于河流侵蚀遗址，才形成了如今看到的巨大河面。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总之，苏巴什河在离开这处遗址的地方被改名为库车河，并分成了三条河流，每一条都叫库车河。这些河自古以来便在滋养着库车绿洲，真是不容易。

我在堑壕地带逛了逛。虽说是堑壕地带，不过已被修整得整整齐齐。佛塔、寺院、住房遗迹，我在这些地方逛着。礼拜堂、小会议室、城墙。小会议室里能看到一些木柱遗迹，甚至还残存着部分木材。城由土坯、石层、土砖层、石层四层构成，土砖的底部还垫着干草。

有一处佛龛遗迹。虽然上部残缺，不过当被提醒这是个佛龛时，我仔细一看，果然，的确是个佛龛。我猜，在广场对面的另一面墙上，大概也曾设过佛龛吧。

我们登上佛塔遗迹。上部的墙壁中露出一些木材，木材上稍微残留着壁画。还有一些据称是在最近的发掘中才发现的台阶。我们爬上台阶，到尽头后，能看到下面有处墓室。墓室狭小。究竟是谁在这墓室里长眠过呢？

站在高处俯瞰。这是一处背靠大天山的雄伟遗迹。这处魏晋时期曾十分繁荣的大佛教寺院从唐末前后起开始衰落，至于它究竟是何时又是如何成为废墟的，目前尚不清楚。同这处遗址相比，我们中午路过的龟

兹故城更古老。只不过，龟兹故城已没有了任何形迹。苏巴什故城所以能留下，可以说完全是多亏了风沙。这处遗址被风运来的沙子掩埋，反而获得了保护。

七点四十分，我们辞别苏巴什故城，前往据称是西汉时期的一座烽火台。烽火台位于从库车县城去拜城约1.5公里的地方，在库车河河畔，高十七八米，据说已成为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也同样背靠南天山。

车子行驶在郊外。郊外的房屋和围墙都是土坯的，上部也都未涂抹，土坯完全裸露在外。

我们朝烽火台一点点爬去。过了库车河的桥后直指天山。再次走在那片土坯的农村地带。天山长长的山峦越发雄壮。从此时起车辆进入广阔的戈壁。

在八点的现在，虽然太阳仍高，不过由于云的缘故天是阴的。从进入巨大戈壁断层地带的时候起，烽火台便从前方浮现了出来。烽火台本身并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它周围的风光却让人吃惊。

站在烽火台前。台阶、警戒人宿舍等早已坍塌，没了痕迹。据说，这处烽火台是用土坯与沙土建造的，与苏巴什故城的建造方式并不相同。外观比甘肃省的要完整。甘肃的烽火台基本上都是上半部坍塌，这边的则基本都保留着原形。我在没有一草一木的烽火台周边逛了逛。实在是太安静了。

踏上归途，来到库车河畔，我将河的周边拍进相机。据说这条河在注入英远河，进入草湖之后便消失在了沙漠里。所谓草湖，指的是胡杨林。

回到招待所，打发掉晚饭后，我早早上床了。从十一点前后起下起雨来。真希望不要下太大。这是我在这次的新疆之旅中获得的经验。一夜的雨便会让昆仑、帕米尔泻下红色河流，让天山泻下白色河流，让我们的旅途变得无比艰难，这一点我多少已领教过。

在阿克苏

八月二十一日，今天沿昨天的原路返回阿克苏。九点三十分，车子从招待所出发。库车是一座海拔1100米的城市，县人口有30万1000。

城市一大早便尘土飞扬。路边是牛、毛驴，以及原色围巾和裙子的女人们。孩子们则在路旁挥着手。一对身穿白上衣和黑长袍的老夫妇骑着驴从人群旁通过。

穿过钻天杨林荫路、红土坯墙壁，车子很快来到长空的郊外。约五分钟后渡过库车河。这条库车河是一分为三的库车河中位置最靠西的。虽然红色的河床上有几条水流，不过水却很少。车子进入一片农村地带。钻天杨的白色树干美得发亮。一辆牛车在路旁悠闲地挪动。

——今天虽是沿昨天的原路返回，不过由于昨夜的雨，大概又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了。

真让司机给说着了。不只是路，连戈壁和绿洲都跟昨天路过时不一样，完全变成了另一地带。因为被雨一淋，戈壁的颜色和绿洲的颜色完全变了。

九点四十五分，车子忽然进入一片草木不生的戈壁地带。右面开始有低丘连绵不断。只有望不到头的笔直道路看上去像条黑带子。而在这黑带子上，每隔一段距离便会迎来各种事物。两名骑驴的男子、两匹马拉的蔬菜车、驴拉的排子车——人们使用牛、马、驴的方式真是花样繁多。

九点五十分，车子一面与左边远处的绿色地带遥遥相望，一面继续行驶。貌似昨日路过的库车绿洲。可是，绿洲却再次变成一望无际的戈壁。不久，左边远处又浮出一片绿洲。不久绿洲再次变回一无所有的戈壁。

十一点，戈壁地带结束，眼前基本变成了绿色地带。车子通过钻天杨林荫路进入一处聚落。广阔的耕地，土坯的农舍、沙枣。聚落里水渠很多，玉米田和黄色的甘草田里庄稼繁茂，沙枣也排着堂堂的队列。

从渡大河时起人家就在变少，到处都是水汪，因此车辆行驶艰难。我们第二次来到大河河畔。由于桥已损毁，光是找渡河点就花了三十多分钟。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终于过河，而毛驴们，虽然它们拉着车子，背上还驮着人，可无论什么地方都能轻松自如地渡过去。当然，这条大河平常也是条无水干河道，并无名字，是昨晚半夜的雨造出了这条大河。

像这样的戈壁之旅，汽车终究是比不过毛驴的。这种时速5公里的交通工具，在任何地方都能气定神闲，仿佛这便是上天赋予的命运似的，它们只知拉车，驮人，一辈子都走个不停。据说，壮年期的毛驴价格，在该地区能卖到40元（约6000日元），相当于一辆自行车的四分之一。

过了河进入聚落，结果又遇到一条桥毁的河。这一次难度不大，车子从水浅处直接渡了河。

车子通过一处大农村地带。这里也修建了许多引天山水的水渠，水边还有成排的白树干的钻天杨。

绿洲地带持续了很久很久，十一点十五分，绿洲的延续势头终于削弱，树木也减少起来，并逐渐变为不毛之地。十一点二十分，车子完全进入戈壁。长达两小时的新和戈壁旅途开始。尽管天山在右面展示着巨大的山峦，可遗憾的是今天仍是阴天，山容朦胧，看不清楚。

骆驼草地带与米团草地带编织着戈壁。所谓米团草地带是笔者随意取的名字，指的是分布着大小米团形土包的地带，其中既有土包上顶着骆驼草的，也有上面什么都没有只剩土包的。总之，在这种地带，放眼望去，蔓延的土包宛如波涛一般。

不久，奇形怪状的山丘开始接连出现在大天山这一侧。可不久后，这些山丘也消失不见，变成了广阔的淡茶色的不毛地。天山的支脉则永

远在延续。

十一点四十分，周围变成一片红色戈壁，到处都是水汪。戈壁也因昨夜的雨彻底变了样。在没有一草一木的红戈壁中，有两个孩子正在走路。

绵延的红色戈壁终于走到尽头，红戈壁上开始出现骆驼草，并逐渐变为米团草地带。可是，米团草地带又发生变化，变成了无草的白戈壁。

十二点十五分，车子再次进入骆驼草地带，不久，到达新和戈壁中央的休息地点——羊大古斗克。可是，今天我们并未休息，而是径直通过。不久，车子进入一片米团草地带。小土包上顶的是骆驼草，山丘大小的土包上顶的全是红柳。红柳是一种细枝细叶的植物，八、九月前后会开出浅桃色点心般的花。倘若想象一下米团草地带所有土包上都开满红柳花的情形，美得简直令人喘不过气。关于骆驼草，前些年我在阿富汗南部的沙漠里，曾遇见其盛开的情形。而这边的骆驼草，却是在悄悄开放，花朵之小甚至让人一不留神都发现不了。不过，花儿虽小，仍娇艳可爱。

土包地带结束后，车子进入昨日那片令人惊叹的骆驼草地带。我们在此停车休息。

十二点五十分，出发。骆驼草地带结束后眼前变为白戈壁地带，不久，地面上波浪起伏，白米团形的山丘开始层叠，有如许多倒扣的白碗。右面天山上飘着白云，像白棉花。路上上下下，起伏不断。

一点十五分，一马平川的白戈壁被骆驼草与红柳淹没。风景虽然单调，倒也不令人生厌。不觉间，左边远处浮出一些山脉。

一点三十分，右面久违地望见了几户人家。感觉离绿洲已近。车子渡过一条大干河道的红色泥泞区后，眼前再次变成戈壁。车辆行驶在骆驼草原野上。左边的山脉稍稍绕至前面，车似乎在绕着山脚走。车子渡过一条大河。当然，大干河道里涨满了水。

一点四十五分，漫长的新和戈壁终于结束，车子进入绿洲，我们在新和聚落休息后，又久违地开启了绿色中的旅程。我们渡过一条无名大河，再渡过一条无名大河。土坯农家、又一条大河、不大的钻天杨行道树。虽是绿洲，却夹着许多荒漠。

距阿克苏还有一小时左右。由于我们已通过昨夜大雨的影响地带，因此我合上笔记本，呆望着接连出现的大干河道。三点，阿克苏绿洲从前方远处浮现出来。

八月二十二日，八点起床。今天是从阿克苏出发，赶往乌鲁木齐的日子。昨夜睡了八个小时，神清气爽。由于夜间感觉多少有点寒意，睡觉时盖了床薄被子，盖得正好。我在招待所院里逛了逛。院里种了许多巨大的杨树和柳树。月亮般的白太阳出来。25度。据说最近的最低气温是16度。乌鲁木齐也基本一样。

早餐，出发。距阿克苏河10公里，预计用时三十分钟。临上车时，一名五六岁的孩子凑了过来，脖子上还挂着两把钥匙，似乎是招待所里的孩子。大概是父母上班去了，他自己带着钥匙看家。刚才看见的白太阳，现在已多少有了些光辉。

从招待所出来，大街上充满了活力。一大早就有许多摆摊儿的。有篮筐摊儿、碗盘摊儿、水果摊儿、蔬菜摊儿，还有食品摊儿。在一些路边摊点上，还有许多人在动着筷子，大概是在吃早餐吧。尘土中，有一群老人正在喝茶。还有个孩子，正用扁担挑着两筐西红柿从人群一旁走过。

这里也是一座钻天杨与土屋的城市。房屋全是用红土坯建的，有的将土坯外面涂白了，有的则直接露着红土坯。库车那边极少有将房子抹白的，这边的白房子与红房子则差不多是各占一半。

我们很快来到郊外。钻天杨街道树消失，大耕地在眼前铺开。车子渡过一条白浊的河。阿克苏似乎便是“白河”之意，怪不得这里的水流都是白色的呢。

玉米田、棉花地、向日葵田不断出现。玉米穗呈黄色，将玉米田染

成了黄色。还有玉米苗圃，呈鲜亮的青色。

广阔的水田铺展开来。路由此伸向西南。还有一条路笔直朝西，是去喀什的主干道。不久，车子来到阿克苏河桥畔。我下了车，站在河岸。这是一条从西北流往东南的雄伟大河。上游下游景色浩渺。

站在桥上望去。桥长325米，河流中拥抱着许多发黑的沙洲。上游有许多沙洲，下游只是两三处大沙洲。水速很快。尤其是河中央，流水滔滔，深灰色的浊流翻滚着流向下游。上游下游都很开阔，让人很难弄清水流的去向。新疆地区的大河，大多给人一种从天涯来往天涯去的感觉，阿克苏河也不例外。

往桥上一站，滔滔不绝的水声传入耳朵。那是波浪在互相撞击的声音。富含着碱的水一团团撞来撞去。

大概是阳光的缘故，上游的沙洲看着很灿烂，下游的沙洲则略显黯淡。太阳就在下游的左前方，因而相机拍下游时会逆光。据说，河水多时能没到混凝土桥桁附近。河两岸是耕地。发洪水时，水流大概连耕地也会吞没吧。

看够了阿克苏河后，我们前往城中的阿克苏地区第一托儿所。托儿所的参观轻松愉快。孩子们在两棵大杏树下为我们表演了舞蹈“我喜爱的新疆”。这是一种手持小鼓的舞蹈。这里托管的孩子从两岁到六岁的都有，似乎大部分都是汉族人的孩子。

辞别托儿所回到招待所。原计划是下午向乌鲁木齐出发，可据说由于和田地区的天气状况不好，和田飞乌鲁木齐的飞机停飞，乌鲁木齐之行只好延迟一天。因此我也沾了些光，得以在市区溜达一下，逛逛百货商店，逛逛书店。城里流行吃冰棍儿，冰棍店前总是挤满了大人和孩子。

晚上过得也很悠闲。九点在院里散步时，即将落山的太阳再次发白起来。据说是沙尘的缘故。听说，我们出发后喀什那边刮了大风，因此，也不知我们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在这次的旅程中，我们似乎总被大风遗弃。据说，喀什风大的日子，甚至能用手指在写字台上写字。

可见飘进室内的沙尘何其多。

阿克苏地区秋天天气差，又刮风，又下雨。不过在这次的旅程中，我们只是多少被山里的雨捣了点乱。也许是已立秋的缘故吧。天热的时候是七月，我们这次访问阿克苏已过了炎热的巅峰，因此每夜都睡得很舒服。

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十一点三十分离开招待所，赶往机场。城里人很多。冲天的白树干钻天杨、白墙土屋、毛驴、身穿民族服饰的女人们——与它们一一告别后来到郊外。一片荒漠忽然在眼前铺开。车子先是在未硬化的路上行驶一会儿，不久便来到半硬化路上。我们先是沿着红土包般的巨大山丘行驶，中途又爬上山丘。山影全无，目之所及全是蔓延的戈壁，戈壁上只有一些据称是农场员工宿舍的建筑群。

车子绕着建筑群在荒漠中前行。市区至机场8公里。眼前并非没有一点农田，依旧点点分布着些许玉米地和向日葵田。

路经过两三次直角转弯后被长长的钻天杨林荫道引向机场。机场上覆盖着一层细沙，还点点地搭配着骆驼草。整座机场上根本没有隔断之类的东西，荒漠一隅即是机场。

阿克苏行政公署的人们为我们送行。十二点四十分，起飞，机型是安-24。

两点四十分，飞机抵达乌鲁木齐机场。乌鲁木齐25度，略感温暖，很爽。

我们进入乌鲁木齐迎宾馆，进入被围在钻天杨树林中的奢华建筑、宽阔的大院。我久违地在完全不同的氛围中获得了休息。无论作为新疆沙漠之旅或戈壁之旅的出发点还是归结点，恐怕再没其他地方能胜过这里了。

下午，我们访问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受到了李遇春、沙比提两位副馆长的欢迎。由于去年曾两次参观过这里，我对馆内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便选了些新的陈列品参观。

晚上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外事局负责人冠东振以及外事局的李殿英等人恳谈，其间还看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历史、考古）宿白、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等面孔。

席上，我津津有味地听取了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谷苞的讲话。谷苞的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蒙古族，夫人的娘家是和田的尉迟家，儿媳妇则是回族人。

——真热闹。

谷苞笑道。虽然不知笑的什么，可我还是感到了某种感动。

八月二十四日，八点三十分，我们在另一栋建筑的食堂里用了西餐。早晨秋意甚浓，被围在钻天杨中的大院格外清爽。

从九点三十分起，大家在迎宾馆的一室内进行了两小时的座谈会。除了谷苞、李遇春、沙比提、穆舜英等人外，阿不都·沙拉木，民族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的郭、王二人等也出席。日方这边则有宫川寅雄、圆城寺次郎、樋口隆康、佐藤纯子、横川健等人与我。下面仅将谈话内容列举一二：

——楼兰遗址。赫丁、斯坦因、大谷探险队是从米兰进入的楼兰故地。楼兰遗址在孔雀河南岸。1972年以前，孔雀河的水还很丰富，可由于上游的水库，现在已成为干河，遗址在有水处100公里外。

——古墓群。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发掘从1959年开始，持续进行了十年。结果虽然简单，却已经发表。有关吐鲁番的古墓群，结果尚未发表。吐鲁番地区的古墓群总数不明，所跨地域相当广泛，高昌故城附近的墓比阿斯塔纳还多。另外，还有处古墓群集中在柳中（现在的鲁克沁）。这些古墓群部分是高昌国时期的。高昌城地域的人口，唐代时估计有5万人，当时的墓就算再多也并不奇怪。

——关于于阗的都城。斯坦因将约特干视为于阗城，可无论从规模来说，还是从出土品埋藏浅这点来说，可能性都不及现在和田南方的遗址什斯比尔。什斯比尔此前只是进行了几次初步调查，未到正式发表阶

段。不过，从大小和出土文物来看，很可能是汉代于阗国的西城。

——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遗址。汉代或唐代的遗址全都位于现在居住地域更北的地方。沙漠已比当时南移很多，也扩大了很多。因此，汉、魏、晋时期曾十分繁荣的都城全在4世纪后半期被废弃。塔里木河往日水量很丰沛，一直是注入罗布泊的，可现在已无法到达罗布泊。该区域有沙漠，有许多往日的都城被埋进了沙中。

十一点四十五分，我们从迎宾馆出发。终于要跟乌鲁木齐告别了，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告别了。

乌鲁木齐城的特别之处，是从城区任何一个十字路口都能望见淹没城市周边的沙漠碎片。倘若把车停在十字路口，必然会有沙丘碎片从某处映入你的眼帘。

可无论如何，同其他新疆城市相比，乌鲁木齐都更整洁，更具大都市气质。这座城市的土很白，因而土屋也是白的。如果将库车城看作一座红色城市，这里便是一座白色城市。虽然这里的毛驴也很多，不过几乎看不到骑驴之人，也没有我们一路逛来的南疆诸城所拥有的那种杂乱感觉。终于跟长久陪伴的钻天杨也要告别了。在八月下旬的现在，钻天杨已开始发黄。

飞机是伊尔-62，核载168人。一点四十五分，起飞。四点四十分，抵达北京机场。据说北京此时的温度是在20~29度。尽管气温基本相同，却没有空气干燥的新疆地区的那种凉爽。

酒泉之月

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译注）八月，我先后访问了喀什、叶尔羌（莎车镇）、阿克苏、库车等地，之后便在写当时的游记，直至现在。可是，在时隔两个月后的十月，我竟又获得了重访敦煌的机会。这次是随NHK与中国组建的丝绸之路联合采访组再赴中国的，而我被赋予的任务则是与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进行简短对话。

关于敦煌，正如我前面所记述的那样，昭和五十三年时我曾涉足过一次，却谈不上真正“看”过。因为逗留的时间原本就短，加上又拨出一天去了玉门关和阳关，因此，我不过是在常书鸿夫妇的带领下，走马观花地将56个窟“逛”了一趟而已。一些必看的窟忍痛割爱不说，即使看过的每一个窟，也都是仅凭小手电筒的微光，如同瞎子摸象般扫过一眼而已。

据说，按照这次日中联合采访组的工作安排，几个主要的窟中要安装照明。因此，当NHK与我打招呼时，我二话不说便答应了敦煌之行。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倘若可能的话，我还想借这次机会乘吉普车在河西走廊走上一趟。由于该地区已被采访组拍摄过，因此经过交涉后，对方也同意了我进入该地区的请求。我在小说《敦煌》中曾用凉州、甘州、肃州作为主要舞台，这些往日的大聚落，现在是以武威、张掖、酒泉的名字分布在该地区的。

尽管我已乘列车在河西走廊上跑了两个来回，可是仅从列车的车窗，是看不清河西走廊的真面目的。我依然想乘吉普车再跑一趟，既想在武威住上一住，还想体验一下在张掖的夜晚睡眠的感觉。并且，倘有可能的话，我还想乘吉普车翻越一下祁连山脉的乌鞘岭。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至于能否实现，一切等到了当地后再说。

十月五日（昭和五十四年），从北京起飞是下午三点半，抵达兰州

机场是七点。我们在机场用过晚餐后赶往市区。机场距市区74公里。天色已黑，只能赶夜路了。据说，最近白天的气温在十五六度到二十度之间，不过早晚已很凉。

一轮满月从云间露出脸，是阴历十月的满月。虽然途中也路过几处小聚落，却只能看到街道树，周围的一切全被漆黑的夜色淹没，连个孩子都看不到。这种漆黑夜色中的旅途，在日本根本难以想象。

车子从一座铁桥渡过黄河，然后进入一片工厂地带，我请求车子在铁桥上停了一会儿，看了看月圆之夜的黄河。上游的水流被石油联合厂的灯火映得发红，下游则被月光照得发蓝。河面大概有200米宽，水流很快。

八点进入兰州迎宾饭店。兰州广电机关的人们在饭店大厅举行了一场赏月宴。宴上还上了月饼。我十一点返回房间，立刻就寝。晚上的气温只有一两度，我半夜一度被冻醒。

十月六日，今日休养一天，明天乘早上的列车去酒泉。下午，我拜访了常书鸿夫妇的公寓，被款待以茶，还参观了书房。从书房窗口可望见在1公里外流淌的黄河。常书鸿的书房很奢华。他在敦煌千佛洞旁的住宅我也造访过，对他能听见第130窟的风铃声的书房很是羡慕。当然，我对这儿的书房也很羡慕。坐在写字台前，可一面抽烟一面望着黄河发呆，这不是奢侈是什么？

辞别常书鸿的宅第，前往白塔山公园。常先生家附近有一座黄河大桥。据说是十月一日才开通的新桥，今天是刚开通第六天。桥上游有一座此前经常上宣传照的铁桥，据说，由于这边新桥的落成，那边的名字也随之改成了黄河古桥。两座桥都在兰州市区内。

除了这两座外，还有一座，即昨夜从机场回来时中途赏月的那座铁桥。该桥叫西固大桥，西固是地域的名字，也就是说，是西固地区的桥了。黄河大桥、黄河古桥、西固大桥——除了上面三座桥之外，据说在30公里外的上游还有一座桥。可以说，兰州完全就是一座黄河之城，与黄河的关系切都切不断。

兰州被北面白塔山余脉与南面五泉山余脉夹在中间，是一座依白塔山麓的黄河而建的极长的城市。

去年访问兰州时爬的是五泉山，因此这次我想爬一爬白塔山。车子穿过黄河大桥，进入对岸的白塔山脚下的一片杂乱地带。据说这里是回民区，果然，有许多男子头戴白帽，一眼就知道是回民。

我下了车，走进白塔山公园。这里虽然也是建在山坡上的公园，坡面却比五泉山公园陡一些，树木也少。穿过走廊，中途是石阶。我只爬到了能俯瞰黄河的地方，放弃了观塔，然后径直返回。

出了公园，站在黄河古桥的桥畔。据说这里是周边一带河面最窄处。河宽有100~150米，水深十五六米。而且，据说由于水很冷，桥附近是禁止游泳的。还说水流很快，冬天都不结冰。

再往市区走走。这是一座光城镇人口就有100万的城市，再加上郊外的工厂地带，人口能有213万。虽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座大工业城市，可城中到处残留着老城的残余。城中的山丘上甚至挤满了残破的白墙土屋。

城市已初步有了些灰色冬之城的感觉，等街道树叶落光后，恐怕就彻底变成冬之城了。城中无形中透着一种宁静感。这种感觉，去年八月时的兰州是感受不到的。据说，五十年前的兰州曾是一座四面被围在城墙中的10万人口的城市。虽说是甘肃省第一城市，可当时肯定也是黄河沿岸的一座宁静的城市，尤其是冬季，甚至都会有点冷清吧。

城里的洋槐、国槐、垂柳等树十分醒目，不过最多的依然是钻天杨。

十月七日，六点起床，七点四十分离开宿舍。计划乘八点十九分出发的列车。车站很大。去年我们是深夜出发的，当时驶往边境地带的列车车站仍比较昏暗，今日却亮堂得很。站台上挤满了乘客，十分热闹。

可是，列车晚点一小时，我们九点十五分才离开兰州站。我打算今天好好看看乌鞘岭。去年虽往返两次，可两次均是在拂晓时分越过的乌鞘岭，无论山岭本身还是岭附近，几乎都未看到。

过了郊外的土屋聚落地带后，树木繁多的大耕地铺展开来，带状的黄河从远处浮现。已被硬化的甘新公路沿着铁路线在延伸。在酒泉至乌鲁木齐段，尽管这条公路离铁路忽远忽近，却始终与铁路线保持着平行。途中既有戈壁，亦有沙漠。看来这条大道也不容易。

离开兰州约三十分钟后，架着左公车的黄河浮现出来。所谓左公车，是指春秋时期由一个名叫左公的人所制造的水车。水车直径10多米，带有30多个汲水桶。水大时水车的转速会加快，据说，根据旋转速度便可判断出流速和水量来。总之，这是一种两千多年前便被开始使用的水车，主要是为高崖上的耕地送水。据说，以前这一带的黄河上能看到很多，现在由于水渠的修建，已经所剩无几了。

至于发明者左公其人，一说是少数民族。总之，岸边架着巨大水车的这一带的黄河，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恬然。可遗憾的是，如今的水车已屈指可数。这边一两个，那边一两个，仅此而已。

十点，河口南站。不一会儿，列车渡过黄浊的东流黄河，穿过一片岩山地带，与奔流的黄河渐行渐远。我们就这样与黄河告别。

白草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

这是刊载于《唐诗选》中的一首王昌龄的七言绝句的前半段，我总觉得诗中的意境与眼前的黄河十分吻合。这本是一首替边境官兵抒发心情之诗，因此，就算是探寻这诗中的地点恐怕也是徒劳，可就在此时，我竟忽觉诗中的地点与眼前的黄河十分契合。今后若要继续与黄河打交道，须分道去青海省才行。算了，在此分别也无妨。倘若站在这里遥望京师，黄河之水的确是滔滔不绝流不尽。恐怕任何人都会有此感怀。

与黄河分别后，列车向祁连山脉驶去。左右两边低山连绵，无一草一木。列车行驶在低山所夹的地带上。虽然土地粗犷，但大部分已被耕种。农村地带绵延不断。

不久，右面的山峦消失，左面形成一道巨大的断层，视野大开。从这一带起，列车已爬至坡顶。不毛的土地随即展开，四处点缀着羊群。

列车分明正进入祁连山脉，可眼前既有耕地，又有不毛地。十一点四十分，永登站。车站位于高台之上，聚落则在低地中。地面虽高低错落，却仍被开垦成了一片耕地，还点缀着树木。这里是祁连山脉的入口车站，由此越过乌鞘岭后便会进入河西走廊。

大约三十分钟后，两侧的山突然逼来，山谷变窄，列车进入山中。不过，四处仍不时有些小聚落。低屋顶的土屋拥挤在一起，杨树有些发黄。

山谷忽宽忽窄，列车行驶在右面岩山的山脚，穿过岩山后，又钻进另一条山谷，然后再钻进一条山谷。大概要一连穿过好几条山谷才能翻越山脉吧。美丽的小河不时露出脸，河对面还有一片红叶似火的杨树林。

十二点五十分，列车在一个名叫“打柴沟”的车站更换机车。据说，冬天需要挂两台机车，现在一台即可。

不久，一条河浮出来，样子像扎起来的一束线头，似乎是山顶附近的一条河。铁道线旁还能看到一些万里长城的碎片。

有座车站名叫“金强河”。这一带是乌鞘岭山麓，虽说是海拔2000米的高地，可据说有藏族人住在这里，种一些可短期收获的燕麦。还有一条同名的河，河畔的台地上也散落着几处长城碎片。据说，这一地区以前曾被叫做“定羌河”，由于是“平定羌族”之意，解放后便被改成了金强河的名字。

夹在山间的平地一直在延续，河流也很平顺，可不久后道路爬坡，一片雪山立刻浮现出来。一大群牧羊映入眼帘，这种地方居然也有牧场？！

一点五十分，一片落寞的河畔土屋聚落吸引了我的视线。从这一带起，列车不断爬坡，通过乌鞘岭站。钻过隧道后路变为下坡。这一带也是藏族的居住地带，山丘间与山丘脚下点点散落着一些小聚落。每处聚落都是簇拥的低顶房屋，仿佛一夜的雪就能给彻底淹没似的。丘顶或山坡上，到处都是放牧的牛群。无论3800米的乌鞘岭对面，还是眼前，都

有人在居住。

不久，铁路拐了个大弯，进入前方浮现的山与山之间。这次的河谷中同样有小聚落，巴掌大的耕地上还能看到小麦或谷子。这便是这里的生活，与餐馆、与剧场、与繁华商业街没有一丝关系。

三点四十分，十八里堡。这是一座河谷中的车站。一条小河从山上淌下来，河边建着一处小聚落。

不久，右面的山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原野铺开。原野上耕地点点，并开始有羊群出现。原来我们已完全下了山脉。

古浪、双塔——列车径直驶过两座名字考究的车站后，在黄羊镇站停车。这是一片较大的绿洲，车站远处有一处聚落。由此望去，我们刚刚翻越一条尾巴的祁连山脉的山峦竟转到了左边。

五点三十分，武威站。过武威后，列车一直行驶在半戈壁地带。我想过武威后看一眼祁连山脉的山峰之一焉支山，便跟列车上的几名乘务员打听，结果无一人知道。若是能看见焉支山的话，那应该是在武威与张掖之间，因此，这次只好作罢。从敦煌回去时，倘若能乘吉普车走河西走廊，届时我想再次去看看。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述：

——汉，以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

在记述年轻的将军霍去病讨伐匈奴立下赫赫战功之时，这里第一个就提到了焉支山的名字。

还有，因去病的大远征而丧失了长期根据地祁连、焉支二山的匈奴，也用一首歌吟诵了其悲伤心情，借用《国译汉文大成》即为：

——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悲惜乃如此。

这首匈奴人所吟唱的歌，倘若以我的方式译过来，则是：

——我们，丧失了祁连山，丢失了重要的牧场。今后该如何养活羊、马、牛和骆驼呢？

——我们丧失了焉支山。女人们再也得不到心爱的胭脂。我心爱的女人啊，今后你该如何化妆呢？

在我眼中，匈奴一直是个剽悍无比的北方游牧民族，而让我忽然看到其鲜活的另一面的，便是这首匈奴的歌。

言归正传，我们进入河西堡站是七点五分。漆黑的夜色已包起整个大原野。祁连被裹进了夜色中，焉支也被融入了夜色。

凌晨两点半，列车到达酒泉。听说很冷，我便穿上了羽绒服，可来到站台一看，却也没那么冷。月亮很美。冰冷的月辉只有在甘肃、新疆，还有边疆地区才能看到。真有缘份，竟然又看到了这种月色。

火车站附近无一户人家。这里距城区14公里，漆黑的路还在继续。街道树不断从车灯下冒出来。路从火车站直伸城区，在即将进城前略微拐了点弯。不久，车子钻过南门，来到一座鼓楼前，再往右一拐，左侧便是地区招待所。虽然也是一座5万人口的城市，可在深更半夜的这种时刻，却是死一般的寂静。进入招待所后，我立刻钻进被窝。时间是三点半。

追寻疏勒河

十月八日，晴朗。我九点醒来，与同行的常书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夫妇在招待所的院里散了散步。空气清爽。酒泉是一座5万人口的城市，十一月初初雪，一年能下五六次。现在是十月初，多少有点冷，比较清爽。气温似乎与昨日在列车上经过的武威和张掖基本相同。

下午两点，我们离开招待所，访问夜光杯工厂，之后赴城中的鼓楼。鼓楼距招待所有五分钟的路程，肃穆地坐落于城中心的十字路口中央。虽然我去年也来过这座城市，却无暇造访鼓楼。当时只是途经其前面，车并未停下。酒泉城的宣传照中便经常使用鼓楼的照片。这座小巧玲珑的建筑，的确能让酒泉这座河西走廊的故城显得别有韵味。

虽然酒泉城建成于公元346年，不过，这鼓楼却没有那么古老。明代时在30多公里外营建了嘉峪关大工程，而鼓楼的建造似乎是在嘉峪关之后。总之，这座鼓楼大约拥有600多年的历史。据记录，鼓楼是以旧城墙与毁坏的东门为基础修建的。毋庸置疑，从鼓楼这一称呼不难看出，这是一座敲鼓报时的建筑。虽不知鼓具体是在哪一层，总之是被置于北面正面。

鼓楼高33米，是托载在巨大的方形石门上的一座三层楼阁。石门高五六米，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路全部汇于这座鼓楼。石门四面的上部中央，分别嵌有四块的匾额，东面的上书“东迎华岳”，西面的上书“西达伊吾”，南面的是“南望祁连”，北面的为“北通沙漠”。的确。鼓楼东面面对着中华群山，西面直通天山东部南麓的绿洲伊吾（现在的哈密），南面遥望祁连山脉，北面直通所谓的戈壁大沙漠。

石门内侧有段半毁的台阶，我借此登上一层，却产生了一种上了二层的错觉。一层的地板已然用混凝土加固，不过大概是最近才修补的吧。这原本就是一座用土和砖建造的建筑。

我在一层的走廊里转了一圈。这里恐怕是俯瞰酒泉城最好的地方

了。并无高大建筑的白土屋之城在秋日的沐浴中静静地铺陈开来，汇集到鼓楼的四条大道各镶着钻天杨绿边，稀稀拉拉地托载着几个人影。我面南而立。城区对面，头顶白雪的祁连山层峦叠嶂，像一面巨大的屏风坐落在那里。前山上是雪，前山后面连绵的大山脉上也是雪。山已然穿上了冬装。

这座戈壁中央的小城，据说往日里曾四面围有城墙，当时该有多好啊。兰州城固然也很宁静，可来到此地后我才发现，最边远城市才更静谧更孤寂。这里的确是“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凉州词之城，夜光杯之城。

辞别鼓楼，我决定去造访东郊的酒泉公园。去年五月我曾逛过酒泉公园，当时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因此这次还想瞧瞧它秋天的模样。由于城很小，虽是东郊，也只有五六分钟的车程。去年来时紫丁香盛开，这次则是整个公园尽被红叶点燃。钻天杨大树以及若干种类的杨树全都在燃烧。再在葡萄架下的路上走走，发现连葡萄叶子都红了。

上次感觉有一种野趣，这次的印象也无需更改。路两边的杂草中开着花，变成了天然的花坛，有如日本乡下人的后门的草丛。满是清水的大池塘虽在清扫和修理中，可无论放眼何处，公园里都没有那种矫揉造作感，有的全是悠然自得。骆驼正在运修池用的石材。不只这里，即使在酒泉城里也常见骆驼拉大车的情形。较之毛驴之城，酒泉似乎更像一座骆驼之城。

酒泉是一座骆驼之城、钻天杨之城、鼓楼之城、夜光杯之城，还是一座白墙之城。走在城里，望望胡同，白色的围墙根本望不到头。

十月九日，晴朗。七点四十分，我们离开招待所前往敦煌。距离敦煌450公里。由于是跟NHK的摄制组一起，因此是吉普车四辆、面包车两辆的豪华阵容。

于我来说，这已是从酒泉到敦煌的第二次吉普之旅。去年是中途在一处名为玉门镇的小聚落用的午餐，然后充分休息后赶往安西的，并在安西住了一晚，次日才进的敦煌，这次的行程却没那么悠闲。据说中途还要工作，哪怕是晚上稍晚些，也要一鼓作气进入敦煌。这对我倒也难

得。毕竟那单调的戈壁地带已走过一次，一半时间用在晚上我也毫不在意。就算是深夜进敦煌莫高窟的小聚落也不错。

还有，虽然走的是同一地带，可上次忽略的地方很多，这次正好可以着重看看。在这些地方中，最大的看点是疏勒河。上次并未弄清哪是疏勒河，只记得自己稀里糊涂地过了很多河。

这一次，我已将该河的情况基本摸清，据说NHK也会选择疏勒河的一两处地方进行拍摄。机会难得。基本来说，疏勒河是《西域水道记》中记载的一条河西走廊的代表性大河。它发源于祁连山脉，在安西附近消失。自古以来，这一带的旅行者一直循着该河，或是以该河为标记继续着安西之旅。从大小来说，它在河西走廊是仅次于黑河的第二大河。虽然我刚才说它在安西附近消失，其实，它只是在那一带伏流而已，之后便忽而蹿出地面，忽而又钻入地下，一路奔向远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罗布泊。

出了城，大约5分钟后，甘新公路（联结甘肃省与新疆地区的路）便跨过了这疏勒河。疏勒河宽10米左右，几乎没有水。主流恐怕是在伏流吧。这一带已经是戈壁，雪中的祁连山脉从左边远处浮现出来，永远都在展示着那无尽的山脊线。这些雪山山脉的山顶，被太阳映得很美。虽然山脉的前面有前山，不过从这里看不到前山上的雪的。

车子钻过甘新铁路（联结甘肃省与新疆地区的铁路）下面，又驶过最初的聚落后，嘉峪关遗址从前方浮现出来。我们并未靠近关址，而是从附近的丘陵地带直接通过。一座黑山充当了嘉峪关的背景。黑山名叫“黑山子”。实际上，这山真是黑色的，据说往日曾是月氏族的驯马场。黑山子山脊粗犷，起伏剧烈，看上去有如马鬃，是所谓马鬃山系的一座山。

祁连山脉与黑山子之间是真正的戈壁，除电线杆外无任何东西。我们的车辆数次穿越甘新铁路线，可见道路之曲折。

不久，地面因断层而降低，车子进入一片小绿洲。这是一处被包围在黄色钻天杨间的聚落。右面的黑山子变近，前方也有数重同样的岩石丘陵层叠在一起。左边依然是雪中的祁连山脉，绵延不断。

八点四十分，整个戈壁被阳光照亮。不久，地面崎岖起来，小丘陵点点，公路化为一条黑带子在地上舒展。右面路旁有座烽火台遗址。过了一会儿，我们再次进入一片小绿洲。这是一处土屋小聚落，约有二三十户人家。树叶全已变黄。

地面依然坎坷。路旁又见烽火台遗址。左边，一轮白月浮在高处。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与骆驼拉的车邂逅。

我们来到疏勒河前。桥已损坏，车子只好驶下大路越过河床。不觉间，戈壁变成原野，新的山从右面浮现。左边依然是祁连山脉。不久，我们又进入一处小聚落。从此时起，一些碱性白色地带或远或近地开始浮现。一列奔驰的列车从左边远处映入眼帘。

九点十分，碱性地带蔓延至路两侧，地面像下了一层霜，白茫茫一片。此前原野上还可到处看见骆驼草，不久，骆驼草消失，换成芨芨草地带，然后又逐渐变成土包顶芨芨草的米团草地带。左边，在与祁连山脉之间的原野上卧着几座小岛一样的山丘。路再次进入丘陵地带。

九点三十分，我们三渡疏勒河。虽然河比较宽，但是沙洲多，水量少。左右两岸均是断崖。即，河流完全被夹在了断崖与断崖之间。渡河后，车子继续行驶在半戈壁的小丘陵地带。然后再次越过铁路线。地面依稀变红。

九点五十分，眼前化为真正的戈壁，一片海市蜃楼的湖泊从远处浮出。不久，前方开始搭配起绿洲的带子。原本是绿色的带子，可由于叶子的变化，颜色比较暗淡。我们再渡过一条大干河。貌似疏勒河，但不很清楚。

在被红黄色点燃的大街道树的引导下，车进入一处大聚落。到处搭配着黄色的玉米地。出聚落后，再进戈壁。可时过不久，我们又进入一片黄绿相间的绿洲中。钻天杨叶子在路上飞舞，像飘洒的金粉。

十点十分，疏勒河浮现在左边。河床时窄时宽。然而，路却再次远离疏勒河而去。

戈壁中农村点点，路将其串在一起。戈壁与黄叶的绿洲交替出现。

多么奢侈的旅程。一座黄色的岛散落在戈壁中。原来，整个小丘都被淹没在黄叶中，有如黄色之岛。

我们在这样的戈壁中央休息。

——苏苏、红柳、苕苕草，这三样叫沙漠三宝。苏苏指的是骆驼草。骆驼草是俗称，真正名字叫苏苏。红柳是Tamarix。这三种草虽是沙漠之草，却都为人类做着贡献。苏苏是药草，苕苕草焚烧后将草灰掺到面条里，面条会更筋道。寄生在这根上的植物便是红柳，也是一种珍贵药草。

说着，常书鸿从脚下拔出一棵沙漠草，为我们做着说明。

十一点十分，桥湾城浮现在左边远处。这便是那座谁都不曾住过的清代奇妙之城。我们停下车，等待后面的车子，并借此休息一下。我总觉得疏勒河就在城址背后，决定看个究竟。果然，城背后被掘得很深，已形成一条河谷，疏勒河正流过那里。河湾很大，因此，与之前所见的疏勒河不同，这里水量很充沛。

我走下台地，站在岸边。只觉得河谷里蓄满浑浊的水，有如一个水库。

十二点，我们从桥湾城出发。一片雅丹（白龙堆）地带立刻在左边铺开。车子过雅丹地带时，由于洪水，有段道路已被水淹没。大家商议了一下，直接冲了过去。而我却在想，这水究竟是从哪儿淌过来的呢？或许嫌疑人便是疏勒河吧。由于四处只能看到疏勒河的碎片，所以还真有这种可能。

路沿着左边连绵低丘穿梭。山丘消失后，戈壁再次铺开，车辆驶入其中。疏勒河的细长带子再次浮现在左边远处。

雅丹地带再次在左边铺开。我们停下车，走进雅丹地带。脚底的沙子凝固得像石头。不，也许更像混凝土。用力掀掀这些混凝土板块，竟能一块块剥下来。

望望四周，仿佛陈列着无数大小混凝土作品。

其中既有“思考者”，又有弓背的狮子。既有鳄鱼，又有鲨鱼。既有烽火台，又有城墙碎片。既有疑似的寺院基座，又有巨大的椅子。

由于去年并未涉足该地带，因此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神奇的大博物馆散步。毋庸说，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者是风，是岁月。沙土的波涛，是大风长年雕琢的结果，因此，这里完全就是“由风蚀形成的坚硬黏土的波涛地带”。

疏勒河应该就在这雅丹地带的附近流淌，因此，先导车前去打探。在打探回来前，我们先在这处大自然的博物馆里好好休息了一下。路上不时沙土飞扬。不过并非龙卷，只是沙子在猛飞上天而已。

——那叫沙龙。

常书鸿介绍道。不错，“沙龙”之名取得好。沙之龙飞天而去。

不久，打探疏勒河的吉普车返回，在其引导下，我们越过雅丹地带戈壁一隅。没有路，车身晃得厉害。不久，我们来至疏勒河岸的断崖上。一条巨大的水流从下面浮现出来，上面还架着一座桥。

这次见到的疏勒河是一条大河。我走下断崖来到桥上，朝上游望去。左岸是巨大断崖，右岸是广阔原野，被夹其间的200多米的大河床十分开阔，河床上有两三处大沙洲，大约20米宽的水流将这些沙洲串在了一起。接着，我又朝下游望去。这一次，左岸变成了原野，右侧却被大断崖镶了边。这边也有几处大沙洲，沙洲周围已被白浊的水流淹没。其中，有片沙洲上还有一群羊，大约有30多只，随牧童的鞭子移动。羊群正欲横渡浅滩，去另一处沙洲。

刚才在桥湾城背后所见的疏勒河水很清澈，这边的却很白浊。真是一条神奇的河。一般来说，沙漠或戈壁中的河都很神奇，疏勒河似乎便是代表。它们都貌似拥有许多支流，却让人从来都弄不清究竟哪条是干流，哪条是支流。并且还会冷不丁就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水流或停滞或流动，河面或宽或窄——这样的河，大概只有令人头疼的份儿

吧。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有疏勒河之类的名字呢？疏勒是现在喀什的古代名字，即使在塔里木盆地中，它也是最靠西的往日西域的国名。从地域范围来看，这处都邑与这条河隔得很远。

四点半，我们告别疏勒河，出发。由此至安西（瓜州）60公里。戈壁之旅一直在持续。戈壁中有三头骆驼在并排着走，可周围到处都望不到人影。到底是什么样的骆驼呢？

左边远处浮出一片海市蜃楼之湖，在祁连山脉山脚一带。右面也能望见一片水面，不过这边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水库。骆驼再度出现，这次是一大群。戈壁仍没有尽头。

五点，左边是连绵不断的低矮岩山。前山与后山叠成两重，展示着长长的山脊线。

五点二十分，我们来到一处干河道，桥已被冲毁。恐怕是被祁连山脉的洪水给冲坏的吧，但罪魁祸首依然是疏勒河。一些寒酸的街道树开始出现，似乎是钻天杨。感觉离安西已近。按计划，我们应该在安西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赶往敦煌的，不过，过了安西后估计都是夜路了吧。

飞天与千佛

十月九日（前章续），早晨七点四十分，我们从酒泉招待所出发，在半沙漠、半戈壁地带经过280公里的跋涉，抵达安西时已是下午六点。大家在安西好好休息了一下，七点二十分再从安西出发，踏上去敦煌的最后140公里的路程。

在安西这个闲散的聚落里，灯火已三三两两地点亮。出聚落后，戈壁立刻铺开。天空仍被夕阳余晖染得通红。可不久后，大地逐渐变暗，只有天空仍有微明，又过了一会儿，连这晚霞辉映的天空也消失了，夜幕开始裹挟起整个戈壁。看看表，八点。

大概是吉普车灯捣乱的缘故，从此时起，路上像下了雪一样，白茫茫一片。并且路两侧的戈壁也像蒙上了薄薄一层雪。这“雪”中的旅途一直在延续。

我在路旁看见一处距敦煌60公里的标识。有两名男子正在“雪”路上走路。还有野兔横穿雪路。真是一个神奇的旅途。虽不时有沙尘扬起，不过我对此已毫无感觉，任由这静谧的雪原之旅继续。

在距敦煌16公里的标识处，雪突然消失。虽不知为何消失，不过，大概是路两侧变成原野之故吧。

在距离敦煌还剩10公里处，有一头纯白的毛驴站在路旁。颜色发白大概是灯光的缘故。车辆并未进敦煌城，而是径直驶向城外25公里的敦煌莫高窟。至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招待所时已是九点三十五分。

下了车，大家齐望夜空。天空中挂满冰冷的星星。由于去年（昭和五十三年）五月我曾造访过这里，因此，可谓时隔一年零五个月的敦煌重游。

分配房间时，我分得了最靠里一处房间。在去年五天的逗留中，我

每天往返于敦煌城中的招待所与莫高窟之间，这次则是直接睡在了莫高窟千佛洞的脚下。真是太奢侈了。

我们在招待所宽敞的客厅里用了迟来的晚餐。无论从房间去客厅时，还是吃完饭回房间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到中庭仰望夜空。欲坠的星星在眨眼，真是“星斗阑干”。这是河西走廊西端的星，是敦煌之星，上游沙州之星。夜气很冷。这里的秋天即将结束，冬天正悄然而至。

我躺在房间的床上，眼前闪烁着“秋风·慈眼·星阑干”的文字，闭上眼。这便是三千慈眼守护下的敦煌之眠，奢华无比。

十月十日，八点起床，晴天，我在千佛洞脚下的路上散步。时隔一年，我再次仰望起人称“鬼柏掌（鬼拍掌？——译注）”的大树。据说这种树风一吹便会发出鬼拍手般的声音，因而得名。虽然只是钻天杨的一种，却将这千佛洞前的路装扮得很别致。

九点用餐，然后立刻出了招待所。今天的计划是，上午由NHK·中方摄制组双方在莫高窟入口拍摄我们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及夫人迎接的情形，尽管我事先有点紧张，不过拍摄过程很简单，三十来分钟就结束了。

之后，我让常先生领我到大泉河河滩，观看了有许多石窟尚未整理的莫高窟北区。从前，大泉河一直是冲刷着千佛洞所在的鸣沙山断崖山脚的，不过现在，河的位置有些偏离，已绕开山脚。莫高窟与河流之间有一片平地，一些敦煌文物研究所相关的建筑及田地便被在这平地上，四周还围着树丛。长达1000米的莫高窟南区的许多石窟，也囊括在这一地带。

不过，大泉河并非就此远离了鸣沙山断崖，而是在不久后在莫高窟北区又朝断崖靠拢过来。因此，莫高窟北区600米区域内的石窟，都朝大泉河广阔的河滩开着黑洞洞的眼窝。

我在河滩上走了走，虽有些寒意，秋日却很爽。河滩上石头很少，大部分是沙子，极细的沙子，上面还点点散落着一些枯草。河滩上到处都往外冒碱，形成了一片白色地带。河流宽处大概有200米。水流很

少，几乎是干河。河畔的钻天杨树林，叶已变黄，很美。

不久，莫高窟北区出现在河岸上。断崖上雕着许多石窟。我们斜穿河滩，朝断崖走去。光是河滩沿岸这头的岩面上，石窟数量就有30个左右。不过，后续的岩面却完全被削掉了。

——20年前的时候，此处岩面上还有5个石窟。可不知什么时候，岩面连同岩壁全掉了下来。也不知是何时脱落的。

常书鸿说道。被削掉的岩面不止这儿。据说稍远的地方也有一处，原本有十多个石窟，也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

我们一面望着左边莫高窟北区的岸壁，一面在河滩上走。现在残留的窟有150个左右。都未经整理，未经发掘，大部分为空洞，有的窟入口处还记有维吾尔文字或满族文字。

我们架上梯子，爬进其中一个小空洞，探寻洞内。洞内虽被沙子掩埋，不过，面积仍有3米见方，洞底至洞顶高度有2米左右。虽然房间狭小，但暖炉、烟囱、床等设施的痕迹仍依稀可辨。这些洞，或许曾是僧侣的宿坊，抑或是画家或工匠们的宿舍，再或是工作间也未可知。现在已被整理的石窟，整个莫高窟共有492个（1978年调查结果），其中容纳的塑像共有3000件。据说，若将绘满壁画的所有壁面连起来，长度可达45公里。这是自4世纪至14世纪，历经千年被开凿和装饰的成果，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应该都会有众多雕刻家和画家来到这里，他们要么在敦煌城构筑工作室或画室，要么在这莫高窟直接建作坊。古记述中说这里曾有一千个石窟，倘若将画家和工匠们的宿坊和作坊也算上，一千的数字未必夸张。

下午，我悠闲地参观了北魏的几个老窟。因为我想在时隔一年后，再看看那只有北魏石窟才有的交脚弥勒。第275、259、254、257窟便是交脚弥勒佛的住处。

首先是第275窟。石窟正面是巨大的交脚弥勒像，左右率领着滑稽的小狮子，悠然地朝着正面。这便是众多介绍敦煌的书籍中常用作插图 of 交脚佛。倘在敦煌的交脚弥勒中选出一件，我恐怕要选这一尊。它从

容庄重的样子令人百看不厌。这尊北魏弥勒佛相当时尚，上半身赤裸，胸前还装饰着两条项链。虽然两臂损伤得厉害，不过我对此毫不在意。

另外，此窟深处南北两壁的龕上，各置有两尊交脚像。四尊交脚像虽均无完整双臂，不过都还不错。虽然面容体态很富态，极富亲和力，不过都很纯洁宁静。这第275窟完全便是交脚弥勒佛的住处。去年时便百看不厌，这次逗留期间，我恐怕仍会每日造访一次，甚至数次。

第259窟。南北两壁的上段龕上，各摆放两尊小交脚佛。大小30厘米左右。尽管面容发黑略有损伤，不过完整时一定是整齐利落，姿态优美吧。

第254窟。靠近入口的左右两边的上部龕上，对放着两尊交脚像。大眼睛，细长面孔被涂成白色。头发被高高绾起，似乎还戴着盔或是冠。真是古样古式的交脚佛。

第257窟。中央龕的右壁上有一尊大约75厘米的小交脚佛像。准确说，应该是“中心龕柱北向龕有交脚像一尊”。由于坐在高处的龕中，须从下面仰视，不过面容极好。尽管跟第254窟的交脚像是同样的古样古式，也戴着盔，不过这边的弥勒像更端丽，真想仰视一辈子。

北魏的窟还有6个，也许里面还有数尊交脚弥勒像，不过，在这次的敦煌访问中，我想就此结束与交脚像的相会。毕竟与主要交脚像基本上都畅叙离衷了。

十月十一日，晴朗。多少有点寒意。今天我只想看看千佛与飞天，便让常书鸿列几个代表性千佛与飞天的窟。应我的要求，常先生在笔记本上一会儿记几个窟，一会儿添添减减。看来是被我的问题难住了，抑或是我的要求很愚蠢。

千佛——第16、57、248、254、257、263、272、321、329、335、361窟，共11个窟。

飞天——第57、305、321、320、285、290、257、172、275窟，共9个窟。

可如此一来就累了。不过，我还是想上午看千佛，下午看飞天，用一天时间把千佛和飞天给看完。

一般来说，千佛这东西，大部分窟里都绘有，也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就不好，只是，人若往密密麻麻仿佛印满小佛的壁面前一站，或是仰望画满小佛的窟顶，便会由衷感受到一种堪称近代化的美。总之，将窟内的壁面或窟顶空闲处用千佛密密麻麻地填满，这种创意实在精彩。窟内因一个个千佛所拥有的色彩和底色显得或严肃，或华丽，或暗淡。简直就是一张绣满精致小佛图案的地毯。

尽管千佛的大小因时代不同，因窟而异，不过，在同一窟内却被统一，大小如一形状如一。小的千佛大小甚至只有12厘米。一般说来，隋唐时期的千佛都是小个头。

去年访问敦煌时，我觉得使用金箔的第427窟（隋）、321窟（初唐）等尤其美。

首先是第257窟。这里是中心龕柱北向龕置有华美小交脚像的石窟，由于昨日看交脚佛时已进过，因此这是再次访问。再进一看，果然，围绕中央佛龕的三面壁画上，大部分都被密密麻麻的千佛填满。粗略估算一下，光一个壁面就绘着240个千佛。三个壁面便是720，再加上窟顶及其他千佛，估计得有800个左右。小交脚弥勒之所以魅力无限，与淹没了整个窟内的千佛群所营造的氛围也绝非毫无关系。

其次是第57窟。此窟左右壁面以及窟顶全被千佛填满。左右壁面正中央各空出一片方形区域，上绘说法图，说法图周围也嵌满了千佛。这一室的千佛，粗略估算有3000左右。无比壮观。

第329窟（初唐）。此窟窟顶填满千佛。除藻井外，整个顶部全被千佛填满，十分美丽。

我一一参观着常书鸿推荐的千佛之窟。千佛本身因窟千差万别，难说哪个更好。千佛大群所拥有的气势、肃穆和威慑感，也随窟化为各种形式摄人心魄。

下午探访飞天之窟。千佛就像是印刷的图案，全无动感，飞天则完全是飞舞的天女。既有静流般的飞翔，也有矫健的飞翔。既有在窟顶飞舞者，亦有在壁面与窟顶间轻盈的舞者，还有在佛坛后的壁上游泳者。

一般认为，飞天都以璎珞装饰裸身，天衣翩翩，一面裙裳飘飘在天空飞行，一面弹奏天乐，我却怎么都听不到乐声，反觉飞行节奏或舞动节律更好。飞天的魅力便在于飞行，在于飞翔姿态之美。那是一种群体的飞行和飞翔之美。

去年访问敦煌时让我过目不忘的有第248（北魏）、305（隋）、419（隋）、329（初唐）、390（隋）等窟，这一次，常书鸿举荐的10窟中却只有第305这一个窟让我记住。不过，这毫不奇怪。因为，我那几个只是从去年所看的70多个窟中筛选出来的，而常书鸿推荐的，乃是他历经40年岁月从492个窟中精挑细选的。

基本上，每个窟里都绘着飞天，数量庞大。也许是一千，也许是一千五百。绘法也因时而异，北魏的飞天形体绘法简单，全是粗犷的动态美。至隋唐时期，则采用了精密绘法，气韵生动，身体透着一种流动感，色彩也丰满而艳丽，第285窟的飞天堪称代表。而在第172窟中，描绘的则是从水中不断飞升的跃动飞天。

第272窟虽是小窟，可左右壁面全填满飞天与千佛，很美。飞天与千佛的配合在各种洞窟均能看到。第321窟（盛唐）也填满了飞天与千佛。第320窟也一样，走进窟内，左侧壁面上绘的是飞天，顶部则绘着千佛。

第305窟（隋）。这里的飞天极美。窟顶的飞天，动态极美，几欲听到其飞动之声了。这里的窟，除了里面的佛龛与中央佛坛外，三个壁面全嵌满了千佛，可遗憾的是，这里的颜色有点奇怪。

第285窟（西魏）。窟顶的大飞天很美，令人流连忘返。

就这样，我一个个逛着飞天之窟，至于心得我就不再一一报告了。去年敦煌访问回来时，我曾就千佛与飞天创作过一篇诗：

——二十多年前，我曾梦到过一次飞天。那是在一个深夜。几百个天女衣袖翩翩飞向天空一角。远处微微传来风铎和驼铃的声音，直至最后一个天女消失。

在莫高窟疏林中住了三十多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X讲述道。接着，X继续说道：

——我也曾梦到过千佛。那是差不多六年前的一个严冬的黎明。所有千佛都出了石窟，一半并排在沙漠上，一半并排在三危山脚下。几万的千佛。很静。

我很惊愕。天女的飞翔与千佛的出动。在我漫长人生所经历的事情中，竟不知还有如此厚重且严肃的例子。

飞天访问结束后，我们来到第112窟，只为与跳胡旋舞的胡族舞女畅叙离衷。胡旋舞这种异民族舞蹈，其他窟中并非没有描绘，不过，其他窟的不是壁面破损，便是颜料脱落，很难清晰地看到图案。要看胡旋舞最好还是到第112窟。倘若再加上一个，恐怕便是第220窟了。尽管这里也是整体色彩剥落，可舞蹈本身的强烈律动还是能让人从画面中感受到的。第112窟的胡旋舞，舞女背着琴，边两手弹奏边旋转。

关于胡旋舞我也写了两篇诗，一篇已在去年的敦煌纪行中发表，另一篇如下：

中国人对古书中所见的胡族舞蹈——胡旋舞的赞誉实在骇人。“心应弦，手应鼓”“左旋右转不知疲”“回雪飘飘转蓬舞”“奔车伦缓旋风迟”，若至这种程度尚可接受，可“逐飞星掣流电”“回风乱舞当空散”的形容则分明已超出赞誉的范畴。这些翻越天山而来的胡族舞女，她们悲惨无常的命运旋转，如锥子般扎着长安人的心。人往敦煌千佛洞胡旋舞壁画前一站，很容易感受到这点。她们只能尖脚独立，否则是无法支撑藏在体内的哀切无比的旋转的。

在唐代长安，这种胡人的胡旋舞似乎极受欢迎，即使从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中也能窥豹一斑。可实际上，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要想具体了解详细资料，似乎只能借助被描绘在敦煌石窟中的这些壁画。从这种意义上说，第112窟、220窟的胡旋舞壁画绝对是一种珍贵的唐代风俗资料。

弥勒大佛

十月十二日，八点起床。昨夜睡了近十个小时，神清气爽。自五日从北京出发以来，我一直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这次竟一下补了回来。

据说，今天的安排是上午由常书鸿做有关第130窟窟前广场发掘情况的特别报告。第130窟是一个巨大的窟，窟内容纳着一尊26米高的倚座弥勒大佛。敦煌的雕刻全是塑像，唯有此佛是削石而作的唯一石像。据说，造像时，先是削岩造胎，然后涂黏泥塑形而成。整尊佛像眼形细长，厚唇紧闭，面容丰润，一副审视悠悠历史的神情。眼睛是闭着的。无论那严肃的神情，抑或恬静的巨躯，皆堪称盛唐盛世的代表性杰作。此像为开元年间（713—741年）所造。据说，现在敦煌正在整理的石窟中，光是塑像便多达3000件，可是，倘要在所有雕刻中选出一件，我想非这尊弥勒大佛巨像莫属。

去年访问敦煌时，我曾数次站在这尊石像前。毕竟佛像巨大，光是容纳它的窟就高达三层。进入第一层时感觉很特别。我从路上下了三四级台阶，站在昏暗的窟内，将脖子几乎折成直角，仰望正上方的大佛面容。只感觉有点头晕，仿佛一个渺小的东西仰望一个庄严的巨型存在。我来到窟外，耀眼的阳光让我再次感到头晕。第130窟便是这样一个窟。可是今年，由于窟前广场被发掘，正在施工，无法进入第130窟内，甚是遗憾。常书鸿要做的特别报告便是有关这处广场的发掘报告。我如约而至。发掘现场已被收拾干净。一片15米见方的区域已被挖了有3米深。

我与常书鸿走到下面，站在现场。

——这次发掘耗时两个月有余。现在对发掘结果进行汇报。今天是第一次发布。

不知何时，常先生跟我已进入中国·NHK双方摄制组的镜头。常先生做讲述者，我做听众。即，常先生的发布会是通过电视的形式进行的。

——唐代时期，这里曾建有一些观楼（瞻仰大佛的建筑物）或者寺院，可经过发掘，我们先是发现了清代的瓦，然后是宋代的瓦，最后才是唐代的瓦。也就是说，这里最初建的是唐代建筑，唐代建筑毁坏后又建了宋代的，再毁坏后又建了清代的。我们甚至还发掘出了基石。

我看了看脚底。果然，我俩所站的发掘现场有十二块基石，三块一列共四列，等距离排列。

——入口两侧原本有仁王像，贴窟而立。像高6米，是很大的仁王像。这些像就在观楼或寺院建筑的屋顶下面。我们连仁王脚踩的动物都给挖了出来。

果然，在发掘现场一角，的确堆着些来历不明的未烧尽的动物残骸。

接着，在常先生的催促下，我们移至第130窟入口。由于发掘现场直通窟内，因此我们无需再像去年之前那样下窟。窟的入口已足够开阔足够敞亮，不用进去也能从入口仰望大佛。如同唐代人仰望一样，我也再度观瞻起大佛。

离开发掘现场，与常书鸿分别后，我在附近疏林中又溜达了一会儿。树缝里漏下来的阳光美，钻天杨的落叶也很美。莫高窟（第130窟）前的疏林之美十分别致。

今天由常书鸿介绍的第130窟的窟前广场的发掘，似乎不单是这一窟的问题。唐代人所走的莫高窟前的路，路面整体上要比现在低三米，倘若这种设想成立，莫高窟的整体结构会庞大得多。现在石窟有三层，倘若将路面整体下沉三米，感觉还能出来一层。不过，这些只能待专家今后去发掘和调查，现在无非是想象。

只是，倘允许我将这种想象继续发挥下去，我又联想起唐代史书中一篇叫《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的文章，于是乎，眼前正在散步的周围情景也随之一变，华美无比。与现在不同，充盈的大泉河水流过莫高窟脚下，水流滔滔。莫高窟众多石窟与建筑层层叠叠，将影子投在河面上。随着这壮观情景浮上眼前，我只觉连第130窟的弥勒大佛都有些异样。

那涂满金箔的容颜体躯愈发巨大愈发矫健，愈发壮丽无比。

下午又去去年印象深刻的几个窟逛了逛。这次我并未做笔记，从容地与美丽的菩萨像一一再会。去年时没怎么注意，这次终于将盛唐的第45窟好好看了看。窟的正面开有一巨大佛龕，中央是说法印的释迦，左右是阿难和迦叶，继而是菩萨、四天王，整个格局采取的是所谓七尊形式。七尊像中每一尊都不错。两旁服侍的菩萨将圆润的面庞朝向内侧，低头朝着释迦，腰部微屈，样子简直都有些性感了。他们眉毛修长，眼睛细长清秀，且半闭半睁，很美。左右两尊四天王像俱是少数民族的表情与服饰。

南壁上绘的是观音经变相，北壁则是观无量寿经变相。其中南壁尤为有趣。绘在中央的则是只要诵观音经任何愿望都会满足的观音，观音周围则是以图解方式阐释的信奉观音的好处。这些图一个个生动有趣。有的遭遇海难也能获救；有的无论遇到强盗还是鬼自身都不会受到伤害；有的即使手被锁住也能立刻获得自由，还能从牢狱中逃脱；还有的，就连刑场上即将被处决的罪犯都能获救，行刑官吏挥刀时刀已破败不堪无法使用；还有的神经病竟忽然痊愈，聪明起来。的确是任何愿望都会满足的观音。也就是说，只要信奉观音，即使这丝绸之路之旅，任你走陆路还是空路，也都能消灾解难，获得安全。

我也站在这观音的面前。立于华盖下的这尊观音，鼻下淡淡地蓄着一小撮胡须，面容多少有点少数民族面孔的感觉，服装也是少数民族风格的。总之，善人也罢恶人也罢，任何愿望他都能满足。即，倘若得不到观音的加持护佑，人肯定无法进入绵延至西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北壁中央描绘的是乐团，乐团中央则是跳舞的舞女，跳得十分陶醉。由于乐团使用了众多乐器，因此对关心音乐者来说，这或许是个有趣的壁面。

接下来是第57窟。我昨天已进此窟看了千佛，今日则是专为与壁画上无与伦比的美丽菩萨再次相会而来。窟的左右壁面以及窟顶全部嵌满千佛，粗略估算能有3000个。南壁中央的方形区域描绘着说法图，图中央是正在菩提树下说法的释迦。一个美丽的菩萨作为右侍站立一旁。该

菩萨低头弯腰，头戴豪华宝冠，胸佩金璎珞，脸颊与嘴唇抹了胭脂口红，甚是漂亮。不仅漂亮，还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和娇艳。或许，与法隆寺金堂第六号壁“阿弥陀净土变”中的侍像菩萨（火灾前）有相通之处吧。并且，围着菩萨的一群圣众也不错。尤其是美少女般的阿难等，简直美极了。

我在第57窟结束了与美丽菩萨们的再会后，再次进入昨天已进过的第329窟。只为目睹那美丽的窟顶以及围绕窟顶的千佛。这里便是北壁《西方净土变》中被剥落了两供养女人的那个窟。窟中后壁龛的一群塑像也被后世修补得完全变样。从这一点来说，真是一个不幸之窟。不过，窟顶被密密麻麻的小佛填满，像围着宝石箱的美丽藻井，令人百看不厌。另外，龛顶描绘的佛传图也不错。想必，营造之初，纵使在整个莫高窟中此窟也是屈指可数的佳窟。

晚上，整理好笔记后我喝了点白兰地，十点左右就寝。我已多年没有如此单独平静地过夜了。户外是漆黑的夜色。白天面对面看到的那些美丽菩萨，如今想必也在各窟的夜色中，换上更自在的姿势闭眼休息了吧。想象一下深夜窟内的情形，不由有种异样的感觉。在这里，无论莫高窟周边的夜色有多深都毫不奇怪。毕竟是将三千塑像群以及长达45公里的壁画绘卷全部包围并淹没的夜色。

半夜被NHK的人叫起来，通知我说NHK与中国摄制组的两个照明灯已装进了第130窟。该不该让电视的强照明灯进窟是个大问题，想必，这是他们反复讨论后所达成的结果吧。总之，照明灯进驻了第130窟这持续了上千年的黑夜中。

我穿上羽绒服，戴上帽子，拿着手电筒出了宿舍。天空中撒满星星，地上的夜色却很浓。我用手电照着脚底，一步一步在莫高窟脚下的路上走去。这是一条散步用的路，路边排列着鬼柏掌、钻天杨、榆树、白杨、核桃等大树。没有风，寂静得可怕。

曾几何时我似乎也走过类似的夜路，但已记不起是何时之事。那一夜无疑也是个特别的夜晚，可今晚又何尝不是呢。我白天曾到发掘现场下面，站在第130窟的入口，从下面仰望巨大的弥勒菩萨像，而如今，

照明灯已然进驻那巨大的窟。虽说照明灯已进入，可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尚无法估计。

走近第130窟，我感到黑暗中有人的动静。同白天时一样，我摸索着下脚处来到发掘现场。有人用手电筒亮光将我引向窟的入口方向。

起初窟内很昏暗，可不久后，窟内几个照明灯一齐亮起来，将窟内各个角落全暴露在强光下。想必这照明灯已进过数次吧，总之，大佛庞大的身躯在煌煌灯光下一览无余地浮现出来。

被打上灯光时，弥勒大佛那严肃的面孔会如何变化呢，尽管我多少有些不安，可结果不过是杞人忧天。面对着强光，大佛依旧岿然不动，壮硕而威严。光线从大佛的面孔和体躯上被反射回来，那面容依然严肃，伟岸的体躯依然肃穆。我摸索着下脚处爬上窟的二层，又爬上三层，从正面瞻仰大佛面容。这的确是我一生都难得一见的特别一夜。从三层往下窥望，我看到了站在大佛脚下不动的常书鸿的身影。照明被数次关掉又数次被打开，当不知是第几次熄灭时，我来到外面。常书鸿正站在黑暗的夜色中。即使对于三十多年一直致力于石窟研究的他来说，今夜无疑也是一个特别的夜晚。

——挺冷的吧，小心感冒。

他提醒着我。

——多美的星星啊。

我说。然后，我们俩便仰望天空，之后又简短地寒暄了几句，我便与他分了手。我觉得，我得给他一个独处的时间。

十月十三日，晴朗。上午登上鸣沙山。虽然莫高窟被凿建在鸣沙山长达1600米的断崖上，断崖上面的情形却不得而知。我去年便想到鸣沙山上面去看看，可是没能空出时间。

莫高窟南区外围有条山坡小路通向鸣沙山顶，是一条旧道。从前——虽然具体到从前何时我不清楚，可总之，这是一条联结敦煌与莫高

窟的古道。

我从那小路爬上山去。路上盖着厚厚的细沙，深得没过脚。登山口有个门叫北大门。虽然名字叫“北大门”，门本身却很小，徒有其名。钻过门回头看看，门上挂着一块“北大门”的匾额。意思大概是说，由此往前便是莫高窟吧。实际也正如此。莫高窟北端已浮现眼前。

大约十分钟后，我来到鸣沙山上。周围基本上没有山，纵目远眺，巨大的台地望不到边。南面是波浪起伏连绵不断的低沙丘，西面及北面则是一马平川的荒漠。既有沙子地带，也有布满小石头的地带。即，四周全是沙漠碎片与戈壁碎片交织的荒地，虽然四下也能看到些发青的地带，可那是被撒落的骆驼草与甘草。莫高窟即被营造在这片巨大台地的断崖上，并且脚下流淌着大泉河。

在刚登上台地处与稍远位置残留着两样东西，分不清是古砖塔碎片还是部分土台，据说，两样都是元代的東西。这些砖塔是沿已彻底消失的古道而建的吗？古道从莫高窟经北大门至登山口这一段还能有迹可循，可到了台地上面后，就彻底分不清道儿在哪儿了。可无论如何，确有一条道路穿越了这片广阔的台地。据说台地东西长达35公里，因此这是一条颇长的路。人们便是骑在驼背上，出敦煌城，爬上鸣沙山台地，然后穿过广阔台地，再由这断崖上的小路下到莫高窟的。

不用说，现在使用的路是围着鸣沙山绕了个大弯，然后来到莫高窟西侧，再从桥上渡大泉河后，才到达莫高窟正面入口——牌楼的。虽不知现在这条路产生于何时，但可以想象，同样迂回绕过鸣沙山的路无疑是古来有之，并且还跟钻过北大门的古道一起一直被使用。

尽管如此，有风的日子，覆盖台地的沙子一齐飞扬，情景一定是很惊人吧。据说，每到冬天，沙子便会像瀑布一样泻到莫高窟上，我想这是真的。可在漫长的岁月中，莫高窟居然未被掩埋！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在视莫高窟为圣地的人们的守护下，才让它坚持到了现在。登上这处台地后，我才初次切实感受并理解了这一点。我站在台地一端。脚底的沙土上画着风纹。眼下是绿色树丛，树丛中掩映着大泉河河滩。顺着断崖放眼望去，远处莫高窟的南端也从树间露出脸来。

隔着大泉河所在的低地朝对面三危山的山峦望去。只见三危山被围在绿色之中，的确，山如其名。不过，山脚一带却跟这边一样，同样是广阔的台地波浪起伏，绵延不断。起风了，我决定下山。我从刚才上来的断崖小山下山，钻过北大门，来到莫高窟南区的边上。在下山的路上有一个窟，藏经洞便在此窟内。换言之，那条登鸣沙山台地的古道便途经藏经洞所在的窟。

由于下午还要跟常书鸿在这藏经洞所在的窟拍摄，因此我并未进窟，而是径直来到大泉河的河滩。我想一面晒晒日光浴，一面打发一下上午的时间。

来到河滩，我在一处水流较细处坐下来。大泉河流过鸣沙山台地的西侧，再绕台地大半圈后注入党河。党河流经敦煌城西侧，去年发洪水将敦煌城都给淹了。多亏这洪水——尽管我的说法有点奇怪，可事实上我的确要感谢这洪水，否则我们怎会住进莫高窟的招待所呢。

闲话休提，我前面说过，从敦煌去莫高窟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穿过台地的鸣沙山古道，另一条则是绕鸣沙山台地之路。而这另一条大概便是沿着党河河岸，然后在大泉河与党河交汇处又沿大泉河逆流而上，最终到达莫高窟的。我在小说《敦煌》中，在小说最后的部分，便让这条路登场亮相过。并且，我让将经卷和古书运进藏经洞的骆驼群走的，也是这条沿河的夜路。

藏经洞之谜

十月十三日（前章续），按计划，下午要跟常书鸿一起在第17窟藏经洞接受中国·NHK双方摄制组的拍摄，大概是未做好准备，拍摄比原定的两点迟了许多。

等我收到现场通知离开宿舍时已经是将近四点。我从莫高窟脚下的路沿莫高窟往北走去。今天上午去鸣沙山顶时便走过这条路，因此，这是我第二次走这条宁静而奢华的路了。

不久，一幢三层的楼阁出现在眼前。这便是我的目的地——第17窟藏经洞所藏身的楼阁。有关窟外覆盖楼阁的情形，除此之外便只有第96窟的北大佛殿了，因此，第17窟藏经洞的所在地，即使在远处也能一眼便知。

站在楼阁前。石窟从内部被掘为上中下三层，最上层是第366窟，中层是第365窟，最下层则是第16窟。第16窟内部有个耳洞，耳洞里便藏过那些古文献和经典等，即现在所谓的第17窟藏经洞。现在的窟号是解放后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制的，此前还有佩利奥编制的佩利奥号与张大千编制的张大千号。现在的敦煌，每个窟的入口都标有窟号，同时还标有佩利奥号与张大千号。

我站在三层楼最底层的第16窟前面。通向北大门的旧道便是从这处楼阁旁边爬上斜坡的，至北大门大约有150米的距离。因此，钻进北大门从旧道下来后第一个遇上的，便是这莫高窟北端第16窟。选择这最初之窟的一个耳洞来埋藏经卷，其中必有缘由。

虽是一幢三层的楼阁，可为了方便爬上中上层，建筑物外面专门设了一道楼梯。由于第16窟是在最下层，从正面入口便可直接进入。进入入口后是一个前室，前室门脸宽10米，纵深约3米。前室正面设有一条宽约3米的甬道。从甬道摸索前行约5米，便会被引至第16窟。这是一个10米见方的大窟。当然，窟内应该很暗，不过现在甬道上已设置了摄制

组的照明灯，因此正面的须弥坛、坛上的本尊大塑像以及淹没了室内壁面的千佛群可尽收眼底。这里的千佛是大个头的，难言精美。

我们的目的当然并非这第16窟内部，而是为进窟而钻的甬道。这条口宽3米深5米的通路，如今已被灯光照得亮堂堂。两侧壁面上能看到西夏的菩萨壁画。这些壁画虽魅力非凡，却剥落得厉害。北侧石壁被削掉一半左右，开着一个巨大的洞口。瞧瞧洞内，黑漆漆的。不用说，这处空洞便是曾收藏四万件古文献与经卷的第17窟藏经洞了。空洞的一侧挂有第17窟的标识。

不久，灯光进入该窟。去年是用小手电照着窥探内部，今天已无需手电。在白昼般的光线照射下，整个窟内从入口便一览无余。窟内部有3米见方，无非是在通往第16窟这一大窟的通路上开的一个小窟而已，充其量是个“耳洞”。朝正面的壁面望去。那持杖的美侍女与手拿大扇的比丘，二人在树下相对而立。至于树，有人说是菩提树，也有人说是沙漠之树——胡杨的一种。正面壁画前置一僧像，是近些年被研究所移至此处的洪^誓像（塑像）。

这时，常书鸿正巧进来，为我解释道：

——我来这里的时候，这尊像是被放在第16窟的角落里的。大家猜测它原本是在第17窟里的，因此，近年就给移到了第17窟。也就是说，是给移回了原处。刻有洪^誓经历的石碑也在第16窟，所以就跟像一起移回了这儿。

果然，那石碑也被嵌在了左侧的壁面。那么，这洪^誓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本来，敦煌作为西域经营的大据点第一次登上历史是在汉武帝时期，之后，经历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当时代变迁至唐代时，敦煌作为东西文化交流或东西贸易的一大中转站，展现出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可是，即使这又大又盛的敦煌也没能避开唐末安史之乱的影响，不得不走向衰退，汉威全无。8世纪时陇右、河西一带被纳入由南入侵的吐蕃的统治下。而让这种形势完全改变，将统治权从吐蕃手中夺回的

则是张仪潮。由于这巨大战功，张仪潮被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第156窟南壁的“张仪潮出行图”展示的，便是做节度使时期的张仪潮的军容与阵势。张仪潮深受唐朝如此厚遇，其实背后也离不开洪誓的帮助。洪誓虽是敦煌的一名高僧，可是受张仪潮之托，洪誓派数名弟子远赴长安，将胜利捷报上奏长安。尽管所派使者中有数人中途死去，可悟真等人最终完成使命，从长安返回。

——鉴于此，为了表示对洪誓的感谢，张仪潮很可能自己出资，为洪誓凿了一个窟，便是这第17窟。如此想来，这里就算有洪誓像，就算有刻着其经历的石碑也毫不奇怪。

由于张仪潮收复敦煌（从吐蕃手中夺回统治权）是大中二年（848年）之事，因此，此窟的凿建自然是在此之后。自那至今，此窟与窟的主人洪誓像便一起度过了千余年的宁静而漫长的时光，可到了11世纪时，这里却发生了突然被运进大量古文献经卷的事件，并且，当这些古文献和经卷填满此窟时，窟的入口也被封了起来。

就这样，随着近千年的漫长岁月的流逝，到了1900年代初的时候，此窟突然间被打开。打开者是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后来，1907年被斯坦因，1908年又被佩利奥，就这样大部分古文献和经卷都被从这里运走了。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可直到又过去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那些填满洞窟的经卷的价值，不仅能大大改变历来的东洋学，还能改变世界文化史上所有领域的研究。

不知不觉间，我与常书鸿又沐浴在了摄制组的照明灯光中。

——问题是，那些古文献和经卷类是何时被封存进这窟中的。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历来的观点，认为是在西夏进攻敦煌时由汉人埋入的；另一种则是最近的观点，认为是统治该地区的西夏为防备伊斯兰教徒入侵而封存到这里的。对于后一种观点，还需要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常书鸿说道。先前的观点是佩利奥、斯坦因等人的观点，我的小说《敦煌》也是根据这种观点写成的。

——后一种观点，作为一种推理也很有意思。可总之，由于这是一个无法实证的事件，任何推理都是可能的。

我回答道。事实上任何推理都是可能的。可是，由于所发现的书画、经卷中并无11世纪以后的题记，这一点已成为支持第一种观点的重要证据，使其无法撼动。可无论如何，关于这第17窟之谜，正因为没有实证资料才会衍生出各种推理，令人兴趣无限。比如，关于洪誓像何时被移出窟中之事。究竟是填塞古文献时被移出的，还是到了19世纪后由王道士第一次从窟中移出的。倘是后者，在此前的漫长岁月里，像应该一直被埋在古文献中才对。即，古文献被塞入时，像并未被取出，即，这种填埋作业是在匆忙中进行的。而这一点为解开第17窟之谜又添了一个资料。

拍摄结束后，我又去了第16窟对面的王道士的寺。我从南面正门进入，中庭对面的路尽头确有一座寺。进去一瞧，根本不像个寺的样子，与普通人家几无区别。对于王道士其人，人们多数情况下还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事实上他似乎也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物。不过，在让敦煌名扬世界方面，倒不得不说他还是起了极重要作用。虽然在一些重要时刻，历史总会让这种人物登场，而王道士也确实幽默滑稽地出任了这一角色，且完美地完成了历史任务。

晚上与中国·NHK双方摄制组的人会餐。常书鸿夫妇也同席。因为明天常书鸿夫妇与我要离开敦煌，因此这次会餐也兼有送别之意。由于寒意渐浓，两摄制组各位工作人员今后在这里的生活会很辛苦。大家让我发言，我便简单说了句：

——这是一场让人多少有些难舍难离的别离。

我说道。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尽管《唐诗选》中的凉州诗系列中经常会上演边境离别的场面，可在十月过半的现在，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的别离也多少有些类似。

十月十四日，七点起床，天气寒冷。八点用餐，然后是日中双方摄制组工作人员拍摄纪念照。九点出发，同行至北京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郭宝祥、NHK的和崎信哉二人与我同乘吉普车，常书鸿夫妇与中方工作人员则乘坐巴士。十多个人，阵容豪华。

这次旅行我们尚未进敦煌城，因此，我请求只让我们的车辆途经城市。虽然多少会绕些路，这却能让我与去年逗留数日的城市畅叙离衷。

车子行驶在令人怀念的路上。街道树的红叶很美。进入城市。由于传说中的洪水，这里已完全变成另一个城市。洪水携来的泥沙让城中到处是尘土。人从沙尘中冒出来，毛驴也是从沙尘中冒出来。驴拉的排子车依然多，中间还夹杂着骆驼拉的车子。尽管这是一座沙尘飞扬的城市，可在沙尘中集市照开，人潮照样涌动。

我在去年曾打扰过的招待所门前下车，走进里面。在门口遇见三名厨师，似曾相识的面孔。我们笑着彼此走近，握手作别。

招待所内部的建筑已消失近半。我刚往院内进了一点，立刻又返了回来。门口传达室的墙上留着洪水痕迹。水痕高过人肩膀。洪水果然凶猛。不过，路的对面仍残留着土屋，由此看来，虽说是洪水，可当时很可能是洪流般涌来，只将挡在路中央的东西给吞没了。

出了城，返回刚才的路。美丽的田园风景沁入刚看过灰尘城市的眼晴。郊外免遭洪灾，田园之美未受丝毫损失。

车子来到通往莫高窟的拐角，却未拐弯，而是采取了直行。驶过拐角后，戈壁立刻在眼前铺开。我们一路直奔酒泉。敦煌至酒泉450公里。算上这次，同一条路我已走过三次。可我还是决定大致记记笔记。因为每次印象都会不同，每次都会有新发现。敦煌莫高窟海拔1300米，酒泉1600米，因而路途多少会有点上坡。

戈壁永无尽头。路大致与右面三危山的山脊长线平行。虽然有时也会指向三危山，不过大体上还是呈平行走向的。

十点三十分，我们的旅途依旧未有改变。这次旅行，去莫高窟时是在夜间，什么都没得看。三危山将右侧挡得严严实实，其前端则缓缓绕到了前方。山又长又黑，绵延不断。左边路旁浮出一座烽火台遗址。

可不久后，三危山前端逐渐降低，化为山丘。凹凸连绵的岩丘，已难以称得上山。岩丘逐渐靠近，不久来到我们右侧。山脊线像锯齿。我们离开敦煌已一个小时，三危山的尾巴依然如影随形。

这完全是戈壁不毛地之旅。三危山、车道、戈壁，眼前只有这些，其他一无所有。右边远处又浮出一个烽火台遗址。

十一点，左边远处第一次浮出绿洲，拖着一条绿色长带子，安西绿洲。绿洲南端还能望见瓜州城遗址又白又小的城墙。右面则依然是三危山的延续——连绵不断的山丘。

十一点十五分，路绕个大弯，伸向安西城方向。车子奔驰在美丽的杨树林荫路中。可是，我们并未进安西城，而是从安敦大道进入甘新公路，一路驶向酒泉。

穿过安西绿洲后，戈壁再次铺开。不觉间三危山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祁连山脉前山那些低矮的山峦。左边戈壁尽头浮出一个海市蜃楼之湖，一个巨大的湖。

右面祁连山脉的前山逐渐接近。一望无际的戈壁旅途仍在继续。到处是点点的骆驼草与甘草。

十二点，地面逐渐崎岖。我们从安西已走了大约60公里，不久该进入雅丹地带了。

十二点二十分，车子穿过铁路道口，越过一片水汪，进入雅丹地带，即大家熟悉的那种黄色大小土包如大海般铺开的荒凉地带。当地人称之为“布隆吉”。“布隆吉”是藏语。过了雅丹地带后，我们再次进入骆驼草点点的戈壁。一片片沙土打着卷从路上飞上天，是沙龙。沙龙一名取得巧妙，的确是沙子之龙。一条沙龙，又一条沙龙。十二点四十分，我们离开漫长的不毛戈壁，忽而进入绿洲，忽而又离开绿洲，反反复复。每处绿洲都是人民公社的农场。树上挂满红叶，耕地几乎都是玉米田。

一点十分，车子进入玉门镇招待所。我去年曾从房间里搬出椅子晒过太阳，这次依然在同一房间休息。两点四十分，出发。出招待所进入

主干道后，祁连山脉长长的山脊线从左边远处映入眼帘。祁连山脉本来从安西一带便能看见，可是今天阴天，只得等到现在。接着，眼前立刻又换成了戈壁滩，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车行驶在错落的戈壁丘陵地带。

三点，一片丘陵群出现在前方去路。路逐渐绕向丘陵右侧。右面是顶着雪的祁连山，雄伟壮丽。眼前这边低山和低丘重叠在一起。也许，对面遥望的祁连山脉是最美的。

三点十分，车子进入一片丘陵地带。路在丘陵的波涛中纵横驰骋。不久，路穿过丘陵地带，缓缓落到平原上。穿过一处小聚落后，红色的荒地再次铺展。可是，祁连山脉的远景依然令人称绝。不久，一片小山脉出现在前方。路再次绕向小山脉右方。

三点四十五分，车子再次进入丘陵地带。右面是祁连山脉，左边则是重重叠叠的黑山。因为马鬃山山系开始出现。左边有一处烽火台遗址。

错落的丘陵地带一直在延续。土，发红。文殊山浮现在前方，山势舒缓。黑山的尾巴延续不断，实在奇异，有如成百上千的黑土块碰撞在一起。

车子进入一处聚落。聚落已被钻天杨黄叶燃成黄色，美得扎眼。转眼又是戈壁。文殊山靠过来。雪中的祁连山脉不觉间已绕到背后远处。

四点十分，一望无际的戈壁。文殊山也拖着长尾巴。黑色的山绕到了背后。嘉峪关遗址从左边浮现出来。两座望楼与城墙略显红色。距酒泉还有30公里。

出嘉峪关后，街道树很快出现，一些自行车也进入了视野。车子穿过一处聚落后，再次进入戈壁。文殊山在右面舒展着长长的山脊线，山高1400米。不觉间祁连山脉被放到了文殊山背后。这祁连山脉，在今后的河西走廊旅程中应该会每日都打照面。祁连山海拔5000米，最高峰5960米。

不久，车子被长长的黄色钻天杨行道树引向酒泉城。一个数目惊人

的大羊群横穿马路。车子渡过疏勒河（北大河），朝酒泉城驶去。

鰲得故城的静寂

十月十五日，我在酒泉招待所三楼的房间内醒来，只觉神清气爽。从窗户里望去，灰色的天空和裸树都给人一种冬晨的感觉。我穿上防寒衣出去散步。果然很冷，像日本的严冬。招待所前的广场上有几株巨大垂柳，只有这些柳树是青色的。

自今日起，以张掖、武威为目标的河西走廊之旅正式开始。虽然我已乘列车三过河西走廊，可这一次是利用吉普车翻越。尽管从列车车窗能大致明白是何种地带，可散落其中的聚落模样就全然不知了。这一次我将乘吉普车将这些聚落一个个串起来。不仅能亲自涉足张掖、武威等历史之城，还能躺在那里的夜色中。张掖作为甘州，武威作为凉州，两城都是我在小说《敦煌》中写过的地方。虽说眼见为实，可我总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

八点三十分，出发。我们先是顺便去了趟夜光杯工厂。九点十五分，再从夜光杯工厂出发，一路直奔张掖。距张掖220公里。车子走的是甘新公路。气温10度。天气预报说，下午会刮大风。

白墙之城、衣服鼓鼓囊囊的男人之城、毛驴之城、鼓楼之城——平时的酒泉一贯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可今早的酒泉却被灰色天空裹得严严实实，变成了一座边境的冬之城。广场旁的蔬菜市场也十分安静，街道树钻天杨也只有树顶长着些叶子。

车子从黄色与赭色的鼓楼，朝鼓楼匾额所记的“南望祁连”——中的祁连山方向驶去。车子很快来到郊外。城中的钻天杨略显寒酸，郊外的却很壮硕。不久，我们进入一片耕地和不毛地斑驳混杂的戈壁。车子串连着土屋小聚落。从此时起太阳照了过来，略添了些暖意。道路虽宽，施工地段却多，每处施工地段都沙尘蒙蒙。

青青的小麦田、茶色的玉米田、不毛之地、小小村落的树丛、黄色钻天杨行道树——与昨天前的旅途不同，这里基本上都是绿洲地带，铺

满细沙的宽阔道路贯穿其中。羊群。不久，车子渡过一条巨大的干河道。据司机师傅说，这一带是上坝人民公社地界，当地人都把这条河叫“野猪沟”。

九点五十分，我们进入一片巨大的不毛地带。可不久后再次进入绿洲。正赞叹黄色钻天杨行道树之美时，车子转瞬又进入不毛之地。总之，我们通过的是大不毛地带中的一个小聚落。路边骆驼草点点，还有羊群。

车子交替串连着绿洲与不毛之地。我们进入一片绿洲，眼前是树叶变黄的钻天杨林荫路，又长又美。偶尔也有只单侧是林荫树的情况。有时候，这边是绿洲，另一边却是不毛之地。总之，不毛之地已蔓延至路右侧。连绵不断的不毛地对面本该能望见祁连山脉，可今日不凑巧，云雾朦胧，无法目睹那雪中大山脉的雄姿。路边不时还能看到骆驼运木材的情形。

十点，左右两侧都成了绵延的不毛之地。这一带已是彻头彻尾的戈壁，很长很长，漫无边际。到处都看不到一丝绿洲的绿色，是酒泉——张掖间的大戈壁。车子不时越过一些干河道。

路在戈壁中缓缓地绕着大弯。几乎没有车辆来往。远处有一大片羊群。一条干河道，又一条干河道。想必，徒步穿越这大戈壁一定会很艰难。这里可是往日多次成为战场的地方。

又行驶约二十分钟后，我们进入一处小绿洲。一块从戈壁手中拼命夺来的艰苦绿洲。不过，随着耕地逐渐铺开，小绿洲变成了大绿洲。土屋农舍四处可见。不久我们进入一处闲散的聚落——清水人民公社。我忽然想起列车站中便有一个“清水站”。我们停下车，等待后续的车辆。

十点三十分出发。车子行驶在农舍稀疏的地带。农田里是小麦与玉米。耕地、不毛地、干河道依然斑驳交织。“清水”是建在不毛地中的一个聚落。

车子越过一处铁路道口，不久穿过聚落进入大戈壁中。一列列车正在左边远处奔驰。列车这边有两三个大羊群。

不久，一条长长的断层出现在前方。走近一看，一条大干河道沿断层横在眼前。路变下坡，伸至干河道的碎石滩，穿过河滩后又爬到对岸断层上。河宽1公里，断崖高3米。据说爬上断崖后是马营村，可我们并未进村，而是从右边直接进入戈壁中。马营村自古便以养马闻名，刚才所过的干河道叫马营河。

十一点，戈壁旅途仍在继续。云雾朦胧，山影不见。据说若在晴天，左边可见元山，右边也能望见祁连山脉。虽是在戈壁中央，可我还是发现了一块标识，上写：由此进入张掖地区。

这次的戈壁也不啻刚才的大戈壁。远处有一户农舍，背靠几棵树。如此艰苦的地方都有人住！路旁左边有个大羊群。这一带的戈壁全被甘草淹没，被涂成了淡红或淡黄色。

十一点十分，车子进入一片小绿洲——元山人民公社。可转瞬间我们便穿过了此处，再次进入戈壁。一片连绵的低山出现在左边至前方一带，是元山。路从元山一角翻越后进入丘陵地带。元山层峦叠嶂，越过元山后我们再次进入戈壁。

祁连山脉从右面浮出。元山则长长地延伸至右侧，伸向祁连山脉，最后变成祁连的前山。

戈壁之旅永无尽头。如此看来，这绝对是个比刚才还要大的戈壁。前山层叠的祁连山脉出现在右边。这一带的戈壁也被甘草染红。车子越过一处铁路道口。路曲折折，地面接连出现细微的起伏。羊群浮现出来，两群，三群。

十一点三十分，漫长的戈壁终于结束，路进入高台县的绿洲。这是一块完全被包围在戈壁中的绿洲。车子通过一处名叫南货人民公社的聚落。聚落很大，街道树钻天杨也很美。在耕地的对面，一道龙卷风进入眼帘。

十一点四十分，车子再次进入不毛地带。广阔的戈壁中点点分布着白色碱性地带。只有路两侧植有一些瘦弱的钻天杨。在稍稍偏左的地方，一片小绿洲露出脸来。

停车。不觉间戈壁变成沙漠，四面撒满细沙。原来北方大沙漠的前沿已侵入这里。远处是连绵的小沙丘。冷风已加大，摇动着路旁贫弱的钻天杨。果如天气预报所说的那样。

十二点，出发。不久车子离开沙漠地带驶入绿洲，进入临泽县。农民的土屋虽少，可耕地却十分广阔。

路缓缓地转着弯，曲曲折折地伸向远方。一片醒目的黄叶钻天杨树林映入眼帘。这是一处巨大的绿洲地带。路再次越过铁路道口，之后便穿行在农村地带，不过，四处仍有些不毛地。

十二点十五分，我们进入临泽城。大街上到处是午休的人们。虽然只是一座夹道之城，徒有其表，却给人一种久违的大聚落的感觉。

出城后戈壁蔓延开来，不久化为耕地。车子进入聚落，然后又进入戈壁。虽然耕地地带拥抱着不毛地，却依然连绵不断。这是一片长带状的绿洲。钻天杨的黄叶是明黄色，车子似乎也要被染成黄色了。

车子渡过数条小干河。羊群。牛群。风又大了，黄色的钻天杨随风披靡。漫长的农村地带驶到尽头，车子进入张掖城。

张掖完全是一座田园城市。即使进了城，也仍有许多农田。白墙土屋之城中人流如织，有的乘坐在三匹马拉的排子车上，有的骑在驴背上。我们路过一处蔬菜市场旁。土豆、白菜、辣椒、大蒜、苹果——所有商品都摆在露天摊位上售卖。虽是白墙土屋，可门扉和窗框却被涂成了红色或蓝色。尽管街道树也很气派，却没有城市的感觉，完全就是一处尘土飞扬的河西走廊大聚落。城区的人口有8万。

十二点五十分，我们进入张掖地区招待所。招待所为白砖结构，单层建筑，屋顶是红褐色的。

用过午餐并休息后，我们前往麟得故城。麟得故城既是汉代张掖郡的郡城遗址，又是麟得县县城遗址。据说，遗址便被埋在张掖城18公里外的沙漠中。

车子穿过城市来到郊外，沿来时原路向朝酒泉方向驶去。虽然两三个小时前刚刚通过，我却有种初来之感。车辆行驶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小麦田，玉米地。所有钻天杨一齐被刮向北侧。路从大绿洲地带拐了个大弯，一面转弯一面伸向前方。完全是丰美田园风景中的旅程。原野中不时浮出一些钻天杨树林。

不久，车子跨过一座桥。路绕着大弯，又过了一座桥。田地、不毛地带、干河道。干河道格外多。

不久，土屋点点，眼前化为农村地带，车子行驶在完美的钻天杨林荫路上。穿过林荫路后，沙漠又在路两侧铺展开来。

吉普车由此偏离道路，进入左边的沙漠中。沙漠中有座小沙丘，车辆驶过沙丘旁。由于风大，沙尘飞扬。有些地方还种植着一些柔嫩的钻天杨。或许是在造防风林。

不久，一片貌似城墙的东西浮现在前方，我们朝其靠近。穿过一片沙枣林后，车子来到城墙一旁。我们在路边1~2公里处下车。城墙上有机门，我们由门而入。我用脚量了量，城门处的城墙厚度是11步，大概有三四米厚吧。

进入内部，遗址规模之大令人吃惊。大小的断壁残垣在沙漠中勾勒出一片方形区域，很难估计周长有几公里。据为我们做向导的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人说，方形的一边长500米，周长是2公里。不过，依我看来似乎更大。

城墙包围的内部铺陈着瓦砾与沙子，十分难行。城墙脚下堆积的沙子形成一条斜坡。尽管鞋被沙子淹没了大半，可我还是努力爬上去，站到城墙上。现在残留的城墙，最高处约有3米。城墙当然是由土坯筑成，土坯与土坯之间甚至嵌着芦草般的植物。西南一隅似乎还残留着疑似城楼的遗迹。

从城墙上放眼望去，遗址完全被包围在沙漠中。包围遗址的沙漠里，四处营造着钻天杨树林。城墙外侧则是沙枣点点，不过，这些沙枣是野生的。

我在城墙上坐下来，抽支烟。这是河西走廊上残留的唯一一座汉代城址，两千年前的城址。虽然未经发掘结果很难预料，可我依然感觉这里埋着一座过往的城市。尽管如此，城墙却只留下了这么点，令人难以置信。

此城究竟是何时灭亡的呢？由汉族与少数民族织成的河西走廊的历史极其复杂。由于汉朝的进入，该地区第一次设置了郡县，时间是在公元前111年。此后，尽管汉朝的勉强经营了西域约300年，可在此期间，麟得城作为河西走廊的重镇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城市也十分繁荣。可到了始于3世纪末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后，这里便成了五个凉王国的兴亡舞台。至8世纪初，虽然中原势力再次影响该地区，可自唐末起又发生了吐蕃的进犯。之后，先是由张仪潮暂时收复河西，继而甘州（张掖）又被维吾尔（回纥）占据，然后历史舞台便进入了长达200年的西夏时期，13世纪初西夏又被蒙古灭亡，时代的变迁令人眼花缭乱。

在千变万化的历史大潮中，麟得城已看不到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在5世纪的动乱期，法显在赴印度途中曾涉足该地区。当时张掖已十分混乱，道路不通，因此接受了北凉国王的庇护——当时的情形被法显记在了游记《法显传》里。不过，当时北凉都城是否是麟得城尚不得而知。或许，当时麟得城已成为废墟，抑或是换了主人后作为北凉的都城继续存在。

可是，让麟得城化为废墟的不单是历史的力量，河西走廊的第一大河——黑河那洪流的力量也无法忽视。据说，黑河从前的位置比现在靠西很多，而麟得城便位于其西侧。也就是说，黑河曾流经我们造访的麟得故城东侧。据说，现在从黑河到遗址的距离，沿路走有12公里，直线距离则有5公里。

遗址沉默不语。十月中旬某中午的故城，笼罩故城的只有宁静。

从遗址回来，我在貌似黑河干流的一处地方叫停车子，将河流拍入照片。黑河又名弱水、黑水、张掖水、居延水等，总之有多个名字。此河发源于祁连山脉，在张掖附近与山丹河、梨园河汇合，然后在酒泉附近北上，直奔远方的居延海，最后消失在居延海附近的沙漠中。黑河全

长800公里，是河西走廊第一大河。第二大河则是疏勒河。

从张掖城去遗址的途中我们过了许多的干河道，问问司机，说是每条都是黑河。的确，每条河都是黑河。一条黑河在张掖附近分成了若干条，然后再汇成一条。即，是路穿过了它的分流地带，因此我们才渡过了许多黑河。

而在如此众多的黑河中，我在貌似干流上的一处最大桥的桥畔叫停车子。虽然桥所在处的河宽100米左右，可在大桥远处的上下游，河宽都增加了数倍。在上游不远处，水流分成了两大支流。

尽管历史曾数次涂改河西走廊的地图，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黑河也曾数度涂改过这一地带的地图。因为黑河每次改变河道，城市就要被废弃，人们就只得将居住地迁移他处。

返回张掖城，回招待所前，我先造访了一下因卧佛闻名的大佛寺。这是与招待所相邻的一座寺。

寺与卧佛都建于1098年的西夏时期，尽管目前正在大修，可对方还是让我进入了寺内。虽然起初是作为佛教寺院被建造的，可后世却被改为了道教寺院。因此，除了精美的卧佛，这里还有清代道教的壁画等。

此处的卧佛是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卧佛。释迦牟尼身缠朱色布衣横卧在那里的样子十分壮观。卧佛长34.5米，肩宽8米，体量惊人。由于是叠足横卧，因此十根脚趾也叠在一起的。光是一根脚趾就有半米多厚，卧佛塑像的庞大可想而知。

13世纪，即元朝时期，据曾进入该城的马可波罗记述称，甘州（张掖）是一座宏伟的城市，城里除了佛教徒还住有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游记对佛教寺院的卧佛像也有提及。恐怕，他也曾造访过这座寺院吧。

除了该寺，张掖城几乎未留下古物。至多有些明清时期的断壁残垣而已。城中也有鼓楼，不过是明代的。我今日造访的是汉代的麟得故城，那么唐代的张掖城又在哪里呢？

我们赶奔招待所。傍晚的人潮让城市格外热闹。大概都在各自回村吧。毛驴排子车来往穿梭。路旁的集市也在匆匆收摊。六点十五分。人多，自行车也多。尽管大饭馆和百货店也给人一种城市的样子，不过较之城市，大村落的感觉似乎更浓一些。

晚上，我早早便上了床。的确累了。在小说《敦煌》中，西夏军从甘州至肃州，即从张掖到酒泉的行军时间，我给安排了十天。为防马蹄陷进沙中人们给马蹄穿上了木履，甚至给骆驼蹄子包上了牦牛皮。可今天，我们用吉普车四小时便走完了他们十天的路。或许，多少疲劳点也是值得的。

从张掖到武威

十月十六日，晴朗。八点三十分，我们从张掖招待所出发，前往武威。至武威240公里。

今后恐再无机访问此地了吧，我恋恋不舍地望着张掖城。那些拉车的毛驴，一般是两头、四头，有时则是五头。五头驴拉的排子车，我在这座城市是第一次看到。白墙土屋的窗框和木门被涂成红色或蓝色的情形，我也是在这座城里第一次见到。

我们被完美的钻天杨行道树送往郊外。车子行驶在小麦田与玉米田的农村地带。耕地肥沃。山影浮现在左边至前方一带，大概是合黎山山系。与之对望的祁连山脉则是云遮雾罩无法看清。

车子不时钻入完美的钻天杨行道树以及沙枣林，将小聚落一个个串起来。合黎山山系完全变到了左边。雄伟的山峦。原野上四处是羊群、马群，还有钻天杨行道树。

车子一直行走在田园地带。青青的菜地美，鲜黄的钻天杨黄叶也美。惬意的旅程。

三十五分，荒地开始渐渐地夹杂着出现，不久，车子进入不毛地带。荒凉的戈壁中点缀着羊群。合黎山山系依然长长地在左边延伸，戈壁则一直蔓延至山系脚下。被瘦弱的钻天杨镶了边的路不断地绕着缓弯。不过路好歹硬化处理过，车辆很少颠簸。原野中有些烽火台碎片，右面一座，左面一座。祁连山依然不见影子。

九点十五分，长城碎片开始如土墙般从左边浮现。这一带公路与铁路平行，长城碎片则在铁路对面断断续续延伸。可不久后，那些长城碎片一会儿绕到铁路这边，一会儿又绕到长城那边，碎片与碎片之间还露着戈壁。有时，有些碎片还会伸得很长，已很难称得上是碎片。碎片间还夹杂着一些巨大的烽火台碎片。

祁连山虽看不见，合黎山却时高时低，绵延不绝，山这边还不时出现一些低丘。

九点三十分，车子穿过一段崎岖地带，进入山丹地区。合黎山的余脉逐渐绕到了前方，山也叠成了数重。

进入山丹绿洲。虽然有耕地在戈壁中逐渐出现，可四周依然是广阔的不毛地。车子不时越过铁路道口。

九点三十五分，我们进入山丹郊外一处聚落。祁连山脉的前山开始浮现。一度告别的长城碎片又出现在了路旁。

不久，我们进入山丹城。这是一座拥有长城碎片的城。不过，我们并未进入城中心，而是穿过城边来到郊外。这一地区自汉代起便以出产良马——山丹马而闻名。汉代的年轻将军霍去病叱咤风云的地方，大概也是这一地区吧。

车子行驶在戈壁中央一处小绿洲上。我们数次越过铁路道口。戈壁与耕地轮番上场。合黎山山系时近时远。朝戈壁望去，远处总会有几块长城碎片进入视野。

九点四十五分，我们被黄叶钻天杨林荫路再次送入不毛之地。右面的长城碎片长长地连在一起，在原野中形成一段数公里的长城墙壁。另外还能望见搭配的烽火台。一个大羊群正悠然在长城脚下移动。

车子在路与长城遗构的交叉口停下。听司机说，这一带是所剩长城中的最好的地方。果然，田野中笔直地排列着一些长城碎片，望不到头。虽然远看只是一面大土墙，可靠近后才发现是大城墙。虽不知这些长城曾发挥过何种作用，可在它完整时，若在此布下兵，照样是可御敌入侵的坚固城墙。只是，若回想一下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错杂交织的河西走廊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一带的长城不只是汉民族用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也肯定被各个民族使用过，被迫发挥历史作用。

出发。路很快进入丘陵地带，完全是不毛之地。头顶白雪的祁连山脉从右侧正面浮出一部分，在前山背后露出脸来。丘陵地带很快结束，

不毛的大原野却再次铺开。左面的低山脉与右面祁连的前山各自往前伸着前端，不久便重叠起来。路仿佛穿入两山脉之间，一面绕着大弯，一面伸向前方。

十点五十分，车子通过一条由南北两侧山脉相互抵近形成的狭长地带。南侧山脉重重叠叠，祁连主峰上盖着雪，看着很美。这一带或许是河西走廊最狭窄的地带。虽是不毛之地，却长着一片小草，像一片芒草原。停下车子，四处转转。没想到，几乎全铺着戈壁的河西走廊竟也有这样的地方。南侧山脉的脚下点点浮出一些长城碎片，北侧山脉这边则有两三处低丘，展露着柔和的曲线。

出发。从离开芒草原之时起，此前一直相对的两道山脉便不约而同地逐渐变小，最后变成了铺陈的山丘。与此同时，新的大山脉却在背后露出脸来。视野随之大开，新的两山脉之间铺着一望无际的戈壁。南侧山脉自是祁连的主峰，山势雄伟。戈壁中四处点缀着羊群。

十一点二十分，我们久违地来到一处土屋聚落。过了山丹后便未看见一点人烟，没想到竟在这里嗅到了人类的气息。可我们很快便穿过了那小聚落，再次进入丘波起伏的大原野。尽管大戈壁之旅仍在继续，可处处都有人民公社的小绿洲，处处都能看见人们劳动的场景。

十一点五十分，进入永昌县的绿洲。我们通过一处土屋聚落，聚落里还有钟楼。看到土屋和土墙，起初还以为是长城碎片呢。可我们立刻就穿越了这处聚落，被黄叶的钻天杨再次送入戈壁。长城碎片再次在左边浮现，多么执着的现身方式。

车子行驶在戈壁与耕地斑驳交错的地带，不久便进入真正的戈壁。路旁四处都是钻天杨人工林。树能否长大，完全取决于同戈壁的斗争。祁连山脉继续展示着长长的山脊线。北面则化为连绵的低丘，而且很远。

我们通过一处小聚落，一大群白与黑的羊群阻塞了道路。我们停下车，外面风冷。

十二点十分，眼前依然是戈壁，车子通过一处土屋小聚落，有如戈

壁中的岛屿。一名女子朝我们挥挥手，我们也回以挥手。这是戈壁之岛的礼仪。车子渡过一条大干河道。尽管祁连山脉在继续，可北面已是山影全无。干河道不断出现。

十二点二十分，完美的戈壁，除了小石头一无所有，只有低丘横亘在前方远处。

十二点三十分，车子通过丰乐人民公社。这是一处小小的土屋聚落。戈壁与耕地相互搭配。我们再渡过一条大干河道。

不久，车子通过一条两边被戈壁包围的路，进入我们的目的地——武威绿洲。气派的钻天杨行道树被燃烧成了黄色。不久，永丰人民公社。穿过该聚落后，又是戈壁。我们在铁路道口停车。但见羊群溢满了道路。

又过一处铁路道口。半戈壁半耕地地带的漫长旅程结束后，我们被完美的钻天杨行道树引向武威城。不愧是一处大绿洲。

一点十五分，我们进入武威城。这是一座比酒泉、张掖大的城市。城中人流如织。这完全是一座土屋之城，土屋的屋顶呈扁平状，像罩着板子。

虽然沙尘厉害，城里却洋溢着鲜活的气息，颇有一种河西走廊之城之感。比张掖、酒泉、敦煌中的任一地都更有一种丝绸之路之城的气氛。从这一点看，它堪比喀什、和田。

胡同又细又长。搭眼一瞧，狭窄的胡同只能容一两个人通过，且一眼望不到头。

到处都是蔬菜市场，聚集着衣服鼓鼓囊囊的人们。这里是河西走廊最大的物资集散地。有句话叫“金张掖，银武威”，不过照现在来看，武威简直都可以代替张掖了。

我们进入宿舍——地区招待所，休息。四点离开招待所，前往钟楼与博物馆。车子钻进一条城中胡同。胡同妙不可言，可眨眼间便围过来

一群人，让我们动弹不得。

博物馆的前身为孔子庙，后来将其中的几栋建筑改成了陈列室。在这里，我见到了著名的人称“马踏飞燕”的汉代青铜制奔马像模型。虽然真品我在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看到过，在日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青铜器展”中也看到过，不过据说，这尊奔马塑像的出土地点，便是武威郊外一处名叫雷台的地方，像是从雷台某寺内的东汉墓中出土的。说是出土，其实是在地沟施工或其他施工时，偶然间让其重见天日的。时间是1969年。

当然，当时出土的并非只有“马踏飞燕”像，还有一批青铜铸造的骑兵和马车大部队被同时发现。就这样，14辆车、17骑骑士俑、39匹马等230余件文物被打破两千年的长眠，重见天日。

其中，被视为最高逸品的便是这尊踏着飞燕在天空驰骋的奔马像。像高34.5厘米，长45厘米，被认为制作于2世纪。或许也可以说，雷台与它的东汉墓也都因这尊小小的奔马像而扬名天下。马用一条腿踏着飞天的燕子，其他三条则在天空驰骋。这是一件完美捕捉了马匹疾走瞬间姿态的杰作。即使在日本，这尊奔马像也博得了最高赞誉，曾数次被杂志或报纸介绍。

我让人领我去雷台。在郊外恬然的农村地带走了约1公里后我们进入一处小聚落，然后爬上那座清代寺院所在的山丘。出土奔马像的汉墓就在该寺内。据说有一条地下道可直通墓室，可不巧的是正在维修，无法进入。尽管我很想看看让“马踏飞燕”像沉睡两千年的地方究竟是何所在，可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初衷，从寺内俯瞰山下的聚落。胡同里土屋林立，很美。胡同里有大人也有小孩，聚集了很多。此处小村落有的只是悠然，并无奔马像透出的那种奔放。

从雷台回武威城。我让车子放缓速度，欲好好领略一下这破败的土屋之城。这是一座人潮涌动却又十分宁静的城市，好得很。倘若能在此逗留两三天该有多好，可这是不可能的。我连一晚的空闲都没有。今夜晚饭后，我就要乘九点三分的列车去兰州。

借着晚饭前这段时间，我在招待所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听了地区委员会之人的介绍。汉代、唐代的凉州在哪里，由于尚未发掘，目前并不清楚，不过据说，城外15公里处与3公里处都埋有遗址。武威是汉代武威的郡治之地，是唐代凉州、元代西凉州、明代凉州卫、清代凉州府的治所所在地。尽管中国在各个时期都在努力确保这处要冲，结果依然屡遭游牧民族的入侵。五胡十六国时期曾有五个凉国王均以此为都城。这里早已不啻张掖，甚至经受了更猛烈的历史变迁的波涛。单从“马踏飞燕”那完美的跃动感中，便能完全感受到这座往日大都城的盛况。

不过，今日驶经的张掖—武威间的这段旅程，我在小说《敦煌》中也写过。在小说《敦煌》中，与我今日的行程恰恰相反，小说中的出场人物是由武威赶往张掖的。

——从凉州（武威）至甘州（张掖）有五百里路程，其间有数十条源自祁连山的河流流入干燥地带，营造着绿洲。部队第一日在江坝河畔露营，第二日在炭山河畔露营，第三日则在一片离山很近的无名河滩上露营。……第四日早上行至水磨河畔，第五日进入一条南北两山夹成的山谷。……由此往前至甘州，已基本上是平地。部队采用战斗队形再度进发，在未有一木的沙漠中行军。

我继续着这种记述。直指甘州的是西夏第一线部队，而占据甘州欲迎击西夏部队的则是回鹘部队。这里所记述的江坝河、炭山河、水磨河等河流，我在今日的旅程中应该都走过，不过具体哪是哪我无法确认。小说《敦煌》中所用的都是以前的名字，现在河的名字也变了，河流位置也发生了改变。不仅如此，其中很可能既有一些水已干涸变成干河道的，也有一些反倒是新诞生的。正如发源于天山、昆仑的河并非只有一条，源自祁连山的河想必也是一样的。

正如我们无法知道小说《敦煌》中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这两座11世纪的城市现在埋在哪里一样，想必流经两地间的河流、河流所形成的绿洲，以及联结绿洲与绿洲的道路，大概也全埋进了沙里吧。

晚饭后，我们乘上九点三分出发的列车。我与和崎两人独占一室。我从食堂买来白兰地，喝完后便睡了。

十月十七日五点三十分，抵达兰州，非常寒冷。我在酒店洗了个澡。有热水就是好。由于此前并未在兰州洗澡，因此这是我离北京13天后第一次洗澡。早餐是久违的面包加咖啡。

今早是这次旅程中最冷的一个早晨。洗了热水澡后我终于缓过气来。十二三天前刚来时，我还担心后面会怎样呢，没想到最冷的竟是兰州。而且这里的房间还很大，更是增添了寒冷的感觉。

这天一整天，我都在酒店整理笔记。

十月十八日，五点从酒店出发。距机场74公里，用时1小时。夜路漆黑。路上来往的只有那些此刻已开始工作的毛驴。上次五日路过这里时还是满月，如今黎明的月亮已像镰刀一样锐利。

抵达兰州机场。一架不知来自哪里的航班刚好抵达，衣服鼓鼓的乘客正从飞机上下来，一个个像蒙着被子。

虽然今早在酒店没大感到冷，可来到户外后才发现冷得厉害，终于让这次带来的防寒服派上了用场。

七点三十分，起飞。太阳从跑道的对面升起。机舱内也很冷，有如冰箱中一样。起飞后，飞机很快来到无数丘波的上空。奇异的风光。兰州终究还是地处偏远，条件艰苦，我想。

八点三十五分，飞机抵达西安。这里不太冷。九点三十分，再次起飞。

十一点三十分，抵达北京机场。在北京一点都感觉不到冷。天空碧蓝，秋高气爽。

沙枣香

去年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五月，我造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几座城市。这些都是自赫丁、斯坦因以来外国人再无涉足的地区，原本并不是轻易就能进入的，可是，中国与NHK的丝绸之路联合采访，却让我搭上这一划时代好事的顺风车，将这种幸运再次据为己有。

四月三十日我从东京启程。十点五十分从成田机场起飞，三点半抵达北京机场。天气晴朗，爽风，三十二三度，比东京热多了。宿舍是民族饭店。由于是五一前一天，晚上，天安门附近的灯饰很美。

五月一日，我在琉璃厂打发了一整天。在旧书店里发现了许多此前未见书籍。

五月二日，黎明时下起雷雨。我六点起床，七点从酒店出发。在机场用了早餐。天很冷。飞机是三叉戟，核载100人。九点四十分起飞。起飞时天气响晴。飞机直奔乌鲁木齐，航程2700公里，预计用时3小时。

十一点十分，飞机抵达甘肃省的沙漠上空，十二点，至酒泉上空。一片雪山浮现出来，大概是祁连山脉西端的尾巴。一点，飞机飞过天山山脉无数雪棱上面。五月初的天山全被雪覆盖。大概还未到流雪水流的时期。不久，博格达峰浮现出来。雪的棱角像波浪般涌到一起，营造出一座白色堡垒。

一点，我们如期抵达乌鲁木齐机场。听迎接的人说，乌鲁木齐的雪下到上月中旬。今天是五月二日，也就是说，雪一直下到半个月前的四月中旬了。中国的这里居然还是初春，感觉像日本早春季节，令人心旷神怡。不过，钻天杨已经发芽。

乌鲁木齐已是我第三次访问。前年九月中旬和去年八月初我都来过。可在时隔8个月后，我竟再次住进了迎宾馆（宾馆饭店）。宽敞的大院内散落着几栋宿舍楼，我这次入住的是尽头的第6栋楼。

进入二楼的房间，我立刻换上了冬衫。洗澡，散步。不必说几栋建筑物之间，这里所有空地都种植着钻天杨。既有钻天杨树林，也有钻天杨行道树。树中间，宽阔的路四处舒展。在东京时我从未像样地散过步，可来到这乌鲁木齐的酒店后，我竟总在逼自己散步。虽然转悠了约三十分钟，却只遇见了一名貌似酒店员工的女性。我一面晒着日光浴一面踱着步。白色的天山就浮现在远处。

晚餐是八点，去另一栋楼的食堂用餐。这里与北京有两小时的时差，仍是艳阳高照。

十点十五分，日本报社的北京分社给我打来电话。我们原本约好，倘若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成功登顶，那就由我说几句祝词，结果收到的却是并非登顶成功，而是因雪折返的消息。

晚饭后，我在房间与中方人士杂谈。据说乌鲁木齐冬天到夏天很快，春天很短。并且，夏天到冬天也很快，秋天也很短。雪一般都是从十一月下到三月，今年直到四月中旬雪都未融尽，则完全属于例外。

晚上，NHK组为我配发了羽绒服。

五月三日，六点起床。天气晴朗，散步三十分钟。钻天杨绿色尚浅。九点早餐。

十点三十分，离开酒店去博物馆。从旧市区进入新市区。来到城里，到处都是尘土。这座城市汉族与维吾尔族基本上各占一半，因而从车窗望去，城市的表情既称不上是汉族的城市，也称不上是维吾尔的城市。

城中依然在拆除土屋。去年和前年也都在拆，这次又看到了同样的光景。原本就是座只有土屋的城市，因此怎么拆恐怕也拆不完。任何時候来都是尘土飞扬，便是这种城建的缘故。

新建筑不约而同全被涂成了黄色。大概此城之人都以黄色为美吧。老城尘土飞扬，新城太过整洁。总之，这是一座早春的城市。大街正面有座山丘，丘上能望见一座塔，名叫红山塔。由于我一直惦记这座塔，便决定下午爬上塔所在的山丘看看。

车子在城中一处集市旁停下。路边小店在售卖山羊肉、大葱、蔬菜等，还有烤羊肉串。

我在博物馆做了约一小时的笔记。由于这里已来过数次，东西基本上都是老相识。

下午在酒店休息。四点半去红山塔参观。山丘看似在城中央，可问问司机，原来是位于城外的西北部。

我乘车爬上那座山丘顶。从丘顶望去，乌鲁木齐城杂乱无章。郊外工厂多。也许，此城也要变成像兰州一样的工业城市吧。而我所入住的宾馆饭店则位于城市东南端。

塔是九层的砖塔，建在岩石裸露的山丘悬崖边上。由于不好搭脚，靠近塔并非易事。

晚上，在今后沙漠之旅中将要同行的乌鲁木齐的医院的医生前来打招呼，顺便给我问诊了一下。我们杂谈了约三十分钟。虽然医生本人长年生活在乌鲁木齐，不过据说，翻越天山进沙漠还是头一次。

五月四日，八点起床。散步三十分钟。十点半去书店与百货店。由于是周日，人潮如织，混乱不堪。路旁的集市上也聚集着很多人。

我在百货店买了一件毛衣一条毛裤。两件共50元（日元6500元）。同日本相比，十分便宜。另外我还买了茶与蜂王浆。每一样都是今后沙漠之旅的必备品。尽管我在东京也做了些应对寒冷的准备，可来到乌鲁木齐后，才感觉与预想的差距很大。据已经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即西域南道地区的中国摄制组打给乌鲁木齐的NHK摄制组的电话说，和田地区白天的气温是40度，可进入沙漠后，夜里会降至零下。40度高温该如何应对，零下的低温又该如何对付，我心里也没有谱。

晚上，今后的日程安排被公布出来。根据安排，明天收拾行李，后天五月六日开始行动，飞往南道的和田。在和田只住一晚，次日乘吉普车去尼雅（民丰）。然后以尼雅为大本营，次日立刻进尼雅遗址所在的沙漠。

——真是闪电行动啊。

我说。

——是啊，根据当地的报告，沙漠一天比一天炎热，过不了多久人就没法进了。

NHK组的田川纯三说道。

——不过，你没问题吧？

这里所说的没问题，似乎是指我的健康。

——大概，没事吧。

我笑了笑，只能如此回答。实际上这也只是我大致的感觉。就这样，难以意料的沙漠之旅即将开启。

五月五日，七点起床，散步三十分钟。钻天杨的萌芽如往常一样美。开着类似梅花小花的灌木也很惹眼。

明天终于要出发了，因此下午抓紧收拾行李。从东京一路穿来的鞋和另一双备用鞋我决定先放在这里。重新打包很辛苦。NHK摄制组那边发来很多信息和建议，每次收到信息都要重新打包。

晚上是NHK举行的晚宴，宴请对我们照顾有加的中方人员，兼作NHK的吉川研和我的生日贺宴。吉川的生日是五月五日，我的则是六日。可是，飞到南道后哪还有空搞生日宴，于是我便提前一天，一起给过了。我二人面前放着写有“寿”字的生日蛋糕。宴后，我与吉川谈论西域，一直聊到两点半。

五月六日，晴朗。八点半从宾馆出发。飞机是安东诺夫机型，核载24人，包机。据说NHK摄制组的主要行李昨日已装上卡车，由陆路向和田进发了。据说至和田有2000公里，要花5天时间。倘若时间充裕，我也真想搭乘那些卡车，可目前只能是奢望。

十点起飞。飞机飞向万里无云的碧空。同行的NHK各位在机舱内向我表达了祝贺。今天是我第73个生日。最近连续三年，我都是在中国过的生日。去年是在苏州，前年是在兰州，今年则是在往日于阗的故地——和田过的。

飞机很快来到美丽的耕地上方。地上散落着茶色与蓝色的长条诗笺，其中还不时点缀着一些土屋聚落。由于聚落与周围的土色相同，倘不仔细分辨，是很难区别哪是聚落哪是原野的。

于我来说，这已是第五次乘机翻越天山。大天山的山脊线全部覆盖着雪。起飞十分钟后，我们来到雪山山脉的上方。有的雪山甚至触手可及。

飞机翻越无数雪山波涛，十点四十分来到掺有耕地的大沙漠上方。不久又来到库尔勒上空。然后望着右面顶雪的天山飞行。一片白褐相间的大碱性地带铺陈在眼前，上有无数裂缝。倘若能在该地带作画的话倒真想作上一幅。白褐相间的均匀色调，其中还有抽象画的蜿蜒的黑色河流。地面波浪起伏，似乎没有平坦的地方。

十一点二十分，库车上空。我努力寻找着库车通往阿克苏的路，却怎么也寻不见。那是去年乘吉普车所走过的一条路。一条长长的绿洲带从库车伸出，青绿的耕地与聚落浮现出来。可不久后，一片荒漠在眼前展开。从飞机上看像沙漠，实际上应该是戈壁。

根据机舱内的广播，阿克苏现在是21度。我在荒漠中寻找着曾走过的道路。不久，一条道路浮现出来。那是沿天山前山纵横驰骋的唯一一条路，是乌鲁木齐—和田间的主干道。装载着NHK采访组行李的卡车也是走这条路。

十一点五十分，抵达阿克苏。十二点十五分再次起飞。雾气加深，

虽然能看到一条疑似塔里木河的河流，不过准确情况无法判断。距和田有1小时15分钟的航程，飞机在浓厚的雾气中飞行。

一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和田机场。听迎接的人说，和田白天的气温是二十七八度，夜晚则是七八度。和田绿洲是在沙漠中造的一块绿洲，周围包裹着浩瀚的沙漠。昼夜有20度的温差，便是因为这种地形的缘故。

我们从机场赶往城市。每处土屋都围有高高的土墙，只露出一点点土屋屋顶。土墙是用来防风的。这里的钻天杨与乌鲁木齐的不同，叶子已十分繁茂。

钻进大门进入城市，不久进入一条巨大的、多少有点妖怪化的钻天杨林荫道。再不久，车子来到一段古城墙的断壁前，然后绕向右侧，于是，今夜投宿的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一招待所出现在眼前。非常气派的招待所。

无论这和田城还是这招待所，我都已是第二次造访。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八月我曾造访这里。当时一行有中岛健藏夫妇、宫川寅雄、东山魁夷、司马辽太郎、藤堂明保、团伊玖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佐藤纯子、横川健等各位，还有我本人。接待人员几乎都是新疆面孔。当时的纪行我已收在前卷。

尽管是同一家招待所，不过跟上次不同，现在都气派得不敢认了。既有自来水，还有浴池。事后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为接待这次的摄制组而专门改造的。

午餐后去看黑玉河（墨玉河）。上次我曾亲自站上白玉河岸，黑玉河则没能看，因此，这次我决定去看黑玉河。按计划，我们在和田只能住一晚上，明日就要赶往尼雅，因此这是我参观黑玉河的唯一机会。听当地人说，今年没下雪，水很少。

车子沿乌鲁木齐-和田大道向西驶去，即喀什方向。至河岸有20公里。出了城，绿色的耕地立刻铺开。三匹马的马车，青青的春播小麦，真是丰美的农村地带之旅。路旁有条水渠，水很少。虽然也能看到一些

钻天杨人造林，不过树都很瘦弱。

我们通过一处土屋聚落中的小集市。大约十五分钟后路周围变成了荒漠，浮现出沙丘。可转瞬间又变成了耕地，路旁还有沙枣林。耕地铺展，却全无人家。硬化路不时中断，每次中断都是沙尘蒙蒙。车子驶过卫星人民公社地区。这里有许多大核桃树。

不久，我们来到黑玉河岸边。一河隔两县，这一侧是和田县，对侧则是墨玉县。河宽约200米。水少，沙洲多。虽然名叫黑玉河，河里却完全没有黑石头。据说河里既不会有洪水，也看不到石头。

我站在桥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桥外二三十米处的河宽都增加到了三倍左右，不过中间却横着一片巨大沙洲，让人分不清究竟哪儿才是主河道。飘渺的河尽头，已与天空融为一体。

桥是石质结构，长120米。据说以前曾是木桥，可每次都会被洪水冲毁，于是换成了石桥。同白玉河相比，这边的水量要多得多。据说发洪水时水面能没到桥桁。听说上游有发电站，再上游则落满了石头，不过石头中黑玉多，白玉少。

这条黑玉河，在和田120公里外的沙漠中与白玉河汇合后，改名“和田河”，流向阿克苏，然后最终被并入塔里木河。据说从前时的确是流入塔里木河的，可现在，水被中途截留用于灌溉，因此，究竟能否流到那里不得而知。虽说只需去汇合处一查，结果自会水落石出，可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河都具有“伏流”这种恼人的个性，因此未必会在地上汇合。倘在地下合流，那就无法确定了。

还有，据说白玉河、黑玉河的汇合点被叫做红白崂。据古地理书记述说：“有红白二山，红白二水在此合流。”我觉得这里所说的红白二山很可能是沙丘，结果维吾尔向导却说：

——似乎是比较沙丘略黏一些的山。

究竟是什么样的山我猜不透。据说，要去阿克苏，当地人至今仍使用毛驴、骆驼沿河前进，至阿克苏有15日的行程。

回去的路上，向导为我折了根黑玉河畔的沙枣小树枝，放进了车里。树枝上开着小黄花，小花直径约1.5厘米。沙枣叶长则有两三厘米。果然是香气甜润。车中立刻充满了香气。据说，这种花还可用作中药，有止咳功效。

踏上归途。这一带所有耕地全是从荒漠中开垦出来的。我们进入暮色中的和田城。和田是座钻天杨与沙枣之城。钻天杨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样子有点像妖怪。和田城的新建筑也被涂成了黄色。窗框不是赭色就是蓝色。土屋则全都十分简陋，罩着扁平屋顶。

回到宿舍，我将沙枣树枝放在房间的写字台上。果然，甜润的香气甚至飘到了房间前面的走廊里。

我在招待所的院里闲逛。后墙根并排着十来株巨大的沙枣树。因此后院也充满了甜润的香气。都说香妃的体香便是这沙枣的香气，多亏我在五月份便来到了该地区，得以弄清沙枣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看表，九点。外面尚明。

尼雅——精绝国的故地

五月七日，八点五十分，出发。今天要经由克里雅（于田）去尼雅（民丰）。从和田到克里雅180公里，再从克里雅到尼雅是130公里，合起来便是310公里。

我坐上第一辆车，后有四辆吉普跟随。车子从沙枣行道树下钻出，离开招待所，然后穿行在美丽钻天杨街道树的沙尘城市中。虽然是早晨，街上行人却很多。男人戴着各式的帽子，女人则头缠各自喜欢的头布。路边的店铺已然开张。路上有一群男人，一块布片从帽子上垂到后背，就像顶着块大包袱。还有三名并排过马路的姑娘，用三种漂亮的布片包着头。

车子转眼穿过城市，驶向郊外。土屋聚落连续不断。完全是土房子，几乎都没有窗户，屋顶扁平。土屋与土屋之间还露着小麦田。

离开招待所约十分钟后，车子在白玉河桥畔停下。白玉河宽500米，河床完全是小石滩，几乎没有水流。昨天去过的黑玉河河床填满了沙子，这边则布满了小石头。关于这白玉河的上游部分，我在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八月访问什斯比尔遗址时曾领略过。

过桥不久，我们通过玉龙喀什人民公社。据说附近流有一条同名的河，不过由于有数条干河道横在眼前，让人弄不清哪条才是玉龙喀什河。

小麦田、桑田、菜地绵延不断。桑田里桑树尚小，菜地里黄花儿很美。

不久，钻天杨街道树消失。未硬化的沙子路直伸远方，不时沙尘飞舞。这条沙子大道是最近才修的，绕经南道，至库尔勒1200公里。虽是南道上的一条重要道路，不过据说途中有些路段已毁坏或消失。从和田往西有一条主干道，经叶尔羌（莎车镇）、喀什噶尔（喀什），以及北

道的阿克苏、库车，一直延伸到乌鲁木齐，不过，从和田往东却不行。不过，也多亏修了这条路，我们才得以涉足该地带。

我们要去的和田以东地带，居民几乎都是维吾尔族，因而农村的氛围也多少有些不同。土屋农舍前面都不约而同地站着些孩子，全都赤着脚。估计他们在成年后才会穿鞋子吧。

道路平坦，笔直地伸向远方。由于阴天，完全看不见昆仑山脉。

车子行驶在大耕地地带。每次与卡车擦肩时，沙尘都很厉害。远处不时浮现出一片片羊群、马群。

九点三十分，路直角右拐，进入洛浦县一处聚落。土屋点点。到处是水渠或水汪。右面可见洛浦县的水泥厂，此外再无一处像样建筑。

不久，一直绵延的耕地消失，眼前逐渐变成荒漠。据说由此至下一个聚落——策勒县还有76公里，而在到达之前这荒漠将一直持续。一马平川的不毛地，没有一草一木。地面黑黢黢的，连块小石头都没有。

不久，车子进入一片略微荒凉的地带。大约有20个采沙工人正在劳动。尽管太阳高照，却有点阴翳，并不太热。太阳在右前方。虽然不时混着一些散落着小石头的戈壁状地方，可眼前基本上还是草木不生的平坦不毛地。昆仑山脉依然不见身影。

坦荡的西域南道之旅永远在继续。这是洛浦县与策勒县之间的大不毛地之旅。车子不时越过一些宽一两间（1间约为1.818米——译注）的干河道。只要山区一下雨，这里瞬间就会变为河流。有些地方偶尔还会滚落着小石头，仿佛从天上落下的一样。且不去管它。

十点五分，地面有些波浪起伏，小石头开始覆盖。可总体上还是平坦的。没有一棵草。车子不时越过一些干河道。一片海市蜃楼之海从前方远处浮现出来。

十点十五分，路旁左边的荒漠中有处废屋，有两名维吾尔男子正在附近吃便当。旁边有一口井，一人正在打水。旁边还有两头骆驼。

我们停车小憩。我下了车，朝两个维吾尔人所在的地方走去。虽然是有个貌似水井的东西，他们也的确正从那里打水，不过那既非真正的水井，也不是泉，而是一个据说是两三年前道路施工时所造的蓄水池。虽不知是什么人在给它补水，总之这池子里储存着水，为用骆驼或马匹往来于此的人们提供便利。尽管这荒漠之旅已持续太久，不过据说，至克里雅这才刚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休息十分钟后出发。不久，右面出现山丘，似长堤般绵延不断。可这些丘消失后，左边又开始出现巨大的连绵山丘。山丘对面总感觉像一片海，其实并不是海，而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左边前方浮出一道绿线。驶近一看，才发现那里有一条相当大的河，沿河形成了一条绿色的带子。通过这里后，荒漠立刻铺开。荒漠的远处也点缀着一些绿块，有如小岛。大概是刚才那条河的沿河地带吧。

远处有一群放牧的山羊。不久，左边远处又浮出一条巨大的绿带子。绿带逐渐变成绿块，展露出绿洲的样子。果然是策勒县。

十点五十分，我们进入悠长的带子中。久违的耕地地带开启。核桃树很多，不只是路旁，田地中也到处是。泥造的农舍点点。土坯外面大概又抹了一层泥，看上去就像用泥巴捏成的一样。

车子进入农村地带。耕地的青色沁入眼帘。这里也有些多少貌似城镇的地方，不过我们并未进入，而是径直从农村地带一穿而过。田间夹着荒漠。从和田至此有100公里。

耕地逐渐化为原野。杂草覆盖的原野波浪起伏。虽然令人类无奈，但毕竟也是绿洲，这点毋庸置疑。只见一名骑驴的女人，只身从对面过来。不一会儿，又有老人过来，也是骑着驴，也是只身一人。

十一点五分，原野变为耕地，不久进入农村地带，是策勒县的一个人民公社。简陋土屋点点。单从农舍构造来看，这里似乎比新疆任何地方都要贫穷。不过，耕地却整理得很好。

十一点二十分，漫长的耕地地带化为荒凉的不毛地带。完全是小丘

陵起伏的原野。继刚才长达70公里的草木不生的不毛地带后，四周又变成耕地与不毛原野的交织。

荒凉的大小丘撒向远方，一望无际。地面是白色黏土，干裂得似要反卷。丘与丘之间散落着无数土包，每个土包都头顶一堆杂草。完全是土馒头地带。用中国的方言说便是“土包子地带”——沙土被吹到杂草根部堆积下来，便凝成了头顶杂草的饭团形状。土包子既有小的，也有大的。变大之后，就会头顶很多杂草或灌木形成沙丘。真是奇异的荒凉风景。

十一点三十分，土包子地带终于结束，眼前铺开一片原野，一群牧马浮现在远处。不久耕地现了出来，可转瞬又变回了原野。放眼望去，覆盖着黄色杂草的原野上，处处放牧着牛群。近路地带有很多水汪，大概是湿地地带吧。突然，眼前又变成了耕地，车子一时行驶在农村地带。粗陋的农舍点点，不久又化为原野，杂草之原无限延伸。羊群随处可见。眼前又变成耕地，再变成原野。耕地与原野轮番登场。

阳光渐强。车子进入农村地带，钻天杨叶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美。农舍一旁不时有些用草围成的方形箱状物。听司机师傅说，里面饲养着山羊。农舍也是方形土屋，屋前或站着头戴红布的姑娘，或聚集着赤脚的孩子。

这一带的原野，无一例外都覆盖着高大的杂草，低丘或隐或现。不久，一片巨大的牧羊场从右面远处浮出来，前方则是巨大绿洲的绿带子。路不知第几次钻入农村地带。羊群、牛群、绿色耕地、无窗土屋，还有被芦苇彻底淹没的土屋。大部分房子都围有土墙。大概是强风地带吧。

十二点五分，一马平川的美丽绿色牧场铺陈在左右两边，四处搭配着羊群、马群。可是，不毛地带依然会出现，耕地与不毛地交织在一起。其间不时现出一些农舍或羊群，飞逝到身后。

路，缓缓下沉，然后爬升。我们同驴拉排子车的交会也频繁起来。还有骑驴的女人迎面而来。女人全是盛装打扮。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衣服全都鼓鼓的。

土，变白，路，也变白。不久，路钻入克里雅（于田）县的绿洲中。巨大的钻天杨行道树、宽阔道路、白墙商店。一处久违的像样的聚落。不久，我们进入城市的招待所。十二点四十分。

虽然此前的地带也夹杂着耕地与不毛地，不过据说，这些地方都不缺水，地下水基本上还是丰富的，那些点点搭配的小绿洲的绿带子便是由白杨树、桃树、沙枣、钻天杨等塑造出来的。

听招待所的人说，以前到尼雅，骑马要用四五天，到和田，骑马要用六七天。虽然路上每40公里会设一处驿亭，可前后两个驿亭是不能编在一天行程中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并非我们今天走的路。据说，由于以前的路会不时出现在车道旁，倘仔细留意，还能遇见骆驼或毛驴走过的往日道路的碎片呢。

我们在招待所用过午餐，然后好好休息了一下。在此期间，招待所的入口早被大人和孩子们挤满。虽然他们都想看外国人，不过场面也实在太乱了，警察则正忙着阻止人们涌入内部。

四点，出发。车子穿过等了两个多小时的人群，钻出招待所的大门。路上也很难走。孩子们从四处跑过来。车子在城中心停下，我匆忙地按着相机的快门。

不久，车子穿过城市，进入耕地。在克里雅河桥畔，我再次请求停车。这次是为了给河拍照。流水虽少，河却很宽，颇有一副大河的气势。这便是制造出克里雅绿洲的河。过了克里雅河，不毛的丘陵地带立刻铺过来。

一道龙卷立在车前。丘陵与丘陵之间流着水。左边丘波起伏的地方变成了放牛的大牧场。

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刚才在克里雅招待所听说的旧道不时出现在路附近。虽然只是条约2米宽的窄路，不过，即使现在大概也仍作为驴道或骆驼道在使用吧。

又一道龙卷。有两个女人，各骑毛驴从对面过来。依然是鼓鼓的衣

服。

真正的沙漠在左右两边铺开。这是此次旅程中第一次与沙漠邂逅。路附近是胡桐地带。胡桐，名字虽然威风，却只是类似骆驼草的一种草。左边浮出一道大龙卷。继而右面也出现了龙卷。大概是龙卷地带吧。

不久，胡桐消失。眼前依然是大沙漠之海。我们通过生有沙枣的一片区域，不久便什么都没有了。漫长的沙漠之旅在继续，不过，路旁却逐渐变成戈壁。远处是沙漠，近处是戈壁，左边远处浮出一条绿带子。

突然，右边出现一处小绿洲。两三户农舍，一点点耕地。连这么艰苦的地方都有人住！

左边绿洲的绿带子逐渐靠近。不久我们便钻入其中，是沙枣林。虽然右面也被不毛地包围，不过却有一片耕地现了出来。是苜蓿地，叶色浓绿。

车子行驶在绿洲的带子中。桑树很多。绿带的外侧铺着沙漠，沙漠里沙尘茫茫。农舍点点，有人站在路旁，是沙漠之岛上的居民。可不久后，就连这条绿洲的带子也被沙漠吞没了。

四点三十分，眼前变成大戈壁。既无骆驼草，又无胡桐。戈壁中有二三十头骆驼正从小河边浮出来。大概是靠着小河的河道吧，戈壁中有些只有两三棵树的小绿洲，像小岛一样点缀在那里。

不久，四下里开始搭配骆驼草。尽管如此，眼前仍是布满小石头的荒凉戈壁，比刚才长达70公里的戈壁还要荒凉。绿色的岛已消失，视野内只剩下无边的戈壁。龙卷，又一道龙卷，横穿着道路。我们停下车子，让龙卷先行。

车子驶过一座大干河道上的桥。左边出现一片巨大的沙枣地带。或许那里某个地方有泉水。

四点四十五分，戈壁完全变成沙漠。右面现出一条大断层。真是大沙漠之旅。大概是沙尘飞舞的缘故，能见度很低，前方一片模糊。

我们与一辆满载的巴士擦身而过。据说那是从尼雅跑和田的巴士，一天只跑一趟。不久，车子路过一处“988公里”的标识。据说，上面显示的是距离这条沙子路的终点库尔勒的距离。接着，我们又与一辆卡车擦肩而过。不久，车越过一条荒凉的大干河道。

五点，沙漠旅程依然在继续。右边望见一条小路，是旧道的碎片。我们停车，在沙漠中休息。我下了车，躺在沙子上。巨大的天空盖着浩瀚的沙海。远处立着一道龙卷。据说，龙卷多是去年雪少的缘故。

五点十分，出发。车子路过一处“981公里”的标识。一棵树孤立在左边很远的地方。那种孤独，恐怕连人类都受不了吧。莫非只有那儿有水？

不久，沙漠逐渐变成戈壁，干枯的红柳原开始铺展。落满小石头的滩上散落着无数的红柳尸骸，放眼望去，一片茶色的荒滩。完全是死之戈壁。河畔的红柳能长成很大的灌木，可沙漠或戈壁中的红柳只有骆驼草那么大。一眼望去，全是干枯红柳之原，此情此景只能用壮观来形容了。

五点二十分，枯红柳株减少，布满小石头的戈壁露出了肌肤。青青的骆驼草也开始四处露头。旧道的碎片从左手边浮出。四道龙卷与我们的车子并驾齐驱。

五点二十五分，眼前由戈壁变成沙漠。一览无余的沙海。沙漠中有处进入尼雅（民丰）县的标识。车子不时越过一些干河道。干河道中布满大小石头。昆仑山一场大雨，这里所有干河道就都会化为浊流，然后才将这些大小石头搬运至此的吧。当时该是多么骇人的光景啊。附近的沙漠沙子似乎埋得很深，虽有小草，却均已干枯。地面下沉，通过一条大干河道后，再次爬升。

五点三十五分，沙漠之旅仍在继续。地面多少有些波浪起伏。不时还会有些撒满小石头的地带。黑色、红色、茶色、白色，小石头各色各样。路缓缓地上升或下降。畅快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都渗透到了南道这一带，有如大沙漠边。

五点四十五分，沙漠变成戈壁，红柳的死亡之原再次开启。土包子地带，土饭团般的土包上顶着红柳株。

车子时速80公里。尽管如此，我们仍好久未看到绿洲地带了。从克里雅出发后，一直都是戈壁与沙漠轮流登场。天空虽无一丝云，却没有伊朗天空那样的碧蓝。毕竟连昆仑山脉都未露一次面，可见到处都沙尘蒙蒙。

从克里雅出发已两小时，一路上总跟戈壁与沙漠打交道，未看到一处像样的聚落。

突然，车子来到尼雅河桥畔。停车。河宽五六百米，河滩彻底掩埋了河床，蓝色的水流化为细带，横在河滩一角。河两岸是断层，和田一侧是约一丈的低崖，对岸的尼雅一侧，桥的上下游均被大断崖镶了边。

尼雅河是这一带首屈一指的历史之河，是一条大河，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大干河道中的一条细流。恐怕它的干流早已钻到地下，如无特殊情况，恐怕是不会在这儿现身了。

从尼雅河的桥到尼雅有15公里。出发。终于来到最后一程。戈壁之旅依然在继续。一条绿洲的绿带子在左边远处浮现。可不久后，另一条绿色长带出现在前方，是尼雅绿洲。

可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近绿洲。但是，绿带子在一点点加深。久违的耕地碎片、核桃田。核桃田旁立着一道龙卷。路旁是开花的红柳，桃色的花儿依然美丽。见过枯死的红柳原之后，只觉这红柳花分外可爱。

六点二十分，我们终于进入尼雅绿洲的绿色中。戈壁之旅彻底结束，车子忽然间被绿色包围。两侧的树木有核桃、沙枣、杏、钻天杨。麦田也映入了眼帘。土屋、身缠靓丽原色服装的姑娘们。连缠在头上的围巾的颜色都那么鲜艳。穿过农村地带后，我们终于进入了真正的尼雅城。车子在城入口驶入了我们住宿的县府招待所。

准确说，尼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尼雅县。

据说，这是尼雅第三次迎来外国人。1950年代是苏联农业专家，1976年是瑞典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然后我们这次是第三次。

和田地区有7个县，尼雅县最小。现在，该县人口有2万4000，其中约4000人是汉族，其他是维吾尔族。解放前汉族极少，据说只有几百人。

总之，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偏远之地。最近——今天我们一路走来的路已修好，路况倒还不错，可在此之前，则只有那些今日数次看到的小路在沙漠和戈壁中艰难穿梭。就连去相邻的克里雅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到和田了。

即使现在，不便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据说，人民日报要晚到半个月，就连和田的报纸也要迟到三四天。中国的广播信号难以收到，而俄罗斯的对中国广播却能收到。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只要是待在这里，似乎都与你没关系。

在五月的现在，白天的气温有三十五六度，傍晚则是十五六度。由于温差剧烈，傍晚降温后，感觉上会非常冷。最热的时候是七月中旬，白天气温38~40度，夜晚20度，或者更低。最冷的时候则是一二月，基本上在零下十五六度。据说有时还会冷到零下20度。

降雨，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年的降雨量只有29毫米。因此下雪或下雨时，当地人会非常兴奋。今年一次雪都没下过，雨也只是四月份下了一点点。不过，由于山区会有降雨，因此也能得到水。这里物资严重匮乏，蔬菜也少。可是据说，今年已开始温室栽培，所生产的蔬菜已上了招待所的饭桌。

正如所有的南道城市一样，尼雅也是一座沙之城。只要往招待所的院子迈出一步，鞋立刻会被沙土染白。招待所的宽阔大院里盖了厚厚一层沙子，城中的所有的路也一样。

尼雅是汉代精绝国的故地，遗址位于北方120公里外的沙漠中，曾被斯坦因发掘，作为尼雅遗址十分有名。

往日的精绝国第一次被介绍，是在《汉书·西域传》中，书中如此记述道：

——王治精绝城，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

总之，既然这里曾有这么一个国家，那就意味着这里曾是一处绿洲，而营造出这处绿洲的无疑只能是尼雅河。

可是，因为某种原因，尼雅河的水再也无法流到那里，精绝城便被废弃在了沙漠中。根据由此发现的木简上的铭文，一般认为，精绝城大致存续至3世纪。

7世纪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则有如下记述：

——尼雅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

恐怕，这里所说的尼雅城，是在汉代的精绝城被废弃后，在稍南的地方又重建的一座城。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推测，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可是，倘若我的推断成立，那么此地的情况会恰恰相反，反倒一直在为湿地而烦恼。因为在大泽中是无法造城的，因此，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城造好以后尼雅河才伏流而来，结果制造出了一片大泽。而如此一来，人们便不得不再次放弃这里，移居至其他更宜居的地方。可是，他们又无法彻底离开尼雅河，因此，只能依然在该流域寻找候补地。

虽不知现在的尼雅城曾搬迁过多少次，不过我想，它依然是往日精绝国在两千年后所呈现的样子。一般认为，现在的尼雅城大致已拥有约700年的历史。此城郊外有处水井，人称“蒙古井”，这说明，当13世纪的蒙古军团通过这里的时候，此处聚落无疑已经落成。据说，700年一说便来自这种推定。这一推论有些粗略，不知结论是否正确。不过，在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面的边城后，我倒产生了一种信不信已不重要的心情。

关于这些古代的事情，既然没留下一行记述，那么一切便都是空白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讲述那些历史往事，它们无疑也全被埋进了沙漠或戈壁中。即使在今天路过的策勒县北方沙漠中，也很可能埋有在

《汉书·西域传》中被记述为扞弥国、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被记述为媲摩城的遗址，不过，我却没大心情想去确认。

大马扎

五月九日，晴朗。由于昨天休养了一天，和田—尼雅（民丰）的旅途疲劳已彻底解除，神清气爽。今天是NHK与中国的两个采访组朝北方120公里外的沙漠中的尼雅遗址开始行动的日子。

距离尼雅遗址120公里，中途约90公里的地方有处聚落叫“大马扎”，即大马扎生产大队所在地。据说，我们先是用吉普和卡车到大马扎，剩下的30公里则需另建一支60头骆驼的驼队。

总之，今天的任务是走完至大马扎的90公里行程。基本上，到大马扎的这90公里，可以看作是伸进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细长半岛。这是尼雅河自古流淌的地带，尼雅河在该流域冲积出一片细长的绿洲，像一个半岛伸入沙漠。我们今天的计划，便是利用吉普和卡车赶到半岛另一端的聚落——大马扎，并在那里宿营。

由大马扎再往前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海，因此，大马扎已是活人在这一地带的最后居住地。不过，大马扎的名字却多少有点奇特。因为大马扎是大麻乍尔，即巨大墓地之意。

而实际上，该地区的确是一处被视为巨大墓地的地方。它的准确叫法是“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的大麻乍尔”。“伊玛目”是伊斯兰教阿訇的最高称号，“贾法尔”是人名，“萨迪格”是对宗教虔诚的形容词。因而“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的大麻乍尔”便是“伊斯兰教圣者贾法尔的巨大墓地”之意。实际上，即使现在，该地区也仍被人如此称呼，只是生产大队所在的聚落将其简化，只用“麻乍尔”的名字而已。

1900年代初，造访此地的斯坦因也用了诸如“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的远离村落的灵地”或者“从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出发”等措辞，对于该灵地，他还进一步做了简要说明：

——所谓“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的麻乍尔”，指的是一处著名朝圣

地，根据一般传说，这里便是这位伊斯兰教领导者同异教徒战斗并与几百名信徒共同死去的地点（斯坦因《中亚勘查记》泽崎顺之助译）。

不过，在将此地视为灵地的这点上，当时与现在均未改变。大马扎聚落的附近便有圣者与妻子之墓。每年八月，为了祭祀祖先灵魂，众多信徒都会带上装馕的袋子与装水的葫芦，徒步踏上这朝圣之旅。据说，男信徒一定要到圣者的墓前朝拜，女信徒则要到圣者妻子的墓前朝拜。

可是，根据调查尼雅古代文物者的说法，他们最近从各方面对这种传承进行了调查，结果并未得出传说中的圣者战死的结论。基本上说，这位圣者贾法尔是阿拉伯非常著名的人物，在伊斯兰历史上，他并未来过新疆地区，而是与其父亲一起被葬在了彼地。因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崇拜他的教徒们在这里，在伸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半岛一端建造了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圣地。

八点三十分，出发。七辆吉普，两辆卡车。除摄制组外还有早稻田大学的长泽和俊教授与我。剑指沙漠的旅程终于开启。问司机到大马扎要用几小时，结果司机说说不准。原来司机也是第一次去大马扎。

出了招待所，车子在闲散的早晨的大街上行驶了一会儿。路边是钻天杨与沙枣混杂的街道树，树下修着水渠。

穿过城市后，一片大原野立刻在眼前铺开。我们向东驶去。昆仑山脉今天仍看不见。羊群点点，水汪处处。七八分钟后，道路指向北方。

左右两边是连绵的低丘，路从右面山丘的末端穿行而过。牧场在左右两面铺开，处处都是羊群、马群。前方再次浮出连绵的山丘。路虽然朝其靠近，却并未冲上去，而是在左边绕了个大弯，沿山丘而行。左边是一望无际的牧场，碧草青青的大原野。羊群依然四处浮现。水汪也很多。

右面山丘逐渐消失，化为一望无际的大原野，远处的羊群看上去有如米粒。据说一群羊能有300只，不过我觉得似乎还要多。

八点五十五分，车子离开一路驶来的干道，直角拐向北方。道路变

窄，并突然崎岖起来。路两侧还是连续的水汪地带。不觉间，路朝向了西边。大概还要在某处右转一次吧。

不久，路钻入了一处牧场中央。虽说是牧场，却没有草，只是散布着一片灌木。车子在该地带行驶了约五分钟，然后直角右拐，真正指向了北方。周围已经是尼雅河流域地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已进入了那个伸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细长绿洲——半岛，因此后面的行程自然是一路向北了。一望无际的枯草原铺过来，土是白色的。右面远处是连绵山丘。原野中央有一户人家。房前站着两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

不久，枯草原化为泥土地带。白色的泥土无边无际，处处打着卷。并且，头顶小灌木的泥土包也开始出现。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有二三尺高，小的也有一尺左右。即所谓的土包子地带。土包子上的灌木叶子是青绿色的。

不久，土包子地带收缩，大小山丘随之出现，草开始覆盖地面，不过，这种光景并未持续很久，不久后，茶褐色的枯芦地带铺伸过来。放眼望去，四面全被枯芦淹没。所有芦草都已干枯。完美的死之风景。

不久，死之风景的四处开始现出高大树木的影子，以沙漠之树著称的胡杨。一根根粗树头戴一顶巨大的浓绿树冠。不过，那些树冠的样子却太随意，有的横，有的斜，有的直冲天。它们看上去或精悍，或自暴自弃，或稳如泰山。作为沙漠之树它们是最强悍的，不过生活方式似乎各有千秋。

胡杨大量涌现，前边、左边、右边，全是胡杨树，不知有几百棵。并且，胡杨与胡杨之间还填充着枯芦。

可不久后，红柳取代枯芦登场，红柳地带随之开启。填充在胡杨之间的枯芦也全变成了红柳。与枯芦不同，这些红柳都是活的。叶是浅绿色，还开着桃色的花。有的已完全变成桃色，有的正变成桃色。叶美，花也美。美不胜收。

大概是形成群落了吧，这些胡杨一经出现，便总会以集体的方式出现，然后集体消失。虽然也有些胡杨被排挤到了群外，零散孤立在四

处，不过这些胡杨都没有强壮的身躯，反倒带着一身孤愁，有如寂寞的妖怪。

不觉间，路不像样起来。路上有拖拉机辙，我们便沿着车辙走。可路面上到处是坑，车子颠来颠去。

我们进入一处胡杨群落中，树干能有一抱粗。穿过群落，枯芦地带再次铺开。这一次，枯芦中撒了些红柳。芦草是干枯的，红柳却是活的，还开着花。

九点二十五分，离路稍远的地方浮出一处山羊养殖场。圆木围成四方羊圈，里面养着山羊。虽不见人影，却有一只凶悍的看门狗在附近巡逻。

枯草、红柳、胡杨的大原野在依然继续。不觉间，远处的山丘也消失了。我们第一次与驴背上的一家三口擦肩而过。父亲在前，女儿在中间，母亲在后。女孩在朝我们微笑。

尽管路沿着尼雅河左岸在往前伸展，却看不到河流。虽然原野已被红柳淹没，可这一带的红柳尚未开花。不过，叶子却是浅绿色的，光这样就很美了。不觉间路完全化为沙漠，车子在沙土上扭扭捏捏地行驶。

九点三十五分，路旁出现一条水渠，渠里大概是尼雅河水。周围是一望无垠的枯草地带，一旦着火，后果一定会很严重。

胡杨群再次出现，简直是妖怪的登场。一般来说，风景本身便带有一种妖怪色彩。干燥的白色风景永无尽头。枯草、枯红柳、活红柳、无数的胡杨。莫非，我们就这样进入沙漠么？可不久后，枯芦开始长出绿叶，干枯的红柳株中也泛出了青色。

九点五十分，左右远处都出现了连绵低丘，每一侧的山丘都拖着长长的脊线。大土包子地带持续了一阵子。胡杨完全消失，大大小小的泥丘上顶着干枯或活的红柳。

十点，左边的山丘靠过来。山丘是活的，外面点点覆盖着一些青黑

色东西。突然，一条水沟出现在路左边。沟宽约2间，水满当当的。大概部分是尼雅河水造成的吧。接着，水沟忽宽忽窄，变来变去。

前车的司机过来告诉说是尼雅河。于是，我们停车，摄影。发源于昆仑山脉，流淌了12公里后进入地下的尼雅河，却在这一带将自己的身影肆意展示在地面上。阳光爽，空气也很爽，一点都不觉得热。我在附近转了转。原野、河畔、地面，到处都在冒白碱。

十点三十分，出发。车沿尼雅河而行。放牧的羊群浮现在河畔。眼前依然是芦草与红柳地带。尽管都是干枯的，不过有的正欲发芽，有的已经发芽。死之原野在拼命地活着，尼雅河是它的支持者。

路离开河畔，进入原野。红柳和芦草，无论枯的还是活的，全都蒙着白花花的沙子。

大原野之旅仍在继续。前面的吉普车扬起茫茫沙尘。路在原野中蜿蜒曲折，曲折蜿蜒。左边虽有低丘出现，可它们已完全是沙丘。

十点四十五分，路再次沿尼雅河而行。河宽了数倍，拥抱着多处黑黢黢的沙洲，水流则被这众多的沙洲撕成了数条。

河畔上牧羊点点。胡杨再次浮现。车子行驶在尼雅河绿洲的细带子上，仿佛在面粉上兜风。沙尘与车体的剧烈摇晃令人无语。

河时宽时窄。河畔的红柳变成巨大的灌木，每株都盛开着浅桃色的花。车子永远都在沿河行驶。河两岸是铺陈的大原野，沙丘在左岸展露着身影。

十一点，此前的死之原野逐渐化为生机勃勃的青青草原。红柳中枯株消失，全变成了青绿色。不久，路钻入一片巨大的胡杨林。忽然，我发现许多骆驼正在林中移动。于是停车，拍照。

十一点三十分，出发。起风了，沙尘很凶。整片红柳全都迎风飘摆。这一带的红柳株有3米以上，属大红柳。摄制组拍摄了沙尘情况。

我们再次出发。前面的吉普车忽然不动了，原来是陷进了沙中。于是拴上绳索，用卡车拖拽出来，结果耗时三十分钟。

在此期间，我在附近走了走。原野上既有骆驼草，也有牧草。牧草虽大部干枯，不过有些已发嫩芽，还有些完全返青。

十二点四十分，出发。车行驶在骆驼草、牧草和芦草的草原上。风拂着地面，不经意间卷起阵阵沙尘。天地间乌蒙蒙的。红柳、芦草、骆驼草、甘草，全都随风飘摇。

车子渡过一条3米多宽的水渠。第一次渡渠时失败了，第二次才顺利爬上对岸。又往前走了点，忽然来到一处广场。迎面走来10多头骆驼，横穿广场。车辆让过骆驼，钻入广场对面的大聚落。虽然未必是大聚落，却偏偏给人这种感觉。这里是离尼雅65公里的阿克墩生产大队所在地。一大群男女迎接了我们。他们都是沙生沙长，并在沙中劳作的人。聚落建在尼雅河造就的这处小绿洲中，红柳枝覆盖的土屋夹道相望，彼此间保留着足够的距离。聚落大概有三四十户人家。我在附近转了转。这是一处完全被包进胡杨群落的聚落，待久了有种寂寥感。只有风，其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一点出发。车子出了广场，过了小河，沿长长的沙枣林荫道行驶，然后在一处防风田圃停下，大休。车子停放在路上，我们则走进防风墙内侧用午餐。午餐是馕与罐头。

在这里，我们将舍弃一直乘用的吉普车，换乘待命的解放军大卡车。因为据说前面的路吉普车无法走。究竟是什么样的路，我猜不透。

两点三十分，我们从休息地出发。司机换成了一名士兵。我获准坐在士兵司机一旁的副驾上。大休之后，我们的旅途完全变成红柳与胡杨的死之原野。红柳与胡杨彻底变成了茶褐色。就连刚才还头顶一头浓绿的胡杨也彻底变成了茶色。想必，不久后叶子便会落光，只剩粗壮的树干。完全是死之风景。但是，即使在这凄惨的死之风景中也仍有战斗在继续。偶尔有些胡杨，虽然下半部已干枯，可上半部却未枯尽，仍挂着少许绿叶。这些胡杨，枯枝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下半部，样子十分骇人。

完全是生与死的拼死之争，可怕的前景！

在这死之风景中，偶尔也能看到一些沙枣树开小黄花的情形。听说沙枣是沙漠中最顽强的，果然名不虚传。只有这种树能活，还开着花。

就在这样的风景中，一条白色的沙子路蜿蜒曲折，曲折蜿蜒，忽升忽降地伸向远方。我紧紧抓住前面的把手，不得不放弃笔记。白色的窄路不时变宽，每次变宽时总会出现几道裂缝，让我们的旅途愈发艰难。真的是千辛万苦。

三点三十分，尼雅河突然从红柳树丛对面浮出来。路向河流靠近，并沿河而行。两岸完全是红柳的密林。

尼雅河曲曲折折，路也沿河舒展，还不时来到岸上，车子则行驶在岸边。两岸的原野依然被红柳淹没，不时还能看见胡杨群。

车行驶在红柳所夹的路上。这一带的红柳很大，甚至有两三抱粗，生机盎然，与刚才死之原野的红柳迥然不同。虽然已绽放出浅桃色的花，不过据说，盛开要在十来天之后。士兵说道。

尽管我也很想说，车是在路上行驶的，可事实上，我们却一直行驶在大马扎生产大队的拖拉机留下的车辙上。水箱的水100度，为降水温需时时停车。每次停车，耳边都会传来风鸣呼啸。

我们进入一片胡杨群落地带。河对面被胡杨林淹没，这边则是红柳地带，且繁花盛开。进入此地带后，连胡杨也都很强壮。

突然，有些挂满白布条的树枝状东西树立在河边，据说是符木，是圣地巡礼的信徒们的参拜标志。当然这也是士兵告诉我的。多少有点令人恐怖。巡礼者究竟要用多少天才能来到这里呢？

红柳株格外大。我们与一队驮着重负的骆驼擦身而过。卡车已不知是第几次停车。我从车上下来，风中摇曳的胡杨的小树叶很美，很惹眼。

不久，进入沙漠。一片繁花盛开的红柳群落呈现眼前。胡杨减少，

沙枣点点。干枯的牧草地带、土包子地带、小红柳地带、枯红柳地带——沙漠的样子在不断变化。突然，绿色耕地地带在眼前铺开，一片胡杨群落出现在路前方。

五点三十分，右面出现一条水渠。沙尘很凶。虽然我们走在红柳地带，可红柳株间多少拉开了些空隙，空隙中露着沙漠。

五点五十分，一条巨大的水渠横于眼前，浊流滔滔。我们进入水中，却中途折返，又试了一次后才渡河成功。后面的卡车已在水流中无法动弹。于是，大家又用绳索给拖拽出来。

六点三十五分，车进入一片大耕地地带。一望无际的田地，田里有男人、犬、山羊、孩子，还有巡礼的男女们。巡礼的女人都用白布蒙着脸。

可不久后，地面荒凉起来，不毛地交替出现。有两名男子在骑着驴。不久，前方有人家浮出，是大马扎聚落。我们的汽车驶入。进聚落后道路变宽，红柳枝下，一样的方形房屋隔路相望，整齐地排在路旁。真是一处表情奇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入口的聚落。房子间隔得很宽，悠然自在。不过，与其说宁静，倒不如说是孤寂。家家户户的门口都站着孩子。

路右边有一条水沟，部分路段被水沟里溢出来的水淹没，形成了几处水汪。

车子蹚过几处水汪，穿越长长的聚落。右面是红柳原野，左面是青青的农田。穿越这些地方后，路再次进入一片不毛的丘陵地带。除红柳外一切都是枯的，茶褐色的枯草覆盖着整个原野。

七点半，我们到达不毛地带中的一处幕营地。全程90公里，历经11个小时的艰苦旅程即将结束。营地里支着几顶白色的幕舍。幕舍周围是红柳与白斯拉（ベスリアーク，音译）的原野。据说，白斯拉是一种牧草，除了用作骆驼饲料外，还可以当肥料。白斯拉已枯成茶色，红柳却还是青绿色。不过，这里的红柳很小。

正在幕舍休息时，新疆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吴宗舜来为我问诊。血压值今早是130~80，现在则是138~80，基本上没变。

我叼着烟走出幕舍，在红柳与白斯拉的原野上闲逛，这时，两摄制组的负责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郭宝祥走了过来，说：

——有点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不会是让我就此打道回府吧。

我笑着答道。郭先生也笑了，说道：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

我们俩在红柳株旁挨着坐下来。

——这是大家共同协商的结果，NHK的人也参加了商量。

他先是铺垫了一下，然后问我可否不去尼雅遗址，补偿条件则是返程任我单独行动，可绕经南道，走且末、若羌、米兰返回。若跟摄制组一起，必定会受拖累，想去的地方也去不成。他还说毕竟已进入这人迹罕至之处，最好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一个人好好转转。当然他本人也会陪我一起行动，NHK那边也会有一个人陪我。

这是一个让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提议。若说感激，其实再也没有更让人感激的安排了。可是，毕竟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对于只剩下30公里的尼雅遗址不可能没有留恋。自1902年以来，因斯坦因的前后三次发掘与调查而闻名于世的古代精绝国遗址，我真想亲自去站上一站。那可是出土了700多件佉卢文木简的地方。

——尼雅遗址之行要作罢吗？

——不放弃尼雅遗址，剩下的行程将很难实施。怎么样？

二选一。

——既然这样，那我只能遗憾地放弃尼雅遗址了。

我说道。由于事情太过唐突，我自然有些不理解。也许是在出发之际忽然收到了北京的电报，让尽量中止井上的沙漠之行吧。七十三岁，这已是一个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的年龄。可是，作为执行方来说，事到如今已很难开口，于是经过反复协商后，才做出了一个对我十分有利的提案。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臆测。

这时，田川纯三（NHK制片主任）也走了过来，问：

——出什么事了？

——很遗憾，尼雅遗址放弃了，明早送走你们骆驼队后就回去。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军队的卡车似乎一小时后就要返回。既然要回去，那最好是搭他们便车。不过，那也很痛苦呢。

若直接返回，的确是很痛苦。可是，一切都已在瞬间确定。这是在众人的成全下，才让旅程作出的如此改变。我决定休息一小时，其间吃饭，然后再向尼雅出发。虽然多少会有些疲劳，不过，白天的行程用夜间来赶或许也不错。没部队跟着一切都没戏。

我再次在红柳和白斯拉原野上逛了逛。暮色渐近。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人类可居住的地带由此结束。今天一直陪伴左右的尼雅河也在这一带消失。虽不清楚是以何种方式消失的，不过，大概是分成若干条钻入地下了吧。

NHK的吉川研带来一名当地老人。老人白胡子，黑脸膛，年龄92岁，名叫穆罕默德·尼阿兹。据说，此人曾在1906年18岁时为斯坦因做过向导，参与过尼雅遗址的发掘。由于我们已临近出发，没能与他好好聊聊，甚是遗憾。

大家在帐篷中吃饭。一场匆匆的离别宴。我在这里与NHK的各位告别，与长泽和俊告别。

——这是一场在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的大麻乍尔的告别。

听我如此一说，有人应道：

——究竟是谁给谁送行，谁被谁送行啊，真把我给搞晕了。

的确如此。大家用威士忌匆匆干杯后站起身来。

十点，我们受到了众人的送行，郭宝祥、李一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事办公室）、NHK的吉川研，外加一个我，我们四人乘两辆卡车。吉川与我乘先行的卡车，我坐在副驾上。

虽然白天花了11个小时，可晚上是连夜赶路，因此预计花费7小时。不过，由于是夜路，路又不像样，结果谁都无法预料。

我们穿过大马扎的聚落。十点半。可是，天仍未彻底黑，依然泛着一些微明。大人和孩子们从家家户户跑出来，在房前向我们挥手。大概是汽车的声音让他们跑出来的。仅仅是过一辆卡车，在这聚落都会成为轰动性事件。特别是对孩子们来说，能看到卡车无疑比看不到更快乐。我还看到，有人正在红柳枝裹挟下的方形房屋后面烧火。有好几家都在烧火。这不禁令我感慨，聚落的生活是多么的纯粹和孤独。

从穿过这处名叫“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的大麻乍尔”的聚落时起，夜色便突然降临。由于与北京有两小时时差，这里的十点半只是北京的八点半，可是此刻，夜色已降临塔克拉玛干沙漠入口的这处村落。

天黑后才发现前车灯不亮。虽然有后面的卡车从一旁辅助照明，可基本上还是不管用。有些地方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年轻的士兵全凭感觉驾驶。路上上下坡很多，靠近河岸处也多，有些地方还在悬崖边上。由于早已定好要在阿克墩生产大队的聚落换乘待命的吉普，因此，虽然只是到阿克墩的一小段路程，结果仍令人心情有些不爽。吉川则在一旁左边右边地不断给司机做提示。

艰苦的旅程持续了约两小时，总算平安抵达阿克墩生产大队，换乘上吉普车。先行的车上是小李，后面的吉普上是吉川、郭宝祥和我。两辆卡车殿后。这次我仍在副驾上紧盯前方。由于吉普车颠簸得厉害，必须用两手抓住某处才行。路两边虽被红柳淹没，可在吉普灯光的照射下已失去绿色，看着像一块块白疙瘩。这些白疙瘩的形状看上去都很奇怪。有的像人偶，有的像五百罗汉，还有的像四天王、阿修罗、傀儡戏

的偶人头，有时则是好几个凑在一起，有如走在冥界的路上。无数的鬼，无数的精灵。恐怖的旅程漫无尽头。

车不时会减速徐行。定睛一看，只见一些被车灯吓坏的山羊群正在眼前匆匆穿过。山羊的眼睛全闪着蓝光。无数小蓝光！样子也十分恐怖。

当冥界之旅持续了约一小时的时，我们吉普车的轮胎陷入了泥土中，动弹不得。于是拴上绳索用卡车拖拽，好歹从泥土中拉了出来，可是在拖拽的过程中，救援的卡车却又趴了窝。于是再用另一辆卡车救援，结果另一辆也趴了窝。再也没有比趴窝大卡车更令人头疼的东西了。于是，尽管能力有限，被救出来的吉普车也去参与救援，结果也抛锚了。四周黑暗，我们接连遭难。而另一辆吉普车早已在前面走远，自然不知道身后已出事。

无奈之下，我来到车外。进退两难。陷在泥土中的两辆卡车上都坐着很多维吾尔人。男的、女的还有几名孩子。看来是从阿克墩生产大队上来的。他们大概也是免费搭乘，可如此一来，他们也意外遭了难。大家都从卡车上下来，呆立在漆黑的河畔。天很冷。

——这事多少有点异常。

我说。

——是啊，真让人吃惊呢。岂止是多少有点，简直就是非常非常奇怪。

吉川也笑着说。郭先生则默默地抽着烟。所有人都站着，不敢乱动，否则，一不小心也会陷入泥中。既然我们已用卡车和吉普车糟蹋了这大麻乍尔的圣地，受这点难或许也是情理中事。

约一小时后，正悲凉时，先行的吉普返了回来。大家一起帮忙，用先行的吉普车拖我们的吉普，终于成功。然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们的吉普先行离开，赶往尼雅。由于还要营救两辆趴窝的卡车，另一辆吉普车只好留下来。

两辆大卡车、一辆吉普连同许多人都被留了下来，只有我们这辆吉普走了过来。我有点心酸，却又无奈。只剩下一辆车了，驾驶更要慎之又慎。因为一旦出事，便再没有救援车了。

漆黑夜色中的旅程仍在继续。胡杨林和红柳原野全被包裹在了夜色中。

四点左右时，我们迷失了道路。毕竟原本就没有路，找不到路也并不奇怪。车子转了约三十分钟，结果仍在原地打转。后来来到一处貌似农场的地方，将值班小屋的人叫起来问路。可即使问过路后，不安之旅仍在继续。

——奇怪啊。真是怪事一桩。

郭先生连连称奇，则是在发现车子又进入同一农场之时。虽不知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但我们的确又回到了刚才问路的农场。这多少有点像风雪中的轮状徘徊（ring wandering）。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来到记忆中白天走过的地方，终于舒了口气。奇妙是不假，可所有人都疲劳极了。

抵达招待所时，已是凌晨五点半，北京时间则是深夜。一名维吾尔姑娘跟一名汉族姑娘出来迎接。看到我们三人回来，二人很是吃惊。连续走了二十多个小时，身体彻底累垮。一闭眼就睡着了。十一点半醒来，午餐，接着又睡了过去。四点半醒来后，洗了个热水澡。大脑是清醒了，可全身没有一处地方不疼。

尼雅的姑娘们

五月十一日，晴朗。昨天一整天几乎都是在床上过的，因此今天已完全休息过来。前天的马扎之行，恍如梦中。昨天傍晚收到NHK摄制组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在距尼雅遗址三个半小时的地点野营”。看来，那60头骆驼的驼队今天上午便能到达目标所指的遗址了。

我们这边——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郭宝祥、NHK的吉川研和我，虽然只是个三人团，可也是紧锣密鼓，我们决定，先在这边逗留三天左右，等接到沙漠中的摄制组进展顺利的报告后，不等他们回来便于十四日前后动身，赶往东方315公里外的古聚落——汉代且末国的故地且末。

下午与吉川在城里散步。气温三十五六度。傍晚则会降到十五六度，感觉颇冷，不过午间却很舒服。由于空气干燥爽快，并不怎么热。当地人无论中午还是傍晚都穿得鼓鼓的。看来还是这种穿法好。天热时的确想穿得单薄些，可如此一来又容易感冒。

我们从招待所前的大街往城中心走去。尼雅（民丰）县的人口有2万3000（1980年调查），其中4000人是汉族，其余全部是维吾尔族。当然，这些人口中还包含着散布在从沙漠到昆仑山脉脚下的几个聚落（人民公社），因此，若只论城中居民，大概能占一半左右。

招待所附近行人稀少，十分闲散，我们走了约十分钟后来到处一十字路口。从这一带起周围才多少热闹起来，有了些城市的样子。我们继续前行。

路旁有十来名男女正在摆摊。他们在路上各铺一块小地毯，将商品摆放在上面。商品数量并不多，多为种子、玻璃颈饰、帽子、点心。真是一处可爱的集市。我将这些地摊一一转了个遍，结果没5分钟就逛完了。虽然偶尔也会有人凑到摊点上，不过商品却很少会动。或许，他们一天连一件都卖不掉吧。

不过，摊主们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盘腿坐在路上，有的闲聊，有的拉胡琴，还有的在思考。悠悠岁月从他们身边流逝。

我们踏上归途。蓦然回首时，我才发觉情况不妙。原来有一大群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早已挤满宽阔马路，尾随在我俩身后。虽不知是何时出现的，可如此一来，刚才集市一带就空无一人了。不过，他们的移动却秩序井然，决不会抢到我们前面。只是紧紧地跟在身后。偶尔有个别孩子想抢到前面时，总会被为我们护卫的大个男子给赶回去。

女人们大都怀抱着孩子，另外还要再领上一两个。听说中国政府并不限制少数民族生育，也不知是否是这个缘故，总之，年轻的女人们总会带着一大群孩子。吉川向一位年轻的母亲询问年龄，结果对方才18岁。这是一位美丽的母亲，她16岁便结婚，现在已有两个孩子。不光是这位母亲，我们在城中遇见的年轻女人全都容貌艳丽，打扮时尚。她们的包头巾、上衣、毛衣、裙子，分别是用红、蓝、白等颜色做成，还戴着耳饰。所带的幼儿也打扮得很漂亮。

可是，等超过五六岁以后，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就几乎都赤脚了。赤脚踩在盖着细沙的路上，带起阵阵沙尘。少女们还说得过去，男孩则是半裸，汗衫脏得不能再脏，裤子也一样，有的甚至已破成碎片。可是，孩子们全不在乎，倘若正眼瞧他们一眼，跟到天涯海角似乎都乐意。

基本上说，这座城市的维吾尔人都很热情。只要瞧他们一眼，他们立刻就会露出笑脸；倘若架起相机，女人们甚至还会重新系一下头巾。从宽广的大街望望胡同，泥造的土屋整齐地列在窄道两旁。

回到招待所。工作人员都不错。个个亲切、热情，有奉献精神。食堂里有两名姑娘，一个是汉族，十八岁，另一个是维吾尔族，十九岁。其中维族姑娘爱用头巾绑着头发，要么就是将头巾缠在脖子上。可今天早上，她居然哪里都没缠头巾，真是难得一见。我询问缘由，结果她回答说今天太热了，是个特例。她还说，若在家这么做，是要挨父母责骂的。

另一名汉族姑娘却坚决不用头巾，说是自己若往身上缠头巾，就变成维族姑娘了。

这两名负责食堂的姑娘都来自同一所高中。据说汉族人的高中维吾尔人没关系是进不去的，看来这名维族姑娘的家庭背景有些特殊。

来食堂的只有吉川跟我两个人。毕竟一年的降水量只有29毫米，可以说几乎没雨。这里既是全世界离海洋最远的地带之一，也是降雨最少的地带之一。可是，毕竟山区会下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水，因此人类才得以生存。

因而，这里物资匮乏，蔬菜也很少，餐桌上甚至有罐头蔬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食堂负责伙食的人仍为我们东奔西走，用珍贵的食材努力为我们做好吃的。心里真过意不去。

可是，这些饭菜无论蔬菜还是肉类，全部是撒了砂糖的甜食，让人很难全部吃完。吉川前去交涉，要他们不要再撒砂糖，可就算交涉仍无济于事。盘子里的饭菜不见少，两名姑娘就会神情悲伤，因此我只有逼自己多吃点。可除了馕以外，其他的实在是难以入口。

早餐中上了好几种撒满砂糖的点心，饭菜的大半也都是点心。莫非这里的人们喜欢甜食？否则就是需要甜食吧。客房里的小桌上也放着盛满方糖的盘子，还有满盘的糖果和葡萄干。真是让他们费心了，可这些我也不敢碰。

由于不下雨，人们完全没有防雨观念。因此，即使盖房子也全是扁平屋顶，将芦草编起来，上面糊上泥巴即可。倘若遇到稍大点的雨，恐怕连一会儿也撑不住。说是叫造房子，其实极简单。首先用干枯红柳搭一个方形箱子，柱子用木头，其他全用红柳。然后用泥巴从内侧加固一下红柳箱，用此法来造墙。墙很厚，不用土坯。据说，因为造土坯要使用水，因此这里不造土坯。

傍晚，沙漠的摄制组发来电报：“在沙漠里转了一天，未能发现遗址。在不知名处野营。目前正派小分队寻找遗址中。”沙漠果然不是寻常地方。明明距大马扎才30公里，可花了整整两天仍未到达。晚饭后，我

与郭先生、吉川二人心里怀有一丝担忧，在招待所宽阔的大院里散步。

五月十二日，晴朗。今天想沿尼雅河上溯50公里，到尼雅河上游去看看。方向与前些天去的大马扎正相反。虽然这次的旅程中一直没遇见昆仑山脉，可今天，就算多少有点沙尘蒙蒙，大概也能从尼雅河上游地区亲眼望见昆仑山脉吧。这次是两辆吉普车，由三名当地人为我们做向导。

九点三十分，出发。我们很快来到郊外。土屋农舍点点。

五分钟后车进入戈壁滩。目之所及全是一无所有的大戈壁。今天，我们是从前几天进尼雅城时的路逆向往西的，即前往和田方向。路上一辆汽车都未遇见。放眼望去，原野上只是点点散落着貌似骆驼草的野草。这种草叫麻黄。听维吾尔向导说，骆驼草在沙漠里能活，在戈壁中不活。

车子与一匹驮被子的骆驼擦身而过。路转着大弯缓缓下沉。不经意间，我们忽然来到尼雅河的桥边。由于尼雅河东岸被巨大的断层镶了边，所以，我们一路走来的戈壁滩比尼雅河以西的戈壁滩要高一层。这里距尼雅城有5.3公里。

过了桥，我们在说不清是河岸还是河畔的地带行驶了一阵子，不久往南，朝昆仑山脉方向拐去。戈壁上布满了大石头。

取道向南后，车子又拐了两三次，之后便笔直驶向昆仑山脉方向。一条水渠浮出来。我们沿着水渠，若即若离，一路向南。

戈壁之旅在继续。路不时上坡下坡。不久，容纳尼雅河流的断崖从左边远处或近处露出来。断崖脚下浮出蓝色的水流。对侧的断崖便是从刚才桥那边延伸过来的断层，可不觉间这边也形成了断崖。水很少，但很蓝。

戈壁上依然布满了大石头，戈壁滩一直延伸到昆仑山脉山脚一带。石头大概全是从昆仑山上冲下来的。昆仑在沙尘中朦朦胧胧，仍不见真身。不觉间，尼雅河的河道也远去了。我们不时越过一些干河道。这处

戈壁里也没有一个行人。

十点四十分，即离开尼雅的招待所约一小时后，虽然多少有些朦胧，可昆仑山脉的影子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了前方。左边有一座雪山清晰地浮出来。大概是座6000米级的山。山顶附近全盖着雪。这座雪山虽无名字，可据说维吾尔人都称其为切克尔峰。

“切克尔”在维吾尔语中是高峰之意。的确，在这一带所能望见的昆仑山脉中，这座雪山显得格外高大挺拔。即使是在同一条南道上，尽管从叶尔羌（莎车镇）附近能清晰地看到昆仑，从这边却看不到。除非挨近这儿，否则是见不到昆仑的。

我下了吉普车，从容眺望昆仑山脉。前山重重，呈波状蔓延开来，形成一派雄壮的景观。在无数前山波涛的对面，昆仑山脉则展示着长长的山脊线，威严地矗立在那里。

据说，我所站立的戈壁一带海拔有2400米，尼雅的海拔则是1000米，因此，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爬得很高。

再次乘上吉普车，继续这戈壁之旅。然后在离桥36公里处大休，用午餐。地点是戈壁滩中央。跟预想中差不多，这里能亲眼看到昆仑山脉。虽然感觉上终于到了昆仑脚下，可据说，由此到真正的昆仑山脚，徒步或骑马仍需一天的行程。并且，在此过程中还要经过几处游牧民的小聚落。

——去吗？

郭先生问道。

——好啊。要去就骑马去。再在游牧民的聚落里住上一晚。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又高又冷，不行的。

维吾尔向导当了真，一本正经地连说“不行，不行”。

休息地附近的戈壁上也布满了拳头大的石头。我找了块想做足底按摩石。因为这里能带回去的就只有石头了。

午餐结束后去看不远处的尼雅河河谷。站在断崖上窥望崖下。尼雅河的蓝色水流就在前山裂隙的谷底。至于断崖的高度，根据最近的调查，对岸与这边都是128米。即，尼雅河的滔滔河水就在128米的下面流淌。这里所能看到的尼雅河是伏流前的尼雅河，因此河水滔滔，水光有如宝石般美丽。

这些断崖并非岩石，而是戈壁层，即戈壁泥土的堆积。不过，据说下部依然是石质的。对面台地的斜坡上点点分布着一些小穴，是采砂金的洞穴。

朝河谷上游望去，远处浮现的是尼雅河片段与引水渠片段。那里地势比我们站的地方高许多，因此只能望见那两处水流的片段。引水渠在那边被纳入了暗渠，尼雅河则从河谷中倾斜下来，在距离源头12公里处——即在距离我们所站地点数公里的下游钻入了地下。据说，当它再次钻出地面时已经是大马扎附近了。如此说来，前几天去大马扎的时候，尼雅河的河流就曾忽然出现过，当时我还觉得那种出现方式太突然，现在才明白，那是因为尼雅河是在那一带停止了漫长的伏流，忽然现身地上的缘故。

因而，此前路过的桥畔的尼雅河，其实只是河流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在地下流淌呢。不过，发洪水时，由于水无法全部钻入地下，部分河水也会在地上流淌的。这宽阔的河床，估计就是为容纳这些多余的水而备下的吧。

归途中，我看到了来水渠喝水的黄羊在戈壁滩奔驰的场面。据说黄羊是山羊的一种，这一带野生黄羊很多。

回到招待所后，来自沙漠摄制组的电报早已送达：正午抵达遗址，祝一路平安。

虽说摄制组抵达遗址的时间也比原计划晚了一天，不过悬在心中的

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电文简洁明了。“祝一路平安”则是对我们三人旅途的问候。傍晚入浴，神清气爽。

夜晚，我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记录着白天在尼雅河上游从维吾尔人那儿听来的伏流传说：

——从前，昆仑山区曾久旱无雨，因此尼雅河也干了，尼雅城里一滴水都没有了。城里的人全都干渴难耐。一名男青年便晃晃悠悠地去昆仑山找水。正在四处找水时，他忽然在山里遇到一个拄杖的仙人。仙人说：既然你想要水，那我就把这拐杖送给你吧。你拄着拐杖下山。但是你记住，无论发生任何事你都不要回头。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和城里的人就都不会再受干渴之苦了。说完，仙人就把拐杖送给了年轻人。年轻人依仙人所说，拄杖下山。他从山上下来，滴水全无的尼雅河滩干巴巴地横在眼前。年轻人拄着杖，沿着河滩往下走。突然，身后传来一阵阵猛兽的咆哮声。可是年轻人并未回头。他拄着杖，沿依然干涸的河滩继续往下走。过了一会儿，身后又传来一阵滔滔的水流声。水！年轻人不禁回头一看。结果，已流到身后的尼雅河水顿时消失，伏流到了地下。

也就是说，尼雅河就是这样伏流的。真是一个极具当地特色、可悲又残酷的传说。

五月十三日，七点起床。我似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已不再感冒。最近这段时间，中午的温度有30度左右，可由于气候干燥，日子还是较容易过的。为防感冒，此前我整天都穿得很厚，可昨天竟第一次换上了夏装。晚上则是长袖衬衫，毛线衣加外套。

今天白天散步时，我第一次尝试着换了件半袖衬衫。乌鲁木齐的户外和室内都很冷，容易感冒。而来到这边后，由于无法适应白天的炎热和夜间的寒冷，感冒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无论汉族人还是维吾尔族人，大家都穿得很厚，没有人露胳膊。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在那些温度有时会接近40度的地方，你若不在那儿住，是无法知道当地人如何应对天气状况的。

尽管我也知道这里物资匮乏，但无法掌握确切情况。今天早晨，郭先生跟负责伙食的师傅交涉，让他为即将归来的摄制组每人准备一个鸡蛋，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师傅说就算把全城搜个遍，也凑不齐60个鸡蛋。听他这么一说，我这才切身感受到物质的匮乏。

午刻时，摄制组的第四份电报传来：酷热五十度，今天半夜逃离。

根据这份电报，我们决定推迟明早向且末出发的行动。尽管电文很短，却让人感到一种殊死的决心。我忽然不安起来。若说不安，令人不安的因素也着实太多。因为尼雅遗址所在地原本就不是寻常地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述说：

——从此（尼雅城）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是以屡有丧亡。

下午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散步。一踏入院子，鞋上立刻沾满了沙土。和田也是座沙城，可这边似乎尤甚。院落很大，整个院子都铺了厚厚一层沙子。每次去院角的厕所，鞋和裤脚都会被弄得白花花的。准确说来，不是铺了一层沙，而全部都是沙子。沙子堆得很厚，挖多少尺都挖不到底。所以，无论招待所的院子还是城里的路，上面全撒满了碎石子，虽然多少会有些抑尘作用，可一旦刮风就完全失去了效果。

据称，这里最好的季节是十月，水果多，昆仑山也能望得见。当地人把十月称为“黄金季节”。我这次要造访的且末也一样，气候基本一样，只有春风不同，据说且末的春风会更大些。

等摄制组电报等到傍晚，结果未接到任何消息。上一封电报说今天半夜逃离遗址，因此顺利的话明天中午就能到达大马扎。由于返程时间比原计划提前，因此，估计大马扎那边也未做好任何迎接准备。并且也难保没有疲劳人员和病号。

郭先生顿时忙碌起来，又是跟地区委员会的人商量，又是外出，又是打电话，经过一番忙碌后，最终由两辆卡车、四辆吉普、11人编成一

队，定于明早四点向大马扎出发。

——咱们跟大马扎还真有缘分哪。

郭先生笑着说。是挺有缘分的。

——可千万不要再在同一个地方打转转了。

——这次肯定没事了。到那边时天已经亮了。

——希望不要再陷进去了。

——千万别。

——一起去吧。

——你饶了我吧！

经过一番对话后，大家商定留下吉川跟我在这儿待命。

五月十四日，四点起床，送走赴大马扎的郭先生一行后，我再次钻进被窝。然后七点醒来。今天阴天。其实并非阴天，而是沙尘迷蒙。虽然有负责房间的姑娘打扫走廊，可走廊里依然堆了许多沙子。先前不知道，原来细沙一直在不断地落。

从房间的窗户里望去，高大的钻天杨被风吹得摇来晃去。虽然在房间里听不到，可只要迈出房间一步，风刮钻天杨树叶的声音便会传入耳朵。飒飒的声音，听着有种说不出的爽。

每次我将衬衫往房间一放，姑娘就立刻帮我洗了。洗过的衣物一般只需一两小时便干了，可由于会沾上沙尘，也不好说是不是真变干净了。

上午和下午都在院子里散步。后门的杏树下总有个五六岁的男孩与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在玩耍。男孩赤着脚，半裸着身子，头上歪戴一顶鸭舌帽。二人不时抬头望望树上结的杏子。就算是得不到，只是抬头望望便露出一副满足的样子，十分可爱。

下午，我午睡了一小时。睁眼时，听到了鸡叫和布谷鸟的叫声。

我下了床，再次在院子里散步。院里除了散步似乎再无其他消遣方式。招待所正面入口旁开垦了一大块地，可全是沙地，也未浇水。听说那里种了些蔬菜黄瓜之类，不过乍一看完全就是块不毛之地。在缺水这点上，钻天杨也不例外，可钻天杨却亭亭玉立，茁壮生长，纵然无水也不在乎。沙枣、杏树也一样，生在沙中却枝繁叶茂。

今天是来尼雅后第七天，我的手很粗糙，彻底没了油味。也不知是干燥所致还是沙尘所致，反正总想洗手。

傍晚，在院子一角，我用吉川的相机，跟两名食堂的姑娘和两名负责房间的姑娘各合了张影。据说，这四名姑娘都在县文化局上班，这次是专为接待我们才被调到了这边。原来如此。听她们一说，还真是这样。姑娘们都十分热情。似乎总在某处守望着我们。每当我拿着洗脸盆来到外面，便总会有人跑过来。真的是无微不至。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她们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日本人。她们对日本的知识，只是从偶尔过来的日本电影中获得的。不过，仍几乎一无所知。她们对日本的确切了解，估计也只有东京是世界性大城市之类吧。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等待摄制组或郭宝祥的电报，结果任何消息都未等到。这边的邮局随时都能接收信号，他们说并未收到任何信息。

有可能在今天半夜或明早回来，因此，入夜后我早早睡下。

五月十五日，六点起床。今天一大早就很冷，风很大。到处让沙尘搅得灰蒙蒙的。昨天凌晨四点赶赴大马扎的郭先生一行11人，由于只带了一天的伙食，大家决定再派辆吉普去接济他们一下。这一次是由吉川来安排的，可把他忙坏了。

十一点，摄制组与郭先生的吉普以及卡车都开进了招待所的大门。招待所顿时大变样，瞬间挤满了人。虽然大家很疲劳，却都很健康。据说从大马扎至此的90公里用了整整17个小时。吉普车跟卡车中途又陷了进去，全都趴了窝。

晚上，大家迎来了久违的聚餐。晚餐很热闹。中方摄制组也参加了。郭先生、吉川还有我，明天我们三人终于可以向且末出发了。我觉得郭先生肯定很累，延迟一天也可以，结果郭先生却说：

——要是这样的话，说不定这边又会出麻烦，动不了身呢。我的事情您就不用担心了。明天吉普和卡车说不定还会在某地方趴窝呢。一旦趴窝我就现场休息。

由于往大马扎往返了两个来回，郭先生像变了个人一样，多了种彪悍。不过，他说得没错，倘若连这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样的旅行肯定行不通。总之，连结且末、若羌、米兰的南道之旅，明日即将开启。

为了明天的启程，最好是早点入睡，可明知如此，我最终还是把田川纯三请到了房间，询问尼雅遗址的情况，一直谈到深夜。后来，田川回去时，说了句“那就祝你一路平安”。祝我们旅途平安，这是继发电报后的第二次。

褐色的死之原

五月十六日，晴朗。我们十点从尼雅招待所出发，前往且末。出发时受到了NHK·中国两摄制组众位的送行。一行有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郭宝祥、NHK的吉川研，还有我，一共三人。吉普车一辆，司机是一名北京青年，不过在这次丝绸之路拍摄过程中，他从去年起便跑遍了新疆地区。若是沙漠、戈壁之旅，据说，就目前来看，再没有比他更好的司机了。不过为防万一，会有另一辆卡车跟在后面。

在一个星期的逗留中，每天照顾我们的两位食堂的姑娘、负责房间的两位姑娘，还有在招待所上班的许多人，无论汉族人还是维吾尔族人，大家全混在一起，向我们挥手致意。姑娘们的手则一直举到了最后。在这大风的沙尘之城，这些姑娘们会拥有怎样的人生呢？离愁别绪，也算是一种“尼雅之别”吧。

出了招待所，车子从我散过两三次步的大街驶往与中心地区十字路口相反的方向。两边是钻天杨行道树，路上并无行人。今天的沙尘最严重，能见度只有500米。

我们瞬间来到郊外。羊群、马群。车子很快进入荒漠。一望无际的枯草原，中间夹杂着一些湿地带。渺无人烟的大原野之旅开启。去年的河西走廊之行就请郭宝祥先生同行过，算上这次已是第二次。老让人陪我进行这种野蛮旅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不过，说不定这也是一种缘分呢。

十点十五分，湿地地带依然很多，左右两边铺陈出一片土包子地带。路在这种地方蜿蜒曲折，曲折蜿蜒。原野荒凉起来。不久，一片胡杨群落从沙尘中浮出，有如从雾中冒出来一般。胡杨构成了一片群落，过了这种地带后，胡杨便消失了。消失得干脆利落。

十点二十分，车子行驶在一成不变的风景中。枯芦、红柳、胡杨轮番登场。没有人家，也遇不到人。湿地地带依旧多，四处分散着一些水

汪。碱性的白色地带很多，土包子地带也很多。土包子都头顶着红柳株。

胡杨群从沙尘中朦胧现身的情形有些恐怖。树木只有胡杨。去大马扎时，一路的胡杨最后都让人看烦了，看今天这阵势，这胡杨又要陪伴我们一整天了。胡杨是在沙漠边或沙漠入口等处亮相的一种树，有如妖怪。有胡杨的地方是硝土地带，地面荒凉，要么荡漾着土包子波浪，要么枯芦连地平线都给淹没。有时则是茶褐色的红柳株代替枯芦，将一望无际的原野淹没。

总之，胡杨群就是在这种地带现身的。胡杨是一种很粗的树，树干大都会从根部分成两股叉，姿势丑陋。虽然偶尔也有挺立的，可大多没有直冲天的，它们不是斜着生长，就是弯弯曲曲形状奇怪。爬山虎般的枯枝缠满了树干下半部，树叶繁茂部分不是上半部就是树顶，叶色浓绿。那些树冠，比起绿叶丛，看着更像是绿块。

就是这种妖怪般的树木，构成一个个大群落登场而来。偶尔也有些独株孤立在那儿，像受到同伴排斥的孤独头领，像一头孤猿。胡杨都是以群落的方式生存，绝不会有两株挨着生长的情形。它们彼此的间距都很完美，大概是因为从地下吸取的水分都有配额吧。大家都彼此遵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群落规矩。

十点三十分，车子行驶在一片大胡杨群中。放眼望去，左右两边都是胡杨树群。途中，我们还与一位骑驴老人擦肩而过。

十点四十分，四面突然变成了完全的沙漠。左边不远的地带似乎已掺入了蔓延至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路在小沙丘波浪起伏的地方缓缓地折着弯。不过，沙漠地带并未持续很久，很快便被硝土地带取代。地面起伏起来，四面全是白土，到处都打着卷，土包子从四处浮出来。

十点五十分，在离开尼雅（民丰）40公里后，左边出现一片大湖。据说是一个淡水湖，名叫“鱼湖”，里面养着鱼。到底是谁在那里养鱼呢？周围既无人家，也无人影。只是在荒凉的风景中投下一个湖而已。大概是鱼可以在湖中栖息，因而得名吧。

十一点，车辆通过牙通古斯河的大桥。河宽50米，浊水滔滔。由于沙尘蒙蒙，上游和下游能见度都不佳，河两岸尽被芦苇淹没。由于河水的恩泽，这里的芦苇一派生机盎然。

过桥后，沙漠立刻铺开，沙子流过车辆行驶的路面，流速很快。较之“流”字，似乎“跑”字更准确。沙漠上覆盖着一片枯芦。枯芦沙漠地带持续了30分钟左右。尽管尼雅—且末之间处处夹杂着沙漠，可据说，这一带的沙漠则是最大的。

漫长的沙漠之旅结束，不久，眼前又变成了土包子地带，地面崎岖，所有土包子都顶着一撮枯芦或红柳，一片荒凉的风光。尽管如此，从尼雅出发后，连一户农舍都没看到。除了在离尼雅不远处看到的那位骑驴老人外，一个人都未碰到。

十一点三十分，无边的红柳的原野铺开，一片胡杨大群落占据了眼前。骇人的风景。这种地带在一直持续。不过，这骇人的风景并未持续很久。地面时而崎岖，时而平坦，反复交替，淹没地面的红柳则见缝插针地与枯芦交换着地盘。胡杨也不甘落后，不时以大军团的方式登场而来，退场而去。大家似乎各拥有自己的地盘，严守着阵地。

十二点，我们第一次与一辆卡车擦肩而过。

十二点二十分，休息。我下了车，在红柳、胡杨、土包子，以及沙尘飞扬的荒凉风景中抽烟。呼啸的风声传来。风景被沙尘搅得灰蒙蒙的。

我四处溜达。目之所及全是硝土地带，地面处处硬得像石头。土包子头顶着红柳，其中也有同时顶有芦草和红柳的。

十二点三十分，出发。搓衣板般的路面越发崎岖。车辆的速度是时速20公里。由于前些天去大马扎时是时速10公里，因此比那时多少快一点，不过摇晃得厉害，上下颠簸，我只得暂时放弃记笔记。

一点，大土包子地带，巨大的土包子上顶着几株巨大的红柳。

一点二十分，我们在大土包子地带中再次休息。耳边依然传来风

声。

休息十分钟后，出发。虽然大土包子地带依然继续，不过中间却零散地夹杂着红柳地带和胡杨地带。即使在这里，大家似乎依然彼此遵守着约定，井水不犯河水。白色的风景。可不久后，无尽的白沙中开始塞进干枯的麻黄。不久，红柳和芦草都跑到了土包子上避难，平地部分则彻底被麻黄占领。

一点三十分，周围变成了沼泽地，远处浮现出大片的羊群和骆驼群。我们与第二辆卡车擦肩而过。不久是第三辆、第四辆。卡车也都是几辆车抱团行驶。过沼泽地后，此前看腻的风景就像走马灯似的，又缓缓地重新登上舞台。枯芦地带、白色硝土地带、崎岖土包子地带、沙漠地带、红柳地带、大胡杨地带。让人产生一种从早晨起便在原地打转的错觉。只不过，从此时起，在枯芦淹没的褐色原野中，第一次浮现出点点的嫩芦绿色。

一点四十分，我们在一处名叫且末牧场的地方停车。路边远处有处木材堆放处，几个人正在干活。这里四面是戈壁的海洋，纵目远眺，也没看见一处貌似牧场。莫非，今后要在这里建一处牧场？

我们在此受到了且末人的欢迎。据说他们是早晨八点由且末出发，专程来这儿接我们的。真是过意不去。据说由此到且末有150公里，5小时的行程。身后保驾护航的尼雅的卡车就此返回，由且末的吉普车接替任务。

我们立即出发。白色硝土地带之旅在继续。白色的地面到处打着卷，放眼望去，一片土包子海洋。并且，所有土包子都顶着巨大的红柳株。

我们在一处红柳大群落地带的中央停车。我在车上吃过午饭，然后来到车外。沙尘迷茫，无法用相机拍照。我站在路旁瞭望四周，仿佛暴风雨后的海滩一样，到处散落着红柳的枯枝与断枝。

两点二十分，出发。不久，第一次有聚落进入视野。路边两三百米处，有十来户农舍紧靠在一起。或许是与刚才牧场有关的聚落。我从未

见过人类力量显得如此渺小，如此无力。

不一会儿，屹立的干枯胡杨突然开始出现。无论望向哪里，胡杨都是以站立的方式死去。这里距且末还有140公里。一望无际的胡杨大群落，全是死树。这种景象只能称之为壮烈。去大马扎时也曾路过胡杨枯死的地带，但没有这里规模大。这些胡杨大兵团弹尽粮绝一兵未剩，最后只剩下树干，屹立着死去。若是夜里，再配以月光，必会营造出一派凄惨的风景。

这种地带结束后，干枯的麻黄原又随之登场。所有麻黄都已枯死，尸体淹没了大原野。一片褐色的死之原野。

三点十五分，一片大盐湖从右面远处浮现。盐湖在身后消失后，几户农舍零星点缀在红柳与枯芦的原野中。一群赤脚的孩子从最近的农舍跑过来。

突然，伴随着一次剧烈的弹跳，车子忽然不动了。司机钻到车底查看，说是断了两根弹簧。后续车辆的司机也下了车，一起钻进车底。花了约二十分钟的时间后，终于让车子动了起来。

三点五十分，红柳、芦草与土包子地带依然在继续。这里同样到处是干枯的胡杨。自尼雅出发以来已过6小时，却未见一点耕地。生死交织的原野之旅一直在继续。

四点三十分，远处出现一片大盐泽，附近则处处是小盐泽。

四点四十分，司机通知说距离且末还剩80公里。大概是受了车辆故障的影响吧，他本人似乎对距离格外在意。

五点，持续已久的白泥地带变成了干沙地带。土包子消失，平坦的枯芦原野铺开。路上散落着一些红柳与芦草的枯枝。风景为之一变，左右两边全是枯芦的世界，虽然多少有点波浪起伏，可依然是一片褐色大平原。嫩芦已开始点点地镶嵌绿色。一片胡杨群落从左边远处浮出来，不久连这也消失了。

又过不久，枯芦中开始出现无数大红柳株，从此时起，眼前再次化

为原先的硝土地带。忽而变成红柳原，忽而化为芦草原，两者整天都在轮番上场。胡杨也登场而来。有活的，也有枯的。枯的与新现代雕刻作品很相似。

五点五十分，车行驶在枯芦的平坦大原野中。在一望无际的枯芦原野中，兀立着唯一一株头顶绿色的活胡杨。真想为它喊一声加油。

六点，眼前不知第几次变成沙漠地带。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已渗透进来。这一地带持续了很久。司机再次通知，还剩60公里。

一辆载着沙子的修路卡车停在路旁无法动弹。车轮被深深地埋进了沙子。两名男子正坐在车旁，无计可施。干枯的麻黄与红柳的原野将眼前一幕包围起来。茶褐色植株将天地完全淹没，没有一丝绿色。令人绝望的光景。这完全是一幅值得拍照的构图，可我还是回避了。

沙漠地带再次渐渐变成泥土地带，化为土包子起伏的荒凉风景。胡杨群再次登场，而且还是大军团。

六点四十分，眼前再次化为沙子地带，枯芦淹没了四周。

六点五十分，眼前瞬间化为硝土地带，枯芦覆盖着崎岖大地。我们在此等待后续吉普。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只能是出故障了。

今天是第一次行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路上，我眼界大开，原来所谓“南道”便是这样一种地方。崎岖的硝土地带与沙子地带相互登场，红柳、芦草、麻黄，还有胡杨在眼前形成大群落，拼命地生存。交织成一块生之风景与死之风景所形成的300公里的大地毯。我们与五辆卡车擦肩而过，其中一辆已无法动弹。这里几乎是渺无人烟。枯芦原中只发现两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聚落。终日未看到昆仑。

大约三十分钟后，后续的吉普终于跟了上来，说是他们陷进了泥泞的硝土中。

七点半，出发。还有20公里，三十分钟的最后一段行程。白色硝土地带不久变成湿地地带，水汪变得格外多。虽然枯芦地带仍在继续，可

钻天杨已开始出现，小聚落也浮现出来。车子越过一条干河道。路旁久违地出现了青草，感觉正逐渐进入人类生活的地带。

尽管大原野之旅依然继续，可水汪仍格外多，水汪周边覆盖着白色硝土。由于沙尘迷茫，根本看不见前进方向上的绿洲绿色。

褐色的原野一点点变为绿色。沙枣行道树浮现在左边。不久，右面也出现了沙枣行道树。之后便一泻千里，进入到人类生活的气息中。路两侧接连出现钻天杨，耕地、小麦田，葡萄田不断进入视野，车子驶入聚落中。不过，沙尘仍到处飞扬。可无论如何，我们已进入且末绿洲。农舍全部是泥造的，四周围着泥墙，看不到砖坯。

出了聚落（人民公社），麦田的青色沁入眼帘。车辆行驶在钻天杨道路上。美丽的葡萄园。不久，路再次进入大原野中。水汪多多。可跟刚才的大原野不同，枯芦地带中也开辟了耕地，还散布着钻天杨树，原野逐渐变为青绿色。绿色地带铺陈在路前方。

车子再次进入钻天杨林荫路。我们与一名骑马的少女擦肩而过。车进入聚落又离开聚落。左右两边铺的是绿色的耕地。

车子又一次进入钻天杨林荫路。这次是直指且末城。车行驶在大道上。虽然是沙之城、沙尘之城，人却格外多！

刚进城车便没油了。司机将车停在大道上，到解放军驻地要汽油。许多大人小孩围了上来。孩子们全都赤脚，女孩则穿着漂亮的衣服。另有三个女人，身穿只露眼睛的白色罩袍，从人群对面一直在注视着这边。她们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在注视这边呢，唯有这一点我捉摸不透。

八点二十分，进入县招待所。经历了一整天的艰苦旅程后，我们终于进入了绿洲中的城市。我用热水擦了擦身，之后在床上躺了会儿。

九点去食堂。餐桌上摆了十来个碟子，每个碟中盛着少量的菜。上菜方式很时尚，饭菜也比尼雅那边的合口。

半夜醒来一次，耳边传来风的声音。315公里的艰苦旅程让我浑身

酸疼。但我明白，这种情况恐怕在南道旅行期间会一直持续。一闭眼，那些彻底枯死的胡杨群落就会浮现在眼前。无论如何，这也算今日旅途中最大的风景了。它们拥有一种大军团全体牺牲的震撼力。

五月十七日，我并未吃早餐，一直睡到十一点。午餐后，我一会儿在宽阔的招待所大院里散步，一会儿在房间整理笔记。吉川发烧了。从翻译到与当地入交涉，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人来扛，看来是积劳成疾了。

直至傍晚，我才逐渐产生一种来到《汉书·西域传》中且末国故地的切实感觉。

——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有葡萄诸果，西通精绝国（尼雅遗址）二千里。

书中以简短的记述介绍了公元1世纪前后的且末国。

然后过了五百多年，北魏的宋云又给且末留下如此记述：

——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且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

进而到了7世纪，玄奘三藏也在此地留下足迹，他在游记《大唐西域记》中记述说：

——至折摩驮那故国，即且末地也。城郭圯然，人烟断绝。

那无人的城郭大概一半已被埋进入沙子了吧。

再到13世纪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以此地最大聚落的方式介绍了此城。书中写道：此地被沙漠包围，境内有几条河流，河中出产优质碧玉，商人以此获利。若有外敌入侵，居民则带家畜至沙漠避难。

上面所介绍的几个“且末”，恐怕并非一个且末。汉代的且末无疑已被埋进沙漠，因此很难判断是否为玄奘所见的那“人烟断绝”的且末。13世纪的马可波罗所看到的且末，分明是往日且末国的搬迁地，至于是第几次搬迁那就无案可考了，更何况现在的且末城。往日且末国故地的说

法的确能成立，可究竟是第几次搬迁后的地点呢？现在，城西南与东北角有两处遗址，人们都说，其中一处便是汉代且末国的遗址，可事实如何仍无法判断。

准确说，现在的且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盟蒙古族自治州且末县。“盟”是地域之意。虽然包含在蒙古族自治州之内，可该城的居民几乎都是维吾尔人。

且末县人口有3万5700人（1980年调查），不过，由于县的地域很大，因此，我所在的且末城人口顶多1万人。现在住在这里的维吾尔老人们都说，如今的且末城顶多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甚至有人说，也就五六十年的历史。往日的且末国是伊朗系民族的定居地，大约在9世纪后土耳其系民族取代了他们，直至今日。

不用说，造出这处绿洲的自是源于昆仑山脉的车尔臣河。可以认为，由于河道的变迁，且末这一定居地一直在不断转移。或许有一些地方确因民族与民族之争变成了废墟，而定居地的迁移，我想车尔臣河应该要负大部分责任。

车尔臣河流经城东30公里处，若由此去若羌，则须渡此河。正如尼雅河制造了尼雅遗址等数个废墟一样，车尔臣河也将汉代且末国遗址等各时期的数个定居地给埋进了沙中。

我来到傍晚的大街上，在招待所大门附近散步。这是一座沙尘之城。路上也积着沙子。虽然行人稀稀落落，可姑娘们的原色围巾、长裤、裙子等却很养眼。中年妇女则用白色围巾包着脸，只露出眼睛。这里是伊斯兰教徒的定居地。即使在沙尘之中，虔诚的女人也努力不让自己的脸暴露在人前。

随着夜色的逼近，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孤独。虽然说不清是何孤独，可大致是一种旅愁吧。

我返回招待所，在宽阔的院里散步。一面散步一面自语：这里是且末，这里是车尔臣。将“且末”二字写进地图还是在我的读书时代，而来已有四十年的岁月。

晚上，郭宝祥前来，商量明天的行程。据说昆仑山脉3000米处有一处游牧场，我们决定去那儿住一晚。聚落位于城西南100公里外昆仑山中，名叫“阿羌”。据说到那儿还能吃到雪鸡。据说这种鸟生活在海拔3000~4000米的高地，以雪莲为食。我也想借此机会尝尝那雪鸡的滋味。

昆仑山中一晚

五月十八日，由于吉田昨日发烧，今天便在翻译缺席的情况下去了趟阿羌。郭宝祥与且末县党委的三人随行。阿羌是且末城西南100公里外昆仑山中的一处聚落。

九点二十分，出发。出城后，耕地立刻在两侧铺开。路旁是流淌的水渠，渠里水很多。车子一时穿行在农村地带。这一带的耕地大多被橄榄树包围着。大概是为了防风吧。感觉且末郊外收拾得整齐利落。

沿路有些略带红色的农舍土屋，各自围着同样的土墙，掩映在两列或三列的钻天杨中，感觉很不错。房前的水渠掩映在四五列钻天杨中。这里几乎看不到白墙的农舍。农村地带水塘多。

九点三十分，我们很快来到不毛的硝土地带。一望无际的不毛地，路是沙子路，路旁排列着小钻天杨。可渐渐地，四周变成了戈壁。不久，车子越过一条从昆仑引出的水渠，黄色浊流滔滔不绝。左边远处的低矮山脉连绵不断，望不到头。

九点四十分，我们驶离一路走来的路，进入戈壁。戈壁里没有路，只是多少有些车辙。我们随行在先导车后面。前方有一道断层，爬上断层后是同样的戈壁，车辆在戈壁中驶去。就这样，多少有三辆车在稀稀落落地行驶起来。戈壁中有几条同向的车辙，虽说选哪一条完全随意，却多少有些听天由命的感觉。要想避开坏路，全凭司机的感觉。没有一草一木的戈壁之行就这样在继续。

十点十分，我们来到一条干河道。其他两辆车直接冲过干河道，我乘的吉普则在河道中向上游驶去。河道自然是弯曲的，不过摇晃反倒少，竟行驶得很快。约五分钟后车子离开干河道，爬上断层。上面又是同样的戈壁。不久再次爬上前方一处断层。就这样，地面逐渐抬升下去。

我们又爬上一道断层。这一次，戈壁呈现出了沙漠的样子。无数的沙丘波浪起伏。先导车忽然被埋进了沙子。三辆吉普车历尽艰难。终于逃离这一地带后，前头却全是沙子与小石子，没有一草一木。地面不断起伏，有时是剧烈起伏，有时是微微起伏。

十点三十分，车驶下一道大坡，感觉就像下河。下到坡底一看，周围是一片泛白的硝土地面。车子开始在坚硬硝土的白色干河道上行驶起来。干河道虽然曲曲折折，蜿蜒盘旋，却像时尚的高速公路。这里是戈壁与沙漠的混杂地带，左右两边都有沙丘出现，沙丘地带与沙丘地带之间则是戈壁。车子结束了干河道之行，开始在这戈壁中行驶。真是一场豪迈的旅行。车辙已然消失，走哪儿都行。眼前到处横着碱性的干河道。我们的吉普沿其中的大干河道行驶。时而往右越过干河道，时而往左越过干河道，时而又在干河道中行驶。

沙丘不觉间发黑起来。我们再次走在干河道上。三辆吉普车各走各的路。我的吉普车司机，是在这次的丝绸之旅中随中国摄制组从北京一路至此的一名青年，虽然脾气有点粗暴，驾车感觉却不错，技术也牢靠。据说他曾由敦煌去过楼兰，也行驶过白龙堆，经历十分出色。可尽管如此，翻车的险象仍屡屡上演。虽然有时颠簸得厉害，或者车体严重倾斜，可他每次都能涉险过关，每次过关他都会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我很想激励他一下，无奈语言不通。我只想说一句“辛苦啦”。虽然无须担心撞车，但翻车的隐忧却常伴左右。

十点五十分，视野大开，一片巨大的戈壁在眼前铺开。地面逐渐崎岖，沙包子波浪起伏。在这样的地带中，干河道依然到处在展露着白色的肚子。

不久，戈壁上开始出现无数麻黄，像浓绿的疙瘩。有大的，也有小的。麻黄是类似骆驼草一种草，像扫帚，笔挺地伸着细长的绿叶。一眼望去，全是麻黄之原。

十一点，沙包子上开始顶戴起麻黄。也就是说，这里是大风地带，风将沙子吹到麻黄根部，逐渐固化成米团形状，形成一种头顶麻黄的效果。土包子便是土米团，沙包子便是沙米团。

十一点三十分，车子不知第几次爬上断层面。一望无际的麻黄地带。麻黄覆盖了整个地面。所有沙包子上都顶着麻黄，沙包子之间的地面也是麻黄，堪称完美。连天边都是麻黄。这样的麻黄地带持续了约三十分钟。不过，麻黄地带中也点缀着一些发白的地方，是水流的痕迹。水路的痕迹很多。可以想象，当数条水流流过这片麻黄原野时，景象何其壮观。两三天前的尼雅——且末间的红柳呈群落状态，胡杨也是群落状态，而这里的麻黄也形成了群落。

十二点，我们逐渐脱离麻黄地带。麻黄消失后，巨石涌来，枯黄的骆驼草开始淹没原野，却没有青色的骆驼草。我们又爬上一道断层，来到一片巨石地带，巨石与巨石之间填充着骆驼草。可是，却没有刚才淹没大地的麻黄那种恐怖的气势。

我们再次爬上一道断层。一望无垠的骆驼草原铺开。骆驼草与土一个颜色，几乎无法分辨。路总是剧烈起伏，每次起伏车体都会高高弹起。

不久，车子驶下一道大坡，进入一条大干河道。骆驼草将这里全部吞没。这令我看到了生物对生存的执着——即使在这样高的地方也拼命活着。可理所当然地，它们的植株也在逐渐变小。

十二点三十分，眼前依然是小骆驼草与小石头地带。车辆忽然爆了胎，只好原地休息，我趁机在四处溜达起来。除了骆驼草之外，这里还生长着一种芳香的草，名叫野高土，不过数量很少。

一点十分，出发。地面崎岖起来，地上滚落着大小的石头，其中还散落着沙包子。爆胎、翻车，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奇怪。巨石、沙包子、断层、干河道，这种地带的旅程仍在继续。不久，骆驼草身影彻底消失，眼前化为全是白沙与石头的白色风景。前方有小丘依稀浮现。我想，冥河的河滩大概也就这样子吧。

一点二十五分，车子越过前方小丘一端，忽然驶进一条无比崎岖的大干河道。到处布满大小的石头，一派荒凉的河滩风景。车子越过大干河道，沿车辙爬上对岸的断层，来到一处台地上。于是，耕地瞬间进入了视野。眼前既有路，有钻天杨行道树，还散落着土屋。真是别有洞

天。原来我们已进入阿羌的聚落。离开且末的招待所后已过4小时。我们进入聚落的招待所。招待所拥有宽敞的前院，四面围着土墨般的高大土墙，有如城塞遗址一般。

阿羌海拔2900米，是一处昆仑山脚下的聚落。我们从且末出发，像爬楼梯一样越过一道道断层，终于来到昆仑山麓或是昆仑的前山中。这一带的昆仑海拔4000米，挡在聚落旁边的大概是昆仑山脉的前山之一。

据说，“阿羌”是蒙古语，是“物资集中”之意。现在，这里正以聚落为中心经营着一处国营牧场，主要饲养山羊，另外还放牧牛马。据说且末人消费的肉食全都是这里供应的。聚落人口4000，户数900，是维吾尔人在昆仑山脚最大的定居地。

我进入招待所房间休息。被褥早已从且末招待所运来，甚至连羽绒被都已准备停当。虽然夜间会很冷，可昆仑山脚下情况如何，我还真有点猜不透。

我在聚落的大街上走了走。虽然路两边并排着土屋，不过仿佛无人居住似的，周围只有静谧，让人甚至产生出一种有如徜徉在布景城市中的感觉。虽说人口有4000人——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散布在昆仑山脚一带的牧场上，这阿羌恐怕也只是个留守部队的聚落。

四点，我们去27公里外的哈拉米兰河畔看引水洞。据说这是牧场水渠的引水口，凿有一条很长的隧道。由于参观这种地方需进昆仑山，自然很有吸引力。基本上需要爬五六百米才到，因此引水洞附近的海拔能有3500米。

阿羌完全就是一个土屋聚落。通向招待所大门的沙枣路大概便是主路。刚才还是个幽静孤寂的布景村，可转眼间，招待所门前已是人山人海。门都有些损坏，十分混乱。原来，大人孩子都想看看这破天荒的外国人。可遗憾的是，我什么都没带，无法满足他们的期待。我的面孔并不算出奇，既不是秃头和尚，也不是侏儒小人。

我设法摸到吉普车所在处，钻进吉普。吉普行驶起来。我们先是在

聚落中遇上约10头骆驼，接着又遇上了10多头骆驼。

车子通过主路，拐向右侧，在耕地地带中略微行驶了一会儿，然后进入昆仑山脉前山形成的河谷中。这是一条泥土河谷。白色的土、白色的河滩，完全是白色的风景。磊磊的石头河滩，这里也不啻冥界风景。

车子行驶在河谷沿岸的窄路上。路很窄，勉强能容一辆吉普通过。到处都是栈道。河谷的斜坡上处处是羊群，由于与周围的土色完全相同，从远处根本分辨不出来。有时，眼前还会冷不丁出现一片缓坡，坡上放牧着大片的羊群。谷底则放牧着马。

途中我看到一名中年妇女，叫喊着从崖边路上奔去。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又过了十分钟左右，我们与一名骑马老人擦肩而过。老人大概住在昆仑脚下河谷的某处吧。崖边有些开紫花的马兰花。除这些花外就只有枯成茶褐色的芨芨草了。马兰花的小紫花很可爱。我让司机停下车，让人采了朵马兰花。花甚美，这是昆仑之花。

不久，路变成无比崎岖的山谷地带，并在反反复复的起伏中，绕着不断出现的山的半腰远去。车从崖边的窄路上时而下至河谷，时而又爬上来，简直是玩命之旅。断崖之旅持续了很久。盛开的马兰花，枯萎的芨芨草。

不久，无数土包子涌现出来，我们的行程变成了荒凉地带或荒凉河谷之旅。就这样，一成不变的旅途持续了约两小时。最后，终于抵达哈拉米兰聚落。

虽然这也是一条将哈拉米兰河夹在中间的昆仑山中的河谷，可河的左岸多少开阔一些，建着十多间引水洞工程工人的房子。女人们从所有房子里跑了出来。还有孩子，以及被抱在母亲怀抱的婴儿。大家全从窝棚般的房子里出来，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眷恋的表情凑了上来。的确是眷恋的表情。我一面正视着这些女人的脸，一面在想：这昆仑山中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将流过小聚落旁的哈拉米兰河拍进照片，然后沿河滩向引水洞走去。一大群人，大人小孩全跟了过来。我在哈拉米兰河的取水口朝昏暗

的隧道内窥望。有人建议我进去看看，我谢绝了。据说，水通过700米长的隧道后流向山的对侧，然后变成几条水渠，被引向牧场。

据说，哈拉米兰河本该流往尼雅与且末之间，却在途中潜入了地下，到不了那儿。这是一条在昆仑山脉中出生，流过大河谷，然后潜入地下并消失的一条河。

我们在河滩上休息了约三十分钟，然后立刻踏上了归途。到阿羌要用两个半小时。来回的时间一样。

晚上，牧场的人们在接待所为我们举行了一场欢迎宴，还请我们吃了雪鸡。宴会结束不久，电灯便熄灭了。虽然后来为我带来了油灯，可我实在没什么消遣方式，便很快熄灭油灯上了床。户外是深沉的夜色。

风鸣的废墟

五月十九日，八点起床。我想在聚落中走走，可门前一大早就聚集了很多，只好作罢。九点二十分，我们从阿羌出发，继续大戈壁的沙滩地带旅程。一点进入且末招待所，一直休息到傍晚。

现在的且末聚落附近有两处故城遗址。一处是城西南6公里外的山地城址，另一处是北方60公里外的沙漠中的城址。要去沙漠中的遗址，需要先乘吉普去塔提让人民公社，然后从那里进入10公里深的沙漠中。该遗址有城墙，也有人认为，这里很可能便是玄奘三藏所记述的“城郭圯然，人烟断绝”的7世纪的且末城址。可若要进入沙漠中10公里深处，必须组建驼队才行，很遗憾，目前只能放弃。至于沙漠深处10公里的旅程如何，探访过尼雅遗址的日中摄制组早已体验过。

因此，我们决定傍晚去西南6公里外的山地城址去看看。风很大，招待所高大的红柳随风摇摆。连小沙枣都在摇晃。

来到城里，车子行驶在树干还细的红柳和胡杨的林荫路上。路是沙尘之路。人潮涌动。女人们原色的头巾和裙子随风飘摆。裙子很长，很肥。有戴着民族帽的少女骑在马背上。一辆驴拉的排子车从茫茫沙尘中走过来，车上载着一名少女和一只黑犬。

不久，我们穿过城市来到耕地地带。美丽的绿色耕地在左右两边铺开，还有许多水渠。路两侧也延伸着水渠，水很满。可是，吉普行驶的完全是沙子路，沙尘蒙蒙。不只道路，左右两侧无论哪边，所有耕地全都是沙尘蒙蒙。不愧是大风地带。吉普车时而右拐，时而左转，辗转在这种地方。不久，眼前变成了沙漠之旅。水渠依然很多，巨大的水渠像水池。

进入聚落，眼前依然沙尘蒙蒙，能见度10米。沙尘中不断冒出水池、钻天杨行道树以及孩子们、姑娘们、白布包脸的女人、骑驴老人、

戴民族帽的少女等，总之，各色事物轮流登场。

不久，车子沿一口大水池右拐，驶入一片美丽的麦田地带。一片更高的台地忽然出现在前方正面，吉普来到台地前，沿一段10米左右的坡路往台地上爬去。爬到坡顶后，一望无际的戈壁意外地展现在眼前，令人不禁叫绝。车子驶入戈壁中。由于没有路，三辆吉普任意行驶。我们渡过一条小河，河边排着沙枣树。不久，戈壁不知不觉间变成沙漠，车子行驶在沙丘波浪起伏的地带，翻越了几座沙丘。放眼望去，前后左右全是无尽的沙海。

经过漫长的沙漠之旅后，我们终于到达故城遗址所在地。据说从停车处起，整个地势较低的低地一带都是遗址。只见大沙漠中央，一块长七八公里，宽3公里左右的区域像被挖掉一样凹陷下去，形成了一片低地。当然，这里自然也被沙子淹没，只是沙漠的一部分。这里没有任何貌似遗址的东西，大概一切都被埋进了沙中吧。风的波浪不断侵袭着这处低地。这是一片荒凉的白色区域，白色废墟。人们认为且末河曾经流过这处低地，这里还曾有一座城市，真是难以置信。或许，当时这一带是被绿色包围的山地吧。然后不知从何时起竟变成了如今所看到的沙漠。

据说，现在吞没了这处遗址的沙漠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是相连的。换言之，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入侵到了这里。

我俯视着遗址，在这沙漠的一角站了一会儿。风声呼啸。遗址所处的低地大概整天都在风鸣。当然，具体是什么时代的且末城遗址，我无法判断。要想确定只能依靠发掘，用锄头挖是不行的。可我却觉得，往日且末人的声音仿佛正从风声中传来：挖啊，快来挖啊——

五月二十日，七点起床。晴朗。今天是离别逗留了五天的且末，赶赴东方360公里外的若羌的日子。预计九小时乃至十小时的行程。据说，截止到解放初期，即1950年代初时，光是骑驴就要用七天时间，再加上途中一天的休息就是八天。一个人得需要两头毛驴。一头驮饮用水跟驴自身的草料，另一头驮本人的粮食和行李，十分艰难。

今天的若羌之行是吉普车两辆。一辆将我们送到中途，与若羌那边来迎的吉普对接。因为就算是吉普，只一辆是很危险的。

九点二十分，出发。前一辆车上是吉川研跟我，后一辆则是郭宝祥与送行之人。街上没有人群，此时的且末城很清闲。出了城，绿色耕地和众多水渠立刻跃入眼帘。车子行驶在农村地带。柳树成行，钻天杨成行，林荫树则形成了两重，三重。

七分钟后，眼前完全化为戈壁滩。同此前的戈壁相比，这里呈现出一派真正戈壁的样子。水洼依然多，水渠也多。我们在戈壁中驶向东南方。白色的干河道也纷纷登场。不久，麻黄点点，路改变方向，指向东方。眼前忽然变成一望无际的麻黄原。

虽然道路简单，只是将土固化了一下，不过目前还算可以，车的摇晃也少。风从右边吹向左边，沙子也在路面上流淌。

不久，麻黄也消失，眼前变成一马平川的大戈壁沙滩。这是我见过的戈壁中最大的一个。草木皆无，一马平川。微微发黑的戈壁一马平川。

我们在离且末30公里处越过且末河的桥。且末河宽约1500米，河床大部分被河滩占领，水流则被挤到了靠近对岸的地方，即靠近若羌一侧的岸边。水声滔滔。灰色的浊流拥抱着众多沙洲。上游的河面宽至数倍，中间沙洲点点。若羌一侧的河岸由河堤镶边，且末一侧的河岸则由断层镶边。浩浩荡荡的大河。这里的历史便是由这条河所创造的。

刚过且末河，此前的戈壁就变成了沙漠。路面完全是沙子的堆积物。沙漠的沙子已吞没了道路，并从路的右边不断流向左边。流沙。有沙子流淌的地方不止路面，在浩瀚的沙漠中，任何地方都像眼前的情形一样，都会有沙子在流动。

路旁有一辆卡车，轮胎陷进了沙子，动弹不得。我们去大马扎时，车轮胎就曾陷进泥土无法动弹，这次则换成了沙子。一片低矮的沙丘如波浪般从左边涌出来。沙丘群的对面，塔克拉玛干沙漠则像大海一样浩瀚无边。

十点二十分，我们依然在沙漠中行驶。沙漠表面有黄色的地方，也有浅灰色的地方。

十点二十五分，我们已行驶了60公里的路程。从且末城到且末河是30公里，因此随后的沙漠行程达到了30公里。无边的沙海中，只是稀稀落落地点缀着些麻黄。

十点三十分，起伏的沙丘不知第几次出现在左边远处。太阳正在前方。麻黄地带时而浮现时而消失，若说单调，恐怕再没有比这更单调的了，可这种单调大概还要持续一整天。不久，左侧波浪起伏的沙丘连在了一起。仿佛在遥相呼应似的，前方也出现了连绵的沙丘。不觉间路变成了搓衣板，车子在搓衣板路上以80公里的时速行驶，一旦降速，车体就会剧烈摇晃。

十点四十五分，路切割着沙丘地带，眼前变成了一片麻黄原。不久，车辆左拐，越过一条大干河道。这里的沙丘地带，地面的高低起伏尤其剧烈，路不断上坡下坡。越过沙丘地带后，周围的样子为之一变，麻黄和红柳开始吞没起整个沙漠。一片褐色的原野。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路时而右转，时而左转。地面起伏的区域，红柳有很多。

十一点，眼前化为平坦的褐色沙漠，小麻黄淹没了周围。

十一点十分，此前的沙漠为之一变，变成了磊磊的小石头滩，地面上撒满了小石头，十分崎岖。我们越过几条干河道。每次跨越车辆都会上下颠簸，十分剧烈。

十一点十五分，我们在小石头滩的中间短暂休息。至此，我们已经行驶了100公里。一路上全是错落交织的戈壁与沙漠，大概是戈壁沙滩的代表性地域吧。

十一点二十分，出发。石头滩越发恐怖。磊磊的石头河滩，有如地狱里的风景。地上滚落着大小石头，还有好几条干河道。山区一旦发生暴雨，这里所有的干河道恐怕都会变成奔腾的激流。届时一定是可怕景象。淹没了这一带的大小石头全是激流从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脉搬运来的。

约十五分钟后，石头减少，周围逐渐变成麻黄原。突然，车一下跳了起来，放在背后行李架上装水的坛子被打碎。不久，无数的麻黄开始出现在无数的沙包子头顶。

十一点四十分，同样的小石头与麻黄之原仍在继续。只是，到了这一带后，白色的水流痕迹开始四处出现。那是碱性的水留下的痕迹。尽管车在不断向若羌行驶，可所走的路估计还不到总程的三分之一。

十一点五十分，我们进入一片巨大的碱性地带。放眼望去，平坦的石滩上到处是白色的地带。也不知是否是这个缘故，戈壁多少变得雅致了些。一望无际的小石头滩上，点点地散落着小麻黄。车子以80公里的时速在搓衣板般的路面上疾驶。这种搓衣板状的路面也是风造就的，就像用直尺画出来的一样，等间隔地由高刻向低处，俨然一件精心打造的工艺品。

十一点五十五分，麻黄消失，眼前变成一片白色的戈壁，约十分钟后，麻黄重整旗鼓，再次占领戈壁。可最终，麻黄还是被从戈壁流放，真的彻底消失了。尽管是三十二三度的温度，可身上根本不出汗，也不觉得热。据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已是夏天，不可能就这么点温度，不过目前来看还是很舒适的。从吉普的车窗眺望着外面，我不禁在想：其实一无所有的戈壁倒也不错。既无麻黄，也无小石头的戈壁沙滩的单调风景，如今倒也显出一种无比的美。

路切割着山丘急速下降，越过一条约20米宽的河。浊流奔涌。根据河畔的标识，至若羌还有202公里。渡河后我们再次迎来麻黄与小石头的地带。车子爬上断层。相同地带的旅程永远在继续。

十二点十分，自且末出发以来，我们既未遇见一辆车，也未看见一个人。当然也未看到一户人家。一路上，我们一直都在跟石头、麻黄、沙子、干河道、白色碱性地带打交道。

最近这阵子道路状况基本良好，虽然吉普车以80公里的速度在石子路上疾驶，却没有了搓衣板上的那种剧烈摇晃，感觉基本很舒适。只是，由于不知道何时会猛跳起来，因此，必须时刻做着提防。

突然，路旁出现几棵树，树旁还冒出个小水池。美得令人惊诧。右面开始依稀浮出山脉。阿尔金山？抑或是它的前山？

十二点二十分，麻黄跟小石头同时消失，一片平坦的沙原在眼前铺开。我们第一次超越了两辆吉普。吉普车上挤满劳务人员。左右两边都没有视线遮挡。只有右面远处有山脉。

不久，眼前再次化为白色碱性地带，零星点缀着些麻黄，可这些麻黄转瞬即逝，又剩下只有沙子的荒原。

十二点三十分，眼前不知第几次变成麻黄地带。这次的麻黄植株很大。车子爬上一道小断层。眼前又是一片只有沙子的荒原。前方出现一片海市蜃楼之湖。一个细长的湖。沙原是浅褐色的。一无所有的浅褐色戈壁永远在继续。

吉川说在远处看见一排树。我朝他所说的方向望去，望见的却是建筑物。看来都是幻觉。不一会儿，树木和建筑物都消失，我们俩也都困了。人，如果没了可看的东西，就容易打盹。

十二点四十分，我们与三辆卡车擦肩而过。似乎全都是施工的卡车。这一次，连绵的沙丘出现在从左边到前方的方位。这次不是幻觉，是真的。右面也出现了低矮的连绵沙丘，左边的沙丘也逐渐逼近。

不久，路边浮出几顶修路人的帐篷，我们从帐篷前通过。附近出现了少量的麻黄，借此机会，麻黄群再次开始出现，不过很快又消失，周围逐渐沙漠化。司机说到若羌估计得六点多。看来还要走很大一阵子，不过也没办法。就这样，车子朝着我二十年前在小说《楼兰》中所写的聚落前进。

围绕罗布沙漠的兴亡

五月二十日（前章续），一点，我们在距若羌还有137公里的地方休息。出发，沙漠之旅再次开启。吉普车在铺着石子的基本可称之为路的地方行驶着。左右是无边的大沙漠。沙漠中到处是白色的碱性地带。过了不久，大沙包子出现。沙包子全部头顶麻黄或红柳。还有些沙包子连在一起，形成了沙丘。

不久，右面出现一片胡杨群落。这是一天中胡杨第一次登场。从早晨起，四个多小时的行程中第一次看见胡杨。除胡杨外，芦苇和骆驼草也开始出现。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次。虽然是沙包子地带，芦苇和骆驼草的绿色却星星点点，胡杨也头顶着绿团。我们久违地进入了绿色地带。时间是一点二十五分。地面因碱而变得发白。

大沙包子地带的旅程仍在继续。无论将视线投向何方，都是点点的沙包子连成的沙丘。每座沙丘都头顶红柳与芦苇，可渐渐地，芦苇中开始夹杂起枯芦。

大约十分钟后，沙包子头顶的红柳和芦苇也全部枯萎，绿色完全消失。头顶枯红柳和枯芦的大沙包子群不断涌来。既有丘状的，也有塔状的，还有只能称得上是回廊状的。大沙包子像波浪一样涌来。沙包子与沙包子之间是翘曲的白色碱性地带。到了晚上，倘若有月光照在上面，景象一定会凄怆无比。说不定，还会产生一种在往日大塔院内部游荡的感觉呢。

不久，一条绿带子从前方浮出来。车子穿过大沙包子地带，往沙漠的岛中驶去。青草、胡杨、红柳、沙枣。大概是有水地带吧。这次的岛很大。左边一带是胡杨大群落，连远处都给淹没了。可是，路附近的芦苇、麻黄、红柳、骆驼草却全都干枯了。这里无疑是绿洲地带，可一旦水够不到，就全都会枯死。

渐渐地，左边远处的绿带子绕到了身后，车子驶入小沙包子的海

中。白色的小土疙瘩，土疙瘩中褐色的枯株点点，这里又呈现出一派奇异的风景。红柳、芦草全部战死，有如大决战之后的战场，凄惨之极。

两点，车子行驶在一片枯芦的原野上。地面是白色的，很崎岖。白色的碱性土壤上有裂痕，也有挖坑，还挺立着枯芦，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不久，一条长长的胡杨绿带子从左边远处和前面浮现出来。吉普车最终从前方的胡杨群中穿过。除胡杨外一切都是干枯的，胡杨中也夹杂着些干枯的。胡杨消失后，绿色的红柳株出现。红柳竟也是一种无比强大的树木。尽管如此，胡杨、芦草、红柳、麻黄、骆驼草的登场和退场，似乎都处于某种严格的管制之下。它们在有条不紊的自然法则下出场、退场，进行着荣枯交替。

前方又出现一条浓绿的带子。这次是瓦石峡人民公社绿洲。不多久，我们进入到真正的绿洲中。绿色的耕地在左右两边铺展开，鲜亮的绿色。水田里蓄满了水，小麦、沙枣，路两边是双层的红柳，吉普车就这样驶了进去。

停车。路边停着两辆吉普车，是若羌县前来迎接的车辆。一路送行的且末县吉普由此打道回府。我与送行的人们握手告别。

旅程再次开启。这一次是由来迎的若羌的吉普做先导。耕地地带的漫长旅程结束后，我们越过一条半干的河流，进入一处聚落。整齐的土屋农舍出现在眼前。

不久，我们进入聚落深处的人民公社招待所。在这里午餐并休息。距若羌还有80公里。

这里是若羌县瓦石峡人民公社。据说，这是1958年设立的一个人民公社，人口3800，主营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不过现在才刚开始插秧。居民是汉族与维吾尔族各占一半。这是我们离开且末后第一次遇到的聚落，由此到若羌，中间已再无聚落。

这里海拔900米。现在，中午的温度是30度左右，夏季最热时40

度。据说夜间基本上是20度的温差。此处是由发源于阿尔金山脉的瓦石峡河造就的一块绿洲，瓦石峡河是该地区最大的河流。人民公社产生以前，瓦石峡河是在流下山30公里的地点开始伏流，并最终消失在沙漠中的，现在，人们不仅将河水引入水渠用于农业，还利用治水工程让河流来到了这处聚落。当然，河的下游则消失在了聚落20公里外大海般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据说，这一地区往日就曾有过巨大聚落，附近沙漠中还残留着遗址。据说十年前曾发掘过一部分，还出土了唐代至宋代的古钱、玻璃、陶器等，不过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四点四十分，出发。出了聚落，眼前立刻变成了红柳地带。可不久后，我们便穿过这里，进入到草木不生的戈壁。一片沙包子地带从左边远处浮现出来。

五点，一马平川的戈壁之旅仍在继续，左边远处的沙包子地带也在继续，红柳的绿色也未脱离视野。浩瀚的戈壁。从人民公社出发以来，同样的戈壁一直在持续。

五点五分，沙包子开始渐渐出现，碱性的白土铺过来，可瞬间又变成了戈壁，沙包子也消失了身影，周围又变成铺着白土的白色戈壁。

路因为去年的洪水处处受损。每次来到毁坏路段时，先导车总会驶离道路，在戈壁的白土上转一圈后，再返回原路。如此反复。

大约五分钟后，车子来到了真正的沙包子地带。绿色的是红柳，黄色的是骆驼草。五点十五分，眼前再次化为大戈壁。左面远处是沙包子地带，右面远处是众多的沙丘。沙丘地带上仿佛坐落着无数金字塔。如今，吉普车正行驶在被夹在这沙包子地带和沙丘地带间的辽阔戈壁带中。

五点二十分，眼前暂时变成沙漠，左右两边都是沙丘，可这种地带转瞬即逝，眼前再次回归大戈壁。

五点四十分，大戈壁之旅依然继续。左右两边，无论眼望何处，都

是无尽的戈壁。没有一草一木。可以说，自从离开瓦石峡人们公社的绿洲后，戈壁便一直在延续。

六点，前方远处出现了一条浅绿的带子。距离若羌还有17公里。车子朝绿带猛冲过去。由于去年的洪水，道路损毁严重，支离破碎。车子数次驶下道路，在戈壁中的碱性白土地带绕行。有时需要绕行很久才能重回原路。的确，在没有先导车的情况下，在这种地带行驶是很难的。

六点十分，路绕起大弯，开始绕到大绿洲的左侧。不久，一片绿色突然包围过来。四周是红柳之原。可是，这里的道路也四处损毁，吉普车每次都要下道驶入沙包子地带，然后再返回原路。久违的绿色原野之旅！

不久，路再次大大右转，伸向最终绕至前方的大绿洲的绿色。一道龙卷立在前方去路上。不久后，四周变成泥土地带，车子穿行在淹没四周的红柳和芦草中。穿过该地带后，周围逐渐呈现出绿洲生机勃勃的样子。

六点二十分，耕地出现。原野上有几匹马，田中干农活的男人女人，牛。我们久违地嗅到了人类生活的气息。车子逐渐进入农村地带。土屋林立，房子像抹了泥。小麦田、水田。一群少年少女扛着锄头或铁锹从对面走来。大概是帮大人干农活吧。不久，一片葡萄园映入眼帘。

左边望见一处貌似烽火台遗址的东西。只剩下土质的地基。车子越过一条大干河道，若羌河。不久，道路右转，进入若羌城。女人衣服的原色沁入眼帘。车辆穿行在胡杨路上。用胡杨做行道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也有钻天杨行道树，不过树很小，十分寒酸，不过叶背是白色的。走路的女人都穿得很厚。这里与且末相似，也是一座宁静的城市。看不到人群。

我们进入城市入口的招待所——地区革命委员会及县的招待所。六点二十五分。从且末出发后已过了九小时。

招待所分配的房间很大。三张简陋矮床各靠三面墙摆放。地面当然是土地面，入口放着水桶和洗脸盆，里面打好了洗脸的热水。

招待所的院落很宽敞，有很多人院里闲逛。他们貌似跟招待所有关，正在那里转来转去。我在各地住过的招待所并不少，唯独这里的气氛不同。由于地处南道东端，因此，这里的招待所似乎多少带有一些驿站的感觉。

实际上，如今，来自西宁（青海省）、敦煌、库尔勒的三条路便在这里交会。据说，西宁方面的卡车一个月会进城三四十辆。这里还有直通敦煌的路，由于要绕经青海省，路程有400公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是南道的入口，交通要道。

若羌县面积20万平方公里，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县，不过大部分是戈壁和沙漠。县人口有2万5000，其中，除去第36农场后则剩1万5000。在面积相当于大半个日本的广大地域只是零散地住着1万5000人，自然是清静无比，很难碰上人了。居民为维吾尔族、汉族，比例是六比四。农业县，主营小麦和玉米。

不用说，这处绿洲也是由源自阿尔金山脉的河流造就的。若羌河本身的水已被水渠引走，如今只剩下干河道。该地区大风季节是三月到六月，炎热季节是七月和八月，温度在40~50度。降雨量即使在南道中也是最少的，年降雨量不足20毫米，不过蒸发量却在3000毫米以上，可以说毫无降雨。居民长为缺水苦恼。

招待所的人们很热情。因为我是进入该地区的最初的外国人，因此服务无微不至。

晚饭后散步。风停了，惬意的傍晚。听说招待所前面的大街是政府机关大街，可除了招待所外，只有一座貌似政府大楼的建筑。但是，这里的确是中心街。据说，聚落中并没有商业街。这条中心街直接与农村地带相连。

因而，这中心街上也没有人群。只有十来个外出纳凉的男女站在路旁或林荫树下。这里跟喀什、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城市完全不同。终归还是人太少吧。

由于聚落的入口有胡杨林荫树，我便朝附近走去，结果竟无一人跟

来。人们只是远远地观望。平静的沙漠之城的黄昏。路两边种着沙枣、杨树、小钻天杨等。

尽管已九点半，户外仍很亮堂。在一处丁字路口，有十来名男女正凑在一起，站着闲谈。沙尘蒙蒙的一天结束了，炎热的一天结束了。对他们来说，现在大概是一天中最好的休息时间吧。女人们全都抱着孩子。

不久，我总觉得人们似乎正朝散步的我围过来，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决没有靠上来。

返回招待所后，我早早上床了。我躺在三张床中最靠近入口的一张上。今夜的睡眠不错。房角的天棚上开着一个土炕烟囱的洞，洞口的盖子被风吹得整晚都在吧嗒响。风一直在往里吹。不过在这次的南道之旅中，这是睡眠最好的一次。

深夜，我望望窗外，钻天杨、胡杨、沙枣全在呼啸的风中一齐摇摆。返回床上，想起小时候夜间狂风大作的声音，于是幼时睡觉的那种感觉涌上来。风在吹。想着想着我便睡着了，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心感，睡着了。据说这风会从三月吹到六月，现在正好是风的季节。

今天白天的温度是三十五六度，夜间大概有十五六度。20度的温差，容易感冒。

黎明时分，我走出房间，在招待所前的街上站了站。跟昨天傍晚散步时简直像换了个地方。沙尘飞扬，什么都看不见。我在大门前站了约五分钟。沙尘中浮出一头毛驴和一头骆驼。驼背上骑着一名老人。不一会儿，又出来两名男孩。二人都穿着破烂的衬衫，赤脚走着，不知去往哪里，还不时将无法形容的甜美笑容朝向这边。我再次返回房间睡觉。

若羌这处聚落位于西域南道东端，再往前便是罗布沙漠的海洋。所谓罗布沙漠，是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的一种特殊称谓，意即“罗布泊周边的沙漠”。并且这罗布沙漠中还有被赫丁和斯坦因发掘过的楼兰遗址和米兰遗址。若羌东北85公里外是米兰遗址，再往东北走170公里则是楼

兰遗址，两者全被埋进了沙里。

在这次的南道之旅中，我的计划是先在若羌住一晚，然后立刻去访问米兰遗址。至于楼兰遗址，很遗憾，外国人是不能进的。不仅是不让进，基本上就没法进。因为必须要组建一支很大的骆驼队，且要预定好天数才行。就目前来看，能进米兰我就该心满意足了。这已经是继赫丁、斯坦因之后最初的外国访问者了。

罗布沙漠一带的历史很复杂。有关这一地带的最初介绍是在《汉书·西域传》中，书中对从公元前便很繁荣的绿洲商业都市楼兰做了说明，并对其后身——鄯善国也做了介绍。不过，一般认为，罗布泊北边的楼兰与南边鄯善国的中心都邑地处同一文化圈，两者都在同一时期兴起，并且由于沙漠的干燥化，二者又同在4世纪化为了废墟。总之，鄯善国在汉朝势力波及这里的时期里，一直被作为汉代的市場及前线基地使用，并因此繁荣。

据《汉书》记载，鄯善国的都城是扞泥城，汉朝的屯田地则是伊循城，人们一般认为，扞泥城便是米兰，伊循城便是若羌。不过，也有观点将扞泥城视作若羌，将伊循城视作米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都城扞泥城在米兰，米兰在4世纪被废弃后，鄯善的都城又被迁到了若羌。可毕竟是古代的事情，而且又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准确情况无人可知。

楼兰在4世纪变成废墟后，便直接被丢弃在了沙中，可米兰却再度复活，还一度作为吐蕃的屯城被使用过，这一点已被斯坦因的发掘所证明。并且，在所发掘出的西藏文献中，米兰被称为“小璫布”，若羌被称为“大璫布”。另外，在唐代的记录中，米兰被记述为“小鄯善”，若羌被记述为“大鄯善”。由此推测，当时鄯善是被叫做“璫布”的。

5世纪时，法显曾离开敦煌，进入这片所谓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地带。他一面遭受恶鬼和热风的折磨，一面以死人的枯骨为标识，涉流沙，最终进入这若羌绿洲地带。他在游记《法显传》中记述说：

——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剥瘠。俗人衣

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

然后，法显由此北上去了焉耆国。当时，楼兰和米兰都已被埋进了沙漠的沙中。

时光流转，至7世纪后，玄奘从印度返回时，也涉足过此地。他是从尼雅城东行进入大流沙的。他对这一带的记述可谓《大唐西域记》中的压卷之笔。这里借用一下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研究》的译文：

——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余里至都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涅槃地也。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复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这便是《大唐西域记》的最后部分，玄奘长长的大游记至此结束。玄奘所记述的“纳缚波国”恐怕便是罗布国，所谓“楼兰地”大概就是若羌绿洲。

时光荏苒，13世纪路过此地的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将若羌绿洲称之为“罗普市”：

——罗普市是罗布沙漠边缘的一座大都市……横渡大沙漠的人们需要在此城逗留一星期，以让自己和家畜养精蓄锐。休养期结束后，他们才带上一个月的人畜粮草，向沙漠中进发。

这里记述的便是人们花费一个月时间，穿越这片神奇和精灵的地带，到达中国领沙州的情形。“罗普”很可能是“璆布”的讹传。若羌绿洲的大都邑“大璆布”此时很可能是被叫做“罗普市”的。

之后，有关此地的记述，在赫丁、斯坦因到此之前无任何记录。然后，若羌这一聚落才在二人的游记中第一次登场亮相。赫丁将其记述为“约100户的小聚落”，斯坦因在1906年12月调查楼兰遗址时，将这处聚落当作了基地，他记述说：

——若羌，虽说是县城，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几近沙漠的村落，因此，用这里极有限的资源做准备是一件极难之事。（《中亚调查记》泽崎顺之助译）

尽管赫丁、斯坦因之后又过了八十多年，可现在的若羌仍无多大变化。虽说是城市，却没有商业街，不过是一处清静的小聚落。

如上所述，被建在若羌绿洲的鄯善国的中心都邑，其古代的名字是鄯善国或者纳缚波国，中世则叫罗普市、大瑙布、大鄯善等，总之有诸多称呼，而到了赫丁、斯坦因的时代，若羌这处小聚落便成了县城所在地，即现在的若羌。基本上，人们认为该城产生于19世纪，可它究竟是此前根本不存在的一处全新的聚落，还是一直存在的一处老聚落被冠以了新名，这一点无法判断。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城邑，多数都因河川的变动被迫不断迁移，鄯善国的都城恐怕也无法幸免。它无疑也在若羌河造就的若羌绿洲中不断迁移。并且在赫丁、斯坦因之后，现在的若羌聚落仍一直保持着在若羌绿洲的中心都邑地位。

“卡克里克（若羌的维吾尔语名为“卡克里克”——译注）”在汉语中被叫做“若羌”，这并非一个全新的称呼。在《汉书·西域传》中，最先被介绍的便是一个名叫“婼羌国”的国家。这一古国的名字，作为若羌绿洲中心都邑的名字一直被沿用下来。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若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百五十。随畜逐水草，不田作，有弓、矛、剑、甲。

《汉书·西域传》中大致上是如此记述的。虽位于西域一隅，却未被编入当时的三十六国，受到了特殊对待。虽不知这往日的婼羌国具体位于哪里，不过婼羌的“婼”是不顺之意，“羌”则是对中原西方游牧民族的称呼，泛指藏系民族。即使从字义上看，这也很难称得上是个好名字。由于名字中带有“羌”字，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往日的若羌聚落很可能是在阿尔金山脉中。

今天，若羌被用“若羌”来表示。这分明是将往日“婼羌”中的“婼”字

改成了“若”。通过将“婁”改成“若”，“婁羌”这一名称中所含有的消极意思便消失了。这很可能是中国解放后的一种举措。

总之，我们不妨视为，现在的若羌与往日的婁羌国毫无关系，只是继承了其古名而已。只是，该地带从前有可能是藏系民族的居住地。若果真如此，倒也多少有点意义了。

另外，我们无法断定今日的若羌聚落便是往日鄯善国的都城。如前所述，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稳妥点的说法，即往日鄯善国的故地。

米兰遗址

五月二十一日，虽然今天想休息一天，可我最终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东北85公里外的米兰遗址。

风停时，我在招待所宽阔的大院里走了走。院角堆着些干枯的胡杨，都是燃料。还堆着些红柳树根。令人吃惊的是，有的树根竟有一抱粗，有如赤松树干。这些好像也是做燃料用的。

招待所后面还搭了一处晾衣架，所用的木材也是胡杨。院内的几根电线杆也全是胡杨木的。这些胡杨木全都有点弯曲，没有一根是笔直的。

大概是空气干燥的缘故，我的手掌皮肤越发干燥。无法洗澡的情况在南道的所有城市都一样，因此，皮肤干燥并非这个原因，而是空气异常干燥的缘故。

九点出发，吉普车两辆。招待所前面的大路跟黎明时一样，依然沙尘蒙蒙。我们穿过榆树与胡杨树下，很快进入耕地地带。若羌所在的聚落本身就是农村。

不久，戈壁楔入到耕地地带。戈壁上也还是沙尘蒙蒙。我们穿过数个十字路口，每处路口都是沙尘飞扬。路的左右两边基本上是绿色的耕地，路旁并排着泥土造的土屋。一名老婆婆与一名幼儿，还有两个姑娘，在各自的房前望着吉普车。他们都是在风中生活的人。在他们的周围，所有的草木都在摇动。

十分钟后，聚落的行道树终结，绿洲彻底结束，车子进入白色戈壁的不毛之地。我们超越一群拉车的毛驴。毛驴大清早就在干活了。一望无际的碱性地带点点分布着小沙包子，还有红柳。我们的旅程就在这样的地方继续着，不久，一片无一草一木的戈壁铺开。九点十五分。

我们在壮阔的戈壁中连续行驶了约十分钟后，沙包子再次点点出现。每一处沙包子上都顶着红柳。四周是碱性的白土地带。

可是，我们很快便脱离了这种地带，一会儿是一无所有的戈壁登场，一会儿是沙包子地带登场，循环反复。地面一马平川，即使是沙包子地带，沙包子与沙包子间也不太密集，仿佛戈壁的装饰一样，彼此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并没有密集沙包子地带的那种震撼感觉。

不过，密集沙包子地带似乎一直在左边远处延续着，浓绿像一条带子铺在地上。沙子在路上奔跑。透过吉普的前车玻璃看得很清楚。

三十五分，一路朝东的路往左拐了大弯，向刚才便进入视野的左边远处的沙包子地带靠近，不久便钻入其中。红柳大多已干枯。远处发绿的似乎是麻黄的植株。

离开沙包子地带后，车子再度进入戈壁中。车体剧烈摇晃，不断颠簸。手若不抓住某处，头就会碰到车顶上。沙子不断在路上跑，从右边跑向左边。

不觉间，沙包子地带从左边远处浮现，并逐渐靠拢。对侧右边则是沙漠，沙子被风吹得漫天飞扬。九点四十五分。

不久，左右两边再度变成戈壁，这一次，沙包子地带的浮出地点换成了右面。不过，那些沙包子很快就转到了背后，左右两边都变成一无所有的大戈壁。大戈壁之旅永远在继续。进入戈壁后，沙子在路上奔跑的现象消失。

十点，戈壁中的小石头多了起来。左右两侧没有了视线遮挡，吉普车在大戈壁中以50公里的时速持续行驶。

十点二十分，沙子在路面上飞舞起来。戈壁上也沙尘蒙蒙。漫长的戈壁之旅依然在进行。吉普车在渺茫的戈壁壁上疾驶。一个貌似钻塔的东西从左边远处浮出来。

十点三十分，巨石开始出现在四处的戈壁。

十点四十分，支在左边路上的几顶施工工人的帐篷映入眼帘。一条绿洲的绿带子开始出现在前方去路，从此时起，戈壁开始处处露出麻黄。不久，吉普进入前面的绿洲中。据说，那是若羌县唯一一个大农场绿洲，我们的目标米兰遗址则在农场5公里外的地方。一处美丽的聚落浮出来。四处开始出现建筑物，完美的钻天杨行道树望不到头。这是一处巨大的农场。大路上有一辆四头毛驴的排子车，还有卡车，还有人。

我们进入农场的招待所，休息。农场的名字格外长，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农垦局三十六团。人口8000，农地23万5000亩。该农场于1965年设立，在此之前，这里只是个区区几十户人家的小聚落，名叫米兰。虽然现在已成为大农场，可据说在当地人中，现在依然有人将这儿称作米兰。“米兰”是维吾尔语，是水草丰茂之意。总之，在曾经名叫米兰的这个聚落上，如今建了一个整洁明亮的大聚落。我们在这儿用了午餐。

在农场5公里外的地方，有一座米兰遗址。该遗址因斯坦因的发现以及有翼天使像的出土世界闻名。我今天的目的便是访问这儿，不过在此之前要先听农场干部们的介绍：

——据我们所知有三个米兰。你们现在要去的米兰是古代的米兰。这个农场是新米兰，这里只有五六十年，顶多八十来年的历史。有位一百二十岁的老人一直活到了最近，据这位老人说，他小时候曾住在另一个米兰，可由于河道变迁和洪水的缘故，居民便放弃了那里，分散到了各处。不过，有几分之一的人迁移到了现在的这个米兰。——因洪水被放弃的那个米兰在35公里外的塔里木河下游。它的遗迹至今仍能从沙包子群中看到，那里仍点点地残留着一些土坯建的不太高的土屋和土墙碎片。从位于塔里木河岸的这点来看，以前居民并非依靠农业，而很可能一直以放牧为生。我们将这个米兰叫做第二米兰，将现在住的这个米兰称之为新米兰。

——第二米兰拥有多少年的历史并不清楚，不过据传说，那里从前曾住着非常多的人，由于流行天然痘，大家就放弃了那里，朝和田方向和伊犁地区迁移，因此居民减少。这么一个不幸的聚落，到了80多年前的时候，塔里木河又没水了，结果就连一个人都住不下去了。

——也许，古米兰与第二米兰之间还有几个米兰。可目前来看，一切不明。

出了农场，我们赶奔米兰遗址，即斯坦因所发现的被当地人称之为古米兰的那处遗址。特别是从此处的佛寺废墟中发现的有翼天使像，作为一种展示东方希腊文化的极品，让该遗址蜚声中外。差路5公里，几乎就没有像样的路，吉普车在沙堆或沙包子地带摇摇摆摆地前行。完全是沙尘之旅。车子第二次涉水过河，溅起一片水花。

不久，我们终于进入戈壁滩中的遗址。由于没有像样的隔断，吉普不觉间便来到了遗址中。遗址长8公里、宽5公里，是处较大的都城遗址，比我先前造访过的和田地区什斯比尔遗址要大。地上残留着大大小小的土块。弄不清是什么遗迹。既有小山般的土块，也有塔一般的碎片。

遗址的中心有处较高的地方。似乎是瞭望台或望楼之类。我试着爬上去。由于风大，帽子几次被刮飞。四面的景色很壮观。这处都城遗址坐落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中，右边和左边远处点点排列一些土块，貌似建筑遗迹。发现有翼天使像壁画的佛教寺院遗址应该就在某处，可总之，一切都被埋进了沙中，无法判断。

大沙包子地带涌来，仿佛要与遗址地带做邻居似的。从远处望去，遗址的碎片与沙包子没有区别。

据说，天气好的时候，从遗址能望见美丽的阿尔金山脉，可今天到处都沙尘蒙蒙，我只得放弃。阿尔金山似乎是一座没有一草一木的岩山，不过，我却一次也没见过它的山容。我从脚底捧起一捧沙子。白色的沙子熠熠生辉，因为里面有石英。

放眼北方。东北方170公里外应该坐落着楼兰遗址。楼兰在罗布湖北面，这边则在罗布湖南面，虽然无法确定两个都城是什么关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两者都是同样西域文化所绽开的花朵。

放眼东方。虽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可不久后这戈壁滩也该变成流沙地带了。即法显在离开敦煌赴鄯善国途中所记述的“上无飞鸟下无走

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示耳”的地带。

根据斯坦因的发掘，此处米兰的都城在5—6世纪时曾被短暂放弃，之后作为吐蕃的基地复活，后来不知何时再次被埋进了沙中。这座城址真是命运多舛。

我再次返回农场的招待所休息。跟农场的人们谈起刚刚看过的米兰遗址。

——一般认为，登上历史舞台的鄯善国的都城扞泥城便是米兰遗址，那里既发现了烽火台也发现了谷仓，还在遗址周边发现了巨大的屯田痕迹。从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可以推定这里曾住过2万人。可是，由于在瓦石峡农场（昨日用午餐的那个若羌西边的农场）15公里外又发现了一处巨大遗址，因此也有人将此视作鄯善国的都城。鄯善国的都城究竟在哪边，目前有两种说法，经常发生争论。

正当这时，来到这里的新疆日报记者李箫连女士出现，她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米兰遗址并非当时的鄯善国国都。从遗址规模判断，城郭并不算大，作为都城实在太小，反倒被视作驻屯地伊循比较合适。都城应该推定为在若羌一带。《沙洲图经》一书中曾有文章记述说：鄯善东北百八十里屯城，即汉之伊循。从这篇文章推断，现在的若羌便是都城，而今日所见的米兰遗址则是屯城。另外，许多古书中也都有“从敦煌赴鄯善途中必经密兰”的记述。这里的密兰很可能便是米兰遗址。并且，米兰遗址的周边还有屯所的遗迹。我认为这便是米兰遗址即伊循城的有力证据。还有，鄯善国的都城无论在若羌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都必须根据考古学的发掘。当时的鄯善国规模有8000户，4万人。鄯善国从公元前78年一直繁荣到5世纪中叶，后来才被一个名叫丁零的民族灭掉。“丁零”是个什么样的民族目前不明。后来，至唐朝末期，回鹘来到此地，新疆地区便逐渐维吾尔化，而在此期间的情况，史书上并无记载。

此外，农场的两三个人也作了发言，对于这几人的观点，我在此割

爱。往日鄯善国的都城在哪里，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不过我更想问的却是当时鄯善人的情况如何，他们有无子孙等。不过，就算问也没用，因为没人能知道。

我返回若羌的招待所，晚上将“米兰遗址”的诗稿抄在笔记本上。直道此时，我才回忆起米兰遗址曾经的辉煌来。一般来说，遗址都会带着某种幽暗感觉，而在这一点上，米兰却是个例外。那座城址中必定埋着许多干尸，可这并未给人带来一种特别的感慨。在那处遗址中，所谓无常观之类似乎一点都不成立。

米兰究竟是往日鄯善国的都城，还是它的屯田地伊循城，人们似乎持各种观点，可实际情况无人可知。这且不说，这里还出土了佉卢文字与婆罗米文字的文献，佛寺的残骸中还发现了描绘犍陀罗式塑像与有翼天使的壁画。这说明，当时拥有高级文化的时尚居民，他们至少居住到了4世纪。

五月二十二日，九点三十分出发。今天回且末。由于只是沿前天的原路返回，我便谢绝了送行的吉普，决定只用一辆吉普返程。让若羌这边送到中途，再让且末那边到中途迎接，实际上并不是件容易事，因此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郭先生、吉川、我，我们三人同乘一辆吉普车。

出了招待所，我们受到了招待所众人的送行。尽管我嘴上连说着再会，心里却未抱希望。我恋恋不舍地与大家握手。对于多次帮我打洗脸水的维吾尔姑娘们，我更是由衷地说了句“再会”。

大概是早晨的缘故，大街上行人略微有点多。驴拉的排子车、少女们原色的衣服。汉族女孩是连衣裙加长裤，维吾尔少女则多是裙子。自行车很少，大家全是步行。风一吹，沙子在中心街流窜。路边并排着两三辆驴拉的排子车，上面摆着蔬菜，原来是个小集市。

出了城，我们很快来到若羌河。这是一条大干河。望望上游，虽然朦胧，可还是能看见阿尔金山的山容，还很近。在且末应该也能望见阿尔金山脉。在民丰望见的则是昆仑山脉。

戈壁旅途开始。阿尔金山脉重重叠叠。山前低丘连绵，望不到头。

一点三十分，吉普车在沙漠中被埋进了沙里。幸好对面来了一辆卡车，拴上链子让其帮忙拽了出来。

一点五十分，我们在若羌150公里外的地点进入大戈壁。左右两边是无尽的戈壁。忽然，吉普车动不了了。弹簧折断了。这辆吉普此前也发生过弹簧折断的情况，不过仍能行驶，因此我觉得问题并不大。

不久，听钻进车底的司机师傅说没润滑油了。对汽车知识一无所知的我根本搞不懂这意味着什么。

两点，后面来了一辆道路施工的卡车，是新疆公路局的车，说是要去且末，郭先生便托对方带信。可是，这儿到且末还有200公里以上，卡车到且末还得5小时，对方来迎再需要5小时，因而，即使乐观估计，救援队赶来也至少要10小时，届时已经是半夜了。我做好打算。一会儿在吉普中睡会儿，一会儿在戈壁中走走。

大约两小时后，且末那边来了两辆卡车。我们委托其中一辆给若羌县带封信，信中让若羌方面跟且末方面联系一下，让且末那边派车救援。

忽然发现从早晨起我一直未小便。估计水分全通过皮肤蒸发掉了吧。

五点，每次眺望大戈壁时，都能在某处望见龙卷。多少有些恐怖。不久，风猛烈起来，沙子飞舞起来。陷入困境已三小时。可除了等待救援无计可施。我这才后悔出发时拒绝吉普车送行一事，可一切悔之晚矣。假如步行回去，一天走50公里，到若羌要3天，到且末需4天。在这次的南道之旅中，今天是第一次一辆吉普出行，结果这么快就遭了难。看来，在这种地带走路，一辆车是万万不行的。

司机师傅在车底钻进钻出，一个人忙个不停，结果还是无能为力。车体多处损坏，趴窝似乎并非一个原因造成的。

五点四十分，一辆道路施工的卡车过来。司机跟几个年轻人下来，

帮我们修理。车体多处损坏，螺丝似乎也松动了。我想肯定会这样的。大家卸下轮胎进行大修，可我多少有点担心。这样会不会把车给搞坏了？

八点二十分，仍有太阳。我早早吃了晚餐。我一个人就吃掉了一个菠萝大罐头。晚餐是面包加羊白脂，十分美味。我无法想象半夜大风吹来时会有什么状况，唯有填饱肚子这点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饭后，我在戈壁中走来走去，捡着各色的小石头。每块石头表面都溜光圆滑，很美。最终，年轻人们放弃了病入膏肓的卡车，全部返回自己的车辆，嘴里在喊着什么，挥着手，出发而去。

我在戈壁中走着走着，感觉四面冷了起来。九点十分，日落。我一面望着美丽的落日，一面坐在戈壁滩上，喝着白兰地。

九点二十分，白天委托带信的那辆公路局的卡车驶了过来。这辆车最终并未去且末，说是他们从中途的道路施工办公室给且末县办公室打电话，结果怎么也打不通。

卡车上的男人们还带来了信号接收机，说是可以在这里直接接上电话，让我们自己去说。还有一人甚至爬上了戈壁的电线杆。可最终还是未成功。虽然用的是部队的电话，结果也打不通。我远远地望着他们的作业。奇怪的是，眼前的一幕有如一幅虚幻的风景。总之，白天两点发生的事故至今仍未通知到且末那边，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给若羌方面的书信也委托给卡车了，看来这边也不靠谱。事故原本就是这样的。看来，我们今晚要在戈壁熬上一夜了。大戈壁的夜晚是何样子，我倒并非毫无兴趣。

十点，一辆开着车灯的吉普车从且末方向赶来，是且末县的吉普。说是他们在且末80公里外的地方等着接我们，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得不耐烦了，便过来查看情况。他们跟公路局的人一起，经过反复商量，最终决定先将趴窝的吉普和司机交给公路局，郭先生、吉川和我则换乘到迎接的吉普上，直接赶奔且末。

时隔8小时后，我们终于又在戈壁中行驶起来。车辆加速赶路，十

一点四十五分在戈壁中休息。北斗七星很美，白色的半月也很美。至且末还有100公里。我听到一种虫鸣般的声音，便跟某个人交流，那人却说，类似这样的声音，应该是听不到的，哪有什么虫鸣。听他这么一说，我想或许是真的吧。

十二点三十分，这次才是且末那边真正救援的车辆，途中正好碰上。他们是从若羌的电话中得知出事后，急忙赶来救援的。救援人员是中方摄制组的三名年轻人。车上还装载着防寒用具、水和食物。

我们再次在戈壁休息。我喝着啤酒，仰望月亮。月亮上挂着月晕，因此，据说明天有大风。我们换乘到新吉普上。据说新吉普的车况更好。我们再次出发。

一点三十分，我们再次在沙漠中陷入困境，轮胎埋进了沙中。我以为又不行了，可最终，吉普车还是凭一己之力，勉强从沙中爬了上来。

半夜，寒意加剧，脚底发冷。我让司机打开暖风。这便是日本车的难得之处。倘若在戈壁中的那辆故障车上过夜，一定会挨冻吧。我在剧烈摇晃的车中睡了过去。

两点十五分，我们进入且末招待所。为了等我，NHK的田川、和崎都没睡。我洗了把脸，喝着白兰地，与二人聊到四点。真是充实的一天。

柳絮飞舞旅途的结束

五月二十三日，七点起床，由于昨夜与NHK的田川纯三、吉川研二人闲聊到四点，因此只睡了三小时，可不可思议的是，我竟没有疲劳感。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散着步。晴朗，无风。尽管昨夜在戈壁看到了月晕，可今天竟出奇的无风。在日本，人们都说月亮出现月晕时会下雨，可在沙漠地带则会刮风。

今天要乘十一点的航班去乌鲁木齐。十点早餐，之后与招待所全体人员合影。若羌的招待所有种客栈的感觉，许多貌似旅行者都在院内闲逛，而且末的招待所却是整洁利落，住宿者只有我们。最终我们在此前后住了五晚。每天早晨都能喝到足够的牛奶。

快十一点时，我们离开招待所，受到众人欢送。这是一场与边境生活者的别离，是真正的别离。我祝大家一生幸福，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我们已很难再次相聚。

机场离招待所只有三分钟车程。与聚落相连的耕地一角便是小小的飞机搭乘点。广场上停着一架飞机，吉普车在前面停下。众多大人孩子成群地围着飞机。大家都望着飞机新鲜。这是上个月在且末—库尔勒间刚开通的一条航线，一周两趟航班，我们这次是外国人第一次搭乘。按计划，剩下的NHK摄制组人员须乘吉普车前往库尔勒，因此，当前能利用这飞机的外国人恐怕只有我们了。

搭乘点旁有一座建筑，名叫“且末航站”。大概是候机室兼办公室吧。我们无需进入。下吉普后，直接上飞机的舷梯即可。

由于田川与中方人员前来送行，我在舷梯上挥手致意。成群的大人小孩也用招手回应。愉快的分别。

这里到库尔勒400公里，至乌鲁木齐750公里。飞机是伊尔-14，核载30人，是三十多年前那种老机型。就这样，我们终于跟逗留了两星期

的西域南道告别。

起飞，飞机瞬间升空。高度大概有3000米。舱内满员。起初多少有些摇晃。许多乘客略感不适。郭先生和吉川也感到不适。

十一点四十五分，飞机抵达库尔勒。五十分，休息。“库尔勒”在维吾尔语中是“绿地”之意。大概是一处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聚落吧。天空碧蓝，太阳光辉也是盛夏之光，很热。机场宽阔无比，钻天杨包围着大片区域。东边远处可见低矮山脉，北面能望见巨大的山脉，恐怕是天山支脉。总之，这是一处多少有点散漫感觉的沙漠机场。

两点三十分，起飞。距乌鲁木齐350公里，预计用时1小时5分。飞机很快来到沙漠上方。大河与大池浮现出来。飞机直指天山。不久越过小前山的山背，来到平地上方。耕地、荒漠，接着大耕地地带再次铺开。飞机一直在绿洲地带的上方飞行。前面出现一道天山的支脉。天山是一道宽达400公里的山脉束。山脊线勾勒出的几个山顶上，顶盖着少量的雪。飞机一点点向其靠近。

不久，飞机晃动加剧，突然下降，由于没有安全带，我紧紧抓住座椅。飞机再次下落，直坠的感觉。乘客们脸上没了血色。可后来，飞机却径直飞向天山，来到天山中顶着雪的山脊群上方。山梁。山梁上的白雪与蓝天映入眼帘，可飞机却总在低处徘徊，令人不快。眼前丛山群的所有棱角全盖着雪，上面飘着云。

三点，飞机越过一支山脉。顶盖着雪的山脊逐渐远去，无雪的丛山群在下面铺开。云在飘动。飞机再次下降，来到一片新出现的大丛山群上方。所有山脊全裹在雪中，十分壮观。

三点三十五分，飞机飞过雪山头顶，感觉像在雪中的丛山群中悠闲地散步。如此飞大概是为了躲避气流吧。

四十分，飞机终于彻底翻越天山山脉，来到盆地上空。既然已翻越天山，就该一口气直奔乌鲁木齐机场，可这一次，飞机进乌鲁木齐机场的方式却与往常不同。只见飞机时而来到天山左边，时而来到天山右边，一直在盆地上方飞行。五十分，飞机仍在耕地上方飞行，仿佛我们

是从西边很远地方翻越的天山一样。

四点，飞机终于抵达乌鲁木齐机场，晚点三十分钟。乘客们全都舒了一口气。郭宝祥说，飞机降落时，他的头甚至撞到了舱顶。

我久违地进入乌鲁木齐招待所。晚餐后，我立刻躺到床上。毕竟是南道之旅，疲劳就不用说了，加之夜间寒冷，我一夜都没睡好。

五月二十四日，八点起床。醒来的一瞬，我立刻觉出这里不是南道。打开窗户，天空晴朗，既不刮风，也无沙尘飞舞。我与吉川在宽阔的大院内散步。钻天杨林荫树很美。大榆树的种子像下雨一样落下来，即使落到地面，也仍在沙沙地奔跑。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榆树种子在飞舞。这招待所的钻天杨已不必说，榆树的数量也很惊人。紫丁香开着淡紫的花儿。虽然已过盛花期，依然芬芳扑鼻。

下午，我进城买蜂王浆。顶着雪的博格达峰从十字路口露出脸来。上次去的天池就在博格达山脚下，因此，如今那里一定变成了雪山环抱的水池了吧。进入市中心后，我又望见了那座山丘上的砖塔。塔虽小，却加深了乌鲁木齐的感觉——没错，这里便是乌鲁木齐。

返回招待所，晒晒太阳。中午很热，夜间却冷。我便找招待所的人交涉，让其将今晚床上的毛毯加了一床。

夜间整理日记。这里跟夜间风大的若羌不同，清静得很。我将诗稿抄在笔记上。

五月二十五日，六点起床，入浴。早餐前与吉川在宽阔的大院里散了个步。今天要乘两点五十分发车的乌鲁木齐至北京的列车。这是一趟四天三晚的列车之旅。先由新疆地区进入甘肃省，然后经陕西、河南、河北三省，到达北京，全程3774公里，共经车站74座，需时76小时17分钟。票价302元，比480元的飞机票便宜很多。

艰苦的西域之旅后，再来一趟四天三晚的列车之旅，疲劳定会加剧，可我还是毅然选择了列车之旅，因为我想亲眼领略一下从西安经天

水入兰州的这条往日大道。列车驶过的河谷，应该便是往日丝绸之路的所经过之处。我打定主意，哪怕只从车窗里望上一眼，也要目睹一下那些地方。如此，持续多年的丝绸之路之旅也能完美地画上句号。尽管有些任性，可我还是邀请郭先生和吉川二人作陪。

我们两点从招待所出发，赶往火车站。车站建在高台上，正面能望见博格达峰，位置绝佳。宽敞的候车室和站台上有许多乘客，比较混乱。有维吾尔族、汉族，还混杂着其他少数民族。

我们乘上列车。列车很新，车厢也很整洁。吉川与我占领了一个四张卧铺的单间，郭先生则在邻间。

准时发车。大约一小时后，我忽然发现，列车正奔驰在顶着雪的天山右边。由于天山正处在左边，因此列车肯定是不知不觉间由乌鲁木齐盆地来到了天山南侧。

过了第一个停车站盐湖站不久，一片盐湖便出现在右边。一个很大的湖。

四点三十分，左边是天山，右面是连绵的岩山。岩山很近，山脚是优良的游牧场，上面撒满了羊群。这一带胡杨很多，每株胡杨样子都很吓人，还有的形状像蜥蜴。

不久，两侧全成了岩山，列车开始行驶在岩山与岩山间的山谷中。谷底有条小河。隧道很多，有的还很长。不久，山谷稍微开阔了些，两侧的岩山远去，列车开始驶上高原风貌的戈壁。

五点，天山站。这是继盐湖站后第二个停车站。列车内28度。据说晚餐时间是六点。此前的晚餐时间不是八点就是九点，看来我要将就一下这种变化了。由于时差的原因，在到明天之前，晚餐时间都要改在天色很亮的时刻了。

大概接近下一个停车站吐鲁番了吧，感觉格外热。列车切割着大丘陵地带，不久来到一片大戈壁滩。

六点，吐鲁番站。车站在城市40公里外，因此看不到火焰山。站周围彻底被戈壁包围。由此到库尔勒有一条南疆铁路，但尚未正式开通。

从吐鲁番站开出后的约一小时内，左侧，即天山一侧一直是重叠的山峦，高处则分别顶着白雪。右侧的山很远，也很低。两山系之间被大戈壁淹没，列车一个劲地行驶在戈壁中央。在列车的食堂里，我切实感受到了列车之旅的奢华和难得。

七点十分，七泉湖站。八点二十分，鄯善站。鄯善站很大，站内挤满了城市的人们。大概这里已成为城里人的夜间聚集场所吧。在站台闲逛的城市姑娘们时尚靓丽，有的还烫了发，穿着高跟鞋。

鄯善是位于吐鲁番东140公里外的一处大聚落，被誉为“火焰山下的珍珠”，又有水果之乡的美称，名不虚传。作为小麦、白高粱、哈密瓜等的产地也很出名。钻天杨林荫树很多，果园也多。

当然，鄯善之名被取自清代，跟《汉书》中登场的往日鄯善国毫无关系。不过在被命名为鄯善以前，并不清楚该聚落被唤作什么名字。估计是近百年期间形成的一处维吾尔族大定居地吧。

从鄯善一带起，天山山脉逐渐远去，逐渐走低。东西绵延2000公里的大天山，到这里后也只剩下东端的尾巴了。不过，这条尾巴仍蜿蜒不绝。

不久，日落。列车依然奔驰在大戈壁中。八点左右，我整理好床铺躺下，很快进入了梦乡。

五月二十六日，七点半醒来。昨夜睡得很死，一次也未醒。列车依然行驶在戈壁中。不过，我对列车深夜三点八分经过哈密站一事竟毫无所知，甚是遗憾。既然是深夜，我自然无法获悉聚落的样子，但至少可以在站内转上一转的。

八点，柳园站。前年五月，我第一次访问敦煌回来时，就是从该站换乘去兰州的列车的。

九点四十分，通过布隆吉站。布隆吉是酒泉—安西间一处有名的强风地带，我曾乘吉普车走过四次，因此，完全是故地重游。不光是这里，从这一带起的整个地带，我去年十月和前年五月也都往返过两次。这一次，我要好好从车窗里领略一下。顶雪的祁连山脉开始完美呈现。

十点十分，列车进入绿洲。前山背后那顶着雪的祁连，令人百看不厌。

十点二十五分，疏勒河站。我想起去年到处追赶那神出鬼没的疏勒河的情形来。离站约一公里后列车驶过一座铁桥。

十二点三十分，顶雪的祁连山脉，山峦很美。过了玉门镇，接近嘉峪关时，一直延续的祁连山脉愈发美丽，祁连山的对侧，马鬃山山系那黑色妖怪般的岩山浮现出来。

两点，嘉峪关。两点三十分，酒泉。过酒泉后，便是去年跟常书鸿以及NHK的和崎信哉等人乘吉普车经张掖到武威的路段了。

三点四十分，清水站。祁连山脉近在咫尺。列车依然继续行驶在戈壁中央，不过，由于淹没河西走廊的是黄土，因此这一带的戈壁基本上呈淡黄色。中国人把河西走廊的戈壁叫做假戈壁，他们认为，真正的戈壁不进新疆是看不到的。的确，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戈壁土壤并非泥土，而是沙子。尽管如此，这河西走廊的假戈壁中竟然长了如此多的小麻黄！全是麻黄！红柳、芦草、胡杨等几乎看不到。

顶雪的祁连依然延续。不觉间，祁连的下半部被藏进了前山中，大概整座山都覆盖着积雪吧。

四点四十分，高台站。右面的祁连山脉被巨大的黑色前山完全挡住，左边，一条绿洲的绿带隔着戈壁远远浮出来。绿带中还藏着高台聚落，大概，我去年走过的路也藏在里边吧。

五点十分，持续已久的黑色前山的山脊线逐渐降低，雪之祁连山脉的身影再次从对面显露出来。祁连山依然被雪覆盖，白雪皑皑。前山远去，祁连也远去。

五点十五分，临泽站。车站附近是个大绿洲，绿洲中坐落着一个土屋大聚落，沙枣树很多。我去年也曾路过这儿。

五点四十分，平原堡站。这里没有聚落，只有车站。车站的钻天杨随风披靡。至张掖还有二十分钟。祁连远去，对侧马鬃山山系的山峦逼近。水田很多。水田消失后是一片小麦田。一眼就知道是片肥沃地带。张掖大绿洲。这里所望见的马鬃山山系，完全是美丽的岩山山峦。爬满褶皱的岩山在阳光的映照下呈淡紫色。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到处都是桑树。

六点，张掖站。我在站台上逛了逛。许多女站员正用大刷子清洗着列车车体和窗玻璃。在漫长的沙漠、戈壁旅途中，整个车体全落上了沙尘。车站附近多少散落着一些农舍，我去年待过一夜的张掖城与此站相隔5.5公里。

六点四十分，西屯车站。马鬃山山系很近，近在咫尺，山顶上有少量的雪。祁连虽远，祁连这边却铺陈着绿洲，而马鬃山一侧却是不毛地。

过张掖后，长城碎片在马鬃山山系的衬托下不断涌现。我从车窗中探寻着去年乘吉普车走过的林荫道。祁连虽远，可依然是雪之山脉。雪面映着夕阳，熠熠生辉，美。

七点二十分，山丹站。这是座小车站。在这里，我用相机将一座据称是往日匈奴根据地的孤山——焉支山，拍进了照片里。

至武威是十一点半。不觉间我打起盹来，虽然也知道列车到达武威站，可我还是径直睡了下去。

五月二十七日，五点醒来。列车已进入天水站。这里依然是甘肃省，不过已是甘肃的最后一站，此后列车便会进入陕西省。原来，就在我睡眠期间列车已过了兰州。

虽然天水现在完全是山中的一个聚落，可它自古以来便是东西交通的要地，作为中原防卫的要冲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

出城不久，气势磅礴的渭水河沁入眼帘。两岸没有树，拥抱着巨大沙洲的红色河流展示着大河的堂堂威严。河宽约30米，感觉比西安郊外所见的渭水大很多。这条被称为渭水的河流发源于甘肃省东南部山区，向东流入陕西省，经西安北面后在潼关汇入黄河，全长860公里。自古便作为联结长安（今西安）和潼关的运河屡被使用。

自天水站起，列车的机车变成了两台。大概是要翻山了吧。果然，隧道多了起来，列车时而钻入隧道，时而钻出隧道。

天水之后是一座小站。土屋小聚落对侧是渭水的黄色水流。放眼望去，土屋林立的聚落很好，渭水也不错。土屋和渭水都是同一颜色，简直都无法区别了。

每次看到渭水时都是蜿蜒曲折的，从未笔直地流淌过。因为渭水总是流淌在蜿蜒曲折曲折蜿蜒的河谷里。

接着是伯阳车站。这里也是一处被夹在山中的山谷聚落。车站在山崖下，能够俯视从车站绵延至渭水河岸的聚落。河流对侧的山坡上开垦着梯田，若是早春时节，这里必定是个无比恬静的美好聚落。可是，设若想象一下聚落的夜晚，由于只是峡谷中的小聚落，她的夜晚无疑会无比孤寂。这里的渭水比天水的渭水窄了不少。

可是，离开聚落后，渭水却再次拥有了巨大的体量。沙洲的河滩增至河流的数倍，水流依然在从容地蜿蜒曲折，曲折蜿蜒。河的宽度大概有30米。不过，大部分已成沙洲，水流只有其几分之一。

不只是这里，这一带所有聚落的土屋都略微发红，上面是黑色的瓦屋顶。具有瓦屋顶，也就是说这里大概是多雨地带了。总之，土屋拥有瓦屋顶的现象便是从这一带开始的。

被夹在红土大秃山间的山谷在延续，渭水仍在谷底流淌。因而，取山土而建的土屋是红色的，流经这种土壤的渭水河也是红色的。渭水变成了毫无蓝色的淡红色河流，蜿蜒地流向西安。

并且，这一带山谷中的车站，站内都堆着白石头和细木材，确有一种山谷小站的感觉。河滩的聚落沿渭水不断涌现，每个聚落看上去都有

被洪水冲走的危险。隧道，还是隧道，出了隧道就会看到渭水，看到渭水就会再次钻入隧道。

从七点左右起，尽管同为山谷，红色的山上却逐渐生出树木，逐渐化为青山。铁路从左边山脚向下游伸展，渭水不断冲洗着对侧的岩山山脚。并且，渭水宽阔的河滩上还建着聚落。从未见过聚落如此多的河滩。每一个聚落都带着河滩聚落的特有表情。渭水也用带子一样的红色水流拥抱着这些聚落。

七点二十分，渭水依然在红色岩山的山谷中蜿蜒流淌。无论何时望去，渭水都是蜿蜒曲折的。如此曲折的河流真不多见。聚落之所以都坐落在河滩上，大概是无其他地方可建吧。看来，缺了这渭水的河水还真是不行。只是，发洪水时情况会如何呢？

宝鸡站。这是个大城市。这一站下了很多旅客，车厢几乎都下空了。

从这一带起，身体燥热起来。我停止笔记，在卧铺上躺下。睡意不断袭来，是在西域南道累积的疲劳。这种状态今天一整天都在持续。

五月二十八日，乘上列车后已是第四日。西安应该是昨天半夜经过的，洛阳则应是今早通过的，可我完全陷入沉睡，什么都不知道。九点，列车奔驰在大沃野上。一望无际的大绿洲，没有任何视线的遮挡。九点二十五分，列车进入郑州站。一座巨大的车站。列车从郑州站向相反的方向行驶了一阵子，不久便通过黄河南岸站，并很快越过一座大黄河上的铁桥。河道很宽，猜不出有几公里。我举起相机，从南岸不断拍照，可区区几张照片是拍不尽的。河里大部分变成了浅红的沙洲，到处能看见蓝色的河流。两岸也很热闹，铺陈着开阔的大沃野。

在乘务员的请求下，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如下简短文字：

——从乌鲁木齐至北京，这四天三晚的列车之旅，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回忆了。雪之天山、雪之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大戈壁滩、渭水上游的河谷，还有古都西安、洛阳。郑州附近那一望无际的沃野、流淌在沃野上的大黄河——不用说，快乐的旅途离不开各位列车员的热情服

务。车厢很整洁，洗手间也始终很干净。食堂的饭菜也很美味。所有方面都是满分。谢谢。谢谢。

这未必是恭维。我便是在经过了这样的一番列车之旅后，进入第四天的最后旅程的。列车于十二点多点经河南省安阳进入河北省。邯郸，一点十六分。列车在河北平原上一路北上。一望无际的麦田，左右全无山影。沿线有许多钻天杨，垂柳也多。土屋聚落点点，树木的绿色与土的红色相映成辉。

京汉公路与铁道平行，是纵贯河北省的一条大道。从车窗朝大道上望去，总能看到一些拉车的马、驴，还有骆驼。不愧是一条繁华大道。多数路段都是沥青路，在绿色的田地中化为一条黑色的带子。小学生、女学生、排子车、红色巴士、骆驼、邮政汽车、自行车……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三点四十五分，石家庄站。这是一座只有七十年历史的新兴城市。在石家庄城的这边，铁路离开一直并行的京汉公路，绕了个大弯。原来是为进站做迂回。进站后，列车与发往太原、济南的列车并排停下。过站不久，列车再次与刚才的大道平行起来。

来到北面后，河北平原的杨柳也多了起来。不愧是广大的沃野，令人百看不厌。点点搭配的村庄的树丛很美。

大道上到处都能看到骆驼，我突发奇想，从郑州到北京，这些骆驼究竟要走多少天呢？

河北平原上到处都能看到抽地下水的方形建筑，大概是泵站。由于几乎看不到像样的河，灌溉只能依靠地下水。平原基本上是发红的黄土。

定县，四点五十三分。下车的旅客很多。这是一座大城市，远处城市方面能望见貌似佛塔的高大建筑。

保定，五点四十一分。良乡，七点三十六分。丰台，八点——这一天我都在跟富饶的河北平原打交道。晚上八点半抵达北京，至此，四天三晚的漫长的列车之旅宣告结束。

五月二十八日，我久违地在北京的民族饭店洗浴。这是在此次旅程中第一次像样的休养。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这三天虽然每晚都被招待宴会占据，不过白天我并不外出，而是专心整理笔记。我一面辨认着在剧烈摇晃的吉普中所做的笔记，一面誊写到其他笔记本上。

六月一日，我从北京出发，回国，结束了正好一个月的旅行。深夜，在东京的自家书房，我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在想，自昭和五十二年起每年都在继续的中国西域之旅该结束了。玉门关、阳关旧址已亲自去过，河西走廊也乘吉普车走过了。敦煌也已访问了两次。新疆地区已去过三次，天山也乘飞机飞越了六次。塔里木河也荡舟游览过，这次还造访了埋于西域南道的流沙中的诸多古城。

该心满意足了。年轻时的梦想已基本实现了。这些梦想的实现，全都离不开中国方面的深情厚谊。想来，无论日方还是中方，我不知给多少人添了麻烦。心里着实过意不去。若再不罢手恐怕都要遭报应了。

该满意了！我一面回忆着若羌整夜呼啸的风声，一面在静谧的东京之夜的书房里，浮想联翩。

译后记

2020年是无比艰难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世界上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空前灾难。各国损失惨重，中国也颇受打击。一年里，各国都在忙着同疫情做殊死搏斗，同时还要努力复工复产，维系经济，中国也不例外，不，甚至，中国是其中做得最好的一个。一年来，译者所见的一幕幕感人抗疫画面，我想大家都耳濡目染，在此无需赘述。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有的生活节奏，让每一个人十分紧张，译者也不例外，甚至，我所承受的压力还要大些——因为，我的父亲遭遇严重车祸，基本变成了植物人。因此，在严峻的疫情环境下，教书的同时，我还要强忍悲痛，接连往返于青岛与老家之间，伺候病榻上的父亲。父亲刚做完手术时，医生就说过，鉴于父亲年龄较大，能否醒来不好说，因此让我们不要太乐观，而事实也确如医生所说，父亲在经过了两个月的住院治疗后，仍未醒来。院方委婉建议我们放弃治疗，让父亲出了院。尽管如此，我仍怀着一丝希望，一天天坚持在病床前伺候，幻想着有朝一日父亲能忽然醒来。可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的眼睛是睁开了，却失去了意识。望着病榻上佝偻着身子连家人都已认不出的父亲，我凄苦，我彷徨，我后悔。生活中，有些事情总是发生得太过突然，在你尚未做好思想准备的时候便已发生，让你措手不及。你所能做的，便只有用时间去舔尝和适应这种悲伤。父亲遭遇变故亦是如此，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就躺倒了。彩云易散，霁月难逢，世上的东西还是平凡者多，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根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如我们的家人，身边的朋友，每天从我们身边偷偷溜走的平静时光……可当一旦失去的时候，你才蓦然发现，原来它们竟是那么的珍贵，那么的美好，甚至连我们与亲人在一起的那些平凡而平静的日子都那么的美好。因为我没有珍惜，如今只能沦为舔舐这痛苦和悲哀的命运。我在病床前一幕幕地回忆着父亲康健时的样子，回忆着父亲曾经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以前每次回老家时，不善言辞的父亲总会冲着我默默地笑笑，然后继续忙起手头的活计。啊，那个忠厚淳朴，一生勤劳的老农民，他就这样躺在了病榻上，恐怕再也无法醒来。我遗憾，我后悔，后悔没能好好孝敬

父亲，没能让他享一天清福，虽然也曾载着父亲游玩过省内多处风景名胜，可这丝毫不能慰藉我心底的遗憾。平静是美好的，平凡是美好的，与父亲待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是这次的疫情和变故，让我重新意识到了这些美好，意识到了这种平凡之美的珍贵。

井上靖先生的《西域纪行》的翻译工作，便是在这种凄苦和彷徨中进行的。我一面舔舐着内心的悲怆，一面与先生进行着心灵上的交流。先生自青年时代起便对中国的西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亲自到中国，尤其是亲身到西域看看是他毕生的愿望，不，于他来说甚至是一种奢望。因为他一直都不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亲自踏上让他魂牵梦绕的西域。而当他步入晚年，时过几十年后才第一次获得访问中国的机会时，他毅然选择了去实现自己的夙愿——去西域，亲眼看看让自己魂牵梦绕的西域。他是如此珍惜这种机会。在他的眼里，西域的一草一木，一沙一土，甚至都像自己的故土那样亲切。尽管年迈，可他不畏艰辛，忍着颠簸，前后去了数次，并且每一次他都坚持做详细的笔记，做记录。一个老人，一个对中国文化无比痴迷的老人，一旦获得去中国的机会时，他总是那么的兴奋，那么珍惜。光是敦煌莫高窟他就去了两次，却仍意犹未尽。身为一个外国人，对窟中的雕像竟怀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如数家珍，视若珍宝，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痴迷甚至让身为中国人的译者都倍感汗颜——说到石窟，译者在前些年倒也去过一次，不过并非莫高窟，而是大同的云冈石窟。而当时的译者，却也只是走马观花，并未留下深刻印象，如今想来甚是汗颜。

日本茶道中有句话叫“一期一会”，讲的便是珍惜机缘，珍惜相遇。人与人的邂逅，人与人的相遇，看似有很多很多，总给人一种可无限拥有的错觉，可事实上，人与人，人与事物的每一次相遇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同而不可重复的。而我们与生活的相遇，与时代的邂逅亦是如此，乍一看似乎可往复循环，可无限拥有，而实际上却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错，我们与所有一切的相遇都是缘分，都是唯一而不可重复的，因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珍惜。珍惜机会，珍惜当下，珍惜与家人与亲朋好友的相聚，珍惜我们不曾察觉的时光。

春去秋来，世事沧桑。武汉年初时的突发疫情曾让许多国家都看衰

中国，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成功控制了疫情，经济强劲复苏。看着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仍在疫情中挣扎，再回头看看我们国内的和平与安定，真觉得生活在中国是一种无上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舟共济，不惜牺牲换来的，是共同奋斗的珍贵成果。当看似平静而平凡的时光再次回到身边时，我们一定不要再漠视它，要珍惜它。

希望就在前方，我们不能放弃。让我们跟着井上靖先生，珍惜缘分，珍惜机会，背上希望的行囊去远方。

王维幸

2021年元旦于青岛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朝鲜，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滨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所以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二十九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文学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

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5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84岁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旅路

我挚爱的风景

〔日〕井上靖

李筱峰

译 著

たびじ

——天狗文库——

T

A

B

I

J



重庆出版社
© 重庆出版社

TABIJ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59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8）第17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路：我挚爱的风景 / （日）井上靖著；李筱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1

ISBN 978-7-229-15318-2

I．①旅… II．①井…②李… III．①日本文学 - 现代文学 - 作品综合
集 IV．①I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89920号

旅路：我挚爱的风景

LÜLU:WO ZHIAI DE FENGJING

[日]井上靖 著 李筱砚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郑葱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7.5 字数：140千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5318-2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诗篇

猎枪

镰鼬

流星

漩涡

瑟瑟秋风

宗谷角

雪中的下北半岛

猪苗代湖

大洗

日光·战场之原

河口湖

箱根的樱

箱根·金时山

伊豆·汤之岛附近

汤之岛·净莲瀑布

越过天城

千曲川和犀川

信浓·姨舍附近

从上高地到德泽

信浓·大町附近

八岳高原

諏访湖

天龙川沿岸

在弁天岛

渥美半岛和伊良湖角

北陆·北潟

比良和坚田

京都（一）

京都（二）

[河内平原·古市附近](#)

[潮岬之行](#)

[纵贯纪伊半岛](#)

[中国山脉山脊上的村落（鸟取县福荣村）](#)

[长崎一日](#)

[有明海](#)

[后记](#)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诗篇

猎枪^[1]

不知为何，那位中年男子惹得村里人人反感。对他的嫌恶之词甚至传入了我这孩童的耳中。

某个冬日的清晨，我曾目睹他紧紧别上子弹带，将猎枪重重勒在灯芯绒上衣之上，长靴踏碎了霜柱，他从容地扒开草丛，抄小道往天城山^[2]而去。

二十多年后，那人早已故去，可他那时的背影却并未从我眼中消逝。究竟是什么让他必须佩带上让生灵断送性命的白色钢具，将自己这般冷酷地武装起来？就连现在，身在大都会的人潮人海中，我依然会在某时某刻突发奇想，想要像那位猎人般从容、安静、冷峻地行走于世。我这才知道，人在步入中年，窥视过人生的白色河床之后，能同时在孤独的精神和肉体上刻上沉重烙印的，除却那杆擦得锃亮的猎枪之外别无他物。

天城山麓·汤岛附近

镰鼬 [3]

以前我上学路上，总会经过一个名叫犀之崖的小型古战场。周围就连正午时分也是树木苍郁。从桥上向下探望，谷底仅有一小摊水，几片落叶长期浸泡其间。传说这里就是日暮时分镰鼬出没之处，大家经过时都很害怕。虽然没人见过它的身影，也无人听过它的脚步声，但据说那家伙会如疾风般突然袭来，挥舞锐利的镰刀割开人脸、斩断人腿。每次因备考补课放学晚了路过此处，同学们个个都战战兢兢。大家都慌张地将手提包夹在腋下，飞快地奔跑过桥。

有一次，学校里一位青年教师从科学的角度为我们解释了“镰鼬”究竟为何物。他说，当大气中某一局部出现真空层时，气压会突然转向零点。气压骤然变化而产生的效应若是作用于人的肉体之上，会使人产生好似被镰刀割过的错觉。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人们所谓的妖怪“镰鼬”。犀之崖的地势恰好为这一大气现象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那以后，我便不再惧怕镰鼬这种恐怖至极的动物了。可是，我绝望的人生态度恐怕也正是诞生于此时。即使是现在，我也会时常想起镰鼬的存在。偶发于人类命运中途，突如其来的，完全突如其来的冷酷截断[4]，一如镰鼬出现时那片骤然生成的气潭。镰鼬从未从我记忆中消失，虽然如今犀之崖已被填埋，且数年前起，红土街道就已笔直地通向原陆军机场[5]。

滨松市·犀之崖

流星 [6]

高中时，我曾身裹大衣，独自一人仰面朝天地躺在日本海边的沙丘上，望见流星划破夜空。十一月，一道蓝光从冰冷的星座处一闪而过，溘然消逝。那时，再没有比那颗流星孤独的行径更能摇曳我青春灵魂的东西了。我长久地躺在沙丘之上，丝毫未曾怀疑，只有我才是地球上独一无二会用额头接住那颗下落星辰的人。

自那之后，时间已过去十多年。今夜，在这个国家多愁善感的青春亡骸——由铁屑和瓦砾构筑的荒凉的城市风景之上，我又见到了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疾行的星。我闭上眼，头枕在红砖瓦上，现在的我再也不会以为会有任何天降之物落于我额头之上了。我与流星这一转瞬即逝的小小庆典缘分已尽。那颗流星的去向我无从得知，一如我那在战乱逃亡中不知所踪的青春。不过，那独自从恒星群中脱离后穿过天体群落下的流星，临终时的那份洁净多么让人惊叹啊，唯有这份洁净永远不会从我的眼中消逝。

金泽近郊·金石海岸

漩涡 [7]

寂静初冬里的某一日，湛蓝平静的南纪[8]海面上，唯独那一角澎湃汹涌。波浪撕咬着海角巨大的岩壁，在不知根底的岩礁缝隙间，卷起几个庞大的漩涡。传说那里曾住着魔鬼，因而被称作鬼城。我站在鬼城广阔的岩台之上，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岩台下，漩涡的纹路成形又崩裂，崩裂又再成形，周而复始。我的心完全被它孤傲伟岸的面庞所吸引。

旅行归来，回到都市喧闹的生活中后，在深夜冰冷的被窝中，我依然会不时想起遥远的熊野急滩里的暗潮涌动。我以为：不是魔鬼曾住在那里，而是住在那里的人变成了魔鬼。不知何时，我的内心也完全被魔鬼吞噬，我冷峻地意识到真相：此刻，不知名的海藻一定在暗褐色潮湿的肌肤上喘息着，在黑色海潮的表面若隐若现；已变成魔鬼的人类正凝视着它那异世界般碧绿色的痛楚。

南纪·木本海岸·鬼城

瑟瑟秋风^[9]

落寞的秋意终于漂泊到征途的终点，却为何仍要向寂静的严冬迁移呢？秋冬之交，从谷底吹来的寒风令人无可奈何，它们甚至被命名为“季节的痛哭”。

它每日频繁造访，将中国山脉棱线一带的村落一分为二，它吹动满目的大叶矮竹，从美作一路吹到伯耆。野猪群隐藏在风道之中，倒伏在地上隐忍。它们这么做不是因为吹得石头都毛骨悚然的、猛烈无情的寒风，而是为了追随萧瑟秋风远离之后，十一月的艳阳洒下的虚幻的白光。

中国山脉

^[1]1948年10月20日发表于《诗文化》杂志，后被收入诗集《北国》中。发表时诗人41岁。

^[2]位于伊豆半岛中央的山脉。是整个伊豆半岛区域海拔最高之处。

^[3]1947年6月10日刊发于神戸市诗人团体“火之鸟”发行的杂志《火之鸟》第三册之上。后收录于诗集《北国》中。发表时诗人40岁。“镰鼬”为日本传说中的妖怪，传说这妖怪会乘着旋风而来，用像镰刀一样的爪子袭击人，人的皮肤会留下伤口但丝毫不觉得疼痛。“鼬”俗称“黄鼠狼”。江戸时代的妖怪画册中“镰鼬”被刻画为四肢长着镰刀的黄鼠狼。

^[4]此处突如其来的人生截断或指井上靖的中国大陆从军经历。

^[5]指原日本陆军滨松机场。战争期间为日本空袭亚洲大陆各国的大本营。

^[6]1947年4月1日发表于月刊诗歌杂志《诗人》（京都矢代书店发行）。初发表时诗的末尾写有“二二·一五”，可推测创作时间应为昭和二十二年（1947）1月5日。发表时诗人40岁。

^[7]发表时间及刊物与前篇《流星》相同。初发表时末尾有“二二·一·二六”，推测应为昭和二十二年（1947）1月26日所作。

^[8]南纪暨南海道纪州国的略称。包含现和歌山县全境及三重县西南部部分地区。

^[9]1946年9月25日发表于《火之鸟》第一册上。发表时作者39岁。

宗谷角

过了名寄站没多久，天盐川便出现在列车左手边。黑色的河水浑浊不堪，像一摊死水。河水顺着河畔的灌木杂草丛缓缓流过，一派原始森林中的河川景象。一到冬季大雪覆盖，唯有这一条蓝黑色的河川仍在流淌，让人倍觉荒凉。

列车在名寄到幌延区间大都沿着天盐川行驶。河流与铁轨的距离时近时远，但无论何时眺望车窗外，都能见到一部分蜿蜒的河床。自天盐川可见之处起，窗外的风景色彩终于开始浓烈起来。放眼望去皆是原始森林。白桦、杨树、针枞、冷杉、落叶松、水曲柳、桤木等各类树木从窗外交替飞过。

落叶松的枝叶被染成金色缎带，针枞则像负雪的圣诞树般略有沉重之感。至于杨树，确实比东京附近见到的枝干要粗壮许多。

虽然才七月初，窗外的风景已像冬日般阴郁。不止风景，气温也非初夏之感。身体完全不会出汗。从打开的车窗外掠过脖间的风甚至有些冰凉。



汽车沿着北方的海岸线疾驰。

道路与海滨之间本是草原地带，不知何时转变为一整片长满大矮竹的原野，只在路旁可见几株虎杖或是野生稗草。长满大矮竹的原野里，各式各样的小花星罗棋布，争相探出头来。除了红色的蒺藜，还有红里带黄的萱草花，茎秆只有一尺[1]左右，与兰花类似。

还有少量的当归花，茎秆有三尺长，花朵像小棉花般群聚在一起。

灰色的海面、镶嵌在海边的大矮竹原野，以及星星点点散布其中的赤色、朱色和白色的花，只有在北国才能见到这般美丽的风景。

“多亏女友甩了我，我才得以见到这么美的景色。”风见龙一郎说。

然而似乎这话并未传入司机的耳中。

“这一带名叫雌熊海滨。以前常有熊出没。”

“嗨，有熊啊。现在没事儿了吧？”

“熊不到冬天是不会出来的。”

没多久，车子驶入一个叫增幌的小村庄。海边四处都散布着渔民们的简易木屋。各家旁边都飘扬着晾晒的衣物。引人注目的是，到了北海道的北端，洗衣突然变成了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边十月开始就改马拉雪橇了。”司机说。

汽车又在无人海滨行进了一阵，开进了一个名叫富矶的村落。这里住着大约五十户人家。各家附近的泥土中都埋有鲱鱼锅，都是用来煮用作肥料的鲱鱼的。大的锅直径约有一间[2]那么长。

至于房屋建筑的样子，此处和旁边村子一样，也是简易木屋。甚至可以说，其实就是个粗制滥造的箱子，上面开一两间小窗，插了根烟囱而已。

“鲱鱼的鱼汛只到四月中旬，现在大家都在为八月中旬开始的大捕捞做准备。”

司机解释完后问：

“您去海角那边究竟是要做什么啊？”

“我去考察呀。”

“考察什么？”

“风景。”

“啊？”

“北方的风景。”

“那不就是观光吗？”

“差不多吧……平时来的人多吗？”

“什么？”

“游客啊。”

“没什么人。除了特别疯魔的人以外，一般人是不会来这种地方的。”

“那么我也算是个疯魔的人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在两人聊天这段时间里，车也逐渐靠近海角尖端。

“前面就是宗谷村了。”司机说。

话音未落，已经能隐隐看见前方丘陵上黑白相间的大横条纹灯塔。

没多久车子驶入村庄。这就是日本北端的宗谷村了。村庄整体呈细长状分布。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废弃房屋，玻璃门上用红色油漆写着“弹珠游戏店”。屋舍倾斜，门户破裂，屋内无人居住。

过了邮局和村政府，没多久就出村了。不知何时，海岸也突然换成了浅滩的风景。

“那边是桦太^[3]的山。”

经他这么一说，确实前方遥远的海面上一座小岛分明可见。岛上有七座高山，海鹈鹕机敏地翱翔在海岸之上。据说这里是偷渡去桦太的地方。

海岸以远两百米处可见两艘底拖船^[4]的残骸，其中一艘倾斜着，直插入海面。离底拖船残骸没多远的海上有座小岛，远远望去有一撮泥沙般大小。据司机说，春天前来捕食鲱鱼的海鸟就聚集其上。

没一会儿，汽车停了。

“这儿就是去灯塔的入口了。”司机说。

“好的。你稍等我一会儿。”

风见龙一郎刚从车上下来，就被海上突如其来的强风吹了个踉跄。

附近还停了一台汽车。

“哎呀，这不是有汽车吗？”

“肯定是工作人员来灯塔了。”

兴许是这样吧。往灯塔所在高地的路十分陡峭，风见龙一郎爬了五分钟左右，终于上到了高处。那是一块沙地，右手边是灯塔，左侧是一所学校，学校里有一个小操场。简陋的门柱上写着“大岬中学校”。

选自《魔之季节》^[5]

^[1]日本长度单位，一直沿用至1958年。按照1891年制定的度量衡法，1尺约合30.3厘米。

^[2]“间”为日本尺贯法的长度单位，一间约合1.818米。

^[3]即库页岛。

^[4]使用底拖网捕鱼的船。底拖网有很多种，常见的有手操网、地拉网等，通常用于撒网捕捞海底的鱼。

^[5]小说。1954—1955年连载于《周日每日》。

雪中的下北半岛

巴士里乘客塞得满满当当，塞满之后，便沿着雪路朝八里^[1]外的大间角出发了。雪又下了起来，好似一直等着巴士启动一样。巴士在狭窄的路上转了好几个弯，穿过大畑町径直驶向海岸的方向。道路很窄，只够巴士车身勉强通过。道路两旁的住家无不被大雪覆盖。

不久，巴士跨过了一条颇为宽广的河流，其后就一直沿着河岸行驶。路况不佳，车身像船一样剧烈地晃动着。没过多久便到了河口。河口处似已变成了港口，二三十吨的内燃机船上竖着五颜六色的旗帜，密密麻麻塞满河口。据乘客所言，那些都是去日本海捕捞大马哈鱼的船只。在被大雪覆盖的港口里，看到许多飘扬着五颜六色旗帜的小船，杉原的心情有些异样。

进入海边以后，巴士就开始沿着海岸线行驶。雪还在下着，但天空却是蔚蓝一片，澄净无比。海面安静得有些可怕。巴士缓缓而行。道路与弯曲的海岸线平行，顺着紧靠海岸的山丘腰部、悬崖底部，无止境地延展下去。

杉原将视线一直投向窗外。有时他看见湛蓝的海面出现在光秃秃的树梢之间，有时又看见浪花四溅的礁石海岸出现在斜缓的沙滩对面，海岸边四处都是褐色的巨石，这些巨石都头顶着白雪，脚下翻滚着海浪。

啊，眼瞧着就要被大浪吞噬，荒石滩上矗立着的那十二三户的小村庄啊。啊，被雪覆盖了大半的晾晒衣物啊。塞满干柴和绳子的小屋啊。裹得严严实实的孩童啊，老人啊。

杉原又变成了个诗人。昨日他的诗情便一如往常飞去了宏子身边，今日他也同样如此。

与其住在没有宏子的东京，我还不如住这里好些。杉原很认真地在思考此事。与其工作在没有宏子的公司，还不如住在这个乱石滩上的村

庄里。杉原当真这么想。

突然，杉原被庄司从背后戳了一下肩膀，他回头看了看庄司。

“我在想啊……”

庄司突然以这样的口吻说道。

“你想什么？”

“我想，定居在这里也挺好的。比起做个医生，还是在这边采海藻更符合我的性子。挺好的，对吧？”

这次杉原又默而不答。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又和庄司撞车了，心中觉得毛骨悚然。

村庄里的房屋像是商量好了一般，都建在海面与丘陵夹着的那一小撮土地之上。家家户户比肩接踵，默默地凝神屏息着。没多久，整个海岸变成了荒石滩，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岩石，一直绵延到视线尽头。巴士经过的道路两侧，茫茫雪海中锦带花似茅草般探出头来。波涛只在近海汹涌澎湃。

九点十分左右，巴士抵达了一个小村庄。这村子附近的海岸风急浪高。

“这儿可以看到惠山角。”

邻座商人样貌的中年男人好像知道杉原是个游客，这样对他说道。仔细一看，的确有座负雪的山漂浮在遥远的海上。

“看着好像冰山。是不是就是座冰山啊？”

杉原这么一说，那男子便瞪大眼睛看着他。

“那是北海道的惠山角。”

男子的口气中带着愤怒。杉原后悔自己提起了冰山，但那的确就是他当下的实际感受。北海道上那个被雪包裹的白色半岛，乍一看就像一

座冰山。大概没有游客能想到北海道竟然离得这么近吧。

巴士停在了一个叫下风吕的村庄处。据说这个村庄有温泉涌出。

“若不是安排好了要去大间崎，今晚还真想住在这里啊。”

杉原这么对庄司说。杉原一听有温泉，就想若是将冰冷的身躯浸泡在冒着热气的浴槽中该是多么惬意啊。

“对啊。温泉呀。温泉这东西真是好啊。”

庄司好像也和杉原同样心境。过了下风吕村，刚歇了会儿的雪又下了起来。一看表，时间已是九点四十分。



“看，那儿有两只黑尾海鸥。”

杉原听到庄司的声音后往窗外看了看。岩礁以远，蓝黑色的海面上泛着一道道白波。两只黑尾海鸥在荒凉的海面上翱翔。海浪愈渐汹涌。被误认作冰山的北海道惠山角白雪皑皑，清晰地在那片风浪迭起的海的对面展现着身姿。

过了下风吕，就再也没见着可称作村庄的像样地方。无论走到哪儿都只有礁石。雪依旧下着，好似已忘记要停止一般一直下着。乱石滩上的岩石好像也比刚刚见过的大了许多。

过了桑田村，就能望见前方白色小点状的大间崎灯塔。黑斑头鸬鹚频繁出现，它们展翅飞翔在海中巨石的周围。

十点十分，巴士经过了一个叫易国间的大村落。古书上也有写作“异国间”的。古时这一片确实处于日本与异国的交界之处。过了易国间，杉原才看见一艘小型发动机船，如细竹叶一般飘摇在风浪大作的海面。冒雪搬运砂石的女人们也出现在视线中。巴士依然颠簸着行驶在海岸线上。

“啊，是海鸥。”

杉原喊叫道，他看见海面上浮现出一只白海鸥。海鸥杉原还是分辨得清楚的。

“这里居然也有海鸥啊。它真孤独。一个人漂来这种地方。”

于是庄司便解释：“那是在桦太、千岛繁殖后飞到这边来越冬的吧。”

“是吗？我还以为是离了群，被困在那边呢。”

“怎么可能。黑尾海鸥到处都是啊。”

庄司眼里好像只有鸟。荒石滩的平坦岩石上停着数十只、数百只黑尾海鸥群。

十点三十分，巴士经过了蛇浦村落。杉原想，既然叫蛇浦，以前应该有不少蛇吧。村里人拉着载满薪柴的雪橇在雪路中行进着。临近海角，积雪慢慢变少了。丘陵上的大叶竹在雪中探出头来，松树林的枝干下方根部的位置都能看到。

绕过一座大丘陵的山麓，灯塔突然间便将它巨大的身形呈现在大家面前。

一位乘客告诉杉原：

“从这儿可以看到函馆山。”

不知不觉间惠山角已退到右侧，前方又出现了另一座冰山。那就是函馆山。

没多一会儿，巴士驶进一片大叶竹丛生的平地。杉原回过神来才发现此刻车的两边都已能看见海。车窗右手的海岸边建着十几户人家。目送灯塔从车的左侧经过，没多久终于进入了目的地大间町。此刻是十点十五分。

^[1]日本的长度单位。1日里为36町，约3.927公里。8日里约为32公里。

^[2]小说。1957—1958年连载于《读卖新闻》。

猪苗代湖

秋天时，我去福岛县的郡山拜会了学生时代的朋友。那日我和朋友两人从郡山驱车约三十分钟，前往一个叫热海的温泉村，当晚住下，第二天开车环游了猪苗代湖。

从温泉村到湖区是段急上坡，汽车行驶在丘陵与丘陵之间，偶尔穿过一片平坦的田野，但转瞬又回到丘陵间的狭窄坡道上。汽车从中途开始沿着一条名叫五百川的小溪行驶，传说某位京都的公主听人说从首都出发后，遇见的第五百条河的河畔涌出的热水对皮肤病特别有效，便不远万里前来探寻，她最终遇见的第五百条河便是这五百川。这些都是朋友说给我听的。

这河只是条平常的河流而已，但河两岸丘陵上各类树木都披上了红装，甚是美丽。特别是木通和漆树的叶子，在杂树林中呈现出一片血红。

从猪苗代湖抽水引流的这条灌渠名叫安积渠，水渠沿岸山野间，整个一派晚秋的景象。稻谷黄熟，四处都已开始收割。水渠边缘用木料固定，青色的藻荇随着水流飘动。

登上丘陵的顶峰后，走几步便能看见湖面。离开旅店时还只是微风，一到山脊处风就猛烈起来，整片湖面上都翻滚着白色的波浪。

“像这种日子的湖面，现在大家都称作兔子。稍微一看，是有几分像许多兔子在跳舞吧。”

朋友向我如是解释道。湖岸附近部分水域呈现出污水一般的茶褐色，而对面则是醒目的翡翠绿，看上去一眼望不到尽头。

在那浓艳的绿色平板之上，白色的浪头像是几百几千只白兔在跳跃。这比我见过的所有湖面的浪头都要凶猛。我这么一说，朋友这么解

释：

“毕竟这湖里蕴含着硫黄等各种矿物质，所以或许多多少少会比其他湖泊奇特些。对了，这湖里几乎没有鱼。”

接着朋友又补了一句，“每天看着这没有鱼的湖过日子，就有了像我这样的性格的人。”

朋友现在虽然住在郡山，但却是在湖畔的村子里出生长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性格中的确有些冥顽不化之处。不过此刻我没有联想到这位朋友，倒是猛地记起香住理惠的老家也在这湖附近。此前关于香住理惠，我只记得她出院了，那之后的事情便再也想不起来。然而此刻，伴随着心中些微凄凉的感怀，记忆中她的样子又突然浮现在我脑海。

“西安积大概在哪一块？”

我依稀记得她故乡的名字，便问朋友。

“就在对岸。隔湖相望，对面湖岸那一带就是西安积了。”朋友说。接着他又补充道，西安积那边的五个村子一般被统一称作“山阴”，不过当地人不喜欢那阴暗的名字。

隔着湖上千百只跳跃的白兔，我往香住理惠出生并度过了小学时代的西安积方向远望了一番。于是我又想起，理惠去世的那天，廊下散落着微弱的阳光，也是今日这般晚秋的光景。

“我认识对面山阴村里的一个女人……”

我这么一说，朋友不知怎的就理解错了，说：“你可别陷太深啊。你最近是不是太拼了。”

紧接着朋友又问：“多大年纪了？”

“38岁就死了。”

“死了？漂亮吗？”

“怎么说呢……”

那时，我努力回想香住理惠的容貌，但她在我脑中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

香住理惠日日瞧着这碧绿的湖面以及湖上泛着的白色波浪长大，仿佛她也被安置上了两颗目光呆滞的鱼眼睛，眼神中同时混杂着暴烈与哀愁。不过，她的容貌却也因此多了几分安静沉稳之感。

选自《湖上的兔》^[1]

^[1]小说。1958年12月发表于《文艺春秋》杂志。

大洗

佐川叩问自己内心，究竟为何会做出如此与自己性格不符的举动，决定踏上赏月的旅程。他是在上野开往青森的快车上开始这样问自己的，此时距离列车出发大概过去了三十分钟。

仅片刻时间，列车便开始在一望无际的金色稻田中穿行。田野间零星留下收割的痕迹，视线一转，不知名的河川边有一片巨大的河滩，河堤之下几只鹭鸟身着醒目的白衣，飘然降落。

佐川买的票是到水户的。这趟车三点五十五分从上野出发，中途仅停靠土浦站，五点四十五分到达水户站。佐川准备从水户包车去大洗，今晚住在公司替他联系好的海滨旅馆。除此之外别无安排。毕竟这一趟是一时兴起，只是为了看九月的满月而来。

佐川将视线移向窗外，追溯自己心境变化的轨迹，究竟为何会突发奇想要来看月亮。出生以来这四十多年里，自己一次也没赏过月，就连赏月的念头都从未动过。今早在公司和一个叫田岛的客户碰面时，被对方问起来说今晚该赏月了，准备去哪儿之类的，便也不由自主地想自己是不是也去哪儿赏个月好些。

“赏月的话哪儿比较好啊？”

佐川注视着这位老江湖商人的脸，问。商人已将自己的白发剃短理平。

“可能还是得出东京才行。像信州的姨捨，琵琶湖的坚田，九州的原都是赏月胜地，我也都去过。东京近郊的话，嗯，究竟哪儿好呢……”

这男的说什么都是在谈生意，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乍听之下无法断定。

“箱根也没什么好的，铫子的话去太麻烦，听别人说大洗不错，但我

没去过。”

一听这人说自己没去过大洗，那一瞬间佐川就决定要去看看了。也不是因为工作时眼睁睁看着田岛捞了不少好处而泄愤出气，但确实多多少少对他有些不满。

客人一走，佐川即刻叫来秘书科的职员，吩咐他查好去大洗的路线，安排好下榻的旅馆并且给自己家中去个电话。

在被田岛问及是否要去哪儿赏月的当头，佐川好似突然记起遗忘许久的事情一样，几乎未作考量就决定要去赏月，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自己太疲惫了吧。去赏月这样的念头，别人怎样不得而知，对于自己这样有几个身子都不够用的大忙人来说，并非什么奖励。

不过，人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到了一定年纪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那时，或许就像波涛冲刷着海岸一样，岁月的潮水也会进一步朝我们涌来。那时，突然渗入内心的与年龄相符的老年心境，想必也会为额头再增添一道皱纹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自己是真的累了。佐川想着想着，列车就已到达土浦站了。霞浦湖隐隐约约出现在右手边的车窗之外。周围并无山峦，所以看起来不过是一片宽阔的水塘罢了，可是倘若晚秋立于湖岸边，或许会有烟波缥缈之感。

列车一过土浦，便可看见田野各处停着三三两两的白鹭。这两天天黑得明显早了些，不久，暮色像雾霭一般，逐渐覆盖这举目无山的平原。

这一刻，佐川才意识到，自己一时任性来到这里，并非只是单纯因为疲劳，也不是年龄增长的错，而是一种像是即将灭亡的预感将自己推来了这里，这种焦虑感总会间歇性地，每年来袭几次。佐川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虽是战后才起家，时间尚短，但现在在东京和横滨都开设了自己的汽车零部件外包工厂。工厂的建筑以及从业人数也随着事业的扩大每月增长。也正因此，佐川偶尔会梦见自己处在进退维谷的境遇中。既然这些会出现在梦境中，证明自己的事业内部的确隐藏着陷入

那样状态的可能性，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不止佐川的工作是这样，战后日本的产业多多少少都有这些特质。表面上产业红红火火，但其实离崩塌也就只差一层窗户纸而已，难以为继。或许还有第二层、第三层，但都被外部条件牢牢束缚，靠自身力量完全无法支撑。

佐川内心对产业崩塌的担忧总是来得毫无先兆。不管有多少悲观的现实放在眼前，他都不是轻言疲惫的人，但也正因为并无直接根据，这种毫无预兆、与产业现状毫无关系的预感才从内心难以驱散。

佐川这才回想起来，从昨天起自己又陷入那般衰累的情绪中了。虽然田岛那句话诱使自己产生了去赏月的情绪，但的确自己内心那不断抬头的灭亡的预感也脱不了干系。

大洗这名字一听就能联想到一片荒凉的乱石海岸，去那里看今年中秋的明月也未尝不可。就这样，佐川赏月的情绪便和中年男人内心来历不明的绝望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感伤和颓废主义产生了关联。

佐川在水户站前联系上一辆车，朝着大洗进发。原以为一路上会是凹凸不平的农村小道，便选了一辆看着结实的车，没想到水户至大洗的道路竟然是整修一新的水泥大道。

道路两旁宽阔的水田一望无际。月光偶尔会露出脸来，将田野照耀得像白昼一般明亮，可转瞬间又阴翳下来。

“真不赶巧，今晚云层太厚，赏月是没办法了。”

司机这么说道。白色的卷积云紧紧包裹在月亮周围。

“还有几里地？”佐川问道。

“出了水户向东走三里。海滨调^[1]里不是这么唱的吗？其实啊，差点才到三里地。”

汽车笔直地穿过这三里平坦的道路。

“对面就是老路。看得到吧？就那边。”

老路没看到，沿线人家亮起的灯光倒是星星点点看得清。另外，据说备前公建造的灌渠“备前渠^[2]”也是沿着老路在流淌，佐川透过车窗自然也是望不见的。

车开了三十多分钟后，进入了矶滨町境内。这地方是个细长的小镇，渔场的味道飘得到处都是，无论房屋的建筑方式还是街上行走的人群都是这股味道。

车开进了一条大街，道路两旁街灯明亮，灯与灯之间间隔一间的距离。穿过这条热闹的大街，汽车停了下来。

“我加点水，你稍等一下。”司机说着，离开驾驶位，走进右手边的鱼店，即刻提了个桶出来了。鱼店前方秋刀鱼堆积如山，五六位穿着长靴的女子正在将鱼扔进木箱中。

鱼店对面是一家古董店。窄小的橱窗前，破破烂烂的东西杂乱无章地放着，典型的乡下古董店的模样。

佐川透过车窗望了望橱窗内店里的摆设，又回头看了看，发现司机仍在鱼店旁的水井边哼哧哼哧地压着水泵，于是便打开车门下到街边。佐川在周遭鱼腥味的包裹下，打量着古董店的内部。

店内灰尘积了一层，旧钟表、金属锁链、缺口碗、勋章等等琳琅满目。正面挂着一张尺三^[3]大小的日本画。一看落款写着“紫水”，佐川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了坂本紫水的名字，就是大正时代和麦仙^[4]等人一同创立了新日本画团体S协会，同时也是该协会领导之一的那个坂本紫水。

画中用墨笔勾勒的几株老杉树，乍看之下笔法略显潦草，树的上方一轮寒月高挂长空。就差直接题上寒月二字了。画很有品位，不仅如此，落款还是佐川熟知的紫水的名字。

佐川想，倘若是真品，竟然能在此处发现坂本紫水的画，真是稀奇。正好此时，司机打开了驾驶室的门，佐川便顺势上了车。

又开了七八分钟，旅馆便到了。旅馆的建筑已有些年头，但房间也不少。佐川被安排进三楼一间八畳^[5]的和室。

据女佣说，不久前这间旅馆依然由驻日盟军接管，不过只有一层被改造成了西式房间，其余各处并无明显改建痕迹。旅馆夏季是旺季，接下来的秋冬季节没什么住客，但近来附近新建了一间高尔夫球场，周末会有打球的客人来住宿。

房间里靠海一面有个檐廊，上面安置着桌椅。佐川换上浴衣，来到了檐廊上。

旅馆正下方便是海岸。大小岩礁散布海面，直至远海。檐廊处也能听得浪花四溅的声音。整个一派鹿岛海岸^[6]典型的荒凉景象。距旅馆百米开外竖立着一座小型灯塔，与建筑大小呼应，灯塔发出的光也很微弱，但却以极快的转速舔舐着海面。从海面绕回来的光亮，每次都会照亮佐川所在的檐廊。女佣拿着住宿登记簿过来时，佐川一问才知道，灯塔去年刚建成。佐川专程来赏月，月亮却依旧被层积云包裹，只是偶尔想起来才会露个小脸。

选自《大洗之月》^[7]

^[1]发源于大洗地区的宴席民谣。明治中期将原有的船歌再编曲后，流行全日本。

^[2]水户市内连接櫻川和澗沼川的水渠。江户时代由伊奈备前守忠次建造，故名“备前渠”。

^[3]一般挂轴的大小。长约为1米，宽约为39厘米。

^[4]土田麦仙（1887—1936），日本画画家。大正七年（1908）与村上华岳、榊原紫峰等人结成了“国画创立协会”，后文提及的S协会原型或为此协会。另外，协会中并无名为“紫水”的人，或为井上借榊原紫峰创造的人物。

^[5]和室的计算单位。八张榻榻米大小。约为14.6平方米。

^[6]茨城县大洗海角至千叶县犬吠海角的大陆架区域。

^[7]小说。1953年11月发表于《群像》杂志。

日光·战场之原

玲子先来一步，在东武电车浅草站的站台上，等待山根到来。今天她穿了一身偏黑色的中式服装。这衣服正好将她的脖子裹藏进纤细的身体中，十分合身，无论什么职业的女孩穿出来都是一副楚楚动人之感，更别说她这样刚成年的女服务生了，怎么也看不出是这样的身份。

两人在下今市下车，包了个车去中禅寺湖。若是山根不先说话，玲子几乎不主动开口。不管是在电车里还是在汽车上，她都一味将视线投注于窗外风景。

玲子皮肤本是白皙亮丽的，在窗边强光的照耀下反倒添上几许蓝青色，显得不太健康。山根心中疑惑，玲子是否胸口不舒服，或者是别的病痛正侵蚀着她的肉体。毕竟从她日常的生活作息来看，有此疑虑也是情理之中。不过奇特的是，她这副样子却丝毫没有不洁之感，反倒更像是她的美丽肌肤展现清冷皎洁的方式。

过了车返^[1]，路一下子变得陡峭起来，气温也随之急速下降。



两人预约的旅馆据说是中禅寺湖畔最古旧的一家，房屋的窗檐都涂成了朱红色。两人的房间紧挨着，因为山根入夜后还有工作必须要做，所以两人只是一起吃了晚饭，之后便自由活动了。九点左右，山根询问进屋来的女佣，才知道玲子已经上床就寝了。

山根一直工作到黎明时分，然后睡到了早上十点左右。据说山根起床二十分钟前玲子才起来。

“你真能睡啊。”

早餐时山根这么一说，玲子略显羞赧地说道，“还不是因为这里凉快啊。半夜醒了两次，但很快又睡过去了。总之睡得很舒服。”

玲子心满意足地露出笑容。

那天下午，山根带着玲子去三里外的一个山中小湖兜风，据说那湖比中禅寺湖还要美。两人在战场之原的入口中途下车，拜托司机师傅在平原对面的一角等候，剩下的一里地两人自己走了过去。虽然走了点路，但也没出汗。

下车时天空中就有些阴云密布，不禁让人担心傍晚或许会有阵雨。担忧果真变成了现实，两人走到平原正中附近一个叫三本松的地方时突然下起雨来。

山根和玲子跑了两丁^[2]左右的路，慌忙冲进原野中唯一一间小卖部。

两人看着倾盆而下的暴雨，倚在长凳上喝着附近牧场产的牛奶。

“这牛奶真好喝。”

山根不由自主地望向玲子纤细柔美的脖子，看着她咕噜咕噜地喝着牛奶。喝牛奶也要喝得畅快淋漓，玲子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你呀，也不喝咖啡也不喝啤酒，牛奶倒是很爱喝。”

山根说出心中所想，玲子回答道：

“其实我就是觉得牛奶要比那些东西好喝多了。哎呀，我就跟个孩子一样。”

过了十分钟，汽车司机体贴地前来寻他们。雨也小了许多，山根淋着雨站在小卖部前，挥手招停了车。两人坐上车，继续前往看湖。小湖泊的水面比中禅寺湖还更蓝，细雨蒙蒙中升腾起阵阵轻烟。看过之后，两人又沿着原路返了回来。

[1] 车返：险峻山道起始处或者寺社参道入口处等禁止车辆继续通行的地方。

[2] “丁”为日本旧制长度单位，写作“町”时更多，1丁约合109米。

[3] 小说。1952年8月发表于《别册文艺春秋》上。

河口湖

旅馆建在巨大岩石林立的地带，据说这些石头都是熔岩，毫无光泽可言。旅馆正对着湖面，在客厅中央对桌而坐，也能看到湖面上升到外廊的高度，初冬中宁静而安详。

旅馆住客并不多，我在此住了两晚。平素我在东京日日不得安眠，为了睡个好觉专程来这旅馆过夜。

每日晨昏时，湖心上总会飞来二三十只野鸭，偶尔有数十只。它们漂浮在水面上，背向我时好像个黑色小点。那许多黑色或白色的小点有时会突然扎入水中没了踪影，有时又组成几支编队翱翔长空，在湖上盘旋几圈后散落回湖面上。

第三日清晨，女佣告知我今天是五湖^[1]观光巴士运营的最后一天。

“明天开始就安静了。旅馆门口因为是观光巴士的始发站终点，所以旺季时周边团体游客多，吵闹得很。不过好在明天开始巴士就不开了。”

女佣虽说以后会安静下来，但我来R旅馆之后几乎没觉得吵闹过。按理说，观光巴士昨天前天都从旅馆门前出发又返回，可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吵闹的气氛。

不过经她这么一说，确实一到观光巴士发车或返回的时间，能看到檐廊外聚集了些男女，像是要乘坐巴士的客人，他们结成几对，出现在紧邻旅馆旁那自然凸出的熔岩堤坝上。女人们像是商量好了一般，常常以一种危险的姿势爬上岩石坐在某处，背向湖面摆好姿势，被男人们定格在相机之中。他们要么在那里相互拍照，要么亲密地坐在岩石上吃着橘子。

透过窗户，我看到熔岩湖堤上呈现出这般情景，不可思议的是，这景象竟如此静谧。我丝毫也没觉得吵闹。



巴士一过本栖湖，就开始沿着来时道路往河口湖折返。途中，为了远眺西湖，去了一个叫红叶台的地方。巴士从主干道折入小径，随着地表起伏时上时下。道路两侧都是桑田，因为是沙路，所以巴士通过后都扬起了厚厚的尘埃。巴士停在红叶台所在的丘陵脚下后，一行人便跟随着女乘务员，将鞋埋入松软的褐色沙土中，往上攀爬。

我不时地回望身后。看见一位身着黄色毛衣的女性，只有她和她的同伴慢悠悠地走在后面。男人走在前面，女人比他还要慢，走在更后面。

一到丘陵的棱脊线，眼底便铺陈开一片树的海洋。树海就像苔藓般充满深沉的厚重感，横亘在大地之间。

我将视线移向树海右侧，西湖夹在山峦和树海中间，仅有一部分呈细长形可见。湖面像是一块平放的厚玻璃碎片，显露出锋利之感。与山峦和树海的颜色都不同，只有那澄净的湖水呈现出令人醒目的湛蓝色。

“我有洁癖。”

这声音突然传入我耳朵，我下意识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刚才那位黄毛衣女子正朝着树海的方向和她的同伴并排站立着。男人刚才那句话很是刺激，久久萦绕我耳畔。

此刻，女乘务员已经开始带领大家返程，大家又扬起尘土，陆陆续续下山。

选自《湖岸》^[2]

^[1]指富士五湖。富士山下五大湖泊的总称，包括河口湖、山中湖、本栖湖、精进湖和西湖。

^[2]小说。1955年4月刊载于《新潮》。

箱根的樱

想来自己的确有些年头没见过盛开的樱花了。至于去哪儿看，完全交由司机决定了。

“那不如我们就先从小涌谷去大涌谷，再转转湖尻、仙石原，然后回来如何？”司机问。

“可以吧。哪儿都行，只要能看到樱花就好。”真崎说。

或许因为是周日，路上车很多。每逢转弯处都和迎面而来的车交会。真崎他们坐的车后面都有好几台车，一路上还频繁遇到满载游客的巴士。

“游客真多。”

“就是。居然一大早就这样。”

汽车在陡急的坡道上转了几个弯，一眼望去，山上的杂树林行将抽出嫩芽，一派令人醒目的美景。尚未凋零的樱花树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杂树林间。

原来小涌谷的樱花已经盛开至此了。真崎和朱实下车走到谷地一侧的路边，站立在十多株樱花树下。

“果然樱花才是花中之王啊。人要是也能像它们一样开得这般灿烂就好了。”朱实说。

真崎本想脱口而出“你的话能做到呀”。但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真崎的确认为朱实如果有朝一日遇到合适的恋人，那个人若能让她自己身上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她也会像这盛开的樱花一般骄傲地绽放。不管是她的才能还是她的美貌，都会如此。

但自己就不行了。像自己这般一辈子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就不行。画家呀作家什么的，这些家伙都不行。到头来撑死也只会成为个富到流油的老男人罢了。

与其说真崎是在看樱花，不如说他是怀着某种感情在注视着仰望樱花的朱实。真崎想，为了她的未来自己还是应该离开她比较好。昨夜开始一直萦绕于心的绝望之感，突然在此刻感觉像是化为了一根支柱支撑着真崎。

大涌谷的樱花已经凋谢了。不过隔着一道山谷的对面山腰上，白色喷烟^[1]飘荡的风景，真崎和朱实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风景真令人震撼。”真崎说。

“好像城楼被彻底烧毁，只剩余烬在冒着烟一样。”

经朱实这么一说，真崎才发觉的确如此。白烟顺着山峦表面上爬，真崎仔细端详着，他想若是将两人的心画在画纸上，应该也就这番荒烟弥漫，寂寞难耐之景吧。

面向山峰，遥远的右下方可以看到芦之湖的一部分。朱实付了钱，用小卖部边设立的望远镜窥探远方。朱实混在中学生和女大学生中间，将脸支撑在长长的圆筒之上，转动圆筒。隔着些许距离看过去，朱实这个样子年轻到令人讶异。

汽车绕过湖尻之后，又开始爬上丘陵。透过车窗能看到长尾、乙女、金时三山，山下仙石原广袤地横亘其间。仙石原上有几处集中的住居，包围着住居的杂木林美轮美奂。

进入仙石原里的村落之后，樱花又开始零零星星出现。不过大都只开了四成，到盛开还得再等些日子。车沿着早川上游，经由小田原街道向宫之下行驶。这附近杂木林里到处都开着樱花，虽说远处看不太清，但估计也都是盛开状态，一大片青绿色的叶子中，只有那几处燃放着一抹淡粉色的妆容。

“这一路看了好多樱花。明年后年不看也没关系了。”

急转弯处时，朱实一面倒向真崎那边，一面嘴里嘟囔着。很快她便直起身来问司机，“司机先生，现在往回走要多长时间？”

“直接回的话大约三十分钟吧。”

听到司机的回复，朱实心平气和地说道，“最后的兜风了。”

就是这份心平气和，让真崎坐不住了。

“这么乖巧老实，不寻常啊。”

“不可以！不可以这么说。人家一直都在努力要老老实实的啊。”

朱实说完后，又突然间提高声调，“司机先生，就刚刚这段路，请再跑一圈。”分不清她这究竟是真心话还是在开玩笑。

“别啊，开什么玩笑。”

“没事！请再开一圈。”

朱实歇斯底里地说完，又放心地将头偏向窗边，沉默不语。

司机自然没把她的命令当真。回程路段下坡陡峭程度有所增加，司机一路踩着刹车驶入了宫之下地区的村落。

真崎也没再说什么。他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没法让她的心情平静下来。

没过多久车便抵达汤本。

车停到旅馆门口，朱实背过脸去不让真崎看到，然后说，“真漂亮，樱花！”之前那种歇斯底里已经消退，口吻中饱含沉静。此时真崎想，自己最喜欢朱实今天的样子。

选自《花与波涛》^[2]

^[1]大小涌谷地区都是火山活动剧烈地带，此处白色喷烟即为地热而散发的烟雾。

[\[2\]](#)小说。1953年1月至12月连载于《妇人生活》。

箱根·金时山

四点左右，爬山的人像潮水退去般走得一人不剩。我和八坂坐在那美子家门口的横框上，讨了杯茶喝之后就踏上了归途。那美子和他的哥哥送我们下山。哥哥是一个二十二三岁性格温和的青年，与妹妹长得一模一样。

青年话不多，几乎没说什么，倒是那美子边走边回答我们的问题。她告诉我们各类草木和鸟儿的名字。杂树林中长满了山毛榉、枹栎和紫檀等树，她指着其中将要萌发出新绿的树木，一一告诉我们名字。路的两边有很多胡颓子树。她说山脚的胡颓子六月就会挂果，这附近冷些所以要等九月才能见着果实。

山樱花正盛开着，山下一般村子里的樱花树在这里是开不了花的，大都在还是花骨朵的时候就被雹子给打落了。她告诉我们，桤木和柳树已经开始微微冒出些嫩芽了。紫色映山红已经开了，据她所说一两个月后红花的也会开，再过一个月白花的又该开了。

她挨个介绍着身边所有的植物。映山红似乎也被风吹低了头，每一株个头都不高。路旁的林子里大多是空木、红轮花、柃树，它们也和映山红一样低矮。

已是傍晚，只有鸛鹑还在鸣叫。在山麓，鸛鹑只有在寒冷的季节才得见，这里一整年都很冷，所以据说一整年都能听得见鸛鹑的叫声。

“到下个月，知更鸟、乌灰鸫、大杜鹃、小杜鹃会一下子都飞来。现在说不定已经可以零星看着几只了。今早我母亲上山来前，一只山雀飞进了我家中，让猫给抓住了。这猫居然捉小鸟儿，真让人不愉快。”她说到此处，皱起了眉头。

小早川那美子此刻说着山林间事物的样子，和她昨夜来旅店时，以及刚才妥善应对大客流时完全判若两人。对她而言，一定觉得自己不过

是在讲些没什么大不了的知识罢了，然而这话匣子一打开，便说个没完，或许她的内心此时正被一种类似陶醉感的东西所操控。

她在走路闲聊时所讲的话里，最有意思的是冬眠之前红蝮蛇与黑蝮蛇交尾的事。她说她看见过成百上千条蝮蛇，像一根绳一样拧在一起，密密麻麻地团在十张榻榻米大小的空地上。

她口中那无数条蛇聚集之处就在山的缓坡处的某地，仔细一看那里到处都有小石子冒出头来。

“太阳就照在这里，两条蛇就像绳子一样纠缠着，看着都让人觉得暖和。”她这么说着，脸上毫无羞怯之色。我望向她时，她说，“这几天太阳正好从富士山顶端落下。一会儿你看看吧，一年中只有五月这样。”

她就这样一下子岔到了完全无关的话题上。

夜里走在这附近，会发现蛇和毛虫的眼睛都闪着光。那亮光要比猫眼发出的更红些。上月末开始有小蝴蝶在飞来飞去了。等到下个月，大的萤火虫也会出现。抓到的话，一只可以卖十块钱。

她一面说着，一面贴着路的边缘走在前面，让我们走在路中间。她走路的方式很特别，步履轻盈，像是用前脚掌在走路一样。

半路上她还从杂树林中采了几朵蘑菇出来，她说有毒的蘑菇采了之后立马就会折断，无毒的则会纵向分开。她这是在教我们毒蘑菇的识别法则。

“现在主要出粉褶菌。加在酱汤里很好喝。为了祛除毒素，通常会往里滴两滴油。下个月开始，香菇、扫帚菌、鼠状菌就都出来了。”

据说她这些生活必需的知识都是已故的父亲教给她的。父亲在她上小学六年级时就去世了，去世前是富士山的壮劳力。

父亲去世前，她曾和父母弟妹一起一家五口在山上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忘不掉年幼时山里生活的乐趣，昭和二十三年（1948）四月起便开始独居山中的生活。

这山里最令她痴迷的是一个叫百子崖的地方。我们来到百子崖的入口处（虽说叫入口，但其实并没有路），她拜托哥哥带我们前去，自己则要折返回山中的住居去了。好像是因为已经到了母亲和雇工下山的时间，她有东西要拜托他们明天带上来。

“实在抱歉，让我哥带两位去吧。再会。”

就这样，只有分别时小早川那美子的语气才像个成年人。不过与语气不符的是，她鞠完躬后，便孩子气地扭头往回走了。我们还在原地目送她的背影，她却一次也没有回头过，就那样消失在杂树的林荫中。

被那美子托付给我们带路的青年让我们在路旁等候，自己来来回回在没路的坡面上上下下好几次。他好像也并不知道该如何下到百子崖。

二十分钟后，我们抓着树枝，从灌木丛生的陡坡上滑下，终于站在了百子崖的绝壁之上。朝仙石原的一面很明亮，而另一边则是典型的山阴面，杂树郁郁苍苍地生长着，将溪谷都掩盖起来。这黑暗的溪谷落入了同样黑暗的平原，也就是骏东郡东部地区，所谓“御厨平”的区域之中。无论是人家、茂林，抑或是本该在平原中央流淌的相泽川，还有御殿场铁路线都难觅踪影。暗褐色的地表起伏剧烈，被各种层次的浓淡色彩所装点，以一种阴郁的表情一路下沉中，扩散开去。五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大石块危耸在绝壁前端。小早川那美子口中那个站上去会动的岩石应该就是这块了。当然，我们走上去后岩石分毫未动。

我和八坂二郎站在那块岩石之上，沉默着各自将视线投向不同方向。青年与我们隔了两三间，站立在另一块岩石之上。他也沉默着，视线投向与我们二人都不同的方向。隔着幽深的溪谷，对面山坡上的雾气渐渐升腾起来了。

选自《山的少女》^[1]

^[1]小说。发表于1952年11月的《改造》杂志。

伊豆·汤之岛附近

岐部从骏豆线终点修善寺站坐上巴士，沿着下田街道往里走了三米左右，在一个叫做市山的小山村下了车。接着按女乘务员所说，在水车小屋处右转，踩着斜坡上散乱着的小石子缓缓下行。此时已临近三月底，岐部曾听闻伊豆的气候要比大阪早一个月，现在樱花都该含苞待放了，可杵在天城山面前的这个小村落，春天反倒来得特别晚。寒风瑟瑟，岐部不得不竖起厚外套的衣襟以抵御风寒。细柱柳荫蔽着水面，透过柳树间缝隙可以窥见，小溪的水流依然泛黑，给人冰凉的质感。

从路口处走过约半町之后，三间农家顺着坡道并排地呈现在岐部眼前。中间那家门前种着一棵高大的紫薇树，这便是岐部要找的野田口伊之助的老家了。来到这家门口，岐部心中顿觉难以踏入。他把包放在路边，原地伫立着。野田口生前性格文静、沉默寡言，即使这样，偶尔提及老家的点点滴滴之时，他总是面含喜悦。就因为这样，岐部脑子里已经自然而然地刻画出一幅他自以为的野田口伊豆老家的模样，然而现在眼前他所看到的这屋子，和他的想象还是相差甚远。

这小屋像个长方形箱子，乍一看还以为是仓库或是柴火房。前院宽阔，纵深处的屋子却很小，整个透露着贫穷的味道，显得极不均衡。虽说是有个前院，其实充其量也就只有右手边那株老紫薇树萧索孤傲而立，勉强算作这家屋子的标志，除此之外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不如说是块空地，一穷二白地承受着日晒雨淋。两侧邻居的院子里都竖立着几棵大树，树木间屋顶大大方方地耸立着，总归是给人一种像样的住家之感。而且两家整体都比野田口家要高出一头，中间还都垒出了两尺多高的石墙充当分界线，这么一来野田口家便更加凹陷其间，显得磕碜无比了。

岐部想，这竟然就是自己三年来无数次想要造访的野田口的老家。吃惊之余他呆站在路边，望着午后淡淡的阳光随性地映照在两张采光隔扇上，那隔扇还是把护墙板直接割下草率安装而成的。

岐部站在门口叫了一声，里面一片寂静。他还以为无人在家，正准备绕到后门去，这时门突然开了，一个将和服裤脚挽到膝盖，一身做农活装扮的四十来岁的女子邋邋遢遢地出现在门口，她怀里的婴儿还在吃着奶。岐部立马认出这就是野田口的嫂子。

“我是光荣战死的野田口君的朋友，从大阪来。我叫岐部。”

岐部本以为这样对方便能明白，然而面对眼前这位身着洋装的陌生访客，女子惊诧的神情并未消解，一脸搞不清状况的样子。

“我和野田口君曾经是同一个部队的，在战地我一直承蒙他照顾。这次想来给他扫个墓……”

之后岐部又介绍了一遍，自己是来自大阪的谁谁谁，这样对方才反应过来，说：

“啊，您是伊之的……原来是这样啊。这样的话，这样的话……”

女子突然惶恐起来，急急忙忙将还在吃奶的婴儿从乳头抽离开，她裸露的胸部也跟着头一起，胡乱地俯首鞠躬了几次。之后，她好似幡然醒悟般跨入屋内，对着婴儿嘀咕道，“宝宝乖乖在这里待一会儿哦，”便将婴儿仰面放平在屋子一角，推到里间去。紧接着，她说，“我去叫孩子他爸来，您在这里稍等片刻。实在抱歉，门口乱糟糟的……”

说着，她绕到前面开启拉门，招呼岐部落座。岐部本想回应几句，但女子拒绝聆听，逃离一般地晃动着她大块头的身子，小跑着去了后门。

岐部外套也没脱，席地而坐。他觉得打量屋里的陈设太不礼貌，便尽力将视线移向门外。可没多久被丢在一旁的婴儿着火了似的哭闹起来，三四张榻榻米大小窄小昏暗的房间内，脱掉后随意丢弃的衣物，装着剩饭的容器，极其不卫生地杂乱无章地摆放着，这场景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的视网膜。岐部一看表，已是两点。昨夜从大阪出发，换乘火车、电车、巴士还有其他拥挤不堪的交通工具，一路摇摇晃晃来到这里，疲劳感突然沉重地袭来。

门口小路的对面是一面缓坡，四五块稻田铺陈开来，没隔多远好像碰到了断崖，土地一下子就陷落下去从视线中消失了。断崖下方是广阔的低地，从此处难以看见。对面远处是一座丘陵，面向这边的斜面被开垦成几段梯田。丘陵之上，旁边村落的住家或隐在竹林间，或被树木围绕，散布各处。下田街道就在丘陵的山腰部缓缓地画着蜿蜒的曲线。小山丘连绵起伏，好像要将整个村落都包围住一样。每座山丘都被杂树林覆盖，竹林随处可见，像是在大地上抹上了一层黄色颜料，也不知是不是因为高处有风，竹林翻腾起伏着。虽说这是山麓，但这里离山顶还有三里距离，天城山仿佛这幅盆栽般微缩景观的巨大背景，拖着长长的山脊线横亘东西。

岐部累极了，眼睛看什么都像在看陶瓷器上的绘画一样，觉得一切虽然明亮但却清冷。这两三年来，岐部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野田口老家的样貌，想着一定要去他墓前参拜一次，现在终于从大阪长途跋涉，在野田口老家门口坐下了，不知为何心中却好似突然被浸入了冰凉灰暗的显影液^[1]中一样。



岐部告知说自己明日再来扫墓。他一问墓地的位置，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村子南缘的这三家人的墓地，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和邻村墓地一起被安置在熊之山的山顶，野田口也长眠于那座山上。接着嫂子又告知岐部，既然今晚住在温泉那边，明天就不用绕到这附近来了，从温泉街那边就有直接登上熊之山的近道，虽然坡陡一些，但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

“您瞧，那座山就是熊之山。从这里去墓地路途相当遥远，但伊之助葬礼时，一路上村子的人还有学校的孩子们都排着长龙跟着，虽说感觉对不住列队的人们，但确实葬礼因此显得很气派。那时岳母也还健在，她站在这里看着熊之山那边通向墓地道路上的人群，反复说着伊之这葬礼也算是够风光了，够风光了。”

与其说熊之山是位于邻村西面一座起伏的山峦，还不如说就是些不

高的小丘陵而已。从此处眺望，也能看见对面林间若隐若现的小道。野田口的嫂子说着说着逐渐变得健谈起来，岐部听后想象着野田口的灵柩当年是如何被抬上山的。野田口回村安葬的日子应该是在他战死后第一年，也就是战争结束那年的秋天。岐部想，当时熊之山的杂树林应是多么美轮美奂啊，眼脸上又描绘出野田口母亲目送长长的丧葬队远去时的身影，可是，一想到这位母亲现已不在人世，岐部才恍然大悟，野田口的死亡所带来的悲凉早已在这片土地销声匿迹，如今完全化作了风景的一部分。

选自《早春的扫墓》^[2]

^[1]洗相片时适用的化学药剂，具有强腐蚀性。

^[2]小说。刊载于1950年9月号《人间》。

汤之岛·净莲瀑布

这对男女和来这里的所有人一样，走到茶馆边，在看台的一端坐下。我藏匿在茶馆下方，默不作声。

刚开始，我还能看见男女两人在离我半间距离的地方并排而坐，可过了一会儿两人的四只脚嗖的一声就缩了进去。

没多久从我头的正上方传来女方的笑声。木地板上四处都有小缝隙，从那里可以瞥见这对男女身体的一部分。我将脸凑近去，窥见女方正歪坐着抽着烟。女人竟然抽烟，这着实吓了我一跳。我想，这女的果真是个狠角色。我只看清了这一点就已吓得缩紧了身子。

笑声总是从女方那边发出。渐渐地，也能听到女子低声的呢喃，倒是男方的声音丝毫未有耳闻。我原以为是被瀑布的声音掩盖住了，但渐渐地我发现男子本来就一言未发。我又一次将眼睛贴在地板间隙，只见女子朝他说话，男子也默不作声，反倒与女方保持了些许距离，背对着她将手枕在脑后，长时间躺在一边。我心中疑惑，女子都说得眉飞色舞了，男子为何还能那样无动于衷。



我一直弯着身子藏在看台底下。这个动作持续了三十分钟，我渐渐觉得无趣，就想跳出来自由活动一下。这念头一蹦出来就极难抑制，我一心想着要活动一下筋骨，厌倦了夹在石缝间保持那令人难受的姿势。过了那么久，那对男女一直没有要殉情自杀的迹象。那女子都还在笑，看来肯定不会自杀了。

我大半是因为自己一心想要自由走动，所以才爬到看台边上探出头来伸出右手，左右挥动了五六次，好给大家信号。

于是，刚才那对男女走过的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二郎的身姿。他好像从天而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是从紫薇树上跳下来的。以此为信号，断崖四处开始出现少年们的身影，大家最终都集中到二郎所在之处，一起沿着小路上到了大道之上。

我从看台下方跳下，为了不让那对男女发觉，便朝着河流下游踏跳着石块过了河，中途上岸后也走上了刚刚少年们走过的小路。

我一到大路，发现大家都在等着我。

“那两个家伙说了些啥？”

二郎怒视着我，好像我该为这场毫无趣味的事件负责一样。

“什么也没说。就那大婶儿笑了几下。”

“为啥笑！”

“不知道。”

也不知二郎怎么想的，他突然轻推了下我的头，说：

“回去了！”

这句话便是大家返程的讯号。

我们开始往回走。不知为何，我心中甚是孤单。事件的确毫无趣味，但这也不是我所能预知的。但感觉大家好像都觉得责任在我。只有我稍微落在队伍后面独自走着。

就在这时，我内心突然担忧起来。要是那两人现在殉情自杀的话可就大事不好了。我心中有种念头突然闪现，我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确实没想死，但是不是等我们走到大路上之后，那两人就纵身一跃跳下瀑布了呢？

我一路走着，和心中不安的情绪作了一会儿斗争之后，开始萌发出再回去瀑布看看的念头。这念头一出现我就再也无法拒绝。

“我的手绢放在那里忘拿了。”

我突然对二郎这么说道。其实手绢在我怀里揣得好好的，我自己编了个折返回去的理由。



我朝着瀑布方向，先是步行，中途开始便跑了起来。跑着跑着心里就开始害怕。我总觉得那两人很可能已经死了。回想女子的笑声，那笑声的确不是普通的笑。我在那时才意识到，女子的笑声中蕴含着极度的空虚和寂寥。

我急速跑着，都能听见自己草鞋发出的声响。我跑到了大路通往瀑布的小路上。就在我不要命地跑到一半时，我遇到了刚才那个男子，他正从下方往上走。只有男子一个人。

“小孩儿，去哪儿？现在瀑布那儿没有任何人在了哟！”

男子稍稍站定后说。环顾四周确实只有男子一人，女方不知所踪。我想，莫不是只有女方死掉了？这么想着，男子刚才那句“现在瀑布那儿没有任何人在了”突然使我心头一紧，恐怖万分。

我半流着泪挤过男子身边，继续沿着小路向下走。心情好像逐渐进入一个深穴之中一般，周遭的寒气与昏暗也一步步变得浓烈。

转过弯后，瀑布的声音突然变大，没过多久已经可以看到瀑布的一部分，再跑几步茶馆的看台也能看到了。没人。我的心中被绝望和恐惧塞满，一个人呆立在原地。

“大婶儿！”

我大声喊叫道。

“大婶儿，大婶儿！”

我已完全泣不成声。

就在此时，我察觉到在离我五六间远的地方好像突然有谁站了起来。我心里一惊，正是那个女子。她刚刚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憩来着。

“怎么了？”

女子走了过来，脸贴近我问道。

“我以为你死了。”

我答道。我终于宽心，同时也感觉到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淌下。女子将我的头捧在手心，用她手里捏着的手帕替我擦拭眼睛。她的手帕湿湿的，有些冰凉。女子可能以为我是个患梦游症的少年，说：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说着，她为了让我从梦境中醒来，使劲儿摇了两三次我的头，摇到我都有些晕眩了，又轻轻拍了下我的肩，然后像刚刚我在看台下方听到那样，一个人寂寥地笑着。

选自《下去瀑布的路》^[1]

^[1]小说。刊登于1952年9月的《小说公园》。

越过天城

道介叫了辆车，两人十二点出了修善寺的旅馆的大门。汽车沿着下田街道开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便到达了天城山垭口。穿过了隧道后两人叫车停下，从车上走了下来。

虽然远方看不太清，但周遭却很安静，没有任何声响。竖起耳朵仔细听，偶尔能听到几声夏季黄鹂鸟的鸣叫。阳光普照但却不热，空气中还有些凉意。

虽说没有高山山顶的荒凉之感，但这里也是被世人遗忘的地表安静一隅。这条路据说每天有两趟巴士往返，可能是早晚各一趟吧。总之开车上来途中一趟都没遇着。

垭口的斜坡上只有山绣球开着，其他再未见别的花。倘若拨开斜坡上的杂草，或许能看见秋之七草^[1]也开了些小花，只是从路边是看不到的。

晓子总觉得在这垭口休憩的半个小时里，道介好像有什么话非说不可。这种念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所以不管道介说什么，她基本都随意搪塞几句就过去了。不过，四周实在太寂静了，所以她觉得自己的话语无法被任何事物吸收，会一直飘荡在空气中，所以才畏惧开口。

从垭口到下田，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都是下坡。汽车沿着鲜有尘埃的山路行驶，一路串联起各个小村落。随着海拔的降低，窗边吹来的风里也带上了热气。

两人到达下田海岸的旅馆时已是四点。

稍作休息后，他们又朝着伊豆半岛最南端的海角石廊崎进发。无论是对道介还是晓子而言，与其在旅馆的房间里面面相觑，这种方式反而更能平复心情。

搭出租车到石廊崎大约三十分钟。伊豆的海一向平静，只有这里的潮水沐浴着午后的阳光，在几座岩礁周围掀起波涛。波浪的颜色、运动方式也都与内海截然不同。不过也应该这样，这里与其说是伊豆海滨，还不如说是太平洋更确切些。

从海角丘陵的山脊上往下看，礁石之间有两艘汽船紧挨在一起晃晃悠悠地飘在海面上。离船稍远的海面，只有一部分呈现出鲜艳的碧绿色。眼看着那片碧绿激起泡沫即将靠近之时，刚刚潜在水底的男子才探出头来。这么看来两艘汽船应该都是在采蝶螺。

车停在半町附近外的地方等候。海角的尖端上，除了道介和晓子之外别无他人。从陆上到海平面，都没有任何遮挡太阳的物什，四点已过，日头依然高悬。

晓子挤了一整天车，身子显出疲累。汗珠从她疲累的身体表面渗了出来。颈脖子上、额头上也有汗水滴落。晓子也不用手帕擦拭，反倒将身体暴露在从断崖下方吹起来的海风之中。

放眼望去，海上到处都耀眼无比。视线下方，两艘汽船依旧飘摇着，时而剧烈晃动，时而轻微摆动。

选自《青衣的人》^[2]

^[1]秋天七种代表性草花：胡枝子、芒草、葛花、瞿麦、黄花龙牙、佩兰和桔梗。

^[2]小说。1952年1月至12月连载于《妇人画报》上。

千曲川和犀川

我们抵达小诸时是半夜三点多，离天明还有些时间。寒气在黑暗的月台上驰骋，那是在东京感受不到的刺骨般的严寒。我带着千佳女^[1]顺着站前大道走了半町左右，叫醒了一间旅馆的管事，拜托他给我们开个房间，让我们能睡两三个小时。

房间中铺好了两张床，我衬衫也没顾得上脱就直接钻进了其中一个被窝，可是并没那么容易入睡。千佳女上床前，整理了一下包里的东西，咔嚓咔嚓地弄出了些声响。然而她的头一靠上枕头，立马发出老人独有的高高的鼾声。

我睁眼已是九点。旁边床的被褥已被叠整齐，千佳女在一旁的隔间喝着早茶。

吃过早饭，我直奔报社通信部，说明了造访此地的缘由，并拜托他们帮助联系警察。我干坐在通信部的暖炉旁，度过了难挨的半小时。据前往警局后归来的通信员所讲，没有任何消息和通知从九州那边传过来。

“估计那孩子会用化名，所以也不知查到的这个是不是本人。据说前天晚上有一个叫铃木的十七岁少年入住了街上的某家旅馆。不一定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要不姑且先去旅馆问问看？”通信员说。

我先回了趟住的地方，叫上千佳女，然后和通信员一同前往旅馆。

结果白忙活一趟。关于仙太郎，千佳女自己也就只在五年前他来家里住过一晚时有所印象。孩子正处在发育最盛的少年至青年的过渡期，身高容貌变化很大，所以旅馆主人所说的少年与千佳女记忆中的少年究竟是不是同一人，实在难以判断。

据说投宿这家旅馆的少年曾问过女服务员附近看千曲川最美的地

方，女服务员向他推荐了S村。如果他真想投河自尽，或许就是去那个村子了。这是在那家旅馆获得的唯一勉强可以称作线索的东西了。

“现在怎么办？”我问。

千佳女说：“总之先去那个S村看看吧。”

虽然这么说，但从千佳女的神情上来看，她应该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这趟我是跟着千佳女来的，所以我想尽可能尊重她的想法。下午两点，我和千佳女两人坐车前往S村。S村离火车站有一里左右的距离，车站周围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于是只好叫了辆车。千佳女这般年纪再让她走一里地肯定吃不消。

道路大都与铁路线平行。这是旧时的北国街道^[2]，走几步来个弯道，走几步又来一个弯道。很显然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可能是出于某种需要才建成这样。

汽车中途穿过了几个村庄。这些村子好像商量好了，个个都细细长长。道路两旁林立的人家有种大陆的村落才会显现出的秘境之感。或许是因为荒凉的黄色石壁以及沿途了无人烟的景象使村子添上了这般表情。街道左侧，千曲川的溪流好像偶尔才记起来要露面一样，时隐时现。

虽说对不住千佳女，但此刻我已完全忘记想要自杀的少年，一路上被窗外依旧沉浸在冬日严寒中的景色所吸引。

千佳女一直面无表情径直地望着前方，手则放在膝盖上任其随着车的行进摇晃。此时此刻她在思考什么我完全无法想象。从上野出发后，她就没和我说过一句多余的话。然而，就在去往S村的途中，她说：

“啊，那片是核桃林吧。”

她就叫了这么一句。那声音只能用爽朗来形容。

“这树是核桃啊？”我朝窗外看着说道。

“现在虽然是弟弟在继承家业，但我丈夫的家毕竟还是在长野啊。”

千佳女说。我想她应该是想说她丈夫家中也有核桃树吧。我不明白她说这话究竟何意，但不可思议的是这句话中却有类似花海珊瑚般的东西。核桃树叶掉得一片不剩，汽车在核桃林中行驶了几分钟。树梢之上，寒冷的天空一望无际，天空尽头戴雪的山峦远远地展露着微小的身影。

到了S村政府，也没问到少年的消息。村政府的职员在村子里四处奔走问了几个村民，没有一个人见过少年的踪影。

我和千佳女又坐同一辆车去了上田，当晚宿在上田。在上田旅馆给东京的花山家去了个电话，那边也没有关于仙太郎的新消息。

我们又坐火车从上田去了长野，将千佳女安顿在旅馆后我又去了报社的支局，想着倘若在这里还找不到线索，就折返回东京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今早在犀川和千曲川的汇合处有个少年跳河自尽了。”

一位中年的支局长告诉我。我心中一震。虽然仙太郎写下了遗书，但我没想到这位少年的离家出走事件最终真的直接以死亡的姿态呈现在我面前。从前我侥幸的心态被支局长的一句话瞬间推翻，好像被什么东西严厉地回头审视过去一样。我觉得那位自杀的少年一定就是仙太郎。

我在长野支局等待确认自杀者身份的消息传来。

“从现场留下的物品来看，死者是位名叫矶川仙太郎的少年。具体情况得去现场才知道。”

年轻的记者拿着这份报告过来，已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我犹豫要不要将这事告诉千佳女，但还是先给已有所准备的九州老家和东京的花山以及义春发了份长电报。

我拜托支局叫了辆车，坐车去了旅馆。我让车在旅馆门前等候，自己上了二楼房间。千佳女此时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到我来转过头

问，“如何了？”

她说话的态度像是在询问家仆有什么最新情况汇报。

“还是没能赶上。”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脸色瞬间变了。没多久又问，“在哪儿发现的？”

“离这里一里左右的地方。”

接着我问，“一起去看看吗？”

“可以麻烦你替我去吗？”

千佳女先这么一说，可紧接着她又说道：“还是请你带我去吧。那孩子也是个可怜的娃。看看他在哪里了结的性命吧。”

说着她第一次用手帕遮住自己眼睛。

一上车，千佳女就一直闭着眼睛。我看着她倚靠在坐垫上的样子，好像又瘦了一圈。

车在田野间行驶了一段，之后开始沿着一条大河前行。这条大河就是千曲川。过了一座大桥到达对岸后，陪同的支局年轻记者说，“前面就是犀川和千曲川的汇合点了。据说孩子就是在那里跳的河。”

确实没走多远就到了。犀川的水流像是迎面撞上千曲川的腰腹一样汇合进来，只有此处缥缈又广阔。两条河流夹杂的河心洲上，左右各架了一座木桥以通达岸边。两条河的河岸附近芦苇丛生，一派萧瑟的冬景。

我下车默哀。河风凛冽，像是要将我身体切成细丝。千曲川的水呈蓝色，汇流而来的犀川则有些浑浊。不知少年究竟在何处投河，我也并不认识他，只觉得他死得很不值。此刻，惋惜化作一种伤感涌上我的心头。

“下来看看吗？”

“不了。请你替我看看吧。”千佳女说。

我正准备迈出车门时，听到高高的呜咽声混杂在川流的声音中。我回头一看，千佳女将脸紧紧贴在车玻璃之上。若是一般老人，此刻该是在摆弄佛珠，可千佳女却执拗地将脸靠在车玻璃上，的确与众不同。

少年的尸体保管在何处，要去村政府问了才知道。于是我又一次抓好车门，准备前往河堤对面的村子。

选自《核桃林》^[3]

^[1]女性角色名。原文为“ちか女”，ちか并未写作汉字。本文从常用人名中选取“千佳”二字来翻译替代“ちか”。

^[2]江户时期“北陆道”的叫法。从京都大阪地区通往新潟地区的主要干道。

^[3]小说。发表于1954年5月号《新潮》杂志。

信浓·姨舍附近 [1]

我从那时开始因工作原因旅行的机会增多，每年会去信浓好几趟，只是每次坐中央线[2]经过姨舍这个建在山腰的小站时，都不能像看其他地方的风景那样，漫不经心地眺望。从姨舍站展望，可以俯瞰善光寺平原，也可以欣赏到物如其名的千曲川呈现出蛇腹般冰冷的光泽，曲折地盘旋在平原之上。倘若是坐信越线[3]的火车，列车便反过来在中央线上所眺望的那块低矮平原上穿行，一到户仓站附近，透过窗户能从对面丘陵里找到姨舍站，它仅靠红色屋顶彰显着存在感。我时常抱着一种感怀眺望着那附近一带，想着：啊，原来那边就是姨舍啊。

当然，我几乎对姨舍作为赏月名胜地这一性质并不十分关心。我想，月光穿透信浓清澄的空气，照耀在包含千曲川和犀川在内的碧波万顷的原野之上，这番月下美景的确壮观。然而，我曾在战争期间见过照耀在满洲荒凉原野上的月色，不觉得姨舍的月色能美过它。

在我每每经过姨舍站时，心中袭来的阵阵感慨里，毫无例外我年迈的母亲一定会端坐其中。某一次我路过姨舍站，眼中浮现出我背着母亲，在这附近彷徨着行走的样子。



我实际踏上姨舍这片土地是在这个秋天。那时，我因工作去了趟志贺高原，回程路上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去姨舍这片土地看看。我在信越线的户仓站下车时已是傍晚，当晚便住在了户仓的温泉旅馆，第二天叫了车前往姨舍站。

车驶出户仓街区后，一路沿着千曲川向下游行驶。走到半途开始攀爬小山丘。

“但愿不会下雨啊。”

中年司机如是说道。此时整个天空阴霾密布，天气微寒，晚秋的小雨眼看着就要下下来了。

车行途中经过的山林完全是红叶的海洋。枹栎、麻栎等树木都似燃烧的火焰般呈现出鲜红色，淹没了车子的前前后后，唯有零星点缀的松树仍是青绿色。

中途路过了两三个村落，都是从属于更级村的小聚居区。一进村落就能看到，每户人家旁边都有菜地，里面种着萝卜、小葱等蔬菜。

路过羽尾村时，道路前方走过五六个老婆婆。她们齐刷刷地停下来站在原地，好避让汽车。

“老婆子还真不少啊，是不是都被扔在这里了啊。”

我开玩笑说道。

“怎么会。”

司机又补了一句：“被扔在这附近，怎么着都能回去。”

“以前这附近也人烟稀少吧。”

“确实人不多，但离村子太近了，扔这附近肯定不行。虽然现在这附近叫姨舍，其实真正的姨舍山是冠着山。从这里看不见，不过马上就能看见了。”司机说。

司机所说的冠着山是中世时期的姨舍山，因和歌而为人所知。

“那小长谷部山在哪里呢？”

我问道。对于这座上古时代的姨舍山，司机师傅似乎全然不知。或者这山现在已经被改作别的称呼了。

三十分钟后汽车抵达了姨舍站。我在站前广场下了车，司机替我带路，我们沿着车站旁的道路向下，去往观月名胜地长乐寺。我缓步下

行，一步步走进我曾曾在火车上眺望过无数次的风景之中。

目之所及，山野各处都是红叶。

坡相当陡，司机师傅走在前头，好似突然想起什么忘掉的事情一般回过头告诉我，

“那就是冠着山。”

车站位于丘陵的腰腹部，冠着山就沉重地矗立在这座丘陵的对面。它的山巅被云雾包裹，山体只有一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究竟是不是姨舍传说的那座姨舍山我不得而知，不过冠着山又高又远，的确并非轻易就能攀登。倘若我母亲看见这山，应该也开不出玩笑，说想要被扔在这山里吧。

可是我立马推翻了自己的想法。我自作主张肆意想象着自己心中的姨舍山是什么样子，还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背着母亲在山中彷徨的自己，但母亲就是母亲，她或许和我完全不同，她想象中的姨舍山有可能就是冠着山那样陡峭的大山也说不定。

姨舍山本来就该是这样的山。想想也是，不论是清子还是承二^[4]所热爱的姨舍山，比起自己脚下这座满山红叶的和缓小山丘，还是险峻的冠着山更贴近它应有的样貌。

下坡途中，看见几块大型石刻诗碑集中竖立在山丘斜面之上。石碑表面的文字已消散得所剩无几，究竟是古时所刻还是近代才有，无从得知。不过可以推测，碑上刻的应该是在此赏月后写下的和歌、俳句和汉诗之类。

继续往下走，又见到了几座诗碑竖立在斜坡各处。一想到这些诗碑被月光照耀着的样子，不知为何我却无缘感知其中的诗意风流，心中反而毛骨悚然。

不一会儿道路延伸到了—块巨大的岩石之上，岩石本身自然形成了一面断崖。这石头被称作姨石。据说是被舍弃的老母亲幻化而成。听着让人害怕。不过站在岩石之上眺望善光寺平原，风景的确美不胜收。千

曲川在平原中央流淌，村庄散落在一整片金黄色的原野之上，隔着千曲川迎面的山丘也被红叶烧得一片火红。

姨石一旁，陡峭的石阶被小小的如血色般红彤彤的枫叶掩埋，下到石阶底部，长乐寺窄小的院坝里银杏叶铺成一面金黄。

长乐寺居住区前只有几个孩子在游玩，我们叫了几声也不见里面有人出来。

我们走进一间叫观月堂的小建筑，稍作休憩。堂上奉纳的匾额以及绘马^[5]的表面都久经年岁完全剥落，现在看上去不过是几片普通的白色古木板而已。

“比起月亮，红叶好像更好看些，对吧？”

司机所说也正是我心中所想。

平原的一角突然升腾起轻烟，刚听到秋雨到来的声音，雨珠便洒落在我们周围。我们赶紧起身离开。

选自《姨舍》^[6]

^[1]『信浓』为日本古地名，大约与现在日本长野县重合。『姨舍』为长野县地名，意思是『弃母』，该地从古代起便流传着弃母传说：『姨妈代替母亲将男子养育成人，姨妈老后男子将其放置深山后归逃回家，当晚见照耀山间的明月之后悔恨不已，又将姨妈接回。』传说版本多样，此为流传最广的一种。详见《大和物语》《今昔物语集》等。

^[2]日本铁道线路之一，从东京站出发途经山梨县、长野县最终到达爱知县名古屋站。

^[3]日本铁道线路之一，连接信州（长野县）和越后（新潟县）的线路。起止点分别是群馬县的高崎站和新潟县的新潟站。

^[4]清子与承二都是《姨舍》中的人物。清子为主人公“我”的小妹，丢下丈夫和孩子独自生活。承二则是“我”的弟弟，本来在一流报社工作，但因为厌倦工作内容曾向哥哥“我”吐诉，后来辞职回到老家附近的银行上班。

^[5]也译作“彩马”。为向神佛祈祷或还愿而制作的木版画。通常会写上自己的愿望。

^[6]小说。刊载于《文艺春秋》1955年1月号。

从上高地到德泽

下午两点一到松本，鱼津和小薰两人即刻在车站前坐上出租车前往上高地。

一出市区，道路两旁都是苹果地，苹果树上的白色小花开始吐露芬芳。这让人确切感觉到已经来到了五月的信浓。

“呀，八重樱开着呢。”

鱼津顺着小薰的喊声往窗外一看，农家旁的八重樱的确正开着，红色的花瓣有些走样，沉重地挂在树上。

小薰第一次在这个季节来信浓，所以映入眼帘的所有事物对她而言都很稀奇，她一直将视线投向窗外。于是，“哎呀，那是棣棠。”“哎呀，那是紫藤。”“那是木兰。”她那短促的喊叫声不绝于耳。

鱼津每次听到，都会将眼睛移向窗户，看那些棣棠、紫藤以及木兰之类的东西。小薰清亮又短促的话语有种魔力，使鱼津不得不这么做。

“这条河是梓川。”

当梓川的潺潺流水第一次显现在汽车右手方向时，鱼津告诉小薰。

“嗯，这是全日本最美的河，对吧？”小薰说。

“是不是日本最美的还不确定，不过的确很美就是了。”

鱼津这么一说，小薰接过话茬，“我哥说这就是全日本最美的河。我从小就被哥哥数次这么教育，不知不觉就已深信不疑了。”

“所以说教育很可怕。”

鱼津这么笑着说道。

“哎呀，”小薰的表情中稍带些愤怒，紧接着又说，“我哥还教给我另一个日本之最。”

“什么？”

“这可不能说。”

小薰莞尔一笑，将视线从鱼津身上移向窗外。

“不能说？”

“是。”

“为什么？”

“不管因为什么都不说。”

说完，小薰嘴里迸发出捧腹般开怀的笑声。

“应该是说我是全日本第一的登山家吧？”

“噢？”小薰吃惊地说道，接着她又明确否定，“不是。”

“全日本第一的登山家必须是登山家啊，难道我哥说的是登山家的预备力量吗？”

“预备力量？”

“对啊，毕竟我哥可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说的。”

鱼津看着小薰一本正经解释的样子，从中寻找到了她纯洁又专一的心灵，和她哥哥小坂一模一样。

车经过一座座村庄，沿着梓川上溯。四面八方都是嫩芽营造出的新绿的世界，整个车身似乎都要被染作绿色一般。

从车里可以看到对岸的山丘上，晚开的山樱花混杂在杂树林的绿色中绽放。樱花瓣与其说是红色，不如说更接近白色。春天唯独被悄悄留在了那个地方。

刚进入泽渡村，鱼津就让车停在了上条信一家门前。四十多岁的上条夫人听到动静立马从屋子里背着孩子飞奔出来，说：

“孩子他爸前天和吉川他们一起上山了。”

吉川就是先遣队中的一员。估计上条信一听是去挖小坂的尸体，便匆匆忙忙也加入了队伍。

汽车又启动了，走了一会儿又停了下来。这次停在了西冈商店前。小薰提着从东京买来的特产飞奔下车。

鱼津朝着来到街边的老板娘说，“回程时我再来。”

鱼津只在车里打了声招呼，并未下车。他不忍将时间浪费在半路上。他想马不停蹄地赶快见到先遣队的兄弟们。

西冈商店与以前完全不同。面向大街的那道玻璃门大敞开着，店内一览无余。原本放暖炉的左手位置，放了个木箱，好像是养了什么动物。两个小孩子在那里盯着看。

“大婶儿，咱是养了什么东西吗？”

“狸猫。”

“养的东西可真不寻常啊。”

“下来看看呗。”

老板娘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养的是自己的子女一样。

“返程时我一定仔细瞧瞧。”

小薰一上车，车立马发动了。没多久就传来车辆嘎哒嘎哒的声音，车穿过了一座危险的木桥来到对岸。道路从那一段开始，变成了紧贴断崖的陡坡。

釜隧道^[1]也只有入口附近有些残余的雪块，冬天的装束已被彻底舍弃了。

出发后两个小时整，两人终于到达了大正池。

“这里已经是上高地了，对吧？”

小薰心中的无限感慨写在脸上，突然出神地看着窗外奇异的风景。大正池的水稍有些干涸，水中几十株枯木依旧伫立。水面没有一丝波纹，寂静无声。此刻的湖面比鱼津以往任何一次见到的都要沉静。

透过汽车的左侧窗户可以望见前穗高岳，然而鱼津对此一言不发。不知从何时起，只是将前穗高岳的名字挂在嘴边心里就很难受了。

鱼津想，倘若小坂的尸体被找到了，到时候肯定会麻烦旅店的看守，于是便决定先去跟看守T先生打声招呼。

一幢有着红色屋顶的漂亮旅馆牢牢闭锁着，汽车驶过旅馆门前，穿过布满大叶竹的路停在看守人小屋的前面。

冷杉树干制成的标牌上写着“登山小屋季节外管理所、北阿尔卑斯山脉登山小屋公会”。T先生除了是旅馆的看守，还负责冬季所有登山小屋的管理，所以每每发生登山事故，T先生和他几位同是值班人的部下都很忙。

然而，看守人小屋里只有三四天前上山来的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女子，好像是位雇员，她一个人在小屋前端出盆子洗衣服。听她说T先生昨天下山去了松本。

“那吴[2]先生呢？”

鱼津说出了T先生其中一位部下的名字。

“刚去砍柴了。你们去河童桥的路上应该会遇见他。”

“那我们去那边看看。”

鱼津和小薰又上车，经过旅馆门前往河童桥方向而去。

没过多久鱼津便看见道路右侧稀疏的林间，三四个男子正在砍树。阳光正好暗了下去，男人们矮小的身姿让人倍感凄凉。

鱼津下了车，将双手靠在嘴巴两侧，朝着男人们所在的方向大声叫道：“吴先生！”

没多久，就听到一句“诶！”的应答声传了回来。接着三四个男子慢悠悠地从林间移步下来。

“是鱼津先生啊。”

先走近的那位男子说道。他看起来五十多岁，满面通红，表情一看就很淳朴。还没等鱼津开口，他又说：“是在B低地吧，小坂遇难的地方。你们现在准备去德泽低地看看吗？”

“吉川他们前天就来了。”

“见到他们了。不赶巧，T先生不在。”

“到时候可能还会找吴先生你们帮忙。”

“能帮上最好了。有情况我们随时出门。”

对话到这里结束。

汽车再次启动。到了河童桥，鱼津和小薰下了车，背上了登山包。从这里开始汽车就进不去了。

河童桥附近有好几家旅馆，往常年份的话一到五月就开始营业了，今年普遍都迟了些，每家旅馆都大门紧闭。

鱼津和小薰与司机告别后，立刻迈开了步子。从大正池开始，小薰几乎一言不发。鱼津也没主动跟小薰搭话。仿佛有人命令他们，踏入小坂乙彦长眠之地后不能开口。

鱼津走在前面，隔了一两间的距离小薰紧随其后。两人走在林间小道上，小薰一旦慢了落在后面，鱼津就停下来站着等小薰。小薰走近了他又迈开步子。

两人来到一座土桥之上，鱼津终于打破沉默。这土桥架在即将汇入梓川的小溪之上，据传这里是眺望明神岳最佳的地方。

“能清楚地看到明神山，对吧？”

听鱼津这么一说，小薰抬头望了望梓川对面高耸的山峰，说：“山上还有好多雪呢。”

山腰处积雪依旧很多。山顶的一部分因迅速流动的水汽而无法看清。

快到明神池时，鱼津不自觉地在一小池子前停了下来。池子周围聚集了好几百只青蛙，数目庞大，它们一直在大声鸣叫。

“呀，好多青蛙。”

小薰也停下了脚步。

鱼津脚下落满枯叶的地面之中，一部分突然隆起，他猛地看到青蛙从那里缓缓探出头来。仔细一看，四面八方都是想要冒头的青蛙。看来青蛙们经历了漫长的冬眠，醒来后正一同沐浴着地上的春光。虽然洒在这附近的阳光已很微弱，但环境还算幽静寂寥，适合青蛙们从地底飞蹦出来。

青蛙们快乐极了，整个那一片区域里它们搅和在一起，到处欢跳着。

“简直就是青蛙的运动会啊。”

小薰说。鱼津注意到好像雄蛙正在追逐雌蛙，于是赶忙催促小薰，“要迟到了。赶紧走吧。”

走到去往德本垭口的分岔路口时，两个人同时停下了脚步。一阵挥动翅膀的剧烈声响从附近树林中的某地传入他们耳朵。

“什么东西？”

“老鹰吧？”

可鸟没见着，扇动翅膀的声音却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段时间。

不一会儿，梓川的河岸出现在路边。

“到这儿还是望不见吗？”

小薰说。她指的应该是哥哥发生事故的前穗高岳东壁。

“得走到德泽才行。”

鱼津答道。过了一会儿，小薰又说：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

“我在想为什么我生来不是个男的。要是个男的，我从小就跟着哥哥去爬山了，也和鱼津先生你一起去爬山了。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可以了。”

小薰说着说着，自己走到前头去了。

六点，德泽小屋那栋两层高的房子透过树林进入鱼津的视野中，真让人怀念。屋前广场上只有角落附近零星地残留着积雪，屋子周围的树木都绿叶繁茂。

小坂发生事故之后鱼津独自在这里生活了几日，那时的痛苦，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时，小小的雪片一刻不停地飞舞着，似要将整个空间填满；风声呼号，时间沉重地嘎吱嘎吱地摩擦着流逝。然而，这一切与现在眼前的德泽小屋已完全无法联系起来。小屋只是安静地伫立在五月的夕阳中。

选自《冰壁》^[3]

^[1]位于长野县道24号上，是进出上高地的必经之路。因附近梓川升腾的水汽看起来像煮沸的水而得名。

^[2]吴为日本一姓氏，罗马音念作“ku re”。

^[3]小说。1956年2月至1957年8月连载于《朝日新闻》上。

信浓·大町附近

杏子坐上了二十二点五十五分从新宿开往长野的准急列车^[1]。杏子以往返乡时大都走信越线，所以对中央线不太熟悉^[2]。

到达松本已将近早上五点。开往信浓大町方向的接续列车按理应该从站内其他月台始发，于是杏子提起包，脚步飞快上了陆桥。杏子觉得天冷极了。可能跟没睡好也有关系，但的确气温跟东京完全不同。

杏子还在上女学校时来过两三次松本，但去大町还是第一次。幼时听闻过大町是座山城，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没想到竟然因为这种事而来。杏子昨晚打电话跟女校时同级的同学确认才知道，新闻上报道的克平遇难之处“平村鹿岛”就在距信浓大町三里路程的地方。

列车业已进站，杏子赶紧进了车厢。因是始发列车，车内空荡荡的，只有几位乘客。透过车窗极目远眺，可以清楚地看见后立山连峰的山峦飘浮在清晨碧蓝澄净的天空中。每座山靠近山顶的褶皱处都有几条白色的雪带。

电车在各个小站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信浓大町。车站里准备前往松本上班的人们开始聚集起来。杏子听朋友说站前就有出租车，不知是否因为是清晨，竟然一台车也没看见。

杏子发现车站附近有家餐馆，便走了进去准备休息一下。一位五十多岁样貌的老板娘端了杯茶上来。

“请问去平村的鹿岛坐车能到吗？”

以防万一，杏子还是问了一句。

“能到。”

“大概要多久呢？”

“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距离虽说只有三里，但毕竟是山道嘛。”

老板娘说话时的口音杏子听着很亲切。

“您去鹿岛做什么呢？”

老板娘目不转睛地盯着杏子那身大都市打扮的服装说道。看来老板娘心中犯嘀咕，穿着一身都市休闲服装出门的杏子去只有登山者才会去的地方干什么。

“有点事儿。”

杏子回答得模糊不清。杏子想，问问老板娘知不知道克平出事的事情，或许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但是开口问这事还是太令人恐惧了。

“今天的报纸到了吗？”杏子问。

“按道理差不多该到了啊，怎么还没来呢？”

老板娘说。老板娘那句“怎么还没来呢？”给杏子一种不祥的预感。昨晚上了火车后那种不安多多少少消解了些，可到了现在她的心里又给闹得不安宁。

杏子拿出昨晚出发前急匆匆购买后放进包中的三明治，就着店里的牛奶送入胃里。

“从这里能看到鹿岛枪岳吗？”杏子问。

“从街上是看不见的。不过我家背面能看着。今天天气好，应该能看得很清楚。”

杏子听闻后便从店中走出，来到户外，穿过房子旁边的小巷到了后院。刚刚透过电车车窗看见的那几支山顶上仍有雪线的山脉，此刻生出几块体量巨大的峰峦，高耸入云。

后院的井边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正在洗脸。杏子问他哪一座是鹿岛枪岳。

“这座是爷岳，它对面就是鹿岛枪岳。”

少年指着远方的山脉，半露羞赧地说。

“分南枪和北枪两座山头。”

杏子将视线投向北枪那尖尖的山峰，看了一会儿后，她向少年道谢，然后回到了店里。

此时站前已有出租车了。杏子立刻结了账走向车子所在地。跟司机交涉过去鹿岛的价格后，杏子上了车。

“您去鹿岛有何贵干？”

车刚一发动司机便问。看来司机也觉得杏子去鹿岛不可思议。

“一位熟人去爬鹿岛枪岳了。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人遇难了，很担心所以就过来了。”

杏子诚实地回答道。

“原来是这样。那的确是让人担心啊。”

司机说。他好像没看过报纸的报道，也没听过关于此事的传闻。当然也有可能这片土地的人对于登山遇难已习以为常，不会神经过敏了。

司机是位三十岁左右身材健壮的青年。他说，“什么啊，没事儿的。这种事情很少发生的。就算出事了现在也应该被救助了。”或许他以为这是对待客人该有的礼貌态度，才说这些毫无根据的宽慰之话。接着他又问，“是您什么人啊？兄长吗？”

“不是。”

“令弟？”

“不是。”

“那是您的丈夫？”

“不是。”

“那是父亲？”

“就是个熟人而已。”

杏子回答。杏子无法撒谎。这么说了之后，杏子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确只不过是在意一个熟人的安危，而急急忙忙赶往鹿岛枪岳山脚的村落而已。

一出城市，鹿岛枪岳便开始在车前展现它巨大的身姿。从车窗吹进来的风很冷，杏子关上了窗。

年轻司机爱聊天，一边在凹凸不平的地面开着车，一边说着各种话题。或许他也并非爱聊天，只是想用他自己的方式为这位担心朋友安危而来到山脚村庄的女乘客排忧解难罢了。

杏子意识到这一点后，便忍住了对方的聒噪，与他交谈起来。

“鹿岛这个村庄里只住着平家战败后逃亡^[3]来的十二户人。从古至今行成了一个惯例：长子继承家业，其余子女离开村子。所以村子居民一直保持为十二户，没有增加。不过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大町也要普及市制了，鹿岛也被包含在大町市之中了。”

司机这么说道。不知何时起车子开始进入了上坡路段，右手边落叶松的树林绵延不断。林子一过，夏草丛生的原野又铺陈开来，那不知名的蓝色小花看着像是桔梗，点缀其间。

没多久，汽车过了河，路变得更陡峭了。河滩宽阔又荒凉，荒凉到让人联想到月夜的那种凛冽和凄凉。

据司机所说，这条河叫鹿岛川，进入大町之后叫高濑川，再往下游又叫犀川，然后叫信浓川。杏子的故乡就在犀川沿岸，一想到眼前这条溪谷中的河水要一路跋涉流到自己家乡去，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感触。

“马上到鹿岛了。”

司机这句话让杏子心头突然一紧。一看，阶梯状的地势之上的确有农家星星点点散落其间。

克平出发之后去的据说是一个叫大根治五郎的家。这家人的屋子在仅有十二间住户的村子的大约中间位置。车停在大根家入口处徐缓的坡道下，杏子独自走进了家门。

屋子呈长方形，一楼和二楼间有个夹层，屋顶压着石头，这地区所有的农家都是这副模样。从土间[4]进门后，只见尽头处支了个炉子，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正穿着工作服在烤火。

选自《明日将来之人》[5]

[1]日本火车快慢分类之一。通常比“急行”或“快速”慢，比站站停列车快。

[2]有关信越线和中央线参考《信浓姨舍附近》一篇相关注释。东京至长野县若走中央线大多由新宿始发往西到达松本站，走信越线则从东京站始发往北到达长野站。

[3]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同为武士阶层的源氏和平氏争斗，最终以平氏战败，源氏获胜建立镰仓幕府而告终。

[4]泥地房间，没铺地板的房间。旧时的日本农村住宅中普遍存在。

[5]小说。1954年3月至11月连载于《朝日新闻》。

八岳高原

巴士开进位于甲府盆地边缘的韭崎市区时，阴霾的天空中开始飘起雪花。倘若在晴日，从巴士的左手方向应该能远远地望见八岳、甲斐驹岳等群山，可现在视线完全是模糊的。

出了韭崎市区，巴士就开始沿着新府之丘的山脚行驶。反面一侧平缓的丘陵将斜坡插陷入盐川之中，眼看着就变白了。

“好冷啊。”

箕原两手揣进大衣兜里，身体僵硬。清子预料到会很冷，便穿上了足够防寒的服装，所以并未觉得有多冷。



巴士没多久就开进了中村村落。道路两侧都是麻栎和朴树的丛林。朴树的枝条上一片叶子也不剩，麻栎树上的叶子则呈现茶褐色，完全枯萎了。稻草垛上、木材上、道祖神上、装炭火的草包上都积起了雪。

不知何时起，道路开始沿着盐川向前延伸。因为从韭崎到八岳山脚的路要改换方向往西北前进，刚才还与道路平行的中央本线的铁轨现在已经和我们完全岔开了。

巴士进入了须玉町穗足村。到了这里，去清里的路就已经走了一半。雪依旧下个不停。不知不觉中车窗外的山野都被白色包裹起来。

不一会儿又到了若神子村。从此处起进入上坡路段。这里像是个古村落，到处都能看到古色古香的大屋子。虽然同样是穿行在山梨县内，而且还是离甲府没多远的地方，可在清子眼里所有东西都很稀奇。

很快路边不再有人家，巴士终于开进了山里的风景之中。因为要避免施工路段，走迂回路线，巴士突然从平坦大道进入了坡度陡峭的路面。到达山坡顶端时，箕原不自觉地叫喊道，“真壮观啊。”

不过，清子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她苦闷到连开口说话都觉得抑郁。小杉应该已经不在了吧。不知从何时起，确信他已离开的情绪取代了确信他依然在的情绪，开始占据清子的内心。

原以为丘陵之上全是杂树林，没想到却是种满桑树的广阔台地。从中丝毫感觉不到高原的气息。巴士在仅够一台车勉强通过的又窄又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到达了一个有车库的村庄。

从甲府到这里，每经过一个村子都有不少乘客上下车，这一站下了大概五六人。停车时间很长，等到最后终于没人再上，重新发车的时候，车内算上司机仅剩六人。或许是人少了的缘故，清子也感觉到了从足底蹿上来的寒意。

台地对面只能看见山脚的样子，刚想着巴士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巴士就突然开始急速下坡。数十户居民居住的村子静静地躺在狭谷底部，巴士开进村子时清子才知道村子名叫“长泽”。清子回忆起小时候家里的女佣老是长泽如何如何，自豪地说着自己家乡的事情。女佣的名字和样貌都忘记了，不可思议的是长泽这个地名倒是清楚地记得。

过了长泽，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爬坡。道路呈“Z”字形蜿蜒上升。巴士的轮胎套上了防滑链，陷入新落下的雪中，巴士气喘吁吁地攀爬着。透过车窗看到对面像驼峰般的山峦重岩叠嶂，巍峨而立。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运送木材，道路修葺得很平整。不知不觉右侧车窗边已是断崖绝壁，悬崖下方深邃的溪谷张开大口。谷底那股细小的溪流就是盐川的上游，视野中唯有它呈现出碧蓝色。

爬到坡顶后，巴士又开始在台地之上行进。台地宽广又和缓，上面既有森林、村落，也有满是落叶松的小山丘。

雪小了，似有还无一般，可是远方的视野依旧不佳。清子擦了擦起雾的窗玻璃，一直望着车外。旁边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爷子，估计是

本地人，也不知他是如何理解清子的行为的，说道：“这条道路的前头本来可以看到八岳中的赤岳的。不赶巧今天看不见了。”



没多久，原本空无一人的雪道上，几个放学回家的孩子一起走了过来。他们就这样闯入了清子的视野中。四下一片雪白之中，孩子们红色的毛衣显得格外艳丽夺目。

平缓的坡道上能见到人家了，此刻乘客被告知已到达终点站清里。清子想，总算到达目的地了。清子瞬间被一股念头击中，她感觉命运究竟如何，一切都将在这里有个决断。

巴士到达小海线清里站前后，清子提着行李下车，第一次踩在了雪上。雪只积了十厘米不到，但巴士好像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它巨大的身体中不断吐出白烟。

清子和箕原飞快跑进站内的候车室。山顶吹下来的风萧瑟凛冽，人根本无法在户外站立。候车室里，只有一个没有热气的暖炉放在正中，别无他人。一看时刻表，列车每隔三小时一趟，一天只有六趟车经过此站。而且大都是在同一时间上行和下行列车在此站交会。

小海线的慢车很有名，清子来之前就知道。不过清里站是全日本海拔第二高的站，这一点清子来了才第一次知道。

“接下来怎么办？”

箕原望着写有“清里站”几个字的大钟说道。

选自《某个落日》^[1]

^[1]小说。1958年4月至1959年2月连载于《读卖新闻》。

诶访湖

巴士不知从何时开始一直沿着丘陵脚下行驶。湖岸沿线断断续续能看见葡萄田，田地中间安插着五六户人家规模的聚落，大小还称不上村落。巴士时不时地蹦起来，飞奔在这千篇一律的单调风景中。

我在有两百户人口的大畑村的村口下了车。下车后正前方就是佐和他家。

“也就坐大巴方便，家门口就有站。”他说。

他家是座小平房，房子四周是扁柏围成的矮篱笆。窄小的门柱上挂着一张门牌，上面写着“大畑水闸管理所员工宿舍”，旁边还并排挂着另一张门牌“佐和三男三郎”，能认出这是用粗体笔写上去的。

“水闸在哪个地方？”

我在进门前先问了问佐和。他家门口隔着一路就是诶访湖岸。这附近湖面比道路低两三尺，靠湖一侧的路基都用岩石和混凝土加固了。

“前面尽头拐弯后没几步路就是水闸了。你听，能听见水流声吧？”

他说了之后，自己也做出侧耳倾听的姿势。的确能听到从某个地方传来大量水流泻落的声音。佐和住的宿舍正背面是杂树繁茂的丘陵。这丘陵仿佛是从一侧抱住宿舍一般，下摆一直延伸到湖岸。道路也是切开丘陵的延伸线而建造的。虽然从此处无法看到，但路的尽头处转个弯，正对面就是天龙川的流水口，据说调节水流量的闸门装置也建在那里。

我在踏进佐和家门的同时，再一次将视线投向诶访湖的湖面。似乎微风稍起，春日夕阳的光照中，无数细小的三角波好像汗毛竖起的野兽皮一样，覆盖住了整个湖面。波浪也和泛黑的湖水一个颜色。



第二天，我在佐和家用过第一餐早饭后，散步的同时顺便去参观了这个村庄古时就很有名的观音堂。观音堂建在紧逼湖岸的巨大台地之上，距离宿舍有两三丁远。

从大路转弯进山，沿着窄小徐缓的坡道往上，中途经过一扇古老的小门，门上挂着写有“龙仙堂”三字的木制匾额。门柱上附有明治二十八年（1895）四月的日期，还有采灯护摩执行^[1]和大般若修行^[2]的日期也写于其上，不过因墨迹已变淡许多，判读起来很困难。

穿过门口，窄小的参拜路持续了半丁左右，道路两旁栽种着整齐的杉树。或许是盛行风的缘故，每棵树都是东侧的枝条少一些，像是被剪掉了一样。

房子是哪个年代的建筑已无从了解，门柱上挂着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西国百所观世音菩萨”，旁边还写有“十一面观音”几个字。我本想瞻仰一下供奉的主佛十一面观音，可佛堂的门扉紧闭着。我想反正以后每天都会来这里散步，就留给下次吧。

从此处眺望諏访湖，风景十分美丽，与昨日坐巴士来的时候看到的单调风景截然不同，或许是因为从高处俯瞰的关系吧。湖岸边樱花盛开着，看着像棉团被撕碎后散落各处。天空多云，春日暖阳照耀着大地，天空多云，目之所及之处显现出或明或暗的光彩。正前方稍稍靠右的位置上，八岳依旧身披雪袍。

选自《未裔》^[3]

^[1]日本修验道的祈愿方式之一。通常会将护摩木或薪柴烧掉，以祈祷人世烦恼烟消云散。

^[2]佛祖面前念读《大般若经》的仪式。

^[3]小说。发表于1953年10月号《新潮》。

天龙川沿岸

我和香宫是在三月还剩两三天的时候出的门。我们乘坐早班火车离开东京，正午时分到达滨松，下车后即刻登上R组提前安排好的车赶往佐久间。

车子穿过滨松市区繁华地带之后没多久就进入三方原，这原野与武藏野有相似之处，我们沿着横穿原野的街道往北行进。三方原高地离滨松约二十公里，高地东端就是二俣。即将进入二俣市内时我们第一次遇见了弯曲而宽阔的天龙川。过河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小丘陵对面那个拥有战国时代知名城郭的城市。二俣是个柿子树嫩芽十分美丽的安静小城，街上道路弯弯折折，小巧的屋舍宁静地排列其间。

穿过二俣街区之后一会儿，我们又在光明村的船明村落进入刚刚见过又草草分别的天龙川的河岸。从此处起一直到佐久间，道路一直沿着天龙川延伸。我是第一次走这样的沿河道路。河流对岸多是淡竹丛，我们这一侧则是菜地，青色的麦子与黄色的菜花交织成各色的横条纹形状。这样的景致持续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周围渐渐变窄，道路开始一直贴着山麓穿行。路边靠河流一侧种着樱花树，所有树木上都开满了樱花，正好都是今天或明天达到满开状态。

“完全没想到能在这个地方赏樱花。”

香宫将自己重达二十贯^[1]以上的身体贴在汽车后坐垫上，保持后仰的姿态说道。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偶遇盛开的樱花。一路上走啊走，樱花树沿着天龙川等间隔栽种着。我们在车里一边摇晃着，一边长时间欣赏着樱花树下部枝条上开着的花，还有在繁花间不时露面的天龙川的碧绿色河水。

不期而遇的赏樱兜风持续了一小时左右，车子过了横山桥之后首次来到天龙川的左岸。从这附近起樱花树渐疏，杉树林多了起来。对岸斜坡上星星点点地能看见土仓结构^[2]的民居。道路附近的农家像是约好

了，每家背后都能见到夏橙树。

车子进入泷山村后不一会儿，对岸山丘上秋叶第一水电站的工人食堂就开始进入视线中，没多久秋叶水电站的大型施工现场也出现在比道路低很多的河滩之上。

选自《河流的故事》^[3]

^[1]重量单位，1贯约合3.75kg。20贯则为75kg左右。

^[2]日本传统民居的建造方式。因构建方式像土仓库而得名，建筑时会添加许多泥土，有防火功效。

^[3]小说。发表于《世界》1955年7月号。

在弁天岛

去年冬天，为了见一个叫三卷飒次的人，我在滨名湖中间的一个小站弁天岛站下了车。那时是二月初，风刮得猛烈，我下到站台后外套的下摆突然就被吹得吧嗒作响，为此我不得不背对着风来的方向，暂时保持原地站立。不过我后来才知道，那天的风并非格外猛烈。弁天岛每天一到午后，就会有难辨方向的大风从湖面吹来，走在小岛任何一处地方，黄沙都会吹击面庞。所以，岛上的居民时常会在风中停下脚步站立，紧闭双眼防止沙子进入眼中。我在岛上期间也这么做了，不过这倒是让我乐在其中。自己因为转了个身，眼睛再睁开的时候，远远地看见滨名湖流入外海的豁口处白浪碎裂翻滚的样子，感觉十分新鲜。

到达弁天岛的当日，我就入住了车站附近松林中的一家旅馆。房间在二楼，是间不大的湖景房。檐廊上放着刚好够坐下一个人的小藤椅，我坐上椅子往湖面望去，湖面十分宽广，灰色中不带一丝蓝色。湖面上等间隔地插着采海苔用的枝条，一直延伸到远处，以此判断湖底应该极其平坦，看上去就像是静静地注入了约一尺深的水。

我要找的三卷飒次家住在对岸的M村，那村子靠一座长桥与弁天岛相连。这位三卷飒次的名字我也是在决定要来找他的那一刻才知道的，此前我并不知晓他真实的姓名。关于此人我只知道他曾经用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在纪州^[1]山中的温泉地住了一个月。说白了，我来弁天岛就是要撕掉我的这位冒牌货的伪装。



我从旅馆女佣口中得知，去M村大致只需要步行十五至二十分钟。于是立马决定去M村的川崎理发店会会我这位冒牌货。出了旅馆没走几步我就上了连接对岸M村的长桥。桥上没有任何遮挡，我一副要被吹跑

的装扮，通过了那座没有任何人通行的桥。还有另外一座供火车通行的铁桥与这桥平行，但稍稍高些，我走到一半，看见火车通过时，像玩具一样颤颤巍巍的，就快要滚落下来。



我在旅馆卧床了三天。每天都只有早上状况稍微好些，能起床进食。到了下午又开始头痛只好继续躺下。我一直在想，三卷飒次这家伙到底要作祟到什么地步。

我吃早饭时总是会远眺被海苔寄生的枝条像铁网般围住的湖面。那片由枝条构筑的原野在尽头处有个小洲，上面有两个小小的人影，正拿着篮子状的工具舀起沙子往小舟中转运。因为隔得远看不太清，但大的人影应该是位女性，小的人影好像是位少年。

我从第一眼看到他们起，就从心里认定他们是一对母子。两个人影有时会重叠到一起。在我看来，这多么像是母亲在抚慰孩子的辛苦劳作。



我朝着川崎理发店主人离去的方向走去。没多久便到了我之前患感冒的那座桥反方向的桥上。我走到桥旁，湖岸上售卖赛艇[2]票的屋子和周围聚集的人群映入我的眼帘。

人群中间响起了喊叫声。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湖面上插着黄色的旗帜，那附近有几艘摩托艇，车体完全浮在水面之上，弹跳一般地在飞驰。绝大部分赛艇在有旗帜的地方急转弯时横着倒下，之后又重新调整姿势再次启动。每辆赛艇的身后都摇曳着又短又白的波浪。感觉他们并不是在开摩托艇，而是在水面上飞跳着前进。

我在桥上站了三十分钟左右，看了两轮比赛。

那座桥上既看不见母亲和少年劳作的小洲，也看不到插着采海苔枝条的湖面。只有弁天岛北侧狭窄的水路呈现出碧蓝澄净的色彩。



第二天，我决定坐下午的火车回东京。我稍微提前结完了旅馆的账，拿着包准备从川崎理发店所在的M村的车站上车。我想，好不容易来了一趟，最起码也要看看我的冒牌货三卷飒次长什么样子之后再走。

这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但强风依旧吹个不停。我竖起了外套的领子，又一次走过了长桥。到了川崎理发店里一看，店里很冷清，一位顾客也没有，店主在看着旧杂志，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他的身上。

“昨天怎么样？”

我这么一问，鹰钩鼻的店主用一种像是把什么东西嚼碎了又吐掉一样的口吻说，“肯定没戏啊，那种家伙。”

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不过周日应该会让我赚回来点了。”

“那位画家怎么样呢？”

我以这样的称谓称呼我的冒牌货。

“你说小飒啊？他那样肯定不行啊。他一心给冷门选手下大注，要是中了当然赚大发了，哎，但就是一辈子也中不了吧。”

店主说的是赛艇赌博的事情，但我听着像是在说三卷飒次的人生。

“他在吗？”

“你说小飒啊？”

“对。”

“他去抓鳗鱼仔去了。在没在那边啊？”

店主冲着后门方向抬了抬下颚。

“鳗鱼仔也能钓上来吗？”

“什么啊。他开船去用网捞的。鳗鱼仔也就这么丁点儿大小。”

店主用手指示意我大约有五分到一寸^[3]的大小。

我拜托他让我穿过店内，到了屋子后门。地基看起来是填埋起来的，湖岸边堆叠着石头，附近则是沙地。

“在吗？”

主人后来也出来了。然后他远眺湖面后说，“那边那些船都是在捞鳗鱼仔的。”

这里整个湖面上也都插满了采海苔的枝条。但是，远远的前方没有枝条之处能看见几艘船浮在湖面。

其中一艘船在枝条与枝条之间快速行进，船上无人划桨。

“那附近水是流动的吗？”

我指着那个方向问。

“船在动的地方的水都像河流一样，是流动的。”

主人告诉我。从岸上看，好像整个安静的湖面都插着枝条，但经店主提醒后才发现，原来如此，插满枝条的地带四处都能看到有带状区域，什么东西也没插。船在那附近都是不用桨就能行进的。

湖中的河正在这个包围着弁天岛的安静的湖泊里四处流淌。

“去哪儿了呢？”

店主抬起手遮住阳光，四处张望寻找着我的冒牌货。

[1]日本古地名，包括现在的和歌山县以及三重和奈良县的一部分。

[2]一种赌博游戏。和赛马（赌马）、赛自行车等赌博形式相近，确定支持选手及其赛艇并下注，赢的话分得相应奖金。

[3]一寸约为3.03厘米。

[4]小说。发表于1955年3月《文艺》杂志。

渥美半岛和伊良湖角

午后，杉原穿着和服便装就出了门。他大概估计了下情况之后，就往海的方向走去。

低矮的海堤包围着住着五十户左右居民的村庄，松树稀疏地生长其间，可以看见堤坝上有行人走动，杉原逐渐远离村子，向堤岸靠近，这时道路上的白沙也随之增多。

杉原爬上海堤一看，下面是五十多米长的沙滩，平缓地倾斜向海面，可能是被阳光照射的缘故，远州滩^[1]的海水泛着浅蓝色，海面广阔且宏大。

在杉原的想象中这里应该是一片醒目的深蓝色海面，没想到竟然是微微有些浑浊的蓝色。波涛十分汹涌澎湃。目之所及所有地方的波浪都一副尖酸刻薄、不甚欢喜的表情，细小的三角波相互撞击着。波浪的形状完全是冬季的样子，但海面的颜色、散落其间的阳光却都是春天的模样，这样矛盾的风景让杉原心生困惑。

这个小半岛环抱渥美湾，凸向远州滩的洋面，杉原以前就知道它以气候温暖著称，但实际置身于这片土地的风物之中，感受着冬日里春天般的温暖，只是从能见家走到海堤，杉原心中就已感到不安。杉原有位前辈，是S会的一位画家，他一直在画这座半岛的风景，可杉原总感觉前辈的画作无论是色调还是构图都缺点什么。如今身处这片风景中，杉原可以确认，当初看画时的焦虑感其实是这片风景自带的。

站在海堤上眺望，村庄里各家的房屋与海面隔着堤坝，散落在几乎与海面同等高度的平地之上，几座丘陵零零散散地伫立在村庄背后，说是丘陵，其实就是几块大土包。丘陵之中有些被低矮的灌木丛覆盖，有些被杂草覆盖，但都仿佛商量好了似的，都涂上了一层浅灰色基调的色彩。

杉原这次还是带了画布来，不过要适应这片土地的风土拿起画笔估计还需要时间。杉原本身也不是为了画画而来，所以也不在意，只是若是能画还是想画的。蓝子那边十天左右之后才会有消息，要想打发这段内心无法平静的日子，能埋头作画自然是最好的。可是杉原站在半岛的一角后才明白，作画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快的话一周之内，慢的话得等半个月左右，蓝子到时候应该会想办法和杉原联系。



这天傍晚杉原又一次去了海堤。这次是往海角的方向走。到海角还有很远的路程，所以杉原并不打算走到尽头，据说离这里不足半里路的海岸边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名叫“日出的石门”的当地名胜，杉原想散步到那附近去看看。

起风了，出门时风还没多大，一到堤岸，东南风吹得很猛，衣服都吧嗒作响。风在这个半岛可是出了名的，即使上午天气相对平静，一到午后仍然会起风。

走了五六町后，杉原穿过堤岸上的人行道，看见好多人像雪崩般冲向海滨，一队足有数十人的人马通过后，幼儿和老人们也横穿过人行道走了过去。

杉原一开始还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很快便眼瞧着去到海滨的那队人马四散到沙滩的一角，几个男人则登上了附近略高的小沙山。

“要撒了，要撒了。”

爬上高处的一人这样叫喊道。杉原站在堤岸上望着他们，喊声乘着风传进了杉原的耳朵。

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走在最后，他没去海滩上，只是独自站立在海堤上。杉原发现他后便走近他身旁，问：“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啊？”

“在撒厄运年糕。每年二月二十八日这个村庄都会举行厄运年[2]男子投撒年糕的活动。”

老人用干巴巴的语调说道。他说的村庄应该就是杉原所在村子的旁边那个，那个村里几乎所有人都以打鱼为生。据说村子里有这样一种惯例：每年二十五岁和四十二岁正逢大厄年的男子们需要撒年糕，他们集中在村里的寺庙捣年糕，再将捣好的年糕扔到沙滩上，村里其他人则去捡拾。生逢厄运年的男子们站在高处抱着装年糕的箱子，衣服被风吹得扬起来；围绕着他们的男女们四散在白沙滩之上，衣服也随风摆动。

就在此时年糕被扔了出来。小巧的白色物体散落在沙滩之上，从杉原所在的地方也能看见。

老人、姑娘、孩子一看年糕扔了出来都蜂拥而上，连滚带爬地争相捡拾。

目之所及之处，漫长的海岸线上只有这一角有些异常。人们在那里发出的叫喊声是一片澄净的回响，夹着浪涛声传入杉原耳中。

杉原想，早知道带画册写生就好了。

风吹得更猛了，杉原放弃了去“日出的石门”的计划，村民们都从海滩上岸，他也开始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那之后过了两天，在一个无风的日子，杉原去一里外的村子看温室栽培的花朵。从数年前起，半岛东岸的斜坡上温室玻璃房的数目年年增长，栽培出的小苍兰、康乃馨、香豌豆、郁金香、羽扇豆、木菊这些花都往东京方向送。

杉原请司机走海角相反方向，半岛底部的那条路。

E村附近的丘陵缓缓地向海边倾斜，村里的人家也稀稀疏疏地分布其上。温室位于户与户之间，从车上看去，温室的玻璃偶尔强烈反射着

阳光。

杉原让司机在街边等候，自己爬上了丘陵。他看见两三个巨大的玻璃箱，每个都是康乃馨的温室，花应该已经都摘掉了，只有茎干还密密麻麻地繁茂生长着。

杉原又让司机往前开了半町路，又自己上丘陵去了。这次是种小苍兰的温室。温室里小苍兰的淡黄色花朵开得烂漫，温室背后不知名的黄色小花直接沐浴着太阳光，也成片成片地盛开着。花香刺激冲鼻，杉原一走近花田，身体就被这些味道包裹起来。

也不知为何，此刻杉原内心猛然间不安起来。已经快十天了，蓝子那边还是杳无音信。蓝子都那般鼓足干劲了，但事情可能还是进展得不顺利，交涉依旧混乱如麻吧。杉原看了两间温室后，心情反而变得抑郁，就下了丘陵。

又过了两三日，杉原去了半岛尖端那个有灯塔的海角。那里距离他所在的H村有一里路程，来这里之后第一次他抱上写生簿徒步前往。

正好中途要经过之前准备去又没去成的“日出的石门”，他就顺道去了一趟。两块巨大的岩石插向海岸和海中，这里的风景除了用作明信片之外再无别的用处，杉原一点没有作画的兴趣。

附近有个小茶馆，杉原走进去，看到店前放着几个装有贝类标本的玻璃瓶。据茶馆六十多岁的店主说，这些贝类形状像女性阴部，所以被当做纪念品售卖。穿过丛林来到这明亮的高地上，竟然看到这样的东西，实在太奇怪。丝毫没有情色之感。或许所有的东西在这明媚的风光中都不留痕迹地升华了吧。

杉原正在店里喝橙汁的时候，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穿着干农活的装束走进来，和店主闲聊了起来。其间他跟杉原搭话，问：“您是要去海角吗？”

杉原说自己准备去，那个男子并未有何反应。杉原向店主问了路之后出了茶馆，男子也尾随着出来，和杉原一起走。

杉原当然以为这个人只是恰巧和自己同方向，回村子去而已。哪知道他一直跟着杉原，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没多久就走到了海角的尖端。灯塔距离此处仅有一两町的距离，但必须要穿过沙滩和礁石地带。走过去前男子用手绢包裹住头，说：“这里开始路不好走。沙子会吹进眼睛里，要注意。”

此时杉原才意识到这个男的是来给自己带路的。强行带路，这种强买强卖让杉原很不愉快，但杉原还是和男子一起下到海滩上。

果真如男子所说，沙子被强风吹扬起来，从正面击打着面颊。杉原走两步就背对着风向，再走两步之后又转过身去。带路人深弯着腰，像在舔舐地面一样保持着低姿态鲁莽前行。

过了这一段后，两人又穿过了断崖底部延伸的礁石地带，终于到达可以看到灯塔的地方。可是那里没法久待。波浪撞击着灯塔周围的礁石，海水溅起的飞沫像水雾一样不停地落在两人所站之处。海风也嘶吼着，冲撞在断崖之上。

“差不多回了吧。”

男子对烈风和飞沫束手无策，这么说道。杉原也并没有要在这里长待的意思。

不过，海角这般荒凉的景象却击中了杉原的心，这与绘画毫无关系。在这个气候温暖、平静安稳的半岛上，似乎只有尖端这一丁点儿地方在猛烈地呼吸运动着。天空中涌上几朵白云，荒蛮骚动的海面像是被抹上了一层普鲁士蓝，显现出活力四射的色彩。在这般背景之下，灯塔完全就是一个人造物体，显得极端单调寒碜。

杉原再次穿过礁石带和沙滩后回到大路上，然后给了带路人两张百元纸币。他接过钱，猫着腰快步走开了。

归途中，杉原在思考自己要不要即刻回东京，也出面参与蓝子离婚问题的交涉。他觉得好像这样问题解决起来会快一些。以前自己和蓝子都觉得，杉原不出面可以避免事情变得更错综复杂，但是现在杉原想要

正面迎战，支持蓝子，他内心努力解决问题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强烈。不知为何，杉原脑中，此时此刻蓝子纤细的身体变得非常可怜可爱。

选自《花粉》^[3]

^[1]日语中“滩”指流急浪大的海。远州滩指日本静冈县御前崎至爱知县伊良湖角的太平洋近海。

^[2]阴阳师认为人到厄年诸事不顺需要除厄。通常，男子二十五岁和四十二岁、女子十九岁和三十三岁为厄年。厄年前后的年份分别称为前厄和后厄。

^[3]小说。1954年7月发表于《文艺春秋》。

北陆·北潟

北陆地区发生大地震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昭和二十四年（1949）的春天，我从北陆的大圣寺出发去福井，途中乘车经过了北潟——一个细长的不规则形状的湖泊。那时我还在大阪的报社工作，负责写新闻连载，报道小松、大圣寺等北陆的几个城市地震后的重建状况。

进入吉崎村，绕过因戴面具吓儿媳的故事^[1]而闻名的寺庙后，前方便是北潟的湖岸。湖中微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甚是美丽。车子跨过了湖面北端如河流般狭长的一段后，就一直沿着北潟的右岸行驶。道路一边是低矮的丘陵，另一边虽然是日本海，却完全没有临海之感。丘陵上各处还有地震时滑坡留下的痕迹，开了不少新的口子。

车子沿着周长六里的狭长湖岸开了二十分钟左右。快要进入北潟村时，我暂停了与司机的交谈，让司机停车。只因发现眼前的湖与我童年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此时正午已过，湖面沐浴着春光，很明亮。

“还真有些稀奇呢，这么明亮的湖。”

我走下车，向着湖面说道。

“现在是春天，所以才这么明亮，若是秋冬季节，这里可荒凉了。我开车经过这里时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凄凉。毕竟这里就这一个大水坑一样的湖，其余再没别的了。”

接着司机又指着远方山丘上的滑坡之处告诉我，那边有好几户人家现在还被埋着。听司机这说话方式，很难清楚判断究竟是湖畔的风景寂寥，还是因为几户人家还埋着所以凄凉。不过那先姑且不论，或许秋冬季节这一带真如司机所言十分孤寂，但此刻春光照耀着湖面，那种孤寂之感很难想象。

这与我幼时记忆中的湖显然不同。记忆中湖岸边没有长芦苇也没有

长胡枝子，湖中也未曾见过系船用的栈桥模样之物。

选自《芦苇》^[2]

^[1]流传于福井县吉崎附近的民间故事。有一对夫妇因仰慕莲如上人的佛法，时常前往吉崎道场朝拜。然而丈夫的母亲嫌两人拜佛影响家业便盗来面具假扮鬼神，企图吓唬拜佛归家途中的儿媳妇。儿媳妇见到鬼神慌忙跑掉，婆婆却因为被枝丫挂到不能动弹，且面具不知为何无法取下。后来直到婆婆向莲如上人忏悔之后面具才得以摘除。

^[2]小说。发表于1956年4月号《群像》。

比良和坚田

老汉我第一次见到比良山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对了，那之前再几年，我正好在刚开售的《写真画报》的封面照片上看到过比良山。那时老汉我还在第一高等学校^[1]上学。在本乡^[2]的宿舍楼里，无意间翻开宿舍女生买的杂志，开卷第一页就是一张“比良的杜鹃花”的照片，是用当时流行的紫色套印印刷的。

老汉我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那照片上的风景：在比良山系的山顶极目远望，眼下是镜面一般的湖水，山顶上高山植物杜鹃花在岩石四起的斜坡上成片地鲜艳地开着，像一片花圃一样优美地覆盖山坡。看到这张照片，不知怎地我吓了一跳。震惊的原因我不得而知，总之在心中某个角落，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以太似的挥发性的刺激，反复仔细地端详这张比良的杜鹃花的照片。

杂志同一页的角落上用圆形切分出一个区块，介绍了每天运行数趟，连接起湖畔各个村庄的小型蒸汽船。那时候老汉我就想过了，将来总有一天我要寄身于这蒸汽船上，仰望高耸在眼前的比良山脊，然后登上照片上这座山岭的一角。这一天总会到来的，不是吗？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一定会到来！我的内心坚定不移，有一种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确信。

我想，登上比良山的日子若是到来，那应该是我相当凄凉的一天吧。该怎么形容那时的状态呢？坐立不安，还是不被人理解？对了！不是有孤独这样方便的词汇吗。或许用绝望也行，孤独，绝望，对！就是这样。我本是讨厌这类表面光鲜、实则幼稚的词汇的，不过确实觉得这个词最适合表现我当时的情绪。我会在那孤独又绝望的日子，登上杜鹃花盛开的比良山顶。然后在香气馥郁的白色杜鹃花丛里独自入眠。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一定会到来！现在想来那种消极情绪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但那时它就那样极其自然的就在我心中某处萌生了。就是那时，老汉我第一次知道了比良山，并且对它产生了兴趣。

数年之后，我第一次有机会见到照片之外比良山真实的容貌。当时我应该是二十五岁吧。一年前我从东大毕业，转过头的第二年就去冈山的医专上任做了讲师。没记错的话那年应该是明治三十九年（1896），事情就发生在那年年末。那段时间我被死神附体了。谁年轻的时候都有不把自己命当回事儿的时期。也是在二十五岁那年，启介^[3]以那样荒谬的方式了结了自己，那家伙要是平安熬过那段时期，肯定还能好好地活个几十年。可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家伙……不对，或许附着在启介身上的死神比那时附在我身上的家伙更难缠，性质也更恶劣。不过启介还是太愚蠢了，但他也有可怜的一面。若是现在他还活着……那个蠢货、笨蛋、荒谬的家伙还活着的话……啊，一想到启介，老汉我就窝火得很。

附着在二十五岁的我身上的死神，至少和启介的不同，是个更加纯粹的家伙。我当时苦恼生存的意义，一心想要赴死。我的终身大业——软部人类学^[4]的研究主题还未在我心中萌芽。说起来，那时我的心里的确到处都是填不满的空间。我明明是学自然科学的人，内心却被宗教和哲学所牵绊。在我萌发自杀意愿数年之后，藤村操^[5]从华严瀑布纵身跃下。那时热衷于哲学、宗教的人大都被死神附身过一次。“万物的真相悉归于一言，曰：不可解。^[6]”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认真严肃地思考过这些问题。明治末期是个奇妙的时代，日本的青年们都以冥想的方式探索着生死的问题。

冈山的学校放寒假之后，我拿着一本《碧岩录》^[7]，径直去了京都嵯峨的天龙寺，以居士的身份在G老僧的门下参禅。那时每晚我都会打坐，地点通常都在正殿。有时也在正殿背后结了层薄冰的曹源池畔的岩石上打坐。腊八坐禅^[8]结束时，我整个人飘飘摇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不过只是个因营养不良、过劳、睡眠不足而引起的高度神经衰弱患者罢了。

腊八坐禅结束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二号还是二十三号来着，总之是那年的冬至日。早上成道法会一结束，我就即刻走出天龙寺往大津走去。因为是成道法会刚结束立刻出发的，所以应该是早上八点左右吧。寺内随处可见的松树桩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那个清晨的寒冷连在嵯峨也十分少见，我的耳垂和鼻头都快冻住了。我穿着行脚僧的棉衣，光着脚塞上木屐，以这样一番装束一刻不停急匆匆地走过北野、京都城

区，又继续沿着今天我坐车来时经过的京津国道^[9]，穿过山科来到天津。路过山科的鳊鱼店“金世”门前时，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一种强烈的空腹感朝我袭来。

我那时究竟是为什么去的大津，现在已记不清详情。如果非说是因为回忆起早年看过的《写真画报》的卷首照片，被它吸引而去的，就太牵强附会了。我那时一定是迷迷糊糊地前往琵琶湖，找寻可以了结自己的地方吧。或者像个梦游病患一样稀里糊涂地去到琵琶湖，望着湖面突然就萌生了死的念头也说不定。

那天可真冷啊。我到了天津之后一路向北，沿着湖岸一直走啊走。和死神一起走着。右手边冰冷的湖水动也不动，一望无际，偶尔从水边枯萎的芦苇丛中冒出三五只白羽鸭来，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路的前方可以看到比睿山，在山的左侧以远，几座山峰完全被白雪覆盖，以一种醒目的美耸立着。我才看过被稀疏的树木覆盖着的嵯峨山那平缓的曲线，眼前的山峰却呈现出另一种挺拔峻峭的美，让人完全无法相信两者其实位于同一条山脉。我记得好像中途曾询问过路过的挑担小贩，才知道那是比良山。偶尔我会停下来看看比良。和死神一起看看比良。初见比良，我就被她那神性般遥远且美丽的山棱线迷住了。

我摸索着走到坚田的浮御堂^[10]已是傍晚，那一日只时不时飘了一会儿的雪花，傍晚起才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开始浓密地填充整个空间。我在浮御堂回廊的屋檐下久久伫立。湖面上什么也看不见。我用冻僵的手从行囊中取出钱包，并解开拴在其上的绳子，一张五元纸币显露出来。我紧握着纸币走出浮御堂，湖岸边有一间旅馆，外观虽然大气，某些地方却又散发出一种宿驿^[11]小客栈之感。我走进了旅馆宽大的泥地间。这个旅馆就是灵峰馆。

我站在泥地间，拿出那张五元纸币，朝着正在账房里烤着暖炉的光头中年老板说，请让我住一晚。老板一脸狐疑地盯着我看，但当我说到剩下的钱明天再找的时候，老板态度突然变得殷勤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女佣端来一盆热水，我坐在横框上，卷起衣服的下摆，将已经冻得发红、失去知觉的脚趾浸入水盆里的热汤中，才缓过神来。老板给安排的是最高级的房间。天已全黑，已是必须要掌灯的时刻了。

我一言未发，在老板娘的照顾下吃过晚餐后，便靠着壁龕开始坐禅。那个时候我已下定决心，明早就在浮御堂旁边的悬崖边跳湖自尽。我有些担心自己这五尺之身能不能跟石子儿沉入水中一样，静静地沉下去。我的眼中浮现了好多次我的尸体横亘在湖底的样子，我想，一个男人将壮丽地死在那里。

夜一片寂静，丝毫不逊色于天龙寺禅堂。夜里严寒刺骨，好似我稍微动动身体就能感知到痛楚。我在那里坐禅坐了好几个小时。临近黎明时分，我突然清醒过来。那一刻身体疲惫极了。我结束坐禅后去了趟厕所，然后就地横躺下来。屋子的一角铺好了床，但我并未触碰，只是将手枕在榻榻米上，打算在天明之前打一两个小时盹儿。

突然嘎啦一下，响起了一阵急促尖锐的叫声，仿佛要将喉咙撕裂般。我想这一定是夜行鸟类的啼叫声。但抬头一看，周围却依旧和往常一样静寂。我正准备再次入睡时，又听到了那嘎啦的叫声。好像是从枕边的檐廊下方附近传来的。我站了起来，给灯笼点上火，走到檐廊上，拉开一片护窗板。视野里一片漆黑，灯笼的光只能照亮屋门口，细雪在那狭小的空间里一刻不停地下着。我准备扶着栏杆探出身子瞧瞧下方暗处有什么，这时又是嘎啦一声，声音比之前大，似乎近在咫尺，紧靠湖岸的外廊下方响起一阵猛烈的振翅声，声浪强到几乎要扫过我的面颊。一只鸟就这样展翅飞走了。鸟的样子虽然未能得见，但振翅的声音却充满挖心般的猛烈力量，鸟儿飞入了湖面的黑暗之中。湖面上依然飘着雪。我仿佛快要失了魂一样，在原地伫立了许久。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力”吧，一只夜行鸟竟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我被这份力量吓破了胆。这一刻，死神从我身体抽离了。

第二天，我没有赴死，又在大雪中走回了京都。

选自《比良的杜鹃花》^[12]

^[1]简称“一高”，日本旧制高中之一。现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and 千叶大学医学部、药学部的前身。

^[2]旧制“一高”所在地。现为东京大学所在地。

[3]主人公的儿子。据小说内容，主人公与儿子启介因儿子感情问题发生争执，其后儿子投湖自杀。

[4]研究人体软组织（如肌肉、血管等）的一门学问。

[5]“一高”一年级学生，明治三十六年（1903）16岁零10个月的年纪在华严瀑布自杀。死前在瀑布前的树上留下遗文《严头之感》。他的死给一高学生以及当时的知识人以巨大冲击，并促成了哲学热的产生。

[6]此为藤村操留在瀑布处遗书的原文中的一段。

[7]又称《碧严集》。中国宋代禅宗书籍，十卷本，收录了一百则代表性的禅宗公案（暨祖师的话语和行动）。在日本佛教临济宗中被极为看重。

[8]禅宗为纪念腊月初八佛成道日举办的佛事。从初一至初八专心参禅修行。

[9]连接京都和大津的道路。

[10]临济宗寺庙满月寺的佛堂。建在琵琶湖畔，以栈桥连接。平安时代以来便有名。

[11]日本江户时代主要为旅行者而设立于各处的投宿点。

[12]小说。发表于1950年3月号《文学界》。

京都（一）

京都南禅寺山门附近有一家早已名声在外的餐馆，在餐馆内一间面朝水池的小屋内安顿下来后，相川向英子说起了分手的打算。

“今天我要说什么，你知道吗？”

相川以这种说话方式开场。

“知道。”

英子抬起眼睛看了一下相川，然后静静地说，

“分手的事情呗。”

英子的表情中并无忧郁的阴翳，虽然确实是有些神情奇怪之处，但毋宁说那更接近天真的样子。



屋子跟前是个杂树茂密生长的小型中央庭院。透过杂树间的缝隙可以看见，十一月午后微弱的阳光倾漏在池面上。女佣说，池中引入的是水渠的水。池子从未停止过流动，好像有水从池中某处喷出。这水池感觉不像死水，很洁净。

从两人坐着的地方能看到一棵巨大的七叶老树，树干好似插入池中，树上宽大的枝叶已红了三四分。或许是杂树繁密枝叶的缘故，英子的脸不同往常，看起来带了些苍绿色，略显恬静。



女佣将饭菜端上来前，两人一直沉默着。相川起身去了旁边房间。壁龛上挂着一首著名歌人写的和歌“H庭池之畔，横卧钱型石。想得应靠近，献上悠扬歌。”相川纳闷哪里有钱型的石头，站在檐廊边一看，脚边的树丛中的确藏着一块圆形的石头，正中有一个方形的孔洞，这应该就是钱型石。水从方形孔洞中不断喷涌出来。

英子个子高，为了不撞到低矮的屋檐，她稍微弯了弯腰，站在竹子外廊。从相川这边看过去，她的侧脸上写满了孤寂。



英子用筷子将女佣送来的食物一个个夹起，仔细玩味之后送入口中。

“这个，是颌须鲷吧。”“这个是比嘉鱼，对吧？”英子就这么说着。这些河鱼的知识，两年前还与她的生活毫不相关。相川注视着英子筷子的动作，看着自己带给英子的东西，到头来自己也只能给英子这些东西而已。自己夺走了英子的青春，却只能回报给她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东西。

“那种小到只剩骨头的鱼，不好吃吧？”

“好吃啊。”

“真的好吃吗？”

“你真奇怪。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不开心。”

英子睥睨了一番相川，她那与年龄不符早熟的媚态，或许也是经由相川培植在她身上的。

“刚才的话题，既然你要结婚，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我们的事跟你结婚对象提前说清楚。要是双方在理解的基础上结婚，将来某一天万一发觉了，就说不清了。”

“我已经好好说过了。”

“什么啊，你已经说过了啊？”

“得提前准备，不是吗？”

“那，对方怎么说？”

“他说他不在乎。反正是金钱关系，没什么好放心上的。”

“金钱关系？原来如此。”

在相川看来，别人要说两人是金钱关系也没办法。相川眼中浮现出在心斋桥撞见的高个子青年，他感觉被青年刺到了痛处。



两人走出H亭后，乘车去了御室。在距离御室的仁和寺约两三丁距离前，两人下了车。龙安寺到仁和寺这条道相川以往就很喜欢，于是他想把这条道也介绍给英子好了。

“这条路不错吧。没什么人流，安静，但又一点不阴暗。”

“真的。安静到快要失神了。”英子说。

道路两旁普通的小住宅稀稀落落，房子与房子之间满是寻常的菜地，整个一派郊区的景象。菜地里青色的蔬菜之间，鸡冠花和绒球大丽花四处播撒着鲜艳的红色。路边系着一只山羊。在这恬静的风景中，即使是沐浴着秋日暖阳的懒惰生灵也显得生机勃勃。



两人到达仁和寺巨大的楼门前，晚秋的薄暮正要周围笼罩。他们穿过山门，走到了五重塔前。

“等到樱花盛开的时候，透过樱花林看这五重塔，还真有点让人期待。”相川说。

“明年春天一起来看吧。”英子回应。

“还是等我新婚度蜜月的时候，在京都的酒店住上一晚，再来这里看看好了。”

“明明跟我来看更好，你却偏不。你呀，真坏透了。”英子说。

“我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些嫉妒的。”

“骗人！现在你心里肯定斩钉截铁地决意要和我接吻！”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到底还要不要和我分手？”相川说。

“就是不知道啊。”

“决定一个啊。”

“你像现在这样蛮横地跟我说话，那我就想跟你分手。可是在此之前我已经下定决心坚决不跟你分手。但是那之前我又……”

“又怎么？又决定跟我分手吗？”

“对。”

“那再之前呢？”

“绝对不跟你分手。因为你太可怜了。”

“可怜的是你，好吧？”

“你能这么想我很感激。但我就是我，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人类确实有随心所欲幻想的权利。”

两人从五重塔旁折返回山门，走进了山门旁边的寺庙办公室。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打扫泥地房间。相川提出想要参观茶

室，因为时间已经很晚女人好像很吃惊，但还是爽快地应允下来，带了两人过去。茶室名叫“辽廓庭”，这名字相川是知道的，不过实际参观还是第一次。

女人说：“两位还参观其他地方吗？若要，得快一些了。”

女子好像担心天色会暗下来。相川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处茶亭，但他决定不再去了。

“那么，请慢慢观赏。”

女人好像傍晚有什么急着要做的工作，就回去了。这建筑整洁有致，房中除了静寂之外再无他物。茶室有四张半榻榻米大小，开了六扇窗。两人参观完后，就在休息室的边缘面朝小院弯腰坐下。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庭院里暮色渐浓。低矮的园林景观树被修剪得很妥帖，池子小到甚至可以称作泉眼，呈现在两人眼前。

“啊，真安静啊。”

英子说，好似在叹息。

“你也看了不少京都的园林了。”

“都是托您的福。”

“可能只有和我一起看过的风景你不会忘了吧。”

“我虽然不懂园林的美，但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能够使身心放松，静谧的园林就是好园林。”

“归根结底确实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了。”

紧接着英子又说：“我想一直一个人待在这里。”

过了片刻，相川直起身来，说：“你想一个人，那我就成全你，放你

一个人在这里。”

英子坐在原地抬头望着相川的脸，说：“真冷酷无情。”

相川觉得英子的脸上竟奇特的有些容光焕发。

“不冷酷些就没法分手了，不是吗？我可是来这个院子里扔掉你的。”

相川说完，就将英子微弱的笑声抛之脑后，缓缓走向进来时左手边出口的方向。

“再见。”

相川听到这句话回过头去，看见英子仍坐在屋子边缘，微笑着挥手。那一刻他猛然意识到，此刻不就是与英子真正分手的机会吗？相川隐约感觉到，若是错过这次，就永远不会再有和英子分别的机会了。暮色之中，只有英子的脸和手显得白皙透亮。

相川出了茶亭的院子，立马拐入了小巷。走了约半町远，到寺院办公室背后时，被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寥之感所侵袭。没了英子，自己接下来无论如何都活不下去了。相川沉浸在寂寞之中，在原地杵了好一会儿。巷子旁边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直响。

选自《石头表面》^[1]

^[1]小说。初发表于《周日每日》1953年1月新春特别号。

京都（二）

我与木守欣两人过去只独处过一回，虽然时间很短。那是我入报社刚三年的时候，大概昭和十三、十四年（1938、1939）的事。

以前报社会利用报纸休刊日或者公休日，在京都四条附近的餐馆组织秋季例行部内聚会。出席者都是平常同桌共事的分部成员，约有二十人。

当日晚上全员都住在店里，所以聚会一结束大家便分为几个小组走上街，各自寻找第二场聚会的场所。

当晚我醉得奇怪，早早地就在另一房间睡下了。等我醒过来时，餐馆里一人不剩。我一看表才十点，一直闷在旅馆感觉太可惜了，想着去追一下已出门的同僚们，便走出了旅馆。就在这时，我在旅馆大门口遇见了穿着便衣棉袍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木守欣。

“您这是要去街上吗？”

他仍像平素里对待所有人那样，遣词礼貌谦逊。

“仁和寺赏月，去吗？打车去的话时间我大致能把控好。”

我料想和这位性格乖僻的前辈一起去郊外赏月，也不会有什么意思，还不如独自去四条河原町或者京极散步，但也不知为何，那时我感觉很难拒绝他的邀约。

我同意了之后，他就到旅馆结账处叫了车，让旅馆先垫付了车费，然后催促我赶紧上车。

车里他几乎没怎么说话，但车子一偏离城区靠近郊外，他就像自言自语一样挨个说出出租车途经的洛北的地名，一直透过车窗注视着白昼般明亮的郊外夜景。

我和木守欣在距离目的地仁和寺两町左右的地方下了车，我们让车子在原地等候，沿着寂静又明亮的夜路走去仁和寺。这段路上，沉默寡言的木守欣几乎一言未发。我在离他半间左右远的后面走着。

我们来到仁和寺山门前的广场，他从石阶下方向上仰望，说：“哎呀，门关着。”

接着他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爬上通往山门的数段台阶。

直到来到仁和寺门前，我才感到接受木守欣的邀请到这里来真是太对了。银白色的月光璀璨烂漫，洒在古朴宏大的山门上，石阶也因此被照得闪耀着白光，四周空无一人，夯土墙上仿佛搁置着落雪，看着一片雪白。老松树的黑影子像是墨汁淌过一般，清晰地印刻在沿墙的道路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凄怆的月夜美景。

“快上来一起推门啊。”

木守欣站在石阶上方，朝着在下方广场晃悠的我呼喊。木守欣像个看门人一样，身子紧贴在硕大坚硬的楼门上，两手使劲往前推。

“推不开的。”

我一边爬着石阶一边说。他那孩子气的做法让人捧腹。

“不，没准能推开。这么大的门大多不插门闩的。”

我想，他这么一说或许也没错。

我爬上石阶后便仿效他的样子，两手贴在楼门厚重的木板上使劲推。可似乎楼门确实从内部插上了门闩，怎么推都纹丝不动。我发觉自己所做之事徒劳无功后，立马停手，衔了根烟，木守欣却依然坚持了好一会儿工夫。那种执拗的劲儿称作满腔热血也不为过。

“看来是不行啊。”

放手之后他仍觉得有些遗憾。不久他终于放弃，转身背对山门。月光在面前似海一般展开来，他眺望着郊外的夜景，过了一会儿说：“这

月亮不错。”

之后，我们就这样站立了片刻。突然，他好像觉得扫兴似的说：“好冷，咱们回去吧。”

我们才刚来，时间还没过去几分钟。他那句“回去吧”让我感到意外，那句“好冷”又猛然将我惊醒。此前我一直沉浸在某种思绪中，分不清究竟是夜晚空气使我感到寒冷，还是月亮针尖般的光芒刺得我皮肤生疼。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惊觉晚秋夜晚的寒凉。

我们走下石阶，沿着大夯土墙，转过狭长的小巷，按着刚才的原路返回到出租车停放的地方。

木守欣一走起路来就一言不发了。和他在报社走廊上走路时步调完全相同，脸朝向正前方，一步步缓缓前行。他走路的方式很独特，旁边任凭是谁路过他都不会转头看一眼，这走路方式俨然就是所谓的“只管自己脚下的路”。那晚静寂深夜里，他踏着月光之路时也如出一辙。

选自《楼门》^[1]

^[1]小说。1952年1月发表于《文艺》。

河内平原·古市附近

在N家坐了一个多小时我便告辞，往大阪方向赶去，在市郊电车上摇晃了三十分钟左右，于三点前后到达古市站。今日原本是打算看看西琳寺遗迹和森田家住宅的，可这冬日里白昼时长急剧减短，若是把时间耗费在这些地方，最重要的安闲陵还有没有时间看，就很难说得准了。于是西琳寺遗迹和森田家我都只能走马观花。森田家是这片土地上从前望族留下的宅子，旧历史记录中曾叫过“神谷家”“田中家”等名字。建筑学家一直念叨说这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民居，于是我也飞奔过来，在屋内清冷的泥土间转了一圈。我在N家看到玉碗时，也只对其崭新的样貌感到意外，除此之外只觉得它不过是个平凡之至的器物罢了。然而，森田家的建筑氛围却让我不禁瞠目结舌。建筑上方布满了高大的横梁，木材桁构散发出刚健之美，宽敞的泥土间中飘浮着清冷的古老空气。

不止这森田家，古市市区里到处能看到这种在中国北方常见的低矮土屋顶房，好似古时期朝鲜归化人的村子一般，可另一方面，人迹寥寥的街道又呈现出日本古街特有的明亮感，真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古城。

我和桑岛缓步走在古市的街巷，朝安闲陵方向前去。中途上了新路，地势也高了几分，从此处向下俯瞰，河内平原的风景一览无余，平原以古市城区为中心，向四方扩展开去。

“这一带以前是大和朝廷的墓地。”桑岛说。

平原边上散布着的几块丘陵几乎都是陵墓，看着像几座小岛。雄略天皇陵、应神天皇陵、仲哀天皇陵、清宁天皇陵，桑岛指着远处平原的四角，向我挨个说明四座古代天皇的陵寝。可从现如今的样子来看，只不过是个被树木覆盖的普通小山丘而已。当然，陵墓在建造当初肯定保有人工新砌的痕迹，但长年累月下来，树木生长，山丘形状变化，现如今已完全幻化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了。我们现在正好站在据说是我国最大的古坟群——古市古坟群的正中央，或许是我的心理作用，总觉得四周

某处的景色在冰冷地下沉。

我们到达位于古市町南面的安闲陵前时，午后起一直阴沉的天色开始变坏，眼瞧着阵雨从平原的北方逐渐靠近。没多久，雨点就落在了我们的头上。

我们做好了被淋湿的准备走在陵墓所在的丘陵之上。从前恐怕整个丘陵应该都是墓陵所在区域，但现在重要的陵寝被规划为丘陵的一部分，从西琳寺方向延伸过来的宽阔大道穿行在丘陵之上，道路沿线散落着几户人家，人家周围还散布着田地。

据桑岛说，这丘陵叫高尾丘陵，据说战国时代畠山氏曾在这里修建了高尾城^[1]。陵墓正上方部分建的是本丸^[2]，现在环绕在陵墓周围的沟河就是建城时内护城河所残留的余韵。

桑岛觉得，玉碗或许是和沙土一起被冲出来的，又或许是被当地人用手挖出来的，事情应该就发生在畠山氏被织田军击败，本丸被烧毁的时候。也就是说，战国兴亡的浪潮也曾席卷过这玉碗沉睡了千百年的安闲陵。被秋雨淋湿后走在陵上，对此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感慨。

我们拜过安闲陵，绕其一周，又去了距它约两町远的妃子春日皇女的陵墓。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数量不多的杂树四处生长着，红彤彤的叶子在雨中懒汉似的耷拉着头。

我们时而躲在树荫下避雨，时而走近观察，在拥有两座陵寝的丘陵上周游了将近一个小时。桑岛似乎想大致确认出玉碗出土的地点，又一次折返回安闲陵背后。为了防止细雨珠进入后颈，桑岛竖起西服衣领，脚步飞快地走了。我抽着烟等了他很长时间，可怎么等他都不回来。就在那时，位于我站立处西北方的安闲陵以及它对面的春日皇女陵上，秋雨从侧面横着刮了过去，正当我望着雨势的时候，突然间两座皇陵上茂密的森林宛如两只巨大的生灵在吵吵嚷嚷一般沙沙作响。我曾经在四国见过因海峡潮水制造出的漩涡，此刻这一大片树林摇动的方式就好像那深邃的漩涡正飘摇过来。

我那时才真正意识到，在这两片森林之下，正长眠着安闲天皇和春

日皇女两位远古贵人的魂魄。

“隐国初濑处[3]”——皇妃所歌唱的那首悲伤的曲调，不管是不是像木津元介[4]所解释的那样，千百年前的某日，它应该都曾以一种无声的音乐，冰冷地响彻在这座丘陵上繁茂的密林之间。

选自《玉碗记》[5]

[1]即高屋城。

[2]日本古代城郭的中心部分。除本丸外还有二之丸，三之丸。

[3]选自《日本书纪》卷十七中春日皇女所作和歌。据传与安闲天皇的和歌曾是一对。小说《玉碗记》中全文引用了此歌。

[4]小说《玉碗记》中的人物之一，为“我”中学时代的挚友，在东京女学校教书。

[5]1951年8月刊载于《文艺春秋》。

潮岬之行

速水从自己在吹田的家中又一次返回报社，从会计那里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在天王寺坐上了十点发车的阪和电车往串本赶去。在东和歌山换乘现在的纪势西线时，雨下起来了。速水在终点南部站下了火车，在那里换上开往田边的班车，到了田边又恰好遇到一辆装木材的大卡车准备往串本方向去，他便请求司机搭了个便车。卡车的操控台本只够司机和助手两人坐的，速水强行加塞进去，十分狭窄拘束，一路上无法动弹，可他几乎没感觉到痛苦。过了白滨和椿，透过车子右侧的小窗就能看见海了，此时风也加剧了许多，都到了暴风雨的等级。南纪海岸特有的岩礁极多的海面上，四面八方都骚动呼啸着。雨珠那细小的飞沫，从前方玻璃缝隙一个劲地往座位里吹。

到达串本已将近七点。这座渔港城市被雨敲打后，路上昏暗又冷清。速水斜撑着洋伞，沿着大道走向警署。警署里，两三位巡警正就着昏暗的电灯坐在事务桌前。速水陈述了到访的理由，可是，每位巡警都知道发生了自杀殉情事件，但详细状况却一无所知。据他们说，相关文件倒是传到了这里来，但详细情况还是要去问潮岬派出所才能知道。潮岬派出所的巡警刚刚来过，但已经坐最后一班巴士回去了。没办法，速水按照规定，以自杀者保证人的身份在两三份材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签完后即刻往潮岬村赶去。其中一位巡警帮忙联系上了潮岬派出所和站前的租车店。

汽车时而鸣响几声微弱的警笛，在风雨交加的暗夜中行驶。窗外一片黑暗，完全看不清汽车究竟驰骋在什么地方。车子好像一直都在爬着狭窄又陡急的坡道。开了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子停在了点着红色门灯的派出所前。虽然名义上叫派出所，但不过是个普通的小住家，只是将玄关的泥土间稍微改造了一下，放上办公桌和椅子，有个派出所的形式而已。

“雨可大了，辛苦你了。”

一位五十左右，剃着和尚头，性情柔和的男子身穿和服迎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今晚都必须在旅馆住下，对吧？车子你也先别还了，坐着去旅馆也方便些。我与你同去。”

说完，他先退到里间，没多久在和服上套了个遮雨斗篷，拎着个黑包出来，坐上了车。

汽车又沿着同样黑暗的道路开了五分钟左右，在一家旅馆前停了下来。下了车，只见旅馆玄关的玻璃门上写着“黑潮旅馆”几个字，速水站在门口，见到台灯回旋着的白色强光带，正在舔舐着黢黑的近海海面，这才知道自己此刻所在的旅馆就在距离海角断崖只有五十米的地方。



第二天天气一片晴朗，万里无云。速水早餐就象征性地夹了几筷子，正准备更衣去派出所为昨夜之事向山田巡警道谢，身着制服的山田巡警反倒先主动进了旅馆。收到旅馆女佣的报信后，速水迅速下楼，山田已站在门口。

“男的尸体捞上来了。”他说。

“那女的呢？”速水条件反射地问。

“女的还没找到，只有男的。现在政府这边负责卫生的人员和村医在看着。虽然只是形式，但还是在检查。你要来吗？”

“我不太想看。”

速水说。山田巡警思考了片刻，说：“还是请你走一趟吧。就算是跟政府的人打声招呼也是好的。”

速水跟在山田巡警身后，足有三百尺高的断崖上歪歪扭扭地开凿出一条小道，速水沿着小道下到了岸边。



跟派出所和政府的人都问候过后，傍晚，速水将就等待巴士的时间在高地附近闲逛。此时，太阳已经落山。

海面上，无数岩礁散落在海岸附近，波浪像镶白色蕾丝花边一样拍打着岩礁的周围。除此以外放眼望去，海面上碧蓝一片风平浪静。然而，仔细看看，海面上唯有一处区域里细碎的波浪在翻滚。速水盯着那里，看着看着心里渐渐失去平静。他觉得波涛汹涌的那片小海域之下，安置着春美的尸体。这么想着，春美雪白的裸体就摇晃着浮现在眼前。他猛地被一种情绪所侵袭，一心想着要去那片水面。他走到海角上悬崖的尖端，俯瞰崖下。速水脚边的大岩石因陡然倾斜而被切断，遥远的下方波浪像白色纸屑般散落在无数的岩礁之上。就在此时，背后传来一阵呼喊声：“你不是要坐巴士吗？最后一趟车马上出发了。”是位中年男子的声音，应该是当地居民。速水这才心中一惊缓过神来，离开了那里，缓步走向乘坐巴士的地方。

选自《黯潮》^[1]

^[1]1950年7月至10月连载于《文艺春秋》。

纵贯纪伊半岛

三人在凑町站坐上八点发的关西线列车，五十多分钟后到达王寺站，在那里换乘和歌山线。

列车从王子站驶出后，在大和平原的一角穿行了一会儿，不久便进入重峦叠嶂的山路之中。

从车窗往外看，民房大都刷了白壁，也有几家人像挂竹帘一样在白壁上挂上了柿子。整个一派大和地方^[1]悠然自得的初冬风景。苑子一直把视线投向窗外，怎么也看不腻。

又过了五十分钟左右，一行人抵达五条町。站前有辆吉普车来迎他们。

“终于要坐这吉普车纵贯纪伊半岛了。现在怎么弄？要先在这五条町稍微转转吗？”

“我想想。时间来得及的话转转也可以啊。”

“接下来的行程无需考虑时间。只是到住的地方会相应晚一些而已。”

狭窄的坡道两侧是琳琅满目的店铺，很热闹。三人沿着坡道往下走，一路上来城里采购的农村妇女们很是显眼。两侧店铺几乎都是古老的土仓结构。笙子发现一家干净美观的点心店，便走了进去。

苑子看着笙子出来，问：“买了什么？”

“巧克力和咖啡粉、方糖。要在山里停留两天不是吗，没咖啡怎么行。”

笙子说完后又忍住笑，“我本想给绀野买瓶威士忌的。但想想还是算

了。对吧？”

“对。不买安全些。”

穿过细长的街道，三人来到吉野川上的铁桥边。吉普车先到了，在那里等他们。

绀野说，这条吉野川在奈良县内叫吉野川，到和歌山县就被称作纪之川了。

吉普车内算上司机的驾驶台总共有四个位置。上车时，苑子想起了安彦说的话，但是否要先挑安全的位置，她还是很犹豫。

“请。”

苑子让绀野先坐，结果绀野说：“你们两位坐后面吧。我坐司机师傅旁边。这里可是一等座。安全！”

“哎呀，那里并不安全吧。”

“不管安不安全，总之第一次来的人坐不了这里。毕竟这一路经过之处可都很吓人啊。”

绀野笑着说道。

吉普车从五条町出发，十分钟后到达了熊野川水电开发调查事务所。只有绀野下了车。

过了三十分钟，绀野回来了。吉普车沿着吉野川的支流丹生川行驶，渐渐进入山林深处。

“这儿离今晚住宿的温泉街大约八十公里。这段时间会沿着丹生川开一会儿，中途会远离这条河，翻过天辻垭口，到十津川的上游。十津川和北山川合流后就是熊野川。这次‘风屋’大坝的候选地就在十津川中游。我们会在那里花费点时间，不过五点左右应该能到温泉街。”

绀野把今天的线路大体说了一下，之后又补了一句：“山路崎岖难走，你们可别吓着。”

路过山间的小村庄——贺名生村时是11点。据说这里从前曾是后醍醐天皇和后村上天皇的行宫，且梅花很有名。的确，山坡上梅林四处可见，白色的阳光散落在树枝上。

接着一行人又路过了因魔芋产地而闻名的宗桧村永谷聚落。这里的杂树林美极了。一行人在此停靠，绀野拿出刚刚在熊野川调查所带上的盒饭吃起来。

车子远离丹生川，开始逼近天辻垭口。杉树林的山坡呈青色，杂树林的山坡则是褐色。山上有间小学。过了垭口没多久，笙子突然叫道：“啊，真漂亮！”

视线下方能远望见沿河的小村落。

“那条河就是十津川。那边猿谷大坝正修着呢。”

绀野让车停下，说，“你们听，能听见施工的声音吧。”

的确，锤子微弱的响声从谷底飘来。

“那个小村子叫坂本，住有八十户人，但是个水淹村。明年九月那附近就会被淹没在水底。”

“呀！”

苑子没想到自己现在看到的谷底的小村子，即将被淹没到水电站的蓄水池底。车子从急坡下到谷底，曲曲折折地开进了水淹村。村子呈现出一种沉静等特殊表情。

车子沿着十津川左岸行驶。十津川的河滩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闪着白光。河水像一条纤细的缎带弯曲着身子流淌着。苑子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河。

俯瞰着十津川的青蓝色流水，吉普车沿着河岸边行驶。没多久，人看着不错的中年司机指着路边的木桩说：“那是为交通事故遇难者建的供奉碑。接下来到处都能看到。”

“别多嘴。”绀野笑着说。

“这里交通事故很多吗？”

苑子问道。

“交通事故的话，东京更多吧。”绀野说。

但是，狭窄的车道紧逼着断崖一直向前延伸，而且一路上左右交错弯道颇多，看着真像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走了一会儿又见到一座供奉碑，再走了一会儿又有一座。一个小时内苑子看到了十多座埋葬交通事故死亡者的木柱。

这一路首次遇到一辆巴士迎面开来。为了错车让路，吉普车不得不往后退了很长的距离。就在那时突然间“哎呀”一声，车子发出了不寻常的喊叫。

“路就刚刚够车身这么宽。轮胎就好像只是勉强卡在路边一样。”

听她这么一说，苑子这才透过侧面车窗看了看路。苑子的脸色瞬间变了。她知道这路很危险，但没想到这么危险。

“没事的。我都开习惯了。”

司机说。

“过了这段，路会宽些吗？”

苑子问。

“不会。”

司机回答。

于是绀野说，“最好别往窗外看。别看外面，聊聊天就没事了。”

和巴士错车之后，吉普车继续前行。苑子一想到自己坐的这辆吉普车轮胎正在悬崖边缘危险地旋转着，就感觉不到自己正活着。

虽然绀野一直说巴士一天三趟来往于此地，这里的司机技术可是日本第一，种种类似的话，但是苑子的不安还是没有减少。

“我，已经无所谓了。要掉下去就掉下去好了，也没办法。”

笙子说。笙子这逞强的性格，苑子以前开始就讨厌。

车子依旧毫不介意，未有停顿地疾驰着。

“从这里开始就进入十津川村了。这村子可大了，东西宽八里，南北长十三里。”绀野说。

苑子不禁咒骂这南北十三里的长度。

一行人在风屋水电站堤坝的预定建设点下车。苑子以为绀野在这里有什么工作要做，然而绀野并无要做什么的迹象。他望了望紧逼河流两岸的溪谷，只说了一句：“水到时候会淹没到那里。”

他指给大家看对岸山坡的岩石之上刻着的吃水线的标识。

“哎呀，要到那里啊。”

笙子站在绀野身旁，也将视线投向这边。

“好，咱们出发吧。”

很快绀野说道。笙子和苑子准备再次上车，此时绀野说：“那边有个农家。接下来路还很长，你们不去一趟吗？”

苑子很快明白绀野的意思，“我不用。笙子你呢？”

民居散落在河流两岸，可是听说倘若大坝建成，所有房屋都将被水淹没。还有一座像玩具一样的小学，当然它也难逃沉入水底的命运。

十津川不改风采，一如既往地拥抱着美丽河滩，蜿蜒流淌于这片自然风景之中。山间都是麻栎的树林，远远望去色调很柔和。



吉普车在和昨天同样危险的路上开了五十分钟左右。接着一行人便到达了一个小村落，这里就是乘坐螺旋桨船的地方。路在这里便到了尽头，再往前十津川的河道便发挥了道路的功能。三人下到宽阔的河滩边，水利开发公司专用的螺旋桨船正等着他们。

船不小，能轻松装下十多个人。从吉普车下来后，空间更宽阔，三人都觉得舒服了许多。螺旋桨船吃水浅，构造上主要靠安装在尾部的螺旋桨使船体上浮，推动船身前进。

苑子一行人坐的虽然是水利开发的船，但每日数次将此地的人运往下游各村庄的唯一交通工具也是和这个完全一样的螺旋桨船。

引擎的声音有些吵，河流从这附近开始突然变得宽阔，一行人开始顺流而下。两岸四处有十多二十家居民的小村落，它们刚一出现又很快消失在后方。

对于苑子而言，这整个都是全新的风景。在这样的河岸边，山与山相夹的空地之上，几间屋子似乎相互依靠，住在那里的人每日都看着同一条河生活着。

白色河滩上被流水冲上岸的树木枝干四处可见。

“刚才坐船的地方，路已经到了尽头。可是从那到这的山地名字却叫‘果无山脉[2]’，挺有意思吧？”

紺野这么解释。

“昨天我们翻越了天辻垭口，今天我们坐船沿着果无山脉的根部顺流而下。”

右岸是熊野三社之一“本宫[3]”的森林，船沿着森林下方顺流而下，花了一个多小时。被昭和二十六年（1951）洪水冲毁的村庄四处可见。只有这些村庄里的新房子上盖着蓝色或红色新屋顶。

“这么好的地方，要是叔叔也跟我们一起就好了。”

船在靠近十津川和北山川汇合点时，笙子说道。笙子满面愉悦，她彻底爱上了这趟乘船旅行。

“可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来不了了。”

苑子说。

“对啊，完全是托叔叔演讲的福。是明天吧？叔叔的致辞。”

“谁知道呢。”苑子这样回答。安彦即将在权藤博士古稀之年祝贺会上发表贺词，时间应该是明日。现在安彦应该在诊疗所，趁着没患者的时候，正大声练习着祝辞。此刻在顺着十津川下行的船中，想到安彦那副样子，总觉得奇异。

船从两条河的汇合点开始沿着北山川上溯。这么走是因为紺野想好不容易来了，反正三个小时左右就能到瀨八丁，去看看也好。

一进北山川，河水的颜色便与刚才的十津川迥然不同。河水清澈透明，甚至连河底的每一块石头都能看清。河岸边的村落样子也与刚才不同。这条河两岸都被山紧紧相逼，周围说是村落，其实也就五六间住宅挤在一小撮的空地上罢了。偶尔能见到几个大村落，但是大部分的房屋也都建在山坡之上。

进入北山川后，满眼都是崭新的风景，可苑子不知为何心里并不愉悦。安彦的身影在脑子中浮现过之后，就再也忘不掉了。

自己是对安彦做了什么坏事吗？这趟旅行不是什么秘密也没有吗？本该和他一同前来，但因为他突然有事才和笙子一起来的。只是这样而已。而且自己曾想过取消这趟行程的。是安彦劝说自己才来的，不是吗？

反复想了好几遍，事情都是这样。可是，苑子总感觉没法说服自己，心里无法平静。

“上次发大洪水的时候，水淹到了那里，那边那块岩石那里。”

紺野手指的地方是河右岸耸立着的山峦的腰部。

“您怎么知道水曾经淹到那里了呢？”

笙子问。

“你看，那块岩石附近挂着很多枯树枝，对吧？那就是洪水过后留下的遗物。若非那样，那种地方是挂不上那些东西的。”

船一会儿打燃引擎，一会儿熄火，沿着北山川的浅滩深潭上溯。

快到瀨八丁时紺野拿出装便当的木盒，交到苑子和笙子手中，再将船内角落上放置着的小炭炉上的水壶取下，斟上茶。

“完全把您当个服务员使唤，实在惶恐。”

苑子一客气起来，紺野便笑着说：“一离开东京我就都负责做这些事了。习惯了，所以做得得心应手。”

到达瀨八丁前，经过了两处将来会建大坝的地点。算上十津川和北山川，熊野川上总共有七处大坝建设点，据说其中最大也是最难的就是这条河上游大瀨附近的大坝，紺野明日就要去那里。

“这条河上游，瀨八丁再往上水路也不通，陆路更没有，所以只能先到新宫，再从尾鹫那边绕道。真是麻烦。”

“就沿着这条河走到不了吗？”笙子问。

“也不是到不了，但中途必须山里住上三晚。我确实想过要沿着河道上溯一次，但是……”

“还是别那么走了，那种地方……”

苑子下意识地插了一句。紧接着问，“熊野川上建这么多大坝，真的有必要吗？”

“有必要。河水不能只用来充当游玩的工具。”

“可倘若这样，那全日本的河流上可都要建水坝了。”

“在能够建水坝的河流上建水坝，不是挺好的吗？”

“是这样吗？”

不知不觉间河流两岸已是巨大的岩石。河水浑浊，船熄了火，像是在小憩的样子，漂浮在澄蓝的深渊上。

“也就这么个地方。这样的景色持续八丁远，所以叫瀨八丁。”

好不容易把人领到了这里，绀野却用这种方式介绍。

船一直开到瀨八丁最上游，再折返回来。

对苑子而言，这里的风景依然百看不厌。两岸的岩石和杂树映照在澄净的水面之上，船只静静划过，总有一种脱离现实、如游梦境之感。这里季节更替得晚，附近见不到任何游客。此处的美丽与恬静，感觉全由三人独占了。

选自《涨起潮来》^[4]

^[1]日本古地名之一，大抵和现在奈良县相当。

^[2]“果无”意为没有尽头。

^[3]熊野三社为熊野本宫大社、熊野速玉大社、熊野那智大社。本宫为其中之一。

^[4]长篇小说。1955年9月至1956年5月连载于《每日新闻》。

中国山脉山脊上的村落（鸟取县福荣村）

战争结束那年的十月末，我追随你身后，首次翻过九曲回肠的狭窄山道，到达可以俯瞰F村全貌的一片高地之上。回想起来好似昨日之事，而事实上已经过去三年多的岁月。离日暮还有些许时间，我驻足在高地之上，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我不禁驰目远望。南北两侧杂树覆盖的小山岭如波浪般连绵起伏，F村横亘其间。村子面积不大，建筑显得草率杂乱，村里黄色的稻田如水彩画般澄净明亮。村子正中间是耕地，以此为界自然分为南北两块，两侧从山底到山腰都可以看见农家星星点点散布其间，山腰上随处可见的竹林好似涂上黄色颜料一般，仔细一看只有那里随风轻轻飘摇。啊，那时也是这般明亮恬静。整个村子虽处在深山之中，却无阴暗忧郁之感，真有高原一角那遥远又明朗的美丽。我在那里发呆伫立了好长一会儿。脚边一整片无名杂草（对，对，我现在都还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丰茂地生长着。我将两个包裹扔在那里，终于抵达山顶，松了口气的同时也有些筋疲力尽，但我依然迷醉在这罕见的山巅风景中。

俯瞰F村的全貌，你就住在村子中的某处，突然间我被一种精神上的无力感所侵袭，只想瘫坐在地上。我像崩溃了一样坐到草丛中，比肩高的杂草摇动得沙沙作响，我这才知道强风一直在高台的一角不停地呼啸。那时我的确不正常。索性就这么回去吧？我就这么瘫坐着，不知何时起开始认真凝视自己内心的这种情绪。我无法准确判明这种情绪因何而起，但正因有了这种情绪，我内心才奇特地背负起一种脆弱又危险的东西，这种情绪的运动方式一旦发生细微改变，我很可能当时就卸下包裹原路返回了。

我到现在依然将那时情绪的产生归咎于“高原上纯粹的、因纯粹而带来的空虚的、特殊的平静与明亮”（借用你日记本上写的话。）真的就像海边的村庄与海对坐一样，这个村庄也面朝天空端坐着。村庄离天近，

像天体的殖民地一样，悲与喜在这里都挥发散尽，只剩虚无。我们虽从未言说过村庄的虚无感，但你我应该都是切身品尝体味过的。毕竟我们在这特殊的自然环境中与空虚同住过三年。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才在曲折中孕育了我与你的爱情。夏季空虚，秋季也空虚，冬季和春季照样空虚。在这空虚的风光中，相应的我才得以让心中的爱情悄然绽放。

然而现在看到这本手记，我很清楚初次站在F村入口台地上那日的虚无感并不一定只是因为被此处特殊的自然环境所触动。我那时一定是突然预感到，我将来要在这个村子中培育我与你的爱情，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步入那个地方，归根结底我们都必须到达那个地方，可以说我们两人的爱情已非人力可以操控，淹没在了命运滚滚洪流之中。我从东京的烟柳巷的残骸中不远万里搬运而来的轻浮之气，被这高原的风一吹，只剩下脆弱和无常随风飘摇。

我拾起包，却没有原路返回。傍晚微弱清冷的光线如沉入澄净湖底般照耀着村子，我朝着村子的方向，为了和你出轨（那时并不知道会这样，事实上却是赌上性命的出轨），拖着疲惫的双脚前行。

选自《守灵之客》^[1]

^[1]小说。1949年12月刊载于《别册文艺春秋》。

长崎一日

这个秋天我因事去了九州旅行，虽说此前去过九州多次，也不知为何就是一次也没有机会踏上长崎这片土地，这次虽是初次探访，但却偶然见到了两位多少和自己有些关系的明治时代逝者的遗物，正好以表追思。

其中之一便是松本顺的笔迹。我到达长崎的当晚，就在友人的带领下去了K餐馆，这里因维新志士曾游乐于此而为人熟知。因为旅途劳顿，我更想在旅馆休息，但毕竟老友间多年未见，实在是盛情难却，在这种心境的驱使下，我还是去了那个餐馆。餐馆建在一个叫做丸山的花柳巷的一隅，近山处的一块斜坡上，现在甚至还是长崎的历史古迹之一。

一说到维新志士们游玩的场所，我就想到战争期间陆海军将校们占据着各地餐馆，旁若无人地嬉闹其间时，餐馆内繁忙凌乱的景象。所以一开始我便对其没什么好印象。然而，餐馆入口处挂着两个大灯笼，古朴的正门前安放着两个装消防用水的大水瓮，依旧保留建造当时的模样。见到从前武士们憧憬的荣光所残留下的痕迹，我的心中不禁生出一种怀古的感慨。餐馆建筑的构造也是古色古香，为当今日本少有，我心想这里应该还是有得一看。

在曲折悠长的廊下一角换上草鞋，看过广阔的庭院之后我又被带到了二楼的大敞间，据说当时维新志士们就是在这里游玩。

一位中年女性，不知是老板娘还是女佣领班，向我们介绍，高杉晋作^[1]、坂本龙马^[2]等志士们都曾在这里游玩，他们策划倒幕运动，计划组织海援队也都是在里。接着她又展示了壁龕立柱上的一部分，说那就是坂本龙马舞剑时刻上的刀痕。不知是桑树还是什么做的立柱之上的确刻有两道看着像刀痕的损伤。

壁龕上挂着赖山阳^[3]的挂轴。壁龕旁的楣窗上挂着一个大匾额，与

大敞间的气场很匹配。我想着应该也是当时某位志士的笔迹，抬头一望只见匾上排列着四个粗体文字“吟花啸月”，署名是兰畴，下方按有一个方形印章，可清晰辨认出是“松本顺”几个字。

我一方面觉得兰畴松本顺的书法作品与此处环境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又有一种类似意料之外偶遇久未相见的故人而产生的怀旧之感。

松本顺是幕末至明治时期的医学家。可能通常并不会被归为维新志士，但却是日本医学史上不可抹却的重要人物。恰巧我的曾祖父曾求学于松本顺门下，两人不只是师徒关系，还有更深层次的交往。因此松本顺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有种幼年时的亲切感。

我向负责介绍的女性询问关于松本顺的事情，她好像对此人一无所知。她替我去前台结账处询问了某位相关人士，这个人的书法作品之所以会挂在这里的缘由，结论是这个匾额从很早以前就挂在这里，也没有特别的理由要取下来，于是便一直放置在那里了。家里人除了知道书写之人是个医生以外，别的详细情况再知道了。

我一开始时的确觉得匾额与此格格不入。但仔细想想松本顺来这里游玩过也并非什么不可思议之事。

翻阅辞典，关于松本顺是如下解释的：

松本顺，幼名良顺，号兰畴。佐仓藩佐藤泰然次男。天保三年（1832）六月十六日生。后成为幕府医师松本良甫的养子，嘉永三年依幕府命令赴长崎留学，后回到江户开塾招收弟子，明治元年（1868）戊辰之役时，在会津为东北军开设医院，因而被囚。后被赦免，在早稻田开设医院。因山县公^[4]的举荐入职兵部省，为陆军卫生部的创设鞠躬尽瘁，在半藏门外建立陆军医院。佐贺之乱、台湾讨伐、西南之役之时均在东京总揽医务，作为我国初代军医总监大显身手。据说正是他谏言贵族亲自制造棉纱送往战地。明治十三年（1880）成为贵族院议员，二十八年（1895）封男爵。四十年（1907）三月十二日歿，享年七十六岁。

从这份履历来看来，他年轻时的确与长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从

他的事迹来看，他出现在这家餐馆也未必就是多么不可思议之事。

“松本顺是这个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幼年时往我的心里灌输入这个思想的人正是那个女子——我曾祖父洁的妾。

我从六岁开始到十一岁上小学四年级，都在伊豆老家，由当时即将满六十岁的那位女子带大。“曾祖母”（我们都这么称呼这位女子）故去之后，我才搬去城市与双亲一起住。



在餐馆K见到松本顺的笔迹之后的第二天，我依旧在昨夜同一位友人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諏访神社、眼镜桥、崇福寺、出岛等长崎的名胜古迹。从浦上天主堂出来，踏入坂本町的外国人墓地时，十月的阳光突然变得秋意十足，收敛起了照射的锋芒，安静地飘洒在大地上。已是寂静的黄昏时分了。

除了此处以外，稻佐岳山麓和大浦天主堂附近还有两所外国人墓地，但据说这里是古墓碑最多最集中的一处。外国人墓地并无墓地之感，只是空气沉静的方式与别处稍有不同，依旧是个明媚之处。在这个沉静明媚的地方，十字架、胸像和墓碑都以一种相当悠闲的姿态排列着。其中几座因原子弹爆炸被大规模炸毁，或从中间吹断，或歪向一边，但一点也没有芜杂不雅之感。

到了这里我才有了种终于从游人的拥挤中解放的感觉，挨个挑选阅读墓碑上刻着的文字。这墓碑与日本的不同，岩石的表面是扁平的，墓碑的主人大部分是明治初年生活在日本的人们。在我看过的墓碑中，生于爱丁堡，1854年客死在长崎的J.M.司汤达德的墓算是最古老的了，除此之外大多是明治初年故去之人。友人的故乡是调布，他在手账上记下了威廉·哈尔贝·埃文斯的名字，此人于1930年71岁时在调布去世。

“不知道埃文斯先生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好歹是在我家乡去世的。下次回老家的时候可以调查一番。”

友人这样的关注点在我看来着实好笑。墓碑之上无一例外都刻上象征神圣记忆的文字，但是就连那些记忆我们都已失去，所以现在我们甚至有些高兴。

我踏着草坪，挨个查看被低矮的石头划分开的各个墓地。

我在其中一块墓地的一角点了根烟。长列柴胡娇小的叶子中点缀着细小的白花，这块墓地比其墓地更窄，这是E.古道尔的墓地。他于1889年身故，横排书写的名字下方刻着“具宇土留氏之墓”几个字。与其他墓碑不同，这碑上配上了假借发音的汉字^[5]。

从第一眼看到这个墓碑时起，我就一直在嘴里反复嘀咕古道尔先生，古道尔先生。我总觉得古道尔这个发音并非第一次听到。嘀咕着嘀咕着我突然想到，不就是“古道尔先生的手套”里面的“古道尔”吗。

和“曾祖母”住一起时，我看到过很多次那个被称作“古道尔先生的手套”的大号皮手套。就是那个“古道尔”。当然我无法断定“古道尔先生的手套”中的“古道尔先生”是否就是现在在我眼前长眠的具宇土留先生，但是昨天今天连续两日我都偶遇到一些可以寄托对“曾祖母”追思的故旧物什，我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具宇土留氏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要是有心查找一下逝者的履历或许会有线索。不过，就算知道了他的履历，似乎也没法准确判断他是否就是“古道尔先生的手套”中的“古道尔”。这是为何？因为对“古道尔先生的手套”中的“古道尔”多多少少有些了解的“曾祖母”很早以前就已亡故，这个世上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来确认两人是否为同一人。

不过，我昨天刚好偶然见到了松本顺的笔迹，紧接着又发生了今天的事，所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觉得，在“曾祖母”漫长的生涯之中与她有一丁点儿关系，甚至几乎连有关系都谈不上的这位古道尔先生，就是此刻长眠在墓碑之下的具宇土留氏。

具宇土留氏的“土”“留”二字上，白青两色的苔藓呈横条纹状生长着，文字只能勉强辨认。

“1889年是明治几年啊？”

我问在稍远处看其他墓碑的友人，友人立马直起腰来掰着指头算起来。

“明治二十二年吧。奇怪的是明治二十年前后过世的人还真多。”他说。

选自《古道尔先生的手套》^[6]

^[1]高杉晋作（1839—1867），幕末维新志士。

^[2]坂本龙马（1836—1867），幕末维新志士。

^[3]赖山阳（1781—1832），江户末期思想家、文人。著作《日本外史》为幕末尊皇攘夷活动提供了思想支持。

^[4]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陆军之父，第三任、第九任日本内阁总理。

^[5]“具宇土留”四个汉字表音不表义，按日本汉字常用音读法读作“gu u do ru”，与古道尔的日语发音同音。

^[6]小说。1953年12月刊载于《别册文艺春秋》。

有明海

三田约了三点的车，从旅馆出发了。岛原开往三角的最后一班汽船是五点开，为了能赶上这最后一班，三田才约了个车。从长崎到岛原大概要两个小时。虽然也可以坐云仙环游巴士，但毕竟是除夕夜，应该会很拥挤，所以三田还是选择避开。

出了长崎市区没多一会儿，右手边千千石湾以一种浓艳的蓝色呈现在眼前，蓝得让人觉得好像不是海。再往前走，这次换作左手边大村湾的一部分也以同样浓烈的蓝色出现在视野中，但很快又消失了。

在中途各个村落里，三田看见孩子们穿得鼓鼓囊囊的，在家门口或是道路上照看着弟弟妹妹。至于大人们，毕竟是除夕，都脚步匆匆。

三田的眼中不断掠过冬季干枯的水田以及农家后门挂着的白色萝卜，他放任身体随着车行摆动。

有明海广阔身姿出现在左手边，可能由于起风了，整个海面上都能看见有小小的浪头在翻滚。

“这样的天气，一会儿船估计会有些晃吧。”

人品看起来不错的司机说。不过，三田不怕坐船，要是停航他可能会犯难，但只是有些摇晃他并不十分介意。

汽车一直沿着岛原半岛的海岸行驶。长相近似的小渔村层出不穷，车子一路鸣着警笛驶过飘着海腥味的村子。

进入岛原市内已是将近五点十五分。这个时间东京业已暮色昏暗，可九州这一片依旧明亮得有些不真实。岛原那古老的市区街道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商店门前都被整顿一新，好像在说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正月到来。

三田来到小港口处，看了看小卖部卖的商品。黄栌的果实被当做地方特产装入袋中陈列着。应该是用来榨油的吧。这么一说三田才又想起来，刚刚坐车来的路上看到到处都有许多叶已掉光却还挂着小果实的黄栌树。

“哎呀！”

传来一阵轻微的喊叫声。三田即刻注意到了，但没想到自己在这里能遇到熟人。候船室内挤了三十人左右，大家好像都是熊本那边的人，干到年前最后一天才回家迎接新年的到来。

“三田先生。”

三田听见有人唤自己名字。他震惊地回头一看，岛根早苗含笑莞尔，正站立着注视着自己。她一点没变。

“哟，我们还真是在一个奇特的地方相遇了啊。”

三田只能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十年未见，岛根早苗还是往昔那个样子。按道理应该已经三十三四岁了。非要说哪里变了，也就是她现在改穿和服这一点吧。还套了一个高雅又得体的纯紫色外套。三田只见过她穿洋装的样子。

“真的是啊，在这么个奇怪的地方与您相见！”

她也是一副惊讶得嘴都合不上的神情。

“您也是要从这儿坐船去三角吗？”

“对。”

“哎呀，那太好了。”

她的表情夸张极了，一如往常的模样。不管怎样，想到两人可以同行到三角，三田心中还是明快了许多。



高级二等舱是这艘船上最高级别的房间了，三田和早苗母子都买的是这个等级的票。舱里除他们以外，只剩一对年轻夫妇而已。

虽然窄了些，但只有这里有船舱的样子，三田和早苗还有她的儿子围坐在窗边的桌子周围。

“我们还真是有缘啊。这除夕夜，又见面了，还一起横渡九州这边角上的海。”

早苗说到了除夕夜，三田听到这词才发现不知不觉船外夜幕已降临。要说有缘的话，那也的确有缘吧。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更有缘。

不过！三田想，要说没缘，或许也真没缘。

这的确不是分手之后的男女应有的重逢方式。既没有恨，也没有嫌恶之情，好像十年未见的兄妹重逢时一样，两人能够倏地一下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这究竟是什么！从前同居又分离的男女之间怎么可能有这样再见面的方式！

“夫人您的包是这个吗？”

男服务生一边将包整理到角落一边说。

“嗯。”

早苗回答后看了看三田。感觉她好像缩了一下头。过了一小会儿，她又用眼睛冲三田笑了笑。

可是，那微笑的眼睛看起来有些冷酷，抑或是有些湿润，不知道是不是三田的错觉。

三田这才明白了，原来如此，服务生把自己和早苗母子当成一家子了。三人看起来像一家子这件事也并非不可思议，况且就算真的是一家子，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十分奇妙的反倒是，两人之间没有缘分。三田这句话虽没说出口，但他心里却是这么想的。与其说两人有缘，不如说两人无缘更恰如其分。

透过窗户向外看，不知不觉间岛原的灯光隔着昏暗的海面渐行渐远。船开始些微摇晃起来了。

选自《独自旅行》^[1]

^[1]小说。发表于1954年4月号的《国王》杂志。

后记

我从开始写小说到今年已有十年了，这十年间去了不少地方旅行。从九州的最南端到北海道的最北端都去过。大部分都是与工作相关，可以说是因工作而旅行。正如画家去写生一样，我在小说中运用的风景及场景大都源于我直接去到那个地方后所做的一些笔记。

我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本书仅从中摘选了描写风景的段落，编辑成册。最初的五篇散文诗全文摘录，其他的都是小说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选出来的风景，可以说都是我喜欢的风景。每一片风景里都烙印着我去那里时的回忆。这些地方有些是我一个人去的，有些是和杂志社还有报社的人一起去的。还有一些是拜托负责我作品插图的生泽朗画家以及福田丰四郎画家同行的。

将一部完整的作品打碎，只抽取出风景描写的部分，这种做法严格来讲或许是有问题的。然而我只是想将自己路过且中意的风景的素描，剪下来贴在画册上，所以才将它们从作品中抽取了出来。因此，体裁虽然多少有些奇怪，但如果读者权当做游记来看的话，本书的企划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吧。

我久为敬仰的摄影师大竹新助先生为了本书的出版，飞遍了全国各地取景，对此心存感激。说到底，若是没有大竹先生的帮助配合，是不会有这本书的^[1]。

其次，本书的出版承蒙人文书院的渡边睦久、松本章甫两位先生照顾。从最初这本书的策划开始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年的时日。两位先生这段时间以始终不渝的热情为了本书的诞生而努力，对此我深表谢意。

昭和三十四年五月六日

井上靖

[1] 日文原书中配合所选章段，加入了大量相关地区相关场景的照片插图。这些照片都是出自摄影师大竹之手。本书因为没有照片版权，故只能省略。

译后记

初识本书，粗略一翻，第一印象是：除了开篇几首散文诗之外，书中其余几乎都是井上靖小说中风景描写的片段。平时周围的朋友们读小说，遇到风景描写大都快速浏览而过，人们普遍更享受情节的跌宕起伏带来的快感。我不禁疑惑，这样的书真的有人愿意读吗？

再看井上靖自己写的后记，他本人对此也有所担忧。他说单独将小说中景物描写的章段抽出来，这一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但他同时也解释，若仅仅将本书当做游记来读则有其合理性。游记当然亦可，不过我反而觉得坦率地认识到本书就是小说中景物描写段落的选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些景物描写的部分放到小说之中时，常常被淹没被忽视，现在专门将其抽取出来，反而给了读者机会思考这些景致究竟美在何处，以及井上靖为何要将故事发生的舞台设定在这些地方。

写雪山遇难的故事时选择高耸的日本中央阿尔卑斯山脉作为小说的舞台，写殉情自杀的故事时则将背景安排在瀑布或海角，这些都无可厚非。然而，有些故事的舞台背景安排却有独到之处。比如本书最后一篇《有明海》，选自短篇小说《独自旅行》，选段描写了两位从前的恋人在分手十年后的除夕夜里，在九州岛西面的有明海上偶遇时的场景。分手十年后的偶遇，还是在除夕夜，不得不说很有缘分，十分巧合。倘若再加上有明海这一地点，巧合的程度又增加了一层。有明海位于日本九州岛西部，可以说是乡下中的乡下，边缘里的边缘，能在这里偶遇并非一件易事。但是文中反复强调，两人与其说是有缘，不如说是无缘。能这样的时间地点相遇，却难以白头偕老，巨大的反差恰好证明了两人的无缘。

除了地点的设定之外，井上在选择景物时也别具匠心。试举一例：

鱼津脚下落满枯叶的地面之中，有一部分突然隆起，他猛地看到一只青蛙正从那里缓缓探出头来。仔细一看，四面八方都是想要冒头的青

蛙们。青蛙们经历了漫长的冬眠，醒来后正一同沐浴地上的春光。虽然洒在这附近的阳光已很微弱，但环境还算幽静寂寥，很适合青蛙们从地底飞蹦出来。

这一段描写来自《从上高地到德泽》，文章节选自小说《冰壁》。鱼津和小薰为了寻找在冬季登山时遇难的小坂的尸体，在春季积雪融化时前往穗高地区。就在即将到达德泽小屋时，两人遇见了冬眠过后醒来的蛙群。显然，这段生机勃勃的蛙群的描写有很大的用意。蛙群冬眠后能在地里苏醒，小坂的尸体历经了一个冬天为什么不能苏醒呢？将蛙群描写得越活力满满，鱼津和小薰心中的失落感也被反衬得越强烈。倘若不是将这一段单独抽出，这段关于蛙群的描写显然会被一带而过。

再举一例。在《比良与坚田》的开头，描述主人公第一次见到照片上比良山的杜鹃花时，是这样的：

老汉我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那照片上是这样一番风景：在比良山系的顶端极目远望，眼下是镜面一般的湖水，山顶上的高山杜鹃在岩石四起的斜坡上成片地鲜艳地开着，像一片花圃优美地覆满山坡。看到这张照片，不知怎的我吓了一跳。震惊的原因我不得而知，总之在心中某个角落，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刺激，它像以太似的具有挥发性，促使我仔细反复地端详这张印有比良杜鹃花的照片。

这篇小说名叫《比良的杜鹃花》，单从题名就可看出琵琶湖畔比良山上盛开的杜鹃花是小说情节推进的重要线索。主人公曾幻想自己自杀时的场所就在这杜鹃花丛中，原因为何？从这段与杜鹃花的初相识的描述就可看出一二。杜鹃的红色十分鲜艳，像极了血的颜色。这种流血式的绽放诱人做出流血式的牺牲，仿佛也要抛洒热血舍弃生命才能如杜鹃花一样的美丽。整个小说中主人公想死未得、主人公的长子投湖自尽、主人公好友的遗书等等都是围绕生死在展开讨论，而这鲜红绽放的杜鹃花就是生命的象征，也是促发这一讨论最原初的意象。节选出这一段可以让读者更强烈感受到“比良的杜鹃花”在整个故事中的象征意义。

除此之外，罗列多篇小说这样的编辑形式还可以让我们发现井上靖

早期写作时感兴趣的母题。例如，本书中有不少选段都涉及自杀的母题。《汤之岛·净莲瀑布》（选自《下去瀑布的路》）中主人公误以为女子从瀑布跳下自杀，实则安然无恙。作品将孩子本能地想要挽留生命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是自杀未遂，《比良与坚田》（选自《比良的杜鹃花》）则以自杀者的第一视角，将其准备自杀、实施自杀、放弃自杀等多个时间节点时的心理状态描写得细致入微，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千曲川和犀川》（选自《核桃林》）描述的则是老人去找寻离家出走的十七岁少年，最终却只能找到少年投河自尽后的尸体的故事，又透过老人的视角传递出生命的脆弱和可贵。《潮岬之行》（选自《黯潮》）描述的则是殉情自杀，就连一路上波谲云诡的天气都透露出生命的变化无常。像这样对同一个大的文学母体产生不同角度的思考，在一本书内得以完成，自然是要归功于此书将各小说中精彩的部分摘选出来的结果。

说了这么多摘选的优点，作为译者不得不说，本书的编辑模式还是为读者阅读设置了一定障碍。最明显的便是某些选段倘若对小说前后情节没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阅读过程中必定会感觉突兀。日本读者还可买小说全本来补完情节，中国读者则没那么幸运，虽然井上靖小说的译介已足够多，但本书所选大都是井上早期的短篇作品，许多作品没有中译本。所以，我在翻译时都尽可能以注释的形式补充完整部分情节，以帮助理解。另外，还在文章开头适当补译，以避免唐突。当然，最期待的还是能有更多井上靖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相信读者看完本书的许多选段都会觉得意犹未尽。

翻译过程中，我最佩服的还是井上细致的观察力。我自己也十分热爱旅行，本书中提到的地方，大概有一半我都去过。每次旅行我也会写一些游记，但观察力远不及井上，更不会想到要将眼前的风景与什么样的故事结合。例如书中猪苗代湖的选段里描写风吹湖岸的样子时用了——一个比喻，说起风时的湖面像成百上千只兔子。我见过无数次起风的湖面，甚至连我所居住的台场公寓，对面就是成天呼啸的东京湾，我也从未想过这些浪头像兔子。经井上这么一点拨，某个下午我站在阳台上远眺，发觉海上果真多了许多活蹦乱跳的兔子，也算是很大的收获。

不管是像井上靖自己所说，将本书作为一本游记来对待，还是像专

业文学研究者那样，将其作为文学地理学、文学景观学的研究范本来考察，本书都有其自身的意义。能够感觉到编撰本书时，井上有意识地想让读者去再次发现日本的原风景。总之，游记或是小说姑且不论，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读者了解井上文学的一个窗口，也希望它能激发读者对旅行的兴趣，拿起笔头记录下自己眼中美好的风景。

李筱砚

2019年1月于东京台场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浜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

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甕》。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甕》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日本紀行

「日」井上靖
郭 著
譯 著

日本紀行

——天狗文庫——

NIHON KIKK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NIHON KIKO

by INOUE Yasushi

Collection copyright © 1993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20) 第06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纪行 / [日] 井上靖著 ; 郭娜译 .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21.1

ISBN 978-7-229-15237-6

I . ①日... II . ①井...②郭... III . ①游记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45335号

日本纪行

RIBEN JIXING

[日] 井上靖 著 郭娜 译

责任编辑 : 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小燕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8.75 字数：162千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5237-6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日本的风景

美丽的河

旅情·旅情·旅情

旅途与人生

平泉纪行

藤原三代的黄金小匣的黄金小匣

日本人的木乃伊世纪

藤原三代与汉代贵妇的遗体

穗高的月

在涸泽

穗高的月·喜马拉雅的月

大佐渡小佐渡

早春的伊豆·骏河

河的故事

早春的甲斐·信浓

京都之春

塔·樱·上醍醐

十一面观音之旅

法隆寺

汲水与我

沦陷南纪之海

佐多岬纪行——老去的站长与年轻的船长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日本风景

昭和四十年（1965年）、四十三年，我曾两次去俄罗斯旅行，分别待了一个半月，且每回都是挑五月至六月这个时节去，因为那时的西伯利亚、莫斯科、列宁格勒即将从漫长的冬季中解放出来，而南部的沙漠地带虽有些炎热，但离真正的酷暑尚有一些时日。俄罗斯实在是太大了，想要去这样的国家旅行，一年中的这个时节或许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两次俄罗斯之行，我都在列宁格勒遇上了雪花飞舞的严寒天气。确实，春日的阳光虽已洒向大地，但冬天还留恋大地迟迟不肯离开，时不时还要露下脸。一路南行，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沙漠之国时，便感受到这里虽然尚未迎来真正的夏季，却已经比日本的盛夏还要热了。

昭和四十三年，我坐上了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火车，八天八夜都浸润在西伯利亚单调的风景中。每天往车窗外望去，从早到晚看到的只有野生白桦林。火车每三四个小时停靠一次站点，我每每走下车来到站台，那里的阳光总让我感到春天在向我靠近，可空气却还似隆冬时分那般寒冷。

从俄罗斯旅行归来后，总会深切地感受到仿佛从一个季节乱七八糟的国家回到一个季节如按精确刻度井然变换的国家。日本正值六月末，梅雨季还没结束，大片大片的天空阴沉沉的。每日里雨下下停停，院子里紫阳花那淡紫色的花色在湿润的空气中一日浓过一日，年年如此。

从国外旅行归来后，我总是无所事事地在东京待上半个月，然后再踏上下一段旅程。两次从俄罗斯归来后，我第一次去了京都和奈良，第二次去了北陆。那是因为我实在太想回归到日本的大自然中了。不管去到哪里，虽季节的到来有早有晚，但梅雨季就只是梅雨季，不会再有别的什么。只待梅雨停下，后面恭候的就是初夏。不久后，梅雨结束，初

夏来临。夏日的天空、夏日的山、夏日的草，大自然焕然一新。日子也变得昼长夜短。初夏一点一点地过去，盛夏、土用^[1]、大暑渐次而来，这变换的节奏精确得令人惊叹。

昭和四十年、四十三年两次俄罗斯之行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还是日本的夏天好。从初夏到盛夏，这季节的流转是多么规律啊，而所有的风景也随之以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日复一日地变换着自己的模样。

前年（1971年）九月至十二月，我去了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一带的山区旅行。那时，阿富汗北部的草原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大大小小的游牧民集团昼夜不分地行进在那全无色彩点缀的枯草原上，朝着巴基斯坦迁移。兴都库什山脉中的各个村落，还有首都喀布尔已两年没下过雨，干燥极了。在尼泊尔，我们二十五人组成一个团队，从加德满都乘坐小型飞机飞到了海拔4000米的珠穆朗玛峰麓^[2]。一路上，我们经过了楠切巴扎、昆均，还有因能干的夏尔巴人而闻名的赫尔谢村落。这些村子里必然会看到垒起来的石头堆，这些石头被称为“浮屠”，堆起来的“浮屠”实则是喇嘛教的塔。每家每户都无一例外地在屋顶上竖起了喇嘛教的经幡，名曰风马旗。“浮屠”护佑着村落，风马旗护佑着村落里的人家。也不知是谁刻的，路边的一些大石头上也刻上了喇嘛教的经文，还有桥畔也堆着小浮屠塔，立着风马旗。珠穆朗玛群峰、都得科西河、断崖、岩石，在这里，仿佛整个大自然都成了人们生存下去的敌人。被无数敌人包围着的喜马拉雅山民日日夜夜在祈祷中度过，祈祷灾害不要降临。

从那样一个地方回到日本已是十月中旬。日本人与阿富汗的游牧民还有喜马拉雅山的山民不同，他们被美丽的大自然所包围，生活在大自然的恩泽之中，既没有人会为了牧草而集体迁移，也没有人会日日向着浮屠塔与风马旗祝祷平安。这里既没有危及生命的山，也没有危及生命的河。

回国半个月后，我回故乡伊豆探亲，那里的秋天真是秋高气爽啊。待在伊豆的十多天里，秋色如同微小的颗粒在流淌一般，渐渐浓郁起来。伊豆的山、伊豆的原野就是秋之山、秋之原野。秋色、秋意这些词，没有比用在此时更贴切的了。白天，秋风吹过天城街道，傍晚，北

边的天空飞过一群候鸟。晚上，清澈的夜空镶嵌着星星，闪烁出这个季节独有的清冷光芒。

从伊豆回来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往轻井泽小别墅的工作室。院子里的萩花开得正盛，落叶树的红叶鲜艳得像要燃烧起来，不经意瞧上一眼，瞅见叶子零零星星地正飘落下来，真正是“枫叶荻花秋瑟瑟”啊！这时的浅间山也与夏日不同，山岩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到了夜晚，野分^[3]呼啸而过。我每日穿行在轻井泽的落叶松林间，从未感到过厌倦。不管是伊豆还是轻井泽，日本的秋天都那么美，让映入眼帘的风景都有了滋润的光泽。不知是否是因为不久前的那场异国之旅，那感觉就像身心都彻底浸润在了日本之秋这一季节的显像液中。

大约在十二三年前某年的七月到九月，我去了欧洲旅行，然后又绕到美国，于十一月末回了国。我在罗马度过了夏天，在巴黎度过了整个秋天。回到日本，才刚卸下行装，就到了十二月。我又去了京都与奈良，本是抱着再看看古寺与佛像的心情去的，却被京都与奈良从初冬进入寒冬的景象所打动。那是一种萧条的美。郊外荒凉一片，下过了冬季的第一场阵雨，已经凋零的光秃秃的树木美得好像在说，这才是真正的日本啊！

大和川与木津川都变成了冬天的模样。叡山、生驹山，还有吉野山到了冬天也沉寂起来，变得仿佛难以接近。日历上已换成“师走^[4]”那一页，马上就要迎接软雹、雨夹雪，还有呼啸的寒风了吧。在这时光的流逝中，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因为年末的到来而陷入慌乱之中。不久，第一场雪、第一次结冰、三九天的酷寒接踵而至，寒气愈加逼人。所有能看到的风景都染上了冬天的气息。真是令人感慨的关西之旅啊！

我从未在春天结束国外的旅行回到日本。我多想有一回在早春时分回到日本，可至今都尚未实现。或许只有这个时节的归国才能最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大自然的美吧。从早春走入春季，这短暂的时光是大自然最微妙的季节，是以日本独特的节奏变幻的季节。日历上终于迎来“立春”，似乎让人感到春天就这样悄然而至了，但其实离真正的春天还早得很呢。寒气仍然留恋大地不肯离开，这就是所谓的“余寒”吧。这“余寒”不知何时又化为了“春寒”，不是其他的什么季节的寒气，而是春天的

寒气。春雨、春雪、薄雪、雨夹雪，经历了这种种之后，终于迎来了桃李的季节。待到梅花绽放，梅花凋零，这才真正开启了春天的舞台。从此，拂晓是春晓，白昼是春昼，初更是一刻千金的春宵。原野上冒出太阳的热气，山野在春天的雾霭中焕然一新。樱花一开，春天的大风也跟着吹过来了，仿佛就是为了吹散那樱花而来。樱花飞舞，春意正浓。那之后，春天便开始一日一日离我们远去，走向伤感的晚春。而在不远的前方，新绿的季节好像已经等不及了似的，开始迫不及待地露出自己的真容。

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就觉得日本的风景一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美。那之前，从小生长在日本的我对这个国家四季的风景无甚关心，樱花开了就是樱花开了，枫叶红了就是枫叶红了，偶尔也会觉得确实挺美的，但仅仅如此而已，从未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欣赏的。

可到了五十年代，却突然发现日本的风景是那么特别。年过花甲，竟对花开花谢、对身边的景物都愈发珍惜起来。这是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啊，虽然嘴上这么说听起来像是感悟到了什么，其实并非是我领悟到了什么，或许是年纪大了吧，抑或是多了些不用写小说的闲暇时光，自然对外面的景色看得多了起来。画家、摄影师，还有和歌诗人与俳句诗人，他们对日本的风景总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虽然晚了一些，可我也开始慢慢拥有这样一双眼睛了。

日本的风景是美的。世界上的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美景。但日本的风景有一种高级的美，这种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的，它只存在于日本这片土地上。这种美不言而喻，就是春夏秋冬毫无差错的循环往复。一年四季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出场顺序与等待时间，年年一丝不苟地来来回回。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再从冬到春，它们的变换如此准确，就好像严守着非常精密的刻度一般。随着季节的变换，山野、河流、天空、草木、风雨，整个大自然，就连空气也随之时时变换着自己的表情与模样。

去西班牙的时候，就觉得人为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庭院很美。以至于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庭院就得像这样经过人为的修饰与打造

才好，反而日本的庭院整个看起来就像没人打理似的杂乱。但如今，我的想法变了。西班牙庭院的美仅仅是一种摆设的美，看不到四季变换的风景。日本的庭院却能让我感受到四季充满生命力的律动。大自然是千变万化的，庭院就是大自然的浓缩，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了吧。桂离宫就蕴含着如此四季万象的生命。并非只有放置在院子里的树木和石头才撑起了庭院的生命。雨、雪、风、朝阳、夕照，在构建庭院之美的过程中，每一份子都是参与者。将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地修饰到庭院中去，这才是日本庭院。现在的欧洲与美国也开始关注并模仿日本庭院的式样，但日式庭院就是日式庭院，它成不了日本庭院，因为离开了日本那方水土，就再也无法成为日本的庭院。

曾有外国人让我说出几处日本的春景来，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有春寒中的伊豆群山、薄雪纷飞的琵琶湖畔、早春桃李时节的甲斐与信浓、春昼下的京都街市、春日里的奈良、吉野的樱花。

不过，顺口说出的这些只是一时浮现在脑子里的，若再细想，或许还能列出许多完全不一样的春景吧。要是让一百个画家、一百个摄影师都来说的话，估计人人说的都不同吧。

夏天也是如此。我喜欢被一层厚厚的新绿覆盖的五月山。无关地方，只是喜欢被五月的绵绵梅雨染上浓浓水汽的山，那里面藏着弥漫的热气。只有日本的山才是这样的吧。我也喜欢这个季节的河，不一定是芭蕉诗中最上游的河，我只是喜欢芭蕉在诗歌里吟唱的五月雨，落到河里又随之流走。千曲川也好，天龙川也好，被夏草覆盖的原野也罢，我都好喜欢。

若要我说出几处秋景的话，就是每日刮过好几次大风的中国山脉[5]、立秋时的北陆街巷、晚秋的能登半岛、濑户内海和鹿儿岛一带。

若是冬天，那就是下北半岛笼罩在暴风雪中的罗汉柏原始森林、身披初雪的富士山、早春初次散发出暖意的东北山村、隆冬时分的法隆寺一带、枯朽山阴后的那一片山野。

但如果要这样算的话，不管列出多少，总会觉得是不是漏了真正重

要的那一处呢。每个季节中瞬间打动人心的风景，或许都是一次偶遇吧。这也是日本风景的独特之处。已经记不清是春还是夏了，有一次掌灯时分，我走在飞鸟的村落里，那景致真是美啊。还有一次，梅花绽放的时候，我走在伊豆的山村里，农家后院有一两株梅树，正开着白色小花，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和谐，这种和谐深深吸引着我，不禁让我感叹，这才是日本的风景啊。

最近不太出远门了，但直到四五年前，我还是会经常去看海。日本本就是从南北向的几个岛屿排列组成的国家。幸而如此，能让我看到许多不同的海。日本海、太平洋、濑户内海、津轻海峡，还有北海道的海、九州的海，它们涨潮的样子都各有不同。即便同属太平洋，在宫古附近看到的海，在下田看到的海，在熊野看到的海都是不同的。日本海亦是如此，列岛南北的日本海就完全不同。佐渡的海、玄界滩、北海道漂着流冰的海，说到海，恐怕没有比日本更丰富的国家了。每片大海，都在向我们诉说着它们各自在四季中的潮水颜色还有涨潮时的样子。

（《日本的四季》每日新闻社，1973年）

[1]入伏，特指入伏前18天最热的时期。

[2]指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

[3]秋末到初冬的大风。

[4]腊月，阴历十二月的异名。

[5]中国地方是日本的一个区域概念，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由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5个县组成。中国山脉指中国地方的山地地区，主要包括冠山、大山、三瓶山等主脉。

美丽的河

从幼年到少年，我一直都坚信故乡伊豆的狩野川是日本最美的河。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它上游的一个村庄里度过的，而中学时代是在它的河口沼津度过的。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从沼津的御成桥上眺望狩野川，它就像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尤其到了春天，当两岸的青草冒出新芽时，狩野川就会变得特别美。每当这个时候，心中总会应景地响起那句校歌“在那缓缓流淌着的狩野川边啊”。

去了金泽的高中后，日本最美的河就从狩野川变成了犀川。犀川比狩野川还要大，还有狩野川没有的白色河滩。我寄宿在犀川边，每天走过犀川边的步道，再跨过犀川上两座大桥中的任意一座，往返于学校。犀川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美。到了秋天，骄阳留在河滩上的那股灼热挥散而去，到了冬天，犀川就像从大雪覆盖的白色山岩上流淌下来的河，水色青黑，似乎从一抹泡沫中就能感受到它的肃穆。从春到夏，都能听到犀川的流水声，我想，用“淙淙”之音来形容如此悦耳动听的河流之声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九州福岡和京都度过的。在福岡的日子我爱着筑后川，比狩野川更爱，比犀川更爱。

不止一两次了，本是拿着笔记本出门听讲义的，却因为忽然想看一眼筑后川而登上久留米的列车。在久留米看到的筑后川处处有水闸，河水从容地流淌着。

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曾有多少东西随着这三条河流走啊。年轻时的感伤、梦想、希望，都以最纯粹的形式随之流走了。

在京都的大学时代，我与河的缘分浅薄起来。虽然加茂川有着它独有的女性般的柔美，我却无法再被它吸引。偶尔在加茂川边散步，也从没有一刻为之失神。加茂川是加茂川，我是我。

步入社会以后，我也看过不少的河，虽已没了年少时的那种感动，但也遇到过几处觉得很美的河。我写下对这些河的感悟，大约四年前（1955年）在月刊《世界》上发表了小说《河的故事》。我把这些年看到的河都写进了我的小说里，还对它们评头论足一番，真是一件乐事。

在《河的故事》里，笔墨最多的是信浓川，因为对信浓川最为熟悉。这条从长野县流向新潟县的河既没有流经自己的故乡，我也没在这里生活过，却说它是最熟悉的，或许有些奇怪，但一切皆因取材自战国时代的几部小说。

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骑马，而我大抵是开车，大致弄清了信浓川那如同茂盛的枝叶般分布的河道。千曲川、犀川这两大分支自不必说，像依田川、梓川、高濂川、鹿岛川这样的支流，我也尽数去转了转。不过，其中的依田川与梓川是在《河的故事》成书以后才知晓的。多亏了《冰壁》，我既见到了梓川安静时的模样，也见识到了它波涛汹涌的一面。梓川安静的时候，白色河滩从上高地绵延至横尾的交汇之处，那种雅致真是一等一的美。去年除夕，我与新潮社的丸山泰治沿着依田川在大雪中逆流而行数个小时，从依田川与千曲川的交汇处一直走到和田峠的源头。

《河的故事》里，除了信浓川，还有流入太平洋的大井川、富士川、天龙川，流入日本海的金泽犀川，以及北海道的天盐川、空知川，九州的远贺川、筑后川及筑后川的支流三隅川等等。在《河的故事》之后，我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河流。

前一阵子，在去秩父的途中路经荒川上游。从熊谷到秩父，荒川流经深深的山涧。我沿着荒川急行，那种压迫感并非来自两边的山峰，而是在山涧中如深深凹陷进去的河流两岸，那葱郁苍翠的树木仿佛筑起了一排边檐，看起来是那么威风凛凛。

荒川的源头本在甲武信岳，这里除了流经的荒川之外，流入日本海的千曲川、流入太平洋的富士川支流笛吹川也都发源于此。一条大河流出三条分支，我早就想来这里看看了。

从饭田到下游，独特的“天龙奔流”拍打着岩石，天龙川的这景象我

早已看过好几回了。但从諏访湖的引水口至饭田的这一段天龙川，今年还是第一次看到，上游静静地流淌在平原中，那宁静让人无法想象这就是天龙川。

大概是去年了吧，有一次，我从岚山沿着瀬田川一直到了琵琶湖。那一回，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瀬田川的美。

之前说的信浓川，从河的源头到河口，我大致都是了解的。前年（1957年）去中国旅行的时候，我从飞机上一直俯瞰了珠江数个小时。飞机自飞出了南昌后，下方便是一片繁茂的森林与山岳地带，这景象大约持续了三四十分钟，忽然就从山脚后现出一条白色的河来，那就是珠江的上游。从这之后，蜿蜒连绵的珠江流淌在如同浸润在水中的南部大平原中，我看着它，怎么也看不厌。

航拍下的天龙川，像是用锁链串起来的河，险峻且昏暗。而中国的大河如同汪洋一般，感觉怎么也抓不住似的。江面处处漂着帆船，我打一个盹起来，再打一个盹起来，还是能在平原的某处看到珠江的一角。

在中国，我又见到了数段长江，那里的河口已然是大海的模样，已经不能称其为河了吧。但在中游的汉口一带，不论再宽再大，河还是河的感觉。与其说那是黄浊的水流，莫不如说那是奔流的力量，大自然正营造着一项怎样了不起的大工程啊。

我年少心目中日本最美的狩野川在去年（1958年）发了狂，吞噬了近千人的性命。如今我站在狩野川边，连它的样子都觉得全然不同了，曾如女性般温柔的一条河，现在变得似男性般狂野。

只是现在，许多住在狩野河畔的少年，依旧坚信狩野川是日本最美的河。河，对于少年来说，莫名的珍贵，任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

（《世界之旅日本之旅》修道社，1959年）

旅情·旅情·旅情

这十年来，我每年都会腾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国外旅行。于是，我在旅行前和旅行后的一个月里都会变得异常忙碌。不过这样一来，当我踏上旅途，便彻底从工作与家庭的琐事中解放出来。从羽田机场起飞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不过只是一名旅行者，既不再是作家，也不再是家族里的某个人。我，成了一名旅行者，身边流淌的时光仿佛都与从前不同了。一想到即将踏上旅途，放松的心情有了些许快感，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想，从此都是别人的事儿了。平日里本不怎么坐飞机，可出国旅行就无从选择了，自始至终只能听天由命地将性命托付给飞机。工作上也是如此，就算自己的作品在此时此刻出了任何问题，那也是鞭长莫及了。找不到原稿也好，发现什么错漏也罢，作为当事人的我早已飞向遥远的天空。还有家里的琐事，一切只能听之任之了。

人很难让自己处于不用背负责任的立场。可有个例外，那就是出国旅行。不管是否出于本意，一旦踏上海外的旅途就不得不卸下“责任”的重担，将一切托付于他人。许是这个缘故，会让人感到身边流淌的时光都与从前截然不同了。不光是海外旅行，国内旅行也是如此，虽有远近之别，但同海外旅行一样可以让人从一直以来的束缚中跳脱出来，并在旅行者心中种下一种解放感。所谓的“旅情”，不就是这种解放感和“与我无关”吗？

人在旅途，才有可能去发现，去感受，去思考。若被局限在东京的生活圈，就无法轻易去发现、感受与思考。这些本该属于作家的工作对我来说却不易做到。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当我从羽田机场登机的一瞬间，当我从东京站或上野站踏上列车的一瞬间，我开始去发现，去感受，去思考。当我成为一名旅行者，把自己从千篇一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五感好像都恢复到本来的机能。旅行真是件好事情！

旅行中最重要的馈赠是旅情。如果只是为了穿越未知的风景、探索

未知的事物，那旅行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也没有必要花费时间与金钱专门去旅行。既然踏上旅途，就得来一场值得回味的旅行。旅情，顾名思义就是旅途中的情怀。如果身在旅途，却没有深刻的感悟，那么如此旅行就实在算不上什么旅行了。

只是，旅情这东西总是难以捉摸。并非去了遥远的地方就一定能感知到旅情。我敢说，就算去了北极或太平洋上的孤岛，也未必能领悟到旅情。不管是多么人迹罕至的地方，抑或是风土人情多么迥异的他乡，去了之后或许会惊叹于来到了一个稀奇之地，但却不能把这种新奇感直接定义为旅情。

那么，旅情究竟为何物呢？在我看来，旅情是在旅途中邂逅不同的风景，进而感悟人生、思考人生时才会生出的情怀。并非去到遥远的地方就一定会生出这样的思绪。旅途中的情怀无法只从距离感中产生，它必须与人生的感悟紧紧相依。

可麻烦的是，旅情是强求不来的。不是我们去抓住它，而是它来靠近我们。它不是人为加工出来的，而是一种情不自禁。正因为如此，旅行才充满乐趣。那种乐趣是善变的上帝在一时兴起时才会赐予旅行者的吧。

六七岁时，我人生中第一次感知到了旅情。那还是不懂旅行为何物的年岁，仿佛是上帝的赏赐突然降临到年幼的我身上。

那个时候，我离家与祖母生活在老家伊豆的山村里。祖母有时会带我去沼津，并在那里住上一晚。现在从老家到沼津横竖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可在大正初年仍是无法当天往返的遥远之地。从村里出发，得先坐马车摇上三四个时辰赶到大仁，再坐民营火车至三岛站，最后还得换乘东海线。那时的沼津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遥远的异国他乡。

那晚，我与祖母宿在沼津站附近的旅馆里，初来大城市的我兴奋得久久无法入眠。好不容易渐渐睡去，却在夜里醒来好几次。每次醒来，我依偎在枕边听着火车的汽笛声和吞吐的蒸汽声，全身心地让自己沉醉在身处异乡的思绪里，如同浸润在旅情的显影液中。夜深了，我起身望向窗外，车站前的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完全敞露在我眼前。夜虽深

了，却丝毫没有一丝黯淡的感觉，我仿佛看到无眠的车站正指挥着熙来攘往的列车。这就是我记忆中最初的旅情。直至今日，我仍无法忘记那一夜的心境。沼津的那一夜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无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小学二年级，我和祖母曾去过丰桥。那里是父母居住的地方，也是父亲的任地。那一晚袭来的旅情也深深地铭刻在我心底，至今无法忘却。抵达丰桥站时正值日暮时分，青白色的煤气灯点亮了街道。我与祖母坐着人力车穿行在街巷中。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当时那座小城的景象。华灯初上，陌生的街巷弥漫着难以言喻的感伤。

从那以后，每每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夜幕降临时，周围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孤独。那一定是年少时在丰桥的感伤太过深刻所致。

中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去了父亲的任地台北旅行。这次旅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当我登船时眺望神户港时，那景象让我领悟到了深刻的旅情。我登上这艘叫香港丸的蒸汽轮船，站在甲板上眺望神户港，看尽人世间的离合悲欢，无限感慨充斥胸间。

时至今日，我早已对此次的海上之行，以及对台北这个城市的印象变得模糊不清。唯独从香港丸的甲板上看到的神户港，依旧如生动的画笔一般一遍一遍在我心里描绘着，那景象鲜明地像是巴黎印象派美术馆中陈列的一幅风景画。

我在金泽念高中的时候，有几次从米原站乘坐北陆线的经历。有一次正遇上飘雪的天气，我把身体包裹在斗篷里，尽管在寒意中冻得瑟瑟发抖，却一直盯着窗外的雪景看入了迷。过了鯖江站快到大土吕站的时候，在大雪覆盖的田圃一角，我瞥见一位农夫正在锄地。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将这一幕与北国的大自然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一股强烈的感动涌上心间，

大土吕与鯖江之间的雪原上，犁田的人啊。

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心绪写成了短歌。说是歌谣，却着实朴实了些，

也不成体裁。歌谣中无法表达的深深感动，总是伴随这首短歌被唤醒，反而让我更加忘不了这歌谣了。或许这就是我至今还记得这首短歌的原因吧。我仿佛被一幅肃穆的、虔诚的、恪守信仰的风景画摄去了魂魄。这是我在北国生活的三年里，感悟到的最为深刻的旅情。

青春总是容易被打动，就像敏锐的共鸣板。若是在这样的青春时代多出去走走，一定收获良多吧。可惜的是，我在那个年代竟没有一次像样的旅行。虽不宽裕，但至少旅费还是不成问题的。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我自己从未有过旅行的念头。自小生活在北国阴沉天空下的我，到了南方已觉十分惬意。所谓的旅行不过就是寒暑假回老家探个亲罢了，从此便哪儿也不再去了。

不只高中时代，我的大学时代也是如此。大学最初在福岡的九州大学文学系，之后辗转到了京都大学文学系。在倍加漫长的大学活里，我最终也没有一次像样的旅行。可我却因为没出去旅行，反而被游记里所写的趣事所吸引。那时，只要得到一本游记，我便迫不及待地读起来。成为作家后，多半也是因为这些游记的影响，我不但写出了以西域为背景的小说，还去了中亚旅行。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大阪新闻社工作。就在那年，我收到了征兵令。于是，我又重新作为一名军人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运输船。^[1]这一趟军队之旅竟有几回让我感触颇深。当然，这次是去打仗的，每天都在行军当中度过，即便如此，我也在行军中邂逅数次旅情。

横渡中国北部的永定河时，我看着被落日染红的波纹，心中被这世间美好的一幕所打动。连续数日奔波的强行军，已到每走一步都是极限的状态。可那时的我真心觉得这就是我人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风景。我在心中恋慕着那道美景朝前走去，蹚过永定河，仿佛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每天陆续有军团渡过这条河，我想，那些渡河的人中有的再也回不去了吧。河里的水纹映着落日余晖，折射出摇曳的波光，真是这世上最妖艳的美啊！

人们总以为出国去旅行，只要踏上风土人情迥异的土地，就能尽情享受旅情，可实际上未必如此。人总是在学着习惯，不管走到哪里，很

快便能适应那片土地上的风光与人情。那样的旅行虽领略了异域风情，却少有机会能够彻底将自己浸润到旅情这一显像液中。

罗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半月。闭幕式的那天晚上，我在罗马第一次感受到了旅情。游客接连散去，突然闲下来的罗马笼罩在瑟瑟秋寒之中，而在这之前，我竟丝毫没有察觉到这秋寒。闭幕式一结束，这里的大街小巷便遭遇了一场暴风雨的洗礼。这边雷雨才刚消停，那边不知是哪里又着了火，处处听见消防车喧闹的警报声。

那晚，我与新闻社的朋友们漫步在雨后的大街上。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里是罗马，而不是罗马以外的任何地方，我方才意识到自己正走在罗马的秋夜之中。在罗马生活了一个半月，第一次发现罗马是罗马。可到了第二天，一切又恢复如初，罗马又变得不像是罗马了。虽难以理解，但我想，那仅有一夜的旅情或许就是上帝赐予我的馈赠吧。

年少时，我一直憧憬着中亚的撒马尔罕、布哈拉那样的沙漠古城。不知是不是期望过高的缘故，当有一天真的踏上那片黄土时，反而没了如愿以偿的感觉。尽管当时映入眼帘的一切对我来说都那么新奇，可从这些街景中感悟到旅情，要等到从俄罗斯归来以后了。那时，我静静地待在东京家中的书斋里，透过书斋的窗户可以瞧见花坛，花坛里的玫瑰花枝乱颤，只是那花坛倒是废弃已久的感觉，仿佛主人已离开许久。

我看着花坛里的玫瑰花，忽而想起撒马尔罕、布哈拉的大街小巷里高高盛放的玫瑰花，就在那个瞬间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撒马尔罕、布哈拉沙漠之城的景象又鲜明地勾勒在我脑海里。那里的大街上应该还簇拥着许多混血儿，而正在遭受侵蚀的那些石造建筑也正沐浴在强烈的日光下吧。回到东京，我才初次对撒马尔罕、布哈拉生出旅情来。自古以来几经兴衰的沙漠之城，反而只有远离它才能让我更亲近地感受到它的孤独。旅情真是难以捉摸。

中国之旅中，让我感悟到旅情的，是在扬州城的那个黄昏，当我站在大运河岸边的时刻。大运河曾连接起古黄河与长江，而扬州城正依河而立。如今已经没有大运河了，扬州城里只留下数段它的遗址。说是运河，早已不见人工的痕迹，完全变成了一条天然的河流。站在河边的某处，一股思绪向我袭来，那就是旅情。或许是夜幕降临时，黯淡的河面

折射出来的光总让人觉得孤独吧。我在那时忽然意识到这曾经是一条人工河。这条河所经历过的历史与岁月都摇曳在这波光中。我竟被这无法释怀的落寞思绪所牵动。

“扬州这座城真是不错。”

我常常对别人这样说起。说这话的时候，我仿佛又沉浸到扬州运河那独有的波光中。其实旅情的调子中也有欢快的。在塔什干，我去过人造湖的湖水浴场。那是一个很大的湖，湖中有岛，还有轮船驶过。岛因成群的候鸟而出名。那湖畔的浴场与镰仓、逗子的海水浴场别无二致。沙滩上处处撑着遮阳篷，穿着比基尼的年轻女孩戴着墨镜在沙滩上或躺或趴，其中一群人还带着便携式留声机。男孩们三三两两地在水边走着跑着，到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唯一不同的是，在这里，乌兹别克斯坦人、塔吉克人、俄罗斯人，黑皮肤白皮肤交织在一起，夹杂着多种不同的语言。

我们参观了人造湖的湖水浴场。这次观光用“参观”二字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湖水浴场洋溢着人为的欢乐与明快，那么纯粹，不掺杂一丝杂质。在这里，我第一次触碰到塔什干城的性格。我在俄罗斯见过阿穆尔河的浴场，也见过涅瓦河的浴场。但这沙漠之城的人造湖浴场充满生气，是最欢快活泼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我在异国他乡所见到过的最欢乐的一幕了。

“塔什干是一座快乐的城市，快乐得不得了呢。”

每逢对别人说起这个，大抵都是因为我忆起了人造湖浴场里的欢快时光。那一刻，塔什干的街道弥漫着尘世间的烟火气息，甚至连塔什干入夜后的喧嚣也充满了世俗的烟火气。

旅行随笔或游记的乐趣就在于不知何处藏着旅情。有的将旅情写得明明白白，有的却写得隐晦，不愿让人察觉。不管怎样，跟旅行有关的文章，最终令其成文的一定是旅情。只是，人有不同，旅情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我说过我在学生时代的某个时期如饥似渴地读着游记，直到现在我

依然爱读。这或许是因为，人没有在比写游记时更真诚的时刻了。

（《旅之心》主妇之友社，1969年）

[\[1\]](#)1937年9月井上靖应召入伍，被迫参加侵华战争，作为辎重兵派往中国北部。两个月后因病住进野战医院，并被遣送回国，次年3月提前退伍。这段从军经历让井上靖思考战争带来的痛苦，并一生致力于中日友好和反战。

旅途与人生

人到中年以前，我几乎没出去旅行过。不管是学生时代还是记者时代，那会儿若想旅行，机会有的是，但总觉舟车劳顿去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太过麻烦，不如窝在家里看书更自在。

自从以文笔为业后，我便陷入了应接不暇的忙碌中，可旅行反倒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为了小说的素材自然得四处走访，可即便不为这个，我也涌出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将自己置身于未知的风景中。取材旅行严格来讲不算旅行。漫无目的地踏上一片未知的土地，亲近那里的风景，感受那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只有这样的旅行才是真正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只是旅行，如果不是这样的旅行，那就算不得旅行。人到中年，每日为了工作疲于奔命的我反而开始腾出时间去尝试真正的旅行。

登山也好，出国旅行也罢，这些都是步入中年之后才开始尝试的事。这十年来，我每年总会想方设法腾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去海外旅行。中国与意大利各去了三次，欧洲去了一次，俄罗斯如果算上这次（1968年）就是两次。三次去中国是因为喜欢中国各地的不同风光。两次去俄罗斯是因为被中亚的少数民族国家和西伯利亚的景致所吸引。

时至今日，我多少有些后悔年少时没出去旅行。如果我早些体会到旅行的快感与乐趣，我的人生是不是从此就会大大地不同呢？为年纪所累，我已无法经受过于劳顿的旅行，所以更加向往轻松自在的旅行了。若我还年轻，一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旅行的真正乐趣不就在此吗？若山牧水在《木枯纪行》中写出了旅行的乐趣，那是一场他所谓“天衣无缝”的旅行。不过就因为若山牧水刚年满三十，方才实现了那样随心所欲的旅行吧。浦松佐美太郎在《一个人的山》中道出了登山的真正乐趣，能在国外悠然自得地享受登山的乐趣，也不过是因为他还年轻吧。

我的青春终与旅行无缘，于是我努力劝说我的孩子们去旅行。男孩儿们就让他们去登山、去滑雪，女孩儿们让她们在学生时代就加入旅行

社团。所以，他们亲近大自然、深谙旅行的快乐，这些都是年轻时候的我无法企及的。

旅行的好处不胜枚举，亲近未知的大自然、融入到陌生的风土人情中……。虽列出这许多，可若让我只说出旅行的一个好处来，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能让我一个人待着。想要一个人待着，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出去旅行，然后从千篇一律的生活中跳脱出来，让自己去感受不同于往日的时光在身边流淌。我将自己浸润在未知的风土人情中，一步一步勇往直前。无论何时，旅人都只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于是，在平日案牍劳形的生活中决计萌生不出的念头会悄然走进旅人的心里，会想起小学老师，连许久未见的表哥也似乎近在眼前了。原本这些才是人生中最贵之物，然而现在，倘若不出去旅行，是决计无法在生活中捕捉到它们的。

只有独自待着的时候才会去认真地思考人性。思考，对于小说家的我来说弥足珍贵，只是东京的生活已让我失去了思考的时间。即使有那样的时间，想的也只有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思考成了工作的一部分。真正的思考或许并非如此，那应该跟工作毫无关系。换言之，不是不得不为之的思考，而是如同天马行空般去追寻自己的内心，是更为自在的思考。而现在似乎只有在旅途之中才能拥有这样的时光，在国外酒店的窗边，在国外餐厅的露台，或许只在这样奢侈的时刻它才会降临了。不过，许是有了思考的闲暇，出国旅行的人大抵摇身一变都成了爱国者。

我一旅行就会开始写日记，现在恐怕也只有在旅行时才会坚持年少时留下的这个习惯了。平日不再写日记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在日记里的，而写下旅行日记是因为旅行让我有了值得记录的人与事。不管对谁而言，旅行日记多多少少是一项需要忍耐和努力的工作，可不论多辛苦我都要去做。如果你觉得有相机里的胶卷就万事大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人与事是要保存到内心胶卷里去的。可棘手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保存在心灵胶卷里的影像开始模糊，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终究还是得写下来啊！日记就如同心灵胶卷的显影液，想必佐藤春夫的名作《鹭江的月明》，也是诞生在他细腻的笔记之上。或许有人会想，旅行的时候便不再是什么小说家，亦无须再记笔记、写日记了。但至少人在旅途之时，我仍想把写日记的习惯寻回来，就算只是为了整理

旅情，也不失为了一件乐事。

人到中年，我才爱上旅行。不过，有的人却终其一生都讨厌旅行，这简直就是他们的一大损失，让我觉得他们委实可怜。话虽如此，唯有旅行的喜悦与快意，没体会过的人是无法领会的吧。

有的人不喜旅行，却爱读游记与纪行。他们宅在家中，看着别人写的游记，仿佛自己也身在旅途，享受着旅行的喜悦与欢愉。所以，这旅行他们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着实让人摸不着头绪，而这样的“书斋派”竟意外的多。与我亲近的朋友中也有这样一位绝对的书斋派，见我频繁出游，有好几次他用不屑的口吻对我说，

“又要出远门啦？真是不辞辛劳啊！”

于是，我们俩便总为这事儿争执起来，

“总之，不亲自踏上那片土地，不亲眼看见那些风光，谁知道是好的坏呢。”

“说真的，不管怎么说，你知晓的就只有你去过的地方。即便每年出行，你踏足过的地方也不过是这广阔世界的一星半点而已，而你的旅途充其量就是把这些点连起来的一条线罢了。为了这一条线的旅行，你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就像时间与金钱。况且，去陌生的地方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还得忍受旅途中的不自由。”

“遭遇不顺，忍受不自由，这些都是旅途中必须要经历的，正是旅行的乐趣所在。”

“强词夺理！非得经历旅行的辛劳才能体会到旅行的乐趣吗？还真是可怜啊。真真是精神主义旅行家！我在书斋品着咖啡，就可以去到伦敦，登上喜马拉雅山，漫步在丝绸之路上。我既可以是现代人，也可以是一个世纪前的旅行家。”

“那你知道撒马尔罕那片土地上的颜色吗？你只会说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可你根本没去过。而我的足迹留在了那片土地上，我看到了它的

色彩。”

“土地的色彩？！好吧，就算你知道那土地的颜色，可你知道的那些在撒马尔罕漫长的历史中显得毫无意义。那里曾被人类的鲜血染红，如果你读过阿明纽斯·范伯利^[1]的游记，你就知道那里的土地是灰色的。如果你读过长春真人的游记，你就知道那里是没有色彩的一片蒙蒙沙尘。”

再这样下去，这辩论怕是没完没了了，实践派的我只能妥协了。我并不认同书斋一派的作风，可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无法全盘否定。仔细想想，我身上未必没有书斋派的影子。喜欢旅行的人通常也爱看游记，读纪行，也因此体验到成倍的旅行快感。如此想来，多少得向书斋派的对手作出一些让步才好。唯独困扰我的是他们的眼中只有他们，容不下其他。我要如是说的话，免不了又得跟我的朋友陷入一场无止境的交锋之中了吧。还是就此作罢吧！

（《生活之书8旅途与人生》文艺春秋，1968年）

^[1]犹太人，是匈牙利研究东方的学者，著有《中亚的冒险》（1962年）、《波斯放浪记》（1965年）等书。

平泉纪行

藤原三代^[1]的黄金小匣的黄金小匣

虽已多次去过东北，但这回（1972年）还是头一次踏足平泉之地。昭和二十四年、昭和二十五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憧憬过藤原三代并想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毕竟他们曾在十二世纪称霸整个奥羽，并以平泉为中心创造出了绚烂的黄金文化。

然而到今天留存于世的只剩金色堂^[2]了，竟让我对藤原三代的一切憧憬与幻想变得无处可依。许是这个缘故，追寻藤原三代反倒变得妙趣横生。只因那里面不仅藏着藤原一族的血统秘密，由他们一手所创的黄金文化也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藤原三代本身就是谜一样的存在，走进他们的世界不失为一件趣事吧。

正好那时，朝日新闻社要展开中尊寺的学术调查。遣往平泉的一流学者中，大佛次郎的大名也赫然在列，这位特立独行的人物是这次学术调查的委员之一。见状我只能默默收回自己的企划书，已非我辈该出现的场合了。

那之后，报纸上连载了学术调查的成果，还附有照片，照片上是飘雪时节笼罩在大雪中的金色堂。金色堂内的金棺里保存着三具遗体，长谷部言人、古畑种基、大贺一郎、石田茂作、朝比奈贞一，以及其他各界权威各自从专业的角度对这三具遗体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陆续刊登在每日的报纸上，从三具遗体的指纹到血型种种，公开了各式各样的调查报告。例如，“三具遗体的木乃伊化不是人为造成的”“三具遗体尚未发现有明显的阿依努族特征”等等。

大佛次郎以《北方的王者》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写的是当天在开棺现场时的情形，笔触令人感动。现在几乎没有“北方的王者”这种说法

了，或许大佛氏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吧。诚然，藤原三代的武士们是担得起“北方的王者”这一称号的，他们在平泉之地筑起黄金文化，却在百年后销声匿迹。

作为小说家，因为之前种种，我对平泉未有过过多的关注，不管是平泉还是中尊寺，直到今日也从未踏足过。这回到访平泉也并非是因为我想重启当年对写下藤原三代小说的憧憬。我只想站在平泉的土地上，亲身感受那片土地的历史。

由第一代藤原清衡奠基的中尊寺虽已不复往日堂塔伽蓝的盛观，但总算留下了金色堂。不过，由二代藤原基衡营造的毛越寺、观自在王院，以及三代秀衡营造的无量光院，现下全化为一片田野了。昭和二十九年，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编纂的《无量光院迹》面世，这是一部宏伟的调查报告书。照此报告所说，无量光院应是效仿宇治平等院，为祈求往生极乐净土而建，规模甚是壮观。关于二代基衡所造的毛越寺、观自在王院，可以在藤岛亥治郎博士编纂的《平泉》一书中看到。这是一部从考古、建筑、庭院等各方面综合考察的调查报告，从中还可以了解毛越寺的伽蓝配置及其庭院构造。

我翻开这些书，忽而就想亲身走进那片田野，而那片田野之下就埋葬着这些遗迹。人们对金色堂里保存的三具遗体展开了各种研究，自然也得出许多重大发现，可到头来又如何呢，他们在平泉的历史中依旧是谜一样的存在。所谓历史的那层神秘面纱终究不是轻易就能揭开的。

到访平泉正值六月中旬，我先去拜访了耗时六年修复的中尊寺金色堂。那是一间平房样式的小堂，四四方方，有三间房大小。以前被覆堂遮挡，无法窥其全貌。可自从昭和年间修了新的覆堂后，便能透过玻璃窥遍这间美丽的金色小堂。最初见它，只觉得金色堂像极了一枚精致美丽的黄金小匣。

至于这究竟是阿弥陀堂还是往生堂，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不管是哪个，都不如叫它黄金小匣更合适。这枚金光闪闪的小匣中还摆着三具遗体和一个首级，尽是八百年前在此叱咤风云的掌权者。

藤原三代的武士们到底有没有虾夷族的血统不得而知，只是第一代藤原清衡曾自称“东夷之远酋”，仅凭这个也很难说他身上就流着虾夷人的血。所以，非把这黄金小匣说成是某一族死后的归宿未免有些牵强。

堂内正中的须弥座供着阿弥陀如来、观音菩萨、势至三尊塑像，两旁还配有六地藏和二天王，第一代藤原清衡的遗体就长眠在那下面。右手边与左手边靠里的须弥座与正中的须弥座佛像配置完全相同，那下面分别安置着藤原秀衡与藤原基衡的遗体。三人的遗体分别入棺封存，没有葬于地下，如此安葬方式在我国其他地方也是没有先例的。

在我看来，这金色堂更像是藤原三代的家庙。如此美丽的建筑竟是座庙，其实在外国也并不鲜见。规模虽有大小之别，但印度泰姬陵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之中也长眠着一位故人，它就是莫卧儿皇帝为他的爱妃建造的陵墓。它是全世界的伊斯兰建筑中最美的建筑之一。这座美丽的清真寺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摆放着一个石棺，那位女性就长眠于此。

我还见过比金色堂更小的寺，就像一个首饰盒。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布哈拉有座萨曼王朝的清真寺。在没有彩砖的年代，这座砖房建筑只能从雕刻的角度与深度来追求明暗的效果，以达到装饰的作用。寺里的棺椁已经消失不见，可以肯定的是这就是一座清真寺，只是非常重要的棺椁却失去了它的踪迹。

撒马尔罕同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它的郊外有座帖木儿王朝的清真寺，整座寺院被外围的石壁圈住，从大门到整个建筑群，规模甚是庞大。我沿着左手边用石头砌成的回廊走进院内，那里的柱子包裹在青绿色的瓷砖下，在幽暗中闪出妖艳的光芒。不久我来到一间房门前，那房里并排摆放着许多石碑，石碑都是石棺的形制，上面还刻着碑铭。帖木儿、以天文学家闻名的帖木儿之孙乌鲁伯格、帖木儿之师、帖木儿的孙子们，他们的石碑虽排在一起，可只有帖木儿的碑是暗紫色的，碑铭上写着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当然，这些都是帖木儿死后的杰作。

真正的墓室在地下。参拜者想去地下墓室，就得顺着大石头砌成的石梯一路往下，中途再拐一个弯。那是一个比上面的碑房还要小的房间，似乎就在碑房的正下方，墓石的配置和上面那些碑石的配置完全一

致。摆放墓石的地面是用巨大的石头砌起来的，也与碑房的一致。

与碑房不同的是，地下墓室的正面与左右两侧还各有一间拱形的耳室。三间耳室各有一扇小窗，从窗外透进一丝微弱的光来。说是窗，可因为墙壁实在太厚了，看着更像是一束光的通道，只不过从通道透进来的那一束圆筒形的光实在单薄得可怜。

这里的天花板和四面的墙壁都是砖造的，从天花板上吊下来一盏电灯，多亏这盏灯，我终于探清了墓室内的样子。同上面的那间房一样，帖木儿的墓碑摆在正中间，大理石的石面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古兰经，从墓室外是看不到这一切的。帖木儿大帝就躺在墓碑下的灵柩里。

1941年6月，曾首次移开过大理石的墓碑，打开了这座灵柩。结果发现帖木儿有一条腿要短些。据说，他生前被称作“跛子帖木儿”，看来果然是个跛子。那次，乌鲁伯格的灵柩也被打开了，这一位和衣而躺，脖颈处有严重的刀伤。据记载，乌鲁伯格是被好几名刺客袭击而一命呜呼。在当地的习俗，死于非命的人要穿着死时的衣服下葬，乌鲁伯格就是以这种方式下葬的。

印度的泰姬陵、布哈拉萨曼王朝的清真寺、撒马尔罕帖木儿大帝的古尔埃米尔清真寺，我知道的这些都是故人死后的归宿，那些美丽的地方如金色堂一般安放或是曾经安放故人的棺椁。

泰姬陵与帖木儿大帝的清真寺宏伟华丽，享受着人们无尽的赞美，而萨曼王朝的清真寺小而遗世独立，它们都是中亚最美、最了不起的建筑。据说萨曼王朝的清真寺使用了几百种不同的装饰工艺，远远望去，就像一个美丽的首饰盒。

金色堂比这个首饰盒更小些，是的，藤原三代的黄金小匣比中亚最美的首饰盒还要小。

毋庸置疑，这小小的黄金小匣，自建造之日起，便承载了一百六十年的风霜雪雨。我无法想象金色堂当年的模样，被雪覆盖的金色堂，被雷雨洗礼的金色堂，沐浴在盛夏日光中的金色堂，我想在脑海中描绘出它所有的模样，可生在昭和年代的我终究幻想不出那样的景象。

饱经沧桑的金色堂在正应元年（1288年）加修了覆堂，从此又历经了六百七十余年后，因修复于昭和三十八年拆掉了覆堂。就这样，金色堂再一次久违地露出了真容。随着局部修复的展开，这枚黄金小匣的筑造秘密被一一解开，学术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三具遗体的木乃伊化。

既安放藤原三代的遗体，那金色堂自然是作为葬堂修建的吧，可专家学者似乎对此还存有争议。

假设金色堂就是葬堂，我最想知道的是第一代藤原清衡在建造它时的心境。他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将死后的归宿安置在这金光耀眼之地的呢？

1124年，藤原清衡在建造金色堂时已年满六十九岁。四年后的1128年，他就化为一具遗体永远长眠于此了。

然而，处于同一时代的京都天子，他的葬仪又如何呢？1156年，鸟羽法皇崩逝。我从那时的公卿日记《兵范记》里看到了他的葬仪记载，简直让我大吃一惊，着实过于简朴了。当时正值保元之乱的前夕，天子葬仪的规格确实不宜过于隆重，可即便如此，遵照遗诏操办的这次葬礼委实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法皇生前住的宫殿一角有座塔，而他就永远长眠在那座塔下了，剩下的不过就是从崩逝那日到翌日正午做了场法事而已。

与法皇相比，藤原清衡定是花费了数年来构思他死后的世界。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去迎接自己的死亡。法皇尚且还躺在宫殿院落的塔下，比起这位，藤原清衡可真是大大地彰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藤原清衡是如何构想出这个黄金葬堂，又是如何令其成真的呢？又是什么让他生出这样的念想，是信仰，是对中央政府的反抗，还是身为北方王者的自负呢？

日本人的木乃伊世纪

昭和二十五年，朝日新闻社展开了中尊寺学术调查。这项调查证实了藤原氏清衡、基衡、秀衡三代的遗体和一个首级的木乃伊化，这或许是整个调查中最具热度的话题了。

不过在这之前，三具遗体的木乃伊化也并非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享保年间就有记载说，有人亲眼瞧见保存在金色堂里的遗体完好无损。有位僧人也留下过记载，说曾借着元禄年间修葺金色堂的机会偷偷瞧过遗体。离那之后最近的一次机会就是昭和六年的那次开棺了。那次开棺是为了给遗体盖上石棉，并将秀衡的遗体从以前腐朽的棺椁挪到新的金棺里去。

可以想象，藤原三代的遗体几乎还保持着最初的模样。或许很久以前，世人就已将这些遗体看作是木乃伊了吧。昭和二十五年，各界权威组成了学术调查团，这一事实也在他们详尽的调查后得到了证实。

木乃伊化既已证实，那么第二个大问题便接踵而至：木乃伊化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干预后特殊形成的呢？

长谷部言人博士在这项调查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发表在朝日新闻社编纂的《中尊寺与藤原四代》（中尊寺学术调查报告）一书中。他认为三具遗体和首级的木乃伊化并非是人为造成的。尸体干燥硬化后变成木乃伊，这在中亚的沙漠干燥地带并不稀奇，在日本也不是没有先例。长谷部博士认为，加速遗体干燥的主要原因是藤原三代的金棺包裹在金色堂地面之上的须弥座中，而令其木乃伊化的另一大原因则是他们被秘藏于贴着金箔的漆棺内。

话说回来，我曾见过长谷部博士三次。我的岳父足立文太郎在解剖学以及人类学方面与他是至交。因为这层关系，我有了与长谷部博士见面的机会。

我的岳父在二战结束那一年过世了。长谷部博士为了亡父的事曾亲

自登门拜访，那一年大约是昭和三十年。那次，我问了他许多关于中尊寺调查的事儿，聊得很是投机。博士的家在洗足^[3]，第二次与第三次的会面都是我去他家拜访。只是第二次是我单独前往，第三次是携妻子同去。第二次拜访是为了打听德国解剖学家舒阿尔贝博士的事，他既是长谷部博士的恩师，也是亡父的恩师。

第三次拜访博士是为了出版亡父的遗稿，想听听博士的意见。那一年正是博士去世的前一年，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次也谈到了平泉，他的看法依旧没变，仍然觉得藤原三代的遗体是自然形成的木乃伊。作为学术调查团的一员，自他踏上平泉之路到现在，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

姑且不说这个，《中尊寺学术调查报告》公开了各界专家的意见，未必都与长谷部博士的一致。

铃木尚考虑到木乃伊整体保存完好，因此认为人造木乃伊说更合理。可铃木尚对此也保留了慎重的态度，因为目前尚未找到能证明木乃伊是人为产物的证据。况且从这三具遗体的保存状态来看，最糟的是盛夏死亡的藤原清衡，其次是晚春死亡的藤原基衡，而初冬死亡的藤原秀衡，他的遗体保存得最为完好。由此可见，藤原三代的遗体保存状况与死亡的季节有关。这一事实有利于木乃伊自然形成说。当然，这些都是从昭和二十五年的调查报告中得出的结论。自那以后，铃木尚是否还有新的主张就不得而知了。

古畑种基博士比较了自然木乃伊与人造木乃伊的区别。自然木乃伊的皮肤与肌肉是连在一起慢慢萎缩风干，乍一看干瘪瘪的。而藤原三代的木乃伊看起来则像直接干燥硬化而成，皮肤似鞣革那样富有弹性。鉴于此，古畑种基博士明确了自己的观点：“于我个人来讲，我更倾向人为加工说。”

大概虎男运用物理学与化学的方法展开调查，他认为若想让某物长期保存于干燥的状态之下，平泉并不是十分适合的理想之地。这里还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木乃伊的制作是否需要用到某些药物。大概虎男在这次调查中公开了自己的调查结果，木乃伊既看不出有涂过漆的痕迹，也没有灌过朱砂的迹象。

田泽金吾基本赞同人造木乃伊说。他说“制作木乃伊既然是虾夷族的习俗，那么虾夷之地平泉在当年就开始制作木乃伊的说法并无不妥”。也不是每个人造木乃伊都能成功，也有失败的。有传言说做好了有奖赏，失败了就要被砍头。若以藤原三代为例的话，那藤原清衡就是那个失败的例子了吧。

森嘉兵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四具木乃伊均无脑浆和内脏；第二，以上四具木乃伊制作手法相同；第三，棺槨底部对应遗体后脑与肛门的位置都有人工凿成的小洞；第四，据推测，最初光堂才是安放遗体的葬堂；第五，阿依努族有将遗体作成木乃伊的习俗。由此可见，四具木乃伊难道不是人为的结果吗？”

从公开以上种种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余年。这期间或许又展开了什么新的研究，出现了什么新的解释，只是，究竟是天然木乃伊还是人造木乃伊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始终未有明确的定论。究其原因，解开这个问题的诸多疑点从一开始就横在我们面前，而我们却从未跨越。

藤原三代的掌权者身上究竟流淌着谁的血脉呢？藤原清衡在中尊寺落成的供养大典上，在祷告文中写下“东夷之远酋”“俘囚之统领”之类的字眼。古老的记载中曾有过东夷、俘囚、夷俘等各种称谓，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些称谓背后的他们究竟是什么模样。有人说他们是虾夷人，归顺了日本后被同化了。也有人说他们是日本人，迁移到虾夷之地被虾夷人同化了。也许不管出自哪种，对他们的称呼都并无区别吧。

倘若如此，探究藤原三代的血统问题绝非易事，且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也会随之浮出台面，那就是虾夷族与阿依努族究竟是何关系呢。有的说虾夷与阿依努同属一族，也有的说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如果虾夷与阿依努同属一族，那么就可以从阿依努人的习俗来解释藤原三代的木乃伊化。如果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种族，就另当别论了。

藤原三代的遗体究竟是自然木乃伊还是人造木乃伊，尽管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但唯独可以肯定的是藤原清衡坚定的信念，那是一位平泉掌权者让自己的遗体永存不灭的信念。

藤原清衡一定是想，在逝者的葬仪都极其简朴的这样一个年代，若

能筑起金色堂作为死后的归宿，那么安放其中的遗体必能永世长存吧。藤原基衡与秀衡想必也抱有同样的信念。不管木乃伊是不是人为的，结局都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自己的遗体以木乃伊的模样传到了八百五十年后的今天。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发现了数具木乃伊，那些偶然发现的木乃伊都是自然形成的天然木乃伊。他们的遗体与本尊的意志无关，碰巧就以这样的方式延续了下来。与为了完成平生夙愿而木乃伊化的平泉掌权者不同，天然木乃伊只是他们的宿命。

在国外，人们大多是因为渴望自己的遗体能够永世长存而选择木乃伊化。

古埃及帝王的木乃伊显然就是这样的产物。帝王死后，遗体经后人特殊处理，就成了埃及木乃伊。

翻开百科事典中的木乃伊词条，才发现他们的处理方法五花八门，再翻开木乃伊的相关研究书籍，就知道古代的埃及人有多么热衷于炮制木乃伊了。换言之，公元前就是人造木乃伊的世纪，那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年代。

在我看来，日本除了藤原三代的遗体外，再无其他与之类似的发现了。尽管是被局限在一个弹丸之地，但日本也曾有过它的木乃伊世纪。

中尊寺的学术调查过去数年后，大约在昭和三十年，早稻田大学的安藤更生博士曾邀请我一起去东北深入考察那里的几具木乃伊，不过这事儿到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听安藤博士说，东北的某某寺院里有木乃伊，本来这事儿我也曾在哪里看到或听到过几回，只是当时并未在意。后来还听说大正时代的博览会上也出现过木乃伊，终究是真伪难辨。

东北的木乃伊之旅想来是有趣的吧，在这样的念想中，时光又匆匆过去数年。

在这数年里，安藤博士每次见到我，必会提起木乃伊。

连山形县的哪个寺庙有几具木乃伊，他都会事无巨细地跟我报告。托他的福，我终于知道了铃木牧之在《北越雪谱》中写过木乃伊，也从常盘博士的《支那佛教史迹》中知道了中国有唐代的木乃伊。

昭和三十五年六月，在每日新闻社的援助下，以安藤博士为首组成了出羽三山木乃伊学术调查团。团员有新潟大学的山内俊吾、小片保，东北大学的堀一郎，修验宗的户川安章，早稻田大学的樱井清彦以及几名年轻的学生。而我也作为特别成员名列其中。调查团由每日新闻社的松本昭全权负责。这时距离中尊寺的学术调查正好过去十年了。

调查从翌年七月五日至十一日，持续了一周的时间。这个调查正好处于欧洲之旅的前夕，只因我早早就定下旅行计划，无法为了木乃伊缩短数日的行程。好在我终于能赶在为期一周的调查马上就要结束的前一天奔赴酒田，我必须要去看看酒田市海向寺内的两具木乃伊。

在这次调查中，经安藤博士们之手，数具木乃伊赤裸裸地呈现于世人之前，其中包括鹤岗的南岳寺木乃伊、鹤岗郊外的本明寺木乃伊、朝日村的注连寺木乃伊，以及同村的大日坊木乃伊。

我在参与海向寺两具木乃伊的调查时，平生第一次瞧见了木乃伊的真容，这让我萌生出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人类肉体的陨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他们为何非要固化成一个物件儿，执着于留下往生的一点痕迹。与那些出土的瓶子罐子不同，我看着他们的样子，只觉得说不出的别扭。

我的第二个想法令人难以置信，我好像与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重逢了。那天夜里，我在日记上写下一句话，如诗一般，“今日，我第一次知道了重逢这句话的含义。是的，我与那个人重逢了”。

我直接向安藤博士询问了各项调查结果，算是讨到个大便宜，只是这结果从头至尾都令人诧异。

东北的木乃伊与国外的不同，竟还有内脏。换言之，他们是在无须取出内脏的身体条件下变成木乃伊的。

那木乃伊全部都是真言系修验宗的修行者，并且都是在汤殿山修行

的行者。所谓行者，是修验宗里等级最低的修行者，即使修行一生也无法晋升高位。

那样的行者怎会变成木乃伊呢？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是自己把自己变成木乃伊的。并非出自他人所愿，皆因自己的意愿而成为木乃伊。他们相信，变成木乃伊就能成佛，得到普度众生的力量，于是“就让我们化身成佛吧”。

然而，把自己变成木乃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须得先向世人宣告后再食戒数年，所谓食戒头三年戒五谷，接着三年戒十谷。大声向世人宣告既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让自己永不退缩，也是因为持续数年的食戒少不了周围人的照拂。倘若知道这位就是要成为木乃伊的人，村里的人便会为他们送去食物和水。

木乃伊志愿者经过数年艰苦的修行后开始绝食，打坐入定。他们在入定的过程中渐渐衰竭，诚然，在那样的身体状态下，内脏已不必取出了。撇开宗教的意义不谈，这就是长达数年的绝食自杀。木乃伊志愿者死后，周围的人会整理好他们的遗体，放进用厚厚的松木板做成的棺槨里，再埋入黄土下的墓穴中。棺槨包裹在石头中，完全掩埋于地下，三年期满后挖出来。待到那时，遗体已经化作一具木乃伊了。

想要变成木乃伊，光靠自己是不够的，少不了他人的照应。不仅是修行期间的饮食，死后的一切处理都须借他人之手。

所以，这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想获得世人的帮助，就得先具备那样的资格。不管你如何宣称你要成为木乃伊，尽管你也有那样的诚意，可如果得不到世人的尊重，就不会有人对你伸出援手。一个木乃伊毕竟是数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特别是对于周遭的人来说，遗体的处理可不是一件讨喜的工作。有的经过几年的修行，好不容易入定了，却被遗忘在黄土之下，无人善后。于是，那些木乃伊志愿者的遗体就这样一直被搁置在墓中。这种墓在汤殿山附近还有好几座，而不幸的木乃伊们就长眠在这些被称为“冢”的地方吧。

十九世纪初的文化、文政年间，这一带涌现出许多木乃伊志愿者。为何这一时期出现了那么多木乃伊志愿者呢？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想立地成佛，普度众生呢？倘若非要说这是信仰我也没辙，不懂那个年代的人终究是找不到答案的吧。

根据安藤博士的调查，目前已在全国发现了二十多具木乃伊。如果连长眠在冢内的也算上，应该还要多些。如前所述，木乃伊多数是修验宗里最下等的行者，还有许多以苦力为生的劳工，甚至还有躲进寺庙里的罪人。

昭和三十五年秋，每日新闻社召开报告会，公开了当年出羽三山木乃伊学术调查的成果，包括安藤更生的《日本木乃伊的研究意义》、堀一郎的《关于即身佛的诸问题》、小片保的《日本木乃伊的人类学研究》等等，他们各自都从专业角度作成了调查报告。报告十分有趣，遗憾的是，正在欧洲旅行的我无缘聆听。

翌年昭和三十六年五月，我与每日新闻社的松本昭氏结伴重游了出羽三山。前一年的调查之行甚是匆忙，而这一回又甚是悠闲，倒不是为了去看木乃伊，而是想亲眼看看木乃伊志愿者的诞生之地究竟是怎样的地方。此次一路上幸得户川安章先生的照拂，这位先生还是一位研究修验宗的权威。我们去看了鹤岗市内的养海冢，那还是个未经挖掘的冢，里面就长眠着木乃伊，接着去拜了拜去年没见着的本明寺木乃伊，又探访了金峰山山脚下的修行者之乡。

之后，我们又去了修验信徒的修行地仙人泽。分明已经是五月天了，可仙人泽还沉浸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雪中登山，这次还是头一遭。最后我们去了羽黑山。

这次旅行欢快得不可思议。虽说这地方与木乃伊渊源颇深，可这里的四季与大自然却明媚开朗。安放木乃伊的木乃伊堂是明朗的，环抱木乃伊堂的大自然也是明朗的。

我以为，这次旅行能让我生出只有在木乃伊之乡才能感受到的特殊情愫，可那样的期待终是一场空。这里没有阴暗和潮湿，一点儿也没有。就连住着木乃伊的木乃伊堂都是明朗的。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我曾数次追忆木乃伊，却无论如何也走不进那些木乃伊志愿者的内心。他们亲手将自己的肉体变成一具木乃伊，为了普度众生甘愿化身成佛，日本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吗？他们的所思所想，作为凡夫俗子的我实难理解。

藤原三代的掌权者祈祷自己的遗体能永世不灭，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木乃伊。究竟是什么让藤原清衡构想出这样一个黄金葬堂，是信仰，还是权势者对荣耀的夸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而在东北的一隅，为何身份卑贱的修行者要花费数年的时间将自己变成木乃伊呢？这同样也成了无从知晓的谜。唯一笃定的是，有那么多人向往即身佛的时代绝不是一个明朗的时代。

诚然，虽一边是东北的权势一族，一边是东北贫贱的无名修行者，但跨越了时代的他们无不向往肉身的木乃伊化，并最终那样去践行了。只是将两者相提并论不禁让人生出无限感慨，一个长眠于黄金屋中，而另一个则躺在粗鄙的木乃伊堂中，或被长埋于黄土之下，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藤原三代与汉代贵妇的遗体

上一章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三代在平泉都颇有权势之人，一个是出身卑贱的真言系修验宗的修行者。这二人并不共存于同一时代，只是都在东北。他们向往着自己的肉身如同木乃伊般尸身不腐，竟还那样去做了。这样的事在日本（严格来讲在全世界）算是特例吧。毕竟日本人对木乃伊这种东西普遍是没什么概念的。

天明二年（1782年），某艘去江户的船只失了事，漂到了遥远的阿留申群岛中的安奇卡岛，船长大黑屋光太夫被俄罗斯人救起后，又经勘察加半岛、西伯利亚辗转到了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4]。时隔十年，大黑屋光太夫终于在宽政五年（1793年）重新踏上了江户的土地。他把此次的漂流经历记录下来，回国后还在将军家前讲起了当时的见闻。就连当时最了不起的学者桂川甫周也将他的故事编撰成书，取名《北槎闻略》。关于这段历史还生出了个有名的小插曲，据说龟井高孝先生发现了此书的抄本后，在昭和二十年印出了活字本。

那本《北槎闻略》中有几处写的是在伊尔库茨克的见闻，有的内容不长，但应与木乃伊有关。

湖边的教堂供奉着一具名为尼古拉的圣徒遗骸，每年四月初会举行祭拜他的法会。虽已坐化七百年，但周身不腐、面目宛若在世时生动，引得世人甚是敬仰，听说不远千里来此拜祭他的人络绎不绝。

若是“周身不腐，面目宛若在世时生动”，那除了木乃伊还能是什么呢？书中的“湖边”说的是贝尔加湖畔。四十三岁那年，我去了俄罗斯旅行，在伊尔库茨克时就想，不知这尼古拉圣徒的遗骸怎么样了，要是还在的话也应去拜一拜的。结果向伊尔库茨克大学的教授、布里亚特民族史及伊尔库茨克地方史的权威库德里亚夫采夫一打听：

贝尔加湖畔确实有一个教堂，信徒众多。那里是一个尼古拉教会，

在一个叫尼古拉的村庄里。不过唯一不同的是，那个教会里供的不是尼古拉的遗骸，而是画像。只是那画像现在也不在那个教会里了，而是被移到贝尔加湖畔其他村落的教会里去了。

我开车去贝加尔湖的时候，也去了那个叫尼古拉的村子。村子在安加拉河的河口，是个不起眼的村落，非常安静。如同库德里亚夫采夫所说，那里的教会没有尼古拉的画像。听说离那儿稍远的伊斯特比昂村庄里有个尼克里斯卡娅教会，画像就是被移到那里去了。我向牧师打听了一下遗骸的事，说是尼古拉的画像以前就很有名，但遗骸之类的简直闻所未闻。

于是，我又去了伊斯特比昂村的尼克里斯卡娅教会，可那里也没有画像。据说那幅了不起的画像曾经有过，只是不知何时就不见了。如今挂在那里的圣徒尼古拉的肖像画不过是幅替代品，是那幅伟大画像的摹本罢了。果然，真迹不见了，就只能用仿品充数了。画像中的尼古拉左手托着大地和教会，右手持剑，头戴法冠，肩披法衣，脸上蓄着白胡子，眼神锐利。

由此可见，《北槎闻略》里的记载显然有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桂川甫周将大黑屋光太夫描述的画像，按照自己的理解写成遗骸了。学识渊博的桂川甫周自然知道外国有木乃伊，只是日本没有，所以对木乃伊知之有限的他也无从大黑屋光太夫那儿确认准确的信息。

有个叫玉井喜作的年轻人也写过一本关于伊尔库茨克的游记，里面也把画像写成了木乃伊。明治年间，他跟着商队的商人去了西伯利亚，记录下从伊尔库茨克到托木斯克这三十天的经历。游记里有一处叫博森斯克的修道院，距离伊尔库茨克有四公里远，以美丽的塔尖而闻名。那里面就躺着一具高僧的木乃伊，历经数百年仍栩栩如生。

我又请教了库德里亚夫采夫教授，他说从没听过哪里有个叫博森斯克的修道院，说的会不会是滋纳门斯基教会呢？因为那里也有久负盛名的美丽尖塔，还收藏了圣人伊诺肯奇的画像，且那画像也十分出名。如此说来，不是木乃伊而是画像。这次变成作者玉井喜作的失误了，许是他把传闻中的画像误认为木乃伊了吧。

我曾数次在欧洲教会里拜祭过木乃伊。木乃伊大多会横放在祭坛里，参拜者上前用手比画十字后就得离开，我也是如此。不是参观，而是名副其实的参拜，只晓得那里面躺着什么，却没人能看清他究竟是什么模样。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安放着列宁的遗体，每天的参拜者络绎不绝，可那些排着队的参拜者在我看来只像是精巧的蜡人像。

兴许只有在日本才能完全看清木乃伊的真容吧。真言修验宗的行者变成木乃伊，受世人供奉，或是以那样的形式安放于木乃伊堂。修行者在世时也曾被无数世俗烦恼所扰，可他们的木乃伊已经不能称之为遗体了，而是变成了世人敬仰的对象，千百年来受世人供养。于是，他们成了救世的佛。

倘若无人拜祭供奉，这修验宗修行者的木乃伊就只是一具遗体而已。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信仰的真谛吧。

最近（1972年），两千两百年前的一具汉代贵妇遗骸现世了。惊艳了世人的这具遗体是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郊外的古墓中挖掘出来的，发现时仍如在世般丰腴生动。说到遗体的木乃伊化，自然要数古埃及展现出的异常发达的技术，可这具遗体并未经过任何木乃伊化的处理就保存到了现在。中国居然在两千两百年前就具备了这样的技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此等超乎想象之事今日竟然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了。据说这具遗体几乎完好无损，一起发现的还有丝绸、织锦、斜纹绸、刺绣等色泽艳丽，带有纹饰的织物。陪葬品数目巨大，达到千件以上，既有漆器也有陶器。若想了解两千两百年前的文化，怕是没有比这更好的资料了。不过最兴奋的莫过于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们吧。

从棺椁内部的封泥与题字来看，这具女性遗骸很有可能是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的始封之侯——软侯之妻。总之，这是一位两千两百年前的贵族夫人，年龄约莫五十岁。

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又在杂志上看到这具遗体及其陪葬品的彩图时，我总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就像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他们都站在各自的立场有所思考，而我亦得站在自己的立场说点什么。

必须去思考什么呢？我探索自己的内心，可触到的又是极其简单朴实的东西。我说不上来那究竟是什么，只是第一眼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便觉得心底某处掠过一缕思绪，那么微妙，转瞬即逝。我试着努力抓住它们，让萦绕心底的小思绪渐渐清晰起来，

躺在那里的女性究竟是何人？人间五十年，死后又沉睡了两千两百年。两千两百年，遥远到模糊的岁月，与之相比，她在世的五十年是何其短暂。不知她在世时过着怎样的生活，肯定有烦恼，有喜悦，也有苦痛吧。尽管如此，她的人生也太短暂了。人们常说“须臾人生”，不过是“暂时”活着，而后久久睡去，那是永恒的长眠。多于在世时间长达四十倍的漫长岁月里，她完好如初地躺在那里。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们，还有侍奉她的男男女女，为保她遗容不变，在她下葬时做了种种努力。这是发自对她的爱，还是一种宗教仪式，抑或是蕴含着某种宗教因素呢？仿佛不这么做就无法让她的亡灵得到安息。而她，亦没有辜负安葬者的期望，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她能够如此完好地沉睡到今天。她活了五十年，死后又躺了两千两百年，我不禁想问，她的人生究竟为何，是应该赞美她活过的五十年，还是应该赞美她躺了两千两百年的遗体呢？活着的时光终是短暂，死后的时光又太过漫长。人们大抵不会去想死后还有什么时光可言。然而这汉代贵妇不同，她死后的时光是用时间单位来计算的。两千两百年的岁月，她都是作为已死之人躺在那里的。

我们在两千两百年后的今天畅想她的人生，她是一位怎样的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并不是荒诞无稽的胡思乱想，裹在她身上的衣物、棺槨里的大量陪葬品，都是走进她生活的绝佳资料。人们凭借这些去判定她五十年的短暂人生。不仅如此，她躺在那儿，却没有让自己失掉身上最珍贵的一切。换言之，她没有让她的容貌、身高、体态以及能联想到她姿容、性格、生活的一切从她身边悄悄溜走。

她究竟是谁，我厘清了闪现在心底的微妙思绪，得出以上种种。即便有“死后经营”这种说法，也未曾见过经营得如此完美的。若是帝王与当权者，他们死后的经营或许关系到国家或其一族的将来与命运。只是不管他们如何经营死后的自己，两百年后、三百年后，也终将湮灭在历

史的洪流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什么也不会留下。可是，唯这位汉代贵妇成功了，在两千两百年后的今天，她成功地勾起了全世界的好奇心，引来世人遐想她短暂的人生。

我不禁再一次问自己，她到底是谁。记不清是在报纸还是在杂志上，我似乎在哪里见过时光胶囊这个说法。她就好像是放在远古时光胶囊里的那个人，两千两百年后的今天再次现世。如果说这次的现世带给世人的除了震撼以外还伴随着某种悲伤，那一定是人们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去解读这位远古女性的死亡吧。

如何面对死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认知。我曾去过佐渡，见过一排伫立在岩滩崖壁边的墓碑。大浪打来时，仿佛瞬间就要将他们卷走，看起来甚是危险，不禁让人担心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或许真的有一天会被卷走吧。这里是佐渡渔民的安息之所，我看着一排排墓碑，竟一点也不讨厌这样的安葬方式。他们一生与海相伴，最终的归宿再没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在日本人的心里，死亡是交给自然和岁月安排的事。直到现在，人们都会按照惯例以宗教仪式厚葬死者，可又如何呢？数十年、数百年后，也只能顺从自然的安排罢了。最终只有自然和岁月才能净化死亡。人向来不会怠慢对死者的祭奠，可也不至于执拗地想要永远守住逝者之墓，墓终究只是一处埋葬之所。人生自有生死，最后回归自然，这样的信条一直铭刻在日本人的心里。

前年去俄罗斯旅行的时候，我去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浩罕古城。那一回，我在古城郊外的墓地，看到棺型的墓碑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每个墓碑既没有刻逝者的名字，也没有刻他们的生辰、卒年，还真是干净利落啊。为我领路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大约五十岁，我好奇地问他原因，他说自打他出生时就一直是这样，许是从以前就传下来的习俗吧。

那些生生世世都生长在天山费尔干纳盆地的人，或许对死亡的认知是特别的，至少与我们不同。死后自有死后的世界，既去了那里，现世用过的名字就舍去了吧。我倒觉得这样的认知并无奇特之处。也许在他们心中，阴阳二界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我甚至觉得这么想也无甚

不妥。

作为旅行者的我始终对那位领路人的解释感到无法释怀，不过就此作罢吧。或许现世中的阶级和贫富之差，到了那边就平等了。所以，墓碑不论样式还是大小，都那么整齐统一。墓地旁就是浩罕汗国时代的皇陵，被高大的挡墙层层围住的皇陵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相较之下，在俄罗斯那些大城市的墓园里，一排排的墓碑上还镶着照片，那些墓主似乎还维系着与现世的牵绊。我看不懂碑上刻的字，只觉得那些文字繁复又冗长。

逝者的安葬方式也好，墓地的营造方式也罢，每个国家与民族自有不同，说不上哪个好或是哪个不好。我以前写过一首诗，这首诗与古代游牧民族匈奴的传说有关。

相传匈奴有个习俗，人死后要先在大草原上挖个洞，再将死者埋进洞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洞竟有几百尺那么深，还要用一匹骆驼来殉葬，骆驼的血就洒在了那上面。可杂草很快就盖过了那里，让人找不到墓的所在。到了第二年，死者的家人牵着骆驼徘徊在大草原上，当骆驼嗅到同族的血就开始咆哮，于是人们就地搭起祭坛，开始祭拜死者。（中略）他们总以为，（中略）落日就是落在那片草原尽头的太阳，天上的雪就是降临在那片草原上的积雪。

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传说，不知是否真有那样的安葬方式。对骆驼是残忍了些，不过这习俗倒也挺契合匈奴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彪悍民族。或许这样的安葬方式在我们看来极其粗糙，可这烦琐复杂的过程实则蕴含了对死者极致的敬意。

藤原三代的掌权者遵循自己的意愿将死后的肉身木乃伊化，这不禁让我联想到木乃伊，联想到逝者的安葬方式以及死后经营种种，也让我提笔写下这篇名为平泉纪行却不像平泉纪行的文章。藤原清衡、基衡、秀衡，这三位北方的优秀武士到底与那个年代在京都、镰仓的王者有何不同呢？这些不同又是如何影响着他们的命运？我想，这就是我以后平

泉纪行的主题了。

埃及帝王的木乃伊、汉代贵妇的遗体虽然死后都被“经营”得很好，但并不一定是出自他们的本愿。兴许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习俗，他们的遗族、遗臣将处理他们的遗体当作例行公事一般出色地完成了。

但是，藤原三代却并非如此，打造黄金葬堂的藤原清衡自不必说，基衡与秀衡各自筑造的寺院比起清衡的中尊寺来毫不逊色。可他们仍将遗体安置在金色堂，那是因为他们已把金色堂视作自己死后的长眠之所。基衡与秀衡无非与清衡一样，以为只要把遗体置于金色堂就能永葆不腐，永世不灭。

自愿将自己的遗体木乃伊化，这在当时必是前所未闻之事。随着时代的变迁，又出现了之前说过的真言修验宗的木乃伊志愿者。可这些人的行为出自于信仰，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自杀方式，不可与藤原三代同日而语。

北方王者的特立独行从何而来呢？是源于“东夷之远酋”的血统吧，要不就是源于当时的“虾夷”习俗。若是如此，就不得不先探究藤原一族与“虾夷”的血统关系。于是，另一个难题又会横在我们面前，这“虾夷”本身又出自什么血统呢？我既非民族学家又非历史学家，实非我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小说家，我也只能先撇开这些难题去追寻藤原三代的秘密了。

若是非要让我先下结论的话，我想北方王者那超乎想象的意志与行为都出自对藤原一族命运的预感，那是无法逃避的宿命。平泉曾经的荣华早已烟消云散，埋于青青夏草之下，只留下美丽的黄金小匣，还有那里面的三具遗体和一个首级。

（《潮》1972年8-11；《历史的光与影》讲谈社，1979年）

[1]奥州藤原氏是平安末期，藤原北家旁系的一支豪族。1087年至1189年，奥州藤原氏清衡、清衡之子基衡以及基衡之子秀衡三代以平泉（今岩手县南部）为根据地，掌握了包含羽羽（今山形、秋田二县）在内的日本陆奥地区（今东北地方）的管领权，后被源赖朝所灭。

[2]特指中尊寺金色堂。中尊寺由藤原清衡始建于长治二年（1105年）。其中，金色堂系清衡为自身所建的葬堂，安置有藤原三代的肉身像。

[3]东京都目黑区洗足地区。

[4]圣彼得堡，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位于俄罗斯西北部，1924年为纪念列宁曾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又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

穗高的月

我与数位亲友相约赏月小酌，自然得挑个月夜小酌的好地方。候选之地不在少数，有銚子、志贺高原、伊豆的石廊崎等等。好友N君喜欢爬山，在他的提议下定在了上高地。只是既然都到了上高地，不如去德泽小屋赏月更好，那儿离上高地不过两公里远。临出发了，又觉得既然都去了德泽小屋，不如索性一口气爬到涸泽小屋，在北阿尔卑斯山脉^[1]旁的山腰小屋赏月岂不更妙。

于是在今年（1956年），我们意外地看到了穗高之月。原本我们五人中除了我之外都有工作在身，为了一时兴起的赏月之宴，要他们腾出四天的时间着实不易。所以，中秋月圆之夜其实是在东京度过的，待真正出发之时已至九月下旬，那时的月儿已形似柠檬。

本打算从新宿坐早上八点的特快列车出发，当天宿在上高地，第二天一口气爬到涸泽小屋。可遇上暴雨，不得已只能在途中留宿德泽小屋。

第二天是秋高气爽的晴天，九点从小屋出发，对脚程快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四个小时左右的行程，而我们计划步行六个小时，一边悠闲地欣赏奥又白，一边绕过屏风岩的山脚慢慢朝穗高岳行进。我们沿着梓川边的小径前行，这条小径一直通向横尾的汇流处。梓川一边敞开白色的河滩，一边卷起奔流的河水拍打着岩石。这条河的美令人神往。偶尔有河水流进两旁的树林中，林子里有扁柏、银杉、山毛榉、真桦，还有连香树，那里面也总会传来潺潺的流水声。

走过横尾的汇流处进入涸泽，就得与梓川说再见了。涸泽果真河如其名，是一条枯竭的小溪谷。我们从这里开始登山，路程的一半都布满了岩石，只能一边捡开石头一边登山，所以每走十五分钟还得停下来歇息两三分钟。不知何时，半山腰变成一片岳桦和花楸的世界。

下午三点半，我们抵达目的地涸泽的山中小屋。北穗、奥穗、前

穗，连绵的群山形成一扇屏风，将这片盆地团团围住，山中小屋就坐落其中。原奥林匹克选手杉山先生等一行数人昨日冒雨前来，也宿在这里，现在正在小屋后的雪溪里练习滑雪。这大山里只要靠近山岭的地方都被枫叶染红了，还有那红得像血的是花楸和樱，黄色的是岳桦。

我从六点就开始在小屋的蚕棚里张罗赏月宴。月亮还没露脸，我就琢磨着去户外张罗酒宴，不自觉就走到了这儿来，没想到，还真是冷啊。

我们从八点就开始等待月亮的降临，时不时走出去瞧上一眼。听说有“穗高星夜”这一说法，果然，这里的星空真美啊。星河挂在天空最高的地方，穗高岳重叠的山峦化成巨大的黑色山体，酣睡过去。

八点四十，月亮从我们今日绕过的那片屏风岩后探出头来。不知谁喊了一句“月亮出来了”，大家穿起毛衣就飞奔出去。椭圆形的月亮泛着一丝朦胧的红晕，一点一点安静地爬上高空，群山也随之变幻着自己的模样。奥穗高岳的山腰就像剃进去似的，前穗高岳大片大片的山影正好就投在那上面。

不可思议的是，这会儿再也看不到北阿尔卑斯山脉在白日里壮阔的景象。月亮好像微微蹙起眉头，俯视着这令人心生不快的巨大的黑色山块。

自始至终，没有人开口称赞这月是美的。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说的都是“这月有点奇怪啊”“多少有些阴郁呢”……。我们期待的是一轮皎皎明月，能将大地的一草一木都清晰点亮的明月，可这结果竟让我们生出一丝背叛的感觉。天儿太冷了，我们瞧了五分钟就悻悻而归。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不知怎地都陷入一片沉默之中，只一声不吭地喝着酒。

半夜醒来，我又出去走了走，月亮已经爬到前穗高岳的正上方。这会儿，奥穗高岳与北穗高岳的山腰因为月光看起来有些发白，就像铺满了一层雪。月亮还是椭圆形的样子，泛着红晕。月和山一如之前那般面露不悦之色，他们没有一处相互辉映，不悦地各自孤独着。小屋养了一只狗，唤作艾可，此时它也走近我的身旁。我看着它，只见它也漫不经

心地竖起耳朵，望向那轮穗高的月。

（《读卖新闻》1956年10月5日；《井上靖文库26》新潮社，1963年）

[\[1\]](#)19世纪，因在日本中部地区登山的西方人发现此地地貌与欧洲阿尔卑斯山脉极为相似，遂在一些著作中使用了“日本阿尔卑斯”这一说法，具体包括飞驒山脉（北阿尔卑斯）、木曾山脉（中部阿尔卑斯）、赤石山脉（南阿尔卑斯），这三条山脉几乎占据整个日本中部地区，被称为“日本的脊梁”。

在涸泽

每年一到正月我就暗下决心，今年一定要写日记了，可直到今天依然没能兑现。我从中学就有了写日记的想法，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了，还只是空有想法而已。

虽然没有日记，却留下一册中学时的笔记，里面保存着那时偶尔写下的所感所思，例如《出家与弟子》的读后感、誊抄的歌集等等。誊写的诗歌几乎都是从若山牧水的歌集中选出来的，他当时与我同住在沼津，选出来的诗歌有二十来首，都是我喜欢的。那样的笔记原本有五六册，但只留下来一册。不是随笔也不是日记，只是想在笔记本上写点儿感想罢了。自那以后，这习惯就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今天。考上第四高中的那一天，还有在金泽，家中着火被烧掉的过往，都被我用多愁善感的文字细细地记录在我的笔记里。这本笔记在烧掉与难以割舍的挣扎中一直保存到十年前，最终在逃难的时候毁去了。现在，我又开始后悔起来，为何那时要将它毁去。应召成为辎重兵后，我与马儿一起穿行在中国东北，我将那段往事写进每日新闻社的两本员工手册里，只是字迹太小了，小到不用放大镜都看不清楚似的。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两本员工手册，铅笔字迹已然模糊，不过勉强还能看。当我还是报社记者的时候，也曾随性地写满了五本笔记，不过我只在想写的时候才写，体裁就跟从前的自由笔记一样，连日期都没有。那里面写着对上司的不满，还写了奈良的佛像以及小说的读后感等等。不知为何，我对走访法隆寺的事写得特别详细，当年去法隆寺是为了寻找壁画摹写的新闻素材。我还将那次走访发生的事写成了文章，发表在《艺术新潮》上。

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任性而为的大学笔记。那些大学笔记现在看来更像是日后工作所需的备忘录，讲究实用性，比起日记，说它是创作笔记之类的更恰当吧。最近开始重拾笔记是去中国旅行的时候，这回的笔记又变回了事无巨细的日记风格，且在《文学界》上连载《朱门》时还派上了大用场。

不巧这个月（1958年7月）的笔记本上只有去穗高岳那三四日的事，之后便留下一片空白。看来从下个月起，我得把这事放在心上，努力去填满我的笔记本。

七月六日

五点半起床。今日是出发去穗高的日子，忙碌。两点半校对在期刊《日本》上连载的《波涛》完稿。我叮嘱侄女，若讲谈社的佐久君来了就将完稿交给他。正洗漱时，文艺春秋新社的樋口先生来拍我出发的照片。我立刻穿好夹克，吩咐长女把我的行李拾掇好，便拿起背包走出玄关。七点五十分到达新宿车站。列车已经进站了。

同行的成员已到齐，有瓜生卓造、长越茂雄、生泽朗、平山信义、野村尚吾、森田正治、加藤胜代、西永达夫、小松伸六、福田宏年、三木淳等人，还有我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阿部小姐。其中，三木淳是因为《日本》期刊社的工作与我同行。

阴天，大家不由得开始担心天气问题。瓜生卓造、长越茂雄、生泽朗、野村尚吾、森田正治等人是前年年初就跟我一起去过穗高的伙伴。自那以后，我们总是一起结伴去穗高。去年，平山信义、福田宏年加入了我们，今年又多了小松伸六、加藤胜代、西永达夫、我女儿和阿部小姐五张新面孔，以及摄影师三木淳。为了此次盛大的门外汉聚会，负责这次行程的瓜生卓造与长越茂雄二位怕是没少操心吧。

一点半抵达松本站，一辆皮卡车，一辆租来的轿车，我们兵分两路从车站前往上高地。中途歇在泽渡的西村屋，前年来是时候是十二月，这家店还是乡间茶舍的模样，狭小的三合土房间对面还连着一间嵌着炉子的屋子，神社的神官们就在那间屋里喝着小酒，屋内有些昏暗，但气氛不错。不知是不是因为兴起的登山热潮，这家小店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模样大变。店面大了许多不说，反倒更像温泉町车站前的特产店了。三合土房间里有个箱子，里面养着狸猫。从前，这狸猫与这小店看起来甚是般配，如今只觉得是招揽看客的罢了。

四点半到达上高地。在海拔五千尺的旅馆休息了二十分钟后，又立即动身前往德泽。不久，小雨淅淅沥沥地落下，奇怪的是，走进森林时分明感受到来自日暮时分的昏暗，可一旦出了林子，那种感觉竟在一刹那烟消云散。

走到明神池附近，天色真的黯淡下来了。步行两个小时后，七点到达德泽园。兴许是连日降雨的缘故，今日宿在这里的只有一队学生。我们也幸运地分到二楼的四个房间和楼下的两个房间，而我和生泽朗分到的是这里最好的房间。

七月七日

七点起床，阴天。德泽园旁有一条河，我再一次掬起那里久违的冰冷河水浇在我脸上。广场上，唐松草的白色小花开得正盛，我漫步在高高的榆树与桂树之间。

八点，一行人离开德泽园。德泽园前紧连着一片森林，林子里有冷杉、水曲柳、铁杉、花柏、落叶松、岳桦。林中漫步是此次穗高之行中最有趣的一件事。阳光透过林间缝隙洒向落叶的样子一定美极了，可惜在这样的阴天是看不到了。

今天，有马先生与上条先生两位背夫加入了我们。我让他们二人帮我担着行李，自己手持一根冰镐前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背包，虽有些惭愧，但因上了年纪，只能烦请别人代劳。我只是想尽量让登山变得轻松一点，可这样就不叫登山了吧。有马先生边走边提醒我路旁的花儿开了，有姥百合，有齿叶橐吾，还有乌头。

奥又白渐渐浮现在眼前，那上面还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积雪，看起来像拖着长长的白色衣衫。一路上都是盛开的御前橘，那花朵小得惹人怜爱，还有紫花唐松草，在一尺长的茎端冒出了白色小花。这里还有开着紫色小花的钟馗兰，水晶兰的白色小花也从土里小心翼翼地冒了出来。

通过栈道走到梓川边，对岸就是化妆柳的林子。我想起去年五月来的时候，这里的化妆柳已经开始冒出新芽，美得让人看入了神。

在横尾的河滩小憩片刻。体质羸弱的小松伸六今日要留宿在德泽，他跟着我们走到这里后就独自折返了。河滩上有开着黄色小花的鸳鸯草，还有开出了红色花朵的水仙百合。

在横尾的汇流处又稍事休息。前面连着一片森林，林中有银杉、落叶松、榛树，漫步在这里的林间也是一种乐趣。

到了岩屋附近抬头一看，屏风岩此刻就近在对岸。第一冰沟的下游处有条雪溪，那边的岳桦林才刚冒出新芽。雪的白和岳桦的绿美得让人眼前一亮。第二冰沟左侧挂着一块大岩石，听有马先生说，这石头是今年才滚落下来的，它飞过河流落到了这边的林子里。

总算在木谷的汇流处好好休整了一下，用过午餐，马上就是三个小时的陡坡路段。我们喘着大气开始爬坡，本谷的雪溪忽然就出现在眼前。在这里，植物的世界还停留在早春，蜂斗菜才刚发出新芽，深山樱有的已经开花，有的还在含苞待放。整个山腰银装素裹，今年的雪比往年多，听说是因为雪崩，把雪都抖落下来了。我们每走五分钟就歇一脚，途中下起雨来，我们换上登山服，一路只能走走停停。背夫上条先生走在最前头，我紧跟在后。或许是自己多少已经习惯爬山了，感觉比去年前年要轻松许多。

仔细想来，自从去年登山归来后，我做的每件事似乎都是阻挠登山的。熬夜、通宵工作、喝酒、开车出行，几乎连正常走路的时间都没有了。若是像这样突然爬起山来，恐怕身体都会吃不消的吧。

三个小时后，我们来到涸泽脚下的第一处雪溪，这里的花楸从雪地上冒出了黄色的嫩芽。

四点到达涸泽小屋。这里被前穗、吊尾根、奥穗、涸泽岳、北穗等群山环抱，像极了一个钵，这钵的底下就躺着涸泽小屋。小屋四周雪山环绕，距离上次来访正好相隔一年。去年的昨日，七月六日晚，我也宿在这里，去年的今日上午我已登上穗高小屋，只是下午遇到暴风雨，把登山服都淋湿透了，最后花了十三个小时才冒雨回到德泽。那段艰辛的往事太过深刻，任谁直到现在都无法忘怀。

七点用餐。有瓜生先生的杰作蔬菜沙拉，还有有马先生的炖竹蕨，这竹蕨还是他爬山时采摘的，美味极了。喝了点啤酒，想着明天还要早起，加之这里连电灯都没有，于是大家九点就早早睡下了。生泽、野村、长女、阿部小姐还有我，我们五人住一间房。疲累与寒气让我半夜醒来了三次。第一次醒来时看了看表，正好十一点，我出去走了走，那寒气简直令人瑟瑟发抖。屏风岩完全弥漫在雾气中，吊尾根也是雾气缭绕，只有前穗高岳与北穗高岳从蒙蒙雾气中探出一点头来。

两点半，我又起身出去了一趟，雾气依旧浓重，月半弯挂在北尾根的六峰上，勾勒出一圈小小的红晕。

四点半醒来时，一轮白白的上弦月已爬到了四峰上方，整个涸泽枪至前穗高岳一带都笼罩在晨曦之中，那一抹橙色带着无法言喻的暖意，只是到处都看不见太阳，我正想着是不是搞错了，结果一看表，果然才四点半。在山里总是睡得很好，也休息得很好。发白的岩石，轮廓鲜明的山峰，还有长在岩石上的岳桦那抹绿色也愈加浓郁了。五点半，太阳渐渐从屏风岩的岩顶探出头来，穗高岳与另一边的东大天敞露在清澈的蓝天之下。据说这里有朝霞就会下雨，可今天并没有。

七月八日

六点起床，七点出发。无可挑剔的晴天。这地方总是下雨，可这回竟然幸运地遇上晴天了。我问了小屋的人，今年到现在，来涸泽的约有五百人，其中半数到这儿就下山了，另一半则往奥穗、北穗去了。原来今年来的人意外地少。

我们排成一列，沿着小屋后的雪溪朝北穗行进，不久来到一处小雪溪。三木氏从昨日开始就抱着相机时不时飞出队伍到处拍照，也因此比别人落下一半的路程，可他的首次登山之旅依旧令人惊叹。正担心他下一秒是不是就该精疲力竭了，结果仍丝毫瞧不出一丝疲态。

越过雪溪，穿过岩场，然后又是一处雪溪。我们在雪溪正中的大岩石上小憩，一看时辰，八点了。从屏风岩四周涌起一股雾气，小屋已经

看不见了，一行人开始在鞋子上装上防滑套。

攀上山顶侧棱旁的岩场，向下俯瞰，只见一片雾海茫茫。空旷的碎石场没有遮蔽之处，在阳光下稍一动弹就大汗淋漓。前面是一处大雪溪，瓜生君、长越君还有背夫拉起登山绳，一行人牵着绳蹚过雪溪。

又是一处岩场，此处岩场坡度太大，以至于难以下脚。这里只有矮松，高山植物大多才刚冒出新芽。可从这里看到的天空，不管是云的形状、流动的样子，还是天空的一抹湛蓝之色，都已是秋天的模样。俯身望去，雾气中只能窥见蝶岳的山尖儿。我们被身后的雾气追赶着，继续向上攀登。岩场途中有一处花田，梅樱的桃色小花、山野草的白色小花、高山火绒草的淡粉小花、信浓金梅的黄色小花，它们都小小的，惹人怜爱。又是一处雪溪，我们又拉起登山绳。瓜生君与长越君陪在患有高山症的野村氏身旁，野村氏是这次登山大联欢中最年长的一位，从前年开始就一直跟我们一起登山。他爱爬山，只是爬到高处脚就不听使唤了。

十一点抵达穗高小屋。小屋周围雾气笼罩。午餐。奥穗高岳已经完全消失在大雾中，我们只得临时改道前往涸沢岳，那边的雾要薄些。野村氏因有些乏了留在了小屋。涸沢岳是岩石堆起来的山，一行人一边小心地试探脚下一边一步步向上爬去。流动在身边的雾气来了又散。

一点，终于登上山巅。稍事歇息后雾也散去了，这日暮之景简直超乎想象。断崖之下浮现出龙谷的全貌。穗高岳靠近飞弹的一侧剃进去一大块，于是就形成了这个山谷。

这里也是《冰壁》主人公鱼津遇难的山谷，北穗与涸沢枪就在这山谷之下。

两点，回到穗高小屋，小憩后开始下山。四点半到达涸沢小屋，又马不停蹄地向德泽赶去。归途中，一行人只默默赶路。过了横尾的汇流处，天色渐暗，一行人如同强行军般昼夜兼程。最活跃的三木君许是也累了吧，走在队列中始终未发一言。在梓川的河滩上休息时，生泽氏还把自己的背囊说成是别人的，或许是被渐浓的夜色模糊了视线，抑或是太累了吧。

八点半，从林间依稀透出德泽园的灯火，远离工作的第三天即将结束。不知谁在我身后说了一句“等到了德泽园，真想马上就来瓶啤酒”。听到这话，顿觉腿重得像石头一样无法动弹，好像不用双手去抬就动不了似的，这让我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脱了队的我落在他们后面，抬起两条沉重的双腿缓缓朝前走去。

（《新潮》1958年9月；《井上靖随笔全集7》学习研究社，1983年）

穗高的月·喜马拉雅的月

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九月，我第一次和喜爱登山的好友一同攀上穗高岳，宿在涸沢小屋赏月。原本并非是为了登山，只是想寻一处赏月佳地摆一桌赏月宴，正四处物色之时，有人说去上高地赏月如何如何，又有人说，都去了上高地，不如索性去德泽小屋更妙，就这样，最后变成了去穗高岳的涸沢小屋赏月。

在这之前，我与山好像没有什么缘分。虽已经年过半百，却没爬过什么名山，全然不知登山为何物。

幸而这次的登山赏月，让我见识了梓川的美，也领略了长着扁柏、银杉、山毛榉、白桦、连香树的森林有多美。我还亲眼见到北穗高岳、奥穗高岳、前穗高岳这些穗高连峰，被这些山峰环抱的盆地中有一小屋，我们就宿在那里。说是去登山赏月，实则迟了数日，出发已是九月下旬了。虽指望不上满月了，可我们仍在夜里的涸沢小屋小酌着等待月亮的降临。

我们那日绕过屏风岩的山脚来到了小屋，八点四十分，月亮就从那屏风岩的山肩探出头来。我们穿上毛衣冲出去一瞧，只见一轮椭圆形的月泛着一丝朦胧的红晕。奥穗高岳的山腰如深深剜进去一般，月亮越爬越高，前穗高岳的山影也随之投影在那上面。不可思议的是，再也看不到北阿尔卑斯山脉在白日里壮阔的景象。群山就好像约好了似的沉默不语，月亮也是，它不快地俯视着巨大的黑色山体。我们的期待终究是落空了，我们没有等来照亮一草一木的皎皎明月，也没有一个人说那轮月是美的。

夜晚，我又出去走了走。月亮升到了前穗高岳的正上方。月光洒在奥穗高岳与北穗高岳的山腰上，让那里看起来泛着白光，而其他群山依旧昏暗一片。我终于意识到古往今来的赏月之地都是在大海、原野这样的开阔之地，高山从来就不是赏月佳地。

可是，如果穗高岳只如我在白天看到的那样明快、美丽、庄重，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被它所吸引。到了夜晚，它完全变成另一副模样，阴郁、沉默、笨重地坐在那里，就好像山真的有灵魂，感应着山中不幸的山难。那些登山家也曾邂逅夜山的阴郁吧。

登山赏月结束归来后，从此次同行的朋友Y君那里听说了尼龙登山绳的事儿^[1]，我当时就想把它写进我的小说里。如果没有此次登山赏月之行，我既写不出山难的故事，也不会萌生写下这个的想法。除了白天的山，还有夜晚的山，是它们让我在内心深处萌生出写山的想法，而夜色下的山，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不亚于白昼的山。

我还见过一次高山之月，那是在昭和四十六年秋去喜马拉雅山旅行的时候。我与生泽朗等人一同乘坐小型飞机进入喜马拉雅山区，组成了一个二十六人的旅行团。从卢克拉出发，我们途经有名的楠切巴扎、昆均等村落，它们都以夏尔巴人的村落而闻名。第三日，我们抵达谭波切，就在这个海拔高达四千米喇嘛寺的台地上，我见到了十月的满月，这也是此次喜马拉雅之行的目的。早在满月的头一天，我们就已守在严寒中苦等那轮月亮，那寒气仿佛要将一切都冻结似的。当周围天色渐暗，我站到台地上，近在眼前的康特嘎峰支棱的山肩处愈发明亮起来，不久，月亮便探出头来。当月亮完全显露在眼前时，我一看表，五点五十七分。几乎同一时刻，右手边的阿玛达布拉姆峰从雾气中逐渐清晰起来，露出白色的真容，美丽极了。阿玛达布拉姆峰与康特嘎峰两座白色的雪山闪耀着银色的光芒，而其他的山峦都还包裹在雾气之中。实在太冷了，简直没法在户外长待。

十点，我又出去瞧了一眼，月亮比刚才爬得更高了。环绕台地的群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刚才闪着银白光芒的阿玛达布拉姆峰与康特嘎峰也渐渐变暗了，只有寺里的僧院在黑暗中浮现出白色的身影。

深夜两点，我又出去了。这次连僧院也变得一片漆黑，只有雪山泛出银白色的光芒，还有珠穆朗玛峰、洛子峰、阿玛达布拉姆峰也映衬出闪耀的光芒。月亮爬到了台地的正上方，可照亮的只有雪山。

喜马拉雅的月也绝对算不上是一轮明月，带着初劫般的昏暗，也带

着永劫般的世俗之气。可我在山体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看到的穗高之月，不正是同样的感受吗？

连载《冰壁》的时候，我又去了穗高岳，好几次漫步在穗高岳四周。《冰壁》的连载结束后，我又三次登上了穗高岳。奥穗、前穗、北穗，我全都爬上去了。只是已年过五十，登山时的模样绝称不上英姿飒爽，行囊大抵都是拜托别人拿着，自己则空手一点点往上爬。即便是这样的登山，仍然是危险重重。有一次，从北穗冒着暴雨下山回德泽时就差点遇险。

若是年轻人，如果遇上好天气，登山就成了跟危险二字毫无关系的一大乐事。可一旦变了天，不管多神气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总会轻易地被死亡所吞噬。雪崩、严寒、起雾，大自然一次又一次使出各种手段去挑战这些年轻人，而年轻人也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对抗它。周到的准备自不必说，经验和正确的判断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此一来就变成自然与人类的抗争。大自然可以有无数种手段，可人类的手段却是有限的。

说到登山，我总会想，人在与山的斗争中是会赢还是会输呢。可如果这样去想，那么登山的遇难者们不就成了在与山的斗争中输掉的人了吗。那他们的死亡是不是就变成失败者的死亡了呢？这样说也许有些无情，可爱着山，长眠在山中的那些年轻人或许不会拒绝这样的说法吧，抑或是没有人比他们更赞同这种说法了。

法国勃朗峰的山脚下，有一座叫夏蒙尼的美丽小城。那里的墓园里立着许多勃朗峰登山遇难者之墓。虽然那墓地很是粗陋，可他们就这样与生命陨落之山相守相望。他们是在山中失去生命的，对他们来说，再也没有比这儿更好的长眠之地了吧。我上前瞧了瞧墓碑上刻的字，他们之中既有牛津大学的学生，也有在1897年那场雪崩中殒命之人，其中一座墓碑的碑铭上刻着“挑战于山而败于山”。

这铭文若是父母想出来的，定是蕴藏着他们对登山遇难的孩子的爱情。若这铭文是朋友写下的，那定是蕴含着他们对死难者的尊重，而我也在那座碑前弯腰鞠了一躬。

今年秋天（1974年9月12—15日），时隔数年再次登上穗高岳，宿在涸沢小屋。月亮出来了，与我多年前第一次登山赏月时看到的那轮红月一模一样。撒在夜幕中的点点繁星让夜空变得美极了，月亮一如既往地带着一丝阴郁，而群山还笼罩在昏暗之中，似乎露出不悦之色。

翌日，我们来到屏风岩的山坳处，从那里下到奥又白的本谷。这条路线还是第一次走，距离我第一次登山已经过去十七年了。下山于我来说就像苦行军，可当我看到奥又白壮丽的风景时，不禁又会想，这条路果然没选错。

我们一行人中，有《冰壁》主人公的原型石原国利先生。当然，这里的原型仅限于尼龙登山绳事件的部分。故事原本是虚构的，与他毫无关系。石原氏在本谷的河滩小憩时问我，“要不要去拜祭一下若山五朗君的墓”。若山五朗是《冰壁》另一个主人公的原型。石原是在尼龙登山绳事件中活下来的那个人，而若山就是遇难的那一个。作为《冰壁》的作者，我理应前去拜祭一次，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就这样蹉跎了十多年。

石原氏是岩稜会的人，那日他与岩稜会的人比我先行一步去打扫若山五朗的墓地，我晚了十五分钟才出发。

墓在奥又白本谷右岸的一片森林里。先行的人已将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墓前供着不知名的山野小花，还用小石头垒起了石堆。墓碑上只刻了“若山五朗君”几个字，我上前鞠躬拜祭。生前，我与他素昧平生，死后，却把他遇难的事迹写进了我的小说里。我跟他的缘分还真是奇妙啊。虽是森林，可这儿到处都有巨石滚落，大大小小的流木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在这荒凉之地，只有那座墓被灌木丛包围着，辟出一块安息之地来。夏蒙尼遇难者的墓自是不错的，可这若山五朗君的墓也能望见奥又白的大岩壁与山腰，于他而言许是再适合不过的长眠之所了。

（《每日新闻》1974年10月6日；《我们的一期一会》每日新闻社，1975年）

[1]昭和三十年（1955年）一月二日，隶属登山俱“三重县岩稜会”的中央大学学生石原国

利、若山五朗、泽田荣介三人在攀登北阿尔卑斯前穗高岳东壁时，若山五朗因尼龙制登山绳断裂而坠崖死亡。

大佐渡小佐渡

“船开进两津湾啦”，听见船工的欢呼声，我走上甲板。船的左右两侧都是积雪覆盖的白色雪山，巍峨地矗立在海的那一边。五百吨的黄金丸号就在这两座白色雪山环抱的巨大海湾中稳稳地前行。黄金丸前方的海面上，就在左右两座山峰的交合之处出现了一片洼地，在大雪中也被染成了一片纯白之色。那片洼地的海岸一角，露出一排小小的人家，一户紧挨着一户，就那样立在海边，仿佛下一秒就要沉入大海似的。那就是两津町。

甲板上积了薄薄一层雪，细雪不知何时开始飞舞飘落。与我同行的福田恒存与文艺春秋社的田川博一二人比我早一步踏上甲板，他们一边小心地护着相机一边不停地按下快门。

欣赏雪中佐渡就是我此行（1953年）的目的。临行前，我也听说了这里流传的种种说法，例如“佐渡的雪不多”“佐渡这个地方几乎看不到积雪，就算飘点雪也会被风吹得干干净净”之类的。可现在一点点显露在我眼前的佐渡岛却是白茫茫的一片雪中大陆。“雪中大陆”虽出自我笔，可觉得它像“大陆”的绝不止我一人。“先映入眼帘的是左手边以经冢山为主峰的小佐渡山脉，接下来就是右手边以金北山为主峰的大佐渡山脉”，很早以前，太宰治就在他的《佐渡》一文中把这两座山误认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座岛。兴许太宰治在看到大佐渡山时想起了满洲，才会如此惊奇吧。不过这也不奇怪，第一次亲眼看到佐渡的人都会充斥着这样的感受。连接大小佐渡两座山脉的纽带是被称为国中平原的广袤洼地。曾来过一次佐渡的田川君也不禁感叹，“好大的岛啊”。不管是谁，初次邂逅佐渡岛时留下的印象都尽在“好大的岛啊”这一句话里了。我也是如此。它是绝海中的孤岛，是顺德院、日莲，还有其他许多罪人的流放之岛。自幼年始，佐渡在我根深蒂固的印象里，就是这样暗无天日、荆棘丛生的小小蛮荒之地。我在东京开往新潟的列车上拜读了青野季吉的《佐渡》，虽说对佐渡的认知有了一些改观，但我实在没想到佐渡有这么

大。

站在我身旁的年轻船员望向两津港的方向说：“佐渡已经好多年没这样下过雪了。”每回坐船，我都能遇到一两位这样的船员，他们总是一直望向船驶入港口的方向。明明是早就看惯的风景，没什么可新鲜的，可他们却如同乘客一般，眺望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热切，就像驶入的是一处从没到过的陌生港口。这时的船员显得与他们的职业格格不入，却有种莫名的美。

特别是现在，想必数年久违的雪中佐渡正深深地吸引着他的目光。

在两津码头下船已经快五点了，来接我们的是《新潟日报》佐渡分局的年轻记者本间君。等出租车时，我们走进轮船公司的大楼。户外的雪下下停停。田川君与我一开始就是为了欣赏雪中佐渡的“工作”而来，可福田恒存却有些不同，他是我们在东京开往新潟的列车上偶然遇到的，之后便与我们同行。只有他是纯粹的局外人，此次邀请他加入佐渡之行竟是出于对他的责任感，不知为何，当我看到他戴着滑雪帽站在轮船公司前的广场上瑟瑟发抖的模样时，一种责任感顿时油然而生。

我们从两津坐出租车前往相川町，一路驰骋在雪中的国中平原。日渐西落，映在车灯前的霜霰狂乱飞舞。

地图上说我们会经过平原上的吉井、千种部落，最后到达这个岛另一头的真野湾。其实我们还途经了河原田、泽根部落，可是天太暗了，只能隐约看得出是个村落。分局的本间记者告诉我，青野季吉^[1]就出生在这个村里，而现在，这个叫泽根的村子已完全笼罩在一片银装素裹之中。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相川，入住旅馆。正用餐时，《新潟日报》的坂井先生来了，他现在是佐渡分局的局长。

“今天，这里的剧场有有田八郎的演讲会。演讲会后，这个旅馆还有场宴会，有五六十个相关人士参加，届时还得劳烦您专门去一趟，多有麻烦，望多多包涵。”

听坂井先生说，相川矿山本有“佐渡金山”的美誉，可现在也几近废

弃了，只留下一百四十名劳工守在那儿做保安。因为之前的矿脉几乎都挖断了，除非找到新的矿脉，不然也没法再开工了。现在留下的劳工虽也在勘探新的矿脉，但政府的补助金只有每米八千元，实则成本高达两万元。所以，公司对这种不抱什么期望的事业也热心不起来，只留下那一百四十名员工，将其他人都撤了回来，实际上已是濒临关闭的状态了。

相川町一直以来就是靠矿山起家的，如今要是关了矿山，对相川町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了。因此，佐渡出身的有田八郎在公司与町政府之间来回奔走，后来说是公司愿意拿出一个亿资助相川町。

“今天的这个活动好像就是町民对有田先生的感谢大会呢。”

坂井先生如是解释了一番。听说坂井先生已经五十六岁了，在当地生活了十年，对当地的事儿，还有地方上的前尘往事果然都一清二楚。而且他一说到佐渡就停不下来，简直就是活字典，矿山的事儿，能乐[2]的事儿，几乎没完没了。

田川君问“剧场那边不去不行吗？”我说“还是去露个脸吧”，坂井先生听到我的回答感谢得直对我鞠躬。看来，比起当地的名人，我们这些专门来佐渡赏雪的人更让他上心。不过，他也比说好的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出门，出门时只见他头顶满洲军人戴的防寒帽，身裹皮毛领外套。听旅馆的女侍者说，有田八郎的演讲会完了以后还有相川音头[3]、佐渡阿晨小调等余兴节目，而且听说村田文三也会出演，他最近出唱片，上电台，变得颇有名气。我暂别福田君与田川君，算好余兴节目开始的时间，向年轻的女侍者问好路后只身前往剧场去了。

小小的人家一户挨着一户伫立在狭窄的道路两旁，它们的房檐都矮矮的，八成临街的商铺因为下雪都关门闭户，街上一片冷清。只有行色匆匆的妇女们胸前裹着栗色的羊毛披巾，几乎将半个脸都埋进去了。

到了剧场，时辰尚早，可小小的剧场已被三四百人的看客挤满了，只听有田八郎正在讲“美俄战争之始末”，大抵过了十分钟，剧场的某个角落突然传来叫喊声“着火了”。场内霎时陷入一片混乱，看客全朝入口的方向涌去，而我也夹杂在人群中逃离了现场。

后来才知道所谓的火灾只是一场小火，还是在离这里有五六町远的地方。那之后只有半数人回到了剧场，于是，围着披巾的妇女们与我就这样占到了中间的位置。

有田先生的演讲结束了，马上就是余兴节目了吧，结果又说要成立有田八郎后援会，还任命了会长和委员。于是，任命的会长和委员又分别致辞礼赞有田八郎，总之就是轮不到余兴节目。每换一个人上台，妇女们就从披巾里把手伸出来鼓掌。

终于轮到期待已久的余兴节目了，这时距离我到剧场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上台表演的是立浪会的诸位。这个立浪会是以村田文三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听说都是业余出身，大部分是在矿山工作的人。最近大量劳工都去了矿山，立浪会的人也少了一半，今天的表演全靠新人撑着。

唱歌的有三人，除了彪形大汉村田文三以外，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和一个小个子。村田文三已年过七十，其他二人也快六十了。三位歌手轮流唱着，台上的伴舞就跟着跳着，伴舞的各位均身穿浅黄色和服，脚踩日式袜子，头戴苔草斗笠，伴奏的是三味线和鼓。

唱歌的人中果然还是村田文三最有看头，这也多亏了他用尽全身力气扯开的大嗓门，不过最精彩的还是在他脸上。轮到自己表演时，他就把大脸朝向观众，如果从远处看都很大的话，那张脸应该是真的很大了吧。只见他瞪大双眼，咧开大嘴，朴素的声音和着朴素的调子就这么唱了出来，那歌声中充满了自信。

跳舞的诸位倒是显得过于讲究了些，反而让人失了兴致。以前，只要到了矿山祭祀的那一日，就连在矿山充当劳工的罪人们都可以不拘身份一起唱唱跳跳，戴着苔草斗笠跳舞的习俗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

不管是相川音头、相川甚句还是佐渡阿晨小调，从村田文三的嘴里唱出来，都带着特别的厚重感，形成浓浓的悲调，让人赞叹不已。

这原本就不是在舞台上跳的舞，许是这个缘故，舞蹈散发出女性的柔弱感，与歌谣显得格格不入。

回到旅馆，正好碰上福田君与田川君二人从外面回来。我出去以后，他们接到坂井先生的电话，果然也往剧场去了。听说坂井先生不知从哪儿搬来三把华丽的椅子，摆在剧场最前面的位置等我们。

田川君开玩笑地说：“演讲会的主宾尚且还坐木椅子呢，就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华丽的椅子。”

坂井先生真是为了我们连一把椅子都如此上心，就连那晚在大厅里举办的宴会他也没去应酬，一直陪着我们到很晚。

宴会也请来了村田文三，且又请他唱了相川音头和佐渡阿晨小调，这回比在剧场时唱得精彩多了，或许是没了伴舞，反而少了碍事的。

近看村田文三，他的耳朵、眉毛、眼睛、鼻子，整个脸比普通人大了一轮，虽已七十一岁，体重竟有二十一贯^[4]。

听福田君说，他与福田君的父亲还是同岁。村田文三出身相川，自小进了矿山，经历了种种后，四十五六岁时开始录唱片，一跃成了名人。

“在矿山的时候，我就开始和着传送带的节奏吟唱佐渡阿晨小调了，还不是信手拈来”，说着他就起了调子开始唱。这位老歌手在舞台上唱得很是自信，可到宴席中间反倒有些扭捏起来，一直低头吟唱。

过了十二点，我送坂井先生到玄关的时候，雪还在下。

“明日还请早起，不然后面就不好安排了”，坂井先生留下这么一句话就走了，似乎已为我们安排好了行程。

我看着他的背影，真心觉得他与明治军人挂着绶带的黑色军服分外相配，或许是他身上也有军人的一面吧。他是一个端正、木讷、热心的好人，只是有点喜欢固执己见。

福田君说他“定是佐渡的头面人物”，要我说，“说不定他就是佐渡的老大吧”。而田川君则担心起他给我们安排的行程来，“还是多留意留意咱们的行程吧”。确实，坂井先生给我们推荐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还说是

来了佐渡就不能不去的地方。

回到新潟后，向新闻社的年轻记者们一提起坂井先生，我就会说“那人是坂井佐渡守^[5]”，既不是头面人物，也不是老大，坂井先生就是坂井佐渡守。

现在，只有佐渡还流传着文弥木偶戏，为了去看文弥木偶戏，我们正准备坐出租车前往离相川町有八里地远的外海府村。

据说冈本文弥创作出来的正统文弥调及其木偶戏，如今只有佐渡的几个岛民才会了。我之前听过一些，不过也不甚了解。

听坂井先生讲，木偶戏的艺人大多集中在外海府村，主要有北村宗演与中川关乐两派，这二人都是普通的村民。北村有五十五六岁了，中川已年过八十，他们又是全国巡演，又是灌唱片，在佐渡的木偶戏界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人偶傀儡师相马秀藏也是外海府村的人，今年六十八岁。他与新穗村的一度照造并肩成为仅存的两位正统傀儡师。听说他们也只有两三个继承人在外海府村而已。一度照造不仅是傀儡师，还是唯一的一位人偶制作师。当然，这二位也都是普通的村民。

要说文弥木偶戏怎么就在佐渡这个离西伯利亚都不远的荒凉渔村里流传下来了呢，定是因为这里实在是没别的娱乐方式了。

文弥木偶戏曾经风靡佐渡全岛，可逐渐被时代所淘汰，日趋衰微。尽管如此，大正时期，文弥木偶戏在外海府沿海一带的村落里还很盛行。听说高千村等沿海十二个村落各有一座戏台。但现在，高千、外海府两个村落只剩三个戏班子，佐渡全岛加起来也才七个戏班子。

而且艺人和傀儡师也只剩刚才说的那几位了，可以说几乎处于濒临失传的状态。

我们与坂井先生坐上出租车，这趟行程多亏了坂井先生，他跟高千村和外海府村的人通了电话，说是要把各派大师和傀儡师都聚到一起。

“怎么说都有工作在身，村落之间也隔得不近，况且还下着雪，恐怕要联系上他们也非易事，姑且先去看看吧。”

听坂井先生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没了底。虽对木偶戏没抱太大希望了，不过，能去看看外海府沿海一带的险峻海岸线也是好的，福田君和田川君也跟我的想法一样。

从相川町到外海府村有八里路，沿途有二十三个村落。车就沿着曲折蜿蜒的海岸线驶过每一个村落。

出了相川町，大佐渡险峻的白色群山就出现在我们眼前，那层峦叠嶂的山峰就交错着伫立在海岸边。

开出相川町约一里远的时候开始下雪了。左手边的车窗外是一片海边的荒凉景象。黑色的波浪拍打着断崖，靠近海岸的地方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岩礁，黑色的海水只有在那些岩礁的四周才会呈现出明亮的青绿色。

海与山之间巴掌大的波涛汹涌之地，零星分布着不少村落。小的有数户，大的有数十户，远远望去，仿佛下一秒它们就会被青黑色的海面所吞噬。

透过车窗，只见每个村落的屋檐上铺满了雪，让人觉得宁静。没有艰险，也不是与大自然的抗争，而是人间之物被涤荡之后毫不遮掩地露出真容来，如此娴静安宁。

尖阁湾前的断崖脚下，有数十户人家排列在海岸边，整个村落都是平房，整齐和谐地依偎在一起，美得像一件工艺品。听坂井先生说那是一个叫达者的村落，达者这名字也不错。

从这一带开始，大佐渡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只见丘陵铺满雪的山腰上，小小的柏树长出了叶子，颜色是像纸屑般的茶褐色，上面带着刺。说是树，其实都是矮小的灌木。

途中路过一个叫北狄的村子，这个村子坐落在一个海湾里，海湾不大，被一个也不大的半岛环抱着，里头就住着约上百户人家。村子安静

极了，仿佛屏住了呼吸让人感受不到一点存在的气息。路经这里时，车窗外开始变天了，暴风雪就要来临。

大家停下车，站上断崖拍照，海岸边还有几块冒出水面的巨大岩石。

我向来对拍照没什么自信，拍了一张之后便站在暴风雪中俯视那些岩石。

这里看到的岩石，还有外海府临海一带的岩礁都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那样沉默，难以取悦，姑且就叫它“思考之岩”吧。

有沉寂的村落，有黑色的潮水，还有“思考之岩”，车子就缓缓地行驶在这条海岸线上。

不知何时，雪又停了。车子的前方，村民们牵着牛儿走在路上，看起来好像很冷的样子。没过多久，坂井先生告诉我“这里就是佐渡最险的地方了”。他口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南片边一带，我们正沿着断崖旁七弯八拐的小路驶过这里。

这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北片边、石港，还有屋顶铺着石子的小村落。这一带的村落在临海处都种有薄竹，是为了防风防潮的一道屏障，因而每家每户看海的方向都被这道屏障所遮挡。不知这里的人们是不是都待在家里闭门不出，外面几乎看不到人影，偶尔有人也都是孩子。海中的岩石非常多，“是莎乐美^[6]在亲吻它吧”，听田川君这么一说，果然，那巨大的岩石正傲然挺立在波涛汹涌的潮水之中。

自从驶入这一带，偶尔能在断崖底下看见一排面朝大海的墓碑。走近一看，只觉眼前尽是墓碑，静静地任由大浪打在身上。看来在这里，人的死亡没有丝毫不幸，反而受到了隆重的洗礼。

右手边是山，山里的柏木长着茶褐色的叶子。明明长在风口，叶子却风吹不落，还真是神奇。叶子上枯掉的薄穗十分显眼，看来也是颇为坚韧的植物。在高千村的村公所附近，我们停车小憩。只见有户小小的人家，玻璃门上写着“弹正锻冶屋”。门前站着一位个子不高的人，像是这户人家的主人，我问他“为何叫弹正锻冶屋呢？”他说，“弹正正是在下

的姓氏”。

弹正先生家旁的丘陵上满是柏树，上面长着之前说的那种叶子。一问才知道，这地方都叫它压顶木，因为海边的潮风让它总也长不高。

“哇，终于到了。”

坂井先生停下车，表情就像松了一口气。何止坂井先生一人，是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朝海边走去，没多久就看到一处农户模样的人家。四周无人，坂井先生走了进去。

这户人家的主人大谷先生，还有三位老人正等着我们，他们都是人偶傀儡师。大谷先生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他是土木会社社长，但他怎么看也不像是社长的样子。这样说好像有些失礼，不过他现在的模样倒是挺适合坐在海盗船张帆用的柱子底下，壮硕的身躯裹着宽松粗糙的棉袍，脸上胡子拉碴，右眼是义眼，可是他一张嘴说话，神情就变得十分温和。他就是文弥木偶戏唯一的赞助人。而其他三位傀儡师中有一位也是义眼。

屋内已搭好戏台，深棕色的垂幕、黄色的帷幕，还有后面的舞台与背景都已经准备得妥妥当当。

只有表演的几位还没来了，坂井先生开着我们坐的那辆出租车去外海府村接北村先生，我趁机观察起人偶的头还有身上穿的衣服什么的。文弥人偶比文乐^[7]的要小些，眼睛和嘴巴都动不了，也没有手和脚，只有头能动，所以一个傀儡师就能操纵。大谷先生家中的人偶只有一个不是照造先生的作品。这文弥人偶没有文乐人偶身上独有的清冷气质，且若是女人偶的头，文弥人偶的眼睛要细长一些，而且都没有勾脸谱。

北村宗演先生一到，表演马上就开锣了。表演者是北村宗演先生，赞助人大谷先生充当预备役。相马秀藏、川岛常藏、池田次郎作三位是傀儡师。如果一度照造先生也来了的话，那简直就是最强阵容了。

第一个曲目是“怀孕的常盘^[8]”，接着演“姬山姥^[9]”。本来福田先生想看“国姓爷^[10]”的，结果因为演出服不齐，只得作罢。

在“姬山姥”中，泽泻姬有句唱词，“如此漫漫长夜与谁共眠”，相马先生将这句对白中泽泻姬对失踪的赖光寄予的思慕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扇玻璃大门之外，是一条山脚下的街道，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不知何时，又开始飘雪了。

从事木偶戏这个行业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普通村民，可人偶一到这些人手中，立马就变得活灵活现。自是比不上文乐人偶的精致与细腻，却有种与周围融为一体的朴素之美。他们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家。

我们四点离开大谷先生家，六点回到相川。虽然天色已暗，但我跟田川君还是决定出发前往小木。正好福田先生要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出席的都是两津爱好戏剧的年轻人。因此，他顺带开车捎我们一程到河原田町。

我们与坂井先生约好明日午时在真野町的巴士站碰面。“中午会不会晚了些啊”，坂井先生似乎想把碰面的时间提前一些，可田川君与我实在是太累了，还是与他约在了中午见面。

在相川与坂井先生告别后，又在河原田与福田恒存先生道了别，接着在车上摇了三个多小时。夜幕降临，窗外的景色已经完全模糊不清了，过了真野町，我们也迷迷糊糊睡去了。

一觉醒来，车停在路边。司机与助手二人正用铲子在路上除雪。下车抬头一看，闪烁在天上的星星泛出一丝蓝色的光晕，远远望去就像一片静谧的大海。

到达小木町已是十点。我们住进坂井先生事先电话为我们联系的旅馆里，实在是太累了，晚饭后就歇下了。

小木是一座宁静的老城，如今它的地位已被港口城市两津所取代，早已看不出曾经的繁华。可一直到明治初年，这里都是佐渡首屈一指的门户港口。

庆长年间，自德川家康任命大久保长安为佐渡奉行后，相川町就作

为一座矿山町繁荣起来，而这小木港自然也作为金银矿的转运港而迅速崛起。宽永十六年，幕府发布锁国令后，这港口又成了诸国来往船只的重要补给地。于是，这座城一时风头无两，繁盛已极。

昨夜，我们驱车驶过九里路从相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这座被时代遗忘之城的模样。

小木町正值新旧交替的正月，今天是正月十一，所以旅馆特意备下了年糕汤，是用镜饼、蔬菜、油炸豆腐、豆腐烩成的一锅年糕汤。

正月十一是开仓吉日，也是庆祝渔船复工的日子。旅馆老板忆及当年，直到明治年间，这里的渔夫开怀畅饮，城中尽显欣欣向荣之景。

小木町里有一处叫城山的小岬角，内涧与外涧两条伸进来的海湾从两侧把岬角围住。站在旅馆的檐廊处望去，这两条海湾尽收眼底。外涧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是商港，而内涧则是渔港，直到今天也没变过。

旅馆老板大约六十岁，早餐后，他来找我聊了许多关于小木町的事儿，“别看这里现在是旅馆，可明治时期可是海产批发店呢，全佐渡的商人都会聚集此处，赶着马儿把货物运到相川或两津港去。”

这些都是老板年少时的事了，那时的小木町虽已比不上幕末的繁荣，但听说每日进出内涧与外涧的船只也有一百五十艘至两百艘之多。如果遇上风浪，船就那么停在港口，热闹非凡。这里曾经到处都是烟花柳巷，直到现在还能听到小木艺伎之类的名号。吉泽旅馆前的宅子，还有它右手边相隔一间的宅子，据说以前都是妓院。

我想去看看那家曾是妓院的宅子，可站上宅子的廊檐，就看到本州的山清晰地浮现在远处的海平面上。南边虽不是大好的天气，可也放晴了，许是这个缘故，我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幕景致吧。听旅馆老板说，那就是弥彦山。

本来已与坂井先生约好了中午在真野町见面，所以无论如何得赶上十点的巴士离开小木町，可因为巴士满员了，出租车也只有小型的，只好作罢。要去真野町只有沿着昨天那条路原路折返才行，小型出租车终究不安全。

我们二人决定坐中午那趟巴士，趁着等车的间隙去小木城里转了转。城里的大路两旁伫立着一排高大的房屋，比我在佐渡任何城市看到的房屋都要高大。不知为何，不管是在大马路旁的还是在背街小巷里的，这些房屋的前后都进退不一。或许修房子的人讲究的不是要与马路并齐，而是自己的房子以什么角度修最为合适。从这些房屋的空隙中远远望去，家家户户的侧面就如同一排排缓缓的阶梯。

听说这座城在明治年间遭遇了火灾，古老的建筑大多都在这场灾难中化为了灰烬，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还保留着古城的遗迹。而这里的建筑就保持着当年古城的模样，只是道路变得更窄了些。

通过小巷走到内涧岸边，这里是河口湾，有一栋叫小木市场的大楼。我往里一看，十多个年轻渔夫正嚷嚷些什么。原来是捕捞鲨鱼收获颇丰，大家都拿起网和挂钩分着战利品，听说每人能分到三四百贯。我去的时候，似乎正是这场热闹刚刚收场的时候。

小木町现在的主要产业是竹制品，只见小河或道路旁，处处摆放着一捆捆削掉的竹子。

巴士站前有两家糕点店，等车的时候，我打量着站前的这两家小店，除了点心之外还摆放着不少其他东西。权当打发时间，我走近右手边那家小店，店门外靠马路的位置堆着鲱鱼、秋刀鱼、鲭鱼等腌制品的包装盒，融化的雪水就从屋檐滴到盒子上。虽是海滨城市，但听说这里的冬天气候恶劣，总是出不了海，也只能卖这些腌制鱼。小店左手边的盒子里装着浮石^[11]，这里不产浮石，所以都是从新潟运来的，其他还有魔芋、草鞋、纳豆、麦麸什么的。

再看看他们主营的点心，有撒了糖的饼干、黑玉、花罐等，这些在大城市已经销声匿迹之物如今就躺在这个方形的玻璃罩里。

这里的路泥泞不堪，有两个妇女正在挑鱼，看着像从附近村子过来的。她们穿着蓑衣，约莫四十岁。只见她们将鱼翻来翻去，还用手指去戳湿漉漉的鱼身，不过她二人脸上泛着年轻姑娘的光泽。

巴士晚了十五分钟发车。我们一边惦念着坂井先生一边赶往真野

町。还是昨天走过的那条路，只是昨天天色太暗了什么也没看见，而今天的窗外却是另一番风景。

巴士沿着三崎海岸行驶了三十多分钟后驶入山地，开往另一头的真野湾。小佐渡的山林中，道路连着低地蜿蜒前行。我们越过两个小小的雪山垭口，垭口附近有处山地村落，那里的紫竹林连着一片赤松林，有种过目不忘的美。我想起了昨日在外海府的海岸边看到的墓碑，因为这里的山腰各处也立着高大气派的墓碑。有的墓地耸立着红土筑成的土窑仓库，还有的把墓地盖成了房屋的模样，屋顶一如佛寺般气派。

大约一个小时后抵达真野湾，越过一个陡坡，波涛汹涌的大海就映入了眼帘。又到了昨夜车子无法通行的除雪之地，不知是不是因为大风的缘故，就只有这一带的积雪特别厚。远处低矮的丘陵倚着山，长满了枹栎与柏树，丘陵的末梢缓缓没入海中。

这里的风太大了，这一带的人家都在房子四周筑起一道竹墙。这竹墙就像牡丹花的冬日挡墙一样，将冬日里的屋子也遮得严严实实。

两点一到真野町，就见坂井先生踩着泥泞小道从对面走过来，“来得也太晚了吧，我已经在这里溜达两个小时了。”感到万分抱歉的我甚是惶恐，“今日我们要去哪里，能否去拜访下一度先生呢？”我口中的一度先生就是新穗村的人偶师一度照造先生。我想起昨天坂井先生在小野见回来的车上对我说了许多一度先生的事儿。可田川君却说，“昨天一整天都耗在文弥木偶戏上了，今天还是去看看别的吧。”

“那先去真野陵、根本寺，然后再去一度那里，正好顺路。”

“如果要绕去一度先生那里，恐怕有些其他地方就去不成了吧。”

“如果不去拜访一度，确实是可以去一些别的地方，只是那些地方大抵有许多人已经写过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去过一度那里。”

坂井先生说的颇有道理。

我确实想见一见一度照造这位人偶大师，但是，我想看的还有好多好多。

莲花峰寺、长谷寺……，我都想去看看，可因为大雪，不论是自驾还是巴士都行不通了。

“正法寺在哪儿啊？”

听我这么一问，坂井先生面露难色。

“如果要去那里的话就绕得太远了些，一度那儿就等回来再去吧。”

现下没有闲着的出租车，坂井先生不知从哪个医院为我们借来一辆接送病人的车。趁着等车的空当正好可以先去解决肚子的问题，于是我们钻进一家叫角屋的面店，点了一碗手擀荞麦面。这家铺子坐落在相川与小木之间，听说这家面店以前在驿站也是鼎鼎有名的，而且一直以来都是有客临门才开始擀面。老板娘已经年过六十，但依稀看得出曾经是个美人。

不一会儿，医院的车来了。这车看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四四方方的，像个铁盒子，人在里面只能面对面地坐着，坐的还是弹簧座椅。现在已经很少能看见这种车了。

这次有作为向导的乡土史专家山本修之助与书店老板池田先生与我同行，看样子也是坂井先生事先安排好的。

从真野山到真野町隔着七八个町的距离，我们行驶在盘山的御陵道上，路上堆满了雪。

传说御陵这地方是顺德院的火葬之地。这位不幸的天子在承久之变后失了势，自二十四岁被流放到佐渡后直到四十六岁薨逝，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至于顺德院住过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至今也不甚清楚。听山本先生说，这里有的地方就叫做黑木御所、八幡御所，或许就是从前流传下来的地名。

传说顺德院死时的样子像自杀。尽管这里曾经藏着一段那么悲伤的往事，可这片山地看起来却是风光无限。从御陵的丘陵上望去，真野湾

真是美啊！左手边是绵延无边的大佐渡群山，最前端是渐渐没入真野湾中的二见岬，果然是一幅令人畅快的景象！

回到相川町，我们与山本修之助先生、书店老板池田先生就此别过。换了医院的车，我们又冒着大雪坐上一辆出租车向根本寺赶去。这次除了坂井先生，同行的还有分局常驻两津的年轻记者近藤君。马上就要开进国中平原了，那是位于大小佐渡之间的一片广袤沃土。可如今一眼望去，那所谓的四千町耕地不过就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横穿平原的两条路边分布着星星点点的村落，流放到佐渡的名人留下的遗迹，大部分都分布在这里了。日莲^[12]、世阿弥^[13]、日野资朝^[14]、文觉上人^[15]……，他们都曾在国中平原这片流放之地的某个角落生活过。

去根本寺的途中，我们顺道去了妙满寺。这寺院是一座日莲宗派的阿佛坊寺。听坂井先生说，那里面有许多日莲上人的遗物，全是货真价实的真迹。妙满寺就坐落在眼前那座饱经风霜的小丘陵上。

那日，寺里只有一位老妇留守，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瞻仰日莲遗物的念头。坂井先生走入内堂，我们就站在堂外的寺院里等他，有好几回，雪从大堂的房顶上带着呼啸声迎面扑来。

这寺院中还有日野资朝的墓，这墓主是个可怜的人儿，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谪贬生活，最后被处以斩刑。不知是不是大雪的缘故，他的墓看起来分外地凄凉。

离开这里后，我们马不停蹄地朝新穗村的根本寺赶去，大概有二十分钟车程。根本寺原本包围在一片杉木林之中，只是这些大树多在战争中遭到砍伐，如今稀稀拉拉也没剩几棵了。这里是国中平原最中心的地带，刚踏进寺院，耳畔就只剩下刮过的呼啸风声。

穿过山门，我们踩着长长的青石小道向祖师堂走去。山门至仁王门之间的右手边，朝着西面平原的方向立着一扇小门，只是这扇木门着实简陋得很。这里处处飘着雪花，从那扇门中窥见的平原风景透出一种荒凉的气势。

山门一侧是三昧堂与戒坛。据说日莲来佐渡的第一个冬天就是在这

里的三昧堂度过的。眼下环抱着冢原部落的这片平原，或许与流放日莲的文永年间并无不同吧。

离开这里时，天色渐晚。我们从冢原驱车前往正法寺，正法寺是世阿弥流放时曾生活过的旧居。

步入正法寺才发现，想在夜幕降临的大雪中看清这个曾留下世阿弥足迹的地方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只让住持在本堂的台阶前给我们看了一眼世阿弥珍藏的恶见面具^[16]。

离开正法寺，大家都瘫在车上，外面寒冷彻骨。坂井先生发动车子时叹了口气，“到底还是没能去见一见一度先生啊。”真是遗憾！

我和田川君已疲惫至极，鞋子里还渗了水，脚指头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想必坂井先生也是一样的疲惫吧，可他仍然还是提出来说，“要不先去两津找个住处，然后再去拜访一度吧。一度那儿离两津挺近的”。

接着，又问近藤记者，

“是吧，一度离那里不太远。”

“开车的话二十分钟左右，就在新穗村嘛。”

“那到时你陪他们去吧。”

“好啊，一起去。”

近藤君爽快地应承下来。我听着他二人的对话，愈加想去拜访一度先生了，不过就怕一到两津的住处，便累得不想再出门了。车开上熙熙攘攘的街道，看着坂井先生若有所思的神情，似乎在想，“若是今天还要赶回相川的话，恐怕就得在这里分别了”。可没过多久，他开口道，“罢了，还是我带你们去一度那里吧”。

近藤君问，“那你回相川会不会太晚了。”

坂井先生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今天我也住两津。”

出租车就这样载着一车人向两津驶去。到了两津的住处，大家都疲

累不堪。可坂井先生不愧是坂井先生，“咱们这就出发吧”，就算跟大家一样疲惫，他也绝不会打乱自己的计划。于是，田川君与近藤记者二人留在旅馆准备明天的行程，我与坂井先生则重新驱车前往新穗村。

坂井先生在新穗村的村头下了车，敲开路边一户人家询问一度照造先生的住处。一位年轻妇人迎出来说，“现在去的话恐怕有些够呛，他家在这后山的山顶上。”这下连坂井先生都大吃一惊，“要是山顶的话，那住的地方岂不是很糟糕。”

那声音就连坐在车上的我都听到了，我正想着是不是就只能这样打道回府了，结果他又问：

“爬上去要多长时间？”

“二十分钟左右就能爬上去，可毕竟是山里，没个引路的恐怕……”

“那能找谁引路呢？”

“你等一下，我去问问吧。”

那妇人拿起手电筒作势要出门，临出门还往车里瞅了一眼，便拐进了旁边的小路。

大约过了五分钟，妇人领着一男子回来了。那男子竖起的衣领遮住了整张脸，穿着长靴，约莫四十岁。

于是，我们跟着这位领路人开始沿着这户人家旁的小路朝山上走去。

“远吗？”我问。

“不远，马上就到。”

领路人手电筒的光一直紧贴着满是雪的路面。远处的左手边出现了一间神社，路也从这里突然开始变窄，勉强只能容下一人通过。加之路面都是被雪冻住的石子儿，十分难行。

说是马上就到，结果总也望不到一度先生的家。足足走了二十分

钟，走到山脊处时，已经浑身是汗，打湿透了。

“这里就是了。”

话音一落，当我反应过来时，一度先生藏在草木深处的家就这样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

屋里透着光亮，坂井先生第一个推门走了进去，

“打搅了，在下是《新潟日报》的坂井。”

听到坂井先生的自我介绍，见到突然造访的我们，这位看似已年过五十的家主眼里只剩下惊愕。

屋里铺着地板，很宽敞，中间是两张榻榻米，上面还有被炉，孩子们正围坐在那里。

“我们是来拜访照造先生的。”

坂井先生边说边脱下外套。

“是拜访父亲的吗，他不在这里。”

听到这话，坂井先生将脱了一半的外套又重新开始穿上，

“那他在哪里呢？”

一问才知道这里隔着一溪还有一座山，一度先生就在那座山的山顶上。

“他住那里做什么？”坂井先生忍不住又问。

“也没什么，那里是他的隐居之地，所以常年都待在那儿。”

“那个地方远吗？”

“路不太好走，大概二十分钟吧。”

听着他二人的对话，我自顾自地坐到门口的横木上点上了一口烟。

我果然已经变得处变不惊了。坂井先生转过来看着我的脸有些丧气地说，

“去是不去呢，这下如何是好啊。”

于是，我们又借着领路人手中的电筒之光开始翻山，先是向下走，走到山脚，果然有条溪流，接着马上又开始朝另一座山上爬去。

山路泥泞不堪，每走一步都甚是吃力。

我实难理解为什么一度先生要隐居在这样的地方。总之，他就住在这山中最高处的一间屋子里。

“在下是《新潟日报》的坂井。”坂井先生再一次报上大名。

“啊！是坂井先生啊。”

这位照造先生怎么看也不像有七十六岁的样子，只见他一脸惶恐地起身迎接我们。

我一直以为坂井先生与一度先生关系亲厚，可这回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虽没仔细问过，或许他就是有那么一次在哪里见过一度先生摆弄人偶而已，他们的关系最多就止于此了，如此亲近的说话，这回怕是头一遭。

“您住的地方可真够呛。”

“够呛？这里可是我的家。”

这对话简直就是各说各话，听起来竟有些好笑。这宅子小巧别致，并不似一般的农家。一位佝偻老太、一位中年妇人，一度先生与他的妻女三人就生活在这里。

“人偶是打小的爱好，三十五六岁时开始制作文弥人偶，谈不上是什么大家。佐渡从前就有人偶，我只不过是从中挑了些好的来照着做罢了。”

说着，照造先生拿出几张自制人偶的照片给我们讲起来，“这是年轻

少女的头，这是妇人的头，这是夜叉头。”他还说，

“文乐人偶也不错，全都精致得很，但也无法替代文弥人偶。”

从前传下来的文弥人偶的头当中，我听说大崎屋松之助收藏的御台头很是精妙。提起这个，一度先生一脸入迷的表情，“那可是好东西呢”。

“那人偶的刀工用得极好。”说到人偶，一度先生变得自信满满，侃侃而谈。

天色已晚，我们待了三十多分钟就告辞了。接着又在领路人手电筒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踩着崎岖难行的泥泞小道下山去了。下山的路上，我不禁由衷感叹：“一度先生真是位很不错的人。”

“是不错的人呢。”坂井先生边走边抓着旁边的树枝附和着。虽然山路难走，可坂井先生的背还是挺得直直的。

车子还停在路边等我们，听司机说，他已经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了。

回到住处已过十点了。那晚，坂井先生喝着酒（说是喝酒只是小酌）与我聊了许久相川町的事儿。整个日本，他最喜欢的就是佐渡了吧，而在佐渡，他最爱相川町。

相川有许多老旧的建筑，远远看去不是那么干净整洁。可走近它们才会发现其实它们很美。大多数人家的木房顶上铺着石头，那石头是一种矿石，叫羽石，内含金的成分。照坂井先生的话说，“相川连房顶都镶着金子”。

翌日，我们乘坐八点的“黄金丸号”离开了佐渡。近藤记者、还有旅馆老板和两位女侍者一直送我们到码头。在甲板上，我和田川君看到旅馆的女侍者买来纸带^[17]，发给了每一个人。

起航了，纸带一张张断裂开来，只有田川君手里还攥着坂井先生的纸带。当那张纸带终于从坂井先生手中飘远的时候，坂井先生的手就那样定格在他的肩膀上方，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他当时有些笨拙的模样。

远去的两津城越来越模糊，而两旁的大佐渡小佐渡却越来越清晰。雪又开始下起来，这回的雪好像很沉，定是浓重的水汽所致吧。

（《别册文艺春秋》1953年4月；《现代纪行文学全集中部日本篇》修道社，1958年）

[1]青野季吉（1890—1961），生于日本新潟县佐渡岛，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

[2]能乐也被称为猿乐，是日本传统的艺术形式之一，广义上还包含式三番与狂言，是由日本十四世纪室町时代的观阿弥与世阿弥父子集大成的歌舞剧。2001年被指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3]新潟县佐渡市西北部以旧相川町为中心流传的一种民谣，源于盂兰盆会舞时唱的曲调，现其歌词多取材于《平家物语》。相川音头是佐渡代表性的歌谣，大正十三年（1924年），由村田文三等人创立了包括相川音头在内的佐渡地方歌谣的表演团体立浪会，致力于佐渡地方歌谣的保存、研究与普及。

[4]日本尺贯法中的重量单位，1贯=3.75kg。

[5]“守”是古代日本国家对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国司的称呼。

[6]《圣经》中犹太希律王的女儿，据《圣经》记载，她帮助母亲希罗底杀死了施洗者约翰。这个故事后被英国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改编成戏剧《莎乐美》。剧中，莎乐美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妙龄美女，由于向约翰求爱被拒，愤而请希律王将约翰斩首，把约翰的首级拿在手中亲吻，以这种血腥的方式拥有了约翰。

[7]全称为人形净琉璃文乐，是人形净琉璃的一个系谱，以大阪为发源地。人形净琉璃是日本传统的艺术形式之一，兴起于江户时代初期，是以三味线为伴奏乐器，使用人偶代替人身的说唱曲艺。江户中后期，人形净琉璃的风头逐渐被歌舞伎盖过。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兵库县出身的正井与兵卫在大阪中央区开设人形净琉璃剧场，重振人形净琉璃。1872年，正井与兵卫之孙将剧场迁至大阪市西区，取名“文乐座”，自称文乐翁。“文乐”之名由此得来。明治末期，文乐座成为唯一公演人形净琉璃的指定剧场。

[8]人形净琉璃的曲名，由近松门左卫门所作，于宝永七年（1710年）首次在大阪公演。该曲目主要讲述了常盘怀了平清盛之子后出逃未遂，牛若丸（源义经）与弁庆乔装成马夫与产婆帮助她的故事。

[9]人形净琉璃的曲名，由近松门左卫门所作，于正德二年（1712年）首次在大阪公演。该曲目主要讲述了四位武将是如何成为源赖光的家臣，并在若狭国（今福井县）高悬山消灭鬼怪，最后荣归京都的故事。

[10]又名《国姓爷合战》，人形净琉璃的曲名，由近松门左卫门所作。该曲目以郑成功为原型，主要讲述了中日混血和藤内在明朝覆灭后逃往台湾继续抗击清军，最终实现反清复明的故事。

[11]泡沫岩。火山碎屑物的一种，有许多由内部气体吹出的小孔。用于搓垢等。

[12]日莲（1222—1282），俗姓贯名，幼名善日，日本镰仓佛教日莲宗的创始人，生于安

房国（今千叶县鸭川市），十二岁曾在安房国天台宗清澄寺师从道善房学习佛法，后四处游历于延历寺、圆城寺、高野山等地。1253年，结束游历归山清澄寺后立教开宗，创立法华宗（又称日莲宗），弘布《法华经》。后移至镰仓开展弘教活动。

[13]世阿弥（1363—1443），日本室町时代初期的猿乐演员与剧作家。与其父观阿弥共为猿乐之大成者，留下了包括《风姿花传》在内的许多艺术批评及关于能乐理论的著作。

[14]日野资朝（？—1332），镰仓时代后期的公卿，官位最高升至从三位、权中纳言。1324年，因被怀疑参与倒幕计划，被镰仓幕府流放至佐渡。1332年，在佐渡被处以死刑。

[15]文觉上人（1139—1203），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的真言宗僧人，俗名远藤盛远。曾作为北面武士侍于鸟羽天皇的皇女，十九岁时出家。后因向后白河天皇强行要求复兴已荒废的京都高雄山神户寺而引起骚动，遂被流放至伊豆。在伊豆得源赖朝知遇之恩，源赖朝歿后，卷入将军家与天皇家的政争，被流放至佐渡，最后客死于九州。

[16]能面具的一种，下颌大张、双眼瞪圆、鼻翼鼓起，常用于扮演天狗、鬼畜、鬼神。

[17]在码头惜别时投掷的彩色纸带。轮船起航离港时投掷彩色纸带是日本人的习俗，名曰“用纸带与离别握手”，船上和岸边送别的人们会各执五颜六色的纸带两头，起航后，船越开越远，彩色的纸带会断裂或被投入海中。

早春的伊豆·骏河

如果没有“走进作家故乡”这个企划，我恐怕不会独自踏遍故乡静冈县的山川河流。这个企划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故乡（1955年1月—2月）。虽然那些熟悉的地名在幼年时常有耳闻，可令我吃惊的是，我竟对它们一无所知。或许对于人们来说，故乡就是这样的存在吧。

这趟旅途有摄影师滨谷浩与《小说新潮》的丸山泰治二人与我同行。

我们乘燕子号在滨松下车后，开车前往弁天岛。我怀念因滨名湖中的流沙而形成的这个小岛。我在滨松的中学只待过一年。那个一年级的夏天，我每天坐火车从滨松来这里游泳。弁天岛还是当年的模样，一点儿没变。无非就是松林中多了几间民宿，还有以前没有的快艇让小岛北面多了几分嘈杂。

滨名湖本是淡水湖，因明应年间的大地震，沙洲决口形成湖口今切，自那以后远洲滩的潮水就从今切流入了湖中。我喜欢站在弁天岛远眺今切。在那边，溅起来的白色浪花又四处散去，那是只有在湖口才能体验到的新鲜感。

我往今切走去，想瞧瞧那附近的沙丘。这一带的沙丘虽不为人所知，但它们小巧且雅致的美与日本海岸的那些沙丘截然不同。

滨名湖里爬满了海藻，当晚，我们想体验一下睡在浅滩湖之中的感受，便宿在了弁天岛。一到晚上，有名的弁天岛之风就开始摇晃我们的门窗。

第二日，我们从弁天岛车站坐上去烧津的列车，也见到因比基尼之灰^[1]而扬名天下的烧津港。当然，这里也是东海少有的渔港。今日也有约莫二十艘两三百吨的金枪鱼捕捞船停靠在岸边，还有些船正为一个小时后的再次起航而忙碌着，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们从烧津赶往静冈。到了静冈，我们先去参拜的是浅见神社。我是在伊豆半岛的乡下长大的，对我来说，静冈的浅见大神之名是多么令人怀念啊。

乡下的孩子们每年都会听大人们说起祭祀浅见大神时的热闹。可也仅仅只是听说而已，谁也没有带孩子们真的去瞧瞧有多热闹。

浅见神社的建筑雄壮伟岸，那一抹红色与背后贱机山的翠绿之色相得益彰，简直美不胜收。神社内有几对新人正在举办结婚仪式，新娘子俯身埋下头去，沐浴在冬日静谧的阳光下。我随处转转，还被认作是来观礼的人。

我本想去看看静冈临济寺与柴屋寺的庭院，可因为时间仓促，只能择其一去柴屋寺看看。我们驱车通过繁华的街巷，再渡过安倍川。安倍川的河滩很美，我突然想起还是二等兵的时候，曾在安倍川的河滩上操练过夜间演习。当时，我在黑暗中奔跑，有好几次被石子儿绊倒，直到现在仍记忆深刻。如今看去，这河滩上分明连一粒大石子都没有，只有沙子一般的小石子。安倍川的桥畔有卖安倍川饼的人家，不过已经不是从前那种老房子了。

柴屋寺的大门前曾经是丸子驿站。因芭蕉的一句“梅花·新芽·丸子驿站的山药汁”而出名。这里现在还有卖山药汁的铺子，我们的车就从那前面驶过。

据说柴屋寺是永正元年（1504年）由今川氏亲所创，曾经是连歌师宗长的闲居之地。宗长在这里留下吐月峰的典故^[2]，这里的庭院也是他的杰作。庭院虽然不大，但栽满了竹子与各种树木，是个美丽的园子。我沐浴着林间透进来的冬日暖阳，站在古老的庭院里享受片刻宁静。这里保留着从前的习俗，还在出售竹子做的烟灰筒和其他竹制品。

出了柴屋寺，我们又去了郊外的登吕遗迹。所谓的遗迹不过就是一处不起眼的田圃角落。昭和十八年，准备在此修建军需工场时，偶然发现了这处弥生文化^[3]的遗迹。这下，登吕在全世界都出了名。周围是一片寂静的辽阔平原，远处可以望见的低矮山丘就是曾经的大和王朝吧。

离开登吕，车子沿着海岸开往清水市。富士山的轮廓清晰地出现在前方，山顶覆盖着积雪。那积雪之下，应该还埋着数具年轻人的遗体。可远远望去，只觉得美，感受不到悲戚。

车的右手边是骏河湾，冬日的海平面那样开阔，却失去了碧绿的色彩。巨浪击打海岸，又四处飞溅散去。车的左手边是另一片连绵的低矮山丘。山丘从下到上呈阶梯状种满了草莓，每颗草莓都裹着一层塑料膜。山腰上到处都能看到摘草莓的年轻姑娘们，可她们摘下的草莓却一颗也入不了口，尽数送往东京去了。

到达清水市后，我们直奔日本平。与登吕一样，日本平是东海道的一处新名胜，直到江户时代尚还没什么名气。不过听说这里是眺望富士山的绝佳之地，为了观赏富士山，我们爬上这座三百米高的小山，山里几乎种满了茶树。一到山顶，果然是一片开阔之景，在高处可以俯瞰骏河湾与清水市，而隔海可与整个富士山相望。

看了日本平的富士山，就只能放弃三保松原的富士山了。接下来，我们要去清水市的龙华寺。

这里有高山樗牛的墓园。不过游览册上写的是这里因须弥山式^[4]的庭院而闻名。我对须弥山式的庭院知之甚少，只是觉得修在坡地上的这个庭院远远望去就像一座浮雕，甚是有趣。

这庭院的构思融入了富士山与骏河湾的元素。浮雕般的庭院正中有一排阶梯，拾级而上便是殿堂，而殿堂的一侧就是樗牛的墓了。墓碑上醒目地刻着樗牛的那句名言“吾人必将超越时代”。墓的正前方伫立着他的半身雕像，这是朝仓文夫的杰作。那雕像的面容看起来很年轻，想来也是，毕竟这位大名鼎鼎的文人三十二岁就长眠地下了。

高山樗牛为了研究日莲曾来过这里数次。他爱这里的风光，死后长眠于此也算了却了他生前的遗愿。

当夜，我们在兴津的水口屋旅馆住了一晚，听着波涛之声，仿佛连枕头都在摇晃。

翌日清晨，我们去了西园寺公望的坐渔庄。那儿离住处不远，是临

街修建的一栋两层小楼。这栋安静的小楼里，每个房间都没有过多的陈设，却很有格调。许多富豪、政治家的别墅总免不了有俗气之感，而坐渔庄实非凡品。

我们一一参观了书斋、起居室、浴室，小楼后面还有一个带草坪的院子，这个不大的院子就通向海边。

二二六事件爆发后，据说这里曾有二十多个警察驻守过一段时间，而现在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一片沉寂。

听说这一天吉原市的妙法寺有毗沙门天的祭典，于是我们临时改变行程，决定去妙法寺观礼。这祭典平日也叫铃川毗沙门天祭、铃川达摩市集等等，深受百姓们的喜爱。

从兴津出发，跟昨日一样沿海而行。只不过前方看到的富士山比昨日大了一轮。

到达吉原市后，在大昭和制纸浅井锐次氏的带领下，我们一同前往只有五分钟车程的妙法寺。明明还没到中午，可沿途已是人山人海了。

一直到妙法寺内，一路上的小货摊一个挨着一个，卖的都是达摩不倒翁或是其他小纪念品。顺着一排石阶往上，本堂就在一处小高地上。那里也快被大大小小的达摩不倒翁、功德箱，还有系在胡枝条上的装饰给淹没了。那些装饰物上的萤玉^[5]还在忽闪忽闪地晃悠着。

真是一场光彩夺目的祭典。在冬日清新的空气中，达摩不倒翁夺目的红色与装饰物的金银流彩之色熠熠生辉，那种美是我从未见过的。涌进寺内的人潮中，大多是来自各地的农户，一眼看去，几乎都是老人。

滨谷浩说这是一场“庶民的演出”，他不停地到处拍照，无意间瞥见一位面容姣好的朴素老妇，竟被她所吸引，想把她拍下来。

果然是一位容貌端丽的老太太，她逢人就说“我的达摩是最好的，买一个回去吧”。一问才知道，达摩不倒翁已成了农家的副业，但每家每户做出来的表情都有微妙的差别。

我环顾四周货摊上卖的达摩不倒翁，果然没有一模一样的，有的表情柔和，有的表情活泼。

我从老妇人那里买来三个小达摩不倒翁，每个二十元。这些不倒翁没有眼珠，买它的人会在自己生日那天画上一只眼珠并许下心愿，待到心愿实现再画上另一只眼珠。

绕到本堂的背后，仍是满满的货摊。只是这里卖不倒翁的倒不多，大多卖的都是一些杂货。这背后有一条小路直通田子浦的海岸。夹在推推搡搡的拥挤人潮中，我来到海滩前，那碧浪清波的咆哮之声，仿佛要从背后将这片不可思议的繁华团团包围。

从成千上万个不倒翁阵中解放出来，我们驱车前往沼津。因为今天的达摩市集，主干道限行，车马都禁止通行了。

在沼津，我想去看看千本滨的海岸与御成桥附近的狩野川，我曾在这里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它们全都承载着我深深的回忆。

千本滨有松树、有石头，岸边陡峭深邃，是一处极其大气开阔的海岸。

这里立着一块若山牧水的石碑，是天然石所作，上面刻着故人的代表作“白羽哀婉不容于天空之湛蓝，亦不容于海之紺碧”。

中学时代，我曾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远远看着牧水从御成桥边走过。牧水石碑上的歌也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底。

这碑真是选了好地方。我见过许多文人的碑，但没几座碑能像这样找到一个如此应景的地方。只有牧水的碑终日沉浸在骏河湾的巨浪与风吹松树的飒飒之声中。

狩野川孕育了我少年时代的梦。中学时代自不必说，就连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仍固执地认为狩野川是日本最美的河，这种执念在我心中萦绕许久。现在虽已没了这样的想法，但每回看到御成桥旁澎湃的河流，还是会觉得它很美。或许是因为年少时的我也曾无数次走过那里。

我们到了静浦后又继续沿着海岸线驱车前往三津。这三津的富士山可是梅原大师^[6]向全世界推荐过的。只是这趟旅程中，走到哪里都是富士山。“看个风景，怎么哪儿都有富士山”，我们对富士山已失去了新鲜感。

从三津途经长冈温泉，然后去看了葦山的反射炉，这里说的自然是在代官^[7]江川英龙的建议下于安政五年建造出来的日本最早的反射炉。这里的反射炉是两座联体，高五丈有余，江川英龙的儿子英敏曾在这里铸造了八年的铁炮。

向这些反射炉致敬以后，又途经大仁、修善寺，由下田街前往天城山。当车子行至修善寺时，就能在沿街看到狩野川了。狩野川淌过这里时，水量骤减，河滩上遍是大大小小的石子儿，反倒像是一条小溪流了。

我的原籍本是天城山脚下的汤岛。从幼时到少年，我在这里度过了数年的光阴。每次看见故乡的山，那庄重之感都会让我不由得抬起手整理起自己的仪容来。

现在是伊豆诸山最美的时节。伊豆诸山的美就藏在那些杂木林间，而杂木林最美的时节就是冬季。

诸山沐浴着和煦的冬日暖阳，山腰的杂木林郁郁苍苍。寒气袭来，万籁寂静。竹林间处处点缀着黄色的斑点，也只有那里会时不时随风摇摆起来。又起风了，从这里也能看到富士山，只是从这里看到的富士山变小了许多。

（《小说新潮》1955年4月；《井上靖文库26》）

^[1]1954年3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环礁上秘密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氢弹爆炸试验。氢弹爆炸后，大量具有辐射作用“死亡之灰”散落到当时正在离太平洋比基尼环礁约160公里的海面上航行的日本“第5福龙丸号”渔船上。两周之后，1954年3月14日，福龙丸回到母港——静冈县烧津港，有关部门对船员们带回的“爆炸后落灰”进行了分析，美国正在研制秘密武器和进行核武器开发的事实因此被曝光。但是，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并没有向外界公布有关“第5福龙丸号”上船员的受害情况。日本国内将这一事件称作“比基尼事件”。

^[2]连歌师宗长从柴屋寺竹林中砍来竹子，做成烟灰筒并取名“吐月峰”。

[3]公元前300至公元300年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弥生时代，是日本继绳纹时代之后重要的历史时期。因1884年最先在日本东京文京区弥生町发现了弥生式陶器而定名。弥生时代，日本列岛已引进了水稻农耕和金属加工，形成了部落联盟的初期国家。

[4]须弥山本是古印度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山，后被佛教所引用。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以须弥山为中心，周围有七座金山与一座铁围山，山之间有八海，统称为九山八海。后来须弥山式被用来形容日本的和式庭院，其主要特征就是以中央突出的岩石作为须弥山而排列而成的石组。

[5]蛭玉由食用糯米粉制成，一般将六种颜色的糯米团制作成串，与金币、招财猫等装饰物一起系在胡枝条上作为新年吉祥物。

[6]梅原龙三郎（1888—1986），京都人，日本著名画家，曾任东京艺术大学教授。1952年获日本文化勋章，曾画有《富士山景》等名作。

[7]在江户时代，伊豆是幕府的直辖地（天领），直辖地的地方官称“代官”，关东地区幕府直辖地的代官驻地就在葦山，称为葦山代官所，代官由江川家世袭。

河的故事

我的幼年时代是在伊豆的乡下度过的，因伊豆台风^[1]而一跃成名的狩野川就从村中流过。上小学的时候，一到夏天，我几乎每日都去狩野川，畅游在狩野川的小支流里。我在水里一直泡到身体发冷，嘴唇发紫。如果太冷了，起水时我会先趴到河里的乱石滩上，暖和暖和发抖的身体。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沼津度过的，狩野川又从我的家乡一直流过了沼津。狩野川是故乡的河，我对它有种特别的热爱。即使不为这个，也没有多少河在我心里能比得上它的美。至少在中学时代，我真的是那样以为的。

我的高中是在金泽度过的。金泽有两条河，犀川与浅野川。我寄宿的人家就在犀川边的高地上。每天上学，我都会走过犀川旁，再跨过犀川上的桥。那一段岁月，犀川就是我心里最美的河。犀川流水淙淙，或许再也找不到如此悦耳动听的河流了。

大学时代曾在福冈生活过，那时，我又爱上了筑后川。每个周日我都会去久留米眺望筑后川。那时我又觉得，筑后川的美是如此稀罕。

如今，狩野川也好，犀川也好，筑后川也罢，它们各有各的美好，却不再是我心底最美的那条河了。

只是不管怎样，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步入社会，我与河都有着至深的缘分，在我生活过的每个地方，我都会觉得那里的河是最美的，这或许也是源自我对河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喜爱吧。

直到现在我还是爱着河的。这个春天（1963年），我去韩国看了洛东江。在马山到釜山的途中，我走过洛东江的江岸，跨过长长的小桥。我在桥畔看着在江边浆洗的妇人们，用相机记录下她们的样子。可回到东京，不知是不是我稍逊的照相技术，从洗出来的照片里再也找不到当

时的感动了。

如今对我来说，再美的河都很难让我再生出一丝感动。然而，当我看着生活在河边的人们，竟觉得这河有一种充满生气的美。

看着在岸边浆洗的妇人们，洛东江的美不经意就打动了我的心。比起它的异国情调，打动我的是那幅景象中人与自然、永恒与瞬间的交汇。洛东江岸的那排花草树木固然再美，那样的美终是无趣。

现在，我最喜欢的河是中国的珠江。流经广州城的这条河与这里的人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依存着这条河，现在也是，将来也会永远地跟它在一起。无论白昼黑夜，大小不一的各色船只在这里迎来送往，蜑家人的船停满河岸，那景象繁荣至极。

（《朝日新闻》1963年7月7日；佐藤春夫编《诗文四季》雪华社，1964年）

[1]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9月27日，台风艾黛（Typhoon Ida）于神奈川县登陆，对日本静冈县伊豆半岛和关东地方等地，特别是狩野川周围带来严重破坏，造成1269人丧生，后被日本气象厅命名为狩野川台风。

早春的甲斐·信浓

当第一缕早春的阳光洒向东京时（1953年3月），我动身去了《风云城砦》的舞台甲斐信浓。

抵达甲府后，我先去参观了武田信玄曾经的居馆遗址。这处遗址位于武田神社内，现在隶属于甲府市的古府中町，离市中心约半里地左右。众所皆知，武田信玄从未修筑过自己的城，《甲阳军鉴》上就写着“信玄公甲州四郡内永不筑城，恭候于护城河内居馆”。

信玄的这处居馆确实称不上是“城”，不大的一块地方，四周是堤防，剩下的就只有环抱这里的一条护城河了。这里长着许多古木，有榎树，还有榉树。当年，居馆的正门并不是现在的神社大门，而是神社的东门。护城河外围的树木自然是近几年才新种上的，其中以樱树居多，想必到了四月一定很美。

信玄栖居此地时，为防备于未然，在北面离这里半里地的山丘上筑起了山城，就如《甲阳军鉴》中写的那样“此馆二十町之外有山城，乃石水寺之要塞，与此馆一样无一屏障”。这处山丘虽不大，却很险峻，有十二级阶梯，每一级阶梯宽约百坪，如今还处处留着当时的石阶残垣。《甲斐国志》对此有记载“本丸、长三十七间、宽十九间二的二之丸、三之丸”，可见这里如今剩下的只是山城的大致轮廓。山顶处有水井，还有当年马场的痕迹。

新府城的遗址在韮城，从甲府出发需坐一个小时的火车。透过车窗就能看到这座城址，那是信玄死后，由他儿子胜赖新筑的城池。这座城看上去是个坚固的要塞，城池所在的山地对面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雪山。

武田胜赖于天正九年修筑了这座城，可仅在一年后的天正十年就遭到信长军的围攻。最终，城池失陷，而胜赖也终究没逃过天目山悲剧^[1]的命运。

《风云城砦》讲的是从信玄之死到长篠之战爆发这三年间发生的故事，因此在这个故事里，新府城的时代尚未来临。

小说里，俵三藏带着女儿和部下一起沿天龙川逆流而上。他似乎想走到天龙川的源头。可这一江河水究竟来自于甲斐，还是来自于信浓，抑或是三河？不知天龙川来自何方的三藏只能盲目地沿着河流逆行。当然，作者自然是知道这一江河水源自信浓的諏访湖。

很久以前，天龙川的发源地还在甲斐，到了战国时代就跟现在一样变成諏访湖了。

真想见见天龙川的源头啊。于是，我驱车绕諏访湖一周。湖面的坚冰已开始融化，似乎比往年早了些，方圆五里的湖面都已解冻，可气候尚未回暖，水色仍呈寒冬时节的青黑之色。看样子，这湖面应是才解冻不久，岸边还有人在钓西太公鱼。

天龙川的入口正好在上諏访的对岸。现在的河水自是不会放任自流了，于是造了水闸，由釜石水闸管理所调节进出水量。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管理所每日遣一人调节两次諏访湖的水位，并利用水闸的铁门调整流出的水量。一打听才知道现在的水位标高（海拔）是七百五十九米左右。我望向管理所办事处的窗外，只见白雪皑皑的八岳峰就伫立在对岸。

我们乘伊那列车穿行在天龙川沿岸。到达天龙峡后，虽列车不再沿河而行，但从天龙峡一直到中部天龙站的两个小时里，只要俯视窗外就能看见天龙川蜿蜒曲折的流水。那风景真是一绝。河的两岸是峭立的岩壁，岩壁险峻的半山腰各处还坐落着十几二十户小小的人家。

那山色，那天龙川青黑的水色，都让人觉得伊那溪谷还沉睡在深深的隆冬之中。只有那星星点点的白色梅花在向我们诉说早春的来临。

战国时代，若想经甲斐到东海地区，只能沿富士川而下，或是先至信浓后再沿着这天龙溪谷而下。当年应该也是在这个时节吧，信玄陷入了病痛之中，不得不在进攻野田城时改变了西进的策略，领军折返甲斐。

在那些受挫的武人眼里，伊那溪谷中那些星星点点绽放的梅花又是怎样的一道风景呢？

（《读卖新闻》1953年3月16日；《井上靖文库26》）

[\[1\]](#)1582年，武田胜赖受信长军围攻，与族人于天目山麓自刎而死。

京都之春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京都度过的。因为延期一年毕业，三年的大学生活变成了四年。这四年的头两年，我寄宿在吉田山某处的一户普通人家，后两年就搬进了在等持院刚建好的公寓里，从此过上远离大学的逍遥生活。最后在学生时代即将结束时步入了婚姻，并在吉田神乐冈町置办起了自己的小家。

毕业那年，我进入大阪的每日新闻社工作。自那以后一直到战后的昭和二十三年，我大抵都住在大阪与京都之间的茨木町，过上了一名新闻记者的生活。因为妻子的娘家在京都，于是我在两地之间的茨木町安了家，便于两头走动。

就这样，我在关西度过了二十五六岁至四十岁的这段人生。那段岁月，我生活的全部可以说都在京都，四个孩子有三个是在京都出生的，出生时就死了的那个孩子也埋葬在京都。

许是这个缘故，即使四十岁以后的人生是在东京度过的，可对身边的四季变换、岁月流转仍保持着当年在关西、京都时的心境。东京自有东京的岁月，我适应着它们，可总觉得难以亲近。三月过半，春意悄然而至。当春日的阳光洒下，各大报纸早就急不可耐地捎来春的消息。即便如此，还是让人无法相信春天就这么如约而至了。倘若奈良的汲水未了^[1]，比良的八荒^[2]未过，春天是绝对不会降临大地的呀。

京都的春天自然是始于二月初的立春，虽然还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可日历上已经变成了春天。不过，即便再冷，春天已然就不远处。在这段严寒岁月里，京都还算好的，若换成东北或北海道的二月，定是大雪纷飞、寒风呼啸，而春天还躲在舞台的一角一边摩拳擦掌一边耐着性子等待自己的出场。立春后的寒潮称作余寒，可这寒气绝不只是余寒那么简单。这寒气眼看就要消散，忽又卷土重来，在这反复之间，三月到了，飘来了北野神社的梅香。

进入三月后，寒气虽依旧未减，但总算能感受到早春的气息了。这回，漫长的“余寒”变成了“春寒”。这寒气不再是其他季节的寒气，而是春天的寒气。春雪、淡雪、春天的冻雨，它们变着花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我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这时就连阳光也突然变得春意盎然。梅花飘去，桃花盛开，李花与杏花也不甘示弱，果然是桃李的季节。京都的桃花和杏花不多，为了亲身领略桃李之季，我走到琵琶湖边，走进大和之地。

京都早春的美好似乎只藏于梅花与樱花之中，与其他的花并无关系。北野神社的梅花一旦落去，圆山公园的樱花便如期盛放。在北野的梅与圆山的樱的交替之际，寒潮也一丝不苟地报到了两回。第一回是在三月中旬的奈良汲水仪式之时，东大寺二月堂的修二法会上，火星四溅的巨大火把搅扰了三月的空气，弹指之间，这一波寒气就蔓延至整个关西。原本不属节气的寒潮总是这样如期而至，从未失信过。每逢汲水仪式，寒潮总会不可思议地卷土重来。虽然冷，但这会儿却是京都一年中最美的时刻。这时的京都还没有蜂拥而至的观光客，掌管这座城的还是城中之人，他们都是在京都出生、长大、生活的人（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老人与女人），此刻的他们正迈着京都人特有的步伐前行着。

第二回寒潮是在三月末至四月初。自古以来在比良大明神前修习《法华经》八讲时，琵琶湖上必会变天。现在虽已没了这些修行之事，可气候的异变仍坚守着曾经的契约。琵琶湖在湖面上卷起巨浪，呼啸着迎接寒潮的降临。虽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事实，任谁都无可奈何。

这比良八荒的寒潮一日不去，春天就一日不来。只有待比良八荒渐渐褪去，才会迎来真正的春天。

不久后，圆山公园的樱花开始绽放。从此，破晓是春晓，白日春昼，夜晚是一刻千金的春宵，偶尔降下的春雨润泽了整个京都大地。

转眼间，圆山淹没在樱花丛中，岚山的樱也争相斗艳、百花齐放。京都城顷刻间满城飞絮，全国的赏春游人纷至沓来。可樱花的生命短暂，春日的狂风已随时待命，只等将圆山、岚山的樱花统统吹落。只是

这场狂风似乎没有汲水仪式或比良八荒的寒潮那样严谨，来得如此守时。猛点儿、轻点儿、迟点儿、早点儿，多少有些出入，可一旦来了，这春日的烈风便整晚不休。待圆山的樱花散去，半个月后就轮到御室^[3]的樱花了。

樱花飘落，春天的田野上冒出热气，春霞让整个田野都变了模样，这本是我学生时代的景象，可如今也变了样。春意正浓之时，春天却一天一天开始离我们远去，一切朝着忧郁的晚春行去。那之后，早早盼着自己出场的新绿时节也开始露出真容。

学生时代常去东大寺的讲堂，供着二十一尊佛像的讲堂里无论何时去都见不着人影。如来、菩萨、明王，还有四天王、梵天、帝释都站在各自该站的位置上，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我总和朋友T君一起走到最前面的五明王前，这里弥漫着密教神秘、幽暗的气氛。

说到京都之春，总让我忆起东大寺的讲堂，并非是因为我总在春天到访东大寺，其实冬天也去过，夏天也去过。许是那一年，当我从阴冷的讲堂里踏出来的那一刻，倾落的明媚春光霎时就照进了我的心里。从此，说起东大寺，我便想起了春天，那一年应是昭和七八年吧。那时，京都的春天娴静而明媚。在那样的春色里，只有东大寺的讲堂显得格格不入，像是镶嵌在春色中的一个冰冷的黑匣子。年轻的我们站在这匣子里的五明王前，仿佛被佛的力量所震慑。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堂内燃着神奇的烛火，我们完全沉浸在这不可名状的心境里。可是，在迈出讲堂的那一刹那，顷刻间就跨入了京都明媚的春光之中。东大寺四周摆着许多小货摊，卖的都是茶碗、碟子、陶罐之类的物件儿，人来人往的颇有些热闹。春日的阳光就这样洒在了货摊上、洒到了人群里，想来今日正好是祖师爷空海大师的忌日。京都之春的美好就在于此吧。

说到京都之春，我回想起了当年的乡间小路。这条小路从我公寓所在的等持院通向御室的仁和寺。早春自有早春的好，可春意正浓之时也是极好的。这条小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清幽恬静。路旁是小竹林、农户、田地，还有两层楼的农家小院。途中偶遇龙安寺，我刚走进去想瞧瞧石庭，石庭就出其不意地跃入我眼底。龙安寺虽与往常一样游人寥寥，但竟觉得那日的龙安寺与往日迥然不同了。

我想在世事的变幻中写下春日的美好，终是无从下笔。如今，若想探寻京都之春的美好，还是得去京都周边的洛北、洛西等地吧。

近年来，再次踏足京都去感受它的春天已是以旅行者之名了。不知是不是为了匹配这个新的身份，我四处寻访京都的赏春名胜。这些名胜之地自古以来就颇有名气，可年轻时的我却对其敬而远之，如今倒生出几许故地重游之感。不过，真的去了才发现果然是美的。谷崎润一郎^[4]先生在《细雪》中写下了主人公巡游京都之春的景象：

周六下午出发，早早在南禅寺的瓢亭用了晚餐，然后去观赏了每年必不会少的传统舞表演。看完表演在回来的路上又去祇园赏了夜樱。当晚就宿在麸屋町的旅馆里。翌日，从嵯峨前往岚山，在中之岛公园附近吃了自带的便当。下午回到市区后，又去看了平安神宫的樱花……。临行前一日，她们总要来平安神宫，因为这里的樱花是洛中最美最好的樱花。圆山公园的垂樱已垂垂老矣，花色渐随岁月褪去。现下，除了此地的樱花，再无他物能代表京洛之春了吧。

这是《细雪》主人公一家在京都巡游春天的写照，说不定就是作者谷崎先生的亲身经历呢。我也想照书中所写来一场这样的旅行，可终究没能实现。《细雪》中的这一场景写于昭和十七年，已是距今三十年前的京都之春了。现下，这些赏樱名胜除了游人多了些，还是当年的模样吧。

东山魁夷^[5]有一幅画叫《春明》，画的是祇园的夜樱。这幅画以京都的东山为背景，描绘出一株巨大的垂樱。东山魁夷是这样描述这幅画的：

染着红晕的暮色之下，东山之樱繁花似锦、香气四溢。京都之春的奢华仿佛尽数收入这株垂樱之中。无数淡粉色的花之璎珞垂下树枝，地上却连一片落花也没有。山顶映出微光，总算盼来了明月。一轮大又圆的满月，静静地悬挂在灰紫色的天空之上。花儿仰望月亮，月亮也俯视花儿。雪洞灯、篝火、嘈杂的人潮，曾萦绕在樱树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天地之间仿佛只剩月与花。

《月明》这幅画作于昭和四十三年。我也想亲眼看看如此美妙的樱花之夜，可到现在也未能成行。只要翻开东山魁夷的画集看到这幅画，我就暗下决心明年定要去看看，却是蹉跎至今。

还有一幅让我心动的樱花之作就是须田国太郎^[6]的《岚峡》。这幅画作于二战刚结束，岚山的枝繁叶茂点缀着朵朵樱花，这幅画我虽只在第二回京都画展的现场看过一次，可从此岚山晚春的美就铭刻在我心底了。这幅画既没收入须田先生的画集中，也没出现在须田先生的遗作展上，如果能让我再看一眼该多好啊。有好多年，我多想走进须田先生画中的岚山之春。好吧，既然见不到画作，就亲眼去瞧瞧真正的风景吧，可盘旋在我脑海中的这个念头终是一场空。

谷崎先生心仪的赏樱名胜也好、东山先生的圆山夜樱也罢，抑或是须田先生画在密林深处的樱花，都是刹那间的生命。顷刻之间，生命终结。若没有这样的心境，我或许不会在京都之行中发现这些象征京都之春的花儿们。

昭和四十三年三月拜谒桂离宫之时，桂离宫的庭院让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春之美。我在两天里两次踏足偌大的桂离宫庭院，第一次还笼罩在春日的烟雨之中，第二次已是雨过天晴，整个庭院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之中。离樱花时节尚还有些时日，我漫步在池塘边，草木深处开着山茶花，茶庭周围的白梅、红梅也已开了。可是，属于春天的花还寥寥可数。红梅与白梅正在笑意轩对岸的水池边绽放飘香，这一幕与周围之景相得益彰，赏心悦目。不过，偌大的院子里，花儿也就这些了，是大地还没来得及换上春装吧。可我却从春天的桂离宫感受到最纯粹的春天，这种纯粹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果然，“庭院”历来都是可怕的，它在人为的空间里孕育出了纯粹的春天。

京都的名园自是不少，有仙洞御所、修学院离宫等宫廷庭院，还有西芳寺、龙安寺、平等院、三千院、金阁寺、银阁寺、天龙寺、三宝院等佛寺庭院，它们虽各有不同，但都滋养出了纯粹的春天。

我常去醍醐寺三宝院欣赏那里的春景。小说《淀君日记》里有一处情节写的是“醍醐赏樱”，为此，或是在早春时节，或是在晚春时节，我

曾接连两年专门在赏樱时节来到这里，其实并非是我特别钟爱这里的春天，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醍醐塔最美的时候应该是在晚春吧。沿着三宝院前的小路走到山门，然后穿过山门继续前行，那座巨大的佛塔不经意间就显现在眼前。因为太突然了，竟有一种美好突如其来之感，只是这感觉竟还不错。相轮有塔的三分之一那么高，那厚重感让塔刹看起来庄重又威严。塔的背后是山，山峰勾勒出平缓的山脊线，各种树木绘成的山绿之色衬托着塔。塔的四周再无他物，看上去就像一座巨大的佛塔正驮着一抹山绿。每次来这里看塔，我都会挪动步子找寻最佳的观景角度，原来当山脊线与这塔的第三重飞檐正好重合之时就是最美的角度。绿之美在于春，可背后那片苍翠的山绿，让我每次看到这塔就会想春天即便离我们远去也没什么不好，或许待到那时，樱花的热闹散场，醍醐就会归于宁静。

我喜欢在春意正浓的白昼走上京都的街头。到处都是如织的人潮，我会刻意避开那些熙熙攘攘之地。这座城仿佛把整个春天都揉进了骨髓里，像是要将“春昼”占为己有。如今能感受到“春昼”的地方已经少之又少了。在我心里，“春昼”就是被奢侈的宁静占据的午后时光。可现在，这片宁静总是容易被喧嚣所取代。

如果恰逢赏樱时节，我喜欢漫步在圆山公园旁的夜间小路上。夜晚的小路幽静而昏暗，远处隐隐传来赏花的喧嚣声。虽笼罩在一片喧嚣之声中，可这幽暗的小径却显得如此平静。夜凉如水，风中裹着一丝春天的味道，果然是春日的京都之夜。

（《京都的四季》淡交社，1974年）

[1]汲水仪式，奈良东大寺二月堂的修二会活动仪式之一。3月13日黎明，从堂前的阇伽并屋汲水，献纳于本堂的仪式。据说饮此水可治病。

[2]指每年阴历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比叡山延历寺信徒在琵琶湖西岸的白须神社举行的《法华经》8卷的讲经会，称为“比良八讲”。每逢比良八讲之时，温度骤降的恶劣天气经常出现，从比良山地吹来的强风刮过琵琶湖，这种风叫作“比良八荒”。

[3]京都右京区仁和寺的别名。

[4]谷崎润一郎（1886—1965），生于东京，日本近代小说家，唯美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源氏物语》现代文的译者，代表作有《刺青》《春琴抄》《细雪》等，曾七次提名

诺贝尔文学奖。

[5] 东山魁夷（1908—1999），生于横滨，日本风景画家、散文家。193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33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美术史。其画风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擅长以西方写实的眼光捕捉本民族的情调之美，代表画作有《春晓》（由日本政府赠送给毛泽东）、《京洛四季组画》、《唐招提寺壁画》等。

[6] 须田国太郎（1891—1961），生于京都，日本著名的西洋画画家。1919年，京都帝国大学院毕业后曾赴西班牙留学，其画风以东西技法的融合为特色，代表作有《工场地带》等。

塔·樱·上醍醐

初访醍醐寺还是在京都大学念书的时候，大约是昭和八九年，是春还是秋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那日的醍醐寺空无一人，我独自走近塔刹，只为眺望那座醍醐寺的塔。

自昭和十二三年起，作为每日新闻社的文娱记者，我曾数次去醍醐寺取材。《本山物语》连载的时候，我还去醍醐寺采访了冈田戒玉师，向服部如实先生求取了原稿。

每次去醍醐寺，我都会去塔刹附近瞧一眼佛塔，就像是在问候一位老朋友。已经过去三十余年了，那二位故人如今已不在人世。

战后，我成了一名小说家。为了写《淀君日记》，我又去了两回醍醐寺。且每回去京都，只要得空，我都会驱车去那里随处转转。如果有外国的朋友来访，我会先带他们去东大寺的讲堂，然后就会带着他们去醍醐寺看三宝院和塔，日子久了，我与塔之间不知不觉就变得亲厚起来。许是这个缘故，每次看到塔也不觉得它有何特别之处了。唯有一次，那是五六年前，我将游访醍醐寺的经历整理成文，彼时正值我的随笔《与美好的邂逅》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于是，法隆寺、法起寺、药师寺、当麻寺、室生寺，我沿着历史的轨迹，乐此不疲地游走在这些寺院的佛塔中。

相轮有塔的三分之一那么高，厚重感让塔刹看起来庄重又威严。正面看去，每一重飞檐的檐部向上翘起，有种难以承重的压抑之感，可从侧面望去时，这种压抑感却全然消失了。塔的背后是山，山峰勾勒出平缓的山脊线，各种树木绘成的山绿之色衬托着塔刹。塔刹四周再无他物，塔如同镶嵌在一片苍翠的绿荫之中。我挪动步子调整自己的站位，想找到最佳观景点。原来，当山脊线与塔的第三重飞檐正好重合时，这塔看起来是最美的。法隆寺、法起寺、药师寺、当麻寺、室生寺，这些从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的塔刹，正一点点褪尽身上的异国色彩。终于，

第一座日本之塔在此诞生了。

我既不是建筑学家，也不是佛学史家，可我这些天马行空的臆想也未必有什么不妥。醍醐寺的塔分明有着奈良时代的塔刹中看不到的厚重感、庄重感。这才是日本的佛塔。法隆寺、法起寺、药师寺的塔更像是美丽的摆设，虽散发出优雅之感，却少了醍醐寺塔刹那种庄重雄伟之感。倘若要为自己找个名家当支持者的话，首先便是佐和隆研。他所著的《醍醐寺》一书中有一节这样写道：

密教伽蓝中的佛塔直到奈良时代都未像之前的佛塔那样成为佛舍利的供奉塔。在这里，塔，是两界曼荼罗的象征。

接着，佐和隆研描绘了塔内的壁画：

这塔象征了真言密教里最重要的两界曼荼罗，醍醐寺的五重塔内绘满了佛教诸尊，塔内壁画不但是最纯粹的表现形式，又是年代最为久远之物，无不凸显出它珍贵的意义。

正如佐和隆研所讲的那样，我认为醍醐寺的塔并非以供奉佛舍利为使命，它本身就象征着两界曼荼罗，建塔正是为了以此来体现真言密教的教义。这一点与中国的佛塔、与朝鲜的佛塔，甚至与日本奈良时代的佛塔都不同。醍醐寺五重塔是一座纯粹的日本塔。

最近去韩国旅行时游访了各地的古老石塔，这些塔都在拆卸维护时发现了舍利容器。全罗北道王宫里的五重塔发现了金制的舍利容器、琉璃色的舍利坛，还有十九枚金板经等等。还有庆尚北道龙堂里的感恩寺西塔发现了青铜舍利容器与四天王像。它们无论哪一样都精美别致，让人眼前一亮，韩国美术五千年展让它们也开始走进日本人的视线里。

韩国有许多石塔，大多孤立于山野之中，用巨石堆砌起来的石塔里就藏着舍利容器。

大正十五年，翻修法隆寺的五重塔时，在地基中发现的金铜壶里安

放着琉璃坛，而药师寺三重塔的地基表层安放的是舍利容器。

自始至终，醍醐寺的五重塔就与韩国的塔、奈良时代的塔不同。密教经空海^[1]传到日本，又经他之手完成本土化的改造后，最终形成真言密教。醍醐寺的塔就是日本第一座真言密教之塔。塔的内壁绘着佛光普照的大日如来，以及簇拥在他左右的佛教诸尊，如此塔刹自然给人一种庄重、雄伟之感。

这回（1976年）为了撰写拙文，我于四月初与五月下旬两度走访醍醐寺。四月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去看了被樱花装点的醍醐寺。山门左手边的垂樱开得正美，花前立着的牌子上写着“四月一日起樱会本山”。

穿过山门，两边开满了樱花。虽来过好几回，可这回还是头一次看到樱花簇拥下的樱马场。樱马场两边搭着的帷幔上印着五七桐^[2]的纹饰，樱花就在齐肩高的帷幔上方华丽绽放。樱花种类繁多，有的是满开，有的只开三分，当然，不变的是樱花树下如织的人潮。

我们从樱马场一直走到西大门，西大门门柱上的朱红之色与两侧瓦顶墙的纯白之色浮现在樱花上空，若隐若现，美轮美奂。我驻足观望，西大门的屋檐上还悬挂着一条淡青色的山脊线。

走过西大门就见不到樱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处种着绿植与竹林的角落。虽说气温一早就有些下降，可我还是在这一瞬间感到一丝凉意袭来，比起春寒，说它是花寒更合适吧。

绕过这条通幽小径，树缝之间隐约透出塔的影子。再拐过一个弯，塔就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眼前了。塔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只是这回不同的是，清泷宫拜殿旁还有一株正在盛放的垂樱。它比清泷宫拜殿的屋檐还要高，枝繁花茂，美到让人词穷。广场上游人如潮，那些男男女女高举着相机，努力地想将这株垂樱连同后面的五重塔都尽收镜头之中。塔有塔的美，花有花的美，何必非要把它堆砌到一起呢。

从拜殿广场来到五重塔广场，我站在广场一角，只见半个塔身掩埋在一片苍翠的树林之中，那些树足有第二重飞檐那么高，对面山峦的山

脊线正好与塔的第四层重合。衬托这塔的到底不是花，而是这青山的一抹绿。

折返樱马场后，我们从前门走进了三宝院。为了五月十五至二十三日的法事，院门处已做好闭院的准备，贴出的告示上写着“醍醐山开创一千一百年庆赞大法会严修谢绝参观三宝院殿舍庭院”。

跨进三宝院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庭院左手边两株绽放的垂樱。门口的这两株不算大，它们对面就是以醍醐寺垂樱而闻名的大樱树，且对面的木莲也吐出了满枝的木莲花。

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从玄关走到前书院。书院右手边的院子里也长着一株大垂樱。许是怕它碍事吧，这株樱树只能孤零零地待在这偌大庭院里不起眼的一角。然而，它满枝的樱花仿佛在宣告春天来了，兴许这就是这株樱树的使命吧。游人看到这一幕，又继续朝春天里的三宝庭院走去。

真是名副其实的春之醍醐寺啊，不过这里的“樱会”当然不是指樱花的祭典，而是每年的樱花时节，在下醍醐清泷宫前举办的清泷会。清泷会是为了祭祀镇守一山的清泷权现而举办的法会，已经有八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十三世纪的《天狗草纸绘卷》里描绘了法会的景象，怒放的樱花映衬着舞台，台上舞姿翩翩，台下围满天狗。那是明朗的、英武的、健硕的醍醐之春。从那时起，醍醐樱会就名扬天下了。

提到醍醐观樱，最出名的莫过于庆长三年三月十五日的秀吉赏樱。自从在前一年，秀吉邂逅了醍醐的樱花，即刻就命人修缮堂塔伽蓝，或许从那一刻起他就在期待第二年的醍醐赏樱了吧。

秀吉对醍醐的樱花有一种近乎倔强的执着。他命人从周边四国搜集了七百株樱树，一一种在下醍醐至上醍醐沿线。翻过年后，他数次亲往醍醐寺查看赏樱会的准备进度，还将醍醐寺辟作知行地赐予下属，令其尽快筑起堂塔。秀吉不但策划了三宝院的再建，连赏樱会场的结绳布置都亲力亲为。

三月十五日赏樱这日，秀吉领着幼子秀赖，携北政所、淀君以及其

他侧室，共享了一日的赏樱盛世。那一日的盛大场景在《太田牛一杂记·天正记》里有详细记载。

距离这次醍醐赏樱才过去半年，秀吉就魂归他处了。或许他早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也预感到他去后的丰臣家族注定将陷入一场悲剧，可这些秀吉终是无力再去面对了。正值朝鲜出兵之际，秀吉既看不清这场征战的前途，也无法对自己死后的天下大势有任何部署。秀吉曾在织田信长死后造成的混乱局面中，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迅速拿下山崎合战的胜利。不知不觉已过去十六载。秀吉在人生最后陷入大势已去的消沉之中，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才需要用一场盛大的赏樱之宴去完成自己一世一代的华丽人生吧。

我的小说《淀君日记》里有一处场景正是写“醍醐赏花”的。每每下笔，那景象在我心中始终是一片模糊。“醍醐花见图（屏风）”也好，喜多川歌麿的浮世绘“太阁五妻洛东游览之图”也好，那上面都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可我在那上面看不到当世权臣赏樱之宴的盛大与华美。出现在那上面的两个秀吉，一个尽显老态，一个看起来就像肥皂剧里的主人公。诚然，这些风俗画中丝毫看不出在《天狗草纸绘卷》中呈现出的醍醐樱会那种凛然铺张之美。

不管怎样，至少今日这春天里的三宝院是绝美的，满院的樱花，还有石头、假山与流水，整个庭院享受着静谧的时光。从前书院移步到纯净观，这里是秀吉为了赏樱在枪山建起来的一处遗址，就连前面的庭院也是在那时一共建起来的。

秀吉的醍醐观樱以赏樱为契机，让战火中遭到损毁的醍醐诸伽蓝得以重建，还衍生出三宝院及其庭院。醍醐观樱最大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仅一日的赏樱之宴，秀吉倾注了他晚年的所有热情。可那一日的辉煌很快就埋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如今人们依旧若无其事地漫步在醍醐寺巨大的伽蓝之中，而那些樱花仍岁岁年年，周而复始地如期盛放。或许延续到今日的樱会不再纯粹是当年的模样了，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昌盛起来。

五月下旬，我去了上醍醐。为了《淀君日记》的素材，我爬上了“千

叠敷[3]”，那里是秀吉赏樱的舞台，那一回，我第一次在上醍醐将醍醐寺尽收眼底。

那次的上醍醐之行非常愉快。我与一群巡游西国三十三所的人前前后后，不紧不慢地向上爬着，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到藁堂了。

从藁堂下行后不久，便在远处的山巅之处看到了开山堂、如意轮堂、五大堂这三堂的屋檐。三座伽蓝就像一座城塞似的伫立在最高的山巅之上。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幕让我震惊，甚至颠覆了一直以来我对醍醐寺的认知。

我在寺务所住了一晚，接连两日逛遍了准胝堂、药师堂、清泷权现本殿、拜殿、如意轮堂、开山堂、五大堂这几处伽蓝。两日下来，从藁堂望见山巅三堂时的惊奇之感也化作不同的感受，在心中慢慢消解开来。

我到现在才意识到应该早点来看上醍醐的。不管是醍醐寺的过往，还是醍醐寺的信仰与传承，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醍醐开始的。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可这不容置疑的事实，没有亲自登上去的人是不会明白的吧。

散落在山巅与山腰各处的伽蓝也是极好的，其实这样的伽蓝配置在山岳佛教中是很常见的。虽然早就在照片或画册中看过了这些风景，可如果不一步一步亲自跨过每一间佛堂、翻过每一个陡坡，就无法感受到其中的珍贵之处，比如醍醐寺缘起的传说与上醍醐的灵气。

尽管对醍醐寺缘起的传说早有耳闻，但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亲自站上醍醐山的时候，我感觉我一下子就抓住了它。并非是我捕捉到这缘起传说中的真实性，而是这缘起的故事就那样自然地走进了我的心里。不管是开山理源大师与山之主横尾明神的相逢，还是伫立在如意轮堂里的如意轮观音，当我登上上醍醐，这些传说就这样畅快地进驻到我心里。从此，他们在我心中的模样就定格在了那个瞬间。

上醍醐一直到今日都是信仰灵地，有西国三十三所的第十一所准胝

堂，还有众人虔诚供奉的五大堂本尊“五大力君”，当然其实远不止这些，灵气也好、山气也罢，整个醍醐就像弥漫在独特的仙气之中，这里就是特别为信仰而生的。说不上来是山的心还是自然的心，在这里，心境也变得纯粹起来，不纯之物都被涤荡得干干净净。不管是不是宗教圣地，这里都充满了灵气，这样的灵地无一例外蕴含着特殊的气韵，让人觉得清静感拂面而来。上醍醐就是拥有这种气韵的特别之山。虽然有些匪夷所思，却没有任何违和之感，不过就是开山圣宝正好选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并建起佛堂，一一造出这些伽蓝来罢了。

当亲眼看到这处奇特的灵地，我也第一次理解到信仰的意义，而这信仰是在醍醐寺千年的历史中沉淀出来的。

上醍醐的大多庙宇都曾屡遭火灾。站在上醍醐，遥想当年，好像那些火焰正朝我袭来。烧掉的是庙宇、毁去的是佛像，心中的信仰之火却不曾熄灭，永远熊熊燃烧着。真是令人动容！

（《古寺巡礼京都3醍醐寺》淡交社，1976年）

[1]空海（774-835），俗名佐伯真鱼，灌顶名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曾于公元804年到达中国，并在长安青龙寺师从唐代密宗著名高僧惠果学习密教。806年回国在今和歌山县开创高野山，号金刚峰寺，创立佛教真言宗。

[2]家徽名，在三片桐叶上方配以桐花。中间七朵，左右各五朵。丰臣家的家徽。

[3]醍醐寺枪山上的一处平地，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专门在此修建了用于设宴、饮酒的御殿，举办了醍醐寺赏樱盛会。

十一面观音之旅

在这大约一年间，我看遍了琵琶湖沿岸的二十尊十一面观音像。那时，《朝日新闻》正在连载小说《星与祭》，小说里有处情节是写湖畔的十一面观音，我亦借此良机饱览了许多十一面观音像。今年春天，我又去若狭的小滨市看十一面观音。连载小说已经完结，这次的旅行已与小说无关，想去那里也只是听京都博物馆的松下隆章馆长说，小滨有几尊很美的十一面观音。据说那里面有好几尊还是秘佛^[1]，平日里无缘见到，只有等每三十三年，甚至是每六十多年的开帐^[2]之机方能一睹尊容。所以，这次为了一睹为快只能劳烦松下隆章馆长为我奔走了。

从去年春天一直到今年（1972年）春天，就为看十一面观音，我已经出过好几趟远门了。不过那些日子甚是开心，现在只要一听说哪儿有古老的十一面观音，我就想去见识一番。只是这十一面观音像的巡礼之旅究竟乐趣何在呢？或许这就是我写下此篇拙文的初衷吧。

十一面观音像在全国各地数量众多，目前列为国宝的有六尊，列为重要文物的有两百多尊。若是再算上其他的，数量恐怕得多出一倍。

十一面观音像与其他佛像不同，它们大多与奈良、京都那些有名望的大佛寺无缘，总是被安置在地方上的小寺庙，或是连住持都没有的粗陋观音堂里。就算是列为国宝的那六尊观音像，除了室生寺、法华寺、圣林寺的三尊以外，其他三尊分别是位于滋贺县高月町的渡岸寺十一面观音、京都府田边町的观音寺观音、大阪府藤井寺市的道明寺观音，无一不是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而且，渡岸寺十一面观音被安置在连住持都没有的观音堂里，而观音寺观音的观音堂虽有住持，但那观音堂委实小得可怜。看来，被指定为国宝之前，都度过了一段长长的、寂寂无闻的岁月。

可这一切仿佛在向我们诉说十一面观音的信仰早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底。与镇护国家无关，与守护佛法无关，“一定会保佑孩子平安降

世”“一定会听到我们的祈祷，保佑孩子长命百岁”，头顶十一尊佛面的观音只是走进了平民百姓的生活里，变成了身边朴素的庶民信仰。

十一面观音平息村落的纠纷，化解男女之间的纷争，不过身为村落的守护神，其使命还远不止这些吧。

这些十一面观音像中，有的一眼便知乃民间所造，像是近江的木之本町有一尊十一面观音，叫做“石道观音”。“石道”是当地的地名，全称应是“石道寺十一面观音”。石道寺曾在明治二十七年被洪水冲垮，如今已然荒废。只有小小的观音堂还屹立在山腰上，那里面就供奉着“石道观音”，由少数虔诚的信徒世代守护至今。终于敲开了寺门，这尊十一面观音是照着村里哪位姑娘的模样造出来的吧，朴素中散发出亲切的乡土气息，那朱唇微红、眼眸半睁的样子让人觉得像是面带羞涩。

木之本町还有座与志漏神社，这神社最近在社域内造了一座宝库，里面收藏着鸡足寺的十一面观音，以及其他诸多佛像。很久以前，规模宏大的鸡足寺还在一座叫己高的山上，明治时期废弃后，子院内的那些佛像便被收进了这座宝库。

这里的十一面观音像很美，美中还带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倘若石道寺观音是照着村里哪位年轻姑娘的模样造出来的，那鸡足寺的这尊想必是照着村里哪位貌美的少妇造出来的吧。

但并非所有的十一面观音像都是如此，高月町渡岸寺的十一面观音就是特例。这尊观音像大气考究，浑身散发着艺术气息。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观音啊。

十一面观音大多安置在没有住持的观音堂里，就像赤后寺的十一面观音就供奉在日吉神社里的小佛堂里，人们都称其为“唐川观音”。天津市坂本的盛安寺十一面观音也供奉在一间小佛堂里，还有木之本町大见的医王寺十一面观音等等，都待在山里的小佛堂里，远离人间烟火。在积雪地带，佛堂一到冬天就寒冷得犹如冰窖，容貌端丽的观音即使身着繁复的头饰与胸饰，也只能孤单地度过漫漫寒冬。观音平整的胸口、端庄整洁的体态宛若清纯的少女。海津宗正寺里的十一面观音也是如此，这尊观音坐像的十一尊佛面虽不大却精巧别致，就供奉在小观音堂的佛

龕里。

观音堂向来不是什么讲究之地，但规模也是有大有小。何种十一面观音供奉在何种观音堂里呢？除此之外，我对这些观音像背后的历史也颇感兴趣。它们无一例外都有一段不平凡的过往。渡岸寺的七堂伽蓝在战国时代的战火中尽数毁去，只有被当地百姓深埋地下的十一面观音幸免于难。赤俊寺观音像头顶的佛面一个也没留下，左手七分以下、右手五分以下也全没了。在贱岳合战中，这尊观音因被沉到水下而逃过一劫，却从此变成这般残破的模样，仿佛在向我们倾诉她过去的苦难。

守山町福林寺的十一面观音容貌秀丽，亭亭玉立的模样像极了平安时代的贵妇。绕到后面才发现她的背上留下了一片火烧之痕。福林寺因在战国时代遭遇织田军的火攻而从此不复往昔的规模，就在那时，海津宗正寺的十一面观音也正遭受着战火的蹂躏。

这些流传下来的十一面观音大多被守护的百姓当作秘佛供了起来。曾经，那些百姓曾举全村之力守护着它们，而现在，那些虔诚的信徒依然守护着，以至于让我们想看一眼都难。可正是因为人们的珍视与守候，它们才在这住持都没有的观音堂里完好地流传至今吧。不过，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它们最终还是会走进在各地已建好或即将建好的宝库里。

十一面观音还有一种魅力，就是没有其他佛像身上的浓浓香火味儿。观音是尚未修成正果的菩萨之身，视拯救黎民脱离苦海为己任，并在这样的试炼中立地成佛。普度众生既为天下万民，也为自己。十一面观音化解人世间诸般苦难，这超凡的崇高与尚未顿悟的烟火气都双双印在了这一尊佛像上。十一副佛面体现其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显像为人形体现其还在成佛的路上苦苦修行。

观音像让菩萨超凡脱俗的神圣变成了肉眼可见的具象。这一具象除了头顶十一尊佛面的十一面观音外，还有千手观音。只是在民间仍以十一面观音居多，这大概是因为十一面更具亲切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吧。或许也是这个缘故，十一面观音大多没有托身为男性，而是选择了在感官上更有亲近感的女性。

探寻那些无名的十一面观音不失为一件乐事。观音出自当地佛师之手，又变成佛师长久的信仰。每个村落的十一面观音都蕴含独特之处，有的十一尊佛面大而夸张，一层层高高束起，有的则小巧精致，纹饰恭谨，令人怜爱。不管出于哪种，只要头顶十一副佛面，那气派怕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古国帝王的宝石王冠也比不上的。

四月中旬去小滨时正逢樱花时节。在米原下车后，沿途穿过琵琶湖湖东、湖北的十一面观音所在地，最后从今津进入若狭，直奔小滨。若狭街区与国道二十七号线（丹后街区）交汇的远敷郡上中町有座法顺寺，那里的观音堂里有一尊小小的十一面观音像，是平安后期的杰作，高约104.5厘米，头上的化佛小小的，腰部的曲线也模糊了。这是尊温和秀丽的秘佛，每十七年开帐一次，只是那脸、那身体、那宝瓶都被护摩坛里的烟火熏得漆黑。延享年间有记载说这是白山权现的本尊，可看着被护摩坛熏得黝黑的佛像，我无法想象她过去的模样。如今这尊观音菩萨被安置在半山腰的老旧观音堂里，静静地迎接每天的日出日落。

小滨之行的首要目标是羽贺寺的彩色十一面观音像。羽贺寺坐落在天之城旧址所在的那座山脚下。这里曾经伽蓝密布，可现在也只能看着仅存的本堂追忆往昔的繁华。本堂看起来有些年月了，里面的佛龕早已老朽不堪。这里的本尊十一面观音高约146.4厘米，面相饱满，特别是蛾眉与下眼睑处圆润丰满，一看便知是平安初期的杰作。佛像的色彩依旧如往昔般鲜明可见，宝冠是黄褐色的，皮肤呈黄白肉色，分明是一尊民间所造的美丽观音像。

多田寺的十一面观音显然也是民间所造，这间观音堂也坐落在背靠大山的一处小台地上，本堂正中的须弥坛，还有那上面的厨子甚是华美。厨子里供着三尊佛像，几乎全是平安前期的作品，分别是中尊药师如来、右胁侍十一面、左胁侍菩萨像。别说中尊药师如来了，就连两胁侍都已是伤痕满身了。

这十一面观音像的面容实在是太黑了，无法分辨出表情，而且乍一看还以为眼盲了。头上的化佛只剩木头残片，已瞧不出原来的模样，璎珞与胸饰用的是内剃式的古法雕刻，这尊应与羽贺寺里的那尊一样是彩色观音像，只是从头到周身都被护摩坛的烟火熏得漆黑。

这尊十一面观音像脸又黑，眼又盲，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我站在观音像面前，一种安全感竟油然而生，仿佛正被坚定地守护着。从那嘴角、那看似盲眼的眉梢之间溢出一丝说不出的笑意，那么慈祥。如今的面容让我无法想象这尊观音像有着怎样的过往，想必当年一定也是一尊柔美娴静的观音像，而被堂前的护摩坛熏得黝黑的面容仿佛在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几乎每日都有许多人来到这里祈祷、朝拜。尽管左胁侍菩萨像头顶的化佛已毁去，想来也应是一尊十一面观音吧。

这些佛像不知何时开始被当作秘佛供奉起来。寺院长久以来严守着每六十一年开帐一次的约定，就连这佛龕直到五六年前都从没打开过。据说这里的住持有的终其一代都没有机会一睹这三尊佛像的尊容。国家的认可虽然迟了些，但这三尊佛像终于在昭和四十二年三月被指定为重要文物。

我又去看了小滨的其他几尊十一面观音。若狭平原四周都是小山或低矮的丘陵，导致一望无垠的平原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山脚下某处有个村落，村落背靠山的地方有座寺，寺院的本堂埋没在一片山林之中，那里面就供着一尊十一面观音像。

其实方顺寺、羽贺寺、多田寺，还有妙乐寺都坐落在这样的地方。而这间本堂是镰仓时代重建的，据说是若狭最古老的建筑。走进本堂，格扇门将安置本尊的内阵与参拜本尊的外阵隔离开来，只见内阵的老旧佛龕中供着一尊176.3厘米高的千手观音，美妙绝伦。观音像的背后还有一轮佛光，高219厘米，加上顶层佛面，观音头顶共有二十一尊佛面，如果再加上正面与两耳后的三尊，就有二十四尊佛面。有人叫她二十四面千手，也有人叫她三面千手，不论叫什么都是极其稀罕之物。

站在她面前，一股浓郁的都市风，抑或是一种近代风迎面扑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就连她的宝冠也勾勒出浓浓的近代风。左右两尊佛面比渡岸寺的两尊要稍大些，一点不似民间之物，她的面容雍容沉稳，无数手臂簇拥的复杂造型仍掩不住她的静默之美。据说这尊妙乐寺的二十四面千手是平安中期的杰作，当我初见她时，一如我在近江高月町看到渡岸寺的十一面观音那般震撼。

到访小滨已是四月，我本打算四月下旬就返回京都，无奈遇上国铁与私铁同时罢工，不得不延期回京了。我索性驱车又去奈良看了法华寺与圣林寺的两尊十一面观音，还有田边町观音寺的十一面观音。这一年来，我不停地追寻着民间的十一面观音，这回就当是为这趟旅途画下一个句点吧。我怀揣这样的心情再一次膜拜了这几尊天下闻名的十一面观音。

不知是不是交通罢工的缘故，法华寺里，法华寺的本堂里连一个游人都见不着。伫立在本堂里的十一面观音就像一位美丽的南方女子，我还是第一次在如此安静的本堂参拜十一面观音。她亭亭玉立的身姿透出奢华之感，不知是不是空无一人的本堂太过安静了，我竟觉得她有种纤弱之美，抑或是因为最近看多了民间十一面观音才会生出这样的念想吧。

圣林寺也是空无一人。在住持的许可下，我独自打开收藏观音的宝库大门，再往两边拉开木门，那一刻，我不由得倒退一步，久负盛名的十一面观音忽然就近在咫尺。那是一尊威风凛凛的天平观世音，高大伟岸，像是身披铠甲的武士。与之前看到的那些相比，这尊观音带给了我截然不同的感受。

田边町观音寺里的十一面观音黑黝黝的，呆板生硬，就像未染俗世的童子。去年春天，当我站在这尊天平观音像前时还觉得像童女，这回又觉得不像童女了，倒多了几分少年的英气，许是太久没来的缘故了吧。

（《文艺春秋》1972年7月；《与美好的邂逅》文艺春秋，1973年）

[1]安置在厨子或堂内，除特定机会外，一般不公开的佛像。

[2]开龛，将平日收藏在佛龛中的秘藏佛像等向普通参拜者展出数日。

法隆寺 [1]

在此之前，我已多次到访过法隆寺。战后是去过几次的，战前就不好说了。因为那时，我还在大阪新闻社工作，身为美术版的负责人，就是去了也是为了工作，实非出自本愿。

恰巧那时，法隆寺正值多事之秋，正面临金堂修葺、壁画摹写、佛塔拆卸修缮、堂塔维护等诸多问题，每年由此引发的各种新闻，还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个时候，即便没有这样那样的大事儿，只要去趟法隆寺就能写出点新闻来。比如去拜访拜访修理事务所，或者去寺务所露个脸，总之这座一千好几百年的古刹里总能“发现”点什么，就连寺内发现了涂鸦，或是发现了当年的一片古瓦都能变成新闻。

所以，若真发生了什么大事自不必说，即便没有，我也会从大阪坐长途列车去奈良，再从奈良坐出租车或巴士去法隆寺。有时候我会坐火车直达法隆寺站，大抵再从火车站走到法隆寺。

我也不知何时就成了法隆寺的忠实粉丝。我曾为了新闻素材数次拜访法隆寺，或许就是在那时，我被大和平原清朗恬静的美所倾倒。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建筑就伫立在这平原的一角，威风凛凛，令人敬畏，或许也是在那时，我被它绰然的风姿深深打动了。

战后也去过法隆寺数次，但印象最深的是昭和三十年（1955年）春天去的那一次。除了那次大抵都是在秋天去的，偏那次是在春天。可能正是因为春天才让我对那次的法隆寺之行变得念念不忘吧。大和平原真是美啊！夹在笠置山脉与生驹山脉之间的广袤平原已长出两三寸高的麦子。仔细一瞧，一块一块的田圃里还冒出两三株油菜花来。万叶集里原有一句咏春的歌“明媚春光里的百灵鸟”，可真去了才发现与歌里唱的悠然恬静颇有些出入。

冷空气还有些刺骨，平原各处农家密布。平原上不沾染一丝尘埃的绿与农家墙上的一抹白就像要揉进我的眼睛里，说是揉进眼里，倒不如

说是闯进了我的心里。

那天，我坐上出租车，带着几许感慨重温了曾经为了报社的工作而走过多次的那条路。我想，已经不会有记者会为了新闻再来法隆寺了吧。

如今，金堂已修葺完毕，新的金堂庄严矗立，而五重塔经过拆卸修缮已然焕然一新。之前因为担心塔内的壁画失火，还要考虑如何保存或如何摹写云云，而这些问题现在都已迎刃而解。总之，法隆寺长期以来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暂告一段落，再也不是新闻记者挖掘话题的源泉了。各种“发现”失去了重要的基础，也失去了发现“发现”的可能。

出租车离法隆寺越来越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对面山脚下的两座塔，近一些的是法起寺的三重塔，远一些的就是法隆寺的塔。

以前频繁往来于法隆寺的时候，这两座塔之间还有一座法轮寺的塔，可惜已在昭和十九年毁于雷火。

曾几何时，当法隆寺的塔远远跃入眼底时，一想到即将踏上法隆寺的那片白土，我心中总会泛起几分微醺的醉意。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兴奋。

可最近，当我远眺法隆寺的塔，却总会陷入一阵迷茫。说不上是哪里，总觉得这座经过修葺而焕然一新的塔与我从前认识的那座塔有些不同了。事实上，修葺后的塔确实变矮了些，可这区区一尺到一尺五寸的差距，远远望去未必能察觉到吧。但在我眼里，它就是不同了。塔比从前矮了，我是不是被这样的先入之见影响了呢。

出租车很快就钻进了法隆寺门前那排绵延的松林之间，我们在南大门门口的茶屋前下了车，这一带的白色砂石不论在秋阳还是在春光之下永远都那么美，就连这间茶屋也承载了我满满的回忆。一旦有大新闻引来记者云集，我们M社就在这里建起采访的大本营，利用附近的电话与大阪总社联系。当各社记者蜂拥而至，这里简直混乱不堪，可有时又会被某家报社所独占。我曾在茶屋中一边吃着乌冬面一边赶着稿子，那是我无法割舍的回忆。茶屋还是老样子，老旧的桌子，又陡

又窄的楼梯，一如从前的模样。

踏入法隆寺之前，我大抵都会在这里点一碗乌冬面，权当是对门前这间茶屋的敬意吧。这茶屋一点儿没变，变的是法隆寺，连寺里的塔都变了。虽然为它灌注新鲜血液是为了让这座古老的塔能够长久流传下去，我本不该为此纠结些什么，可令人唏嘘的是，金堂与壁画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昭和二十八年，我第一次出访烧毁后的法隆寺。那时的金堂围着苇帘，里面的重建工程如火如荼。当昭和三十年的春天我再去看的时候，帘子已经撤下，新的金堂竣工了。

穿过南大门，沿着白色的砂石路不一会儿就走到了中门。以中门为中心，回廊向左右两边延展开来，将里面的塔和金堂包围起来。

从参拜接待所走进回廊，一抬头就先看到了塔。眼前这塔与从前相比竟有种说不出的生硬之感，仿佛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

尽管如此，它还是法隆寺的塔，不是属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塔。

我能从眼前的一切感受到当初修塔之人的用心，那定是非同寻常的赤子之心。这座塔经过拆卸修缮，就如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那样，它更久远地留存下来了。所以，即便看起来多了几分生硬之感，我也不该对此抱有任何微辞吧。

接下来是金堂，且不说它外观上的变化，光是踏入堂内就觉得比起从前多了几分异样之感，可究竟多了些什么呢，是对遗失之物的感伤还是怀念呢？抑或许远不止这些吧。

金堂的外观一如从前，只是将建筑内部所需的木材换成新的了。可金堂之所以成为金堂的壁画却烟消云散，只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白墙。虽说被烧掉了也是无可奈何，可事到如今我还是无法释怀。

曾几何时，金堂的修葺被当作大新闻见了报，还引发了世人的关注。我进报社工作的昭和十一二年，正好是金堂的修缮进入具体策划的时期。

当时面临的重大难题就是如何保存金堂内壁的壁画。光是建筑物的维修尚不是大问题，关键就在于壁画的保存。即使不作任何处理，任其保持原样，也并非万无一失，日子一长，总会有脱落的可能，更何况在施工的情况下，也难保壁画的完好无损。所以，首要考虑的必须是壁画的维护。

昭和十四年夏天，文部省新成立了一个叫法隆寺壁画保存临时调查会的部门。由伊东忠太氏任委员长，其他以天沼俊一、羽田亨、和辻哲郎、龙精一为首的几位委员也都是各界权威，最后由文部省保存课课长青户精一担任调查会的干事。

自那以后，在东京和法隆寺两地频繁召开了关于壁画保存的磋商会。为了撰写新闻稿，我总会列席在法隆寺召开的会议。龙精一博士提出过用墙面喷药的方法来保存壁画，于是，其他人纷纷针对这个建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把这些统统写进了新闻稿里，像是“注射的方法会不会比喷射更好”“用玻璃罩罩上也不错”之类的。

这样的磋商会不知召开了几回，终于有人提出了壁画摹写的方法。事先就将壁画摹写下来，这个妙法似乎让人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于是，这一计划迅速被提上日程，文部省于昭和十四年末公布了参与壁画摹写的画家，分别是荒井宽方、桥本明治、入江波光、中村岳陵四位大师。

昭和十五年九月，四位大师带领十六位画家分成四组，正式开启了壁画摹写工程。连从东京也有记者赶来了，他们争相大事报道，那时的法隆寺每天都有大新闻见报。

八月，就在正式启动这一计划的前一个月，和田英作大师也专门为了此次的摹写大业西下。恰巧此时的金堂壁画上正投下第一束荧光灯，各大报纸还对此大书特书一番，简直比正式启动还要隆重夸张。摹写开始后，为了追踪报道摹写近况，我更是频繁到访法隆寺。但这个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一年过去了，不过才完成百分之二十的进度。直到此时，负责摹写的画家以及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方才清醒地意识到，壁画的摹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工作。

头一年才完成不过两成，那之后的进展就可想而知了。如临深渊的

战争一步步逼近，摹写团队往后的牺牲与付出只会一年胜过一年吧。

我与摹写队伍中的荒井宽方大师渐渐变得亲厚起来。每次去法隆寺，我总会去他的宿舍坐坐。那是弥陀堂里一间不朝阳的屋子，有些昏暗。如果在那里寻不到他，我就会去金堂。金堂里支起的脚手架纵横交错，我总能在哪儿找到他的身影。他那有些臃肿的身躯一定正微微前倾，矮矮地半蹲在十号大壁前。

我与其他画家几乎亲近不起来。除了荒井大师以外，不知何故，其他人对壁画或是摹写之事均是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可是，只要我去拜访荒井先生，他什么都说与我听，几乎无话不谈。我问什么，他也总是云淡风轻地答过去。记不清是何时了，在那间弥陀堂的小屋里，他曾说过一句话“有形之物终将消亡”。当时正在一旁做笔录的我不由得停下手中的笔，诧异于从他口中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

回想当年，他付出良多，每年春秋两季驻守在法隆寺埋头做着金堂里的工作，即使这项工作以他的年纪在旁人看来也是很吃力的。寺里的日子伙食也不好，还有那间挡不住彻骨寒意的小屋也让他够呛吧。

但只要说起壁画的好来，荒井先生就变得严肃起来，让人不由得正襟危坐。那铿锵的话语中透着一股坚定，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笑着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时至今日，我还是无法参透“有形之物终将消亡”这句话里蕴藏的深意。虽然那时的我也不明白，但也许是觉得刨根究底终是不好，便没再多问。

有形之物终有一日会烟消云散，壁画自然也有消亡之时，所以要趁现在将所有心血都倾注到摹写的事业中去，这或许就是荒井先生当时说出那句话时的心境吧。

昭和二十年春天，战事正酣。荒井大师离开栃木县盐谷郡的家前往法隆寺，途中在列车上突发脑溢血逝去了。为了躲避猛烈的空袭，他不得不反向绕信越线前往京都，之后在郡山换乘后没过多久便倒在了列车

上。那一天正是郡山站附近的工厂遭遇大规模空袭的第二天。

除了荒井宽方先生，我还与入江波光大师在金堂内搭过讪。他总是穿着白色的和服和蓝色的袴裙，不论我问什么都缄口不语。可我并未觉得不快，他苍白的面容与一丝不苟的姿态透出一股安静的激情，那种莫名的美让我印象深刻。如今他也成了故人。

在法隆寺的日子还有一人让我难以忘怀，那就是大宗师佐伯定胤住持。他坚守着宗教家的信仰，自始至终反对人们去触碰法隆寺里的建筑和壁画，哪怕一点点都不行。这样的想法或许会招致各种批判的声音，可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宗教家。这位佐伯定胤住持如今也已故去了。

时至今日，金堂与金堂壁画在我脑中的记忆已逐渐模糊，可有许多人曾一起为之奋斗，就为了它们的生命得到哪怕短暂的延续。可到最后，金堂与壁画却双双在大火中毁去。一如荒井宽说的那样，有形之物终不能永存。我们只能去相信死亡就是在等待死亡那一天的来临。

回廊无论何时都很美，现在也只有这回廊大致还保持着最初的模样，它就像一道外框环抱着法隆寺最气派的伽蓝配置，不论岁月如何变迁，只有这道外框永远保持着我们想要的模样。

我从大讲堂一路膜拜天平诸佛直到宝藏博物馆。看着宝藏博物馆里的梦违观音、九面观音、百济观音还有其他古佛，除了不可思议之外我再也找不出任何措辞来形容了。今天仍是让人平静的一天。

离开博物馆来到梦殿，这里的观音菩萨也是声名在外的，我不禁从正面、侧面以及各种角度去欣赏那秀丽的容貌。

离开法隆寺后，我踩着白色的砂石慢慢朝中宫寺走去。华丽的寺院之间有一条路，上面铺满了白色砂石，看起来奢侈至极。柔和安静的阳光倾落在上面，我追着那束光向前走去。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这里的阳光都是那么的宁静。

^[1]法隆寺，是圣德太子于七世纪创建的佛教寺庙，又称为斑鸠寺，为圣德宗本山，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法隆寺分为东西两院，其中西院伽蓝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1993年以『法隆寺地区佛教建造物』之名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汲水与我

我在京都度过了学生时代，之后又在大阪新闻社工作，自然对奈良的汲水再熟悉不过了。在关西，人们总以为每年三月十二日的奈良汲水仪式前后必有寒潮来袭，还流传着“有汲水就会变冷”“汲水临近就会变冷”之类的种种说法。汲水仪式前后，关西一带确实会有寒潮来袭，不光是关西，甚至是日本全岛也时常遭受寒流的侵袭。汲水仪式当晚，人们会从二月堂内的若狭井汲取井水供奉本尊，传说只有这一天，供奉的井水才会从若狭井里涌出来，这大抵是京都、大阪人都知道的传说了。除此之外，还有“汲水不完，春天不来”的说法。的确如此，汲水仪式一结束，仿佛连每天的阳光都变得与昨日不同了，之前与我们一直若即若离的春天正加快脚步向我们走来。

我本是长居关西的记者，却不知为何总与汲水无缘，竟如同一位陌生人。东大寺开山祖师良辨僧正的高足实忠和尚在天平胜宝四年（752年）东大寺二月堂的修二会^[1]（旧历二月举办的法会）上创立了汲水仪式。自那以后，这项法事一直沿袭至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从未间断。尽管这些都被我写进了我的解说报道里，可当时的我甚至连汲水为何物还未曾亲眼见过。

昭和二十二年，我终于见到了汲水仪式。那时的日本还没有从战乱终结的纷扰中解脱出来，粮食匮乏，黑市繁荣异常，车站聚集着从中国召回的复员兵。

当时的我虽仍在大阪新闻社工作，可那次的相逢却不是为了新闻素材。有限的版面也没有多余的地方登什么汲水特集，仅仅只是因为我想去看看日本古老的传承，去看看所谓的汲水为何物罢了。从大阪一到奈良，我直奔大阪新闻社分局，先在那里等到晚上，然后算好点火把的时辰，接着便与年轻的分局记者一起去了二月堂。堂下的空地上稀稀拉拉围着两三百号看热闹的人，颇有种孤独的冷清之感。

在寒冷中瑟瑟发抖的我用奇特的目光看着堂童子们身负五米多长的大火把爬上登廊，再从二月堂的舞台上将火星挥洒而下。就这样，十根大火把依次爬上长长的走廊，又接着出现在舞台上，大小火星在黑暗中四处散落。只看这个还以为这就是火的祭祀、火的庆典。

火把仪式结束后，我与年轻的记者一起登上长长的走廊，迈入二月堂。从北局到东局，再到南局，我们绕着法会内阵转了一圈。内阵里的灯光有些昏暗，看不清里面的模样，但周围笼罩着异样的气氛。不知修行僧（笼僧）们在做些什么，只听到起伏的诵经声，还有木屐踩踏地板的激昂之声。

离开二月堂，我们朝熙熙攘攘的东大寺走去。此时此刻，我对汲水仪式产生了一种既强烈又失落的异样之感，就好像国家正在战火中毁灭，而这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昭和二十七八年的时候，我又去看了一场汲水仪式。这时的我不再是报社记者，已开启了人生的小说生涯。恰巧我与一位女性杂志的记者正在构思往小说里融入“汲水之夜的奈良”这样的情节。于是，为了找寻小说的灵感，我又与汲水仪式重逢了。这回同样是大火把爬上登廊的情景，只是与昭和二十二年不同的是，二月堂下挤满了人，再没了上回孤独冷清的黯然气氛。

火把仪式结束后，我走进二月堂。因为早早就安排好了，所以这回讨到个方便进入了外阵。外阵就像一条狭窄的走廊，从三面将内阵围住，透过这里的格子门可以窥见内阵。结果也只是看到一众修行僧的上半身，还有须弥坛的一角，无法完全探清里边的模样。在微弱的灯光下，内阵显得有些昏暗，倒是有一处像须弥坛的地方，供着真假山茶花和南天竹的果实，颇显庄重。它们摇曳在灯光之下，看起来神秘又美丽。从格子门的门缝里看不出内阵的僧众在做什么，只见他们绕着须弥坛停停走走，坐坐站站，嘴里还不停地念经念佛。每当他们的身体动起来，脚踩地板的声音就特别高昂，一下、两下，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

这一刻，我合上眼，不再透过格子门去窥探内阵的模样，我闭着眼

倾听着念经声、脚步声、五体叩拜的声音，它们交织在一起，唱出粗犷豪放的气势，一刻未曾停歇。

寒气从石头砌的地板直往上冒，让有些感冒的我只待了三四十分钟就不得不离去。法会要持续到深夜三点半，我本想待到最后一刻，无奈只能放弃了。

第三日，汲水仪式全部结束了。就在那日黄昏，兴福寺举办了薪能仪式^[2]。我不知道这跟汲水仪式有何关系，但汲水的看客大多皆已散去，只留下一片静寂。而在这片静寂中搭建的野外的舞台上正上演着一出《熊野》^[3]，那一幕令人难忘。

不管如何，这一年的汲水之夜、还有在外阵度过的那三四十分钟对我来说是特别的，特别到让我完全沦为了汲水的俘虏。从那以后，只要谈及汲水，我势必会无比热情地告诉他们，“那真是太棒了，实在是太精彩了”。每当这时，我总会生出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再次走进那个大交响乐的世界里，那是一个激昂的、拥有匪夷所思的力量的世界。

就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如此打动我，只是说到汲水，我就想全身心地一头陷进去。那感觉不是宁静，也不是美丽，而是一种热烈，一种坚定，一种仿佛被什么填满了的充实。

其实，对持续十四天之久的修二会法事，我不过只是略知一二罢了。就连那场称之为达陀的殊胜佛事，我也不甚了解，更想象不出它的样子，听说那是一场水火交融的盛宴。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我总把“汲水真是太棒了”挂在嘴边，想让自己再次陷入那种不可名状的感动中，可那种感觉终究是找不回来了。不知不觉，二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虽然已数不清那之后又去过多少回奈良，却都因种种错过了三月上旬的奈良。

可是，我心中因汲水仪式受到的那份感动丝毫不逊于从前。遗憾的是，我很想把那份感动说与世人听，却不知从何说起。

这二十年里，我也结识了几位汲水法会时，有幸进入过外阵与礼堂的人。

“那个确实不错呢。”我说道。

“那你见过达陀吗？”

“没有。”

“那他们奔走的样子呢？”

“没有。”

“听过他们诵读过去帐^[4]吗？”

“没有。”

到最后通常就演变成这样的对话。我到底是什么都不懂，对方的表情就好像在说“这般的你有何资格对汲水说出感动二字”，可我却并不反感这样的他们，我清楚地知道，达陀法事、僧众举着大火把在寺内奔走的模样，还有过去帐的诵读，定如他们所说的那般美好，哪怕只是略知一二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好来。若说它们不好，是绝无可能的。汲水的仰慕者，他们的话语中无一例外带着一种独特的调子，只有同为懂得汲水之人，才会明白他们内心对汲水的沉迷。他们必然会想，如果可以的话定要年年与他们相会。我与他们有一处倒是相同的，那就是总是不知如何向世人诉说汲水的魅力。

今年三月（1975年），我又有机会去看久违了二十年的汲水仪式。本打算二月下旬就到奈良，从别火坊的先导游行开始看起，终因杂事缠身没能成行。结果，从修行僧进入参笼^[5]宿舍到持续十四天的正式法事，我也只赶上了最后三日罢了。即便终是事与愿违，我也觉得这样甚好，终于能再次将自己置身于非这俗世所有的神奇空间与时光里了。在我等待的二十年里，它也在强烈的悸动、流转以及抓不住的莫名思绪中变得异常充实。

汲水仪式的法事从每年三月一日到十四日，长达二七日（十四天）之久。一众修行僧早在二月二十日起就会在别火坊完成先导游行，算是正式法会前的准备仪式。二月末，法会正式开始的前一天，修行僧会遁

入二月堂下的参笼所。持续十四天的法事活动，每日大致都是在二月堂内阵的本尊十一面观音前举行。法事每日重复六次，分别定于日中、日没、初夜、半夜、后夜、晨朝这六个时辰进行，修行僧通过做法事来忏悔自己的罪过，同时也祈祷天下太平、万民安康。

有两回，我曾从外围窥探过初夜时分的二月堂内阵，依稀能看出那里面正进行着什么法事，但究竟在做什么呢，我只能借用研究汲水仪式的书籍来说明了。我此次行程的向导桥本圣准长老著有《关于汲水》（收入入江泰吉作品集《汲水》）一书，里面有一节是这样写的：

法事中最重要的项是“十一面悔过法”，此法须在本尊十一面观音宝座前逐句诵念十一面神咒心经和观音宝号，边念边行五体投地之跪拜大礼。从正午的斋堂仪式结束一直到晨朝法事下堂的十三四个小时里，勿说是进食，就连一滴水都是碰不得的。

二七日，每日的法事按照定好的六个时辰按部就班地循环往复。只是五日、六日、七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这几日的后半夜，还有一项奔走的法事。奔走时须脱下念经时穿的叫“差懸”的木屐，再绕内阵跑上好几十圈。

十二、十三、十四日这三天，待后半夜的奔走法事结束后，还有一项殊胜的达陀法事。据说兜率八天会现世化作不同的神祇降临。这项法事最隆重的压轴之作是水火之法，火天^[6]舞动松明火把，而水天^[7]则挥洒供奉观音的“香水”。

堂内有大小两尊观音菩萨，这两尊精美的佛像同属天平时期的杰作，却被当成绝密的秘佛小心供奉着，连修行的僧众都看不到。

十一日夜晚，我欣赏完火把登廊后，有幸得以进入外阵，进到礼堂。虽说只能从缝隙中观望初夜的法事，但总算是看到了。

十二日就是隆重的汲水之日。听说当天至少会有七万人涌来，于是，我避开晚上的法事，趁白天去参观了参笼宿舍，并特地去斋堂观看了修行僧的斋堂法事。

尽管寒意凛冽，我对斋堂法事仍颇有兴致。斋堂位于二月堂之下，与参笼宿舍分别立于登廊入口的两侧。这两个地方平日都是大门紧锁，只有待汲水法会时才会开启，说是汲水专用也不为过。宽敞的石板房间四周铺着榻榻米，那里就是修行僧打坐的地方。

斋堂的出入口有两处，分别位于西南角与西北角。西北角一隅是备餐所。我有幸从备餐所观看了斋堂法事。就如在画像或照片里经常看到的那样，十一位修行僧前摆着小餐桌，上面放着一个大钵，钵里盛着一升米饭，木勺就直直地插在饭里。那景象既朴素又充满力量，令人感动。餐具都是根来漆器^[8]，可斋饭一时也吃不上，这里与初夜、后夜的法事一样，用斋前还得先进行一场三四十分钟的祈愿仪式，待祈愿结束后方可由堂童子献上斋菜。看来就是想吃口斋饭也实属不易，原来参笼生活中看似最接地气的部分也被各种清规戒律紧紧束缚着。

十三日夜晩，我一直坐在正对须弥坛的礼堂中央，看完了从半夜开始的所有法事。

十二日与十三日夜晩，我尽情去看我能看到的，尽情去听我能听到的，我只想抓住我面前的一切。这是一场日本一千二百多年来从未缺席过的古老法会，除了这样的方式，我再也想不出其他方式能走近它了。

二十年前，我也曾是这场法会小小的一份子，可那次收获的感动却与今次的不同了。

十三日晚，我与桥本长老并排坐在礼堂正中观看了半夜与后半夜的法事。我闭着眼睛正襟危坐，可一闭上眼，我就会觉得这只是一场呼唤春天的法事。春潮一定是被诵经的声音或是念佛的调子所吸引，正迈着从容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断断续续响起的木屐声那么激昂，就像雪国封冻的坚冰正在割裂。数年前去伊尔库茨克的时候，伊尔库茨克大学的教授库德里亚夫采夫曾同我说起过流经城里的安加拉河上坚冰开裂的声音。不知何故，我莫名就将那冰裂之声与参笼僧的木屐声想到了一块。大海里的春潮已蠢蠢欲动，而在冰封的河里，冰川碎裂，正发出激昂的声音。

汲水法事的种种，说到底就是一颗呼唤春天的心吧。诚然，如果不

是这等庄严激昂的修行，又如何能唤来春天。

睁开双眼，内阵与礼堂之间垂下的那道麻制门帘上映出内阵僧人的影子。他们正做着法事，一边念经一边转圈，一个接一个，宛若走马灯。

不知过了多久，僧人们映在走马灯上的身影变换得越来越快，奔走法事开始了。只有此时，木屐声才会消失，僧人们穿着袜子开始跑起来，并挨个儿在专用的蒲团垫上行五体叩拜大礼。他们口中念的“南无观、南无观……”本是“南无观世音自在菩萨”的意思，结果从嘴里蹦出来就只剩三个字，其他的都省去了。不过是再简单不过的短短几个字，可在反复诵读中，心中的感动也随之无限地扩大了。

在礼堂坐了几个小时的我尚未弄清初夜、半夜、奔走、后夜这四个时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其间诵读了神名帐，请出了全国一万三千七百余间神社的大明神，由首座僧祈愿天下太平、万民康乐、万物至福，再由咒师请出四方结界之上的四天王。

可那时的我既没生出想一探究竟的心思，也实在没有生出这种心思的闲工夫，一心只顾将自己沉浸在那慷慨激昂、庄严肃穆、时缓时急的节奏中。

时不时从内阵中走出一位僧人，在礼堂中央摆放的专用蒲团垫上行五体投地的大礼。说是五体投地，不如说是用身体敲打地板，每叩拜一次，沉重的声音就在殿堂内久久地回响，那声音伴随着诵经念佛之声，伴随着钟铃、法螺、磬竹之声，还伴随着参笼僧的木屐之声。

从礼堂是看不到内阵的，只能从门帘上看到僧人们做着法事的身影。看着他们如走马灯变换的影子，我忽然想起曾拜访过一次的哈达（阿富汗南部）塔院。安放在遗迹正中的小塔四周有一条小路，专为供养僧绕塔步行所用。塔的基座既刻上了释迦牟尼、菩萨、供养者、鬼神诸像，还摆满了诸多这样的佛像。

不经意间，异国古老的小小塔院就浮现在我眼前，那么栩栩如生，我仿佛看到许多异国僧侣正围着这座小塔绕行诵经。

于是，我开始把二月堂的内阵幻想成是这座塔院的内阵，须弥坛就是塔，请来的诸神佛镇守在此，还有四天王把守着各路要道。

可每次身体撞地的声音总会把我从幻想中拉回现实，那激昂的声音唤出的是一千两百年前的日本，那是任何人都难以靠近的地方。

深夜里的达陀法事一如传闻中那样奇妙，只能用华丽来形容。那是水与火、水天与火天的盛宴。内阵与礼堂之间隔着一扇大门帘，当堂童子用神奇的手法将这道门帘重重拉起的时候，也拉开了这出大戏的帷幕。最先出场的是修行僧，只见他们挥舞大刀，摇响手中的锡杖、铃铛和法螺，待他们退场后，内阵很快变得亮堂起来，那是近百斤重的大松明火把被点燃了。扮演火天的修行僧将火把不断伸出礼堂，而扮演水天的修行僧则手持洒水器与散杖向上浇水，这既是一场水火之争，又是一场水火交融。火天开始手持火把绕内阵奔跑数圈，每每经过这边都将火把伸出礼堂来，松明之火越燃越旺，最后投向了礼堂。

燃烧着的松明之火向我飞来，差点碰到我的膝盖，我瞬间躲开，座位上火星四溅。

不久，松明火把被收入内阵，这下火星沫子又溅落到内阵各处。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切都发生在法螺、铃、锡杖交织的喧闹声中。

这一天的法事全部结束了，下堂的修行僧回到了参笼宿舍。不过，深夜下堂的景象也好看极了。童子们手持小火把照亮前路，修行僧借光从八十几阶长的长廊上一路小跑而下。周围变得安静无比，只有火焰在攒动，让人觉得冷清孤寂。

之后，我去守屋隆英大师的禅房品尝了大师施的粥，这次修二会的咒师就是守屋隆英大师担任的。离开禅房，我漫步在深夜的寺院中，就这样一直走到停车的地方。这时，我脑海中突然闪过阿富汗北部，苏尔赫科塔尔拜火教（祆教）神庙遗址所在的那座小山丘。如果拿掉二月堂前那条长廊上的屋顶，还真像那山丘通往神殿的人工阶梯。神殿中燃着不灭的长明火，每次举办法事时，拜火教徒们就拿起小火把去借火，然后再顺着台阶往下走，那火焰移动的样子或许一如刚才修行僧深夜下堂

时的那般安静、那般寂寞吧。

二月堂的修二会，是一出伴奏着华丽乐章的大型连续剧；是一出神秘、虔诚，充满力量的连续剧；是一出除了佛教，神道、修验道之外、还蕴含着异国宗教元素的连续剧。最重要的是，这出大戏里深藏的是日本人纯粹的初心。终于从二月堂解放出来了，我们走在漆黑的夜路上，在残存的兴奋与疲倦中安静下来，平添了几分落寞。

（《文艺春秋deluxe》1975年6月；《井上靖随笔全集7》）

[1]修二会俗称汲水，已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原本是东大寺二月堂每年于农历二月初一至二月十四日举办的法事活动，所以称为“修二会”。现在改为采用阳历，于每年3月1日至3月14日举办，是僧侣们在二月堂的本尊十一面观音像前，代替众生接受苦修，消除罪恶，祈祷国家安泰的法事。

[2]祭神能乐之一，阴历二月六日起的一周内，在奈良兴福寺由四座的大夫表演的能乐。

[3]《熊野》，能乐剧目之一，作者不详。

[4]记载死者俗名、法名及生卒年月日的名册。

[5]指闭居于神社、寺院中斋戒祈祷，时间长短不一，有一昼夜、七日、百日、千日等。

[6]护持佛法之十二天尊的东南火天。

[7]护持佛法之十二天尊的西方水天。

[8]在位于和歌山县的根来寺制作的日用漆器。

沦陷南纪之海

迄今为止，我已去过数次南纪了，第一次是在昭和十七八年，那回是为了拜访在木本町（今熊野市）的朋友而去。

自那以后，我就成了纪势西线上的常客，有时是为了工作，有时是为了游玩。于是，在我的笔下，以南纪为背景的小说自然也多了起来。就像小说《死·恋·波》里的故事就发生在木本町海边一个虚构的酒店里。还有《黯潮》，这部以下山事件^[1]为原型的小説里有一处情节写的就是潮之岬殉情事件。那之后的小说《涨潮》详细描绘了故事人物从奈良五条町出发，沿十津川、熊野川一路西下，最后到达新宫的经历。而正在连载的新作《倾斜的海》则把舞台搬到了木本、新宫、那智、胜浦等地。除此以外，短篇小说里应该也有一两部写的是南纪的故事。

我把小说的舞台放在南纪之地是因为我想写南纪的海。南纪之海的水色那么深，倾落海边的阳光那么明媚，不论哪个季节与它们相遇，都会让我们饱经一场眼睛的洗礼。

去年刚开通纪势熊线时，我就绕纪州游了一圈。今年（1960年）又因某个出版社的巡回演讲，我再次踏上了南纪之地。

在南纪，要说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木本（熊野市）的海边。整个木本城被一圈低矮的混凝土堤坝围住，堤坝与海岸之间隔着一片缓缓倾斜而下的石子滩。石子滩上有几处没有石子的沙滩，不过我更喜欢被大大小小的石头填满的石子滩，当熊野滩的海浪汹涌而至时，堆满石子的海岸更显粗犷荒凉，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木本城的东海岸有座鬼城，那里有一片巨岩垒成的台地，说是海盗以前的老巢。如今那上面被侵蚀出几个洞窟来，每每有巨浪打来时，景象甚是壮观，只见海浪击打岩石，瞬间又化作无数碎片四处散去。即便是风平浪静之日，站在巨岩之上居高俯瞰，也能看到涌来的波涛在千米

以下的岩脚化作无数漩涡。第一次来时，这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可再来之时，俨然已成为南纪的热门景点之一了。载客的大巴接踵而至，岩石上已凿出一条好走的小道来以供游人穿行，入口处的特产店也开了好几家。

若想领略这里真正的美，还须等到无人之时，只是时至今日这反倒变成一种奢求了吧。但我仍能幻想出，当雨中站上无人的巨岩时，那景象一定棒极了。这样的巨岩绝壁，还有巨岩之上的台地恐怕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了吧。果然，只有远眺一望无际的熊野滩，俯瞰击打岩壁的粗犷海浪时，这里的美才能走进我的心底。

南纪的各个车站中，我最喜欢的是那智站，给人极其开朗明快的感觉。当列车停靠，望向窗外，那里的大海竟有一种特别的美。我的南纪之行中，一大乐趣就是当列车停靠那智站时，探出窗外去欣赏南纪海潮的水色。

我去过两次胜浦。那两回我早早出发，看着太阳从地平线的那头冉冉升起，只剩下无限惊叹。大海深深的水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异样的色彩，仿佛被紫色的墨水染过。

两次去胜浦，我都没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大海，掀开的窗帘总是马上又放下。可那时也曾某处、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看见一幅画，画上是深紫色的大海。我不由得开始幻想，这世间是不是真有紫色的大海呢。

说到潮岬的海，在岬角的高地上看到的永远是潮水退去、岩滩毕现的景象。木本、新宫、胜浦的海浩瀚无边，奔流不息。可潮岬之海偏是一副海不扬波、水花寥寥之态。不过这潮水的枯竭之感正是潮岬独有的风景吧。

我也曾在木本、胜浦的旅馆里整夜倾听波涛之声，那惊人的气势仿佛整个旅店都在随之摇摆。然而，在潮岬高地的旅馆里听到的悠悠涛声仿佛是遥远之地传来的呢喃细语，兴许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太高了，离浪涛拍岸的海边太过遥远了吧。

我多想有那么一回能在潮岬高地的旅馆里听见太平洋的海鸣之音，

终究只能是个遗憾罢了。

（《旅》1960年7月；《井上靖随笔全集7》）

[\[1\]](#)战后初期日本的反民主事件。1949年6月，国营铁路决定大量裁员，引起工会方面大规模的抗议斗争。7月5日，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定则蹊跷死亡，原因不明，被认为是国铁工会所为，日美当局借此压制了铁路工会的大规模反抗斗争。

佐多岬纪行——老去的站长与年轻的船长

从羽田机场出发之前，文艺春秋社与我同行的田川博一君电话联系了杂志社。他还惦记着来机场时在车里听到的号外，据说内阁集体辞职了。田川君作为增刊的负责人，此次（1954年）的佐多岬之行对他来说好像不是时候。

社里尚未决定是否要发行这版增刊，打算先观望四五日。于是，放下听筒的田川君还是决定跟我一起出发，能走到哪儿算哪儿吧。这一天很冷，从早上起就开始降温，是因为漫天飞舞的雪花吗，如若不是，这寒意定是来自流传在街头巷尾的那则号外。

飞机比预定时间晚了四十分钟起飞，进入大阪上空已是夜幕降临时分。只见整座城笼罩在一片夜色之下，万家灯火的大阪城犹如一张缀着宝石的豪华地毯。抵达板付已是八点半，这里虽下着小雨，可身着外套的我们却感受到一股新鲜的暖意。晚上十点五十分，我们从博多站的筑紫口登上前往鹿儿岛的列车，在列车上被暖气的热浪蒸了一整个晚上之后，终于在凌晨五点抵达鹿儿岛。这里也下着蒙蒙细雨，有种春雨的错觉。天还没大亮，我们便坐上出租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中。直到我们住进酒店，与房间外廊遥遥相望的樱岛仍然还只是晨曦中一个模糊的轮廓而已。

“我好像一下子就逃到这个遥远的地方来了。”听田川君这么一说，才感觉到他这下终于摆脱了被那则铺天盖地的号外笼罩的东京。诚然，昨天四点半才离开东京，算起来不过才过去十三四个小时而已。

我们的目的地是大隅半岛最外端的佐多岬。今天，我们要先去萨摩半岛的最外端，那里与佐多岬隔海相望，明天在那里上船后以最短的距离横渡鹿儿岛湾，最后从大隅半岛邻近佐多町的根占町登陆。

虽然也有船直接从鹿儿岛到根占町，可海浪太大，只好作罢。本来还可以先坐船去垂水，因为垂水也有两条线路可达佐多町，一条是从垂水直接坐巴士过去，另一条则是先从垂水坐火车到鹿屋，再从鹿屋坐巴士到佐多，可这两条路线都甚是耗时，这才定下了之前说的那条路线，顺便还能欣赏一下大隅半岛的风光。

从地图上看，大隅半岛与萨摩半岛分别从东西两端双双将鹿儿岛湾围住，这本无甚奇特之处，只是这两个半岛不论在地形还是在文化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就连萨摩半岛的最外端都已连通了汽车和火车，而大隅半岛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船，只有极少数的地方通行巴士。

两点坐出租车从鹿儿岛出发，前往萨摩半岛最外端的指宿市，沿线都是平坦的沿海公路，车子就行驶在豁然开朗的海岸风景线中。

仅两个半小时，我们就顺利抵达指宿市了。这里是离萨摩半岛外端很近的一个温泉町。今年四月指宿市颁布的市制公告上说，这个温泉町有七千人口。说是村子，其实这里更像是一条通道，家家户户之间几乎都隔着农田，路旁立着一排排墓碑。听说这儿还有五十家旅馆，不过具体在哪里也不清楚。这里果真没有一点温泉町的样子，只像是一处安静的海边小镇，路上还铺满了白沙。

距离昨天离开东京正好过去整整一天了。既来了这里，集体辞职什么的早已抛诸脑后，先去盐汤里泡一泡，再去旅馆的庭院里走一走。温泉的蒸汽飘到了旅馆前的沙地上，听说潮水退去后，穿着浴衣的客人们就会来这里逛逛。可现在，大浪冲洗着海岸，溅起来的飞沫时不时越过快两米高的堤坝落到庭院里。

整个夜晚，门板都在风声中摇晃。

凌晨五点，当窗外还沉浸在夜色之中，我们已动身前往叫港滨的露天海岸。这里就是指宿的港口，乘客会在这里坐上摇橹船，再从摇橹船登上停在海上的轮船。若是白天的话应该能看到“登船处”之类的告示牌。可惜现在太暗了，什么也看不到。海边下行口的堤岸处，有五六位乘客正聚集在一起等船。

其中有一位脸上身上里三层外三层裹得鼓鼓囊囊的老太太正站在那里，她的三箱行囊就堆在石堤上。其中一个木箱里有鱼，一问才知道是鲮鱼。说是女儿嫁到对面的根占町去了，这些就是给她捎过去的。老太太的话里夹杂着半分方言，我也听不太明白。不光是方言，老太太的牙齿似乎也掉光了。其他还有两箱说是鱼糕和炸鱼肉饼。这夜未央的海边流淌着母亲对出嫁女儿满满的爱意。

“一个人可以吗？”我有些担心地问。

“小女儿也陪我来了。”说着，一位看似她女儿的人走了过来。小女儿的头发是烫过的，上身穿着毛衣，下身是裤装。我看见她在微暗中蜷着身子，可自己与田川君却丝毫感受不到寒意，也许是当地人对温差的变化更敏感吧。

离海边小道稍远的地方原本有处农家，现在也变成卖船票的地方了。三两个吊儿郎当的人买好票把行囊往地上一放就直接坐上去了，要不就干脆躺在玄关处的台阶上。我也跟着他们坐到玄关口，这时，一位男子跟我搭腔，他坐在垫在地下的背包上问我，“你这是去哪儿啊？”听到我说是去佐多岬的，又问我去佐多岬是不是为了视察，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还感叹道“真是辛苦啊！”灯光昏暗，我看不清他的模样，约莫是位五六十岁的男子，看着像黑市商人。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个吗，是甘蓝，拿到对面去卖的。”

他口中的“对面”就是大隅半岛。他似乎很健谈，聊了许多。今天是甘蓝，其实以往拿的多是菜苗，像是洋葱、甘蓝、花甘蓝、叶葱、辣椒、瞿麦之类的菜苗。

“这买卖一天能挣一千呢。”也没人问他，他自顾自地说着，口气中带着几分得意。

“回来的时候会捎点什么吗？”

“饲料米糠，对面一百一袋，这边要二百五，除去运费，还能挣一

百。”

听他说，在对面住旅馆的话要四五百，所以都住在乡下的农家里，两百就够了，还包盒饭。

正说着，人们开始起身朝外涌去，我们拾掇好行李也跟着走了出去。海岸和远处的大海依旧笼罩在黯然的夜色之下。

我和田川君一起步行下到海岸边，甘蓝君紧随我们身后。大隅半岛不种庄稼，没有农田，只产木材、木炭之类的，渔业自然也是这边发达一些。现在正是鲷鱼的季节，这边能捕获大量鲷鱼。行情在每百匁^[1]二十五到三十块，而且越临近过季期越贵，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如果摆在商店里卖的话，每百匁不卖个一百都没有赚头，甘蓝君又开始自顾自地唠叨起来。

我们大约有十个人，坐上了停放在沙滩上的摇橹船，小船划到远处的海面上，而我们就在微暗的海上等着轮船。

我们等的轮船是从邻近指宿的山川开出来的，轮船在这里搭上指宿的乘客，然后再开到对岸的根占和大根占搭上那里的乘客，接着会停靠大隅半岛的各个村落，最后抵达鹿儿岛。这船每天分别于凌晨五点、上午十点，还有下午两点从指宿发船，一天三趟，是连接两个半岛唯一的交通工具，名曰“北胜丸”。

老远就看见北胜丸上的红绿灯在海面上闪烁，就是迟迟不肯靠近。这时，上了年纪又大腹便便的船老大正与乘客大声开着玩笑，船内的笑声不绝于耳。

乘客中有一位妇人正说着她女儿怀孕的事，船老大便问她，如果是男孩以后让他做什么呢。“做大官呗。”那妇人答道。

船随着海浪在海面上晃荡，越漂越远。对岸是指宿渔业工会的仓库，仓库的红灯一闪一闪的。每闪一下，船就往前漂一下。如果漂得太远，船老大就操起橹使劲划几下，之后便任凭小船再漂上一会儿。

就在船老大与海浪的交锋中，北胜丸终于朝我们开过来了。不知是

谁问了一句“能行吗？”船老大自信满满地答道“就指着这个吃饭呢”。果然是吃饭的家伙，没几下就划到轮船的身侧了。

轮船上除了这次一起上来的人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乘客。客舱有两个，一起上来的人都涌进其中一间客舱。而我与田川君走进另一个铺着榻榻米的空客舱，甘蓝君也背着背包跟了进来。

只见他身着竖领衣服，脚踩分趾鞋，头上戴着军人的战斗帽，皮肤在海风中晒得黝黑。年龄就跟刚才在卖票的地方看到的印象差不多，五十五六岁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面带和善。

船突然开始剧烈摇晃，我与甘蓝君正说着话，一旁的田川君因为晕船变得难受起来。

“后面的视察也会很辛苦的，”甘蓝君看向田川君说道，“对面跟这边可不一样（指宿海岸），那边还没开化，可不是好待的地方。”

不知是不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忽然就说起奉天的事儿来，“奉天是不错的地方。”

“你在奉天待过？”

“从大正六年就开始在奉天车站工作，之后又在牡丹江车站当了六年副手，再后来在奉天附近的一个车站当上了站长，嗯，当时我手下可管着二十个满洲人呢。满铁^[2]还给我颁了奖杯，金的银的都有，嗯。”

他每说完一句，都要在后面附上一声“嗯”。

“为何要给你颁奖杯？”

“说我工作认真呗。”

“在哪里当的站长？”

“奉天附近，一个小站。”

问他站名也不说，看来是个不起眼的小站吧。

“奉天是个好地方，那样的城市怕是不多了，不过我大正二十一年就从那儿撤走了。”

说起撤走的事，他话里话外还透出几分不舍的感觉。一问才知道，好运似乎自他从奉天撤走之后便再与他无缘了。他身上穿的西服确有几件像是站务员的旧式制服，我问他是不是满铁时代的衣服，他说：

“可不就是吗，很结实，英国货呢。”

只是这件英国货已满身补丁，似乎在诉说这位老战长自那以后的生活有多么艰辛。

这时，一位年轻的船员探进头来，告知我们因为海上浪大就不停靠根占了，直接开往旁边的大根占。听到这话，甘蓝君立马在一旁说道：

“七十五块的船票可以坐到一百块的地儿了，赚了二十五呢，可这下得花十块坐巴士返回根占，不过算下来还是赚了十五。”

这位站长的脑回路真是奇特，不过这算计实在是天衣无缝。

摇啊摇啊，船终于摇到大根占的近海处，我们又在这儿坐上了摇橹船。在指宿上船的人几乎都在这里下了船，这儿虽是个港口，但却没有任何设施，只有波涛汹涌的海岸。

为了不沾湿鞋袜，我小心翼翼地从小船上跳上岸，就这样，我与田川君踏上了大隅半岛的土地。在船上明明已经吃不消的田川君从船上跳下来的那一刻，瞬间就恢复了活力。

老站长也要去佐多町，于是我们三人结伴步行前往巴士站。站长背着背包，手里还提着两个包袱。背包和其中一个包袱里装的都是甘蓝，背包里有五贯^[3]、包袱里有两贯，剩下的那个包袱装的是菜苗。

我们在大根占町坐上了去佐多町的巴士，巴士沿着海岸线驶去，右手边就是波涛滚滚的鹿儿岛湾。开进根占町，海岸一下子变成了乱石滩。透过黑松林窥见的海岸上到处都躺着茶褐色或黄色的大石头，这里一小堆，那里一大堆，被海浪冲洗过的石头带着一丝咸咸的味道，果然

跟对面的指宿海岸大不相同。对岸如同新形成的火山地带，自由开放，而这里却截然相反，以沉积岩为基调形成的海岸线曲折多变，丘陵紧邻大海，整体呈现出黯淡的感觉。

坐在最前面的老站长时不时转过头来与我摆谈，

“这一带的野漆树特别多，用来做蜡烛或机械油。这里还大量产香蕉，销往各地。”

巴士有点晃，老站长说出的话也变得时断时续，

“大家快看，山丘上有座小学，那里的黄瓜开花了，西红柿也长出来了。”

西红柿倒没看见，只是小学所在的那座山腰上有一小块田，那里的黄瓜还真开出了黄色的花。

巴士只要一停靠哪个村站，老站长就会起身帮忙打点，那表情认真极了。他一会帮着乘客把行李抱下来，一会儿又帮着重新安排座位。只要一起身，他裤子上的布补丁就跟着飘起来。

“老哥，家里有孩子吗？”

不知何时，我对这位甘蓝老站长的称呼变成了“老哥”。

“原本有两个儿子，一个战死了，一个病死了。从奉天撤回来以后，家里就剩我和我老婆还有女儿三个人了。女儿现在在熊本打工。”

“那家里不就剩你们两口子了吗？”

“家里现在是三个人，还有个老妈。”

他接着又说，原本在满洲攒了七万块，可撤走时只拿回来了一千，真是可惜。

“要搁现在，那就值七百万了。”

“那还真是不幸啊。”

“不过三年前，我用五万块修了栋十五坪的房子，现在也值几十万了呢。”

说到这里，老站长的表情顿时亮了起来。

我拿出记事本开始写起来，

“你的名字？”

“村口善吉。”

“家住哪里？”

“指宿市十二町。”

我又顺便问了年龄，

“刚好六十岁。”

说完后，老站长不知在想什么，表情变得有些僵硬，陷入了沉思。

“到时候这杂志也送你一本。”

听我这么一说，他的表情忽地又亮了起来，

“哟，杂志吗，那真是太好了！”

汹涌湍急的大海对岸就是萨摩半岛，萨摩半岛的群山清晰地浮现在海的那一头。群山的最前端是圆锥形的开闻岳，山顶之处云雾缭绕。

渐渐地，巴士离佐多町越来越近了。老站长又跟我摆谈起来，

“这一带产炭，这里的炭烧的时间长，因为这儿的木头因潮湿的海风变得异常坚硬。”

这里的丘陵蔚然成林，虽苍翠茂密，却没有一片红叶，让人察觉不出四季的流转。

不久之后，巴士拐过一个大弯，佐多町最大的伊坐敷部落忽然就闯

进了我们的视野。这个村落在背靠大山的一个小海湾边，面朝大海的方向筑起了石坝，石坝内密密麻麻围聚着数百户人家。

到达终点下车后，老站长摘下他的战斗帽恭敬地行礼与我们告别，

“那么，万事小心了。”

摘下帽子的他原来是秃头。

我们径直朝町公所赶去，田川君收到每日新闻鹿儿岛分社传来的消息，那是一封让他回京的电报。

好不容易才来到佐多町，讽刺的是，这里等着田川君的竟是回京的命令，内阁总辞职那场未尽的风波终是让他无处遁逃。

“我只能与佐多说再见了。”田川君说道。

我一个人仍打算从町公所前往佐多町，若是陆路的话须步行一段长达数里的险峻之地，所以只有行船过去了，可听说这里的船因今天的海浪太大都出不了海了。

与町公所的人商量之后，决定先去太平洋沿岸一个叫大泊的村落，距离此处有三里地远。从那里坐船到佐多岬需要三四十分钟，所以先去那里待到风平浪静后再出发。町公所安排了一辆皮卡车载我一程，并让领路的永山先生与小山先生与我同行。

佐多町原本是含佐多岬在内的大隅半岛外端几个村落的总称，町内各个村落之间相距数里远，彼此还隔着险峻的大山。

其中，町公所所在的伊坐敷是最大的一个村落，有八百户人家，上万口人。除此以外，还有三十六个村落分散各处，户数从十至二三十户不等。

这一带少平地，大多是陡峭的山地。町内的小学和中学各有七所。即便如此，大多数孩子为了上学不得不在险峻的山路与低洼的石滩之间上上下下。据说佐多町从前就是一座陆地孤岛，严格来说是孤岛的集中地。

我与田川君离开町公所后，在一个叫南洋馆的旅店用了午餐。田川君定了十二点十分的巴士前往垂水，再从那儿坐船返回鹿儿岛。

午餐刚吃完，町公所为我安排的小型皮卡就开过来了，田川君与我在旅店前就此匆匆别过。

我坐上这辆小型皮卡的副驾，而町公所的永山先生与小山先生抓住驾驶室的顶盖就坐在后面的货厢里。

在伊坐敷村的村头，我竟意外地瞅见老站长村口先生的身影，他正从路旁的一户农家走出来，只背着背包，之前一直提着的两个包袱不见了，或许已经在哪里处理好了吧。

我正想摇下窗户招呼他一声，司机已停好车帮我吆喝起来，

“坐不坐车啊，大叔。”

老站长就站在离我们十一二米远的农家小院前，只见他冲我们大大地摆了摆手，面带微笑地深深低下头去，像是对我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或许他要去别处吧，抑或是他还得挨个儿拜访这里的人家吧。

皮卡车继续朝前开去。离开伊坐敷后就进入了山地，一路都是不好走的石子路。我们就像坐坦克似的，颠簸着从树根、石头上碾过，强行向前推进。永山先生与小山先生时不时还要下去帮忙推车。路的两旁是山，山上长满了各种树木。这里的枫叶还没被染红，只有茱萸的叶是红色的，偶尔还能瞧见大吴风草黄色的花朵。这里随处可见野生的铁树，每株铁树上既有绿叶，也有茶色的枯叶。阳光下，丛林间的一抹绿闪烁着细腻的光芒，当然，那已不是冬阳，而是早春的阳光了。

西边已经能看到岛泊村了。卡车只能通行到海盗浦，于是，我们从这里开始下车步行。我们蹚过乱石滩，来到通往大山的谷溪处。这里一下雨就会被淹没，满地的石块儿让这里路不成路。不一会儿，我们从谷溪处走到半山腰的小路上，这条丛林小道窄得只能容下一人通过。

一路上，波涛声不绝于耳。白色的野菊花开了，薄薄的花穗闪着银

色的光芒。大吴风草叶的色泽愈加浓厚了，看起来多了几分坚韧。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一处断崖的山腰处，这里尽是岩石山。从这里往下走，又见一处乱石滩，接着继续翻过一处断崖下到另一处乱石滩后，竟在那里意外地发现约莫三十户人家，他们抱成一团，紧紧地贴在这山与海之间的狭小之地。在这个叫尾波濑的村子里，每家每户都围着竹编的挡风栅栏，就连屋旁的一小洼田地也用竹栅栏围着。

据说这里的岩石上刻有朝鲜之役^[4]的印记，说是当年为了凿出萨摩军船靠岸用的栈桥，便剜空了这里的岩石，可我们实在没精力再去寻访那些石头了。

这个村落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岛津藩主路过此地时，爱上了当地一位侍奉他的姑娘。藩主非常宠爱这个叫御真濑的姑娘。离别之际，藩主要将知林岛送与她，可御真濑说这岛于她也是毫无用处，她想要的只有藩主身上绣有十字的褂子。于是，藩主便将自己穿的外褂赠予了她。

回到鹿儿岛后，藩主对御真濑念念不忘，遂作和歌一首“佐多海边哭泣的御真濑啊，是什么爱情啊，是佐多之恋”。

当藩主再次来到佐多并召唤御真濑时，御真濑却因这段悬殊的恋情罹患重疾。她遁入在村头的海边搭起的茅草屋，因自己丑陋的病容羞于见人。藩主见此，又作和歌一首“心悸，筱竹、破竹席之中，泛起的思念，与日俱增”。

之后，岛津藩主将自己的烟盒赠予她后便归去了。

这个传说经过代代口耳相传传到了今天，可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的那一天吧。

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或许就发生在朝鲜之役^[5]之时。如若不是，岛津藩的藩主应该不会踏足如此偏远之地。这个姑且不论，故事里的和歌明显不像是藩主所为，更像是市井百姓根据藩主与御真濑的爱情悲歌唱出来的。

还有，尾波濑没有水井，只有一处地方会涌出水来。

离开这里后，沿山出现一条宽约两米的山道，终于有一条像样的路了，前面有一群闲庭信步的小牛。无论走了多久，它们始终走在我们的前面，像是被我们撵着走似的。途中还突然跳出一只鸡来，它也开始加入到我们前面的队伍中去了。

整个佐多町穿行着放牧的牛儿，特别是从这里到大泊的一路上尤其多。这里出产的牛叫佐多牛，颇有名气，一年的产值可达三千万。在一年四次的公开竞拍牛市上，仔牛的销量可达千头。其实一直到大正十年以前，这一带都是以产马地而闻名的，而且一直是大家熟知的萨摩两大牧场之一。到了大正十年，指宿病流行，马儿一匹不剩全病倒了，自那以后就被牛取代了。

马上要进大泊村了。这一带似乎也没种多少庄稼，少有的农田里长着约一寸高的麦子，还有的地里正在准备播种。农田四处都堆着黑土，状若馒头，听说里面储存的是萨摩芋头。土馒头的顶上插着一根通风的麦秆，像极了一炷祈祷时点的香。

很快，我们就到大泊村了。这里是一处环抱小海湾的港口，地形像一个荷包。同样是山与海之间的狭小空间，却密集地聚居着三百来户人家。虽然不大，但绝对是个天然良港。

走到海边，只见一艘挂满彩旗的蒸汽轮船泊在海湾，听说正逢新造船“丸十丸”（十马力）的下水仪式。这船的船头与船尾各插着一根竹竿，两根竹竿的顶端用绳索连着，竹竿和绳索上均挂满了彩条，有白色、红色、紫色、桃红色还有黄色五种颜色。虽然船上的乘客不少，却没半点嘈杂的喧闹声，一片清风雅静。这艘挂满彩旗的新船抛下铁锚，泊在海中央的样子竟让人生出几分孤寂之感。

有几个大人和十多个孩子正光着脚丫站在海边眺望大船。沙滩上还有三头牛，也驻足凝望着船的方向。

同行的永山先生与小山先生帮忙去打点坐船的事，可没多久就回来了，听船上的年轻人说，眼下才出了大风预警的通知，要去佐多岬的话

最好趁早，到了明天海上的风浪反而会更大。

“这下怎么办？”

被永山先生这么一问，我一时也不知所措，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听那位年轻人的。小山先生又去落实坐船的事，这次很快就说定了。

这个村子没有旅馆，我们打算坐船先去当晚准备留宿的区长家，现在一切只等船准备就绪了。

二十分钟后，船上的年轻人过来接我们了。他头发有些蓬乱，脸有些黑，不过面相看着很是精干。他的裤子上沾有污渍，上身套着正装式的白毛衣，只是那白毛衣上也沾着油渍，而且两边胳膊肘的地方已经磨得掉毛了。

“不会有问题吧？”

我再三向他确认，他抬头看看天儿说：

“嗯，看起来应该不用担心。”

说完他还笑了笑，就像把一切都交给老天爷了。那笑脸一如少年，听说他今年二十二岁。

海边一角的石阶栈桥旁停着一艘摇橹船，船不大，勉强能容纳我们三人，且船身短而宽，像极了一个盥洗盆。

我、永山先生、小山先生三人一个挨一个猫着腰蹲上船后，那位年轻人就迫不及待地操起船橹朝停在海面上的机动船划去。

其实那艘机动船也着实不大，船上还有一位助手模样的少年。

他们很快拧动了发动机，小小的船身跟着震动起来。那位年轻的船长名曰日高和八，在船上帮忙的少年是日高君的弟弟。

“这船有多少吨？”

“1.8吨的样子。”

日高君答道，比起年纪，他说话的口气竟老成许多。船一驶出海湾，风浪陡然大起来，船乘着风浪颠簸前行。从船的左右两侧伸出去两根粗竹竿，就像两根触角似的，上面还缠着细细的金属丝，金属丝上沾着鸡毛，或许刚刚才有鲣鱼上了钩。

“这船是借来的？”

“开玩笑，这船就是我的。”

年轻船长一脸不服气的神情。

“那平时做什么？”

“捕鱼。”

“这船应该开不了很远吧？”

“说得也是，美国自然是去不了的。”

日高君的双眸在黝黑且精干的脸上闪烁着光芒。

只有在写情诗的不良少年脸上才会露出那样的神情吧。

不畏前路、不惧艰险，那是一张永不服输的脸。

他的头发被风吹到脑后。

“我的船从来都开得很远哦，远到从岸边看去，连跑国际航线的大船都变得很小的地方。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海太大了，不过我们现在也算是在太平洋的中央了吧。”

“捕什么鱼呢？你应该什么都能捕到吧。”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说着，生怕又伤害到这位年轻萨摩男子汉的自尊心。

秋天布鲣鱼的饵，冬天就撒下鲨鱼的饵绳。

“还能捕到鲨鱼？”

“有一次我一下就捕到七条，无奈船只能装下三条，我就把剩下的四条暂时放在海里，第二天再去运回来的。一条少说也有三四十贯，这条船最多也就能装下三条。”

我能想象到就如他说的那般，先把鲨鱼诓到海面上来，再拖到船里，若是鲨鱼不上钩，就潜到水下把它们逮上来。日高君说这话的时候表现得英勇无比。

春天捕鲭鱼，夏天捕飞鱼，听说每一季能赚十万块。

听日高君说着话，他在我心中的模样也逐渐清晰起来。鲭鱼、飞鱼、鲣鱼，还有鲨鱼，他每天与鱼追逐，他的船成日在佐多岬周边的海域徘徊，而他就是那艘小小发动机船的船长。

“这一带有十六七寻^[6]深”“天上飞的鸟是鱼鹰……”日高君时不时跟我们絮叨起来。

汹涌的大海不知何时变成了蓝黑色，船沿着断岩峭壁的海岸线向前驶去。

穿过两处岬角看到一个叫田尻的村子，这个海岸边的村落聚居着六十来户人家。

“夏天也会潜到这儿来捕鲍鱼。”

“这也行？”

“开玩笑！论潜水，放眼整个大泊，我也是年轻人中的翘楚。十三寻的深度对我来说不值一提。”

“那个，打听一下，一位成年渔民大概能赚多少？”

“这里不分什么成年不成年，中学刚毕业的大概能拿到熟练工的八成左右。我嘛，比熟练工厉害，还有额外的收入。”

“真是了不起啊！”

“也没啥大不了的。”

谁知我一夸他，日高船长瞬间又变回了日高少年，反倒扭捏起来，竟不像是他了。

绕过第三个岬角，前面就是佐多岬了。岬角端头的不远处有座岛，由四块岩体组合而成，其中一块岩体上建有一座白色灯塔。岬角还有那座岛的四周白色浪花四溅。

“还真是风急浪高啊。”

“这可算不上什么大风大浪。”

“这还算是平静的？”

“也不能说是平静……”

船慢慢靠向佐多岬。听说从这儿到佐多岬一带海流湍急，一般的机动船倘若逆流而行，要花三四个小时才能通过。

“现在怎么办才好？”

“现在还好，等到退潮的时候，鹿儿岛湾的潮水全都会涌过来，那才不得了。”

灯塔远远望去像一件十分精美的摆件，这摆设的底座就是岛。这岛，还有这四块大岩体的排列组合都是艺术品。

驶过枇榔岛，眼看灯塔越来越近了。

“从哪边靠上去啊？”日高君问道。

“灯塔岛能上去吗？”

“没有上不去的地方。”

“没有危险吧？”

“要说危险，什么时候都有危险。”

“有灯塔的大轮岛从近处看去全是岩石。陡峭的岩壁下散落着礁石，海浪拍打岩礁，溅起高高的泡沫，又四散而去。”

我们小心地驶向岬角处靠岸。

虽说岬角下也有到处散落的岩礁，大浪拍过来时浪花四溅，不过好在海边还有几处沙地，从那儿上岸要容易些。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坐的船后还拖着一艘类似我们之前坐的小盥洗盆似的摇橹船。

我们下到摇橹船上，日高君迎着海浪，一边小心地穿行在岩礁之间，一边向海岸划去。

“好了，下船吧！”

听到日高君的指令，我们从船上跳到水岸边。摇橹船也随着下一个打过来的波浪翻倒在岸边。日高君再次巧妙地将它推出海面，一个人划回了他的机动小船。

“我们等着你哦。”

永山先生朝日高君远去的方向喊道。

如果就这样被遗忘在这里，那真得出大事了。日高君用细致独特的手法摆弄着船橹，听到我们的喊声后微微抬了抬右手回应我们，仿佛在说“没问题”。

我们三人开始踩着陡峭的石梯，向岬角断崖上的灯塔事务所爬去。

爬上石梯，是一处狭小的台地，那里有一栋长方形的石头建筑。门柱上挂的牌子上写着“佐多岬航路标识事务所”。明明以前就叫佐多岬灯塔的，最近却改了个这么麻烦的称呼。

这里的灯塔是英国人在明治初年建起来的，根据江户条约，最初在我国建了八处灯塔，佐多岬灯塔就是其中之一。明治二年开工，明治四年灯塔和这栋石屋竣工。起初是英国人在管理，大约在明治二十七年才

交由日本人管理。

站在石屋前仔细一瞧，这栋有些历史的建筑上没几个窗户，整体被隔成了三个部分。正中是事务所，左右两边是宿舍。

石屋外立面的石头因常年风化，表面布满了侵蚀出的小孔洞，像泡沫岩一样。我触摸着那些风化的石头，若没有想起也就罢了，可偏在这时，脑海中应景地闪过横山隆一的佳句“饱经八十年风霜的石头如钢铁般坚硬”。我拾起一粒滚落在旁的风化小石子，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我们走进石屋，只有一扇窗户的事务所里显得有些昏暗。黑板上只留下了一句“下次换岗十二日”。灯塔的换岗一周一次，所员五人之中有两人会轮流常驻灯塔。这事务所与灯塔所在的大轮岛之间近在咫尺，仿佛一脚就能跨过去。可实际上要爬上去换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遇上大风大浪，换岗还得延期。即使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只要不是勇敢如日高船长那般的人物，想靠手中的船橹划船靠岸也绝非易事。

听事务所的金柑干雄氏说，没肉的日子还能忍受，没蔬菜的日子实在吃不消，平日的饮用水就是雨水，先把雨槽接到的水汇集到一起，再用炭和沙过滤。这里除了夏天，几乎没有人会来。

“对孤单倒是习以为常了，只是上灯塔工作的时候，住的地方在岩壁上，遇到暴风雨时就很可怕，担心岩壁会不会塌掉。”

所长去了鹿儿岛，就剩金柑先生与我们攀谈起来。

“工作忙吗？”

“上灯塔工作的时候就忙。这里是正规的气象观测所，一天观测三次。遇到台风的话，每小时就得观测一次，挺辛苦的。本来点灯设有自动装置，可也不太灵，所以每隔四个小时还得人工操作一下，所以晚上都是轮班睡觉。”

那之后，金柑先生跟我们聊了许多，“有一种像海鸥的鸟经常飞进灯室里来”“今年已经看到好几次海难发生了”“这宿舍旁还有狐狸出没……”

离开事务所，金柑先生领着我们去参拜御崎神社。俯瞰大海，海面全是泛起的白色浪花。我们坐的那艘机动船像一片树叶一样漂浮在距离海边三百米远的地方。我在那片叶子上看到了日高君与他弟弟小小的身影。

“这风不打紧吧？”

“一千毫巴^[7]的低气压正朝东北方向行进，目前也出了强风预警的通知。不过不打紧，咱们慢慢过去。”

金柑先生话虽这么说，但看样子还是尽早回去安全一些。

事务所背后大约一町^[8]远的地方有一座御崎神社，四周杂木丛生。木造鸟居的四周有铁树还有槟榔树，长得枝繁叶茂。正前方就是小小的神殿，颇有一丝荒凉之感。

我们离开神殿返回宿舍后，又径直朝刚才相反的方向走去。那一头是岬角外延最远的一端，那里只有一条勉强能通过一人的小路，小路两旁长着茂盛的山白竹，起风时就传来沙沙的声响。白色灯塔就在眼前了，灯塔下是潮水卷起的漩涡。东边是种子岛、屋久岛，西边是竹岛、硫磺岛，它们的影子在阴暗的天空下显得模糊不清。种子岛映在水平线上的岛影平坦整齐，像极了平放在海面上的一块板子。这时，金柑先生说，

“已经四点了，潮水要涨上来了。这里的海潮自东向西，流速很快，且到处都有岩礁，对过往的船只来说是片很危险的海域。”

“这儿离海面有多高？”

“有五十米高。”

我们开始往回走。虽是九州的最南端，但听说这里到了冬天因为凛冽的海风也很冷。而夏天也因为湿气重，每次巡完灯塔回到宿舍就会看到生霉的榻榻米。

我们沿着石阶重新下到海边，海的那一头似乎很快就认出了我们的

身影，一艘圆木舟似的摇橹船又从1.8吨的机动船旁划了过来。这时，海上的模样已经大变，浪越来越高。都说大浪来时会踩着七五三的节奏，如果不是连着七下，就是五下或三下。

数到五下，待一波浪潮退下后，我们一下子跳上摇橹船，又有三两下大浪打过来，船底瞬间浸满海水。即便如此，日高君仍巧妙地将小船划出岩礁地带，靠向机动船。

已经日暮黄昏，风越刮越大，机动船全速向大泊驶去。

大海依旧是一片蓝黑之色，只有海浪的浪梢时不时透出蔚蓝之色。

我不禁感叹，

“这大海的色彩啊！”

“有不少一百至一百五十吨的大船都折在岬角至大泊的这片海域，因为这海的颜色让人看不清暗礁。”

“今天这样子能行吗？”

“随便胡乱划两下自然是不行的，我就不同了，我可是通过了四十天的学习拿到海技证的人。那证书上还有运输大臣石井光次郎的署名呢，跟县知事的署名可不是一回事儿。”

他接着说道，

“在大泊的年轻人之中，除了我之外还能拿到这个证书的就只有一人。”

“真是了不起啊。”

“哪里哪里。”

日高君又摆出一副难为情的表情。没人表扬的时候总是趾高气扬的模样，一旦夸上一句，这位年轻的船长立刻又谦逊起来，反倒默不作声了。

登上大泊海岸已过五点，靠岸坐的还是方才那艘摇橹船。之前停在海湾处的那艘新造船已经消失在视野之中，这里仍有五六头牛悠闲地走在日暮黄昏的海滩上。

我与日高君话别后往区长家走去，途经一处平房，四面围着石墙。这家人都在外打工，现在是处空宅。但这里曾经是所衙门，幕末黑船来袭^[9]的时代，我们所造之船就是先在这里改装、之后再送至萨摩半岛的山川^[10]改装，最后从鹿儿岛下水。

我们暂时寄宿在区长家，这一带的房屋结构好像都是统一的，四间房挨在一起，像个田字。隔扇后就是榻榻米的客厅，完全没有壁橱之类的空间，只能将四个房间中的一个全都拿来放置行李杂物。这设计实在称不上精妙，不过听说考虑到台风来袭，屋子的底座加装了数根粗木。

那晚大风呼啸，我数次从风声中惊醒。

第二天依旧是大风，想要绕过佐多岬横渡伊坐敷终是勉强，可我也再没了原路返回的力气，于是我决定再次拜托年轻的船长，先坐船到滨尻村，从那里横穿半岛后再步行至伊坐敷。据说这个方案的步行距离是最短的。

小山先生去找日高君交涉坐船的事，不一会儿，两人一起回来了。今天，日高君戴的那顶帽子像一顶真正的船长帽，崭新的帽檐上镶着一枚大大的金色徽章。

“喂。”他也不脱帽，只朝我们点了点头，多少有些傲慢，可傲慢中还带着几分少年的羞涩。

“今天能行吗？”

“这个嘛……”

“拜托了。”

“那走吧”，之后还不忘补充一句，

“起风了，要走就快点。”

英勇无比的船长是个急性子，不由得让我们的性子也跟着急了起来。

赶至岸边，依然有几头牛正在沙滩上吹着海风，还有七只在风中刮得东倒西歪的鸡。扛着背筐的妇女们光着脚从那里经过。与昨日的光景不同，今日的海湾停靠了十余艘像是在避风的机动船。

我们一如昨日那般先坐摇橹舟划到机动船旁。上船后，船长摘下帽子随手一放，像昨日一样任由头发迎风飘扬。

船驶出海湾，朝佐多岬相反的方向驶去。前面出现了几座小小的岬角，不一会就被我们甩在身后，越来越小。

外浦、间泊、竹浦，岬角与岬角之间坐落着一个个小渔村。这些渔村无一例外被夹进了岩山缝儿里，前面是一小片海滩，村里就住着二三十户人家。

岬角一个接一个出现在眼前，这些岬角的前端连着延伸出去的岩礁，看着就像锋利的箭头，滚滚波涛袭向箭头的时候扬起白色的飞沫。每根箭头上还长着一棵松树。

大约五十分钟后，船逐渐靠向滨尻村。这个村子没有海湾，直接面向外海。长长的沙滩一角坐落着约莫三十户人家。这里家家户户围着石墙，一面紧贴着一面，一看便知这村落定是长期被惊涛骇浪所扰。村落南边的沙滩看起来是黑色的，听说沙里多含铁砂。

沿岸没有停靠的船只，我们坐上摇橹舟向岸边划去。日高君放下我们后说，

“这下送到了哦。”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句话的口气仿佛是卸下货物后的感叹。

他操起船橹划向自己那艘小船，而我自始至终都站在风中的岸边目送他回到自己的船上。

听说这个滨尻村总是受到台风的侵袭，灾害最是频繁。如果刮起十

二号台风的话，村子三分之一的屋顶都会被海浪盖过。家家户户用坚固的石墙武装起来，眼前这光景就是他们对自身宿命的无奈回应吧。他们注定将陷入与风浪无止境的斗争之中。

村子背靠岩山，没有水井，只能依靠小河里的流水生活。如果久不降雨，立刻就会陷入缺水的困境之中。人，注定得生活在饱经考验的地方吧。十二号台风刮过，村里人人都说，

“埋怨神佛终是无用，要埋怨就埋怨祖辈们吧。”

滨尻村的村民不出海陆、盐屋、滨尻、今针山这四大少见的姓氏。

有记载说以前这个村前的海边造过大船，据说现在还能看到那个时候的木工之墓。我们走在滨尻村前的海滩上，这里没有步道，只能沿着海岸线走去。村里大多数人都加入到海岸的维护工程中。多是妇女的海陆家族与今金山家族，为了守护自己的村落正在运砂。

我们从海边走进松林，那边有条路通往伊坐敷。没过多久，我们沿着这条路顺势深入一处盆地。在那里，我发现一处田圃，来半岛后，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如此有模有样的田圃。一面大岩壁像屏风一样伫立在盆地的一角，岩壁脚下聚居着二三十户人家。那是一个叫坂本的富足村落。

向左望去，这个村子的不远处就是郡村，这时距离我们走出滨尻村已经过去四十多分钟了。

我们走进一所中学，借那里的电话与伊坐敷公所商量如何派皮卡车过来接我们，此时正在校园里玩耍的学生几乎都光着脚丫。

这所中学的前面是近津宫神社，供奉的是御崎神社的姐神。我们顺着粗糙的石阶爬上去一瞧，这神殿竟也是一副荒废的模样。

每年二月十八日，七浦（田尻、大泊、外浦、间泊、竹浦、故里、郡）的青年们从御崎神社抬出神轿，绕七浦海岸周游一圈，并于第二天的十九日到达近津宫神社。二十日还会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庆祝姐弟二神的相会。当地流传的歌谣中有一句“一年一次，神仙也会穿越

七浦来此相会”，说的就是这个祭礼吧。

我们从郡村坐上前往伊坐敷的皮卡车，这条路的路况比昨天的还要糟糕。丘陵背后是一个叫马笼的村落，听说那里每年都有竞拍的牛市。

到达伊坐敷已经十二点了，我们去了昨日与田川君告别的南洋馆吃午饭。

“怎么样了啊，还顺利吗？”

听到招呼声，我转过头去，却看见老站长正站在店门口。被他这么一问，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这是去哪儿啊？”

“准备回去了。”

他要坐的是比我早一班的巴士，我跟他说这次不能同行，甚是可惜，结果这位老站长立刻就说他要中途换成我坐的这班车。正说着话，他的巴士来了，我俩只能暂时分开。我坐上两点的巴士，小山先生与永山先生一直朝我挥手告别，直到车子开走。

老站长果然按照约定，在根占町的某个车站换上了我这辆车。只见他手拿大丽花，花茎像是杨桐木做的，上面就点缀着那朵人造假花。

“这是拿去卖的吗？”

“才不是，拿回家的。”

话音刚落，车里就有个女人问他：

“卖多少？”

“一个十块。”

那女人好像只是问着玩的，没有要买的样子。老站长也意兴阑珊，没有特别想卖的样子。

我俩在大根占町下车后，我只需在那里等着去垂水的巴士。可站长为了坐船回指宿还得赶往我们昨天下船的码头。巴士本就晚点了，如果再不快点怕是赶不上船了。

“那就再见啦。”我与他告别。

“保重！”他也与我说再见了。

真是一场仓促的离别。老站长的背包不知装了些什么，看起来依旧沉重。右手拿的人造大丽花剧烈摇晃着。花是假的，本不必担心，可不知怎地，远远看去，总觉得它就要掉落了。我坐的巴士迟了二十分钟，不知是不是为了挽回这点损失，巴士从一开始就沿着海岸线全速行驶。

今天的鹿儿岛湾仍是大风大浪的一天。一直到终点垂水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大海的方向。驶过坂元附近时，我瞥见两位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老太太正在开阔的海岸一角做着针线活儿。那一幕让我至今难忘。终于，我于七点从垂水坐船抵达鹿儿岛。

（《别册文艺春秋》1954年12月；《现代纪行文学全集南日本篇》修道社，1960年）

[1]日本古代衡量单位，1匁=3.759克。

[2]1906—1945年间日本在伪满洲国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

[3]日本尺贯法中的重量单位，1贯=3.75kg。

[4]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年），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指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和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

[5]朝鲜之役（1592—1598年），又称万历朝鲜战争，指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和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1592年4月，日本太阁丰臣秀吉调动军队14万人渡海至朝鲜，正式开始了对朝战争。一个月便攻陷朝鲜京城，驱逐朝鲜国王。明朝遂集结4万人援兵朝鲜。1597年正月，明朝与日本议和失败，日军大军再侵朝鲜，明朝再次援朝。不久，丰臣秀吉病逝，日军全部从朝鲜半岛撤退。

[6]长度单位，用来计测绳、钓线长度或水深等。1寻=6英尺（约1.8m）。

[7]大气压的单位，1毫巴=100帕。

[8]长度单位。1町约109米。

[9]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外海洋面，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美军战舰庞大的体形震惊了当时的日本人，由于美国人的舰船全部被漆黑色，因此被日本人称之为“黑船来航”。

[10]位于萨摩半岛的南端鹿儿岛县揖宿郡的町。

译后记

但凡对日本当代文学略为了解的人应该都听过井上靖的名字。他是一位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日本文坛巨匠，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评论、随笔和诗歌。

而此次由我执笔翻译的这本《日本纪行》则是井上靖的一部纪行随笔，共十九篇，皆为他在旅途中的所感所思。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我领略了书中每一处充满日本风情的景与物。然而，读到最后，我忽然领悟到，这些不同的旅行经历，看似写景，实则写的是“情”。书中所写种种皆蕴含着先生无限的畅想、对死亡的感悟，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生命纯粹的感动。

作为译者，若要说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在中文语言上达到井上靖在日文语言上的造诣。井上靖是诗人出身，他的用词看似平淡，实则讲究，因此在翻译时，我亦在中文措辞上字字推敲考究，不但要准确译出笔下之意，更要译出笔中之韵。

其次，井上靖这一部作品囊括了十九篇纪行文，包罗万象、文风多变，还有各种深植于文化背景中的典故。这些在翻译上都带来一定的困难，除了做好文字工作，统一文风，亦需了解查阅相关地域的文化背景、历史典故等，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与地道性。

在翻译此书的大半年间，感谢编辑对我的信任与支持，我只能字字斟酌，努力改进与提高，希望拙译不辜负编辑对我的信任，最终能为读者呈现出井上靖笔下一幕幕美景，并带领读者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产生情感的共鸣，体会无穷的余韵。

郭娜

2020年5月于重庆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滨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

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 やすし U

井上靖 文集

斗牛 猎枪

「日」井上靖
陈燕

译 著

とうぎゅ りょうじゅ

——天狗文库——

T O G Y U , R Y O J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OGYU, RYOJU, HIRA NO SHAKUNAGE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49, 1949, 1950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20）第06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斗牛·猎枪 / （日）井上靖著；陈燕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12

ISBN 978-7-229-16231-3

I．①斗... II．①井...②陈... III．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日本 - 现代 IV．①I313.45

斗牛·猎枪

DOUNI·LIEQIANG

[日] 井上靖 著 陈燕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何建云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625 字数：115千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6231-3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猎枪

 薔子的信

 阿绿的信

 彩子的信（遗书）

斗牛

比良山上的石楠花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猎枪

我在日本猎人俱乐部的机关刊《猎友》——一本薄薄的杂志——的最新号上，发表了一首题为《猎枪》的诗歌。

这么一说，或许让人听着觉得我是一个对打猎多少有些兴趣的人。可是，把我抚养成人的母亲向来极为厌恶杀生，因此我至今连一杆气枪都不曾摸过。《猎友》杂志的编辑恰巧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一把年纪了，却依然放不下诗歌同好杂志。大概是他一时兴起，加上几分久别叙旧的客套，便托我写一首诗。那是一本跟自己不搭界的特殊杂志，对方还要求作品要取材于跟打猎有关的事情，倘若是平常的我，肯定当场就拒绝了。恰好那个时候，偶然有些事情让我对猎枪与人的孤独之间的关系起了诗兴，想着什么时候要以此为题写个作品，便觉得这是个绝佳的发表去处。于是，在十一月底的一个终于有些寒意逼人的夜晚，我伏案写作，完成了一首带有个人风格的散文诗。第二天，早早便寄往《猎友》的编辑部。

那首散文诗《猎枪》与我接下来所写的这篇手记多少有些关系，姑且在此移录如下：

那人衔着一个大烟斗，让猎狗走在前方，长靴用力地踩着霜柱，慢慢地趟开初冬天城山小道的草丛攀登而去。带有二十五发子弹的腰带，黑褐色的皮质上衣，架在肩上的丘吉尔双管猎枪。那是一种夺人性命、闪着白光的钢铁武器，究竟是什么人要武装得如此冷酷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擦身而过的那个高个子猎人的背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那以后，在都市车站或闹市的深夜时分，我有时会突然想要像那猎人一样行走。缓慢、安静、冷酷——那一刻，每每在我眼里成为猎人背景的，并非初冬时节冷峻的天城山，而是莫名有些落寞的白色河床。而且，一杆铮亮的猎枪上，印烙着同时浸染于中年孤独的灵魂与肉体中的沉重感，散发出一种在它瞄准生灵时所见不到的、不可思议的血腥之

美。

朋友寄来了刊有这篇《猎枪》的杂志。哗哗地翻着书页时，一向漫不经心的我才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作品尽管题上了《猎枪》这个煞有介事的题目，却与这个杂志的风格相去甚远，跟散落在四处的“打猎之道”、运动员精神等等，或者是诸如健康的爱好之类的词语格格不入。刊登着我的诗歌的那一页，仿佛一个离岛似的，成了一个孤立的截然不同的特殊空间。毋庸多言，我在这篇作品里，展现了猎枪本质上的性格，那是我凭借自己诗的直觉把握住的。如果这么说有些言过其实的话，那至少是我曾经有意那么做的。在这一点上，我相当自负，于心无愧。如果这篇作品刊登在其他杂志上，当然也是毫无问题的。只是这本杂志是日本猎人俱乐部的机关刊，一向以宣传打猎为最健康、最豪迈的爱好为使命。《猎枪》刊登于其中，我的猎枪观便多少显得有些歪门邪道，令人敬而远之。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才体会到朋友当初拿到我的诗稿时心中的为难，估计也是相当犹豫吧。他勉为其难地刊登了这首诗歌，可以想象那种出于友情为我费心劳神的样子。当时，我真是为此感到心痛。我还想着，或许会从猎人俱乐部的某个人那里收到一两个抗议。结果，这不过是我在杞人忧天。不管过去了多长时间，我连一封类似内容的明信片都不曾收到过。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的作品被全国的猎人们完全无视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可能根本无人阅读过它。两个月后，我已经将这件事彻底抛诸脑后。一天，一个名叫三杉穰介的陌生人给我寄来了一封书信。

我曾见过后代的史家如此评论泰山的一个古碑上刻着的文字：“像是秋台风过去后，太阳白晃晃的光芒一般”。我在收到的白色和纸大号信封上见到的三杉穰介的笔迹，如果稍微夸张一点形容，便是那样的文字。那种笔迹早已湮灭，现在甚至连古碑的一页拓本都无处可寻，它究竟有何风韵格调，本就无从想象。三杉穰介那几乎要溢出信封的大个草书体文字，乍一看，字迹华丽，给人一种豪放的感觉。可是，稍稍看上一会儿，一个字一个字，便有一种空虚感迎面而来。于是，我突然想起了上述史家关于泰山石刻书法的评说。笔头蘸满墨汁，左手持着信封，一气呵成，笔走龙蛇——人们可能如此想象，可是，那笔势里透出一种与所谓的枯淡不同的、莫名冷漠的面无表情与兴致索然。换言之，那自在的

笔势让人感受到一种怏怏不乐、带着浓郁的近代人色彩的自我，丝毫没有世上善书者身上的那种庸俗与可恶。

总而言之，那封信出现在我家粗糙的木制邮箱里，它的堂堂风范，华丽得有点不合时宜。打开信封一看，只见一间^[1]多的宣纸上，每行大概有五六个大字，行笔同样潇洒自如——我对打猎有些兴趣，前一阵子，偶然有机会在《猎友》杂志上拜读了您的高作《猎枪》。我天生是个粗人，跟诗歌的风雅向来无缘。实言相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诗。这么说可能有失礼数，但我好像也是第一次见到尊名。不过，拜读了《猎枪》之后，我体会到了一种久违的感动——大概就是这样的开头。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封信时，行将忘却的散文诗《猎枪》一事浮上心头。我想，这下终于有个猎人，而且还是相当厉害的家伙，给我寄来抗议信了，一时间心里紧张不已。然而，读着读着，我发现信的内容跟自己的预想截然不同。信上所写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三杉穰介的措辞始终郑重有礼，另一方面，文章内容也如同他的笔迹一样不失自恃与冷静，条理相当清楚。“《猎枪》中写的人物，或许就是我吧？十一月初，我去天城猎场时，在山麓村庄的某个地方，我高高的背影偶然间落入了您的眼帘。专门训练来捕猎山鸡的带黑白斑点的猎狗，我在伦敦时恩师送我的丘吉尔猎枪，甚至连我喜欢的烟斗，都被您看到了，真是惶恐之至。您甚至还将我自己难以悟到的浅陋内心，升华为诗歌的意境，真是不胜荣幸。在感到难为情的同时，我也非常佩服诗人这一特殊存在所拥有的非凡洞察力。”——读到这里，我试图按照他所说的那样，重新勾勒出一个猎人的身影：五个月前的某个清晨，在伊豆天城山山脚的一个温泉小村，我在杉树林中的小道上散步，偶然与他擦身而过。可是，除了对当时吸引目光的那个猎人莫名孤独的背影有些漠然的印象之外，我再也无法清晰地想起任何事情。那是个高个子的中年绅士，除此之外，不用说他的外貌，我的脑海里就连他的年龄和穿着打扮等，都没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

本来，我也并非是特意去观察那个人。一个绅士肩上扛着猎枪，从对面走来，嘴上衔着烟斗。那身影与一般的猎人不同，他的四周带着一种思索的氛围，在初冬清晨寒冷的空气中，十分清新地映入了我的眼帘。因此，在错身过后，我不由得又回头看了看他。他离开了来时的小

路，走进了一条通往山上的杂木丛生的道路，仿佛担心长靴打滑似的，慢慢地，沿着相当陡峭的斜坡，一步一步沉稳有力地往上走去。我目送着他，那背影就像我在《猎枪》中所写的那样，不知为何显得十分孤独。

当时，他手上牵着的猎犬是优良的塞特犬。这一点知识，我还是有的。至于那人肩上扛着的猎枪是什么来历，一向跟打猎无甚交集的我则无从得知了。猎枪中的极品是理查德或丘吉尔，这是我后来创作散文诗《猎枪》时，临时抱佛脚查到的。我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在作品中随意地将英国制造的高级猎枪放在了绅士的肩上。没想到，跟现实中的三杉穰介的猎枪，偶然间不谋而合了。因此，即使现在他本人自报家门，声称自己是散文诗《猎枪》的主人公，我也只不过闪过一个念头：“哦，是么？”对我而言，作为我虚构的人物的实体，三杉穰介依然是个陌生人。

那位三杉穰介的书信还有后续内容——突然说起奇怪的事情，您可能会觉得有点蹊跷，我现在手上有三封寄给我的书信。我原本是打算烧毁它们的，但拜读了您的高作《猎枪》，知道您这个人物之后，突然想请您读一读这些书信。扰您清静，真是万分抱歉，我将这三封书信另封邮寄给您，能否请您在方便的时候赐读？除了请您赐读之外，别无他意。我希望您能了解，您笔下我窥见的“白色河床”究竟是什么。人真是一种愚蠢的存在，似乎总在期待有人能够明白自己。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心情。但是，自从我知道您对我这个人有特殊的兴趣之后，便突然产生了想让您知道我的一切的念头。您过目之后，那三封信，请代我一并丢弃即可。此外，您在伊豆看到我的身影，应该就是这三封信刚刚到我手上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不过，说到我对打猎产生兴趣一事，可以追溯到数年之前。我那时跟如今孤身一人不同，在公私两方面上，生活算是顺心遂意，但猎枪好像早就已经架在了我的肩上。请让我就此事附上一笔。

在读完这封信的第三天，我收到了那三封信。与前面的信件一样，上面写着“伊豆旅馆三杉穰介”。那是三位女性写给三杉的信。我读这些信，不，我读了这些信之后的感想，在此姑且不提。我打算把它们抄写在下文中。最后在此附记一句，我觉得三杉应该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人，便查阅了一下绅士名录、人名录及其他材料，都一无所获，三杉极有可能是他特意为我而起的一个化名。此外，我想事先声明一下：抄写书信之际，我发现了许多用墨水涂抹的地方。其中一些我认为显然写有他的真名的地方，便直接添上了三杉穰介的名字。信中出场的其他人物，则全部使用化名。

蓓子的信

叔叔、穰介叔叔。

母亲过世之后，时间过得很快，已经过去三周了。从昨天开始，上门吊唁的人也没有了，家里一下子变得冷清。母亲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孤寂终于变成了一种真实的感受，渗进了我的心里。叔叔您一定非常疲惫了吧。葬礼的大事小情，从通知亲戚到守夜仪式的宴席的安排，一切都是您在张罗。不仅如此，因为母亲的死又是那么特殊，警察那边，您还代我去了好多次。承蒙您费心帮忙处理了所有事情，真不知道该如何跟您表达谢意。事情结束之后，您又为了公司的工作，立刻前往东京，不由得十分担心，您可千万别一下子累倒了。

如果按照您出发时的计划，今天应该已经处理完东京的事情，正在欣赏伊豆美丽的杂木林了。那片杂木林我也知道，风光明媚，但整体有一种瓷画般的感觉，清冷而沉郁。蓓子想让您在逗留伊豆期间读到这封信，便动笔了。

叔叔您看了之后，会想要衔着烟斗吹吹风——我原本想要写一封这样的书信，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从方才开始，因为总也写不下去，已经废弃了好几张信纸。这并非我的初衷。我想坦诚地把蓓子现在的想法告诉您，争取得到您的谅解，于是反反复复地考虑，终于完成了构思。可是，一旦提起笔来，想说的话便顿时一齐涌上了心头。不，也不是这样。实际上，悲伤如同起风的日子芦屋海上的白色浪尖一样，从四面八方朝我涌来，让蓓子脑中一片混乱。不过，蓓子还是把信写下去吧。

叔叔，我跟您坦白了吧，叔叔和母亲之间的事，蓓子都已经知道了——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蓓子偷偷地看了母亲的日记，知道了所有的一切。

如果必须将这些诉诸言语，那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蓓子不管怎么努力，最终还是难以完整地从中吐露出一句。因为是书信，所以写下来了。既不是害怕，也不是恐惧。只是悲伤不已。因为悲伤，口舌已

经麻木了。悲伤不为叔叔，不为母亲，也不为我自己。一切的一切，环拥着我的蓝色天空，十月的阳光，百日红的树皮，随风而动的竹叶，还有水、石头、泥土，触目可见的自然的一切，在我想要启齿的那一瞬间，便都蒙上了一层悲伤的色彩。自从读了母亲日记的那一天起，我周遭的自然，一天中有两三次，多的时候五六次，犹如阴云蔽日，瞬间蒙上一层悲伤的色彩。只要一想起叔叔和母亲的事情，我周遭的世界便顿时变了模样。而且，叔叔您知道么，在颜料盒中的红色、蓝色等三十多种颜色之外，世界上还存在一种清晰可见、名为悲伤的色彩。

叔叔和母亲的事情，让我知道了世上有一种爱情，它得不到任何人的祝福，也不应该得到祝福。叔叔和母亲之间的爱情，只有叔叔和母亲心里明白，其他人谁也不知道。绿姨不知道，我不知道，亲戚中也无人知道。隔壁邻居、对门住的人、最亲密的朋友也绝对不知道，也是绝对不能知道的事情。母亲过世后，便只有叔叔知道了。有一天，连叔叔也过世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无人会想象得到，这样的爱情曾经存在过。在此之前，我一直相信爱情像太阳般明亮、闪耀，应该永远得到神与人的祝福。它像是清澈的小河一般，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风儿吹过时，泛起无数温柔的小浪花。岸上的茵茵草木、缤纷花朵，柔美地镶在小河边。小河不断地演奏着清澈的音乐，自己逐渐茁壮成长。我一直深信，这才是爱情。不见阳光，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去向何方，深藏于地下，偷偷地流淌着的一条阴渠似的爱情，我如何能够想象得出来呢？

母亲欺骗了我十三年。并且最终在欺骗中离开了人世。不论何种情况，我都无法想象，母亲和我之间存在着秘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母亲自己也常常说道：“我们母女俩可是相依为命来着。”只是关于为什么必须跟父亲分开一事，母亲总是说要等我将来嫁人了才会明白，不曾提及。我当时一心盼望着能早点长到可以嫁人的年纪。这并不是为了知道母亲与父亲之间的事情，而是因为我记得母亲把那些事情搁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该是多么的难受。实际上，母亲在此事上显得相当痛苦。但我没有料到，母亲居然还有其他秘密瞒着我！

当我还小的时候，母亲常常跟我说起一只鬼迷心窍的狼欺骗了一只小兔子的故事。那只狼因为欺骗了兔子，最后变成了石头。母亲欺骗了

我，欺骗了绿姨，欺骗了世界上所有人。啊！这叫什么事儿！她是被多么可怕的恶魔给迷住了啊！对了，母亲自己在日记里使用了“恶人”这个词语，她写道：“我和三杉都要变成恶人了”“既然都要变成恶人，那就索性变成大恶人吧！”她为何不写自己被恶魔迷住了呢？比欺骗了小兔子的狼要不幸得多的母亲！即便如此，我也不肯相信，温柔的母亲和我非常喜欢的穰介叔叔居然决心要成为恶人，而且是大恶人！不彻底变成大恶人就无法守护的爱情，是多么的可悲啊！小时候，在西宫圣天寺的庙会上，有人给我买过嵌有红色人造花花瓣的玻璃镇纸。我把它拿在手里，向前走去，但最终却哭了起来。为什么突然哭了起来，恐怕谁都无法明白我当时的心情。无法动弹、冻结在冰冷的玻璃中的花瓣，不论春夏秋冬都静止不动的花瓣，变成了十字架的花瓣。一想到那花瓣的心情，我便忍不住悲从中来。今天，同样的悲伤再次出现在了我的心里。啊！宛若悲伤的花瓣一般的叔叔和母亲的爱情！

叔叔、穰介叔叔。

蒿子偷偷看了母亲的日记一事，叔叔一定感到生气吧。不过，可以说是我的预感吧，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我突然觉得她可能无法得救了。母亲将不久于人世。我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如叔叔您知道的那样，这半年以来，母亲一直低烧不退。除此之外，不见食欲不振等症状，脸颊反而更加红润，比以前胖了一些。然而，在我看来，最近母亲的背影，尤其是自肩膀到左右两边手腕处的线条，不知为何，显得异常孤独，令人不安。在她过世的前一天，绿姨前来探望，我去母亲房里通报此事。当我不经意间打开唐纸拉门时，吓了一跳。母亲身上穿着纳户蓝^[2]的结城屋^[3]外褂，背对着门，坐在地板上。那件外褂上绣着大朵的菊花，之前母亲说太花哨了想要送给我，多年来一直用纸包着放在衣柜里，她鲜少取出来。当我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时，母亲便朝这边转过身来，问道：“怎么了？”她似乎对我的惊讶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不是说了……”

说到这里，我便突然哽住了。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如此大惊小怪，觉得有些好笑。讲究穿戴的母亲取出以前花哨的和服穿在身上，这也不是

什么稀奇的事情。尤其是生病之后，可能是为了排解郁闷吧，一边说着太花哨了，一边从衣柜里找出多年未沾身的和服穿上。这已经成了母亲每天的嗜好了。然而，我事后再想想，当时自己的确被身穿结城屋外褂的母亲惊呆了。母亲看上去很美，形容为令人惊艳，也绝非言过其实。与此同时，她又显得十分落寞，我从未见过那么落寞的母亲。绿姨跟在我后面进来，她也是一进屋便说道：“真漂亮！”然后，似乎一时间看得入了迷，一言不发地坐着。

母亲身穿结城屋短褂的背影，虽然美丽却十分落寞。这种感觉像是一块冰冷的秤砣一般，整整一天都沉在我的心里。

傍晚，吹了整整一天的风止住了。我和女佣定代将飘落在院子各处的落叶扫在了一起，点上了火。接着，把前几天花了高价买来的稻草束拿了过来，准备给母亲的暖手炉烧些稻草灰。母亲坐在客厅里，隔着玻璃窗一直望着我们。这时，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包用漂亮的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来到走廊，说道：“把这个一起烧了吧！”当我问她那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母亲以平日里少见的严厉口吻说道：“你管它是什么！”之后，她好像又改变了主意，静静地说道，“是妈妈的日记。”接着，她又叮嘱道，“就这么烧了吧！”说完，便迅速地转过身去，顺着走廊走开了。她的脚步有些踉跄，像是风儿把她带走了似的。

稻草灰大概烧了半个小时左右。当最后一根稻草灼灼燃烧，化为紫烟时，我就下定了决心。我拿着母亲的日记，悄悄地来到二楼自己的房间，把它藏在了书架深处。到了夜里，风又刮了起来。从二楼的窗户望去，院子里洒满了耀眼的白色月光，有一种北方海滩般的荒凉。风声掠过，听起来就像汹涌澎湃的波涛似的。母亲和定代已经歇下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没睡。为了防止有人突然打开房门，我在门口堆了五六本沉甸甸的百科全书，又将窗帘也全部放下（因为连泻进屋里的月光都让我感到胆战心惊），调整好台灯罩子，把一册大学笔记本放在灯下。这笔记本是我从牛皮纸包裹里取出来的母亲的日记。

叔叔，穰介叔叔。

我当时想，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将永远无法知道父亲和母亲之

间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一直老老实实在地准备等到自己长大嫁人时，母亲把一切告诉我。我并没有特别想要知道父亲的事情，只是把门田礼一郎这个名字珍藏在内心深处。可是，自从白天看见母亲身穿结城屋外褂的背影时起，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不知何故，我觉得母亲的病可能已经无力回天，这在我心中化为了一个悲伤的信念。

关于母亲为何与父亲分开一事，明石的外祖母、亲戚们说的一些话，不知不觉也飘进了我的耳朵。父亲为了获得学位，在京都一所大学的小儿科从事研究。当时，五岁的我与母亲、外祖父母以及女佣们一起住在明石那边的家里。四月的一天，狂风大作，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上门来找母亲。她一来到客厅，便把婴儿放在壁龛处，然后解开腰带，从带来的小篮子里取出和式长衬衣，换起衣服来。这举动让端茶过来的母亲大吃一惊。那人当时已经神经错乱了。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个睡在壁龛处红红的南天竹果实下方的孱弱婴儿，是父亲和那个女人生下的孩子。

那个婴儿不久夭折了，那个女人万幸只是一时精神失常，不久就恢复了常态。听说现在嫁给了岗山的商人，过得很幸福。事情发生后不久，母亲便带着我从明石的家里跑了出来。身为女婿的父亲，最终也离开了明石的家。当我去上女子学校时，明石的外祖母曾经说过：“彩子也是个倔性子，木已成舟，没办法了呀……”或许是母亲的情感洁癖让她无法原谅父亲的过失吧。关于父亲和母亲的事，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在七八岁之前，我一直以为父亲已经过世了。在成长过程中，别人一直给我灌输这种想法。是的，即便是现在，在我心目中，父亲依然是个死人。据说在离此地不到一个小时的兵库，父亲经营着一家大型医院，现在仍是独身一人。这种现实存在的父亲，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即使现实中，父亲依然活着，但是我——薔子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

我翻开了母亲日记的第一页。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结果出人意料，是的，最早发现的文字居然是“罪”字。“罪、罪、罪……”纸上潦草地写着好几个“罪”字，难以相信那居然是母亲的笔迹。在那层层叠叠的数个“罪”字下方，胡乱地写着“神啊，请饶恕我吧！阿绿，饶恕我吧！”仿佛因为这罪字之沉重而饱受煎熬。周围的其他文字全部消失，只

剩这一行文字像恶魔一般喘着气，眼看就要扑过来似的，面容狰狞地窥视着。

我啪的一下合上了日记。多么可怕的一刻啊！四周一片静寂，只能听见蔷子的心在猛烈地跳动。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再一次小心确认门窗是否已经关好。然后，我重新回到桌前，狠了狠心，再次翻开了日记。我觉得自己仿佛着了魔似的，将母亲的日记一字不漏地全部读了个遍。我曾经那么渴望知道的父亲的事，日记里只字不提。母亲用粗暴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字，书写着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和叔叔之间的事情。母亲时而痛苦，时而欢欣，时而祈祷，时而绝望，时而决心赴死——是的，母亲曾经无数次准备自杀。母亲已经做好了决定，一旦绿姨知道了她跟叔叔之间的事情，便选择死亡。一向那么愉快、开朗地跟绿姨谈笑的母亲，居然如此地惧怕绿姨！

在那本日记里，母亲十三年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活着。日记有时连着写四五天，有时两三个月都不见记录任何内容。然而，每一页日记里，都有一个时刻与自己的死亡面对面的母亲。“死了不就好了？死了岂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啊！究竟是什么让母亲写下了这样自暴自弃的文字！决心去死的话，还有什么值得可怕呢。“大胆一些，彩子！”究竟是什么让温柔的母亲喊出了这样不管不顾的话呢？是爱情么？是那种被称之为爱情的美丽闪耀的存在么？叔叔曾经送给我一本书作为生日礼物。书中一个高傲的裸女将浓密、长长的发束蓬松地绕在胸前，双手托着如花蕾般朝着上方的乳房，亭亭玉立地站在美丽的泉水边。据说这裸女便是爱情的象征。啊！叔叔和母亲的之间的爱情，与此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读完母亲日记的那一瞬间开始，绿姨也变成了蔷子在这个世上最害怕的人。母亲的秘密，就此变成了蔷子的痛苦。啊！那个曾经抿嘴唇亲吻过蔷子的绿姨！那个蔷子非常喜欢、程度不亚于妈妈的绿姨！当我上卢屋小学一年级时，送给我一个大朵蔷薇花图案的书包的人，正是绿姨！还有，去丹后由良的临海校时，送给我大大的海鸥游泳圈的，也是绿姨。二年级的学艺表演会上，我表演的《小拇指》的故事获得满堂喝彩，每天晚上给我奖品让我排练的，也是绿姨。还有，还有，不管我想起小时候的哪件事情，处处都有绿姨的身影。与母亲是表姐妹、最为

要好的绿姨。现在只喜欢跳舞，以前麻将、高尔夫、游泳、滑雪都样样擅长的绿姨。烤出来的馅饼比蔷子的脸蛋还要大的绿姨。请来一群宝冢少女，让母亲和蔷子大吃一惊的绿姨。啊！为什么绿姨总是那样明媚，如同蔷薇花一般，快乐地出现在母亲和蔷子的生活中呢？

叔叔和母亲的事情，如果说对此有所预感的话，蔷子曾经有过唯一一次这样的经历。那大概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在和朋友一起去学校的途中，到了阪急电车的夙川站附近，我突然想起来自己把英语课外读本忘记在家里了。于是，我让朋友在车站等我，自己一个人回家去取。到了家门口，不知为何，我却无法迈进家门。那天一早，定代便出门办事去了，家里应该只有母亲一人。可是，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却让我莫名地感到不安。我有些害怕。进还是不进，站在大门口，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杜鹃花丛，想了好一会儿。最后，我放弃了进门取英语读本的念头，转身回到了朋友正等着的夙川车站。那是一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奇怪心情——从方才自己离开家门出发去上学的那一刻起，家中便开始了母亲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我走进家门，母亲会难堪，会一脸悲伤。我怀着难以形容的孤独心情，一边踢着石子儿，一边走在芦屋川沿岸的路上。回到车站，朋友跟我说话，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身子靠在了候车室的木椅子上。

这种事只发生过一次。可是，现在，我觉得这种预感极为可怕。啊！人为何这么可恶呢！如何能够断言，绿姨从来不曾有过像我这样无缘由的预感呢？打牌时，绿姨甚至能够比猎犬更为敏捷地逮住对方的心思，这是她最为自豪的事。啊！光是想一想，都觉得毛骨悚然！不过，这应该只是蔷子滑稽可笑的杞人忧天吧。一切已经都结束了。秘密被保住了。不，为了保住秘密，母亲离开了人世。蔷子对此深信不疑。

在不祥的那一天，母亲那短暂却又令人不忍目睹的、强烈的痛苦即将到来之前，她把我叫到了身边，那张脸就像木偶净琉璃戏中的人偶一般光滑。

“妈妈刚刚吞下了毒药。我累了，已经累得无法活下去了。”

这些话，与其说是对蔷子说的，不如说是通过蔷子跟神灵倾诉。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天上的音乐一般，澄澈得不可思议。前一天夜里，

我在母亲的日记里刚刚读过的，那些由“罪、罪、罪……”那些堆积得高如埃菲尔铁塔一般的罪之文字，在母亲的四周轰然崩塌。我清晰地听见了那声音。母亲十三年间一直背负着数层之高的罪之楼，如今它正折磨着筋疲力尽的母亲，要将她压垮在地。那一刻，我精神恍惚，轻轻地坐在了母亲身前，眼睛追逐着母亲遥望远方已然放空的视线。突然，仿佛山谷中刮起的秋台风似的，一股怒意袭上心头。那是一种近似于愤怒的情绪，一种不知道该针对何人、滚烫如沸水般的愤懑。我望着母亲悲伤的面容，只是短短地回答了一句：“是么？”像是与己无关似的。回答之后，如同被浇了冷水一般，我的心顿时变得冷静、澄澈起来。我怀着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冷静心情，起身向外走去。我并未横穿客厅，而是仿佛在水上行走一般，沿着长长的直角走廊一路前行（这时，身后传来了被死亡的浊流吞没的母亲的短促的悲鸣。）我来到走廊尽头的电话间，给叔叔打了电话。可是，五分钟之后，吵吵嚷嚷地从玄关跑进来的并非叔叔，而是绿姨。母亲让她最为亲近又最为害怕的绿姨握着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之后，绿姨用手拉起一块白布，盖在了母亲那再也感受不到痛苦和悲伤的脸上。

叔叔，穰介叔叔。

守灵的第一夜，是个十分寂静的夜晚，寂静得令人恍若隔世。白日里，警察、医生、邻居等频繁进进出出，这会儿一下子都停止了。到了夜里，在棺木前面，只有叔叔、绿姨和我坐着。谁都没有说话，似乎都在聆听某种慢慢袭来的微微水声似的。每当香快焚尽时，便轮流有人起身走过去点香，对着遗像施礼，再悄悄打开窗户给屋子换换空气。看上去，叔叔最为悲伤。轮到他起身去点香的时候，总是用极为安静的视线，凝望着母亲的遗像，悲伤的脸上浮现出无人能懂的微笑。那个晚上，蔷子不知道想过多少次：不管母亲的一生如何痛苦，或许她依然曾经幸福过。

九点左右，我站起来走到窗户处，猛地大声哭了起来。这时，叔叔起身走了过来，把手静静地放在了蔷子的肩上。过了一会儿，他又一言不发地默默回到了位子上。那个时候，蔷子之所以哭，不是因为母亲去世带来的悲伤涌上了心头。而是想起了白天母亲在最后的遗言中，对叔

叔只字未提。此外，在我把母亲离世的事情打电话告诉叔叔时，为什么是绿姨，而不是叔叔赶了过来呢？想着想着，心头便突然感到一阵难过。叔叔和母亲之间的爱情，直到临死最后一刻，还依然不得不掩饰——这就像变成了十字架后，嵌在玻璃镇纸中的花瓣一样可怜。我起身推开窗户，出神地望着冷冷的星空，强忍住快要哭出声的悲伤。突然想到，这一刻母亲的爱情正朝着那星空升去，它正悄悄地在星辰与星辰之间穿梭，蔷子便顿时再也克制不住了。我觉得，与正在朝星空飞升而去的爱情的悲伤相比，母亲一个人的死亡的悲伤，不可同日而语。

当拿起筷子吃寿司夜宵的时候，我再一次痛哭起来。绿姨那静静的声音温柔地说道：

“你要坚强一点。我什么忙都帮不上，真是不好受。”

我拭去眼泪，抬头一看，只见绿姨自己眼中也盈满了泪水，正凝望着我。我看着绿姨那双濡湿的美丽眼睛，沉默地摇了摇头。那时候，她应该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动作吧。实际上，蔷子是忽然觉得绿姨很可怜才哭的。绿姨把供奉母亲用的寿司夹到了碟子里，然后把叔叔的、蔷子的、她自己的寿司夹到了四个碟子里。看着这一切，我不知为何，突然觉得绿姨是最可怜的人。于是，这种心情化为呜咽，难以克制。

那天夜里，蔷子还哭过一次。绿姨、叔叔劝我早点入睡，说是第二天会非常辛苦。我躺进隔壁房间的被窝之后哭了。一进被窝，白天的劳累让我一下子就睡着了。但是，后来在一身虚汗中，我又醒了过来。看了一眼多宝阁上的时钟，发现时间大概过去了一个小时。隔壁停放棺木的房间，跟之前一样无声无息，除了叔叔偶尔按动打火机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声响。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听到了叔叔和阿姨之间的简短对话：

“要不，你去睡一会儿？我来守着。”

“我没事，你才需要歇一歇。”

不过，仅此而已，马上又恢复到原来的寂静。不知过了多久，那种寂静依然持续着。蔷子在被窝中，第三次恸哭起来。这一次的哭声，叔

叔和绿姨应该都没有听到吧。这一刻，蔷子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孤独、悲伤、可怕。已经成佛的母亲和叔叔，还有绿姨三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而且，三个人各怀心事，沉默地坐着。蔷子顿时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孤独、悲伤、可怕得令人难以忍受。

叔叔，穰介叔叔。

漫无边际地写了这么多。接下去蔷子所说的心愿，希望能够得到叔叔的理解，我尽量如实地把自己的心情写了下来。

要说心愿，别无其他，就是蔷子不想再见到叔叔和绿姨了。我已经无法再像读日记以前那样，天真地跟叔叔撒娇，任性地跟绿姨说一些淘气的话了。蔷子想要从压垮了母亲的罪之文字散乱的世界中离开。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说些什么了。

芦屋这边家里的事情，已经托付给了明石的亲戚津村叔叔。蔷子想权且先回明石，开一个小小的洋装裁缝店，自食其力地谋生。母亲留给我的遗书中也说了，一切事情要跟叔叔商量。可是，母亲如果知道现在的蔷子的心情，她应该也不会那么下命令了。

母亲的日记，今天我在院子里烧掉了。一本大学笔记本变成了一把小小的灰烬。在我想往上浇一些水，去取水桶时，小小的旋风将它和枯叶一起，不知卷到何处去了。

我会将母亲写给叔叔的信另外寄给您。那是叔叔出发去东京的第二天，我整理母亲桌子上的东西时发现的。

阿绿的信

三杉穰介先生：

如此正儿八经地写你的名字，简直就像是在写情书似的，心跳不已。自己真是白活了这么些岁数（话虽如此，我也不过才三十三岁）。细想起来，我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有时瞒着你偷偷摸摸地，有时大胆公开地写了数十封情书。可是，其中居然没有一封是写给你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开玩笑，认真地想了想，自己也有种不得其解、不可思议的感觉。你不觉得这事有点荒唐可笑么？

高木先生的夫人（你也认识吧，一化妆，脸就像狐狸似的那个女人），曾经评论过大阪神户之间的头面人物。当时，她极为失礼地评价过你，说你是一个对女人而言十分无趣的人，不了解女人细腻的内心，即使你对女人倾心，也一辈子得不到女人青睐。这当然是高木夫人微醺之后的失言，无须在意。不过，话说回来，你身上确实有这样的地方。你与孤独无缘，丝毫没有惧怕孤独的迹象。此外，你考虑事情格外干脆果断，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最正确的。或许你是出于自信，可是在一旁看着，便莫名地想要做些什么让你产生动摇。总而言之，你像是一个对女性而言难以消受、毫无生趣，即便喜欢上了也不值得爱恋的男人。

我数十封情书中，居然没有一封是寄给你的。我对此耿耿于怀，焦躁地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情。这或许本来就是一种强人所难的奢望。话虽如此，我也的确对此事感到不可思议。哪怕有一两封情书是寄给你的也好。当然，这也得看从何种角度去想。虽然我的情书并没有寄给你，但如果它们都是以呈献给你的心情写下的，即便收信人不同，从我自身的情感来看，可能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因为天生害羞，不管年纪多大，依然像个纯真的小姑娘似的，做不到给丈夫写甜美的书信，结果就把能够冷静地提笔的其他男人当做丈夫，孜孜不倦地给对方写情书。可以说是命中注定吗？这是我生来的不幸。同时，也是你的不幸。

君心何所思，我心亦切切。

唯恐扰清雅，不敢近身去。

去年秋天，我想着书房中的你，将当时的心情用和歌写了下来。这首和歌承载着一个可怜的妻子的心情：与其说是不想破坏你正凝望着白瓷或其他什么物件的那种静谧，不如说即使想破坏也不知该如何破坏（啊！你是一座多么无懈可击、坚不可摧、难以对付的堡垒！）。“骗子！”你可能会这么想吧。即使我在通宵玩麻将，思绪偶尔飘向远处的书房之类的事情，还是可以从容做到的。当然，就拿这首和歌来说，我最后把它悄悄地放在了哲学青年——话虽如此，今年春天，他已经从大学讲师荣升为副教授了——田上先生公寓的桌子上。结果，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这好像一不小心就破坏了年轻教授高贵而静谧的精神世界。当时，庸俗小报的花边新闻刊登了我的事情，给你添了些许麻烦。方才我说了，在一旁看着你，便想要做些什么，让你心生动摇。这件小事是否多少让你有些动摇了呢？

这么东拉西扯，终究只会让你更加不快罢了，还是切入正题吧。

你是怎么想的呢？我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妇关系，细想起来，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了。你不想就此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彻底痛快么？这肯定是件伤心事，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对意见的话，谈谈让我我一别两宽、各自自由的办法，如何？

如今，工作上，你也从各方面的第一线急流勇退了（被罢免了公职的实业家名单中，居然有你的名字，真是意外）。我想对你而言，清理我们之间不正常的关系，现在不失为最佳时机。简单地说一下我的期望。如果能得到宝冢和八濑的别墅，我就心满意足了。八濑的房子大小正合适，周边环境也合我心意，我想把那里当作住处。宝冢那边以两百万左右的价格出让，所得钱款用以度过余生。从方才开始，我擅自做了各种设想。可以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任性，也是从未跟你撒过娇的我绝无仅有的一次请求。

尽管突然跟你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现在我身边并没有什么聪明伶俐、可以称之为情人的对象。所以，你完全不必担心我会被什么人卷走

钱款之类的。非常遗憾，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一个男人，可以让我体面地视他为情人。发脚打理得极为细致，像柠檬的切口一样整齐，腰身的线条像羚羊一样干净矫健，就这两个条件，世上能达到的男人也并不多见。多年前，一个新嫁娘对丈夫动心时最初的喜悦，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强烈，这真是遗憾。说到羚羊，报纸上曾经刊登过一个新闻，说是在叙利亚沙漠的正中央，发现了一个跟羚羊一起生活的裸体少年。啊！那张照片真是太美了！蓬乱的头发下那冷峻的侧脸！那时速五十英里的修长的双腿的魅力！即便现在想起来，依然只有那位少年让我感到异常的心潮澎湃。所谓知性，便是那种容颜，所谓狂野，便是那种身姿吧。

自从见过那个少年之后，这双眼睛里，不管什么样的男人都显得俗不可耐、无聊之至。假如你的妻子心中曾经迸出过不贞的火花，顶多也就是为羚羊少年动心的那一刻吧。一想到那个少年紧致的皮肤被沙漠的夜露濡湿之时，不，不如说是一想到那个少年奇特的命运之清冽，即便是今天，我依然心潮摇曳。

前年，我曾经一度迷恋过新创作派的画家松代。在这件事上，如果你将别人的流言照单全收的话，我会觉得有些为难。当时，你看着我，眼里的确有一种近乎怜悯、莫名忧伤的光芒。明明没有什么要让你怜悯我啊！即便如此，我依然被你当时的眼睛所吸引。即使逊色于羚羊少年，也是极为出众的。那般出众的一双眼睛，视线却丝毫不为我所动！目光灼灼算不了什么，那不是凝望着瓷器的那双眼睛。所以，我变得像九谷烧那般冰冷透凉，非常想找个地方一动不动静静地坐着。于是，我便跑去松代那飘着寒意的画室，给他当模特什么的。不过，这些姑且不说，我现在依然十分欣赏他在建筑上的见解。尽管有些地方仿效了郁特里罗，但我觉得一个画家能够画下那些无聊的建筑，将近代的忧愁（极淡的忧愁）作为一种情感沉淀在作品中，在如今的日本还是十分罕见的。不过，人品不行。不合格。如果你是一百分的话，他最多六十五分。虽然有才气，但总觉得有污点。容貌端正，可惜没什么品味。一叼起烟斗来，显得十分滑稽。那是一张二流艺术家庸俗的脸，似乎身上所有的精华都被作品吸走了。

自那以后，可能是去年的初夏时节吧，我曾经喜欢过津村，他是农

林省杯赛马大奖赛的优胜者“蓝色荣誉”的骑手。那个时候，你的眼里也是恶意地闪烁着一种与其说是怜悯，不如说是冷冷的轻蔑的光芒。一开始在走廊与你擦身而过时，我曾经以为是窗外的绿叶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有些蓝。后来，我才发现，那是一个了不得的误会。我真是太糊涂了。如果当初我明白那一点的话，我投向你的目光不管是冷漠也好温情也罢，心里多少也会有一些准备！不管怎样，那段时间，只有速度之美，才能吸引我所有的注意力，让我深陷其中。你那中世纪式的情感表达方式与我的感性无缘。不过，当时我真想也让你见识一下津村那高洁的斗志，哪怕一次也行。津村紧紧地贴在卓尔不群的“蓝色荣誉”背上，笔直地连连赶超十几匹的赛马，一路向前驰骋。即使是你，当你从望远镜中看见那认真而可爱的生命（说的当然是津村而不是“蓝色荣誉”）的瞬间的身姿时，也会热血沸腾的。

那个二十二岁的少年，有些桀骜不驯。只是因为我说会从望远镜中看着他，便硬是刷新了两次纪录。那么一种狂热的样子，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为了得到我的赞美，那个少年骑在褐色的雌马身上，将我的事情抛诸脑后，化身为速度狂魔。我认为我这看台上的爱情（应该算是爱情的一种吧）是那种似水般澄澈的热情，看着他在直径两百二十七米的椭圆形赛场上飞奔驰骋，的确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生存乐趣了。作为奖赏，把三颗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钻石送给他，我也丝毫不觉得可惜。不过，那个少年骑手的可爱，仅限于他骑在“蓝色荣誉”背上的时候。一旦下了马，便是一个连咖啡的味道都分不太清楚的懵懂少年。不愧是马背上锻炼出来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斗志，把他带在身边，比起领着书生妹尾或左翼三谷要带劲得多。但是，也就仅此而已。所以，最后我把自己喜欢的那个有点噘嘴的十八岁舞女介绍给他，甚至还帮忙操办了婚礼。

说得起劲，一不小心便扯远了。当然，虽说我已经退居洛北八濑，还是很有些舍不得隐退的。我丝毫不想就这么收山。建个窑烧烧茶碗之类的，这种事就让给你来做，我去别处种种花吧。听说如果把花卉拿到四条那边去卖，相当赚钱。带上奶奶、女佣，再加上两个对种花有心得的闺中好友，这些人手应该就能让一百枝、两百枝的康乃馨绽放吧。暂时实行男人免入制，我对弥漫于室内的男人气味有些厌倦了。这是真心

话。这回我打算重新出发，去寻找真正的幸福。我正在认真地考虑生活的规划。

我突然提出这样的离婚要求，你也许会感到惊讶。不，相反地，你可能常常纳闷，为何我一直不曾提出分手。我也是如今细想起来，才发觉自己居然跟你这样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回首过去，事到如今，万分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个被贴了行为不端标签的太太。也许在别人的印象中，我们是一对奇怪的夫妻。不过，我们倒也没怎么丧失体面。有时甚至和和美美地给人做媒，就这么一路走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到你的充分赞许，你说呢？

写分手信真是件难事。我讨厌哭哭啼啼，但也不喜欢过于欢欣雀跃。我想尽量漂亮地提出分手，不要给彼此带来伤害。但字里行间似乎总有一种别扭。分手信这种东西，不管由谁来写，终究都无法成为美丽的书信吧。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写一封名副其实、冷酷到底的分手信吧。平日里，你总是对我非常冷漠。接下去，我要下狠心写一封让你讨厌我的信，它会让你变得比平日更加冷漠，还请见谅。

那是昭和九年二月的事情了。早晨九点左右，我从热海酒店二楼的一个房间，望见你身着灰色洋装从正下方的断崖上走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发生在像梦一般朦胧的一个日子里。请你冷静地听我说完吧。一个身材高挑的美丽女子紧紧地跟在你身后。她穿着纳户蓝的外褂，上面织有惹眼的蓟花。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我没想到自己的预感居然如此应验。为了验证这个预感，前一天晚上，我一整夜未曾合眼，坐夜班列车一路摇晃来到这里。我心里想着一句老话：“如果是梦的话，就让我快点醒来吧！”那时，我才二十岁（与现在的蕎子同岁）。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新嫁娘来说，这刺激略微有点太大了。我立刻叫来了侍应生。他有些诧异，我勉强搪塞应付完，便把账给结了。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飞快地离开了那里。在酒店前的马路上伫立了一会儿，我强忍着心中火烧火燎的灼痛，犹豫着该向下往海那边走去，还是往车站走去。沿着通向海边的路走了一会儿，不到五十米，便又停住了脚步。隆冬季节，大海如同从胶管中挤出后涂抹上去的普鲁士蓝一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紧紧地盯着大海，呆呆地站着。突然，我改变了

主意，转身朝着车站方向走去。细想起来，那条路是如此漫长，我一直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当时，假如我沿着通往你们所在的海边的那条路走去，也许就会发现今天这个不一样的我了。可是，不知道是幸抑或不幸，我并没有那么做。如今想来，那一刻便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歧路了。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没有选择通往海边的那条路呢？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与那个年长自己五六岁的美丽女人彩子姐姐相比，在人生经验、知识储存、才华、外貌、心灵、咖啡杯的拿法、聊文学、听音乐、化妆技巧等方面，一切的一切，自己都望尘莫及。这种心情盘踞心头，让我动弹不得。啊！这种谦卑！只有纯绘画线条才能表现出来的二十岁新新娘的谦卑！当身体浸入初秋冰凉的海水中时，只要稍稍一动，便会愈发感受到一种冷意，所以便一动也不敢动——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当时，我就是那样，害怕得丝毫不敢动弹。既然你欺骗了我，那我也骗一骗你——我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才立下这个决心的。

你和彩子曾在三宫车站的二等座候车室里等候过下行的快车。时间好像是在热海酒店的事过了一年以后吧。当时，我夹在一群前去修学旅行的如花似玉的女学生当中，正犹豫着是否要走进那间二等座候车室。还有一次，在彩子家门前，我一边抬头望着窗帘的缝隙间漏出柔和灯光的二楼，一边久久地站在如同贝壳一般紧紧关闭着的门前，犹豫着是否要伸手去按门铃。那一夜，虫儿高声嘶鸣。一切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件事可能跟三宫车站的事情发生在同一时期。话虽如此，当时究竟是春天，还是秋天？偏偏这种记忆总是少了季节的感觉。此外，你听了会不好受的事情，我这儿还有一大堆呢——可是，我终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连热海酒店那事发生时，我都不曾选择通往海边的那条路。甚至连那个时候、连那个时候——当那苦涩深蓝、耀眼夺目的海面一角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时，之前一直拼命克制住的心中那种灼烂般的痛苦，像是剥开了薄纸似的，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然而，对我而言，虽然有过那么一段疯狂的时期，但我们之间却一直风平浪静，仿佛是时间解决了问题。像是炽热的铁片逐渐冷却一般，你一旦变得冷漠，我便不肯示弱地也变得冷漠。如此一来，你便更是冷上加冷。最后，终于造就了今天这样一个寒气逼人的异常家庭，冰冷得仿佛眼睫毛都要被冻住似的。家庭？不！不是那种暖洋洋、有人味的存

在，把它称为城堡更合适，我想你一定会赞成这个说法的。细想起来，我们困在这座城堡里十几年，你欺骗我，我欺骗你（是从你先开始的）。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真是悲哀啊。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建立在彼此拥有的秘密之上。对于我的诸多出格行为，你的脸色有时轻蔑，有时不快，有时悲伤，但又总是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常常在浴室里大声叫唤女佣帮忙拿烟。从外面回到家里时，我掏出手提包里的电影节目单，用它啪嗒啪嗒地朝着胸口扇风。不管在客厅还是走廊，无所顾忌地将侯比甘的化妆粉乱撒一气。撂下电话听筒，跳起华尔兹的舞步。宴请宝冢的明星们，夹杂在她们中间拍照。身上穿着宽袖棉袍打麻将。过生日那天，甚至给女佣们都系上了缎带，叫来一大班学生，在家里闹翻了天。这一切会让你如何心生厌恶，我心里一清二楚。但是，你从未严厉指责过我的行为，你也无从指责。所以，我们之间不曾发生过任何争执。城堡一直保持着沉寂，只有弥漫于其中的空气如同沙漠的狂风一般，冷峻地飒飒掠过。你能用猎枪打中野鸡和山鸠，却为何不能朝我的心口开上一枪呢？你既然欺骗我，为何不能更加狠心地欺骗到底呢？即使是男人的谎言，女人也会为之神魂颠倒的……

十几年间，我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生活。如今想来，我们之间的这种礼尚往来也该画上句号了。有些事情即将发生，有些变化即将到来！——这种期待虽然微小，却十分执拗地潜藏于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们之间的关系最终将以何种方式落幕呢？在我看来，只有两种可能：有朝一日，我轻轻地依偎在你的胸前，静静地闭上眼睛。不然，则是用你送给我的埃及礼物——一把削笔刀，用尽全力地刺进你的胸膛，直至鲜血喷溅出来。

你觉得，我究竟会期待以哪一种方式落幕呢？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对了，大概是五年前吧，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我记得应该是你从南方回来之后的事情。那一次，我大概两天没回家了。第三天中午我带着几分醉意，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家里。我一心以为你还在东京出差，可是不知为何，你居然已经回到家里，一个人在客厅里护理猎枪。我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便来到走廊，坐在沙发上，背对着你，迎着冷风。走廊玻璃门上有一处地方，凭借搭在房檐下

的户外餐桌上方的伞幕的遮挡，像一面镜子似的，将部分室内场景映照了出来。你正在用白布擦拭猎枪的身影也在其中。我在外面玩累了之后，有些焦躁，甚至连根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十分疲倦。我漫不经心地看着你映在玻璃门上的一举一动。你擦好了枪杆之后，装上已经擦拭妥当的枪栓，上上下下举了两三次，把枪抵在了肩膀上。猎枪牢牢地靠在肩头上，一动不动，你轻轻地闭上了一只眼睛开始瞄准。我猛地回过神来，发现猎枪正毫不含糊地对准我的背部。

是想要开枪打死我么？即使没有上好子弹，但这一瞬间你是否心怀杀意，对此我极感兴趣。我佯作不知，闭上了眼睛。你瞄准的是肩头，还是后脑勺？或者是脖颈？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扳机咔嚓一声在静静的房间里冷冷响起。然而，等了很久，扳机的声音一直不曾响起。假如咔嚓一声响起，我便在那一瞬间当场昏倒——这一场戏，我在心里准备已久，仿佛是我守候多年的一个人生意义。

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便悄悄睁开了眼睛，发现你依然在瞄准我。我就那样待了一会儿。突然，不知为何，一种极为愚蠢的想法浮上心头。我动了动身子，朝着真实的你——而非玻璃门中的虚像望去。这时，你迅速地将枪口从我身上移开，瞄准了院子里的石楠花。那石楠花从天城山移植而来，那年是第一次开花。只听见咔嚓一声，扣动扳机的声音终于响了。当时，你为何没有朝不贞的妻子开枪呢？我是有资格挨这一枪的。你心里充满了浓浓的杀意，最后却没有扣动扳机！假如你当时扣动了扳机，不肯饶恕我的不贞，把憎恶干净利落地射进我的胸膛——也许我反而会老实地倒进你的怀里。或者正相反，变成是我让你领教了一下我的射击本领。不管怎样，你没有走出那一步。于是，我从替罪羊——石楠花上移开视线，夸张地迈着蹒跚的步履，嘴里哼着《巴黎屋檐下》或其他什么曲子，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可是，自那以后，许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什么契机让我们走到那一步。今年夏天，院子里的百日红的花色尤为浓艳夺目，前所未有的。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有一丝近乎期待的心情。

我最后一次探望彩子，是在她过世的前一天。当时，我没有想到，事隔十多年，居然再次见到了那件纳户蓝的外褂——在热海刺眼的晨曦

中，它曾经如同噩梦一般深深地烙进了我的眼里。外褂上，大朵大朵的紫色菊花轮廓清晰，沉甸甸地压在你心爱的女人纤弱的肩上。我进屋坐下，同时说了一句：“哎呀，真漂亮！”我极力想要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一想到她不知出于何种心思居然在我面前穿着这件外褂，浑身上下顿时感到阵阵沸腾的热血咆哮而过，难以自制。那一刻，我知道任何克制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夺走别人丈夫的女人的作恶与二十岁新嫁娘的谦让，终有一天将同时站在审判庭上。这一天似乎已经到了。我掏出了十几年来深藏在心底的秘密，静静地放在了菊花的面前。

“真是充满了回忆啊，这件外褂！”

“哎”，彩子短促地叫了一声，声音小得若有似无。当她朝这边转过脸来时，我的视线恰巧跟她对上了。我决不肯移开视线，因为理所当然的，她应该先让开。

“你跟三杉一起待在热海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外褂吧。不好意思，那天，我看到了。”

果然，她的脸眼看着失去了血色，唇边的肌肉抽搐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我确实感受到了——最终一句话也未能说出来。她低下了头，视线落在了膝上那双白皙的手上。

这时，我忽然觉得，十几年来，自己就是为了这一瞬间而活着。身心像是冲了淋浴一般爽快，但内心某处却浮起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哀：那两种结局中的一种，正面目清晰地出现于眼前。我久久地沉浸在这种思绪中。我只要稳稳地坐在这里即可，她一定很想就此消失吧！在此期间，不知道她想了些什么，只见她扬起了那张蜡白的脸，静静地望着我。那一刻，我心里想，她可能活不了了。死神在这一瞬间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否则，她的眼神不可能如此安静。院子突然变得昏暗，但阳光倏地又明媚起来，隔壁传来的钢琴声戛然而止。

“没关系，我一点也没放在心上，这回正式把他送给你吧。”

说完，我站起身，把之前搁在走廊上的探望病人用的白色玫瑰拿了过来，插在了书架上的水瓶里，稍微动手调整了一下。然后，再次望向

了低垂着头的彩子那纤细的脖颈，心里想着恐怕这是最后一次见她了（多么可怕的预感啊！），说道：

“你不必在意，说起来，我也骗了你十几年了，我们平分秋色。”

接着，我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尽管如此，当时真是一片惊人的沉默。从始至终，她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连呼吸都停住了一般。审判结束了。接下去何去何从，是她的自由。

我以连自己都感到惊艳的步伐甩开裙摆，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阿绿！”那天她说的第一句话从背后传来，但是我并未理会，就那么从走廊拐了过去。

“咦，绿姨，你的脸色煞白！”

在走廊，我遇到了端着红茶过来的蔷子。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血色尽失。

我想，你应该能够明白我现在必须跟你离婚的心情，或者不如说是你忍不住要跟我离婚的心情。我啰里啰唆地写了许多失礼的话，十几年来我们之间令人伤心的关系，确实到了必须画上句号的时候了。我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些了。如果可能，希望你在逗留伊豆期间，能给我一个同意离婚的答复。

对了，最后告诉你一件新鲜事。今天，时隔多年，我代替女佣打扫了你那间独立的书房。书房打理得安静舒适，我很是欣赏。长沙发坐起来很舒服，书架上的仁青壶也摆得恰到好处，仿佛只有那一处鲜花怒放一般。这封信就是在书房里写成的。高更的画作跟这个书房的风格不太协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它拿走，挂在八濑的房子里。所以就随手把它摘了下来，换了一幅弗拉曼克的雪景图挂上去。然后，我帮你整理了放西服的衣柜，往里头放了三套冬天的西服，并且按照我的喜好一一配好了领带。不知道是否会合你心意。

彩子的信（遗书）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世上了。我不知道死亡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便是我的喜悦、痛苦和烦恼都已不复存在。想着你的千思万绪，对蕾子的无尽牵挂，也将从这个世界消失。我的肉体，我的心灵，一切都将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在我离开人世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后，你将会看到这封信。届时，这封信将会把我当下心中的万端思绪转达给你。它将跟活着的我一样，把我的种种想法和考量一一告诉你。这些想法与考量是你尚不知晓的。你将会像跟活着的我对话一般，从这封信中倾听我的声音，时而惊讶，时而悲伤，时而斥责。你应该是不会落泪的吧。但是，你会一脸悲伤地说：“你真傻啊！”那表情只有我见过（阿绿绝对不知道）。你的表情、你的声音，我都清清楚楚地看得见、听得着。

这么一想，即使我已经离开人世，在你开始读这封信之前，我的生命依然悄悄地藏匿在这封信中。从你打开信封目光停留在第一个文字上的那一瞬间开始，我的生命之火将再次热烈地燃烧起来。直到你看完最后一个文字为止，在那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的时间里，我的生命将如同我活着的时候一样，再一次融入你身体的每一处，让你的心中思绪万千。遗书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即使其中仅仅凝聚着我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的生命，是的，即使只有这么多，我也一心想要将真情献给你。时至今日，跟你说这些话，有些可怕，但我生前似乎始终不曾跟你表露过真实的自己。此刻，写遗书的我是真正的我。不，只有写遗书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

经过秋雨的洗礼，山崎天王山的红叶美不胜收，如今依然历历在目。红叶为何那般美丽呢？车站前，远近知名的茶室妙喜庵紧闭着的古旧大门的屋檐下，我们俩一边躲雨，一边仰望着眼前的天王山。天王山耸立于车站背后，山体陡峭，巍峨挺拔。眼前的美景让我们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是由于时已十一月，又恰逢日暮时刻，所以来了个轻佻的恶作剧？是那天午后数场小阵雨经过，所以属于晚秋时节特殊气象的所作所

为？整座天王山看上去是那般如梦似幻，多彩多姿，甚至让我们对即将一起登上山腰一事，生出几分惧意。那时候的杂木林红叶之秀美动人，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那一天，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单独相处。从早晨开始，我便被你拉着在京都郊外四处转悠，已经身心俱疲。你也一定非常疲惫了吧。“爱是一种执着。我对茶碗执着不是坏事吧？那么，我对你执着，又有什么不对呢？”你一边走在天王山陡峭细小的坡道上，一边尽说着些乱七八糟的话。然后，你又说道：“只有你和我见过这般美丽的天王山红叶，是我们两个人同时见到的。事到如今，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简直像个任性的孩子在吓唬人一般。

整整一天，我都紧张不已，一心想从你身边逃离。但是，你那些稚气无邪、自暴自弃的话突然击破了我的防线，令我溃不成军。你粗暴的言语与恐吓透着一种漫无边际的悲伤，让我浑身上下顿时感受到了一种女人被爱的幸福，甜蜜得如同花儿绽放一般。

我曾经无论如何都原谅不了丈夫门田的过失。然而，还是同一个我，如今却轻而易举地原谅了自己的不贞。

“变成恶人吧！”在热海酒店，你第一次使用了“恶人”这个词语。你还记得吗？那是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面朝大海的遮雨窗啪嗒啪嗒地响了一整夜。夜半时分，你想将它修好，便打开了窗户。只见远远的海上，有一艘小渔船失火了，看上去仿佛一堆篝火在燃烧似的，火光腾起，一片通红。那里显然有人正命悬一线，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感受到恐惧，眼里只有一片美景。然而，关上窗户后，我突然感到不安，便再次打开了窗户。此时，不知是否船已经燃烧殆尽，海上不见一点火光，只有黑暗的海面朦胧静谧，无边无际。

直到那天夜里，我依然竭力想要跟你分手。然而，当我目睹小船失火之后，我的想法便不可思议地被命运左右了。“两个人一起变成恶人，一起欺骗阿绿一辈子吧！”当你如此提议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既然要变成恶人，那就索性变成个大恶人吧！不只是阿绿，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都彻底骗个遍吧！”自从和你秘密幽会以来，那天夜里，我第一

次得以安然入睡。

那天夜里，海上的小船在无声无息中被熊熊的火焰燃烧殆尽。我似乎从那艘船上看到了你和我那无法拯救的爱情的命运。此刻，我一边写着这封遗书，眼前一边浮现出那艘船在夜色中化为火海的一幕幕。那一夜，我所目睹的海上发生的一切，无疑正是一个女人挣扎于现世的刹那间的痛苦身姿。

可是，沉溺于这些追忆之中也无济于事。之后十三年的岁月中，虽然也有许多的痛苦与烦恼，但我还是觉得比任何人都要更加幸福。你博大的爱情震撼着我，抚慰着我，甚至可以说幸福得有些过度了。

白天，我随意地翻阅了日记，发现里面有许多“死”“罪”“爱”之类的眼字。事到如今，我才认识到，你我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当我把日记放在手上时，一本大学笔记本让我感受到的终究是幸福的重量。罪、罪、罪——终日被这种“罪”的意识所俘虏，每一天都在跟死的幻影面面相觑：“阿绿一旦识破了，我就非死不可”“阿绿知道此事时，我就以死谢罪”。然而，正因为如此，自己拥有的才是无可替代的、莫大的幸福。

啊！谁能想到，除了这样的一个我，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我（你可能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矫揉造作，但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如何说明）。是的，在我这个女人心中，还住着另外一个我，连我自己都不了解她。这个我，你既不知道，也无法想象。

有一次，你曾经说过，不论是谁，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条蛇。那是你去见京都大学理学部的竹天博士时发生的事情。在你和博士会面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我待在那栋阴暗的红砖建筑的长廊的一角，一个一个地观察着陈列在那里的容器中盛放的蛇标本。半个小时后，当你从房间里出来时，我已经被蛇弄得有些恶心了。当时，你盯着那些标本，开玩笑地说：“这是彩子的，这是阿绿的，这是我的，每个人都有一条蛇，用不着那么害怕。”阿绿的是一条产自东南亚的深褐色的蛇。你说的是我的那条蛇产自澳大利亚，个头虽小，但全身布满雪白的斑点，只有头部像锥子一样尖锐。你究竟是出于什么意图那么说的呢？自那以后，

我并没有再跟你谈论过这件事，但当时那番话莫名地让我心有感触，记忆至今。之后，有时，我会独自陷入思考：“人身体里的那条蛇究竟是什么？”它有时是我执，有时是嫉妒，有时是宿命？

那条蛇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答案。但不管怎样，正如你当时说过的那样，我的身体里有一条蛇。它今天第一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连自己也不了解的另一个我，确实也只能将其命名为蛇了。

事情发生在今天下午。阿绿来家里看望我，当时我身上穿着那件很久以前你从水户买来的、年轻时我最喜欢的那件纳户蓝的结城屋外褂。阿绿走进房间，一看到这件衣服，便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她欲言又止，就那么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我以为是有些个不循常理的穿着让阿绿感到无话可说，便带着几分恶作剧的意思，故意一声不吭。

这时，只见阿绿冷冷地朝我这边瞥了一眼，说道：

“这外褂，是你跟三杉在热海时穿的那件吧！那天，我看见了。”

她脸色苍白得吓人，似乎精神已经到了临界点，说出来的话像是用短刀直接刺入般尖刻。

阿绿的话意味着什么，我那一瞬间并未立刻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当我终于明白那句话的意义之重大时，只是不由得拢了拢衣襟，然后觉得非那么做不可似的，端坐了起来。

原来她全部知道了，从那么早开始！

真是不可思议，我的心情非常平静，像是在傍晚的海边，看着潮水远远地奔涌而来似的。“啊，你知道了，全都知道了。”我想拉着她的手，抚慰几句。我曾经是那样地惧怕这一刻的到来，如今它终于降临了，却不带丝毫的恐怖。两个人之间，仿佛只有岸边静静的水声流过。你和我十三年间的秘密，瞬间被毫不留情地剥去了面纱。然而，等在那里的，并非我思虑已久的死亡，该怎么说好呢，安宁、恬静，对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休憩。我松了一口气。长期以来压在肩上的重负卸掉了，取而代之的不过是一种莫名令人泫然欲泣的情感空白。我觉得似乎

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并且，这并不意味着阴郁、悲伤、恐惧，而是一种遥远的空虚，却又伴随着一种宁静的满足。我的确沉浸于一种可以说是解脱的陶醉之中。我注视着阿绿的眼睛（可我其实根本没在看什么），失神地呆坐着。阿绿在说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等我回过神来时，她已经离开了客厅，脚步凌乱地穿过走廊，朝对面走去了。

“阿绿！”我呼唤着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住她。或许是我想要她在我面前再多坐一些时间，直到永远。假如她回过头来，我也许会毫无掩饰地以一颗坦诚的心对她说：“把三杉正式让给我，好吗？”或者，我会以同样的心情，截然相反地说道：“是时候把三杉还给你了。”究竟会出现哪一种说法，我也全然不知。阿绿就那样走了，没有回来。

“阿绿要是知道了，我就去死！”——多么滑稽的梦想。罪、罪、罪，多么空洞的罪之意识。一度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的人终究只能成为恶魔么？十三年来，我欺骗了神，甚至把自己也给欺骗了吧？

之后，我沉沉睡去。当我被薔子摇醒时，觉得全身关节疼痛，动弹不得，像是十三年的疲惫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似的。等我意识清醒了，发现明石的伯父坐在枕旁。他主要从事承包业，你也曾经跟他见过一面。他因公去大阪出差，途中抽出半个小时过来看望我。伯父跟我漫无边际地闲聊了一会儿，便立刻告辞了。他在玄关处一边系着鞋带一边说道：“门田这回也结婚了。”

门田——我已经多年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不言而喻，门田指的便是我已经离了婚的丈夫门田礼一郎。虽然伯父是无意中提起的，却让我心里起了波澜。

“什么时候？”

我的声音直发颤，连自己都觉察到了。

“上个月？或者是上上个月吧。听说在兵庫的医院边上建了房子。”

“是么？”

我好不容易才回答了这么一句。

伯父离开后，我一步一步地沿着走廊慢慢往回走。走到一半，我便抓住了客厅的柱子，只觉得一阵眩晕，似乎身体即将滑落一般。我不由得用力抓紧了柱子，就那么站着透过玻璃窗往屋外看。外面刮着风，树木正摇曳着，却异常安静，仿佛隔着水族馆的玻璃墙望见的水中世界一般。

“啊，不行了！”

我自己也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便脱口而出。

“什么不行了？”不知何时已经来到屋里的蔷子应声问道。

“我也不知道。”

我哧哧地笑出了声，蔷子的手从背后轻轻地扶着我：

“您说些什么呀！快，赶紧回床上吧。”

在蔷子的催促下，我还算是利落稳当地走回了床边。但是，当我一坐在床上，便感到周遭的一切如同堤堰决口，全线崩溃。我侧着身子坐下，一只手撑在被子上。尽管如此，蔷子在屋里时，我还是勉强克制住了情绪。但当她朝厨房走去时，我便顿时泪如雨下。

在这一刻之前，我从未想象过，仅仅是提及门田结婚的消息而已，居然会给我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隔着玻璃窗，我忽然望见蔷子正在焚烧落叶。夕阳已经落山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般沉静的黄昏。

“啊，已经在烧了！”

我低声说道，仿佛早就明了这是件注定会发生的事情。站起身，我从抽屉深处取出了日记。蔷子在院子里焚烧落叶，一定是为了把我的日记付诸一炬的。怎么可能不是呢？我拿着那本日记来到檐廊，坐在藤椅

上，挑着读了一会儿。这是一本罗列着“罪”“死”“爱”等文字的日记，是恶人的忏悔录。十三年的岁月中，我一笔一画写下的罪、死、爱的文字，在昨天之前，它们还充满了炫目的生命光彩，如今已经荡然无存，适合跟薔子焚烧的树叶化成的紫烟一起升入云霄。

我把日记递给薔子的时候，便下定了死的决心。总之，我觉得必须去死的时刻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下定了死的决心，也许不如说是丧失了活下去的力量。

和我离婚之后，门田一直独身一人。虽然他不过是去国外留学，或者赴东南亚战场打仗，错过了再婚的机会而已，但总之他在跟我分开之后，并未再娶。如今想来，他过着独身生活，对我这样的女人而言，像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支撑。话虽如此，但有一点请你务必相信，自从我和门田离婚之后，除了从明石的亲戚那里听过一些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之外，我既没有跟他见过面，也没有想去见他的意思。甚至连门田的门字也已忘却多年了。

夜幕降临，薔子和女佣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我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相册，那里面贴着二十几张我和门田的照片。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有一天，薔子对我说：“母亲和父亲的照片，都是脸对脸地贴着呢。”听完，我猛地一惊。虽然薔子是无心之言，但听她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和门田新婚时的照片，十分偶然地分别贴在相册左右两页上，相册一合上，两个人的照片便脸对着脸了。当时，我回了一句“瞎说什么呢！”事情就那样过去了。但薔子的话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每年总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来那么一次。然而，我既没有把那照片取下，也没有把它撤换掉，就那样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我觉得现在是把它剥下来的时候了。我把门田的照片从那本相册上剥了下来，夹在了薔子的红色相册里。希望薔子能视之为父亲年轻时的影像，长期保存。

连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另一个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曾经说过我身体里隐藏着一条澳洲小蛇。今天早上，那条小蛇就是这样展露出它那长着小小白色斑点的身姿的。如此说来，阿绿那条暗褐色的东南亚小蛇，在这十三年间，岂不是用它那阳光般火红的舌头吞噬了我们俩在热海的

秘密，却一直佯作不知？

人心里的那条蛇究竟是什么呢？我执、嫉妒、宿命——恐怕这些悉数囊括其中，是自己无能为力的罪孽。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了。人心里的那条蛇是多么悲哀的一种存在啊。我记得曾经在某一本书上读过一句话“生命的悲凉”。此刻，我写着这封信，我的心正在碰触着那种无法救赎的悲伤与凉薄。啊！人的这种令人无比厌恶，又极为悲哀的东西是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向你坦白真实的自己。我着手写这份遗书时立下的决心，看来十分容易动摇，仿佛极力想要从可怕的东西那里逃开似的。

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另一个我——真是一个体面的借口啊！我刚才说过，我今天第一次发现自己身体里栖居着一条小白蛇。我刚才也写了，那条小白蛇今天第一次现身。

谎言。我这么说是撒谎。实际上，我早就意识到它的存在了。

啊！一想到八月六日夜里发生的一切，我便心如刀割。那一夜，阪神一带沦为一片火海，我和蔷子两个人一直待在你设计的防空壕里。当B29轰炸机的轰鸣声不知第几次在空中震耳欲聋地响起时，我突然陷入了一种自己也无能为力的空虚孤独之中。那是一种黯然的寂寞，难以言喻，只是寂寞到了极点。我觉得再也无法继续静静地坐在那里，摇摇晃晃地想走出防空壕。就在这时，你出现在了你的面前。

四处火焰熊熊，映得天空一片通红。你家附近已经有火苗蹿起，而你却赶到我这里来，站在了我们的防空壕出口。之后，我和你一起返回防空壕。一进入壕内，我便放声大哭起来。蔷子和你似乎都认为是过度的恐惧引发了我的歇斯底里。不论是当时还是过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当时的心情。请原谅我。那一刻，我一边沉浸在你博大得让我受之有愧的爱情中，一边渴望着自己能够像你来到我们的防空壕一样，站在门田的医院的防空壕前面。那所医院在兵库，我曾经从火车的车窗望见过一次。它涂着白漆，洁净清爽。这种难以克制的欲望让我颤抖。我啜

泣着，竭尽全力地忍住。

然而，这并非我第一次觉察到这一点。早在几年前，你在京都大学的某栋楼里，跟我说我有一条小白蛇时，我心中一惊，当场愣住了。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惧怕过你的眼睛。你恐怕是无心之言，但我却有一种被你看穿的感觉，惶恐万状。之前看到真蛇时的种种恶心，也因此烟消云散。我战战兢兢地看了看你的脸，发现你不知为何，嘴里衔着一根未点燃的烟，出神地望着远方，呆呆地站立着——你从未这样过。或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吧，当时你脸上是我见过最为空洞的表情。但是，那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当你转过身来时，已经又是平常那个稳重的你了。

在那之前，我对我身体中的另一个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在你命名之后，我便将其视为小白蛇。那天夜里，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小白蛇的事情。小白蛇、小白蛇——我在日记本的某一页上不停地写了无数同样的文字，心里想象着小白蛇的模样。小白蛇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地盘成好几圈，越往上盘圈越小。一个小锥子般尖尖的脑袋从顶端冒出，笔直地朝天竖起，如同一个摆件似的。把自己身上可怕、讨厌的东西，想象成一种洁净且带着女人的悲哀与执着的存在，这让我至少得到了一些安慰。即使是神灵，也一定会觉得这样的小蛇十分可爱，心生怜惜。一定会大发慈悲。我甚至打起了这样的如意算盘。从这一夜开始，我似乎成长为更高一级的恶人了。

对了，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里，还是将一切都彻底坦白了吧，还请你不要生气。十三年前，在热海酒店的那个狂风大作的夜晚，为了培育我们自己的爱情，你和我立下了欺骗世上所有人的悲壮誓言，成为大恶人。我要说的就是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那天夜里，我们两人在交换了那样荒唐的爱情誓约之后，便不再说话了，仰面躺在浆洗得笔挺的雪白床单上，久久地默默注视着眼前的黑暗。那段寂静的时光，对我而言，是生命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段时光。它是短短的五六分钟，还是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我们俩一直那么沉默着。

那一刻，我非常孤独。你以同样的姿势躺在我的身旁，可我却完全忘记了你的存在，拥抱着我一个人的灵魂。两个人的爱情联盟，或者可

以说是秘密联合阵线初次成立，对两人而言，这应该是最为甜蜜美好的时刻。然而，我却为何陷入了如此无可救药的孤独之中呢？

那一夜，你下定了决心，要欺骗世上所有的人。但是，你应该唯独不想欺骗我吧。尽管如此，我当时却绝对没有把你视为例外。阿绿、世上所有的人，还有你，甚至连我自己，都要用漫漫一生欺骗到底，这便是我被赋予的人生。这个想法如同鬼火一般，在我孤独的灵魂深处，微微摇曳。

我对门田有一种执着，分不清它究竟是爱情还是憎恶。但我无论如何都要将它斩断。因为不管门田的不忠是怎样的过失，我始终无法饶恕。并且，为了斩断这种执着，我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模样，做出什么事情。我在痛苦中煎熬，一心渴望着有什么能让这种痛苦消失。

——啊！这是怎么回事。时至今日，十三年过去了，一切似乎依然和那一夜一模一样。

爱、被爱，真是人类可悲的行径啊。在我上女子学校二三年级时，英文语法的考试中，出现过关于动词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试题。夹杂在打、被打、看、被看等诸多单词之中，爱、被爱这一组显得十分耀眼。正当大家都咬着铅笔跟题目对峙时，不知是谁发起的恶作剧，一张纸条悄悄地从身后传了过来。我接过来一看，发现上面写着两句话：“你期待的是爱，还是被爱？”在“期待被爱”的文字下方，有许多用钢笔或各随所好地用红铅笔、蓝铅笔标上的圆圈记号，而在“期待爱”的文字下方，则一个共鸣者的标记都没有。我也决不例外，在“期待被爱”的文字下方，添上了一个小小的圆圈。爱与被爱意味着什么，十六七岁的少女对此并不了解。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年纪，就已经本能地嗅出被爱的幸福了。

在那场考试中，只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少女属于例外。她从我手中接过那张纸条，微微扫了一眼，便几乎毫不犹豫地用粗铅笔在那个不见一个记号的空栏里，画下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她选择了“我期待的是爱”。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当时，不知为什么，在对那个少女不妥协的态度感到有点讨厌的同时，也有一种冷不丁被戳中了痛处般的困惑。那个

少女在班级里成绩不太好，有些阴郁，不怎么惹人注目。她的头发有些发红，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也不知道她日后是如何长大成人的，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写着这封信的时候，那个孤独少女的面庞，不知为何，从方才开始便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女人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静静地躺着迎接死亡的时候，神会将安息赐予哪一种女人呢？是尽情地享受了被爱的幸福的女人？还是没怎么品尝过幸福的滋味，却十分肯定地声称“我爱过了”的女人？可是，在神的面前声称自己爱过了的女人，这世上真的存在么？不，无疑还是存在的。那个头发稀疏的少女，或许已经成为了这种被神选中的为数不多的女人之一。她也许会披头散发，遍体鳞伤，衣衫褴褛，昂然地抬头说道：“我爱过了。”然后，她便停止了呼吸。

啊！我讨厌这样，我想逃开。可是，不管我如何驱赶，那女孩的面庞依然紧跟不放。我对此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后，我即将死去。而此刻这种难以忍受的不安又是什么呢？无法忍受爱的痛苦、追求被爱的幸福的女人应得的报应，此刻，似乎降临在了我的头上。

跟你在一起的幸福，让我度过了十三年的快乐时光。最后，却要给你写这样的一封信，这让我感到悲哀。

大海上，喷着火的小船燃烧殆尽，那最后一幕一直留在我心底。终有一天，它也会降临到我身上。今天，这一刻到来了。我已经精疲力尽，无法继续活下去了。我想这样总算是把真正的我、我的真实面貌都告诉你了吧。这份遗书中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但只有这才是毫无虚假的真正的我——彩子的生命。

我最后再说一遍。十三年的生活仿佛一场梦似的。不过，你博大的爱情还是常常让我感到幸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幸福。

当我读完了写给三杉穰介的这三封信时，夜已经很深了。我从桌子取出三杉穰介写给我的信，重新又读了一遍。那封信的末尾写道：“不过，说到我对打猎产生兴趣一事，可以追溯到数年之前。我那时跟如今孤身一人不同，在公私两方面上，生活算是顺心遂意，但猎枪好像早就

已经架在了我的肩上。请让我就此事附上一笔。”这些话似乎别有深意似的。我反复地读着，从带着独特的超脱的美丽字面中，突然感受到了一种不堪承受的黯然。用彩子的话来说，可能就是三杉的那条蛇吧。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走到书房北面的窗户，出神地望着三月黝黑的夜色。远处，国营电车擦着蓝色的火花呼啸而过。对于三杉而言，那三封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通过这三封信，他知道了什么呢？他并没有从中获得了什么新的事实吧。不论是阿绿的蛇，还是彩子的蛇，他应该早就知道了它们的原形吧。

夜间冷冷的空气吹打着脸颊，我久久地伫立在窗前，精神上似乎感受到了几分醉意。我双手扶住窗框，莫名地朝窗下树丛繁茂的狭小庭院望去。那里黑魆魆的，仿佛三杉说过的他的“白色河床”似的。

[1] 日本的长度单位，一间约等于1.8米。

[2] 日本传统色彩，接近于蓝绿色。

[3] 经营和服布料的著名老字号，创始于明治三十四年。

斗牛

昭和二十一年十二月中旬，《大阪新晚报》上显眼地刊登了一则公告：“自明春一月二十日起，于阪神球场举行斗牛大会，为期三日。”那一天，刊载有公告的报样印好之后，总编津上塞了一份在口袋里，然后跟等候已久的田代一起踏上了午后的街道。之前，津上让他独自待在寒冷的会客室里。这两三天来，隆冬的寒意逼人，街上已是浓浓的腊月味道，地面刮起了阵阵凛冽的寒风。“哦，终于登出来啦！”田代盯着津上递过来的报纸看了一眼，脸上霎时绽开了笑颜，但又立刻正色道：

“接下去，就该做宣传了。得大张旗鼓地宣传，推进到底！”

田代一边疾步而行，一边将被风吹起的报纸折成四叠，随意塞进了口袋里，“我说，有个新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田代似乎不知疲倦，当工作告一段落时，他已经又朝着前方新的目标进发了。斗牛大会的公告得以面世，这一程相当劳心劳力。但田代身上并未留下丝毫疲倦的痕迹。

“怎么样？不能索性把全部斗牛都买下来么？一头五万元，老兄，二十二头牛总共一百一十万元，便宜到家了！您社里如果出手的话，应该不费事。只要这边意向定下来了，W市的协会那边应该可以谈妥。”

田代一个人滔滔不绝，一副为了说这件事才特意从四国远道而来的样子。一旦斗牛大会结束，这二十二头的牛可以立即转手抛售。如果暂时不着急资金问题的话，当然是把牛攥在手里见机行事为妙。好不容易将二十二头牛从偏远的四国拉了过来，即便到时候大会结束了，也不能就那么乖乖地送回去。花了一百一十万元买的牛，只消拉到阪神来，立刻就能卖到一百五六十万元。如果等上一段时间，宰杀了卖肉的话，虽说有些麻烦，但卖到两百万元左右肯定是稳稳当当的。这就是田代心里的如意算盘。

田代中等个子，肩宽体壮，全身上下都裹在厚重的真皮大衣里。他手里拎着个粗糙的鳄鱼皮波士顿包，略微有些破旧，近来可以算是件贵重物品了。走在一条通往御堂筋^[1]的废墟道路上，田代担心声音被迎面吹来的寒风吞没，便不时收住脚步，抬头望着个子高大的津上说话。

津上“嗯嗯”地点头听着，当然，他心里并没有半点要接茬的意思。报社的创业资金为十九万五千日元，承办此次斗牛大会，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赌上全部身家、力难胜任的一项大事业。仅仅是为了筹措这次斗牛大会的费用，报社的财务状况就已经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买下参赛的所有斗牛，无异于异想天开。报社创办于去年十二月，至今已经有一年时间。其骨干主要来自号称国内第二大报社的B报社，从排字、印刷到摄影、联络，方方面面无不依存于B报社。所以在世人眼里，《大阪新晚报》跟B报社隶属于同一资本，是B报社的子公司。姑且不论外在情况如何，二者在实际经营上是截然分开的。老谋深算的演出商田代在签订这次斗牛大会的合同时，应该对《大阪新晚报》的经济状况做了反复的调查。尽管如此，他依然准备投入大笔资金，是因为他高估了B报社的背景，认为即便有什么闪失也不会赔钱。他对刚创办一年的小报社评价过高，除了这次斗牛大会之外，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一百多万元的大笔交易。其中既有田代作为乡下演出商的天真幼稚，又带着一种让人不屑一顾的厚颜无耻——一旦共事，便立刻暴露出本性，生意人的面目一览无余。

但是，这次跟田代合伙做这项生意，津上并未感到多大的不安与畏惧。从初次见面的那天起，津上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看穿了田代身上演出商的属性，以及那种狡猾、无耻，为了钱财有时甚至不择手段的性格。不过，津上跟这个男人一起做事，鲜少觉得自己会被对方占便宜。对方身上需要小心应对的一切性格，津上认为只要有心探查，便立刻可以摸清对方的底子，便多少有些不放在眼里。但是，比起这一点，田代经常会表现出一种对于工作十分真挚单纯的热情，有时反而让津上觉得自己更为卑劣。这桩生意，一定会大赚一笔的！——一边这么说着，田代的脸上却一副茫然若失的表情，与他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语调截然不同。而且，他像是在眺望着远方似的，视线落在空间的某一点上，然后缓缓地向上移动。那场景仿佛是有什麼只有他能看得见的神秘花朵，正

从远方召唤他的心灵似的。这一刻，田代的脑海里，种种算计已然消失了。津上像是在端详着一个摆设，不怀好意地观察着将得失抛诸脑后的演出商那近乎痴呆的神情。忽然，津上从陶醉中醒来，让自己的心冷静之后说道：

“如果鄙社不买……”

“那样的话，另外有个人想买啊！”

田代的口吻听起来像是就等着津上这句话似的。

“其实，今天烦劳您跑一趟，也正是为了这事，想请您一会儿跟他见上一面。我担心万一贵社不肯买，所以另外找了一个人备着。他可以跟您共同出资，或者哪怕撇开这桩生意，也能请他出个力。他叫冈部弥太，您不认识吗？这可是个相当厉害的人物呐！”

这句“相当厉害”从田代的嘴里说出来，对津上而言是个问题。不过，津上决定给田代面子，今天不管是去哪里，都跟着他走一遭。公告好不容易终于见刊，令人松了一口气。这让今天的津上心情愉悦。

“他是我同乡的前辈，虽说是前辈，但年纪还比我小一点。总之，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他身为阪神工业的总经理，手上还有其他三四家公司。不管怎么说，如今在伊予同乡中，冈部是个一等一的人物！”

说完想说的话之后，田代便缩起他那像堵屏风似的身子，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大概一个月之前，田代舍松手持印有“梅若演出公司经理”这一来历不明的头衔的大号名片，第一次出现在了位于西宫的津上家里。津上向来不在家中接待工作关系上的来访者。不过，前一天晚上咲子来了，两人照例为分手还是不分手的问题吵了一架。早上，咲子一言不发，眼里闪烁着冰冷的光芒——这既可以理解为爱情，也可以理解为憎恶。为了避开这目光，来访者反而是他期待的。

第一次见面，在津上眼里，田代正如那张名片所写，就是一个纯粹

的乡下演出商而已。精力充沛的红脸膛和一副粗嗓门，的确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但他早已年过五十。手织毛料制作的咖色双排扣西服，宽条纹的衬衫，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常见的花哨打扮。骨节粗大的手指上，露着两个银戒指。人已经进屋了，却不知为何脖子上依然围着那条唯一显得有些寒酸的黑色薄围巾。

田代是来推销斗牛大会的。在日本国内，只有伊予的W市举行这个赛事。田代先是大概说明了一下它的由来与沿革，然后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宣称，自己毕生的夙愿便是尽力设法将这一传统的乡间竞技推广到全国，时不时一副开场白的腔调。

“我虽是一介无名的演出商，但唯独斗牛大会这件事，不想把它当成演出生意去操作。金山银山，可以用其他方式赚到。这三十年来，我承办了不少的乡间戏剧和浪花节，在四国到处奔波。说起来，也是因为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将伊予的斗牛搬到东京或大阪的大舞台上。”

才刚说完不想把斗牛大会当成生意，田代又开始反复强调没有比这个更稳当的赚钱路子了。

津上任凭田代在眼前装模作样地夸夸其谈。他嘴上叼着烟斗，视线落在了小小庭院一角的山茶花上，目光冷漠，无动于衷。津上每天都要同这路人打交道。这种时候，津上总是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对方说话，一边深深地沉浸在毫不相干的思绪中——多数情况下，那是一种极为孤独的思绪。对于说话者来说，这仿佛拳拳打在棉花上一般，不见任何反响。然而，津上只是偶尔简单地应酬上一两句，却又正好合了自己心意的时候，说话者便陷入了一种奇特的错觉，以为津上在认真倾听。

于是，津上越来越不动声色，田代越来越口若悬河。

“说到斗牛，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觉得它庸俗低劣，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这种偏见是因为当地人自古以来就在斗牛的输赢上下赌注——”

就在田代说出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津上条件反射般地问道：“下赌注？”

田代说，W市一年举行三次斗牛大会，即使是现在，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会在斗牛赛事上押注。此前，津上一直对田代的话不甚关心。但田代的这番说明以一种奇特而曲折的方式突然冲进了津上心里，一帧电影镜头般的画面瞬间极为自然地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阪神球场或香炉园般的现代化大看台，场地中央的竹围子里动物们正在搏斗着，看得入迷的观众，扩音器，成捆的钞票，涌动的人潮。那是一幅凝滞、冰冷，却又带着重量感的碳铅画。之后，田代又说了些什么，津上没怎么细听。“在斗牛上押注，这个有戏！”津上想道。斗牛大会即使是在阪神的都市里举行，估计情况跟W市一样，所有观众都会来赌一把。对于战后的日本人而言，要说有什么生存门路，或许就是这些事情吧。只要提供适当的下注对象，即便不作声势，人们也会聚集过来，赌上一把。在废墟包围着的球场上，几万名观众在斗牛上下赌注——这桩生意也许会赚钱。棒球和橄榄球赛事正逐渐复苏，但要恢复往年的热门程度，可能还要再等上两三年。现在最多也就是办一办斗牛大会的时代。作为报社的一项事业，举办阪神第一场斗牛大会，这绝对不坏。现阶段，它作为大阪新晚报的事业，恐怕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这一刻，津上的眼睛有些湿润，他的眼神于冷漠中带着一种执拗、热烈与放肆。咲子正是因为这个眼神而无法跟他一刀两断。

“我考虑一下，这件事或许值得一试。”

津上站起身，果断地说道，口气与之前截然不同。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田代回去了。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津上发现自己有些兴奋。每次要着手什么新计划时，他总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默不作声，一动不动。这种时候，津上非常渴望一个人独处。

突然，咲子打破了房间里的沉默，开口说道：

“这像是你会热衷的工作。”

她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姿势跟田代在场时一样，低头织着毛线活。她手中舞动的毛衣针发出冷冷的白色光芒。

“为什么？”

“为什么？我有一种直觉，你一定会非常热衷于操办这件事。你身上有那样的地方。”

接着，咲子抬起头，冷冷地看了津上一眼，说道：“那种流氓气质。”那语气分不出是责备还是叹息。

实际上，津上的性格中，的确有可以称得上是流氓的方面。

作为B报社最出色的社会部记者，津上在社会部副部长的位子上待了三年，几乎没有什么大过。这个职务十分棘手，不管什么人担任，都会栽跟头。他总是穿着笔挺的裤子，待人接物、处理公务都十分利索。精明强干，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冷酷。不管是如何粗俗的事情，他都能巧妙地在版面上处理得非常漂亮。当然，既然居身于纷纷扰扰的新闻界，津上也难免树敌。有人说他用钱不当，有人说他装腔作势。还有人说他自私自利，或者穿着花里胡哨，像个文学青年等等。一方面，这些人的指责确实击中了要害。但与此同时，也正是津上的这些短处，在他的身边制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社会部记者的理性氛围。

战后，B报社为了整理庞大的冗余人员，推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即创办印刷公司与大阪新晚报社，将大量员工分流至这两个旁系单位。当时，津上第一个被推举为大阪新晚报的总编。三十七岁的年龄，似乎与总编的头衔有些不相称。但是，当时诸多晚报陆续创刊，要想在群雄争霸中获胜，主编必须具备打造全新版面的才能。在这一点上，除了津上，别无其他人选。此外，担任社长一职的尾本出身电影界，虽然胆色出众，但在报社业务方面完全是个门外汉。因此，在他手下，必须配备一个不仅能够发挥编辑的才华，而且在经营方面能够成为报社的核心，谨慎无误、踏实稳当的人物。在这些方面，津上以往在B报社给人留下的万事无过、办事周到的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就任大阪新晚报主编一职后，津上首先大胆地采用了横排的新型版面，将读者明确地锁定为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与公司职员，以文化性与娱乐性为卖点，在报道的撰写、取材、编排等方面，着力突出讽刺、诙谐与机智。津上对新晚报未来走向的把握，可以说是较为准确的。《大阪

《新晚报》作为别具一格的晚报，得到了京阪神地区的公司职员和学生们的青睐，街头贩卖也是率先被抢购一空。对战争期间看惯了低俗报刊的人们而言，《大阪新晚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有一个战后重返京都某大学法学院的年轻教授曾经在大学学报的短评栏目中评论道：“《大阪新晚报》是知识分子和流氓的报纸。”这句话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说中了。确实，如果是富有感受性的诗人，应该就能发现这份颇受都市年轻知识分子欢迎的晚报中，隐藏着一种草率、空虚、孤独的影子。这也正是《大阪新晚报》的编辑负责人津上深藏不露的性格。而最为透彻地看穿了这一点的人，正是咲子。从战争期间开始至今三年多来，她和津上时而同居，时而分离，直到今天依然不时吵吵着分手，最终却还是维持着已然陷入僵局的关系。

“谁都不知道你这种狡猾、堕落的流氓面目，只有我，我一个人清楚。”

心情好的时候，咲子总是把这话挂在嘴边。每当这种时候，咲子总是两眼发亮，仿佛那就是自己对津上的爱情的见证似的。可是，换个时候，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却变成了对情人的冰冷指责。

津上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战争期间安顿在家乡鸟取县，一直没有接回来。咲子的丈夫是津上的大学同窗，战死之后，遗骨尚未还乡。两人之间的情人关系始于战争期间，战后依然纠缠不休。直到今天，原本对桃色事件十分敏感的报社同事仍然丝毫没有察觉。有时候，咲子觉得这也是津上的狡猾之处。

丈夫战死的内部通报大概过了一年以后，咲子跟津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关系。那时候，咲子不时去津上的住处拜访，跟他商量自己未来的前途生计。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津上恰好前一脚从报社回到家里。咲子对这里已经熟门熟路，她直接来到了走廊。只见津上还是从外面回到家里时的那副打扮，他将帽子推到后脑勺，十分疲惫地倒在藤椅上，啜舔着威士忌酒杯，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

在看到咲子的那一瞬间，津上立刻笔直地站起身来，整理好凌乱的东西服上衣，恢复成平日里庄重的样子。咲子顿时感到一种忘却已久的热血在体内沸腾起来。满身疲惫，心力交瘁的津上显得十分孤独，同时还

有一股奇妙地刺激咲子感官的风致。即使在两人有了关系之后，每当回想起这一刻，咲子依然觉得还是喜欢这样的津上——孤独的灵魂腐蚀之后闪烁着磷光。她喜欢这个不为人知的津上。

津上的爱情并未彻底燃烧起来，总是带着燃不透的火芯。即便整个身子投入津上的怀抱之中，咲子依然感到两人之间有着难以填补的距离。津上的眼里总是流露出一种无法从三十岁的咲子年轻的心灵与肉体得到满足的神情。那不是情人的眼神，但也并非视咲子如弃履的眼神。那是一种局外人般刻意保持距离以静观其变，令人片刻都难以忍受的冰冷眼神。

津上对自己这颗冷漠的心似乎也是倍感无奈。每当咲子触碰到这颗心的时候，脑海里便会浮现出“恶人”二字。可是，恶人那双无情的眼睛，有时也会流露出想沉湎一醉的神色。咲子对此十分清楚。正是因为那双眼睛总是带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忧伤，所以咲子才会如此深爱着津上。然而，当她知道终究无法让那双眼睛陷入沉醉时，她的爱便时常化为一种闪烁着悲伤的憎恨。

面对演出商田代投下的斗牛大会的诱饵，津上之所以会顺着诱导慢慢上钩，与其说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直觉，不如说是无法陷入陶醉的津上自不量力地想要尝试陶醉的叛逆行为。用咲子的话来说，那就是津上不为人知的“流氓”本性。

在田代跟津上提出斗牛大会一事的第二天，在大阪新晚报社里，众人召开了干部会议。报社坐落于四桥，由一栋战争中烧毁的大楼整修而成。除了津上之外，社长尾本、整理部部长K、报道部部长S，还有田代一起参加了会议。社长尾本率先对举办斗牛大会一事表示赞成。

“这事有意思！总之，本报社主办，W市与斗牛协会做后援，就按照这个方式去运作吧。一天以五万元计算，三天就能进账十五万元。要像引进了西班牙斗牛似的，办得声势浩大！”

胖得像头虚弱的斗牛似的尾本扯着嗓门大声嚷嚷道，这是他心情愉快时的习惯。从乡下小镇的电影院老板起步，尾本全凭自己的本事才有

了今天的地位。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男人，所以张罗起事业有胆有谋，一切都以他一流的直觉来定夺。既然尾本跟津上点头支持，别人也就无从反对这个计划了。相关事宜即刻决定了下来：将每年一月一日在W市S神社举行的斗牛大会转移到阪神来，在以现代化大型体育场馆闻名的两大球场中择一举行。发动W市与斗牛协会，争取获得他们名副其实的支持。大会避开户外体育运动的高峰期，定在一月下旬举行三天。筹备所需的总支出与未来进账的总收益，二者之间的差额由报社和梅若演出公司平摊。换句话说，收益和亏损由报社和田代各自承担一半。不过，梅若演出公司的参与不对外公开，斗牛大会名义上由大阪新晚报独家举办。大会结束后进行决算，在此之前，田代负责支付斗牛的租金以及把斗牛运到球场的费用，斗牛到达球场之后的场地布置、筹备、宣传等开销则由报社承担。以上这些就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当天晚上，尾本和津上在京都的高级料理店宴请了田代。第二天晚上，田代邀请报社的几位骨干到大阪黑市的一家牛肉火锅店喝了个痛快。

“也不是特地要讨个吉利，咱们接下去要靠牛赚钱，虽说有些俗气，还是请大家吃顿牛肉火锅。”

田代满脸喜色，十分高兴。酒酣耳热之余，他说道：“等牛到了神户，一下车，就给它们披上最华丽的盖布，让它们从神户慢慢走到西宫。第二天在大阪再弄个斗牛游行，索性好好热闹热闹！”田代用手掌来回地摩挲着油乎乎的脸庞，哈着腰给尾本和津上斟酒。这一刻，在津上眼里，田代的表情就像个孩子似的。

田代去厕所的时候，刚才还醉态醺醺，跟着众人一起闹腾的尾本，突然正声说道：“问题是门票票款到手之前垫付的那笔钱，以我的估算，大概得要个一百万。”

“是啊，得预估那个数。”

“怎么办？”

“总会解决的。”

“行得通么？”

“所有宣传可以跟晚报的广告捆绑在一起。场地租金方面，尽量通过交涉，等大会结束后再结算。不过，建竞技场和牛舍的钱需要二三十万吧。”

“一口气可拿不出二三十万啊！”

“好了，这事就交给我吧。”

津上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只是万一出现差错，可以先将门票预售出去筹措资金。眼下，对津上来说，比起这个，让他倍感兴趣的是田代所说的二十多头斗牛沿街大游行一事。不仅可以写成报道，还能拍成照片，至少会成为大街小巷的热门话题。津上将日本酒和威士忌混着喝下后，微微觉得有些头疼。他十分重视这个提议，在脑海里反复描绘着斗牛队伍沿街游行的奇特画面。

第二天，津上迅速在报社内部成立了斗牛大会筹备委员会。他将不擅长写报道但在谈判方面才干出众的T、缺乏执行力但善于出谋划策的M，此外还有几个新闻报道部的年轻人任命为了委员。

距离预定于一月下旬召开的大会，只剩下两个月时间了。不管再怎么迟，通告必须在大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也就是十二月中旬发出。在此之前，一切事宜必须准备到位。场地问题先留待后期处理。在田代返回四国后，过了两三天，津上便紧跟着带上了年轻记者T奔W市而去。到了之后，发现田代已经把同当地和协会交涉的事情都办理妥当了。一头斗牛两万元的租金谈好了，二十二头出场的斗牛也挑好了，津上他们不用干一点活儿。不知道田代是如何宣传的，协会方面自不待言，连斗牛的饲主们也都热情洋溢，像是对待救世主般地迎接津上他们。

斗牛的饲主们都是当地的有钱人。攒钱养一头斗牛，似乎是所有当地人共同的人生梦想。如果是其他地方，人们可能把钱花在建仓库上。可自古以来，这方土地上的人们都饲养只供比赛用的庞然大物——斗牛。这次，斗牛协会的副会长后宫茂三郎也有自家的斗牛出场参赛。津上他们便住在这位老人的家里。后宫年过七十，是这一带首屈一指的富豪，对斗牛的爱好几近狂热，乍一看像个古风武士般矍铄。他对斗牛的痴迷源自父辈。他的父亲是个斗牛狂，据说临终之前，留下了遗言：

“这辈子，我有钱，有房子，没有什么挂心的事情了。唯一遗憾的是，家里的牛总是输给田村牛，你们一定要给我报仇！”

说完便咽了气。这事成了一桩逸闻，比说书还要精彩几分。虽然当家人后宫茂三郎当时年纪尚小，但毫无疑问，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竭尽全力地培养斗牛。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四月举行的斗牛大会上，后宫精心培养的爱牛终于让田村牛丧命赛场。他把父亲的牌位绑在爱牛的背上，在W市的街头巷尾四处游行。在迎接津上一行到来的第一个晚上，后宫老人像是接待县知事一般，身着外褂裙裤^[2]，正襟危坐，时断时续地讲起了这些事情。也有旅途劳累的缘故，津上听着觉得十分沉闷。不只是后宫老人，面对着这方土地上人们对于斗牛超乎寻常的滚烫热情，津上的心不知为何无法与之共鸣。每天清晨，从客厅的走廊一眼望去，南国大海特有的轮廓分明的朵朵碧浪便映入眼帘。此刻，津上出神地凝望着那边，心里似乎正在忍耐着什么似的。

津上一行逗留期间，田代一直忙上忙下。他带津上他们去参观了每年一月举行斗牛大会的S神社，一间一间地走访了分散在W市近郊的主要牛舍。回程时，他还特意绕了远路，从一栋用乡下比较罕见的石墙围起来的大宅子门前经过，说那是他哥哥的家。田代总是穿着厚重的皮大衣，鼻尖上渗着汗珠，步履匆匆。而且，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宴会，田代总是先来一场致辞，将津上和记者T称为“先生”，有时甚至来上一句“我们报社”，那样子俨然自己是新晚报的一员似的。

回到大阪之后，津上便立刻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去。这边跟W市的情况不同，意想不到的障碍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首先在关键的场地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出于斗牛大会日程安排的关系，在阪神的两个大型体育场中，只能选择阪神球场。本来已经谈妥了从一月二十日开始借用三天，但就在交换合同的前一刻，对方却发起了牢骚。根据经营阪神球场的浪速电铁公司的说辞，阪神球场与老对手——另一家电铁公司经营的体育馆相比，不怎么适合举行棒球比赛，这已经是一种定论。战后，为了正名，浪速电铁公司在整修场地方面尽了全力。如今居然要在球场中胡乱地打下木桩，围起竹栅栏，让斗牛们把场地踩踏得乱七八糟，实在令人难以容忍！这说法的确无可厚非。经过数次态度强硬的交涉后，租借球场的事情总算是谈成了。正想松一口气的时候，由于场地外借而

被迫停止活动的职业棒球队又开始诉起苦来。于是动用了两三个头面人物，好歹把问题解决了，但却花了一笔意料之外的大钱。此外，还有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县保安课不肯发放演出许可证。据说是因为日本不曾有过举办斗牛演出大会的先例，所以不知如何处置为好，十分棘手。发了电报，把田代从四国叫了过来，一问才知道，原来即便在斗牛大会的老本营爱媛县，以往也不曾有过把斗牛大会批准为演出的先例。社长尾本和津上都出动了，几番争吵，最终还是未能顺利解决。田代那边也是在四国和大阪之间来回跑了三趟，四处游说爱媛县的头面人物，从老家开始一步步地活动。就在这一切努力都宣告失败之后，擅长强势谈判的天才——记者T接手了工作。他跑了几趟县政府后，提交了一份保证书，表示一旦发生事故，便即刻终止赛事，好歹总算让保安课长点头同意了。这是两三天前刚刚发生的事情。之前，津上曾经一度断念，以为举办斗牛大会的公告将无缘成为铅字了。如今那份公告经由整理部年轻人之手，配上了一张两头牛犄角对峙的照片，夹在当天教师罢课和社会党内讧的两大新闻之间，设计成惹眼的围框新闻后问世了。不论尾本还是津上，都觉得斗牛大会现如今已然是一只离了手的猎犬。

在那条从废墟中央穿过的路上，田代时而顺风时而逆风，往前走了大概200米。到了一栋半倒塌的大楼前，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右手轻轻向上一抬跟津上示意后，便钻进了敞开着的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一不留神，便从眼皮底下消失了似的。

或许因为田代动作夸张，他倏地就从地面上不见了，身影消失得十分突兀。津上也跟在田代后面，沿着微暗的台阶，一步步地往下走。那楼道狭窄得仅能容一个人通过。一直下到曲折的楼梯的尽头，他意外地发现里面十分宽敞，电灯照得四周一片明亮。日式中庭舒适宜人，正中间种有花木，摆着灯笼。中庭周围是四间整洁的小客厅，各自独立，尚未竣工。其中一间或许是准备当做酒吧间使用吧，角落里堆着窄靠背的高椅和涂着绿漆的啤酒桶。在那前面，有四个男人正忙着安装洗手间的瓷砖洗脸台，一会儿横着摆，一会儿竖着搁。

走到尽头，迎面是一个小房间，只有这里完工了九成。冈部弥太身穿国民服，外面披着一件棉袍，身前摆着一瓶已经空了一半的威士忌，

正坐在被炉边上取暖。

“哎呀，欢迎欢迎。”

津上正要坐下，冈部脱了棉袍，大大方方地行了个礼。冈部身材矮小，一说话，那张小小的脸上便布满了皱纹，整体上给人一种寒酸的印象。但他那带着几分谦和的举止，反而透出了一种目中无人的傲慢。

“正等着您呢，津上先生！”

津上盯着冈部动个不停的薄嘴唇，对他那副一不留神就要拍人肩膀的样子，产生了一丝反感。津上照例递上了名片，态度甚至比平常更为生硬。

于是，冈部也从口袋掏出了名片夹，摸索一番后，拍了拍手，叫来了一个乍看上去像是秘书的年轻男子。

“写张名片给这位先生，把公司的电话号码也带上。”

说着，他把笔记本和钢笔递给了对方。然后，拿起了津上的名片，给田代看了一下。田代解释说，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报社的总编。听完之后，冈部一声不吭，深深地点了几下头。津上再次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小个子男人，他身上似乎有种胆大妄为的东西。如果津上没有看走眼的话，这个田代称之为“伊予同乡中如今最风光的”的男人目不识丁，不会读写。

酒和菜都端上来了。冈部一副毫不拘束的样子，颇为世故地说个不停。

“实际上，我打算今后就在这里吃喝玩乐了。日本人已经很久没尝到什么美食了，所以我想开一家餐厅，人们来这里可以吃上最美味的东西。等到哪天开业时，我把三个来自别府、高知、秋田的一流厨师介绍给你。”

在冈部面前，田代拘谨得有些可笑。体格壮硕的田代已经全然被这位个子矮小、堪堪五尺的冈部给压倒了。今天他特意将津上引见给冈

部，原本有要事相商。可他现在无心提及，时而接过端上来的菜品摆在桌上，时而小心地拿起瓶子往冈部和津上的杯子里倒酒。要不然，则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边，一副要将两人的谈话一字不漏地悉心听进去的样子。

冈部究竟要说些什么呢？津上一半带着好奇的心理等着那一刻的到来。虽然不胜酒力，但他还是把别人给斟上的酒往嘴里送。这会儿，刊登有斗牛大会通告的报纸差不多应该开始在街头派送了。

“公司的事情忙么？”津上问道。

“挺闲的，不忙。虽然手里有五六个公司，但我可以说是老闲着。如果老板忙个不停，那公司可就不妙了。我这样每天喝喝酒就行了。”

冈部似乎很是擅长说些让对方出乎意料的话，自己也一副满足的样子。比起了解初相识的津上之为人，眼下占据了他更多心思的是如何表现自己。

“不，不是开玩笑。不喝上两口酒，人的脑瓜子里的智慧，哪有什么可期待的？清醒状态下挤出来的智慧，那都是有限公司。”

也许是在津上他们到来之前，一个人喝了威士忌的缘故，只见冈部一双小眼睛不时目光灼灼，毫不客气地直盯着津上的眼睛看。他一边说着话，手却始终不离威士忌杯子。有时接连好几杯黄色酒液倒入口中，刚见他含在嘴里，转眼间便不动声色地吞下去了。

“今天，津上先生和田代君，都来听一听我的经历吧。”

“是，是，我早就想听您说一说了。大冈部是怎么起步的呢？”

田代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让津上十分不快。田代想给冈部倒上威士忌，只见冈部把杯子往桌上一放，一脸目中无人的样子，闭上了那双小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了眼睛，说道：“是大冈部，还是小冈部，我不知道。但我的公司，不管哪一个都是战后成立的。我想说那是靠着一代人的力量弄起来的，可实际上只花了一年时间。仅仅一年时间呐！所以这世上的事情，有意思得很！”接着，冈部嘶哑着嗓子大声地笑

了起来。

停战那一年的十月，也就是大概一年前，冈部从东南亚复员回来。应征入伍时，他三十八岁。等到返乡，已经四十二岁了。他没有妻子儿女。从十年前有过交往的女人那里借了三千元之后，他离开伊予老家，投奔一个开卡车的战友，来到了神户。在神户晃荡了半个月，他盯上了贩卖农业机械的生意。

在得知尼崎的曙光工业研制出了配有电动马达的新式脱粒机之后，冈部就打算想方设法搞到大批产品，然后通过贩卖这个，将流入农村的大量资金收入囊中。于是，他先去曙光工业跟干部们当面洽谈。当时，他递给对方的名片上，印着“曙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理事”的头衔。当然，那名片是他两三天前在大阪百货商店印制的，纯属瞎编。不过，这个小计谋立了大功。“贵公司也叫曙光么？”也许是出于同名公司的情谊吧，对方一开始就格外友善，说好了第二天之内交付一百台脱粒机。货款的话，第二天之内付清即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常见的交易惯例来看，这是少有的带着善意的合同。剩下的问题，是筹措那笔收货时必须交给对方的三十万元。

“你们想想看，这三十万元是怎么弄到的？我是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那里借来的。”

这一刻，冈部短短的话语中，带着一种奇妙的强调语气，引人注意。他选中了同乡、前国会议员山本。这位靠军需生意发财暴富，冈部准备无论如何都要从他那里借到三十万元。他离开曙光工业之后，便直接奔向御影，前去山本家拜访。连吓带哄，又以同乡情分为托词，跟山本提出要借款三十万元。可是，对方原本就不可能理睬他。当天，冈部登门拜访了三次。第三次，他坐在了门前的水泥地上。突然，他脑中灵感一现，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加入三十万元的生命保险，然后将保单作为抵押，就可以……

于是，他立刻赶到了在废墟中临时营业的淀屋桥N生命保险公司。然而，时间已是傍晚，保险公司下班关门了。无奈之余，他只好请值班的工作人员帮忙找出了保险课长家的地址，然后直奔位于吹田的课长家里，申请了三十万元的生命保险。可是，课长说今天办不了，请冈部明

天到公司处理。如果等到明天再处理，冈部就麻烦了。他一番胡搅蛮缠，勉为其难地迫使对方屈服了。总之，当晚，他花了三千元，换来一份三十万元的生命保险单。然后他揣着合同，赶上最后一班电车，再次登门拜访山本。他逼问山本道：“我拿自己的生命抵押，三十万还是不能借吗？”

“这招奏效了！其实，细想一下，保险单什么的，一文不值！但是，这正是人的有趣之处。对方认为我在赌命。他说：‘行！既然如此有决心，那就借给你一个月吧’可以说，这就是我现在的事业的起点。”

冈部讲上这么一段可以说是江湖老千般的过往，究竟意在何为，津上并不清楚。不过，听起来倒是并不无聊。冈部的语气中带着一种近似于热情的自我陶醉。

“真有意思。”津上说道，这话也并非只是一种恭维。

“总之，我大致就是这么个人。不过，如今手上钱倒是有一两千万。津上先生，你们报社张罗的斗牛大会，能让我入个伙不？”

津上猝不及防，眼睛不由得跟冈部对上了。冈部先是挪开了视线，慢慢点上了一支烟后，又朝着津上转过脸去。这次，冈部的目光咄咄逼人，带着一种执拗。

“如果共同出资买牛，报社觉得不方便的话，这边掏钱全部买下。斗牛的运费、大会的筹备费用，跟牛相关的一切事情，这边都可以操办。这笔生意，你们不用出一分本钱，只管赚钱就是了。”

——冈部的语气虽然平静，但有一种不容多言的意味。

“可是，那样有些不好办。”

让对方把想说的话尽数说完之后，津上说道。尽管冈部这个人有点令人感到不安，但从报社的角度来看，答应他的要求，并非一个吃亏的交易。然而，津上对冈部此刻瞄着自己的那对充满自信的小眼睛感到厌恶。一种似乎要一决高低般的兴奋，让津上脸色有些发白，意气昂然。

“哎，这是新晚报第一次张罗事业，还是让我们自己单干吧。”

冈部手里端着酒杯，一边客气地点着头，一边仔细地听津上回答。等津上说完，冈部便淡淡地结束了话题：“是么？我明白了。虽然觉得遗憾，但也没有办法。”这着实令人有些意外。接着，他像是调整心情似的，一边往津上的杯子里倒威士忌，一边说道：“不，你这个人对我的脾气，合我心意啊！这是你打定主意要做的事情，的确应该靠你自己去做。被你拒绝，我心里痛快！”

津上摸不清这话究竟有几分是真心实意，冈部看上去倒是心情不错的样子。

地下室里开着灯，让人有一种夜晚的感觉。当津上一行走出地下室时，只见冬日的夜幕即将笼罩废墟四周。

“为什么拒绝呢？不可惜么？”

从背后追上来的田代问道。

“是挺可惜的。”

即使田代不说，津上也是那么想的。两人默默无语地竖起大衣领子，肩并肩地走着。当两人为了躲开身后驶来的卡车，面对面地站在路边时，田代开口道：

“其实，发生了一个棘手的事情，我还没跟你说。”

田代说，运送二十二头斗牛，一共需要八节车皮。可是现在每天从W市发出的车皮只有两节。这样的话，斗牛大会可就泡汤了。于是，跟广岛铁路局交涉，希望能够额外增挂车皮，但一直不见进展。一个是因为眼下正是煤炭运输的淡季，最关键的问题则是缺少可以增挂的备用车皮。津上默默地往前走去，心里如同目睹一波白色的巨浪汹涌而来似的。

“眼下这种情况吧，”田代说道，“因为生意关系，冈部在这方面认识的人多，请他出面说一说，让铁路局给想点辙，我想只有这个解决办法

了……”

津上心里一惊，停下脚步，朝田代投去了严厉的目光：

“你已经跟他说好了吧？”

田代觑着脸，微微一笑道：“是个了不得的人呐！虽然斗牛大会的事情被你拒绝了，但他说一码归一码，这个事要助上一臂之力。”

津上并不想劳烦冈部的大驾，但他也感觉到了，那个目空一切的小个子男人，不知不觉中已经顺顺当当地插进斗牛大会的生意中来了。看来，应该是田代跟冈部说起了车皮的事情，而冈部则提出了方才那个买牛的事情作为交换条件。

新年之后，咲子一直没有见到津上。从年末到正月，津上甚至取消了回鸟取乡下探亲一事，几乎每天都住在报社，为斗牛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奔忙。尽管如此，津上还是同意了咲子的要求——年三十的夜里，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两人在从前住过的京都冈崎的一家旅馆度过了一夜。那里十分安静，坐在房间里，可以听见渠水潺潺流动的声音。

刮了两三天的风停了，这是一个星光璀璨的除夕夜。一到十二点，散落在京都四处的各大寺院，顿时响起了久违多年的当当钟声。在这之前，津上挨着小桌子，一边品尝着带来的威士忌，一边在崭新的袖珍笔记本上，仔细地记录着二十日斗牛大会举行前的日程安排。钟声响起时，他放下了笔，侧耳聆听。咲子就坐在他的身旁。钟声以一定的间隔，自或远或近的寺院传出。一声声余韵悠长，重叠交织，相互碰撞，彼此共鸣，在深夜寒冷的空气中，如同一道道水脉延绵而去。

两人默默地坐了很久。咲子跟津上交往以来，从未经历过如此恬静的时光。这个男人离开工作之后，像是附体的邪魔退散了似的。在咲子眼里，那张脸显得格外纯朴。“哎，他真是一副怪可怜的样子呐！”咲子想道。突然，一种既非憎恶也非爱意的情感，如潮水一般涌上她的心头——这个人终究无法没有她。那种情感十分纯粹，与爱欲相去甚远。钟声绵绵不绝地响着，一声又一声。

当一百零八下的钟声响过一半时，津上起身打开了窗户。他站在窗边，看了窗外一会儿。咲子也起身走了过去，依偎在他身旁。窗外，夜色幽深，令人悚然，只有钟声掠过。在繁茂的树木遮蔽下，望不见一点街上的灯火。突然，咲子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两人俨然一对情侣，静静地依偎着，聆听辞旧的钟声，这让咲子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两人共度这样一个夜晚，莫非是因为两人即将劳燕分飞？

咲子离开津上，走到房间角落里朱红色的梳妆台前坐下。她心里依然无法平静。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对于女人而言是最为宝贵的年华，而咲子却是满怀苦楚地跟着津上度过了三年时光。她脸色苍白，像一只狐狸似的，从镜子中死死地盯着自己。

今年的正月头几天，天气十分暖和，历年少见。加上有点感冒，咲子这几天便一直闷在公寓里。初三过后，《大阪新晚报》上，关于斗牛的报道明显多了起来。刚刚报道了扮演《卡门》中的何塞的歌剧名角关于斗牛的意见，第二天又大幅刊载了知名体育爱好者F伯爵的斗牛漫谈。报纸附上照片，推介了一个专门雕塑斗牛的老雕塑家，以《专家所见》的哗众标题，刊登了拳坛新秀的斗牛论，还推出了名为《南予斗牛寻访记》的特约记者专门报道。

咲子对斗牛本身毫无兴趣，但她从每天的版面设计上，感受到了津上那冷漠中带着一种着魔般狂热的眼神。津上式的点子和方案，将他那神经质的嗜好、怪癖的行事风格如实地反映在了报纸上。邀请当地具有三十年驯牛经验的老人到现场做广播解说，日本新闻和世界新闻部门将把现场赛况录制成新闻影片，这些操作的宣传色彩浓厚，无非是斗牛大会召开前热身用的报道。咲子读着这些内容，津上在幕后或提议、或策划、或交涉，四处奔忙的身影便不时浮现在她的眼前。

一月八日，咲子想跟津上见上一面。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便坐立不安。从明天开始，她必须去新斋桥的西服裁缝店上班。而且，除夕夜的那股不安，即便过了年直到今天，依然像个疙瘩一样留在她心里。

咲子往报社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这两三天，津上去了定为斗牛大会赛场的阪神球场，每天都住在那边。津上曾经严肃地跟咲子叮嘱

过，平日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要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露面，但咲子还是去阪神球场找津上了。这是一个寒冷的下午，阳光微弱，似乎下一刻雪花便会飘落似的。她在西宫北口站下了电车。以往，她都是在电车上远远地望见这座圆形的现代化大体育场，但实地进入，今天还是第一次。走到空荡荡的毫无人气的通道尽头，往左一拐，便是一个船舱般狭小的办公室，与体育场的规模极不相称。

推开门，只见里面有四五个男人，分不清是报社职员还是来访者，正围坐在炭炉边抽着香烟。对面，津上竖着大衣领子，将桌上电话机的听筒贴近耳朵，正大声地在讲电话。当他看见咲子进门时，那带着责难的冰冷目光，无情地刺痛了咲子的心。长长的电话结束之后，津上便率先走出了房间。他沿着微暗的缓缓上升的Z字形水泥回廊往上走，建筑物里回响起他那不愉快的脚步声。他一直爬到第四层，在通往看台的出口处停了下来，等着咲子。

“到底有什么事？”等咲子走近时，津上才开口说道。他脸色苍白，非常憔悴，像平日里不开心时那样，目光凌厉地刺向了咲子，但一下子又挪开了。

“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吗？”

咲子把半张脸埋在深蓝色的外套里，抬眸向上看着津上，尽量压低语调说道。倘不如此，说起话来，便不免会有些尖酸刻薄。这里是内场看台的最高层，俯首可见下方空无一人的宽阔看台上安装着粗陋的木椅子，以一种冷清的条纹模样，一层层缓缓地落向中央赛场。不知道是否因为这里是高处，寒风凛冽，午后淡淡的阳光让整个灰色的体育场显得荒凉粗粝。

“我很忙，不是跟你一再说过了么？”

“过了年，这是第一次见面吧！别那么一脸你来干什么的吓人样子！我，究竟是你的什么人？”

“打住，又是这些话——我真的很累！”

津上的语气十分严厉，毫无余地。他愠气似的叼着烟，任由寒风吹

散头发。咲子也是一脸苍白，她抬头从正面看着津上的脸。两个人像决斗一般，面对面站在那里。津上发现了之后，便开口说道：“坐下吧。”然后，自己先坐在了脚边的椅子上。咲子也并排坐了下来。

球场四周是一片冬日枯萎的田野，一望无际。战争期间，大阪神户地区的主要军工厂不约而同地疏散到阪神间的这块平原地带上来。放眼望去，如今那些建筑物不可思议地失去了重量感，如同纸屑一般四处散落在广袤的田野上。其中，有的像是遇难船只，众多的铁架朝空中伸去，有的则在地基一角堆着小山般的废铁。仔细一看，就会发现烟囱和电线杆多得可怕，杂乱无章。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于平原之上。不时有郊区电车一如儿童玩具般，摇摇晃晃地穿行在那些工厂、树林、丘陵之间。遥望西北方向，可以看见六甲山脉。工业地带的猥杂与冬日大自然的严酷混为一体，视野广漠而荒凉。而上方则是低垂的沉沉云天。

咲子默默地眺望着这一片苍凉的景象，心里已经开始思量分别后自己的痛苦，尤其是今天又承受了津上的冷漠对待。直到这一刻，她才觉察到，自己是为了乞求津上施舍一点爱情，好让自己温暖一些，才特意跑到这里来的。哪怕是谎言也好，如果津上能说几句贴心的话，自己就会感到满足了。谎言也好，哪怕是残酷的虚情假意也好！咲子凝望着这个坐在自己身边，与自己内心的痛苦毫不相干的男人的侧脸，突然一股怒意又涌上了心头：他连哄骗一下自己都不肯！这让咲子用逼人还债似的冷漠口吻，心血来潮地提出了一件事，说是京都那边的朋友邀请她参加仁和寺的茶会，她想和津上两个人一起去。可是，津上一副说什么鬼话的表情，根本不加理睬。

“只要十四日一天。”

“不好办呐！”

“下午也行，就半天。”

“不行。斗牛大会结束之前，我绝对走不开的。”

接着，津上不悦地板起脸来，说道：“总之，要我挂着‘此女情夫’的

招牌，恬不知耻地跑到偏远的仁和寺去，我绝对不干。”

“看来谈判破裂了。”

咲子嘶哑地说道。

“明知道会被你一脚踢开，还跑来说这样的话，我真是个傻子！”

“没有一脚踢开。”

“是么？你觉得这不是一脚踢开么？”

突然，咲子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对这个冷酷的男人的满腔怒火：

“踢得再狠一点吧！我会从这儿咕噜咕噜滚下去的。一边滚一边好好看看，你会用哪副尊容看着我。”

之后，两人便都不说话了。激动的情绪褪去，该说的也已经都说了，咲子的心如同阴影笼罩下的水面，无可救药的悲哀正徐徐蔓延开来。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尴尬气氛中，两个人中必须有人先采取行动。

过了一会儿，津上说忽然想起来有急事要办，便下到办公室去了。可是，大概过了五分钟，他又匆匆忙忙地赶了回来，说是今天之内还有三四件事情必须办完，一直到斗牛大会召开，都是这种状态。“等大会结束之后，一起去纪州泡温泉吧。”他的语气与方才不同，带着几分安抚的味道。然后，他辩解似的说道：“没一件事能省心，计划好的总是突然出娄子。”津上把场地中央画了白圈的地方指给咲子看，说是那里准备用竹栅栏围起一个直径为35米的竞技场，但就连这么点事也不能如期顺利展开。催促W市的斗牛协会尽快派人前来担任监工，结果人来了，竹子却迟迟未到。今天早上，竹子终于到了，关键的监工却从昨天开始因为感冒卧床不起。最近，各种杂事铺天盖地地朝津上砸来。方才咲子到的时候，津上在办公室打的那个电话，便是在交涉大会召开前一天，从中之岛公园放焰火的事情。这个事情之前已经得到批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又不行了。据说这是战后第一场焰火，加上火药管制又有严格的规定，虽然大阪市也在尽力支持，但能否顺利争取到批文，还不敢保证。

“可是，就放焰火这件事，我轻易不会放弃。白天放上几十串鞭炮，可能的话，晚上再放一些漂亮的焰火。”

津上说道，他的焦虑如实地表现在脸上。

“那是很漂亮！大阪炸了个精光，在那黑漆漆的废墟上，啪地放上几朵‘菊花’，的确会很漂亮！”

咲子本想着再也不开口了，但还是忍不住蹦出了一句嘲讽。她说完“菊花”之后，突然想到：这人莫不是想要放个斗牛形状的焰火吧！可是，当她看到津上那似乎真会考虑“斗牛”焰火般的认真表情时，不由得心中一惊。绚烂的焰火稍纵即逝，面对着焰火消失之后的茫茫黑夜，津上露出了那副只有自己熟悉的表情——透着一股寒意，这一幕浮现在了咲子的眼前。

接着，津上说，现在在办公室里等着会面的，是印刷厂、搬运公司、殡葬馆的人。不管哪一家，都是在费用方面纠缠不清。他们上门来商谈，最终还是得找个地方，请他们喝上一杯才能消停。据津上说，殡葬馆将政府配给殡葬业者用的汽油挪给报社，还将开动宣传车，为斗牛大会造势。届时，那些开到大阪和神户街头巷尾的宣传车，也离不开这家殡葬馆的协助。

“到时候，载着相声演员、歌舞女郎和留声机的宣传车，和开往火葬场的灵柩车，都是从同一家公司的同一个车库开出来的。又没有规定说这么做不行——”

津上一脸严肃地说着这些事情。咲子非常明白，津上因为工作疲惫不堪，十分焦灼。可是，另一方面，她也看得出来，尽管津上嘴上各种不快，但其中不乏一种他特有的陶醉：置身于这个混乱的年代，各种杂事层层包围下，难以逃脱，只得奋力拼搏。

咲子跟来的时候大不相同，她浑身冰凉，心力交瘁，一个人站在西宫北口寒冷的站台上等候开往大阪的电车。当她用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头，靠在车站的木栅栏上的时候，猛地想到，津上会不会就栽在这次斗牛大会的事情上。这个念头不知从何而来，如同闪电般掠过咲子的脑

海。咲子不由得浑身发抖：“啊，他会失败，他会失败！”一种确定无疑的强烈预感向她袭来。她怀着不知究竟是挚爱还是诅咒的心情，回想起了刚才分手时津上那萧瑟的背影。

离斗牛大会只剩下十天了。《大阪新晚报》开始在第一版面、第二版面大量刊载关于斗牛大会的报道。如果是大报纸，不会如此轻易地匀出版面，用于宣传自家举办的事业。而这一点恰好是小型报纸的便利之处。只要没有重大新闻，《大阪新晚报》便接连刊载斗牛大会的宣传文稿。社论的刊头用上了牛头图案，热门连载漫画中，斗牛也登场了。“津上那家伙开始办牛报了。”——终于，B报社一些说话刻薄的人对津上的议论也多次传入了他的耳朵，但津上和尾本社社长都装作没听见，决心要把“牛报”一直办到大会举行那一天。报纸刚刚宣布了有奖征集斗牛大会会歌的结果，接着又发布了给二十二头上场的斗牛征集名字的公告。就在同一天，有个年轻记者提议说，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否可以考虑追加预测冠军牛的投票。“行！干吧！”津上立即采纳了。这种时候，津上总是嘴里叼着香烟，眼神乍一看像是放空了似的，但转眼间，几乎不假思索地迅速将是否采纳的意见大声抛给对方。津上的这种态度，让人觉得与其说他头脑清醒，不如说他有些古怪。离大会召开的时间临近，朝他蜂拥而至的杂事越来越多，他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干劲十足。

另一方面，由年轻记者T带头，在报纸之外开展的广告宣传也开展得相当花哨。在梅田、难波、上六等交通枢纽以及地铁车站的各个要处都张贴了大型海报，上面画着两头正顶角对峙的斗牛，吸引路过的群众。各线郊区电车、公交车的车厢也一一挂上了同款图案的小张海报。而“斗牛大会会歌”在心斋桥的一家剧场里举行了公开发布会之后，每天由宣传车开着喇叭在临时棚屋区的街头巷尾不断播放。这种宣传车在大阪有三辆，神户有两辆，每辆车上都载着歌舞剧团的龙套女演员们，连日出动。

这些事情所耗的费用远远超过了预算，加上建造竞技场和牛舍的开销，对大阪新晚报来说，是个相当沉重的负担。会计首先叫苦连天，极力控制出差费、宴会费和杂费的支出，并且宣布停止工资预支。以前，

为了缓解职员们零花钱短缺的问题，报社曾经半公开地认可工资预支。现在就连每个月十五日支付的夜间加班费，也推迟到月底发放。当夜间加班费延期支付的通知张贴在公告板上时，会计部长狠狠地警告了津上一句：

“津上，斗牛大会要是再超支，可就难办了！十五日发的夜班费，社里可是相当多人都指望着呐！”

离大会召开还剩三天的时候，津上接到了田代发来的电报：“明晨六时斗牛抵达西宫。”二十二头斗牛的牛舍已经在西宫车站前的废墟上建好，饲主、驯牛人等一百多号相关人员的食宿也都各自安排在了西宫市内躲过轰炸的旅馆、饭店中。当天晚上，尾本和津上在梅田新道一家尾本经常光顾的酒吧一起喝威士忌。

“首先，不管怎样，斗牛要一头不少地全都运过来了。”

两人都是一副松了口气的表情。

“没错，要是货车途中有个闪失，事情可就砸了。话说，这回可真是花了血本了。”

尾本的话里流露出几分不满，但津上假装没听见，并未搭腔。

“如今做事业，花销是预算的五倍据说是常事。斗牛大会花到三倍，还算好吧。”

“应该不会再有大笔开销了吧？”

“可能没了吧。就算有，也总能想到办法。”

“你是个纯粹的新闻记者，所以才会这么说。十万二十万的，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动用的。”

“万一有什么闪失，社长，你不是财主一个么？”挖苦的话差点脱口而出。津上忍住之后，反而语气平静地说道：“社长，五天后，一百万的新钞票就滚滚而来了。”

按照一天三万名观众计算，大会举办的三天期间，预计大概将有十万人的观众入场。竞技场边上的近场座五十元的票五千张，中场前排四十元的票两万张，剩下五万七千张三十元的票是中场后排以及外场座。票价总计三百三十万元，扣除一百万的开销，纯利润是二百三十万元。即便和田代对半分，也能到手一百多万。这是津上的如意算盘。

本来报社内外的人都认为，对社长尾本大而化之、自由任意的经营方针进行约束的是津上，但不知何时，两个人的位置颠倒过来了。对此最为清楚的，莫过于他们俩自己。津上清楚地看穿了尾本看似慢慢悠悠、大大咧咧的做派下，隐藏着精明细致的算计与谨小慎微。而尾本则凭借他多年积累的眼力，带着一丝不安，窥见到这个聪明通透的年轻记者一丝不苟、顽固挑剔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痴人执念般的迷醉。

次日一早，津上搭乘第一班国营电车前往三宫车站。运送斗牛的货车比田代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凌晨四点已经抵达。一行人已经下车，待在车站一角。这是一个落霜如雪、寒气逼人的早上。二十二头斗牛每头都是七百多公斤的身量，庞大的身躯散发着热气，各自在驯牛人的照料下，被拴在车站的木栅栏上。行李房边上，一群人正在烧着篝火。田代好像很冷似的，把下巴埋在皮大衣里，从人群那里走了过来。“津上先生。”他一边兴高采烈地打着招呼，一边走近津上。

“怎么样，够气派吧！”

他朝斗牛那边扬了扬下巴：“跟神户、大阪那边吃剩饭的牛，不在一个档次啊！”

田代把寒暄放在一边，双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香烟。今天的田代，活脱脱一个自鸣得意的演出商。

“路上够呛吧？”

“多亏包车，一路倒是轻轻松松地过来了。只是路途有些远，让人受不了。这里待一夜，那里住一宿，今天是第五天了。”田代说道，他的神情看上去并不像是吃不消的样子。接着，他马上开始确认工作的事情。

“这些先不说，斗牛游行的事都安排周全了吧？”

按照计划，斗牛队伍今早八点从三宫出发，在神戸市内转一圈，然后回到西宫的宿舍。明天从西宫前往大阪，在大阪市内转一圈之后，再返回西宫。津上十分担心斗牛们在火车上长时间颠簸之后，身体状态是否适合游行，但田代却根本不以为意。

“这些家伙很久没有运动了，让它们走动走动反而更好。”

他抬头望了望天空，看了看天气，然后瞅了一眼手表，说先去站长那里打个招呼就回来。接着，他像是一个视察部队的长官似的，心满意足地朝对面走去。

津上四处走动，跟那些在W市时关照过他的、相熟的饲主们寒暄打招呼。这时，从W市一路跟车过来的报社记者N把他拉到一旁，说是有些事情要告诉他。

“你看那边。”

N说完，别有意味地朝车站最西边的角落使了个眼色。只有那一处的木栅栏打开了，成了一个跟外部相通的出口。有四五个男人正在那里往卡车上装货。仔细一看，田代也夹在那些人里头，正站在卡车旁边指挥着。

“那些货物全是田代那家伙运来的，说是牛饲料。我们认为田代那家伙就是个十足的骗子。”

根据N的说法，田代在W市肆无忌惮地将大量来路不明的蒲包装上货车，宣称那些是牛饲料。因为数量实在庞大，他觉得奇怪，便拆开了其中的一包。一看，里面装着满满的干松鱼。又打开了另外一包，发现里面装的是黑砂糖，融化了之后直往外流。

“什么牛饲料，真是开玩笑！不知道其他还会跑出些什么玩意儿来。可是，不管怎样，田代对报社而言是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对他的所作所为，我们都装作没看见。不过，路过高松时，可真叫痛快啊！”

N说，途中不巧遇上纪州海域发生地震，到高松时，连接货车和渡船的铁轨脱节了，八节车皮中有一半必须把斗牛和货物都先卸下来，装到渡船上去。等到了宇野之后，再重新装到别的货车上去。当时，就连田代也慌了。他在高松奔波了整整一天，到了夜里，带来五六个男人，把他的所谓饲料从货车上卸下来，不知运到哪里去了。

“所以，现在往卡车上装的，应该是当时原封不动地跟着货车一起运过来的另一半物资。”

N看起来非常气愤，把田代说得一文不值。对于津上而言，虽然这种事情并非意料之外，但现在亲眼目睹之后，心中还是感到了不快。津上走到卡车旁边，拍了拍田代那件皮大衣的肩头，他正背着身子站在那里。田代转过身来，发现是津上之后，便噗嗤一声笑道：“被你发现了？”

“发现啦，你这不是大张旗鼓地干得正欢快么！”

“这个，实在是……”田代含糊其辞地说着。然后，他突然正色道：“其实，这都是冈部先生的货物。”

他这么一说，津上发现卡车的车身上果然印着四个白色的汉字“阪神工业”，那正是冈部的公司。田代说他无法拒绝。不管怎样，正常情况下无法调动的车皮，冈部出面之后，给弄来了八个，所以当冈部提出以捎上这批货作为酬谢时，田代无法说不。

“哎呀，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今后还有事情要请他帮忙呢。”

“我可不想劳他大驾，那种人……”

津上依然是刚才那副不快的样子。

“可是，津上先生，遗憾的是，今明两天如果不借他一臂之力，事情可就不好办了。那就是牛饲料的问题。”田代说道。

据说，在赛前两三天，必须给牛吃大量的大米和小麦。比赛当天，还必须给它们吃酒和鸡蛋。牛一共二十二头，不论是大米小麦，还是

酒，合起来都不是小数目。田代原本打算在爱媛县争取以申请特殊配给的方式解决牛的饲料问题，但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批不下来。更不用说连老百姓的粮食配给都叫苦连天的兵库县、大阪府，即使提出申请，也是毫无希望。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去央求冈部一条路了。

“如果去找他，也就是二十头、三十头牛吃上两三天的饲料而已，对他来说不在话下。”

即使在跟津上说话的时候，田代也不时对装车工作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津上感到了一种不安，似乎不知不觉中，一根无形的绳索正在将自己层层束缚住似的。觉察到这一点之后，在津上眼里，田代一贯的厚颜无耻中，增加了一些事已至此、予取予求的张狂，令人十分不快。但是，不管怎样，牛饲料的问题不容忽视。

“那好，我去找冈部谈谈。”津上说道。

津上离开那里，回到了一行人聚集的地方。他发现报社相关人员已经到齐，四周一片热闹。摄影部记者跑来跑去，正在给斗牛们拍照。到了七点，斗牛们的市内游行启程。当斗牛们的背上披上了华丽的锦缎时，田代出现了。他不知何时把长裤换成了灯笼裤，脱去长大衣，穿上了齐腰的短外套，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他今天跟在队伍的后面，坐在卡车上，指挥游行中的一切活动。

记者Y来到津上这里，说一直在四处找他。Y说，文字报道暂且不提，但照片如果再拖下去，只怕会来不及交稿，所以想问津上能否让游行队伍提前一个小时出发。津上让他去跟田代商量一下。

“今天的版面可不好办呐！负责整理的那帮家伙准会叫苦连天。”Y笑着说道。

“有了二一大罢工和玺光尊事件这两个超头条新闻，还要把斗牛大游行给塞进去，加上特派记者的‘斗牛随行记’也得见报啊！”

“好啦，再坚持个两三天，就当没看见吧。”津上说道。

最近，许多重大新闻蜂拥而至，挤进原本就空间有限的版面。其他

报社都尤其关注二·一大罢工的消息，这两三天的报道一直聚焦在这件事上。但津上对此视若无睹，强行以斗牛大会为中心编排版面。

Y看了一眼手表，说道：“啊！已经七点了么！今天可真是累死了！”他点上一支烟，吐出一口白色的气息和烟雾，然后一溜小跑往田代那边去了。

不久，斗牛队伍的游行提前开始了。二十二头斗牛的前面都竖着印有各自名字的旗帜，左右各随一名驯牛人，彼此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从车站出发了。在沿着车站栅栏的路上，看热闹的人群已经围起了人墙。津上目送着队伍离开。这时，跟抱着话筒、社旗的报社职员以及斗牛的饲主们一起坐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的田代，在卡车即将开动的那一瞬间，以一个花哨的动作从车上跳下后，直奔津上跑来，说是忘了一件大事。

“帮忙弄个十万元左右，明天两点之前给我就行。”

他笑着说道，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

“驯牛人的日工资，原本是等大会结束后，贵社再支付给他们。可这些家伙嚷嚷着要提前拿到手。麻烦您嘞！”

津上觉得有些头疼。但是，斗牛大会后天即将举行，报社作为主办方，不好说这点钱拿不出来。津上正犹豫着该如何回答，田代对此毫不在意，故作沉吟片刻：“呃，要说的应该就这些了。”随即，轻轻地把手一扬：“再见！”只见他转过身去，甩动着露在大衣领子外面的围巾，壮实的身子微微前倾，朝卡车那边跑去了。

津上独自回到了大阪的报社里。当他正沿着楼梯往上走时，迎面下楼而来的值班记者告诉他，有人两个小时之前就来社里拜访他，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名片。津上仔细一看，原来是东洋制药公司总经理三浦吉之辅。最近，报刊杂志自不用说，甚至从电车、公共汽车的车厢到街头巷尾，都刊登了东洋制药公司出品的“清凉”牌口香剂的广告。作为业界的新面孔，产品销售一路飘红。津上当然与三浦素昧平生，但他那彻底走广告路线的经营手段，常常在俱乐部成为话题。

“我告诉他，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回到社里，他说要等到十二点整。”

津上来到二楼会客室，只见三浦一个人正坐在椅子上，膝上摊着一本《时代》之类的横向排版杂志，正在用红铅笔勾勾画画。他一看到津上，便立刻站了起来，口齿清晰地说道：“我是三浦。”他是一个三十上下的青年，留着长长的鬓角，红色的领带打着一个松松的大结。乍一看，有几分扭捏作态的电影副导演的样子，但他站起身时，有一种正面迎击对手的气魄，显得十分干脆利落。

“登门拜访，实际上是有事相求。怎么样？斗牛大会的入场券，不能打八折全部让给我们公司么？”

三浦无意落座，就那么站着，开门见山地跟津上说明了来意。津上一时间也不明白，这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究竟意欲何为，他说道：“请坐下谈吧。”让对方坐下之后，津上在短短的时间里，从洁白的衣领到锃亮的鞋尖，迅速地打量了一下这位青年绅士在如今时局下极为高档的着装，而这身打扮也说明了他是如何彻底地用钱开路。接着，津上将视线移到了他的脸上。他有一双略显阴狠、野心勃勃的眼睛，那是他容貌中最具有特征的一面。那张脸上流露着教养良好的人所具备的毫不胆怯的开朗和直率，眼里有一种不仅仅缘于年轻的精悍。

津上迟迟不作回答，三浦像是有意给对方留出思考时间似的，十分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了烟盒，取出一根高级香烟，点上火之后，慢悠悠地吐出了紫色的烟雾。过了一会儿，他语气比方才更为平静地说道：

“你可能会认为这桩买卖，我的算盘打得太好了。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现在就可以把入场券全额支付给你。对贵报社来说，虽然票款损失两成，但未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打雷地震，你们这次的事业都算大功告成了。”

说到这里，三浦重新摆好双腿，注视着津上，像是在等他对自己的话做出反应似的。当他看到津上依然无精打采地保持沉默时，便又补充道：“把入场券全部买下，这是我们私下里的说法。台面上，还是贵报社在销售。”

“以八折价买下入场券，你打算拿它做什么呢？”

津上终于开口问道。

“想用来做宣传。”

“原来如此。”津上觉得自己面颊的肌肉莫名地紧绷起来。三浦的态度充满了自信，一副就等着他即刻回复的样子。对此，津上不由得感到了一种抵触。

“你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宣传方法呢？我想先听一听，然后再做考虑。”

说完之后，津上才意识到，不知何时，自己的语气已经跟三浦如出一辙，都在罗列一些事务性的简短语句。而且，他还感到了几分焦急。根据三浦的说法，他想给那些八折购入的入场券一一搭配上一个“清凉”小袋再发售。也就是说，每个入场观看斗牛大会的人都将得到一个“清凉”口香剂赠品。一个“清凉”口香剂的售价是七元，观众不仅看了斗牛，还能得到一个价值七元的赠品，对于报社来说，并非一件坏事。

“花了八折的价钱买下入场券，再搭上七块钱的‘赠品’，你是赔还是赚呢？”

“按照我的计算，应该是不赔也不赚吧。不管是赔还是赚，数目都不会大到哪里去。”

“要是不赔也不赚的话……”

津上盯着三浦，嘴边浮现出略带讥讽的笑意。

“归根到底，你们做了个不花一分钱的‘清凉’口香剂广告啊！”

“是的。如果入场券一张不剩地全都卖了出去，那的确就是如此。不过，假如卖不出去的话——”

说到这里，三浦嗤笑一声：“那亏的可就都在我们的账上了。这可以说是一场赌博吧。”

三浦只是在用打火机点烟时，低下了头。除此之外，始终昂头挺胸。对于报社而言，三浦的提议究竟是否合算，津上也摸不准。可是，如果这次的事业取得成功，三浦的提议则会让总票款三百三十万元中的两成，即六十六万元从一开始便打了水漂。这确实让人恼火，但八成的钱款将以预付的方式到账。早上田代要的十万元，津上眼下连这点钱都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找。对他来说，三浦的提议显然极具魅力。然而，当他听到三浦挑衅似的抛出了那句“可以说是一场赌博”时，他就下定了决心。

“费心了，可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提议。如果给每个观众都发一袋‘清凉’口香剂，那样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觉得这次的斗牛大会是由贵公司出资举办的。”

“原来如此。”

不知道是否错觉，三浦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见此情景，津上第一次在这个比自己年轻的青年面前有了几分从容，他像是施以援手一般说道：

“这样吧，虽然不能把全部入场券都让给你，但如果你一心求购的话，竞技场边上五十元一张的近场座共五千张，我们可以谈谈。”

“近场座么？那可不好办。”

也许是受到了津上态度的影响，三浦的口吻不像是遭到了拒绝，倒像是拒绝对方似的，十分傲慢。

“从广告效果来说，近场座的观众跟我的生意毫无缘分。即使你们把全部入场券转让给我们，我们也是从来都不把这些近场座的观众考虑在内的。”

按照三浦的说法，战争结束后，时代彻底发生了变化。以往，像口香剂这样可有可无的药品的主要顾客是中产阶级人士，如今他们已经全面没落，只能坐到三等席那边去了。而坐在竞技场边上的特等席位则被新兴劳动阶层所占据，他们对口香剂之类的东西毫无兴趣。

“怎么样？”三浦说道，“反正要让给我们一部分，那就把三等座都让我们吧。”

“换成三等座的话，我们不好办呐！三等座的入场券，不用去操心它都能卖得一干二净。要说会剩下的，应该是特等席，我对这个比较担心。”

“是么？那就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了。真是太遗憾了——”

三浦又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再次直直地面向津上说道：

“据气象台说，这几天之内，会下雨——”

津上打断了这个极为无礼的青年的话：“我知道。对我们报社来说，这次的事业本来也就是一场赌博。”

“原来如此。”

三浦拿起帽子，脸上第一次直率地浮现出了“谈判到此结束”的微笑。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能力不容小觑。离开时，他不露半点卑怯，再次开口说道：

“明早九点，我再来拜访一次，可以吧？在此之前，希望您能重新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请便——。不过，我的想法恐怕不会改变。”

津上不知何时口气也变得强硬起来。当对方白刃直插而来时，自己也不由得紧紧盯住自己的刀尖，丝毫不差地朝对方刺去。津上常常在兴奋冷却之后，无趣地回想着自己的这种性格，今天也不例外。送走三浦之后，莫名的悲哀与疲惫以及轻微的后悔，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灰暗。眼下，即便不把所有的入场券都出让，只把其中的一半转给三浦，换成现金，或许是津上应该走的一步棋。“究竟是三浦身上的什么东西，让自己不愿迈出那一步呢？”津上想道。可是，不一会儿，这些关于三浦的迷离思绪便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一堆的工作在等着他。

津上在报社附近吃了顿简单的午餐。等他再次出现在编辑部，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报纸即将定稿交付印刷。关于斗牛队伍的报道、照片都顺利送达，占去了清样三分之一的版面。游行队伍于三宫站前出发时拍下的照片，虽然摆弄得略显夸张，但后天斗牛大会即将开幕，版面安排得再花哨都不为过。社会部的年轻记者撰写的游行报道，笔调出人意外的圆润，兼具适度的诙谐与煽情，津上认为算是成功了。这些工作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他想歇口气，便掏出了一根烟点上，琢磨着今天必须把十万元款项和牛的饲料问题解决掉。

下午三点钟，津上离开了报社，驱车前往冈部弥太位于尼崎的公司。离开国道，在靠近山脚的废墟一角上，坐落着冈部的公司“阪神工业”。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木造建筑，规模比津上想象的要大一些。整个楼房刷着薄薄的浅蓝色油漆，墙面上风格大胆地开了许多窗户，装着大型玻璃，乍一看有点像是疗养院似的，十分明亮。经理办公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宽敞得有些奢侈。冈部弥太仰面坐着，身前是一张空荡荡的大办公桌。一看到津上，他便说了声：“哟，来啦！”然后将转椅转了过来。房间的一角，煤炉正在燃烧，把整个房间弄得热烘烘的。虽说本来是阴天，但因为整个南面都做成了玻璃窗，户外的光线通过宽敞的玻璃直射进来，使得屋内几乎不见阴影，十分敞亮。在这样的光线下，比起去年年末在梅田新道微暗的地下室见面时，冈部显得苍老了许多。

他依然十分热情，立刻吩咐下人端来威士忌，说道：

“这个比茶好。总之，今天请一定好好坐会儿。”

然后硬是劝着津上喝了两三杯，自己也依然灌药般粗放地一连吞了五六杯。威士忌一下肚，冈部便眼看着变得饶舌起来。津上说斗牛大会后天即将开幕，今天难以久留。冈部毫无顾忌地笑了笑，说道：

“具体工作都交给下边的人去干吧。你要做的是出谋划策，发号施令，就这些。其他的事情，不用沾手。你瞧瞧我，整天就这么待着，什么也不干。这样就可以了。话虽如此，公司没有我也不行。我要是不在，这公司早就倒啦！”

“不过，报社的话——”津上刚说到这，冈部就打断了他：

“那就不同了吧。不过，事到如今，你如果还要自己四处奔波，可以说斗牛大会已经失败了，对吧？大胆一点，干脆把工作扔在一边，你就待在这里喝酒好了。”

冈部时常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讲述自己一路坚持过来的专断的处世信条，似乎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

“好咧！那就奉陪啦！”

虽说现在并不是喝酒的时候，但津上还是那么说了，“不过，奉陪之前，事情得先解决掉……”

“什么事？——说吧！”

“急需大米和小麦各两石^[3]，酒也同样要两石。”

津上说了一个远远超过实际所需的数量。虽说只见过两次面，但他想用这块探路石，试一试冈部这个难以捉摸的人的道行深浅，不论好坏。他对冈部会如何回答，或多或少有些兴趣。他先说明了一下这些东西的用途，然后说，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在明天中午之前，将货品运到阪神球场斗牛大会办公室来。

“哎呀，又是个厉害的客人呐！”冈部笑了笑，十分干脆地答应了，“行，乐意效劳！”

“钱的事情——”

“由阪神工业捐献吧，就当是给斗牛大会的贺礼！”

津上说那样不合适，还是请冈部说一下费用。冈部豪爽地笑了起来。

“不吃报社这一口，我冈部的公司也照样赚钱呐！好啦，接下去，我们就喝个痛快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中意你这个人。”

津上横下心来，端起了威士忌杯子。冈部巧舌如簧，说得天花乱坠。津上心中有数，但他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猛灌威士忌、兴致高涨的小

个子男人，曾经擅自往运牛的货车车厢里偷塞黑市物资，手段阴险，雁过拔毛。

冈部叫来一个女职员，让她送奶酪过来。另外，又吩咐准备晚餐，送到经理室来。两个人边喝边谈，过了大概两个小时。话虽如此，开口的基本都是冈部，津上一边听他说，一边想着斗牛的事情。冈部说完了生意说政治，接着又转向宗教和女人……随兴而谈，口若悬河。他的见解和评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耀眼的魅力，显得非同一般。但这仅仅局限于他自己高谈阔论时。在津上听来，其中大部分都是些俗不可耐的老生常谈。当冈部开始口舌不清的时候，津上使出了新闻记者的惯用手法，转换了话题。

“大米和小麦各两石，这不是个小数目，你要怎么弄到手呢？”

这是津上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

“你呀，办法总是会有的嘛！”冈部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神气地说道。

“你想想看，我的公司正在往农村贩卖农机具，我让他们给我送来草袋作为抵押。每个草袋里，你装上一升米试试看，不过就是往草袋子底上塞上一丁点儿。哪怕遇上检查，就说是没抖落干净，轻松过关！十个草袋就是一斗，一百个草袋能装多少？那一千个草袋呢？——”

连日来的疲劳和渐渐袭来的醉意，让津上觉得浑身无力，眼皮沉重。他抬眼望了望窗外，只见外面不知何时已经夜色深沉，室内温暖的空气附着在玻璃窗上，淌下了一串串水滴。

“跟我有生意来往的村子，按照一个县三十个来算，光是近畿地区的六个府县就有一百八十个。假如一个村子送来一百个草袋子，总共就是——”

冈部大概也已经醉了，端着威士忌杯子的手有些摇摇晃晃。津上听着冈部那真假难辨的种种计算，脑子一半朦胧，一半清醒，无法判断冈部究竟是大恶人还是小坏蛋。

第二天早上八点，津上在报社的值班室醒了过来。在地下室的食堂吃了简单的早餐之后，因为跟三浦约好九点见面，他便来到了二楼的编辑部。平时不到下午不露面的社长尾本正同三个值班的年轻人一起，在窗边围着陶制大火炉，一边烤火一边闲谈。尾本一看到津上，便开口说道：“天阴得厉害，明天应该没问题吧？”

入寒之后，虽然天寒地冻，但一直是明朗的晴天。正如天气预报所说，从昨天开始，天色渐渐变了模样。而且，突然间，寒意略减，气温回升，令人不安。

“没问题吧。应该还能挨个四五天。而且，气象台说了，南方的低气压开始往东移动。”

津上说道。他一起床就给气象台打电话了。对津上来说，比起天气，如何筹备下午两点前必须交给田代的那十万元，更为紧要。昨晚，他很迟才从冈部的公司返回。强忍着脑仁阵阵的抽痛，给事先物色好的两位企业家打了电话。不巧，其中一位离家上东京去了，另一位则回复说，倘若是三四天后的话，还能周转得开来，今明天则不好办。昨天拒绝得那么彻底，结果今天早上睁开眼睛后，三浦吉之辅那张脸便不断地在闪现在他的眼前。昨天夸下了海口，可事到如今，除了答应三浦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拿到十万元。津上权且把三浦的提议说给尾本听，尾本一下子严肃起来，说道：

“天气这么异常，三浦估计会打退堂鼓了。哎呀，你昨天就应该跟他拍板成交。”

尾本的话里明显地表露出对津上的不满。

“不，三浦会来的。”津上说道，“他既然说了今天早上九点来，应该就不会失约。他不是那种轻易变更计划的人。”

实际上，津上觉得，三浦这种人，即便下雨也会跑来的。

“我说，对方可是个出了名的生意人呐！”尾本一脸不悦地说道。

然而，正如津上所料，差五分九点时，三浦果然来了。会客室里，

津上、尾本和三浦围桌而坐。

“依我看，八成下雨两成晴天。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个走钢丝般的大冒险，但我想把赌注押在那两成的晴天上。怎么样？津上先生，我们昨天谈的——”

三浦嘴上说是走钢丝般的大冒险，但他在交涉上却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动摇。他还是跟昨天一样，高高地昂着头，同时望向尾本和津上，等着他俩回答是或不是，那神态沉着镇定得令人有些生厌。

可是，下一秒，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见谅，这事还是到此为止吧。”

说话的不是津上，居然是尾本，他煞是气急地回答道。三浦那种异常的强硬态度，莫名其妙地刺激了尾本。因为这个年轻男人，六十六万元可能从自己手里消失，尾本突然舍不得这笔钱了。

“是吗？明白了。”

三浦脸上露出了可以各种角度解读的笑容。接着，他便不再提及此事，说了几句关于经济界的动态之后，便像是谈成了生意似的，步履轻快地回去了。送走三浦，回到编辑部，尾本以兴奋的口吻对津上说道：

“那十万元，我来想办法。中午之前，争取筹到钱。明天一定是晴天，下雨之类的，谁受得了！”

说完，尾本用手帕胡乱地擦了擦鼻子，逢人便说明天是晴天，俨然一副宣传自己信念的模样。之后，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刚过晌午，尾本揣着十万元钞票回来了。他把钱交给津上时，不忘加上一句：

“这可是从朋友那里周转来的钱呐。”

尾本不说是自己的钱，而是朋友的钱，这个细节说明他是个精明的人，这笔钱他准备收利息。

跟田代约的是两点钟，时间还早，但津上还是出发前去球场的办公室了。田代已经先到了，他正叉开腿跨着火盆取暖，嘴里叼着烟。一看到津上来了，他便问道：

“昨天拜托你的钱带来没有？”

田代的表情让津上感觉到一种认真。

“带来了。这些，够了么？”

津上从皮包里掏出一捆钞票，随便地扔在桌上。

“够啦！多谢——”

田代抓起钞票，不慌不忙地塞进了皮大衣的各个口袋，余下的用包袱皮裹了起来。

“要是能再多准备二三十万就好了。不过，我也不喜欢揣着大笔现金走道儿。”田代沙哑着嗓子笑着说道。

这时，三四天来一直守在办公室的记者M过来了。“津上先生，可了不得了！”他夸张地说，“今早四点，我被吵醒了，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一看，卡车把大米、小麦和酒全都给运来了！”

昨晚，尽管冈部执拗地劝诱津上，说要换个地方再继续喝酒，津上还是断然拒绝了。他跟冈部告别时，已经接近九点钟了。冈部几乎一个人喝光了第二瓶威士忌，走路都有些东倒西歪了。难不成他是在跟津上分开之后，口齿不清地命令手下装运牛饲料的么？津上只回答了M一句“是么”，便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窗外光秃秃的寒枝。他似乎感受到，冈部正在某处窃笑，一双小眼睛透着精光。

当天夜里，津上在西宫的高级饭店设宴，庆祝斗牛大会次日即将召开，也犒劳一下参赛斗牛的饲主们。报社方面出席宴会的有尾本、津上，还有几个有关的记者。在宴席上，津上目睹了一场意外：本次斗牛大会最有望夺冠的斗牛是三谷牛，它的饲主三谷花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喊，踢翻了酒菜，离席而去。她身材肥硕，着装也有讲究之处，看起

来不像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农妇。

“别人都好说，可川崎给倒的酒，我能喝吗！我是来赌命的！眼下，我家老头子和小子们都在净身祈祷呐！”

两三杯酒下肚后，三谷花面色通红，快意地歪着脸，大声痛斥着。她踉踉跄跄地靠在隔扇上，扫视了一眼在座的众人。她并没有醉。异常渴望自家斗牛能够获胜的执念，使得她一时异常兴奋，几近狂人。川崎牛跟三谷牛齐名，同属夺冠热门选手。她毕竟是个女人，当川崎牛的主人川崎给她斟酒时，便控制不住突然间涌上心头的那股敌意了。

为了缓和气氛，田代端着酒杯在席间转了一圈。来到津上跟前时，他解释道：

“怎么说呢，报纸上那样大事宣传，牛主人们也自然就兴奋起来了。”

津上一边听着田代说话，一边猛然发现，关于斗牛大会，自己全然忘记了重要的一点——斗牛活动最为本质的一面，即斗牛是一场两头动物间的生死搏斗。这一点，不仅津上，包括尾本、冈部、三浦，他们也都忘记了。就连给津上说了那番话的田代自己也全然忘记了。

津上在报社三楼的值班室醒了过来。在意识到下雨了的那一瞬间，他从床上噌地跳了下来，猛地推开了两边的玻璃窗，把手伸到了外面冰冷的空气中。冷雨啪嗒啪嗒地打在他裸露的手臂上。看样子，这雨刚下不久。津上看了看手表，凌晨五点了。他伫立在窗前，寒气透过身上薄薄的一层睡衣向他袭来，霎时感觉全身都冷透了。他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外套，摸索着走下黑暗的楼梯。他来到二楼编辑室，拧开了一旁办公桌上的电灯。接着，他抓起电话听筒，接通了气象台，询问今天的天气情况。没到时间就被人吵醒，气象台的值班员恼火之余，硬邦邦地甩来一句：“时晴时阴！”话音未落，便挂掉了电话。

津上回到值班室，重新躺到床上，却再也睡不着了。雨夹着雪子，不知不觉下大了，不时从侧面敲打着床铺边上的玻璃窗。七点钟，津上下了床。不一会儿，尾本打电话来了。

“这事不好办了。”

“如果是小雨，比赛照常举行。离九点还有两个小时。”

“可这雨眼看着越下越大啊！”

尾本着急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八点，报社里跟斗牛大会有关的职员们都来了。雨时而淅淅沥沥，时而瓢泼如注。一行人决定姑且先去球场办公室，便分乘五辆车出发了。汽车奔驰在阪神国道上，车窗上不停地淌着雨水。

球场办公室里，田代把淋了雨的外套挂在钉子上，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着茶。

“真是倒了大霉了！干事业，往往总是这样呐！”

今天，田代脸上的皱纹异常显眼，看上去格外苍老，有一种背运的演出商常见的淡定。稍晚一些，尾本也来了。他极为不快，跟谁都不说话，心神不宁地在那里走来走去。他时不时到看台上去看看，又一身湿漉漉地回来。然后，仰身靠在椅子上，故作傲慢地往烟斗里装烟。

从十点左右开始，雨小了，天空也明亮了起来。

“天要晴啦！”有人说道。

“斗牛大会，从一点钟开始吧。”尾本率先提议。

“就算有人来，估计也就凑个三千吧。雨中斗牛么！”

从早晨开始就沉默寡言的津上说道。他语气冷漠，有一种抛开周遭一切的自嘲或倨傲。

“两千、三千也行啊。管它下雨还是下雪，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豁出去了！”

尾本认真地说道。

十一点，天空依然阴沉沉的，但雨好歹停了。报社职员拿着“斗牛大

会两点开幕”的宣传单，奔向郊区电车沿线的各个站点进行张贴。尽管知道收效甚微，球场看台上的喇叭依然一边转动，一边朝着球场四周的零散住宅区以及行驶在这一带的三条郊区电车路线的站点，不断地广播着大会两点开始的消息。

将近两点的时候，前来观看的人终于渐渐多了起来。有老人，还有学生、儿童、抱着包袱皮的主妇、复员军人模样的青年、衣着花哨的年轻情侣——一句话，人员杂乱，给人一种零散凑合的感觉。从办公室的窗户望去，那些人三三两两地出现在球场前方的广场上。

津上站在内场席的最高处，像个局外人一般，无动于衷地看着观众们不断地从设置在巨大球场各处的几十个入口进入场内，然后朝四处散去。他用手表测了一下，十分钟时间，看台大概接收了一百来号人，这个数目应该还会继续增加。即便如此，到两点开赛为止，入场观众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这场豪赌，胜负已定。球场的租赁合同毫无转圜余地，一天也不得延期，所以斗牛大会不可能“雨天顺延”。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三天对于津上等人而言，是失不再来的决战时刻。三天中如果有一天失利，便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津上站在看台的最高处。从这里放眼望去，可以看见浓重黯淡的阴云之下，一片水田和旱田伴着散落于其中的工厂、小小的院落，一路萧瑟地绵延至六甲山的山脚。这景象透着阵阵彻骨的寒意，让人觉得仿佛是在看一幅绘了瓷器的画作。六甲山上靠近山顶的地方，散落着几条白线，那是落雪的残痕。眼下，唯有那山顶的几处薄雪，可以拯救津上内心的疲惫。恍若从这个败亡的国度彻底消失了的纯洁无瑕，落脚于彼处，相互依偎，窃窃私语。在看台一角搭好的主席台附近，尾本和五六个报社职员正走来走去。不知何时，竞技场边上拴牛的地方，竖起了几面染有斗牛名字的旗帜。这些旗帜不约而同地重重垂挂着，纹丝不动。在这奔波忙碌的三个月里，津上从未想象过如此萧索、凄凉的大会场景。真是天壤之别啊！可是，他最终还是将这一切推开，包括他自己，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对于眼下报社这一目了然的巨大损失，他没有尾本那种补救一点是一点的执着与焦虑，有的只是面对逐渐清晰的重大失误时，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寥感。仿佛是在相扑场上，全力以赴地一步步将对手逼进了绝境，却在最后关头一个疏忽，功亏一篑，让人产生一种

难耐的不快。从一早开始，他便本能地跟自尊与自信的丧失做斗争。他的眼神从未如此冷漠、傲慢过。

尽管如此，到了大会开幕的两点钟，大约有五千名观众零散地坐在了内场的看台上。尾本的开幕致辞从设置在场内的三十六个喇叭齐声播出，空洞地回荡在球场的各个角落。这时，雨又开始下起来了。当第一组的两头斗牛被牵到赛场中央时，雨势已经越来越大。

“果然还是不行啊！观众开始走了，停止吧！”

T来到坐在主席台的津上身边说道，似乎再也忍耐不住了。

“停吧！播报一下。”

津上斩钉截铁地说完，便起身站了起来，浑身湿漉漉地，一步一步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主席台。他斜斜地穿过球场，登上了内场看台的台阶。这里有千人上下的观众依然站着观望。有的撑着雨伞，有的头上盖着大衣，焦灼不安地朝赛场投去不肯死心的目光。

走进观众之中，津上才体会到了绝望的味道。无人的看台角落里，他在一张淋湿的椅子上坐下，一动不动地任凭雨水浇打着。当喇叭通知大会中止时，看台上的观众便骚动了起来。津上竭力挺住心头那种行将崩塌的感觉，在纷扰的人群里，独自一人顽强地坐着。

忽然，津上意识到，似乎有人正在给他撑着伞，遮挡住雨水。那一瞬间，他想到了咲子。结果，果然是咲子站在一旁。

“傻瓜，会感冒的，快站起来。”咲子命令似的说道。她的眼神一半带着怜悯，一半带着不悦，看着津上，一动也不动。津上听话地站了起来。

“今天就先回西宫去吧？——”

津上失魂落魄般地朝着咲子望去，眼神空洞。不一会儿，他回过神来，说道：

“等我一下，我把工作交代一下。”

说完，他便逆着人流，朝球场方向走去。咲子觉得，他已经精疲力尽，走下台阶的步伐踉踉跄跄。一路来到地面，在一层的中央出口处，津上让咲子在此等候，独自向办公室走去。津上走进办公室，虽然脸色苍白，但是已经换了模样，又回到了平日里那个挺拔的津上。尾本不在，一问，才知道他已经坐车回报社去了。津上用手帕擦了擦淋湿的头发，又用梳子梳理了一下，调整好领带，点上一支烟。然后，他以一种略显异样的果断开始处理剩下的工作，一件接着一件，速度快得惊人。斗牛方面的事情，全部交给了田代。至于明天见报的报道该如何安排，津上给职员们下达的指示比平常更为细致、用心。众人顾及津上的情绪，都尽量少开口。津上像是要打破这个气氛似的，把留下的职员们都叫到自己身边来，说道：

“大家听好了。明天上午如果下雨，不管下午是晴是雨，斗牛大会都中止举行。只要后天把会场弄热闹就行了。”

他的话听起来既像宣告又像命令，语气严厉。

之后，他便让留下的职员们回去了。等他再次回到咲子身边时，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咲子站在空无一人的出口，一身寒意。两人坐上了剩下的最后一台汽车。一上车，津上便背靠着座位，闭上了眼睛。他把半边脸埋进了湿漉漉的外套领子里，连帽子即将掉落也无心顾及，双目紧闭，表情极为痛苦。而且，仿佛竭力在忍受那种痛苦的折磨一般，不时咬住嘴唇，轻声呻吟。不管咲子跟他说些什么，他都只是微微地点头或者摇头，一言不发。咲子紧紧地注视着汽车剧烈颠簸中，这张饱受挫折的情人的脸。这个彻底受伤之后，连话都说不了的男人，她第一次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所有物来看。放荡不羁的浪子在经历了失意之后，最终还是回到了无名无分的自己身边。一种近似于母亲所具有的胜利感，掠过咲子的心头。伴着残忍快感的不可思议的爱情，让咲子变得既冷漠又温柔。伸出手，搂住脖颈，尽情地爱抚，男人的脸表情不变。即便抽回手，松开脖颈，那张脸的表情恐怕依然如故。跟津上一起生活的三年时间里，她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经历。津上对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这段关系中，处于被动位置的那个人总是咲子。咲子虽然顾忌着司机，但还是用手帕给津上擦了擦脸。她冷漠地俯视着津上，这初次体验到的奇特的情欲，使得她大胆起来，恍若变了个人似的。

斗牛大会的第一天、第二天，接连下了两天雨。第二天傍晚，雨停住了。第三天，虽然寒风凛冽，却一片晴朗，可以说是绝好的斗牛天气。到了九点开赛时刻，入场券的销售虽然比预想的情况差了许多，但也卖掉了一万六千张左右。尾本穿着正式的礼服，几乎隔一小时就到售票处看一下。他急于了解报社庞大的损失如何一步步缩小。田代则不时登上看台最高处，仔细地观察从郊区电车站往球场而来的人流。然后，费劲地撩起沉重的皮大衣的下摆，急匆匆地踩着层数繁多的台阶往下走。从一早开始，他就在脑子里反复盘算着同一个念头。田代跟尾本不同，周期性的绝望袭击着他。他无法安心地坐在一个地方。他刚刚还在主席台上，转眼间，又徘徊于近场座的观众群里了。才看见他在拴牛场前面来回转悠，结果他的身影突然又在外场座空无一人的角落里冒了出来。田代有时会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威士忌，慢吞吞地拔掉瓶塞，把酒送进嘴里。总之，关键的斗牛，尾本和田代都不曾看上一眼。哪头牛赢了，哪头牛输了，都与他们无关。对他们而言，那不过是犄角相对的两头畜生展开的一场竞技，愚蠢之至，令人费解。

主席台上，津上和其他委员们一起，坐在堆得高高的奖品、奖状和赛程表后面。也许是心理作用，他觉得报社职员们的眼神都是冷冰冰的。这次斗牛大会的失败，津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职员们的眼神中夹杂着同情、快意以及不明缘由的反抗。从早晨开始，津上就坐在这里，不时将视线投向赛程表、竞技场以及宽敞的看台上坐了六分满的观众。话虽如此，他也跟尾本、田代一样，什么也没有看见。斗牛比赛自不待言，就连看台、观众、记录胜负的分数牌，尽管他的视线从上面一一掠过，实际上却什么也没看。喇叭在不停地播报着什么，但他却根本没有注意听。对他而言，一切不过是一场乱七八糟的庆典，与己无关。有时，强劲的西北风刮过球场，主席台背后的幕布随风摆动，啪嗒啪嗒直响，散落在地面的纸屑则一齐翻动。津上在孤独的内心深处，琢磨着一个在夏天之前把斗牛大会推广到东京去的新计划。推荐给牛马保护协会也行，农林省也好。或许还可以推荐给厚生省和大藏省，开发成取代彩票的合法的赌博事业。他想通过这个办法填补田代弄出来的巨大亏空，尽力减少报社的负债。这次失败，让他更深一步地陷入了斗牛这项魅力独特的事业的沼泽之中。大会第一天，大雨滂沱让他体会到的深深绝望，就像拍打在岩石上的浪花似的，最终还是离他远去了。这次斗牛

大会的失败，没给津上留下任何的伤痕。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入场券一共售出了三万一千张，这恐怕已经是顶峰了，估计不会再有什么可观的增加。

“算到这里，大概亏了一百万元吧。对半的话，也是五十万元的大窟窿啊！”

田代不知从哪里跑到主席台来，随便地坐在放着奖品和奖章的桌子上，对津上说道。大会委员提醒他，这是在观众跟前，要注意举止。“哎呀，对不住。”田代说着，连忙从桌子上跳下，趑趄趑趄地走到津上身旁的主席位置，坐了下来。他哼了一声，像是在反抗些什么似的，毫不客气地一把抓过津上嘴里叼着的香烟，给自己的点上了火。他已然酩酊大醉了。

“要说五十万元，津上先生，眼下虽说算不上大数目，但我的钱是从我哥那边借来的，而且利息还高。我哥那可不好惹啊！他就是个魔鬼，百分之百的魔鬼，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天哪！可恶，可恶！”

田代一脸痛苦地举起双手，一副要抓挠什么的样子，然后紧紧地抱住了脑袋。这时，津上发现，田代那件皮大衣的袖口里绽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津上忽然想到，至今为止一直不曾考虑过田代的家庭情况。从未听田代提起过妻子儿女，不知道他与家人是生离还是死别，抑或他是个单身汉。如此一想，津上觉得田代身上带有那么一种可怜的味道。

“事业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吧！津上先生，我再去转一圈回来。”

田代站起身，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主席台，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迈着既似悠然又似蹒跚的步伐，穿过竞技场边上的人群，朝拴牛场走去。

几乎是同一时刻，三浦吉之辅用肩膀挤开人群，从对面直奔主席台而来。津上一看到三浦的身影，便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三浦一路径直走来，隔着桌子站在了津上面前。他依然态度昂然，扬着眉毛，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前些天打扰了。”三浦说道。倘若不是隔着桌子，他恐

怕会跟津上来个握手。“今天过来，是有事想务必请您帮个忙。”三浦继续说道。言谈举止中，既没有对斗牛大会如今的惨状冷嘲热讽，也不带什么幸灾乐祸的意味，但也不见丝毫的同情与怜悯。他仅仅是过来谈一笔交易。

“怎么样？听说大会闭幕时要放焰火，能不能在那些焰火里，夹带个一百张左右的‘清凉’兑换券呢？我们准备在出口处，给捡到兑换券的人每人发一个‘清凉’口香剂。放焰火的费用，就由我们来承担吧。”

“可以。我把负责放焰火的叫来，你们商量一下。一百张也行，两百张也行，随便往里头放吧。焰火的费用，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能让大会更加热闹一些，也是件好事。”

谈妥之后，三浦朝赛场方向举起了手。两个男人跑了过来，他们看样子应该是三浦公司的职员。三浦暂时离开主席台，去跟他们说了一会儿话。接着，他再次回到津上身边，说一切都托付给那两人了，请津上随意吩咐。然后，他说自己还有事情，就此告辞，一眼都没往竞技场那边看，便匆忙离去。

在跟三浦吉之辅交谈期间，津上心里有一种紧张感。三浦的言语态度里，带着一股冷漠，那无懈可击的架势让津上变得生硬起来。那个男人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他身上什么地方让自己产生敌意呢？初次见到三浦时，从脑海里掠过的疑问，再一次浮上了津上的心头。可是津上始终未曾觉察到，三浦让他产生抵触情绪的，既非生意之外不流露任何情感的利己主义，也非他那令人憎恶的、自成一派的、当机立断的合理主义，更不是那双野心勃勃、傲慢无礼的眼睛，而是迥然不同的其他东西。三浦总是福星高照。他与生俱来的这种运气，与津上动辄落入败局的情况，可谓截然不同。津上痛恨这个注定赢过自己的男人。

过了一会儿，当津上的目光转向拴牛场时，他突然从诸多观众中，看到了矮小的冈部，不由得大吃一惊。冈部拉着田代，慢悠悠地走着，正逐一对拴牛场里的斗牛进行品评。在这头牛跟前停一停，然后又朝另一头牛走去。在冈部和田代身后，隔着一点距离，有几个男人结成一团，亦步亦趋地跟着。观众不时从那里经过，冈部的身影时隐时现。那穿着西装的小小背影，沐浴着午后的斜阳，带着一种津上未曾见识过的

全新的分量，在观众中间自如地穿梭。“这二十二头牛中，应该有几头是回不去W市了。”津上想道。居然一心以为冈部想买下参赛斗牛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津上突然对自己居然如此糊涂感到一丝滑稽。牛恐怕是回不去W市了，是五头，还是十头？或者是全部？……个子矮小的冈部抱着胳膊站在一头牛前面，听别人解释着什么，趾高气扬地点着头。津上注视着他，心里与其说是怀着愤恨，不如说是一种自虐般的痛快。

作为斗牛大会的重头大戏，三谷牛和川崎牛的比赛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输赢却依然不见分晓。两头牛都气喘吁吁地晃动着庞大的身躯，犄角对着犄角，从竞技场的中央顶到边上，又从边上顶回中央，只是位置有所改变，整体而言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由于无聊的比赛持续的时间太长，主席台上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判定为平局。最后，大会采纳了津上的建议，判为平局还是让它们决战到底，由观众们的掌声决定。

不一会儿，也许是听到了工作人员的议论，脖子上围着毛巾的三谷花跑到津上跟前，恳求道：“再有十分钟，就可以见胜负了，让它们就这么斗下去吧。请不要判成平局。”长时间的紧张使得她的脸色一片苍白，她说：“不管谁看，胜败已经一清二楚了。”

就在这时，喇叭响了，宣布这组比赛是判为平局，还是决战到底，由观众们的掌声决定。

“赞成平局的，请立刻鼓掌！”

掌声从场地四周的看台上响了起来。出人意料的是，鼓掌的人居然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接着，喇叭又喊道：“赞成决战到底的，请鼓掌！”结果，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鼓掌的人数远远地超过了方才。如三谷花所愿，比赛决定继续举行。

津上跟主席台打了个招呼，说去去就来。然后，他起身朝三垒的内场看台走去。他突然想起了跟咲子的约定，这天下午，咲子将会来到内场看台的最后一排。可是，咲子已经在主席台附近的一垒内场看台上，坐了一个多钟头。她对斗牛毫无兴趣。这么一项无聊之至、节奏沉闷、毫无现代竞技色彩的赛事，津上却为之奔波卖力，她实在难以理解。比

起对赛事的关注，她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投向主席台上的津上。坐在那里的津上，已经不是前天那个窝在自己的臂弯里，绝望得几乎将生死都托付于自己的津上了。那张侧脸以及待人接物、发号施令的动作中，都透着一股平日里斗志昂扬的津上的调调。他那报社年轻干部特有的气派，即便从远处望去，也让咲子感到目眩神迷。前天，自己的确曾经在津上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他身上有一处除了自己任何人也无法填补的空隙。对津上而言，自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女人——当时的确信，如今就像是一场梦似的，咲子虚无地想道。眼下在主席台上坐着的，又是平素那个自私自利的津上了。他如果要忘掉自己，估计只消一年光景，便会忘得一干二净。一切都结束了。津上已经不会再回到自己身边了。不知为何，今天咲子心里萌生出了这个想法，并且变成了一种难以动摇的信念。

咲子跟在津上身后，也登上了三垒内场的看台。两人在看台最后一排并肩坐下。

“难为你还记得我，来这边赴约了！”

这并非挖苦的话。今天的津上，在咲子看来，是那么的遥远，所以这句话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了。

“刚才，鼓掌决定让川崎牛和三谷牛决战到底的，我想，大概占了全部观众的七成。你看，来到这里的观众，居然有七成，对这场无聊、拖拉的比赛没有感到厌倦。”

津上瞪着竞技场，唐突地说了一句，他的目光说不上是带着敌意还是轻蔑。接着，他看了一眼咲子，说道：“也就是说，有这么多人把赌注押在了斗牛上。他们要决出的不是牛的胜负，而是自己的输赢。”

津上的嘴边浮现出了微微的笑意。咲子觉得那笑容极其冷酷。她想，要说赌博，第一个押注的不正是报社吗？赌上了报社的命运。田代也在赌，尾本也在赌，三谷花也在赌。

“大家都在赌，只有你没赌吧？”

咲子说完，自己也为之一惊。这句话，几乎是一瞬间便脱口而出。

津上的眼睛倏地亮了，目光昂然，带着一种悲哀。

“看到今天的你，不知为什么，我就有那种感觉。”

咲子自己也觉得刚才的话有些咄咄逼人，于是辩解似的，连忙补上了一句。可是，一股意想不到的分不清是悲哀还是愤怒的激动情绪，让咲子产生了要跟津上来一次全面冲突的冲动。于是，咲子恨意分明地说道：

“你从一开始就什么也没赌！你不是能赌的那种人。”

“那么，你呢？”

津上若无其事地问道。咲子大吃一惊，倒吸了一口凉气，自己也意识到脸上已然血色尽失。她表情扭曲地笑着，一字一句地说道：“当然，我也在赌！”实际上，咲子的确在赌。当津上跟她问出“你呢？”的那一瞬间，咲子把是否跟津上分手这一痛苦已久的命题，反射性地作为赌注，押在了竞技场中央两头牛的决斗上去了。如果红色的牛获胜，她就跟津上分手。

咲子再次环视整个球场。竞技场上，红黑两头斗牛仿佛雕塑一般，一动不动地站着。冬日雨后的阳光，冷冷地洒落在竞技场、竹栅栏以及四周的观众头上。驯牛人为了挑起牛的斗志，不停地敲打着牛的屁股和腹部。旗帜迎风飘扬，猎猎作响。比赛僵持不下，喇叭数十遍地一再播放着同样的内容，断断续续地吐出那些近于疲倦、焦躁、悲鸣的声音。看台异常安静。不见笑容，鸦雀无声，所有观众都目不转睛地俯瞰着竞技场。突然，如同笼罩着这座球场的暮色一般，一种淤浊、晦暗、冰冷的东西，化为一股令人难以承受的悲哀，紧紧地压在了咲子的心头。

就在这时，一声叫唤打破了球场的寂静。与此同时，所有观众全体起立。仔细一看，原来竞技场上两头牛势均力敌的局面已经不再，凶猛的获胜者抑制不住胜利的兴奋，正在竹栅栏中一圈圈地来回奔跑。咲子一下子没能看清哪头牛获胜。她感到了强烈的眩晕，强忍着紧紧抓住津上肩膀的冲动，再次将视线投向了竞技场。整个马蹄形的巨大体育场充斥着一种令人无奈的、沼泽般的悲哀。竞技场上，只有那头苦闷的赭色

动物在做着不可思议的圆周运动，以己身之躯，不停地搅拌着弥漫于场内的悲哀。

[1]大阪市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北通梅田，南接难波，全长4027米。商业活动兴盛，是大阪市传统的繁华地区。

[2]日本男性在正式场合穿着的传统礼服。

[3]容量单位，1石大约是180.5公斤。

比良山上的石楠花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要五年了。时隔五年，我再次来到了坚田旅馆。上一次来此地，是战争结束前一年的春天。当时战局已经开始紧张，自那以后，五年的时光过去了。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又好像昨天刚刚才发生过。总之，最近，我觉得自己似乎对时间概念比较模糊。我年轻时可不是这样。在上个月的解剖学杂志上，有个家伙把我写成了“鬻铄八十翁”。我还没到八十岁，还差两年时间。不过，不管怎样，在别人眼里，我已经是老翁了。“老翁”这个词，有几分安逸的味道，我不喜欢。我喜欢老学徒这个词，老学徒三池俊太郎。

旅馆的老板曾经说过，宜于观赏琵琶湖的胜地，有三井寺、栗津、石山，还有其他一些合适的地方，不下十所。但是，要说欣赏比良山，尽管湖畔辽阔，却没有比坚田旅馆更合适的场所了。尤其是灵峰馆西北角的客房，无一处可以与其媲美，老板对此十分自豪。他还说明过，从这里遥望比良山，山容显得最为神圣庄严，故而取名为灵峰馆。从这个客房远远望去，比良山真是美丽。隔着琵琶湖，从彦根城望见的比良连峰蜿蜒向东西绵亘的壮丽景象。而这里虽然不见那般景致，却可以欣赏到比良山悠然地将数条轮廓分明的山涧揽在怀中，山脚延绵，伫立于琵琶湖西岸。一部分山顶不时被云朵遮住，那身姿有一种普通山峰所见不到的气质与风度，的确十分美丽。

话说，那个老板过世之后，至今过去了多少年呢。二十年？不，应该更久。我因为启介的事情，第二次到访此地时，那个老板已经得了中风，口齿不清了。我记得，自那以后不久，大概两三个月的样子，我收到了他过世的讣告。当时，在我看来，那老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他其实勉强刚到七十岁左右。仔细一算，我如今已经比他多活将近十年了。

这家旅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初次来到这里，是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从我第一次坐在这间客房时开始，不经意间，五十多年的岁月悄

然流逝。五十年不变的旅馆，也真是少见。长得跟过世的老板一模一样的少老板，坐在玄关边上微暗的账房里，跟他父亲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姿势。这间屋子里，壁龛上挂着的山水画以及搁着的布袋和尚摆件，可能也都是当年的东西。与此相比，我家可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不一样了。从家具、人，到人的想法，就没有一个保持原样的。而且，年年月月都在变。也许应该说是时时刻刻在变。如此发生变化的家庭，也实属少见。搬一张藤椅摆在檐廊上，一个小时后，椅子的朝向已经变了，真是让人受不了。

啊，这一刻是多么自在啊！我已经多少年没有享受过如此安然宁静的时光了。这就是学者的时光。一个人坐在藤椅上，眺望着琵琶湖，眺望着比良山，没有人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感受不到任何不怀好意的目光，听不见任何没轻没重、惹人心烦的说话声。要是想喝热茶了，拍拍手把女佣叫来即可。不吭声的话，直到傍晚，也不会有人前来打扰。既没有收音机的声音，也没有留声机、钢琴的声音。听不到春子高亢刺耳的叫嚷、旁若无人的孙子们的喧哗，也听不到近年来目中无人的弘之的声音。

不过，家里现在一定闹翻天了吧。我突然从家里不见了，他们一定是乱成一锅粥了。最近，为了以防万一，我绝不独自外出。而今天出门之后，居然五个多小时了，还不见回家，估计就连春子也慌了手脚。“老爷子不见了！”“老爷子不见了！”——这会儿她可能正像平日里那样高声叫嚷着，上邻居和熟人家里四处找我。弘之应该是接到了电话，连忙从公司赶回了家里。我知道那小子，他既不想通知亲戚，也不想报警。话虽如此，他不管往哪里打电话，也都打听不到我的下落。他现在应该是一副难看的脸色，慢慢吞吞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就爱瞎操心，或许已经把我失踪的事情，告诉给弟弟妹妹了。定光或许已经从大学研究室回到了家里，一脸因为这种事情被叫回家而极为不悦的神色，待在我的书房里，坐在我的椅子上，愁眉苦脸地喝着茶。京子也从北野赶回来了吧。倘若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定光和京子都不会回家的。不知道究竟是忙成了什么样子，偶尔带些点心上门看望一下孤零零的父亲，也不会遭报应的。我要是不吭声，他们就把父亲抛在一边一年半载，一个两个都是不孝子孙。

明天之前，就由他们去担心吧！明天中午，我再出其不意地回家。七十八岁的我也是有自由的，有出门走走的自由。如今正流行自由之说。即便一声不吭地离开家门，也无可厚非。我年轻时曾经喝得烂醉如泥四处留宿，从未事先跟美纱打过招呼。不声不响地待在外头三四天，从来也没有像弘之那样，打电话跟老婆汇报。弘之就是个妻管严，溺爱孩子，娇纵老婆，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不过，明天我回家之后，恐怕免不了一番折腾。春子估计会故意在定光和京子面前叫嚷：“就是这样，我照看爷爷，真是精疲力尽！”以她的性格，也许会夸张地趴在榻榻米上哭给人看。弘之、定光和京子，担惊受怕一整夜，肯定要把心里的愤恨都发泄出啦。我准备一句话都不说，把那些人的脸一张一张地看过去，然后走进书斋。要是弘之追了过来，冠冕堂皇地跟我说什么“今后，您不能再做这种为难人的事儿了！您以为您几岁了，想想自己的年纪吧！您做出这样的事情，孩子们可受不了。多不光彩啊！爸爸，您真是太乖僻了！”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我不想搭理。我不说话，凝望着挂在墙壁上的施瓦尔贝先生的照片，他的眼睛安详静谧、意味深长。等心里平静下来之后，我便立刻翻开笔记本，撰写《日本人动脉系统》的第九章。我提笔写道：

Im Jahre 1899 bin ich in der Anatomie und Anthropologie mit einer neuen Anschauung hervorgetreten, indem ich behauptete:.....

1899年，我在解剖学和人类学方面，发表了新的见解，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主张.....

那些家伙根本不懂我开始动手撰写的是什么。大概谁也不明白，这开头的一行字，闪烁着三池俊太郎作为一个学者的永恒的生命与自豪。首先，弘之就根本读不懂吧。按理说，他在学校学过几年德文的，忘得那样彻底，也真是少见。定光的专业是德文，而且还在翻译歌德的作品，读应该还是读得懂的。不过，那家伙也许只读得懂歌德。他从小就那样。他翻译的歌德估计也不靠谱。对于歌德这个文豪，我无从了解。不过，定光笔下的歌德恐怕也是跟他一个德行，难以取悦。但诗人歌德

至少应该不是那种跟父母兄弟都难以相处的任性分子。一心只记得歌德、歌德，连重要的父亲在做些什么都一无所知，这种儿子真是让人头疼。日本人动脉系统解剖学的研究意义究竟何在，软组织人类学朴实却重要的工作具有何种学术价值，他对这些都无法理解吧。至于弘之，不，不仅仅是弘之，甚至连春子、京子、京子的丈夫高津等人，他们都会认为，我的这一行字还不如一百块钱宝贵。尽管如此，他们却又利用我学士院委员、某某奖获得者、Q大学医学系主任等过往的社会声望，极为浅薄地在他人面前抬出我的名号。这也无关紧要，但既然如此以身为我的子女为荣，就应该更加理解我、珍惜我，不是吗？

大学那边的横谷、杉山等人，可能也从弘之那里听说了我失踪的消息。大家可能都担心我离家出走，要死在外边。或者是因为对时局愤慨不满，或者是研究工作难以如意，所以有了自杀的念头。不过，假如启介还活着，或许只有他能明白我的心情。他那双温柔可亲、清澈美丽的眼睛，应该能够捕捉到我的心绪。他是长子，出生在我的贫苦岁月，从小在大杂院里养大。所以，他具有弘之、定光所缺少的眼力见儿。即使在父母看来，他也确实比较敏感细腻。

可是，我却最不喜欢启介。他不像别的孩子那般亲近我，从未在我的膝上坐过。这或许是因为，在他懂事的时候，我去德国留学了，彼此一直没在一起生活。然而，我总觉得，假如启介还活着，他应该会摸清我的心思，一边冷冷地看着一切，一边默不作声地妥善处理，让我称心满意。

但是，我不会去死。我才没有那种无聊的念头。《日本人动脉系统》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做不完。我要是死了，谁也接手不了这个劳多功少的工作。它就等着我一个人。我的生命是无价之宝，只有我知道它的价值。是的，这个世上或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1909年，在柏林召开的人类学会上，克拉奇教授曾经说过：“对于三池作为一名学者的价值，我的评价恐怕要高于他本人。还请多多保重。”这是我得到的最为清冽的赞辞。可是，克拉奇教授早已不在人世了。佐仓和井口也都死了。我的工作价值，似乎只有他们两人懂得。他们俩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成就斐然。然而，他们俩的名字也从学界消失已久了。要说他们俩的工作，或许也只有我能真正合理地给予评价。

这些暂且不提，我为什么突然要来坚田旅馆呢？仔细一想，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坐在灵峰馆西北角的客房里，眺望琵琶湖的湖面，按捺不住地想远瞻湖对岸的比良山。这背后的直接原因，关系到那笔一万两千元的小钱，但实际上绝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那么回事。

我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保存了一些纸张，准备将来出书时使用。我卖掉了其中的一部分，得到的钱款大概有一万两千元。昨天，我跟弘之索要那笔钱，他奇怪地板起了面孔。他大概认为，他在照料我的生活，眼下生活又困难，所以把我卖纸得来的钱据为己有，充当一部分的生活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不那么认为。那些纸张本应用来印刷我的毕生著述《日本人动脉系统》第三册。战时岁月中，我四方筹措资金，好不容易才将它们弄到手。我担心会遭遇战祸，便托人把纸保管在大学的地下室里，直至今日。对我而言，它们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宝贝，跟那些用来印刷无聊的小说、辞典的纸截然不同，将用来印刷软组织人类学的创始人三池俊太郎五十年的心血。倘若生逢其时，应该是会被送到全世界的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它们跟那些普通的纸张不一样。我的生命将化身为数百万个德语单词，栖身于其上。我把卖纸得来的钱放进抽屉里，不管怎样，情绪先稳定下来，准备开始工作。虽然我一直在贫困中生活，但我在心气儿上，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穷人。即使跟人借了钱，可我想买的就买，想吃的就吃，每天开怀畅饮。如果彻底成了个穷人样，那还能做学问么！没做过学问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我不小心把卖纸的事情说漏嘴了。于是，弘之和春子都开始指望上了这笔钱。我要是不松口，就算他们想动用，不也是白费劲么？

“这是我的钱，一分也不许动。”我说。这不是挖苦也不是吝啬。我是真的那么想的。

“父亲，您这样有些任性吧！”

弘之这么说，我不痛快。“生活太困难了，父亲，能不能将那笔钱匀一些出来呢？实在抱歉，如果您能同意的话，那可就帮了我们大忙了。”如果他能这样谦逊地跟我说，我就会当场改变主意，给不了一半，给五分之一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春子也从餐厅探出了头来，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呀！父亲说的没错，那是他的钱，还是一分不剩地交给他吧！”

“对，是我的钱。随随便便被拿去给孙子买糖果之类的，我可不答应。”

我也说了一句。弘之对此啧啧表示不满。虽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他的举动竟然如此轻薄，着实让我难以忍受。如果美纱还活着，应该不会让我经受这些吧。可是，美纱也是个生性软弱的女人，到了晚年，开始看弘之、春子的脸色办事，估计也指望不上。不过，这次事关卖掉工作用纸得来的钱，她应该不至于对孩子们言听计从。

到了今天早上，事情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我在书房里正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春子拿着一万两千元的钞票进来，本来放在桌子上就行了，可她却说了句：

“父亲，您渐渐喜欢上钱了！”

我不会喜欢钱的。这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里，我在清贫中与研究同行。除了学问，我没有其他喜欢的东西。我如果喜欢钱，那就去当个临床教授，然后辞职开业，到今天应该也是个大富豪了。我也就不必在微暗的实验室里摆弄尸体，仰仗着实业家们的资助，写什么卖不动的外文书了。春子说的跟这截然相反。就算是误会，也得有个度。我如今生活在一个与学问完全无缘的、低俗的公司职员家庭里。而且，这种时局下，依靠那微薄的薪水抚养，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在抽屉里多少存一些私房钱，心里就不踏实，无法安心工作。我没有将退休金交给他们当做生活费，他们似乎常常对此感到不满。可是，如果我把退休金当做生活费，又该拿什么来支付给我打工的学生的工资呢？眼下，退休金是我唯一的研究费用。做儿子的如果盯着自己父亲的退休金，那也太不像话了！

我没有回答春子，觉得自己哪怕说一句话，也会脏了嘴巴。我在春子面前，用发颤的手一张一张地数着从她手里接过的一万两千元，的确是一百二十张。

“好了，去吧！”我对她说道。

我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给自己点上薄茶，不就点心，喝了一碗。这个有些年月的萩烧[1]茶碗是我过七十大寿时，一个不具姓名的学生送给我的。当时我不在家，他来到门口，悄悄地把茶碗放下就走了。这个学生和这个茶碗，我都十分喜欢。我把茶碗举在胸前，轻轻地一斜，深绿色的小泡沫静静地沿着碗边滑了下去。

我抬眼望向庭院，从大门开始一路向内延伸的灌木丛对面，一个身穿寒碜的西服的男人，正朝着玄关方向走去。最近，我见过他两三次了。我也知道他是大森屋的掌柜。春子又卖和服腰带或者衣服了吧。衣服是她嫁到这个家里时带来的，卖掉也无所谓。可是，他们的生活应该不至于困难到需要卖衣服。如果真有那么困难，把秀一的钢琴课停掉好了。十二岁的男孩，又没有天赋，却花那么多的学费让他学钢琴，真是乱来！这给我带来多少烦恼，他们知道吗！音乐是只有天才才拼命奋斗的东西。让八岁的桂子学画画，也是同一回事。这一切都是徒劳。说什么情操教育、情操教育，所谓的情操不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不跟孩子教导学问的高贵，算什么情操教育。

在孙子们的教育方面，存在浪费。在节约生活费方面，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春子说她前几天去四条擦皮鞋，花了二十元。真是让人无话可说。结果，弘之非但没有责备她，还说自己在京极街口花了三十五元，那边擦得更仔细。好手好脚的夫妻俩自己不动手擦皮鞋，竟然花了五十元请人擦。让人说什么好。

尽管这样，她还一个劲儿地说生活困难，要卖衣服。真是自相矛盾。如果说丈夫是个酒鬼，喝得烂醉，生活难以为继，还可以理解。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那样。研究和酒，解剖室和酒馆。可是，我喝酒虽说也是浪费，意义上却有些不同。我不会请人擦皮鞋却舍不得喝酒。我哪怕给别人擦鞋，也要喝酒。对我来说，酒是我的欲望，跟研究一样，是欲罢不能的需求。

当大森屋的掌柜打开玄关的门铃响起时，我起身换上西装，把波兰政府颁发给我的小型红十字一等荣誉勋章别在了西装背心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枚勋章。我把已经着手撰写的第九章的一部分草稿和一本德

语辞典装进书包，然后将一万两千元钞票塞进了口袋。我觉得口袋可能不够安全，便把钞票重新塞进了内衣口袋。我下了檐廊，穿过中庭，从后门走上街头。也许是心情激动的缘故，走起路来，膝关节咔咔作响。

我慢慢地走到了有轨电车途经的马路上，恰巧有一辆出租车迎面驶来。我叫住了它，问司机去坚田要多少钱。原以为他会说个两百元，没想到这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司机居然开口要两千元。我不禁气得两手直发抖。可是，司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打着方向盘要把车开走，所以我说：“行，开车！”司机就那么坐着，从里面打开了车门。过去的司机，都是下车帮客人打开车门的。

汽车摇晃得厉害，让我很不舒服。我想这样可不行，便叫司机开得慢一点。我把手交叉放在胸前，收着肩膀，尽量缩小心脏的表面积，减轻心脏的负担，然后闭上眼睛。出租车离开京都市内，驶上京津国道。从这里开始便是混凝土公路，所以不再颠簸得那么厉害了。汽车从蹴上途经山科、大津，在滨大津拐弯后，开始沿着湖畔行驶。美丽的比良群峰出现在前方。“啊，比良山！”我在心里呼唤道。当我从家里出来，叫住出租车的时候，几乎是无意识地说出要去坚田。看来，我仓促间的决定并没有离谱。我的确想看琵琶湖、比良山。我想站在坚田灵峰馆客房的檐廊上，一个人悠然自在地眺望着琵琶湖平静的水面以及对岸的比良山。

我第一次见到比良山，是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对了，比那时更早几年，我在一本当时发售的名为《摄影画报》的杂志卷首画页上，见到过比良山。那时，我还是第一高中的学生。在本乡的寄宿公寓里，我无意中翻开了一本房东家女儿的杂志，卷首第一页便是题为“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它是用当时流行的紫色彩印制作的。

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张照片上，在比良山系的山顶，一丛丛美丽的高山植物石楠花，如同花田一般覆盖在岩石裸露的险峻斜坡上。远处山脚下，可以望见一部分明镜般的湖面。看着那张照片，我莫名地心中一惊。我也不知道为何会那样，总之心里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如同乙醚般具有挥发性的刺激。于是，我再次仔细地看了看那张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

在同一页的一角，有一块用圆圈划出的地方，里面介绍了每天数次来往于湖畔各个部落间的小型蒸汽船。那一刻，我心里想道：“总有一天，我要搭上那艘蒸汽船，仰望着耸立于眼前的比良山的山脊线，朝照片上印着的山巅一角攀登而去。”——不知为何，我觉得那一天一定会到来。那一天会到来，必定会到来！该说是我对此深信不疑么？总之，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信念。

我想，要是那一天真的来了，当我登上比良山时，心里或许会觉得非常寂寞。该怎么形容它呢，就像是一种难以平静的、不论跟谁诉说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心情——对了，有一个便利的词语叫“孤独”。或许也可以称它为绝望吧。孤独、绝望，是的，就是这种心情。我原本讨厌这种时髦、青涩的字眼，但它们却最能表达出我当时的心情。在那孤独而绝望的一天，我要登上开满石楠花的比良山顶，独眠于芳香洁白的花丛下。这一天将会向我走来，必定会来！现在想来，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消极心情，但当时这种心情是极为自然地涌上心头的。说起来，这便是我认识比良山，并对这座山产生兴趣的最初一刻。

数年之后，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真正的比良山，而不再是照片。那应该是我二十五岁时发生的事情了。我从东京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去冈山医专担任讲师的那年年底，准确说来应该是明治二十九年。那个时候，我被死神缠上了。年轻时，谁都有过不把生命当回事的时期。启介那样荒唐地死去，也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如果闯过了那一关，也会像样地多活上几十年的。可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家伙……不，缠上了启介的死神，或许比缠上我的死神更加凶恶、难以对付。即便如此，启介也是个糊涂虫。但是，他也有令人怜悯的地方。如果现在还活着……糊涂、愚蠢、不像话的家伙。哎，一想到启介，我便气得不行。

缠上了二十五岁的我的死神，至少跟启介的情况不一样，是个更为纯粹的家伙。我为自己的生存意义而苦恼，所以想寻死。日后成为我毕生事业的软组织人类学，尚未成为我的心灵主题。说起来，当时我的心里到处都是缝隙。虽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心里却塞满了宗教与哲学。藤村操从华严瀑布跳下，比我立志自杀晚了几年。那个时候，凡是搞哲学和宗教的人，都曾经一度被死神缠上过。万物的真相，唯有一句：不

可解。人们认真地思考着这些问题，那是个不可思议的时代。明治末年有一段时期，是日本的青年们沉浸于思考、探索生死问题的奇妙时代。

一到十二月，我便带着一本《碧岩录》，自冈山直奔京都，来到了嵯峨的天龙寺。我以居士的身份待在G老和尚门下参禅修行。那时候，我每天夜里都要坐禅，深夜端坐在正殿的走廊上。正殿背后，有一个结着薄冰的曹源池。有时，我也坐在池畔的岩石上参禅。待到腊八接心^[2]结束时，我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现在想来，当时应该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导致了极度的神经衰弱。

腊八接心那天，一早等成道会^[3]结束后，我便立刻离开了天龙寺，奔向大津。成道会一结束，我就走了，所以大概是八点吧。寺院里，到处都是松树墩子，上面薄薄地落着一层白雪。那天早晨十分寒冷，耳朵和鼻尖都冻僵了。即使在嵯峨，这么冷的天气也十分罕见。我身着云游僧人的棉衣，赤脚穿着木屐，从嵯峨出发，经过北野进入京都，然后穿过山科前往大津。当年，我一刻不停地大步行走在今天乘车经过的京津国道上。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我从山科一家名叫“兼代”的鳗鱼饭店铺前走过时，雪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强烈的饥饿感向我袭来。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前往大津呢？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如果说是想起了几年前在《摄影画报》卷首画页上见过的比良山，向往之余动身前往的话，不免有些事后附会的味道。我很可能是去琵琶湖求一处葬身之地。或者，也可能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晕晕乎乎地来到琵琶湖，望着湖面，突然起了寻死之念。

那天可真是冷呐！我进入大津之后，便取道向北而行，沿着湖畔一直往北走去。死神与我一路同行。我的右边是一望无际的琵琶湖，冰冷的湖面不见一丝涟漪。不时有野鸭三五成群地从岸边枯萎的芦苇丛中腾空而去。

前方可以望见叡山。在更遥远的前方，白雪皑皑的群峦叠嶂，醒目而美丽地屹立着。一路上，我见惯了林木稀疏的嵯峨群山的平缓曲线，而眼前的峰峦则以一种别样的险峻之美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跟途中遇见的商人问了问，才知道它就是比良山。我不时停下脚步，跟死神一起望着比良山。远远地，比良山的山脊线充满了神圣庄严之美。初次见面的

比良山，让我看得入迷。

傍晚，我终于来到坚田的浮御堂^[4]。一整天，时断时续地飘舞着的白色雪花，从那时开始下大了。稠密的雪花一刻不停地下着，开始吞噬整个天地。我久久地站在浮御堂回廊的檐下，湖面已经彻底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用冻僵的手从褡裢里取出钱包，解开带子一看，里面露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我攥着这张钞票离开浮御堂，来到了湖岸边上的一家旅馆。这家旅馆虽然颇具规模，但莫名有几分驿站客店的感觉。我迈步走进了宽敞的门厅。它便是现在的灵峰馆。

我站在门厅，把五块钱递给了正在账房里用被炉取暖的老板，跟他说要在这里住一宿。他是个剃着光头的中年人，跟我说房钱可以明天再付。可我硬是把钱塞了过去，老板一脸疑惑地盯着我，态度突然变得殷勤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女佣端来了热水。我坐在玄关入口处，撩起衣服的下摆，把冻得通红失去了知觉的双脚浸入盆里的热水中。这时，我才缓过气来了。接着，我便被带到了这家旅馆最高级的客房。夜幕沉沉，已经是掌灯时分。

我一言不发，在老板娘的照料下吃完晚饭，便背对着壁龛开始坐禅。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准备第二天早晨从浮御堂旁边的悬崖跳下。像石头沉入水中一样，这五尺之躯会静静地沉入湖底么？我感到不安。我反复地想象着自己横躺于湖底的尸体，想象着那是一个男人格外伟大地死在那里。

那天夜里，四周一片静寂，不亚于天龙寺的禅堂。寒意逼人，甚至于身子一动就感到刺痛。连着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那里坐禅。拂晓时分，我突然回过神来，感觉身体非常疲劳。我结束坐禅，上了趟厕所，然后躺了下来。房间的角落里铺着床，但我没去碰它，就在榻榻米上枕着手，准备在天亮之前，打个一两小时的盹儿。

突然，传来“嘎”的一声尖叫，像是要撕裂喉咙一般。这一定是夜禽的啼声。我抬起头来，四周跟方才一样，万籁俱寂。正想重新入睡，“嘎”地又传来了一声。我觉得那声音似乎就是从枕旁的檐廊下方传来的。我站起身来，点上纸座灯，来到檐廊，打开了一扇遮雨窗。外面一片漆黑，纸座灯的光线只能照到檐前一块狭小的空间，细细的雪花正

不断地飘落。我正想从扶手探出身去，看一眼黑魑魑的下方时，“嘎”地一声，比之前更为响亮的尖叫从近处响起。只见一只鸟从屋檐下方的湖岸飞起，它猛烈地拍动着翅膀，发出巨大的声音。虽然看不见它的身影，但那振翅声充满力量，让我震撼不已。湖上雪花纷纷扬扬，鸟飞进了那片夜色之中。我怀着几乎是畏缩的心情，在那里伫立了许久。

这是一种生命力么？一只夜禽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让我震惊。这一刻，死神离我而去。

第二天，我没有寻死，冒着大雪，再次徒步返回京都。

我第二次在坚田望见比良山，是启介出事的时候。那是难以忘怀的大正十五年的秋天。

那年我就任Q大学医学系主任，所以当时我是五十五岁。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我六十岁从大学退休，对我而言，是一生中聚集了诸多不快之事的时期。先是启介出事，第二年美纱过世了。然后，弘之结婚、京子嫁人，这些都不见得让我舒心。接着，定光开始左倾。另一方面，我自己在担任医学系主任期间，整日充当高级杂务员，中断了重要的研究工作，每天都在焦躁不安中度过。

启介的事情，完全是个晴天霹雳。R大学来了通知，美纱去学校一看，发现原来启介因为女人问题，即将被学校开除。我在书房听美纱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启介从小意志比较薄弱，学习成绩时常居于中下，所以大学考进了不怎么出名的私立R大。他性格比较内向，但身上有着其他孩子所没有的老实温驯。我一直以为他的品行是极为端正的。这事跟对象也有干系，他居然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十八岁女招待怀了孕，真是无法无天！

我想这事不会见报了吧，便打开了当天的晚报，发现在一个“大学生的桃色游戏”之类的标题下，我闻所未闻的启介的不端行为被大肆报道。报上用的虽然是假名，但一看就知道写的是我，还说该学生父亲身居教育界要职，担任某大学系主任。我作为教育家的颜面尽失，但这也无所谓，我本来就不认为自己是教育家，不过是一介学徒。可是，我作为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儿子犯下了一名学生不该有的不端行为，感到十分

痛心。数年之后，定光出现了左倾问题，虽然我也感到非常棘手，但还有可挽救之处。而启介的问题则丝毫没有聊以自慰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一步也没有走出书房。天黑后，茶室那边传来了有人跟美纱说话的声音。应该是启介回来了，那娇气的样子，我一听就知道是他。我仔细地听了听，启介像是在吃饭，有使用餐具的声音。

我走出书房，沿着走廊来到茶室，打开了拉门。启介盘腿而坐，身上学生制服的所有扣子都解开了，露出白色的衬衫领子。他正在美纱的伺候下吃饭。我一看到他，便火冒三丈。

“滚出去！家里没有你这样的混账东西！”

启介正了正姿势，垂下那双天生温和的眼睛，老实恭敬地坐着。

我再次命令道：“滚出去！”

启介乖乖地站了起来，走到走廊上，然后上了二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没想到他居然真的离家出走。九点左右，美纱上二楼一看，启介已经不在了。

美纱从第二天开始，就伤心过度，连饭也吃不下。可我却几乎没怎么在意，相信他很快就会回家，因为他就是那种没出息的家伙。

美纱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打听来的，说那个年轻的女招待小小年纪相当厉害，之前已经生养过孩子，启介完全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说，不管是自己骗了对方，还是被对方下套，结果都一样。

果然不出我所料，启介在离开家后的第三天，往家里打来了电话。当时，我恰巧在电话间隔壁的书库里寻找旧的医学杂志，听到弘之压低了声音在讲电话，觉得非常奇怪。弘之离开了电话间，在走廊上同美纱嘀嘀咕咕地说着话。我走了过去，问道：“刚才的电话是启介打来的吧？”他们俩都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弘之回答说：“是的。”他们俩可能本来想瞒住我。问了一下，我才知道，启介现在跟那个问题女人一起住

在坂本的湖畔酒店，他让弘之送笔钱过去。

第二天下午，我不顾美纱的担心，乘车前往湖畔酒店跟启介会面。在酒店接待处，我请工作人员帮忙把启介叫出来。这时，一个短发女郎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从对面豪华的楼梯上走了下来。她身穿一件铭仙绸或其他什么布料的和服，系着一条红色的腰带。该说衣衫不整，还是一副孩子气呢？总之是一身奇怪的打扮。她走到楼梯的一半，朝这边望过来的视线刚好跟我相遇了。只见她倏地脸色一变，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注视着我。接着，她转过身噔噔地往二楼跑去，动作敏捷得像一只松鼠，看不出是个怀孕的女人。

不一会儿，启介面色阴沉地下楼来了。我跟启介一起来到楼下的会客室，隔着桌子相对而坐。我把钱包递给他，里面装有他要的那笔钱。

“你今天先回家，暂时一步也不许走出家门，不准你跟那个女人再见面。你母亲改日会去见她的。”我说道。

“可是——”启介一副为难的样子。

“你马上就回家。”我再次重申。

于是，启介提出让他考虑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气得浑身发抖。那天，酒店好像是在举行婚礼，周围有好几个盛装打扮的男女，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站起身来，说道：“好，你是要那个一文不值的女人，还是要你的父亲，明天回答我。”

然后，我要求他明天中午之前，带着答复到坚田的灵峰馆来找我。

“是。”启介老实地回答道，“对不起。”然后，他就上二楼去了。我请酒店的工作人员帮忙往相隔不远的灵峰馆打了个电话，然后乘车前往阔别三十年的坚田旅馆。启介的事情让我身心俱疲。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所以我想在这里充分休息一下。

三十年过去了，老板年事已高。他过来客房跟我寒暄。面对面说着话，他往日的模样渐渐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从这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把事情简单地跟美纱说了一下。时隔多年，我独自度过了一个既

不读书也不写字的安静夜晚。离野鸭上市还早了一点，所以没能吃到野鸭火锅。不过，油炸鱼的味道不错，那是用湖里捕到的鱼做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香。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很迟才开始吃早餐。这时，京都的家里打来电话，美纱异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酒店刚才来通知，说启介他们今天早上投琵琶湖自杀了。你马上到酒店去看一看吧。我们也立刻从家里出发。”

我不禁愕然。我想，这傻瓜都干了什么呀！启介选择了那个女人，抛弃了我。这也就罢了。一想到他用殉情这种讽刺的行为，来回答我这个父亲，就觉得难以忍受。

我终究没去酒店。

三点左右，弘之出现在了坚田旅馆。当时，我正坐在檐廊的藤椅上，一转头，发现弘之面容苍白，正一脸厉色地瞪着我。

“父亲不觉得大哥可怜么？”

“当然可怜，愚蠢得可怜。”

“大哥他们的尸体，目前还没有找到。有很多人都在帮忙。我们也得顾及他们的人情，请父亲到酒店去看一看。”

扔下这些话，弘之便不客气地转身回去了。他来我这边，仅仅就是为了说这番话。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美纱和京子、京子的未婚夫高津来了。美纱一进屋，就冲到我跟前，想要趴在我膝上。但她又立刻改变主意，走到房间的角落里，俯伏下去，久久地一动也不动。我非常明白，她是强忍着不要哭出声来。

“天黑前能捞上来就好了——”高津说道。他说的是启介他们的尸体。

我对高津他们出现在这个场合，感到非常不快。我本来就反对京子和高津之间的婚约。他的父亲高津文四郎在大阪是数一数二的实业家，但终归是个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根本不把学者放在眼里。那种目中无人的傲慢，让我非常讨厌。初次见面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那点出版费他掏得起。美纱和孩子们去了一趟他们家，便一下子都拜倒在金钱的威力之下，说他们家宅邸如何宽敞，客厅如何气派，八濑和宝冢的别墅如何如何，家里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我对此感到不愉快。

此外，高津虽说去法国留学了三年，却只会说说卢浮宫。他不读书，但也不喝酒。又不是个画家，却整天四处去看画，碌碌无为，虚度光阴。人家还没表态是否同意将女儿许给他，他就不管刮风下雨，一到周末就上门来玩。这是个超出我理解范围的人物。当我对婚事提出反对时，京子第一个开始哭哭啼啼。这也让我颇感意外。我跟美纱以及孩子们一商量，发现他们全都赞成京子和高津的婚事。除了我之外，高津给家里所有人都留下了好印象。启介和弘之都对学问不感兴趣，定光也指望不上。所以我想，至少要把京子嫁给一个献身学问、正气凛然的学者。然而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断了这份念想。

这些暂且不谈，婚礼正式举行之前，在三池家家庭内部发生如此大事的时候，高津满不在乎地露面，我十分不悦。

“让你母亲一个人待一会儿，京子先回酒店去。”

我说道。京子和高津让旅馆备好盒饭，吵吵嚷嚷地叫来汽车，两人一起离开了。那种作派，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来玩耍的。

他们俩走了之后，房间静了下来。我本想跟美纱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冲口而出的却是叱责的言语。

“启介变成这个样子，你也有罪过，都是你给惯出来的！”

美纱像是死了一般俯伏着。

“弘之也好，京子也好，孩子们一个个都不成器，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美纱仰起脸，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刚走到檐廊，只见她一只手按住太阳穴，身子靠在那边的柱子上，然后朝我转过脸来。美纱静静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她唯一一次这样地看我。接着，美纱像是彻底崩溃了似的，一下子坐在了檐廊上。

“你也有一半罪过。你为孩子们做过什么呢？”

随后，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女人，突然开始絮叨起来，让人觉得她有些异常。

“孩子们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德国留学。原本是留学三年，你却待了八年。后面的五年，你不给文部省和家里一点儿音信。那段时间，我们过的是什么苦日子，你根本想象不到。”

美纱说的没错。三年的留学经费，我省吃俭用，硬是用成了八年。脑子里没有妻子儿女，没有家庭。我住在廉价公寓里，啃着黑面包，一心向往着爬上遥远的学问之巅——那如同阿尔卑斯山般的高峰。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就。

美纱还说了这样的话：

“研究，研究，连星期天和节假日都没有。一有空，就摆弄尸体。一回到家里，就嚷嚷着尸体臭气熏人，要喝酒。喝了酒，要是能说上一两句笑话也好，可你却一边喝酒，一边一个劲儿地写德语。你为孩子们做过什么呢？你看过学校发来的成绩单么？你带他们去过一次动物园么？我和孩子们成了你做学问的牺牲品。”

在长年贫困的生活中，美纱不讲究吃穿，一直支持我从事研究。她今天如此反抗，也是让我十分意外。

我不想再听美纱抱怨，开口说道：“别说了！我把自己也给牺牲了！”

我坐在檐廊的藤椅上，再次呆呆地望着湖面。早晨起床后，我已经这样坐了好几个小时了。抬眼望向湖面上方，只见十月的比良山染上了一层别有韵味的秋色，山脚延绵，静静地落落大方地坐在那里，仿佛要

拥我入怀似的。

“我到酒店那边去。不知道你昨天说了什么，那孩子一定是怀着对父母的恨死去的。”

美纱冷冷地说完，便一下子站了起来。可能是泪腺已经干枯了，她没有眼泪，面容异常光滑。她披上披肩，粗暴地收拾好东西，随即朝我背过身去，就那样走出了房间。仿佛永远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似的。

一种无法形容、难以忍受的寂寞向我袭来。就这样好了！我站了起来，但又坐了下去。什么就这样好了，我也不知道。

我叫来旅馆的老板，跟他要了一个笔记本。我想打个草稿，给已经多年不曾想起的谷尾海月写一封信。谷尾海月既不是解剖学者，也不是人类学者。我在德国斯特拉斯堡的施瓦尔贝老师身边学习了七年，主要是一边研究儿斑（儿童青斑），一边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软组织人类学夯实基础。然后还有一年时间，我在荷兰的莱登博物馆里，测量了大概一千个菲律宾人的头盖骨，这在我的工作中，算是一个顺道的事儿。在这个莱登时期，在一家日本女人经营的小酒馆里，我认识了谷尾海月。当时，那家小酒馆是日本学者们的聚集地。

谷尾比我年长一些，是个与众不同的僧人，在莱登博物馆从事梵文研究。他喝起酒来，颇有些仙风道骨，用“酒仙”一词来形容可谓最为恰当。我非常喜欢他这一点。不管喝了多少酒，他的脑海里也只装了研究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研究的究竟是什么，他也同样不知道我研究的是什么。可是，我俩情投意合，都懂得学问的珍贵，互相尊重对方作为学徒的人格，肝胆相照。当我离开莱登的时候，谷尾海月想把他最好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我。他问我想要什么。我回答说：“你死后，让我解剖你的尸体。”

海月当场提笔在八裁纸上写下了遗言：“我的尸体赠与解剖学者三池俊太郎。”他给自己和我各写了一份，并且在自己那份上面写道：“亲属不得相争。”

大正元年，我在莱登博物馆门口与海月道别。自那以后，我再也没

有见过他。但是，我听说他比我晚几年回到了日本，在信浓的一个小寺院里担任住持，如今依然健在。如果到大学的佛学教室去打听一下，应该会知道隐居的老佛教学徒谷尾海月的地址。

我想借着给海月写信，度过今天这一天。我觉得，如今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可以称之为诺言的约定，只有解剖海月的尸体这一个了。除此之外，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人际关系，都是不可信赖的。

然而，我提起笔后，却不知道该如何写起。时隔多年，在今天这一刻，对海月深深的人性之爱，炽热地朝自己席卷而来。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我难以表达。

我放下笔，抬眼一望，琵琶湖沐浴着秋日的夕阳，散发出美丽的光芒。在遥远的东边的湖面上，静静地漂浮着数十艘小艇，如同落叶一般。启介和那个少女的——是的，那个跟启介一起殉情的女人，我曾经在湖畔酒店的楼梯上见过她。对我而言，不管怎么想，她都只是个少女。——那些浮在湖面上的小艇，或许正在寻找启介和那个少女的尸体。

结果，我没有给海月写信。我靠在檐廊的藤椅上，仿佛在忍受些什么似的，一声不响地面对湖面。到了夜里，我回到屋内，端坐在桌前。我不时站起身来，走到檐廊，看看东边的湖面。那里有数十艘的小艇点着小小的灯火。那些灯火像是装饰彩灯一般，一动不动地待在同一个位置，直到深夜。

我第三次，也就是上一次在这里望见比良山，是在日本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我的心，世上所有人的心，都被毫无希望的黑暗笼罩着。

空袭不知何时会降临。报纸和电台不断地动员人们疏散，战局一天不如一天，暗淡的明天压在所有日本人头上。昭和十九年，就在那样一个春天，我在春子最小的妹妹敦子，一个女校五年级的学生的带领下，来过坚田。离启介出事，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当时，我跟女佣两个人，一起生活在京都吉野的家里。那年正月，弘之被调动到金泽分店工作，春子和四个孩子也一起离开京都，搬到金

泽去了。虽说是工作调动，但弘之是有疏散的念头，所以主动要求调到乡下去的。弘之有四个孩子，最大的才七岁。这对他而言，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把我一个老人独自留在京都，弘之和春子好像都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再三执拗地劝我跟他们同行，但我没有答应。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因为老人家固执，其实不然。我舍不得自己的工作。不管谁说什么，我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书房。

弘之说了，活着才能做研究。可是，在我看来，只有做研究，活着才有意义。对我而言，工作就是一切。离开大学，我的工作就无法开展。我必须去解剖学教室，大学图书馆和研究室的书库，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离开京都这块土地，我的研究将陷入停滞。

弘之说过，活着才能做研究，七十三岁的我心情更是迫切。那时候，每天早晨，当我坐在桌前准备开始工作时，我的血管便会浮现在眼前。我知道，我的血管已经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用手指一捏，立刻就会像饼干那样变得粉碎。抛开战争，我也在跟自己的生命竞争。我觉得，活着一天，就是赚了一天。即便进展顺利，要完成《日本人动脉研究》，也得我能活到九十三岁。对我而言，彻底完成这项工作，终究是种奢望。但是，我想至少多写一章是一章，多写一节是一节。因此，我准备把自己的著述分成几册，逐次付梓，把已经脱稿的部分先送往印刷厂。可是，我面临的局势是，连那些印刷厂也可能随时关门。

此外，即使我的部分著述有幸得以出版，将这些书送往国外的途径，可以说完全都堵死了。我曾经以为，在德国驻神户领事馆的斡旋下，好歹能够将书送到轴心国的大学去。可是，从欧洲的战局来看，我这最后一线希望，恐怕也要落空。

那个时候，我整日伏案工作，珍惜每一寸光阴。写了就好，只要写了放在那里，终有一天会有办法解决。在我死后，经过几年或几十年，通过某种途径，我的工作终将会获得世界上学术界的正确评价，成为一块不朽的丰碑。而且，会有许多学者继承我的研究，最终完成软组织人类学的事业。我这样想着，坚信不疑，不断地鞭策自己。

但是，尽管如此，我那时常梦见自己的草稿被火焰吞没，熊熊燃烧，与青烟一起升上高空。每当那个时候，一梦醒来，我总是泪湿双眼。

那段时间，我非常讨厌从大学附近一家小小的旧书店门前经过。我知道，在那家店的角落里，堆着一捆跟京都地志相关的草稿，落满尘埃。那部草稿是用毛笔精心地誊写在和纸上的。我不知道它是由何人所写，内容价值几何。但不管怎样，它是某人孜孜不倦地付出巨大努力之后的成果。从我发现它那一天开始，近三年来，它一直扎着细绳，以同样的方式搁在书店的同一个地方。一想到我那《日本人动脉系统》的草稿，跟数百张的图版一起，也会遭遇那本京都地志草稿一样的命运，我便心如刀绞。每当我从那家旧书店门前经过，不免想到自己的著述可能的惨淡未来，便内心黯然。

那个时候，每逢星期天，春子的妹妹敦子便会从芦屋过来。也许是为了安慰我这个独自工作的老人吧，她每次都会从小手帕里掏出自己烤制的面包，或是把两三个当时非常珍贵的苹果整整齐齐地摆在我的桌子上。

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叫敦子的十七岁的姑娘。她跟喜欢花哨的姐姐春子不同，是个稍微有点消沉，但非常纯朴开朗的少女。我对孙子们总是感受不到什么亲近之情，唯独对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敦子，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如骨肉的暖意。敦子似乎也挺喜欢我这个老头子。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散步。平日里，我都是吃过早饭就开始工作，但那一天比较特殊。我在院子里胡乱地走着。春日早晨的阳光透过灌木丛，明媚地洒在地上，可我的心却被一种冷漠、暴躁的情绪所占据，说不上究竟是愤怒还是寂寞。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只好在院子里来回地踱步。

我的情绪之所以如此波动，是因为当天的报纸大事报道了文化勋章获得者名单公布的消息。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两大领域，选出六位学者，作为最高荣誉，由国家颁发给他们文化勋章。

我看了一会儿他们的照片。所有人胸前都佩戴着勋章，站成一排。

啊！我也想要一枚这样的勋章，像这样得到表彰，像这样被称颂业绩，像这样得到国家与人民的尊敬、关心与理解。过去，我从未羡慕过名声与物质，但是这一刻，我也想让这世间的荣誉落在我瘦削的肩上。

我的事业难道不比这六个人的伟大么？我把报纸放在茶室的餐桌上，回到书房，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但是，我马上又站了起来，走出书房，来到了院子里。这难道不是为我的毕生事业画上句号，且值得国家予以表彰的一件事情吗？我的工作难道不配得到政府的称赞、国民的尊敬、国家的保护吗？——如今，哪怕是再渺小的荣誉，我也想要得到。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名声，我也想把它紧紧抓住。

不论如何，必须让人们在心中铭记住三池俊太郎的名字，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三池俊太郎所作的研究的价值。然而，我的生命在流逝，国家将要灭亡。我的数千张草稿前途堪忧，命运叵测。我毕生的事业，可能在尚未获得人们的正确评价之前，便化为乌有。“施瓦尔贝老师！”突然，恩师的名字脱口而出，我潸然泪下。

这时，大学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说是文化勋章的获得者之一K博士的庆祝会明天将在大学召开，让我在会上代表名誉教授发表贺辞。我拒绝了。

过了不到五分钟，这回是我教过的学生、医学系的横谷教授打来电话，还是拜托我刚才那件事。

“我没那个时间给别人写贺词，还有一堆自己必须干的工作。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明天死了都不奇怪。”我说道。

横谷有些惶恐，就此作罢。

我刚把话筒放下，不知是哪家报社又打来了电话，还是请我就某个勋章获得者说几句话。

“我对自己工作之外的事情没有兴趣。就算你特意上门也没用。”

说完这些，我便挂了电话。照此看来，可能还会有电话继续打来。所以，我把话筒给摘了下来。

我又走到了院子里。我沉浸于一种莫名的愤懑、悲伤与孤独之中，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正在这时，敦子身着水兵服和劳动裤，从院子中央的灌木丛中钻了出来。她的脸上绽放着花儿一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敦子把一些食品放在了檐廊上，说是家里人让她捎来的。

“伯伯，咱们一起去琵琶湖怎么样？”她说道。

“琵琶湖？”我对她突如其来的提议感到有些愕然。

“一起去吧！我想去那里坐船。”

虽说是战争时期，但春日煦暖的阳光，让这个少女格外开朗活泼。我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时候我居然对敦子的说法毫无异议。

“好吧，那就带我去琵琶湖走走吧。”

我说道。今天我能做到的，便是听从这个少女的指挥，跟着这个少女去她想去的的地方，仅此而已。说实话，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在京津电车三条站的站台，让过好几趟电车，才终于来了一辆有空位子的。我们上了车，前往天津。自从启介出事之后，我已经二十年没有见过琵琶湖了。我在大学任职期间以及后来的时间里，因为宴会或者其他事情，有过几次来天津的机会。但是，自从启介出事以后，我就不想再见到琵琶湖，总是避免到这边来。

然而，当我在敦子的带领下，来到琵琶湖，我的心就被琵琶湖的美深深打动了。岁月真是可怕，启介的自杀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湖面像是撒下了一片片小小的鱼鳞似的，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敦子说了想来这里坐船，的确，湖面上小船和小艇四处可见，仿佛只有此处没有战争的阴影。

我望着坐落在湖对面的比良山，突然想去坚田看看。恰好来了一艘开往坚田的汽船，我便邀请敦子一起登上了汽船。

大概三十分钟后，汽船到达坚田。我们两人在灵峰馆稍事休息。那

天，灵峰馆里老板的家人都不在，只有一个态度冷漠的女招待。走廊的玻璃窗破了也没有修好，当时不管哪里的旅馆都这样，整个宅邸一片荒凉。

走出灵峰馆，在码头附近，敦子让我登上小艇。我生平第一次乘坐小艇。敦子从船老板那边借来一个薄薄的坐垫，把它垫在我的腰下，然后拉过我的手，让我攥住了船舷，说道：“手抓在这儿。”

湖上一只船也没有。小艇载着我们俩，静悄悄地在湖面滑行。敦子挺起胸膛，用力地握桨划船，额上沁出了汗水。

“伯伯，开心么？”

敦子问道。船桨击起的飞沫溅在我的脸上，且寄身于这极不安全的小舟之上，未必觉得舒适，但我还是回答：“啊，痛快！”不过，我严厉禁止敦子把船划得离岸边太远。

从湖上望去，岸上四处樱花绽放。或许是因为没有尘埃，眼前一片阳春四月的风光，不带一丝腥味，透着一抹凉意。比良山也非常美丽。

小艇附近，一条鱼儿跃出水面。“呀，鱼儿！”敦子瞪大了眼睛，不断用力地挥桨，把小艇往鱼儿跃出的地方划去。我看着敦子的一举一动，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在湖畔酒店的楼梯上一晃瞅见的那个十八岁女子。我前后只见过她一面，她跟启介一起殉情了。我总觉得敦子身上有她的影子。或许是因为敦子看到鱼儿跃出时流露出的少女夸张的惊讶表情，或许是因为她划船时敏捷的动作，总而言之，一瞬间，敦子和那个女子的身影重叠交错，混为一体，我感到了一种眩晕。那个女子可能是跟敦子一样的少女。我发现，对于那个夺走启介的女子，我如今没有一点恨意，反而抱有一种近似于亲情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对启介都不曾有过。

当年吞没了那个女子和启介的湖水，现在正包围着小艇。我凝望着湖水，把手从船舷伸了出去，浸在了水中。湖水比我想象的更加冰凉，它从老人干瘪的五指间缓缓流过。

敦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战后的斑疹伤寒轻易地夺走了她的生命。美纱也过世了。我曾经讨厌的京子的公公高津文四郎也离开了人世。谷尾海月在停战那年也死了。好人坏人都没了。

海月过世的时候，关于尸体解剖一事，信浓的谷尾家曾经即刻来询问过。由此看来，海月并没有把他跟我在三十四五年前所做的约定视为戏言。不过，当时因为时机不对，我束手无策，所以无法实现当初在莱登跟海月许下的诺言。

或许是天黑了的缘故，从湖面吹来的风，让我觉得有些凉意。尤其是脖颈和膝盖，格外冰凉。虽说现在是五月，却让人想要套上一件毛衣或者丝绵袄。今天，耳鸣显得格外厉害，仿佛风声一般。不过，实际上，风也的确刮得猛烈。

这会儿，因为我的失踪，家里应该人仰马翻了吧。让他们好好想想吧。说不定大学的横谷和杉山都接到了急报，觉得这是恩师的重大事情，便都赶到家里来，一脸奇怪的表情吧。横谷和杉山如今作为大学教授，都颇有名望。但是，他们一点都没有继承我的学者性格。关于我工作的价值，他们丝毫没有从本质上理解。一看到我，便恭维我“三池老先生，三池老先生”，但恭维人不是本事。在我面前口口声声“老先生，老先生”，背地里都叫我“老头儿，老头儿”吧？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我知道，战争期间，那两个人要不忙着搞大学疏散工作，要不负责动员学生，可以说完全脱离了研究事业。我虽然没有吭声，但觉得他们作为学者已经走到了尽头，心里非常失望。所谓学究绝非他们这样的人。

租船处有个粗陋的栈桥，我曾经跟敦子一起在那里登上小艇。只有那里荡漾着小小的涟漪。仔细一看，湖面上也起了波浪。出租用的小艇上，白色的旗帜随风飘扬。那白旗现在还没被收起来，看来应该是被遗忘了。近来，我看到一些本该收好的东西没被收好，便会非常在意。没收得整整齐齐，我就不会安心。我本来不是这种脾气的，是家里人把我变成了这样。我从书房可以看见春子晒在外面的衣服，如果我不说上几遍，她便不会收回去。弘之把贴好邮票的信件搁在桌子上，一忘就是好几天。京子和定光也有责任。不仅是家人，研究室的那些家伙也是如此。拜托他们做一个关于淋巴腺的简短报告，时间过去一年了，结果把

中期报告送来给我的，是一个年纪最小的旁听生。

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想来想去会让人疲惫不堪。除了《日本人动脉系统》之外，我什么都不想了。因为这无聊的事情，浪费了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到了晚上，必须把这部分的工作补回来。工作、工作，老学徒三池俊太郎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工作。今晚夜深之前，必须把第九章的图版说明写出来。如果说明写不出来，至少得把标题处理好。对了，让女招待把酒端过来先放着，等写完后睡觉时，喝上几杯。拿四两好酒来，酒壶要好好洗干净。——以前一个小时就做完的工作，最近我要花上一天。有时甚至需要两三天。衰老真是令人可怕！

五十年前，在这个房间里，我曾经一心寻死。年轻时，无欲无求。如今，我渴望着哪怕多活一天也好。施瓦尔贝老师和东京的山冈教授都过世了，他们都死不瞑目吧。他们都想多活一天，再多做点工作。谷尾海月也是如此。他曾经心怀大志，想要编写一部梵文辞典，但终究未能如愿。本来，所谓宗教家，说到生死问题，或许跟常人有所不同。——但是，海月绝非宗教家。他是一个学者。正因为他是学者中的学者，所以我才喜欢他！海月应该也是死不瞑目吧。说是悟道，但所谓的悟道，归根到底不过是怠惰者装饰门面的念佛。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勤勤恳恳地工作。除了工作，人生下来还有何种意义？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晒太阳。人生下来，也不是为了贪图幸福。

今天，我想看一看比良山。非常想看比良山。那时候，我赶走了春子，想让自己的怒气平息下来，便点了茶。可是，尽管我在点茶，心里的疙瘩却依然还在。我喝完一碗茶，把萩烧茶碗搁在膝盖上时，不曾想，比良的山容倏地浮现在了我的心里。接着，当大森屋的掌柜进了门，玄关处的门铃响起时，我便下定了决心。比良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远方召唤着我。这半天来，我待在这里，尽情地欣赏着比良山。白天，色彩曾经那般浓郁的比良山脉，从方才开始，突然变得淡薄起来了。相反地，它与天空之间的界线，反而愈见鲜明。恐怕不到一个小时，这一切便将全部消融于暮色之中。

今天乘车经过京津国道时，蹴上的杜鹃开得很美。同属于杜鹃科植物，眼下石楠花或许已经开满了比良山顶。在那山顶的某处斜坡上，白

色的花儿正在绽放。大朵大朵的白色花儿一齐盛开，铺满了整个山坡。啊！倘若能够眠于那山巅上香气四溢的石楠花丛下，我的心该是多么的惬意。我仰望着夜空，四肢舒展，啊，只是想象就已经神清气爽。似乎只有在那里，我的心才能得到安慰，才能心旌摇曳。时至今日，我本该试着攀登一次比良山。可是，事到如今，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可能爬上那座高山的顶峰了。对我而言，这比完成《日本人动脉系统》还要艰难。

雪天里，穿着棉衣来这里投宿的时候，启介出事的时候，和敦子一起划船的时候，我都望见了比良山。我总是望着比良山，却从未想过要登上比良山。为什么我从未有过这个念头呢？也许是季节不对？不，不是的。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具备攀登那座山的资格。

昔日，当我看到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时，我就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比良山巅。那一日或许就是今天。可是，如今即使再怎么想攀登，对我而言，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好了，回房间吧。让他们尽快把晚饭送来，我必须开始工作了。听不见孩子们的吵闹，如此安静从容的傍晚，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了。好像哪里传来了铃声。是老人耳朵的错觉么？在耳鸣声中，我确实听到了铃声。不对，还是听错了吧。当年，在德国特里伊贝鲁菲的山中小屋里（当时，我跟施特尔特达博士一起去那里撰写论文，目的是针对他在西伯利亚发现的红色骨骼展开讨论。）我曾经一边工作，一边听着挂在牛头上的铃铛发出的声音。那声音真是美妙啊。方才那个铃声，或许就是数十年前的那个铃声，出于某种原因，让我想起了它，听到了它。

快点让我吃晚饭吧，我必须工作。我必须投身到那片珊瑚林般红色的血管图谱的世界中去。

[1]日本山口县萩市一带烧制的陶器，柔和质朴，深受茶人的喜爱。

[2]腊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寺院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3]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法事。

[4]位于琵琶湖畔的海门山满月寺，以近江八景之一“坚田落雁”闻名。

译后记

倘若终究难得圆满，你是否依然愿意孤勇上路？

在译完三篇作品之后，这个问题盘旋在译者的脑海中，久久不去。

以往，译者在听到井上靖这个名字时，首先想到的是《敦煌》《楼兰》等气势恢宏、历史色彩十分浓郁的作品。在译者的印象中，井上靖文风严肃、思考深邃，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十分深厚。在翻译完《猎枪》《斗牛》《比良山上的石楠花》之后，译者对井上又有了更多的认识。

三篇小说风格各异，译者在刚刚接过翻译任务时，心中颇有些困惑：为何这三部作品会出现在同一本集子里呢？待酣畅淋漓地译完第三篇作品《比良山上的石楠花》时，译者顿时萌生出一个想法：其实，这三篇作品彼此相映成趣，恰似不同风格的乐章交织成了一部人生交响乐。

《猎枪》是井上靖的成名作，看似平静如水的娓娓叙述下，隐隐约约地延绵着多年的秘密与狰狞的伤痕，每个人物的细腻心理可谓隐晦曲折、层峦叠嶂。井上笔下那杆“猎枪”的冰冷寒意，透过文字，我们仿佛触手可及。此外，作品中那些阴郁壮阔的海边风景、精致华美的和服花纹，或凝重，或明艳，让读者从中领略到了一种油画般的质感。

《斗牛》则围绕着战后初期大阪新晚报社举办斗牛大赛一事，展示了日本战后初期艰难时世下的世情风貌。主人公津上冷酷精明、精于博弈，与狡狴的投机商人田代勾心斗角，却最终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遭遇恶劣天气，功亏一篑。人事与天意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令人读过之后，顿生几分苍凉。

《比良山上的石楠花》是本书收录的最后一个短篇，也是译者个人最为喜欢的作品。井上塑造了一位倔强执拗的老学者三池俊太郎的形象。一丛邂逅于少年岁月的比良山上的石楠花，清丽而高洁，三池老人

让它长在了心上，视之为一生的精神支柱。短短的篇章勾勒出了老人曲高和寡却始终不悔、笃定如初的学问人生。

井上靖的笔触或细腻绵密，或冷峻犀利，或刚毅笃定，文字中寄寓了井上对人生的独特思考，他以沉稳的笔调讲述了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挣扎。这三个故事始终透着一股倔强的韧劲，所以读者们并未感到虚无或灰心，而是在无形中体会到了一种共鸣，并轻声自问：

“倘若终究难得圆满，你是否依然愿意孤勇上路？”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朝鲜，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滨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所以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二十九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文学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

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5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84岁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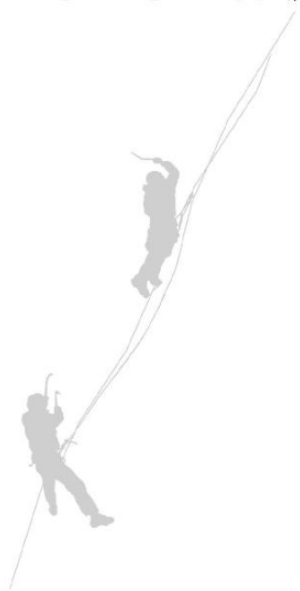
冰壁

「日」井上靖 著

梅玉晴 译

ひょうへき
——天狗文库——

H Y O H E K



重慶出版局
重慶出版局
重慶出版局

HYOHEK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57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8) 第165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壁 / (日) 井上靖著 ; 傅玉娟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20.1

ISBN 978-7-229-14290-2

I. ①冰... II. ①井... 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48130 号

冰壁

BING BI

[日] 井上靖 著 傅玉娟 译

责任编辑：魏 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小燕

重 庆 出 版 集 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7 字数：304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4290-2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列车快要开进新宿车站时，鱼津恭太醒了。周围的乘客都已经站了起来，有人正从行李架上往下拿行李，有人正在穿厚外套。从松本坐上这趟列车之后，鱼津很快就睡着了，中间醒来过两三次，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在熟睡中度过的。

他看了看表，八点三十七分，再过两分钟就到新宿站了。于是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把手伸进毛衣外的夹克口袋中，掏出一包和平牌香烟，抽了一支叼在嘴上，眼睛朝车窗外望去。无数霓虹灯闪烁着，将新宿的天空映照成一片散发着糜烂气息的红色。每次从山上归来，看到东京的夜景时，鱼津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此刻这种不知所措又再次袭上了他的心头。他的身心在山林的寂静中沉醉了一段时间，却又不得不被拖回都市的喧嚣，每当此时他都会产生一种类似痛苦挣扎的情感。只是今天这种挣扎似乎特别严重。

列车停下后，鱼津把背囊挂在左肩，把黑色的鸭舌帽微微歪戴在头上，叼着香烟，踏上了站台。他身高约一米六五，肩膀宽阔，体格壮实。鱼津站在那里，没有立刻往外走。

来呀，走吧，走向人群密集的地方。来呀，迈步吧，迈向芸芸众生生存着、挣扎着的世俗漩涡。鱼津嘴里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在心中这样默念着。鱼津并不是一个不爱见人的人，也并不是特别喜爱孤独，但是每次从山上下来时他总要对自己这样说。只是以前在车上就可以完成这种心理准备，不用等到走上站台之后。而今天，在山上被下的咒语似乎比以前更强了。

鱼津走到新宿车站外，上了一辆出租车。不走路，而是被人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是都市人的习惯。他也遵从了这一习惯，但山林中夜晚的黑暗和寂静还是如影随形，和他一起被运往东京的灯海中。

过了数寄屋桥，鱼津就下了车，走进银座的一条小巷子。银座还是很热闹。鱼津掀开D通信社旁那家写着“浜岸”的小料理店的门帘，走了进去。来银座，正是为了到这家相熟的店里，给肚子里塞点稍微正儿八经的食物。

“欢迎光临。这是又去了山上吗？”

穿着白色罩衣的胖店主在正对着门的厨房里招呼道。

“去登了奥穗^[1]。”

“已经没什么人了吧？”

“只遇到了两队人。”

鱼津把背囊交给走过来的女服务员，然后坐到离厨房最近的一张桌子边上。

“红叶很漂亮吧？”

“比起红叶，星星更漂亮。涸泽^[2]的——”

昨夜，在涸泽的休息点仰望夜空时，鱼津看到了冰冷闪烁的星星。此刻那些星星还清楚地印刻在他的眼帘上。

鱼津就着烤松茸喝了一瓶酒，又就着炖鲷鱼和鱼肉酱汤吃完了饭。正在这时，店主的弟弟，也是在这家店里帮忙的阿纹，也穿着白色罩衣，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回来了。看到鱼津，阿纹招呼道：

“欢迎光临！”接着又说：

“刚刚小坂先生也来了呢。”

厨房里的店主也说：

“是的是的，小坂先生也来过。这回可稀奇了，他竟没有喝酒，吃了饭就回去了。”

“好久没见他了。还挺想见一面的呢。”

鱼津说道。

“他好像说要去常磐会馆的二楼跟什么人见面呢。应该还在那里吧。就他那磨叽劲儿。”

“是吗。”

自上个月一起前往谷川岳^[3]之后，鱼津和小坂乙彦就再也没见过面。鱼津想着如果能够见到的话就最好。

鱼津结了账，走出滨岸，前往距离滨岸约半町^[4]。走上楼梯，就是结账台，鱼津站在那里环顾了一圈。明亮宽阔的店内零散地放着十五六张桌子。穿着登山服装进去的话，感觉跟店内的氛围有点格格不入。大部分客人都是年轻的情侣。

鱼津没能立刻发现小坂的身影。小坂乙彦一个人背对着鱼津的方向坐在窗边的桌子旁。修长的身体前倾着，似乎有点坐立不安。

鱼津穿过桌子与桌子中间，来到小坂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喂！”小坂吃惊地回过头：“呀，是你啊。”

“有这么打招呼的吗？”

鱼津说着，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

“不是，我在这里等人呢。”

小坂看着鱼津，又问道：

“去哪里了？”

“穗高^[5]。”

“一个人？”

“嗯。”鱼津又问，“你说在等人，是等谁呢？已经等很久了吧。”

此时，鱼津看到小坂乙彦那张看似精干的脸上忽然闪过了一丝阴影。

“白等了吗？”

正这么说着，鱼津看到对面一个穿和服的女人，正穿过桌子中间朝这边走来。她穿着偏黑色的和服，系着红色腰带，右手抱着一个黑色漆皮的大手提包。当鱼津确定这个女人确实是朝自己这边走来时，心里猜想这是不是就是八代美那子。他记得不知哪次小坂曾经跟自己说过对这个女人的暗恋之情。他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自己来得还真不是时候。刚从山上下来，还什么都没做呢，就感觉一脚踩进了人际关系的漩涡中。

女人来到旁边，对小坂说道：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这是鱼津君。是我一起登山的朋友。”

小坂说道。对方“哎呀”一声轻呼，似乎很惊讶似的。

“我是八代。”

她说着，客气地朝着鱼津低头致意。

当对方的眼神在自己身上闪过时，鱼津才回过神来。从这个女人走进店里开始，到她走到桌子边，现在朝自己低头致意，自己的目光一直都没离开过对方。与其说是目光没离开过对方，不如说是无法离开。但

鱼津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并没有为自己的不礼貌感到羞愧。对于原本应该会很快对这种事感到羞愧的鱼津来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鱼津感觉自己的目光似乎毫无抵抗力地、自然而然地就被对方吸引过去了。

但是，从八代美那子坐到空位子上开始，又有别的东西进入到了鱼津心里。他无法直视那个坐在自己和小坂中间的华丽女人。鱼津把目光移向了窗边。

“就是一个无聊的聚会，我以为中途应该很容易就能溜出来的。但是晚了一个小时才开始——把您叫到这里，真是不好意思了。”

“不不，没事。”

“您一直都等在这里吗？”

“我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地方待上半小时一小时的。你说的急事，是什么事？”

“有东西想要交给您。”

“是什么？”

“我后面再给您。”

女人说完，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似的，打开了手提包：“是这个。”

“是什么呢？”

“哎呀，不行！请您回家之后再打开吧。”

在鱼津听来，此时八代美那子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紧张。

鱼津朝两人看去。小坂正把一个似乎是用商店的包装纸包裹着的小纸包放进自己的包里。

“那么，我的事情做完啦，就先告辞啦。”

八代美那子说道。似乎她就是为了这点事过来的。

“哎呀，再坐会儿吧，喝个茶什么的。”小坂说道。

“我已经什么都吃不下啦。”

鱼津听着两人这样的对话，赶紧站了起来：“我先告辞了。有点累了。”

他对小坂这么说着，准备离开座位。

“哎呀，您请坐，我才应该告辞了。”

说着，八代美那子也站了起来，又说了句“您请坐”，想让鱼津再坐下。稍稍夸张地说，鱼津感到美那子想要阻止自己离开的言行中有一种拼尽全力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如果无视对方的劝阻，就这样离开座位的话，会有点过分，但是如果自己留下来，让八代美那子离开的话，对小坂乙彦来

说，再是朋友，这么做也有点不识趣了。

“啊呀，不用这么着急吧。鱼津你坐下。夫人你再坐个五分钟十分钟的也没事吧？”小坂说道。

“那好吧。”

看到八代美那子再次坐了下来，鱼津也坐回了座位上。

“我想要个冰淇淋。鱼津先生呢？”

“我吗？我来杯咖啡吧。已经三四天没有喝咖啡了。”

“您到山上去了几天？”

“在山上的休息点住了三个晚上。”

小坂叫来女服务员，点了两份冰淇淋和一杯咖啡。

“小坂先生最近都没有去吧？”

“老是请不出假来。不过，接下来就算是旷工也一定要去。从年底到正月准备和鱼津一起去登奥又白^[6]，所以必须先把身体锻炼好。”

两人说着话的时候，鱼津在思考一个问题。此刻坐在自己旁边的这位女性，从刚才小坂称呼她为“夫人”这一点来看，肯定是已经结了婚的。他想起小坂以前也提过这位女性，但那时候并没有说她已为人妻。

但是，真正令鱼津感到困惑的，并不是小坂从未提过而自己现在才知道的八代已婚这件事。令他困惑的原因其实更直接。在鱼津看来，八代美那子这个女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已经结了婚的。确实，如果是未婚女性的话，可能不会这么稳重。她的言谈举止中都透着稳重，而且她的美貌本身也带着一种沉静。

对于对方已为人妻这一点，鱼津觉得自己多少有点沮丧。当他意识到这种沮丧的情绪完全无视了好友小坂的立场时，不禁暗想自己这是怎么了。穗高夜空中美丽的星星在自己身上所下的咒语，大概还没有完全

解除吧，他暗叹道。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夜色中，药品广告的霓虹灯上红色和蓝色的文字，在远处交替隐现，鱼津的目光一直看着这种单调而空虚的重复。小坂乙彦和八代美那子一直说着一些被第三人听到也无妨的话。不久，鱼津听到美那子说“那么，我准备告辞了”，感到她准备回去了。

“不不，还是我先告辞了。我过来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小坂。”鱼津说着，先站了起来，匆匆说了声“再见”，从旁边的椅子上拿起了自己的背囊。

“不过，我也得回去了。”

美那子也站了起来。只有小坂还坐着。鱼津看到小坂的脸上闪过一丝跟刚才看到的一样的阴影。再看美那子，她的脸上也是刚才那样的拼尽全力的神情，以至于脸上的肌肉都有点僵硬似的。

跟刚才一样的情形。只不过鱼津喝了杯咖啡，美那子吃了杯冰淇淋，中间隔了十分钟而已。

但是，鱼津没有再迟疑，他把背囊挂在肩上，朝两人说了声“那就再见了”，离开了座位。他走下楼梯，来到马路上，穿过被出租车堵得严严实实的道路，朝新桥方向走去。

鱼津知道自己有点兴奋。因为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性，自己变得与平时不大一样了。等到离开那位女性再来看这样的自己，他不由得感觉有点怪异。说是个美女，但其实她的美貌也并没有多么惊世骇俗。只不过刚从山上下来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贪恋别人的温暖，会想要见到不同的人。

不过，虽然鱼津并不清楚具体情况，但是他知道对方是一位与小坂乙彦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的女性。因为这样一位女性而打破自己内心的平静，鱼津觉得这事怎么想都要怪自己太没界限感了。鱼津心想，我现在有点胡闹了。说起来，自己昨天半夜醒来后走出休息点，一边冻得瑟瑟发抖，一边抬头仰望星空，沉醉于星空的美丽，这种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胡闹。想要一人独占美丽的事物，这种想法本身就像是一种胡闹吧。

“终于追上了。”

听到这声音，鱼津回过头去。八代美那子微微喘息着走了过来。

美那子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两人站着的地方旁边是一家酒馆，霓虹灯闪烁，把路面都染成了一片蓝色。美那子看起来脸色苍白肯定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但是鱼津认为不仅仅是这样。八代美那子表情很严肃，似乎在想一件对她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

“您去哪里？”

“大森。”

“我去田园调布。我们是一个方向，如果不麻烦的话，我们叫辆车，您可以把我送到家吗？”

“可以是可以。”鱼津说道，“那小坂怎么办？”

“我刚刚在店里跟他告别了。其实我有点事想听听您的意见。在没见到您之前，我也没这个想法，见了您之后，忽然就想问问您。您是小坂最好的朋友，我经常听小坂说起您。”

“嗯，我跟他应该算是最要好的吧。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俩就经常结伴去登山。”

鱼津和八代美那子并肩往土桥方向走去，准备在那里坐出租车。看到一辆比较新、比较大的出租车开过来了，鱼津赶紧拦了下来，先让美那子坐进去，然后自己再坐进去。

“请到田园调布。”鱼津跟司机说道。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了。”美那子说道，接着就再也不说话了。

车开了，鱼津稍稍郑重地问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事？”

“您是小坂先生最好的朋友，所以想听听您的意见。”

鱼津觉得关于自己和小坂的友情有必要做些补充说明，但是他没有说。

自己是不是小坂最好的朋友，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同为登山家，两人关系紧密。如果自己要跟谁一起死的话，那应该就是小坂乙彦吧。但是，鱼津相信，登山家之间的羁绊，仅限于大山这一特定场所。如果山上的羁绊，在下了山之后也必须要维持的话，那该多烦人啊。大山绝不会叫人这么做。自己对于下了山的小坂了解多少呢？事实上一无所知。

“对于小坂和我的事情，您应该也听说过了吧。”

美那子说道。鱼津轻轻瞥了一眼美那子放在腿上的白皙的双手，摇头说道：“没有听说过。”

鱼津对于他们之间的事情并没有了解多少，所以这么说也不算是撒谎。

“其实刚才，我是把小坂写给我的信还给他了。是他这三年当中写给我的信。”

鱼津朝昏暗的车窗外看去。车刚开过浜松町附近。看来司机是准备从品川经五反田再到田园调布。此时，鱼津突然又想起了山林中的黑暗与寂静。他不知道八代美那子准备跟自己商量的到底是什么事，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半点倾听的准备。

“老实说，我很珍惜小坂先生的心意，可是这份心意同样也令我感到困扰。我已经有丈夫了。”

“这样啊。”

“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请鱼津先生跟小坂先生说一下。”

“该怎么说呢？”

“这……”

美那子不再说话了。面对鱼津嘴里说出的与自己的预想完全不一样的回答，她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您很讨厌做这样的事吗？”

“并没有讨厌。”

“我也明白，拜托您去做这样的事，对您来说肯定会是很大的困扰。”

“我只是不太了解小坂和您之间的事。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个休息点，听小坂提过您的名字，仅此而已。那也是在进山很多天大家情绪都有点亢奋的情况下说的。那种情况下谁都会添枝加叶地说一些有的没的。大家都会编故事，假装是自己身上发生的事，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方法可

以用来发散自己的心情。所以，小坂说的，我也只当是他编的故事，随便听听就过去了。事实上，他说的话，我基本上都忘光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在山上，大家都会讲一些自己的恋爱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往往都是胡编乱造的。只有其中透露出来的讲述者对人的爱恋之情，在那一刻，是不容怀疑的真实。这样的经历，鱼津自己有，在别人身上也感受到过。

看来必须要说明自己与小坂的关系了。美那子一副难以开口的样子。

“那我们下车，找个地方说吧。”

“这样啊。”

美那子似乎不想在有司机听着的情况下说，但是鱼津觉得下车再找家咖啡店坐下来说的话，有点麻烦。

“我们索性就先到您家附近吧。您家离田园调布站远吗？”

“走路大概六七分钟的样子。”

“我们就到田园调布站下车，然后走着去您家，路上可以边走边说。”

这会儿鱼津开始感觉到身体的疲劳。一般他到山里待上两三天也很少会感到疲惫，但是今天为了赶到松本坐列车，原本从涸泽的休息点到上高地要花四个半小时的路程，仅仅用了三个小时左右就走完了。赶路的疲劳这会儿似乎开始显露了。

“我不太了解穗高，不过这会儿应该已经很冷了吧。”

“山上已经下过雪了。”

“啊，都已经下雪了啊！”

“比起往年，这还算迟了。”

两人开始说一些和小坂全然无关的话题。大大小小的车亮着车灯，在国道上川流不息。出租车也在国道上开了很长时间。

两人在田园调布站前下了车，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沿着两边种着行道树的缓坡往上走。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树叶在两人的脚下嘎吱作响。

鱼津一直在等着对方先说，但是迟迟没有听到对方说话，所以走到缓坡的一半的时候，他开口问道：“你跟小坂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大概得有五年了吧。从我嫁给八代之前就开始了。结婚之后，有段时间我们没有再见面，但是前年圣诞夜，又在银座遇到了。那以后偶尔会见个面，他也会给我写个信什么的。”

“什么样的信？”

鱼津说完之后，自己也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不识趣。

对方似乎有点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似的。鱼津感到她在黑暗中屏住了呼吸。

过了一会儿，美那子开口说道：

“是向我告白的信。”

“就算告白了，也不会有结果的啊。”

“嗯。”

“向别人的妻子告白，小坂这是想干什么？再怎么告白也是没用的啊。小坂究竟怎么想的呢？”

“他说让我离婚，跟他在一起。”

“哦。——那你怎么想的？”

“我当然感觉很困扰。”

“这样的事情，是会让人困扰。”

“所以，我就想麻烦您跟他清楚地说明白。我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也不是会那样做的人。”

“你不能自己亲自跟他说清楚吗？”

“当然，我也好多次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怎么都——”

“小坂不理解吗？”

“嗯。”

“那小坂这家伙真是太不对了。”

鱼津想起了小坂在岩壁上扭着身子观察上面情形的样子，那时候他的脸上透着一种令人吃惊的独特的精明强干。

或许小坂的性格当中就有这样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有点认死理吧。

“即使这样，要我去跟他说似乎也不太合适吧。”

鱼津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此之前八代美那子都默许了小坂的这种态度呢。如果她自己能够明确地说清楚小坂这么做只会给自己带来困扰，那么就算小坂再认死理，也不会一味纠缠，提出那些无理的要求吧。

“你自己对于小坂，究竟是怎样的态度呢？”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在想该怎么说。

“对于小坂先生，我现在没什么别的想法。”

“现在没什么想法啊。”

或许是感觉到鱼津的话里面着重强调了“现在”，美那子又补充道：

“以前也没有。”

“以前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也就是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你对小坂都没有特殊的感情——”

“是的。”

“你确定？”

美那子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嗯。”

“那小坂那边我去跟他说吧。我感觉小坂做的事情，有点不合常理。”

“但是，”美那子停下脚步，“那个，请不要说得太严厉。”

因为我不能回应小坂先生的感情，所以想请您跟小坂先生说，希望他把心思从我身上收回去。”

美那子站在那里，正对着鱼津说道。

“我明白了。放心，我不会去责难他。事实上，我以前都是很避讳介入到别人的这种事情中去的。我一直都觉得这种事情本身就是当事者自己应当解决的问题，就算有第三人介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在你们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可以作为朋友，给小坂一些忠告。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那小坂的态度确实有点荒唐。”

“嗯。”

美那子的回答很模糊。这使得鱼津又产生了新的疑惑。

“不是这样吗？”

“嗯。”

“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吗？——比如你其实也喜欢小坂的——”

“没有。”

这次美那子否定得很干脆。

“我没有喜欢他。——不过……”

“不过什么？”

“小坂先生可能有些误会，以为我也喜欢他。”

“为什么呢？你没有清楚地告诉过他你对他的感觉吗？”

“我说过好多次了。”

“那么，小坂也是知道你对他的感觉的了？”

“嗯。”

“那就行了。”

“但是……”

美那子又说道。这次是鱼津停下了脚步。然后，他等着美那子也停下脚步，看着美那子的神情。两人正站在一幢大房子的石头围墙外。庭院中的灯光透过种植的花木打在了美那子的侧脸上。

“我真是不太明白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鱼津说道。

对方明显有点狼狈，“那个，”她讷讷道，“虽然我对小坂并没有爱情，但是我跟他有过一次……”她的声音突然小了下去，“肉体关系。”

美那子深深地低着头，紧盯着自己的双手，她的十个手指头正用力地扭在一起。她似乎想着既然已经说出来了，那就索性全盘托出。

“我太蠢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就因为这样，我没有办法严厉地拒绝他。我——”

八代美那子抬起头，神色痛苦。

鱼津沉默地站着。八代美那子的话令鱼津感到震惊。他感觉自己听到了不该听的事情。接着他感到美那子神情有了些许变化。他觉得美那子似乎想说什么，在她说之前，就赶紧说道：

“我明白了。我会尽量委婉地跟小坂说的。”

说完，他再次迈开步，想着把八代美那子送到家之后就告辞。走了大约五六米的距离，就听美那子说道：“那个，我家到了。”

鱼津停下脚步。只见石头门柱和门柱中间，结实的大门紧闭着。感觉不花点力气都推不开，就像贝类紧紧闭着壳一样。

“那我就告辞了。”

“你稍微进去坐会儿吧。”

美那子按着大门旁边小门上的门铃说道。

“不，已经太晚了。”

“这样啊。”美那子跟鱼津告别道，“谢谢您这么累了还送我回来。”

鱼津跟美那子告别之后，转身朝来时的路走去。他看到白色的陶瓷门牌上清晰地写着“八代教之助”。虽然他并没有听过也没有看到过八代教之助这个名字，但是能拥有这么气派的房子，应该也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

鱼津听到身后小门的门铃响了之后，院子里传来激烈的狗叫声。他沿着八代家长长的石头外墙慢慢离去。

途中，鱼津借着路灯的灯光，看了下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

回到田园调布站之后，鱼津又在那里坐上了出租车。穗高夜晚的黑暗与寂静再次袭上了他的心头。意外地卷入到一桩男女丑闻中，不得不背负起劝诫小坂的重任，这使得他心里很不痛快。

*

鱼津恭太睁开了眼。

睁开眼之后，他翻身趴着，拿过放在枕边的手表一看，已经八点了。一想还可以在床上赖半个小时，他又翻身仰躺着，伸出右手，拿了放在枕边的和平牌香烟。

鱼津向来禁止自己在床上抽烟，但是从山上回来之后的翌日早晨除外。虽然很少会感觉累得起不了床，但是通常全身都会被疲劳包围，感觉各处的肌肉都被拉伤了。

从山上归来的翌日任由自己放纵在倦怠中。在这段特殊

的时间里，鱼津脑子里想的永远是那三件事。

第一件是钱的问题。自己性喜奢华，又爱浪费，再加上进行登山活动，所以经常很拮据。很多东西光靠从公司借来的钱是无法支付的。第二件则是奥又白。自己打算从今年年末到明年正月和小坂一起去那里登

山。之前去过两次，都失败了，这次一定要把它征服了。被冰雪覆盖的山岩不时闪现在鱼津的脑海中。

剩下的一件，当然是对于女体的幻想。鱼津幻想有一具女体能够让自己年轻的身体安静下来。从山上回来的翌日早晨，性欲总是特别强烈。疲劳刺激下的欲望，吐着猩红的舌头，无论怎么驱赶都不肯走，变成一种让人窒息的幻想，缠绕着鱼津。

当然，钱、山岩、幻想这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不是按顺序一件接一件地涌上他心头的。往往是刚把一个念头摁下去，就又出现一个念头，刚把这个念头赶走，又有其他的念头横生出来，三件事情时而交替，时而同时，袭击着年轻的登山家的脑袋。

但是，这天早晨的波浪式进攻与之前的又有些不同。不管是金钱，还是奥又白，或者是幻想，这些其实意味着鱼津恭太此时的精神或者说是肉体的一种强烈愿望，即希望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但是这天早晨，占据鱼津脑海的却是全然不同的事。

简单地说，这天早晨，鱼津既没有思考钱的事情，也没有想奥又白。当然，也没有受到幻想的折磨。鱼津躺在被子里，抽了两根烟，慢慢地在脑海里描绘昨天晚上才第一次见到的八代美那子在各种情形下的白皙容颜。这天早晨的赖床时间是极其安静而纯洁的。

鱼津在八点半起了床。拉开窗帘，可以看到初冬阴沉的天空，和阴沉的天空下大森的街道。一打开窗，电车、巴士、出租车的声音一下子涌入这间位于高岗上的公寓。

公寓是个边套，有四叠半和八叠两个房间，是这幢面向中等收入工薪阶层的公寓楼中最好的房间，所以房租也是最贵的。

鱼津走到靠里的房间带的小卫生间，洗了脸，然后打开房门，取了之前放在那里的牛奶瓶，把牛奶倒进杯子里，站在窗边就喝了起来。这并不能算是早饭，但是在早上去上班之前能够吃进胃里的就只有这个了。

接着，他从衣柜中拿出还带着干洗店包装的白衬衣穿上，又从挂在衣架上的三件冬装中选了灰色的双排扣西服，没有穿大衣，拿了件雨衣就急急忙忙出了门。

鱼津在走出公寓楼之前遇到了三个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人。两个是年轻的妻子，一个是学生。鱼津轻轻朝她们点了点头，并没有开口打招呼。鱼津和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人接触时，都带着一定的距离感。有人会主动过来接近，这时鱼津会后退一步。他会跟别人点头致意，但是尽量不开口说话。

所以，鱼津跟住在他隔壁的学生也没有说过话。隔条走廊的对门住

的是一对年轻和善的双职工夫妻，他也同样没跟人家说过话。鱼津之所以选择住在公寓里，就是为了避开跟人打交道。

鱼津下了坡，来到了大森站前的马路上，朝车站走去。

走着走着发现自己鞋子脏了，就在车站前让人擦了个鞋子。

然后，他在车站前的小店买了份报纸，带着报纸走进了检票口。他基本上都是在车上看的报纸。鱼津上班的时间刚过上班高峰时段，所以虽然没有座位，但是还是可以拉着车上的吊环，看个报纸什么的。

鱼津在新桥下了电车，朝田村町方向走去。他在十字路口右转，沿着和日比谷公园相反的方向走了约五十多米，走进了南方大楼那个与大楼相比明显过大的大门。他坐电梯到三层，走进了门口的玻璃上写着“新东亚商事”的房间。

“早上好！”

到了这里，鱼津才主动和大家打招呼。房间里有十五六张桌子，大概有十个男女员工在工作。大家听到鱼津的声音，都朝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只有一个人的头没有动。那是分公司经理常盘大作。

房间里的时钟显示鱼津已经迟到了四十分钟左右。鱼津刚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对面的清水就问道：“又去登山了？”“嗯。”鱼津冷淡地回应道。此时他已不再是登山家的样子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早上？”

“没有，昨天晚上回的。”

鱼津回答道。听了这话，分公司经理常盘大作用他一贯的大嗓门自问自答似的说道：“为什么要去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吗？”说着，他那足有 150 斤重的身体离开椅子，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昨天没来上班。”

鱼津说道。他昨天一天无故缺勤，本来想走到常盘的位置上跟他说的，没想到常盘朝自己过来了，所以就赶紧先说了。但是，常盘完全没有理会鱼津的话，接着说道：“登山。一步一步登上高处。背负着重荷，吭哧吭哧去登山。听起来很伟大嘛。从我们这家小小的公司里赚到的菲薄的薪水，有一大半都用于登山了。还真是辛苦了。老家的父母还等着儿子大学毕业了娶个媳妇回家。但是儿子却根本没想过要娶老婆。只要有时间就去登山。完全被山迷了魂了。”

这既不是斥责，也不是训诫。要正确说的话，应该算是演讲。

常盘大作说到这里，稍微停了一下，他那剃着光头，充满精力的脸

直直地看向鱼津，盯着鱼津的眼睛，似乎是在选择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

过了一会，他从鼻子里长长地舒了口气。每次他想到了自己满意的话就会有这个动作。

“我和你不一样。我喜欢从高处一步步往下走。每走一步，自己的身体就会随之降低一分。从不安稳的地方向下走到安稳的地方。鱼津，至少这才是自然的哦。”

“这是年龄和体重不同的缘故。”

鱼津说道。说完，他又觉得自己说了多余的话。要是自己什么都不说，默默听着的话，常盘大作的唠叨就像台风过境终归会停下一样，也会自然而然地停下来的。但是，只要稍微回应一下，他的唠叨就会变本加厉。果然，剃着光头、原本一脸无聊的经理脸上瞬间活力四射起来，神情中充满了斗志。

“体重和年龄？开什么玩笑。——你的意思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想往高处爬，等到年纪大了，变肥胖了，就想往低处走了？！问题并不在这里。关键看你是喜欢与人相处，还是讨厌与人相处。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些一步步远离人们所在的地方，独自朝高处走去的家伙，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自己更喜欢一步步朝低处走。我小时候就喜欢沿着坡道往下走。沿着坡道往下走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心里——”

你有那么喜欢与人相处吗，这句话在鱼津嘴边转了转，又被他强行咽了回去。因为再跟常盘大作聊下去的话就别想做事情了。常盘大作看着鱼津，似乎在等待他对自己的演讲的反应，但是看到鱼津一言不发，只是窸窸窣窣地整理着自己办公桌上的文件，他也慢慢转开头，“为什么要去登山？

因为山就在那里吗？”

他又若无其事地重复了一句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回到了自己在窗边的办公桌旁。

鱼津并不讨厌常盘大作经理。虽然正在忙的时候被他抓着聊天会感觉有点烦，但是不忙的时候，与其跟别人闲扯，还不如跟他聊天来得更开心。虽然他说的话常常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但是在他的话背后，往往有他自己的真实想法。

其他员工常常在背后称常盘为“万年老经理”。也确实是万年老经理。新东亚商事的大阪总部在大阪。原本按照资历也好，经验也好，常盘都是可以当董事的，但是由于他喜欢毫不客气地对着社长指手画脚，硬是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就被安排了东京分公司经理这么一个只有名头好听却没有实权的职位。虽然公司上层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在一些普通

工那里倒是挺受欢迎的。

新东亚商事东京分公司是一个挺尴尬的存在。新东亚商事本身是一家全国知名的企业，但是东京分公司的业务内容却与总公司的完全不同。现在分公司的业务是一种类似广告代理店的工作。具体就是，当日本的公司需要在外国的报纸杂志上刊登商品广告时，分公司承接包括谈判在内的一切具体事务，以此来赚取佣金。

所以公司入口处的玻璃门上写的新东亚商事东京分公司这个名称其实是有点名不副实的。这家公司与其说是商业公司，不如说更像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

起初，这家公司确实是作为新东亚商事的分公司设立起来的，也经营着跟总公司一样的业务，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最重要的主营业务越来越少，反而是原本作为副业的广告代理店的业务越来越多，成为了主要业务。据说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全在分公司经理常盘大作身上。

有人说是公司上层从常盘手中拿走了主营业务，也有人说是常盘不顾公司上层的命令，一意孤行，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分公司除了常盘之外，还有十四个内勤员工和十五个外勤员工。内勤员工包括两个调查人员、两个翻译、三个打字员、两个勤杂工、三个会计、以及两个主管——鱼津和清水。十五个外勤人员当中，有八个是经常在外面跑业务的，还有七个是偶尔才会来的兼职人员。

鱼津和清水两人是主管，忙起来的时候忙得脚打后脑勺，闲的时候又闲得发霉。工作内容很繁杂，常盘大作总是什么事情都交给两人去做，所以两人必须要盯着所有工作，根据出现的情况随时下命令。

当然，清水和鱼津各有自己负责的工作范围。清水比鱼津大三岁，今年三十五岁。他进入新东亚商事，原本是为了做主营业务，但是一进公司就被分到了常盘手下。这成了他霉运的开始。他的性格和他的长相一样，属于胆汁质性格，沉默寡言，才学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

清水在大学学的是经济，但是他精通外语，所以跟外国报社、杂志社的联系、谈判这一块工作，自然而然就归他负责了。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三个打字员打好的英文文件。

他整天坐在办公桌前仔细地看这些文件。有时候也会去大藏省兑换外币。因为从日本公司收到的款项都是日元，所以必须要将它们兑换成英镑或是美元。

因此内勤方面的工作主要由清水负责，鱼津则主管外勤方面的工

作。他的工作内容包括敏锐地发现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派外勤员工前去联系，以及预先做好各个公司有可能需要的各种广告方案，交给外勤员工带去。在这方面，鱼津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只要是他觉得有可能成为客户的那些公司，最后基本上都提出了刊登广告的需求。

常盘的工作则是隔上几天，忽然想起来似的问问鱼津和清水：“怎么样？工作进展顺利吧？”

跟鱼津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话里的意思是有没有拉到广告客户啊，有没有拉到大单子啊。跟清水说的时候，意思就变成了鱼津那边拉来的业务有没有顺利开展起来啊。

鱼津和清水一样，也是作为新东亚商事的员工加入公司的，但是和清水不同的是，他对于自己目前的工作并没有什么不满。因为常盘把工作全权交给他负责了，所以虽然忙起来的时候很忙，但是也很自由，可以由他自己从容地安排。

如果是在总部的话，以鱼津的资历是不可能有这么大权限的。他肯定需要看课长的脸色，整天处理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至于登山，就更是不可想了。

这一天，鱼津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必须要处理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先做这些事情，而是先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鱼津把手伸到对面清水的桌上，把桌上放着的人名录拿了过来。他哗啦哗啦地翻着人名录，不一会儿视线落到了上面的一处记录上。

八代教之助几个小字底下，还有三行字体更小的说明。

昨天晚上八代美那子进了那幢石头院墙围着的大房子，那幢大房子的门牌上用威严的字体写的就是这个名字。

——明治三十一年生，东大工学部，工学博士，应用物理学专业，东邦化工专务董事。

这么看来，八代教之助应该是一位五十七岁的实业家。

既然是工学博士，那么他应当是从工程师做起，后面升为公司董事的，或者是先在大学当教授，退休之后再进入到实业界的。但是，对于五十七岁这个年龄，鱼津稍感怪异。如果这个八代教之助是美那子的丈夫的话，那两人的年龄相差太大了，如果是她公公的话，那又太年轻了。

鱼津又从公司进门处旁边的书架上拿来了更为详细的人名录翻看起来。在八代教之助的名字下面，除了跟刚才一样的介绍之外，又多了一行（妻，美那子，大正十四年生）。

毫无疑问，美那子就是八代教之助的夫人。她是大正十四年生人的话，今年就是三十岁。跟丈夫教之助相差了整整二十七岁。

鱼津盯着这几个字看了一小会儿，然后合上了这本厚厚的人名录。他毫无理由地觉得憋闷，感到想不通。为什么美那子会嫁给年龄相差这么大的丈夫呢。或许是填房，可就算是填房，像美那子那样的女人为什么要去给人做填房呢。

但是，很快，鱼津不得不把这些念头压下去。因为常盘大作旁若无人的声音传到了每一个员工耳中。

“基本上呢，”常盘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像做体操一样，两条胳膊左右伸展着。“最好不要觉得公司上层说的话就都是对的。你回去之后把这话告诉时冈君吧。”

时冈是大阪总部的专务董事。

“你是什么时候进公司的？”

“昭和二十五年。”

“昭和二十五年进的公司，那现在应该已经是公司的中坚力量了啊。怎么还是对公司董事的命令不假思索地就传达过来了呢。”

“唔……”

从大阪过来出差的员工被常盘斥责得呆呆站在他的办公桌前一动不动。

“我的想法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虽然是总部的命令，但是我拒绝。不过，这件事的实际负责人是鱼津君。你可以过去跟鱼津君商量一下。虽然我是拒绝的，但是鱼津君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

说完，常盘就走出了办公室。他并没有生气。从总部派过来的员工一到了这里，就被他这样对待了。或许常盘多多少少也有点想给总部找茬的想法，但是大多数时候，他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从总部过来的员工挠挠自己的头，朝鱼津走来：“还是挨骂了。”

“是什么事情？”

“时冈董事说希望在一月十五日之前在美国的大报纸上刊登大和镜片的广告。他好像也是接到了大和镜片的委托。

我在说的时候加上了‘优先处理’。结果就触逆鳞了。”

“事实上，如果现在开始做的话，有点难度。”

“是吧。”

“不过，我会想办法先和对方谈一下。”

“没问题吗？”

对方说道。他的意思似乎是鱼津这么做会不会触怒常盘。

“没问题的。常盘经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因为跟总部打擂台，才那么说的。”

鱼津说道。他觉得常盘大作原本就是这么打算的，所以才把事情转到自己这边让自己来处理。总部派来的员工慌慌张张地走了之后，鱼津给在神田的登高出版社工作的小坂乙彦打了个电话。小坂似乎正在接其他电话，从电话中可以听到他跟人说话的声音，但是却迟迟没有过来接自己的电话。

鱼津正想挂了电话，耳边传来了小坂的声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想跟你见个面。”鱼津说道。

“你过来，还是我过去？”小坂问。

“我过去吧。”鱼津说。

“好难得啊，那么不爱动弹的你要来我这边。——有什么事啊？”

“见面再说吧。”

“是钱的问题吗？”

“开什么玩笑。最不缺的就是钱。”

“那晚上见？”

“晚上我还有其他事。”

如果是其他事情的话，当然可以晚上一边吃饭一边说，但是鱼津觉得今天还是白天见面比较好。考虑到要说的内容，他觉得还是在白天明亮的光线下谈比较好，这样就不会被特殊的阴郁情感和感伤缠绕，他希望像说公事一样和小坂乙彦直截了当地把这件事说了。

“好的，那我过去吧。我再过三十分钟左右就过去。”

小坂说完，两人就挂了电话。小坂最后的话，似乎与他平时的态度不大一样，感觉特别的认真。

小坂按他自己说的，三十分钟之后就来到了鱼津公司。

一看到小坂出现在公司门口，鱼津跟清水说了声“我出去一下”，就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他在电梯旁见到了小坂，然后两人一起进入了电梯。

“什么事？”

也许是很想知道，小坂一见面就问道。

“昨天我跟你分开之后，又见到了八代夫人。”

鱼津直截了当地说道。电梯里很挤，鱼津看不到站在自己旁边的小坂的脸。所以也就看不到他脸上神情的变化。

两人走出南方大楼，来到了马路上，不约而同地朝日比谷方向走去。天空中还有几分阴云，忽而冬日淡淡的阳光又铺满了马路。还有点刮风。小坂穿着大衣，鱼津只穿了身西装，所以他就把双手插进了裤子口袋里。

“那么，你要跟我说的是什么呢？”

小坂催促道。跟高大的小坂走在一起时，鱼津总是需要从一旁仰望似的抬头看小坂。和平时一样，他抬头看了看小坂，说道：

“八代夫人让我给你传个话。其实昨天晚上见到夫人之后，虽然有点绕远，我还是叫了出租车把她送回家了。”

“哦，那真是辛苦了。”

小坂有点不快地说道。

“她就是那个时候拜托我，让我传话给你的。”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那会儿，她急急忙忙走了，我就猜她是不是去追你了。看来我猜得没错。那她说什么了？——虽然我大致也能猜到。”

“你猜到了？”

鱼津说道。如果小坂猜到了，那就当他已经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只要听听他的想法就好了。自己要说的话，对于小坂来说无疑是很不愉快的，所以他也不想从自己口中说出那些话。结果小坂说：

“虽然猜到了，但你还是说下吧。”

“好，那我就直说我听到的内容了。简单来说，就是她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小坂乙彦听了之后，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们去对面，到公园里面走走吧。”

两人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日比谷的十字路口附近。

横穿电车轨道之后，两人从派出所旁边进入到了公园中。鱼津等着小坂开口说些什么，但是小坂一直没说话，于是他看着小坂，开口问道：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太差劲了，真的太差劲了。”

小坂突然用力说道。和他魁梧的身材不符的是，小坂经常会说一些小孩子耍赖似的话。

“我不知道她跟你说了什么，但一切都是我太差劲的缘故。”

“你说的太差劲，是什么意思？”

“我因为跟那位夫人有某种羁绊，才能够这样活在世上。

我无法想象跟她断绝关系之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我会活不下去吧。”

“你不要吓人哦。”

鱼津看着小坂说道。他感觉小坂的话有点瘆人。

“不，我说的是真的。”

“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你的想法中有些不合情理的地方。”

“我跟她之间从一开始就没合过情理。”

“你还真是毫无道理可讲。”

“是啊。”

“你就这样直接赞同我的看法了啊。不过爱情这种东西，即使没有道理可讲也没什么吧。”

“不是这样啊。”小坂说道，“只是就我的情况来说，它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它违背了道德和社会秩序。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爱慕。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我们的情况——”

小坂又重复了几次“我们”，接着说道：“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那就

是她应该更加地正视自己的感情。正视自己的感情，跨越各种障碍。如果她顾虑到面子而去维持那个毫无爱情的家庭，不断压抑自己的情感的话，那么我就失去了存在的立场。”

“她在压抑自己的感情吗？”

“是的。”

“她自己可没这么说。”

“她自己当然不会说。她对我也没说过。”

“她说你好像对她有误解。”

“……”

“我觉得，她对你——”

鱼津没有再说下去。他想说美那子根本不爱小坂，可是这话实在说不出口。结果，小坂自己说了出来：“你想说她根本不爱我吧。”

“是的。”

虽然有些残酷，但是鱼津还是清楚地说了。

“是吧，她这么说了吧。她跟我这么说了，跟你肯定也会这么说吧。但是，她这是在撒谎。”

“你怎么知道她是在撒谎？”

小坂乙彦听了，停下了脚步，忽然问道：“你到底站谁那边的？”

他的语气好像一下子改变了。

“我谁那边都不站。”

“你想让我离开八代夫人吗？”

鱼津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回答道：“如果可能的话，是想这么做。”

“你也成了她的俘虏吗？”

小坂的语气很尖锐。

“啊？”

鱼津抬起了脸。小坂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太歇斯底里了：“啊，

对不起，我失言了。”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总之，她所说的都是谎话。她说的话都是言不由衷的。

因为她曾亲口跟我说过她爱我。”

小坂像摊出最后的王牌似的说道。鱼津听了还是继续沉默着，于是，小坂又接着说道：

“她曾经明明白白地亲口跟我说过她爱我。如果她对我没有爱意的话，怎么会说爱我呢？我觉得她对我是有爱意的，所以才会这么说。爱情怎么可能就这样简简单单、悄无声息地在一个人的心中消失不见呢？”

接着，他又说：

“我们找个地方坐会儿吧。”

鱼津听了，朝四周看了看，看到池塘边有干净的长椅，就朝那边走了过去。

两人并排坐到了长椅上。

“她跟她丈夫年龄相差很大。”

过了一会儿鱼津开口道。

“她连这个也说了？”

突然被反问，鱼津被吓了一跳。总不能说自己特意去调查了吧。

“他们年龄相差很大。差了得有三十岁左右吧。”

“她为什么跟年纪相差这么大的人结婚呢？是填房吧。”

“是的。”

“她为什么要去给人做填房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原因结的婚，对方不是应该主动拒绝吗？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年龄，一听是个年轻姑娘，就马上答应下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罪恶。”

“是吗？”

“她说过跟她丈夫在一起，就跟父女一样。”

小坂说道。鱼津听到美那子连夫妻生活都跟小坂说了，不由得生出一种淡淡的嫉妒，就跟刚才他听到小坂说美那子曾亲口说她爱小坂的时候一样。

鱼津把小坂叫出来，把美那子拜托自己说的话都说了，但是虽然都说了，事情却并没有朝着美那子希望的方向发展。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吧。”

小坂忽然改变了语气：

“你年底的时间没问题吧？”

他说的是年底去穗高的事。

“没问题。”

鱼津调整了语气，说道。

“钱呢？”

“我这边总能想到办法。你呢？”

“我嘛，就寄希望于年底的奖金啦。”

奥又白东壁那冷峻的白色忽地又闪现在鱼津眼前。

“我的工作到二十七号基本能结束。二十八号早上就能出发。”

这一天，小坂第一次以他一贯的神情说道。鱼津喜欢小坂谈论登山时候的神情。平时小坂端正精干的脸，总是让人感觉阴郁，难以接近，但是只要一说到登山，他就会眉飞色舞，变得积极而开朗。

鱼津这几年接触到的都是这个开朗的小坂。今天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了小坂登山家之外的一面。鱼津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说道：

“我的工作要到二十八号晚上才能结束。二十九号下午以后出发没问题。”

“那我们就二十九号晚上连夜走吧。那样三十号就能到松本，然后坐车到泽渡，当天就能赶到坂卷。这么一来，三十一号我们就能到达德泽休息点了。”

“元旦在奥又扎营。”

“二号早晨就可以正式登山了。”

“可以。不过，也许我可以早一天出发。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元旦正式登山了。”

从去年年底的情况来看，要工作到二十八号才能结束。

不过，要在二十七号结束工作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既然要去登山，那就希望从元旦早上开始。

这时候，小坂打开一个小打火机的盖子，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香烟。鱼津突然发现小坂拿的这个打火机是红色的，明显是女人用的。

鱼津伸出手，默默地从小坂手中拿过打火机，啪嗒啪嗒打了两三下，说道：

“你还用这么可爱的打火机啊。”

结果小坂说：“这是别人给的。”

说着，就无声地笑了起来。再追问是谁给的就很失礼了，但是鱼津还是问了：“是她给你的吗？”

“是的。”

小坂说着拿回了打火机，很珍惜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

鱼津觉得眼前的小坂女里女气的，叫人生厌。每次自己打破长期以来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深入了解朋友时，就会这样。同时他又觉得八代美那子既然送了小坂打火机，还拜托自己来处理她跟小坂之间的问题，实在是有点拎不清。

“这周日我们就准备行李吧？”鱼津说道。

“好。”小坂回应道。

登山用的帐篷、食物、登山用具这些都需要事先寄给泽渡的熟人，并请他们搬到上高地。

“锻炼也可以开始了。”

鱼津说道。带着几分命令的口吻。

“好的。”小坂又答应道。接着鱼津带着几分还没说够的遗憾，说道：“那个红色的打火机最好就别带了。”说完，他站了起来，跟小坂告别。

[1]即奥穗高岳，日本第三高峰，是位于日本长野、岐阜县内的穗高岳的最高峰，海拔3190米。

[2]即涸泽岳，位于奥穗高岳的北部，为日本第8高峰，海拔3110米。

[3]位于日本群馬县北部，海拔1977米。

[4]日本长度单位。一町约109米。

[5]即奥穗高岳。

[6]即奥又白池，位于前穗高岳（穗高岳的山峰之一，海拔3090米）的东南部，是登山者的扎营地。

第二章

十二月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美那子在厨房和女佣春枝一起准备早餐。等到做完手头的事情，她想着两三天都没有打扫院子了，就走下走廊，准备打扫。这时，从二层的书房中传来了丈夫教之助拍手的声音。

美那子停下了走向草坪的脚步，仔细听了下，但是这时又听不到拍手声了。美那子觉得自己可能听错了。她对丈夫的拍手声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有的时候教之助都没有叫她，她就自己去二层了。美那子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声音。于是她又走了两三步。

接着又停下了脚步。因为这次她清楚地听到了拍手声。

美那子赶紧回到走廊，走到厨房旁边的过道上，大声地回了句“来啦”，好让二层的人也能听到。然后走进厨房，把冲泡好的茶水倒进一个大茶碗里。教之助喜欢喝茶，他在家的时候，美那子每天都必须往二层的书房送好几次茶。他喝的都是煮出来的浓茶。而且必须得是一般人觉得浓得无法入口的茶水。但是，现在美那子端上去的是冲泡的茶水。早餐之前喝煮出来的浓茶太刺激胃了，所以就喝冲泡的茶水。

不喝这种茶的时候，就喝昆布茶。

美那子把茶碗放在一个小盘上，沿着楼梯走了上去。他们家的楼梯比一般人家的楼梯更宽，足可容纳两个人并排上下。感觉就像是从小西别墅中拿来了宽阔的楼梯，安装到了日式房子里，总觉得有点不大匹配。

上了楼梯，往左走两步是丈夫书房的房门，往右是夫妻俩的卧室。再上两三级楼梯就能走上二楼了，但是美那子稍微停了一下，她低头看了看茶碗里面。茶碗里浮着一根粗粗的茶梗。

要去除这根茶梗，只需要打开楼梯尽头的玻璃窗，把茶碗里的茶水倒掉一部分就可以了，但是美那子还知道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她飞快地伸出右手的拇指和中指，从茶碗中的茶水表面拈起了茶梗。

美那子在白色的围裙上擦了擦被弄湿的手指，走上楼梯，走进了丈夫的书房。这个家里除了客厅，就只有丈夫的书房是西式的。

“请喝茶吧。”

美那子对着正站在窗边向下看着院子的丈夫说道。枯瘦的教之助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他慢慢转过头，温和地

说：“今天早上没落霜吗？”

“唔——我去看下吧。刚刚去了下院子，听到您在叫我就回来了。”

“倒也不用特意去看。”

教之助笑道。他随口说的话，美那子却当真了，这似乎令他感到很有趣，也对妻子的天真感到满意。

“茶放这里了哦。”

美那子将茶碗放到了房间中央的大书桌上。

“原本今天想喝番茄汁的。”

“哎呀，您今天不想喝茶啊。”

“茶也可以的。”

“那我还是去拿番茄汁吧。”

“不用了，喝茶就行。——马上就可以吃早餐了吧。”

“嗯。——不过大概还要再等十分钟。”

教之助端起了书桌上的茶碗，美那子想着今天就委屈丈夫喝茶了，准备离开书房。

“这茶怎么一股大葱味儿啊。”

美那子听了这话吃惊地回过头去。教之助把茶碗拿到鼻子旁，闻了闻味道，才放到嘴边。

“有味道？”

“嗯。”

“那我去换一下吧。”

“不用了，这就行。”

教之助喝了一口，说道：

“你手指上沾了大葱的味道吧。”

“也许吧。”

美那子含糊地说。她想说不可能的事，但是却说不出口。

她想会不会是书房的门没关紧，所以自己用手指头把茶梗拿出来的一幕正好让丈夫看到了。她总感觉这个可能性很大。

“你看到了？”

“什么？”

“没，没什么。”

美那子带着一副小孩子恶作剧时被抓包的表情笑着说道。教之助好像对美那子的行为毫不在意，他换了个话题：“难得今天是星期天，但我还是得出去。”说完，又啜了口茶。

“去公司吗？”

“嗯。”

这次美那子真的离开了书房。她一边下楼梯，一边想，丈夫肯定是看到了自己用手拿茶梗那一幕。

十点钟的时候，公司的车到了。平时都是九点钟来接的，今天因为是星期天，所以特意晚了一些。送丈夫离开之后，美那子站在厨房里做了些家事，但是总觉得心里不太爽快，感觉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这样过了大概一个小时，美那子拿着报纸来到走廊上，但是她并没有看报纸，而是呆呆地看着冬日里枯萎的草坪。

美那子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因为早餐前的一件小事才心里不爽快的。她知道自己用手把茶梗拿出来那一幕肯定是被丈夫看到了。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丈夫不会说自己手指上沾了大葱的味道。如果教之助真的看到了，对于有洁癖的他来说，就算是自己的妻子，用手从茶水中把茶梗拿出来这种事也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他虽然看到了，却没有明说。他隐晦地提了一下，但是表面上却还是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

美那子直到今天才发现丈夫有这样一面。她想，或许丈夫在其他事情上也是这样的吧。丈夫的这种态度是对自己这个年轻的妻子的怜恤吧。虽然妻子有很多缺点，但是就当看不到。丈夫或许是这么想的吧。但是，他对茶梗这种小事当然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如果——

想到这里，美那子屏住了呼吸。她也知道此刻自己的表情肯定特别僵硬。她无法断定教之助是否真的没有发现自己出轨小坂乙彦这件事。如果他明明知道了，却还是佯装不知的话！

美那子的眼前浮起了过去教之助在各种情况下说的话和他的表情。小坂写信给自己这件事，丈夫应该是知道的。有时候丈夫还会从邮箱里取出小坂写来的信，亲手拿给自己。

记得有一次小坂上门来的时候，教之助应该还说过“请慢慢聊。美那子平时也挺无聊的”这样的话。说完他就离开了，去了二楼的书房。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美那子试着一件件回忆这些事，从中揣测当时丈夫的态度和脸色。

美那子不知不觉间站了起来。等回过神来，她拍了拍手，叫来女佣春枝，吩咐道：“去给老爷打个电话。”

她总觉得不跟教之助说说话心里就很不安。美那子嫁入八代家已经五年了，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安过。一直以来美那子只是单纯地以为丈夫的眼神中满是对自己的深深怜爱，而现在她感到这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意味。

春枝打了电话，但是据说教之助不在座位上，所以过了大概十分钟之后，美那子又亲自给丈夫打了个电话。

美那子不清楚丈夫的公司东邦化工究竟是造什么东西的。只知道那是家生产尼龙的公司。

工厂有好几幢厂房，大概有近两千名员工在那里工作。

有的厂房总是弥漫着一种奇怪的臭气，有的厂房里数口大锅总是不停地沸腾着褐色黏稠的液体。当然这些都是美那子的想象。她实际上没有去过工厂，所以并不清楚，但是在她的想象中，丈夫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样的。

说到不清楚，还有更不清楚的事情。像今天这样，丈夫周日也上班的时候，美那子就不清楚丈夫究竟人在哪里。她给丈夫的秘书打电话，秘书会把电话转给丈夫，但是她完全不知道丈夫接电话时究竟身在何处。有时候，电话那边会传来男人的说话声，应该是工厂的某个角落，但有时候传来的是杯盘交错的声音，那应该是在某个俱乐部开会吧。

美那子问过丈夫好几次，但是教之助总是简单地回答“今天公司的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开会”“今天是原子能产业研究会议”或是“今天开关于同位素的会”。他们公司内部似乎成立了一个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教之助好像是主任。一听到原子能呀同位素之类的词，美那子就不懂了。教之助脸上也会露出令人难以理解的高深模样。

但是今天教之助在董事办公室。电话那边没有像平时那样传来秘书可爱的声音，而是很快传来了丈夫苍老低沉的声音。

“喂，什么事？”

美那子可以想象此刻丈夫肯定是一边拿着听筒，一边还在认真地看着办公桌上的文件。

“您先把眼睛从你的办公桌上挪开！”

美那子笑着说道。听筒那边传来“啊”“哦”这样模糊的回答之后，又听教之助说道：“找我什么事？”感觉他终于认真听自己的电话了。

“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

“您今天早上看到我用手指头拿茶梗了吧。”

沉默了一下，电话那边传来教之助肯定的声音：“嗯。”

“看到了您就直接说我好了嘛。——真讨厌，说什么有大葱味。我不喜欢您那样说！”

美那子说道。很罕见地口气很冲。结果，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有点吃惊，沉默了一会儿，美那子的耳边传来了低沉的笑声。

“这有什么，一点小事。反正又不是带着恶意去做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拿掉的是茶梗还是别的东西，但总归是想要把它们拿掉嘛。所以手指头才碰到了茶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嘛。”

“您真这么想的？”

“我没看到你这么做有什么恶意啊，也没什么值得责怪的。”

“我当然是没什么恶意啦。”

这是一场奇怪的对话。如果是第三人来听的话，会以为把手伸进茶碗的是教之助，而美那子是那个抱怨的人。

“你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您当时要是直接说出来就好了——”

“你就为了这个事给我打电话的？”

“嗯。”

结果教之助含着笑，一副这算什么的口吻说道：“好，那我知道啦。”

他好像接下来还要处理什么急事，紧接着就说道：“那我挂电话了。”

“没有别的事了？”

“什么事？”

“除了茶梗之外。”

美那子很想问这个问题。虽然她也知道，自己这么问了，对方也不会说“有的”，但是不问一下，她总觉得心里放不下。

“除了茶梗之外？你到底要说什么？”

教之助似乎真的不太明白美那子的意思。

“就是我做的事情当中，您不喜欢但没有说的事情。”

“你做的事情当中吗？”

“嗯。”

“应该没有吧。”

教之助似乎想了一下说道。

“真的没有吗？”

“没有。”

“那就好。”

“为什么忽然问这个问题呢？”

“我很在意啊。因为有茶梗的事情。”

挂了电话之后，美那子再次走到洒满阳光的走廊上。丈夫应该没有发现自己跟小坂乙彦的事情吧。虽然这么想，但是美那子心中的疙瘩并没有完全消除。

三点左右，春枝让美那子接电话。

“是一位姓鱼津的人来的电话。”

那时，美那子正在起居室把丈夫的冬装和厚外套从箱子里拿出来，挂在衣架上，晾到走廊上能够晒到太阳的地方。

一听说是鱼津打来的电话，她一时都没反应过来是谁。

“是女人吗？”

“不，是个男人。”

“是谁呢，我去接下电话。”

美那子朝电话机走去，走到一半，突然想起来鱼津是谁。大概一个月前，他曾经跟自己一起坐着出租车在田园调布站下车，并且还把自己送到了家。鱼津那敦实的身影，迥

异于小坂的高大，伴随着一种不安，浮现在美那子眼前。

美那子很后悔那天晚上轻率地把自己和小坂的事情告诉了初次见到的鱼津。那时候，自己太想把跟小坂的关系理清，所以一听说他是小坂的好朋友，就头脑一热什么都说了。

美那子拿起听筒，稍稍离开耳朵：

“您好，我是美那子。”

“是夫人吗？上次不好意思了。”

鱼津恭太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了美那子的耳朵。

“我才应该跟您说不好意思。——您那么累，还拜托您送我回来。”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今天想和小坂一起跟您见一面，不知道方不方便？”

对方突然说道。听了这话，美那子不由得颤抖了一下。

“您跟小坂两个人吗？”

“我觉得可能两个人一起会比较好。”

“可是，——不知道您要说什么？”

“我跟小坂见了两三次，也跟他聊了很多。小坂也说想要今天再见您最后一面，以后就不再来往了。”

“……”

“他目前总算下了这个决心。对于他来说，这是很难的决定。他希望能见您最后一次。我也会陪在一边，不会让他说出让您不快的话。”

“他真的下了这样的决心吗？”

“是的。”

“那我们就见一面吧。”

“现在就见面可以吗？我们可以去府上拜访，也可以在田园调布附近

找个地方。”

“你们来我家就可以。”

美那子说道。她总算放下心来，挂断了电话，但是，很快又有一种巨大的不安笼罩了她。她想起了小坂乙彦，那个男人说纯情也纯情，但是想法却经常异于常人。现在对美那子来说，他那端正的脸庞，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东西。

对于美那子来说，三年前的圣诞夜发生的事情，就像做梦似的，没法清晰地回想起来。明明自己做了不应该的事，也没有想过要推卸责任，但是那一夜发生的奇妙的事情，总让人觉得无需承担责任。美那子每次想起那晚的自己，总觉得那不是自己。

那天，教之助去关西出差了没在家，难得的圣诞夜，自己却不得不孤零零地一个人吃饭，美那子有点心烦。正在这个时候，小坂打了电话过来。

两人一起去了银座，在餐厅吃了饭。喝了点酒，脸有点红，但是还没有到醉的程度。走出餐厅，挤在过圣诞夜的人群中间，美那子不知不觉间像变了个人似的。在那之前，她对小坂从未有过特别的感觉，但是，就在那一刻，她忽然觉得有点离不开小坂了。

“我们再去喝点酒？”

美那子主动说道。这一点她至今记得很清楚。但是这句话成了后来发生的所有错误的根源。十点钟左右，美那子坐上车准备回家，但是她生平第一次喝了那么多杯洋酒，已经醉了。她感到头很晕。想下车找个地方先躺会儿。哪里都行。

车停在了离市中心很近的一家门脸干净的小旅馆前。在进入宾馆房间时，美那子拉住了想要回家的小坂乙彦。这一点，美那子也同样记得很清楚。

是谁先主动亲吻，是谁把谁带到床上的，这些已经说不清楚了。那时候，两人的灵魂和身体都不约而同地渴求着对方。

快接近十二点的时候，美那子带着屈辱、悔恨和罪恶感离开了旅馆。走到没有一点圣诞夜气息的马路上，美那子在那里跟小坂告别，独自一个人站在电线杆后面等出租车。身体和内心都一片冰冷。摸了摸衣服，一片潮湿。衣服之所以这么潮湿，是因为四周都是雾气。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对于美那子来说，小坂乙彦是这个世上最让她在意的年轻人。小坂的认真、小坂的纯真、小坂的一心一意，都让美那子感到害怕。是她自己点燃了小坂的恋爱之火。正因为如此，对于美那子来说，要处理自己犯下的错误才变得尤为艰难。

——玄关的门铃响的时候，美那子让春枝去玄关把客人领到客厅。她自己对着镜子，用粉扑轻轻拍了拍因为紧张而略显苍白的脸。

美那子走进客厅时，鱼津马上站了起来，小坂乙彦还是坐在沙发一边，高大的身子弯着，一直低着头。

“欢迎两位。”

美那子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僵硬。听到她的声音后，小坂抬起头，说道：

“一直以来给你添了很多麻烦。这次我是真的下了决心。

我今天之所以来见你，是因为不想再那样拖着，避而不见了。”

他的语气很冷静。

“对不起。”美那子说道。

“说对不起很奇怪。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要说对不起，我也应该说对不起。但是对不起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不要说了。

因为我们俩都很可怜。”

美那子沉默着。因为她觉得不管说什么，都不会让此时的小坂乙彦满意的。小坂又接着说道：“我还有一个请求。”

鱼津在一旁插嘴道：“别说奇怪的话。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说的吗？”

“别担心。”小坂对鱼津说道，“你对我的感觉，真的像你跟鱼津说的那样吗？也就是说——”

美那子依旧沉默着。不管对方怎么催促自己说，也无法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口。她张不开嘴说那一切都是错误。

她只能沉默。这个时候，沉默是她表达自己意见的唯一方式。

“你也曾爱过我的吧？哪怕只有一点点。我就只想问问这个。”

稍微停顿了一下，小坂又说道：

“是，还是不是？”面对小坂的追问，美那子猛地抬起了头：

“我这么说可能会让你不开心，我想说的是，那天晚上我是爱你的，但是其他时间——”

“你想说其他时间你没有爱过我吗？”

“嗯。”

美那子坚定地地点了点头。于是，小坂稍微换了个语气，说道：

“我明白了。这样的话，可见人心是多么靠不住啊。”

美那子觉得现在无论小坂说什么自己也只能听着。只能如此。那天晚上，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的确都在渴求小坂乙彦。那可以说是一种爱情。但是当她们站在夜半雾气弥漫的马路上时，这种爱情就消失了。

“这样的话，我可以说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了。人心就是这样的东西啊。——你明明自己亲口说过爱我的——”

小坂说道。

“不要再说了。”鱼津在一旁阻止道。但是小坂乙彦对此置若罔闻，还是继续说着，因为太过激动了，他的额头都显得有点苍白。

“因为你说了，我就完全相信了。完全没想到你只是一时激情。——但是，我还是无法完全相信你现在所说的话。”

曾经在你心里点燃过的爱情之火，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就完全消失了呢。——鱼津，你怎么看？”

“我吗？”鱼津说道，但是他没有直接回答，“不要再说了。这跟我们说好的不一样啊。昨天晚上跟你说了那么多，你不也认同的吗？”

结果，小坂似乎有点愤怒起来，说道：“你是来监视我

的吗！”接着又倾吐似的说道：“不过，我基本明白了。我知道你希望我们之间形同陌路。从你的角度来说，会这么希望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很理解你的想法。但是你说的关于爱不爱我的话，我不相信。你那么说，只是因为比起自己的爱情，你更在乎家庭和体面。”

说完，小坂乙彦站了起来，说道：“鱼津，我先回去了。”

“不，我也回去。”鱼津说道。

“我想自己一个人回去。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这种时候，小坂性格中任性的一面暴露无遗。

美那子还是沉默着。虽然一直不说话显得有些厚颜无耻，但是她怕自己贸然开口的话，会令好不容易快要了结的事情再次变得混乱起来。对此刻的美那子来说，那是她最害怕的。

“那，你先一个人回吧。”

鱼津说道。小坂朝美那子微微看了一眼，说了声：“再见。”说完就朝客厅的大门冲去，走出了房间。美那子把小坂送到玄关处。小坂穿上鞋子，准备离开时，美那子低头说道：“对不起。”小坂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又最终下定决心似的，推开玄关的大门走了。他的神情中充满了悲伤。

小坂离开之后，美那子在玄关处站了一会儿。

送完小坂，美那子又朝厨房走去，让春枝送茶到客厅。

平常春枝都会立马上茶的，但是今天没有，可能春枝也感到两位访客带来的不同寻常的气氛了吧。

回到客厅，美那子看到鱼津正站在窗边朝院子里看着。

“让您久等了。”她说道。

鱼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忽然说道：“我不太了解你们之间具体发生的事情。小坂的态度先不说，但是我觉得他刚刚说的话也有一定道理。——正如他说的，你撒谎了，不是吗？”

感觉他刚才看着院子就在思考这件事似的。

美那子还是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抬起了头，神情有点激动：

“那我就说了。”

她觉得这些话能跟鱼津说。一方面是因为鱼津跟小坂不一样，并不是当事人，但也并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还因为她觉得这位看起来有些倨傲的登山家或许能够理解自己所说的话。

“我之前也跟您说过我做的那些令人羞耻的事。我什么都没有隐瞒，因为我不想撒谎。在犯下大错的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是爱他的。只是那份爱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当我们分别的时候，这份爱已经变成了厌恶。而且这种厌恶一直持

续到了现在。”

虽然此刻美那子所说的话只是带着自己的感情清楚地重复了之前说的话，但还是令鱼津恭太感到震惊。鱼津一脸怀疑的表情说道：

“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吗？”

“我想有的。”

“是吗。”接着鱼津一脸严肃地说，“那可真是麻烦。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啊。”

听到鱼津突然这么问，美那子也有点手足无措。她微微红着脸说道：

“人们常说鬼迷心窍，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但是美那子自己心里明白那绝不是什么鬼迷心窍。那个时候，自己是真的很需要小坂。而且那时她也明白自己事后肯定会后悔，明白事后肯定会带来很多麻烦，知道对于一个有夫之妇来说，这种行为是要被诟病的。

醉酒削弱了她的自我控制力，但是在美那子的身体里，也确实存在着使她犯错的诱因。只是美那子现在无法相信自己身体里存在着这样一个无法控制的自己。

“明白了。”

鱼津的回答和之前小坂说的一样。而且，跟之前小坂说这句话时一样，这个回答带着一种无奈，好像明明没有完全接受，却也只能说理解了。

“不管怎样，小坂从此会收回他那些荒唐的想法了吧。

虽然现在他可能比较痛苦，但是我想时间会解决所有问题的。”

“真的非常感谢您为我做了那么多。”

“我们年底将会去攀登穗高东壁。为了小坂考虑，我也觉得现在这样会更好。”

说着，鱼津恭太站了起来。

“马上就上茶了。”美那子说道。

“不了，这就告辞了。小坂肯定没坐电车，自己一个人走路呢。他在走路，我却坐在这里喝茶，那他也太可怜了。”

“他会一直走路吗？”

“会一直走。可能要一直走回家吧。”

“走回家？！”

美那子吃惊地说道。

“走两三个小时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事。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经常在上走。最近他正在认真地练走路。”

美那子眼前浮现出小坂认真走路的样子，她心头闪过一丝痛楚。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山上？”

送鱼津走到玄关处，美那子问道。鱼津没有用鞋拔子，直接把脚伸进了鞋子里。

“计划二十八号左右从东京出发。”

“正月也待在山上吗？”

“元旦那天应该正好在登山。”

“那可真是辛苦。危险吗？”

“不能说完全没有危险，不过应该没事的。都是做惯的事。”

“等你们回来了，能不能给我寄张明信片？我很担心小坂。”

美那子说道。

“应该没事的。好几年都没人能登上东壁了，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登顶的话，看待世事的角度的也会有所不同吧。小坂之前一直登山，大概也是为了这一刻。”

说完，鱼津微微点了下头，走出了八代家。

美那子回到客厅时，春枝正好把红茶端上来。

“哎呀，客人已经走了啊。”

“我在这里喝。”

春枝把红茶茶碗放在了茶几上。美那子带着深深的空虚，用勺子搅动着茶碗中的红茶。春枝吃惊地看着美那子白皙娇小的手拿着勺子一直不停地、不停地搅动着。

★

因为工作外出的鱼津在傍晚时分回到了公司，看到桌上放着一封来自泽渡的上条信一的信。

上条是鱼津自学生时代就熟悉的登山向导。他年近六十，却依旧精

神豐铄，夏天经常给登山者做向导，或是帮他们搬运行李，就如同穗高的主人。这次鱼津和小坂也是把行李先寄给了这位上条，拜托他在积雪还不是很深的时候，帮忙把行李运到上高地，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够运到德泽休息点。那里比上高地更深入，距离上高地约八公里。他的来信正是关于此事的回复。

——您委托的行李包已经在十日前送到了德泽休息点，请放心。我已经放入休息点并上了锁，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这边每天都在细雪霏霏，但是积雪还没有那么深。

卡车还能够开到坂卷。穿过坂卷的隧道，积雪大约有一尺五寸厚。不过，等你们过来的时候，积雪大概会很深了吧。今年的雪肯定会很多。到时候估计公交车开不到泽渡，只能停在稻核吧。还请你们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请向小坂先生带好。

信上就写了这些内容。信是用淡淡的墨水写的，中间还夹杂着几个错别字。

鱼津很喜欢看上条信一的信。每次收到上条的信，都会

认真地看。他感觉信中洋溢着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朴素的情感，让他感到温暖。

每次去泽渡，鱼津都会顺便去拜访上条。在上条家昏暗的没有铺地板的房间内，吃两口咸菜，喝杯茶。他仿佛能够从这涂鸦般的文字中品尝到咸菜的冰冷以及一种其他地方的咸菜不具有的、独特的风味。

鱼津盯着“今年的雪肯定会很多”这句话，反复看了好多次。这一句话背后隐藏着上条对穗高无人能及的了解。既然上条说了今年雪会很多，那么肯定会很多吧。但，不管怎样，上条已经帮忙把行李都运到了德泽休息点，这使得鱼津稍稍放心了一些。这样就算是做好了准备，随时都可以出发。

接下来就只有钱的问题了。一想到钱的问题，鱼津不由得有些头疼。之前还想着靠年底的奖金，可是奖金到手才两天就没了。他并没有用这些钱去大吃大喝，也没有去买东西。因为是年底了，所以必须把以前借的钱还清，还完钱之后，手里就只剩下一千两百日元。鱼津自己都吃了一惊。

这么点钱连去穗高的车费都不够。

要筹到登山的费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预支工资。之前鱼津也预支过好几次，对此并没有什么犹豫，但是这次还想提前休假，所以总觉得有点张不开口。

按照往年的惯例，公司都是工作到二十八号，但是今年进入十二月

之后来了很多工作，所以就规定所有员工都要工作到二十九日。但是，鱼津无论如何都想在二十八号夜里出发。所以就必须提前一天放假。

又想预支下个月的工资，又想提前一天放假，怎么想都是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从昨天开始鱼津就想下定决心跟常盘大作开口，但一直都没找到机会。

鱼津把上条的信放进抽屉里，下定决心，站了起来，走到正在看文件的常盘大作的座位旁。

“经理。”

鱼津叫道。常盘大作抬起头来看着鱼津，似乎在问什么事。

“我想预支一下工资。”

听了这话，常盘的目光再次回到自己桌上的文件上，翻了一页之后，他摸了摸自己西装背心上的口袋，从中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印章盒，默默地放在桌子边上。

鱼津拿了印章盒，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在写着“预支工资”的单子上盖上了常盘的印章，然后再拿过去给常盘。

“谢谢！”

鱼津把印章放在常盘的办公桌上，按惯例把单子给常盘看了一眼，又拿回到自己手上。

“预支工资啊。”

“是的。”

常盘还是眼睛盯着文件，把自己的印章盒放回到背心口袋中。

“经理。”

鱼津又说道。

“想提前休假？”

常盘说道。鱼津感觉自己想说的话被他抢先说了。

“是的。”

“又去登山？”

“嗯，无论如何都想在二十八日晚上出发。”

听了这话，常盘的目光终于离开了文件。他把文件放进办公桌抽屉中，说道：

“就一天的事。如果工作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提前走。”

说完，他又说道：

“每到年底你都会来这么一出啊。”

常盘朝鱼津转过头来。这个时候，只能听他说了，于是鱼津点了根烟，做好了迎接常盘唠叨的准备。

常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两只手拉着裤子上的皮带，精神十足地看着鱼津，问道：

“听说冬天的山上很危险，是真的吗？”

“算是危险的吧。”

鱼津回答道。

“这次要去哪里？”

“穗高。”

“要攀岩吧？”

“是的。”

“一般攀岩者的年龄要求有几岁之前？”

“这个没有规定的。不过一般都是年轻人。主要是各个大学的登山协会的人吧。”

“那也是。像你这样毕业之后还坚持登山的人不多吧。

真令人佩服啊。”

鱼津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稍稍沉默了一下。

因为他不知道常盘大作说这话是什么目的。

“无论是谁，一生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通过肆意张扬生命，来感受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个时期大概是在十八九岁到二十七八岁之间吧。冒险其实就是想要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的极限。但是，过了二十八九岁，再去冒险就变得有点傻气了。因为这个时候，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人开始认识到，人其

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冒险的光环就此消失。青年也逐渐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成熟的人。”

“这么说，我还不算是独当一面的成熟的人啰？”

“你过了年几岁？”

“现在是三十二岁，等过了明年生日就三十三了。”

“唔。——你大概属于晚熟的吧。”

“可是，经理。”鱼津说道，“按你的话来说，我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停止成长了。不过，就算停止成长也没什么吧。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成熟的人。”

“那倒也是。也没有规定说人一定要成为为独当一面的人。没问题，你就这么停止吧。——不过，多少会给公司带来点麻烦。”

常盘大作不含恶意地笑了笑，接着说道：“我刚刚所说的，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冒险的光环就会消失，说的是因此人们不会再无谓地放弃生命。登山这件事情，如果不适可而止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丢了命。

你看，登山家们，最后不都在山上丢了命吗？难道不是吗？

因为他们总是让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地方。从概率上来说，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说完，他稍微停了一下，紧盯着鱼津的眼睛。

“不过，对您说的这些，我是这么想的。——登山，是与自然的斗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雪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天气突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岩石上滑下去。这些都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为此登山家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正如你刚才所说的，登山的人是不能够冒险的。我们登山也从不冒险。感觉天气稍微有点危险了，就会停止登山，感觉身体稍微有点累了，就算山顶在眼前了，也不会再继续攀登。”

“原来如此。”

“您刚才所说的觉得冒险很伟大的时期，是一名登山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等真正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登山家，就一点都不会觉得冒险这种事伟大，而是会认为那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

“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还挺了不起的。但是，应该很难做到吧。按你说的，登山就是选择将自己放入大自然当中，然后在那里与自己战斗。登山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我这么认为没错吧。山顶就在眼前。只要再稍作努力就能登顶。但身体已经感到疲惫了。这个时候，关键就看登山家是否有自制力了。如果有足够的自制力，那没有问题。但是，人这种生物，往往会在该自制的时候丧失自制力。自我其实是不大值得信任的。你把人与自然的斗争置换成了人与自己的斗争。这没问题。但是危险的概率并不会因此减少一分一毫。”

“那么经理你的意思是让我在差不多的时候就放弃登山啰？”

“我不是劝你放弃。就算我劝你放弃，你也不是会听劝的人啊。我只是说，登山这种活动，到了人生的某一个时期就应该停止去做了。如果你认为我所说的人们去登山是因为认为冒险是伟大的、是为了了解自己能力的极限这些话不对的话，那我收回，换句话说来说。——人到了某个时期，自我会变得不再可信。”

“不是这样的。”鱼津说道，“可以相信自己就去登山，觉得无法相信自己了，就放弃去登山。这么做太愚蠢了。登山不应该是这样的。”

随着鱼津的语气激烈起来，常盘大作的眼睛也开始变得熠熠生辉。

“慢，你等下。”

他做深呼吸似的挺了挺胸，接着说道：“那我就说了。

你说登山是一场与自己的战斗。山顶就在那里，可以看到了。但是山雾弥漫起来。感性在催促你继续前进，而理性却告诉你必须停下脚步。你会压抑感性，听从理性的命令对吗？”

“当然。所以才说登山是与自己的战斗啊。”

“太遗憾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赌一赌。如果没有碰碰运气，试试看这样的想法，那么就不会有登山的历史。”

“也有人有跟你一样的想法。之前有登山队第一次挑战攀登玛纳斯鲁峰时，没有登顶就撤退了，当时就受到了这样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不管是选择继续前进还是返回，首先必须要先尝试挑战一下。”

听鱼津这么说，常盘大作说道：

“我也赞同这种说法。要在世界登山史上留下一页，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精神。第一次攀登之前没有人登顶的山，可能多少总会有些生命危险。但是已经走到这里了，那就下定决心再继续往前走吧——”

“但是现代登山家们会更冷静。他们到最后也不会寄希望于侥幸。凭着理性和正确的判断获得的胜利，才具有胜利的价值。碰碰运气，试试

看，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登山的，即使凑巧成功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胜利、成功就是这样的。八分由理性决定，剩下的两分就靠赌运气了。”

“是吗？”

“是这样的。体育运动这种行为，其根本上是一种与理性无关的精神。人们称扎托比克是人类的火车头，他确实像火车头一样快。因为像火车头一样快，所以才能产生那样的记录。登山家也是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同于烧炭工，不同于樵夫呢。因为他们的武器是强健的体魄和不屈的意志。除此之外没什么重要的。”

“登山可不是简单的体育运动哦。”

“那是什么呢？”

“是体育运动再加上某些因素。”

“你说的这个某些因素是什么意思？”

“这个某些因素，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光明磊落的精神吧。正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谁都不会只看有没有登顶。”

“哦。”

常盘大作稍稍松了松系在脖子上的领带，然后像做体操似的把两条胳膊朝左右两边伸开，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寻找能够一下子置对方于死地的话。

此时，正好有访客来了，常盘大作的桌子上放了访客的名片。常盘拿起名片，稍微瞄了一眼，又马上看向鱼津：“太遗憾了，我们只好暂时休战了。”接着又说：“不管怎样，你去登山的时候自己多注意点。”

鱼津也感觉自己刚才有点兴奋。他经常跟常盘大作争论事情，但是因为刚刚说的是登山，所以才争论得格外地认真。他心想，这个常盘，明明是个门外汉，还说东道西的。

但奇怪的是，鱼津心里并没有感到不快。常盘的主张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站在登山家鱼津恭太的角度，他必须彻底地反驳常盘的这种主张。因为登山决不是靠赌运气。

鱼津结束与常盘的争论，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边，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耳边传来的是与刚才常盘高亢的声音不同的、微弱的女声。

“您好，请问是鱼津先生吗？我是八代。八代美那子。”

鱼津拿着听筒，坐在了办公桌上。鱼津很少坐在办公桌上，但是这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采取了这种态度。

“你好，我是鱼津。”

鱼津板着脸说道。美那子先是对鱼津上次为了小坂的事情特地拜访自己表示了感谢，接着，她又屏住了呼吸似的说道：“他又给我写信了。”

“写信？！是小坂写的？”

“是的。”

“那他真是太不应该了。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他写了什么？”

“唔……”美那子似乎觉得有点难以启齿似的说道：“该怎么说呢，他似乎很亢奋。说有话要跟我见面说，约我六点见，——还写了见面地点。”

“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就在刚才。是快递送来的。”

美那子似乎是收到快递送来的信，打开看了之后，就马上打了这个电话。

“他让你去哪里？”

“是西银座一个叫浜岸的地方。他在信上画了地图。”

“是浜岸啊？”

“您知道这个地方吗？”

“知道。是我们经常去的一个小饭馆。”

“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一定要去的话，我也能去。”

美那子言下之意是想让鱼津帮她决定究竟该不该去。鱼津对小坂乙彦有种怒其不争的感觉。一个大男人，做事却这么不干脆。

“你不用去了。我会去那里，跟小坂好好谈谈。”

鱼津说着，挂断了美那子的电话。即使没有这件事，鱼津原本也打算在今晚或什么时候跟小坂见个面，再最后商量一下登山的事。

五点半左右，鱼津走出公司，朝西银座方向走去，准备在浜岸跟小

坂乙彦见面。街上一片年末的热闹氛围，但是又不像之前圣诞节的时候那样拥挤得失去控制。鱼津很喜欢从圣诞节到新年前的这短短几天，十二月的大街仿佛刚刚从狂欢中醒来。

可能是因为鱼津每年都会在这一时期出发去登山，所以对岁末的东京有一种特别的感慨吧。去年是二十五号出发去登了北穗，前年和今年一样，是二十七号从东京出发，去登了前穗东壁。这五年来，鱼津没有在山下迎接过新年。

一走进滨岸，鱼津就看到了坐在正面最靠近厨房的位置上的小坂。他正跟厨房里的店主说着话。除了他之外，店里没有其他客人。

小坂看到鱼津走了进来，似乎很吃惊，回过头来招呼道：“喂！”

鱼津一边脱外套，一边问道：“喝酒呢？”

“没有。”小坂说道。鱼津一看，果然，小坂面前只有一个大茶碗。不知道小坂是不是看到鱼津来了，知道自己暴露了，接着说道：“我在等人。”

“是八代夫人吧？”

鱼津的话音刚落，小坂的眼睛就亮了起来。鱼津在小坂开口之前，抢先说道：

“我知道了。她打电话给我了。”

他觉得先把情况说了，才是朋友之义。

“她不会来了。她在电话里拒绝了。”小坂紧紧盯着鱼津的脸，似乎想着既然美那子不来了那就喝酒吧，开口叫道：

“大叔，上点酒。”

鱼津看到他侧脸的线条有点僵硬。他在小坂旁边坐了下来，以一种不知道算是责难还是体贴的口吻说道：“心情还没收拾好吗？”

小坂沉默着。

“虽然会很痛苦，但是事到如今，再把人约出来就不合适了啊。”

结果，小坂抬起头，就说了句：“我太差劲了。”然后就又沉默了。鱼津感觉眼前的小坂似乎又在任性了，他的语气中也带了几分冷淡，说道：

“你振作点。是个男人就放手。她可是别人的妻子。”

老板娘端着酒壶和下酒菜走了过来，问道：“听说你们二十八号出发？”问完这一句，又马上匆匆忙忙地回厨房了。

老板娘着急回厨房的样子让人感觉有点不自然，很快鱼津就知道了原因。小坂乙彦两手捂在脸上，轻轻咬着嘴唇，闭着眼睛，似乎在忍受内心的痛苦，有一两滴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真的是泪水。

鱼津从学生时代认识了小坂至今，已经快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小坂的眼泪。他一直以为小坂和眼泪是绝缘的。在他眼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小坂这个男人只会迎头反抗，绝不会让自己的内心被悲伤淹没。最近这段时间，鱼津已经连续两次听小坂说自己“太差劲了”。这话不像是小坂能说出来的，而且他一直觉得这话里面的感情有些太夸张了。虽然嘴里说着“太差劲了”，但是他之前并没有感到小坂的内心状态真的有那么“差劲”。

但是，小坂的眼泪却出乎了他的意料。他以前完全无法想象小坂会像个女人一样流泪。

“你在哭吗？”鱼津问道。

“不，我没有哭。眼泪只是自己流了出来。”

小坂含混不清地说道。然后毫不掩饰地把泪湿的脸转向鱼津：

“我并不是觉得悲伤。只是觉得痛苦。我真是太傻了。”

就像你说的，那是别人的妻子。我为什么要跟别人的妻子纠缠不清呢？世界上那么多女人。多得数都数不清。有的是更年轻、更漂亮的单身女人。——可是，我却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一个人身上。”

鱼津感觉小坂的话里已经赤裸裸地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在二十八号之前再忍耐一下吧。二十九号开始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踏上雪地。大年三十到又白池。元旦早晨开始攀登东壁，傍晚就能到A峭壁。女人什么的，都会被山风吹得无影无踪。”

鱼津说道。

“不，就算去了山上只怕也无济于事。”小坂低声说道，“老实说，我之前每次登山，感觉都像是在一次次确认自己对她的感情有多深。——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跟某个女人一起去登山？肯定有过吧。我想至少这么想过一次吧。事实上我们不能带女人一起去登山。不可能带她们去。都是做梦，是幻想。只是登山的人在这么幻想的时候，幻想中的女人跟这名登山者都不是一般关系。那个时候才能体现出对这个女人的爱情是何等纯粹。我一直都在想，不知道哪一年能跟八代美那子一起去登山。

在我的幻想中，每次出来的都是她。

你如果有了深爱的女人，也会想带她一起去登山吧。”

鱼津沉默了。至今为止，鱼津从没有在登山的时候想到过女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可以明确地说自己没有这种想法。

但是，鱼津在想别的事情。他在想如果要带女人一起去登山的话，能带八代美那子去就太好了。想到这里，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自己的朋友因为无法断绝对美那子的执念而身陷痛苦，自己却在想着可以带这个女人一起去登山，这是对朋友最大的不义。鱼津很讨厌这样的自己。

“在山上想到的女人，对于自己来说，应该是真正意义上唯一的女人吧。”

小坂说道。

“也许吧。”

“那你可以理解我的心情了吧。八代美那子当然是别人的妻子。这个女人跟我之间不会有结果。但是，对我来说，她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女人。是我想要带去让她也能够仰望白雪皑皑的大岩壁的女人。”

“你说的大岩壁是？”

“就是东壁。”

“那是不可能的。”

鱼津不由说道。

“所以我说这就是个梦嘛。是个梦。在梦里面可以允许这么想吧。在梦里的话，带她去也没问题吧。”

“但是你不是给她写了信，约她出来吗？”

鱼津又把话题带了回去。

“我想见她。想要最后再见她一次。”

说着，小坂突然改变了语气：

“不过，已经没事了。我的心情已经平复下来了。在跟你说话的过程中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我确实不应该再给她写信。也不应该约她来这

里。那会儿我肯定是脑子出问题了。”

小坂说道。

鱼津沉默着。在小坂说想让美那子也能仰望白雪皑皑的东壁时，鱼津在自己的脑海里让八代美那子站在了完全不同的地方。是森林地带。是夹在桧树、山毛榉、真桦、冷杉等树木当中的阴冷的林间小道。秋日的阳光从树荫中洒落，耳边不断传来梓川清亮的水声。穿着和服的八代美那子直直地站在那里，上半身微微向后转。

小坂想象着带美那子去爬冬天的山，正如他所说，这不过是个梦。但是对于鱼津来说这并不完全是梦，而是与现实有着某种联系。让美那子站在森林地带，这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鱼津感觉有点受不了自己的想象。

不管是对小坂，还是对美那子本人，鱼津认为自己的这种幻想都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

似乎是为了赶走这种想象，鱼津说道：“上条的信上说，今年雪会很多。好像从今晚开始就会下。”

“是吧，应该正在下吧，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小坂第一次用自己平常的声音静静地说道。兴奋褪去之后，小坂开始逐渐恢复了他登山家的样子。

第三章

鱼津和小坂按计划，在二十八号晚上二十二点四十五分坐上了从新宿出发的夜行列车。到达松本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五十七分。天还没有亮，两人下了列车，站在月台上，感觉非常冷。走上车站天桥的时候，鱼津问小坂：“你睡了吗？”

“睡了有五个小时。”

“那就没问题。我也睡了差不多的时间。”

除了这些，两人没有说别的话。天气太冷，睡眠不足，而且一到了松本站，登山时沉默的习惯又回到了两人身上。

等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两人坐上了前往岛山的电车，花四十分钟到达了岛山。在候车室等待前往泽渡的公交车时，天终于亮了起来。

鱼津和小坂从东京出发的时候上身都穿了敞领衬衫，外面套着毛衣，下面都穿的是滑雪裤。到达松本站之后，鱼津觉得冷，又在外套了件带风帽的厚夹克。小坂则换了件白色的高领毛衣。两人随身携带的行李都只有一个背囊和一副滑雪板。两人都只在背囊里放了必须要带的东西，尽量减轻背囊的重量。背囊里除了路上要吃的便当以及随身的衣物之外，还有热水壶、手电筒、登山专用的日记本、防寒帽、高山眼镜、手套、防护手套、袜子等东西。

帐篷、防雪帐篷（小型帐篷）、登山绳、登山三大件^[1]、登山绳梯、挂环等登山用具已经提前拜托上条运到了德泽休息点。这次把冰镐也一起放在事先寄过来的行李包当中了。

食物、便携式锅碗、奥德赛（煤油炉）等炊具也都在提前寄过来的行李包中。

看了上条的来信之后，两人都以为公交车只能开到稻核，但是在岛山打听了一下，据说还能开到泽渡。

“可以省出一天时间了。”

小坂说道。如果要从稻核走到泽渡的话，要花一天时间，那样的话，就必须在泽渡住一晚了。

“看来今天能够赶到上高地。”鱼津说道。

“是的。运气好起来的时候，真是万事都顺心啊。”

小坂说得好像已经成功了似的。

公交车载上零星几个乘客，朝泽渡开去。穿过岛岛车站附近的村庄时，天上开始飘起细细的雪花。

一路上公交车时常会遇到运送木材的卡车。过了二十分钟左右，车子开过了稻核桥，来到了梓川右岸。屋顶上放着石头的稻核村似乎在寒冷中瑟缩着，一片寂静。村庄中不见人影，只有稻核特产的萝卜菜和吊柿子挂在微微倾斜的房子的外墙上。

“听说山上下了大雪？”

司机和一个像是当地人的乘客说着话。

公交车到达终点站泽渡的村庄时，是十点。雪已经积了将近一尺厚了。两人下了车，赶紧跑到了车站旁边的商店西冈屋内。

两人把背囊和滑雪板寄存在商店内，正准备去稍远一点的上条信一家时，商店老板娘带来了上条的留言。

上条说他今天有事，必须要去趟稻核，所以不在家，请他们下山准备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去他家坐坐。接着老板娘还拿出了上条留下的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放在了木炭炉旁边的桌子上。这是鱼津在信上拜托上条做的年糕。

两人就在店里从背囊中拿出便当，吃了顿不知道该算早饭还是午饭的饭。这家商店既卖菜干、水果、点心，又卖些山货、杂货，货物杂乱地堆放在一起，在乡下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商店。但是店里的木炭炉旁边又放着简单的桌子和凳子，又有点像小饭馆。事实上，如果想要吃个乌冬面、荞麦面什么的，这里很快就能做出来。

而且，这还是一家旅馆。在没有铺地板的店面旁边，是一间大约六叠大的房间，里面还有被炉。这会儿有一个像当地人的老人正坐在被炉旁。冬天来登山的人当中谁都在这里住过一两次。鱼津跟上条信一认识之后，大多是住上条家，在此之前，也经常住这家西冈屋。

店里放了一些年货。右手边并排放着几箱干青鱼子和橘子，旁边又放了几束干海带和干鱿鱼。左边除了长筒靴、胶底袜、棉手套之外，还有三件红色毛线织的儿童毛衣。不久，村庄中的某个小女孩大概会穿着其中的一件来迎接新年吧。

一个五十多岁的村民穿着干活的衣服，肩上落着雪，走进了店里。他朝鱼津他们打招呼：“这天可真冷啊。”又跟坐在被炉边的老人说道：“住持，你这是准备休息了？”

“住持冷了也会缩成一团的呀。”老人说道。这个老人好像是附近某

个神社的住持。再一看，他前面的被炉上还放着一壶酒。

鱼津和小坂付了钱，打开商店的门，换上了滑雪板。雪依然在下。

“走吧。”

小坂率先朝雪中滑去。

——十一点从泽渡的西冈屋出发。到达坂卷是下午一点，到达中之汤是下午两点。到釜隧道之前，风雪很大，积雪很深。两点半到达釜隧道。花十五分钟穿过隧道。隧道中的冰柱比预想的少。出口还跟以前一样，被雪堵住了。从这里开始，雪停了，有淡淡的阳光。可以看到烧岳峰。上面有白烟直冲天空。三点四十五分到达大正池。从这里可以看到一部分穗高山峰。在大正池的小店呆到四点零五分。接下来是森林小路，略感疲劳。五点钟到达宾馆的值班室。穿过黑暗，看到值班室的灯光，真令人欣喜。晚上与值班室的T先生围着火炉畅谈。晚上十点入睡，房间在二层。

——三十日，早上八点从宾馆的值班室出发。雪深一尺左右。花三十分钟左右到达河童桥。梓川一直流到德本坡的岔道附近，但是水都已经冻上了。这一带和往年一样，因为是河滩，风很大，所以没什么积雪。河面宽度也跟以前一样。从河童桥到明神，费时一个小时。再花一个半小时，到达德泽休息点。十一点走进德泽休息点。

——德泽休息点的主人下山了，不过还有值守的K在。

休息了一下，吃了午饭，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先把一部分行李（帐篷和登山工具）先搬运到松高岩沟入口处，顺便去观察一下情况。预计单程要花三个小时，所以一点钟从德泽休息点出发。每人在背囊上背了一个行李箱。此外还带了少许行李。穿过林间小道，进入河滩。穿过新村桥桥底。从这一带开始，积雪变深，推着积雪，来到了北山脊脚下。到这里费时一个小时。进入奥又的本谷，雪一下子变深。沿着堆满雪的河底走了一个小时。两边已不见森林，视野开阔起来，可以看到整片神圣的北山脊。四周一片雪白，偶尔可以见到干枯的树木。不久到了右岸，穿过一片桦木林，来到松高岩沟的入口处。选了一个没有雪崩危险的地点把行李存放在这里。行李一个解开，一个没解开，就放在那里。插了面红旗作为标识。抽了根烟，马上踏上返途。晚上七点回到德泽休息点。

——三十一日，早上七点出发。沿着昨天在雪上走过的脚印前进。比起昨天轻松很多。十点，到达放置行李的松高岩沟入口处。在这里，脱下滑雪板，把行李分分类，整装待发。为了避免遇到雪崩，沿着松高岩沟左边的山脊，走中畠新道。陡坡。来到山脊处，穿上了冰爪。在这里吃了午饭，已是十二点。穿过山脊，是一片很陡的斜面，积雪深达胸口。抬头可以看到奥又白的全貌。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向左倾斜的山口（山坳）中的宝树。接下来又花了一个小时，三点到达奥又池畔。在宝

树底下搭了帐篷。开始下雪。到了晚上，又开始刮风。

鱼津放下笔，熄灭了插在威士忌空瓶子口上的蜡烛，在一片漆黑中说道：

“刮风了。”

双人帐篷的底部被风刮得呜呜作响。

“明天就会停吧。”

小坂回答道。两人一起在被大雪覆盖的奥又白的半山腰上，在一棵被称为宝树的巨大的桦树底下，度过了昭和三十年的最后一天。

现在两人搭帐篷的地点是奥又池附近唯一一个安全的地方。除了宝树底下，其他地方都有可能遇到雪崩。

两人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到达这个地方的。到了之后，马上就刨开雪，用脚踩平地面，搭起了高约一米二，长约一米八的双人帐篷。一部分行李放到了帐篷内，其他的就放在了外边。因为下雪，晚饭也是在帐篷里面做的。在锅里面放入雪，用煤油炉加热，有了开水之后，就用德泽休息点带来的饭团和猪肉做了汤饭。

下午五点，在雪山里面已是晚上。鱼津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蜡烛下写了日记。鱼津有个习惯，不管多累，都要把当天的行动简单地记在日记本上。

蜡烛熄灭之后，风声听起来更大了，像波涛似的轰鸣着。

“明天如果雪停了，就三点半起床，五点钟出发。——

真希望这风也能停下。”

小坂说道。

“应该没事吧。今天晚上都刮完的话。——睡吧。”

两人都沉默下来。

鱼津钻进睡袋，舒展了下身体，闭上了眼睛。风声依旧很大。鱼津什么都不想去想。如果要想的话，该想的事情太多了。明天就是元旦了。想起元旦，就想到家里正在不停地做准备迎接新年的妈妈，正在喝着跨年酒的爸爸。已经快一年没有见面的弟弟妹妹。还有公司的事情。租的房子。

但是，鱼津每次在冬天登山的时候，都会像这样努力不去想任何事情。因为自己来登山并不是为了到这里来想这些事情的。而是什么都不

去想，只是为了登山才来到这里的。

鱼津和小坂这次的计划是要征服前穗东壁。说是东壁，其实是由好几个岩壁组成的。A 峭壁、B 峭壁、C 峭壁这三大岩壁和侧面的北壁，统称为东壁。

攀登东壁也有好几条路线。这次两人选的是从北壁出发，经A峭壁，登上前穗山顶。目前还没有在冬季经这一路线成功登顶的记录。如果是从北壁登顶的话，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个登山队成功登顶，都花了大约十二个小时。两人计划用一天时间同时攀登北壁和A峭壁。

鱼津和小坂都相信自己能够在一天内登顶。之前在夏季的时候，他们为了勘察地形，已经攀登过好几次了，而且也详尽地研究了前穗东壁的相关记录。还拍了大量秋天初雪时候的照片。

如果说两人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的话，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从北壁登顶的登山队要花上十二小时之多。按照两人在夏季登山的经验，这完全是无法想象的。

鱼津醒了。他从睡袋里爬出来，点了根火柴看了一下，已经三点了。风已经停止了。朝帐篷外一看，天上星光闪烁。鱼津带着要把人冻僵的寒气，把头缩回帐篷内，摇了摇小坂的睡袋。

“赶紧起来！出星星了。”

“嗯。”

小坂答应了一声，也起身了。然后似乎是为了确认鱼津说的话，他也把头伸到了帐篷外。

“满天星斗啊。”

然后他缩回帐篷内，马上跪在煤油炉前点火。昨天锅里烧的水已经结成了厚厚的冰。鱼津把手伸到上面暖了暖，从背囊里取出了上条给的年糕。

“做烩年糕是我每年的任务。”鱼津说道。

“也不知道咱俩是什么缘分，我吃你做的烩年糕已经吃了五年啦。”

说着，小坂也开始准备屠苏酒。

有了煤油炉里的火，帐篷中开始变得暖和一点了。两人每人喝了一杯威士忌，又每人吃了三块徒有其名的烩年糕，两块巧克力。两人在昭和三十年的第一顿饭从凌晨四点半开始，五点钟结束。

该做出发准备了。——热水瓶里装上红茶，背囊里装上咸饼干、奶

酪、巧克力、葡萄干、羊羹等食物。检查了一下登山绳、钢锥、铁锁、登山锤、登山绳梯、防雪帐篷，把它们也都塞进了背囊内。

穿上带风帽的厚夹克，套上滑雪裤。脚上穿的是雪鞋，又套上了冰爪。手上戴的是毛线手套，外面又套了副防护手套。

五点半，两人背上背囊，拿着冰镐，走出了帐篷。四周还是一片漆黑。

两人往下走到奥又本谷之后，横穿山谷，进入了 B 泽。

B 泽是个陡坡，幸运的是积雪并没有太软。但即使如此，每走一步，积雪还是会没到膝盖。

“已经用了一个小时了。”小坂在后面说道。

“再有一个小时应该就能到了。”

鱼津回答道。两人的目标地点是北壁的起始处。想要在七点半之前到达那里。

登上 B 泽，正好是七点。新年第一天的太阳从背后升起，四周一下子变得明亮温暖起来。两边的岩石裸露着，除此之外就是白茫茫一片，连树木都不见一棵。

B 泽的尽头耸立着高达一百五十米的岩壁。沿着白雪皑皑的斜坡爬到岩壁底部，如预计的那般，正好是七点半。

两人把斜坡上覆盖的积雪耙到一起，踩平，把背囊放在上面。接着两人带着一种做大事情之前的奇妙的平静，抽了根烟。白雪覆盖下的岩壁，正在前面向自己发出挑战。鱼津这么想着，抬头看着自己即将要开始攀登的这座高达一百五十米的大岩壁。雪又开始窸窸窣窣地下了起来。

——八点整，从热水瓶中倒了杯茶喝，然后系上登山绳。登山绳长三十米。这是第一次使用尼龙登山绳。鱼津领攀。从岩壁底部开始攀登。因为斜坡很陡，又有积雪，所以每次一扒雪，身体也会往下滑。用力把冰镐插入雪中，并使劲借力往上爬。很艰难才爬上第一个积雪覆盖的岩棱。接着使劲伸长绳距，抓到了岩石。从这里开始攀登，不久就到了一个岩石裂口（烟囱状的裂口）。因为上方的岩石呈覆盖状，所以就把钢锥插在岩石中，挂上铁锁，踩着绳梯爬了上去。——之后是岩石和积雪交杂的地带。

——然后是白雪覆盖的岩棱。

——接下来是最后一块裸露的岩石。非常陡峭。我知道从这里往上

有左右两条路线。右边的路线轻松点，但是费时间。所以就决定直接往上爬。以两个绳距通过。但是，光在这里就花了一个半小时。

——下午三点，终于登完北壁，来到了第二平台（阶地）。爬到这里，总共花了七个小时。在这里吃了午饭。

——下午三点半，开始攀登 A 峭壁。从这个时候开始，太阳躲进了云层，开始刮风，似乎要下暴风雪了。攀登起来很艰难。

——下午五点半，四周已是一片漆黑，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攀爬。在 A 峭壁上半部分找地方露营。在这里发现能够露营的地方真是老天保佑。鱼津为了能够站稳（自我保护），用冰镐把岩石凹处的积雪刨了出来，结果发现了岩石和岩石之间有一个很宽的缝隙，足够两人并排坐下。将系索栓（保护支点）打入岩壁，用登山绳将两人绑在一起。把防雪帐篷盖在头上。

——暴风雪从面前刮过来。想要取暖，但是蜡烛芯被雪打到了，怎么也点不着。很后悔没有带打火机。非常疲劳。

鱼津在一片黑暗中用钢笔在日记本上写着。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写的字究竟能不能看得清楚。

之后，鱼津好几次迷迷糊糊睡去，又好几次醒了过来。

每次醒过来，最先想到的是现在自己正在 A 峭壁的上半部分。估计再往上爬三十米，就能爬完这座峭壁了。峰顶就在眼前了。可不能在这里屈服于寒冷，再有一点点时间就可以达成目标了。

“真是倒霉啊。”

小坂说道。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是鱼津感到他是在苦笑。

“睡着了吗？”鱼津问道。

“没有，完全没睡着。——等雪停了我们就开始往上爬吧。接下来我来领攀吧。”

小坂说道。鱼津感觉现在小坂比自己更有精力些，想着接下来由他领攀也好。

“不管怎样，注意不要被冻伤了。”

鱼津说道。但是小坂没有回应。他睡着了。鱼津把防雪帐篷上的雪掸了掸，小坂依旧睡着。

不知不觉鱼津也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这次他仿佛听到小坂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乎在跟自己说什么。

“没事吧？——喂，你没事吧？”

鱼津感觉小坂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大，就睁开了眼。

“我没事。”鱼津回答道。

“不要睡了，还是不要睡的好。”

小坂说道。小坂紧贴着鱼津右侧的身体在猛烈地颤抖。

他有点不正常似的不停地哆嗦着。

“再抖就要掉下去了哦。这里可不是在榻榻米上。”

鱼津努力打起精神，开玩笑似的说道。

“是你在抖。是你的身体在抖，我是被你带着才抖的。”

小坂毫不示弱地说道。分不清是谁带着谁在抖，总之两个人都抖得厉害。

风稍微小了一点，但是雪还是在不停地下。已经被冻住的防雪帐篷因为积了雪，变得沉重起来。

“几点了？”

“大概四点吧。”

小坂点了根火柴。一瞬间防雪帐篷内就变得明亮起来了。

“四点了。”

“那我们还要再忍耐三个小时。等到了七点就可以从这里出去了
吧。”

接着，两人在嘴里含上不知道第几口威士忌，又摸索着从背囊中拿出饼干和奶酪塞进嘴里。从这个时候开始，寒冷变得越发猛烈。拂晓的寒冷袭来，仿佛要把两人冻住一般。

鱼津双手抱胸，尽可能地让自己缩成一团，睁大了眼睛，按小坂说的尽量不睡着。雪还没有渗到手套和衣服里面。疲劳程度也不能说特别深。食物也很充足。除了自己两人现在正蜷缩在三千米高的岩壁缝隙中这一点，别的情况都不算糟。鱼津这么想着。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感到防雪帐篷外的空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两人只要稍有松懈，死神就会把他们抓走。

“小坂，你在想什么？”鱼津问道。

“在想怎么天还不亮呢。只要天一亮，就可以开始继续攀登了。”

“就算有暴风雪也要继续攀登吗？”

“风雪应该不会那么大的吧。”

似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话，小坂稍稍掀开了防雪帐篷的底部。瞬间，从下方刮来了雪片和似乎要把人冻住的寒风。

“没问题的。到了早上就会停止的。”

小坂半是安慰自己，半是安慰鱼津似的说道。

到了六点半，天亮了起来。暴风雪依旧很大，视野很差。两人在等着暴风雪稍稍变小。准备等暴风雪稍稍变小了继续攀登。不能够继续停留在这里。他们也没有想过往下走。因为再攀登三十米就能登顶了，而且他们觉得到了这里，接下来应该会比较容易攀登。

到了七点半，雪还是没有停，但是稍稍变小了一点，两人想着要想继续攀登的话就这在这个时候了。

“走吗？”小坂问道。

“好。”

鱼津回答道。在积雪覆盖的岩石缝隙中蜷缩了一个晚上的两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眼前的状况。他们觉得再差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差了。再往上爬三十米，这片岩壁应该就到顶了。不管多慢，再跟风雪和岩石搏斗三个小时，应该就能站上穗高峰顶了吧。接下来就只要往下走到A泽，回到昨天早上一直搭在宝树下没收的帐篷就可以了。这些比起之前攀登的困难程度，简直就跟玩似的。

当然，回去的路上也有可能遇上雪崩，有可能会因为暴风雪寸步难行，但是对于昨晚在恶劣的环境下过了一晚的两人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雪崩只要谨慎一点，是可以躲过去的。如果遇上暴风雪，只要挖个雪洞钻到里面就可以了。比起昨天晚上的露营，能躲进雪洞里，简直就像是住琼楼玉宇啊。

两人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把防雪帐篷折叠好，在雪中做好了攀登准备。

“终于到最后一个绳距了。”

检查完登山绳之后，小坂被雪帽完全包裹住的脸上，只有眼睛露出了笑意，仿佛在说“那就出发吧”。今天早晨由小坂领攀。鱼津做好攀登准备之后，感觉已经完全恢复精神了，不用小坂领攀也没事。

小坂高大的身体微微前倾着，每走一步都要确认脚下是否能踩稳，开始攀登被大雪覆盖的岩壁斜坡。

花了一个半小时，向上爬了二十米。再爬十米就可以到达终点了吧。

小坂停了下来。等鱼津走到他站着的地方时，浑身是雪像个雪人似的小坂说道：“抽根烟吧？”说着他拿出了香烟盒，从中抽了一根叼在嘴上，又递给了鱼津。鱼津也抽了一根。两人各自用自己的火柴点了烟。

从下面刮上来的风不时地卷起雪烟朝两人袭来，但是跟之前相比，雪已经小了很多。这么下去，雪应该很快就能停止了吧。

“这次最失算的就是没有带打火机。”鱼津说道。

“我都已经放进背囊了，又把它拿了出来。”小坂说道。

鱼津想了起来。小坂之前拿在手里的红色女式打火机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小坂没有再说打火机的事，他把抽剩下的香烟扔在地上，说了声“走啦”，深深看了眼鱼津，又马上背过身去。鱼津把冰镐插在岩石和岩石中间站着。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处难攀爬的地方了。积雪覆盖下的岩石像屏风一样耸立在面前。在相隔八九米的前方，小坂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可以搭脚的地方。

由于下雪引起的雪烟，有两次鱼津都看不清楚小坂在哪里。等到雪烟散去，小坂紧贴在岩壁上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眼前。小坂开始慢慢地朝上爬。但是过了好久，鱼津才看到了小坂打出的手势“好了，过来吧”，于是他把冰镐从岩石中抽了出来，开始朝有点坡度的岩角爬去。

白雪覆盖的岩壁上夹杂着没有被白雪覆盖的完全裸露的灰褐色岩石。鱼津像小坂一样，一步一步确认着可以搭脚的地方，往上爬着。

终于，鱼津来到了比小坂站的地方大约低一米的地方。

但是小坂很快又开始往上攀登了。

两人完全没有心情说话。艰难而危险的处境令两人都顾不上说话了。

鱼津把冰镐插在岩石间，看了看好友的样子。风从斜坡的左侧刮来，不停出现的雪烟弥漫在身下。雪花带着一种不吉的声音落在鱼津脚下。

这时候，小坂已经开始攀爬距离鱼津斜上方五米左右的岩壁，他正把登山绳绑在上面突出来的岩石上。不可思议的是，此时小坂乙彦的身

影对于鱼津来说，就像一张画一样，清楚地映入了他的眼帘。小坂周围的空间虽然很小，但是就像是被擦洗得干干净净的玻璃窗似的，他仿佛在透过玻璃窗看小坂，岩石、雪花、小坂的身体，似乎都微微带着一种冰冷的光泽。

意外就发生在这时。鱼津看到小坂的身体突然哧溜哧溜地从岩石的斜坡往下滑。下一秒，鱼津耳边传来了小坂发出的短促而激烈的叫声。

鱼津看到小坂这个样子，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冰镐。此时，小坂的身体似乎被某种巨大的力量从岩壁的垂直面上推开了。他像个物体一般，直直地落入了雪烟中。

鱼津紧紧地抓住了冰镐。等他回过神来，已经再也看不到小坂乙彦的身体了，鱼津此时才意识到这个意外的意思。

小坂掉下去了。

鱼津拼命地、用尽全身力气，拖长声音大喊“小——

坂——”。接着，他又大喊了一声，然后放弃了。因为他意识到再怎么大声叫小坂乙彦的名字也都无济于事了。

鱼津朝脚下望去。风依然席卷着岩壁上的积雪向上刮来，令眼前一片模糊。就算没有雪烟弥漫，之前插冰镐的地方往下，岩石被深深地风蚀成了大坑，也不可能看清底下的情况。之前两人就是特意避开了那片绝壁，从旁边爬上来的。

鱼津紧紧抓住登山绳。登山绳带着自身的重量，沿着裸露的岩石，被他从高处拉到了手边。他觉得很不可思议，自己完全没有感受到有外力的撞击，但事实上此刻他没有精力去想这个原因。登山绳在小坂滑下来整个身体都挂上面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断了。

把全部登山绳拉到手边，看到那个像是被磨断的断裂处时，鱼津的内心再次感受到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惧。

小坂乙彦掉下去了。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掉到了哪里，但应该就在A峭壁上半部分到溪谷深处这些地方吧。

“小——坂——”

鱼津又开始疯狂地叫起好友的名字。伴随着自己的呼喊声，成倍的恐惧朝他袭来。

鱼津觉得不管怎样自己都必须往回走了。他现在祈祷的是，小坂乙彦的身体会掉在第二平台的某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小坂掉落下来之后不会停在第二平台上，而是会沿着积雪覆盖的陡坡，掉到一个不知深处

的地方。但是，或许会有某种偶然的力量，让小坂的身体停留在第二平台上厚厚的积雪中呢。

但是，即使能够如此侥幸，从自己现在所在的地方到第二平台的垂直距离也有将近百米，绝望再次涌上鱼津的心头。

鱼津问自己现在该做些什么呢。他想着自己接下来应该做的事。仅仅一分钟之后，鱼津就明白自己只能往回走。必须要向下回到第二平台。

但是，向下走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他只有一个人了。他必须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从A峭壁上下来。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呆立着的鱼津身上。鱼津弯下身子。开始朝着小坂可能掉落的第二平台降落。

雪花横拍在鱼津脸上。

降落到第二平台之前，鱼津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他拼尽全力往下走，心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快到达第二平台。

其间，雪一会儿停，一会儿下，有时被岩壁上掉落的积雪砸得满身都是，有时又被横刮过来的暴风雪逼得只能蹲下，但是鱼津什么都没空去想，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需要极度小心的悬垂下降上。把钢锥插入裸露的岩石，挂上挂环，把断了一截的登山绳穿到挂环里，然后拉着登山绳往下降。降到登山绳的末端，再把登山绳抽出来，这样不停地重复。把钢锥钉入岩石，挂上挂环，把登山绳穿进挂环，然后拉着登山绳下降。

鱼津已经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

当下降到 A 峭壁底部，来到第二平台上白雪皑皑的斜坡时，鱼津整个人都已经摇摇晃晃了。到这里再往下就没有岩壁了，眼前是长约四十米的积雪覆盖的陡峭斜坡。

鱼津一降落在第二平台就开始大声呼喊好友的名字：“小——坂——”他连续叫了两三次。雪地上，昨天鱼津和小坂踩过的脚印又被白雪覆盖了，已经毫无踪迹。到处都没有看到小坂乙彦的身影，连他在这里滑下去的痕迹都没有。

地面就像一块美丽又平整的雪做的板子。

鱼津怀着微弱的期待，一边把冰镐插入雪中，一边四处查看。

过了一会儿，鱼津感觉精疲力尽，终于停下了悲伤的脚步，呆呆地站在了那里。接着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站着的地方正是昨天下午三点和小坂两人一起站着吃午饭的地方，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在这里坐下来不再动了的想法。

“小坂——”他低声呼喊，朝四周张望着。小坂乙彦竟然不在自己身边。他简直无法相信小坂已经不在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站在这里。

鱼津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从上面下来花了两个小时。

鱼津在脑海里把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过了一遍。接下来要横穿V字形雪谷，翻过松高第二山脊。然后进入到A泽，经过歇脚点，返回到搭在奥又白的帐篷。这些路程一般情况下两个小时就够了，但是现在自己身体极度疲惫，可能需要花费双倍的时间。但即使如此，四点或四点半左右就能回到帐篷吧。然后必须马上回到德泽。从帐篷回到德泽也必须花上五六个小时。

既然在第二平台上没能发现小坂，那么现在鱼津能够做的，就是尽快赶回德泽，组织救援队来救援。

鱼津爬行似的挪动着身体。他感到精疲力尽，没有在第二平台发现小坂的身影这一点，更是夺走了他最后的力气。

从第二平台到V字状雪谷的下降点是个陡峭的斜坡。鱼津把冰镐深深扎入到没及腰部的积雪中，抓着冰镐，一步步往下走。他自己也明白，此刻自己挪动得非常缓慢。

登山绳为什么会断掉呢？登山绳确实是在毫无外力撞击的情况下就断掉了。小坂滑下来，身体离开岩壁的时候，自己正紧紧抓着冰镐。但是那个时候自己确实没有感受到外力的撞击。登山绳并没有承受小坂身体的重量。

为什么会没有感受到外力撞击呢。没有外力撞击，也就意味着在小坂的身体挂在登山绳上的那一瞬间，登山绳就断掉了。怎么会出现登山绳断掉这样的事情呢？

鱼津不停地、不停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慢慢挪动着身体。当他偶尔不再想关于登山绳的事情时，眼前就会浮现出现在不知道躺在哪里的小坂的身影。鱼津眼前浮现的小坂，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脸朝上躺在雪地中。掉落下来之后脸朝上躺着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脸朝下趴在雪地里可能性更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鱼津眼前浮现的只有小坂脸朝着天空，直直躺在雪地里样子。

鱼津想象着小坂的样子，坚信小坂肯定还活着。他无法将小坂和死亡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小坂，你等等我、等等我！小坂，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鱼津想插翅飞回德泽休息点。事实上，比起回到德泽休息点，他更想自己去小坂可能掉落的地方找找看，但是就目前的天气情况和自己的身体情况，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小坂仰面朝上躺着的模样一从眼前消失，登山绳的问题又马上回到了鱼津的脑海里。登山绳为什么会断掉？

其间，雪时而停止，时而又变成暴风雪，但是鱼津对这些自然变化已经变得非常迟钝了。不管雪是停止了，还是变成暴风雪了，他对此都变得毫不在意。登山绳的问题和小坂仰面朝上躺在雪地里的样子交替着，占据了鱼津所有的思考。

到达宝树底下时，鱼津必须要用尽全力才能挪动脚步。

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在雪光的映照中，可以看到帐篷顶上积了厚厚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四周已经一片漆黑了。

鱼津走进帐篷，在背囊里装了些食物，坐都没有坐一下，就又往外走了。他想要尽快回到德泽休息点。走出帐篷的时候，被遗忘已久的、雪夜高山上死一般的寂静再次朝鱼津席卷而来。

*

美那子收拾完早餐桌，从咖啡过滤器中把咖啡倒入小小的葡萄色咖啡杯，给正坐在走廊藤椅上看报纸的教之助送过去。

教之助很喜欢喝咖啡。每天早上早饭后必须要喝两杯浓咖啡。喝完一杯之后，他肯定会再拍拍手，要第二杯。只是在家里喝还好，但是他在公司里也是这样，不管是开会，还是接待客人，会成杯成杯地把这种刺激性的褐色液体倒进胃里。

美那子从以前开始就想要减少教之助喝咖啡的量。喝浓茶这一点她已经无计可施了，但是喝咖啡这一点她还是想努力让丈夫做些改变。最近两三年来，教之助的身体明显衰弱了。别的方面倒也没有特别不好的，就是饭量明显减少了。

早饭只吃一个流黄的鸡蛋、半片面包、小半杯番茄汁以及一点点生的蔬菜。每天早上，他吃的早饭就像过家家一样，这让美那子心里很不好受。

虽然如此，咖啡他还是照喝不误。美那子一直在想，教之助食欲减退是不是因为喝了太多的咖啡。所以她想吧早上的咖啡减到一杯，但是总是很难实行。

年末的时候，美那子买了一种很小的咖啡杯。就是西餐餐后喝咖啡用的那种小杯子。这样就算喝两杯，也只是以前一杯的量。新年里，美

那子一直想用这种杯子，但是正月里杂事太多，到今天五号了，才第一次用。

美那子在托盘里放上两杯咖啡，一杯给自己一杯给丈夫，拿到了走廊上。早晨淡淡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教之助身上，他愣愣地靠在藤椅上。

美那子把托盘放在桌子上，自己也坐在了丈夫对面。

教之助拿起咖啡杯，盯着看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确认杯子的形状和颜色。

“漂亮吧，这个杯子？”

深紫色的陶器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美丽。

“怎么这么小啊？”

“用这个杯子的话，可以给你喝两杯哦。”

美那子以为丈夫拿着咖啡杯会送到嘴边，但是教之助并没有这么做。他放下杯子，拿起同样是今天第一次用的银勺子，还是像检查似的，翻过来看了看。过了一会儿，教之助突然开口道：

“你跟那个叫小坂的人，是什么关系？”

美那子抬起头，看着丈夫。她不明白丈夫突然提起小坂的目的。

教之助没有抬头，摆弄了一会儿手里的银勺子，把勺子放回盘子，才抬起头看着美那子说道：“挺漂亮的。”

“你问是什么关系——？”

美那子说道。到底她心中有鬼，感到有些不安。

“单纯是朋友，还是多少有点——”

“当然只是朋友了。”

“不，朋友当然是朋友了。不过是不是也有点喜欢，或是别的感情呢——”教之助含混地说道，接着又加了句：“我说的是在感情上。”

美那子担心自己的脸色会不会变得煞白。

她有点猜不透丈夫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他说这些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她能够想到的是小坂寄来的信被丈夫看到了。这是很有可能的。

美那子用勺子不停地在小小的咖啡杯里搅拌着。勺子显得有点太大了。搅拌的力度稍微大一点，咖啡就有可能从杯子中溢出来。

美那子没有回答丈夫的问题，为了让心里平静下来，她端起咖啡杯喝了口咖啡。把咖啡杯放回到盘子上时，美那子心想还是把自己对小坂的想法跟丈夫说清楚比较好。

美那子抬起头朝丈夫看去。这次教之助正在用勺子搅拌咖啡。

“老实说，我觉得小坂这个人会令我感到困扰。人当然是个好人，可是行事太过鲁莽。说纯粹当然是个很纯粹的人。——所以，我已经跟他说了希望不要再来往。”

“哦。你说他行事鲁莽？！你的意思是他跟你说过他喜欢你？”

“嗯——算说过吧。”

“那你呢？”

“真讨厌。我怎么会——”

“不，我想问问你的想法。那个年轻人的情况，我大致也能猜到。”

“我的想法？！我能有什么想法。您是在怀疑我吗？”

“我没有怀疑你。”

“那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那，我就明明白白说清楚好了。我不喜欢他。很讨厌他。所以，不想跟他交往。”

“明白了。我只需听到这些就可以了。”

“为什么？”

“不，没什么。”教之助打断了已经面露怒容的美那子的话，接着说道，“再给我来杯咖啡吧。然后去客厅帮我拿下今天的早报。——你对小坂没有特殊的感情，那就没问题了。你看看今天的报纸吧。”

美那子听丈夫说看看今天的报纸吧，心中忽然涌起一股不安。她猜想可能是报纸上写了什么关于小坂的事情，但是她猜不到究竟是什么事。

“有什么新闻吗？”

“唔，你自己看吧。”

美那子拿着空咖啡杯站起来准备去给教之助倒第二杯咖啡。但是她

没有马上去倒咖啡，而是先走到客厅，拿起了报纸。

她翻开社会版面，浏览了一下主要新闻的标题。当看到“穗高首次登山事故”几个字时，心说就是这个了。美那子想起了鱼津和小坂说过年底要去前穗的事。

——鱼津恭太先生和小坂乙彦先生作为青年登山家有一定名气。为了攀登前穗东壁，从上个月三十号两人开始从上高地出发前往奥又白，但是一月二日，小坂先生在A峭壁由于登山绳断裂从岩壁上坠落了。回到德泽休息点的鱼津先生带回了这个消息。当时在德泽休息点的M大学登山队的六名队员马上出发前往救援。当地积雪很深，搜索极为困难，大家都觉得救援小坂先生没有什么希望。

美那子读完之后，不由得想要大叫起来，好不容易才生生忍住。她眼前浮现出倒在岩石间的小坂的身影。小坂的脸朝着天空。他抬起精干的脸庞，正在努力从岩石中爬出来。

美那子不知道冬天的高山是怎样的，也不知道登山是怎么登的，所以她一听说小坂出事，眼前浮现出的就是这样的想象。

美那子走到厨房，想从咖啡过滤器中给丈夫倒第二杯咖啡，但是手一直颤抖着，总也倒不进去。

回到走廊上，她听到教之助说：“冬天的高山还真是危险啊。”

为了不再继续这个话题，美那子说道：“都是一样的杯子。这个小杯子也挺好的。”

美那子说着关于咖啡杯的话，但是她快忍受不住了，很想赶紧离开丈夫，自己一个人独处一下。两分钟前，她说不喜欢小坂乙彦，很讨厌他，这绝不是撒谎。但即使如此，一听到他出事了，美那子还是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她对小坂一直很冷淡，但现在一听到他出了事，美那子心中既有自责，又为小坂感到悲伤。

“你脸色很难看啊。”

教之助说道。但事实上，不用教之助说，美那子自己就知道。一种像贫血前兆的、奇特的令人晕眩的疼痛朝她袭来。

美那子觉得今天丈夫比平时要磨蹭很多。平时，教之助总是一喝完咖啡就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一刻都不肯多坐，但是今天却慢慢吞吞，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有没有泡芙之类的甜点？”

“正好吃完了。本来还有羊羹的，但是昨天晚上被我吃了。”

“水果呢？”

“有苹果。”

“那给我拿个苹果吧。”

美那子心想，明明平时老说苹果太冷，吃了会牙疼的，偏偏今天就要吃。

不过，正因为要给教之助拿苹果，美那子得以从丈夫身边离开。她吩咐女佣把苹果擦成果泥给丈夫送过去，自己则拿了跟刚才看的报纸不同的另两份报纸，站在厨房看了起来。

在这两种报纸上，登山事故也是刊登在社会版，刊登的位置相似，报道的长度也相似。内容也大体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眼前的这两份报纸上的内容把小坂乙彦的死亡视为了定局，说是搜救将在这一两天暂停，等到五月雪化了再说。

“老爷要出门了。”

耳边传来的声音令美那子的目光离开了报纸。“换衣服了吗？”

“换了。”

“车来了吗？”

“刚刚到了。”

“是吗，我都没注意到。”

美那子走到玄关处，教之助正在穿鞋子。他弯着腰，身子前倾的模样，已经完全是个老人的样子。美那子总是会在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丈夫的衰老。

送走了丈夫，美那子站在玄关处，忽然想起了刚才丈夫说的话，一股怒气油然而生。

如果我对小坂乙彦有感情的话，他是不是就不准备告诉我报纸上关于小坂登山出事的消息呢？或许他是不想看到我在他面前张皇失措的样子吧。又或者是他有心要保护我远离那种慌乱？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个男人拥有一个年龄相差很大的年轻妻子才会有情感吧。不想看到妻子慌乱的样子，这是一种自私的冷酷，就算那是出于一种不想让妻子在自己面前张皇失措的体贴，那也是一种在年轻妻子面前的自卑。美那子忽然对这样的丈夫感到厌烦。

接着她的脑海里叛逆似的浮现出了小坂年轻的肉体，他曾经紧紧拥

抱着自己，几乎令自己窒息。一想到这具肉体现在正躺在岩石间，被大雪覆盖，美那子就感觉自己不停地颤抖起来。

在给小坂工作的公司拨号打电话时，美那子的脸上全然是一种只有担心恋人生死的女人才会有的认真。

小坂就职的登高出版社的电话一直占线，打不通。美那子每隔一小会儿就打一次，打了好几次。

最后终于打通了，耳边传来一个男员工极其冷淡的声音。美那子问道：“我刚才在报纸上看到了小坂先生登山出事的报道，您那边有什么更具体的消息吗？”

对方没有回答，反而反问：“你是哪位？”

“我是小坂先生的熟人。”

“是他亲戚吗？”

“不是亲戚，不过我们的关系跟亲戚差不多。”

美那子回答道。结果对方一听她这么说，就一副那就没什么好多说的样子，说道：“我们这边也只收到了一份电报，说是他出事了，其他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我们也是在跟报社打听具体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了小坂的事，公司内一片混乱，对方很快挂了电话。给人一种非常冷淡的感觉。

美那子没办法，准备自己打电话向报社询问。美那子给B报社打了电话，但是因为不知道具体该问哪个部门的人，

所以就跟总机的人说了自己想要打听的事。

等了一会儿，负责社会版面的一个记者接了电话。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听声音这个记者似乎还很年轻。他好像也有点不耐烦，但还是说，“请稍等一下，我把电话转到其他了解这件事的人那里。”

这次来接电话的，是一个负责地区版面的记者。美那子把事情一说，得到的是跟前面的人一样的回答：“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然后又说：“我给你转一下电话。”又换了一个别的记者来接。这次来接电话的是一个听声音比之前两个记者年纪要大的人。

“我们这边也只有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消息。您是他亲戚吗？”

“嗯。”美那子回答道。

“一定很担心吧。冬天的山上是很危险的啊。我们这边要是有什么新的消息，再联系您吧。”

说完，对方问了美那子的电话号码。

美那子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给了对方，挂了电话。这时，她忽然想起，小坂乙彦还有一个妹妹，他是跟他妹妹两个人一起住的。于是她又给小坂工作的公司拨了电话，去询问小坂的住址。

美那子一边再次给小坂工作的公司打电话，一边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对小坂乙彦一无所知。从他的来信上可以知道他住在三田，但是究竟是在三田的哪个地方呢，因为信已经全部还给他了，美那子无从知晓。据小坂说，他是跟在某个公司工作的妹妹住在一起的，但是美那子既没有见过小坂的妹妹，也不清楚他们兄妹二人的生活情况。

自己对小坂乙彦的漠不关心，在此刻，令美那子有一种冰冷的感慨。

这次接电话的，是另外一个员工。美那子一问小坂的住址，对方就很热情地告诉了她。

“从山田警察局旁边的路走上去，走到坡顶，快要下坡的地方，向左转，会看到一户叫做原田的人家。那户人家房子很大。不过那一带都是这样的大房子。在这户叫做原田的人家的门上，就有小坂的门牌。很容易找到的。”

“他应该是跟他妹妹住在一起的吧。”

“是的。他妹妹刚才还到我们公司来了，现在已经回去了。”

放下听筒，美那子想着不管怎样先去趟小坂住的地方。

他家里可能会有别的消息。

美那子收拾好离开家时，是十点。

她坐电车到了目黑站，因为是第一次去小坂家，所以接

着就叫了辆出租车。从前一天开始气温就下降了，天空一片阴沉，似乎要下雪的样子。但是，街上还是一片正月的景象。店铺门口都装饰着门松，街上的行人也比平时少了几分。

车子从山田警察局旁边拐了进去，果然是一个陡坡，右侧似乎是哪个国家的大使馆，建了两三幢很大的西式建筑，占地很广。左侧的两三幢建筑不知道是高级餐厅还是住宅，玄关也都建得很气派。

开到坡顶，向左转，美那子拜托司机帮自己找一户叫做原田的人家。

车子停下之后，美那子看了看门上的门牌，在“原田”

旁边还有两个小字“小坂”，似乎正符合他租住厢房的身份。

美那子在这里下了车。挂着门牌的大门看起来已经很旧了，但是院子看着似乎很宽阔。进入大门，马上就是主屋的玄关。主屋的建筑看起来也很有年份了。美那子摁了摁门铃，出来了一个像是女佣的年轻女人，她跟美那子说沿着主屋往右转马上能看到一幢独立建造的房子，那是小坂住的地方。

美那子按女佣说的沿着主屋外面走了过去，看到了一幢可能只有两个房间的小房子。这房子以前大概是给看院子的人住的吧。正好有一个穿着黄色毛衣、黑色西装裤的大概二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趿拉着木屐从里面出来。

女孩子似乎正要出门，发现有客人来了，就停下了脚步，等着美那子走过来。

“请问您是小坂先生的妹妹吗？”美那子说道。

“是的。”女孩子的表情中有几分狐疑，但是很快她的眼睛就亮了起来，问道，“您是八代女士吧？”

她的语气中充满了确定。美那子很意外对方知道自己，但她更惊讶于眼前这张红扑扑的脸庞所显示出来的年轻与美丽。女孩爱盯着人看这一点，与她哥哥小坂很像。

“是的，我是八代。我很担心令兄，所以就——”美那子说道。

“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收到了一封说他登山出事的电报，所以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我也有心理准备了，哥哥他大概是凶多吉少了。”

说完，她又说道：“您请进屋坐吧。我出去打个电话，很快就回来。”

接着又说：“虽然家里地方很小，但是还是请进屋坐坐吧。”

因为对方再三邀请，美那子就说：“那我就不客气啦。”

小坂的妹妹朝主屋跑了过去。美那子跨过小小的玄关，走到了房间内。正对着走廊，放着一张矮书桌，似乎是小坂

用过的，旁边是高高的直达天花板的书架，跟房间相比似乎有点大得过分了。除了这些，房间中空无一物，很清爽的样子。旁边还有一个

房间，看着像是妹妹的卧室兼客厅。

大概过了五分钟，小坂的妹妹回来了，脸上依旧红扑扑的。她坐到美那子对面，说道：

“请不要担心。刚刚哥哥工作的公司那边好像又收到了一封电报，说是还在继续搜索。——今天，公司也会派两个人去现场，我也想一起去。”

“几点出发？”

“说是坐十二点二十五分的普通快车去。”

“那没多少时间了。”

手表上的指针已经快指向十一点了。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美那子准备站起身来。

“不不，您请坐。——我没什么要准备的。我去年年底到正月去奥日光滑雪了，昨天刚刚回来。背囊都还没有解开，只要再放两三件替换的衣服进去就可以了。我去给您倒茶。”

说着，她走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端了茶盘出来，上面放了两杯茶。她把茶盘放到了自己和美那子中间，说道：“我记得不知什么时候哥哥曾经给杂志写过那些在登山过程中遇难的优秀登山家的故事。其中大部分都是外国的登山家，但是其中也有几个是日本的。现在哥哥自己也成了其中一员了。”

在小坂的妹妹说话的时候，美那子一直看着她有些严肃的侧脸。肯定是因为哥哥出事，她脸上的神情才变得如此严肃吧，平时的话，应该会更柔和吧。

“但是，小坂先生——”

美那子说到一半又停住了。她想说小坂的生死到现在还不明了，但是忽然又意识到这话里的希望是多么渺茫，于是话到嘴边，她又咽了下去，转而问道：“您听令兄说起过我吧？”

结果，小坂妹妹的回答令美那子脸上微微发烧：“我并不知道八代女士是怎样的人。只是记得某一次哥哥在信封上写过这个名字，所以就记住了。”

最后，美那子准备跟小坂的妹妹一起走，在小坂妹妹收拾东西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小坂的房间里。房间里没有生火炉，非常阴冷。

“让您久等了。”

只过了大概五分钟或十分钟，小坂的妹妹就收拾好了东西，再次出现在了美那子眼前。美那子想起自己每次要出门的时候，起码要收拾三十分钟时间，但小坂的妹妹收拾的时间仿佛只有短短一瞬间。

两人一起走出了玄关。小坂的妹妹锁上门之后，去跟主屋的人说了一声，然后马上回来，背起放在玄关前面的三合土地面上的背囊，说道：“好了，这就可以走了。”

两人来到宽阔的路上，坐上了一辆刚好开过来的出租车。

“请到新宿站。”美那子对司机说道。

“您给我放到中途某个地方就可以了。”小坂的妹妹说道。

“我送您到新宿车站。”

“可是……”

“没关系的。我也没什么别的事。”

美那子打算把小坂的妹妹送到车站。在见到小坂的妹妹之前，她还没有那种感觉，但是见到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小坂或许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了。

而且，再细想想，事情是在二号早上发生的。今天已经五号了。已经过了三天了，但是从小坂的公司刚刚收到的消息来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

美那子一边随着车轻轻晃动着身体，一边眼前又浮现出了小坂身上盖着薄薄的积雪倒在岩石中间的样子。

“如果能够登山的话，我也真想一起去。”

美那子忽然说道。结果小坂的妹妹把这话当真了，说道：

“那您就跟我一起去吧。我虽然会滑雪，但是也没有爬过冬天的高山。所以，应该只是在山下的村子里等消息。而且，您能去的话，哥哥肯定会很高兴的。”

美那子赶紧说：“可是我去不了啊。还有家庭要照顾。”

“家庭？”小坂的妹妹反射性地问道，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意识到了美那子话里的意思，慌张地说道：“哎呀，我可真是的，那怎么办呢。”接着她就不再说话了。到了新宿车站之后，年轻的姑娘一脸认真地说道：“等我回来之后，一定马上把消息告诉您。能给我您的名片吗？”

美那子没有名片，所以就让小坂的妹妹记下了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

码。

到了新宿站，下了车之后，小坂的妹妹说不用送了，但是美那子还是买了站台票，准备送她上车。

两人进入检票口，沿着台阶朝前往松本的列车停靠的站台走去。走到站台上，熙熙攘攘全是乘客。不一会儿，小坂的妹妹高高举起了右手，但是美那子看不清楚她正朝着做手势的人究竟在哪里。

美那子跟在小坂妹妹的后面，穿过拥挤的人群，靠近了对方。一看，是公司的两个年轻人，一副要去登山的样子，站在列车的车窗旁边。

“真是不好意思。那么忙还给大家添麻烦——”

小坂的妹妹低下头说道。

听了这话，大个子的年轻人说道：

“这次是小坂的事情嘛，他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是不是挖了雪洞躲在那里呢。”另一个人说道。美那子站在后面听着他们说话，感觉他们的话里都透着一种空洞。

“但是，据说是登山绳断了才掉下来的。”

小坂的妹妹反而口气冷静，她确定地说道。

“登山绳会断掉，这种事还真是无法想象啊。”大个子又说道。

“你们有座位吗？”

美那子站在旁边透过车窗向里看着问道。

“不，已经没位置了。不过，过了甲府再往后可能会好些。好歹还有放行李的地方。”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道。站台上还站了几个似乎是要去登山的年轻人。还有人拿着冰镐。美那子平生第一次对这些想要在冬天攀登高山的年轻人产生了兴趣，一直看着他们。

小坂的妹妹上车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之后，又回到站台上，再次向美那子表示了感谢。

发车铃声响起的时候，小坂的妹妹站在车厢连接处，微微苍白的脸正对着美那子，脸上浮起了些许微笑。列车开动之后，小坂的妹妹还一直在挥手。美那子一个人站在站台上，感觉非常疲惫。

在小坂出事的那天，鱼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德泽休息点，已经是晚上十点。幸运的是，那时候正好有六名M大学登山队的队员住在那里。

没过多久，三号凌晨两点，由五名学生加上休息点的值守人员S六人组成的搜救队就出发了。剩下的一名学生，和搜救队在休息点门口分开，前往上高地，向外界通知所发生的事故。这一切距离鱼津回到德泽休息点不到四个小时。

搜救队出发之后，鱼津就陷入了死亡般的沉睡，一直睡到了中午。然后整个下午，鱼津一直睁着眼睛，躺在被子上。

他离开被子，下楼走到有火炉的门口，不时地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屋外的情形。屋外已经可以看到蓝天了，但是羽毛一般轻若无物的雪花依旧在纷纷扬扬地飞舞着。

鱼津不时地看看手表，算着搜救队这会儿该到哪里了。

鱼津事先已经跟搜救队里的学生们商量好了行动方案。

鱼津认为自己是第二平台那边过来的，所以就没必要

重新在第二平台寻找了。此外，此次搜救也可以先省略第一平台。这个地方非常狭窄，与其说是阶地，不如说是B峭壁和C峭壁之间的带状地带。小坂的身体不可能停留在这里。

所以，搜救的重点首先是C峭壁下方。搜救队将一边查看B泽，一边前往C峭壁下方，重点搜索这一带。然后再回到奥又本谷。曾经有松本市高中学生在V字状雪谷遇难，遗体被冲了下来，停在了五峰附近。如果小坂也被冲了下来的话，也有可能停在五峰附近。所以这一片也要重点搜索。

鱼津和学生们一起商量的上述这样的搜救步骤。

鱼津觉得三号这天天黑得特别早。下午尤其短，傍晚一来临，休息点四周白色寂静的世界一下子变成了黑夜。

救援队在晚上八点回到了休息点。浑身沾满雪的男人们一个个走进因为鱼津生起了火炉而变得温暖的房间。谁都没有说话。

当第六个人走进房间，关上门时，鱼津的内心蒙上了一层沉重的绝

望，但他还是开口说道：“辛苦了！”

“没找到。”

一个人说道。

“辛苦了！”

“一直在到处找，一刻都没有休息。”

又一个人说道。

“辛苦了！”

鱼津嘴里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

六人搜救队搜救无果回到休息点。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有一个七人小组出人意料地来到了休息点。这些是第一登山队的成员，这天下午刚刚到达上高地宾馆的冬季休息点。他们原本打算明天早上出发前往横尾攀登北穗，因为听说这边发生了登山事故，就马上组成救援队来了这里。这群人当中最年轻的大概十八九岁，年长的大概三十岁。

这群来自上高地的人，作为第二拨搜救队，同样在凌晨两点从德泽休息点出发了。

四号早上开始下雪了。学生们因为前一天搜救的疲惫，一直睡到了中午，早上起来的只有鱼津一人。鱼津在火炉里生起火，开始为学生们做饭，但还是跟昨天一样，不时地站在门边朝外看。

雪还是在静静地落着。跟昨天不一样，大颗大颗的雪粒子沉沉地坠落下来。接近中午的时候，雪越下越大了。

“要下大雪了啊。”

一个起床了的学生说道。看起来确实像是要下大雪的样子。

到了下午三点，昨天夜里出发的第二拨搜救队也没有找到小坂，无功而返。他们说因为有雪崩的危险，所以无法继续搜救。

大雪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五号还是没有停。在这种情况下，搜救行动只能暂停。不管怎样捶胸顿足，焦急万分，也无计可施。一大群年轻的登山家们都被迫窝在逼仄的休息点中。

鱼津努力不让自己去想小坂。因为一想到小坂，他就感觉自己情绪要失控了。大雪已经在小坂仰面躺着（鱼津的想象中是这样的）的身体上积了一两尺厚了吧。

鱼津和其他人一起围着火炉坐着，但是他总是沉默着。

其他人也照顾到他的情绪，没有跟他说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怎样的话语，都无法安慰一个失去了好友的登山家。

鱼津虽然沉默着，但是他的眼睛、耳朵、嘴巴都在积极地活动着。他的眼睛看着小坂的脸，他的耳朵听着小坂的声音，他的嘴巴在不停地跟小坂说着话。比如像这样——

——领攀的位置不应该换啊。应该由我来领攀的。小坂，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提议由你来领攀呢？如果没有换领攀的位置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不过，蜷缩在A峭壁的岩石缝里的时候，真的好痛苦。暴风雪从正面刮来。

真是太冷了。那时候，你点了根火柴，防雪帐篷内一下子就变亮了。然后又马上回归一片黑暗。那个时候，小坂，你说出了那句可恶至极的话。你说明天由你来领攀。

鱼津还会这样跟小坂说话。

——小坂，你还真是很喜欢杜步拉的诗啊。每次一喝醉，就会背诵杜步拉的“或许有一天”。

或许有一天，

或许有一天，我死于山中，

亲爱的老友啊，

我把这封信留给你。

请代我去见见妈妈。

请代我跟她说，我死得很幸福。请代我跟她说，我就在妈妈身边，所以一点都不觉痛苦。

请代我跟父亲说：我已是真正的男子汉。

请代我跟弟弟说：接力棒就交给你了哦。

请代我跟妻子说：就算我不在了也要好好活下去。就如同你不在我身边时，我也曾好好活着。

请代我告诉儿子们：你们应该能在艾格峰的岩石间看到我手指留下的痕迹。

然后，对于你，我的朋友，我想说的是——

请拿回我的冰镐。

我不希望我的冰镐在耻辱中死去。

请带它一起走向某个美丽的岩壁。然后为它堆一个小小的石堆，将它插在上面。

小坂，我会像杜步拉希望的那样，替你把你的冰镐拿回来，为了不让你的冰镐在耻辱中死去。然后，我会把你的冰镐拿到我们曾经露营的那个小小的岩缝里。在那里堆一个石堆，把你的冰镐插在上面。

事实上，鱼津是想着为小坂做这些的。鱼津的脸上时常会有泪水滑落，但是他自己往往都没有意识到。他根本无暇顾及这些。鱼津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停地跟小坂说着话。——小坂，你啊。

但是，一到了晚上，鱼津早早地就能睡着。因为白天不停地跟小坂说话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

到了六号，雪依然下个不停。因为眼下小坂的搜救行动不得不暂停，所以M大学的学生和第一登山队的成员们都没有必要再继续留下来，但是因为下大雪，他们也无法进行下一步行动。等天气一好转，这两队人员将出发，各自奔赴他们的目的地北穗和奥穗。

六号夜里，已经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休息点，又来了两个人。两人像两个雪人似的走了进来，一进门就不约而同地问道：

“小坂先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是那两个小坂公司的年轻员工。

大雪到了七号还是没有停。M大学的学生和第一登山队的成员们似乎在一起商量了下，准备在这一天的早上十点出发，冒雪前往横尾的休息点。虽然学生们要去的是奥穗，第一登山队要去的是北穗，大家的目的地并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想着与其在这里干等着雪停，浪费时间，不如先到横尾的休息点去。

十三个年轻人，都踩着滑雪板，背着背囊，嘴里说着安慰鱼津的话，离开了德泽休息点。鱼津站在休息点门口，目送他们离去。年轻人们在休息点前面右转进入树林时，四周还可以听到他们充满朝气的说话声，不一会儿，他们的身影就一个个消失在了树林间。只有细细的雪花不停地飞舞在天地间。

这一天，在突然安静下来的休息点，鱼津还是一整天都坐在火炉旁，一句话都不说。今天，他没有像昨天那样跟小坂乙彦说话。今天他的情绪比昨天更差了。

休息点的值守人员S和小坂公司的两个年轻人小声说话的声音，不时地传到鱼津的耳朵里。在这个休息点，小坂出事这件事似乎成了一个不能提及的话题，他们说的话也都是跟小坂无关的事情。但是，到了晚上，他们第一次提到了跟小坂相关的事情。

“不管怎样，如果明天天晴的话，我们准备再去搜寻一番。”

说这话的是一个叫做枝松的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我们打算在本谷仔细找找。”

另外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名叫宫川的年轻人补充道。因为两人供职于出版登山书籍的出版社，所以似乎在登山方面挺有经验。

听到两人这么说，一直没有说话也鱼津也开口说道：“我也去。但是，不知道天气会不会好一点。”

“雪应该会停吧。天空好像变亮了几分。”宫川说完，又接着问道：“大雪应该不会成为问题，不过，鱼津先生你可以吗？”

这时，正在做饭的休息点值守人员S停下手里的活，语气严肃地说道：“不管雪会不会停，你们走到本谷那边去的话，很容易遇上雪崩的哦。”

鱼津当然也知道会有雪崩的危险，但是就这样回去，放弃搜救小坂的话，对于鱼津来说有些难以接受。

“多少可能会有些危险，但是——”枝松搭话道。

“你可以去问问现在这种时候去那边到底危不危险。”S说道。

“不用担心，我也会一起去。”鱼津说道。

“不行的。不行，不行！”

S对鱼津的话似乎充耳不闻。平时，S看起来其貌不扬，做事总是慢慢腾腾的，但是此刻他的语气却格外坚持。

两个年轻人站在鱼津和S中间，有点不知所措。S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意见：

“鱼津先生明明不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还硬要去做的人啊——你现在这样不行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么做不行啊。”

听到这里，枝松也说道：“鱼津先生，算了吧。虽然由我们来这么说不太合适，但是我还是要说，放弃搜救吧，小坂先生也会同意的。”

“是啊。肯定的。”

S又加了决定性的一句。鱼津沉默了，一直盯着火炉里的火光。

如果连自己都放弃搜救的话，小坂的尸体就会被埋在积雪中，直到春天来临。在四五月份雪化之前，小坂就会一直仰面朝上被埋在雪中。他的脸上、手上、脚上都会积上三四尺厚的雪吧，那该多沉啊！鱼津心中仿佛突然感受到了那种沉重，他抬起了头。S看着鱼津的眼睛说道：

“我会在这里值班一直到春天，所以小坂先生的遗体，你不用太担心。你还不如下山，去安慰安慰他的家人们。”

S朴素的语言消除了鱼津心中至今为止莫名的纠结。

“好的。那小坂就拜托 S 先生你了。我们明天就下山。”

鱼津说道。

第二天起床之后，雪已经基本停了。大家走出休息点一看，休息点的房子、门口的空地、树木都被厚厚的积雪包裹着。虽然没有出太阳，但是天空很明亮。鱼津和两个年轻人准备早上就从德泽休息点出发。

早饭是加上S四个人一起在火炉边吃的。吃过早饭，抽了根烟，鱼津马上就着手准备出发了。鱼津一边想着一走出这个休息点寂寞肯定会如影随形而来吧，一边系紧了背囊上的带子。

接着，鱼津和准备在这里过冬的S告别，和两个年轻人一起离开了德泽休息点。时间正好是上午十点。穿过休息点前的空地，鱼津回过头看了看。S还站在休息点的入口处朝自己这边看着。鱼津朝S稍微挥了挥手，转过身子，消失在了S的视野当中。

等到鱼津确定 S 已经完全看不到自己了，他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前穗的山峰。虽然没有阳光，但是白雪皑皑的大134山就矗立在那里，仿佛触手可及。东壁上的积雪已经滑落了，所以黑乎乎的，看上去似乎特别小。

鱼津知道用不着再往前走多远就会看不到前穗的大山。

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自己无法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里。

“鱼津先生——”

他听到枝松在叫自己。

“在这里——”

鱼津回应着，但还是站在那里没有动。紧接着，枝松的身影出现在

了远处，他似乎因为担心鱼津，又返回来了。

就在这时，鱼津开始在雪地上滑动起来。小坂，我先回去一下，很快会再回来的！

接着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滑。追上两个年轻人之后，三人在原地稍微休息了一下。梓川已经完全上冻了。梓川对岸，明神连峰的数个山峰如同锯齿一般，威严地耸立着。鱼津几人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到小坂长眠的前穗山峰了。

三人在中午十二点半到达了上高地宾馆的冬季值班室。

鱼津三人先向宾馆的T先生表达了感谢，因为承蒙他帮了很多忙。然后又拜托T先生打电话调度从松本到泽渡的汽车。

之后他们很快又从这里出发了。

鱼津等人走进泽渡的时候，已经将近傍晚六点了。整个村子都被大雪覆盖着，万籁俱寂。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积雪的路面上还是很亮，村里人在积雪中扫出了一条路。

当鱼津最后到达西冈屋时，看到有一个人背对着店里的灯光，静静地站在那里。鱼津脱下滑雪板时，这个似乎是出门来迎接的人也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刚开始，鱼津以为是村子里的姑娘，但是当他走到店里，闻到香料的气味时，他才忽然意识到这是小坂的妹妹。

两个年轻人应该告诉过自己小坂的妹妹阿薰在泽渡等消息，但是鱼津还是很吃惊，仿佛刚刚才知道这一消息。

鱼津虽然知道对方是小坂的妹妹，但是没有能够马上开口跟她说。因为他不知道怎样跟对方说小坂出事的事情。鱼津感到对方正在看着自己。店里的灯光把对方的半张脸照得特别清楚。两人面对面站了几秒钟，鱼津感到对方朝自己走近了两三步。

阿薰两手似乎要撑到鱼津胸口似的朝鱼津倒了过来。鱼津撑着对方的身体，口中说道：“请原谅我！”这句话很自然地就在他嘴里出来了。阿薰把脸紧紧靠在鱼津沾满雪的胸口，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为了照顾疲惫的我，就主动提出由自己领攀。”

“.....”

“我当时就不该答应他！”

“.....”

“再有十米，就能爬完那片岩壁了。”

鱼津每说一句话，对方就会紧紧地抓住他，把脸紧紧地靠在他胸口。过了一会儿，“我——”小坂的妹妹终于开口了：“现在请让我哭一下。后面我绝不会再哭了。就现在，请让我哭会儿！”

说着，她好像得到了允许似的，又开始呜咽起来，像羚羊一样纤细、紧实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鱼津站在那里，任由她抱着自己哭泣。

这时候，西冈屋的老板娘出来了，说道：“不管怎样，请先进来吧。”一听这话，阿薰条件反射似的离开了鱼津胸口，后退了两三步，跟刚才一样，和鱼津面对面站着。

“总之，请原谅我。都是因为我，才让令兄遇上了那样的事。”

鱼津又说道。这次对方像小孩子摇着头说不要不要那样，慢慢地摇了摇头。两只眼睛还是盯着鱼津的眼睛看着。

过了一会儿，她用手擦擦眼泪，说道：“我想哥哥跟鱼津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很开心的。”

多蒙您照顾了。非常感谢。我代哥哥向您表示感谢。”

语气非常冷静，完全想不到她刚刚才哭过。

鱼津走进西冈屋店内。

“真是不得了啊。”老板娘说道：“之前还在这里精神十

足地喝着茶的。”

鱼津他们在西冈屋的店里，坐在火炉旁，吃了晚饭。对于鱼津来说，这样正儿八经的晚餐已是久违的了。

还没吃完晚饭，从松本开来的汽车就到了。就是在上高地的休息点拜托T先生打电话调度来的汽车。年轻的司机也走进了店里，吃了碗乌冬面。

“路上积雪很厚，又是赶夜路，所以可能会花上比平时更多的时间。”

听司机这么说，鱼津一行人决定马上出发。接下来不需要滑雪了，也不需要走路了。鱼津换了身衣服，最后整理了一下背囊，他想着如果是平时的话，这会儿应该会有了一种完成了任务之后的轻松吧。但是此刻，鱼津只有深深的疲惫，以及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无法忍受的心情。因为好友命丧山中，自己却只能抛下他独自回来。从初中开始，他已经登了十几年山了，但还是第一次如此垂头丧气地从山上归来。

收拾好行李，离开西冈屋的时候，鱼津心想，下次再来的时候，就只有自己孤身一人了。他也不想再跟别人一起来登山了。如果小坂还活着的话，接下来的很多年两人应该都会一起结伴登山吧。现在小坂已经不在，所以接下来自己就只能一个人来了。

鱼津站在积雪覆盖的路面上。不知道为什么，很不想上车。白天，从德泽休息点离开后不久，一想到很快就看不到前穗的高山了，离开就变成了一件令自己痛苦不堪的事情，现在，跟那会儿一样的痛苦又再次袭上了鱼津心头。

鱼津趁着司机蹲在路上检查轮胎上绑着的铁链的时间，沿着积雪覆盖的道路朝高处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想，啊，我不想离开这里。我接下来将会去一个没有雪的地方。那里的马路上没有一片雪花，那里灯光闪亮，霓虹灯闪烁，到处都充斥着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人。

“鱼津先生，还不上车吗？”

鱼津回过头。阿薰站在那里。

“不过，可以再等会儿。”

鱼津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但是，阿薰确实是这么说的。鱼津不由得朝对方看去。当然，在雪光映照下，他看不清楚对方的表情，但是鱼津还是一直盯着她的脸看着。这姑娘知道自己现在不想离开这里。而且她还很体谅自己的这种心情。

“上车吧。”

过了短短一小会儿，鱼津说道。接着，他跟在阿薰身后，裤子上沾满积雪，朝汽车走去。

汽车慢慢地开在积雪的夜路上。车子经常会打滑，这个时候就要稍稍往后退一点，然后猛地冲过去。

鱼津坐在车子左侧的窗边。车窗外，梓川正从悬崖下流过。中间坐的是小坂的妹妹，右侧是枝松。宫川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很长时间，大家谁都没有说话。把小坂乙彦留在山中，自己却急急忙忙地离开了那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令人难以忍受的感觉缠绕在每个人心头。

车窗外光线暗淡，不知道是雪光，还是月光，物体的形状模模糊糊地浮现在那里。鱼津不时地透过车窗向外看，但是不管什么时候看，那里都会有某种东西令他想起小坂乙彦。抽着香烟的小坂的侧脸、默默走路的小坂的背影、弯下腰系鞋带的小坂的身影，无处不在。

小坂在那里！小坂无处不在！鱼津这样在心中说道。当小坂的身影看得太多，觉得痛苦了，他就决定不再朝车窗外看了。

“很累吧？”阿薰说道。

“不，我没什么事。”

“但是刚刚你点了烟，却一直没有抽呢。”

“是吗。”

或许吧。或许是自己无意识中点了烟吧。或许自己的神经真的已经很疲惫了。

前川渡一户人家的房子被埋在了厚厚的积雪中。汽车一直沿着山脚开着。不久，开过奈川渡的村庄，进入了稻核。

稻核细长的村庄也一样在积雪中静静地沉睡着。从上条信一家门口经过的时候，鱼津很想下车去跟他说说话，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感觉如果自己把心上的伤口告诉上条的话，那伤口会变得越来越来大。

进入岛岛之后，鱼津让车子停在派出所前，自己下了车，走进了派出所，正式向警察报告了小坂登山遇难一事。

车子开过岛岛车站之后，路就变得很平坦了。离小坂长眠的前穗已经很久了。虽然现在是晚上看不到，但是就算能看到，也只能远远地看到一小部分白雪皑皑的山脉吧。

“对于哥哥的离世，最伤心的是我妈妈，其次是鱼津先生，第三个才是我。”阿薰说道。

当松本市的灯光出现在车辆前方时，鱼津感到自己的胸口忽然热了起来。好多灯！跟雪、跟山、跟岩壁毫无关系的城市中的灯光成群结队地闪烁着。

不久，汽车穿过松本市的繁华区域，来到了车站。枝松第一个下车，阿薰也下了车，最后鱼津也下了车。地上没有积雪。车站的候车室里人潮汹涌。四个人找了个地方放下了行李。枝松出去买四个人的车票，不知道阿薰是不是想自己去买，也小跑着跟了上去。

鱼津看了看车站的时钟，离自己一行人将会乘坐的十点三十分分的普通快车的发车时间还有三十多分钟，他拜托宫

川看着行李，自己走出候车室，来到了车站前的广场。天鹅绒般的夜空中，散落着无数颗星子。这里的夜空中看得到星星，鱼津心想。

鱼津一个人走在车站所在的广场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到广场。人们不停地穿过广场。鱼津慢慢走着。如果这时候有人注意到鱼津，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刚刚登山归来的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吧，为了打发等车时间而在车站前的广场上散步。

但事实上，鱼津此时正处于他三十二年的人生当中至今为止从未经历过的孤独当中。他正置身于周围无人能懂的时间当中。鱼津心想，如果现在自己把所发生的事情跟周围的人说的话，谁都不会理解小坂的死吧。人们大概会说为什么要去攀登被积雪覆盖的高山呢。还会说为什么要半夜起来，身上系着登山绳去攀登那么陡峭的绝壁呢，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吗。

但是，我们必须那么做，鱼津心想。人生在世，不是任何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去做吗？我们只是想着从来没有人登上过前穗东壁，所以就想去攀登一下，仅此而已。虽然我们这么做并没有一分钱，但是因为这个攀登的过程伴随着赌命般的危险，是自己的意志与雪、与岩石的较量，所以我们才那么想去做这件事。有人喜欢跳舞，有人喜欢打麻将，有人喜欢看电影，而我们则选择了攀登积雪覆盖的岩壁。

然后，小坂坠崖了！当这个冰冷的回忆出现在鱼津脑海中时，他停下了脚步。已经走到了候车室门口。鱼津朝四周看了一圈。熙来攘往的都是与小坂的死毫无关系，也不会理解他的死的人们。

鱼津朝自己放置行李的候车室的一角看去，看到枝松、宫川、小坂的妹妹三人正在一起认真地看着一张报纸。

鱼津朝候车室中三人所在的方向走去，问道：“报纸上写了什么吗？”

阿薰回过头看了看，但是很快说道：“没什么。”她把报纸叠起来放进包里，又说道：“很快就检票了，我们去排队吧。”

此时，鱼津感到气氛有点怪异，但是也并没有放在心上。三人走到检票口前已经排好的几列队伍后面。

来到站台上，阿薰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了二等车厢停靠的位置，说道：“在那边呢。”就率先朝那边走了过去。鱼津把车票什么的都交给别人去办理了，他不知道车票是谁付的钱，心想着后面再把钱给他。现在这些琐事都令他感到厌烦。

列车上还有两三个空位子，其他位置上已经都坐满了人。鱼津和阿薰并排坐在一起，枝松和宫川在稍稍隔几个位

置的地方也两人并排坐了下来。

鱼津坐上了车，也还是孤身一人的样子。虽然旁边坐着阿薰，但是鱼津对此毫无感觉。他像自己独自一人坐车那样，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中。

阿薰买了茶过来，但是鱼津完全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拿过来的。列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车了。自己正在不停地靠近东京，意识到这

一点时，鱼津又开始感到痛苦。小坂还长眠于山间的积雪中。而自己却坐着列车，准备回东京了。

自己为什么要回东京去呢。

列车出发后大概过了三十分钟，鱼津对阿薰说道：“报纸借我看看吧。”他想着如果看看报纸的话，就能够逃离脑海中时刻不停出现的关于小坂的回忆吧。

“报纸吗？”阿薰有点为难似的说，“报纸是有……”这时候，鱼津才意识到报纸上可能有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

“报纸上写了什么吗？”鱼津问道。阿薰神情哀伤地看着鱼津。

“给我看下吧。”

“可是，你最好还是不要看。”

“为什么？”

“你看了后可能会情绪激动。”阿薰说道。阿薰这副死活不肯拿出报纸的态度，在鱼津看来略显顽固。

“没关系的。我也想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什么。”鱼津说道。

“那好吧。”阿薰起身从行李架上拿下一个小包，从外侧的口袋中拿出了报纸，又坐回到座位上，说道：“肯定会让你心里不快，不过请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说完，把报纸递给了鱼津。鱼津完全想象不出报纸上会写什么样的内容，能够令自己不快。

鱼津马上翻到了社会版面，浏览了一下上面的标题，没有发现可能相关的报道。接着，他又看向右边的版面，这时，鱼津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因为这虽然是一则短小的豆腐块大小的报道，但是它的标题是“尼龙登山绳真的断裂了吗”。

——此次在攀登前穗东壁的过程中，有一名攀登者不幸牺牲了。因为幸存的鱼津恭太先生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无从知晓真相，但据说牺牲的小坂乙彦先生是因为尼龙登山绳断裂了才坠落的。但问题是，尼龙登山绳真的断裂了吗？尼龙登山绳比一般的麻质登山绳更为结实，被认为是不会断裂的登山绳。目前世界各国的登山家们都在使用，日本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登山家使用这种登山绳了。尼龙登山绳有没有可能会断裂呢，我们来听一下登山家们的意见。

在这一引言之后，是三名登山家的意见。这三名登山家，鱼津也听过他们的名字。一个人说尼龙登山绳是不可能断裂的，应该是技术上出现了某种失误才导致了此次事件的发生，另一个人说至今为止从未曾听

说过尼龙登山绳会断裂，应该是出了什么差错吧，还有一个人说，如果尼龙登山绳断裂一事是真的话，那有可能是登山者在无意间把冰爪踩在了上面，使登山绳受损了的缘故吧。

鱼津看完三个知名登山家的意见之后，把报纸折好，还给小坂的妹妹，静静地说道：“登山绳真的断了。”

“这个我当然知道。不过，大家为什么都会这么说呢？”

“这个……”

鱼津也不知道。尼龙登山绳要比一般的登山绳更结实，这一点已经是定论了。正因为如此，这次自己和小坂也特地使用了尼龙登山绳，而没有用麻质登山绳。但是尼龙登山绳断了。确确实实是断了。

鱼津读了报纸上的报道，完全感受不到这个报道是在讲此次小坂不幸遇难的事情。因为整篇报道都看不到一个字是写小坂这个人的死亡的。它所关注的完全是别的方面。

当然，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登山绳的断裂。大家都以为登山绳是不会断裂的，所以把自己的性命都托付给了它，但是它断了。

不可能断裂的登山绳为什么会断呢？写这篇文章的报刊记者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谈这个事件的，并且听取了三名知名登山家的意见。然后三名登山家就这个问题说了自己的想法。

不可能断裂的登山绳却断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现在的鱼津来说，这些讨论完全是无所谓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登山绳断了，小坂掉下去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小坂乙彦了。读完这则报道，鱼津再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

“你不要太在意上面写的。这都写的什么啊！”

阿薰说道。可是连阿薰的话，都令鱼津感到不可思议。

“我完全没有在意，一点都没有。”

事实上鱼津确实没有把这则报道放在心上。他现在满心想的都是小坂现在没有和自己在一起。

“我现在在想，我还不如多在德泽休息点待上一段时间。”

我总感觉只要我在那里，小坂就会安心。小坂现在肯定很生气，因为我把他一个人抛在那边了。”

鱼津被自己的话刺激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强烈的悲伤袭上了他的心头。

鱼津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在一阵阵吹过来的雪烟中，鱼津把冰镐插入岩石缝隙间。一团团小小的雪块不停地从上面掉落下来。手都快冻僵了。可是冰镐怎么也插不稳。

鱼津睁开眼。阿薰正在和站在通道上的枝松说话。他们的说话声传到了鱼津耳朵里。

——在租住的地方，肯定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吧。

——应该是的。

——没有人陪着他真是不大放心啊。他看起来累坏了。

我自己都不免为哥哥感到悲伤。而鱼津先生的悲伤比我更深，他似乎是把我的那份悲伤也一起承担过去了。

耳边传来这样的对话。鱼津心想他们是在说我呀，想着想着他很快又陷入了沉睡。——暴风雪从左边刮来。雪块不停地掉落下来，如同瀑布一般。鱼津等雪烟消散之后，再去看小坂在哪里。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小坂。这时他意识到了一个冰冷的现实：小坂已经不在世上了。他猛地睁开眼。于是，鱼津又从痛苦的睡眠中醒了过来。

[1]指的是钢锥、铁锁、登山锤。

第四章

常盘大作看着鱼津恭太走进事务所。

鱼津微微低着因为被冻伤而红黑一片的脸走进了房间，脱下外套，挂在角落的墙壁上。然后他跟同事们轻轻低了低头，算是打了招呼。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站在那里，把桌上堆放的邮件推到一边。

同事们谁都没有跟鱼津说话。平常的话，应该会有很多人跟他打招呼，说些“你没事太好啦”“辛苦啦”之类的话，但是现在的鱼津一身冰冷的气息，让人无法开口跟他说这样的话。

鱼津跟坐在他前面的清水低低地说了两三句话之后，很快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常盘知道鱼津会过来找自己。

“任性了那么长时间，给您添麻烦了。”

鱼津来到常盘的办公桌前说道。

“任性什么的就不要提了。我很担心你啊。不过还好你没事。不管怎样总是活着回来了——”“嗯，让您担心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

“很累吧？”

“因为把朋友一个人扔在山上自己先回来了，所以心情一直很糟糕。”

“那倒也是啊。”说完，常盘大作又说：“来，坐下吧。”

让鱼津坐在椅子上。鱼津刚坐下，常盘又说：“冬天的高山是很可怕的啊。不过，你们明知它的可怕还是出发了，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我虽然很同情你那位牺牲的朋友，可是你们两人中必然有一个人会是这样的结果吧。只是很偶然的，你没有抽到那根下下签，而你的朋友抽到了而已。不，也有可能你们两个一起交待在那里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也还算是幸运的。”

老实说，常盘大作对这个老给自己添麻烦的、爱登山的年轻员工有很大的不满。想要严厉地、毫不留情地教训他一顿，但是又想着还是把教训他的事情放到后面再说吧。这个年轻人险些把命都丢在山上了，好

不容易回来，刚一见面，总不能突然就教训他吧。

而且，虽然这个年轻人总是冒死去做攀登岩壁这样徒劳的事情，但老实说，常盘大作觉得他比其他员工都要靠得住。虽然老给自己添麻烦这一点让自己很生气，但是比起那些不给自己添麻烦的员工，他觉得在某些方面这个年轻人更机灵。

“大山是多么可怕啊。只有意外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才明白这一点吧。”

常盘语气中带着安慰的意思说道。结果，鱼津抬起头，说道：“登山绳断了。”他的意思似乎是如果登山绳没有断的话，大山完全没什么可怕的。

“登山绳断了？！是的，我也听说登山绳断了。可是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登山绳上去啊。”常盘说道。

“当然，确实如此。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登山绳没有断的话，我觉得总有办法可以挽救一下的。这是最让人遗憾的地方。”

鱼津一脸遗憾地说道。看到鱼津的眼中还残留着些许亢奋的色彩，常盘说道：“唔，好吧。总之，登山绳断了，也是你们倒霉吧。”说完，他又说道：“再休息两三天比较好吧。”

“嗯，我得再跟您任性一回。请放我四五天的假。——我得去趟我朋友的老家，见见他母亲，把这件事跟她汇报一下。”“嗯。他老家在哪里？”

“山形县。”

“你要亲自去吧？”

“嗯。”

“奠仪、车费——很不容易吧。”

常盘叫来公司的勤杂工，让他把借款的单子拿来，说道：“你这也不是别的情况——特殊照顾吧。”说着，他单子推到鱼津面前。

“谢谢。”鱼津一脸终于得救了的表情，看了眼常盘，马上从口袋里拿出钢笔，在金额一栏上写了100 000。

常盘从办公桌上的抽屉里拿出印章，看了眼单子上的金额，说道：“太多了吧。”心想鱼津这家伙，别人为他好，他反而狮子大开口了。

“你顶多用一半吧？”

“这么多不行吗？”

“十万日元太多啦。需要用这么多吗？”

“要的。车票钱、杂费什么的，我自己从别的地方筹措一下。这十万日元，我想给我朋友的妈妈。因为我活着回来了，而她儿子却死在了那里。虽然我这么做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还是想要这么做。我想我的朋友一定也会理解我的想法，他妈妈也会感到高兴的。”

“唔……”

常盘大作似乎想了想，不一会儿，带着几分不悦的表情在单子上盖了章，“拿去吧。”

说完，他又接着说道：

“如果你死了的话，给公司带来的麻烦会更大。幸亏你躲过一劫了，那就借你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去山形？”

“准备这一两天就出发。其实我想今天晚上就出发的，但是……”

鱼津话说到一半，就听到有人在叫“常盘君”。一看，原来是大阪总部的专务董事时冈。他正站在事务所的门口，看着这里。

常盘像跟普通同事打招呼一样，回了声“哟！”不过紧接着又带着几分客气说道：“请过来坐坐吧。”在一大群公司员工面前，常盘还是想给公司董事留面子的。

“我请你喝茶吧。能给我十分钟时间吗？”

时冈站在房间门口，瘦弱的身体微微后仰着，说道。他之所以不进房间，是因为怕被困在常盘大作的办公桌前。不仅是时冈，公司的其他董事也都如此。他们绝不会走进东京分公司内，因为这是常盘的地盘。在公司董事们眼中，常盘这一人物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常盘什么时候就会滔滔不绝地卖弄起他的口才，损伤他们作为董事的威严。

常盘站了起来，丢给站在自己办公桌前的鱼津一句“别忘了交缺勤申请”，就慢慢地挪动着他那胖乎乎的身体朝时冈走了过去。

常盘和时冈两人坐电梯来到一层，走出南方大楼，来到了马路上，接着又走进了隔壁大楼一层的一家明亮的咖啡厅。

两人在正中间空着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时冈向女服务员要了咖啡，忽然说道：“很麻烦啊，你底下员工发生的那个登山绳事件。”这似乎是他把常盘叫出来要谈的事情。常盘有点吃惊地看着时冈的脸。

“叫什么名字来着。是叫鱼津吧——就是那个年轻人在穗高发生的事

故，很麻烦啊。他说是登山绳断了，你听听，这种说法肯定会得罪人的啊。”

常盘没有说话。确实，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会得罪人。生产尼龙登山绳的佐仓绳业的董事长佐仓正是新东亚商事的大股东。从资本上来看，这两个公司就如同是兄弟公司。新东亚商事东京分公司的员工说佐仓绳业的产品尼龙登山绳在登山过程中断裂了，这确实是一件不太合适的事情。

“佐仓绳业好像非常生气。”

时冈略带施压似的说道。这种口吻刺激了常盘。

“要生气就让他生气好了。确实，我们公司跟佐仓绳业算是兄弟公司。但是我们也不能每做一件事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想法吧。我们是新东亚商事的员工，又不是佐仓绳业的员工。这事交给社长去处理就好了嘛。”

“不，社长也感到非常为难。”

“有点为难事也不算什么嘛。”

“可不能这么想。”

“不管怎么说，登山绳断了就是断了，他也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有什么办法。老实说，我不太喜欢佐仓绳业这个公司。不仅仅是因为出了这次的事情，而是因为太爱出风头啦。那个叫佐仓的人。”

常盘压着粗嗓门低声说道。

“你先别把佐仓先生的问题混进来说嘛。”时冈说道，“总之，佐仓绳业那边说他们的尼龙登山绳是绝对不会断的。”

“但就是断了啊。”

“真的断没断，你也不知道吧。”

时冈说道。话音刚落，就见常盘大作瞪大了眼睛紧盯着时冈，过了好一会儿，才哼了一声：

“不，登山绳就是断了。鱼津这个人是不会说谎的。他在我手下工作了那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了解的。”

常盘说得非常确定。时冈似乎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常盘了。

“不，我并不是说那个年轻人在说谎。但是，谁都没有亲眼看到不是吗？”

“虽说谁都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在谁都没有看到的事情上也不撒谎，才是真正不撒谎的人。鱼津就是这样的人。”

说完，常盘大作向女服务员要了杯水，一口喝干，接着说道：“从根本上来说，时冈君！”

现在他像盯着猎物一般紧盯着对方。常盘觉得虽然鱼津这个手下经常给自己惹麻烦，但是既然是自己的手下，那么自己就必须为他说上一说。

“虽说总部的人都爱说谎，但是请不要把分公司的员工和总部的员工混为一谈。总部的人从上到下都靠撒谎、耍花招、拍马屁混日子，当然，你是例外。想要当上课长、部长、董事。你看看，现在公司管理层的那些家伙哪个不是这样的？从来不说真话，嘴里尽是一些违心的谎话。”

“哎呀，这个时候，你先把总部的问题放一边嘛。”时冈打断道。

“不，我只是想说总部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但是总部虽然是这样的，东京分公司却不是如此。”

“这我明白。虽说是分公司，但是这里是你的王国，你在这里具有绝对的权力。”

“可不能这么说。我发现你当上董事之后，嘴皮子越来越厉害了嘛。”

常盘大作脸上没有一丝笑影地说道。

“总之，鱼津这个年轻人是不会说谎的。他既然说登山绳断了，那么登山绳肯定就是断了。我觉得这次发生的登山绳断裂这件事也是件好事。佐仓绳业应当谦虚地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在接下来努力制造出绝对不会断裂的登山绳。生气什么的，真是太没道理了。虽然佐仓绳业没想到鱼津会指出他们公司产品的缺陷，但是我觉得他们真该给鱼津发点奖金。”

“真是受不了你了。”

时冈一脸厌烦地说道。

“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算登山绳真的断了，它也不可能是自己忽然就断了的吧。肯定是在某种物理条件下受到了某种外力，或者是发生了某种化学变化，使得登山绳处于一种必然会断裂的状态下。”

时冈说道。

“那倒是的。”常盘大作赞同道。

“既然如此，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什么事？”

“我先说好哦，我可不是要你颠倒黑白哦。”

“就算你说要我颠倒黑白，我也不会这么做啊。”

“所以我才跟你提前说一下嘛。好，你先听我讲完啊。”

现在普遍认为尼龙登山绳是不会断裂的。所以现在各国都在使用。但是它还是断了！”

“嗯。”

“可能是在操作上出现了什么失误。”

“嗯。”

“或者是前一天晚上冰爪不经意间踩到了登山绳，使其受损了。”

“嗯。”

“或者是挂到了某块尖锐的岩石上。”

“嗯。”

“这种可能性应该有很多吧。”

“应该有吧。”

“并不是要颠倒黑白。——登山绳断了。但是断裂的原因还不明了，所以需要好好调查。——我们希望鱼津君能够在报纸上表达这样的意思。”

“是想说登山绳断裂的原因并不是在登山绳上是吧？”

“不是的，是希望他能够坦率地承认登山绳操作失误等可能性。”

“嗯。”

“怎么样？这应该没问题吧？”

“是让鱼津写文章给报社吗？”

“也可以采取采访的形式。像之前那样只是说登山绳断了的话，佐仓绳业那边会忍受不了的。没有人会继续用尼龙登山绳。尼龙登山绳本身并没什么。一年的销量也很有限。”

但是，佐仓绳业的信誉却有可能因此一落千丈，会影响到其他产品。所以，这么点事，用你的力量去解决一下应该没问题吧？毕竟你每个月也是从公司领工资的。”

“虽然每个月领工资，这个工资是不是合理，那就两说啦。”

“你这么说，那还怎么聊啊。——总之，你帮我吧这事儿跟那个年轻人说下吧。”

“行吧。既然是你拜托我做的事。这么点事，我也不能不答应啊。”

常盘说着，站起身来，走到放着电话的收银台边上。这似乎确实不是想要颠倒黑白。

常盘大作拿起听筒，给公司拨了个电话，问鱼津还在不在公司。没过一会儿，耳边就传来了鱼津的声音。

“我正准备回家。有什么事吗？”

“不，也没什么大事。就想问问，登山绳断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挂到了某块特别尖锐的岩石上呢。”

常盘问道。

“也有这个可能。”

“也就是说，不一定就是登山绳的问题——”

他话还没说完，就听见鱼津打断道：

“不，是登山绳的问题。登山绳原本就不应该因为挂在尖锐的岩石上就断裂的。因为登山绳是在登山的时候使用的绳子。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会断裂的。”

“嗯，那倒是……前一天晚上，登山绳有没有被冰爪踩到过？”

“没有。那些新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跟小坂不会。”

“嗯，那就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啦。”

“绝对没有。”

“那就麻烦啦。”常盘又说道，“好，——那就先这样。”

挂上了电话。他再次走回到时冈身边，说道：“不行啊。”

“他说如果因为挂到岩角就断掉了，那这种就不能叫登山绳。这话也

有道理。如果这种绳子也叫登山绳的话，那高根仁吉也能算是优秀人物了。”

高根仁吉是一位董事的名字。说完，常盘又继续说道：“至于说冰爪不小心踩到登山绳这样的事，据说新手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登山老手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时冈沉默着，脸色变得很难看，“总之，这个问题，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不然会变得很麻烦。”

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威胁似的说道。这种语气又再次刺激到了常盘大作。

“变得很麻烦，怎么变得很麻烦？”

“这我也不知道。”

“变麻烦了就变麻烦了再说吧。我们也没必要替佐仓绳业的产品背负责任吧。”

常盘的声音猛然间提高了。时冈的语气反而又平静下来了：

“那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吧。你的性格还真是不讨人喜欢。感觉就是故意让董事长为难，让他生气似的。”

“我可没有。”

常盘大作说道。虽然他心知自己确实有几分时冈所说的想法。比起董事长，他更想站在那个总是给他带来麻烦的爱登山的年轻人这边。

常盘和时冈分开之后回到了事务所，看到一个像是报社记者的人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面。他一见到常盘，就马上站起来拿出了名片。名片上写的是R报社社会部的头衔。

“有什么事吗？”

常盘先开口问道。

“没什么别的事，原本是打算采访一下之前在前穗遇险的鱼津先生，但是刚刚听说他已经回家了，所以就想采访一下您。”

年轻的报纸记者从香烟盒中拿出了香烟。

“你采访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啊，遇险的又不是我。”

常盘大作说道。

“话虽如此，但还是想听您说说您所了解的情况。我听说鱼津先生只跟您说过那个事件。”

“这样啊。鱼津可能是只跟我说了。但是他也没跟我说具体情况。他借了钱，交了缺勤申请就回家去了。——要么你去鱼津家里采访他吧。”

“照理应该这样，不过现在也还没有必要特地赶到鱼津先生家里去采访他。能先听您谈谈吗？”报纸记者接着说道，“登山绳真的断了吗？如果真的断了，那我觉得这问题就大了。登山绳可是登山家们全心信任，托付性命的东西啊。”

“嗯。”

“是真的吗？登山绳真的断了吗？”

常盘大作瞪了对方一眼，说道：“不知道。”想要甩开这个话题。

“登山绳断没断，鱼津先生没有说吗？”

“那倒是说了。他说了，但我没有听。”

常盘大作说道。语气中明显带着故意刁难。

“您没问吗？”

“没问。我应该替你问一下的啊。真是太遗憾了。”说完，常盘大作站起身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问鱼津家吧。也不用花多长时间，从这里坐车三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只需花上三十分钟，你的报道就能更准确哦。读者们也会想要知道确切的信息。”

年轻的报纸记者到了这会儿才明白常盘大作的意味似的，苦笑着站起身来，说道：“那好吧。”

记者离开之后，常盘大作竖起耳朵听着正在事务所的一角打电话的女员工的话。

“说是断了。——但是，他是这么说的。”

女员工正这样说着。常盘大作朝她走了过去。

常盘拍拍女员工的肩膀，用眼睛示意她把电话给自己。

“请稍等。”

女员工把听筒交给了常盘。

“喂，请问有什么事？”

常盘重新问道。听筒中传来一个刺耳的男声。

“我这里是报社。不好意思那么忙还打扰您。事实上我是想问问鱼津先生那件事。”这个人比刚才那个年轻的记者要有礼貌一些，但是他们想问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登山绳真的断了吗？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我知道。”

常盘大作回答道。

“您知道。是吗，那我就想采访您一下——”

从对方的话里可以感觉到他似乎正在拿纸和笔。

“那我就开始了。登山绳究竟——？”

“断了。”

“断了？！是吗，可是登山绳一般都是不会断的啊。”

“但还是断了。”

“是出于什么原因断的呢？”

“那就知道了。总之就是断了！啪地就断了。”

“哦。”

“.....”

“是因为岩石特别尖锐吗？”

“那不知道。总之是断了。断是确实确实断了的。”

“这就有问题了，登山绳不会平白无故就断的啊。”

“不，就是断了！这是他亲口说的，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了。”

接着，常盘大作的说话声突然变得激烈起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登山绳断了这一点之外的事情，光打电话可是不行的！光打电话的话。——还是需要去亲自采访鱼津或是采用别的方法——”

“哦。”

“请自己去采访他吧。这样会更好！”

说完，常盘大作啪地挂上了电话，接着突然像做体操似的，一边左右伸展着胳膊，一边说道：“不肯花力气可不行！”

工作必须要老老实实去做。”

听了常盘的话，事务所内鸦雀无声。二十多个员工都感觉他骂的是自己。这时，常盘位置上的电话铃响了。常盘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起了听筒。

“有一个叫做八代美那子女士想要知道鱼津先生家的地址。可以告诉她吗？”

是前台的声音。

“鱼津很累了，还是不要把他家地址告诉别人了吧。”

“但是对方说请一定告诉她。”

常盘稍微想了想，说：“你让她进来。我来见见她。”

当常盘看到八代美那子的身影出现在事务所门口时，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心想，所谓鹤立鸡群，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美那子在一名女员工的带领下来到了常盘大作的大办公

桌前，她把右手拿着的外套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稍微整理了一下和服衣襟，客气地低头说道：“初次见面——我是八代。”

常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哎呀”一声，语气僵硬地说道：“请坐。”想请美那子坐在椅子上。美那子坐下之后，稍稍有些拘谨地说道：“我无论如何都想见见鱼津先生。”

“您是鱼津的朋友吗？还是在山上遇难的那位的——”

“我和鱼津先生见过面，不过跟遇难的小坂先生很早就认识了。”

“哦。那您就是想要了解一下他们遇险时候的情况吧。”

不过，鱼津现在非常累。”常盘说道，“能不能改天再见呢？”

“可是……”

很显然对方不太赞同。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不过作为我来说，还是希望鱼津能够安静休息两三天的。”

听了这话，对方抬起头来，郑重其事地问道：“打电话给他可以吗？”

“打电话啊。”

常盘到底说不出打电话也不行这样的话。

“打电话应该可以吧。不过，请尽量长话短说。”

“好的。那能告诉我一下鱼津先生的电话号码吗？”

常盘叫来一名女员工，让她把鱼津公寓的电话号码告诉来访者。美那子从手提包中拿出记事本记了下来，说道：“百忙之中打扰您了。给鱼津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会按您说的长话短说。”

说完，她就站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多心了，常盘总觉得她的话里含着几分讽刺。

八代美那子离开之后，常盘心想，鱼津这家伙竟然还认识这么漂亮的美女。常盘原本对美女这种生物没什么好感，这次从结果来看也是如此。自己告诉了她电话号码，却感觉被她摆了一道似的，心里很不爽。

*

在东京的两天时间，鱼津一直把自己关在公寓内，谁都没有见。虽然有好几个人来拜访，不过他以生病为由拜托公寓的管理员夫妇帮他挡了回去。来访的全部都是报纸记者或杂志记者。

也有很多人打电话来，不过除了阿薰的电话，鱼津谁的电话也不接。

鱼津之所以不接受采访，不接电话，是因为在把事情告诉小坂的母亲之前，他想把一切都封存在自己心里。在把儿子遇难的消息告诉小坂的母亲之前，他想对这个世界说请保持安静，请让我一个人待着。

在公寓里待着的这两天里，鱼津详细地写下了这次和小坂的前穗之行。他根据自己在山上潦草写下的笔记，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了每一天发生的事情。连两人之间说过的话，只要能想起来的，也都写了进去。不管是为了小坂，还是为了小坂的母亲，这件事都是必须要做的。

出发前往酒田这一天的下午，阿薰打来了电话。鱼津下楼走到公寓管理员办公室，拿起听筒，最先传入耳朵的是“我是阿薰”这句话。

阿薰这个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鱼津心想，阿薰——还真像是小坂的妹妹会取的名字。

不管是尚未成为成熟女性的纤细肢体，还是跟哥哥一样的精干偏黑的脸庞，都非常适合阿薰这个男女通用的名字。

“是不是有很多人去找您了？他们也来找我了，不过找我也没什么用，我想他们应该都去找您了吧。”

“我没有见他们。找了个生病的借口。”鱼津说道。

“不过，您是不是见一见他们会比较好。不见的话，反而被各种误解，就更不好了。”

阿薰说道。语气中满是担心。

“不，我不在乎。在见到你们母亲之前，我不想喋喋不休地说些没用的话。大家关注的都是登山绳究竟有没有断这个问题吧。”

“好像是。”

“但事实就是断了啊。我后面会找个时间详细公布登山绳究竟是怎么断的。”

“但是，怎么说呢，我还是很担心。在您沉默的时候，别人任意揣测，这样也太没意思了。您——跟他们见面，把误会解开，这样不是更好么？”

“没关系的。”

鱼津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误解。

“列车是今天晚上九点的吧？”

“您提前十到十五分钟在检票口等我吧。我买了三等卧铺票。”

阿薰打电话过来好像就是为了告诉鱼津这件事。

按照阿薰所说的，鱼津这天夜里比发车时间九点提前二十分钟就来到了上野站的检票口附近。到了车站，鱼津才知道，自己即将乘坐的九点出发前往秋田的快车名叫“羽黑”。

自己要乘坐的火车竟然是一座山的名字，鱼津不由得心头一颤。现在他只要一听到或者一看到山的名字，心口就会划过一阵奇怪的痛楚。他感觉自己似乎神经衰弱了。

上野站还有一点让他觉得心口发痛的是，他在这里看到很多年轻的

男男女女拿着滑雪板前往东北各地的滑雪场。只要一看到滑雪板、背囊、雪靴，就会触痛他的旧伤。这样下去的话，看到车窗外的雪山什么的话，也会很痛苦吧。他心想，幸好坐的不是白天开行的，而是晚上开行的列车。好歹上了车躺到卧铺上很快就能睡着的。

鱼津正在这么想的时候，突然从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鱼津先生！”

他转过头去一看，八代美那子一脸严肃地站在那里，神情与他之前任何一次见她的样子都不一样。

“啊，八代夫人。”

“我给您公寓那边打过一次电话，说是您病了不见任何人，所以我就没去找您。今天早上我给小坂的妹妹打了电话，听说你们要乘坐这趟列车出发，所以——好点了吗？您的病。”

“没什么大问题。”

“是太累了吧。”说着，她脸上神情突变，充满了痛苦，“上次，是我做得太过分了！”

鱼津突然意识到，在见到这个女人的这一刻之前，自己忙于这样那样的事情，已经完全把她忘诸脑后了。然后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仔细想想，对于小坂乙彦来说，或许八代美那子才是这个世上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女人吧。

八代美那子想要逃离自己与小坂犯下的过错。而自己也支持她这么做，在把小坂带离她身边这件事上，自己也出了几分力。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可以被指责之处。

但是，小坂一死，自己所做的事情似乎就变成了非常残忍的多管闲事。这种内心的变化，在八代美那子身上也同样发生了吧，当然形式有所不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美那子不会一副这么严肃的表情。

“那个——”美那子屏住了呼吸似的说道，“听说登山绳断了，真的是自己断的吗——”

她盯着鱼津的眼睛问道。鱼津心头一惊。

登山绳真的断了吗这个问题，美那子问与别人问，含义完全不同。鱼津也不由得紧盯着美那子的眼睛。

在此之前，鱼津从未曾想过小坂乙彦把登山绳割断自杀这种可能性。但是，就在刚才美那子仿佛是确认般的提问，令鱼津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登山绳是自己断的吧？”

美那子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又问了一次。

“是的，你不要担心。”

鱼津想要用这种说法来一扫对方的猜测。说着，他又想起了事情发生时，紧抓着冰镐的自己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外力的撞击。鱼津感到那时候袭上自己心头的小小疑惑这次以一种更为清晰的形态回到了自己脑海里。但是他还是用力地肯定道：

定道：

“登山绳是自己断掉的。”

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肯定，是因为在这短短的数分钟内，他又重新相信了，小坂乙彦绝不是一个会以那种形式自杀的人。作为一名登山家，在和朋友一起攀登的过程中，在登山最关键的时候，却起了自杀的念头，这怎么可能。这种事情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玷污了大山，也冒犯了登山这一行为的神圣性。不管是哪个登山家，既然已经有了登山家的头衔，就不可能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情。登山家可以因为大山的原因而殒命于大山，但是绝不会因为山下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而在山上自杀。

“我为此一直深感痛苦。想着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该怎么办。”

美那子说道。鱼津只听到了这两句。或许美那子还说了很多其他的话，但是进入到鱼津耳朵中的只有这两句。

“小坂他是绝不可能做你所担心的事情的。毫无疑问，登山绳是自己断掉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但是美那子脸上看不到一丝变化。

“小坂先生的妹妹来了。”

美那子说道。朝她所看的方向看去，阿薰正大踏步地朝这边走过来。

“刚刚说的话，就到此为止吧。绝没有发生你所担心的事情。”

鱼津说道。美那子轻轻点了点头，抬头瞥了一眼鱼津，似乎想要说什么，又没有开口。

阿薰来到鱼津和美那子站的地方，对美那子表达了前来送行的谢意：“谢谢您早上给我电话。那么忙还劳烦您来送行，真是不好意思。”

接着，她又抬起她红扑扑的脸庞说道：“让您久等了。老是不停地有事情出来。”

因为很快就要到发车时间了，三人一起来到了站台上。

鱼津把自己和阿薰的行李都放到了自己的卧铺上之后，又回到了正站在站台上说话的美那子和阿薰身边。

“下次请一定去一趟酒田。哥哥肯定也会很高兴的。”

“嗯，我一定前去拜访。我对东北地区一无所知。酒田那边，现在应该正在下大雪吧。”

“雪每天都在下。不过因为是海边，所以没怎么积起来。”

两个女人说着诸如此类的话。

看到鱼津回到站台了，阿薰问道：“行李都放好了？”

“放好了。”鱼津回答道。但是阿薰看着似乎还有点不太放心，说道：“我先进车厢里看着。”说完，她与美那子告别，把两人留在了站台上，自己独自进了车厢。

“我跟小坂的妹妹说话的时候，感到非常尴尬。她似乎误会了我跟小坂先生的关系。我真想咬咬牙把真相跟她说出来。”

美那子一脸尴尬地说道。

“还是不要说比较好吧。”

“是吗？——可是，她完全是以她自己误解的方式来看待我的。”

“就算被误解，不也都没什么了吗。”

“可是，这感觉就像是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还要藏着掖着似的。”

美那子说话的时候，发车铃声响了。鱼津本来想就正在说的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些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最终他只说了句“再见”，就坐上了列车。

“总之，我不赞成你说出真相。你和小坂的事情，现在除了我和你之外，没有人知道了。不管是为了小坂，还是为了你自己，都不应该再提起了。你想说出来，只是出于你的自私罢了。说了之后，你的心情可能

会得到平复，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说了真话而感到开心的。”

列车开动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鱼津的话说得太重了，美那子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悲伤，但她很快带着这种表情转身朝着跟鱼津相反的方向挥了挥手。阿薰似乎正打开车窗，伸出脸来了。

列车驶过鹤冈的时候，天色开始渐渐亮了起来。鱼津从卧铺上下来，来到过道上，透过车窗朝外看去。列车正疾驰在薄雪覆盖的平原上。

在盥洗室简单洗了下脸回到自己的位置，睡在对面下铺的阿薰也起来了。

“睡着了吗？”鱼津问道。

“睡得很熟。一小时前醒了，睡不着，就去洗了把脸，之后就一直躺在床上了。”

阿薰回答道。这么一说，鱼津才发现阿薰似乎已经洗过脸了，脸上很干净，口红的颜色也比昨天晚上稍微浓了点。

“再用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了。我妈妈可能会到车站接我们。”

阿薰说道。

早上六点半，列车到达了酒田站。下了列车，来到站台上，早晨冷冽的空气令人脸颊发麻。因为检票口附近很拥挤，鱼津和阿薰就站在一边，等着人变少一点再出去。

“我妈来了。你猜是哪个？”

听阿薰这么一说，鱼津就看向检票口外站着的人群，想从中找出小坂的母亲。很快他注意到了一个正看着自己这边的六十多岁的女性，身边跟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双颊红通通的姑娘。

“是那位吧？身边跟着个年轻姑娘的——”

“是的。跟她在一起的是在我家当女佣的姑娘。不过因为我们都不在身边，所以妈妈把这个姑娘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很疼爱她。我哥哥是不是比我更像我妈妈？”

虽然阿薰这么说，但是因为离得太远，鱼津看不清楚小坂的母亲跟儿子和女儿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

两人出了检票口，小坂的母亲就微笑着走了过来。

“欢迎您远道而来。别的话后面再慢慢说，首先请容许我就这次的事

情向您表示感谢。”

说着，她微微低下了头。她的神情并不像是在迎接一个前来报告儿子死讯的人。虽然她内心肯定很悲伤，但是这种悲伤、这种沉重一点都没露在脸上。她的神情和态度都是淡淡的，就如同她迎接的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普通客人。

“车子呢？”阿薰问道。

“在那边等着。——这边请。”

母亲率先朝车子的方向走去。车站前的广场上，细细的雪花还在飞舞着。但是地面上没有积雪。

鱼津、阿薰、母亲依次坐上了车子。双颊红通通的姑娘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

从车站到小坂家，开车大概五六分钟。房子位于日和山公园的入口处旁，从车站附近的地形来看，属于相当高的地方。这里在酒田市内也属于最安静的高岗住宅区之一。

一行人在门口下了车。这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四周围绕着黑色的院墙，从外观上看，完全想象不到这是只有母亲和女佣两人生活的房子。

“就是这里了。乡下的老房子，很奇怪的哦。”

阿薰像打预防针似的说道。她让母亲和女佣先进去，自己和鱼津站在一起走了进去，似乎是想带领鱼津参观一下。

打开玄关的大门，里面是一个没有铺地板的裸露着地面的房间，通向房子深处。鱼津跟在阿薰身后，经过这个房间，朝房子里面走去。在房间的拐角处向左转，尽头似乎是厨房。

突然，面对着这个房间的一排房间中，有一间的拉门被拉开了，小坂的母亲露出脸来，说道：“请进。”

“您家可真气派。”鱼津不由得说道。然后他站在这个没铺地板的房间里，仰头看着顶棚上完全裸露的木结构。使用的全都是东京那边看不到的巨大的、结实的木材。从房子的结构上来看，这个家族的历史似乎很悠久。不过，因为房间太大了，所以感觉有点冷。

鱼津脱了鞋子，走上了一个设有被炉的、似乎是客厅的房间。

阿薰从厨房那边过来，说道：“旁边的房间里放着哥哥的照片。”她的意思似乎是这是小坂出生的地方，所以首先应该先去见见他。

鱼津和小坂的母亲、阿薰三人一起走到了旁边的房间。

因为采光不好，房间里很暗。等眼睛适应了房间里的光线之后，鱼津看到房间角落里放着一张正方形的桌子，上面是一张放大后的小坂乙彦的照片。照片上小坂穿着登山服，拿着冰镐。照片前面是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两三支玫瑰花。

一般的话，这里应该设佛龛，但是因为小坂的遗体还没有找到，所以就先这么布置了吧。上面放着的照片一点都没有死人照片的那种阴暗感觉。鱼津还记得小坂的这张照片。

那应该是两人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一起去攀登枪岳时拍的照片。是鱼津用小坂的照相机拍的。“阿薰说鱼津先生来了之后，让我千万别哭丧着脸。不过，就算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不会哭丧着脸。乙彦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丢了性命的，我想这对于他来说也算是求仁得仁了。那么长时间，乙彦多承鱼津先生您的照顾了。他总是跟我说鱼津、鱼津，您的名字我已经从他口中听说过几千次了。”

小坂的母亲语气平静地说道。

三人一起回到客厅之后，鱼津郑重地向小坂的母亲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然后又小心地措辞，在尽量不刺激小坂母亲的前提下，详细地汇报了事发前后的情况。小坂的母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听完之后，她说道：“上初中的时候，他曾经半开玩笑似的跟我说，妈妈，如果人终有一死的话，我不要死在榻榻米上。现在他的话都成了真。但是，我想，男子汉大丈夫，做了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这就可以了。反正生命只有一次。——乙彦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为此献出了生命，我想他应该是无悔的。”

此时，小坂的母亲眼里也浮现出了泪光，但是她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坐在一旁的阿薰看到眼泪顺着母亲的脸颊流了下来，就提醒道：“妈妈，不可以哭哦。”

结果，母亲说：“我没哭。一点都没有哭。眼泪流出来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啊。因为它是自己流出来的。”

母亲说着，笑了起来。一边笑着，一边用手帕擦了擦眼睛，说道：“你们俩都饿了吧？”她似乎想用这句话给自己的哀伤打上一个休止符，动作麻利地站了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个六十多岁的人。

正如阿薰所说，鱼津觉得，比起阿薰，小坂的母亲与小坂长得更相像。两个人的脸型一模一样，性格也非常相似。

阿薰似乎与大约十年前亡故的、曾担任过当地银行行长的父亲更为相像，比起母亲和哥哥，她更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让情感流露于表面。

吃完早饭之后，鱼津想起了准备的十万日元的奠仪，拿出来，放在

母女二人面前。

“您这是干什么？乙彦也会被吓一跳的。”

母亲坚辞不受，但是鱼津坚持要对方收下。于是，母亲说道：

“那这份奠仪就充当挖掘乙彦骸骨的一部分费用吧。反正，为了乙彦的事情，还需要鱼津先生你往山上跑好多次。”

“没关系的。这些费用不管多少，我都可以从公司借出来。”

“不要说得好像自己开了银行一样嘛。”

“不，是真的。我们公司经理人很好。”

鱼津说着，硬是把奠仪放到了小坂母亲手里。

“既然您这么说，那就先放在我这里吧。”

母亲走进隔壁房间，把奠仪放在乙彦的照片前。

下午，鱼津在阿薰的带领下前往屋后丘陵上的公园。和早晨一样，屋外还飘着如碎羽一般细细的雪花。

沿着房子前面平缓的坡道往上走，右手边有一段石阶路。走过这段石阶路，就来到了丘陵上。

“春天的时候，站在这里，会让人心旷神怡，不过现在就只感觉到冷了。”

阿薰说道。事实上也确实只让人感觉到了寒冷。站在公园，原本可以远眺港湾一带，但是现在海面被雪花笼罩，完全看不到。

“还能看到最上川的入海口呢。”

阿薰又把鱼津拉到了据说能够看到最上川入海口的地方，但是那里同样被雪花笼罩着，看不清楚。光线暗淡的灰蒙蒙的天空下，只能够微微看到一点入海口的小沙洲。

风是从海上吹来的，非常冷。丘陵上多是松树，树干上背对大海的一面积了一层白雪。

两人斜穿过丘陵，来到了日枝神社内。公园里空无一人，当地人称之为山王的这个神社内，也同样不见一个人影。走进神社，地面上已经积起了雪。

两人踩着厚厚的积雪，朝楼门走去。

“这里曾经是哥哥玩耍的地方。”

阿薰说道。鱼津心想这里就是小坂年幼的时候每天都会来玩的地方啊。他眼前仿佛能够看到身姿敏捷的少年眼里闪着光，到处跑来跑去的样子。

正殿为了防雪，围上了竹席，透过竹席的缝隙只能看到正面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哥哥曾骑在那座石狮子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冒犯了神明，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石狮子上现在也积了雪。

“明天天晴的话，我再带您去看别的地方。”

阿薰说道。

“不，明天我得回去了。”

鱼津说道。

“啊，您明天就回啊？”

“还得去上班，所以不能多待。”

“可是，多住一晚应该没事吧——怎么办呢？鱼津先生回去的话，我和妈妈肯定会冷清得哭出来的。拜托了！不能再多住一晚上吗？”

阿薰嘴里说着，一脸认真的表情。鱼津觉得，自己离开的话，母女二人真的会感到冷清吧。

鱼津准备在小坂家住一晚，坐第二天下午的列车从酒田出发。虽然阿薰和小坂的母亲都劝鱼津，好不容易来了就再多住一晚，但是住在小坂已经不在的小坂老家，对于鱼津来说倍感痛苦。而且，已经跟小坂的母亲见了面，暂时完成了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后，遇险以来一直累积的疲惫忽然朝鱼津袭来。他现在很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鱼津想先前往山形，在山形下车，住上一晚，见一见大学时代和小坂共同的好朋友寺田。他现在正在一家高中当老师。他觉得小坂遇难的事情也应当跟寺田说一下，这样已逝的故人也会感到高兴吧。

出发的时候，阿薰和小坂的母亲把鱼津送到了车站。阿薰说道：“我大概再过一周回东京。到时候再去拜访您，向您致谢。”

小坂的母亲在鱼津来的时候没有流泪，在他离开的时候却哭了。当鱼津从车窗里伸出头告别时，她身体紧紧地贴着车窗，说道：“昨天早

上，当鱼津先生和阿薰一起出现在站台上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乙彦和阿薰一起回来了。我当时真是那么觉得的。——现在鱼津先生您要回去了，忽然就感觉冷清得让人受不了。”

“妈妈，没事的。我会再带鱼津先生来看您的。”

阿薰在旁边对母亲说道。

“我一定会再来的。”

鱼津说道。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再来几次，但是等到找到小坂的遗体了，肯定还要来的，此外，也需要经常来看望好友的母亲。

列车滑出站台，纵目远眺，整个庄内平原上都飘舞着细细的雪花。列车开过了好几站，还是没有开出这片平原。随着离山区越来越近，原本像绒毛一般的细雪变成了充满了湿气的鹅毛大雪。雪花还被刮到了车窗玻璃上。

开过狩川站，庄内平原渐渐变得狭窄起来，列车逐渐靠近了平原尽头白雪皑皑的群山。不久，车窗的左侧，可以看到最上川清澈的流水了。

再开过下一站之后不久，列车就沿着最上川前进了。被白雪覆盖的杂木山林呈现出美丽的银灰色，清澈的河流沿着山脚，波澜不惊地缓缓流过。

看着最上川的河水，小坂的死亡变成一种剝心般的孤独朝鱼津的内心侵袭而来。自事情发生以来已经过了十多天，但鱼津还是第一次既不是作为一名登山家，也不是作为遇难事件的幸存者，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朋友，意识到小坂乙彦已经不在世上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悲伤。直到列车在一个叫做津谷的车站附近离开最上川为止，鱼津都一直呆呆地盯着清澈的河水。

列车沿线的小站大半都被积雪埋住了。每个车站附近都可以看到拉着雪橇瑟瑟发抖的马。

离开酒田的时候，鱼津提前发了个电报，所以寺田就到山形站来接他了。

“这次你真是遭了大罪了。小坂那家伙还丢了命，不过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数吧。——所以，我很早之前就说184了我不喜欢登山的。”

寺田是个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的大高个。鱼津刚出了检票口，他就看到了，马上以至交好友的口吻问道：“累坏了吧？”

“不，已经没事了。只不过在来这里的车上，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小坂已经不在了。”

“嗯，先不说这些了，我们先去旅馆，再慢慢聊吧。”

两人坐上车，前往市中心一家在山形数一数二的古老旅店。街上没有积雪，但到底是北方的城市，细细的雪花在暮色四合的街巷间不停飞舞着。

这天晚上，在旅馆的一个房间内，鱼津和两年未见的大学时代的好友一起喝了酒。

“小坂也喜欢喝酒，你把他的那份酒也喝了吧，他也会高兴的。”

寺田说着，很快又给鱼津的杯子里满上了酒。这天夜里是事故发生以来鱼津第一次喝酒。在小坂家的时候，晚饭时饭桌上也拿出了酒壶，但是鱼津推辞了，没有喝。

当桌子上已经放了三四个酒壶时，鱼津感到醉意已经在自己全身弥漫开来了。寺田虽然说自己现在已经酒量大涨了，但是事实上似乎并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厉害，很快就满脸通红，说话声音也大起来了。

“一个叫什么什么绳业的公司说是在做实验测试登山绳到底会不会断。——这做的都是什么讨厌人的事儿啊。”

听了寺田的话，鱼津把正要放到嘴边的酒杯放回到了桌上，慢吞吞地问道：“报纸上写了？”

“你还没看到？今天早上的报纸上写了。你们用的尼龙登山绳的生产厂家的董事长还是专务董事来着，反正就是那个位子的人，说尼龙登山绳是绝对不可能断的，就算真的断了，也肯定是出了什么错。然后还说为了把事情调查清楚，有必要的话准备进行公开实验，看登山绳究竟会不会断。”

寺田说道。

“哼。”

鱼津不由得哼出了声。

“你看吗？这个旅馆里应该也有报纸。”

寺田想要把女服务员叫来。

“不用了，等我回了东京再慢慢看吧。”

鱼津说道，嘴里又“哼”了一声。

在自己忙着处理小坂的身后事，还没有从悲伤中脱离出来的时候，整个事件已经朝着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向发展而去了。从山上下来之后从松本回东京的列车上看到的报纸上已经有了这种预兆，但是鱼津对此并不在意。与其说是不在意，不如说是小坂之死带来的打击太大了，他完全没有余力去认真应对除此之外的事情。

“但是呢。”寺田往鱼津的酒杯里倒着酒，“他们说登山绳绝不会断，那你的立场就很不妙了。他们说登山绳不会自己断掉，那不就等于说是你弄断的吗？”

“大概是吧。”

“你认真点！你这次回了东京，一定要写篇文章，清清楚楚、仔仔细细地把登山绳是怎么断掉的说清楚。”

“我当然会写的。”

“不然的话，人们就会有各种猜测。报纸也好，杂志也好，你一定要尽快把你们遇险时的情况说清楚。”

“没关系的。”

鱼津简短地回应了寺田的话，但是他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别的事情。

登山绳是断掉了的。这一点，不管别人再怎么说明也没用，这就是事实。问题是登山绳为什么会断掉呢？断裂的原因是登山绳本身的性能问题吗，如果不是的话，就只能从外部因素上去考虑了。如果是外部原因的话，那么造成登山绳断裂的原因不是在自己身上，就是在小坂身上。

鱼津首先否定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我没有弄断登山绳！”

鱼津忘记寺田还在自己面前，自言自语地说道。

“那是肯定的。我也不认为是你弄断的。”

“你当然不会这么想。但是这社会上的很多人都认为登山绳是不会自己断掉的，所以就会认为是我弄断的。”

“所以我说你应该尽快把事情说清楚嘛。”

“要我去说清楚我没有弄断登山绳吗！”鱼津悲伤地说道，“你说要我去说清楚登山绳不是我弄断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认为登山绳有可能是我弄断的呢？”

寺田沉默着，没有说话。鱼津也不管，自问自答地说道：“他们的意

思是我为了救自己！因为惜命！所以我就把挂着朋友的登山绳弄断了！确实，那一切没有任何人看到。

目睹事实的只有白雪覆盖的岩石。”

说着，鱼津有些歇斯底里地高声笑道：“寺田，你不用担心我。我没有弄断绳子。我想过和小坂一起死，但是从没过想过要扔下他来救自己。”

“哎，喝酒喝酒。你太累啦。”

不知道是不是从鱼津的话里感受到了一种异常的情绪，寺田没有接鱼津的话。

“我没有弄断登山绳，那么就只剩下技术上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在使用登山绳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比如，无意间把冰爪踩到了登山绳上面，或是在做饭的时候煤油炉不小心把登山绳烤焦了等等。——但是，我和小坂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被人这么猜测，作为一个登山家，小坂就算死了也不会瞑目吧。”

“我明白。”

“我没有弄断登山绳。在登山绳的操作上也没有出现失误。那么，剩下的可能性就是——”

鱼津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他没有办法在寺田面前说出这最后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小坂为了自杀故意弄断了登山绳。

他并不是完全没有自杀的原因。现在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的，只有自己和八代美那子。现在八代美那子不也抱有这样的怀疑吗！

“但是，”

鱼津只说出了这个词。虽然只说了这个词，但是在鱼津自己的脑海里，这也是他对自己说的话。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小坂会以那样的方式自杀。我很了解小坂。不管他有多么狂乱，不管当时自杀的念头是如何突然地袭上他的心头，他都不是一个会以那种方式选择死亡的男人。他是一名登山家。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来侮辱大山！

“登山绳是自己断掉的。登山绳自身的缺陷，虽然我并不知道这种缺陷是怎么出现的，但是总之那个时候，这种缺陷出现了。挂登山绳的岩石应该也有问题吧。我们可以认为，面对某些特定角度的岩石，尼龙登山绳是很脆弱的。”

鱼津第一次用力说出了类似结论的话，接着又拿起酒壶，给寺田满

上酒：“唉，不说了，一切等回到东京再说吧。

小坂这家伙不在了，还真是冷清啊。”

第五章

从酒田回来过了大约十天之后，鱼津恭太写的名为《在前穗东壁痛失好友》的随笔似的文章刊登在了国内最大的报纸之一K新闻的早报文艺栏上。

这篇随笔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分三天刊登。但是在第一天刊登之后，鱼津一到公司，就被常盘大作叫住了。

“你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啊。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相当理性啊。一点也不黏黏糊糊，叽叽歪歪的。看来我得重新评价你的文才啦。”

常盘大作高兴地说道。对于很少表扬别人的常盘来说，这实在是太少了。

“你说你希望在小坂的墓碑上写上‘出生了。登山了。’

死了。’改成‘出生了。向上爬了。死了’是不是更好？——不，改成‘出生了。攀登了。死了。’会更好吧。

不管怎样，不必特地限定是登山吧。”

“那就这么改吧。”鱼津苦笑着回答道。

“对了，我还有一个希望。虽然你目前的文章中写的对于遇难者的怀念之情，已经非常情真意切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再加一些记录性的内容。你现在写的像是文学家写的文章。但是你不是文学家啊，如果想跟文学家竞争的话，就算你再通宵达旦地写，你也是比不过的呀。”

“我没有通宵达旦地写。”

鱼津抗议道。但是常盘毫不理会。

“你应该以登山家的眼睛，而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以一个登山家的眼睛，来冷静地记述那个事件。虽然你写出了‘事件的意义令我颤抖。这比雪还冷的事件的意义。’这样的名句，但是你更应该做的是，用比雪更冷静的态度来记述这个事件。”

“眼见着评价越来越差了呀。不过，还是请继续看明天刊登的内容吧。是用比雪更冷静的态度记述的哦。”鱼津说道。

结果常盘有点吃惊似的问道：“明天还有吗？”

“今天刊登的只是一个部分啊。不是写了‘上’嘛。”

“是吗？”常盘说道，“那真是篇大作啊。”

鱼津想，到了明天，自己的文章多多少少会令常盘感到为难吧。

既然提及了尼龙登山绳的性能，文章中多少都会对佐仓绳业有所批判。佐仓绳业和新东亚商事的关系，鱼津并非一无所知。但是，为了小坂，为了自己，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为了整个登山界，他必须要写。

第二天，鱼津在上班途中，在大森站的小店里买了份早报，在电车上读了自己写的《在前穗东壁痛失好友》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我们这次使用的登山绳是在新宿的某家体育用品店买的。我们还是第一次使用尼龙登山绳。我们所购买的是使用了东邦化工生产的尼龙线，由佐仓绳业制作的八毫米登山绳。从盖了质保印章的说明书上可知，这种八毫米登山绳的抗拉强度可以与一直以来使用的十二毫米马尼拉麻绳相媲美。

当然，我们既然选择使用尼龙登山绳，对其相关知识也都有所了解。在耐寒方面，之前已有人用别的产品攀登过玛纳斯鲁峰了，而且在南冰洋捕鲸中也有使用，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我们从未听说过关于尼龙纤维进水之后又被冻上的实验。

其次，一般认为尼龙不耐紫外线照射。我们为了避免紫外线，同时也为了方便看到，就给登山绳染了橘色。当然，只是染了登山绳表面，尽量避免染料渗入到登山绳内部。同时，除了登山时系登山绳（用登山绳把两人系在一起）的时候，为了不让登山绳受紫外线照射，也为了防止登山绳受到其他损伤，我们用防水棉布做了个袋子，把登山绳装在里面再带着走。

我们买好登山绳之后，在出发之前，两人就是否可以使用尼龙登山绳讨论了多次。从习惯上来说，对于使用8毫米的登山绳，我们并非没有担心。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使用，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尼龙科学在各个领域划时代的发展，而且我们也相信它的安全性。

于是，我们就带着我们购买的八十米长的尼龙登山绳，想要在冬季完成攀登前穗东面的峭壁。这面高达二百米的岩壁，我们一般称之为前穗东壁。——

在新桥站下车时，鱼津已经把这段文章读了两遍了。

推开公司的门时，鱼津朝正对着的常盘大作的办公桌方向看了眼。常盘大作靠在椅子上，两只手正拿着摊开的报纸看着。

鱼津感觉自己的视线和常盘大作的视线正好撞到了一起。常盘的视线很快回到了报纸上，他的坐姿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当鱼津往自己的办公桌走过去的时候，常盘很粗鲁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鱼津朝常盘的

方向看去。

常盘大作慢悠悠地站了起来，像平时一样漫无目的地在事务所内走来走去，眼看着朝鱼津办公桌的方向走来了，中途又向右转，经过他自己的办公桌前，来到外勤员工专用的办公桌对面，又在那里向右转去。

鱼津等着常盘转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停下来。他觉得常盘肯定会来自己位置上的。但是，常盘一直没过来。他像动物园里的熊一样慢吞吞地在十多个正在工作的员工中间走来走去。

鱼津觉得常盘不可能没看自己写的文章。但是，他看了，却没有过来跟自己说一句话，这让鱼津感到有些不安。

算不清是第几次了，当常盘再次准备从鱼津的办公桌前走过时，鱼津主动开口叫道：“经理！”常盘停下脚步，看向鱼津，似乎在问“什么事啊”。

“您看了吗？”

“看什么？”

“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

“唔。”

常盘的回答很模糊。接着他又盯着鱼津的眼睛，似乎在说“还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有点不大放心。”

“不放心什么。”

“唔，我在文章里写了佐仓绳业的名字。”

“为什么写了佐仓绳业的名字，就感到不放心呢？”

常盘大作说道。被他这么一反问，鱼津感觉很难回答，于是他沉默了。常盘一副终于逮到猎物的表情，说道：“我没想到会从我口中听到大放放心这样的话。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男人是不会做写了又觉得不放心的事的。我以为登山家原本就应该是那样的人。”

说到这里，他吸了口气，继续说道：

“我看了，你写的文章！看了之后，我是这么想的。鱼津这家伙很快就要向我交辞职信了吧。可即使如此，也还是个让人佩服的家伙。让董事长怒火中烧，让分公司经理进退两难，自己却辞了工作，挥挥衣袖就走了！——你是这么想的吧。没有这种觉悟的话，是不可能写那样的文

章的吧。那是给这家新东亚商事的决斗书吧。真是一份让人感到痛快无比的决斗书吧啊……”

常盘大作说道。因为不知道常盘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鱼津恭太还是没有说话。

“但是现在，你却跟我说有点不大放心。既然不大放心，你就不要写嘛！”

常盘并没有怒斥，但是鱼津却感到有一种像电流一样的东西瞬间穿过整个身体。

“我并不是在意公司，就是有点担心经理你会难做。”

“唔，是担心我啊。那真是不好意思了。但我还是要说你这担心是多余的。你这话经常听那些不孝的人这么说。做了各种不孝的事情之后，还说担心父母。”

“……”

“但是对于父母来说，看到孩子担心自己也不会觉得有多高兴。倒更希望他不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悔。难道不是吗？”

说到这里，常盘大作看着鱼津的眼睛，似乎意在叮嘱。

“我明白了。”鱼津说道，“那我就战斗到底。但是我不提交辞职信。一提交了辞职信，别人就会觉得是我认错了。”

听了鱼津的话，常盘大作脸上的表情略微有些复杂。

“这样啊。”

“不管怎样，开弓没有回头箭。等看了明天的文章之后，如果经理你还让我写辞职信的话，那我就写。”

“明天的部分写的是什麼内容？”

“简单来说，就是尼龙登山绳的性能是有局限性的。和马尼拉麻绳的登山绳相比较，有优势，但是可能也有缺陷。

我们应该研究这种缺陷，对其进行改良，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唔——”

“我就写到了这个程度。”

“先不管写到什麼程度吧，你写了尼龙登山绳有缺陷，这就够佐仓绳

业头疼的了。说存在缺陷，他们就会感到头疼！”

“可事实上就是存在的啊。”

“就算事实上存在，这样被人指出来，也还是会感到头疼啊！不管是纸也好，发蜡也好，不管是什么商品，都会有缺陷的吧。可是如果有人明确说这个商品是有缺陷的，那就没人买了呀。”

“……”

“既然是商品，就不可以有缺陷！唔，估计你早晚都得写辞职信的。你就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堂堂正正地去做吧。就当自己之前已经在山上死了。现在还能活着就已经是赚了。”

鱼津不知道常盘的这番话到底应该算是教训，还是教唆，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从他的话中感受到了一种勇气。

“大阪总部来的电话。”

一个女员工说道。

“你看，来了吧。”常盘说完，又对鱼津说道，“我还有话跟你说，你先别离开公司啊。”

说完，他朝电话走去。

常盘从女员工手中接过听筒之后，小声地说了两三句，后面就一直“嗯嗯”“哦哦”地在附和，但是不久，他的说话声开始大起来了。他的声音传到了事务所里每一个正在工作的人耳中。

“哎呀，虽说如此，但其实我也挺惊讶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并非不知道佐仓绳业和我们公司的关系。

但还是做出了那样的事情！只能用发疯来形容了。……确实，正如董事长您所说。我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脾气。……

简单来说，应该算是虚无颓废派吧。……不，他现在不在公司。我正准备就这件事听取一下情况。等我仔细确认之后再给您回信儿。……这样啊，是吗？您说这是场灾难啊。对于佐仓先生来说确实应该算是场灾难。”

常盘大作右手拿着听筒放在耳朵上，就这样坐在了办公桌上，左手拿出和平牌香烟的烟盒，从中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用下巴示意旁边的人借个火。

鱼津看到后，赶紧用打火机给常盘点烟了。他觉得这点小事，自己帮忙做一下也没问题。在这期间，常盘大作依旧在和电话线那边好像是

董事长的人说话。

“……哎呀，这就是难办的地方了。虽然可以马上处分他，但是现在就把他辞退的话，如果被大写特写一番，那就麻烦了。很棘手啊，现在的年轻人。……明白了。您就先交给我吧。……总共好像分了三个部分，明天应该还会刊登。

但是，明天好像没什么重要的内容。……唔，董事长，想拜托您跟佐仓先生说一下。……是啊，要他低头道歉啊。没关系，我会让他道歉的。……唉，这种事情偶尔一次也没事的吧。……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好事。那再见——”

说完，常盘放下了听筒。然后一副“哎呀呀，事情严重了”的表情，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这仅仅是个开头，麻烦的还在后头呢。”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跟鱼津说道：“喂，我们出去一下吧。”

常盘没有坐电梯，沿着楼梯走了下去，鱼津也跟在他身后。

“给您添麻烦了，真对不起。”

“对不起我这事，你不用特地说，我心里也很清楚。”

“对经理您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

走出大楼，常盘说道：“虽然还有点早，我们还是去吃午饭吧。”

常盘带头朝马路上走去。风很冷。

“我去把外套拿来吧。”

鱼津说道。他自己当然也想拿外套，最主要的是，常盘把手插在口袋里走路的样子，让人看着冷嗖嗖的。

“不用了。就在那边，就这么走过去好了。而且，我不是很喜欢穿外套。到了冬天，大家都穿外套，就我自己一个人不穿也不行，但是如果可以不穿的话，我还是不想穿的。”

对此，鱼津无法附和。

“可是，会很冷吧？”

“冬天本来就是很冷的呀。”

两人就这么说着话，穿过了日比谷的十字路口，向右穿行在大楼中间，来到了T会馆。常盘走进了T会馆高大的玄关。

常盘的样子看着跟豪华的T会馆并不相称，但是一走进去，前台也

好，服务员也好，似乎都知道他，一个个都跟他打招呼。

“没穿外套的话，就省了寄存外套的麻烦了吧。”

“话是这么说。”

两人穿过宽阔的大厅，走进旁边的餐厅内。两人在服务员的带领下，在里面的桌子边上坐了下来。常盘马上拿起菜单，说道：

“你想吃什么都可以，挑好吃的点。”

鱼津点了虾。常盘说：“好，那我也要这个吧。要什么汤？”

“我不用汤。”

“我要个汤。”

常盘要说什么呢，鱼津一直在等着，但是常盘一直没说话，所以鱼津也没开口。

两人面对面坐着，吃端上来的食物。常盘一边动着刀叉，一边用眼睛示意了一下菜单：“不另外吃点什么吗？”

“够了。”

“够了？！你吃得也太少了。”

接着，常盘又给自己点了肉和蔬菜。鱼津随意地看着外国客人很多的餐厅内的其他几桌，等着常盘把第三盘菜吃完。

“再来冰淇淋、草莓和咖啡。”

常盘用餐巾擦着嘴，对服务员说道。终于一脸餍足的样子，继续说道：

“我想跟你确认一件事。我觉得要解决这次的问题，最快的方法就是进行登山绳的性能实验。不仅是我这么想，佐仓绳业那边也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那样做的话，你这边没有任何问题吧。”

常盘大作的的话里面带着某种严肃。

“是要测试登山绳究竟会不会断是吧？”

鱼津也回看着常盘大作的眼睛，说道。

“是的。”

“我也非常希望能够进行这样的实验。虽然不可能设置与事件发生时

完全一样的状态，但是如果这个实验能够凭着良心进行，尽可能地贴近当时的情况，那我是非常赞成的。”

“好，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登山绳究竟会不会断，最终只能交由科学实验来判断。虽然这不能说是一定准确，但是已经是最接近准确的方法了。”

说完，常盘大作又再次确认似的，问道：“可以吗？”

“没问题。”

“那我们就不必等到佐仓绳业提出了，由我们这边主动提出吧。至于实验方法，我可以以人格担保，一定凭良心进行。如果到时候登山绳断了，那就是登山绳本身有问题，如果登山绳没有断，那就没办法了，你只能承认是自己的失误。比如登山绳的操作上出了错，或是——”

说到这里，常盘停了下来。

“是我弄断的，是吗？”

“从结果来说，是这样。”

常盘一边把盘子里的草莓捣碎，一边说道。

“真是荒唐。”

“你不用这么生气。实验会把这种荒唐的猜测都打破的。

就如你说的那样，登山绳应该是由本身性能的缺陷，才会断掉的。”

此时，常盘大作的语气非常冷静。

喝完咖啡后，两人站起身来。鱼津用身体顶开大门口沉重的旋转门出去的时候，说了声“我想去个地方”，就跟常盘大作告别了，也没有说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私事。

鱼津沿着与常盘相反的方向，穿过夹在大楼间的道路，朝 K 报社走去。照理说鱼津没有穿外套，应该感到很冷才对，但事实上，他几乎没有感觉到冷。有许多不得不思考的事情塞了他的脑海。

鱼津来到 K 报社，跟前台说要找之前拜托自己写《在前穗东壁痛失好友》的文艺版的记者。不一会儿，小个子的年轻记者就拿着校样（试印稿）下来了。

“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

喜怒不形于色的年轻记者说道。

“都是什么样的内容？”

“各不相同。有一半是对事件表示同情的，还有一半声称登山绳是不可能断裂的。——要拿过来给你看看吗？”

“不了，我明天再来看吧。”

鱼津说道。虽然他很想知道读者来信的内容，但是现在并不想看。鱼津站在那里，浏览了一下记者递过来的校样。

这是明天的早报上将会刊登的鱼津随笔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

鱼津看了看自己写的文章。前半部分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后半部分则就登山绳断裂的原因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像小坂出现的三十厘米左右的滑落是经常会有，在把登山绳系在岩石上进行垂直悬降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程度的滑落。从常识来说，很难想象专业登山绳竟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断裂。

不管这样，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我们所使用的佐仓绳业制造的登山绳不巧正是个次品，或者是尼龙这种物质的性能上存在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缺陷。尼龙比起麻，在抗拉强度上或许更好，但是在碰到特殊的尖锐的岩角时是不是存在巨大的缺点呢？当然，我也知道现在各国的登山家们都在使用尼龙登山绳。这是事实，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也是事实。我只希望好友小坂乙彦能够死得有价值，能够促进业界生产出更好的登山绳。——

鱼津在后面又追加了十行文字。

——小坂挂登山绳的岩角究竟是什么形状的，要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再等半年才能去调查。因为这个岩角，现在和小坂的遗体一样，和系在他身上的登山绳一样，被埋在深深的积雪中。——

“稍加了几行文字。”

鱼津把校样还给记者，很快就走出了报社大楼。行人、

车辆、店铺，以及承载着这些的马路，在鱼津眼里都显得遥远而扭曲。天空依旧阴沉着。

进入二月之后，天气日渐暖和，不再像是严冬。

报纸上也开始刊登出诸如伊豆某个渔村的女人们在海滩上工作的照

片、徒步旅行的人们排成一队走在某个山沟地带的小路上的照片，还加上了“春光”“水暖”这样的标题。

到了三月份刊登这样的照片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还在二月就对春色大肆宣传，不免让人生出一种季节混乱之感。

这天夜里，八代美那子和丈夫教之助一起前往日比谷的N宾馆参加某个相机公司董事长千金的婚礼。

美那子按约好的时间从家中坐车来到了婚礼现场，在这里与从公司直接过来的教之助碰头，两人一起走到主桌的尽头，在那里坐了下来。

美那子完全不认识新娘和新郎，婚礼的礼物也是直接由百货商店送过去的，来参加婚礼也完全是出于礼节，不过参加婚礼，祝福一对年轻人从此走向人生的新阶段，这种氛围并不令她讨厌。欣赏着和自己素不相识的新郎新娘的紧张模样，自己则可以在一旁尽情地品尝美食，这让她有一种不用负责任的愉悦。

如果新郎新娘有一方跟自己认识的话，在婚礼这样一种不知道该不该算可喜可贺的场合，美那子会基于从自己的婚姻生活中总结的知识进行批判或发出感慨，但在眼下这样的场合则不会。

媒人的发言冗长而无趣，不过后面的来宾发言都很有趣，一个小时可以不用过得那么无聊。

宴会结束，站起身来，美那子问丈夫：“马上回去吗？”

丈夫到了之后，在婚宴开始之前一直都在忙着跟人寒暄，两人只是对了下眼神，连话都没来得及说。在宴席上，也没能够好好说话。所以，这还是美那子在教之助早上离开家之后，第一次跟他说话。

“一起回去。你在电梯前等我一下。我去跟山川君说个事，马上就过去。”

教之助说道。山川是一个实业家的名字，美那子也知道。

美那子留下丈夫，自己离开了宴会场。她一边跟路上遇到的两三个熟人点头致意，一边穿过电梯口拥挤的人群，来到电梯口对面的大厅，在其中的一张红色椅子上坐了下来。

美那子坐在那里，看着三部电梯不停地把盛装打扮的男男女女运往一层。

等周围安静下来的时候，教之助过来了。

“久等了。”

教之助来到美那子身边说道，然后自己率先朝一部正开着门的电梯走了过去。

“今天很忙吗？”

美那子走进电梯，问道。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人。电梯门关上，又打开了。从外面又进来几个男人，似乎服务员想让这几个人也一起坐这趟电梯。

“嗯。不停地有人来找。一直在喝咖啡。”

“您不喝不就行了嘛。”

“没办法啊。不喝咖啡怎么忍受得了对方说一个小时的废话。”

因为进来了五六个男人，所以教之助和美那子就站到了电梯一角。

“对了，我们被逼着不得不去做那个登山绳实验了。”

教之助突然说道。

“登山绳？！”

在反问的瞬间，美那子感受到了电梯那令人不快的降落感。美那子没再说话，靠着丈夫站着。美那子感觉电梯下降到一层的时间似乎非常长。她很讨厌这种感觉，似乎不知要降落到哪个地方去。

在宾馆门口，教之助在跟服务员说自己车辆的车牌号时，美那子心头被一种不知理由的不安包围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安是由教之助短短的一句话引起的时候，美那子开口问道：“登山绳怎么了？”

“就是之前发生的小坂君的事情。这两天报纸上不是也写了吗？——说是希望我能做这样的实验。”

车子滑行到两人面前，美那子让教之助先坐进去，自己也随后坐了进去。车子开动之后，她问道：“就是测试登山绳究竟会不会断的实验，是吗？”

“嗯。”

“您接受了？”

“嗯。”

美那子没有再说话。她心想丈夫怎么接受了这么让人讨厌的任务呢。自从在报纸上看到佐仓绳业要不要进行登山绳实验这样的报道之后，美那子就感到很害怕，很不快，现在这个实验真的要实施了，而且

实施者不是别人，而是教之助，真叫美那子暗叹这都叫什么事儿啊。美那子对于小坂遇难一事，一直都有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她怀疑小坂是自杀的。虽然这种可能性在上野站的站台上被鱼津明确否定了，但是美那子的不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为什么要由您来做呢？”

“原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而且既然这话都说出来了，就不能不做了。”

“噢，是我们公司生产的？”

“我们公司不生产登山绳，但是生产尼龙。”

“那不能由生产登山绳的公司来做吗？”

“自己测试自己的产品总不太好啊。”

美那子感到丈夫的话里隐含着一种恶意。虽然她明白教之助说这话是不含恶意的，但是很奇怪就是给了她这样一种感觉。

美那子稍稍把身体从丈夫旁边挪远了一点，目光转向无数车灯川流不息的车窗外。

回到田园调布的家中，教之助穿着晨礼服走进客厅，坐到沙发上，说道：

“先来杯浓茶吧。”

看上去一脸疲惫。

美那子让春枝给丈夫上茶，自己则来到起居室，脱下外套，然后又回到了丈夫坐着的客厅。美那子想要向丈夫询问关于登山绳实验的详细信息，但是又怕丈夫怀疑自己怎么那么关心这件事，所以就迟迟没有开口。

“要不要先去泡个澡。”

“嗯。——今天这个婚礼办得真是隆重啊。新娘子很漂亮！她有多大了啊？”

“这个……”

“据说之前她父母因为她错过了适婚年龄，很是担心呢。

大概二十七八吧。”

“哪有——顶多二十五岁吧。如果有二十八岁的话，那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了？”

“那倒也是。”

教之助说道。他似乎觉得自己说了不必要的话，眯着眼睛。然后他拿起春枝送上来的一大茶杯，慢慢地把茶喝完，解开领带，站了起来。

在教之助洗完澡，换上毛巾浴袍，走上二楼之前，美那子一直坐在客厅。她甚至都不想把和服腰带解开。

美那子洗完澡，看了一圈家里门窗有没有关好，走到二楼的卧室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十叠大的卧室内，面对面放着两张床，各自紧靠着墙壁。

教之助已经上床了，在床头灯下看着英文杂志，看到美那子进来了，说道：“我先睡了哦。”但是他依旧背对着美那子，眼睛没有离开杂志。

美那子坐到房间角落里梳妆台前的凳子上，一边看着自己映照在三面镜子中的脸，一边说道：“您这样眼睛会累的哦。”

晚上看书眼睛会累，再也不看了，这话像口头禅似的一

直挂在教之助嘴边，但是他还是每天晚上都看杂志。

“嗯，不看了。今天晚上有点累。”

教之助把杂志放在床头柜上，顺手关掉了床头灯。天花板上的大灯早就关掉了，所以只有教之助的床周围随之暗了下来。美那子床头的台灯和梳妆台上的灯还开着，以正坐着的美那子为中心，照亮了半间卧室。

“通过实验就可以知道登山绳会不会断吗？”

美那子朝丈夫的方向说道。

“这个嘛，”黑暗中传来教之助的声音，“就是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断，所以才要做实验的。不实际做下实验，什么都无法说。”

“那倒也是。——不过，你准备怎么做呢？有想法了吗？”

“不知道。”教之助似乎翻了个身，床发出吱呀声，“虽然不知道，但是一般来说，在将登山绳投入生产之前应该已经做过很多次这样的测试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登山绳会断掉才奇怪。唔，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吧。虽然必须要在各种情况下进行实验之后才知道结果，不过一般来说是不会断的吧。”

“那也就是说，在实验中，不会断的概率更大了？”

“不知道。”

“您刚刚不是说一般来说不会断的吗？”

“虽然一般来说不会断，但是究竟会不会断，还是要看具体的实验结果的。”

说到这里，教之助打了个小小的哈欠。美那子凝视着镜中的自己，接着问道：“如果没有断的话，会怎样呢？”

“也不会怎样。就是确保了登山绳作为商品的信誉。”

“但是，鱼津先生的立场呢？”

“鱼津先生是那个跟小坂君一起去登山的人吧。听说还来过家里——”

“是的。”

“这个嘛。”教之助沉默了一下，“关于这件事，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今天过来跟我谈实验的事情的人还说起了。”

“……”

“就算登山绳真的断了，关于为什么会断的原因，现在似乎也有多种看法。有人说是鱼津为了救自己把登山绳弄断了，也有人说不是这样的。”

“已经有人这么说了吗？”

“好像是。”教之助像一个与事件无关的第三方一样说道，“了解鱼津这个人的，说他是为了替小坂君掩饰才把登山绳弄断的。他们认为小坂君把自己身上系着的登山绳解开了，所以他才会掉下去的。对于登山家来说，解开自己身上的登山绳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光彩的。鱼津君为了掩饰朋友的不光彩行为，就把登山绳弄断了。——想想还真是有这种可能呢。”

教之助说道。

美那子被教之助话里面那句“为了掩饰朋友的不光彩行为”深深刺痛了。虽然教之助说的是假设小坂自己解开了登山绳这种情况，但是，在美那子听来，丈夫似乎是在借着这件事来暗讽别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

美那子说道。

“同样是弄断登山绳，为了救自己把登山绳弄断，和为了掩饰朋友的不光彩行为把登山绳弄断，两者大不相同。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原因。”

“那也就是说，如果登山绳在实验中没有断裂的话，鱼津先生就会被人们这样揣测了是吗？”

“不，还有很多别的说法吧。还有什么来着？”

教之助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似乎是在思考。

对于美那子来说，教之助沉默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而沉重。她在心里猜测着丈夫接下来会说什么。

“对了对了，在日本登山界，他们两人属于独立派。——正因为这样，有人似乎对小坂君他们的登山技术产生了怀疑。所以，就有人说是不是他们在登山绳的操作上出现了失误。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不管多么坚韧的登山绳也会断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来着？”

说到这里，教之助又停了下来。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来着？”

又是一阵沉默。这种沉默令美那子感到窒息。

因为开着瓦斯暖炉，房间里很暖和，但即使如此，穿着毛巾浴袍的美那子还是感觉凉飕飕的。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说法呢？”

美那子又问道。她想也许丈夫嘴里会说出自杀这个词。

当美那子意识到镜子中的自己正在钻牛角尖似的紧盯着镜子外的自己时，她怀疑这时丈夫是不是也正在看着自己。

美那子突然伸出手去，关掉了梳妆台上的日光灯。

与此同时，美那子听到了丈夫的鼾声。确实是打鼾的声音。美那子突然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对这样的丈夫感到非常愤怒。

接着，跟平时一样，美那子蹑手蹑脚，缩着身子，钻进了自己床上的被窝里。

这天晚上，美那子做了个梦。

——无边无际的柞树林，树上都是火红的枯叶。前后左右，全部都是柞树林。柞树的树枝上缀满了颤巍巍的枯叶，似乎马上就要掉落下来似的。

美那子走在其中。不知道是不是走了很长时间了，她感觉很累。美那子从来不知道，原来柞树的枯叶会这么红。可是，小坂家在哪里呢。应该就在这一带的，可是怎么也看不到。

美那子有点害怕，想着就回家吧，不去见小坂了。但是，她一想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取回自己送给小坂的打火机，还是不能就此回去。

必须要见到小坂，从他那里拿回打火机。自己为什么会把那样的东西送给小坂呢。那是教之助去国外旅行的时候给自己带的礼物。自己无意间就把它给了小坂，但还是必须要拿回来。不然，自己和小坂之间的纠缠，说不定会因为这个打火机而被人发觉吧。

美那子继续往前走。可是怎么走也走不出这片火红的柞树林。不一会儿，美那子看到对面过来了一个男人。她想，会不会是小坂呢。但是，走近一看，不是小坂。是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

美那子想要问个路，就开口说道：“请问您知道小坂先生家在哪里吗？”

“小坂？！小坂不是在前穗死了吗？”

美那子一听，心中陡然一惊。啊，是的，小坂已经死了，她想道。同时，她的身体和内心变得一片冰冷，就像快要冻僵了一般。小坂死了！她觉得他好可怜。此时，之前还是素不相识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鱼津的样子。

“您为什么想要去拜访小坂家呢？”

鱼津咬牙切齿地问道。美那子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打火机的事，就沉默着。接着，她又听到鱼津说：“您在这里转来转去，小心您的丑闻会被世人知道哦。请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

美那子感到鱼津的两只手放在了自己肩上。

“行吗？听明白了吗？”

鱼津再次确认似的说道。与此同时，美那子感到鱼津的手在剧烈地摇晃着自己。

美那子在这里醒了过来。柞树林消失了，鱼津也消失了。只有肩膀

被鱼津用力抓住的感觉还残留着，仿佛只有那里才有知觉。

美那子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鱼津用力抓住自己的触感还残留在自己的肩膀上。被他用力摇晃的感觉，伴随着一种晕眩感，也留在上半身上。

但是，梦境留下的感觉逐渐变得稀薄，并最终消失了。

美那子躺在床上，睁开了眼。如同听着人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一样，她静静地躺着，感受着梦境带来的晕眩感逐渐消失。

房间里的空气一片清冷。教之助的床上，跟入睡的时候一样，传来阵阵鼾声。这鼾声听起来有一种奇妙的规律。此时，美那子感到丈夫的鼾声就像是隔着宽阔的大海传来的一样。

美那子又闭上了眼睛，回想起了自己的梦境。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呢？

自己为了拿回打火机而去找小坂，小坂活着的时候，自己就一直想要找他拿回打火机。自己把打火机给了小坂，但是在他死后，自己并没有想过要把它拿回来。虽说如此，梦境中关于打火机的想法，并不能说是假的。她觉得这说明自己潜意识里还是想把打火机拿回来，而且这也清楚地表现了自己对小坂的感情。

然后她遇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意识到小坂已经死了。那时候自己感受到了似乎要把自己冻僵一般的冰冷。自从知道小坂遇难以来，自己对他的死一直都是这种感觉。小坂生前，自己对他冷冰冰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他那样死了之后，自己更是觉得他很可怜。

接着，在梦里面，那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鱼津。鱼津说，你在这里转来转去，小心你的丑闻会被世人知道哦。请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鱼津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呢？

美那子想着梦里面的情景，她忽然想到，鱼津会不会是在保护自己呢。想到这里，美那子不由得在被窝里猛地动了一下。

鱼津为了不让自己和小坂的丑闻为人所知，所以才隐瞒了小坂的自杀吧。看来，小坂还是自杀的。鱼津明知这一点，却假装不知吧。

但是，美那子的思绪很快转到了自己受到了鱼津的保护这一点。她觉得这不可能。美那子很奇怪自己居然会这么想。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还没醒。

美那子在床上坐起身来。她感觉此刻自己已经完全从梦境中清醒过来了，想着这会儿是几点了呢。

美那子又躺回到床上，但是睡不着，眼神格外地清醒。

虽然她很想知道现在几点了，但是要要看表的话，就必须打开床头灯。如果房间亮了灯的话，就会断了与刚刚自己所沉浸的世界的联系吧。美那子想要多保留一会从梦境中延伸出来的时间。

美那子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过了十几二十分钟。这时候，她想到自己刚刚一直在想鱼津的事情，不由得被自己吓了一跳。她深感自责。不知不觉美那子又再次沉浸到了刚刚已经被自己压下去的、鱼津可能是在保护自己的想法。

当美那子意识到自己大半夜不睡觉，一个人躺在床上想鱼津这种行为是多么可悲时，她拉上毯子，把脸半埋在其中，对自己说别想这些无聊的事情了，赶紧睡吧。

正在这时，她听到教之助在说着什么。但是她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美那子正准备反问时，又听到教之助说了什么。这下美那子明白了他明显是在说梦话。是用英语说的梦话。

美那子心想，说个梦话干吗不用日语说啊。她不由得想到，自己连丈夫的梦话都听不懂，自己夫妻间还存在着这样的隔阂呀。

当远处传来电车的声音时，美那子渐渐睡着了。这天她睡得比平时都要晚，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八点了。当她睁开眼时，教之助的床上已经没人了。

美那子赶紧下了床，穿着睡衣就下了楼。她在楼梯上遇到了穿着毛衣，拿着报纸，正往楼上走的丈夫。

“今天早上有点冷哦。千万别感冒了。”教之助说道。

吃早餐时，与教之助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的美那子，与昨天晚上的美那子已有所不同了。

美那子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很讨厌昨天晚上那个做那样梦的自己，更讨厌自己梦醒之后还睡不着，胡思乱想地醒了那么长时间。

吃完饭之后，美那子看着正在看报纸的丈夫，心想自己对丈夫没有任何不满。自己很尊敬丈夫，也很信赖他。所以，自己才会因为和小坂犯下的过错而备受煎熬，拼命想要远离那种过错。自己是很爱丈夫的，美那子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了好几次。

但是，送丈夫出门上班之后，美那子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不停地对自己说是爱着丈夫的，不由得感到很奇怪。哪里有做妻子的还要不断确认对丈夫的爱了呢。

这个想法令美那子一整个上午都呆坐在走廊的藤椅上。

美那子拿起了杂志，但是那些字怎么也看不进去。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之前也出现过好多次。但是，之前她并没有像今天那样钻牛角尖似的思考自己和丈夫的关系。自己是爱着丈夫的。丈夫也对自己充满着爱意。这一点上自己应该是没有任何不满的。但即使如此，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着某些危险的东西，似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令自己走上歪路。

美那子走到院子里。在院子里转悠着，走到院子的一个角落时，忽然看到脚边的地面上躺着一只已经不会动的蜜蜂。美那子蹲在那里，一直看着这只已经没有力气飞起来的生物，虽然它一直在不停地动着。

“夫人，有客人来访。”

美那子听到声音，回过头去，看到了正从走廊上下来的春枝。美那子站了起来，似乎想把木屐的齿踩到蜜蜂上，又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狠狠地踩到了蜜蜂身上。

“是谁？”

美那子问朝自己走过来的年轻女佣。

“是一位叫小坂的客人。”

“是个姑娘？”

“是的。”

“那你把她请到客厅吧。”

美那子说道。但是踩死了蜜蜂之后残忍的悲哀，令她一时间没有动弹。

美那子刚走进客厅，正坐在椅子上的阿薰就马上站了起来。

“欢迎欢迎。”美那子说道。

“本来应该早点来拜访您的，但是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杂事……”

阿薰稍稍带着一些拘谨，看着美那子说道。

这样的阿薰，与之前美那子见的任何一次都不大一样。

之前见到阿薰的两次，因为小坂刚刚出事不久，所以她完全没有化妆，而且总带着一种慌张的感觉，但是现在的阿薰纤细而敏捷的身体上

带着一种沉静。

美那子从阿薰身上转开眼，请她落座：“请坐。”阿薰坐到椅子上之后，依旧每次一抬头就盯着美那子的眼睛看。

美那子心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纤尘不染的眼睛了。想到自己的不堪在这样的眼神下变得无处可逃，阿薰的眼神对她来说就变得尤为刺眼了。

“兄长忌日的时候大家都来了，我本来很想通知您，不过后来想想还是不通知的比较好。”阿薰说道，“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因为不知道凭着自己的想法做出的决定，对于美那子来说究竟是好是坏，阿薰脸上露出些许不安。

美那子感觉阿薰跟之前一样，此时也依然误解着自己和小坂之间的关系。这当然会令美那子感到困扰，但是，事到如今，也只能任由她这样误会了。正如某次鱼津在上野站的站台上说的那样，现在再来纠正这些误解，关系到的也只有美那子自己的心情，或许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一种自私。

美那子选择了一些安全的话题来聊，想要尽量避开谈小坂。

“您平时做运动吗？”

“会去滑滑雪。——不过，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曾作为县里的选手参加过比赛了。”

难怪了，阿薰看起来肌肉结实，很像是经常做滑雪之类的运动的人。

“我今天来拜访您，是想请八代夫人您收下哥哥的照片。”

说着，阿薰站了起来，从窗边的矮几上拿过来一个蓝色的手提包。她一直误以为自己是她哥哥的恋人，美那子再次为这个年轻女孩的误会感到困扰。

阿薰从包里拿出一本相册，放在桌上，说道：“这是我这次整理的。老家还有很多哥哥的照片，不过我先把自已手头有的整理出来了。我想把这些照片寄给妈妈，但是在寄给妈妈之前，想请八代夫人您从中挑两三张自己喜欢的收下。”

阿薰把相册推了过来。美那子出于礼貌，也不得不打开看下。

美那子把手放在相册上，迟疑着要不要打开。虽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张，但是这里面应该贴着小坂乙彦的相片。那个有可能因为自己拒绝了他的求爱而自杀的年轻登山家，就在里面。

美那子放开了相册，站起来，拉了拉右边沙发上垂着的铃铛绳，叫春枝过来。春枝刚刚上过红茶，其实美那子叫她也没什么事，但是她想通过这么做，把自己讨厌的事情稍稍往后延一延。

美那子坐回椅子之后，春枝很快就过来了。

“上点水果吧。”

美那子对春枝说道。春枝走出房间之后，美那子怀着一种被逼着不得不做的心情，翻开了相册的第一页。上面只有一张小坂穿着西装的半身照。美那子稍稍瞄了一眼，就翻到了下一页。接下来，她以一种不会令阿薰感到不喜的速度，翻完了相册。

“您可以任意选两三张留着。”

阿薰说道。但是美那子一张都不想要。对那个可能是因自己而死的年轻人的照片，她想尽量远离。

“您好不容易才贴上去的。”

“不，没关系的。”

“就这样给您妈妈寄过去不是更好吗？”

“这不是有挺多的嘛。”

美那子想尽快了结这件事。

“那，难得您特地给我送来，我就要这张吧。”

美那子挑的是鱼津和小坂两个人穿着登山服并排坐在河滩上的照片。她心想，幸亏除了小坂的单人照，还有跟鱼津一起的合照。

“那个，那张——”阿薰有些为难地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您挑别的照片。——而且，这张照片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阳光太强了，哥哥的表情很奇怪。”

“那我再挑别的吧。”

美那子翻了两三页，又挑了一张小坂和鱼津的合照。

“啊，那张——”

阿薰又轻呼了一声。

“这张不行吗？”美那子说道。

“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阿薰说道。

美那子心想，那就再选别的吧。对于美那子来说，选哪张都可以。她翻看着照片，终于看到一张鱼津和小坂并排站着的，就想选这张。

“令兄和鱼津先生的合照没几张啊。还以为他们两人总是一起去登山，应该会有更多合照——”

“是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俩的合照真的很少。这里总共就三张。”

美那子想要这第三张合照。

“那我就要这张吧。”

“嗯。”说完之后，阿薰又马上问，“哥哥的单人照不行吗？”

“如果是令兄一个人的照片的话，总感觉像是遗像。”

“那个——”

阿薰话到嘴边，又闭口不语了。美那子感觉她似乎是想让自己再选别的照片。

美那子抬起头，不再看相册，正好与阿薰的眼神碰到了一起，正好看到阿薰脸上带着几分苦涩的微笑。这个微笑并不是因为她觉得奇怪才出现的，而是因为她想要拼命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美那子有点吃惊，问道：“和鱼津先生的合照，不行吗？”

“不不。”

阿薰使劲地否定道。

“那，我就不拿这张吧。再挑张别的好了。”

“不不。”

不知道阿薰这个“不不”否定的是什么，只听得她不停地在说“不不”。她停顿了一下，说道：“请收下这张吧。没关系的。”

美那子感觉阿薰的真实想法与她说的正好相反，她并不想让自己选这张照片，所以她决定选一张别的。她选的是小坂和几个自己不认识的人一起坐在某座山的山顶岩石上的照片。

“这张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请随意。不过这不是哥哥学生时代的照片吗？”

阿薰说道。美那子将这张照片从相册上撕了下来。照片上的人很瘦，与美那子所知道的小坂判若两人，但是对于美那子来说，这反而令她感到轻松。

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此刻的阿薰基本不抬头，她的视线一直落在自己的膝盖上。美那子带着一丝恶意，看着这样的阿薰，仿佛她是一只可以任由自己处置的柔弱的猎物。

这个少女对鱼津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吧。不然的话，无法解释她为什么不想让自己拿有鱼津的照片。美那子看着阿薰，忽然意识到自己对阿薰竟有一种嫉妒，她不由得暗忖，自己到底是嫉妒阿薰的什么呢。

细想想，原来阿薰身上有许多让自己嫉妒的地方。额头清爽的发际是这个年龄的姑娘所独有的，因为被人猜到了自己的心思而羞得不敢抬头的纯真，也是这一时期的姑娘才有的。现在，如果自己叫她一声的话，她会吃惊似的抬起头吧。她抬起头的样子，还有她抬起头后盯着自己眼睛看的那种毫无理由的专注，都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年轻人独有的美丽。穿着黑色毛衣的纤细的身体，也散发着一一种让人嫉妒的纯洁感。而且，她肩部的线条怎么让人感觉如此清纯呢。

现在，这个姑娘想把这所有的美丽和清纯奉献给某个人。在无意识中，想要某个人来玷污这份纯洁。

“您接下来要去见鱼津先生吗？”

美那子向美丽的猎物发问道。

“嗯。”

阿薰抬起了头，又很快垂下了眼神。

“哥哥忌日的时候，鱼津先生也来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报纸上老是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很担心，所以也去拜访过他。”

“你说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是指登山绳的实验吗？”

“是的。”

“鱼津先生是怎么说的？”

“他说还是做实验比较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万一登山绳没有断呢……”美那子刚说到这里，就被阿薰打断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阿薰抬起头。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抗议。

“鱼津先生说了登山绳是自己断掉的。”

“话是这么说。——但就怕万一呀。”

“我认为登山绳不可能不是断掉的。除非做实验的人心怀恶意。”

阿薰说道。美那子很想告诉她，这个实验将会由自己的丈夫来做，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登山绳应该不会断吧。

此时，美那子心中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类似确信的想法。

小坂是自杀的。鱼津是在保护自己。——美那子怀着一种把蜜蜂碾死时的残忍，慢慢想道。自事件发生以来，美那

子一直很担心小坂是自杀的，但此刻，她反而对此产生了一种期待。

*

十一点，秘书科的年轻员工过来提醒道：“请您出发去参加第三工业俱乐部的午餐会。”

“嗯，这就去。”

正在办公桌前浏览邮件的八代教之助头也不抬地说道。

“那可以现在去备车吗？”

“嗯，去吧。”说完之后，他又加了一句，“备车之前你帮我打个电话。”

这时，教之助才朝秘书科的员工抬起了头。听了教之助的话之后，原本站在门口衣着光鲜的青年走进了房间。教之助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中拿出了一叠名片，大概有二三十张。

“其中有一张是新东亚商事东京分公司经理的。你帮我找出来，给那边打个电话。”

青年翻着教之助给的名片，不一会儿说道：“是一位名叫常盘大作的先生吗？”

“唔，叫什么名字来着。”

“写着新东亚商事的名片，就只有这一张。”

“那应该就是他吧。你给那边打个电话找他，等他接电话了，再把电话递给我。”

青年马上拿起办公桌上的听筒，开始拨号。

教之助站起来，走到房间角落里的盥洗室，在那里洗了手，又对着镜子正了正领带。准备离开盥洗室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镜子中自己的领带。他并不大喜欢这条领带。黄褐色的颜色还差强人意，但是上面又有横条纹。这是今天早上穿西装的时候，美那子拿出来的，她拿着直接就系到了自己脖子上，但是现在看看，果然是花哨又没有品位。美那子总是选这种多少带点红色的东西，但是自己最近喜欢一些更低调、更素雅的东西。

去年之前，自己对美那子买来的领带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抗拒感，但是近来，每次照镜子的时候，总觉得脖子上的领带很碍眼。这与其说是美那子和自己的喜好产生的不同，不如说是自己的好恶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不仅仅是领带，自己确乎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再愿意妥协了。

人一过了五十岁，就会变得不想再做自己之外的人了吧。不过，算了，像领带这种小事，还是忍耐一下吧。还是尽量不要表露出自己的喜好，以尊重美那子的喜好为先吧。

这也是对年轻的妻子的礼让吧。

“对方接电话了。”

听到青年的声音，教之助离开镜子前，走到听筒旁边。

教之助拿起听筒，用手捂住通话处，命令青年：“去准备车吧。”然后才把听筒放到耳边，以一种平静的、事务性的语气说道：“您好，我是东邦化工的八代。——上次真是失礼了。”

听筒另一端很快传来一个低沉的、充满精神的声音：“我是常盘。上次是我失礼了。百忙之中，还向您提出了那样过分的要求。”

“我要说的正是这件事。”

“好的。”

“我有些事情想要跟您见面之后详谈。”

“那我马上过去拜访您。”

“是吗，那就不好意思了。”

“不，没关系的。——我什么时候过去合适呢？去您公司吗？”

对方爽朗地说道。

“我今天早上在日比谷第三工业俱乐部有个聚会。大概十二点半左右结束——”

“那我一点钟左右去拜访您方便吗？”

“好的。”

“那，时间就定在一点。那我去哪里见您呢？——去第三工业俱乐部找您吗？”

第三工业俱乐部当然也没问题，但是考虑到聚会可能会拖长，尽量还是选其他地方更保险一些。

“您还知道其他比较合适的场所吗？”

“那我们就在T宾馆的大厅见吧。”

T宾馆的大厅老是有一些高大的外国女人出没，教之助并不是很喜欢。于是常盘大作又建议：“除了T宾馆，那一带还有一家棉业会馆的餐厅。那边怎么样？”

棉业会馆的餐厅的话，总感觉那里会遇上不少熟人。老是要跟人一一寒暄也是挺烦的。于是，常盘大作第三次建议道：

“N会馆六楼的宾馆大厅怎么样？”

“那就定那里吧。”

这次教之助很快答应了。因为他还一次都没有去过N会馆的宾馆大厅，所以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是六楼吧。”

“是的。那我一点整到那里。我会一直在那里等您，所以就算您聚会晚了也没事。”

放下听筒之后，教之助感到对方说话非常的周到圆滑。

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任性，但是对方都宽宏大量地没有计较。

教之助在十二点半参加完第三工业俱乐部的聚会之后，就前往车程不到五分钟的N会馆大楼。

来到位于大楼六楼的宾馆大厅，大概差十分钟一点。铺着红地毯的大厅内，零散地放着几组桌椅，教之助选了最靠里的沙发。这里果然很安静。虽然墙上的装饰、通往二层冷饮室的楼梯、不知道从哪里照进来的光线，都像是电影中的布景，多少让人感觉有点轻浮，但是没什么人，很安静，这一点很让教之助满意。整个大厅里，只有对面的角落里坐着几个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有几个男男女女混坐在一起的日本人，而且也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声或谈笑声。

教之助向送热毛巾过来的少女要了一杯绿茶，然后就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参加完毫无意义的聚会之后的疲惫，在他全身弥漫开来。

他心想，以后参加聚会，必须要稍微选择一下了。聚会实在太多了。不仅仅是聚会。杂事也太多了。像现在这样，来到这里等人，也是属于杂事之一。像测试登山绳会不会断的实验这种事，与自己毫无关系，是俗世中最俗不过的一件事了。并不是自己非做不可的事情。但是却被硬塞到了自己手里。被硬塞了这件事之后，自己经常后悔。如果可以随便对付一下，倒也没什么，但是自己天性就是做事不会随便敷衍。像这次的登山绳实验，一旦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就做不234到敷衍了事。他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向即将见面的那个人强调，自己不会敷衍了事。为此，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几分之一就要被占用了吧。

但是，当看到常盘大作胖胖的身躯出现在大厅门口，直直地朝自己走过来时，教之助还是打开叠放在一起的脚，马上站了起来。接着，他像是迎接常盘似的，向前走了两三步，以他一贯冷静的语气说道：“不好意思，百忙之中，还让您特地跑过来。”

“哪里话，哪里话，您等久了吧？——请坐吧。”

反而是对方邀请自己坐下。接着，对方把自己巨大的身躯埋入沙发当中，说了声“不好意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室内太热了，对方还脱下了外套，只穿着背心。

“那我就开门见山说事儿了。——事实上，我们之前所说的登山绳实验，费用大概需要百万日元，这一点不知您知不知道？”

教之助说道。

“百万日元？！应该至少需要花费这么多吧。我明白了。

我来出。”

对方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还有，关于实验，我希望能凭着良心去做。关于这一点，如果您这边还有别的考虑的话，那也是不能通融的，所以还请您——”

这是教之助最想说的话。他也是为此才把委托者之一的常盘大作叫到了这里。

“您所说的别的考虑是指？”

常盘大作吃惊似的抬起了头。

“佐仓绳业想要做登山绳实验的想法中，包含着希望证明登山绳不会断裂的目的。”

“那应该是有的吧。”

“我希望您这边能够理解的是，不管您的目的有多强烈，实验也是不会为此左右的。”

教之助说道。他抱的是丑话要说在前头的想法。

“正该如此。”

常盘大作用力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对教之助的话一副深得我心的样子，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生动积极起来，说话声也变得比之前更大了：

“您说得真好。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为了知道登山绳会不会自己断掉，所以才要做实验的。断了也没事。

断了，也是好事。就算最后结果是断了，也很欢迎。”

“并不一定会断。到底会不会断，不做实验无从知晓。”

“那是的。”

“但是，如果真的断了，那佐仓绳业应该会很棘手吧。”

“那是会感到棘手的。但是，棘手也没什么啊。您知道佐仓社长吧。”

“知道。”

“我知道那个人至今为止从未遇到过棘手的事情。所以有这么件让他棘手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坏事。那个人，——

虽然我并不太喜欢他，但是不得不说他总是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像他那样的人，刚下了公交车，就会看到电车在那里等着他。刚下了电车，来到站台上，列车又正好进站了。他之所以能够发迹，也是因为过去他不管做什么事总是那么幸运。他为人无趣之处，也正是源于此。虽然不管学界，还是实业界，政界，往往都会出现这样的人物。”

“这样啊。——不过，他跟贵公司新东亚商事关系匪浅吧。”

“是的。他手上持有大量我们公司的股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公司跟他的公司算是兄弟公司。”

教之助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常盘大作的脸。

“那样的话，站在你的立场上，也应该是希望登山绳不会断吧。”

“话虽如此，可如果断了，也没什么关系啊。”

接着常盘大作笑了起来。对于教之助来说，他有点无法理解常盘这个人的立场，但是通过跟他见面，得以确认实验不会受任何因素左右这一原本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次的见面就有了价值。

女服务员走了过来。

“咖啡，红茶，您喝点什么？”

常盘问教之助。

“不，我来杯绿茶吧。”

“那，麻烦要绿茶和咖啡。”

吩咐完，常盘大作又说道：

“喝绿茶比较好。上了年纪的话。”

“您还很年轻吧？”

“不，大概跟您差不多吧。”

“我今年五十八。”

“那我比您小三岁。”

常盘大作说道。他的声音充满精力，完全想不到就比教之助小了三岁。

“虽然只比您小三岁，但是我什么都不行。做什么都不行。”

常盘说道。但是他的神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不行的样子。

“哪有。您看您多精神。到了这个年纪，相差三岁也会有很大的差距。”

教之助说道，他说这话也不完全是客套。听他这么说，常盘大作又

接着说道：

“年龄这种东西，原本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认为，过着年轻生活的人，就会年轻，过着老年生活的人，就会显老。——我是这么想的。有的人明明还很年轻，却过着老年人的生活，而有的人虽然上了年纪，却仍然过着朝气蓬勃的生活。像八代先生您一直忙于核能方面的工作，再没有比这更年轻的生活方式了。”

常盘大作开始高谈阔论起来。

“总之，人们常说一个人的价值要盖棺才能定论。虽然我不知道所谓人的价值究竟是指什么，但是我想一个人的生活究竟有多充实，这确实是在盖棺的时候才能定论的。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有钱人，应该是由他一生所花费的金钱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盖棺时这个人一生所用的金钱的总量。不管是借钱，还是做小偷，如果这个人一生中花了大量金钱，那么我觉得也该称之为有钱人。如果一个人拥有百万巨富，但是一生只花了一点点钱，那毫无疑问，应该算是穷人。不仅是金钱，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年轻也是这样。据说拥有年轻的妻子的人，通过吸收妻子散发的荷尔蒙，可以重返青春。可能真是这样吧。但是，这种事本身是无意义的。硬是要在老去的肉体中留住青春，这种努力是无用的，

而且可见此人的无耻，令人生厌。娶一个年轻妻子的意义并不在此。而是在于跟年轻的妻子一起过充满朝气的生活。不是要去吸收年轻的荷尔蒙，而是要去挥霍这种荷尔蒙。是反抗自己的日渐衰老，过年轻的生活。这么做非但不能返老还童，而且还有可能令死期提前到来。但是，这样能够令自己重新体会青春，又确乎有其意义。”

“可能真的如您所说吧。”

八代教之助不知道对方的滔滔不绝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只好出言打断了他。当然，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打断对方的话，他也想说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的妻子就比我小很多。”教之助开口说道。

“哦，您有一位年轻的夫人？！是吗，那我刚刚真是在您面前大放厥词了。”

常盘大作一本正经地深深吐了口气。

“我有一位年轻的妻子，像您所说的那样，和年轻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反抗自己的日渐衰老，如果真能做到当然也不错，但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教之助平静地说道。常盘大作刚刚语气激昂地说完，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就特别安静，也因此显得格外有说服力。

“我并不是为了所谓的吸收对方的荷尔蒙之类的目的结婚的。要说的话，最开始的原因还是为了挥霍对方的荷尔蒙吧。想要反抗自己的年龄，过一种年轻的生活。但是，正如这世上很多事情那样，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要享受年轻的欢乐还是得在年轻的时候。上了年纪之后，比起跟妻子聊天，想想工作上的事情，更让人觉得轻松，比起爱抚妻子的身体，更想要晚上能够自己一个人安静地睡觉。有时候会陪妻子去街上买东西，那可真是无聊。如果只是买东西还可以勉强忍受，如果是要去看电影或看戏，就只好跟她说，对不起了，你能自己一个人去吗。”

“这样啊。”

“妻子想要在院子里种上草坪，开凿出椭圆形的水池，放上长椅子，养上一只牧羊犬。——这很令人头疼。对我来说，有一两棵柿子树就很好了。——唔，如果仅仅是这种程度的差距还无所谓。但是这种差距会逐渐越来越深。”

“哦。”

“该怎么说呢，这就是年老和年轻之间的差距吧。说得更清楚点，也就是妻子的精神和肉体的年轻，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敌人。当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就我而言，妻子只剩了个名头。妻子自己还傻乎乎的。

如果我是她的话，肯定会感到愤怒的。”

“唔——”

“这么看的话，女人真是看着就让人担心啊。——虽然

我觉得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就是自然。唔，就像一个有着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子的老父亲那样。不过麻烦的是，她给自己找个结婚对象的话就让人头疼了。——唔，就变成了一个悲剧了。像您所说的对年龄的反抗，如果能够做到当然好，但是我已然讨厌反抗了。我已然提不起劲来去反抗，也越来越怕麻烦。这么看来，您刚才所说的，难免要沦为一种空谈了。”

一直在沉默着倾听教之助说话的常盘大作卷起了白衬衫的袖子。他似乎在说，好了，我要开始反击啦，他沉默着，再次看向这个安静的，却也带着几分冷漠的老绅士。

“这个，是性格问题。有人到了六七十岁，还在到处追女孩子。但是，对于八代教之助先生您来说，还有比年轻女孩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所以您不会那样做。您不应该跟您年轻的夫人结婚，而应该跟核能结婚。也不是非要以人，特别是以女人为对象来思考的。能令人反抗年龄，神魂颠倒的，不一定非得是女人。——我也没有对女人神魂颠倒，但是也没有像您的核能那样的东西。所以很头疼啊。”

常盘大作把问题转到了自己这边。

“和我这样的人不同，不管怎么说，八代先生你的生活中都充满了活力。虽然我不懂核科学，但那应该是寄托了人类的很多梦想吧。其中包含了各种可能性。您为它着迷。这真是令我羡慕不已。”

听常盘这么说，教之助笑着说道：“等到盖棺之时，在年轻的充实程度上，我的数字应该不小吧。”

但是，他马上又接着说道：“但是，我自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是一个工程师，当然很热爱自己的专业工作，但是我并不认为核科学当中寄托的只有人类光明的梦想和可能性。其中还充斥着人类灭亡的可能性。”

“是的，还充斥着灭亡的可能性。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个灭亡的可能性的存在，人类才找到了自己位置，不是吗？”

原本每个人一生就必有一死。虽然明知会死，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情绪低沉。过了多少年之后，人就会迎来死亡。虽然如此，人们并没有因此而陷入绝望。人们还是努力地正常生活着。不仅每个人这样，人类整体也是如此。之前人们所认为的人类是不会灭亡的，这种想法才奇怪吧。人类也有可能什么时候灭亡，这种想法的出现，当然会带来道德、政治上的变化。人们不会再仅仅是站在民族、国家这样的立场上，而是会站在人类这一巨大的共同立场上来思考事物。”

“是的，确实如此。但是呢，我想这是很难的。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一天一天走向死亡，并不是什么好的体验。——比如我，最近越来越变得任性、我行我素。年轻的时候，还想着要尊重别人的心情，想要令别人感到愉快，但是最近我变得越来越不能妥协。——唔，对我来说，再过几年，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小的家里，应该是最好的吧。据说在法国，有老人会离开自己的孩子、老婆，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间公寓里，一切不赖他人照顾，随心所欲地生活。在这些老人当中，有人连银行都不相信，把钱装进罐子里埋在院子里。等需要的时候，再偷偷地挖出来。——”

“哦，在晚上挖？”

“应该是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钱埋在院子里，但是最终可能会变成这样令人厌烦的、不受人欢迎的老人。”

教之助说完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还是第一次谈这个问题。于是他准备重新审视这个让自己说了这么多的常盘大作，他看向对方。就在这时，常盘大作就像在自己公司一样，大吼了一声“水！”他满脸通红。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自己不给人添麻烦，也希望别人不要给自己添麻烦。——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可以成为这样的老人的话，我也想要

成为这样的人。说到人的终极梦想啦，思想啦，唔，在我来说，就是这样。基本上——”

八代教之助说到这里，稍稍换了口气。不可思议的是，他体会到了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带来的快感。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情况。想要一直一直说下去。他感觉自己想说的话，不管说多久都说不完。

刚开始跟常盘大作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他还因为对方的话多而蹙眉，觉得难以忍受，但是不知道对方给自己使了怎样秘密魔法，话多的毛病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到了自己身上。

“不，我已经明白了。我也不是不想成为这样的老人。”

但是就我而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很难自己一个人居住。

我生来就爱多管闲事，总是忍不住去管别人的事。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事，就算是跟自己无关的，也无法视而不见。我会毫不在意地走过去，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就说说自己的感想。”

常盘大作说到这里，一个女服务员走了过来，说道：“有一位叫鱼津的先生来了。”

“你让他过来。”说完，他对教之助说道，“我想请您见见这位年轻人。是我公司的员工。刚刚我过来的时候，本来想带他一起来的，但是他正好出去了，所以我就给他留了字条，让他回来之后到这里来。”

常盘正说着，鱼津恭太走了过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一直在说一些老人的话题，教之助感觉这个肩膀厚实，不胖不瘦的年轻人看起来充满了勃勃生机。

常盘对站到自己身边的鱼津说道：

“这位是八代先生。我还没有跟你说，这次的登山绳实验将由这位先生来做。”

接着，常盘又对教之助介绍道：

“这位是着迷于登山，而不是女人的年轻人。等以后老了之后，估计也会把钱装进罐子里埋在院子当中。名字叫鱼津恭太，是这次登山绳事件的主人公之一。”

教之助站了起来，从上衣口袋中拿出名片夹，从中拿出一张名片，和年轻人交换了一下。鱼津看了看名片，抬起头说道：

“我曾经去拜访过八代先生府上。”

“是吗？”

教之助说道。他当然知道鱼津是谁，但是还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我刚刚跟常盘先生在说，实验我希望凭良心去做。不可以夹杂半点私心。所以跟常盘先生说要做好心理准备，登山绳可能会断。同时，对于您，我想说的是，实验中登山绳有可能不会断。希望您能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教之助对这个神情有几分冷淡，但是一直认真听着自己说话的年轻人说道。

“当然。”鱼津抬起头说道，“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试登山绳会不会断，所以不管是怎样的结果，我都接受。您说会凭良心去做，我听了就很安心。事实上，刚刚我看了您的名片，才知道八代先生您是东邦化工的人，感到有点吃惊。这次出事的登山绳的原料是东邦化工生产的，所以我一直觉得由东邦化工的人来做实验不大好。但是刚刚听了您说的话，我已经完全放心了。——不过，关键是实验方法，不知道您将采取怎样的实验方法？”

“这个嘛，”教之助的身体微微前屈，“最理想的当然是能够完全重现现场来进行实验，但是目前做不到这一点。要重现现场的话，就需要用石膏拓下出事的岩角，然后再造一个一样的岩角，把登山绳挂在上面进行实验。但是，这必须要等到六七月份雪化了之后才能这么做。眼下我想的是，只能用花岗岩做几个不同角度的岩角来进行实验。出事的那个岩角究竟是多大的角度呢？”

“我自己没有在那块岩石上挂登山绳，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从常识出发来考虑的话，不管岩石有多尖，顶多也就九十度吧。”

“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吧。如果是像刀刃那样尖的岩石的话，肯定会避开的。那实验中就做一个九十度的岩角，再做一个比它更尖锐一倍的四十五度的岩角来测试吧。

这两个角度，您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没问题。”

“岩石将选用花岗岩。”

“可以的。您打算什么时候做实验呢？”

“需要花一个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做准备。所以最快也得到三月底或四月初了。”

教之助说道。他感觉自己和这个年轻人的对话，像是在进行决斗似的，有种说不下去的感觉。

三人一下子沉默下来。常盘大作说道：“鱼津，你还有什么想提前问八代先生的事情吗？”

“不，没别的了。”

鱼津说道。

“没有？！没有就好——”接着，常盘看起来愉快地说道，“发现佐仓绳业的登山绳断裂的，不是别人，正是我手下的员工。这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这次负责做实验的，又是东邦化工的八代先生。如果真的断了，那可真是太让人惊讶了。说起来，就像是周围的亲戚都蜂拥而至，来教训本家似的。”

“不一定会断的。”

教之助说道。他知道自己有点不高兴了。每当对方得意忘形，都会令教之助感到不悦。常盘似乎也发现了教之助的不悦，说道：“那当然，要看实验结果的嘛。”

“但是，还是会断的。事实上就是断了的。”

鱼津在一旁说道。教之助没有接他的话，他看着这个充满自信的年轻人，说道：

“换个话题，这次遇难的小坂君，我跟他在我家见过一次面。”

“是吗？”

鱼津的表情有点复杂。

“真是太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您跟他是老朋友？”

“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朋友。关系很好的朋友。”

“那您的心情肯定很沉重吧。朋友是最珍贵的啊。比起父母，比起兄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朋友才能够真正性情相投。对彼此无所不知。”

教之助一直看着低着头的鱼津。他看到鱼津的表情中有些微苦涩的东西划过。他心想，这个年轻人是知道美那子和小坂的关系的吧。教之助思考着自己接下来应该说的话。通过跟这个年轻人交谈，应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刺探到美那子和小坂的关系到了何种程度吧。虽然一次都没说出过口，一次都没有在态度上流露出来过，但是对于教之助来说，这是这两三年来他最在意的事情了。

他知道美那子在躲着小坂乙彦。但是他感觉这种躲避很不自然。如

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她完全没有必要那样生气地躲着小坂。“那，今天就到这里，我这就告辞了。”

教之助突然站了起来。这是他自己都没预料到的心情的变化。关键人物小坂已经死了。那不就行了。教之助忽地意识到自己原来那么在意年轻妻子的秘密，赶紧把这样的自己强压了下去。

第六章

从二月到三月，鱼津一直在跟想要去山上的冲动作斗争。只要一想到小坂到现在还躺在冰雪中，他就感觉自己无法就这样一直待在东京。在公寓的房间里，他经常半夜醒来，眼前浮现出小坂修长的身躯躺在雪地里，雪花纷纷扬扬落在他身上的样子，每到这时，他都会从床上坐起来。

这时，他就会很想去山上。他怎么也压抑不住这种想要前往积雪覆盖的前穗的冲动，就如同小坂在呼唤他一般。

以前冬天去登山的时候，都是和小坂一起，但是接下来要出发的话，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了。虽然只要自己开口，也会有不少登山方面的朋友会很乐意跟自己一起去，但是他并不想跟他们一起出发。他觉得这么做就跟妻子死了之后再续娶一样，感觉有点对不起小坂。

而且，他觉得必须只能自己一个人踏上覆盖了小坂身体的积雪表面。

——小坂，我来了。——哟，来得很慢啊。

在两人进行这样的对话时，身边有任何人的存在都会是一种打扰。

但是，鱼津一直强忍着这种想要前往山里的冲动。目前这样已经给常盘大作添了很多麻烦了，如果去山上，还得请两三天假，他怎么也开不了这个口。

而且，公司的工作也变得繁忙起来。往年的话，一月到三月是一年当中最空闲的时候，但是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济逐渐好转的缘故，想要在外国的杂志、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公司突然激增。战争结束十年了，日本的产业界也终于恢复了元气，开始广泛地面向整个世界寻求销路，这一点从自己的工作上面就可以看出来。

如同要证明这一点似的，国内的两三家大报纸上也刊登了日本商品在海外开展销会的新闻。这则新闻对于公司的业务来说是有利的。鱼津调查了那些在展销会上展出商品的制造商，并派外勤人员去联系，由此从这些公司连续拿到了大的广告订单。

在这样忙碌的工作中，虽然鱼津很想去山上，但是在上班的时候，他还能够压抑住这一诱惑。

到了三月中旬的时候，报纸上报道了一则消息，声称广受关注的尼龙登山绳撞击反应实验将在近期举行。有好几家报纸都以极富煽动性的标题报道了这则新闻。但是都没有提及具体的实验日期、实验方法。

鱼津以一种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心态阅读了这则新闻。

报纸上报道了这则新闻之后，鱼津收到了登山界的前辈、后辈们等各方人士寄来的信。这其中有鱼津认识的人，也有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在此之前，关于尼龙登山绳断裂事件，除了极少的一部分人，绝大部分人对这件事的关注仅仅是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现在要正儿八经地做科学实验了，很多人又开始重新关注起这件事来。

跟登山有关的人们的来信，基本都是阐述自己关于尼龙登山绳的看法。有好几封信是“问题在于岩角，冰和岩角在岩石表面构成了怎样的锐角？”“会不会是你们在盖着小帐篷露营的时候把登山绳给冻住了？”这种又像是质疑又像是责难的内容。其中，还有人详细写下了自己使用尼龙登山绳的经验。

有两封信似乎是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写来的。一封信上记载了把七八种日本国产的登山绳和外国产的登山绳的单纤维放在一起，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发现其粗细基本都在 0.4 毫米，又测试了其双折射性，详细记录了两者的差异。还有一封信调查了用手撕裂尼龙登山绳和用锉刀磨断登山绳时登山

绳的变形，并进行了详细记录，还一并寄来了两三张显微镜照片。

这两封信都是专门进行的调查，但是鱼津不知道这样的实验究竟有什么意义，持有怎样的主张。

鱼津在报纸上的报道出来之后，接受了两三家报社的记者的采访，他们的谈话被刊登在了报纸上。他知道自己站在事件的风口浪尖上，会令常盘大作很难做，所以想要尽量低调，但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人知，作为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鱼津的谈话被刊登在了三家报纸上，都是相同的内容。

——尼龙登山绳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断裂，我想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马上回答这个问题。问题在于，这对于登山者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外行人的猜测，等待科学研究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这次的实验抱有很大的期待。我希望这次的实验结果能够令我们清楚地了解尼龙登山绳的优点和缺点，并知道该怎样去处理这些问题。

鱼津尽可能谨慎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到了三月末，有一家报纸详细报道了尼龙登山绳实验。

报道称，实验将于四月三日下午两点开始在位于川崎市海岸边的佐仓绳业东京工厂进行，并详细介绍了实验方法。

——当天实验中将会用到四种登山绳，分别是十二毫米的马尼拉麻绳，同材质的二十四毫米麻绳，八毫米的尼龙登山绳以及同材质的十一毫米绳。

——实验场地中已经花费百万日元搭起了高达十米的铁质高台，高台边上安装了打磨好的花岗岩，角度分别是四十五度和九十度。测试时，将在麻质登山绳和尼龙登山绳上分别挂上55公斤的下降物体（秤砣），观察在经由花岗岩边下降时各种登山绳的撞击反应。测试分为垂直降落、七十度角降落、八十度角降落等各种情况。降落的高度也从一米开始，每次增加五十厘米，直至登山绳断裂为止。

——此次实验的负责人是东邦化工的专务董事八代教之助。东邦化工向佐仓绳业提供了据说此次在前穗出事的登山绳的原料。八代先生曾经在K大学讲授过应用物理学，现在是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在这则报道被刊登出来的那一天，常盘大作在傍晚回到了公司，他似乎去看川崎的实验场地了。他拍了拍正对着办公桌坐着的鱼津的肩膀，问道：“三号你准备做什么？”

去吗？”

“去。”鱼津回答道。

“那我们一起去吧。”常盘说道，“不管怎样，这次你应该可以不用被解雇了吧。虽然你这职位也没什么重要的，但是你这家伙还是挺让我操心的啊。”

说着，他笑了起来。常盘心情很好。

“后面又跟八代先生见面了吗？”

“今天就见了，在实验场地。”

“八代先生怎么说的？八代先生应该已经知道结果了吧？”

既然已经搭了实验装置，我想他应该已经在做测试了。”鱼津说道。

“这个嘛，”常盘想了想，说道，“一般情况的话，你这么想是没错，但是那个人的话，肯定要等到当天才会公开做测试的吧。不知道该说他有洁癖，还是难以接近，总之这个人不能以一般情况来判断。工程师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人，他更是其中翘楚。至少不是一个俗人。他说等他老了之后，想把纸币装在瓶子里埋在后院中。”

报纸上说这一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都晚，的确如此，虽然已经进入四月了，公寓旁的樱花树上的花蕾依旧还是紧闭着。到了三号，进行实验的当天，鱼津刚开始没穿厚外套就走出了公寓，还是感觉有点冷，就返回公寓穿上了外套。天空晴朗，万里无云，阳光明媚，一看就是一副春天的模样，但是风还是很冷。

鱼津在公司里和平时一样，早上处理了一些琐碎的工作。像检查广告文案，给几家公司写信等等，杂事太多，似乎永远也做不完。

快中午的时候，常盘出现在了公司，他说要去跟大阪总公司的人一起吃饭又出去了，到一点的时候又回来了。

“实验从两点开始。我们马上出发吧。”

常盘走进房间，说道。

“走吧。”

鱼津离开办公桌，拿了外套，跟在常盘身后，走出了事务所。那个时候，事务所里大概有十来个员工坐在办公桌前，但是谁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今天将要进行登山绳实验，但是都有意识地去不去触及这个话题。

在公司前面拦了辆出租车坐上之后，常盘说道：“今天总公司会来两个人，佐仓绳业会来六个人，来观看实验。”

“阵仗还挺大。”鱼津说道。

“这本来就是件大事啊。对于佐仓绳业来说，不管怎样，如果登山绳断了，那就麻烦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傻到花百万日元来证明自己公司的产品不好。不仅是佐仓绳业，总公司也会感到很麻烦。当然，总公司这边只有社长一个人会为难。面对佐仓绳业，社长将会很丢面子。”

“会怎么样呢？”

“也不会怎么样，只是作为一个社长，这种情况会令他大丢面子。”说着，车子开过品川站前，来到了京滨国道上。

“你还是不要出现在实验现场比较好吧。”常盘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似的突然说道，说完他马上又加了一句：“你还是别去了！”

“你如果出现在现场的话，将会成为众矢之的。还是不要出现在现场比较好。”

“那我就去了。”

鱼津顺从地说道。登山绳应该会断掉吧，登山绳断掉的时候，如果

自己也在现场的话，确实有可能会成为总公司和佐仓绳业的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不去实验现场的话，你准备去做什么？我会在实验场地下车，你还是坐这辆车回去？”

“这个嘛。”

鱼津不知道实验需要多长时间，但是他不想回公司。

“我在海岸边上随便走走吧。”

“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哦。”

“我也没别的事可以打发这些时间。”

“那倒是的。如果在山上的话，打发几天都没问题。”

“把登山说成打发时间就太过分了哦。”

“哎，都是差不多的事情嘛。”

车子在京浜国道转了弯，朝羽田机场方向开去，中途没有朝机场方向转弯，而是直直地朝川崎市的工厂地区开去了。

车子开过大师桥，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朝海岸方向拐去。宽阔的柏油马路笔直地朝大海延伸而去，道路两边，远远近近地分布着一些大工厂。

车子停下来的地方很冷清，四周有水泥墙围着，但是宽阔的院子当中只有两幢建筑。门口的柱子上挂着佐仓绳业东京工厂的牌子，但是工厂的建筑物似乎要等到接下来才会建，院子里的杂草上堆了好几处铁架子、木材等东西，有几个平整土地的工人在那边慢吞吞地动着。

从门口看去，里面的建筑物的旁边并排停着十几辆车子，附近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在走来走去。应该是要在那里搭做实验用的高台吧，但是从远处看去，并没有看到像高台的东西。或许实验场地是在建筑物的后面吧。

鱼津下了车之后，说道：“那我就去海边晒太阳了。”

“等实验结束了，我让车往那边开过去。”

说完，车门关上了，车子朝工厂内开进去了。

鱼津沿着和大海呈直角的宽阔的柏油马路，漫无目的地走在春日的暖阳里。身边不时有写着“前往 H 造船”“前往 N 钢管”等字眼的员工巴士

开过，但是没有行人。

走了一会儿，道路两侧变成了一览无余的开阔空地，工厂建筑群离道路越来越远。白色的油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不久，随着离海越来越近，右侧开阔的空地尽头，出现了川崎的大工厂地带。无数的起重机和无数的烟囱一起，形成了一个平原，浮现在远方。

出乎意料的是，海岸边是美丽的沙滩。岸边微波静静荡漾，波光粼粼，但是这一带似乎是某个工厂的用地，被围上了铁丝网，所以无法走进那片宽阔的沙滩。

不过，道路延伸到海边的尽头处，多少还留有一些空余地方，站在那里，就像站在海边的沙滩上一样。沙滩与大海之间被水泥做的悬崖隔开了。

鱼津在水泥悬崖上站了一会儿，看着远处海上被防波堤分开的海面。一艘像油船一样的扁平船只搅动着海面，发动机声音在海面上回荡着。鱼津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了两点了。他心想，实验会不会正好是从此刻开始的呢。不管怎样，接下来自己都必须在这里待上两小时。

鱼津看到右手边铁丝网里面是一片干枯的茅草地，心想要不去里面睡会儿午觉吧。虽然外面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但是只是借个地方睡个午觉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鱼津找到了一个铁丝网的破洞处，小心翼翼地在那里钻了进去，不让铁丝网挂到衣服。接着他在茅草地上坐下，又向后仰面躺了下来。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颜色并不是湛蓝的，而是春天独有的发白的颜色。有两只老鹰在空中飞过。

两只都水平张开着翅膀，自在地飞翔着。

睡会儿吧。——鱼津心想。刚闭上眼睛，就听到远处工厂地带的机器声如同地震时的地鸣一般。一开始鱼津以为那是大海的波涛声，但是不一会儿又有无数的机器声夹杂进来了，这才知道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

现在正在进行与自己有关的尼龙登山绳的撞击反应实验，但是鱼津无法去认真地思考它。登山绳会不会断，这个结果对自己来说关系巨大，但是他心里没有一丝担心或不安。登山绳是自己断掉的。这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登山绳既不是自己弄断的，也不是小坂弄断的。小坂怎么可能把登山绳弄断呢。登山绳是因为其自身的缺陷才断掉的。

老鹰又飞到了头顶的天空上。自在地飞翔着。睡意朝鱼津袭来。鱼津感觉从学生时代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好多年没有过的健康的睡意正在

慢慢地令自己的意识变得模糊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鱼津被不断鸣叫的汽车喇叭声吵醒了。

他坐起身，看到距离自己十多米的路上停着一辆车，车旁站着常盘大作。

“经理！”

鱼津大声叫着，从茅草地上站了起来。

常盘大作似乎很快看到了鱼津，他举起右手，同时似乎还说了什么，但是声音被风吹散了，听不到。刚才在茅草地上躺下的时候还没有风，这会儿却已经起风了。

常盘站在那里，背对着鱼津，点了根烟。鱼津朝铁丝网的破洞走去，准备走到路上去。

此时，鱼津才意识到，太阳已经西斜了。一看手表，已经过了四点了。如果手表准的话，那就是睡了两个小时了。

虽然鱼津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但是太阳已经变成夕阳了，因为远处无数烟囱冒出的黑烟，被染成了红黑色，这令鱼津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朝海面看去，防波堤靠近自己这一侧，有两艘跟刚才一样的油船，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神经质地浮动。

鱼津穿过铁丝网，朝依旧站在车边的常盘大作走去。常盘没有看鱼津，他的视线投向了海面上。

“经理，不好意思！”

鱼津为自己睡着了道歉。常盘目光锐利地看了眼鱼津，发出了一声类似呻吟的“唔”，问道：“睡着了？”

“是的。”

“你这家伙还真是心大。”说完，他又接了一句，“回去吧。”

“实验怎么样？”鱼津问道。常盘没有直接回答：“八代教之助先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相信他。你也必须相信他。你能相信他吗？”

“我当然相信他。”

“你能相信他就好。既然相信他，就不要对实验结果有任何怨言。——登山绳，没有断。比起马尼拉麻绳，更为牢固。”

常盘语气缓慢地说道，然后他自己打开车门，说：“上车吧。”

鱼津听从他的话，先上了车。

车门关上之后，鱼津感到有一种非同小可的东西正朝自己身边袭来。鱼津以一种自己都觉得奇怪的平静语气说道：“登山绳没有断是吧。”

“是的。”

“登山绳没有断！登山绳没有断，也就是说——”

鱼津感到登山绳没有断这件事的意义正如同乌云一般缓慢地扩散开来。

“登山绳没有断，也就是说，有其他原因导致它断了。”

接着，鱼津第一次颤抖着声音咬着牙说道：“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事！”

“不要太激动。”

常盘低沉的声音打断了鱼津的话。

“在实验中，登山绳没有断。——我也以为登山绳会断的。但是，它并没有断。我们以为一定会断的东西，它也可能并不会断。”

“这是不可能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是出了什么差错吧。”

“也许是有什么差错吧。但是，总之，现实就是它并没有断。——我相信八代教之助这个人。所以我也相信这个实验。在实验中，登山绳没有断。”

“可是，经理。”

常盘没有听鱼津说。

“你也要相信八代教之助这个人。对于这个实验，不可有半点怨言。这一点能做到吗？”

鱼津沉默着。虽然常盘让他相信八代教之助，但是对于鱼津来说，他不可能轻易地去相信他。

“可是——”

“不要抱怨。”

“可是——”

“也不要说什么可是。”

常盘的语气很强横。

“你要相信他。你只要沉默着，相信他就好了。”

“这不合道理。”

“说什么不合道理？！刚刚上车之前我问你相不相信八代教之助，你不是说相信他的吗？那是假话？！是男人，说过的话就要一个唾沫一个钉。”

“我相信他这个人。”

“相信这个人，也就是相信这个人做的事。在实验中，登山绳没有断！这就行了！虽然这个结果并不好，但是也没有办法。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实验的话，这件事的焦点就会远离登山绳，被引向别的方面了。你无论如何都要老实地相信今天的实验结果。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输了。虽然登山绳在实验中没有断，但是在山上是断了的。”

“世人并不会这么想吧。”

“世人或许并不会这么想。但我是这么想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你觉得不够？”

鱼津看到常盘大作放在腿上的手颤抖着，如同痉挛一般。

“一个人要相信另一个人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你必须相信。你不能说中间出了什么错。不管是我，还是你，都可以相信八代教之助这个人。只是很偶然的，他负责做的这个实验，不知道什么原因，实验结果与预期的正好相反，仅此而已。如果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也不会建议做实验，也不会拜托八代先生来做这个实验。但是，事到如今，再后悔也没用了。——确实，你今后的立场会比之前更加艰难。世人的看法都是很简单的，他们会凭着这个实验结果，把你逼入绝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你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跟昨天截然不同的新现实。你的处境比前穗的冰壁更加残酷。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说明天，就今天，回到公司之后，可能那些晚报就要向你磨刀霍霍了。——可是，这些算得了什么呢！登山绳在山上就是断了的。那是你亲身经历的。”

鱼津从来没见过常盘大作如此苍白着脸说话的样子。不仅如此，平时常盘说话的时候总是紧盯着对方的眼睛，滔滔不绝，但是此时他却是

一副瞪着眼睛的模样。

鱼津沉默着。虽然他知道事态朝着自己不希望的方向发展了，但是他还是不太明白常盘话里的意思。

常盘说要相信八代教之助这个人。还说要相信他今天所做的实验。他说的相信就是要毫无怨言地接受今天的实验结果。然后，他的意思是，登山绳在山上是断了，但是这件事放在自己心里就好。

“但是，”

鱼津又说道。

“登山绳没有断这件事，我真的是有点无法想象。”

“所以，我才用了相信这个字眼啊。要相信八代教之助。”

只要相信就好。这个时候，绝对不可说一些对实验抱有怀疑的话。你如果说出那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在山上，登山绳确实是断了的。我相信你！我能这样相信你，你也要相信八代教之助，行吗？”

常盘再次确认似的说道。车子夹在京滨国道的车流中向前走着。街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是春天发白的黄昏了。

回公司途中，常盘让车子在品川站停了一下，让司机去买了晚报。司机买了好几种晚报回来，但是其中都没有报道登山绳的实验结果。

“看来今天的晚报没有赶上。也是，实验结果清楚地出来时，已经快四点了。”

常盘大作说道。

车子在公司前停了下来，常盘先下了车，他等鱼津下了车，说道：

“今天你先回家吧。虽然不知道明天的早报会怎么报道，万事等看过早报之后再说吧。明天我会早点来公司，你也早点来吧。”

“好的。”

鱼津说道。接着两人走进电梯轿厢，到了三楼。在出电梯的时候，常盘又说：

“你可以现在就回去。被那些报社的记者看到了也是麻烦。如果回家之后接受采访的话，绝不可说些怀疑实验的话。这一点你千万要注意。”

常盘推开房间门时，最后看了一眼鱼津。

“我知道了。”

鱼津走进事务所，马上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准备回家。事务所有几个员工在工作，清水也在，不知道是不是在刻意回避什么，他并没有问实验结果。

“我先走了。”

鱼津跟清水说了一声，就走出了事务所。

来到马路上，鱼津漫无目的地沿着马路走着。他穿过日比谷的十字路口，直直地向前走去。除了鱼津正在走着的马路，四周都是如洪水般的车流。但是，鱼津感觉自己就像孤身一人走在山上一样。他的脚下不时地翘起一下。他停下来，嘴里不经思考地嘟囔着“登山绳啊！”

可是，鱼津并没有感到绝望。报纸上还没有报道，所以对这个让人意外的实验结果，他并没有太真实的感觉。

这天夜里，鱼津回到公寓之后，拿了一小瓶国产的威士忌，喝了半瓶左右，然后按常盘说的，早早上床了。他自己都感觉很奇怪，怎么会像听从父亲命令的孩子那样听话。但是，他心里还是挂着事，夜里醒了两次。两次都是在三点之前醒的。

第三次醒来时，窗外天色已经大亮，白色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到了房间里。已经六点了。

鱼津起身，在睡衣外面套了件厚外套，就下楼去取早报了。他推开公寓的大门，从大门边上放报纸的地方那一堆杂乱堆放的报纸中抽出了一捆报纸。

鱼津回到房间内，拉开窗帘，站在窗边，打开了报纸。

鱼津自己只订了一份R报，但是为了方便了解情况，他还拿了其他几种报纸。

鱼津不停地打开这些报纸的社会版。“首次尼龙登山绳撞击实验”“强度是麻绳的数倍”“应对登山事故”“明确了解了尼龙登山绳的性能”这样的文字，不断地映入鱼津的眼中。其中既有配了照片，作为头条新闻来报道的，也有只是一小段话放在角落里提及的。各家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也都不一样，既有实验现场的抓拍，也有登山绳的断裂面、八代教之助的肖像等等。

鱼津一篇篇读着这些报道。R报的报道最为详细。

——测试使用了磨成四十五度角和九十度角的花岗岩边以及铁锁，用了麻质和尼龙材质的登山绳总计四种。实验分为总计二十八种情形，

分别是二十一种撞击测试、从二十度的斜面滑下的情形、从花岗岩边上滑下的情形、以及三种利

用摆子在花岗岩边上撞击的情形。

——首先，在九十度角的花岗岩边上挂上十二毫米的马尼拉麻绳，在下垂两米的绳端挂上重五十五公斤的秤砣，从一米的高度往下掉时，很快就断了。尼龙登山绳采用的是十一毫米、长三米五十公分的绳子，从花岗岩边上方一米往下掉时才断掉，可见其强度数倍于麻绳。之前猜测尼龙绳遇到尖锐岩角时不耐磨是导致前穗遇难事件的原因，但是实验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在前穗遇难事件中使用的备受关注的八毫米尼龙登山绳采用的是三米长的绳子，实验中从三米处落下也没有断，显示了对撞击和岩角的抗拉强度。

——但是，尼龙登山绳在被水浸湿之后就会变得脆弱。

以铁锁为支点，把长两米五十公分的八毫米登山绳从两米的高度往下掉落，把长三米五十公分的十一毫米登山绳挂在四十五度角的花岗岩边上，从四米五十公分的高度往下掉落时，都断裂了。

R报像这样报道了实验结果，然后得出了结论“对于发生在前穗东壁的事件，之前所猜测的岩角撞击这一原因很难成立”。S报是这么写的：

——用X射线对尼龙登山绳的原材料进行分析，发现其分子结构非常完整，在撞击、打结强度、耐寒测试上都明显优于马尼拉麻绳。但是实验中也确认了，当摩擦到尖锐的岩角，又大力撞击时，尼龙登山绳是很容易断裂的。

——在下降抗拉强度测试中，尼龙登山绳的强度是马尼拉麻绳的三倍。在前穗断裂的八毫米尼龙登山绳，从两米高度，挂上五十五公斤的重物猛然落下，也没有断裂。在尖锐岩角上，马尼拉麻绳的最大重量是二十公斤，而尼龙登山绳是六十五公斤。

——将十一毫米尼龙登山绳挂在四十五度角的尖锐岩石上，一端挂上五十五公斤重的秤砣，从三米高处落下，登山绳没有断裂。但是，挂上二十公斤重的秤砣，在三角锉刀上反复摩擦的话，马尼拉麻绳摩擦一百一十次才会断，而尼龙登山绳只摩擦了十次就断了。

鱼津在清晨白色的亮光中读着报纸上的报道。他觉得这其中有问题。虽然这是在实验中做的测试，没有办法指出哪里不一样，但是他知道这些测试跟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

通读了数家报纸上的报道，结论都是，在前穗发生的事件中，尼龙登山绳应该是撞击到了尖锐的岩角才会断的吧。

在所有报道中，最谨慎的是 O 报。它没有根据实验得出结论，而是让东京市内各个大学登山队的队员们谈了尼龙登山绳的优点和缺点。

——尼龙登山绳性能优越，这一点在积雪期尤为明显。

此次实验中，尼龙登山绳在坠落时的抗撞击强度已经得到了证实，但是在遇到尖锐的岩角或是摩擦产生的热量时，尼龙登山绳的表现要差于麻绳。希望研究不止步于此次实验，还能进一步深入。（K大学）

——我们使用的是美国军队中发放的十一毫米尼龙登山绳。就重量、不会附着上积雪、不会上冻这些点来说，尼龙登山绳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说到缺点，比如悬垂降落时登山绳会拉得过长、比如戴着防护手套抓绳子时太容易手滑，无法完全保证安全等等。此外还有诸如不耐岩角摩擦、容易起毛等。据说在前穗遇难事件中登山者使用的是八毫米登山绳，他们应该选择用十一毫米或十二毫米以上的登山绳。

（M大学）

——可能是低温导致尼龙登山绳的物理性质发生变化，变得格外脆弱吧。尼龙登山绳的抗拉强度较大，但是不耐摩擦。遇到撞击时，断裂面有熔化现象，它不耐热，所以断裂应该是跟热量有关吧。我们登山队使用的是瑞士制造的两条三十米长的编织尼龙登山绳。前面所说的是对国产尼龙登山绳的意见。在常年使用尼龙登山绳的瑞士还从未听说过有关于尼龙登山绳的争论。（T大学）

——优点——被水或雪浸湿了也不会变硬。重量轻，便于携带。弹性好，在长度不够的时候能够进一步拉长。

缺点——戴着防护手套进行悬垂降落时容易手滑。价格高。在岩壁攀爬中，当登山绳卡在岩石上时，将无法知道用绳索系在一起的另一名登山者的情况。（H大学）

——我们队准备的是国产的以及瑞士制造的三百九十米长的尼龙登山绳，但是在冬季不怎么使用。在攀登穗高的山脊时使用过，发现国产的尼龙登山绳不耐摩擦。以上说的仅仅是缺点。（R大学）

各个大学登山队的队员们都不约而同地没有直接提及实验结果，对于前穗东壁事件中尼龙登山绳究竟有没有断，也集体保持了沉默，只是说了从自己的登山经验中所知道的尼龙登山绳的优点和缺点。作为现役登山家，他们没有说错一句话。只是对于前穗事件，没有任何积极的支持言论。

鱼津把报纸还回到楼下，又钻进了被窝中。闭上了眼睛。

鱼津想要仔细想想刚刚看到的几则新闻报道的意思。这些新闻想要向读者传达出什么信息呢。

这次进行了尼龙登山绳和麻质登山绳的撞击反应实验，比较了两者的强弱。从结果来看，在撞击到岩角时，尼龙登山绳的强度是麻质登山绳的数倍。但是尼龙登山绳不耐热，不耐摩擦。

所以，发生在自己和小坂身上的前穗东壁尼龙登山绳断裂事件，并非是由于撞击到了岩角，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也就是，是由于缺乏对尼龙登山绳的了解，或是登山技术太差，才导致了这场原本可以避免的事故。——换言之，登山绳之所以断裂的原因，只能从岩角摩擦到了登山绳，或是登山绳被弄湿了这些方面去寻找。

没有发生摩擦！也没有弄湿！鱼津在心中呻吟似的说道。事故是由于小坂的瞬间滑落造成的。那一瞬间的情形，鲜明地浮现在鱼津眼前。倚靠在从身侧斜伸出五米左右的岩石上，小坂正在把登山绳挂到头顶突出的岩石上。他身后是如同被清洗过一样泛着清冷光泽的狭小空间和岩壁。

实验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正如常盘大作所说的，八代教之助这个人本身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也相信他。但是，他所做的实验对于解明此次事件的真相毫无作用。只是把尼龙登山绳性能上的优点和缺点跟麻质登山绳做了比较而已。只是通过实验再次证明了登山家们早就知道的尼龙登山绳的性能罢了。

但是，对于鱼津来说，在撞击反应实验中证明了尼龙登山绳的抗撞击强度数倍于麻质登山绳这一点，还是致命的。

鱼津又在床上躺了约两个小时，在八点钟左右起了床。

接着他洗了脸，喝了点牛奶当早餐，换上西装准备去公司。

他推开公司办公室的门时，是九点。平时的话，只要九点半到公司就可以了，这一天他比平时早到了三十分钟。因为常盘大作说过让他早点到公司，所以他也遵从了这一命令。他推开空荡荡的办公室大门，就看到常盘仰坐在椅子上看报纸的身影。除了常盘，谁都还没有到。

常盘一看到鱼津，就板着脸问道：“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看了报纸，有什么想法？”

“很不妙啊。”

鱼津这样回答道。

“不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只能这样了。报道中哪里都没

写你说不合情理，也没写你说的是谎话。我还以为他们会写得更刻薄。”

“都一样。在撞击到岩角时，尼龙登山绳要比麻绳坚韧数倍。很少会断裂。那个实验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

“那倒是。”

“哪一处都没有认可我的观点。这样一来，小坂因为滑落导致登山绳断裂的情况就不成立了。”

“但是，你想想。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想到会是这样

的结果，但是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也只能如此了。这下佐仓绳业不会丢面子了。就让他们长面子吧。”

“但我丢面子了。”

“你确实很丢面子。如果登山绳不是那么容易断裂的话，那就是别的原因导致它断裂的了。是什么别的原因呢？”

常盘想要鱼津回答这个问题。

“世人会有两种看法吧。一种是我为了救自己割断了登山绳，还有一种是技术上出现了操作失误。”

“只有这两种吗？”

“我想就这两种。但是我必须要打消人们的这两种看法。

事实上我没有割断登山绳，我也相信我们在登山绳的操作上没有出现失误。此外，让所有登山家都能对尼龙登山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也是我不容推卸的责任。不然的话，就太对不起死去的小坂了。即使为了这一点，我也一定要让人们了解真相。”

“我明白了。——但是，有没有连你都没注意到的登山绳断裂的原因呢？”

“没有。”

“比如小坂君自己割断了绳子——”

“这叫什么话！”鱼津不由得大声说道，“绝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但是我就怕存在连你都不知道的原因。——比如，在遗体上发现遗书之类的情况。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些猜测太过荒唐了，但是八代教之助的实验没有问题，你说的也没问题的话，登山绳

断裂的原因就只能从别的方面去寻找了。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才不准你对此实验表示怀疑。”

常盘大作忠告似的说道。

鱼津脸上浮现出些许悲伤，他看着这个对自己心怀善意的上司。

确实，正如常盘大作所说，如果自己对实验提出质疑，而发现小坂乙彦的遗体时在他身上发现类似遗书的东西的话，自己确实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常盘再三地提醒自己绝不可对实验表示怀疑，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但是，对于鱼津来说，常盘替自己着想的这些他并不愿接受。因为小坂并不是会做出那样的事情的男人。最了解小坂这个男人的，不就是自己吗？

鱼津在思考该怎么说才能打消常盘大作的疑虑。但是他找不到任何合适的语言。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小坂都不是那种会在山上自杀的男人。”

“但是，这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罢了。”

“等遗体发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的日记中就算写了什么，那也全都是关于登山的事。”

“这也同样只是你的猜测罢了。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你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也想或许是这样。但是，在小坂君的遗体被发现之前，我没办法完全相信。”

被常盘这么一说，鱼津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了。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关于登山绳断裂的原因，在小坂君的遗体被发现之前，你绝不可说得太多。面对事情，我们再怎么慎重都不过分。但是，这么一来的话，世人可能会猜测是你割断了登山绳。世人的这种想法，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消掉。——我是这么想的。你去拜访一下八代先生，把实情好好跟他说说，以取得八代先生的信任。这么一来，就可以请八代先生说话，表明虽然在实验中登山绳很坚韧，但是在山上登山绳是断了的，这两种情况都可能成立。——

这是有可能的，实验结果也并不是绝对的。尼龙登山绳是人制作的，即使它很坚韧，一百根尼龙登山绳中也有可能有一根是容易断的。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才人制作的嘛。也就是说，要请八代先生表明，实验结果并没有解决尼龙登山绳事件。——你赶紧去吧。”

常盘大作说道。

“要求他帮忙吗？”

“是的。”

“要我求他帮忙吗？”

鱼津痛苦地皱起了脸。

鱼津恭太在位于东云海岸的东邦化工前台，请求与八代教之助见面。前台的女员工马上向秘书科的人传达了这件事，但是在得到回音之前多少需要等待一些时间。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新东亚商事的鱼津先生吗？”

过了一会儿，前台小姐问道。

“是的。”

鱼津回答道。前台小姐又拿起听筒，向对方传达了这个信息，然后放下听筒，说道：“请您稍等一下。”

又过了三四分钟，对方才有回话。

“八代先生现在正在开会，能请您稍等十分钟左右吗？”

前台小姐一脸同情地说道。

“我知道了。”

“那么，请您往这边。”

前台小姐站起来，想带鱼津去接待室。

“十几分钟的话，我就在户外散散步吧。那样更舒服些。”

鱼津说道。接着鱼津走出了公司大门，沿着事务所所在的建筑物朝海边走去。工厂离事务所所在的建筑物很远，零散地分布在一片宽阔的地皮上。这一带似乎是填筑地，地皮上虽然已经建造着工厂，但总带着一种人工的感觉。

海边是悬崖，但是从事务所周围到海边都铺着美丽的草坪，漫步其上，不像是走在工厂的院子中，而像是走在某家漂亮的海边宾馆的庭院中。广阔的大海如果是被脱色了一般，失去了湛蓝的色彩，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失去了这一色彩，看起来非常浅。似乎只要把裤管卷到膝盖上，就可以在海里到处走来走去了。但还是有数只海鸥飞翔在泛白的海面上。

鱼津慢悠悠地抽了根烟，过了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再次回到了公司的前台。这次跟刚才一样，前台小姐又重复做了同样的事情。她先打电话给秘书科，然后似乎是通过秘书科给八代教之助打了电话，又花了三四分钟时间等八代那边的回话。最后，前台小姐说道：

“八代先生现在正在见客人。能麻烦您等十分钟左右吗？”

“好的。”

这次鱼津没有再出去走，而是由前台小姐带领着来到了一间狭小得如同盒子一般的接待室。鱼津心想，这家公司真麻烦，就简单见个面还搞得这么麻烦。

在接待室等了大概十分钟左右，一位秘书科的年轻人出现了，他递给鱼津一张名片，然后说道：“请。”

这下可以直接去见八代教之助了，于是鱼津踩着打磨得极其光滑，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让人摔倒的楼梯朝二楼走去。

推开房间门，八代教之助已经站在接待用的桌子前面来欢迎来访者了。他请鱼津坐在椅子上：“请坐。”接着他自己也面对着鱼津坐了下来：“欢迎。”

鱼津暗暗告诫自己绝不可以兴奋，他以一种冷静的语气说道：

“那样的实验结果，对我来说真有点头疼。”

“是吧。”

对方说道。鱼津点了根烟：

“——那样的实验结果，基本上等于是否定了登山绳在登山过程中断裂这件事了吧？”

“这很难说。那个实验的准确意义是，证明了在实验条件下，尼龙登山绳的强度要高于麻绳数倍。所以，从实验中所证明的尼龙登山绳的特点来推测的话，可以说在登山过程中尼龙登山绳应该也是很难断裂的。”

“我所遇到的情况是，它断裂了。”

“你遇到的情况是它断裂了。——嗯，这个问题我们先

放在一边。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要判断尼龙登山绳会不会断，严格来说，必须要重现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现场来进行实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次的实验仅仅是一个实验，只具有参考作用。但是，我觉得它是不是可以作为判断这次事件的一个材料。在此次实验中，撞击到锋利的岩石边上时，尼龙登山绳的强韧度至少是麻绳的

数倍。这一点是得到了证明的。但是，事实上在登山过程中尼龙登山绳是断了的。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此次实验是不正确的。相反，如果有人认为从实验结果来看尼龙登山绳是很强韧的，所以，说尼龙登山绳在登山过程中断裂了，这是很奇怪的。照理是不可能断裂的。这样的看法也是我不想看到的。”

“那么能不能麻烦八代先生把您的这一意见发表在报纸上呢？因为世人都认为您的实验结果一出，就否定了我之前报告的登山绳在登山过程中断裂的可能性了。”

“但是我不在报纸上写这些不是更好吗？——如果我写的话，那就是从此次的实验结果来判断的话，尼龙登山绳在登山过程中是不大可能断裂的。但是，你又说在山上确实是断裂了的，那么也就是说其中必然是有某种特殊的条件。——唔，要写的话就会写这些内容。这样一来的话，还是不要写更好一些吧？”

接着，八代教之助以一种鱼津听来非常冷酷的口吻继续说道：

“工程师只能通过实验来说话。我们不擅长推测。要接近绝对、真理，最终可能不得不依靠想象、推测这样的手段，但是我们不采用这些。跟哲学家们不同，这里有着我们这些人的立场的界限。”

八代教之助接着说道：

“您似乎很在意世人的看法——”

他话还未说完，就被鱼津打断了：

“我自己并不是很在意世人的看法。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的话，无论世人怎么想，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问题是这次说的是登山绳，世人的看法就有了重要的意义。如果人们对尼龙登山绳持有错误的认识的话，那问题就麻烦了。——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八代先生您，您刚刚说了作为科学家您是绝对排除推测、想象的，但是我想请您站在一个更自由的立场上，请问您自己对此次我们的事件是怎么看的呢？您相不相信登山绳是断了的呢？”

“我吗？”

八代教之助稍稍有点犹豫：

“我对大山毫无了解，也从来没有登过山。也不了解操作登山绳的知识。所以，对于昨天的实验结果，仅仅是作为

一种材料来进行判断的。当然，正如我之前也重申过好多次了，昨天的实验结果，仅仅是判断登山绳在山上有没有断的众多材料中的一个而已。但是，对我来说，我手头的材料仅此而已。从我手头仅有的材料

来进行判断的话，不好意思，如果尼龙登山绳没有被弄湿的话，那么它应该很难在登山过程中断裂。”

“这样啊。”

鱼津知道自己的脸色变得苍白了。他想，原来八代教之助也不相信登山绳在登山过程中断了。

“我明白了。”

鱼津声音干涩地说道。从事件发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从正面对事件进行了否定。

鱼津不由得盯着八代教之助冷漠的表情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在烟灰缸中摀灭了香烟，慢慢地站了起来。虽然八代说这仅仅是判断事件的材料之一，但是就算只是材料之一，在实验方法上就没有什么错误吗，鱼津很想问他一下，但还是忍住了。说是使用了四十五度、九十度的岩角，但是岩石的棱角是否磨尖了，就会带来实验结果的不同。如果在这些地方怀疑的话，他还有无数这样的怀疑。但是如果把这些说出口的话，就像常盘大作担心的那样，问题会朝着不同于事件本身的方向失控吧。

八代说了一两句什么，但是鱼津完全没有听进耳朵。他想必须得马上离开这里。

走出房间之后，鱼津和八代教之助告别。走下楼梯，走到大门口时，他看到一辆车停下来，八代美那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美那子下了车之后直接朝前台走来，她偶然抬头，发现鱼津就站在那里。“啊呀”她吃惊似的惊呼道。

“您是来找我丈夫的吗？”

两人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面对面站着。

“是的。我刚跟您先生见了面。”

美那子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很快又低下了头，似乎在想什么。接着，她又抬起头，说道：“我想找个地方跟您谈谈，可以吗？”

“请。”

鱼津回答道。两人离开前台，一起朝大门方向走去。走出大门之后，鱼津说道：“要不要去海边走走？”说完，朝左手边走去。在柏油马路上走了五十多米，就来到了海边。饱含着海水气味的风从正面吹了过来。

“我丈夫的实验，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吧。——我都不知道实验就是昨天做的。他从来不说这些事，所以我直到今天早上看了报纸才知道。我看到报纸还是在送丈夫出门上班之后。——真的很吃惊。”

她一副真的被惊到的样子说道。

“不管怎样，已经出了那样的实验结果，没办法改变了。——应该不是您先生故意要得出那样的实验结果的吧。”

“那当然。”

接着，美那子又问道：“鱼津先生您为什么来找我丈夫呢？”

“我本来想，如果可能的话，想请他在报纸上什么的地方发表一下意见，表明实验结果不一定能够解明我和小坂身上发生的事件的真相。——但我想得太简单了。”

“我丈夫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作为他自己，现在只能把实验结果作为判断的材料，这样的话，就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尼龙登山绳断裂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的意思大致就是这样。”

“唔。”

“不过，作为实验负责人，他也只能如此吧。我觉得他这么说也行。但是，我的话，就要因此头疼了。因为尼龙登山绳确实是断了的。”

两人离开大路，沿着某家工厂的用地，朝海边走去。虽然只隔了短时间，但是此时海面已经跟刚才不一样了，涌起了阵阵波涛。

“其实，我看了报纸之后也很担心，所以才过来找我丈夫。”

美那子说完，视线朝海面停留了一会儿，忽然，她看向鱼津，叫道：“鱼津先生。”

“我相信我丈夫的人品。我相信他是本着良心做的这个实验。”

“当然。——但是，我在想实验中会不会存在您先生都没发现的失误。我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不过我还是想说，在判断发生在我和小坂身上的这个事件上，可能昨天的实验结果是没有价值的。”

美那子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她又叫了声“鱼津先生”，说道：

“能不能这么想呢？——也就是如我在事件发生之初所想的那样，鱼津先生您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想要保护我和小坂呢？”

“没有这回事。”

鱼津想要撇开这种说法似的否定道。然后，他盯着对方，一脸严肃地说道：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啊。

小坂可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

“……”

“可是，不管鱼津先生您有没有意识到，如果您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没有这种想法。”

鱼津再次否定道。

“不好意思，我想比起您，我更了解小坂这个人。我很在乎小坂，所以对那个男人的各个方面都很清楚。”

他言下之意是因为你不在乎小坂，所以你不了解那个男人。鱼津知道自己这么说，对美那子来说多少有些残酷，但是在当下这种情况下，他无能为力。那些话自然而然地就从他嘴里出来了。

果然，美那子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的神情变得非常悲伤。

“您说得太过分了。”

她埋怨似的说道。

“我看了报纸，想着鱼津先生您的立场将会变得非常艰难。所以我才来这里见我丈夫，想问清楚之后，再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请他做点什么。”

“您说的想想办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想着跟丈夫谈谈，应该会有什么好方法吧。

如果没有的话，就想着去见鱼津先生——因为我和小坂的事，——如果鱼津先生遇上困难的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美那子语气含糊，话语中还省略了很多。鱼津看着这样的美那子，感觉就像在看一个麻烦。他心想，这个女人误解了这个事件，也误解了我。

美那子的头发被海风吹得朝身后飘去。她一脸钻牛角尖的样子，但是在鱼津看来，此时的她，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见到的她都要年轻。

因为鱼津沉默着，所以美那子又说道：“我说一下我的真实想法吧。我总觉得小坂先生是自杀的。”

“但是，这件事是发生在我和小坂身上的。您想要怎么想是您的事，但是实际经历了这个事件的是我。”

鱼津说道。

“这是当然。只有您看到了整件事的发生。——但是，”

说到这里，美那子又停顿了一下。

“这么说可能有点不礼貌，但是我想您自己是不是也有可能没看到事情的真相呢。如果登山绳真的像实验结果所示那么强韧的话——”

“我认为这其中肯定出了差错。”

鱼津打断道。但是美那子还是继续说：

“假如是这样的话，那登山绳——”

“就是小坂割断的是吗？”

“我总感觉是这样。”

“这样的话，还有小坂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故意损坏登山绳的情况呢。但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侦探小说中。正如我刚才说的，我知道小坂是个怎样的人。”

“我也了解小坂先生。”

这一反抗式的话令鱼津吃了一惊。既然她正面这么反抗了，鱼津觉得自己也无话可说了。确实，事实上，美那子应该比自己更了解小坂乙彦这个人。

“我只是觉得鱼津先生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小坂先生是不是自杀的，我觉得您都应该声明这都是可能的状态。——不然的话，人们会以为是鱼津先生您割断了登山绳。那样您就会把自己逼入绝境。事实上，今天早上就有杂志社的人来采访我丈夫。因为那会儿我丈夫已经出门上班了，所以他们说等下次再过来，不过那会儿他们说的话让我很在意。”

鱼津没说话。他感到肉眼看不到的黑影已经朝自己袭来了。

“那个人认为是不是鱼津先生把登山绳割断的。”

“他们认为是我把从小坂身上垂下来的绳子割断了是吧。——他们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话虽如此，鱼津还是气得浑身颤抖起来。

“如果说登山绳不会断裂，那么就是我割断的，如果不是我割断的，那就是操作上出现了失误。如果还要在其中加上小坂是自杀的这种可能性的话，虽然我很感谢您为我担心，但我想这么做只会令事件的关键问题变得模糊。小坂的问题，等小坂的遗体被发现时，就会清楚吧。”

接着，两人沉默着朝公司方向走去。来到公司大门前时，鱼津说道：

“那我这就告辞了。”

美那子似乎还有话要说，不想就这么分开，她站在那里，说道：

“我该怎么办呢？”

“您不是要去找您先生吗？”

“可是已经没有去见他的必要了。其实，我过来是想跟我丈夫坦白我跟小坂的事情。”

“怎么可以——”

鱼津不由得叫了起来。

“这么做的话，您自己就会陷入麻烦中。”

“没关系——我会说得很巧妙的。”

美那子说道。在鱼津听来，这话有点不够忠贞。

美那子站着，想了想，说道：

“我还是去见见他吧。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

“千万别说跟小坂的事情。”

鱼津再次提醒道。

“明白了。——再见。”

美那子最后瞥了鱼津一眼，走进了公司的大门。

鱼津开始往前走。在一座小桥边看到了一辆没有坐人的出租车，就拦下来坐了上去。

鱼津回到公司时，没有见到常盘大作，但是上大学时登山队的学长三池来拜访他了。三池现在是一个小工厂主。

三池一见到鱼津，就说：“我想去那边喝个茶，可以吧？”

两人马上一起前往隔壁大楼的咖啡店。在所有学长中，鱼津最喜欢这位三池。三池这人的想法有些专制，在学生时代，他总是很爱唠叨，但是另一方面又常给人一种家人般的温暖。

“来杯咖啡。”

他以一如既往的粗鲁口气向女服务员要了咖啡，又说道：“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啊！”接着，又说了句：“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没有啊。什么都没瞒着啊。”

“真的吗？——那我就直接问了，你是不是在包庇小坂？”

“你说的包庇是？！”

三池没有回答鱼津的问题，稍稍过了一會兒，他咬耳朵似的轻声说道：

“登山绳是不小心松开的吧？”

“开什么玩笑。”

鱼津有些吃惊地说道。

“那登山绳就不是松开的啰。”

“不是松开的，那个东西怎么可能会松开啊。”

“那就好，我还以为是登山绳不小心松开了，你为了包庇小坂才说登山绳是断掉的。我总觉得你会这样做。”

“我才不会把自己犯的错推给尼龙登山绳。那样做才是大错特错。”

“嗯，你别生气嘛。——我只是忽然有了这种猜测。不过，有这种猜测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三池的眼睛在眼镜片背后闪着光。鱼津心想，虽然很感谢朋友这样为自己担心，但是为什么别人就不能老实地相信自己说的话呢。

鱼津和三池一起走出咖啡店后就分开了，他没有回公司，而是一个人去了之前跟小坂一起去过的日比谷公园。就算回到公司坐在办公桌前，今天也肯定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而且一想到同事们看自己的目光，他就觉得一阵郁闷。

公园里，过来打发午休时间的男男女女们三三两两地走着。鱼津在水池边漫无目的地散了会儿步，看到有一张长椅子空着，就过去坐了下来。

鱼津感觉好累。他知道此刻自己所感到的疲惫，与其说是来自于报纸报道的打击，不如说是来自于周围人对自己的不理解。

世人多认为是自己割断了登山绳。他们认为自己因为惜命，所以割断了登山绳。连那么担心自己的常盘大作不也没有完全相信自己所说的吗？他肯定认为这件事是小坂自杀造成的。至少他在内心某个地方是这么想的。

美那子的想法与常盘稍稍有些不同，但是在把这件事看成是小坂的自杀这一点上，她的想法比常盘更坚定。常盘只是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美那子则认为自己肯定是为了保护小坂，所以才会有意无意间不肯接受这一点。

不过，自杀这个问题，会随着小坂遗体的发现而消失吧。想到这里，鱼津突然想起在事件发生的那天早上，小坂在出发之前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东西的样子。

此时，鱼津感到之前自己一直没有在意的事情，突然以一种全新的意义凸显出来了。如果小坂在日记本上写了会让人联想到自杀的含糊的文字，那就糟了。

鱼津很清楚，小坂不是一个会自杀的男人。作为一名登山家，在那种情况下，小坂不可能计划自杀。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多少有点失常。当时的心情很有可能会让人写下感伤的文字。

这种不安朝鱼津袭来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刚刚三池说的是不是自己隐瞒了登山绳不小心松开的情况来包庇小坂。这种看法变成了另一种不安。如果小坂的遗体上没有系着登山绳！

鱼津站了起来，想起了昨天常盘说的自己现在面临的现实比出事的冰壁还要严峻。确实，自己现在的心情和攀爬在那座坚硬冰冷的白色冰壁上时如出一辙。

手触碰到了岩角。脚站在狭小的岩角上。四周不见人影。只有自己一个人紧贴在岩壁上。积雪滑落不时发出不祥的声音。但是，我可不会掉下去，鱼津心道。接着，仿佛是为了把这种想法刻进心里一般，他一边嘴里哼哼有词，一边走了起来。

鱼津忽然回过神来。春日的阳光正静静地洒向四周，这令他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鱼津走出日比谷公园，去了两家咖啡店，喝了些不大好喝的东西，感觉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于是在三点过后又回到了公司。这次，他在办公室里看到了跟平常一样四处转悠的常盘大作。

鱼津朝常盘大作走了过去，说道：

“我早上去见了八代先生。”

“嗯。——然后呢？”

常盘等着鱼津继续说。

“他并不相信那个事件。他说昨天的实验并不能够阐明事情的真相，但是可以作为判断事件的一个材料。”

“那倒也是。”

“从这一材料来判断的话，只能认为登山绳在登山过程中也不会断裂。”

“唔，这也确实如此。”

常盘想了又想，慢慢说道。

“所以，他说，如果要在报纸上写的话，他只能写这些内容。——他做不到那么巧妙地一方面肯定山上发生的事件，另一方面又主张自己实验的正当性，他也不会这么做。”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痒了，常盘大作一边不停地用大拇指的指甲挠着鼻头，一边思考着，接着他大声说道：“那就这样吧。”

“他说不写那就不写吧。确实，那个人他应该不会写的吧。是我请他做这个实验，所以他才做的，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再想让人家动个小手指头，人家也是敬谢不敏的！”

常盘就像是为八代教之助代言似的说道。

“遗体什么时候能够发现？”

“唔，等雪完全融化要到七月份，但是我打算下个月就去一趟。”

“那还是早点去好。”

接着，常盘注视着鱼津的眼睛，说道：“你先写封辞职信交上来吧。因为我跟总部那边有约定，所以没办法只好这么做了。目前是总部那边占了上风。很遗憾，你还是落败了。”

“我没有败。”

“事实就是败了。最不应该的就是提议做实验！”

“我马上就写辞职信。”

鱼津尽量装作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暂且从今天开始算非正式职员吧。请忍耐大概一个月时间。工作还跟以前一样做。过段时间，我还会录用你为正式员工。在找到小坂君的遗体之前，一定要老实待着。如果能够证明你这边没有发生失误的话，我会再请人做一次实验。下次一定要在更接近实际环境的条件下来做。不，登山绳一定会断的。既然断过一次了，就一定还会断第二次。”

常盘大作这样说道。

鱼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了辞职信。然后很快拿给了常盘。

“这么写可以吗？”

鱼津递了过去，常盘接过手看了看，说道：“可以。”

接着，他又说：“本来想今天晚上陪你一起吃饭的，不过已经有约了，那就明天晚上吧。”

常盘似乎要去什么地方，开始收拾起东西准备下班。

“经理，”鱼津从正面看着常盘，“既然已经交了辞职信，我还是应该真正离开公司比较好吧。”

刚才从常盘口中听到辞职信的事情之后，他就一直很在意这一点。

“不用担心，这不是已经辞职了嘛。”

“虽然这样，不过我想着如果我真的离开公司比较好的话，我还是离开吧。提交了辞职信之后，又以非正式员工的形式留在公司，万一给经理您带来麻烦的话——”鱼津说道。

“哼，你这是在担心我吗？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常盘变得不大高兴，说道。鱼津心想说错话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还没有落魄到要你来担心的程度。很感谢你的担心，还是不用了。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的事情吧。——要操心分公司经理的这个那个，那你得先让自己成为社长再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拍马屁？”

“我可没有拍马屁。”

“是吧。你要是能够拍马屁的话，就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了。你就会想办法说些巧妙的话，不用跟公司干仗，就能让天下人都承认尼龙登山绳是自己断的。如果是德川家康的话，肯定能够很好地对付过去。你这样的人是得不到天下的。顶天了也就是个上杉谦信。最多就能打个前锋。”

接着常盘大作看了看手表，离开办公桌朝门口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还不忘给鱼津致命一击：“说你是谦信都是高抬你了。态度要坚决，坚决！就像谦信那样。”

常盘挺着胸走了出去。

这天晚上，鱼津想去什么地方喝个酒，但是他又不想去自己常去的饭馆酒馆。只要一想到别人会以特别的眼光看自己，他就觉得很烦。

最后他进了大森站前的一家中华料理店，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喝了啤酒。常盘说的“态度要坚决，坚决”这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就算喝了酒也没用。每次想到这句话，鱼津都会抬起头，像是要跟什么东西对抗一样。

眼下需要做的是把小坂的遗体从穗高的积雪中挖出来。

不管是为了去除常盘大作和美那子的怀疑，或是为了小坂的母亲和妹妹，都必须要尽早做这件事。不管是白天在日比谷公园忽然袭来的担心——万一小坂的遗物中发现有类似遗书的文字，还是对小坂的遗体上没有系登山绳的担忧，此刻对于鱼津来说都仅仅是一种胡思乱想。

已经喝了三瓶啤酒，鱼津却完全没有感到醉意。他走出中华料理店，来到了车站前的马路上，忽然想起了八代美那子。美那子的误解令他感到很烦扰，但是此刻，他感到对方为自己担心的温暖正轻轻地拂过自己的心头。他想到自己跟美那子在海边说话的时候，自己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那个时候自己还是太激动了，他心想。

回到公寓，管理员阿姨在门口跟鱼津说：“有客人哦。”

“是谁？”

“是个女的。我让她在你屋里等你。”

鱼津心想应该是美那子。她白天跟自己分开之后去找了丈夫教之助，她过来找自己应该是想告诉自己他们俩说的话吧。

看了看表，已经过了九点了。鱼津推开位于二楼的自己的房间门，向屋内问道：“是八代夫人吗？”

“不，是我。”随着回答声，出现的是小坂薰的身影。

“楼下的阿姨不停地跟我说没关系进来吧，所以我就擅自进来了。——对不起。”

阿薰说道。

“没事的。”

脱下鞋子进门的时候，鱼津感到自己脚底下有点打晃。

平常的话，喝三瓶啤酒完全没问题，果然今天还是太累了。

“请坐。”

鱼津对站在那里的阿薰说道。阿薰膝盖并拢在桌子前坐了下来。鱼津看到桌子上放着个系着带子的寿司盒子，应该是阿薰带来的。

“本来想过来跟您一起吃饭的。”

阿薰说道。

“先给我公司打个电话就好了。”鱼津说道。

“我打了，但是他们说您出去了。”

“那您应该等很久了吧。吃饭了吗？”

“还没有。”

“真是不好意思了。您带了好吃的过来吧。——赶紧吃吧。”“可是——鱼津先生您已经吃了吧？如果是这样就算了。

我肚子也不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想自己一个人吃饭，阿薰这么说道。

“我只喝了啤酒，还没有吃饭，我也一起吃。”

于是，阿薰的表情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了。

“那我们一起吃吧。”

说着，她站了起来，“厨房是在这边吧。”说着就走出了房间。

鱼津靠在桌子旁。此刻他感到了深深的疲惫，甚至开始庆幸还有桌子可以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从早上开始一直绷紧的内心和啤酒带来的醉意一起，令他感到精疲力尽。如果可以的话，现在鱼津想要自己一个人待着。他心想阿薰肯定在发愁不熟悉的厨房吧，但是他的身体累得一动都不能动了。

不一会儿，阿薰端着茶走进了房间。她认认真真地在茶壶里泡了茶，托盘上还放了两个茶杯。然后她又在小碟子里倒上了用来蘸寿司的酱油。

“这酱油哪来的？”

“我想着您这里可能没有，就带了一小瓶过来。”

“想得真周到。”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鱼津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渴望着能够自己一个人独处。他吃了两三口寿司，就停下了筷子。

“很累吗？”

阿薰问道。

“不，没事。”

“什么没事，要不要躺一下——”

“我没事。”

鱼津再次说道。

“可是你看起来累坏了。”

听了阿薰的话，鱼津什么也顾不得了，在榻榻米上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忘了阿薰还在旁边。鱼津感到仿佛有浓雾在自己的四周弥漫。看不到，看不到，哪里都看不到。他嘴里嘟囔着这样没有意义的话。

忽然，鱼津回过神来，抬起头。他看到桌子对面，阿薰低着头，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使劲地绞在一起，强忍着哭声。

“怎么了？”

鱼津坐起身来问道。阿薰一动不动地保持着那个姿势，过了一会儿她用手帕擦了擦濡湿的眼睛，严肃地抬起了头。

她被泪水浸湿的眼睛在鱼津看来分外清澈。最后，阿薰勉强露出了一点笑容，这个笑容在鱼津看来也是格外地清澈。

“我明白鱼津先生您的心情。”

阿薰说道。“我有点喝多了。”

“就算出了那样的实验结果，我还是觉得那些不相信鱼津先生您说的话的人，实在是太过分了。鱼津先生不是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嘛，登山绳是自己断掉的。”

阿薰说道，仿佛在跟一个看不到的人说话似的。鱼津感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柔软温暖的东西正朝自己吹过来，温柔地摇动着自己的内心。

“还有人怀疑您兄长是不是自杀的。”

鱼津说道。

“啊！”阿薰瞪大了眼睛，“那是真的吗？”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

“是啊。”

“不过，假如他是自杀的话，您怎么看？”

鱼津想知道阿薰会怎样回答，所以就想问问。

“这个——不过，我感觉我哥哥无论遇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不会在山上自杀的。难道不是吗？”

“他当然不是自杀的。怎么可能会有登山家在山上自杀呢。如果真这么做了，就失去了作为登山家的资格了。”

鱼津语气激烈地说道。

“还有人认为是登山绳不小心松开了，而我为了包庇他的失误才说登山绳断了。”

“啊！”

阿薰又像刚才那样瞪大了眼睛。

“这不可能吧。”

“开什么玩笑。”

“那我就放心了。——鱼津先生和哥哥没有犯那样的错误吧。”

“嗯，应该没有吧。我们都是有经验的人。——我只是跟您说说有这些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鱼津先生明明说了登山绳是自己断掉的！这些人真是不怀好意。”

“就算我说了也没用啊。”

鱼津听了阿薰说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心情变得轻松起来了。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像这样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深信不疑的人。

“鱼津先生因为哥哥的事情而陷入到这样痛苦的境地，我感觉非常难受。我想为您做些什么，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如果是个男人的话，这种时候，我就会邀您一起去山上。”阿薰说道。

“这不是令兄一个人的事。是我和令兄两个人一起引发的事件。虽然眼下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过我想这些问题都会慢慢地归于简单。”鱼津说道。

“是吗？”阿薰一脸担心的神色。

“等雪开始化了，我就准备立刻出发去山上。等令兄的遗体挖掘出来了，大部分的怀疑都可以澄清了吧。登山绳应该还缠在他身上，也不会出现遗书或是类似遗书的东西吧。”

“啊，对哥哥真的有这样的怀疑吗？那他身上应该有什么事情会引起人们这样怀疑吧？”

“没有。”

“可是，如果什么事都没有的话，也不会有这样的怀疑吧。”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抱有这样的看法。”

“八代夫人？”

阿薰一语中的地说道。鱼津吃了一惊，看了看阿薰。

“——是吧？”

“不。”

鱼津含糊地回答道。小坂和美那子的事情没有必要让阿薰知道。结果，阿薰又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之前，我拿着哥哥的照片去找八代夫人，可是我觉得那位夫人对哥哥根本毫无爱意。我之前一直想象哥哥跟她是恋人关系，可是我肯定是弄错了。”

“这个……”

鱼津的回应还是很含糊。

“不管怎样，等令兄的遗体挖掘出来之后，这些无聊的猜测都会消失的。之后就只剩下了两个问题，登山绳是自己断裂的，还是我割断的。”

“怎么可能是鱼津先生割断的！”

“这种猜测虽然很可笑，但是也没办法。这两个问题，应该也有方法可以最终解决的吧。——不管怎样，眼前必须先去看令兄的遗体挖掘出来。”

“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吧？”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积雪还太厚，不行的。”

“没关系的。——我虽然不是登山家，不过我的滑雪技术可能比鱼津先生您还好点哦。”

阿薰说道。说完，她满脸通红，红得鱼津都觉得有点惊讶。

第七章

樱花匆匆开了，又匆匆谢了。

和往年一样，今年美那子也没能够好好地赏樱花。去车站附近买东西的时候，看到樱花还只开了四分，等再过了四五天出门的时候，就只剩了绿叶成荫了。

美那子走到走廊上，每天都要看看邻居家柿子树的嫩叶。绿色的小点一天天的大了起来。春光飞逝，从柿子树嫩叶的成长上就可以清楚看到。

美那子每天早上都要浏览三份报纸，登山绳实验之后两周，肯定会有某份报纸谈到尼龙登山绳的问题。

因为问题还只是问题，所以没有报纸正面报道事件，但是她还是看到了诸如“使用尼龙登山绳的注意事项”“尼龙登山绳的优点和缺点”等标题。看这些报道的内容，都是认为鱼津他们在尼龙登山绳的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或是他们缺乏对尼龙登山绳的了解，才会导致此次事件。

尼龙登山绳也有优点和缺点。但是只要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再使用，就会比一直使用的麻质登山绳强韧很多。——

这是报道的作者们的一致认识。

虽然没有人说是鱼津惜命所以割断了登山绳，但是事件的责任还是被归咎到了引起此次事件的鱼津和小坂身上。

美那子每次读到这样的报道就会心痛。鱼津那么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说法，当然不可能是他割断了登山绳，也不可能是他们在操作上出现了失误。可是，话虽如此，她也同样不认为丈夫教之助做的实验就是糊弄人的。不管教之助站在哪个立场上，他都不会丢失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的态度。这一点，就算整个世界的人都怀疑，美那子也是相信丈夫的。

如果鱼津所说的都是真的，就实验而言丈夫的看法也没问题的话，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假设，那就是小坂是自杀的。这对于美那子来说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鱼津自己还一个劲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那只是他自己这么认为，并没有任何根据。美那子认为只有小坂自杀才能解释整个事件。

这是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十点钟左右有电话打了进来。美那子拿起电话，出人意料地对面传来了鱼津的声音。

“今天八代先生在家吗？如果在家的话，我想去拜访您一下。”

干脆的声音愉快地飞到了美那子的耳朵里，她觉得自己仿佛对这声音期待已久了。

“请稍等。”

美那子把听筒放下，走上二楼准备去告诉教之助。她看了看书房，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走到楼下，问了问春枝，说是朝大门那边走去了。可能是出去散步了吧。

美那子又回到电话边：

“我丈夫散步去了，这会儿不在，不过您请过来吧。——他早上说过今天会一直在家的。”

她这样回道。平时星期天下午教之助都是要出去的，但是今天吃早餐的时候，美那子很罕见地听他说今天一天都会在家。

虽然如此，对于鱼津的来访目的，美那子还是有几分担心。

“关于实验，有什么——”

美那子问道。鱼津沉默了一小会儿，说道：“我打算近期和五六个人一起去登穗高。因为不能让小坂就那样一直留在那里。——到时，我打算前往事故发生的现场。所以，我想请八代先生吩咐一下他从科学家的角度想要调查的方面。我想他应该有什么想要调查的吧。”

“明白了，我会转告他。”

“我马上从这边出发，大概四十分钟能到您府上。”

“好的。——我们在家恭候您的到来。”

放下听筒时，美那子听到玄关处传来开门的声音。

走到玄关一看，身穿和服的教之助一边走进来，一边说：“门边上长了好多草呢。”

“啊，最近刚刚才除过草的啊。”

教之助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想要上楼。

“刚刚鱼津先生打电话来了。”

听到美那子这话，教之助在楼梯口停了下来。

“就是那个年轻人吧，登山的——”

“是的，他说待会儿就过来。”

“他过来不太方便啊。我又不在家。”

“啊，您不是说今天在家的吗？”

“嗯，不过，我还是去趟公司吧。”

“他说再过四十分钟就能到。”

“我马上就出门了。”

“不能等等他吗？就三四十分钟。”

“等不了。”

“可是人家是特意过来的呀。”

“不知道他是不是特意过来的，不过我也着急出门。”

“您不是说今天可以不用去公司的吗？”

“早上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又不这么觉得了。”

“您这是故意刁难。”

话说出口之后，美那子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和教之助在一起之后，两人之间还从未有过这样语气带刺，针锋相对的时候。

美那子意识到此刻自己对丈夫的感情可以称之为憎恶。

她至今为止还从未意识到自己竟然对丈夫怀有憎恶。这种憎恶并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出轨过小坂，或是自己对丈夫的爱有了裂痕，或是不喜欢丈夫了。

美那子呆呆地站在那里，被自己的内心情感惊住了。但是，令美那子震惊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内心的情感。教之助身上也产生了同样的情感。在这一瞬间她也感受到了教之助对自己的憎恶。当然，美那子知道，教之助并不是因为听到鱼津要来，才突然决定要去公司的。只是因为听到了鱼津这个名字，所以两人之间的对话才变得充满了火气，可即使如此，此刻教之助对自己的情感也绝对可以称之为憎恶。

教之助冷眼盯着美那子，美那子也同样冷眼看着丈夫。

在很短的时间内，两人都没有把目光从对方脸上挪开。

先挪开视线的是美那子。

“那行吧，鱼津先生来了的话，我就跟他说您有急事出去了。”

教之助没有回答，只是说道：“帮我叫辆车。”

他没有再上楼，沿着走廊朝放西服衣柜的房间走去。

美那子跟在丈夫身后走进房间，打开衣柜门，连着衣架把西服递给丈夫。接着她又叫了女仆：“春枝——”春枝过来之后，她吩咐道：“去叫辆车吧。”

教之助穿西服的时候，美那子透过玻璃窗看着庭院。庭院中种植的树木嫩叶的绿色在这四五天内一下子变深了，感觉就像是一团团绿色的凝结物，热腾腾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树木背后是万里无云的天空，就算隔着玻璃窗，也让人感觉整个庭院不像是暮春，而已经是初夏了。

美那子的视线转回到丈夫身上。教之助正在往瘦削的身体上套衬衣，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腰围很窄的裤子中。还没有系领带的衬衫领口处可以看到细长的脖子，喉结不停地动着。

“傍晚回来。”

教之助板着脸，像宣布什么似的说道。

“饭呢？”

美那子问道。

“可能回家吃。”

美那子又把视线投向了庭院中。一瞬间，美那子很渴望某种强烈的东西，来作为对丈夫的反抗。她想要用力抱住某个肉体，想要能够让自己窒息的东西。这是在她意识到自己

讨厌丈夫的瞬间，忽然向她袭来的欲望。

美那子紧盯着嫩叶的绿色，身体不停地微微颤抖着。

车子来了之后，美那子把教之助送到门口。

“他有什么事？”

教之助说着，停下了脚步，在玄关到大门之间，两人再次面对面地站着了。教之助问的是鱼津的事。

“应该没什么事的。——找我的话。”

教之助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在说找你有没有事就知道了。

“他好像说近期要出发去穗高收敛遗体。还说会去事故发生的现场，所以想问问你有什么需要调查的事——”

美那子还没说完，就被教之助打断了。

“问什么，我对于那个事件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继续接触这件事。如果他要问有什么需要调查的，我也只能回答没有。他是想让我再做一次实验吧。”

“我想应该不是。鱼津先生的立场很艰难，所以他可能是想再次在更接近实际情况的条件下——”

“没有什么接近实际情况的条件。实验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做的。”

说完，教之助走了两三步，又停了下来：“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认为登山绳是不可能轻易断裂的。”

“您的意思是鱼津先生割断的？”

“也没有别的可以割断绳子的人啊。”

“啊，”美那子短促地叫了一声，“他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教之助静静地看着这样的美那子，说道：“那，是小坂君割断的吗？——因为失恋而自杀？”

他像是亮出了最后的底牌，似乎在说我什么都知道哦。

美那子脸色苍白，沉默地站着。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就算那个年轻人是自杀的，可是他的自杀原因——”

美那子抬起头，看着教之助。此时，在美那子眼中，教之助的脸是世上最可怕的事物。虽然教之助没有说完，但是美那子知道丈夫想说什么。丈夫想说的是小坂自杀的原因与鱼津有关吧。

接着，教之助像是要收回刚刚自己所说的话似的，低声笑道：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侦探小说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开玩笑的。”

教之助带着一种在美那子看来冷静得出奇的态度上了车。在车开走了之后，美那子还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是美那子第一次看到教之助流露出类似嫉妒的情感。

小坂乙彦活着的时候，他经常给自己写信，打电话，有时还会过来找自己。而且他来找自己还不只是一两次。

可是，教之助却从未说过一句讨厌小坂的话。为什么教之助在面对小坂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不悦，到了鱼津身上，就毫无顾忌了呢？是自己在提到鱼津的时候，说话方式或者神情上有什么异于平常的地方吗？

这些先不管，至少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教之助对鱼津没有好感。美那子没有走回家里，而是朝庭院中走去。丈夫认为事件的责任在鱼津身上。听他的语气，还不仅仅只认为鱼津有可能割断了登山绳。而是认为，就算鱼津没有割断登山绳，小坂是自杀的，那自杀的原因也是在鱼津身上。

想到这里，美那子感到自己情绪非常激动。她很想就这样蜷身蹲下来。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了剧烈的轰鸣声，好像是飞机紧急降落一般。她抬头看看天空，湛蓝的天空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片仿佛泛着银色的碧蓝大海的天空上，不见一丝飞机的影子。

美那子想要迈出脚步，又呆站在那里。之前在梦中鱼津双手抓着自己猛烈摇晃的感觉，又栩栩如生地回到了美那子的肩膀和手腕上。阳光依旧在碧绿的草坪上闪闪发光，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

春枝穿过草坪走了过来。

“鱼津先生来了。”

听了这话，美那子突然很想跑出去。

“我马上过去，你先请他到客厅。”

接着，美那子朝着与玄关相反方向的厨房走去，带着些许慌乱，这是以前小坂来的时候她绝不会感受到的。

但是，当走进鱼津正在等候的客厅时，美那子看起来比平时更消沉。不仅是看起来消沉，实际上她的心情也很消沉。她感觉自己是这个世上最不幸的女人。

“您好不容易过来，可是我丈夫他后来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又去公司了。”

美那子面对着鱼津坐了下来，说道。

“是吗，我应该早点打电话就好了。”鱼津有些沮丧，“那我去公司拜访他吧。”

他说着，马上就要站起来似的。

春枝上了茶。鱼津喝了两口，接着站起身来。美那子想要说一两句来留住鱼津，可是又很奇怪地说不出口。

“您好容易才过来的。”

美那子说着，把鱼津送到玄关处。鱼津穿鞋子的时候，美那子感到鱼津就这样去见教之助的话可能不太好，美那子说道：“我再送送您。”说着，她走到门口处，在鱼津之前走

出了玄关。

走到大门边，鱼津说道：“那就再见了。”想要就此告别。

但是美那子说：“我送您到车站吧。在户外走走更舒服。”说着，就和鱼津一起往前走。第一次见到鱼津的那天晚上，鱼津曾沿着这条路把她送回了家，现在，两人沿着同一条路，朝着跟上次相反的方向，往车站走去。

“您什么时候去山上？”

“打算这四五天内就出发。”

“不是还有积雪吗？”

“上高地附近应该没有雪了。到了山上，当然还会有。”

聊了几句这样的话题，美那子说道：

“我觉得您还是不要见我丈夫比较好。”

“为什么？”

鱼津似乎很吃惊地说道。

“您可能也知道，我丈夫他是个不那么和悦的人。关于登山绳的实验，结果已经那样了，我想他应该不想再继续参与下去了。刚才我把您打电话来的事情转告他的时候，他说实验的事情就那样了。”

“原来如此。”鱼津的神情有些悲伤，“对于八代先生来说，他会这么想也是理所应当的。我自己想想都觉得讨厌。

都是些又麻烦又烦人的问题。”

接着，他又说了句：“这样啊”，似乎在重新思考。

转过大宅邸林立的一角，路自然而然地朝车站延伸而去。

“那我就去公司拜访了。”

“可是，这样的话，您那边会有麻烦吧。”

“多少会有些麻烦，但是应该能想办法解决的。——我这次准备去现场，所以想着应该能够在更准确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八代先生目前否定了尼龙登山绳会断裂一事。所以我想着是不是可以请他通过自己的实验来改变这一想法。”

看着鱼津消沉的侧脸，美那子感到心痛不已。

前方一部分车站的建筑物已然在望，美那子放慢了脚步。她感觉自己还有很多话必须要跟这个年轻人说。

鱼津忽然停了下来：

“我这次去山里，把小坂的遗体挖掘出来之后，夫人您所担心的事情就会消失不见吧。”

“您说的我所担心的事情是？”

美那子反问道。

“就是您认为的小坂是因为您自杀的这件事。——我想至少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掉的。就算只是为了这一点，我也觉得这次应该去山里。这样的话，夫人您就会明白您与这个事件是毫无关系的吧。”

鱼津说道。两人所站的地方是一棵树叶逐渐茂密起来的大樱花树下，因此鱼津的脸色在美那子看来格外地苍白。

对于鱼津的话，美那子有些不服。她没想到鱼津认为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是那样的。

“如果能够知道小坂先生不是自杀的，那我内心会轻松很多。但是，我并没有担心这些。就算小坂是因为我而自杀的，我也不会感到害怕。虽然这么说有些对不起小坂先生，但是对我来说，我只能那么做。”

美那子说到这里停了一下，郑重地抬头看着鱼津。

“只是，如果因此给鱼津先生带来了麻烦，那我会很难过。如果您是隐藏我和小坂的关系——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场丑闻，才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小坂的自杀，那我会觉得非常难过。我想着如果是这样的话，索性把我的事情公布出来也没关系。”

美那子说到这里，感觉自己还是没有把想说的说清楚。

无法把自己的心情充分传达给对方，这令她感到有点焦躁。

结果，鱼津说道：

“我之前也说过，我不认为小坂是自杀的。嗯，我想这次去了山里就能搞清楚这一点了。——先不说这些，我有句话想要劝告夫人您。你对小坂的感情以及您与他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您没有必要跟小坂的妹妹说起。”

“我没有说过呀。”

“小坂的妹妹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我认为这种坦白是毫无意义的。”

不可思议的是，鱼津的叱责令美那子内心感到非常愉快。两人又慢慢地朝车站走去。

到了车站，美那子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留住鱼津了。自己无法为这个年轻人做任何事，这令她感到内心无法满足。

“等从山上回来之后，我再跟您电话联系。”

最后鱼津说道。

“好的。——我等您电话。刚刚您说了再过四五天去山上是吧。”

“应该是这样。我的话什么时候都能出发，不过一起去的人各有各的工作。”

“跟您一起去的都是登山家吧？”

“都是以前在山上一同艰辛攀登过的人。还有小坂的妹妹。”

“啊，那位小姐也去啊。”

因为是要去挖掘哥哥的遗体，所以作为妹妹的阿薰跟着一起去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美那子听鱼津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感到了些许困惑。就像是一件自己从未预想到的事情一下子摆到了自己面前。

“女人也能登山吗？”

“可以啊。”

“到现场会很辛苦吧。”

“要爬到现场的话不太可能，不过可以请她在德泽小屋之类的地方等我们。”

接着，鱼津说道：“那就再见了。”他轻轻点了点头，作为告别。

“请多保重。”

鱼津的身影在检票口消失之后，美那子开始沿着刚刚走来的路往回走。刚刚还没有觉得，现在独自一人走着，她感觉干燥的道路上灰尘很大，让人无法静下心来。

美那子回到家之后，走进客厅，坐在刚刚自己坐的位置上，感觉什么都不想做，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发呆。一种奇怪的忧伤笼罩了她的全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知道美那子已经回家了，从厨房那边传来春枝哼流行歌的声音。有时候歌声会被自来水的声音盖过听不到，不过年轻明快的声音很快又会传来。

美那子还是第一次听到春枝唱歌。那是一种女孩子独有的干净的声音。不过她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听到这些歌的呢？

“春枝。”

美那子走到走廊上喊了一声，但是春枝似乎没听到，于是她又拍了拍手。歌声立马停了下来，过了一小会儿，春枝就过来了。

“您回来了。”

“歌唱得很不错呢。”

“啊。”

春枝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美那子带着些许刁难的意思看着她。

“教我一下吧，刚刚那首歌。”

“我不会。”

“可你刚刚在唱啊。”

“可是我不会啊。”

“你不是唱着恋爱什么的。”

春枝的脸眼看着变得一片通红。美那子想起之前阿薰满脸通红的样子：“我不想在家里听到有人唱流行歌。”

她冷冷地说道。

这一天，教之助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之后了。

“有宴会吗？”

美那子在玄关问道。

“没有，跟研究所的年轻人们一起吃的饭。”

教之助一边脱鞋子一边说道。

“我还在家做了好吃的。您也没有打电话回来。”

“我打过电话的。一到了公司就立马打了电话。你没在家。”

教之助说道。跟每次喝完酒一样，他走进客厅，瘫软在沙发上，说了声“水”，然后开始松自己的领带。

美那子心想丈夫应该是在自己送鱼津到车站的时候打来的电话吧。她去厨房给教之助拿水，看到春枝正坐在厨房一角的椅子上看女性杂志，就问道：“今天老爷来过电话？”

结果春枝一脸才想起来的样子，说道：“有的。我不小心给忘了。”

“没事。——老爷那会儿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他说叫夫人接电话。”

“然后呢？”

“因为您不在，所以我就跟老爷说您可能是去送客人了。”

“他没有说晚饭的事情吗？”

“说了。”

春枝一脸可怜的样子。因为流行歌的事情被从来不责骂自己的女主人责骂之后，她变得非常紧张。

美那子拿着盛了水的杯子回到客厅时，教之助穿着衬衫，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他把身体紧靠在沙发背上，仰着脸，说道：“已经完全是夏天的晚上了。”

“很热吧？我把窗子打开吧。”

“没事。虽然想开窗，不过开了窗容易感冒。”

不管感觉有多热，真的被冰冷的夜气侵袭的话，马上就会感冒吧，教之助心想。

美那子心道既然教之助已经知道自己去送鱼津了，那么必须得说点

鱼津的事了。

“鱼津先生说他会前往发生此次事件的现场。——你要是能跟他说说调查哪些方面就好了。”

“我没什么要说的，倒是有事情想要问他。”

“想问什么？”

教之助没有回答，他喝光杯子里的水，站起身来准备去洗澡。

五月五日，鱼津和阿薰前往上高地，准备前去寻找小坂的遗体。在两人从东京出发前两天，大学时代曾经和小坂、鱼津一起登过山的登山队 OB 六人也已经前往上高地了。鱼津本来准备跟他们一起出发的，但是为了筹措前往当地马上要用到的钱，没办法只好推后了两天。

这次的金额很不小。当然，小坂的妈妈给阿薰寄了钱作为此次的费用，但是鱼津总觉得这钱用着心里有点不安。最后，鱼津找了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关系很好的两家户外用品店，说了事情原委，从他们那里借了钱，以补充资金的不足。

出发当天早上，为了乘坐八点十分从新宿发车的普通快车，鱼津久违地在肩上背上了沉沉的背囊，拿着冰镐走出了公寓。自小坂出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前往山上。

刚走上新宿站的站台，鱼津就看到了人群中穿着黑裤子白衬衫的阿薰。阿薰为了占两人的座位，提前三十分钟就来了。

两人在三等车厢正中间的靠窗位置面对面坐了下来。列车开动之后，阿薰一会儿拿出三明治给还没有吃早饭的鱼津，一会儿从保温杯中把茶水倒入小杯子里。沐浴在从车窗外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这样的阿薰看起来快活而明媚。鱼津心想，任谁看了都不会想到这个姑娘是去挖掘哥哥的遗体的。

因为事故发生以来已经过了五个月，所以虽然是去挖掘好友的遗体，鱼津也同样没有情绪消沉。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要去见一位已经在山上待了很久的朋友，甚至还有某种温暖的感觉。

列车进入山梨县之后，可以看到沿线的部落中稀稀拉拉地竖着鲤鱼旗。说是鲤鱼旗，真正拖着鲤鱼飘带的很少见，更多的是像以前大战时武将们插在背上的装饰物那样的靠旗。真不愧是信玄的根据地甲斐国才有的习俗。

自从做了尼龙登山绳实验，鱼津每天都过得很郁闷，直到此刻才感觉终于从那种阴郁中摆脱出来了。只要一想到自己正在一步步接近好友长眠着的穗高的深雪，整个身体就会产生丝丝兴奋。

“从松本到上高地我们坐车过去，计划今天到达德泽休息点。”

鱼津说道。

“从上高地到德泽休息点的路很难走吧？”

阿薰问道。

“积雪已经化了，所以大概两个小时就能走到。”

“如果有雪的话，我没问题，但是没有雪的话，我就不行了。我不擅长走路啊。——被鱼津先生看到那个样子，会很害羞啊。”

鱼津心想，这害羞的地方还真是奇怪。

下午两点，两人到达了松本，很快在车站前坐上了车前往上高地。

车子离开城市后，道路两边都是苹果地，可以看到苹果树上开的白花。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来到了五月的信浓。

“啊，那边有株八重樱开了。”

鱼津随着阿薰的声音朝车窗外望去，果然，一户农家的旁边，半谢的红色花朵沉沉地坠在八重樱枝头。

阿薰是第一次在这个季节来到信浓，所以她似乎对眼睛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感到很新奇，一直盯着车窗外看。嘴里还不停地惊呼着“啊，棣棠”“啊，紫藤萝”“啊，玉兰花”。

每次她惊呼时，鱼津都会把视线转向窗外，看到外面的棣棠、紫藤萝、玉兰花等等。鱼津感到阿薰干净短促的声音中有着一种让人不得不这么做的力量。

“这是梓川。”

当梓川的河流出现在车子右侧时，鱼津对阿薰说道。

“啊，这是日本最美的河流了吧。”

“是不是日本最美就不知道了，但是漂亮是真漂亮。”

鱼津说道。

“哥哥说过这是日本最美的河流。从小哥哥就一直这么教育我的，所以我也不知不觉就这么认为了。”

“所以说，教育是很可怕的呀。”

鱼津笑道。

“哎呀，”阿薰稍稍做出瞪眼的表情，说道，“哥哥还跟我说了另外一个日本第一哦。”

“是什么？”

“不能说。”

阿薰含着笑，目光从鱼津身上转向窗外。

“不能说？”

“嗯。”

“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接着阿薰发出一串明媚的笑声，似乎那是件很可笑的事情。

“他是不是说我是日本第一的登山家。”

“啊”阿薰吃惊地说道，但她很快又明确地否定说：“不是。”

“他说是说了日本第一的登山家，但是他说自己是未来的。”

“未来的吗？”

“因为那是他在我小时候说的嘛。”

看着阿薰一脸认真地解释的样子，鱼津似乎看到了她的哥哥与她如出一辙的未经世事污染的一根筋。

车子经过岛岛的村落，沿着梓川往上游走，四周都是刚刚萌生出的新叶，一片新绿的世界，让人怀疑车子是不是也会被染成绿色。从车子往外看去，对面山上斜坡处，晚开的山樱花夹杂在杂木林的绿色中，星星点点地盛开着。花色与其说是红色，不如说是偏白，正因为如此，更让人感觉春天是被偷偷地忘在了这里。

进入泽渡之后，鱼津让车子在上条信一家门口停了下来。很快四十多岁的上条的妻子背着个孩子从家里面跑了出来：

“他爸前天跟吉川先生他们一起登山去了。”

吉川先生就是先行过来的人当中的一位。因为是要去挖掘小坂的遗体，所以上条信一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马上就加入到一行人当中去了

吧。

车子继续往前开。开了没多久，又停了下来。这次停在了西冈屋前面。这次是阿薰拿着从东京买的礼物下了车。

鱼津只跟走到路边来的老板娘说了声“等回去的时候再到你家来”，并没有下车。他不想在路上过多浪费时间。他想尽早出现在先行队员们面前。

西冈屋和之前大变样了。面向街道的窗户已经全部打开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店里面的情况。放暖炉的地方的左手边放着木箱子，里面似乎养着什么动物，两个小孩正在朝里看。

“阿姨，里面养着什么？”

“是狸猫。”

“怎么养了这么奇怪的动物。”

“你也去看看吧。”

老板娘仿佛是跟自己孩子说话似的说道。

“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好好看。”

阿薰坐上车之后，车子很快又往前开去。不久，车子开过一座咯吱乱响的危险的木桥，来到了对岸。从这里开始，道路变成了一边是悬崖的陡坡。釜隧道除了入口处还有一些没化积雪，已经完全看不到冬天的样子了。

车子开了正好两个小时，来到了大正池。

“这里已经是上高地了吧。”

阿薰一脸感慨的样子，入神地看着车窗外突然变化的风景。大正池一片静谧，波澜不兴，水稍稍有些干涸了，水中立着几十根枯木。此时的大正池比鱼津以往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安静。

从车子左侧的车窗，可以仰望到前穗。对此，鱼津什么都没有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连说出前穗这两个字，都令他感到痛苦。

鱼津想着等发现了小坂的遗体之后，还需要请宾馆的人帮忙，所以决定去见见宾馆值班室的T先生。

红色屋顶的宾馆门窗紧闭，车子从宾馆漂亮的建筑物前开过，穿过一片维氏熊竹林，停在了值班室前。一株冷杉的树干上挂着“登山休息点季节外管理所、北阿尔卑斯登山休息点公会”的牌子。T先生除了是宾馆

的值班人员，还负责冬季所有登山休息点的管理，所以一旦发生事故或遇难事件，T先生和他手下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会很忙。

但是，据说T先生昨天下山去松本了，一个据说三四天前上来的三十五六岁的女雇工正拿着洗衣盆在值班室前洗衣服。

“阿暮先生呢？”

鱼津说了一个T先生手下工作人员的名字。

“砍柴去了。您去河童桥那边的话，应该能在路上碰到他。”

“那我去下那边。”

鱼津和阿薰再次回到车上。车子开过宾馆前，朝河童桥方向开去。不久，鱼津看到道路右侧的疏林中，有三四个男人正在砍木头。正值太阳西斜，男人们小小的身影看起来特别的冷。

鱼津下了车，把手放在嘴边，朝男人们喊道：“阿暮先生——”

不一会儿，传来了回声：“哎——”接着，三四个男人慢吞吞地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是鱼津先生吗？”

打头走过来的男人问道。那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红脸汉子，看上去非常淳朴。还没等鱼津开口，他又说道：“小坂先生应该在B泽吧。——您接下来要去德泽吗？”

“吉川他们前天就来了。”

“我见到他们了。——很不巧，T先生不在。”

“这次又要请阿暮先生你帮忙了。”

“希望能够帮上你的忙，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发的。”

两人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车子继续往前开。鱼津和阿薰在河童桥下了车，把背囊背在肩上。再往前车子就开不进去了。

这附近有好几家旅馆，往年都是早早地从五月开始就营业了，今年却比往年要晚一些，都还大门紧锁着。

鱼津和阿薰跟司机告别之后，立刻往前赶路了。从大正池开始，阿薰就几乎没怎么说过话。鱼津也没有主动跟阿薰说话。当两人踏上这片小坂乙彦长眠的土地时，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命令他们什么都不要说。

鱼津走在前面，阿薰落后他两三百米，跟在后面。两人朝着树林中的小路走去。每当阿薰落后了，鱼津就会停下来等阿薰，等到阿薰赶上来了再继续往前走。

当走到一座架在一条流入梓川的小河上的土桥时，鱼津打破了长长的沉默，开口说了话。因为这里是看明神岳的最佳位置。

“可以清楚地看到明神岳吧。”

阿薰抬头看了看梓川对面高耸的山峰，说道：“还有好多雪啊。”

山腰处的积雪还是很多。山顶因为雾气的快速流动，看不清楚。

走到明神岳前面的一个小池塘时，鱼津不由得停了下来。数百只青蛙聚集在小池塘边上，呱呱乱叫着。

“啊，好多青蛙。”

阿薰也停下了脚步。

鱼津突然看到自己脚下覆盖着树叶的地面有一部分鼓起来了，先是头部，再是整个身子，青蛙就这样慢慢地从里面爬了出来。再仔细看看，地上到处都是这样想要爬出来的青蛙。经历了漫长的冬眠，青蛙们都一起爬出来，来沐浴地面上的春光了吧。四周的阳光还很淡，但却有着一一种很适合青蛙从地里跳出来的安静和悠闲。

青蛙们似乎喜不自禁地在那里欢蹦乱跳。你跳过来，我跳过去，乱成了一团。

“青蛙在开运动会哪。”

阿薰说道。但当鱼津发现所有雄蛙都在追逐数量少得多的雌蛙时，他催促道：“要晚了。我们往前走吧。”

从冬眠中醒来的青蛙们的盛宴，虽然并不让人感到丝毫的下流，但是他还是不想让阿薰看到。

走到前往德本坡的岔路口时，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因为附近某个森林中传来了激烈的振翅声。

“那是什么？”

“应该是老鹰吧。”

但是，并没有看到鸟的身影，只有振翅声还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段时间。

不久，两人走到了梓川河边。

“从这里还看不到吗？”

阿薰问道。她似乎是在问发生事故的前穗东壁。

“不到德泽是看不到的。”

鱼津回答道。

过了一会儿，阿薰又说道：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

“我在想我为什么不是个男人呢。如果我是男的，从小就可以陪哥哥一起登山了，也可以跟鱼津先生一起登山。我从很早之前就这么想了。”

阿薰说着，率先朝前走去。傍晚六点，鱼津终于久违地在树与树之间看到了德泽休息点的二层建筑。建筑物前空地的角落上，还四处堆着雪，但是环绕着建筑物的树木已然是绿叶成荫了。

鱼津想起了小坂出事之后他在这里度过的那几天痛苦的时光。漫天飞舞的细密的雪花。山风的呼啸。沉重得仿佛嘎吱作响的黑暗的时间。——但是，这一切与眼前的德泽休息点似乎毫无关系。休息点在五月泛白的暮色中，静静地矗立着。

鱼津和阿薰刚走进宽阔的门厅，休息点的值班人员S就带着他一贯的和善面容从里面走了出来：“我还以为您昨天就能到呢。”

他说着朝两人迎了上去。

鱼津向S介绍了阿薰。

“事情真是出得太意外了。多好的人啊。”

S向阿薰表达了对小坂出事的惋惜。阿薰则向他表达了谢意：“那会儿真是麻烦您了。”

听S说，先行到达的吉川等人，再加上上条信一，总共七人，前天晚上在这里住了一晚，昨天早上六点就出发前往第二平台了。

“我想他们组提案应该是住在又白，今天晚上应该能够回来吧。”

S说道。

之前冬季的时候，这座建筑物只使用了一部分，现在因为马上就到登山季了，楼下和二层已经全部打扫出来了。鱼津和阿薰住进了楼上的两间相邻的房间。两人洗了澡，在一层楼梯口的房间内吃了S做的饭菜。到了八点半左右，门外忽然热闹起来，吉川等一行人从门外蜂拥进来了。

“辛苦了，我们刚刚才到。”

鱼津走到门口说道。

“我们昨天去了第二平台，今天又再一次认真地搜寻了，但还是没找到。积雪还是很深，再找下去也无济于事。我们准备明天去B泽。”

说着，才来了两天工夫就已经被雪光晒黑的吉川，从他那一点不像登山家的纤细瘦小的身躯上，卸下了巨大的背囊。

稍稍落后于众人，走在最后的上条信一也走进了房子。

他的身形看起来并不是多么强壮，而且也已年近六十，但不可思议的是，背囊一背上这个男人的背，就跟长在那里一样，稳如泰山。

“不好意思了。”

鱼津说道。

“这叫什么话。——鱼津先生，您是不是胖了呀？”

上条信一说道，接着他又对刚走下门厅的阿薰说道：“您是小坂先生的妹妹吧？跟令兄长得真像。”

他一脸感慨地说道。这些就是这位被称为穗高之主的登山向导跟鱼津和阿薰打的招呼。

第二天，一行人早上六点从德泽休息点出发，前往本谷。在原先吉川一行六人和上条信一的基础上，又加了鱼津和阿薰。吉川等人已经是搜寻到第三天了，都非常累了，但是因为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谁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来留出一天用于休养。

鱼津担心阿薰一起去会不会太累了，但是因为阿薰本人想去，而且有人说从这里本谷并没有那么危险，所以他就咬咬牙决定带阿薰一起去。

从可以看到松高岩沟开始，路上的积雪突然变多了，但是和新雪不同，这些雪已经变得非常坚硬了，鞋子不会陷到里面去。一行人避开中畠新道，登上了松高岩沟。

十点，一行人进入本谷，吃了东西，十一点开始在本谷面积广阔的

山沟间进行搜寻。大家把带来的细铁棒插入雪地中，或是用铲子刨开积雪。这样毫无目标的工作持续了数个小时，大家都非常疲惫，于是在四点结束了搜寻踏上了归途。

回去的路和早上不同，大家避开了松高岩沟，选择沿着中畠新道回去。因为松高岩沟那条路的路上有一处三米宽的瀑布，大家考虑到有阿薰在，就特意避免走那条路。平时回程只需一个半小时就足够了，但是这次大家花了两个半小时慢慢地走了回去。可即使这样，当阿薰回到德泽休息点时，她还是觉得累得一动都不能动了。

第二天，一行人早上四点就出发前往B泽。要去B泽的话，对于阿薰来说太难了，所以阿薰就一个人留在了休息点。

一行人沿着和昨天一样的路线进入到了本谷，来到B泽入口处，已经是早上八点半了。接着，大家休息了约一个小时，九点半开始了在B泽的搜寻工作。

一行人四散在B泽狭窄的山沟内。B泽正中间的地方，夏天的时候会有瀑布出现，但是现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鱼津着力在两侧的缝隙（岩石和冰雪间因为冰雪融化而出现的裂隙）间搜寻，一边慢慢往上爬。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保险公司员工山根在接近B泽顶部的地方大声喊道：“快来！”

离山根最近的鱼津赶紧朝山根站着的地方靠近。鱼津朝着山根看着的地方看去。积雪皑皑的斜坡上可以看到一段红色线条状的东西。

“那不是登山绳吗？”

“好像是。”

两人走了过去，果然是尼龙登山绳。

不一会儿，吉川、上条信一以及其他人都来到了鱼津和山根站的地方。

上条和山根用铲子铲起已经坚硬的积雪。最先出来的是肩。然后是右脚。胸口有一部分衣服已经全部卷起来了，裸露的肌肤出现在了冻得严严实实的积雪层中。令大家感到惊讶的是，这肌肤看起来仿佛刚泡完澡似的，带着微微的红色，仿佛还有温度。

鱼津也拿起铲子，小心地去除可能是头部的地方的积雪，以免伤到小坂的遗体。

脸出来了。毫无疑问是小坂乙彦的脸。他眼睛微合，脸朝上躺着。

和之前挖掘出来的部分不同的是，脸部的皮肤已经变黑了，这令鱼津有一种奇怪的错觉，感觉自己是在从雪中挖掘小坂的青铜头像。

只看头部的话，并不会让人感觉这是在挖掘遗体。鱼津低头看着躺在自己脚边的青铜头像似的小坂的头部。

鱼津蹲下身子，紧紧地盯着小坂的脸。比起他还活着的时候，此时他的脸看起来更为英气。

“不要碰登山绳。”

随着吉川的提醒，鱼津回过神来。然后他重新去看小坂的遗体。此时整个遗体都已经从积雪中露出来了。实在是太惨了。鱼津强忍着这世间他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痛苦。

登山绳还好好地系在小坂身上。但是绳结已经歪到腋下了，他身上穿的厚夹克和衬衫都被拉了上去，堆在了胸口。

鞋子还穿在脚上。冰爪有一个不见了。上条和山根没有去动小坂身上的登山绳，用自带的登山绳把小坂的遗体捆了起来，又在岩石上打了钢锥，确保了遗体的安全。等这些做完之后，又把雪盖在遗体上。鱼津也拿起铲子，开始把小坂的遗体像原先一样埋在雪中。

当小坂再次消失在皑皑积雪中之后，鱼津在上面插了一把铲子。以作为下次正式来带走遗体时的标记。

“不管怎样，先在这里照张相吧。”

吉川说道。于是大家就集中到了吉川的相机镜头前。等吉川按完快门之后，上条让吉川跟大家站一起，自己代替吉川去按了快门。

一行人谁都没有因为小坂而流泪。终于发现了小坂遗体的兴奋只是令鱼津、吉川以及其他同伴陷入了沉默，陷入了某种略带哀伤的空虚。

一行人回到德泽休息点已经是傍晚六点了。鱼津他们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暂且单方面决定把小坂的验尸时间定在隔两天之后，也就是从发现遗体这一天开始的第四天。同时决定在验尸当天把小坂的遗体挪到山脚下。

第二天，天还没亮，一行人中的两人就从德泽休息点出发，前去联系上高地宾馆的值班室。因为必须要给小坂的母亲以及他工作的公司发个电报，告诉他们“在B泽发现了遗体”，还要拜托阿暮先生去办理验尸手续，以及跟林业署交涉砍伐树木一事，以作为小坂遗体火化的燃料。

这一天，鱼津也好，吉川也好，上条也好，都因为疲惫，陷入了如死一般的沉沉睡眠中，到了下午才醒来。从早上开始，就下起了小雨。

阿薰给S打下手，给即将到来的不知道人数的人们准备饭菜。

到了晚上，前往上高地的两人回来了。他们说阿暮先生把事情都妥善处理好了，以配合这边定下的日程。

第二天，也就是从发现小坂遗体那天开始的第三天中午，阿暮先生带着岛岛派出所的警官还有医生过来了。这位医生是偶然来到宾馆值班室的关西 Q 登山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下午三点左右，林业署的人也来了。鱼津和阿暮先生带着林业署的工作人员一起马上去上了山上。去决定砍伐哪些树木。

最后决定砍伐距离松高岩沟入口处大概五百米左右的森林地带的九棵树。都是有三十厘米到五十厘米粗的冷杉树。

“九棵会不会太多了？六棵不行吗？”

林业署的工作人员说道。但是鱼津希望焚烧小坂遗体的火能够旺旺的，所以还是请他允许了砍伐九棵树。在阿暮先生的斡旋下，砍伐树木的工人将在明天早上从上高地过来。

鱼津他们回到休息点时已经是晚上了。小坂的工作单位也派了之前在小坂出事时来过的宫川、枝松两位年轻人过来了。他们戴着头灯，跟鱼津几人前后脚走进了休息点。

枝松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囊。他从背囊里拿出了盐、丙醇、祭奠用的点心、酒、线香、蜡烛等东西。宫川背的是东京的一家运动用品店送来的滑雪板，说是让用于小坂先生的事。虽然不是很沉，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好扛，所以宫川到了休息点之后还很腰酸背痛的样子。

休息点的人数一下子变多了。只有阿薰一人是独自住在楼下的一个小房间，其他的男人们都是两三人住一个房间。

到了搬运小坂遗体的这一天，吉川等六人，再加上鱼津、上条、以及宫川和枝松两位年轻人，一行十人前往 B 泽。一行人在凌晨四点就从德泽休息点出发了。

阿暮先生留在了后方。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指挥那些伐木工人。阿薰和休息点的 S，估摸着伐木工作应该进行得差不多了，就在下午出发前往伐木的地方，准备在那里搭个祭坛。

鱼津等一行十人，每个人都分到了各种琐碎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装进了自己的背包。钢锥、铁锁、便携式睡袋、帐篷的地垫、登山绳以及其他搬运遗体需要的东西，数量非常多。从东京来的两位年轻人轮流背着滑雪板。

虽然凌晨四点就从休息点出发了，但是到达遗体所在的地方已经是十一点了。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十二点开始大家再次用铲子把覆盖在小坂遗体上的积雪扒开。

遗体挖掘出来之后，鱼津、吉川和上条三人把它放到了塑料布上。鱼津把阿薰交给他的香水洒在小坂的遗体上。山根在上面撒了足有三升的盐，又倒了几瓶丙醇，接着又盖上了雪。这些当然都是为了防腐。

接着就要把塑料布包裹的遗体放入到便携式睡袋中。上条准备了睡袋，但是鱼津把自己一直用的睡袋拿了出来，说道：“用这个吧。”然后他在心里默默地对小坂说：“你的睡袋以后就给我用吧。”事实上他就是这么打算的。小坂的睡袋应该还放在奥又白池边至今还搭在那里的帐篷中。

遗体装入睡袋中之后，大家又一起把睡袋用地垫包了起来，最后放到了滑雪板上。

真正的搬运工作是从下午一点多开始的。要从B泽的斜坡上下来非常困难。除了要确保遗体的安全，同时还必须要确保每位搬运者的安全。为此，必须要不断地打入多根钢锥。然后用两根登山绳绑着滑雪板，慢慢地从积雪的陡坡上降落下来。

下了B泽，来到本谷，搬运工作就轻松多了。接下来十人轮流着用肩膀和冰镐确保着遗体和安全，一边往下走。

下了松高岩沟，终于把遗体搬运到了森林地带，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不久，透过茂密的树林，可以看到阿暮先生在前方燃起的火把，那火光仿佛异常地红。

捆在放着遗体的滑雪板上的登山绳，前面由鱼津和吉川操作，后面由山根和上条操作。其他六人排成一队跟在后面。

鱼津走在前面。四周树木茂密，光线很暗，很难走，但是鱼津还是带着一行人朝着从树木间透过来的火光走去。

不久，来到了一片树木已经被砍光的宽阔的空地。有十多人在空地的一个角落中烧着火。一看到鱼津等人到了，那群人一起动了起来。

“辛苦了。谢谢大家。”

鱼津听到了阿薰的声音。遗体首先很自然地放在了排成一队的人们前面。S说很快月亮就会出来了，所以验尸就准备等到月亮出来之后再进行。

鱼津一行人得以喘口气，大家各自站着，喝着热腾腾的红茶，抽着烟。

不久，正如S所预测的那样，月亮开始将淡淡的带着青色的光线洒向森林地带的一角。月亮一出来，就能清楚地看到其他人的脸了，也能清楚地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木头和祭坛的样子了。覆盖在脚下地面上的积雪看起来也泛着青白色。

现在鱼津等人站着的空地，是白天阿暮先生等人把九棵冷杉砍掉之后形成的，郁郁葱葱的森林地带因此有了约三十多平米的空地。空地的中央堆着焚烧遗体用的木头。每根木头被砍成两米左右，纵横交错，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地面上，高达一米半。遗体会被放在上面焚烧。

焚烧遗体的高台前搭着一个盖着白布的祭坛，仿佛放着一张小桌子似的。上面放着鲜花，还有可以烧香的地方。

验尸很快开始了。警官和医生在这里等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似乎想要尽快完成自己的工作恢复自由。就像被埋在雪中的时候一样，几个人再次把遗体上所有覆盖物都去除了。死因被断定为是颅底骨折引发的当场死亡。

验尸的时候，鱼津从身后轻轻地拥抱着把脸埋在双手中的阿薰，想要给她支持。宫川、枝松二人把便携式睡袋烧了，给小坂的遗体照了几张相，从遗体上取下来的断了一半的登山绳则被吉川装进尼龙袋中保存了起来。

小坂的衣服口袋中找到了一本记事本。警官把它亲手交给了阿薰。

验尸结束后，阿薰把带来的白衣服盖在遗体上。接着遗体被搬到了冷杉搭成的高台上。紧接着，阿薰、鱼津、吉川、上条开始依次焚香。虽然没有诵经声，但是在高山的森林地带，在月亮的照耀下，焚香仪式显得格外庄严。

不久，上条和阿暮先生在遗体和高台上浇上石油，然后阿薰亲手从高台下方点了火。

大家围成一圈，看着火势越来越大的冷杉高台。接着小坂的同伴们开始一起唱他最喜欢的山歌。

冰啊，雪啊

梓树的绿色啊

穗高的冬天

又来临了啊

采用了美国民谣的旋律的歌声，带着独特的悲调，打破深夜高山的寂静，传向了四方。唱这首歌的时候，鱼津才第一次感受到了无法忍受

的悲痛。他的眼泪不停地从眼睛中流了出来，顺着脸颊滑落下去。透过焚烧小坂遗体的火光看

去，阿薰、吉川、阿暮先生、上条的脸上也都被泪水濡湿了。

合唱结束之后，警官说道：“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接下来，没有什么事情的人就可以走了。小坂的遗体要到凌晨四点左右才会烧成骨灰。鱼津也觉得没有必要所有人都等到那个时候。白天参加搬运工作的人都累得站也站不住了。

最后决定，鱼津、阿薰、上条、阿暮先生四人留下来，剩下的人全部跟着警官和医生一起撤回德泽休息点。

一行人集中在一起朝森林中走去了。只剩下四个人之后，四周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冷杉在火中爆裂的声音变得异常清晰。地面上的雪已经基本融化了。四人在空地的一角收拾出几个能坐的地方，坐了下来。

十一点左右开始，月光变得格外清澈起来。青白的月光几乎从顶上正照着这个深山中的焚烧场。焚烧小坂遗体的火势也越来越猛烈，仿佛要跟月光竞争似的，火焰几乎将天空都要烤焦了。

十二点左右开始，高台上半部分有很多黄色的火焰掉落在地面上。在夜空中熊熊燃烧的红色火焰，和掉落在地面上的无数火焰，在一直凝视着火光的四人眼中，显得格外的严肃和怪异。

“这也是小坂先生所希望的吧。能够有如此豪华的葬礼。——像我这样一辈子生活在山里，就希望死后能被这样烧掉。”

阿暮先生小声说道。

“还真是这样。”

上条也深有同感地说道。

鱼津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像这样被烧掉，才最符合小坂的性格。他想，如果人终有一死，那么自己也希望能够死在山上，像这样被焚烧掉。

“男子汉大丈夫的死亡，就应该这样。”

鱼津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只有阿薰一直沉默着。

凌晨五点，四人在拂晓泛白的天光中捡拾小坂的骨灰。

鱼津、阿薰、上条、阿暮先生在火势越来越小之后，都被寒气逼得坐不下去了，大家把背囊背在身上四处踱步，捡拾骨灰的时候，也一直背着背囊。

六点，四人离开焚烧场，前往德泽休息点。鱼津抱着装有小坂骨灰的骨灰罐，穿行在长满落叶松和桦树的树林中。

只要一想到小坂乙彦高大的身体此刻就装在这个小小的罐子中，他就觉得很没有真实感。

回到德泽休息点，吃了S准备的早饭。热腾腾的酱汤非常美味。

警官、那名登山家医生以及三个工人，作为最先离开的一群，在九点左右回去了。接着十点左右，宫川和枝松也踏上了归途。十二点左右，吉川一行六人也离开了德泽休息点。

于是，德泽休息点就只剩下了鱼津、阿薰、上条、阿暮先生以及休息点的值守人员S五人。昨天晚上彻夜未眠的四人，在把吉川等人送走之后，都各自回到自己房间睡觉了。鱼津累过劲了，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喝了两杯清酒才上了床。

睁开眼，窗外已是暮色四合。鱼津躺在床上，想着接下来的计划。明天再在这呆一天，和上条信一两人一起前往奥又白的池边，得把依然搭在那里的帐篷收回来。这样的话，就得等到后天再回东京了。回到东京之后，得尽快跟阿薰一起去酒田。

走到楼下，洗完脸，上条和阿暮先生也不约而同地起了床。大家看起来都休息好了。之前还没注意到，阿薰似乎很早就起了，她过来说道：“请吃饭吧，晚饭做好了。”

大家在放着小坂骨灰的房间，加上S五个人一起开始吃晚饭。酒被倒在了茶杯里。

“真安静啊。”

上条信一才意识到似的说道。这天夜里真的很安静。几个人很少说话，默默地喝着酒。不时地聊几句关于小坂的回忆。

鱼津忽然感到很不可思议。从小坂的遗体被挖掘出来之后到今天为止，登山绳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在自己脑海里，也从来没有被大家谈及过。

对于这些为了小坂而聚集到一起的人来说，小坂的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小坂因为登山绳断裂而遇难，大家在雪中把他的遗体挖掘出来，然后在森林的一角焚烧了。仅此而已。大家心里只有对小坂遇难的悲伤。

鱼津再次回忆起昨天晚上焚烧小坂的遗体时，那似乎要把天空都烤焦的熊熊火光。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火光的颜色，此时，实验啊，新闻报道啊，这些山下的嘈杂声都变得那么的无聊和愚蠢。

吃到一半，阿薰站起来，从房间里拿来了小坂遗体的衣服口袋中发现的记事本。

“我本来想早上给大家看的，但是大家都纷纷离开了，就给忘记了——”

说着，她把记事本递给鱼津。

“中午我拿着它去您屋里找您，但是您已经睡了。”

鱼津打开记事本。这是一本小小的口袋日记本。只有一月的最初几天，用钢笔写着两三句简单的话。一月一号、二号、三号上面各写了一个山字。四号上面写了“下山回东京”，五号上面写了“写贺年卡”，六号上面写了“公司开始上班”“五点拜访社长家”。写在上面的文字就这些。这不是日记，只是备忘录。

鱼津没有在这本记事本上发现任何像遗书的语言或文字，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如释重负，也没有就此放下心来。原本就不可能发现这样的东西。他也曾经担心过万一小坂的遗物中发现了类似遗书的东西该怎么办，但是现在回过头看，自己有那样担心才是不可思议的。看来自己在不知不觉间也被卷入了周围人制造出来的世俗的漩涡中了。明天前往搭在奥又白的帐篷，大概也不会小坂的遗物中发现任何登山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吧。

记事本依次从上条、阿暮先生、S手上传了过去。

“上面写了四号下山，回东京。也就是说他原本打算三号晚上住在这里的呢。”

S说道。

“基本是这样打算的。”

鱼津回答道。

“那么，原本计划应该是四号中午去宾馆的值班室跟阿暮先生喝杯茶，傍晚就会顺便去泽渡我家里吧。”

上条信一说道。

“应该是这样的吧。”

鱼津说道。如果没有发生事故的话，应该就会跟大家现在说的那样做吧。

大家喝酒喝了大概两个小时才结束。鱼津站起身来，准备回房间。他走到门口，看了看门外，接着就直接走了出去。月光将休息点前面的

空地照得如同白昼。

有点冷，不过因为身体里面刚灌入了酒精，所以鱼津想在这冰冷的夜气中待一会儿。他朝着建筑物旁边转去。

阿薰像追上来似的跟了上来。

“月亮真美。”

“很冷的哦。虽然我是喝了酒的。”

鱼津说道。

“不冷，没关系的。”

鱼津看到阿薰朝自己走了过来。

阿薰来到鱼津身边，说道：

“这次真的太感谢了。所有事情多亏有鱼津先生您在。”

鱼津感觉阿薰是好不容易等到只有自己和她的两个人了，所以郑重地向自己道谢。

“很累吧？”

“不累，鱼津先生您才累。”

接着，两人在月光下站了一会儿。

“明天能带我一起去吗？”

阿薰突然说道。

“去又白吗？不行的，雪太深了。”

“是吗，我还挺想去出事现场看看的，看看是怎样的地方。”

“我明天不去出事现场。”

鱼津说道。

“只是去把搭在又白的帐篷收回来。要去出事现场的话，必须等到下个月末，不然雪太深，去不了的。我准备下个月再来。”

“等到那个时候，我也能爬上去吗？”

“那个时候你应该也能爬上去吧。”

“那下个月您带我一起来吧。可以吗？”

阿薰抬头看着鱼津。她的神情中带着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亲近感。

“回去吧。别感冒了。”

鱼津开始往回走。“那个——”阿薰走了两三步，又停下了脚步。鱼津也停了下来。阿薰这样说道：“我还是说了吧。可能您听着会觉得很奇怪。”

鱼津不知道阿薰想说什么。

“我昨天一边看着焚烧哥哥的火光，一边在想。我是真的很认真地那么想的。如果忘记了那熊熊火光，我想我就说不出口了。”

“你想了什么？”

阿薰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

“我平生第一次思考了结婚。”

阿薰下定决心似的说道。

“不要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鱼津带着生气的口吻说道。

“那我就直说了。——我想请您跟我结婚。”

“结婚！跟我？”

鱼津吃惊地说道。

“是的。啊，您在笑我。”

“我没有笑你。”

鱼津没有笑。这不是可以笑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认真地这么想的。”

阿薰又重复了这句“我是认真思考过的”，仿佛只剩下这句话似的。

“结婚吗？结婚这事太大了。”

阿薰的话太突然了，鱼津只能做出这样的回答。鱼津再次看着眼前

这个年轻女孩。她站在冰冷的月光下，身影如墨一般落在地面上。

“这件事我也会好好考虑一下的。你也再好好想想。现在令兄的遗体刚被火化，我想你心情也很不平静。”

接着，鱼津改变了话题：

“明天我要花一天时间，所以我们会在后天回去。我们坐后天中午的普快列车回去吧。”

“嗯。”

阿薰低着头说道。

“等回到东京之后，得尽快带令兄回酒田。”

“鱼津先生您也会一起去吗？”

“当然，我也一起去。”

“之前发过电报了，我想应该会有人到东京来的。妈妈因为神经痛很厉害，所以应该不会亲自来。”

“不管有没有人来接，我都要亲手把令兄交给你妈妈。

不然的话，我心里过不去。”

两人朝休息点走去。身体已经被冻得冰冷了。鱼津感觉之所以觉得冷，不是因为夜气，而是因为月光穿透了身体。

来到门口，阿薰说道：“再见。”

“你不进去吗？”

“我也要进去，但是——”阿薰抬头看了看鱼津，“我不想跟您一起进去。”

“为什么？”

356“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才说了那样的话啊。我不想在房子里被大家看到我们走在一起。”

“那你先进去吧。”

“那晚安啦。”

说完，阿薰就走进了房子。

鱼津再次朝空地走去。他并不是为了阿薰才这么做的，而是他觉得他必须要自己一个人思考一些事情。

鱼津斜穿过空地，突然他像吃了一惊似的，停下了脚步。接着，他像深呼吸似的努力挺了挺胸。

“啊啊”

鱼津嘴里发出了如同呻吟一般的短促的声音。从阿薰说出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鱼津就感觉内心很不能平静，现在他终于找到自己不能平静的原因了。正如小坂什么时候说过的，鱼津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也抱着想要带八代美那子走在落叶松林中的想法。他从未有意识地思考过这件事情，但是无法否定的是，这种对美那子的默默的思慕之情，一直顽强地存在于他内心深处。

第八章

这一天，常盘大作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简短的报道，上面说小坂的遗体被找到了，并且就地火化，将由鱼津和阿薰把骨灰带回东京。于是他给小坂生前工作的登高出版社打了电话，问了鱼津他们到达新宿的日期以及具体时间。

虽然常盘与小坂素不相识，但是因为与自己公司的鱼津有关系，所以他觉得还是到新宿站去迎接一下会比较好。小坂的遗属、登高出版社的人当然会去迎接，但是新东亚商事也应当有人出面一下。

常盘自己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列车应当在八点三十多分到达新宿，离列车到达还有二十多分钟，常盘就穿着西装式的晨礼服出现在了中央线的到达站台上。

站台上已经有一群人在了，很明显是来迎接小坂的骨灰的。其中有两三个年轻女性，看起来应该是小坂工作的公司的女员工。在列车进站前五分钟，前来迎接的人数达到了三十多人。

358列车即将到达的时候，常盘无意间朝左手边看去，发现八代美那子一个人远离人群站在那里。她虽然没有穿丧服，却也穿着一身偏黑色的和服。之前她来公司的时候，常盘就觉得她是个美女，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也还是非常地耐看。

常盘朝美那子的方向走了过去，招呼道：“啊呀，这不是之前见过的……”

“啊。”美那子抬起头，问候道：“不好意思，上次打扰您了。”

“太好了，终于找到遗体了。”

“是啊。”

“说太好了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不过总归要找到的，还是早点找到比较好。不然在找到之前，不知道要搜寻多少次呢。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应该是发生在欧洲的事。”

人们前去寻找遇难者的遗体，结果遇难者没找到，找到了狼的尸体。据说雪中很少会出现动物的尸体，所以这件事一度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热议。都在讨论这些狼究竟是遇难而死的，还是突然死亡的。——啊，列车进站了。”

随着列车开进站台，前来迎接的人们都动了起来，常盘和美那子也

一起跟在了最后。

在大部分旅客都下车之后，鱼津和阿薰也下了车。鱼津把装着骨灰的箱子像捧着似的托在了胸口的位置。站台上因为下车的乘客一片混乱，鱼津站在站台边上，等着人群安静下来。很快，前来迎接的人围到了他身边。

“我们也在这一低头致个意吧。等出了检票口，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坐车。”

常盘催了一下美那子，自己大步朝围绕着骨灰的人墙走去。他扒拉开两三个人，来到了前面。然后他先用眼神朝鱼津表示辛苦了，接着朝鱼津捧在胸口的用白布包着的装有骨灰的盒子郑重地低下了头。

接着他来到鱼津旁边，慰问道：

“很累吧？”

“有一点。”鱼津老实地承认道，“我明天就去上班。”

“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要处理吧。再歇个两三天也没什么啦。”

这时，鱼津好像看到了美那子，说道：“八代先生的夫人也来了呢。”

“你说的八代先生是？！”

“就是八代教之助先生的夫人。”

“就是那个美女吗？”

“是啊。”

“是吗，这可真让人吃惊。原来如此啊，是八代夫人啊。”

常盘平时总是一副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的样子，此时却被惊得目瞪口呆。

常盘退出人群，朝还站在人群后面的美那子走去，跟她说：“您请过去吧。”

“嗯。”美那子含混地答了一声，“没关系，我已经在这里迎接了。”

在常盘看来，这样的美那子身上处处透着古怪。

这时，前来迎接的人围着鱼津和阿薰朝站台楼梯方向走去了。

“我这就准备告辞了。”常盘说道。

结果，美那子也说：“我也准备走了。”

“我之前没注意，您是八代先生的夫人吧。”

“是的。不好意思没有向您问好。”

两人又重新互相低头致意。

“您往哪边走？”

“我坐山手线去涩谷。”

“我们是同一个站台。不过方向正好相反。”

两人并排下了楼梯，又走上了山手线的站台。

“对了，刚刚说的狼的事情——”

常盘刚开始说，就被美那子打断了：“看来登山绳真的是断掉了。”

“啊？！我还什么都没有听说。”

“报纸上说登山绳还好好地系在遗体上。”

“报纸上已经报道了吗？”

“是的，不过是在体育报纸上报道的。”

“哦。”

“这么一来的话，鱼津先生的处境不就更难了吗？”

美那子带着几分担忧地说道。

“报纸上有没有写遗言的事情？”

“那倒没有。”

常盘也觉得如果没有发现类似遗言或遗书之类的东西，确实鱼津恭太的处境会变得更为艰难。

“毕竟实验结果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常盘说道。

“是啊。最不该的就是那个拜托我丈夫做实验的人。”

美那子说道。

“拜托八代先生做实验的，就是我呀。”

常盘瞪大了眼睛，从正面看着美那子。美那子有点慌乱，说道：“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您为什么会拜托我丈夫做这个实验呢？”

“我当然是以为做实验对鱼津君有好处啊。可出来的是相反的结果。——那样的结果，真叫人束手无策啊。可是，当然，我对于您先生所做的实验没有丝毫怀疑。”

“怎么会这样呢。——即使如此，对于鱼津先生来说，我丈夫的实验还是给他带去了很多麻烦吧。真正最不该的还是我丈夫。——就算是常盘先生您拜托的，不应承不就好了吗。可偏偏——”

“可不应该因此就责备您先生。我拜托别人事情，还从来没有被人拒绝过。就算是很过分的事情，一般也都会答应我。”

“可是，不管对方怎么拜托，不应承下来不就好了吗。

如果不应承下来，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我丈夫这人一方面是不好伺候，另一方面却总是应承一些奇怪的事情。”

知道委托者是常盘之后，美那子的责怪不知不觉间都集中到了丈夫教之助身上。

听美那子这么说，常盘觉得有点吃惊。因为美那子的话语，让他感到了一种人在面对敌人保护自己所喜欢的人时才会有那种任性和混乱。

“呼——”

常盘不由得大大地叹了口气，重新看了眼这个虽然美丽，却多少有点不讲道理的雌豹。接着，他点了根烟，觉得相信自己的直觉应该不会错，心里想着不管怎样有没有合适

的话能够治住对方呢。

这时，美那子乘坐的电车开进了站台。

“那回见。刚刚失礼了。”

美那子说道。

“不不，我才是失礼了。请代问您先生好。”

“好的。”

美那子夹在拥挤的乘客中上了车，常盘大作再次深深地吐了口气。本来想要想办法用一句话治住她的，却被她跑掉了。

第二天，常盘大作到公司的时候，鱼津已经在在了。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着自己不在的这几天积累下来的文件。

“现在来上班没问题？”

常盘朝鱼津说道，一边走向自己的办公桌。鱼津跟了过去，对常盘说：

“不好意思这次又出去了这么长时间。”

接着又对常盘昨天去迎接小坂的骨灰一事表示了感谢。

“唔，不管怎样，能找到小坂君的遗体总是好的。要不然还得再多去几次山上。——对了，没有发现遗书之类的东西吗？”

“没有。没发现遗书，倒是发现了一本写着一月六号为止的备忘的口袋记事本。我这次还去了奥又白的池边，把那里的帐篷收了回来，也同样没有发现什么。他应该丝毫没有自杀的想法。”

“嗯。”

“而且，登山绳也还好好地绑在他身上。有些人怀疑是不是我故意隐瞒了他解开自己身上登山绳的事实，但是现在可以一扫这些怀疑了。”

“嗯，那就好。”常盘接着说道，“好是好，先不说登山绳还好好地绑在他身上这一点，就说小坂君没有自杀的想法，这么一来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得多，但是你的处境究竟会变得怎样呢？”

鱼津没有回答。于是常盘自问自答似的说道：“你的处境会变得非常麻烦啊。站在第三方来看，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登山绳是因为其自身的缺陷断裂的，还是被你割断的。”

“是的。原因就是其中之一。”

鱼津用力地说道。

“但是，在八代先生的实验中，虽然那个实验的条件并不理想，但是总归最后出来的结果是登山绳没有在撞击反应中断裂。”

“那样的实验——”

鱼津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常盘把话抢了过去。

“虽然你觉得那样的实验不怎么样，但是整个社会还是很相信这个实验的。”

“但是，那个实验是错的。”

“可能真的有错吧。毕竟你都这么说了。——可是，你这边如果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的话，世上的人还是会更支持实验结果哦。”

“所以很棘手啊。”

“不能光想着棘手啊。对于即将落在你身上的这些怀疑，你心里有什么解决的把握吗？”

“把握倒是没有，但是我想接下来做一次更为准确的重现现场的实验。这次因为积雪还很深，没有能够前往出事现场去拓下岩角的形状。我准备下个月再去一次。所以重现现场的实验还得再等等。”

“.....”

“还有，我这次把绑在小坂身上的那根断绳带回来了。

从断裂处应该也可以得出什么科学结论吧。”

“哦，你还带了这东西回来啊。”

只有这个时候，常盘的眼睛才亮了起来。他想着如果把这截断绳给八代教之助看的话，或许能够从中发现什么新的事实。

常盘没有继续问登山绳的问题，他接着问道：“不管怎样，接下来就安心工作吧。这么一来，事情就算都落定了吧？”

“嗯，”鱼津说道，又马上接着道，“还要再去一趟小坂的故乡酒田，把他的骨灰送回去。”

“什么时候？”

“还没决定，应该就在这两三天吧。今天，小坂的妹妹会来这里和我商量。”

“唔，还要再去酒田啊。不去不行吧。”

“我觉得必须得去。我想亲手把小坂的骨灰交给他妈妈。

这样我内心才好受些。”

“这么做，你内心当然是会好受些，不过……”

常盘想说的是，你不再静下心来好好工作，我这边会很麻烦啊。因为还要考虑到其他员工的想法，虽说是遇难事件，但是就这么无休无止地拖下去也不是个事。从正月开始，鱼津就几乎没有安安稳稳地上过班。正月初，因为发生了那个事件，工作被丢下了好几天，接着因为去酒田，又休息了好几天。再接下来，这次为了去寻找遗体，又有十天没来上班。然后，按他自己的话，下个月还要再去一次山上。

而且，还说接下来要去趟酒田。常盘很想跟他说你稍微也跟我讲点客气啊。

但是，鱼津没有丝毫体会到常盘的这种心情，他说道：“经理，还有件事，我不大好意思说。”

“什么事？”

常盘心想不会又是要借钱吧，果然鱼津说的就是这件事。

“我手头有点紧。”

“嗯。”

“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想从公司这里再借点。”

跟不上班这件事不同，在金钱上，常盘非常干脆。

“好的，钱的话，可以借你，不过你去酒田，就坐晚上的火车去，再坐晚上的火车回来吧。”

“明白了。——我坐晚上的火车去，坐晚上的火车回。”

只要能借我钱。”

鱼津似乎很在意钱的事情，他一脸终于放心的神情说道。看着这样的鱼津，常盘觉得自己讨厌不起来。

常盘马上让会计部的人拿了三万八千两百日元过来，把这些钱递给了鱼津。

“拿去吧。这不是公司借你的钱，是给你的。”

“这样可以吗？”

鱼津吃惊地说道。

“不用客气。”

“不好意思，请问这是慰问金吗？”

“说什么傻话，给你拿什么慰问金啊。——因为你形式上是从公司辞职了，所以有一笔退职金。去掉你从公司借的钱，还剩这些。”

常盘说道。

不管怎样，因为有了去酒田的钱，鱼津还是觉得放心了不少。上山之前准备的钱已经几乎全都用光了，正好送小坂的骨灰回酒田的费用不够，幸亏有这笔退职金，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虽然退职金比想象的要少，这样一来就没有了，这令鱼津多少有些感慨，但是在此刻他还是不得不感激有这样一笔钱。

中午刚过，阿薰来了，于是鱼津就离开了办公桌。他和等在走廊上的阿薰一起坐上电梯，来到一层，来到了马路上。马路上仿佛突然间就变成了一副夏日的模样，洒满了强烈的光线。

“要不要去银座喝个茶？”

“你时间没问题吗？”

“只一个小时的话，没问题的。”

“那就去吧。”

两人并排朝日比谷的十字路口走去。

“什么时候去酒田呢？我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必须坐晚上的火车去，再坐晚上的火车回。”

“.....”

“因为休息时间太长了，所以经理有些不满。虽然他很少说为难人的话，但是这次他提出要我坐晚上的火车去，再坐晚上的火车回——”

鱼津笑着说道。他想起常盘大作说这话时候的样子，就觉得很好笑。鱼津打算就坐晚上的火车去，再坐晚上的火车回。不过他这么说的话，估计常盘又会说“你这家伙真傻，就算我说了让你坐晚上的火车去，坐晚上的火车回，住一晚又没关系的”。

阿薰和鱼津并排走着，说道：

“确实是这样。”

此时，鱼津感到今天的阿薰跟昨天不大一样，似乎很没有精神。

“要不还是我一个人回酒田吧？”

“为什么？我也一起去。你是担心我刚才说的话吗？”

“不是。不过只是把骨灰送回去，我想我一个人也可以的。”

“不行。令兄会生我气的，会骂我太薄情寡义了。——

我还是得去。”

阿薰停下了脚步。

370“鱼津先生您的心情我很明白，我也想您一起去。您去的话，我想哥哥也会很开心的。——可是……”

话说到一半，阿薰抬起头，紧盯着鱼津的眼睛。

“听了我的话，希望您不要感到不开心。其实是我妈妈写信来了，说亲戚里面有几个不太了解情况的人。”

“不太了解情况？！”

“好像说是有人对鱼津先生您有很奇怪的看法。——妈妈为此很担心，怕鱼津先生您特地去了，却惹了一肚子的气——”

鱼津的视野中刚刚还在明亮的光线下熠熠生辉的一切，一瞬间都失去了色彩。

“是有人认为是我惜命，所以割断了登山绳，是吧？”

鱼津说道。

“妈妈的信上没有明确这么写。”

阿薰一脸歉疚地低声说道。

“不会您妈妈也是这么想的吧？”

“没有。”

阿薰抬头看着鱼津，拼命地摇着头。

“妈妈绝没有这种想法。就算天地逆转，妈妈也不会有那样的想法的。因为是在乡下，所以亲戚中有很多不明事理的人。我想应该是那些人在妈妈那里说了些荒唐的话。”

“这样啊。”

鱼津说道。他有种冲动，想突然就这么蹲下来。在此之前，他从未受过如此大的打击。虽然之前登山绳的撞击反应实验之后他的心情也很

低落，但是此刻的他更是情绪低落到了无可救药。虽然他知道因为此次事件，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有各种臆测、看法，但是鱼津从未在意过。他心里总有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想法，想着随便你们怎么想。

但是，小坂故乡的人，尤其是小坂的亲戚里面，竟然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这令他深感震惊，如同被大棒当头一击。

“对不起，说了让您不快的话。”

阿薰似乎意识到了鱼津内心所受到的打击，她突然很不安地说道。

“我们先找家店进去休息一下吧。”

两人拐过日比谷的十字路口，走进了最先看到的一家蛋糕店。那家店的二层有可以坐下来喝东西的地方。

鱼津跟在阿薰身后上了楼梯，两人在窗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坐下来之后，鱼津感觉自己已经累到想要就这样躺下来了。连和阿薰这样面对面坐着，都让他觉得疲惫不堪。

“鱼津先生，我还是想请您跟我一起回去。我想妈妈和我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

阿薰说道。

鱼津像做体操似的机械地摇了两三次头，说道：“不用了。”

接着他自嘲似的说道：

“看来我真是比自己想象的更不争气啊。”

说完，他又接着道：

“不过，这次还是作罢吧。如果去的话，等以后再去吧。”

鱼津的脸色一片苍白。

鱼津之所以取消酒田之行，并不是害怕那些对自己怀有不好看法的人们。而是觉得在小坂的魂魄返回在故乡的母亲身边时，周围不可有任何纠葛。如果因为自己送小坂的骨灰回去而在迎接骨灰的一方中产生什么不太好的氛围的话，那才对不住小坂，也对不住小坂的母亲。

因为阿薰的话，鱼津一时间情绪极为消沉，但是很快，他又这么想着，恢复了精神。

“不管怎样，这次就请您把骨灰带回家吧。我等过段时间再去。”

鱼津说道。可是阿薰反而因为鱼津的这番话陷入到了沮丧当中似的。

“下次再去，是什么时候去呢？”

“等过个一两个月，我会去扫墓。”

“真的吗？”

“当然。现在这样做，我也会觉得对不起令兄啊。不能送他的骨灰回故乡，好歹要去给他扫扫墓的。”

“那，到时候，我跟您一起去。”

接着，她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我也很让我们公司的课长不满。因为我这段时间也老是不去上班。——不过，等到时候，不管有什么事，我都跟您一起去。我也坐晚上的火车去，坐晚上的火车回。”

接着，她沉默了一会，好像在思考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问道：

“到时候，应该已经有决定了把？”

“什么决定？”

鱼津反问道。

结果，阿薰“啊”地一声轻呼，很快脸上红得快要滴血似的，只含糊地回答了一句：“没什么。”也没说到底是什么事情没什么。

鱼津此时方才意识到阿薰想要说的是什么。阿薰说的肯定是在德泽休息点亲口说的结婚问题。

但是，鱼津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喝了剩下的咖啡，说道：

“那就走吧。”

鱼津走出蛋糕店，就想跟阿薰告别，但是等到了告别的时候，才发现该问的问题还一个都没有问。鱼津跟阿薰确认了送骨灰回去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并约定好到时候去上野车站送行，此外，他还特意向阿薰确认了路费等方面是否有问题。

和阿薰告了别，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之后，之前被暂时糊弄过去的沮丧的情绪又开始抬头了。啊，好讨厌，还是想想别的事情吧，鱼津心说。于是，鱼津的心头浮现出了昨天在新宿车站迎接骨灰的人群中瞥到的八代美那子的身影。

傍晚，快要下班的时候，鱼津朝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常盘大作走了过去，问道：

“今天晚上有空吗？”

“没什么事啊。”

常盘回答道，他看着鱼津，仿佛在问“有什么事啊”。

“如果有空的话，能不能陪我一会儿？”

“陪你？！你要请我吃饭？”

“嗯。”

“才拿了两万六千日元，就财大气粗了啊。”

“是三万八千二百日元。”

“三万？！有那么多吗！可是，去趟酒田的话，要不少花费吧。别一副钱用不完的样子。”

“我不去酒田了。”

“为什么？”

常盘瞪大了眼睛。

“好像他们家亲戚中有人怀疑是我割断了登山绳。所以我想着还是不要亲自送骨灰回去比较好。去还是要去的，不过想着最好还是过一段时间去。”

常盘听了鱼津的话，嘴里呻吟似的“唔”了一声，异常缓慢地拿出了和平牌香烟盒，取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接着他看着鱼津，仿佛在等他接着往下说。

“所以，钱就有剩了，想请经理您吃个饭。”

“唔。”

常盘似乎想了一下，不一会儿就说：“行，我陪你。”

鱼津先给他打了针预防针：“不去那些高级的地方哦。”

“明白。高级的地方，想去也进不去啊。”

“今天倒不是因为进不去。”

“还是尽量吃得简便些吧。不然到结账的时候就麻烦啰。”

常盘说着，穿上上衣，把办公桌上凌乱放置的东西收拾了一下，说了声“我去外面等你”，就先出去了。

他总是那么心急。

鱼津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很快地收拾了一下，跟坐在前面的清水说了声：“我先走了。”

“是经理要请你吃饭吗？”

“是我请他吃饭。”

“好难得啊。他不是都喜欢请人吃饭，不喜欢被别人请的嘛。”

鱼津听清水这么说着，走出了事务所。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常盘两个人一起喝酒，但是此刻，他知道除了常盘的唠叨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支撑自己的内心。

鱼津把常盘带到了西银座的浜岸。二楼有包厢，但是常盘说“这里不挺好的嘛”，于是两人就在大堂最靠近厨房的地方并排坐了下来。时间还早，没有其他客人。常盘拿起黑底白字写着菜名的菜单：

“盐渍鲑鱼子啊、生海胆啊、酒盗啊，看起来都很好吃嘛。都要上吧。还有生鱼片，我要鲷鱼的。螃蟹也可以。烤大虾看起来也不错。有香鱼吧？反正量也不会很大吧。趁着还没有其他客人，先每人要两条吧。”

“虾和螃蟹还要吗？”

年轻的厨师在厨房中问道。

“要的。当然要。——还有松茸吧。这个时节的松茸也

是挺可怜巴巴的吧。是大棚里出来的吗？大棚里出来的松茸是个什么味道，倒是也可以吃吃看。这种松茸只能做成陶壶炖菜吧。再来份鸭里脊。在这之前，先给我来一份清炖鲷鱼吧。”

“经理。”

鱼津叫道。他心想要是再不打断的话，退職金的几分之一就要飞走了。这里的菜确实好吃，不过价格也很不一般。

鱼津虽然不时就会过来一趟，但是顶多就点一两个菜。今天因为是带常盘过来的，鱼津当然也不会再跟平时一样，但即使如此，把菜单上的菜从头点到尾的话，那也是不得了的。

“喝啤酒，还是喝清酒？”

“这个，都可以。你点你喜欢的。不管是啤酒还是清酒，我一瓶就差不多了。”

“那就要清酒吧。”

鱼津说道。酒壶送上来之后，鱼津拿起来，想给常盘斟酒。

“不用给我倒酒。大家都自己倒吧。这样更方便。”

“好的。”

鱼津从善如流地没有再给常盘倒酒，先给自己杯里满上了。

“可以说话吗？”

“什么说话？”

“就是开口说话啊。我感觉你会跟我说不要说话，一起默默喝酒就好了。”

鱼津笑道。

“说话也没问题。不，不是没问题，我只要喝上一滴酒，就会变得很唠叨哦。”

“好厉害啊。”

“什么好厉害？”

“经理你一唠叨起来就好厉害啊。”

“现在不是你在说嘛。不过，很快我就要滔滔不绝啦。

今天晚上我想对你提些意见。”

说完，常盘两筷子吃完了放在小盘子上的酒盗，说道：“这个很好吃。再来一份。”

当鱼津面前已经放了三个酒壶时，常盘连第一壶酒都还没喝完，但是菜的话则是来一盘吃光一盘。他好像特别喜欢吃酒盗——一种用来下酒的腌制海鲜，面前已经放了三四个盛这种食物的小盘子了。

常盘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喝了酒，就会变得比平时更爱说话。但是他只跟厨房里穿着白色厨师服的胖胖的老板说。这两个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似乎一见面就很投缘，常常大声地说笑着，令同样坐在靠近

厨房的位置上的其他客人

不由得侧目。常盘大作说话的时候有点旁若无人，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并不会让那些听他说话的人感到不快。

这家店的老板的老家据说是青森县十和田湖附近的一个山村，于是两个人的聊天就围绕着十和田湖展开了。常盘说他去过十和田湖两次，两次都是在公交车的摇晃中睡着了，所以根本不记得路上经过的奥入濑溪谷是怎样的。老板就说那太可惜了，奥入濑溪谷比十和田湖更美，就这样睡着过去的话，等于是没去过十和田湖啊。

于是，常盘就说：“不仅是到十和田湖，我这个人只要是到了景色好的地方，就会睡觉。总有人跟我说你一到了景色好的地方就睡觉，实在太可惜了。——大概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平时的睡眠实在是太少的缘故吧。感觉就像是工作劳累了一天之后，身体终于要报仇了似的。临睡的时候想工作的事情。半夜醒来又会想钱的问题、家里的各种纠纷。接着又跟野兽一样睡去。——唔，你下次再去奥入濑的话，坐公交车也好，坐出租车也好，一定要试试在路上睡觉。在车子的摇晃中，不时会醒来。可以看到车窗外到处都是山毛榉林。一片绿色的世界。然后又变得迷迷糊糊。再次睁开眼的时候，车子正从巨大的日本七叶树下开过。车顶在嫩叶的摩擦下唰唰作响。看对面，奥入濑的水流正溅着白色的水花。

然后又睡着了。”

说到这里，常盘停了下来，似乎勾起了什么愉快的回忆似的，问老板：

“你喜欢能乐吗？”

“没有特别喜欢，但是在学唱能乐的谣曲。”

“那你就试试下次去看能乐的时候睡觉。这与路过奥入濑时睡觉又有不同，也会让人心情舒畅。远远地传来了谣曲的声音。一边听，一边昏昏欲睡。那是相当奢侈哦。”

鱼津听着常盘说的这些任性的话，一个人喝着酒。今夜围绕着鱼津让他觉得无法独处的孤独的时间，都被常盘的说话声填满了。

鱼津觉得自己一个人喝酒挺好。他也没什么必须要跟常盘说的话。常盘就在他身边，这一点不可思议地给了他的内心某种巨大的支持。

常盘和老板说着话，又不时地停下来。停下来时候就是吃菜的时候。

“这螃蟹真好吃。”

“好吃吧。”老板说道。

“我再来一只吧。”

常盘吃东西的时候，真是让人在旁边看着都觉得很开心。而且，不管什么食物只要进入到常盘体内，似乎都变成了精力。

但是，有两三组后面来的客人离开了，老板也因为什么事情离开了厨房，于是常盘就把头转向了鱼津，说道：“怎么了？心情不好？打起精神来。”

“没有心情不好啊。”

“撒谎！小坂君老家的人的想法影响到你了吧？真傻。

别人要那么想就让他们那么想好了。——对了，你不是说你把系在遗体上的登山绳带回了么，明天把那个借我一下吧。”

“后天不行吗？”

“后天也可以。”

“那断绳在一个叫吉川的朋友手上。我还没有碰过。我不想碰了之后被人各种误解。”

“你现在变得好神经质啊。不过你原来太大大咧咧了，所以现在稍微有点神经质就刚刚好。”

常盘笑道。接着又说：

“那你后天把登山绳拿给我吧。我准备再次拜托八代先生检验一下。未必不会发现新的可能。”

“那个人的话，不会发现的吧。”

“不能带偏见哦。八代教之助可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哦。”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没有好感。”

“为什么？”

382“没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么觉得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没有好感啊。”

“那不是的。不过，唔，不管怎样，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鱼津说道。

“你不能去。”

常盘突然说道。

“你最好不要去八代家。不要再去了。”

“好。”

在常盘强烈的语气下，鱼津不由得说道。他想反问一下为什么这么说，但是又觉得问不出口。

“好，这一点咱们可说好了。”

说完，常盘又朝厨房那边说“请结账”。

“我来结账。”

但是常盘一边把手伸进口袋里，一边说：“不，我来结。”

*

教之助在七点钟醒来，感觉身体和平时不太一样，有一种微微的疲劳感。两只胳膊很软，两条腿也很软。他马上想了想导致身体疲劳的原因，但是没有想到。

前天晚上参加了一个宴会，他很罕见地喝多了酒，可能这种疲惫隔了一天到现在显现出来了吧。即使参加宴会，教之助也很少喝酒超过自己规定的量。前天晚上，因为是自己做东招待客人，为了招待好客人，他不知不觉间就主动喝干了杯中的酒。

不仅是身体有些倦怠，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他感觉自己还微微有点发热。教之助想了想今天要做的事情，觉得今天没有必须要到公司处理的事情，于是久违地产生了今天不去上班的想法。不仅是今天，大概是从去年开始，教之助就对身体的疲劳有一种神经质般的紧张。只要稍稍感觉到疲劳，他就会尽可能地休养。

教之助走到楼下，在走廊上碰到了刚从厨房出来的美那子。

“我今天不去上班了。好像有点发烧。”

教之助说道。

“啊！”

美那子说道，但是因为手上拿着报纸，于是她就先去了客厅。

教之助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面时，美那子也很快回到了他身边。

“真的发烧了吗？是感冒了吧。”

说着，美那子把手伸到丈夫的额头上。教之助感觉美那子放在自己额头上的手非常冷。

“有点发烧吧。”

“没有啊。我觉得应该没有发烧。虽然我刚碰过水，手很冷，所以也试不出来。”

这时，教之助无意间朝镜子中自己的脸看去。看到美那子放在自己额头上的白皙的手正要默默地离开自己的额头。

但，下一刻，那只白皙的手有没有完全离开额头，似乎犹豫了一下，说道：

“上面沾了点灰。”

一根白皙的手指碰了碰额头的发际。

“不是灰吧。”

教之助说道。

“是灰。——我已经拿掉了。”

美那子很快收回了手，做出一副真的拿掉了上面的灰的样子，并且很快把话题转了回去：

“没事，应该没有发烧。如果不去公司也没关系的话，那今天就休息吧。”

比起公司的事，教之助更在意妻子明显是故意转换了话题的额头的灰。这个灰不可能被拿掉。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灰。而是教之助自己也在四五天前才无意间发现的皮肤上的

老年斑。

教之助洗完脸之后，拿着报纸就走到了走廊上。他坐到藤椅上，但是没有看报纸，愣愣地发了一会儿呆。

爱情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忽然浮上了教之助的心头。

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好多年之前就在自己心里解决了，但是这个问题还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在心头，只能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吧。

美那子在盥洗室发现了丈夫脸上的老人斑。刚开始她以为那是沾了灰，但是很快她就应该意识到了这不是灰，而是丈夫脸上长出的老年斑的表现之一。

但是，年轻的妻子没有指出来。不指出来明显是很不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是，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妻子肯定是不想让年龄比自己大很多的丈夫感到自卑。这算是年轻的妻子对于年老的丈夫的体贴吧。

但是，这种体贴不仅仅是在今天早上。对于丈夫那已经很明显的、闪着银光的白发，她也从来没有提及过。白发这个词就像是两人之间的禁句一样，她总是尽量避免提到。

美那子对自己的这种体贴，究竟是一种怎样性质的情感呢。既可以认为是有关爱情的，也可以认为是完全与之相反的。但是，不管怎样，这肯定是出于妻子不想令丈夫感到不快的考虑，这么想的话，似乎也可以称之为爱情。相反，如386果将妻子的这种体贴视为一种外人般的冷淡的话，那就与爱情大不相同了，毋宁说是一种相反的情感。

但是，教之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大概也可以称之为爱情吧。只是其中多少有一点刻意的气息。

“您在那里喝茶吗？”

客厅中传来美那子的声音。

“在这里喝。”

于是美那子把茶送到了走廊上。刚才没有注意到，教之助发现美那子的耳朵上戴着一个小小的蓝色物体。是耳环。

教之助还是第一次看到美那子戴耳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耳垂上戴了蓝色物体，美那子的脸看起来更紧致了些，似乎比平时更年轻了。

教之助原本就不大喜欢耳环这种东西。在电车上看到两个耳垂上挂着小小的装饰品的年轻女孩，虽说并没有什么让人觉得不可爱的地方，但是总是感觉肉体上增加了多余的东西。

而且，二十岁左右的女孩还罢了。在耳朵上挂上这些，会让人感觉到与年龄相符合的稚气，就像看着小孩子的恶作剧似的，别有一种有趣之处。如果是三十多岁的女人再戴耳环的话，即使出于客气，教之助也说不出一句好。虽然不关己事，但是他总有一种冲动，想从对方的耳垂上取下那多余

的东西，把耳垂解放出来。

美那子把茶碗放到桌上，似乎意识到教之助正看着自己的耳垂，她用手指头稍稍碰了碰耳环，说道：“这是别人送的。”

“谁送的？”

教之助说着，端起了茶碗。接着他的目光转到了庭院中种植的植物上。

“是吉松先生的夫人。”

吉松是大平证券的社长，教之助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新闻，说是他刚从国外旅行回来。或许是吉松夫人送给美那子的外国礼物吧。美那子有点在意似的把脸转向丈夫，问道：“很奇怪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戴着耳环，她的唇膏也涂得比平时更红。如果再穿上稍微华丽点的衣服，说是才二十多岁也有人信。

“很奇怪吗？”

美那子再次问道。

“挺好的呀。”

教之助说道。教之助之所以这么说，也有几分对美那子刚才装作没有注意到自己变老的回礼的意思。

“耳朵不痛吗？”

“不，一点都不痛。——只是轻轻摁进去罢了。”

“那会很容易掉下来吧？”

“不会。——你看。”

美那子用拇指和食指抓住耳环，轻轻地拉了拉，向教之助展示耳环并不会从耳朵上掉下来。既不会痛，又不会从耳朵上掉下来，这种小小的装饰品戴在耳朵上的方法似乎非常巧妙。

“戴这种耳环的话，就算穿和服也不会觉得奇怪吧。跟那种长长垂下来的不一样——”

“嗯。”

“我也有那种长长垂下来的耳环。可以在穿西式服装时戴。”

教之助心想还是请不要戴了吧。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对于教之助来说，沉默，就是他对妻子的爱。但是，教之助自己也感到这其中带着几分刻意。

教之助吃过早餐，就直接去了在二层的书房。有十几本外国新出版的书籍想要看一下。今天不去公司，就想躺回到床上，随意地翻看这些书。

教之助刚从书架上把这些书抽出来，美那子就走了进来。

“啊，您又要看书？”

“没什么别的事嘛。”

“可是，您不是因为累了才不去公司的嘛。”

她的语气中带着几分责难。又说道：“三村先生来电话了。”

“——我去公司吧。”

教之助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差，说道。

“不过，他应该是给公司那边打过电话，听说您今天不上班，所以才往家里打电话的吧。”

“你已经替我跟公司请假了？”

“嗯。”

“说我生病了——？”

“没这么说。说是生病的话，秘书科就要来人了。”

“要是没生病，就待在家里的话，电话都会打到这里来的。”

教之助的话里有责怪美那子处置不当的意思。

“不管怎样，你跟人家说，我身体不舒服，已经睡了。——你下次再上来的时候，帮我泡个茶过来。”

“好的。”

美那子很快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又端着茶上来了。

说道：

“这次是公司的三木先生来的电话。怎么办呢？”

“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可是，那是三木先生啊。”

“管他是谁，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美那子很快又出去了。教之助冲着美那子的背影说道：“再给我泡杯浓点的茶过来。”

美那子又端了茶上来。但是这次也还是说又有人打电话来找。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说了您已经睡了呀。”

“是谁？”

“吉塚先生。”

“我不认识什么吉塚先生。”

“他说是您让他今天去公司的。”

“啊，是那个吉塚啊。”

这么一说，还真有这回事。

“就说我睡着了。”

教之助说道。

“喝着茶睡着了。”

美那子说道。这话在教之助听来带着几分嘲讽。

“我今天休息。不要接电话过来。”

教之助有些生气地说道。

电话铃声时不时地传到二层。每次电话铃响，美那子似乎都会接起电话，但是她并没有再上二楼来跟教之助说有人找。

教之助不时地走出书房，站在楼梯口上拍拍手。“来啦——”美那子说道，接着她出现在楼梯下，扬起戴着耳环的脸。

“给我泡点茶上来。”

“好的。”

美那子很快走到厨房。这样的情形在上午重复出现了好多次。不知

道第几次的时候，站在楼梯下的妻子对站在楼梯口的丈夫说：

“您想要茶的时候，能不能摠铃呢？那样不是更方便吗？”

“摠铃吗？”

“您一摠铃，我就知道是要茶水了，就把茶水给您端上去。”

确实，多的时候，教之助一小时会要两三次茶，这样的话用摠铃来作为要茶水的信号，确实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这样教之助就不用一次次走出书房在楼梯口拍手了，美那子也可以省去走到楼梯下问丈夫要什么的麻烦。

但是，教之助没有摠铃，而是特意走出书房，走到楼梯口，就是为了美那子能够省去上楼走到书房的麻烦。说起来，这也是出于他对妻子的体贴之情。教之助感觉美那子的话中有一种不满，完全没有体会到之前自己对她的体贴之意。他觉得她的提议完全是为了省去自己走到楼梯下的麻烦。

“你说铃声一响，就知道是要茶水了。”

教之助带着几分刁难地重复道。

“是的。”

“可是除了要茶水，还有其他事情啊。”

“话虽如此，”站在楼梯口也能看到美那子的表情暗了下来，带着些许悲伤似的。“可是，也没有太多其他事情吧。

基本上都是要茶水。”

“好吧。那就摠铃吧。如果想要浓一点的茶水的时候，我就摠时间长点。”

“噢。”

美那子似乎不由得笑出声来，但是在教之助听来，这笑声却令他感到不快。他心想，刻意的爱情脆弱的一面这么快就露出来了。

这时，女佣春枝走了过来。

“有一位叫做常盘的人打电话来了，说想来拜访——”

“我去接吧。”

美那子马上跟在春枝身后走了过去。她是想要拒绝常盘的来访吧。

教之助一听到常盘的名字时，忽然很想见见常盘大作。

他感觉，与其在书房中坐着读读书，不时地搵个铃要个茶，还不如跟常盘大作聊聊天来得更开心。

教之助走到楼下，听到美那子在讲电话：“——没有发烧，没有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身体觉得不大舒服。”

教之助朝正在这么说着的美那子走了过去，说道：“我来接吧。”

“啊，——请稍等。”

美那子用手捂住听筒，转头低声跟教之助说：“我都说了您在睡觉。”

“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美那子的眉间带着一种坚持。

“说了您在睡觉，结果您又来接电话了，这样多奇怪啊。

我最讨厌这样了。”

说完，她又马上问道：

“那可以让他过来吗？”

“嗯。”

美那子稍微想了想，又拿起了听筒：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接着她先发出了一阵充满年轻气息的笑声，说道：“没关系，您请过来吧。——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有的人愿意见，有的人不想见。——就是这样。真的是非常任性啊。——好的，那就恭候您的到来。再见。”

接着，她放下听筒：

“常盘先生说您这是得了任性病。他知道您这是在装病。

我感觉好丢脸哦。”

但是，美那子的表情中看不出一丝丢脸的样子。

“他是一个人来吧？”

教之助说道。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应该不会有别人跟着他一起来吧。”

“应该是吧。”

她的回答听起来很没自信。

“他没说是一个人？”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

“那就是一个人啰？”

“——应该是吧。”

“什么应该是吧，他什么也没说的话，就应该是他一个人吧。”

说着，教之助看着美那子。明明很自然地就应该认为是只有常盘一个人来的，但是美那子却没有这么认为，这让他觉得心里不太舒服。教之助想见见常盘，但是却不想见有客人随着常盘一起来的年轻人鱼津。他对鱼津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就是不想见他。

美那子走进客厅，还是一脸不悦。年轻的妻子似乎很在意常盘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来。

“你把耳环摘了吧。被客人看到了，多难看。”

教之助说道。此时，他已经放弃了年老的丈夫对年轻的妻子的体贴。美那子慢吞吞地摘下了两边的耳环。

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教之助在二层也听到了常盘大作在玄关处大声地说“这房子真不错”。他让春枝把和服拿上楼，换了衣服。

来到楼下的客厅时，教之助看到身穿西装的常盘大作略带局促地坐在那里。他一看到教之助，就说：“不好意思，在您累的时候还来打扰您。”

“没事没事，原本就没什么大事。不说生病了，就没法休息啊。”

“是吧。您可是大忙人啊。——我也会不时装个病。不过，还是会有很多电话追过来啊。”

“是吧。”

“我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经常装病，结果后来真的生病死了。”

“哦！”

“他去世那天早上他们家人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人过世了。不过对方虽然这么说，我却以为是撒谎，不肯相信——不过，这是真事。”

美那子端了茶过来，但是很快又端着茶盘向右转，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从厨房传来了她跟春枝的笑声。

美那子再次出现，把茶碗放在两人面前时，常盘才开始说此次过来的目的。

“关于那个事件，我带了绑在遇难者身上的登山绳过来，能不能麻烦您看下？”

“你想让我怎么看呢？”

“这是我一个外行人的想法，想请您看看登山绳的断裂处，想着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应该不会有吧。”

教之助神情有些僵硬地说道。

“不能根据断裂处的情况来判断它是怎么断的吗？”

“判断不出来啊。”

“是吗？”说着，常盘打开带进客厅的包，在其中翻找了一下，不一会儿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尼龙袋。

“就是这个。”

“哦。”

教之助也被吊起了胃口似的，朝尼龙袋看去。

“我打开吧。”

“既然是您特意带过来的，那就让我也看看吧。”

这时，教之助突然朝美那子的方向看了一眼，他发现，美那子脸上血色全无。整张脸难看地扭曲着。

“还是不要打开了，就算看了也是一样。”

教之助说道。据说是绑在遗体上的登山绳的断绳，几乎给年轻的妻子带来了强烈的刺激。

“您不看了？”

常盘吃惊地说道。

“还是不看了。就算看了也没用的。还是就那么放着吧。”

教之助说道。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命令的口气，可是如果语气不是这么强烈的话，常盘是不肯收起来的。

“是吗？那真是太遗憾了。”

常盘似乎非常遗憾地把装了断绳的尼龙袋放回到了包里，接着他以一种非常干脆的口气说道：“啊，真是不好意思了。外行人总是做些滑稽的事，还以为只要在显微镜下看一下，就马上会有什么重大发现。”

教之助也笑着说道：

“当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对登山绳的断裂处进行检查。可以检查上面的附着物，可以检查登山绳断裂处的断裂情况等等，还有很多别的方法。这么做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弄清楚这个断裂处的来由。当然，在这里是没办法的，需要花上两三天，带到实验室去做。——可是，就算这么做了，对于解开关键的登山绳事件，并不会有多大用处。和之前的实验一样，只不过是提供一种判断的材料罢了。仔细想想的话，虽然一般认为用于判断的材料是越多越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材料越多的话，就很容易有那些导致误判的错误的材料夹杂其中。”

“是吧。——可是，这么想的话，就得放弃作为科学家的立场了吧。”

“不，虽说如此，我们也并不是完全不相信科学。在举证出材料这项工作上，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能够充分使用我们所提供的材料的，是其他人。”

“是谁？”

“天才吧。天才能够从许许多多的材料中抓取到真相。”

“凭着直觉吗？”

“最终来说是靠直觉吧。但是，如果由那些不是天才的

人来判断的话，那就麻烦了。他们会不断地揉搓材料，进行随意的揣测，得出荒唐的结论。我不想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只相信材料自身所说的话。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直觉这种能

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检查登山绳的断裂处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来提供材料。也可以说明这些材料的意义。但是如果有人从中得出随意的结论，那就麻烦了。”

“老公，”这时，一直沉默着的美那子抬起了头，“我不太懂这些复杂的事情，但是如果实验是这样的话，之前那个实验你不要接手不就好了吗？因为那个实验，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登山绳是被人故意割断的。”

美那子说道。

“那样的话，我一句也没说过。但是总是有人会随意得出那样的结论，我也觉得很困扰。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美那子好似没有听到教之助的话似的，还是说：“你要是没接手就好了。”

“不，是我硬要八代先生接手的。”

常盘说道，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对夫妻之间若有似无的对立，又接着说道：

“今天就到这里，我这就告辞了。难得的休息一天，不好意思打扰了。”

说着，就要站起身来。

“没关系，再坐会儿吧。上次的话还没说完呢。”

“啊，您说的是把钱装进罐子里埋到院子里的事吗？”

“是啊，我最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心境。”

教之助说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

美那子插嘴问道。

常盘没有回答，只是哈哈大笑了一下，说着“那就再见了”，就站了起来。

把常盘送出玄关之后，教之助和美那子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客厅，坐在自己刚刚坐过的位置上。

“我很同情常盘先生呢，特地过来的。”

“没什么好同情的，他应该还会去拜托别人的。他只是来找我商量罢

了。”

教之助说道。他没说自己其实是因为看到美那子苍白的脸色，为了不让她进一步受刺激，才没让常盘打开装着登山绳的袋子的。

美那子沉默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她似乎下定了决心似的，说道：

“登山绳到底为什么会断掉呢？”

“从之前的实验来看，登山绳是不会因为其自身的缺陷断掉的。这次对登山绳的断裂处进行实验的话，也未必不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那你帮人家做这个断裂处的实验就好了嘛。”

“为谁做？”

教之助感到自己的眼神和美那子的眼神撞到了一起。而且两人的眼神执拗地交织在了一起，这种执拗令教之助自己都感到奇怪。

因为鱼津的事情不由得与丈夫对立之后，美那子一个人静下来时，一种厌倦的、无力的情绪袭上了她的心头。她坐在客厅里，什么都不想干。

去了二楼书房的教之助，不知道是不是也在避着妻子，很少见地隔很久才会摁一次铃。当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春枝会把茶水端上去。

每个月大概会有一到两次，美那子会像这样偶尔陷入到什么都不想干的空虚中去，但是这种空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过。因为有鱼津夹在中间，她罕见地跟丈夫产生了口角，但是因为问题既无法解释，又无从解决，所以似乎总也走不出这种不可救药的情绪。

她心想，或许去外面走走，在初夏的阳光下的街头散散步，心情能够好一点吧。于是，美那子就开始想有什么需要上街的事，突然想起来有一条连衣裙在银座的一家小裁缝店里试了试样子就放在那里没去拿。因为也不值什么钱，想着让人家特意上门送一趟似乎也不大好，就想着什么时候去银座的时候再去拿，结果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美那子想以此为理由出门一趟。一有了这个想法，她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呼吸外面的空气。美那子走到二楼，说道：

“我可以去趟银座吗？大概要两个小时。想去拿件衣服。”

教之助正仰面朝上躺在床上看书。美那子心想，他看那么多书，也不会厌啊。

“去吧。”

教之助说道。教之助的眼睛离开了书，他似乎已经忘了刚才的事情，神情很是平静。虽然脾气很倔，还很挑剔，但是很快就会忘记不愉快的事情，这是教之助的优点。但是今天，在美那子眼中，这样的丈夫似乎带着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得意。

“我傍晚前回来。”

“好的。”

此时，丈夫的眼神又回到了书上。

美那子穿上和服，又戴上了之前被丈夫命令摘下来的耳环。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心说我还年轻，当然还有戴耳环的权利。美那子盯着镜中挂在自己耳垂上的耳环，看了一会儿。早上之前还没感觉，现在她觉得这就像是某个小小的反抗标志。

美那子又想了想，把耳环摘了下来。但是，当她站起身的时候，又把它戴在了耳朵上。

“我傍晚之前会回来。不用再给二楼送煎煮的茶水了，送点泡的茶就可以了。”

美那子对春枝这么说着，走出了玄关。

美那子先乘坐电车来到了目黑，接着乘坐国营电车来到了新桥，然后慢慢地朝银座方向走去。路上的人们似乎一下子就换上了轻松的夏装。稍稍走一会儿，就会出汗。

美那子走在从新桥到西银座的裁缝店的路上，忽然想去鱼津的公司拜访一下他。因为鱼津而跟丈夫发生争执之后的那种绝望的情绪，或许可以通过跟鱼津见面一扫而空吧。

美那子突然想起丈夫说过自己对鱼津有某种特殊的情感。她甚至还想起了丈夫说这话时候的表情和语气。

美那子走过土桥，走到林荫道上，稍稍停下了脚步。她看到年轻的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地，都不约而同地露着两条胳膊，向四周挥洒着她们洋溢的青春。还有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女人们。虽然年纪差不多，但是她感觉自己跟她们似乎连呼吸都不一样。她们的服装是鲜亮的，她们的走路姿态是充满朝气的。再过两三年，眼角就要出现小皱纹了吧。她们如此地生机勃勃，充满朝气，或许是要抓住这最后的青春尾巴，充分地享受吧。

美那子盯着自己映照在路边光洁如镜的橱窗中的脸。立马看到了蓝色的耳环。两只耳朵上戴着平时没戴惯的东西，总有一种不服帖的感觉。只有耳环彰显着年轻，而服装和神情却都是偏老气的。

难看死了，拿下来吧。——丈夫是这么说的。虽然他这么说，但是我其实还很年轻的。自己戴上耳环之所以不太搭，是因为自己为了迎合丈夫，服装也好，神情也好，总是刻意低调再低调。

自从和教之助结婚之后，美那子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之前，每次一想到自己还年轻时，她都会马上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但是，现在她不想压抑这个念头了。她不想再顾虑别人，想尽情地承认自己的年轻。

美那子盯着橱窗中的自己时，旁边黑压压地走过来三四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人。年轻男人那种几乎让人窒息的体臭，飘散在美那子四周。美那子离开那里之后，想着要去鱼津公司拜访他。但其实内心并没有真正想好去不去。

美那子最后来到了银座，走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裁缝店前，站在了那里。她在心里犹豫着要不要走进去。如果进店的话，肯定得拿装了衣服的包裹。拿着装了衣服的包裹去鱼津公司拜访他的话，感觉有点傻。如果要去见鱼津的话，还是不要进裁缝店比较好。

美那子站在裁缝店前的马路上，犹豫着要不要进店。忽然，她察觉到自己右边站了一个年轻女人。她看着像是在等什么，目光不时地朝四周张望着。

不一会，那个女人走了。她穿着一条据说是今年流行的紧紧掐着腰身的裙子，走起路来似乎不那么方便，但是却让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显得格外年轻。一个三十五六岁的高个子男人走到她面前，女人抬头看着男人，似乎说了一两句话，然后两人就一起朝对面走去了。那个年轻女人似乎是被男人强行拉走的。但是这种似乎是被不情愿地拉着走的样子，是那么耀眼，让美那子产生了一种近乎嫉妒的感觉。

年轻女人消失在人群中时，美那子也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开始往那边走之后，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已经踏出了这一步，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美那子回到新桥，朝田村町方向走去。美那子走得格外着急。仿佛有什么急事似的，不停地超过走在前面的人，穿梭在人群中。

到了南方大楼前，美那子直接走进正面的大门，坐上电梯来到了三层。推开了新东亚商事的大门。接着美那子向坐在办公室入口处附近的桌子后面的女员工说了鱼津的名字。

“鱼津今天去横滨了。”

听了这话，美那子叹了口气。感觉自己兴冲冲地过来了，却吃了一记轻轻的闭门羹。但是，她心想，这样也好。

走出南方大楼，来到马路上时，美那子心想自己是不是已经预想到了鱼津会不在，所以才过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自己也不会过来找鱼津吧。接下来，美那子格外慢慢吞吞地走到新桥，买了到目黑的车票。最后，她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银座。

在回家的电车上，美那子已经完全恢复平静了。在目黑下车之后，她特地出了站，在车站附近的蛋糕店买了一盒泡芙，然后坐着郊外电车回了家。

回到家时，教之助正在庭院中散步。

“我买了点心。吃吗？”

美那子说道。

“算了吧。马上就要吃晚饭了。”

教之助说着，微微弯着腰朝另一边走去。

第九章

第二天，教之助上班去了之后，美那子正在整理二楼的书房时，听到楼下的电话铃响了。她心想春枝会接的，就没有管，但是一直没听到春枝接电话，于是美那子只好赶紧走到楼下。

她拿起听筒，冷不防地听到了鱼津连寒暄都没有寒暄一下的声音。

“昨天，您到我公司来了？”

“是的，说是您那会儿不在。”

美那子语气有些拘谨地回答道，说完，她又想自己接下来该说什么呢。

“您找我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说完，美那子又问道，“您挺好的吧？”

“嗯，还可以吧。我也想着要见您一面。”

“您要不要来我家？如果方便的话。”

美那子突然脱口而出说道。

“啊，”鱼津含混地回答了一下，又问道，“您什么时候会到我这边来吗？”

“我倒是正好有件事必须要出去办。”

美那子想起了昨天没有取的衣服。

“您什么时候过来都可以，到时候我们再见一面吧。”

鱼津说道。

“什么时候好呢？”美那子说道，接着她又问道，“今天？”

“可以，不过我五点之前都有事。”

“那就六点见。”

“可以麻烦您来我公司吗？”

“好的，我过去。六点准时去拜访您。”

放下听筒之后，美那子感觉自己有点儿兴奋。她觉得自己说了一些本不该说的话。

不过，再回想一下自己和鱼津说的话，发现自己也没说什么特别轻浮或者特别不该说的话，美那子才稍稍松了口气，她双手蒙在自己脸颊上，站了一会儿。想到六点要去鱼津公司的话，心说这个时间点出去，必须得找个理由。美那子准备以学生时代的朋友从京都过来了为借口，从家里离开。

和鱼津约好了六点见，那么五点之前就必须从家里出发了。

下午，美那子打扫了丈夫的书房。很久没有打扫书架

了，上面积满了灰。她拿出每一层书架上的书，用掸子扫去上面的灰，再把它们放回原处。花了半天时间才干完。

到了五点，教之助还没回来。如果丈夫回家的话，她准备跟他说一声自己要出去，然后再出门，但是过了五点，还没见到丈夫回来，美那子就跟春枝说了一声离开了家。

从家走到电车站的路上，每次有车开过时，美那子都会停下来，看看是不是教之助的车。来到车站前，她想起家里没有教之助饭后吃的水果了，就在水果店里买了点枇杷，请店里的人送到家里。

坐上电车之后，这个花了半天时间帮丈夫打扫书房的贤惠的妻子内心开始翻腾起来，像发烧似的颤抖着。虽然她的身体其实并没有颤抖，但是美那子总感觉自己的手脚都在颤抖。她觉得去鱼津公司拜访他是一件令人讨厌的、吃亏的事情。昨天也去他公司找过他的，为什么今天还要自己过去呢。对于要求自己这么做的鱼津，她不由得产生了一丝不满。

在涉谷站的站台下了车，想着自己最终还是到街上了，美那子翻腾的内心更添了一分憋闷。她觉得嗓子发干，微微有点想吐。美那子就这样坐上了地铁。

美那子的难受一直持续到她来到新东亚商事，见到鱼津之前。把鱼津叫到走廊上，见到他的那一瞬间，胸口的憋闷也好，想吐的感觉也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那子静静地抬头看着令自己的身体不适消失不见的鱼津，如同看着久违不见的情人。她心想，之前身体那么不舒服，怎么一看到这个年轻人一下子就好了呢。美那子意识到自己是为了给这个孤立无援的年轻人打气，才特意来到这里的。肯定是这样，她对自己说道。

“您说有事，是什么事？”

鱼津问道。

“没事了，已经办完了。”

“不，我说的是您昨天来找我有什么事。”

“啊，那个啊。”

美那子有点慌张。她觉得这么问自己的年轻人有点故意为难人。

美那子来到一层，准备在大楼的入口处等鱼津收拾东西下班。鱼津应该很快就能下来的，但是老也不下来。美那子站在离大楼入口处稍稍有些距离的马路的一角。正好是下班时间，上了一天班的男男女女们在马路上川流不息。

美那子不时地朝大楼的入口处看去，希望能看到鱼津。

不知道第几次她朝入口处看去的时候，正好和从里面出来的常盘大作看了个正着。

常盘大作一脸吃惊的表情，马上走了过来。

“昨天不好意思打扰了。您先生怎么样？”

常盘左手拿着脱下来的外套，白衬衫的袖子都卷了起来。在马路上面对面站着，在美那子看来，常盘大作的身体看起来格外地大。

“哪里哪里。托您的福，我先生今天已经没什么事了，去公司上班了。”

“是吗，那就太好了。”

接着，常盘一脸“那你现在在这里干什么”的表情，看了看美那子。

“您在等人吗？”

“嗯。”

美那子凭借瞬间的判断，犹豫着没有把鱼津的名字说出来。这时最自然的回答就是告诉常盘自己在等鱼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想说。

“我在等个人。”

“是吗？”

常盘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脸，爽朗地说道：“好热啊。已

经完全是夏天了啊。”

“真的呢。”

说这话的时候，美那子也有点心不在焉的。她心想，要是这会儿鱼津走过来的话，那就尴尬了。

就在这个时候，常盘像是估算好了时机似的，朝美那子低头说道：“那请代我向您先生问好。”接着他就挺着穿了白衬衣的胸膛，混在拥挤的人群中朝日比谷方向走去。在拥挤的人流中，常盘的样子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周围的人看着都是刚刚下了班，都急匆匆地朝电车或公交车站走去，只有常盘一个人走得慢慢悠悠的。

“让您久等了。”

这时鱼津出现了。鱼津也穿着白衬衣，左手拿着上衣外套。

“我刚刚见到常盘先生了。”

美那子说道。

“我知道，我在那里看到了。”鱼津接着问道，“你们说什么了吗？”

“没有说什么。”

说着，两人不约而同地朝着与常盘相反的方向走去。

时间已经过了六点了，但是白花花的夕照还残留在马路上。

“您跟经理说了是在等我吗？”

不知道是不是很在意这一点，走了没多久，鱼津终于明明白白地问了出来

“没有，这种话我怎么会说呢？”

“那就好。”

“如果这么说了，不知道会被误会成什么呢。”

这么简短地聊着，美那子感觉自己已经踏入了某个不可踏入的禁地。走在自己右边的这个年轻人是如此的耀眼。

两人穿过田村町的十字路口，直接走上了通往芝公园的马路。两人都没怎么说话。

美那子沉默着，跟鱼津并肩走着，她感觉那种慌乱不安的情绪再次

占据了自己的内心。她想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但是却不知道这种慌乱的心情从何而来。

美那子很希望鱼津能够赶紧带自己去某个整洁明亮的餐厅，期待能够在那里跟鱼津面对面坐下来，拿起刀叉慢慢吃东西。这样至少会比现在这样两个人一起走路，更能让人平静下来。

可是，过了很久，鱼津也只是沉默着一个劲地往前走。

没办法，美那子也只好跟在鱼津身后。半路上，鱼津停了下来，点了根烟。

美那子问道：“我们要去哪里？”

“唔……”鱼津仿佛认真思考了一下，说道：“往回走吧？”

“原路返回吗？”

“嗯。”

“往回走也可以啊。”

美那子真觉得往回走也可以。或者说，她觉得往回走更好。再这么走下去，也不像会有适合两人进去的餐厅。对于美那子来说，再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并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鱼津似乎也察觉到了美那子的这种心情，问道：“累了吗？”

“有一点。”美那子回答道。

“那我们拦辆车吧。”鱼津说道。

听到鱼津说“拦辆车吧”，美那子内心感到一种强烈的悸动。她想起了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和小坂两人一起坐上了车，度过了圣诞夜。她发觉那一夜自己的心情和此刻的心情完全一样。

鱼津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时，美那子说道：“我想走走。”

她自己也知道此刻自己的脸色非常难看。

等到出租车从自己面前开走了，美那子才舒了口气。接着，她想看看四周，于是抬起头朝周围看去。夕照依旧笼罩着四方。人行道上，男男女女们依旧络绎不绝，车道上依旧有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飞驰而过。先说累了，又拒绝坐车，面对鱼津时，美那子有点为自己的这种态度感到不好意思。

“如果累了，我们可以随时坐车。”

鱼津说道。再次往前走时，美那子感觉自己像是喝醉了一样。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会有这种晕乎乎的感觉。

她很想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这么晕晕乎乎地往前走着，让她感觉心里很没底。她心想，不管鱼津去哪里，自己都会跟着去吗。她发觉不管鱼津让自己去哪里，此刻的自己都没有力量去拒绝。

不知道走过第几个十字路口，鱼津忽然开口说道：“我刚刚给您打了电话，是抱着最后一次给您家里打电话的心情打的。”

“为什么呢？”

美那子抬起头。

“经理跟我说不要再去你家。我也跟他说好了会遵守这一点。其实不用经理说，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既然不能去拜访，那么当然也不能打电话打扰。所以我就想着今天最后再打一次，就打了。”

“为什么呢？”

美那子又脱口而出同样的话。

“因为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原因在于我这边，但总之事实就是不可以。我认为不可以的意思，就是从此不再去做。

为了两个人。”

“两个人？”

“一个是活着的人，一个是死去的人。当然，活着的人指的是八代夫人您，死去的那个人是指小坂。”

接着，鱼津像是要把说了一半的话全部倾吐出来似的，用略带着气愤的语气说道：

“我现在很理解小坂挣扎痛苦的内心。很理解。他的每一句话，现在都让我深有同感。小坂曾说过要带你去看冬天大山中的冰壁。他是发自内心这么想的。我现在也有了想要带去看冬天大山中的冰壁的人，不好意思，这个人就是你。”

面对鱼津突如其来的爱情告白，美那子感到自己心跳越来越快，她甚至都不敢抬头，就那么低着头往前走着。但是，鱼津的话很奇怪，既是爱情的告白，也是分手的宣言。

这两种意思同时存在，所以美那子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来回应鱼津。

不知道过了多久，美那子感觉自己的内心开始变得硬如铁石，一片平静。鱼津开口之前让她内心激动不已的兴奋之火已经完全消失了。

“饿了吗？”

“嗯，有一点儿。——不过，没关系。

“那我们再这样走会儿吧。您家里没问题吧？”

“不用担心我家里。出门前我就说了会晚点回去。”

美那子语气冷静地说道。她一点都不在乎家里会怎样。

出门之前的种种担心此刻反而变得有些可笑。

两人直直地朝前走去。过了一会儿，鱼津开口说道：“您不是说过小坂是自杀的嘛。”

“我现在不那么想了。在遗体发现之前，我是这么想过的。”

“小坂从没想过自杀，他只是想去登山。我现在很理解小坂的这种心情。我自己现在就想去登山。只是想去登山。”

“可是，我丈夫的登山绳实验给您添了很多麻烦。”

“但是，实验结果就是那样，也没办法的。至于我不承认实验结果，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我丈夫还拒绝了登山绳断裂处的实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没事，拒绝也没事。我会再找合适的人来做这个实验。

为了不引起您的误会，我得事先跟您说清楚，我对您丈夫没有任何特别的情感。我只是无法接受他的实验结果。我之所以下决心不再见你，也不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明白。”

美那子有点不敢直视鱼津，说道。她感觉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在引诱自己告诉鱼津自己对他的情感。

“我们往回走吧。”

鱼津说完，两人开始往回走。不知什么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前方大楼广告牌上霓虹灯亮晶晶的文字在暗沉的夜空中有些歇斯底里地闪烁着。

往回走的路上，两人几乎没有怎么说话。美那子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恋着一个人的滋味。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向鱼津吐露自己的情感。可是，就算要说，美那子也想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此刻自己的心情。

美那子感到一直以来自己对鱼津的情感现在终于静静地落在了自己心头。自己一直以来都对鱼津这个人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现在这种情感终于以爱情的形式，沉淀在自己胸口了。

“那我们就此告别吧。今天晚上任性地把你叫出来，又说了些任性的话，真是对不起了。希望不要令您感到不快。

对我来说，这些话我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就无法把这种情感压抑下去。——不过，我已经决定了。以后不会再去拜访您，也不会再打电话打扰您。”

美那子沉默着。她心想，这人是真的不准备再跟我见面了吗？美那子想要说些什么。一瞬间，美那子感到自己很想

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我——”

美那子刚开口，鱼津似乎察觉到了她要说什么，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告辞了。”

接着，他又说道：

“请代我向八代先生问好。”

说完，鱼津就离开了。

美那子内心激荡，她站在那里，看着年轻人离开自己，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拥挤的人潮中。细细想来，鱼津说完了自己想说的话，就潇洒地转身走了，这种自私的态度，多少令美那子有点生气。但是，这种生气，很快在美那子心中变成了别的东西。

美那子一个人拐过田村町的十字路口，准备回家。美那子平生第一次处于一种必须要思考的状态。此时的美那子与傍晚离开家时的美那子已经完全不同了。虽然傍晚离开家时，她也被鱼津吸引着，但是那种吸引与此刻鱼津对她的吸引已经不一样了。与鱼津不同，此刻美那子感觉自己已经一脚踏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她爱上了一个男人。

美那子正准备朝新桥站转弯时，听到有人在背后叫自己。她回过头一看，竟然是小坂薰。

“好久不见。”阿薰走过来说道，“之前谢谢您前去新宿站。我看到您了，却没有来得及向您道谢。”

“您老家那边大家都很难过吧。”

美那子说道。阿薰纤细又结实的身躯上裹了一件灰色的连衣裙。虽然衣服非常朴素，却非常适合年轻的阿薰。

阿薰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您现在方便吗？能不能给我五分钟时间？”

“没问题。”

美那子说着，很快用眼睛在四周寻找适合两人去的咖啡店。

两人走进最近刚刚开业的餐厅的二楼。

“您吃过饭了吗？”

美那子问道。美那子还没有吃晚饭，她想着如果阿薰也还没有吃的就一起吃。平时，对于美那子来说，阿薰给她的感觉并不太好，但是今天晚上的美那子却不一样。不管对方是谁，她都希望能够给予对方温暖，不管是对谁，她都能够温柔以对。

“我已经吃过饭了。我可以喝点果汁什么的。”

阿薰说道。于是美那子给阿薰点了果汁，给自己点了冰淇淋。

“那个，我这个请求听来可能有些奇怪，不知道我能不能见一见八代先生？”

阿薰说道。她一副很难开口的样子。

“八代先生，您说的是我丈夫吗？”

“是的。”

阿薰没有碰服务员送上来的果汁，她两只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一直低着头。她虽然低着头，却并没有给人柔弱的感觉，倒不如说让人感觉她似乎是在抗议什么。

“这个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帮您引见。——您有什么事吗？”

美那子问道。

“我想拜托他帮鱼津先生做登山绳断裂处的实验。”

“这件事昨天常盘先生已经到我家里来说过了。”

“我知道。”

阿薰抬起头。她看了一眼美那子，又很快转开了目光，眼神再次落在自己的膝盖上。

此时，美那子才发觉对方对自己抱有敌意。

“我今天去了鱼津先生的公司，见到了经理常盘先生，知道了常盘先生昨天去了您家里，您先生拒绝做这个实验。——但是，我还是想再见一次八代先生，再请求他一次。”

阿薰说道，她还是保持着低头的姿势不变。她的口齿很清晰，语气也很平稳，但是美那子还是觉得阿薰的神情非常地冷漠。

当然，如果阿薰知道小坂和自己的关系的话，不可能对自己有什么好感。但是，美那子觉得，自己和小坂之间的奇特关系，只要自己不说，这个年轻的姑娘是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理解的。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把你引见给我丈夫。但是，我丈夫性格特别倔，一旦说了不愿做，我想他是很难答应下来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愿做呢？”

阿薰抬起头说道。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唔。——我想我丈夫是一个很不愿意参与到自己专业之外的事情中去的人。他不仅仅是针对这次的事情，他的性格就是那样。”

“可是他之前做了那个实验啊。”

“我想那个时候他可能是没想到自己做的实验的结果会对鱼津先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未经考虑就接手了这个实验，现在应该后悔不迭了吧。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非常自私的——要不然，让我丈夫指定一个人来做这个实验吧？我丈夫的公司里有很多年轻人。”

美那子说道。

“这也可以。——不过，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希望这次

也由八代先生来做，然后由八代先生亲口来公布实验结果，我想这么做对鱼津先生更好。虽然我并不太懂，但是据说只要看看登山绳的断裂处，就能够很快知道究竟是人为割断的，还是自然断裂的。就算做实验也只是个很简单的实验。——我是听一个在大学当讲师的朋友说的。对于鱼津先生来说，由八代先生而不是别人来宣布登山绳并不是他割断的，这样肯定更好。再加上还有之前的事情在，从人们的信任程度来

说，由八代先生来做还是由别人来做，也是大不相同的。”

“可是，我老公他，会愿意么？”

美那子说道。她知道阿薰说的没错，但是她既没有勇气再次跟教之助说登山绳断裂处，也不认为教之助会接受做这个实验。

面对美那子半拒绝式的回答，阿薰神情有些僵硬，但是很快她干脆地说道：

“那我就不跟八代先生见面了吧。我会跟鱼津先生再商量一下，再去拜托别的人。”

她言下之意是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事。

此时，美那子忽然从这个坐在自己眼前还带着稚气和倔强的年轻女孩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不安。她不知道这种不安究竟是什么，但是却在心中迅速地扩散开来了。

美那子重新打量着阿薰。虽然肤色很黑，但是或许正因为肤色黑，衬得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五官长得极其地端正。她几乎没有化妆，如果化上妆的话，就会跟换了个人一样，非常引人注目吧。她的身材很纤细，却蕴藏着某种敏捷的力量。

她的衣服也很朴素。她现在穿的衣服的颜色，跟她的肤色，应该说是大相径庭的。但即使如此，这种不大衬她的灰色还是充分烘托出了阿薰的年轻与清纯。美那子感觉这个姑娘的美丽是自己望尘莫及的。

阿薰说她要跟鱼津商量之后再决定，她应该会像自己说的那样，去见鱼津，跟他商量，然后决定找谁来做登山绳断裂处的实验吧。

美那子想起刚才鱼津跟自己说在这个世上他有想要带着去看冬天大山的冰壁的人，那个人就是自己，但是现在看来，鱼津的这些话是如此的遥远，如此的无力。

这个坐在自己面前的如同羚羊一般的年轻女孩，想要做什么就会去做，她很明显爱着鱼津。现在轮到美那子对她产生了一种敌意。

“我刚刚才跟鱼津先生分开呢。”

美那子仿佛漫不经心地说道。说出这话时，她感觉自己就像亮出了底牌的感觉。果然，阿薰“啊”地一声，问道：

“您二位今天见面了？”

“是的，就在刚刚。”

美那子看到痛苦忧郁的神色在阿薰脸上隐现。这种痛苦的神色很快像是要哭出来了似的，但是很快又恢复正常了。

她最后的表情又令美那子感到一阵嫉妒。

“我们走吧。”

美那子说道。

六月末一个周六的下午。鱼津正坐在公司对着办公桌工作，忽然听到常盘大作的叫声：“喂，鱼津君。”常盘之前正拿着听筒，好像是在跟谁说话，此时他从耳边拿开听筒，朝鱼津喊了一声。

鱼津朝常盘的办公桌走去，常盘问道：“你今天一天都会在公司吗？”

鱼津确认了一下自己今天并没有必须要出门去做的事，就回答道：

“在的。”

“一直待到傍晚？”

“嗯。”

于是常盘再次拿起听筒：“他今天一天都会在公司。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他都可以。太谢谢了。我想他本人也会很高兴的。”

接着，他放下听筒，说道：

“之前拜托人做了登山绳断裂处的实验，现在结果好像已经出来了。做实验的人说今天会给你打电话。”

常盘是什么时候拜托谁做了实验，鱼津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眼下他只能把这个问题押后，先问了最在意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夫人说了，不管怎样，至少可以消除人们对你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误解。”

“夫人？！”

鱼津不由得脱口而出问道。

“是八代夫人哦。”

常盘以一种极其平常的口气说道。于是鱼津就猜想刚刚那个电话是

不是八代夫人打来的。

“实验是谁做的？”

“好像是八代先生认识的某个公司的年轻工程师。虽然我没跟你说过，其实大概十天之前，夫人就来找我商量说想要拜托八代教之助先生推荐一个做实验的人。我马上就跟她说可以，然后把那根断了的登山绳交给她带走了。”

接着，常盘看到鱼津还是一脸无法接受的神情，说道：“还是请八代先生认识的人来做实验会更好些。教之助先生并不是那种心思狭隘的人，不会因为说之前的实验是自己做的就故意为难。从目前来看，结果似乎并没有对你不利。我觉得八代夫人这个女人是真不错。她很了解教之助先生。能够看到教之助先生的长处。也很相信自己丈夫的为人。当然啦，妻子相信自己的丈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听着常盘夸赞八代夫人的语气，鱼津仿佛觉得他是在跟自己说他们夫妻之间没有你插足的余地。

下午四点左右，进行登山绳断裂处实验的一位名叫佐佐的年轻工程师给常盘打了电话。

听着常盘拿起听筒接电话的语气，鱼津意识到这就是那个电话。

很长时间，常盘都把听筒放在耳边，嘴里还不时地说着“是的”“这样啊”之类的话，接着，就听他说道：“那我现在让他本人来接电话。给您添麻烦了。真的非常感谢。什么时候跟你见面了，一定要当面道谢，真的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还帮了这个大忙。”

然后他把听筒从耳边拿开，大声叫道：“鱼津君。”

鱼津马上站起来，接过听筒。耳边传来的是出人意料地安静的、近乎神经质的细细的声音。

“关于实验结果，刚刚已经跟常盘先生汇报过了，我这里再跟您重复一遍。”

对方直接省略了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鱼津眼前浮现出一个身体瘦弱、目光冷静的年轻工程师的样子。

“虽然直接见面说会比较好，但是因为我今天晚上就必须坐火车去大阪，在去之前还有两个会，所以就只好打电话跟您说了。我要到大概十天之后才能跟您见面，所以我刚刚已经把报告书给您寄过去了。这份报告有些专业——不仅仅是关于此次登山绳的实验——总之，仅供您参考。因为您必须要了解报告的内容，所以我先在这里说几条结果。”

对方似乎想一口气把所有该说的话都说完。刚才常盘一直在说“是的”“这样啊”，现在鱼津也只能采取同样的反应。

“一般来说，尼龙登山绳是用锋利的刀具割断的，还是被扯断的，其断裂处纤维的断裂面是有明显不同的。当然，这些只能在显微镜下看到。——详细内容还请您看报告书。”

就您给的登山绳来说，纤维的断裂面已经变色，被拉得像糖稀一样薄。这是由于撞击而断裂的特点。”

“这样啊。”鱼津说道。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登山绳不是被刀割断的，也不是被冰爪磨断的，是吗？”

“这是无疑的。登山绳很明显是由于撞击才断裂的。”

“那能说是登山绳本身有缺陷才断裂的吗？”

“不能这么说。不管是多强韧的登山绳，在受到足够大的外力撞击时，也都会断的。而且，跟支点也有关系。”

“谢谢。我会仔细阅读您寄过来的报告书。——对了，小心起见，我还想跟您确认一下，报告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可以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吗？”

“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报社应该不会刊登吧。是很专业的内容。”

“那我可以把您刚才所说的结论告诉报社记者吗？”

“我说了很多，但是关于实验结果，我能说的只有刚刚跟您说的这么多。”

“好的，谢谢。”

道完谢之后，鱼津就挂了电话。常盘大作马上就说：“这不是挺好的嘛！至少这个结果可以把那些对于是不是你割断了登山绳的怀疑一扫而空啊。”

“是的，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了。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依然存在。”

“什么问题？”

“登山绳断裂的原因，究竟是其本身性能的问题，还是我们在技术上出现了操作失误——”

鱼津的话说到一半，常盘的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了。

“确实，这对于你来说才是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估计是无法解决的吧。”

常盘说道。

“我不是科学家，所以也不大了解具体情况，但是要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除非这件事是非常简单的，否则应该是很难的，你觉得呢？比如昨天我在餐馆吃了鳗鱼。但是今天早上我拉肚子了。我肠胃很好，很少拉肚子。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会拉肚子呢。昨天吃的东西当中，要说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就只有鳗鱼。所以我就认为拉肚子是因为吃了鳗鱼。于是我就去找那家餐馆。餐馆说自家用的鳗鱼都是仔细挑选的，从不用来历不明的鳗鱼。拉肚子的原因可能并不在鳗鱼，大概是吃了不宜同吃的东西，或者是肠胃功能变弱了——”

“等一下。”

鱼津打断了常盘的话。

“登山绳的问题跟这个不一样。鳗鱼有好的，也有快要变质的。但是登山绳不一样。”

“为什么？”

每到了这种时候，常盘都会瞪大了眼睛，盯着鱼津。

“登山绳是由精密的机器制造出来的，虽说未必完全一

样，但是其基本性能都是相同的。而且还会经过仔细检查，不合格的产品都会被剔除出去。”

“鳗鱼也是一样啊。都是在一个池子里养大的。在做成菜的时候，有经验的厨师会好好挑选。他们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一个是物体，而另一个是活物。”

“你这个说法太粗暴了。”

“我这个说法或许粗暴，但是我只是想说这两件事的性质是一样的。你曾经说过要重现现场来做登山绳的实验。不仅是你，八代教之助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听到这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重现现场这件事本身就是做不到的。如果可以重现现场来做实验的话，当然那样做比较好。确实，如果重现现场来做实验的话，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现实吧。但是，我们还是无法从中获取绝对的真实。就算世界上有科学家这么做了，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实验结果。我觉得重现这个词本身就是很傲慢的，你说呢？要彻底弄清楚登山绳的问题，或许只能通过重现现场的实验，但是这种重现实验是无法令所有人都信服的。就算进行重现现场的实验，我们也不知道登山绳会不会断。如果登山绳没有断的话，那

你的处境就没法看了。那时候你就会对重现现场这件事产生怀疑吧。相反，如果登山绳断了，那么你觉得你就赢了吗？无法想象不管做多少次实验登山绳都会断。只是进行实验的某个产品会断吧。——不管怎样，严格来说，我们无法做到重现现场，所以你再想着这件事也是毫无意义的。”

“那这个事件不就解决不了了吗？”

“严格来说是解决不了的。究竟是登山绳本身存在缺陷，还是你们的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常盘大作接着说道：

“能够令世人不再怀疑是你割断了登山绳，这样难道不好吗？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能够查明自然再好不过了，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弄清楚的。如果是当事双方是活人的话，还能自己说。但现在一方是登山绳，另一方已经死了。而且还是在没有任何目击证人的高山绝壁上发生的事。”

“神明在看。”

鱼津说道。

“神明在看，这样啊。”

常盘把两只胳膊上的衬衫袖子卷了起来，看起来似乎是要开始决斗的样子，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决斗，而是跟勤杂工说：

“帮我买两杯咖啡过来。”

说完，又让鱼津坐下来：“嗯，你先坐下来吧。”

鱼津老实地坐了下来，但是常盘自己却没有坐下来，他走到鱼津面前。

“——神明在看！多么幼稚的话！”

常盘下定论似的大声说道。他并不是在生气。这是猎物踏入自己所设的陷阱时发出的胜利的吼声。“神明在看！”

多么像没出息的啃老族才会说的话。——不要动不动就把神明拉扯进来。说得好像神明是你家亲戚似的。就算神明在看，也要说神明并没有看。神明在看这样的话，是男人在死前才会说的话。神啊，我没有说谎！——这是男人的临终遗言。”

常盘大大地吐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拿出和平牌的烟盒，一看是空的，就默默地朝鱼津伸出了手。

鱼津把和平牌烟盒和火柴一起递给常盘。常盘叼着和平牌香烟，点上火，这次说话声音降了下来。

“你先去趟报社，把刚才那个谁……”

“是佐佐先生吧？”

“对，去拜托报社刊登佐佐先生说的话。这是你眼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好的。”

鱼津不想放过这个逃离的好时机，站起身来。

“咖啡来了哦。”

“你喝吧。我今天有点喝多了。”

鱼津趁着常盘还没有改变想法的时候赶紧离开了他，但是他并没有被常盘的话说服，也没有被他的话打败。用鱼津自己的话来说，他现在想单独跟神明说说话。

从常盘的唠叨中逃离出来，走到马路上，鱼津朝有乐町方向走去，准备去拜访K报社。

那个叫佐佐的工程师说登山绳不是被锋利的刀具割断的，也不是被冰爪磨断的，虽然从这些话中鱼津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至少这样的结论一出来，鱼津就可以摆脱之前的困境了。这样的话，至少可以消除世人对自己的怀疑了。

这些且不说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登山绳是怎么断的。

究竟是由于登山绳本身性能的问题必然地断裂的，还是由于技术操作不到位，才使得原本不会断的登山绳断了呢？——

原因就在这两者之中。

如果是后者的话，有很多种可能的情况。必须要考虑和紫外线的关系、和热量的关系。但是，在搬运登山绳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应该可保无虞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挂登山绳的岩石。支点是一个还是两个，这在力学上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力的作用。但是，作为一名登山家，小坂在那片布满冰雪的绝壁上瞬间对登山绳进行的操作，并没有可被指责的地方。小坂没有亲手去触摸岩石的状态，也没有事先查看一下，但是能够因此就去指责他吗？

常盘大作否定了再现现场的实验。他说不可能再现现场的。确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或许是不可能的。但能够因此就说再现现场

的实验是没有价值的吗？登山绳的性能中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或许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实验为人们知晓。

常盘说了“就算你赢了”这样的话。赢是什么呢？在这个事件中，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赢或是输。也没有想过要把过错推到别人头上。

如果登山绳的性能中确实存在着之前不为人知的新的发现的话，那么就必须重新考虑怎么去用它。为此，必须要充分发挥小坂之死的价值。

鱼津在途中停下了脚步。他发觉自己不知不觉间在匆匆忙忙地往前走，于是就停下了脚步。自己可能是有些兴奋吧。车道对面，日比谷公园内的树木在风中沙沙作响。

鱼津走到位于有乐町的报社，请前台帮忙把他认识的一个运动部的记者上山叫出来。对于鱼津来说，上山是他大学时代的学弟，也是登山运动的后辈。

小个子的记者从编辑部下来，带着一贯的热情，说道：“好久不见了，鱼津先生。”

“今天有事想要拜托你。”鱼津用一种学长的口气说道，接着又跟年轻的记者说：“一起去喝个茶吧？”其实比起去咖啡店，鱼津更想先把事情说了。“就还是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请一位工程师做了登山绳断裂处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啊，是那个问题啊。”

“想请你帮忙写成报道。”

“是什么样的结果？”

年轻的记者点了根烟，看着鱼津，眼神一下子变得职业起来。鱼津从佐佐说的内容中挑了一些说了。

“如果能够跟佐佐这个人见个面，通过跟他谈话来写报道，那就更好了。比起其他报社，我想还是来找你们报社比较好，你们之前也一直在报道。”

鱼津确实是出于这个想法才过来的。

“这样啊。”

对方似乎想了想，又说道：

“如果要报道的话，得发在社会版面，但是应该很难报道吧。”

“为什么？”

“因为新闻性比较弱。”

“新闻性比较弱？！”

鱼津对上山的话感到意外。

“可是之前你们不是还大量报道了登山绳事件吗？”

“那时候是用很大力度报道了，但是现在，这个新闻就有点过时了。”

“过时？！”

“说过时，不如说新闻性比较弱来得更恰当。社会上的人已经逐渐忘记了鱼津先生的事件了。如果从登山绳的断裂处能够得出明确的结果的话，那另当别论，但是现在结论仅仅是可以断定不是用刀割断的。现在没有人会认为登山绳是鱼津先生用刀割断的。”

“是吗？”

“是这样的。那时确实可能有人那样怀疑鱼津先生，但是我想现在这种怀疑已经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如果还要特意做成新闻，让这种怀疑卷土重来的话，对于鱼津先生您来说自然不是好事，而且这也做不成新闻。虽然也可以不在社会版面上，而是在运动栏目中进行报道，但即使这样——”

“这样子啊。”鱼津直接点了点头，“可能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大，但是作为新闻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

小坂乙彦死于布满冰雪的绝壁上这一事件，仅仅半年就已经没什么影响了，就已经过时了。或许是这样吧。于是，作为该事件的后续问题，从登山绳的断裂处究竟得出了怎样的结果，那也仅仅是鱼津个人的问题，失去了向整个社会进行报道的价值。或许是这样吧。

鱼津从对方递过来的香烟盒中抽出一根烟，慢慢地放在嘴上。

鱼津走出K报社，又去了离得不远的Q报社。从早上开始刮风，这儿风越来越大了。废纸在马路上飞舞着，走在路上的女人们不时地因为风太大而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鱼津跟Q报社并不是很熟，但是他跟前台说想拜访之前见过几次的运动部长冈村。作为一名登山家，冈村算是鱼津的前辈。前台说让鱼津直接上楼去编辑部，于是鱼津就坐着电梯来到了三楼，朝着运动部的位

置走去。运动部位于编辑部宽阔的房间中的一个角落。

冈村在一堆人中，正叼着香烟，跟谁说这话。看到鱼津，说道：“啊呀。”就挪动着他庞大的身体朝鱼津走了过来。他体格魁梧，体重在一百五十斤以上。以前自然两说，现在的他应该登不了山了吧，看着也不再像个登山家。

鱼津在冈村的邀请下，在运动部的位置上坐了下来，说了他之所以过来拜访的原因。冈村一边听着，也没有说话，只是一次次点着头。

“作为新闻来报道是不大可能。虽然不可能作为新闻来报道，不过如果您可以就此事写一篇简短的文章给我的话，我可以把它发在运动栏上。我们正好有一个栏目可以刊登这样的稿件。”

“由我来写吗？”

鱼津觉得如果由自己来写的话，那就没意义了。如果由实验者来写，或是由实验者来说的话，会给人一种真实感，但是如果由自己写的话，那就是相反的效果了。

“我来写的话，感觉很怪呀。”

“没关系的，您写吧。”

虽然冈村这么说，但是鱼津不能这么做。过了一会儿，鱼津说道：

“我还是算了吧。”

对方似乎完全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副那这件事就这样吧的神情，问道：

“怎么样？那之后还去吗？”

“去登山吗？事件发生之后没有去过。”

“我前段时间时隔数年去了穗高。太让人惊讶了，身体完全动不了了。”

“会这样。”

“最后我让年轻人帮我拿了冰镐。真是太吃惊了。”

接着是一阵大笑。

鱼津跟冈村说了大概五分钟的话就告辞了。附近还有一家P报社，但是他已经没有精神去了。

小坂之死已经完全被人们忘却了。鱼津觉得事件虽然被忘却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坐着电梯来到一楼，傍晚人潮拥挤的马路上，看上去充满生气。似乎是刮大风的缘故。

鱼津回了下公司，不见常盘的人影，所以他就收拾收拾准备回家，走出了公司。平时他都会去新桥坐电车，但是这天他一直走到了田町。因为想走走。

虽然心情并没有到那种无可救药的绝望的地步，但是却有一种深深地孤独。鱼津走在傍晚人潮汹涌的马路上，但是他没有看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人走在穗高梓川边上的森林地带。

每到十字路口，鱼津就会从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环顾一下四周。接着，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正站在刮风的街头，夹杂在来来往往拥挤的人群中。

鱼津感到即使是常盘大作对自己来说终归也是离得很远的人。K 报社的上山、Q 报社的冈村这些是离自己很远的人，这对鱼津来说还不算什么，可是连常盘都成了离自己很远的人，这不免令他感到悲哀。常盘说事件的真相最终可能是不可知的。常盘认为真相不可知就算了，这里有他自己的立场，但是不能认为真相不可知就算了的自己也有自己的立场。这是旁观者与当事人的区别。

既有麻质登山绳不会断，而尼龙登山绳会断的情况，相反的，也有尼龙登山绳不会断，而麻质登山绳会断的情况吧。自己只是想要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这样。只有知道这些，小坂的死才算发挥出了价值。

对于鱼津来说，比起没有报社愿意报道关于登山绳断裂处的报告，更让他受打击的是，他知道没有人在这一点上正确理解整个事件的性质。仅仅五个月时间，小坂之死就被人遗忘了，现在这一事件的意义也好，性质也好，都变得越来越不起眼，并且即将完全消失了。

鱼津在田町车站前吃了份咖喱饭当晚饭，然后从那里坐上了国营电车。

回到大森的公寓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当他站在自己位于二层的房间前时，门从里面打开了。

“您回来啦。”

伴随着这个声音出现的是阿薰的身影。

“不好意思您不在家的时候还过来打扰。不过我到了也才五分钟左右。”

阿薰辩解似的说道。

“不，没关系。”

鱼津走进房间，站在打开着的窗户边上，看着大森街道上的灯光，脱了外套。

“还是很累吗？”

背后传来阿薰的声音。

“没有的事。”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很累。额头上都冒出两根青筋了。”

“青筋？！”

鱼津不由得朝窗户玻璃上看去。

结果，又听到阿薰说：

“啊，不好意思。我弄错了。是红色的筋。”

“红色的筋？！”

鱼津回过头，正好与阿薰似乎带着些许愤怒的强烈的眼神撞到了一起。

鱼津知道阿薰看着自己的眼神与平时的全然不同。阿薰绷紧的鹅蛋脸上，两只眼睛正狂热地看着自己。不一会儿，他觉得阿薰脸上的肌肉动了。与此同时，她的表情也变得泫然欲泣。

“对不起，不是红色的筋，是黄色的筋。”

“这是怎么了？不管是红色、青色，还是黄色，都没关系啊。”

鱼津说道。

“可是我眼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啊。非常冷漠。——我不想看到鱼津先生这样的脸。”

听了阿薰的话，鱼津才反应过来，确实，自己走进房间之后可能态度一直都很冷漠。虽然自己并不是有意这样，但是阿薰肯定觉得自己很冷漠吧。

于是，鱼津就开始解释自己为什么会一脸冷漠。他站在窗边，说起自己前往两家报社的事。此时，阿薰在离他稍远的地方，同样站着听

着，等到鱼津讲完之后，她说道：“如果有报社肯报道的话，肯定是报道了会比较好，不过如果他们不肯报道的话，也没什么关系吧？”

接着，她又说：

“可是，更让我觉得伤心的是，像今天这种时候，我却不能帮您做任何事情。我真的很伤心。我想要快点成熟到像八代夫人那个年龄。那样的话，我一定也能够倾听鱼津先生您的烦恼了吧。现在的我，既没有八代夫人那样沉稳，也没有她那么会说话。如果今天在这个房间里的是八代夫人，而不是我的话，鱼津先生您的态度肯定会不一样吧。我想您肯定不会直接走到窗边背对着人的。”

鱼津听了阿薰的话，心说确实会这样吧。

如果现在站在房间里的是八代美那子的话，自己只要站在她面前，眼下这种绝望的情绪就会被温柔地化解吧。

“您不这么觉得吗？”

“或许是这样吧。”

“……”

阿薰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一直盯着鱼津的脸，接着她后退了一两步。她的脸扭曲到近乎丑陋，过了一会儿，她的表情又变成了近乎痴呆的失神。

阿薰猛地转过身，背对着鱼津，在门口蹲下身子，准备穿鞋子。

鱼津看着这样的阿薰，问道：“你要回去吗？”

他忽然自己也察觉到了似的，又说道：“我说话不好听。别生气了，进来吧。”

“我没有生气。”

阿薰猛地站起身来，转过身子，正对着鱼津站着。

“今天晚上本来是想就上次我在德泽所说的结婚的事来听听你的答复的。但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吧。”

她的语调出人意外的平稳。下一刻，鱼津看到泪水从阿薰的眼睛中溢出来，沿着脸颊滑了下来。眼泪仿佛决堤而出，不停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接着，她似乎觉得既然都已经哭了，那就索性放开了说似的，说道：“我曾经很喜欢鱼津先生。很想跟您结婚。都怪哥哥。”

从我小时候开始，哥哥就在我耳边一个劲儿地夸鱼津先生。

所以，等我长大之后，满心想的都是要嫁给鱼津先生。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不过，就算哥哥不那么说，我想我自己也还是会喜欢上鱼津先生的。从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沦陷了。之前，我给妈妈写了封信。妈妈说亲戚们是反对的，但是让我凭自己的心意做。”

接着，阿薰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继续说道：“哥哥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想着我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还是失败了啊。我现在哭，并不是因为必须要放弃对您的感情，太痛苦了所以哭，而是为自己不能像哥哥那样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感到悲哀。”

此时，鱼津觉得自己非常地冷静。就像突然有月光照进了大脑一般，想法都变得特别清晰。

于是，鱼津想，自己应当和这个姑娘，和小坂的妹妹结婚。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结婚吧。——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到了此刻才想清楚。”

鱼津说道。接着他慢慢地朝阿薰走过去，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似的，猛地捧起阿薰的脸，慢慢地凑近。用力地、冷静地吻上了阿薰的嘴唇。

阿薰从鱼津的手臂间挣脱开，有些踉跄地逃开了两三步，又背对着鱼津停了下来。

过了一小会儿。阿薰一脸尴尬地转过身对鱼津说道：“你不用勉强自己跟我结婚。”

“人怎么可能勉强自己结婚呢，都是想要结婚才结婚的啊。”

鱼津回答道。

“真的吗？”

阿薰盯着鱼津的眼睛，想要窥探他的内心似的说道。接着她又靠近鱼津，神情锐利地说道：

“可是鱼津先生您不是喜欢八代夫人吗？就算八代夫人只是在鱼津先生您的心里占据一点点地方，我也是不喜欢的。”

“没问题。”

“真的吗？”

阿薰又一脸怀疑地问道。

“我不会喜欢上别人的妻子。就算喜欢一个人，也是有的人可以喜欢，有的人不能喜欢的。我不会喜欢上不能喜欢的人。我不会再跟她说话，也不会再跟她见面。我可以发誓。”

“向谁发誓？”

“向我自己。”

“向自己？！”

面对阿薰的质疑，鱼津又说道：

“如果向自己不行的话，那就向神明起誓。”

鱼津想起自己因为说到神明而被常盘大作教训的事。于是又说道：

“与其向神明起誓，不如向自己起誓来得更清楚些。我只要想起自己说过不会见她，就不会去见她。只要想起自己说过不会再跟她说话，就不会再跟她说话。”

他还想说至今为止不管有多艰苦，只要自己想要登上某座山，就一定能够登上，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说想要结婚，就会结婚。”

“你想要爱我，就会爱我，对吗？”

阿薰带着些微悲伤说道。接着，她又说：“算了，那就这样吧。”

她的口气中带着某种仿佛是一场交易的气息。鱼津想要给两人令人窒息的对话画上句号，再一次抱住了阿薰。这次，阿薰主动把头靠在鱼津胸口。

“我不在乎，因为我喜欢鱼津先生。可是请您不要打破你刚刚的誓言。”

鱼津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吻了吻阿薰。他心里静静地想道，是了，为了阿薰我必须去登山。

鱼津把阿薰送到了大森站。两人沿着公寓前的缓坡往下走，一直走到大路上，来到车站前。一路上，两人虽然并肩走着，却没有说一句话。

到了车站前，阿薰才抬起头，跟鱼津说道：“再见。”

鱼津直接说了自己从走出公寓开始一直思考到这里的事情的结论。

“要不要去登山？就我们两人。”

“啊？！”

阿薰抬起脸，表情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

“你什么时候方便呢？”

“什么时候都方便。”

“公司的工作呢？”

“公司算什么。”

阿薰一副随它去的口吻。

“去爬哪里的山？”

“穗高。”

“哇，太棒了！是想让哥哥看看我们俩吧。”

“要让令兄在旁边看着吗？”

鱼津说道。不知道阿薰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只见她的

脸上瞬间红得快要滴血似的。

“再见。”

她说完，半是落荒而逃似的，走进车站，通过了检票口。鱼津站在那里，一直目送着阿薰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处，但是阿薰没有回头看鱼津。

鱼津踏上回公寓的路，感觉自己已经朝着与之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迈出了第一步。他在回去的路上再次想了想来的路上思考的事情。他想要自己一个人挑战一下位于与穗高的涸泽相反的飞驒一侧斜坡上的泷谷岩壁。当然，那边不可能让阿薰同行，所以只能让阿薰在德泽休息点等待。自己则一个人从高山方向进入，登上泷谷之后，再前往穗高休息点，接着往下走到涸泽，再走到阿薰等候的德泽。

鱼津在思考着这些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很严肃。等到了德泽休息点，跟阿薰见面的时候，自己应该已经是一个跟现在完全不同的人了。因为自己之所以要去攀登泷谷的大峭壁，就是为了改变自己，就是为了消除对八代美那子的执念，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目的，只是为此而已。

除此之外，鱼津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美那子留在自己心中的幻影。穗高另一侧的岩壁阴暗严峻的表情突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仿佛在严厉地拒绝人类的靠近。鱼津像在那里攀爬似的，低着头，慢慢地沿着公寓前的缓坡走去。

第十章

鱼津无法马上决定，是在七月里从泷谷出发攀登穗高比较好，还是八月再去比较好。

过去鱼津曾跟小坂一起两次挑战过这个地方，但是一次是在三月份去的，雪崩太多了，所以就中途放弃了原定计划，还有一次是在八月中旬去的，那次虽然因为滚石遇到了危险，但最后还是登上了第四山脊。

鱼津考虑到这次是自己一个人去，所以最后把时间定在了七月上旬。虽然七月份还有很多积雪，雪谷边上容易出现缝隙，有一定危险，但是应该能够躲过在不断掉落的碎石中前进的痛苦。泷谷，正如其名，是一个有着很多瀑布的山谷^[1]。虽然七月份比八月份的水量更大，或许滚石也会更多，但是他不想在陡峭的碎石坡上长时间手脚并用地攀爬。

飞驒一侧的穗高一直以来被人称为飞鸟难至之地，其中经由泷谷登顶的路线更被视为是难中之难。这是一个被削成U字形的巨大的阴暗山谷山谷下方有两条瀑布，称为雄瀑和雌瀑，山谷上半部分还有一条名为滑瀑的瀑布，全都阻挡在登山路上。而且，上半部分还有阴暗的岩石丛和深深的山沟一脸不悦地挡在那里。

泷谷首次被征服是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这一天，两组登山队不约而同地都初次登上了泷谷。一队是从雄瀑左侧攀登，进入泷谷，沿着 A 岩沟，来到大山凹（山脊深处），经南岳·枪平回去。另一队则是从雄瀑右侧的宽沟壑（陡峭的岩沟）攀登，进入泷谷，沿着 D 泽，来到涸泽岳鞍部。前一个登山队的队员包括登山家藤木九三等人，后一队包括早大登山队的四谷龙胤、小岛六郎等人。

以此为开端，在接下来的十年间，登山家们从各种路线攀登了泷谷，其后更有早大登山队创造了在积雪期成功登顶的记录。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的登山家们在尝试通过泷谷攀登穗高，但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片岩石丛都被认为是令人无法接近的险峻之地。

即使是现在，整个夏季都不一定有一个登山队进入这个穗高背面的溪谷，经雄瀑、雌瀑来攀登。

虽然不亲自到现场无法想象出当地的险峻，但是鱼津还是想，如果可能的话，经由雄瀑对面向上攀登，沿着 D 泽，来到涸泽岳的山口。虽然这一路线有点平平无奇，但是他想着既然是要攀登泷谷，那么就老老实实地从有雄瀑、雌瀑的山谷下半部分开始攀登。因为如果是一个人沿着 D 泽走的话，这一路线是危险最少、成功率最高的。

鱼津制作了从穗高背面登顶的日程。

七月十日从东京出发。在岐阜换乘高山线，十一日中午在古川站下车，坐巴士经神冈前往栢尾。从栢尾步行约三个小时，来到新穗高温泉。当夜在此住宿。十二日早上来到雌瀑、雄瀑下方，开始攀登。下午登顶，夜宿穗高休息点。十三日下山，经涸泽到达德泽休息点。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日程。到新穗高温泉为止还可以按计划行动，但是后面则要看天气。如果下雨的话，原计划十二日开始的登山就必须等到天晴才行。下雨的时候是绝不可能攀登泷谷的。原本这次攀登的方法就比较特殊，需要身体半淹在溪谷湍急的水流中往上爬，如果水量激增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水冲走，还会大大增加遇到滚石的危险。

鱼津心想，如果天气给面子，按计划行动的话，可以在十三日到达德泽，但是最好还是请阿薰做好从十三日往后多等三天的准备。所以，阿薰只要十二日早上从东京出发就可以了。阿薰会在当天到达上高地，第二天来到德泽休息点等自己。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当天两人就能在德泽碰上面。

做好计划之后，鱼津打电话跟阿薰说了一下。

“鱼津先生您出发的时候，我去东京站送您吧。在此之前，我们就先不见面了。”

接着，她以一种非常明快的声音说道：“我现在好忙哦。必须要去做新衣服。”

“做什么新衣服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就算只是到德泽，也得走约八公里的山路呢。”鱼津说道。

“当然是做适合上山穿的衣服啊。我现在什么都想换成新的。心情当然是崭新的，衣服也要做新的。”

阿薰充满活力的声音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

这次去山上，鱼津至少得请一周假。今年跟往年一样，公司正处于暑期休假，从常盘到普通员工，大家都互相调整彼此的时间，让每个人都可以休息六天。只是没有人会一次休完，一般都是分两三次休。

鱼津先自己决定从十一日开始休息一周，但是这件事他总觉得很难跟常盘开口。因为还没有人开始休假，鱼津倒要率先休假了。今年他连平时上班都经常请假，而且现在还是非正式职员的身份。他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脸面可以要求休假。

等到买好了列车车票，什么准备都做好了，后天晚上就要出发了，鱼津才站在常盘大作的办公桌前说了休假的事。

“经理，关于休假，”鱼津直截了当地说道，“我能不能请五天假？我想把假一并请了。”

“五天，就够了吗？”

常盘从文件上抬起眼，一动不动地说道。

“我想应该够了，不过也许要休六天。”

鱼津说道。他觉得自己这么说有点得寸进尺，但是五天内应该是赶不回来的。

“六天啊。”

常盘的表情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是的，不过我想应该不会需要请七天。”

鱼津试着说道。于是，常盘的眼睛猛地亮了起来。感觉就像是沉睡的狮子忽然醒了似的。

“你的意思是也有可能要请七天假了？”

常盘的声音大了起来。

“七天，也就是一周。是一个月的四分之一哦。你请那么多天假要去哪里呢？如果你要去登山的话，我是不赞成的。”

“不去山上。”

鱼津说道。他很少说谎，但不可思议的是，此时他用力地否定了自己要去登山。

“我想去某个安静的乡下，写一本关于登山的书。”

有人委托他写一本关于登山书，这一点是真的。

“哦，你想做的是这么好高骛远的事啊。不过，这也行吧。”

“我想后天晚上从东京出发，所以想从十一日开始休假。”

鱼津说道。

“你可以休假，但是会不会太早了。能不能再晚点呢？”

“可是我刚把票买了。”

于是常盘把身子探了出来，问道：

“在哪里？给我看下。不会是前往松本的吧？”

鱼津从上衣的内袋里面掏出车票，放在常盘的办公桌上。常盘稍微瞄了一眼，说了声“是去岐阜啊”，就再没有别的反应了。常盘似乎认为要去登山就得从新宿出发到松本，经上高地去登穗高。

“岐阜啊，我跟岐阜还有点渊源呢。那里有一个酿酒商人的女儿曾经很想嫁给我。长得非常漂亮。她还说非我不嫁。我真是头疼啊。如果不是个美女的话也罢了，可偏偏还是个大美女。你可能没有过被美女倒追的经验，不过真成了当事人你就知道了，那可是相当不好受啊。”

常盘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高了起来，还有两三次说着就扑哧笑出声来了。

“那真是太可惜了。您跟她结婚不就行了吗？”

“不行啊。那会儿我已经跟我老婆订婚了。跟我老婆在一起，我从一开始就没什么热情，但是双方都已经约定好了的。为此，我老婆一直到现在都很感谢我。”

说到这里，他突然口气一变：

“去岐阜吧。给你休五天假。第六天就来上班吧。”

常盘一声令下，休假就变成了五天。

出发那天，鱼津晚上七点就离开了公寓。车票买的是十一点出发的快车，他跟阿薰约好了八点在有乐町见面，一起吃晚饭。

行李尽可能地压缩了。像替换的衣服、不是登山直接必备的东西，准备都由阿薰带去德泽，所以就另外装了个包裹。鱼津自己带的只有一个小小的背囊和冰镐。考虑到需要钻进瀑布攀登，所以选的是橡胶做的有防水内袋的背囊。

背囊中除了洗漱用品，还有毛衣裤、地图、指南针、铝制饭盒、水壶。除此之外，还有二十米长的登山绳、登山锤、两根钢锥。

鱼津在有乐町下了电车，刚走出中央出站口，就看到阿薰马上朝自己走了过来。

“哇，这一身看着真奇怪。”

一身登山装束，在山上自然没什么，不过在都市拥挤的人群中，看起来就很扎眼了。

鱼津把包裹递给阿薰，说道：

“穿成这样还想毫不在意地吃饭的话，这附近就只有那家店了。”

说着，他朝车站附近一条狭窄的餐饮街走去，走进了位于街中央的一家店。

店里的座位都是围着一个炖锅而设，此时店里只有三四个客人，但是鱼津没有朝那边的座位走去，而是在门口脱了鞋，朝通往二层的楼梯走去。阿薰也跟在他身后。

平时鱼津要去登山的时候，就会去银座的浜岸吃点好吃的，给身体补充好营养，但是今天他不想去浜岸。自从那次他带常盘去过浜岸之后，常盘似乎经常自己一个人去，万一正好在那里碰到了，那就麻烦了。

二层有六叠大和四叠半大的房间各一间，是开这家店的中年夫妇和两个女服务员的卧室兼起居室，不过有时也会让那些不需要客气的熟客来这里。

面对着街道的六叠大的房间里有小小的梳妆台和碗柜，看着不太像客厅，但是里面也放着一张桌子。阿薰还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她有些坐立不安地站在窗边，等到年轻的女服务员送上了啤酒和毛豆之后，隔着桌子，坐在了鱼津对面。

“还是这样的地方比较好吧？”

“嗯。”

“我们有自己的家的话，目前也只能是这样的房间吧。”

因为有女服务员在旁边，阿薰稍稍有点端着架子，她环视了房间一圈。每次有电车开过时，房子都会摇晃起来。

阿薰把啤酒倒在杯子里，喝了两杯。喝第一杯的时候还没什么，第二杯喝到一半，脸就变得通红了。

鱼津感觉今天晚上的阿薰话特别少。之前她勇敢地说了很多话，但是看今晚的阿薰，完全想象不到是同一个人。

“看起来心情有点低落啊，是身体不舒服吗？”

鱼津问道。

“没有。”

只有这个时候，阿薰才一脸认真地拼命摇着头。

“我感觉现在好幸福。我今晚才知道，原来人在幸福的时候，会什么

都不想说，就想静静地待着。”

她这样说道。此时，鱼津感觉，自己或许会爱上这个美丽又可愛的生物吧。必须爱她吧。

两人点了很多菜，烤猪肉啊、炖菜啊、山药泥啊什么的，也不多说話，默默地动着筷子。阿薰是因为幸福而变得沉默，鱼津是因为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幸福而变得沉默了。

过了十点半，两人起身离开了饭桌。站起来的时候，阿薰朝鱼津伸出两只手，让他把自己拉起来。鱼津伸出两只手，握住了她柔软而纤细的手。

“我十三日在德泽休息点等你。一定要精神地下来哦！那时候我会多开心啊。我会穿上新做的衣服。衣服稍微有点花哨，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不喜欢。”

说着，阿薰似乎很怕楼梯上传来的声音，缩回了手。

“我们走吧。万一迟到了就麻烦了！”

于是鱼津拿起了自己放在房间角落的背囊。

两人从有乐町乘上出租车前往东京站。

列车已经开进站台了。两人朝列车前部的三等卧铺车厢走去。

鱼津先上了车，又很快回到了站台上。阿薰再次朝鱼津伸出了双手。鱼津觉得此时阿薰的动作有些大胆。两人周围都是乘客和前来送行的人。

鱼津也借着被阿薰激起来的大胆，握住了阿薰的双手。

接着，两人又什么都没说，放开了手。

开车的时候，鱼津从车窗中伸出了头。阿薰在站台上跟着列车走了一会儿，说道：“那我们十三日见。”说完，她停下脚步，举起右手，用力地朝鱼津挥了挥手。

鱼津从古川站乘坐巴士前往栃尾。又从栃尾出发，步行三个小时，来到了建在蒲田川边上的山中只此一家的新穗高温泉。这时已经是十一日傍晚。他在河边涌出的温泉中泡了泡，当晚很早就上床睡觉了。这一天入住的客人只有鱼津一人。

第二天，鱼津五点就醒了。夹杂在溪流的水声中，他还听到了几种小鸟的叫声。他很快起了床，来到房子外，用蒲田川冰冷的河水洗了脸。接着又匆匆吃了早饭，做了下准备工作，来到门口，系上了鞋带。

时间正好是五点五十分。

当他把背囊背在肩上时，这家旅馆的老板出来了。这位老板是最早和藤木九三一起攀登了泷谷的人之一，当时正当壮年，如今已经快六十岁了。以前那个精干的登山向导，如今也和许许多多其他的登山向导一样，有着充满苦恼的表情和两只和善的小眼睛。“请注意安全。不过鱼津先生是第三次挑战了，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

在老板的送行声中，鱼津走到了屋外。天空一片晴朗。

从这里到雄瀑、雌瀑下方的水流汇合处，慢慢走的话，需要四小时，不过今天鱼津准备三个小时就走完。

他沿着蒲田川，走在左岸森林地带的林间小道上。细想想，这还是小坂出事以来的第一次登山。不知不觉间半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如果小坂还活着的话，当然会两人一起来，但是这次只有自己单枪匹马了。

来到两条瀑布的水流汇合处，鱼津把背囊从肩上卸下来，休息了一会儿。时间是早上九点。他只抽了一根烟，又马上站了起来。

接下来，他沿着水流的右侧往前走。都是陡峭的碎石场。又走了一会儿，变成了雪谷。到处都是张开着大口的雪缝。他怀着不安，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陷下去的雪谷中。

雪谷下方传来的河流的水声听来似乎都带着几分不祥。

从瀑布水流汇合处开始加快了速度，花了约三十分钟时间，来到了雄瀑下方。高达六十多米的瀑布从天而降，蔚为壮观。水量非常大。瀑布前方，雪谷形成了一个拱形的雪桥。

在瀑布的轰鸣声中，鱼津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他本来想吃午饭的，但是没有食欲，最后只喝了一口装在水壶里的可可，抽了根烟。

根据前两次的攀登经验，要征服雄瀑，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他打算这次也跟以前一样，先从左侧的雌瀑出发开始攀登，然后再登上雄瀑右边。虽然岩壁上生长着桦木，但是都不大能用来借力。

鱼津站起身，抬头看着自己接下来将要攀登的闪着水光的大岩壁，站了一会儿。以前在开始攀登之前，总会有一种令人陶醉的兴奋感弥漫全身，使他变得多话起来，但是今天鱼津没有人可以说话。他慢慢地吸完了最后一口烟。

他看了看手表，九点四十分。鱼津小心翼翼地朝岩石和雪谷之间的缝隙下降。在经过这样的危险操作之后，终于来到了对面的岩壁上。接着，他慢慢地寻找着落脚处往上爬。

过了约二十分钟，鱼津全身都湿了。一块长着青苔的大岩石上密布着欧洲花楸的根。但是这些根只要一拉，立马就从岩石上脱落下来，完全无法借力。连苔藓也被拉起了三十多厘米见方的大小。

雄瀑的水花一直像下雨一样从头顶掉落下来。对于一半身子泡在水中，手也泡在水中的鱼津来说，雪水的冰冷实在令他难以忍受。

登上三四十米高的流着水的岩壁之后，鱼津来到了一片小小的阶地。心想着可终于爬上来了，他打算在这里休息一下。这里正好是雄瀑岩壁的中部。但是也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他感觉自己全身冷得像冰一样。

鱼津再次开始攀爬。接下来他准备像进行横切攀登一样，借着巨大的桦木向上攀登。大概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终于爬到了雄瀑上方。

爬上的地方长满了高及胸口的野草，还算平坦。终于告一段落了，鱼津稍稍舒了口气。时间跟预先计划的一样，正好是十点四十分。但是他有点担心接下来要攀登滑瀑的情况，所以还不能放下心来休息。鱼津在这里把鞋子换成了草鞋，在腰带上挂上铁锁，在其中插了三根钢锥，又把登山锤挂在肩上。

鱼津从长满野草的地方下降到山沟地区，发现积雪覆盖了整片山沟。于是整个山谷看起来更加狭窄了，抬头看去，雪谷呈曲线向上延伸着。

在雪谷中走了二十分钟左右，才来到了滑瀑下方。滑瀑看起来似乎是由多条瀑布接连而成的，说它是瀑布，不如说是水流在陡峭的岩壁上迅速滑落而形成的。瀑布两侧的岩石是黑色的，水流带着白烟，奔腾直下。无数黑色的小蝴蝶在山沟地上飞舞着。数量非常庞大。

鱼津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思考接下来该怎么攀爬。这条瀑布的上半部分是向左拐弯的，最后的二十米极为陡峭，应该是最难攀爬的地方。而且，这处的岩石质地松脆。三年前的八月份，鱼津曾经跟小坂一起攀登过这里，所以知道只要征服了这最后的陡坡，前方就是一片光明了。狭窄的山谷到那里就没有了，那里的水流也相对比较平稳。

鱼津休息了十分钟，站了起来。他下降到山沟中，决定先在瀑布右侧的岩壁上向上攀爬三分之一左右来绕过险处。

下降到山沟中时，鱼津突然发现水边有一根长着铁锈的钢锥。他捡起来一看，钢锥很大，看起来应该是很有些年头的东西了。

鱼津冒着飞溅而下的水花，再次来到山沟边上。过了一会儿，鱼津来到了一个完全无处着手的寸步难行的地方。这里是瀑布的中间部分。于是他再次钉入一根钢锥，以此为落脚处向上攀登。到十二点，鱼津终于征服了之前认为最为难爬的最后二十米陡坡，来到了滑瀑上方。

来到瀑布上方，这里的自然风光与之前的大为不同。视野变得非常开阔，积雪覆盖的台地在眼前呈扇形铺开。到这里为止，难爬的区域算是爬完了，接下来要走的地方是危险地带。

鱼津在瀑布源头第一次好好休息了一下。吃了一个饭团、一个牛肉罐头、一个小小的桃子罐头、喝了一杯可可，还抽了一根烟。

当手表的时针指向一点时，鱼津站起身来。他脱下草鞋，换上鞋子。接下来他要穿过D泽。他即将要攀登的是第四山脊末端像猫尾巴一样弯曲延伸着的右侧的碎石场。

在碎石场攀登了一个多小时，四周再次变成雪谷时，鱼津休息了一下。四周开始弥漫起淡淡的雾气。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所以鱼津想着还是快点往前走比较安全。要穿过这片雪谷至少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起初的二十分钟，鱼津走在雪谷左侧的碎石场上。不一会儿，碎石场走到了尽头，于是他只好在雪谷中前进。在这里，他又休息了一下。时间是两点四十分。四周的雾气时隐时现。必须加紧往前走。

雪谷中的雪被冻得硬邦邦的。鱼津什么都没有想，只是不停地往前迈着步子。在人迹罕见的穗高背面的大山中，鱼津不停地往前挪动着此时逐渐变得沉重起来的脚步。

穿过了雪谷。时间是三点三十分。雾气变得比刚才更浓了。鱼津没有休息，他从雪谷尽头的右侧向上爬。爬上去之后，眼前是一片岩沟。

到这里，山谷的模样又是一变。鱼津没有坐下，朝自己接下来将要攀登的最后一段路线——漫长的、冷漠的D泽看了一眼。

雾气依旧时隐时现。当雾气隐去时，可以看到左手边涸泽岳的西山脊和右手边第五山脊，带着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冷漠，带着些许绿色，耸立在那里。接下来即将要踏入的D泽，就蜿蜒在这两座由岩石堆积而成的大山中间。

要走完D泽，至少得花一个半小时。鱼津在这里抽了两根烟。接着，他把背囊背在肩上，扔掉第二根香烟的烟蒂，正用脚把它踩灭时，岩石掉落的声音，带着一种不祥，这天第一次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鱼津开始在到处都是巨石的岩沟中前行。不一会儿，远处又有石头滑落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是右手边涸泽岳西山脊的陡坡上有石头滚了下来。

石头滚落的声音，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独特的声音。如果不会影响到自身安全的话，这种会在山间产生回声的骨碌骨碌的声音会显得特别有穿透力，带着一种别样的欢快，但如果自己正处于可能威胁自身安全的危险地带的话，这种声音听来就显得极其阴沉，令人生厌。

石头滚落的声音不绝于耳，又传来了。

雾气越来越浓。脚下的路还看得见，但是两三米远的地方已经全都看不到了。鱼津摸着石头，一步步往前走。非常难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鱼津忽然紧张地停下了脚步。

耳边传来了仿佛地鸣一般沉闷的声音，很快这声音又变成了轰隆声，仿佛大地都要被晃动了似的。这不是一块两块石头滚落的声音。因为大雾，视线不清晰，但是应该不会离得太远。此时，鱼津开始被一种巨大的不安笼罩了。

鱼津又开始往前走。

看样子雾气一时半会儿也散不去。鱼津在大雾中，紧盯着脚下的石头往前走着。远处还是会不时传来石头滚落的声音，但是那声音并没有达到令鱼津停下脚步的地步。

又走了大概十分钟，鱼津又停下了脚步。因为离他很近的地方又不断地传来了石头滚落的声音。他无法判断声音传来的方向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他感觉到有数十块巨大的石头不停地、仿佛无休止地在滚落着。

终于，这令人生厌的声音停止了，但是鱼津还是呆立在原处。这么走下去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大石头砸中。这条山沟是一个半小时的行程。眼下才走了不到四十分钟，所以还不到一半。要远离这个危险地带的话，还是往回走更快一些。

但是，鱼津此时忽然想起了阿薰。阿薰此刻应该已经到了上高地吧，或者是正一个人走在从上高地到德泽休息点的森林地带吧。这个时间她应该正在做这些事。一想到阿薰，鱼津又开始往前走了。不可思议的是，鱼津开始变得大胆勇敢起来。阿薰也在前行。自己也必须往前走。他心里想道。

脚下的石头有大有小，从一块石头走到另一块石头非常困难。无论是哪块石头，每次鱼津踩上去的时候，都会因为他的体重而不停晃动。

鱼津前行着。在远远近近不绝于耳的石头滚落的声音中前行着。他感觉阿薰纤瘦的身体仿佛正在前方的浓雾中面朝着自己站着。

阿薰正在看着自己。——这种心情令鱼津不停地交替着双脚往前走着。

鱼津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人走在黑夜中一样。但是还能看清脚下石头的白色，只有这一点跟黑夜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第几次，鱼津又紧张地停下了脚步。这次不再是之前那种有许多石头接连滚落的声音，而是离自己非常近的地方有小石头滚落下来的声音。声音一下子变得越来越大，仿佛是朝着鱼津滚过来的一样。不一会儿，二十多米远的前方，传来了石头砸落在山沟中的声音。

鱼津全身都紧张起来。他呆立在那里，心想再往前走太危险了。

鱼津突然调转方向，开始朝来时的路返回。他一边走一边想自己这是在撤退，忽然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可以撤退呢？

鱼津停下了脚步。他总感觉自己就这样返回的话，就意味着回到八代美那子身边。返回只是为了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但是，此时鱼津却不这么认为。

鱼津在流动的雾气中呆立着。后方是八代美那子，前方是阿薰。鱼津心里这么想道。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仿佛真的相信两人就在他的前后方。

应该往前走，必须往前走，鱼津心道。自己必须要到阿薰身边去。自己不就是为了消除美那子留在心中的幻影，所以才决心要进行这场艰难又危险的登山的吗？

而且，不管是撤退，还是前行，都有可能遇到石头滚落的危险。

鱼津用力地闻了几下。他这时候才发觉，雾气中带着一种硝烟般的气味。这是在大规模的山崩之后这一地带长时间散发的一种独特的焦臭味。

鱼津再次改变方向朝前走去。阿薰正在等着自己。自己必须尽快赶到阿薰身边。

鱼津又走了五分钟左右。他已经不再考虑撤退了。

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巨大的地鸣声。那声音感觉就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变得越来越大，就像海啸一样朝自己席卷而来。作为巨石滚落的前兆，无数小石块从鱼津正走着的路右侧山上的斜坡处滚落下来。

小石块像雨点一样落在鱼津四周。阿薰！鱼津大叫道。

为了靠近阿薰，鱼津朝阿薰的方向跑去。他心里想着要跑过去，但其实并没有跑。在雨点般掉落下来的小石块中，他感觉巨石滚落的轰鸣声正在朝自己靠近，但是，此时鱼津沉重的脚步挪动得异常缓慢。

十二日早上，阿薰坐上了早上八点十分从新宿出发前往松本的普快列车。她此行并不是去登山，只需要沿着梓川，从上高地走到德泽休息

点，步行八公里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她并没有准备登山的物品。

她穿着黑裤子，白衬衣，脚上穿着旅行鞋，肩上背着帆布背包。

背包中装着鱼津让她带过去的替换衣物，还有自己这次新做的连衣裙、薄毛衣、凉鞋。此外还塞了很多食品。

从松本坐电车到岛岛，再从岛岛坐巴士到上高地。这条路阿薰已经是第三次走了。最开始时接到了哥哥乙彦遇难的消息急匆匆赶来那次，那会儿巴士只能到开到泽渡，所以在泽渡的西冈屋住了下来，每天看着越积越厚的雪，度过了不安的几天。那次旅行黑暗而悲伤。但是，初见鱼津，就是在那个时候。阿薰总感觉是哥哥把鱼津引向了自己。

第二次来是跟鱼津一起前来搜寻哥哥的遗体。那次是在德泽休息点住了好几天。自己在深夜的森林中看着焚烧哥哥遗体的熊熊火光，下决心要嫁给鱼津。

这次是第三次来。为了完成自己和鱼津之间只有彼此知道的约定，此刻自己坐在了巴士上。

巴士在四点半到达了上高地的河童桥。

阿薰背上背包，马上朝德泽走去。从巴士上下来的乘客们都走进了五千尺旅馆中的小店，或是在附近稍作休息，只有阿薰立刻往前赶路了。

阿薰想尽快赶到德泽休息点。顺利的话，鱼津今天会攀登泷谷，晚上会住在穗高休息点，虽然今天不会到德泽休息点，但是阿薰还是想要尽快赶到鱼津即将出现的地方。

梓川跟之前春天的时候相比，给人的感觉又有所不同。

可能是梅雨季还没结束，降雨多的缘故吧，水量较之春天的时候大了很多，略微浑浊的河水冲过变窄的河滩，波涛滚滚地向前流去。

阿薰走过水池边，之前她曾在这里看到了大量从冬眠中醒来的青蛙群，仔细地朝四周看了一圈，但是一只青蛙都没看到，不知道都去了哪里。

沿着梓川边上的小路往前走，对岸的绿色非常美丽。钻天柳绿得郁郁葱葱，赤杨的绿色则要浅得多。钻天柳、赤杨，这些都是之前鱼津告诉她的。

七点左右，四周开始暗下来的时候，阿薰走到了德泽休息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没到登山季，住的客人很少，休息点里很冷清。

“欢迎！”

S 很快从里面的屋子里走了出来，依旧是一脸的和善。

他看到只有阿薰一个人进门，惊讶地问道：“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来的。”

阿薰如此说道。跟鱼津约好在这里见面这件事，虽然之前没觉得怎么样，但是一走进德泽休息点，她忽然就不想说出口了。

阿薰先就之前的多方帮忙向S表示了感谢，拿出在东京买的礼物送给他。接着又很快在S的带领下去了二层最靠里的房间。

点上油灯之后，阿薰才终于感觉自己是来到了远离城市的地方。窗外被夜色的黑暗笼罩着，万籁俱寂，这份安静简直静得令人出神。阿薰感到自己腿肚子有点酸痛。

她很快泡了澡，吃了一个据说是S家亲戚的女孩送来的饭菜。是煮的蕨菜，但是很好吃。

阿薰吃过晚饭，写了日记，很快就上床了。她想着自己早点睡的话，跟鱼津见面的明天就会早点到来。

凌晨四点，阿薰醒了。窗外已经天光大亮，耳边传来两三种小鸟的鸣叫声。其中有一种鸟叫起来是“咯啾啾、咯啾啾来”的声音。

阿薰想，此刻鱼津应该还睡在穗高休息点吧。虽然她想象不出来穗高休息点是个怎样的地方，但是应该跟德泽休息点不一样，是真正建在高山山顶上的小屋吧。鱼津正在那里仰面朝上躺着，大声地打着呼噜吧。阿薰一遍遍在眼前想象鱼津睡觉的样子，感觉想象多少次都不会厌倦。

五点半，阿薰起床下楼去休息点旁的小河洗脸。她刚走出房子，就碰到了刚刚起床的女孩。阿薰问她叫起来是“咯

啾啾、咯啾啾来”的声音的，是什么鸟。

“你听，你也听到了吧？”

女孩侧耳倾听了一下，说道：

“啊，是叽啰零，叽啰零，零零零的叫声吗？”

确实，阿薰听她这么一说，觉得还真是这叫声。女孩跟她说，这是一种叫做白腹鸫的鸟儿的叫声。除了白腹鸫之外，还可以听到白脸山雀的鸣叫声。白脸山雀叫起来很吵，一个劲地叽叽叽。

小河里的水冰冷得冻手。洗完脸，从正面看着耸立在湛蓝晴空下的

明神岳时，阿薰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与其像这样在这里等着鱼津过来，不如出发去路上迎接他吧。

阿薰吃完早饭之后下了楼，问S自己想去涸泽，不知道能不能一个人去。她没有说鱼津的事。

“这个嘛……”

S没有明确回答。不只是此刻，只要是关于上山的事，S总是一副需要慎重考虑的表情，不会给出明确的答复。过了很久，他才说：

“挑夫（行李搬运工）阿幸今天早上应该会从横尾过来，等他过来了，就拜托他跟你一起去吧。”

阿幸大概五十五六岁，经常帮忙搬运搬运行李，或者做做登山向导，他昨天前往离这里大概8公里远的横尾工棚搬运木材了，应该今天早上就会回来。

“从这里到涸泽只有一条道吗？”

阿薰问道。她怕路上跟鱼津错过了就糟了。

“虽然不是只有一条道，但不是特殊情况的话，人们来往涸泽都会走固定的路线。”

“如果有人从那边过来的话，会在路上错过吗？”

“谁要过来？”

S问道。

“有个熟人今天可能会从涸泽过来。”

阿薰回答道。这次她还是没能把鱼津的名字说出口。

“唔，应该很少会在路上错过吧。难得到这里来，去涸泽走走也好。可以今晚住在涸泽的休息点，明天再回来。”

说完，S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又走到屋外，但是很快又回转身来。

“天气应该没问题。不过，下午可能会下雨。昨天晚上有月晕。”

虽然S这么说，但是阿薰不觉得下午会下雨。天空一片湛蓝，万里无云，朝阳细细的光粒洒满了休息点前面宽阔的院子，看上去非常美丽。

阿薰回到二楼，刚把前往涸泽要带的行李收拾好，年轻姑娘就过来说挑夫阿幸回来了。

八点五十分，阿薰和阿幸一起走出了德泽休息点。

仿佛秋高气爽一般的好天气中，明神岳的山顶上涌起了团团白云。阿幸虽说已经五十六岁了，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这么大年纪。他的皮肤还像年轻人一样光滑，体型瘦削，但是正因为如此，身姿轻盈，仿佛走多远都不会累似的。

两人在森林中走了大概十五分钟，来到了新村桥。到这里为止，是阿薰之前来寻找哥哥的遗体时走过的路。那会儿，大家走过新村桥，去了河对岸，但是这次不过桥，而是沿着梓川一直往上游走。

抬头可以看到前穗山峰的一部分，桥下，梓川流水淙淙。昨天河水还有些浑浊，今天已经非常清澈了，连河底的小石头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对岸的山麓一带是一片夏日树木的浓绿。

从新村桥再往前在森林中走了一会儿，穿过森林，就到了河岸边。河滩上都是碎石头。两人在这里休息了一会儿。

“最好在没感觉到累的时候，就休息一下。”

阿幸说道。接着，他向阿薰介绍了前面将要走的大山。

从这里开始，就可以看到前穗的全貌了，明神岳已经被抛在后面，只能看到一部分了。对岸山与山之间的褶皱中，白色的雪谷蜿蜒其中。

两人从这里沿着横穿断崖的栈道前行。走过栈道，再次来到一片河滩上。前方不仅可以看到前穗，还能看到北山脊的尾端。在这里再次稍作休息。阿薰把一个水果罐头放在河水中冰了冰，打开，和阿幸一人一半分食了。

两人从这里出发，又走了二十分钟左右，来到了横尾的河流汇合处。又在宽阔的河滩上休息了一会儿。时间是早上十点二十分。

接着，两人又在森林中穿行了三十分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梓川变成了在岩石间穿行的溪流，对岸被称为屏风岩的大岩壁已经露出了它峥嵘的面貌。

又走了三十分钟，两人来到了本谷的河流汇合处。两人坐在到处都是大石头的河滩上，抬头看着矗立在眼前的如同屏风一般的岩壁，吃了午饭。

据阿幸说，从这里到涸泽都是陡坡，如果他自己一个人走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走到，但是按阿薰的脚程的话，得走三个小时。阿薰

心想，这三个小时内或许能碰上从对面过来的鱼津吧。如果在路上突然相遇的话，鱼津该有多吃惊啊。

十二点三十分，两人再次出发。穿过河流，脚下的路很快变成了陡坡。阿薰心想，果然是很难走啊。到处都是石头

的陡坡，仿佛永远也走不完似的。

背包由阿幸背着了，阿薰是空身前行，但是才走了两三分钟，她就气喘吁吁了。似乎是为了照顾阿薰，阿幸稍微走一段就休息一下，然后再稍稍走一段，又停下脚步。

狭窄的山路在大山的斜坡上不断地向上延伸着。右侧是高高的断崖，断崖下，长长的本谷横躺在那里，河床裸露，一片荒凉。

阿幸很规律地走五分钟就停下脚步，向阿薰介绍日本重楼、蕨菜等脚边的小植物。山樱正在萌发新芽。城市中已经是夏天了，这里才刚刚是初春。

每次休息的时候，阿薰都会想到鱼津。如果他昨天晚上住在穗高休息点的话，今天早上就会从涸泽出发，就算他在那边休息的时间足够长，这会儿也差不多要到这里了吧。

从河流汇合处出发，爬了约一个半小时的时候，阿薰忽然觉得很想跟人说说鱼津。这并非出于一种不安，而是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躁，她感觉自己再不提鱼津的话，就会一直见不到鱼津似的。

“你知道一个叫做鱼津的登山家吗？”

休息的时候，阿薰这样问阿幸道。

“鱼津？你说的是鱼津恭太吗？”

阿幸很快回答道。

“是的。你知道他吧。”

“知道啊。小坂先生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做盲肠手术，所以没能帮上忙，但是我跟鱼津先生和小坂先生都很熟的。”

小坂先生人很好，可惜发生了那样的事。鱼津先生的话，自从去年春天碰到过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还挺想他的。”

“今天肯定能见到。”

“真的吗？”

“他昨天晚上应该住在穗高休息点，今天应该会来德泽。”

我就是来接他的。”

“啊，来接鱼津先生啊！”

“可是，他是不是来得有点慢啊？”

阿薰说道。但是阿幸没有接话：

“是吗，能见到鱼津先生啊，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差不多也该在这一带遇到他了吧？”

“他可能在涸泽休息点等着吧。”

“可是他并不知道我会来啊。”

“他那个人，这会儿可能在涸泽休息点跟人闲聊呢，也可能在睡午觉吧。”

听了阿幸的话，阿薰稍稍安心了点。她想，也许鱼津真的在睡午觉呢。

阿薰去滑雪的时候，爬过很多山，但是像这样正儿八经登山，还是第一次。再过半小时就能到涸泽了，但是阿薰全身已经被深深的疲劳包围了。

“要下雨了。在我们到达涸泽休息点之前可千万不要下。”

阿幸说道。阿薰抬头看看天空，果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空已经一片阴沉了，山上斜坡处的树木在风中激烈地摇摆着。

当前方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涸泽休息点的建筑物时，一滴小小的雨滴冰冷地落在了阿薰的脸上。

虽然休息点近在眼前，但是通往那里的路是最后的陡坡，好不容易走到了被积雪覆盖的山谷，穿过山谷，又是一片碎石场。阿薰在细雨中，走一会儿，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又接着走。

终于走到涸泽休息点前时，阿薰看了下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

休息点建在一片被北穗、奥穗、前穗高高耸立的大山所包围的盆地的正中央。四周的山上，白色的雪谷长长地蜿蜒着。

有一小会儿，阿薰被这巍峨险峻的穗高连峰吸引住了，但是她心里挂着鱼津，所以又很快推开了休息点的门，走了进去。入口处是一间没

有铺地板的泥地房间，有四五个年轻的登山者正围着火炉坐在椅子上。

休息点的工作人员阿甚，大概六十多岁，他面无表情地朝阿薰说道：

“欢迎。”

他戴着一顶上面有个毛线球的毛线帽，个子很矮小。

阿薰朝里面看了一圈，没有看到鱼津的身影，就问道：“鱼津先生呢？”

“鱼津先生！鱼津先生会来吗？”

阿甚说道。

“他应该今天从穗高休息点过来的。”

“是吗，还没见到他呢。”

“他应该早上就过来了的。难道他没有到这里来？”

“这不可能，只要他过来了，肯定会来我这里的。”

“可是……”

阿薰心里忽然涌起一阵不安，令她不敢再往下说了。

这时，不知道是不是去洗脸了，阿幸一边用手帕擦着脸，走了进来：

“别担心，我们先在这里等等。他肯定马上就到了。”

阿薰不大相信阿幸的话。她从阿甚端过来的托盘上拿起一杯茶，喝了一口，问道：

“现在出发的话，能走到穗高休息点吗？”

“走是能走到。”

“要多长时间？”

“慢慢走的话要三个小时吧。——不过，你今天是不行了。”

阿幸说道。阿薰带着些许不安，透过窗户，看着雨声越来越急的屋外。

阿薰离开火炉边，打开了休息点的大门。雨下得很大。

阿幸来到阿薰身后，说道：

“雨并不是大问题，但是今天还是不能继续走了。因为从九点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停过脚。——累坏了吧？”

阿薰没有回答阿幸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大叔你累了？”

“我吗？我没累。我是经常背着三四十公斤重的行李来回走的人哪。像今天这么走走，就跟玩儿似的。”

“那你能带我去穗高休息点吗？”

阿薰的语气很认真，阿幸有点吃惊地看着阿薰：“真的想去？”

阿幸沉默了一会儿，走到雨中，抬头看了看天空。

“雨应该很快会停。云在慢慢散开。”

接着，他回到阿薰身边，说道：

“行，那我们就去吧。可是你已经很累了吧？”

“好，我没关系的。”

“现在几点？”

“三点半。”

阿薰看着手表说道。

“要去的话，我们就马上出发。路上再慢慢走。”

两人很快回到了休息点内。

休息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阿薰和阿幸离开了休息点。

正如阿幸所说，雨已经基本停了，天空有一半已经是蓝天了。

阿甚送他们到屋外，说道：

“回来的时候住我这里吧。”

“好的，明晚或许会叨扰您。”

说完，阿薰跟在阿幸身后，从休息点所在的台地，往下走到了台地背后宽阔的雪谷中。正面高耸着奥穗的高山，穗高休息点所在的山脊，因此显得格外地低。穗高连峰的大斜坡几乎全部都被雪覆盖着，偶尔裸露着岩石的碎石场看起来又黑又小。

阿薰听阿幸说，自己两人将会从北穗绕一下路，沿着雪谷往上走，再改变方向，走一片名叫重太郎山脊的碎石场，直接爬上那片碎石场，再横穿一条雪谷，就可以到达穗高休息点了。粗粗一看的话，似乎用不了三个小时。

阿幸横穿过休息点后面的雪谷，来到第一个碎石场时，每走两三分种就会停下脚步。阿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里紧张，几乎没觉得累。

“很美吧？”

每次停下脚步时，阿幸都会这样说。对于阿薰来说，第一次亲眼看到的穗高白雪皑皑，气势雄伟，非常壮观，但是并不美。人在大自然中是何其渺小，这令此刻阿薰心头的不安变得越来越浓重。

第一个碎石场上长着很多卧藤松。从那里继续走到雪谷，横穿雪谷之后，来到了重太郎山脊。这里到处堆着岩石，阿薰跟在阿幸身后，一丝不差地踩着阿幸踩过的岩石往前走。很快她就气喘吁吁了，但是阿幸总是稍微走一段就休息一下。岩石上生长着很多低矮的桦木，岩石和岩石之间的些许泥土中欧洲花楸和赤杨正在努力发芽。

藜芦、牛皮杜鹃、伏毛银莲花、毛茛、猩猩袴^[2]——阿幸口中不停地说着这些小小的高山植物的名称。阿薰没有精力去关注究竟哪个名称对应哪种花，她只是稍微瞄了一眼紫色的小花、黄色的花，一边喘着气不停地挪动着脚步。

“雷鸟！”

听到阿幸的叫声，阿薰终于停下了脚步，朝那边看了过去。她看到一只半黑半白的小鸟如箭矢一般穿梭在岩石之间。

“是篱雀。”

当阿幸接着这么说的时侯，阿薰没有再转过眼去。

穿过重太郎山脊的碎石场，再次站在一个雪谷中时，已经过了六点了。

到了雪谷之后，阿幸慢悠悠地修整了一下。阿薰很着急，但是阿幸怎么也不继续往前走。因为接下来要走的雪谷很陡，如果滑倒的话会很麻烦，所以阿幸想让阿薰好好歇歇脚。

但是，阿薰不觉得雪谷有什么可怕的。可能是因为阿薰经常滑雪，她已经习惯了该怎样保持身体的平衡，所以面对雪谷，从一开始她就不觉得害怕。但是，她还是遵照阿幸的命令，一步步沿着阿幸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谨慎地往前走。

就这样，穿过了两个雪谷。穿过第二个雪谷时，穗高休息点粗矮结实的样子猛然间出现在了眼前。

阿薰在休息点前停了下来，说道：

“大叔，麻烦你先进。”

她没有勇气自己先进去。

阿幸走了进去，又很快出来了。说道：“没有见到鱼津先生。”

阿薰突然感到眼前一黑。自己刚刚爬过的大斜坡上的积雪似乎都在摇晃，四周的风景仿佛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紫色，变得阴沉起来。

阿幸身后紧跟着休息点的主人J。J以前是非常有名的登山向导，他有着像岩石一样健壮的身体，穿着朴素的衣服，一副登山家的样子。

“鱼津先生说了他要来这里吗？”

J问道。

“是的。”

“他说什么时候来？”

“他说过按计划昨天早上从新穗高温泉出发，攀登雌瀑、雄瀑，再攀登D泽，然后昨天晚上会住在这里。”

阿薰说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J。她不想错过J脸上任何一丝表情的变化。

J一言不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想什么，一脸严肃的样子，盯着地面，说道：

“不管怎样，请先进来吧。”

房子内部很暗。没有铺地板的房间内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桌子旁边放着几把木头椅子。四五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在抽烟。进门右手边有一家小小的商店，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站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翻着杂志。卖的货品很少，商店的台子上杂乱地放着几个图章。

阿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但还是静不下心来。她问女孩要了一杯茶，喝了之后，又走到了休息点外面。

休息点前面是狭窄的台地，一面是刚刚阿薰他们走过的靠近涸泽的斜坡，另一面是鱼津应该走来的靠近飞驒的斜坡。

阿薰走到台地边上，看了看靠近飞驒的斜坡。和靠近涸泽的斜坡不同，这里很难俯瞰。狂风嘶吼着。风仿佛是从下面往上刮的，又在斜坡中部形成了漩涡。

阿薰心神不宁地听着风声。她不得不担心鱼津究竟身在何处。

阿薰什么风景都没有看。她只是听着风声。台地上没有风，只有飞驒一侧的斜坡上有风声嘶吼，在阿薰听来，这风声仿佛是无数恶魔在吼叫。

不知道站了多久，阿幸在休息点门口叫道：“可以洗澡了。”

阿薰没有心情洗澡，但是她感到自己整个人冷得像个冰坨子，于是走回了休息点内。

走进休息点内，阿薰吃惊地看着房间内的样子。不管是

学生们，还是J先生、阿幸都在做着出发的准备，他们或是在系着登山鞋的鞋带，或是在卷登山绳，或是正把手电筒放在头顶上。一行人准备离开休息点，出发去寻找鱼津。

“谢谢。”

阿薰只短短地说了这么一句，就再也说不出话来。J先生、阿幸和学生们都没怎么说话，他们麻利地做好准备之后，就一个个离开了休息点。

阿薰觉得此刻的阿幸跟之前带领自己过来的阿幸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他精瘦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千锤百炼之后的坚韧，表情也是一派严肃。

“你先洗个澡，好好吃饭，然后好好睡一觉。鱼津先生可能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从新穗高温泉出发去登山。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去趟D泽。鱼津先生这么有经验的人，你不用担心他。他哪用得着人担心啊。”

说着，阿幸最后一个走出了休息点。

阿薰和休息点的女孩一起，把一行人送到了休息点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四周已经一片暮色，寥寥数颗星星，散落在天空中，不停地闪烁着。

一行人从休息点出发，直直地爬上了涸泽岳的斜坡。一两支手电筒的灯光时隐时现，越走越远，不一会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了。阿薰的耳边再次传来了飞驒一侧斜坡上的呼呼风声。

“这会儿有点黑，过一会儿月亮就出来了。昨天晚上八点多月亮就出来了。”

女孩说道。女孩一句都没有提鱼津的事。她似乎想把阿薰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阿薰也没有说鱼津的事。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说到鱼津，就会变得坐立不安。

她用烧开的雨水泡了澡，又坐在桌子边上，吃了女孩准备的晚餐。阿薰觉得煤油灯下，自己映照在地面上的影子，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正如女孩说的，八点钟，月亮从屏风一般的大岩壁顶上探出头来。黑色的大山在月光下清晰地显现出来，大山一片黝黑，雪谷泛着锋利的白光。

“二层已经铺好床了，现在休息吗？”

女孩这样劝了几次，但是阿薰一点都没有睡意，就说要在客厅坐一会儿。她劝女孩早点去睡。

十点女孩回自己房间睡觉了，阿薰一个人留在了客厅。

不知道什么时候阿薰睡了过去，又猛地睁开了眼。煤油灯变暗了。她看看手表，是凌晨两点。阿薰走到屋外。月亮已经升到头顶了。高山山巅上深夜的寂静，一下子抓住了阿薰的灵魂。

阿薰在两点醒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睡，她睁着眼睛，靠

在桌子边上。寒气从四面八方袭来，她心想这点冷算什么。

可是她的身体还是因为寒冷不停地颤抖起来，于是她开始绕着桌子走动起来。

塞在帆布背包里的衣服已经全部穿在身上了，所以阿薰的影子看起来鼓鼓囊囊的，一点也不好看。

凌晨四点，当拂晓的晨光即将洒向大地时，昨天晚上出去寻找鱼津的学生中的一个人回来了。

阿薰感到有人推开了门，赶紧站了起来。学生走进房子，站在门口，说道：“马上就回来了。”

他的语气很冷静。冷静到令阿薰脸上血色顿失。

“其他人呢？”

“还在后面。”

“为什么？”

对方没有回答。他走进房间，把厚夹克上的帽子摘下来，叼了根烟在嘴上，又从厚夹克胸口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本笔记本。然后一言不发地递给阿薰。

阿薰双手颤抖着接过了笔记本。笔记本是湿的。

“里面还夹着个香烟盒。是打开着的。”

笔记本里夹着一个和平牌的空香烟盒。阿薰把它打开。

笔记本有一半被雨淋湿了，但是用铅笔写的大大的字体还是能够清晰地读出来。

三点半进入D泽。落石频频，雾气浓重。

四时三十五分左右，在塔状岩峰附近遇到了滚落的巨石，受伤。

躲到从涸泽岳延伸出来的无名山脊上一块裸露的大石头背后，昏迷。

七点，恢复意识。大腿部位大量出血。

下半身麻痹，没有痛苦。

雾气还是很浓重。

间歇性神志不清。

此次遇险的原因非常清楚。——冒着浓重的雾气往前走。不顾落石频频等异常现象。简而言之就是太过鲁莽了。

在此之前也有很多有名的登山家因为原本能够避免的危险而丧命的。自己也踏上了他们的老路。

雾气已经完全散去了。月色皎洁。时间是两点十五分。

完全不觉得痛苦，也不觉得冷。

很安静。万籁俱寂。

手记到此为止。

[1]“滝”所对应的日文汉字为“滝”。在语中意为瀑布。

[2]学名：Heloniopsis orientalis 百合科胡麻花属。多生长于山地斜坡、湿地等处，叶细长，花紫红色。

第十一章

中午从事务所出去之后就再也不见人影的常盘大作，在快要下班的五点钟左右，又回到了事务所。

常盘把手上拿着的西服外套放在自己的椅子背上，把两只胳膊上的白衬衣一卷起来，说道：“大家请停下手上的工作。”

还是常盘一贯低沉的声音。

此时，在事务所内的员工，算上内勤、外勤，总共有二十人左右。随着常盘的一声令下，大家瞬间安静下来，都朝常盘看去。常盘看了大家一圈，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语气郑重地说道：

“我想大家看报纸可能也知道了，我们的好朋友鱼津君在穗高的D泽遇难了。虽然新闻上已经报道了，但是因为还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到目前都没有发布正式通知。昨天早上，山谷、佐伯两位先生赶了过去，刚刚我接到了他们传来的消息，鱼津君确实是遇难了，他的遗体也已经被发现了。

请大家一起为鱼津君默哀。”

接着，常盘等大家一起站起来之后，说道：“默哀！”随着常盘一声令下，大家都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常盘等大家都落座之后，又开始说道：

“如果有人问我，鱼津君是不是一名优秀的员工，我可能会犹豫，无法立刻回答说他就是一名优秀的员工。至少，对于我来说，他并不能算是一名理想的好下属。他向我申请暑期休假，说是要出去旅行休养。结果却是去登山了。向我撒了谎去登山。登山真有那么重要吗？比公司，比我都要重要吗？如果登山对他真有那么重要，为什么不直接明说呢？

难道不能说吗？这是他处事不周之处，不够成熟之处，说明他还是个小毛孩子愣头青——”

常盘大作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用手帕擦着脸和脖子。

他一刻不停地擦着汗。事实上他的脸上和脖子上也不停地冒着豆大的汗珠，让他不能不时刻擦汗。不知道是不是情绪太激动了，他说到一半没话说了，不一会儿，又接着说道：“为什么要被我这么说呢？他什么时候做过让我不能这么说的话啊！”

这次，他简直像是在咆哮。不过，很快，他就改变了语气。

“唉，算了。原谅他吧。我们不应该再去批判一个死去的人。作为登山家来说，鱼津君是非常出色的。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登山家。对于新东亚商事的工作，他并没有做好收尾工作，但是，作为一名登山家，他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最后的工作。他在临死之前，还详细准确地记录了自己遇难的情况。这一点可能是你们和我都无法模仿的。”

汗水从常盘皮肤的各处流淌出来。

正好西晒透过窗户照进了事务所内，从背后照在常盘的上半身上，所以常盘看起来似乎非常热。

“鱼津恭太君为什么会遇难？他自己写下了原因。我刚刚也只是在电话中听了两句，无法准确地跟你们说，所以在这里就先不跟你们说了。大概用不了几天，你们就能读到吧。

“我现在想要说的不是这个。鱼津君为什么会死？原因很清楚。因为他是一名勇敢的登山家。老实说，我觉得勇敢的登山家最后都会死于登山。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他们既然挺身前往死亡概率最高的地方，不死反而是稀奇的吧。

“鱼津君就算这次没死，只要他还没有失去他的勇敢，肯定有一天还会死于登山。他们是以技术和意志为武器，前去挑战一个充满死亡的地方，一个拒绝人类靠近的大自然。

这确实是一项人类可以用来验证自身可能性的工作。自古以来，人类就是这样征服了自然。科学和文化都因此而得以进步。人类的幸福由此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登山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这项工作与死亡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如果鱼津恭太从内心深处就是一名公司职员的话，就算他去登山，也不会因此殒命吧。他会喜爱登山，从登山中得到乐趣，但是会避免去冒险吧。但是，遗憾的是，他虽然每个月从新东亚商事领着工资生活，但是他并不是一名公司职员，而是一位登山家。他并不是因为喜爱登山，为了从登山中得到乐趣，而去登山的。他是为了征服大山，或者说是为了验证自己作为一个人所拥有某种特质，作为一名登山家去登山的。”

接着，常盘对一名女员工说道：

“你，给我杯水！”

在等水拿过来的间隙中，他一副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样子，板着脸说道：

“我还有话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仿佛鱼津还在他面前，他是在对着鱼津说似的。常盘喝了女员工拿来的水，又用手帕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

“可能有人会说登山是一种近代运动，并不需要这样拼上性命，但是我不这么认为。登山的本质绝不是一种运动。

人类征服喜马拉雅山，那不是一种运动。应该不是一种运动。——我觉得把登山视为一种运动，正是错误认识的根源。每年有那么多人丧命于登山，就是把登山视为一项运动所引发的悲剧。登山并非运动。所有的运动都是有规则的。

如果说登山是运动的话，那就制作一个登山规则吧。如果有规则的话，也会少一些人遇难吧。没有规则的运动还能算运动吗？还有一点，所有运动，都有专业选手和业余爱好者的区别。但是在登山上，没有这种区别。业余爱好者登了一两次山，都会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专业的登山家了。——要说专业登山家，指的是鱼津恭太这样的登山家。可是连鱼津君这样的专业登山家不也都死了吗？”

这场不知道该算是演讲还是咆哮的长长的讲话，最后以常盘大作的一声“傻瓜！”结束了。一直听着他说话的二十多名员工在听到这声“傻瓜！”时，都听出了一种异样的情绪。这声“傻瓜！”仿佛是在骂自己，又仿佛不是。

员工们不可能明白。连说出这话的常盘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讲话的最后要说这么一句。他不知道这话是对在登山中无端丢了性命的鱼津恭太说的，还是对因为鱼津的遇难而受到了难以言喻的沉痛打击的自己说的。他只知道心头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让他不得不骂出这一声。

说完之后，常盘大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比自己眼睛略高的一个地方呆呆看着。这个大秃头的脸上、脖子上、衣袖挽起露出的粗壮的胳膊上还是在不停地冒汗。

把想讲的都讲完了之后，常盘的内心忽然一阵空虚。

啊，如果鱼津在的话，他心想。如果鱼津还活着，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以他独有的絮絮叨叨的方式马上反驳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吧。

——这样啊，可是呢，经理。

鱼津会这么说吧。

——登山是有规则的啊。虽然看起来似乎没有规则，但其实是有的。

接着，鱼津为了反驳自己，会把他那双总是充满自信的眼睛慢慢转过来看向自己吧。傻瓜！

常盘再次在心里骂了句“傻瓜”，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心想鱼津

的眼神真亮啊。

接着，他把两三本新出版的书放到抽屉中，从椅子背上拿起西服外套，放在左手上，挺着胸膛，傲然走出了这个已然如沙漠一般荒凉的事务所。对于常盘大作来说，没有鱼津的事务所就像真正的沙漠一般荒凉。

马路上，无力的夕阳正在西沉。常盘大作想着接下来去哪里。他感觉自己没有什么该去的地方。只觉得嗓子很干。

常盘大作打算先去有乐町坐电车，于是就沿着傍晚拥挤

的马路，朝日比谷的十字路口走去。

在此之前，常盘大作从未在下班之后有过如此空虚的感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亲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的吧。现在自己正朝着电车站走去，准备回家。虽然如此，可是为什么自己内心总有一种无处可去的感觉。

穿过日比谷的十字路口，沿着 N 大楼一侧的马路拐弯，来到 N 大楼前时，常盘忽然“啊呀”一声。原来他看到了身穿白色麻质衣服的瘦削的八代教之助正站在马路边上，似乎是在等车。

常盘快步走了过去，从背后喊了一声：“八代先生。”

教之助马上回过头，露出笑容：“啊呀。”接着又马上表情沉重地说道：“真是太不幸了。我看了报纸。——那是真的吗？”

“就在刚刚公司派往当地的人传来了消息，确认鱼津君的确是遇难了。”

“啊。”

教之助一脸沉重。

就在这时，八代公司派来的新型的高级轿车开了过来。

“您去公司吗？”

“不，我准备回家了。——您呢？”

“我吗？我也准备回家了，可是因为鱼津君的事情，心里乱得很，所以就走走。”

接着，常盘又说道：

“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找个地方说说话？”

“好的。”说完，教之助似乎想了一下，对正打开车门等着自己的司机说道：“你先回吧。我自己叫出租车回去。”接着，常盘和教之助两人一起并肩沿着马路走去。

“您喝啤酒吗？”

常盘不知道该把这个生性讲究的绅士带到哪里去好，于是就问道。

“可以啊。”

“您去过啤酒馆吗？”

“没有，不过我可以陪您一起去。”

“那是个很平民的地方，会很吵哦。”

“没关系。这样的地方会更好吧。”

教之助说道。常盘也这么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比起那些得端着架子的安静场所，今天他更想去一个喧嚣热闹的地方。还想在那里跟八代教之助说说话。

常盘自己也是好多年没有去过啤酒馆这样的地方了，所以也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店，但是他觉得有乐町附近似乎有一家这样的店，所以就朝那边走去了。

确实有这么一家店。到了店门口，常盘再次跟教之助确

认道：

“就是这里，可以吗？”

“没问题。”

两人走进店内，坐在了正中间的一张空桌子前。店很大，里面放着十几张桌子，但是每张桌子旁都坐满了穿着白衬衣的年轻人。几个女服务员灵巧地拿着几个大啤酒杯，飞奔似的穿梭在桌子之间。啤酒杯相互碰触的声音、大着嗓门毫无顾忌的聊天声、还有门外的汽车声都夹杂在一起，使整个店都充斥着嘈杂声。

常盘和教之助面对面坐着，各自默默地把服务员送上来的啤酒杯拿到嘴边。

“鱼津是个不错的年轻人，真是太可惜了。他不在这世上了，我忽然觉得好孤单。”

常盘直言说道。说完之后，他觉得现在最合适跟自己聊聊鱼津的

人，就是八代教之助了。因为登山绳的问题，教之助与鱼津有一定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对于鱼津来说未必是他所希望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常盘觉得在得知了鱼津遇难的确切消息的今天，他特别想跟这个难搞的人物就这样面对面坐着。仔细想想，对于鱼津来说，教之助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鱼津也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可即使如此，常盘还是这么觉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唉，鱼津君遇难，我也觉得很遗憾。我跟鱼津君只见过两面。第一次是在 N 宾馆的大厅，你把他介绍给我那次，还有一次是那个登山绳实验的结果出来后的第二天，他到我公司提出了异议。只有这两次。虽然只见过两次，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我总是反而会无法妥协。这是我的不是。如果我们再见第三次的话，或许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好转吧。事实上，我还想着最近要见一见鱼津君。要是能早点见他就好了，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结果再也见不上了。”

“那真是太遗憾了。我一直希望您能再见他一面。”

“我妻子似乎是这个年轻人的狂热粉丝，这样的年轻人，也难怪她会推崇啊。”

常盘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附和教之助的话，就“哦”了一声，一仰脖喝干了还剩三分之一杯的啤酒。

因为教之助话中提到了美那子，所以常盘想着最好能够趁机转换一下话题。

“刚刚您所说的登山绳实验，那是我拜托您做的，但是从结果来看反而对鱼津很不利。要是我当初没拜托您做实验就好了。”

“是的。不管是对我，还是对鱼津君来说，都不该做那个实验。刚刚我说本来想要再见一次鱼津君的，其实就是想跟鱼津君再谈谈那个实验。我作为一介工程师，我不可能自己来否定自己所做实验的结果。在那个实验中，结果就是那样。从那个结果来判断的话，尼龙登山绳的抗撞击性能比麻质登山绳更强。——结论只能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那个实验并不是为了追究事件的原因所做的实验。只是一个测试登山绳性能的实验。但是这个性能测试实验的结果直接被人们与那个事件挂上了钩。这是报纸报道的问题，也是鱼津君自身认识的错误。当然也有我说明不够充分的问题。

“实验的第二天，鱼津君过来找我，整个否定了我的实验，认为实验存在错误。老实说，我很生气，我跟他说实验绝对没有错误。我应该努力去纠正一下鱼津君关于那个实验的认识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做。只是非常地不快，非常地郁闷。”

“这样啊。”

“但是，在那之后，关于登山绳的问题，鱼津君没有再说过半句意见，所以我对他的不悦也逐渐消失了。我觉得他虽然年轻，但是却很稳重。事实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很少能做到那样。”

说到这里，教之助停了下来，喝了口啤酒润了润嗓子。

接着，他似乎是在思考什么似的，视线透过窗户，投向了外面。

“在那个实验之后，我也调查了一下登山绳。现在人们称登山绳为 Seil，这应该以前从高中登山队中流传出来的说法吧，因为这是个德语词。——英语中称之为 Climbingrope。在谈 Climbing rope 之前，我想先来说一下绳子。据我所说，大部分绳子在使用过程中，其质量都会慢慢下降。正如所有事物都有生命一样，绳子也有生命。决定绳子的生命，即使用时间的，主要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与绳子相连的东西的材质以及粗细，第二个是负重大小，第三个是绳子的使用方法。——就是这三点。根据这三点的不同，绳子的使用寿命又长又短。”

喝完了啤酒的常盘又给自己叫了一杯。

“与绳子相连的东西的材质以及粗细、负重大小、绳子的使用方法——这三点决定了绳子的使用寿命。这三点中，最后一点绳子的使用方法，不管是钢丝绳、马尼拉麻绳，还是合成纤维做的绳子，不管是哪种绳子，都不能把绳子往回松。还有就是不能突然撞击。因为绳子的本质就是要静静地拉的。其次就是不能卷成小半径的绳圈。这涉及专业问题，所以具体数字我就不说了，但是与绳圈的半径有一定关系，如果弯成半径很小的绳圈的话，绳子就会损坏。以上三点是绳子的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注意避免的。但是，就 Climbingrope 来说的话，以上我所说的绳子使用过程中必须要避免的这三点，全部都是不可避免的。”

“原来如此。”

常盘附和道。

“不管是哪种材质的，Climbing rope 都是无法避免绳子使用过程中必须要避免的注意事项的，这样才成其为 Climbing rope。所以，能够让 Climbing rope 不需要再避免这些注意事项的技术，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人们想到了不会令登山绳往回松的解决方法。把登山绳穿过铁锁，就可以不用弯成小半径的绳圈。接触粗糙的岩石表面时，会垫上东西。——总之，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原来如此，还真是麻烦。”

“但是，将出了问题的尼龙登山绳和麻质登山绳进行比较的话，尼龙有尼龙的好，麻有麻的好，各有优缺点。尼龙的优点在于轻、抗拉强度大，以及在低温环境下，其结实程度也不输于麻质登山绳。比较耐高温高湿，只要不超过摄氏十五度就没什么问题。其缺点是熔点要比麻质登

山绳低。所以当绳子遭遇到突然撞击时，很容易熔断。还有就是不耐紫外线照射。在紫外线照射下，其强度会降低。还有就是很容易被剪断。”

“哦。”

“嗯，尼龙登山绳的优缺点，简单来说，就是这些。最近出了两篇从力学角度比较尼龙登山绳和麻质登山绳的论文。这两篇论文的要点，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那些。”

“那么，尼龙登山绳和麻质登山绳，究竟哪个更好呢？”

“这个我也无法判断。”

“可是，在那个事件当中，难道就不能让小坂君这位登山家死得更有意义吗？为什么登山绳会断裂——”

常盘的语气不知不觉间变得激烈起来，不过他很快又缓和了语气：

“您已经知道那不是鱼津君割断的吧？”

“我知道。我从做鱼津君拿来的登山绳断裂处实验的工程师那里听说了详情。据说从尼龙纤维的断裂面来看，可以明确看到是由于撞击而断裂的。”

教之助说道。

“可以知道的是，登山绳既不是鱼津君割断的，也不是小坂君割断的。它是由于撞击而断裂的。”

“登山绳因为撞击而断裂。——可是登山绳是登山家托付性命的东西呀，这么容易断裂的话，那可麻烦了。”

“是啊。——这就是问题所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断裂的。确实，在这个事件，也就是登山绳断裂这件事当中，实际使用登山绳的登山家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问题。

可是，作为我来说，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只能从比较麻质登山绳和尼龙登山绳性能的层面上来说。事件发生当时的状态，严格来说是无法再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严格来说，是无法通过事件本身来追究的。”

“这样啊。”

“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人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这已经令小坂君的牺牲有了足够的意义。至于在这个事件中，登山绳为什么会断裂这个问题，绕了一大圈又得回到原点，还是得从纯学问的立场出发进行研究吧。尼龙登山绳于一九五六年一月某日在前穗东壁断裂了，这是事

实。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从各个角度出发，在登山相关的书刊或登山协会的杂志上讨论着尼龙登山绳的好坏。我之前曾把这些讨论的内容都收集起来看了一下。有几个登山团体强烈指出，在遇到尖锐的岩角时，尼龙登山绳有着致命的弱点。同时，在国外，也有登山家发表了相同的警告。对此，有人说，如果有技术能够弥补这个缺陷的话，可以继续使用尼龙登山绳。还有人举出了喜马拉雅登山队使用了尼龙登山绳的例子，认为尼龙登山绳在低温环境下性能卓越，所以才会被带往喜马拉雅，这类人是拥护尼龙登山绳的。还有某个技术工作者认为，从现在往后，直到发现更高性能的合成纤维为止，尼龙和涤纶至少还要被使用十年左右吧。”

“……”

“不管怎样，麻烦的是，正如之前所说，Climbing rope从其特点上来说，其性能和使用者的技术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如此无以发挥其作用。但时，不管怎样，要使这个事件充分发挥其价值，还需要学者、登山家、制造商们一起，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作为Climbing rope的尼龙绳。我本来想以鱼津君为中心来开展这件事。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既是事件的相关人员，又是一名活跃的登山家，而且他还是一位不顾一切地热爱着登山活动的年轻人。”

“是啊。他真的是不顾一切地热爱着登山——”

常盘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被八代教之助这么一说，常盘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的嘴里发出了一阵如同野兽低吼一般低沉的呜咽声。

周围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常盘。

在报纸上报道了鱼津遇难的消息后一周，R报社在它发行的周刊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两页的报道，名为“登山绳事件的结局”。上面写道：

随着今年一月登山家小坂乙彦先生在前穗东壁因为登山绳断裂而坠落身亡事件的发生，世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登山绳究竟是因其本身性能的问题而断裂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

断裂的这一点上。但是结论还没出来，身处舆论漩涡中的鱼津恭太先生就在穗高背面的D泽遇难了。鱼津先生因为登山绳事件一直处境艰难，再加上此次遇难事件距离上次事件仅仅半年工夫，因此，对于此次鱼津先生遇难事件，人们有着各种猜测。本刊针对此次事件，采访了鱼津先生的生前好友们。

——这样的前言写了有一页，接下来的内容是登山家和鱼津的朋友们的简短谈话。

A先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鱼津君是自杀的，但是我总觉得他是自杀的。身处未解决事件的舆论漩涡中，被世人投以各种怀疑的目

光，他肯定很痛苦吧。

B先生。——像鱼津君这样的人物竟然会因为D泽滚落的石头而倒下，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自杀的，但是不容怀疑的是，他此次登山是一次自杀式的行为。

C先生。——鱼津君死前所写下的笔记太了不起了。他当然是死于意外遇难。只是，问题是，他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一定要选择冒着危险攀爬雄瀑、雌瀑，穿过落石频频的D泽这条路线呢？

还有另外两人也对鱼津的遇难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内容与前面几人基本相同。

八代美那子在田园调布家中的客厅读了这篇报道。这天附近的书店送来了周刊杂志，她吃过午饭之后无意间翻开，就看到了这篇报道。

美那子坐在桌子前，出乎意料地冷静地看完了报道全文。

美那子想起了最后一次与鱼津见面时候的情形。当时鱼津说绝不会再给她打电话，也不会再与她见面，现在她不能不觉得原来这话里还有另一层意思。

但是，现在美那子完全不在意鱼津究竟是不是自杀的。

她在乎的只是鱼津已经不在世上了这个事实。鱼津已经不在世上了，每天她无数次想起这一点，心中都会传来一阵细细的然而绵绵不绝的痛苦。这一周，美那子就一直在与这种痛苦作斗争。

美那子把周刊杂志放在自己腿上，发呆似的表情空虚地坐在那里。这一周来她总是发呆。这时，教之助从二楼下来，走进了房间。

“忘了跟你说了，今天常盘先生打来了电话。说是将在明天两点坐快车把鱼津君的骨灰送回故乡浜松。你可以替我去一趟吗？”

鱼津遇难一事给自己的妻子带来的打击，教之助不可能没有察觉，但是他似乎毫不在意。

“我会去的。”

美那子说道。美那子自己也是完全没有心情去在意丈夫的内心活动。她感觉实在是太累了。鱼津的骨灰这句话，又令美那子心头一阵剧痛。

教之助准备返回二楼，但是又走回了房间，神情不变地说道：

“八月初我要去志贺高原的宾馆待上五天左右。有很急的工作要做，你帮我准备一下行李。”

听到志贺高原，美那子吃惊地抬起了头。过了一小会儿，她说道：

“我能一起去吗？”

她想起了去年和丈夫一起去志贺高原时那澄澈的阳光，还有初秋的风吹在身上的感觉，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去感受。

“你当然也能去，不过我有工作要做的。”

“我不会打扰你的。要不再给你订一间工作的房间？”

“嗯。”

教之助稍微想了一下，但是可能觉得既然美那子都这么说了，那也只能如此了。

“那你再想想找谁来看家。就春枝一个人的话还是不够安全。”

教之助说完就走了出去。美那子觉得两个人的对话和去年这个时候两人说的话完全一样。

教之助想要自己一个人去，不想被任何人打扰，他只想带几本外国书籍为伴。虽然美那子很清楚丈夫的想法，但是跟去年一样，今年她也想跟着去。

只是去年，自己还会因为丈夫想要远离自己而生气，多少还想要黏着丈夫，但是今年却不一样。正如丈夫教之助已经失去了青春，作为妻子的自己，现在也已经不再拥有青春。丈夫是因为年龄而失去青春的，而自己则是因为鱼津之死，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了句号。自己的青春已经在自己的身体中死去了。

她原本想通过鱼津这个年轻人，打开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全新人生。她甚至想，为此她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但是，这种想法转瞬即逝，鱼津之死改变了一切。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下午，美那子前往东京站，去给即将返回故乡的鱼津的骨灰送行。列车已经停在了站台上，一个似乎是近亲属的人手捧着鱼津的骨灰盒，站在车厢内的窗边。阿薰把鱼津的骨灰带回东京的时候，美那子没有去车站迎接，所以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已经化成骨灰的鱼津。

四周围着三十多人，但是美那子还是走近车窗边，对着骨灰盒，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很快走开了。她没有什么话想跟鱼津说的。这一个星期，她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跟鱼津说了，现在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美那子站在送行的人们的后面，低着头，度过了发车之前这段漫长的、令人不安的悲伤时光。当发车铃声响起时，她也没有抬头。她只是更深深地低下了原本就低着的头。

当站台上已经看不到列车，送行的人们开始纷纷离开时，美那子才抬起了头。没有列车，也没有鱼津的骨灰盒，只有对面的站台上白色的纸片在打转。似乎是被风刮的。

美那子突然看到，距离自己大概两米的地方，常盘正在跟两三个人说着话。他身上穿着晨礼服，看起来似乎非常热。美那子不由得朝那边走了过去。

——归根结底就是相不相信他这个人的问题。我相信鱼津君绝不是一个人会自杀的人。你们虽说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鱼津君的朋友，但是我觉得你们并不了解他。只能说你们对鱼津君的为人一无所知。所以你们才会怀疑他是不是自杀的。他可是一位登山家。是一位通过登山来锤炼自己意志的年轻人。在小坂君出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过。他说小坂不是自杀的，说身为登山家怎么可能自杀。这样的鱼津君是不可能自杀的。

跟常盘说话的年轻人们被他的气势压倒，谁都没有说话，都是一脸惭愧的样子。

——呀，真是不好意思了。不管怎样，我就是把我的想法说给各位听听，仅供各位参考。

接着，常盘就离开了。他发现美那子就在旁边，就主动走了过来，也没有寒暄，直接问道：

“阿薰小姐怎么样了？”

一副正在找阿薰的样子。美那子也朝四周看了看。

阿薰在离他们十来米的地方一个人站着。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一直看着已经看不到列车的站台远方。美那子总觉得这样的阿薰带着一种冰冷，看到她就如同看到了锋利的刀剑一闪而过的寒光。

阿薰转过头来时，神色出乎意料地明朗。美那子看着朝自己走过来的阿薰，吃惊地发现阿薰似乎一下子成熟了。她的神情冷静而沉着，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以前见过面的那个阿薰。

等阿薰和美那子互相问候完毕，常盘问阿薰：“怎么了？是累了吗？不过总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什么都为他做好了，鱼津君肯定也会很开心的。”

“兄长出事的时候，是鱼津先生帮忙做了所有事情，这次轮到我为他做些什么了。——不过，公寓那边还是没有收拾，还得再乱上两三天。”

“他老家没人来吗？”

“不是，鱼津先生的妈妈会过来。不过在此之前，会由我先收拾好。”

“那你要辛苦了。——需要的话，我让公司的人来帮你，要多少人都可以。”

“我想接下来的事情我一个人就可以。”

接着美那子和阿薰站在常盘两边，三人一起朝站台的出口走去。

“啊呀，真是大吃一惊啊。你看了昨天的周刊杂志吗？”

竟然有人怀疑鱼津君是不是自杀的。我刚刚就抓住其中的一人，好好地教训了他一顿。难道就不能老实地相信鱼津君留下的日志吗？如果开始怀疑某个人的话，那么关于他的一切都会被怀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归根结底就是相不相信的问题呀。我相信鱼津君。——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相信鱼津君。真是太让人吃惊了。竟然会有那么多内心阴暗的人。”

常盘大作向周围人瞪了一圈，仿佛这些心思阴暗的人就走在自己身边，接着他又“呼——”地长长吐了一口气。刚才教训那些年轻人时的激情，似乎又再次回到了常盘大作身上。

被常盘带着，美那子也朝四周环视了一圈。但是美那子想的是别的事情。——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鱼津爱过自己，自己也爱过鱼津。鱼津正如常盘所说，可能并不是死于自杀，也有可能如常盘所鄙视的其他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死于自杀。可是，事到如今，两者不都一样吗？鱼津恭太已经不在这世上了。自己和鱼津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互相呈现给对方的美丽耀眼的情感，只存在于那一瞬间，现在已经无处可寻了。

这时，阿薰带着她令美那子感到吃惊的冷静沉着的眼光，也在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

阿薰很不理解常盘为什么那么在意鱼津究竟是不是死于自杀。她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是无足轻重的。

因为直到现在，阿薰依然觉得鱼津恭太正在朝自己走来。鱼津为了跟自己见面想要前往德泽休息点。虽然很不幸，他的行动不得不在中途戛然而止，但是他的意志应该依然存在于宇宙当中。阿薰没有向任何人询问鱼津倒下时候的样子，但是她相信鱼津肯定脸朝着自己，向自己伸着手。

在阿薰心中，鱼津已逝这已经是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她又觉得鱼津即使是现在也正在朝自己走来。

阿薰已经在这样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中过了十几天了。所以阿薰的内心是充实的。她冷静地、沉着地看着正在朝自己走来的鱼津恭太。

三人走下站台的台阶，穿过上上下下的乘客人潮，走出检票口，停了下来。

“我们三人什么时候一起吃个饭吧。我去找凉快的地方。”

常盘一视同仁地看着眼前的两位女性，说道。

“让我们三个能够毫无条件地相信他的人一起来怀念他吧。”

“好的。”

美那子说道。

“知道啦。”

阿薰也说道。但是阿薰对于常盘所说的怀念一词并没有什么感觉。鱼津一天比一天更清晰地活在她的心中。

“那再见。”

常盘脱下晨礼服的外套，单手拿着，与两位女性告别之后离去。常盘大作挺着胸膛穿梭在人群中的背影，在阿薰和美那子看来似乎带着几分老相了。

“那我也告辞了。有空的时候请一定来我家坐坐——”

接着美那子也向阿薰告别，离开了。鱼津已经不在了。

鱼津不在了，也就意味着自己也不在了。八代美那子朝着阳光照耀下空虚的车站广场走去，她自己也成了这空虚风景的一个小点。

常盘和美那子走了之后，阿薰还是站在那里。她眼睛闪着光，思考着去哪里买点花。虽然鱼津恭太已经不在了，但是小坂薰今天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用美丽的鲜花装饰他的公寓，然后在鲜花装饰的公寓中整理他的遗物。

阿薰还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明天和后天要忙于收拾公寓。等遗物整理好了，还得去趟鱼津老家。等事情忙完了，还得再去登一次穗高。虽然要登上穗高有点困难，但是她希望今年秋天能够实现。正如杜步拉的诗中所说的，要找个美丽的岩壁，堆起一个小小的石堆，把鱼津恭太和哥哥小坂乙彦用过的两根冰镐插在上面……

译后记

某天接到编辑魏女士的“命令”，要求写一篇关于本书的译后记。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写些什么，若是写翻译的过程，未免有些枯燥。后来一想，作为《冰壁》的中文译者，其实也就是该书中译本的第一位读者，那么就作为一个读者，来聊两句本书的读后感吧。

本书的翻译从夏到冬，历经大半年，这么多天的时间，每天翻开书翻译的时候，自己就像是一个隐身的旁观者一样，静静地看着、感受着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感动于主人公鱼津的义气与勇气。好友小坂登山遇难之后，面对小坂是否是自杀的猜测，唯有他始终相信好友作为一名登山家，绝不会在登山过程中自杀。纵使世人都疑他谤他，我独信他。这份朋友之义，当得起“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八个字，令人动容。而面对感情时，鱼津明知道自己不应当喜欢上已为人妻，且曾经是好友情人的美那子，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被美那子吸引了。他对这份情感的处理方法，同518样充满了勇气。他在最后一次登山之前，约美那子见面，倾吐了自己的心意，同时也明确告知对方，告白即分手，从此不再相见。直面自己的内心，却绝不沉沦于这份不应该的爱恋。这是鱼津的理智，更是他的勇气。这份勇气，在译者看来，不输于他挑战绝壁时的勇气。

除了鱼津之外，还有像父亲一般守护着鱼津的上司常盘大作，他身上有一种像中国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豪客般的豪气与义气。还有小坂的母亲。虽然在小说中，她只不过出现了寥寥数次，但是身陷失子的巨大悲痛而绝不乱行止的冷静与克制，令人印象深刻，常常令译者想起日本历史上那些武士的妻子。还有美丽却又经常处于矛盾挣扎中的八代美那子等等，这些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叫人不得不佩服作者井上靖对人物塑造、对人性的精妙掌握。

《冰壁》取材于1955年1月真实发生于前穗的登山遇难事件，但是很显然，井上靖在写作本书时，并没有将重点放在遇难事件本身，而是放在了围绕遇难事件的发生而带来的种种人性的纠葛。我们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有人说，演员的工作是在不断地体验别人的人生。从某种角度来说，翻译如是，阅读同样如是。旁观书中人物的人生，从中收获感动与思考，这是译者作为译者、作为中文译本的第一位读者的独有体验。希望读者诸君也能从本书的阅读中收获自己的感动与思考。

2018年岁末于杭城半山书斋

附录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浜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浜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浜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浜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

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 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

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 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 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

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

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德鲁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

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

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

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

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

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 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雪虫

「日」井上靖
杨中 译 著

しろばんば

—— 天狗文库 ——

S H I R O B A N B A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SHIROBANBA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60-1962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20）第0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虫 / （日）井上靖著；杨中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12

ISBN 978-7-229-16085-2

I . ①雪... II . ①井...②杨... III . ①自传体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203454号

雪虫

XUE CHONG

[日] 井上靖 著 杨中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杨婧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5.125 字数：300千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6085-2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目录

前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后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前篇

第一章

话说那时——说来已是大正四五年间^[1]，距今四十几年前的事了——每到傍晚，村里的孩子们总是人人“白婆子^[2]，白婆子”地叫着，在家门前的街道上跑来跑去，追着一种小小的白色生物玩，那种飞虫如同飞舞的棉屑般浮游在这夜幕初降的空间里。有的孩子跳起来想用手直接抓，有的把折下来的罗汉柏的小树枝拿在手里向空中挥舞，想用叶片把虫子带下来。这白婆子，大约就是“白色的老太婆”的意思。孩子们虽不清楚虫子从哪来，但他们对一到傍晚就神秘出现的白婆子并不感到奇怪。他们并不知道究竟是傍晚到了虫子才出来，还是虫子出来了傍晚才到来。这白婆子与其说是纯白，倒不如说带点极微的青色。天还亮着时看来就是白色，但随着夜色渐深，就让人觉得开始泛出青色。

在白婆子看起来开始带点青色时，远远地便能听到各家家长喊着小孩名字，催他们回家。喊声从远处传来，比如：“阿幸，吃饭啦！”“阿茂，开饭了！”“不快点回来就别吃了！”于是幸夫回去了，接着阿茂也回去了，就这样街上的孩子们一个个少了起来。

孩子们回家时互相也不招呼，在四处浮游着白婆子的夜色中，有的孩子蹦蹦跳跳地往家跑，有的孩子右手高高举着柏树枝呼呼地往家的方向冲，大家仿佛被各自的家长下了咒般吸引回了家。

洪作总是在外面玩到最晚。洪作家吃得晚，不少时候是阿缝^[3]婆婆来洪作玩的地方叫他回去吃饭。因此洪作差不多每天都在街上玩到一个小伙伴都不剩。当所有的小伙伴都不见了身影，夜色完全笼罩四周，他才迈步往家里走去。

洪作和阿缝婆婆一起居住在土仓^[4]里，在回家途中，他看到沿街房子中透出几盏人家晚膳时的明亮灯火。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总是在帝室林野管理局天城出張所^[5]的正门前，那里也被村里人称作官署或御料局^[6]。从那里到他们住的土仓，沿途的房子数都数得出来。在公所前面有户家名^[7]叫做“上家”的人家，那里是洪作家的本家。在那里住着洪作的外公外婆，还有洪作母亲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也就是按辈分洪作应该管

他们叫舅舅姨妈的男孩女孩。最小的女孩阿光^[8]和洪作同岁。

洪作看见本家明亮的灯火，知道外公外婆在家，却没往里边窥视。白天的时候，他也去阿光那里玩，即便没什么正事儿，也像出入自家一样进得屋里好多次，但一到晚上，本家的灯火却让他感到莫名的疏远。在本家人热闹谈笑的氛围中，洪作感到他们仿佛在说：这儿和你家不一样，你家在土仓呢。

有时洪作有事上本家，碰到大家正在吃晚饭，此时他外婆阿种^[9]便一定会说：

“阿洪，你吃了再走吧。”

“不，我回家吃。”

“这里也是你的家呀。别不乐意，吃了再走呀。”

“不，我不吃。”

无论外婆阿种说什么，洪作都执拗地拒绝。而这时洪作的外公和其他人一般都不管洪作，自顾自地动着筷子。本家吃饭时的这种氛围不由得让洪作心生反感。不吃饭的时候，确实跟在自己家没两样，但就是这吃饭的时候，却明显变成了别人的家。不是自己的家，还吃什么饭！洪作心中这样想着。

在本家旁边隔着一条窄巷的地方开着一家杂货店。小小的店里，五金件等各式杂货塞得满满当当，几乎要从屋内地板前的裸地冒到店外去。村里只有这么一家杂货店，同时也是五金店，凡是要买铁丝、钉子、炊具、菜刀的村民都到这里来。

在杂货店旁边，有一户家名叫做“佐渡屋^[10]”的农家，除了正屋之外还建有牛棚，总有两头牛在那昏暗的棚里抽动着鼻子。在佐渡屋的前面，是打日工的四十岁单身汉文吉居住的小屋。在文吉家隔壁，就是洪作家的宅地了，他家有村里名副其实的院子。但是现在他家正屋租给了从东京来当村医的医生家，洪作和阿缝婆婆两人住在宅地背面的土仓里。正屋的医生家是两口子没有小孩，所以家里总是安安静静。虽说

他是医生，却几乎不怎么有人找他看病。村里的人只要不是病得要死，都不找医生。

洪作斜眼望着村里旧道边上四五户人家里透出的灯火，走进了自家宅地，从正屋旁经过，回到了建在宅地背后高出一截的地面上的土仓。无论冬夏，每当洪作回来时，阿缝婆婆一般都正借着土仓一楼透出的灯光在屋外做着饭。话说这一老一小的饭做起来本应非常简单，但不知为何，阿缝婆婆张罗一顿晚饭却总是挨到这么晚。

“我回来了。”

洪作说道。其实除了洪作，村里没有第二个孩子会说“我回来了”，只是因为阿缝婆婆嘱咐从外面回来一定得说这句话，才养成了习惯。

洪作每晚都和阿缝婆婆两人坐在灯下，吃着小饭桌上这晚到的晚饭。

“娃娃。”

阿缝婆婆总是这么叫洪作，她问：

“今天上家那边你去了几次？”

“两次。”

“最好别去。”

阿缝婆婆说道。吃晚饭时，两人总会进行上面的对话。洪作对此总是支支吾吾地回应。他不可能答应不去，上家附近是洪作这些男孩玩耍的中心地带，而且每天还得跑去那儿喝好几次水，那边做了稀罕玩意儿还得去尝尝。

“你去上家那边，没啥好事儿。大五这小鬼真有点讨人厌，路上碰到他，装作一副认不得的样子。阿光也是，原先是个大大方方的女孩子，现在也学着她家里人的样，碰见就摆出一副臭脸。多半都是因为听了大人给说的坏话。”

阿缝婆婆每次都这么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洪作每晚都得听她说上家——也就是本家——的坏话。阿缝婆婆虽然念叨的是本家小孩的不好，但其实似乎是想借此数落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洪作的外公外婆。不过，她终归不会直接说出外公外婆的名字。阿缝婆婆这点心思，被洪作这小孩拿捏得明明白白。

“上家的外公真讨厌。”

有时洪作这么说了外公，阿缝婆婆便会细眯着眼睛，把跪坐着的膝盖凑过来，仿佛要伸手摸他头一般。她说：

“他可是阿洪你的亲外公呀。即使他有过分的地方，即使他再怎么说你，你也不能说他的坏话。听好了，上家的那些人虽然心胸狭窄，但是他们根子里都是好人。”

这话与其说是讲给洪作听，倒不如说是讲给自己，说服自己。

洪作为了看到阿缝婆婆高兴的样子，有时会专门说些本家——也就是上家——的坏话。实际上，若是真心想说他本家的坏话，那题材要多少有多少。洪作虽然每天都和与自己同年的阿光一起玩耍，但上家的外公外婆比起自己这个孙子，更疼爱自己女儿这点是表现得清楚无疑的。不光如此，因为他们与阿缝婆婆水火不容，所以他们有时会把被阿缝婆婆收养并与之同住的洪作视为仇人的同党。

另外，上家那边还住着一位阿品^[11]婆婆，她是洪作的曾外祖母。就连这位曾外祖母也总是带着特别的眼光看洪作。阿品婆婆是洪作外公的养母，虽然和家里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大家都不怠慢她。她因为上了年纪，一直在靠里的一间房里过着闭门不出、悄无声息的生活，甚至让人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人。有一次，她偶然地撞见了洪作。

“真是可怜，给那样不正经的人做了人质，这孩子也渐渐变得怪起来了。”

阿品婆婆满脸皱纹，嘴里嘟哝着说道。洪作盯着她，不一会儿说道：

“祖姥姥，你一把年纪了不死么？什么时候死啊？”

实际上，洪作对这个年近七十、背弯得快断掉、皮肤松垮、皱纹深刻的老太婆一直不死并且还能说话，感到不可思议。

阿品婆婆被洪作这么一说惊呆了，眼睛翻白不知怎么接下一句。谁让她说阿缝婆婆是坏人，说自己是怪孩子？洪作报了阿品婆婆的一箭之仇，便从这个像装饰品般终日呆坐不动的老太婆身旁离开。

阿缝婆婆曾是曾外祖父辰之助的偏房。辰之助在地方上也算是个名医，年纪轻轻便有了静冈藩挂川医院院长^[12]、静冈县韭山医局长^[13]、三岛地方的私立养和医院院长等头衔。若他是个有野心的人，晚年也不会退居故乡伊豆^[14]了。也不知为什么，他在最年富力强的三十来岁中段，放弃了所有公职，退隐伊豆的深山，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度过了后半生。辰之助在乡下当个体医生的生活非常繁忙。他的生意甚是兴隆，有时他为了出诊，得乘着两人抬的轿子前往半岛根部的三岛，或是半岛另一头突出部的下田。

阿缝婆婆是辰之助从下田的花街柳巷赎回来的女人，在这个本就易生闲话的地方，她成了广受议论的人物。阿缝婆婆在辰之助五十岁归天前一直人前人后地照顾他，在他死后也留在村里没有迁走，她的硬气让她遭到了全村人的白眼。

辰之助步入中年之后，便一直和正妻阿品分居。阿品是沼津藩家老^[15]山本家的女儿，据说嫁过来之后就从未下过厨房云云。说得好听便是不谙世事的淑女，说得不好听便是啥也不会的女人。她在婚礼时带来了一口朱漆的浴桶和两把薙刀^[16]，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村里人当做谈资。

辰之助和正妻阿品以及偏房阿缝之间都没有生育小孩，所以把自己哥哥的孩子文太收为养子，把之前的房子——也就是上家——让给了文太，自己在附近另建一处房屋，在那里开诊行医，和偏房阿缝同住。晚年辰之助让文太的长女分家出来，把行医的那处房子给了她，让阿缝作为养母入了这分家的籍。辰之助如此安排偏房阿缝的晚年，算是对她的补偿。于是曾外祖父辰之助的偏房便作了文太长女户籍上的养母。这长

女便是洪作的母亲——七重。

洪作的父亲是军医，当时正和洪作母亲七重一起住在驻地丰桥。那时的洪作并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得不离开父母，被寄养到曾外祖父的偏房阿缝那里，但阿品婆婆所说的“成了坏人的人质”却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真相。想来阿缝婆婆为了巩固自己在洪作家中那极不稳定的地位，而把洪作从父母身边夺走作为人质，这种心思不能说没有。

说来事情的起因，是洪作的母亲七重在生了洪作后，又生了妹妹小夜子，要养育两个幼儿却没有人手，想到也只是把孩子送走极短的时间，便把洪作寄养到了阿缝婆婆那里。意外收获了这件求之不得的宝贝，阿缝婆婆无疑是下定决心：既已到手，这辈子绝不放手。当阿缝婆婆打着这般主意时，洪作在她身边度过了五岁到六岁的一年时光，在此期间，他对阿缝婆婆变得比父母还亲，不想回家了。

因此，洪作从五岁开始就一直待在故乡伊豆半岛天城山麓的山村里，和阿缝婆婆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婆婆同吃同住。因此，阿缝婆婆和上家——也就是本家——完全是一种敌对关系。在曾外祖母阿品婆婆看来，阿缝婆婆是把自己丈夫夺走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外公外婆看来，阿缝婆婆是一个坏心眼的女人，靠着取悦曾外祖父辰之助而最终把比本家还大的宅地搞到手，还把自己的女儿收作养女，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养母，现在又将孙子洪作掳为人质。

上家常常人来人往。平时一同生活的，除了洪作的外公外婆，还有与洪作同年的阿光，比阿光大三岁的大五，以及曾外祖母阿品婆婆。除了这五口人外，还有两人时常回到家里，分别是在东京上中学的大三和在沼津念女子学校^[17]的咲子^[18]。大三和咲子每逢休假都会回家——这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当星期天和节假日连在一起的时候，也一定会回到家中。这两人对于洪作来说应当是舅舅和姨妈，但因为阿光一直叫大三作哥哥，叫咲子作姐姐，洪作便也跟着阿光这么叫。

因此在正月、春假、暑假等时候，上家都人丁兴旺。到了吃饭等时候，在洪作这个孩子看来，甚至觉得眼前的场景热闹非常。就连从早到晚在内室闭门不出的阿品婆婆，到了吃饭的时候，也会弓着身子——夸

张地说，嘴几乎要挨到榻榻米般——来到摆着餐桌的客厅。因此，这八张榻榻米大小^[19]的房间便人满为患：曾外祖母阿品、外公、外婆、大三、咲子、大五、阿光，光是家人就有七个人了，而且一般还有一两个用人。

外公文太和外婆阿种之间生育了很多小孩，除了上面的还有四个孩子：长女便是洪作的母亲七重，接着是去了美国的大一，去了满洲的大二，还有去了伊豆半岛西海岸的大农户松村家作养女的铃江^[20]。但不管是大一、大二，还是铃江，洪作都没有见过，只是说到他们名字时，他都照着阿光的叫法，叫大一哥哥、大二哥哥、铃江姐姐，至于他们是何等风貌的人物，则一概不知。

外婆阿种常常指责洪作跟着阿光叫，她纠正道：

“娃娃，你得叫大一舅舅、大二舅舅，铃江姨妈，不是哥哥姐姐，是舅舅和姨妈。”

但洪作并不搭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大三哥哥就得叫成大三舅舅，咲子姐姐也得叫成咲子姨妈。这样想一想都觉得别扭，根本说不出口。洪作心想，怎么可能把咲子姐姐叫成姨妈呀。

但是洪作有时出于淘气，也把咲子叫做姨妈，他很好奇咲子会怎么回答。

“咲子姨妈。”

洪作叫道。咲子留着当时女学生间流行的三股辫，长长的辫子从肩部垂到胸前，她把辫子猛地往后一甩，说道：

“不准叫姨妈，你这样叫就不理你了。”

“但你不就是姨妈么？”

“我是你姨妈，但你不要再这么叫了。”

咲子一脸凶相地瞪着洪作。和洪作反感把咲子叫做姨妈一样，咲子自己也讨厌被叫做姨妈。洪作把大五叫做“小五”，把阿光叫做“小光”，

有时闹矛盾了，也会不客气地直呼其名地叫她“光”^[21]。

对于上家这些孩子，除非当面遇见，阿缝婆婆在背地里一般都是直呼其名。不光直呼其名，她还往往加上些恶意的形容词，比如“反应迟钝的阿光”“顽皮的大五”“没救了的叻子”“没用的大三”等等。但唯有一人例外，那便是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四男，只有他受到了阿缝婆婆称赞。

“那个婴儿面相伶俐，如果他长大了，上家也许能稍微好点，但世事无常啊。”

阿缝婆婆说着这讨人嫌的话。

在洪作看来，和阿缝婆婆在土仓里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那是相当快活，没有一处值得一说的不满。每次去上家，虽然那里似乎既热闹又有趣，但洪作并不觉得特别羡慕。洪作在土仓的生活每天重复着固定的内容，仿佛一个模子压出来似的。早上一醒来，洪作便如同问候早安似的，在被窝里叫阿缝婆婆：

“婆婆。”

虽然阿缝婆婆耳朵不好使，但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她人在一楼或在土仓外头做饭，只要洪作叫道“婆婆”，她就能敏锐地分辨出来。

“婆婆，婆婆。”

在洪作第二、三声呼喊之间，总能听到阿缝婆婆攒劲儿爬楼梯上来时的吆喝声：

“嘿哟、嘿哟。”

吆喝声一完，就能看到刚爬完楼梯的阿缝婆婆在那伸着腰。她稍歇一口气，便忙不迭地答应道：

“来了，来了。”

接着打开柜子，取出备在那里、捻进纸里包好的粗糖果^[22]，拿到洪作枕边。

“来，起床糖。”

阿缝婆婆有时把纸包递到洪作手上，有时把它塞进被子里。

“饭还要等会，先睡着吧。”

阿缝婆婆说完又下楼梯走了。她既没说快起来，也没说快起床洗脸。捻好的纸里面一般都是装的黑糖^[23]做的糖球。洪作一般要在被窝里一直待到吮完两三个黑球糖才起来。

若是在上家，像这样吃起床糖是一定会被骂的。外婆阿种常对洪作说：

“脸都没洗就吃什么黑球糖，你的牙离烂掉不远了。”

洪作把这事儿告诉阿缝婆婆，阿缝婆婆气愤地说：

“咱娃娃可没什么烂牙。你就告诉她：我才和阿光不一样。”

总之，洪作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在被窝里吮着黑球糖。有时候，起床糖也会换成一颗水晶球。水晶球就是白砂糖做的糖丸，微微带些薄荷味。除此之外有时也有豆板^[24]、卷糖等粗糖果。

吃完起床糖，洪作又唤阿缝婆婆道：

“婆婆、婆婆。”

“我可以起床了吗？”

“那起吧。热乎乎的味噌汤做好了。”

阿缝婆婆一边说着一边给洪作穿上衣服^[25]，她紧紧地扯过腰带在洪作身前打了个结。在阿缝婆婆给他穿衣服的时候，洪作总是透过那扇装着铁窗格的小窗望着屋外。正对窗户的不远处有一棵石榴树，石榴树叶整个地覆盖住窗口，所以得透过树叶才能望见户外的风景。所谓的风景，也就是从石榴树叶空隙看得到的田地。那片田地夏天是片绿色的稻田，冬天则是收割后留下的干枯发黑的稻桩。对面人家的一块田地正好和土仓的窗户一样高。对面的田地与洪作家的土地隔着一條小河，那边

的地面比这边差不多要高三尺[26]。

虽然站在那里只看得到那一块田，但是如果把身体凑近窗户，就可以窥见次第倾斜的其他几块田地，以及隔着一段凹陷地面的对面村子的一角。望得见小山、农家、森林、白色的街道，还有那远远的、小小的，姿态优美、形同玩具的富士山。

洪作穿好衣服就下到一楼。在流过自家土地边界的小河岸边，有个铺着板子用来洗东西的地方，洪作便在那洗脸。小河对面是高三尺左右的土堤，从土仓二楼看见的那块田地就铺展在那上面。洪作用手掬起水来，含在嘴里咕噜咕噜两三次后，又同样掬起几次水抹脸。洗脸花不了多少时间，但在冬天，土堤上那一根根野草便会结起冰柱吊在上面。洪作用手把它们薅下来，或是把它们弄到地面上，这项活动相当花时间，因此洪作会一直待在那洗东西的地方，直到阿缝婆婆来叫他。

吃饭是在爬上二楼的楼梯尽头，南边的窗子旁边。这扇窗子和北面的窗子一样装着铁窗格。早饭的菜单每天固定，很少有变化。如果有变化，也就是味噌汤里的内容和腌菜的食材根据季节不同，变成白萝卜、茄子、菜瓜。除了味噌汤和腌菜，生姜、藟头、金山寺味噌[27]也是餐桌的常客。这份菜单不光适用于早饭，也通用于午饭和晚饭。一是因为阿缝婆婆讨厌花工夫做饭，二是因为鱼肉和牛肉她都不喜欢，所以早饭和午饭、晚饭的区别也就仅限于有没有多加份烧菜叶之类的东西。

“来，娃娃，饭上浇点热味噌汤吧。”

或是，

“弄个金山寺的泡饭吧。”

每次吃饭的时候，阿缝婆婆总会建议洪作给米饭上浇上汤汁。阿缝婆婆因为自己的牙不好，一天三顿都这么吃，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把这种吃法强加给年幼的洪作。

正在吃早饭时，传来了家住附近的幸夫、龟男、芳卫等小伙伴邀约洪作一起去学校的喊声。

“阿洪，去学校啦！阿洪，去学校啦！”

几个孩子齐声在土仓前面吆喝着，但是听起来像是“阿洪，去‘徐’校啦”^[28]。大家邀约着去学校的时间，总是离正式上学还有满满一个小时，有时甚至还有近一个半小时。其实如果跑步去学校，五分钟都用不了。

即便如此，在听到了小伙伴们声音后，洪作还是把教科书和便当匆忙地装进包袱布里，便急急忙忙地奔下楼梯。

“娃娃！娃娃！”

阿缝婆婆每次都会拿着纸或者手帕从洪作身后追来。村子里其他孩子与纸或手帕是绝无缘分的。其实洪作也一样，虽然带着却从没用过。这是因为阿缝婆婆坚信自家的娃娃和村里的其他小鬼不同，作为与众不同的证据，非要洪作带着纸或手帕。

孩子们一家接一家地绕到村里的人家，邀约出上学的伙伴后，就在御料局旁，或是洪作家旁田里的稻垛旁聚集。他们在不得不赶去学校之前尽兴地玩耍。孩子们集合的地方有时会变。并不是谁命令要变，而是集合地自然而然地改变。并且一旦开始在某处集合后，一连两三个月，大家都只会去那里集中。男孩有男孩的地方，女孩有女孩的地方，大家在各自的地点集合。

孩子们在集合地点玩的游戏也是一样，一旦开始玩哪一种，很长时间就只玩那一种。大家会一直玩，直到完全腻烦。玩腻了之后，又会有有一种新游戏抓住他们的心。这新的游戏又会在孩子们间流行一段时间，孩子们便只玩这个游戏，让人不由感叹他们居然玩不厌。就这样，孩子们一段时间热衷于拍洋画，一段时间对设陷阱捕鸟着迷，一段时间又几乎每天玩相扑比赛的游戏。

当大家都玩累了时，好在终于有人想起得去学校了，于是大家又聚成一团往学校赶去。到了这时候，一些距离半里、一里^[29]的村子的孩子们也都各自聚成一团，出现在新道或旧道上，朝着学校正门前进。

孩子们分成各个不同的集团，彼此抱有敌意。大家都摆出一副凶

相，一边瞪眼盯着周围其他村的孩子，一边快步赶往学校。大家绝不开口说话，岂止不说话，有时还毫无理由地向对方扔石头。这份敌意会一直持续，直到进了校门，以村为单位的集团解散为止。

小小的校舍里面有八间教室。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各有一间，另有高等科^[30]的教室和裁缝室各一间。一个年级三十人左右，大家都穿着同样棒状条纹的衣服，脚蹬稻草鞋，带着装有盐腌白萝卜的便当盒子或塞有腌梅子^[31]的饭团，人人脸上脏兮兮，脑袋凹凸不平。

教师和教室数量一样也是八人。一人管一间教室。老师们动不动就会在学生们头上打一下戳一下，搞得学生们一进教室，便如同进了监狱般噤若寒蝉。负责一年级的老师总是最为严厉，所以一年级的小伙伴们一般都非常紧张，生怕老师打来，以至脸色苍白。

当一天的授课结束，孩子们便回家扔下东西，纷纷赶往集合地点。因为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授课时间不同，所以在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先是只有低年级学生露面，之后高年级学生逐渐加入进来，人数便多了起来。大家会一直玩到傍晚，直到那白婆子漫天飞舞的时候。

第二章

在洪作读二年级的那个春天，上家的咲子回来了。她去年从沼津的女子学校毕了业，之后一直在亲戚家操习家务。洪作得知咲子今后就一直待在村里不再去沼津后，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欢快。他开始觉得去上家成了一件乐事。虽然之前每逢寒暑假咲子一定回来省亲，但是因为咲子的在或不在，上家所飘荡的空气截然不同。只要咲子在家——就如同插花时缀上一朵大大的玫瑰一般——上家也让人觉得变得明亮艳丽起来，甚至连里面那间不见日光的房间也是如此。

咲子和其他村里姑娘不同，因为上过沼津的女子学校，她身上的氛围都带着都市气息。无论是扎着西式发髻、刘海前突的发型，还是穿着的衣物、说话的方式，连走路的姿态，用当时的话来说，都是清新脱俗、令人耳目一新的。

咲子回到村里后，洪作一天要去上家好几次，他不由得想一直缠在咲子身旁。但是，阿缝婆婆很讨厌咲子。

“这装模作样的丫头，马上就要搞出些鬼名堂了吧。”

只要一提到咲子，阿缝婆婆就会口头禅般地这样说道。阿缝婆婆把咲子视作眼中钉，正好咲子也厌恶阿缝婆婆。咲子即便在路上遇见阿缝婆婆，也会彻底无视她，显露出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这点连洪作这个小孩也能感觉出来。这种时候，阿缝婆婆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决绝地把脸转向一边，而咲子则并不转过脸去，完全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既不打招呼也不问候，行为举止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阿缝婆婆存在。

阿缝婆婆和咲子的关系如此，洪作虽是小孩，夹在其中也多有为难。他想方设法地为了婆婆劝解咲子，为了咲子劝解婆婆，然而这份心意却完全被白费了。

“刚才，阿缝外婆——”

洪作刚一开口，咲子就迫不及待地纠正道：

“她不是你外婆，是阿缝婆婆。”

“她是我外婆呀。”

“怎么是你外婆了？她是个外人。听好记住了。你虽然和那个人在一起住，但她不是你外婆。不是这家里人。该怎么叫呢？对了，——婆子。”

这话若是出自其他人嘴里，洪作肯定不会轻饶，但咲子说出这话，洪作却没有生气，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洪作心想，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情。

咲子回到村里之后，洪作几乎每天和咲子一起到西平的浴场去，那是河谷中涌出的温泉。每次咲子要去公共浴场时，阿光就会来叫洪作。洪作多少还是不太乐意和两个女的去洗澡，于是便约上附近的伙伴。应邀同去的总是这几位：杂货店的幸夫、养牛的“佐渡屋”的龟男，还有和洪作有着亲戚关系，家里开酒坊造酒的芳卫。幸夫和龟男低一个年级，芳卫和洪作、阿光是一个年级。

虽说是去洗澡，但洪作他们的准备工作实在简单。拿一条布手巾往腰间的兵儿带^[32]一挂便完事。虽然阿缝婆婆想让洪作带上那白铁皮的肥皂盒子，但洪作觉得那玩意儿妨碍玩耍，并不喜欢。

洪作总是在上家门前，等着咲子和阿光出来。咲子从家门前的两三级石阶上下到路上，伸手把布包袱递向洪作他们，里面有布手巾、肥皂、小金属盆等东西。

“你们换着拿吧。”

咲子说道。虽然这差事并不那么美好，但洪作总是第一个接过来。他两手捧着那布包袱，仿佛别人吩咐自己拿着一件宝物。

走了半町^[33]左右，新道便与旧道交会了。新道两侧的路边稀松平常地排列着房屋，其中有木屐店、理发店、药店、邮局、粗点心店、铁皮店、裁缝店等店铺。但无论哪家店铺，店家几乎都不在店里露面，客人找他们买东西，得绕过店的旁边到后门才行。因为有这五六家店，新

道在孩子们看来颇为繁华。从旧道到新道，让人觉得仿佛从农村来到了城市。

新道上的建筑连绵了一町左右，这二十栋左右的房子所在的地方，被人们称作“宿”。相应地，集中了包括洪作家和上家在内那十二三栋房屋的区域被称作“久保田”。除了这两处小村落^[34]之外，在温泉涌出的河谷里，还有西平、新宿、世古泷^[35]等三个小村落。在山脚方向，还有长野、新田等。因此，久保田、宿、西平、新宿、世古泷、长野、新田等七八个小村落被总括地以“汤岛”这一较大的村名相称。除了汤岛之外，在狩野川沿岸山中的各处河谷之间，还散在着一些其他的小村子，它们和汤岛一起组成了上狩野村^[36]。虽然上狩野村无论人口还是户数都很少，但是却占了相当广的一片地域，除规模最大的汤岛村外，其他都是从几户到十几户的小村落。

洪作他们走上新道，通过宿的街道时，心情紧张。咲子带着阿光在前面走，陪同的洪作捧着布包袱，隔了一段距离跟在后面，而幸夫、龟男、芳卫一行，又再隔着些许距离跟在更后面。当他们走上新道，新道这边的孩子们就会不时起哄。

——阿洪和阿光不正常。

起哄的内容是固定的，洪作对自己被说成和阿光“不正常”感到非常意外。洪作和上家的阿光在同一年级，经常像兄妹一样待在一起，但是他俩闹别扭的时候要比关系好的时候多得多。每次听到这起哄，洪作就会心烦意乱，把原先好好捧着的包袱用一只手胡乱抓着，并且故意大大地甩着它往前走。不久，洪作身后又传来了那群孩子对着幸夫他们起哄的声音。

——阿幸昨晚尿床喽。

或是，

——跟班不好当哟。

等等。这些老成的话语配上阴阳怪气的语调，向着这边发射过来。于是，洪作听见了幸夫他们因为窘极了而跑起来的脚步声。芳卫很沉

默，稍微有点迟钝，在学校时也总是待在角落，但幸夫和龟男很顽皮，闹起架来，无论对手是谁，基本不会输给对方。即便如此，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地盘来到这新道，便莫名觉得自己像是到了异国他乡的外地人，没了脾气。这既是因为对方人多势众，也是因为自己是陪着咲子和阿光两位女性来的，处于不利的立场。

走出宿时，男孩们汇集到了一起。杀出敌阵的兴奋使孩子们的眼睛闪闪发亮。去西平的浴场得在走出宿的时候，从新道拐进下到河谷的岔路。走到这里，孩子们有了精神，一会走在咲子前面，一会又走在她身后。

“那么，接下来由幸夫替阿洪拿吧。”

咲子说完，幸夫便像谨奉敕令般一脸严肃地从洪作手中接过布包袱。洪作感到如释重负，恢复了自由，他和龟男、芳卫他们跑来跑去。在到达目的地前，拿洗澡用品的活儿也被平等地交给了龟男和芳卫分担。对于这包凑到鼻子跟前就能闻到香味的东西，男孩们还是很有兴趣去拿的。拿着它，虽然说不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但到底还是可以让人产生一种陶醉感。

温泉从河谷的三处地方涌出。靠着这三处涌出的热水，人们建了一间大别墅、三家旅馆和两个公共浴场。它们分散在沿河的地方，隔得很远，属于不同的村落。两个公共浴场分别在叫做西平和世古珑的小村落里。西平的浴场较近，并且场地明亮，洪作他们一般都去西平。

那里虽是浴场，但只有一个简易屋顶，在角落里有个脱衣服的地方。热水很充足，随时从一分为二的大浴池里溢出来。两个浴池间用木板隔开，好歹区分了下男浴池和女浴池，但却没定哪边是男的，哪边是女的，而且没有一个人纠结于这件事情。

洪作选择西平的公共浴场还有个理由。那就是在公共浴场的旁边，还有个洗马的浴场，经常有人在那里给马洗身体。那是一个隔成长方形的浴池，当然没有屋顶，比起人泡的池子也浅得多。

洪作他们来到公共浴场后，争先恐后地脱个精光，各自跳入浴池，

掀起水花，尽情玩闹。阿光也夹在男孩子中间玩闹。浴场建筑旁流淌着一条大河，他们有时赤身裸体地下到河滩，搬来大石头再扔进浴池。公共浴场白天一般没有人，村民们来泡澡是要等到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傍晚之后。洪作他们虽然一再被咲子责骂，但却对此毫不在意，继续打闹。在飞溅的水花之间，可以看到咲子雪白丰满的肉体，令人感到炫目。

“阿洪，你带了手巾来的吧。拿过来！我给你洗一洗。”

洪作听到后便去脱衣服那里取来手巾。咲子给洪作身上涂上肥皂，让他时而朝前，时而背过身去。咲子给阿洪洗了身子，却不给其他孩子洗，只帮他们搓了那如同酱油煮过的手巾。

某一天他们在泡澡的时候，咲子对着浴池里起劲玩闹的孩子们说道：

“明天开始姐姐就要去学校当老师了。你们不听话可不行哦。我要狠狠地管教你们。”

听了咲子要到学校当老师这话，大家瞬间都停止了玩闹。

“你骗人。”

幸夫说。

“骗你干什么？明天早上朝会的时候，你们听听校长老师怎么说吧。”

咲子说道。孩子们怎么也不能在脑海中把咲子和学校老师联系在一起。咲子身上有一种和学校老师大体不同的气场。洪作没法想象咲子待在那冰冷的教员室内的情景。

但是第二天，洪作便知道了咲子所言非虚。在学校朝会时，石守校长告诉大家原先负责三年级的年轻教师辞去了教职，并且宣布本校以前的毕业生——上家的伊上咲子不久将回母校执掌教鞭。当伊上咲子的名字从校长口中说出时，阿光和洪作都变得惶恐不安，满脸通红。

洪作一边为咲子当上学校老师而高兴，一边担心她到底能不能在学

生中获得好的口碑。除此之外，洪作最担心的还是因为他俩的近亲关系，自己会不会被其他学生们看作受咲子额外关照的对象。不过要说近亲，校长石守森之进是洪作父亲的亲哥哥，是洪作正儿八经的伯父。石守家在距此正好差不多一里路的邻村门野原，是户农家，长兄森之进继承了家业，次子洪作的父亲入赘到了伊上家。这家兄妹除了他俩还有几人，但都出嫁或入赘到了邻近的大小村子里。

这样看来，洪作虽然也有很多父亲这边的亲戚，却不知怎的与他们不甚来往。校长石守森之进差不多五十岁，细长的脸上透着严厉，除非有事，否则基本上既不说话也不笑。学生和村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难接近的人物。因此他虽是洪作的伯父，洪作却几乎从没说过我的伯父石守森之进云云。不光如此，大体上讲，洪作对他从未产生“伯父”这种特殊感觉，对于洪作来说，他只是位可怕的校长。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虽是洪作的伯父，但认为洪作受他关照之类的观点在他两人之间是不能成立的。所有学生都不曾想过，可怕的校长竟是洪作的伯父云云。

但是，石守这位令人害怕的校长有时和洪作正脸碰上，却略微噘起那留着胡须的嘴唇，瞪着眼向洪作问道：

“洪作，你在学习没有啊？”

“在学习。”

洪作仿佛被蛇瞪住的青蛙般，畏畏缩缩地回答道。

“什么时候一定来我家玩。”

伯父说话时总带着命令的口吻。但是，虽然邻村只有一里之遥，洪作却只去过父亲的老家一次。那还是因为父亲的父亲——也就是祖父——林太郎生病，洪作被本家的外婆带着前去探望，仅此而已。

校长在朝会上宣布咲子的事情之后过了两日，咲子第一次作为教师现身学校。那天洪作在学校里整日都非常紧张。一个高年级学生在操场上敲了下洪作额头，说道：

“你本家那丫头是代教^[37]吧。你去打听下就知道了。”

“不，是老师。”

“我晓得是老师。老师也分两种。咲子不是真正的老师，是顶替老师的代教——你去打听下就知道了。”

高年级学生又说道。洪作莫名地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侮辱，不开心了起来。

那天午休的时候，洪作在教员室前面的走廊里遇见了咲子。

“阿洪。”

咲子用平时的称呼方式，从洪作身后叫住他。因为周围有几个学生，洪作觉得自己被咲子这样叫会惹来麻烦，便想装作没听见快步走开。

“阿洪。”

咲子的声音又追了过来。没办法，洪作只能停了下来。

“你去家里把我的便当拿来。”

咲子说道。洪作虽然照吩咐办了，但当着周围的同学们的面，到家里去取现今已是女教师的咲子的便当，实在让人难为情。洪作从上家取来包裹好的便当，带去教员室。这时他发现，只因为咲子这一个人的存在，教员室的空气竟变得和平日里完全不同。窗户旁咲子的办公桌上摆着细细的玻璃花瓶，里面插着红花。虽然教员室内气氛阴暗，但咲子那条绛紫色裤裙^[38]的色彩却使那个角落变得华丽起来，让人感到与周围完全不同。在窗子对面，挤满了孩子们的面孔，他们想要观察教员室里咲子的动静。

因为咲子负责三年级，所以洪作和阿光并没上她的课。虽然咲子在学校不教他们，但自打她荣升学校老师之后，在洪作看来，她已和之前完全不同了。洪作总觉得，咲子眼神和之前不一样了。在咲子的眼前，他既不能像以前那般调皮捣蛋，也不能再用粗鲁的口吻说话了。不光是洪作，幸夫、龟男、芳卫他们好像也是一样，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

在叻子面前地毫无忌惮地活动了。

自打叻子当了老师之后，洪作他们便渐渐不再陪她去西平的浴场了。虽然叻子也来邀请洪作，但他却想要极力避开似的并不搭理。不过即便如此，当被叻子邀请时，十次里面总有一次还是得陪她去。

如今即使陪着叻子走在新道上，也再不能听到孩子们起哄的声音了，事情已经变得完全不同。虽然孩子们还是和以前一样聚集在新道上玩耍，但当有人眼尖望见叻子身影，叫道：

“来啦！”

孩子们便仿佛收到了信号一般，立刻中途丢下一直在玩的游戏，仿佛有什么吓人的东西过来似的，一边异口同声地叫着：

“来啦！来啦！”

一边沿着街道往上方逃去。孩子们逃跑的样子非常认真。来不及跑的一年级小孩，睁着怯生生的眼睛，当场呆站在那里。

“在干啥呢？”

叻子笑着招呼他们的时候，被招呼的孩子大概以为老师在责骂自己，便扯开最大的嗓门开始哭泣。

不光在叻子面前是这样，孩子们，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们，都觉得学校的老师实在是这世上令人丧胆之物。当孩子不服从自己命令时，家长们也常说：

“我要去学校老师那儿告状！”

因为被告到学校老师那儿实在太吓人了，所以孩子们一般还是会听家长的话。孩子们一直被大人灌输：学校很讨厌，学校老师很可怕。

实际上对于孩子们来说，学校也是一个没有亲近感的地方。拥有八间教室的校舍看起来十分煞风景。所有教室都没有玻璃窗，取而代之的是纸拉窗。若有谁弄破了拉窗上的纸，就会被彻底地揪出来。最终犯人

除了会被班级老师打两下头，还不得不从家里拿纸来把它贴上。重贴纸拉窗的工作每年一次，是在暑假结束后的第二学期^[39]开学时，由高等科的女学生负责。

几乎每天放学后，学生们都要打扫教室及教室前的走廊。用扫帚扫完之后，用水桶打水过来，再用抹布擦拭。其间老师就在教室的门口监视，学生们为了不被老师责罚，必须不停地劳动。

洪作最讨厌做清洁的时候了。他有时会茫然停下手里的活，呆立在那儿，连他自己也没察觉。每每遇到这种状况，他都会遭到老师无情地怒骂。负责二年级的老师是个老人，他住在离这里一里半的山村，几乎每天徒步来上班。在教师中他年纪最大，学生们任何细小的过错，这个老师都不会放过。

当洪作作为一年级学生第一次到校，第一次坐在狭小教室里属于自己的那张课桌前，突然一声怒吼劈头而来：

“喂！你！”

接着洪作就被老师扯着耳朵，弄到教室前的走廊上去罚站了。洪作最终还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受罚。但那一天不光是洪作，共有三个孩子被老师打了耳光，他们生平第一次知道了世道严酷，浑身颤抖不已。

不光是校舍和老师，操场也绝非学生们能轻易亲近的地方。到处都有石头从操场的黑土地面上冒出来。在上面没法好好做体操自不待言，连玩儿的时候都玩不好，一摔倒就疼得厉害。因为树木少，夏天里缺少树荫非常炎热，到了冬天北风劲吹的日子又冷得难受。除了可以远远望见形态优美的、外形小巧的富士山，真是一点儿可取之处都没有。但是，大人们告诉孩子们，从这里看到的富士山是全日本最美的，对此孩子们深信不疑。

咲子当上学校老师之后，一眨眼工夫第一学期便结束了。在第一学期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家总是在这天领取通知簿（成绩表），阿缝婆婆便让洪作换上正式的衣服，穿上裤裙，带上一张大大的手帕，

用来包老师那领到的成绩单。

对于洪作来说，领取期末通知簿的日子是难熬的。全校穿裤裙的只有两人——并且总是他们——洪作和上家的阿光。要说有没有其他穿裤裙的孩子，那得看被村民们称作官署的帝室林业管理局天城出張所的所长。若有子女的人前来赴任，一般他家的小孩也会穿裤裙，但在洪作二年级的时候，来了个没有小孩的所长，所以穿裤裙的便只有阿光和洪作两人了。

洪作和阿光都讨厌穿裤裙，但他们又隐隐约约地认定自己是必须穿裤裙的那类人。所以他们虽然讨厌裤裙，但到了这天还是得乖乖地穿上，仿佛那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不光他们自己，其他的学生们也认定洪作和阿光是得穿裤裙的，所以到了这天早上，女学生们一般会到阿光家集合，男学生们一般会到洪作家的土仓前集合。

这天早上，洪作醒来后发现自己深陷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中。这种情绪由两部分混合而成：从明天开始便是悠长暑假的喜悦，以及今天得穿裤裙去学校的烦恼。洪作从睡铺上起来一看，裤裙和衣服已经被整整齐齐地叠好摆在枕边了。

当洪作洗脸时，孩子们开始在土仓前集合。洪作急急忙忙地吃完早饭，阿缝婆婆就给他穿上衣服，系上裤裙。

“讨厌！不喜欢穿裤裙。”

洪作说道。阿缝婆婆脸上呈现出岂有此理的表情。

“娃娃长大了会变成了不起的人。你是祖姥爷的接班人。”

这时，阿缝婆婆绝不会把洪作的父亲和外公拿来做例子，因为她对他们多少有些怨恨。在她眼中，只有自己的保护者——决定了自己一生的辰之助才具备强烈的存在感，她似乎独断地认定了只有洪作才是辰之助的接班人。

“穿裤裙的，只有阿光和娃娃。”

“那傻乎乎的阿光才不该穿什么裤裙。这村里有资格穿裤裙的只有咱家娃娃。但是，还是忍一忍吧。阿光的裤裙说到底不过是那没用的叻子传下来的。你从旁边看看，那东西肯定已经褪色了吧。”

阿缝婆婆说道。她总是觉得上家给阿光穿上裤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段时间，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的场所总是在从官署正门进去，位于院子一侧的樱花树下。那里有一片很宽的空地，其中一部分长着草坪，正是孩子们理想的玩耍场所。知了从早上便开始鸣叫。孩子们都爬上树去找知了了，但这天早上洪作托这裤裙的福，只能在树下老老实实等着。

这天去学校，洪作感到全校学生的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阿光也一样，觉得穿裤裙到底还是很丢人的，一到学校就直奔教室，再没到运动场来过。朝会开始前的那段时间让洪作觉得无比漫长。当长野村的那群学生走进校门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洪作袭来：那村子的高年级学生里面捣蛋鬼云集，自己这身裤裙可能要惹麻烦了。

洪作的担心不久后果然变成了现实。三个五年级的学生走来，把正在樱花树下的洪作围住，其中一个人一脸不满地说道：

“把这怪东西脱了，戴在头上试试。”

“不！”

洪作刚一回答，胸口便被人推了一把，往后打了个趔趄。与此同时，洪作感到有人往自己后背灌了把沙子。洪作紧闭着嘴，瞪着这三个高年级学生。若是凭力气比画，洪作一会儿都坚持不了，所以无论对方做什么，自己都不能主动动手，只能如此。

这时，从运动场一角突然传来了兴奋的叫声。那是因为学生们意外地发现还有一个穿裤裙的走进了校门。几个孩子往那边跑去。那个裤裙男孩也和洪作一个年级，叫做浅井光一，来自离天城岭最近的村子——新田。浅井光一穿着裤裙来学校还是第一次。洪作和光一之前在教室里并没怎么说过话。光一是个沉默而不起眼的孩子。

看到新猎物出现，围着洪作的一个高年级学生向同伙说道：

“把光一也带过来。”

于是另两个同伙便奔向正走到运动场中央的光一。不一会光一也被带来了。

三人暂时不管洪作，一齐叫嚣着对光一盘问道：

“说！为什么穿这个来？”

光一低下头并不说话，于是一个人故技重施，在光一胸口上推了一把，光一也往后打了个趔趄。然后另外两人从后面抱住光一的身体，又想像欺负洪作一样从他的衣领往衣服里灌沙子。

光一一言不发，拼命挣扎反抗，好不容易从三人手中挣脱，接着突然从自己脚边抓起一把沙子，往面前的一个高年级学生脸上扔去。三个高年级学生被这意料之外的反抗唬住了，退了两步。

接着光一眼睛往周围一扫，看到在离自己大约一间[40]远的地上躺着一块自己脑袋那么大的石头，便往那奔去。光一两手抬起石头，举过头顶，直奔三个高年级学生而来。他的动作让人感到一股迎面扑来、非同寻常的狠劲儿，三个高年级学生被光一这异常的神色吓坏了，各自四散逃命。

下一个瞬间，洪作便看到从光一手里飞出去的石头砸在一个正在逃命的学生脚边。所幸没砸到脚，如果砸中了，光一肯定就闯下大祸了。

洪作一直注视着光一，他喘着气站在那里，眼睛直瞪三人的方向。因为正值朝会前，周围人都看到了这事。正在这时，朝会的铃声响起，出现了两三个老师的身影，三个高年级学生便直接往朝会列队的地方走去。但是光一还是一直站在那里不动，仿佛在等待自己兴奋的心情平复下来。

在洪作的眼中看来，光一刚才的行为实在令人惊叹与钦佩。洪作忘了要去朝会，一直注视着光一，一种感动逐渐充满了他的内心。他感到

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识了一位勇敢地反抗无道与横暴的男孩的美。虽然拿大石头砸人的行为实在鲁莽，但在洪作看来，这位沉默的同学敢于这么做，其行为无疑是光彩熠熠，令人拍手称快的。因为这个男孩，洪作生平第一次察觉到了自己的懦弱。

朝会结束后的第一节课，学生们从教师手里接过各自的通知簿。发完通知簿后，老教师宣布：第一学期第一名是浅井光一，第二名是洪作。阿光是第八，酒坊的芳卫是倒数第三。学生们好像毫不在意自己考了第几。因为得把自己的名次告诉家长，大家都面无表情地在口中不停重复着老师告诉的名次。新田村樵夫的孩子被告知是最后一名，但他好像想不通为何只有自己被告知是“末尾”，而不是数字，便一边伸头往前后桌看，一边大声嚷着：

“我第几啊？我第几啊？”

最后被急脾气的老师揪住耳朵站了起来，一下子脸上挨了两巴掌。

洪作把通知簿包进阿缝婆婆给的白色手帕里，心中并不高兴。一年级的时候一连三个学期他都是第一。这次却第一次被自己以前毫不注意的山村男孩给超过了。

洪作觉得自己无论是在学校成绩，还是在反抗暴力的态度方面都比不上浅井光一。洪作直到那天才第一次意识到了浅井光一这个毫不起眼、沉默寡言的男孩的存在，并且无法将视线从他身上挪开。洪作拿着包在手帕里的通知簿，直端端地回了家。因为身上带着通知簿，其他孩子在这一天也都各自回家，不再绕到别处玩了。

洪作快走到土仓时，看到阿缝婆婆正好站在土仓门口，心中咯噔一下。

“我回来了。”

洪作说着，把包好的手帕递给阿缝婆婆。阿缝婆婆拿到之后，弯着腰爬上土仓的二楼，将通知簿放在神龛前面，又过来帮洪作脱去裤裙。

“今天新田的光一也穿了裤裙。”

洪作说。

“你说除了咱家娃娃，居然还有人穿裤裙？！”

阿缝婆婆带着一副必须追问到底的神情说道。

“哪儿的孩子？”

“新田的光一。”

“这样啊。”

阿缝婆婆仿佛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说道：

“人呐，如果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没什么好事儿！穿着裤裙而不显得奇怪的，这个村子就只有你阿洪一人。”

阿缝婆婆仔细地把裤裙叠起来，仿佛正做着一件令人愉快的工作。在她叠裤裙的时候，总是会讲曾外祖父的故事。

“每次有正经的客人来，你祖姥爷都是穿着裤裙去客厅。所以我每天不知道要把这裤裙拿出来又叠进去多少次。”

阿缝婆婆把裤裙叠好后收进了旧衣柜，然后拿起供在神龛前包好的手帕，说道：

“嘿哟，接下来我就到附近邻居家，给他们瞧瞧咱家娃娃的成绩。”

洪作缩着身子，看着阿缝婆婆用手解开手帕。不一会儿，阿缝婆婆取出了通知簿，把它拿到装着铁窗格的北侧窗口去看。她盯着看了一会儿，说道：

“娃娃，这上面写着第二啊。”

“光一是第一，老师说的。”

“那光一是第一，娃娃是第二？”

“嗯。”

“不能吧？”

“老师这么说的。”

“光一就是那个穿裤裙的孩子？”

“是的。”

“这样啊，得！”

阿缝婆婆右手拿着通知簿站了起来。

“这种荒唐事儿我可不答应。把人当傻子。”

洪作看见阿缝婆婆满是皱纹的脸变得异常扭曲，看起来非常吓人。

“我去你学校一趟。”

“婆婆！”

洪作缠住阿缝婆婆的脚。他想要是婆婆去了学校可不得了。

“要乱来也得有个限度。觉着咱家娃娃老实，就把咱娃娃挤掉，把光一推到第一！樵夫家那小子，他爹多半是做贼挣到钱了。娃娃，你在这待着。婆婆去学校说道说道。”

洪作哭出声来，但阿缝婆婆已经听不进洪作的哭声了。她下了楼梯，离开土仓而去。

洪作原本坐在土仓北侧的窗下，当他明白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后，便站起身来，下了楼梯，出了土仓往上家去了。洪作只当阿缝婆婆去了学校，但到了上家一看，阿缝婆婆正坐在上家的地板框^[41]上嚷着什么，和她对阵的是咲子——她看起来好像刚从学校回到家，还穿着那条绛紫色的裤裙。

虽然阿缝婆婆正嚷嚷着，但就洪作踏入屋内地板前的裸地时的印象来说，似乎阿缝婆婆正处于下风，形势不妙。

“我们把宝贝阿洪交给你。只求你在成绩上千万别让他下滑。你根本一点都没管过他学习吧。不让他学习，什么样的孩子都肯定会变得不行。你管过他学习吗？没有管过吧。”

叻子以一种诘问的语气说道。

“学习这种事儿，咱家娃娃不管也学得好。”

“这种事可能吗？还有，你别一口一个咱家娃娃，咱家娃娃的。”

“他就是咱家娃娃，我才说咱家娃娃。你这没用的家伙。”

“你说我没用就算了。总之，请你千万别让阿洪的成绩下滑。这点我得给你说清楚。”

阿缝婆婆本是就洪作成绩下滑一事来找叻子兴师问罪，结果却适得其反，看来似乎反被对方责问了一通。

“烦死了。我可没工夫听你这些瞎牢骚。”

阿缝婆婆脸色发白。洪作连忙跑出屋子，绕到后门。洪作往厨房里一窥，看见外婆阿种正独自一人在那里惶惶而立。外婆不时把脸转向叻子和阿缝婆婆所在的大门方向，每当她竖起耳朵听时，便会在口中反复念道：

“阿叻呀，你不对。阿叻啊，你就不能闭嘴吗？”

但是外婆的话并不能传到叻子那里。

“外婆。”

洪作叫了一声。听到了有人叫她，外婆阿种似乎这才注意到洪作的到来。

“娃娃，你就在这儿。我给你拿好东西，你就在这儿。”

外婆话虽这么说，但其实并不是要给洪作拿什么好东西。外婆的心地就像菩萨般善良，无论什么事情，若能通过牺牲自己作罪人而平安收

场，她便愿意这么干。她信奉的便是这种主义。外婆完全被阿缝婆婆和咲子的争吵搞得惊慌失措，脸上呈现出非常悲伤的神情，仿佛发生了一场大悲剧。阿缝婆婆和咲子因自己的事情争执不已，这让洪作感到悲伤，让上家善良的外婆伤心，也让洪作感到悲伤。

洪作从上家跑出去，便想到狩野川支流——长野川——的一处名为“平渊^[42]”的水潭游游泳。夏天去那里，肯定能看到村里某个孩子的身影。村里有几处孩子们游泳的地方，在沿着干流的河谷中，有御付渊、大渊等大的水潭，孩子们每年一到夏天便聚集在那里。但是今年不知为何，三年级及以下的学生都不去御付渊和大渊了，他们几乎每天都去位于支流长野川的平渊。女孩子们往年游泳的地方都是在干流那边，但今年也还是集中到了支流上一处叫做“巾着渊”的水潭。

洪作到了平渊一看。大约看到了二十个左右的孩子各自趴在大石头上的身影。幸夫、龟男、芳卫他们也在。先前他们在冷水里泡得太久，嘴唇已经完全发紫，现在他们将自己冷透了的身体趴在大石头上取暖。这些石头河里各处都是，已经被太阳晒热。村里的孩子们光着身子看起来，无一例外都是瘦猴。和海水浴不同，在河里游泳时晒黑的身体虽然同样是黑色，却总显得脏兮兮的。

洪作立刻脱个精光跳入浅滩，在浅水处扑腾。水潭有的地方较深，踩不到底。洪作一来，幸夫和芳卫也跳进了浅滩。洪作他们好几次下水，又好几次把冰冷的身子趴在石头上晒背。孩子们把在石头上暖身子的行为叫做晒甲壳。这场景确实很像河童^[43]在晒背上的甲壳。

洪作他们玩腻了之后，就去偷袭女生们所在的巾着渊。从平渊到巾着渊，需要顺流沿着河中石头一块块跳过去。石头和石头隔得较开跳不过去时，就得下到水中。到巾着渊要不了五分钟。女生们用手巾把头发包住盘起来。她们好不容易把自己和男孩子们区别开来，靠的就是这手巾。

“喂——，把丫头们赶走哟！”

幸夫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吆喝道。于是男孩子们捡起小石头往巾着渊一顿乱扔。女小河童们只得争先爬上河滩，从巾着渊仓皇撤走，仿佛这

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应对方式。

话说回来，女孩子们其实不是特别怕男孩子。她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们认为遇见蛮横的袭击者必须这么做，这么做她们才能感知到自己原来是个柔弱的女孩子，她们很享受这种感觉。

洪作喜欢看女孩子们一丝不挂地各自抱着自己的衣服，沿着山崖上狭窄的道路往街道上去。在那崖道上开着大朵的百合花，蜻蜓成群飞舞。

洪作像往常一样，在平渊一直玩到日暮。当太阳完全落下，已经没办法继续晒背时，他才想到现在得回家了。当他走上街道已是黄昏时分，白色的天光开始流淌。这时他想起了之前玩水时已经完全抛在脑后的事情——阿缝婆婆和咲子的争吵。他心想，阿缝婆婆和咲子大吵一架，不知过后怎样了？

洪作回到家，看到在百日红树那久开不败的浅桃色花朵下，阿缝婆婆正做着咖喱饭。一穿过正屋的院子，那咖喱饭的香气便扑鼻而来。

领通知簿的那天，阿缝婆婆总会做她最拿手的咖喱饭。她总是做两种：一种咖喱很多；一种只放一点。洪作喜欢和阿缝婆婆一起享用咖喱饭。

“娃娃，吃吃看。很辣很辣哦。会辣出眼泪的。”

阿缝婆婆说道。虽然洪作吃的是少放咖喱的那种，但当他一口吃进嘴里，便立刻做出皱起脸来的样子，仿佛吃咖喱时必须这样，叫道：

“噢！好辣啊！”

“是这样的。咖喱饭这玩意就是辣。你祖姥爷相当喜欢辣的东西，婆婆我都吃不下去。”

阿缝婆婆说道。她做的咖喱饭非常好吃。她把红萝卜、白萝卜、马铃薯等切成骰子大，混入精制面粉和咖喱粉，再放些许牛肉罐头里的肉进去煮。方法简单但是风味独特。有时上家也做咖喱，但和阿缝婆婆的

相比完全是两样东西。

有一次洪作在上家吃了叻子做的咖喱饭，他说：

“婆婆做的好吃多了。”

这使叻子不开心了。

“这才是真正的咖喱饭，是从烹饪老师那里正儿八经学来的。阿缝婆婆那个是乱炖，味道肯定不一样吧。”

再怎么说明味道不一样，洪作还是觉得和阿缝婆婆两人在土仓里吃的咖喱饭更正宗。叻子说的其他东西洪作都信，但唯独在咖喱饭上，洪作不敢苟同。洪作认为上家做的咖喱饭并不是咖喱饭。

洪作在煤油灯的灯光中和阿缝婆婆吃着咖喱饭。阿缝婆婆执着地认为，在吃山药泥和咖喱饭的时候，必须添好几碗饭。

“攒劲儿吃。吃饱了放下筷子往后面躺一下，然后接着吃。”

她这样说道。

那晚，阿缝婆婆一边吃着咖喱饭，一边一个劲儿地数落上家的不是。每次用难听的话骂叻子的时候，她都让洪作听见。什么“阿叻这个蠢丫头”“叻子那没用家伙”“涂脂抹粉地去学校”“学生们摊上这么个丫头来教真是可怜”等等。每当听到阿缝婆婆说叻子坏话，洪作都会有意无意地帮叻子说话，但这天他只是默默地听着。任凭阿缝婆婆再怎么说明叻子坏话，阿缝婆婆吵架吵输了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连洪作也能想象到，白天阿缝婆婆应该是彻底地输给了叻子。

吃完之后，阿缝婆婆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坐在洪作枕边——他因为白天玩水的疲劳而早早钻进了被窝。她告诉了洪作三件新的事情。一件事是从下学期开始，洪作每天都得去学校老师家学习一个小时。

“娃娃将来是要上大学的，不学习可不成。娃娃去学习一个月试试。你将来肯定比叻子那个没用老师出息得多。”

阿缝婆婆说。接下来还有件事情，说是明天校长兼伯父石守森之进来接洪作，洪作得去门野原的石守家住一宿。

“是他们专门邀你过去的，想来他家再怎么吝啬，也还是会请娃娃吃爱吃的东西吧。——反正肯定要给你灌些莫名其妙的话，婆婆帮你把耳朵堵上。”

阿缝婆婆说道。

“我才不想去什么门野原住一宿。”

洪作说。再怎么是伯父家，要去那可怕的校长家住一宿再回来，实在难以想象。

“不想去也没办法。谁叫阿洪你父亲是从那家出来的。你去吧。”

阿缝婆婆如此说道。最后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等到八月份，洪作得和阿缝婆婆两人一起到他父母的任地丰桥去。

“这也是约好了的，不去不行。我们婆孙俩要先坐马车，再坐轻便铁道^[44]，再坐大的火车，才能到丰桥。我们住两晚马上就回。如果住了两晚你妈妈也不让走，婆婆我绝不答应。”

仿佛真的当着对方说绝不答应一般，阿缝婆婆在说这话的时候，停下了手里的针线活，露出可怕的神情。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伯父石守森之进来到了土仓。洪作正和幸夫在院子里逮蝉，看到伯父的身影绕过正屋旁边往土仓过来，洪作说道：

“哎呀，校长老师来了。”

“校长老师？”

幸夫当时正在爬杨梅树，在树上的他脸色大变，连忙“嘘——”地示意别做声。洪作离开杨梅树下，仿佛被吸引过去一般往石守森之进那边去了，就像一只被蛇盯住的青蛙，明明逃开就行，却反而被往蛇的方向吸引过去。

“准备好了吗？”

伯父突然说道，脸上仍然是往常那种不悦的神色。伯父的面容虽然和洪作父亲相似，却比父亲更不讨人喜欢，也许是留着唇须的缘故，他随时看起来都是那么怒气冲冲。

“好了。”

洪作紧张地说道。

“你婆婆呢？”

洪作仿佛被这句话解放了似的，马上从伯父身边跑开，进到土仓告诉阿缝婆婆。他在一楼叫道：

“婆婆！婆婆！”

阿缝婆婆马上就出来了，表情略微僵硬地和石守森之进在土仓前面站着说话。说话的是阿缝婆婆，沉默的石守森之进一脸严肃，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不久，洪作被阿缝婆婆带上土仓的二楼，在那里阿缝婆婆给他换上外出的衣服。

“只住一宿，忍一忍。”

阿缝婆婆说。

“娃娃是男孩。没啥不能忍的。又不是去什么妖怪窝子，不会把你吃了。”

“娃娃不想去。”

洪作是真不想去。原本他就不想去，似乎因为阿缝婆婆煽风点火的话，更不想去了。

“不想去也得去。这就叫人情世故。”

阿缝婆婆把几颗水晶球糖捻进纸里，硬塞到洪作怀中，说今天别吃完了，留一点当明早的“起床糖”。接着阿缝婆婆又拿出一张大大的包袱皮，把它叠得小小的——万一那边给点什么好带回来。她把包袱皮和手巾一道塞进洪作的布腰带里。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们玉米。如果给‘年糕玉米’你就要，不是的话你就推说不要。”

阿缝婆婆说道。很早之前，阿缝婆婆就认定，除了黏黏香糯的“年糕玉米”，其他都不能叫玉米。她只把“年糕玉米”看作是给人吃的，而把其他种类的玉米看作马的饲料。

洪作走出土仓，往等在外面的伯父那里走去。这时他想起了先前就爬上杨梅树还没下来的幸夫，便往那边瞧了一眼。幸夫仍一直抓着杨梅树最粗的树干，缩成一团以免校长看见自己。透过茂密的深绿色树叶的间隙，只看得到他的后背。

洪作和校长、阿缝婆婆三人离开了土仓，走到正屋旁边，在绕过正屋旁边时候，洪作抑扬顿挫地大吼道：

“阿幸，我走啦！”

然而他并没有听到幸夫的回答。到了正屋门口，阿缝婆婆用几分正式的语调向石守森之进说道：

“那就拜托你了。”

石守森之进点头道：

“嗯。”

“洪作，那我们走吧！”

接着他朝着阿缝婆婆那边稍稍用眼睛行了下礼，便立马迈开脚步，自顾自地走在了前面。洪作没有办法，只能在后面跟着。从自家大门出来立刻就是一段长长的缓坡，在下到底的地方有一个停车场，那是马车发车和到达的地方。在下坡途中，洪作往回看了一眼。阿缝婆婆正站在

门前望着这边，一看到洪作回头，便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于是立刻往这边走来。

洪作心想，婆婆用不着过来啊。但是阿缝婆婆已经过来了。她向前弯着身子，中途半跑起来，她迅速地交替挪动双脚，两手胡乱地挥着。

“有啥事啊！娃娃？”

阿缝婆婆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婆婆，没什么事。”

洪作答道。这时阿缝婆婆的神情仿佛在说：有事也好，没事也罢，这都不重要。她对洪作说道：

“婆婆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的，明天早点回来。在那住一宿就够啦。没必要磨磨蹭蹭地一直待在门野原。快点回来。”

等洪作再回头一看，发现石守森之进挺直了他那瘦削的身体，已经走到前面很远的地方了。洪作只得离开阿婆，赶紧追赶伯父去了。

他们穿过停车场跟前，走了约半町路程，到了与市山村交界的箕子桥^[45]。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过了这桥，孩子们就会强烈地感到自己踏入了其他村子。一旦闯入其他村子，便四处都是敌人，没法放松警戒，但是洪作今天的心境却完全不同于往日。他想，自己既然跟在校长石守森之进的后面，自然没有必要再警戒什么，不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人从四面八方监视的感觉。

走在穿过市山村中央的下田街道时，伯父仍然挺直他那瘦削的身体，把他那留着短唇须，令人敬而远之的脸庞朝向前方。伯父在学校时也是这样，走路时绝不侧目。洪作落后伯父约两间半的距离，为了缩短他们之间的差距，洪作时不时地小跑一阵，再走一阵。伯父走得快，既不回过头来看后面，也不和洪作说一句话，故而他的步调丝毫不乱。伯父几乎每天一早一晚都像这样来往于门野原和汤岛间近一里的路上。

每次来到有人家的地方，洪作都会紧张起来。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

是，他竟然没有看到一个小孩。若是平常，孩子们都有敏锐的嗅觉，可以闻到其他村孩子的气息，所以一旦有人来，他们就会立刻聚集起来起哄或是扔石头什么的。不过今天洪作仿佛经过的是完全没有小孩的村子。

但是洪作并非没有感觉，他能察觉到在很多地方——比如沿街房屋的旁边、路旁米楮树的茂叶里面、田里土堤的对面，有几双眼睛正闪着好奇的光芒，直盯着这里。当洪作从这里经过之后再回头的话，他的眼睛一定会捕捉到几个男孩女孩的身影，但他没有回头。回头的话，就会受到那些目光的集中攻击，那可就太难为情了。

穿过市山村，就到了嵯峨泽桥^[46]了。过了此桥便是门野原村。一踏入门野原，这里对洪作来说便完全是异国他乡了。门野原虽和汤岛一样同属上狩野这个大村，但这村里的孩子们因为地域关系，是去邻村——中狩野村^[47]——的小学上学。因此，这村里的孩子洪作一个都不认识。

直到过嵯峨泽桥的时候，石守森之进才稍稍停住，直盯着桥下的水流，向洪作说道：

“你父亲以前在这桥底下差点淹死。”

洪作也俯瞰了下这据说曾经差点淹死父亲的河水。流到这里的狩野川比起流经汤岛时河面稍稍变宽，水量增多，水中的绿色也浓郁了些。

“他那时正好和你现在差不多大。明明不会游泳还跳进河里。真是个莽撞的家伙。”

说完这话，石守森之进又立刻迈步向前。伯父那毫无表情的脸只能用拒人千里来形容，洪作依然丝毫不能从中窥探出伯父的任何内心情感。他不知道伯父是带着怒气给他说上面的事情，还是作为一个趣谈将父亲的糗事介绍给他。不过，在这将近一里的行程里，这是伯父嘴里说出的唯一话语。

伯父家位于村子的中央附近，背后有一座小山。洪作跟着伯父，离开街道，拐进穿过田地的道路。路非常自然地延伸到了伯父家门前。洪

作之前来过一次这里，但早已记不清楚。伯父家被矮矮的石墙环绕，石墙之上密植着茶梅。他家宅地比起道路稍高，左手方有个土仓，在正屋前方有个很宽敞的院子。洪作走到院子中央，听到一声招呼传来。

“哎呀，你来啦。阿洪。”

伴随着招呼声，伯母从正屋走了出来。伯母是一位个子很小，看起来和伯父一样难以让人亲近的四十岁左右的人物。洪作之前来的时候见过伯母，但她没什么好印象。这次也是一样，好不容易迎接了洪作，又马上说道：

“你肯定有些不自在吧。平时被惯着的阿洪居然愿意来我家住了。”

伯母的脸仿佛戴着般若面具^[48]般，露出染黑的牙齿^[49]笑了，接着用右手在洪作肩上推了一把。洪作吃了一惊。虽然他知道伯母这是在高兴地欢迎自己，但总觉得有点心里发怵。

“洪作，你玩吧。阿唐跑腿去了，他马上就回来。”

伯父说完，便立刻把洪作扔在原地，自己进到正屋里面地板前的裸地里去了。于是，伯母也说道：

“阿洪，阿唐回来之前你就在这附近玩儿吧。”

说完她也进了正屋。洪作心想，你们叫我玩，我一个人没办法玩呀。洪作被扔在宽敞的院子里，环视着周遭不熟悉的景物，不一会儿便往土仓那走去，但到了土仓跟前也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没办法，洪作又绕到后门方向，接着又回到前面的院子，走到伯父家门口的路上，在那里站住。洪作心想，自己来到了一个多么无聊的地方啊。

这时，伯母从正屋出来了。

“阿洪，你别调皮，要老老实实的。你来了，伯母我一下子就得忙起来。你好不容易来门野原一趟，要是什么都不给吃就放你回去，阿缝婆婆会恨我们的，我得攒劲儿给你做牡丹饼^[50]。”

说完，她露出染黑的牙齿笑了一下。洪作心想，自己即使想调皮也

没法调皮呀。并且，洪作好像明白了伯母做牡丹饼是为了款待他，但是他觉得伯母没必要如此强卖人情。伯母出去了一会儿，不久又回来了。在门口的地方，伯母又在洪作的肩膀上推了一把。

“阿洪，你把肚子饿空了等着。门野原的牡丹饼好吃得没法比。吃了之后你就吃不下汤岛的牡丹饼了。”

伯母说完，便往正屋那边走去，看起来十分忙碌。洪作因为伯母诋毁汤岛的牡丹饼而生气，他很想告诉伯母，汤岛的牡丹饼也很好吃。

洪作站在门口，放眼望着延伸到脚下的田地，孑然而立。过了一会，伯父又从屋里出来了，看来似乎要到哪里去。他用那拒人千里的视线把洪作从脚趾打量到头顶，说道：

“别在这儿站着，玩点什么吧。”

说完就这么出门而去。洪作也不清楚伯父是在责备还是命令自己。伯父的身影沿着田间道路逐渐远去。当伯父的身影变小到终于消失在一户农家时，洪作突然感受到了想回家的心情。他想回到土仓，和阿缝婆婆两人一起吃晚饭。

正在这时，与洪作同年，被伯父和伯母叫做“阿唐”——这是他全名的前半部分——的唐平两手抱着大西瓜从对面过来了。唐平对着站在门口的洪作向上翻着白眼稍稍看了一眼，下一秒便高傲地把脸转向旁边，抱着西瓜从洪作面前经过，进到正屋里面。洪作心想，这西瓜大概是自己买来的吧。

不久，洪作听到伯母说：

“阿唐，你和阿洪玩会儿吧。”

“不想。”

唐平回答道。

“别人难得来一次，你陪他玩会儿。”

“讨厌。”

“有什么讨厌的？”

洪作听着这样的对话，心中再次涌起想回到汤岛，回到阿缝婆婆那里的心情，这次的心情比之前更加强烈。

洪作突然从门口出去，走到了路上。之后，他沿着田间道路往街道的方向走去。一踏上街道，洪作想回家的心情便已经变得坚不可摧。洪作沿着街道往汤岛方向走去。不一会儿他又跑了起来。他一边奔跑，一边在心中呼唤着：婆婆，婆婆。跑到嵯峨泽桥时，他已气喘吁吁，稍微停下脚步。夏天那泛着白色的黄昏已经向周围逼来。

洪作跑跑停停，沿着横穿过市山村中央的那条长路拼命地跑着。途中天色全黑，已经到了晚上。婆婆，洪作仍然像念咒语般地重复地说着这个词。他感到这条路实在太长了，他觉得这条路会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在这条长长的路上，洪作脑中一片空白，拼命地奔跑。

跑到箕子桥时，洪作心想，终于回到汤岛村了。正在这时，突然从背后传来了叫自己的声音。

“洪作！”

毫无疑问，这是伯父的声音。一听到这声音，洪作立刻又跑了起来。他想，要是被伯父抓住就麻烦了。两声，三声，虽然洪作听见了呼叫自己名字的声音，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一直跑到了停车场，从那里一口气登上旧道通往自家方向的那段坡道。虽然跑得侧腹部生疼，但洪作根本没工夫去管这个。

洪作回到了土仓，打开了沉重的拉门，

“婆婆！婆婆！”

他用尽最大的声音呼喊着重阿缝婆婆。不一会儿，楼梯发出一阵声响，阿缝婆婆下来了。

“阿洪？”

她吃惊地叫道。

“这到底是怎么了？哎——”

她说道。阿缝婆婆的声音渗入洪作的心间，使他感到亲切。正好这时，追赶而来的伯父也到了土仓。阿缝婆婆一脸还没搞清状况的神情，只身到了门外。洪作在土仓一楼的黑暗中屏息而立，耳边传来了伯父和婆婆小声说话声音。有时只听得见阿缝婆婆说：

“这样啊，哎。”

“真是太麻烦你了。”

“真拿小孩子没办法。”

等等。不久，洪作听到了伯父离开的脚步声，之后便是一片安静。又过了一会儿，阿缝婆婆回到土仓里面，她说：

“阿洪，他们给了好多牡丹饼。管他是什么校长，什么伯父，遇到阿洪都不管用。他这还不是只得拿着牡丹饼从门野原追过来。”

说完她低声地笑了。阿缝婆婆此时的脸上毋宁说是充满了欢喜。洪作上到二楼，和阿缝婆婆两人分享着石守森之进拿来的牡丹饼。

阿缝婆婆帮洪作铺好被窝，让他躺好，说道：

“哎！我这就拿着牡丹饼到上家一趟，给他们说说阿洪的事迹。”

说完，便熄掉煤油灯下楼去了。

现在土仓里只剩洪作一个人了，他已习惯如此。只要人在土仓，即便孤身一人他也不会觉得寂寞。当阿缝婆婆不在，洪作孤身一人时，总会有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老鼠在洪作枕边跑来跑去。那晚也是一样。

——婆婆不在的时候，老鼠会守着娃娃。

虽然阿缝婆婆经常这么说，但是洪作一直认为，老鼠实际上是来自我这里玩耍的。因此即使有老鼠出现，洪作也不会感到害怕或是发怵。

阿缝婆婆在夜里留下洪作一人出去时，常常会在离枕头稍远的地方，摆上铺着纸的糖果，算作老鼠那一份。她相信这样安排的话，老鼠就不会骚扰洪作。确实，虽然家中常有老鼠出没，但洪作却从没有被老鼠啃过或咬过。老鼠在洪作的枕边游走，有时还会跳到被子上。洪作在这老鼠的喧闹中，总是能安然睡去，从来没有感到丝毫不安。

但是这天晚上，也许是因为从门野原逃回家的事情多少让人有些兴奋，洪作怎么也睡不着。伯父的脸，如同般若面具一般、染着黑齿的伯母的脸，坏心眼的唐平的脸，这些脸在洪作眼前不时闪现。

第二天，洪作去了上家，外婆阿种说道：

“阿洪，昨天你逃回来啦？难得让别人带你去住一晚。——这对门野原的伯父伯母来说，可真是大灾难啊。”

她脸上浮现出平时犯愁时那种悲伤的表情，眉头紧皱。而外公则用明显带着斥责的语调说：

“不说一声就回来可不对。真拿你这家伙没办法。”

只有咲子说的稍微不一样。她一见到洪作便说：

“厉害呀，阿洪。”

然后轻轻地做了个瞪眼的动作，看起来非常开心地笑了。

那天，咲子带洪作和阿光去了久未前往的西平的浴场。到了之后，发现负责五年级的老师中川基已经一个人泡在了里面。中川基据说毕业于东京的大学，因此村里人和学生们都对他这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代教另眼相看。他是邻村——中狩野村——医生家的儿子，从学校毕业后就在家闲着，因为教师人数不够，公所便把他请了过来，从差不多两年前开始在汤岛小学当起了代教。

洪作也很喜欢中川老师。洪作敢在运动场等地方毫无顾虑地缠着的老师只有这个年轻人。

“阿洪。”

这个年轻老师总是用不像老师的口吻叫他，然后把这个缠着他的孩子用两手抱起，高高地举过头顶。他不只对洪作这么做，对其他学生也是一样。所以学生们一看到这个年轻老师，总是一齐往他周围聚拢过来。

“中川老师在啊。”

洪作这么一说，咲子仿佛才注意到中川老师。

“哎呀！中川老师！”

她神情羞赧地说道，

“你出去下吧。我要进来泡了。”

她说。

“好的，我去河里游泳，你泡就是了。”

中川说道。之后他又对洪作说：

“阿洪，让她们待在这里，我们去游泳。”

中川基从池子里起来，穿着一条短裤便和浑身赤裸的洪作一起来到了河边。他们在石头上跳跃着移动，朝着下游半町左右的大渊去了，那个水潭是孩子们的游泳场。在大渊里面已经聚满了孩子，一见到中川基的身影，无论是站在石头上的孩子，或是泡在水里的孩子，全都“哇”地欢呼起来。

中川基从大渊巨大的岩石上，以一种两手并拢的漂亮姿势跃入潭中。他的身影一时消失在潭水深处，不一会儿脸浮出水面，之后又以一种漂亮的姿势开始游拔手泳^[51]。孩子们都爬上大小岩石，观看中川基游泳。洪作也带着某种钦佩之情，将目光久久停留在这个年轻老师的优美动作上。

中川基和孩子们一起游泳，晒背，过了三十分钟左右，他对洪作

说：

“阿洪，我们回去吧。”

洪作便和中川基一同回到了公共浴场。咲子和阿光早已从浴池起来，穿好了衣服等着两人回来。在洪作看来，咲子出浴的妆容显得十分美丽。四个人踏上归路，阿光和洪作一道走，咲子和中川基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悠悠地并排走着。

走到下田街道时，按照咲子的意思，大家决定走田间小道穿过农田，绕到神社那边再回去。洪作想的是，田间小道一点遮阴的都没有，这么热的白天走那里并特意绕远，不如早点回家的好，但因为中川基马上对咲子的话表示了赞成，洪作也只能听从安排。

四人走到神社跟前，咲子和中川基进到神社的地界里面。阿光和洪作也跟着两人进入了神社所在的森林里。除了祭祀活动之外，村里没人会来造访这所神社，所以地界内长满了繁盛的夏草，一踏进去，蝉鸣便如骤雨急落般激烈地响起。

咲子和中川基并肩坐在已经荒废的正殿的廊子上说着话，小腿吊在外面摇晃。洪作和阿光找着聚在树上的蝉，每每有所发现便向它们扔石头。洪作有时心想是不是该回去了，将目光投向二人，但两人仍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在转脸望了那边几次后，洪作对两人亲密的样子感到了一些嫉妒。他一方面嫉妒咲子在和中川基热烈交谈时仿佛完全忘了自己和阿光，另一方面又嫉妒中川基对咲子完全言听计从。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阿光被蜂蜇了。阿光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声终于使两位男女停止了没完没了的交谈，朝两个孩子这边跑了过来。阿光两手按住的额头一角，那里看着看着就肿了起来。

“不是普通蜜蜂蜇的，是马蜂。”

中川基说着，抱住阿光的上半身，用嘴去吸她额头上肿起的部分。咲子在旁边格外认真地协助着中川。

第三章

从门野原的伯父家逃回来四五天后，洪作便要和阿缝婆婆一起前往居住在丰桥的父母那里了。

也许是阿缝婆婆提前四处宣扬，洪作去丰桥的事情在村里尽人皆知，洪作因此被很多村民叫住说话。

有人说：

“阿洪，挺好的啊。听说再过两天你就要去丰桥了。”

也有人说：

“阿洪，去的时候得坐好几小时的火车。莫忘了回来的路，你要回来啊。”

还有人这么说：

“别回来了，在丰桥念书挺好。别再给阿缝婆婆利用了，你要和你父母在一起。”

但无论村里人说什么，洪作都不太放在心上。对于洪作来说，去丰桥无疑是件开心的事儿，在洪作听来，村里人说的全都是为他的丰桥之行祝福，充满善意的话语。

洪作被阿缝婆婆领走时，父亲正在静冈的联队^[52]里服役，之后父亲便调动到了第十五师团^[53]的所在地丰桥。洪作虽然对静冈这座城市没留下什么印象，但作为洪作曾经居住的地方，洪作对静冈还是抱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可要到了丰桥，那里便是完全未知的城市，所在的县^[54]不同，比起静冈来也远得多，因为有师团驻扎在丰桥，洪作总觉得那里是座比静冈大得多的城市。

出发的前一天，连洪作都觉得阿缝婆婆非常忙碌。洪作和她一起去了西平的浴场，平时她总是进出池子好几次，坚持坐在浴池的边缘，直

到有人来和她聊天，但今天不一样，她一脸认真地抓住洪作的身体，仔细地给洪作抹肥皂，搓身上的污垢，连每根脚趾都不放过。特别是脚后跟，被她用轻石^[55]擦得快脱皮了。阿缝婆婆洗完洪作的身子，便弯下自己瘦瘦的身体洗头，左手持一把小镜子，一边瞧着镜子一边用右手灵活地使用老式长柄剃刀剃掉脖颈后方的毛发。阿缝婆一边做这做那，一边口头禅似的念叨：忙死了，忙死了。

“去丰桥也不是件容易事儿。”

她不禁说道。

那晚，阿缝婆婆很早便要洪作睡觉了。但是洪作因为心中欢喜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又醒了很多次。每次醒来，洪作都会想是不是该起床了，便从睡铺上坐起。

“阿洪，你安心睡吧。”

阿缝婆婆一直在做针线活，每次洪作起来，她都停下手里的活，透过老花镜望着洪作说道。

当洪作不知第几次从被窝里起身时，阿缝婆婆愕然地说道：

“还睡不着吗？那我给你施个法吧。”

说着她便从柜子里取出一粒腌梅子，将它分开，把核去除，然后把剩下的梅肉贴在洪作额头上。然后她说：

“好了，这样就能睡着了。你闭上眼试试。”

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法术起了作用，总之洪作平静了下来，这次终于完全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阿缝婆婆正在枕边穿着外出时才穿的衣服。

“婆婆，昨天你睡了吗？”

洪作躺在被窝里问道。

“当然睡了，不睡觉怎么去得了丰桥？反正到了丰桥，又会因为被子太重睡不着吧。你婆婆我再怎么厉害，身体还是吃不消。”

阿缝婆婆答道。虽然她是在讽刺丰桥那家子，但语调却绝不黯淡。这阿缝婆婆，不管嘴上说着什么，心中对于丰桥之行无疑还是高兴的。离开这伊豆的山村，对于阿缝婆婆来说，已是多年未有的经历了。

洪作正在洗脸时，上家的外婆阿种来了。外婆很少进到过土仓里面，但这天早上她上到了土仓的二楼，又是帮忙准备早饭，又是给洪作换外出的衣服。

他们是坐十点钟的马车出发。到了九点左右，邻近的人们便聚集到了土仓周围。除了外婆，外公、咲子、阿光他们都从上家过来了。人们过来时一般都拿着布包或纸包，好让他们帮忙带给丰桥那家子。里面都是红豆、干香菇、山蓴菜之类的东西。因为没法全部带去，所以阿缝婆婆把一部分东西打包进了行李，其他的都收进了柜子里。

不少孩子也聚集了过来。孩子们远远地围观着洪作，以一种格外生疏的眼神盯着他。洪作要去城里的事情激起了他们的羡慕与好奇，使得他们采取了这种疏远的态度。

“咻，咻，一出隧道，哎呀呀！黑黢黢！”

幸夫用一种奇怪的调子唱起来，所有孩子都像被带动了似的，各自用乱七八糟的调子“哎呀呀！黑黢黢！”地嚷了起来。咻、咻、咻是火车头喷射蒸汽的声音，黑黢黢是指脸被隧道里排不去的煤烟熏得黝黑的意思。

到了差三十分钟到十点的时候，那群人让阿缝婆婆和洪作走在前头，络绎不绝地沿着坡道下到了马车的停车场。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出发的马车停在那里，赶车老人阿六正站在马鼻子旁等着，以便随时吹响喇叭，提醒还有五分钟发车。

孩子们每次来到停车场总是围在阿六周围，直盯着阿六的脸，希望自己运气够好，阿六能让自己替他吹响喇叭。阿六有时会慷慨地说：

“来！你来吹！”

之后便把喇叭递过去。但是这只能是在阿六心情非常好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他会非常不客气地说道：

“走开！走开！”

把孩子们推开，一下子跳上赶车台，取下用绳子吊在车体遮阳篷上的喇叭，凑到嘴边。孩子们非常失望，也不想吹喇叭的事儿了，只能伴着马车一同跑起来，以此安慰下自己，这是常有的事情。

那天早上的乘客除了洪作和阿缝婆婆，只有两个去邻村的男人。因为马车可以坐六个人，四个人便可以坐得非常宽敞，来送别的附近人家的女人们，都像在说自己的事情似的，交口说着：太好了，太好了。若是坐满六个乘客，那在这小小的车厢里，大家便只得名副其实地“促膝而坐”，挤得动弹不得了。

这天的阿缝婆婆在洪作的眼里也显得气派而优雅，让人觉得即使到了大城市，也绝不会逊色于城里人。

“以前，我就是这样每年要去三四次东京看戏来着。带着钱去到处花，还有比这更舒服的事情吗？”

在等待马车发车的时候，阿缝婆婆如此说道。虽然过去肯定也有这事儿，但在别人耳中，这并不是什么让人听起来舒服的事情。有两三个女人一齐把头转向一边，一个人吐着舌头。只有上家的外婆陪着阿缝婆婆说话，她脸上神情如同菩萨，附和着说道：

“真是你说的那样。”

或者，

“是那样！是那样！”

阿六吹响喇叭，声音传遍四周。洪作连忙第一个坐上马车。接着幸夫和为吉也钻了进来，戳了戳洪作的身体，又立刻从赶车台上下来。幸夫因为重复了两三次这种行为而遭到阿六斥责，在那挠着头。

喇叭响过第二遍，三个大人也坐了进来。咲子在窗边对洪作说道：

“阿洪，真好，能坐火车。不能因为高兴就不做作业哦。第二学期你必须考第一。”

听到这话，阿缝婆婆的表情有点僵硬，但到底在这种场合下，还是装作没听见，没有再喋喋不休。

“各位，我们就走了。”

阿缝婆婆说着，抓住洪作衣服肩上的褶^[56]，把他拉起来和自己并排站着。与此同时，马车也动了起来，两人因为惯性而大大地打了个趔趄。阿缝婆婆两手大大地晃着，就在快要倒下的瞬间，一个男乘客用手扶住了她。

孩子们的欢呼和车轮声同时传进了洪作的耳朵。那群大人全都挥手告别，孩子们和马车一起开始奔跑。跑在前头的幸夫咬紧了牙关，一直紧跟在马车后面，一直跑到簑子桥畔。他在那里放弃了和马车的比赛。大人们的身影逐渐在洪作眼中变小。赶车的阿六在离簑子桥约十五六间的时候，吹响喇叭，扬鞭策马，但是一过了桥，便放下喇叭，放松缰绳让马儿减慢步调。从桥那里开始，道路便绕出了一个大弯，直到进入市山村的树丛前，都还能望见送别的人们那小小的身影。

洪作感到自己脸上的神情扭曲，正像刚才咬紧牙关奔跑的幸夫的脸。一股莫名的感动让他胸口发紧，仿佛立刻就要从口中大声喊出什么。洪作的身体随着马车摇晃，眼睛一直久久地注视着送别的人们，以及小伙伴们的身影，他们一边往回走，一边转头往自己这边看。洪作已经分不清哪张脸是外婆，是咲子，是阿光，是幸夫。洪作最后看到的是人们举着两三条小小的手臂，之后他们的身影便完全从视线中消失了。马车很快便来到了穿过市山村正中的下田街道上，在一段舒缓坡道上行驶。

洪作的座位紧靠赶车台后面，他能看见马儿强壮的臀部肌肉在自己眼前大幅地扭来扭去，与此同时，泛着金色的蓬松马尾也在左右摇晃。阿六不时挥动鞭子。鞭子挥落在马身上某处，发出声响，立刻又弹了起

来，如同牵牛藤般在空中划出一道圆弧。

“阿洪，很轻松吧。人不用走路，马来运咱们。”

但是在洪作看来，说这话的阿缝婆婆自己并不是那么轻松。她把折成三角形的手帕垫在衣领背面，两手紧紧抓住从车厢顶部吊下来的绳子。

马车一眨眼的工夫便穿过了市山村，驶过了前日里伯父石守森之进说“你父亲在这里溺水”的嵯峨泽桥。马车进入门野原村，远远地能在山脚望见石守家的树篱和土仓。这时，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路中，张开双手。马车停了下来。

那女人绕到马车旁边叫道：

“阿洪，阿洪。”

原来是染着黑齿的伯母。伯母像般若面具般张大嘴笑着，说道：

“阿洪，前日里真是辛苦你了。想来那天洪作很忙，伯母也很忙。你去丰桥，多喝点你妈妈的奶吧。”

说着，她又对阿缝婆婆说：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東西，就把这个拿来了。他们家住城里奢侈惯了，可能不吃这东西了。如果不吃，阿洪，你就把它扔垃圾箱吧。”

伯母的后半句话是对阿洪说的。

马车再次出发。阿缝婆婆把接过来的纸包拿在手上，上下掂了两三次，像是在测重量。

“荞麦粉，两百文目^[57]。——阿洪，你给记住。后边得记在账上。”

她说道。

“荞麦粉？拿来看看。”

刚才扶阿缝婆婆的男乘客伸出手来。然后他也像阿缝婆婆一样把纸包拿在手里上下掂量，完了他说道：

“这是炒麦粉。炒麦粉一百五十文目。不够两百吧。”

洪作觉得无论是荞麦粉还是炒麦粉都没关系。只是门野原的伯母好心好意拿来的东西，阿缝婆婆明明已经说了有两百文目，那男的却给纠正成一百五十文目，着实让人生气。

马车驶过门野原，过了竹丛旁的一座小桥，便进入了月濑村。在这里有两家亲戚，他们的家都在街道旁。一家是造酒的，一家是农户。洪作父亲的姐姐嫁到了农户那家，所以这边也有位姑姑在等着他们。等马车一到，她便跑到路上。这位姑姑在女的里面算是高个子。

“洪作，你见到父母，代我向他们问好啊。”

姑姑往马车里探头说道。接着她又朝着阿缝婆婆微微点头，说道：

“辛苦你啦。”

这位姑姑对自己总是直呼其名，洪作对此心存芥蒂。他想，明明不过只见过两三次，摆什么姑姑的派头。马车要开动的时候，她又专门绕到赶车台这边。

“洪作，你拿着这个。”

说着，她拿出一件白纸包好的东西。马车开动后，洪作把它递给了阿缝婆婆。

“应该是十钱^[58]硬币。”

阿缝婆婆说道。这时，另一个男的说道：

“五钱吧。”

结果打开一看，是十钱的。

“阿洪，你记住。回头得记在账上。”

阿缝婆婆把十钱硬币塞进了钱包。

马车穿过了月濑村后，便一直沿着狩野川前进，又进入了青羽根村。在这里有小学和邮局。因为这两个机构的存在，青羽根在洪作脑海里的印象，一直是个有着特殊文化气息的村子。除此之外，还有汤岛所没有的自行车修理店和肉店。马车载着多少有点紧张激动的洪作，缓缓地穿过了青羽根村。出了青羽根，赶车人便半站起身来，扬鞭打马。

马车沿着街道一路快跑，一点儿也不休息，一直行驶到下一个村子——出口村——的停车场。到了这里，马车才第一次停下来，阿六从赶车台上下来给马饮水。一位老婆婆端着托盘走了过来，上面有碗和陶茶壶。接着又端来另一个装着粗点心的托盘。

大家一边喝着茶一边抓起粗点心吃。阿六坐上赶车台后，阿缝婆婆和男乘客们都各自在托盘上放了两三枚铜币。

接下来经过的村子，很多洪作都叫不上名。在街道左侧时隐时现的狩野川，比起流经汤岛村时宽了近两倍，在河的左岸或右岸有河滩露在外面。洪作更喜欢汤岛附近的狩野川，那里到处都是大石头，那才是理想的狩野川。在快到马车的终点大仁村之前，车子驶过了一座叫大仁桥的大桥。据说这里因为桥下常有人跳河自杀而变得有名。桥下的深潭呈现出浑浊的绿色，没有水流动，即使从马车上看了一眼也让人觉得心里发怵。

进入大仁之后，洪作眼前便全然是异乡的景色了。马车在比汤岛的新道更热闹的大街上行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看到那些站在路边的当地孩子。比起汤岛的孩子，他们的面孔带着浓厚的都市气息，服装更加整洁漂亮。这里还有电影院，有些商店还在店头摆出长条旗^[59]之类的旗子。

不久马车在终点大仁车站前停住了。轻便铁道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伊豆半岛根部的三岛町。四个乘客从马车上下来后，就进到车站那小小的候车室里，松了口气似的各自坐在长椅上，长时间一言不发。因为在马车上摇晃了四个小时，人已疲惫不堪，谁也没精神说话了。

“娃娃，吃便当吗？”

阿缝婆婆此时已经脱掉木屐躺在了长椅上。仿佛一下子想起这事儿一般，她突然向洪作问道。

“不想吃。”

洪作摇着头。

“那我们等上了小火车再吃。到时候人也缓过劲儿了。之前就听说坐阿六的马车要晕，今天果然晕车了。赶马车的技术不过关，真让人头疼。接下来是坐小火车，就轻松啦。”

阿缝婆婆是真晕车了，脸色发白。那两个男乘客或许也晕车了，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躺卧在了长椅上。离轻便铁道的小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人们可以不慌不忙地在那休息。

洪作一点也不累。他没有感到饥饿，不是因为疲劳，而是因为兴奋——他来到了大仁这个有小火车来往的村子。洪作时而从候车室的出入口瞪大眼望着车站广场对面那几间并排的店铺，时而走到候车室旁边的木栅子那里，不知疲倦地盯着那两根从那里穿过田地，无边无际地延伸出去的铁轨。

轻便铁道的小火车终于开动时，一种可称之为旅情的情绪潜入洪作心头。洪作在汽笛声中，月台之上，车站职员身上，木栅子间窥见的大仁的孩子们身上，以及小火车同乘的乘客身上，感到了一种独特的忧愁。

“肚子饿了吗？”

阿缝婆婆站了起来，取出家里做好的紫菜卷着的寿司。寿司整齐地摆放在木纸^[60]上，阿缝婆婆抓起最边上的一个，然后把剩下的往洪作这边递来，说道：

“吃吧。”

洪作摇了摇头。车上没人吃东西，他不想就他俩在那儿吃。

“阿洪，你怎么了？你除了早饭什么都没吃啊。”

阿缝婆婆把手放到洪作的额头上，

“不得了了。我说呢，原来是发烧了。”

说完。也不管洪作愿不愿意，她便立刻让洪作躺在座位上，用自己的膝盖给他当枕头。这下洪作看不到窗外的景色了。但在躺倒之后，洪作逐渐泛起困意，意识也变得朦胧起来。他有时睁开眼来，了解自己身在何处。一般情况下，在小火车停车时，车厢会大幅摇晃，紧接着耳边便会传来车站职员报站的声音和车门咔嚓咔嚓开闭的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窗外已是一片夜色。洪作突然非常想喝水。

“婆婆，我想喝水。”

洪作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喊渴。

“水？”

阿缝婆婆一脸困惑。

“你等着，我现在去要水。”

她说。当小火车在下一站停车时，她从车窗探出头去，大声叫来车站职员，不停地和对方说着什么。躺在座位上的洪作看到很多乘客都把视线转到了这边。等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拿着一只装着水的金属壶进入了车厢。阿缝婆婆接过壶来对洪作说道：

“来，娃娃，水来了。”

说着便催洪作起身。洪作坐起身来，阿缝婆婆便斜着水壶，从壶口给洪作喂水。洪作不久又进入了梦乡。漫长的兴奋状态从早上持续到现在，使洪作完全没有了食欲，并把他的额头烧得火一般烫。洪作此时已筋疲力尽，疲惫不堪。

洪作再醒来时，已身处沼津站前广场的旅馆一室。洪作看着阿缝婆婆睡在自己旁边，心想这里到底是哪儿。他环视着陌生的天花板和木隔

扇，心想自己是不是已经到丰桥了。洪作从被窝里坐起来时，阿缝婆婆也醒了。

“阿洪肚子饿了。”

洪作喊饿了。他确实已经饿得无法忍受了。阿缝婆婆将手往洪作额头一放，知道他已经退烧了，于是便放心地把白天在轻便铁道上拿出来的寿司又取了出来。

洪作在这大半夜里，坐在睡铺被上吃着寿司。

“这是哪儿啊？”

“沼津啊。”

“不是丰桥吗？”

“花大价钱买的火车票，贵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么快就把我们送到丰桥，阿洪，这不划算啊。”

阿缝婆婆这么说着笑了。

洪作填饱了肚子，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子是上下方向开闭的西式窗户。洪作掀起从上面垂下的白色窗帘，透过玻璃窗看着室外，那里只有一座深夜里空无一人的站前广场，看起来非常冷清。火车的蒸汽声不知从哪里传入耳中。洪作一直注视着广场对面的大型车站建筑，心想这里就是沼津，一个到处是人的城市。不过现在一个孩子也看不见，因为深夜里大家都在各自家里睡觉。

“阿洪，你要是把昼夜弄颠倒了，婆婆可就没法子了。”

被阿缝婆婆这么一说，洪作又回到了被窝里。阿缝婆婆把手放在已经钻进被窝的洪作额头上，说道：

“哎呀，又发烧了。”

洪作那天一整晚都迷迷糊糊的，耳朵里听着火车的蒸汽声。他心想，这里是沼津，是有很多人居住的城市，自己现在是在车站前的一家

旅馆里，这个车站一天不知有多少趟火车出发和到达。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洪作醒来。阿缝婆婆在枕边姿态规矩地坐着。她给长烟斗里塞上烟丝，很香地吸着。烟从她的口鼻中冒了出来。阿缝婆婆压住洪作的被子，告诉洪作要一直睡到赶火车的时候，但是当洪作第二次听到阿缝婆婆的烟斗敲响烟草盆^[61]时，他早已按捺不住。

洪作离开被窝马上就跑到了窗边往外望。他看见很多人走在昨夜所见的站前广场上。既有大人，也有孩子。有人提着信玄袋^[62]，有人背着奶娃。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骑着自行车。在广场旁边，整齐地排列着差不多十台人力车。

洪作在窗边望着站前广场，迟迟不肯离开。阿缝婆婆催了他两三次到楼下去洗脸，但洪作根本没工夫搭理。过了一会，阿缝婆婆用脸盆盛了热水，和装在杯子里的冷水一起拿进了房间。洪作漱了口，把口中的水吐到了房顶上。接下来单手舀起脸盆里的热水，往脸上抹了两三把，算是洗了脸。

当年轻的女服务员把早餐端上桌子，洪作咕咚地咽了下口水。煎蛋、鱼干、紫菜，这些东西一股脑地映入洪作的眼帘，洪作觉得这真是了不得。冒着热气，盛在气派的碗里的味噌汤也被端了上来。洪作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下手，筷子该往哪里去。阿缝婆婆丝毫不为这样的美食所动，这让洪作对她有了新的认识，佩服不已。阿缝婆婆脸上一副见惯不惊的神情，用筷子夹起东西送到嘴里。洪作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地享用了这顿早餐。当给他添第四碗的时候，阿缝婆婆说：

“再怎么能吃也别吃了。”

“可煎蛋还没吃呢。”

洪作说道。

“那你就把煎蛋吃了完事儿。——明明昨天什么都不肯吃，今天却又这么攒劲儿地吃。”

阿缝婆婆半自言自语般地说道。

洪作吃完早饭，向后倒下仰躺了一会儿。即使不吃第四碗，肚子也已涨得难受。在吃撑了的洪作身边，阿缝婆婆正生着气。之前她明明已经写信通知过了沼津的亲戚，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来旅馆看望他们。

等那股吃撑的难受劲儿一过去，洪作便出了房间，来到旅馆大门前站着。道路的对面和这头，都满满当地排列着房子。城里的小孩时不时地从洪作面前经过。他们每个人都比大仁的小孩打扮得更加清爽整洁，他们脚踏木屐或拖鞋。虽然阿缝婆婆也给洪作换上了出门的木屐，但是因为穿不惯，木屐带^[63]早早地磨了脚，令脚趾生疼。若是穿稻草拖鞋就非常轻便，也舒服得多。洪作心想，大概城市的小孩们平时也都穿着这么正式的鞋子吧。

每次有孩子经过，洪作都会低下脸。说不清为什么，他不太有自信去注视对方的面容和身姿。他感到无论是面容、服装，还是走路的姿态，自己没有一点比得上对方。在洪作的耳朵听来，城里小孩说话是多么的清爽干脆、明亮舒服。

洪作完全陷入了自卑之中，便退回了旅馆里面。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看，阿缝婆婆正在和一个来访的陌生女人交谈。那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清瘦女子。在洪作看来，她的衣服甚是华丽。那人回头看见洪作，便问道：

“你是阿洪？”

声音沉静而优美。

“嗯。”

洪作沉闷地回答。阿缝婆婆于是介绍道：

“阿洪，这是神木^[64]家的姨妈。”

那人从紫色的绉绸^[65]包袱里取出一个大大的桐木点心盒，然后交给阿缝婆婆。

“那就拜托你代为问候了。”

她说道。

“好的，您真是太客气了。给您添麻烦了。”

阿缝婆婆好像多少被这位神木家的姨妈的气质给镇住了，看起来不似平日那般神采飞扬。阿缝婆婆一直谨言少语，直到神木家的姨妈离开，阿缝婆婆才说道：

“再怎么有钱，这样下去家也得败。”

然后她一脸严肃地说，阿洪长大了可千万别娶这样的媳妇。

“媳妇？刚才那姨妈是媳妇吗？”

洪作问道。

“现在她是姨妈，但媳妇也是当过的啊。那种年纪就穿着那样花哨的衣服，不是什么好事儿。”

阿缝婆婆刚闭上嘴，又有一对中年夫妇前来造访。这两人洪作完全不认识，好像是阿缝婆婆的远亲。女的叫洪作：

“阿洪。”

男的却叫他：

“洪娃。”

洪作第一次被人叫做洪娃，不觉有些不好意思。

那对夫妇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点心盒，而阿缝婆婆则把门野原带给丰桥的礼物给了他们，另外，还包了些钱进纸里，硬要递给两人。两人一开始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最终那男人双手毕恭毕敬地接过钱放入怀中。

过了一个多小时，阿缝婆婆和洪作退了房间往车站去了。那对夫妇

一直把他们送到车站的月台。洪作从踏进车站开始，就为即将坐上火车而兴奋不已，不管阿缝婆婆和送行的夫妇给他说什么都不搭理，他不知道他们对自己说了些什么。

不一会儿，那巨大怪物般的交通工具地动山摇地滑入月台，昨天在大仁坐的小火车完全没法与之相比。阿缝婆婆握住洪作的手说，绝对不能松开。那对夫妇要帮他们把行李从车窗塞进去，但洪作非常担心行李能不能顺利地通过车窗。阿缝婆婆拉着洪作往车上走，由于心里还挂念着行李，洪作在车厢门那里脚下一滑，跪在了地上。坐上火车后，阿缝婆婆盯着洪作脚，问道：

“阿洪，你的木拖鞋呢？”

被阿缝婆婆这么一说，洪作才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下，果然两只脚上都没有木屐。

阿缝婆婆立刻从车窗探出头去，大声嚷嚷道：

“拖鞋，阿洪的拖鞋。”

阿缝婆婆这样子让洪作在周围人面前非常难堪。洪作晃眼一看的范围内，就有好几个像是城里人的乘客齐刷刷地投来好奇的目光。不一会儿，送行的夫妇找来了洪作的两只木屐，和行李一起从车窗塞了进来。据说一只掉在月台，一只掉在车厢连廊的阶梯上。

“太好了，阿洪。你看。”

阿缝婆婆也不说声感谢，接过木屐便蜷下身子把它们放在洪作脚边。之后自己也把木屐脱了，整个儿坐上了座位，如释重负般地松开领口，扇着团扇，这才慢慢地将目光转向月台上的夫妻。

“不要吵架。凡事都要忍耐，忍耐。”

阿缝婆婆说。

“说得对，我们好好记着。凡事都要忍耐，忍耐。”

那女人对着自己丈夫又重复了这句话。那男的挠挠头，吐了下舌头，轻轻戳了下那女人的腰部。

“哎呀。”

女的发出声来，想打男的。男的敏捷地闪身躲开。在洪作看来，夫妻俩这样子格外轻狎，让人觉得不好意思。

列车开了起来，渐渐远离了月台上的那对男女。

“真是傻瓜。”

阿缝婆婆嘴上虽这么说，还是把手伸出窗外挥动着手帕。持续挥了好一会儿，阿缝婆婆缩回手来，又把那手帕叠成三角形垫在自己的衣领周围。

“阿洪，这样真是好极了。一步都不用走，火车载我们去丰桥。真不错。太舒坦了。”

阿缝婆婆说着，呈现出松了口气般的表情。洪作学着阿缝婆婆，也整个儿地坐上座位。虽然这么坐的感觉也不是那么地舒服，但他心想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吧。四人对坐的座位现在完全空着，即使不把行李放到网架上，两个人也能占有很宽裕的空间。

“话说回来，我们在这之前还是够折腾吧，阿洪。”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聊天，阿缝婆婆便一个劲儿地跟洪作说话。洪作也觉得在这之前真是够呛。离开汤岛不过是昨天早上，洪作却觉得像是好几天前的事情了。他感到自己和上家的外公、外婆、叟子，还有幸夫、芳卫、龟男他们，好像已经分开了很多时日。

洪作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把脸转向车窗外，突然他发现了挡在眼前、身形巨大的富士山。洪作大吃一惊。这是富士山没错，但比起在汤岛见惯的富士山，大小完全不同。

“啊！在这儿居然也有富士山！”

洪作叫了起来。周围笑声四起。四个年轻女人隔着过道坐在他们对面，她们都朝着洪作这边笑。洪作羞极了，马上把头转向了车窗。然后他想，为什么自己的话会惹得女人们发笑。是自己的乡村土话很可笑吧？洪作搞不清被笑的原因。

阿缝婆婆时而扇扇团扇，时而吸一口烟草，时而拂一拂车窗飘进来的煤灰，动作一刻不停。她有时也拿手帕帮洪作掸走衣服上的煤灰。洪作一直朝向车窗，身体纹丝不动。未知的风景一个接一个地从自己眼前飞过，他一点都没看厌。

火车每次停靠新的车站，阿缝婆婆就会拿出小本子和铅笔，要洪作写下站名。洪作按照婆婆说的把写在站牌上的站名抄写下来，比如原、铃川^[66]等。阿缝婆婆让洪作把大的河流的名称也写下来。还在汤岛时，阿缝婆婆每晚都会和洪作说到去丰桥得跨过富士川、安倍川、大井川、天龙川这四条大河，因此洪作非常期待能亲眼见识下这些大河到底有多大。

最先跨过的是富士川，虽然河的宽度较大，但是大部分都是河滩，水流部分仅有一点。什么啊，就这条河？洪作心想。水流之中也能看见赤身裸体的孩子们，但洪作对他们看不上眼。他觉得自己这些在狩野川的平渊和御付渊里游泳的孩子们，水平要比他们高得多。

“什么富士川，不就是条浅河嘛。”

洪作有些轻蔑地说道。

“什么啊，怎么会浅？”

阿缝婆婆帮着富士川说话。

“平渊要深得多。”

洪作抗议道。

“傻瓜，这能比吗？比起富士川来，狩野川都不能算条河。你接着看，马上大井川就来了。”

阿缝婆婆说道。然而大井川却迟迟没出现。火车在每个车站都悠悠哉地停车，充分休整，在确定没有一个没上到车的人后，才又慢悠悠地拉响汽笛发车。

列车驶入静冈站，就看到很多卖东西的人在月台上来往，他们的箱子里塞满了各种东西。阿缝婆婆在这里买了便当和茶水。洪作对静冈这座城市抱有一种眷恋之情。虽然已经完全记不得这里有着怎样的街景，自己和父母曾经住在怎样的房子里，但这里到底是自己曾度过了一年半岁月的地方，一想到这里，洪作心中便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他觉得无论是车站里的小贩，还是车站职员，都不是和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洪作在小本子上写下“静冈^[67]”，阿缝婆婆又让他在下面写上“安倍川饼^[68]”。据说安倍川年糕是这里的名产品，所以阿缝婆婆才让洪作写下来。但是阿缝婆婆并没有打算购买。

“留着回来时买吧。”

她这样说道。火车离开了静冈，正当洪作要打开车站便当的时候，阿缝婆婆叫道：

“安倍川到了，安倍川到了。”

火车发出轰隆声在铁桥上奔驰。可这安倍川在洪作看来，仍然比狩野川小。

“看吧，明明这么大。”

阿缝婆婆说道。然后她又催洪作道：

“趁着没忘，赶紧写下来。”

洪作打开小本子，在“静冈”的旁边写上“安倍川^[69]”。吃完便当，阿缝婆婆用手巾把脸半包起来，说道：

“婆婆睡一会。”

洪作不知道阿缝婆婆为什么要用手巾把脸半包起来，他想，大概是为了防止煤灰钻进嘴里吧。

阿缝婆婆睡着了以后，洪作仍然一个站名接一个站名地在本子上独自记录着。虽然他中途也有犯困，但因为得写站名，不能睡着。他对车窗外的风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千篇一律的田园和小山隔着差不多远的距离从前面扑面而来，又向后面飞离而去，仅此而已。沿途也再没有像静冈那样的大站，每个站都差不多。

在挂川，一位胖胖的中年女乘客打破了之前两人独占座位的局面，插了进来。她把洪作他们放在座位上的行李转移到了网架上，又把自己的行李并排放旁边。因为这女人不打招呼便移动自己和阿缝婆婆的行李，洪作觉得她有点形迹可疑。莫不是小偷？洪作心想。因为阿缝婆婆睡得正香，洪作感到自己必须代替婆婆保持警惕，看好东西。

“娃娃，这个给你。”

那女人落座后，微笑着往洪作这边伸出手来，把一个装着点心的纸包递了过来。洪作虽然默默地接过，但他心想，对方到底是个形迹可疑的女人，这东西还是不吃比较安全。搞不好是下了毒的。不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凭什么会给自己这样的东西？

“吃吧，娃娃。可以吃哦。”

那女人说道。但洪作心想，我怎么可能中你的奸计？那女人见洪作不搭理她，便不再说话，把脸朝向车窗方向，一会儿便闭了眼——她也睡着了。她眼睛刚闭上，嘴便立刻不雅地张开，睡得天昏地暗。她的额头上面、粗胖的挤满褶子的脖子上面，满满的全是冒出来的汗珠。洪作看着那女人的面孔，不经意间自己也被勾起了睡意，不知什么时候便睡着了。

“娃娃，天龙川，天龙川到了。”

洪作被阿缝婆婆的声音惊醒。果然火车正要开上天龙川的铁桥。洪作连忙紧贴着车窗看去。这条河的宽度虽是狩野川的几倍，但是绿色的河水只是流经宽广河滩的边缘部分，像一条细细的带子。洪作心中几乎

确定，到底还是狩野川——自己这帮孩子们游泳的地方——更大更深。

洪作打了个哈欠把视线转向阿缝婆婆这边，她正打开膝上的那包点心，吃着里面的一枚脆饼干^[70]。洪作往自己身边一瞧，之前收下的那包点心不见了。

哎呀，这可不得了啦！洪作心想。他往面前的座位一看，先前在挂川上车的女乘客和阿缝婆婆一样，也正吃着脆饼干。不知什么时候两人已经熟络起来，笑着互相热烈地交谈。洪作忍不住往网架上一瞧。行李仍像先前那女人摆放的那样，好好地待在网架上。但是洪作的怀疑并没有消失。

“婆婆，这是娃娃收下的点心吗？”

洪作谨慎地问道。

“是啊，娃娃也来吃。”

说着便把装着点心的纸包递了过来。洪作摇着头把它推开了。洪作想告诉阿缝婆婆这点心可能有毒，但那女人就在自己面前看着，没办法告诉婆婆。

“莫吃为好哟，莫吃为好哟。”

洪作朝着车窗的方向，唱歌似的一直念叨。

火车停靠下一站时，洪作又打开小本子记录站名。虽然不知道自己睡过去那阵过了几个站，总之先留出点空白吧，他这样想到。当他握起铅笔时，发现有些字并非自己的字迹，不是自己所写。原来那是阿缝婆婆接着之前的记录，亲手认认真真写下的。列车驶过滨名湖时，那女人说道：

“娃娃，你们快到了。”

好像阿缝婆婆已经把他们下车的地点告诉了她。阿缝婆婆一边咯吱咯吱地吃着脆饼干，一边不停地和那女人说话。那女人从网架上取下一个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

“这个送你吧。”

说着，她把盒子递了过来。那盒子约莫两个烟盒并起来大小，盒子正面被镂空成心形，镂空处镶着赛璐珞^[71]，透过那里可以看到盒子里面。盒子里装满了红色、蓝色等各色糖粒。

“这是果冻豆^[72]。试一下吧，很好吃的。”

那女人说道。洪作这是第一次见到这名为果冻豆的糖果。但话说回来，那女人为什么要给自己这种东西？洪作把接过来的糖果盒子往阿缝婆婆那边递去，但立刻又收了回来。因为他怕阿缝婆婆会打开盒子吃起来。洪作觉得阿缝婆婆吃脆饼干没中毒，但吃这个好像会。

在给了洪作果冻豆后不久，那女人便在下一个停车的小站下了车。下车时，她向阿缝婆婆恭敬地道别，摸了摸洪作的头，接着就拿起包离开座位而去。洪作自己又伸手摸了摸被那女人摸过的头，向阿缝婆婆说道：

“那个人，可能是坏人。”

“你在说什么啊？别人给了你那么多东西，是个好人呀。”

阿缝婆婆说着，从洪作手里拿走果冻豆，仔细地左右端详了一番，说道：

“阿洪，吃吗？”

“不吃。”

阿缝婆婆便把它收进了小手提袋中。洪作在小本子上记下了那个女人下车的车站，站名叫做鹭津。从这时起，洪作完全厌倦了火车旅行。他从座位上下来，或是沿着过道走，或是到对面空着的椅子上去坐一坐。并且每次列车停站，他都连忙从车窗伸出头去寻找站名，以便在小本子上记下。

列车停靠在那女人下车后的第二还是第三个站时，洪作听到车站职员叫着“丰桥，丰桥”。写着站名的标志牌正好在洪作探出头去的车窗

前，那里也写着“丰桥”。

“婆婆，这不就是丰桥吗？”

洪作问道。

“我看看。”

阿缝婆婆把脸转向窗外，

“哎呀，哎呀，这儿就是丰桥啦。”

她突然喊出声来，之后便一个劲儿连喊“阿洪，阿洪”，慌张了起来。附近座位上的两个人站起身过来，又是帮他们卸行李，又是帮阿缝婆婆找木屐。

一番忙乱之后，阿缝婆婆和洪作两人下到了月台。这时，几个女人走近。洪作马上认出其中一个正是自己的母亲。当他反应过来是母亲的一瞬间，便躲到阿缝婆婆身后。接着他又四下一看，心想有没有可以把自己隐藏得更彻底的地方。

洪作一边注视着母亲，一边屏住呼吸。他不知站在那里的母亲是敌是友，总之对于自己来说，她是位特殊的女性，只有这点他是清楚无疑的。虽然不知道怎么个特殊法，但她就是这么一位特殊的女性，以至于看一眼便能凭直觉认出是自己母亲。

“你们来啦，累到了吧。”

“哪有。”

“想必折腾不小吧。你们有些年没从乡下出来了。”

“哪有。”

虽然母亲笑脸相迎，但阿缝婆婆的表情和简短的回答，无不早早地表现出了踏入敌境的兴奋与警惕。

“阿洪呢？”

当洪作听到母亲声音时，他已经混入了一群正要经过自己身旁的下车旅客。他跟着那群人离开了母亲和阿缝婆婆站立的地方。他想藏到一个母亲看不到的地方。他不想害羞地和母亲说话，不想自己暴露在母亲眼前。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能远远地注视母亲这位特殊女性而不被任何人察觉。

“阿洪！”

这喊声一听便知是阿缝婆婆的声音。当这带着异常腔调的喊声传来时，洪作已经从几个走在前面的人中间穿过，继续快步向前。他夹在人群中，走出了检票口。一座比沼津的站前广场更大的广场映入洪作眼帘。从检票口涌出的客流一到了广场，便朝着各自的方向四散而去。太阳正在落山。广场的角落有几家并排的冷饮摊，它们的旗帜神经质地风中翻卷作响。洪作第一次感到一种毫无理由的孤独感袭来，他停住脚步，感到悲伤和寂寞。

洪作一个人出了车站，到底还是心中不安。检票口那边仍有排着队的下车旅客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洪作往那边看着，不一会儿，他就看见阿缝婆婆四处张望着，从检票口走了出来。

“阿洪、阿洪！”

阿缝婆婆在从检票口走出来没两步的地方停下来，突然，她用一种洪作从未听过的怪异腔调喊起了洪作的名字，如同唱歌一般。

“阿洪，阿洪！”

阿缝婆婆又用同样的腔调喊道。洪作感觉似乎有很多人盯着自己，非常害羞，便想藏到阿缝婆婆看不到的地方去。紧接着，洪作看到母亲七重出现在阿缝婆婆身旁，她也神情严肃，八方瞭望。

“洪作，洪作！”

母亲呼唤着。母亲的声音比阿缝婆婆听起来更加年轻、尖利。洪作仿佛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拽着，向着母亲的方向走去。一认出洪作的身影，阿缝婆婆便叫道：

“哎呀，阿洪！”

她脸上绽放出笑容，满脸洋溢着如释重负的神情。

“别让人操心，阿洪。你让人操心，你妈妈的脸色就不好看。”

她说。实际上这时，洪作已经看见母亲面色可怕。母亲说：

“洪作，你这样可不行，一个人想去哪去哪。这里不是伊豆的农村。”

洪作听到这话中透着严厉。

“嗯。”

他答道。

“你得说‘是’。”

母亲立刻纠正道。

“嗯。”

洪作还是这样答道，他意识到自己又说错了，连忙抓住了阿缝婆婆的衣袖。

在母亲去叫人力车的时候，洪作突然觉得旅行的快乐一下子消失殆尽，他想回汤岛了。他心里仿佛在说：真是来了个麻烦的地方。

“婆婆，我们回汤岛吧。”

洪作左右摇晃着阿缝婆婆的袖子说。

“你在说什么啊？好不容易来到亲生父母身边。”

阿缝婆婆说道。

母亲七重叫来两台人力车。洪作和阿缝婆婆坐一台，母亲七重和行李在另一台，和母亲同来的女仆则走路回去。在车上，洪作被阿缝婆婆

夹在两腿中间，带着忐忑不安心情，望着两侧不断向后退去的黄昏街景。

“你看这多轻松，娃娃。”

阿缝婆婆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嗯。”

洪作虽然被阿缝婆婆两腿夹着站在车上，并不见得轻松，但是自己不动脚就能在街上移动，也许还算轻松吧。

车夫拉着车在街上跑了十五分钟左右，钻进了一条人烟稀少的巷子，在一户正面朝街、装着格子门的房子前放下了车把。那房子看起来就是普通住家的风格。洪作从车上下来时，人已经摇摇晃晃。

一打开格子门，小洪作三岁的妹妹小夜子便露出脸来，她一见洪作就慌慌张张地想往里屋跑，结果绊倒在了门槛那里。她大声地哭了出来，于是从屋里走出一位别家的阿姨，把小夜子抱了起来。阿姨脸冲着洪作他们笑，嘴上却一个劲儿地抚慰着小夜子。后来洪作才知道，这是邻居家的阿姨。

洪作一眼就看出小夜子身上穿的衣服似乎并不是日常居家时穿的。带着花朵图案的和服背面，绞染^[73]的三尺带^[74]大大地系成一个结。洪作心想，小夜子大概是为了欢迎我们才如此盛装的吧。

进屋之后，大家还没解开行李就开始喝茶。正在喝茶的时候，穿着军装的父亲捷作回来了。洪作学着小夜子跑到进门的地方，跪坐在那里迎接父亲。父亲背朝门口的地板框坐下，慢慢脱掉鞋子上到地板上来，摸了下洪作的头就进里面去了。洪作不知该如何理解父亲的这种行为。

“爸爸打我。”

洪作到阿缝婆婆那去告状，她正在起居室^[75]外的廊子里扇着团扇。母亲听到后便指责他道：

“真傻，阿洪。爸爸为什么要打你啊？”

在洪作看来，母亲的眼光严厉而充满指责。

“妈妈瞪我。”

洪作又向阿缝婆婆告状。这次洪作看到，母亲七重是真的瞪着他说道：

“你真是变成了个怪孩子。回到家饭都还没吃，怎么就拿些有的没的事情去婆婆那儿告状？你说我瞪着你干吗？”

洪作见母亲生气了，便紧紧抓住阿缝婆婆。于是阿缝婆婆放下团扇，把身体转向七重那边说道：

“哪有父母对小孩说的话瞪眼发火的。真是作孽啊。”

“婆婆！”

母亲站起身走过来，在阿缝婆婆面前坐下，说道：

“我先说清楚，洪作是我的小孩。我爱怎么带就怎么带。如果寄养在婆婆那儿就会变成怪孩子的话，那就容我重新考虑一下了。”

阿缝婆婆有点慌了，她说：

“怎么会变成怪孩子啊。阿洪生下来就聪明伶俐。”

“他已经变成怪孩子了。告状是最不对的事情。”

母亲非常强硬。

“知道了。我给阿洪好好说吧。阿洪，给妈妈道歉。现在最好道歉。好汉不吃眼前亏。”

阿缝婆婆说道。

“那我可要说难听的话了。”

七重说话时，父亲捷作沿着廊子走了过来，向二人说道：

“刚一到家，你们这是在干吗？”

但仅此而已，捷作仿佛想要表明自己无意干预女人间的事情，对母亲七重说道：

“快点开饭吧。”

不一会儿，八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室正中便摆好了餐桌。捷作、七重、阿缝婆婆、洪作、小夜子五人围着圆桌而坐。洪作还未曾和小夜子说过一句话。小夜子时不时向上翻着眼睛瞅洪作，一和洪作对上眼便将视线移开，然后吧唧吧唧地把食物送进嘴里。洪作学着她，也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别发出这种声音，听起来太邋遢了。”

母亲提醒道。

“我是学的小夜子。”

洪作说。

“小夜子会那样做吗！是你不懂礼貌。”

母亲说道。洪作觉得非常不公平，他辩解道：

“小夜子真的也是这么做的。”

这时，阿缝婆婆说道：

“哎，阿洪，你能不能别说了。既然到了这边家里，就得把饭送到嘴里，嚼也别嚼，一咬牙一口咽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她一边说着，一边从自己碗里夹起一小块饭放入口中，作出一口咽下的表情。

七重把脸转向一边。连洪作也不由得感到，这在家里吃的第一顿饭，氛围是多么尴尬。捷作不管这些争执，始终一言不发地看膝头上的报纸，然后时不时像想起来似的动动筷子。对于阿缝婆婆和七重的言语

交锋，他从一开始就摆出不想听的姿态。

吃完晚饭，父亲带着洪作到了户外，小夜子在后面跟着。每户人家门口都亮着一盏煤气灯。那青白色的光在洪作看来是如此稀罕，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

“哥哥。”

小夜子第一次这么称呼洪作。洪作对自己被称作哥哥有些反应不过来。不过想想看，自己就是小夜子的哥哥，被叫做哥哥丝毫不值得惊讶。家对门似乎是陶瓷店的货场，透过有些破损的黑色墙壁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摆满了陶罐、大火盆、暖壶等五花八门的陶器制品。

小夜子对于洪作的到来好像非常欢喜，稍微眼熟了一点便哥哥、哥哥地叫个不停，缠在他身上。每当小夜子因为四处张望而落在后面时，就会跑着赶上来，她一跑就摔。当她摔倒时，洪作就负责把她抱起来。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捷作没有一点要管的意思，只是站在那用下巴一指，说道：

“洪作，把她弄起来。”

不光是这样的事情，洪作感到父亲这个人比起母亲来更没有亲切感。在他看来，他简直和门野原的石守森之进是同类人物。本来是亲子共同散步，捷作却一个人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只是极其偶尔地回头看一眼。洪作为了赶上父亲，有时得跑起来，因此每次都把跑摔的小夜子扶起来。洪作先还帮小夜子把粘在衣服上的沙子拂掉，最后只能抱着把她扶起了事。洪作对这种散步提不起一丝一毫的兴趣。

到了八点，洪作和小夜子被一同安排到里面的屋子睡觉。洪作虽然想和阿缝婆婆睡，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按母亲的指示进行。阿缝婆婆好像是一个人睡在客厅。小夜子躺下后不久便呼呼入睡。洪作却没那么轻松就能睡着。这里比起汤岛的土仓来，天花板要高得多，房间也更宽敞。躺在被窝里望去，榻榻米像海一般宽广。

从第二天开始，洪作按照母亲的命令，不得不每天上午学习两小时

学校的功课。六点起床，七点吃早饭，七点半在门口把父亲送走，之后洪作便立刻坐到书桌前学习。等到九点半学完解放，又被吩咐先打扫房子周围的院子，然后跟着外出采购的女佣出门，帮忙提买东西的篮子。

虽然母亲说下午可以自由玩耍，但在洪作看来，自己想玩也没法玩。这里既没有任何朋友，周围也没有山野田地。

“你去和小夜子玩。”

母亲虽然这么说，但洪作觉得跟小夜子搭档玩一点意思都没有。并且跟小夜子待在一起的话，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在桌边玩的时候，要提防她顺手抓起桌上的东西扔过来；去廊子上玩耍时，又得看着她别从廊子上掉下去。视线稍有离开，她就开始爬通往二楼的楼梯，并从爬了两三阶的地方踩空摔下来。

阿缝婆婆白天待在女佣的房间，除了吃饭，基本不从里面出来。她在狭窄的女佣房间里，吸吸烟草，缝缝补补什么的。七重也尽量不和阿缝婆婆打照面。两人都刻意回避对方。她们一碰面必然要吵起来。有时洪作去女佣房间，阿缝婆婆便会告诉他还有八天，还有七天，说回去的日子快了。阿缝婆婆说：

“阿洪，你既要照顾小夜子，又要被她们呼来唤去，肯定很辛苦吧。快了快了。忍耐，要忍耐。”

她还说：

“万般皆是良药。这是一场试炼，即使生气也不能为此懊恼。”

洪作几乎每天都等着回家那日的到来。他想快点回到汤岛，和幸夫他们去平渊玩水，去神社的地界抓蜻蜓。但自己若是把想回去的心情说出口来，又觉得似乎对不起母亲，所以他忍住了。

某天晚上，洪作在被窝里，听到了隔壁母亲和阿缝婆婆激烈的争吵。一开始，阿缝婆婆用难听的话骂七重，扬言无论如何也要带洪作一起回汤岛。七重这边则毫不松口，不管阿缝婆婆说些什么。

“任你再怎么讲，洪作留在这儿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七重嘴里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阿缝婆婆知道七重的决心已经雷打不动，在大吵大闹一通后，还是服了软。

“求你了，让阿洪回去吧。不要把阿洪带走。你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回去，让我在那乡下的土仓里一个人住？”

阿缝婆婆这样说道。但是七重并不理会。于是，阿缝婆婆又说：

“那么，我们问问阿洪心里怎么想的吧。阿洪如果说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干脆脆地放弃他。如果阿洪说想回汤岛，你得按他说的去做啊。按他本人的愿望来最好。”

但是，不管她说什么，七重都不理会。于是，阿缝婆婆怒不可遏，再次开始大声嚷嚷。过了一会儿，捷作从二楼下来，走到两人中间，说一切还是等问了洪作的意思后再做决定。母亲七重看来有些不服，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洪作松了口气。他想，若是阿缝婆婆一个人回去，自己被留在这里可就麻烦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捷作问洪作道：

“洪作，你是想回去，还是留在这儿？”

“我要和婆婆回去。”

洪作毫不犹豫地回答。于是，阿缝婆婆脸上浮现出一副“你看，是这样吧”的表情，说道：

“阿洪，有些事情老实地说比较好，有些则不好。但是说过的话可是收不回来的。”

母亲七重瞪着几分得意的阿缝婆婆默不作声。捷作说道：

“哎，行吧。洪作交给婆婆带。孩时在乡下长大也不错。”

第二天洪作和阿缝婆婆便要回去。在这前一日吃过晚饭后，洪作和母亲七重、小夜子还有一个女佣共四人去闹市区买东西。他们去了一家

叫若松园的大型点心店，在那里的堂食部吃了点心。在这样的地方吃点心，对于洪作来说还是头一遭。那点心是一种黄色的果冻，洪作觉得它看起来非常漂亮，仿佛把勺子插进去都会让人觉得可惜。点心非常美味，入口即化。洪作觉得不能把这美味分享给上家的外婆、叻子还有幸夫他们实在是件憾事。他觉得这味道再怎么用语言来描述也描述不了。

七重进了洋货店、文具店、点心店等几家商店，给阿缝婆婆和洪作买了各种礼物，让女佣和洪作拿着。七重为洪作买了装在漂亮的盒子里的蜡笔和笔记本之类的东西。母亲给自己买了这么些东西，洪作也禁不住高兴起来。

“阿洪，你要不就留在丰桥吧？”

走在热闹的大街上，七重调侃般地向洪作说道。

“不。”

洪作连忙大大地摇着头回答。

“婆婆明天回去，你就只在这里待一个暑假，过后你一个人再回去就行啦。”

七重又说道。

“我不。——我要和婆婆回去。”

洪作拼命说道。在洪作看来，让阿缝婆婆先回去，自己留在这里实在无法想象。他想到若是自己的意思没能传达给母亲就完了，于是便喋喋不休地一直重复着：

“我要和婆婆回去。阿洪要和婆婆回去。”

母亲也许是被洪作的态度惹恼了，抛下一句：

“知道了。吵死了。”

先前洪作还因为母亲一反常态的温柔而喜欢上了她，但这句话使她和洪作再次产生了距离。洪作心想，母亲果然还是一个既心眼坏又冷酷

的人。

母亲走进卖和服布料的店里，洪作带着几分对她的抗拒，没有跟着进去。他在布料店门口站了一会儿。正好对门有家金鱼店开着门，穿着和服单衣^[76]的孩子们蹲在那里，有的伸头看着水槽中的金鱼，有的拿着小网在舀金鱼。看到这，洪作便往对门去了。他夹在孩子们中间看了一会儿金鱼。

“舀一次试试。”

五十岁模样的金鱼店老板说道。洪作原先以为他不是在对自己说话，当老板口中第二次说出同样的话时，他才知道老板是在跟自己说话。

“娃娃！舀一次试试，我不要钱让你舀一只。你舀吧。”

洪作便按他说的，拿起小网伸进水槽。金鱼在网中跳动。洪作还想追着其他金鱼舀。

“哎，不能这样。不行，不行。”

老板说道。洪作非常遗憾，只得就此把网还给老板。

洪作接着又在那里看着老板同样地邀请其他孩子免费舀一次。他看到了在汤岛那种地方想看也看不到的女孩，她皮肤白皙，容貌端正，尖叫着追逐大只的金鱼。他还看到同样是在汤岛根本无法想象的男孩，他一脸神经质的神情，皱着眉头追逐一条有着小斑点的金鱼。洪作心想，城里的孩子们为什么都看起来都如此地聪明伶俐，说起话来清爽干脆？

洪作不知在金鱼店前待了多长时间。突然他想起母亲，站了起来。一瞬间，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揪住了洪作的心。

洪作连忙回到布料店门前，果然里面已经没了母亲七重、小夜子和女佣的身影。洪作从布料店出来后先往右边跑，跑着跑着又停下，接着又往反方向跑。跑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他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次他又转向左边拼命跑。

从这时开始，洪作心中便惊慌失措起来。他想到若是找不到母亲自己将会怎样。洪作一个劲儿地转弯，时而胡乱狂奔，时而用光了劲儿慢慢地走。

“婆婆，婆婆！”

洪作口中一个劲儿地呼喊着急婆婆。

这时，洪作听见身边响起了列车车头吐着蒸汽的声音。这里十分寂静冷清，完全没有行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了这么一个黑暗而又荒凉的地方。洪作沿着木栅子，行走在这条长长的不知何处是头的路上。在行走途中，他很想调头回去，但是他觉得与其调头回去，还是继续向前更好，这样恐惧似乎会少些。

洪作半哭着在路上奔跑。现在已经听不到火车头的蒸汽声了，取而代之的是周围的一片蛙声。不知什么时候，洪作已走在了田间的路上。

在昏暗的田地里，洪作一边低声哭泣，一边行走。他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着。他感到自己似乎不得不这么漫无目的地行走，直到路的尽头。无论他走到哪里，稻田里都充满了蛙鸣声。

突然，洪作同时停住了哭泣与行走。他看到前面远远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朦胧光团正在晃动。一瞬间，一种全身被冷水浇遍般的恐惧向洪作袭来。洪作想折回去，但他害怕，更不要说继续往前走了，那更吓人。洪作吓得呆立在原地，盯着那光团。虽然洪作看明白了那是灯笼的灯火，但一想到打着灯笼的不知是什么人，他便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怖所包围。

洪作像根棍子一样戳在那里，直到那灯火来到离自己相当近的位置。他想，自己终于要被抓住吃掉了。一想到自己被吃掉后，婆婆和啖子将会多么悲伤，洪作就心中难受。

“婆婆！”

突然，洪作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

“婆婆，婆婆！”

一旦喊了起来，声音便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于是灯笼那边响起了人声，灯光也更快地靠近过来。

“哇！”

洪作用最大的声音哭了出来。这是临死前的哀号。啊！自己要被捉住了，自己要被吃掉了。他的脚已经粘在地上动弹不得。自己要被吃掉了，要被吃掉了！

“这孩子 in 干什么？”

伴随着这声疑问，那灯笼也被支到了洪作面前。田间小道和长满那里的杂草、两侧稻田的一部分，还有自己的一对赤脚都被灯火照亮。洪作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光脚。提着灯笼的那群人有两男三女。他们把洪作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吵吵嚷嚷地讨论着什么。洪作浑身僵硬。要被吃掉了！要被吃掉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发不出声来，洪作心中充满了陷入悲惨境遇的孩子的悲伤，这悲伤完全浸透到了心里的每一个角落。这时，洪作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你是哪里的小孩？”

当那群人中一个女人这样问道时，洪作的哭声变得更大了。

“你去哪儿？”

这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婆婆，婆婆！”

洪作只是一个劲儿地叫道。

“这是让狐狸上身了吧？”

另一个声音说道。

“婆婆，婆婆！”

“你家在哪儿？”

“婆婆，婆婆！”

“你到底怎么啦？”

“婆婆，婆婆！”

无论他们问什么，洪作只是一个劲儿地叫着婆婆，婆婆。

“喂！”

突然一声大喝传来，洪作被一个男的抓住衣领拎到了半空，接着又放回地面，然后又被他使劲儿地摇晃。最后，又被抓着衣领，连续挨了两记耳光。

“哇！”

洪作拼命地闹了起来。自己被拔掉头发，拧下胳膊，拆得七零八落地吃掉的时候到了。不能就这么被吃掉，必须活着回到阿缝婆婆的身边。洪作使出浑身的力气，手脚乱舞，大闹不止。

那男的打了洪作第三记耳光。

“怎么样？这下该清醒^[77]吧。”

他说。

“说，你从哪儿来？”

他盯着洪作的脸问道。洪作觉得他的脸看着和学校的老师中川基很像。洪作先还认真地想了下：这不就是中川老师吗？但后来还是发现不是。不过因为先前的误认，心里镇定了几分。对方见洪作安静了下来，便又问道：

“你从哪来？”

“汤岛。”

洪作第一次说了话。

“汤岛？”

对方好像不知道汤岛这个地名，又问：

“你是一个人来的？”

“和婆婆来的。”

“你婆婆去哪了？”

“丰桥。”

“丰桥哪里？”

“妈妈家。”

“你妈妈家在哪儿？”

“丰桥。”

这群男女接下来又吵吵嚷嚷地商量着什么，其中一个人说道：

“不知道这孩子是走丢了还是被狐狸上身了，总之我们把他带去派出所吧。”

于是一个女的说道：

“娃娃，走吧。”

接着就牵起洪作的手。洪作被夹在这群男女中走了起来。走着走着，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娃娃，你为什么在这种地方？”

女的问道，但是洪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到这田地中央来了，所以没法回答。正在这时，

“哇！”

伴随着一声大喊，那女的在洪作背上猛地打了一下。就在洪作的身体往前倒去的瞬间，她用另一只胳膊扶住了洪作。

“这下该把狐狸^[78]赶走了吧。”

那女的不是对洪作，而是对其他男女说道。灯笼的灯光照着脚下，洪作一路提防地走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背上又会被这么打一下。那群男女一直吵吵嚷嚷地在讨论被狐狸迷住了居然能走来这么远的地方云云。确实，田间小道怎么走也走不到头。洪作不禁也对自己居然能走这么远感到不可思议。

他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商店林立的地方，洪作已经走累了，脚变得像两根棒子。进城之后，洪作心想，自己得从这群人手里逃走。那些男女口中都说着派出所，洪作隐约感到自己会被带去那里。要是被带到了派出所，肯定就再也见不到阿缝婆婆和母亲七重。大概也回不了汤岛了。若是这样就完了。

洪作心想，自己无论如何也得逃走。当把自己带来的那群男女围拢在一起，向一个路人询问派出所在哪儿时，洪作顺利地溜进了一条小巷。一钻进巷子，他便立刻往右拐去。这是一条看不到头的小路。洪作也不管方向，只顾拼命奔跑。被派出所抓住就完了，这种想法支配着这时的洪作。

不知什么时候，路又变宽了。但是这次周围一家商店也没有，路旁只有普通住宅排列在那里。煤气灯已经熄灭，周围一片黑暗，基本上没有行人。洪作这时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似的，又开始边走边低沉地哭泣。他嘴里发出哭声，鼻子吸着鼻涕，完全机械地挪动着双脚。洪作路过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他经过的一个地方有木栅子，在木栅子对面，赤身裸体的男人们正在洗两匹马的身体。接下来又经过了一所神社跟前，在像是社务所的地方，二三十个男人们正在把酒言欢，仿佛幻灯片里的一格画面。

接下来洪作时而爬上缓缓的长坡，时而又从上面下来。途中有两三次行人招呼自己，他都一概不理。洪作心想，招呼自己的要么是想把自己带到派出所，要么就是人贩子，肯定是这样。

不知什么时候起，洪作的哭声变得机械起来，口中每哭三声，就吸一回鼻涕。这样的话，正好和自己的步调合得来。并且，他在心中一直呼唤着阿缝婆婆，婆婆，婆婆，婆婆。不知走了多久，时间过了多久，洪作和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正面撞上。

“你，是阿洪吧？”

那人说道。这声音有印象，洪作听到后猛地一惊。

“你，就是汤岛来的阿洪吧？”

那人又说道。

“婆婆。”

洪作认出了她。

“果然是阿洪啊。”

紧接着，洪作感到阿缝婆婆温暖的手掌一下捧住了自己的脸颊。然后，又一下子抓住自己的肩头。

“阿洪，是阿洪啊。”

阿缝婆婆呻吟般地说道，接着便大声喊道：

“阿洪他爸，阿洪他妈，阿洪找到啦！”

这喊声调子非常独特，仿佛雄鸡打鸣。于是，从道路前方传来了其他人跑来的脚步声。跑来的是女佣阿时^[79]。阿时跪在洪作面前的地面上叫着洪作：

“娃娃呀。”

同时，她放声哭了出来。洪作原本觉得阿时总是只疼小夜子，刻薄对待自己，所以对她没什么好感。但就在这时，他对阿时也感到了眷恋。阿时把洪作抱得紧紧的，说道：

“真是蠢娃，蠢娃。”

说着，她便把自己脸颊硬凑了过来。

洪作被阿缝婆婆和阿时各自牵起一只手走了起来。家就在咫尺之遥的地方。阿时把洪作送到了家，没进家门便又立刻跑了出去。她是去告诉出门寻找洪作的父亲母亲。

阿缝婆婆一进门，就让洪作坐在给客人坐的夏用坐垫上，然后端来点心钵放在洪作面前。

“整点儿，整点儿。”

她用当地的话说道。

这时，独自一人在隔壁房间睡觉的小夜子也起床出来了，好像先前为了应对洪作走丢的事件，大人们硬把小夜子弄去睡了觉。小夜子睁大眼睛，默默地坐在洪作旁边。

“小夜子不能吃。你又没走丢还想吃点心，没那么好的事儿。”

阿缝婆婆说道。之后只对洪作说道：吃吧吃吧。正在这时，母亲七重和阿时两人回来了。七重一进房间，马上精疲力尽地坐在榻榻米上。然后她说：

“啊啊，幸好找到了！”

接着便大大地吐了口气。

“阿洪，你到底去哪儿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居然能一个人找回家来。”

她不禁感叹道。

“聪明孩子就是这样。无论被丢在哪儿不管，都能好好地回来。是吧，洪作？”

阿缝婆婆说道。

“说我把洪作丢在那儿不管太过分了。但是今天我不和你东说西说了。——总之这下我放心了。幸好啊，幸好找到了。”

母亲从厨房拿来了切好的西瓜，她移开点心钵把西瓜放在那儿。

这时又有人来了，这次来的是巡警和父亲。他们两人好像都是回到家才知道洪作已经回来了，于是一群人在门口大声地说着话，比如，真的是；真的吗；等等。洪作一想到巡警可能会责骂自己，身体便缩成一团，一动不动。不久，洪作察觉到巡警好像回去了，捷作和刚才迎去门口的七重、阿缝婆婆三人一道进了屋。

“洪作，你终于回来了。去了哪里？怎么去的？你说说看。”

捷作一脸认真地问道。但洪作没法回答自己经历了什么。他既不知道事情该从哪儿讲起，也不清楚在自己的整段经历里面，从哪儿到哪儿是梦，从哪儿到哪儿是现实。洪作就讲了在田间小道上行走呀，看到马了呀之类片段性的事情。回忆起来的事情还没讲到一半，他便被强制要求去睡觉了。

躺进被窝之后，洪作到底还是处于兴奋状态，直到很晚都没有入睡。隔壁房间里，捷作、七重、阿缝婆婆三人正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洪作走丢的事件。因为洪作平安回到了家，再加上明天阿缝婆婆和洪作就要回伊豆了，在座的人似乎都沉浸在和谐的气氛中。中间也听得见阿缝婆婆和母亲的笑声。洪作听着听着自己也不由得安下心来，不知什么时候陷入了深深的睡眠。

第二天早上，洪作把去上班的父亲捷作送到门口，在那跟他道别。

“下次就等正月放假过来吗？”

捷作问道。然而不等洪作回答，阿缝婆婆便代他回答道：

“下次就等明年夏天吧。对吧，洪作？”

洪作心中不免觉得有点对不起父亲，便小声说道：

“正月来也行。”

“真的吗？”

捷作确认般地问道，之后又放声笑道：

“你乖乖听婆婆的话，好好学习。”

说完便出门走了。

捷作走后过了约一个小时，洪作和阿缝婆婆，便要同母亲一起从家里出发，前往车站。行李已经被早起的阿缝婆婆在早饭前完全打包好了，只等搬走。他们带的东西比来时多得多。虽然很多是给洪作自己的东西，比如母亲给买的蜡笔和笔记本等，但更多的是要分给汤岛的邻居们的礼物，这占了行李的大部分。

阿缝婆婆从回去的两三天前开始，就拼命地买东西。

“这东西是有点贵，但没办法。”

她这样说着，给洪作本家的外婆阿种和曾外祖母阿品买了衬领[80]。

“虽说没必要给阿光这丫头买什么礼物，哎，还是给她买吧。”

她这样说着，给阿光买了玻璃弹珠和弹币[81]。除此之外，她还给村子里和她多少说过话的人家，各自准备了些礼物，比如五金店、旁边的佐渡屋、正屋的医生家等。当然，洪作的父母也准备了些礼物，但阿缝婆婆似乎打算给自己认识的村民们，送上自己挑选的礼物。

洪作有点担心：在这些礼物中，到底有没有遗漏了给上家咲子的那份？但是他踌躇着没有向阿缝婆婆确认。不过比起这个更迫切的问题是，该给幸夫、芳卫、龟男这些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送什么。因为阿缝婆婆不可能给他们准备礼物，所以洪作想，大概得从母亲给自己买的这些蜡笔、铅笔里面分一部分给他们。

洪作想起了离开汤岛时，那群孩子追着洪作的马车跑的情形，特别是咬牙跑到了簑子桥边的幸夫的脸，这让他时常揪心不已。洪作不禁怀念起这些平时里争争吵吵打架的小伙伴，一个也不例外。他想，他们肯定都

在翘首期盼着自己回去。来丰桥时他们那般盛大地送别了自己，所以洪作希望想方设法带上些礼物回去。

洪作在就要回去的时候想到这些，一下子心虚起来。如果仅是母亲给自己买的那点礼物，似乎根本不够。

人力车停在了门口，和来时一样，洪作和阿缝婆婆坐一台，母亲七重坐另一台。当阿缝婆婆准备上车时，小夜子突然跑了出来，

“婆婆，不要走。”

说着，她缠住了阿缝婆婆的腿。

“哎呀，哎呀。”

这是阿缝婆婆自打来到这里，第一次对小夜子发出带着几分爱怜的声音。先前已经坐上车的七重说道：

“婆婆，孩子真是可爱啊。你再怎么对她尖酸刻薄，她都会和你亲近起来。”

阿缝婆婆对此摆出不加理睬的姿态。洪作想和妹妹道别，他向小夜子招呼道：

“小夜子。”

但小夜子和洪作刚来时一样，有些害羞，只是向上翻着眼睛看着洪作，并没有靠近过去。洪作在这样的小夜子身上感受到了自己作为兄长对妹妹的爱。他想，要是这段时间自己对妹妹再体贴些就好了。

人力车跑了起来，洪作被阿缝婆婆的两个膝头夹在中间，扭过身子向站在门口的女佣阿时和小夜子那边挥手。洪作一直拧着身子，直到两人的身影变小，已经没法再朝后拧了。

洪作这才把目光第一次转向前方，他看到了母亲的身影——和这边的情形一样，人力车载着她摇晃着前行。她打着遮阳伞。虽然洪作只看到母亲肩膀以上的身体，但他觉得母亲既年轻又美丽。他禁不住想，

即使找遍整个伊豆，也找不到像眼前的母亲这般出色的女人。洪作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他那优秀的母亲。

“妈妈。”

当两台车距离接近时，洪作试着叫了一声母亲。母亲略微回过头来，她的右手举起，挡着阳光。手的影子映在淡蓝色遮阳伞下那张清爽的脸上，使母亲看起来更加美丽。

“正月的时候，娃娃还会过来。”

洪作叫应了母亲，但发现没什么要说的，于是这么脱口说道。

“不用来。我们在汤岛吃正月的年糕。阿洪在汤岛长大，城里的年糕是吃不惯的。”

阿缝婆婆接着洪作的话，语气强硬地说道。

到了车站，车夫把行李一件件卸了下来，堆在候车室的一角。

“有七件行李。一个信玄袋，两个包，四个布包袱。阿洪你也记一下。婆婆记不清就麻烦了。”

七重要洪作在换乘的时候必须点数。

“嗯。”

洪作心不在焉地回答道。此刻他正无比钦佩地看着红帽子搬行李[82]。他走过来，一趟便把这些行李全部搬到了车上。在洪作看来，那红帽子已经很老了，但他却可以把那么多沉重的行李巧妙地分别搭在两肩上轻易搬走。

到了月台后不久，上行[83]的列车便滑了过来。

“阿洪，你的拖鞋可得穿好了。”

阿缝婆婆一边登上车厢连廊一边提醒道。

但洪作已是第二次坐火车，心中不慌不忙，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把木屐弄丢什么的了。洪作还感到，虽然只是在丰桥这座城市里住了一小段时间，但自己已经多少沾上了点城里人的气息。城里人坐火车就是这么从容不迫，也不会大声说话。

他们上了车，看见红帽子已经把行李在网架上整齐排成一列。阿缝婆婆把刚从七重那里接过的铜币递给了红帽子。红帽子谢了一声后便下车了。洪作突然觉得自己的地位变高了。他认为让红帽子搬行李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情。他觉得车里的人们都用一种叹服的眼光看着这边。这种眼光着实与在沼津乘车时，乘客们看他们的好奇眼光不同。

发车铃响起，站在车窗外的七重往车窗里探头说道：

“再见了，阿洪。记得给上家的人问好。要注意身体。婆婆你也一样。”

虽然那句话是附带着说给阿缝婆婆听的，但阿缝婆婆还是不住地弯腰道谢：

“受你关照了。谢谢你了。”

在和母亲分别时，洪作到底还是感到依依不舍。列车开动后，洪作把身子探出车窗挥着手。他打算一直不停地挥手，直到看不到母亲的身影。

“阿洪，你这动作多危险呐！”

阿缝婆婆用手往后拽洪作。但是因为有婆婆在后面拽着，洪作反而更放心大胆地把身体又探出了点车外。

“阿洪，你老实点。还没个完了。”

阿缝婆婆最终硬生生地把洪作拽回了座位。

“阿洪饿了！”

洪作刚在座位上平静下来，就感到了一阵急剧的饥饿。

“早饭怎么回事啊？没吃吗？”

阿缝婆婆一脸吃惊地问道。

“吃了，但是饿了！”

“这样啊。看来阿洪在丰桥没吃什么正经东西。”

离开丰桥之后，阿洪又像以前一样，变回了阿缝婆婆的孩子，而阿缝婆婆又成为了洪作唯一的庇护人。

第四章

当马车载着洪作和阿缝婆婆驶进村里的停车场，已是一个凉风吹拂，让人感到秋天已近的傍晚。洪作和阿缝婆婆在沼津住了一晚，一早从沼津出发，坐轻便铁道到了大仁，拜访了阿缝婆婆在那里的远亲，在他家吃过午饭，便坐上了驶往日夜思念的汤岛的马车。

洪作坐上马车之后，因为行驶缓慢而苦恼不已。他想，上次坐马车的时候似乎更快点。当马儿在出口村中途休息时，洪作也很不高兴。无论阿缝婆婆和那些同乘的女人跟自己说什么，洪作都噘着嘴，扭着身体不愿搭理。

“你这是怎么了？阿洪，我们好不容易要回村子了。”

虽然有时阿缝婆婆会担心地问洪作，但自打她坐上马车后，她的心思就被其他事情勾走了。阿缝婆婆把丰桥之行给别人吹了又吹。

“不说别的，你们听好了，那真是奢侈。一到车站，我们就被人力车一溜烟给拉到家里。一步路都没走，车就已经在家门口停下了。还有就是煤气灯，那是一种给门前亮灯的玩意儿，那个呀，煤气公司的人会天天来点火。一般自家的灯应该自己点，但不是那回事儿，每天都有人来点灯。不过你们听好了，那灯也不是免费的，每个月都得花大价钱。穷人在城里根本活不下去。”

阿缝婆婆把自己在丰桥城里的所见所闻一件件地说给人听。她说到若松园——那家店的人每天早上带着盒装的样品来让人订购点心，还说到七重带她去参观的高师原的练兵场和丰川稻荷^[84]，话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无穷无尽。

“丰桥那地方，比三岛还大吗？”

一个女人问道。阿缝婆婆一听便一副急得跺脚的样子，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所以说你们这些乡下人真是无可救药。

“三岛有师团驻扎吗？静岡都只有一个联队。是这样的，丰桥这地方，你可听好了，驻扎有师团。师团就是联队集合在一起。光凭这一点，你拿三岛去和丰桥比，便是委屈了丰桥。你说的是吧，阿洪？”

阿缝婆婆如此喋喋不休地说着。关于这些事情，洪作和阿缝婆婆意见一致。

马车经过青羽根之后走得更慢了。因为是坡道，马儿跑一小会儿便立刻停止奔跑。洪作焦急地看着马尾巴分成左右两部分摇着。他甚至想干脆下车自己跑。

马车经过门野原时，可以看见山脚下石守家的土仓那白色墙壁显得那么小。洪作在马车走出门野原村前，一直蜷缩着身体。他自己也很难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把身体蜷缩起来，但是他想，如果这时伯父校长和染着黑齿的伯母从石守家出来给自己打招呼，自己肯定羞怯得想立刻消失吧。

马车过了门野原，进入市山村，洪作一下子从座位站了起来。

“婆婆，我们马上就要下车了。”

他说。

“我知道。娃娃，危险，你坐着。”

话音刚落，洪作一个踉跄扑在了面前的乘客的膝上。

“看，我说中了吧。”

阿缝婆婆说着站了起来，她也晃倒了。

“这马性子不好。”

阿缝婆婆说道。

“哪里性子不好了？”

赶车人头也不回地说道。

“在丰桥，没哪匹马像这样。”

阿缝婆婆的话着实惹人生气。

“丰桥也有拉货的马车吧，更差的马应该多的是。”

赶车人也不示弱。

“没见过那样的马。”

“不可能没见过。”

“驻扎有师团的城市，怎么会有这种瘦马。你不肯多喂点饲料可不成！”

“你说什么！”

赶车人阿六满脸通红，回过头来瞪了阿缝婆婆一眼，猛地举鞭抽马，马儿跑了起来。鞭子不断地抽在马屁股上，马儿全速奔跑。眨眼间马车便跑上了市山村的缓坡，从那户有水车的农家旁开始，马车画出了一条大大的弧线。

洪作看见了。他看见之前期待了很久的景色正映入自己眼帘：长野川、汤岛村、村里家家户户繁茂的植物和围绕它们的一棵棵树木、白色的街道，还有天城山的棱线。

“哇！”

洪作喊叫着站了起来。阿缝婆婆说了句话，但是洪作的耳朵没有听她说的是什么。马车过了簑子桥，朝着停车场攀爬最后的坡道。两三件行李从座位上滚落下来。阿六十分高亢地吹响了喇叭。风儿一下子灌进车里。这阵初秋的风儿清澄而又带着凉意，这在丰桥是无法想象的。

到了停车场，洪作第一个从马车上下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除了樱花树的树根那里有四五个村里的孩子聚在一起瞪着这边。这些都是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但是，洪作看到几个大人正沿着旧道的坡道往这边跑来，她们好像是从阿六的喇叭声中得知了马车的到来。那几个附近

人家的女人像是跑去火场救火一样，慌慌忙忙地正从坡道上跑下来。洪作虽想跑回家去，但阿缝婆婆叫住了他：

“阿洪，等一等。”

他只得站住。阿缝婆婆让阿六把行李卸到地面，然后她自己站在旁边，等着前来迎接的人跑来。

上家的外婆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哎呀，哎呀，你们回来啦。欢迎你们远道，哎——”

她这话说得仿佛在欢迎海外归国者。其他跑来的邻居们也是一样，或许是好久不见了，大家都用极其礼貌的话语进行问候。比如说，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接下来也请多多关照；等等，仿佛对方是初次见面的人。接下来，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阿缝婆婆脚下的行李，无一例外。阿缝婆婆仿佛去了趟丰桥地位就升了一级似的，带着几分傲慢说道：

“你们没病没灾的也很好嘛。村子里没什么变故吧？”

“铁匠家的媳妇生了双胞胎。”

一个人说。

“哎呀，那可真让人大吃一惊啊。”

阿缝婆婆做出来一副极其吃惊的样子，在丰桥她绝不会表现得这么夸张。

“那家媳妇真是不可救药。那丫头以前还骂我来着！天罚真是可怕呀。”

“还有，酒坊的狗把公所的杂工阿武给咬了。”

“哎呀呀。”

阿缝婆婆脸上呈现出复杂表情，说道：

“养不靠谱的狗，就是给别人找麻烦。酒坊多少也吸取了点教训吧。”

这时，家里开粗点心店的一年级学生平一从大人堆里露出脸来插嘴道：

“柿子树折了，从根那儿折了。”

平一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先前一直夹在大人们中间。

“柿子树，哪里的柿子树？”

“阿洪家的柿子树啊。”

“哎呀呀。”

阿缝婆婆一副要追问到底的神情问道：

“河边那棵，还是百日红树旁边那棵？”

“河边那棵。”

“河边那棵可是长的甜柿子啊。怎么折的？”

“我不知道。”

“那棵树竟然折了，那可是阿洪心爱的柿子树啊——是不是你爬树弄折的？”

“我不知道啊。”

平一缩着头。

“哎呀，总之先回家安顿下来吧。”

上家的外婆在旁边说道。说完，她便亲自拿起一件行李。大家都学着外婆，各自伸手去拿行李。大家争先恐后，仿佛不拿行李便会颜面无光。没有行李可拿的人，有的帮阿缝婆婆拿西洋伞，有的帮忙拿手提袋。这一行十人左右往土仓去了。平一跑在前面，时不时停下来朝天大

喊，宣告洪作回来了。

“——阿洪回来啦。阿洪回来啦。”

洪作有些怨恨平一这么做。洪作本就因为这时隔多日的回归而感到莫名的羞怯，更何况他这么大声张扬，眼前的一切既让他感到亲切，另一方面也让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村里人的面孔、村里的坡道、沿着坡道的各户人家、小河、长得要把小河盖住般茂密的杂草、小石子，这些都让洪作倍感亲切，同时也让他在看到它们时感到莫名的羞怯。

孩子们听到平一的喊声，不知从哪里都钻了出来，聚在了一起。但是他们绝不靠近。虽然大家全是熟悉的玩伴，但他们似乎对洪作有些戒备，只是聚在一起远远站着，并不靠近。

洪作也没有接近他的小伙伴们。洪作被夹在大人们中间，进了土仓。进去了之后，外面传来了孩子们的合唱：

“阿洪出来玩，阿洪出来玩。”

里面夹杂着几个熟悉的声音。一听声音，洪作就知道谁和谁在外面。

洪作换好衣服，上家的外婆拿来了点心，洪作吃着点心，喝着茶，完了就跑了出去。看到洪作出来，孩子们便哇的一声四散跑开了。洪作又返回了土仓。

当洪作第二次出去时，周围孩子们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夏天那泛白的傍晚已然到来，大家好像都回家吃晚饭了。洪作去了上家。他想和咲子见面，给她讲丰桥的事情。他想，自己讲丰桥的事情时到底该从哪里讲起呢。有太多值得讲的事情了。

洪作已经登上了上家的石阶，但他心里奇妙地产生了一种阻碍他进门的情绪。因为直到现在，除了外婆他一个上家的人也还没见着。一想到要被大家一齐问候，就不由得感到进门是件多么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

洪作便没有进门，取而代之的是爬上前门附近的一棵罗汉柏。

洪作听到里面传出了外婆和啖子说话的声音，也听见了外公的声音。他听见里面说着阿缝婆婆呀，洪作呀，等等。似乎外婆把阿缝婆婆和洪作回来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一家人正谈论着这个话题。

这时，洪作突然听见有人打开了前门，啖子出现了。啖子一边嘴里低声哼着歌，一边从石阶上下来，走到路上。突然她转过头来说道：

“谁？谁在那边？”

洪作没有搭腔。

“到底是谁？快下来。天这么黑了还趴在树上。”

接着，啖子用强硬的教师的腔调说道：

“快下来。”

洪作正从树上下来时，啖子吃惊地大声说道：

“哎呀，是阿洪吗？”

她又问：

“是阿洪吗？”

“嗯。”

“你在搞什么名堂？”

洪作下到地面，抬头望着久违的啖子的脸。夜色正要变深，但啖子白皙的面庞还是清晰可见。那一瞬间，洪作觉得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虽说不清是哪里发生了变化，但是洪作觉得和自己去丰桥前相比，现在的啖子到底还是有些不同。

“你不进屋，趴在树上干什么？”

这个问题洪作答不上来。

“那你快进去吧。给大家讲讲丰桥的事情。我到外面去去就回。阿洪你进屋吧。”

“阿洪要跟着去。”

洪作想跟咲子出去。

“不行啊。你进屋，去给外公打个招呼。”

“阿洪也要去。”

洪作又说道。

“不行，不行。”

咲子想甩开洪作似的说道。

“你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是我的事儿。”

咲子的回答中，带着冷冰冰的味道，这种感受洪作从未体会过。洪作不禁抬头望着咲子的脸。咲子似乎注意到了刚才自己的说话方式，突然说道：

“阿洪啊，你真是没出息。”

与此同时，她的两手一下子整个贴在洪作的两颊，仿佛把他的脸给包裹了起来。

“你到家里去吧。我马上就回来。”

这次咲子的语调非常温柔。

“嗯。”

洪作答应道。然后他突然把咲子的两手甩开，说道：

“你擦了粉有味道，讨厌。”

“傻瓜，这是香水。”

说着，咲子便离开洪作，下了石阶来到路上，一头钻进黑暗中便朝右手边快步走去了。

当晚，洪作在上家洗了澡，吃了晚饭。他说阿缝婆婆因为旅途劳累已经睡下，于是在上家一直玩到很晚。十点左右，洪作被外婆送回了土仓。直到那时，傍晚出门的咲子都还没有回来。

回到土仓一看，阿缝婆婆真的已经铺好被子睡着了。枕头边上，上家送来的小食案^[85]碰都没碰，一直放在那里。洪作嗅着土仓的味道，请外婆在阿缝婆婆旁边给自己铺好了睡铺，便钻了进去。在丰桥时洪作一直独睡，并且形成了习惯。因此洪作觉得和阿缝婆婆并排着结铺而睡未免有些局促。

进入九月，第二学期一开学，洪作就被要求每晚到榎本^[86]老师的住处去学习。他是一位新来汤岛小学任教的师范毕业生。榎本寄居在村里三家温泉旅馆里最大的那家——溪合楼——的一室，洪作每天吃完晚饭都去溪合楼。按阿缝婆婆的说法，汤岛小学以校长石守森之进为首，没一个人正式地持有教员资格，只有这次来的榎本老师是毕业于县厅^[87]所在地——静冈——的师范学校，非常了得。

“阿洪，只有那位老师说的话才靠谱。毕竟别人是师范毕业的。门野原的伯父再怎么是校长，架子大也没用。你那伯父哪儿毕业的都不是。他那资格是检定^[88]的。他教的东西大概十之有五错的吧。中川基也是一样，说什么是从东京的大学毕业的，谁知道他在大学里面到底读的什么。榎本老师就不同了，阿洪，你这位老师是师范毕业的。同是师范，他可不是念的二部^[89]，是从正儿八经的师范毕业的。这次终于有婆婆看得上的老师来啦！”

阿缝婆婆非常地神采飞扬。洪作每晚都要去榎本那里学习的事情，一下子传遍了村子。阿缝婆婆逢人便说：洪作将来是要上大学的，现在也该让他努力了。

榎本是个一本正经、难于亲近的教员。洪作每晚得花两小时端坐在

他面前，回答他出的问题，听写，写作文等。洪作并不讨厌这样的学习。洪作觉得受教于这个师范毕业的年轻教员，自己也会脱胎换骨成优秀小孩。班上的同学和村里的孩子们，也没有因为洪作跑到榎本那里去学习而表现出反感。他们似乎真的相信洪作要考大学就必须得这么做。

“阿洪，你什么时候去大学？”

有孩子还认真地跑来问洪作。但是洪作也答不上来。上大学还早得很。离小学毕业都还有几年，接下来还得念中学，然后再升入更高级的学校。上大学还在那之后。于是，当对方老缠着问时，洪作就会这般回答：

“还早着呢。”

确实还早着呢。

第二学期开始后，关于上家的咲子和同为教师的中川基谈起了恋爱的传闻开始在村里大人和学校的学生中间蔓延，这惹得洪作不开心起来。

——咲子和阿基不正常，咲子和阿基不正常。

几个孩子们聚在一起后就会拿这事儿起哄玩，仿佛唱歌一般。这种玩法竟在这个秋天，在孩子们间流行了起来。无论是去摘土蜂^[90]巢的时候，还是捉迷藏的时候，或是到河对面那座名为“勘三头^[91]”的山上往下滑着玩的时候，孩子们都成群结队地重复着这句话，仿佛这是一首流行歌。

——咲子和阿基不正常。

洪作每次听到这起哄声都感到心痛。他觉得咲子和自己都被这事情伤害了。洪作有时还被村里的青年们问道：

“你上家的姐姐，一到晚上就要去中川老师那里玩吧？”

不光如此，这些青年问完，还一定会发出粗鄙下流的怪声。除此之外，洪作还听见附近人家的女人们在议论着咲子和中川基。这些大人常

常一发现洪作的身影，便立刻改说悄悄话，这让洪作对她们非常反感。连洪作之前喜欢的阿姨们，也成为了他讨厌的对象。

当然，这传闻上家不可能听不见，外婆阿种正为这事儿头疼。生来就从未责备过他人的外婆，每次听到孩子们的起哄声，脸上便呈现出难言的悲伤神情。她紧皱着眉头，仿佛觉得这事真是让人为难，她走出房子，想好好规劝下这些起哄的孩子。

“哎呀，哎呀，你们啊。”

她向那群孩子走去，孩子们便哇地大叫一声跑散了，绝不会被外婆逮着。

因为这件事情，上家令人感到几分黯淡。外公文太和外婆阿种有时会一脸认真地商量着什么，这时洪作如果靠近的话，外婆便会说着：

“阿洪乖，到那边去玩。”

将他赶走。他们肯定是在商量咲子的事情。

即便在这样的情势下，当事人咲子还是若无其事地去学校。她和中川基在学校时到底还是没有待在一起，但是上完课放学的时候，两人一般都是肩并肩地走出校门。中川基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咲子位于上家二楼的房间去，在那里喝咲子端来的茶，有时在房间里和咲子一起吃晚饭。晚上八点左右，中川基便要回到他日常起居之处——一户人称普通酒坊[92]的酿酒人家所建的独栋侧房。那家酒坊是外公文太原来的本家，和上家是很近的亲戚。中川回去时，咲子会走上短短的两町左右的路程，把他送回那栋侧房。

洪作有时从榎本老师那里学完回来，会在上家门前碰见这两人。

“阿洪，我们一起送下中川老师吧。”

咲子说道。洪作答应了。因为他想到现在是晚上，不会被村民们看见，所以听从了咲子的安排。

“阿洪，你也唱那个吗？咲子和阿基不正常。”

咲子笑着问道。

“不，我才不唱呢。”

洪作回答。于是咲子说：

“可是我们真的不正常啊。被别人说不正常也是没法子的事。我说阿洪啊，中川老师明明是男子汉，听到这个却吓得要死，真是笑死人。如果是阿洪，一定不会在意，是吧？”

咲子说道。这话虽是对洪作说的，但是明显意在旁边的中川基。中川对此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了句：

“星星真高啊。”

说罢，他抬头望向夜空。洪作也抬头望向天空。星星确实看起来是高高挂在天上。

走到中川住的那栋侧房后，咲子让洪作和中川在外面等着，自己先进屋去点亮了电灯，接着又在里面叮里咣啷地忙活着，不一会儿她出来对中川说道：

“床我给你铺好了。”

咲子的这番言行在洪作看来，带着几分往日的她所没有的激动和喜悦。

和中川道别后，咲子邀请洪作一起散了一会儿步。洪作没怎么在夜里和咲子散过步，便跟在咲子后面走了起来。这条路通往长野村，在到达长野村之前没有一户人家。洪作非常熟悉这条路，夏天去平渊游泳时，他总是顶着午后的太阳，吧嗒吧嗒地穿着稻草鞋从上面走过。但是，晚上走这条路却很罕见。

“这段时间没和阿洪一起玩，你好好学习了吗？这次不考第一可不行哟。”

咲子说道。

“嗯。”

洪作点点头。

“中川老师他当了老师也在学习呢。”

“嗯。”

“喜欢吧，洪作也喜欢吧？”

“喜欢什么？”

“中川老师啊。”

“什么啊，你说中川老师吗？阿洪不喜欢他。”

洪作说道。

“你骗人。阿洪，之前你说喜欢的。”

“不喜欢。”

“你这是在逞什么能？最近你变得不讨人喜欢了。来，说你喜欢他吧。说喜欢的话，我给你买礼物。这次姐姐要和中川老师去沼津。这个月末不是要连着放两天假吗？我们就那个时候去。——来，你说说，喜欢吗，中川老师？”

“不喜欢。”

洪作说。洪作其实并非讨厌中川基，他讨厌的是咲子动不动就把话题扯到中川基身上，只说有关中川基的事情。

“好吧，你真惹人恨，阿洪。”

说着，咲子的手似乎就要伸到洪作的脸颊来了，洪作连忙回身一闪，沿着来时的路跑了出去。差不多跑了半町左右他回过头看，咲子还一个人继续往前走着。她走路的样子仿佛在漫无目的地悠闲散步。

“姐姐。”

洪作喊道，他的声调略有起伏。不一会儿咲子高举了下右手算是信号，往洪作这边走了回来。洪作蹲在地上等着咲子走近。咲子走得很慢，两人间的距离没怎么缩短。

当咲子的身影走近时，洪作突然发现咲子走路的方式和母亲一模一样，甚至几乎使他产生了错觉：这不就是妈妈七重吗？虽然考虑到两人是亲姐妹，这种相似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洪作对此还是非常吃惊。

“男孩子哪有动不动就蹲下的，——站起来。”

咲子说道。这种责备人的方式，在洪作看来也和母亲非常相似。

进入十一月，村里来了表演神乐^[93]的戏班子。这些人来自离这里十里左右的村子。不知为什么，在伊豆半岛上巡回表演的神乐一直被看做那个村子的人们的专属副业。这个班子一般六七个人，有两个年轻人戴狮子头起舞，两个表演滑稽的万岁舞^[94]，还有一个负责太鼓、笛子和三味线，一定有一两个女人夹在戏班子里。

神乐班子要花几天时间把村里的人家一户一户走遍，哪家赏钱给得多，他们就在哪家演得久。孩子们放学后，立刻就跟在神乐班子的后面，他们也跟着挨家挨户地转村里的人家。神乐班子在村里期间，孩子们即使上课也心神不宁。一听到神乐的笛子和太鼓声，心儿便完全飞向了那里。虽然他们在每家每户都表演同样的内容，但孩子们却百看不厌。狮子头有时会张开大口向孩子们袭来。每次孩子们都会由衷地害怕，拼命逃窜，大哭，跌倒，乱成一团。

阿缝婆婆在这事儿上，总是大方打赏，给的钱足以让上家的外公外婆瞠目结舌。因此，狮子会特意爬上土仓二楼，在那里抖两三次身子，猛甩狮头，张开大嘴咬住楼梯旁的柱子，接着下到一楼，来到土仓前的院子里表演，内容丰富，是别家的两三倍之多。戴着火男面具^[95]的男的和戴着阿龟^[96]面具的女的，一边说着笑人的话，一边互相拿折扇打对方的头。洪作看着附近的大人小孩聚集在土仓前，人比哪一家都多，感到非常满足。

神乐班子从村里撤走后，孩子们一下子感到了无聊，如同附体的神

魔突然离开了身子。但只过了一段时间，孩子们就有了新的期待，那就是秋天的运动会。

小学运动会定在十一月中旬的星期天举行。运动会的消息一传出，便掀起了一股运动会热，孩子们着了魔般投入其中。即使放了学，孩子们也仍留在操场上玩耍，直到很晚。他们既不是要做什么运动会的准备工作，也不是有什么参赛项目需要训练，只是隐约对离开即将举办运动会的操场感到不安。他们心想，如果自己在其他地方玩耍，错过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可就不好了。要开运动会，得造杉木的拱门，得在操场上挂满旗子，得设观众席。各种各样的准备活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开始，孩子们觉得要是错过就太可惜了。

运动会最初的征兆，是有传言说中野[97]点心店已经接下了学校的订单，要制作运动会当天发给全校学生的包子。

“咱家要做包子了。昨天老师过来了。”

二年级学生——中野点心店的喜七郎把这事儿说了出来，传言立刻在孩子中间传开，一时间大家看到喜七郎都心怀敬意。然后，总是有几个孩子聚集在中野点心店前，打算看看他家什么时候开始做包子。

运动会举行的三天前，对于孩子们而言，喜事赶在那一天扎堆地到来。因为在那天，中野点心店全家上阵开始做包子。而学校这边，很多老师来到操场，开始着手布置会场。中川基负责造拱门，洪作他们被安排到后山去帮忙砍杉树枝条。晚上辅导洪作学习的榎本老师负责挂旗子，咲子负责帮他。

对于学生们来讲，造拱门是最具吸引力的，大家都围在中川基身边，一旦他有吩咐，便兴高采烈地去执行。现在操场上能同时看到中川和咲子的身影，有时他们还凑在一起站着说话，但是孩子们已经不再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他们，甚至也不起哄了。孩子们的心思已经完全被运动会所吸引。至于这对年轻男女教员的关系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已变得无关紧要。

在运动会的前一天，洪作睡不着了。和去丰桥前的那晚睡不着一

样，明天就是运动会的兴奋让洪作在那晚有些异常。他夜里起来小便了很多次。说是起来小便，可过程着实不容易。先要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下楼，之后打开沉重的土仓门，再进到院子，往梅花树的树根那里去。虽然土仓旁边就有茅厕，但夜里洪作总是去梅花树的树根那里解决。因为第三次起来时洪作打了个喷嚏，之后再去小便，阿缝婆婆便拿了围巾跟在他后面。在洪作往回走时给他裹上。

从梅花树的树根那里回来刚钻进被窝，洪作又想小便了。阿缝婆婆完全没了辙，她说：

“我给你施个法吧。”

于是她从被窝里坐起来，口中念念有词地唱着什么。

“好了，阿洪，这下你就好了。对吧？这下你就不想去撒尿了。接下来的两三天，你都不会尿了吧。”

阿缝婆婆说道。听到两三天不会尿，虽然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洪作却有些担心。

“我去试试是不是真的不会尿了。”

洪作说道。

“别去了。你非得尿的时候，婆婆会帮你把法术解开。”

“解不开怎么办？”

“怎么会解不开？”

重复了好几次这样的对话后，阿缝婆婆先睡着了，接着洪作也睡着了。

第二天，阿缝婆婆和洪作都睡了懒觉，直到耳边传来孩子们呼唤洪作“阿洪，阿洪”的叫声才醒。洪作醒来，一想到今天是运动会，便立刻起床，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便从楼梯跑了下去。虽然阿缝婆婆说早饭好歹要吃上一口，洪作却等不及了。他舀起河里的水抹了把脸，又用衣袖

擦干，就这么钻进了集合在田里的孩子群。孩子们今天不同往常，直直地奔学校去了。学校已经完全改头换面。洪作他们穿过杉木拱门——上面嵌着“秋季大运动会”几个字，感觉自己仿佛是到其他地方去做客。他们想，全日本大概没有比这更棒的学校了。穿过拱门就能看见被打扫得焕然一新的操场，上面纵横牵挂着高年级学生制作的万国旗，在操场一角已经设好了颁奖的校长席、村长席等等。

因为觉得在运动会开始前到处跑不太好，洪作他们老实地聚集在操场的一角。各村的学生们也到得比平时早，他们兴高采烈地穿过拱门。

但运动会迟迟没有开始。因为开始的时间定在九点，比平时上课晚一个小时，学生们觉得等待的时间实在太久了。虽然学生们集合得很早，但是老师们却来得慢慢悠悠。咲子穿着和平时一样的服装，但男老师们的穿着各不相同，有的穿着白色的跑步衫，有的戴着白色的运动帽。每有一位老师穿过拱门来到操场，学生们便一齐哇地发出喊声。

九点钟时举行了朝会。石守校长站上台子时，一位青年发射的焰火在空中炸开。学生们都保持着立正的姿势，只顾仰着脖子看着天上。在那秋日晴朗的天空一角，焰火拖出的黑色烟线渐渐消失。

听到烟花声，村民们便慌慌忙忙地往学校聚来。校长的讲话一完，风琴的声音便从运动场一角传来，和着琴声，学生们移步到预先安排的位置。风琴是由咲子弹奏的，她身穿紫色的裤裙，边弹边用上半身打着拍子。咲子的形象在洪作看来既美丽又光彩照人。

中川基负责赛事指挥，他拿着喇叭筒喊参赛者的名字。中川基的声音在洪作听来，仿佛可以传遍整个村子。以前听咲子说过，要高声通知事情，中川老师的声音是最合适的，今日一听果然如此。手持喇叭筒，穿着白裤子的中川，在洪作看来也是一副伟男儿形象。

上午是运动会的第一部分，下午是第二部分，洪作参加了上午第一部分的体操和抢帽子^[98]。洪作在抢帽子比赛里第一个被别人把帽子给抢走。不过当时聚集的村民还不多，洪作庆幸自己不堪一击的样子没有被很多人看到。上家的人们还没来，阿缝婆婆的身影也没看见。

从第一部分快结束时起，家长席和观赛席已经人满为患。从隔壁月濂村小学来了几十个学生，他们被老师领着前来参观。远方村子的家长们也各自牵着还没上学的幼童的手，穿过拱门挤了过来，孩子们都穿着出门的盛装。

阿缝婆婆和上家的外婆他们一起，在家长席尽头的位置占了座。洪作不时离开自己的位子，走近阿缝婆婆待的地方，然后又返回原地。他虽然走近他们，却始终没在他们面前现身。不知道为什么，洪作觉得在这一天和他们说话，自己会非常害羞，不管是和阿缝婆婆，还是和外婆，还是和大三。

在第一部分结束，第二部分开始前的时间里，学生们吃了午饭。家长席这边也一样，大家坐在席子上打开了便当。正当洪作吃紫菜卷便当时，他看见了阿缝婆婆从家长席横穿运动场，往这边过来的身影。阿缝婆婆打算过来给洪作送煮鸡蛋，中途被一个教员用喇叭筒喊话道：

“婆婆，不能从那儿走。”

因为喇叭筒的声音很大，一下子惹得周围笑声四起。洪作看见阿缝婆婆停下脚步，四下看了看，接着又稍稍弯着腰往这边走来。

“不要从运动场走，请从家长席后面绕。”

教员的声音又从喇叭筒里传来。阿缝婆婆又停了下来，这次她把手拿到嘴边喊着什么。当然，喊的内容是听不到的。阿缝婆婆又慢悠悠地走了起来，终于横穿了运动场，来到了学生盘踞的学生席这边。

“背家^[99]的阿洪在吗？背家的阿洪在吗？”

她一边喊着，一边在学生席前走着。

洪作羞到了极点，如果地上有个洞，自己恨不得立刻钻进去。洪作没办法，只得忍住羞耻，跨过绳子跑到阿缝婆婆跟前。

“阿洪，鸡蛋。”

阿缝婆婆说道。

“阿洪不要什么鸡蛋。”

“哪有说什么不要的？”

“你快回那边吧！进运动场要被骂的啊。”

“哪里会，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可是老老实实在地交了税的。”

阿缝婆婆又横穿运动场往自己的坐席那边走去。这次没有听到教员制止她的声音。直到阿缝婆婆完全穿过了运动场，洪作都觉得抬不起头，哪里还吃得下煮鸡蛋。

运动会第二部分开始了，青年们的乐队敲响了太鼓，会场一下子变得欢乐昂扬。伴着军舰进行曲^[100]，比赛热热闹闹地开始了。有学生们的跑步，家长和青年们的跑步，还有全是妈妈的拔河比赛。洪作参加了几项比赛，总是进不了获奖名单。洪作想在阿缝婆婆和外婆他们面前，亲自登台领取石守校长颁发的奖品，哪怕一次也好。

三点过的时候，举行了当天的重头戏之一——长跑。长跑分为三年级及以下、四年级及以上两组，规定所有学生必须参加。洪作对这项比赛完全没有自信。他经常一跑起来，侧腹部马上就生疼，只得蹲在路边。

三年级及以下组的比赛开始前，洪作在厕所旁遇到了咲子。

“这个给你。你把它吃了。吃了就能好好跑。”

她说，在洪作手心上倒了三颗叫做卡密尔^[101]的清凉药。洪作一口咽下。

在开跑前，洪作就穿了件跑步衫。这时，阿缝婆婆来了，她说：

“阿洪，肚子痛就马上别跑了。”

她又说：

“没必要跑得发烧。”

确实，洪作只要稍微运动过度，过后就会发烧。虽然烧一晚上就退了，但之前已经好几次出现这种情况了。

比赛虽是长跑，但因为是三年级及以下组，也不用跑那么远。路线是出了学校，先沿着上家旁边的路跑，再沿着通往平渊的路跑，不过不往平渊拐而是直接跑到长野村，在村头的老米槭树那里绕一下再返回学校。

当起跑线上已经排着五十来个学生时，负责吹响起跑哨声的中川基来到洪作身边，用只有洪作听得见的声音说道：

“阿洪，你要拿一等奖。拼命跑吧。”

洪作觉得他这么说也白搭。还没开跑，他的侧腹部已经开始痛了。

洪作旁边的幸夫用手巾缠着头，一脸紧张，眼神激动。

“麻烦了。我又想去小便了。”

他说。从刚刚开始，他已经去了好几趟厕所了。

“阿芳，我们待会一起并排跑。”

洪作对着芳卫说道。芳卫总是在所有的比赛里排最后。

“嗯。”

芳卫点点头，说道：

“我的牙开始疼了。我回家塞点药再来。我们一起去吧。”

看来芳卫似乎打算在比赛途中回趟家给牙里塞点药。对此洪作没有回话。

中川基的一声“预备！”拖着长长的尾音，渗入了洪作的五体。洪作觉得自己激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仿佛自己即将踏上远征未知国度的漫长旅程。在遥远的前方有未知的山峦河流，自己必须爬过千重山，跨过万条河。总之前方充满了苦难。那就出发吧，忍受住所有的艰难困苦出

发吧。洪作怒目圆睁，望向人满为患的观赛席。这时作为出发信号的哨声响起，孩子们一齐冲了出去。

洪作跟在幸夫后边跑。他什么都没看。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经过了家长席前方，穿过了拱门，跑上了街道。侧腹部的疼痛早早出现，不断变得严重起来。当孩子成群地从上家旁边跑过时，洪作看到外公文太站在路边，于是他便跑到外公那里告诉他：

“我肚子痛。”

“肚子痛？！肚子痛跑着跑着就好了。”

文太板像往常一样板着脸冷冷地说道。没办法，洪作只得继续跑。虽然幸夫和他已经拉开了距离，但他不久又追上了他。他们又从芳卫的家——酒坊——的旁边跑过。或许芳卫又跑到最后去了，洪作的前后都没有他的身影。

这时，出现了几个放弃的学生，他们不再往前跑，而是蹲在路边，或是折回学校。洪作和幸夫还在跑。他们经过了往平渊去的道口，跑上了通往长野村的坡道。

不是什么时候起，洪作感觉不到侧腹部的疼痛了。洪作认为是咲子给的清凉药起了作用。洪作这么一想，感到一下子脚也变轻了，他觉得自己似乎可以一直不停地跑下去。没吃清凉药的幸夫逐渐不行了。

“阿洪，我不跑了！我们别跑了。”

幸夫说着，好几次他都准备停步了，但因为洪作还在跑，没办法，他也继续跑着。但刚一跑到长野村入口，幸夫便一下子蹲在了路中央。

洪作没管幸夫继续跑。落伍者迅速多了起来。他们都目送着洪作继续奔跑，在路边为他加油。其中既有二年级学生，又有三年级学生。洪作一个接一个接超过跑在他前面的学生。每超过一个人，他都认为是清凉药起的作用。当洪作来到折返点的那棵米楸树附近时，他撞见了已经踏上折返赛程的学生。跑在最前面的是新田村一个叫芳平的小个子二年级学生。他遇见洪作后稍稍停下脚步，问道：

“长跑的一等奖是几支铅笔来着？”

他似乎一边跑着一边惦记着奖品，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疲劳。

“不知道。”

洪作说话都已经非常勉强了。第二个跑过来的同样是新田村的一个三年级学生。他不认识洪作。当他和洪作擦身而过时，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好。”

在他身上同样也看不出一丝疲劳。第三个跑来的是同班同学兼松。他一遇见洪作便急忙停止脚步，说道：

“我还得再跑回去一次，我掉了五钱硬币。”

他接着说：

“就是这儿和米楮树之间掉的。先前在这儿看的时候，硬币还夹在腰带里。阿洪，你也帮我找找吧。”

“嗯。”

洪作虽然点了头，但他实在没有多余的心思帮他找硬币。兼松为了自己掉的五钱硬币轻易放弃了自己跑第三的荣誉，和洪作一起开始往折返点跑。兼松还穿着平时的衣服。看来那五钱硬币原先应该是被卷在腰带里的。

兼松一边跑着一边东张西望地把视线投向地面，洪作跟在他后面。两人不久便遇到了一群跑来的学生——他们几个跑在一起。每个人都痛苦地喘着气，人人脸上都呈现出拼了命的表情。

兼松招呼这群学生道：

“你们捡到我的五钱硬币没有？”

一个回答的人都没有。接着不一会儿，兼松和洪作终于到了米楮树

那里。在学校做杂工的大叔站在树旁。

“阿洪，这不是跑得很快吗？你是第十一。”

大叔说道。这时，他看到了兼松，惊叫道：

“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掉了五钱硬币。”

兼松说道。

“五钱！你这个傻子！”

大叔一下子神色紧张，环顾了一下自己脚下，接着便和兼松一起在附近找来找去。洪作没管二人，绕过米楮树又回到了刚才跑来的路。大叔说自己是第十一让洪作有了精神。洪作跑得比之前更快了。他又遇见了几个人，他们都是比自己慢的——有的在跑，有的慢吞吞地走着。

洪作在往平渊去的道口那里，超过了跑在自己前面的三个人。那三人都已精疲力尽，坐在路旁放置的木材上喘着粗气。洪作一刻不停地跑着。他想，清凉药还起着效。在酒坊前，他又超过了两个人。那两人也都失去了跑的气力，在那里慢慢走着。

洪作穿过上家旁边的路来到了街道上。学校大门就在旁边。穿过校门口的拱门时，上家的阿光从旁边跑了出来给他加油：

“阿洪，阿洪！”

洪作感到怒涛般的欢呼包围着自己，运动场上人满为患的观众都一齐站了起来，每个人都用最大的声音扯着嗓子给自己鼓劲。乐队奏乐，万国旗招展，风儿打着卷吹过。

洪作冲过终点了。他觉得当他冲过终点时，清凉药的药效过去了。他两眼模糊，双脚蹒跚，之前映在眼里的一切都悄然远离了自己。洪作朦胧地感到自己被揽在咲子手中，放平在地面，跑步衫被卷了上去。

“阿洪，你是五等奖。你振作点。”

咲子说道。洪作注视着她的脸，脑子渐渐清醒过来，知道了自己真的在长跑中获奖了。这本是一件绝无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件绝无可能的事情现在正真实地发生着。

“阿洪这是在做梦吗？这是梦吗？”

洪作说道。

“别说这些没睡醒一样的胡话了，快起来。”

咲子用手把他拉了起来。洪作站起来了。

中川基也过来了，他说：

“阿洪，快去领铅笔吧。”

洪作便去石守校长那里领作为奖品的铅笔。伯父石守森之进还是不苟言笑，将包在纸里的奖品递了过去。洪作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于是伯父说道：

“还真是稀罕事。天要下雨^[102]了吧。你给在丰桥的父亲写信报告下你得五等奖的事情。别写错字。”

“好的。”

洪作清楚地回答了一声后，便从伯父校长面前退下了。

那天，运动会结束后一回到土仓，阿缝婆婆便将奖品铅笔供到了神龛那里，口中一个劲儿地唱叨着什么。之后，她告诉洪作，上家会煮好赤饭^[103]带来，在那之前有点饿也得忍着。

“娃娃今天跑得好，想必让全村人都吃了一惊。”

阿缝婆婆自斟自饮着庆祝的美酒，不停重复同样的话。

第二天学校放假了，有点运动会大家辛苦了需要休息的意思。洪作因为得了长跑的五等奖，完全扬扬自得起来。在去上家途中，碰到他的村民都无一例外地和他打招呼。

——阿洪，厉害啊。

既有这样直截了当地表扬的，

——世上还真是有稀奇的事情啊。别地震^[104]就好了。

也有这样挖苦着表扬的。在上家，大家也都表扬了洪作，

——接下来，想必阿缝婆婆有得忙了吧。

外公说道，大家纷纷表示肯定。洪作那天去了好几次上家。阿光那日也像尊敬洪作几分似的，没有如往常般给他使坏。

下午，洪作被咲子叫去田里散步。虽然洪作平时不乐意和作为教师的咲子一起走路，但这天他并不那么介意。从酒坊旁边往河谷方向，分布着几块阶梯状的农田，咲子先行走到田里，又从那里往下方走去。虽然不知道她要去哪儿，洪作还是沉默地跟着她走。无论到哪儿，跟着咲子都是快乐的。

最下面的田里堆着几个稻草堆，当他们绕到一个稻草堆旁边时，突然中川基的身影出现了。洪作被他的出现吓了一跳，咲子却问道：

“等久了吗？”

三人背靠着稻草堆坐下。那里正是一处向阳的地方，正适合像这样休息。十一月的太阳静静地落下，让人感到格外平和。中川基拿出奶糖，咲子从衣袖里掏出橘子。那橘子又小又青。

洪作任由中川和咲子待在原地，自己去到山崖那里，摘摘红色的山茶花，看看在山崖灌木丛中鸣叫的小鸟到底长什么样。即使一个人玩，洪作也丝毫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咲子和中川基就在近处开心地聊着天，他自己也很开心，心中感到满足。一次洪作走近两人那里，咲子便说道：

“阿洪，你坐这儿来！”

“不，我要给你们放哨。”

洪作说。虽然洪作说这话时并没带着什么特别的含义，但咲子大叫一声：

“嘿！”

她猛地站了起来。洪作觉得咲子似乎要来追赶自己，便逃开了。果然咲子追了过来。洪作在跑上第二块田地的时候被咲子一手抓住。咲子抓着洪作的手，气喘吁吁。她稍稍平静了下呼吸后说道：

“你在给我们放哨吗？放哨就免了吧，你去家里帮我拿点藟头来！”

“藟头？！”

洪作反问道。

“是的，我现在想吃藟头得不得了。——你赶紧去给我拿来！”

咲子说道。因为她提这个要求的时候显得非常认真，洪作便照做了。他到了上家，自己打开厨房的柜子，从里面的罐子里抓出三四个藟头，放在小盘子里拿到还在田里的咲子那里去。

从那天开始，洪作就担任起了帮咲子取藟头的角色。洪作有时在学校被咲子叫住回家取藟头，有时在一起去公共浴场途中，被打发回家取藟头。这样的事情不止两次三次。为了咲子，洪作忠实地承担着这项奇怪的工作。

进入十二月不久，村民们开始小声议论有关咲子怀孕的传闻。到了这个时候，小学运动会也开了，神乐班子也走了，村子里的庆祝活动也结束了，直到正月，大家除了做好过冬的准备外无事可做。无聊的时光降临了伊豆的山村一带，年年如此。但今年是特例，有关咲子的传闻让村里的大人们人人生气勃勃。只要一说到咲子的名字，村里的女人们便两眼放光，撅起嘴来，把脸凑在一起低声议论。在村里随处可以遇到这样议论的村中妇女和姑娘。无论是在河边洗白萝卜，还是晚上去河谷的公共浴场洗澡，女人们乐于提起的话题总是关于咲子的传闻。

男人们这边和女人们稍有不同。他们不似女人们那般议论咲子的种

种，但只要提到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用带着恶意的话狠骂中川基，而不是咲子。村里的青年们情绪激动地说着要把中川基清理出教师队伍；要把他赶出村子；等等。不过只要是年过五旬老人，无论男女，只要一见面，连咲子的咲字都没说，便紧皱眉头，用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说着：这事儿麻烦啊，得想法子圆满解决啊云云。这套路仿佛已经成了老年人间的寒暄方式。寒冷的北风开始吹起，老人们站在路边，或是抄着手，或是往烟斗里塞着烟丝，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时而“对，对”地点头，时而“不对，不对”地摇头。

总而言之，村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议论着咲子的话题，以使自己在正月到来前的这段相对无聊的时间变得充实。孩子们虽然也说关于咲子的传闻，但这次却不怎么来劲儿。两个多月前说“咲子和中川不正常”的时候，自己还能理解自己说的是什么，但现在说到怀孕，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孩子们完全无法充分理解。村里的女人随时都有人挺着大肚子，为什么只有咲子被人说来说去，孩子们想不通。还有就是，孩子们在这种情况下，想不出来像“咲子和中川不正常”这种适合大家一起念唱的句子。所以，孩子们在说有关咲子的传闻时，都不是用的自己的语言，而大抵是借用自己某时听来的父母们的谈话。

——上家真是摊上事儿了。

幸夫说道。

——哎呀哎呀，真是件麻烦事儿。那丫头怀上了真让人头疼。

龟男也学着他父母的表情这般说道。说完，孩子们接下来也只是胡乱地哇哇大叫，在那儿一个劲儿地跳腾。

咲子从十二月初起便从学校请了假，一直把自己关在上家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因为她不怎么下楼，所以洪作看不到咲子的身影。洪作还是像往常一样几乎每天去上家玩，但他总觉得有些不敢靠近通往二楼的楼梯，仿佛那里有什么吓人的东西。他并不走近，只是远远地望着那边。

只有外婆阿种有时阴郁着脸上二楼去，然后又同样阴郁着脸走了下来。这时候，洪作若是打算走近外婆，外婆便会悲伤地皱起那看来愁绪

万千的脸，剧烈地挥手说道：

“到那边去玩！听话。”

外公文太也不知是不是为了咲子的事，脸色比平时更加难看，一整天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拿一条折叠起来用来代替手帕的布手巾擦着因喝酒而变红的鼻头，然后嘴里嘟哝着什么。

洪作在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只要看到大人们两三人凑在一起，便总是避免接近他们。他讨厌听到咲子的坏话。

第二天就开始放寒假了。在放假前一日，伯父石守校长在朝会的时候宣布：中川基这学期结束后将不再在这所学校工作，转赴半岛西海岸那边村子的学校任职。校长简短的发言结束后，中川基站到台上，做了一个同样简短但非常有中川风格的致辞。中川基始终保持着微笑，他说，这次赴任的学校所在的村子有很多山头全种的橘子，请大家务必什么时候来玩，他会带大家去橘子山，保证让大家吃到脸都变黄云云。

中川基走下台来，从台下列队的全体学生中间，隐约传来了一阵轻声的嘁嘁喳喳，仿佛风儿拂过。那不是学生们的说话声，也不是笑声。准确地说，汇成了这阵嘁嘁喳喳的，是从每个学生口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的叹息之类的声音。这阵嘁嘁喳喳掀起小小的风浪，扩散到了朝会场上的每个角落。洪作知道了，现在台下列队的所有学生都为中川基即将从自己眼前消失而感到遗憾。但是，这也丝毫都不让人觉得奇怪，因为所有学生都明白：中川基和其他老师并不是同一类型，他似乎是自己这些学生的伙伴。

洪作虽也对中川基突如其来的调动感到无比悲伤，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他为此松了口气。他想，这么一来，咲子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其间的奥妙虽然自己也无法完全理解，但洪作常常就是这么想的。虽然告别中川基令人悲伤，但是一想到因为他的离开，有关咲子的坏话就会从村民间消失，洪作又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从台上下来的中川基在洪作看来非常了不起。中川基一定是为咲子而做出牺牲的吧。所谓牺牲，无疑就是说的这样的事情。中川为了拯救咲子，自己主动离开了这所学校，并且大概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村子

了。洪作觉得这世上只有自己理解中川基。这种想法让洪作变得激动，使洪作的身体因格外的悲伤而颤抖。

在宣布中川基调走的当天，洪作从阿缝婆婆那里得知了中川基和咲子明年一早就要结婚的消息。

“这事情有点麻烦。一般顺序应该是嫁过去之后再怀宝宝，但是上家是先有了宝宝，之后再忙着办婚礼，这可是稀罕事儿。”

阿缝婆婆的话十分伤人。洪作原以为中川基是为了咲子牺牲自己而去远方，结果并非如此，两人竟要结婚，这实在是个意外。咲子和中川结婚了之后，当然也得去中川基赴任的那个位于西海岸有橘子山的村子。一想到这里，洪作突然觉得眼前一暗。之前对中川基的同情现在想来实在是犯蠢。中川基哪是什么牺牲者，他难道不是将要把咲子夺走的掠夺者吗？

对于洪作来说，咲子从自己眼前消失是一件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事情。咲子从学校请假后，洪作已经好几日没有和她见面了，但那并不是咲子不在了。咲子还在上家的二楼呢。只是她一步也不肯踏出那里。洪作即使见不着咲子，他也可以到上家去，在咲子所在的房间下面玩耍，在上家门口的旧道上嬉戏，从下面仰望咲子所在的二楼房间那扇土仓样式、一看就很重的窗户。

一到寒假，孩子们想到日渐临近的正月，就变得心神不定起来。他们跟着去采伐门松^[105]的青年们进山，或是聚集在河边忙碌的女人们周围，看她们洗捣年糕所用的臼和杵。洪作虽也对正月的到来感到高兴，但是在这高兴中，时不时会有一抹寂寥浮现。愉快的正月一到，咲子马上就要举行婚礼，和中川基两个人一起离开这个村子了。

但是，洪作的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正月到了，咲子还是待在二楼自己房中不现身，没听村里任何一个人说过两人结婚的事儿。但和之前不同的是，中川基开始半公开地出入上家。中川基在除夕那天退掉了酒坊的侧房，之后便搬来了上家，仿佛自己已是上家的一员般活动。他在上家吃了正月的烩年糕^[106]。自从中川住进了上家，咲子便时不时地捧着大肚子，从二楼下到楼下了。

这时，洪作便会仔细地观察咲子的脸和她急剧变大的肚子。他想，为什么一段时间没见，咲子的肚子会变成这样。

有一天洪作问阿缝婆婆：

“咲子姐姐什么时候办婚礼？”

“婚礼已经办完了。”

婆婆不满地噘着嘴回答道。

“招待也不招待，婚礼就办完了。婆婆活了这么久，这种事情还是第一次听说。上家的外婆想必也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吧。”

一听到婚礼已经办完，洪作品尝到了一种闪了劲儿般的感觉。原先一直以为举办婚礼的同时，咲子就会离开这里。现在婚礼说是已经办完，但咲子身边却没什么变化。这使得洪作松了口气，也让他感到扫兴。

中川基在第三学期开始的前一天，把行李装上马车，出发前往新的任职地。洪作因为他没有将咲子夺走，再次对他产生了好感。洪作和幸夫、芳卫、龟男、阿茂等一起，将中川送到了停车场。上家这边，除了外婆阿种，大五和阿光也来到了停车场。但是附近人家没来一人相送。洪作当晚把送中川基去停车场的事告诉了阿缝婆婆。阿缝婆婆说道：

“你婆婆我也好，那些个邻居也好，我们都知道中川今天走，但还是当做自己不知道，没有去送。那是因为他们连公开的婚礼都没办，没办法把他叫做姑爷。”

不光体现在这个事情上，阿缝婆婆对于咲子和中川办婚礼的事情一直怒气未消。她认为，即便是在家里面办个相当于婚礼的仪式，不请自己也就算了，洪作还是应当请的。

“阿洪是远在丰桥的父母的代理人，不和阿洪知会一声可不成。”

阿缝婆婆每次说到这里时都会变得愤慨激昂，但洪作自己却对阿缝婆婆的想法不太理解——说自己是远在丰桥的父母的代理人这有点太夸

张了，并且自己也没有长大到需要就这种事情专门知会自己的程度。在上家，对于文太和阿种他们来说，自己不过就是个外孙，自己除了这个身份，其他什么都不是。

中川基不在了之后，村里人不再像以前那般议论有关咲子的传闻了。即使议论，也不再像以前那般带着恶意。即便只是家里办了个类似的仪式，咲子和中川也算是办过婚礼了，这点暂且获得了村民们的理解，平息了他们的好奇心。但是这时孩子们开始唱起来了。每当听到其他孩子唱起“咲子和中川慌里慌张，办个婚礼慌里慌张”，洪作便不由得感到羞耻，心中憎恨起唱这歌的孩子们。

第五章

正月过后，孩子们期待的便是四月的跑马^[107]。越过长野村对面的小山岭，就是邻村上大见村。在进入上大见村的地方，有块小小的平地叫做筏场，每到四月樱花开放的时节，那里便有举办民间赛马的习俗。村里的大人和小孩都不管这项活动叫赛马，而叫跑马。在那一天，来自附近差不多十个村子的青年们牵着马儿集中到筏场，在那块小小的跑马场上，相互比试纵马奔腾的技术。来参赛的青年们都是农村的年轻人，他们带来的马也是平时耕地用的马。赛马本身进行得颇为悠闲，差不多一小时跑一次，每次三四匹马在马场上跑，但是赶来的观众却数目惊人。跑马场上，随处可见人们铺着席子大摆宴席，或是赏樱，或是观马，享受这一日春光。卖关东煮和米粉团子之类的小棚子也搭起来。搭棚子卖吃的是乡下妇女们的副业，大概每年都是同样的面孔在这里忙活。跑马这天对于大人们来说无疑是欢乐的，对孩子来说，也是充满快乐的一天。从某种意义上说，跑马对于孩子们来说，比起盂兰盆节^[108]和正月更有魅力。

洪作他们从三月左右开始，就一个劲儿地说着跑马的事儿。村里染坊家的次男——一个叫阿清的年轻人每年都牵马去参赛。孩子们到了三月底的时候，总是聚集在染坊门口，当 they 从街道跑过时，也摆出骑马的架势，手里仿佛抓着缰绳似的起劲儿地跑着。

在跑马当天，孩子们早上出门前，都穿好外出时的衣服，把零花钱缠在腰带里，他们出门前就做好了一放学就直奔跑马场的准备。学校那天也特意只安排上午两节课，之后就不上了，这已成为惯例。

那天，洪作等汤岛村的男孩们刚上完课，就聚集到操场一角，接着便立刻朝着遥远的跑马场奔去。他们一口气跑到长野村，接着穿过村子，朝着国土岭一个劲儿地奔跑。男孩们跑成一行，身后扬起尘土，他们时而在街道上跑，时而沿着山坡的小路跑，一门心思地往正在举行跑马的筏场前进。孩子们拼命跑着，仿佛哪怕晚一点点，期待已久的跑马就会结束。这种不安不停地侵扰着他们。

洪作他们一路不停地跑到了国土岭，山岭附近的斜坡上长满了茅草，登上了山岭后，他们便把身体埋进这茅草的原野中休息。因为这附近茅草生长繁茂，村民们一般把这里叫做茅场。这里有些地方茅草已经有一两尺^[109]高了，有些地方因为人们烧山，草已被完全烧掉，露出烧过的黑色痕迹。茅草长得高的地方，远远望去闪着银灰色的光，看上去像是大象的皮肤。

洪作他们把身体完全埋进茅草之中，想调整下因长时间连续奔跑而变得剧烈的呼吸，然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从这里可以一眼望见层层叠叠的伊豆群山扩展开来。无数的山重叠在一起，极目尽头已然变得模糊，让人不由得感叹这里竟有这么多山。在这群山的尽头，顶部残雪尚存的富士山那青色的山影浮在空中，仿佛一件装饰品。等大家呼吸平静下来之后，幸夫大声喊道：

“行了，我们接着跑吧。”

幸夫这么一喊，十人左右的孩子都一齐站了起来。有人在站起来的同时还按着侧腹部，看来是跑痛了肚子，但脸上却是一副为了看跑马，岂能喊痛的神情。男孩们从长满茅草的原野中窜出，仿佛从田里腾起的蝗虫一般，又一次下到路上，沿着从这里开始下坡的道路，向着筏场方向奔去。

从山岭跑出一町左右，洪作听见远处传来了跑马的喧嚣。观众们发出哇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遥远而又低沉，同时充满了力量，如同潮水一般。

洪作心想，肯定刚才有马儿开跑了。因为马儿开跑，观众们便一齐喧哗了起来。这么一想，洪作便觉得只因刚刚在山岭那里休息了一会儿，就错过了一件大事，于是他连忙加快步伐，拼命跑了起来。其他孩子好像也是一样的想法，大家都不管周围的伙伴，纷纷自顾自地奔跑起来。

不久跑马场便映入眼帘。坡道从山岭一直延伸下来，在通到台地底部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块小小的平地，那里人头攒动。人们无一例外地集中在跑马场正中的空地上，既有人把酒言欢，也有人在各处宴席间来

回走动。有三四个卖吃的小棚子，它们周围的几棵樱花树正好开满了樱花。

洪作他们从路上下到跑马场，进入了人群聚集的地方，这时谁也不说话了。因为要看的東西太多了，没工夫说话。不过他们还是不自觉地走在一起，一齐在人群中移动。

“魔芋！”

走到卖关东煮的棚子前时，幸夫口中突然怪叫一声，之后他把脸转向大家，提议买魔芋吃。谁也没搭话。虽然看着眼前的大锅里热气腾腾地煮着魔芋，孩子们已经想吃得快从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但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念头：接下来或许还有更美味的东西。

“我要买魔芋。”

幸夫这次用宣告般的语调说道。

“阿婆，魔芋。”

他环视了一圈同伴们的表情，然后对着这家店的主人——一个老太婆说道。

“好嘞。”

老太婆把插在长签子尖端的三角形的魔芋连同签子一起从锅里取了出来，熟练地把魔芋部分伸进装有味噌的海碗里骨碌一转，说道：

“行了。给钱吧。不拿钱不给。”

“我不买了吧。”

幸夫歪着头说道。

“你说什么！你这小鬼。”

老太婆一脸不满地说道。

“对面家的魔芋要大些。”

幸夫说道。他说的没错。在跑马场入口处，也有一家卖关东煮的棚子，那里的魔芋看起来确实要大些。于是老太婆表情吓人地说：

“你这个尿床的小鬼！你是哪家的？”

“杂货店家的。”

孩子中的一人忙不迭地回答。

“杂货店？是汤岛的杂货店吗？”

“嗯。”

这次幸夫点头道。

“难怪你小子这么放肆。——回去告诉你爹。前段时间在你们店里买的钉子差了三根。”

接下来，老太婆环视了一下孩子们的脸，突然把那串魔芋递到洪作面前，说道：

“娃娃，这串给你。不要钱。”

洪作吃了一惊，后退了两三步。酒坊的芳卫伸出手，把老太婆还攥在手里的魔芋一把抢了过来，拿到洪作面前。

“她说给你了，拿着吧。”

芳卫说道。洪作不知道该不该拿，又往后退，这时芳卫手里的魔芋从签子上掉落到了地上。

洪作他们接下来一家家地逛着棚子里的小店。有卖干烧乌贼的，也有卖米粉团子的，结果幸夫买了干烧乌贼，芳卫和洪作买了米粉团子，三人都只买了一个吃，之后就什么也买不起了。当他们什么都买不起了的时候，孩子们才第一次想起了关键问题：自己跑这儿来的目的是看跑马，那马儿在哪儿呢？

在离人群扎堆、酒宴正酣的地方稍远的位置，拴着五六匹马。洪作他们便到那儿去看马，他们时而长时间望着马的长脸，时而绕到背后去比较马尾的长度。往年一般都能聚集十匹以上的马，但今年不知什么原因，只有几匹。但这并不怎么影响跑马时的热闹情景。人们对赛马本身并不那么关心，常常都是在大家都忘了还有赛马时，才有两三匹马跑起来。只要有四五棵满开的樱花树，时不时地来两场所谓的“赛马”，也就足够了。

当染坊家的次男阿清骑着马儿将要开跑时，洪作和幸夫都很紧张。据说阿清是和大见村的泥瓦匠阿辰比赛，洪作他们为了给阿清加油，在人不太多的跑马场北侧占了个地儿，决定在那里给阿清加油鼓劲。

起跑被认为是跑马最难的环节，但是在这场比赛中却一次就成功了。两匹马同时起跑，并驾齐驱。但是过了一会儿不知什么原因，阿辰的马突然停下马蹄不跑了，仿佛要奔天上去似的，它后腿站立，前腿跃在空中翻腾。因为马这一跃，阿辰瞬间跌了下来。人群中一下子发出一阵惊叹声，很多人离开宴席往阿辰跌下马的方向跑去。但当他们看到阿辰毫发无损地站了起来，脸上便一齐浮现出“什么啊？真没意思”的神情，陆续回到自己坐的地方。

这时，染坊家的阿清已经独自绕着跑马场跑了一圈，也许是不过瘾，他又让马跑了一圈。阿清的身影在洪作看来非常飒爽。平时骂他浪荡哥儿和懒汉的大人们，今天也对他交口称赞。

“要是他真的去做骑手的话，阿清那家伙能成为日本第一的骑手吧。”

还有位老人这样说道。为了听到有关阿清的溢美之词，洪作他们一处接一处地在大人们饮酒作乐的地方转悠。

当他们对此感到厌倦后，便耐着性子等着下一场比赛。他们一个劲儿地紧跟在接下来出场的骑手旁边。骑手穿着灯芯绒的漂亮裤子，非常合身，手里拿着皮制的鞭子，一副马上就要出场的打扮。但是他只是在几处席间转悠，在每个地方喝上两口，怎么也不去拴马的地方。正在这时，一个在温泉旅馆做女佣的年轻女人走到洪作身边问道：

“阿洪，听说啖子今天要生宝宝了，真的吗？”

“宝宝？”

洪作还没充分理解对方这话的意思。

“不知道。”

他摇着头，立刻又反问道：

“啖子姐姐要生宝宝了？”

“今天早上，不是说已经开始生了吗？阿洪，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呀，没听说。”

洪作突然感到心中涌起一股奇怪的不安。他想，这女子说的大概是真的。啖子如果就要生了的话，那可是件大事情。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事情，但总而言之，这世上正要发生一件大事，这是毋庸置疑的。

洪作口中默念道：

“宝宝！”

他觉得自己必须立刻赶到啖子身边，容不得一刻延迟。于是他向幸夫说道：

“啖子姐姐要生宝宝了。”

幸夫听了，先问了句：

“什么是宝宝？”

接着他自己回答道：

“是婴儿吗？”

“嗯。”

洪作刚一肯定，幸夫便两眼放光地说道：

“那好，我们去看看吧。”

说着便同周围的伙伴们商量：是去看咲子生小孩呢，还是就在这里看跑马。孩子们本就对期待已久的跑马变成了没有比赛，只有大人们愉快歌舞的情景感到了十二分的失望。不过说到失望，其实每年都是如此，只是孩子们经过一年就把这茬给忘了，所有人眼里都只剩下跑马的欢乐。

“看生小孩更有意思。我看过，是生在盒子里。”

粗点心店的平一噘起嘴说道。

“怎么会生到盒子里？是盆子。”

一个人反驳道。

“骗你干什么。就是生在盒子里。我亲眼看到的。”

平一坚称。正在大家争论时，人群中哇的一声沸腾起来，三匹马排成一列，刚刚跑了起来。骑手们都从马背上抬起身来，挥舞着鞭子，不停用力抽打马的屁股。

“这场比赛场面大。”

洪作听到旁边大人这么说，心想原来场面大的比赛就是这样的啊。

比赛一完，孩子们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跑马场。洪作一踏上归途，便心急如焚，想尽早看到咲子生小孩。他想，不跑快点，孩子可能就生下来了。他很想看看咲子是怎样把小孩生下来的，也很想看咲子生下的小孩长什么样。虽然他对村里其他人家的婴儿没有一点兴趣，但若是咲子姐姐的婴儿，情况就略有不同了。

孩子们沿着同一条路又忘我地奔跑起来，两小时前，他们曾从这条路上忘我地跑来。登上山岭之后，他们还是把身体深埋进茅草的原野中休息。来的时候没有风，但是回去时强烈的风把茅草吹得摇晃不停，仿佛要将这阳光也吹散。虽然太阳照在人身上，但当风吹来时，人却冷得不行。

在山岭上休息了一会儿后，孩子们又跑成了一列。风一吹来，这些在山岗的斜坡上奔跑的男孩便前屈着身子蹲在地上，以免被风吹走。

当洪作他们穿过长野村，回到他们居住的久保田时，春天那泛着白色的黄昏正要笼罩村里的街道。

洪作看见了开酒坊的芳卫家那栋矮胖的老旧建筑，以及旁边的老米楮树，感到终于回到了自己居住的村子。不光洪作，芳卫和其他孩子们好像也产生了一样的感受，大家纷纷说道：

“我先回趟家。”

好像只有幸夫没有被这恋家之情所迷惑。

“各位，我们接下来是去看生小孩的。”

幸夫一边说着，一边在酒坊前站住，盯着一年级的学生们。

“是吧，阿洪？”

他随后又寻求洪作的赞同。洪作当然想早一点看到咲子生小孩，但是若像幸夫说的那样，这么多的小孩一下子全跑去看咲子分娩，这到底能行吗？对此，洪作没有自信。

“大家都去吗？”

洪作问道。

“是啊。”

幸夫脸上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他们会不会让我们看啊？”

洪作刚一表示疑问，幸夫便说道：

“我们派个探子去侦察一下不就行了吗？”

幸夫口中的“探子”二字一下子给在场的孩子们体内吹入了一股清新的感觉，大家顿时两眼放光。

“我来当探子。”

粗点心店的平一首先报名。

“那你去吧。——去侦察下生没有生。”

听到幸夫这话，平一像是马儿开跑般略微跳了一下，振作了一下身子后，便直接往上家的方向奔去。幸夫有意无意间把咲子的分娩当做了游戏对象，洪作对此心生不满。

“阿洪我去看看便回。”

洪作刚准备走，幸夫便制止了他。

“不行，不行，你这样马上就会被抓住的。他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看生小孩，才专门挑我们去看跑马的时候生。”

幸夫说道。洪作心想，保不齐真是这样。

“你去给他们说要看婴儿试试，不被你外公外婆狠揍一顿才怪。他们都在那儿看守着呢。”

洪作没办法只好停下脚步。

“那你说怎么办？”

洪作说道。

“大家悄悄地去上家，爬到树上去，注意别被人发现了。爬到树上就看得二楼了。”

虽然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但是现在这个寥寥数人的小团体由幸夫主导，洪作只能服从幸夫的安排。在看上家的咲子分娩这件事上，洪作的特殊地位本应得到理所当然的承认，但是幸夫却完全视而不见，对此洪作有点生气。

平一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道：

“生了。”

“生了？”

幸夫反问道。

“嗯。”

“你怎么知道的？”

“婴儿在哭嘛。”

“真的吗？”

“真的。一去上家侦察，就听见婴儿的哭声。于是我连忙跑回来了。”

平一的报告具有充分的真实性。谁也没能在报告中找到能加以反驳的内容。但是洪作不答应，他觉得不提出异议不行，叻子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在自己不知不觉的时候把小孩生了。

“怎么可能生了？”

洪作说道。但幸夫没有理会洪作的话，他说：

“生了也行，孩子大概还装在盒子里的。我们去看看。平一，你跟我。我爬到树上去，完了你回来报告洪作。听好了没？你不要爬树。”

说完，幸夫便往上家跑去，平一也跟着跑了起来。洪作自己若是想去，自然也已跑去了，但此时他莫名地害怕起来，不敢靠近上家。这种感觉突如其来。他想，就在刚刚，自己还一心想要尽快看到叻子生小孩，但这种渴望突然就被其他的想法取而代之。洪作在路旁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其他孩子似乎比较担心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去看婴儿。他们在一旁争论着：下次该我了；不，该我云云。

不久平一回来了。

“阿幸已经爬上树了。”

平一压低嗓门报告道。听到幸夫爬上了树，洪作站了起来。

“我俩先去，大家随后再来。”

洪作说着，便催促平一和自己同行。他担心平一不肯和自己同去。洪作和平一并肩往上家方向走去。平一是因为做了几次信使，气喘吁吁地跑不动了，而洪作并不累，他不想跑起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正在接近一件可怕的东西。

当他们走到上家旁边的十字路口时，平一停住脚步说道：

“你听，阿洪，听到了吗？”

洪作也停下来竖着耳朵听。然而村里的黄昏非常寂静，不光听不到婴儿的哭声，连一切声音都听不见。

“你听，听到了吗？”

“哪有什么声音啊？”

“听得到啊。这不是听到了吗？”

平一有些急了，他脱下自己的稻草鞋，把它们摆在地上，接着俯下身来趴在地上，用脸贴着草鞋。然后，平一把脸转向右边或左边，每次转了方向都会保持一段时间不动。这动作仿佛在探听地下的微弱声音一般。洪作不相信能从那里听到婴儿的哭声。

“这么做怎么可能听见婴儿的哭声？你傻呀。”

洪作刚说完，平一便说道：

“这样才听得清楚。”

接着他又说：

“听到了，听到了，在哇哇大哭呢。”

说完他站起身来，脸上的表情十分认真，仿佛真的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到了上家门口的石阶那里，洪作决定窥视下家里的情况。虽然里面鸦雀无声，但也并没有达到让人一看就觉得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的程度。洪作又绕去了院子的侧面。

“嘘——”

这时，头顶突然降下这么一个声音。抬头一看，幸夫的身影正趴在柿子树的上方，身体紧贴着树枝。

“你上来。”

幸夫低声说道。洪作学着幸夫，立刻脱下草鞋夹在腰带里，身体紧贴粗糙的树干，手脚并用地不停往上爬。

洪作爬上了柿子树，但是二楼的窗户已被沉沉地关上，什么也看不见。

“这不什么都看不见吗？”

洪作嘴上抗议着，心里反而因为没看到二楼的情景而松了口气。

“我们下去吧。”

洪作话音刚落，便猛然看见两个孩子正要爬旁边的柿子树，三个孩子正要爬石阶边的罗汉松。他们过来的时候似乎都屏住了呼吸，以致洪作刚才完全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到来。

“什么啊，这不是什么都看不见吗？”

最先爬上了旁边柿子树的平一大声叫道。

正在此时，一阵大声的怒吼从后门那边传来。

“喂！你们这些混蛋！”

那是外公文太的声音。一听到骂声，几副小小的身板便一齐争先恐后地要从树上下来。

平一在从柿子树上下来途中滑落地面，摔了个屁股蹲，声音刺耳地大哭起来。洪作听着平一的哭声和树枝折断的声音，与幸夫几乎同时下到地面。

“快跑啊！”

当幸夫这样大喊时，洪作感到自己的后脖颈已经被外公的手抓住。

“混蛋！”

外公的声音从上方传来。洪作听天由命地呆站在那里，脸上响起了一记耳光的声音。

“混蛋，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不准爬树。”

文太一边用手巾擦着红红的鼻头一边说道。外公的脸色平时也是出了名地难看，所以他生气时看着也不是特别可怕。但洪作还是吓得缩成一团，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被外公抓住后脖颈。

“我想看看婴儿嘛。”

洪作噘着嘴小声说道。

“婴儿？”

“啖子姐姐已经生了婴儿吧。”

这下文太脸都气歪了。

“还没生。又不是猫生崽子，哪有那么容易就生了。混蛋。”

文太口中不断重复着混蛋，之后又拿两根手指在洪作的额头上戳了一下。

当天深夜，洪作被一阵声音惊醒，那是阿缝婆婆起床后在周围丁零

当唧地忙活的声音。

“婆婆，你在做什么？”

洪作躺在被窝里问道。阿缝婆婆往洪作这边看了一眼，说道：

“听说啖子要生了。我现在去一趟，娃娃你睡着。”

仿佛现在不是细说的时候，阿缝婆婆一心一意地收拾着出门的东西。

“阿洪也去。”

洪作从被窝里坐了起来。一听婴儿要出生了，洪作无法压抑自己想看的心情。

“不是现在生。去了也看不到。阿洪乖，老实实在地睡吧。如果生了两个，我就给你领一个来。”

阿缝婆婆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将束带^[110]系在衣服上，并且为了防止头发散掉，还将一张手巾缠在了头上。在洪作看来，阿缝婆婆的形象看起来利落而精干，与此同时，他也不由得感到一种严峻的事态正向上家步步逼来。

“阿洪也要去。”

“别人生孩子，小孩子去不好。你今晚老实实在地等着。明天早上我给你看。”

阿缝婆婆不容分说地说道。

“平时大话吹破了天。婆婆我不去的话，连个孩子都生不下来。”

阿缝婆婆一边说着一边熄灭了煤油灯，就这么下楼梯走了。洪作虽然一个人被留在漆黑的土仓里，但并不觉得那么害怕。因为一个婴儿即将诞生，所以这黑暗也让人觉得与往日完全不同。阿缝婆婆出去后不久，远方传来了鸡鸣声，让人不禁感到黎明已近。洪作钻出被窝，把土仓那沉重的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往外瞧。外面还是一片黑暗。

洪作从未像那一晚般急切地期盼早晨的到来。初生的婴儿长什么样？一想到这个，洪作便想尽快去看看，他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压抑这个念头。然而当黎明真的到来时，洪作却再次进入梦乡。

洪作看到咲子产下的男婴，已是差不多一周以后的事情。这个叫做婴儿的小人儿突然降生到这个世界令洪作感到不可思议，咲子为什么会生下这婴儿的来龙去脉也让洪作摸不着头脑。从婴儿诞生那日起一直到看到婴儿的前一天，洪作去了上家几次，但是只略微听到一些像是婴儿哭的声音，自己想看婴儿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外公也好，外婆也好，其他人也好，他们都对洪作说着同一句话：

“到别处去。”

想把洪作赶走。洪作觉得上家的这些人从婴儿诞生时起，一下子全都变坏了。

到了第五天，洪作从学校回来经过上家门前时，外婆阿种瞅见了 他，招呼他道：

“阿洪，想不想看婴儿？”

“不想看。”

洪作说道。因为之前一直不让看，洪作心里多少有些别扭，但更重要的是，当被对方主动问自己想不想看婴儿时，洪作突然觉得羞怯起来。洪作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和这么一个从未见过的婴儿相见。

“别这么说，阿洪，我让你看看吧。”

外婆阿种笑着说道。洪作仍只是说道：

“不想看。”

他脸上的表情和口中的语气，都显得非常认真。

婴儿出生的第一周，在他被取名叫俊之那天，洪作被阿缝婆婆叫去

上家跑腿，当他从房前的院子绕到廊子去时，和在起居室里抱着婴儿的叻子猛然遇见。

“阿洪。”

叻子说着，把手中抱着的婴儿往洪作这边一探。

洪作小心翼翼地伸头往这个小生命的脸上看去，只看到一团小小的肉坨坨，根本不能想象这竟是人类的小孩。他非但不和自己说话，连是活的还是死的都不清楚。

“什么啊，这就是婴儿吗？”

洪作说着，马上后退了两三步。看久了他觉得疼得慌。

“这是你的表弟。”

“我不要。”

“不要也是你表弟呀。”

叻子说着，忽地站起身来，上楼梯去二楼了。洪作在那一瞬间，清楚地感到这婴儿夺走了叻子对自己的爱。叻子大概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疼爱自己了。那好，既然如此，我也不会疼爱这个婴儿，洪作这么想着。

那天晚上，洪作在吃晚饭时说：

“真是个奇怪的婴儿。”

阿缝婆婆接着说道：

“说得对。不可能生出什么好婴儿。因为是叻子那丫头生的。”

叻子生产那天，阿缝婆婆出门去上家时，满以为自己将要承担接生的大任，结果却被西平一个做接生婆的年轻女人抢了活儿。因为这件事，阿缝婆婆现在无论是对叻子，还是对叻子生的婴儿，都没有好感。

大泷村一家农户的小孩——五年级的正吉突然失踪了，这件怪事发

生的时候，距离四月三日的跑马已经差不多过了二十天。对洪作他们来说，这年四月要操心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正吉失踪一事在全村闹得沸沸扬扬。他具体是在哪里失踪的还不清楚，但综合许多人的说法来看，应该是正吉那天从学校回来，说要去后山砍柴便一个人出了家门，之后便一直没再回来。

正吉不见了的第二天，事件引发的骚动波及了整个村子。村里人都纷纷嘀咕着神隐^[111]一词。小学里也是一样，学生们因为这个事件完全失去了淡定。连在运动场时，学生们都不自觉地聚成一团活动，以保护自己不要成为接下来的牺牲者。洪作没有和这个叫正吉的男孩说过话。这个男孩身材高大，让人觉得有点不太机灵，在学校成绩不好，虽说不上调皮，但是两只小眼睛总是泛着恶意的目光。

洪作对正吉没有好感。那是因为差不多半年前，洪作在校门口毫无理由地被迎面过来的正吉打了一下右脸。对这个一言不发上来就打人耳光，然后扬长而去的高年级学生，洪作不可能产生什么好感。因此，当他听到正吉遭遇神隐的消息时，并不那么同情他，反而觉得定是这男孩的胡作非为招来了神灵的惩罚。

这天学校放学后，孩子们聚集在油菜花初开的田地里，他们没有放风筝——从正月里开始一直流行这个，而是你一言我一语，一个劲儿地热烈讨论着神隐的话题。因为村里的大人们一大早便进山去找正吉了，村里——也许是错觉——一片寂静冷清。孩子们决定今天不放风筝了，取而代之的活动是去侦察关户家的一个女人——村民称她阿金^[112]——的行动。关户家就在洪作家后门的对面，那个叫阿金的女人总是到流经洪作家宅地的小河里洗餐具和衣服等等。阿金和谁都不说话。据说她年轻时遭遇过神隐，虽然一周后人们在天城山山岭附近的杂木林中发现了她，但打那以后，她就变得痴呆起来。正吉遭遇神隐的事件使孩子们忽然想起了平素从未关注过的阿金。

侦察的任务还是像往常一样，交给了粗点心店的平一。平一沿着田间小道跑了过去，不久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水车作坊旁边。正当大家还不确定他到没到关户家的时候，他已经喘着粗气回来了。

“阿金现在往长野那边走去了，还带了把镰刀。”

这个报告足以引起在场的孩子们的关心。

“她去长野干什么呢？”

“肯定不是去长野，是去庚申塔^[113]后面的山里了吧。”

“去山里干什么？”

“她带着镰刀吗？”

“带着镰刀是去砍头吧。”

大家一听最后这位孩子的话，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孩子们不禁想到，曾经遭遇神隐的阿金带着镰刀去庚申塔后面的山里，看来似乎和正吉的事件有些关联。

幸夫、芳卫、龟男、阿茂，还有洪作打头阵，十几个孩子开始沿着通往长野村的街道奔跑。和他们想的一样，穿着干活的衣服的阿金在庚申塔前右转，走上了通往后山的岔路。孩子们和阿金保持着不至于把她跟丢的距离，排成一列沿着山坡的狭窄道路向上爬。这山——也可以说是山丘——很矮，爬上顶端要不了多长时间。

也不清楚阿金是否知道孩子们正跟在自己后面，她一次也没回头看，登上山顶之后，她在那里伸着腰休息了一下，便立刻沿着山的另一侧斜坡下去了。孩子们进行着一样的行动。有个一年级学生说自己想回家了，但幸夫没有准许。

从山上下到山底，便到了一处四面环山的小小平地，紫云英的紫色和油菜花的黄色装扮着上面的几块田地，仿佛铺着漂亮的地毯。洪作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心想，在这山间竟然藏着这样漂亮的秘境。孩子们站在山坡上，注视着下到这漂亮的地毯上的阿金，看她要干什么。但是阿金什么都没干。她在紫云英盛开的田间找了个坐处坐下，从包袱里取出饭团吃了起来。

“什么啊，她在吃便当吗？”

阿茂的语气中带着失望。

“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唤出正吉，砍他脑袋了啊？”

幸夫这么说着，又命令道：

“大家都藏在这里好好盯着。听好了，在我发出信号之前，谁都不许出来。”

孩子们照办了。他们各自坐下，只顾盯着阿金那正在吃便当的小小身影，一言不发。

洪作也相信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围绕阿金发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洪作心中满怀期待，视线一刻不曾离开阿金。阿金每次把饭团拿到嘴边，就开始漫长的咀嚼，要过很久才会又一次把饭团拿到嘴边。从她那缓慢的动作推测，要吃完便当似乎得花很长时间。

然而看着这样的阿金，洪作幼小的心中竟没有感到一丝腻烦。在这万籁俱寂名副其实的山间田地里，阿金沐浴着春日的阳光，坐在紫云英的花丛中无比悠闲地吃着便当。

“我们回家吧。”

又一个人——不是刚才说话的那人——说道。

“不行，不行。”

这次龟男制止道。这时，平一报告道：

“这里有个土蜂的巢，大家注意，我要捅了。”

话音刚落，平一口中便传来了尖利的叫声：

“哇！”

洪作回头往平一那边一看，便立刻站了起来。他看见几十只蜂儿聚在一起，如同成群的蚋虫般在平一的头上飞舞。

洪作拼命地跑下山坡。在他前面是连滚带爬逃下山的芳卫和幸夫。在他背后应该还跟着很多孩子，但洪作没工夫去理会这些。

洪作感到不断有蜂儿微弱的嗡嗡声在身边响起。

“把褂子^[114]披上。”

有人喊了一声。洪作便把外褂的下摆翻了起来，从后面把头盖住。

孩子们跑下山来到阿金所在的田地，沿着田间小路胡乱奔跑。接下来，他们打算沿着一条路口开在盆地西边的小道逃离这个被山环绕的小小盆地。除了走那条小道，要逃离这个盆地都得翻山。

洪作两次绊倒在田坎上，但他立刻跳起来继续拼命跑。他好不容易跑进一块广阔的田地，看见了前方的一段街道——那是自己熟悉的通往长野的道路。这时，他才有工夫观察下自己的前后方。洪作吃了一惊：在自己前方和自己一道奔跑的人竟然是阿金。芳卫跑在阿金前面，几个孩子跑在更远的前面，而幸夫又跑在更前面。

他们终于跑到了街道上，幸夫大口喘着粗气站在那里。在他周围，站着同样气喘吁吁的低年级学生。平一用手捂着额头，用最大的声音哭泣着。哭的不只平一，两个一年级学生也在放声大哭，仿佛在和平一——争高下。

“你过来。”

阿金抓住平一的袖子。这应该是洪作第一次听到阿金的声音。他想，阿金原来还是要说话的啊。平一发现抓住自己袖子的是阿金后，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神情，手脚乱舞，哭喊得比刚才更大声了。

阿金轻松地把挣扎着的平一拉到自己身边，把平一的身体抱在自己胳膊里，用自己的嘴贴着平一的额头。平一扯着最大的嗓门，拼了命地叫喊着。

“救我呀。”

洪作听到平一口中传出了这样的叫声。

阿金用嘴吸着平一额头上被蜂蜇的地方，吸了好几次，完了她说：

“这下应该行了。”

接着她用手掌在平一额头上用力拍了一下。重获自由的平一踉跄了两三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孩子们一股脑地往村子的方向逃去。他们心想，再犹犹豫豫的话，下一个被阿金抓住的就是自己了。

人们发现神隐的正吉，是在他失踪那天起的第三天傍晚。离汤川村小一里的地方是新田村。据说那天一个新田的村民干完山里的活回家，在穿过杉树林时，发现了坐在圆木上发呆的正吉。那天从各村出发的队伍为了搜索正吉，闯入了天城山深处，没想到正吉竟然就在天城山山脚的杉树林中，距离村子咫尺之遥的。正吉因为没吃东西已经走不动了，便被新田村的那位村民背着，暂时送到了附近的农家安置，在那里过上一晚，第二天再被送回大泷村他自己家。

正吉被发现是在下午五点左右，消息在当晚便传遍了各村。洪作也在那晚从阿缝婆婆口中听到了消息。洪作那晚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洪作醒得比平日早。在阿缝婆婆起床的同时，洪作也离开了被窝。在土仓旁边的小河里洗过脸，洪作就直接绕过正屋旁边往旧道去了。接着他就遇见了拿着布手巾来小河洗脸的幸夫。幸夫很少起得这么早，他和洪作一样，也是因为听到遭遇神隐的正吉被找到了而兴奋不已。

“我们去看看正吉吧。”

幸夫说道。

“嗯，走。”

洪作答道。

今天两个人都起得特别早，离吃早饭还有很多时间。并且若是跑着去大泷村的正吉家，十五分钟左右就能到。

洪作和幸夫跑在宿村的街道时，有的人家的前门还紧闭着。中途有其他孩子加入进来，每次一两人。等他们到了正吉家门前时，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他们围着正吉家绕了一圈，但不管是房前还是屋后都没有正吉家里人的身影。五个孩子从正门进到房内地板前的裸地，从那儿穿到后门。家里一个人没有。这时大泷村的孩子们来了，告诉他们正吉在新田村的农家待了一晚，接下来才会被送过来。

“我们去新田吧。”

幸夫这么一说，其他孩子们都表示赞成，同去的又增加了两三人。然后，一行七八个孩子，沿下田街道往新田村赶。他们有时跑，有时走。途中，洪作想起了阿缝婆婆每早给他做的味噌汤的香味，这么一想便立刻觉得饿了。

进入新田村后，孩子们立刻赶往正吉还在睡觉的那户很小的农家。许多村民已经聚集在那家跟前。在一大群男人之间，也夹杂着女人和孩子们。幸夫和洪作决定模仿那群男人，蹲在路旁等正吉从那户人家出来。但是左等右等，完全没看到正吉的影子。大人们时不时地走进房子，然后出来，又蹲在路边。这时，几个女人们搬来了分发给大家的饭团。大人们一人领了一个，把饭团送进嘴里，但是孩子们没有份。

幸夫和洪作被夹在吃着饭团的大人们中间，任凭时间极其无聊而又毫无价值地白白流逝。这时，大人们又开始商量，说是要先去昨天发现正吉的那片杉树林祈祷，以感谢神隐的小孩被找到，完了回到这里，再把正吉送出来。洪作和幸夫从大人们口中听到此事，觉得很没意思，但当一群十人左右的大人迈步出发时，两人还是加入其中，同他们一道走了起来。

到杉树林要走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洪作和幸夫不想漏掉大人们说的每一个字，不停地张望着身边大人们脸，他们一边看看这人，又看看那人，一边不停地小跑。不跑的话，便跟不上大人们脚步。在快到杉树林的时候，那群大人里面终于有人发现了洪作和幸夫两人的存在。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他问。

“你们是哪里的小鬼？”

另一个大人停下脚步问道。

“久保田的。”

幸夫回答。

“久保田？！”

对方发出了大吃一惊的声音，

“你们不用上学的吗？混蛋！”

接着又立刻怒吼道：

“滚回去！”

因为对方太过气势汹汹，幸夫和洪作便离开了那群大人，移动到了路边。这时洪作和幸夫才发现，除了自己二人，这里没有一个孩子。一起跑来新田的孩子们也不知什么时候抛下两人自个儿回去了。

两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正吉还在睡觉的那户农家。农家前面聚集的大人比刚才还多，他们一边吵吵嚷嚷，一边大嚼着分发的饭团，喝着茶水。两人在大人中间又待了一会儿。其间，他们也不是对学校那边的事情毫不在意。现在可能快到上学的时间了，或许早就过了上学的时间了。

洪作虽想告诉幸夫自己的担心，但总有些不敢说出口。幸夫这边好像也还是有点担心这事儿，他向洪作说道：

“即使惹老师生气，但还是应该来看神隐的正吉。是吧，阿洪？”

“是啊，这样更好。”

洪作也这么说道。这样做到底好是不好，其实洪作心中甚是没底，

但是，他的内心却驱使他不说那么不行。幸夫和洪作不管刮风下雨，无论什么样的日子都几乎每天在一起玩耍，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互相肯定对方的意见。

“正吉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一起看着吧。”

幸夫说道。

“不看可就亏了。”

洪作说道，接着他又补充道：

“马上就有好戏看了。正吉一出来，大家就会哇哇大叫着逃跑。”

幸夫接着说：

“他们跑的时候会丢下饭团。这样，我就把它们吃了。”

一说到吃饭团，洪作感到自己嘴里淌着酸甜的唾液。他想，自己是真的饿了。

等着等着，洪作的心情逐渐变得绝望，他感到事情已无可挽回。现在去学校老师大概不会轻饶他们。之前自己可是从未有过上课迟到之类的情况。洪作担心的不只是学校，他眼前浮现出急红了眼四处寻找自己的阿缝婆婆的身影。但是，洪作还是坐在地上，两手抱住两膝努力稳住自己。幸夫也采取了同一姿势，但他的身体不断微微颤抖。两人都没有站起来。他们莫名地不想站起来。他们一直漠然地盯着大人们吞咽饭团的身影，仿佛那是看不厌的景象。

“那个大叔吃了三个。”

幸夫时不时地这般说道。

这时，去杉树林祈祷的那群大人好像回来了，聚集在那户农家门前的大人数量一下子又增加了。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一个女人盘问道。

“不去上学，在干什么？”

听到她这么说，再加上先前的事情，洪作和幸夫同时站了起来。这时，洪作才说道：

“我们回去吧。”

“嗯，回吧。”

幸夫也说道。两人离开了农家门前，往街道去了。他们奔跑着来到了街道，但一上街道，两人便慢吞吞地走了起来。太阳已经升上了头顶。两人一方面腹中饥饿，另一方面因为接下来要去学校，心中不免感到几分沉重。从这时起，两人便不再说话，沉默地并排走着。两人走了几町远，再过一座小土桥就进入大泷村时，幸夫突然站住了。然后他说：

“哎呀，对面过来的不是校长老师吗？”

洪作被幸夫的话吓了一跳。果然从对面快步走来的人很像伯父石守校长。向前倾着身子的走路姿势也非常相似^[115]。洪作和幸夫茫然地呆立在原地，直到那人小小的身影越来越近，变大了一圈。

“就是校长老师。怎么办？”

幸夫把脸转向洪作。对于这个问题，洪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完全无法判断怎么做才好。路就只有这一条，一边是山一边是崖，无可藏身之处。就这么走下去，只能撞见石守校长。

“阿洪，怎么办？”

幸夫半带哭腔，神情真切地问道。洪作心想，现在除了退回刚才过来的路，两人没有其他办法。洪作突然来了个向后转，对幸夫命令般地说道：

“跑啊。”

“好。”

幸夫应了一声便跑了起来。洪作也跑了起来。洪作跑了一下便觉得喘不上气，侧腹部疼痛，但他还是忍着继续跑。他对自己说，这种情形下，再怎么难受都不能停。但在跑了两三町后，幸夫停下了脚步，一边大口呼吸一边蹲在了路边。洪作也学着幸夫同样蹲下。两人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又同时站了起来。因为他们和石守校长的距离又缩短了，不得不再次起身。

两人又跑了起来。然后跑了一会儿又坐在路边休息。这样重复了四五次，洪作开始觉得难受得不行。

“阿幸，我不舒服。”

洪作这么说道。本来幸夫已经心情沮丧到说不出话来，完全没了平时的影子，但一听这话，他那原本生气勃勃的表情突然又回到了脸上。幸夫呼呼地喘着粗气停了下来，往四下望去。看来他似乎下定决心，现在要勇敢地与接二连三降临到身上的苦难抗争。

“我们藏到那里去。”

幸夫指着一个地方说道。洪作看到那是一片离得很远，位于前方山崖侧的树林，当然不是正吉被找到的那片林子，但同样也是一片茂密的杉树林。

原先坐着的洪作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想，不管怎样，自己先得走到那儿去。洪作走走跑跑了一町左右，又蹲在了路边。他觉得想吐，试着吐了一下，结果喉咙里什么都没吐出来，没办法只得继续走。他必须缩短和幸夫的距离。幸夫走到杉树林那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道路，一个劲儿地往杉树林里钻去。

洪作好不容易走到杉树林那里。

——阿洪！

从树林里的某个地方传来了幸夫的呼喊声。洪作也学着幸夫，钻进

杉树林中——那片树林带着舒缓的坡度一直延伸到河边。洪作感到凉飕飕的空气一下包围了自己，地面铺满落叶，那又冷又湿的感触透过稻草鞋传到了自己的双脚。

洪作扶住一棵杉树，然后又扑向另一棵杉树，仿佛把自己的身体抛出去似的。不这样他就没法移动身子。当他扶着不知第几棵杉树时，再也动不了了，身体就那么一点点地往下滑，坐在了地面上。

洪作感到自己的意识正在远去。洪作看到头顶有无数细长的杉树树干，高得仿佛触到了天上，他还看到这些枝干相互交错，形成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形状。洪作闭上了眼睛，闭上眼睛要轻松些。

——阿洪！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幸夫呼唤自己的声音，可洪作已经无力回答了。

——阿洪！

这次幸夫的声音在洪作的耳边清晰地响起。与此同时，幸夫的脸清楚地出现在洪作眼前，他正直挺挺地站在自己的头这边，从上面俯视着躺倒的自己。

洪作感觉心情轻松多了，但当他想抬起头时，却感到眼前无比眩晕。

“我不舒服。”

洪作向幸夫诉说道。幸夫并没有回应洪作，只是一言不发地从上面盯着洪作的脸，不久幸夫的脸完全变成了一副哭相。有几次他的表情看起来似乎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不久，洪作身边响起了幸夫活动的沙沙声响，幸夫离开了他，但一会儿又回来了。

“校长老师走了。他肯定是去带正吉回去。”

他这么说道。洪作心想，如此说来，事情肯定是这样。

洪作直起上半身坐了起来。虽然还是不舒服，但没刚才厉害了。不

过，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法站起来走。他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让自己再次失去意识。幸夫又离开了洪作。幸夫一走，洪作便陷入不安。

——阿幸，阿幸！

洪作叫道。他自己也不由得感到自己的叫声是多么虚弱。过了一会儿，幸夫回来了，他好像要发出嘘——的声音般，压低嗓门说道：

“正吉马上就要从那边经过了。在正吉被带走之前，我们就待在这里吧。行不？”

然后，他又离开了洪作。幸夫时不时地回来，每次都报告路上的情况。

“大泷的那群人和公所的老大爷刚刚走过去了。”

或是，

“正吉家的姐姐拿着包袱过去了。”

或是，

“我妈刚才也过去了。”

幸夫分好几次报告了这些情况。洪作除了身体发冷之外，其余的都不那么难受了。自己伸展着身子长长地躺直在地上，听着幸夫时不时过来报告情况，这样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难受和讨厌，甚至说这时的心情是悠然自得的。只有一点让他受不了，那便是因为衣服已经完全湿了而身体发冷。

——好多人带着正吉过来了。木工阿义背着他的。现在他们正在路边休息，你来看看吧。

不知第几次时，幸夫这么说道。但是洪作实在没精神去看，也不想看。他想，就在这里躺着挺好。又过了一会儿，幸夫又来报告。

——这次换消防班长阿秀背了。

或是，

——正吉撒了尿。

等等。幸夫每次都带着这些零碎的报告来到洪作身边，然后马上又离开。最后他带来了石守校长回去了的报告，然后说道：

“我们也回去吧。”

洪作直起上半身坐了起来，又仰面躺了下去，还是躺下更轻松。

洪作躺下之后，幸夫久久地站在那里俯视着洪作，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这转变来得如此突然，毫无征兆。幸夫平时即使打架打得流眼泪，也绝不会哭出声来，对幸夫而言，这种大哭实在少有。洪作躺在地上仰视着幸夫那抽泣着哭出声来的脸，他觉得幸夫的哭泣有点令人费解。他想，为什么幸夫会哭成这样？幸夫尽情地哭着，哭完便一言不发地从洪作身边离开了。这次他再也没有回来。

当洪作明白了幸夫不会再回来之后，一下子坐了起来。他不想一个人被扔在这种地方。洪作站起来后，身子摇摇晃晃地在杉树林中胡乱走着。

洪作现在既不难受，也不想吐了，就是觉得一双脚总是站不稳。洪作和刚才进入树林时一样，迈着蹒跚的步伐，仿佛把身体抛出去般，从一根杉树树干扑向另一根。但无论他怎么走也走不到街道。洪作时不时地就这么扶着杉树休息。不知什么时候，他口中发出了哭声。这有节奏的哭声让人觉得并不那么悲伤，而是自然而然发出的。洪作一会儿走，一会儿坐在圆木上休息。因为这里无论往哪边看，到处都耸立着一样的杉树，洪作完全辨不清方向。

不知过了多久。洪作哭累了，嘴里已经发不出声音。不久就要天黑了吧，洪作心想。一想到夜幕降临，洪作便被恐惧紧紧抓住。正在这时，洪作突然听到很多人在“阿洪，阿洪”地喊自己名字。那声音听起来很远。洪作呆立在杉树林中，模模糊糊听到了几声呼喊自己的声音。那声音最初听起来分散而微弱，后来逐渐变大起来。

——阿洪，阿洪！

洪作没有出声。虽然他想回应，但是声音仿佛在喉咙里卡住了似的，怎么也发不出来。不久，众人一度变大的声音又变小了去。从这时起，洪作的脑子便一片空白，他摇摇晃晃地在树林中走着。他已经没法思考，也不再感到恐惧和悲伤。

洪作再次听见“阿洪”的喊声，已经是过了很久。他坐在树的根部。

——阿洪！

——阿洪！

对此，他只是不断吸吸鼻子，然后嘴里发出低沉的哭声。不久，洪作听到有人在离他相当近的地方大喊，

——阿洪！

然后接着，一声喊叫回荡在杉树林中，

——找到了！

不久，洪作便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了很多人踩着落叶赶来的脚步声。

——阿洪！

洪作在听到喊声的同时，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个人用手抱起。然后，他用那失去焦点的眼睛，看着几个人围住自己，吵吵嚷嚷地说着什么。接着，洪作又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软绵绵地浮在半空，被一个人背在了背上。

洪作很长时间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带到哪里。途中他感觉到有人往自己的口中硬喂了些糖水，而自己这时还趴在别人背上。当甘甜的液体渗透到了身体里，洪作恢复了一些精神。接下来，洪作被人背着在路上又颠簸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这样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处地方，第二次有人喂了洪作糖水。这次，他在喝完小茶盅里那

温热甘甜的糖水后，第一次说话了：

“我还要喝。”

喝完第二盅糖水后，洪作便没再闭上眼睛。他清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被久保田的青年背着，正要从大泷村走进宿村。

洪作又发现有几个大人和很多孩子跟在自己后面。他的左右都是孩子们。在这些孩子中，洪作也看见了幸夫，然后，还有和幸夫并行的幸夫父亲。

——混蛋！

幸夫父亲骂着幸夫，敲打着他的脑袋。在这么多孩子里，只有幸夫看起来无精打采。

一进入宿村，洪作便闭上了眼。每户人家前面都站着人，大家都给自己打招呼实在令人难为情。不久，一行人从新道踏上了旧道。洪作看见上家门前站着几个男女，都是平常早晚见得着的附近的人们。

洪作被送到了上家里面。当他在地板框那里被放下来时，很多人盯着自己看，于是洪作还是难为情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他闭着眼说道：

“糖水。”

阿缝婆婆把糖水端了过来。

“阿洪，甜甜的热糖水来了。”

阿缝婆婆这样说着，把装着糖水的茶盅递了过去。

“就算这事儿过了，今后也别再跟幸夫这些傻瓜们玩了。”

阿缝婆婆正这么说着，当事人幸夫被他父亲领着过来了。

“快道歉吧。”

听到父亲的命令，幸夫略微地低了下头。

“还不够，继续道歉。”

外婆阿种也给幸夫做了碗糖水过来。幸夫怕被责骂，环视了一圈周围人的脸色之后，才从阿种手里接过碗来。然后他一边往上翻着眼珠看着洪作，一边喝下了糖水。

在上家休息了一会儿后，洪作被送回了土仓。回到土仓时已经接近傍晚。那天晚上，土仓里来了几个前来慰问的客人。他们寒暄的话语从楼上传到了洪作的耳朵里。比如：真是危险，还好没有被掳走^[116]，没事真是太好了；怎么偏偏让洪作这样的孩子遇上神隐；等等。其中还有个女人上到二楼来，伸头盯着洪作的脸看了看才回去。校长石守森之进也来了。当洪作得知伯父来了后，不得不在被窝里吓得发抖。石守校长什么也没说，坐在洪作枕边喝了不少茶水，然后对着一个来慰问的客人说：

“这孩子这么羸弱，将来真让人担心啊。即便是天狗^[117]，如果觉得这孩子没啥吃头，也就懒得搭理了。”

说完，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就这么回去了。

洪作一直熟睡到第二天的下午。醒来之后，洪作一直能够听见孩子们的吵闹声从土仓周围传来。

洪作从被窝里爬起来，想着自己也到外面去，但阿缝婆婆严禁他从被窝里出来。只有当阿缝婆婆到楼下去时，洪作才从被窝里爬出来，从安着铁窗格的小窗户向外张望。在他看来，孩子们欢跑在晚春田野里的身影是那么生气勃勃。一个孩子发现了从窗户里向外张望的洪作，便告诉了其他孩子，于是孩子们停下了玩耍，发出哇的喊声，一下子聚集到了窗户的正下方。幸夫也夹在那群孩子中。他们一齐仰着头，看稀奇似的注视着洪作。

“阿幸。”

洪作刚一打招呼，孩子们便调转身子争先恐后地逃开了。洪作看见他们晃动着脑袋溜烟地跑掉了，连幸夫也是如此。洪作那天在土仓中躺了一整日，他时不时地透过那扇小小的窗口望着外面春天的田野，明

亮的夕阳正在那里缓缓落下，这情景和土仓里面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

第六章

刚进入五月的一天，正上课时，做杂工的大叔走进教室，来到教师身边低声耳语着什么。教师听了大大地点着头，等杂工出了教室，便叫了洪作和阿光的名字，让他们现在马上回家。

洪作和阿光之前从没受过这种待遇，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他学生们则开始纷纷议论，有人说是上家的曾外祖母死了，有人说是背家的婆婆死了。确实，学生中途不上课了赶回家去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家里有人过世了。所以洪作也像同学们议论的那样，想到家中定是有谁突遭变故，不是曾外祖母阿品婆婆，就是阿缝婆婆。

洪作出了教室就跑到学校门口，在那里等着跟在后面的阿光。阿光似乎察觉到了事态非同小可，一脸严肃地抱着装了教科书的包袱跑到洪作跟前。在洪作看来，阿光的脸色发青。也许是校门旁树上那些正要萌发的绿叶的反光让阿光的脸色看起来这样。

“是祖姥姥死了吧。”

洪作话音刚落，阿光就大大地摇着头说道：

“祖姥姥才不会死，是阿缝婆婆吧。”

当阿光口中说出阿缝婆婆的名字时，洪作感到血液正从自己的脸上褪去。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呢？阿缝婆婆的身影从自己面前消失，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呢？洪作带着恨意瞪着阿光，说道：

“老不死的祖姥姥终于死了，肯定是这样。”

说完，他扔下阿光迈步离开。洪作没有直接跑回土仓的劲头，决定先去上家看看。虽然上家房前一个人也没有，但一打开正门，立刻就能感到这个家里出了变故。几个附近人家的女人在那里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幸夫的母亲一看到洪作和阿光，便说道：

“你们祖姥姥快不行了。你们快去见她最后一面吧。”

洪作心想，果然是曾外祖母，幸好不是阿缝婆婆。他松了口气，感到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洪作立刻上了二楼。在二楼他看到了外公文太、外婆阿种、咲子，还有几个男女——他们是和上家有来往的亲戚。大家都老实地注视着躺在被子里的阿品婆婆的脸。洪作和阿光两人也坐在了阿品婆婆枕边。

“你们两个都好好看下祖姥姥的脸吧。”

外婆阿种说道。在洪作看来，曾外祖母的脸和之前一点变化也没有。平时那张皱巴巴的脸就已经缩小到一个拳头大了，看着完全不像活人脸，仿佛一件装饰品什么的。

“死了吗？”

洪作问道。

“你这话，哎。”

外婆阿种责备道，但文太却回答：

“还没死，但是快了。”

在座的所有人脸上都是一副老实的神情，但看起来一点儿都不悲伤。马上要死了吗？马上要死了吗？看来大家好像都在等着阿品婆婆断气的瞬间。洪作也在那里安静地坐了十分钟左右，正当他耐不住要站起来的时候，一个亲戚阿姨突然说道：

“婆婆好像咽气了。”

此言一出，先前满座鸦雀无声的气氛便有了些许变化。外公和外婆交替着把脸凑近曾祖母的脸，或是摸摸她手上的脉搏，然后外婆宣布般地说道：

“婆婆已经去世了，寿终正寝。”

几个人从坐的地方站起身来，下楼去了。

洪作并不觉得曾外祖母死了，他无法相信曾外祖母在那一瞬间的前后，分别处于生和死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洪作也下楼去了，每时每刻，家里都因为附近赶来的人们而不断变得更吵，洪作立刻离开了上家。

洪作回到土仓，本想告诉阿缝婆婆阿品婆婆死了，但却没见到她的身影。她已经到上家的厨房去帮忙了，可能在上家时洪作没有注意到。洪作觉得，因为曾外祖母的死，自己竟被置于无所事事的时间之中。玩伴们都还在学校里上课，无论去哪儿都找不到同伴们的身影。

洪作坐在土仓的石阶上，长时间地发呆。若去上家的话，那里倒是挤满了人非常热闹，但他知道没有大人会搭理他。洪作沐浴着五月既不热又不冷的阳光，手里空有大把极其无聊的时间。这时，他想再去看一次曾外祖母的脸。他想再次亲眼确认她是不是真死了。

洪作又往上家去了。就这么短短一会儿，上家已经被前来吊唁和帮忙的男男女女挤得水泄不通了。洪作在大人们中间发现了阿光，便说道：

“我们去看看祖姥姥的脸吧。”

阿光难得地顺从地点了点头，自己先上了二楼。二楼和刚才相比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房间里已经搭起了盖着白布的祭坛，几支线香冒出的烟弥漫在室内。洪作和阿光也像其他吊唁的男女一样，揭开盖在曾外祖母脸上的白布，用湿棉花给她润润嘴唇。阿品婆婆现在已经完全是一副死者的容貌了，面色如土，嘴唇略微僵硬地闭着。

洪作对阿光说：

“去我家玩吧。”

对于这个建议，阿光也顺从地点了点头。

洪作回到了土仓，阿光也追赶似的跟在他后边来了。洪作和阿光两人已经好久没在一起玩了。直到一年前，两人还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但大约从去年夏天开始，事情突然有了变化，洪作变得只和男性小伙伴

们一起玩耍，阿光也避开洪作，只和女性小伙伴们一起玩了。并且一直以来，两人的关系总有些不好。洪作觉得阿光的所作所为带着坏心思。阿缝婆婆和洪作两人的共同生活成了横亘在洪作与上家之间的一条冷冰冰的鸿沟，阿光对洪作的态度，就是这“上家”和“背家”间氛围的当然反映。但不知为何，阿光今天的态度却与往日不一样。

洪作说要换种南天竹，阿光便立刻听令，把靠在土仓旁边的铁锹拿了过来。两人从正屋的院子里拔了几棵小小的南天竹出来，拿去种在水车作坊旁边的田地一角。直到幸夫等一众玩伴放学过来，洪作一直和阿光愉快地玩耍着，这实在是久违的场景了。阿光没有不听洪作话，洪作也没有敲打或推倒阿光。

孩子们因为上家的祖姥姥去世而莫名地兴致高涨。那些大人间的对话，被孩子们像模像样地搬到了自己嘴里，比如：丧事是几号；丧事上要招待包子；不，不是包子，是模子打的点心^[118]；等等。孩子们虽然聚在土仓旁边玩耍，但时不时会有孩子去上家门前看热闹。

办喜事时，孩子们也能吃上主家招待的饭，但办丧事时，只有大人们被招待着吃饭喝酒，孩子们遭到了完全忽视。因此对于孩子来说，丧事比不上喜事有魅力，但比起什么事都没有，孩子们还是为有丧事感到兴致高涨，内心充实。并且最关键的是，运送死者灵柩前往熊野山墓地的送葬队伍足以吸引孩子们的兴趣。当孩子们得知上家祖姥姥的丧事是第二天后，他们想了想距离办丧事的时间还有多长，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扮丧事”。他们口中纷纷“锵啷，锵啷”地模拟着送葬时的锣声，边这么念着边围着上家周围跑。

洪作白天一直在玩这个游戏，到了傍晚，阿缝婆婆亲手给他换了身衣服，然后洪作就往上家去了。洪作和阿光一起在厨房里一处拥挤的地方吃了东西，因为听说接下来就要开始念经了，他们便上了安放曾外祖母遗体的二楼。二楼上人们已经挤得挪不动身子了。人群中，洪作还看到了伯父石守森之进的面孔。

洪作和阿光被夹在大人们中间，一脸老实地等着人们开始念经，却迟迟没有动静。等到僧人来了开始念经时，洪作和阿光已经一起钻进了放东西的房间。他们爬上众多被子堆成的小山，躺在上面。家里被人们

挤得满满当当，一直人声鼎沸。洪作在上面躺着躺着便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当洪作醒来时，他听到村里的老太婆们跟着僧人念经——先前等得好苦——的声音，那舒缓的韵律在家中流淌。

洪作长时间专注地听着。在这念经声中，洪作脑海中浮现出躺在二楼的曾外祖母的面孔。阿品婆婆整天像个装饰品似的坐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不动，也不怎么下楼。洪作一件接一件地回想着关于阿品婆婆的事情。他想起她老是偏袒阿光，即使烤白果，每次都给阿光两颗而只给自己一颗；又想起她让阿光坐厚坐垫，让自己坐薄坐垫；等等。当时洪作觉得她是个多么坏心眼的婆婆啊，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竟不可思议地不再为此生气。

洪作从被子堆成的小山上下来，走出放东西的房间。他看见起居室像战场般热闹，附近人家的女人们在其间东奔西走，有的端着装有食物的盘子，有的拿着酒壶。

“阿洪，你刚才去哪儿啦？”

一个人这样招呼着洪作，把他弄到楼下起居室的一角坐好，让他吃宵夜。洪作用筷子夹起一大片牛蒡，却完全没有食欲。来帮忙的女人们也各自占了块能凑合的地方，分别拿起了吃宵夜的筷子。

——没有比祖姥姥命更好的人了。她可是带着薙刀和朱漆的浴桶嫁过来的。

或是，

——听说这一位只会做味噌汤，这一辈子大家知道的就是她做新娘时的事情。不过她也寿终正寝啦。

在座的人们口中这样说着曾外祖母，不知是骂还是夸。洪作听着大家对曾外祖母的议论，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大大的悲哀。虽并不见得是为曾外祖母的死感到悲哀，但无疑和她的死有关系。

洪作离开座位，再次钻进放东西的房间，爬上被子的小山，躺在上面。不久，他便耐不住心中涌起的悲哀，口中发出了哭声。洪作先是哭

出声来，不一会就变成了大哭。躺在被子堆成的小山下面睡着的阿光也被洪作的哭声惊醒。与此同时，咲子进来了。

“怎么了，阿洪？”

她走近洪作。

“做梦了吗？做梦了吧，傻瓜。”

洪作不管这些，哭得更大声了。附近人家的一个女人也进到房间里来，和咲子一样地说道：

“大概是梦到吓人的东西了吧。”

这时，阿缝婆婆也出现了，她说：

“阿洪，回家去睡吧。”

于是，洪作和阿缝婆婆一起离开了上家，回到了两人居住的土仓。一路上，五月微暖的夜风吹拂着。阿缝婆婆一边在路上走着，一边自言自语般说道：

“是个好婆婆，终于还是走了。”

之后又接着说道：

“真难受啊。”

说完她便停下站住，仰头望向深夜那星光闪闪、仿佛天鹅绒般深黑的天空。也许是犯了腰痛，阿缝婆婆将手绕到背后，不停地敲着腰部。

洪作并不懂阿缝婆婆的心情，但对阿缝婆婆来讲，今天是她一生中最难受的日子。说来阿缝婆婆就是从今天去世的正妻阿品手中夺走她丈夫辰之助的人，从这点来讲，她是加害者，阿品是受害者。在受害者阿品去世这天，阿缝婆婆一边在上家厨房帮忙，一边浑身感受着甚多村里人充满指责的目光。这对阿缝婆婆来说，实在是比什么都难受。

回到土仓后，两人便立刻睡下。阿缝婆婆不一会儿便发出鼾声睡着

了，但洪作还醒着。他心中还残留着因祖姥姥的死而产生的悲哀，即便她生前曾刻薄地对待自己。

第二天，洪作刚睁开眼，阿缝婆婆便告诉他，自己已经去上家忙活了一阵回来了。她穿着外出的衣服，身上系着干活时的束带，正做着早饭。

“今天你妈妈要来。”

阿缝婆婆说道。

“我妈妈？！”

洪作突然感到了高兴与不知所措。在这一瞬间之前，他根本没想到母亲会来。

“妈妈为什么会来？”

“来参加葬礼啊。”

因为今天母亲七重就会出现在自己面前，洪作心中充满期待。他已经完全忘了昨天自己为曾外祖母放声大哭的事情，他甚至心想：如果母亲能为此而来，那阿品婆婆早点死就好了。

洪作那天也没有去学校。其他伙伴们都去了学校，只有自己公然不去，这让洪作莫名觉得不好意思。洪作对阿缝婆婆说今天自己也要去上学，让她十分为难。

“哪有自己祖姥姥去世了还闹着要上学的孩子啊？今天阿洪得穿上好衣服，在葬礼上乖乖排队站着。”

阿缝婆婆说道。接着她又命令洪作：在葬礼开始前一直待在土仓里看家。

今天对于洪作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既要举办祖姥姥的葬礼，母亲也要来。葬礼是必须得去的，母亲也是必须得见的。洪作觉得今天真是忙到分身乏术。但即便这样，还是有无事可做的无聊时光慢慢地白白流

逝。洪作在土仓前玩着，时不时跑到上家去看看情况。人们开始聚集在上家那里，人数比昨天更多，但没人和洪作这种小孩子说话。当洪作意识到自己完全被排斥在大人们的世界之外后，又回到了土仓。正午时分，阿光提着装食物的套盒来了，里面装着自己和洪作两人的午饭。两人像昨天一样，彼此表现出亲近友爱之态，和睦地吃了午饭。

葬礼定在了下午三点，在那一小时前，母亲七重的身影突然出现了。当时，洪作正在土仓前和阿光玩拍洋画。因为拍洋画是男孩子间流行的玩法，女孩子们不玩，所以阿光玩得不好。洪作从完全不上手的阿光手里把洋画一张张地赢走，他对此感到有意思极了，正玩得入迷。

“你在干什么？”

听到这声问话，洪作才注意到自己身旁站着一位不太眼熟的女性。原来是母亲七重。

“真是的，在乡下长大就玩这个。”

七重这么说道。接着她又直勾勾地盯着洪作自言自语道：

“好像又长大了一点。”

虽然母亲一开始说的话在洪作听来冰冷无情，但他还是从母亲凝视自己的眼眸中，不由得感到了一阵到底是亲生母亲才具有的温暖。阿光因为七重的突然出现，往后退了五六步，然后就这么背对着她跑开了。

“走，回家把衣服换了。”

母亲说道。洪作立刻和母亲上了土仓二楼。七重随意打开那些不知装着啥的柜子抽屉，把它们翻了个底朝天，找出洪作外出穿的衣服就给他穿上。洪作站在母亲面前任她摆布。平时都是阿缝婆婆给洪作穿，但母亲的动作要比阿缝婆婆麻利得多，洪作感到有点害怕，就像母亲正在责骂着自己什么。

“转过去。”

或是，

“手伸好。”

母亲这样说着。在给洪作穿完后，她又反复提醒道：

“不准弄脏了。还有，拍洋画不准玩了。听到了吗？”

“嗯。”

“不准说‘嗯’。要说——好的。”

“好的。”

洪作改口道。

葬礼虽然定在下午三点，但稍稍有些推迟，当送葬队伍从上家门前出发时，时间已近四点。洪作和阿光两人跟在七重和咲子后面并排走着。这次的送葬队伍非常热闹，超过了此前村里任何一场葬礼。队伍又长，捧着纸花的人又多。

送葬队伍缓缓前进，在熊野山进山的地方离开了道路，沿着山坡往山上行进。当送葬队伍走过村里的道路时，道路两侧有不少村民围观，洪作和阿光对此非常紧张，像体操课^[119]上齐步走一样，他们这时也齐步走着。进入山路后，很多孩子们钻进了送葬的行列。幸夫、芳卫、龟男他们也来了，和洪作并排走着。孩子们不时跑起来，时而跑到灵柩前面，时而又绕到后面。洪作也想和大家一起跑起来，但是他提醒自己：今天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于是洪作还是和阿光两人一直老实地走着。

到了山顶的墓地，僧侣念起了经，念完之后，人们给灵柩的四角系上绳子，把它降到一个大大的坑里。这是洪作第一次看见埋人。洪作也学着大人们，往墓穴里撒了一把沙。当村里的年轻人们开始动手填埋墓穴时，人们也开始陆陆续续地沿着刚才经过的路原路返回。洪作心想，曾外祖母就这么被埋进了地里，实在令人扫兴。

“这就完了吗？”

洪作问向咲子，又问问母亲七重。

那天夜里，洪作还是和往常一样，和阿缝婆婆两个人睡在土仓。洪作心中期盼着七重也许会来土仓睡觉，但是再怎么等到夜深，七重到底还是没来。

第二天他们也没让洪作去学校，也就是说洪作已经三天没能去上学了。正午时分，洪作和阿光被七重带着，前往河谷里的公共浴场。和母亲一起去泡澡让洪作感到害羞。脱去衣服，母亲的身体看起来像大理石什么的，让人觉得泛着光芒，使人无法长时间直视。

“你在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快把衣服脱了。”

被母亲这么一催，洪作便脱去衣服。一脱完洪作便突然像跳入河中似的，跳进了空无一人的浴池，激起了一阵大大的水花。

自打洪作懂事以来，和母亲七重一同泡澡还是头一遭。洪作移动到浴池的边缘，尽量远离母亲七重那雪白的身体，尽量不把视线落在母亲的身上。七重慢慢地把身子沉入浴池，做着游泳的样子，用手水平地刨了两三下热水。

“阿洪，你会游泳吗？”

她问道。母亲不知道自己会游泳，这让洪作不禁感到遗憾。

“会游，游深渊什么的轻松得很。”

“真的吗？说大话吧。”

七重这般说着，仿佛不相信洪作说的。这令洪作很意外。

“我到河里游给你看吧。”

洪作认真了起来，这般说道。他心想，如果母亲希望的话，他就是跳进公共浴场旁的大河都在所不辞。

“傻瓜，现在跳进去，马上就会得肺炎死掉。”

“但是阿洪会游泳嘛——是吧，阿光？”

洪作本想让阿光帮自己作证，但阿光却非常可恨地说：

“阿光不知道。”

下一瞬间，洪作使用脚在浴池边缘的板框上一蹬，让身体在浴池中游动起来。他打算给母亲展示自己是如何能游。他的两脚吧嗒吧嗒地打着水，顷刻间水花四溅。

“傻瓜，你快停下来！”

母亲一边叫着，一边在浴池中站了起来。阿光也逃到了洗身体的地方^[120]。洪作撞上了母亲那雪白的身体，那一瞬间，他感到自己碰到了母亲那极其光滑柔软的皮肤，然后又立刻从那里滑开。

“好悬啊。头发都要打湿了。”

洪作停止游泳时，母亲还站在浴池里，一脸非常愤怒的样子。

“衣服也打湿了吧。做傻事也得有个限度啊。”

果然，浴池和脱衣服的地方相距不到半间，水花也溅到了那里。无疑如母亲所说，衣服也打湿了。洪作有些沮丧。

“你过来！你脖子好黑啊。真是要多脏有多脏。你婆婆没给你好好洗过吧。”

母亲的脸上还残留着愤怒。洪作听话地站在母亲面前。母亲身体上那雪白的光泽消失了，直到刚才自己还觉得母亲的身体光芒四射，让人难以接近，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他感到自己的裸体似乎被交到了一个冰冷而又刻薄的人手上。

“坐下。”

洪作按母亲的命令坐下。

“瞧你这瘦猴样。这可不行。明明是个男孩，身体却像个螳螂似的像什么话。你看，搓出来这么多污垢，真是个脏娃娃。”

七重用布手巾卷着搓垢的工具，用它狠搓洪作的脖子。洪作这才看见污垢从自己的脖子上扑簌着掉落。

“转过去！”

洪作又背向母亲。他的背也被无情地狠搓。因为背上搓得疼，洪作想从母亲手里逃走，但还是忍住了。这时，母亲的手又放到了他侧腹部，洪作这下痒得受不了了，扭着身子想要逃开。

“不准嬉皮笑脸的。给我好好待着。”

说着，母亲在他背上狠拍了一下。

“不给你洗了。阿光，你过来。”

洪作虽然从母亲手中解放了出来，但心中一点也不高兴。他想，自己是不是被母亲嫌弃了。洪作和咲子来过公共浴场，她也给自己洗过身体，但洪作感到咲子对待自己的身体要温柔得多。接下来的时间，洪作为了重新取得母亲的认可而一直格外老实地待着。直到他们从浴池里起来。

从祖姥姥葬礼那天开始，妈妈在老家待了十天左右，其间一次也没来土仓住过。洪作一开始还期待母亲今天也许会来土仓住一晚，因为期待总是落空，不久便完全放弃了。

“妈妈为什么不来这里住啊？”

每当洪作向阿缝婆婆这么问道，她总是如此回答：

“你妈妈怎么会来这里住？她说土仓里有霉臭味她不喜欢。”

洪作第一次听说七重是因为有霉臭味而不喜欢土仓，但他相信七重确实给阿缝婆婆这么说过。因为七重有着近乎病态的洁癖，很难令她满意，所以这话的确像是七重说的。

不过，洪作在母亲还没走的时候，即使放了学也不会马上回阿缝婆婆那里，而是到母亲暂住的上家去。因为母亲在那里，所以上家比土仓

更有魅力。七重在上家权力最大。无论是叟子、大三，还是大五，大家在七重面前都提心吊胆。连七重的母亲阿种也不知为何在七重面前抬不起头。文太也是一样。文太最多从口中说出这样的话：

“即便你这么说……”

或者，

“七重你再怎么唠唠叨叨也……”

洪作已经听见了好几回母亲七重对着外公外婆两人严厉指责，比如：生活操持得不好；双亲娇纵养不出什么像样的孩子；还觉得自己是以前的大户人家似的，搞些花里胡哨的名堂；等等。

每当这时，外婆阿种脸上便会浮现出殉难者般忧伤的表情，要把所有这些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她说：

“都是我的错。你爸和其他人都没有过错。”

但是每当外婆这么说，七重都会严厉地指责她：

“妈，你的错现在不用说也清楚得很。”

洪作不知道为什么上家的人都要被七重骂，但是孩子心中还是能想象出大概的原因。那就是上家已经不像以前那般衣食无忧了，但家里没有谁想努力摆脱这种情况，七重觉得看不下去了，这才事事都要骂人。洪作曾在一楼的起居室里见过七重和叟子的激烈争吵。

“事情没有姐姐你想得那么简单。你这样说爸妈，他们太可怜了。”

叟子刚这么一说，七重便说道：

“你闭嘴，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

“我还是有说话的权利吧。”

“呵呵，好大口气。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人在家里，咱家的日子才不好过。既然婚礼都办了，那就快到你丈夫那儿去吧。你打算在娘家待

到什么时候？话说回来，我是反对你结这个婚的。但有了孩子没办法。——要说不检点，可没人比得上你。”

七重说道。这时咲子的声音已经颤抖起来，她回应道：

“我怎么结婚都轮不到姐姐你来指手画脚。你连家里的情况都不清楚，想回来就回来，你才是好大的口气啊。丧事已经办完了，麻烦你快点回去吧。”

咲子的脸已经气得煞白。

“哎呀，哎呀，你们两个！拜托你们别扯着喉咙吵了。你们原来都是温和的乖孩子，为什么现在会吵成这样？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

阿种惊慌失措地将自己的身体挡在两人中间。洪作一直专心盯着这家人的样子，眼睛都没眨一下。虽然洪作认为母亲的话里肯定有合理的东西，但是要说自己站哪头，洪作觉得自己还是同情外公外婆和咲子这边。母亲七重说的无疑是对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七重不在时，咲子也会对外公外婆讲同样的话，完全就是七重现在所说的——这种情况洪作时有遇见。但是不管怎样，连洪作这孩子也觉得，母亲七重说话太不留情面。他觉得母亲从没打算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听听对方的辩解。

咲子和七重吵完了，洪作看到先前惊慌失措的外婆在劝住二人后来到庭子里收衣服，便莫名地想安慰下她，于是对外婆说道：

“是妈妈不对，是吧，外婆？”

听到这话，阿种一脸惊讶地盯着洪作的脸。

“不是，不是。”

不一会儿她伸着腰说道。

“阿洪的妈妈是好妈妈。都是外婆不好。”

洪作从没见过外婆的脸像现在这般悲伤。他觉得外婆非常可怜。阿缝婆婆会和七重对抗，会说她坏话，但是阿种绝不会这么做。她认为但

凡世上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自己还有做得不够周到的地方。似乎外婆生来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母亲七重回丰桥那天，是土仓旁边的棣棠开满黄色花朵的日子。在学校的午饭时间，洪作从老师那里得到许可，去停车场送别母亲。外公、外婆、咲子、阿缝婆婆，这天都互相展露着笑容来到停车场送七重。许多附近人家的女人们也来了。

母亲乘坐的马车上，有一位穿着洋装，名叫喜代的中年人，据说他从村里去东京开钟表店发了家。来送这位的人也很多，停车场因为来了很多村民而热闹非凡，这情景可不常见。喜代和七重打过招呼后，又招呼洪作道：

“娃娃，和妈妈告别了会很寂寞吧？”

洪作没有回答，他被喜代口中衔着的烟斗吸引住了。

“那是什么？”

洪作问道。

“这个吗？这叫薄荷烟斗。”

喜代把烟斗从嘴边拿下来，说道：

“娃娃，衔着吸一口。”

洪作按他说的衔在嘴里吸了一口。薄荷的清凉感马上扩散到了整个口腔。洪作心想：世上竟有这么棒的东西。这么时髦的好东西大概不到东京是买不到的。并且普通人肯定没那么容易就能拥有这东西。这玩意儿就是这么贵。

洪作衔着烟斗，环视着大人们脸，只见母亲七重眼里闪着冰冷的光，仿佛在斥责洪作。洪作连忙把烟斗从嘴上拿下来，下意识地塞进了自己的腰带里面。他想，母亲肯定是在责备自己把别人衔过的东西塞进自己嘴里，一点脑子都不动。洪作为了逃避母亲的目光，便跑到大人们的背后去了。

这时，马车准备就绪，赶车的阿六高声吹响了喇叭。喜代和村民们道别后先行坐进了马车，接着七重也坐了上去。马车立刻就出发了。村民们都是一副送别离人的模样，所有人都呆立在原地，将视线投向远去的马车。洪作看到母亲稍稍探出身子，向这边挥手。洪作清楚地感到那是母亲在对自己挥手。因为今天只有自己一个小孩，洪作本打算今天不跟着马车一起跑，但一看到母亲挥手，仿佛那是个信号，自己便不知不觉地追着马车跑了起来，一直跑到了箕子桥才停下来。母亲还在挥手。

马车往市山村驶去不见了踪影，洪作回到了还站在停车场的村民那里。

“终于走了！哎哟喂。”

阿缝婆婆仿佛摆脱了件大麻烦般说道。也许是这种说法很有意思，咲子也笑着说道：

“真的，哎哟喂。”

周围人都被这句话逗得笑出声来。阿种给来送七重的人挨个道了谢，接着对洪作说道：

“你快去学校吧。”

说着她重新给洪作系了下腰带。这时，洪作看见一个小物件掉落在自己脚边。是薄荷烟斗！洪作连忙拾起它，心想，哎呀，不得了了。这东西按理说本应还给喜代，却被自己不经意间塞进腰带里忘了还。想来喜代也是一样，把烟斗递过去后便只顾和来送他的人寒暄，忘了从洪作那里把它取回来。

这下可搞出了件大事！

洪作把烟斗捏在手中，离开人群独自沿着新道往学校走去。洪作再一次把烟斗拿到嘴边，衔着吸了一口。和刚才一样，一股妙不可言的清凉感仿佛渗透一般，再次在洪作口中扩散开来。

洪作仿佛觉得自己成了罪犯，这种想法一直抹消不去。他不禁想

到，喜代现在会不会已经想起了烟斗，正在马车里大吵大闹。洪作再次把烟斗塞在腰带，心想这东西可不能给谁看见了。他的心情仿佛在藏匿偷来的赃物。

那天，洪作在学校期间一直被不安的情绪侵扰，心神不宁。他觉得似乎老师马上就要走过来，对他说：

“你拿了烟斗吧？交出来。”

即使到了运动场，洪作也远离同伴，一个人站在角落，时不时地把手伸向腰带那里，确认下烟斗还在不在。摸到烟斗没掉，确实还在那里，他便放心了。对于如何处置这个烟斗，洪作脑子里想不出一点儿好办法，只能全力确保自己把烟斗拿好别弄丢了。

但即便是这种时候，洪作也还在和欲望作斗争，他想把烟斗衔在嘴里再吸一口。一旦体会过一次这口中清凉的感觉，每每回想起来，便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巨大诱惑。洪作绕到校舍背后，确认过四下无人，便悄悄地拿出烟斗衔在嘴里。从嘴里抽出烟斗后，他要重复吸气吐气好几次。他想，果然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原先每次放学，洪作都要和久保田的伙伴们一起玩耍，但今天的洪作有些不同。他避开了幸夫他们，一个人走到田野里，坐在稻草堆的影子里，衔着或是摆弄着烟斗。拿着别人东西的不安与拿着珍贵宝物的喜悦混杂成一种复杂的心情。除此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告别母亲这天的寂寞——也混入了这复杂的心情中。洪作坐在稻草堆旁，隔着分成几级延伸到山谷下方的梯田，远远望着对面白色的下田街道——先前载着他母亲的马车就是从那里远去。母亲还在的时候，洪作总是觉得她冰冷刻薄，并没有那么被她吸引，可一旦分别，洪作到底还是感到了一种只剩自己孑然一身的孤寂。特别是今天母亲在马车中朝自己挥手道别的身影，始终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一想到母亲那挥动的手，洪作心中便忍不住地对她感到眷恋。这种思恋母亲的心情是洪作从未体会过的。

洪作在稻草堆的影子里一个人玩耍到了傍晚，直到太阳已经完全落山后才回到土仓。阿缝婆婆因为洪作这么晚了还没回家，便到附近的人家一户户地找他，正好也刚回到土仓。

“阿洪，你去哪儿了？”

阿缝婆婆虽然看起来有些生气，稍稍瞪着眼睛，但洪作平安回到自己身边她也就放心了，于是她坐在土仓的地板框上，大大地叹了口气，说道：

“婆婆以为阿洪又遇到神隐了，担心死了。”

之后，她哎、哎地叹息着，捶着腰说道：

“我还得再给邻居们通知一声阿洪回来了。”

于是，洪作又跟着阿缝婆婆，挨家挨户地去拜访附近的人家。他们去的时候，家家都正吃着晚饭。

“阿洪回来了。让你们担心了，对不住。和你家老大不一样，阿洪要是不见了事情可不得了。”

阿缝婆婆在每一家都这么说，对此有人说道：

“我们也很担心呐。婆婆你遇上神隐也就遇上了，可你没有不见，阿洪不见了，事情可真是不得了啊。”

也有人这样说：

“婆婆，你才要当心。阿洪前段时间躲过一劫。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当他们拜访完邻居家回到土仓后，阿缝婆婆突然说头晕，一上二楼便立刻俯卧了下去。洪作用火柴点亮煤油灯，从楼下给阿缝婆婆端来了水。突然，他想起了薄荷烟斗。

“婆婆，你吸一口这个。”

说着，洪作把烟斗往阿缝婆婆嘴里塞。

“什么啊，这是？”

她用手触探着烟斗说。

“吸一口就舒服了。”

洪作说完，阿缝婆婆便按他说的把烟斗衔到嘴里。接下来的一瞬间，她说道：

“这是那啥，是薄荷啊。”

说着她便坐了起来。

“婆婆，舒服了吗？”

“真的。”

“我没说错吧。”

“太神奇了。真的一下子就神清气爽了。”

阿缝婆婆用满是皱纹的手指抓起烟斗，对着煤油灯的灯光仔细打量，不久又送到了嘴里。

“真的能让人神清气爽啊。”

阿缝婆婆像洪作一样，大口地吸气吐气。大概是薄荷烟斗起了效果，阿缝婆婆说自己不舒服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她站了起来，衔着烟斗去做晚饭了。

洪作和阿缝婆婆两人吃了顿简单的晚饭。直到昨天，上家几乎天天都要送些菜来，但今天七重回去了，就完全只有阿缝婆婆亲手做的菜。大碗里盛着煮的竹笋和蕨菜，两人各自用筷子挑着吃。阿缝婆婆和洪作都只吃竹笋软的部分。洪作所有的牙齿都是虫牙，按咲子的话说，因为阿缝婆婆每天把糖果拿到洪作的被窝里，洪作的牙才完全毁了。

阿缝婆婆根本不接受咲子的说法。

“从没听过吃糖果吃坏牙的。我小时候吮着糖球睡，睁开眼马上接着吮糖球，我就是这么长大的，也没见我长一颗虫牙。阿洪牙不好是因为

他妈大肚子的时候没有吃鱼。”

阿缝婆婆是这么说的，实际也是这么想的。

那天晚上，洪作和阿缝婆婆像往常一样并排着铺好睡铺睡觉，洪作把烟斗放在枕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洪作睁开眼就想起了烟斗，马上伸手去摸，但不知为何烟斗从枕边消失了。洪作钻出被窝，马上下到一楼一看，发现阿缝婆婆正衔着烟斗在做味噌汤。洪作立刻从她那取回了烟斗，衔在自己嘴里。

那天洪作拿着烟斗去学校，被幸夫发现了，只得也借给他吸。于是这只烟斗在学校时在洪作和幸夫间移动，回到家后，又在洪作和阿缝婆婆间移动。

然后，那一晚洪作又把烟斗放在枕边睡了，第二天当他睁开眼时，阿缝婆婆说道：

“阿洪，烟斗抽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清爽了。”

洪作拿起烟斗衔在嘴里一试，果然和阿缝婆婆说的一样，烟斗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人清凉感了。里面的薄荷已经没有了。

离曾外祖母去世已经过了一个月左右，洪作和咲子一起去了河谷里的公共浴场。咲子这段时间一直抱着婴儿，只有这时才把婴儿交给阿种，一身轻松地去洗澡。

洪作感到咲子又像以前一样专属于自己了，这种感觉甚是久违。洪作煞有介事地捧着装有咲子洗脸用品的金属盆，担任她的陪同。当他们离开大路，来到通到河谷下面的坡道时，咲子唱起了女子学校的校歌。看着这样的咲子，无法令人相信她竟是一个婴儿的母亲。

但是，当他们进入浴池时，洪作才看见咲子的身体像蜡一般苍白，并且瘦得快让人认不出来了。以前咲子的身体给人的感觉比较丰满，比母亲七重更白更有肉，但现在的咲子看起来完全是另一个人。白天的公共浴场，浴池中空无一人，咲子坐在浴池边缘的板框上，又唱起来时路

上唱的歌。洪作也和咲子一样坐在板框上，听她唱歌。虽然他对咲子的暴瘦不由得有些担心，但和咲子这样待在一起的时光却让他非常开心。

“阿洪，你也唱一首吧。”

“唱不来。”

洪作说。

“没出息。阿洪——你是男孩子呀，唱一个吧。”

“但是我唱不来啊。”

“哪有唱不来的。”

“那我唱了。”

没办法，洪作唱了一首叫做《箱根的山儿天下险》的歌。

洪作天生唱歌就不行，时不时地扯着走调的嗓子吼。每当他走调的时候，咲子便立刻代他唱上两句。唱完之后，咲子说：

“阿洪你真是音痴啊。”

“什么是音痴？”

“就是唱歌跑调。嗯，你啊，今后别人要你唱歌，可能还是别唱为好。”

咲子说道。

“但你在咲子姐姐面前还是要唱，我给你一点点地纠正。”

“那我再唱一遍。”

咲子这么一说，洪作对自己唱歌跑调什么的也不觉得那么害羞了。在学校的唱歌课^[121]上自己怎么也没法独唱，不可思议的是在咲子面前，自己什么都能唱了。洪作非常开心。他觉得和咲子在一起的时间仿佛在做梦。

两人一起泡完澡后不久，洪作从孩子们口中听到了叟子染上肺病[122]的传闻。孩子们间的传闻证明了在大人们中间也有同样的传闻。孩子们经过上家门前时，都特意屏住呼吸，憋着气跑过去。洪作从心底讨厌这样做的伙伴们。当他把这件事告诉阿缝婆婆时，阿缝婆婆提醒道：

“你叟子姐姐生病了，你别去上家比较安全。但这话别对你外婆讲。”

其实用不着阿缝婆婆提醒，洪作也没法去上家玩了。洪作只要一靠近上家门口的石阶，外婆阿种就会过来说：

“去那边玩。”

洪作有一种被驱赶的感觉。不管叟子是得了肺病还是怎么了，洪作都非常想见她。上次一起去泡澡是叟子最后一次出门，打那以后，叟子再没从那二楼的一室——她自己的房间——下到楼下。听村民们说，叟子卧床不起，但洪作认为那不是真的。

一天，洪作去了上家，趁着一楼一个人没有，他上了二楼。当他一进入二楼尽头的房间，就听到隔壁传来了叟子的声音：

“谁？”

“阿洪。”

洪作回答道。

“阿洪，你不能来这儿。快下去。——你来干什么？”

叟子说道。

“我来看婴儿。”

洪作灵机一动说道。这次叟子没有回答，隔壁一时安静得没有一丝声音，不久从里面又传来了叟子的声音：

“婴儿不在这儿。姐姐的病要传染他，已经把他交给别人了。阿洪，你快下去吧。”

这时，洪作才知道婴儿已经不在上家了。

啖子的声音再次传来，她说：

“你真不懂事。明明叫你回去了，为什么不回去？”

啖子话中虽带着责备的语气，听起来却有几分虚弱，洪作心中犹豫着要不要拉开啖子房间的纸拉门。他一方面觉得不趁着这次机会见一见啖子，可能就再见不到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窥视患了肺病的啖子的房间，也是一件很大很大的坏事。但洪作还是把手伸向了纸拉门，想把它拉开。然而，纸拉门没有动。

“不行。”

隔着这扇纸拉门，对面突然传来了啖子的声音。这次的声音没有带着先前责备的语气，像在做着什么游戏，听起来低柔而甜美，撩动着洪作的心。

“开门！”

“不行。”

“开门，开门！”

“不行啊。”

接下来的一瞬间，纸拉门啪的一声打开了条缝隙，与此同时啖子的一条雪白的胳膊迅速地伸出了来，在洪作的头上砰地轻轻拍了一下，又立刻缩了回去，纸拉门也被再次合上。洪作想拉开这四扇纸拉门的某一扇，但不知里面啖子是怎么把门按住的，每一扇都纹丝不动。

“回去吧。”

这次啖子的声音和先前不同，变成了不容分说的严厉语气。

洪作放弃了见啖子的念头，他下到一楼，从廊子走到了户外。他眼前浮现出啖子为了拍自己的头而突然从纸拉门缝隙里伸出的胳膊，那只胳膊又白又细。洪作虽然没有见成啖子，但他的心已经飞上了二楼，和

啖子互诉衷肠，因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啖子拍了他的头让他开心，隔着纸拉门和啖子对面而立也让他很开心。甚至在一个要拉开纸拉门，一个不让拉开的争执中，洪作也感受到了一些微弱而灿烂的东西。

当晚，洪作吃过晚饭，告诉了阿缝婆婆自己白天到上家二楼去的事情。阿缝婆婆两眼圆睁，瞪着洪作的脸，责备般地说道：

“这事儿可千万别给其他人说。”

接着，她催促洪作下到一楼，然后在杯子里放了盐，拿着杯子走出土仓。在洒落着月光的河岸，阿缝婆婆让洪作不停用河水漱口，不知漱了多少次。

“行了吧？”

洪作问道。

“还不够，再多漱下。”

阿缝婆婆说道。

“还要漱？！阿洪吞下去了。”

洪作说道。

“吞下去了？！”

这时阿缝婆婆发出激动的声音说道：

“吞下去的话，阿洪你要得肺病的。身子变得细细的，和蜡一样白，然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

“哪里会死。”

“你可听好了。”

阿缝婆婆仿佛对洪作的执拗很吃惊，打直了身子说道：

“得了肺病的人都会死，这是跑不掉的！”

“哪里会死。”

“会死。”

“哪里会死。”

“你听着。”

“哪里会死。”

“别抱怨了，快，再漱一漱。”

阿缝婆婆终于生气了。但是洪作更加生气。他想，若真是得了肺病的人都会死，那啖子不也要死吗？对洪作来说，啖子的死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光是想想就令人害怕。

“哪里会死。”

洪作还是执拗地重复着这句话。

“会死，会死。”

阿缝婆婆也赌气般地重复道。洪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和阿缝婆婆争吵。在面对阿缝婆婆时，洪作极少不听她的话而非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阿洪你太不懂事了，真是个傻子，没用的东西。你就大口喝漱口水，得肺病死吧。”

阿缝婆婆气极了，扔下洪作朝着土仓走去。洪作回头一看，阿缝婆婆站在土仓门前。她虽然生着气，好像还是在等着洪作回来。

“哪里会死，哪里会死。”

洪作念咒语般重复着同样的话，从阿缝婆婆旁边擦身而过进入土仓，之后立刻一个人上了二楼。

洪作钻进了铺好的被窝，这时阿缝婆婆上来了。阿缝婆婆也是余怒未消，平时爬楼梯上来时，她口中都是“嘿哟、嘿哟”地打着拍子，今天

却换成了“大傻子、大傻子”，她一边有节奏地这么说着，一边爬着楼梯。不久，她站在洪作枕边叫道：

“阿洪。”

洪作没有做声，他想，我才不会理你。

“已经睡着了吗？”

阿缝婆婆向前弯下身来，把脸凑近了洪作的脸，仿佛要看看洪作是不是真睡着了。

“婆婆真烦人。”

洪作睁开眼，一把拂开阿缝婆婆放在被子上手，于是她的手飞向一旁，没有一丝重量感，完全没有拂开人手的实感，让人不由得担心。这令洪作大吃一惊。

“阿洪，还气着呢？”

阿缝婆婆好像完全不在意手被洪作拂开，又一次把那只被拂开的手放到了被子上。

洪作发现她的手比白天看到的咲子的手更细，更令人感到担心。咲子的手再怎么细还是很白很美，而阿缝婆婆的手只剩下皮包骨头，给人的感觉如同一截干枯的竹段或是什么东西，毫无可取之处。看到阿缝婆婆这个样子，洪作感到心疼。

“婆婆。”

洪作在争执后第一次对阿缝婆婆柔和地说道。

“我想吃点东西！”

他这么说道。

“想吃点东西！？我看看。”

阿缝婆婆仿佛一下子回过神来似的，连忙站起来往柜子那边走去，那里放着装有糖果的盒子。

第七章

进入六月后不久，阿缝婆婆便要带着洪作前往位于半岛根部的沼津，按之前定下的安排去那里住两晚。阿缝婆婆有一位叫仙田的血亲，他在满洲做土木工程发了家。这次他回到阔别数年的日本，在前往东京途中要顺道回趟沼津。阿缝婆婆此次前往沼津便是去见一见他们夫妇。

与仙田夫妇见面似乎让阿缝婆婆非常高兴，在定下要去沼津之后，直到去的那天，阿缝婆婆几乎每晚都和洪作讲仙田夫妇的事情。比如她说：

“人的运气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旺起来。在他去满洲的时候，婆婆还出了钱的，但现在呢？可不得了，听说他在奉天都建了三四个土仓了。”

她还说：

“以前他只是人好但不知道怎么赚钱，实在让人操心。但一去满洲，脑子好像就一点点开窍了。虽然现在他手下雇着很多人，但怎么也不觉得他有指挥别人的才干。”

等等。尽是些不知道是捧高，还是贬低对方的话。虽然阿缝婆婆是这么说仙田叔叔的，但是对阿姨——仙田叔叔的老婆，阿缝婆婆却给予了最大限度的赞美。

“你阿姨是最棒的阿姨。她脾气温和，心地善良，人又聪明。你那叔叔完全配不上她。洪作这次你也留神看看，你阿姨要胜过你叔叔许多。”

阿缝婆婆这样说道。洪作因为几乎每晚都被她灌输有关仙田夫妇的事情，甚至完全领会了他俩长什么模样，有着怎样的风采，洪作按照自己的想象，在脑子里勾勒出了两人的形象。

洪作的沼津之行在上家遇到问题，这点毫不意外。外公文太对于阿缝婆婆不惜让洪作从学校请假也要带他去沼津的行为表示反对。据说连

病卧在二楼的叟子也提出了反对。但是即便这时候，外婆阿种还是站在中间，这样说道：

“别说这么不近人情的话了。这次就按阿缝婆婆的主意办吧。阿洪，你就让婆婆带你去吧。”

洪作虽然也不喜欢从学校请假，但他觉得上学还是比不上去沼津让他开心。说到去沼津，洪作去年夏天的丰桥之行只在那里车站前的旅馆住了一晚，光凭在车站前旅馆住的那晚，洪作对这所城市还是一无所知。他既不知道赫赫有名的千本滨^[123]，也不知道御成桥^[124]这座大桥。

因为阿缝婆婆逢人便四处宣扬，搞得洪作的沼津之行在学校的学生中尽人皆知。

“阿洪，你是去找媳妇儿吗？”

或者，

“阿洪，人贩子会把你们拐走的。他们会拔了你婆婆的舌头，剜去你的肚脐眼。”

等等，高年级学生这样对洪作说道。每次他们这么说时，都有不少人跟着起哄。

去沼津这天，洪作身着外出时穿的漂亮衣服，脚踏新木屐，时隔十个月之后再次坐上马车。幸夫他们因为上学没来停车场送洪作，阿缝婆婆这边也只有上家的外婆和附近人家的两三个女人相送，让人觉得有点冷清。马车行进在下田街道的石子路上，大幅地左右摇晃。因为乘客只有阿缝婆婆和洪作，两人好几次几乎从四角形的车厢里那窄窄的座位上摔下来。阿缝婆婆每次从座位上颠起来，都会和像以前一样说马儿的不是：

“这马真是没调教好，没见过这么差劲儿的马。”

“就是没调教好，不好意思啊。”

赶车人阿六也毫不示弱。

“就是你不给马吃的，它才发脾气。这马也是活物，吃的都不给也太可怜。”

“说得对，就是为了把你这背家的婆婆摔下去，我这两天都没给马喂吃的了。”

马儿载着赶车人和阿缝婆婆的唇枪舌剑，在穿过市山村之前，一路拼命奔跑。连平时慢慢走的地方，阿六都举鞭抽着马屁股。当马儿不跑的时候，阿缝婆婆便松了口气似的调整下坐姿，捡起从座位上滚落的行李。洪作倒不觉得马儿跑起来是多么难受的事情，他只是担心阿六和阿缝婆婆的舌战会逐渐升级。

但是，当他们到了正好位于汤岛和大仁村中间位置的出口村并在那里休息和喝过茶之后，阿六和阿缝婆婆似乎到底还是累了，不再说话。马儿好像也累了，打那之后便一点儿也不跑了，慢慢地走着。之后，阿六开始打盹，洪作又开始担心阿六会不会打着盹就从赶车台上掉了下来。

到达终点大仁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坐上了轻便铁道。洪作对时隔许久再次坐上这玩具般的小火车感到非常开心。而阿缝婆婆坐上小火车后便不舒服了起来，一个人占了两个人的位子躺下，小火车每次停站便抬起苍白的脸问道：

“到三岛了吗？还没到三岛吗？”

到了三岛，他们换乘了东海道线^[125]。因为三岛站的下一站便是沼津，只有一个站的区间，所以阿缝婆婆请乘客们帮忙把行李弄上行李架后不一会儿，又请他们帮忙给卸了下来。

他们在沼津站下了车，就像去年去丰桥时一样，住进了车站前的旅馆。这时阿缝婆婆好像回忆起了之前的事情，身上开始显出威严，从容应对着过来打招呼的老板娘和女佣。此时的阿缝婆婆在洪作看来精明能干，值得依赖。

当他们泡完澡喝着茶时，黄昏已经来临。洪作正从房间窗口望着黄昏里车站前行行人众多的街道，突然房间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洪作回头一看，只见旅馆的领班和女佣们正往房间里搬着很多行李，一对五十岁模样的男女跟在行李后面进到房间里来。男的个子不高，脸上气色不佳，长得其貌不扬；女的个子要高些，但似乎说起话来不甚清楚，发型也不同于常人。原来这两人就是仙田夫妇，洪作几乎每晚都要从阿缝婆婆口中听到他俩的故事，但两人都与洪作对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完全不同。

洪作对这位仙田叔叔一来就没有好感。

“这孩子是哪家的？”

他用下巴指了指洪作，向阿缝婆婆问道。

“这就是我那心肝宝贝的娃。”

阿缝婆婆说道。

“就是他啊？你孩子。——看起来嘛，这小子有点弱不禁风。”

他这样说道。和他相比，阿姨说话的还是要好听些。

“哎呀，这就是那娃娃吧。这脸长得真秀气。今晚阿姨把你夹在两腿中间抱着睡吧。”

说完她便笑了。洪作心想，自己岂能让她拿两腿夹住云云。话虽如此，但阿姨的话中还是带着温情，而且阿姨和阿缝婆婆非常像，特别是一笑起来简直像极了，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吃饭的时候，洪作完全被当做了一个局外人。大人们或许是因为好久不见，着了魔般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让人不禁感叹他们居然有那么多可以说的。虽说是大人们在说话，但是说得更多的是阿缝婆婆和阿姨，叔叔一言不发，不停把杯子送到嘴边，只是时不时地才在这两个女人的对话中简短地插上一句。另外，他还时不时地把那张气色不佳的面孔转向洪作，提醒洪作道：

“别撒饭。”

或者，

“那鱼要从头那开始吃。”

等等。洪作心想，托这两位不速之客的福，自己这次难得的沼津之旅的快乐完全被糟蹋了。他想快点回去。

那天晚上，洪作先行钻进了铺在隔壁房间的被窝。也许是白天被马车摇累了，洪作很快便睡着了。半夜他醒了一两次，每次从隔扇的间隙看过去，叔叔还在一个人喝着酒，两个女人依然聊个不停。

第二天早上，当洪作醒来时，已经不见了仙田夫妇的身影。据说两人已经坐最早的一班火车去了东京。洪作很高兴现在只有他和阿缝婆婆两个人了。也许是昨夜睡得太晚，阿缝婆婆一直睡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洪作一个人吃完早饭，便被一个女佣带去鱼町一户家名叫做“神木”的大宅子。这事似乎是昨晚阿缝婆婆拜托给女佣的，女佣在带洪作去那家的途中说道：

“那里是娃娃的亲戚。你在那儿玩到傍晚我来接你吧。”

洪作也听过好几次神木这个家名了，好像是外婆阿种亲姐姐还是表姐的家，也算是一户比较近的亲戚吧。

洪作一听到神木的名字，就觉得有些紧张和兴奋。因为他之前也不知从哪儿听说过那家的传言，比如：那家是沼津屈指可数的大商家；那家的生活十分奢侈；那家的孩子极其娇生惯养；等等。

从车站前的旅馆走到神木家差不多需要十分钟。洪作被女佣领着，穿过据说是沼津最繁华的大道，心中感到莫名的羞怯和局促。

神木家的宅子是面朝大街的两层房屋，门面比附近各家都宽。洪作先前想的是，既然是经商之家，肯定做着什么买卖，但是一走进他家屋内地板前的裸地，才发现地板框对面就是铺着地板的房间，里面并没有放任何看起来像商品的东西，只有地板被擦得非常漂亮，乌黑的闪着

光。裸地从铺着地板的房间旁边一直延伸到靠里的厨房方向，旅馆的女佣沿着裸地往房子里面走去。洪作就站在大门口等着。

过了一会儿，一个和洪作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女人走了出来。她说道：

“是汤岛的洪作吗？真是让姨妈吃了一惊。哎呀，长这么大了。”

洪作有些紧张，便恭敬地向她鞠躬行礼。这女人就是去年夏天去丰桥时，来旅馆拜访他们的那位姨妈。

“欢迎洪作。你是第一次来姨妈家吧？来，来，快进来吧。”

姨妈把自己迎进家门时的态度似乎充满了欢喜。洪作觉得他从未听过如此清澈好听的声音。和现在站在洪作眼前的这位女性相比，不管是母亲，还是妹子，她们的声音都让人觉得有些粗野。而这位姨妈不光声音好听，脸蛋和身形都不由得让人觉得她出身不凡，典雅高贵。

“傍晚我再来接你，在那之前好好玩吧。”

旅馆的女佣说完，便立刻回去了。

洪作穿过铺着地板的房间，被请进了里面的屋子。姨妈让洪作坐在长火盆^[126]前，招待他喝茶吃点心。茶碗摆放在茶桌上，点心整齐地摆放在白纸上。点心是白的和红的落雁^[127]。

姨妈让洪作吃点心，洪作便拾起一个。正在这时，一个弯着腰，正好和阿缝婆婆差不多年纪的老婆婆不知从哪里走了过来，她说道：

“听说汤岛的娃娃来了，我看看，长什么样？”

说着，她便在洪作面前坐了下来。洪作有些紧张，再次恭敬地鞠躬行礼。老婆婆坐着把身体凑过来，稍微伸过头来看了下洪作的脸，说道：

“果然很像七重，一模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像她妈一样要强。男孩子要强一点也好。”

“阿洪的妈妈还是姑娘的时候，来家里向婆婆学各种礼貌规矩，还学弹琴呢！你知道吗？”

婆婆说完，年轻的姨妈向洪作问道。洪作是第一次听说这事情，便摇着头。这时，老婆婆说道：

“你让你姨妈使劲儿请你吃东西。马上你的伙伴就要放学回家了，你们好好地玩，不许闹别扭。”

说完，她站起身来，又弯着身子走去，身影消失在走廊对面。洪作对这家的两位女性都产生了好感。他想，富裕家庭的人们到底还是有些地方不一样。一点儿都不小家子气，无论是言谈还是举止，总能让人感到落落大方。他心中还想，两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好精致。

“阿洪喜欢什么呢？”

姨妈问道。

“‘舔着香’^[128]（金山寺味噌）。 ”

洪作回答。

“你说的‘舔着香’是味噌的‘舔着香’吗？”

“嗯。”

姨妈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似乎觉得洪作的回答比较有趣。

“那阿姨请阿洪吃什么呢？”

姨妈又问道。

“山药泥。”

洪作回答。

“那么，天妇罗呢？”

“没吃过那东西。”

“骗姨妈。那么，寿司呢？”

“阿洪不喜欢。”

“那姨妈可为难了。那鳗鱼盖浇饭呢？”

“不喜欢。”

“天妇罗盖浇饭呢？”

“不喜欢。”

“姨妈越来越为难了。那么，蒸鸡蛋羹呢？”

“不喜欢。”

“刺身^[129]呢？”

“不喜欢。”

“煎鸡蛋呢？”

“不爱吃。”

洪作有些激动，因为对方口中说出的食物名称他还不能很好地理解，所以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说不喜欢。于是对方说道：

“那这样，姨妈来帮阿洪想想喜欢吃什么吧。马上你的伙伴就要从学校回来了，在那之前你先在廊子那边玩吧。”

洪作按姨妈说的，站起身来便到廊子那边去了。院子里种着很多株杜鹃，每株杜鹃都开着红色的花朵。洪作在那里翻看着姨妈给的绘本。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

正在这时，突然从大门那传来了一阵又尖又细的声音。

“我说我回来了。阿玲^[130]回来啦。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那声音持续了一阵，最后，传来了用最大的嗓门叫喊的声音：

“我，回，来，了。”

或许姨妈和女佣都不在，家中并没有传出回应的声音，于是那边似乎也放弃了叫喊，没再听见有人说“我回来了”，只听得见榻榻米上吧嗒吧嗒的脚步声。

洪作从纸拉门的缝隙中看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两三岁，留着河童头[131]的女孩。同时，对方也看到了洪作的身影，仿佛很惊讶似的一直注视着洪作这边，过了一会儿她噘着嘴问道：

“你是谁？”

洪作马上就知道了对方是这家叫做玲子的二女儿。

“阿洪。”

洪作说道。

“我不认识叫阿洪的孩子。你和谁来的？”

“我一个人来的。”

“你从哪儿来的？”

“汤岛。”

于是，那女孩这才露出终于反应过来了的表情，她说：

“哦，你就是那个乡下孩子。”

她那老成的语调让洪作感到不快。

“汤岛不是乡下。”

“就是乡下吧。不是吗？汤岛。没听过那地方。乡下是长着草，修着坟的地方。尽是田地，人只有一点。——阿玲以前去过乡下。”

说完，她一下子转过身去，进到厨房那边去了。洪作从廊子上站了起来，也进到厨房去了。

“别缠着我，讨厌的小孩！我才不和你玩呢。”

玲子说着，用名副其实饱含着恨意的眼神瞪着洪作。洪作非常吃惊。他到现在才知道，对方竟然毫无理由地对自己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正在这时，又一阵声音飞入房内。这次还是个女孩的声音。

“我，回，来。”

这声音听起来确实是这样，只说了“我回来”而没有说“我回来了”。

“有人在吗？快拿块抹布来。”

过了一会儿没人搭理。

“好吧，没人拿来。那我就这么进来了。”

接下来便传来了响亮的脚步声，以及在地上拖着包行走的声音，洪作看到了这个女孩的面孔，心想这大概就是以难以管教的娇纵姑娘而在亲戚中闻名的长女兰子吧。

兰子和刚才妹妹玲子一样，直盯着洪作的脸看，突然又把眼睛一翻，完全无视了洪作，用宣言般的语气说道：

“啊啊，肚子好饿啊。我吃点儿点心吧。”

说着就从柜子里取出点心盒，把它放在桌上，从中取出点心就往嘴里送。

洪作对这个兰子也产生了强烈的敌意，他想，真是任性讨厌的家伙。正在这时姨妈回来了。她一看到兰子便说：

“阿兰，阿洪从汤岛来咱们家啦。”

“这样啊。”

兰子说道。

“你们一起玩吧。”

“不干。”

“为什么不干？”

“不好玩嘛。”

兰子的话说得极其清楚。

“不许这么说话。别人好不容易过来玩，你们一起玩。听话的话，今晚我特别带你去看活动照片[\[132\]](#)。”

姨妈说完，兰子便说道：

“我和他玩吧，但是只玩一会儿。”

她加上了这么个条件，然后便对洪作命令般地說道：

“我陪你玩，你过来。”

洪作走了过去，对方便问道：

“那我就陪你玩吧。说是我陪你玩，那我们玩什么呢？快说啊。玩什么？”

洪作看见，这时兰子的脸上也燃起了原因不明的憎恶。

“我们玩什么啊？你说啊。你想和我玩，是吧？”

兰子一个劲儿地逼问。洪作心想，这女孩子的心眼可真坏啊。和兰子相反，姨妈这时也很温和，她用那银铃般细美的声音说道：

“你们去海边玩吧。阿洪没怎么看过海，大家去千本滨吧。”

“不去。”

这次是妹妹玲子的声音从厨房那边传来。

“别这么说。让阿兼带大家去吧。”

姨妈这么说道。不知为何，两个坏心眼但是天生丽质的姐妹娃的一

声欢呼起来。妹妹玲子从厨房跑了过来，姐姐兰子把手中的蛋糕一下子抛向了天花板。那块蛋糕撞上天花板，碎成几小块又落在榻榻米上。

“哎呀，哎呀。”

姨妈虽然这么说着，但并没有要责骂的样子。

“兼吉，兼吉。”

她照例用那细细的声音唤着这个叫做阿兼的人物的名字。于是，从里面出来了一个十六七岁，身着粗竖条花纹衣服的徒工，他就是阿兼。这位少年脑袋的形状凹凸不平。

“阿兼，你带他们去千本滨吧。把自行车带上，让他们换着骑，别闹别扭。”

姨妈这样说道。阿兼马上到门外去了，兰子和玲子像是追赶阿兼似的，争先恐后地跑下裸地，然后往门外跑去。

当姨妈把洪作送到街上的时候，兰子和玲子正站在阿兼推着的自行车旁激烈地争吵。她们为谁先坐自行车后面那搭东西的台子而互不相让。

“哎呀，哎呀。”

姨妈只是远远地摆着纤细的手，这动作在洪作眼中看来既无力又无用。

“我揍你。阿兰说揍就真的揍。”

兰子的叫声刚落，便同时传来了啪的一声。和她说的一样，兰子真的提起右手打了妹妹玲子一耳光。

“哎呀，哎呀。”

姨妈还是摆着手。但是，或许她已经习惯了孩子们闹别扭，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慌张。她只是远远地说着哎呀、哎呀。

接着又传来了第二声啪的声音。兰子又打了玲子一耳光，但这时，洪作却像是看稀奇般，眼睛直盯着这两姐妹不放。被打了耳光的玲子带着一脸憎恨的表情瞪着她姐姐，但眼中一滴泪都没有。反而是兰子这边眼睛里包着满满的泪水，不一会儿便哇地大声哭了出来。玲子看到姐姐哭了，便向她母亲这边微微一笑，像是在说：这下我赢了。这场争执明显是玲子胜了。玲子一边斜眼瞟着大哭的兰子，一边斥责阿兼道：

“阿兼，你还在发什么愣。我说搭我就搭我。”

阿兼把玲子载上搭东西的台子，马上推车走了起来。洪作对哭着的兰子说道：

“你不去吗？”

兰子于是停止了哭泣，脸上还挂着泪水，嘴里却说着令人讨厌的话：

“要去啊。接下来是阿兰坐车，再接下来是玲子，接着再是阿兰，然后再是玲子。”

洪作心想，我才不稀罕坐什么自行车呢。洪作和兰子一起跟在阿兼推着的自行车后面走着。道路两侧满满当当地排列着店铺，行人也很多。洪作因为跟着两位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孩一起行动，心中感到很是害羞。他感到行人们的视线似乎全都齐齐地朝向自己。走了半町左右，兰子说：

“现在该阿兰坐了。”

说完，玲子便老老实实在自行车上下来，换兰子坐上去。当大路走到尽头，来到千本滨入口时，不知什么时候地面已经变成了沙子。

“这下该玲子了。”

兰子说着从自行车上下来。这时，玲子说：

“这次该阿洪了。”

玲子这句话让洪作非常意外。

“阿洪不想坐。”

洪作刚这么一说，玲子便用老成的腔调说道：

“不用客气，坐吧。”

“不想坐。”

阿洪一口拒绝了玲子的好意，往前方望见的松树林跑去。他一边跑，一边为自己没有接受玲子的好意而感到难受。洪作在松树林的入口那里停下，回头一看，看见兰子和玲子也跑了过来。两人追着自己跑来，这点也非常出乎洪作的意料。

洪作等两人过来，便进入了松树林中。从松树树干之间的间隙，他看到了蓝色大海的一角。

“哇，能看到海！”

洪作不由得大喊起来。这是他第一次从如此近的距离看海。去丰桥的时候虽也从火车的车窗看到过海，但洪作觉得那时的海和现在从松树树干之间的间隙中一窥真容的海完全不同。从火车车窗看到的海仿佛一匹被展开的深蓝色的布，看起来纹丝不动，而现在自己眼前的这片海却竖起一片白色浪头，正在晃动喧嚣。

“哇，大海！哇，大海！”

洪作不知大喊了多少次。他不知道除了大喊之外，还有什么适当的词语可以表达翻腾在自己心中的感受。洪作顾不上两姐妹了，他跑着穿过了松树林。穿过松树林是一片一直延伸到水际的倾斜沙滩。在水岸相接处，白色的波浪一阵阵涌来，又碎成水花飞溅散开。兰子和玲子也过来了。

“哇，哇！”

洪作尽情地发出欢叫声。连兰子和玲子好像被洪作的这兴奋劲儿给

吓了一跳，一时惊呆得说不出话来。不久，兰子问：

“阿洪，乡下没有海吗？”

洪作对兰子口中说出自己的名字感到吃惊。

“没有海。”

洪作回答。于是兰子惊讶道：

“真的吗？没有海吗？！那这是你第一次看海咯？”

“嗯。”

“真的吗？第一次看海？哎呀，太让人吃惊了！第一次看海？真的吗？”

兰子用混杂着感慨与轻蔑的目光盯着洪作，接着说道：

“乡下人啊，真是让人惊呆了。”

洪作再次对兰子产生了反感。这时玲子说道：

“第一次看海的话，肯定也没坐过船。可怜啊。你最好别告诉其他人，大家会笑话的。”

于是，好不容易对玲子开始有了点儿好感的洪作，对她也再次产生了反感。他想，真是一放松警惕她俩就会原形毕露。洪作走到水岸交际的地方，光着脚，等波浪退去时把脚浸进海水里。兰子和玲子也学着洪作做一样的动作。

洪作想一直在沙滩玩，可是兰子闹着要回去，所以决定还是回去。他们回到松树林的入口时，看见自行车被阿兼靠在松树上，他自己坐在旁边。回去的时候兰子和玲子又为谁坐车争吵了起来。最后兰子强行坐上了自行车。这次阿兼没有推着车走，而是自己也跨上了自行车。于是自行车瞬间便扔下了玲子和洪作，远远地骑走了。

只剩自己和洪作时，玲子一下子变得老实起来，没有再说洪作是乡

下孩子之类的话。

“我想喝汽水^[133]。你带钱了吗？”

他们走了一町左右，玲子问道。

“没。”

“你身上一钱都没带吗？”

“嗯。”

“可怜啊。那我请客吧。”

玲子说道。洪作不知道她说的请客是什么意思。玲子走到一家粗点心店的店头，买了两支汽水，把其中一支递给了洪作。

“我不想喝。”

洪作说。虽然他此时喉咙正干着，内心是想喝的，但总觉得和玲子两人在这种场合喝汽水不好，并且请客这个说法让他有些负罪感。

“不想喝？真是怪小孩！你不喝我就不和你玩了。”

玲子说道。

“那我喝吧。”

洪作说道。他觉得之前已经拒绝过一次玲子的好意了，这次再不接受好像不太好。于是两人便把汽水瓶拿到嘴边喝了起来，非常好喝。

“我要橘子水。”

玲子又对店里的阿姨说道。她接过两支装着橘子水的瓶子，伸出手把其中一支递给洪作。洪作这次马上就把瓶子拿到嘴边。反正已经喝了汽水了，现在再拒绝橘子水也没有用。喝完橘子水后，玲子又说：

“我要花生。”

接过两个装着花生的三角形袋子后，她又把其中一袋给了洪作。接下来两人便边吃花生边走。没多久花生便吃完了。

“我去买点儿点心。”

玲子说着，进到一家比刚刚还小的粗点心店，不久又回来了。

“有凉粉^[134]。我要吃凉粉。你吃不吃？”

她说。

“嗯。”

洪作点点头。他想，自己没吃过凉粉，这次可以尝一尝。

“你先在这儿帮我放哨。这时候我就吃。我吃完了你再吃。”

玲子说道。洪作点点头。因为玲子要他放哨，所以当玲子坐在店头的马扎上吃凉粉时，洪作不停地瞅瞅道路这边，又瞅瞅那边。虽然他不知道要放什么哨，但他想，一旦发现了玲子父亲或母亲的身影，就得马上给玲子发信号。玲子吃完了凉粉，来到洪作身边说道：

“该你吃了。”

洪作便学着刚才玲子的样，坐在马扎上，看着粗点心店的老太婆把浮在桶里的凉粉舀起来，用水枪一样的东西压到容器里。对于洪作来说，他并不觉得凉粉有那么好吃，但是想到吃剩不好，便全吃光了。

在剩下的回家路上，两人慢慢地边走边玩。路过道路两旁林立的商店时，玲子一间间地看向各家店头，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告诉洪作道：

“这家店很贵。”

或是，

“这家店要打折。”

等等。

“这家店的媳妇儿据说很凶，所以呢，这家店的叔叔大概只得忍气吞声吧。”

连这样的事情她也告诉洪作。虽然这些知识无疑是玲子听了大人们的谈话才获得的，但从她口中说出时，听起来却像是经过她自己判断和观察之后得来的。

当他们回到神木家中时，姨妈正在厨房做年糕小豆汤^[135]。兰子正坐在起居室的餐桌前，等着洪作和玲子回来。

“你们在搞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年糕小豆汤都要煮干了。”

兰子噘起嘴不满地说道。过了一会儿，女佣便把年糕小豆汤端了上来。玲子刚拿起筷子便放下，她说：

“我肚子痛！”

大家都看见玲子的脸变得苍白。说到肚子痛，洪作这边也隐约感到轻微的腹痛。因为这是姨妈好不容易做的年糕小豆汤，洪作还是忍住腹痛吃了一碗，但刚一吃完，突然感到心中泛起一股恶心。

姨妈和女佣去给玲子铺床了。其间，玲子就仰面躺在榻榻米上，

“哎呀，好难受。”

她说着，用两手在胸口不停抓挠。洪作也想倒在榻榻米上，但是忍住了。

玲子被送去睡铺的途中，在内院的廊子上吐了。听到玲子吐泻时痛苦的声音，洪作也猛地感到一阵想吐，便站了起来。洪作拼命地跑去了厨房，在那里的裸地上吐了。阿兼和女佣跑了过来，姨妈也跑了过来。阿兼用手把洪作抱起，送到玲子躺着的房间里，把他放在铺在玲子旁边的睡铺上。

没吐之前还很难受，但是吐过之后，那份难受劲儿便就像把薄纸一张张地揭下般，时刻不停地在好转。玲子那边好像也是一样，当房间里没人时，她便对洪作说：

“你千万别说我们吃了凉粉。”

“嗯。”

洪作点点头。

“橘子水也不能说。”

“嗯。”

“汽水也是。”

“嗯。”

“还有花生。”

“嗯。”

洪作虽然答应着，但是他对自己被问到吃了什么时，能不能撑到最后什么都不说，感到非常没把握。

“他们要请医生来，但你不能说哦。”

听到医生二字，洪作有些绝望。如果对方是医生的话，自己是没办法撒谎的。

“真的要请医生来么？”

“刚才阿兼已经去请啦。”

“阿洪已经好了。”

洪作一下子从睡铺上爬了起来。这时，正好姨妈进来了。

“不能起来啊。来，躺下吧。你们两个不知道会不会死。虽然很可怜但没有办法啊。因为你们又吃花生，又吃凉粉的，大概没救了。可能不该给你们请医生，而是请和尚更合适。”

姨妈这样说道。洪作心想，这下可完了。玲子闭着眼在装睡。当姨

妈离开房间时，突然听到几个人的对话，好像医生来了。玲子仍然在装睡，即使洪作叫她也不应声。

医生夹着黑色的包一进来，就坐在洪作和玲子枕边，给两人号脉，测体温，让他们张开嘴观察咽喉的情况，接着又用手在他们的腹部按压和触摸了几次。完了他说：

“这次你们两人的性命好歹是保住了。但是下次再瞒着家人自个儿买零食吃，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听懂了吗？”

说完，医生便立刻起身离开了。医生走了后，玲子吐了吐红色的舌头，问道：

“阿洪，你好了吗？”

“嗯。”

洪作回答道。

“我也好了。”

玲子说，接着她又用老成的口吻说道：

“真有意思啊。”

洪作想起了阿缝婆婆，他想，差不多也该回去了，但是就这么从睡铺上溜走好像也不太好，于是便就这么仰面躺在被子上不动。不知什么时候，门外夏日泛白的黄昏已经来临。洪作有些无聊，想和玲子说话，可她已经发出轻微的呼吸声睡着了。正在这时，姨妈进来了。

“你婆婆刚才来接你来了。我说你生病了就让她先回去了。”

她说。

“阿洪已经好了。”

洪作连忙跳起来说道。

“不，好没好还不知道呢。医生也说，起码今晚要安安静静地睡一晚。”

“阿洪要回婆婆那儿。”

洪作半哭着说道。他想，要是一个人被留在这里就完了。

“哎呀，今晚就在这里睡。你婆婆说明天会在赶火车之前来接你。”

姨妈说道。

洪作和玲子在睡铺上吃了别人给送来的晚饭，只有粥和腌梅子。玲子吵着想吃煎蛋，但是姨妈坚持不准吃。虽然这位温柔的姨妈在其他事情上，无论孩子们有什么要求都会满足，但对待这两个病号却是极其严格。玲子说自己好了要起来，她也没有同意。

有时兰子会来“病房”看看。她每次抱着装着点心的盘子过来，就故意在两人面前不紧不慢地吃着，还说：

“想吃吧？这么好吃的点心。”

除此之外，兰子还拿着烟花棒来到廊子上，充满恶意地说道：

“我给你们放点烟花，你们看着吧。可不能起来啊，起来了我就去告诉爸爸。”

洪作在睡铺上趴着，眼睛望向廊子。兰子手持烟花棒，注视着火花滴落，她的脸看起来充满了城里孩子特有的伶俐和可爱。虽然她一说话就让人觉得讨厌，但当她不说话只是认真地凝视烟花的时候，只有这种时候，洪作不讨厌她。她看起来就像从图画杂志的卷首画上走下来的女孩。

姨父也露了一次脸。他坐在廊子上，一边让姨妈和女佣帮他揉着肩，一边喝着啤酒。啤酒瓶上的商标被设计成一揭开就会露出下面一张小小的艺伎照片。姨父取下照片贴在廊子的地板上，说道：

“在沼津这姑娘最漂亮，第二就是我们家的兰子。”

洪作以前就听传闻说这个姨父对两个女儿并非一视同仁，他只疼爱大一点的兰子，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第二天，洪作醒来后，就听见阿缝婆婆和姨妈两人说话的声音。

“哎呀，真是的。”

或是，

“我家阿洪他……”

等等。说着这些话的肯定是阿缝婆婆。洪作溜出被窝，立刻去了起居室。果然是阿缝婆婆。阿缝婆婆用一张白手帕垫在后脖颈的位置，身体稍稍向前弯曲地和姨妈对面而坐，喝着茶水。洪作被女佣带去房子后面的井边洗了脸。用脸盆洗脸使洪作感到十分新奇。

吃过早饭，洪作和阿缝婆婆两人走出了神木家。兰子上学去了没见着，玲子还在被窝里睡觉。自己没和这两个女孩告别便回去了，洪作虽然觉得这样做并非自己的本意，但也没有办法。昨天陪着他们同去千本滨的阿兼把阿缝婆婆的行李载上自行车，帮忙运到了车站。

第八章

回到汤岛之后，洪作感到在沼津神木家度过的一日如同做梦一般。他觉得兰子、玲子、姨妈，还有姨父、阿兼，他们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人，而只是梦中人物。每晚钻进被窝，洪作一定会回忆一次在沼津发生的事情，他想，那对心眼不好却美丽无疑的女孩现在正在干什么呢？

对于洪作来说，这次沼津之行是一个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某种影响的大事件。在去沼津的神木家之前，洪作从未想过这个世界上还生活着那样的女孩们。那种坏心眼，那种任性，那种使钱的气派，那种目中无人，还有那种奢侈，都是洪作先前所不知道。还有两个女孩的父母，也是洪作从未见过的类型。洪作心想，世界上真是有各种各样的爸妈啊。

从沼津回来过了十天左右，洪作在一天夜里醒来，他发现房间里点着煤油灯，阿缝婆婆好像要外出去哪儿似的，正在重新系衣服上的腰带。洪作心想大概已经是早上了吧，但感觉似乎又没到早上。

“婆婆。”

洪作叫道。阿缝婆婆把脸转向洪作，说道：

“还是半夜呢，你继续做美梦睡大觉吧。”

“你去哪儿？”

“我哪儿也不去。”

阿缝婆婆先是这么说，马上又改口道：

“我去送个人，马上就回来。你睡吧，睡吧。”

“送谁啊？”

“不关你的事。”

“是谁？”

洪作执拗地问道。深夜去送人这事儿原本就说不通。

“婆婆，是谁啊？”

于是阿缝婆婆稍稍压低了声音说道：

“是你叻子姐姐。”

她接着说：

“说是今天晚上出发。”

“她去哪儿啊？”

“去婴儿那里。”

洪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叻子就要离开汤岛了。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

“阿洪也要去。”

他站了起来。

“听我说，哎呀，本来想着不告诉你的，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你阿洪。”

阿缝婆婆说完，接着又说道：

“你要去送也行，但完了别给其他人说。——因为就是不想让周围人知道，才让叻子悄悄走的。”

洪作一脱下睡衣换好衣服，便抢在阿缝婆婆前下了楼梯，因为楼下没点灯，在打开大门前，房子里还是漆黑一片。

洪作拉开沉重的拉门，月光洒在脚旁，周围一下子变亮了起来。洪作站在土仓前面的柿子树旁，等着阿缝婆婆出来。他对自己要不要一个人跑去上家终归还是感到有些犹豫。

他们一到上家，便看见那里已经摆着两台人力车，从房中透出的灯

光，不由得让人感到里面人声嘈杂。洪作登上石阶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从门口出来。阿缝婆婆问道：

“要出发了吗？”

那男的嗯了一声后，自言自语般说道：

“瘦得太可怜了。”

这明显是在说咲子。接着又有不认识的男人出来。这些男人是车夫。

跟着两个男人出来的是外婆阿种。她穿着外出的衣服，拿着两个包袱。外婆恭敬地对阿缝婆婆道谢：

“这个点儿了还麻烦你来送，真是对不住。”

“哪有。”

阿缝婆婆说道。接着，她的语气变得悲伤起来，说：

“咲子得再好起来才行啊。”

然后她又说：

“我先瞒着阿洪的，但出门的时候被他看见了。阿洪这么聪明，什么事儿也别想瞒着他。”

于是，外婆阿种稍稍摸了下洪作的头，说道：

“阿洪，你也来啦？”

这时，洪作看到咲子从门口出来了。虽然很瘦，但还是比想象中好点儿。

咲子从洪作面前经过，向停在路上的人力车走去，也许是中途注意到了洪作，她叫了声洪作的名字：

“阿洪。”

“是。”

洪作紧张地回答。

“你会好好学习吧？阿洪和其他孩子不一样，长大了必须要上大学。”

“是。”

“那我走了。”

咲子朝着阿缝婆婆那边也稍稍点头致意，之后便坐上了人力车。阿光、大五、大三、外公，他们都来到门外，目送两台人力车远去。前面一台坐着外婆阿种，后面一台坐着咲子。

洪作注视着两台人力车跑了起来，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知道了咲子深夜出发的原因：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生病的样子，所以才要悄悄地离开，只许家人相送。

然后洪作好像也理解了咲子为什么要前往西海岸她丈夫的任职地，在那里和她丈夫一起生活。他幼小的心中也觉得，咲子这样做更好。之所以觉得这样更好，是因为洪作心中还有着这样的期待，他期待咲子的病也许会因为换个地方居住而有所好转；此外他还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假如咲子的病没有好转——就像其他人说的那样，这是不治之症——她也应该在自己的丈夫和宝宝身边度过自己残存的生命。

洪作坚强地注视着人力车跑了起来，逐渐远离目送她们的人们，他之前从未发现自己能如此坚强。他没主动叫咲子，也没有追着咲子的人力车跑，就是因为这种坚强。人力车不久便跑出了人们的视野，只留下月光洒落的街道。阿缝婆婆先是和上家的外公站着低声交谈着什么，不久他们结束了交谈，阿缝婆婆说道：

“阿洪，咱们回土仓吧。”

洪作听话地迈步走了起来。这时，一种难以描述的悲伤突然像是一股大水，不知从哪里涌了过来。想要放声大哭的冲动贯穿了洪作的身

体。但是即便这样，洪作还是忍住了。他靠自己心中的坚强，克服了这种冲动。他想，虽然今晚自己忍住了没哭，但实际上，今晚正是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整段生命中最为悲伤的时候。

回到土仓二楼，洪作问道：

“咲子姐姐会好吗？”

“不好可不行啊，她还有小孩。”

阿缝婆婆说道，接着她又说：

“为什么世上总是这些好人屡遭不幸呢？同样是姐妹，和你阿洪的妈妈比起来，咲子的心地要善良得多。”

“婆婆，你以前不是讨厌咲子姐姐吗？”

洪作问道。

“那丫头以前也有些惹人讨厌的地方。在路上遇见也要和我斗嘴。但自打你姐姐生病以后，真的变得善良起来。婆婆去看她的时候，她说阿洪就拜托你了。她还对我说，婆婆你在吃东西上要注意，要尽可能长寿。”

阿缝婆婆说道。因为窗户打开着，深夜从窗口照进来的月光清楚地勾勒出阿缝婆婆在窗边衔着烟斗的身影。

“所以婆婆现在喜欢咲子姐姐了吗？”

“嗯。”

“阿洪也喜欢姐姐。”

“肯定喜欢啊。能当老师，肯定能好好地待小孩子。”

阿缝婆婆说道。

“哎，上家那边说到底好像也就数那孩子心地最好。他家偶尔出个心

好的人，却每次都变成现在这样。”

她又说道。

“阿洪喜欢姐姐。”

洪作重复说着同样的话，然后觉得还不够，又加上一句：

“阿洪最喜欢咲子姐姐。”

“是这样的。上家除了咲子，没有一个我们阿洪能喜欢的懂事儿人。”

阿缝婆婆说道。

“阿洪喜欢姐姐。”

“知道了，知道了。”

“阿洪比婆婆还喜欢。”

“喜欢谁？”

“姐姐。”

“傻瓜。”

阿缝婆婆一脸认真地噘起了嘴表示不满。

“那种姐姐东京多了去了。——但是，你姐姐还是心好，她让我要长寿。”

阿缝婆婆好像对咲子让自己要长寿这一点感到非常欣慰。洪作睡不着了。阿缝婆婆好像也察觉到了洪作睡不着，她便说：

“这样可不行啊。我给你贴个腌梅子吧。”

“不要。”

洪作明确地拒绝道。虽然平时睡不着时，阿缝婆婆常常把去核的腌梅子贴在自己额头上，但今晚洪作并不想阿缝婆婆这样。

“即使不要，不睡的话也不成啊。”

阿缝婆婆说着。但洪作心中已是非常不乐意，他根本没有听进阿缝婆婆说的话。

一到暑假，洪作心中便期待着自己能去趟咲子那里。他觉得咲子会告诉自己，让他去那边玩。他还不由得想，上家的人去咲子那里时，有可能会捎上自己。但是洪作的期待落空了。据说咲子的病情变得比在汤岛时还严重，上家的人接连不断地往咲子那边去，但没有一个人要带洪作一起去。洪作感到自己完全被忽视了。

从丰桥的母亲那里寄来了一封给阿缝婆婆的信，信上说让她和洪作一起来丰桥。洪作想尽量不要去丰桥：因为去年夏天已经去过了，知道丰桥那地方长什么样；再者，在父母身旁生活到底还是不自在，在汤岛过暑假更好。关于这件事，阿缝婆婆的意见与他完全一致，她像是和洪作商量似的这般说道：

“要不婆婆就说身体不舒服，咱们不去成不？”

就在此间，上家突然接到了咲子的讣告。来告诉洪作这件事的是阿光。阿光来的时候，洪作用盆子打了热水，正在河边洗澡洗得欢。

“咲子姐姐她，说是死了。”

阿光像是说着别家的事情般说道。

“死了是什么意思？”

“断了气了。”

“谁？”

“咲子姐姐。”

“这样啊。”

洪作一时没能清楚理解咲子死了是什么意思。虽然他听说了咲子的

病情正在恶化，也知道大家都在为她的病情担心，但他从未把这些和咲子的死联想在一起。

洪作心中强烈地感到自己必须反驳阿光。凭什么自己必须相信阿光说的咲子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没有任何相信的理由。

“咲子姐姐怎么会死？混蛋！”

洪作直挺挺地站在盆子里斥责道。

“但是，她就是死了啊。”

阿光说道。这时外婆阿种也来了，她告诉正在厨房里干活的阿缝婆婆：

“咲子走了。”

外婆好像正忙着给村中来往密切的各家报丧，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我说啊，哎呀。”

阿缝婆婆伸直腰，和外婆对面站着，用不同以往的悲伤语调说道：

“人死不能复生。婆婆，你要挺住。”

阿缝婆婆这句简短的安慰，仿佛是一个信号，外婆听了后用衣袖掩着脸放声哭了起来。于是，阿缝婆婆也哭了起来，接着呆站在盆子旁边的阿光也哭了起来。当所有人都哭了起来时，洪作终于明白了咲子已身遭变故，心中如五雷轰顶。咲子姐姐真的死了。

从那天夜里直到次日，洪作独自一人待在土仓里闭门不出。上家的人全部都去西海岸的村子奔丧了，阿缝婆婆去帮上家看家了，所以洪作只能一个人守着阿缝婆婆不在家的土仓。幸夫他们来土仓玩，洪作也没有心情像往常一样和这些伙伴们玩耍。

得知咲子死讯的第二天，洪作一早便坐在土仓窗边的书桌前开始了学习。他想起咲子离开汤岛时曾要他好好学习，他为自己根本没有学习

而内疚，虽然有一种为时已晚的感觉，他还是决定坐在书桌前用功。幸夫他们时不时地爬上土仓二楼，从背后注视着洪作对桌而坐的奇妙身影，然后竖起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的声音，轻手轻脚地退回去。幸夫他们来看了好几次，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退了回去。

洪作只在饭点才去上家，和阿缝婆婆一起吃饭，之后便回到土仓学习。阿缝婆婆知道洪作突然开始学习后，告诉他：

“别学得太猛了，身体才是本钱。阿洪不学成绩也好。学得太猛，成绩太好，就该老师们发愁了。”

在洪作眼中，村子似乎也完全变了模样。他感到整个村子仿佛都在哀悼咲子的死，显得静悄悄的。的确，村里有不少人赶去了西海岸的村子参加咲子的葬礼。村里没有一个人向洪作说一句话。自己被视作一个和咲子的死完全无关的人，洪作为此多少感到有些悲凉。但是，他并不想参加咲子的葬礼。

为咲子举行葬礼的那天，洪作到底还是厌倦了坐在书桌前，于是决定和幸夫他们一道出门，到天城岭去看那里的隧道。提议的是幸夫，但赞成并推动这个方案实际执行的却是洪作。要去天城岭玩的消息一下子传到了村里所有孩子的耳中，令人意外的是不少孩子加入了进来。差不多二十个孩子组成一队，在快到中午的时候离开了村子，沿着天城街道往南走去。

洪作和幸夫一起走在队伍前方，芳卫、龟男、阿茂和平一也在。洪作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想让自己的筋骨劳累起来的想法，于是他不停地走着，完全不停下休息。幸夫好几次提出要休息一下，但每次洪作都警告他说：

“一休息，大家就都不想去了。”

说完他继续不停不休地迈步前行。到达天城岭之前一次也不能休息，当这个指令传达到这一行差不多二十个孩子的耳中时，大家纷纷摆出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脱去衣服，赤身裸体。他们把脱下的衣服用腰带捆成卷，各显神通地拿着。有顶在头上的，有挂在腰间的，有提在手

里的，也有像背行李一样捆在背上的，大家按照各自的想想法，呈现出各式造型。这差不多二十人中只有三人空手走着，并没有拿着捆好的衣服。这是因为他们把衣服卷儿藏在了路边，或是绑到了树的上面。

这群孩子有时会遇见大人。大人们无一例外地问他们道：

“你们弄成这个样子是去哪儿啊？”

“去‘隧洞’。”

一个孩子答道。

“裸着身子可过不了‘隧洞’。那里夏天也冷得很。”

大人说完，然后不忘加上一句：

“真是一群没救的小鬼。”

洪作一边望着覆盖在前方天城山的棱线上的夏日白云，一边迈步前进。汗水从全身各处涌出，沾上尘土，变成黑色的汗珠沿着赤裸的身体滚落。途中，洪作向幸夫提起了一次咲子：

“咲子姐姐，她死了。”

“我知道。”

幸夫回答道，然后他突然提高了声音，开始模仿起念经的样子：

“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

幸夫起了个头，一时间，这群打扮怪异的孩子都和着幸夫念了起来：

“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

洪作并没有对孩子们的这种做法感到愤怒。他并不觉得孩子们在拿咲子的死作消遣，大家看起来似乎是在哀悼她的死。实际上，孩子们也确实是在哀悼自己曾经的老师——咲子——的死。当他们念经念得厌倦

时，也不知是从谁的口中唱出，他们一首首地唱起了咲子曾经教给他们的几首歌。当一个人开始唱，其他人也跟着唱了起来。

洪作一直走在队伍的前面。他觉得这似乎是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于是他从一条山岭迈步走向另一条山岭，并不休息。

有时他的脑中还是会突然闪过咲子的死。每当这时，洪作就像要甩掉这种阴暗冰冷的情绪似的，将顶着的衣服卷儿再次紧紧地系在头上，然后向着身后大吼一声：

“加油啊！”

这天，初秋的风儿第一次吹拂过天城山的山坡。杂木的树叶时而被风吹翻过来，树叶背面泛起银色的光芒，由此人们便知道了风儿经过的道路。

[1]“大正”为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时期年号，从1912年至1926年。文中“大正四五年间”即约1915、1916年间。

[2]“白婆子”即日本部分地区对晚秋初冬时节成群飞舞的棉蚜的俗称。该虫身长5毫米左右，因其浑身覆盖着白色棉状物质，并且于初雪前的时节出现，也被称作“雪虫”。

[3]原文为“ぬい”，译者在此译作“缝”。

[4]原文为“土蔵”，指独栋的仓房，瓦顶，墙壁厚涂泥土及石灰，坚固防火，内部可分楼层。

[5]“帝室”指皇室；“出張所”指办事处；“天城”为天城山，伊豆半岛中部的火山群。

[6]“御料”指皇室资产。

[7]原文为“屋号”，指在日本农村或渔村用来代指某某家的称呼，即家名。在说到某某家时，可用该家名代替姓名。

[8]原文为“おみつ”，译者将其译作“光”。

[9]原文为“たね”，译者将其译作“种”。

[10]原文为“さとや”，译者将其译作“佐渡屋”。

[11]原文为“しな”，译者在此译作“品”。

[12]“医院长”即医院负责人。

[13]“医局长”即医疗机构内“医局”（部门）的负责人。

[14]伊豆地区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名古屋和东京之间，主要部分包括伊豆半岛，该半岛

从本州岛向南深入太平洋，半岛面积1500平方公里，半岛内多山，地形复杂。

[15]“家老”为家臣之长。

[16]原文为“薙刀”，薙（tì）刀为一种类似关刀的武器，是江户时代女子习武时常用的武器。

[17]日本旧时教育体制中开展女子中等教育的学校。

[18]原文为“さき子”，译者在此译作“咲（xiào）子”。

[19]原文为“八畳”，1畳（同汉字“叠”）为1张榻榻米大小（约1.62平方米），8张约13平方米。

[20]原文为“すず江”，译者在此译作“铃江”。

[21]这种做法在日语中叫“呼び捨て”，即不客气地直呼其名，而不在名字后面加上平时表示敬意或亲昵的称呼。

[22]原文为“駄菓子”，指由红糖、杂谷等便宜材料制作的大众点心或糖果。

[23]未精制的黑砂糖，即红糖。

[24]一种炒豆子和糖制作的糖果。

[25]原文为“着物”。译文所称“衣服”大部分情况下并非指西方风格的新式服装，而是指大正年间普通人穿着的传统旧式服装，其性质类似于中国旧时的长衫马褂。

[26]日本旧时1尺约30厘米，“三尺”约1米。

[27]静冈和歌山等地所产，用大豆、米、麦、蔬菜等制成的味噌。

[28]原文为“コウチャ、ガッコエコウ”，相对“洪ちゃん、学校へ行こう”减少了一些音素。

[29]日本旧时1里约3.9公里。

[30]日本旧时教育体制中，完成六年“寻常小学”教育后继续接受的两年中等教育，类似于初中的一、二年级，但又不是初中。

[31]原文为“梅干”，是一种日本传统食品，将梅子腌渍数日后晒干，加入紫苏叶等再腌制而成。

[32]男性及男孩拴在腰间的宽幅腰带。

[33]日本旧时距离单位。1町约109米。

[34]日语原文为“字”，指町村制下，镇、村下面再细分的行政区域，包含“大字”“小字”。“小字”一般地域较窄，居民户数不多，但其所属居民常在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层面互相扶助，类似于闾（里巷、邻里）或小型自然村（可参考国内的小屯子、村民聚居点、村民小组），数个“小字”形成“大字”。

[35]“泷”在汉语中读“lóng”，日文中指瀑布。

[36]此处的“上狩野村”为町村制下行政意义上的村，为村级行政区划，并非自然村。

[37]原文为“代用教員”，指日本战前因为教员人手不足而聘用的在小学等学校任教却没有教师资格的教师。

[38]原文为“袴”，为日本传统服装中类似裤子的筒状衣物，穿在下身，宽大而有褶，状似裙子。

[39]本小说中所有关于学期的表述，均为三学期制。该制度至今仍广泛被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采用。一般情况下，4月至7月（或8月）为第一学期，之后放暑假；8月（或9月）至12月为第二学期，之后放寒假；1月至3月为第三学期，之后放春假。春假之后如未毕业，又开始次年度的第一学期。

[40]“间”为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间等于6尺，约1.8米。

[41]原文为“上り框”，为传统日式房屋的组件之一。传统日式房屋中，没铺地板的裸露地面和铺着地板的地面间有高差，在人登上地板的地方安装一块条形地板框将地板边缘保护起来。

[42]原文为“へい淵”，“平”字为译者所加。

[43]日本传说中的水中生物，尖嘴有鳞，背上有壳，头顶有盛存水的碟子。

[44]比正常铁道规格更简易，轨距、机车、车厢等都比正常铁路要小，建造成本较低的铁道系统。

[45]原文为“すのこ橋”，“簀（zé）子”为译者所加，意思应为木板铺的桥。

[46]原文为“さがさわ橋”。

[47]此处“中狩野村”非自然村，而是与“上狩野村”同样的行政意义上的村。

[48]日本传统的能乐中的女鬼面具。面目狰狞，额头上长着两只尖角，呈现出愤怒、嫉妒与苦恼的表情。

[49]日本传统风俗，将牙齿用含铁离子的溶液配合五倍子粉染黑，为江户时代日本已婚妇女标志，明治时代起受政府干预，该风俗在民间逐渐消失（明治之后，反而在农村短暂普及）。

[50]此处“牡丹饼”为日本传统点心，由糯米和粳米混合蒸熟，捣好后分成合适大小，外面裹上豆沙、豆粉等做成。

[51]“拔手泳”为日本传统的游泳姿势，上半身动作类似自由泳，下半身动作类似蛙泳。

[52]日本陆军编制单位，即“团”。

[53]日本陆军编制单位，即“师”。

[54]“县”为日本地方行政单位，类似于“省”。小说中整个伊豆地区及静冈市属于静冈县，丰桥属于爱知县。

[55]火山石的一种，虽为石质但内外多孔，可浮在水上，常用于擦污垢。

[56]原文为“肩揚”，指缝制于小孩和服肩部的褶子，可通过拆开它扩展衣服的袖长。

[57]原文为“もんめ”，为日本旧时计重单位“匁”，此处译为“文目”。1匁约等于现在3.75克。200匁约750克。

[58]大正时代有以“钱”为单位的硬币，1钱为1日元（円）的百分之一。

[59]原文为“のぼり”，该旗帜将长条形旗面的一侧长边套在旗杆上，朝上的短边套在旗杆顶部垂直的短横杆上，多用于军阵、寺社等场合。

[60]原文为“経木”，为木头削制的薄片，可用于包装食物。

[61]“烟草盆”为吸烟丝的吸烟套装，多为一个小提篮，里有取火的容器、烟灰筒、烟丝容器、烟斗等。

[62]一种布制的大型手提袋，底部有长圆形厚纸撑着，上部有绳可以系紧袋口。

[63]原文为“鼻緒”，为日式木屐或拖鞋的组成部分，用大脚趾和旁边的脚趾夹住，带动鞋子和脚一同运动。

[64]原文为“かみき”，译者在此译作“神木”。

[65]一种绢织品，经特别的工艺制作，表面有皱。

[66]原文的车站名均为片假名，汉字为译者根据伊豆实际地名添加。

[67]原文为“静岡”的片假名。

[68]原文为“安倍川饼”的片假名。“饼”在日语中为年糕之意，此处意为“安倍川年糕”。

[69]原文为“安倍”的片假名“アベ”加上汉字“川”。

[70]原文为“煎饼”，但与中国的煎饼不同，日文中指由面粉或添加其他食材制作的脆饼干。

[71]一种塑料，常用于制造文具、玩具、胶片、眼镜架。

[72]一种蚕豆形状的糖果，糖衣内为果冻状软心。

[73]一种以留白为图案的染布技法。

[74]一种长约1.1米的棉布腰带，多用于日本传统儿童服装。

[75]原文为“茶の間”，一般为家人一起吃饭或休闲的房间。

[76]原文为“浴衣”，为一种日本传统衣服，单层，多为棉质，常作为洗澡后或夏季休闲的衣物。

[77]原文为“堕ちた”，意指上身的狐狸被赶走，被迷住的人恢复正常。

[78]原文为“コンチャン”，“コン（汉语音‘孔’）”为日语中狐狸叫声的拟声词，此处表达类似于把猫叫做“阿喵”，狗叫做“阿汪”。

[79]日语原文为“とき”，汉字“时”为译者所加。

[80]原文为“半襟”，为叠加在日式传统内衣衣领上使用的假领，起装饰或防污的作用。

[81]原文为“ビー玉”与“おはじき”，前者为玩打弹子游戏的圆形玻璃珠；后者为扁平的贝壳或玻璃圆币，用手指弹着互相比赛，玩法类似打弹子，是女孩的传统游戏。

[82]车站内帮乘客搬运行李的工作人员，头戴红色帽子作为标志。

[83]铁路运行中的列车运行方向，从地方到中心城市，从支线到干线为上行。

[84]位于日本爱知县丰桥市丰川町的曹洞宗寺院，正式名称为“妙严寺”，因寺内有担着稻穗的佛像而得此名。

[85]原文为“食膳”，为吃饭时摆放食物的低矮小桌。多为一个人使用一台。

[86]“榎”字音“jiǎ”。

[87]即县政府。

[88]原文为“検定”，即设定一定标准，考核对象是否达到有关标准，以确定等级或授予资格。

[89]根据日本旧时师范规程，师范学院开设预备科、本科第一部及第二部。第二部是对高中毕业学生实施“短期师范教育”。

[90]原文为“土蜂”，但从小说中后来的描述看，小说中的“土蜂”并非词典中普遍定义的不筑巢独居的土蜂，而是一种小型的马蜂。

[91]原文为“かんざぶと”，汉字“勘三头”为译者所加。

[92]原文为“普通酒屋”，“普通酒”指除了符合特定规格的“特定名称酒”外的其他日本酒。

[93]原文为“神楽”，民间的神乐是指在举行神社祭礼的时候表演的歌舞。

[94]原文为“万歳”，指新年时挨家挨户去说吉利贺词，表演舞蹈的传统活动。

[95]日本传统滑稽面具。丑男面孔，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尖着嘴呈往吹火筒内吹气状。

[96]日本传统滑稽面具。丑女面孔，脸圆胖而额头、脸颊等突出，鼻梁低矮。

[97]原文为“中ノ”，汉字“野”为译者所加。

[98]学生分组互相抢对方帽子的集体体育竞技，被抢走的输掉比赛。

[99]原文为“お裏”，为阿缝婆婆与洪作家的家名，阿缝婆婆称自家为“背家”的原因，据译者推断或与“上家”相对，抑或源于土仓位于正屋背后。

[100]旧日本海军进行曲，至今仍在海上自卫队的各种仪式中演奏。

[101]原文为“カミール”，为小说虚构的药品品牌，原型为1899年起在日本销售的口腔清凉药物“カオール（音：卡欧尔）”，作用及外观类似仁丹。

[102]日语中一种比喻的说法：人做了稀奇的事情，天就会下雨。

[103]原文为“赤飯”，用糯米掺杂红豆蒸熟的米饭，用于庆祝时吃。

[104]和前面“下雨”的比喻类似。

[105]日本传统习俗中，于正月间立在家门口的正月饰物。多用松、竹，有迎接神灵之意。

[106]原文为“雑煮”，为庆贺新年的饮食，在有各种食材的汤汁中煮入年糕。

[107]原文为“馬飛ばし”，为当地的民间赛马活动。

[108]原文为“お盆”，旧历七月十五祭祀先祖的节日，人们多在此期间归省团聚。

[109]一两尺约30至60厘米。

[110]原文为“たすき（褌）”，是一种为了穿着传统衣服做事方便，而把宽大的袖子挽起来系住的带子。

[111]原文为“神かくし（神隠し）”，指小孩突然失踪找不到，或被找到时处于恍惚状态。人们认为小孩是被天狗、神怪等超自然力量给藏了起来，故名“神隐”。

[112]原文为“おかねさん”，汉字“金”为译者所加。

[113]原文为“庚申さん”，为基于庚申信仰所造石碑。

[114]原文为“羽織”，为一种传统衣物，穿在长衣外面的短外褂。

[115]原文如此。（此处与小说前篇第二章描写的石守森之进挺直腰板的走路方式不同。）

[116]“掳走”是指在“神隐”事件中，孩子们是被天狗、神怪等超自然力量所隐藏起来。

[117]“天狗”为日本传说中居住在深山中的怪物，脸色通红，鼻子长伸，具有神力，可以持很大的羽扇在空中飞翔，被认为会掳走小孩。

[118]原文为“打ちものの菓子”，是指将糯米粉、糖稀、砂糖等进行混合，再用木制模具压制成各种形状的传统点心。

[119]旧制小学科目，相当于体育课。

[120]原文为“洗い場”，指浴室或澡堂内冲洗身体的地方，和泡澡的地方分开。

[121]“唱歌课”为日本旧制学校的科目名称。该课程相当于现在的音乐课。

[122]“肺病”指结核病。

[123]原文为“千本浜”，为沼津附近的海滩，夏季作为海水浴场闻名，名字源自附近茂密的松林。

[124]沼津市内狩野川上的大桥，因为皇族前往沼津的御用宅邸要经过此桥（日语中贵人出行为“御成”），故得名“御成桥”。

[125]由东京向西日本延伸的铁路干线。

[126]原文为“長火鉢”，为一种长方形的箱式火盆，外形像柜子，下方和旁边有抽屉，在有火的一侧配有烧水壶，多放置于起居室使用。

[127]“落雁”是一种传统的干点心，由糯米粉、炒麦粉、黄豆粉等加入砂糖和好，用木制模具压制成各种形状。

[128]原文为“オナメ”，为金山寺味噌的异称，意思是“舔”，源自因过于好吃而把筷子都舔干净之意。

[129]原文为“さしみ”，将新鲜的鱼、贝或其他肉类切薄片，蘸酱油、芥末等食用。

[130]原文为“れいちゃ”，在此译作“阿玲”。

[131]原文为“おかっぱ”，为一种女性发型。刘海剪齐至眉上方，其余头发剪齐至脖子，因像传说中的河童的头型而得名。

[132]原文为“活動写真”，即电影的旧称，一般指那时的无声黑白电影。

[133]原文为“ラムネ”，碳酸清凉饮料的一种，瓶子多用玻璃珠代替瓶盖，由柠檬水（lemonade）发音而来。

[134]原文为“トコロテン”，由石花菜等含有琼脂的海草经煮制、冷却、凝固而成，呈果冻状，用专用工具压成面条状，加酱油、醋、芥末等食用。

[135]原文为“お汁粉”，为一种传统甜食。做法是将小红豆做的豆沙溶于汤水，里面再煮入年糕等食材。

后篇

第一章

被村民们称为御料局的帝室林野管理局天城出張所换了新所长。新所长到任这天，汤岛的宿和久保田等村落的孩子们都有些坐不住了。据说这次来的所长膝下有一个六年级的女儿和三年级的儿子。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村子，孩子们都非常关心到底会来怎样的男孩和女孩。对于这件事情，五年级的洪作和四年级的幸夫他们虽不像一二年级学生那般感兴趣，但一想到不久将有一对和自己同住一村，同上一所小学的男孩女孩出现在村里，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期待。

不知什么时候暑假已近结束，再有几天第二学期便要开始了。每年当立秋二字出现在日历上，就像精确计算过一样，阳光从那时起便开始明显地减弱，人们隐约地感到山间村落的空气中开始带有秋天的气息，今年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当日历上已然立秋，暑气便已完全消退，早晚吹起了凉飕飕的秋风。村民们都说秋天早来了一个月，担心不多出几天太阳的话，会影响稻子的收成。

但是，御料局所长到任的当日却似夏天卷土重来，强烈的阳光从清晨便倾泻而下，十分炎热。洪作坐在土仓窗边的书桌前，做着剩下的作业。蝉鸣声混杂着小河的流水声传入洪作耳内，有时还听得见其中混杂着孩子们的喧闹声。孩子们的喧闹声有时会来到土仓窗下，每当这时，洪作就能听见几个孩子呼唤自己的声音。

——阿洪，还没好吗？阿洪，还没好吗？

这一声声呼唤仿佛是合唱中的一个小节，带有独特的调子，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为了一起快乐玩耍，我们等你等得多辛苦啊；是在忙家里的事情吗，还是在做功课？虽然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快点抛开这些出来玩吧。这如同歌曲合唱般的呼唤既带着某种欢喜兴奋，也带着某种奇妙的忧伤格调。听到这样的呼唤，一般的孩子都会忍不住诱惑跑出去。

洪作成为五年级学生后，为了抵抗这种呼唤的诱惑，开始锻炼自己的意志。若是每天和村里的孩子们玩来玩去，到底还是没有希望考过近

在一年半后的入学考试，升入城里的中学。进入五年级后，洪作认为，自己就是和其他孩子不同，不论学多学少，自己必须学习。

但是，麻烦的是阿缝婆婆。她虽然时不时嘴上说些得好好学习什么的，但在现实中，一旦看见洪作坐在书桌前学习，她便劝洪作放下学习去玩，说道：

“阿洪，去玩儿吧。不用这么拼命地一个劲儿学习。”

似乎阿缝婆婆一看见正在学习的洪作便觉得心痛不已。因此，洪作能坐在书桌前实属不易，既有外面孩子们不绝于耳的声声呼唤，也有家中阿缝婆婆让自己去玩的喋喋不休。

这天也是一样，洪作正在拼命抵抗户外传来的呼唤的诱惑，上到二楼的阿缝婆婆又如往常一样说道：

“哎呀，不当什么总理大臣和博士也行。——去玩儿吧。暑假就是拿来玩儿的。阿洪，去玩儿吧。”

“不，我要学到中午。”

“阿洪不学成绩也好。”

“怎么可能好。”

“前些日子，你们学校的老师——就是那个叫什么的年轻代教——还表扬阿洪来着。——稍微玩一会儿再学也行。你祖姥爷也没像你这样学。”

阿缝婆婆说道。

“那我就去玩一会儿。”

洪作说道。他早就憋不住想去玩了。

洪作一来到户外，便戴上草帽走上大路去找幸夫他们了。虽然没有发现任何孩子的身影，但是洪作大概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他们肯定不是去平渊游泳，就是在附近的河里设堰捕鱼。洪作在去平渊途中路过上家

旁边的道路时，远远地听见孩子们叫喊声。那是从停车场传来的。虽然之前传闻从今年春天开始下田街道也要开通公交车，但到了春天，甚至到了夏天，一点也没有要通的样子，马车仍然是这附近唯一的交通工具。

洪作听到停车场那边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便想到肯定是新所长他们一家来到村里了。洪作便不去平渊了，而是沿着家门前的坡道往下方的停车场那边去了。果然，几个村里的低年级学生跑了过来。

“阿洪，他们来了，那丫头来了。”

一个孩子向洪作报告道。

“我们在这儿等着，待会扔她石头。”

他接着说。他们明显因为马车上下来了一位陌生少女而兴奋不已。

“扔了石头后，我去给她两下子。”

另一个赤身裸体的一年级孩子说道。他也喘着气，两眼一个劲儿地闪着光。

“阿幸呢？”

洪作正在问话时，便看见幸夫和龟男各自拿着大大的包袱沿着坡道上来了。幸夫走近后一脸害羞地说道：

“他们让我们搬这玩意儿！”

“是所长家的吗？”

“是的。”

“那个皮肤白得不像话的怪丫头过来了。”

接着幸夫又害羞似的说道，然后挠了挠头。许多村民沿着坡道上来了，都是些去迎接前来赴任的御料局所长的人。

幸夫的父亲在开店的同时，还在御料局谋了一份差事，因为这个关系，欢迎的人群中也能看到幸夫父母的面孔。

洪作站在路边，看着一群人从面前经过。所长一家四口夹在这群人中间，里面能看见一位皮肤果然很白的女孩。虽说是六年级，但看起来还要大些。她那三年级的弟弟也看见了，皮肤也很白。洪作因为一心关注着这两姐弟，根本没有看清他们的父母是何许人物。在这群大人后面，陆陆续续跟着十个左右村里的孩子。在看过这对城里人模样并且皮肤白皙的姐弟后，洪作觉得这些村里的男孩女孩皮肤黝黑，毫无可取之处。

明天第二学期就要开学了，在开学前日的下午，所长家的姐弟突然被他们的母亲领着，前来洪作居住的土仓拜访。洪作听见阿缝婆婆喊他便下到一楼，看见在土仓前的柿子树下，两姐弟和他们的母亲正和阿缝婆婆面对面地站着说话。洪作走过去默默地鞠躬行礼。

“真是个好娃娃。你叫阿洪对吧？”

他们的母亲也长得皮肤白皙。在洪作看来，这母子三人和自己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上等阶级的人。

“从明天起这两个孩子就要去上学了，拜托你和他俩做个伴儿。我刚才也是去拜托了杂货店的阿幸才过来的。”

两姐弟在母亲说话时，把脸朝着洪作。姐姐好像不怯生，感觉像是直直地盯着洪作似的。这两姐弟虽性别不同，却长着完全一样的五官，洪作对此感到惊讶。不过虽然他们脸长得一样，但姐姐看起来更加温和，弟弟看起来更加刚强。洪作一直把视线朝向别处，没有放在对方二人身上。

阿缝婆婆让他们在那里稍等，自己回土仓里面去取盆柿。在洪作看来，作为给所长一家的礼物，阿缝婆婆兜在围裙里拿过来的那些小小的果实实在太寒碜了。之所以叫盆柿是因为它比其他柿子结果早，在盂兰盆节的时候就可以摘了。但是这种柿子个头又小，味道也不如普通柿子甜。阿缝婆婆拿来了柿子后，发现对方并没有包柿子的东西，便对洪作

说：

“阿洪，去把报纸拿来。”

洪作心想，若是用包袱皮什么的来包还说得过去，拿报纸来包实在是拿不出手，于是便不想去，他说：

“我不知道报纸在哪儿。”

“就在味噌桶的旁边吧。”

“我找不到。”

“哎呀，你怎么会找不到。”

“我就是找不到嘛。”

洪作心想，我死也不去给你拿什么报纸过来。于是，阿缝婆婆转身回土仓去取报纸，她一步一步，颤颤巍巍地走着，大家都看见了她那深深弯折的后背——大概从去年开始，她的腰就突然弯得更严重了。

“你念几年级？”

姐姐第一次开口了。

“五年级。”

洪作发现自己的脸正在不由自主地充血。他离开母子三人，立刻回到了土仓。他实在没有勇气看阿缝婆婆把包在报纸里的盆柿递给他们的场景。

所长家母子三人回去后，阿缝婆婆对这三位来访者赞叹不已。她说，到底还是从城里来的，和村里人相比格调完全不同，阿洪今后也要和那家的人玩才好。洪作心想，要是自己真的能和那对皮肤白皙的姐弟一起玩，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新学期开始了，开学的第一天还没完，全校所有学生便都记住了这对转校来的姐弟的名字。姐姐叫晶子^[1]，弟弟叫公一。就在这新学期的

第一天，学生们只要一见到这两个转校生，便会在运动场上起哄。

——晶子的晶，是精神病的精，公一的公，是鸡公的公。^[2]

洪作一见大家对着那对姐弟起哄，便感同身受般地难过不已。

那天放学之后，洪作已经走到了家门口，他看见二年级的次郎正在小河里洗着脚，嘴里还大声唱着“晶子的晶”，他胸中顿时燃起一股强烈的怒火。次郎这孩子生来便体弱多病，脸上总是没什么血色，沉默寡言，也没什么朋友。洪作不声不响地走到河边洗东西的地方，往直直地站在河里的次郎头上狠狠地打去，一下两下，次郎便踉跄着跪倒在了河里面。

次郎不知道洪作为什么要突然打自己的头，一时间有些蒙，不一会儿便像洪作要杀自己似的放声大哭起来，从河里爬起身来，湿着衣服，沿着坡道往位于上家上方的自家跑去。洪作到底还是为自己对小自个儿三岁的病弱男孩突然下重手感到心痛，但他仍然认为，这男孩唱这首伤害了晶子和公一的歌是无法原谅的行为。

当晚，次郎父亲怒吼着来到了土仓。这位秃着头五十岁上下的人物身上带着些酒气。

“为什么要把我家那小子推到河里去？我今天就是来讨个说法的。”

“阿洪这么老实的孩子才不会对你家那脸上又青又肿的小子动手。要是阿洪真那样做了，也是你家次郎不好。你好好把手放在胸口问问老天爷吧。”

阿缝婆婆也不示弱。洪作在二楼听着两人在楼下进门的地板框那里激烈地争执，心想这下可闯祸了。两人的言辞越来越激烈。

“我管他是阿洪还是什么，快把你家那小子交出来。我直接找他对质。”

“你想想我怎么会让我阿洪见你这种醉汉。阿洪可是别人托付给我的宝贝。你这蠢货。”

接着一阵响亮的泼水声传来。洪作忍不住下楼一看，只见次郎父亲被人从头泼了水，全身湿透地站在那里。看来似乎阿缝婆婆突然提起水桶泼向了对方。

次郎的父亲被泼了水后似乎一下子醒了酒。

“啊啊，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可怕的老太婆。”

他掩不住内心的惊惧般说道。

“阿洪，你快回丰桥你爸爸妈妈那儿去吧。跟这老太婆待在一起，迟早要被她吸干了鲜血死掉。”

他对洪作扔下这句话后便离开了土仓，也不想再痛骂阿缝婆婆了。

第二学期开学后快一周的第一个星期天，阿缝婆婆对洪作说：

“牵牛花开得漂亮，你给送到所长家吧。”

牵牛花一般是七八月开花，不知什么原因，土仓旁的牵牛花直到八月末才开，到了九月也还是几乎每天早上开出两朵大花。经过小河对面的田间小道去干农活的人常常这样说道：

“阿洪家的牵牛花真是奇怪啊。这真的是牵牛花吗？”

这话只要稍稍钻进阿缝婆婆耳朵，她便绝不会默不作声。大概从去年开始，阿缝婆婆的腰突然变弯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她的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

“不好意思这真是牵牛花。你稍微从那边下来看看。这花就是牵牛花。”

阿缝婆婆这样说道。这牵牛花确实开得晚，从这一点看无疑算是奇怪的牵牛花，但在洪作的眼中，这花却生得漂亮完美。村里的其他牵牛花大多将藤蔓缠在竹篱笆上，开着褪了色般的小花，但阿缝婆婆精心照料的这些牵牛花开起来不但大朵而且色彩鲜艳。

洪作虽被吩咐把牵牛花拿去所长家，但他不禁对此有些犹豫。因为这些牵牛花要么是栽在摔坏的大碗里，要么是栽在没有柄的大勺子里，没有一株是栽在正儿八经的花盆里。虽然送花去很好，但装花的容器却成了问题。

“拿哪盆去？”

洪作问道。

“今天只开了一盆，但就这盆开得格外漂亮。”

阿缝婆婆说道。洪作连忙绕到土仓旁边一看，果然仅有的一朵蓝色的大花开得非常醒目。那株牵牛花栽在一个没有柄的大勺子里。洪作觉得和上次送他们盆柿一样，作为给所长家的礼物，用这东西当花盆实在大不合适了。

“要不算了吧。”

“为什么？”

“这花盆太怪了。”

“怪什么啊。阿洪，这是白送给他们。”

阿缝婆婆说。

“所长家的那些人肯定会大吃一惊。这样的牵牛花可不常见啊。”

阿缝婆婆这么一说，洪作也想去送了。最后，洪作拿着那盆牵牛花走到路上，往所长家送去。两三个先前在别处玩耍的孩子跑了过来，一个一年级的男孩问道：

“阿洪，你去哪儿？”

“御料局。你们跟着来吧。”

洪作和三个孩子一起进了御料局的大门，往位于其中一角的所长家走去。

走到房门前时，洪作注意到在门旁边摆着两列种着仙人掌的花盆，有大有小，在洪作看来，每一个花盆都很高级。一见这情况，洪作觉得手里拿着的牵牛花一下子变得既寒碜又不值钱，他完全不想伸手去碰房门了。

正在这时，晶子突然出人意料地从房子旁边钻了出来，她有些吃惊地叫道：

“哎呀。”

洪作现在逃也逃不掉了，他便这样说道：

“牵牛花开了，婆婆说给你们拿一盆过来。”

他想向对方表明自己这样的立场：自己是受阿缝婆婆之命，作为她的使者把花拿来的，这件事和自己的意志没有一点儿关系。

“哎呀，好美啊！”

晶子说道。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仿佛被牵牛花的美惊呆了的表情。洪作感到自己的脸又充血了。仅仅因为这位美丽的女孩做出了美丽的表情，洪作便觉得自己脸红了起来。

“哎呀，哎呀，好美啊！”

那个同来的一年级男孩怪声怪调地学着晶子的话说道。

“我们回去吧。”

洪作对旁边的男孩说道，接着便立刻背转身子离开了晶子。

——哎呀，哎呀，好美啊！哎呀，哎呀，好美啊！

那三个孩子一边走，一边重复着同样的话语起劲儿地唱着。洪作对这三个孩子并没有感到之前对次郎那般的愤怒。相反，他觉得自己也快要被诱惑着唱起来了。洪作光是想着那瞪大眼睛发出哎呀声的女孩的表情，就感到眩晕。洪作从未对女学生产生过这样的感情。那是种莫名的感伤，它格外甜美，但有些内容却只能作为秘密保存着。这种感觉和对

已经去世的妹子姐姐的感觉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也有不同。

到了八月末，村民们口中开始频繁说起第二百一十天或第二百二十天之类的。这是每年的惯例，洪作喜欢他们说起这个。

——第二百一十天好像也平安无事。

或是，

——这样的话，第二百二十天看来要变天了。

等等。因为现在正是一年一次会起暴风雨的季节，村民们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事，所以每当洪作听到他们这么说，自己也会不由得紧张起来。“第二百一十天好像也平安无事”这句话带着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欢快轻松感；而“第二百二十天看来是要变天了”这句话里，有一种从别处体会不到的紧张感和对某种未知的巨大恐惧的期待。

暴风雨每次都是毫无征兆地突然降临。当温热的风吹起，横飞的雨点落下，遮天蔽日的黑云在天上涌动时，学校就会提前放学。家在较远村子的孩子们会卷起衣服下摆，以村为单位成群结队地赤着脚沿着街道往村子跑。有的孩子打着伞，有的浑身淋透。

洪作他们这些汤岛村的孩子因为家近，那一天会留在教室里玩到比较晚。因为即便回到家也是关在狭小的房子里，所以他们尽量不那么早回去，他们在被暴雨包围的教室里跑来跑去，直到家里人来学校接他们。

洪作喜欢迎战暴风雨这天。到了傍晚这些时候，不用阿缝婆婆招呼，洪作自己便会在家附近巡视，收拾容易被风吹跑的东西，用木棍给容易折的树撑上。

洪作的辛勤忙活被阿缝婆婆看在眼里，这似乎让她感到无比的可靠，只要有农户家的人们早早地穿起蓑衣来到小河对面的耕地巡视，她便会站在土仓门口大声向对方喊道：

“有阿洪在我就高枕无忧了。阿洪心细得很，把家里前前后后巡了个

遍。”

说这话时，她看起来得意得很。今年这场暴风雨在九月末降临了汤岛。从早上就开始下雨，到了傍晚刮起了风，雨也变成了暴雨。洪作像往常一样巡视着房前屋后。阿缝婆婆这时正在准备晚上的夜餐。她做了几个放了腌梅子的大饭团，因为自己和洪作半夜里可能得起来，或许还会有人前来问候情况。这夜餐既是给自己准备的，也是给过来问候情况的人准备的。

阿缝婆婆和洪作那天晚饭吃得比平常早，早早地铺好了睡铺以便随时能睡。洪作一边听着风声一边坐在煤油灯下的书桌前，学得比平常还投入。不知从哪里灌进来的风让煤油灯的灯光摇曳不已，这时，洪作莫名被一种自己现在竟然在学习的感觉所打动，对自己正在学习这点产生了某种陶醉感。

阿缝婆婆直到夜里也没闲下来，到处忙来忙去，仿佛被户外的暴风雨追赶着一般。她把蜡烛、火柴还有一些药品摆在枕边，备好了两人穿的替换衣物。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准备替换的衣物，但阿缝婆婆好像觉得这是件大事似的，极其积极地备好了衣服。阿缝婆婆的腰弯得厉害，在一楼和二楼之间无数次来回，时而拿来水桶，时而搬来盆子，凡是能接水的东西，连大碗类的容器都征用了，摆在爬上楼梯那儿的地板上。阿缝婆婆的工作直到洪作钻进了被窝还在继续，她每往二楼搬一次东西，就要休息一会儿，往烟斗里塞进烟丝抽两口，这份工作不是那么轻松就能完成的。

洪作半夜被阿缝婆婆叫醒。

“阿洪，阿洪，漏雨了，快起来。”

阿缝婆婆说道。隆隆的风雨声已经包围了土仓，虽然正下着暴风雨，但洪作还是非常困。

“漏就漏吧。”

“阿洪。”

阿缝婆婆突然顿了一下，说道：

“是漏在被子上的，被子上落雨水了。”

听到是漏在被子上，洪作也睡不了了。果然洪作一起来，便猛地感到后颈上落下了冷冷的雨水。风在呼呼怒号，雨在猛烈地敲击大地，风雨声听起来非常之大，和洪作睡着时相比，天地似乎完全变了个样。

阿缝婆婆开始了往楼下转移被子的行动。

“嘿哟，嘿哟。”

阿缝婆婆一边发出这样的声音，一边把盖被抱到楼下，一次抱一床。

“婆婆，这样快点。”

洪作说着便把其他被子一床接一床地从楼梯上扔下去。虽然楼下有点灯非常黑，但不用担心雨落到那里。

洪作到了一楼，再次钻进被子里，这次他睡不着了。风雨声听起来比在二楼时还剧烈。所有的树都在疯狂地呼喊。阿缝婆婆采取应急措施处理了二楼的漏雨问题后，拿着点燃的蜡烛下到一楼。

——喂。

不一会儿，风中传来了一阵人声。

——是染坊的大叔。

阿缝婆婆说道。那人声夹杂在风中听起来时远时近，不久便来到了土仓门前。阿缝婆婆起身顺次拉开入口那扇沉重的门。

——婆婆，没事儿吧？这雨真是厉害了。

他的话伴随着潮湿的风钻了进来，果然来的是那位秃顶而身形肥胖的染坊老板。他平时和阿缝婆婆说话时会更恭敬些，但在暴风雨中，他说话就没那么讲究了。

——真是劳烦你跑来一趟。村里怎样啦？

阿缝婆婆问道。

——杂货店的柿子树折了。

——那儿有两棵树吧。折的哪棵？

——大的那棵。

——哎哟。

——铁匠家的屋顶也给刮没了。

——哎哟，那家去年死了奶娃，哎，可真是灾祸连连呐。

——我不能再这么聊了。

——可别说了，吃个饭团吧。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不过你都说了，我就来一个吧。

洪作听着两人的谈话。染坊老板回去之后，阿缝婆婆说话了。

——对面那家还没来人呐，原先每次都是最先来的。

话音未落，话中人——对面那家因能干而闻名的男主人——来了。

——这天气可不得了，你这边没事吧？

——这边就二楼漏雨来着，你那边呢？

——咱家刚天黑就开始漏了。这样下，长野川得发大水了。

——长野川发大水就发大水吧。家门口那条河怎样了？

——长野川发大水我家的田地就被冲走了。

——哎呀，你家田地是在那种地方吗？

这段对话结束后，两人又继续说着。

——吃点夜餐吧。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别这么说，至少吃个饭团再走吧。

风雨翻滚的声音听起来还是那么厉害，似乎还夹着闪电，不时传来阵阵雷声。这时又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家住宿村高处的足利太平。足利太平是位年过七十的小个子老人，大概是几代前攀上了亲，所以现在仍是亲戚关系，一有什么事，他一定会露面。

——情况怎么样？

他的声音被狂风卷着飞进了土仓。

——托你的福没事儿。

阿缝婆婆回答。

——你们得小心点。房顶反正会被吹坏一点，哎，当成每年交一次的租就想通了。

——你家情况呢？

——我家啊？门前的崖崩了。

——哎呀呀。

——我出门时，堆东西的窝棚顶子快飞了。现在可能已经飞了吧。

——哎呀呀。

——刚才我去看了下，御料局所长家的屋顶被吹飞了一半。

——哎呀呀。

——墙也倒了。

——哪里的墙啊？

——所长家的墙。

——哎呀呀，房顶飞了，墙倒了，真是够呛啊。

——有两三个附近的年轻人去帮忙了，这种暴风雨里面，那房子都可能会倒掉。老房子就是麻烦啊。

——吃点夜餐吧。

——没工夫吃。

说完，足利太平真就马上出门离开了。洪作坐起身来，从被细细打开的大门往外望去，他看见电光闪烁之间，那位除了一条兜裆布外全身赤裸的老人后背一瞬间被映成蓝色。

洪作听到晶子家的房顶被吹飞，墙被吹倒，有些担心她现在怎么样了。刚才说墙倒了，是哪面墙倒了呢？

“那家卖药材的还没来啊，在干什么呢？”

阿缝婆婆说道。

“阿洪你肚子饿了吧？半夜这么晚起来。——吃个饭团吧。”

“不想吃。”

洪作说道。他确实一点饥饿感都没有。

“别这么说，婆婆好不容易做的。”

“不吃。”

洪作这边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

“我去上家看看。”

洪作说道。

“谁去？”

“我去。”

“说傻话也得有个度。你到这种暴风雨里去试试，阿洪你这种身板儿一下子就吹飞了。何况上家那边年轻人多的是，却没一个人来这边问候，凭什么我们过去？”

洪作没法固执己见。如果他只打算去上家，应该能更强硬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但现在他到底还是心中有鬼。他并不想去上家，而是想去上家附近的御料局所长家，他家因暴风雨受了灾，想去问候一下。他想，如果自己在暴风雨中前去问候，所长一家该是多么感激自己啊。

洪作心有不甘地从门口往外眺望。院子里所有的树都在摇晃，瓢泼的大雨敲打着地面。河水好像已经满溢出来，院子里一片汪洋。雷声一次次轰鸣而来，闪电一次次撕开风雨肆虐的黑暗。洪作不禁心想，确实如阿缝婆婆所说，自己现在一出门，马上就会被吹飞。

洪作放弃了，他关上了土仓的大门。接下来一段时间，阿缝婆婆和洪作都忙了起来，因为二楼用来接漏雨的容器满了，水从里面溢了出来。洪作把容器一个个搬到楼下倒掉，然后又拿回二楼。因为风雨要灌进来，所以没法打开二楼的窗户，这使得倒水成了件苦差事。

阿缝婆婆一会儿擦拭榻榻米，一会儿把开始漏雨的柜子里的东西移到别处，忙着这些个事情。

“给你丰桥的妈妈说一下，再不给我们修房顶可不行了。哪有妈把自己的宝贝儿子扔在漏雨的房子上的？”

阿缝婆婆这样说着，仿佛自己和洪作现在这般折腾，全是拜丰桥所赐，她一边在土仓里四处奔忙，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丰桥，丰桥”。

雨势从黎明时分开始减弱。打开窗户，雨已经不怎么往屋里钻了。小河对面田里的水稻已经完全倒伏，整片地浸泡在水里。小河的水量增加了不少，流动时发出大河般的轰鸣声。阿缝婆婆和洪作两人坐在窗边吃着饭团，黎明的亮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或许阿缝婆婆到底还是累了，

她不再多说话，不再丰桥，丰桥地说了。

“好吃吧？”

“嗯。”

“使劲儿吃。吃了睡会儿，然后我们去看那些房顶被吹飞的房子。”

“有房顶被吹飞的房子吗？”

“多得很。冢田家、八木家、冈见家，这几家的房顶肯定没了。媳妇儿凶的人家，这次房顶都保不住吧。”

阿缝婆婆说道。吃完饭团，两人下到楼下，在好不容易到来的宁静中睡着了。

从刮台风的第二天起，晴朗的秋日便正式来临。以台风那天为界，残留的暑气一扫而光，之后凉飕飕的秋风便吹遍村庄。一到十月，长在上山——比如熊野山和那座叫“勘三头”的小山——的杂木便被风儿四处撩动叶片，露出树叶的背面，闪着银灰色的光芒。

洪作每天放学一回家，就坐在书桌前，只留下晚饭后的一小时和村里的伙伴们一起玩耍。对于洪作来说，晚饭后的一小时成为了一天中最为快乐的时光。洪作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在御料局门前玩耍。御料局门前变成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是在台风之后。一旦某地被确定为玩耍的地方，孩子们便不可思议地只到那里集中，不再去其他地方。在这一点上，孩子们格外地坚持原则。

那天洪作也和往常一样在御料局门前和村里的孩子们玩耍。虽说是玩耍，但洪作和幸夫他们基本都是发号施令。他们让低年级学生们跑去长野村，从村口河边的山崖上挖黏土回来。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采集黏土的马拉松。这是幸夫出的主意，但让孩子们比赛马拉松并非目的，让他们采回黏土才是幸夫所盘算的。

孩子们一个个地从御料局门前出发后，周围变得安静起来，洪作突然看见晶子正从正门往道路这边过来。看到她的身影后，洪作突然产生

了一股想逃的冲动，但他没有逃开。与他心中所想相反，他的身体像是被钉在那里一样没有动弹。

“阿洪，听说你在学习，是吗？”

晶子靠近过来说道。洪作没料到晶子会和自己说话，心脏狂跳不已。

“我才没有学习呢。”

从洪作口中冒出了和他的意志并不相同的话。

“但你家婆婆是这么说的。”

晶子说道。晶子那垂在背上、编得十分漂亮的发辫在洪作看来，是那么的光彩夺目。

“我是明年，阿洪还要等后年吧。”

很明显晶子在说入学考试的事情。洪作想说些什么，但是嘴里却吐不出一个字，他觉得自己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表现得相当笨拙。晶子接下来又说了两三句关于学习的事情，但看到洪作没有反应，也就打住了话题。

“啊啊，好美的晚霞！从没见过这么美的晚霞。”

晶子自言自语般说道。晶子脸朝着北边的天空，洪作往那边望去。果然火烧云使天空的一部分呈现出一片如血的赤红。洪作虽也觉得非常美，但他并不清楚这晚霞是不是美到了从没见过的程度。话说回来，洪作在此之前，从未将当时所见的晚霞之美和当时之前所见的晚霞之美进行过比较，也从未打算比较。不过，经晶子这么一说，洪作想，这片晚霞映照的天空也许真就美得出奇吧。

这时，留在那里的一个孩子突然唱起了那首见到晶子必唱的调侃歌。

——晶子的晶——

没等他唱完，晶子自己唱出了歌的后半部分。

——是精神病的精。

于是，留在那里的孩子们来了劲，开始齐声唱了起来。

——晶子的晶——

晶子这次也和声唱着。

——是精神病的精。

这时洪作感到一种异样的悲哀向自己袭来，难以言表。这并不是寂寞、悲伤之类的情绪，而是一种无力的悲哀，仿佛活下去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情。不用说，这是洪作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洪作抛下晶子，让她和那几个孩子留在那里，独自一人迈步往家的方向走去。虽然他非常想久久地陪着晶子，但那种让他想要逃离那里的感觉更加强烈。

在那天夜里，洪作第一次作为青春期的男孩体验到了许多不同的感情，其中最为清晰的便是“后悔”。他为自己没有和晶子说句像样的话，以及把她和火烧云一起抛在身后感到了强烈的后悔。

第二章

十月将近结束的某一天，在上第二节课——算术——时，洪作漫无目的地将目光投向窗外。外面吹着寒冷的北风，仿佛冬天已突然来临，枯叶和纸屑等被风吹着在校园里打着旋。

正在这时，洪作看到了阿缝婆婆的身影，她穿过校门，进入校园。一开始洪作没有认出是阿缝婆婆。当洪作看见这个身材矮小、仿佛一把就可以拎起来的老太婆弓着背——夸张地说，嘴几乎要挨到地面般——走过来时，——用一个奇怪的比喻来说——就像看到一团被揉成球的抹布什么的被风吹着，一点点地往这边滚来。但当洪作认出这不是别人，正是阿缝婆婆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心仿佛被猛地撞击了一下，非常惊讶，一时间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那样子看起来已经完完全全是个衰老不堪的老太婆了。

洪作心想，阿缝婆婆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时候缩成这么小小一团的呢？平日里在土仓中一起生活时，洪作并不能察觉到阿缝婆婆的衰老。这次偶然隔开一段距离从教室窗户望去，她那衰老萎缩的样子便原原本本地被洪作的眼睛捕捉得一清二楚。洪作一开始也不知道阿缝婆婆来学校干什么。她用两手把一件东西抱在胸前，那是洪作的褂子。早上出门的时候，阿缝婆婆说今天冷，让洪作穿着褂子去，但是洪作觉得其他学生都没穿，便不愿自己最先穿着褂子去学校。所以这事情看来应是这样：洪作因为不愿意，没穿褂子就出了门，当北风开始猛吹时，阿缝婆婆担心洪作受凉，便想到来学校给他送褂子。

在此之前，阿缝婆婆也像今天这样，来学校给洪作送过几回东西，比如忘拿的物品、便当等。每次都让洪作羞得无地自容。阿缝婆婆总是懒得去教员室或勤杂室，她直接走到教室窗下叫洪作：

——阿洪啊。

要不就直接叫老师：

——老师啊。

每次她都会打断课堂，搞得教室里一时间充满了笑声。不过还没完，她叫老师的时候说“老师啊”还好，若上课的老师正好是村里出身，她还会这么叫：

——石匠家的老二啊。

或者，

——门野原的小森哥哥啊。

另外，她在叫洪作时，有时叫“阿洪”，有时也叫成“我家娃娃”或是“里家娃娃”。

因此，每当洪作看到阿缝婆婆穿过校门往这边过来，他总是感到一股冷气沿着背心往上蹿，仿佛一个巨大的麻烦正在逼近。村里的大人们常用“灾难”这个词，这种事情对洪作来说，无疑正是灾难。洪作总是怀着等待灾难逐渐逼近的心情，直盯着阿缝婆婆的身影。

但是这一天，当洪作注视着已经缩成一团的阿缝婆婆走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产生灾难逼近的感觉，他只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摇摇欲坠、令人担心的东西正被风吹着，摇摇晃晃地向自己逼近。洪作无法将视线从这副模样的阿缝婆婆身上移开。他感到这时阿缝婆婆的身影里，有一种让他一刻都不能把视线移开的东西。阿缝婆婆走到教室窗下，像往常一样叫道：

——阿洪啊。

老师听见后马上从讲台上下来，走到窗边接过阿缝婆婆递来的褂子。

洪作从老师手里接过褂子，立刻当着大家的面穿上。若是往常，洪作会感到害羞，没办法立刻在大家面前穿褂子，但是今天，洪作觉得这都不算事儿。他的情绪中贯穿着一种紧迫而强烈的东西，这点他自己也能清楚地感到。也许这种紧迫而强烈的东西反映在了教室的空气中，大

家谁都没笑。课继续上着。洪作虽然穿上了褂子，但眼睛仍然没有离开阿缝婆婆的后背。她好似一件摇摇欲坠的东西，摇摇晃晃地往校门方向远去，身影逐渐变小。在阿缝婆婆身边，枯叶和纸屑仍在随风起舞。

经历了这次事情，洪作感到阿缝婆婆明显老了，而且比村里任何老人看来都老。

一天，阿缝婆婆突然说道：

“婆婆要去下田住一晚再回来。那天得把阿洪送去上家住一晚。”

她说这话时，距离洪作从教室窗口看见阿缝婆婆身影那天过了大概十日。

“是去办事吗？”

洪作问道。

“也不是办什么事。我是想接下来天气冷了就没法去了，趁现在去一趟。”

阿缝婆婆说。她的老家是一座距离下田约一里的小渔村。阿缝婆婆的娘家到底是怎样的一户人家，连她身边的人基本都不清楚。无论是洪作，还是洪作的父母，还是上家的那些人对此都不甚了解。可以说阿缝婆婆自从当了洪作曾外祖父的偏房，除了与自己合得来的两三个近亲，基本和老家村子的人们断绝了来往。据说是阿缝婆婆亲戚的人曾经来汤岛的土仓拜访过一两次，但阿缝婆婆绝不对他们露出亲切的表情，她总是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我和你们不相干，我已经是和你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了。从这点可以推测，阿缝婆婆的娘家或许很穷。在阿缝婆婆和曾外祖父确立关系时，大概她就已经想到：为了照顾曾外祖父的体面以及更有利于保护自己，这样做最为妥当的。

阿缝婆婆从不在洪作以外的人面前讲任何关于自己老家——那座位于半岛突出部的海港小城——的事情。当机缘巧合说到了下田时，阿缝婆婆总是采取自己主动避开该话题的态度。但在洪作面前时，或许是卸下了戒备，她有时会讲下田这座城市的事情。幼时去下田的港口看外国

船；外国船员们拿着望远镜在城里走；外国船员和渔民间起了大冲突；鲸鱼游来下田附近喷水；等等——当她来了兴致，便会满怀热情地讲起这些自己幼年时的旧事。洪作喜欢听阿缝婆婆讲这些，因为这些是她的亲身体验，具有真实感，与其他故事不同，更能牢牢地吸引住洪作的心。

因此，当阿缝婆婆突然说要回趟下田时，洪作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时隔几十年，阿缝婆婆肯定想再次踏上那片年轻时被自己抛弃的故乡土地。另外，几乎每一天都有一趟马车从汤岛村驶往下田这座城市，只要跨过天城岭，花上四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地方。

“我也一起去不行吗？”

洪作说道。阿缝婆婆一瞬间瞪大了眼睛，说道：

“阿洪也想去下田吗？真的吗？”

此时阿缝婆婆脸上那复杂的表情，是洪作从未见过的。仿佛意想不到的欢喜瞬间降临到她身上一般，她把两手放在膝上摆好，一下子垂下肩膀，喜形于色地说道：

“哎呀呀——阿洪说他想去下田了。”

但马上她又换了副表情说道：

“不成，不成。”

说的同时还大幅地摇着头。

“上家的外婆外公听到这个肯定会吓得跌倒，而且你还要上学啊。”

她说。

“我们星期天去就行。”

“话虽如此。”

“给上家说我们去汤野泡温泉不就行了吗？”

“哎呀，真拿聪明的阿洪没办法。”

阿缝婆婆做出夸张的吃惊表情，但她马上又变得沮丧起来。

“上家的外公怎么会上这种当？”

她自言自语般地低声说道。洪作虽然确实想去看看下田这座城市长什么样，但这并不是他希望去下田的唯一理由。因为洪作隐约感到如果他不在阿缝婆婆身边陪着，会比较令人担心。

当晚，阿缝婆婆吃过晚饭便一个人去了上家，她很晚才回来。虽然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她一回来便说道：

“阿洪，去下田的事儿定了。不知刮的什么风，你外公说你们去吧，你外婆也说这很好呀。”

看起来她确实很高兴。

“我也能去吗？”

洪作问道。

“阿洪说想去，就哪里都能去。谁能留得住？阿洪现在已经有这种资格了。”

阿缝婆婆说道。

星期六的课，洪作早退了一个小时，他和阿缝婆婆两人十一点去了停车场，等待去下田的马车。外婆阿种一个人从上家过来送他们。若是去其他地方而非下田，阿缝婆婆一定会提前告知四邻，让很多人来停车场相送，但这次她好像没有告诉任何人，来送的只有外婆阿种一人。

阿缝婆婆除了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外，没拿任何像样的行李。这无疑是阿缝婆婆为了免遭人们议论，而避免了带礼物回乡。阿缝婆婆这种心思，洪作也不是不能猜透。

坐上与修善寺方向相反、前往下田的马车，对于洪作来说无疑是第

一次，赶车人也不是汤岛村的，而是来自天城山对面的奥伊豆^[3]，这些都让洪作不由得产生了前往陌生土地旅行的感觉。

“那你们这趟要保重身体啊。阿洪你也得非常小心才是。”

外婆送别了两人，仿佛他们即将踏上一场宏伟的旅途。马车一出汤岛村便大幅摇晃起来。往这边的路和往修善寺方向的路比起来，荒芜得没得比。

直到山岭附近，洪作都还认得路。这条路既是他上次差点遭遇神隐的那条路，又是咲子葬礼那天一群孩子强行军的那条路。马车一过新田村，便行驶在了杉树林间的道路上，接下来又慢慢地爬上通往山岭的坡道。这条路直到山岭都是上坡，马儿看起来爬得非常痛苦。

马车接近天城岭时，洪作想起了在咲子葬礼那天，自己和幸夫他们一起唱着咲子教的歌，沿着同一条下田街道行走的情景。现在距那时不觉已经又过去了两年岁月。那时自己还没搞清楚人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咲子从这个世界消失的事实还是感到半信半疑，但现在洪作已经理解了这件事情——按他自己的方式：

咲子从那一天开始，就踏上了和自己相反方向的旅程。自己绝不可能再见到咲子，咲子和自己的距离只会每分每秒变得更大。咲子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接下来大概会去更远的地方。这，便是死。

洪作被马车摇晃着，想要回忆起咲子的脸庞。但是无论怎么回忆，她的脸庞都无法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人一旦死掉，她的印象就会逐渐变淡，最后谁都不愿再去回忆，并且即使想回忆，也没法回忆起来。

第一次穿过天城山前往未知土地的旅情使洪作心中充满忧伤，在这样的旅情中，洪作一直想着自己那温柔的英年早逝的姨妈。马车在山岭那里停了下来，洪作和阿缝婆婆下了马车，赶车人也从赶车台上下来，蹲在路边吸着烟。

“哎哟喂，大家常说破马车破马车。这可真是一路破响把我们摇来了。”

阿缝婆婆说道，

“比起马车，这里是多么舒服啊。”

她一屁股坐在路边的野草上，坐姿就像坐在榻榻米上。

“阿洪也坐坐吧，舒服着呢。”

阿缝婆婆说道，但是洪作却一个人往马车所停位置上方约半町左右距离的隧道那边去了。洪作他们不把隧道叫隧道，而叫“隧洞”。

天城岭的“隧洞”对于洪作他们来说有种说不出的魅力。从汤岛村到山岭差不多有两里路，但只要说是看“隧洞”，孩子们便会忘记路途的遥远，随时想去看看。洪作走到“隧洞”的入口，站在那里往里面窥视。“隧洞”里面既有石头铺的地方，也有裸露着地表的地方，大约三十米长的空间里，一直有水从顶上滴落。因此“隧洞”中地面潮湿，到处都是水洼。

位于洪作所站的入口相反侧的出口，从洪作的位置看呈半月形，在那半月形中镶嵌着一幅小小的异乡风景。以这山岭的“隧洞”为界，这头属于田方郡，那头属于贺茂郡。洪作看着被截取成半月状的贺茂郡风景，觉得和这边完全不同，看起来格外地令人感到生动和新鲜。

马车驶来，洪作再次坐了上去。当马车穿过阴冷的“隧洞”一步踏入贺茂郡时，洪作因为某种感动而心潮澎湃。他已经没想啥子了。他没空去想。现在马车仿佛也受到了某种感动而颤抖起来，它颤抖着行驶在异乡的风景中，行驶在南伊豆，行驶在天城山的对面。过了山岭，道路变成了下坡，深深的河谷不停地出现在马车的右下方，在沿着山麓蜿蜒的道路上，马儿迈着熟练的步伐前进，有的地方走得慢，有的地方跑得快。

马车驶入了一个小小的温泉村落，名叫汤野。洪作对汤野这个名字是熟悉的。因为这里是穿过天城岭来到山对面的第一个村子，村里大人的口中常常提到它。

“铁匠家的媳妇和车夫阿钟家的媳妇是从这个村子过来的。是吧？”

阿缝婆婆说道。

“反过来，阿辰家的小女儿嫁给了这里点心店的长子。去年生了双胞胎。”

赶车的大叔说道。

“生了双胞胎啊，哎呀呀。”

阿缝婆婆毫不掩饰地显出吃惊的样子。

汤野村比汤岛村的人家要少得多。因为这里人家少，洪作不由得感到一阵放松。路在汤野村附近变得平坦起来，可以看见沿河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小村落。阿缝婆婆对其中几个村子比较熟悉，就一一介绍给洪作。她介绍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内容，比如：这个村子里应该有户叫做什么的世家；这里以前有户叫做什么的富豪人家，但是听说现在已经败了；等等。洪作对这类话题实在提不起兴趣，便没有认真听，但阿缝婆婆哪管洪作，仍旧讲个不停。即使没人听，她也不打算住嘴，抱着这样的态度，阿缝婆婆自言自语般地继续说着。在洪作眼中，阿缝婆婆显得不太正常。这或许是因为阿缝婆婆快到自己的生身故乡而感怀过度，以至情绪激动吧。

南伊豆与汤岛所在的北伊豆相比风光要明媚得多。无论哪里的农家都栽着橘子树，稍稍开始泛黄的橘子硕果累累，几乎压弯了枝头。一般人家的前院都种着菊花，黄色的花儿沉沉欲坠，从石墙的垒石缝隙中露出脸来。每个村的孩子们似乎都比汤岛的孩子们更加心怀恶意，时不时地就有孩子们往马车扔石头。每次石头飞来，赶车大叔便停下马，朝着孩子们的方向抽响鞭子，怒吼道：

“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小鬼，回家告诉你们的妈，生点稍微靠谱的小孩。”

孩子们便一哄而散地逃走了。

马车到达下田这座位于半岛突出部的城市时，已是下午两点左右。这里比起三岛或沼津要小得多，但在洪作的眼中看来，已经算是一个足

够繁华的都市。家家户户的屋顶重重叠叠，道路两旁的店铺连绵不断。马车在这样的街道上行驶着。每条巷子的对面，都可以望见波涛汹涌的大海的一角。这海比以前洪作见过的所有的海都蓝。

阿缝婆婆让马车停在一家旧旅馆前，在那里下了车。以前曾外祖父还健在时，她曾来这家旅馆住过几次。旅馆主人已经去世了，换了儿子接班，所以没人认识阿缝婆婆。阿缝婆婆对此有点生气，说道：

“那主人死了这店也要完了。”

但洪作对这家旅馆却非常满意。坐在二楼铺着榻榻米的房间，可以饱览整片港湾，带着潮水气息的风儿也不间断地穿堂而过。他们吃了迟来的午饭。对于洪作来说，坐在能看到海的房间吃饭，和窝在汤岛那昏暗的土仓里吃饭的感受完全不同，实在令人觉得妙不可言。

吃过午饭，阿缝婆婆为了消解乘马车的疲劳开始午睡，阿洪由旅馆同岁的男孩带着，去海港看船。一眼看上去，旅馆家的男孩有几分纤弱，但是皮肤白皙，性情稳重。他说起话来言辞得体，清爽干脆得令人吃惊，一打听他在学校的成绩，说是第一名。洪作心想，无论做什么，自己大概没有一个方面比得上这个男孩吧。他无论聊什么，都有比洪作更准确的知识，说话方式也是那么有板有眼。

在洪作看来，下田这座城市是那么生气勃勃。如同大海的波涛不断翻滚晃动一般，这座城市也在摇晃。在沿海的路上可以看到：到处有拉货的车子在移动，一刻也不停息；年轻男女们把衣服收到及膝的位置，忙碌地东奔西跑。

洪作同旅馆家的男孩在各处游逛期间，不知何时已是黄昏，暮色将街道笼罩起来，只有海面尚存光明。

夜里，洪作和旅馆家的男孩一同坐在了楼下柜台^[4]的桌子前开始学习。因为旅馆家的男孩说要学习，洪作便采取了这种形式陪伴他。学习结束后，洪作回到二楼的榻榻米房间，请阿缝婆婆帮忙在她旁边并排地铺好了睡铺，然后便睡下了。他半夜醒了两次，每次醒来便从枕头上抬起脑袋，听着波涛涌来的声音。

第二天，洪作早早便被叫醒。洪作起来时，阿缝婆婆已经坐到了面朝大海的廊子上，一边拈着腌梅子吃，一边喝着茶。她的衣领上搭着白色的手帕，身体往前弯着，从洪作的眼中看来，阿缝婆婆的身影显得更加苍老了。吃过早饭，两人便立刻坐上了旅馆附近停车场的马车。马车穿过城里一排排的房子，不久便驶上了沿海的道路。

过了一小时左右，就到了据说是阿缝婆婆出生地的村子。那是一个环抱着小小峡湾的小渔村。

“婆婆，你在这儿出生的吗？”

洪作一下马车便问道。

“是啊，但是房子已经不存在了。”

阿缝婆婆说道。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我想想。”

阿缝婆婆稍微想了想，说道：

“我们找个地方给阿洪看看海港吧。”

“不去哪个熟人家吗？”

洪作又说。

“阿洪想去我就带你去，不想去我们就不去。”

阿缝婆婆说道。

“那还是不去了吧。”

洪作说。他隐约地感到阿缝婆婆已经不想去拜访什么熟人或亲戚家了。

“这里有亲戚吗？”

“是有，但是已经不是那代人了。”

接着，洪作便被阿缝婆婆领着横穿过村子，爬上了一座略高的小山——从那里可以俯瞰海面。村子里的人和阿缝婆婆擦肩而过，都无一例外地投来好奇的视线，但没有一个人和阿缝婆婆打招呼。从这点来看，阿缝婆婆在这里似乎已经没有正儿八经的熟人了。

“嘿哟，嘿哟。”

阿缝婆婆每走一步，嘴里都这样吆喝着。这里虽是座小山，却种着橘子树，在这段只需沿着缓缓的狭窄坡道向上爬五分钟左右的路程里，洪作陪着阿缝婆婆休息了好几次。

在山顶有间小小的神社。一踏进神社的地界，便可一眼俯瞰村里那小小的峡湾。

“好多船啊。”

洪作不经意间脱口说道。这小小的峡湾竟然被如此多的大小船只挤得满满当当。每条船上都装饰着旗和幡。洪作觉得眼前的景物如同梦中景象。虽然峡湾涌着浪，船只在摇动，但在洪作看来却是纹丝不动，仿佛在看一幅画。

“那是去远海打鱼的船。”

阿缝婆婆说，接着她又说道：

“多漂亮啊。”

说完她便依旧将视线落在漂满船只的峡湾上，仿佛除此之外便无事可做。每条船上都办着酒宴似的，顺风的时候，一众人等的歌声、笑声、叫喊声便响亮地传入耳朵；风向一变，又立刻变得悄无声息，什么也听不见了。

“婆婆的家在哪边？”

洪作问道。

“让傻媳妇失火给烧掉了。不过那房子即使还在，也在那森林背后，从这里看不到。”

“是栋大房子吗？”

“哪有啊。是栋很小很小的房子。房子背后有棵很大的米槠树，小家配大树，就是不般配，所以房子压不住那树，就先给整没了。”

阿缝婆婆说道。阿缝婆婆把在停车场旁店里买的橘子放在两人坐的位置的中间。虽然橘子还有很多青的部分，但剥皮后往嘴里一塞，却意外地甘甜。

“婆婆小的时候因为橘子吃得太多，全身都变黄过。”

阿缝婆婆一边剥橘子皮，一边这样说道。峡湾还是非常宁静。虽然不时有船上的喧嚣声传来，但即便如此，峡湾仍然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

“在这里这样待着就想睡一觉。”

阿缝婆婆仍然俯瞰着峡湾，一点没有厌倦的意思。对于洪作来说，这漂满玩具般船只的峡湾，也是一道怎么看也不会倦的风景。两人在那里就这样待了二十分钟左右，之后他们下了山，回到刚才下车的停车场。马车好像来往得非常频繁，两人没怎么等便坐上了去下田的车。

到了下田，在旅馆吃过午饭，他们坐上了回汤岛的马车。旅馆家的男孩把他们送到了停车场。对于洪作来说，这次下田之行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旅行。上次回丰桥的父母那里并没有旅行的感觉，但这次下田之行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真正的旅行。

洪作回到汤岛后，立刻给下田旅馆家的男孩写了信。虽然他几乎每个月都要为阿缝婆婆代笔一封信寄给丰桥的父母，但写给父母外的其他人还是第一次。

旅馆的男孩立刻就回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下田的海港，在空白处还用工整的字迹写着：自己有一天或许会来汤岛拜访，那时再麻烦你

云云。洪作把那张明信片给阿缝婆婆看，她看了后说道：

“阿洪的字要好看得多，他的没法比。”

但洪作还是和他在下田时感到的一样：包括写字在内，无论做什么，自己大概没有一个方面比得上这个男孩吧。

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早上，门野原石守家的次男唐平来到了土仓。洪作已经差不多两年没见到自己这位堂兄弟了。他们住的地方相距仅仅一里左右，但基本上没有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在同一所小学是最大的原因，但既然是亲戚关系，还是应当多些来往才是。然而，石守家虽是伯父家，但比起这种认识，洪作更强烈地感到那是脸色难看的校长家。只要对方没叫自己，自己绝不会主动上他家——虽然那里也是自己父亲的老家。

除了洪作对他家敬而远之，石守家全家也是出了名的不善交际。伯父校长因为无事不开金口而远近闻名，染着黑齿的伯母人虽不坏，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个讨厌应酬、我行我素的人物。父母如此，他们的小孩们也让洪作不由得感到有些难以亲近。他家的次男唐平和洪作同岁，因此洪作能够不断意识到唐平这个男孩的存在，却对他没有好感。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差不多三年前^[5]，洪作被伯父领着去石守家，本打算在那里住一晚，但不一会儿便逃了回来。其间在石守家见到唐平时，洪作对他的印象相当不好。当伯母要唐平陪洪作玩时，他明确地拒绝了，并且用怀疑人的眼光盯着自己，洪作至今仍忘不了唐平当时的那副脸色。唐平那时按伯母的吩咐不知从哪儿抱回来一个西瓜，他抱着和自己的脸差不多大的西瓜，比较似的看着洪作的脸和自己手中的西瓜，仿佛在说：你看我拿着好东西来了吧，但是没你的份。

打那以后，洪作再也没拜访过石守家。也许伯父伯母那边也觉得，请了这小孩来玩又给逃了回去实在麻烦，所以洪作也再没有从校长口中听到让他去玩并住一晚的话。

就在两边处于这种状态时，唐平突然一个人来到土仓拜访洪作。

“阿洪，门野原的阿唐来啦。”

当阿缝婆婆在楼下叫洪作时，洪作感到仿佛有个不可思议的东西闯了进来。真不知是什么风把这个心怀恶意的男孩吹来拜访自己了，带着这样的好奇，洪作跑下了楼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男孩身着棒状条纹的衣服，正站在土仓门口，脸对着一旁。

“阿唐。”

洪作礼仪性地先打了招呼。唐平这才把脸转向洪作，非常腼腆地嘴里嘟哝着什么。洪作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靠近他说道：

“不进来吗？阿唐。”

于是唐平说道：

“接下来我要去棚场的爷爷那儿。我爸让我和你一起去。”

说完他又把脸转向一边。他那旁若无人地把脸转向一边的样子和他父亲石守森之进一模一样。

刚才唐平说的棚场的爷爷，就是森之进和洪作他爸的父亲，也就是洪作和唐平的祖父。他名叫石守林太郎。洪作虽然记得自己曾在哪里见过一两次祖父，但从未和他说过话，也从没产生过他就是自己祖父的意识。这位祖父年轻时就开始从事香菇栽培的研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开了个类似私塾的玩意儿，取名香菇传习所，教给周边的年轻人香菇的栽培方法；写了一本名为《香菇栽培》的书，然后将其分发。周边的人们都把他叫做“香菇大爷”，一半把他当作怪人看待，一半把他作为与自己这些人有着不同思想的人来尊敬。

石守林太郎的大名好像在九州各地和伊势地区比在伊豆地区更为知名，那里自古便因出产香菇而闻名。据说因为这个原因，来他以前开在天城山山坳里的那间香菇传习所里学习的，不光有伊豆的青年，还有以九州为首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洪作以前曾在学校听负责他们班级的老师说：林太郎改良了香菇段木^[6]的排列方法，除此之外还改良了香菇的干燥法和储存法，在洪作诞生八年前的明治三十二年^[7]，他被农商

务大臣[8]授予功劳奖。

洪作虽然从教师口中了解到了自己祖父的事迹，但却从没产生这个人物就是自己祖父的意识。林太郎在天城山山中一处叫做棚场的地方建了栋小屋居住，那里距汤岛约两里路。现在香菇传习所已经关掉了，他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只留了一个村里的年轻人帮忙。当然，祖父现在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

这次好像是唐平奉他父亲之命，前往天城山中的祖父那里联络什么事情，他父亲让他不要一个人去，叫上洪作一起。对方突然提出这个要求让洪作感到非常为难，一来和关系不太好的唐平一起到那深山里去没什么意思，二来拜访对象林太郎虽是自己的祖父，但洪作对他并没有什么亲近感。

“我不想去。”

洪作说道。

“我爸说让你去。”

唐平说道。

“但是我不想去啊。”

洪作又说道。

“我爸说让你去。”

唐平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话，仿佛那是至高无上的命令。

“伯父真这么说的吗？”

“就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作文课上你要写棚场见爷爷的事，然后交上去。”

“我要写这个作文交上去吗？”

“嗯。”

这样的话，就不是伯父的命令，而是学校校长的命令了，只能接受别无他法。

“那我去吧。”

洪作说道。虽然他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那是校长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洪作告诉了阿缝婆婆要去棚场的事，让她帮忙做了饭团。阿缝婆婆流露出带着指责的口吻，抱怨了很多，说她搞不懂森之进的想法，竟让这两个孩子孤零零地去棚场这种地方跑腿。但是阿缝婆婆的想法好像还是和洪作一样：只要是森之进的命令，除了服从别无他法。

洪作和唐平一起沿着狩野川支流猫越川沿河的道路，不停往上游溯流而行。猫越川是从猫越岭方向流过来的河流，在其上游有个叫做持越的村落。持越是上狩野村里最靠近深山的村落，那里有一所小学的分校。因此，持越虽也同属于上狩野村，但洪作他们却总觉得这里已经是其他村了。持越的孩子们在读寻常科^[9]时上这所分校，升入高等科后才第一次进入汤岛的小学。

祖父林太郎所住的棚场还在更深的山里，距离持越约半里。棚场与其说是一个村落的名字，不如说是一处山中的地名更为妥当。那里有一两栋在山里干活的人住的小屋，林太郎住的小房子也建在那里。好像那一带最适合栽培香菇，所以林太郎才住在了那儿，传习所原先也开在了那里。洪作曾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远足时去过一两次持越。离开汤岛的宿村后过了三四十分钟，唐平说道：

“好远啊。没想到这么远。”

之后他又重复了几次同样的话语。洪作发现唐平十分不耐走，稍走一会儿他便要休息。看到唐平这样，洪作心里暗暗瞧不起他，觉得自己要厉害得多。

在从汤岛到持越差不多算是走了一半的地方，两人吃了便当。虽然离吃便当的时间还有些早，但唐平已经打开了便当包裹，洪作便也取出

了阿缝婆婆给做的饭团。吃过便当，唐平又来了精神，健步如飞，而洪作也许是因为从家里出发时才第一次穿的新稻草鞋不合脚，脚心疼得走不了路。洪作时不时地让唐平休息下，但他根本不听，自顾自地快步向前。

洪作和唐平之间已经拉开了相当的距离，洪作只能自己在后面走着。洪作一边一瘸一拐地走着，一边后悔自己刚才因同情唐平而不时陪他休息。他想，要是自己不陪他休息，自顾自地冲在前面就好了。洪作一个人走了一会来到了杉树林的入口处，看到唐平正坐路边的木材上休息。唐平一见洪作，便告诉他：

“我肚子旁边疼。”

洪作没有同情他，默默地从他面前走过。

“阿洪！”

身后传来了唐平的声音，但是洪作并没有回头。洪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竟然加快了步伐。脚心还是疼得厉害，但洪作还是忍住继续前进。过了一会儿，洪作觉得自己侧腹部也开始痛起来了，他蹲在了路边。不久唐平便又走到了洪作的前面。洪作没有搭话，唐平也完全无视自己。混蛋！洪作心里骂着，狠狠地瞪着超过了自己的唐平。

两人各自分别走到了持越村。在名副其实的山坳里，分布着二十户左右的农家。洪作父亲和唐平父亲的亲姐姐嫁到这里的一户人家，这位相当于洪作和唐平伯母的亲戚就住在这个地处深山的小村子里。据说那是村子里最有历史的一户农家。洪作虽然知道这个事情，但始终不知道那户人家在哪里，并且也不记得见过这位伯母没有。洪作进入持越村后，心想得找个人问问去棚场的路。

洪作经过村子中央防火用的瞭望塔旁时，听到后面传来了叫自己的声音：

“阿洪，阿洪。”

回头一看，发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从后面小跑着追了过来。洪

作一见她便反应过来那是伯母。石守家一门的长相特征在这个女人身上是如此明显：瘦高的体格，冷冰冰的说话方式，但一双眼眸却让人不禁感到和善。

“刚才唐平来我家里了。阿洪你也歇歇脚再去吧。”

伯母这般说道。洪作便跟着伯母，沿着田里缓缓的坡道往上走，到了她家。那是一户有着宽阔的前院的农家，院子周围树篱环绕。

唐平正坐在廊子上吃柿子。洪作也在这初次到访的亲戚家中，吃了伯母招待的柿子。唐平吃了七个，洪作吃了四个。

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洪作和唐平辞别伯母家，往棚场去了。途中伯母送了他们一段路。出了持越村，道路便深入山里，那是一条山白竹覆盖的小道。洪作和唐平虽然没有说话，但是这次他们没有分开，而是步调一致地一起前进。因为两人都觉得这山间小路一个人走着不太放心。一会儿洪作走在前面，一会儿唐平走在前面。

这位祖父离开门野原的家人，独自生活在这样的深山里，洪作开始隐约感到他并非常人。虽然洪作此前从未想过任何关于祖父林太郎的事情，但现在自己正走在这长满山白竹的山道上要去拜访他，于是洪作想着祖父林太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唐平停下脚步，洪作也停下脚步。反过来洪作停下脚步，唐平也停下脚步。当他们不知第几次在沿着缓缓的坡道行走途中停下来稍事休息时，听到从周围的杂木林里传来了砍树的回声。

“那是爷爷砍树的声音。”

唐平说道。

“真的？”

“不是爷爷的话，就是爷爷身边那个叫久米的人在砍树。”

唐平说道。

“你来过这儿？”

洪作问道。

“来过，之前是翻过吉奈那边的山过来的。”

唐平说着又迈步向前。当祖父林太郎居住的房子映入眼帘时，洪作心想，他居然一个人住在这么荒凉的地方。房子周围完全被杂木林所覆盖，一停下脚步，就听见小河从附近某处流过的声音，除此之外什么也听不见了。洪作感到山间的冷气在周围升腾起来。他们站在房子跟前，唐平叫道：

“爷爷。”

但里面没有任何回答。两人围着房子绕了一圈。这间房子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个类似窝棚的小屋更为合适。不过即便如此，当两人绕到旁边时，发现这房子还是有个小小的廊子。从廊子往里面看去，可以看到里边有两间约莫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在靠里面的房间里造有地炉^[10]，餐具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在靠近洪作他们的房间里摆着一张书桌，墙上也整齐地挂着几件干活时穿的衣服。洪作从未见过收拾得如此简单而整洁的房子。

洪作和唐平坐在这小小的廊子上等祖父林太郎回来。在廊子前巴掌大的院子里，开着黄色的菊花。

洪作坐在那里，心情不可思议地沉静下来。覆盖着房前的杂木林已经完全染成了红色，树叶开始掉落，枝头已经半隐半现。应该不用等太久，就能从这里看见一片没有一片叶子的光秃树林。

洪作忘记了身边的唐平，一个人沉浸在自己那不可思议的孤单心境中。不久树叶将会一片片地掉落吧。当树叶完全掉光时，冬天也就到了吧。冬天到了，那这些掉光了叶子的树就会紧挺着身子忍受严寒吧。自己的祖父在这里过着和这些树一样的生活。这世上有着自己这些人所不知晓的孤独生活。自己的祖父一直让自己过着这样的孤独生活。

“我去找找爷爷。”

唐平从廊子上站起身来便往别处去了，洪作还是坐在廊子上不动。他不想动。过了十五分钟左右，唐平和祖父林太郎一起回来了。

一见祖父的脸，洪作心想，这就是自己的爷爷啊。虽然忘了是什么时候，总之是以前见过的人物。这位清瘦的老人走了过来，他穿着粗糙的干活的衣服，腰稍稍有点弯。

“阿洪，你来啦。”

两眼微眯、表情和善的祖父用沉静声音说道。洪作默默地鞠躬行礼。祖父又从头到脚地把洪作打量了一番，说道：

“真是长大了。你和阿唐谁大？”

“差不多大。”

洪作有些紧张地回答，但祖父的思绪好像已经不在这件事情了。

“那这样，我请你们吃个香菇饭吧。——嘿哟。”

说着，他便绕到厨房去了。就像唐平在过来途中说的，有位叫久米的青年和祖父林太郎同住。久米一过来，便带洪作和唐平到摆放香菇段木的地方去了。

“这种摆放段木的方式叫做合掌式。是你们爷爷发明的摆法。”

久米解说道。

“为什么要这么摆？”

洪作问道。

“老的摆法通风不好，香菇长不好。你们爷爷教给了大家新的摆法，据说连九州现在都是用的合掌式。”

接下来久米又说：

“有种方法叫干木法。这种让香菇留在段木上直接干燥的方法也是你

们爷爷发明的。第一个把香菇出口到外国去的也是你们爷爷。出口也是因为发明了干木法才实现的。”

洪作虽然曾从学校老师口中听到过这些，但由久米口中讲出时，竟听起来完全不同。洪作不知疲倦地望着整个摆满段木的场地。虽然洪作之前并不觉得段木之类的有那么好看，但当秋日柔弱的阳光穿过树的间隙落在段木上时，他还是感到了一种难言的美。

回到家，林太郎坐在地炉旁等着大家回来。锅中煮着香菇饭，祖父直接把饭从锅里盛到了四个碗里。林太郎一边吃饭，一边给他们讲香菇的历史，比如：香菇日本自古就有，九州有个地方叫香椎，表示那里曾是香菇的产地^[11]；那时香菇只是一部分上流阶级的食物，但从元禄^[12]年间开始普通百姓也开始食用；等等。

“我们家据说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种香菇了。因为身上流着种香菇的血脉，所以我也种起了香菇。阿唐，阿洪，你们身体里也流着种香菇的血脉。”

洪作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自己身上也流着这样的血脉吗？他心想。

“那伯父为什么不种香菇？”

洪作问起了校长石守森之进。他搞不明白，既然生在这流着种香菇的血脉的家里，作为长子的森之进为何不接祖父林太郎的班而要从教。于是，祖父说道：

“工作还是做自己最喜欢的好。你那伯父认为教育是最了不起的工作，所以才当了老师。阿唐如果觉得种香菇是最了不起的工作，那就去种香菇；如果觉得在公所当差是最了不起的，那就去公所当差。阿洪也是一样。阿洪你还要升学，还要读大学吧。你将来做什么呢？医生吗？”

洪作一边听他说，一边感到在众亲戚当中自己最喜欢这位祖父，也最尊重这位祖父。他第一次遇见有人能用如此沉静的语调，聊关于自己未来的话题。洪作虽然觉得香菇饭很好吃，但吃不下太多。因为他先前吃了饭团，还吃了柿子，肚子已经完全饱了。但是，考虑到饭是祖父好

不容易为自己和唐平做的，他还是添了第二碗吃。

吃完，洪作和唐平便立刻踏上归途。这是因为林太郎考虑到秋日里天黑得快，天黑前回不了汤岛就不好了，便像把他们赶走般让两人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洪作和唐平愉快地一起走着。洪作想到唐平身上也流着同样的种香菇的家族血脉，对他也产生了亲近的感觉。

傍晚时分他们回到了汤岛，当晚唐平住在了土仓里。洪作非常高兴，这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次有亲戚来土仓过夜。当晚，洪作也改变了原先对唐平的印象，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带着恶意的讨厌男孩。他虽是一个怕生且嘴笨的男孩，但好好和他聊一聊，发现他还是有和自己兴趣相投的地方。

“我还没想好是像爷爷那样种香菇还是像爸爸那样当老师，只是定了就做这两件事里的某一件。”

唐平说道。在他说话时，黑暗中阿缝婆婆鼾声阵响。洪作听到这番话，开始为自己还没定下将来做什么而莫名感到心神不宁。他觉得自己再不决定就晚了。

当唐平熟睡的呼吸声传来时，洪作仍然醒着。他心里在想，祖父林太郎现在也睡着了吧。洪作觉得自己的五体仿佛都清楚地感受到了深夜里棚场那死一般的寂静。一位值得自己真心尊敬的人竟然就在自己身边——因为这个发现，洪作那一晚到底还是感到兴奋异常。

第三章

棚场之行过了四五天，洪作在学校被负责他们班的老师叫了出去。老师告诉他，田方郡让郡内各校选出一篇优秀作文送到郡里去。他让洪作自由选个题目，写篇文章交上来。

“女生那边由六年级的晶子来写。题材写重了可不行，所以你们两个先商量下再写。写好了后，我们选好的那篇交上去。”

年轻教师说道。虽然被老师选中也很令人高兴，但光是和所长家的晶子一起写作文这件事，就足以让洪作产生怦然心动的喜悦。那一天，洪作在学校里待得心神不宁。虽然按老师的命令，自己必须找晶子商量这个事情，但是如果在学校和晶子说话，无疑会成为一众学生的起哄对象。

所以，还得等放学后的机会。在学校时，洪作就利用休息时间远远地注视着晶子。晶子应该也从老师口中得知了同样的消息。她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洪作和晶子的视线交会过一两次，但她并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表情。

放学后，洪作把教科书往土仓一扔，便往御料局所长家去了。他在所长家门前碰见了正在拍洋画的公一。公一说：

“姐姐打扫神社去了。”

洪作本想带着公一去神社，但公一说在等小伙伴，不想去神社，洪作便独自前往村里唯一的那间小小的神社去了。有十个左右的女学生分散在神社地界里面做事。村子里的女学生每周都要分工打扫一次神社的地界，今天轮到晶子她们了。

若是平常，洪作不喜欢去尽是女生的地方，但今天有老师之命在身，也不觉得有什么胆怯，他穿过鸟居^[13]继续往里走去。六年级的晶子站在社殿^[14]旁边，好像在监督低年级学生打扫。洪作觉得晶子应该发现了自己，但是她还是一副完全没看见的样子继续和其他女生说着

话，这让洪作有些不满。洪作走到晶子身边，说道：

“老师给你说了吗？”

“说什么？”

这时晶子才转过脸来向洪作说道。

“作文的事情。”

洪作说。

“啊啊，那件事啊。听说了。——写什么都未为不可吧。”^[15]

她说。晶子口中说出的言辞与村里人说的完全不同，洪作听后不禁感到那是多么地令人艳羡倾倒。

“你写什么？”

洪作又问道。

“这是秘密。阿洪你好狡猾。——我写好之前是不会说的。”

晶子这样说道。

“老师说让我们商量。”

“你骗人！”

“我骗你做什么？老师真这么说的。”

“老师不可能这么说。阿洪你真讨厌，狡猾狡猾的。”

在洪作看来，这不得不说是一次令人意外的挑衅。

“老师真的是这么给我说的。”

洪作瞪着对方说道。于是，晶子也一瞬间脸色大变。洪作从未见过晶子现在这般充满敌意、神情激动的脸。

“那这样吧，阿洪你把你要写的东西自己找老师说去，我也自己去找老师说去。”

接着，晶子用她那亮闪闪的眼睛注视着洪作，说道：

“行了吧。这样总行了吧。”

洪作在晶子身上，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误解的感觉。自己怎么也不能获得对方的理解，不仅如此，甚至还让对方觉得自己对其抱有恶意——洪作体会到了这种难言的悲哀。

第二天一到学校，洪作便把自己想写的作文题目报告给了负责的老师。

“我和晶子两个人决定各自给老师报题目，‘爷爷和香菇’——我准备写这个。”

“这样啊，也行。有什么好互相隐瞒的，真傻。”

老师说道。洪作感到这时老师也对他产生了些误解。

洪作花了两晚上来写作文。他把之前和唐平两人去棚场拜访祖父时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他用了差不多十张作文纸，写下了自己如何如何被祖父所大大地感动，自己是如何如何对在孤独生活中醉心于香菇研究的祖父产生了巨大共鸣云云。在把作文交去学校的那天早上，阿缝婆婆说：

“拿来，我看看。”

她在窗边读完，说道：

“石守老爷子被洪作写得这么好，死也值了。老爷子真幸福啊。”

作文交到老师手上过了三四天，洪作被校长石守森之进叫进了办公室了。一进校长室，伯父校长便说：

“这里写错了，改一下。”

他说的是写久米给洪作和唐平解说香菇种植的那段文字。在文字框外用铅笔订正了两三个词。

“去趟棚场有收获吧？”

伯父还是和往常一样，用生气似的表情和语调说道。洪作心想，伯父校长到底还是为自己去棚场拜访了祖父并写下这篇作文而感到高兴吧。虽然无法从他那总是见不着笑容、冷冰冰的脸上窥见他内心的想法，但洪作却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他还想到，伯父之所以让自己去棚场，或许也有让他写这篇作文交到郡里的意思。

洪作完全不知道晶子写的什么，什么时候交给老师的。洪作即使在路上遇到晶子，或在运动场上撞见晶子，他也一言不发。他心想，我才不想理你。晶子那边也不示弱，好像也对洪作抱着同样的敌意，绝不把视线移到洪作脸上，装出一副完全没有注意到洪作存在的样子。

进入十二月后，洪作被老师叫了出去，来到了教员室。老师说道：

“你的作文交上去了，但一来就落选了，和城里学校的学生们比起来完全是天上地下。当初交晶子那篇可能还差点。”

洪作不知道老师是在骂他还是挖苦他，感到非常不愉快。洪作这时才知道学校在比较了晶子和自己的作文后，选了自己的提交给郡里，但自己的作文一来便在郡里落选了。

洪作那天放了学，把教科书往土仓的入口一扔，便立刻孤身一人从青年会馆^[16]（青年值班所）旁边往墓地所在的熊野山爬去。在此之前洪作从未一个人爬过熊野山，这次他非常想独自到一处没人的地方去。这次作文的事情从一开始便让人感到一切事情都事与愿违：不光被晶子——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对她最有好感——莫名其妙地误解，还在郡里的比赛中落选，还遭到老师的挖苦，实在是狼狈不堪。

熊野山上的道路十分荒凉。八月盂兰盆节后，便没人来打扫了，所以落叶完全铺满了道路，并开始腐败。洪作踏着潮湿的落叶，攀登着很陡的坡道。一走到山腰，洪作便一眼饱览了汤岛村的风景。无论是小学、公所、洪作的家、御料局，全都能尽收眼底。所有东西都像小玩具

似的挤在小小的盆地中间。洪作心想，在那里既有阿缝婆婆，也有晶子。咲子也曾在那里住过。时不时孩子们的叫喊声从学校背面乘着风儿传入耳中，想来应是宿村那群孩子在吵闹着什么。

当洪作将目光移向右手边，遥远的天城山便映入眼帘。他的身上已经完全地感受到了冬日山间的寒冷。那悬浮在天城山的棱线上的白云，仿佛一片片撕碎的棉花，也给人冬日间白云的感觉，一动不动。洪作想起了咲子。无论怎么想，这位年轻的姨妈已经英年早逝，再也见不着，也和她说不了话，但他还是频繁地想起咲子。他想，像现在这种心情低落的时候，如果咲子还在，只要自己能待在她身边，自己的心灵无疑就能得到安慰。在老师挖苦他的话中，最伤洪作心的要算那句“和城里学校的学生们比起来完全是天上地下”。洪作对老师那充满轻蔑的言辞感到憎恶，但话说回来，洪作本人也承认自己和城里的学生相比，无疑的确是天上地下。

洪作想起了下田的旅馆里那个同年的男孩，想起了沼津神木家那两个女孩，他们身上不是都有着自己所不具备的特质吗？他们无论对什么事情都能冷静而利索地做出反应，速度之快是自己这些孩子完全没法比的；他们也会使用精巧的表达方式来陈述自己的意见，而这些表达方式是自己这些孩子完全想不到的。确实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洪作想找个地方坐下，但是到处都是湿的，没法落座。

洪作望厌了汤岛村，便往墓地方向走去。墓地在山顶一处平坦的地方。村里有谁去世，都葬在这里。要火葬的话得去三岛，所以一般情况都是土葬。上家的曾外祖母就长眠在这里。

洪作进入了墓地。虽然自己从没一个人来过这种地方，但是来了之后，他发现这里并不是那么恐怖，也不是那么阴森。上家的墓园就在墓地的入口附近，刻着曾外祖父——阿缝婆婆为他牺牲了一生——名字的墓碑也在那里。墓地静悄悄的，只有数百个墓碑沐浴着初冬的阳光，成列地耸立在相当宽阔的一块地方。

洪作走进上家的墓园，在几块墓碑前鞠躬行礼后便立刻离开了那里。这里虽然并不阴森恐怖，但到底不是值得久待的地方。经过刚才俯瞰汤岛村的地方再往下走一小会儿，便有一条细细的岔路通往开着温泉

旅馆的西平村。勉强够一人通行的小路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下延伸。洪作曾沿着这条小路下去过两三次。洪作心想，反正都是下山，换条和来时不同的路往西平方向下去吧。

洪作开始沿着两侧长满杂草和山白竹的小路下山，但没走多久便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看到了一对从山下爬上来的男女。

对方好像没有看到洪作，一边高声说着什么，一边沿着“之”字形弯曲的小路爬了上来。洪作距离从下面爬上来的那对男女并没有那么远，他们之所以没发现洪作，是因为两人都盯着自己的脚下，正专心致志地一步一步抬腿往高处爬。

洪作就这么继续下山也未尝不可，但他却不由得感到犹豫，年轻男女两人单独结伴而行——这种情景在这个村里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人那样做，马上就会招来别人的嘲笑，甚至被孩子们起哄，这是免不了的。年轻男女就是不能两人一起走路，两人一起站着说话——这里的大人和小孩都这么认为。

洪作呆呆地站在那儿。从下面爬上来的两人先是消失在杂木丛背后不见了踪影，不久又出现了。站在洪作的位置，可以从斜上方俯瞰两人的身影。男女互相把一只手交给对方，就那么互相握着手，贴着身子爬着这本就难爬的陡峭坡道。这对男女都不是村里人，他们无疑是温泉旅馆的客人。两人身上都穿着有都市气息的衣服。

洪作钻进了紧靠右手边的一片杂木丛中。虽然洪作完全没有藏起来的道理，但瞬息的判断使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他想让过他们之后再沿路下山。但马上洪作便不得不承认自己判断失误。那对年轻男女在中途停了下来，没继续往上爬。

洪作从杂木丛的缝隙中看到那对年轻男女站立着互相抱住对方。男的长得很高，在洪作看来，女的仿佛是被吊在半空。洪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讶。他心想那女的该不会被杀掉吧。女人仰着头，男人的脸落在了女人脸上。洪作不知道男女间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他既不知道有接吻这类行为的存在，也从没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突然间，洪作内心感到了一阵恐惧。马上就要杀人了——恐惧从这个念头中油然而生。

洪作如同从树丛中受惊腾起的鸟儿一般，沙沙地从杂木丛里窜到了旁边的路上。洪作放弃了从这里下到西平，他一口气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跑了起来，到了山脊那里之后，就这么一直往下跑到了青年会馆所在的地方。

洪作回到家中后也不能回复平静。他心想，刚才在熊野山的山腰可能发生了犯罪案件。如果真发生了案件，那知道这事的目前就只有自己一个。洪作无法判断自己是该把目击的事情告诉谁，还是该保持沉默。

第二天，在去上学途中，洪作对幸夫说了这件事。最后他说：

“可能那女的已经被杀死在熊野山上了。”

“这样啊。”

幸夫脸上呈现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他稍稍想了一会，用一种听起来老练的语调说道：

“这事别给别人说。说了惹麻烦。”

然后，他提议趁学校吃午饭休息的时候，两人去案发现场看一看。洪作不打算一个人爬熊野山，但他想，若是和幸夫一起去也行。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洪作和幸夫两人溜出了学校。因为中午休息时间有一个小时，所以动作稍微麻利点的话，去趟熊野山的山腰再回学校并非难事。从学校出来时，幸夫把三年级学生春太——木屐店家的小孩——一起带了去，似乎打算在真有案件发生的情况下，让春太担任联络员。春太很擅长奔跑，在四年级以下的学生中，他的长跑也是最快的。虽然春太在学校的成绩不太好，但只要他跑起来——也只有这个时候——便像变了个人似的，看起来伶俐聪明。

“我不想去。”

春太在校门口打起了退堂鼓，似乎他对为什么自己得和两个高年级学生一起去爬熊野山感到了不安。

“让你跟着去你就跟着去。”

幸夫瞪着春太说道。被幸夫一瞪，春太也豁出去了，便跟在了两人后面。三人出了校门，立刻沿着道路跑了起来。三人跑到青年会馆，在那里稍事休息后接着又跑。从青年会馆那儿起，路的坡度变得陡峭起来，三人一边休息一边往上爬。三人都剧烈地喘着气。

好不容易到了从山上下到西平村的那个路口，幸夫向洪作问道：

“在哪儿？”

洪作回答：

“从这儿下去，快到了。”

于是幸夫命令春太道：

“春太，你先去看看。”

春太不知是什么情况，又打起了退堂鼓。

“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只是让你从这儿下去，中途再回来就行。你快去。”

“不去。”

这次春太也犟了起来，他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此行甚至有生命危险，拼了命地拒绝。

“没办法。我们一起去吧。”

幸夫对洪作说道，接着他又命令春太：

“跟着来。”

他们按照幸夫、洪作、春太的顺序沿着坡道下去。当来到昨天自己藏身的杂木丛时，洪作说道：

“就这前面了。再转个角就到了。我当时就是从这里看到的。”

“好。”

幸夫心意已决，迈着紧张的步伐走了下去。洪作和春太没有跟在他后面，而是站在原地。

“阿洪，这儿什么都没有，你们下来看看。”

不一会儿，传来了幸夫的声音。洪作和春太连忙下去一看，那里确实什么都没发生。

“真是这儿吗？”

“是的。”

“那奇了怪了。”

幸夫钻进了旁边的竹丛，洪作和春太也跟在后面。这处竹丛很浅，一下子便钻到了旁边——一处不显眼的向阳地，只有这块地生长着山里的矮草。

“这是啥啊？”

幸夫把视线投向向阳地的一角。在那里展开着报纸，上面放着橘子皮的残骸。

“有人在这里吃了橘子啊。”

幸夫有些吃惊地说道。

“吃了八个。”

春太算了下橘子皮说道。话音刚落，他便又说道：

“哎呀，还有个没吃的。”

说着，春太果然从那里拾起了一个还没剥皮的完整橘子，他便立刻把它剥了。洪作心想，在这里吃橘子的肯定是昨天自己看见的那对男女。

“给我半个。”

幸夫从春太手里抢走了半个橘子，又把它分成两部分，往洪作这边递了过来。回程时，三人跑着下了山。虽然这趟除了一个橘子外一无所获，但幸夫和春太都没有抱怨。有一个橘子在那里等着他们——这理由似乎依稀说服了他俩。

过了十二月中旬，从寒假将至的时节开始，跑步的热情便在学校的学生中高涨起来。在那之前，跑步对于学生们来说，一直都是只在运动会时才会进行的活动。但是自打田方都发布消息——来年春天将由田方都各小学分别派出几名选手，举办跑步大赛——之后，在教师和学生间，都兴起了一股跑步热潮。

洪作总体说来并不擅长跑步，但在女孩子那边，晶子已经开始让村里低年级的女生们进行跑步练习了，受此刺激，洪作也和五、六年级的学生商量好，定下每天在上学前进行三十分钟左右的练习。孩子们几乎每早都聚集在停车场。打夏天过完时起，孩子们上学的集合地变成了停车场，所以大家都极其自然地选中了那里进行练习。早上的集合地点已经变动过好几次，包括幸夫家门前、御料局门前、田地的一角等，但夏天过完后，集合地又转移到了停车场，这是因为那时停车场来了新马，大家连续去看了几日。

孩子们把各自装着教科书和便当等物品的布包袱放在了停车场旁的木材上，之后便轻装上阵，按身高顺序排好队，并不需要谁发令，当领头的人跑出去后，大家就跟着跑了起来。在到达长野村前是沿着街道跑，往回跑时则每天的路不尽相同，比如：有时跑田间小路；有时侵入其他孩子群的领地，然后从神社那边绕回来。一般都是由跑得最快、能跑在队伍前头的人确定路线。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间速度有差异，并且几乎每天早上都有几个掉队者，所以队伍总是会拉得很长。大家三两成群、零零散散地跑着。

洪作虽然不擅长跑步，但还是每天早上参加训练。有时洪作会碰见一群跑步的女生，女生因为跑的路线和男生不一样，所以有时碰得见，有时完全遇不着。

洪作几乎每天早上都期待遇见晶子那群学生。作文事件之后，他就没和晶子说过话了，但他被晶子吸引的感觉并没有因此衰减。洪作在学校只要听到任何关于晶子的传言，便会觉得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跟听到前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带着莫名忧伤的紧张。当男孩和女孩的跑步队伍擦肩跑过时，洪作只在其中寻找晶子的身影。晶子有时在，有时不在。洪作认为，晶子跑步时的身影最为美丽。她白皙的脸颊泛着红霞，呼吸急促，带着不屑于瞧男生一眼的表情，穿着草鞋踏着地面大步地跑着，看起来英姿飒爽。

一天早上，在通往长野村的街道上，洪作他们那队男孩和晶子那队女孩在桥边遇见了。当时晶子一边跑着，一边突然举起右手往洪作的方向挥了挥，让人不禁感到眼前这个女孩和之前那个在神社里用愤怒的目光责难洪作，充满恶意的女孩完全不是一个人。

这事情过去了两三天，洪作他们又和一群女生擦肩而过。这次是在通往神社的田间小路上。洪作看到晶子打头从对面跑了过来。当各有数名成员的两群人正在逐渐缩短相互之间的距离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跑在最前面的晶子看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脚，身子往前倒去。她口中发出尖利的叫声。洪作看见她从腰以下完全陷进了地里。一瞬间，洪作立刻反应过来：晶子掉进了陷阱。

晶子想从陷阱里爬起来，周围的女孩们伸手去帮她。这时，从差不多半町开外的田地里一下子冒出了十几个光头，洪作听到他们发出了哇的欢呼声。原来是宿村的那群孩子。洪作看到晶子衣服下面的部分被稀泥给弄脏了。洪作靠近那陷阱，晶子正抽抽搭搭地哭得厉害。那是一个精心挖好的大陷阱，里面填满了和得软软的泥土。

洪作看到晶子的草鞋掉了，脚和衣服的下摆被泥土弄脏，就和插秧时的女人一般，实在是惨不忍睹。宿村那群孩子的欢呼声和笑声还在继续。并且还听见里面夹杂着嘲弄晶子的声音：晶子的晶是精神病的精，晶子的晶是——

洪作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愤怒。无疑连他自己掉进陷阱也不会如此愤

怒。洪作缓缓地走向宿村的孩子们。

“谁挖的陷阱？”

看到洪作气势汹汹，来者不善，几个孩子一下子逃开了。小小的光头沿着田间小路四散逃跑。

“谁挖的？是谁挖的？”

洪作站在剩下的孩子面前，瞪着他们。这时，一位仗着自己力气大的同班同学仓石纹太不知从哪里缓缓地走了过来，站在洪作面前。洪作一声不吭地瞪着对方，心想，来了个讨厌的家伙。

“我挖的，不行吗？”

纹太说道。

“什么啊？晶子掉进陷阱里，你替她发什么火？怪得很。”

接着纹太又学着大人们说了些粗鄙的话。洪作突然向纹太扑了上去。虽然他力气到底敌不过纹太，但还是压抑不住这种冲动。

洪作虽然扭住胳膊把纹太压在了地面，但他感到自己随时会被对方掀翻过来压在身下。纹太胸有成竹地躺在狭窄的小路上，一副厚脸皮的态度，任由洪作摆布。

不一会儿，纹太说道：

“好了，换我教训你了。”

说完，他大喝一声，全力推开洪作直挺挺地站了起来，接着马上打了洪作两三个耳光，接着又突然离开洪作身边，追着把晶子围在中间正要离开的那群女孩去了。

洪作看见纹太闯进女孩子们中间，站在晶子面前，说着些惹人生气的话。晶子惊叫起来。纹太想去撩晶子衣服的下摆。

洪作拼命地扑了过去，推开纹太。纹太猛扑过来，这次是真正的攻

击。洪作立刻被纹太按倒在地，他随手抓起一块石头拼命地往对方脸上砸去。纹太惨叫着站了起来。洪作无法控制自己，他手握石头猛地扑向对方。洪作看见纹太的额头上流出了鲜血，这使得洪作更加兴奋。

洪作握着石头追赶纹太。纹太或许是被发了疯的洪作吓破了胆，他沿着田间小路逃窜。洪作一追上纹太，立刻抄起石头就打。

纹太拼命地跑，洪作拼命地追。洪作没法控制自己像疯子一样不停地攻击纹太。不久，洪作追赶着纹太来到了神社前面，这时他才察觉到自己被穿着干活衣服的村民从后面死死抱住。

“傻瓜！”

那男的说道。他夺过洪作手里的石头，再一次怒吼道：

“你这个傻瓜！”

“你是不是疯了？”

洪作对此默不作声。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此之前自己做了什么。他认为自己是被一个极其狂暴的魔物附了体，狂暴得连自己也理解不了。

他看见从田地的对面跑来了三个人。洪作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肯定搞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动静。

洪作和纹太打架并用石头砸伤对方额头的事，对于平时风平浪静的村子来说，也算一个大事件。纹太的父亲是开榻榻米店的，四五年前从其他地方来到村里，不知什么时候便住下了。纹太跟着父亲两人过活，没有母亲。从纹太父子最早出现在汤岛时起，便没看见过他母亲的身影，听说在纹太小的时候她便去世了。

当洪作回到土仓时，他的身心都因为打伤了纹太而仍旧亢奋不已，阿缝婆婆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有一个目击了洪作和纹太打斗的孩子早早地便把这事报告给了阿缝婆婆。

阿缝婆婆站在土仓前。这时她刚出土仓，正准备赶往打架事件的现

场。阿缝婆婆一见着洪作，便把他从头到脚、目不转睛地巡视了一番，看看是不是有哪里受了伤。

“阿洪，全身上下都没事吧？”

她反复确认没事后，这才放下心来似的放松了肩膀，大大地叹息了一声。因为洪作平安无事而松了口气的阿缝婆婆，一时间沉默着发起了呆，不一会儿似乎有一阵新的兴奋向她袭来，她突然气势逼人地大声说道：

“阿洪，快进土仓去。谁敢抬手打阿洪试试。混蛋！”

阿缝婆婆愤怒地咆哮着，仿佛对方已经来到跟前。这时，上家的外公和幸夫的母亲来了。外公一见洪作的脸，便突然怒骂道：

“混账东西！”

说罢他带着一副极不愉快的表情，用两根手指戳了洪作的额头。

“他外公，你干什么？”

阿缝婆婆和外公顶上了。

“你别对阿洪动粗。你把他和你们家的孩子混为一谈我可不答应。你平时见不着人，这种时候就跑来骂阿洪。”

“到了非骂不可的时候我就来骂他，有什么不对？”

外公也一反常态地严厉指责起了阿缝婆婆，然后他又向着洪作骂道：

“混账东西。平时觉得你没出息，一下子又闯下了大祸！过来，跟我一起去道歉。”

洪作从未被外公如此严厉地叱责过。外公的脸看起来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凭什么阿洪要去道歉啊？”

阿缝婆婆也不甘示弱。

“洪作把别人的孩子打伤了。别人都去看医生了。”

“你这话真是惊煞我了！打架的话两边都要各打五十大板。阿洪即使打架把别人打伤又怎样？哎呀，真是惊煞我了！他外公，你是老糊涂了吗？”

“烦死了，你闭嘴。”

“我哪闭得上嘴？”

“闭不上也得闭。”

接着外公瞪着洪作说道：

“阿洪，跟我来。”

说完，他便突然背过身走了出去。

“婆婆，他外公说得对，先让洪作去道歉比较保险。”

幸夫的母亲在旁边说道。洪作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自己惹出来的祸事好像非同小可。

洪作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阿缝婆婆身边，往上家方向追赶他外公去了。一到上家附近的路上，洪作便看到上家外婆的身影——她站在路中间，被两三个附近人家的女人围着。外婆一见洪作，便忧心忡忡地说：

“阿洪，你闯下大祸了！快和你外公道歉去吧。是我不好，是我的错。不管那边怎么说你，你都要说是我不好，是我的错。记住没？阿洪，要说一切都是阿洪不好，是阿洪的错。”

接着她又说：

“你去道了歉，不管是牡丹饼还是醪糟，外婆我都给你做。记住了，阿洪，要说一切都是阿洪不好，是阿洪的错。”

洪作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外婆，走到了上家门前，正好这时外公出来了，阿洪走近他身旁。

“混蛋，你跟我来。”

外公走了过来。他还是和往常一样，鼻头红红的，一边走，一边不时取出叠得小小的手巾擦鼻头。

洪作被外公带着，走到了邮局旁边的山城医院，但听人说纹太接受了治疗后，已经回家了。

“混蛋，你跟我来。”

外公出了医院的门又这么说着——同一句话从刚才开始已经重复了几次——，接下来他们便往宿村边上的榻榻米店去了。榻榻米店里面，纹太的父亲正坐在铺着地板的屋子里编榻榻米。他那剪得很短的头发已经白了。

“听到这个混小子闯下了大祸把你家孩子打伤了。刚刚我已经狠狠地教训了他，把他带过来了。我知道你们很生气，但还是请原谅他吧。”

外公说道，然后用下巴往洪作那边一指，说道：

“阿洪，鞠躬道歉。”

这时，纹太父亲停下手里的活，说道：

“不用，不用。”

“孩子们就是打来打去的。阿纹那家伙哭丧着脸回来，刚刚我还在他头上敲了两三下，把他赶到学校去了。有什么好道歉的。你家的娃娃真是有胆量。阿纹那家伙就是条家犬只知道在家门口叫，没有一点儿出息。既然要打架，就得像阿洪这样，没有抓起石头砸破对方头的精神劲儿可不行。从我还是孩子时算起，打的架数也数不清了，但从没输过一次。以前还把别人手打折了，也没去道过歉。打架嘛。当家的，不用道歉。要是孩子们打架就道歉的话，你和我天天都得忙着道歉，活儿也不用干了。”

说着，纹太的父亲进到里面，往小筐箩里装了几个橘子拿出来，说道：

“阿洪，这是你打赢的奖励。你吃着橘子去上学吧。”

说完便把橘子递到洪作面前。洪作这才意识到学校已经开始上课了。

从榻榻米店回来的路上，外公一言不发。洪作也一言不发地在上家门面前和外公分开，然后立刻回到了土仓。阿缝婆婆正在土仓旁边晒萝卜，一见洪作便问道：

“怎么样？”

脸上还留着先前和外公争执的兴奋劲儿。

“榻榻米店的大叔给了我这个。”

洪作把装着橘子的小筐箩递到阿缝婆婆面前。

“他生气了吗？”

“没有。”

“你瞧瞧，是他自己家孩子的不是，他不能生气嘛。”

接着，她又像一吐心中不快似的说道：

“傻瓜！”

这句“傻瓜”是对上家的外公说的。

洪作拿上扔在土仓入口那里装着教科书的包袱，马上离开阿缝婆婆去上学了。洪作感到自己迈向学校的两腿非常沉重。他想，到了学校免不了要受处罚吧。洪作隐约感到满脸是伤的纹太正坐在教室里面。现在是算术课。洪作横下心来，推开了教室的门。差不多三十个学生齐刷刷地把目光转向了洪作。刚从师范二部毕业的年轻教师等洪作坐到了位子上，说道：

“不准打架。”

接着他又问道：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洪作回答。他心想，接下来就要被责骂了吧，然而老师却开始继续上课，责骂就此结束。洪作看见在自己前面差不多两排的右手边，头部缠着白色绷带的纹太坐在那里，比起平常显得格外老实。

下课后，老师把纹太和洪作叫到了讲台边，

“以后再打一次架，你们俩就都别在学校待了。明白了吗？”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老师离开后，纹太用一种非常复杂的神情盯着洪作，不一会儿他脸上的眼、鼻、嘴凑成了一团，面目可憎地扬着下巴说道：

“哼！”

接着便立刻转过身去背向洪作了。洪作没有说话。虽然纹太这种做法着实可恨，但里面多少带着点怯弱，这和以前的纹太可不一样。先前洪作还因为纹太父亲的话深受感动，为自己打伤纹太而感到心痛，但现在纹太这种不思悔改的态度反而让洪作有了被拯救的感觉。他心想，纹太果然还是个讨厌的家伙。

纹太头上的绷带一直戴到了寒假到来。洪作几乎每天不得不看到这个，实在难受。这件事虽然在学校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但在村里还是成了一件谈资。村民们一见洪作便向他说道：

“阿洪，厉害啊。”

或者，

“阿洪，你和你妈妈一样，莽撞得很。你妈妈以前小的时候，发起脾气来就要从崖上跳下去。”

如此等等。洪作在学生们中间也赢得了一些赞许。而力气不输给任何人的纹太在被洪作打伤后，大家对他的看法也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自打那次事件后，晶子奇怪地变得比以前更加疏远洪作。即使两人在路上遇见，她对洪作也总是怒脸相向。洪作感到自己已经没有了被晶子吸引的感觉。他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在他看来，晶子这个大自己一岁、带着都市气息的女孩，在打伤纹太的事件发生后已经严重地褪去了色彩。

第四章

一到寒假，村里的孩子们便因为新年将至而心神不定。从二十八日前后开始，几乎每日都从各家传出捣年糕的杵声。虽然洪作只是有时才去低年级学生们每日聚集玩耍的地方，但偶尔去一趟便能听见那里孩子们报告捣年糕的情况。哪家捣了多少臼，其中扁年糕^[17]有多少，圆的带馅的有多少，消息非常详细。

“下坡位置那家的阿姐，在捣的时候帮着翻年糕，结果孩子生出来了。”

或者，

“染坊的小伙子一个人捣了十三臼年糕，结果当晚就发烧了。”

这一类的消息孩子们全都知道。当捣年糕结束后，这个由孩子们运作的情报网便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回乡者身上了。为了在老家迎来新年，不少回乡者会回到村里。这些人背井离乡在城里讨生活，从二十八九日前后开始，马车就会载着他们回来。关于那些坐马车回来的人的信息，去迎接的孩子们一定知道，这丝毫不足为奇，但是孩子知道的东西比这还广泛得多，比如：听说哪家的谁会带着孩子回来；本来是要带着孩子回来，但孩子病了只得取消；以及他们什么时候从东京出发，什么时候到三岛，什么时候进入这村子。所有的信息都被收集到了孩子们这里。

洪作没有加入低年级的学生们，没像他们那样每次马车来了都要跑去停车场，但他有时也会加入他们。不同于往日，这时的马车上挤满了很多乘客。既有去三岛、大仁等地采购新年用品回来的村民，也有夹在其中好久不见的返乡者。

只要看到返乡者的身影，孩子们便会一齐哇地欢呼起来，之后便成群结队地跟在他们后面把他们送回家里。就在一两年前的洪作还是会玩着这游戏，繁忙地度过年关将近的那几日，但现在到底不这样做了。不

过，洪作很高兴能看到这些回乡者，他们已经有几个月或几年没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了。曾经眼熟的脸庞各自带着多少异于以往的气质，从马车上涌下来，站在村里的土地上，然后所有人都用难以言表的深情目光环视着四周。

第二天就是元旦的三十一日傍晚，洪作主动去了停车场。因为他听说比自己大五岁的新田村青年山口平一要回来，不知为何产生了想去迎接他的想法。这个聪明的青年曾以高等科第一名的身份毕业，虽然洪作和他因为年龄不同没能在一起玩耍，但因为他成绩好，所以洪作幼小的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敬畏的情感。平一虽是一户贫困农家的小儿子，但如果他家境好些能供他读更高一级学校，他将来肯定能成为非常优秀的工程师或者官员，洪作曾从教师口中听到过这种议论。

孩子们对山口平一回村的事一无所知。孩子们只是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他要回乡过年的消息，仅此而已。当洪作听说三十一日下午也没见平一坐马车回来时，心想他肯定是坐当天傍晚最后一趟马车回来。因为不坐这趟车他就赶不上过年了。

最后一趟马车从暮色降临的街道上驶来，只有三个乘客，其中两个是公所的职员，另一个便如洪作预想的一样，是山口平一。当洪作看到刚下马车的平一时，都不敢相信那就是他。他身着下力的人穿的号衣，打着绑腿，脚踏干活时穿的胶底袜子。他似乎有些冷，把手插进号衣里面，两手空空地下到地面。他的样子看起来比任何回乡者都寒碜。

洪作本打算来迎接这位曾经成绩优异的高年级学生时对他点什么，但一看这情形，洪作便没了这个心情。山口平一瞧都不瞧孩子们一眼便沿着街道走了起来。这里到他家所在的新田村差不多有一里的距离。

洪作感到非常意外。他先前总是想象着平一凭借优异的成绩已经出人头地，但现在眼前所见的平一却是一副连在这村里都看不到的寒碜样。不过仔细想想，这或许并不值得惊异。他这种穷人家的小儿子，读完高等小学到城里去务工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无论从年龄、学历上讲，除了当徒工或者下力之外，没什么其他出路。

洪作觉得这实在不公平。他强烈地认为平一优秀的头脑遭到了不正确的对待。当晚，洪作去上家吃除夕的过年荞麦面^[18]时，带着同情的口吻讲述了山口平一的事情，但没有人接过这个话题。

“待在村里就很好，去什么城里，这就是下场。”

外公说道。外公这么说让洪作感到憎恶。

对于孩子们来说，新年可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期待。新年不是别的，正是期待。满载着好东西，新年不知从哪里翩然而至。从两三年前开始，洪作便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除夕夜醒来好几次，竖起耳朵聆听新年的到来，不过他还是会为新年的到来感到欢喜。

洪作五点钟便起床前往村里的神社参加新年的首次参拜。无论哪户人家都是全家几口人凑齐，一起沿着田间小道走向神社，但洪作却是孤身一人。因为阿缝婆婆必须在家煮烩年糕，所以洪作只得只身前往。虽然他也可以和上家那些人一起去，但是洪作讨厌和外公一起。平时无论去哪里，孩子们都会相互邀约着几个人一起出去，但只有元旦早上的参拜多少有些不同的习惯。无论哪家的小孩，都因为新年终于到来而呈现出一副老老实实在的神情，相较平日他们变得沉默寡言，就这么混在家人们中间，在天还没亮透的微暗中向神社走去。这样的人群走在通往神社的田间小路上，几乎连绵不断。道路仍然冻得发硬，数不清的木屐和稻草鞋踏在上面走过，发出冰冷的声音。

洪作喜欢元旦早上参拜神社时这种特别的感觉。洪作遇见了几个孩子，但他们彼此间并不说话。因为新年终于来了，孩子们全都同样地心情紧张，并且紧张中还夹杂着几分睡意。到了神社，洪作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在小小的社殿前鞠了一躬，合掌拍手之后便立刻踏上归路。

元旦这天，学校的活动是从九点开始。到了八点左右，孩子们穿着外出时的盛装，穿着崭新的稻草鞋，人人都像约好了一般满脸羞涩地集合到了停车场。孩子们互相有点生分，穿着没有半点污渍的衣服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

学校那天只举行仪式。仪式非常简单，唱了“君之代^[19]”，再唱“一

年之始^[20]”，最后听校长宣读完敕语^[21]后便结束了。从学校离开后，孩子们便直接去了集合地点集中。他们想，新年终于正式来到了。

在这个朔风劲吹的寒冷日子，孩子们蜷缩着身子，弓着背，像几根木桩一样站在寒风中。他们坚信一定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因为这份期待，大家才依偎在一起。虽然按惯例新年总是要放风筝，但今天风太大放不了。第一趟马车是下午才从停车场出发。平时光上午就有两趟，只有元旦这天要等到下午才会开出第一趟马车。

虽是好不容易等到的元旦，孩子们却因为刮风什么事都做不了，于是他们便一直聚集在停车场等第一趟马车出发。第一趟马车的乘客只有一人，就是前日除夕里坐最后一趟马车回乡的山口平一。平一坐上了挂着新年饰物^[22]的马车，还是和昨天一样满身寒碜，不过这次他带着一个布包袱。

洪作待在稍远的地方注视着山口平一的这般身影。从平一现身停车场到马车准备好出发，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其他孩子们都缠着平一，但洪作只是待在稍远的地方，没有接近他。想来平一只在故乡待了这么极短的一段时间。他只是在故乡的家里迎来了元旦的早晨，便避人耳目般地悄悄来到这里，忙忙慌慌逃也似的想要回到城里。如果对方不是因在学校成绩好而闻名的山口平一，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回去，洪作肯定都不会加以特别的关心。正因为他是自己曾经敬畏的山口平一，洪作才莫名地有些想不通，进而感到痛心。当载着平一的马车出发时，洪作说道：

“我们跟到市山去吧。”

说罢便追着马车跑了起来。一群孩子也学着洪作跑了起来。比起一个劲儿地在寒风中傻站，追着马车跑不知道要胜过多少。马车把篷布放了下来，看不到里面的山口平一。马车只在从停车场出发时跑了一小会儿，之后便换成了平常不快不慢的步伐。孩子们时而跑到车前，时而绕到车旁，和马车一起沿着下田街道而下。

洪作期待山口平一能掀起篷布露出脸来。如果平一露出脸来，洪作就想像他们以前一样，招呼他“阿平”。但是直到市山村的村边，这个被

马牵引着不停摇晃的四角形箱子都没有打开它的盖子。在市山村的尽头，洪作他们作别了马车。

孩子们回程时东玩一会儿，西玩一下地走着。市山村的孩子也聚集在各处，只是呆立在寒风之中，同样无事可做。洪作他们时而向市山村的孩子扔石头，时而反过来被对方扔石头，就这样一路打发着时间往回走。

走回停车场时，洪作他们看到第二趟马车已经准备出发了。这次的马车有三个乘客。这三人是晶子、晶子的妈妈和弟弟公一。公一对洪作他们解释道：

“我们去趟东京的亲戚家。”

和载走山口平一的第一趟马车相比，第二趟马车看起来欢快而热闹。晶子的母亲说：

“你们要不要坐马车去市山？想坐我请你们。”

这句话对于孩子们来说十分有魅力。

“我们坐吧。”

一个孩子话音刚落，马上就有几个孩子一齐冲向马车。洪作并不想坐马车，所以只是看着孩子们在那里喧闹。赶车的大叔拎起两个车厢里坐不下，紧抱着上车踏板的一年级孩子，把他们放到地上，然后便赶着车出发了。马车出发后，晶子掀起篷布对着洪作挥手。自从和纹太打架的那件事发生以来，洪作便已不再关注晶子，但此时晶子突然的挥手，却让洪作的心情也明媚了起来，仿佛回忆起了已被遗忘的往事。洪作一直站在原地，直到马车消失在市山村。

第二天、第三天也刮着风。新年的前三天，孩子们全然在寒风中度过。明明身边应该有什么好事情发生，然而现实中却什么都没有。孩子们还在期待。即便新年头三天结束了，寒假还在继续。也许在那期间，身边还是会有好事情发生，虽然有点姗姗来迟。

仿佛是为了回应孩子们的期盼，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五号的下午，村里开来了第一辆公交车。从去年春天前后开始，大仁和汤岛间的公交将于近日开通的传言便成了村民们的话题，但孩子们不怎么相信这条传言。他们认为这种荒谬的事情不可能实现。为了通公交这件事，村民们集中讨论过很多次，也和公交公司的人举办了宴会，但是孩子们无一例外对此持怀疑态度。下田街道真的能通公交吗？孩子们再怎么拼命想象，眼前也浮现不出那个大型的四方形汽车在白色街道上高速行驶的情景。但是现在公交车真的来了。虽然真正通公交据说得等到春天以后，但今天作为试运行，公交车第一次开进了村子。

公交车一停在小学旁边的村公所前，大人和小孩们便聚集到了车的周围。洪作也和阿缝婆婆一起来看公交车，连上家也全家出动前来参观。孩子们先是有些顾虑，只是站在稍远的位置看着，过了一会儿便靠近过去，或是摸着车体，或是坐进车里。正当村民们在参观公交车时，突然警钟响起来，长野村的一间农宅冒出了火舌。

不过，火灾只烧掉了杂物棚的一小部分便被扑灭，并没造成严重后果。孩子们既要去看火灾，又要看公交车。之后着火那户农家的媳妇说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才失的火，在火被扑灭后便不见了踪影。这事件发生后，孩子们又得到长野村的山里去找那媳妇。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身体只有一个。正月头三天没发生的好事情，在五号这天以一种极其充实的形式一次性全发生了。

公交车自五号停在村公所前起，六号、七号连续三天一直被展示在那里。孩子们聚集在公交车周围，度过了这三天不用去学校的寒假时光。有些孩子甚至从早到晚一整天不肯离开那里。大人们也从很远的村子过来参观公交车。这台车子不久将每天塞满人来往于大仁和汤岛之间，这事光是想象一下便让人觉得很棒。

洪作从土仓出来后，总是想到公交车停放的地方去。连去上家的时候也专程走新道，从停着公交车的公所前面经过。每次都可以看到十个左右的孩子和几个大人聚集在那里。当洪作不知第几次去到那里时，看见赶马车的兵作和小学的杂工大叔在公交车旁吵了起来。他们两人都是差不多五十岁的年纪，并且很巧合地都是瘦子。两人的语调变得激烈起

来，孩子们把他俩围住，认真听着各自的说辞。

“就算公交通了，就算通了，还是没什么人会坐。因为这就是个机器，搞不好什么时候坏了就从坡上冲到山谷里去了。谁会把宝贵的生命交给这玩意儿？”

兵作说道。

“你这样说，那马车还不是一样？马就是头畜生，搞不好什么时候就发狂乱跑起来。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公交车的时代了。通了公交车，谁还会坐这吹着喇叭、跑起来哐当作响的马车？”

杂工大叔说道。因为他的亲戚在沼津当公交司机，所以他支持公交。而兵作这两三天来一直情绪激动，因为每次碰到村里人，他们就会对他说：

“你这门生意也算完了。”

或者，

“阿兵，这下可大事不好了。你得换个生计，不然可就吃不上饭了。”

如此等等。这让兵作的情绪很是激动。两人久久地吵着同样的内容，当兵作用木屐踢了下公交车的车体，杂工大叔便叫嚷着不打你不行了云云，扑向了兵作。

虽然两人马上被围观他俩吵架的大人们拉开，但这件事还是在洪作心中留下了小小的伤痕。他想，公交开通了，赶马车的阿兵大概真的会丢了生计。虽然洪作平素对阿兵这个人没什么好感，但是他喜欢看阿兵疼爱马儿的样子。若是孩子们对马儿调皮，阿兵就会气得满脸通红，但反过来，如果他看见孩子们在给马儿喂红萝卜什么的，就会笑容满面地真心表示感谢，仿佛自己代替马儿道谢般说道：

“谢谢啦。我最爱吃红萝卜了。比起老板娘，我是多么地喜欢红萝卜。”

洪作曾在大约一年前到停车场拜访过阿兵，问他马儿的事情并写进了作文。阿兵那个时候这样说道：这世上没有比马儿更可爱的了，再辛苦的时候也从不抱怨，只是从眼里哭出大滴的泪水。关于马到底能不能哭出大滴的泪水，洪作虽然没有相关的知识去验证这个说法的真伪，但这句话打动了。他。

因为有这段经历，所以在阿兵和杂工大叔的争执中，洪作支持阿兵的意愿更强烈。但是只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旁观，都能看出杂工大叔形势有利，阿兵劣势明显。阿兵被两三个大人劝住，往停车场那边回去了。在他的背影里，到底还是隐隐约约地透着失败者的影子。洪作不由得觉得阿兵与其说败给了杂工大叔，不如说败给了全体村民。

对于洪作来说，今年的新年和以往有些不同。比如回乡时寒碜无比的山口平一，还有即将被时代所抛弃的赶车人阿兵，洪作感到自己的心绪被这些背运的人所吸引。学校从八号开始上课。在上课的前一天，御料局所长一家从东京回来了。晶子、公一，还有他们的母亲三人带着满身的东京气息，从停车场沿着坡道走了上来。洪作去上家玩了之后正好回家，在幸夫家门前和他们不期而遇。晶子的母亲一见洪作便说：

“我们给阿洪也准备了礼物。回头你来家里拿吧。”

晶子接着她母亲的话说道：

“那回头见。”

洪作回到土仓后，犹豫着该不该去御料局所长家。既然晶子和她母亲都叫自己回头去她们家，那当然去一趟才符合礼仪。但是，去这一趟就只是为了拿回从东京带来的礼物，没有别的目的。洪作非常想按晶子和她母亲说的去一趟，但他又想避免自己因为这个而被她们误认为贪图礼物。

直到太阳落山洪作都在为这件事犹豫，下不了决心。吃晚饭时，洪作把晶子母亲的话说给了阿缝婆婆听。阿缝婆婆似乎稍稍想了一下，问道：

“是什么礼物啊？”

接着她又说：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总之，阿洪你还是去吧。”

“我不想去。”

洪作说道。

“阿洪不想去，那婆婆代你去。”

阿缝婆婆说道。

“她们又没说婆婆来拿。”

洪作说。

“就算没说婆婆来拿，婆婆还是代阿洪去取回来吧。”

“这样做太丢人了。”

“哪有什么丢人的？别人说了去拿就得去拿。”

阿缝婆婆说道。

吃过晚饭，阿缝婆婆在楼下收拾着餐具，洪作心想，若是阿缝婆婆要去所长家，说什么也要拦住她。这时，酒坊家——那家和洪作也有血缘关系——的媳妇有事过来，在二楼和阿缝婆婆谈上了，因此洪作便打消了监视阿缝婆婆的念头。他很自然地想到，到了晚上，即便是阿缝婆婆也不会去拜访所长家了吧。

洪作坐在靠里的房间的书桌前。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今天必须把作业做完。洪作的心思完全扑在了学习上，突然他注意到隔壁房间已经没了人声。他连忙打开拉门一看，阿缝婆婆和那个年轻的女访客都不见了踪影。洪作马上跑下楼梯，昏暗的楼下也没有阿缝婆婆的影子。

洪作胡乱地趿拉上稻草鞋，立刻去到门外。月光把周围照得和白天一样亮堂，只有树木的阴影如流淌的墨水般黑暗。洪作沿着街道往上家跑去。

“婆婆来过没？”

洪作站在只开了一扇门板的门口问道。

“刚刚走了。说是去所长家。阿洪，你在那没见到她吗？”

外婆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洪作立刻离开门口，往御料局的后门方向跑去。洪作到了后门穿了进去，看见一个人影正在横穿空地，往官宅[23]那边走。那人肯定是阿缝婆婆了。她弓着背，每走五六步便停下来把背挺挺，走得慢慢腾腾，让人觉得她并不是在走，而是在挪动。洪作追上阿缝婆婆，从背后叫道：

“婆婆。”

阿缝婆婆慢慢地回过头来。她的白发在月光下闪着银光，脸上也刻满了比白天更深的皱纹，让人觉得她已经不是一般的老太婆，而是更老的老嫗。

“我们回去。”

洪作说道。对此，阿缝婆婆口中低声嘟哝着什么。

“我们回去。”

洪作半搂着阿缝婆婆的背，把她转到与她前进方向相反的方向。阿缝婆婆好像被洪作的强硬态度所压倒，和洪作一起走了两三步，然后她说道：

“所长家就在那儿了，我去去就来。”

“你去干什么？”

“我去把礼物拿回来就行了。”

这时，洪作对阿缝婆婆产生了强烈的愤怒。

“你这个贪婪的老婆子。”

洪作忍不住对阿缝婆婆这样骂道，同时瞪着她的脸。因为洪作此前从未说出过这样的话，阿缝婆婆看起来一脸震惊。不一会儿她问道：

“阿洪，你在生什么气？”

“生什么气你看不出来吗？”

“哎呀，好吓人！”

阿缝婆婆做出夸张的害怕表情，然后这样说道：

“就按阿洪吩咐的回吧。”

阿洪感到一阵强烈的悲哀向自己袭来，仿佛心脏要被撕裂。这是自己的心情不能为阿缝婆婆所理解的悲哀。洪作不经意间用了“贪婪的老婆子”这种不该说出口的话语骂了阿缝婆婆，但实际上从去年前后开始，阿缝婆婆便明显地变得贪婪起来，而直到两三年前，她绝对没有表现出贪婪的地方，但现在连洪作也明明白白地看清了她的变化。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阿缝婆婆会变成这样。按上家外公的说法，阿缝婆婆的腰越弯，贪念就变得越深重。

在把阿缝婆婆带回土仓途中，洪作心中感到闷闷不乐，因为他不知道回家后该如何处理两人间的尴尬局面。硬着头皮回到土仓二楼一看，阿缝婆婆带着一脸看起来有些害臊的表情说道：

“今晚被阿洪骂了！”

她这表情在洪作的眼中看来，如同幼女一般害羞。

第二天，在学校吃午饭的时候，晶子递给了洪作一个盒子，里面排列着十二支彩色铅笔。

“这是我妈妈给的。”

晶子说道。这天洪作放学回家后，把装着彩色铅笔的盒子给阿缝婆婆看，她赞叹道：

“就是这个吗？真是好东西啊。”

然后她一支支地抽出铅笔，仔细地看，又说道：

“所长给的礼物，果然奢侈啊。”

阿缝婆婆由衷的赞叹让洪作非常开心。

十四号是过“爆竹节^[24]”的日子。因为爆竹节这项新年活动从很早以前开始便交给孩子们来操持了，这天早上洪作和幸夫指挥低年级学生分头前往旧道沿路的各家，收集那里的新年饰物。按以前的规矩本来应该是七号去收这些饰物的，但近来变成了在烧它们的爆竹节当天收集。有的人家会把橙子取走只给饰物，有的人家不光不取走橙子，连干柿子串都一起给了孩子们。^[25]

这些新年饰物被集中到田里的一角，堆放得高高的。幸夫点了火，当火势旺起来了，他喊道：

“大家把新年初笔^[26]扔进去。”

孩子们把正月初二那天写的新年初笔纷纷扔进火里。洪作和幸夫也往火里扔了自己的作品。这项工作完成后，孩子们便开始了爆竹节里最快乐的活动——把插在乌樟树枝尖端的小团子拿到火上烤了吃。

这一天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全都在一起活动。一年之中，男女孩童一起活动只有一月十四号这天。孩子们都不喜欢自己写的字被别人看见，所以一般都把初笔揉成一团扔进火里。一个男孩拿着棍子把女孩写的东西从火里扒了出来，有些只烧了一点，有些完全没有挨着火。突然，一阵尖细的叫声传来：

“那张别打开！”

洪作不看也知道是谁在叫。三年级的为雄正要用棍子展开一张初笔，而晶子想用自己的棍子把它抢回来。晶子的初笔虽然被火烧去一点，但是写着字的部分仍安然无恙。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这样的文字映入洪作眼帘。这几个看来仿佛是男孩写成的苍劲大字，被分成两行书写在几张拼好的半纸^[27]上。少年易老学难成，只有这第一行文字洪作看得懂。洪作感到了一种让人全身发紧的紧张。啊啊，少年易老学难成。洪作突然站了起来，他甚至想回到土仓，直奔二楼开始学习。洪作带着敬意望着这个把自己的初笔又深深捅进火堆的女孩。虽然自己之前也曾被晶子吸引，但现在这种被吸引的感觉完全不同以往。这位女孩在新年初笔上写下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洪作，洪作对她充满钦佩与赞美之情。

爆竹节一过完，过新年这件事便完全退出了孩子们的头脑。过新年不过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从这时开始，真正的寒冷降临了伊豆天城山麓的各个村庄。几乎每早都把地面冻住的霜柱长得越来越深，把小河边的绿草封入内部的冰柱变得越来越多。孩子们把冰柱叫做玻璃。新年那几天几乎每日刮过村子的风儿已经死了，宁静的阳光落在街道上，寒冷比起先前变得严酷了不少。

按照每年的惯例，当真正的严冬来临之后，孩子们间便开始流行用陷阱捕鸟。飞来的小鸟里面鹎^[28]类的鸟儿占多数。鹎鸟在村里到处都看得到，但它们现身特别多的地方，是在了无人家的长野川河谷地带。

洪作从学校回来便会和两三个同伴一起从沿着长野川铺开的梯田下到河谷，在那里架设捕捉鹎鸟的陷阱。要架好这么一个陷阱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劳力。要砍来弹性好的枝条，将其一端插入冬天干枯的田地里，将露出地面的另一端弯折起来提供弹力。幸夫和佐渡屋的龟男很会架设陷阱架。陷阱的工作原理是先在陷阱处提前撒好红色的果实，当前来啄食的小鸟碰到机关的一端时，提供弹力的枝条便强力弹起，架好的木条便会向下打来，夹住小鸟的身体。中了陷阱的小鸟无一例外全被夹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个残酷的陷阱，可以说是小鸟的死刑台。

然而小鸟也变得聪明起来，它们只是啄食作为诱饵的红色果实，却怎么也不让身体触碰到机关。洪作和幸夫他们几乎每日架设陷阱，但很少小鸟中计。孩子们一般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去查看是否有小鸟中了陷阱，他们会在去学校前绕到各个陷阱处检查情况。

一天早上，洪作和幸夫两人去查看陷阱。他们挨个查看了设在河边

山崖上的几个陷阱，发现其中一个夹住了一只鹌鹑。鹌鹑的头被打下来的木头夹住，小小的身体横躺着，凄惨地陈尸于此。

洪作和幸夫都不想立刻把它拿起来，而是长时间地从上方俯瞰着这小小生物的尸体。这时，洪作听到几个女学生的声音混杂在河水的流动声中传来，一回头便看见手持红色小叶山茶花枝条的女孩子们正沿着崖边的小路往上走。洪作在里面看到了晶子的身影。因为晶子是六年级学生，她走在一群人的最前面，看起来像是正在指挥这群女孩子一般。

“喂——，陷阱抓住鹌鹑啦。”

幸夫向那群女孩子喊道。于是晶子她们沿着河边狭窄的小路跑到了洪作他们身边。女孩子们立刻把陷阱围了起来。晶子直盯着鹌鹑的尸体，一副屏息凝神的神情。幸夫弯下身子开始捣鼓陷阱，要将鹌鹑的尸体取出来。不久他除下了夹住鸟头的木头，把鹌鹑的尸体拿在手上，注视着它站了起来。

“啪嗒，咻——[\[29\]](#)。”

他这么说着，把鹌鹑往洪作那边递去，洪作接了过来，发现鹌鹑的身体已经像冰一样冷，在它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张力和抵抗。它是那么地柔软和无力，让人不由得感到世上没有比这更柔软的东西了。

洪作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鹌鹑的尸体，他觉得幸夫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我。女孩子们把脸凑近过来观察着鸟尸。

“把这鸟拔了毛，烤了做成便当里的菜。”

幸夫说道。洪作想把鹌鹑还给幸夫，但幸夫没有接招。幸夫嘴上说得简单，但其实他似乎也明显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自己的猎物才好。他说道：

“阿洪，这个给你了。”

“我不想要。”

洪作刚一说完，幸夫便说道：

“那给谁吧。”

说着便看了一圈女孩子们的脸色。洪作也跟着幸夫看了一圈在场的女学生们的脸，没有一个人打算接招。

洪作突然听到身边响起了一阵剧烈的哭声。这是一阵没有任何先兆，突然从一个女孩口中传出的剧烈哭声。婴儿有时也会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哭声，正好和现在的情况很像。哭起来的是晶子。她用两手捂住脸，肩膀小幅抽动着，剧烈地呜咽，哭得是如此毫无顾忌而又充满悲伤。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个突发事件惊呆了，但大家马上明白了晶子为何哭泣。能让人们联想到事情前因后果的紧张空气早已飘荡在这里，能让人们极其自然地理解晶子为何突然爆发的背景早已铺垫完毕。

洪作恍然大悟，他在心里沉痛地接受了晶子的抗议，同时也感到事情变得甚为棘手。他心想，正是因为自己手里握着鹈鸟的尸体，晶子的指责和抗议才会全部指向了自己。

“这个还给你，是你的。”

洪作无论如何都想让幸夫接过鹈鸟的尸体。

“不是我的，这是你造的陷阱。”

幸夫后退了两三步说道。洪作感到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想尽快摆脱鹈鸟的尸体，但事到如今又不能把它重新放回地上。

“给你。”

洪作再次对幸夫说道。于是，这次幸夫或许想到了什么，他接过鹈鸟的尸体，便一下子像扔石头一样，用一个投棒球的动作把它扔向山崖的对面。

“阿洪，我们走。”

他说着便走了起来，把那群女孩子留在原地。洪作马上跟着他走

开。虽然幸夫采取的解决方案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但它确实确实解决了问题。洪作心想，要是自己也能早点那么做就好了。虽然这种行为看起来粗鲁，但其中明显包含着对晶子用哭声表示抗议的反感。

因为晶子的哭泣，洪作意识到了捕捉小鸟的残忍，对此有了痛彻的领悟。但另一方面，洪作很反感晶子的这种抗议方式。洪作十分清楚自己干了残忍的事情，但他同时认为，晶子完全没有必要用突然大哭的方式来表达抗议。

幸夫肯定也有同样的感受。他采取的措施便是把问题的焦点——小鸟——扔进河里。在洪作看来，这倒是很符合幸夫的性格特点，体现了直爽的、男子汉应有的态度。同时，洪作也感到自己真是没出息——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只是一个劲儿地握着鹌鹑的尸体手足无措。因为这次事件，洪作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讨厌自己的情绪——自我厌恶。他一方面讨厌自己对残忍的麻木不仁——这点被晶子指了出来；另一方面也讨厌自己虽然反感晶子的行为，但还是一味地顾虑对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认为，幸夫很有男子汉气概，做事毅然决然，实在了不起。

这次事件后，洪作再也不设捕鸟的陷阱了。他一想起陷阱，耳边便会响起晶子那剧烈的哭声。这次事件过去几天后，洪作开始注意到女孩子不同于男孩子，她们的感情非常脆弱。女性有着一颗容易受伤的心，这颗心纤弱得超过自己这些男性的想象，就像那鸟儿的初生绒毛一般。洪作在学校里也开始采用一种略异于以往的视点来观察女学生了。确实以这种视点来看，女学生们在让人感到温柔和善的同时，也是不那么容易对付的。无论遇到什么事，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会立刻哭起来，而不是说出自己的意见。

第五章

在春季的假期里，洪作一个人去了沼津的神木家玩。去他们家算起来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差不多三年前，洪作和阿缝婆婆一起去沼津，住在站前的旅馆时，他和神木家的两个女孩去千本滨玩，结果引发了自己买零食吃坏了肚子，回家后上吐下泻的小事件。第二次是跟着学校旅行来沼津，抽空拜访了神木家。那次洪作只待了十分钟，没有碰见两姐妹——兰子和玲子，只得了一份姨妈给的包在纸里的零花钱，然后便迅速回到了在站前广场集合的同学们那里。

这第三次沼津之行的目的是购买考试参考书。洪作也快升入六年级了，中学的入学考试就在一年之后，已经容不得再像之前那样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了。阿缝婆婆也知道，要升入中学得参加入学考试，如果出身于农村小学，不好好学习是很难考上的。因此她告诉洪作：需要参考书的话，就去沼津买回来。

“阿洪，无论如何参考书是必须买回来的。”

看来不知是谁给阿缝婆婆灌输了考试参考书必须买的观点。

关于去买参考书这件事，伯父石守校长也半命令半建议地向洪作提过。在春假开始之后，洪作被石守森之进叫去了学校，一进校长室，石守森之进便像往常一样，板着脸瞪着眼般地一直盯着洪作，突然他问道：

“洪作，有在学习吗？”

“在学习。”

洪作回答道。

“不再努力点可不行。前段时间我看了你的作文，居然有三个错字。一篇短文里面就有三个错字的话，中学是根本考不上的。——努力，你还得努力。”

石守校长说道。之后他又说：

“你一二年级的时候好像还行，越到高年级就越不行了。你这样子将来不堪设想。——努力，你还得努力。”

对于石守校长斥责自己越到高年级就越不行这点，洪作有些无法理解。因为自己在学校的成绩丝毫没有下滑。洪作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受到这样的批评。

“你去沼津把参考书买回来。光是教科书的话根本考不上！总之努力，你还得努力。”

石守校长说道。他一直强调要努力。洪作后来才知道，晶子作为今年本校唯一的考生参加了沼津的女子学校的入学考试，结果那天结果揭晓，她成了极少数落第考生中的一员。因此石守非常不高兴，甚至把气撒在了洪作这个明年的考生身上。晶子落第的消息过了两三天便传遍了全村。这件事在村民中成为了公交车进村后的又一个事件。

“你听说了吗？这事得悄悄说，说是御料局的晶子没考上。”

或者，

“没考上的话，也嫁不出去了。”

每次村里的女人们碰在一起时都这么谈论着。孩子们这边也是，他们来到御料局的院子里，想看看落第的晶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当晶子从家里出来时，他们便发出哇的叫声，仿佛被什么恐怖的东西追着，惊慌失措地逃开。

洪作便是在这么一个时候踏上了沼津之旅。洪作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坐了马车。洪作为自己一个人踏上旅程而兴奋不已。独自坐马车也好，独自乘轻便铁道也罢，洪作对此早已不再担心，他的眼、耳、皮肤等感官已经足够敏锐，能毫不遗漏地感受到外界任何微小的变化。

洪作在大仁下了马车，接下来换乘轻便铁道去了三岛，从三岛换乘火车仅仅坐了一站便在沼津站下车。下车后他在站前的商店打听了到神

木家所在的鱼町怎么走。路是一条道，没有岔。洪作手拿布包袱，走过热闹的大街，走到御成桥附近时，他想起了神木家的位置。

洪作进了神木家的门。兰子的母亲可能正好要出门，刚好从地板上面下到裸地。姨妈一见洪作的脸，便问道：

“你是阿洪？”

“是的。”

洪作答道。

“你一个人？”

“是的。”

“哎呀，你都能过一个人来了。你又长大了，和之前相比都快认不出来了！来，快上来吧。”

姨妈热情地欢迎了洪作。

“姨妈到附近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兰子在里面，你和她玩吧。”

姨妈说着就到外面去了。洪作便登上了地板，往里面的起居室瞧了瞧。也许是因为自己刚从阳光明媚的外面进来，洪作觉得房间里很暗，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谁？”

从黑暗中传来了一声清澈悦耳的声音。这肯定是兰子。

“——洪作。”

洪作说道。

“哎呀，欢迎。”

接着兰子高声地叫着妈妈！妈妈！似乎想告诉她洪作来了。

“姨妈刚才到外面去了。刚刚在那边我见着她了。”

洪作说道。“是吗？妈妈真讨厌，说都不说一声就出去了。”兰子这么说道。说完她又告诉洪作：

“你先去井边洗手。坐了交通工具很脏的。”

“嗯。”

洪作按她说的，老老实实地下到裸地上，去井边洗了手。再来起居室时，也许是眼睛已经适应了缘故，不再觉得这里像先前那般昏暗了。兰子喉咙上缠着绷带，用一种双腿稍稍弯曲摆在身边的姿势坐在炉边。她面前有一大堆橘子皮，可能之前在吃橘子。

洪作非常吃惊兰子长这么大了，和之前的兰子相比像是另一个人。之前还是个淘气不羁的坏心眼女孩，现在完全带着大人味，连说话方式都变了。

“吃橘子吗？”

“不吃。”

“给你拿些点心来吧。”

“不要。”

“真懂事。”

洪作吃惊地看着兰子的脸。这句话若是姨妈说来倒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它千真万确是从兰子口中说出的。

“去我学习的房间吧。”

“嗯。”

“我给你书签。”

“嗯。”

洪作跟着兰子上了通向二楼的楼梯。这个房间好像是兰子和玲子共用的，狭窄的房间正中摆着两张对着的小桌子，在房间一角的书箱上摆放着很多人偶。

“你在这里学习吗？”

洪作问道。

“不学习，光玩儿来着。”

兰子答道。说着她打开自己桌子的抽屉，取出一个纸盒子，从里面拿出来很多书签。

“只能给你一个，选吧。”

“都可以选吗？”

“嗯，选你喜欢的。”

洪作拿起一个蓝色布书签。

“这个是老师给的，老师只疼阿兰。”

兰子说道。洪作这才注意到兰子的脸看起来与其说是白色倒不如说带点绿色。也许是带着叶子的树枝伸在窗外，那树叶的绿色映照过来的缘故吧。

这时有人响亮地踏着楼梯上来了。是玲子。玲子和之前没有太多变化。

“阿洪？”

玲子说道。

“嗯。”

“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

“住这儿吗？”

“嗯。”

“住几天？”

“不知道。”

这时，玲子说：

“住久了可不行。婆婆说，我们老是留人住，家里就会变穷。”

“穷？”

洪作吃惊地问道。

“闭嘴！你在胡说些什么？明明什么都不懂。”

兰子不容分说地说道，她的语气完全是大人了。

“但婆婆就是这么说的。”

“婆婆她懂什么？说我们家穷什么的，听了真是惊呆了。不好意思，我们是有钱人。”

“说是家里连米都没有了。”

“你说什么？”

“真的，妈妈就是这么给爸爸说的。”

“那不对！”

兰子用下巴指着玲子说道：

“那是因为爸爸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外面找女人，妈妈才吓他。你连这都不知道，真是不懂装懂！”

说着，兰子突然用右手手掌推了一下玲子的额头。玲子踉跄了两三步，马上站住了。这时她先是瞪了兰子一眼，然后把手放在兰子书桌的

边缘，一下子将它掀翻了。

与此同时，两人都扑向了对方。当时的情景就像两枝巨大的花束撞在一起，摇晃着，散落着。洪作从未见过如此激烈的打架场面。比起眼前的情景，汤岛的孩子们的扭打完全不能算作打架。不久惨叫从兰子口里传出。洪作看到体格较大的兰子被体格较小的玲子压在地上动弹不得。

“道不道歉？”

玲子用缓慢的语调重复了三遍同样的问话。每次问话时兰子就会发出惨叫。大概是哪里被对方掐着了。

过了一会儿，玲子离开了被压在地上的姐姐，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直接下楼梯走了。兰子一边发出尖利的哭声，一边站起身来。她抽噎着抽出玲子书桌的抽屉，把它拿到窗边，然后扔到了房顶上。原先装在抽屉里的彩色铅笔、纸片、笔记本、小人偶、剪刀等全都发出声响，散乱地砸在屋顶的瓦片上。

洪作在姐妹俩混战期间，感到自己完全无计可施，只得在旁边看着，等着她们打完。姨妈上来了。她一看房间，便说道：

“哎呀，又打架了。真是的，把桌子都掀翻了！——受伤了我可管不了。”

说完，她又像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似的，对兰子说道：

“阿兰，你到楼下和阿洪一起去吃点心吧。”

和两姐妹不同，姨妈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从容不迫。

“阿洪，去吧。阿兰也调整下心情，到楼下去。”

说完，姨妈便下楼去了。

洪作那天一个人去附近的书店买了参考书，那天和第二天，他连续麻烦了神木家两晚。虽然玲子说什么家里已经没有米了，但在神木家完

全看不出任何端倪来。女佣也还是忙前跑后，不管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足以让洪作这些孩子目瞪口呆的奢侈。每日三餐，桌上都摆着吃都吃不完的菜。连睡觉的寝具都是蓬松柔软、非常舒服的奢侈货。

即便如此，连还是孩子的洪作也能隐约察觉到这家人的生活状态绝对算不上健康与正常。发生在两姐妹间的那场激烈打斗怎么也不能算是正常，但这样的事情却发生在这家里的方方面面。比如：姨妈说做晚饭太麻烦，便订了很多鳗鱼盖饭，甚至把佣人的份数也算了进去；鱼店拿来的东西也不仔细看，就用她那清澄而又柔和的声音说道：

“好，看起来不错就都留下吧。”

洪作在这家里最喜欢这个如同奢侈人偶般的姨妈，但他同时也隐约地感到其存在本身是摇摇欲坠，根基不牢的。之前来的时候，姨妈的温柔和悦使自己没有注意到这点。总之，这次连洪作都不由得感觉到了这样是不行的。他想，即使今天真的没米吃了，这位全然不知疾苦的女士大概也不会注意到吧。

第二天下午，洪作被兰子邀请去千本滨看海。

“阿洪，你先出门，去街角的蔬菜店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出门要被人想歪。”

兰子这样说道。

“为什么会被想歪？”

洪作问道。

“可不就是男女一同出去会让人起疑心吗？阿洪啊，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在你们乡下可能没什么，可城里人嘴碎着呢。”

兰子这时从衣柜里拿出了好多好多衣服，为了选出一件穿着去而煞费苦心。兰子把不喜欢的衣服扯出来便毫无顾忌地把它们扔在榻榻米上，一点也没有要收拾的意思。

洪作按她说的，先出去，然后在街角的蔬菜店前等她过来。兰子穿

着一件彩色箭羽花纹的衣服来了。她这样子看起来与其说是少女，不如说是姑娘。洪作远远地看她走来，心想，和这位少女一起在街上走果然是件有些令人郁闷的事情。既惹得旁人注目，自己看起来又有几分像是跟班的，实在令人讨厌。

“久等了。”

兰子走近过来说道，然后她又说：

“我们走快点吧。玲子那家伙搞不好会追过来。她在吃醋。”

“吃醋？”

“哎呀，你不知道吃醋吗？就是嫉妒。我妈也会吃醋。我爸不回家来着，所以她吃醋，可厉害了。”

兰子说道。洪作害羞地和兰子并排着走在大街上。他们花了十分钟走到千本滨的入口。其间兰子问洪作知不知道啄木^[30]的歌^[31]。不用说，连这个人的名字洪作都是第一次听说。

“不知道啊。”

“哎呀，你不知道！？真让人吃惊。连啄木都不知道。乡下的小学真是不行啊。”

“没学过。”

“即使没学过，起码啄木这个人城里的孩子都知道。——他不是有名的歌人^[32]吗？”

“不知道。”

洪作有些生气地回答道。

“有本芳水知道吗？”

“不知道。”

“他是小说家。”

“不知道。”

“回家我借给你。”

兰子说道。

千本滨上刮着风。海滩没有人，强风卷起沙子，从据说多达上千棵的松树间吹过。当把脸朝向风的方向，沙子就会打得脸生疼。

“我们倒着走吧。”

兰子说道。说着她自己真的背过身子倒着走了起来。洪作也模仿她走着。穿过松林就看到了海。白色的浪头铺满了整个海面。

“我给你唱啄木的歌吧。”

兰子说道。在洪作回答前，歌声已经从她嘴里飘了出来。她的声音很是尖细。一声声的歌声从兰子口中唱出后，顷刻间便被风劫走，飞向身后。洪作专注地听着，虽然他不知道歌中词句说的是什么，但心却被那调子深深吸引。

“学校教的吗？”

洪作问道。

“怎么会教啊？恋爱的歌唱了就要被骂的。”

“恋爱的歌？”

“是啊，讲初恋的歌。”

无论是恋爱还是初恋，这些词都是洪作第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到。然而虽是第一次听到，洪作还是懂得那是怎么一回事。

兰子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全是啄木的歌。唱起歌时，她时而嘴角大大舒展，时而嘴唇小小噘起，形态变化万千，可以看到她已经完全发自

内心地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了。

两人在走出松树林的地方，坐到了沙滩上。虽然飞来的沙子使他们没法一直平静地坐着，但洪作在当下自己初次体验到的青春之情中，感到了局促紧张。

洪作站起来往海里扔石头。洪作一扔石头，兰子也变回了少女，仿佛不想输给洪作似的，也卷起衣袖扔了起来。洪作在扔石头的时候才注意到，兰子比自己要高些。比自己小的少女长得比自己还高，洪作对此感到非常自卑。光凭这一点，自己就完全没有取悦这位少女的资格。

三月假期的沼津之行，对于洪作来说到底算是大事一件。他认为兰子这位老成的少女让自己认识到了自己之前全然不知的、高级而甜美的世界。兰子在千本滨唱起啄木的歌的声音，总是萦绕在洪作耳边。虽然歌中词句记不得了，但那歌声却让人感到甜美、优雅以及热烈，仿佛听者的内心受到了源自心底的震撼。

新学期开始，洪作见到了升入高等科的晶子，与兰子相比，晶子看起来要稚嫩得多。虽然算起来晶子要比兰子大两岁左右，但无论是从打扮还是言语来看，洪作都觉得她到底还是位乡村少女。

上家那边也经常说起有关兰子的传闻。虽然一定会有人说那个娇纵孩子真让人头疼云云，但洪作并不打算把兰子说得那么坏。虽然她任性、老成，和玲子打架的样子实在让人觉得不正常，但是过后回忆起来，却不由得神奇地感到她身上有一种闪闪发光的美。玲子身上也有和兰子类似的地方，但是她在某些地方比较好强，给人一种意志刚强的感觉。两人比较起来，洪作对兰子更有好感。

新学期一开始，洪作便立刻投入到应试的学习中。他告诉自己这一年不能再玩了。他把书桌安放在土仓北侧的窗户下，在书桌旁立起小书挡，将教科书和沼津买来的参考书之类的在那里摆好。其中一本参考书里面夹着兰子给的蓝色布书签。正因为是异性给的，那张书签看起来似乎有着什么重大意义。

洪作开始在放学回家后，到河谷中的公共浴场泡澡。在此之前，因

为不喜欢泡澡，洪作从没一个人去过公共浴场。升入六年级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沿着河谷的小路下到浴场。洪作起了这个头，附近低年级学生们也学着他开始泡澡。幸夫和龟男也是放学一回家，便立刻拿上手巾来到土仓门前等洪作。去河谷的公共浴场泡澡成了村里这群孩子们的游戏。

然而，洪作之所以去浴场泡澡，是想从中获得独处的时间。不过即使有了独处的时间，他也不是用来思考什么，他只是希望有时间不受人打扰地一个人走路，有时间一个人坐在大白天空无一人的浴场的浴池板框上。各种漫无边际的思绪钻进洪作的脑袋。升学考试、来年必须考上的中学、兰子、有着人偶般的纤细脖子的神木家的姨妈、丰桥的双亲和弟弟妹妹，这些纷繁复杂的人或事毫无关联地出现在洪作脑中，又消失不见。

但是，当村里的低年级学生也一起来泡澡后，洪作便没法享受独处的时光了。公共浴场完全化身为游乐场。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以跳水的姿势，头先入水地跳进浴池。

因此，只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洪作便放弃了每天去河谷里的公共浴场。在这段短短半个月左右来往于浴场的时间里，洪作还遭遇了一场小事件。当洪作他们走进浴场的时候，正巧有几个大泷村高等科的女学生在泡澡。她们一见洪作他们的身影便一齐啊地尖叫起来，连忙从浴池里爬出来，开始擦拭身体。洪作听到女学生们的口中说出自己的名字。女学生们之所以慌着穿衣服把自己的裸体包起来，不是因为低年级的男孩们，而是因为洪作过来了。其中一个女学生穿完衣服，在离开浴场时，脸朝着洪作这边说道：

——阿洪你个色鬼。

她说这话时脸上带着憎恶的表情，语调中明显充满了谴责。洪作心中不快，但无言以对。打这件事之后，洪作便讨厌起了那个矮个子的高等科少女。洪作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年龄已经不允许自己再像以前那样在女性面前自由行动了——虽然他自己不这么认为。这次公共浴场事件使他意识到这点。在沼津时，兰子曾为了不让人看见两人一起从家里出去，而让他先出门到蔬菜店那里等着，这件事也成了他产生这种意识的

契机。

正因为发生了这些各式各样的事情，今年的春天对于洪作而言，与往年稍稍有些不同。之前懵懵懂懂地接触到的所有事物，现在都一点点地具有了不同的意味。站在洪作的角度讲，他现在正在进入多愁善感的少年期。

大仁到汤岛间的公交开通是在四月中旬。比原定的五月提前了一个月，樱花开始飘落后不久，最初的一班公交便开来了汤岛村。这天，以村长为首的所有村民全员出动，欢迎公交。小学生们也提前一节课下课，站在街道各处迎接公交车，就差整齐地列队欢迎了。第一班公交车用红白色的布装饰着车体，迎着微暖的春风，卷起沙尘开进了村子。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发出了欢呼声。

从第二天开始，一天来村里两班公交车。在公交开通后的这段时间里，学生们都心神不宁。在上课时若是听到了公交的声音，他们就会全部从椅子上站起来，跑到窗边。

公交到来的时间非常不靠谱。有时上课时来，有时休息时来，在休息时若是听到了公交的声音，分散在操场上的学生们便会倾巢出动，纷纷兴奋地叫着冲向校门。他们在那里向公交车挥手，人人嘴里都叫喊着什么。即便这样也不够，总是有十个左右的孩子追赶着公交，跟在它后面跑着。

虽然通了公交，但是马车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天在汤岛和大仁间往返几趟。村里人既有坐公交的，也有不喜欢公交而坐马车的。年轻人坐公交，老人则一般乘马车。公交和马车之间理所当然地搞不好。因为马车不会轻易给公交车让道，所以争吵一直少不了。赶车的老人光靠自己孤军奋战固然不行，但有了全体马车乘客的撑腰，他也硬气了起来。

但在孩子们看来，无论如何还是公交车更受欢迎。孩子们不再聚集在马车的停车场，而是每次都集中到公交站那里。

四月末，洪作的母亲七重那边来消息说她要回老家住两三天。阿缝婆婆怀疑七重是来带走洪作的，一读完来信便猛地站了起来。

“我说过等阿洪念了中学我便放手。为了阿洪，婆婆可以忍。但要是她说现在就要过来把阿洪带走，婆婆我可绝不答应。”

她说着，拿着信去了上家，闹了一通后，又拿着信一家家地到附近人家找人评理去了。

洪作也想到，搞不好母亲就是来把自己带走的。因为中学的考试已经近在来年，作为准备，母亲想把自己转到城里的学校去，这是有充分可能性的。阿缝婆婆的慌张在洪作看来，既滑稽又可怜。

母亲七重从丰桥回到久别的故乡是在五月初，离上次她回到汤岛已经过了三四年。

七重的安排是头晚住沼津的神木家，第二天再回汤岛。因为不知道她是坐公交车还是马车回来，阿缝婆婆、上家的外婆还有附近人家的女人们在这一天去了好多趟停车场和公交站。洪作也只是上午去了学校，下午为了迎接母亲而离开了学校。洪作下午本来也和往常一样，有课的话当然不会早退什么的，但碰巧这天是体操课和修身课^[33]，为了打发这两节课的时间，学生们被安排去开垦学校背后的土地，再加上老师也建议洪作去接母亲，于是洪作便作为唯一的特例，从劳役中解放了出来。

女人们往停车场和公交站白跑了好几趟，每次回到土仓前面，她们都会互相讨论七重是坐公交车还是马车回来。有的人说七重久居都市，已经不会再坐马车这些玩意儿了，也有人说七重很难伺候，肯定非常讨厌汽油之类的味道，所以大概瞧都不会瞧公交车一眼。

从上午十点直到傍晚，这几个女人都在心神不宁中度过。上家的外婆一整天都觉得对不住邻居们，一个劲儿地道歉：

“真是对不起。七重让大家白花了好多工夫！这次她一定会到了。这次没有不到的道理。”

外婆每次这么说的时侯，都是一副愧疚的神色，一个劲儿地鞠躬道歉。而阿缝婆婆则略带恶意地说：

“七重大概是忘了回来的路了。三四年都没回老家，人呐，就是会忘了回来的路。”

“哪有啊，婆婆。”

每当阿缝婆婆挖苦时，外婆都不会忘记安抚她，并为自己的女儿七重辩解。当只剩最后一趟马车时，洪作对母亲七重产生了些许反感。他想，这么多的人一整天都在等着妈妈回来，为什么妈妈不早点回来呢？即使头天住在神木家，早上十点离开沼津的话，应该能赶得上三点左右的马车。

当许多人为了迎接最后一趟马车而赶往停车场时，晚春泛白的黄昏正要降临到街道上。人们沿着坡道往下方的停车场走去，看到对面一览无遗的市山村村边，晚饭的炊烟正从几户农家静静地升起，山的表土变成了灰蒙蒙的霁色，只有长长的街道看上去像是蛇的肚皮，呈现出干燥的白色。

洪作心想，母亲到底来不来啊？他不确定母亲一定会来。或许母亲今天不回来，还要在沼津的神木家住一晚。如果今天不回来，那今后也不用回来了。自己也不是那么非要等着母亲。洪作在傍晚突然降温的阴冷空气中，站在附近人家的女人们背后，暗自这么想着。

马车来了。行驶到簑子桥附近时，赶车人吹响了喇叭。马车沿着缓缓的坡道，拖着背后的四角形箱子摇摇晃晃地向着终点驶来。马车一到，人们便一齐拥了上去。马车上只下来了一个人，正是母亲七重。母亲一下车，好不容易拥上去的女人们都往后退了一两步，脸上呈现出这个村的人们一直以来在欢迎久未谋面的故交时露出的表情——其中混合着感怀、忧伤、喜悦以及好奇心。

洪作有些害羞，便把先前盯着母亲的视线转移到了自己身旁的女人们身上。阿缝婆婆虽然对七重回乡并没感到那么开心，但此时她的表情看起来也像是忘了这档子事儿似的，嘴唇微张，满眼因感怀而闪着光，只顾呆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七重。

上家的外婆站在前来迎接的人们的最后面，用谁也听不到的声音小

声说着不像是给自己女儿说的话：

“那个，欢迎，哎，你远道……”

因为女儿回来了，外婆也舒展了愁眉，于是再次向周围的人说道：

“谢谢各位了，真是耽误了大家一整天工夫。”

但是这句话也说得非常小声，除了洪作外没人听到。其他女人们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言不发，半发呆地盯着这个让她们苦等了一天的来访者。当对方的脸转向自己时，她们才各自自言自语般地说道：

“好久不见。”

脸上呈现出无比窘迫和羞涩的表情。母亲下到这群来接她的女人中间。在洪作看来，母亲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人，落落大方，英姿飒爽。母亲把赶车人帮忙卸下的几件行李摆在脚边，用大家都能听见的清晰语调对赶车人说道：

“这个拿着。”

说着递了一些钱给他。接着她又对着前来迎接她的人们说：

“谢谢大家了。”

“回来晚了！在大仁不得不等了两个小时。公交车和马车都和电车衔接得不好。这个问题不想办法解决可不行。”

七重说道。附近人家的女人们一个个地上前和她打招呼。

“欢迎你回来啊。”

有人一边这么说着，一边鞠躬行礼。

“好久不见了。”

也有人这么说着，拿起了七重的行李。一群人把七重簇拥在正中，往坡道那边移动。大家一走起来，便热热闹闹地聊起天来。大家开始纷

纷诉说今天她们是怎么等了一天的云云。

洪作跟在这群人的后面走着。上家的外婆、阿缝婆婆也和洪作一样，跟在人群的后面，仿佛把七重交给了附近人家的女人们一般。一群人一直走到了上家门前才在那里解散。洪作进了上家，才第一次和母亲说上话。

“还没和我打招呼呢。快打招呼。”

七重说道。这是从母亲口中说出的对洪作的第一句话。

“你回来了。”

洪作说着，轻轻地鞠了下躬。

“对，这样就对了。”

母亲说着，然后她又直勾勾地盯着洪作的脸说道：

“阿洪，你长大了啊。刚才在停车场稍微看了你一眼，真是吃了一惊。”

洪作先前还因为母亲在停车场时看都没看自己一眼而心生不满，听母亲这么一说，原先的情绪也消失得一干二净。他想，母亲刚才有好好地看过自己。不过，她究竟是什么时候看向自己这边的呢？

“有在学习吗？”

“嗯。”

“又说嗯！你说在学习。”

“在学习。”

“你明年就是中学生了，说话得清楚干脆。——我给你带了东西，明天给你。今晚我就不去土仓了，明天去。”

母亲说道。她三四年前来的时候也是住的上家，没在土仓里住，这

次好像还是住上家。对于母亲来说，上家才是娘家——本来洪作也应该在上家生活——，母亲在上家住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但是对于洪作来说，母亲不来土仓住总让人觉得有些遗憾，感觉就像母亲去别人家而不回自己家一般。

那天晚上，洪作和阿缝婆婆，还有上家的人们一起围着七重吃了晚饭，阿缝婆婆没了往日的精神，仿佛在七重面前抬不起头似的，拘谨而少言。洪作觉得阿缝婆婆这样实在可怜。之前七重回来的时候，阿缝婆婆还很有精神，对七重狠狠挖苦，贫嘴薄舌，这次她却完全没有了那般阵仗，反而一直惴惴不安。

与此相反，母亲七重尽管个子不高、身材娇小，但是她身上隐约透着威严，所以给人的感觉要比现实中大上一两圈。七重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了大家她此行的目的，像是姑且给大家通报个事情一般，只管一个人说着。据母亲说，父亲这次要从丰桥转任到滨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所以这段时间家里人要暂时回汤岛生活。这段时间是一年还是半年不清楚，总之是要暂时回来一段时间，所以这边得把租给村医的正屋腾出来。

“你说让马上把房子腾出来，但是不好吧。奥村也有奥村的情况呀。”

外公说道。奥村就是现在住在土仓前正屋里的那个医生的名字。

“你说他腾不出来，可我们租给他的时候约好了说让腾就得腾的。我们基本上相当于免费租给他，就是为了这种时候。”

七重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

“是这个理吧。”

“嗯，但是啊，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

“租客太可怜了。”

“哎呀，我真是惊呆了！那边不是早就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吗？”

七重说道。实际情况的确和七重说的一样，但在外公外婆他们看来，不是世上所有的事都能按约定来，即使要对方马上把房子腾出来，那也是办不到的。外婆一脸沮丧，仿佛在叹息：又发生了一件麻烦事。无论是外公还是外婆，只要被女儿狠狠说一顿，最终还是会按七重说的去努力。谁也敌不过七重。

这天，阿缝婆婆和洪作回到土仓时夜已经深了。一回到土仓，阿缝婆婆便感叹道：

“哎哟喂，哎哟喂。”

她说：

“阿洪你妈妈太强势了。那个强势的妈妈一回来……哎哟喂，哎哟喂。”

但是洪作对母亲和弟弟妹妹能回村和自己一起生活，无疑还是感到高兴的。

“大家回来后我要回正屋住吗？”

“是那样吧。”

“那这个土仓呢？”

“土仓就婆婆一个人住。”

“这样的话，我也住土仓。”

洪作这么一说，阿缝婆婆便面露难以言表的喜悦神情，说道：

“阿洪也在这土仓里面住了好多年了，怎么会想搬去正屋住？就和婆婆两个人住土仓吧，好不，阿洪？”

阿缝婆婆在铺睡铺时，铺完睡铺躺在上面时，一直重复着这同样的话。

第二天，洪作从学校回来后不久，母亲来到了土仓。她坐在正在窗边学习的洪作身旁，对他说：

“这件衣服你穿穿。”

说着，便从布包袱里拿出了件从丰桥带来的新衣服，是哗叽面料的。洪作脱下原来的衣服，母亲看看了衣领说：

“上面都是污渍，好脏啊。”

之后她又说：

“头发也长了。好脏啊。去剪了吧。”

正如母亲所说，洪作头发确实长了，但他并不乐意母亲一直说他好脏啊，好脏啊。在南边窗户附近缝补着东西的阿缝婆婆像是在听七重说话，又像是没有在听，她向前弯着身子，仿佛身体折成了两段。

母亲帮洪作穿好了哗叽面料的新衣服，把衣带拴得紧紧的。这点和阿缝婆婆给自己穿衣服时不一样，让人觉得舒服。

“你啊，昨天腰带系得松松垮垮的。记住腰带必须随时系好。”

母亲说着，取出他们先前在丰桥收到的洪作寄来的信，说道：

“错别字和文章里有问题的地方都改好了。完了你看看。”

洪作马上打开自己写的信。上面到处用红的彩色铅笔标注着错误，是父亲给改的。

母亲说完她要说的便回去了，她说自己接下来要挨个去周围邻居家打招呼。母亲回去后，阿缝婆婆说道：

“阿洪你妈妈真是任性。长女就爱自以为是。”

七重在众多弟弟妹妹中是最大的，丈夫是从门野原入赘过来的洪作父亲。正如阿缝婆婆所言，七重从小时候起，便有了什么事情都得按自己意思办的资本。连上家的外公和外婆在七重面前也抬不起头——当然，他俩深知是自己造成了家道中落的局面，这也成为他俩没法硬气的理由之一。

七重住了三晚便回了丰桥，上家如同风暴过去般清静了下来。外公外婆的脸上都是一副松了口气的表情。洪作去玩的时候，外婆这样说道：

“你妈妈回去了。说起来一下子变得好安静。”

在这次见面之前，洪作确实好久没见到母亲七重了，他觉得母亲和前些年去世的咲子很像。姐姐和妹妹很像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对洪作来说却是一个发现。虽然咲子比母亲更加安静和温柔，但她们身上所具有的感觉却是完全一样的。她俩走路和说话的方式也很像。每当母亲招呼他“阿洪”时，他都会猛地一惊，感觉仿佛咲子在叫他。

无论怎么说，近期七重她们将回村的事情对于阿缝婆婆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阿缝婆婆每天至少要念叨这事情一次，她带着叹息说道：

“阿洪这下没法像以前那般轻松了。不得了啦。从这个夏天开始，汤岛也要变天啦。”

说起来像是鬼要来了。

五月中旬，村里突然传言校长石守森之进将因为退休而离职。听到这传言后不久，这件事便成为了现实。

在朝会的时候，石守校长向全校学生宣布：自己近期将退出教职，随后由静冈县评价最高的一位知名校长来接任。他说话的时候，依然还是一脸不悦地瞪着全体学生，和平时毫无区别。校长不干了，这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校长只能是石守校长，除此之外什么人都不行。所以，当石守校长宣布自己离职时，从列队的学生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骚动声。这是一阵惊讶的骚动——这位世上最可怕的人将从这个学

校消失，这种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吗？

洪作在听伯父校长讲话时，心中涌起了与其他学生相比多少有些不同的感慨。在洪作看来，伯父似乎满腔愤怒。洪作心想，他是不是受了什么不公正的压制，而不得不被迫离开教职？

学生们间悄悄传言，说接任石守校长的新校长稻原已经来了，住在河谷的旅馆。过了两三天，新校长便真的在学校现身了。在朝会的时候，石守校长向全体学生介绍了接任自己的校长，他说今后大家要在新校长的领导下学习。

稻原校长体形较胖，个子不高，他说话时面带微笑，语气柔和。他称学生们为“各位”，这使得大家非常迷惑，学生们不禁觉得这种叫法好生奇怪，笑出了声来。这是因为石守校长在任何时候都称学生们为“你们”，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天，石守校长从列队站立的全校学生前走过，横穿过操场，离开学校而去。身形瘦高的石守森之进用他那总是一成不变、稍稍前倾的独特走路姿态，只顾看着前方迈步行进，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在意学生们目送他离去的目光。女生中有人小声地哭了起来。哭声从几处传来。

洪作带着某种感动，目送伯父的身影从学校远去。作为校长，他在学校时总是一味严格，一点也无法让人感受到温情；作为伯父，他五年来和自己说话的次数数都数得过来。虽然他是这么一个人，但当现在这位伯父将从学校离开时，洪作还是感到一件珍贵而重要的东西离开了自己的身边。

石守校长从校门走上大路后，便马上走进了学校旁村公所的建筑里。

当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洪作听见一个四年级学生跑来向他的伙伴报告：

“校长老师刚才从公所出来回家了。”

当时洪作正待在距离四年级学生稍远的地方。他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得和石守校长道个别。因为自己和其他学生不一样。石守校长是自己的伯父。这位伯父现在正要离开学校。

于是，洪作出了校门往公所的方向跑去，但一路都没看见伯父。洪作又往停车场跑去，终于发现了伯父正要过簑子桥的身影。

洪作追在伯父后面跑，终于在市山村的入口追上了他。正当洪作在犹豫该开口说些什么时，石守森之进突然转过身来。他似乎很惊讶洪作竟然站在那里，向洪作问道：

“怎么了？”

看到洪作没有回答，他又问：

“丰桥那边有什么口信吗？”

“有。”

洪作只能这么说。

“说什么？”

伯父盯着洪作的脸，仿佛让他快点说。

“妈妈他们接下来要来汤岛。”

“嗯，这我知道。”

石守校长说道，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什么啊，就这事儿？

“你也要考滨松的中学吧。——好好学习。你没在学习吧？”

“在学。”

“扯谎。学习是指那种连觉都舍不得睡的学习。”

接着，伯父说道：

“你回去吧。”

洪作便从那里回去了。和伯父简短地对话后，洪作的心情平静了。

新校长来了之后差不多过了十天，那日洪作被稻原校长叫去了校长室。进去后校长告诉他，为了备考，洪作从今天起每天晚上都要去一个叫犬饲的教师那里学习，他寄宿在一家河谷里的温泉旅馆中。犬饲是比稻原校长早两三个月来学校任职的年轻教师。因为他教高等科，所以洪作没怎么和他说过话。对于这个个子高高、皮肤白皙、略带都市气息的青年，洪作觉得他和自己以前认识的老师有着不同的感觉。

从稻原校长告诉洪作这天开始，他便到寄宿在河谷温泉旅馆里的犬饲老师那里请他辅导学习了。洪作六点左右吃完晚饭就去，回到家时总是快到十点了。

第一天，犬饲给洪作出了几道题，洪作写下了自己的解答。既有算术的题，也有阅读^[34]的题。洪作有些会做，有些不会。犬饲当场检查了洪作写下的答案。

“果然还差得远呐。”

检查完他说。

“虽然你在这所学校的六年级里算是成绩最好的，但是拿到城里的学校去看，你怎么也排不到前面。再磨磨蹭蹭不采取对策的话，可能还会滑到中等以下。你中学考哪儿？”

“还没定，多半是滨松吧。”

洪作回答道。

“现在滨松是县里所有中学里面最难考的。四五个人里面录取一个的比例。你现在这样子到底是考不上的。就算埋头苦读也考不上吧？”

犬饲说完便盯着洪作的脸，仿佛在问：那你要怎么办？洪作默不作声。犬饲那端正的脸上，眼中发出寒光，看起来冰冷无情。

“但是，你要是考不上就麻烦了，是吧？”

“是的。”

“这可就难办了。如果非得考上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犬饲呈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然后大声说道：

“那么，——我们这样吧。”

他接着说：

“非得考上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往考得上的方向努力。从今天开始，你要按城里的孩子的两倍学习。我本来想说三倍，但是从时间上看三倍是不可能的。两倍的话，节省下睡眠时间也不是办不到。——你之前每天睡几个小时？”

对于犬饲的这个问题，洪作一时无法回答。他从未计算过自己一天要睡几个小时。

“十一点左右睡，七点起来。”

“八小时吗？——虽然有点可怜，改成六小时吧。除了星期天，都十二点睡，六点起床。但是星期天这天可以睡个够。另外，除了睡觉时间，随时都得学习。这点要求是必须要达到的。学校里的休息时间你也不能玩。因为你要做的事情是一般情况下根本办不到的。不做到这种程度不行。吃饭的时候也学习，上厕所的时候也学习，泡澡的时候也学习。——听好了，你办得到吗？”

犬饲眼里发着光，向洪作问道。

“办得到。”

洪作在回答的同时，感到体内正在涌起一股热烈的情绪。

“那好，这样的话，我也陪你拼一下。本来打算明天找校长推掉这个事情的，那我也不推辞了，我是认真的，你也得说到做到。”

那晚，洪作和犬饲两个人在旅馆泡了澡。浴场在地下层，需要从长长的楼梯下去才能到达，它的对面不远就是河边的悬崖。河中浅滩的流水声音充满了浴场。因为整个旅馆都看不到像是客人的身影，所以这个浴场便完全属于了他俩。犬饲泡在浴池里大声唱道：

——遥遥东海间，小小岛边岩石岸，白白沙滩显，吾自伤泣泪婆娑，但与滩头蟹儿玩。

听到犬饲的歌声，洪作吃了一惊。他想起这和兰子在沼津千本滨唱的是同一首歌。在千本滨时这首歌曾让他感受深刻，仿佛飞进了他的身体一般。现在它又再次进入洪作的身体，并从内部将他的心儿紧紧抓住。

“你知道这首歌吗？”

犬饲唱完问道。

“之前听过，但不太清楚。是啄木的歌吧。”

“我教你，唱吧。”

犬饲用命令的口吻说道。虽然犬饲让他唱，但洪作还是没能立刻唱出口。不过在当晚，洪作总算还是学了两首啄木的歌。另一首是“遥想函馆城，心中独念青柳町，泛起过往事，亲友恋歌犹在耳，忆中若见矢车菊”。

那晚洪作从犬饲那里告辞后，一个人沿着河谷漆黑的道路往上爬，往村子——下田街道从那里经过——方向走去。洪作非常兴奋。他好多次抬头仰望在那高高的夜空中闪耀的星星。每次仰望他都停下步伐，小声地自言自语道：

“好嘞，我得努力。”

刚升入五年级的时候，还是在同一家河谷中的旅馆里，洪作请寄宿在这里的另一位老师辅导了一个月学习。那个老师教给了他“克己”。在犬饲这里，没有像“克己”这样正儿八经的说法，他的说法更加野性并激

情。他的脸虽然看起来沉稳，但口中说出的话语却让人感到狂放，并带有不容分说的命令性质。

洪作第二天按犬饲说的安排了生活。睡眠压缩到六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部用于学习。洪作的转变太过剧烈，使得阿缝婆婆着实吓了一跳。

“我真是吓到了！阿洪开始像个疯子一样地学习。”

阿缝婆婆去给上家报告，然后又到邻居家四处宣扬。她这么做一半是为洪作感到骄傲，一半是真的担心洪作的这种状态。

“我把阿洪交给了一个不正常的老师。”

或者，

“那个年轻老师把别人家的小孩当什么了？”

阿缝婆婆这么说道。

洪作每晚钻进被窝前，都让阿缝婆婆明早六点叫醒自己，但阿缝婆婆绝不这么做。阿缝婆婆自己不到五点就会醒来，如果她想叫醒洪作随时都可以，但她绝不叫醒他。虽然她嘴上说着什么叫过洪作两声啦，摇过洪作身体啦，等等，但那明显不过是说辞而已。

洪作从上家借来了个大大的闹钟，拿它叫醒自己。每当洪作听到闹铃声起床，就能听见阿缝婆婆重复着同样的话。她说：

“真是惨啊。一到六点，这个钟就像个后妈一样吵个不停。”

洪作钻出被窝后马上去河边洗脸，之后便返回土仓，来到能望见田地的北侧窗户边，在书桌前坐下。早上总是做算术的试题集。遇到怎么也搞不懂的地方，就留着晚上问犬饲。

村民们常常对洪作说些不知是安慰还是鼓励的话，比如：“别搞坏了身子。”“不用那么来劲儿地学习，差不多就行了。”这便是阿缝婆婆拿这事儿四处宣传、逢人便说的证据。

对于洪作来说，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候便是晚上去河谷的旅馆与犬饲隔桌对坐的时候。有时向他请教解不开的题目，有时做他新出的题目。犬饲总是布置很多作业，虽然洪作一般做不完，但对此他并不加以责备。

在旅馆中，当两人完成这两到三小时的学习后，一般都会下到浴场泡澡。那里基本没有其他泡澡的人。虽然只泡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但只有这段时间是从学习中解放出来的放松时间。洪作每晚学一首新的短歌^[35]。洪作一回到家中，便将学到的歌写在笔记本上。

犬饲自己也学习。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打算一辈子做一个乡村的小学老师之类的话。他好像要参加中学教师的检定考试。当洪作在桌子对面解着算术题时，犬饲也在学着自己的东西。有时他也和洪作一样，手握铅笔，在粗纸上接连书写着数字。

在学校里，犬饲看起来似乎遭到了教师群体的孤立。他脸上没有一丝微笑，让人感到几分超脱和对其他教师不屑一顾，他似乎就是因为这个而招致了同事们的反感。

洪作放学后，有时会去操场的一个角落——当时那里新装了器械体操用的单杠——看犬饲吊在杠上的身影。他吊在单杠上的身影看起来多少有点令人觉得孤独。犬饲的器械体操非常出色。学生们站在离单杠稍远的位置，用惊讶的目光望着犬饲全身伸直好似一根棒子，在单杠上转着圈。但是学生们并不靠近他的身旁，因为学生们感到：如果自己靠近他的话，可能会惹他发火。在他吊单杠的时候，洪作偶尔会靠近他身旁，这时他便斥责道：

“这样可不行，你竟然还玩！”

说这话时，他仍然吊在单杠上，目光充满愤怒。

第六章

六月末的时候，母亲七重带着妹妹、弟弟还有女佣三人离开了丰桥搬到了汤岛。父亲独自前往滨松赴任，家人们暂时到汤岛生活，等滨松的官宅空出来后再搬去滨松。因此洪作一开始便知道母亲七重她们只在汤岛生活有限的一段时间。当母亲他们搬去滨松时，洪作也得跟着他们一起去。因为那时正好也是自己升入中学的时候，所以对于洪作来说，和阿缝婆婆在汤岛的生活到时将不得不画上句号。

正屋在七重他们回来前不久被腾了出来。听说之前住在里面的村医奥村一家搬去了附近不远的一处碰巧空出来的房子里，等七重他们搬去滨松后再像以前一样搬回正屋。

七重他们回来的两三天前，附近的人们把正屋的里面和院子等打扫了个干净。上家的外婆为此忙这忙那，东奔西跑。阿缝婆婆关在土仓里不出来，并不到正屋那边去，因此还被附近赶来帮忙的人们说了坏话。阿缝婆婆似乎正一个劲儿地担心七重他们住进正屋后，自己和洪作到底将会怎样。

“小学毕业后，阿洪得念中学。这点我清楚得很。但是阿洪还在汤岛期间就不让他住土仓，这就过分了。阿洪也希望住土仓吧？她把阿洪从土仓夺走试试，再是她自己的孩子，我也绝不答应。”

阿缝婆婆每次去上家，都会说同样内容的话，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上家的外婆总是顺着阿缝婆婆的意说：

“说的是，是这样啊。”

“我这边给七重好好说。为什么要把婆婆的大宝贝阿洪从她身边夺走呢？”

实际上，上家的外婆的确打算按阿缝婆婆希望的那样，居间好好处置此事。外婆凡事都极端害怕惹出什么风波，她本打算让自己女儿七重一定要答应这件事。但是在七重他们回来的当天，这个想法便被七重一

句话驳回了。

“你在说什么啊？洪作又不是继子，为什么明明家里人都回来了还要把他一个人留在土仓里面。要是阿缝婆婆因为不能和洪作一起住而觉得寂寞，那她一起搬来正屋住不就得了。”

七重说道。

“虽是这么个理，但是你啊……”

外婆刚想再说些什么，七重便毫不留情地驳斥道：

“不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你说什么我都不答应。哪有小孩不能和妈妈还有亲人们住在一起的？有的话你告诉我。”

这样一说，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七重和两姐弟只在上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搬去了正屋。与此同时，洪作也只得从土仓搬到了正屋。上家外婆来到土仓，给阿缝婆婆说着不知是道歉还是安慰的话：

“哎呀呀，谁料事情变成这样子。想必婆婆也很寂寞吧，但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请忍一忍吧。”

听了外婆这番话，阿缝婆婆一瞬间脸色大变，但也许因为无计可施，又只得作罢。

“我还好，我还好。但是阿洪太可怜了。你帮我给阿洪他妈妈说清楚。阿洪可是我从五岁开始辛辛苦苦养胖的。我不能让她把阿洪养瘦了。要是让他感冒了什么的，老身绝不答应。”

阿缝婆婆饱含着最大的恨意说出最后一句话。在说这句话时，她的脸皱了起来，呈现出一副可怕的神情。洪作当时正在阿缝婆婆旁边，他说：

“学习的时候我要在土仓。”

“说得对，说得对。”

上家外婆连忙说道，她说：

“学习时就在土仓，就在婆婆身边。只有睡觉的时候去正屋。”

作为洪作来讲，因为自己一直以来都生活在土仓，搬去正屋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即使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下，要自己搬去正屋也是极为理所当然的要求，母亲七重说的话似乎更为在理。把阿缝婆婆一个人留在土仓虽然让人放心不下，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这么想了。

正屋的二楼被分给了洪作作为他的房间，共有八张榻榻米大，从土仓过来一看，这里显得非常宽敞与明亮。寝具也都是从丰桥送来的新东西。在洪作与阿缝婆婆分开，睡在正屋二楼的第一晚，他突然想到：阿缝婆婆现在怎么样了？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心间，使他怎么也无法入眠。

半夜，洪作打开楼下走廊的门，沿着院子回到了土仓。土仓的窗口透着里面的灯光。

“婆婆。”

阿洪叫了一声，但是阿缝婆婆不可能听得见。屋后的水车声盖过了洪作的声音。洪作绕到正门，把手放在了土仓那沉重的门上。平时那门都是洪作去关，今天洪作没在，门便没有完全关上，打开了两寸左右。这大概是因为门很沉，阿缝婆婆没有力气关上。

“阿洪吗？”

洪作一打开门，便立刻听见从楼上传来了阿缝婆婆的声音。

“嗯，我来拿书。”

洪作说道。

“这样啊，这样啊。”

阿缝婆婆从楼梯上露出脸来。煤油灯的光只照出了阿缝婆婆的半张

脸，使她的面孔看起来仿佛般若面具一般。洪作上到二楼，拿了一本书，准备马上回去。但他还是向阿缝婆婆问了唯一一句话：

“婆婆，你刚才在做什么？”

“刚才在和老鼠说话。今天老鼠们开运动会，从刚刚开始就闹个不停。”

阿缝婆婆说着笑了。那笑容十分灿烂，出乎洪作的意料。阿缝婆婆把洪作送到楼下，说道：

“天已经晚了，早点睡吧。”

只是在这个时候，阿缝婆婆才看起来有些落寞。

从第二天开始，洪作便只是白天才去土仓，在土仓时他还是和之前一样，坐在北侧窗边的桌前学习。洪作一进土仓，就看见小小的书桌前摆着一张坐垫，看起来仿佛在等主人回家。阿缝婆婆为白天过来学习的洪作准备了粗点心——这是必不可少的。

洪作在土仓一直学到傍晚，然后回到正屋和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一起坐上饭桌吃晚饭。妹妹每天负责把菜送到土仓去。母亲七重也劝过阿缝婆婆好多次让她来正屋一起坐在饭桌前吃饭，但是阿缝婆婆没有答应，她说自己一个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很好。

吃完晚饭，洪作便去犬饲那里学习，学完回来后并不直接回正屋，而是去土仓稍微看看阿缝婆婆，在那里待上五到十分钟再回到正屋二楼。从犬饲那里回来后直接去土仓这件事，洪作一直对母亲七重保密。这件事虽然没什么必须要保密的理由，但也不需要特意告知母亲。

洪作去土仓也并非就是去和阿缝婆婆说话。他没有什么必须要说的，即使说话也没什么有意思的内容。他只是拿齐明天去学校的教科书，和阿缝婆婆交谈一两句便回家。

“今天回来得早啊。”

或者，

“今天回来得晚啊。”

阿缝婆婆这样说着。她硬要洪作吃些糖果，然后在最后说道：

“快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这句话她每次都说。

搬到正屋后过了差不多十日，那天洪作像往常一样从河谷的旅馆回来，没回正屋又直接去了土仓。阿缝婆婆一见他便说：

“快回去吧。你妈妈盯着你呢。”

看着阿缝婆婆一脸认真的表情，洪作立刻按她说的回到了正屋。刚一回去母亲七重上便上了二楼，问洪作道：

“阿洪，你去了土仓吗？”

“嗯。”

洪作答道。

“昨晚呢？”

“去了。”

“每晚都去？”

“嗯。”

“为什么每晚都去？”

“去把上学的书拿齐。”

“是吗？我没说错吧。你每晚都去呢。你那婆婆还说什么阿洪晚上绝对没来过。说起扯谎那个婆婆可真是没人比得过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扯谎。”

七重说道。

“我去是去了，但只是去一下子。”

洪作心中想为阿缝婆婆开脱，便这么说道。于是，母亲的脸色一下子严厉起来，说道：

“你说话也怪怪的。不准去土仓这样的话，我一句都没说过吧。我最讨厌狡辩的小孩。你也变得和阿缝婆婆越来越像了。”

这事情当时就算完了，但第二天却引发了一场风波。

洪作从学校回家后，听到从厨房传来了母亲和阿缝婆婆争吵的声音。洪作去二楼放下装教科书的包袱后，总觉得有些放心不下，便去了厨房。结果在那里没有看到母亲和阿缝婆婆的身影。洪作便从厨房出去绕到后门，发现两人面对面地站在土仓前的院子里正在激烈地唇枪舌剑。给人的感觉是她们吵架的地方从厨房那里移动到了这里。

阿缝婆婆略微把脸往前探着说道：

“对不住啊，我什么都没听到。我的耳朵不是拿来听你说废话的。”

“麻烦不要‘你你你^[36]’的这么叫我。‘你’什么啊‘你’！”

“说‘你’真是对不住啊。要不我叫‘您’？”

“要叫太太。”

“你能把自家的媳妇叫‘太太’吗？”

“我从来，哪怕一丁点儿也没有把你当做什么妈。村里也没人会这么觉得。我是看你可怜才养着你。你却尽会扯谎！今后你不准再扯谎了。再扯谎的话，那就请你从这里滚出去。”

母亲七重也是脸色煞白，她无疑已经出离愤怒了。

“你叫我滚出去？！”

阿缝婆婆几乎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然后接着说：

“这里是我家。你给我滚出去好了。啊啊，可怕的女人，可怕啊，可怕啊。”

洪作直盯着两人吵架的身影，走了过去。

“婆婆。”

他说着，拽住了阿缝婆婆的衣袖。他把阿缝婆婆从这里拉开，打算带她回土仓。

“阿洪！”

母亲这次对洪作怒目相向，说道：

“你从今天开始不准再踏入土仓一步。和这个扯谎婆婆说话，就没什么好事。”

“你说什么？”

阿缝婆婆回过头来，一副已经不想再说什么的神情，她的眼睛一个劲儿地在地上搜索着，似乎在找石头砸七重。正在这时，洪作看到母亲的身体慢慢地往地上蜷了下去。母亲一只手摸着自己的额头，一只手支在地上撑住自己的身体，嘴里叫道：

“阿洪，给我水！”

看到母亲脸上全然没了血色，洪作觉得大事不好。他连忙跑进正屋的厨房，用水瓶往碗里倒了水，然后拿回母亲那里。母亲七重把身体靠在柿子树上，脸色依然惨白地站在那里。母亲喝完水，对洪作说：

“阿洪，你去把上家外婆叫来！”

阿缝婆婆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已经完全吓老实了。

“你别站着，稍稍躺下也好。快进土仓来吧。”

她这么说道。

“你说的对，就让我去土仓休息下吧。”

于是母亲这么说着，离开了柿子树，一步步地慢慢往土仓走去。

洪作把两人留在这，往上家跑去。

“妈妈快要倒了，快来啊。”

他把这事告诉外婆，外婆什么也没说便站起来，穿上院子里的木屐便往土仓去了。外婆似乎以为她在跑，但是因为慌里慌张，她比平时走得还慢。稍微走一会儿便停住，然后大大地喘着气，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些什么。虽然洪作不知道外婆在说什么，但他想，外婆肯定是在祈祷：千万别让我女儿七重有什么事，有什么我愿意代替她承受。一旦发生什么麻烦，外婆总是想自己代替别人去承受。

洪作和外婆回到土仓后，看见七重在土仓楼下的地板上躺平，阿缝婆婆给她额上搭了块打湿的手巾。上家的外婆探着头看着七重的脸，说道：

“你肚子里面怀着婴儿，得小心啊。”

随后她转向阿缝婆婆感谢道：

“真是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哪有。”

阿缝婆婆说道。

“打昨天开始，这天气就闷热闷热的。”

说着，她便去二楼泡了茶，用茶盘端来，和外婆两人坐在七重枕边喝茶。七重先是横躺着没有做声，不久好像身体舒服了些，便坐起身来，说道：

“啊啊，真是吓死人了。正和婆婆吵架来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吵架！？”

上家的外婆责问道。

“大吵一架来着。”

七重说着笑了起来。

“能笑就好，相当于已经好了。”

阿缝婆婆说道。这时，两三个附近人家的女人也过来探视，不知她们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那天晚上，洪作从犬饲那里回来后还是直接去了土仓。阿缝婆婆见了洪作说道：

“快回去吧。你妈妈又要吃醋了。”

然后，她用两根手指支在额头上给洪作看^[37]。这时阿缝婆婆的脸看起来真的像是长着角的女鬼面具。洪作回到了正屋，虽然母亲七重已经躺在了睡铺上，但知道他回来后，还是把他叫了过去，说道：

“你去趟土仓吧。你婆婆虽然凶恶，但看来是真心疼你。今晚特别准许你去一趟！不过，明天开始就不要去了。会改不了的。”

洪作从正屋出来，没去土仓而在院子里走着。这是一个和白天一样亮堂的月夜。田里的青蛙一个劲儿地发出嘈杂的叫声，果真是一番初夏之夜的景象。洪作心中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忧伤。洪作搞不清楚这究竟是初夏之夜特有的莫名忧伤，还是因为白天的事情伤了心。

从七月下旬开始便进入了暑假。因为犬饲老师回老家——位于天龙川上游的一个村子——去了，洪作暑假期间只得独自学习。犬饲布置的暑假作业量非常多。他留下了一本几年前的旧考试试题集便走了。洪作必须把这本厚厚的试题集里排得满满当当的算术题全部解完。这本试题集封面都快磨破了，每一页都被人用彩色铅笔画着红线。这可能是犬饲自己几年前用过的，或者可能是他去沼津或三岛时，在旧书店之类的地方为洪作买来的。

洪作面对这本被翻脏的考试试题集，不由得心生感慨。一想到曾经

有一位少年和自己一样把这本试题集摆在桌上专心学习，心中便产生了一种想要和这位少年一较高下的壮志豪情。洪作也用他自己的红色铅笔，继续“弄脏”那本试题集。

八月上旬，洪作要到三津——一个位于西海岸的渔村——的亲戚家去游泳。那是铃江的家。铃江是母亲七重的妹妹，紧接着母亲出生。因此对于洪作来说，那里算是姨妈家。当然，洪作老早就知道姨妈一家住在三津，但前去拜访还是第一次。铃江在她还没懂事的时候便被送去松村家当了养女，完全被当作那家的亲女儿养大。当然，铃江在还是姑娘的年纪便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养女身份，但是养父母却一再对她隐瞒这个事实，据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坚信，眼下已经三十有半的铃江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原因，虽是同住伊豆半岛的亲戚，但两家的走动却不如其他亲戚那般频繁。然而，铃江的养母阿茂^[38]到底还是七重和铃江的姨妈，本身就是亲戚，完全不走动是不可能的。洪作到三津去拜访有着这层亲戚关系的松村家，便是依了母亲七重的建议。

“阿洪，你去三津好好享受下海水浴吧。学习虽然也不错，但都放暑假了，还是到海边晒得浑身黑黢黢的更好。”

母亲七重说道，似乎她也觉得从早到晚在土仓里对桌而坐的洪作看起来有些走火入魔。洪作在此之前从没在海里游过泳，他觉得七重口中所说的海水浴一词听起来相当有魅力，另外他还听说三津的亲戚家种着很多橘子田，这对于洪作来说也相当有吸引力。

洪作把教科书、参考书、笔记本等用包袱皮包好，和一个据说正好到三津去办事的村民一起从汤岛出发了。洪作先是坐公交车到了大仁，在那里换乘了轻便铁道，坐到长冈的车站下了车，又步行了一里左右。

在洪作离开家时，母亲为他说明了姨妈的养父母及姨妈铃江的关系，她说：

“虽然你姨妈是我亲妹妹，但是到了那边不能说她是我妹妹。这点你一定要记清楚。”

阿缝婆婆也提醒了他同样的事情，她说：

“明明不是亲生的，却非得一直当成自己亲生的，这事儿就不切实际，蠢得很。明明姨妈和侄女的关系就很好，却好像非得弄成自己亲生的才行。阿洪去的话，想来阿茂那边会很担心。”

阿缝婆婆所说的阿茂，便是松村家的姨婆，也就是铃江养母的名字。本来阿缝婆婆对洪作的三津之行并没有表示赞许。她说搞不懂七重为什么要让继承家业的宝贝儿子去别人家洗什么海水浴。但是阿缝婆婆只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洪作，在其他人面前只字未提。自从上次在土仓前和七重大吵一架以来，阿缝婆婆的态度变了，用她自己的话说便是“凡事都要忍耐，忍耐”以及“好汉不吃眼前亏”。

在洪作看来，三津村太美了。从长冈走了一里山路，穿过小小的隧道，下完最后的坡道，眼前便突然出现了在盛夏的阳光下闪耀着的蔚蓝大海以及海岸边那片毫无章法地挤成一团的小房子。那里就是三津村。

松村家位于一处地势略高的地方，需要离开大路稍稍往里走才能到。正屋是纯粹的农家风格建筑，进门的房间造有一口很大的地炉，在房子里面有客厅和储物间。除了正屋，在隔着前院、背靠大海的地方还建有土仓和堆东西的棚子。从正屋客厅的廊子上能看见海的一部分，不时有机动船的引擎声从海上传来。

洪作刚踏入松村家一步，便发现他们全家都在欢迎他的到来。正在地板前裸地里的铃江一见洪作，便立刻用她那独特的柔和语调向房里喊道：

“汤岛的阿洪来了。”

“哎呀呀，哎呀呀。”

听到铃江的喊声，她丈夫庄吉便发出迎接成年客人般的招呼声，从后门那边往裸地这边过来了。他一看便是个朴素寡言的人物。不一会儿，一对老年夫妇从储物间那边走了过来，三个小孩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姨婆阿茂是上家外婆的姐姐，面容和体态看起来都完全一样，只是体形要小一圈。一眼就能看出她应该和上家的外婆一样温和善良。而姨公这边不怎么说话，看来多少有点不太和悦的样子。

“就是这个娃娃吗？那个听说一天到晚都在学习的小孩。”

姨公目不转睛地盯着洪作的脸，接着说道：

“你就在这里待一个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海里，然后把自己晒得和渔夫的小孩一样黝黑。”

洪作心想，这可开不得玩笑。若真这么做了，作业也做不了，中学的入学考试也别想合格了。

他们家的小孩中，两个大的是男孩，长子义一和洪作同岁，弟弟武二要小两岁。两人似乎都从早到晚地泡在海里，黝黑的脸上只有眼睛闪着光。妹妹春江上小学一年级，圆圆胖胖的非常可爱。她一个劲儿地缠着她母亲。虽然姨公说要洪作从早到晚都到海里去，但或许因为有七重的托付在先，他们把客厅留给洪作当学习的房间，而且已经在里面准备好了一张小小的书桌。

第二天，洪作便和三个孩子一起到海边去了。这里沙滩虽不是那么宽阔，但有差不多一百个全裸的孩子在这里跑来跑去，浑身沾满了沙子。往海里望去，潮头上总是浮着二三十个孩子的脑袋，仿佛一个个西瓜漂在海上。因为孩子们全都浑身黝黑，洪作不禁为自己白白的身体害羞起来。

这里的海是一片扩展到很远的浅滩，在稍深一点的地方设了跳台。小河童^[39]们两手打直，一个接一个地不断从跳台上扎着猛子跳进潮水里。洪作因为在汤岛的河里也游泳，所以在海里同样能游，但是他不敢从跳台上跳下。他曾经爬上过跳台一次，察觉到自己到底学不来其他孩子的那般绝活，便又沿着梯子爬了下来。

弟弟武二游泳游得好，水也跳得好。哥哥义一老老实实的，武二则脾气也暴，力气也大。洪作和这两兄弟立刻亲近起来，在沙滩上玩相扑什么的，但三人中要数武二最强。

洪作虽然带了学习的东西过来，但是根本没时间打开它们。虽然先前暂定的是上午学习，下午游泳，但洪作还是一大早就和义一、武二他们一起到海边去。洪作受不了他们邀约自己去海边的诱惑。他们中午回家吃饭，吃完午饭便在客厅午睡，睁开眼便又往海边去了。到了晚上，因为白天的疲倦，洪作又早早进入了梦乡。

洪作成为松村家的一员后过了四五天，沼津神木家的兰子来了。兰子一来，学习什么的就别指望了——家中充满了这样的气氛。兰子去海边时穿着黄色的泳衣，背上披着大大的毛巾。和这副打扮的兰子一同去海边，无论是洪作、义一，还是武二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阿兰要去海边啦。大家都要去哦。”

不过当兰子用命令般的语气这么一说，大家只得按她说的办。几人同行时，洪作他们怎么看也像是跟班的。海滩上其他男孩对着兰子起哄，但是兰子反而为此一脸高兴，摆出一副傲然的态度。武二虽然和大家一起到了海边，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洪作和义一他们，倒向了起哄的那边。

玩着玩着，兰子用使坏的眼神看着洪作说道：

“阿洪，你不敢从跳台那里往下跳吧？”

“我敢跳啊。”

“哎呀，你敢跳啊？是吗？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胆子。那你跳一个试试。我给你当回观众。”

兰子说道。

“不想跳。”

“不想跳？！看吧，你害怕了？”

“哪有害怕啊？”

“那你跳一个试试。”

这时兰子使坏的心思已经露骨地表现在她的表情上。

洪作没有办法，和义一、武二他们一起站上了跳台。义一跳了下去，武二也跳了下去。洪作在跳台上站了一会儿。海面远远地在跳台下方荡漾，洪作知道自己现在已被逼到了无论如何都只能往下跳的境地。洪作闭上眼跃了起来。当然，他本打算的是头先扎入水中，但身体离开跳台的一瞬间还是胆怯了，最后变成了脚朝下，以一种洪作自己都觉得极其狼狈的姿势落入了海中。洪作感到腹部一阵剧痛。他浮上海面，一边往陆地游去，一边想着兰子会怎么说自己。但兰子对此什么没说，只是说道：

“阿洪啊，你像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洪作心想，看来自己的样子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狼狈。

对于洪作来说，松村家住着实在太舒服了。姨婆和姨妈既热情又温和。自己一开始还打算待着不喜欢就马上回去，现在才知道，比起在汤岛过暑假，在三津要快活得多。兰子好像也是同样的感觉，先说只过来住两晚，结果过了四天、五天，还没有一点要回去的意思。

“你什么时候回去？”

洪作问道。

“我还要在这里多玩一会儿。在这里玩，一点零花钱都不用花。”

她用老成的语调说道。

兰子来了之后差不多过了五天，三岛的亲戚真门家发来了请洪作去看大社^[40]放焰火的邀请，从母亲七重那边也来了消息，说是让洪作去真门家露露脸，哪怕一下也好。真门家有洪作的姑姑，她是从门野原的石守家嫁过去的，相当于是石守校长和洪作父亲的姐姐。

洪作每日在海里游得高兴，对焰火没有兴趣，但被母亲七重这么一说，只得前往。并且铃江似乎也收到了七重同样的消息。

“阿洪，稍微去一下就行，你到三岛露露脸吧。要是让别人觉得是我

们把你硬留在三津可不好。”

铃江说道。于是，洪作在放焰火这天和义一、武二、兰子三人一起坐公交车去了三岛。因为义一、武二、兰子三人和三岛的真门家并不是亲戚，松村家的大人们都劝他们不要去，但是兰子不听。

“三岛的真门家是洪作的姑姑家吧。这样的话，去住一晚上也没什么吧。”

兰子说道。最后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四个人一起去。

“在那边住一晚上马上就回来。”

在四人离开家之前，铃江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话。

真门家里也有一个和洪作一样大的独子，名叫俊记。洪作虽与他是表兄弟的关系，但是这次却是他第一次造访真门家，也是第一次和俊记见面。

真门家的姑父是町长，他家就在三岛大社前，是栋格调颇高的两层楼建筑，确实像是当町长的人住的房子。

拜访真门家的那晚，孩子们集体坐在二楼的客厅看焰火。看焰火对于洪作来说也是第一次。这时洪作不禁想到，真门家的姑姑果然还是和父亲以及石守校长很像啊。虽然他们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冷漠，但身上却透着股坚韧劲儿——讨厌各种不真诚坦率的事情。

姑姑一会儿给孩子们拿来西瓜，一会儿拿来汽水。兰子让俊记拿来扑克，教大家怎么玩。洪作是第一次玩扑克，他想，城里玩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啊。在玩扑克的同时，不时有巨大的声音响彻夜空，那是发射上天的焰火。每当焰火炸开，洪作都不由得觉得兰子的脸像是被红红绿绿的颜色妆点了起来。

“真漂亮啊。”

洪作刚一感叹，兰子便说道：

“沼津的更漂亮哦。沼津御成桥的焰火比这还要大得多。”

洪作觉得她这样说有些对不住身边的姑姑和俊记他们。

“大又怎么，大又怎么，还不是一样的东西？”

他说。

“不一样啊。大的更壮观。钱也要花好几倍呢。”

“钱花了又怎样？便宜的不更好吗？”

“哎呀，你说便宜的更好？”

兰子噘起嘴来，说道：

“阿洪啊，你就是从跳台上掉下去的。姿势怪极了。就像死了的青蛙一样，啪嗒一声掉进水里。”

接着，她像是寻求他人附和一般向着义一和武二那边说道：

“是吧？”

义一和武二都没有做声。

“哪是掉下去的？”

洪作说道，他的体内正有一股强烈的怒火涌起。

“骗子！阿洪，我讨厌你。”

兰子板起脸来，把头转向一边。

“你们吵什么呢？傻瓜。”

姑姑发话了。这件事到这里便没了下文，但是洪作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知是愤怒还是悲哀的情绪，他一边玩着扑克，一边看着不时发射到天上的焰火。

那晚，洪作和义一、武二一起睡在同一间客厅里并排而铺的睡铺

上。兰子一个人睡在隔壁的房间。兰子睡下后还向义一和武二搭话，但却一句话也不对洪作说。

“下次一起到沼津我家来吧。——我们三个一起玩。”

她之所以专门说我们三个，意思就是要把洪作排除在外。洪作心想，自己就是去死也不会去什么沼津了。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兰子似乎完全忘记了昨晚和洪作的争执，她找洪作商量事情来了。她说：

“我该怎么办啊？是再去三津，还是回沼津家里啊？到底该怎么办呢？阿洪你觉得呢？”

“再去三津游游泳不好吗？”

洪作说道。虽然他知道兰子在，自己在三津的生活就会被搅乱，但和兰子在一起，生活似乎变得更加热闹和有劲头起来，这一点也是事实。但是，兰子最终还是决定从三岛一个人回沼津家里。从真门家告辞后，洪作和义一、武二一起把兰子送到了通往沼津的电车站，在那里和她道了别。

之后洪作他们又坐上从同一个车站开出的小火车到了长冈，再从那里走向三津。洪作是第二次走这条路。和之前那次一样，一走到可以俯瞰海面的坡道，他们就在那里休息，在休息时向下望着三津村的景色。洪作心想，在迄今为止他所了解的地方里，这里恐怕最美的。或许这里是日本最美的地方。他觉得拥有这般优美景色的地方几乎不可能存在。

洪作在三津一直待到八月中旬，回到汤岛时他已经晒得皮肤黧黑。因为在三津时只顾着游泳，完全没有学习，回到汤岛之后，洪作便没有闲暇时间可以用来玩耍了。

从三津回来后，洪作发现有些时日未见的阿缝婆婆看起来又小了一圈。洪作把三津送的一盒羊羹带去了阿缝婆婆那里。之前他把这个羊羹交到母亲七重手里，但是七重说：

“你拿到土仓的阿缝婆婆那里去吧。最近她好像每天都要去买些点心一个人吃。要说那寒碜的样儿，也是没谁了。”

阿缝婆婆去粗点心店买点心事情，洪作很早以前便知道了。阿缝婆婆大约从去年开始，吃甜食变得厉害起来，一天不吃好几次甜的东西就不行。不过即便如此，她每次去点心店，绝不会一次性买很多，而是只买当天吃的那么少少一点。洪作也曾劝过阿缝婆婆：一次多买点不是更好吗？但阿缝婆婆说：

“太浪费了，得花钱。”

洪作不禁觉得，说这话的阿缝婆婆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些糊涂了。

当洪作把羊羹拿给她时，阿缝婆婆双手毕恭毕敬地接过，说道：

“这是阿洪给的礼物。我要给村里人都分点儿。”

“别分了，全部自己吃吧。”

洪作刚一劝道，阿缝婆婆便说：

“心里面的高兴，多少也要给大家分享一点。”

她确实这么做了。她把羊羹切成几块包进纸里，拿着包好的东西便走去村里的几户人家，给他们分发了羊羹。母亲七重马上便得知了这件事，她对洪作说：

“到底分给了哪些家人，你去不动声色地问问。”

母亲好像打算过后一家家地去拜访这些阿缝婆婆分发过羊羹块的人家，给他们解释这个事情。

洪作晚上到土仓问了一下阿缝婆婆把羊羹分给了哪些人家。

“给医生和寺庙的和尚那儿送了大块的。不久婆婆就要麻烦他们啦。然后，给那些言语上关照过婆婆我的人也送了。”

阿缝婆婆说道。

“然后是送的哪儿跟哪儿啊？”

洪作问道。

“中井家的媳妇儿、大杉家的老爷子、针店的老板娘，还有清水屋的婆婆。”

阿缝婆婆说道。

“中井家的媳妇儿是个相当让人舒心的好媳妇儿。阿洪去三津的时候，她对婆婆说，阿洪不在，婆婆肯定很寂寞吧。大杉家的老爷子也是，直到两三年前还是个贪心的老头子，最近心地也变得善良多了。那老爷子对我说，你和洪作被人分开，一定很难受吧。”

阿缝婆婆嘴里含着假牙含混不清地说着，洪作注视着她的脸，感觉有些疼人。阿缝婆婆的羊羹都送给了些平素和家里并没有密切来往的人，看来这事免不了要被人诟病，然而洪作却没法产生责备阿缝婆婆的念头。

洪作暂且把从阿缝婆婆那里听来的人名告诉了母亲。

“哎——，哎——”

母亲带着叹息说道：

“以前那么性格刚强、使钱大方的婆婆现在已经完全老糊涂了。”

洪作直到暑假的最后一天，才好不容易做完犬饲布置的作业。虽然有差不多二十道题怎么也解不出来，其余的也算是做出来了。洪作做完这本厚厚的考试试题集后信心大增，觉得自己已经不会输给任何人了。

进入九月后不久，犬饲回来了。因为他提前用明信片告诉了洪作自己回汤岛的时间，洪作便到公交站去迎接这位年轻教师。洪作见着犬饲，觉得他比暑假前瘦多了。

“老师瘦了！”

洪作话音未落，犬饲便说道：

“我是学习学瘦的。如果不学得自己都瘦了，可成不了什么器。”

他的目光看来非常锐利。

洪作送犬饲前往河谷里的旅馆，犬饲在中途问道：

“阿洪，你思考过死这件事情没有？”

“没有。”

洪作刚一回答，犬饲便叫道：

“没思考过死？！蠢货！老师一整晚睡不着，脑子里思考的尽是死。”

之后他又自言自语般地小声说道：

“啊啊，我已经不行了。”

“什么不行了？”

“你问什么不行了？别问这么自以为是的问题。没才能，没钱，没健康的时候，人就不行了。”

犬饲咆哮般地说道。

第二学期开学后不久，村里开始传言：犬饲好像患了神经衰弱。洪作也清楚，犬饲不太正常。洪作虽然每晚去犬饲那里学习，但以前那种快乐时光已经不复存在。犬饲总是让洪作自习，自己要么在旅馆的院子散步，要么仰面横躺在廊子上，完全沉浸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他的行为举止已经失去了镇定。

第七章

洪作几乎每晚都去犬饲那里学习，但在洪作看来，犬饲已经完全不是个正常人了。他有时会坐在廊子上，呆呆地仰望天空；有时会在听得见浅滩流水的院子里低头散步；有时又会像着了魔一样，打开厚厚的书本，视线死死地盯着里面的书页，一动不动。他的举动每天各不相同，但总有一点不变，那便是他完全无视了洪作的存在。洪作几乎每晚都是到了犬饲的房里，就在那里自习，然后回家。

只有当洪作进入房间时，犬饲才会抬起头往洪作这边看看，仿佛在说：啊，你来啦。之后，他便是一副完全不介意洪作做些什么的模样。洪作把放在屋角的书桌移到房间正中，在上面摆好自己带来的教科书和笔记本等，开始了自习。犬饲甚至都不打算看一眼洪作在做什么。不过虽然同是自习，在犬饲房间里学习，比起在家效率要高出不少。一到犬饲的房间，洪作便自然而然地就进入学习状态，在自习的时候，他辛勤地移动着铅笔。

家里和村里的人们有时会问洪作，犬饲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每当这种时，洪作便若无其事般地回答道：

“没有啊。”

他想保护犬饲免受坊间传言的伤害。但犬饲在教员室里的言行，在教室里与学生们的相处情况不断传入村民们的耳朵里，即使洪作一个人仍在努力，但到底还是没办法帮他掩盖了。

犬饲从九月底开始便没在学校现身了。各种传言都有，有说校长不准他来学校的，也有说村长半强制地要求他去休养的。但是洪作没在意这些，仍然每晚去河谷的旅馆。

母亲七重有些担心，她说：

“去那神经衰弱的老师那儿也学不到什么正经的东西吧。阿洪，别去了怎么样？！”

“不，老师教得好好的。”

洪作说道。他心想，要是自己不去了，大概会让犬饲老师难受吧，即便不难受，他也可能感到寂寞，或者因此受到打击，要是因为这个让他病情加重就麻烦了。

村民们多少都觉得犬饲这样子有点吓人，但也许是每晚和他见面的缘故，洪作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

犬饲没去学校的差不多第十天晚上，他很难得地说道：

“阿洪，我们去瀑布吧。”

“瀑布，是净莲瀑布吗？”

洪作问道。

“是的。今晚月光很好，去那里很惬意吧。”

犬饲说道。在洪作看来，今晚的犬饲与平日不同，完全是个正常人。他的眼神平静，口中说出的话语来也镇定沉稳，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异常。

“嗯，那我们去一趟吧。”

洪作也答应了。他想，虽然到净莲瀑布有小一里的路程，但披着月光走在下田街道上大概也是件惬意的事情吧。虽然今晚学不成了，但休息一个晚上目前看来不会有什么影响。洪作把装书的布包袱放在犬饲的房间里，便和他一同离开了旅馆。

“已经完全入秋了。”

犬饲用沉静的语调说道。

“你不冷吗？”

“不冷。”

“不要感冒了。从今天开始到考试那天，身体可千万别弄坏了。”

洪作觉得犬饲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今晚的犬饲，身上看不到一丝神经衰弱患者的阴沉。在沿着从河谷通向下田街道的坡道往上爬的时候，犬饲和洪作肩并肩地行走，但一踏上街道，他便丢下洪作，一个人快步走了起来。

“老师！”

洪作为了追上犬饲，有时不得不小跑起来。但是即使追上了，一会儿两人间的距离又拉开了。可以说犬饲并非在走，而是半跑着前进。

两人穿过大泷村的时候，洪作心中一个劲儿地期盼着能遇见什么人。他想遇见什么人后给他说明情况，拜托他把犬饲带回住处。犬饲到底还是明显地不正常。

“老师，回去吧。”

洪作每次追上犬饲，都要重复这话好几次，可是犬饲完全不听。他看也不看洪作一眼，只是拼命地在街道上走着，仿佛有什么急事要办。一种强烈的不安向洪作袭来。月光照射下，犬饲在地上拖着阴暗的身影，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目不斜视地走着，这已经不是什么神经衰弱了，而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疯子。

从大泷村到净莲瀑布所在的地方没有村子。中途，洪作从后面紧紧地抱住犬饲的身体。

“老师，回去吧。”

洪作保持抱住犬饲的姿势，被他拖着往前走。洪作没想到犬饲有这么大的劲儿。洪作想方设法地要阻碍犬饲的步伐，但是毫无办法。在道路马上就要延伸进杉树林里的地方，犬饲突然停下了脚步，他说：

“我要跳净莲瀑布。”

听了这话，洪作不由得汗毛倒竖。一股寒气瞬间贯穿了洪作的整个身体。

“为什么要跳？”

“我想死。”

“您为什么想死？”

洪作刚一问，犬饲便咆哮般道：

“别说这么自以为是的话。你们懂什么！”

说着他又大步走了起来。一边走一边说：

“阿洪，你要看着我死，然后告诉村里人。听到了吗？懂了吗？”

“懂了。”

洪作嘴上虽然这么说，身子却绕到犬饲的前面，使出全身气力想让犬饲改变步行的方向。他想，接下来一步也不能再让他继续接近净莲瀑布了。犬饲口中叫喊着简短的言语：烦死了！你想拦着我？！等等。洪作在街道中央与犬饲扭在了一起。

洪作使出浑身的气力向犬饲猛推过去，犬饲踉跄了两三步跪倒在了地上。

“你这小子！”

犬饲的怒吼在身后响起，洪作飞快地跑了起来，犬饲追了过来。洪作往大泷村跑了半町左右，过了一会儿犬饲便不追了。

洪作停住脚步，隔着相当远的距离望着犬饲的方向。犬饲看起来真是生气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街道正中，其间他似乎想捡石头，眼睛一直注视着地面，在那里画圈似的转了起来。

洪作注视着犬饲的这般身影，不禁觉得他没救了。这是洪作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孤独的人的身影。洪作不知道该拿犬饲怎么办。靠近他自己害怕，但又不能就这么一逃了之。

过了一会儿，犬饲也许是一路暴走到这里累了，便坐在了路边的石

头上。正午般明亮的月光使犬饲那黑色的身影轮廓鲜明地浮现了出来。洪作站在原地，一直往犬饲的方向望了十分钟左右。夜里空气清冷，秋虫的叫声一齐从路边的草丛中响起。

远处传来了人声，洪作等着他们走近自己。那群人好像是新田村的青年，四五个人走在一起，一边高声说着话一边往这边过来。不久他们走到洪作身边，其中一个人问道：

“喂，你在干什么呢？”

“犬饲老师说他要跳净莲瀑布。”

“跳瀑布！谁啊？”

“犬饲老师。”

“啊啊，那个神经衰弱啊。那边那个就是犬饲吗？”

一个人说着，往犬饲那边看了看。洪作向他们简单地说明了下事情的经过。

“行！”

一个人信心满怀地说道。说完他便立刻往犬饲那边走去，其他人马上也跟了上去。

在此期间，洪作远远地看着青年们和犬饲在街道正中说着话。过了一会儿，那群青年中的一个走过来告诉洪作：

“他完全疯了。今晚他就交给我们，你回家吧。”

洪作把犬饲拜托给青年们后，便马上回村。他又去了一次河谷的旅馆，拿了自己装着教科书的包袱，告知了旅馆柜台犬饲的事情，这才回家。

第二天一上学，洪作才知道犬饲的事情已经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据说村公所的人一大早便护送着犬饲坐上马车走了，他们要把他送到沼津的精神病院去住院。因为这次的事件，村里人都一个劲儿地找

洪作了解情况。大人们似乎想知道更多细节，哪怕一点也好，他们刨根问底地向洪作提问。他们在问的时候少不了这么说：

“阿洪，当时真是难为你了。”

或者，

“阿洪，当时真是辛苦你了。”

其中也有人这么说：

“阿洪，被一个疯子教真是灾难啊，你还得重新再学一次。”

洪作很讨厌那些用难听的话骂犬饲的人。即使犬饲多少有些精神不正常是事实，但他看起来比村里任何大人都更像具备了高等知识的上等人。洪作想，即便在事件当晚，犬饲在走上街道前也是正常的。犬饲正常时说的话仍然萦绕在洪作耳边，挥之不去。

——不要感冒了。从今天开始到考试那天，身体可千万别弄坏了。

一想到正常的犬饲口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关心自己身体的，洪作便为他感到难过。他甚至觉得犬饲是不是因为辅导自己的应试学习才变成那样的。

洪作常常说到犬饲，他非常强烈地想知道犬饲现在怎么样了。阿缝婆婆每次听到洪作说起犬饲的名字，都会皱着眉头说道：

“阿洪，你没必要那么担心。不要太操心其他人的事情。学习也学得差不多就行了。婆婆反对你学得太猛。要放轻松些。只要放轻松就不会得神经衰弱。”

从九月末起，阿缝婆婆开始频繁躺着，说身体不舒服。即使在白天，洪作去土仓也基本上只能看到阿缝婆婆躺在睡铺上的身影。

“不舒服吗？”

洪作问道。

“哪有？”

阿缝婆婆说着便从睡铺上起来，想让洪作明白自己的身体没有一点儿不好。

“你就躺着好了。”

洪作刚这么说，阿缝婆婆便开始忙活着绑衣服束带什么的，她说：

“躺什么躺，得准备冬天的东西。”

但是洪作心想，自己没来土仓时，阿缝婆婆恐怕就是这么一直躺着的状态。一些东西隐隐约约地让洪作这么想。他注意到窗框上积着灰，或许已经好些天没人打扫了。

“没打扫吗？”

洪作问道。

“哪有？早上才打扫的。”

阿缝婆婆说道。阿缝婆婆的这种状况，母亲七重也是心知肚明，她好多次劝阿缝婆婆来正屋这边吃饭，但阿缝婆婆总是不答应。所以，七重每日三餐都要把载着米饭和副食的小食案搬去土仓。

阿缝婆婆最初好像因为自己一天三顿既要七重做又要七重送而感到过意不去，便对七重说：自己实在不忍心一日三餐都让她操心，今后只送一次晚饭就行。但阿缝婆婆吃着吃着就习惯了，嘴里开始说出些带着责备意味的话语。比如：

“这菜都舍不得放点酱油啊。”

或者，

“这鸡蛋可真小啊。”

这些话当然不会当着七重说，但只要是其他人送饭，她便一定会抱怨伙食。

“别人好不容易做给她吃，真是个可恨的婆婆。”

七重有时也很生气。上家外婆每天都要去土仓探视一次。

“那个婆婆一个人在土仓，想来非常寂寞吧。”

心好的外婆似乎由衷地对阿缝婆婆感到同情。阿缝婆婆好像也明白外婆的这番心意，每次她来探视便会说：

“受你照顾了，不好意思啊。”

或者，

“真是给你添了好大的麻烦。”

等等。阿缝婆婆对外婆也变得和善起来。

一天晚上，洪作到上家去，遇见上家的人聚在一起讨论阿缝婆婆的事，母亲七重也在其中。

“不管怎么说，阿缝婆婆也到了要交待的时候了。估计时日不多了。”

外公说道。

“是啊，一下子变得菩萨似的慈眉善目。好像她白天也一直躺着。”

外婆说道。

“那个人啊，哎，一辈子过得为所欲为。给周围人添了好多麻烦，可还是我行我素，死不悔改。这下即使死了，想来也没什么遗憾吧。”

七重似乎有些冷漠地说道。据说白天的时候，阿缝婆婆因为脑缺血发作倒在了土仓的楼梯下面，大家请了医生来，忙得团团转。洪作这天还没有见着阿缝婆婆。因为在学校，他既不知道阿缝婆婆昏倒了，也不知道医生来了。

“婆婆不好了吗？”

洪作问道。

“当下没有好担心的，但是医生也说了，阿缝婆婆那么大岁数了。”

外婆说道。洪作离开上家，马上去了土仓。因为土仓门开着，他立刻就进去了。阿缝婆婆正坐在睡铺上，一见洪作的脸，竟很有礼貌地说道：

“阿洪，谢谢你来看我。”

洪作在枕边坐下，阿缝婆婆说道：

“今天医生来了。医生都来了，说明婆婆我已经不行了。接下来婆婆要努力活到阿洪念中学。”

说这话时，她的脸色异常苍白。洪作想给阿缝婆婆说些安慰的话，但是想不到合适的语言，便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阿缝婆婆说：

“阿洪，已经很晚了，快回正屋去吧。”

阿缝婆婆似乎对他母亲七重有些顾虑，怕她知道阿洪来这里的事情。

洪作听话地离开了土仓。洪作自己也不禁感到阿缝婆婆可能命不久矣。洪作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一会儿，他想起了考试试题里有篇文章叫做《世上多忧愁》，他觉得人生确实多忧愁。犬饲发疯令人忧愁，阿缝婆婆不断衰老的状况也无疑令人忧愁。洪作又久违地想起了英年早逝的咲子姨妈。咲子的死也是另一件令人忧愁的事情。这天晚上，人生以一副复杂而又令人莫名忧伤的面孔出现在洪作面前。

在那以后，阿缝婆婆便一直卧榻不起。上家的外婆和七重两人交替着每天来土仓很多次。附近人家的女人们也每日常来探视。她们离开土仓到了正屋便说：

“还早，还早，那样子熬过今年没问题。”

或者，

“不管怎么说，她还能吃，能挺过今年秋收，大概是准备吃了今年的新米再死吧。”

等等。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等阿缝婆婆死，洪作每次听到后都会心生不快。

洪作也每天去一次土仓。阿缝婆婆好像等着洪作似的，一见他便会说：

“今天来得真早啊。”

或者，

“今天比昨天晚啊。”

等等。阿缝婆婆拿出别人探视她时送来的东西，千方百计想让洪作吃一点。洪作待在阿缝婆婆枕边，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以前和阿缝婆婆在土仓一起生活时，自己从未觉得阿缝婆婆拿出来的东西不干净，但现在他却莫名地不想伸手去拿。

“阿洪没吃，老鼠们都不好意思到这儿来吃。来，吃吧。”

阿缝婆婆说道。

“过后我边学边吃。”

洪作说着，从阿缝婆婆手里接过吃的包进纸里，然后放入怀中。好像这样做，阿缝婆婆就安心了。

十月中旬的某天晚上，洪作为阿缝婆婆做了烫荞麦面糕。他先把荞麦面粉放进碗里，然后从上面一点点地浇上开水，接着用筷子搅拌。阿缝婆婆一边注视着洪作手上的动作，一边反复提醒了他好几次，说：

“别烫着了。”

阿缝婆婆享用了面糕，似乎吃得很香。

“吃了阿洪做的面糕，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说着，阿缝婆婆便把满是皱纹的手伸向眼旁。泪水正从她的眼里涌出。

“之前给阿洪做了那么多次年糕，婆婆终于也让阿洪做了一回。”

阿缝婆婆的声音在颤抖。洪作此时也感到心头涌起了一阵强烈的感动。但这并非是听了阿缝婆婆的话才产生的感动，而是在搅拌荞麦面粉的过程中，由搅拌这个动作自然涌现出的感动。以前阿缝婆婆给自己做了好多次年糕，现在是自己在给她做年糕——洪作自己也产生了这样的感慨。阿缝婆婆的感受也与洪作的心头所感相同。

洪作自打阿缝婆婆卧病在床后便变得沉默起来，这点连他自己都能察觉。他虽然想对阿缝婆婆说些体贴的话，但却怎么也不能老实地说出口。他总是坐在阿缝婆婆枕边，一脸沉默地点着头听她说话，帮她做一两件她吩咐的事情，之后便说着：

“婆婆，我下次再来。”

起身离去。

犬饲住院后过了一个月左右，有传言说他已经痊愈出院，但好像不会再来汤岛的小学，而是转任骏东郡某地的小学。这个传言是真的。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校长在朝会时亲口向全体学生传达了这个事情。

——犬饲老师埋头苦学，以致搞垮了身子。从这点来讲，实在是难得的老师。这次他将调动到他故乡附近骏东郡的学校。老师说他想来和大家道个别，我以一己之见劝住了他。因为老师再回我们学校，肯定就不想从这里调动到其他学校去了。

校长这么说道。在全校的学生中，听校长讲话听得最专注的无疑是洪作。他非常想见一见犬饲。洪作心想，若犬饲的病尚未痊愈便罢了，但既然现在他已经康复到了能转任他校的程度，自己还是想见他一次，哪怕看一眼也好。

当洪作把他的想法告诉母亲七重之后，当即遭到了反驳。

“你在说什么啊？阿洪。你去他那里试试。搞不好他又要说想跳瀑布了。不行，不行！”

“他已经好了。”

“哪能好了啊。肯定只是当他好了。”

洪作虽然对母亲的说法不服，却也没法继续固执己见。洪作也给上家的外公和外婆说了同样的话，两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你在说什么！阿洪，你才该去医院呢。”

外公板着脸说道。

“阿洪，最好还是别去。那种病啊，你就不能去招惹他。”

外婆说道。只有阿缝婆婆说的多少和大家有点不同。

“我原先就觉得那老师有点古怪，果然是这个。”

说着，阿缝婆婆用手在头上画着圈^[41]，接着说道：

“但是，正因为他是那样的老师，说不定对于阿洪而言才是好老师。不过还是别去为好。阿洪你可是连天狗都看好的孩子啊。还是不去比较妥当。”

进入十二月，严寒突然来临。若是往年，几乎可以说新年前绝对不会下雪。但今年不知为什么，十二月中旬便已降下雪来。虽然没有积雪，但是连接两三天，一到下午便白雪飞舞。

洪作在二楼的客厅生上火，每晚在桌前学到很晚。翻年后不久，洪作便要 and 母亲七重以及弟弟妹妹一起搬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居住。洪作本打算在汤岛小学念完六年级的课程——也就是在寻常科毕业后再考滨松的中学，但是根据在滨松的父亲的意见，洪作得提前过去，感受一下考试地那里小学的氛围，哪怕只是短短一段时间。父亲的考量这样的：比起一下子从乡下过去考试，这样做能避免上考场时怯场。

洪作不久将转学到滨松的小学——这件事在村里变得尽人皆知。因为阿缝婆婆已经在土仓里卧榻不起了，自然不能是她亲自出门到处宣扬，但是把这件事告诉村民们的，到底还是她。阿缝婆婆对前来探视自己的人们说阿洪要去滨松的事情，仿佛这是世上唯一的话题。

“至少让阿洪在这里待到三月，让他从这里的小学毕业啊。明明可以这样，却非得像是抢人一样地把他带走。啊啊，真是太残忍了。”

阿缝婆婆这样说道。阿缝婆婆虽然对自己将会孤身一人感到非常不安，但她绝不说自己不安，而是说洪作可怜。村里的女人们本是来探视她的，因为听了好多次同样的抱怨，便完全厌倦了这个话题。即使一开始同情阿缝婆婆处境的人，最终也不顺着她的意思说话了。

“婆婆啊，这样不好吗？一个人的话就用不着操心谁了，多爽快。”

有人不怀好意地这么说道。

“本来你就是一个来到村子里的。现在即使变回一个人，该恨谁啊？这不就是变回最初的样子么？”

也有人讽刺地这么说道。洪作每天只去一次土仓。虽然他看着阿缝婆婆的脸逐渐憔悴，心里并不好受，但一想到阿缝婆婆正等着自己过去，便不能不前去露个面。

在年关将至的一天，洪作花了比平时更久的一段时间坐在阿缝婆婆枕边。这是因为那天很冷，洪作莫名觉得让阿缝婆婆一个人待在那里太可怜了。其间，阿缝婆婆用多少不同于以往的平静语调说道：

“婆婆每天都想着死，想着死。婆婆想趁洪作还在这里的时候赶紧死。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死成。”

“没必要死啊。”

洪作说。

“有上家外婆在，婆婆怎么会寂寞啊？”

“是啊。你上家的外婆是活菩萨，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世上该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那样的人了。那个人肚子里生出的叻子也是个好姑娘。因为她是好姑娘才这么早就死了。叻子长得真标致啊，那么疼爱阿洪。”

阿缝婆婆说道。虽然在叻子在世的时候，阿缝婆婆总是叫她“没用的叻子”，绝不会说她的好话，但是现在叻子在阿缝婆婆的眼中，不知为什么已经变成了一位温柔善良的女性。

在元旦早上，洪作和母亲七重一起端着烩年糕和红烧菜^[42]去了土仓。母亲用筷子尖夹起煮软的烩年糕，一次次送进阿缝婆婆嘴里。母亲七重这动作看起来非常轻柔，像是对待亲生母亲一般。阿缝婆婆也早已不再对着七重说恼人的话，每当七重把年糕送到她嘴边时，她便轻轻点头，毫不掩饰地表达她的感谢。洪作看着两人这样，心中感到难以言表的满足，想就这么一直看下去。

正月里装饰着松枝的时候^[43]刚过，阿缝婆婆的病情便急转直下。她感冒了，还发起了高烧。母亲七重不准洪作去土仓。村里来慰问的也都是来的正屋，而不去土仓那边。据医生讲，阿缝婆婆已经年老体弱，现在又染上了白喉，所以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不久阿缝婆婆被从土仓移到了正屋。与此同时，洪作和弟弟妹妹他们搬去了上家。洪作坐在上家二楼的书桌前学习。虽然他很挂念阿缝婆婆，但是她患了传染病，没法靠近她。上家的外婆、母亲七重以及两个附近人家的女人正尽心尽力地看护着阿缝婆婆。

从搬到上家的第二天夜里开始，洪作也发起烧来。从那晚起，他便被高烧所折磨。洪作原本并不算健壮，但在此之前从未得过像这样的病，所以那一晚高烧便让他变得憔悴不已，几乎要让人认不出来。但是他和阿缝婆婆不同，洪作只是感冒了，不用担心白喉，只要注意不要发展成肺炎就行。洪作在被高烧折磨的同时，感到不断有谁的手在帮自己换冰袋。似乎是外婆，似乎是母亲七重。有时他甚至觉得是不是叻子。

洪作半清醒半迷糊地挨过了两天两晚，在第三天的傍晚终于觉得自己缓过来了。烧已经退了。外婆过来了，她一边注视着洪作的脸，一边小声地说道：

“不好了。——婆婆今天早上过世了。”

洪作吃了一惊，但身体一动也没动。他全身关节都在疼痛。

“老天爷怕阿洪伤心，才让你也发烧的。一定是这样。”

外婆说道。洪作从窗户往外望去。上家二楼的窗户和土仓不同，因为位置很高，从那里只看得见天空。令人心生寒意的灰色天空在窗外铺开，一片叶子也没有的光秃树梢将尖尖的枝丫交叉在一起。

看到洪作对阿缝婆婆的死一点反应都没有，外婆似乎觉得他这样子有些疼人，便大声喊道：

“阿洪！”

洪作对阿缝婆婆的死没有感到悲伤，这点连他自己也不由得非常惊讶。啊啊，这样啊。他仅仅这么想了一下，之后便只想一直沉默下去。

“阿缝婆婆过世了！”

外婆又说道。洪作仍然没有作声。洪作心想，阿缝婆婆之前那样热切地说着想趁洪作还在汤岛的时候死，现在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外婆起身走后不久，母亲七重来了。她站着说道：

“你听说了婆婆的事情？”

“嗯。”

洪作回答。

“葬礼明天办。阿洪你就在这二楼送婆婆一程吧。”

“嗯。”

“我让棺材在这里停一停。”

“嗯。”

接着，洪作便把目光移向窗子的方向。他想让母亲快点离开。这时

有人在下面叫着母亲，她便急急忙忙地下楼去了。现在正屋那边肯定有很多吊唁的人进进出出，热闹嘈杂。洪作感到不光是正屋，上家这边楼下似乎也人来人往，喧闹不断。

洪作一个人茫然恍惚地躺着，他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了强烈的情感。没有人再上楼来。阿缝婆婆去世了。即使再去土仓二楼，也没法再看见她的身影了。阿缝婆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就像曾外祖母阿品婆婆和叻子那样，阿缝婆婆的身影突然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那接下来，终于就剩自己一个人了！洪作这么想着。虽然他也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但是这不一码事，洪作觉得就剩自己一个人被留在了这世界上。

与此同时，洪作也感到了一种解放感——自己终于一个人了。这点完全出乎洪作自己的意料。阿缝婆婆已经不在了。他觉得自己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离开这个村子了，不管是去滨松，还是去哪里。

洪作第二天早上从被窝里爬起来。虽然身子有点摇摇晃晃，但并没有不舒服，头脑也很清醒。快到正午时，母亲七重来了，放下洪作送别阿缝婆婆灵柩时要穿的衣服便离开了。在送葬的队伍快要经过这里前，一个附近人家的女人帮他穿上了这身衣服。

洪作站在二楼的窗户那里。送葬的队伍带着一种非常缓慢的感觉往这边过来了。孩子们在送葬队伍周围跑来跑去，时而跑到前面，时而跟在后面。似乎受了母亲七重所托，阿缝婆婆的灵柩在上家前面稍稍停留了一会儿。四个抬着灵柩的村里青年中，有一个抬头往洪作站的窗口方向看了一眼。

洪作对着灵柩鞠了一躬。洪作想到，阿缝婆婆的身体现在就在这长方形的盒子里仰面躺着。只是在他这么想的时候，他才感到了一股强烈的感情涌上心头。但是顾虑到很多人正看着自己，洪作双拳紧攥，忍住不让眼泪流下。虽然忍住了呜咽，但眼泪还是夺眶而出，眼前的送葬队伍变得模糊起来。母亲七重和外婆她们身着黑色丧服的身影，让送葬的队列看起来异常令人伤感。

送丧队伍走过后，在二楼陪着洪作的那个附近人家的女人说：

“这下最疼爱阿洪的婆婆也走了。”

听到这句话，洪作才第一次用衣袖去擦拭泪水。他感到阿缝婆婆真的离开自己而去了。

接下来三天，洪作仿佛被人们遗忘了一般留在了上家的二楼。大家都很忙，都没有工夫管洪作。虽然他们请了附近的老太婆们每晚给死者念经，但是因为洪作远离了正屋的嘈杂，所以他对阿缝婆婆的死，有着和其他人稍稍不同的感受方式。因为这里既听不到念经的声音，也看不到烟雾缭绕的佛坛，他不由得感到阿缝婆婆的死，就像是肉体突然从地上消失不见。阿缝婆婆的死并非是这种类型——死者成了佛，还在那里受着大家膜拜——，而是突然断了气，被装进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运到山上，埋进土里，从地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

因为阿缝婆婆的死，洪作他们去滨松的时间变更为二月中旬，延迟了一个月左右。

母亲七重非常忙。在阿缝婆婆的葬礼之后，还必须举行头七和三七的法事，另一方面，搬家的准备也不能停下。虽然父亲因为演习去了某处出差，没能参加葬礼，但是头七的时候还是来了。法事结束之后，他只住了一晚便马上回去了。洪作没和父亲说上像样的话。但是在送父亲到公交车站时，父亲说：

“去了滨松，以后就不怎么有机会去门野原了。你去伯父家道个别吧。”

洪作按父亲说的，过了两三天，便去门野原的伯父伯母家道别。他好久没见到石守森之进了。没干校长了之后，伯父便几乎不到汤岛来了，因此完全没有机会见面。洪作一走进石守家那旧式农家风格的屋内裸地，坐在地炉旁边的伯父便立刻往洪作这边看来，但并没有说什么欢迎之类的话，而是仍旧板着脸，说道：

“洪作你老是写错别字，最近改正了吗？”

洪作对伯父的问话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特别爱写错别字。但他还是答道：

“改正了。”

“不改正的话可考不上。你爸爸年轻时也老写错别字来着。”

伯父说道。不光自己被说，甚至连父亲也遭到了批评，洪作心中觉得这一点儿也不好玩。洪作一来到地炉旁，染着黑齿的伯母便从里屋过来了。也许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伯母也没说什么欢迎的话。不过她脸上带着笑说：

“阿洪，你还没忘来门野原的路，真好。”

“阿洪只要阿缝婆婆在，其他人谁不在了都行。阿洪就是这样。但现在阿缝婆婆过世了，阿洪这才终于想起了伯父家在门野原，于是今天便来了。”

伯母说着，稍稍停顿了一下，用略微正式的感觉说道：

“好啦。欢迎你来。”

这种说法是伯母独有的——先说些充满讽刺的话作为前奏，然后才在此基础上正式问候。因为伯母说话不中听，亲戚们对她的评价不太好。但是洪作反而在这样的伯母身上能体会到血亲般的真情，所以很喜欢她。伯母的脸如果只是晃眼一看，免不了让人觉得像女鬼面具般可怕。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伯母的脸生得端正；目光虽然有些锐利，但是清澈明亮；能看见染黑牙齿的小嘴，外形看起来紧致分明。让人不由得觉得她年轻时也应当是位美丽的女子。

伯母去了屋后的田地里，洪作和伯父聊了起来。

“洪作将来要干什么？”

“不知道。”

“你家代代都是医生，大概得当医生吧。不过，也许你不适合当医

生。”

伯父这样说道。

“不管怎样，你干自己想干的工作就行。人这一辈子，一下子就过完了。”

和伯父说话虽然有种被责骂的感觉，但到底还是能从其中感到一些温暖，这是在其他人的话语中感受不到的。他说起话来，总能让人不由得感受到人生这种东西。

洪作本来也想和自己的堂兄弟唐平一起说说话，但听说他前一天去了三岛，现在不在，实在不巧。洪作和伯父伯母聊了两个小时左右，在他们家吃了饭，便从门野原的家中告辞而去。

洪作和母亲七重一起给土仓做了次大扫除。七重把土仓柜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扯了出来，要么拿到太阳下晒，要么烧掉。在七重看来，土仓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是些没有用的脏东西。洪作对母亲这种看法心生不悦。对于洪作来说，无论哪样东西他都多少有些留恋。这些都是在洪作和阿缝婆婆一起生活时，多多少少发挥过作用的生活用品。

“哎呀，连这东西都收着！要说脏也没得比了。来，阿洪，把这个拿到外面去！”

每当母亲这么说，洪作都会反驳：

“哪里脏了？”

当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多次后，母亲终于生气了。

“真是个怪孩子！”

母亲说道。

“因为脏我才说脏的。”

“哪里脏了？”

“不脏的话，你就拿去好好收着吧。”

“嗯，我收着。”

洪作赌着气说道。然而实际上，从土仓中清出来的东西毫不例外，尽是些没法用的脏东西。为了阿缝婆婆，洪作先是保护这一件件物品免受母亲的语言攻击，然后才到土仓旁边把它们烧掉。

收拾土仓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当土仓收拾完后，洪作在这空无一物的土仓里坐下。比起阿缝婆婆的死，坐在空荡荡的土仓里更能体会到一种巨大的寂寞。从窗户可以看到石榴树，在石榴树的对面可以看到田地。从那片田里吹来的风从北侧窗户吹到南侧窗户，穿堂而过。洪作在那里坐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感到寒冷。现在能让人回忆起和阿缝婆婆一起生活的东西已经一件也没有了。只有吹来的风儿从空空如也的房间里穿过。

终于到了洪作一家出发前往滨松的前两日，在学校朝会时，校长亲口向全校学生宣布洪作要转校的消息。因为之前几乎没人转过校，所以大家完全把洪作转校当做教师调任他处般对待。学生们虽然早已知晓洪作要转校，但当这个消息再次从校长口中说出时，还是哇地激起了一阵包含着莫名感慨的骚动。当然，这既不是羡慕，也不是离别的悲哀，而像是一种叹息。这叹息因一个小小的事件而起——一个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即将离开我们，转学到城里的学校。与此同时，洪作也感到激动不已，浑身发紧。当朝会结束，学生们便都像约好了一般，齐刷刷地望向洪作这边。那种眼光和之前有所不同。

对于洪作而言，今天是在汤岛小学的最后一天，他感到自己这一整天都在一种不太自在的感觉中度过。他觉得无论是在教室还是运动场，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异邦人。连班上那三四十个同学也尽量不靠近洪作，但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远远望着洪作这边。那目光中绝没有恶意。在那目光中隐约混杂着几种情绪：依依惜别的情绪；对将要离开自己的人的几分怨恨情绪；对即将转学去城里学校的人的极其轻微的羡慕情绪。

第二天，洪作没去上学。一般说来，出发前一天会有各式各样要办

的事情，但是母亲七重已经亲手完成了全部准备，没有洪作要做的事情。

洪作从早上到下午三点左右都在桌前学习，估计到了幸夫他们差不多放学的时候，他便离开了书桌。洪作叫出幸夫，说自己想去熊野山给阿缝婆婆扫墓，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

“好啊，走吧。”

幸夫马上收拾了一下，说道：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多带点人去吧。”

不一会，村里的孩子们便被召集了起来。酒坊家的芳卫——这个平时已经不和任何人玩耍的孩子——或许想到了这是最后一次陪洪作，也将两手揣在怀里，慢吞吞地挪动着他的小身板来了。还有佐渡屋的龟男，虽然平时忙着帮家里干活，极少参加孩子们的玩耍，但这天他也来了，并且在现身的时候还像大人般说道：

“去给背家的婆婆扫墓吗？这是好事情。婆婆以前可疼阿洪了。”

低年级学生也来了十几个，因为能见到平时不怎么和自己玩的高年级学生们，他们像开运动会一样，非常热闹欢腾地跑来跑去。这群孩子们从旧道走上了新道。因为中间还加入了几个宿村的孩子，所以去熊野山的这群孩子变成了超过二十人的大部队。

洪作和幸夫、龟男、芳卫等高年级的伙伴们走在一起，沿着陡峭而狭窄的坡道往上爬去。低年级学生们吵吵嚷嚷地喧闹着，蹦着，跳着往前进。万事细心的龟男不知从哪搞来了一个装着水的一升瓶^[44]和一束线香，让低年级学生交替拿着。接受了这个任务的低年级学生便一脸老实听话的神情，跟在高年级学生后面走。

这天风很大，一直吹得山坡呼呼作响。一到墓地，阿缝婆婆的墓一下子便被认了出来。木香未消的新棺材盖板还带着各种装饰，稍稍倾斜地放在坟头之上。

洪作站在墓前鞠躬行礼。虽然有很多伙伴在看，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害羞。洪作退下后，按照幸夫、龟男的顺序，每个人都走到墓前鞠躬行礼。所有人都约好了似的，一脸老老实实的表情。龟男给线香点上火，供在墓前，然后把水倒在临时安放的小小墓碑之上。

“哇！钻出来了！”

低年级一个学生叫道。混杂在队伍中唯一一个女孩子啊地尖叫起来。这仿佛是个信号，低年级的孩子们喧闹了起来，气氛一下变成得和扫墓迥然不同起来。但是洪作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不高兴。过了一会儿，一个二年级学生前来报告，说是在某处发现了蜂巢。

“真的吗？”

幸夫一迈步，大家便都往那个方向跑去。

第八章

那天晚上，对于洪作来说是在汤岛的最后一夜。他接受了幸夫、芳卫、龟男三人一同去河谷的公共浴场的邀请。来请他的是芳卫，洪作当即连声答应了。

芳卫大概从一年前开始便不和村里任何人玩耍了，所以他来请洪作这件事本身就非常难得。洪作在这样的芳卫身上，到底还是感受到了他作为自己为数不多的亲密伙伴的友情。

“真稀奇啊。是不是要下雨了？酒坊的芳卫居然露面了。”

母亲七重说道。芳卫从一年级起，便多少显露出只是自己玩，不和伙伴们在一起的端倪，差不多从四年级的后半部分开始，这种倾向变得更强，他便不和任何人玩，也不怎么出门了。村里的孩子们到了冬天，有时会把酒坊的酒仓前面作为玩耍的地点，因为那里阳光很好。孩子们有时会进入宽阔的酒仓里面，有时会在酒仓前的空地上放置的造酒用的大木桶周围跑来跑去。酒仓里面有着难以言表的魅力。一踏进酒仓，便会不自觉地感受到那里特有的阴冷而带着酒味的独特空气。孩子们一边全身沉浸在这样的空气中，一边在建筑物内部探险。广阔的建筑里面，充满了各种适合探险的事物，比如：草席卷、各种大大小小的酒桶、大酒勺、计量器、温度计、小桌台、工作服，甚至连用来压什么的镇石也有。这些石头和河滩上那些随处可见的石头并没有任何不同，但只因为它们在酒仓里，孩子们便觉得这些石头仿佛是有着什么重大意义的东西。

摆在酒仓前的空地上的大木桶里面开放、明亮、宽敞，着实算是奇特的物件。虽然大人们不准孩子们钻进酒桶，但在他们没看到的时候，孩子们还是脱下草鞋钻了进去。只要一进入其中，孩子们便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一本正经的表情，仿佛自己变得与众不同起来。而且，他们尽量想让自己在酒桶中待得更久一点，便把后面想要进来的伙伴们往外推。因此，酒桶中时常打起架来。有时支着酒桶使其固定的木头被撞掉，酒桶便滚了起来。

虽然芳卫家常常就这样被孩子们当作玩耍的地方，但芳卫也只是从房子旁边看着小伙伴们玩耍，自己并不加入其中。在学校时，芳卫也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即使教室里老师叫到他，他也从来没利索地回答过。无论是学校的老师们，还是村里的大人们，都用特别的眼光看着芳卫。人们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比如：

——酒坊的芳卫不太机灵，这可不好办啊。

或者，

——这样的话，酒坊就后继无人了吧。酒得酿坏了。

等等。佐渡屋的龟男这一两年也不和伙伴们玩耍了。但是他的情况是因为自己个头大，有力气，已经能独当一面地干活了，所以他一从学校回去便得帮着干家里的活儿，或是干山里的活儿，或是去种山葵的水田^[45]里干活。龟男自己好像也擅长做这些事情，星期天什么的，常常可以看到龟男穿着干活的衣服，夹在大人们中间进山去的身影。

吃完晚饭，洪作来到幸夫家门前，芳卫、龟男他们已经到了，他们把布手巾塞进腰间，站在街道上，看起来有些冷。不一会儿，幸夫从家里出来了，四人便一同走了起来。

当他们穿过宿村，沿着通向河谷的坡道往下走时，芳卫说道：

“今后见不着阿洪了。可别忘了汤岛，偶尔还是要回来啊。是吧？”

因为芳卫不怎么能够向别人说出这么完整的话，所以洪作吓了一跳。并且，他的说话的方式完全就和大人一样。

“要回来的。不管是新年还是暑假，我都回来玩。”

洪作也多少有些郑重其事地回答。龟男也和洪作说了些平时听不到的话。他说：

“你下次回来时，应该已经是中学生了吧。可能见了我们也不会和我们说话了。”

“怎么会？”

洪作说道。龟男又接着说：

“人啊，往往就是这样的。阿洪，你以后要和我们说话啊。是吧？”

龟男虽然长得牛高马大，但此时却变得有些感伤。幸夫也说了些带着大人味儿的话，但到底还是乐观开朗并且充满活力，符合他的风格。

“阿洪，像这种山里面的地方，你还是别回来了。我过个两三年也要离开这儿。在这里最多干到村长。我要去城里开杂货店，把生意做起来，请他五六个小工。”

幸夫这么说道。四个人到了公共浴场，坐在浴池边缘的板框上，久久地随意聊着。龟男说要当木匠，他说没有比木匠更好的行当了。酒坊的芳卫说自己还是要继承家业，做造酒的生意。他用他那小声含糊、独具风格的声音说道：把酒坊的规模开小点，造酒会是门不错的生意，像现在这般开得大，光是花人手，根本挣不到钱。想来村里的大人们要是听到芳卫这么说，肯定会一个不剩地全都惊掉大牙。

在洪作不经意之间，芳卫和龟男都正在往成人转变。幸夫还留有孩子气的地方。虽然他扬言要去城里开杂货店什么的，但是当低年级学生来浴池时，他还是用热水给别人从头浇去，惹得在旁边泡澡的大人们一阵怒喝。只有幸夫还不区分男浴池和女浴池。当男浴池人多起来了，他便提议大家到女浴池去。但是除了他之外的另外三人，总是不自觉地反对这么做。

“那边有女人的味道，不想去。”

龟男是这么说的。

“你呀，还是个孩子。”

芳卫用一种沉默而复杂的表情说道，话中透着懂事的味道。当男浴池挤得太厉害时，幸夫便一个人钻进了女浴池。于是那边马上传来某家女人的惊叫声：

“哪家的小孩？这小子。——挺大个儿了还往女浴池这边钻。”

“不行吗？”

幸夫抗议道。

“行什么行？快点，到那边去。真拿这孩子没办法。”

“我泡一会儿就走。别那么小气。”

“小气？傻瓜。你明明就是个小孩，就这么想要媳妇儿了？”

“哪想要什么媳妇儿了？”

“你脸上不就写着想要吗？色鬼！”

接着，那边便传来了几个女人用粗俗的话语挖苦幸夫的声音。或许幸夫到底还是抵挡不住这种攻击，他又回到了男浴池这边。这次男浴池这边也传出了抗议的声音。发话的是大泷村的一位老人。

“你们从刚才开始，身体也不冲洗，就在这浴池里进进出出。识相点快出去。你们在这儿太碍事了。”

听到老人这么说，四人便离开了浴池。

从公共浴场的建筑出来后，便看见一轮寒月挂在天上。四人各自拎着打湿的手巾，沿着能听见浅滩水声的坡道往上走。洪作心想，自己大概永远忘不了今晚的事情。他不禁觉得，无论是和三个朋友去公共浴场，还是回家时披着月光在坡道上行走，还有边走边聆听浅滩流水，朋友们用各自的腔调聊起的内容，它们大概永远都不会从自己的记忆中消失。洪作想，自己到了滨松以后也要始终给朋友们写信，绝不怠慢。

在上家门前，洪作和三个朋友道了别。然后他往上家里面看了看，只见外公和外婆弓着背在小火炉旁互相说着什么。洪作一进屋，外婆便问道：

“澡泡得舒服吗？”

说着她给洪作拿了坐垫来，铺在火炉边，说道：

“来，就在这儿喝点茶吧。”

听起来完全是在招呼客人。这是洪作第一次在上家享受到这般待遇。

“阿缝婆婆走了，你一个人难受吗？”

“没有。”

洪作说道。

“你是婆婆隔代宠大的，总有些不够坚强的地方。接下来去了滨松，可能不太好过。那时可别说什么想回汤岛。”

“怎么可能说那样的话？”

洪作说道。

“不，我看你会说。你可没什么忍耐劲儿。”

外公像往常一样板着脸说道。洪作总是觉得外公一点儿也不认可自己，今晚也不例外。然而和往常不同的是，对外公今晚说的话，洪作并没有感到平日里那般不满。洪作对门野原的伯父石守森之进抱有一种近乎尊敬的情感，对外公却没有，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外公身上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在他身上独有的，可称为血亲间的爱的东西。外公平时只会用责骂的语调说话，但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唯一说话方式。

“外公，你还活得久呢。”

洪作说道。本来他想说的是让外公注意身体活得久一点，但话一出口却变得有点异样。

“那么，这么说吧。”

外公说道，

“我倒是打算至少活到你从中学毕业，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的时候。”

“不喝酒的话能活到那时候。”

“我才不想人活着没酒喝呢。不能喝酒的话，外公第二天就得死。”

外公笑着说道。洪作心想，真是好久没见着外公笑了。他一般情况都不会笑。他总是板着脸，用手巾一个劲儿地擦着喝酒喝红的脸，仿佛这世上没有一件值得去笑的有意思的事情。然而现在外公却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般笑了起来，笑得非常开心。看到外公笑了起来，洪作就此起身离开。外公和外婆比平日更老的身影，映在了从上家离开的洪作眼里。

回到家一看，虽已入夜，七重仍在擦拭着家里的地板。明天他们离开这所房子后，之前住这儿的医生一家便要搬回来，七重似乎想把屋子打扫干净后再交接给那家人。打包好了的行李、信玄袋，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包之类的东西，已经在进门的位置堆成了小山。按照安排，是由上家负责将这些寄往滨松的东西打包。虽然把所有的事都拜托给上家也没什么不妥，但七重只给他们留下了捆绳子的工作，其余的全部由自己亲手做完。母亲的这种做法，洪作是第一次体验到。和阿缝婆婆性格完全不同的母亲，在洪作看来风姿凛凛，但同时又多多少少有些死板和神经质。

第二天，母亲比平日更早地叫醒了洪作。此时屋外仍旧微暗。洪作下到一楼，便发现上家的外婆已经来帮忙了。出发是坐十一点的公交车，所以只剩下五六个小时了。

洪作在河里洗了脸，立刻上河对面的田里去了。田间道路冻得硬邦邦的，走在上面，时常传来水洼表面结的冰在草鞋下破碎的声音。虽然出了太阳，但是空气寒冷，口中呼出的气息泛着白色。远方的富士山盖着洁白的雪顶，看起来小小的。几年来几乎天天都这么看着的富士山，从明天开始就看不到了。一想到这个，就连洪作也多少有些感慨。

洪作从田地里走到了酒坊背面，又从那里穿出，踏上通往长野村的

街道，他沿着街道往平渊方向走去。从去年夏天开始，他便一次也没在这条路上走过。走了两町左右，对面来了一位老人，他穿着干农活的衣服。他看见洪作后停下脚步，说道：

“你们是今天走吧？”

洪作只知道这位老人是长野村的，但至于他是哪家的，叫什么名字，完全一无所知。这是一位一年之中能在某处偶遇一两次老人。

“嗯。”

洪作回答道。

“你没了阿缝婆婆，想来很失落吧。但我听说你要去城里的学校，这再好不过了。帮我代问你爸爸妈妈好。”

面容质朴的老人说道。

“嗯。”

洪作应声答道。当大人郑重其事地和他说话时，洪作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老人注视着洪作，说道：

“下次你再回来，不知道是多少年后了。多半我已经不在了。娃娃，我们接下来就见不着了。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吧。”

说完，老人就这么走开了。洪作小的时候，经常被村里人叫做“娃娃”，但最近没人这么叫了。老人说接下来就见不着了，如此一想，洪作也觉得自己大概再也见不到这位老人了。一想到这个，他便非常懊悔——这位老人特意和自己道别，自己却没能回句像样的礼。

洪作想给老人说句话，便中途掉过头来，往老人那边追去。老人一步步地走得很慢，洪作立刻便追上了他。

“老爷爷！”

洪作叫道。老人停下脚步，以一种艰难而缓慢的动作回过头来，看着洪作的脸，说道：

“什么事，娃娃？”

“老爷爷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洪作说道。于是老人眯起眼睛，仿佛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说：

“娃娃说话真关心人啊。就按你说的，爷爷也要注意身体，争取长命百岁。”

说完，洪作从老人旁边擦身而过，往家的方向跑去。洪作在此之前，从未像刚才和老人说话那样从口中说出礼节性的话语。这样的话，自己以前无论怎么努力也说不出口。但今天早上，却对着那位老人说了出来，并且心中并不是那么害羞。洪作非常高兴能用自己的一句话使那位老人真心地喜悦起来。洪作觉得这感觉实在太美妙了。他心想，要是自己也能对阿缝婆婆说上那样的话，哪怕只说一次，该有多好啊。他想，自己虽然对阿缝婆婆充满了感激之情，但到底一次也没有让她像刚才那位老人一样，因为自己的话语而高兴过。洪作回到家，母亲便问道：

“阿洪，你去哪儿了？”

“我去那边转了转。”

洪作刚一回答，母亲便一脸愤怒地说道：

“像今天这样忙的日子，你就不要随意地到处玩来玩去了。”

洪作虽然想反驳自己并没有到处玩来玩去，但是看到附近人家的女人们正在家中帮忙，便没有和母亲顶嘴。实际上，家中正是一片热闹嘈杂的景象。附近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家里，七重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家里到处都有人走来走去，洪作就这样吃完了这顿不安稳的早饭。

到了十点，附近的人们聚集到了家门口。虽然大家只需要把七重一家送到公交车站，但是从一个甚至一个半小时前开始，人们便开始聚集。上家的外婆说：得给这些人上些茶水。七重却说不需要上什么茶水。

“这马上就要出发了，家里忙作一团，没人会拿不给上茶水来说闲话。”

七重说道，但外婆并不苟同，她说：

“话虽如此，但是你啊，别人可是特意这么早早地就过来了。”

洪作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心里是站在外婆这边的。孩子们也聚集了过来。因为是星期天，送别洪作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这一天的大事。因此孩子们像过节或什么的一般，兴高采烈地欢叫着跑来跑去。一看到洪作露出脸来，低年级的几个孩子便期盼已久般地欢呼着跑了过来，问道：

“阿洪，还不出发吗？”

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在等待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来临。洪作也看到了幸夫的身影，他和这些低年级孩子不同，在远处守望着洪作似的，站在路的对面。

快到十一点时，七重和洪作兄妹他们离开了房子，向公所旁的公交车站去了。附近的女人们帮忙拿着行李。从这时开始，对于送别的人们而言，洪作成了人气最高的人物。许多人“阿洪，阿洪”地叫他。其中也有人“不叫‘阿洪’，而是特意郑重其事地叫他‘洪作同学’”。

“洪作同学，请千万要保重啊。”

也有人这样说道。当一群人到了公交车站时，御料局所长家的晶子也来了。也许她是跑着来的，她的脸上泛着红潮，气喘吁吁。

“这个东西就作为饯别的礼物给你。”

说着她递来一个小纸包，然后说道：

“是把小刀。”

母亲七重向晶子道了谢。这时晶子的母亲也来了。洪作已经好长时间没和晶子说过话了。这倒不是因为吵了架，或是有意不说话，而是因

为两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男孩女孩不能随心所欲交谈的年龄。但是这天上午是例外。晶子待在洪作身边，说道：

“进了中学给我写信吧。我多半也要去东京读女子学校。”

洪作不由得觉得此时的晶子光彩照人。他和晶子间有着各种感情上的纠葛，有时觉得对方体贴善良，有时又觉得对方心怀恶意。但是现在看起来，晶子就是一个淳朴的少女，淳朴到让人觉得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虽然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但是洪作觉得她像是一位比自己大得多的少女。

晶子一个劲儿地说着升学考试的事情，口头禅式地说道：

“你也好好学习哦，不能输给城里的孩子。好好地，好好地学。”

洪作沉默着点着头。芳卫、龟男，还有其他低年级学生都围在洪作身旁，但只有幸夫没有靠近过来，他一个人站在大人们的身后，时不时地对着洪作这边露出笑脸。

公交车来了，是辆空车。驾驶员和女售票员都是村里人，来送别的人们在叫他们时都是叫的名字，有的甚至毫不客套地直呼其名。一个女人在把行李搬上公交车的同时，顺便坐在座位上，说道：

“啊啊，真舒服啊。”

大家在笑她的时候，她还来了劲儿，从窗户探出脑袋，向大家挥手。

当先前进到候车室休息间的驾驶员和售票员出来时，在场的人们都紧张了起来——发车的时候终于到了。公交车的乘客除了洪作他们外，还有另外几个人，大家都在车门那里谦让着上车的顺序，打算让七重他们先上。只有洪作在所有人都上去之后，才一个人迟迟地上了车。因为佐渡屋龟男的母亲拿来了一件包在报纸里的东西给洪作，洪作必须把它收进布包裹里面。

公交车要发车时，孩子们都往车门这边挤了过来，洪作没有坐在座

位上，而是站在车门附近。洪作把脸朝向孩子们那边。有个外号叫“凹凸脑袋”的二年级学生——他的头型的确凹凸不平——毕恭毕敬地鞠着躬，是那种最高规格的，格外恭敬的鞠躬。他那鞠躬低下的头一直没有抬起来。

公交车开动了。洪作一直等着那凹凸不平的脑袋抬起来，注意力全在于此，以至于幸夫、芳卫，还有晶子，他都没来得及看。因此当公交车驶过箕子桥，洪作感到后悔伤心。公交车和马车不同，送别的人们、村里房子的屋顶，还有熊野山，它们全都一瞬间就变小了，随后很快地消失在洪作的视野里。

公交车眨眼间驶出了市山村。四个市山村的同班少年站在裁缝铺前。他们明显是打算在这里送别洪作，当公交车开过去时，少年们拼命地挥着手。洪作也把脸探出车窗，虽然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他还是用挥手回应着对方。

在市山村的村头有个公交站，公交车在那里停住了。这里也有两个同班的女生来送别洪作。两个女孩只是微笑着没有说话。洪作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着她们，他也对着她们露出微微的笑容，之后便把目光转向相反方向的车窗了。

汽车穿过市山村，驶过嵯峨泽桥，来到了门野原村。石守家的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弟唐平三人正站在路边。这时，母亲七重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从车窗那里向三人鞠躬行礼。洪作也和母亲一样行了礼，但石守森之进和伯母都没有回礼。他们两人都同样板着脸等着公交车开来，随着公交车从他们面前驶过，他们转过头来，目送着公交离去，然后一直站在那里，脑袋一动也不动。洪作突然感到一阵感动，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泪水涌出自己的眼眶。从汤岛出发时，虽然有那么多的人相送，但他并没有感到多么悲伤，可不知为什么，当看到板着脸的伯父伯母送别自己时，悲伤反而猛然涌起。

洪作不想让母亲和其他乘客看到自己流泪，便离开座位坐到公交车最后面的位子去了。从门野原到月濑，自己看过无数遍的风景一个接一个地向身后飞去。当洪作将目光从近处的风景移向远方时，他远远地望见了天城山的一部分——它呈现出和在汤岛看到时不同的形状。当洪作

想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连天城山也看不到了，心中便想就这么一直盯着那山看。

接下来，公交车在到达大仁前，每次停靠各地的公交站，就会像聚拢人手一般，接上两三个乘客继续前行。有的人只坐一站便立刻下了车。来乘车的乘客中有几个人认识七重，他们都郑重其事地和她打招呼。

“没想到阿缝婆婆也走了。”

这些人中有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她先是这样慰唁道，然后又说：

“不过，你们也算因此消了灾。想来那个人把你们搞得非常够呛吧。”

这时，母亲这样说道：

“我觉得：人啊，都是在要死的时候会变好。阿缝婆婆这两三年完全变得心地善良起来，过世的时候，村里人都为她感到惋惜。连我也觉得真是失去了一个值得依赖的人。”

“哦，她变成了这么心地善良的人啦？”

那女人表情惊讶地说道，看起来似乎有些扫兴。洪作不禁为母亲替阿缝婆婆说话的举动感到高兴。因为他根本没料到这样的话会从母亲口中说出，所以非常开心。他不由得感到母亲七重的脸变得格外光彩照人，而平时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公交车开进了大仁村，洪作做好了帮母亲把行李全部卸下的准备。

“用不着，别那么慌里慌张的。”

母亲说。洪作还是很讨厌这样说话的母亲。他们在公交车的终点大仁站下了车，据说离轻便铁道发车还有一小时。洪作在车站候车室里挨着母亲坐下。

“我的牙有点疼。”

洪作说道。他的一颗臼齿正在生疼，虽然非常轻微。

“这次去了滨松，先把你的牙治了。你的牙现在都烂了吧。其实你的牙原本底子好得很，一颗虫牙也不该长的。”

母亲说道。或许她想说，都是阿缝婆婆给你带成这样的，但她没有这么说。

“这是因为从小尽吃甜的东西。”

洪作说道。

“是吧。”

母亲说道。

“也不刷牙，每天早上都吃糖。”

“是吧。”

母亲点着头，似乎在说的确如此。但这个时候，她也还是没从口中说出阿缝婆婆的名字。

洪作想趁着小火车还没开，去大仁店铺林立的大街上走一圈。虽然洪作和大仁村并没有那么深的缘分，但从小时候起，一听到大仁这个地名，便总觉得那个地方光彩夺目，仿佛是一个大都市。那里有轻便铁道出发和到达的车站，有电影院。并且因为连车站都有，店铺的数量比起汤岛的宿村来，多少也更胜一筹。洪作在去过三岛和沼津等城市后，对大仁并没有抱有那么特殊的感情，但直到大约二三年级的时候，一说到大仁，洪作还是会联想到繁华的都市。

洪作走出车站候车室，横穿过小小的广场，穿过房子与房子间的窄巷，来到了店铺林立的大街。风儿吹过，道路上扬起沙尘。一支打着电影广告的乐队穿过扬尘，一路播散着热闹的乐队演奏声走了过来。大鼓、小鼓，还有单簧管，乐器有三种，乐师也是三人。在三位乐师前面，慢吞吞地走着两位扛着大大的长条旗的老人。

洪作站在路边，看着乐队通过。在乐队后面，跟着几个小孩。即便在洪作看来，这一行五人的乐队也绝对算不上光鲜华丽。他感到其中隐约透着落寞。洪作也是第一次把这种感觉理解为落寞。落寞，落寞……洪作心头一直萦绕着这种感觉。之所以会这样，既是因为落寞是离别故乡这天的感伤心情，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洪作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能感知落寞的年纪——落寞的音乐，到底还是只能理解为落寞的音乐。

[1]原文为“あき子”，汉字“晶”为译者所加。

[2]原文为“アキ子ノアノ字はアンポンタンノアノ字、コーのコノ字はコ芋ノコノ字”，意思是“‘晶子（音：akiko）’名字里第一个发音a是‘傻瓜（音：anpontan）’里的第一个发音a，‘公一（音：kouichi）’名字里第一个发音ko是‘小芋头（koimo）’里的第一个发音ko”，借首个发音的相同进行恶意调侃，也可译为是“晶子是个大傻瓜蛋，公一是个小芋头蛋”。

[3]“奥伊豆”中的“奥”在作为地名的组成部分时，一般指地处偏僻或位于山的深处或河流上游的意思。

[4]原文为“帳場”，专指传统的商店、旅馆、餐馆登记结账的地方，多为竖条木栏围成的空间，内放桌子及相关用品。

[5]原文如此，似与上一段两年未见唐平的描述相左。

[6]指栽培香菇用的短树段。

[7]明治三十二年即1899年。

[8]农商务省的负责人。农商务省为日本1881年至1925年间存在的中央行政机关，负责农林工商相关的行政事务。

[9]日本旧时教育体制中，对六岁以上儿童实施的六年制义务教育。

[10]原文为“囲炉裏”，指将室内地板空出一块方形区域，里面生火用于取暖、烧水、煮东西等。

[11]香菇的日文汉字为“椎茸”，与地名“香椎”有同字。

[12]日本东山天皇在位期间的年号（1688年至1704年）。

[13]神社门口的牌坊。

[14]神社中供奉神体的房子，或神社用房。

[15]“写什么都未为不可吧”的原文是“何を書いてもいいんでしょう”，为有教养的女性日常使用的郑重体表达。

[16]原文为“若い衆宿”。在日本农村，各村有名为“若者组”的青年集团。15岁至婚前的男青年加入其中，承担村里的治安或祭祀等方面的工作。他们开展集会或合宿的建筑或场所便被称为“若い衆宿”。

[17]原文为“のし餅”，指厚约1厘米延展成长方形的扁平年糕，将其切分后可做新年用的“切年糕”。

[18]原文为“年越しそば”。除夕吃荞麦面为日本传统风俗，取其又细又长之意。

[19]原文为“君が代”，为日本国歌《君之代》的第一句。

[20]原文为“年の始め”，为1893年日本文部省发布的小学校歌曲《一月一日》的第一句。

[21]即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为明治天皇对近代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所下达的敕语。在旧时，小学校长要在数个重要节日向全体学生宣读该敕语。

[22]原文为“お飾り”，各种新年的传统饰物的总称，如门松、镜饼、注连绳、门饰等。

[23]原文为“官舎”，为国家修建给公务人员居住的住房。此处指所长一家所住的公房。

[24]原文为“どんどん焼き”，即在正月十五，将门松、稻草绳等新年装饰物等集中烧掉的习俗。人们常利用该火焰烤年糕、团子等，据说吃了可避疾病。

[25]此处橙子和干柿子串均为新年饰物的组成部分。

[26]原文为“書初め”，即一月二号第一次用毛笔写字或画画的习俗。常写内容为新年抱负、祈愿、吉利的成语、汉诗等，习作在爆竹节被烧掉，据说可让字变好。

[27]竖25厘米，横33厘米的日本纸，多用于习字。

[28]“鶯”音“bēi”，该类鸟品种繁多，多成群活动，食浆果昆虫等。

[29]原文为“バタン、キューッ”，是一个正在成为死语的词汇，原意指一倒在被子或沙发等物品的上面便睡着或失去了意识。音译为“啪嗒，咻——”，“吧嗒”拟倒下声，“咻——”表现昏过去等状态。

[30]指石川啄木，日本明治年间的著名诗人与歌人（和歌作者）。

[31]指和歌，是日本传统的诗歌形式之一。

[32]专门创作和歌的作家。

[33]旧制小学科目，用于指导国民道德的实践，相当于“道德课”。

[34]原文为“読方”，为旧制小学科目，与“書き方（习字）”和“綴り方（作文）”一同作为“国語科（语文课）”的分科。

[35]“短歌”是日本传统诗歌“和歌”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创作时以“五七五七七”共五句三十一个音节为原则。前文所言啄木的歌，即属此类。

[36]原文是“おまえた”，应是当地方言中不含敬意的第二人称叫法。

[37]此处为阿缝婆婆借表现愤怒、嫉妒、苦恼的长角女鬼面具讽刺七重。

[38]原文为“しげ”，译者在此译作“茂”。

[39]此处用传说中的水中怪物“河童”借指玩水的孩子们。

[40]“大社”指知名或大型神社，也指旧制最高一级的神社的社格。此处指位于三岛的“三岛

大社”。

[41]此处用手画圈可能代指犬饲脑子有问题，也有可能代指天狗戴的布制小圆帽。在后者的情况下，这个手势将犬饲比喻为天狗，说明其孤傲自负（天狗因鼻子很高而被作为傲慢自负的化身）。传说天狗会掠走小孩，使小孩“神隐”。但有时也会教给小孩各种知识与技能，如传说中日本英雄源义经幼年时就是从天狗处习得了剑术。

[42]原文为“煮しめ”，将鸡肉、鱼肉、蔬菜等食材，用酱油加砂糖调味的汤汁长时间烧制至入味的菜肴。

[43]原文为“松の内”，一般指元月一日到七日，在此期间在门前或门口等地方要装饰着松枝。

[44]用来装日本酒的大玻璃瓶，因容量可达一升多而得名。

[45]原文为“山葵沢”，伊豆地区将山葵（芥末的原料）种植在浸着浅浅流水的阶梯状田地里。

译后记

最初关注井上靖，倒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作品，而是因为一部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电影《敦煌》。这部中日合拍的作品即使放在现在看，也是一部鸿篇巨制。当看到日本演员身着考据充分的华夏服饰，在中国西北的浩瀚沙海中气势恢宏地演绎着宋夏之争背景下有关爱情与文明的凄美故事时，心中不由得对原作者井上靖感到由衷的钦佩——一个日本人，竟然能将古代中国的故事演绎得如此精彩动人。

当然，在小说的创作上，井上靖并非和其后辈司马辽太郎一样是一位纯正的历史小说家。井上靖的小说选题广泛、内涵丰富，题材既包括历史和当代，也横跨日本与中国。此次有幸翻译的《雪虫》，便是井上靖自传体类小说中极其重要的一篇，是他在知天命的年龄阶段创作的，描写个人成长经历的“教养小说（Bildungsroman，也译作‘成长小说’等）”系列三部曲——描写小学时代的《雪虫》、中学时代的《夏草冬涛》、浪人时代的《北之海》——的开篇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井上靖依托自己小学时代因父母在外地，由曾外祖父的偏房在伊豆半岛的乡下抚养成长的经历，描写了洪作小朋友从小学低年级到毕业前的生活。

井上靖以这位生长在伊豆山村的小朋友的眼睛及大脑，观察和体会着单纯的乡村生活、新奇的城镇风物、复杂的家庭关系、纯真的亲情友情以及懵懂的青春情感，时而充满童趣，时而明晰痛彻，生动地塑造了包括洪作自己在内的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抚养并无比疼爱洪作，性子激烈的阿缝婆婆；温柔善良，相当于洪作姐姐的姨妈咲子；果敢泼辣，看似专横强势但内心爱着洪作的母亲七重；外表冷漠但对洪作关爱有加的伯父石守森之进；出身富庶、行为乖戾但魅力非凡的同年远亲兰子；真挚果敢的小伙伴，孩子王幸夫；等等。

井上靖在小说中还展现了大正年间日本乡村及城镇生活的独特风情，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了一个大正乡村版的日本童年。以那个新旧事物进一步逐渐交替的年代为背景，小说中出现的事物常常给人一种

时光错乱的感觉。比如在描写汤岛的部分，除了小学等稍具近代特色的地方外，人们身着传统的衣物，住着传统的房屋，有人还染着黑齿，人们乘着马车外出，点着煤油灯过夜，上山砍柴下地干活，看着跑马和神乐，过着新年的爆竹节，提防着小孩子的神隐，等等。一切仿佛都模糊了时代背景，呈现出一幅传统日本的宁静的旧画卷。但在其他部分，我们又能读到在铁桥上呼啸而行的火车、城镇里的电影院、弹珠汽水、轻便铁道、薄荷烟斗、果冻、驻扎在城里的师团等充满近代感的玩意儿。也许这些新旧事物交替间产生的违和感，正是那个年代的魅力所在。

不过，这本小说最引人入胜的部分还是洪作小朋友的心灵成长以及小说中无处不在地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不论是友情、亲情，还是萌芽的思春之情。洪作从一个依赖阿缝婆婆、整日和小伙伴们愉快玩耍的小学低年级学生，在经历了一系列成长事件及与亲人及伙伴的分别——特别是咲子的死和阿缝婆婆的死——和相逢之后，逐渐成长为一个略带青春忧郁、懂得了世间情感的小学毕业生。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特别为阿缝婆婆与洪作之间的虽无血缘关系，但胜过一切的真切情感所打动。从洪作口中呼喊婆婆，从伯父所在的村子逃回汤岛，到他毫不犹豫地母亲和阿缝婆婆之间选择和后者一起生活，再到洪作目睹急剧衰老的阿缝婆婆弯着腰来学校给他送衣服，这些情节以及其他一系列发生在阿缝婆婆与洪作之间有时妙趣横生、有时又温馨感人的事情，让人深深地为这对“祖孙”的真情所打动。在小说后篇的最后一章，当阿缝婆婆已经去世，即将离开汤岛的洪作鼓起勇气向一位问候并祝福他的陌生老人说出“老爷爷你也要保重身体啊”这句关切的话语后，他想到：“要是自己也能对阿缝婆婆说上那样的话，哪怕只说一次，该有多好啊。”洪作终于在一位陌生老人身上，释放了对阿缝婆婆多年养育之恩的深深感激及愧疚之情，也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主人公的成长。

《雪虫》这部作品文字浅显易懂，情节娓娓道来，内容积极健康，在日本常被指定为小学里的课题读物。这次承蒙重庆出版集团的委托由译者完成了本作品的翻译，得到了用自己的文笔将大师名作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的机会，实在荣幸万分。在本作长达八个月的翻译及校对期间，译者感觉整体过程比较顺利，一边翻译一边深深融入情节之中，见

证着洪作小朋友的成长。然而，基于不同的语言的特性，到底还是存在某些“译不出来”的地方，虽然译者抓耳挠腮，反复推敲，八方请教，就文章中的相关事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检索，但到底还是有不准确或使原文韵味缺失的地方，还望各位读者包涵。

在本次翻译中，特别感谢重庆出版集团的魏雯女士提供的翻译机会与理解支持，感谢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张仕鹏书记及日语系胡君平主任考虑到我特殊情况给予的特别关照，感谢外教笹沼美奈老师提供的宝贵意见和远在韩国的杉宜秀老师提供的在线帮助。同时也感谢我优秀的妻子和翻译期间降临人世的儿子，以及在此期间为我们操心劳累的父母。有了你们的支持，我才能顺利完成翻译。

本次重庆出版集团将集中出版包括本作在内的井上靖自传体类小说三部曲（另有前述《夏草冬涛》《北之海》），读者朋友们可以一路见证洪作从儿童到青年阶段的成长经历，体会“教养小说”的独特魅力。在此，衷心希望大家能通过本人的译作，喜欢上文中那个多愁善感而又老实憨厚的洪作小朋友。

杨中

2021年6月16日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朝鲜，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滨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所以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二十九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文学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

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5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84岁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 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夏草 冬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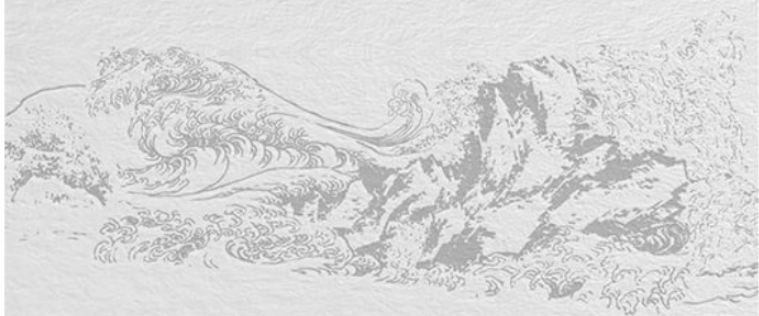
〔日〕井上靖
傅玉娟 译 著

なつぐさふゆなみ

——天狗文库——

NATSUGUSA FUYUNAM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NATSUGUSA FUYUNAM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64-1965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20) 第07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草冬涛 / (日) 井上靖著 ; 傅玉娟译 .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21.12

ISBN 978-7-229-15744-9

I . ①夏... II . ①井...②傅... III . ①自传体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①I313.45

夏草冬涛

XIACAO DONGTAO

[日] 井上靖 著 傅玉娟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8.75

字数：370千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15744-9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暑假从7月20日就开始了。但是，学校在静浦办了一个游泳训练班，从这天往后为期十天，是专为那些还不会游泳的低年级学生开设的。已上初三的洪作也参加了。洪作的小学时期是在故乡伊豆的山村中度过的，一到夏天他几乎每天都会去河里游泳。所以，如果是在河里的话，不管水流多急，他都敢跳进去，但是一到了海里，他就完全不行了。

身体借着水流的力量，在河中的石块之间穿梭而过，朝下游漂去。村里的小孩称之为漂流。顾名思义，孩子们不是在水里游泳，而是顺水漂下去的。洪作也会漂流，但不会在海里正儿八经地游泳。

洪作是在浜松中学读的初一，初二一开始就转校到了沼津中学。所以这是他在沼津中学度过的第二个暑假。在浜松中学就读那年的夏天，他也在学校的安排下到浜名湖^[1]的游泳场学习过游泳，但是只去了两三天就开始肚子痛，趁机躲懒了。去年夏天他刚转校到沼津中学，还没来得及认识新朋友，就没什么兴趣去学游泳。所以，要说正经八百地接受游泳训练，这还是头一遭。

洪作之所以会从浜松中学转校到沼津中学，是因为身为军医的父亲，从浜松的连队调任到了台北师团。母亲和弟弟妹妹都跟随父亲去了台北，只有洪作转校到了同在静冈县内但是离故乡更近的沼津中学。他每天从位于三岛的姑姑家出发去学校上课。洪作觉得跟家人一道去台北，入读当地的中学也没问题，然父亲似乎考虑到，虽眼下要去台北赴任，但可能过不了多久又会调任他处，所以还是决定让洪作先转校到沼津中学安顿下来。

洪作每天从父亲的姐姐家，也就是他姑姑家出发前往沼津中学上课。三岛和沼津之间通了电车，同学中既有坐电车去上学的，也有骑自行车去的。还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是靠两条腿徒步走过三岛和沼津之间

这五公里路程的。洪作就是步行学生中的一员。当时自行车价格昂贵，除了那些做生意的人家，普通家庭很少会专门买一辆自行车供小孩子上学用。

洪作班上还有两个人也是走路去学校的，洪作想陪他俩一起，就跟他们约好每天早上一起步行上学。通往学校的大路两边稀稀落落地栽种着一些松树。他们有时一起奔跑，有时一起在路边坐上一会儿，每天早上都是这样边玩儿边走。走着走着，还会遇到其他村落的学生加入进来。走路也有走路的乐趣。

参加静浦的游泳训练班时，洪作也是每天步行到沼津，再从沼津街上最热闹的地方坐巴士到静浦。静浦的海岸边风平浪静，没什么危险，是一处极好的海水浴场，岸边还有一座皇家行宫。

洪作很享受从静浦下了巴士走到学校游泳训练场所在的海边的这段时间。为了不让其他学校的学生进来，游泳训练场都划分了地盘，很多白色的旗帜在海风中猎猎作响。不远处还有几个其他学校的游泳训练场，也都各自插着旗帜，标明自家游泳场的范围。这些旗帜有白有红，偶尔还能见到蓝色的。在各自划定的区域内，少男少女们吵吵闹闹地四散开去，如同飞洒在海滩上的彩色纸屑。尖叫声、呼喊声不绝于耳，但很快又被涛声盖过。每个游泳训练场都会有一两个跳水台，无论何时，都能看到上面挤满了擅长游泳的同学。

洪作到了游泳训练场，在签到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就去找自己所属的小组。

因为洪作会漂流，所以要让身体在海水中浮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也很快学会了游泳。可他还是不敢去水深的地方。既然能在水里浮起来，也能够游起来了，如果是其他少年的话，就会毫无顾虑地按照担任教练的学长的命令，前往设有跳水台的地方，可洪作做不到。只要一想到自己身处的地方是大海的一角，连着深不可测的大海，恐惧就会猛然袭上他的心头。

“你肯定没问题。二三十米轻轻松松就能游到的。”

学长说道。但是洪作怎么也不敢去有跳水台的地方。总是打退堂鼓。看到洪作这个样子，学长似乎很难理解他的行为，板着脸问道：“怎么不去？”

“害怕。”洪作说道。

“害怕？！不要说这么没出息的话。害怕什么啊？”

“要是有个万一……”

“有什么狗屁万一啊，你个臭小子！”

洪作的头被摁进了海水中，不过这对他来说没什么。把头伸进水里这种事，漂流的时候每天都会做。

只要离陆地不那么远，洪作还是很喜欢泡在海水中的。但是如果游到离岸边远一点的海面，万一脚抽筋了也不能马上回到陆地的话，他就会非常不安。

洪作这个样子很快成了学长们议论的对象。一天，一个初五^[2]的学生走过来说道：

“你就是那个不敢去深水区的家伙啊。”

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只有眼睛闪着光。

他命令洪作一定要游到跳水台。因为对方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所以洪作就拼命扑腾着双手双脚，朝跳水台方向游去。扑腾了大概十几次之后，就游到了水深超过自己身高的地方，他心里忽然升起一阵强烈的不安。心想，完了。于是，马上掉头，手脚慌乱地拍打着水面。

“你小子！”

话音刚落，洪作便感到自己的头被学长摁进了海水中。他挣扎着把头探到海面上，结果又被摁进了水里。如此两三次之后，海水呛进了他嘴里。有三四个初五的学生过来了。洪作被他们架到小船里，来到了跳水台附近，然后被扔进了海水中。洪作赶紧抱住跳水台的一根柱子。在

海里这么待着的话，不知道会被折腾成什么样，于是他赶紧爬到了跳水台上。

一个初五的学生也来到了跳水台上。小船已经被其他初五学生划回岸边去了。来到跳水台上的这个学生，名字叫冈。

“试试从这里跳下去吧。”冈说道。

他的语气很冷静，也很冷酷。

洪作低头朝海面看去。站在陆地上看的时候，跳水台似乎并没有那么高，但是站在它上面往下看的话，就会发现跳台与海面之间的距离相当远。洪作连游到跳水台这边都不敢，更别说从跳水台上往下跳了。

“好了，赶紧跳！”冈瞪着洪作说道，“你不自己跳的话，我就要推喽。”

“我真的不会游泳。”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哪有人到了初三还不会游泳的。就算不会游，你也得给我游起来！”

看着冈朝自己走近了一步，洪作朝四周打量了一圈。可是没什么可供自己抓牢的东西。

“我自己跳。”洪作说道。

他想，与其被推下去，还不如自己跳下去算了。可是，他又觉得自己不敢跳。抱着拖一分钟算一分钟的想法，洪作直挺挺地站在了跳水台上。

自己被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海岸依旧自顾自地在夏季强烈的阳光下闪闪发着光，无数小小的裸体散落其上。因为是休息时间，所以海里看不到一个同学，大家都聚集在海岸边。

“别磨蹭，赶紧跳！”

冈催促道。可是，就算被催着赶紧跳，洪作也不敢就这样跳下去。

从上往下看，跳水台的柱子被海水拍打着，波光粼粼。整个跳水台都被靛蓝的波浪包围着。站在岸边看时，大海湛蓝又美丽，但是站在跳水台上，海面却颠簸起伏，蓝得发黑，令人不快。

“赶紧跳！”

听到这一声，洪作再次朝岸边望去，感觉海岸一下子变得那样遥远。海水浴场似乎变得遥不可及，成了小小的一片，连同四散其上的无数同学，也仿佛只有豆粒大小。在离海水浴场稍远的地方，有一片悬崖，上面建着许多仿佛随时都会塌下来的民房，现在连这片悬崖也变成了一条远远的细线。

完了，洪作心想。自己不可能从这里游到那么远的岸边。肯定会在中途溺水的。再说，从这么高的地方往下跳的话，会不停地往下沉，一直沉到海底吧。要是不采取什么正确措施，就再也浮不到海面上吧。可自己对这些措施一无所知。不知道这些措施的话，会一直往下沉吧。再也别想回到海面上。洪作跌坐在跳水台上，说道：“我，做不到。”

“什么？！”冈恶狠狠地咬着牙说道，“起来！”

“我，不行。”

“你这娘们兮兮没点刚性的家伙。是害怕了？”

“我不想死。”

“说得这么夸张。会不会死，你也得给我试试！”

冈的手伸了过来。

“啊啊啊啊！”

“你瞎叫什么！”

“啊啊啊啊！”

四周没有一个可以抓牢的地方。洪作坐着被拖到了跳水台边上。已是穷途末路了。洪作想着，横竖要死的话，那就自己主动点吧。

“我自己跳。”

洪作用开冈的手，站了起来。然后，又朝下面望了一下。跳水台和海面的距离，似乎又比刚才更远了。洪作再次跌坐下来。冈又过来抓他。在你推我挡之中，洪作蹲了下来。冈的手放在了洪作的背上。洪作的身体离开了跳水台。

洪作感到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块抹布一样，变成了极其可怜的一团，直直地坠了下去。他感觉自己似乎大声尖叫了，除此之外，就像是在做梦一样。波涛起伏的深蓝色海面，瞬间映入眼帘，洪作感到自己的身体扎进了海水中。

腹部传来一阵猛烈的疼痛。身体也随之沉入了海水之中，但是很快又被海水托了起来。脑袋偶尔露在海面上。却什么都看不到。脑袋四周唯见浪涛。

啊啊啊！洪作的手臂不停地拍打着。他觉得自己要溺水了。但很快，出于本能，他只用脚踩水。身体浮上来了。虽然只有脑袋露在海面上，看起来非常无依无靠，但是身体确实确实是浮上来了。明明是从跳水台上跳下来的，可眼前已经看不到跳水台了。这时，那个把自己推下跳水台的冈，从离自己不到一米的海水中浮出头来。

冈一边吐着嘴里的海水，一边说道：“游到岸边去。我在旁边跟着你。”

“我，不行。——把我带回跳水台吧，我会被淹死的。”洪作拼命说道。看起来似乎真的快被淹死了。

“傻蛋，跳水台不就在你身后吗？”

听了这话，洪作赶紧改变身体的方向。果然，跳水台就在离自己不到一米的地方。洪作猛地抱住了跳水台的一根柱子，暗自庆幸，还好还好。只要抓着这个，就不用担心沉入深深的海底了。

紧紧抱住跳水台的柱子之后，恐惧再一次笼罩上了洪作的心头。

“喂，我们游过去吧。”冈说道。

洪作心想，开什么玩笑。趁冈还没有抓到自己，他的身体从海水中钻出来，马上踩到了跳水台底部的横木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经历了可怕的考验，他感觉手脚发软，浑身无力。爬到了刚才被冈推下去的跳台上。

洪作看到冈熟练地用拨手式^[3]朝岸边游去了，一眨眼就游到了岸边，然后他小小的身影加入到了岸边四散的同学中。

冈终于走了，洪作长长地松了口气。终于不用担心被推下水，也不用担心被强逼着游泳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他一个人被留在跳水台上了。洪作又朝海水浴场的方向看了看。那边看起来似乎比刚才离得更远了。此时，他感到有一滴冰凉的东西掉到了自己额头上。

洪作抬头看了看天空。很快，他又感到有冰凉的东西掉到了额头上、脸颊上。半边天空还是湛蓝的，晴空万里，阳光洒落在海面上，但是自己头顶的这半边已经布满了黑压压的积雨云。

他又朝海岸边望去，游泳训练场上也出现了异常情况。同学们都站起身来。刚刚还躺在沙滩上，或是在坐着玩沙子的人都站了起来，飞快地跑动起来。就像被灌了水的蚁巢中的蚂蚁一样。混乱地、慌忙地动着。是因为要下雷阵雨了，所以想要赶紧去高处躲雨吧。

开始下雨了。雨滴像子弹一样招呼上了脸颊、额头、肩膀、手臂。雨滴非常大。

——喂！

洪作开始大叫。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但是这个声音传不到岸边。倾盆大雨下，海面的表情也变得生动起来，嘈杂的声音笼罩了四周，分不清到底是雨声还是波涛声。

——喂！

洪作喊了很多次。雨势越来越猛烈。这是一场来势汹汹的雷阵雨。

大颗大颗的雨滴砸在海面上，砸在跳水台上，也砸在洪作身上。同学们从游泳训练场的一角逃了出去。插在训练场四周的旗帜也都被收了起来。

——喂！

洪作心想肯定还会有人来救自己的。冈知道自己还在这里。除了冈之外，应该还有几个初五的学长也是知道的。

可是，眼看着游泳训练场变得空无一人。等最后四五个同学一起跑着离开之后，海岸仿佛变了样，已经不再是什么游泳训练场。人影全无、昏暗阴森的海滩边上，只剩下了五六艘小船。

——喂！

洪作不停地大声叫着。当雨雾令岸边沙滩变得模糊不清时，他停止了叫喊。事态似乎朝着一个不可控的方向发展而去了。好像没有人发现自己被落在这里。或许有人发现了，但是以为是别的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村庄里的孩子吧。

洪作想起了冈冷酷的面容。可能他就是想要为难一下自己吧。不然就是他也忘记自己还落在这里了吧。看着也不像个聪明人，还真有可能是忘记了。

在暴雨的袭击中，洪作双手抱膝，蹲在跳水台上。这边虽然下着大雨，远处的天空却依旧湛蓝而明亮，所以雨应该不会下很久。可是身体越来越冷，感觉气温非常低。

猛下了一阵暴雨之后，雨势很快减弱，阳光又开始洒落下来。雨丝在阳光中银光闪烁。不安渐渐消散，但不变的是，自己依旧被孤零零困在跳水台上。

此时，游泳训练场的海滩上出现了三个小小的人影。洪作朝他们望去。三个人都光着身子。他们穿过海滩，来到停着小船的地方，推出一艘小船，一个个跳了上去。

洪作松了口气。应该是什么人来带自己回去的吧。海面上因为下了暴雨，波涛汹涌，与之前截然不同。小船在巨浪中左右摇晃着朝自己靠近。有两个人在划船，一个人站着。

——喂！

洪作大叫道。于是，小船上的人也回了一句。

——喂！

站着的人举起手，大声叫道。

小船划到跳水台下，一个少年爬了上来。少年把洪作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问道：“你不会游泳？”

“嗯。”

“是冈那个家伙把你带到这里，又把你扔下不管的？”

“嗯。”

“哦——”

少年一脸佩服似的盯着洪作看了一会儿，然后以一种奇怪的口气对着跳水台下的小船喊道：“少主在此哪。”

船上的人回答道：“呀，速速救驾呀。”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少年爬了上来。他也盯着洪作看了一会儿，然后二话不说，“吱吱吱”学了几声猴子叫之后，就突然在跳水台上跳了起来。一瞬间，少年的身体就以一种非常漂亮的姿势浮现在了半空中。

一个人跳进水里之后，另一个人也跳进了水里。第二个人的姿势也同样非常优美。两个少年在海水中用自由泳的方式朝自己想要去的方向游去，游到一半又折返到了跳水台。

留在小船上的另一个少年也来到了跳水台上。一看到这个少年，洪作就知道他是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初四学生。他记得这个初四学生的名

字和长相。这个叫做金枝的少年似乎成绩优异，担任着班长的职务，做早操的时候，总能听到他用清脆透亮的声音喊口令。他长得很吸人眼球，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混血儿。肤色白皙，头发和眼珠的颜色，与其说是褐色，不如说更偏向于金色。金枝也把洪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说道：“听说你是被冈那家伙扔在这里的？！真是可怜啊。”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笑着的，给人很温和的感觉。

“完全不会游泳吗？”

“会一点点。”

“会多少？”

“大概能游四五米。”

“四五米都能游的话，后面再游多少米都不在话下了呀。你只要相信自己能游，就能游起来。如果老是想着自己不会游，那就真不会游了。跳水也是一样的。如果满脑子光想着害怕的话，那怎么也跳不下去的。——不过即使如此，也还是很可怜啊。”金枝笑着说道。

“跳水我刚刚跳过了。”洪作说道。

“在哪里跳的？”

“就在这里。”

“那你这不是会游嘛。”

“我不会游，就是被推下去了，所以掉进去了。”

“接着呢？”

“浮上来了，然后赶紧抱住了跳水台下的柱子。”

“哦——”

金枝一脸佩服似的点了点头。这时，刚刚跳下水的两个少年也来到

了跳水台上，其中一个少年矮小黝黑，但看着身手非常敏捷。他说：“日暮将至，不如启程归去如何？”

另一个胖墩墩的少年脸上流露出几分英勇无畏的神色，接话道：“那么，就请少主移驾小船吧。”

接着，他又对洪作说道：“会划船吗？”

“嗯。”

“那你自已划船回去吧。我们要游回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冷了，他的脸在不停地颤抖着。不一会儿，胖墩墩的少年跳了起来，突然头朝下插入了海面中。

紧接着，小个子的少年也离开了跳水台。他跳下去的时候，中间还进行了一次转体，然后头朝下扎进了海水中。

“划船回去吧。”金枝对洪作说道。

然后他也在跳水台上跳跃了两三次，以非常漂亮的姿势跳了下去。

三个少年视大海如无物的行为，在洪作眼中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三个光辉耀眼的少年来到跳水台上，眨眼间又都不见了。

洪作爬下跳水台，爬进停在那里的小船，然后解开了系在跳水台柱子上的绳子。洪作以前坐过小船，但还是第一次亲手操桨。虽然他对自己会划船这一点完全没有信心，但是对着三个前来救援自己的少年，他实在无法开口说自己连划船都不会。

洪作抓住两支船桨。小船随着波涛起伏不定。船桨时而碰不到海水，在空气中划过，时而又沉入到海水中，划不起来。洪作此时才知道，小船这种东西很难驾驶，很麻烦。小个子少年用拔手式游到洪作旁边，说道：“你不行啊。我来划吧。”话音刚落，他抓住小船，“嘿”的一声，跳进了小船，差一点把船弄翻。

洪作马上把船桨交给了这个少年。小船开始乘风破浪，朝岸边驶

去。金枝和另外一个少年还在比赛谁能最先游到岸边。随着两人的动作，两团白色的水花朝着岸边涌去，勾画出美丽的线条。

洪作踏上了沙滩。帮洪作划船回来的少年把船停在海滩上之后，一句话都没跟洪作说，转身又回到了海里，朝跳水台方向游去。

洪作朝附近的一座寺庙走去。游泳训练班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平时不下雨的话，大家很少会来到这里。此刻，寺庙内，少年们都聚在这里，大家都在准备回家。

来到大门口，负责训练班事务的国语老师须藤一脸不悦地问道：

“你到哪里了？”

“随意转悠，怎么行呢？”

洪作简单解释了一下。

“哦——”须藤老师半信半疑地听了之后，大声叫了初五学生冈的名字，“冈！”

冈不在。他似乎也并不怎么在意冈不在这件事，继续说道：“总之，我不是再三强调过吗，不能随意行动！”

洪作被老师用手指戳着额头，后退了两三步。老师的话很没道理，但是洪作除了沉默着退下之外，别无他法。

第二天，洪作还是去了静浦的游泳训练场。但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他对去那里有了一种期待。一想到可以再次见到昨天前来救援自己的三个少年，他就感觉游泳训练也变得欢快起来，值得期待了。那样浑身闪耀着光芒的少年，自己此前从未见过，真想再跟他们说说话，再看看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

但是，洪作没能在初三学生的人群中发现昨天的少年们。这原本就是为还不会游泳的初一、初二学生办的训练班，所以初一、初二的学生是半强制性参加的，几乎全都来了，但是初三的学生中，真正不会游泳

的人只有十个左右，大家在接受训练的时候，都感觉非常丢脸。接受训练的人当中，一个初四学生都没有。初四以上还每天都出现在这里的學生，都是游泳队的成员，是被动员过来当教练助手的。

所以，洪作认为昨天把自己从跳水台上救回来的初四学生，肯定也是游泳队的成员，就在那些每天负责指导低年级学生的少年当中。但洪作没能在这些游泳队成员当中发现那三名少年的身影。

这一天，洪作还是泡到了海水里，但是跟前一天不同的是，他觉得大海没那么可怕了。他可以很平静地游到自己的脚触不到地的地方了。

初五学生冈过来，看到洪作这个样子，说道：“你看，你这不是会游了嘛。”

“你得感谢我昨天把你从跳水台上推下去啊。不把你推下去，你怎么能学会游泳呢。”

洪作没有说话。自己之所以能够游泳了，并不是被推下跳水台的缘故，而是因为前来救援自己的三个少年毫不畏惧大海的样子，看起来是那样美丽耀眼。看着少年们一个接一个地扎进海水中，自己对于大海的恐惧也在不知不觉间消退了。

“来吧。我跟着你。你游到跳水台那边试试。”冈说道。

洪作依旧默不作声。昨天被推下水的怨气还在他心头。他心想，不管你怎么对我，我也不会再听你这种人的话。

“你这家伙，还在怄气呢。”

冈拍了下洪作的头，但是很快朝另一边去了。洪作想，可能是因为他多少对自己有点内疚吧。

洪作从海里出来之后，看到同班同学山根正趴在沙滩上，就走了过去。山根有个绰号，叫“大叔”。山根总是知道很多老师和高年级学生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的，还总爱头头是道地说给大家听。感觉很有“大叔”的风采。

洪作也在山根旁边趴了下来。然后说了昨天的事情，向山根打听昨天救自己上来的那几个少年。

“金枝，就是那个担任初四年级班长的金枝吧。和金枝形影不离的话，那一个应该是木部，一个应该是藤尾。肯定是他们俩。那三人总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从没见过他们落单。如果落单的话，就会被初五的学生打。所以他们总是小心地集体行动。”山根说道。

“为什么会被打？”洪作问道。

“当然会被打啦。太牛气烘烘啦。金枝是班长，还比较稳重，木部和藤尾就不行啦。他们太嚣张啦。他们唱英文歌，抽香烟，就算被学长盯上了，也是毫不在意。”

“他们不是加入游泳队了吗？”

“他们哪里进得了游泳队哦。——他们游得比游泳队的人好，但是很看不起游泳队的人。他们仨都很聪明，就是很嚣张。”山根说道。

“他们真的抽香烟吗？”

洪作有点不大相信，只比自己大了一岁的少年们，怎么可能抽香烟呢。

“抽啊。——我都抽过呢。”山根不无得意地说道。

“好抽吗？”

“不好抽，但那是一种毒品，开始抽了之后，就会停不下来。我抽是会抽，但后来戒了。我在宿舍楼边上看到过木部和藤尾在抽香烟。他们肯定是已经抽上瘾了。”

接着，山根又一脸为你好的样子说道：

“你可别跟他们玩哦。——不会有什么好事的。”

“可是，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不是挺好的吗。”

“刚入学的时候好像是不错。金枝的成绩直到现在也还是很好，不过木部和藤尾就越来越不行啦。——我觉得这是父母的问题。——放任不管是不行的。”

“那他们昨天为什么来这里啊？”洪作又问道。

“每天都会来的。每天我们训练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过来游泳。——老师和学长们都很生气。他们总是随意地把学校的小船划出去，然后一直划到很晚。”

洪作知道了昨天见过的那三个少年有着自己所不了解的生活，可即使如此，他们在他眼中还是光芒万丈。虽然只是昨天有过一面之缘，但是洪作觉得，这三个少年和其他少年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他们可能正在变成不良少年，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充满朝气，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怎样才能见到他们仨呢？洪作想要再次在他们身边停留一下。他知道，围绕在那三个少年身边的，是像自己这样的人所不知道的自由时光。

[1] 浜名湖，位于静冈县西南部，面积约65平方公里，最大深度约12米。

[2] 在近代日本，初中实行的是五年制。

[3] 日本传统的游泳法之一。划水的手臂从后往前移动时需要抬出水面。

第二章

9月1日第二个学期开始了。在悠长的暑期，洪作每天都要睡到早上九十点钟，一下子要改到六点起床，这让他很痛苦。从家到沼津的五公里路程，就算走得再快，也得要一小时，如果慢慢走的话，就得要一个半小时。第一节课从早上八点开始上，所以无论如何六点就必须要从自己现在借住的姑姑家——真门家出发了。就算六点从家里出发，还要去银行门口等朋友一起走，真正出发去沼津就要将近六点半了。

第二个学期的头一天，洪作被姑姑叫了好几次才起床。洪作的卧室是二楼两个房间中的一个，所以姑姑要叫洪作起床的话，就必须走楼梯上来。阿梅姑姑每次走上楼梯就会说：

——赶紧，洪作，快起床。再不起床，上学就要迟到喽。现在真的已经到六点了，一分钟都不差了。就算再想睡，也得赶紧起了。这是最后一次叫你哦。

每次上来都说同样的话。不知道第几次姑姑走下楼梯时自言自语的声音，终于传到了正准备爬出被窝的洪作耳中。

——哎，我这是接手了一桩多麻烦的事儿啊。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辛苦，到了这把年纪了，反而要这样劳心劳力。

在洪作听来，姑姑的话有些夸张。他心想，姑姑说话就是爱夸张。但是，对于姑姑阿梅来说，这些话她并不是随口说说的。她只是认定，既然这个孩子被交托给了自己，那么就决不能让他上学迟到。眼下在姑姑心中，学校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每次收到从学校寄来的信件，她都会立马变得格外郑重。

虽然阿梅自言自语地说自己至今为止不知道什么是辛苦，但其实她的前半生并没有那么不知人间艰辛安稳平坦。她很多年前作为填房嫁给了担任三岛町町长的真门新卫门，独生儿子比洪作小一岁。刚结婚的时

候，因为婆婆的关系，备受磋磨，好不容易婆婆过世了，以为可以作为町长夫人获得世人的尊敬了，结果，丈夫又去世了。丈夫去世的时候，阿梅才四十岁，从那之后直到现在将近五十岁了，她独力养育着作为真门家继承人的独生子。独子俊记进入了她已故的丈夫担任町长时所创立的商业学校学习，倒是不用大人担心每天早上上学迟到的事情。

阿梅一方面有着不输男儿的刚毅，另一方面也非常温柔。在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洪作最喜欢这个姑姑。虽然洪作也会被她毫不留情地呵斥，但正是这样才说明她是把洪作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这一点洪作自己也能够感受到。

洪作穿上小仓布^[1]制作的制服，不叠被子就下了楼。正想去井边洗脸，从厨房传来了姑姑的声音。

——背心穿上了吧。

洪作解开外套的扣子，向姑姑表示自己穿好背心了，接着就在井边洗了脸。

早饭是大酱汤和腌菜。生鸡蛋有的日子有，有的日子没有。今天鸡蛋休息了。快速扒了一碗饭，洪作马上站起身来。

“再吃点。”

“来不及啦。”

“所以我跟你说要早点起床的嘛。”

姑姑还在那里唠叨着，但是这些声音没往洪作耳朵里去。

“我走啦。”

这句话是让所有话题就地打住的万能语言。只要说我走啦，所有话题都会就此打住。接着把挎在肩上的书包夹到腋下，跑出去就可以了。

洪作从狭窄的小巷子跑到大路上。右手边的陶瓷店是同校的一个叫阿良的初二学生的家。但是阿良是骑自行车上学的，所以他可以再晚三

十分钟出门。左边是一家叫做大里屋的旅馆。总有个胖胖的女佣在门前扫地。

“上学去了呀，不要在路上闲逛哦。”

每天早上她都会这样跟洪作打招呼。但是她打招呼的时候眼睛看都不看洪作，只是一种非常形式化的打招呼。而且，语气中还带着高高在上的态度。洪作总是懒得搭理她。他想，这人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路上闲逛，不过是她自说自话罢了。斜对面是三岛大社巨大的石鸟居。姑姑总是叮嘱说，每天早上走到大路上，要记得朝神社的方向低头行礼，但是洪作往往自动省略这一步。

洪作沿着大马路笔直地朝西走。这里是三岛最繁华的地方，但是这会儿道路两侧的商户大都还关着门。

洪作走到面朝着大路的银行大楼前，在这里等一起走路上学的同伴。很快，增田胖胖的身躯从旁边的小巷子里出来了。

“今天不用带书包。”增田说道，“只要把课表记下来就好啦。”

这么说，还可能真是这样，洪作心想。小林也从同一条小巷子里出来了。他也没有带书包。三个人开始往前走。因为带了不必要带的书包，洪作有点不大高兴。

“爱学习的人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没课也带着书包呢。”小林说道。

“大家都没有带吗？”洪作问道。

“谁会带啊。只有你带了。大家还会惊讶呢。”增田又说道，“老师对你的印象会更好哦。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带了书包啊。”

洪作有点生气，但是他什么都没说，夹在两个少年中间朝前走着。他心想，自己真是干了一件蠢事。书包里放了所有教科书还有笔记本，比平时还要重。

连接三岛和沼津的，只有一条东海道[\[2\]](#)。电车也在这上面开。三个

少年沿着这条路往前走。走过三岛的大街，两边的房子逐渐从店铺变成了农家，接着又变成了不见人烟的松树林。

三岛和沼津之间，有一条名叫黄濑川的河流流过，桥旁有一座小小的神社。少年们总是会在这里歇息一下。从开始出发到这里，已经走了三四十分钟了，身上早就出汗了，正是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

每当三人在塌了一半的木鸟居下坐下来的时候，总会看到第一拨骑自行车上学的学生赶到他们前头去。再过一会儿，不断有少年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出现又消失，仿佛在进行自行车比赛似的。中间还会看到一些走路上学的学生。走路上学的少年们都不约而同地三人或四人一组，争先恐后地往前赶路。

这一天，洪作在黄濑川的神社前休息时，一个不落地看着那些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或是骑自行车或是走路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带书包的。

“我想把书包放到什么地方再去学校。”洪作说道。

他觉得就自己一个人背着这么重的书包去学校有点傻，而且也容易让别的同学产生奇怪的误解。听到洪作的话，小林一下子来了精神，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好，那我们去找找可以藏书包的地方。”

小林说着站了起来。

“要把书包放在这里吗？”增田似乎有点迟疑，但还是说，“放到正殿的地板下就可以了。放到那里的话，应该不会丢的。”

洪作不想把装满了教科书和笔记本的书包放到塌了一半的神社的地板下。那里肯定积满了灰，布满了蜘蛛网。

“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吗？”洪作说道。

“你跟我来。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小林朝前走去。洪作和增田也跟了上去。小林在神社内的路上拐弯

走进了一个郁郁葱葱的小树林里。虽然是白天，但是在老杉树、老橡树的遮蔽下，这里依旧阴暗昏沉。

小林踩着杂草丛生的地面往前走，来到一棵巨大的橡树底下，指着橡树根说道：

“放这里就可以啦。”

原来，橡树根部有一个树洞，足够放下一个书包。可能是落雷的时候被炸出来的。洪作也觉得放在这里的话应该不会丢。就算下了雷阵雨，也不用担心被淋湿。

洪作从肩上卸下书包，交给小林。小林勤快地把小树洞里的落叶都刨出来，然后把洪作的书包塞了进去。

把书包藏进树洞里之后，洪作开始一身轻松地朝前走去。只有自己带了原本不用带的书包这件事带来的郁闷已经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长假之后新学期开学的快乐心情又回来了。

从黄濑川的神社再次出发后，三个少年加快了脚步。走黑濑桥，离开东海道，过狩野川时，在三人的前后都有初中生跟他们一样在赶路。有高年级学生，也有低年级学生。说是低年级学生，对于洪作他们来说，也就是初一和初二的学生，但是他们还是很在意这些低年级学生。初一、初二学生不管在哪里，他们都能一眼认出来。这些学生的体格明显要小很多。初二到初三的时候，身体会发育，所以初二学生和初三学生的体格是非常不一样的。初一、初二的学生当中也有高个子，但那只是身体细长，脸还是充满了稚气。就像是刚刚剥了笋壳的嫩笋一样。不管是体格还是神情都很纤弱，非常孩子气。

每当这样的初一、初二学生超过洪作一行人时，增田就会生气地说：

“这些家伙，好嚣张啊。记下他们的长相。”

但是增田只是嘴上说得厉害，其实很没出息。在学校里，只要有十个初二学生在一起，他就会远远地躲开。

小林也学着增田的样子，恶狠狠地盯着那些超过自己的学生，叫嚷着：“这些家伙，什么时候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但其实他比增田更没出息。他从来都没想过要真的去教训低年级学生，也就是对他们加以制裁这种事。

洪作既然能够跟增田、小林合得来，每天一起结伴上学，在性格懦弱这一点上跟他们是一样的。每当增田和小林叫嚣着要给那些低年级学生点颜色瞧瞧的时候，洪作也会很兴奋。教训嚣张的低年级学生，这种事情光是想想就会带来快感。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变得很厉害了似的。

但是，狠狠地盯着那些超过自己的低年级学生这种事情，其实是很少的，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这么做。因为有很多高年级学生追上来了。为了不挡他们的道，就必须主动让路。

“喂，让开！”

经常会从背后传来这样的声音。于是三个少年就会赶紧靠路边站，让高年级学生先走。就算身后没人这么喊，洪作他们也会尽量让高年级学生先走。只要想到自己身后还跟着高年级学生，他们就无法安心走路。就像身后跟了只老虎一样，总感觉背上凉飕飕的。但其实洪作他们也没有被高年级学生责骂过。他们几个的存在感太模糊，还不足以进入高年级学生的眼中。

对于洪作他们来说，初四、初五的学生就是高年级学生。而真正拥有高年级学生权力的，是初五的学生。初五的学生，一个个看起来都已经是大人了。打眼一看，就能知道他们是初五的。他们都是把书包挂在一个肩上，走路的样子也很独特，总是耸着肩。随意地戴帽子，也是初五学生独有的现象。所以，不管隔着多远，大家都能知道那是初五的学生。没有初五学生在的时候，初四学生总是猴子称大王，但是在初五学生面前，他们就会变得老老实实的。

洪作他们走过三枚桥，快到学校时，因为怕上课迟到，都开始小跑着前进。跑起来之后，小林这天又像以往那样肚子疼了。他一只手捂着侧腹，在路边蹲了下来。

“又肚子疼了吗？”洪作问道。

“嗯。”小林可怜巴巴地说道，“等我一下吧。马上就好了。”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说你们先走吧，但是小林每次说的都是等我一下吧。他都说了等我一下吧，大家都已经一起走了五公里了，都到了这里了总不能再毫不留情地抛下他。增田一脸不耐烦地说：

“马上就要打铃了。你赶紧好。我要先走了哦。”

“等一下我嘛。”

“你真讨厌。老是动不动就肚子痛。”

“我也不想的呀。真的很痛啊。”

洪作三人不停地被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超了过去。赶着上学的学生人流逐渐增加了流速，追上了洪作他们，又超过了他们。洪作感觉自己三人就像是在漫长的战线上离开部队之后被抛弃的士兵一样。

对于初中生们来说，一年中有两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是七月的最后一个上学日，因为第二天开始就是漫长的暑假了，另一个是九月的开学日，因为漫长的假期已经结束，第二个学期就从这一天开始了。前一个日子会给人一种即将从所有事情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感，以及一种令人愉快的犹豫，会犹豫接下来的每一天该怎样度过。蝉鸣声从学校附近的树木上洒落，校舍和校园在七月日渐强烈的阳光下似乎快要燃烧起来似的。学生们怀着一种独特的类似晕眩的感觉，跟老师、同学、熟悉的教室做短暂的告别之后，离开了校门。

后一个九月的开学日则与此稍有不同。只有在这一天，一段时间不见了的陈旧的校舍才会让人觉得格外想念，格外新鲜。风从校园里吹过，让人早早地就联想到了秋天，校舍在湛蓝宁静、万里无云的天空下矗立着。学生们怀着一种近乡情怯的心情走进校门。一边穿过校门，一边开始认真地想，校舍和校园在暑假期间是不是变小了。记忆中校舍应该更大，校园应该更宽阔。但是，这种怀疑并不会在少年们的脑海中停

留太久。因为还有很多充满了吸引力的小事情在等着他们，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太久。有的小伙伴被晒成了黑炭，而有的小伙伴依旧面容白皙。和暑假之前相比，大家似乎都有了些许变化。有的同学长高了，也有的同学突然变瘦了。有人害羞地穿着新制服，也有人戴着新帽子站在角落里，生怕被人取笑。

当看到老师的身影时，学生中间很自然地发出了“哇——”的叫声。只有在这一天，学生们会忘记对方是自己讨厌的老师，不管是喜欢的老师，还是讨厌的老师，都能在他们这里获得平等的对待。走进教室之后，班主任老师开始公布本学期课表。大家都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即使是留级的、不服管教的叛逆学生，在这一天也会神奇地学着其他同学记课表。总之，人的一生当中很少会有这样朝气蓬勃的时间，只有在这一天，少年们是置身于这样的时间当中的。就如同站在起跑线上一般，少年们心中充满期待，眼睛直视前方。

这一天，班主任老师讲完即将开始的第二学期的注意事项，同学们记好课表，然后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随时都可以回家。洪作和增田、小林三人来到运动场，挂在单杠上。三人在体操课上都上过单杠，但还是什么都不会，所以就想着不管是“挂膝上杠”还是“翻身上杠”，至少要学会一种。大约三十分钟内，三人轮流朝单杠发起挑战。但就算是发起了挑战，也只是两只手抓着单杠，身体挂在上面而已，连自己都觉得这个样子有点糗。有时候也能把一只脚挂到单杠上，但顶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找个人来教一下吧。”洪作说道。

“就算没人教，也能很快学会的。”增田说道。

擅长单杠的堀川正躺在对面的草坪上，洪作想请他教自己，但是增田不喜欢别人教。小林和洪作的想法一样，他朝堀川喊了一声：“堀川！”

“算了吧，还用得着让堀川来教啊。”

增田打断了小林的声音。

“那就不要让他教你，教我好了。”小林说道。

于是，增田说道：“单杠不用人教也能很快学会的。这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这种事情就是要自己下功夫琢磨才有意义啊。我之前听我哥哥说的，要每天练习，渐渐地就会觉得身体没那么重了，然后，很快就什么都会了。”

“为什么什么都会了呢？”洪作问道。

“因为感觉身体没那么重了呀。我哥说身体会轻得难以置信。这样的话，就什么动作都能做啦。”

“为什么身体会变轻呢？”

“那我哪知道啊，反正我哥是那么说的。应该是手臂的力量变大的缘故吧。”

增田不只是在说到单杠的时候三句话不离哥哥，平时也是如此。只是他哥哥说的，不管是什么他都深信不疑。

“怎么可能呢。要是光挂在单杠上，就能练好的话，那谁都能练好了。你哥哥擅长单杠吗？”小林追问似的说道。

“擅长啊。”

“我觉得肯定不擅长。”

“为什么？你见过他练单杠？”

“不用见过就知道啊。”

“为什么？”

“擅长单杠的人，身体会更紧实。可是你哥哥是胖乎乎的呀。”

“什么胖乎乎啊，我哥连剑道都是一级哦。是全校第一名呢。”

“什么全校第一名啊，他连学校都没有上吧。”

一瞬间，增田就朝小林扑了过去。每次听到有人说他哥哥的坏话，增田就会变了个人似的，出奇地愤怒。

增田和小林扭在一起，倒在了草坪上。看着马上要打起来了，但是两人似乎都没有了想要把对方摁倒在地上的想法。他们站起身，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互相瞪着对方。

“讨厌鬼！”增田一脸嫌恶地说道。

“你才是讨厌鬼。就知道拍老师马屁。”小林也满脸厌恶地说道。

“我什么时候拍马屁了？”

“大家都这么说。你可以去问问。——是吧？”

小林的这句“是吧”是朝着洪作说的。他想要洪作帮自己证明。

洪作看着两人快要打起来了又突然不打了，感觉有点想不明白。增田被挑衅了，应该会想打架，而小林被对方攻击了，也应该会打架啊。不管怎样，都已经快要打起来了，那就打嘛。感觉两人都想诉诸暴力，但是又都没有自信能把对方打倒，所以就不打了。站在那里干瞪眼的两人就是那么懦弱啊。

“都快要打起来了，那就打嘛。”洪作说道。

“我来当裁判，你们开打吧。”

洪作少见地认真说道。他想无论如何都要让眼前这两人打上一架。

结果增田对着洪作说道：“那你来打！”

“你说什么呢。不是你朝小林扑过去的吗？真是个胆小鬼。还是个狡猾鬼。”洪作说道。

“什么！”

就像刚才朝小林扑过去一样，这次增田朝洪作扑了过来。每次一生气，增田就会马上采取行动。但是，一瞬间，不知道是因为反省，还是

因为害怕，或者是因为感到羞耻，不知道具体出于什么原因，他又会很快控制住自己的冲动。

现在也是一样。增田扑过来，和洪作一起倒在了草坪上，但是增田很快离开了洪作，想要站起来。洪作想的是既然已经开始打了，那就打到底吧。他觉得打架已经开始了。既然已经开始了，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洪作抱住了增田的腿。把增田摔在地上之后，又坐在他身上。增田稍微抵抗了一下，很快就没力气了，说道：“滚开！”

洪作在增田的脸上打了两下。他觉得既然是打架，就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增田的毫不抵抗，他感觉这人真是太不靠谱了。

“滚开！”增田说道。

他双手捂着脸，再次说道，“讨厌鬼。滚开！滚开！”

从上往下看，增田的脸难看地扭曲着，只有眼睛冒着怒火。

洪作骑在对方毫无反抗之力的身上，用双臂把增田的肩膀死死地摁在地上，心里想着，接下来该干吗呢？如果对方抵抗的话，自己还可以继续出招，但是对方已经完全没力气了，只是仰面躺在地上。洪作感觉自己正摁着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收场的东西。虽然只要自己站起来就可以结束这场打斗，但是已经在对方脸上打了两下了，既然已经打了，他就不想这么轻易撤退。

洪作抬头看了看小林。小林就站在旁边，低头看着，似乎在看什么奇怪的东西。

“洪作，快住手。”小林说道，“增田太可怜了。你不要欺负弱小嘛。”

小林的话，让洪作心中升起一股怒气。

“我哪里有在欺负他。是增田挑衅我的。”洪作说道。

确实，先发起挑衅的是增田。自己只不过是对方攻击采取了反击而已。而且，一开始是小林和增田在打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代替小林，跟增田打了起来。小林有什么资格指责自己欺负弱小呢，洪作心想。

“快住手！”小林再次说道。

洪作趁机离开了增田。他站起来，掸了掸裤子上的沙子。增田也慢慢吞吞地站了起来，也一样掸了掸上衣和裤子上的沙子。洪作感觉增田的右眼似乎有点肿起来了。

“喂，我们回家吧。”小林说道。

“嗯。”洪作回答道。但是增田沉默着，一脸再也不要跟你们说话的神情。

小林和洪作往前走了大概两米左右，增田也开始往前走了。洪作走出校门，回头看了看。增田正从后面跟上来。

经过黑濑桥的时候，洪作停下来看狩野川的河水，装作不经意地等跟在后面的增田。可以的话，他还是想像之前那样，三个人一起走。洪作停下来之后，增田也停了下来。增田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肯跟刚刚和自己打过架的两人缩小距离。增田身上可以看到他决不停战和解的意志。他圆滚滚的肩上还燃烧着怒火，拖着鞋子走路的独特的脚步中透着一种孤独。

小林和洪作一起继续往前走，增田也跟着继续往前走。走在前面的两人一停下脚步，增田也跟着停下脚步。洪作和小林爬上狩野川的堤坝，在上面走着。增田也在堤坝上走着。狩野川的河水在强烈的秋日阳光照射下，浅滩处如同撒上了银粉一般，闪闪发光。

走到黄濑川桥，小林说道：“你的书包不知道怎么样了。”被小林这么一提醒，洪作才想起了自己的书包。

“今天不学习了吧。那就这么放着吧，等明天到了这里再来拿不就好了嘛。”

小林这么一说，洪作觉得这样也可以。

“那就这么办吧。”洪作说道。

两人走过黄濑川桥，在神社前面稍微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往前走了。但是，没走多久，洪作说道：

“我书包里还装着便当呢。”

因为饭盒还装在书包里，所以他觉得还是得把书包拿回家。明天还得让姑姑在同一个饭盒里面装饭菜。对于书包里装了便当这件事，小林的反应跟洪作完全不同。

“你要吃吗？”小林说道。

两人往回走去拿书包。刚刚隔着一段距离跟在两人身后的增田迎面走了过来。增田还是迈着孤独的脚步，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了他一个人。

小林和洪作走到神社前，迎面碰上了从对面走来的增田。增田朝路边侧了侧身子，一副你们再怎么讨好我，我也不会跟你们说话的态度。

“我们去拿书包。”小林对增田说道。

增田板着脸，一脸拒绝的表情，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当小林和洪作走进神社之后，增田也还是站在神社前面没有动。反正自己现在是单独行动，一个人走回家，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等两个同学拿书包过来，毕竟自己现在对他们除了厌恶还是厌恶，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增田还是站在那里没动。

小林和洪作踩着茂密的夏草来到藏书包的橡树边。

小林弯下身子，在树洞里窸窸窣窣掏了几下，说：“没有！”洪作还以为小林在跟自己开玩笑。但是小林直起身子，表情很严肃。

“真的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真的吗？”

“你自己来看。”

洪作弯下腰，手朝树洞里伸去。里面真的没有书包。

虽然洪作知道这么做没用，但是他还是半坐在橡树根部，把整个胳膊都伸进了树洞里。树洞里的泥土，软绵绵的，就像棉花之类的东西，带着一种冰凉的触感。

“没有！”洪作感到自己脸色开始发白。

“是吧？！没有吧。”小林说道。

“怎么会这样呢？”

洪作一站起来，小林也跟着站了起来。两个少年面面相觑。

“好奇怪，怎么会不见了呢？”洪作说道。

“真的好奇怪，那个时候应该没人看到的吧？”小林说道。

但是洪作无法断言肯定没人看到。也许有人看到了。

“如果有人看到了，那肯定就是那个人偷的。”小林说道。

“我去跟增田说下这件事。”

小林突然朝正站在神社鸟居边的增田跑去。此时小林的背影充满了一种活力，仿佛发生了大事之后，他突然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小林踩着夏草，走到铺着石板的狭窄的路上，一跑一跳地朝增田奔去。

丢的是自己的书包，而不是小林的书包，洪作感到自己倒霉透顶了。从树洞中消失的是自己的书包。自己那塞满了教科书和笔记本的书包，就这样消失了。

洪作绕着橡树四周转了一两圈。他的鞋子不时地踩在恣意生长的夏草上面，他还不时地弯下身子，拨开草丛看看。书包不见踪影。都怪小林那家伙，把书包藏到那种地方。是他说藏在那里没问题，自己相信他才会把书包藏在那里。自己就不该相信他。

洪作朝事情的始作俑者小林看去。小林和增田正面对面站着。小林似乎正在说书包丢失这件事，而增田正在听。即使隔得那么远，也能知道两个少年在说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从两人的姿势上就能感觉到这种紧张的氛围。

洪作心想，小林有责任，增田与这件事也并非毫无关系。虽然把自己带到橡树旁，把书包藏进树洞的是小林，但是劝自己把书包藏在神社里的却是增田。如果增田没有那么说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洪作又在橡树根部弯腰趴下来，把手伸进了树洞。他心怀侥幸，说不定书包就在里面呢。可是，树洞中依旧空空如也。

增田和小林朝树洞走了过来。

“没有吗？”小林问道。

增田还是板着脸，一声不吭。

“你来看看，真的不见了。”

听小林这么说，增田就弯下腰，在树洞里摸了一圈，很快又站起身子，朝四周环视了一圈，抱着胳膊，抬头看了看树上。洪作和小林也学着增田的样子，抬头朝树上看去。藏在树洞里的书包不可能飞到树上去，但即使如此，对于洪作来说，增田能够往自己没有想到的地方去找，还是非常靠得住的。或许增田能够把那个不知所终的书包找到呢。

小林眼睛朝树上看去，叫道：“有鸟窝！”

“那是个麻雀窝吧。”

果然，一根树枝连着树干的地方有一个像麻雀窝一样的东西。可是洪作此时完全没有心思去看什么鸟窝。

“去掏吧！”小林说道。

但是，增田没有理他，还是抱着胳膊，眼睛四下里看着，接着又自己一个人朝着神社内的那座小小的神殿走去了。洪作跟在增田身后。小

林也不再管麻雀窝了，落后两人一步也跟了上来。

增田走到神殿，先在走廊上看了一圈。洪作和小林也跟着在走廊上看了一圈。增田穿着鞋子，走了两三级台阶，来到了神殿的檐廊上，透过摇摇欲坠的格子门朝里面看。神殿内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

“嘘！有老鼠！”小林低声说道。

“这些老鼠好像是一家的。有大的，也有小的。”

洪作目不转睛地朝神殿内看去，总算能够看清楚几分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右手边是一顶破烂的神轿，左边放着一捆竹竿。有两只老鼠在地板上跑来跑去。

这次增田还是没有理睬小林的话，他还是抱着胳膊，似乎想了想，然后突然对着小林，而不是对着洪作说道：“还是放弃吧。”增田由始至终都是一副决不跟洪作说话的态度。

“这是在神社里丢的。应该找不到了。如果是别的地方的话，还能再找找。”他一脸严肃地补充道。

“为什么会找不到？”洪作不由得反问道。

增田还是没有看洪作，对着小林说道：

“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了。不过还是很奇怪啊。怎么会丢了
呢。”

接着，他又说道：“我要回去了。你再找找吧。我得回去了。我姑姑从满洲回来了。我哥哥跟我说过，让我早点回去。”

增田说完这些之后，就背对着两人朝前走了。增田的右脸现在已经完全肿起来了，一看就知道挨打了。

增田一个人往前走了之后，小林也说：“我也要回去了。都找了这么久也还是没找到啊。”

但是，他又注意到洪作僵硬的神情，于是接着说道：“哎，回去吧。

再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啊。明天早上我们再过来找找看吧。”

洪作没有说话。洪作自己也知道再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但是就这么被人毫不在意地催着回去，他又觉得似乎有些无法释然。增田刚刚被自己打了，他说要回去，自己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小林是把自己的书包亲手放进树洞的责任人。而且，不仅如此。洪作之所以会和增田打架，说起来还是替小林去打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洪作对小林是有恩的。可即使如此，因为丢的不是自己的书包，所以小林就能毫不在意地说出回去吧这样的话，简直是岂有此理，洪作心想。

“再找找！”洪作语气激烈地说道。

“不是已经找过了嘛。”小林也忍着怒气说道。

“再找找！”

“还要我再找你的书包吗？——不，我不想找了。”小林愤然说道。接着他突然背对着洪作跑开了。

洪作呆立在那里。感觉自己被扔下独自面对困难了。增田也好，小林也好，自己的朋友都走了。只有自己被抛在这里，面对棘手的事情。早上把书包藏在这里的时候，自己还是很幸福的。但是现在的自己则是很不幸的。他感觉自己被无能为力的巨大的不幸紧紧缠住了。前后左右只剩下了不幸。

洪作开始往前走。一直站在神社内也不是办法。他穿过鸟居来到大路上，远远地看到小林和增田两人肩并肩往前走着。刚才是增田一个人孤独地走着，现在洪作变成了刚才的增田。增田和小林一起走着，洪作则失去了站在自己这边的同伴。

书包丢了。这不是做梦，是真实发生了的事情。在此之前有学生丢过书包吗？从来没听说过。惹出这样祸事的大概只有自己吧。教科书就算重新再买，也不能马上拿到手吧。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教科书是再也买不到的。除此之外，笔记本、单词本、装有钢笔的笔盒也全都丢了。

洪作一边走，一边计算着这场突如其来的不幸到底有多大。不幸似

乎将会漫无边际地扩散开去。洪作想象着一个学生坐在教室课桌前，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笔记本，不由得感到一阵绝望。

洪作自己也感觉到此刻自己往前挪动的脚步是有气无力的。他没有办法打起精神往前走。书包丢了。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自己必须得在没有书包的情况下去上学。

洪作内心充满了对增田和小林的怨恨。都怪那两个家伙，才让自己落到了这样悲惨的境地。两个朋友的身影越来越小，不久就看不见了。这并不是因为增田和小林走路太快，而是因为洪作走得太慢了。

以前每次进入三岛町之后，洪作都会在银行前面跟两个朋友告别，但是今天，他一个人走过了三岛町最热闹的大街。他感觉周围的行人都在看自己，仿佛都在说，那个丢了书包的初中生在那里呢！

洪作走到家附近。他没有走进自家那条小巷子，而是来到了大神社内。在宽阔的神社院子里，除了孩子们，空无一人。神社院子的右手边拦着巨大的栅栏，里面养着几头鹿。

洪作来到圈着鹿的栅栏边，看着鹿无忧无虑的样子，心想，生活在这里面的生物真幸福啊。现在一个不幸的初中生正在看着这些幸福的生物。

洪作看看鹿，打发了将近三十分钟时间。接着，他朝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大神社的神殿走去，心里想着，这大神社还真是大啊。

洪作在功德箱前微微低头。他心想，这会儿再来低头也已经晚了。如果是在书包丢失之前过来的话，神明或许能够保佑自己不丢书包，但是现在书包已经丢了。他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件无用的事情。

走出大神社的院子，他想，接下来去哪里呢。家就在旁边，但是他现在还不回去。要么去河的上游，去看看河的源头。可是就算去看了河的源头，书包也不会回来啊，这么一想，他又觉得这也是没用的事。

洪作走进了与大里屋隔着两三家店的书店，在里面翻着杂志打发时间，最后带着依旧绝望的心情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洪作用包袱皮包上饭盒，提拎着走出了家门。他跟姑姑说自己把饭盒忘在学校了。所以，这一天他带的饭盒是姑姑从仓库里找出来的旧饭盒，比平时用的更大，是铝制的，盒盖凹凸不平，都快盖不严实了。

来到银行前，增田和小林都在等着洪作。看到增田和小林肩上都挎着书包，洪作再次觉得自己就带了个饭盒是多么地寒碜。实在是太不像样了。

“你跟家里人说了吗？”小林一脸严肃地问道。

“没。”洪作摇了摇头。

“咱们今天再去树洞那边看看吧。或许在那里了呢。”增田说道。

不知道增田是不是因为看到洪作没有带书包太可怜了，他昨天的那种敌对意识已经消失了。小林似乎也认识到了自己多少有点责任，说如果书包真的找不到了，可以向高年级学长借他们的旧书，或者去书店预订一下，应该可以很容易买到。

三人像平时一样沿着东海道走着。不断有徒步上学的学生从沿途的村落中出来，走在洪作他们前面或是后面。看到这些学生一个个全都背着书包，洪作的心情更沉重了。

“我觉得书包肯定会出现的。”

“我们去神社后再找找，或许就在那里呢。”

两人为了安慰洪作，不时地说着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但是，听了这些，洪作的心情丝毫没有变轻松。书包不会再出现了。这一点，洪作心知肚明。就算想要把教科书收集齐，也收集不齐吧。也许找遍全日本，也找不到一本。自己的初三年级要在没有教科书的情况下度过了。如果被老师点到名，就只能借旁边同学的书过来读一下了。就这样，洪作心中不停地钻着牛角尖。

即使如此，快到黄濑川边上的神社时，三个少年还是加快了脚步。

增田和小林比洪作走得更急。洪作反而显得格外淡定。昨天晚上整整一夜，他对这件突然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懊恼过，痛苦过，伤心过，到了此时似乎已经完全超脱了，想着随它去吧，有一种半是自暴自弃的心情。只是对自己两手空空去上学的惨样，他还有点接受不了。

走进神社内，增田和小林都积极地帮忙找书包。他们三人按增田、小林、洪作的顺序，依次又在橡树洞里摸索了一番。奇迹没有出现。接着三个少年又绕着橡树四下里找了一圈，还到神殿后面找了，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书包。

当确定书包再也找不到之后，三人又开始争论要不要把丢书包的事情告诉老师。

“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如果是其他东西的话，说了也没关系，可这是书包啊……”增田说道。

“会被老师骂吗？”洪作问道。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增田和小林都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增田说道：

“没事儿的。不过虽然没什么事，也还是不要说比较好吧。”

“我也这么觉得。还是不要跟老师说了吧。先不说，指不定什么时候书包又自己出现了呢。如果书包又回来了，说了不就更麻烦了嘛。”小林也说道。

洪作已经不再期待书包的再次出现。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决定听从两个朋友的意见，不告诉老师丢书包的事情。

当洪作三人穿过校门的时候，离上课只剩下十分钟时间了。学生们把书包扔进教室，赶紧朝着举行早会的运动场走去。增田和小林也是如此。洪作跟着两人走进了教室，但是他没有书包可以放在书桌上，所以就只是把包着饭盒的小包袱放下，又马上走出了教室。

刚走出教室，洪作就被一个同学抓住了。

“听说你丢了书包，是真的吗？”对方说道。

“嗯。”洪作说完，又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小林说的。”

洪作心想，小林是什么时候说的呢。他一直都跟自己在一起，应该没有时间跟别人说话啊。

来到运动场上，洪作一下子被四五个同学包围了。大家都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丢了书包。于是，洪作必须要对整件事做简单的解释。当知道洪作真的丢了书包之后，大家脸上的表情都很复杂，谁都没有说什么同情的话。对于少年们来说，这件事太大了，以至于他们根本顾不上说。大家从洪作身边走开，精神饱满地等着早会的铃声响起。

洪作丢了书包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初三年级。初三分两个班级，但是两个班上所有人都以一种特别的眼神看着洪作。

洪作连续三天没带书包就去上学了。每次到了上课时间，他一走进教室，大部分人都会看他。当老师走进教室之后，教室里会响起一阵把教科书和笔记本放到桌上的声音，等这个声音安静下来之后，老师就会不急不忙地开始上课。但是洪作没什么东西要拿的，所以感觉无所事事。原本摊开一两本教科书就会满满当当的小课桌，此时在洪作看来显得格外地大。洪作身体前倾，好像要把整张书桌抱住似的，看着老师。如果不看着老师的话，他担心老师会盘问为什么课桌上什么都没有。

有时候，后面的同学会把别的科目的教科书给他，想着比起课桌上什么都不放，总还是放本书会好看些。这里面不乏关心和同情，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凑热闹的心理。

第一天没有教科书上课的时候，洪作完全没心思去管同学们看自己的眼神。五十分钟的上课时间在一种奇怪的紧张中过去了。一下课，洪作就松了口气。但是，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一结束，下一堂课又开始了。一难未过，一难又至，他感觉苦难在不停地朝自己袭来。

到了第二天，洪作习惯了置身于这种苦难，已经能够对教室里四面八方投过来的眼神做出回应了。面对像“千万不要被老师发现呀”这种鼓励的眼神，洪作会朝对方眨一下眼睛，表示没事，自己能应付过去。面对像“哎呀，老师来了，小心！”这样的眼神，他会稍皱眉头，一脸严肃，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努力应付过去。

在至今为止的人生当中，洪作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特殊对待过。他总是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自然而然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因为丢书包这件事，他现在就像是坐在了教室的正中间，举手投足，都会引来很多关注。

没有教科书上课，这种事情光想想就会让人觉得无法忍受，但其实真的到了这一步，也还是有办法应付过去的。有好几个同学都说要给洪作提供教科书。有的说要从学长那里帮他借，有的说会把自己哥哥用过的书找出来给他。坚持四五天的话，应该就可以拿到几本主要的教科书了。有了这样的预测，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个困难，洪作逐渐有了一种倨傲的岿然不动的心态。

第四天，正要离开家的时候，洪作被姑姑叫住了。

“你今天也不带书包吗？学校不是已经开始上课了吗？”姑姑一脸狐疑地问道。

“现在还没正式上课呢。每天就是做做体操，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洪作回答道。

“大家都没有带书包？”

“嗯。”

“就算是这样，那你自己的饭盒呢？”

“我今天带回来。”

说完之后，洪作感觉麻烦要来了。虽然他说要把饭盒带回来，但事实上是不可能带回来的啊。

这天早上，增田给洪作带了代数的教科书，小林给洪作带了国语的补充教材。增田拿的是他哥哥用过的，小林是从他一个读初四的亲戚那里借来的。增田也好，小林也好，每人拿来一本教科书之后，都感觉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你不要再埋怨了哦。我们也都担心你的。”增田说道。

“我们只能为你做到这些了。”小林也说道。

接着，他又补充道，“不要再丢了哦。”

洪作对两个同学的态度感到很生气，但是在眼前的情况下，能够拿到教科书，就算只有两本，也还是必须要感激的。

洪作把两本教科书和饭盒一起包进包袱皮里，感觉心情好了一点。

“书包你再想想办法嘛。整天拿个包袱，很奇怪啊。”增田说道。

虽然被说了要想想办法，但是洪作什么都不想做。

这天早上，体操老师关口在早会上说道：

“昨天有人捡到了一个书包，交到了教师办公室。他说可能是我们学校学生的，就很热心地给送了过来。我觉得像书包这种重要性仅次于生命的东西，我们学校的学生是不会把它弄丢的，所以就跟他说很感谢他的热心，但我们学校是不会有这么傻的学生的，这书包应该是商业学校学生的吧。结果捡到书包的人说，看过里面的东西了，应该是我们这个初中的学生的。于是我就打开了书包，竟然真的是我们学校学生的东西。这个丢了书包的人，就在你们当中。”

即使没有这件事，体操老师在早会上说话也总是声嘶力竭的，但是这天早上，他的说话声尤其特别。他一字一顿，慢慢地、大声地说着。

学生们哄堂大笑。操场上站着初一到初五总共十个班级的学生，学生们口中都发出了笑声，笑得身体东摇西晃。

洪作感到站在自己旁边的山冈用胳膊肘碰了碰自己。这个山冈也笑

出了声。洪作的眼睛看着体操老师，身体站得笔直。对于洪作来说，除了表示恭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但是，体操老师完全没有看初三三年级。

等到学生们的笑声静下来之后，体操老师又大声说道：“丢书包的同学自己心里有数，赶紧到教师办公室来拿书包。没有教科书，第一节课都上不成，所以等早会结束立马就过来。”

笑声又响起了。学生们在笑，老师们也在笑。洪作身处于这片笑声的旋涡中。虽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知道丢书包的是谁，但是至少整个初三三年级的学生都是知道的。

洪作感到四周少年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就连站在洪作他们初三三年级旁边的初一学生的队伍中，也有人转过身体，看向洪作。

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在静浦的海水浴场，洪作曾被人从跳水台上推下去，落入到了深深的海水漩涡中。他此刻的心情跟那个时候非常相似。那个时候他掉进了深深的海水中，现在他掉进了无边无际的笑声中。此刻，包围着洪作的，不是海水，是笑声。洪作在其间拼命挣扎，想要挣脱出来。

洪作感到强烈的羞耻感快要将自己点燃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张蜡纸，一碰到火，马上就会燃起红色的火焰，一瞬间就燃烧殆尽，变成一堆黑灰。

早会的队列乱了，学生们各自朝着自己的教室走去。洪作也开始往前走。小林靠近过来，说道：“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竟然出现了。”

“为什么会出现呢？——好奇怪啊。”

对于小林来说，书包出现了这似乎是最大的问题。已经消失的书包，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那么巧地出现在了学校。这件事的不可思议让小林百思不得其解。

“你要去教师办公室吗？”增田也靠近过来说道。他对洪作去教师办公室这件事非常关心。

“我觉得去教师办公室的话，老师应该立马就会给你的。”

“会给我吗？”洪作说道。

“那肯定会给的啊。——老师不是说让去拿嘛。——去吧。”增田鼓励似的说道。

事实上即使没有被鼓励，洪作也只能去。书包的主人是谁，体操老师应该已经知道了吧。不仅是体操老师，应该所有老师都知道了吧。

“要去校长办公室吗？”洪作问道。

一个站在洪作旁边的学生一脸严肃地说道：

“又不是去接受表扬，应该不是去校长办公室吧。”

洪作跟前往教室的同学们分开，独自一人朝教师办公室走去。他的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一样。

洪作尽可能慢吞吞地走。虽然也有脚步沉重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想要等老师们离开办公室，各自去教室上课了之后再进去。这样可以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洪作走到从运动场通向教师办公室的走廊上，正好碰到了三四个老师。每个老师的胳膊下都夹着一两本书。洪作低头朝老师们行礼，与他们擦肩而过。紧接着，又碰到了两个老师。这次洪作也是一样低头行礼之后过去了。但是很快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喂，喂。”

洪作停下了脚步。

“丢了书包的，是你啊。”

年轻的数学老师说道。这个老师还没有教过洪作他们。

“是的。”

洪作说道。

“你到底把书包忘在哪里了？”

数学老师的脸映在洪作眼中，显得额外无情。小小的个子，看起来充满恶意，端方的脸庞，薄薄的嘴唇，看起来都那么刻薄。

“不是忘在那里，是把它放在那里了。”

“放在那里？！撒谎！哪有人会把自己的书包放在外面呢。就算刚开始是故意放在那里的，后来也忘记了吧。”

不是的，洪作很想这么说，但是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么说会很危险，就没有说出口。

“你是几年级的？”

“初三。”

“都初三了，还会忘记书包，这可不行哦。”

接着，老师又说：

“说我错了！”

“我错了。”

洪作说完之后，年轻的老师继续朝前走了。

洪作心想，连在没教过自己的老师这里都要挨骂，要是遇上教过自己的老师，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洪作稍稍推开了教师办公室的门。看到有两三个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都是没有教过自己的老师。洪作猛地推开了门。他走进办公室，站在那里，寻找体操老师的身影。身穿黑色西服的关口正坐在窗边的位置上。洪作径直地朝那里走去。

“老师。”

洪作来到老师的办公桌前，叫了一声。

“有什么事？”

对方微微抬了抬头，但是很快目光又回到了办公桌上的便签上。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麼，只見密密麻麻地都是小字。体操老师一边看着便签，一边说道：“什麼事？快说。”

“我来拿书包。”洪作站得笔直说道。

听了这话，老师的脸慢慢地朝洪作转了过来。

当体操老师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时，洪作很没出息地、自然而然地低下了头。早会的时候骂得那么厉害，这会儿不知道要被骂成什么样。

“书包就在那里，拿走吧。”对方说道。

洪作绷紧了身体，等待着老师接下来的话。他想怒喝声会突然落在自己头上吧，但是结果什麼声音也没有。

洪作抬起头，看着体操老师。对方还在看着桌子上那张写满了小字的便笺纸。洪作还是站在那里没动。于是，对方又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洪作。

“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

接着又说道：“赶紧拿着书包走吧。马上就要开始上课啦。”

“是。”

洪作立刻离开了那里。他感到浑身的力气一下子消失了似的。真是太出乎意料了，竟然没有挨骂。

洪作朝放在教师办公室门口附近桌子上的书包走去。正是自己的书包。从黄瀬川神社内的橡树洞里消失的书包，此刻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了这里。耳边传来了老师的声音。

“捡到书包的人说，饭盒里的饭已经馊了，所以他就倒掉了。”

“是。”

“我后面会告诉你捡到书包的人的地址，你去写封信感谢一下人家。”

“是。”

“行了，赶紧去吧。”

听了这话，洪作朝自己数日未见的书包伸出手去。拿到书包之后，他立刻离开了教师办公室。他感觉自己渡过了一个难关。接下来的难关是走进教室的时候。不知道班上同学会怎么笑话自己，不过被同学笑话也没什么，就是正在上课的老师可能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洪作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校园里。要走到自己的教室，必须要斜穿过校园，走到另一头。他正横穿校园时，一旁的灌木丛后面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很有特点的声音。

“喂，喂！”

洪作很快就知道了这是谁的声音。

是一个老教师，那个名叫山根的教导主任。

洪作瞬间感觉自己浑身发冷。

“喂，喂！”

他又听到了同一个声音。洪作停下了脚步。洪作觉得山根老师像是特地埋伏在那里，等着自己过来似的。

“你怎么回事啊？上课都迟到啦，这可不行啊。”

老教师说着，走了过来。洪作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也发不出声音。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猫盯上了的老鼠一样，眼看着越缩越小。手、脚、身体，都变得越来越小。

老教师背着手，慢慢地走了过来。脚步安静得就像是朝老鼠走过去

的猫一样，丝毫不见粗暴。山根老师总是迈着这样的脚步靠近学生，而被靠近的学生就像被他的精神力控制住了一样，一动也不敢动。

洪作站在那里。他感觉自己不仅身体越缩越小，连大脑也停止了思考，脑子里只有一片混沌。

“第二个学期才刚开始你就迟到，这可不行啊。你是几年级的？”

老教师用他低沉的声音慢慢说道。他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是很没精神的。被他影响着，洪作也很快用同样低低的声音回答道：“是初三A班的。”

“抬起头来！”

洪作抬起头。

“哦，你是初三的学生啊。”

“是的。”

“看着不像个粗心的啊。”

接着，山根老师突然语气一变，怒骂道：“混蛋！”

洪作吓了一跳，回过神来，说道：“我不是上课迟到了。我是去教师办公室拿书包了。”

话冲出口之后，他才想到自己或许不应该说。可是，既然已经说了，也没办法了。洪作的心沉了下去，看来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去教师办公室拿书包？为什么？”

老教师脸上闪过一瞬怀疑，但是很快变得兴奋起来。

“啊，是你啊，丢了书包的。”

“是的。”

“连书包都能丢，真是令人佩服啊。这个学校从成立以来，还从来没

出现过丢书包的学生呢。你是第一个。做成了谁都没做到的事啊。你爸爸妈妈应该很高兴吧。”

“.....”

“书包到底是在哪里丢的？”

“在黄濑川边上的神社里。我把书包放在神社内一棵大橡树的树洞里，结果不见了。”

“橡树的树洞里？！为什么要把书包放到那里？”

洪作没有说话。他没法立刻回答出能令对方接受的理由。接着，老教师又问：“你家住哪里？”

“三岛。”

“是骑自行车上学？”

“走路上学的。”

“哦。那肯定是上学路上东游西逛，结果丢了书包吧。笨蛋！赶紧去教室吧。”

“是。”

洪作马上离开了。就像挣脱了绳索的小狗一样，跑开了。跑到一半，他发现自己正在朝着运动场跑，于是又转身朝教室跑去。书包里铅笔盒发出的哒哒哒的声音，洪作已经好几天没有听到了，感觉格外亲切。

走进教室，这个春天刚从东京的官立大学毕业来到学校就职的年轻教师神代正用他独特的尖锐嗓音在读英语课本。

神代用右手往上扒着一不小心就会掉到额头上的长发，一边扒着，一边用学生们怎么也无法模仿的流畅发音一口气读了好几行书。学生们很快就不知道神代到底读到哪里了，所以很多人的眼睛都离开了课本，盯着神代白皙的面孔上像女性一样嫣红的嘴唇。那里正流利地发着卷舌

音。

一般老师都有个外号，但是神代没有。他是官立大学毕业的才子，据说有资格成为更好的学校的老师，所以学生们都是半带尊崇地看着神代。什么样的人才是值得尊敬的，对这一点学生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想着尊敬这样的老师多半是不会错的，所以学生们对于年轻的英语老师总是另眼相待。

神代读完课本之后，问道：“刚刚进来的是谁？”

“是我。”

洪作在自己的位置上举起手。

“回答是我，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啊。”

说着，老师看了看学生名单，又看了看手表，说道：“唔，迟到了十五分钟啊。”

说着，他在学生名单上写了点什么。

“我不是迟到，是关口老师让我去教师办公室拿书包，所以我就去拿了。”洪作纠正道。

他心想，因为书包的事情，自己已经挨了很多骂了，再被冤枉迟到的话怎么行呢。学生们哄地大笑起来。

“哦，是你啊，丢了书包的。”

神代抬起头看着洪作。学生们又大笑起来。

“丢了书包也没什么。就算你不带课本，也没什么。不管是丢了，还是不见了，都没什么可惜的。但是，迟到就是迟到。你来上我课的时候已经是迟到了。是吧？”

“是的。”洪作回答道。

“好，你明白了就好。要我说那个把书包送回来的人才是不该。好不

容易把书包丢得一干二净，结果它又出现了，是吧？既然它又出现了，你偶尔也不得不读一下了。”

神代不负责任的话，在学生们听来却很新鲜。洪作也被神代的话吸引了。虽然被当成迟到这件事令人遗憾，但是至少老师没有因为丢书包这件事责骂自己，而且他话里甚至还有一种肯定的意思。这令洪作感觉精神一振。

不管怎样，原本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书包又出现了，而且没什么波折地回到了自己手中，所以这一天对于洪作来说，是第二学期开学之后第一个开心的日子。

上课的时候再也不用像昨天、前天那样感觉低人一等了。他心想，原来拿着教科书这件事本身就能够让人这么开心快乐啊。两三天来笼罩在洪作心上的卑屈感一扫而空。他坐在教室内，从自己的位置朝窗边看去，映入眼帘的一切，都跟昨天截然不同，散发着勃勃生机。校门方向传来蝉鸣声声，操场上也传来了正在教体操的关口老师的声音。

说到体操老师，洪作去拿书包的时候，关口老师一句斥责都没有，爽快地让自己拿走了书包，这令洪作感觉到很意外。看他早会的时候气势汹汹的样子，洪作还以为自己会被臭骂一顿，结果不仅没有挨骂，连冷脸都没有挨一个。真是位好老师啊，洪作心说。

和体操老师相反，山根老师就让人讨厌了，洪作心想。怪不得全校学生都怕他。他那儿是躲在哪里呢？突然就从灌木丛后面出现了。想起山根老师喊“喂，喂”的那个低沉的声音，洪作就感到一阵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寒意从身体里流过。除了山根之外，在去教师办公室路上，还被年轻的数学老师说了几句。那也是无法让人信赖的老师，洪作暗暗想道。怎么着也不该把没教过的，而且都已经走过去了的学生，还巴巴地叫回去骂一顿。

同样是年轻老师，英语老师神代真不愧是东京的官立大学的毕业生，说出来的话就是与众不同。好不容易丢了书包，结果又出现了！不出现的话就可以不用学习了，真是太可惜了。他说的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这天，洪作在上课的时候两次被老师提醒了。这两次都是他满脑子里想着体操老师关口、教导主任山根、英语老师神代、年轻的数学老师的时候。

国语课上，被高个子的尾形老师提醒的时候，洪作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意外的时间被一个出乎意料的敌人攻击了。

“喂，喂，书包，朝哪儿看呢？！”

老师说道。老师口中的书包指的是洪作，这一点学生们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洪作也好，其他学生也好，都没有马上意识到老师说的书包是指洪作。结果，老师又说：

“喂，喂！看哪儿呢？！再这么发呆，书包又会丢的哦。”

学生们哄堂大笑。

“把书包放进树根下的树洞里，这本身就是不该做的事。为什么会丢书包，你明白了吗？”

“不明白。”洪作出人意料地大声回答道。这声音大得洪作自己都吃了一惊。为什么书包会丢，洪作自己也想知道。

“不明白就不要这么得意嘛。”老师说道。

教室里又响起了笑声。

“你的书包是住在黄濑川神社附近的人送来的。据说有三只狗在鸟居那边叼着个奇怪的东西争来抢去，他走过去一看，是你的书包。”老师说道。

学生们都不约而同一脸紧张地看着讲台，听到这里，又是一阵大笑。

“书包里装了便当，野狗们闻到了味道，所以就开始你争我夺了。”老师说道。

教室里又响起了大笑声。

“总之，怎么会有人把装了重要的便当的书包放在路边呢。”

不是路边，洪作想要纠正老师的说法，但是又觉得解释起来太麻烦，就没有说话。

“最后被人发现了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没被人发现呢，便当会被狗吃掉，课本会被撕裂。以后请一定要好好保管自己的书包。——便当要尽早吃掉哦。”

教室里响起的笑声几乎要把老师的声音都盖过了。洪作稍稍朝一旁看去，对面的角落里，小林正和大家一样，好像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情似的，大笑着。再看看增田，也一样在笑着。

洪作感到自己有很多话想要辩解，想要说，但是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小林和增田跟这件事情并不是毫无关系。但是最后却只有自己一人背负了所有罪过。

“昨天的国语课，你是怎么上的？没有课本，就那么坐在那里？”

“是的。”

“没有笔记本，也没有课本？”

“是的。”

“便当呢？”

“便当是带了的。”

洪作的回答干脆利落得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满堂的笑声中，洪作觉得这些笑声就像是千本浜的波涛声一样，波涛不停地拍打在自己身上，又把自己拉进深海。洪作僵直地抬着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一种强烈的情感，令他的神情显得比平时更为生动。

[1]日语名为“小仓织”，是一种起源于北九州的质地厚实的条纹棉布。最早出现于江户初期的文献中，其中一种深色白点样式的棉布，在近代日本常被用于制作学生制服。

[2]江户时期所设置的日本五大干道之一，从江户出发沿太平洋沿岸直至京都。其余四大干道分别是中山道、日光街道、奥州街道、甲州街道。

第三章

洪作醒来，很快就想到今天是星期天。睡饱了之后，他感觉头脑很清醒，眼里没有丝毫睡意。清晨的白色光线透过防雨板照入房间。洪作从被窝中坐了起来，想着要怎样度过星期天这漫长的一天呢。虽然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但是他觉得会有愉快的事情在等着自己。

洪作下楼，去楼下上了厕所，顺便拉开了姑姑卧室的隔扇门。姑姑阿梅和她的独生子俊记并排睡在里面。

“阿俊。”

洪作叫了一声比自己小一岁的表弟。俊记没有回答，往被窝里钻了钻。

“阿俊，我们今天去做什么？”

当洪作第二次说话的时候，姑姑的被窝动了。

“你呀，平时叫你起床怎么也不起，一到了星期天就肯定要早起。不是都还没到六点嘛。”

耳边传来姑姑不悦的声音，洪作只好把隔扇门关上，回到了二楼自己的卧室。正像姑姑所责备的那样，一到了星期天，洪作总是很早就醒。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洪作再次钻进被窝。在姑姑起床之前，他必须待在自己的被窝里。到姑姑亲自准备好早饭之前，还有很长时间。这么一想，洪作感到肚子饿了。他好想早点闻到大酱汤的味道。昨天早上的大酱汤里放的是葱，所以今天应该放豆腐或是土豆。希望是土豆吧。他讨厌吃豆腐。姑姑为什么会喜欢像豆腐那样白兮兮软塌塌的东西呢。

说到豆腐，汤之岛的外祖父也喜欢吃豆腐。夏天的时候，他总是一

边不停地用湿手巾擦着通红的鼻头，一边就着凉拌豆腐喝酒。冬天就吃炖豆腐。每天晚上都用炖豆腐下酒。看来人一上了年纪都会喜欢吃豆腐。这是为什么呢？不过也有人年纪不大却喜欢吃豆腐。比如增田。记不清什么时候增田这家伙说过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豆腐和煮豆子。那次也吵架了。小林那个时候总是站在自己这边，说他不喜欢吃豆腐，也不喜欢吃煮豆子。还说喜欢吃豆腐和煮豆子的人最讨厌了。那个时候增田为什么会为了吃豆腐这种事情变得那么生气呢。他涨红了脸，朝小林扑了过去。那个时候跟增田吵架的原本应该是自己。可是小林却代替自己跟增田扭打在了一起。

洪作翻了个身。睡意渐渐地朝他袭来。洪作竖起耳朵听姑姑有没有起床，但是楼下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于是他抱着早饭要泡汤的心情，闭上了眼睛。

当洪作再次睁开眼睛时，姑姑正站在自己枕边。洪作的意识还朦朦胧胧的，感觉姑姑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遥远。

“再是星期天，也不能睡到中午都不起吧。——眼睛上要长胛子的哦。可能都已经长胛子了哦。”姑姑说道。

姑姑有她自己独特的说话方式。她总说早上睡懒觉，眼睛上面就会长胛子。吃饭的时候吃太多了，她也会说：“别吃太撑了。肚子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

她的意思是，肚子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塞太多东西进去的话，对身体不好。

洪作坐起身来。

“几点了？”

“已经十一点多了哦。”

“啊，难得的星期天就这么睡过去了。你应该早点叫我起来的嘛。”

“哎哟，这话说的！这么任性的话亏你说得出口。叫了你多少次了都

不肯起。”

接着，姑姑又说道：“对了，洪作，这个，是什么？”

姑姑把一个信封递给了洪作。洪作翻过来看了看信封的背面，上面印刷着“沼津中学校”五个字以及具体的地址。

“这是什么？”

洪作看了看姑姑。

“你自己看下。上面写着想谈谈关于你的事情，所以让我去趟学校。”

“是哪个老师写来的？”

“没有写老师的名字。”

“好奇怪啊。”

洪作站起身来，很快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

“是什么事情呢？”

“我哪知道。”

洪作生气了似的，不高兴地说道。仿佛是在责怪姑姑把这种事带到了眼前。

“你看下嘛。”姑姑说道。

但是洪作没有拿出里面的信纸。他不想拿出来看。学校叫家长不会是什么好事。肯定是因为之前丢书包的事情，所以要叫姑姑去提醒提醒。

洪作走到楼下，去井边洗脸。可是在洗脸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想着学校叫家长的事。姑姑会被叫去接受斥责。或许学校还会跟姑姑说要让自己停学。就算不至于让自己停学，也肯定会被狠狠斥责。洪作心说，

坏事了。

当洪作坐下来吃晚饭的早饭时，姑姑似乎还是很在意收到学校来信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呢？学费都已经交了，到底是什么事要叫我去学校呢，真是一头雾水。”

姑姑像是对洪作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而且同样的话在嘴里重复了好几次。

“不知道。”

洪作还是坚持说自己不知道。

“我是真不喜欢去学校啊。最不想打交道的就是学校和警察。明明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为什么非得要去学校呢。”姑姑说道。

洪作不知道姑姑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去学校，但是对于只上过小学的姑姑来说，初中在她眼里是一个很有压迫感的不大愉快的地方。

“以前你姑父创立三岛商业学校的时候，我也被邀请去参加过庆祝会，但是在那之后和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学校。除了运动会，去学校没什么好事情。”

洪作沉默地听着。姑姑口中说的姑父创立商业学校的事，说的是她死去的丈夫，洪作应该叫姑父，他担任三岛町町长的时候曾经为创立商业学校而奔走过。虽然创立商业学校并不是姑父一人之力，但是姑姑每次都会这么说。

可即使如此，洪作还是觉得姑姑的直觉太可怕了。确实，除了运动会，学校叫家长都不会有什么好事。姑姑已经预感到了自己被叫去学校并不是因为什么好事，所以才会一直那么在意。自己很倒霉，但是因为自己要被学校叫去挨骂的姑姑也很倒霉。洪作不时地看向小个子的姑姑，想要安慰安慰她，但是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

吃过饭之后，洪作丢下一句“我去找小林玩”，就马上离开了家。来

到大街上，他正好碰到了同班同学室贺。室贺跟洪作虽然是同班同学，但是因为他总是坐电车上学，所以跟洪作的关系不像增田和小林那么亲密。室贺的父亲是三岛女子学校的校长，不知道是不是家教很严的缘故，室贺看起来跟洪作他们总有点不大一样。他的个子在班上为数一数二的，但是从来不跟人嬉笑打闹，总是很冷静。

洪作不想跟室贺说话。因为对方个子高，跟他说话必须得是仰视的姿势。

“阿洪，你去哪里？”室贺说道。

他身上整整齐齐地穿着小仓布的学生制服，戴着学生帽。而洪作身上就裹了件和服。

“去找小林。”洪作回答道。

“作业做了吗？”

“还没。”

“很难哦。我昨晚做到很晚才做好。”室贺说道。

洪作打算晚上做作业。因为作业是英语作文，所以应该十五分钟左右就能做完的。不只是此时，只要是关于学校的学习，室贺总是说得很夸张。

“有这么难吗？”

“想简单也能简单，毕竟是英语作文罢了。但是如果还想继续考学的话，就必须要好好写了。如果要好好写的话，那就很难了。”

“好好写要怎么写呢？”

“一会儿用被动语态，一会儿用主动语态，很花时间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然老师没有说过要这么做。不过虽然没有说，可既然是学过了，

那肯定是用上会比较好。去年静岡高中的入学考试中出了被动语态的题，你知道的吧？”

“不知道。”洪作说道。

高中入学考试之类的，还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像入学考试会出什么样的题之类的事，他更是全然不知。洪作想早点跟室贺分开。跟室贺说话，总会让他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

“我说，阿洪，”室贺还是没有离开洪作，“好好学习吧。你也是要继续考学的吧。能不能考进更高的学校，初三的时候就会定下来了。”

洪作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事。

“为什么初三的时候就会定下来？”

“英语也好，数学也好，都是从初三开始打基础的吧。听说基础不打好的话，到了初四，就会有很大的差距。到了初五的时候，那差距就会拉大到老师和学生的程度。”

“再见。”

洪作准备往前走。

“对了，阿洪。”室贺又说道，“听说这次学校会叫差生的监护人去谈话。”

“真的吗？”

“我听说了。——应该是真的。”

哎呀，糟了，洪作心想。原来姑姑被叫去学校不是因为书包的事，而是自己成绩太差的缘故。

洪作最初是在浜松中学上的初中，在初一升初二的时候，转校到了沼津中学。在浜松中学读初一的时候，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二。浜松中学一个年级分四个班，每个班五十人，一个年级的学生人数大概是两百人。沼津中学的学生人数只有浜松中学的一半，一百人，每

个年级也只有两个班级。

在学生人数众多的浜松中学都能成绩名列前茅，所以洪作完全没料到自己转校后在沼津中学成绩会下降这么多。但是，在初二升初三的时候，洪作的成绩是第八名。这是一个让洪作无法理解的结果。他觉得自己每次考试都没有犯下明显的错误，怎么着也应该是第二名、第三名的样子。进入初三之后，就只考了第一学期的考试。

不到一学年的最后是不会公布成绩的，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在初三第一学期的成绩究竟怎样，但是他觉得无论是哪科成绩，应该都没有考得特别差的。更不认为自己某一科的成绩会低到需要叫家长的程度。

“我收到了学校寄来的信。”洪作说道。

“什么信？”

“说是让我姑姑去学校。”

“那肯定是要被叫去提醒成绩了。”室贺冷静地说道。接着，他又说，“是吗？真收到了呀。看来学校叫家长这件事是真的呀。真的收到了呀？好奇怪，怎么会寄给阿洪你呢。”

室贺脸上露出意外的神情，眼睛却突然亮了起来。

“有哪门课没考好吗？”

“不知道。”

“数学呢？”

“做出来了。”

“英语呢？”

“做出来了。”

“国语呢？”

“都写完了。”

“不是写没写完的问题。是你写的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错啊。”

“你觉得没用。有时候自己觉得都对了，可其实都错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室贺的话像包了一根根钢针，毫不留情地朝洪作逼了过来。

“我不是丢过书包嘛。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才叫我姑姑去学校的。”

“应该不是。如果是因为丢书包的事情叫家长的话，应该早就叫了。不过丢书包的事情可能也会顺便说到吧。”室贺说道。

“是吗？”

“因为成绩要挨骂，还要因为丢书包的事情挨骂。这样阿姨真是太可怜啦。”

听了室贺的话，洪作感觉很烦。他对室贺说的话很生气，但是眼下又不是生气的时候。如果事情真的像室贺说的那样，那姑姑真的是太可怜了。他眼前浮现出姑姑在学校教师办公室里低着头，原本就瘦小的身体瑟缩着的模样。

“我得去书店了。”

说完，室贺走了。就像幸福的人远去了，只留下了不幸的人。

洪作和室贺分开之后，朝位于大神社背后的小林家走去。这一排好几家的房子都围着一圈扁柏篱笆，看起来很相似，如果不看姓名牌，很容易走错。

“小林君！”

洪作在小林家门口喊朋友的名字。很快，玄关的门开了，露出穿着

一身和服的小林。

“我这就去。”

小林小声地说，还把食指放在嘴边。意思是别吵。接着，小林先回到家里，过了一会儿，院子里的门开了，他来到了路边。

“我挨骂了。我老爸很生气。”小林一脸严肃地说道，“还是阿洪你好啊，老爸老妈都不在身边。——我也想住到亲戚家去。”

“为什么啊？”

“我老爸昨天被学校叫去了。我不知道这事，但是学校写信叫我爸去了。我爸去了之后，说是我的英语成绩没及格。”

“哦。”洪作也一脸认真地说道。看来室贺说的是真的，他心想。

“接下来我每个星期天都得补英语。今天也不能出去玩了。老爸可生气了。——英语考试我都做出来了呀，感觉都没做错呀。”

洪作不知道小林的英语考试有没有考好。但既然小林自己这么说了，他肯定认为自己考得不错。

“所以，我就跟我爸说我都做出来了。结果我爸说，如果真都做出来了，怎么会不及格呢。可是，做出来了就是做出来了啊。所以我就争辩说就算没及格，我也是做出来了的。结果，挨了我爸两下打。”小林说道。

他语气激动，似乎挨打之后还没平静下来。

“学校也给我家寄信了，让家长去学校。下星期三我姑姑就会去。”

“哦，阿洪你也收到信了呀。”

小林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但很快又变得很高兴，他说道：“你等我一下……”接着就跑回了家。他似乎是去告诉家里人，被学校叫家长的并不只有自己一个人。但很快，小林又回来了。

“又被骂了……”他缩着头，说道。接着，他又说，“我要回去学习了。真讨厌，明明是星期天的。”

“你说了我的事？”

“嗯，我跟家里人说你也被学校叫家长了。结果又被骂——别人的事，你管他干吗！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臭小子！”

小林学着自己父亲的语气一边说着，一边倒退回自己家，在玄关前做了一个害怕的表情之后，马上转过身，消失在玄关处。

洪作跟小林分开之后，就想去增田家，可是又不想见到增田，最后还是回了家。

回到家时，表弟俊记正坐在走廊上，姑姑正在院子里晾晒洗好的衣服。俊记是独生子，在宠溺中长大。因为他是前町长的继承人，所以镇上的人也总是对他青眼有加。

洪作走到走廊上的时候，听到姑姑说：“要是能够帮妈妈把院子扫了，那就帮了妈妈大忙啦。”

“不要。”俊记清楚地拒绝道。

五官端正，色泽白皙的少爷脸上，嘴唇正紧紧地抿着。这是心情不好的神情。

“不要这么说嘛，调整下心情来帮妈妈打扫吧。来打扫院子吧。”

姑姑并不是真的想让俊记打扫院子。给儿子下命令又被拒绝，这对于她来说，更像是一种乐趣。她在竹竿上晾衣服的动作一刻都没有停，只是嘴上说着。

“不要。”

俊记重复着同样的话。

“你不愿意，妈妈也没办法，那么你做点别的什么来帮帮妈妈吧。”

“不要。”

“哎呀，又被拒绝了呀。”

姑姑慢悠悠地说着，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洪作在俊记旁边的走廊上坐了下来，但是他既没有跟姑姑说话，也没有跟俊记说话，只是沉默着。就像猫妈妈逗弄小猫一样，这母子俩之间围绕着一一种淡淡的安宁。这其中确实有一种东西令洪作无法加入其中。

姑姑朝这边看了一眼，这才发现洪作也在那里。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对啦，我们家这位少爷现在在发脾气呢，院子你来扫吧。”

姑姑的语气与之前的截然不同，这次她的语气中含着明显的请求意味。姑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用命令口气说话。

“不要。”洪作学着俊记说道。

于是，姑姑瞥了洪作一眼。跟看俊记的时候不同，此时她的眼神中带着一种谴责的冷意。

“我开玩笑的。这就扫。”洪作马上改口道。

他原本就不想拒绝姑姑的请求。只是想学一下俊记的态度。

“那就谢谢啦。先把门口扫一扫，然后把这边也扫一下吧。”

“嗯。”

洪作马上站了起来。他按照姑姑的吩咐打扫完院子之后，又自觉地帮姑姑打了水倒在洗衣盆里。

“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竟然出现了这种稀奇事。”姑姑说道。

但是洪作心里想的是趁现在多拍拍姑姑的马屁会比较好。

星期三是姑姑被叫去学校的日子。这天早上，姑姑问正要出门的洪作：“是不是带上印章去会比较好？”

“印章什么的，应该不用吧。”洪作回答道。

他不知道姑姑为什么会提起印章的事，但是这天早上，不管是阿梅姑姑，还是洪作自己，心中都感到了一种印章这一事物所独有的郑重其事。只是被学校叫去谈话，但是在姑姑心中就像是要被警察带走一样，洪作也很紧张，心想着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清晨的空气冰冷地打在脸上。夏天已经完全过去了，不知不觉间秋天已经来了。再过两三天，日历就要翻到十月份了。

和以前一样，洪作还是和小林、增田三人一起沿着东海道走去。小林一脸劫后余生的愉快神色。现在，被父亲怒斥也好，挨打也好，都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丢书包是怎么回事，嗯？还考个不及格，啊——？！就是平时太娇惯了才会这样啊——”

小林兴冲冲地说着这样的话。被小林带的，洪作也有点兴奋了。

“你再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也没什么希望了，还是请转学到女校吧——”

洪作说着这样的话给自己打气，可是很快冰冷的现实又卷土重来。他的脚步也变得忽快忽慢。

增田的话比平时要少。虽然现在他还没有收到学校寄来的叫家长的信，但是并不能说自己就能从这一灾难中逃脱了。没有人能够保证。也许是邮递员送得慢了，也许是学校要给太多的学生家里发通知，所以没法一次寄完。也许寄给自己的信接下来就会被放进信箱。灾难也许今天到来，也许明天到来。

“我英语没做好，数学也没做好，国语也没做好。体操课上也总是被老师骂，绘画课上也老让我重新画。连阿洪你都收到信了，我怎么可能逃得掉呢。也许是分数最低的人都被安排在最后一一起叫去吧。”增田认真

说道。

只有自己还没被叫家长这件事，让他有些不安。

“我如果被叫家长的话，就不能再去上学了。我妈妈在我和哥哥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所以很辛苦地把我们送进学校。哥哥失学了，我又老是不及格的话，妈妈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会感觉很对不起我妈妈，再也没脸去学校了。你们说是吧？”增田边走边说道。

跟增田说话的时候，洪作会觉得自己的不幸还算是小的，心情会变得轻松起来，但是跟小林说话的时候，心情反而会变得更加沉重。

上完两节英语课，走出教室的时候，班上个子最矮小的山代说：“今天成绩好的同学的家长都被叫到学校了。初五年级第二名的吉富的妈妈来了。初三年级的班长西条的爸爸也来了。大家都受到了表扬。”

于是，有几名学生围住了山代。

“还有这种事啊。”

“就算成绩再好，也没必要把家长叫到学校来表扬吧。”

大家七嘴八舌这样说着。山代有点生气，坚持自己的意见。

“昨天是叫差生的家长过来骂，今天是叫优秀学生的家长过来表扬。每天轮流嘛。明天又会是差生家长挨骂日了。今天我们班上有谁被叫家长了？”

“洪作的姑姑被叫来了。”小林说道。

“看吧，我说的没错吧。”山代说道。

对此，谁都没有说什么。洪作给班上同学的印象一直都属于成绩好的同学。

洪作站的地方离少年们稍微有点远，但是他们说的话全部进入了他的耳朵。洪作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变得轻飘飘了，就像是被抛到了空中一样。之前一直笼罩在自己头顶的乌云，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安无事的庆

幸占领了他的内心。姑姑不是因为自己丢书包的事情被叫来挨骂的。也不是因为自己考试不及格被叫来批评的。不仅如此，姑姑是被叫来接受表扬的。

洪作心想，我喜欢山代。因为山代的个子全班最矮，所以洪作总是很轻视他，但是现在洪作觉得自己以前那么做很对不起山代。当上课铃响起，大家都朝教室走的时候，洪作问山代：“真的不是被叫来挨骂的么？”

“挨骂？！怎么可能。你这次肯定是考了第一名。因为今天我们班没有别的人被叫家长，你肯定是第一名。”

“是吗？”

“是的呀。肯定是这样。乃崎说他考试的时候感冒了，所以没考好。如果没感冒的话，不知道乃崎能不能得第一，但是他感冒了，据说还发烧了。”

被山代这么一说，洪作也觉得有可能还真是这样。那个叫乃崎的少年个子很高，微微有点驼背，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事实上乃崎也学得非常好。在同学中间，大家甚至认为乃崎是不是比老师还厉害。那个病恹恹的少年，近视眼镜的背后总是闪烁着冷漠的目光，洪作也总是远远地对他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如果自己的成绩比乃崎好的话，洪作有种对不起乃崎的感觉。第一学期自己没有好好学习，接下来一定要好好学习，他心想。

这一天，洪作对任何事情都很低调。休息时间来到校园里，只要看到班上同学围成一堆的，他就不靠近过去。他有意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远离众人的位置上。如果第一学期成绩好，姑姑被叫到学校是来接受表扬的话，那么自己最妥当的做法就是万事谦逊一点。洪作不停地感到班上同学的视线热辣辣地朝自己投来。其中既有充满羡慕的，也有饱含毫无理由的敌意的。

下午博物课开始的时候，跟洪作隔了两个位置的小林对洪作说道：“来了，来了——来了哦。”

洪作朝窗边望去，姑姑正沿着校门一侧的樱花树朝办公楼走去。姑姑看起来很矮小。在家的时候还没觉得她这么矮小，但是现在远远地这么一看，简直矮小得让人怀疑怎么会有这么矮的人。既然姑姑是来接受表扬的，洪作就没有了对不起她的想法。相反地，他反而为姑姑长得过于矮小而有些生气。他心想，就算到了教师办公室，面对那么矮小的人，表扬也失去了意义吧。

博物课上，洪作心里怎么也静不下来。他一个劲地想着姑姑什么时候会从教师办公室里出来。但是，直到下课，姑姑也没有出现。

这天下午只有博物课，上完课之后，洪作他们就可以回家了。拿着书包，走出教室之后，小林说：“喂，我们等在这里问一下吧，看到底说了什么。”

小林的意思是等姑姑从教师办公室出来，问问姑姑老师跟她说了什么。增田对此没什么兴趣。自从听说洪作成绩很好之后，他脸上的忧郁之色更浓了。

“这种事有什么好问的。回去吧。”增田说道。

“等一下嘛，阿姨马上就出来了。”小林说道。

“那我回去了。”

增田说着，一个人大步朝校门口走去了。洪作心里并不是不能理解增田选择一个人走的心情。

洪作和小林站在办公楼大门边，等姑姑出来。大约过了十到十五分钟，洪作看到姑姑矮小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只见她稍微停了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天空，露出一副终于解放了的表情，迈着小碎步朝前走去。

“来了。”小林说道。

但是此时洪作突然感觉自己迈不动脚步了。虽然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是是一种巨大的不安，仿佛从天而降的斗篷似的，把洪作裹了个严严实实。

洪作站在那里没动，小林替洪作朝姑姑的方向走去。

“阿姨。”小林叫道。

阿梅停下脚步，看向小林，接着她的视线又挪到了洪作身上。知道姑姑已经看到了自己，于是洪作赶紧朝她走去。

“怎么样？”洪作问道。

“校长先生真是个好人啊。是个很有修养的人。”

“受到表扬了？”

“表扬什么？”

接着又说道：“你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姑姑我都流冷汗了。你丢书包什么的，我是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啊。”

还是为了书包的事啊，洪作心想。他突然感觉心头一阵冰冷，好像心口有一部分开始结冰了。

“阿洪是第一名吗？”小林问道。

“什么？！”

“成绩啊。”

“哪有什么第一名！老师说了，各门课成绩都有下降。——那个上了年纪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来着。和校长先生相比，那个人真不是什么好人。”姑姑说道。

“有不及格吗？”小林又问道。

“不及格？！那倒没有。确实没有。”姑姑说完，马上又一脸不自信地说道，“还是有？到底有没有，我记不清了。有的吧，有一门课。”

接着她又想了想，说了这样的话：

“我记得老师没有说不及格，但是也可能是有不及格的。”

“哪门课？”洪作不由得问道。

“你问是哪门课，姑姑我也记不了那么清楚啊。如果哪门课不及格的话，那应该还有很多门课都不及格。不只是一两门。不过，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姑姑说道。

她的话说得很含糊，听起来不大靠得住。接着，姑姑忽然一脸严肃地问道：“洪作，丢书包的事，你怎么一点都没跟我说。因为你，我都丢死人了！虽然校长先生是笑眯眯的，但是却被那个看着不像好人的老师说这样可不行。”

接着，她又说道：“不管怎样，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说完，姑姑朝前走去。

“不是第一名啊。”小林无限感慨地说道。

“哪有什么第一名。我下次真要把书包丢掉给他们看看。”洪作说道。

洪作从心灵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开始变得非常愤怒。

走出校门，直到走到大路上，两旁都是樱花树。刚走完这段路，阿梅就说要去趟沼津的朋友家，和洪作分开，独自朝街上走去。洪作和小林朝着跟阿梅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的内心充满了无法找到发泄口的愤怒。

“山代这家伙，净会瞎说。他说今天叫来的家长都是来接受表扬的，害我以为是真的，受了他的骗。”洪作说道。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特别悲催。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专门把家长叫到学校来表扬的。所以总觉得很不正常。果然，阿姨还是被叫来挨骂的呀。肯定是被山根骂了。”

小林的话令洪作听着不舒服。

“姑姑没有说是挨骂了呀。不是挨骂，只是被提醒了。”洪作纠正道。

“那就是挨骂啦。被提醒就是挨骂的意思呀。”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

“我爸爸就说是挨骂了。”

“你是因为英语没及格，所以才挨骂的。”

“你不也有不及格嘛。”

“我没有。我姑姑是因为我丢书包的事情才被叫来的。”

“撒谎！阿姨不是说老师说你成绩下降了吗？”

“成绩下降怎么了，没有不及格就行。”

“你有不及格的。如果没有不及格，怎么可能被学校叫家长。阿姨不懂，所以说的话很奇怪。肯定还是有不及格的。”

“没有。”

洪作摇摇头。

“有的。”

“我怎么可能不及格。”

“咦，”小林停下脚步，看着洪作的脸，“你以为自己是第一名，所以很高兴吧？”

“我哪有高兴。”

“明明高兴了，真受不了。明明不是第一名，还以为自己是第一

名。”

“你说什么！”

洪作朝小林扑了过去。巨大的羞耻感仿佛要将他点燃了。面对洪作的攻击，小林虚应了一下，就右手夹着书包跑了。洪作没有力气再去追他。

洪作感觉痛苦一层层地堆积到了自己身上。面对小林时，话赶话，他坚持说自己没有不及格，但是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时，他心知正如小林说的，自己肯定有不及格的课。而且，不及格的应该还不只有一两门课吧。也许有三四门，也许所有课都没及格。增田说如果考了不及格，他就不上学了。如果增田不上学了，那自己也一起不要上学算了。洪作钻牛角尖似的这样想着，走过黑濑桥，沿着狩野川的堤坝走去。

洪作走到三岛的大街上，想着去增田家看看。他感觉这世上能够和自己互相怜恤，说说心里话的就只有增田了。洪作没有朝家里走，背着书包，走过大神社前，又径直朝前走去。

增田没有父亲，由当接生婆的母亲抚养长大。不知道为什么，增田似乎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妈妈是接生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对小林和洪作说。但是，只要走到增田家，就能看到玄关处的姓名牌上写着“产婆 增田千代”，家门口的电线杆上也挂着一张铁皮，上面写着“产婆”两个大字。而且，铁皮上还画着一个明显的箭头，表示这家有接生婆。

任谁看了，都能一目了然地知道增田家有接生婆，绝不会搞错。但即使如此，增田似乎还是想强调自己的妈妈不是接生婆，所以他说的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很不自然。最近，增田总算不再对小林和洪作隐瞒母亲的职业，但是依旧不喜欢提到这一点。

在并排的几户人家中，增田家是最边上的一家。他们家位于三岛町的边上，一过了这里，对面就是大片的农田。

洪作站在门口，叫了声增田的名字。然后，玄关打开了，出来的是增田平时总是“哥哥，哥哥”地叫着的兄长常一。

常一穿着带袖兜的和服，袖着手，两三步走到玄关外，板着脸问道：“什么事？”

看着完全是一个从早到晚都趴在桌子前的失学学生的样子。

“增田君，在吗？”

“还没回来。”

“好奇怪，他刚刚自己一个人先走了的。”

看到洪作还站在那里，常一又说：“总之还没有回来。”

然后他马上走回了自己家里，似乎在说你赶紧走吧。给人感觉非常冷漠，让人无法接近。没办法，洪作只好走了。快走到大神社前的时候，洪作发现增田正从对面走来。增田肩上挂着书包，低着头，脚步声几不可闻。当他发现洪作的时候，就停了下来，等洪作走过去。

“我去你家了。”洪作说道。

“哦。”增田没精打采地说道，接着又问，“我哥在吧？”

“嗯。”

“他说什么了？”

“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洪作说道。

“那看来我也收到叫家长的信了。肯定是这样。我已经回不去家了。”增田说道。

增田的这句话带着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难兄难弟的情感，说进了洪作的心里。

“我也回不去家了。”洪作也说道。

虽然这句话似乎是被增田带着这么说的，但是洪作觉得这话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我也回不去家了。”

洪作又说了一遍。话里带着一种令人发麻的沉重。

“你为什么回不了家？”增田疑惑地问道。

“我所有科目都没及格。不是只有一门两门。姑姑在学校被山根那家伙骂了。丢书包的事情也一并被骂了。”洪作一脸悲壮地说道。

“什么呀，原来不是去接受表扬的啊。”增田的脸上恢复了几分生气，说道。

“什么表扬啊，是去挨骂了。”

“不是第一名吗？”

“哪有什么第一名。全都没及格。——我，已经回不了家了。”洪作怒气冲冲地说道。

他都感觉自己说着说着就越来越兴奋了。

“哎呀，原来阿洪也没及格啊，是吗？”增田无限感慨地说道，忽然又语气激昂地说，“好，我也不回家了。绝对不再回去。”他宣誓似的说道。

“去哪里？”洪作问道。

问题是接下来要去哪里。

“哪里都可以。”增田说道。

接着他想了一下，说道：

“我有一个亲戚家的阿姨住在车站后面。我们去那里吧。每次去那里，阿姨都会请我吃好吃的。会请我吃盖饭。”

“好。”洪作马上回答道。

但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比自己预想的要平凡得多的地方，而且洪作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欢迎他们两个。他心想，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呢。可是能够吃到盖饭这一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好不容易能有这样的机会，洪作还是很高兴的。

“要不把书包放到我家吧？”洪作问增田。

书包很碍事，所以想把它放到近在眼前的家里。放个书包并不代表回家。虽然进了家门，但是一放下书包，马上就走。洪作还想，如果增田也想放下书包的话，也可以让他把书包放到自己家里。

“会被阿姨抓到的。”增田说道。

“姑姑还没回来呢。”洪作说道。

“刚刚已经回来了。我看到阿姨进家门了。”增田说道。

这么说，也可能真的已经回家了，洪作心想。虽然姑姑说要去沼津大街上，但是她是坐电车，所以已经回来了也不奇怪。

“那我们就把书包寄存在大里屋吧。”

隔着小小巷子，面对面的大里屋和吉浦陶器店两家店。吉浦陶器店有一个名叫阿良的初二学生，但是跟大里屋相比，吉浦陶器店总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自在。洪作不知道该如何应付阿良那总是盯着人看的母亲，跟规矩听话的阿良也总是亲近不起来，而这并不是阿良总是骑自行车上学的缘故。

这么一比较，还是大里屋更让人自在些。大里屋的老板、老板娘，还有两个年轻的女佣，跟商量好了似的，都是胖乎乎的，无论是谁，只要看到洪作从小巷子里出来，肯定会跟他打招呼。

洪作朝大里屋看去。胖胖的女佣站在门口，呆愣愣地看着行人。洪作一手拿上增田的书包，一手拎着自己的书包，穿过马路。来到大里屋前，把两个书包递给女佣：“这个，寄存一下。”

“要寄存这个吗？你放回自己家不是也挺方便的。”

对方说话的语气很像个男人。

“我急着走。”

“那你自己放到账房里去吧。”

没办法，洪作只好按她说的走进土间^[1]，把书包扔到榻榻米房间的门框内，然后就想赶紧逃离大里屋。结果又听到胖女佣的声音：“哎呀，这、这……”

“你之前是不是丢书包啦？”

洪作吃了一惊。心想，连她都知道了呀。应该是姑姑从沼津回来时，走进这条小巷子，就碰到了这个女佣，然后就说了丢书包的事吧。

“肯定没管牢自己的书包吧。所以才会丢书包的哟。——接下来要去哪里玩？”

对方的语气中带着指责的意思。

“要去车站后面增田的亲戚家。”洪作回答道。

“别光是玩啊。不学习可不行呀。——不要玩得太晚哦。”胖胖的姑娘说道。

洪作觉得哪里都不会有像这个女佣那样爱说教的人了。她跟洪作说话简直就像是在教训自己的弟弟一样。不过，她也有很热心的时候，每当看到洪作的木屐上的带子断了，都会立马帮他换上新带子。

寄存了书包之后一身轻松，增田和洪作肩并肩朝车站走去。车站三岛町边上。说是车站，其实只不过是蜿蜒于伊豆半岛内的小规模简易铁路的一个停靠站。洪作回故乡汤之岛的时候，就得乘坐这种像玩具一样的简易火车。车站站台的另一边有通往沼津的电车，所以遇到下雨天时，洪作他们也会来这里坐电车。

洪作和增田来到车站，不经意地朝候车室看了看。虽然并没有必要去看候车室，但是总觉得既然来了车站，不看下候车室就亏了。那里聚

集着一群抱着同一目的的人，他们将钻进同一个箱子，从一个地方被运往另一个地方。他们有的拿着信玄袋^[2]，有的拿着包裹。疲惫的人、沉默的人、苦恼的人，他们都将把自己交给一张车票。虽然还称不上是旅愁，但是这个脏兮兮的候车室里那些木制长椅子上还是散发着旅行的气息，承载着人们聚散离合的生活中的种种悲哀。

两人走出候车室，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沿着铁路线上的栅栏，走在一条到处是石头的崎岖不平的小路上。然后，又穿过了道口。

穿过道口，眼前就是一大片田地。田地中间，零零星星地分布着十来户人家。这些都是最近新建的房子。这一带有很多新的住宅地。每一幢房子周围都带着一个十坪^[3]到二十坪不等的小院子，院子中都不约而同地有种着波斯菊的花坛，房子四周都围着竹篱笆。增田家亲戚的房子就在其中。

增田先让洪作在门口等着，自己一个人走进了院子，很快他又回来，说道：“阿姨说让你也进去。”

“我也可以进去吗？”洪作确认道。

“没事的。只有阿姨和猫在。”增田说道。

洪作在增田的带领下，没有走玄关，而是绕到面对着院子的檐廊边。增田的阿姨走了出来。

“欢迎来我家。来，来，快上来吧。有什么想吃的我给你们做，好好玩哦。”

因为增田说是阿姨，所以洪作一直以为是个中年女人，但出乎意料地，檐廊上出现的却是一个年轻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姑娘的女人。她皮肤白皙，眼角带着温柔的神情。

“今天你叔叔要值班不回来了。我正想着一个人太孤单了呢。慢慢玩哦。”年轻的阿姨说道，“好不好？”

“嗯。”增田稍微有点拘谨地回答道。

“晚上打牌吧。”

“嗯。”

“谢谢来看我啊。”

“嗯。”

不管阿姨说什么，增田都只会说“嗯”。

“这位是哪家的孩子啊？”

“你自己说。”

增田戳了戳洪作。

“咱……”

洪作刚想开口，又觉得应该用更为正式的语言，于是又换了个自称“我”。

“我是大神社前面的……”

他紧张得只吐出了这几个词。

“是哪家？”

“真门。”

“啊呀，真门不就是前任町长家么。”

“是的。”

“是吗，是真门家的少爷？”

“不是。只是寄居在他家。”增田说道。

洪作心想开什么玩笑。

“才不是寄居呢。那是我姑姑家，所以才住在那里的。”洪作抗议

道。

“是啊，什么寄居啊，增田君这话说得可不对哦。”

年轻的阿姨像是站在洪作这边似的轻斥了增田。接着，她又问：“晚饭吃点什么呢？想吃寿司还是鸡肉鸡蛋盖饭？”

“吃啥？”增田戳了戳洪作。洪作装作不知道。增田有时候会露出粗俗的一面，这让洪作很讨厌。

“我吃鸡肉鸡蛋盖饭。”增田说道。

“你呢？”被这么一问，洪作有点慌张。

“我、什么都可以。”

“跟增田君一样行么？”

“可以。”洪作说道。

“阿洪最喜欢吃的是什锦酱菜，是吧？”增田说道。

“什么什锦酱菜，我哪有喜欢。”

“撒谎。每次你便当里有什锦酱菜的时候，你不都挺高兴的嘛。”

“我哪有高兴。”

“你自己说过的，比起蕎头，更喜欢吃什锦酱菜。”

“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在别人家里，洪作肯定就朝增田扑过去了。洪作正满含厌恶地瞪着增田的时候，阿姨说道：“蕎头啊，可好吃啦。阿姨忽然很想吃呢。你们去车站前的常盘亭订鸡肉鸡蛋盖饭的时候，也顺便帮我去什么地方买点蕎头来吃吧。”

说完，她走进里间，拿了纸币过来，对增田说道：“盖饭你只要跟饭馆的人说一下就行了。就说请尽快送三碗盖饭过来。——这个是买蕎头

的钱。磊头就请你们带回来吧。如果要他们送的话，估计要明天早上才能送到了，所以请你们带回来吧。阿姨我真的非常想吃呢。真想自己去店里，在那里就大吃一顿呢。”

阿姨说这些的时候，洪作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像是看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他觉得当增田说出磊头这个词的时候，阿姨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就像她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到了磊头这一个东西上了。

增田和洪作走出家门，去订自己要吃的鸡肉鸡蛋盖饭。

“阿姨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哦。”

增田做了个两手抱着肚子的样子。

“肯定是怀孩子了。”

“为什么？”

“如果不是怀了孩子，不可能忽然那么想吃磊头啊。一怀孕的话，就会想吃酸的东西啊。”

增田真不愧是产婆的儿子，对这些很清楚。

“真的吗？”洪作不希望那个年轻白皙的阿姨怀孕。

“你不相信就自己问问嘛。”增田说道。

洪作和增田在阿姨家吃了晚饭。餐桌上不仅有鸡肉鸡蛋盖饭，还有很多别的菜。有煎鸡蛋，鲑鱼罐头。还有一小碟增田说过洪作爱吃的什锦酱菜。

餐厅上铺着白色的桌布，令洪作感觉很新奇，桌子中间还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波斯菊。这也令洪作感觉非常别致。

洪作和增田面对面坐着，阿姨打横坐下。刚开始动筷子的时候，洪作还有点拘谨，很快他就适应了餐桌上的气氛，开始一边吃饭，一边跟阿姨聊一些学校里的事。餐厅外面就是檐廊，檐廊外面就是狭小的院子，围着院子的竹篱笆外面是广阔的田野。吃着饭，暮色就降临在了田

野上。

吃完盖饭，阿姨拉亮了餐桌上方的电灯。电灯亮起来的时候，洪作想起了真门家吃晚饭的场景，但是很快又忘了。饭后阿姨端出了葡萄。这个必须要吃啊。吃完葡萄之后又有点心。这个也不能不吃啊。

“你们帮我把茶碗和碟子拿到厨房吧。”阿姨说道。

增田和洪作按阿姨吩咐的做了。洪作在真门家的时候从没有把茶碗拿回过厨房，他觉得这也挺有趣的。

“你俩顺便再帮我把东西都洗一下吧。阿姨我懒得动弹了。”阿姨坐在餐桌旁边命令道。

等洪作两人做完厨房的工作之后，阿姨从桌子的抽屉中拿出一副扑克牌，说道：“我们来打牌吧。”

“好啊，打牌吧。”

增田把餐桌收拾了一下，拿了三个坐垫过来，把三个坐垫并排放好，坐垫与坐垫之间都隔了一定的距离。洪作不知道怎么打扑克牌，所以一开始他是看着增田和阿姨玩。有时候是增田赢，有时候是阿姨赢。看了两三次之后，洪作很快知道该怎么玩了，于是也加入其中。

玩了四五次之后，阿姨又教了一种新的玩法。两人很快就学会了，沉迷于这种新的玩法中。增田也好，洪作也好，都玩得忘了时间。洪作心想，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有趣的游戏呢。

“有人在家吗？”

玄关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是谁啊？”

阿姨把手上拿着的扑克牌放在榻榻米上，站起身朝玄关走去。

“你看，是大肚子吧。”增田说道。

不用增田说，从吃饭的时候开始，洪作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不一会儿，洪作听到玄关的门开了，阿姨跟来访者说了些什么。但是，当来访者一句“真是个小混球”清晰地传到房间中时，增田忽然站了起来，叫了一声“是哥哥”。

“是我哥。怎么办？”

增田脸色都变了，呆站在那里。洪作也很惊讶。到这会儿，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不跟家里人说一声就到别人家玩，似乎不是一件小事。

“怎么办？”洪作正说着，阿姨回到房间了。

“你们从学校回来之后还没回过家？”阿姨也是一脸吃惊地说道。

“嗯。”增田回答道。

“什么嗯啊，家里人都在担心呢。好了，赶紧回去吧。增田君的哥哥来接你们了。”

增田蹲下身子，把散落在榻榻米上的扑克牌都收拢起来。洪作也学着他的样子。

“不用管了，就放在那里吧。——来，赶紧回去吧。”

在阿姨的催促下，两人走到玄关。玄关处的土间里并没有看到增田的哥哥。两人一起穿鞋子。洪作正想站着把脚塞进鞋子里，就听阿姨在旁边提醒说：“先把鞋带解开再好好穿。可不能这么懒。”

“这样也能穿进去的。”

“不行不行。”

洪作又重新穿好了鞋子。

“你先出去吧。”增田说道。

“你先出去。”洪作也说。增田的哥哥肯定就站在玄关外面，所以谁也不想第一个出去。

“两个傻瓜，赶紧出去吧。哥哥那里，阿姨已经替你们道过歉了，没事的。”

听了阿姨的话，洪作先走出了玄关。没有看到增田哥哥的身影。

“没人啊。”洪作说道。

“真的吗？”增田也出来了。

“月色真美啊。”

把两人送出门的阿姨说道。可是两人此刻根本顾不上看月亮。他们甚至忘记了跟阿姨告别，出了门，就直直地沿着田野中间的小路走了。

“我哥在那里。”增田说道。

隔着二十多米远的电线杆旁，站着一个人。因为有月光，室外就跟白天一样明亮。

洪作和增田都朝电线杆旁的人影走去。中途，增田想让洪作走在前面。洪作觉得这样的增田非常无耻。

“你走前面。”

洪作绕到增田身后。增田没办法，只好走在前面。

“混蛋！”

洪作听到了增田的哥哥口中发出的第一声怒喝。与此同时，洪作停下了脚步。增田站在哥哥前面。

“去了学校就不回家了，家里人会担心的呀。这都不知道吗？”

增田沉默地低着头。不仅是这个时候，事实上不管任何时候，增田在他哥哥面前都显得非常窝囊。再加上这次确实是自己有错，他就更抬

不起头来了。

“我去了真门家，真门家里也很担心。大家都不知道你们去了哪里，正商量着要不要报警，结果大里屋的人把你们的书包送来了，这才知道你们是来了这里。”增田的哥哥说道。

“混蛋！”哥哥又骂道。

洪作尽可能地离正在挨骂的增田远一些。因为增田的哥哥只对着增田骂，没有跟洪作说话，所以看起来就像是增田背起了所有责任，一个人在挨骂似的。

洪作学着增田的样子，眼睛看着地面。增田的影子也好，增田哥哥的影子也好，都像被蓝黑墨水染过一样，黑乎乎的。洪作朝自己的影子看去。自己的影子也是黑乎乎的。三个黑乎乎的影子四周，有秋虫在鸣叫。就像成百上千只虫子在一起竭尽全力地鸣叫。

“为什么不回家来阿姨家玩？”

“.....”

“混蛋！”

“.....”

“知道自己做错了吗？”哥哥问道。

“嗯。”

增田这才说出了第一句话。接着，增田兄弟开始往前走，洪作也跟在后面。洪作尽可能地不跟走在前面的两人离得太近，很快就跟他们拉开了距离。

增田的哥哥停下脚步，回过头说道：“走快点。”洪作小跑着跟了上去。

“你们俩，都傻头傻脑的。”哥哥说道，“没有丢书包，而是寄存到了大里屋，算是万幸了。”

洪作沉默了。姑姑不管什么事都跟人说，也不看对方是谁。这一点让洪作很讨厌。

洪作和增田兄弟走到了车站前的广场。不管是出发的还是到达的车似乎都已经过了末班车时间，车站的候车室里灯已经熄灭了，车站前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皎洁的月光铺洒在上面。

三人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朝街心走去。街上同样空无一人。家家户户都已经关门了。

“混蛋。”

增田的哥哥已经骂了无数次同样的话。增田沉默着，垂头丧气地走着。跟白天那个意气风发地宣布自己不回家的增田，判若两人。

三人来到三岛町的大街上时，增田突然说道：

“哥哥，满月。”

“嗯。”增田的哥哥不悦地点了点头。

“满月，用英语怎么说？”增田问道。

“满月吗？满月是……”稍微想了想，增田的哥哥说道，“Full Moon。昨天晚上是满月。The moon was full last night。”

“那么怀孕呢？”增田又问道。

“Huai Yun？！什么Huai Yun？”增田的哥哥反问道。

“就是有小宝宝了呀。阿姨怀孕了。”

“哦，真的吗？”

“真的呀，是吧？”增田向洪作确认道。接着他又问，“这个怀孕，英语该怎么说？”

“唔……”

增田的哥哥沉吟了一下。

“怀孕吗？怀孕该怎么说来着。就是有小宝宝了。我还从没有在单词中看到过怀孕这个词呢。应该怎么说呢。怀孕就是和小孩在一起。‘Be with child’。可能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可以说肚子大了。”洪作在一旁插嘴道。接着他又说道，“她的肚子变大了。”

他像翻译课外读物中的句子似的说道。

“肚子变大了，也有可能是因为生病啊。你这么说的话，不就分不清怀孕和生病了嘛。”增田说道。

这么一说，确实如此。

“那么，她的肚子中养育着一个小孩。——这样说可以吧。”洪作说道。

“她变得喜欢吃酸。”增田有些兴奋地说道。

结果，增田的哥哥半是呵斥地说道：“什么乱七八糟的。怀孕这种单词，入学考试是不考的。混蛋！”

增田和洪作再次沉默了。

洪作和增田兄弟在家门口的小巷子前分开了。大里屋和吉浦都已经关了店门。

“我回来啦。”

洪作用比平时更大的声音喊着，推开了玄关的门。他心想，反正总要被姑姑骂的，索性精精神神地进去。

“还说什么我回来啦。”

出来的不是姑姑，而是大里屋胖胖的女佣。她肯定是事情发生之后，就一直待在这里，等洪作回来。

“你姑姑会担心的呀。——虽然说老大往往是傻蛋，也得傻得有个度吧。现在这都几点了。”

洪作觉得很奇怪，自己是长子这件事是什么时候被这个胖女佣知道的呢。而且，明明是别家的女佣，却一个劲儿地说自己。

洪作没有理女佣，走进了客厅。姑姑坐在长方形火盆前喝着茶，说道：

“饭已经吃过了吧？”

“嗯。”

洪作点点头。

“那吃点点心吧。”

姑姑说道。洪作坐了下来。

“吃了什么好吃的？”

“鸡肉鸡蛋盖饭。”

“那真不错呀。那家人家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

这时，胖胖的女佣在一旁提醒道：“阿姨，该骂的时候还是要骂哦。”

于是，姑姑一副“那我就要开始了”的样子，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

“又丢书包，成绩又下滑，又出了今晚这样的事，姑姑我必须跟你妈说了，我这边是不敢再留你了。可是，一说你成绩下滑，你妈肯定会说是我这个做姑姑的责任。最后变成只有我这个姑姑是坏人。”

姑姑的话，听不出来到底是在斥责，还是在发牢骚。

“没关系，我会在信里写清楚，这不是姑姑的责任。”洪作说道。

“这样的话，你就要挨骂了。”

“就算挨骂，也是信上骂骂，没什么。”洪作说道。

“哎呀，”胖胖的女佣在一旁插嘴道，“这个孩子真是越变越坏了。你刚刚说的这是什么话！——你这样的话，哎呀，你姑姑可就管不住你了。阿洪，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慢慢学坏啊？你自己知道吗？”

“知道。”

“唉，”对方叹了口气，“我也不行了。得明天去找个什么人听听意见了。”

接着，胖胖的女佣对姑姑说道：“我们女人跟他说，他根本不当回事啊。”

“我和姑姑都管不住你了。那就找个男人来骂醒你吧。”大里屋胖胖的女佣说道。

“你说的男人，就是清吉吧。”洪作说道。

“我哪知道会是谁。”对方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说道，“你这孩子真是讨人厌！”

“是清吉吧？”

“不管是谁都可以吧。”

“是清吉吧。”

“真烦人。”她站起身来，说道，“阿姨，这个孩子，你不狠狠说他一顿是不行了。”

说完，胖胖的女孩朝玄关走去。半是落荒而逃一般。一提到清吉的名字，对方就不堪一击了，这令洪作感到意外。洪作不知道这个名叫清吉的人究竟是谁。大里屋除了厨师之外，还有两个年轻的男佣，陶器店也有两个年轻人，负责卸货、接待客人。还有附近商店里的年轻雇工们，到了黄昏聚集到大里屋前的也不止一两人。在这些年轻人当中，确

实有一个名叫清吉，但是洪作不知道究竟是哪个。

洪作只是知道这个胖胖的女佣经常会被大家起哄喊清吉、清吉，所以刚刚就利用了这一点。

“好可怜，落荒而逃了呢。”姑姑笑着说道，“好了，赶紧去睡吧。老师说你这学期已经迟到三次了。姑姑我每天那么早叫你起床，你竟然还会迟到三次。——不过，学校八点开始上课也太早了些。要是最早九点上课的话，姑姑我就能好好睡个觉了，你也能睡个懒觉。”

说完这些之后，姑姑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丢书包这件事，真把我给吓了一跳！你可真能啊，书包都能丢。”

“那是它自己不见的。”

“那肯定的呀。哪有人会故意不想要书包，把书包丢掉啊。不是书包自己不见的话，书包是不会丢的。”姑姑说道。

在所有人关于书包丢失这件事所说的话当中，洪作觉得姑姑说的这番话是最有道理的。

洪作往二楼走上去的时候，俊记正在自己房间内专心致志地制作玩具火车。

“我挨骂了。”洪作说道，但是俊记没有回应。

俊记这两三天一直沉迷于让火车跑在轨道上这件事。曾经担任町长的父亲也很容易沉迷于某个事物，在这一点上俊记继承了他父亲的血脉。

[1]传统日式房屋中未铺地板的房间。

[2]日本自明治中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手提袋。用厚布料制成，袋口可以用绳子抽紧系上，常在旅行时使用。

[3]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

第四章

洪作喜欢一星期一次的国语泛读课。负责上这个课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师，名叫眉田。洪作刚刚转校过来的时候，感觉很不可思议，因为班上的学生都不叫他眉田老师，而是直接叫眉田、眉田。当然，如果是面对面碰到的话，还是会叫眉田老师，但是在私下里，大家都随意地称呼他为眉田。

洪作也曾问过班上的同学，为什么只有眉田老师，大家不叫老师，而直接叫眉田，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好像是因为高年级的学生都叫眉田、眉田，所以低年级的学生也就跟着叫眉田了。

眉田是一名画家。据说他还参加过日本画的展览会，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画家，但是究竟有多大名气，有多厉害，洪作他们并不清楚。洪作第一次接触到画家这一群体，就是从这个老师开始的。眉田负责教国语泛读课和绘画课。这两门课洪作都很喜欢上。

眉田个子矮小，总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他并不是真的没睡醒，只是温和的脸上那一对小小的眼睛看着总像是睡眠惺忪的样子。他说的话，虽然有些粗鲁，却总带着一种能让学生听进心里去的温柔。从来不会很严厉。但是，学生们却不敢嘲笑他，或是不把他当回事。洪作是这样，别的学生也是这样。因为眉田是画家这种特殊人物，所以学生们对这个半老教师的态度不同于对其他教师，总是另眼相待。

眉田身边环绕着一种特殊气场，虽然洪作他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学生们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要去靠近他。话虽如此，眉田从来不会主动找学生随意聊天。他从来不跟学生开玩笑，也不取笑学生。或者说，他对学生是漠不关心的，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完全不记得学生的名字。

“喂，那个朝着窗子看的同学。”他总是这样叫人，然后接着说“你来读一下”“你来解释一下”。他很少叫学生名字。当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的时

候，眉田就会说“不知道吗？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知道才对啊。——这样有点麻烦哦。——那有哪位同学知道的？请举手！”

当有人站起来回答问题之后，他会先表扬一番：“好，可以。不错，非常不错。”接着他就会看着一个之前没叫到过的学生说：“刚刚回答不出来的是谁来着？——是你吗？”

“不是我。”学生一脸意外地回答道。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是你吗？”

这次学生又是不服气地说：“不是我！”

“那是谁呢？唉，不管是谁吧。那个不明白的同学，这下明白了吧？”

于是刚刚回答不出来的学生大声回答：“明白了。”眉田这才把头转向那个学生，一副并没有特别关注的样子，又问一遍：“明白了吧？”接着翻到下一页教科书。

因为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即使是被眉田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再也不会感到内疚。学生们都不认为这是挨骂，或是挨批，而是有一种奇妙的幸免于难的心理——遇上了小小的灾难，但毫发无损。

虽然眉田身边总是有一种吸引人靠近的气场，但是事实上谁都没有靠近。下课之后，眉田在校园里走的时候，有时会在草丛中坐下来。这时，学生靠近过去的话，他虽然不会很冷漠，但是也不愿跟学生多谈。

“老师，这次的考试难吗？”当学生问类似的问题时，眉田就会说：“考试啊，这个嘛，会的学生会觉得容易，不会的学生会觉得很难吧。唔，对于你们来说算难的吧。——不管怎样，考试什么的，现在还是不要多想的好。单杠那边空着呢。你们去那边玩单杠吧。”学生们得不到更多的回答。

这是十月末的一天。下午的绘画课上，眉田走进教室，跟大家说：“今天大家去外面吧，找个东西写生一下，什么都可以。可以画庄稼

地里的稻草人，也可以画香贯山^[1]。可以走出校门，但是不能走太远。”

教室里瞬间发出了“哇”的欢呼声。

“下周还有一次写生课，所以大家可以用这次和下次两次课的时间来画。”

学生们再次发出“哇”的欢呼声。如果必须要在今天画完的话，就没时间玩了，不过下周还有一节课的话，就可以慢悠悠地去画了。而且，如果画不完的话，还可以利用课后时间来画。

学生们都拿着画板走出了教室。没有一个人留在学校内。大家都走出了校门。在一天课业结束之前，学生们是不允许走出校门的，在不允许走出校门的时间穿过校门来到学校外面，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让学生们激动雀跃了。

洪作和增田、小林一起走出校门，朝黑濑桥方向走去。洪作觉得沿着每天早晚都会走的路走一遍太浪费了，但是增田说：“我们可以今天先决定好要画哪里，明天或后天放学后再画就可以了。”

洪作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这样的话最好选每天早晚都会走过的道路附近的東西来画。小林也赞成这个方法。

三人沿着庄稼地里的小路，朝黑濑桥方向走去。半路上，增田开始捉起了蝗虫，小林和洪作也加入其中。他们把画板放在路边，走进了金色稻浪起舞的庄稼地。

蝗虫是很有营养的。证据是生完孩子之后的女人吃了蝗虫的话，奶水就会很多。增田这样说道。

洪作也说了一些关于蝗虫的知识。蝗虫不吃小虫子，专门吃米。所以，蝗虫的身体很干净，也很有营养。

小林问蝗虫和蚂蚱有什么区别。对此，增田和洪作都回答不上来。蝗虫可以吃的话，蚂蚱应该也可以吃吧。也许蚂蚱比蝗虫还更有营养

呢。

三人一边这样闲聊着，一边专心捉蝗虫。小林用包袱皮把画板裹起来，又把蝗虫放进了包袱皮里。正在这时，小林说：“老师来了！”大家朝路上看去，眉田正和两三个学生一起朝黑濑桥方向走去。

看到眉田，三人这才想起来自己还在上绘画课呢，于是就停止抓蝗虫，回到了路上。接着抱起放在路边的画板，隔着一段距离，跟在眉田一行人身后。他们心想，眉田也好，和眉田一起走的两个学生也好，应该也都跟自己一样，是要到黑濑桥附近去写生的吧。跟在眉田身边的那两个学生，虽然隔得远有点看不清，但应该是重原和埴。这两人个子都比较矮小，老老实实的，很不起眼，平时大家甚至不太注意他们在哪里。

三人走到黑濑桥边，果然走上了堤坝，然后又各自分开了。眉田往上游走，两个学生往下游走，大家各自选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坐下之后，他们的身体有一半都被杂草淹没了。

洪作他们也来到了堤坝上。这时，耳边传来了眉田的声音。

“你们几个，到这里来。”

洪作他们朝眉田走过去，就听他说道：“大概从这一带开始，画一下河的上游。如果觉得太难的话，也可以画河对岸。”

洪作他们决定听从眉田的命令。原本他们就只是随便朝黑濑桥这边走走，并没有明确到底画什么。洪作不擅长画画，增田和小林也画得不好。

增田和小林在比眉田更靠上游的位置坐了下来。只有洪作一个人离开大家，朝更上游的地方走去。因为他觉得如果坐在旁边的话，眉田会过来看的，所以就防着这一点。

洪作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地方坐了下来，伸开腿，把画板放在膝盖上。眉田说让画河流的上游，所以他决定就画这个。此时，耳边忽然传来“喂”的一声。

洪作吓了一跳，朝四周看了一圈。差一点就要跳起来了。

“喂，你是几年级的？”

洪作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声音是从距离他两三米的杂草丛中传来的。洪作站起身来。看到一个身穿学生制服，头戴学生帽的少年仰面躺在草丛中。虽然洪作不知道他是谁，但肯定是初中生。

“初三。”洪作回答道。

“现在是绘画课？”

“嗯。”

“你走远一点去画吧。”

对方的口气很无礼，所以洪作也生气了。可是对方应该是学长，自己也不能违背他的命令。洪作开始物色自己接下来去的地方，这时仰面躺在草丛里的少年半直起身子，说道：“喂，赶紧起来，眉田在这里。”

“赶紧起来，喂，赶紧起来！”

于是，隔了两米左右的草丛中传来一声大大的哈欠声，伸出两只穿着制服的手。

“眉田在这里哟。”这边的少年说道。

“呜哇！”

随着一声奇怪的声音，又一个少年站起身来。洪作很快认出这是一个名叫木部的初四学生。之前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洪作被一个人仍在静浦的跳水台上时，有几个初四学生救了他，这个少年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个子矮小但看起来很聪敏的人。

木部站起身，似乎很快看到了眉田，又再次蹲下身子，说：“我这是在做梦呢，还是醒着呢？”又问，“同志，发生了何事呀？”

于是，这边的少年说道：“哎呀，哎呀，好生怪哉。”他“嘘”的一声

制止对方继续说话，接着对洪作说道，“喂，你赶紧走远点。千万别跟眉田说我们在这里。”

“嗯。”洪作说道。

结果，出乎意料地，从更靠近上游的草丛中又站起来一个少年。这个少年戴着厚厚的眼镜，慢吞吞地、摇摇晃晃朝这边走来，嘴里说着：“想喝水了。”

“喂，眉田在这里哦。”一个少年提醒道。

戴眼镜的少年不知道是听见了还是没听见，还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从洪作旁边走过，还问洪作：“在上绘画课？”

“嗯。”洪作回答道。

“好多人啊。有谁带水壶了吗？我想喝水。”

洪作心想，又不是来野餐的，怎么会有人带水壶呢。这个人看着像是还没睡醒的样子。

戴眼镜的少年又晃晃悠悠地朝小林和增田走去，但是走到一半突然停下了脚步，一动不动地呆立了一会儿之后，向右一转，朝这边折返过来了。

“喂，谁在那里？”

眉田的声音从那边传来。

戴眼镜的少年被眉田发现之后，只好再次转向眉田，一边用右手挠着头，慢吞吞地走了过去。

“是饼田君啊？只有你一个人吗？”眉田问道。

“啊。”少年一脸不自在地回答道。

“那边还有谁在？”

“木部。”

“只有木部吗？”

“还有藤尾。”接着，他又说道，“我们不是逃课。”

“我也没问你们是不是逃课呀。”

“哦。”

“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哦。”

接着，饼田朝两个少年的方向大喊：“喂，赶紧出来吧！”

于是，藤尾出来了。就是那个最开始跟洪作说话的少年。他一边扣着上衣扣子，一边左右摇晃着胖墩墩的身体，来到眉田面前，直挺挺地站定，说道：“我们可没有逃课。”

“谁问你们逃没逃课了。”眉田说道。

“这会儿没课？”

“有课的。”

“什么，有课的？有课的话不就是逃课吗？”

“事先说了不去上。”

“跟谁说了？”

“关口老师。”

“你怎么跟老师说的？”

“突然肚子疼，就跟老师说了，然后就早退了。”

“是你肚子疼？”

“嗯。”

“这样啊。肚子疼的话，就做不了体操了。——那么饼田君呢？”

“我是陪他的。”饼田嘟哝着说。

“陪他做什么？”

“我是想陪藤尾一起走，把他送到家里。”

饼田又挠了挠头。

“那你还真是辛苦了。”

眉田说这话的时候，木部也走了过来。

“我是想去叫医生。”木部说道。结果眉田说：“你说话不要闭上眼睛。睁开眼睛说话。”

“是！”

“那么，你去叫医生了吗？”

“没去。藤尾这家伙，走到半路上就好了。”

“哦。好了的话，确实叫医生来也没什么用。”

接着，眉田又说：“藤尾家应该是在御成桥边上吧，什么时候搬家了？”

“这个……”

藤尾挠了挠头。眉田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转而又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睡觉。”藤尾回答道。

“睡着了？”

“是的。”

“我记得你之前什么时候在教室里也睡着过。在哪里都能睡着，还真是了不起啊。从这一点来说，你也算是难得的人才了。”

“哇！”

藤尾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声音，但是很快又保持住了直挺挺的姿势。看起来多少有点刻意。

“饼田君，你也睡着了？”

饼田没有回答，只是嘿嘿嘿地怪笑着。他这么笑肯定不是因为不把对方当回事，而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只会这么笑。他笑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旁人只会这么想。过了一会儿，饼田用手挠了挠头，说道：“木部和藤尾都睡着了，所以我也不知不觉睡着了。”

他像说绕口令一样说完之后，又嘿嘿嘿地笑了。

“木部君也睡着了吧。”

“睡着了。不过，跟饼田说的不一样。饼田是最早睡着的。他刚仰面躺下就睡着了。然后，藤尾说我也陪他一起睡，刚说完也睡着了——”

“哇！”

藤尾保持着笔直不动的姿势，再次发出怪声。

“我哪有睡得这么快！”

“那不也睡着了么？”接着木部又说道，“因为他俩都睡着了，所以我也睡着了。”

他跟饼田不同，说话很干脆。眉田听他们说完之后，说道：“你们做的事情，我不是很赞同。该上体操课的时间，找理由跑出来，在狩野川岸边睡午觉。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赞同。我想你们可能染上了吊儿郎当，或者说是怠惰的毛病。又或者你们是故意染上这样的毛病，还沉溺其中。但是，我对此不太赞同。你们或许会认为自己还年轻，所以做什么都是被允许的。但是，我还是不喜欢你们这样。你们对自己太

放纵了。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接着，他又说道：“首先，在班上其他同学都在上体操课的时候，你们是不能午睡的。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那倒也是。这一点我们明白。”藤尾说道。

“什么那倒也是。这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明白。不能太自以为是哦。”眉田说道。

“不，我们真明白了。”藤尾说道。

“虽然我不太相信你们真明白了，但是，既然你们这么说了，那就这样吧。——饼田君！”眉田叫道。

饼田的眼睛在眼镜后面骨碌碌一阵乱转，他把木部推到前面：“木部！”

“我没有叫木部君。我叫的是你，饼田君。”眉田又说道。

于是饼田用手挠着头，用他那一成不变的笑容期期艾艾地说道：“我吗？我、我、我也明白了。”

“可我看你完全没有明白。算了，算了。——木部君。”

“明白了。”木部立刻回答道。

这次眉田没有再对木部多说什么，直接说道：“那你们就回去吧。”

三名少年从眉田身边离开，很快朝桥底下走去。

洪作他们一直在一边看着三个初四学生和眉田之间的你来我往，现在看到初四学生都走了，于是他们也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地方。

在洪作看来，那三个初四学生就像是住在跟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大人一样。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过的。

“这里，我怎么也画不出来。我还是去画香贯山吧。”小林说道。

“我也去画香贯山吧。”洪作说道。

缓缓拐弯的狩野川、白色的河滩、河滩对面的堤岸、芒草的白穗、堤岸边上的东海道边上的松木行道树。——景色很美，可是洪作画不出来。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画。他们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回学校。两人朝堤岸边走去。眉田问道：“你俩怎么了？”

“我们想回学校去画香贯山。”小林回答道。

“东游西逛是画不好的。——既然这样，那你们回去吧。”眉田说道。

小林和洪作朝刚刚来时的路走去，很快追上了三名少年。他们正想超过三名少年时，藤尾叫住了他们。

“喂，喂。”

看到小林和洪作停下了脚步，藤尾学着眉田的口气说道：

“——我不喜欢你们做的事。绘画课的时间，不好好画画，东游西逛。我不喜欢你们的这种行为。”

他学得很像，几乎让人以为是眉田在说话。看到小林笑了，藤尾又学着眉田的口气说道：“明白了吗？看来还是没有明白啊。”

木部也学着眉田的语气说道：“——太任性了，太自以为是了。”

接着他又像舞台上演员呼叫时一样，双手朝左右张开，像说台词一样，抑扬顿挫地大喊道：“——我不喜欢你们这样。太任性了，太自以为是了。”

小林和洪作跟三个初四学生一起往前走。三名少年既没有跟洪作说话，也没有跟小林说话，只是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自己的话。藤尾不停模仿着眉田的口气。木部则是把这些话当成台词一样，抑扬顿挫地大喊着。于是饼田用他一贯的语气咕咕哝哝地说道：“你们能把眉田说的话从头到尾都复述出来吗？”

“你能吗？”木部反问道。

“我能啊。”

“那你说一下。”藤尾说道。

饼田一边走，一边“嗯哼——”“嗯哼——”地支吾了两三次，思考着该怎么开始说。接着，他发出一串奇怪的笑声之后，开始完成自己的任务。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睡觉。——睡着了？——是的。——我记得你之前什么时候在教室里也睡着过。在哪里都能睡着，还真是了不起啊。从这一点来说，你也算是难得的人才了。”

说到这里，饼田停了一下，又想了一会儿，然后接着往下讲。

“饼田君，你也睡着了？——木部和藤尾都睡着了，所以我也不知不觉睡着了。——木部君也睡着了吧。——睡着了。不过，跟饼田说的不一样。饼田是最早睡着的。他刚仰面躺下就睡着了。然后，藤尾说我也陪他一起睡，刚说完也睡着了。他们俩都睡着了，所以我也睡着了。——你们做的事情，我不是很赞同。该上体操课的时间，找理由跑出来，在狩野川岸边睡午觉。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赞同。我想你们可能染上了吊儿郎当，或者说是怠惰的毛病。”

洪作看着饼田的嘴巴不停地在动。他从未遇到过如此令人惊讶的事情。他心想，三名少年中看起来最为蠢钝的饼田究竟是怎么记住这么多话的呢。就像蚕不断吐丝一样，眉田和少年们的对话被源源不断地复述出来，并且跟实际进行的对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藤尾和木部都默默地听着。不能打扰正在满腔热情地完成任任务的朋友，他们似乎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默默地边听边往前走着。

“那倒也是。这一点我们明白。——没有什么那倒也是。这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明白。不能太自以为是哦。”

这时，藤尾插嘴道：“——不对。眉田是这么说的。——什么那倒也是。这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明白。不能太自以为是哦。”

“啊，是吗。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饼田说完，闭上眼睛，用右手的两根手指按着左右两边的太阳穴。

他订正了自己说的话，再次模仿着眉田的口吻说道：“——这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明白。不能太自以为是哦。”

饼田到这里结束了自己的任务，笑着说道：“挨了一顿好批吧。藤尾你这家伙，说的话真的有点自以为是哦。”

“不说点自以为是的话，就显不出我有多帅啊。饼田你自己不也这样，木部这家伙也总是说些出风头的话。”

就在藤尾刚说完的那一刻。

“啊！”木部突然拼命大吼道。

“啊！”

木部又大吼了一声。确切地说，这不应该称之为大吼或是尖叫。用咆哮这个词应该更准确些。于是，藤尾果然问木部：“你咆哮个啥？”

木部回答道：“我感觉此刻羞愧难当。心痛难当。我们确实太自以为是了。太放纵自己了。眉田严厉斥责的就是这一点。”

他说到这里，又拼命地大吼一声：“啊！”

接着，他又说道：

“真丢人。我现在真的感觉很丢人。我们真是丢死人了。眉田肯定在想，真是一些令人讨厌的家伙，怎么会有这么令人讨厌的脏兮兮的家伙呢。——啊！”木部再次咆哮道。

“真是无可救药的家伙。”藤尾说道。

“你这是自我厌恶啊。——我对眉田说的话，并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不过，也还是觉得有点丢人。要么我也咆哮一下。”

饼田说完，停下脚步，把两只手放在嘴边。

“啊！”

可是，饼田的吼叫声没有木部那么有力，就像他本人一样马虎了事。

于是，藤尾说道：“我来示范一下。”

接着，他“啊！”地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然后又“啊！啊！啊！——”不停地吼叫着。

“好啦，大家都在庄稼地里看着我们呢。”木部制止道。

“自我厌恶的咆哮声，必须要一直持续啊。这绝不是那种可以半途而废的简单小事。啊！啊！”

藤尾不停地咆哮着。简直就像疯了一样，不停地大吼。

洪作和这几个初四的学生一起往前走着。他觉得和这三个初四学生相比，自己的小伙伴增田、小林之流太没有吸引力了。

从第二天开始，洪作就会在学校不经意地寻找初四的木部、饼田等人的身影。而且，还想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他打听到木部、饼田、藤尾、金枝这几名少年是一伙的，总是会在一起行动。此外，还有三四个学生也是他们的同伴，不过这几个学生的姓名没有传出来。

在这一群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金枝。刚放暑假的时候，在游泳训练班上，从跳水台上救下洪作的，就是金枝、木部、藤尾三人。这三个人好像是他们这个小集体的核心，他们的存在总是能吸引别人的关注。金枝常被人怀疑是不是混血儿，他的头发闪着金色，五官也和外国人似的，非常立体端正。不知道是不是他担任了班长的缘故，不管在哪里，他总是人群中最受人关注的那一个。金枝走路的样子也非常独特，他走路的时候身体总是挺得笔直，只有头低着，眼睛看着地面。

“金枝是优等生吗？”洪作问道。

可是洪作身边的人谁都不了解金枝。

“既然能担任班长，应该就是优等生吧。”

大家都这么说。早会的时候发号施令的态度堂堂正正，声音也清澈响亮。关于藤尾，大家都知道。

“他是浪速屋家的孩子。”

大家都会这么说。浪速屋位于御成桥边上，是沼津数一数二的绳索商店，给人一种百年老店的感觉。说到老店，金枝家也经营着一家老店，那是沼津唯一的一家地毯店。家在沼津的同学都知道金枝家，但是洪作不知道。

藤尾惹人关注的原因与金枝不同，但是他同样也是人群中会被一眼看到的那种人。他脸长得很老成，言行举止比较夸张。个子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总是挺着胸膛威风凛凛地走着，看起来不大像初四的学生。虽然总是被老师们和初五的学生们盯上，但是他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藤尾的搭档是木部。他家也在沼津，但并不是商家，他父亲似乎是个职员。木部也很惹眼。他看起来动作敏捷，似乎什么运动都很擅长，但是他并没有加入运动部。

“听说他游泳和剑道都是班上第一。是那种完全不用练习，就能做得很好的人。”

大家都这么说。因为被眉田老师斥责而陷入到自我厌恶中，从这一点来说，木部跟运动部的选手们是有些不同的。

藤尾和木部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的旁若无人。不管在哪里，不管有谁在，他们都毫不在意，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

藤尾、木部、金枝三人总是在一起，但是饼田并不总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他也会离开自己的伙伴，一个人发呆。

“听说在初四学生中，饼田是最聪明的。”一个初三的学生这样说道。

洪作心想怪不得。饼田的聪明，不必别人多说，洪作就非常清楚了。如果不聪明的话，绝不可能把眉田老师和他们的对话从头至尾，一个磕绊都不打地全部复述出来。

可是，学校里的饼田，在洪作眼中，看起来依旧很蠢钝。初四的学生们都叫饼田“阿三”。他全名叫饼田三郎，所以叫他“阿三”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爱称听来总是夹杂着几分揶揄的意思。

每次有人叫“阿三”，饼田三郎眼镜后面那双善良的眼睛就会立刻亮起来，朝说话的人走去。

“阿三，你的扣子开啦。”对方说道。

饼田一副这算什么事儿的神情，伸手朝裤子上的扣子摸去。

饼田三郎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走路慢吞吞的，身上穿的衣服，仔细看看，也总能发现一些不大齐整的地方。要么是上衣扣子掉了，要么是袖口破了，要么是鞋后跟破了。但是，饼田三郎对此毫不在意。

他的脸也不像一般少年那样总是紧绷着。可能也因为高度近视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缘故吧，他经常茫然发呆。所以，遇事时他不善奔跑。做事情总是有些马虎，带着几分令人发笑之处。

虽然饼田三郎是这个样子，但是所有初四学生都很关注他。虽然他们半开玩笑地叫他“阿三”，但是并不是真的从心底里嘲笑他。饼田三郎身上有着他们拍马难及的地方。

对于洪作来说，一看就聪敏的木部，旁若无人沉溺玩乐的藤尾，长相英俊的优等生金枝，都是非常耀眼的，但是饼田也跟他们一样，也非常耀眼。

每当在校园中看到他们当中某一个的身影，洪作就无法把眼睛从这个人身上挪开。在这个人的四周，不管是阳光，还是小草的轻摆，或是风吹过的样子，都变得跟平时不大一样。事实上，这个初四学生的小团队，不管是在学长们还是在学弟们眼中，都是特别的。学长们想要瞅个

空子打他们一顿，但是藤尾们似乎对此已经心知肚明，从没有落单的时候。为了不遭受攻击，小狼们紧紧地互相依偎在一起。

洪作决定星期六跟增田和小林三人一起去千本浜看海。从沼津过来上学的学生们可以每天都去千本浜玩，但是从三岛过来的洪作他们很少能够去千本浜。要去千本浜的话，只有星期天，但是他们想看海的愿望还没有强烈到牺牲星期天也要去看的程度。

星期六英语老师请假了，下午没有课，所以三人决定去千本浜。从夏初的游泳训练班以来一直都没有看过大海，所以当增田提议说“去千本浜吧”，洪作毫无二话，立马就同意了。小林也没有异议。

三人走出校门，沿着跟平时相反的方向，朝沼津的街市方向走去。仅仅这样，三人心中就雀跃不已了。

跨过御成桥。三人站在御成桥上，低头看着狩野川的河水。

“你们知道这是日本第几大河吗？”

小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除了学校的地理教科书中出现的那些河流，这应该算是大的了吧。”洪作说道。

“这么点大的河算什么大河呀。我姑姑住在长野县，她说在长野县像这么大的河流，仅是信浓川的支流就不知道有多少条呢。”增田说道。

于是小林反驳道：“说到信浓川，增田，你都没亲眼看到过吧？只是听你姑姑这么说吧。姑姑的话哪能算数啊。”

接着，他又问道：“我妈妈出生在九州。我小时候被她带去过久留米。你们知道穿过久留米的那条河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洪作说道。

“叫筑后川，笨蛋。筑后川虽然也是河流，但是跟这条狩野川完全不一样。河里水很满，到处都是巨大的水闸。沿着那条筑后川的支流的支

流往前，就是我妈妈出生的村子。那条支流的支流，比起这里的狩野川也还要宽得多。”小林说道。

“撒谎！”增田和洪作不约而同地说道。

“狩野川才不是那么小的河呢。静冈县有天龙川、大井川、富士川、安倍川，接下来就要数狩野川了。怎么可能比筑后川的支流的支流还要小呢。”洪作说道。

洪作曾经透过火车车窗，看到过天龙川、大井川、富士川。那些都是以宽阔著称的河流。在有这么多大河的静冈县，狩野川也仅仅排在它们之后，先不说大不大，它的美丽在整个静冈县自不必说，在整个日本也都是数得上的。洪作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与其说是一直这么认为，不如说是一直这么坚信着。

每次跨过御成桥的时候，洪作都会这么想。御成桥上看到的风景，让人感到这确实实是城市中的河流，桥两边的河岸上都是人家和仓库。在这些人家和仓库的尽头，河的上游是青草郁郁的堤岸，河流在这里缓慢地转了个弯，消失在了视野中。在河的下游，河面逐渐变宽，展现出了入海口的威仪。

但是，洪作坚信狩野川是整个日本都数得上的美丽河流，并不是因为它缓缓流经沼津街市的这份美丽姿态，而是因为每次站在御成桥上，朝上游看去时，洪作的眼底总会浮现出发源于天城山的狩野川那悠长的河道。

狩野川流经洪作的故乡汤之岛。上小学的时候，每到夏天，洪作每天都会到狩野川或者其支流长野川去玩水。当地人不用游泳这样漂亮的词汇。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说游水，但是大多数时候用的是玩水这样朴素的词汇。水很冷。孩子们不能长时间玩水。在河水里待的时间稍长，嘴唇就会发白。嘴唇一发白，孩子们就会从水里出来，趴到河里随处可见的大石头上，把肚子贴在上面。盛夏的阳光把石头表面都烤热了，所以冰冷的身体贴上去之后感觉很舒服。肚子暖了之后，就把背贴到石头上。洪作他们有时候会沿着狩野川不停地往上游走。上游的河面一点点变窄，水变得更冷，水势也变得更加湍急。

下田街道^[2]沿着狩野川的河流往前延伸。要从汤之岛出发去三岛或沼津的话，必须坐巴士到大仁。透过巴士的车窗，总是可以看到狩野川的河水忽左忽右地出现在车外。从大仁开始，必须要换乘简易火车。这趟简易火车的车窗外也能看到狩野川。从大仁往前，河面变得很宽，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看错了。和到处是大石块的狩野川上游不同，水流在这里变得非常缓慢，布满小石块的河滩一会儿出现在左边，一会儿出现在右边。

从汤之岛附近的狩野川上游到流到沼津的狩野川下游，洪作知道其大致的河道走向。站在御成桥上，他的眼前自然而然地就浮现出了一条长长的蓝色河流。

所以，洪作一直坚信狩野川应该是日本国内数得上的美丽河流。听到洪作这么说，增田说道：“说这么傻的话，要被人嘲笑的哦。我也觉得狩野川的河水很清澈。可能没有哪条河的河水能像它那么清澈。可是，不管怎么说，它也就是一条小河。”

于是，小林也说：“我觉得狩野川里面肯定有很多鱼。像香鱼啦，鲱鱼啦。这一带的话，还会有海里的鱼吧。也许还有鳗鱼呢。有很多鱼的河，绝不会比其他河差的。不过，确实是一条很小的河呀。”

两人都认为狩野川是条小河而有点看不起它，他们不像洪作那样认可狩野川的美丽与温和，但是，他们也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各自说了个狩野川的优点。毕竟这条河流流经自己上学的初中所在的城市，不说点它的优点也不行。

三人跨过御成桥，很快就来到了城市的繁华街区。

“这是初四年级的藤尾的家。”增田说道。

街角有一幢两层的大房子，一楼是店面。那个玩起来旁若无人的少年就住在这里呀，洪作心想。

穿过藤尾家旁边的小路，有一家书店。朝深邃的店里看去，有十来个初中生或是在浏览书架上的书，或是在站着看杂志。从沼津去上学的学生可以做这么棒的事情啊，洪作心怀羡慕地想道。自从转校到沼津中

学之后，洪作偶尔会去书店门口看看，但是从来没买过杂志什么的。他对最近出了什么杂志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

增田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向小林和洪作介绍这是同班同学某某的家。例如，

——这是三宅家。他爸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医生。一个月只有三个病人。

——这家鱼店是藪内的哥哥开的。店里忙的时候，藪内也会来帮忙。藪内这家伙，身上有时会有股鱼腥味儿吧。有时候还会有鱼鳞粘在他的衣服上。所以，我很讨厌他。

他的介绍都是这样的。增田对于这类信息总是很灵通，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的。

三人沿着前往千本浜的路走去。从可以看到松树的时候开始，路上的沙子就开始变多了，连鞋里也进了沙子。

途经射箭场。一个头发开始泛白的男人，光着一边臂膀，正在射箭。三人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一支支箭呼啸着离弦射出，扎在了靶子周围。三人离开射箭场，盯着位于它前面的卖杂煮的小店看。夏天的时候这里是卖冰饮的，到了这个季节，就变成卖杂煮的了。这家卖杂煮的小店是这里的最后一家店了，接下来就是松树林了。松树林中只有三四家看着像别墅的房子和一家旅馆。夏天的时候，这家旅馆里熙熙攘攘的都是来享受海水浴的客人，但是现在似乎一个客人都没有，二楼的门窗紧闭着。别墅那边也不约而同地门窗紧闭，一片寂静。

走过旅馆前面，路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四周都是宽阔的沙滩。右手边的沙滩真不负它“千本浜”这个名字，上面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松树林。

洪作他们没有立刻去海滩，而是走进了松树林。

“你们知道这里有多少棵松树吗？”增田说道。

“八百棵。”洪作敷衍地猜道。

接着，小林也马上回答说：“三千棵。”

松树林沿着海岸边一望无垠，说是“这里”，也没说清楚具体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是一千两百三十八棵。”增田说道。

“撒谎！”洪作说道。

“什么撒谎。是我哥哥说的。他说有人数过，真的是一千二百三十八棵。”增田一脸认真地说道。

“他肯定是随口糊弄你的。怎么可能只有那么一点。”小林说道。

“那我们来数数吧。肯定是一千二百三十八棵。他们数过之后可能有些树枯死了，所以有个五六棵的误差那也是没办法的。”

就算要去数，也是不可能数清楚的。实际去数的话，有可能是一千棵，也有可能是三千棵。完全无法估算。

“你哥哥就是随口胡说的。”小林说道。

“怎么可能。我哥说了，真的是花了好几天去数的。”增田说道。

增田似乎真的对此确信不疑。只要是即将高考的哥哥说的话，不管是什么，增田都会当真。洪作和小林都知道增田的哥哥就是随口胡说了一下，但是他们也知道很难让增田认可这一点。

穿过松树林，宽阔的海滩缓缓地延伸至水边。水边是一些拳头大小的石块，此外全部都是沙滩。

洪作三人穿过沙滩，朝遍地小石块的地方走去，在那里坐了下来。每次海浪涌来，撞到岸边时，都会有潮水的飞沫迎面飞来。

“大海真是大啊。”小林说道。

虽然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叹，但是这本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大海当然大了。”洪作说道。

“虽说如此，还是觉得好大啊。”小林说道。

大海当然是大的，可虽说如此，还是觉得好大，这里面有一种毫无虚饰的真情实感。

“肯定大啊。对岸可是美国。”增田说完，又提了个问题，“你们来说三个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城市吧。”

这阵子，增田受即将考大学的哥哥的影响，总是爱提问。

“旧金山。”洪作说道。

“那你来说一下。”小林对增田说道。

“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

“华盛顿？！”小林反问道。

“华盛顿可能不是。那就芝加哥。”增田说道。

“什么芝加哥。听好了，我要说了哦。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这就三个了吧。我还知道其他的。有一个港口，名叫塔科马。我伯父去了那里。等我从学校毕业之后，要去伯父在旧金山的农场工作。伯父会让我继承他的财产。他住的那幢西式的房子也会给我。伯父家雇了厨师，从早上开始就可以吃西餐。”小林说道。

“为什么你伯父要让你来继承家产啊？”

增田有些不满地问道。

“什么为什么，实际就是这样啊。”

“这是谁决定的？”

“我伯父啊。”

“你伯父没有孩子吗？”

“有啊，有三个。”

“如果有孩子的话，他的孩子会继承财产啊。你哪有什么财产继承。”

“可是我能继承啊。美国法律规定了，财产可以不分给自己的孩子的。这跟日本不一样。我伯父去世的话，会留下遗嘱。他的遗嘱上会写明由我来继承财产。他们都已经商量好了的。我会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给伯父的孩子们。如果全都给我的话，感觉不大好呢。”

小林一边盯着浪涛起起伏伏，一边说道。大海在呼叫，洪作心想。波涛拍岸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波涛拍岸的声音，而像是大海在呼叫。

洪作并没有百分百相信小林的话，但是觉得他说的这些也有可能发生。虽然眼下小林对他自己所说的已经深信不疑了，但是洪作总觉得他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不过，不管怎样，这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

“把我也带去吧。”洪作说道。

“这事我现在可回答不了你。一般人要去那边，手续是很麻烦的。不是说想去就立刻能去的。那可是去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呀。我是因为伯父在那边工作，所以能去。我这属于特殊情况。我先去，如果成功了，再叫你去。你先等着我吧。”

小林说了一些关于很遥远的将来的事。洪作再次感叹，这真是个让人羡慕的家伙呀。他感觉，如果小林去了美国，就能够像他刚才说的那样获得成功。

“要坐船去的。船要坐一个月呢。然后在塔科马上岸，当天就立马能吃到西餐。”

小林这么说的时侯，增田一边说着“在太平洋上遇到暴风雨，船会沉的哦”，一边捡了块石头朝大海扔去。石块没能扔进大海，掉落在了水边。

“怎么可能会沉。那可是一万吨以上的大船。就算被吹翻了，也还能

够重新起航的。”

“到了美国，你就每天在地里摘菜拔萝卜吧。”

“怎么可能呀。我会从树枝上摘下苹果呀葡萄呀。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水果多到摘不完啊。我要咬一口，扔一个。”

“你不是说雇了人吗？怎么还要自己摘水果？”

“也雇人摘啊。不过，偶尔自己也会去摘一下。我们在电影上不是都看到过嘛。”

“哪里有看到过。”

“真是个无知的家伙。像你这样的，不管怎么求我，我也不会雇你的。”

“开什么玩笑。我还给你干活啊。我将来可是要当律师的。”

“律师？”

“是啊。我哥哥也要当律师。我们兄弟俩都当律师，然后要在东京神田开个律师事务所。”

“律师？律师是做什么的？”

“笨蛋。你连律师都不知道吗？”

“你以前不是说要成为牙医的吗？”

“现在我已经不想当牙医啦。我哥跟我说了不要当牙医。牙医只是帮助那些牙痛的人，但是律师能够帮助那些因为更大的事情而痛苦的人。可以站在无罪的人一边帮助他们。也可以帮助那些为了吃饱肚子只好偷东西的可怜人。”增田说道。

听了这些话，洪作心想，也许增田真的会成为这样的人。增田的妈妈就是在帮助那些因为生孩子而痛苦的人！

洪作惊讶于不管是小林还是增田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虽然他不知道律师究竟是做什么的，但是他想增田也许真的会成为律师吧。

“我——”

为了不输给他们，洪作也想说出自己的志向，可是刚开口他就说不下去了。对于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他完全没有想法。于是，小林仿佛想要窥探洪作的内心似的问道：“你将来想成为什么？”

“我吗？我想成为一名学者。”洪作瞬间回答道。

“学者！！”

“是啊。”

“是关于什么的学者呢？”

“关于什么的学者这些我还没想好。现在只是决定了将来要成为学者。”

“嗨！”

增田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他转过身来。

“你不是成绩下降，你姑姑都被叫到学校了吗？这样怎么可能成为学者呢。学者必须是从初中开始就学习很好的人啊。你最近不是都没怎么学习吗？”

听增田这么说，小林也说道：“你当学者是当不成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当和尚。”

“为什么啊？”

“你不是很擅长背诵嘛。那样你就可以很快记住经文啦。你还是去当和尚好了。”

“我才不要。要当你去当。”

“开什么玩笑。我可是要去美国的。这是已经决定好了的。”

“那就增田去当。”

听洪作这么一说，增田说道：“那真是太不巧了。——我是要当律师的哦。就像小林说的，我老早之前就覺得洪作你最适合当和尚了。就算是当和尚，如果用心去做的话，可以当上大僧正^[3]的。还能成为管长^[4]呢。”

“大僧正是什么？”洪作问道。

“你这家伙，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和尚中地位最高最厉害的和尚啊。我觉得你可以当上哦。你总让人感觉有点像和尚啊。”

“你说啥呢！”

虽然知道对方是在开玩笑，但是洪作还是很生气。

洪作站起来，以打棒球的动作向海里丢了块石头。接着，增田和小林也都站了起来，开始往海里扔石头。

“海的对面，是我将来要去的美国。”

小林一边说着，一边扔出了石头。

“可是，海真的好大啊。”小林说道。

“这可是太平洋啊。”

增田也朝太平洋扔出了石头。

^[1]位于静冈县沼津市的一座小山，海拔193米。

^[2]连接北伊豆和南伊豆的主干道路，以东海道的三岛大神社为起点，途经汤之岛、天城岭等地，直至下田。

^[3]日本佛教各宗派中地位最高的僧阶。

^[4]1872年明治政府规定，神道或佛教中，管理一宗一派者，称为管长。

第五章

11月末，洪作决定去拜访自己在沼津唯一的一个亲戚。小学的时候，他曾经去过这个亲戚家两次，但是之后就再也没去过。转学到沼津中学的时候，他曾收到过妈妈写来的信，让他去拜访这位亲戚，但是因为他是从三岛过来走读的关系，拜访亲戚这件事就被他一天天地拖下来了。

一天，洪作刚从学校回来，姑姑就问道：“你还没去沼津的神木家露过面呢？”

神木是亲戚家的商号。

“嗯。”洪作说道。

“什么嗯啊。”姑姑一脸吃惊的样子，说道，“之前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已经去过了吗。”

确实像姑姑说的那样。洪作记得自己明明没去过，却跟姑姑说去过了。

“真的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了，你呀。——他们还以为是不让你去神木家呢。你妈妈来信了，说之前神木家给她写信了，信上说洪作一次都没去过他家。转校到了沼津的中学，却不去见沼津的亲戚，这可说不过去。而且人家还当了你的保证人。希望能够尽快让你去亲戚家拜访。——”

姑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妈妈这个人也未免太自说自话了。说得好像是我故意不让你去似的。我看你还挺心宽的啊，怎么你妈就这么咄咄逼人呢。”

话说到一半就把矛头对准了洪作的妈妈。

“我会去的。”洪作说道。

“那你明天就去吧。学校放学之后，稍微去露个脸就可以了。”

“去了之后说什么呢？”洪作问道。

“这个嘛。就说很早之前就想来拜访了，但是因为学习太忙了，所以没时间过来。”

“我不想说这些。”

“那你就说来你家太麻烦了。就算来了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就没有来。——要么你就这么说？”姑姑笑着说道。

对于洪作没有去神木家这件事，虽然她嘴上说着生气，但其实心里并没有那么生气。

姑姑是洪作父亲的姐姐，而沼津的神木家则是洪作妈妈那边的远房亲戚。从血缘上来说，是姑姑这边更近，神木家那边更远。洪作只知道神木家是妈妈那边的亲戚，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关系。

“你妈妈总是不停地在说她自己那边的亲戚。虽然谁都会更偏爱自己人，但是像这么一直不停地念叨神木、神木也不大合适吧。”

姑姑说着，又说了句“是吧？”，想求得洪作的认同。

“不管怎样，你还是去一趟吧。在他家门口露个脸，然后马上回来就好了。”

“要是他们让我进去怎么办？”

“你就稍微进去待一会儿，但是不要待太长时间。那家人很不让人喜欢。”

“谁很不让人喜欢？”

“听说是那家的小媳妇。”

“哪个小媳妇啊？”

“说是小媳妇，其实已经是相当年纪的阿姨了。”

“啊，那个阿姨啊。”

洪作知道这个阿姨。那是个很温柔的人，话很少，举止很安静，会让人想起那些后宫妃嫔人偶。姑姑嘴里说的是小媳妇，但其实已经不能算是小媳妇了。她的年纪跟洪作的妈妈差不多，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比洪作小两岁，现在应该是在上女校初一年级。

洪作上小学的时候，曾在外祖母的带领下过神木家，对于阿姨和她的两个女儿都还有印象。那两个女孩都非常早熟，极其任性，父母都无法管束。洪作那时还是孩子，心里都会想，让她们这么任性胡为真的好吗。

第二天，洪作放学之后朝神木家走去。

走过御成桥，沿着与车站相反的方向，拐过据说是初四学生藤尾家的绳索商店。再过五六家就到神木家了。洪作知道神木家附近名叫鱼町。在沼津的街道名中，洪作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个鱼町。从小，亲戚们只要一提到神木家，就会说“鱼町的神木”“鱼町的神木”，所以在洪作的脑海里，鱼町这个名字是和神木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神木家面对着鱼町的大街。那是一座正面很宽阔的商店式建筑，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做什么生意了。曾经它是沼津最大的和服店，名震伊豆半岛一带。伊豆半岛上不管是渔民还是农民，在制作结婚礼服的时候，没有不跨进神木家门槛的。

他们家的和服生意是从上一代开始的，现在的当家人继承了这门生意，但是几年前和服店关张了。关于神木家不再做和服生意的原因，亲戚间流传着很多说法。有人说，他们家的上一代很擅长做生意，但是现在的当家人从小就是当少爷养大的，不懂怎么做生意，所以最后店就倒闭了。

洪作的妈妈等人则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的当家人当然也没有起到应

有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上一代当家人的未亡人，也就是现在的当家人的母亲还健在。这个老婆婆一看到人，就想送人家东西。爱散财的还不只是这个上代当家人的未亡人。现在的当家人的夫人也不成。她也是只要看到人，也不了解下情况就开始送人东西。于是所有人蜂拥而至，把神木家搞到倒闭了。“他家老奶奶做得不对，你阿姨做得也不对。到了这一步，再加上你姨父又不勤快，神木家估计长久不了吧。”

洪作听妈妈说过这样的话。

不管停止做生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神木家的空气中确实飘荡着这样一种不健康的东西。不管是老奶奶还是阿姨，都很善良很和气，但是总给人一种过于散漫的感觉。他们肯定不知道什么叫做节俭。名叫兰子和玲子的两个女孩，任性得无法无天，很早熟，大人根本管不住。姨父总是不着家，偶尔回到家，也总是在喝酒。

洪作不去拜访神木家，当然有从三岛走读的原因，但是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这个逐渐没落的大商家的家风，令洪作无法适应。如果去拜访他们的话，他们应该会在家里款待自己，但是洪作担心他们会对自己很冷淡。

宽阔的入口处是好几扇玻璃门。因为是磨砂玻璃，所以看不到房子内部的样子。洪作推开其中的一扇玻璃门。宽阔的土间对面是宽敞的地板房间。以前这个铺了地板的房间是店面，现在里面已是空荡荡的了。

“有人在家吗？”洪作说道。

看着似乎没有人出来，于是同样的话，他又说了两三次。最后，洪作鼓起勇气，几乎是喊叫似的大声说了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洪作的声音传到了里面，一个穿着和服，梳着辫子的少女走了出来。洪作很快就认出了这是这家的长女兰子。兰子站在地板房间上，问道：“请问有什么事？”

“请问阿姨在家吗？”洪作说道。

他不确定如果报上名字，说自己是洪作，对方会不会还记得自己，

就这样回答道。于是，兰子一个劲地盯着洪作看，过了一小会儿，发出“啊！”的一声，很快跑回里面的房间去了。不一会儿阿姨就出来了。

“是洪作吗？真是稀客啊。来来来，请进。”阿姨说道。

她看上去很年轻，根本想不到她已经有兰子那么大的女儿了。兰子跟以前见到的时候相比，个子长高了很多，几乎都快认不出来了，已经完全是个大姑娘了，而阿姨跟以前相比，一点都没有变。她的脸还是像人偶的脸一样，微微带着一点苍白，言行举止中有一种其他女性身上没有的独特的沉静。

“来来来，快请进吧。”阿姨再次说道。

于是洪作脱了鞋。脚后跟已经踩塌的、从来没有擦过的鞋子放在没有其他鞋子的土间，格外地显眼。即使这样，洪作还是把这双看起来很寒酸的鞋子整整齐齐地并排放在一起。比起随便丢在那里，还是整齐放好看更好一些。

穿过铺了地板的房间，就是客厅了。里面很暗。虽然阿姨拿了坐垫让自己坐，但是洪作还是在那里站着，直到适应了房间里的昏暗。

过了一会儿，长火盆、圆圆的矮饭桌、嵌在房间一侧的巨大的佛龕、长火盆对面的茶柜等，都从昏暗中浮现出来。

客厅的一侧是土间，那里有几个灶头，还有一眼吊井。一切看着都不愧是大商家的厨房，建得很是宽绰。

“洪作，你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阿姨问道。

“初二的时候从浜松转校过来的。”洪作回答道。

“那你现在上的是这边的中学吧。”

“是的。”

“这样啊，这样啊，我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啊。”

阿姨一边泡茶，一边说道。什么嘛，明明都给我当保证人了，还说什么都不知道，洪作暗暗腹诽道。

“妈妈真是讨厌。你不知道洪作转校到这边的事吗？之前七重不是在信上说过的嘛。”

从旁边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兰子有些粗鲁的说话声。洪作对兰子直呼自己妈妈的名字既感到意外，又有些惊讶。

“是吗，洪作的妈妈给我写信了？”

“当然有啦。妈妈，你明明自己看了信的。啊啊，跟妈妈说话，真是讨厌。——你这样不是很对不起七重吗？”

兰子的声音飞到了耳边。阿姨非常自然地称呼“洪作的妈妈”，但是兰子却对跟自己妈妈同龄的女性直呼其名。

阿姨端上茶，还上了点心。点心放在垫了白纸的点心盘上。

“来，请吃一个吧。”阿姨说道。

洪作还从来没有像这样被人当作正儿八经的客人招待过。他有点不大自在。

“这是京都的点心。很好吃的。来，吃吧。”

隔壁房间似乎也听到了阿姨的声音，兰子的声音又飞到了耳边。

“给我这边也拿点过来！”

“你过来这边嘛。”阿姨说道。

“不，你给我拿过来！我还没吃点心呢。”

“好，好。”

阿姨从长火盆旁边的点心箱拿出两个红豆馅糯米饼放在点心盘上，然后拿着朝隔壁房间走去。

阿姨拉开隔扇门的时候，可以看到旁边的房间很明亮，跟客厅完全不同。那是一个面向院子的房间，阳光洒进房间，兰子似乎正在躺着看杂志，两条长长的腿随意地伸在榻榻米上。洪作吃了一个阿姨端上来的点心。

“你现在几年级了？”阿姨问道。

“初三了。”洪作回答道。

结果隔壁房间又传来了兰子的声音。

“大我两岁啊。妈妈你得记住哦。妈妈你跟七重也是差两岁。”

“是吗。那也就是我们两个当妈的差两岁，下一辈的洪作和你也是差两岁。——哦，是这样啊。”

“因为七重结婚比妈妈你早两年，所以当然她生的孩子也会比你大两岁啊。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很奇怪了。”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很奇怪啊。”

“也有人结婚之后好几年都没能生出孩子的。”

“是吗。”

洪作坐在那里，听着母女间怪异的对话。虽然他并没有被冷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有点坐不下去了。

洪作等着一个可以从神木家离开的契机。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既然阿姨都不知道自己转学到了这个城市的初中，那么自己也没必要顾虑那么多，特地过来拜访了。

这时候，耳边传来有人狂奔下楼梯的巨大声音。

“妈妈，墨水打翻啦！”

接着是一个明显不同于兰子的少女的尖叫声。

“完了！完了！墨水！墨水！”

伴随着慌乱地踩过地板的脚步声，隔扇门被拉开了，一个同样穿着和服的少女突然飞奔进来。

“你瞎嚷什么呢？玲子。”阿姨责问道。

少女跑进客厅，看到洪作也在，“啊”的一声，缩了缩头，说道：“这是阿洪吧。”

接着，她坐下来，低了低头，说道：“欢迎来我家。”这是妹妹玲子。洪作也低了下头。

“你什么时候来的？”玲子问道。

“刚才。”

“我一点都不知道哎。你在这边的初中上学吧。”

“是的。”

“是从三岛过来走读的吧？”

“是的。”

“我从跟阿洪你同年级的人那里听说过你。他说你学习很好。”

“没有啦，这次成绩下降了。”

“就算下降了，也不是最后一名吧。”

说完，她似乎又想了刚才的事件。

“啊，完了！”

她猛地站起来，对阿姨说道：“房间里到处都是墨水！”

“为什么？你又那样做了？”

“墨水瓶上不是系着绳子嘛。我拉着绳子晃的时候，结果绳子断了。”

“你为什么又做这种傻事啊？那就必须要去擦了。——是榻榻米上？”

“榻榻米上都是，隔扇门上也脏了。”

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了兰子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泡在墨水里的房间吧。”

玲子回嘴道：“你说啥呀！”此时玲子的语气中有着一一种不像少女的轻佻。

阿姨拿着抹布站起身来，玲子对洪作说道：“你先不要走哦。”然后也站起身走了。玲子应该还只是小学五年级或六年级的学生。早熟得让人觉得可怕。但是，比起兰子，洪作对玲子更有好感。她很容易跟人亲近。

洪作被一个人留下之后，兰子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她走到长火盆边上，倒了茶，然后拿着又回到隔壁房间。洪作感觉自己完全被无视了。照理应该过来打个招呼的，可是兰子的态度是始终把洪作当成了空气。

趁着阿姨从二楼回来了，洪作说道：“我回去了。”

“还可以多待一会儿吧。——再多玩会吧。”

接着，阿姨朝隔壁房间叫道：“小兰！”

“什么事啊！”

兰子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让洪作给你看看作业嘛。不要老是说好难，好难。”

“好嘞！”

兰子发出一声像跟人打招呼似的声音，然后似乎站起身来了。接着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又过了会儿，兰子拿着教科书和笔记本走进了房间。

“你能帮我做这些吗？”兰子站着说道。

洪作没说话。他心想，我干吗给你做作业啊。

“是英语作文。”兰子说道。

“很简单的。是初一的作业。”

“.....”

“帮我做嘛。”

“我不会做。”洪作瞪着对方说道。

“啊，做不来？洪作你都初三了吧。女校学的比你们初中要浅得多。而且，这是初一的作业。我觉得你不可能不会做啊。”

“不会做。”洪作说道。

于是，阿姨对兰子说道：“你们去对面的房间，让洪作帮你看看作业吧。——如果他知道，就请他教教你，如果他也不知道，那就没办法啦。”

“好的，就这么办。”

兰子回到了隔壁房间。阿姨已经这么说了，洪作也不能不去隔壁房间露个脸了。洪作站起身，走进隔壁房间。兰子正坐在明亮的走廊上。

“你到这里帮我看吧。”兰子说道。接着她又说道，“后面我会感谢你的。我会送你一件我的宝贝。”

她的语气中多了几分客气。

洪作站在那里，盯着歪坐在走廊上的兰子看。他从未见过如此无

礼、如此任意妄为的少女。洪作脸上的肌肉不知不觉间变得僵硬起来。他内心的怒火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被一个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少女如此轻视，真是忍无可忍，他心想。

“喂，你帮我做吧。稍微错一点也没关系的。喏，拜托啦！”兰子说道。

洪作没有说话，捡起了被扔在走廊上的教科书。于是兰子说道：“你坐这儿吧？坐着写更方便些。”

洪作按她说的，也在走廊上侧着身子坐了下来。

“就是这个。要把这个翻译成英语。”

兰子翻开笔记本，开始读句子。那是她的作业。

“总共有三题。我很喜欢玫瑰花。第二句是，我家在山坡上。第三句是秋天一到，树叶飘零。”

“你给我看下。”

洪作伸出手去，但是兰子把笔记本藏到了自己背后：“我这不是在读给你听嘛。”

“给我看下。”

“不行！”

语气中强烈的拒绝令洪作感到吃惊。

“你不给我看，我怎么做啊。”

“那我再给你读一遍，你写在那里吧。”

兰子撕下一页笔记本上的纸，把它和铅笔一起递到洪作面前。

“我很喜欢玫瑰花。——听明白了吗？我再读一遍哦。我很喜欢玫瑰花。”

洪作像是被硬逼着，在纸上写了下来。

“第二句是我家在山坡上。可以了吧。第三句是，秋天一到，树叶飘零。写下来了吗？”

“嗯。”

“那你帮我翻好吧。翻好后最后帮我夹到书里面。”

兰子说着，站起身来，拿着自己的笔记本走出了房间。洪作在那里发着呆。这几个句子他不用翻字典也能翻译成英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都不想翻。

他听到有脚步声顺着楼梯上了二楼，很快又有下楼的脚步声。接着他又听到走过地板房间的脚步声，有人打开门走到了户外。似乎就是兰子。果然，不一会儿，阿姨过来了，问道：“小兰呢？”

“不知道。”洪作说道。

“那孩子，真是拿她没办法！让洪作你给她做作业，自己却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阿姨说道。

洪作心里在犹豫要不要给她做作业。把简单的句子翻译成英语，其实只要两三分钟时间就能做好，但是他觉得这么做了就被人家当傻瓜耍了。阿姨端来了饮料。

“这是可可，请喝吧。喝完了脑袋就会特别清醒。然后再做作业吧。”阿姨温柔地说道。

这不是什么必须要让脑袋保持清醒才能做的工作。洪作把茶色的液体放到嘴边。这是他第二次喝可可。之前在姑姑家也喝过一次。

既然喝了人家的可可，就只能给人家把作业做了。洪作在兰子撕下来的纸上写上几个英文短句，然后把它夹到兰子的教科书里。这时，隔壁的客厅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似乎是这家的男主人。

“我不出面的话，什么事情都会搞到没法收场，真是令人讨厌啊。真

是太会给我找麻烦了。今晚上？今晚也必须要出去。我也想偶尔能在家吃个饭呀，可吃不成啊。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无可奈何呀。”

接着，听到阿姨低声说了什么。于是，又传来了男主人高亢的声音。

“唔，必须要给。给他们吧。按我们神木家的地位，也不能那么小气。别家出十块，我们出二十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又听到一阵阿姨的说话声。然后，又是男主人的声音。

“这个你就拒绝吧。不然显得我们很软弱。等该还的时间到了，再还给他们。在返还期限之前，决不还。”

“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呢？不管怎么说，就算要拒绝，也应该通过你来拒绝啊。”

洪作到这时才第一次听清楚了阿姨说的话。

“我不会见他。”

“你再说不想见也没用啊。”

“不不，我不会见他。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神木家的主人怎么可能向以前雇用过的人低头呢。”

“对了，昨天山田先生过来了。——”

“山田？！那个男人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不要让我听到任何关于他的事情，都由你来处理吧。”

“你再这么说也没用啊。”

“不不，讨厌就是讨厌。山田的山字都不要在我面前提起。”

“前天，志仓先生过来了。”

“哦。”

“他说他还会再来。”

“前天？！前天我不是在家吗？”

“你在家是大前天了。”

“哦，是吗？”男主人说道。

洪作想着等阿姨和姨父说完话之后，就从这个奇怪的家庭告辞吧。

过了一会儿，洪作拉开隔扇门，走进姨父和阿姨所在的客厅。

“这是洪作。”阿姨说道。

“是哪家的孩子？”姨父问道。

“是七重的长子。”

“啊，是吗？对了对了，我听说你来这边上初中了。不学习可不行啊。我们家虽然只有两个女孩子，不过学习都很认真的。你可不能输给女孩子哦。”姨父说道。

姨父口中说的两个女孩子，应该指的就是兰子和玲子吧，洪作心想。可是她们两人不能算爱学习吧。玲子怎么样不大了解，不过兰子的话，再怎么闭着眼说瞎话也不能说是爱学习的人。

“吃鳗鱼饭吗？让你阿姨给你做好吃的。你很少吃鳗鱼饭吧？”姨父说道。

“我不喜欢吃鳗鱼饭。”洪作说道。

其实洪作并不讨厌吃鳗鱼饭，但是对方的语气中有一种令他愤怒的东西，于是他脱口而出这么说了。“你很少吃鳗鱼饭吧”这样的话令他感到屈辱，这使他心生愤怒，但是并不仅仅如此。在姨父身上，他感到一种敷衍与轻佻，这令他无法忍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他也来过姨父家，见到过姨父，那时候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感觉。

“不喜欢吃鳗鱼饭，那真是天生穷命啊。”姨父说道。

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令洪作怒火中烧。

“阿姨，我回去了。”

洪作低了低头，很快走到了铺了地板的房间。阿姨追出来，说道：“难得来一趟，再好好玩一会儿多好。”

“我还会再来的。”

“那好吧，早点过来玩。”

接着，她又叫了声在二楼的小女儿：“小玲！”

“洪作要回去了哦。”

于是，玲子飞快奔下楼梯：“呀，你这就回去了啊？”

接着，她又说道：

“难得来一趟，再好好玩一会儿多好。”

洪作很惊讶，玲子用同样的语气说了跟阿姨说过的同样的话。说的话、说话的语气都完全一样。

洪作穿上鞋子。

“好脏啊。我帮你擦下鞋子吧。”玲子说道。

洪作拒绝了。因为他不想被她看到自己的鞋底破了个洞。

走出神木家，街上已是暮色将临。洪作沿着大街笔直地朝车站方向走去。还没到车站时，他中途向右转弯，打算沿着三岛、沼津之间的电车线路，步行回三岛。

这个时候走在沼津的大街上，对于洪作来说还是第一次。不知道是暮霭四起的缘故，还是暮色本身就带着这种颜色，街市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青色。街上的商店开始亮起了灯火。有的店已经亮起了，而有的店还没有。和三岛的街市相比，沼津的街市更像大城市。路很宽，傍晚也

还是有很多人在街上。他不时地碰到沼津中学的学生。也碰上了同年级的同学。那些同学跟在学校时见到的样子很不一样，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少年们，看起来比平时聪明得多。连同他们嘴里说出的话似乎都跟平时不大一样。

“还没回家吗？”一个肤色白皙的少年问道。他姓塚越。

“嗯，这就回去了。刚刚去了赵亲戚家。”

“你亲戚住哪里？”

“是鱼町叫神木的那家。”

“神木？哦哦，是以前开和服店的那家吧？”

“嗯。”

“那家人跟你是亲戚啊？”

“是啊。”

“那家有女孩子吧？姐妹俩。”

“嗯。”

“下次你见到她们，请替我带好啊。”少年老成地说道。

“跟谁说？”

“当然是跟姐姐说啦。”

“我不喜欢那家伙。”洪作说道。

“为什么讨厌啊？”

“那女孩老爱使坏。而且在学校又不好好学。我刚才还帮她做了英语作业。女校学得那么浅她都不会。”

结果，对方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

“你帮她做作业了？你帮小兰做了作业？你老厉害啦。是吗，真是吓我一跳。她学习很好的哦。小学的时候还担任过班长。长得又可爱，学习又好，很出名的。连老师跟小兰说话的时候都会脸红呢。非常出名呢！长得也漂亮。”

洪作注意到此时塚越的脸变红了。塚越说他吓了一跳，但其实被吓了一跳的是洪作。他很意外塚越竟然知道兰子的名字，更意外兰子竟然还担任过班长，在学校里成绩很好。不过，最令他吃惊的是塚越口中所说的兰子以长得美出名。

“那算漂亮吗？”

“当然漂亮啦。长大以后肯定会去当女演员。大家都这么说。”塚越说道。

“你知道她妹妹玲子吗？”洪作问道。

“知道啊。她网球打得很好。脸很黑吧。”塚越说道，“跑步也很快。什么运动都很擅长。长得黑黑的，看着很瘦弱，但是很灵活。学习应该不大好吧。不可能好的。”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肯定是这样啊。”

对方只赞美姐姐兰子，对妹妹玲子态度冷漠。

“那我回去啦。”

洪作朝同学扔下这句话，赶紧朝前走。虽然只是短短一会儿，傍晚的街市已经全然变成了夜晚的街市。

洪作穿过闹市区，右转，下坡，沿着前往三岛的大路走去。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道路两旁已经不见人家了。没有人家，也就没有了灯光，路上黑乎乎的，不过还没有到路都不好走的程度。不知道是不是月亮快要出来的缘故，四周还是有微微的亮光。

洪作一个劲地快步朝前走着。他很少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所以总觉得有点发慌。很快他走得浑身冒汗，但也还是一刻不停地朝前赶着路。一来到暗的地方，就小跑起来。路上几乎不见人影。

快到黄濑川的时候，他被第二辆电车超过了。只有当电车开过来的时候，洪作才会停下脚步，看着电车从眼前开过。电车就像一团灯光，看起来非常明亮。就像几个贵族男女以一种潇洒的姿态坐在看起来温暖如春的豪华宫殿里。然后，这座宫殿摇晃着往前开走了。

每次电车开过，四周就会变得特别暗。洪作飞奔过黄濑川桥。他听说这一带有狐狸出没，就想着要赶紧过桥。快要下桥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喂，孩子！”，洪作吓了一跳。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停下踩着踏板的脚，正站在他身后。

“什么事？”洪作小心地回答道。

他肯定是从洪作身后过来的，不过之前一点都没听到动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你去哪里？”对方问道。

男人穿着工作服，脖子上还围着一块毛巾。

“三岛。”洪作说道。

为了离那人远点，他又朝前走了两三步。

“你坐上来吧。我带你。”

接着他又问：

“你是初中生？”

“是啊。”

“几年级了？”

“初三。”

“说话口气不要这么冲。——明明还是个小不点。”对方说道。

“我带你去，你上来吧。”

“要带我去哪里？”洪作还是口气很冲地说道。

如果自己说话太老实的话，会被对方轻视的，他心想。洪作不相信对方。这个人突然出现，出现的方式有点奇怪，跟自己说话时一副自来熟的样子也很怪异。要是坐上他的车，天知道他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去。

虽说如此，洪作也并不是真的相信狐狸会变成人。只是，在这个地点，这样一个时间，他还是觉得有点心里发毛。就算不是狐狸，也不知道是不是心怀不轨的人。对方似乎被洪作的态度激怒了。

“你，怎么说话呢！——人家好心跟你说话，你反而话里带刺！你在学校里上过修身课的吧。当别人亲切待你的时候，你要心怀感激，并表示感谢。你家在三岛的哪里？——你是谁家孩子？”

洪作没有说话。此时，洪作知道对方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心怀不轨之人。如果是狐狸或是心怀不轨之人，肯定不会说出这个男人刚刚说的那番话。

“我走着回去。”

洪作稍稍改了改口气说道。

“为什么不坐车？”

“我想走路。”

“想走路？！”

对方似乎不大能理解。

“那你想走就走吧。我还想着前面经常发生抢劫，就想带你过去，既然你想走，那就走吧。”

听到这里，洪作就说：“那我坐车。”

“你说要坐车就能坐啊，这又不是你的自行车。真是不会说话的家伙。这种时候，你应该说请让我坐你的车。——你看前面，是不是很可怕啊。”

接着，他又说道：

“你坐在后面吧。”

洪作按他说的，叉开腿，骑坐在捆行李的后座上。自行车很快朝前驶去。

“你去干吗了？怎么这么晚？”男人说道。

“去沼津的亲戚家了。”

“为什么不坐电车呢？”

“我每天都是走着上下学的。”

“就算是走路上学，到了晚上也应该坐电车啊。是没钱？”

“嗯。”

“一点都没有？”

“没有。”洪作说道。

事实上，他去上学的时候，很少带钱。基本上不需要用到钱。

“你家很穷吗？”男人问道。

“不是。”洪作说道。他心想，开什么玩笑。

“既然家里不是很穷，手里总有个五钱十钱的吧。你回到家后跟你爸爸说，坐电车的钱还是要给你带的。”

对方说了些有些冒犯的话。

“你爸爸，几岁了？”

“不知道。”

事实上洪作不知道自己爸爸的年纪。

“不知道？你竟然不知道自己爸爸的年纪。真是无可救药了。你也太不孝顺了吧！你回家之后，记得问你爸爸，然后要把爸爸的年纪牢牢记住哦。你妈的年纪呢，知道吗？”

“不知道。”

“大概是几岁呢？”

“我哪知道。”

洪作也不知道妈妈的年纪。

“你可真是有点傻乎乎的。刚才我就觉得你有点奇怪。就你这样还能上初中呢。你家里人没说过你傻？”

“怎么可能这么说我。”

“你回到家记得跟你爸爸说，你被人说傻乎乎的，问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有点傻。”

“我爸不在，没法问。”

“那就问你妈。”

“我妈也不在。”

于是，对方问道：“那你住在谁家呢？”

“姑姑家。”

“哦——那你是孤儿吧。”

“才不是呢。”

“像你这样的，就叫孤儿。可怜见的，怪不得没有坐电车的钱。不

过，难得还能供你上初中呢。一天三顿饭都给你吃的吧？”

“有时还一天吃四顿呢。”洪作说道。他有点生气了。

“这就是你不会来事的地方了。你姑姑也是可怜啊，还得接手你这么大的麻烦。”男人说道。

自行车来到布满石块的路面上，洪作就想从车后座上下来了。在行驶的反作用力下，他的身体不停地抖动，从腰到脚都开始疼起来。来到千贯樋坡前，洪作说道：“我要下车。”

走路还更轻松些。

“腰疼了？”

“嗯。”

“那就下来吧。”

男人停下自行车。洪作下了自行车，道谢道：

“谢谢。”

“就是这样，你这样一说，我心里也会很高兴。要多帮你姑姑做事，让你姑姑多疼爱你几分哦。”

说完，男人又骑上车走了。洪作再次朝前走去。又有电车超过了他。

走到三岛町时，洪作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两边的人家都关上了大门，但是路上还是能看到稀稀拉拉的行人。进了三岛町之后，洪作想起了同学兴奋地谈论兰子的那些话。一字一句全都浮现在了眼前。他终于有精力回想起那些话了。

同学所说的话，令洪作无法认同，但是他说兰子长得漂亮，洪作心想，也许兰子算是长得漂亮的吧。如果说像兰子那样的少女算是漂亮的话，那么她与洪作之前所认为的美人是全然不同的。

啊，是吗，那样的就叫做漂亮吗？少女那喜欢恶作剧的、爱卖弄小聪明的、傲慢没规矩的白皙脸庞无数次浮现在洪作眼前。兰子真的像同学说的那样漂亮得能当演员吗？她真的因为长得美而出名吗？但是，当兰子的脸消失，眼前浮现出玲子的脸庞时，洪作心想，明明是玲子更可爱嘛。洪作觉得玲子长得比兰子更美。

洪作想着明天要让增田和小林两个也见见兰子和玲子，看看他们觉得谁更美。

洪作回到家中，吃上了比平时晚得多的晚饭。

“怎么样？神木家。”姑姑问道。

“阿姨和姨父都在。”

“哦。”

“请你吃饭了吗？”

“没有。——吃了点心。”

“只有点心？”

“还喝了可可。”

“那还好。你难得去趟他们家，这点东西总要请你吃的。只有你阿姨和姨父在家吗？”

“没有。兰子和玲子也在家。”

“都是挺好的孩子吧？”

“嗯。”接着洪作又说道，“还让我给她做了作业。”

“两个女孩子的作业？”

“是姐姐的英语作业。所以，才喝了可可。”

“作为你给她做作业的谢礼？”

“是啊。”

听了这话，姑姑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说道：

“你就说你又不是家庭教师，拒绝就是了嘛！难得去拜访他们，却让你给他们家孩子做作业，这难道不是很过分吗？”

“你阿姨是个怎样的人啊？我以前见过她一面，但是不大记得了。我对她一点都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姑姑说道。

“是个像人偶一样的人。非常温柔。”洪作说道。

“人偶？！要是像她那样的人偶，那也是很奇怪的人偶了。——姨父呢？”

“姨父很讨人厌。”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很讨人厌，还是阿姨好一点。”

“那是自然了。把自己家搞到破产的能是什么好人。”

“把自己家搞到破产？”洪作吃惊地问道。

“虽然还没破产，也跟破产没什么区别了。因为他家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

接着，姑姑又问道：

“他们家孩子多大了？”

“姐姐上女校初一了。皮肤很白。”

“就算皮肤白，不聪明也不顶事啊。”

“也很聪明。听人说上小学时还担任班长呢。”

“哦。”

“很出名的。”

“为什么会出名啊？”姑姑问道。

但是洪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总觉得因为长得漂亮出名这话有点说不出口。他很想告诉姑姑小学老师跟兰子说话的时候都脸红了，但是这话也有点不好说出口。

“有两个女儿，那这神木家也是够呛的了。你姨父要是再不靠谱点，她们俩都得嫁不出去喽。”

“妹妹的皮肤比较黑。”

“姐姐皮肤白，妹妹皮肤黑，那你阿姨和姨父肯定有一个长得黑吧。”

“没有，两人都很白。”

“那可能是外面生的孩子吧。你那姨父本来就是爱玩的。”姑姑说道。

第二天，洪作在上学途中跟增田和小林说道：“我昨天不是去了沼津的亲戚家嘛。那可是个有钱人家。我今天还要再去一次，你们也跟我去吧。”

“不去。”小林说道。

“有什么好玩的吗？”增田问道。

“他家有个很漂亮很出名的女孩子。你去问下塚越就知道了。那是姐姐，还有个妹妹。妹妹什么运动都很擅长，也很出名的。不信就去问下塚越吧。我要去看她们。”洪作说道。

“他们家是你亲戚？真的吗？”增田一脸怀疑的神情。

“真的呀。”

“那你知道她们的名字吗？”

“知道啊。兰子和玲子。塚越叫她小兰。”

“那你怎么叫她呢？”

“我吗？我也叫她小兰啊。”

“那妹妹呢？”

“叫小玲啊。”洪作回答道。

“怎么可能会漂亮，这种女孩。”增田忽然轻蔑地说道。

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轻蔑。

“很漂亮哦。就是因为漂亮才出名的。都说她们长大了能去当女演员呢。这是塚越说的。”

洪作对自己说的话没什么信心，所以总是不停地提到塚越。他的言下之意是这些都是塚越说的。结果，小林忽然把两只手放在嘴边装作喇叭的样子，拼命大喊道：“小——兰！”喊完之后，他说了跟增田一样的话，“怎么可能会漂亮，这种女孩。”

“到底漂不漂亮，自己去看看吧。我带你们去。”洪作说道。

“会太晚吧。如果不会太晚，去看看也可以。但是如果太晚的话，我就不去了。——是吧？”

增田朝小林看去。结果，小林又用两只手做出喇叭的样子，用一种奇怪的节奏大喊道：“小、兰——！”接着突然向前跑去。

“去吧，啊？”

洪作开始劝说起增田。

“小林不想去的话，我们俩去吧。我昨天帮兰子做了作业，想去问问她都做对了没有。”

“你帮她做作业了？”

“嗯。”

“真讨厌。怪不得今天你身上有股女人味。”

说完，增田像是要逃离什么讨厌的东西似的，追着小林向前跑去。远远地还可以听到小林在大喊“小兰”。

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塚越走过来，对洪作说道：“听说你今天要去神木家，带我一起去吧。”

他好像是从增田还是小林那里听说的。

“我还没确定去不去。如果增田或小林跟我一起去，我就去，我不想一个人去。”洪作说道。

他不想再像昨天晚上那样一个人走夜路回家了。

“增田说他去。”塚越说道。

“真的吗？”

“真的呀。增田说他有一次从神木家门前经过，看到过小兰。”塚越这么说道。

洪作觉得增田不可能这么说，所以在校园里一看到增田，就走了过去。

“你知道兰子？”洪作问道。

“不知道啊。”增田摇摇头，但又说道，“也许知道吧。我总感觉见到过。是一个看起来很乖的女孩子吧。”

“不是。”洪作否定道。

“没穿袖子长长的和服吗？”

“怎么可能穿那种东西。”

“头上系着丝带吧？”

“哪里会系那些东西。”

“唱歌很好听吧？”

“她压根就不唱歌。”

“是吗？我总觉得见过。总感觉那人就是小兰。——行吧，我也跟你去看看。”

增田忽然兴致勃勃地说道。接着，又说道：“你、我、塚越，我们三人一起去。”

“叫小林也一起去吧。”

洪作觉得走夜路的话，三个人一起走比两个人好。所以他想尽量拉上小林一起。他想带增田和小林一起去，但是不大想带塚越一起。塚越主动要求带他一起去，这让洪作觉得这人有点厚脸皮，有点讨厌。

快要进教室时，洪作再次邀请了小林。于是小林端着架子说道：“我不说话的哦。跟女人有什么好说的。听好了吗，那我就去。——算了，我还是不去了。”

放学之后，洪作正想叫上增田一起朝学校大门走去，塚越跑了过来，身上背的书包啪嗒啪嗒作响。

“喂，也带我一起去吧。”塚越说道。

洪作对塚越的态度感到不快，但是他也没有找到拒绝他的理由。就在这时，小林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走过来了。洪作满心以为小林要自己一个人回三岛了，但是小林并没有往三岛方向走，而是隔了一段距离，远远地缀在洪作几人后面走着。

“喂，过来呀。”

洪作朝小林叫道，但是小林还是没走过来。

“随他去，随他去。”增田说道。

“小林这家伙，其实心里是想跟我们一起去的，嘴上又说不想去，现在把自己弄尴尬了吧。”

“我们等等他一起去吧。”洪作说道。

“我觉得还是不带那家伙更好。带上那家伙的话，我们就有四个人了。我觉得四个人太多了吧。三个人的话就正好。”塚越这么说道。

为什么四个人就是太多，三个人就是正好，谁也不知道，但是从塚越嘴里说出来，听起来似乎确实是这么回事。

来到御成桥上，增田说：“我还是不去了。”

“为什么？”洪作问道。

“总感觉很奇怪啊。洪作，还是你一个人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那就这么办吧。”塚越插嘴道。

“增田你在这里等吧。我跟着阿洪去看看。喏，这样就可以了吧，就这么办吧。去神木家也没什么好玩的。也就是去一去。”

但是，洪作不想跟塚越两个人去。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去。

“塚越，你也在这里等吧。我一个人去。还是有点奇怪，带朋友去的话。——我一个人去一下吧。”

结果塚越说：“我要去的。我就是为了去他家才走到这里的呀。我跟神木家的人很熟的。叔叔、阿姨、小兰、小玲，我都很熟的。我要去。”

他仿佛在强调自己是多么有资格和洪作一起拜访神木家。

“你跟他们说过话吗？”

“没有说过话，但是我认识他们。”

“那你跟着吧。”洪作说道。

心里却想，塚越这家伙真是太讨厌了。

洪作又叮嘱增田：“你在这里等我哦。我很快就回来的，你可别自己先回去了。”

“我等你。快点回来。”增田说道。

洪作和塚越两人朝鱼町拐了过去，眼看着神木家就在前面了，塚越停下脚步，说：“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

“就是不想去了。那是你的亲戚，你一个人去吧。跟着你去，就像你的随从似的，我可不想这样。我不去了。”

“那我也不去了！”洪作说道。

“你去吧。”塚越说道。

“不，我也不去了。”洪作坚持道。

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必须要拜访神木家的理由。原本去神木家就是想让增田和小林看看兰子和玲子谁更漂亮，听听他们的意见。既然关键人物增田和小林不肯去，那么去拜访神木家就没有意义了。

就在这时，洪作看到神木家的大门开了，兰子的身影突然出现了。

“怎么办，她过来了。”

洪作感觉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慌乱地说道。

“我不知道。我先回去了。再见！”

塚越毫不犹豫地转身，半跑着走远了，扔下洪作一个人。洪作呆站在那里。兰子朝这边走来，她似乎才发现洪作。“哎呀”她神情一变，但是很快走近洪作，也没打招呼，就问道：“你没看到玲子吗？”

“没有。”

“她被爸爸骂了，就跑出了家。——跟我一起找找吧。”

“她去哪里了？”

“不知道啊。就是刚刚发生的事。两三分钟前。”

接着她又说：

“你去对面的店里看看！我去这边店里找下。”

“好。”

洪作只能按兰子说的去做。他走了五六家店，在店门口张望了一番，但是都没有发现玲子的身影。洪作再次在路上碰到了兰子。

“算了，反正都找了一圈了。”

说完，兰子又问：

“你这是要去我家？”

“不是。”

“去我家坐坐嘛。”

“有朋友在御成桥等我呢。”洪作说道。

“那我也往桥那边走走。小玲跑出家的时候，说是要从御成桥上跳下去呢。”

洪作听兰子这么说，不由得盯着她看。世人都觉得是不得了的事情，在兰子嘴里却仿佛是极其平常的小事。这令洪作有些无法理解。

“如果从御成桥跳下去的话，那就麻烦了。”

“她哪里会真的跳啊。就是威胁罢了。我也经常说这样的话来威胁人啊。我妈也说过。”

兰子开始朝前走了，所以洪作也跟了上去。洪作不想被人看到自己和兰子肩并肩走路，所以就想跟她拉开点距离，但是兰子对此却毫不在意。她很快停下脚步，等洪作跟上来。

此时，洪作发觉自己的脸慢慢变红了。虽然他看不到自己的脸，但是肯定是变红了。不仅是变红了，而且是在不断地变得更红。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洪作觉得路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脸红了。一想到走过身边的人都在看一个脸红得像灯笼果的初中生走在路上，他的脸就变得更红了。他的脸似乎红得没有尽头，仿佛用不了多久就能烧起来了。

兰子一边走，一边跟洪作说了什么。但是洪作的耳朵已经失去了接收这些信息的能力。他以一种怪异的危险的脚步，和兰子并肩朝前走着。来到御成桥边，正在桥上看着自己这边的增田和小林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

洪作想朝两个少年的方向跑去，尽快摆脱眼前的窘境，但是他的双脚却不听他的命令。洪作看到不一会儿增田和小林就转过身走了。两个人都是一边摸着桥上的栏杆，一边慢悠悠地往前走着。说是往前走着，不如说是在往前挪动着。

“是那两个人吗？”兰子问。

“嗯。”洪作回答道。

“哎呀，他们走远了。你一定要帮我问一下他们有没有看到玲子。”

“嗯。”洪作说道。

此时他才感觉到束缚着自己的咒语终于解开了。洪作朝增田和小林追去。

洪作跑近了一看，增田和小林抓着桥栏杆似的，正在低头看河水。

“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左右的女孩子经过这里？”洪作突然问道。

他的脸红得快要烧起来了，所以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说出口的话。他用一种生气似的口吻抛出了自己要问的事情。

“鬼才知道。”增田说道。他的眼睛还是看着河水。

“回去吧，噢？”小林对增田说道。

小林也没有转头看洪作。这时候，兰子走了过来。

“这两位是洪作的朋友吗？”兰子问道。

“嗯。”洪作说道。

但是增田和小林两人还是抓着桥栏杆看着桥下的河水。

“叫什么名字？”兰子又问道。

于是洪作介绍道：“这位是增田，这位是小林。”

“叫增田吗？我的朋友里面也有一个叫增田的。这位可能是她的哥哥吧。”

“不对，增田没有妹妹的。是吧？”

洪作替增田回答，并向增田确认道。这时候增田才抬起头，但是他的脸肉眼可见地变得一片通红。

“可是，很像啊。”兰子说道。

“像什么像。”增田甩下这么一句，对小林说，“回去吧。”

“这位是小林吧。我朋友里面也有一个叫小林的。”兰子又说道。

“是吗？”小林极其客气地回答道。

“哎呀，我忘记问小玲的事情了。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哭着经过这里？”兰子问小林。

“没有经过。我想应该没有经过。对了，也许经过了也说不定。戴着

学生帽吗？”

“没有戴学生帽。是个女孩子。小学六年级。”

结果，小林说了声“哎呀，不好意思”，做了个挠头的动作，他的脸也眼看着变红了。增田脸上的红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褪下去了，开始变得有些苍白。

远远看到有一群高年级学生朝这边走来了，洪作心想，必须赶紧跟兰子告别了。

“喂，回去吧。”洪作对增田和小林说道。

他们没跟兰子说一句就离开了那里。增田和小林也朝前走去。他们快走过桥的时候，碰到了那群高年级学生。洪作他们朝着跟高年级学生相反的方向走去。

洪作他们又回到了学校门口附近，继续朝前走，学校大门就在他们右侧。从校门口往前是每天都走惯的路，路上已经看不到高年级学生了。来到自己走惯的路上，三名少年都松了口气。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增田打头走着，隔着两三米是洪作，再隔着两三米是小林。平时三个人总是挨在一起，边说边走，但是现在却仿佛各自单独行动了似的。增田老是拖着鞋子走路，所以他的脚边总是会浮起尘土。

洪作感觉自己有很多事情需要想想。可是也就是意识到这一点，真要去想的时候，发现什么也没有。兰子的脸不时地浮现在他眼前，兰子说过的话一字一词飘荡在他耳边。

“喂，洪作。”

小林从后面追了上来。

“你帮她做的作业，怎么样了？”小林问道。

这时，洪作才想起来自己虽然见到了兰子，可是却完全忘记问她作

业的事了。

“我忘记问了！”洪作说道。

“你真的帮她做作业了吗？那女孩看起来挺聪明的啊。”

过了一会儿，他又垂头丧气地说道：“我刚跟她说了很奇怪的话。把弟弟跟妹妹搞错了。怎么会搞错呢。真是讨厌啊。”

“你觉得那女孩漂亮吗？”洪作问道。

“这我怎么知道。——她喷了香水吧。”小林说道。

“怎么会喷这些东西呢。”

“是吗？我还以为是香水呢。很香啊。”

小林用力吸了几下鼻子。小林一说很香，洪作也觉得确实很香。这时，增田转身走到他们身边，用一种跟平时截然不同的粗暴的口气说道：“脏兮兮的小娘们！”

增田脸上一片通红。刚才被兰子搭话的时候，他的脸也红了，但是他此时的脸红跟那会儿又有些不一样。这是愤怒的脸红。他的眼睛冒着火，脸也充满恶意地扭曲着。

“什么玩意儿，那种小娘们。还漂不漂亮。一点都不漂亮。这种人就叫丑八怪。就是丑八怪里的蠢蛋。我真是倒了大霉了！我干吗跟着洪作去啊。”增田说道。

接着，他又像是还没说过瘾似的，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忽然又看向小林。

“啊，你这家伙真是讨厌。她一跟你说话，你语气就变得特别客气！——你还发抖了哦。我真是觉得奇怪得不得了。——我们不是说好不跟女人说话的嘛，可你还不是跟人家说了。”

说完，还意犹未尽，这次又朝洪作看去。

“那是你的亲戚吧。——那可是个不良少女。你就要被她引诱啦。”

“哪里是什么不良少女。”洪作说道。

“这不就是嘛。那样的就叫不良少女。她过来就是来引诱我们的。你俩差点就被她引诱了。”

“我们哪里会被引诱。”小林插嘴道，“你就嘴巴说得厉害，为什么在兰子面前不敢说呢。就会红着脸，低着头。”

“我哪有！”增田瞪起了眼睛，眼看着似乎就要朝小林扑过去了，“等下次再碰到，我一定会说。一定要好好说给她听听。”

“你要说什么？”

“就跟她说你是不良少女。然后给她一个大嘴巴。你太自以为是啦，别太得意哦。——啪！”增田说道。

结果小林说道：“不要欺负弱小。”

小林也气红了脸。

“也不用动手吧。动手就免了吧！卑鄙的家伙。”

小林说得仿佛兰子已经被打了，而他在帮兰子抗议。不过，小林很快又变了个语气：

“你想打就打吧。她怎么可能会被你打呢。你只会又红着脸低着头——哦哦哦！”

“你有完没完！”

话音未落，增田一脸忍无可忍的样子，突然朝小林扑了过去。

两个少年扭打在一起，倒在了路上。为了把两人分开，洪作先是把上面的小林踢开，又顺便在增田的头上打了两下。

第六章

对于洪作来说，遇到神木家的女儿兰子和玲子，是一个大事件。这不仅对洪作来说如此，对于小林和增田来说似乎也同样如此。当然，小林和增田只见到了兰子，没有见过玲子。所以少年们口中所谈到的也只有兰子。

在洪作、小林、增田三人上下学的路上，每天总会有人提到兰子这个名字。增田说到兰子的时候，总是一副厌恶得脸都皱起来的样子。嘴里不停地说那个脏兮兮的小娘们、不良少女兰子这样的话。可即使如此，最多提到兰子的就是增田。每次洪作跟增田说到兰子之前，增田都会先说一堆兰子的坏话，这令洪作有些不开心。总是不由自主地为兰子做些辩护。可是，洪作也拿不出太多可以为兰子辩护的材料。于是就只能信口开河了。比如：

——即使如此，她还是非常孝顺的哦。

——她在学校里唱歌唱得最好。

有时还会说：

——她每天晚上都会学习三个小时，然后把身上穿的衣服好好叠好，压在床铺下之后才睡的。

虽然增田自己骂兰子总是骂得很难听，但是洪作夸奖兰子的时候，他都会默默听着。每次洪作说完，他都会心生佩服似的沉默一会儿，然后又神情突变，以所有能想到的恶言恶语大骂：

——撒谎！那种小孩子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那种讨厌鬼、废物、丑八怪、丑女人、晦气鬼——

这时，小林总是沉默着，眼里亮晶晶的。在御成桥上，小林对兰子说话非常客气，所以在增田和洪作两人面前，他感到有点丢脸，既不好

跟着骂，也不好跟着赞美。每次说到兰子的时候，小林总是默默地听着，但是时常会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候说到兰子的名字。

——啊，兰子从对面过来了！

他总是说这样的话。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洪作和增田都会吓一跳。看到两人这个样子，他就会嘲笑：“当真了呀，傻瓜！”然后，他就会用尽力气大喊：

——小——兰。

喊过一次之后，他就跟喊上瘾了似的，连续喊好几次，最后蹲在地上，像是要用尽全身力气似的大喊。这些大都是走在东海道的松树行道树边或是狩野川的堤岸上时发生的。即使周围并没有人经过，在洪作看来，这样的小林也是很怪异的。

进入十二月之后的一个早上，洪作、增田、小林三人跟平时一样，沿着冰冻的道路朝学校走去。天变得越来越冷了，所以他们走得也比春天和秋天的时候要快得多。他们要通过快走取暖。

经过黄濑川桥之后不久，对面走过来一群女学生。沼津和三岛都有女校。去上沼津女校的学生，走的是跟洪作他们一样的方向，上三岛女校的学生，走的方向则跟洪作他们的相反。但是，不管是去三岛上学还是去沼津上学，女学生们几乎没有徒步走路上下学的。大多是坐电车上、下学，还有极少数人是骑自行车。最早看到对面过来一群女学生的是小林。

“那些人怎么回事？一起走过来的呢。”小林口中冒着白汽说道。

“是三岛女校的学生吧。”增田也说道。

女学生们走的方向跟洪作他们相反，是往三岛去的。从这一点来推测，应该是三岛女校的学生。

“哎呀，她们排着队过来的，好多人啊。”小林说着，停下脚步，“怎么办？”

洪作也在想该怎么办。感觉像是有极其麻烦的东西在靠近自己。五个女生可以不当回事，但是三四十个人的话，那就是一个由完全不同的生物组成的部队了。比起男生部队，她们更让人难以应付。

“有什么关系呢，不要当回事，往前走就行了。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增田说道。

他的意思是，如果停下脚步，就会让人以为自己很把她们当回事，所以就要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大步往前走。可是，增田自己仿佛也没什么信心。

“洪作，你走前面。”

说着，他把洪作推到自己前面。洪作觉得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一转身，转到了小林身后。

“小林，你走前面。”

“我不要。”

小林马上躲到了增田身后。最后还是按照增田、洪作、小林这样的顺序往前走了。

麻烦们一分一秒地靠近过来。洪作心底充满了紧张，像是要迎来海啸的前锋了。

“不是三岛的，是沼津女校的那些人。”增田说道。

果然，确实是沼津女校的学生们。从她们穿的学生制服就可以看出来。

“是去远足吧。”洪作说道。

如果是去远足的话，那就怪不得是大部队过来了，被这么一大群人一个个看过去，真是一场飞来横祸。虽然并不会被她们吃掉，但是三个少年还是觉得自己在劫难逃了。

不一会儿，混杂着脚步声、说话声、笑声的声音部队越来越近了。

说是声音部队，其实也可以说是色彩部队。虽然女学生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藏青色制服，并没有混入其他颜色，但是对于洪作来说，这个部队不可思议地闪烁着各种颜色。就像涂上了颜料盒里所有的颜料，然后又聚集在一起，旋转着靠近过来了。

三名少年目不斜视地在路边走着。女学生的队伍绵延不断。少年们满心紧张，眼睛看着脚尖，一个劲地向前挪动着脚步。女学生的队伍中不时地响起笑声。每当这个时候，洪作总感觉她们是在笑自己，原本就有些僵硬的身体这下变得更僵硬了。

这时，走在前面的增田突然回过头来，说道：“要滑倒喽，再不小心点的话。”

不用他提醒，洪作从刚才开始就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走这条已经被冰冻的道路了。道路中央已经被女学生的队伍占领了，所以洪作他们只好在路边上走。路边上被松树行道树遮蔽着，见不到太阳，地面被冻得结结实实的，像石头一样硬。而且，不时还会出现水坑，上面结着厚厚的冰。

在听到增田的提醒的那一瞬间，洪作脚下滑了一下。右脚的鞋子直直朝前滑去，身体失去了平衡，转眼间，洪作双手挥舞着，仰面摔倒在地上。

洪作马上站了起来，但又摔倒了。这次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实在是太丢人了。洪作没感觉到痛。这时他没空去管痛不痛了。笑声和娇呼声在耳边响起。过了一会儿，增田说道：“所以，我不是提醒你了嘛。”

增田又恢复到了平时说话的语气。洪作朝周围看了下。女学生的队伍已经走过去了。

“真讨厌，怎么滑倒了呢！”小林也说道。

“她们笑了？”洪作问道。

“笑了呀。所有人都咯咯咯笑了。还有人在拍手呢。”

“是几年级学生？”

“那我哪知道。”

接着，小林又说：“啊，又来了！”

洪作朝前面看去，前方又新出现了一群小小的女学生的身影。

“就算来了又怎样，一群小不点！”洪作说道。

因为刚才的丢脸，洪作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

洪作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看着敌方大军从远处蜂拥而来。跟刚才不一样的是，此时他心中不再担心该怎么办，不再有惴惴不安的想法。洪作感到一种强烈的敌意正在朝自己袭来。和洪作相反，增田和小林想的似乎是一难刚过又来一难，不由得叫苦不迭。

“接下来我们走堤坝吧。我可不想被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小林说。

“那不是更奇怪嘛，特地爬到堤坝上去的话。——我们还是跑步前进吧。”增田说道。

“跑吗？行啊。”小林也表示赞成，又提醒洪作，“你可别摔倒了。”

“我要故意摔一个给她们看看。”洪作白着脸说道。

接着，他又意犹未尽地说道，“我摔倒之后还要倒立给她们看看。”

洪作感觉自己确实很想这么做。反正都已经被那么多女孩嘲笑了。反正都已经被她们看到了自己最丢脸的样子。既然这样，那么再做些什么也都一样。洪作陷入了一种绝望的情绪当中，并且这种绝望渐渐地变成了一种反抗。

“来了，来了！”小林说道，“我们就这样站在这里好奇怪。——我要往前走了。”

小林朝前走去。增田也跟了上去。洪作跟在两人身后，抱着一种想

要赖在这里不走的心情，慢悠悠地朝前挪动着脚步。

“跑吗？”小林说道。

“算了吧。”增田说道。

洪作没有听小林和增田说了什么话，他觉得两人究竟朝不朝前跑跟自己无关。

一群女学生过来了。这次女学生们是排成了两列，队列像链子一样，又细又长。洪作把视线投向对方，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抵触感。跟刚才不一样，现在他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了。反正刚刚自己摔倒的事迟早也会传到这些正从自己身边走过的女学生的耳朵里吧。这么一想，反抗之心就像鬼火一样，隐隐燃烧起来了。

“不要摔倒哦。”走在前面的增田提醒道。

仔细一看，增田很紧张的样子，连步伐都像是在走正步似的。再看走在增田前面的小林，他好像也因为太紧张，把帽子靠后戴着，书包背在一侧的肩上，学着高年级学生的样子走着。看起来非常滑稽。

洪作不明白小林为什么要像高年级学生那样走路。他之前从来没有这样走过路。小林个子矮小，书包挂在一侧肩上的话，就会垂到膝盖下，看起来非常奇怪。而且，他的帽子还靠后戴着，看起来就更怪异了。

洪作感觉自己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不在意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那么坦然。洪作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朝女学生的队列看去，但他的心思已经完全放在看这件事上了。他的眼睛朝女学生的队列看去，然后又移开视线，落到自己的脚下。很快他又觉得自己必须要朝女学生的队列看去。眼神老是盯着自己脚下的话，他会觉得自己特别凄惨。

就这样，洪作的视线总是一投到女学生的队列上，就缩回到自己脚边，然后又马上朝女学生的队列看去，接着又回到自己脚边。虽说朝女学生的队列看去，但其实他并没有看清那些排成队朝前走的女学生们的脸。他什么都没看到。只感觉有轻飘飘的、软乎乎的、极其美好的东西

在那边移动着。

——洪作。

忽然，耳边传来一个明亮的声音。洪作停下了脚步。在停下脚步的瞬间，洪作的眼睛才恢复了视物的功能。一队穿着藏青色制服的女学生正排成队朝前走着。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红着脸，编成辫子的头发在背上一甩一甩朝前走着，有的紧跟着前面的同学，有的则跟前面的同学隔了一段距离。

恢复功能的不仅是眼睛。耳朵也开始能够听到她们不停发出的笑声和说话声了。

洪作看到队列当中有一只手高高举着，一边朝自己挥着，一边走远了。洪作心想，那应该是兰子。

不一会儿，女学生的队列过去了。三名少年各自停下脚步，这才意识到时间又开始正常地流淌在自己身边了。

“那是一年级学生吧。兰子也在里面。”洪作说。

“嗯，站在最前面呢。”增田说道。

“哪里是站在最前面啊。是站在最后面。她叫我名字的时候，我还吓了一跳呢。”

听洪作这么说，增田回了句：“撒谎！”

“我哪有撒谎，她就是叫了我的名字。是吧？”

洪作想向小林寻求证明，但是小林也说：“叫你名字？！撒谎！”

洪作坚信兰子确实是叫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亲耳听到了，而且也亲眼看到了兰子高高举着一只手走远的样子。可是却被两个朋友说自己撒谎，这算什么事儿啊。哪有这样荒唐的事呢。

“我哪有撒谎。兰子真的叫了我的名字。”洪作愤怒地说道。

“那么，她叫你什么了？”增田噘着嘴不满地问道。

“她叫了洪作。”

“洪——作——”听洪作这么说，增田故意拉长了声音，“又不是拍电影，她怎么会这么做！洪作，你有点奇怪哦。变成花痴了哦。——兰子是跟老师并排走在最前面的哦。”

“撒谎！”

这次洪作说了这句话。

“我哪有撒谎。——是吧？”

增田转过头对小林说道。结果，小林说：“她没走在最前面。”

“她一个人走在最后。我都感觉有点奇怪。她不会是肚子痛吧。不然就是鞋磨脚了。所以才会一个人远离队伍走着吧。她一直看着我呢。”

“撒谎！”

这次增田和洪作异口同声说道。洪作也看到了在队伍的最后面，有一个少女远离队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着。但是那个少女个子很矮小，跟兰子长得一点也不像。就像小林说的，她可能是肚子疼，或是被鞋子磨了脚吧，但是那个女孩并不是兰子。那是个跟兰子完全不同的少女。如果小林真的把她当成了兰子的话，那就太奇怪了。

“那个人怎么会是兰子呢。”

听洪作这么说，小林反驳道：“可她就是兰子呀。”

看小林这个样子，只能说他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洪作烦得都不想再跟他争论下去了。可是，这么认为的不只是小林，还有增田。

“她跟老师走在一起呢，你们没看到吗？她可能是班长呢。她跟老师一起走在最前面，肯定是班长。”接着，他又以一种指责的语气说道，“你们怎么连这个都看不到呢。真是笨死了。”

“她哪里有当什么班长。”洪作说道。

怎么想兰子也不可能是班长。听塚越说她小学的时候担任过班长，但是上了女校之后的她已经不配当班长了。

结果，增田说：“也许不是班长。但是，不管怎样，她是跟老师一起走在最前面的。如果不是班长的话，那就是班上最高的人吧。”

增田的这个想法令洪作感到意外。

兰子的个子应该属于比较矮小的。班上个子最高的人，不管怎么算，应该也算不到她的头上。

“你不是在御成桥看到过兰子吗？她的个子哪里算高啦。”洪作说道。

“是吗？”增田一脸难以认同的样子，“她很苗条吧。”

“苗条是苗条的。但是她个子哪里算高啦。”

这时，就听到小林说：“我觉得她个子很矮。腿也很粗。”

“腿哪里粗啦。”

对此，洪作也不得不表示反对。

“很粗哦。你看到过吗？”

“我不用看就知道。她的腿哪里粗啦。”

结果，就听得小林“啊”的一声，一脸吃惊的样子。

“那么粗的腿，你竟然没有看到？！”

“你是看到了别的女孩子吧？”

“不，就是兰子。我在御成桥上看到她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三人对于兰子的看法都各不相同。毫无疑问，增田和小林都把别的

女孩子当成了兰子，但是洪作没办法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这令他感到有点焦躁。

三人一边谈论着兰子，一边沿着去学校的道路走着。远远地能看到学校大门时，三人才想起来上课时间快到了，于是都抱着自己的书包，甩开腿朝前跑去。刚开始跑，小林鞋子一滑，摔倒在地上。洪作等小林站起身来，再一起往前跑。小林一边跑，一边说：“你摔倒的时候，女校的那些家伙都在笑你呢。还有人在说哧溜哧溜扑通。”

“哪有人这么说。”

“说了。你太紧张啦，所以没听到。”

“我哪有紧张。”

“你紧张了呀。因为太紧张了，所以刚爬起来，又摔倒了。”

洪作停下了脚步。羞愤快要从他身上溢出来了。他心想，就算上学迟到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一天，三名少年都有些亢奋。虽然他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这么亢奋，但是只要三人一碰头，就会说绝不能把今天早上的事情告诉别人。

洪作滑倒这件事，如果是平时，会通过增田或小林之口传遍班级，瞬间就能传得人人皆知，但是这次增田也好，小林也好，谁都没有提半句这件事。他们似乎都觉得这件事还是保密为好。原本只是碰到了女学生队伍，没什么值得保密的，但是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避免去提及它。

这天，从学校放学之后，三人像平时一样一起沿着东海道的行道树走着。不知道怎么回事，三人的兴致都不高。各自沉默着，慢吞吞地往前走着。

洪作总觉得今天早上碰到的前往三岛的女学生队伍这次会从对面折返过来。对早上丢了个大脸的洪作来说，他并不是很想再次遇到那些女学生。心想着，最好是不要碰到。可是真的没碰到的话，他心里又多少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增田和小林两人跟洪作不一样，他俩没有害怕女学生队伍的理由。虽然嘴上没说，但其实他俩心里肯定在期待着再次碰到女学生们。洪作对他们俩的这种想法，心知肚明。在沿着千贯樋的坡道往下走的时候，小林说道：“啊，来了！”

“真的吗？”增田突然说道。

“你看，来了！”

“哪里啊？”

“不是从对面过来了嘛，那条狗。”小林说完，又接着道，“真是讨厌的家伙。你以为是什么。你以为是女校的学生吧？”

“我哪有这么想。”

“撒谎。明明这么想来着。”小林说道。

但是，小林很快遭到了增田的报复。增田把帽子靠后戴着，把书包背在一侧的肩上，以一种怪异的步子朝前走去。洪作很快看出来增田这是在模仿小林早上的样子。小林似乎也明白了增田在做什么，说道：“什么呀，这是。——我才没有这样走路。”

但是，增田没有回答，还是一个劲地迈着奇怪的步子。过了一会儿，他又拉长声音，怪声叫道：“小——兰——”洪作看到小林的脸上眼见着燃起了怒火。

星期天早上，洪作很早就醒了。每到星期天，他总是会早早醒来，这一天也不例外。他起床，走下楼洗了脸，但姑姑还没起来。

洪作又回到二楼，再次钻进了被窝。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来了大酱汤的味道。姑姑还没起床，所以应该不是她做的大酱汤。但鼻尖确实闻到了大酱汤的香气。

洪作躺在床上，用力吸了吸鼻子。同时，肚子开始咕噜噜响了起来。肚子在控诉自己空空如也。肚子响了，胃也开始抽搐了。可是不管

肚子多饿，姑姑不起床的话，就不可能吃到早饭。除了默默地躺在床上，没有别的办法。可是，这大酱汤的香味，究竟是从哪里飘过来的呢？

洪作离开床，打开了玻璃窗。跟大酱汤毫无关系的冰冷的空气一下子涌进了房间。洪作赶紧关上窗户，又躺回到床上，还是能够闻到大酱汤的味道。

洪作下了楼梯，朝一楼走去。一楼的房间都还关着木门，很暗。他看了看厨房。里面当然一个人都没有。不可能有人在煮大酱汤。

洪作正准备再次回到二楼，卧室里传来姑姑的声音“你窸窸窣窣地在干什么呢？”

“我闻到了大酱汤的味道。”洪作回答道。

姑姑似乎一时没明白洪作的意思，过了一小会儿，她一边说着“你说闻到了什么味道？”，一边开始起床。

“闻到了大酱汤的味道。”

“大酱汤？！”姑姑微微吸了下鼻子，说道，“哪里有什么大酱汤的味道啊。”

洪作也吸了吸鼻子，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闻不到大酱汤的味道了。

“好奇怪。”

“你说什么呢？”姑姑一脸吃惊的样子，“每次到了星期天，就这个那个的早早起来了。”

“可是，我真的闻到了大酱汤的味道。您去二楼闻闻，真的有。”

“那真的是大酱汤的味道？”

“——我觉得是。”

“好奇怪。不可能有大酱汤的味道啊，不会是漏电了吧。”

姑姑突然一脸担忧的样子。

“是烧焦的气味吧？”

“不是，是大酱汤的味道。”

听洪作这么说，姑姑带头朝二楼走去。

来到二楼，姑姑用力吸了吸鼻子，说道：“哪有什么味道啊。”

“好奇怪，刚刚明明有很浓的大酱汤的味道啊。”

洪作说道。不知道怎么回事，大酱汤的味道从房间里消失了。

“你在哪里闻到的？”

“我躺着的时候就闻到了。”

“好奇怪。”姑姑在洪作的床头坐了下来，朝四周看了看，“什么味道都没有啊。”

“好奇怪。”

除了“好奇怪”，洪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所以，我就说你有点问题。”姑姑的表情忽然变得很难看，“就算是闻到了大酱汤的味道，也不用这么闹腾吧。”

洪作暗想，我也没闹腾啊。我只是去了楼下，看了下厨房而已。接着，姑姑的嗓门大了起来：

“赶紧睡觉。男孩子不要一大早就窸窸窣窣地起来，星期天就应该好好睡觉。又不是用人。”

她的语气，有些冷酷。

“等饭做好了我会叫你的，没做好之前你就睡觉吧。”

洪作钻进了被窝。他心想，因为这个大酱汤的事情，到底还是惹得姑姑生气了。

姑姑下楼之后，洪作趴在床上，用力地吸了吸鼻子。大酱汤的香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飘了过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大酱汤的味道。

洪作一边闻着大酱汤的味道，一边闭上眼睛。肚子又开始咕噜噜响了。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出了大酱汤在锅里面翻滚的样子。这大酱汤里面，还加了葱。葱白和绿色的葱叶，在沸腾的茶褐色液体中，时浮时沉。这下葱的香气也跟大酱汤的味道一起传来了。洪作把被子蒙到头上。在大酱汤真的做好之前，还是睡觉吧，他心想。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过了十点了。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间透进来。洪作一下子推开被子。难得是星期天，竟然都睡过去了，他心说。他穿着睡衣走到楼下，看了看起居室的挂钟。十点多了。

客厅那里传来姑姑说话的声音，好像来了客人。洪作正想回二楼，姑姑从客厅出来了。

“起来了？赶紧去洗脸吧。汤之岛的外公来了。”

“外公？！”

洪作缩了缩头，赶紧回到了二楼。对于洪作来说，这不是一个让他欢迎的人。那是母亲七重的父亲，是洪作的外祖父，但是这两三年来，他年岁越大，变得越来越唠叨。就算在他还没那么唠叨的时候，每次他苦着一张像是吃了黄连的脸叫“洪作”之后，紧接着肯定是一连串的牢骚。洪作小时候离开父母，被送到了故乡伊豆的乡村，但并不是住在外祖父家。按道理，他应该被送到母亲的娘家，也就是外祖父家居住，但是事实上，是外祖父的父亲，也就是洪作的曾外祖父的妾室，一个名叫阿缝的老奶奶接纳并养育了他。虽说是妾室，但是曾外祖父很早就过世了，老奶奶阿缝则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了洪作家的户口。她一个人住在仓库里，但是一直被视为是家庭的一员。这一点就是乡下人的难得糊涂了。

洪作在这个老奶奶的抚养下，上了小学。对于阿缝老奶奶来说，把

洪作养在自己身边，对于自己不稳定的家庭地位多少是一种保障。而且，不仅如此，她还在洪作身上倾注了一个孤独的女人全部的关爱。当然，现在她已经过世了。

洪作洗完脸，很快来到了客厅。外祖父文太朝洪作转过脸，脸上一丝笑意都没有，说道：“怎么有人会睡到这么晚呢。你可不能仗着你姑姑疼你就无法无天的。”

“我早上很早就起来过了，不过又睡着了。”洪作说道。

因为睡懒觉而被责怪这件事令他感到意外。

“赶紧去对面吃饭吧。别麻烦你姑姑给你重新做，真是个麻烦的小子。”接着，外祖父又问道，“放寒假的时候回汤之岛吗？”

“嗯。”

“什么时候开始放假？”

“应该是12月20号左右吧，还不大清楚。”

“有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吗？”

“之前写了。”

“之前是什么时候啊？”

“暑假的时候。”

“之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信？”

“嗯。”

于是，外祖父文太一边往烟袋里装烟，一边说道：“对于生养了自己的父母，每个月至少应该写一两次信。”

“没什么好写的呀。”

“你爸妈给你写信了吧？”

“没有。”

“没收到吗？”

“之前收到过一次。”

“哼，你看看。就因为你主动写信，所以你爸妈也不写信过来了。”接着，他又说，“你是这个样子，你爸妈还是这个样子。——真是一群笨蛋。”

文太用烟管轻轻在烟灰缸沿上敲了敲，说道。洪作感觉外祖父把对父母的气也都撒在自己身上了。

“你妈妈七重，给我这个当爹的，也很少写信。所以，给自己的孩子也不大写信。你下次给她写信的时候，记得帮我说一句——好歹应该给我写点时令问候吧。”

七重是洪作母亲的名字。文太和七重面对面的时候，相当窝囊，总是被七重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但是在背后，他总是说些威风的大话。

洪作知道文太为什么在七重面前直不起腰。文太不擅处世，做了好几桩生意都失败了。虽然还没有到败尽家产的地步，但是原本还算丰厚的家底都被一点点地耗出去了。山被卖了，大宅子也卖了一半，仓库也被从主屋隔出来卖给了别人。

——这都是父亲的错。

七重偶尔归省时，曾经这样说过文太。那时候，文太苦着一张不能再苦的脸，一直沉默着。

洪作正在听着外祖父文太的牢骚时，姑姑过来了。

“也没什么菜，不过还是请您去对面用个午饭吧。”说着，她又对洪作道，“洪作也跟外公一起去吃吧。我订了寿司。”

“哇！——寿司！”洪作欢呼道。

“傻瓜！进了寺庙，就不能吃寿司了，所以趁着现在先让你多吃点。”文太说道。

洪作对文太的话感到很奇怪。

“什么进寺庙？！”洪作问道。

“虽然还没有最后决定，不过有可能会把你托付给沼津的寺庙。”姑姑说道。

“什么时候？”洪作神情僵硬地说道。

托付给寺庙什么的，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这都是八字还没一撇的事。也要看对方方不方便——而且，就算是托付给寺庙，那也是明年的事了。”姑姑像辩解似的说道，又催促文太，“来，您请吧。”说完，她自己站起身来先过去了。姑姑的话里似乎是怪文太说漏了嘴，让她不得不过来圆这些话。

来到起居室，在餐桌前坐下之后，洪作问文太：

“我要被送到寺庙里去了吗？”

文太还是苦着一张脸，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说：“就算去了寺庙里，也不是说让你当和尚。只是让你寄居在寺庙里，从那里去上学。”

“我不要。”洪作说道。

虽然不知道是哪里的寺庙，但这不是开玩笑吗，他心想。

“你怎么说话呢。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书包也丢了，成绩也下降了，你姑姑已经管不了你了。——送你去寺庙之后，要拜托和尚让你从擦地板开始做起。”

文太说完之后，姑姑在旁边说道：“洪作，你也吃寿司呀。那是你的一份。”

“我会吃的。”洪作说道，但是他此时没心情吃寿司。到底是谁想出

来要把自己送到寺庙里去的呢。

“既然都准备送我去寺庙了，不如让我去住校吧。”洪作说道。

“比起住校，还是住寺庙更好些。现在还没去拜托对方，所以还不知道对方肯不肯接收你，如果他们肯接收你的话，去寺庙肯定比住校好很多。——你妈妈也是这个意见。”文太说道。

洪作这才知道，在这件事上，妈妈也插了一脚。

“这就准备把我送到寺庙去了吗？”

洪作的语气有点冲。

“你这不去不行啊。我就是特地为了这事儿过来的。”

文太一边用筷子夹着寿司说道。

“是哪里的寺庙？”

“位于沼津港町的一座寺庙。——傻小子。”

文太一副事已至此多说无用的样子，又骂了一句“傻小子”。

“我也跟着一起去看看。”洪作说道。

既然妈妈也在这件事上插了一脚，就算自己反对，也无济于事了。洪作心中认定，这是姑姑、外祖父、妈妈一起合谋，要把自己押进寺庙里去。可寺庙是很麻烦的地方。所以他想要亲眼看看那是个怎样的寺庙。

“想跟着一起去就去吧。”文太说道。

“这样你也可以提前看看环境！如果是个能够安静学习的好地方那自然好，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要去了。”姑姑说道。

接着她又不停地表示，如果是个好地方就去，如果稍稍有点不好，那就肯定不去了。听姑姑嘴里说的，她一直在强调不好就不要去了，但

是洪作知道最早提出这件事的，肯定就是姑姑。所以，他觉得姑姑的话也是不可信的。决定了要跟外祖父一起去沼津之后，洪作的情绪也多少平静了一些，他开始吃寿司。

“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起来之后还可以吃寿司。你去寺庙里看看，哪有这么好的日子。”文太说道。

“不吃寿司，可以吃年糕。”洪作说道。

文太嘴里尽说着一些不让人高兴的话。

“年糕？！就算是寺庙，也不可能一直有年糕啊。”

“没有年糕，那有馒头吧。馒头更好吃。”

“说什么傻话呢！就是因为你老想着这些，所以成绩才会下降的。”

说到成绩，洪作也没什么话反驳了。

“上小学的时候还挺乖挺老实的，越大，就变得越怪。”文太说道。

“不过，这孩子也有他特别为人着想的一面呢。这一点我家俊记身上就没有。”姑姑出言袒护道。

“你瞧瞧！”洪作说道。

“你瞧瞧是啥意思！不像话。”

“您请看看。”

“您请看看也一样。——赶紧去收拾一下。我们马上去沼津。”文太苦着脸说道。

洪作和外祖父文太一起离开家。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外祖父一起走路。回想一下幼年时期，也没有跟外祖父一起走路的记忆。故乡汤之岛有温泉，有几个公共澡堂，上小学的时候洪作几乎每天都会跟人一起去泡澡，但是从来没有跟外祖父一起去过。文太不知道是因为不喜欢温泉，还是嫌走着去温泉那几百米路太长了，总是自己在家烧水泡澡。

街上看着很悠闲，很有星期天的感觉。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落下来。文太一句话都没跟洪作说。这并不是因为他在生洪作的气。除了要说事之外，文太基本不开口说话。这并不是出于他的某种坚持，而是性格使然。

所以，洪作也从不主动跟外祖父文太说话。如果贸然开口的话，肯定会被冷漠地训斥为聒噪，说什么傻话。但是，今天不大一样。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跟外祖父一起去沼津，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得说点什么。

“你去买车票吧，千万别弄错，记得把找的钱拿回来还给我。”前往坐电车的车站时，外祖父说道。

“车票可以等坐上车了再买啊。”洪作说道。

“可以等坐上车了再买，但是也可以在坐车之前买吧。”

“那当然能买了。”

“你看。车票这种东西就是要在坐车之前买的呀。——可不能太不讲理哦。”

洪作觉得烦透了。自己跟不讲理根本搭不上边，但是外祖父却能够非常巧妙地把两者连在一起。这种巧妙的连接简直可以称之为天才。

坐上前往沼津的电车之后，洪作发现车上都快被乘客坐满了，于是他就给外祖父占了个座。

“外公，坐这里吧。”洪作说道。

“多管闲事。”

文太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在洪作给自己占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看到洪作站着，文太说道：“你看。——自己没地方坐了吧。”

这种时候，也会让洪作感觉很烦，但是他并不生气。从他小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外祖父他已经很习惯了。

“你平时都是这样坐着电车去上学的吧。”祖父环视着车厢说道。

“没有啊，都是走着去的。”洪作回答道。

于是，文太一脸惊讶地问道：“每天都走着去沼津吗？”

“嗯。”

“真是个傻瓜。就因为这个，所以你成绩才会下降的啊。你想想，哪里会有人早晚都走一日里^[1]以上的。就因为这样，所以你才会连那么重要的书包都丢了。——这次去寺庙寄宿的话，至少这一点能改善了。”

“不是外公你说让我走路的吗？”

“我可没说过。”

“你写给姑姑的信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洪作说道。

“就算我信上那么写着，你就真按我说的去做啊？你自己走走这段路，这么远的路每天来回走的话，太累了就没法学习了呀。你想想这些，就该买电车票，或者走一半剩下一半路坐车。这些事都要自己判断，做最好的决定吧。——你这人就这些地方太不灵光了。”文太说道。

但是洪作并没有在怎么听外祖父说的话。他知道反正最后都会变成斥责的，所以就透过车窗看着车外移动的风景。透过电车的车窗看自己每天都走的东海道，感觉就像不认识了的似的。虽然坐电车很好，很轻松，但是他还是觉得每天跟小林、增田一起玩闹着走路上学更开心。而且，他也一点都没感觉到外祖父所担心的身体疲劳。

“沼津的寺庙，是怎样的啊？”

洪作只关心寺庙的事。

“就是因为不知道是怎样的寺庙，所以才去看的呀。”文太说道。

“有和尚在的吧。”

“哪里有没有和尚的寺庙啊。”

“如果那和尚是像外公你这样的，那就讨厌了。”

“嗯？”

外祖父抬起头。

“如果和尚像外公你这样，那我就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很烦人啊。”

“烦人？！你个混小子！如果没有人这样烦人地说你，你会变成什么熊样。因为你爸妈不在你身边，所以你才能说这样任性的话，要是你爸妈在身边，只会更烦人。——像你妈妈，从早到晚就是抱怨个不停。”

“外公，你之前被妈妈骂了吧？”

“我吗？”

“嗯。”

“我会被骂吗？我只是做出被骂的样子罢了。”

文太的神色一下子复杂起来，但很快又变回了之前一脸挑剔的样子，顺口又骂了句“小混球！”也不知道他这话是对洪作说的，还是对洪作的母亲七重说的。

进入沼津的街市之后，洪作和祖父下了车，两人并排沿着大路朝海边走去。

“真热闹呀。”

文太一脸佩服似的不停地看着道路两边的店铺。

“买把洋伞吧？”他说道。

“现在先不用买吧。等回去的时候再买吧。”洪作说道。

“三岛也有卖的啊。”

“比起三岛，沼津的东西质量更好吧。”

“我觉得是一样的。——之前姑姑还说三岛的更便宜呢。”

“更便宜？！是吗，三岛的更便宜呀。”

因为便宜，所以文太似乎立马就放弃了在沼津买洋伞的打算。

“我想要个饭盒。”

“等你后面去寺庙的时候买个新的就行啦。”文太说道。

“还想要个再大点儿的书包。”

“你上初一的时候，不是买过了吗？”

“我想要个更大的。”

“书包大点小点都一样用。而且，你个子小，书包还是小一点好。”

“还想买皮鞋。”洪作说道。

文太看了看洪作的脚。

“你不是穿着皮鞋吗？”

“鞋底已经破了。”

“去修一下不就行了。”

“我之前拿去修了，人家说还是买双新的比较好。”

“鞋店都会这么说。如果你把他们说的话都当真的话，就得买很多双皮鞋了。”

接着，文太似乎怕洪作再提要求，加快了脚步。

“走快点。明明还是孩子，走路却这么慢吞吞的。走路的时候，就

要走得快快的。”

来到鱼町附近时，洪作问道：“要不要顺便去神木家？”

“不去神木家露个脸也不像话，等回去的时候再去吧。我们先去寺庙。先看看是怎样的寺庙，然后再去神木家，这样比较好。听说神木家是寺庙施主中最大的一家。——当然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神木家也布施不了什么了。”

“神木家很穷吗？”

“没有人工作的话，哪个家庭都会变穷的。”

“姨父不工作的吗？”

“你姨父可是个麻烦精，净会花钱。你要是一个劲儿地要书包啊，皮鞋啊，饭盒啊，就会变得像神木家的姨父哦。”

文太和洪作没有去神木家，直接从他家门口走过去了。文太在路上向一个行人问了路。

“去港町走这条路没问题吧？”

这种听起来带着几许傲慢的问法，令洪作非常讨厌。又走了一会儿，文太又向行人问道：“去港町的话，走这条路应该可以吧？”

对方回答可以。文太也没跟对方道谢，就继续朝前走了。又走了一会儿，文太又开始寻找可以问路的人。

“外公，不用再问了吧。肯定就是这条路没错。”洪作说道。

“错没错的，谁知道啊。走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要多问几次。”文太回答道。

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窄了。透过路左边的人家和人家之间，可以看到狩野川的河水。路沿着狩野川往前延伸，过了一会儿，又离开了河边。

很快就看到了一座名叫妙高寺的寺庙。文太在寺庙门前停下脚步，说道：“这寺庙看着很不错啊。”

虽然外公说这个寺庙不错，但是洪作对于寺庙是好还是不好，根本无从辨别。

“很不错的寺庙啊。让你住真是浪费了。”文太说道。

“我不喜欢，从这种地方去学校上学。——我还是要跟之前一样，从三岛出发去上学。”洪作说道。

“你说啥呢！”

文太没有理会洪作，穿过了寺庙的大门。这个寺庙看着有三千多平方米，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纤尘不染。右侧是禅房和正殿，正殿旁边可以看到钟楼。庭院的正中间种着灌木，灌木丛的四周围着低低的竹篱笆。

文太一走进寺庙，看都没朝禅房看一眼，沿着灌木丛转了一圈，然后朝正殿走去。洪作也跟在文太身后走了过去。

“唔，正殿很气派啊。应该花了很多钱吧。”

接着，文太又说道：“还有钟呢。好大的钟啊。现在要买一个这么大的钟，可是不容易啊。”

“好大的正殿啊。”洪作也说道。

他只去过汤之岛山脚下的一个寺庙。小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去那里玩。不过，跟那个寺庙相比，妙高寺要大得多，气派得多。这里的庭院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跟那个被当做小孩子游乐场的寺庙相比，氛围完全不同。正殿是一个独立的建筑，通过走廊与禅房相连。汤之岛的寺庙没有钟楼，而这个寺庙是有钟楼的，悬挂着巨大的吊钟。

“这钟，每天都会有人敲吗？”洪作说道。

“正适合当你的工作。”文太说道。

“敲钟的话，敲多少次我也愿意。”

“你不知道了吧。敲钟可是很辛苦的哦。每天早上四五点就必须得起来了。可不能像在真门家那样一觉睡到大中午。”

“要起这么早吗？”

“那当然了。哪有人睡到中午再敲钟的。——你小子可真是啥也不懂。”接着，他又说道，“不管怎样，先去见见这里的和尚吧。”

“外公，你一个人去吧。我在外面等着。”

“说什么傻话。跟我来。”

文太一边转身朝禅房走去，一边说道。

推开禅房的门，里面是很大的土间，紧邻着铺着地板的房间。左右两边都有走廊。左边连着厨房，右边连着起居室和正殿方向。

“有人在吗？”文太说道。

里面一片寂静，无人应答。

“不好意思，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文太又说道，接着他对洪作说，“好像没人呢。”

接着，他又朝里面喊：“没人吗？——不好意思，有人在吗？”

看到似乎没人，洪作松了口气。他想就这样跟外祖父一起回去。他觉得这样更好一些。结果，听到文太说道：“哎呀，有奇怪的声音。”

听外祖父这么一说，洪作也竖起耳朵听了一下，远处确实有风琴的声音传来。

“是风琴。”洪作说道。

“如果是风琴的话……”

文太一脸挑剔地说道。

“你说的风琴，是学校里弹的那种风琴吧。寺庙里怎么可能有风琴呢。”

文太说着，又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是风琴。”洪作说道。

这很明显就是风琴的声音。

“是有人在正殿弹呢。”

“怎么可能。”

“可是就是从那边传来的啊。”

听洪作这么说，文太露出了一脸怀疑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用更大的声音，像怒吼似的喊道：“有人在吗？”

于是，厨房那边传来了开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一个胖胖的阿姨走了出来。

“欢迎。我刚刚去后门那边了。”说着，她在地板房间的门口边躬下身，抬头看着文太问道，“请问您是哪位？”

“冒昧打扰了，我是神木家的亲戚——”

文太还没有把话说完，对方就说：“啊，我知道了，是为了上初中的孩子的事儿吧？”

“正是。”

“是吗，是这样啊。来，请进。”阿姨热情地欢迎道。

文太只说了一两句话，对方就马上明白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洪作觉得自己有点无法释然。这不是他们已经事先谈妥了，就等着把自己带到这里吗。

走过铺着地板的房间，打开房间尽头的木板门，就是客厅了。文太

和洪作被请进里面。透过嵌在隔扇门上的彩色玻璃，可以看到院子里的灌木丛。

“师父有事去附近了，应该马上就能回来了。”

阿姨说着，离开了客厅。

“这个禅房真是不错。现在如果新造一幢这样的房子，可要花费不少呢。”

文太抬头看了一圈天花板，说着跟刚才站在正殿前一样的话。

“那个阿姨说的是师父吧。”洪作向文太确认道。

“嗯。”

“他们都不叫和尚，叫师父的吗？”洪作问道。

“这个嘛，就不知道啦。问一下吧。”文太说道。

“不用问没关系啊。这种问题问起来多奇怪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就只是问一下是叫和尚还是叫师父啊。”文太说道。

正殿方向还是不断地传来风琴的声音。

阿姨端了茶水和点心过来，问文太：“神木家一切都没变吧？”

“今天还没去过，等回去路上准备去一下。那家要是有什么变化倒好了，没有一点变化，所以才愁人啊。”

文太说道。阿姨听了这话，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了，就不再继续神木家的话题，转而看着洪作说道：“是这个孩子吗？看着是个很聪明的小公子啊。”

“哪里，越来越让父母担心了。小时候待在我身边的时候，还挺老实的，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他三岛的姑姑家。他姑姑家里只有一个大人

一个孩子，平日里很宠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住到他姑姑家之后，也连带着被宠坏了。前些日子，孩子他妈给孩子的老师写了信，老师回信中所说的情况令人很不满意。成绩不断下降。还变得吊儿郎当的。我想回信上大概写了这些吧。这孩子的妈妈呢，生来就是个爱啰唆的。虽说她是我亲生女儿，我当爹的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但真的是很神经质，很爱啰唆。一看到老师回信的内容，就觉得事情很严重。她给我也写了信，说让我管管洪作，说洪作跟你那边的孩子不一样，是一定要考学的。——她所说的你那边的孩子，就是她自己的弟弟妹妹。”

“呵呵。”

阿姨笑了起来。

“她给我都写了信，当然给三岛的姑姑，给神木家也都写了。亲戚们都被她骂了一圈。”

“可是，关于孩子的教育，确实不这样的话……”

“她是自己离得远远的，倒把自己孩子周围的人都骂了一圈。”

“那下次可能我们这边就要挨骂了。”阿姨笑着说道，“唔，因为不是旁人，而是神木家拜托的事，所以如果您觉得我们这里可以的话，请随时搬过来。”阿姨出乎意料爽快地说道。

洪作心想，神木家在这个寺庙的势力还真是了不得啊。这个阿姨说因为是神木家的拜托，所以才接受的。

“您什么时候过来呢？”阿姨问道。

“明年春天。”洪作突然说道。

“啊，是考虑到要进入新的学年吧。可以的呢。”

听阿姨这么说，洪作松了口气。

阿姨和文太的谈话又转到了神木家身上，这时，这家寺庙的住持出现了。是一个五十岁左右身材魁梧的人。阿姨向他介绍了文太和洪作。

住持问洪作：“我听神木先生说过。他说是一个很虚弱的孩子，我看你不像很虚弱的样子啊。你有在做运动吧？”

“没有。”洪作回答道。

“你每天擦洗正殿和走廊的话，很快就会像换了一个人哦。看过正殿了吗？”

“还没有。”

“那么你看下吧。”

听他这么说，洪作马上站起身来。一方面是他不想待在住持面前，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看看正殿是个怎样的地方，来做个参考。

来到走廊上，刚刚停了一会儿的风琴声又传来了。走廊入口处是一个房间，就在玄关的旁边。走过这个房间，有一个向下的台阶，走廊从这里低了下去，两边是庭院。继续往前走，就能直接走到正殿了。

洪作在正殿门口停下脚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体格健壮的姑娘正面对着放在正殿一角的风琴坐着。虽然洪作不知道这个姑娘的身份，不过看她在弹风琴，可能是这家的女儿吧。风琴的声音一停下，姑娘没有转头，只是问道：“是谁？”虽然她问自己是谁，但是洪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洪作没有说话。姑娘转过头来，似乎很吃惊一个素昧平生的少年站在那里，又问道：“是谁啊你？”

“我是来看正殿的。”洪作回答道。

“来看正殿？”

“是和尚说让我过来看下正殿。”洪作说道。

“不应该叫和尚。请叫师父，师父。”

“那到底是和尚，还是师父啊？”

“别装糊涂呀你。你如果叫和尚，他不会理你的。——要叫师

父。”接着她又说，“啊，是你啊，说想要来我家的。”

“是的。”洪作说道。

虽然并不是自己主动想要来这里的，但他觉得这中间的事情解释起来太麻烦了。

“你在上初中吧，几年级？”

“初三。”

“初三的话，已经够大了。你过来吧。”对方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虽然对方说你过来吧，但是洪作却没有马上迈出脚步。他莫名地感到有点畏惧。

“你过来一下吧，来这边。”

对方一开口，就像是一朵巨大的花裂开了一部分似的，令洪作觉得很晃眼。洪作畏畏缩缩地朝姑娘走了过去。对方盯着洪作的脸说道：“在我家，不管是我，还是我妈，大家都叫爸爸师父的。你要是来我家的话，也要叫师父。明白了吗？”

“嗯。”

洪作点了点头。

“好瘦啊你。——有在做运动吗？”

“没有。”

“多做运动吧。男孩子还是多运动运动比较好。不管是柔道还是剑道什么的，都可以练练。我家附近有一个沼津商业学校的剑道选手。你就在院子里跟他学吧。”姑娘说道。

洪作没说话。他总感觉要是一不留神回答得不对的话，后果会很严重。

“有在学习吗？”

“有。”

“你看着就像是个爱学习的呀。可不能当书呆子哦。——运动和学习要两手抓。——你成绩很好吧？”

“没有。”洪作摇了摇头，“以前还不错，后来下降了。”

“成绩下降怎么行呢。第几名？”

“初一的时候是第一名。”

“第一名？！都不敢和你说话了呢。现在是第几名？”

“下降了好多。”洪作说道。

“为什么会下降呢？”

“因为没有学习。”

“你刚刚不是说你有在学习吗？”

“学是在学，但没有像以前那么努力了。”

“你是住在亲戚家吧？”

“是姑姑家。”

于是，姑娘又把洪作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说道：“你什么时候过来？”

“明年三月。”

“什么，明年三月啊。”她的口气忽然变得很像个男人。接着又说道，“你来的时候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哦。我们这里是禅宗寺庙，很严格的哦。整天无精打采的孩子可不受欢迎。你要学习运动两手抓，还要帮助打扫正殿。”

“是要擦地吗？”

“地当然是要擦的，不过擦之前要先扫一扫。”

“院子也要扫吗？”

“光是正殿就够你忙的了。你还有时间去管院子吗？你到时候做做看吧，很大的哦，这里。”

洪作朝正殿内部环视了一圈。果然，光是扫一遍就很不容易。如果还要擦地的话，不用对方说，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工作会有多累。这可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寄宿处。

“你早上起得早吗？”姑娘从风琴前站起身来问道。

洪作没有马上回答，他在想自己该怎么回答。万一答得不好，可能会给日后留下隐患，他心想。

“爱早起？”

“那倒没有。”洪作模棱两可地回答道。

“几点起？”

“保证上学不迟到。”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嘛。起床时间要保证上学不迟到，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哦。——寺庙里可是起得很早的哟。”对方说道。

“去学校之前，要先运动的。”

“嗯。”

“我也会做，不过你也要帮忙。这可以算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虽然他很想问到底要做什么，不过还是很警觉地没有把问题说出

来。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一旦定下来之后，就会忍不住要去做呢。偶尔不做反而会觉得浑身难受。”

“嗯。”

“你知道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

“要去挑水。打扫正殿这事是你放学回来之后做的。要挑水倒进澡盆。现在是大叔在做，不过他上了年纪了，必须要找人来替他做这些。有时候我会替他做，不过实在是太累啦。你来的话，就请你来帮忙吧。”

洪作没有回答，沉默着。

洪作想着该回禅房去了。

“那我下次再来。”

虽然不知道还会不会来，但是洪作还是这么说道。于是姑娘说道：“去拜一下祖师爷吧。”

姑娘说了祖师爷，但洪作耳中听着像是祖爷爷。这个祖爷爷到底是什么，洪作一头雾水。

“祖爷爷是什么？”

“你连祖爷爷都不知道吗？你到了这里的话，每天都要去给他上供的哦。——你过来。”

姑娘说着开始往前走，洪作跟在她身后。姑娘来到正殿中央，指了指正面方向，说道：“来，拜吧。”洪作低了低头。

“要更诚心、更有礼貌地拜。再来一次。”姑娘命令道。

没办法，洪作只好比之前更郑重地鞠了一躬。

“你是一个人来的？”姑娘问道。

“没有，我外公也来了。”

“在哪里呢？”

“在对面跟和尚说话呢。”

“怎么还叫和尚。”姑娘板起了脸，“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要叫师父。再说一遍。”

“在对面跟师父说话。”洪作又重新说了一遍。

“行了，你可以回去了。”对方说道。

洪作马上离开那姑娘，从正殿走到了走廊上。他站在走廊上看着庭院，耳边又传来了风琴的声音，这次还伴随着姑娘的歌声。

在看着庭院的短短时间内，洪作就决定还是不要寄宿在这个寺庙了。虽然他不知道外祖父会说什么，但是他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到这个寺庙来。刚刚姑娘口中所说的每天要做的功课就已经很多了。像擦洗正殿、挑水，还有给祖爷爷上供这些工作似乎都会成为自己的任务。除了这些，天知道还会有什么灾难落在自己头上呢。

洪作心里想着不要来这个寺庙。我不要来！他在嘴里嘟哝着。开什么玩笑，这种寺庙怎么能来呢。

洪作这样下定了决心之后，感觉自己的心情都出乎意料地变得轻松起来。回到禅房的客厅，师父和外祖父还是面对面坐着在聊天。不知道是不是聊到了仙人掌，两人中间放着三盆小小的仙人掌。

“看了正殿了？”住持问道。

“看了。”洪作回答道。

“那接下来你去厨房看看吧。阿姨在那里，让她给你做点好吃的。”

听住持这么说，洪作就没有在客厅坐下来，又走到了走廊上。厨房

好像在跟正殿相反的方向，于是洪作踩着被擦得光溜溜的地板朝另一边走去。把挡在前面的木板门打开之后，又是一间宽阔的铺着地板的房间。地板房间旁边是土间。

“很脏的哦。”阿姨的声音从土间传来。

“说是让我过来看看厨房。”洪作说道。

“这么脏兮兮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呢。就是大一点罢了。”

虽然阿姨这么说，洪作还是朝厨房走了过去。每走一步，地板都会嘎吱响。阿姨说厨房很脏，但其实一点也不脏。铺着地板的房间被擦得很干净，闪着黑色的光泽。角落里放置的厨具都被归置得整整齐齐的。真门家的厨房要比这里乱多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采光不好，所以整个厨房看着有点阴暗。阿姨在土间用大锅煮着水。

“好大啊。”洪作说道。

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里的大。厨房很大，土间也很大。这时，一个看着有七十多岁的老人走进了土间。

“大叔，明年春天开始，这个孩子就会住到我们这里。还请多关照啊。”

阿姨向老人介绍了洪作，接着又跟洪作说：“他耳朵有点不太灵便了，不大声说话，他就听不到。虽然这点有些不大方便，但是这个大叔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在这个寺庙工作了。性格很顽固，有些挑剔，但是工作很认真。”

接着，她像是跟本人寻求确认似的，朝大叔说：“是吧？”老人不知道听没听到，他把柴火放在土间的角落之后，就沉默着，一言不发。

“你来了之后，我们也不把你当客人。”阿姨说道，“得在这里，和家里的人一起吃饭。”

“嗯。”

洪作点了点头。反正已经决定不来这家寺庙了，在哪里吃饭这种事情，就更不用在意了。

“去正殿看了吗？”

“去了。”

“郁子在那里吧。”

“在的。”

这时洪作才知道那个姑娘的名字叫郁子。

洪作再次回到了客厅。看到洪作回来了，文太站起身来，说道：“那么就请您多关照了。”

“是明年春天过来是吧？”

住持也站起身来，跟洪作确认道。洪作没有明确回答来不来，径直走到了土间。阿姨也过来送他们。

走出寺庙大门的时候，文太说：“真是个不错的寺庙啊。”

“我不喜欢这个寺庙。”洪作说道。

“有什么让你不喜欢的地方吗？这么好的寺庙可是不常见的。住持人不错，他夫人也不错。”文太说道。

洪作想说他们家还有个很厉害的呢，但是文太又没见过郁子，所以他就没提郁子。

“我不喜欢。”

“不要任性。你个臭小子！哪里不喜欢了？”

“可是在这里好像没法学习啊。在正殿弹风琴的女的跟我说了每天要做的事情。”

“是谁？女孩子？”

“嗯。——可了不得，每天都要打扫正殿。”

“那不是很好吗？”

“还要挑水。”

“挑什么水？”

“她说是洗澡水。”

“那不挺好嘛，还能顺便运动。”

“还要去正殿上供。”

“偶尔做一次也没什么啊。”

“不是偶尔，是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做的话——这样，就跟寺庙里的小和尚一样了。不过，也没什么吧。”

“我很讨厌这里。”

“来都还没来，就开始叫唤讨厌讨厌，这可不行啊。就算每天要做这些事情，比起从三岛走路到沼津上学，还是能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吧。”

“就是讨厌。”

“不是你说讨厌就可以不去做的啊。”文太说道，“我们去神木家露个脸吧。他们帮忙找了那么好的地方，总要去道个谢的。”

“就是讨厌。”

洪作一个劲地说着讨厌。

去拜访神木家，对洪作来说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但是跟外祖父文太一起去这一点让他有点不太爽。他想跟兰子说话，也想见见玲子，一想到刚刚从乡下过来土里土气的文太，他就不大想让兰子和玲子见到自己的外祖父。

“我还是不去了。”洪作说道。

“说什么傻话！你自己想想，人家刚刚在妙高寺这件事上帮了大忙，我们能经过人家家门口却不进去打个招呼吗？”文太说道。

“我找个时间自己一个人去。”

“就算你后面找个时间自己一个人去，这会儿也得跟我一起去啊。”

“那外公你一个人进去，我在外面等你。”

“小混蛋！”

文太没有搭理。

走到神木家所在的鱼町，洪作开始暗暗祈祷兰子和玲子都不在家。他不想让兰子和玲子见到文太，也不想让文太见到兰子和玲子。看到那两个华丽的少女，天知道文太会说出什么话。如果是素不相识的人倒还好一点，像这种有点亲戚关系的更麻烦了。

文太推开神木家的门，猛然扬声问道：“你好，请问有人在家吗？”没听到回音，文太又说，“看来没人在家啊。——家在大街上还这么粗心大意。”

“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呢。”洪作说。

“你小子，如果有人在这的话，总会回答一句的吧。”

接着，文太又大喊：“你好，——你好！”

结果传来了一个清澈的声音：“来——了！”这声音除了阿姨不做第二人想。果然很快就看到了阿姨的身影。阿姨走到一半停下了脚步，朝这边看了看，说道：“哎呀，欢迎欢迎！”接着来到地板房间门边，跪下行礼。她行礼的样子，在洪作看来非常温柔优美。为什么神木家的阿姨连这些地方看起来都跟别人不一样呢，真是太奇怪了。

“你有点长胖了嘛。”文太都没寒暄两句就直接说道。

阿姨哪里胖了，洪作心想。

“今天我就不进去了。大家都好吧？”

文太说着，朝宽阔的地板房间看了一圈，又说：“这么大的地方，就这么白白空着，真是太浪费了。”

“看你们现在还什么都没做，还是努力一把做点什么吧。这么着实在是太浪费了。人还是不能光顾着玩乐啊。”

文太毫不客气、大大咧咧的样子让洪作很讨厌。人偶似的阿姨很尴尬似的缩着身子，模棱两可地回答道：“确实是这样，可到底是做点什么好呢，还是什么都不做好呢？”

“那肯定是做点什么比较好啊。”文太说道。

“可要是做了又失败的话。”

“你呀，会不会失败要先去做了才知道啊。”

“可是，到现在为止，无论做什么都失败了。”

“那倒也是。不管做什么都会失败，也真是够愁人的，不过……”

“外公。”

洪作拉了拉外祖父的袖子。如果自己不出声阻止的话，天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

“啥事？”

文太朝洪作看了看，这才想起来拜访神木家的目的似的，说道：

“对了，对了，你们帮忙打了招呼的妙高寺，我们刚刚去了。看着是个很不错的寺庙。住持人挺不错，他夫人也挺不错的。能够把洪作托付到那里，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了。”

“您觉得还可以？”阿姨说道。

“看着经济上也挺宽裕的。”文太说道。

“哎呀，还是请您上来坐一会儿吧。”

“不了，没时间坐了。——我就在这里喝口茶吧。”

“是吗，那，虽然是在门口，也请您坐一下吧。”

阿姨站起身，拿了坐垫过来放好，接着又朝起居室走去。阿姨刚进去，兰子就出来了。她似乎没看到洪作来了，看都不看文太和洪作一眼，就走到土间，径直朝外面走去。

“小兰！”洪作叫道。

“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哎。”

说着，她走到外面，又叫洪作：“过来一下。”洪作也赶紧走到外面。

“那是谁啊？”

“汤之岛的外公。”

“哦。”兰子说道，但是她的神情显示出她对文太的存在毫不在意。

“之前我们远足的时候，咱俩碰到过吧？”兰子说道。

“嗯。”

洪作不太想说那个时候的事情。

“好奇怪哦。我明明是认认真真走路的呢。”

“我摔倒了。”

洪作心想反正都要提到的，那就由自己说出来吧。

“摔倒？”

“我太倒霉了。路上结冰了，我滑了一下就摔倒了。被大家好一顿

笑。”

结果兰子说：“啊，听说那个时候有人因为在初二学生面前太紧张而摔倒了，原来是洪作你吗？”

“我哪有紧张。”洪作说道。

但是兰子所说的紧张这个词还是让他有些在意。

“是吗，是洪作你啊？！”

兰子的话中充满了佩服之情，她很快打开门，跟正在和文太说着话的妈妈说道：“妈妈，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的远足作文里有一篇写得很好嘛。就是那篇标题叫《摔倒的初中生》的。——那个初中生就是洪作呢。”

“这有什么呀，这点小事。”阿姨敷衍似的说道。

结果这下兰子开始大声叫道：“小玲！——玲子，——玲子！”

“你干什么呀，这么大声叫。”阿姨说道，但是兰子对此毫不在意，又叫道：

“小玲，赶紧出来呀。——玲子，——玲子！”

她似乎是想把妹妹玲子叫出来，跟她说洪作的事情。她的言行，令洪作感到了深深的恶意。虽然他早就知道兰子这女孩爱使坏。他开始反省自己不该对她放松警惕。

不知道是不是兰子的叫声传到了屋子里，玲子也出来了。玲子一看看到文太和洪作，就打了招呼：“欢迎来我家。”然后问兰子：“什么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有一篇作文名叫《摔倒的初中生》嘛。——那个人就是洪作！是洪作摔倒了！”兰子说道。

“是吗？”玲子稍微笑了一下，但是很快笑容就隐没了，口气激烈地对姐姐说道，“这有什么呀，这点小事。所以我才讨厌兰子你。瞧你那傻

样。”

洪作不由得抬头看着玲子。他知道玲子性格粗暴，但是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激烈的话。

玲子说完之后就没有再说话，只是神情凶狠地瞪着姐姐兰子。

“你生的哪门子气啊。”兰子说道，接着她也一脸怒气，竹筒倒豆子似的怒斥道，“你最近真的好奇怪哦。你这什么表情！明明是女孩子，却晒得跟个黑煤球似的，你不觉得丢人吗！上街的时候我真是一点都不想跟你走在一起。就像爸爸说的，为什么你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品位呢！”

玲子没有回答。她站在地板房间门框边找着脱在土间的鞋子。看到对面角落里有一双草鞋，她默默地走过去，把它穿在脚上。

在玲子走下土间之前，兰子一直看着玲子。当她看到玲子走下了土间，就立马尖叫着求救：“妈妈！”然后突然一脸慌张地朝屋外狂奔出去。

“哎呀，哎呀，你们俩哟！”

阿姨语气轻柔地说着，想要斥责两人，但是这对于处理眼前的险恶情势来说，实在是太无力了。玲子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慢慢地走到门口，站在那里朝外面看了看，然后她也走了出去。玲子没有跑，只是慢慢地朝着姐姐跑去的方向走着。可正因为如此，玲子的这个态度才更让人觉得可怕。

“真是愁人啊。为什么两人的关系就这么差呢。”

阿姨跟文太说道，不过看她的神情，可看不出有半点发愁的样子。文太似乎是被吓住了。他脸上一副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惊吓的表情，突然“呼——”地长舒了一口气，半晌，才说：“虽然我很想说她们真活泼，但是老实说，这样是挺愁人的。这可不行。虽然是别人家的孩子，再不管教一二的话，连我都要担心了。”

“真是太抱歉了。”阿姨说道。

“你道什么歉。比起道歉，要更严厉地管教才行啊。有看不过眼的事情，就狠狠地批评。不能放任不管啊。”

“不管我怎么说，她们就是不听啊。”

“不要嘴上说让她们听话，要用实际行动让她们听话。——这个样子，太愁人了。——这个样子，可不行啊。呼——，不管怎样，这个样子太愁人了。”

“外公。”

洪作又拉了拉外祖父的袖子。虽然兰子和玲子很愁人，但是对于洪作来说，外祖父文太的愁人程度也不逊于那两人。

“外公，我们回去吧。”

洪作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带文太离开了。

“嗯，那就回去吧。”文太出乎意料地爽快回应了，“洪作要到明年春天才会去妙高寺，嗯，请你们多关照了。”

他跟阿姨这么说着，就从地板房间的门框边上站起身来。接着，又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奶奶怎样了？”

“一直都躺在二楼。明明没什么不舒服，就是不离床，要么坐在被窝里，要么躺在被窝里。”阿姨回答道。

他们口中的奶奶说的是兰子和玲子的祖母，也就是阿姨的婆婆。听说她年纪很大了，从三四年前开始就一直躺在床上。

“听说你刚嫁过来的时候，奶奶说了不少闲话，这些就都不提了。一个人从早到晚就这么躺着，那真是没救了。”

“现在，奶奶在我家就跟神佛一样呢。虽然身体缩小了，但是脾气却变好了。”

“嗯，虽然不知道她还听不听得懂，总之请帮我带个好吧。”

说完，文太就从神木家告辞了。走到大街上，洪作心想，哎呀呀，总算是出来了。

“我以后再也不跟外公去任何地方了。”洪作说道。

但是文太似乎没有听到洪作的话，说道：“神木家这个样子，可真是麻烦了。那两个女儿也是不省心的。”

接着嘴里不停地说着那就麻烦啦，那就麻烦啦，一边朝前走。

离神木家大概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家书店。洪作看到玲子站在书店前。于是他就朝着玲子喊了一句：“再见。”

玲子举起右手作为回答。她脸上的神情还跟刚才那样可怕，但是举起右手的时候朝洪作笑了一下。

“在那边吗？那个傻妞。”文太说。

“刚才吵架是小兰不好啊。”洪作说。

“小兰是姐姐？”

“是啊。”

“姐姐妹妹都是半斤八两，没一个省心的。不过，姐姐还有皮肤白这点算是可取之处。”文太说道。

洪作沉默着，他并不这么认为。兰子总是使坏，而玲子身上总能让人感受到某种善意。刚刚两人吵架也是玲子站在自己这边的缘故。

文太和洪作一起回到三岛，在真门家吃了晚饭之后，说晚上要住到葦山的亲戚家去，就回去了。

文太回去之后，姑姑向洪作打听了妙高寺的情况。

“你外公说是一个很好的寺庙，你觉得呢？”

“我才不喜欢呢，那种寺庙。”洪作毫不留情地驳斥道。

“为什么不喜欢呢？”

“为什么？讨厌就是讨厌啊。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寺庙那种鬼地方的。”

“看来真的是很不喜欢啊。”姑姑似乎有些吃惊地说道，很快她又接着说，“下次成绩下降的话，就算是再不喜欢，也只能去寺庙了。虽然姑姑我不想你去，但是你妈妈是这么说的。”

“我不去！不去！不去！谁爱去谁去！”

洪作超乎寻常地执拗。他预感到，如果自己不强烈地拒绝去寺庙的话，那后果真的会无法设想。

“如果你真的那么不喜欢的话，那就跟你妈妈说清楚吧。我也真的是受够了。照顾你还不讨好，一说你成绩下降了，就被迁怒——”

“我哪有成绩下降。”

“成绩不下降就最好了。如果你成绩下降了，我就只能拒绝照顾洪作你了。到了那时，你就只能按你妈妈说的去寺庙了。不过，她怎么就想到了寺庙那样奇怪的地方呢。——她给神木家写了信，给汤之岛的外公也写了信，给我也写了信，每封信上写的都是寺庙、寺庙、寺庙。”姑姑说道。

“寺庙那种鬼地方，我才不去。”

“你跟你妈很像啊，都那么固执。”

“可我就是很讨厌那里啊。”

“正月的时候你去趟你爸妈那边吧。然后跟你妈商量一下去不去寺庙的事。看看你俩谁能争得过谁。”姑姑这样说道。

放寒假的前一天，班主任老师给学生们发了成绩单。洪作的名次跟上学期相比下降了十二三名。虽然洪作没指望自己的成绩能提高，但是也从来没想过会下降得这么厉害，打开成绩单时，他简直要怀疑自己的

眼睛了。八十分以上的只有国语，其他课全部都只有七十多分。虽然没有四十多分这样不及格的科目，但是也没有九十多分的课。是不是搞错了，洪作心想。

“我名次下降了！”洪作说道。

“我也下降了！”小林也说道。增田没说话。

“你提高了吧？”小林问道。

“我下降了好多。我都怀疑是不是跟别人的成绩搞错了。”增田一脸严肃地说道。

小林和增田都说自己成绩下降了，所以洪作觉得自己轻松点了。问班上的同学，每个人都说自己下降了！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成绩提高了。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洪作并没有感觉沮丧。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成绩下降了，所以他感觉自己成绩下降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再加上今天上完课之后，明天开始就是寒假，学生们的心思都浮动起来了。

但是，走出校门，像平时一样跟小林和增田三人一起往家走时，成绩的事情还是不时地掠过少年们的脑海。

“山根那家伙，嘴里喊着成绩倒退了倒退了，但是我可知道，他提高了好多呢。”小林说道。

“真的吗？”洪作问道。

“傻瓜，你把山根说的话当真了呀。他的成绩可没有下降。像山代呀、埴呀，都提高了。”

“真的吗？”

洪作觉得难以置信。于是，增田说道：“肯定的呀。怎么可能大家的成绩都下降呢。我们下降了，那肯定有人上升了啊。——像你们不好好学习的也就算了，我可是很努力地学习了。我想着这次一定要进前十

名，所以考试那段时间都是早上四点就起床了。我妈起得更早，给我热牛奶。都这么拼了，结果我的成绩还是下降了。我们家，不管是我还是我哥，考试都不行。我那去世的老爸考试也不行。之前我哥就说过。我们增田家只要一参与竞争就必败无疑。只有我妈稍微好点。她只考了一次就通过了。虽说一次就考过了，但那是接生婆的考试。——我哥明年肯定也还是考不上的。他自己都这么说。我还是不要上学了吧。”增田说道。

他脸上神情沉重。听增田脸色沉重地说着绝望的事情，洪作反而觉得自己心情轻松点了。

“学校成绩就算下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考试嘛，考了你知道的内容，就能考好，考了不知道的内容，那就考不好。而且，考试那天增田你还牙齿痛吧？”洪作说道。

“嗯。”增田一脸不开心地说道。

“牙齿痛的时候，谁都考不好的啊。因为没法思考嘛。”

于是，小林安慰道：“别太悲观了。增田你就是太聪明了。我是这么觉得的。一个人太聪明，考试的时候反而会考不好。——而且，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成绩下降。我、洪作，大家都下降了的。”

接着，他又问道：“你第几名啊？”

“我考得很差。”增田说道。

“你别瞒啦，说嘛。”

“下降到第十三名了。”

“第十三名？！下降到第十三名了吗？”小林吃惊地说道，接着他又愠气似的说道，“什么呀，第十三名啊。第十三名不是挺好的吗？我连第十三名都没够到。”

于是，增田问道：“小林你的名次还要靠后吗？”

“当然啦。我要靠后得多。”

小林离开增田朝前走去。增田一下子恢复了精神：“你是第几名？我不是说了嘛，你也说嘛。”

“我吗？我是第十八名。——混蛋！”小林说道。

听了小林的话，洪作感觉自己像一下子被推落到了地狱一般一阵眩晕。跟增田和小林相比，自己的名次要靠后得多。

“第十八名，不是也还好嘛。”洪作对小林说道。

“好什么呀。”

“还不错啦。第十八名还好啦。”

“你是第几名啊？”

“我吗？我要靠后得多。”洪作说道。

“第几名？”

“我哪知道。”

“说嘛。”

“不要。”

“什么嘛，我和增田不是都说了嘛。说嘛。”

洪作瞪着小林说道：“我被你俩骗了。——你俩说你们不学习，所以我也没学习。你们都是骗我的。”

洪作真心觉得自己被他俩骗了。被骗得实在太惨了。现在他恨死了小林和增田。

这天，刚回到真门家，姑姑就在厨房叫洪作。

“成绩单怎么样？”

“下降了！”

洪作实话实说。

“这样啊，”姑姑一边擦着手走上来，“为什么会下降呢？你都那么努力学习，怎么会下降呢。”

“可就是下降了啊，木已成舟。”

“这成绩，是真的吗？”姑姑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这样说道，“虽然又要被你妈说了，但是，算了，该做的努力都做了。”

“还是不够努力。”

“哪里。如果再努力的话，身体会累坏的呀。正是生长发育的阶段，那样就长不好了。——所以，我才不喜欢学校啊。明明努力学习了，名次还是下降，哪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啊。”姑姑说道。

她是真心觉得洪作学习太过刻苦了。考试那段时间，洪作每天晚上都会对着书桌学习到很晚，姑姑就觉得这么学习就足够了。

“你看看俊记。他从来就没学习过。跟他相比，你就光学习了。”

那是因为比较的对象太差了，洪作心想。事实上，俊记是不学习，不过他就算不学习，商业学校那边也能够糊弄过去。

“你什么时候去汤之岛呢？”

“再过两三天吧。”洪作说道。

他寒假要回故乡汤之岛，跟外公外婆一起过正月。

“去了汤之岛，你最好也不要跟你外公说成绩下降的事。”

“嗯。”洪作说道。

洪作也觉得不告诉外祖父文太会比较好。他感觉万一自己不小心说

了成绩下降的事，去寺庙那件事马上就会旧事重提。

成绩下降带来的不开心并没有持续很久。洪作满心都是明天开始就可以不用去学校的解放感，以及可以久违地回到故乡的开心。

第二天早上，刚睁开眼，洪作就想今天回汤之岛吧。本来打算寒假的前两三天要跟小林和增田一起好好玩，然后再回老家，但是现在洪作改变主意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赶紧踏上汤之岛的土地，一刻都等不得了。

洪作的幼年时光是在故乡汤之岛度过的，但是小学六年级第三个学期的时候，转校到了父亲的工作地浜松的小学。从那时离开汤之岛到今天，他一次都没有回去过。所以，这次回去，洪作就能时隔三年半踏上心心念念的故乡的土地了。

洪作躺在床上想着什么时候回汤之岛，想着想着，他就决定索性不要等到两三天之后了，要回就今天回吧。站在老家的村子里抬眼就能看到的天城山、从老家的村子里流淌而过的狩野川、一到傍晚就突然变得白花花的下田街道，当这些一一浮现在他眼前时，他忽然很想尽快踏上老家村子的土地，一刻都不想等了。

吃早饭时洪作说：“姑姑，我今天回汤之岛。”

“今天？！你想今天去的话也没问题，但是你正月要在那边过的，干吗那么着急呢。”姑姑说，“你现在就回去的话，等正月真的到了，你又待腻了。”

姑姑似乎不怎么想让洪作回汤之岛。或许她也并不是不想让他回去，但至少是不想让洪作这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回去。洪作很清楚姑姑的这种心理，所以就算是要回汤之岛，也很难开口。必须要做出虽然自己并不是很想回去，但是没办法只好回去一趟的样子。

“我并不是那么想回汤之岛。——那就不去了吧。”

“别说不去啊。你外公外婆还在那儿呢，还是得回去一趟的。”

“那我就今天去，正月之前回三岛来。”

“真那么做，我就要被他们埋怨了。既然去了，就在那里过正月吧。”姑姑说道。

早上洪作忙着整理自己的房间。他很少整理书桌的抽屉等地方，但是想着要离开两周左右，那就整理一下吧。他拉出抽屉，拿出里面装的各种小零碎，然后又把它们连着抽屉一起拿到窗边，倒在屋顶上。钢笔尖、大头针、曲别针、装清凉剂的小容器、墨水瓶盖这些小零碎在屋顶的瓦片上到处乱滚。

洪作还整理了书桌旁的书架。书架的最上面一格放着教科书和杂志，中间那格和下面那格什么都没放，所以整理起来非常简单。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洪作还以为是姑姑，但是进来的并不是姑姑。是大里屋那个胖胖的女佣。

“阿洪，听说你今天要回汤之岛？”姑娘站在房间门口问道。

“嗯。”洪作回答道。

“很开心吧？”

“开心什么啊。”

“哎呀，你又说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口不对心呢。嘴上说着不开心，脸上可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开心呢。”

“开心什么啊。”洪作又重复了同样的话。

“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姑娘接着又问，“行李很多吗？”

“哪有什么行李。”

“那能不能请你帮我带点东西？”

“什么东西？”

“一些小东西。”

“带去哪里？”

“大仁车站附近有一家送货店。想请你帮我带给那里的人。”

“哦。”

洪作没说给不给带。

“行不行？”

“我到了大仁，很快就要坐巴士的。”

“巴士有好多趟的呀。你就坐下一趟嘛。看巴士发车的时间，说不定不用坐下一趟，就能去趟送货店呢。很近的呀。从车站走过去也就五分钟。——我平常对你那么好，你就帮我这一回吧。”

洪作可不记得她对自己好过。也就帮自己补过一次衣服，给自己吃过一次橘子，帮自己洗过一次袜子。

“要是很重的东西可不行哦。”洪作说道。

“不是很重的东西。是磨刀石，厨房磨刀用的磨刀石。”

“哦。就一个？”

“总共三个。”

“不行。我可不想带什么磨刀石。”洪作明明白白地拒绝道。

“好哇，”胖女佣板起脸说，“你既然不肯帮忙，那我就要去跟你姑姑告状了。你刚才往屋顶上倒垃圾了吧。”

“我哪有倒垃圾。”

“撒谎。我刚刚走进你家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墨水瓶盖掉了下来，砸到我头上了。我吓了一跳，往上一看，就看到你在倒垃圾。”

“我没有倒垃圾，我只是把书桌抽屉里的东西倒出来而已。”

“你看看。哪有人会把书桌抽屉里的东西倒在屋顶上啊。屋顶可不是垃圾场哦。”

对方特意在“哦”上用力说道。接着，她走进房间，从窗户看了看一楼的屋顶。

“哎呀哎呀，东西到处乱滚啊。——扣子你都丢了啊？那是你的制服扣子吧。”

“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

“是阿俊的。”

“啊呀，真是太过分了。你怎么把人家的制服扣子扔了呀。唉，真是不知道让人说什么了。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刚到这里的时候，看着就是个斯斯文文的小少爷，老实，乖巧，一看就是个好孩子。看着就是个聪明孩子。这才过了多久啊，就变得这么讨人厌了。胡子都长出来了。”

“胡子？”洪作吃了一惊，“我哪有长什么胡子。”

“长了哦。鼻子下面长了淡淡的胡子哦。真是个讨人厌的孩子！”

“撒谎！”

“你觉得我撒谎，那就去照照镜子啊。最近总感觉你鼻子下面黑乎乎脏兮兮的，原来那是胡子啊。”

洪作站起身来。他想跟姑姑借下镜子看看自己的脸。要是长了胡子，那可是件大事。

“你没有用镜子照过自己的脸吧？”

“嗯。”

“那我去拿上来，你自己看看。”

“我自己去照。”

洪作说完，就丢下胖女佣，自己一个人下楼去了。洪作来到厨房的土间，穿上放在那里的木屐。

走出厨房的土间，有一口压水井，旁边有一个放洗漱用品的架子。洪作知道架子上总是放着一面小镜子。姑姑每天早上都会用，但是洪作和俊记都没用过。

洪作用这个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没有长胡子。刚刚胖女佣说他鼻子下面黑乎乎的，把他吓了一跳，但其实并没有变黑。但是汗毛确实多少有点变浓密了。不是什么大事，洪作心想。

洪作回到二楼，大里屋的胖女佣还是站在窗边。

“撒谎，我哪有长什么胡子。”洪作说道。

“我说的是你就要长胡子了。”姑娘说完，又换了个话题，“喂，算我求你了，你帮我带过去吧。”

“不要。”洪作拒绝道。

“那你帮我带封信吧。只要带封信就好。”

“你去邮局寄过去不就行了嘛。”

“想让人亲手交给他呢。”说完，她又接着道，“如果人不在那里的话，就请把这封信带回来。”

“如果放在那里就行，我可以帮你带过去。”

洪作退了一步说道。如果只要把信带到送货店就行，那也可以帮她带一下，他心想。虽然可能会晚一趟巴士，但是对自己的影响也就这些。

“那么，你帮我带磨刀石也带去吧。你把信和磨刀石放在那里就行。

可以把信放在磨刀石中间。”

“不行。”

“你刚才不是说可以帮我带信吗。作为回报，我可以帮你准备送给外公外婆的礼物。”

“才不用准备什么礼物。”

“傻瓜，你难得回去一趟，怎么着也该带点点心什么的吧。他们该会多高兴啊。”

“……”

“喂，就这么定了吧。我去买点心给你。你替我把磨刀石带给清吉君。”

“什么嘛，原来是要带给清吉啊。”

“你不要说这么大声。”

“什么嘛，是清吉啊。”

“要叫清吉君。——你不知道清吉君吧。”

确实像她所说，洪作不知道清吉是什么人。只是每次说到清吉，胖女佣都会羞红脸，所以他平时都会故意叫清吉、清吉，让对方尴尬。

洪作拎了个小行李箱离开了家。姑姑在行李箱里装了衬衫袜子之类的东西。洪作想把行李箱换成包袱皮，但是姑姑坚持说家里正好有个行李箱，就用它，所以最后还是听从了姑姑的意见。

但是洪作不喜欢拎着行李箱去车站。虽然像姑姑说的，这是旅行专用的箱子，很时髦，但是他总觉得这不是男人用的东西。

走过大里屋门口，胖女佣从屋里飞奔出来，递过来两个包裹。一个是点心盒，另一个里面装着磨刀石。

“你不把点心放进行李箱吗？”姑娘说道。

“不放。”洪作说道。

“哎呀，你给我。”

姑娘回到店里，在地板房间的门框边上打开行李箱，想把点心盒塞进去，但最后还是没成功。

“没办法，你只能手上拿着了。”

“拿不了两个呀。”

“哪里拿不了了。虽然拿着有点麻烦，到了车站就好了。既然已经决定要带去了，就开开心心地带着走吧。男子汉大丈夫，既然已经答应了，不管怎样都要带去的哦。”

没办法，洪作只好一只手拎着行李箱，一只手拿着点心盒和装了磨刀石的包裹。点心盒还好，至少是用漂亮的包装纸包着的，但是磨刀石外面包的是旧的包装纸，上面还绑着粗粗的绳子，拿起来非常沉。

“好重。”

“别抱怨啦。磨刀石嘛，总是有点分量的。”接着，对方又说道，“那么，你去吧。路上小心哦。”

“给你外公外婆带好。”

“嗯。”

“正月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年糕哟。偶尔回去一趟，也是很累的，肯定会有很多人请吃饭。不过，不要吃撑了哦。”

“嗯。”

从这一刻开始，洪作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终于要久违地踏上回乡之路了。

“那我走了。”

洪作从大里屋门口离开往前走。走了一段，回头往后看，胖女佣还站在门口看着自己，看到自己回头，立马朝自己挥挥手。虽然她让自己带麻烦的东西，但又是给自己买了点心礼盒，又是朝自己挥手告别，那也只好帮她了，洪作心想。

来到车站，买了车票，在候车室的长椅子上坐下来之后，一个同样是从三岛走读的初一学生和他母亲一起进来了。这是一个皮肤白皙，看着挺内向的少年，洪作经常看到他，但是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

这名少年跟他母亲似乎也要乘坐洪作要坐的这趟火车，他们在跟洪作稍稍有点距离的一条长椅子上坐了下来。母亲看上去应该是一位出身良好的家庭主妇，跟她孩子一样皮肤很白皙，看着很优雅。

过了一会儿，母亲站起身来，主动过来找洪作说话。

“你这是要去哪里？”

“汤之岛。”洪作回答道。

“啊呀，我们也是要去汤之岛。汤之岛是你老家吗？”

“是的。”

“你老家可是个好地方啊。我们是要去汤之岛过正月。是有一家叫伊豆楼的旅馆吧。我们是要去那里。”

“我知道这家旅馆。”

“你家离那里近么？”

“有点距离。”

“那你家就不是在山谷里，是在下田街道边上吧。”

“是的。”

“那我们就一起去汤之岛吧。”

“阿洋，”她叫了声自己的孩子，“这位呀——”

“嗯。”

少年害羞得似乎整个人都要蜷缩起来了。他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少年，不如说更像个女孩子。

“这位同学老家在汤之岛，所以要回汤之岛过正月呢。——一路上能有个伴，真是太好了呀。”

“嗯。”

少年没有看洪作，只是很害羞地点了点头。洪作觉得很麻烦。他很不想要这样一对看起来出身良好的母子来做一路上的同伴。

开始检票之后，少年的母亲说道：“那我们出发吧。”洪作也站了起来。

“拿那么多行李很累吧。我来帮你拿吧。”

“不用了。”

“没关系。我来帮你拿。”

少年的母亲拿起了放在长椅子上的磨刀石包裹。

“好重啊。这是什么？”

“磨刀石。”

没办法，洪作只好回答道。

“怪不得呢。”少年的母亲说着，放下这个包裹，拿起点心盒，笑着说道，“这是饼干吧。”洪作觉得很不可思议，她怎么知道点心盒里装的是饼干呢。

“不知道是什么，别人给的。”洪作说道。

坐上火车之后，洪作在离那对优雅的母子稍稍有点远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没多少乘客，车厢内有很多空座位。

“到这里来坐吧。”少年的母亲喊道。

“我坐这里挺好的。”洪作拒绝道。

在那个白皙的少年和他妈妈身边，总让人感觉很拘束，难得坐回火车，在他们旁边的话，乐趣都要少一半了，洪作心说。

汽笛长鸣，同时车厢开始咣当咣当摇晃起来。火车像拼命拉着很多个车厢前进似的，慢慢地开动了，洪作也很快开始产生了旅愁。终于是踏上旅途了呀，他心想。

列车从第二个车站开出之后，少年走了过来。

“我妈说给你。”

他说着，递上一个用白纸包着的点心。洪作打开一看，是各种颜色的软糖粒。洪作想放进口袋里，就听少年的母亲说：“请吃吧。”

洪作觉得不按人家说的做不太好，于是就再次打开小纸包，把一小粒糖果扔进嘴巴。这东西自己很少吃到。这个少年肯定经常吃这些洋点心吧，他心想。

铁路的终点站是大仁。虽然并没有很远，但是从三岛到大仁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火车开五六分钟就会到一个小站。小站的名字都是直接用了洪作时常听到的村落名。站台上有一两个工作人员，一边口中不停地报着站名，一边从站台的这头走到那头。

洪作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不停从窗外闪过的风景。冬天荒凉的田野一望无际，处处能看到竹林，看到小河流淌而过，看到东一处西一处的人家。明明是司空见惯的风景，但是隔着火车车窗看去，就像是带着某种哀愁的异国风物。在田野上劳作的农民们，每当火车开近，几乎都会歇下手中的活，朝火车看过来。一想到他们各自有妻有子，洪作就能隔着车窗在每一个农民身上感受到他们的人生。有时觉得他们很幸福，

有时又觉得他们很不幸。

每次快到车站时，都会有道口。道口边总有几个男男女女站在那里，等着火车通过。跟三岛和沼津这些城市里的人相比，这些人无论从容貌还是从衣着上看，都更加土里土气。

少年给自己拿来了两个橘子。

“请吃吧。”少年的母亲又说道。

洪作不怎么想吃橘子，但是还是按她说的，剥开了橘子皮。

“马上就能看到天城了吧？”少年的母亲说道。

“还早呢。”洪作回答道。

怎么可能这会儿就看到天城呢，他心想。

车窗外几乎看不到狩野川。明明应该是跟铁路线路平行的，但实际上仅仅是不时能看到类似堤坝的东西而已。

再过一两站就到终点站大仁的时候，狩野川长长的身姿突然有一部分出现在了右侧。它怀抱着铺满小石块的河滩，缓缓地转了个大弯。

在洪作看来，此时的狩野川，跟他在沼津的御成桥上看到的，跟他每天在上学途中看到的都不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狩野川，他心想。河滩在冬天微弱的阳光下泛着冰冷的白光。澄澈的碧绿河水带着哗哗的水声，忽急忽缓地朝前奔流而去。洪作不知厌倦地凝望着狩野川的河水。他感到自己终于离故乡越来越近了。

火车到达终点站大仁之后，这次洪作没有再让少年的母亲帮忙，两只手拿着行李下了车。走到检票口，少年的母亲说道：“我来帮你拿个行李吧。巴士好像马上就要开了。”

“我坐下一趟巴士。有人拜托我带了这个，要送到送货店去。”

洪作说着，把装着磨刀石的包裹给对方看了下。

“是吗，那我们就先走了。正月的时候请到旅馆来玩呀。”接着，少年的母亲又说，“来，你来告别吧。这位是你的学长吧。”

于是，少年就拉着妈妈的袖子，害羞地小声说道：“再见。”

“不行，你得大声点，清楚说才行。”少年的母亲骂了少年两句，说道，“再见。”接着朝巴士的方向小跑过去了。

洪作看着这对优雅的母子的背影，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跟个女孩子似的，他心说。虽然之前偶尔会在路上碰到，但是那个时候可没觉得他像今天这样跟个女孩子似的。不过洪作并没有轻视那个少年。虽然他看起来很纤弱，很害羞，像女孩子一样，但是也有着其他少年身上所没有的美丽。这种美丽究竟是什么，洪作一时半会儿还想不清楚。说到美丽，他的眼睛很清纯，很干净，肤色白皙的脸颊也美丽。明明是个男孩子，怎么会那么美丽呢。他比兰子和玲子更美，也更无力。

等少年母子乘坐的巴士开走之后，洪作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了送货店的地址，然后就抱着行李，穿过广场朝那里走去了。

正当他穿过广场的时候，忽然从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喂，等一下，你是沼中的吗？”

三个比洪作稍微年长的少年走了过来。

洪作停下脚步，打量了一下少年们，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你是沼中的吗？”个子最高的少年伸着头问道。

“是的。”洪作警惕地回答道。

万一对方朝自己扑过来的话，必须得跑，可是拿着这么重的行李该怎么办呢，他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你去哪里？”另一个少年把手插在裤兜里，朝前弯着身子说道。

“汤之岛。”

“你去汤之岛做什么？”

“我家就在那里。”

“你家在那里？！你是汤之岛人啊。——开什么玩笑。”对方一脸凶狠地说道。

虽然他说开什么玩笑，但是洪作并没有开玩笑。

洪作拿着行李朝前走去。三个少年从后面跟了上来。

“喂，停下！”

身后传来了声音。洪作充耳不闻，还是朝前走着。他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停下脚步更安全些。

“你想要走着去汤之岛吗？喂！”

“.....”

“你说句话啊？喂！”

“.....”

“你个混蛋，太没礼貌了。”

不管他们怎么说，洪作就是不回应，当做没听见，只顾自己往前走。他想要尽快找到送货店，躲进里面去。

他来到一条商店林立的大街上，按车站工作人员说的，在一家木屐店旁拐了弯。街道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虽然两边都是人家，但是商店很少，行人也很少。少年们走到了洪作前面。洪作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停下脚步的时候，洪作看到前面五六家远的那家店似乎就是送货店。虽然站在这里看不到那家店屋顶的招牌，但是从店门口的样子来看，应该是送货店没错。

“你有点嚣张啊。什么嘛，脸还长得那么白！让我来替你改改性子吧。”高个子少年说道。

一瞬间，洪作只听得自己右脸颊上啪的一声。打人的不是那个高个子少年，而是个子最矮的少年。他动作敏捷得令人吃惊。洪作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举起手的。接着，又是这个小个子少年身子一动，刹那间，他的右手跟刚才一样又挥了过来。洪作把头往后一缩，躲开了对方的攻击，但这个时候他手上拿着的点心盒和装了磨刀石的包裹掉了。只有姑姑借给自己的行李箱还紧紧地抓在手里。

洪作拿着行李箱朝送货店跑去，跑进了店里。两个青年正弯着身子，在拆货物包的外箱。

“救命！”洪作说道。

“救命？不要太夸张哦。”一个青年直起身子说道。

“我刚刚在那里被不良少年打了。”洪作说道。

他把手按在挨了打的右脸颊上。好像被打得很厉害，脸颊都发烫了。

“挨打了？”另一个青年也直起身子说道。

“对方是什么人？”

“穿着学生制服。”

“哦。”对方盯着洪作的脸说道，“你挨了打所以跑到这里的吗？真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什么不打回去呢？”

“可是他们有三个人呢。”洪作说道。

可是，即使对方不是三个人，而是只有一个人，洪作也不敢跟对方对峙。那些人一看就不是好学生，那个打了自己的小个子少年动作敏捷，自己可比不上。都不知道他的右手什么时候伸过来的，突然就听到了脸颊挨打的声音。

“就算有三个人又怎样。男子汉大丈夫，挨打了就要打回去。就算明知道会被打败，也要扑过去。我跟你一起去，你打给我看看。”

说话的是一个肤色白皙，看起来似曾相识的高个子青年。他下身穿长裤、木屐，但是上身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红色夹克，打扮得就像是街上的大哥似的，透着几分豪迈。我真是逃了虎穴又进狼窝了，洪作心想。

“来，过来吧。我跟你一起去。那些家伙在哪里？”

青年朝街面上看了看。刚才那三个不良少年已经不见人影了，但是这才没过多少时间，他们肯定是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

“算了。”洪作拒绝道。

“算什么算。你看起来好弱啊。如果你觉得打不过人家，就拿起石头，朝人家脸上砸去。”

“算了。”

“什么算了。来，过来。我给你捡石头。”

青年盯着洪作。洪作感到一种恐惧。他感觉比起之前遇到的那些少年，眼前的这个青年更棘手。青年提到了石头，洪作这会儿才想起来自己带了磨刀石过来的。

“这里有一位叫清吉君的人吗？”洪作问道。

结果对方说：“你说清吉君，清吉君就是我呀。”

洪作不由得吃惊地盯着青年的脸。

“是三岛大里屋的阿寻托我带了磨刀石和信。”洪作说道。

于是青年就问：“你是从三岛来的？”

“是的。”

“你知道大里屋？”

“就在我家门口。”

“哦。——那真是对不住了。是吗，是吗？”

青年绷着的脸一下子缓和下来了。

“你是特地给我带来的吧。那真是太辛苦你了。谢谢，谢谢。”

他似乎忘了刚才挑唆自己去打架的事，从兜里掏出了蝙蝠牌香烟的烟盒。

“那真是辛苦你了。”

说着，清吉朝洪作的行李箱看了看。似乎是在找大里屋女佣托洪作带来的东西。洪作猛地想了起来。他刚才跑过来的时候把东西落在路上了。

“完了！”

话音刚落，洪作就朝街上飞奔出去了。路上什么都没有。回到刚才挨打的地方，对面的小巷里刚刚那三个少年又出现了。

“喂，你过来拿啊，在这里哦。”

耳边传来最高的那个少年的声音。

“你过来道歉就还给你哦。”

怎么想都没有需要自己道歉的理由。

“还给我。”洪作站在那里说道。

只要自己一靠近，那个小个子少年的胳膊肯定又会挥过来。负责打人的少年两手插在裤兜里，身体微微前屈着，盯着自己这边。还有一个少年把点心盒和装着磨刀石的包裹放在垃圾箱上摆弄着。

就在这时，清吉大步走了过来，对洪作说道：“你在这儿干吗呢？”

“被他们拿走了。”

“什么？”

“信和磨刀石。”

“他们是谁？”

清吉说着，这才朝小巷看去，看到那里站着三个少年之后，他一边说着：“喂，喂——，是你们吗？刚才打他的。”一边朝他们走去。三个少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是你们这些混蛋吗？抢了磨刀石和信的。”

清吉的声音忽然变得非常粗暴。

“还给他吧。”高个子少年对同伴说道。

“喂，还给他。”

另一个少年拿起放在垃圾箱上的点心盒和装了磨刀石的包裹，伸手递给了清吉。点心盒还好，包磨刀石的纸已经被撕破了，里面的磨刀石已经露了出来，而且磨刀石已经破了。洪作觉得可能是掉到地上的时候弄破的。

“怎么回事？怎么破了？”清吉说道。

“我捡起来的时候就已经破了。”

高个子少年回答道。

“什么！你个混蛋。”

清吉怒气冲冲地举起了拳头，又放下了。

“信在哪里？”

这次是问洪作的。

“跟磨刀石放一起了。”洪作说道。

三个少年突然变得慌张起来，各自盯着自己的脚尖。

“信在哪里？”清吉怒吼道。三个少年齐齐后退了一步。

“混蛋，你们把信弄到哪里去了？”

清吉也突然变得一脸严肃，朝四周看了看。

“你没看到？”高个子少年对小个子少年说道。

“我不知道。是你捡的啊。”

“是我捡的，但是我马上就给你了呀。”

“撒谎，不是给我了，是给杉山了。”

于是，那个叫杉山的少年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旁边看着。我——”说到一半，他忽然神情一变，说道，“可能是那个……那边的阴沟里好像掉了什么进去。”

“什么！”

清吉朝三个少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放了狠话。

“不管怎样，你们先去把信找到，给我拿过来。要是拿不过来，妈拉个巴子，我可饶不了你们。”

他神色凶狠，看来三个少年如果不能把信找到拿过来的话，是真不能善了了。

少年之一朝小巷另一端的阴沟走去，朝里面看了看。

“有了！是这个吧。”

其他两个少年也赶紧朝那边跑了过去。他们俩也朝阴沟里看了看，小个子少年说道：“在这里，在这里！”

洪作也和清吉一起朝那边走去，朝阴沟里看了看。果然有一个四方形的信封掉在阴沟里了。

“捡起来！”清吉朝小个子少年命令道。

对方马上弯下身子捡起了已经脏兮兮的信封。

“擦干净！”清吉再次命令道。

少年赶紧用自己的裤子擦了擦。清吉拿起信封，马上拆开，把里面装着的便笺纸放进了裤兜，把信封揉成一团，扔在了那里。

三个少年想要偷偷离开，结果又被清吉叫住了。

“站住，站住！”

“你们不道歉就想离开吗？——道歉！”

“对不起。”

高个子少年怏气似的说道，低下了头。

“你这算什么道歉。——不是向我道歉。——向他道歉！”清吉用下巴朝洪作指了指，说道，“你们仨，连这样嫩得跟葱白似的小孩子都打得下手吗！”

“说对不起，好好道歉！”清吉又说道。

高个子少年赌气似的朝洪作轻轻低了一下头。

“你俩也道歉！”清吉对另外两人也说道。

“真烦人，”小个子少年说道，“没啥需要道歉的啊。”

“就算没有也要道歉！”

清吉朝对方走近了两三步，于是少年也做了做样子，低了下头。另一个少年也跟着做了。少年们很快背对着清吉和洪作，朝小巷深处走去。

洪作和清吉一起回到了送货店，拿起放在那里的行李箱，跟清吉道别：“再见。”

“要回去了吗？——请代我问好。”

清吉正在看信，只有这时眼睛才离开了信。问好的对象当然就是大里屋的胖女佣了。

洪作离开送货店，朝车站走去。正要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时，看到刚才那三个少年朝自己走了过来。

洪作看到少年们的身影，心想，来吧，让我好好陪你们玩玩。他心里涌起了刚才没有的勇气。他不知道自己心中为什么会产生勇气，但是此刻那些少年在他眼里已不再可怕，这令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巴士车站看不到巴士，也看不到等车的乘客。

看到三个少年朝自己走来，洪作心想，反正要打架的，那就自己主动进攻吧。洪作把行李箱和点心盒放在地上，迎着那三个正朝自己走来的少年走了过去。

三个少年停下了脚步。洪作突然朝小个子少年喊了一声：

“喂！”

“干吗？”对方说着，后退了一步，又说道：“干吗呀？”

“刚才是你打我的。”洪作说道。

“我打的。不好意思打了你哦。”

说着，少年又朝后退了一步。

“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打我！”

洪作朝前走了两三步。

“因为你在晃悠啊。”

说着，少年又后退了一步，对两个同伴说道：“喂，我们回去吧。”

他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了进攻的勇气。洪作又朝高个子少年看去。高个子少年也后退了一步，说道：“我们回去吧，啊。”

洪作朝剩下的那个少年看去，那个少年也说“回去吧”，后退了两三步，然后三人一起背对着洪作，朝对面走去了。洪作觉得很没意思。他们刚才打自己时的那种凶狠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似乎不管自己说什么，他们也不准备搭腔了。他们知道洪作认识清吉，觉得清吉很可怕，所以就想着不要跟洪作打交道比较好吧。毫无疑问，这三个是不良少年，但是作为不良少年来说，他们三个是很胆小，很窝囊的。

洪作因为他们三个主动退去心情很好。如果一味地任由他们打，自己肯定会一直觉得不甘心，最后自己总算想到了要主动进攻，这多少给自己保留了一点自尊心。

在三个少年的身影从车站前的广场上消失之后，洪作感到自己还是很兴奋。在少年们走得不见人影之后，他反而用力握住了拳头，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喂，那是你的行李吧？要不要坐巴士啊？”

洪作听到有人在跟自己说话，就回过头去。是一个穿着和服的中年男人在离自己稍稍有点距离的地方朝自己说话。再一看，巴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了，已经有几个乘客坐上去了。

洪作赶紧朝之前放行李箱和点心盒的地方跑了回去。

“你这是没坐过巴士吗？——甭这么呆头呆脑的。”男人说道。

是一种毫不客气的训斥口气。但是洪作并没有觉得不快。自己呆头呆脑的样子也是事实，再说这人说的话带着明显的当地口音。一种无法言说的怀念就像水一样渗透了他的身体。不管是三岛还是沼津，男男女女们所说的话跟伊豆话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即使是同一个地方的话，三岛和沼津人所说的话更具有都市风格。

洪作坐上了巴士。上面有三个男人，四个女人，大家都长一样。那是伊豆人独有的面孔。大家都长着一样的脸，没有圆脸长脸这样的区别。巴士是前往汤之岛的。终点站是汤之岛，所以车上这些乘客都是住在狩野川山谷中的人。

“喂，初中生，你要去哪里？”刚刚那个男人在对面角落里的座位上朝洪作说道。

“汤之岛。”洪作说道。

“那你知道汤之岛的铁匠吗？”

“知道。”

“那能托你件事吗？”对方说道。

这个男人一看就是个农民。

“能帮我把这个包裹带给铁匠吗？”

说着，男人拿出了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裹。

“这是啥？”洪作不高兴地说道。他现在很讨厌给别人带东西。

“你只要说是出口的铃木，他们就明白了。”

男人拿着包裹站了起来。

“好孩子，帮我带过去吧。”

我可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好孩子，只是你这么自说自话地让人给你带东西，也太失礼了吧，洪作心想。但是，他也没想到拒绝的借口。

“只要带过去就好了吧？”洪作说道。

“你只是拿过去放在那里的话，他们就不知道是谁托你带过去的了。你得跟他们说是出口的铃木。行吧？如果你能顺便跟他们说下再做一个跟这个一样的东西，那就更好了。你能顺便再帮我说这句吗？”对方说道。

洪作接过包裹，放进了行李箱。里面好像包着五六根大钉子似的東西。

“可以吗？别忘了哟。”

“嗯。”

“你小子看着就像容易忘事的。长的就是容易忘事的样子。你可不能放进行李箱里就忘了呀。到家之后就赶紧把它拿出来，不要忘了拿到铁匠那里去哟。”男人唠唠叨叨地说道。

“我不是说了莫得问题嘛。”

洪作也开始说起当地话。男人在车厢的摇晃中东倒西歪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接着隔壁的老婆婆用跟她长满皱纹的脸不相符的嗓门大声说道：“恁知道铁匠隔壁那家的媳妇吗？”

“恁”就是“你”的意思。洪作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这么说话，但是现在基本听不到了。

“不知道。”洪作说道。

他是真不知道。说是铁匠隔壁，那可有左边和右边两家呢。只说是隔壁，他也不知道老婆婆说的是哪家。

“不知道吗？哼。”老婆婆露出几分轻蔑的神情，说道，“走出了村子，上了城里的学校，村里的事就啥也不知道了。”

洪作没理她，沉默着。他有点生气，但也有几分怀念。

洪作背对着男人和老婆婆，侧着身子坐在座位上。难得坐上了回故乡的巴士，他不想被任何人打扰，只想欣赏欣赏车窗外的风景。

还看不到天城山。狩野川河水漫漫，河流怀抱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奔流向前。跟在御成桥上见到的狩野川看着完全不像是同一条河。这才是真正的狩野川，洪作再次这么想道。在车厢剧烈的摇晃中，巴士在下田街道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驶着。

巴士在好几个车站都没有停，直接开过去了。说是车站，其实并没有什么建筑物，只有一个写着车站名的木牌子在那里立着。没有看到有乘客站在那里的话，就不用特地停下来。

但是，有时候在不是车站的地方巴士也会停下来。有一次，路边的农家中突然跑出一个人来，对着巴士大喊。他喊的是什么，车里的人听不到，但是那人两手高举着拼命朝巴士跑来，差点让人以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时，车里的某位乘客就会对司机喊：“喂，停下。有人在喊呢。”司机嘴上抱怨着：“那家伙老是让人带东西去公所。坏习惯很多，才不帮他带呢。”一边还是把车停了下来。

那男人喘着粗气跑了过来，把一个大大的蒲包扔到车上，说道：“把这个带到公所。”

“运费很贵的哦。”司机说。

“运费？！又不是让你给我背过去，要什么运费啊。这不是让巴士运过去的嘛。”

“好嘛，你既然这么说，到了公所前面，你就让它自己下车吧。我可不管了。”

司机说着转动了方向盘。车又开始朝前驶去。

“每天都让人带东西，又不给运费，这如意算盘也打得太响了吧。哪怕收他个红薯也行啊。”乘客中有人说道。

“收他个红薯，下次他敢给你把马都牵来。那样你们就别坐车了，就让马坐吧。”

听了司机的话，乘客们都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看来被人拜托带东西的不只是自己啊，洪作心想。连巴士都会被人拜托呢。

巴士来到一个叫出口的村子，除了洪作之外的乘客全都下车了。

“喂，婆婆，你还没买票呢。”司机对正要下车的老婆婆说道。

“我一个老太婆，免费让我乘一下也没事啦。”老婆婆说道。

“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没钱。钱都让媳妇拿走啦。下次你跟我媳妇要吧。”

“不行，不行！”

司机站了起来。老婆婆没办法，只好没好气地说：“拿走，拿走！”把几个铜子儿递给了司机。

不久，前方可以看到绵延的天城山了。那是洪作幼年时期每天都会站在汤之岛的村子里远眺的天城群山。无论是山形、山色还是山脊，都是记忆中令人怀念的熟悉。只是因为此时离得远，所以这些看起来都显得很小时。

可以看到天城山了！洪作口中说道。

仰望故乡山水的严肃化作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动，浸润了他的整个身心。

可以看到天城山了！

洪作把脸紧紧地贴在靠近狩野川这一侧的车窗上，贪婪地望着远处的天城群山。从这一带开始，洪作对巴士即将经过的村落了如指掌。说是村落，其实只是几户农家点点散落于山间。无论是这些农家屋后的竹林，还是他们四周的石头围墙或是花草篱笆，又或是快要坍塌的仓库，都是他过去见到过的。虽然他很少到这边来，但是一年中总会来个两三次，或是远足，或是参观邻村青羽根小学的运动。

巴士在月之濑村停了下来。一位中年大婶抱着很多行李上了车。她一坐下，就朝洪作这边看了看，开口问道：“你是洪作吧？”

“是的。”洪作回答道。

“都要认不出来了。长大了呢。已经是优秀的初中生了。”接着，她又说道，“你是回来跟外公外婆过正月吧？”

“是的。”

“那可真不错。”大婶说道。

可是洪作不记得这是哪家的大婶。应该是见过的，但是记不起来了。

“你小时候学习就很好，长大后肯定会很有出息的。”

“.....”

“你一看就是个有出息的。在初中也是第一名吧。”

洪作只是笑着，没有说话。哪有什么第一名啊，他心想。初一的时候确实是第一名，但是后面成绩越来越下滑，现在都要被赶到寺庙里去了。但是，听到对方表扬自己，洪作还是觉得心情很好。很久没有人表扬自己了。

洪作把转向大婶的身体，再次转向车窗。

啊，门野原！洪作低声叫了起来。伯父家就在门野原。田野对面可以看到他们家，四周围着低低的石墙。

“你爸爸老家就在这里吧？”大婶说道。

这位大婶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啊，洪作心想。

在父亲的老家石守家，伯父和伯母都还健在。山脚下围着石墙的祖屋里，现在住着伯父大儿子夫妻以及大儿子家的孩子们，伯父和伯母在巴士开过的道路边上造了个小房子，现在已经搬到那里去了。

巴士从他们家门口开过。伯父和伯母好像都在房子里面，外面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洪作上小学的时候，伯父是校长，因为不苟言笑，所以不仅学校员工和学生们怕他，连村里人也都很怕他。洪作也唯有在这个伯父面前才会老实一点。伯父很少笑，说话时也总是一副气冲冲的样子。

路在门野原村外拐了个大弯，车子从这里开过了狩野川。嵯峨泽桥翻新了，看着都不像嵯峨泽桥了。过了桥就到了市山村，这是汤之岛隔

壁的村子。到了这里，所有映入眼帘的东西都变得无比熟悉。洪作甚至知道哪家家里有怎样的孩子。

到了市山村里，大婶说道：“对不住了，让我在这里下成不？”巴士停了下来。大婶好像是市山村人。洪作认识这个村子里所有孩子，但是他不认识这些大人。

“洪作，过年开心啊。”大婶说道。

因为大婶带了很多行李，洪作就帮她把其中一个拿到了车门口。

结果，大婶又说道：“聪明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多热心啊。”

她似乎始终认为洪作是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大婶下车之后，巴士朝终点站开去。来到市山村外，立马就能看到比市山村高很多的汤之岛村。洪作看到了跟已经去世的老婆婆一起住过的房子外枝叶繁茂的树木。看到了曾经每天游玩的山坡和田野。看到了最最怀念的熊野山。记忆中熊野山明明还要更高大的，可是眼前的山看起来却那么小。熊野山山顶上有村里人的墓地。洪作记得那山明明不是这么小的。山真的是变小了。

巴士开过了竹桥。过了桥，就是汤之岛了。巴士把村子里的人家都抛在了车后，一会儿就到了村公所前面的终点站。

洪作下了车。在那里玩的孩子们看着他，有几个人似乎认出了他，他们一边叫嚷着，一边跑了起来。他们跑的方向各不相同。他们是各自跑回家，去跟家里人报告洪作回来了这件事吧。

洪作拎着行李箱和点心盒，走了两三步，就听到一个从对面走过来的农家大婶对自己说道：“这不是洪作吗？”“你回来了呀。”

洪作朝她低了低头，继续往前走，结果又听到别的老婆婆的声音：“这位，这位不是洪作君吗？”

对方说话非常客气。洪作没有听她说完，就从大路拐进了一条小路。

巴士站在新路上，但是外祖父和外祖母住的上之家的房子是朝着老路的。洪作在连接新路和老路的小路上走着。这条路是往上延伸的上坡路，路面上裸露着小石头。这是因为每次下雨，水流都会冲走沙子，石头就露了出来。

洪作心想，这路可真够糟糕的。三岛和沼津没有这样的路。但是，上小学的时候，洪作每天都会走这条路。很快就能看到外祖父家房子的屋后了。

洪作在中途停下了脚步。房子只剩下了一半。朝屋后的一侧，有一半房子都不见了。看起来非常凄惨。洪作很吃惊。房子怎么只剩一半了呢。

对门一个四十多岁的开杂货店的阿姨拎着水桶从家里走了出来。阿姨看到洪作，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似乎很吃惊似的说道：“这不是洪作吗？”

洪作颌首。

“都快要记不清你的长相啦，你可是回来了。”接着，阿姨走到路上，大声喊道，“上之家的奶奶，你家阿洪回来了哟。”

于是，外祖母弯着腰从上之家的后门走了出来。“是洪作吗？”她神色温和地看了看洪作，又对杂货店的阿姨道谢，“谢谢啦。托您的福，我家洪作回来了。多谢您的关照。”

外祖母以前就这样，只要看到人就会道谢。像现在，杂货店的阿姨根本没有关照洪作什么。只是叫了外祖母，告诉她洪作回来了而已。

洪作穿过设在花草篱笆中的木门，走进上之家的后门，问道：“外婆，家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啊？”

“房子吗？房子有一半都没了。那么大的房子，现在就剩下一半了，不过有你住的地方，不用担心。”外祖母说道。

“我没担心这个。房子怎么会没的？”

结果，外祖母一脸欲言又止的神情。

“这些事，你就不要多想了。——房子的事，你可不要对你外公说起。这一点你可要记住哦。”

接着，她又说道：“来，进来吧。累了吧。又坐火车，又坐巴士的，很辛苦吧。肯定很累很累了。来，快进来，喝杯茶休息休息。”

“哪有累啊。”

“那么大老远过来，肯定很辛苦的。”

“有什么远的。从三岛过来而已。”

洪作看着只剩下一半的房子。不管怎么说，看上去都觉得很奇怪。

走进家里，里面光线昏暗。以前做生意的时候，进门处那个房间是当做店面的，因为有门口照进来的亮光，所以并没有那么暗，但是在房子里间的客厅就很暗了，在眼睛适应之前，都看不到放着的东西。

不过，洪作很怀念这种昏暗。在汤之岛，很多人家家里都是这么昏暗的。农民的房子是昏暗的，不是农民的人家家里也是昏暗的。洪作久违地走进上之家，心想，我的幼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昏暗中度过的。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外祖父文太也不见人影。

洪作想去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仓库看看。他放下行李箱，很快走出了家门。外面已经快到傍晚了。

走到大路上，他看到自己家旁边有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们正围在一起。有两三个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剩下的大都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样子，还有没上小学的五六岁的孩子也混在其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穿着竖条纹的和服和外褂，怕冷似的袖着手，缩着身子。其中还有人把外褂的下摆撩起来，蒙在头上。自己也是这么长大的，洪作心想。大家脚上都穿着草鞋。

孩子们围在一起，只有眼睛认真地朝洪作这边看着。洪作知道这些孩子是在等自己出来。洪作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只要村子里来个不常

见的人，就会呼朋唤友，聚集在那个人去的那家人家门口。

洪作朝这些年龄不一的孩子们一一看去。洪作还在汤之岛的时候，这些孩子应该刚上小学或者是还没上小学。他对其中有些孩子稍微有点印象，对另外一些则毫无印象，完全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

洪作朝他们走了过去，结果那些孩子就如临大敌似的，围在一起开始往后退。

“喂，你是阿勘的弟弟吧？”洪作对其中一个孩子说道。

听了这话，孩子们哇的一声，四散而逃。大家在大路上朝四面八方跑开了。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们跑得慢，撞在一起，当场摔倒在地。一个爬起来，继续一脸认真地朝前跑去，另一个则大声地哭了起来。

洪作知道眼前这些村里孩子做的事跟自己以前做的一模一样。洪作走出上之家，走过五六户人家，朝自己从小生活的房子走去。看到洪作往前走了，四散开去的孩子们又聚集起来，远远地缀在洪作身后。一旦洪作停下脚步，他们也立马停下来。

洪作没有管他们，继续往前走着。身后不停有人在叫“阿洪”“洪作”。暮色越来越深了。

洪作和老婆婆阿缝一起住的房子，也跟上之家一样，在老路旁边。现在主屋已经租给了一个叫做奥村的医生，主屋后面的仓库则一直空着。洪作的幼年时期是跟没有血缘关系的老婆婆一起在仓库度过的，所以仓库中保留着很多他的童年记忆。

暮色渐渐四合，但是洪作之前一直想着，在重新踏上汤之岛的土地的第一天，一定要去自己度过了童年时光的仓库看看。从主屋旁边绕过院子走到后门是去仓库最近的路，但是洪作考虑到主屋里住着人，就决定走外面的田野绕到仓库去。洪作朝田塍走去，身后那群孩子也跟着朝田塍走去。

洪作走到中途，跳进了低于田野的院子里，来到了仓库前。在洪作眼中，仓库也变小了，变得寒酸了。记忆中，仓库要比这更大，更气

派。不仅仓库变小了，连仓库前的紫薇花树、柿子树、杜鹃花树都感觉小了一圈似的。田野和房子之间流淌的那条小河看着也非常狭小。

洪作推了推仓库沉重的门。因为上了锁，所以门纹丝不动，但是这种触感，还依稀残留在洪作的记忆中。洪作离开仓库，摸了摸紫薇花树光滑的树皮，也摸了摸柿子树粗糙的树皮。

孩子们也学着洪作的样子，一一做了洪作所做的事情。一个个摸了仓库的门、紫薇花树、柿子树。

此时，四周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洪作打算明天再来，就沿着水车旁边的小路走到了田野上。孩子们也跟在洪作身后有样学样。

第二天，洪作在上之家的二楼早早就醒了。这里和三岛不同，是听不到丝毫声音的万籁俱寂。洪作心想，这就是汤之岛的宁静。

洪作起床，很快来到楼下。外祖父还在睡，但是外祖母已经起床了，正在厨房忙碌着。以前，水井就在房子的后门处，现在有一半房子没了，所以水井离房子就远了。

“我去平渊看看。”洪作说。

“这么冷的天，就别去河边了吧。”

接着，外祖母又说：“先洗脸吧。——就算成了初中生，脸还是要洗的呀。”

洪作想回二楼去拿洗漱用品。

“外婆给你拿。”

外祖母走进家里，很快拿来了崭新的毛巾和牙刷。

“我自己带了。”洪作说道。

“用这个吧。知道你要回来，外婆特地提前准备好的。”

外祖母说着，跟着洪作来到井边，用肥皂洗了洗脸盆，然后就准备提水往里面倒水。洪作看着外祖母细细的手腕抓着水井上的水桶，就说：“太危险了，我来拎吧。”

“没事，我习惯了，还是外婆我提得好吧。”外祖母这样说道。

外祖父脾气很臭，一点都不和蔼，但是外祖母正好相反，是个像菩萨一样的善人，非常温柔。

“水井变远了呢。”洪作一边提水一边说道。

外祖母神情悲伤地劝洪作：“好孩子，在你外公面前可不要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洪作故意问道。

“水井变远了，这事也不是你外公想看到的。水井离厨房远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外祖母说道。

“我讨厌外公。”

“为什么，外公很好呀。”

“是外公把一半房子卖了吧。”

“什么，哪里有卖掉啊！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哦，不能瞎说。”

外祖母一脸认真地、慢慢地左右摇了摇头。接着又说道：“是外婆不好。一切都是外婆不好。”

洪作心想，又来了。外祖母以前就这样，认为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是自己的责任。而且，她还不是就嘴上这么说，而是真的打心眼里这么认为的。

洗完脸，洪作马上走到了大路上。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洪作几乎每天都会沿着这条通往长野村的路走着去平渊。在汤之岛最令他怀念的就是仓库和平渊了。平渊和仓库一样，洪作觉得自己不亲眼看看就放不下。

十二月末清晨的空气是冰冷的。洪作把手插在学生制服的裤兜里，一边吐着白汽，一边沿着不见人影的道路走去。走了一会儿，就来到了门口有一棵大银杏树的酒屋前。说是酒屋，但这家并不是卖酒的店，而是做酒的店。这家跟洪作家是亲戚，也是小学同班同学芳卫家。他们家人好像都还没有起床，木板门都还关着。

洪作眺望着郁郁葱葱的银杏树，那树茂盛得快要把整个房子都盖起来了。他觉得这次回来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变小了一圈，唯有这棵银杏树还是那么高大。

在酒屋门口拐了弯，接下来的路，在到长野村之前，两边再没有人了。路的一边是地势高出一截的田野，和路之间隔着条小河，另一边地势下沉，隔了两三块梯田，远处是长野川的河水。

路已经上冻了，路面上随处可见的水洼上都结了厚厚的冰。在汤之岛村和长野村交界处有一座小桥，洪作走到桥下，朝平渊走去。悬崖边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路通向一个被称作平渊的孩子们的游泳场，但是除了夏天，谁也不会走这条路，所以现在路都不大走得通了，到处都是小石头。

夏天的时候，悬崖上百合花盛开。一说到平渊，洪作眼前就会浮现出它夏天的样子，但是现在，连杂草都已经枯萎了。洪作沿着小路，来到平渊岸边。平渊看着也变小了。怎么会这么小呢，洪作心想。以前，二十多个孩子从早到晚都在这里玩，这么点地方怎么看都容不下那么多孩子呀。

洪作的身体因为寒冷不停地颤抖着，但是他还是呆呆地站在平渊岸边。平渊看着变小了，但是水流的声音还是跟以前一样。河里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河水闪烁着冰冷的色泽，带着水花，从石头和石头之间流淌而过。

洪作静静地听着。在流水声中，还夹杂着些微的人声。洪作朝四周看了看，没有看到人影。是听错了吧，他心想。可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了人声。这次他听清楚了，是孩子的声音。不一会儿，他看到三个孩子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从下游朝这边过来了。

那三个孩子发现洪作在这里，都各自在石头上停了下来。但过了一会儿又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朝自己这边过来了。

洪作朝孩子们走了过去。这些少年看着像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洪作一个都不认识。

“你们要去哪里？”洪作问道。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一脸狐疑地看着洪作，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人说道：“去挖黏土。”

“哪里有黏土？”洪作又问道。

三人又互相看了一眼。

“不知道。”其中一人说道。

“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去挖黏土吗，怎么会不知道呢。”接着他又朝其中个子最矮的少年问道。

少年拖着鼻涕，却长着一双大眼睛。

“你们知道吗？”

“嗯，我们也不知道。”大眼睛说道。

接着三个少年离开洪作，又开始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他们似乎想去对岸。虽然他们明知道黏土在哪里却不肯告诉自己，有点故意隐瞒的意思，但是洪作记得自己小时候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黏土一般都在悬崖滑落到河里的滑坡处。自己也曾偶尔发现过，简直就像发现了金块一样，把它当做一个大秘密，连朋友都轻易不肯告诉。如果告诉别人具体地点的话，很快就会被很多人知道，大家蜂拥而至，很快就会被挖光的。

孩子们如果白天去挖黏土的话，就有可能被朋友们知道。所以才这么小心翼翼地，一大早只叫上最好的小伙伴一起去挖。

洪作想跟这三个孩子一起去。他也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来

到了对岸。走到山脚下的小路，他朝少年们喊了一声“喂”。

走在前面的少年们齐刷刷停下了脚步。三人又互相看了看，似乎是在商量就这么跑开，还是等洪作走过来。少年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洪作走过去，说：“告诉我吧。——我也知道一个以前挖到过黏土的地方。我告诉你们，你们也告诉我吧。”

于是最大的那个孩子说道：“那就告诉你吧。不过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哦。”

孩子们突然开始叽叽喳喳地说起来，带头朝前走去。

少年们又从山脚下的小路走到了河里，开始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洪作也跟着他们，来到了比平渊更上游的地方。

来到对岸，孩子们聚集在了一处悬崖边。离水面一米左右的灌木丛，就是可以挖到黏土的秘密场所。大眼睛第一个弯下身子，抓起一把黏土，夸耀似的给洪作看了看，笑了。看着他的笑脸，洪作说道：“你是开自行车店那家的孩子吧？”

说是自行车店，但并不是卖自行车的，他家爸爸是修自行车的，所以大家都叫自行车店。这个孩子的笑容跟他爸的一模一样。

“嗯。”

大眼睛半是害羞似的点点头。

另外两个少年也都各自抓起一把黏土，把手伸进冰冷的河水中，开始揉捏起来。

“这要是能吃就好了。”一个少年说道。

于是，大眼睛似乎想起了早上吃的饭。

“我家今天吃的是大酱汤和豆腐。”接着，他又说，“我们回去吧。”

很快其他两人也同意回去了。洪作也赞成回去。河边的风太冷了，他想尽快离开河滩。

和来的时候一样，大家都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洪作没有孩子们跳得好。上小学的时候，自己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时，总是能够很快判断出那块石头到底稳不稳，但是离开河仅仅两三年，他的这种判断力就下降了。孩子们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的样子，就像蚂蚱一样。他们刚跳到一块石头，就马上物色下一块可以落脚的石头，然后跳过去。他们能够很清楚地判断出哪块石头稳，哪块石头不稳。如果不小心踩到不稳的石头，就会掉进河水中，不过他们很少产生这种失误。

洪作知道自己的能力下降了很多。孩子们都已经到对岸了，洪作还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少年们等着洪作过来。等到洪作也到了山脚下的小路上，三个少年才跟他一起往前走。

“我们明天来做陷阱抓山麻雀吧。”一个少年说道。

“嗯。”

另外两人表示同意。然后他们都看了看洪作。好像是在说如果你也想来的话那就来吧。这些孩子不知不觉间似乎跟洪作亲近起来了。

洪作和孩子们一起从河边回来之后，在上之家门前跟他们告了别。外祖父文太从后门处抱了一箱子空啤酒瓶过来，不知道要做什么用。外祖父在家里老是闲不下来。从早到晚都在房子外面吭哧吭哧弄这个弄那个。而且他做的那些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一会儿把东西从杂物间里搬出来，一会儿又把东西放回杂物间，很多时候他做的都是这样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虽然在别人看来这些事毫无意义，但是对文太本人来说，却常常有着非做不可的理由。外祖母阿种是唯一理解外祖父文太的人。文太一看到洪作，就问：“你去哪儿了？”

“去平渊了。”

“平渊？”外祖父一脸不悦，“这么冷的天竟然还去平渊？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学习学习。第二学期的成绩怎么样？”

“一般般。”洪作回答道。

“一般般是什么意思？成绩是下降了，还是提高了？”

“不知道。”

“学校发了成绩单了吧？”

“嗯。”

“上面都写了吧？”

“没有写清楚。”

“没写？我可从没听过有这样的成绩单。你小子——”

洪作没有理外祖父的话，走进了家里。他闻到了大酱汤的味道。和三岛真门家的大酱汤的味道不同，这是汤之岛的大酱汤独有的香味。外祖母阿种正在做早饭。在厨房和起居室之间来来回回的外祖母腰已经有些弯了。平常还不觉，当她在厨房和起居室之间来回走动时，就会看得特别清楚。

“外婆，你的腰弯了。”洪作说道。

“是啊。真愁人啊。”外祖母仿佛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来帮你端。”

“端什么？”

“你要端大酱汤过去吧？”

“让洪作你来端大酱汤的话，外婆要挨你妈妈的骂的。”

“骂什么骂呀。”

“你肚子饿了吧。马上就开饭了。你先去那里坐下吧。——端大酱汤这点事，就算你不帮忙，外婆也做得来。你外公也还在工作呢。外婆我这点事总要做得来的。”外祖母说道。

外祖父文太、外祖母阿种和洪作三人围坐在小小的餐桌旁。除了大

酱汤之外，还有金山寺大酱、咸菜、什锦酱菜、醋渍山萵菜茎。这些东西都用小碗装着，排列在餐桌上。跟以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不仅是上之家，在这个村子里，每家每户的早饭大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想今天去仓库里面看看。”洪作说道。

“去仓库里面看什么？”外祖父问道。

“就是想去看看。”

“有什么意思呢。又没什么事，竟然还有人会想要去仓库那种地方。”

“洪作在那个仓库住了好多年呢。那么久没去了，也会想要去看看的吧。那里还留着最疼爱洪作的老奶奶的气息呢。”外祖母说道。

对于反对自己的人，无论是谁，外祖父总是会毫不留情地教训一顿，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对外祖母，他什么话都没说。

吃完早饭之后，外祖母拿着个大钥匙，跟洪作一起前往仓库。在路上，每次碰到村里的大婶，洪作都得停下脚步，颌首致意。

“哎呀呀，洪作，难得你没忘了我们汤之岛，还回来了呀。”

有的大婶这么说。

“是阿洪啊。啊呀呀，已经完全长成个男子汉啦。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小年轻呢。”

有的大婶这么说着，还拍了拍洪作的肩。每次被拍到肩，洪作都会感到一阵厌恶。

“哎呀呀，哎呀呀，这不是洪作少爷嘛。难得您这么忙还回来探亲哪。这次待到什么时候？待到正月，是吗？身体怎么样？连感冒都没有，是吗？那可真是，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也有人这样说。洪作一句话都没说，对方就自问自答了。而且，还非常郑重，完全把洪作当大人来对待。

对这些大婶，外祖母一律说“托您的福了”“真是不好意思了”。

终于快到仓库前的时候，附近的一个老婆婆，弓着身子，朝洪作和外祖母追了过来。

“都长这么大了呀！让婆婆我看看。看看又不会少块肉啦。”

她弯着腰，头发全白了，但是说话声比那些年轻的大婶还要大。洪作想赶紧进仓库去，但是老婆婆已经追来了，就只好站在那里了。

“我真是没见过像阿洪你这么薄情的人哦。招呼都不打一个，就从我家门口过去了。看看现在，就知道以后会怎样了。真是太可怕，太可怕了哟。”老婆婆说道。

但其实她的语气中没有半点生气的意思。

“你要进仓库吗？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呀。你家阿婆虽说人刻薄了些，但是对你真是好啊。你还记得你阿婆吗？”

“记得。”洪作说道。

“是该记住啊。你家阿婆，别人都讨厌她，但是她对洪作你真是疼到骨子里了。要是连洪作你都把她忘了，你阿婆死都合不上眼啊，会变成鬼来找你的哦。”

洪作并没有对老婆婆说的话感到生气，但是他实在不想跟她再啰唆个没完了。他从外祖母手中拿过钥匙，丢下她们两人，自己一个人朝仓库走去。

洪作把钥匙插进大门的钥匙孔内，打开了沉重的门。这门比想象中的更重。阿缝婆婆那时候每天都要开关这么沉的门吧。

仓库里非常干净。洪作还以为会积满灰尘，结果连灰尘都没有。知道洪作要回来，所以外祖母阿种特意打扫了一番吧。

一脚踏入仓库里，洪作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仓库独有的冰冷中带点发霉的气味，渗透了洪作整个身心。洪作心想，就是这个气味。在这样

的气味中，洪作度过了自己五岁到十三岁的时光。洪作用力吸了吸鼻子。无法抑制的怀念。洪作爬上楼梯。二楼一片黑暗。他摸索着打开了南边的窗户。楼下铺的是地板，二楼铺的是榻榻米。

光线从镶了铁窗框的窗户中透进来，整个房间浮现在眼前。这里也同样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二楼有两个房间，一间有四叠^[2]半大，另一间有六叠左右，但是现在中间的隔断已经被去掉了，变成了一个房间。

洪作把北边的窗户也打开了。南北两边的窗户都很小，但是有了这两个窗户照进来的光线，整个房间的采光就很充足了。洪作在北边的窗户旁坐了下来。上小学时用过的小书桌，还跟那个时候一样，放在窗边。

从北边的窗户向外看去，外面还跟小学的时候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窗边那棵石榴树的树枝，还跟以前一样，伸到了窗户上。比房子的宅基地还高几分的田野不断延伸，渐渐地落入到了平渊所在的长野川的山谷中。当然，从这个窗子是看不到山谷的。田野在中途就从视野中消失了，接着就能看到山谷对面的市山村以及从市山村中穿过的下田街道的一部分。

洪作小时候每天都会透过这个窗子看行驶在下田街道上的马车。道路和马车看起来就像玩具一样小，但是只要一想到这条路连接着三岛、沼津这些城市，那些马车会把未知国度的陌生人从城市带到这个山间小村庄，他就无法只是在一旁天真地远远看着。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马车换成了巴士。换成巴士后，那速度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阿洪，巴士要开过来啦。

阿缝婆婆一说，洪作马上就会跑到这个窗子边上。

——婆婆，巴士来啦。

相反地，如果是洪作这样通知的话，阿缝婆婆也会一边走到窗边一边问：“在哪呢？”

洪作久违地透过窗子看到了这些风景。原本应该能够看到富士山正面的，但是天阴着，所以只能看到山脚的一部分。洪作小时候一直坚信，从这个窗户中看到的小小的美丽的富士山，是日本最美的富士山。

——其他地方看到的富士山有什么好看的，从我们仓库中看到的富士才是整个日本最美的。

这句话就像阿缝婆婆的口头禅似的。洪作也一直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直到现在，洪作的这一想法也没有改变。虽然今天从窗户中看不到富士山，但是天放晴的话，跟在三岛、沼津看到的富士山不同，这里能够看到日本最美的富士山吧。

“洪作。”

外祖母上来了。在哪呢，在哪呢，外祖母一边这样问着，一边爬上了楼梯。洪作吓了一跳。他想起阿缝婆婆每次也都这样。阿缝婆婆也总是一边喊着在哪呢，在哪呢，一边爬上二楼。外祖母爬上楼梯，在南边的窗户边上，用手扶着腰，伸了一伸。这个动作也跟阿缝婆婆一模一样。

洪作对外祖母说道：“你跟阿缝婆婆越来越像了。”

“我跟阿缝婆婆吗？”外祖母有些吃惊似的说道，“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一直住在一起，所以可能也会越长越像吧。”

“说是很像，其实也就是你上楼梯那会儿像。在哪呢，在哪呢。”洪作说道。

“阿缝婆婆总是这么喊吧。不过外婆我可不这么喊。”

“是吗？——可你刚才喊了哦。”

“真的吗？”

“刚刚我亲耳听到的。”

“我可没有这么喊。”外祖母有些害羞似的说道。

“我可真的听到了。你再去上一回楼梯，肯定要喊的。”

“那，我就去再走一次吧。”

外祖母罕见地高兴地笑着，下了楼。这次外祖母上楼梯的时候没说话，不过在走到最后一两级楼梯时，她喊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你看，你喊了吧！”

“真的呢。”

“是吧，喊了吧。”

“是啊，是喊了吧。”

外祖母又用手扶着腰，伸了一伸。

“阿缝婆婆也经常这么做。”

“上了年纪的人，看起来都差不多吧。是吗，外婆跟阿缝婆婆越来越像了吗？”外祖母一脸感慨地说，“不过能跟阿缝婆婆越来越像，也是外婆我所希望的。那可真是个很好的老婆婆啊。”

“是很好的老婆婆吗？可是大家都在说阿缝婆婆的坏话呢。刚刚那个老婆婆也说了，说她太刻薄。”

“没有的事。如果真的有人说她的坏话，那也是说的人有问题。阿缝婆婆多好啊，那么疼爱我们洪作，把你抚养长大。老实说，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事。真的是很好的老婆婆。很能干的老婆婆。”

外祖母嘴里没有说半句阿缝婆婆的不是，只是满口说着很好的老婆婆，很好的老婆婆。这样的外祖母令洪作感到非常温暖。虽然洪作不知道她是真的这么想，还是顾及自己才这么说的，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就像自己得到了别人的称赞一样。

从仓库回来之后，洪作就在上之家的二楼无所事事了。村子里还有很多地方是他想去的。他想去下山谷里的公共澡堂，还想朝着天城岭进发，在下田街道上能走多远走多远。到处都是年幼时的回忆。但是，洪

作又很怕走到村里去。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会跟自己打招呼，就算不跟自己打招呼，也肯定会瞪着好奇的眼睛看自己。这么一想，他就不想走出家门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他看到今天早上去挖黏土的几个孩子在自己家门前，洪作就从二楼叫他们。孩子们仿佛在等洪作叫他们似的，一起欢呼起来。开自行车店那家的孩子大眼睛说：

“阿洪，你去泡澡吗？”

他的语气就像是在跟自己的好朋友说话一样。然后三人开始像唱歌似的，有节奏地喊起来：

——去泡澡，去泡澡。

洪作马上下了楼，把毛巾掖在腰上，走到路上。

“去哪里的温泉？”洪作问道。

一个人说去西平，另外两人说去濑古瀑布。西平和濑古瀑布都是山谷边上的出温泉的村庄名，这两个村子里都有公共澡堂。

是去西平还是去濑古瀑布，孩子们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好半天都没定下来。

“去西平吧。”洪作说道。

于是孩子们的争论一下子就停止了。

洪作和三个少年一起，从老路出发来到了巴士通过的新路上。刚走到新路上，洪作就被药店胖胖的大婶叫住了。村里人不把药店叫做药店，而是叫做生药房。

“总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你是洪作吧？”

“是的。”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傍晚。”

“是嘛，真是难得啊。”接着，大婶又叫住了对面走过来的一个老木匠，“你看，这是以前跟阿缝婆婆一起住在仓库的洪作呢。”

“哦，”老人盯着洪作的脸看了会儿，说道，“真的呢，跟你妈妈七重长得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你小时候身体弱，看你家里人养你可费劲儿了，不过现在可是长大了啊。这么着，你肯定能顺利长大成人的。”

就是因为老有这些事，所以才不想走到村子里啊，洪作心想。他朝两人低了低头，很快离开了。接下来，不管碰到谁，洪作都没有再看对方的脸，只直直地朝前走去。

在快下山谷的拐弯处，洪作看到自己的小学同班同学山下春助站在杂货店前。

洪作朝山下打了个招呼：“阿春！”

因为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叫春助“阿春”，所以现在还这么叫。山下很快朝洪作的方向看了看，他应该能够清楚认出是洪作，但是却没有做回应，又把脸转向了另一边。

“山下！”

这次洪作叫着对方的姓氏，一边朝他走过去。结果山下春助看都没看洪作，就走进了杂货店内。

洪作不知道山下春助为什么是这个态度。上小学的时候，山下春助是个沉默寡言、老实又不起眼的学生。成绩总是在中游水平，说不上学得好，也不算学得不好。他家是一个比汤之岛更靠近天城山的村落中的农家。洪作心想，会不会是山下春助耳朵不好，所以没听到自己叫他呢。除了这个原因，他实在想不出山下为什么会是这个态度。

洪作走进店里。杂货店老板说：“洪作，稀客呀。”洪作只是朝他点了点头，然后就直接朝山下走了过去。

“阿春！”洪作大声叫道。

结果，山下春助的目光虽然朝这边晃了一下，但是那目光很冷漠，带着明显的拒绝意味。山下走出杂货店，来到了路上。洪作也赶紧跟着来到了路上，他转到山下春助前面。

“阿春，你怎么了？”

山下春助这才朝洪作抬起了头。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怎么了啊？”洪作又说道。

“我的身份已经不再配跟洪作你说话了。你现在已经是初中生了吧。初中毕业之后，会升入上一级学校吧。而我只读到了小学四年级，连小学都没读完整。我现在是打短工的。别人雇我给他们砍柴。”山下春助说道。

“那又怎样，就算砍柴又怎么了。”

“你嘴上这么说，心里肯定不这么想吧。我都知道。你是可怜我，所以才过来跟我说话的。如果不是出于可怜，你哪用得着来跟我说话呢。又没什么事，对吧？是吧，是这样没错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呢？有的话你倒是说啊。”

洪作呆呆地看着山下春助的脸。洪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说话的人。他想要说什么，可是一下子又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只是有些莫名的悲伤。

“我——”

洪作刚开口，山下春助就背对着洪作开始往前走了。他身上干活穿的衣服肩头都已经破了，看着冷飕飕的。

洪作再次走到山下春助前面。

“我是真的想跟你说说话。像阿龟、茂作、高三郎——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所以我就想向你打听下他们的情况。”洪作说道。

“呵，”山下春助冷笑了一声，说道，“你打听他们想做什么呢？炫耀

吗？想显摆一下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这件事吗？”

“怎么会！”

“撒谎！你的心思都写在你脸上呢。你在沼津见到阿龟了吧。阿龟跟你打招呼，你却假装不认识转过了头，是吧？阿龟很生气。如果是我，我也会很生气。你在三岛、沼津的时候，不想跟我们说话。只有回到汤之岛的时候，才故意过来炫耀似的跟我们打招呼。我才不上你的当。”山下春助说道。

他的眼中现在已经明显燃烧起敌意了，他一脸厌恶地瞪着洪作。

“我没有在沼津见到过阿龟。”洪作说道。

他不记得自己见到过同学浅井龟吉，更不用说对方跟自己打招呼的事了。

“撒谎！”

“我哪有撒谎啊！”

“你有没有穿着木屐，拿着皮鞋，跟两三个初中生一起在御成桥边上走过？”山下春助说道，一脸“你装得还真像”的表情，“你说你有没有穿着木屐，拿着皮鞋走在路上过？”

“有的。”

“你看。”

“可是，我——”

洪作话刚出口，又闭上了嘴。自己确实曾经为了去修鞋，手上拿着皮鞋，脚上穿着木屐，从御成桥上走过。那会儿，可能自己没听到，但是浅井龟吉在某家店里朝自己打招呼了吧。而自己并没有注意到他吧。

“我——”

洪作想要说话的时候，山下春助冷冷地回看了一眼，然后倨傲地挺

着看起来冷飕飕的肩膀，朝前走了。洪作没有再去追他。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洪作还是第一次像这样被人误解。绝望的情绪令洪作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

“阿洪，我们去泡温泉吧。”大眼睛抬头看着洪作说道。

洪作和三个少年一起，在大路上转了个弯，沿着缓缓的坡道下坡，前往公共澡堂所在的西平村。少年们一会儿走在洪作前面，一会儿又走在洪作后面，在一起打闹着往前走。他们一会儿跑，一会儿又蹲在路边，有时还会扭打在一起。洪作觉得自己跟这些少年是一样的，没有丝毫不同。少年们为自己能和洪作一起去公共澡堂而兴奋不已。他们想要从洪作与众不同的言行中寻找出村子里没有的东西。当洪作笑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城市”在笑。当洪作说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城市”在说话。

洪作觉得什么都没有变。故乡的自然风光，村庄的样子都没有变。山川也没有变。村子里没有多一户人家，也没有少一户人家。唯一变了的，是朋友的心，洪作这般想道。

在到达西平的公共澡堂之前，洪作一边走，一边满脑子想的都是山下春助的事。可以久违地泡一泡故乡的温泉这件事的快乐已经消失了，绝望的心情令洪作的内心变得阴郁沉重起来。

他是第一次被人这样深深地误会。而且这个误会发生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时候。而且，最让人绝望的是，这个误会很难解开。连山下春助都那么生气，那么其他朋友们想必也不会给自己好脸色了。一想到这里，洪作就觉得难以忍受。

西平的公共澡堂还跟以前一样。那是一座建在河边的棚屋似的简陋房子。洪作没有立马进澡堂，而是在河边站了一会儿。比起早上去过的平渊所在的长野川，这条河要大得多。长野川是狩野川的支流，这条河则是主河道。但是两条河上到处是石头的样子则是完全一样的，这条河也散布着几处孩子们游泳的水潭。

河水的声音即使在澡堂内也能听到。孩子们一脱下衣服，就纷纷跳

进了浴池里。不管是跳进河里，还是跳进浴池里，对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温泉的水花都溅到了放衣服的架子上。

“喂，大家安静点。”

洪作提醒少年们。以前洪作也这样被大人们提醒过，现在跟大人们以前说的同样的话，又从洪作自己嘴里说了出来。

[1]一日里约等于3.927公里。

[2]叠，日本的面积单位。一叠即一张榻榻米的大小，约为1.65平方米。

第七章

到了十二月二十六七日，村子里开始飘荡起岁末的气息。有年轻人开始去山里砍松枝做门松，农户家的土间里，老人们正在制作正月的装饰。巴士站去三岛和沼津购买正月所需物品的人们络绎不绝。因为村民们很少去城里，所以等巴士的人都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脸上大都红扑扑的。

每年都是如此，当捣年糕的声音传遍村子时，寒风四起，已经放假的孩子们就在寒风中玩耍。因为正月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孩子们似乎都觉察不到天气的寒冷。脸颊被吹得通红，手上都开裂了，耳垂和脚指头上也都长起了冻疮。一到了晚上，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让家里人泡好热盐水，把长满冻疮的脚伸进脚盆里。

关于捣年糕的一切孩子们都很清楚。今天是哪家和哪家捣年糕，明天是哪家和哪家捣年糕，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今天我我要捣年糕哦。”

自家要捣年糕的孩子炫耀似的到处说。

“我家也要捣年糕。”

当出现其他也要捣年糕的人家的孩子时，两个人就会像竞争者一样对峙起来。

当岁末忙乱的气氛开始在村里洋溢，这天，外祖父文太给洪作吩咐了年内必须要做完的三项任务。打扫熊野山的墓地，拜访门野原村的伯父家，以及年三十帮忙捣年糕。

对于洪作来说，这三件事当中没有一件是他乐意去做的。打扫墓地这事很麻烦，需要带着扫帚和水桶去爬熊野山，门野原的伯父以性格难搞出名，去他家拜访同样令洪作开心不起来。对捣年糕他还多少有点兴

趣，但是要自己负责去做这件事的话，他又没有这个自信能做好。

“我能捣得动年糕吗？”洪作说。

“都已经是初中生了，年糕都不会自己捣的话，还能干点什么呢。这是你自己要吃的年糕，就要自己捣。”文太说道。

“可是我从没有捣过啊。”

“管他有没有捣过，年糕而已，谁都能捣的。”

“如果有人来带头捣年糕的话，我可以给他做帮手。”

“你不捣，还指着谁来捣呢？我们家只有你一个男劳力。又不是孩子了，连年糕都不会捣的话，你还能干点啥。”文太说道。

可是洪作还是没信心。会不会捣，要真正上手捣过才会知道。

洪作决定从自己最不想做、最让自己心情沉重的任务做起。在外祖父吩咐的第二天，洪作就坐上巴士，前往门野原村，去拜访伯父。门野原和汤之岛同属于上狩野村，只有户数不大一样，但是有一所月之濑小学是专门收门野原和月之濑的孩子们的，所以对于门野原，汤之岛的孩子们并没有一种同村人的亲近感。

从汤之岛到门野原，走路也就三十分钟左右，但是洪作还是坐了巴士。这天风也很大，洪作不想顶着沙尘冒着大风走下田街道。

洪作在小小的停靠站下了巴士。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山脚下的祖屋还是去路边上的新屋。祖屋住的是伯父大儿子夫妇，新屋住的是伯父夫妇。围着石墙的祖屋有仓库，还有宽阔的庭院，洪作对那里很熟悉，新屋是最近才造好的小房子，洪作还从来没有去过。

洪作想着先去趟祖屋吧。他在大路上拐了个弯，走在田野中时，看到对面有一个看着像是伯母的人正朝自己走来。是伯母没错。应该是有什么事去了祖屋，这会儿刚回来。

洪作在狭窄的路上碰到了伯母。

“伯母。”洪作叫道。

伯母吃了一惊，停下脚步，把洪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才露出特意染黑的牙齿，笑道：“哎呀，你这家伙不去新屋，这是要去祖屋啊。经过伯父住的新屋也不进门，就打算直接去祖屋了呀。”

“不是的。我想着先去祖屋，然后再去伯父那里。”洪作说道。

“哎哟，说得真好听。”伯母一脸吃惊的样子，说道，“我看你是到了门野原也不会去看我们喽。”

伯母总是爱嘲讽人。从她嘴里说出的话总是带着讥讽的意思。

“你是想去祖屋，和那些年轻人一起吃饭吧，那可太不巧了，他们不在。”

“不在吗？”

“一个人都不在家。连茶都不能给你喝一口。不好意思了，你还是去我那里吧。”伯母这般说道。

洪作和伯母一起往新屋走去。开始朝新屋走之后，伯母这才说了句听起来像问候的话：“你长大了好多，真好呀。”

快到新屋的时候，洪作看到伯父正呆呆地站在屋背后，看着天城山方向。伯父的这个样子，令洪作很是怀念。伯父当过小学校长，当时他也经常呆呆地站在校园里，什么都不做，看着山脊棱线方向，在别人看来就像是在发呆。校长这个样子在村民和学生眼中显得格外异样。谁都不敢靠近他。这时，伯父就会露出一脸不和悦的神情。

伯母朝伯父说道：“从早上开始就很闷热，我还奇怪这天怎么就变热了呢，你看，你侄子来了。”

这种介绍方式很奇特。听了这话，伯父慢慢转过他总是神情不悦的脸，“嗯——”了一声，然后就跟刚才的伯母一样，把洪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接着又问了句：“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三天前。”洪作紧张地回答道。

“有在学习吗？”

“有。”

“你以前老是写白字，现在这个毛病改了吗？”

“改了。”

“一到了人前，就慌里慌张的，这个毛病也改了吗？”

“改了。”

“改了？”

“改了。”

“我看你什么都没改。眼睛到处乱看。看着我的眼睛再说话。”接着，伯父又问，“汤之岛的家里已经开始捣年糕了吧？”

“还没有。”

“那还没吃过年糕吧。进屋去，让你伯母给你烤块年糕吃。”

然后，伯父就背过身去了。哎呀哎呀，洪作心想。汤之岛的外祖父爱啰唆，但是洪作从来不当回事，但是在这位门野原的伯父面前，他真是大气都不敢喘。稍微不注意，就会被他臭骂一顿。

“来，快进来吧。”伯母说道。

“我回去了。我这次来就是来问个好。”

“你不是刚来吗，就要回去啦？”

“正月的时候我再来。”

“真是让人想不到。——他大伯。”

伯母叫了伯父。她似乎是想向伯父告洪作的状。

“我这就进去。”

洪作赶紧收回了自己之前说的话。

“他大伯。”

“这就进去，这就进去。”

洪作从狭小的檐廊走进屋子里。

房间里砌着小小的地炉。洪作在那里坐了下来。伯母上了茶，洪作正喝着，伯父拿着包在报纸中的柿子干走了过来。似乎是为了款待洪作，专门去祖屋拿的。

“年轻人做的东西，应该也不会有多好吃。”伯父说道。

做柿子干就是把柿子去皮晾干就可以了，不管谁做，应该都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伯父还是这么说了。咬了口柿子干，伯父问道：“这次能在这里待到正月吗？”怎么可能，洪作心想。这时，伯母插话进来：“他刚刚就想回去了。家门都不进一下就想回去了呢。”听着就像是在告状。

于是，伯父一边用火箸拨着地炉里的柴火，一边说道：“那怎么行呢。哪有当天来当天回的道理。这都多少年没来了。”这话与其说是说给洪作听的，不如说是说给伯母听的。

“他爸，我看他现在就想要回去呢。”

“你肯定搞错了吧。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能墓都不扫一下就回去呢。晚上做山药给他吃吧。”

“就做这个吧。不过，山药已经没剩几个好的了。”

“祖屋那边应该还有吧。”

伯父和伯母自顾自说着话，完全无视洪作还在一旁。洪作心想坏了，但是他找不到机会插话。

“晚上让他睡仓库那边吧？”

“仓库里有老鼠。之前我过去看了下，里面到处是老鼠屎。就让他睡这里吧。”

“那就睡在伯父伯母旁边吧。——好吗，洪作？”

到这时，伯母才把脸转向了洪作。

“我今天出来时没跟家里说过。”洪作说道。

“他们知道你来门野原了吧？”

“那是知道的。”

“那就没问题。你外婆和你外公知道你去了哪里，肯定就会想到你要在门野原留宿的。是吧？——他大伯。”

这次伯母把脸转向了伯父。

“汤之岛那边肯定会体谅的，你虽然不情愿，但是没办法拒绝伯父伯母，所以就只好住下了。”伯父板着脸说道，稍稍过了会儿，他又用命令的口气说，“今天就住下吧。”感觉这就一锤定音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也只能留下了，只是希望住一晚就能放自己回去。

“明天有朋友要去家里。”洪作说道。

他还在对伯父做着最后的反抗。

“明天你就在朋友到之前回去就行了。今晚就住下吧。”伯父说道。

“那就这样吧。”

“你的朋友是诤友吗？交朋友可要擦亮眼睛啊。”

“是的。”

“既然要住一晚，你就先去扫个墓吧。”

“墓在哪里啊？”

“你爸爸的爸爸的墓。——你爷爷的墓。你连自己爷爷的墓在哪里都不知道吗？”

“.....”

“你都没给你爷爷去扫过墓？”

“.....”

“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真的没有给你爷爷去扫过墓吗？”

“没有。”洪作回答道。

他去母亲的老家上之家的墓地扫过好多次墓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到父亲老家的墓地，他连在哪里都记不得了。也并没有故意不去，但是好像是只有上小学的时候被带去扫过一次墓。

于是，伯母说道：“等到你伯父和伯母我死了，洪作也不会去给我们扫墓的吧。”

“怎么会呢。”洪作说道。

“连爷爷的墓都不去扫，伯父伯母还能指着你去给我们扫墓吗？”说完，伯母笑着啪地拍了拍洪作的肩，“是吧，洪作？”

洪作有些惊讶。他一时间不知道对方是在生自己的气，还是在开玩笑，或是在讽刺自己。

“那我这就去扫墓。”

说完，洪作就站起身来。

“你不知道墓地在哪里吧？”伯父说道。

接着就告诉了洪作墓地的具体位置。在离祖屋不远的小山坡上有门野原村的墓地，石守家的新墓地就在其中的一个角落。上小学的时候洪作去的似乎是位于祖屋背后小山半山腰上的老墓地。

“要去扫墓的话，就去祖屋拿水吧。除了爷爷的墓地之外，在老墓地那边还有老祖宗们的墓，你去把老祖宗们的姓名、过世的年龄和过世的日子都记下来吧。”

“好的。”

“等你扫完墓回来了，再用毛笔把这些认认真真写下来，拿给我看。”

洪作按伯父说的，先去祖屋，从伯父长子的妻子那里拿了装有水的啤酒瓶以及线香。

“洪作真是让人感动啊。”

这个洪作应该叫嫂子的女人表示很感动，但是洪作对此没有多加解释。

门野原村的墓地位于一个向阳的小山坡上。五六十块墓碑挤挤挨挨地分几层竖立在那里。因为伯父跟他说过具体位置，所以洪作很快找到了石守家的墓地。那里竖着几块墓碑，其中最大的是祖父林太郎的墓。墓碑的背面，刻着弘化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大正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歿、七十四岁。

洪作还依稀记得这位祖父的样子。他一生都在从事香菇栽培工作，在年幼的洪作眼中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洪作也在小学的教室里听老师说过，祖父担任过好几次国内劝业博览会的香菇审查员，他培育的香菇参加过好几次国外的万国博览会，每次参加都能得到优秀奖。他是这片土地上人人都知道的香菇爷爷，每次说到香菇爷爷，洪作都会感到很自豪，因为他就是自己的祖父。

洪作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去拜访过祖父。那会儿祖父为了培育香菇，在山里面搭了个棚屋，一个人吃住在那里。虽然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但是洪作依旧对祖父孤独简朴的生活感到吃惊，心怀感动地听过这个一生专注于一项工作的人口中说出的话。

祖父林太郎的墓碑边上，就是祖母伊纱的墓。明治二十五年过世，

享年四十九岁。在自己出生前十五年，这个自己应当称之为祖母的女性就走完了她的一生。对此，洪作有深深的感慨。

洪作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祖母。因为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所以他也没有在脑海里想象过祖母是一位怎样的女性。祖母伊纱出生在这个村子，嫁给了香菇爷爷，然后又在这个村子里去世。

伯父森之进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其中一个弟弟就是洪作的父亲。除了洪作的父亲之外，大家都住在附近，这些洪作应该称为伯父姑姑的人，都是祖母伊纱所生。

真是生了好多儿女啊，洪作再次对墓碑的主人感到佩服。祖母在明治二十五年过世，祖父是在大正七年去世的，在妻子去世之后的这二十多年间祖父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的。这也是令人不得不感慨的事实。

洪作在祖父林太郎和祖母伊纱两人的墓前上了香，又给墓碑前的水罐里加了水。除此之外，还并列竖着四块墓碑，但是墓碑上都长满了苔藓，上面刻的字也都看不清楚了。那应该是祖父林太郎的父母，也就是洪作的曾祖父母的墓吧，但洪作也只是猜猜，并没有确切证据。墓碑很小，也很简陋。

洪作对此又是感慨不已。人就是这样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被忘却了。这四个人多少都跟自己有点关系，但是自己却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现在他们就这样被人忘却了，沉睡在这里。等再过几十年，墓碑塌了，那会儿伯父伯母也不在了，谁也不会再记得沉睡在这里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消失的吧。

洪作想起了伯父的吩咐，把祖父祖母墓碑上刻着的文字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一想到还必须用毛笔写成楷书，他就觉得很烦。他虽然有信心不写错别字，但是要用毛笔来写还是觉得好难。自己写的毛笔字连自己都觉得没法看，伯父根本不可能给自己及格分。

——你这写的什么字！跟蚯蚓爬似的。

他仿佛听到伯父这样说。虽然这话只是洪作自己想象的，可即使只是想象，只是仿佛听到了，也令他很不开心。

洪作继续往前走。一到门野原，就神经衰弱了，他心想。耳边都是伯父伯母的声音。接着他又去了祖屋背后的老墓地，可是那些墓碑上刻的字他一个也辨认不出来。

洪作一回到新屋，伯母就拿出了崭新的布手巾和香皂盒，让洪作去村子里的公共澡堂。

“你可能不是很喜欢门野原的温泉，不过，还是去泡泡吧。门野原的温泉也不是那么让人讨厌的哦。”伯母说道。

门野原的温泉，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嵯峨泽温泉。嵯峨泽桥边上出温泉，那里就建了个澡堂子，旁边还有一家旅馆。一直以来村里人都叫嵯峨泽温泉，只有伯母叫门野原的温泉。洪作决定按照伯母说的去那里。除了泡温泉之外，他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来打发时间。

洪作是第一次走进嵯峨泽温泉。旅馆的旁边就是简陋的公共澡堂，他往里面一看，没有看到人影。他在更衣区脱了衣服之后，就马上跳进了浴池。澡堂入口处没有门，所以总是有风吹进来，非常冷。在浴室里可以清楚地听到狩野川的流水声。

洪作坐在浴池边上哼唱着初中的校歌。同一首歌他不知道唱了多少次，但是中途被打断了。因为一个看着像农民的老人走进了浴室。洪作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的更衣区，什么时候脱的衣服。

“年轻人，你是哪里人？”

老人一边把瘦削的身体沉到浴池里，一边问道。

“汤之岛。”洪作回答道。

“是从汤之岛特地来这里泡澡的吗？”

“是过来看望门野原的亲戚。”

“你的亲戚是哪家啊？”

“石守家。”

“哦，是前校长家吗？”

“是的。”

于是老人再次看了看洪作，说道：“啊，你是森之进的侄子吧。”

“是的。”

“怪不得你唱歌跑调啊。”老人不客气地说道。满是皱纹的脸笑了起来。洪作没有说话。

“森之进唱歌也跑调。唱歌这事是没办法的，不管什么歌，让五音不全的人来唱，都会唱跑调的。——你这是继承了你伯父的血脉啊。”接着他又颇为感慨地说道，“是吗，你是森之进的侄子啊？你妈妈是七重吧？”

“是的。”

听到他说出了母亲的名字，洪作就老实地回答道。

“虽然唱歌跑调，但是脑袋应该很聪明吧。森之进是很有学问的，你也要成为学者哦。做学问也是有血脉传承的啊。”老人说道。

因为他说让自己成为学者，所以洪作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又得以保全了。虽然说话很不客气，但是这老人人倒不坏，他心想。

“但是，森之进没有充分发挥他的学问啊。只做到了小学校长。虽然那是他的性格造成的，不过也还是很可惜啊。”

老人枯木般瘦削的身体一直躺在冲澡的地方。

“你还在上学吧？”老人问道。

“在沼津上初中。”洪作看着老人瘦削的身体说道。

“是吗？能够去上初中的人，是很幸福的啊。要好好学习哦。你伯父都没有上过学校。听说他小时候三岛大神社的宫司^[1]曾教过他古代书籍的读法，除此之外，他好像全都是靠自学的。所以，他最后能够当上小

学校长。他会作和歌，会写俳句，还会写汉诗。很厉害吧。如果他更贪心一点的话，初中老师，甚至更高一级的学校的老师都是能当的。但是他不贪心，也不想出人头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亏大了呀。——不管怎么说，得怪他那很难教人亲近的性子。这边都低头致意了，对方也要低头致意才好啊，这是为人处世的礼节啊。”

老人一开始是在表扬伯父，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批评了。洪作还是第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到伯父的事。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伯父是个怎样的人，所以老人的话在他听来很有意思。

“伯父为什么不低头呢？”洪作插嘴道。

“没有什么原因。他生来就不愿意低头吧。人要是生来就那样的话，还真是愁人啊。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把头别开。虽然他完全不必把头别开的，但他还是想都不想就把头别开了。这也是前世因果啊。”

老人不时地把湿哒哒的布毛巾放在横躺着的身体上，然后用手敲打着。每次敲打都会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那伯母呢？”

洪作想问一下别人对伯母的评价。

“伯母？！哦，你说的是阿住吧。这两夫妻很像啊。那也是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人。你别看她现在这个样子，以前很年轻，可是个大美女呢。你看她刚从伊东嫁过来的时候，可想不到她会变成现在这样的老婆婆。阿住也是一样，别人跟她低头致意， she 就把头别开去。那人，唉，也是个怪人。之前我家老太婆在路上碰到她，跟她说你好，结果她就走过来说，你跟我说你好没问题，但是你说了我也没什么东西好给你。虽然给你块布手巾就可以了，但是太不凑巧我手边没有新手巾了。”

洪作笑了。他仿佛亲眼看到了伯母那个样子。

“我要是碰到森之进的话，会跟他打招呼，但是碰到阿住的话，就不跟她打招呼。不管在哪里遇到，都是各自把脸别开，擦身而过。各自不作声。”老人说道。

这老人看来也有他顽固的一面，完全不逊于伯父伯母。

洪作想着这么一直跟老人聊下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于是他说：“我要起来了。”老人不知道是不是说话说累了，只是点了点头，翻了个身仰面躺着。准备走出更衣区的时候，洪作总觉得有点不放心，就又跟老人说了一句：“再见。”

“好。”老人说着，慢慢动了动身体。没事，没有死，洪作心想。

回到新屋，伯母正在准备晚饭。洪作为了完成伯父的吩咐，用毛笔把祖父母墓碑上刻的文字写下来，就向伯母要了纸，然后走进了放着伯父书桌的房间。简陋的小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砚台盒，旁边放着两三本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杂录”，角落里又写有“洋堂龙骨”。洋堂龙骨应该就是伯父的笔名吧。龙骨这个名字，感觉再适合伯父不过了。

洪作回到砌有地炉的房间，问正蹲在灶边的伯母：“洋堂龙骨，是伯父的名字吗？”

结果，伯母一脸“什么呀，你怎么问这么无聊的问题”的表情，说道：“这个嘛，我不大清楚，不过应该是的吧。多无聊啊。”

接着，她跟洪作一起走到伯父的书桌旁，低头看了看笔记本，问道：

“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名字，是写在这上面吗？”

“是啊，写在上面呢。”洪作说道。

“这几个字，这里也有呢。上面写了啥？”

说着，伯母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了另外两本笔记本。这次拿出来的笔记本上，也写着杂录二字，但是署名写的是“独醒书屋主人”。这个感觉也是很适合伯父的名字。但是，两相比较的话，洪作觉得还是洋堂龙骨更好些。龙骨这两个字特别适合伯父，而且洋堂龙骨这个名字读起来也朗朗上口。

“老太婆。”

门外传来伯父的声音。洪作把笔记本放回原来的地方，离开了书桌。不一会儿，洋堂龙骨走进了房间。

“去扫过墓了？”

“去过了。”

“感觉很不错吧，怎么样？”

龙骨说道。接着他又问：“写了吗？”

“还没写。这就准备写。”洪作回答道。

“就在这里写吧。笔砚都有。”

伯父用下巴朝书桌方向指了指。那感觉都不是龙骨了，直接就是龙了。没办法，洪作按他所说的，在书桌前坐了下来，打开了砚台盒的盖子。

“怎么写呢？”

“先写上名字，再在旁边写上生卒年月日就可以了。”接着，伯父又加了句，“名字你可以写他们的戒名，也可以写他们的本名。”

“我写本名。”洪作说道。

比起戒名，本名要简单得多。洪作刚拿起毛笔，伯父就提醒道：“坐姿要端正。”

洪作按伯父说的调整了坐姿，这回伯父又说：“不要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你这怎么握笔的呢？要这么拿。”

伯父从洪作手中拿起毛笔，自己握笔给洪作看。

“你是怎么拿筷子的？你拿给我看看。”

这就又顺便检查了下洪作拿筷子的方式。

“你这拿筷子的方式也太奇怪了。你吃饭的时候总是这么拿筷子的

吗？你爸爸拿筷子就拿得不好，你拿得比你爸更差。”

洪作没有说话。他心想，对方是龙骨，自己也只能不说话了。有这样的哥哥，父亲小时候肯定被欺负得很惨吧。

“伯父，你有跟我爸爸吵过架吗？”洪作鼓起勇气问道。

“吵架？！你是问我跟你爸有没有吵过架吗？”

“是啊。”

结果，伯父的神情出乎意料地缓和下来了。

“我俩不怎么吵架。你父亲是个很老实的人。他都能去给人当上门女婿，自然是老实的。但是，如果吵架的话，还是你爸爸更强一点吧。他虽然个子小，却很有把力气。”

“他力气很大吗？”

“力气确实很大。他一直自豪自己连石臼都能推得动。就是有把子傻力气。”伯父说道。

伯父先是表扬了自己弟弟一番，表扬完了又开始贬低。

“我爸爸——”

洪作话还没说完，伯父就说道：“先别说话了，赶紧写。你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写字吗？你这小子很容易三心二意啊。这一点跟你妈一个样！”

骂洪作顺便还把洪作的母亲也给贬低了一番。

那天晚上，晚饭是在祖屋吃的。回到新屋之后，伯父和伯母面对面坐在地炉边喝着茶。洪作坐下来之后，伯母就起身，去准备睡的地方。她在放着伯父书桌的房间里铺了两个被窝，又在有地炉的房间里铺了一个被窝。

“我在这里睡。”洪作指着有地炉的房间里的被窝说道。

“说啥呢，这是我睡的。”伯母说道。接着，她又说，“难得住一晚，就跟你伯父一起睡吧。”

只要睡着了，就不会感到拘束了，可是旁边睡的是伯父的话，洪作觉得自己会睡不着。

“我还是想睡这里。”洪作说道。

“说什么傻话呢！你来门野原做客，我却让你睡厨房，那我还不得给人骂死啊。”伯母说道。

伯母给洪作做了甜酒汤。喝完之后，洪作就钻进了被窝。洪作刚躺下没多久，伯父也在旁边的被窝里躺了下来。伯母拿来烛台和一个小包裹放在了伯父枕边。

“这是什么？”洪作问道。

蜡烛可能是备着万一停电的时候用，但是他猜不到包裹里装着什么。

“这个吗？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哦。像退休金的证书啦、存折啦——这里面可是你伯父所有的财产呢。虽然比起你家，这点财产就只是九牛一毛啦。”伯母露出些许害羞的神情，说道，“那就晚安吧。”然后走出了房间。关灯之后漆黑一片的房间里，只剩下了洪作和伯父两个人。

“你觉得学习上哪方面比较有意思？”

耳边传来伯父的声音。

“我吗？”

说完之后，洪作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了。他没有特别喜欢的科目。但是如果不挑一个来说的话，他预感自己会被训得很惨。洪作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不停地想自己应该选哪门课作为自己喜欢的科目才是最安全的，过了一会儿，他才下定决心回答：“英语。”

“英语吗？今后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学好英语。英语一定要好好学才

行。你喜欢英语这很好。”伯父说道。

总算过了一关了，洪作心想。

“你用的什么词典？”

“啊？”

“你有用词典的吧？”

“用的。”

“用的谁的词典？”

被问到这种问题，哪里回答得上来啊，洪作心说。可是不回答点什么又不行。

“用的是一本小词典。”洪作说道。

“小也没问题啊，是谁编的词典？”

“忘光光了。”

“编词典的人的名字，你总应该记住的啊。词典每天都会帮到我们。可以教我们不认识的词。可以教我们写法，也可以教我们词的意思。还可以教发音吧。那可是个大恩人。词典帮助自己那么多，你却连编撰它的人都不记得，那就太忘恩负义了。太对不起人家了。是吧？”

“是的。”

“这可不是一句忘了就能糊弄过去的事。”

“知道了。”

“还有，你刚才说‘忘光光了’，这可不是正确的表达。这是一种撒娇式的说法。要好好地说是‘忘了’。”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伯父又问道：“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

“还不知道。”洪作回答道。

“是还不知道吧。不知道也没事。你这个年纪不知道也正常。如果现在就知道的话，那倒是奇怪了。”

伯父说道。洪作暗自庆幸，幸亏自己老老实实回答了。

又是一阵沉默。屋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水滴落下的声音。除此之外，万籁俱寂。洪作还是紧张地睁大着眼睛。他想，伯父肯定是在想下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下一个朝自己袭来的会是怎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洪作感觉一条目光炯炯的龙就在自己身边盯着自己。

“伯父，你为什么会取龙骨这个笔名啊？”洪作问道。他感觉在对方问自己之前，自己先发问，有助于抢占先机。但是伯父没回答。完了，洪作心想。

“你看了书桌上的笔记本？”

耳边传来伯父不高兴的声音。洪作在被窝里缩了缩身子。他想，自己这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了。

“没有看。我看书桌上放的笔记本封面上这么写着，我就想有可能是伯父您的笔名。”

“那是我的雅号。不是什么好的雅号。对我来说过于贴切了。我自己的话，不会取这样的名字，那是以前我的老师给我取的，所以我到现在还在用着。我自己也取了一个。”

从伯父的声音来判断的话，他并没有生气的样子。而且心情比白天还更好一些的样子。于是，洪作又鼓起勇气说道：

“我知道。是独醒书屋主人吧。”

“你怎么知道的？”伯父问道。

“刚刚伯母拿写了这个笔名的笔记本给我看了。”

伯父似乎很吃惊，过了一会儿才说道：“那个独醒书屋主人比起洋堂

龙骨要稍微好些。独醒书屋主人啊。”

洪作突然听到了伯父的笑声。伯父笑了这件事让他很吃惊。伯父从来都不怎么笑的。

“你明白独醒书屋主人的意思吗？”

“不明白。”

“是吧，你还不明白呢。独醒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很冷静。你也可以理解为在深夜独自醒着。就是深夜里独自一人醒着读书，不沉迷于任何事情。”

“说的是伯父您吗？”

“唔，算是吧。”伯父说道。

难得伯父给自己解释了他的笔名，洪作觉得自己应该再说点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想说说感想，可是他并没有什么感想。

“我还是喜欢龙骨那个笔名。”洪作说道。

“是吗？你觉得龙骨更好吗？”伯父笑道，“你觉得龙骨更好的话，那就麻烦啦。不过，等你有一天上了大学的话，就会觉得独醒书屋主人比龙骨好吧。你读文学书吗？”

“不读。”

“什么都不读吗？”

“不读。”

“那就麻烦了。不过不读文学书，也可以成为出色的人。可能还是不读更好吧。”伯父说道。

不知不觉地伯父的语气变得平心静气起来。

“你爸爸也是一本文学书都不读的，所以你大概也跟文学无缘吧。不

过，唔，也可以去读个一两本，去了解下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不过，你连小说都没读过一本，那也是放弃得够彻底的。你没有订杂志吗？”伯父说道。

“没有。”

“不是有一本杂志叫《日本少年》吗，那个你都没读过吗？”

“读过的。”洪作说。

《日本少年》这本杂志，他在初一的时候从朋友那里借来读过。

“小说也读过的。”

洪作想起来自己读过《日本少年》上刊登的有本芳水的少年小说和松山思水的滑稽小说。

“读过什么？”

“《日本少年》上刊登的小说。”

“哦，什么时候读的？”

“很久之前了，上初一的时候。”

“别的没读过吗？”

“没有。”

“虽然你不知道我的雅号独醒书屋主人的意思，但是已经能够正确读出来了。那个都能读出来了，就不要只读《日本少年》的小说了。我来帮你挑一本吧。给你挑一部长篇小说。你去读读那个。”

“好的。”

“明天给你。”

“好的。”

“趁着正月里放假读吧。”

“好的。”

“读完了之后，写篇读后感拿来给我看。”

“.....”

“行吗？”

“.....”

“行的吧？”伯父再次确认道。

“好的。”

没办法，洪作只好回应道。他脑袋里想的是有没有方法能够拒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小说，但是他知道自己写不出来什么读后感。说是长篇小说，那光读就很累了。还要写读后感的话，难得的寒假就要泡汤了。

洪作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脑袋里想着各种拒绝伯父要求的借口。最后他想到的最好的借口是第三学期的考试比较早，放假的时候得学习。

“我没时间读小说了。放假的时候得学习，为考试做准备。”

洪作说完，等着伯父的回应。但是伯父一直都没说话。不一会儿黑暗中传来了伯父的鼾声。震耳欲聋的鼾声。

从门野原回家后的第二天二十九日，洪作去熊野山扫墓。几个邻居家的孩子也跟着来了。大家都学着洪作的样子，各自从家里拿了竹扫帚和铁锹来。还有人学着大人的样子，在脖子上系了布手巾。

洪作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朝熊野山的坡道走去。路边凹凸不平，有很多大石头露出在地面上，跟从前一模一样。快接近山顶时，开始刮起了风，风把斜坡上杂木林的树叶刮得哗啦啦作响。孩子们在一个能看到汤之岛村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纷纷大喊：“哇！可以看到学校！”因为能

够看到自己上学的学校的建筑，孩子们都兴奋得眼睛发光。

“可以看到俺家！”

能够看到自己家的孩子们一脸得意，相反，看不到自己家的孩子则一脸无聊的神情。“俺家”就是我家的意思，孩子们总是叫成俺家，俺家。洪作看着汤之岛，感觉百看不厌。村子和他上小学的时候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可能唯一的变化，就是上之家只剩下了一半。

熊野山的山顶很平坦，那里有村子里的墓地。数百块墓碑密密匝匝地竖立在那里。偶尔可以看到有的墓地四周用低矮的树篱笆围起来了，但是大部分是没有隔开的。上之家的墓地在入口处附近。曾外祖父辰之助的墓和近七十岁过世的曾外祖母阿品的墓并列在一起。辰之助在洪作出生前就已经过世了，但曾外祖母阿品，洪作是知道的。除此之外的祖先们的坟墓，虽然都在熊野山，但是是在西边的斜坡上。那边的山脚下就是西平村了。

不用洪作下令，孩子们马上就开始打扫墓地了。

“不是光扫，还要把草都拔了。”洪作说道。

于是忠心的部下们扔掉扫帚，开始拔草。

那边打扫完之后，洪作就朝比那里更靠里边的阿缝婆婆的墓地走去。阿缝婆婆的墓地被树篱笆围绕着，除了她的墓之外，还有几块墓碑。孩子们人多力量大，这里也很快被打扫干净了。

“你家的墓在哪里？”洪作问其中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孩子害羞似的回答道。

“你们都去打扫自己家的墓地吧。”洪作命令道。

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去自家墓地，大家都没有离开洪作。

洪作带着孩子们离开墓地，沿着刚刚上来的坡道往下走了一小会儿，来到了前往西平村的岔路口，他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这附近还有一个墓。虽然我不大记得清了，但是应该是在什么地方。”

洪作这么一说，孩子们发出了毫无意义的“哇——”的一声。

洪作也记不清祖先们的坟墓在哪里。幼时曾经被谁带着去扫过一两墓，但是他只模糊地记得是在前往西平村的岔路口附近。洪作沿着通往西平村的小路走了一小段，决定让孩子们帮忙去找一找。

“我记得是在这附近的一片竹丛中。你们去找吧。”洪作说。

于是孩子们朝着各个方向，扒开杂树林进去寻找了。

洪作也走进了一片竹丛中，但是很快不得不返回了。他没法像孩子们那样顺利往前走。三年时间令洪作失去了在竹丛中前进的技术。孩子们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洪作的命令。就算脸上手上被荆棘扎了也毫不在意。

“喂——，这里有个蜂窝。”

不久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于是孩子们没有再继续寻找坟墓，一个个嘎吱嘎吱踩着地面出来了，又再次朝蜂窝的方向走去。

“喂——，这里有座坟。”

又听到了那个找到了蜂窝的孩子的声音。

不一会儿，那孩子回到了小路上。找到了蜂窝和坟墓，令这个孩子非常兴奋。

“有这么大一个蜂窝。给我吓得赶紧跑出来了。”孩子用两只手夸张地示意了蜂窝的大小，接着又说，“那个蜂窝对面有座坟。有妖怪。我吓死了，赶紧跑。”

“真的有妖怪吗？撒谎！”一个孩子说道。

“是真的。那妖怪跟木屐店的大婶很像。”少年回答道。

“那就是女妖怪啰。”

“她背着孩子，还在吃橘子呢。”

“如果是木屐店的大婶的话，她刚刚还在伙计们的宿舍边上背着孩子吃橘子呢。”

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于是妖怪的目击者一下子失去了自信似的，含含糊糊地说：“也许那妖怪就是木屐店的大婶呢。”之前，洪作也看到了木屐店的大婶背着孩子在吃橘子。

“你真的看到妖怪了？”洪作问道。

结果，坟墓的发现者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的，说道：“我也不知道。”

洪作让那个孩子在前面带路，朝竹丛中走去。来到竹丛中，果然，往里走有一座坟墓。隐隐约约地还残留着路的痕迹。

“你看，有蜂窝吧。”少年指着树枝说道。

确实有个蜂窝，但是很小。

“什么大蜂窝啊，撒谎！明明那么小。”一个孩子责怪道。

“刚刚挺大的。现在变小了。”少年不高兴地说道。

“怎么可能突然就变小啊？”

“可它就是变小了啊，有什么办法。”

少年的表情仿佛真的相信原本很大的蜂窝突然变小了。

“你上几年级了？”洪作问道。

“三年级。”对方回答道。

“在学校学得好吗？”

“学得最差了。是吧？！”

不知道是谁毫不客气地说道。是成绩最差的孩子，那就怪不得了，洪作心想。在他眼里蜂窝很大，也只有他看到了女妖怪。在蜂窝的右手边，果然可以看到墓地。几块快要碎裂的古老的墓碑竖立在那里。

洪作走了过去。山的斜坡处，大概有六七平方米的地方被平整过，墓碑就立在那上面。每一块墓碑上都长满了青苔，上面刻的字几乎都已经认不出来了。这些墓应该比门野原石守家先祖的墓更古老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墓碑藏在人迹罕至处的缘故，感觉有点骇人。

洪作一会儿走到墓碑旁边，一会儿又绕到墓碑后面。所有墓碑上都只剩了刻在墓碑正面的文字。上面的姓和洪作的一样，名字中都带个“玄”字。好不容易才能认出玄秋、玄道、玄英这些名字。

虽然洪作没有下令，但是孩子们已经开始打扫起墓地了。带着铁锹的少年麻利地在墓地旁边挖了道沟，那架势跟大人一模一样。

在幻觉中看到了妖怪的少年把那些湿乎乎的落叶都扫到一处。

“啊，有一分钱！”他叫道。

大家都围了过去。这次不再是幻觉了。虽然生锈了，但那确实是一个一分钱的铜钱。

洪作心想，这些名字中带着玄字的长眠于此的祖先，他们各自在这个小山村里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因为是医生世家，所以玄秋、玄道、玄英应该也都是医生吧。他们的一生过得是否幸福？他们是受人爱戴，还是被人憎恶？他们是从哪里，又是从谁那里学到的医术呢？

刚才扫过的墓里面有一个是曾外祖母阿品的，洪作曾听她说过第一代祖先的事。江户时代末期，一位叫玄俊的十六岁少年带着母亲来到了这个村子。他们在一户叫安达的农民家中脱下草鞋，住了下来。少年以行医谋生，非常孝顺，他们是从四国来的，这些是现在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全部信息。

洪作找了找玄俊这个人物的墓，但是没找到。可能他葬在别的地方了吧。曾外祖父辰之助是这个家庭世代代的医生中最成功的一个，他在明治初期担任过建在掛川、韮山的静冈县立医院的院长，三十多岁的时候退隐到汤之岛，但是他花钱很厉害，所以才会纳阿缝婆婆为妾，到晚年中风卧床不起的时候，生活就不大宽裕了。

家里最为宽裕的时候是辰之助上一辈的时候。据说那时候家里在西平村开了医院，家里的房子也很大，但是在一场大火中都被烧没了。现在看到的玄秋、玄英他们的墓位于熊野山靠近西平一侧的斜坡上，应该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痕迹吧。

在曾外祖父辰之助之后，外祖父文太原本也应当成为医生的，但是文太不喜欢学习，没能成为医生，于是家族代代相传的医生这一职业就由洪作的父亲继承下来了。洪作心想，自己也会像这些葬在墓中的祖先一样，像父亲一样，命中注定要做医生吧。

“我们回去吧。”一个少年说道。

洪作坐在墓地旁边处长着山白竹的地方。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向阳，又避风，所以很暖和。打扫完墓地的孩子们都围在洪作身边，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既不能跑也不能跳，所以他们看起来都一副很无聊的样子。

洪作在孩子们的催促下站起身，离开了祖先们长眠的地方。一行人再次沿着熊野山山脊上的小路，下山回到了汤之岛村。途中，他们碰到了一个农户家的大婶。

“阿芳，你去扫墓啦？”

大婶朝其中一个孩子说道。她是这个孩子的母亲。

“没有。”

孩子摇摇头。

“那你去哪里打扫了？”

“洪作家的墓地。”孩子回答道。

年三十晚上，上之家开始捣年糕。附近的邻居们都已经早早地捣好年糕了，上之家算是捣得最晚的了。两三个邻家的大婶过来帮忙，帮着淘米，蒸糯米饭。外祖母阿种对前来帮忙的邻家大婶们很是客气，一会儿上茶，一会儿端点心，忙得不可开交。大婶们都跟外祖母说：

“今年上之家也不用请附近的男人们来帮忙啦，真是太好了。洪作就可以捣年糕。”

她们是注意到洪作在旁边，所以才这么说的。从她们边笑边说的样子来看，应该是开玩笑的，但是似乎又并不全然是玩笑。她们觉得洪作肯定要捣一两下的。

“这个嘛，不知道会怎样呢。不知道他能不能拿得动捣锤呢。”外祖母笑着说道。

外祖母的话准确判断了洪作捣年糕的技术，但是外祖父文太就不一样了。

“你瞧他那跟个饿死鬼似的小身板，捣出来的年糕肯定很难吃。我倒是不想让他来捣，但是他妈妈七重说了，今年让他来捣年糕，所以也只好让他捣了。今年的年糕肯定要遭殃啦。”

外祖父说的话太难听了。但是外祖父说这话是以洪作好歹能够拿起捣锤为前提的。洪作觉得外祖父对自己的认知完全是错误的。

石臼已经被放在院子里了，但是洪作对于捣年糕这件事毫无自信。外祖父说今年的年糕要遭殃了，但是要说遭殃的话，洪作才是真正的遭殃呢。

天暗下来了，放了石臼的院子里拉起了电线，电灯泡光秃秃地挂上面。附近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因为会影响到捣年糕，所以大婶们就开始赶那些孩子。但是不管怎么赶，孩子们还是马上又围过来。

跟上之家隔了一户人家的商号佐渡屋家年轻的兄弟俩过来帮忙。弟

弟叫龟男，上小学的时候比洪作低一级。龟男已经完全长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大人，简直都快要认不出来了。不管是体格，还是说话的方式，或是发出的声音，都跟大人一样了。龟男兄弟俩一站到石臼前，就说：“来吧，开始吧。”

他们一边给捣锤蘸水，一边跟女人们示意道。这兄弟俩一看就是干活的人，非常麻利，看着就让人心情很好。

龟男正准备捣第一下，邻家大婶说道：“第一锤得让洪作来捣啊。”这次她的口气不再是开玩笑的，而是非常认真的。

“我先看阿龟捣，然后再捣。”洪作说道。

龟男拿着捣锤捣，邻家大婶配合他翻年糕。龟男轻轻松松地不停地拿起捣锤砸下。

“真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啊。”邻家大婶一边翻年糕，一边说道，“如果我再年轻几十岁，就想去给你做媳妇儿啦。”

这样的话，她断断续续了好几次才说完。捣锤抬起的时候，必须要把石臼中的年糕翻个面，所以她没法连续把话说完。龟男是无论大婶说什么都不一言不发。他本来就话少，而且也还没有到能够轻松应对大人开玩笑的年纪。

龟男捣了会儿，他哥哥替了他，拿起了捣锤。两兄弟交替捣年糕。翻年糕的事儿，则由三位大神轮流来做。祖父出去商量村子里的事情回来了，问道：“洪作，你捣了吗？”

“没有。”

“都这么大了，别光站在一边看，也去捣捣看啊。”

“好。”

洪作下定决心，脱掉了外套。看龟男捣年糕的样子，他觉得自己似乎也能捣。洪作学着龟男的样子，先用捣锤搅拌着石臼中的糯米。试了一下，发现这工作非常需要力气。

“这不是捣得挺好的嘛。”外祖父说。

“洪作，你别去上学了，就开个年糕店吧。”

不知是谁这样说道。

等翻年糕的大婶过来了，洪作就开始下一步了。洪作拿起捣锤再砸下，拿起捣锤再砸下。但是很难把握节奏。

“就算是洪作在捣，这也还是捣年糕的声音啊。”外祖父说。洪作很快就站不稳了。

“洪作，拜托你了，你可千万别捣在我头上。”

大婶说这话的时候，洪作已经拿不动捣锤了。

“来，我来替你吧。”

龟男走过来，洪作就把捣锤交给了他。

洪作心想，在体力这方面，自己跟龟男比，是望尘莫及啊。虽说捣年糕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术，但是洪作也知道自己没有像龟男那样可以捣好几臼年糕的体力。上小学的时候，洪作和龟男体格差不多，一起相扑的话，也总是互有输赢，但是现在两人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

[1]神社的首席神官。古代指负责神社的建造、收税等事务的人，后来泛称进行祭祀、祈祷的神职人员。明治之后的神社制度中，专指国家神社、官方神社的主管者，战后随着神社等级制度的废除，常用来泛称一般神社的主管者。

第八章

大年初一早上，洪作四点钟就被叫醒了，因为今天要去神社参拜。虽然还很困，但是他强忍着睡意，离开了被窝。正在井边洗脸的时候，外祖父文太也过来了。

“就这样赶紧出发吧。”文太说道。意思是就穿着平时的衣服。

“不用换衣服吗？”

“不用，这样就行。”

“大家都是换了新衣服去的。”

“想换的人可以换啊。换了新衣服肯定不会错。我准备就这么去。”外祖父说道。

外祖父对于这些总是毫不在意。穿什么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向神明拜年。外祖父嘴里嘟嘟哝哝地说着这样的话。

外祖母也起床了，正在厨房忙碌着。她对外祖父说道：“当家的，你平时总穿那身衣裳，今年洪作也一起去，你就换一身吧。衣服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等回来了再换吧。”

“反正要换的，就现在换了多好。”

外祖父没理外祖母的话，利索地走到了路上。洪作和外祖父并肩走在前往长野村的小路上。四周依旧被浓重的夜色笼罩着。走到半路，来到了一片田野中。太冷了。洪作缩着身体往前走着。每走一步，脚下就会传来霜花被踩倒的嘎吱声。

“外公。”

“啥事？”

“过了年你几岁了？”洪作问道。

“唔，几岁了呢？——你干吗那么关心别人的年纪啊。知道别人的年纪，又有什么用呢。又不能让你多赚一分钱。”外祖父说道。

“那，我们去参拜的时候，应该向神明说什么呢？”洪作问道。

“神明啊。”

外祖父说了这一句，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说了。

“说什么嘛，跟神明。”

虽然知道自己这样追问太过执拗了，但洪作还是再次问道。于是，外祖父说：“你这家伙，老是问这些无聊的问题。我没什么要向神明祈求的，也不用向他们道谢。他们又没有特别注意我，也没有特别关照我。我就是去低头行礼就完事了。”

“为什么要低头行礼？”

“你这家伙，真是烦人。”祖父接着说道，“因为你外婆很相信神明啊。要是不去参拜一下，她一整年都会不安心的。”

听外祖父话里的意思，他自己是不相信神明的。外祖父很少在意别人的想法，果然只有外祖母才能让他在意啊，洪作心想。

快到神社时，就能看到那些正在黑暗中朝神社走去的人的身影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田埂上走来的，经常有人突然从旁边走到洪作他们正在走的路上。因为四周太暗了，所以完全看不清是谁，但还是可以听到诸如“您好早啊”“今儿天气不错，早点也没事”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说“新年好”。似乎大家都认为还没有到正月。要等参拜完神社，天亮了，家家户户都开始煮年糕了，才算是到正月了。孩子们也夹在大人们中间朝神社走去，但是完全没有白天的精神。他们太困了，被大人们半拖着往前走。

走进神社，有好几个人跟外祖父打招呼。外祖父都会回一句“你是谁啊”“你去年过得不顺当，今年要是再不来点好事可就……”这样的话。走上石阶，站在小小的神殿前，洪作学着别人的样子，低下了头。他想要祈求些什么呢，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祈求的。正准备离开神殿，洪作想了想，又低下头，心中默念：

——愿妈妈长命百岁。

离开神社的时候，天终于微微变亮，能够看清楚人们的脸了。天一透亮，孩子们就变精神了。盼望已久的正月终于来了，孩子们开始到处乱跑。来神社参拜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有很多人向洪作打招呼，其中还有人特意停下脚步，互相问候了许久。

回到家中，客厅里已经做好了煮年糕的准备。外祖父文太、外祖母阿种、洪作，以及在大仁上女校的小姨阿蜜四个人一起吃了正月的第一餐。阿蜜和洪作同龄，一放寒假就去西伊豆的朋友家玩了，到年三十才回来。

“新年快乐。希望洪作和阿蜜新年都能有好运。”外祖母郑重地说道。

外祖父独自喝着酒。能够公然这样喝早酒的日子，一年当中只有今天这一天，所以外祖父心情很不错。他一边用筷子夹点炖菜，一边慢悠悠地把酒杯放到嘴边。

外祖父的鼻头总是红通通的，那是喝了酒的缘故。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喜欢喝酒，每天晚上必须要喝两口。让洪作的母亲七重来说的话，就是因为爱喝酒才把家给喝败了，但是外祖父又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家之所以会败，不是因为爱喝酒，而是因为完全没有经商才能。他生性冷淡，讨人欢心这种事，对他来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可能成功。之前他开过和服店、食品店，尝试过很多生意，但是都不成功，结果家被卖得只剩下了一半。这三四年来没有再做什么生意。去了城里的儿子们都各自小有成就，他就靠儿子们送来的生活费过日子。

“外公的鼻子变红了。比以前更红了。”洪作说道。

“好啦，好啦，大正月的可不兴说这样的话。”外祖母在一旁责怪道，“鼻子红通通才是你外公呢，要是鼻子不红了，那就不是你外公咯。”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红的？”洪作半开玩笑似的问道。

外祖父今天心情很好，看来说什么都不会生气。外祖父对洪作的话充耳不闻。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把酒杯放在嘴边，美美地发出“啧啧”的一声。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你外公鼻子变红之后，人就变得特别好。”外祖母说道。

会表扬外祖父的，也就外祖母一个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从古至今，鼻子红通通的人，就没一个是坏人。”

“可外婆你的鼻子不也没红吗？”

“我因为还不够好，所以还不到鼻子变红的时候呀。”

洪作喜欢听外祖母讲话。他感觉自己的心都会变得温暖起来。

“你要不要来点？”外祖父对洪作说道。

“不用。”洪作回答道。

“喝点吧。男子汉大丈夫，正月里总要喝点的。我从十三岁开始就喝酒了。你这孩子，看起来比别人成熟得晚。说话做事，都不像是个初中生。真愁人啊。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所以该成长的时候都没有好好成长。”外祖父说道。

吃了含有祈福意味的煮年糕，洪作走到了屋外。去神社参拜的时候，还没有起风，这会儿已经刮起寒风了。听着呜呜的风声，他感觉这

才是正月的样子。在洪作的记忆中，汤之岛的正月总是在刮风。

洪作想把小孩子们叫到一起放风筝，但是那些孩子没有过来。远处有两三个像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围在一起，但就是不往洪作这边过来。

洪作招了招手，跟平时不一样，三人慢吞吞地走了过来。大家都穿着外出做客时才穿的衣服，所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一脸害羞的样子。

“去叫大家一起来，我们去田里放风筝吧。”洪作说道。

“俺要是把衣服弄脏了，会被老妈骂的。”一个孩子说道。

“放风筝又不会弄脏衣服。”洪作说道。

“去把大家都叫来吧。”他口气微微有些强硬地命令道。于是三个孩子朝村子里四散而去，去叫其他孩子。

不一会儿，孩子们都过来了。大家都穿着出去做客时才穿的衣服，一副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的样子。其中有三四个孩子拿着风筝。还有人拿着印有人物图案的纸牌，有的人拿着陀螺。

大家一起朝田野走去。有一个孩子在化了霜的泥泞中摔倒了，难得穿上的新衣服也弄脏了。

“哇！”

那孩子拼命大哭起来。一个高年级的孩子把他的外褂脱下来，平铺在路边的木材堆上，还在上面压上了石头，不让衣服被风吹走。

“这样衣服很快就会干的。干了之后，用手搓一搓，把泥巴搓掉就没事了。”

一群人把外褂放在那里就没再管，一起来到了田野里。在走进田野之前，每个孩子的外褂和衣摆上都溅上了泥点子。

风筝没有随风飘到空中，而是打着转落在了田野的稻茬上。每次孩子们都会朝风筝跑过去。这样重复多次之后，风筝终于高高飞舞在空中

了。

放放风筝，一早上就过去了。等孩子们都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从做客衣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每个孩子的衣服上都是泥，因为风太冷了，所以很多人都把外褂从背后卷起来，把衣摆蒙在头上。脚上穿的木屐、草鞋也全都沾满了泥巴。

到了下午，孩子们又聚集在上之家门口。用一种独特的节奏喊着“阿洪，去玩吧”“洪作君，去玩吧”，已经完全把洪作当成了自己的玩伴。洪作在大家的呼声中走了出去。

“接下来玩什么呢？”一个孩子问道。

“去滑观座太吧。”洪作说道。

孩子们哇的一声欢呼起来。观座太是村子东边的一座山的名字。作为山的名字，它听起来挺奇怪的，不知道为什么，村子里的人从古至今都是这么叫的。

下午风也一直没停。跟以前一样，山风刮起了路上的沙土。洪作带着一群孩子，走到长野川的河谷里，踩着石头过了河，来到河对岸。那里就是观座太的山脚了。

孩子们跑进杂木林，每个人都折了一根还带着叶子的树枝。他们要坐在这根树枝上，从山的斜坡上滑下来。洪作也从一个孩子手中拿了一根树枝。观座太的山顶和山脚都长满了杂木，但是中间长的是野生的茅草。这些长满茅草的地方，在冬天，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绝好的滑草场。

洪作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每年从山上滑下来的那种快乐，但是时隔数年，再次爬上观座太，他却没有了从斜坡上滑下去的欲望。孩子们还跟洪作以前那样，骑在树枝上，身体贴着斜坡，灵活地往下滑去。但是洪作，不知道是不是长大了的缘故，滑得不太顺利，而且也很危险。

孩子在斜坡上滑到一半，从这里开始就不能再叫滑下去，而应该叫

滚落下去了。有的人是躺着滚下去的，有的人是头朝下滚下去的。然后一个个无一例外地撞到山脚下的灌木丛里，才停下来。在一旁看着的话，会觉得这游戏既粗暴又危险，但是孩子们却没有受什么大伤。

洪作没有滑，他在斜坡上坐了下来，晒着阳光，看孩子们往下滑。孩子们滑到山脚之后，又爬到洪作在的地方，然后继续从这里往下滑。洪作叫他们时，不知道是不是在比赛，孩子们转过汗水直淌的脸，看着洪作，说“我已经滑了五次了哦”“我的手都被磨成这样了”。

事实上大家身上都有被磨破的地方。有的孩子额头上流血了，有的孩子膝盖上流血了。大家都用正月里做客时穿的衣服来擦血。

太阳一落到熊野山背面，四周一下子就变冷了。洪作带着孩子们，从观座太返回。一到傍晚，孩子们就变得无精打采。虽然一整天都在放风筝，从山坡上往下滑，但是他们都觉得正月应该更开心才对。盼望已久的正月第一天就要结束了，每个孩子的脸上都写满了不舍。

“明天，后天，也都是正月。”一个孩子说道。他并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说给自己听的。

“明天就不是正月了。”另一个孩子说道。

“是正月。明天也是正月，后天也是正月。”

“那从哪天开始不是正月呢？”

被这么一问，脑袋很大的孩子脸上露出了一丝困惑，但还是回答道：“学校开学之前都是正月。”

“还有烤糯米团子呢。”一个站在角落里的孩子说道。

烤糯米团子的日子就是烧正月稻草绳的日子。是告别正月的日子。虽然是和正月告别的日子，但是一想到把糯米团子穿在乌樟的树枝上，插进烧正月稻草绳的火堆里，孩子们的眼睛就突然亮了起来。

“烤糯米团子！烤糯米团子！”

一、二年级的小孩子们突然开心地跳着，跑开了。

来到卖酒的小店门口，正好碰上杂货店家的姑娘盛装走过来。孩子都像看到什么稀奇物事似的，朝姑娘身边围拢过去。

“你要当新娘子了吗？”一个孩子问道。

“说啥呢！这么冷，你们去哪儿了？”接着，她又说道，“哎呀，你们把衣服弄这么脏，回家后要被妈妈骂的哦。”

但是当发现洪作也在时，姑娘赶紧离开了孩子们，走进了卖酒小店的院子里。那是上小学时比洪作高一个年级的女孩子。已经完全长成大姑娘了。被姑娘这么一说，孩子们才意识到自己做客穿的衣服全都弄得脏兮兮了。其中有一个孩子的袖子还掉了。

“你的袖子怎么了？”洪作问道。

但是对方低着头，一声不吭。洪作心想，要不就请外祖母帮他把袖子缝上吧。他感觉自己多少也有点责任。

“袖子还在吧？”洪作说道。

结果那孩子突然大声哭了起来。怎么回事呢，似乎没有看到袖子啊。

“你的袖子呢？放哪儿了？”洪作看着孩子问道。结果那孩子哭得更大声了。

“这是谁家的孩子？”

“是坂中家的。”今天的孩子里面领头的那个孩子说道。接着他又对那个孩子说，“你要挨揍了。——你老妈肯定要狠狠揍你了。”

坂中是新路边上的农民家的姓氏。洪作也知道坂中家的阿姨。那个阿姨的话，真的会立马动手揍孩子的吧，他心想。听到挨揍这个词，那孩子仿佛现在就已经被揍了似的，拼命地大哭着。

“真是没办法。你把袖子放哪儿了？”洪作问道。

“放河里的石头上了。”一个孩子说道。

“真的吗？”

“真的。是吧？！”那个孩子朝同伴们脸上看了一圈，说道，“我看到了。过河的时候，袖子还吊在衣服上呢，然后这家伙就把袖子撕下来，放在石头上了。为了不让它掉进河里，我还在上面压了块石头呢。”

孩子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事情应该就是这样吧。没办法，洪作打算带着那个丢了袖子的孩子去把袖子拿回来。

“你们也一起来吧。”洪作说道。

结果那些孩子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一副不情愿的表情，嘴里纷纷说着：

——我肚子饿了。

——我肚子痛。

——我再不回家，就要挨骂啦。

有一半孩子在路上蹲了下来。孩子们一点都不想再往回走，返回长野川河谷。没办法，洪作只好催着那个丢了袖子的孩子，两人一起开始原路返回。和洪作一起往回走之后，那孩子刚开始还继续哭了一会儿，渐渐地就不哭了。

“你为什么把袖子放在河里的石头上啊？”洪作问道。

“阿余说让我放在那里。”孩子回答道。

“别人说什么你就听啊，那是你自己的袖子啊。哪有你这样的傻瓜，袖子放在那里，自己却走了。”洪作训斥道。

“哇！”

孩子又哭了起来。

“不准哭！”洪作怒喝道。于是孩子停止了哭泣。

洪作沿着通向平渊的路，来到长野川的岸边，然后顺流而下。来到之前过河的地方，他问孩子：“放哪儿了？”

孩子睁大了眼睛，在河里无数的石头上来回搜寻着。突然叫道：“啊，在那里！”

“在那里，在那里，就在那里。”

洪作顺着孩子的目光看去，果然在一块大石头上，放着一个像袖子一样的东西，上面还压着一块石头。

“你在这里等着。”

洪作让孩子在岸上站着，自己沿着河里的石头，一块块跳了过去。他拿回袖子之后，把它给了那个孩子，说道：“可别再丢了。”孩子马上把胳膊穿进袖子里给洪作看。但是洪作觉得这个袖子套在这孩子的胳膊上不太合身。

“这袖子看起来有点奇怪。”洪作说道。

孩子把袖子转了个圈，又从胳膊上拿下来，放进了怀里。

两人马上踏上了回家的路。四周已经开始暗下来了，寒意逼人。

洪作带着那个孩子回到上之家，请外祖母帮他把袖子缝上。

“弄成这样，这做客穿的新衣服不就毁了吗。”

“回家之后，让你妈妈赶紧给你洗一下。”

外祖母一边说着，一边动着针。缝好袖子之后，外祖母又说道：

“刚刚有一对母子过来拜访了，说是住在旅馆里的。”

洪作眼前马上浮现出了那个肤色白皙的少年和他优雅的母亲。

“是初中的学弟。”洪作说道。

“看着出身挺不错的。那位妈妈看起来很优雅，孩子看上去也很有教养。”外祖母说道，“他们跟你外公聊了大概十分钟，就回去了。”

“外公见他们了？不用见也没关系的。”洪作说道。他并不想让外公见到那对优雅的母子。

那天夜里，外祖父出去喝年酒喝得满脸通红回来，问洪作：“难得一之濑家母子来访，你去哪儿了？”

“去观座太滑草了。”洪作回答道。

他这才知道那对优雅的母子原来姓一之濑。一之濑这个姓氏，在伊豆也好，在沼津也好，他都没有听说过。

“去了观座太？傻蛋一个。你这都多大了，还去观座太。”

“外公你不是说你自己小时候也去观座太滑过草的嘛。”

“小时候是去过。但是像你这么大开始，我就不再那种地方了。”

“外公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

“我吗？”

外祖父自己从柜子里拿了把酒壶，走到厨房，装了酒，然后在地炉边坐了下来。

“外公像我这么大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

“这个嘛。”外祖父似乎在思考，“你今年多大？”

“过了年就十七了。”

“十七啊。我十七岁的时候，正月第二天翻过了箱根山。”

“用脚走的？”

“当然是用脚走的。那时候大家都用脚走的。只有女人和老人才坐轿子。”

“那会儿是在东京吧？”

“嗯。”

“在做什么？”

“在一家和服店当学徒。”

“外公从小家里就很穷吧。”

结果，“这话说的。”外祖母从二楼下来说道，“你外公是为了去学习如何工作，才去当学徒的。”

“为什么没有去学校呢？”

“这个嘛。”外祖母又从一旁插嘴道。但是，外祖父没理外祖母，说道：“我不喜欢上学。要继承家业，成为医生的话，就必须去学习，但是对于我来说，比起去上学，还是去当学徒更开心些。不过，现在想想的话，人还是得去学校学习才行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挺失败的。总是在想要是自己是正儿八经从学校出来的就好了。”

“这是后悔了？”

“嗯。”

于是，外祖母又在一旁说道：“有什么好后悔的。他外公你虽然没去上学，但是不上学也有不上学的好啊。”

洪作把话题转了回去。他问外祖父：“那个叫一之濑的阿姨，来咱家有什么事吗？”

“新年了，想邀请你去他们那里玩呢。——去一趟吧。”

“我不想去。”洪作说道。

“这有什么不想去的。看着出身挺不错的。当妈的看着很优雅，孩子看着也是个小小少爷。跟你可是一个天一个地。——人家说了，那孩子总是埋头学习，真是发愁。”外祖父说道。

“跟外公你正好相反嘛。”

“跟我？”外祖父说道，“小混蛋。你倒是把自己跟人家比比啊。你倒是也让家里人说句太爱学习了真让人发愁啊。这次成绩怎么样啊？”

“不知道。”

“发了成绩单吧？”

“没有。”

“虽然你不想去寺庙，但是如果成绩下降了，再不愿意也得去。当然了，像今天来的那个孩子似的，脸白得毫无血色也是个问题。——那样的话，就算再爱学习，也是愁人啊。能不能坚持到毕业都是两说。”

接着，外祖父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道：“是了。——他们说让你过去玩，可能还是不去比较好吧。还是往后推推吧。”

“为什么啊？”

“什么为什么，你看那孩子的脸色，估计肺里也有点毛病。还是不去安全些。”

这时，外祖母又在一旁说道：“人家特地过来邀请的，稍微去坐会儿应该也没事吧。”

“不行，最好还是不要去了。一般人哪里会在温泉旅馆过年呢。肯定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才需要母亲陪着。还是不去的好。”外祖父说道。

第二天，孩子们又在屋外叫洪作的名字。洪作在他们的喊声中睁开了眼。他已经完全被那些孩子当成玩伴了。

“等一下。”洪作在二楼对孩子们大喊道。然后很快下了楼。家里不见外祖父的身影，外祖母正坐在地炉边上。

“你起啦？——煮好的年糕都快变硬了，我正想着要去叫你起床呢。”

“外公呢？”

“去门野原啦。”

“干啥去了？”

他这是去了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啊，洪作心想。

“什么干啥去了，现在是正月啊，肯定要去走走亲戚的。”

“是去找伯父聊天了吧。”

“聊天嘛肯定也要聊的。”

外祖父和伯父聊天，跟自己应该没什么关系，但是洪作总感觉有些不安。有一种两个危险的东西要合为一体的恐怖。

——洪作可真是愁人啊。能不能请您多骂骂他呢。

——那就请您让他到门野原来一趟吧。我来给他提点意见。

总感觉他们两人之间会进行这样的对话。

洪作吃了外祖母端来的煮年糕，然后马上朝等在屋外的孩子们走去。孩子们脸上已经看不到昨天那样对正月恋恋不舍的神色了。

“今天也是正月。”

“在三号之前都是正月。”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跟昨天一样的话。大年初一已经变成昨天了，每个人的脸上都透着几分遗憾和不尽兴的神色。

“今天做什么呢？”

洪作刚说了一句，孩子们就哇地叫了起来。

“去泡温泉吧。”

洪作刚说完，孩子们就突然一脸无趣的样子，眼里的光也黯淡下来

了。对于孩子们来说，正月里的游戏必须是比这更好玩的。

“那么去学校玩器械？”

大家对此也反应冷淡。

“那么，去下陷阱捉短脚鹌吧。”

瞬间，孩子们哇地欢呼起来。有好几个孩子当场又跑又跳。跳起来的是女孩子们。昨天还没有女孩子加入，今天又多了五个女孩子。

一个脑袋凹凸不平的三年级男孩突然大声叫道：

——去下陷阱捉短脚鹌喽。

他像唱歌似的，带着节奏大叫道。这是为了叫那些还没有来的孩子赶紧集合。就算不叫那些还没来的孩子，已经集合的孩子就已经是昨天的好几倍了。

洪作决定带领这个由二十多人组成的男女混合的大部队，前往长野村村口山边的田野，去下陷阱捉短脚鹌。但是，因为人数太多了，洪作就把人分成了两队，一队跟他一起去，一队就留下来等着。一、二年级的小孩子们就被归到了等的那一队。可是，等大家开始往前走的时候，大家都跟上来了。

“你得留下来。”洪作对一个小孩说道。结果对方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你也留下。”他又跟另一个孩子说道。结果被说的那个孩子就像被火烧着了似的大哭起来，不仅哭，还在地上打起了滚。同时，被归到等候队伍里的其他孩子也都哭了起来。男孩子们大声哭，女孩子们用手捂着眼睛抽抽搭搭地哭。

洪作没理他们，继续往前走着。于是，那些正在哭的孩子也一边哭一边跟了上来。

“那，大家就都跟上来吧。”没办法洪作只好这样说道。

过了长野桥，洪作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低年级的小孩被要求去捡吸引短脚鹌的诱饵——一种红色的果实。那些领头的孩子则被要求去折些树枝回来做陷阱用。

洪作朝着比山边的路还要高的田野走去。根据小学时候的经验，洪作知道这一带是短脚鹌最多的地方。他在田埂上坐下来晒太阳，等着那些四散而去的孩子回来。这一带的土地比汤之岛要高很多，所以朝北望去，视野很是宽阔。不仅能看到长野川悠长的身影，连同层峦叠嶂的山峰、白花花的道路，都能一览无余。

大概过了十分钟，道路另一边的田野上，有一个角落突然发生了情况。四五个孩子一边尖叫着，一边狂奔过来。洪作正想着他们怎么跑得这么拼命，果然，一个穿着干活衣服的农家大叔紧追在他们身后。

大叔追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嘴里叫嚷着什么。于是孩子们也慢了下来，一个个朝洪作这边走了过来。最先走过来的孩子说：

“阿为的叔叔发火了。——好可怕。”

可能是跑得太拼命了，他还在喘着粗气。

“为什么发火？”

“不知道。”孩子回答道。

看他的神色，是真不知道大叔为什么发火。

孩子们不断地回到了洪作身边。谁都不知道阿为家的叔叔为什么要追他们。孩子们手里都拿着粗粗的树枝。

“你们这是从哪儿拿来的？”

洪作问道。

“就堆在阿为家旁边。”

一个孩子回答道。

这时，去捡红果子的低年级的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大家手里都捏着几颗红果子。等到年纪最大的孩子从家里拿来了砍刀，大家就开始做陷阱了。洪作根本不需动手。两个四年级学生非常熟练地开始做陷阱。他们的做法跟洪作知道的做法稍有不同。他们从那些自阿为家拿来的柴火中挑出一根结实的作为横档，用树枝当钉子把它在地面上固定牢。在把钉子砸入地面时，他们用石头当锤子。

——干吗呢！

耳边突然传来大人的怒喝声。原本呆呆站在那里的孩子们瞬间作鸟兽散去。洪作也开始跑。他连续跳下好几块稻田。

——还跑！

大人的怒喝声越来越远了。洪作跑到长野桥下，在那里停了下来。朝背后看看，孩子们朝四面八方散开了。有人在路上跑着，有人在田埂上摔倒了。洪作不知道大人为什么要朝自己怒喝。过了一会儿，孩子们喘着气，朝洪作走了过来。

“我被打了！”一个孩子颇有几分得意地说道。

“我也被打了。”另一个孩子也说道。同样也是一副很自豪的口吻。

“为什么挨打？”洪作问道。

但孩子们谁也没有回答。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挨打，但是挨打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洪作以前也跟这些孩子一样，每天都被大人们怒喝，被大人们追赶，他曾经以为大人们只要看到自己这些小孩子就会怒喝。

但是，现在洪作的想法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似乎是因为他们在田里做陷阱，惹得那片田的主人生气了。但现在是冬天，田里什么都没种，在上面做个陷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这么一想，就觉得刚刚那个朝自己这些人怒喝的大人实在是太讨厌了。

“管他呢。我们再去那里做陷阱吧。”洪作说道。

孩子们一下子又来了精神，其中一个孩子说：“好嘞，我去侦察一下。”

洪作带领着孩子们，迎着刚刚被大人追赶的方向，准备再次前往那片田地。虽然不能在上面做陷阱了，但还是想把扔在那里的做陷阱的材料拿回来。

主动要求去侦察的三个孩子，精力十足地先跑了过去。他们过了桥，正准备朝那片田地上爬，突然就停下了脚步，开始叫嚷起来。刚才那个大人好像还在田里。

洪作停下脚步，看着三个孩子那边的情况。那三个孩子停止了叫嚷，开始扔石块。他们蹲下身子，从路上捡起石头，扔到上面的田里。

看到这，有四五个孩子也突然往前跑去，似乎是要去支援前面的侦察队。洪作叫了那些孩子，想让他们停下来，但是他们充耳不闻。孩子们还在中途捡了石头，带着石头跑了过去。

但是，没过一会儿，一个孩子跑了回来，其他人也跟着他开始跑。洪作看到田地上又出现了刚才那个大人的身影。是一个头上蒙着布手巾的大叔。即使是站在这么远的地方，也能看得出他怒气冲冲。跑回来的孩子们不时停下来，捡起石块朝他扔去。

“喂，我们回去吧。”洪作说道。

他总觉得还是尽早离开这里会比较安全。等侦察队一跑回来，大家就从那里离开了。扔石头跟大人大战了一场的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兴奋不已。

“我扔了七块，打中了两块。”一个孩子说道。

“我扔的石头，差一点就能扔到敌人的头上了。”另一个孩子说道。

“应该气坏了吧。”小一点的孩子满是感慨地说道。

“气得头顶都冒烟了。”大一点的孩子回答道。

“你们这些笨蛋，扔石头多危险哪。”洪作责备孩子们。

“可是，是那人先扔的啊。”接着，说话的孩子又向旁边一个最矮小的孩子确认道，“是吧？”

“是啊，是对方先扔的。所以我们才扔的。”

“打中了吗？”洪作问道。

“阿秋扔的打中了！”

“打到哪里了？”洪作问道。

“我觉得应该是打中了脚。——对方都跳起来了。”一个孩子说道。

这天夜里，洪作正在跟外祖父、外祖母、阿蜜三人一起吃晚饭时，门被推开了，传来一个很响的声音：“晚上好。”阿蜜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因为是正月里，正想着会不会是邻居过来玩了，但是，门口传来的声音很不客气。

“听说你家有个叫洪作的孩子回来了是吧，在沼津中学上学的那个。我有话问他，你让他出来一下。”来访者这样说道。

“他现在正在吃饭。”阿蜜说。

“让他别吃饭了，赶紧出来。”

这次对方的说话声中明显带着怒气。阿蜜脸色都变了，走回了餐桌边。

“什么事啊？”

外祖母正想站起身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去看看。”

外祖父站起了身。不一会儿，传来了他的说话声。

“哎呀，这不是山坡下的熊作嘛。”

“大正月的，别这么板着一张脸嘛，好歹要拜个年嘛。——你这吵吵嚷嚷的，是啥事啊？”

“后面再跟你拜年了。大正月里的，要对不起你了，我是来告状的。听说七重的儿子洪作回你这儿来了，你让他出来吧。”

“洪作做了什么吗？”

“他要是没做什么，我也不可能这么生气地来找他啊。”

“你小子，从小就是被蚊子叮一口都能火冒三丈的臭脾气。——洪作做了啥了？”

“他去我田里做陷阱抓小鸟。做陷阱什么的，倒也算了。我们小时候也不是没干过这些事。光是这个，我也不会来告状。他带了很多孩子，把田埂踩得乱七八糟的。那可不是一两个孩子。带了得有二十多个孩子。所以，我就喊了几声，把他们赶走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竟然怂恿那些孩子朝我扔石头。”

“哦。”

“他们扔了可不止一块两块石头。那石头是噼里啪啦朝我飞来啊。”

“哦。”

“我在村里住了那么长时间，被孩子扔石头，这还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做这样的坏事，他这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我就特地想来问问他。”

“是洪作扔的吗？”

“他自己有没有扔我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是他让那些孩子扔的。其他孩子都只是些还没断奶的臭小子。是你外孙把他们带过去的。你让他出来。做坏事也要有个度的。我今天非得在他头上敲两下。不然我这气没法消。”来访者这样说道。

“行啊，熊作，你小子好大的口气啊。你爷爷要是听到你这番话，怕是胆子都要吓破了吧。你爷爷一辈子在我家进进出出，给我家扛了一辈

子活，也吃了我家一辈子的饭。你爹跟你娘结婚的时候，我家还给垫了钱。而且，这些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还回来。你爷爷、你爹都已经过世了，那也没办法了，他们要是还活着，听到你刚才这番话，还不打破你的头！——滚！”

只有最后一个“滚”字，外祖父的语气格外激烈。

“这话说的，真叫人眼珠子都要惊掉了！”

门口又传来了熊作惊讶的叫声。

“人嘴两张皮，你说你有理。要是我爷爷和我爹还活着，听到你的话，怕是会马上回头朝你吐口水吧。——什么借钱，开什么玩笑，我从来没听我爹说过有这么回事。上之家到了你这代，终于开始说这样的话了呀。也是，谁都不想承认自己变穷了啊。——把那小鬼交出来！”

熊作的最后一句“把小鬼交出来”也是喊得掷地有声，相当有气势。洪作吓得一哆嗦。外祖母也一样，她反射性地站起身来，嘴里说着“好啦，好啦”，朝门口走去。很快门口传来了外祖母对熊作说话的声音。

“好啦，好啦，这不是熊作嘛。洪作好像惹你生气了，大正月里的，真是对不住了。像你这么稳重，轻易不生气的人，洪作怎么搞的，惹你生这么大气。——人不会没原因就生气。肯定是我们这边做了什么惹你生气的事，你才会这么生气的。真是太对不起了。”

“哼。”

这哼哼声不知道是熊作发出的，还是外祖父发出的。

“我会好好教训洪作的。肯定都是洪作的错。虽然我不知道那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是他本性上是个很善良、很乖巧的孩子。只是多少还有点孩子气，明明都是初中生了，却还是整天跟一群小学生玩在一起。——今天早上也是，一大早附近的孩子就来找他一起去玩了。人家再怎么找他一起玩，他不当回事，不去就好了，可偏偏他又拉不下脸，还是去了。然后就把你这么稳重的人都惹得火冒三丈了。那孩子出去的时候，我要是叮嘱一声就好了，结果还是偷懒了。——是我没做好。我应该跟

他叮嘱一声，千万不能扔石头，可是偷懒没说。”外祖母说道。

外祖母说得仿佛都是她一个人的错。她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是真的这么想的。只要一有了麻烦事，她似乎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责任都在自己身上。

“婆婆，这不是你的错。”

又传来了熊作的声音。这会儿的语气已经平静了很多。

“不不，都是我没做好。”

“你何必说这样的话。”

有一会儿没说话的外祖父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有点二百五罢了。你今年多大了？”

“刚好四十。”

跟外祖父说话的时候，熊作的嗓门很大。

“都四十岁了，可不能再跟孩子吵架了。谁听了都是好听不好说啊。有几个孩子？”

“三个。”

“都有三个孩子了，你还是要多努力啊。不能再依靠别人帮忙，只能靠你自己了。”外祖父说道。

“开什么玩笑。我不是一直都靠自己的吗。你说我靠谁了！”

“哦，那你都是靠自己的？”

“我可不都是靠自己的。”

“哦，是吗。”接着，外祖父又说，“那倒也是。哪里会有到四十岁了还要靠别人的笨蛋呢。当然要靠自己了。虽然嘴里说靠自己、靠自己，但是靠自己这种事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谁都不会表扬，也不会佩服。”

听了外祖父的话，熊作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你、你、你这——”，然后又大喊一声“混蛋！”他似乎撞上了玄关的玻璃门，门口传来了巨大的响声。接着就是熊作越走越远的声音。

“熊作！”

外祖母似乎出去追熊作了。

外祖父回到餐桌边，坐了下来，说道：“傻得跟个熊似的！”外祖母好不容易把人家安抚下来，结果祖父又把人家激怒了。这真的很有祖父的做事风格了。

“吓我一跳。”洪作说道。

“那家伙，不管到几岁都学不会做人，真是个麻烦。——笨蛋！”

这句“笨蛋！”说的不是洪作，而是熊作。

第二天，洪作在外祖母的劝说下，前往伊豆楼拜访一之濑母子。

洪作刚走出家门，外祖母就追了上来，让他把皮鞋换成木屐。

“还是穿皮鞋舒服。”洪作说道。

“可是你这皮鞋……下次回三岛了做双新的吧。”

说着，外祖母准备把洪作那双破破烂烂的皮鞋拿回家，结果又说道：“哎呀，扣子又掉了。”

“真的哎。”洪作看了眼自己的外套说道。

“无论什么时候看你的衣服，总有扣子掉了。这不是刚刚才给你缝上的嘛。”

“好奇怪啊。”

“扣子掉的时候，你自己都没发现？那多半是在晚上偷偷掉的吧。”

外祖母说着，让洪作把外套脱下来。洪作看着外祖母。她明明没有笑，但是嘴里说出的话，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幽默感。

在等外祖母把外套拿过来的时候，洪作跟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围过来的孩子说着话。

“今天玩什么呢？”一个孩子自言自语似的说道。他是在等洪作的回应。

“今天不行。不跟你们玩了。”洪作无情地说道。

“去掏鸟窝吧。”对方又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阿多找到了一个。是吧，阿多？”

于是，那个叫阿多的孩子说道：“是斑鸠的窝呢。”接着他又说，“还是别告诉其他人了。要保密哦。”

不告诉其他人，言下之意是可以告诉洪作。虽然最终可能鸟窝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那却是宝物。

这时，外祖母拿着外套过来了。

“已经好了。来，穿上去吧。”

接着，她又对那些正在吵吵闹闹说着阿洪、鸟窝的孩子说：“今天不能跟你们玩啦。洪作得去伊豆楼。——你们满口叫着阿洪、阿洪，好像他跟你们一样似的，但是洪作已经是初中生啦。以后可不要再叫阿洪了。”

外祖母说完，又对洪作说道：“好了，去吧。——代我向一之濑夫人问好。”

虽然洪作也有点想去掏鸟窝，但也只好放弃，朝前走去。

洪作沿着新路往前走，在已经看不到人家的地方转入前往山谷的道路。下了缓坡，就是狩野川，走过吊桥，就是那家名叫伊豆楼的旅馆。

洪作在蜿蜒曲折的缓坡上走到一半的时候，五六个孩子追了上来。

“我今天有事，不能去掏鸟窝。”洪作说道。

“那什么时候去呢？”一个孩子问道。

“明天或后天吧。”

“还是今天去比较好。”

“不行，不行！”

洪作不容商量地说着，朝伊豆楼走去。孩子们也在身后跟了上来。

“回去吧你们。”洪作转过身说道。

孩子们停下脚步，背对着洪作，但是当洪作一开始往前走，孩子们就又跟上来了。

来到伊豆楼的吊桥边，洪作再一次转过身，命令那些孩子：“赶紧回去。”孩子们没有回答，各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个个不是眼睛随意转向某处，就是扭过身子，要么就是蹲在地面上捡石头。等洪作走过吊桥，再次回头看，那些孩子正走在桥中央，前后摆动着身体摇晃吊桥。一点都看不出有回家的迹象。

洪作没管他们，走进了伊豆楼的玄关，对迎过来的女佣说道：

“我来找你们这一个名叫一之濑的客人玩。”

“你是洪作吧？”女佣说道。

“是的。”洪作回答道。

“你稍等。我去看看他们在不在房间。”

说着，女佣朝房子里走去。洪作对这个女佣的脸有点印象，肯定是村子里哪户人家的女孩，但是要具体说是哪家的，他又想不起来了。

洪作朝门外看去，孩子们在玄关边上的树丛里偷偷看着洪作这边。

“喂，你们可不能进来哦。”洪作再一次叮嘱道。

如果不说的话，他们说不定会一个个跟进旅馆呢。这时，一个在伊豆楼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名叫田吉的老人从后门走了过来，大喝道：

“哎呀，哎呀，你们这些家伙，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赶紧回去，回去！”

在田吉的呵斥下，孩子们看样子准备走了。但老人还是在那里喊：“哎呀，哎呀，你们不能往那里走。之前爬上树去折树枝的，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吧。”

说完，老人就朝孩子们走了过去。

女佣回来了，对洪作说道：“请进。我带你去。”

洪作从玄关的土间走到铺了地板的房间里。

“请把木屐放好哦。”

这女佣很没个女佣样。洪作按她说的做了，跟在女佣身后，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走到一半就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来到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间，女佣非常客气地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

隔扇门被拉开了，门后是那个优雅的阿姨，她说道：“欢迎，请进。”

洪作走进房间。檐廊下放着一张书桌，那个白皙的少年正对着书桌坐着。洪作可以看到他的背影。

洪作坐在阿姨拿来的坐垫上。少年还是坐在书桌前，稍稍朝洪作这边点了点头，然后又背对着洪作了。他的书桌上放着教科书和笔记本，应该是在学习吧。

“大年初一去打扰你家了。你外公外婆真是好人哪。虽然你父母都不在身边，但是有这么好的外公外婆在，也不会感到孤单吧。”阿姨说道。

“外婆是很好啦，不过，外公嘛——”洪作谨慎地笑了笑说道。

“不是很好吗？洪作很怕外公？”

“怕倒是不怕，——那个外公，真是叫人发愁。”洪作这样说道。

语气中透着对外公的不认可。他直觉自己如果不先这样说的话，可能会出丑。他不知道外公跟这对母子说了什么。

“初一那天你去了哪里？”阿姨问道。

说自己去观座太滑草的话，洪作有点说不出口。

“去亲戚家了。”洪作回答道。

“亲戚很多吧。要一一去拜年挺辛苦的吧。”接着，阿姨又问，“昨天去了哪里？”

“昨天吗？昨天去下陷阱抓短脚鸭了。”

“能抓到吗？”

“能抓到的。”

“抓到了能给我看看吗？”

“死的也可以吗？”

“死的我不喜欢。如果还活着就给我看看吧。”

“没有活的。”

“啊，全都是死的吗？”

“陷阱里装了发条的，鸟的脖子全都会被勒住。”

“啊，这么可怜啊。”

阿姨白皙的脸上，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洪作心想，自己说得太多了。

“以后可不要再做这样的陷阱了呀。”

洪作沉默着点了点头。

“不可杀生哦。你们做的那陷阱就是把短脚鸭骗过来，让它们聚在一起，然后把它们杀死，是吧？”

“是的。”

“如果抓活的倒是也没什么，杀死的话就不好啦。”

洪作跟阿姨说话的时候，少年不时地朝洪作的方向看一眼，但还是没有离开书桌前。看到少年这个样子，阿姨说道：“再学十分钟吧。再学十分钟就到这边来。”

羊羹装在小盘子，被端了上来。洪作有点吃惊，这羊羹切得也太厚了。他一直认为羊羹都是要切得薄薄的，但是阿姨切的羊羹足有三厘米厚。

“来，你也别学了，来吃点点心吧。”

阿姨这么一说，那少年就像是被解开了绳索的小狗，马上就离开书桌，走进了房间。少年那张跟母亲一模一样白皙优雅的脸上露出几分羞涩，他向洪作打招呼：“欢迎。”少年面前放着的羊羹也很厚。他说：“我刚刚看的那本书太难了。就我现在的水平还完全看不懂。”

“是学校学的教科书吗？”洪作问道。

“不是。”

少年摇了摇头。

“是课外读物？”

“不，不是。是一个童话。”

“不是学校里学的书吗？”

“是我哥哥送给我的。一页上就有五六个不认识的单词。——真是看不下去了。”

“要不要请教一下洪作？”阿姨说道。

真是会给我找事，我哪读得了童话啊，洪作心说。

“我英语学得不好。”洪作说道。

“我可是听你外公说了。你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浜松中学的。”

“考进去的时候确实是第一名，但现在已经不行了。”

“不过，你外公可是很自豪哦。说你什么都学得很好，尤其是英语，学得最好。”

“这牛吹的。”洪作说道。

“请吧。”

阿姨请自己吃点心，所以洪作就用小小的叉子叉起羊羹，送到了嘴里。

“喝咖啡，还是红茶？”阿姨问少年。

“我要可可。”少年说道。

真是什么都有啊，洪作心想。

洪作为了把话题从教科书上转开，就问少年：“大年初一你怎么过的？”

“八点起床，洗了澡，吃了煮年糕。——然后做了什么来着，对对，刚开始学了一个小时的英语，然后和妈妈一起戏作了和歌。”少年回答道。

从大年初一就开始学习，这让洪作很吃惊，不过更让他吃惊的是，少年竟然作了和歌。

“你作了什么样的和歌？”

“作得不好，就不说了。”少年害羞道。

“是新年——”母亲说。

“不要说，不要说。”少年叫道，“我可没作这样的和歌。——新年这首是妈妈你作的。”

“你不是也作了吗？”

“作什么作！”少年口气粗鲁地说道，“然后，下午就看了契诃夫的小说。”

洪作沉默着。他不知道契诃夫的小说有哪些，连契诃夫的名字都没听过。这时，阿姨又在一边说：“还一边看小说，一边做年糕甜汤吃了吧。”

“嗯。”

“然后，傍晚就出去散了步，去拜访了洪作你家。”

洪作继续沉默着。他想要说点什么，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没办法，只好继续问：“那初二呢？”

他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过于简单愚蠢了。

“初二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在写贺年信。”少年说道。

“啊呀，你这么说似乎是写了很多，其实就写了大概二十张明信片、三封信吧。”阿姨又说道。

“可是，信都写得很长啊。”

“洪作你写贺年信了吗？”

被阿姨这么一问，洪作含混地回答道：“嗯。”

从出生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写过什么贺年信。他没有写过，也没有收到过。这个少年写那么多贺年信，都是写给谁的啊，洪作心想。

“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用钢笔写的？”阿姨问洪作。

“用铅笔写的。”

话刚出口，洪作就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不小心说了铅笔。

“不是铅笔，是钢笔。”洪作改口道。

“哎呀，这是下雪了吧？”

阿姨忽然这样说道，一边朝面向檐廊的拉门上嵌着的玻璃看去。果然好像有白色的东西在飞舞。

“雪！”

少年说着，马上站起身，打开了拉门。天地间确实飞舞着白色的东西。这漫天飞舞的东西还不能称之为雪片，而是一种细碎、轻盈，如同棉花碎屑一般的東西。

“难得啊，竟然下雪了。”阿姨说道。

少年拉开了拉门，冰冷的空气流进了房间。

“这么小的雪，很快就会停吧。”少年说道。

“从昨天傍晚开始天就变冷了，也许会下大吧。”阿姨说道。

洪作想借着下雪的时机，结束这场拜访。他看着雪花飞舞的屋外。因为是二楼，坐在客厅的话，看不到地面，看不到河，也看不到河岸。只能看到雪花飞舞在空中。

少年回到了房间，洪作就走到了檐廊下。他抓着檐廊上的栏杆，正准备朝外面看的时候，差一点就喊出了声。因为他发现，粗壮的罗汉松的枝丫朝檐廊伸了过来，刚才跟在他身后的孩子当中的三个正趴在树上。孩子们肯定是想爬上罗汉松，偷窥二楼，来侦察洪作在做什么。

——喂！

洪作正想大喊，话到嘴边又赶紧咽了回去。三个孩子都各自抓着称手的树枝，或是跨坐在上面，不约而同地缩着身子。

洪作知道三个孩子都在看着自己。因为被洪作发现了，所以他们肯定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脸严肃。

“不冷吗？”

耳边传来阿姨的声音。洪作正想回房间去，其中一个孩子把手放在嘴边，似乎说了什么。因为他没有说出声，所以洪作当然也听不到。于是，那孩子又想用表情和手势向自己传达些什么。

——赶紧回去吧。

他想说的是这个吧。

洪作走进房间，阿姨说道：“咦，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那边啊？”

“啊呀，有小孩子爬到那种地方去了！”

阿姨站起身，走到了檐廊下。与此同时，孩子们慌慌张张从树上下来的身影映入了洪作的眼帘，简直就像是树上摔下来似的。其中一个孩子刚踩到地面就摔了个大屁股蹲儿。

“他们是在偷看这边的房间吧。”

阿姨说这话的时候，孩子们已经不见人影了。

但是，没过一会儿，孩子们一起，像唱歌似的，带着节奏，冲这边喊着：

——阿洪，回去吧。

——阿洪，回去吧。

没过一会儿，又有别的喊声传来：

——阿洪的“hong”是红药水的“hong”。阿洪的“hong”是红眼病的“hong”。

被人这样喊名字，洪作感觉自己丢脸丢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很喜欢

自己喊的这几句话，孩子们越喊越兴奋，声音越来越大。

——阿洪的“hong”字是红药水的“hong”。阿洪的“hong”字是红眼病的“hong”。

同样的话，被他们来来回回喊了好几次。喊声时近时远，是孩子们喊着跑到房间下面，喊完后又跑远的缘故吧。到了这一步，洪作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孩子们在喊腻之前，肯定会一直喊下去的。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洪作到这里来了，所以他们来偷看的吧。”阿姨说道，“阿洪的‘hong’字是红药水的‘hong’。——也没什么错呢。——洋三的yang字——是什么呢？”

“是羊羹的‘yang’。”少年笑着说道。

“我这就告辞了。”洪作说道。

“哎呀，再玩会儿嘛。一起吃午饭吧。”阿姨说。

洪作做出一副难以拒绝的样子，但还是说：“我还是告辞了。”

“你外公外婆家待到什么时候？”

“到学校开学为止。”

“我们初六回去。在那之前，请再来玩啊。洋三也会去拜访你，你也来玩啊。你一般是早上学习还是晚上学习？”

“早上。”洪作回答道。

洪作从一之濑母子的房间出来，独自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出了玄关。玄关处一个人都没有，他穿上自己刚才放好的木屐来到屋外。哎呀呀，总算是解脱了，他抱着终于松一口气的心情，这样想道。

虽然一之濑洋三和他母亲说要在初六回去，但是到初六为止，洪作没有再去伊豆楼。阿姨很和气，跟洋三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少年一起聊

天也很开心，但是他还是不想在两人面前暴露自己。

切成大块的羊羹令他有一种自卑感。被招待吃那么大的羊羹，令他莫名地感到自己很可怜。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羊羹是必须要切得薄薄地吃的，但是他的这一信念被完全颠覆了。在一之濑家，羊羹都是切成那么大的。不管是那个少年还是他的母亲都认为这理所当然。

令洪作感到自卑的还不只是羊羹。那个少年才初一，可怎么会从正月开始就那么努力地学习呢？跟一直以来认为正月里就不应该学习的自己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那个少年似乎认为从正月就开始学习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少年还在阅读学校里不学的英语童话书，这也让洪作非常惊讶。阅读教科书之外的英语书，这对洪作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还有母子二人在大年初一作和歌，写二十多封贺年信，这些对于洪作来说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洪作不管怎么想，都只能想出三四个写贺年信的对象。顶多就是增田、小林以及班主任。那个少年到底都写给谁了呢？而且，他还说写了很长的信。

总之，只要想到一之濑母子俩，洪作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比不上。他感觉对方就是上等人，而自己在他们之下。

初六中午左右，一之濑母子前来拜访。

“马上就要回去了，所以过来跟您告个别。”阿姨站在玄关的土间说道。

“这样啊，要告别的话，请进吧。”外祖父说道。

洪作也在，每次听到外祖父说话，都会感觉背上一阵发寒。外祖父说的话粗俗又没轻没重的。

“是吗？您这就要回府了呀？这可真是，这可真是……”外祖母这样说道。

外祖母说的话里清楚地表达出了对对方的尊敬，所以听起来不会令

人感到丝毫不安。

“等回了三岛，请来我家玩啊。”阿姨对洪作说道。

“这孩子每天都在等着洪作过来。他站在檐廊下，看着吊桥，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啊，洪作来了’。”阿姨说道，“我让他自己来找洪作玩，但是他又胆小，不肯来。”

“啊，是吗。早知道这样，就让洪作多去拜访您了。这孩子从早到晚就跟附近的孩子玩耍瞎闹。一会儿去掏鸟窝，一会儿把人家的田地弄得乱七八糟，被农家的大叔骂上门——”

“多有精神，多好啊。”阿姨笑着说道。

少年有些拘谨地站在母亲背后。

外祖母端了茶和点心过来。在洪作看来，一面粘着砂糖的饼干，比起那厚厚的羊羹，显得尤为穷酸。

“请尝尝吧。”外祖母说道。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吃的。”洪作说道。

“说啥话呢。”外祖母训斥洪作，“你都没吃呢，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是别人送的呢。”

外祖母的话，令洪作感到很厌烦。他心想，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话了。阿姨和洋三站在土间，阿姨催促似的对少年说道：“那么，喝点茶吧。”然后在门框边上坐了下来，端起了茶碗。

“你喝吗？”

“不喝。”洋三说完，又对洪作说道，“你去参加冬季锻炼吗？”

“去啊。要不要一起去？”

“洪作你说的话，那我也去。”

“你不能去，要感冒的。”阿姨说道，“这孩子没什么别的毛病，就是身体弱了点。”

结果，外祖父说：“既然孩子自己说要去参加冬季锻炼，那还是让他去比较好吧。虽然孩子可能身体比较弱，但是早上呼吸呼吸冰冷的空气，也能让精神变得好一点吧。”

“可他这样很快就会感冒的。”

“感冒个一两次，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你把这孩子看成命根子一样，但也不能太娇惯了。”

外祖父的话说得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喝完茶，阿姨说巴士就要来了，就告辞出了门。

“你去帮忙拿下行李。”

被外祖父这么一说，洪作就从阿姨手中接过包拿上，一直送到了巴士停靠站。

一之濑母子回去之后的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七，洪作打算过完这一天，初八就回三岛。但是，初八他感冒了，在床上躺了四天。很少见的高烧不退。正月十二身体恢复正常了，但洪作心想反正学校还没开学，就准备吃了十四的糯米团子再回去。到了烤糯米团子的那天，洪作是被屋外孩子们的吵闹声吵醒的。他赶紧起床，打开窗户一看，屋外已经聚集了二十多个孩子。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手揣在怀里，缩着身子的样子，外面应该很冷吧。

在烤糯米团子的这一天，村里的孩子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这一天是只有孩子们才忙碌的日子。孩子们分头去邻居家收集新年稻草绳。然后再把收集来的稻草绳堆在田地上的一个角落点燃。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工作，大人们谁都不会帮忙。然后，孩子们会把自己新春试笔的纸扔进烧稻草绳的火堆里。烧稻草绳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工作，把新春试笔的纸烧掉也同样令人心情愉快。自己写的狗爬一样的字，跟长长的纸一起，一瞬间就被火舌吞没了。

但是，这一天的乐趣还不只是这些。在烧稻草绳、新春试笔的同一个火堆里，孩子们还会烤各自从家里带来的糯米团子。糯米团子被穿在乌樟树的树枝上。从古至今就只用乌樟树的树枝，而不用其他树枝。烤糯米团子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活动。

洪作在井边洗着脸，就听到孩子们唱和的声音。

——稻草绳，给哟。

——稻草绳，给哟。

“稻草绳，给哟”的意思就是“请把稻草绳给我吧”。“给我哟”在孩子们嘴里就被喊成了“给哟”。

——稻草绳，给哟。

——稻草绳，给哟。

那是孩子们在一家家走到村民家里收集稻草绳。有的人家的稻草绳上还挂着橙子、柿子干，这些就成了孩子们额外的收获。

洪作赶紧吃完早饭，赶到每年烤糯米团子的田地一角，发现稻草绳已经堆得高高的了。一户人家有好几条稻草绳，所以收集到的稻草绳数量相当多。

“这是我家的稻草绳。”一个少年看到洪作之后说道。

“你家的稻草绳上只有海带，没有橙子哦。”另一个孩子说道。

“撒谎，我家的稻草绳上也挂了橙子的。”

“不是橙子。你家挂的是橘子。稻草绳上应该挂橙子的呀。挂什么橘子呢。”

“什么橘子，明明是橙子。”

“撒谎！喏，这是橙子吗？有这样的橙子吗？”

一方拿出了证据，但是另一方还是不肯退缩。

“是橙子，就是橙子。”

只是这样极力坚持的声音，渐渐变得没有底气了。

形态优美的富士山清晰地出现在北边的天空下。跟在沼津见到的富士山不同，从这里看去，富士山像玩具一样小巧。洪作从孩子们手中接过火柴，负责点燃堆积如山的稻草绳。由谁来点火，这件事每年都会在孩子们中间引起一场混乱，但是今年因为有洪作在，所以没有像往年一样争吵不休。孩子们都赞同由洪作来点火。

堆积如山的稻草绳被点燃之后，孩子们纷纷拿出之前从来没被人看到过的、深藏在胸前的新春试笔的纸，扔到火堆中。那纸上一般写的都是“松、竹、梅”“初日出”这样的字。孩子们都是把五六张白纸竖着粘起来，然后上面写上大字。毛笔吸满墨汁，虽然写得很难看，但是每个人都写得很用心。

高年级的女生写的是蝇头小字。男孩子们用木棒把别人的新春试笔从火堆里捞出来，想要看看写了什么，然后双方就开始吵架，或是扭打在一起，闹腾不休，但是女孩子们则很谨慎。她们用木棒摁着自己新春试笔的纸，直到烧完。

新春试笔烧完之后，洪作叫道：“可以烤糯米团子了。”男孩子们想快点烤糯米团子，都各自拿着乌樟树的树枝围在火堆旁边，一听到洪作发出的信号，都纷纷把穿着糯米团子的树枝插到了火堆里。有几个糯米团子从树枝上掉了下来。洪作把它们捡起来，说：“掉下的我就吃掉了哦。”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洪作没有带新春试笔，也没有带糯米团子，所以他想吃糯米团子，就只能这么做了。

“洪作，干得不错啊。”附近农家的老人也来凑热闹，说道，“你这就叫赚抽头。”

“爷爷你也分一个啊。”

洪作把糯米团子烤好之后，捡起来，递给老人。洪作自己吃了一两

口，就不想再吃了。又没酱油又没糖的，只是把糯米团子烤得黑乎乎的来吃，所以也不怎么好吃。

洪作觉得很奇怪。小时候觉得那么好吃的糯米团子，现在却一点都不觉得好吃了。不管是堆积如山的稻草绳，还是燃烧这些稻草绳的火焰，现在他都不觉得大，也不觉得猛烈了。

洪作一边给孩子们烤着糯米团子，一边看着燃烧的火堆。他心里想的跟孩子们完全不同。他觉得这火看起来有点冷清，有点空落落的。孩子们觉得心里空落落是因为正月从今天开始就结束了，而洪作感到的空落落与他们不同。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吗，他心想。必须要好好学习了。必须向一之濑洋三那样除了学校教的内容，也要学习其他内容。洪作怀着跟孩提时期不一样的感慨，看着火焰舔舐着自己十七岁这一年的稻草绳。

第九章

第三学期是从初九开始的，但是洪作直到十五才去学校。从去年年末到正月，洪作一直没有见到过增田和小林，所以这天早上，因为能够见到朋友了，他内心颇为雀跃。走到大家平时集合的银行前，小林已经在那里了。

“喂！”

久违地见到朋友的快乐，也令小林两眼放光。

“第三学期刚开始你就逃学啊。——正月过得很有意思？”小林问道。

“没有。就跟乡下的孩子们一起玩了。”

“做作业了吗？”

“什么作业？”

“眉田不是说过要让我们读什么书，然后写感想的嘛。”

“我不知道哎。”洪作脸色都变了，“那个是想写的人才写的吧。”

“是吗。大家都写了呢。”

“老师又没有说大家都要写。”

“说了的。——那问下增田吧。”

洪作感觉自己像是一下子被推落到了万丈谷底。虽然在第二学期快结束时，眉田确实说过读完书写感想是如何的重要，但是他不记得老师把这个作为作业布置给所有学生了。

增田过来了。远远地看着增田的样子，洪作还以为是他哥哥。他感

觉增田没这么高大啊。

“那是增田吗？”

“是啊。”

“不是他哥哥？”

“怎么会是他哥哥呢。他哥哥怎么会戴着学生帽啊。”

这么一说倒也是。

“增田怀疑他哥哥是不是疯了。他说他哥哥把英语字典都吃光了。把单词记下来之后，就把字典吃了。”

“你不是也吃过吗？单词本。”

“那只是一张纸嘛。”

两人正这么说着的时候，增田过来了。洪作感觉二十多天没见增田，他一下子就长大了。

“眉田真的布置作业了吗？”洪作问道。

“布置了呀。”增田也这么说。

“好奇怪，我都没听到。”洪作说道。

“对了，眉田上课的时候，你说肚子痛，去了厕所是吧？”

“是啊。”

“就是在你离开教室的时候说的。肯定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没告诉我！我都不知道。”

洪作语气激烈地质问增田。因为太生气，他的声音都颤抖了。这家伙真是太自顾自了，他心想。

“别生气啦。好啦。——你还是个孩子呀。这么容易生气。我要是知

道你不知道，肯定会告诉你的啊。那天是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吧。大家都吵吵闹闹的，我就没想起来。是我不好，向你道歉。好啦，别生气啦。——是吧，小林。”增田说道。

被增田这么一说，洪作也不好再继续生气了。三人一边聊着，一边往前走。

“洪作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正处于青春期。春情萌发期。”小林说道。

“什么是青春期？”

“所以你才会被增田说是孩子啊。连青春期都不知道吗？青春期，就是开始想女孩子的时期。就是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左右的这一时期。花的话，就是花蕾逐渐绽放为花瓣的时期。青春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长青春痘。你没长，增田可是被青春痘烦死了。会很容易愤怒，很容易哭。还很容易心痛。”

这时，增田在一旁说道：“容易感伤是女孩子青春期的特点。”

“不，男的也一样。经常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哭。从去年秋天开始，洪作就进入青春期了。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发火。”小林说道。

接着，小林又对洪作半开玩笑地说道：“不是你自己要生气，是青春期让你容易生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别太生气了哟。为了眉田布置的作业这么点事，哪值得你生回气。是吧。”

“作业什么时候要交？”

先不管什么青春期，洪作比较担心作业的事。

“就是下次眉田上课的时候。还有两天。”增田说道。

“要写什么？”

“只要读本什么书，写点感想就可以了。”

“要读什么书呢？”

“读你想读的书就可以了。”

“我没什么想读的书啊。”洪作说道。

“这青春期，真让人没办法啊。”增田说道。

“你写了什么？”洪作问增田。

“哥哥让我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写感想，所以我就读了一篇叫《鼻子》的小说，然后写了点读后感。”

“小林呢？”

“我也一样。”

“读了一样的小说吗？”

“嗯，我听增田说了之后，也那样做了。”

“那我也这么干。”洪作说道。

“要写点什么呢？”

“你去问问增田的哥哥，他会告诉你的。我也是按他说的写的。”小林说道。

“如果我们仨都写同一篇小说的话，那写的内容也会一样吧。”洪作说道。

“真笨。感想嘛，每个人都不一样。增田写了很有意思，我写了很没意思。写法是增田的哥哥教的。你就写很无聊不就行了。”小林说道。

“那篇小说，哪里有？”

“我那儿有。我借给你。”增田说道，“沼津有一个叫若山牧水的歌人吧。你也可以读读他的和歌集，写一下读后感。青谷啊池原啊他们都说要写若山牧水的和歌集。”

虽然增田这么说，但是洪作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这还是第一

次听到若山牧水这个名字。

这一天，学校里，学生们都在讨论眉田布置的作业。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写读后感。大家似乎都是无论读什么都没什么感想的样子。还有很多同学都是一个字都没写，所以跟早上不一样，洪作又变得精神起来了。

这一天，增田的书包里被发现装了一瓶名叫祛痘美颜水的液体，于是他被同学们起哄了。大家都叫他美颜水、美颜水，这令他非常沮丧。

洪作也被大家起哄了一回。那是在第二节课下课，他走出教室的时候。一之濑洋三来了，给了洪作一个小纸包，说是他妈妈让他带来的。洪作拿着纸包回到教室，把它放进书包，等他再次走出教室的时候，就听到十几个同学打着拍子在那里起哄：

“一之濑君、——一之濑君、——一之濑君。”

洪作虽然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起哄，但是隐隐约约也能猜到大家起哄的意思。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他很意外那么多同学都知道一之濑这个初一学生的名字，但是一之濑洋三确实也属于一个特殊的存在。不管是他白皙端正的容颜，还是很容易害羞的表情，都非常女性化。而且，一之濑身上的那种气质，跟这些正在长青春痘的少年们相比，显得格外地高贵、优美、奢华。

因为这些，一之濑洋三在大家眼中是一个特别的少年。所以洪作只是跟一之濑洋三说了几句话就被大家起哄了，洪作感觉到很羞耻，同时也对那些起哄的同学感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愤怒。他觉得他们都是些脏兮兮的动物。

洪作昂然穿过那些起哄的同学走了。他心里想的是，如果他们嘴里说出什么奇怪的话，不管那是谁，他都会扑上去。

冬季锻炼从一月二十号开始。武道是初二以下年级的必修课，所以初一和初二的学生必须全体参加。初三以上的学生则是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洪作每天早上都会被姑姑叫醒。

“洪作哎，阿洪哎，已经五点啦，来，利索地起床吧。闭着眼睛也可以，赶紧起来吧。”

姑姑的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没法像姑姑说的那样利索地起床。

为了叫洪作起床，每天早上姑姑要在楼梯上上上下下三次。

第二次来叫洪作起床的时候，姑姑总是会抱怨学校两句。

“洪作哎，来，起吧。姑姑不会再来叫你了哦。——正是贪睡的孩子，却得这样子叫起来，真是遭孽哦。洪作你遭罪，姑姑我也遭罪。学校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呀。每天早上，这么一大早就把孩子拉到学校里，真是叫人感到奇怪，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姑姑的说话声越来越远。她自言自语着下楼梯去了。

第三次来叫起床的时候，姑姑的声音中开始带上了悲痛的语气和不容讨价还价的迫切。

“洪作哎，完了！完了！已经过了五点半啦。我已经把便当放到门口了哦。不洗脸也没事，漱个口赶紧走吧！”

在姑姑的这种催促中，洪作从被窝里跳了起来。

“当心楼梯！走太急了要摔倒的。”姑姑提醒道。

洪作下楼洗了脸，站在厨房喝姑姑做的大酱汤。

“好烫，给我兑点凉水。”

“哪能往里兑凉水呢。”

“可是没法喝啊。”

“那你就把汤浇到饭里吧！”

“会被妈妈骂的。”

“你妈又看不到。没事的，没事的。”

姑姑一着急就说了不那么符合姑姑身份的话。洪作把大酱汤浇在饭里，灌进肚子里，又再次上二楼去拿书包。

“一步跨两级楼梯走很危险的哦。”姑姑提醒道。

洪作毫不在意。他还想一步跨三级楼梯呢。

走出家门的时候，洪作把饭盒放进书包。

“筷子！筷子！”

姑姑拿来了筷子。洪作把它插进兜里。

“我走啦。”

洪作说着，飞奔出大门。

“坐电车去！车钱，车钱！”

姑姑一直追到了大里屋前。洪作没管姑姑，飞奔而去。

来到银行前，总是有小林或者增田在等着。偶尔洪作也会第一个到。不管怎样，他们每次都是三人到齐了再出发。就算从银行前出发得有点晚了，也可以通过在路上跑步前进赶回来，不是什么大问题。

每次三人到齐往前走时，小林必然会打哈欠。他还是睡眼蒙眬的。在到黄濑川之前，小林基本上不说话，是半睡半醒着往前走。话开始渐渐多起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肯定是说自己肚子饿了。

“好饿！让我吃个便当吧。”

“会迟到的。”增田说道。

“保证三分钟内吃完。”

小林打开书包，拿出饭盒。他的饭盒里总是装着早饭和午饭两餐的食物。

增田是自己起床，自己做早饭吃的。因为他妈妈是接生婆，总是不

在家，所以他只能自己做。

“我今天吃了两个煮鸡蛋”“今天冲了杯奶粉，吃了红豆馅面包”增田总是这样说着自己吃的早饭。每天早上都喝大酱汤的，只有洪作。小林虽然带了便当，但那是前一天晚上做的，已经都快冻起来了。

“我每次一吃便当，从胃到肚子，就像有一个冰块掉下去了一样，直哆嗦。”小林这样说道。

走过黄濑川，四周就渐渐亮起来了，三个少年可以看到自己吐出的白汽。

“来，我们跑吧。”

一个人这么一说，其他两人也都同意。不跑的话，就要迟到了。那些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超过了他们。如果骑自行车的是班上的同学，他们就会把他叫住，把三人的书包放在人家的后座上。

手上空了之后，三人就开始拼命往前跑。一般是增田、洪作、小林这样的前后顺序。肚子不痛的时候，小林会跑在最前面，但是每天早上无一例外地小林都会肚子痛。

跑到学校的训练场时，三人都累得不行了。就算不练柔道、剑道，运动量也已经足够了。对于别的学生来说，换柔道训练服是最痛苦的，但是对于洪作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他们一点都不觉得天气冷衣服凉。但是，每次他们换上柔道训练服，坐在训练场的榻榻米上时，总是会有困意袭来。

“各自做十次热身体操。”柔道老师命令道。

但是对于洪作他们来说，再也没有比做热身体操更没有意义的事情了。有时候老师会要求大家绕着训练场快走五圈，但是洪作他们已经跑了很长路了，他们只想说“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洪作并不讨厌柔道。虽然他个子最小，但是跟增田对阵的时候，他赢了，跟小林对阵的时候，他也赢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

赢，他只是一个扫堂腿，就轻松地把对方撂倒了。

除了增田、小林之外，洪作只跟两三个班上的同学对阵过。撂倒对方，压在对方身上，在对方脖子或是胳膊窝下挠痒痒。有时候他还会挠对方的脚底板。

“好啦，好啦，别闹啦！”

经常会被柔道老师这样提醒。有时候他会含着别同学带来的奶糖训练。一旦被老师发现的话，就会挨批。

“别练啦！”老师突然叫道。

正想着今天结束得好早，老师那壮硕的身体就靠近过来了。洪作感到自己的耳朵被老师的手指头捏住了。他被揪着耳朵拉了起来，独自罚站在训练场中央。

“你，张开嘴！你嘴里有东西吧。在吃什么？不准往下吞。张嘴！”

没办法，洪作只好张开嘴。

“是什么，你嘴里的？”

“奶糖。”

于是，老师说：“这里有个糊涂蛋一边含着奶糖一边练柔道。大家都记住他的脸！”

接着，他又说：“接下来跟我一起给大家做一次示范。”

老师坐在榻榻米上，向洪作示意道。没办法，洪作只好先鞠了一躬，然后朝老师壮实的身体扑了过去。

一瞬间，他的脚就离了地。他感觉训练场的天花板在自己下面，而榻榻米在自己上面。洪作感到自己头朝下掉了下去。被摔飞了五六次之后，终于被赦免了。

“啊，有意思！”

洪作一边这样小声说着，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一天，洪作正跟平时一样和小林扭打在一起。虽然看着一会儿你在上面，一会儿我在上面，但其实两人几乎都没用力。

——旧金山。

小林说。

——英国。

洪作回答道。

——笨蛋，是美国。那么，马尼拉。

——印度。

——哪里是在印度啊。

——那是在哪里？

——菲律宾。

正这么说着，忽然两个人都被揪住耳朵拉了起来。

“喂，山田，你来教教这两人。”柔道老师喊道。

于是初四的柔道选手山田，从对面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腰带，一边走了过来。

“停止训练！”

老师的声音在训练场上回荡。

之前四散在训练场上的学生们都停止了训练，坐到了训练场的一边。

“从你开始，练！”

柔道老师用下巴指了指小林。小林认命地走到了初四的山田面前。

山田紧了紧自己紫色的腰带。虽然他个子并不是很高大，但是既然能当柔道选手，整个人还是充满了力量感的。

小林刚抓住对方的衣襟就被对方一个扫堂腿，撂倒在了地上。小林挠着头，站了起来，结果下一个瞬间又被一个扫堂腿撂倒在地上。小林第三次站起来，但是这一次还是一瞬间被踢飞了。训练场内哄堂大笑。

因为柔道老师没有喊停，所以小林必须不停地跟对方交手。交手到一半，大家谁都看得出来，小林已经在拼命了。被摔飞了好几回，就算是小林也真的生气了。可是，不管他怎么拼命也是白搭。不过一两分钟，就又被摔飞了。

“停！”柔道老师说道，接着他又对洪作命令道，“接下来你来。”洪作鞠躬行礼之后站起身来，抓住了对方柔道训练服的衣襟。山田喘着粗气。之前把小林摔飞了好几次，就算是他也脸上冒汗，呼吸变粗了。

洪作从一开始就弯着腰，注意不被对方抓起来。他自己没有主动进攻。

这时，山田像刚刚摔小林的时候那样，又一个扫堂腿。一瞬间，洪作避开了对方的进攻，他自己一个扫堂腿扫了过去。他感到自己的腿结实实地踢到了山田身上，山田咚地躺倒在了地上。

“唔……”

山田仰躺在榻榻米上起不来了。过了一会儿，山田用右手摸着背慢慢地站了起来，跟老师说自己背很痛。

“好，杉浦，你上！”老师大喊道。

同为柔道部成员的候补选手，初四的杉浦从对面的角落里站起身来。杉浦也系着紫色的腰带。应该是三段或四段吧。

“来，放马过来吧！”

杉浦从一开始就气势惊人。他不停地发动进攻。每当他进攻时，洪作虽然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不稳，但是一次都没倒下。接着，洪作判断对

方着急了。杉浦涨红了脸，一副马上就要扑过来的样子，把洪作小小的身体拽来拽去。他把洪作拽出了柔道训练场，来到了铺有地板的剑道训练场。

来到剑道训练场的时候，洪作第一次向对方使出了扫堂腿。他丝毫没有把对方摔出去的想法。只是想自己也主动进攻一回。结果，不可思议地，杉浦的身体倒在了地板上，发出了巨大的响声。

看到对方倒在地上，洪作不由得愣住了。杉浦站起身来，跟换了一张脸似的。洪作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脸。

杉浦回到了柔道训练场的正中央，把柔道训练服的袖子往上卷了卷，朝洪作扑了过来。洪作又被他拽得满场转。但是不管被拽成什么样，因为对方技艺不精，所以他并没有被摔倒在地。

对战到一半，洪作忽然对杉浦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这事很不妙啊，他心想。虽然他觉得最好还是怎么弄一下让对方把自己摔倒吧，可是他又不想被摔倒，也没有找到被摔倒的机会。就在他左思右想时，训练场上响起了柔道老师大声宣布获胜的声音：“一本！^[1]”这次洪作也还是愣住了。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使出了一个扫堂腿，可是，不管怎样，杉浦的身体跟刚才一样，横躺在自己脚边了。

“你小子，看着小小的，左脚的扫堂腿很厉害嘛。——接下来练练柔道吧。”柔道老师说道。

洪作露脸了，但是并没有很高兴。他想，对方一定会向自己报仇吧。班上的同学也都是这么想的。

有人说：“你今天上完课就赶紧回家吧。”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在学校待得晚一点，跟老师一起回去比较好。”因为洪作摔倒的那个初四学生杉浦动不动就诉诸暴力，名声不大好。

这天一整天洪作都因为冬季锻炼而惴惴不安。他一看到初四学生聚在一起，就会想他们是不是在商量怎么打自己。上课的时候，洪作也是一脸不开心地透过窗户望着窗外。不管怎么想，他都觉得这事不可能就这样翻篇的。

但是，这种不安在第二天的冬季锻炼时就消失了。山田过来挑战了。山田不愧是柔道选手，实力强劲。洪作被摔倒在地好几次。杉浦也过来挑战了，跟山田相比，他的柔道技术要差很多。洪作被杉浦摔倒在地两次，洪作自己也把杉浦摔倒了一两次。就这样，可能会挨打的不安感就从洪作心中消失了。

初五学生佐伯走了过来。

“是你吗？昨天把山田摔倒在地上的。”说着，他斜睨了眼洪作的身体，“要是身体再壮实点，倒是能让你加入到柔道部来。”说完，他就走了。听了佐伯的话，洪作知道自己没资格进柔道部了。

不过，这件事还是让洪作有了些许改变。他比其他同学更用心地进行柔道训练。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就跟小林、增田扭打在一起，而是跟那些身体更壮实的学生一起，你摔我，我摔你。

在一月即将结束的某一天，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有四五个初四的学生走进了教室。因为是午休时间，如果是晴天的话，大家都不会在教室里，但是这一天外面下着冰冷的雨，所以大家都待在教室里。

洪作看着这些突然闯进自己班级教室的初四学生，那是去年夏天在静浦的游泳训练场，自己被一个人扔在跳水台上时，前来救自己的金枝、藤尾、木部等人。

“借用大家两三分钟时间。”木部在教室门口喊道。

一瞬间，初三学生都安静下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嗯哼！”藤尾清了清嗓子走上讲台。看到藤尾的样子，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洪作也笑了。藤尾是在模仿山根老师的样子，简直让人惊讶他怎么能模仿得这么像。他身体微微前倾着，两只手在背后背着。藤尾做了个摘眼镜的动作，环视了教室一圈，“嗯哼！”又清了清嗓子。接着，他模仿着老教师山根的口气说道：

“——在这个班上，有一个学生品行不好。名字我就不说了，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回家之后，跟你父母商量一下，主动提交退学申请吧。

——明白了吗？虽然学校是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上学，但是你自己估计也待不下去了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把种在大门边上的松树连根拔起，这叫什么事儿！把好不容易种下去的树拔起来，真是不明白这么做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虽然我深表同情，但是还是请你退学吧。这事你自己心里有数，后面过来找我一下。嗯哼。——今天请翻到八十六页。”

藤尾说完，等大家的大笑声平静下来之后，这次用自己的口气说道：“这次我们准备办一本诗歌的同人杂志。每月都出的话，我们的零花钱就不堪重负了。所以我们就想着让尽可能多的人来当我们的会员。会员的话，每个月需要交会费，五十钱不嫌少，一日元不嫌多。会员每个月可以参加一次我们杂志的聚会。我来就是来说这事。”

藤尾从讲台上下来之后，金枝接着说话。金枝没有站到讲台上，而是就站在教室门口说的。

“这虽然是一个自私的请求，但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藤尾忘记说一点，我来补充一下。会员有投稿的权利。稿件的选取则由我们来做。这话有点冒昧，不过还是请大家不要误解。眉田老师也是我们的会员。所以眉田老师也有投稿的权利。”

金枝说得很认真，很干脆。

金枝是初四的班长，在学生中颇有人望。金枝说完之后，对一旁的木部说道：“你也说点什么吧。”

“我没什么要说的。”木部说道。

“各位，各位。”

这次藤尾模仿着年轻的英语老师高亢的声音说道。这次模仿得也跟年轻的英语老师一模一样。藤尾再次走上讲台。

“各位，各位，一天记一个单词的话，一年就可以记三百六十五个。知道了三百六十五个单词，就什么书都能读啦。英语就这么回事。都不算什么学问。细想想，外语老师这工作，多不靠谱啊。大家可千万别当

外语老师。”

说到这里，他没有再继续模仿英语老师装腔作势的自嘲。

“刚刚忘记说了，会员每个月可以收到一本杂志。这个，嗯，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我还是在这里补充一下。最重要的那个会费，大家可以交给我或者金枝或者木部。我们会给大家油印的收据。”

藤尾走下讲台，很快带头离开了教室。虽然看着有点目中无人，但并不令人生厌。

从之前到现在，洪作一直都觉得这四个未来的诗人身上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们看起来跟自己这些人完全不同，就像大人一样。虽然他从来没读过什么诗，但是他想要成为他们的会员。他跟增田说了这个想法，结果增田说：“笨蛋，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吧。他们可是不良少年。是学校都觉得棘手的不良少年哦。我有一次去一个当我保证人的老师那里，他就跟我说绝对不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小林则以更激烈的口气指责着藤尾他们。

“我听谁说过，那几个家伙可是赤化分子。你要是出了钱，就会被他们拉进伙的哦。——我有一次去千本浜，就听到他们在唱共产党的歌。”

尽管有着这样的非议，但是，不管别人说什么，对于洪作来说，这些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少年身上散发着极大的魅力。不管他们是不良少年，还是赤化分子，无关这些，洪作只是感到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深深吸引着自己。

这天下雨，洪作坐了电车，久违地碰到了一之濑洋三。一之濑突然说：“我加入了初四的诗歌杂志的会员。”

“我也在考虑这事。”洪作说道。

“下次一起去藤尾家吧。——很棒的哦。”

虽然洪作不知道什么东西很棒，只是听一之濑这样说道。

过了两三天，一之濑在学校叫住洪作。

“我跟藤尾学长提了洪作你。他问你今天要不要一起去玩下。”一之濑说。

“那我今天就去吧。”洪作说，“放学后我们在御成桥上见。”

他定下了碰头的地点。虽然也可以从学校一起走，但是洪作不大想这么做。他不想被其他同学看到自己跟一之濑洋三一起说话，一起走。要是他们看到了，肯定又会起哄“一之濑君、一之濑君”。

放学后，洪作跟增田、小林一起走到校门口，就想跟两人分开走。

“我今天要去亲戚家。”

结果，小林怪声怪气地喊道：

——小——兰。

又说：“带我一起去吧。”

“今天不行。今天有事。”洪作说道。

“之前不是带我们去了嘛。别那么小气，带我一起去吧。”小林不满地说。

增田之前一直没说话，这时也开口说：“兰子也不算正点。”

“什么正点？”洪作问道。

“就是指美女。你不知道吧，现在正点这个词很流行的。高年级学生都在用。”接着，增田又说，“对面不是过来一个吗，那种就不算正点。”

果然，对面过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阿姨。

“那不是个阿姨吗？”洪作说道。

“就算是阿姨，也有正点的啊。像我妈妈就是正点的。”

“你妈妈算正点？！那么胖哪里能算正点。”小林抗议道。

“哪有胖啊。”

“很胖啊。那么胖怎么能算正点。正点的都是很瘦的。身材苗条的。”接着，他又说，“我觉得兰子也算是正点吧。不过，我知道一个更正点的。”

“谁啊？”洪作问。

“是经常来我家的洗衣店阿姨的女儿。我觉得那才算是正点。”

“是女学生吗？”

“不是。”

“在上小学？”

“没有。前不久嫁人了。那才是真的正点啊。”

虽然小林说那才是真的正点，但是那人只有小林见过，增田和洪作都无从附和。

洪作和小林、增田分开之后，跟平时相反，朝着沼津的街市走去。来到御成桥，看到一之濑站在桥的另一边。

“现在就去藤尾家吗？”一之濑问。

“嗯。”洪作说。

但是前去自己不熟悉的学长家里，总让他感觉有点拘束。

“你先去吧。我在外面等。”

“那我先去了。”

一之濑朝着街角有着宽阔店面的藤尾家走去。洪作看着一之濑走进了店里。

没过一会儿，一之濑和藤尾从家里走了出来。藤尾过来之后说道：“听说你能够成为我们杂志的会员？”

“嗯。”洪作说。

“在精神上当我们的会员就可以了。收会费的话学校那边会有很多麻烦，所以就不收了。你去吃拉面吗？”

藤尾说着，吹着口哨带头朝前走去。洪作和一之濑跟在藤尾身后。

临着大街有一家中餐馆。藤尾来到餐馆门口说道：“就是这里。进去吧。——我帮你们放风。”

学校规定，除非跟家人一起，否则学生禁止进入这类店。

“行不行啊，就这么进去？”洪作犹豫道。

“我给你们放风。赶紧进去。”藤尾带着几分命令的口气说道。

洪作咬了咬牙，走进了餐馆。接着一之濑也进来了。餐馆里放着五六张餐桌，但是一个客人都没有。

藤尾沿着旁边的楼梯走到二楼。洪作和一之濑还是跟在藤尾身后。他感觉自己像是踏足了一个自己本不该进入的场所，心里七上八下的。

二楼跟楼下一样，有一个放着好几张桌子的房间，还有一个铺着榻榻米的四叠半左右的小房间。藤尾脱了鞋走进这个榻榻米房间，在四方形的餐桌前盘腿坐下。

“吃了这里的拉面会变聪明哦。尤其是考试的时候，效果立竿见影。吃了这里的拉面，就绝不可能不及格。”

“真的吗？”洪作说道。

“真的呀。你连续来吃两三天试试。脑袋会变得特别清醒。”接着，藤尾又说，“我在这里挂账的。到了月底再一起付。今天我请客。除了拉面，其他东西都不行。又贵又不好吃。”

洪作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他们没有点菜，胖胖的女佣就端了三大碗拉面送过来了。

“你们可不能抽烟哦。听好了，不能抽烟。之前不知道是谁抽了烟。真是群叫人发愁的家伙。要是你们抽了烟，就不让你们进这里了，也不让你们吃拉面了哦。”女佣这样不客气地说道。

“香烟这种东西，谁会抽啊。”藤尾说道。

“不是你吗，只要是坏事，总有你的份。”

“开什么玩笑。所以我不喜欢阿乐你啊。”

“阿乐，阿乐，还是个孩子呢，叫人也不知道加个敬称。今天木部不来吗？”

“你自己还不是叫人不加敬称。”

“对你们我就不加敬称了。叫你们什么什么君，我都叫不出口。”

洪作很惊讶。世上还有这么不客气的女佣呢。拉面确实很好吃。

“好吃。”洪作说道。

“要不要再来一碗？”藤尾问。

“嗯。”洪作说。

一之濑则说：“我已经够了。”

藤尾去楼下的厨房给自己和洪作再要一碗面。他刚下楼，刚刚女佣提到的木部就来了。木部朝房间里觑了一眼，说着“啊呀，今天有新面孔啊”，脱了鞋进了房间。“吃了这里的拉面，脑袋会变笨的哦。最好还是不要吃哦。”接着他又对一之濑说，“听说你在写诗？”

“还没写。我只是跟藤尾君说想写。”一之濑一脸害羞地说道。

“有在读吗？”木部又问道。

“没怎么读。”

“多读读诗是好的。就算不写，读读也是好的。”

这时，藤尾回来了，问木部：“你来两碗？”

“嗯。”木部回答道。

“那太好了。刚好要了四碗。”接着，藤尾又说，“吃完拉面，去划小船吧。虽然还有点冷，不过到了晚上月色应该很美。”

“我们晚上必须要回三岛。”

“住我那儿呗。回了三岛，明天不还得来学校吗。多折腾。”藤尾说道。

“拉面好慢啊。”

木部说话的时候，金枝来了。

“哟，来了。”金枝说着，脱了鞋，朝一之濑看了眼，“美少年也来了嘛。”接着，又对洪作说，“你是转校过来的吧。”

“是的。”洪作说道。

“转校过来的学生，一眼就能看出来。总是跟我们有点不大一样。——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不一样，但总之的确是有点不一样的。”

说完，金枝对着楼下大喊道：“阿乐，拉面。”洪作感到很惊讶，金枝身为班长竟然也来这样的店里。

胖胖的女佣端来了后面追加的拉面。

“再加一碗，我的。”金枝说道。

“你自己下去拿吧。”胖女佣说道。

“好嘞！”

出乎意料地，金枝老实地站起身来下楼去了。

“你们吃完之后，可别再像平时那样老坐在这里，赶紧走吧。别老想着怎么玩，也要聊聊学习的嘛。”

“我们也聊学习的呀。”藤尾说。

“你爸那么重规矩的人，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呢。”说完，女佣忽然想到什么似的说道，“木部的爸爸是商业学校的老师吧？”

“是啊。那样的爸爸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呢。”木部说道。

“木部你也越来越不学好了。之前明明还是个老实孩子呀。”

阿乐这么说着，下楼去了。她一走，因为她刚才提到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商量起玩的事。藤尾说要去划船，木部说想去香贯山，金枝说还是去千本浜好。

“我想去香贯山大喊几声。积蓄的能量太多啦，不知道怎么办好。要是大喊几声，应该会觉得神清气爽吧。”

木部说着，然后把这里当成了香贯山似的，先给大家打了预防针：“我要喊了哦。”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大喊道：“啊！”

“别喊啦，老板会生气的。”金枝说道。

“你们先做好逃跑的准备。我还要再吼两声。”木部说。

“别喊啦。”藤尾也说。但是木部不听。

——啊！

——啊！

在木部的喊声中，藤尾和金枝赶紧穿鞋子，洪作和一之濑也穿上了鞋子。

——啊！

木部也一边喊，一边赶紧穿鞋子。

大家飞奔下楼梯，跑到了屋外。身后传来阿乐的声音，但是洪作没管，跟在大家身后往前跑。

“你别再做这么傻的事啦，木部。——那家店的老板一生气就发火，很可怕的。”藤尾说。

“我就是想惹他生气才喊的。他要是不生气我都亏了。”木部说。

“无可救药的家伙。”

“我之前也这么干过。他很生气哦，气得满脸通红的。”

“就算惹他生气了你又有什么好处。”

“惹他生气是没什么好处。但是比起不惹他生气，还是惹他生气更有意思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喊。就是想这么叫。然后对方就会生气。他自己可能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生气吧。毕竟他就只是突然听到了叫声而已。”

“我对木部你甘拜下风。”金枝语气冷静地说道，“不过，好歹算是运动了。”

“那么接下来……”

藤尾正要说，洪作就说道：“我们要回去了。”

他感觉自己要是现在不离开的话，后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真的就回不去三岛了。

“是吗，那下次再来玩哦。”藤尾说道。

“多谢款待。”一之濑道谢道。

“拉面的话，什么时候都能请你们吃。反正是挂账，就跟白吃似的。”木部说道。

“挂账、挂账，你可别说得那么简单。最后还不是都挂到我这里来了。”藤尾说道。

“又不是你付，是你爹付啊。”

“不是，是我付，不是我爹付。”

“什么你付，用的还不是你爹的钱。说什么大话。”

“归根结底的话，是这么回事。”藤尾说道。

洪作和一之濑跟藤尾他们道别，朝三岛走去。

“我走路。——你去坐电车吧。”洪作说道。

“我也走路。”

一之濑洋三说道。接着，他又说：

“真是被木部君吓了一跳。——突然就大喊起来。——不过，人挺不错的。”

“金枝也很好。”洪作说道。

“那个人肯定很聪明。”

“藤尾也很聪明。”

“藤尾说他下次考试会留级。”

“为什么？”

“他说他让算命的看过了，初四要是不重读，就会生大病。”

“真的假的？”

洪作心想，要真是这样，藤尾就会跟自己一个年级了，那多棒啊。

跟金枝、藤尾、木部这几个初四的学生一起吃了拉面，这对于洪作来说是个大事件。洪作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充满了活力的少年团体。

金枝、藤尾、木部，各有各的魅力。藤尾看着像个任性的少年，但是在那个团体中起着主导作用，就像个大人一样。洪作无法想象藤尾只是一个跟自己差了一岁的少年。总觉得他比自己大了三四岁。为了招募同人杂志的会员而模仿老师的样子，那目中无人的态度，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少年。他以前也听说过，初五的学生看着藤尾他们几个很碍眼，但是最后还是没出手对付他们，现在一想，应该是真有其事吧。比起那些初五的学生，藤尾他们更像大人。

木部是一个怎样的少年，洪作还有点看不太清。但是，他身上也有他独有的奇怪的魅力。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很稳重，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这个少年就像抱着一个炸弹。抱着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炸开的炸弹。他给洪作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细想想，木部在中餐馆大喊大叫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没道理了。而且，他还是先给大家打了预防针，说：

——好了，我要喊了哦。

然后才突然喊的。洪作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般被吓得胆战心惊。他的眼里此刻还残留着那会儿木部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出声的样子。

说到这里，金枝真不愧是担任班长的人，这个少年给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他眼里总是含着笑，看起来很温和。虽然是班长，但是跟其他班长又有点不一样。这个少年的魅力，在于他的聪明，据说他的英语在年级中是独占鳌头的。

和藤尾他们吃了拉面的第二天，洪作在上学途中跟增田和小林说了这件事。

“什么嘛，你说要去亲戚家的，结果没有去啊。”

小林说道。没办法，洪作只好圆谎说，先去了下亲戚家，然后又去了藤尾那里。

“你最好还是不要跟那些人玩哦。听说老师看他们都很头疼呢。”

增田说。洪作没有听增田的。在他心里，和藤尾他们相比，增田也好，小林也好，都不过是没有任何光芒的平凡少年罢了。

第三学期很短。从一月二十号开始是为期十天的柔道冬季锻炼，结束之后就是二月份了。二月只有二十八天，比其他月份少了两三天，所以感觉一下子一个月就过去了。

一进入三月份，马上就是考试了。洪作想着第三学期的成绩一定要赶上去。要是第三学期成绩还是下降的话，就会被强行流放到寺庙去了。

洪作听到姑姑请附近的大婶给他翻新被子。

“等第三学期考完试之后，让洪作先回趟汤之岛。他回去这段时间，就请你把他的被子翻新一下。”姑姑这样说。

“去别人家的话，总不能让他带着脏被子去啊。”

“寺庙安静，能静下心来学习，不过吃这方面会不会不大自由？”大婶说道。

“这个嘛，现在寺庙里不是什么都吃嘛。要是不吃肉的话，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送到寺庙里这事，就得再考虑考虑了。”

听着这样的对话，洪作意识到自己去寺庙这件事正在周围人的手中逐渐变成现实。大婶回去之后，洪作问姑姑：

“我真的得去寺庙吗？”

“这个，如果你第三学期的成绩能考得好一点的话，就尽量不送你去寺庙。——你妈和你外公，都觉得把你送到寺庙里能让你更专心学习，但我觉得也不一定。怎么说呢，我是反对送你去寺庙的。你外公和你妈是父女，两人相像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他俩的想法都挺奇怪的。你住在我家，成绩下降了就把你送到寺庙去，感觉就像在说是我让你成绩下降似的。”

姑姑说。就像姑姑自己说的，对于把洪作送到寺庙去寄宿这件事，她一直都无法释然。不过，事情的起因，肯定是姑姑写信给洪作的妈妈说没法再继续照看洪作了。洪作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他没有说。

三月一号，洪作开始努力学习。他觉得只要自己好好学习，考到年级前几名是不在话下的。他在书桌旁的墙壁上，贴上写有“学习、学习”的纸。然后还规定了自己的睡觉时间和起床时间。洪作还让姑姑给自己买了闹钟。看到洪作不同寻常的学习劲头，姑姑反而担心起来。

“学习很重要，但是需不需要压缩睡觉时间来学习呢。姑姑也不知道。只是，就算一个劲儿学习，成绩也不一定能提高啊。”

每次到二楼送茶水时，姑姑都会这么说。她又说：

“所以说你这还是叫人发愁啊。一学习起来就忘了时间。连楼都不下了。”

“那我要怎么办呢？”洪作说。

“差不多就行了。吃完晚饭之后，先休息个一小时，然后再坐到书桌前学习。再晚也得在十一点之前睡觉。”

“不行不行，那哪行啊。”

“你要是睡眠不足的话，身体马上就会垮掉。”姑姑说。

可是，接下来的事被姑姑说中了。努力学习了十来天之后，一天夜里，洪作套上宽袖棉袍，坐在书桌前，感觉整个人都很乏力。他感到坐在书桌前太累了，就趴在被窝上。不一会儿就觉得浑身发冷。手脚都开始哆嗦起来。他把体温计放在腋下测了下，比正常体温高了近五度。这天晚上，姑姑很快就叫了医生过来。医生说是感冒引起的发烧，但是有可能会发展为肺炎，所以必须要静养。

结果，因为感冒，洪作不得不在家休息了一周。等再去上学后，没过两三天，就是一场临时考试。他自己都觉得考得不大好。考完临时考试这一天，洪作在学校碰到了藤尾和木部。

“我们要去千本浜，要不要一起去？”藤尾邀请道。

“我还要为考试做复习。因为感冒躺了一周了。”洪作说。

“学习吗，这样啊。临时抱佛脚，就算考试的时候得了好分数，也没什么用吧。”藤尾说。

“这不挺好的嘛，人家想要学习，就让人家学嘛。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权利。”

木部说着，在校园的草坪上弯下身。做了个漂亮的倒立。然后他倒立着，用手朝前走去。

“我不是为了要考个好成绩。如果我这次成绩再上不去的话，就要被送到沼津的寺庙去寄宿了。”洪作说道。

“哪里的寺庙？”

“一座在港町的寺庙。”

“哦——”藤尾吃惊地看着洪作，“寺庙吗，这是要送你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寄宿啊。”藤尾又问：

“要是成绩不好的话，会被送到寺庙里。要是成绩好呢，会怎样？”

“那就像现在这样住在姑姑家里。”洪作说道。

“哦，那还是成绩不好会更有意思吧。可以离开姑姑家，去寺庙。就算住进了寺庙，也不是说就得当和尚。——还是说，你得当和尚？”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当和尚。只是去寺庙寄宿。”

“我原来还想着你的想法有点奇怪，没想到你们全家想法都很奇怪啊。一般来说，不是应该采取相反的做法嘛。——一般都是成绩不好才被送到亲戚家寄宿。——你家的做法正相反。——这不挺好的吗。——你就考得差一点，考得差了就可以去寺庙了哦。”

藤尾说完，朝对面不知道做了几次倒立了的木部大喊道：

“喂，过来，不得了哦。”

“啥事？”

木部走了过来。

“这位少爷，成绩不好的话，就会被送到寺庙里去呢。去港町的寺庙。”

藤尾像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似的，语气夸张地说道。

“这可真不错啊。”木部说，“要到寺庙去寄宿吗。——哦，这不挺好的嘛。”

接着，他又对着运动场右手边叫道：“喂！”

结果，对面也回应了同样的叫声：“喂！”同样是初四学生的饼田三郎慢吞吞地走了过来。

“阿三，快过来。有事情跟你讲。”木部说道。

“啥事啊？”

但是饼田走了好一会儿都没走到这边。他不时地停下脚步，用手把裤兜提起来。高度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在看着这边，但是他的动作却极为缓慢。

“啥事啊？”饼田走到身边问道。

“这是初三的洪作君。他说这次考试他的成绩要是再不好的话，就要被送到港町的寺庙去啦。”

“哦，”饼田一脸佩服地看着洪作，说道，“多好啊，送到寺庙里，当和尚，这多好啊。——能不能把我也一起送去呢。——我之前把真言宗那本叫什么的经书全都背下来了。”

据说饼田的聪明程度在初四学生当中首屈一指，不管什么东西都能背下来，所以他说把真言宗的经书全部都背下来了，也不一定是信口开

河。

“多好啊，去寺庙。——寺庙很好的，你什么时候去？”

饼田一脸认真地问道。

这时，金枝也过来了。又有人向他说了洪作去寺庙的事，金枝也跟大家一样，说道：

“多好啊，真令人羡慕啊。——他娘的！”

金枝脸上一副真的很羡慕的表情。洪作始终没有说话。他并不是因为人家把自己当傻瓜，生气了才不说话的。藤尾和木部的语气中或许多少带了一点嘲笑的意味，但是饼田和金枝的反应都非常认真。

“寺庙真的很好吗？”洪作问道。

“当然好啦。我很喜欢寺庙。经书也很好啊。没有人会听到念经还发火的。虽然有沉香味儿，但是我很喜欢那股味儿。”金枝说。

“你要是进了寺庙，可以先背般若心经这样短短的经文。很快就能记住的。”饼田说。

“喏，你看，大家都说好吧。你赶紧离开三岛的亲戚家，去寺庙吧。你要是去了寺庙，我们就去找你玩。”藤尾说。

“我去寺庙里睡午觉。你试试在正殿睡午觉，很舒服的哦。”木部也说道。

“你之前去过那个寺庙吗？”

“去过一次。”

“好不好？”

“怎么说呢。”

“寺庙里的人怎么样？”

“不清楚。”

“那我和木部去帮你事先调查一下。去帮你调查下是个怎样的寺庙，里面住了怎样的人。——好吧。”藤尾说完，又接着道，“我接下来准备再读一次初四。那样就能跟你们一个年级了。我从明天开始就休学了，所以很空的。可以帮你去调查下那个寺庙。”

“要旷考吗？”

“不是旷考。是因为胸口不舒服，所以没法学习了。”

接着，藤尾咳、咳地假咳嗽了几声。但是，也许藤尾是真的身体不好吧。虽然他看起来在几个同伴中最胖，但并不一定就健康。

“是不是拉面吃太多了？”

洪作说道。结果木部“哈！”地发出一声怪声，突然搂住洪作。

“你说得太好啦！就是拉面吃太多了。所以藤尾这家伙才会高烧不退。——你这话，得十分。”

说完，木部又开始倒立了。

“喂，去千本浜吧。”

藤尾说道。木部和饼田也表示赞成。但是金枝说：

“我不去了。——要学习，学习！”

金枝应该是要学习吧。

这天，洪作一回到家，就跟姑姑说：

“我决定了，要去寺庙。”

事实上洪作就这么决定了。在今天藤尾他们说了那些话之后，对于寄宿寺庙这件事，洪作的看法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就像木部说的，在正殿睡午觉的话，应该会很舒服吧。凉爽的风穿

过宽阔的正殿。他想和木部一起在那里睡午觉。饼田说可以背一篇名叫般若心经的经文。没错，背经文也许很有趣呢。在学校里，谁都对经文一无所知。那就只有自己和饼田知道了。金枝说他喜欢寺庙。他说他喜欢那股沉香味儿。这么说来，寺庙这个地方，寺庙里面的氛围，或许真不错呢。他感觉自己和金枝一样，也会喜欢上寺庙。藤尾说他每天都会过来玩。藤尾完全不把留级什么的当回事。自己也想像藤尾那样，丝毫不狭隘，看起来不像初中生，倒像个大人一样，做事大大方方。

“到了春天，我就去寺庙。”洪作说道。

“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呢？”姑姑有些吃惊地说道。

“寺庙看起来似乎也很有趣。”

“有趣什么啊，那种地方。”

“适合睡午觉啊。”

“那倒是，睡午觉倒是个好地方。”

“还能背经文。”

“你要当和尚吗？”姑姑说，“想得很周到啊。那就多多睡午觉，多多背经文吧。你爸爸妈妈肯定会说自己养了个好孩子，会很高兴的。”

“我决定不再学习了。”

“为什么呢？”

“要是成绩太好的话，就不能去寺庙了。”

“.....”

“这次考试的成绩得稍微下降点。”

“随你吧。”姑姑说着，大大地叹了口气，“都说到了三月，疯子会变多，看来还真的是。洪作你也发疯了。先是埋头学习，学了十来天，感冒发烧了，还想着好不容易病好了，结果又变成了一个小疯子。——我

就把这话直接跟你妈妈和外公说吧。他们都会夸你的吧。”

接着，姑姑换了个口气，说道：“你要是不发疯，可以让你去寺庙，你要是疯了，就不能再让你去寺庙了。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想继续管你了。——你还是去你妈那里吧。反正你妈也有点疯气的，跟你在一起正好。”

考试就在三天后了。增田、小林、洪作在上学途中，都不再开口聊天了。增田拿着英语单词本，不时地瞄一眼，嘴里念念有词。增田的个子长得很快，在整个年级都属于个子高的，跟矮个子的小林和洪作相比，他的步伐很大，总是走在前面。小林打开笔记本，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背诵上面写的内容。别人都觉得没必要这么大声地背，但是小林说不背出声的话，就进不去脑子。

增田走在最前面，隔着很长一段距离，后面是小林。洪作比他们两个更靠后。洪作没法模仿两个同伴这种边走边学的取巧做法。虽说路上行人不是很多，但是这条路是连接三岛和沼津的唯一一条大路，人来人往还是相当不少的。增田和小林完全不在意路上的行人，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洪作只要看到对面有一个人走过来，就会很在意。在那个人走过去之前，他都不会继续背单词。但是，每次一个人走过去了之后，前面总是又会有新的人迎面走来。

就这样，虽然考试就在眼前，但是，洪作只能这样白白浪费上学路上的时间了。最后，洪作就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着。一会儿想想藤尾他们，一会儿想想一之濑洋三，一会儿又想想家里人和亲戚什么的。特别是一想到藤尾他们时，思绪就会无边无际地蔓延开去。

终于到了考试的前一天，增田发生了一个事故。他一边看着单词本一边走着，结果跟迎面而来的一个渔村青年骑的自行车撞到了一起。

幸好增田只是被撞到路边，没有受伤。但是对方的自行车倒在地上，后座上堆的几个箱子也都掉了个底朝天。箱子里的沙丁鱼掉得满路都是。对方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很精神的年轻人。

“哎呀呀呀——你这都干了啥！”年轻人气势汹汹地大喊道。

洪作走到现场的时候，对方正揪着增田的校服上衣。

“你小子，朝哪边走呢。长眼睛了就要好好用眼睛看路！你个蠢蛋！”

增田右手拿着单词本，一个劲地低着头。洪作正想说点什么让对方息怒，就听到小林突然朝对方大喊：

“撞了人的是你吧。是你的错！你的错！”

小林非常激愤，很不像他平时的样子。因为考试复习，他的精神处于很亢奋的状态。

在洪作看来，小林像完全换了个人似的。他直盯着对方，一脸不满，怒不可遏的样子。

“错都在我是几个意思！”

年轻人松开增田的上衣，面朝着小林说道。

“你是后来才到的吧。不知道谁对谁错，就不要乱说话！”

“不，就是你的错！”

小林一口咬定“是你的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刚刚自己这边都在一门心思进行考试复习。错的肯定是对方。小林似乎是这么认为的。他对此确信不疑。

“好呀，你个臭小子！那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话音刚落，小林的脸上就被啪地打了一巴掌。小林趑趄两三步，抓住了增田。接着，增田脸上也被啪地打了一巴掌。

洪作觉得自己必须要救两个朋友。等他意识到的时候，他的手已经抓住了对方的两个手腕。洪作在无意识中使出了扫堂腿。他感觉自己轻而易举地就把对方放倒在了路上。

下一个瞬间，对方跳起身来，朝洪作扑了过来。洪作又用自己的腿

去扫对方的腿。这次对方也倒在了路上。

“快跑！”

洪作大喊着朝前跑去。但事实上，在洪作喊“快跑”之前，小林和增田就已经往前跑了。洪作紧追在跑在自己前面的增田和小林身后。他一眼都没有回头看。每次增田和小林想要停下来时，他都会喊“快跑，快跑”。他觉得离现场越远就越安全。

跑了好一会，三人喘着气刚停下来，增田就说：“我的单词本落在那儿了。”

“我去拿回来。”

“现在去拿太危险了！后面再回去拿吧。要是被抓住就惨了。”

可是，增田没有听。

“小林、洪作，你俩这做的什么事啊，真讨厌。我本来是想跟他道歉的——真的太过分了，你们那么做！连我都被你们连累了。要是没有单词本，我怎么考明天的试啊。”

增田说完，就开始往回走。但是走了十米左右，他就停了下来。

“你们陪我去！”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不去。”洪作说道。

他心里对增田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怒气。

洪作没理增田，继续往前走。结果，小林也变了脸色，说：“我的笔记本呢？”

“那会儿我是拿着笔记本的吧？”小林说道。

不知道是在问增田，还是在问洪作。

“要是没有了笔记本，我也没法考试了。我要回去拿。阿洪，你也去吧，好吗？”

对于小林的话，洪作并没有觉得不快，但是增田说的话已经惹怒他了。

“我不去。”洪作说道。

“你陪我们去一下怎么了。真正跟对方打起来的是你吧。我们俩一人被打了一巴掌。跟对方打起来的是你。我们会丢单词本和笔记本，你也有责任。”

这次小林说的话刺激到了洪作。连小林都说出了这么令人讨厌的话。

“我觉得那人应该不在那里了。没事的。阿洪，一起去吧，好吗？”

“你现在去那里东西也不能在那里了。要么是那人拿走了，要么是被他撕了，再不然，他会送到学校的吧。”洪作说道。

“要是被送到学校，那可能就要出大问题啦。糟了。这事真是做得糟透了。”

增田说道，语气中含着对洪作的强烈责难。

洪作从来没有像此刻一般对两个朋友感到如此强烈的厌恶。自己是为了增田和小林才跟对方打起来的。可是他们俩不说感谢自己，还想把责任都推到自己头上。

“你们爱去就去吧。”

洪作丢下这句话，朝学校方向走去。他知道单词本、笔记本是多么重要，但是他不想帮他们去找了。洪作独自朝前走着，心想，好吧，就跟他俩绝交吧。写封绝交信，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他们说话，那该多么痛快。藤尾、金枝、木部，还有饼田，这些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少年，不管是谁，都是那么自由、开朗，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带着自己望尘莫及的光芒。跟他们相比，增田和小林身上毫无闪光之处。他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平凡无奇的，而且是懦弱的。学习，学习，他们总是在一门心思学习，却又学不好。好了，从今天开始，就跟增田和小林绝交吧，洪作心想。

这一天，增田和小林第一节课都迟到了十分钟左右。下课时，小林走了过来，说道：“我的笔记本掉在路边，但是增田没找到他的单词本。那家伙垂头丧气的，太可怜了。”

洪作没有说话。因为他已决定再也不跟他们说话了。增田没有主动过来跟洪作说一句话。他似乎还在生洪作的气。

洪作跟渔村的年轻人打架的事，两三天工夫就传遍了整个年级。虽然肯定是增田或小林说出去的，但洪作觉得应该是小林。传言越来越夸张。说洪作抓住渔村的年轻人，把他打得动都不会动了。同学们纷纷跟洪作说“听说你干了件大事啊”“你要小心被对方报复哦”。每次听同学这么说时，洪作心中都有几分得意。冬季锻炼时打败紫色腰带的高年级学生这件事已经在初三以下的学生中流传开来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洪作打败了渔村年轻人这个传言是真的。

每天都会考一两门课。哪一门洪作都考得不大好。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力气受到了大家的肯定，每天都沐浴在类似赞赏的话语中，考试考不好这件事也就没那么令人苦恼了。

洪作改变了上学时间，不再跟小林和增田一起走。他比平时早十到十五分钟离开家，不再去银行门口等他们，一个人走着去学校。可能也看到了洪作的这个态度，小林和增田也不再过来找洪作说话了。

考试期间的一天，洪作在运动场上被木部叫住。

“洪作，听说你跟哪里的大哥打架了。——还打赢了？”木部说道。

“是啊，赢了。”洪作说道。

“藤尾很佩服你啊。你要是去练拳击的话，肯定会很厉害吧。他说你长得小，打起架来肯定很好看。”

“他也打架吗？”洪作问。

“藤尾看起来很擅长打架吧。他骂人是很在行啦。但是打架的话，就不行了。他知道自己不行，所以坚决不打架。金枝和饼田从小学开始就不喜欢暴力。就算对方来找碴，他们也绝不出手。属于不抵抗主义。——我嘛，我是要打架的。打完了就跑。跑的时候最有意思了。到处跑的时候，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打架的时候，如果对方不够强的话，后面心里就会很不爽。感觉像欺负了弱小似的，难受极了。如果对方很强的话，打个一两下，对方也不会在乎。所以一定要跟强的对手打一架，然后赶紧跑。到处乱跑的时候最好玩了。我找时间教教你到处跑是多么好玩吧。打架争胜负，那是傻瓜才干的事。打一下，然后跑，这是运动。”木部说道。

洪作跟木部说着话，心想木部如果打架的话，应该会很敏捷吧。在藤尾的同伴中，木部个子最小，跟初三年级中属于小个子的洪作差不多，但是他肌肉很结实，动作非常利索。

木部经常在放学之后，跟运动部的运动员们一起，扔铁饼，推铅球。一般学生没有人会跟运动部的运动员们一起做这些。大家总觉得没法跟运动员们一起玩这些。木部是个例外。事实上，他无论做什么，都做得像运动员一样好。但是，他并没有加入运动部。木部这个聪敏的少年生来就具有自由行事的天分。

洪作跟木部说话时，有一种轻微的陶醉感。他感到自己跟一个很特别的少年在说话。打架非要争个输赢是傻瓜才干的事，这一观点也令他颇有共鸣，他所说的所有关于打架的事，仿佛都闪耀着光芒。

“其实我不喜欢打架。之前是因为一起玩的家伙被人打了，所以我才脑袋一热冲了上去。”洪作说道。

“是吧。本就是个温驯的人啊。”

“温驯？”

“温驯啊。你一看就是个温驯的人。肯定不会自己主动找碴打架。不过，你肯定很灵活吧。我觉得你就算打架，也能成功跑掉。下次我们一

起去试一下吧。”木部说道。

洪作没有回答。如果自己说好的，那么这个少年一定就会去做的。之前在中餐馆，那样的事他都做得毫无心理负担，所以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

“和谁打？”问还是问了下。

“有一个搞赌博的坏蛋。我一直都想着什么时候要把他揍一顿。因为他长得很高大，不跳起来打的话就打不到。”

接着，木部又说：“必须得好好筹划一下。万一被他抓住，知道我们是初中生，那我们学校就要被他掀翻天了。——我们可以趁夜去干。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发动袭击。”

“我们要去袭击他家吗？”

“说什么傻话。你去袭击他家试试，他手下那么多小喽啰全都出来，会把我们打得找不着北。要挑他一个人走在路上落单的时候。看着快要擦肩而过了，猛地跳起来，啪啪啪给他几个大嘴巴——然后马上逃走。——要干的话，就在春天干好了。春天的晚上比较有感觉。这么一来，他手下那些小喽啰应该都会出动，我们可以逃到千本浜，或是逃到香贯山，到处乱跑，最后跑到藤尾家，他会请我们吃茶泡饭。”

木部说着笑了起来。

[1]在柔道比赛中，当比赛的一方控制对方并使用腿脚以相当的力量和速度把对方摔成大部分背部着地状态时，可被判定为获得“一本”。当一方获得“一本”后，即获得该场比赛的胜利。

第十章

考完试那天，放学之后，洪作看到了金枝的身影，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

“金枝！”

洪作没有加敬称。于是，容貌端正，长得像外国人似的高个子少年回过身，说了句“哟”，就站在那里，等着洪作走过去。眼里泛着柔和的笑意。

“考完试了吧？”金枝说。

“嗯。”洪作点了点头。

“看着你的样子就像是考完了。考得好吗？”

“啥也没考出来。”

“啥也没考出来，那可不行啊。”

接着，金枝又说：“不过，考试什么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哪门课学得好啊？”

“唔。没什么学得好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英语。”

于是，金枝说道：“英语的话，你最好把一整本教科书都背下来。先不管明不明白，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都背下来。你知道饼田君吧？”

“嗯，就是阿三吧？”

“是的，那个阿三英语很厉害的。他把初五的课外读书当中的一本叫什么什么物语的小说从头到尾全都背下来了。他说在背的过程当中，

单词记下来了，语法也自然而然就懂了。你也试试这个做法。”金枝说道。

可就算他这么说，洪作也觉得自己做不到。金枝、饼田他们的大脑结构肯定跟自己不一样的吧。

“藤尾真的要留级，跟我一级吗？”洪作换了个话题问道。

“那家伙放弃了考试，那就只能留级了吧。”

“他身体不好吗？”

“现在他身体也没那么不好吧。上小学的时候得过肋膜炎，现在应该已经好了。那家伙到处拿肋膜炎当借口。总是借口肋膜炎、肋膜炎，一次都没去做过操。他不去做操的时候就看书。”

金枝说完，又说道：“我接下来要去藤尾那里，你也一起去吧？”

洪作马上答应了。已经考完试了，所以他心情很轻松。

洪作和金枝一起走出了校门。

“藤尾借口自己胸口痛，没有参加考试，所以现在都出不了家门了。他爸爸命令他好好躺着，他都快要发霉了。”金枝笑道。

阳光突然带了春天的气息。沐浴在这样的阳光下，和金枝边走边聊，对于洪作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他觉得自己也成了藤尾、金枝他们那个小团体中的一员。

来到藤尾家门口，金枝朝宽阔的店面里觑了一眼，对洪作说：“那就是藤尾他爸。”

一个和服外面系着围裙的小个子男人坐在那里，看起来很不好说话的样子。跟藤尾一点都不像。

“站在那里，正从架子上拿东西下来的那个女人，是他姐姐。”

那是一个像从彩色浮世绘中走出来的旧式女子。说是姑娘，感觉更

像一个年轻的小妇人。

“他妈妈没在这儿。肯定是在厨房吧。”

接着，金枝又说：“我再跟你说下他家的布局吧。穿过店里的土间再往里走，就是厨房。厨房门口右手边有楼梯。上去二楼就是藤尾的房间。一上二楼就知道了。我先上去，你跟着我就行了。要去藤尾房间还有个诀窍。我做得最好了。那就是最好不要跟他家里人打招呼。一般来说都认为要打个招呼比较好，但其实还是不打招呼更好。如果被对方发现了，那就不要开口，低头致意就好了。因为他们家店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你大大方方地走进去，他们反而不知道是谁进去了。——好了，我要进去了。”

金枝朝店里走去。店里有三四个像客人一样的人坐在榻榻米房间的门框边上。洪作没有看藤尾的父亲，也没有看他姐姐，穿过了土间。

——喂、喂，你们。

后面传来声音。洪作停下了脚步。金枝不知道听没听到，径直朝厨房走去。

“你们要去哪里？”藤尾的父亲依旧坐着，脸朝这边问道。

洪作微微颌首，说：“是来找藤尾君玩的。”

“你是几年级？”

“初三。”

“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

“是的。”

说着，洪作硬着头皮走进了厨房。他心想，不管怎样先上了二楼比较好。

果然，右手边有一部楼梯。洪作赶紧脱掉鞋子，上了楼梯。很快，他看到大概六叠左右的房间正中央，藤尾和金枝正盘着腿面对面坐在那

里。房间里铺着被窝，沿着墙壁堆着一堆像商品包装箱之类的东西，感觉乱糟糟的。因为是老房子，房间里采光不好，眼前一片昏暗，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

“我爸说什么了吗？他让我躺着。”藤尾说道。

“什么都没说。就问是不是第一次来。”洪作回答道。

“第一次来的人他还是相信的。”藤尾说道。

“来我这儿的人，他最相信金枝。我爸他觉得金枝是班长，跟他在一起玩不会乱来。然后是阿三。最不相信的是木部。他觉得木部就是一个不良少年。不过，我妈跟我爸又有些不同，在她心里信任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是阿三、金枝、木部。我姐跟我爸妈又完全不一样，她很相信木部。在她那里，信任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木部、阿三、金枝。”藤尾说。

“我都不知道你姐为什么不相信我。”金枝说道。

“你自找的啊。有一次你在校友会杂志上发了篇作文，上面说我姐是一个方下巴的美人。从那以后她就不喜欢你啦。”

“这是你认为的原因，我可不这么认为。那篇作文里我分明是在给你姐姐增光添彩啊。我是写了你姐姐方下巴，但是我也说了方下巴是江户时代美女的必备要素啊。只要读了这个，谁都会明白我是在夸你姐啊。”

“这就是金枝你想错啦。不管你怎么夸，写了方下巴就不行。我姐最在意的就是她的下巴了。你绝对不能提她的下巴。这一点木部做得就很巧妙啦。他绝口不提我姐的长相。他从杂志上撕了英泉^[1]的浮世绘给我姐，说是跟她长得一模一样。那之后，她对木部就是绝对信任了。”藤尾说道。

接着，藤尾从书箱里取出了浮世绘的书，翻开一页，给洪作看浮世绘版画的图片版，说道：“这就是英泉的画。”这时，刚刚聊天时说到的藤尾的姐姐走了进来。

“给我拿点蛋糕嘛。”藤尾说道。

“这就给你拿上来。”

接着，姐姐又说：“可不能去外面哦。要是被爸爸看到，又要啰唆了。”

“去散个步应该可以吧。今天还没运动呢。”

“你没必要做什么运动。”

“肋膜炎需要适当运动的。”

“不行，不行。”姐姐说，“金枝君，你不要把他带出去哦。”

“开什么玩笑。我才不会把他带出去呢。”

“你之前不是把他带出去了吗。”

“那次是藤尾自己出来的。你老提这事，真讨厌。”金枝说道，“我想喝红茶。”

“不行，不行。”

“之前喝了，很好喝啊。”

“不行，不行。”

姐姐走出了房间。果然，在藤尾的姐姐这里，金枝是不受信任的。

木部说藤尾的姐姐像英泉笔下的美人画，还确实是很像浮世绘上的美人。

“来了客人，我们就去吃拉面吧。”藤尾说。

“别，我不想去。我都已经成了坏人了。”金枝说道。

“你就跟我爸说是去眉田老师那里。”

“不行，不行。”金枝学着藤尾姐姐的口气说道。

“那就拜托洪作吧。你是第一次来，我爸肯定相信你的。你就说是眉田老师让你来叫藤尾君的。”

“跟你爸说吗？”洪作说着，学着金枝的样子，说道，“不行，不行。”

“嘁！”藤尾咂咂嘴，说道，“你这家伙，一开始还以为是个少爷，现在越来越坏啦。感觉一下子就变了呢。马上就要管不住啦。”

姐姐端了蛋糕和红茶上来。洪作心想，有家真好啊。朋友来了，就会这样端出点心来招待。

姐姐下楼去了。木部走了进来。

“谁都没有发现我。很厉害吧。”木部说着，“藤尾，快请我吃拉面吧。”

“好。稍等下。”藤尾说道。

这时，姐姐走了进来。

“哎呀，木部君，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刚到。”

“都不知道你来了。”

“我哧溜哧溜很快就进来了，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发觉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啦。”木部说道，“我要可可。”

“我去给你拿。先说好哦，不能带他出去。还生着病呢。”

“我可从来没有把藤尾君带出去过。”

“那倒是，你是没有。”

姐姐这么说着走出了房间。

“哎哎哎！”金枝转过身子，“女人还真是没原则啊。木部有当love

hunter的潜质啊。”

“love hunter是啥？”洪作问道。

“love的意思是恋爱，hunter的意思是猎人。就是恋爱猎人的意思吧。Love hunter就是love hunter嘛。”

“真不错啊，love hunter。”

“喂，好啦，好啦，大家不要乱说啦。”藤尾说道。

“不是说love hunter好，是说这个词不错。日本可没有这样的词。”

“有的哦。色魔。”

“色魔？！”

“你这家伙真是什么都不懂啊。要跟你说明白真得累死。”木部说道。

“哎，好像有人在叫呢。”金枝一边吃着蛋糕一边说道。

“真的哎。有人在叫呢。”洪作也说道。

窗外传来“喂！藤尾！藤尾！”的声音。

“是阿三吧。这笨蛋。”

木部站起身，打开了朝大街一侧的窗子。

——上来吧。木部喊道。

——你们出来。都有谁在啊？

是饼田的声音。

——金枝和洪作。

——你们都出来嘛。

——没法就这么出去啊。藤尾得了肋膜炎。

——我肚子饿了。

——你上来嘛。有蛋糕吃。

——我很难上去啊。

——你别管太多。管他呢。闭着眼睛进来就行啦。可千万别贼眉鼠眼的。就大大方方地走进来。

——藤尾爸爸在呢。

——在也没事啊。你又不是来找他爸玩的。你是来找儿子玩的啊。

——好。那我上去啦。

——大大方方进来吧。

说完这些之后，木部回到了自己座位上。过了一会儿，饼田慢吞吞地走进了房间。他朝大家看了一圈，说道：“大家都在啊。我肚子饿了。有蛋糕啊。吃了蛋糕，我们再去吃拉面吧。行吧，藤尾？就十到十五分钟，只当去散步了。”

“可以啊。我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想出去的理由呢。”

“你想得越多，就越出不了门啦。毕竟这病都让你留级了呀。”饼田以他独特的方式笑道，“真要认真想的话，你一时半会儿是出不了家门的。出不去的话，藤尾你就留在家吧。不过拉面钱还是挂在藤尾你账上哦。”

“你就别替我做决定了。行吧，我出去。既然朋友们这么盼着我出去，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不能让你们失望啊。——从窗户出去。”藤尾说道。

“从窗户出去就算了吧。之前那次我可吃够苦头了。”饼田说道。

“你当然是从店里出去啦。我跟洪作从窗户出去。”藤尾说道。

“还是算了吧。又会滑下去的。”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砰！”藤尾说道，“那次我真是吓一大跳。——到了最后关头，两个人都滑倒了。还是拜托洪作吧，他是新来的。”

“——这也行吧。”金枝说道。

“我可不想做奇怪的事情。”洪作警惕地说道。

“不是要你做什么奇怪的事。只是顺着屋檐爬下去。一个人爬不下去。需要两个人一起合作。”

接着，藤尾又说：“诸位意下如何？欲吃拉面否？”

金枝、饼田和木部沿着楼梯下去了。然后金枝又上来，把藤尾的木屐和洪作的鞋子放在房间门口，说道：“洪作的书包我来拿。你俩可千万别掉下去哦。”说完，他又下楼去了。

洪作跟着藤尾来到隔壁房间。这个房间里也堆满了商品。藤尾打开窗户，说道：“从这里出去。——走起！”“走起”两个字，说得跟念台词似的，然后他就从窗户跳到了屋檐上。屋檐往前延伸四米左右，跟邻居家的屋檐重叠在了一起，那个重叠的地方下面好像就是条小巷子。

洪作也学着藤尾的样子，从窗户跳到了屋檐上。站在屋檐上，洪作才知道街上人家的屋檐跟屋檐之间是毫无空隙的，全都是重叠在一起的。稍稍夸张地说，屋檐跟屋檐相互重叠，就像大海一般延伸开去。

藤尾和洪作向前走着，瓦片被踩得嘎吱嘎吱响。

“小点声。”藤尾回过头说道。

“好宽啊。”洪作一脸佩服地说道。

“什么东西好宽？”藤尾问道。

“屋檐啊。我从来没想到屋檐会这样连绵不绝。”

“你小点声说话。”接着，藤尾又说：

“别把瓦片踩烂哦。这可是我家的瓦片。”

说着，藤尾弯下腰，沿着倾斜的屋檐向下爬去，不一会儿变成了手脚并用。洪作也学着藤尾的样子往下爬。

“鼠小僧^[2]就是这么干活的吧。”

藤尾这么说着，爬到了自家屋檐跟邻居家屋檐重叠的地方。

“你拉住我的手。我们就从这里下去。”

藤尾转过身子，朝洪作伸出手。洪作拉住了他的右手。

“要拉牢哦。”

藤尾说着，身体沿着倾斜的屋檐慢慢挪动，脚碰到小巷子入口处栅栏门的房顶之后，说道：“好了。”洪作放开手。他也在屋檐上趴了下来。

“你就直接滑下来吧。有我在这里呢，没事的。”

藤尾这么说道，洪作也就按他说的做了。确实，这一步必须要两个人一起才能做到，他心想。

后面就简单了。藤尾用手抓住栅栏门，很快爬下来，站到了小巷子里。就在这时，刚刚两人爬出来的窗户开了。

“啊，——你们，你们！”

耳边传来这样的声音。一个女人正站在窗边朝这边看着。

“别管她，快下来。”藤尾在底下说道。

“那是谁？”洪作问道。

“我妈。”

“那麻烦了。”

洪作半个身子从屋檐边上垂下来，一边用右脚找着栅栏门的房顶，一边想着，这下麻烦了。

洪作看到藤尾母亲的脸色从窗边隐去之后，她姐姐的脸出现了。然后，他母亲的脸色也再次出现了。藤尾母亲和姐姐的脸并排出现在窗边。两张脸仿佛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

“你们在干什么？——哎呀呀，真是太叫人无语了。”

耳边飞来了姐姐的声音。

“快下来，别管她。”

藤尾在底下说。

“你说下来下来，可我不知道怎么下啊。”

虽然右脚碰到了栅栏门，但是洪作不清楚栅栏门是怎样的，要怎么做才能下到小巷子里。

又有几声藤尾母亲和姐姐的声音飞到了耳边，但是洪作已经什么都顾不上听了。他好不容易在栅栏门上挪动身体，下到了小巷子里。

藤尾和洪作很快从小巷子来到了大街上。

“这是失败的一页啊。”藤尾说道，“你这家伙，比我想的还要笨手笨脚。”

“那是你家的屋顶，我当然不清楚该怎么办啦。”

“你这么说的话，就当不了大盗啦。”

接着，藤尾又说：“唔，没事，后面顶多我被我老爹骂一顿。”

走出栅栏门，两人小跑着，朝沼津最繁华的大街走去。金枝、饼田和木部的身影出现在了对面的十字路口。金枝拿着洪作的书包。看到洪作他们走了过去，金枝说道：“吃不上拉面了，拉面店今天休息。”

“休息！哎呀呀，哎呀呀，真是不走运啊。”藤尾用念台词的口气说道，“不过，就这么回去的话也太没意思了。去千本浜玩耍如何呀？”

“好，去千本浜吧。”金枝马上回答道。

“拉面都不吃就去千本浜吗？”饼田一脸不开心地说。

五人朝千本浜走去。藤尾语气夸张滑稽地向大家讲了刚刚的失败。

“洪作，这下你也进不了藤尾家门喽。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啦，你第一次拜访藤尾家，就丢了信用喽。这会儿藤尾家里肯定在说你呢。这么顽劣的小子竟成了自家儿子的朋友。自己家儿子患了肋膜炎躺在病床上，全家人看得跟眼珠子似的，结果这个朋友第一次来家里玩，就顺着屋檐，把他拐到外面去了。”木部说道。

饼田高度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说：“阿洪，别担心。藤尾家里人清楚着呢，谁好谁不好。他们肯定知道都是木部和金枝不好。”

“阿三你可别当好人！你的信用值也是零。长得丑就是不行！是吧，藤尾？”木部说道。

“没有什么差别哦。我老爹就觉得他儿子最好，其他人都不好。——不过，今天是有有点麻烦啊。洪作这家伙，手脚笨得令人发指啊。”藤尾说道。

离开大街后，人家越来越少，地面上的沙子变得越来越多。沙子开始变多时，前方出现了松树林。

松树林的入口处有一个射箭场。有三个男人光着一边的膀子在射箭。

“现在正在射箭的是小说家大木乃正昭。”金枝对洪作说道。

洪作都没有听过大木乃正昭这个名字。

“小说家？”

“你不知道大木乃正昭？”

“不知道。”

“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小说家，不过，名气很大。他说喜欢沼津，所以一年当中有一半时间都留在沼津。”

“看着不是跟普通人一样嘛。”

“是啊。应该更与众不同才对吧。怎么能跟普通人一样呢。”金枝一脸认真地说道。

五个少年看大木乃正昭射箭看了大概有十分钟。

“喂，我们走吧。”木部说道。

于是一行人离开了射箭场。离开射箭场之后没多久，就进了松树林。在这里可以听到波涛拍岸的声音。藤尾开始大声地唱起歌来。

——在东海小岛洁白的沙滩上

金枝接着往下唱。他的歌声是颤抖的，带着一种独特的哀调。

——我满脸泪水，与螃蟹一起玩耍

不管是藤尾，还是金枝，都唱得很好。他俩唱了好几首歌。都是啄木^[3]的诗歌。

穿过松树林，来到沙滩上，木部“哇！”地喊了一声，朝前跑去。跑得简直就像发疯了似的。接着木部在靠近水边的沙滩一角停了下来，面朝大家，张开双手，学着歌唱家的样子，唱道：

——温柔的爱恋哟，路边的小花

木部的歌声在拍岸的涛声中，清晰又隐约地传到耳边。一行人来到木部站立的地方，坐了下来。

金枝和饼田开始朝大海里扔石头。洪作和藤尾坐在沙滩上。木部脱了外套和鞋子。又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说：“谁来帮我计个时。”

“我来。”

藤尾说着，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木部在水边潮湿的沙滩上用小石头画了一条线。

“看好啦，这里是起点。那边有一根浮木。我要绕那根浮木一圈再回来。二百米总有的吧。明白了吗？”

木部说完，站在了起跑线上。

“好，我来当发令员。”金枝说完，大喊道，“预备——跑！”木部向前跑去。

洪作出神地看着木部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木部奔跑的前方旁边就有波涛拍岸。每次浪涛打来，就让人担心木部会不会被大浪卷走。

木部在浮木那里绕了一圈，又返回到起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你们谁也去跑一趟！”木部呼呼地喘着粗气说道。脸色稍微有些苍白。

“金枝，你去吧！”藤尾说道。

“好。”

金枝脱掉了外套、衬衣和裤子。脱得只剩下了背心和短裤，他缩着身子说道“好冷”，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来吧”，站到了起跑线上。木部一声令下，金枝向前跑去。金枝身体瘦长，但他挺着胸，以一种跟木部完全不同的奇特的姿势奔跑着。在洪作眼中，金枝这奔跑的样子非常帅气。在绕浮木跑时，金枝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半倾斜的。

不一会儿，金枝举着双手，以冲线的姿势跑到了终点。

“还是木部快三秒。”藤尾说道。

“是吗，差三秒啊。”金枝的语气中听不出什么遗憾，他接着说道，“接下来就阿三吧。”

“我吗？”饼田笑嘻嘻地看着大海，说道，“我肯定要输给你俩的吧。”

“那肯定的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跑到一半要是觉得太难受了，你也可以用走的。”木部说道。

“你可别太小看人。来吧。”

饼田脱掉了外套，正准备再脱掉裤子。

“你就穿着裤子跑吧。反正脱了裤子也没多大帮助。”金枝说道。

但是饼田还是把裤子脱了。这么一来，他下身就只穿着冬天的厚内裤和厚秋裤，看起来有些奇怪。

“藤尾，拜托了哦。”

饼田说着，站到了起跑线上。

“眼镜、眼镜！”

藤尾提醒道。饼田摘掉眼镜，放在沙滩上。

——预备！

藤尾喊道。饼田像要进行拳击比赛似的，把两只手虚挡在胸口，马上朝前跑去。

“真拿他没办法。我都还没说跑呢，他就跑了。”藤尾说道。

饼田往前跑着。虽然他奔跑的样子就像他这个人一样，看着有点奇怪，但是看得出来他是在很认真地跑着。不知道饼田是不是没法跑直线，所以他总是跑着跑着就朝水边歪过去了，浪涛一打过来，又赶紧躲开。让人感觉他似乎是在逃难。

“哎呀，阿三还是被浪打中了。”木部说道。

饼田离水边太近了，被飞溅起的浪花打了一身。

“是因为摘了眼镜，所以看不清楚吧。”藤尾说道。

“喂，谁去把他带回来吧。他没有绕过浮木，直直往前跑过去了。”

“这家伙，净会给人找事。”

木部说着，立刻朝饼田跑去。

回来的时候，饼田是和木部肩并肩走过来的。

“辛苦了，辛苦了！”藤尾说道，“接下来是洪作。”刚说完，他又说：“等下，还是我先来吧。”他开始解和服上的腰带。

“你不行，你还患着肋膜炎呢。”金枝说。

“你不是也有肋膜炎嘛。我都已经好了。”

“不行、不行——你不能跑。你刚不是还在家里躺着呢吗。海岸边的风这么冷，你再一跑的话，肋骨跟肋骨之间进了风，要痛的。”木部说。

“没事，你们别管我。跑步就是我治病的良药。”

藤尾说着，很快就脱得光溜溜的，只剩下一条短裤。作为一个少年来说，他的肚子有点太肥了。藤尾张开双手做了几下体操，上下左右摆了两三次，然后自己发令道：“预备！”

“跑！”木部看着藤尾的手表大喊道。

藤尾朝前跑去。但是，还没跑到一半，他就停了下来，双手抱着一只脚，在沙滩上坐了下来。

“脚抽筋了吧。”木部说道。

这时，藤尾回到了起跑线，说道：“脚抽筋了！再来一次。洪作，你跟我一起跑吧。”

“好。”

洪作站起身，脱掉了外套。

“啊，你就光穿了个外套啊。”金枝吃惊地叫道。

“早上把衬衫放洗衣篮里了。”洪作说道。

“厉害啊，可以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了。——不冷吗？”木部说道。

“不冷啊。”洪作说道。

正准备脱裤子，又决定不脱了。万一裤衩破了，多丢人啊，他心想。

洪作和藤尾并排站在起跑线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冷，藤尾不停地用两只手啪啪地拍打着肚子。

“预备！”

这回轮到木部发号令了。

“等下。”

藤尾说道，他一边再次揉着自己的小腿肚，一边说道：“要是输给新加入的洪作，那我可就丢脸了。”

“还是快点跑吧。”洪作说道。

两人再次站在起跑线上。随着木部大喊“跑”，两人朝前跑去。洪作很少跑步，所以他拼尽全力往前跑。藤尾跑到一半又停了下来，蹲在沙滩上。

洪作没有管藤尾，自己一个人继续跑。他绕过浮木，又从藤尾身边跑去，跑到了终点。

“你光手在那里动是没用的。跑步是要用脚跑的啊。”木部说道。

“用了多长时间？”洪作问道。

“还计什么时啊，应该比阿三还要慢吧。”

洪作感觉很意外。他觉得不可能。

藤尾一直坐在沙滩上没动，他叫道：“喂，你们谁过来一下。”

藤尾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奇怪，于是大家都朝他走去。

“我的脚好像骨折了。”藤尾说道。

“脚骨折了？这么容易就会骨折吗？”金枝说道。

“好像真骨折了。我听到咔嚓一声。”

藤尾摸着自己的小腿。

“站起来试试。”木部说道。

“站不起来。”

“你小子，净会给人找麻烦。——哪只脚？”

木部想把藤尾抱起来。

“疼、疼、疼！”藤尾大叫起来，“你们谁麻烦一下，帮我去家里抬个门板过来吧。”

“真的是脚骨折了吗？好奇怪啊。脚应该不会这么容易骨折才对啊。是哪个地方骨折了？”

饼田蹲下身子。

“好像是这里。”藤尾摸着右边的小腿，说道，“也许不是脚骨折了，是腰关节脱臼了。”

“脚和腰，位置相差很远的好吗。”木部说道，“喂，你试试站起来。忍住痛，试着站起来。”

“不行，稍微动一下就很痛。”

“哪里痛？”

“不知道是哪里。总之腰往下都很痛。”

藤尾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不管怎样，你先试试站起来嘛。”

金枝半抱着藤尾，让他站起来。

“疼、疼、疼！”藤尾连声喊疼，不过还是在沙滩上站了起来。

“走一下试试。”

“走不了。”藤尾皱着眉头说道。

“你既然能站起来，那就说明肯定不是脚骨折了。也没有脱臼。”

接着金枝又说道：“应该是那个地方扭了，或是肌肉拉伤了。”

“可就算是这样也很麻烦啊。”

“还是派谁去我家拿块门板过来吧。”藤尾又说道。

“你这家伙，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说门板、门板，要拿门板过来哪有那么容易啊。”木部说道。

接着他又学着藤尾母亲的口吻说：“——我家孩子因为生病都休学了，你们也好意思把他带出去。还让他光着身子在千本浜跑步，而且，还弄得得用门板把他抬回来。”

他接着说道：“我先说了，我拒绝。我可不去。要只是你妈妈，也就被说两句的事，要是被你爸抓个正着——”

结果，藤尾扶着金枝的肩，“小崽子，”开始学着自己父亲的口气说道，“你个小崽子，你因为身体不好不是都休学了吗？结果还是被你那群坏朋友挑唆着，爬屋檐离开了家，还在千本浜跑来跑去，最后还搞得脚都骨折了。真是叫人佩服啊。我可真是谢谢你了。你个小臭崽子啊——”

接着，他又喊：“啊，疼、疼、疼！”

看起来似乎真的很疼。不过即使如此，藤尾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本

色。他皱着眉头，又说了一句“小崽子”。

“你个小崽子——啊，疼、疼、疼！没有门板还是不行啊。脚腕好痛啊。脚上一用力，就疼得不行。”

“那真是没办法了。”金枝想了想，突然说，“就请洪作去吧。”

“开什么玩笑，我不要。”洪作说道。才不要去做这种事呢，他心想。

“不是什么难事。你就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要刺激到藤尾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下实情就行。然后让店里的年轻人把门板扛来就好了。”金枝说道。

“我不去。”洪作畏缩着说道。

“你比我们低一级。而且藤尾家里人对你还不是很了解。由你去是最安全的。拜托了，去一趟吧。”金枝说道。

“不要。”

洪作不答应。刚刚在屋檐上从身后传来的藤尾母亲的声音，这会儿还在他耳边回响呢。

“那，阿三，你去吧。”金枝说道。

“开、开什么玩笑。”饼田还是大着舌头说，“我拒绝。我不去。”

饼田说着，朝对面走去。

“喂，阿三，你可别独自回去。去藤尾家拿门板这件事就不用你去了，你等一下。”

听了金枝的话，饼田又回来了。

“看来还是得木部你出马啊。木部，去一趟吧。”

“啊！”

木部突然做了个倒立。他头朝下倒立着，两只脚伸向空中乱踢一通，又突然变回了原来的姿势，用念台词的语气说道：“还请饶了我这一回吧！”还做出了浑身颤抖的样子。

“我们几个都被你点过名了。金枝，还是你去吧。你当了班长，老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爱命令别人！你自己去嘛。这种事本来就是班长的责任。”

“真愁人啊。”金枝说道。

“你别装模作样地说什么真愁人。你这一点特别让人讨厌。你去吧，就你去。”

木部说这些的时候，藤尾刚准备走两步，又大叫起来：“疼、疼、疼！”

“嘴巴里说着疼疼疼，真的有那么疼吗？”木部说道。

“要是不疼，我会喊疼吗？笨蛋！你们这些家伙，从刚才开始就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吧。我的脚骨折了，你们很高兴是吧！瞧你们那笑得藏不住的样儿。一脸的幸灾乐祸。”藤尾生气地说道。

“你别净说大实话嘛。”木部说道。

“什么！”藤尾说道，但是很快他又皱起了眉头，“疼、疼、疼、疼！”

“藤尾也会有这么可怜的时候呀。”饼田满是感慨地说。

“还是洪作去吧。洪作去是最好的。”金枝说道。

“我不去。”

洪作心想，可不能干这种一看就知道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结果，藤尾说：“洪作，你帮我去一趟吧。你看着还像个好人。”

“我们也跟你一起去。只要你一个人进店里就可以了。没问题的。藤尾君摔倒了，脚很痛，请抬着门板去接他一下。就说这么一句就可以

了。”木部说道。

“那就拜托木部、金枝、洪作你们三个了。我陪藤尾留在这里。”饼田说道。

“我留下。”金枝说。

“不不，我留下。”饼田坚持道。

“那就阿三留下。金枝你去一趟吧。”藤尾说道。

“你别说话口气那么大。你没有权力命令我们。都是你给大伙儿添了麻烦。”金枝说道，“算了，没办法。那我就去一趟吧。”

接着，他就开始催促木部和洪作。最后，金枝、木部、洪作三人被派回去了。他们让藤尾和饼田留在原地，自己先走了。洪作虽然也不情愿去藤尾家里拿门板，但是也不想继续待在千本浜。心想既然木部和金枝也一起去，那就去吧。

“肚子好饿。”木部说道。

“我也是。”

洪作也说道，但是金枝没说话。穿过沙滩，走进松树林时，风中传来了独特的歌声，一听就知道是藤尾在唱。

——在东海小岛洁白的沙滩上

一点都不像是脚骨折的人发出的声音。

“那家伙，心情不错嘛，在唱歌呢。”木部说道，“那家伙的脚真的骨折了吗？我总觉得有点可疑。”

“这怎么可能撒谎呢。”金枝说，“藤尾那家伙有超级乐天的一面。我觉得那家伙就算快要死了，也还是会唱歌的。而且，他还不是特意唱的，是自然而然就唱出来的。这就是藤尾有意思的地方了。”

“是吗？我觉得那家伙这会儿就是故意唱的。他就是算着我们能听到

才唱的吧。”

“这不可能吧。”

“你这人就是太相信别人了。这就是你的缺点了。不管什么都相信。太单纯了。”木部一脸认真地说道。

“是的。我是不准自己去随便怀疑别人的。怀疑别人这种事，我总是极力避免。”金枝也同样一脸认真地说道。

“不不，这不是特意去做的事。先是怀疑。但是因为怀疑别人太卑鄙了，所以就不准自己怀疑。——不是这样特意去做的事情。你是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去怀疑别人。天生的单纯。生来就是个好。人。很善良。”木部总结似的说道。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但是，我觉得就算是这样，也没什么问题啊。不管是说我单纯也好，说我老实巴交也好。这就是我希望自己成为的人。”金枝还是一如既往冷静地说道。

“又来了。你老是这么说话。我觉得你这么说话太狡猾了。因为你这么说就让人无法反驳了。你说的话让人没法说不对。你是我们这群人当中最狡猾的一个。”

“开什么玩笑。”

“难道不是吗。而且，你不仅狡猾，还爱装腔作势。”

“要说爱装腔作势，你才爱装腔作势呢。仗着自己年纪小。你之前那首和歌怎么写来着！——没事骂骂人，管它好与坏，反正我们正青春。”

“.....”

“这首歌很不错，就是太嚣张了。什么反正我们正青春，这也太嚣张了吧。年轻是年轻，我们才十八岁。但是也不能老说自己正青春吧。”

“.....”

木部没说话，只一味笑嘻嘻的。

“你刚刚说的是木部写的和歌吗？”洪作插嘴道，“写得真不错啊。”

“你还是个孩子，还不懂这些呢。”木部说完，又对金枝说道，“你这狡猾的家伙。知道拿和歌来说事，我就只好不说话了。”

不知不觉三人穿过松树林，走过射箭场前，来到了街市上。被木部说还是孩子，洪作心里有点不痛快，但是就算木部不指出来，洪作也深深地知道自己远远不及木部、金枝、藤尾他们。刚刚木部和金枝谈论的那些，他也并不是完全明白。明明就只比自己高了一个年级，他们怎么就能进行这么艰深的讨论呢。

来到藤尾家附近，金枝说道：“洪作，拜托了。”

“这次的任务，就辛苦你啦。”木部也说道。

“好吧。我去。只要让他们拿门板过去就可以是吧。”洪作半是破罐子破摔似的说道。

“你别把他们吓坏了。特别要小心藤尾妈妈。她很有可能会晕倒的。”木部说道，“那么你去吧。”

他推了推洪作的肩。

洪作穿过藤尾家门口。店里面有几个看着像客人的男人。大家都坐在榻榻米房间的门框边上。他们对面坐的是藤尾的父亲。洪作右转了一下，再次穿过藤尾家门口。他心想最好是跟掌柜或是学徒说，但是不巧的是一个店员也没看到。

洪作再次回到站在藤尾家旁边的金枝和木部身边。

“怎么了？”木部问道。

“还不能进去。藤尾他爸爸在。”洪作说道。

“你这家伙不行啊。——你别管嘛，大胆地走进去就行了。然后穿过店面，去厨房。那里肯定有人在这的。藤尾的妈妈或者姐姐肯定在的。最好还是跟他姐姐说。她比较年轻，不那么容易受刺激。——去吧！”

木部再次推了推洪作的肩。洪作就这么走了过去，这次他没有半点犹豫就走进了店里。刚走进去，就跟从厨房出来的藤尾姐姐碰了个正着。

“啊呀！”姐姐说道，“你不从屋檐爬进来了？你刚才是从屋檐爬出去的吧。你跟出去的时候那样，再从屋檐爬进来嘛。”

姐姐并没有生气。她的眼睛是笑着的。

“藤尾君脚骨折了。”洪作突然说道。

“脚骨折了？”

姐姐说道，但是她依旧面不改色。

“脚骨折了？！真骨折了，那就叫自找的。听着真开心。”

“真骨折了。”

“那肯定是真的了。这都特地派你回来说了。”

“请把门板借给我吧。”

“那真是太不巧了，这会儿没有多余的门板呢。你跟金枝君和木部君也说一下吧。你们一起把他扛回来吧。”

“他没法走了。”

“那肯定没法走了啊。你不是说他脚骨折了嘛。”

“这下难办了。”

“有什么难办的。——反正你本来就是他们的学弟嘛。就不该跟他们这些家伙玩的。”姐姐说道。

藤尾姐姐一副全然不为所动的样子，洪作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就这么离开的话也很奇怪。

“这会儿他在哪儿呢？”姐姐问道。

“在千本浜。”

“在千本浜躺着呢？”

“站着。”

“既然能站着，就说明没啥大问题。——什么脚骨折了，他就是爱夸张。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骨折？”

被这么一问，洪作也没法回答。

“我觉得应该是骨折了吧。”洪作说道。

“你这回答得也太不负责任了。长得倒是跟个小少爷似的，嘴里尽胡扯。”

“我回去了。”洪作说道。

他心想，除了离开也别无他法了。这时，从对面传来藤尾父亲的声音：

“你们在做什么？”

“没什么。”姐姐说，“说什么脚骨折了——净瞎说。”

“是真的。他的脚真的骨折了。”洪作反驳道。

这时藤尾的父亲站起身来，来到了土间。他朝洪作走了过来，慢慢地看了看洪作，说道：“你是我儿子的同伴吧？”

“是的。”

“你刚才说了奇怪的话吧。说了什么？”接着，他又向里屋叫道，“来，来，娃他妈。”然后又连呼两三次母亲的名字。母亲一出现，他就对洪作说：“来，你说吧。你刚才说了很奇怪的话吧。来，说吧。”

“你问人话的时候别火气这么大嘛。”姐姐说道。

“你给我闭嘴。”

父亲斥责了姐姐，接着又把头转向了洪作。

“又出了什么事啊？”母亲说道。

“正准备听他讲呢。——我刚刚听到了非常奇怪的话。”父亲说道。

洪作感到自己四周的空气变得沉重压抑起来，他没法像之前那样轻松开口了。

“他说那家伙脚骨折了！”姐姐说道。

“你给我闭嘴。”父亲说道。

“脚骨折了。”洪作说道。

“哪个脚骨折了？”

母亲说着，脸上眼看着就失去了血色。

看到藤尾的母亲脸色大变，洪作在他自己都还没反应过来时就狂奔出了藤尾家的店面。原本他应该用更恰当的话把事情向对方说清楚，但是等他回过神来，就已经从店里飞奔到大街上了。来到金枝和木部所站的地方，洪作忽然叫道：“快跑！”洪作向前跑去。脚步朝着千本浜的方向。金枝和木部也从后面跟着跑过来了。洪作一停下脚步，木部马上就追了上来，说道：“我们为什么要跑啊？”他也喘着粗气。

金枝也追了上来，他倒是很平静，说道：“再跑的话，我都要出汗了。”

“为什么要跑啊？”木部又说道。

可是就算他这么问，洪作也没法回答。逃跑这个想法是自然形成的。比起不跑，待在那里，逃跑是更顺从内心的选择。

“是有谁追过来了吗？”木部这么说道。

“那种时候，就应该要逃跑的啊。”洪作说道。

于是，金枝也说道：“那倒是。还是逃走更好。”

接着，他又问：

“藤尾的事，你跟谁说了吧？”

“跟他们家所有人都说了。”

“该说的话都说了吧。门板呢？”

“门板的事跟他姐姐说了。”

“他们后面会拿来吗？”

“那我就知道了。我看他妈妈脸色一下子变白了，感觉下一秒就要晕倒了似的，就突然跑出来了。”

“你这家伙，真拿你没办法啊！”木部一脸惊讶的表情，说道，“唉，算了，我们回藤尾那边去吧。我真是怀疑那家伙的脚到底有没有骨折啊。那家伙总是爱小题大做。”

三人一起朝前走去。这回三人走的时候，就像后面有人来追似的，话说得很少，脚步迈得很快。

快到千本浜入口处的时候，金枝说道：“快看，对面有人过来了。”

大家听了金枝的话朝前一看，看到藤尾在饼田的搀扶下正朝这边走来。

“这叫什么事！他这不是会走吗！”

木部说这话的时候，对面传来了藤尾“喂——”的声音。不一会儿，藤尾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对大家说道：“辛苦了，辛苦了。”

“什么呀，你这不是会走吗。”金枝说道。

“刚刚才能走。感觉应该能走回家。”藤尾说道，“阿三太笨手笨脚了，谁的肩膀借我一下。”

“我不要。”洪作直接说道。

他非常生气。藤尾明明脚没有骨折的，却说脚骨折了，让家里人人惶惶的。

“这是生气了。”木部说道。

“是啊，生气了。这么一来不就变成我撒谎了吗。脚明明没有骨折的，却说骨折了。就像我是故意去吓他家里人似的。”洪作说道。

“从结果来看，确实是这样。你太倒霉了。抽了个下下签。我想你应该是生来就这么倒霉吧。你仔细想想你从出生到现在的事，是不是能想到什么。”木部说道。

“金枝处事谨慎，不会去抽下下签。阿三你看他动作慢吞吞的，但要是他本能地觉得是危险的事情，就绝不会插手。这么一来，洪作你就太大意了。你今天是第一次去藤尾家吧。可是已经犯下两次错误了。从屋檐爬出来的时候被他家里人看到了。然后藤尾明明脚没有骨折的，你却跟他家里人说他脚骨折了。就凭这两件事，你在他家的信用就为零了。他们肯定会想，我家儿子变坏，全都是被洪作带的。”

“.....”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藤尾家了。不然他们家里人一看到你，就会想，那个坏小子又来引诱我儿子干坏事了。”

木部越说越来劲，假设了各种可能。洪作听着听着，很奇怪的是，他心里的怒气逐渐消散了。虽然木部说的话是极其无礼的，但是他这样的说话方式让洪作没法生气。

“我回去了。”

洪作说完，一个人快步朝前走去。

“喂，你生气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担心洪作，金枝叫道。

“生什么气啊。太晚了，我得回三岛了。”洪作说道。

“辛苦啦。下次我给你带点东西。”藤尾说道。

洪作离开藤尾他们，来到了大街上，可是就这样回去的话，他觉得有点不甘心。

洪作走到大街上，但是又马上掉头，朝藤尾他们跑去。他说道：“喂，来啦。”

“谁来了？”木部问道。

“藤尾的爸爸妈妈。”

“我爸来了？！”藤尾停下脚步说道。

“你姐姐也来了。”

“全家人都来了？”

“还有警察。”

“啊！”藤尾大叫起来。

“怎么办？”洪作说道。

“我先走了。”木部说道，“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藤尾，你就站在这里吧。我们没什么必要非得待在这里。总之，我先走了。”

“开什么玩笑。你们也待在这里嘛。”

藤尾这么说的時候，木部已经朝海滩方向跑去了。洪作也跟在木部身后跑了。跑进松树林的时候，洪作回头看了看。金枝好像也跑了。只有藤尾和饼田两个人还在那里。饼田磨磨蹭蹭地跑慢了，结果被藤尾抓住了上衣。给人的感觉像是两人直接就要在路上扭打在一起了似的。

“赶紧过来。我们从入海口那边绕过去回家。”木部回头说道。

“没事啦，没有追来。”洪作说道。

但是木部还是没有停止往前跑。没办法，洪作也跟在本部身后往前跑去。两人朝着狩野川的入海口方向，不停地在沙滩上跑着。跑到中途，本部说：“行了。”他停下脚步，说道：“他们还带着警察这样奇怪的人来啊。”

“除了警察，还有和尚。”洪作说道。

“和尚？！”本部吃了一惊，他紧盯着洪作，“和尚也在，那不是很奇怪吗？带着警察来还能理解。带和尚来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也想不出带和尚一起来的理由啊。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没有，真的是和尚。还穿着袈裟呢。”

“穿着怎样的袈裟？”

“黑乎乎的。”

“也就是说，来的是藤尾的爸爸、妈妈、姐姐、警察和和尚，是吧？”

“是啊。”

“他们是一起过来的吗？”

“排成一行来的。”

“排成一行？是一行吗？”

“是排成了一行。”

“呼——”本部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看了看洪作，忽然表情一变，笑嘻嘻地说着：“你小子！”，然后突然朝洪作扑了过来。洪作和本部一起倒在了沙滩上。两人扭打在一起，一会儿本部在上面，一会儿洪作在上面。过了一会儿，本部用光了力气，仰面，躺倒在沙滩上。洪作也和本部并排仰面躺着。除了波涛拍岸的声音，四周悄无声息。傍晚微弱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沙滩上。

“这会儿，藤尾那家伙，肯定很生气吧。”本部仰躺着笑道，“他肯定

以为我跟你肯定是商量好了的。”

“是吗？”洪作说道。

“肯定会这么想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一个人哪能做得那么完美。你这混蛋，连我都被骗得死死的。太大意了。”木部说道。

“金枝不知道怎么样了？”

“那家伙应该就那样回家了吧。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被洪作你骗了吧。那家伙在这方面比较迟钝。”

洪作听着木部的话，闭上了眼睛。虽然已经向这群人完美复仇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情还是不好。但是，木部好像还挺高兴这件事的。

“你说藤尾的爸爸、妈妈、姐姐、警察和和尚排成一列过来了。挺有画面感的啊。你这是随口说的吗？”

“当然。”

“那你了不得啊。警察和和尚，这是神来之笔啊。春天的阳光灿烂地照耀在一个奇妙的队列上。道路两边是油菜田，开满了黄花。‘警察和和尚’这个题目很不错吧。”木部这样说道。

“你要拿来作和歌吗？”洪作问道。

“作不成和歌。要是写成个短篇还挺有意思的。”

“短篇？”

“短篇小说啊。”

“什么是短篇小说？”

“就是短的小说。你没读过小说吗？”

“上小学的时候读过。”

“上了初中之后就没读了？”

“嗯。”

“应该也读过的吧？”

“没有。”

“太让人吃惊啦。那读过和歌吗？”

“没有。”

“诗呢？”

“不读。”

“有订什么杂志吗？”

“什么都没订。”

“那我下次给你带点过来。你先读读。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应该有说过让你读什么书吧。”

“没说过。”

“你读的这小学不行啊。这次考试考得还行？”

“不怎么样。”

“那就得去寺庙啦。”

“嗯。”

“等你去了寺庙，我来教你。你写诗看看。也许能写呢。现在金枝也好，藤尾也好，都在写诗。”

“写了诗，然后呢？”

“然后呢？！”木部吃惊地坐起了身子，“这个嘛。什么都不做。扔到海里。”

木部的这句扔到海里，说进了洪作心里。这时，木部打了两三个哈

欠，说道：“我困了。”洪作也困了。他也打了个哈欠。这会儿既不冷也不热。离太阳落山还有一会儿，春天并不强烈的阳光温柔地洒在沙滩上。波涛拍岸的声音在洪作耳边越来越远。

好像是洪作先睡着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在寒意中醒来。身旁木部还在沉睡着。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起来、快起来！”洪作推了推木部的身体。木部把两只手伸到头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问道：“几点？”

“我没手表，不知道几点了。应该已经是傍晚了吧。”洪作说道。

“我知道已经傍晚了。”木部一骨碌站起身来，说道，“肚子好饿。”洪作也感觉肚子饿了。

“藤尾那家伙，不知道怎样了。”

“是啊。”

“不管怎样，应该已经回到家了吧。这会儿大概正在挨他爸的骂吧。”

接着，木部又说道：“我们不如也归去吧。”

“我也要回去了。今天坐电车回去。”洪作说道。

“这会儿要走到三岛的话，确实也挺辛苦的。”

“你借我点坐车钱吧。”

“坐车钱？！你没带吗？”

“平时都是带的，今天没带。”

“你这家伙真是麻烦啊。我也没带。虽然我很想借你，但是我真没带。”

“那就算了。我走回去。”洪作说道。

虽然肚子很饿，玩得也很累了，但是没有坐车的钱，也就只能跟平时一样步行五公里回去了。接下来只能走到沼津街市上，穿过街市，沿着开往三岛的电车线路走回去了。

两人穿过千本浜，来到沼津的街市上。春天白茫茫的傍晚已然降临在了街市上。刚走到街市上没多久，木部就说：“我班上同学过来了。我去问下他有没有带钱。”说完，他就朝迎面走来的一个穿着初中制服的少年走了过去。木部跟那个少年说了些什么，不一会儿回来了，说道：“借到了。还可以吃碗拉面。坐电车的钱也够。”

“借到了吗？”

“借到了。没事的。把心放回肚子里吧。”木部一下子变得开心起来，“不管怎样，先去祭个五脏庙吧。”洪作在木部的带领下，来到了之前去过的中餐馆的二楼。两人各吃了一碗拉面。

“再来一碗，我们一人一半吧。”木部说道。

“还想再一人吃一碗。”洪作说道。

“别太奢侈啦。那样你就没钱坐车啦。”木部说道。

“我可以走回去。”洪作说道。

“不行、不行。”木部说道，“这样我想让你坐电车回去的好意不都白费了吗。”

“没事的。”

“什么没事的。”

“走路什么的，我完全不在意的。——因为每天早晚都要走的啊。”

“那我们再一人吃一碗吧。不过你可得走路回家了哦。还好现在是春天，走路回去也不会很冷。而且，现在也不算太晚。如果你一定说要走路的话，那我们就用准备坐车的钱来吃面吧。不过，可得说清楚哦。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我阻止了，但是你没听。是吧，是这么

着没错吧？”

木部强调似的说道。

洪作在中餐馆门口与木部告别，一个人朝三岛走去。这是春天的晚上，温暖的春风拂面而来。已经八点多了。他还是第一次在这么晚的时候走这条路。今天考完试了，心情很放松，但是玩了一整天，身体感觉很累。

来到两边都是松树的路上，已完全不见人家灯火了，路上一片漆黑，着实有几分冷清。因为太冷清了，洪作决定放声歌唱。就像今天藤尾和木部在千本浜唱的那样，自己也能唱的吧。藤尾的唱法也好，木部的唱法也好，金枝的唱法也好，都各自有着吸引人心的魅力。三人的唱法各有不同，都各有特点，但是在完全不在意旁人的眼光，自己唱自己的这一点上，很有三人的特点。

洪作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唱着歌。他想要模仿木部的唱法，但是就算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像谁的唱法。

——在东海小岛洁白的沙滩上，我满脸泪水，与螃蟹一起玩耍

他无数次重复唱着啄木的歌。对于唱歌，洪作完全没有自信。他在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跑调了。上小学的时候，他其他科目的成绩都是甲等，只有唱歌是乙等。

歌声越来越大。因为唱不好，他索性就破罐子破摔，大喊大叫了。

这时，洪作听到一个澄澈优美、自己望尘莫及的声音在唱着跟自己一样的歌。洪作吓了一跳，停下了自己那跑调的歌声。

——我满脸泪水

——与螃蟹一起玩耍

和洪作的歌声不同，这个声音更轻，但是更清澈。很明显是女孩子的声音，但不是一个女孩子。是两人或三人的合唱。

洪作停下了脚步，听到了清晰脚步声。在自己后面大概二十米左右，有几个女孩子走过来了。洪作忽然感到兴趣索然。自己那难听得世间少有的歌声，从一开始就被那些跟在后面的女孩子听到了。

洪作加快了脚步。心想必须要跟后面那一群女孩拉开距离。

——悠悠柳色新

——初见北岸边

——恰如哭泣时

她们还唱这样的歌。唱完一首之后，又有人唱起新的歌，其他人也马上跟上一一起唱。这群女孩大概有三四个人。很明显不会只有两个人。洪作加快脚步之后，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加快脚步了，背后隔着相同的距离总是能听到好几个人的脚步声。

漫长的夜路，因为有了背后跟上来的女孩子们，所以洪作一路走来，没有觉得多孤单多害怕。也许女孩子们也一样，因为跟在洪作身后，所以可以忘却走夜路的害怕。女孩子们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歌。唱了几首啄木的歌之后，她们又唱了荒城之月，还有什么学校的宿舍歌。洪作之前听过的一高^[4]的宿舍歌，她们也唱了。

洪作听着女孩们唱宿舍歌，感觉就像有鸟儿的翅膀在轻拍自己的脸颊，有一种青春的愉悦。女孩们的歌声仿佛能够触动人灵魂的深处，在春天温柔的夜色中，不断地向远处传去。

一踏入三岛的街市，街灯照亮了道路，洪作再次加快了脚步。之前那么大声地跑调唱歌，要是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那就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来到街市上的缘故，虽然洪作加快了脚步，女孩们也没有继续追上来。洪作大踏步地走过了三岛的大街。道路两边很多店都已经关了店门，但是街上还是有很多人。走到银行门口时，他听到有人喊：“喂，是洪作吗？”话音刚落，穿着制服的小林走了过来。

“你没回家，你姑姑很担心呢。”小林说道。

洪作跟小林已经绝交很长时间了，所以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

“很担心？”洪作吃惊地说道。

“刚刚你姑姑去我家了。说你刚考完试就不见了，会不会是自杀了。”

“这是什么傻话。我是去了千本浜。”

“你赶紧回去吧。你本来就是寄居在你姑姑家的，这样不好。”小林说道。

“寄居个屁啊。”

“是寄居吧。你又没给人钱，就住在人家家里，当然是寄居啦。”

“哪有不给人钱。”

“哦，是吗，我有一次听增田说你是寄居的。”

两人并肩朝大神社方向走去。

“就算不是寄居也不好吧，这么晚回去。”

接着，小林又说道：“你姑姑好像还去了增田家。好像是增田说你可能会自杀。因为增田那么说了，所以你姑姑才慌慌张张来我家的。”

“那你说了什么？”

“我吗？我怎么会说你自杀呢。我就说你顶多是离家出走。”

“离什么家出什么走啊，笨蛋！”洪作生气地说道，“增田也好，小林你也好，都太蠢了，真令人讨厌。你们的智商也就小学生的程度吧。考完试的日子回家晚了，就马上想到什么自杀啦，离家出走啦，多奇怪呀。——下次我带你们去吃拉面吧。吃碗拉面，当个大人吧。”洪作说道。

洪作和小林分开后，带着几分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家门。

“我回来啦。”

他喊得比平时更大声几分。但是屋里没人回应。姑姑和俊记都不在家。他们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所以去什么地方找了吧。

洪作马上回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间，脱下制服，换上了和服。这一天光着上半身在海边跑，又在沙滩上睡了午觉，他感觉身上黏黏糊糊的。

洪作走到楼下，在客厅等了会儿姑姑，但是姑姑老也不回来。于是他就来到厨房的土间，走进了土间旁边的浴室。他打开浴桶的盖子，把手伸进去一试，水已经变凉了，但还没有凉到不能洗的程度。洪作赶紧脱了衣服，泡进了已经变凉的洗澡水中。

耳边传来门开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洪作听到姑姑在喊：“洪作、洪作哎。”

“我在洗澡呢。”洪作叫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大概十五分钟之前。”

“今天回来得好晚啊。”

过了一会儿，姑姑走到了土间，说道：“洗澡水已经凉了吧？”

“嗯。”

“这样要感冒的呀。我再给你加热一下。”

姑姑似乎并没有要责备洪作回家晚了的意思。不一会儿，传来了烧火的声音。

“今天考完试，你就回来那么晚，我很担心你啊。”姑姑一边烧着柴火一边说道。

“我去了千本浜。”

“就算去了千本浜，也不该这么晚吧。”

“睡了个午觉。”

“在海滩上？”

“嗯。”

“吃饭了吗？”

“在沼津吃了拉面。吃了两碗呢。”

“你带钱了吗？”

“朋友请我吃的。”

“就算这样，也还是回来太晚了啊。”

“还去一个叫藤尾的朋友家玩了。”接着，洪作又说，“从他家屋檐爬下来的时候，被他们家人看到了。”

“为什么要从屋檐爬下来呢？”

“因为必须要爬啊。可搞笑了。朋友的姐姐看到了，就喊‘啊啊，你们，你们’。”洪作笑道。回想起来，真的有点好笑。

“我们就慌里慌张地跳了下去。再没有比那更搞笑的事情了。”洪作说道。

“那你就笑个够吧。”姑姑说道。只有这时她的语气才稍微有些异样。

洪作洗完澡，走进客厅，听到姑姑对他说：“把这个点心吃了。”

“阿俊呢？”洪作问道。

“你考完试了，但俊记还得再考两三天。他去朋友家学习了。”

洪作看着姑姑的神色似乎与平时有些不大一样。她的眼皮是肿的。姑姑生气了，洪作可以理解，但是姑姑哭了这件事，对于洪作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是毫无疑问，姑姑哭这件事，跟自己回家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姑姑，你哭了？”

洪作问道。

“是吗？我看着像哭过吗？”姑姑说道，“我没哭。哭什么啊。就是眼泪它自己就出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高兴啊。”

姑姑肿着眼皮笑道。然后她来到洪作旁边，突然啪地一巴掌打在洪作肩上，嘴里说着：“你真是让人高兴啊。”接着又是一巴掌。洪作吓了一跳。这还是他第一次被姑姑打。虽然并不痛，但是姑姑确实是用力打的。姑姑虽然动手打了，但是从她脸上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因为生气才打人的。

“真的是让人高兴啊。”姑姑又说道。

“家里人担心得要死，你自己倒是在外面玩得开心。又是去千本浜睡午觉，又是去爬别人家的屋檐，还发现了，挨顿骂。”

“没挨骂。”洪作反驳道。

“跟挨骂有什么区别。我还想着你肚子饿了，会不会在哪里有气无力地走着，结果你还自己去了中餐馆。真的，你这家伙……”

姑姑再次举起了手。洪作上半身后仰，避开了姑姑的手。洪作从未像此刻那般真切地感受到姑姑对自己的骨肉亲情。

这天夜里，洪作很晚都没睡。考试那几天总是很困，考完试了却一点都不想睡了。洪作坐在书桌前，既没有看书，也没有写东西。夜晚温

暖的空气从打开的窗户中流入屋内，透过窗户，还可以看到漆黑的夜空。

洪作觉得自己也必须要做点什么。藤尾他们在读着自己不知道的书。他们读小说、诗歌、和歌。他们不仅读，像金枝、木部他们还自己写诗作和歌呢。他们想的事情、说的话，都跟自己完全不一样。自己也得成为那样的人。洪作今天一整天都跟藤尾他们在玩，但是他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玩。与跟增田、小林玩的时候相比，总觉得有点不一样。

洪作还想起了那些唱着啄木歌曲的女孩子的歌声。那种欢快，就像是美丽的花朵竞相盛放。应该是一群女学生吧。洪作想象着少女们梳着辫子，穿着水手服的样子。难得少女们跟在自己身后唱歌，自己为什么没跟她们搭话呢。因为自己唱得跑调的歌被人家听到了，所以很害羞，就跑掉了。但是，也许那些少女不觉得自己唱歌难听呢。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天发生的很多事情令他太兴奋了，过了很久，洪作还是毫无睡意。去寺庙吧，洪作心想。藤尾也好，金枝也好，木部也好，大家不都羡慕自己能去寺庙吗？洪作心想，要么自己主动跟父母说想去寺庙寄宿吧。第三学期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他觉得也还没差到要被赶到寺庙去的地步。洪作想起了之前跟外祖父一起去寺庙时的情形。跟之前不一样的是，连那个朝气蓬勃得令人害怕的女孩，这会儿也让他感到了一种魅力。

洪作躺到了被窝里。但是还是睡意全无。躺进被窝之后，他就想起了诗歌。现在，洪作所知道的诗歌，就只有两三首啄木的短歌。每次一哼起这些歌，他就感觉自己的情绪就会被带入到诗歌中。洪作觉得自己未必就写不出这样的诗歌。他在被窝里躺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又起身了。

结果，姑姑穿着睡衣来到了二楼，说：“你吱嘎吱嘎地要闹到什么时候呀！”

“睡不着。”洪作说道。

“都已经半夜三点多了。赶紧回你被窝去。”姑姑说道。

[1]溪斋英泉（1790—1848），日本江戸时代后期浮世绘画家。擅长画妖艳的美人画。

[2]江戸末期的著名盗贼。因其个矮身轻，所以经常潜入武士家中偷盗。其人其事常被搬上舞台或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

[3]石川啄木（1886—1912），近代日本著名的歌人、诗人。擅长用现代口语写短歌，开创了日本短歌的新时代。代表短歌集有《一把沙子》《悲哀的玩具》等。

[4]即第一高等学校。1894年正式改名，为日本旧制高中的先驱，学制三年，毕业生中有很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为日本社会各界输送了大量精英人物。

第十一章

洪作虽然升入了初四，但是成绩非常差。虽然洪作自己觉得不管成绩再差，总归会在班级前三分之一，但是拿到成绩单一看，从后往前倒数数到自己的名字还更快些。

洪作怀疑这成绩是不是搞错了。他觉得自己没考这么差。拿到成绩单这天，洪作在校园里碰到了木部。

“怎么了？”木部问。

“成绩又下降了。”洪作说道。

“什么下降了，不要说得这么可怜巴巴嘛。”木部说道。

“可就是下降了啊。”

“下降是下降了。原本也不可能上升的嘛。——我来教你一招。如果别人问到你的成绩，你就说，还行吧。还行吧。”

“说‘还行吧’吗？”

洪作说道。

“是啊，这么说是最好的。既不会让人觉得你很骄傲，也不会让人觉得你在诉苦。别人听着还会觉得你有几分谦虚。”木部说道。

原来如此啊，洪作心想。跟木部说话，总是会学到很多。这时藤尾也过来了。他因为留级，就跟洪作一个班了。

“今天要不要去千本浜游泳啊？”藤尾说道。

木部马上答应了，但是洪作拒绝了。因为成绩下降，他有点郁闷，不大开心。

这天走出校门时，增田和小林也过来了，少见地邀洪作一起回家。洪作已经很久没有跟增田和小林一起回家了。虽然跟两人还是处于绝交状态，但是不知不觉中对两人的怒气已经慢慢消散了。

走在狩野川的堤坝上时，增田问道：“成绩怎么样？”

“还行吧。”洪作回答道。

“第几名？”

“还行吧。”

“下降了吧？”

“还行吧。”

结果，小林在一旁说道：“我们已经知道了哦。你这次的成绩下降了好多。之前我们去桥见老师那里玩的时候听到了。老师还很吃惊你怎么成绩下降得这么快。”

“下降了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你些忠告。”

小林的说话方式令洪作感到有些不快。

“那么，你考得怎样呢？”

“我上升了两个名次。”

“增田呢？”

“我跟以前一样。我们的成绩也不大好。所以我们也没什么资格来对你进行忠告，可你的成绩下降得也太快了。”增田一脸认真地说。

“我们之前就在一起商量了，一定要对你提一些忠告。”

听增田这么说，洪作问道：“你说的忠告，是什么忠告呢？”

洪作还从来没被人提出过忠告。

“你现在不跟我们玩了，跟高一年级的人一起玩。眼看着就变坏了。这可不是只有我们这么想。班上的同学，大家都这么说。”

“我哪有变坏。”洪作说道。

“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是吧，小林？”增田让小林帮腔。

“嗯。”小林的回答很模棱两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变坏，但是跟之前相比确实变了很多。”

“哪里变了？”

洪作朝小林转过头去。

“变了也不一定就是变坏。你别这么生气嘛。——我可没觉得你变坏了。”小林说道。

“噢，之前说要给洪作提些忠告的，不就是你吗。”增田抗议道。

“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的是要激励他一下。”

“撒谎！不是你说再不给他点忠告，他就要变成不良少年了吗？你还说他连眼神都变了。”

“我的眼神变了？”洪作说道。

“说你眼神都变了的，是增田。我可没说。我说的是你的眼神很奇怪。”

“怎么奇怪了？”

洪作再次反驳了小林，接下来又对增田说道：“你赶紧说你的忠告吧。我听着呢，你赶紧说。”

洪作非常生气。

“那我就说了。”增田说道，“你别生气哦，因为这些都是忠告。忠告

都是出于好意才提出来的。这一点你不要搞错哦。那我就说了哦。”

“赶紧说。”

“多用点心在学习上吧。你只要稍微用点心，成绩就会很好的。你很聪明的嘛。可是就算再聪明，如果一点都不学习的话，那成绩也好不了。因为完全不学习，所以这次成绩才会下降得那么厉害。我想你变得不爱学习了，也有你的理由。因为你缺少家人的关爱嘛。在最需要父母关爱的时候，却离开了父母身边。”

“你等一下。你之前说过我是寄人篱下，是吗？”

“我没说。”

“我之前听小林说的。”

“我哪有说你寄人篱下。我只是说你像是寄人篱下。”

接着，增田停下脚步，说道：“你别生气，你一下子又变成那种眼神了。我们不是想跟你吵架。只是给你些忠告。”

“明白了。总之就是要学习是吧。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提出忠告的吗？有的话就快说。”洪作说道。

“是啊。”增田说完，又对小林说道，“你也说说吧。光我在说了。你也来提些忠告吧。”

“我觉得你还是要慎重选择朋友。”小林说道。

“不要跟那些高年级学生玩。你现在一起玩的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哪里不好了？”

“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哪里不好，但总之就是不好。他们老是逃课，还老是跟老师作对。老话不是说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这么下去，你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不良少年的。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跟他们玩了。”

“就这些？”洪作说道。

“接下来，增田，你来说吧。”小林想把话头递给增田。

“我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增田说道。

“咦，你说嘛。那个事儿也说下。你看，昨天你不是说过的吗。”

“啊，那件事啊。”

增田一脸难以启齿的样子，不过还是下定决心似的说道：“你总是把外套最上面那个扣子解开着。我觉得这也不大好。”

被他这么一说，洪作伸手朝外套的扣子摸去。果然，最上面那个扣子是解开的。

“你看，是解开的吧？！”增田说道。

“不是我故意解开的。是这个扣子掉了，没有了。”

“不扣扣子的话，看起来就像是不良少年。”

“好。就这些吗？”洪作说道。

“那件事也要说吗？”增田问小林的意见。

“啥事？”小林反问道。

“就那个嘛，你不是说过嘛，有女学生来的时候，他走路的样子总是很奇怪。”增田说道。

“嗯，那就说吧。”小林说道。

“是你说的，那就你来说嘛。”

增田说话的时候，洪作朝小林逼近过去，瞪着对方说道：“有女学生来的时候，我走路的样子很奇怪？”

小林后退了两三步。

“你别生气嘛。就因为你老生气，所以我才不想说。”

“赶紧说！”洪作大叫道。

比起其他被指出的问题，被人说一看到女学生走路就很奇怪这件事，对于洪作来说是致命的。如果对方信口胡说什么奇怪的话，洪作就准备朝他扑过去了。

不知道小林是不是被洪作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吓住了，他说道：“每次一有女学生过来，你就会低下头走路吧。喏，我就说了这个。还是抬起头走路吧。”

接着，他又对增田说：“是吧？！”

增田也注意到了洪作正在暴怒的边缘，说道：“嗯，我和小林是低着头走的，洪作你也是低着头走的。”

洪作知道这两人没有把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是他也不准备继续追问了。这是个让人极其不愉快的問題。

“其他还有什么要忠告我的吗？有的话就快说！”洪作说道。

“就这些。”增田说道。

“小林你也没有要说的了？”

“嗯。”

小林点点头。

“什么狗屁忠告，我一个都不想听。谁会听你们这些人的忠告。”洪作说道。

增田忍着怒气，说道：“一个都不想听，你什么意思。我们都是为你好才说的这些。我们俩都很担心你。”

“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谁要你们担心了。”

“好！”增田嘴里短促的话音刚落，就突然朝洪作扑了过来。他给人的感觉是忍到极点，终于无法再忍了。突然被对方一撞，洪作踉跄了两三步，摔倒在堤坝上。增田很快扑到洪作身上，摁着洪作，叫道：“小林、小林！”他似乎是要寻求小林的支援，所以叫着小林的名字。洪作聚集着全身的力量。他相信，就增田一个，自己随时都能把他掀翻在地上。

“小林、小林！”增田叫道。

但是小林没有出手，说道：“快住手吧。”

洪作躺在地上，看着摁着自己的增田的脸，很有闲心地说道：“听好了。——是你先出手的。这一点可千万别忘了。我接下来可要反击了哦。我会把你掀翻，压在你身上。用石头砸破你的头。听好了吗？”

增田一言不发，满脸严肃，死死压着洪作的上半身。

“看好了，这就来了！”

洪作叫着从下往上顶起了增田的身体。两人的位置一下子掉了个过儿。看起来轻而易举。

“喂，小林！”增田拼命叫道。

“我来了。”

小林说着，突然从背后朝洪作扑过来。洪作放开增田，站起身来，挥开小林的手，和他面对面对峙着。小林喘着气，瞪着洪作，说道：“我知道你很强。打架我们打不过你。——增田，走吧。”

说完，他立马转身离开了。增田掸了掸上衣和裤子上沾的土，避着洪作，从堤坝下到两边种着松树的大路上，同样朝前走去。

洪作一个人站在堤坝上，心想，要是把这俩家伙都揍一顿就好了。打架打到一半就不了了之，令他很不爽。

洪作也下到两边种着松树的大路上。前方远远地可以看到增田和小

林正并排走着。洪作不想看到两人的背影，就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他心情很不好。仔细想想，增田和小林是来给自己提忠告的。只是他们装模作样提忠告的方式和忠告的内容令自己不快，所以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直到看不到小林和增田的身影了，洪作才开始往前走。过了黄濑川上的桥，有五六户人家，其中一家门口立着卖香烟的招牌。看到这个招牌时，洪作心想，自己要不买包烟吧。按小林和增田说的，自己已经快成不良少年了。既然他们都这么看自己，那么买包烟什么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吧，他心想。

洪作此前从来没想过香烟什么的。他在校园的角落里看到过高年级学生中那些不良少年偷偷摸摸抽香烟的样子。但是那些偷偷抽香烟的高年级学生，无一例外地脸上都有一种下流的神情。洪作对那些高年级学生靠后戴着帽子，耸着肩走路的样子并没有太大的反感，但是他们偷偷抽香烟的那副神情则让他无法忍受。那样的神情中有着与罪犯相似的阴暗、不安以及躲着他人眼光的卑微。

可即使如此，在看到卖香烟的招牌的瞬间，洪作还是突然就产生了抽个烟的想法。他走进店里，朝里面喊了声：“买包烟。”没人应答，于是他又叫了两三次。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阿姨走了出来，问道：“要什么？”

“来包烟。”

“要什么？”

阿姨又说道。洪作意识到对方是在问香烟的种类，就说道：“什么都行。”接着又赶紧补充道：“蝙蝠牌。”阿姨目光微闪，看了洪作一眼。阿姨把一包蝙蝠牌香烟递给洪作，再次眼光微闪。

“再来盒火柴。”洪作说道。

阿姨拿出一盒火柴递给洪作，问道：“这是你自己抽吗？”

“不是。”

洪作摇摇头。

“我说嘛，怎么可能是你自己抽呢。小孩子抽这种东西，脑袋会变笨的。”阿姨说道。

洪作把硬币放到阿姨手上，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家店。他这是第一次买香烟这种东西。买起来也是相当困难啊，他心想。

洪作接着朝三岛方向走去，但是走到途中又停下了脚步。他想不出走到三岛之前有什么地方适合抽烟。虽然也可以回家之后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抽，但是他总感觉会立马被姑姑发现。洪作决定回头走，去黄濑川的神社。总是不见人影的神社，应该是最安全的场所。

洪作走进神社。在路边玩耍的两个七八岁的孩子也在洪作身后跟了上来。洪作来到小小的神殿前，对孩子们说道：“那边玩去！”

“你要做什么？”一个孩子问道。

“来参拜。”

结果另一个孩子说：“我们也要参拜。”

“赶紧参拜完，一边玩去！”

洪作等着孩子们参拜完，但是孩子们头都没低一下，就蹲在地上，看着洪作。

“真拿你们这些家伙没办法。”

洪作说着，从口袋里掏出蝙蝠牌香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根烟，装上纸嘴^[1]，叼在嘴上。用火柴点上火之后，洪作小心地吸了一口。既不好抽，也不难抽，什么感觉都没有。洪作感觉自己拿了个特别棘手的東西。他又吸了一口。好不容易点上了，就这么熄灭的话，他感觉有点可惜。

洪作接连把烟吸进嘴里，又吐出来。洪作抽烟的方式对孩子们来说可能有某种吸引之处，两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洪作身边，抬头看

着洪作。洪作被香烟呛到的时候，孩子们也做出被呛到的样子。洪作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他感觉很恶心，头也晕晕乎乎的。他蹲在地上，在地上擦了几下烟头，灭了烟，朝四周看了一圈。他很想躺下来。

洪作看到神殿四周围着窄窄的走廊，就想走过去在那里躺一会儿。洪作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好不容易走到走廊上，马上就在那里躺了下来。他还是觉得很想吐，就闭上了眼睛。微微睁开眼睛一看，那两个孩子正盯着他看。

洪作在走廊上躺了有五分钟。过了一会儿，他感觉没那么恶心了，头晕也好了，就坐起身来。两个孩子还是跟在他身边，一个孩子说道：“起来了，起来了！”太阳西斜，阳光从树叶间洒落，在地上画出了条纹模样。洪作听着小鸟的鸣叫。有好几种小鸟的鸣叫声。他感觉心里非常平静。

洪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感到晕眩。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洪作想起自己刚刚抽了烟，也许是香烟的缘故吧。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应该把口袋里的蝙蝠牌香烟盒藏起来。

他拿出蝙蝠牌香烟盒，把它扔到了神殿旁边的草丛里。顺便又把火柴也拿出来扔了。他想马上离开，但是又担心再次头晕。心想，还是在这里安安静静待一会儿吧。

“你们赶紧回家吧。”洪作一边比较着两个孩子的长相说道。

孩子们很快离开了洪作身边，一个孩子单腿跳着跑走了，另一个孩子跟在身后慢悠悠地走着。

孩子们走了之后不久，一个约莫六十岁的老人从对面走了过来。洪作还想着他应该不是来找自己的，结果对方直走到自己身边，问道：“你在这里干吗呢？”

“身体不舒服，就在这里躺会儿。”洪作冷淡地回答道。

老人似乎是附近的人，穿着粗糙的下地干活似的衣服，从一开始就一脸狐疑地看着洪作。

“身体不舒服？”老人瞪着洪作，问道，“你是初中生？”

“嗯。”

“你说你身体不舒服，可叫人不相信啊。你看着可不像是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这会儿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老人再次瞪着洪作，“你不会是来偷香资的吧。看着怪里怪气的。”

洪作站起身来。虽然很生气，但是对方是老人，他也不能朝对方扑过去。

“赶紧走、走！”

在对方的呵斥声中，洪作离开了。

因为藤尾加入到了自己的班级，洪作感觉整个班级都变得有活力了。除了藤尾，还有另外两个留级生，但是藤尾跟那两个留级生全然不同。一般留级生身上总有某种阴影，但是藤尾身上却丝毫没有。

一天，年轻的英语老师对藤尾说道：“藤尾君，要好好学习哦，下次可不能再不及格了。”

藤尾站起身来。他站在课桌旁边，微微挺起胸膛，说道：“老师刚刚说了不及格，但是我觉得不及格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我并不是不及格，我只是停留在原来的年级。应该叫留级。”

“留级？！”老师反问道。

留级这个词大家都不熟悉。于是藤尾解释道：“留就是停留的留，级就是年级的级。”

接着他离开自己的座位，朝讲台方向走去。老师站在窗边，斥责道：“这、这、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想把留级这两个字写在黑板上，可以吗？”藤尾说道。

“可以。”老师说道。

于是藤尾慢吞吞地走到讲台上，“嗯哼”一声清了清嗓子，学着年轻的英语老师的样子，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大字“留级”。接着又模仿着老师的声音，说道：“各位，如果各位没有异议的话，我们以后就不用不及格这个说法，而想用留级这个词。可以吗？”

藤尾说完，朝整个班级环视了一圈，接着把粉笔放在讲台上，又“嗯哼”一声清了清嗓子，走下讲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藤尾做这些事的时候，总是显得格外地有活力。其他学生戏弄老师时，总是给人一种粗俗的感觉，而藤尾做这些事，则总是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过分，又不会太轻描淡写。老师知道自己被戏弄了，但绝不至于因此动怒。

事实上，藤尾丝毫没有留级生的自觉。正如他所说，他只是留在了同一个年级。除此之外，他跟其他留级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个转得飞快的脑袋。

一天，藤尾在学校跟洪作说：“矶村说要招待我们吃晚饭。你不去？”

“去吃晚饭吗？”洪作问道。

“说是要请我们吃晚饭。招待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请吃晚饭呢？”

“那谁知道呢。但是，那家伙喜欢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说要请我们吃晚饭。”藤尾一脸佩服的口气说道。

受邀到别人家吃饭，即使是对藤尾来说，似乎也是第一次。

“去了吃个晚饭就可以是吧。”洪作确认道。

除了亲戚家，洪作还从来没有去别人家吃过饭。

“请吃饭吗？不错啊，行，我也去。”洪作说道。

“矶村家好像很厉害的哦。他爸爸好像是当官的，很了不起呢。听说她姐姐肺不好，所以就到静浦来休养了。”藤尾说道。

矶村是从初二的时候从东京的初中转过来的学生。他看起来出身很好，有着良好的教养，这一点即使洪作也能感觉到。

“要穿衬衣哦。”藤尾说道。

“万一要脱外套，脱了外套就光溜溜的可不行啊。”

“好。”洪作说道。

这一天，碰到金枝时，金枝好像也收到了矶村的邀请。

“你们年级的矶村邀请我去他家。要不要去啊。”金枝说道，“可他为什么要邀请我呢。我今天是第一次跟他说话，他突然就说要不要去我家吃个晚饭。他还说，虽然没什么好吃的，但是请来吧。”

他好像也因为被邀请去吃晚饭这件事，对矶村这个转校生有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收到了矶村的邀请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木部和饼田的耳朵里。木部来到洪作这里，说道：“虽然我还不认识矶村这家伙，但是你跟他说让他也邀请我吧。你提醒提醒他，他可是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哦。”

饼田则有饼田的方式。

“我要跟着去。喏，我跟着去也可以的吧？”

“那我可不知道。”洪作说道。

“等你们定下日子了要告诉我哦。总之我也要去的。”饼田说道。

无论在教室里还是在校园里，矶村都是一个人的时候居多，但是他并没有刻意避着人胆怯的样子。他的体格比藤尾的伙伴中的任意一位都要强壮。肩很宽，上半身非常壮实。

接到邀请之后过了两天，矶村对洪作说道：“你去不去我家？下个星

期一可以吗？”这天是星期五，下个星期一也就是三天后。洪作觉得哪天都可以。别人请自己吃饭，不管是哪天都是方便的。

“那就定星期一吧。藤尾君、金枝君也都说那天方便的，那就定那天吧。”矶村说道。

“为什么不邀请别人，就邀请我们几个呢？”洪作问道。

“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没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所以就想要交几个朋友，一直在找最聪明的人。在这个班上，藤尾君是最聪明的。你和金枝君总是跟他在一起玩。所以就决定邀请你们三个啦。”矶村说道。

这天，洪作跟藤尾商量了一下。

“木部很想收到邀请。饼田阿三也很想去吃好吃的。怎么办呢？要跟矶村说吗？”洪作说道。

“这个嘛，再等等。”藤尾说道，“我们也是被邀请的，总不能跟对方说你再请上这个，请上那个啊。”

“可是，要不要试着说一下呢？——再增加两个人。”洪作说道。

“你要说的话就你去说。我可不去。人家请我们吃饭，本来只要准备三个人的饭菜，说了就得准备五个人的饭菜了。那他家里人不是很累吗。”

“是吗，会请我们吃很多好吃的吗？”

“既然是招待，那肯定是盛情款待啦。我感觉是这样。”

“看他请我们吃什么吧。行，我去问问。”

“你可千万别说什么奇怪的话。你总是说一些奇怪的话，这样我很难做的哦。”

藤尾很少见地胆怯了。如果是其他事情，不管要交涉什么，他都会率先去做，但是这次受邀去矶村家吃饭，不知道什么原因，藤尾变得很拘谨，都有点不太像他平时的样子了。

午休的时候，洪作问矶村：“你说要请我们吃饭，要请我们吃什么啊？”

“我妈说要做法国菜。”矶村说道。

“法国菜？好厉害啊。”洪作说道。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法国菜是怎样的。洪作只问了这一句就没再多说了。他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藤尾。

“啊，”藤尾说道，“所以我说嘛，三个人去就行了。让木部和阿三忍耐一下吧。”

洪作也觉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了。

星期六放学后，藤尾和洪作刚走到校园里，金枝、木部、饼田三人也迎面过来了。

“喂，听说要吃法国菜啊。虽然我不知道法国菜是怎样的，不过既然知道要吃法国菜，不管怎样我都要跟着去的。”木部说道。

“我也要去。是星期一吧。”饼田也说道。

“这下麻烦了。这两个家伙是真的想跟去。”金枝对洪作和藤尾说道。

“不行，不行。”藤尾也开口道，“这次你们就不要去了。谁让你们没这口福的。后面再找机会带你们去吧。”

“不行，就要去。”木部说道。

“不行呢。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不就是法国菜嘛。”藤尾学着女孩子的口气说道。

“不行，就要去。就要跟着去。就要跟着去，坐在餐桌前。”木部也学着女孩子的口气说道。

“吃法国菜的话，会有葡萄酒吧。我记得如果吃肉的话，要喝红葡萄酒，要是吃鱼的话，就要喝白葡萄酒。”饼田说道。

“真的吗？”金枝问道。

“当然是真的。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有这样的场景。吃法国菜的话，肯定会有葡萄酒。——我也要去。”饼田说道。

“我去了可以教你们怎么吃。”

“你知道吗？”

“知道啊。我记得很清楚，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有写呢。——总之，我也要去。”

饼田既然说了要去，那就真的会去吧。

“不管怎样，洪作，你去帮我们说一下嘛。管它有没有收到邀请，我跟阿三都要跟你们一起去。考虑到对方的情况，最好还是提前把人数跟矶村男爵说一下。反正都要去，最好还是被邀请去嘛。”木部说道。

“那我再去跟他说下？”洪作说道。

“别去啦。”金枝说道。

“这么做还是不好。”藤尾也说道。

“怎么这么小气吧啦的啊。还好洪作靠得住。洪作，拜托你了哦。”

“行。我就说虽然是三个人接受邀请，但是有可能会去五个人。星期一的时候就这么跟他说。”洪作说道。

洪作是真的准备跟矶村这么说。

“真的要说的话，就再想想怎么说再去说吧。”金枝提醒道。

星期一，洪作特地换了衬衣和内裤才出发的。虽然被邀请到矶村家不大可能脱得浑身光溜溜的，但是既然藤尾特意叮嘱了，他就把内衣都换了下。

来到学校，与藤尾碰面之后，藤尾说道：“你穿衣服好歹扣子要齐全

的吧。”

洪作用手摸着外套上的扣子，说道：“有扣子掉了吗？”

“最上面那个扣子掉了。”

“好奇怪。”

洪作说着，朝自己脚边看了一圈。早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那扣子明明是在的。

“我们要吃法国菜，再说矶村的父母亲可能都会在，你这看着像个不良少年的样子可不行。”

藤尾变得非常懂道理的样子。

“吃饭时把外套脱了就可以吧。”

“笨蛋。所以跟你说话才那么累啊。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千万别脱外套什么的。木部和阿三也是什么都不懂，所以我才不想带他们去。好吃的东西一上来，木部那家伙很有可能就会怪声怪气地大叫着倒立起来。”

被藤尾这么一说，洪作也觉得木部还真有可能倒立。

“阿三应该没问题吧。他不是说他很了解法国菜吗。”洪作说道。

“他说他是看了巴尔扎克的小说了解到的，这很危险啊。”

“巴尔扎克是谁啊？”

“不就是个小说家嘛，笨蛋。”

“是小说家吗，这名字真不错。”

“什么不错的名字、不好的名字。那是个很有名的小说家。你这家伙真是毫无常识啊。木部也说了哦，你这家伙除了当和尚没有别的出路了。”

“好哇，那我就不跟矶村说带木部去的事了。”洪作说道。

都被木部这样说坏话了，他也就没打算拉下脸向矶村请求带木部一起去了。

“阿三肯定要出岔子的。一眼不看住他，他就能把盛汤的盘子打翻。”

“汤吗？”

洪作没有再说后面的话。他还从来没见过西餐中的汤。好像是盛在盘子里的，这么一来，总感觉会很麻烦。他很想问问藤尾关于汤的事情，但是又怕被他骂无知，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而且，那家伙一吃完饭，就会仰面躺下来。”

“那就跟他说好不要躺下来不就行了。”

“但是，饼田那家伙认定了吃完饭就得躺下来啊。他相信那样做对身体有好处。那家伙只要是自己相信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的。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藤尾说道。

洪作答应了要跟矶村说木部和饼田的事，但是现在他觉得似乎很难跟矶村开口。就像藤尾说的，让矶村再多邀请两个人的话，感觉像是要混入什么危险物品似的。这次难得的请客很有可能就会变得乱七八糟的。

午休的时候，木部来到了教室。洪作正在吃便当，一看到木部，就赶紧走出了教室。

“喂，你跟矶村说了吗？”木部说道。

“没，还没有。”洪作说道。

“是吗，那也好。眉田老师说让我们今天去他那里玩。他说要请我们吃寿司。我和阿三准备去眉田老师那里。”木部说道，“你要是想去的话，我带你去啊。”

“这样啊。”

洪作想了想。要说想去的话，他觉得还是去眉田老师家玩更开心。眉田老师身上那种温暖的感觉突然间温柔地包围了洪作。同样是别人请客，眉田老师这里请吃的东西清清楚楚的。吃寿司的话，一点也不用担心自己吃得不对。

“那我也去眉田老师那里。”洪作说道。

“是吗，那我跟眉田老师说。放学后，我们在单杠那边等你。”

“藤尾呢？”洪作问道。

“藤尾和金枝不去矶村家的话，不太好吧。矶村特地邀请了他们的。”木部说道。

“矶村也邀请我了呀。”洪作说道。

“你不去也没事的呀。只要藤尾和金枝去了就行。”

“真的吗？”

“真的呀。你要是不放心，就跟矶村说一下嘛。这么做比较周到。不会失礼。”

“是吗？”

“在国外，就算是受到了皇帝的邀请，在规定的時間之前，都是可以说不去的，丝毫不会有什么失礼。你这又不是来自英国皇帝、法国王妃的邀请。对方不过是胖墩墩爱板着脸的矶村男爵罢了。”

“那我该怎么说来拒绝呢？”

“你就说你肚子痛嘛。这个理由最好了。又可以不用做操，又可以早点下课。你要是找别的奇怪的理由的话，反而不妥。像这种事，从来都是以肚子痛为借口的。因为肚子到底痛不痛，除了本人之外没人知道啊。就算是佛祖，不想说教的时候，也会用这个理由的哦。”接着，木部又说道，“喏，去眉田老师家吧。”

洪作和木部分开，回到教室，来到正在讲台上吃便当的藤尾身边，说了眉田老师请吃饭的事。

“木部和饼田好像要去眉田老师家。我也准备去眉田老师家。”洪作说道。

“那可不行。都到了这个时间了，你怎么能再跟矶村说你不去啊。”藤尾一脸认真地说道。

“就说我肚子痛。我还是不去吃法国菜了。”

“傻瓜，这种事能不能做，你再自己好好想想。”

“这样啊。”

“当然啦。刚刚矶村还给画了去他家的路线图。连巴士的车票都给了。他说他自己先骑自行车去沼津街上买火腿、牛肉什么的。都到了这会儿了，你还能说自己肚子痛吗。”

“那还是不去吃寿司了。”洪作说道。

虽然要吃法国菜这件事让他有些郁闷，但是，似乎除了按藤尾说的做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洪作来到初五学生的教室，找到木部之后，说道：“我还是决定去矶村家。”

结果，木部说：“你这家伙，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的。去吃寿司吧。”

“我跟藤尾商量了一下，他说到了这会儿了，不能再说不去了。”

“你就不该找藤尾商量。藤尾那家伙，就爱新鲜玩意儿，还特爱守些个破规矩。而且，他一听说人家世好，就气短了。——那就这么办吧。你先去矶村家吃法国菜，然后回来再去眉田老师家。这样，又能吃到法国菜，又能吃到寿司。”

“嗯。”

确实，还有这个法子呢，洪作心说。

“你就早点离开矶村家。”

“我叫金枝和藤尾也一起去。”

“三个人一起的话，会给眉田老师家添太多麻烦吧。寿司会不够吃吧。你就不要说，一个人来吧。你这家伙，真叫人操心。”木部说道。

“那就这么办。”洪作说道。

最后一堂课上完之后，藤尾和洪作等金枝一起走出了校门。

“我们是不是得带点什么伴手礼啊。”藤尾说道。

“什么是伴手礼？”

“受邀去别人家的时候，都要带点伴手礼的。”

“这么做好奇怪啊。——伴手礼不应该是他们给我们的么。”洪作说道。

三人在静浦的行宫附近下了巴士，没有直接去矶村家，而是朝夏天开游泳训练班的海水浴场走去。来到海滩上，金枝说：“好想游泳啊。游不游？”只有几个孩子在宁静的海边玩耍，海滩上非常冷清。

“你可别。”藤尾说道。

平时总是一马当先最早脱光衣服的藤尾，今天反而阻止起了金枝。洪作对游泳没什么信心，就没说话，只是看着大海。

“我今年还没游过呢。今天是第一次游。”

看到金枝开始脱外套，藤尾说道：“你别啊。去矶村家会太晚的。”

“我就游个五分钟十分钟的。”

“不行，不行。你肯定一游就游到海面上了。来，我们走吧。”

藤尾的语气很坚决，所以金枝也放弃了游泳的想法，三人一起朝街上走去。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矶村家。房子在小小的山坡下，围着低矮的树篱笆。

“是这里吧。”藤尾看着门上的姓名牌，说道。

“我们先在外面绕一圈吧。”洪作说道。

“好。”

金枝也朝前走去。洪作和金枝朝前走着。宽阔的庭院都用树篱围着。两人围着矶村家绕了一圈又回到了门口。

“傻瓜。要是被他们家人看到了，多奇怪啊。”藤尾一脸不开心的样子，接着又马上说道，“我们这就上门拜访吧。”

走进大门，是一条铺着小石子的路，通往玄关。来到玄关前，藤尾提醒道：“洪作，你可记得要鞠躬。”

“那不是理所当然嘛。鞠躬有什么不会的。”洪作大声说道。

“嘘！”藤尾制止道，“那我就推门了。”

这时，玄关的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女人说道：“请进。”

藤尾推了推洪作的后背，于是洪作率先走进了玄关的土间。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土间。肤色白皙，个子很高。

“请进，请进。”对方说道。

不知怎么回事，洪作反而走出了土间。走到外面，他推了推藤尾的后背，说道：“你先进去。”这时，洪作才意识到自己没有穿袜子。惨了，他心想。藤尾说了声“你好”，微微低了低头，问道：“矶村君回来了吗？”

“还没有。应该快回来了吧。你们请进吧。”那个像是矶村姐姐的女

人说道。

“那我们在外面等吧。”洪作说道。

因为没有穿袜子，脚肯定是黑乎乎的。如果矶村在的话，可以采取一些恰当的措施处理一下，让他给自己拿条擦脚的布巾，或是去井边洗一下，但是现在不太方便。

“别这么说，进来等吧。”

藤尾脱了鞋，走到了房间门口。金枝也脱了鞋子。矶村的姐姐打开客厅门，很快进里面去了。洪作也脱了鞋。

“我的脚很脏。”

洪作说着，把脚伸给两个朋友看。

“啊！”藤尾发出了奇怪的声音，“真拿你没办法。赶紧去洗洗，这黑乎乎的。”

“去哪里洗？”

“后门那里应该有井吧。”

“你带手帕了吗？”

“我哪会带这种东西。”

“那你帮我去借块布手巾，再帮我问问井在哪里吧。”

“我去问吗？”藤尾一脸不高兴地说道，“你现在就回去吧。”

金枝笑咪咪地听着藤尾和洪作在那里你来我往，说道：“好啦，我来给你借布手巾吧。”说完，他朝里面拍了拍手。

“这样就会有人过来的。”

接着，金枝又拍了拍手。

“来啦——”

话音未落，这次矶村的母亲出来了。

“哎呀，大家好啊，欢迎来我家玩。请往这边走。”

矶村母亲在地上放了几双拖鞋。

“这家伙脚很脏。”金枝指着洪作的脚说道。

“哎呀，真的呢。”

“我没穿袜子。”

“没穿袜子的话，脚会痛吧。”

“这家伙都习惯了。”接着金枝又说道，“有时候他还不穿衬衣呢。”

“唔——”，矶村母亲的视线从洪作的脚上挪开，“怎么办呢？要洗一洗吗？还是我给你拿块抹布过来擦下？”

“我去洗一下。”洪作说道。

“当然得洗一下。要是直接用抹布擦，抹布都脏了。”藤尾说道。

洪作再次走出玄关，来到外面，朝屋旁的井边走去。矶村的姐姐给他拿来了脸盆和肥皂。

洪作洗完手脚，回到客厅时，金枝和藤尾正在看留声机的唱片。两人似乎都有一定的音乐知识，说着一些洪作从未听过的音乐家的名字和乐曲名。

矶村的母亲端来茶，放在桌上，说道：“请穿这双吧。”说着把一双崭新的袜子递给了洪作。

“没关系的。”洪作客气地说道。

洪作平时穿的都是军队士兵穿的那种白袜子，但是矶村母亲拿来的袜子是藏青色的，一看就很高档。

“别客气。穿上吧。这双就送给你。”

“不用了。”

听到洪作拒绝，金枝在一旁说道：“你觉得不用，在矶村家里可是必须要用的。就你那臭汗脚在那里走来走去，谁受得了。”

“是吗。”

洪作从矶村母亲手里接过了袜子。穿上新袜子之后，袜子显得特别显眼。这时，矶村走了进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回来晚了。我去买火腿和香肠，老也找不到好的，就找了好多地方。”矶村说道。

洪作当然也知道火腿和香肠，这种东西还有好和不好吗，他心想。矶村的姐姐走进来，问道：“汤是做浓汤还是清汤？”

“还是浓汤吧。”藤尾说道。

“我也要浓汤。”金枝也说道。

姐姐离开之后，洪作问道：“浓汤和清汤，有什么区别？”

“浓汤是啪嗒啪嗒滴下来的，清汤是唰唰唰就流下来的。”藤尾说道。

“味道上有什么区别？”

“那我哪知道。”

“浓汤味道比较浓厚，清汤比较清爽。”

“那一般是什么颜色的呢？”洪作问道。

“你别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嘛。我也是第一次看西餐里的汤。但是，不管是什么汤，反正总是汤不会错的。”金枝说道。

藤尾、金枝、洪作三人在客厅放留声机，翻相册，不想玩这些之后

又开始打扑克牌。矶村也加入进来一起玩，但是他时不时地起身去端红茶，拿巧克力盒子，把水果盘放在桌子上。矶村离开的时候，藤尾满怀感叹地说道：“这水果盘真不错啊。”正如藤尾感叹的那样，这是一个玻璃制的水果盘，相当漂亮。

“要么拿一个回去？”洪作开玩笑说道。

“说什么呢！”金枝一脸认真地阻止道，“可不能拿这家的东西。我们可是受邀来这里的。”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晚饭啊？”

洪作说道，也不知道他是跟金枝说的还是跟藤尾说的。他在矶村家吃完法国菜之后，还要去眉田老师家吃寿司，所以就想尽早吃晚饭。

“哎呀，别这么着急啊。矶村姐姐这会儿正在厨房做着呢。”藤尾说道。

金枝似乎也感到肚子饿了。

“我们来了有两个小时了吧。邀请了客人，又让客人等那么久，这可不大大像样哦。”

“我们来了之后才来问做什么汤的。那这会儿应该正在做菜吧。——再忍耐一会儿吧。”藤尾说道。

“我太晚了不行啊。其实木部和阿三还在眉田老师家等我呢。”

洪作不小心说漏了嘴。

“等你？你们约好了？”藤尾问道。

“他们说眉田老师家会做寿司。这会儿大家应该都在吃寿司吧。”

“那你离开这里还要去眉田老师家吗？”

“是这么想的。”

“你这家伙，真叫人说什么好。为什么跟人这么约定啊？”金枝说道。

“已经约好了也没办法啊。”

“你不会是想在这里吃了法国菜，再去眉田老师家吃寿司吧。”

“怎么会。”

洪作不肯承认，但是一脸被猜个正着的样子。这时，矶村走过来，说道：“久等了。请来这边房间。”

三人立刻起身，走出客厅，跟在矶村后面走了过去。矶村带他们去的是一个面对着中庭的房间。

“哇，好厉害。”金枝朝餐桌看了看说道。

洪作也觉得这个房间非常漂亮。比起真门家的房间更亮堂，看起来非常高级。榻榻米是新铺的，壁龛中挂的画轴也很大。房间外面是宽敞的檐廊，檐廊的玻璃门上挂着白色的窗帘，窗帘有一半被拉到了边上。这种拉窗帘的方式，在洪作看来也非常别致。

能让金枝不由得发出“好厉害”的感叹的，是摆放在房间正中央的餐桌。这餐桌除了“好厉害”之外，都无法用别的话语来形容了。桌子上蒙着白色的桌布，上面摆满了各种东西。有插着玫瑰花的花瓶，还有刀叉、大大小小的盘子，以及几个盛着调料的玻璃瓶。

“啊！”

藤尾一边发出奇怪的声音，一边迅速坐到了餐桌前。

“那个位置是我坐的，藤尾君请坐这里。”

矶村给大家指定了各自的座位。

“这是什么？”

金枝伸手拿起一个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的器物。

“是胡椒罐。”矶村回答道。

“这是我爸爸去外国出差的时候买回来的。日本的胡椒罐一般都比较小，但是听说国外的都比较大。”

“什么是胡椒？”洪作问道。

“胡椒就是胡椒喽。你连胡椒都不知道吗？”藤尾说道。

“不知道。”洪作说道。

事实上洪作的确不知道胡椒是什么东西。

“胡椒是一种调料。是撒在菜上的。吃西餐必备的东西。日本菜也有很多会用到的哦。”矶村说道。

姐姐端来了装有汤的盘子。

“请拿起餐巾。”

但是，洪作完全不知道餐巾是什么。这时，金枝说道：“餐巾吗，我这还是第一次用餐巾，不过我知道餐巾的用法。好像是要把餐巾的一端塞进扣眼里吧。”

说着，金枝按自己说的，把餐巾的一端塞进了扣眼。

“这种用法很奇怪啊。只要把它平铺在大腿上就可以了。”矶村说道。

“既如此，吾等就把餐巾铺好吧。愉快之至。”藤尾极其满意地说道。

等到分给自己的汤盘之后，他又说：“这是何等盛情的款待啊。”

喝完汤之后，洪作问道：“接下来有葡萄酒吗？”

“要喝葡萄酒吗？不知道有没有，我去看下。”

矶村说着站起身来。等矶村离开房间之后，“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

了。”藤尾用责难的口气说道，“我们是被邀请来做客的。说什么葡萄酒啊。”

“我又没说让他拿出来，我只是问问有没有。”洪作说道。

“你问了，那意思就是让他拿出来。”

“我哪有这意思！”

“就是这意思。你就是缺教养。从刚才开始就没做什么靠谱的事。来人家家里做客，好歹穿双袜子啊。”

“你说什么！”

洪作心头火起，怒气冲冲地看向藤尾。

“你今天变得跟平时一点都不一样。满嘴客套，还小心翼翼的。就像个女人似的想讨人欢心！”

“讨人欢心？！”

接着，只听藤尾一声“好呀！”，伸手抓住了餐桌的一端。他好像想掀桌子。

“喂，好啦，好啦！”

金枝赶紧摀住藤尾的手。

“这可不是你家。是矶村家哟。”

“啊，是哦。”藤尾一副才回过神来的样子，双手从桌子上松开，瞪着洪作，“好呀，你个混蛋！”接着又朝四周看了看。好像是在找什么能打人的东西。这时，矶村进来了。他把葡萄酒瓶放在餐桌上，说道：“有呢！我跟爸爸说了下，他就给了我一瓶。”

“那个，给我看看。”洪作说道。

“那个，给我看看，是啥意思啊？”藤尾气冲冲地说道。

“我要喝点。你就算了。”洪作说道。

“我为什么要算了。我也要喝。”

“你不是一直在客气来客气去吗。喝了酒之前的客气可就白费啦！”

“不，我要喝。”

“你还是别喝了。你没有喝的权利。”

“什么！”

藤尾又抓住了桌子。

“啊呀，好啦好啦。”金枝制止道，“你俩要打去院子里打吧。真是两个让人头疼的家伙。到人家家来来做客还吵架！”

“好哇！”

藤尾站起身来。

因为藤尾站起来了，洪作也站了起来。

“去院子里！”藤尾说道。

“好！”

洪作说完，跟着藤尾，走到了檐廊上。藤尾一下子跳到院子里，脱下外套，揉成一团朝檐廊扔去。外套没有落到檐廊上，而是掉在了院子的石板上了。洪作也紧跟着跳到院子里，说道：“等一下，我把袜子脱了。”这是刚才矶村的母亲给的袜子，如果弄脏的话，就太不好意思了。洪作蹲在檐廊上脱下了袜子。然后把它塞进了外套口袋里。接着对藤尾大喊道：“来吧！”

金枝走到檐廊上，说道：“你们这两个家伙，真是无药可救了。利利索索打一架就算啦。”

矶村仿佛在观看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似的，在檐廊上坐了下来，感叹

似的说道：“这两人，性子都很烈啊。”

矶村半点都没有慌乱的样子。他身上有着不似良家子弟的大胆的一面。洪作还以为矶村会极力劝阻，但是看起来他全无此意。

“没有人来阻止。这样我们也只好打了。”藤尾说道。

听他话里的意思，藤尾可能也多少在期待着矶村能够出面阻止。

“赶紧打吧。”金枝催促道，“你们跳到院子里是为了打架吧。那就赶紧打吧。——啪啪啪。”

矶村也说道：“我妈就要出来了，你俩赶紧打吧。”

这么一来，藤尾和洪作只好决斗了。两人面对面站着，互相瞪着对方。

“架势摆的时间太长了吧。”金枝说道。

这时，矶村的姐姐出现在檐廊上，说道：“咦，你们这是在干吗呢？”

“他俩就要决斗了。”金枝说道。

“决斗？”

“他们要打架了。——开打吧。”

“开打吧”这一句金枝是朝院子里喊的。

“别打架啊。”接着，矶村姐姐又朝房间里喊了声，“妈妈！”矶村的母亲可能正好在上菜，很快也走了过来。

“你们这是在干吗呢？”母亲也说道。

“说是在打架。”姐姐说道。

“打架？！”母亲很吃惊，“为什么要打架呢？”接着她又说道：“赶紧和好，上来吃饭吧。饭菜要凉了。”

“先去吃饭吧。”

矶村说着站起身来。

“好啊，不管这两个家伙。我们先去吃。”

金枝也站起身来。

“——既是如此……”

藤尾突然有点害羞似的说，又催促洪作，“喂，去洗下脚吧。”

“嗯。”洪作也回应道。

他跟在藤尾身后，转到房子旁边，朝井边走去。

藤尾和洪作在井边洗脚时，姐姐拿了鞋子和毛巾过来。已经是晚上
了。

“你这已经是第二次洗脚了吧。你的袜子呢？”姐姐问洪作。

“在这里。”

洪作从口袋里拿出袜子给姐姐看。

“你没穿吗？”

“穿了的，去院子里的时候脱了。”

“好仔细啊。”姐姐笑着说道。

藤尾和洪作彼此没有说话。虽然决斗中止了，但是彼此心里都还没有释然。

两人回到刚才的房间，金枝说道：“辛苦啦。”

“金枝你这家伙最狡猾了，所以才那么讨人厌。你从小就爱挑唆别人。你这种做法真的很不负责任。”藤尾一脸严肃地说道。

“唔，唔，——不负责任吗？”金枝故作思考地说道。

“就你这种说话的样子，就让人觉得狡猾。装模作样地点头，就想要糊弄别人。”

“哪有啊。”金枝说道，“算啦，牢骚后面再发吧，先吃饭吧。”

“饭是要吃的，但是我可不要听你的命令。”藤尾说道，又向洪作说道，“是吧。”

洪作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听金枝突然笑出了声。

“这是又别扭上了啊。”

“什么！”

藤尾又用手抓住了餐桌。

“喂，喂！”

这次是矶村摁住了藤尾的手。姐姐端来了牛排。

三人在矶村家吃完饭离开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巴士已经停运了，于是三人决定从静浦走向沼津。矶村骑着自行车送了他们一程。自行车上的车灯照亮了黑漆漆的夜路。

洪作有点兴奋。他想，今天晚上这样跟藤尾、矶村、金枝一起走夜路的情形，自己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吧。洪作自己也知道有点兴奋，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兴奋。

能想到的是，和藤尾起了争执，差点打起来这事，但是自己跟藤尾很快又和好了。吃完牛排之后，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地闹腾着。所以，和藤尾的争执并不是自己兴奋的原因。

“夜色真美啊。像今天这样的夜晚，就叫佳夕。”金枝说道。

“佳夕啊。”藤尾说道，接着他忽然以他独特的嗓音高唱道，“没事骂人，管它好与坏，反正我们正青春。”这是木部写的和歌。接着金枝也唱道：——群山青青多柞树，山祠已有梅花开，应是早春否。

跟以前一样，金枝的唱法跟藤尾稍有不同。

“真好啊，我也学学这种唱法吧。”矶村说道。

“你也唱一个。”藤尾对洪作说道。

“我唱不来。”洪作说道。

“唱什么都行。只要大声唱出来，心情就会很好。”金枝也说道。

——啊！

洪作大喊道。那是一种像野兽吼叫般的喊声。他这是在学之前木部在中餐馆的喊声。

“你喊点有意义的嘛。都是一个喊，你光喊啊有什么气势。”金枝又说道。

——牛——排——

洪作大叫道。

“你喊的啥？”矶村问道。

“就是在你家吃的牛排啊。”

“你怎么老喊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藤尾说道，“不管怎样，很好吃吧。”

“好吃。我接下来还要去吃好吃的。”

洪作说完，又大叫道：

——牛——排——

“这家伙，不是疯了吧。”金枝说道。

——牛——排——

“别喊啦。”藤尾也说道。

洪作喊完之后，忽然有一阵孤寂朝他袭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孤寂，也不知道这种孤寂从何而来。

过御成桥的时候，四个少年在桥上停下脚步，眺望着暗沉沉的河面。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河面上处处泛着暗光。看着这些暗光，可以知道河面上此刻已经起浪了。但是站在桥上丝毫不觉得冷。

“我喜欢晚上的河。河水昼夜流淌，一刻不停。河看起来还是那条河，但是水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水了。”藤尾说道。

此时的他与在矶村家动不动就想掀桌子的样子，判若两人。

“这种感慨《徒然草》里也写了。在初五的汉文教科书里。《论语》里也有写，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还是昼夜不停来着。”金枝也说道。

接着他也盯着河面，说道：“好安静啊。——真好。”

“大家知道这首歌吗？从群山深处流淌而来的河流，会不会寂寞。可能歌词有点不一样，大意是这样的。”矶村说道。

“是牧水的歌吧。”金枝说道。

“是的。你知道啊？”矶村一脸佩服地说道。

“不知道。不过，应该是牧水的歌。不是牧水的话，别人写不出这种风格的歌。”

“我是前些天我阿姐教我的。”

矶村把姐姐称为“阿姐”，这让洪作听来感觉很新鲜。他觉得把自己姐姐叫做“阿姐”还挺不错的。

“你姐姐作和歌吗？”藤尾问道。

“不，她不作和歌，但是读歌集。她的书架上放着各种歌集。”

“从群山深处流淌而来吗，真不错啊，这首歌。——我都想去旅行

了。”藤尾说道。

“接下来五月份有好几个假期。要不要找个地方去旅行？”金枝说道。

旅行这个词，带着巨大的魅力，瞬间吸引了洪作。

“旅行啊。真不错啊，我也去。”洪作说道，“那就大家一起出钱，去西伊豆吧，住三个晚上左右。叫木部和阿三也一起去。”

结果，矶村说：“我不行。我爸和我妈可能不会同意。你们去吧。我有相机，可以借给你们。”

“别这么说，一起去嘛。”藤尾说道。

“不行啊。我爸现在是靠退休金生活的。所以我不能光顾着给自己花钱。如果全家人一起用钱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自己一个人花钱。”矶村说道。

这话说得极其懂事。原来还有这样的想法啊，洪作心想。

“洪作你能去吗？”金枝问道。

“没什么能去不能去的。去就行了啊。”洪作回答道。

到了御成桥，矶村就回去了。过了御成桥，来到藤尾家，洪作在这里跟两个朋友告别。

洪作坐上从沼津车站到三岛的末班电车。电车上只有几个乘客。大家都低着头打着瞌睡，但是洪作毫无睡意。

受邀去矶村家吃晚饭，对于洪作来说是一件大事。用金枝和藤尾的话来说，矶村家是个好人家。洪作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可以称之为好人家的家庭的氛围。矶村家的家庭氛围是都市化的，充满文化气息。这一点令洪作非常惊奇。摆放着留声机，装饰着大花瓶的客厅非常时髦，放着铺有白桌布的大餐桌的房间也很漂亮。一道道上菜品的晚饭更是棒极了。那样的晚饭应该叫晚餐吧。

矾村家还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矾村不参加旅行这件事，如果是别人的话，会被认为小气吧啦，但是矾村却丝毫不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反而不可思议地让人感觉他家教良好。

去了这样的好人家，自己最后还拿了人家一双袜子。这会儿再回想一下，自己没穿袜子就去人家家里做客，实在是太没礼貌了。不仅如此，平时都不怎么跟人打架的，在矾村家却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跟藤尾干起来了。光着脚走到院子里，差点就要跟他决斗了。

兴奋的不只有自己，藤尾和金枝也都很兴奋。藤尾变得很急躁，好几次都想掀桌子，金枝也是这样，毫无理由地说一些刺激人的话。大家都被矾村家刺激到了。被好人家的氛围刺激到了。

——去旅行吗？

一想到藤尾的话，洪作又感到了另一种兴奋。洪作还从来没有出去旅行过。跟藤尾、金枝、木部他们一起出去旅行，该多么棒啊。乘马车，坐小汽艇，还能住旅馆吧。但是，出去旅行需要钱。不知道要多少，但是肯定得问姑姑要。一想到要跟姑姑说钱的事，洪作就很郁闷。

——旅行的费用，不先问一下你妈妈的话，是没法给你的哦。

姑姑肯定会这么说的。连买双鞋子都那么困难，要她给旅费更是不可想象。但是，旅行是非去不可的，洪作心想。不管怎样，我都要去旅行。洪作自己对自己宣布道。就算卖了书桌卖了书箱，也要去旅行。

[1]旧式卷烟需要装上用厚纸做的烟嘴再吸。

第十二章

四月末的一天，外祖父文太从汤之岛过来了。因为是星期天，洪作在家，当楼下传来外祖父的声音时，洪作心想，去寺庙的事情终于要定下来了。外祖父不喜欢离开汤之岛外出，没有特别的事他连三岛都不来。如果是其他事情，他是不会出现在真门家的。

洪作现在一点都不抗拒去寺庙这件事了。他预感去了寺庙之后，将会开始一种比现在更自由更光明的生活。

洪作下了楼，看到外祖父和姑姑正面对面坐着，还是跟平时那样苦着一张脸，正喝着茶。

“外公，你来了？”洪作这样跟外祖父打招呼。

结果，外祖父说道：“我倒是不想来，可不来不行啊。我听你姑姑说，这次你倒是努力学了，但是成绩还是下降了很多。”

“我去寺庙。”洪作说道。

“去不去寺庙的，后面再说。现在说的是你的成绩。”

“可是，不是去寺庙就成了吗？”

“哪有说去寺庙就成了的。傻瓜。”外祖父说完，又对姑姑说道，“这样的孩子，看着也不像是放到寺庙去就能变好的。如果是去当寺庙的小和尚那倒两说了，但是只是让他去寄宿的话，到底好不好，接下来还真得再想想。”

“这次是好好学习了，是吧，洪作。怎么成绩还会下降呢。不会老师改错了吧。——不管怎样，都已经学得生病了呀。——洪作真的好好学习了，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姑姑站在洪作这边说道。

而且，她也不单纯是为洪作说话，心里也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你家少爷学习吗？”

“俊记吗？”

“是啊。”

“俊记是从来不学习的。”

“成绩怎么样？”

“不看成绩单也不知道，唔，怎么样呢。他自己说是第二名第三名的样子。”

“哦。那真是挺让人惊讶的！”外祖父佩服地说道。

洪作觉得，说惊讶，比起外祖父，自己更感到惊讶。怎么想他都觉得俊记的成绩都不可能在第二名第三名。

“我觉得阿俊的成绩没那么好。”洪作说道。

“别人的事你管那么多。”外祖父斥责道，“你妈妈也不知道听了谁的话，一个劲认为只要把你送到寺庙里，成绩就会变好。一开口就是寺庙寺庙。真是笨蛋。”

这句笨蛋，骂的当然是母亲七重，但是从外祖父瞪着洪作这一点来看，也许是骂洪作的也说不定。洪作觉得非常无奈。无论什么事，自己都会被骂。

“那我要去寺庙吗？”洪作再次问道。

“你妈说了让你去，不去也不行啊。”外祖父这样说道。

“行。”洪作欢呼似的高声说道。

“好什么好。都要被送到寺庙去了，还傻乐呢。”

“我没有傻乐。”

这时，姑姑说道：“算啦，去吃吃别人家的饭，也是一种好的学习吧。就按你妈说的去寺庙吧。”

“什么时候去？”

“就下个月一号吧。方便交寄宿费。”外祖父说道。

“还要交寄宿费？”

“当然了。像你这样的臭小子，哪个地方会让你白吃白住啊。”外祖父说道，“我今天去趟沼津，跟寺庙的人说一下你的事。到了搬过去那天，你就自己一个人去吧。”

“行李怎么办？”

“你找个搬运店给你搬过去就行了。”接着，外祖父又说道，“接下来你就要住到人家家里去了，书桌得要一张吧。就买个小的吧。还有木屐得买双新的，洗脸盆什么的也得新买。被子、坐垫什么的，你姑姑已经给你准备好新的了。就算是像你这样的家伙，要住到人家家里去也还是需要各种准备啊。也不能像送只小猫似的就把你送出去了。”

“皮鞋也破了。”

“是啊。皮鞋不买双新的，看着可能也不大体面。”姑姑说道。

“还要鞋油、鞋刷。”洪作说道。

“是啊。之前都是用俊记的，接下来自己也必须得有了。”姑姑说道。

“还要一把伞。”

“伞都没有吗？”外祖父一脸不悦地说道。

“噢，你之前不是买了一把伞吗？”姑姑说道。

“丢了。”

“又丢了？之前丢了我的，丢了俊记的，这回把你自己的也丢了！”姑姑说道。但是姑姑说的都是事实。

洪作想的是趁着这个机会什么都买新的。不趁着这个机会，哪里能从外祖父手里拿到钱呢。

“还想要一支钢笔。”

“钢笔？！”

“大家都有，就我没有。阿俊都有三支呢。”洪作说道。

“哪里要得了三支。这样你就别学了。”外祖父说道。

“我不是说想要三支。一支就行了。”

于是姑姑说道：“算了，给他买一支吧。大家都有的。”

“还要运动鞋。”

“这种东西不需要的。”

“可是学校老师让我们买呢。”

“老师什么时候说的？”

“昨天。”

“这老师也是不靠谱。”接着，外祖父又说道，“你把需要的东西都写出来吧。写上名称，再在旁边写上金额。听好了，金额可不能随便乱写。我会给你妈寄过去，她说行的话，就给你买。”

“行。”洪作精神十足地回答道。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说行行行，这话我听着怎么那么不好听呢。要说好的。”

“说好的，听着像个女人似的，多奇怪啊。”

“就算奇怪，也要说好的。”

“嗯。”

洪作心想，这下能去旅行了。这些都是需要的东西，但也不是说非要不可，不要不行。必须得买的东西就只有书桌罢了。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外祖父文太说他要去沼津，去那个寺庙，就从真门家告辞了。洪作决定去制作交给外祖父的购物清单。

“你记得顺便写上饭盒和筷子。”姑姑提醒道。

洪作要去寺庙了，姑姑仿佛觉得被人毫无理由地从身边夺走了洪作似的。

“需要的东西就是需要的，什么都可以写上。我也会写一封信，跟你妈说这些都是必需的东西，让她同意给你买。”

“你这孩子真是可怜啊。有那样不通人情世故的妈妈和外公。”

“行，那我就什么都写上。”洪作说道。

“但是，像望远镜、气枪这些可不能写上哦。俊记也很想要，但是那些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姑姑说道。

过了十天左右，外祖父寄钱过来了。之前从没寄来过那么多钱。

洪作想先买书桌送到寺庙去。放学后，他邀请木部跟他一起去家具店买书桌。

途中，洪作说到家里除了买书桌的钱，还寄来了买皮鞋、钢笔、伞、词典等东西的钱，但是他准备节省一点，从中省出去西伊豆旅行的钱。

“书桌也先不买吧。我那里有，书桌的钱也省下来吧。寺庙那里应该也会有一两张空的桌子吧。如果寺庙里没有，你就从我那里拿。”木部说道。

两人还是进了家具店，但是最后还是没买书桌。走出家具店，木部说：“去吃拉面吧。从来没在身上带过那么多钱吧，但不能老是心神不定的啊。”

两人走进了之前去过的那家中餐馆。这家店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所以洪作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感到不安了。走进二楼铺着榻榻米的小房间，木部问道：“我们先来定个计划吧。你到底有多少钱？”

洪作说了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金额。

“有钱人哪。不过你还是不要随意乱花，要节约哦。今天就每人吃两碗拉面，明天开始每人就吃一碗。”

“明天每人吃两碗也没事啊。”洪作说道。

“不行，不行。要节约、节约。”木部说道，“吃完拉面，我们就去寺庙里问问，看他们有没有多余的桌子。”

“好奇怪啊，去问这种事。”

“这有什么奇怪的。只是去问问有没有嘛。如果有就借用一下，如果没有，就得从我家搬了。既然是学生，就不能没书桌啊。——当然，也有人躺在榻榻米上看书的。”

“如果寺庙那边能借到书桌的话，我就买支钢笔吧。”洪作说道。

“不行，不行。要节约、节约。——可不能太奢侈。你就别用钢笔那种装模作样的东西啦，就用铅笔写嘛。”木部说道。

“那就不买书桌，买皮鞋。总得买一样吧。”

“皮鞋？！你现在穿着的不是挺好的。”

“鞋底坏了。”

“鞋底我来帮你补。我给你钉鞋钉。不能奢侈哦。要忍耐、忍耐。”木部说道。

每人吃了两碗拉面之后，木部和洪作走出了中餐馆。

“我们接下来直接去寺庙吧。你知道那个寺庙吧？”木部问道。

“是港町的妙高寺。一个很大的寺庙。”洪作回答道。

“大寺庙的话，总会有两三张书桌的吧。顺便再看看你的房间。”

“会不会就是正殿啊。”

“正殿？！不可能是正殿。又不是很多人一起去寄宿。只有你一个人去寄宿。不会让你住正殿的。肯定是个更小的房间。”

“是吗。如果要送饭的话，住正殿就太远了。”

“送饭？他们说了吗？”

“没有。”

“傻瓜。谁会给你送饭啊。你一天三顿都得去厨房，伺候其他人。等他们都吃完了，你才能吃剩下的东西。”

“开什么玩笑！”

“不，你还是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两人终于走到港町，来到了狩野川岸边。

“寺庙就在那里。”洪作说道。

“这不是挺好的嘛。一出门就能到狩野川边上。可以在这里游泳呢。”接着，木部又自说自话道，“行，今年夏天，我就来你这里游泳。其实，在海里游泳没有在河里游泳舒服。特别是傍晚的河，就更好啦。这里也会有潮水涌进来吧。还可以钓鱼哦。河里的鱼、海里的鱼，都能钓到。我们可以把钓鱼竿放在寺庙里，想钓鱼的时候随时都能钓。”

从他一脸认真的模样来看，他是真的准备这么做的。

“还有一家乌冬面店呢。”木部说道。

果然，附近有一家小小的乌冬面店。

“晚上可以偷偷从寺庙溜出来，在这里吃乌冬面。就挂账，月末的时候让藤尾来结账。”

“我不太喜欢吃乌冬面。”

“你不喜欢吃，就我们来吃。”木部说道。

走进寺庙大门的时候，洪作提醒木部：“不可以叫和尚哦。要叫师父。”

“师父？！说什么傻话。又不是裁缝师傅，和尚怎么能叫师父呢。”

木部说着，停下了脚步。

“我之前来的时候，叫和尚，结果人家生气了。跟我说一定要叫师父。正殿那里供奉着什么，说是祖师爷。”

“祖师爷？！那是啥？”

“我也不知道是啥，他们是这么称呼供奉在那里的东西的。还跟我说要向祖师爷跪拜。”

“好奇怪的寺庙啊。这是佛寺吗？”

“应该是吧。”

“是什么宗？”

“这我可不知道。”

“不会是回教吧，这里。”

接着，木部又说道：“管他呢，先进去吧。和尚是个什么样的人？”

“五十多岁。没什么特别的。”

“内当家呢？”

“什么内当家？”

“就是和尚的老婆啊。内当家你可一定要记清楚哦。你以后每天都要麻烦人家的。”

“行。——师父、内当家，还有祖师爷。师父和内当家生的女儿该叫什么？”

“还有个女儿吗？”

“那女孩可厉害了。名字好像是叫郁子。”

“女儿就是姑娘嘛。寺庙人家的姑娘。大概十四五岁？”

“比我们大三四岁吧。”

“是个怎样的女孩？”

“会弹风琴。”

“哦，还有一个这样的女孩啊。是美女吗？”

“不知道。”

“可怜的家伙哟。是不是美女，你都不知道吗？你这家伙，净会给人添麻烦。我来帮你严格判断一下吧。”接着，木部又说道，“你先进去。跟人家说你带朋友来了。我等你叫我了再进去。然后我再替你跟他们说具体的事。首先要问有没有书桌。然后跟人家说每天的便当最好要有煎鸡蛋之类的菜。这些事刚开始的时候是最关键的。然后，跟他们说，如果有朋友来，要请他们上个茶。偶尔也想吃个葬礼馒头^[1]什么的。”

“这种事就算了吧。”

“算什么算啊。”

“算了吧。我又不喜欢吃馒头。”

“你不喜欢吃，我们吃啊。”

木部说话的时候，洪作看到和尚家的姑娘郁子从对面的僧房出来了。

“啊，来了。”洪作说道。

木部吓了一跳似的停下了脚步。不知道是不是郁子整整齐齐地穿着和服的缘故，洪作感觉她跟之前见到的时候相比，判若两人。她长大了一圈，脸上还化着妆，看起来奢华明亮得令人感到炫目。

“那是这家的女儿？”

说完，木部一百八十度转身，对洪作说道：“我去外面等你。”

他之前的那份勇气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看着特别窝囊。

“我也走。”

洪作说着，和木部一起朝大门走去。

“喂，等一下！——你们。”

背后传来郁子的声音。洪作正担心背后的人会不会跟他说话，果然如此。他假装没有听到郁子的声音，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结果，背后又传来了穿着木屐小跑的声音，一个像男人般的声音说道：“喂，喂！”

“没事不要偷偷溜进大门来。——之前拿走铁丝的，就是你们吧。”

“不是我们。”洪作回头说道。

“那你们刚刚进来是要做什么？”

郁子走了过来。木部也停下了脚步。

“来，说吧。你们进来是要做什么？”

“……”

“你们是初中生吧。怎么能随随便便在人家院子里乱逛呢。我要去跟你们学校说，是你们拿走了铁丝。”

接着，她又朝木部伸出手。

“帽子要这样戴。”

她猛地把木部的帽檐往下拉了拉。木部的帽子是靠后戴的，可能她不喜欢这种戴法吧。

“别这样！”

木部很生气，但是话说得很没气势。

“帽子总要戴好的吧。什么，你长痘痘了！”

“啊！”

“啊什么啊。别跟个女人似的耷拉着脸，爽气一点！”

接着，她又转向洪作，好像此时才发现是洪作似的，说道：“啊呀，是你啊。”

“是的。”洪作说道。

“你看着比之前还小了呢。”

“怎么可能。”

“之前看着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少爷，现在怎么变得偷偷摸摸的！”

开什么玩笑，洪作心想。

“你不是说从春天开始就住过来吗，怎么没过来呢？”

“马上就来了。”

“我有事要出去，你去见见师父，确定一下住过来的时间吧。”郁子说道。

“你们都进来了，干吗还要逃跑啊？”

“我们才没有逃跑呢。”洪作回答道。

“没逃跑吗？你们那不是逃跑吗？”

木部说道：“我们只是改变了走的方向。狗也会经常改变前进方向。那时候，狗只是改变了方向，并没有逃跑哦。”

“行啊。”郁子微微虎起脸，“你是几年级的？”

“初五。”

“上了初五，说话就这么人小鬼大啊。”接着，郁子又对洪作说道，“你可不能跟这种人玩。”

“过分了哟。”木部说道。

“你这个样子就是精怪过了头。”郁子斥责道，接着又对洪作说道，“总之，你去见下师父，把过来的日子好好定下来。”

“好的。”

“赶紧去。我看着你哦。”

“没问题，这就去。”

洪作推着木部朝僧房走去。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郁子还站在那里看着这边。她朝洪作轻轻挥了挥手，然后朝门外走去了。

“这家的女孩好凶哦。”木部说道，“光靠我们两个是没法跟她较量的。应该把藤尾也叫上。藤尾最擅长对付这种人了。藤尾的话，应该能够跟她势均力敌，不落下风吧。”

“金枝呢？”

“不行，不行，那就是个乖宝宝。”

“阿三呢？”

“饼田吗？！——你口齿有点不清楚啊。句尾语气词说得很不清楚啊。要说呢，呢。”木部学着郁子的口吻说道。

接着，他又一脸懊恼地说：“混蛋，一个大意输了一仗。真是太丢脸了。怎么想都觉得不甘心。想说的话都没说出来。——混蛋，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就不该被他抓住帽檐。”洪作说道。

“你看到了吧，我的屈辱。她突然抓住我的帽檐往下拉！我的上半张脸都被帽子盖住了。那样儿简直没法看了。——耻辱在我身体内流淌——啊！”

木部突然又咆哮起来，就像他上次在中餐馆那样大叫。

“今天就这样回去吧，待他日东山再起。”木部说道。

“能行吗？她不是说让我跟师父说好过来的日子吗。”洪作说道。

“明天或后天，再来一次不就行了。今天最好还是就这样回去吧。我们这边气势衰竭，只会让对方趁虚而入。改天再过来，再挫挫那个傲慢家伙的锐气。”

“那就明天再来？明天再来的话，就算这会儿我们就这样回去了，她也不会那么生气吧。”

“生气，生气，你别说得那么可怜嘛。你又不是因为怕惹她生气了才来寄宿的。”

两人没有去僧房，直接就往回走了。走出大门的时候，他们还仔细看了看。因为怕郁子在什么地方看着自己。木部一边走着，一边再次问道：“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怕她生气才决定来寄宿的，但是你究竟是为什么要去那样的寺庙寄宿呢？”

“为了提高成绩啊。”洪作说道。

“说什么傻话。哪能提高什么成绩。藤尾会去你那里玩，我也会去。金枝会去，阿三也会去。之前我们都是在藤尾家集合，以后就改到这个寺庙吧。仔细想想，藤尾家也不是什么理想的集合场所。要穿过他家的店，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点勇气和厚脸皮的。他爸他妈他姐都盯得很

紧。他们全家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好感。——我感觉每去藤尾家一次，都要短几天寿命。以后就改到这家寺庙吧。大家可以不慌不忙，毫无顾虑地过去。只要在门口大喊你的名字就行了。得到你的回应之后，我们就去你房间的窗下。在窗下脱了鞋子，然后从窗子爬进你房间。”

“我总感觉不会那么顺利。我总感觉你们一喊我的名字，刚才那位巴御前^[2]会替我出来。”

“那个女孩子吗？——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木部做出一副瑟瑟发抖的样子，学着郁子的口气说道，“——喂，你们这些人，在这边转来转去干吗呢。来，赶紧回去吧。趁天还没黑，赶紧回去吧。你们爸爸妈妈还在家里等着你们吧。虽然你们都一脸不高兴，跟个孤儿似的，但是应该都跟别人一样有爸妈的吧。”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这样的女孩子，我可招架不住。感觉会被她数落得很惨。还是得仰仗藤尾出马啊。”

两人随意聊着，走到了藤尾家门口，看到藤尾姐姐在店里，木部就精神十足地走了进去。

“他在吗？”木部问道。

“在呢。——去吧。”姐姐说道。

姐姐对木部还是很欢迎的。

“我见他一面就行，你帮我叫他出来吧。”

“木部君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这么客气。请进吧。”

“我不是一个人。”

“是洪作君吧。”

姐姐朝洪作看了看说道。洪作没想到藤尾的姐姐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姐姐接着又说道：“听说你看着老实，其实老是捣蛋？”

“不是的。”洪作说道。

但是姐姐好像没听进去，说道：“别人都是这么说你的哦。算了，你先跟木部君一起进来吧。”

“喂，那么，稍微进去一下吧。马上就得回去的哦。不能一直赖在这里。”木部说道。

木部的话，让洪作很不服气，但是他也知道对藤尾的姐姐，无论他怎样辩解，也是没用的。两人走上二楼，藤尾正盘腿坐着，在摆弄一个照相机。

“哟。”

藤尾稍稍朝两人看了一眼，又把视线转回到相机上面。

“怎么回事。跟之前的不一样嘛。”

“买了个新的。镜头非常棒。我还想着用它赚个一千美元呢。”

“怎么赚？”

“德国的一家相机公司举办了一个有奖摄影大赛。获得特等奖的话，就能拿到一千美金。我想以你们为模特，去争夺一下。这就需要有一个暗房，做暗房的话很麻烦。其实用抽屉是最方便的，但是每个抽屉都塞得满满当当的。”藤尾说道。

“你能拍好吗？你之前不都拍糊了吗。”木部说道。

“傻瓜。那不是拍糊了。是我故意拍成那样的。”

“撒谎。”

“不，是真的。而且，这次的相机更高级。在沼津谁手里都没有。”

“很贵吗？”

“还行吧。”藤尾说道，“替我跟我家里人保密哦。我跟他们说是从学校老师那里借来的。——也不能跟我姐姐说哦。”

“嗯。”

“等我赚到了奖金，就拿一部分分给你们俩。”

藤尾一副并非全然开玩笑的样子。姐姐端了红茶上来。

“那是别人的东西吧。你别老是摆弄，弄坏了怎么办。”姐姐说道。

“没关系啦。你赶紧放下红茶走吧。”藤尾说道。

“老是说些任性的话。这三天难得你待在家里，每次过来看你，都是在摆弄相机。”

姐姐说着，下楼去了。

“我们今天去了洪作的寺庙。”木部说道。

“噢。”藤尾毫无兴趣似的应了声，“我给你们拍两三张吧。——去千本浜比较好吧。”

“今天已经很晚了。”洪作说道。

“傍晚的光线最棒了。你们陪我去千本浜吧。”

结果木部说：“明天再去吧。明天我们还得再去一趟寺庙。得去谈一下寄宿的事情。那家有一个很凶的女孩。”

“那你们今天是去干什么了？”

藤尾这时才把目光从相机上挪开。

“完全招架不住。哪里还顾得上说事。还没说事呢，就被啪啪啪一阵数落。是吧？！”

木部向洪作寻求附和。

“嗯。”洪作随意回答道。

让木部和藤尾两个去寺庙，对自己来说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这

是个问题。

“算了吧，我自己去。”洪作说道。

“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作为朋友，怎么能忍心眼睁睁看着你一个人去呢。”

“没事的。”

“不行，不行。——我们去跟他们说。藤尾，你也来帮忙吧。不过我先跟你说好哦，你要是不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谁都不知道你会被他们如何对待。”

“那家人很小气吗？”

“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是吧？！”

木部又转头看向洪作。

“比如说，”洪作说道，“可能会当着藤尾你的面说这样的话。——你的肚子怎么那么肥啊。就不能让它变小一点吗。”

“是的。可能会这么说。”木部说道。

“是那家寺庙的女孩说的吗？”

“是的。”

“多大年纪？”

“大概二十、二十一岁的样子吧。”

“她要是说了这样的话，你一脚把她踢翻不就行了。”

“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哪里还顾得上踢啊。防守都防守不过来了。总之，你也去会会她吧。——走路东倒西歪的。你也太人小鬼大了。连我都被她说了一顿，你都不知道会被说成啥样。”

“行，那我就去会她一会。”藤尾突然眼睛闪着光说道。

第二天，藤尾把照相机带到了学校。休息时，他身边围了好几个同学。

藤尾把几个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并排站在一起的学生收入镜头中，说道：“如果这张照片获奖了，就拿出一部分奖金分给你们当模特费。”

“标题就叫沼津初中的学生吗？”一个同学问道。

“谁会加这么傻的标题啊。只要一获奖，就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公布标题。”藤尾笑着说道。

洪作问他标题时，他说：“叫《贫穷的少年们》。取别的标题也不合适啊。”

到了下午，木部过来了，说道：“一放学我们就出发哦。你们就在校门口等我吧。”

“其他人干什么？”洪作问道。

“我们三个就够了。金枝和阿三只会成为累赘。”

木部说道。听他的口气，仿佛是要去跟人决斗似的。

下了课，三人一起朝校门口走去。

“你先去把相机放回家再来吧。”木部说道。

“虽然不知道是个怎样的姑娘，但既然是寺庙人家的女孩，应该身上有一些寺庙人家的女孩才有的特点吧。我就拍一张她的照片。题目就叫侍奉佛陀的人家的女孩。”藤尾说道。

“那女孩的特点跟寺庙，正相反啊。”洪作说道。

“在你们看来是这样，但是这个相机会抓住应该看到的一面。——寺庙里还有钟楼吧。”

“有的啊。有一个很大的吊钟。”

“那就让她摆出撞钟的样子，拍一张吧。”

“我劝你算了吧。你说出这样的话试试。天知道会出什么事。”木部说道。

“木部都这么说，应该是个很厉害的对手吧。行，我来出阵，你们等着瞧吧，让你们大吃一惊。我不敢说能让她倒立，让她笑还是让她哭，就看你们喜欢了。”藤尾说着，这时才突然想到似的问道，“是个美女吗？”

“——我觉得算是吧。”木部有些害羞似的说道。

“哦。美女啊。对付美女我不大擅长啊。像我姐那样的还行，更漂亮的，我就话都说不利索了。——编着辫子吗？”

“梳着桃割髻^[3]。”洪作说道。

“撒谎。是束发^[4]。”木部说完，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的话没自信，又改口道，“应该不是桃割髻。”三人走到港町，站在狩野川的岸边，看了一会儿河面。

“住在这里的话，就可以在寺庙里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到这里来吧。”藤尾说道。

“最好还是请他们从白天开始就烧水洗澡。这里有海水倒灌进来，游完泳之后身上会黏糊糊的。”

“如果能够这样，那就最好了。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能想得太美。”木部说道。

“交给我吧。我会好好跟他们谈的。要谈的是借书桌、每天的早饭要有鸡蛋、每天三点开始要有热水洗澡这三件事吧。”藤尾确认道。

“洗澡的事就算了吧。”洪作说道。

“算了，都交给藤尾去说吧。也许能够出乎意料地谈得比较顺利呢。——不过，万一情况不妙的话，会挨骂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逃跑的

准备。”

“行，那走吧。”

藤尾率先朝前走去。

三人刚穿过寺庙的大门，就见住持从对面过来了。他穿着白色的衣服，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僧侣，手里拿着一个褐色的包裹。

“师父来了。”洪作说道。

“别慌。你要在这里寄宿的话，每天都得跟他见面的。——你先跟他介绍一下我们。”藤尾说道。

三人站在原地，等着住持过来。

等到对方走近了，洪作低头致意。

“呀。”

住持就说了这一句，看都没怎么看三人，就走出了大门。

“什么嘛，洪作。他这是完全没把你当回事啊。”藤尾说道。

“是没注意到吧。”洪作说道。

“是不记得你了。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承担起介绍的任务啦。不过，这个人物可真够可以的啊。全然的漠视啊。一点都不在意。就说了声‘呀’。”木部说道。

“你们瞧好了，我学学他的样子。”

藤尾说着，往前走了两三米，然后学着住持的步子走了回来，说了声“呀”，打量了洪作一眼。做这种事情，藤尾再擅长不过了。

“喂，有人在看。”木部说道。

“谁在看？”

“什么谁，你自己看对面嘛。”

被木部一说，洪作朝僧房看去，果然，玄关旁边的房间里，郁子正在探着身子朝这边看。

不一会儿，郁子的身影缩回了窗子后面。

“喂，我们进去吧。都走到这儿了，就只能进去啦。”木部说道。

“什么嘛。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女孩。这样子就让你们如临大敌了？”

藤尾说着，吹起了口哨。每次藤尾吹口哨，都是在他内心下了某种决心的时候。

“洪作，要来寄宿的不是我也不是木部，是你哦。你要是自己没拿定主意，那什么都谈不成。你就干脆说吧。你和阿三每次到了关键时刻，总是舌头打结，真让人发愁。”

“哪有这回事。”

洪作有些生气，但是藤尾说的也不尽是虚言。确实，每次到了需要干脆利索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舌头打结，话都说不清楚。

“有人在家吗？”藤尾在玄关的土间大声叫道。

等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回应，于是他又大声喊道：“有人在家吗？”

接着又喊：“你好！”

可还是没人回答。

“好奇怪。刚刚旁边的屋子里不是有人的吗？好奇怪。——这样看来。——当当当！”说完，藤尾又说道，“管他呢，我们进去吧。反正，寺庙这种地方不用打招呼也能进去的。”

“算了吧。”木部阻止道。

“你这家伙，这很不像你跟你平时的样子啊，怎么这么胆小了。”

“我觉得在这不能这么干。”木部说道，“我来喊一下吧。——有人、在家吗？”

他把有人两个字喊得很大声，在家吗三个字说得很轻。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在呢。”

郁子的声音从走廊方向远远地传来。

“你看，不这么喊是不行的。像藤尾那样粗声粗气地喊是没用的。”

“这样啊。——有人、在家吗？”藤尾也学着木部的样子喊道。

“在呢。”

郁子的声音再次传来。

“看吧，必须这么喊才行。”

木部说话的时候，走廊上传来了朝这边过来的脚步声。不一会儿，郁子的身影出现了。

“不好意思啦，你们请往正殿那边走吧。”郁子也没寒暄一下就直接说道。

“去正殿吗？可以从这里进去吗？”藤尾问道。

“请从外面绕一下吧。”

“好的。”

藤尾老实地退出了玄关的土间，木部和洪作也跟着走到了外面。

“为什么必须要我们去正殿呢？”走到外面，藤尾才一脸严肃地说道。

来到正殿，郁子正在檐廊上等着他们。

“有事要请你们帮忙。”郁子笑着说道。

“什么事？”藤尾说。

“你看着力气最大。能扛起榻榻米吗？”郁子说道。

“榻榻米？！榻榻米要怎么弄？”

“我想把榻榻米扛起来，拿到外面晒一晒。”

藤尾皱着脸，后退了两三步。

“我不行。我从来没扛过榻榻米。”

“没关系，你进来吧。”

“不，我不行。”

“别这么说，快过来扛吧。只有三张榻榻米。试试看嘛。很轻松就能扛起来的。”

“这种工作，还是他来做比较合适。”藤尾指了指木部说道。

“开什么玩笑！”木部后退着说道。

“他还有别的工作交给他。你叫什么名字？”

“木部。”

“木部？！这姓不错啊。那么你呢？”

“我吗？我叫藤尾。”

“那么，藤尾君请帮我把榻榻米扛起来，小木部就去打水吧。用水桶打来水，然后再用抹布把藤尾君扛过来的榻榻米擦干净。行吧？”

“不想干啊。——那洪作做什么呢？”木部看了眼洪作问道。

“你叫洪作吗？洪作就去打扫一下接下来要住的房间吧。紧邻着玄关的那个房间就给你住了。你自己去把它打扫干净。”

“好的。”洪作说道。

“你把外套的扣子扣好。扣子不扣好，看着流里流气的。”郁子说道。

“喂，喂，”藤尾故意开玩笑似的说道，“有个事儿想请教您。”

“什么事？”

“为什么要把正殿的三块榻榻米晒一晒呢？”

“漏雨了，那三块榻榻米发霉了。那就不洁净了呀。之前就想把它晒一晒了。晒干了，就干净了。”

“喂，喂，”藤尾又说道，“晒榻榻米的事必须要今天干么？”

“……”

“其实我们是因为洪作接下来要承蒙你们的照顾，所以陪他过来跟你们谈谈的。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想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榻榻米的话，可以改天，找个天气更好的日子来晒嘛，您意下如何？”藤尾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

郁子没有说话。于是藤尾又说道：“榻榻米的话，我们星期天的时候过来帮你晒。我们可以多带着班上的同学来哦。”

“不行。”郁子一口拒绝道，“你还是今天帮我干了吧。这可不是其他房间的榻榻米，这可是正殿的榻榻米哦。你还从来没扛过正殿的榻榻米吧。进来吧。积功德的事哦。”

“哇！”

“来吧，动手干吧。十到十五分钟就能干完了。——到这边来吧。藤尾君在这里把鞋子脱了再进来。”

郁子走进了正殿里面。

“情况不妙啊。”

藤尾按郁子说的脱了鞋子，走进了正殿。木部和洪作也照做了。

“就是这边的榻榻米。”郁子指着榻榻米对藤尾说道。

那是宽阔的正殿最边上的榻榻米。果然，那里有两三张榻榻米已经变了颜色。

“小木部你把鞋子穿上，绕到后门去。那里有口很大的井，你去那边打水。水桶和抹布，你走到井边就能看到。就挂在井旁边。”

“我就知道会这样。”

“小木部不要发牢骚啦。交代你的事情，你能够很快完成的不是吗。你是个运动健将吧。”

“不是。”

“不用谦虚啦。瞧你眼睛亮晶晶的——看着就聪明。——来吧，用水桶把水打过来吧。”

“得令！”

木部离开了正殿。

“洪作你赶紧去你的房间吧。把房间打扫一下，橱柜也打扫一下。之前塞在橱柜里的东西，我已经帮你全都拿出来了。”

“扫帚呢？”

“你去厨房找找。——来，藤尾君，榻榻米。”

“行嘞。”藤尾说道，接着又想了想，“能把打扫洪作房间的工作换给我吗？我真的扛不动榻榻米。洪作你别看他这个样子，其实手上很有把力气的。我不行。我因为肺不好，还休学了一年呢。”

“真的吗？看着还挺健康的啊。”

“要是帮你扛了榻榻米，我感觉我又得休学一年了。”

“别说得这么夸张。你的牢骚实在太多了。那么，洪作，你跟他换一下吧。”

“太好了。”

藤尾马上朝走廊走去。

“扛榻榻米吗？”洪作说道。

“你就安安静静干吧。你接下来就要成为这个家的一分子吧。对别人来说，这是帮忙，但是对你来说，这就是自己家的事。”郁子说道。

没办法，洪作只好开始去扛榻榻米。

“先把外套脱了再干。”郁子提醒道。

洪作脱了外套。这天他也没穿衬衣。

“你没穿衬衣吗？”

“嗯。”

“厉害了。来了一群这么厉害的家伙啊。大家都没穿衬衣吗？”

“只有我没穿。”

“——我就说嘛。”

郁子离开了正殿。洪作竖起榻榻米，扛在背上，背到正殿前面的院子里。木部拿着水桶、抹布和细细的木棒过来了。木棒好像是用来敲打榻榻米的。

“什么嘛，变成你来扛榻榻米啦。”木部说道。

“嗯。”

洪作把榻榻米扔在地面上。

“你还是把它靠在什么地方吧。这样会挨骂的哦。”

“是吧。”

洪作朝钟楼走去，把榻榻米靠在钟楼地基的石墙上。

“你还是再好好想想要不要来这家寺庙吧。连我们都被连累了。”

木部一边用木棒敲打着榻榻米，一边说道。

“别太用力了，榻榻米会绽开的。”洪作提醒道。

“稍微弄破点有什么关系。我得把它弄干净啊。”木部说道。

洪作去正殿搬第二块榻榻米时，郁子带着她母亲过来了。

“喏，他没穿衬衣，光着身子就直接穿外套了呢。”郁子说明道。

母亲说：“啊呀，啊呀，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啊！”

因为扛着榻榻米，洪作先没有跟郁子母亲打招呼。

“看着瘦巴巴的，想不到还挺有力气的呢。”郁子说道。

“好啦，好啦。”母亲责备女儿，“去烧洗澡水吧。都弄得满身是灰了。”母亲看起来很和气。

“那就让藤尾君和小木部去烧洗澡水吧。”

“别推给别人啊。”

“没事的啦。——反正他们都是玩。”

洪作听着郁子的话，扛着榻榻米走到了外面。

“同事，辛苦啦。”

藤尾好像是从玄关出来的，脚上穿着寺庙的木屐站在那里。

“敲榻榻米的话最好用竹竿。后门那边好像有，去找一下吧。”藤尾对木部说道。

“你打扫完房间了？”

“打扫完了。”

“好快啊。”

“就简单打扫了下。”接着，藤尾又对洪作说，“晒榻榻米要晒背面的。翻个面吧。”

郁子从正殿走到院子里，说道：“榻榻米至少得晒一个小时左右。在晒好之前要不就帮我去拎洗澡要烧的水吧。”

“扑通！”

藤尾露出夸张的表情。

“这是什么咒语啊？”

“被吓得扑通一跳，就只能用扑通这样的词语来表达啊。你刚才不是说让人去帮你拎洗澡要烧的水吗。这里除了我们几个就没别人了，所以你这话只可能是对我们说的啊。也就是说，被要求去拎水的是我们啊。”

“是啊。”

“是啊，你说得倒是轻巧，可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拎水需要相当大的肉体劳动，而且关系到自尊心。”

“没必要想得这么难吧。只是去拎水而已。你们三个一起拎的话，很快就能拎满了。不用三个人，两个人就够了。剩下一个人就负责烧火吧。”

“扑通！”

“不要再发出奇怪的声音啦。——来吧，小木部和洪作去后门那里吧。藤尾君是个懒蛋，就去烧火吧。”

“哇！”藤尾喊道，又对木部说，“怎么办？”

“我准备就这么干。我跟洪作去拎水，你去烧火。干吧。也只能干啊。这是命令啊。我们去拎水，你就好好烧火吧。五右卫门^[5]被放在锅里煮的时候，也是有人拎水，有人烧火的。”木部说道。

“傻瓜。那不是水，那是油。是把油锅煮开。”

“是吗，那是油啊。一想到油锅煮开，我就想到了天妇罗。”

“啊呀，喜欢吃天妇罗？那今天就做天妇罗给你们吃吧。虽然只有蔬菜天妇罗。”郁子说道。

“我们三个都可以留下来吃吗？不是只有洪作吧。”木部说道。

藤尾在一边插嘴道：“天妇罗吗？天妇罗的话，我和木部炸得很好的哦。在游泳集训的时候，我们可炸了好多呢。”

“反正有人请吃饭，要是把金枝和饼田也一起带来就好了。让他们做芝麻拌茄子，我们来炸天妇罗。”木部说道。

“别尽说些任性的话。——来，去后门拎水吧。”

郁子说完，又进正殿去了。

“太吓人了。——惊吓，明虾，基围虾。”木部说道。

“真是吃不消了。先是晒榻榻米，还要拎洗澡水。——藤尾，你要撑住哦。我们是为了谈洪作寄宿的事情才来这里的。”

“让人吃不消的是你吧。我是想着一定要拒绝拎水这件事的，是你兴冲冲地同意的！”

“我确实是同意了。还拒绝，你争得过人家吗。我们要拎水的命运，在她说出这话的时候就已经被决定下来了。先不说这些，你去跟人家谈啊。洪作这家伙也是有点问题。从刚才开始你就一言不发。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

“你们不用替我去谈啊。我总觉得到这里寄宿之后会很惨。”洪作开口道。

“我觉得不一定啊。也许很有意思呢。至少那个大姐大，多棒啊。跟普通女孩完全不一样。她还说要请我们吃天妇罗呢。我觉得那跟一般的天妇罗肯定不一样。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一边吃着天妇罗，一边再跟人家谈谈。”藤尾说道。

“我也觉得这个寺庙并不是一无是处啊。洪作你在这里寄宿，我们可以每天都过来玩。那个大姐大也会成为我们的一分子。虽然她使唤起人来毫不客气，不过也很大方啊。她会每天都请我们吃天妇罗或咖喱饭吧。”木部说道。

但是洪作依然觉得有些难以安心。

“来吧，诸位，不如汲水去如何？”

藤尾朝前走去。木部和洪作也跟了上去。

转到后门，郁子正在清洗露天的洗澡木桶。她把和服袖子卷起来，用刷帚使劲地擦着木桶，动作非常利索。

“来，帮我打桶水。”

“好嘞。”

木部脱下外套、衬衣和裤子，光着身子。洪作上半身已经光溜溜了，就只脱了裤子。藤尾还是穿着衣服，说道：“要是下雨了，这里就无法泡澡了。还是得有个屋顶啊。”

“只有夏天才拿到外面来的，在外面比较舒服嘛。冬天哪能在外面洗澡啊。”郁子说道。

藤尾咔嗒咔嗒压了几下井边的水泵，说道：“这个水泵是老式的。很浪费人力。压一下就只能出一点点水。”

“别光是发牢骚，你去烧火吧。”

“里面还没水呢。”

“可以先烧起来。马上就倒水。”郁子口气粗鲁地说道。

拎好洗澡水，把榻榻米收进正殿，已经是傍晚了。

三人在玄关旁边的房间等着晚饭。据说这个房间以后会给洪作住。房间有六叠大，两边都有窗。角落里放着一个衣橱。

“我的东西可装不满这么大的衣橱。”洪作说道。

“这衣橱应该不是为你准备的吧。”木部说。

“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哎呀，哎呀。”

藤尾站起身，拉开衣橱的抽屉。

“里面装满了衣服啊。还有僧袍呢。”

他从上到下一个个拉开抽屉来看。

“下面两排是大姐大的衣服，上面两排是师父的衣服。”

这时，郁子走了进来。

“别把衣橱都打开啊。你们赶紧去洗澡吧。马上就可以吃好吃的了，吃之前你们先把自己洗干净。”

“行嘞。”木部说道。

“一个个去洗。水变少了，就自己添上。还有，不要把布手巾带进去。”郁子说道。

“就按小木部、藤尾君、洪作这样的顺序去洗吧。洪作你脖子上全是黑乎乎的，要好好洗洗哦。”

“嗯。”洪作说道。

但是他心里很不服气，又不是只有自己的脖子黑乎乎的。

“我把布手巾给你们放这儿了哦。”

郁子离开了房间。

“太棒啦！”木部朝后面一躺，说道，“太棒啦，真是棒得不能再棒啦。我都想在这里寄宿了。要么我也离开家，到这里来寄宿吧。”

被他这么一说，洪作也觉得寺庙里的生活似乎也还不错。

木部去洗澡的时候，藤尾走出房间，不知道从哪里搬了个棋盘过来。

“会下棋吗？”藤尾对洪作说道。

“不会。”

“五子棋会吗？”

“不会。”

“你这家伙，什么都不会呀。你生下来到现在都干了些啥啊。来，我来教你下五子棋吧。”

两人一人执白，一人执黑，正在下五子棋的时候，木部脖子上挂着湿哒哒的布手巾走了进来。

“喂，藤尾你去洗吧，我来替你下。”

藤尾从木部手里接过布手巾，就穿了一条短裤，双手拍打着肚子走出了房间。

但是，很快他又回来了。

“玄关那里有客人。”

“那你就从窗户出去吧。”木部说道。

“从窗户出去可以吗？”

“能有啥事。窗户开着不就是让人从这里出去的嘛。”

“行。”藤尾说道，“我从窗户出去，你先把木屐拿给我。”

“你这家伙真是麻烦。洪作你去给他拿吧。”

“我也光着身子呢。”

“真拿你们没办法。”

木部走出房间，不一会儿，拿了一双穿着白色带子的木屐回来了。

“辛苦啦。”

藤尾拿着那双木屐，从窗户跳到了院子里。

洪作和木部下了好几盘五子棋，但是藤尾去洗澡还是没回来。郁子走进房间，问道：“大家都洗好澡了吗？”

“我还没有。”洪作说道。

“慢慢吞吞的是在干吗呢。赶紧去洗。”

“藤尾还没出来呢。”

“不可能呀。好久之前就看他去洗了啊。——应该很早就洗完了呀。你赶紧去洗吧。”

听了郁子的话，洪作站起身来。洪作也穿了一条短裤就绕到后门去了。走到僧房的厨房边，就听到了藤尾的歌声。

——娶个老婆，才貌双全，有情又有意。交个朋友……

藤尾正坐在洗澡木桶边上冲洗的地方，抱着膝盖唱着歌。

“你洗了好长时间了。赶紧起来吧。”洪作说道。

“这是我自己烧的洗澡水。哪能轻易出来。”

“我还没洗呢，又挨骂了。”

“被大姐大骂了？”

“嗯。”

“行吧，那我就出去吧。”

藤尾擦着身子，洪作马上跳进了木桶。

“把手巾给我留下。”

“好嘞。”

藤尾大声地唱着歌回房间去了。

洪作就在洗澡水里浸了下，很快用布手巾擦干身体，穿上短裤。他不喜欢泡澡。接着他又往灶门里扔了两三块木柴进去，用水桶拎了水，把洗澡水添上。郁子走出来，大叫一声：“啊呀！”

“你怎么穿了师父出门穿的木屐啊。”

被这么一说，洪作朝自己脚上看去，刚才藤尾穿过来的木屐正穿在自己脚上。

“这不是我穿过来的。”洪作说道。

“可现在不是穿在你脚上吗。那可是师父出门做客穿的木屐。是他最好的一双木屐。连师父他自己都很少穿的。你瞧上面的带子，都被弄得湿哒哒的了。”郁子说道。

“是藤尾穿过来的。”

“那你是穿什么过来的？”

被这么一问，洪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不记得自己是穿什么过来的了。应该就是穿了僧房玄关处放着的某双木屐吧。

“总之，你把它擦干净，放到玄关的木屐箱去。要是被发现了，肯定要挨骂的哦。”

洪作觉得自己吃亏了，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洪作回到房间，藤尾和木部还在下五子棋。过了一会儿，他们下完一盘，木部说道：“没有象棋吗？”

“行嘞，我去拿。”

藤尾站起身。

“你知道哪里有吗？”

“对面那个房间的壁龛里就有。棋盘也在那里。”

藤尾离开房间，但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回来。这时，郁子过来了。

“谁帮我把桌子从厨房搬过来一下。”

木部和洪作赶紧站起来。他们从厨房搬来桌子之后，接下来又听从郁子的吩咐，在房间和厨房之间来回了好几次。木部拿了一个里面装满天妇罗的大盘子，洪作端着一个盛满了汤汁的锅。

“藤尾君呢？”郁子像是刚刚才发现似的问道。

“他刚刚说去找象棋盘，还没回来呢。”木部说道。

“家里没有什么象棋盘。哪会有那种东西。师父很讨厌象棋的。”

接着，郁子又说道：“真是拿你们没办法。你俩赶紧去找找吧。他不会去正殿了？！”

“会不会去那个房间了。”木部说道。

“那是师父的房间。”

“但他会不会是进那里了？”

“是吗？”

郁子说着，竖起耳朵听了一下。

“啊呀，真的呢。好像在跟师父说话呢。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你们去把他叫过来吧。”

木部和洪作拉开了走廊另一头的房间的隔扇门。这个房间面朝中庭，非常宽阔。藤尾正端端正正地坐在房间的另一头。对面靠近檐廊的地方，放着一张书桌。师父正坐在书桌前。中庭几株绣球花巨大的蓝白色花球映入了洪作的眼帘。

“请容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名叫木部。”

藤尾语气正式地介绍道。接着他又转向木部，说道：“坐到这里来。”木部在藤尾旁边坐下，朝师父低头致意。洪作也同样跟着做了。

“这位是接下来将会给您添麻烦的洪作君。”

师父朝木部和洪作瞥了一眼，但是很快又将视线转回到了中庭，说道：“你们也下象棋？”

“我们不下。是藤尾想下。”木部说道。

“噢，你不是说也想下的吗。”藤尾说道。

“不，我不喜欢下象棋。我知道怎么下，但是不喜欢下。”

师父的视线又转到洪作身上。

“我不会下。”洪作回答道。

于是师父说道：“我刚刚跟这位同学说了，上初中期间最好不要下围棋也不要下象棋。你们不喜欢下象棋，那就不用多说了。最好是不要下。把下围棋象棋的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学习就是你们的工作。”

“是，一定好好学习。”藤尾说道。

“你们几个怎么看都不像是爱学习的样子。可别说什么通过下象棋学习人生道理。那些都是歪理。”

“是。”

“嘴上说着是、是，看起来还是没听进心里去啊。”

“好发愁啊。”藤尾挠了挠头，“我可以走了吗？”

“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是你自己随意走进来的。擅自进入别人的房间，还在那里噼里啪啦乱翻一通，这种行为很不好。”

“是。”

“那你们就走吧。”

三人朝师父低头行了一礼，然后就离开那个房间，回到了洪作的房间。

“吓死人了。”藤尾说道，“一见面就来了个下马威。我现在的信用值为零了。”

这时郁子端着茶进来了。

“来吧，没什么好东西，但还是请用一些吧。后面就要请你们去厨房吃饭了，今天破个例。”

说完，不知道是不是准备在一旁照顾大家，郁子在餐桌边坐了下来。

“能借张桌子吗？”藤尾开口道。

“什么桌子？”

“就是学习用的书桌。”

“连书桌都没有吗？书桌这种的还是请自己带吧。”

“那就把我家的借给你吧。”木部说道。

“早饭有鸡蛋吗？”藤尾问道。

“鸡蛋可以有啊。不过，得帮忙养鸡哦。”郁子说道。

三人没客气，吃得肚子鼓鼓的。已经跟郁子很熟了，所以也就没有
了在别人家的那种拘束感。

“今年夏天，可以来这里游泳吗？”木部问道。

“可以啊。一起去游。因为一个人去游泳不像话，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都没去游过泳呢。如果你们也游，那就一起去呀。”

“我们可以在这里脱光衣服再去吗？”

“当然可以啊。就算是去千本浜游泳，也可以把衣服脱在这里哦。我
们可以沿着河，走到入海口，然后再去海滩。这么走的话，就可以先在这
里把衣服脱了。”

“是吗？”

藤尾有点没自信。这里离千本浜还挺远的。要光着身子走到那里的
话，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你们会划船吗？”

“会啊，不就是船嘛。”木部说道。

“是吗。我也会划。我们每天都去划船吧。”

“每天都去吗？”

“那会儿你们不是学校放假嘛。”

“放假倒是放假。”

“放假了就算每天都去划船也没事吧。我们可以想划船就划船，想游
泳就游泳，到了傍晚就回到这里，烧好洗澡水洗澡。”

“还要我们拎水吗？”洪作问道。

“当然啦。自己要用的洗澡水总得自己烧吧。”

“洗完澡之后还可以吃饭吗？”

“饭就不请你们吃了。今天是破例。因为你们帮我扛了正殿的榻榻米。”

接着，郁子又说道：“七八月的时候还有大扫除。到时候你们也来帮忙吧。大扫除的时候可以请你们吃饭。”

“这个寺庙要大扫除的话，会很累吧。”

“这个当然很累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心理准备吧。”

“我们每天都去游泳划船的话，师父会生气吧？”藤尾说道。

“那我们就尽可能不要让他知道。大家一起出去的话，太惹眼了。所以就一个一个出去。——洪作你到底什么时候过来？”

“五月初要去西伊豆旅行，等旅行结束了就马上过来。”

“早点过来吧。我每天一个人做早晨的洒扫太累了。”

“啊！”洪作喊道。

“喊什么喊。太粗俗了。——你们要去西伊豆旅行？真不错啊。我也很想去呢。可是我去不了。因为我是女孩子，所以家里不会让我去旅行的。这会儿的西伊豆，应该很棒吧。”

话音刚落，就听得藤尾吟诵道：“——一起前往吧。遇见未见之高山。绿色满眼帘，青山高耸云霄间。”

吟诵完毕，他指着木部说道：“这是他写的和歌。”

“你刚念的不对。是入眼皆美景，山在碧空白云间。”

木部纠正道。

“啊呀，小木部，你还会写和歌呢。很有意思啊。”郁子两眼放光看

着木部说道。

[1] 葬礼馒头，指的是在葬礼等仪式上，分发给客人的回礼，含有来自逝者的礼物这样的意思。装馒头的盒子上一般都夹有一张写着“志”的纸。

[2] 日本平安后期女将，生卒年不详，为木曾义仲侧室，以勇武著称，曾跟随义仲屡立战功。

[3] 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流行的一种少女发髻。发髻分为两部分，呈圆形，如同切开的桃子，故而得名。

[4] 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流行的女性西式发型。因1885年成立的妇人束发会的推广而流行。

[5] 石川五右卫门，相传为日本战国时期安土桃山时代的一名侠盗，因盗窃丰臣秀吉的一件名贵茶器被捕，并被处以极刑——被放入锅中活活煮死。其事迹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了文艺创作的题材。

第十三章

五月初，洪作决定搬到寺庙去。一床被子，一个箱笼，就是他所有的财产。在真门家的时候，他也用书箱，但那是俊记的东西，所以不能带去寺庙里。

“买个书箱吧。不是已经拿到钱了吗。”姑姑提醒道。

“书桌也要买哦。书箱书桌都不带的话，也太丢脸了。”

“没事的。”

“你说的没事，可不太靠得住。”

跟平时不一样，姑姑似乎格外地爱怀疑。

“为什么这么说啊？”洪作问道。

“也没什么为什么。”姑姑说道。

她可能就是有这样的预感吧。是洪作这段时间的言行，让姑姑有了这样的预感吧。被子和箱笼都托付给了送货店，所以洪作只需要空着手去寺庙就可以了。

送货店把行李送到寺庙这一天，洪作离开了真门家。

“那我就走了。”洪作向姑姑告别道。

“就算去了寺庙，偶尔也要回来看看。”

“嗯。”

“我照顾了你那么久，要是不经常回来看看，可就没道理了哦。”

“放心吧。我每星期六回来。”

“每星期六回来的话，寺庙那边交代不过去，还是不要每星期六回来了。”

“不，就每星期六回来。”

“每个月回来个一两次就可以了。在这里住一晚再回去。不管怎么说，去吃吃别人家的饭，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或许还是一剂良药呢。”

“不，我每星期六回来。脏衣服会堆起来的。”洪作说道。

“脏衣服什么的，就自己洗嘛。”

“不，我要带过来。”

“这可真是，这可真是，那我可就谢谢你了。”姑姑一脸说不出话来的样子，“真是没吃过苦啊。像你这样的孩子还是得送到寺庙里去啊。”

离开住了一年的真门家，洪作还是感到了一种寂寞。寄宿到沼津的寺庙之后，每天忙着玩，大概不怎么会回三岛的姑姑家了吧。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月也得回来一次，就当是为了回来洗衣服吧。洪作这样想道。

这天，洪作在学校跟增田和小林也打了个招呼。

“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寄宿到沼津的寺庙去了，不住在三岛我姑姑家了。”洪作说道。

“寄宿的话，会很自由，一定要很自律才行啊。”

增田一脸严肃地说着一本正经的话。进入初四之后，增田变得更像个书呆子了。

洪作觉得增田的脸色有些发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绿叶映照的。

“没事的。我会做好时间表，安排好学习的。”洪作说道。

“是吗，那就太好了。我们一起努力学习吧。我打算从初四开始备考静冈高中。就当是为了哥哥的复仇之战。”

增田说道。

增田的哥哥为了背英语单词，背一页，就把字典上那页单词撕下来吃掉，可就算这样，他今年春天考一高还是没考上，进了第二志愿的私立大学医学部。增田最近也不再步行上学了，换成了坐电车上上学。他想把每天步行上下学消耗的能量用到学习上。所以，现在从三岛步行到沼津初中上学的就只有小林了。

小林一脸感慨地说道：“是吗，你要寄宿到沼津了啊。这么一来，从三岛走着来上学的就只有我一个啦。之前你不跟我一起走了，我也是一个人走，但是一想到你也还在走这条路，心里就觉得挺安心的。——是吗，最终只剩我一个人了啊。”

看着小林这个样子，洪作觉得他挺可怜的。

“这不挺好的嘛。你要坚持到最后哦。千万不要坐什么电车。”洪作说道。

“我才不会坐什么电车。增田给自己找了理由，但是我觉得那家伙其实就是不想走路而已。在路上碰到女学生的时候，那家伙总是很害羞。他不想让人把他看成是连车费都出不起的穷人吧。可是，这也是没办法的啊，这本来就是事实啊。”小林说道。

“你家又不穷。”洪作说道。

“看着是不穷。但其实很穷。就靠抚恤金过日子呢。我妈每个月都得想方设法筹钱。我看着这些，心里很不好受。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坐电车和走路，哪个更省钱。走路上学很费鞋。”小林说道。

听了小林的话，洪作很想安慰小林。

“我去寺庙寄宿，也是为了省钱。我得帮寺庙做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让我免费吃住。”洪作说道。

“阿洪你的情况很奇怪啊。你爸是现役的军医吧。怎么可能那么穷呢。”

“可就是很穷啊。”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很奇怪。你明明不穷的，却总是一副穷酸兮兮的样子。”

“我看着穷酸兮兮的吗？”

“是啊。”

“是吗。”

“你看，你的皮鞋总是破的。连衬衣也不穿。也没有钢笔。还不穿袜子。外套的袖子都磨破了。帽子也很奇怪。那是你小学时候的帽子吧。”

被小林这么一一列举出来，洪作感觉自己竟无力反驳。自己就不该同情小林，洪作心想。

这天是星期六，只有早上有课。明天是星期天，而且后天星期一要去远足，也没有课，所以所有学生都很悠闲。只有洪作很忙。接下来他要去寺庙寒暄两句，因为从今往后就要麻烦人家了，然后三点整必须要坐上从御成桥下出发前往伊豆西海岸的内燃机船。

上午上完课之后，洪作请木部跟他一起去寺庙。外宿两晚去伊豆西海岸旅行这事必须得跟寺庙那边说一声。去伊豆旅行的事，郁子是知道的，但是还必须得告诉住持。跟人家说这事，原本是藤尾更为擅长，但是因为之前的象棋盘事件，藤尾在住持那里似乎没什么信用可言。所以还是和木部一起去更好些。去寺庙路上，洪作确认道：“你真的能借我书桌？”

“别着急。我肯定给你拿来。连坐垫也一起给你拿来。”木部说道。

“坐垫我自己有。”

“你就算有也只有一个吧。在外面寄宿之后，客人会很多，起码得有四五个坐垫吧。我会偷偷拿给你的。”

“你去偷哪里的？”

“我自己家的，不用担心。我家有一些专门为客人用的。”木部说道，“不管是拿书桌还是拿坐垫，都要瞅好时机。还得有你帮忙。找个月明之夜，你从我房间的窗户偷偷进来。”

“我不想做那样的事。”

“没事的。别担心。一切都交给我吧。你有宽袖子的棉袍吗？”

“我哪会有那种东西。”

“那棉袍也给你拿一件。在考试前复习的时候，你把棉袍蒙在头上，就能提高学习效率。就算不能提高学习效率，也很有考试前复习的氛围，感觉很好。我会跟藤尾说一声，让他拿一件棉袍过来。藤尾家有钱，就算少个一两件棉袍，也不会有人注意到的。——火盆你有吧？”

“没有。”

“你这家伙真是什么都没有啊。火盆就跟饼田阿三要吧。我记得有一次去阿三家玩的时候，那家伙特别怕冷，身边放着两个火盆。就从他那里拿个小的吧。水壶有吗？”

“没有。”

“水壶就从学校宿舍那边借一个吧。反正后面会还给他们的，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茶叶也顺便拿学校宿舍的吧。”

木部高兴地说着，仿佛是在说自己的事情。

来到寺庙，郁子很快出现在玄关。

“你的行李已经送过来了。是棉被和一个箱笼吧。被子我给你从包裹里拿出来晒过了。来，快进来吧。房间也给你打扫好了。”

“不能进去了。我们要坐三点钟的船去三津。”木部说道。

“啊呀，今天就出发吗？”

“是的。”

“那这事必须得跟师父说一声。——要是不说一声就去的话，会被骂的哦。”郁子说道。

木部和洪作走进玄关，很快打开了住持房间的隔扇门。住持正把藏书都搬到檐廊下晒书。檐廊上放满了书。住持看到两人，说道：“请进。”

两人在房间门口坐了下来。

“从今天开始就要给您添麻烦了。”木部寒暄道。

“是你要住过来吗？”住持说。

“不，不是我，是洪作君。”

“那你又是谁呢？同伴？”

“是的。”

“同班同学吗？”

“比他高一个年级。”

“所以才照顾他吗？”

“嗯，算是吧。”

“留级的不是你？”

“我可没有留级。”

“那是另外一个人吧。”接着，住持又说道，“你们家把这么重要的儿子交托给我，我也是感觉压力很大。来这里之后，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我也会很为难的。你父母那边也是这么说的。绝不允许外宿。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晚上不准出去。”

“是。”洪作说道。

这个声音自然而然地就从嘴里跑出来了。

“你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来这里吗？”

“是。”洪作说道。

“是从星期二开始。”木部纠正道。

“星期二？那不是三天之后吗？”

“是的。”

“不是从今天开始吗？”

“不是从今天开始。”

“我不是在问你。”师父说道。

木部挠了挠头。

“我们要去旅行。”洪作说道。

“是学校组织的？”

“是跟朋友一起去。”

“去哪里？”

“伊豆。西海岸。”

“几个人去？”

“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人。”

“钱怎么办？”

“大家一起出钱。”

“你们父母都知道这事吗？”

“知道的。”

这是木部回答的。

“唔，这事究竟是好是坏呢。——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旅行？”

“为了作和歌。”

又是木部的回答。

“谁作和歌？”

“我们。”

“哦，还要作和歌啊。要作怎样的和歌呢？”

“我不会作和歌，但是木部会。一起前往吧。遇见未见之高山。入眼皆美景，山在碧空白云间。还是绿色满眼帘，青山高耸云霄间来着？”

洪作问道。但是木部没有回答。

“你再说一遍。”

师父的神色突然变得认真起来。

“——一起前往吧。遇见未见之高山。入眼皆美景，山在碧空白云间。”

洪作再次语气平板地低声念了木部作的和歌。

“这是你作的？”师父朝木部问道。

“是的。”木部回答道。

“既然你都说了一起前往吧，我也不能说不准你们去。那就去吧。学校方面知道你们要去旅行吗？”住持问道。

“一个叫眉田的老师知道。我们会把作的和歌拿给他看。”木部说道。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差错了。去吧。不过，你这小子看着不像

是能写和歌的，没想到写得真不错啊。学习成绩怎么样？”

“不好。”

“不好可不行啊。”师父说道。

但是跟刚才不同，他的语气中并没有斥责的意思。木部一副露脸了的得意模样。

两人从住持房间出来之后，看了眼洪作的房间，就马上从玄关出去了。郁子从身后追了上来。

“你只有那些行李吗？”

“是啊。”

“书桌和书箱呢？”

“没有书箱，书桌后面再拿来。”洪作回答道。

“书桌会从我那里搬。”木部说道。

结果，郁子左右打量着两人，说道：“你们几个都是坏小子。”接着，又对洪作说道，“你不是从你妈妈那里拿到了买书箱和书桌的钱吗？还有买皮鞋的钱。我可都知道哦。”

“我妈写信来了吗？”洪作问道。

“你要是把钱浪费在那些无聊的事情上，我可饶不了你。”郁子训斥道。

“我把一部分钱用作旅费了。”

“就算是旅行，你们的旅行，那费用也都是算得出来的。——师父那里你们能糊弄，我这里可不会被你们糊弄。”

“我们准备用洪作的钱带两个身无分文的朋友一起去旅行。”木部说道。

这事洪作还是第一次听说。

“真的吗？”洪作说道。

“要从你和藤尾这里分一些多余的钱。阿三和金枝一点零花钱都没有，所以就没办法啦。”木部说道。

“这次就不跟你们计较了。等下次拿到了钱，就都交给我吧。我来给你保管。在外面住两晚就回来是吧。回来之后，有一场葬礼。正好是有葬礼的日子。”

郁子说话的语气让洪作很在意。总觉得有些让他无法安心的事。

“有葬礼是什么意思？”洪作问道。

“没什么意思。就是有葬礼，所以跟你说一句罢了。——不过，要是忙不过来了，也得让你帮忙。”

看到洪作一脸严肃，郁子又笑着说道：“开玩笑啦。——放心吧。”

“我来帮忙，帮多少忙都行。只要把经文记住就行了吧。我一个晚上就能记住。而且，我的朋友当中有一个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的。跟他说这话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来的。”木部认真地说道。

他有一个小习惯，每当碰到感兴趣的事情时，就会两眼放光。

“傻瓜。怎么会让你们来念经呢。这可关系着我们寺庙的信誉。顶多就是让你们帮忙扛扛大花圈。”

“这也可以啊。”

“傻瓜。”

“真的可以啊，就算是扛花圈也行。——我想干。想试试。”

“小木部你真是太让人吃惊了。”郁子说道，“那你们就去吧，注意安全。——是坐船去吧？”

“是的。”

“真好啊。我也想去。”

“要是能去就好了。”洪作说道。

“只要师父说可以，就能去啊。洪作的钱还有多余的，还能再出一个人的钱。”木部说道。

“别太说得得意忘形了。”郁子说着，又跟之前那样，伸出右手，拉住木部学生帽，狠狠地往下拉了拉，“帽子要这样戴。”

“那我们走啦。”

两人马上离开了郁子。走出寺庙的大门，木部“啊——”地大大叹了口气。

“帽子要这么戴吗？之前我感到的是愤怒和屈辱，但是这次却感到了陶醉。就像是被美丽的事物打了一巴掌。——啊，她真的很不错啊。跟一般女人完全不同。一点也不像是个出身寺庙人家的女孩。非常自由。不被任何东西拘束。美丽的野性，美丽的泼辣。你要是看她这样，一时大意的话——别说得太得意忘形啦，啪地一巴掌。——啊！”木部大声叫道。

“好啦。”洪作说道。

他心想，以后还是不要让木部靠近寺庙比较安全。

木部和洪作沿着御成桥下小小的石台阶往下走，又走过沿河的小路，来到了前往伊豆的内燃机船停靠的码头。

船已经靠岸了，但是看不到一个乘客的身影。离开船时间三点还有二十分钟。这是一艘二三十吨的小船。船体在河面的波浪中不停地摇晃着，上面小小地写着土肥丸三个字。

不一会儿，来了四五个乘客。这些男男女女一看就是乡下人。他们可能是来买东西的吧，每个人手里都抱着几个包裹，吵吵嚷嚷地说着

话，上了船。

藤尾和金枝也来了。金枝两手空空，藤尾拎了一个小小的帆布旅行袋。

“你们什么都没带吗？”藤尾说道。

“啥都没带。”木部回答说。

“起码得带上洗漱用品吧。牙刷呀布手巾什么的都没带吗？”藤尾说道。

木部从口袋里掏出牙刷给藤尾看了看，又给他看了夹在腰带上叠得小小的布手巾，说道：“牙粉和肥皂就借你的。”

“我什么都没带。都要借。”洪作说道。

“完了，完了，带了个麻烦哦。”金枝说道。

“你不也是两手空空吗。”洪作说道。

“开什么玩笑。牙刷、布手巾、肥皂、记事本、钢笔，还有日记本、船上读的书，我都带了哦。放在藤尾的旅行袋里了。”金枝说道。

洪作心想，去别人家住，自己确实也应该带上手巾牙刷什么的。但是之前完全没想到，也没办法了。

“阿三怎么回事？”藤尾看了眼手表说道。

“应该快到了吧。”木部说道。

“不知道能不能赶上。”金枝说。

“阿三是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的。就不该让他一个人来。应该让谁去带他一起来。”

“这家伙真拿他没办法。所以我就说嘛，这次旅行就不要把阿三加进去。加洪作一个就够够的了。”藤尾说道。

“我才不用你来照顾。”

洪作有点不高兴。

“别说大话。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在哪里吗？”

“那我可不知道。”

“你看，你这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嘛。”

藤尾说着，又看了眼手表。

到了三点开船时，饼田也还是没有出现。

“行啦，没办法，就不管他了。”金枝说道。

“让船再等十分钟吧。”

木部去跟正在岸边抽烟的船长交涉了一番，又很快回来，说道：“说是还能再等五分钟。但是等不了十分钟。”

听了这话，藤尾说道：“是吗。那我再去找他谈谈，让他等十分钟。”

说完他去找船长。回来的时候说道：“说是可以等八分钟，八分钟。”

最后，过了三点十分，船长大喊一声：“喂，大家赶紧上船，要开船啦。”说完，他自己率先上了船。洪作他们也放弃了继续等饼田，跟着上了船。

“咦，那不是阿三吗？”

最后上船的木部朝岸边看了一眼说道。果然，正沿着御成桥下的石台阶往下走的，就是饼田。他看着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慢悠悠地迈着步子。

“喂，来了，来了。——等一下。”藤尾朝船长喊道。

船已经发动了，船体摇晃着，但是并没有离开岸边。

“喂！”木部和金枝大喊道。

结果，饼田停下了脚步，也“喂！”地喊了一声，接着举起了右手。

“真拿他没办法了。怎么还停下来了！”藤尾说道，“谁去把他叫上来吧。”

“行嘞。”

洪作再次从船上回到岸边，朝饼田跑去。不知道怎么回事，饼田停在半路上不动了。

“船马上就要开了，赶紧的！”洪作说道。

“不能让他们等一下吗？”饼田说道。

“已经让他们多等了十分钟了。再不快点，船真的要开走了。”

“是吗，那就没办法啦。”

饼田朝前走去。他上了船，对藤尾说道：“我去你家叫你了。”

“谢谢你去叫我了，不过我三十分钟前就出发了。”藤尾冷冷地说道。

“我还在你家什么地方落了东西。”

“落了什么了？”

“是矶村说请大家吃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包裹。好像是东京一家叫什么的店里卖的面包、奶酪、火腿之类的。”饼田说道，“奶酪、火腿这些东西，你们很少吃到吧，很好吃哦。真是可惜啊。”

船开到河中央，鸣了一下汽笛，接着朝入海口方向驶去。

洪作他们没有进狭小的船舱，站在靠近船尾的甲板上。在靠近河口处，船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浪花不时地溅到洪作他们的头上。

船行到出海口，很快就能看到夏天开游泳训练班的静浦的海岸了。潮水的缘故，船在离岸很远的地方行驶着，所以静浦的海水浴场、松树林，还有海边的丘陵、人家，看起来都像玩具一样小。

“好舒服啊。”洪作吹着猛烈的海风说道。

一旁的饼田嗓子发出奇怪的一声“呕！”，说：“我感觉胸口有点奇怪。”

“阿三，你不会这就晕船了吧？”藤尾一脸吃惊地说道。

“晕什么船！我就是胸口不大舒服。怎么回事啊？——呕！”

“你就是晕船啦，很想吐吧。”

“嗯，不过，我可不是晕船。”

“真拿你没办法。你这个样子就是晕船啊。——你没坐过船吗？”

“小艇啊手划船这些坐过好多次了。但是我从来没晕过船。坐这种内燃机船是第一次，不过，我可不会晕船。”

“很不舒服吧？”

“嗯。”

“去船舱里躺着吧。”

“没事。不过还是很不舒服。有点恶心。——呕！”

“你别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想吐就吐吧。”

“不，我要忍住。”

“没必要忍住啊。吐了之后，就舒服了。”

“没事。”

饼田站在甲板上，一脸严肃地迎风而立。过了一会儿，他摘下帽

子，脱了外套，这还不够，又把背心也脱了，露出他那完全不值得骄傲的瘦弱的胸膛。

“干吗要光着身子？”洪作问道。

“这样轻松一些。身上穿着衣服，总感觉很重，很让人讨厌。”饼田用单薄的胸膛迎着海风，又说道，“呕！——我要把裤子也脱掉。”

这时，木部走过来说道：“阿三，你脸色发白。这是晕船啦。”

“我可没晕船。就是有点不舒服。”

“这样啊。”木部瞪着脸色苍白的饼田，“就算晕船了，阿三也不会承认的，有什么办法呢。行吧，就当你不是晕船吧。不是晕船，只是有点恶心是吧。”

“呕！”

饼田走到栏杆边上，向海里呕吐，好一会儿他的嗓子深处发出痛苦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说：“好了。”

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之后，饼田马上恢复了精神，他穿上背心、外套，说道：“我已经好了。”洪作这是第一次看到饼田到最后也咬牙不肯承认自己晕船的倔强模样。饼田还有这样一面啊，他心想。但是，没过多久，饼田又感觉不舒服了，又把外套和背心揉成一团放在脚边，脸色变得比之前更苍白了，不停地发出“呕！”的声音。金枝笑咪咪地远远看着饼田这个样子。洪作走到金枝旁边，金枝说道：“这会儿他正感觉孤独呢。你看他那一脸孤单的样子。只是晕个船，就感觉自己好孤独，人还真是脆弱啊。”

“孤独吗？”洪作说道。

“洪作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吗？”金枝说道。

“开什么玩笑。孤独什么的，我还是知道的。”洪作说道。

“不，你不知道。其实你所处的环境最容易让人感到孤独。你从小就

离开父母，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你不懂什么是孤独。”金枝说道。

被他这么一说，洪作感觉很不服气。

“哪有这回事。”

“不，就是这样。不过，这也是洪作好的地方。”

“为什么这是我好的地方？”

“你不会动不动就哭哭啼啼，也不会太过执着。随着身边伙伴的变化，你可以成为模范生，也可以成为不良少年。性格开朗，不管多大胆的事，都能毫不在乎地去做。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只有你是与众不同的。”

金枝说道。洪作不知道他这些话是夸是贬，但是他觉得自己身上或许真的有这一面。

藤尾和木部仰面躺在甲板上。藤尾好像在唱着什么，但是歌声刚从嘴里出来，就立马被海风刮走了，传不到洪作这边来。

当船行驶在小小的荷包形的海湾上，前往第一个停靠的渔村时，船只停止摇晃了。海湾里的海水映照着岸边山坡的绿色，分外清澈美丽。

有几个乘客下了船。看到一个大婶手里拿着好几个包裹很吃力的样子，木部说道：“阿姨，你先下船，我来帮你拿东西。”

大婶说道：“多好心的学生哪。你帮我拿东西吗。你很快就能娶上个好老婆的哦。”

金枝和藤尾都笑出了声。木部很郁闷，但还是帮大婶把东西从船上搬到了岸上。

“滥用好心，就会像刚才那样被说的哦。”金枝说道。

大婶下了船之后，上来了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老婆婆。

“上来个了不得的老婆婆。她有几岁了呀。”洪作说道。

这个老婆婆不负洪作嘴里说的了不得。她雪白的头发泛着银光，脸上手上的皮肤都是古铜色的。腰像折断成了两截，上半身低得都快要碰到地面似的，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她的步子很稳。当老婆婆来到甲板上时，洪作再次感叹道：“真了不起啊。”

不知道老婆婆是不是听到了这话，她直起腰，慢慢地看了看洪作，用沙哑的声音说道：“长得跟白米饭似的！”

长得跟白米饭似的是什么意思，洪作完全不知道。

“跟白米饭似的？！”

“长得跟白米饭似的！”老婆婆又说道。

“长得跟白米饭似的，是什么意思啊？”洪作问饼田。

“就是可爱的意思吧。”饼田说道。

“可爱？！”洪作吃惊地说。

“你几年级了？”老婆婆问道。

“四年级了。”

“才四年级的话，也长得太着急了。不可能是四年级吧。”

“真是四年级。”

“在哪个学校？”

“沼津中学。”

结果，老婆婆说：“中学？！别吹牛啦。”

老婆婆又弯着腰，双手在弯曲的腰边左右晃动着，朝船舱走去了。

“她是把你当成小学生了。”藤尾说道。

“怎么可能呢。”

“什么怎么可能。人家就是把你当成小学生了，你能怎样。——长得跟白米饭似的。”藤尾学着老婆婆的样子伸着下巴，学着老婆婆的语气说道，“才四年级的话，也长得太着急了。”

这时，有几个乘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了甲板上。其中一个指责藤尾：“不能笑话老年人哦。”

那是一个看着像是渔夫的中年男人。

“我可没有笑话她。”

藤尾有些生气。

“大学生就要有大学生的样子。”对方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被说成大学生让藤尾心中暗喜，他没有再回嘴。等那个男人朝别处走了之后，他得意地“嗯哼！”一声，清了清嗓子，装模作样地朝同伴们转过头来。

“就是这样才叫人头疼。来到乡下，藤尾就会被人当成是大学生。”金枝说道。

事实上，金枝和藤尾两个人被人当成大学生，也有他们的道理。并不是因为他们长得特别高大，也不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年纪比较大，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已经不再是青涩少年的成熟的感觉。不管是他们的思想还是感情，都是如此。

“我的外套不见了！”

突然，饼田朝四周看了看，说道。果然，他身上没有穿外套。

“你刚才晕船了，就脱下了外套吧。”木部说道。

“我那不是晕船呢。”

“那就是晕船啊，你说不是晕船也成。但是，总之那会儿你把外套脱

了的吧。”

“嗯。”

“然后呢？”

“我记得是穿上了的。我应该是穿上了的。”

“你说应该是穿上了的，但没穿在你身上啊。”

这时，藤尾说道：“你后面又把外套脱了。第二次脱下来之后呢？”

“我记得是穿上了的。我感觉是穿了的。”

“阿三，你别说这么模棱两可的话。你穿在身上的话，外套怎么可能会消失呢。”

“那可真是奇怪了！”

木部说着，看了看四周，接着弯下腰，双手左右张开，做出在甲板上四处搜索的样子。木部曾经说过他以后想当个话剧演员，他的演技确实不错。藤尾模仿老师模仿得也很好，但是木部的模仿范围更广。他既能模仿侍从，也能模仿主君，而且还都有独创性的闪光点。

“真是没办法。大家一起帮阿三找找他的外套吧。”金枝说道。

“你说找，也没有可找的地方啊。”

藤尾来到甲板的栏杆边，朝海面看了看，说道：

“没有。”

洪作也把堆放在甲板上的缆绳朝旁边推了推，说道：

“没有。”

木部在刚才那个老婆婆放在甲板上的信玄袋上敲了两下，歪着头，说道：“没有。”

大家都在做游戏似的寻找着饼田失踪的外套，只有饼田一脸严肃的样子。只有金枝还在跟他说着话。

“你仔细想想，你上船之后去过哪里，做了什么。”

“我正在想呢。”

“去过哪里？”

“哪里都没去。”

“你脱了外套之后，就放在了甲板上了。”

“嗯。”

“然后呢？”

“我这会儿正在想呢。”

“外套现在没穿在你身上，所以肯定是你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没拿，是有什么人把它拿走了吧。”

“不要去随意怀疑别人。谁会拿走你的外套呢。——你刚才没去过船舱吧？”

“嗯。”

“去过吧？”

“可能去过。”

“你看。你肯定是那个时候拿着外套去的，然后又忘在船舱了。”

“是吗。”

“肯定是这样。赶紧去看看吧。”

“你帮我去看看。”

“说什么呢。自己去不就行了。是你自己的外套啊。”

被这么一说，饼田慢悠悠地去了船舱，过了一会儿，回来说：“找到了。”

说是找到了，但饼田并没有拿着外套回来。

“你看吧。”金枝说，“怎么回事，你怎么没把它拿回来？”

“有人在用它当枕头呢。”饼田说道，“没事，我知道就在那里。”

“有人在拿它当枕头，是谁啊？”

“有人晕船了。那人把它当枕头躺着呢。”

“是你的外套吗？”

“嗯。那人把它团成一团，垫在脑袋下呢。”

“原——来——”

木部突然大叫道：“原——来——”是把“原来如此”的“原来”拉长了。接着，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通往船舱的楼梯边上，先朝里面看了看，然后又下了楼梯口。但是没过一会儿，他就回来了，笑眯眯地说：“真的。真的被当成枕头了。”

“是吧？！”饼田说道。

“嗯。确实是。”

木部说着，抱起了胳膊。看着似乎有什么隐情似的。

“什么啊，我去看看。”

藤尾下去了，回来之后也是笑眯眯地说：“阿三，你的衣服拿不回来了。还是算了吧。”

这次金枝和洪作去了船舱。

铺着榻榻米的船舱里有十来个男男女女。半数人躺着，半数人坐着。看起来都像是乡下人。

“啊，在那里。”洪作对金枝说道。

“哪里？”

“那里。喏，你看，就在那里。”

洪作说道。阿三的外套怎么会在这么奇怪的地方啊，他心想。对面的角落里，躺着一个梳着辫子，看起来像女学生的少女。在那个少女的脑袋下垫着一件被团成一团的衣服当枕头。那衣服看着像是阿三的外套。

“原来是这样啊。”金枝感叹似的说道，“你去把它拿回来吧。”

“我不去。”

洪作后退了两步。船舱里的男男女女中，只有这个少女和端端正正坐在少女身边的像是她母亲的女性看着像是城里人。

洪作走出船舱，金枝也跟着出来了。回到甲板上，藤尾、木部和饼田三个站在一起。

“有十七岁吧。”木部说道，“她的眼睛很有特点。那种就叫明亮的眼睛。头发也很美。纤细的身体躺在那里的姿势也很优美。——不过，她拿阿三的外套当枕头，这可有点愁人。谁去提醒她一下吧。——那衣服很脏的。”

藤尾接着木部的话，说道：“那衣服很脏。请用这件吧。”

藤尾做出脱衣服的架势，说道：“没关系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请您随意用吧。”

“不过，为什么阿三的外套会成为那个女孩的枕头呢？”

金枝一脸认真地看了看大家的脸。

“我也不知道。”饼田说道。

“你刚才下去是干吗去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自己头晕乎乎的，很恶心。就去了船舱，想找个可以让我感到舒服一点的地方。但是那里躺满了人，我突然很想吐，就又站起来，回到了甲板上。”饼田说道。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时候把外套落在那里的喽。”

“好像是这样。”

“原——来——”木部说道。

“我明白了。——那个女孩也晕船了。她头昏脑涨，又很恶心。突然伸手碰到了一块像是抹布似的东西。一开始她以为是抹布，一看又不像是抹布。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她还是把它垫在脑袋下，把头抬高，这样就能稍微舒服一点。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不过，那枕头有股汗臭味。但是，这个时候，那女孩也顾不得这些了。更糟糕的情况朝女孩袭来。——呕！”

不知道是不是浪涛变大的缘故，浪花的飞沫突然淋了洪作他们一身。

船只接下来停靠的是一个叫做重寺的村庄，洪作他们也在这里下了船。藤尾有一个亲戚在这里，所以他们打算今晚在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坐船去土肥。土肥也有藤尾的亲戚。

在船到达重寺之前，饼田必须把他的外套拿回来。那个叫重寺的村庄慢慢出现在眼前时，饼田说道：“我去一下。”

“不用你本人去啦。我替你去一趟。”藤尾说道。

木部也说道：“这点小事，不必大哥亲自出马，小弟替您跑一趟。”说完，他就离开了伙伴们。这种事情他最是机灵了。不过，木部很快就回来了。

“已经坐起来了。”他说道，“谁去一趟吧。我最怕跟妈妈级的女人打交道了。我一走过去，她就睁着眼睛盯着我。那眼神就跟守着小猫的母猫似的。而且，这事可不好说。你要直接说把外套给我，那真叫傻了。藤尾，你去吧。”

“我就免了吧。”藤尾说道。

“那阿三你去吧。那是你自己的外套啊。”木部说道。

“阿三说话含含糊糊的，对方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金枝说道。

“没事的。”饼田说。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应该叫洪作去。洪作你去一趟吧。”木部说道。

“只要把外套拿回来就可以是吧。”

“是啊。”

“那我去一趟。”洪作说道。

“你可别二话不说就拿过来，那样就太失礼啦。怎么着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跟人家说明那件外套的所有权在我们这边，让人家理解之后再拿。”

“行。”

“真让人不放心哦。我感觉你会二话不说就拿的。”

“放心吧。我会说点什么的。”

“你准备说什么？”

“总会说点什么的。——你好之类的。”

洪作接替木部，去了船舱。果然，那个少女已经起来了，坐在榻榻米上。那女孩长着一张鹅蛋脸，肤色白皙，但是看着有点憔悴。洪作四

处看了看，想找藤尾的外套，但是哪里都没看到。洪作回到藤尾他们身边，把情况说了一下。

“没找到哦，又不见了。”

“什么没找到？”

“那件外套又不见了。”

“不可能不见的吧。刚刚确实就在那里的啊。——去问问吧。”藤尾说道。

“你去吧。我不想去了。”

洪作也不想再去想那件外套了。怎么想都不是什么好任务。

最后，因为是自己的外套，所以饼田就自己去拿了。

“要拿回来哦。”

“没问题。”

“要跟对方说清楚哦。”

“放心吧。”

“不要错拿成别的东西哦。”

“知道啦。”

饼田在大家的鼓励下出发了。船只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船头朝向了重寺方向。码头上有几个孩子正站在那里。

饼田出发之后，过了好久都没回来。在船快要靠岸的时候，他才从船舱出来。他穿着他的外套，手上还拿着一个用报纸包的小纸包。

大家下了船之后，藤尾说道：“大家先在这里待着。我先去说一下。”

藤尾要去亲戚家，跟亲戚谈今晚让大家都住一晚的事情。藤尾朝有人家的地方走去了，剩下的人开始接二连三地问饼田。

“你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

“跟她们聊了很多。”

“聊了什么？”

“一句话哪说得完。有很多话题不停地冒出来。”饼田笑嘻嘻地说。

“聊得好吗？说话有没有口齿清楚？”

“开玩笑！我认真起来也是能够聊得很好的。”

“你一开始是怎么说的？”

“你们这些家伙，真烦人！——不好意思，请问您有没有看到我的外套？我是这么说的。结果对方说，没看到。”

“谁说的？”

“她妈妈说的。所以，我就说了。刚刚被当做枕头的，好像是我的外套。结果那女孩啊的一声就一把抱住了。”

“啊！——一把把你抱住了？”

“傻瓜。怎么可能是抱住我呢。是抱住了她妈妈。然后嘴里说着怎么办，怎么办。她觉得自己干了坏事吧。看起来很可怜。我甚至想要开口说那就给你吧。”

饼田说道。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讲道：“她妈妈跟我道了歉，还给了我这个。”

饼田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手里拿的小纸包。

“那是什么？”木部伸手摸了一下，“感觉很粗糙的样子啊。”

“我觉得就算看着很粗糙，也应该是很高档的东西。”

“打开看看吧。”

“晚上再打开。睡觉前打开。”饼田说道。

“你的外套是在哪里？”洪作问道。

“管它在哪里呢。——被别人当成枕头了。”饼田说道。

虽然被很多人当成了枕头，但是饼田的这件小仓布制作的外套并没有皱皱巴巴的。

洪作他们等着藤尾回来，在码头旁边的空地上等了十五分钟。村庄里的孩子三三两两地走过来，很快就聚集起了十来个孩子。既有背着小婴儿的女孩子，也有拿着铝锅去买豆腐的男孩子。

码头上暮色渐沉，时不时地有蝙蝠忽高忽低地飞着。有两个村子里的大婶也走了过来，站在孩子们身后，向洪作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肚子好饿。”木部说道。

孩子们轰地大笑起来。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一个大婶问道。

“沼津。”洪作回答道。

“从沼津过来的话，会觉得我们这里很冷清吧。”对方说道。

和沼津相比，这里肯定冷清多了。这时，藤尾回来了。

“来，走吧。”藤尾说道。

他微微挺起胸，吹着口哨，朝前走去。

“很远吗？”洪作问道。

“就在那里。”

“你去了好长时间啊。”

“跟他们说了吃晚饭的事，还安排了晚上睡觉的房间。平时他们老爸都在的，但是今天去了静冈，还要在那里住一晚。应该带点什么礼物过来的，因为要麻烦到人家。”藤尾说道。

“还需要这种东西吗？”洪作说道。

“节省、节省！”木部说。

“听说最近在东京人们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都不带礼物了的。这种礼物废止运动现在好像很流行呢。”饼田说。

“你们是可以这么做，我不行啊。因为要突然带你们这一大群人去一个平时都不怎么走动的亲戚家啊。”藤尾说。

“那么，不是有人在船上送了阿三东西嘛。把那个送给人家吧。”

金枝说道。

“这个？”饼田看着自己手上拿着的报纸包，“行，就送这个吧。反正也是别人给的。”

“那是什么？”藤尾问道。

“不知道。还没打开过呢。——要不要打开看看？”饼田说。

“算啦。虽然不知道是啥，就这么给吧。”藤尾说。

大家将要前往借宿的藤尾亲戚家离码头大概步行五分钟的距离。那是一座临海而建的两层楼，看着比村子里其他房子都要大。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阿姨站在门口迎接。

“欢迎欢迎。”

阿姨说着，把一行人带进家里。大家进了土间，正在脱鞋子的时候，饼田有些笨嘴笨舌地说道：“这个，一点心意。”把报纸包递给了阿姨。

“啊呀。”阿姨说着，“这是什么？——我可没想过你们会给我带东

西。”

阿姨接过报纸包，放到鼻子边闻了下，说道：“这不是鱼干吗。”

“鱼干？！”藤尾说道。

阿姨用手摁了摁报纸包，想要确认里面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说道：“果然是鱼干。”

“是鱼干也没办法。就是给海边的人家带鱼干……”藤尾说道。

“所以我就说算了嘛。我一开始就猜是不是鱼干。”饼田说道。

“可是怎么给了这么奇怪的东西。那位夫人和小姐应该是东京人吧。”木部说。

“不，我是这么想的。那对母女肯定也是什么人给她们的。鱼干没什么了不得的。所以她们就给了阿三。”金枝说道。

“是吗，她们肯定是觉得阿三会高高兴兴地嘎吱嘎吱咬鱼干吃。”洪作说道。

“那这个，虽然是你的一番心意，不过还是还给你吧。——你去后门看看，门板上晒的全是鱼干。”阿姨笑着说道。

洪作他们被带到了二楼一间八叠大的房间里。

“你们大家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睡吧。房间有点小……”

“不小。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好了。”藤尾说道。

“啊呀，真会说话！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的。真想把亲戚们都叫来，让他们听听你刚才说的话。”阿姨说道。

“为什么要让亲戚们都来听听？”藤尾问道。

“不让他们亲耳听到，他们都不信啊。这孩子是出了名的任性呢。”

“嗨呀，你看看！”饼田说道。

“鱼干滚一边儿去。”藤尾呵斥道。

一提到鱼干，饼田就不作声了。

藤尾、金枝、洪作、饼田、木部依次去洗了澡。洗完澡之后，一个女孩端了饭菜上来。是邻居家的女孩。因为客人突然来到，阿姨向邻居家寻求支援了吧。

这天晚上，五个少年并头睡在一起。金枝和木部很晚还趴在被子上，在记事本上写着什么。

“你们写什么呢？”洪作问道。

“日记。”木部回答。

“有那么多事情要写吗？”

洪作感觉很不可思议。

“有啊。很多要写的事呢。——你这样的小孩子是不会懂的。”木部这样说道。

金枝拿着短短的铅笔，没有理会两人。藤尾在看书。是一本题为《蒙帕纳斯的布布》的书。

“那是什么书？”

“小说啊。菲利浦^[1]的。”

接着，藤尾又说道：“这本小说很有意思的哦。我读完之后借给你，你也读一下。一开始读就会停不下来的。”

洪作心想，真有那种一开始看，中途就停不下来的书吗。

饼田一钻进被窝就马上睡着了，大家都还没睡呢，他就说了两次梦话了。他说梦话的时候，金枝的视线离开了他的记事本，说道：“就这样明天还是会最后一个起，真叫人讨厌啊。阿三真的睡得太多了。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也睡觉。——他肯定是因为睡了这么多，才有那么好的记

性吧。”

只有洪作一个人什么都没干，仰面躺在被子上，看着天花板。他没有书可以看，也没有记事本可以用来记日记。海浪声从远处传来。有时候，海浪声中还会夹杂着渔船发动机的声音。

“真好啊。”洪作不由得说道。

“别说话。”藤尾说。

“真好啊。”

“什么真好啊？”

“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我还是第一次枕着海浪声睡觉呢。真好啊。”

“有这么好吗？”

“嗯。要么我退学到这里当个渔夫吧，那样每天晚上都可以枕着海浪声睡觉了。”洪作说道。

“行啦，行啦。”金枝的声音从对面飞来，“别胡说八道的。就因为这样，所以才不想带你来。动不动就说什么退学。”

“可是，我是真的这么想的。”

“你真的这么想，所以才麻烦啊。听了点海浪声就感动成这样，真是麻烦。——关灯吧。”金枝说道。

“开什么玩笑。我准备读完这本书再睡觉。”

藤尾反对关灯。

最后，饼田之后木部第二个睡着了，到了十二点左右，金枝也睡了。金枝说开着灯他睡不着，好几次跟藤尾要求关灯，但是藤尾沉醉于那本翻译过来的法国小说，怎么都不肯关灯。这就是藤尾任性的一面。

金枝是十二点左右睡的，藤尾是一点左右睡的。什么都没做的洪作反而睡得最晚。他怎么也睡不着。一直没有睡意袭来，他的脑袋一片清醒。

过了两点，海浪的声音渐渐平息下来，渔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洪作睡不着，就爬出被窝，打开了窗。窗外一片漆黑。带着海腥味的空气冲进了房间。

他第二次起来的时候，晨光已经微微浮现在海面上了。

“洪作，你干吗呢？”木部睁开眼问道。

“天就快亮了。”洪作说道。

木部穿着背心和短裤站起身来。

“真的呢，天快亮了。”

“大海好安静。”

“从古至今，早晨的大海都是安静的。——拂晓的大海，真是腥气啊。”木部从窗子里眺望着大海说道。

木部说腥气，洪作觉得腥气这个词确实是再贴切不过了。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的大海的样子，给人一种类似于死鱼的不健康的感觉。

木部再次钻进了被窝。木部再次入睡之后，洪作还是继续醒了一会儿。等到窗外传来渔夫们出发去打鱼的吵闹声，他也睡了。

到了早上，大家纷纷起床。洪作一直睡到快中午的时候才醒来。等他回过神来，发现阿姨正站在他枕边。

“来吧，赶紧起床吧。再睡下去，眼睛都要长胛子啦。”阿姨说道。

眼睛长胛子这种说法，洪作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在真门家姑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说。

“你的小伙伴们都坐船出去钓鱼啦。就剩下你啦。赶紧起床，赶紧起

床！”

在阿姨的催促下，洪作离开了被窝。

“我昨天很晚都没睡着。”洪作说道。

“哎哟，真会给自己找借口！”阿姨笑道。

洪作想说自己真的很晚没睡着，但话到嘴边还是没说。阿姨看着不大会相信自己的话。

洪作独自走到楼下铺了木地板的房间，正在吃错过了时间的早饭时，藤尾他们回来了。他们好像都在海里游泳了，嘴唇都是紫色的。

“赶紧吃饭。船马上就要来了。”藤尾说道。接下来他们要坐船去土肥。

洪作放下筷子，直接去土间穿上了鞋子。因为什么都没带，所以他不用像其他几个小伙伴那样去二楼拿行李。

洪作他们在码头的防波堤上等了三十分钟船才到。天空晴朗，但是因为起风了，所以海面的波浪比昨天汹涌。巨浪互相撞击着，时而有海鸥擦过海浪，高高飞翔在天空中。

看到海浪这么大，饼田一下子就没了精神。他似乎是在担心又会像昨天那样晕船，跟金枝讨论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晕船的现象。金枝认为是胃功能的暂时衰弱，饼田则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与平衡感有关的问题。

船到达码头之后，在木部的带领下，少年们一个个从防波堤跳到了船沿上。这是一艘跟昨天的船差不多的船。大家又跟昨天一样站在甲板上。

洪作还没睡够，就脱了外套仰面躺在甲板上，把外套蒙在脸上，挡住强烈的阳光。海浪声中，不时夹杂着木部藤尾他们的说话声，不久，连这些都听不到了。船只剧烈地摇晃着，不时有水花溅到甲板上。但是洪作毫不在意地睡着了。

“喂，赶紧起来，有鲸鱼在喷水呢！”

耳边传来了藤尾的声音，但是洪作没有上当。他舍不得从那似乎无边无际的暖洋洋的睡意中醒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洪作在一阵汽笛声中醒来。船只的晃动已经缓和了许多。汽笛声从刚才开始已经响了好几次了。

“喂，马上就要靠岸啦。”金枝说道。

洪作在甲板上坐起身。离岸边还很远，但是船已经停下来了，好几个人从船舱走到了甲板上。如同打翻的墨水一般的蓝色海浪对面，出现了白色的沙滩、松树林以及像是土肥的村落的一户户人家。木部说：“喂，这首怎么样？”

递过来一本小小的记事本。洪作拿过来看了看，上面写着五行诗歌。

——悠长地、悠长地、
汽笛声响起。
来吧，去土肥。
抬眼看天空，
有白云朵朵。

洪作抬头看了看天空。果然，天空中飘浮着几朵如同撕碎的棉花般的白云。木部这家伙，写得挺应景啊，他心想。虽然只是用平淡的语言记录了平常的事情，但是读着木部写在那本小小记事本上的文字，他的心里充满了爽快的感觉。

洪作再次仰面躺倒在甲板上。他听到伙伴们在耳边说着“赶紧起来”“怎么又躺下了”，但是他没管，只是睁大了眼睛，看着白云朵朵的蓝天。大海的对面还有一个大海。我就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和白云朵朵的大海之间。洪作心生这样的感慨。

船到达码头之后，少年们一个个跳上了狭窄的木栈桥。洪作走在最

后，踏上了被海浪包围着的这个名叫土肥的村落。就如同一名探险队员，前来采集某种闪闪发光的東西。带着这样的心情，迈着这样的步伐，他举步朝前走去。

[1]Charles-Louis Philippe（1874—1909），法国小说家，出身贫寒，其小说主要表现了受压迫阶级的痛苦与不平。主要作品有《四个贫苦的爱情故事》（1897）、《蒙帕纳斯的布布》（1901）、《鸛鸛老爹》（1902）等。

译后记

你是否还记得你的少年时光？

那段从童年到青春的过渡期，你还记得吗？

是否也曾因为某天早上起来发现前一天晚上做好的作业找不到了而急得满头大汗，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

是否曾经喜欢某个女生/男生，却故意表现得不屑一顾？

是否曾经瞒着父母，把买学习资料的钱拿来买自己喜欢的漫画？

有这样一个少年，刚上初二，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他被一个人寄养在姑姑家。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留守少年。他每天从姑姑家出发去学校上学，因为没有坐车的钱，所以他每天上下学都要来回步行五公里。他周末总是早早就醒了，可是总是因为姑姑还没起床做早饭，就又饿着肚子睡过去了。他穿的鞋子，鞋底破着洞。他穿的袜子，露着脚指头。他的外套下面总是什么都不穿，光溜着身子。这么一说，你的眼前是否浮现出了一个标准的留守少年的形象？这名留守少年是谁？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洪作，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他视作作家井上靖本人。因为本书《夏草冬涛》是井上靖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其中所写的洪作的经历，大多来自于作家本人少年时期的经历。

虽然身为事实上的留守少年，但是洪作善良不执拗的天性、来自其他亲人（如外公外婆、大伯等人）的爱护令他避免了留守少年常见的怨恨陷阱。他明知道是姑姑怕承担自己成绩下滑的责任所以才提议把自己送去寺庙寄宿，但在离开姑姑家时，他还是准备每个月都要回来看望姑姑。新年第一天去神社参拜时，他自己没什么要祈求的，唯一的愿望是“愿妈妈长命百岁”。善良、宽容、不执拗、不钻牛角尖，这是我们可

以从少年洪作身上获得的幸福密码。

阅读本书的读者，大约都会被勾起对自己少年时期的记忆吧。洪作发现自己书包丢失时的那种绝望，大概我们中的很多人也曾经历过。虽然成年后的我们看当时的自己或者是文中的洪作，会略微觉得有点可笑。然而在当时当地，那份绝望是多么的真实啊。从和兰子一起走路时面红耳赤的洪作身上，你又是否会看到自己少年时的影子？是否会想起那刚刚意识到异性的青涩岁月？

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井上靖时而诙谐幽默，时而细腻动人的笔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在洪作的故事中唤起对自己少年时光的回忆。那些忧惧、释然、懵懂、感动，共同构成了过往的人生，成为了我们今天云淡风轻的基石。

傅玉娟

2020年初冬于杭城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 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朝鲜，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 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 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 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 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 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 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 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滨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 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所以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 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 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 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 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 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 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 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 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 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 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 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 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 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 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 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 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 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 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 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 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 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 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 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 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 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 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 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 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 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 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二十九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文学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

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 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 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 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 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 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 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 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 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 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 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 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 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 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 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 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 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 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 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 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 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 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 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 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 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 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 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 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5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 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 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 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 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 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 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 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84岁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 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北之海

〔日〕井上靖
杨萌 译 著

きたのうみ

—— 天狗文库 ——

K I T A N O U M I

重慶出版集團
◎ 重慶出版社



KITA NO UM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68-1969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20)第06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之海 / (日)井上靖著; 杨萌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1.12

ISBN 978-7-229-16083-8

I. ①北... II. ①井...②杨... III. ①自传体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北之海

BEI ZHI HAI

[日]井上靖 著 杨萌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刘小燕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6.25 字数：326千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6083-8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上卷

春

绿叶

夏

潮

城下町

下卷

金色四角星

无声堂

夏日落幕

港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上卷

春

一九二六年三月，洪作从沼津中学^[1]毕业。一毕业，洪作就穿上了带袖兜的和服。升中学五年级时，身在台北的母亲曾给他寄来一件带袖兜的藏青底白花纹和服，可他一天也没穿，一直放在箱子里。如今他拿出来穿上了。

中学时代，洪作几乎一直穿着粗棉布的学生制服。虽然有两三件窄袖的藏青底白花纹和服，但还是穿制服更方便。不管弄得多脏、磨得多破，只要是制服，就不必觉得害臊，别人见了也不会觉得扎眼。即使身上的制服破烂不堪，也不会被任何人看作是穷人家的孩子。

因为衣着破烂，即便在学校，洪作也很引人注目。在寄宿的寺院里，有个比洪作大四岁的姑娘，名叫郁子，开始总为洪作补衣服、洗衣服，但很快就甩手不干了：“你就这么凑合到毕业吧。我觉得就这样破着还比缝补了顺眼呢。真想把这身衣裳给你在台北的爸妈看一看呀。”

她语气中多少含着一些对洪作父母的指责。不管离得多远，对孩子穿衣方面总该多上点儿心。虽然终究不能明说，但郁子的话锋中有时却流露出这层意思。

然而这方面的责任不能全都归到洪作父母身上，洪作得负主要责任。母亲在来信中说，衣服要是小了、破了，就做新的，需要多少钱尽管说，她随时汇款。这样的信应该已经写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可是，洪作却从没要过做衣服的钱。这并非不得已，只是他总觉得要钱怪麻烦的。三年级以前他一直穿自己的制服，四年级的时候，他拿到了毕业生不要的制服。

洪作自己没有去毕业生那儿要制服的胆量，这差事由同班好友藤尾代办。洪作的这类委托，对于藤尾而言不在话下。他目测一下洪作的身高，便去找跟洪作体格差不多的毕业生，不花一分钱就把制服拿回来了。

升五年级的时候，藤尾也为洪作从毕业生那儿要来了制服。

“没爸妈的孩子真麻烦啊。”藤尾说了这样的话。

从中学毕了业，不管对一直以来穿着的破衣烂衫有多留恋，也不能再穿了。洪作第一次穿上了袖兜和服。虽说家在沼津的少年一般从中学四年级左右就开始穿袖兜和服，洪作已经看惯了，可自己穿上却觉得别扭。

洪作并非是因为到了该穿袖兜和服的年纪而穿，而是因为没有其他可穿的，这才不得不穿上它。按理说中学毕了业，应该继续升学，穿上新制服，洪作也分别在四年级结束和今年毕业时报考了静冈高校^[2]，但两次都落榜了。即便没能考上静冈高校，也可以选择升入一所跟自己学力相称的学校，可是洪作却总觉得没有那份干劲。和洪作一样，木部和藤尾也都没有考上静冈高校，但木部将要升入东京一所私立大学的预科，藤尾也考进京都一所私立大学的预科。金枝报考第一高等学校落榜了，升入一所私立医科大学的预科。

想要升学的人，就算没考上志愿院校，也都在某个高校落了脚。一般来说，即使打算明年重考一次，也都会先把学籍落在某个学校。因为他们厌恶那种没有学籍、不从属于任何学校的落榜生生活。因此，木部、藤尾和金枝都有可穿的新制服。只有洪作没有。

去故乡伊豆的亲戚家复习一年吧。如果被亲戚拒绝了，大不了还像现在一样，寄宿在沼津的寺院，在沼津度过自己的失学生活。对于洪作而言，东京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在沼津或伊豆逍遥自在更合他的心意。

洪作知道，如果不认真地努力复习，明年也考不上国立高等学校。可他并没有那么纠结于此。他想，至少先让自己自由自在地玩到夏天吧。

郁子曾说：“你家里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你都中学毕业了，他们也没来信让你回家？”这话里也隐含着对洪作那住在台北的父母的指责。

“去了台北也没好处，又不能一直住在台北，那还不如待在这儿

呢。”

“你不想见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吗？”

“不想见。”

“嗨，你可真行。”

“我说的是真心话。”

洪作并不想见父母。他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别见。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升入中学以来也是如此。

洪作的父亲是陆军军医，因此几经辗转调任，从长子洪作的出生地北海道旭川，到东京、静冈、丰桥、滨松，直至现在的台北。

洪作五岁时离开了父母，被托付给身在老家伊豆的外祖母。当时母亲正怀着洪作的妹妹，没人帮她，这才把洪作送到外祖母那里，不过是权宜之计。然而之后不知怎的，事情总耽延着，他便一直在外祖母身边生活。大约是外祖母舍不得放手，洪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外祖母。因此洪作远离至亲，在伊豆度过了小学时代。小学六年级时外祖母辞世，洪作去了父亲的工作地滨松，报考中学落榜，进入小学高等科^[3]学习。他与家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后来升入了滨松的一所中学，但随着父亲赴任台北，洪作又与家人分别，来到家乡附近的沼津，度过了中学时代。这是为了避免洪作跟着父亲四处转学——虽说去了台北，但父亲的工作性质特殊，恐怕不知何时又要调任。

洪作转到沼津中学是在第二学年初。所以说，从小学到中学的大部分时间里，洪作都不知家庭氛围为何物。虽然小学时代生活在外祖母身边，但这个外祖母是当医生的外曾祖父的妾室，在外曾祖父死后才入了洪作家的户籍。因此虽然从户籍上来讲她是洪作的外祖母，但两人并无血缘关系，换言之她是外人。可洪作却被这个身为外人的外祖母疼爱着，而洪作也恋慕着这位身为外人的外祖母。

洪作和外祖母这样一起生活，多少有些交易的味道。外祖母一手把洪作养大，从而稍稍巩固了自己并不稳定的地位；洪作则通过向这位外

祖母尽忠，无止境地索取她的爱。

总之，洪作和外祖母一起住在家乡的土仓房里，度过了童年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如意。村里人或亲戚有时会说：“你真可怜呐，成了那个要强老太太的人质了。”虽听人这么说，洪作却并不觉得她要强，也不觉得她心眼坏。外祖母非常温柔慈爱。也许自己真的是她的人质，但当这人质颇受优待。

而到了中学时代，洪作开始寄宿，这下完全没人管他，他过得自在极了。

从幼年成长为少年这段时间，与其他少年相比，洪作的生活多少有些奇特。只有在滨松的两年间，他作为家庭的一员而生活，之后他周围完全没有了家庭的氛围。

可是洪作既不是继子，也不是养子。洪作是父母的亲生儿子，而且也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嫡长子所应得的一切待遇。然而如果旁人冷静观察，也许会发现他们跟其他家庭有些许不同。

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自由成长，不知不觉间已经长成了青春期的少年，父母对于该如何对待这个孩子，一定多少感到些迷茫；而洪作也不知道该如何与自己的父母相处。

当被郁子问道：“你不想见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吗？”若要如实回答，他就只能说：“不想见。”他是真的不想见爸爸，不想见妈妈，不想见弟弟妹妹。见面也许并非坏事，见也无妨，但对他来说并不是非见不可。见与不见，无关痛痒。相较而言，似乎还是不见为妙。见了面，作为儿子，总得关心父母，还得听父母的话。这种事实在麻烦，让人心烦。

“你也太不着调了吧。”金枝曾经这样说过。他是洪作的朋友之一，五年级第三学期初，他听说洪作不拆他母亲从台北寄来的信，已经攒了两三封了，于是发出这番感慨。当时洪作回答：“上面写了是报平安的信。”说着把还没拆封的信朝金枝一亮。上面确实写着“平信”。所谓平信，是指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并不紧要。洪作觉得，既然母亲特意在

信封上写了这两个字，那应该就没必要那么急着拆封。即使不看，洪作也知道，母亲的信里写着对他考高校的期望，写着为了以后能当医生，高等学校要选理科乙类。对于洪作而言，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信。不想看的信可以不看，这是不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少年的特权。

中学毕业还不到一个月，洪作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样。上中学的时候，自己每天都跟藤尾、金枝、木部他们见面，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可是到了四月，他们之间的来往一下子断了。大家都在为开启新生活做准备，而且因为已经脱下了中学制服，所以不能像从前那样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闲逛了。

洪作穿着和服，久违地上了街。一直以来洪作都觉得自己是沼津人，可如今这座集镇却异乎寻常地有一种的冷冷的疏离感。街头巷尾依然能见到中学生的身影。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自己的学弟学妹，然而现在却没有这种感觉了。基本上没人停下脚步向自己问好。自己没穿制服，所以谁也不认识谁了，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即使是熟识的学弟学妹，大部分也都眼看别处，佯装不知，就这么走过去了。以前洪作是学长，所以得向他行礼致意，如今他毕业了，已经不是什么学长了，还行什么礼？每个人的脸上好像都在表露着这样的心声。

一直以来在洪作他们面前显得很弱小的四年级学生，如今大模大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不知何时已经端起了最高年级学生的架子，让人觉得他们连身量都膨胀了一圈。此外，那些压根不认识洪作的新生也泛滥成灾、随处可见，他们制服上的金属纽扣闪闪发光。看到这些，洪作不得不认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总而言之，随着洪作中学毕业，作为学长的权利和光荣皆被剥夺，连一直来自认为属于自己的镇子，如今也不得不拱手相让了。

洪作去了御成桥边的藤尾家，可他去京都找寄宿的地方了，没在家。洪作又走到火车站附近的木部家，可木部也在四五天前被将要升入的私立大学的运动队召去了，三月末去了东京，现在还没回来。

洪作最后去找金枝，可金枝发低烧，正卧床休息。若是从前，洪作会毫无顾忌地穿过院子绕到后门，直取金枝房间。可如今身着和服，这么做就有失体面了。

洪作久违地向千本滨走去。踏着白沙穿过松林，浪花翻涌的大海透过松树林的间隙映入眼帘。海边没有一个人影。洪作漫步海滩，向狩野川入海口的方向走去，眼看快要到了，又折返回来。虽然已经入春，但海风还是冷冰冰的。

洪作走向一个被风塑成的小沙丘，坐了下来。一片别墅区背朝这里，里面的别墅除了夏天以外，总是大门紧闭，无人居住。因此在宽阔的千本滨上，唯独这里寂静清幽。之前洪作他们一起来这里的时候，金枝曾说：“别墅这东西，开着门的时候是死的，关着门的时候却是活的。”藤尾接道：“有道理，开着门的别墅庸俗不堪，关着门的别墅却是有思想的。”听了他们的对话，木部即兴作了首诗：“开着门的别墅是喋喋不休的小姑娘，关着门的别墅是苍老的贵族遗孀。”

听着三个人各具特色的表达，洪作深感钦佩。

此时，洪作正坐在那关着门的别墅后面的沙丘上。金枝、藤尾、木部，很快都要离开沼津了。他们的家都在沼津，他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如今却要离开他们的家庭。这真像是展翅离巢。

洪作茫然地望着大海。以波涛汹涌而闻名的骏河湾，今天也翻涌着大浪，然而无论是潮水的粼粼波光，还是涨退起伏，都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我该怎么办呢？”

洪作陷入了思考。如果不回到台北的父母身边，住在哪里都一样。但是，能去的地方很有限。或者继续住在沼津备考，或者回家乡伊豆，去找有几间房的亲戚，寄人篱下，度过一年的失学生活。之前洪作倾向于继续寄宿在沼津的寺院里，可如今他有些动摇了。洪作强烈地意识到，当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了沼津，这座集镇也许会变得非常冷漠。

洪作在沙滩上躺下，睡意渐渐袭来。为了躲避太阳光的直射，洪作

弯折手肘，以袖兜遮脸。这番用处，让洪作觉得袖兜很是方便。

不知睡了多久，洪作被人声吵醒，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三个身穿中学制服的少年把自己包围了。洪作马上认出其中一人是远山。他和洪作虽不同班，却是一个年级的，今年考试不及格，没能毕业。

“呦，我还奇怪谁会睡在这儿，原来是你啊。”远山说。

洪作和远山交情不深，但因为同是学校的柔道运动员，一起去外校参加过两三次比赛。另外两个人虽然不知道名字，但也面熟。他们总穿奇装异服，像是不良少年，在学校很引人注目。

“你还在沼津呐？”远山问着，在洪作旁边坐了下来。另外两个少年也跟着坐下了，其中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烟盒递到远山的手上，又递到了洪作手里。

“进了哪个学校？”

“哪儿都没进。”

“没学上了？”

“嗯，算是吧。”

“什么算是吧，既然你哪个学校都没进，那就算是正儿八经的失学人口了。你家在哪儿？”话一出口，远山就好像突然反应过来似的：“哦哦，你没父母了。”

“别胡说八道。我爸妈都健在呢。”

“哦，是吗。那不好意思哈。我记得谁这么说过来着。那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回家。我家在台北。”

“行啊你，可真不错。有家，但是不回，离家远远的，这真是太理想了。你打算待在沼津？”

“还没想好。待在沼津也行，可是没人做伴。”

“你得复习吧？”

“现在开始复习，到时候就全忘了。我打算玩到八月份。”

“那你来训练场吧。冢本走了，那些小屁孩太难带了。”远山说。冢本是学校的柔道老师，今年春天辞职了。

说起柔道，洪作想，如果每天中午都去中学的训练场酣畅淋漓地杀两三个小时，估计日子就不会无聊了。远山因为留了级，恐怕现在已经坐上了柔道队队长的交椅。既然是队长请自己去的，自己便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训练场。况且现在没有柔道老师，没人需要顾忌。

可是，来去训练场的路上，恐怕会在校园里碰见老师，这多少有些麻烦。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不能忍受的事。

“好，我去训练。”洪作说。

之后洪作和远山他们一起离开了千本滨，去了街上的一家中华面馆。

“和毕业生在一起，你们尽管光明正大地进去。你们不是自己要去的，是毕业生请客，带你们去的。”远山对两个少年说道。

“我可不请客啊，我没带钱。”洪作说。

“这小子带了。”远山的眼神指向两个少年中身材矮小的那个。他制服外套最上面的两颗纽扣没有系，看着挺像个不良少年，可是脸上还有几分稚气。听远山说，他身手敏捷，很会打架。两个少年都要升三年级了。

“让三年级的学生请客太不像话了。远山，你掏钱吧。”洪作说。

“不要紧，不要紧。”远山说。“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让他借你呗。这小子身上可揣着巨款呢。是从亲戚那儿借的。”

那个少年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钞票：“您别客气，尽管用。”真是十

分慷慨。

“收起来，你这傻小子。”洪作用毕业生应有的口气说道。和这种将要变成不良少年的学生交往，对洪作来说还是第一次。比起一直以来与爱好文学的藤尾、金枝等伙伴的交往，倒是别有一番趣味。

洪作当天回到寺院，对正在打扫院子的郁子说：“我的东西就继续放在这儿啦。”

“你要一直住在这儿？”

“嗯。”

“师父会怎么说呢。”郁子说。郁子一直把自己的父亲称作师父。

洪作决定每天都去中学的柔道训练场。学校的课程大约三点钟结束，所以队员过了三点半才在训练场集合，开始训练。

洪作三点从寺院出发，横穿沼津街区，走过御成桥，穿过田间小路，向学校正门走去。这是他中学时代每天上学往返的路线。

洪作重新穿上了从前的中学制服，但没穿皮鞋，而是趿拉着木屐。和中学生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没戴学生帽、没穿皮鞋。洪作身材矮小，混在四五年级的学生里，完全看不出是毕业生。

“那家伙，明明已经毕业了，却还是一副在校生的样子，又开始来上学了。”四五年级的学生肯定在洪作背后说着这样的闲话。可是，一旦碰面，就好像不能装作不认识似的，必须说声“来啦”或是“嗨”，打个简短的招呼。以前见面都要行礼，但他们似乎觉得如今没必要做到那一步了，就以这样的态度敷衍过去。低年级的学生则像从前一样，紧张地向洪作行礼致意。

如果打招呼的是熟人，洪作便也回一句“嗯”或“呦”，若是不认识的，洪作便一律无视。

到了训练场，在队员中间，洪作就可以摆架子了。洪作在毕业前是

参赛选手，而且是这些队员们的前辈，所以他们都向洪作行礼。被行礼的感觉真不错。

去训练场训练了十来天，洪作已经完全融入了队员们的生活。练习结束后，洪作会和这些学弟们一起去宿舍的浴室洗个热水澡，然后和几个人一起上街，去中华面馆。这种时候远山通常与他们同行。

“和学长一起，你们尽管光明正大地进去。”远山总是对其他人这样说。洪作虽然的确是学长，但是几乎没掏过钱。

“学长肚子饿了，你们请客。”远山这样说，便有人付钱。远山自己也从没结过账。

“本来我跟洪作一样，也是毕业生。只是我后来没毕业而已。你们要拿我当毕业生对待。”远山总说这种不着调的话，可是没人讨厌他。他虽然痞气，但品性不坏。

洪作刚上四年级时就成了柔道选手。校际比赛选五个人参加，洪作不是打头阵，就是当副帅。他身材矮小，并没有什么绝招，但他擅长打比赛，在赛场上总是获胜。

“你这么小的个子，怎么赢的比赛呢？”四年级的时候，柔道老师曾一脸认真地问他。

“碰到外校那些不认识对手，总是感觉自己会赢，不觉得会输。我只想着怎么获胜。”洪作回答。这不是假话。无论对手多么高大，抓住对手柔道服衣领或袖子的那一瞬间，洪作只考虑如何摔倒对方。对手似乎比自己强大、自己会不会失败之类，洪作从不去想。

“真可惜啊，你在学习上也这样就好了。”柔道老师感叹道。的确如此。一到考试，无论是期末考试还是入学考试，还没拿到答题纸，洪作就觉得已经没希望了。英语，语文，物理，化学，无论什么科目，洪作都觉得不行。他没有半点儿自信。也正因如此，洪作虽然参加了静冈高校的入学考试，但从一开始就没觉得自己会考上。他只是试一试而已。

藤尾和木部也没考上静冈高校。但他们心存侥幸，觉得并非没有考

取的可能。可洪作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念头。先优哉游哉地复习个两三年，到时候总会有出路——这才是洪作的想法。所以洪作没有先在其他私立大学安定下来，也没寄希望于明年，去上什么补习班。洪作并不纠结于这些问题。报考国立高校，也是因为住在台北的父母心心念念，洪作不忍打碎他们的美梦。洪作考入滨松中学时名列前茅，因此他的父母以为他现在依然是优等生。这令洪作很是为难。

柔道则与学业不同，洪作很有自信。洪作觉得只需稍作练习，便闭着眼也能拿下初段。四年级的时候洪作在学校里已经系上了黑带，他觉得把这当作讲道馆^[4]的黑带也不错。到中学的训练场训练了十来天，入学考试的事情已经从他脑中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黑带。

藤尾、金枝、木部、洪作四人久违地相会，是在四月下旬。大家很快都要离开沼津，前往东京、京都，升入各自的新学校。这次聚会就算是中学时代的散伙饭了。地点定在清风庄的二楼。清风庄是一家炸猪排店，就在千本滨的入口处。洪作他们第一次去是在去年秋天，对店里炸猪排的美味久久不能忘怀，此后谁要是有钱，四人便会光顾，成了常客。当然，中学生出入这种地方是被禁止的，他们总是从后门进去。

“这儿可不是你们来的地方。”胖胖的老板娘总这样劝告，但还是端来啤酒和饭菜。

“能吃到这种炸猪排的店，估计在东京也不多。”藤尾是公认的美食家，他这样说，没人反对。基本上也没人了解其他餐馆的情况。在清风庄，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炸猪排，不好吃是不可能的。藤尾煞有介事地称其为日本第一美味，大家便一致认同，全无异议。

如今，他们已经中学毕业，不再有所顾虑，可以大大方方地走进清风庄，不必再为避老师眼目而从后门进出了。

洪作来到清风庄二楼时，其他人都还没到。胖胖的老板娘走过来，用她那颇男人气的口吻确认道：“木部、金枝和藤尾都会来，是吧？”老板娘无论对谁都只称呼姓，唯独对洪作，不知为何不以姓相称，而是“洪作、洪作”地叫他的名字。

“说是木部和金枝去东京，藤尾去京都？托他们的福，沼津这地方都上档次了。关于你我倒没听说，你有什么打算呐？”老板娘问道。

“我打算留在沼津。”

“都毕业了，为啥还留在沼津啊？”

“在这儿复习。”

“复习？！真的会复习吗？可别又交上什么坏朋友，成天游手好闲。”

“怎么可能。”

“这可说不准。要我说，还是回到父母身边靠谱。毕竟你有父母嘛。”老板娘擦完桌子，出去了。

木部到了。木部身材矮小，朝气蓬勃，几乎擅长所有的运动。他今天身穿一件飞白花纹窄袖和服。

“呦。”木部打声招呼，走了进来。“我刚游完泳。”说着便像筋疲力尽一般，仰面躺倒在草垫上。

“你一个人去的？”

“嗯。”

“水很凉吧？”

“可凉了。金枝和藤尾都还没来啊。要不咱先点上菜吃着吧，我饿了。”木部随即拍了拍手。很快，老板娘就走了进来：“还是个小屁孩呢，别像大人那样拍手叫人。”

“先给我们上点儿吃的吧。”

“等人到齐了再说吧。去了东京，一定得收收心，好好学习啊。”

“我知道，我知道。”

“不许躺着说话。坐起来说。”

“烦死啦。”木部坐了起来。这时藤尾走了进来。藤尾穿着带金属扣子的大学制服。一进屋他就脱下了外衣，说道：“今天是钱行会。阿姨，可得给我们做点儿拿手菜啊。”藤尾长得偏胖，无论是体格还是说话语气，都像个成年人。

“别用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说话，明明是花父母的钱。你刚才说钱行会，给谁钱行啊？”

“给所有人。”

“洪作说要留在沼津哦。”

“是啊。只有这小子想送也送不走。阿姨，他就托付给您啦。”

“我可不干。”

“您别这么狠心嘛。光吃寺院里的饭是会营养不良的，您得时常让他吃顿炸猪排。”

“这是买卖，只要给钱，随时可以吃啊。”

“钱嘛，洪作总归不富裕。”

“那就记你账上。”

“啥？！”藤尾仰面向后一倒，一抬腿便翻了个跟斗。

看到藤尾的绝技，木部问道：“你会这个吗？”说着便把胳膊贴在草垫上，抬起腰部，胳膊缠住双腿。

“行了行了，别闹了，都这么大的人了。”老板娘训斥着，走出房间，不一会儿又端来了啤酒。

“这酒算我请客。为你们钱行嘛。”

此时，轮到洪作一展身手。他身子向前一折，双腿向上一伸，打了

个倒立。

藤尾、木部和洪作三人正喝着啤酒，金枝穿着带袖兜的飞白花纹和服来了。

“刚才碰见一个超靓的女生。”金枝一进门就说道。

“哪儿呢？哪儿呢？”藤尾立刻站了起来，透过窗子向街道张望，“根本没有啊。”藤尾手搭凉棚，吟道：“佳人何在？”

“怎么可能还在呢。刚才那位不是矫揉造作型的，超级可爱。”金枝说着，以手托腮撑在桌上。“我最近啊，常对美女动心。我知道，这么发展下去可不行。但是，这就是青春啊，没办法。”

“你这是发情了。”木部说。

“我讨厌发情这个词。”洪作说。洪作确实厌恶这种无视为人尊严的用语。

“那这应该叫作什么呢？你不也在发情吗？”

“怎么可能。”洪作认真起来，生气了。

木部表现出非常不耐烦的神情：“我真是服了这个少年清教徒。他讨厌发情这个词。一听到这个词，他就感到心痛。可是他自己偏偏正在发情，这便是可悲之处。你啊，既然说了那样的话，那么以后一旦背负上情欲，就没法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走下去。你知道和情欲抗争是怎么回事吗？逃是逃不掉的。无论怎样逃避，情欲都会追上你。只能坦然面对。你把发情这个词吼上几百遍，这样它就什么都不是了。它算什么？”

然后，木部大声吼道：“发！情！”

“别喊了，干吗呀你。”金枝说。

“发！情！”木部又吼了一声。他脸色发青。

洪作知道木部发了狂。他神色异常，令人感到吃惊。

“行啦行啦，你们真让人糟心。一个听到‘发情’就生气，一个大吼着‘发情、发情’。那就说是春心荡漾吧。这么说总行了吧？”

“这个词我也不喜欢。”洪作说。

“那怎么说才好呢？”藤尾问道。

“我回去了。”洪作站了起来。洪作真的打算走了。

“别生这么大的气嘛。”金枝说道。他是最冷静的。

“今天是中学时代最后一次聚餐了。别为这种无聊的小事生气嘛。”

“不，我要回去。”洪作觉得，既然自己已经说了要回去，就不得不回去了。这时老板娘走了进来。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老板娘环视着在座的人。

“这家伙生气了，说要回去。”

“洪作要回——为什么啊？”

“木部说他发情，他就生气了。”金枝回答。

“你们净谈论这种无聊的事！既然是钱行会，你们就搞得像样一点嘛。菜正在做呢，做好了你们自己来端。”

“好，那我去切卷心菜。”木部说。

“卷心菜不是现切的，是提前切好，放在筐箩里。到时候只是把它抓到盘子里而已。”藤尾说道。

老板娘十分佩服：“你真懂行啊。”说着便拍了拍洪作的肩膀：“行啦，别傻站在那儿了，下楼来帮忙吧。”

肩膀被拍的一瞬间，洪作感到自己别扭的心绪一下子恢复正常了。

洪作来到楼下，木部也走了下来。洪作端着汤盘，木部端着盛着汤的锅，两人回到二楼。

“辛苦了，辛苦了！”藤尾说，“今天吃的是套餐，有汤有鱼有肉。咱这儿很少有人点套餐，所以老板很激动，要好好露一手。听说他因为想着今天的事，昨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

“果戈理的《外套》！”金枝说道。但另外三个人都没懂他的话。他们猜想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里的主人公恐怕和这家店的老板有相似之处，但其余的就知道了。在这种事情上，无人能与金枝匹敌。金枝读了太多的外国小说和诗歌。在文学方面，学校里的老师都逊他一筹。

大家围坐在桌前。金枝站了起来，拿起汤锅，用一个大勺子往每个人面前的盘子里舀汤。

“这个叫法式清汤。”金枝说。

“真的？”木部问道。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汤很清。我在外国小说里看到过好几次了。”

木部马上尝了一口，说道：“哪有这样的法式清汤？法式清汤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不就是咱每天喝的味噌汤吗？区别只在于是用盘子盛的，没用碗。是吧藤尾，这是法式清汤吗？”

“稍等，稍等。”藤尾尝了一口。“确实是西式的汤。不过，我对汤没什么研究。”

“这个就叫法式清汤。是很清澈的汤。反正都是人喝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汤，都不会有啥大区别。即便是日本，也既喝清汤，又喝浓汤。”

“浓汤是啥？”

“也是汤的一种。你可以理解为味噌汤里加牛奶。我也没喝过，不太清楚。去了东京，可以喝个够。上野有家餐馆叫精养轩，芥川写过那里的舞会。去了那儿，就会看到菜单上写着各种各样的汤。我猜是这样。”金枝说。

楼下响起了拍手声。

“来喽。”藤尾回应着，马上下了楼，很快拿上来一篮子面包。拍手声又响了，这次下去的是洪作。

“把黄油和果酱拿上去。抹在面包上吃。可别舔。吃不完就剩下。”

“知道。黄油可能会剩，果酱可剩不下哦。”洪作说着，走上楼梯。大家喝起了啤酒。

突然，藤尾“嘘”了一声，示意大家安静。“我听错了？”他竖起耳朵。

“你听错了。”木部的表情耐人寻味。“人家晚上上班，还没来呢。——木部，我们要分别了。你什么时候去东京呀？”木部的后半句模仿了女孩子的语气。

“你可真够讨厌的。”金枝说。洪作也觉得木部的这种行为令人厌恶。

四个少年自然地轮换着，每当楼下响起拍手声，便有人下楼去。大家都异常顺从，很是勤快，嘴里说着“得嘞，我去”，麻利地起身而去。有一次木部空着手回来：“人家说压根没拍手。刚才是谁说楼下拍手了？”

“谁都没说啊。是你自己应了声，自己要下去的。傻瓜。”话刚出口，藤尾突然正色道，“这次是真的了。”

楼下传来年轻女子的声音。

木部两眼放光：“来了？”

“千真万确。”藤尾点了点头，“那么，这次我下去吧。不过，如果有人想去的话，我也可以把机会让给他。各位同僚意下如何？”

“你去吧。”木部爽快地说。藤尾立刻站起身，可似乎又改变了主意。

“我不去了。”藤尾说。他又坐了下来。

“真没办法。那我替你去。还会被她吃了不成。她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木部下了楼，久久没有回来。

“这小子，干吗去了？”金枝问道。

“不可以嫉妒。”藤尾说。

“我去看看。”洪作起身下楼。洪作并不像其他三人那样心系那位出现在楼下的女性。他更关心炸猪排。他真想快点享用美味。

楼下只有老板娘一个人。

“木部呢？”洪作问道。

“在后院劈柴呢。”

洪作鼓足勇气，问道：“那玲子姑娘呢？”

“真是的，连你都春心萌动了？去后院，替木部劈柴去。”老板娘说。

开什么玩笑，洪作心想。这时木部回来了。

“她去澡堂了。”木部放低了声音，只有洪作能听见。“我现在正在为佳人效力。我在替她劈柴。”说完他把后厨水罐里的水倒进玻璃杯，痛饮了一番，又从后门出去了。

对于这场中学时代的散伙饭，所有人都非常满意。喝了汤，吃了炸鱼和炸猪排，还喝了咖啡。菜上齐后，他们又喝起啤酒。十七岁的玲子身上系着白围裙，坐在桌边。

据藤尾所言，就算在东京和京都，这样的美少女也不多见。对此，没人表示反对。的确，与沼津两所女校的学生相比，玲子更加楚楚动人。

藤尾管玲子叫“小玲”。藤尾来店里的次数最多，所以也跟玲子最

熟，但“小玲”这个称呼还是让洪作多少感到不快。木部也许也反感藤尾的叫法，所以他直呼“玲子”。因为是直呼其名，所以他对玲子的言行显得比其他人粗鲁几分。但他并非心怀恶意，也非冷漠无情。

金枝称呼玲子为“姑娘”。洪作对她没有特别的称呼，既不叫她“小玲”，也不叫“姑娘”，更不直呼“玲子”。玲子在旁边时，洪作总觉得别扭，言行举止都不自在。玲子不在时他更愉快。

日暮时分，楼下来了客人。在二楼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玲子不再上来作陪，二楼的房间显得冷清无聊。最无所顾忌的藤尾有时站起身来，冲楼下呼唤：“小玲！”这样喊了两三次，木部训斥道：“闭嘴。别这么亲昵地叫她。”

藤尾也许是被触怒了，他回到房间，说道：“那我直呼玲子？你玲子玲子地直呼其名，我听了不舒服。你可别说你不是故意这么叫她的。”

“行了行了。”金枝说，“叫小玲怪怪的，叫玲子也不好。”

“那像你一样叫她姑娘，用这种莫名其妙的称呼，既不得罪人，又掩盖了你内心的想法，这样就好了，是吗？”

藤尾对金枝也反唇相讥。酒精让他变了一个人。

“怎么称呼都行啊，这无关紧要。”洪作说。

“这儿轮不到你插嘴。说起来，你冲她大大方方地说过话吗？你不是什么都说不出来吗？”藤尾这样说，洪作无可反驳。藤尾说的是实情。

这时，木部突然笑了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有什么好笑的！”藤尾呵斥道。

“不好笑吗？这不好笑吗？算了，不管这些啦。咱们走吧，去千本滨散散步，我想大声唱歌。”木部说道。金枝和洪作都赞成。

“怎么样，这位老爷？就这么办吧。”木部说。

“你说什么？”藤尾还在生气。这时老板娘上楼来了。

“你们该回家啦。你们还是孩子，跟其他客人可不一样。”

“知道了，我们正要走。”木部说。大家走下楼梯，从一桌桌客人之间挤了出去。到处都不见玲子的身影。

洪作和木部肩并肩走向千本滨。藤尾和金枝走在后面，与他们稍微隔了一段距离。

温热的海风迎面吹来。

“终于，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木部说。

“什么时候进京？”

“后天。去东京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但家里我真是待够了。你要一直住在寺里吗？”

“估计是。”

“听说你天天去训练场。跟远山他们混在一起，你可就废了。你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把你留下，在这一点上我多少有些担心。”

“少用这种长辈似的口气和我说话。”

“不，我是认真的。金枝和藤尾都这么说。连前川老师都说过。——洪作那小子，明明已经毕业了，还每天来学校玩。”

“前川老师这么说的？”洪作感到心烦。没想到自己在老师们那里是这样的名声。“那我不练柔道了，改成游泳吧。”

“你别净想着玩。你可是落榜生。虽说我也是。”木部说。

在千本滨入口处，金枝和藤尾赶了上来。藤尾的心情彻底好转了。他用一种独特的、哀伤的声调，吟唱着大家去土肥旅行时木部写的歌：

“游女徘徊红霞映，日暮几多愁。”

也许藤尾是借着唱木部的歌，向刚刚吵了架的木部发送重归于好的

信号。

洪作也喜欢木部的这首歌。乡野渔村的黄昏景色在眼前浮现。木部在土肥旅行时创作的诗歌之中，还有一首是洪作喜欢的：“人妇悲戚如游女，正因孟春至。”当时大家住在旅店里，年轻的老板娘虽然对中学生喝酒多有非难，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为木部和藤尾把酒斟满。两人十分感激，在店里住宿期间，如骑士一般为老板娘效力。

木部的歌，唱的就是那位老板娘。看到这首歌时，经木部一说，洪作觉得旅店老板娘身上的确有一种娼妓般的妩媚，而且确实不难让人联想到初春时节。

木部没有参加任何运动队，但是一旦参赛队员不够，他就会被拉去救场。无论是网球，棒球，还是剑道，木部一旦参赛，就会尽到救场的责任。他行动敏捷，做任何运动都很灵活。他打架时也很机敏。碰上那些从东京来参加修学旅行的中学生，他会冷不防把人家揍一顿，然后逃之夭夭。

有着如此性格的木部，却很擅长作短歌^[5]。只有在作歌时，他才会认真起来，出神地思索着。他想出的歌谣总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老到。

“喂，藤尾，我替你作了首歌。”木部说。藤尾一向任性肆意，凡事都要争个第一，但在短歌方面，他自认输木部一筹。

“什么歌，唱来听听。”

“好，那我唱了。”木部深沉地吟唱起来。这曲调之前曾经听过。木部唱歌总是声嘶力竭，但这次却声调低沉，轻轻地唱着：

“抛却是非恚意骂，吾辈正年轻。”

木部的歌声比藤尾的还要哀伤。不觉间，这歌声中掺杂进了海浪的声音。

四人来到了海边。正值晚春时节，落日后的微明笼罩着海滩，但海面上一片昏暗。在黑色海面的衬托之下，翻涌的浪花像某种白色的生

物，令人悚然。

“今天晚上，咱们就要暂时作别了。”木部语气平静，“虽然我和金枝都去东京，但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再见了。”

“喂喂，别说这种丧气话。”藤尾说。

“不，我说的是真的。除了洪作，咱们三个从小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但是现在咱们要分开了。分开好。金枝不应该再找我，我也不应该再去找金枝。我这人放荡，而且以放荡为美，恐怕早晚会作出让金枝看不惯的事。而金枝严于律己，总是向着穷人，往后他也只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不是这样的。”金枝说。

“你别说违心话了。你很聪明，可一到关键时候你就含糊其辞。你可能是不好意思说实话，但这可是个坏毛病。不仅是和你金枝，我和藤尾也要分开了。”

“什么分不开的，像两口子吵架似的。”藤尾说。

“不，藤尾，我和你也要分开。你要去京都，我要去东京，我想这正是个好机会。咱们都各自拥抱自由吧。托你的福，我从小时代起就不自由。要是没交你这个朋友的话，我会成长得更好。”

“你胡说些什么？”

“不，是真的。其实你也一样吧。你一写诗，我也写诗。我写了首歌，你就也要写。你偷家里的钱，我就效仿。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你就也坠入爱河。今天在这里，我要跟你藤尾说再见了。”

自从走上海滩，木部的醉意似乎就开始泛上来了。

“我也要和大家告别了。”洪作突然说道。“和金枝告别，和藤尾告别，和木部告别。”

“啥？这可真麻烦了。”藤尾夸张地长叹一声。

“大家彼此间都受够了。”洪作说道。

“嗯，没错。”木部说。

“这就叫分崩离析。一直以来都很亲密的团体，因为某种内部作用力，自内而外开始崩溃，眨眼间便四分五裂。这样也好，不是吗？”

金枝接着说道：“木部，洪作，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们就提前说好了，以后不要互相写信。这一点一定要遵守。”

“怎么可能写信呢。要写也只给女孩子写，写情书。”

“我也不会写的。”洪作说。

“你肯定是不不会写的。毕竟你连父母的信都不回。不过，给父母的回信还是要写的。你这样的孩子，父母也是会担心的。”藤尾说道。

“有这闲工夫，不如去写情书。”洪作说。

“你哪有写情书的对象？说起来，你喜欢过哪个女孩子吗？照我说，你不正常。我们现在正是青春期。上天特意设计了青春期，让我们去喜欢女人。这是一段可以无所顾忌地喜欢女人的时期。在这方面，你很怪。”藤尾说。

“开什么玩笑。”

“难道不是吗？总之你很奇怪。”

“没错，这值得研究研究。”木部说。

四个人走在海边濡湿的沙滩上。木部有时走到水滨，小小的浪花翻涌而来，他便跳到一边，不让海水打湿自己的脚。他一边走一边重复着这个动作。

“说起来，”藤尾说，“你啊，明明都毕业了，还穿着破破烂烂的中学制服。在路上总会碰见女生吧。比如我妹妹就来问过我，‘他是落榜了吗？’训练场你想去也无妨，可是你总得有个毕业生的样子，别穿得跟中学生一样。”

“我没戴帽子，也没穿皮鞋。”

“这不是废话吗？都毕业了，还戴中学生的帽子？你倒戴上试试！真是个疯子。”藤尾说。

“唉，总而言之，洪作这家伙啊，一直以来和我们在一起，所以还好，但从今往后可真让人担心。没人监督他了。我们虽然也教他做坏事，但到头来其实是替他父母照顾了他。他这样子真让人不敢放手。”木部说。

“啊哈哈！”金枝突然放声大笑。

“说的没错。竟然还煞有介事地和我们告别，这叫什么道理？毕业了，一时见不到我们，就已经开始天天去中学的训练场了。在这儿待着，他肯定会多年如一日，穿成那样去训练场。学校里的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到时候他会变成一个笑话。——你拿出你的情欲来，情欲！收起你的食欲，拿出情欲！”

听到食欲这个词，洪作不可思议地感到了饥饿。刚吃完炸猪排还没多久，他就饿了。

“我啊，其实跟你们所认为的正常人有点不一样。”洪作说。

“哪里不一样？”木部问道。

“哪里我说不清楚，总之我不会再受你们的影响，我要自由自在地为自己而活。”

“嗨！”藤尾表现出一副十分惊异的样子，向前跑去。木部也发出一声怪叫，向前猛冲。藤尾的西装和木部飞白花纹的窄袖和服在夜色中渐渐模糊，很快就看不见了。只剩下金枝和洪作两个人。

“你和木部都作了诀别宣言。其实这样做是对的。我也觉得今天晚上是我们友情的结束。大家各自走自己想走的路就好。我会像刚才木部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金枝平静地说。至于金枝究竟要走向何方，洪作似乎可以预想。金枝给过洪作各种各样的书籍杂志，都是左翼的。有一

本名为《告青年》的油印册子，上面写着作者的名字——克鲁泡特金，是个外国人。这本书藤尾读了，木部也读了，但真正认真读的只有金枝。这些都是金枝身在东京的哥哥让他读的。

“不过啊，干什么都行，但对柔道着迷可就太没劲了。还不如对姑娘着迷呢。”

“你说的姑娘，是指餐馆里的那个女孩？”

“是。”

“她算美人吗？”

“是不是美人，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洪作是真的不知道。在这方面，连洪作自己都意识到，自己是异于常人的。

四个人走到了靠近狩野川入海口的地方，又折了回来，向松林的方向走去，最后在沙滩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

“喂，那儿是不是有一对男女？”木部望着右手边方向。

“哪儿呢？哪儿呢？让在下为您辨别。晚上我看得远。”藤尾说。然而相距太远，不是夜色中人眼所能辨别的。只勉强能够看出有两个人影在海边移动。

“你去看看吧，木部。”藤尾说。

“不看也知道是一男一女。在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是两个男的在漫步？”木部说道。

“总之，在下对这种事情十分感兴趣。”藤尾站了起来。

“别去了。”最明辨是非的金枝想要阻止他。

“我去那儿借个火。洪作，你跟我一起去。”

“我不去。”被洪作拒绝后，藤尾站起身，向着人影的方向走去。没过多久，就听到藤尾唱起了若山牧水的歌。这是最后一次听到藤尾的歌声了，洪作心想。

藤尾许久不见回来。

“那小子是不是聊起天来了？”金枝说道。经他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样。远处的人影似乎已经变成了三个。

很快，三个人影开始一起向这边靠近。

“真烦人，藤尾把他们带过来了！”木部说。藤尾高亢的歌声再一次响起。

“真是为所欲为啊，这家伙。”金枝说道。藤尾做这种事的确毫无顾忌。想想他的所作所为，说他为所欲为也并非言过其实。

藤尾带来的是一对年轻男女。

“想拜托你们关照的，就是这小子。”藤尾向这对男女说道，继而转向洪作，“喂，洪作，我给你介绍一下。”

洪作站了起来。

“这两位今年刚结婚，是一对正经的年轻夫妇。刚才是谁那么没礼貌，说人家可疑？”

“我可不知道。”洪作说。

“不是你啊？那是木部？”藤尾又转向那对夫妻说，“他叫洪作，拜托你们了。他就寄宿在你们家附近的寺院里。他毕竟不在父母身边，麻烦你们多关照。”

藤尾带来的这对夫妻是小学老师。

“从寺院往鱼町去的那条路上，不是有个烟草店吗。那后面有个二层小楼，我们就住在那里。有空来玩吧。我们刚到沼津，没什么朋友。非常欢迎你来。”年轻男子这样说道。不知道藤尾跟他们说了什么。

“洪作，跟人家打个招呼啊。”藤尾这样讲，洪作便说了一声“请多关照”。能够和素不相识的人轻而易举地拉近关系，并且博得对方的信任，这是藤尾的才能，也是他的绝技。

“这小子经常把扣子弄掉。到时候还请您帮他缝上。”木部从一旁插嘴道。

“缝扣子这种事，需要的话请随时来找我。”年轻的太太笑着说道。“复习会很辛苦吧，打算考哪里呢？”

“还没决定。”

“这方面麻烦你们也给他参谋参谋。毕竟他一个人留在沼津，没人管他可不行。”

“是让我们监督他吗？在这方面我可完全没自信。”年轻男子接着说道：“那，藤尾，我们就先走啦。”

年轻夫妇向洪作他们告别，走开了。

“真服了你。”金枝说。

“我之前见过他们一次。他们不记得我了，可我还记得他们。我在今冈书店碰到他们订有关禅宗的书，当时我想，没想到沼津也有这么脱俗的人。”接着，藤尾又对洪作说道，“你要跟人家搞好关系。他们看上去不错。你时不时地去一趟，蹭人家一顿晚饭什么的。有主妇在，什么事情都很方便。说不定偶尔还会帮你洗个衣服呢。”

“他们叫什么名字？”洪作问道。

“那我就知道了。人家不是说住在烟草店后面的二层小楼吗？你去了不就知道了。你啊，真让人操心。”藤尾回答。

“这样一来，就不用再担心洪作，可以放心地离开沼津了。”木部说。

“再给我多介绍两三个人嘛。木部，你姐姐不是嫁人了吗？告诉我她

家在哪儿。”洪作说道。

“不行，不行。你之前在我家吃过一顿饭，所以会这样说。可是你在我家人那儿完全没信誉。他们现在还觉得我成绩不好都赖你。”木部说。

夜晚的寒气开始渗入身体，四个人离开了千本滨。一进街区，藤尾就说：“咱们再去见小玲一面吧？”

“别去。”木部反对。金枝和洪作也反对。藤尾那馋涎欲滴的样子令人厌恶。

大家走到了火车站对面，把木部送到家门口，在这里与这位少年歌人作别。

“到夏天之前，我是不会和你见面的。你好好学习，别忘了自己落榜生的身份。”木部对洪作说道，接着又转向藤尾：“让你去京都，真是不放心，但是也没办法。你多保重。”木部走进了窄小的家门。

“光说不听，说完就走，转眼就不见了。”藤尾说。事实的确如此。三个人离开了这里。与木部就此别过了，洪作想。

晚春时节温热的微风迎面吹来。天色已晚，路上快要不见人影了。

大家走到了金枝家门口。“我去东京的日期还没定，但从明天起我就得去店里帮忙了。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洪作，别光去训练场，得好好学习。我已经解放了，不用再为考试复习了，但你还没学上呢。——再见啦。”金枝也迅速地走进了家门。

“接下来你送我，然后回寺院。”藤尾说。

“我最亏了。”

“这是理所应当的嘛。因为我们都要离开沼津了，只剩下你一个人在这儿。按照礼节，你该把大家都送回家，作最后的告别。”

藤尾悠然走在沼津的主干道上，大声唱着中学的校歌：“春江水暖，狩野川畔……”

到了家门口，藤尾问：“在我家住一晚？”正门已经关了。

“不了。”洪作说。若在以前，他会毫无顾虑地留宿。然而毕业之后，他总感觉不好意思登门了。

“你什么时候去京都？”

“后天。来火车站送我吧。”

“好。”

“小玲也来送我。”

“那我不去了。”洪作说。送走藤尾以后，只剩自己和玲子两个人，恐怕会很尴尬。年轻女孩对洪作来说，是个大麻烦。他不知该如何应付。

“那，咱们就在这儿告别吧。我妈说让你常来玩。就算我不在，你也要来露个面啊。”

“嗯。”洪作虽然答应了，但他并不想去朋友不在的朋友家。

“我虽然去了京都，但夏天之前应该会回来两三次。因为不常见到你我会担心嘛。那，回见啦。”藤尾转身离开，但很快又折了回来：“奇怪，我心情好沉重啊。我知道抛下孩子的父母是啥心情了。”

“你心情沉重？我倒是神清气爽呢。”

“你有钱吗？”

“没钱。”

“你别说得这么直白。你说没钱，我也没有啊。”

“那你就别问。——再见了。”

这次洪作先转身走了。洪作心想，终于，自己跟朋友们也分别了。告别了木部，告别了金枝，也告别了藤尾。

——那么，我该做什么呢？

洪作思忖着，向着寺院的方向，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一种无以言表的空虚寂寥，攫住了刚刚与朋友分别的洪作。这无疑孤独感，然而洪作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孤独。自幼年起，洪作就与家庭氛围无缘，因此，他的孤独与常人有所不同——并非孤身一人时的感触，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寂寥、凄凉之感。

藤尾他们觉得处于青春期的洪作和他们有所不同，然而洪作不会和女孩子交谈，其实是因为他没有和女孩子交谈的经验。寺院里的女孩郁子，是洪作身边唯一的年轻异性。可以说，除了郁子，洪作没跟其他女孩子交谈过。

——那么，我该做什么呢？

其实，该做的事已然明了。洪作应该复习。只是所谓的复习，被洪作任意搁置在一旁。他想偷懒，便会肆无忌惮地松懈下去。没人督促他学习了。只要不打开母亲寄来的信，洪作就可以完全屏蔽督促他学习的声音。从前他受着中学老师的监督，但如今他也已经摆脱了那种监视。

——嗯，还是练练柔道吧。

练完柔道，去学校宿舍的浴室洗个热水澡，这似乎是洪作现在最有兴致做的事。

洪作依然穿着破烂的中学制服走在大街上。这身衣服虽然毕业后一度不好意思再穿，但洪作如今已经完全不在意了。

寺院里的郁子可能也放弃了，洪作穿成这样，她也不再提意见了。

“真是拿你没办法。罢了，你就这么穿吧，不过，至少把头发留长一些，怎样？”郁子说。

“我不干，我才不留头发。”

“可是，不做点改变，怎么能跟中学生区别开呢？”

对于洪作来说，跟中学生一样也无所谓。

在沼津的街道上走着，有时会碰到老同学。他们都没升学，有的帮忙操持家里的营生，有的在别处上班，总之都在社会上占据了小小的一席之地。大家像商量好了似的，都为自己还没适应的西装打扮感到不好意思。也有人头发正在蓄长。

“呦，真像样！”洪作说。

“听说你还住在寺院里。”

“来玩啊。”

“等有空就去找你。”

“就今天吧。”

“这可不行。上了班，就只有周日有空了。”

“请个假不就行了。”

“可不能这么随便，和上中学的时候可不一样了。真羡慕你啊。好好复习，明年考上大学就好啦。”

“能考上当然好，但是有可能考不上啊。”

“要是考不上，你怎么办？”

“能怎么办？没法办。考不上只能维持现状。有烟吗？”洪作碰到老同学，总要搜刮香烟。有的人会爽快地掏出烟来，也有的会说：“我呀，早戒了。公司领导不让抽！”也有人上学的时候不抽烟，一毕业却抽上了。当这种刚开始吸烟的人，手法颇不熟练地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洪作便说：“你们啊，抽烟还太嫩了。都给我吧。”说着便把整盒烟都夺去了。

新的朋友取代了那些爱好文学的伙伴，把洪作包围了。他们每天都在训练场见面。柔道队以留级的远山为队长，此外有五六个核心队员。这些少年都是五年级的学生，学习成绩差得步调一致，但都很单纯，没

有坏心眼。

洪作得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称呼——阿洪。他们都“阿洪”、“阿洪”地叫他。被比自己小一两岁的家伙这样称呼，洪作最初感到反感，很不愉快。

“谁都管我叫阿洪，什么阿洪！也太小瞧人了！以后谁再敢这样叫我，我饶不了他！”洪作曾对一个五年级的学生这样说道。过了两三天，远山跟洪作说：“听说你让人别再叫你阿洪了。叫阿洪不是挺好的吗？我觉得这称呼里可是含着八分的友爱，两分的尊重。去问了问其他人，大家也都这么说。大家自然而然地开始叫你阿洪，你让大家改口也改不过来了。现在连一年级的小屁孩儿都管你叫阿洪呢。”

“两分的尊敬是什么意思？尊敬我什么？”

“当然得尊敬了，你是毕业生嘛。”远山说，“一般人毕了业不会再踏进学校半步，可你却每天都来。练柔道，玩单杠，在宿舍的浴室洗澡，和大家一起上街——究竟毕没毕业，完全看不出来。这除了尊敬还能说啥？我觉得大家对你都佩服得很。”

远山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种事情究竟值不值得尊敬另当别论，但他对洪作的友爱之情，似乎是货真价实的。

不管怎样，虽然洪作一开始对“阿洪”这一称呼十分反感，但不知不觉间也就习惯了，不再介怀。

“阿洪，阿洪！”从训练场回家的路上，洪作听到背后有人呼唤。回头一看，是人到中年的化学老师。

“啊，老师好。”

洪作和这位宇田老师并肩走着。

“在复习吗？”

“是的。”

“明年考哪里？”

“还没决定。”

洪作不擅长这种交谈。

“总之我不会选择考试科目里有化学的学校。”

“我想也是。这么考虑没错。”宇田说。

“你上学的时候不怎么爱学习。”宇田一脸严肃地说道。这位化学老师从没笑过。他自己虽然不笑，有时却会说出惹人发笑的话，有种睥睨一切的感觉，很有意思。洪作想，如果这个人不是化学老师，自己一定会喜欢他的。

“可是这回不学习可不行了。”

“……”

“学习虽然重要，但不能熬坏了身体。大家好像都学得太猛，把身体搞垮了。今年毕业生里落榜的大约有三十个人，好像都在复习。秋本、斋藤、花井他们都在东京上补习班，前一阵来信说，为了学习，连睡眠时间都压缩了。”

“可以想象，他们是会这么做的。”洪作无可奈何，只得这样附和。洪作觉得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些同学，是会做出这种事的。

“你也是，再怎么拼命学习，也不能把身体熬坏了。”

“嗯。”

“睡眠时间也许不得不压缩，但睡得太少也不行。”

“嗯。”

“前一阵星见同学给我写信，说不在桌前学习的时候，总翻开英语辞典背单词。”

“这像他的作风。他背英语辞典，一旦背下来，就把那页撕下来吃掉。”

“嚯，吃辞典？”

“是的。但那家伙还是没考上。他现在恐怕也在吃吧。明年他也还是考不上。”

“不要讲别人。——小心你自己考不上。”

“没事的。”

“没事的，没事的，你这‘没事的’可靠不住。毕业前我说，化学考不到九十分就会落榜，你说‘没事的’。”

“嗯。”

“可是，结果还不是‘有事’！”

“我没考到九十分吗？”

“考没考到，你自己不知道吗？”接着，宇田又说道，“你‘没事的’，只是你的身体。”

“没错。”

“我可不是在夸你。”

“我知道。”

“没听说过光练柔道，就能考上大学的。”

洪作“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宇田也笑了。

“欸，你笑了，老师。”洪作说。以不苟言笑闻名的老师竟然笑了。

“什么叫‘欸，你笑了’！”老师迅速收敛了笑容，恢复了原本睥睨一切的神情。

“可老师是绝对不会笑的。”洪作说。

“你凭什么下这样的定论？”

“可事实就是如此。同学们都认为老师是不会笑的。”

“你们真讨厌。如果遇到好笑的事情，我也是会笑的。可是，哪有什么好笑的事？没有好笑的事，能笑得出来吗？你说是不是？”老师说。

“话虽如此。”

“你也只是在感到好笑的时候才笑吧？”

“嗯。”

“不好笑的时候也笑，那是你们历史老师。”

“三河老师不好笑的时候也会笑吗？”洪作问道。

“我不知道。你去问他本人吧。”接着，老师又说，“办公室里的老师都说你在逍遥快活，看来确实如此。逍遥快活也没什么不好。至少比不好笑的时候还笑的家伙强。”

此处化学老师又一次提及三河，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两人走上了御成桥。

“今天水涨了。”老师驻足俯视着狩野川的水面。今天河水的水位确实高于往日。

“我经常想，要是水流再大些，这条河就像样了。”

“是吗？”洪作的表情有些意外，“我觉得这条河很美。”

“嚯，这条河很美？！嚯，美在哪儿？”

“缓缓流淌，就很美啊。总之很有气度。”

“除了这条河，你还认识别的河吗？”

老师把洪作问住了。富士川、天龙川和安倍川，洪作都是在火车上惊鸿一瞥，算不上是“认识”。

“不认识了。”

“我猜也是。你不认识其他的河，所以才会觉得狩野川很美。美丽的河可不是狩野川这个样子。筑后川[6]才美呢。河水悠然地流淌着。逝者如斯夫。——你知道这句话吗？”

“不知道。”

“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啊。五年的时间全荒废了，真是可怕。”不带一丝笑意的老师说道。

“告诉你，筑后川才不像这条河这样寒碜。在久留米看到的筑后川，水位高涨，河水茫茫一片。到处都是防洪闸。河水清澈，连河底的水藻都清晰可见。水藻总见过吧？”

“见过。”

“在哪儿见到的？”

“三岛的河里也能看见水藻。”

“嗯。”

“三岛那条河的源头就在三岛大社[7]后面，水很凉，很清。河底的石子和水藻都清晰可见。我大致能想象到，筑后川就是那样的河吧。”

“开什么玩笑，你竟然把人家跟三岛的涓涓细流相比，筑后川可要哭了。筑后川是大河，在日本屈指可数的大河。提到大河，你可能会想到县内的富士川、天龙川、大天井川之类。可是，即使同是大河，品格也不同。——逝者如斯夫。”

老师久久倚在桥栏杆上，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虽然轻蔑地称狩野川为小河，然而却一直望着河面，看上去也不是不喜欢。

“您老家在久留米？”

“对。不过，只是小时候住在那儿。”

“在久留米住到多少岁？”

“住到上小学之前。”

“还是小孩的时候。”

“对。”

“您偶尔回去？”

“不回。”

“为什么？”

“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在，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小学的时候，暑假回去过一次。那是唯一的一次。”

“这样的话，老师，您对筑后川的印象也不太可信。就算只有两米宽，在小孩眼里也是大河。”

“没这回事儿。你不能以己度人。我自小失去了父母，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很老成。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读了《论语》，知道孔子是何许人也。”

“.....”

“‘逝者如斯夫’也是小学时记住的。虽然年幼，但站在大河之畔，总会想起这句话。”

“您是说孔子，还是您自己？”

“当然是我。”

洪作看到老师的脸上再次浮现出笑意。

“老师您又笑了。”

“人啊，觉得好笑的时候就会笑。”

“刚才很好笑吗？”

“当然好笑了。站在河边时，被同样的感慨所触动，在这一点上，我和孔子是相同的。”

老师离开了桥身，向前走去。下了桥，老师问道：“要不要去我家？”

“去您家？”

“嗯。你忙吗？”

“我倒是不忙。”

“我想也是。你有什么可忙的。”

“……”

“来吧。”

“好。”洪作答应了。真是飞来横祸。

“你这表情，好像很不情愿啊。”

“怎么会呢。”

“总之，跟我走吧。既然已经毕了业，来老师家也不会受什么罚。我当时可是一让再让，给了你及格分呢。”

老师这样说着，走进了街角的水果店。洪作站在店门口。老师夹着用报纸包好的一包东西，从店里走了出来，向洪作问道：“你喜欢牛肉还是鸡肉？”

“两样都喜欢。”

“两样都喜欢我也不会两样都买。那就牛肉吧。”

“好。”

“稍微绕点路，有一家便宜的店，咱们去那儿买。”

洪作和老师并肩走着。

“我小时候父母就死了，你好像也是吧。”老师说。

“我父母都健在。”

老师看向洪作，一脸疑惑：“是吗？那，真对不起！可是我听谁说过，你是个孤儿，学费是你亲戚出的。”老师顿了顿，又说：“哦，那么，学费也是你父母出？”

“是的。”

“学费他们都有按时寄吗？”

“嗯。”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是军医。他是台北驻军医院的院长。”

“是你亲生父亲？”

“是的。”

“哦，这样的话学费是不会缺的。可是，我之前是听谁说的？”

“是不是藤尾？”

“藤尾？”稍作思索，老师说：“没错，是藤尾，绝对是他。”

“是吧，肯定是藤尾。”

“你怎么知道是藤尾？”

“我猜就是他。他会说这样的话。”

“我真是被他给骗了。就因为他的话，我才多给你打了分，让你及格。是你让他这么干的吧？”

“我没有。”

“你们干的事，真让人捉摸不透。”老师说。

两人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老师，肉铺在哪儿啊？”洪作问道。

“啊，把要紧事给忘了。怎么都走到这儿来了？对不住，咱往回走吧，去买肉。”宇田说。两人眼看就要到火车站了，又折了回去。路上老师买了鸡蛋，由洪作拿着。

“人啊，总是会做这种浪费生命的事。正常的话现在都该到家了。这趟至少毫无意义地浪费了十五分钟的时间。”

“不过，不然也不会买到鸡蛋。”

“鸡蛋本来就打算买，又不是临时想到的。——你这种想法，就是典型孤儿式的。”接着，老师又问道，“你知道人的定义是什么吗？”

“人是会思考，用两条腿走路的动物吧。”

“要是再加上一条——不停地浪费生命，我觉得就更完整了。”

“也有不浪费生命的人吧。”

“几乎没有。你现在也在浪费生命。如果直接考上高等学校，就不用浪费时间重新备考了，可现在呢，你也不好好学习，真是可悲。你是从早到晚都在浪费时间。我也在浪费。在沼津这种地方，找你这样的人作伴，知道吗，这怎么想都是一种浪费。不过，像这样浪费时间，也算是人之常情吧。也有个别的人不浪费时间。虽然很少，但也还是有的。教导主任就属于这极少数人。凤毛麟角，很可贵。”

“教英语的菅沼先生也属于这极少数人之一吧。”

“菅沼君属于浪费生命的那类，知道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不浪费生命的，那也应该是另一位英语老师。”

“三原吗？”

“不许直呼老师的名字。”

“那，是三原先生吗？”

“不是，教英语的老师不是还有一位吗？”

“池上先生吗？”

“对，是池上。对他你倒是可以直呼其名吧。就算我不说，你们好像也都是直接叫他的名字。”

“没有直呼其名，我们叫他阿上，前面加了‘阿’。”

“阿上？池上的上？”

“是的。”

“上先生也是一个可贵的人。他不浪费时间，简直像个死脑筋。他不懂浪费为何物。因为不懂浪费，所以也不懂英语。”

老师变得健谈起来。他似乎越说越起劲了。

眼看就折回到通向御成桥的那条路了。

“还往前走吗？”洪作问道。已经路过两家肉铺了。

“说的是啊。”宇田的回答有些莫名其妙。他停下脚步，向四周望了望，问道：“你吃甜食吗？”

“吃。”

“那顺便也买些点心吧。虽然我觉得家里有。”

说着，宇田走进了旁边的点心铺。洪作也跟着走了进去。

宇田买的东西不像是化学老师会买的。他买的是豆形软糖。洪作之前一直以为这种小小的软糖是小孩子吃的，所以在接过袋子的时候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宇田出了点心铺，继续往回走。此时此刻，洪作觉得无论怎么看，都像是离目标肉铺越来越远了。

“老师，我们是不是走过了？”

“没有。”

“可是……”

“不要只追问别人肉铺是不是已经走过了这种事。要追问，就追问有价值的问题。老师们在办公室里都议论说，今年毕业的学生里面没几个好的。好像确实如此。”

“呃。”

“不过，嗯，你这样的，在那些不怎么样的毕业生里面，还算是强的吧。”

“谢谢老师夸奖。”洪作回答道。没想到这位化学老师还有这么有趣的一面。恐怕金枝、藤尾和木部都不知道，洪作心想。

“你好像特别地无忧无虑。”

“没有没有。”

“不，你好像确实是这样。要不然你也不会被老师们表扬。”接着，宇田又说：“马上又要经过一家肉铺，为了不让你误解，我提前说明一下。我说的那个便宜的店不是这家。是另一家。这家肉贵。”

两人从这家价格贵的肉铺门前经过，又向前走过了约十家店铺，在便宜肉铺的门前停住了脚步。

“你进去买吧。”

“我买吗？”

“像你这样的，比起吃价高的肉，吃得少，更乐意吃便宜肉，吃得多，对吧？”

“……嗯。”

“有三个等级的肉。你去买两斤三等肉。我先慢慢往前走。”宇田把钞票递给了洪作。

宇田家在火车站后面。沿着火车站的木栅栏走了一段路，再走过铁道口，眼前的景象就变得破败起来，令人感觉仿佛来到了城镇的背面。农户风格的住宅和职工宿舍似的木板房混杂在一起。洪作和伙伴们很少涉足这片区域。

走过铁道口时，化学老师说出了与洪作此时感受正相反的话：“虽说同属沼津，但这附近挺不错吧。”

“嗯。”洪作含糊地应了一声，心想，不是开玩笑吧？

“从这儿看，富士山真美啊。”

宇田停住了脚步。在这里的确可以看到美丽的富士山。这里与富士山之间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坡度低缓的平原，让人感觉是站在富士山山麓的原野上，仰望近在咫尺的富士山的丰姿。

“还是富士山漂亮啊。”

“嗯。”

“每天早晚都能见到富士山，这是沼津唯一的可取之处。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优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无论什么地方，至少都会有一个优点。”

“嗯。”

“在学校教职工厕所旁边看到的富士山也很美。”

“嗯。”

“学校无聊透顶，只有一点好处，就是能看到富士山。不过跟在这里看到的还是没法比。从这儿看富士山，最美的时候是黄昏。就是从现在开始的一个小时。”

“嗯。”

除了“嗯”、“嗯”地应声之外，洪作不知道该说什么。洪作从未关注过富士山的美。洪作是从小看着富士山长大的，对富士山没有特别关注过。富士山的美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富士山不美了，那才奇怪呢。

“好了，请进吧。”宇田说着，迈步向前。原来两人驻足之处，就是宇田家门口。

“就是这儿吗？”洪作惊奇地问道。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宇田先一步走了进去。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只有房前围了一排低矮的茶梅篱笆。洪作站到了门口。

“进来吧。”

宇田话音刚落，又响起了一个年轻的女声：“请进！家里脏，请不要嫌弃。”

洪作站在未铺地板的玄关，向这位年轻女子打了招呼。说是打招呼，也不过只是鞠了一躬而已。若是知道对方的身份，便能寒暄一番。可这位究竟是老师的太太，还是老师亲戚家的女儿，实在难以分辨。

洪作走上了二楼。这里好像是宇田的书房，窗边放了一张书桌，沿墙立着三个书柜。书柜里的书满满当当，显示出一个教师的房间所应有的威势。

洪作来到窗前，迎面便是富士山。宇田说黄昏时分的富士山是最美的，的确如此。浅蓝色的富士山，鲜明地浮现在傍晚湛蓝色的天幕上。简直像是一幅画。比起在中学校园里看到的，这里的富士山显得更加高大。

宇田穿着和服走进了房间。

“洗澡吗？”

“我在宿舍的浴室里洗过了。老师您请便。”

“我已经洗完了。”

“好快啊，您已经洗完了？”

“简单地洗了洗。像乌鸦洗澡一样，一冲了事。”宇田走到了窗前的洪作身边，“接下来的每一分钟，富士山都会变换表情。”接着，他又说道，“坐吧。”但眼睛仍注视着富士山。

宇田自己先坐了下来。

“抽烟吗？”

“嗯。”

宇田把烟盒和烟灰缸放到了榻榻米上。

“什么时候开始抽的？”

“三年级结束的时候。”

“真拿你没办法。酒呢？”

“酒只能喝一点。是最近才开始的。”

“我想也是。要是从三年级就开始喝酒，恐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第一次喝啤酒是四年级的时候。藤尾从他家里偷来啤酒，在我的寺院里喝的。”

“不要用‘偷’这种字眼。——什么叫你的寺院？”

“就是我寄宿的寺院。”

“那你就该这样说明白。说起来，你这不还是从四年级就开始喝酒

了？”

“没有，那次喝醉了，很难受，所以之后就不喝了。藤尾他们喝啤酒的时候，我都喝汽水。”

“是吗？你说的话好像也不怎么可信。”

“怎么会。”

“不，我觉得就是。总之，你交的朋友不怎么样。物以类聚，就是说不着调的人会聚到一起。那些家伙走了，学校也终于安静了。”宇田突然话锋一转，“煮好了吗？”他使劲吸了吸鼻子。的确，楼下煮肉的香味已经飘到了二楼。

楼下客厅里，两人围坐在寿喜锅旁。榻榻米上铺着草席，上面有一个小炭炉，小炭炉上放着锅。

年轻女子端来了啤酒。“这样东西就都上齐了吧。”说着，她也坐了下来。

宇田把啤酒倒进自己的杯子里，又把洪作的杯子斟满了。

“你也来点儿，怎么样？”

“好呀。”女子拿起酒杯的手特别白皙。洪作心想，手这样白的女人恐怕不多。

“你叫阿洪，对吧？”

“嗯。”洪作有些局促。

“喜欢喝啤酒？”

“喜欢。”洪作说。对方好意款待，不说喜欢可不礼貌，洪作想。

“明明刚才还说不会喝。你就是在这些地方让人觉得不可信。”宇田说。“肉好了。敞开吃吧，不够的话，你就再去帮我买。”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洪作松了松皮带。

“你在干什么？”宇田问道。

“我把皮带松了松。”

“嗨，真有气势啊。你的朋友们也都这么干吗？”

“只有我和木部。这么做，就有一种要大吃一顿的劲头。没有大餐的时候我们不松皮带。”洪作说。

“真好啊。吃东西都这么有干劲呢。那位木部同学，下次也一起带来吧。”女子说。

“他去东京了，不过夏天会回来。邀请他的话他肯定会高高兴兴地来赴宴的。他能每天都来。”

“每天来我们可受不了。”宇田说。

“每天来也没事的。非常欢迎。我最喜欢请年轻人吃饭啦。”

“真可惜，早知道的话大家都会来玩的。”洪作说。他真心觉得很可惜。但他还是看不出这位女性究竟是何人。既然她和宇田两个人生活在这里，那么视她为宇田的太太总没有错，然而她过于年轻，过于漂亮，说的话过于活泼，不像是化学老师的妻子。刚才洪作一声“太太”都到了嘴边，但还是咽了下去。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洪作下了决心。宇田望向他，示意他问。

“……是老师的太太吗？”

宇田仿佛不明白洪作的意思似的，瞥了一眼旁边的女子，问洪作：“你是说她吗？”

“嗯。”

与此同时，这位女子也开口了：“你是说我吗？”

“嗯。”

“天呐，真讨厌。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呢？”

“我想大概是老师的太太……”

“嚯，真是奇了。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关系？情人吗？”

“不是的。”

“那是什么？”

“是不是亲戚，或者女儿什么的。”

“女儿？我的女儿吗？”

“是的。”

“真服了你了。你是不是压根看不出女人的年龄啊？你好好看看她的脸。”

老师的太太使劲憋住笑，说道：“请看。阿洪说的没错。我吃亏啦，嫁给这么老的人。”

“不老。”洪作说。

“别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我怎么带了这么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回来。别说废话，专心吃肉。你不是把皮带都给松了吗？”

“我在吃。”即使宇田不这么说，洪作也没停筷子。

“在我这儿还好，在别人家，可不能把人家妻子说成是女儿。会给人家添堵。”

“我以后会注意的。”

“当成女儿还算好的，当成人家母亲可就麻烦了。这类事情，即使心里觉得疑惑，也不问为妙。话说回来，当着本人的面，问人家这是不是你老婆，也太没礼貌了，而且可笑。这种事都判断不了，真够愁人的。

中学教育也多少负有责任。连三河都能教历史的学校，就是容易出这种问题。”

“别这么说。”太太呵止了宇田。

“问题严重啊。——拿啤酒来。”

“我不喝了。”洪作说。

“你不喝我喝。”宇田说。

锅里的肉见了底，洪作准备告辞之际，宇田挽留：“吃饱了就走可不好。”

“可是，我该告辞了。老师，您有点儿醉了吧？”

“是。”

“没想到您酒量这么小。”

“是。”

“三河和池上酒量大吗？”

“不许直呼老师的名字。我讨厌他们，所以说他们的坏话。可就算我说了他们的坏话，你也不能附和我。一附和就卑鄙了。再怎么说，老师都是老师。”接着，宇田又说道，“你有很不错的地方。但是，也有不足之处。不足得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中，第一条就是你不知道努力为何物。你努力过吗？”

“没有。”

“不可以回答得这么直白。这不是值得骄傲的事。”

“我是真的觉得没有过。”

“第二条，你不懂得自律。你自律过吗？”

“自律？”自我约束的事，想来想去似乎的确没有。“没有过。我觉得

没有。”

“我想也是。不可能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太优秀了。神仙都服你。”

“.....”

“像现在这样，你再复习多少年也考不上。柔道什么的倒是无所谓，要紧的是备考，你要好好学习。”

“是。”

“一会儿回家以后，马上到书桌前学习。虽然学了也不一定有用，但总比不学强。”

“.....”

“化学这科，严格评分的话，你是零分。”

“我不会报考要考化学的学校。”

“你有这种想法，可就没希望了。”

“行啦，别说了。”太太从旁说道。

“不行。这种青年也有父母。”

“这话太狠了。”洪作笑着说。

“你这种人啊，跟你说什么你都没反应。不过，有空常来玩吧。今晚就先放你走了，回去吧。”

听了这话，洪作便向老师的太太告辞，起身走了。

[1]现为静冈县立沼津东高等学校。日本旧制中学学制为五年，教学内容相当于现今初中后期及高中阶段的课程。

[2]全称静冈高等学校（旧制），位于静冈县静冈市，1949年并入静冈大学。日本旧制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相当于现今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制为三年，只招收男生，中学修满四年即可报考。

[3]日本旧制小学分为寻常科和高等科，寻常科学制为四年，修满后可选择进入高等科学学习，学制为两年。

[4]柔道研究、教学的权威机构，位于日本东京，由现代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于1882年创立，旨在普及柔道，同时负责柔道段位的评定。

[5]日本古典诗歌和歌的一种形式，各句分别有五、七、五、七、七个音节。

[6]日本一级水系筑后川水系的干流，位列一级河川。位于日本九州地区，发源于阿苏山，自东向西流经熊本、大分、福岡、佐贺四县，注入有明海。

[7]位于日本静冈县三岛市的神社，历史悠久，自中世起受到武士阶层的崇敬，源赖朝曾在此祈祷源氏复兴。三岛市与沼津市相去不远，均位于静冈县东部。

绿叶

进入五月，洪作的生活也安定了下来。沼津这座集镇又像从前一样属于洪作了。从前，洪作总和藤尾、木部、金枝他们一脸嚣张、大摇大摆地走在这座集镇上，如今那些伙伴们不在了，洪作通常是独来独往。虽说是孤身一人，但他却像是领主走在自己的领地上一样，对沼津不再有任何的疏离感和拘束感。

在街上遇到的中学生，都会向洪作行礼致意。因为洪作每天都去训练场，所以学生们似乎都对他表现出格外的敬意。一二年级的学生里，好像还有人真的把洪作当成了留级的学长，这从他们敬礼的方式上就能看出来——他们抬手放手的动作异常地紧张。

同样地，只要洪作想，便不会缺少玩伴。他完全可以被五年级的学生众星捧月。然而，即使是洪作这样的人，对此也心怀警惕。他感到自己出于本能，不得不警惕。他只与远山交往，尽量不让其他人与自己走得太近。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生活被打乱，另一方面，他再怎么毫无顾忌，也还是多少在乎身为毕业生的体面。

和沼津这座集镇一样，中学仿佛也成为了洪作的领地。洪作感到，校园、教学楼、训练场、宿舍、食堂、浴室，都像从前一样，属于自己了。

对于学校里的老师，洪作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在校期间，老师似乎总是令人发怵，但现在不会了。刚开始去训练场的时候，洪作总想尽量避免遇见老师，但如今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心境。洪作已经不在乎会遇到谁了。

在校园里相遇，大部分老师都会主动向洪作打招呼，有的老师问他：“学习忙起来了把？”或是：“英语用的什么参考书？”

对此，洪作会回答说自己还没开始复习，目前是锻炼身体的阶段。也有的老师会像与平等的成年人寒暄一样，问道：“现在正是好季节。训练场里应该很舒服吧？”或是：“你那在台湾的父母还好吗？时常来信

吗？”

上学时所厌恶的老师们，以洪作如今的处境来看，都一点也不讨厌了。对方在洪作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

对洪作而言，在沼津度过的失学生活十分惬意。不仅现在惬意，以后还会更加惬意，因为夏天的脚步近了，不久就可以纵身大海。

不过，洪作也不能从早到晚都在大街上闲逛、在千本滨漫步。明年参加入学考试的事情毕竟装在脑子里，它有时会瞅准时机，不怀好意地低声私语：

“已经五月份了。夏天将至，然后会转瞬即逝，秋风就要起了。到时入学考试不就迫在眉睫了吗？”

“英语没问题吗？做个单词本什么的，如何？不管去哪儿，至少得把单词本带在身上。”

“代数和几何是你的弱项。说实话，你恐怕只有三年级学生的实力。现在可不是你悠闲练柔道的时候。”

一听到这样的声音，洪作就感到厌烦。他想把这声音甩开，然而它却阴魂不散。

洪作受到这声音的恫吓，决定上午代数几何，下午英语，晚上语文，按照时段在书桌上翻看不同科目的参考书。下午的时间虽然分配给了英语，然而因为三点钟要去训练场，练柔道便占去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回到寺院通常已是黄昏时分。晚饭过后，白天的疲劳催生睡意，因此翻开语文参考书格外需要毅力。

一天，从训练场回来的路上，洪作碰见了宇田。

“开始学习了吧？”

“在学呢。”

“效率高吗？”

“还行吧。”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来问老师，随时可以来老师办公室。”

“这恐怕不行吧。”

“没关系的。并不会因为你毕了业，老师就不教你了。既然你无偿照料柔道队，学校也该为你做点什么。”接着，宇田又说道，“前一阵校长说了，多亏你来，训练场现在很讲纪律。”

“真的吗？”洪作吃惊地问道。他觉得这不可能。自己不过是随心所欲地来，随心所欲地练习，又随心所欲地回去，仅此而已。

“听说你每天点名，不是吗？”

“我没有。我只对远山说过至少出勤要严格要求。”

“校长说的就是这个吧。总之他感谢你。”

“可不敢当啊。”洪作说。虽然被表扬了，但他并不怎么高兴。

“篠崎君放学后安排了一段时间给五年级的几个学生答疑。你也抽出些练柔道的时间，参加一下，怎么样？”宇田说。他提到的篠崎，是教代数的老师。

“呃。”这不是一个应该欣然接受的提议。

“我可以替你去拜托篠崎君。”

“嗯……可是，篠崎老师那儿恐怕不行。”

“没什么不行的。”

“不行不行。”

“这不是你说不行就不行的事。”

“不，不行。我惹他生过好几次气。”

“惹他生气？”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

“你真是不着调啊。不过都是过去的事了。他不会记仇的。我替你向他赔礼道歉。”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太奇怪了吧，我一个毕业生混在五年级学生里。”

“虽说是毕业了，也不过只是个形式而已。你不是没人管吗？没人管吧？怎么，你觉得不好意思？”

“是有一些，而且，不管怎么说，多少要顾及面子。”

“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老师可能没有。”

“你有吗？真是让人吃惊。你有面子？”宇田顿了顿，又说，“再来我家吃饭吧？”

“今天就不打扰了。”

“不用客气。”

“我不是客气。总之，今天不打扰了。”洪作说道。蹭一顿晚饭虽好，然而他感觉今天还是不去为妙。他不知道老师会说出什么话来。

这件事之后，过了两三天，洪作见到了年轻的代数老师篠崎。他似乎已经从宇田那里了解到了情况。他对洪作说：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接着，他又说道，“明天一个学弟有事来找我，他在我母校上学，他也在练柔道。让他去你们训练场，行吗？”

“行。他是哪个高校的？”

“四高^[1]。”

“是参赛选手吗？”

“好像是。”

“他厉害吗？”

“这我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很厉害吧。虽然现在是在二年级的学生了，不过听说他是上了高校以后才开始练柔道的。”

“哦，是这么个人啊。”洪作说。既然如此，那人实力不会很强劲，洪作心想。

第二天，洪作一到训练场就跟远山说：“今天有个四高柔道队的选手要来这儿练习。”

远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刚才听篠崎说了。不过那人虽然是柔道队的，但似乎不是参赛选手。我赢他一轮，然后交给你，你赢了他以后，再给川田他们。”

“别说大话，到时候反而被人家赢了。”

“不会的。听说他还没入段，不会是什么厉害人物。即使不能摔倒他，也不至于被他摔倒吧。”

远山信心满满，一副迎战踢馆者的架势。

练习进行了大约二十分钟后，篠崎带来了那个四高的学生。既然是高等学校柔道队的，至少该是个魁梧的人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是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看起来很单薄。他头发蓬乱，怎么看都与柔道沾不上边。他眼里闪着冷光，但那苍白的面颊上，还残留着少年的青涩。

“我叫莲实。”他向上前迎接他的洪作和远山鞠躬致意。“我可以在这儿练习吗？有两三天没穿柔道服了，难受得很。”

远山为莲实找来一身柔道服，对四年级的沼本说：“你上。”远山似乎觉得自己先陪莲实练习的想法有些欠考虑。

沼本走到了坐在训练场角落里的莲实面前。莲实马上站了起来，两人开始自由练习。沼本一使招式，莲实便毫无反抗地任由自己被摔倒在地。由于对方被摔的次数过多，沼本似乎觉得自己如果同样被摔的话不太合适，因此莲实一旦使招，沼本也就势倒下。

这样的练习进行了约十分钟，沼本回来了，说：“他立技[2]完全不。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故意被我摔倒的，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他是真的被我摔出去了。”

“这样啊。真是来了个怪胎。”远山现出惊讶的神色，流露出讽刺意味。

话音刚落，莲实便走到洪作面前：“请指教。”说着便鞠了一躬，又道：“听说你是毕业生？还请手下留情。”

莲实摆好了架势。洪作一把抓住莲实柔道服的衣领，然而莲实瞬间重心下移，猛地拽过洪作的上身。莲实的两腿像章鱼脚一样缠住了洪作，洪作眨眼间便翻倒在地，右臂肘关节被反拧。

洪作未做反抗，便被对方拿下一本[3]。两人再次对阵，情况相同。洪作被莲实以寝技[4]猛然拽倒，倒地的一瞬间，自己的右臂便被莲实的两腿夹住，动弹不得。一招关节技[5]便定了胜负。

第三回合，洪作十分警惕，没去抓莲实的衣领。洪作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屈辱感。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对方摔到地上。

很长一段时间，洪作与莲实互相盯着对方。洪作瞅准时机，抓住对方衣领，刹那间洪作感到胜算不大，但他仍孤注一掷地使用了跳腰技[6]。正如方才沼本所言，莲实似乎不擅长立技，他颇为夸张地倒在了地上。然而技术效果并没有达到一本。与此同时，洪作被自己所投摔的对手又一次猛然拽倒在地，下一秒便被紧紧地压制住了。

洪作奋力起身，然而却动弹不得。这个标准的压制技[7]已经决定了

胜负。

“形成压制。”洪作听到了远山的声音。不久，远山的声音再次响起：“停。”

洪作仍想继续练习，他无论如何也要打败对方才肯罢休。然而，远山对他说道：“喂，你嘴角出血了。”

洪作用手抹了一下，果然有血。估计是把嘴唇给咬破了。

“你去漱漱口再回来吧。”莲实说。虽然心有不甘，但洪作不得不中止练习。

远山接替洪作与莲实对练。

洪作去训练场旁边的水龙头下漱了口，再回来时，他发现训练场起了变化。所有的柔道队员都停止了练习，坐在训练场边上。宽敞的训练场中央，莲实与远山如同决斗一般，瞪大眼睛盯着对方。

一个三年级的柔道队员说：“远山学长已经输了两局了。第一次是一上来就被锁住了脖子，第二次是被压制住了。”与洪作一样，远山也被打败了。时间还不到五分钟。

不服输的远山，满脸通红，伺机攻击对手。从他大幅度耸动的肩膀来看，他恐怕已经气喘吁吁了。

莲实则很平静。他的体格与远山相差甚远。高大的远山一旦靠近，矮小的莲实便向后退去，看上去就像猫捉老鼠，然而似乎是老鼠更强。

远山就像追逐老鼠的猫一样追逐着莲实，终于抓住了莲实柔道服的衣领。刹那间，远山想要用一招大内刈^[8]，然而莲实却猛地趴到了地上。

远山想把莲实拽起来，再使招式，然而莲实再次趴了下去，突然紧紧搂住远山的脚。

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一头雾水。只见远山突然仰面倒地，

与此同时莲实起身了，本以为他会避开远山的腿，绕到远山身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两人纠缠在一起，在铺垫上翻滚着。当两人停止翻滚之时，远山脸朝下伏在地上，莲实则紧紧压着他的上半身。

很快，莲实放开了远山，站起身来。远山仍一动不动。莲实抱住他，将他拖起来，在他后背上拍打了两三下。大家这才意识到，远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了。

远山很快缓过气来，仿佛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神色茫然。练习中止了。

“练习的时候一旦昏过去，很容易演变成习惯性昏厥。最好还是不要昏过去。”明明是自己把远山勒昏了，莲实却这样说道。

这位莲实的出现令柔道队员们感到惊异。大家不明白那样瘦弱的高校生为什么会这么强。远山和洪作在立技方面显然优于对方，然而眨眼间两人都被打败了，而且是惨败。远山沮丧极了。他在众人面前出了丑，那沮丧的样子，几乎让人目不忍视。他在更衣室里，一边脱柔道服，一边说道：“我们是因为不懂寝技，所以吃了亏。”

“没错，你们不懂寝技，所以我赢了。你们要是学会了寝技，像我这样的立马就会成为手下败将。”莲实说。

洪作邀请莲实一起去宿舍的浴室。洪作觉得自己从未遇到过这样有魅力的年轻人。体格瘦弱却实力强劲，然而看上去却完全不像个强者。言谈也彬彬有礼，并不逞威风。

“你多大了？”在浴室里洗澡时，远山问道。

“十八了。”莲实回答。他比洪作和远山还小一岁。这也出乎两人的意料。

三人洗完澡出来，代数老师篠崎来了。

“我有事不能奉陪了，你们一起去吃顿寿司怎么样？”说着，篠崎把钞票递给了远山。

“可以进寿司店吗？”远山问道。

“既有毕业生又有高校生，一起去应该没问题吧。”篠崎说完，又转向莲实，“失陪了。你是要坐夜车回去，对吧？”

“嗯。”

“路上小心。”

“再见。”莲实鞠了一躬，把篠崎送到浴室门口，便转身回来了，说道：“这位老师真好啊。”

“你们之前就认识吧？”

“不，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一次见。他中午请我吃了饭。有学长照顾可真好啊。”莲实说。

“他说让我们去吃寿司，给了钱。”远山说。

“真不好意思啊。”莲实说道。很快，他又说：“那，咱们去吧。我肚子饿了！”

三人并肩走出了校门。莲实身穿棉布便装，脚踏木屐，学生帽塞在裤子口袋里。

“虽然老师让我们吃寿司，但吃其他的也行吧？”远山问洪作。“去小玲那儿喝啤酒吧。还是去那儿好。”

“好，就这么办。”洪作说。家里刚刚寄钱过来，三个人一起下馆子也负担得起，洪作心想。

“不吃寿司了，改吃炸猪排，行吗？”洪作问莲实。

“吃什么都行。既然是别人请客，我不会挑剔的。吃炸猪排好啊。炸猪排，棒得很。大块的炸猪排，我一口气能吃三块。”莲实说道。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的确是个比洪作他们小一岁的少年。

“喝啤酒吗？”远山问。

“啤酒？因为在练柔道，我平常滴酒不沾。不过，今天为你们破一次例。”莲实说道。这番话倒像是高校生的言谈。

三人走进位于千本滨入口处的清风庄。

“哎呀，洪作！稀客呀。”老板娘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她一看见远山，便又说道：“什么，你也来了？洪作，这可不行，不能和这种人混在一起。否则你明年也考不上学。”

“别说得这么难听嘛。”远山说，“今天带客人来了。我们替学校老师陪高校生来吃饭。你可得好好招待。”

三人上了二楼。玲子没有出现。老板娘上楼来，把目光投向莲实：“这位是客人？”

“没错。”洪作说。

“这高校生真招人喜欢。多大啦？”老板娘问道。

“别打听人家年龄。”远山说，“比我和洪作小一岁。”

“果然年轻。今年上的高校？”

“去年。”莲实回答。

“这么早就上高校啦。”说完，老板娘又转向远山和洪作，“你们都得好好努力。就是因为练什么柔道，才会落榜，才会没学上。”

老板娘像往常一样毫不留情。洪作点了啤酒。三人等待上酒的时间里，莲实说道：“洪作君今天被我压制住的时候，身体转动的方向错了。那样转绝对起不来。其实我今天用的压制技，在我们那儿是初学者的技法。我那个压制并不是没有破绽的，所以比赛的时候我们不用这种。因为马上就会被对方破解。”

“是吗？”洪作说。

“是的。如果往另一个方向转动马上就能起身。要不咱们试试吧？”莲实站了起来，把桌子推到一边，就地仰面躺下，说道：“你过来

压制我试试。”

洪作抱住莲实的脖颈，用袈裟固^[9]压制住了他。

榻榻米和拉门晃动起来。这样扑腾了两三次，莲实摆脱了洪作的压制，说道：“看，这样就破解了。”

“还有就是，练习的时候是我先躺下，然后把你们拽倒的，对吧？当时你们两个人的动作都净是破绽。我就像是拧婴儿的胳膊似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明白吗？我来演示一下吧。”

莲实再次仰面躺到榻榻米上。远山站着，朝莲实弯下腰去。莲实仰起上半身，抓住远山上衣的袖子，说道：“当时就是这样，对吧？看，腋下没夹紧，这样就会完全受制于人。腰部也没有一点防备。这简直像是求我把你们摔倒。这样就胜负已分了。根据杠杆原理，我的腿只要在这里一用力，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翻个跟头了。看！”

远山没作挣扎，听任莲实把他摔翻在地。虽说没作挣扎，但远山毕竟身材魁梧，如此翻滚，难免发出扑通一声响。榻榻米和拉门都晃动起来。

老板娘冲了进来：“干什么呢，你们！”

老板娘一脸震惊地环视房间，说道：“这里不是训练场！”

“对不住。”莲实说着，站起身来。远山也站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莲实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转向老板娘问道，“我们不会再演练了，只嘴上说说应该可以吧？只嘴上说说。”

“真是服了你们。”老板娘的身影消失在拉门后面。她刚才应该是把啤酒放在门外了，所以她很快便端着啤酒再次走了进来，“明天到了训练场再讲这些吧。来，把桌子搬回原处。——你也在练柔道吗？”老板娘把脸转向莲实。

“是的。”

“你已经进了高校，所以不要紧，可洪作还没学上呢，总练柔道可不行。不过，洪作毕竟已经毕业了，还算好的，远山可是连业都毕不了，留级了！”

远山面露不悦：“把酒放下就赶紧走人，快点儿！”

老板娘下楼后，莲实说道：“这个人真有意思。她这种人会变成柔道迷的。金泽也有这样的大婶，每天都去训练场看别人训练呢。”

顿了顿，他又说道：“我有亲戚在吉原^[10]，他们家的老爷子去世了，我来参加葬礼，顺便来沼津中学和静冈中学，看看有没有优秀的柔道选手，打算带到四高去。”

“静冈中学你也去了？”

“去了。一共十个选手，排成一排，轮番上阵，我一个不剩地全锁喉了。”

“嚯。”除了惊叹，无话可说。只看莲实今天的破竹之势，就知道他并非在说大话。这个矮小的青年恐怕的确一个一个地锁住了中学柔道队选手们的脖颈。

“这里的中学生对寝技一窍不通，所以连我这样的，都能轻易获胜。怎么样，你们要不要来四高练柔道？苦练三年，就会变得很强了。你们擅长立技，和我这种不懂立技的人不一样，你们练寝技，会成为真正的寝技高手。”莲实说道。

“来，先喝一个吧。”洪作把三个杯子都斟满了啤酒。

“你喜欢啤酒吗？”莲实问。

“不喜欢，不过还是会喝。”洪作答道。

“实际上，喝酒就练不好柔道。容易疲软，人就废了。你们抽烟吗？”

“抽。”远山答道。

“抽烟也不行，对练柔道的人来说。烟和酒是不能沾的。就算没人管，大家也都不沾。”

“为什么？”远山问道。

“练习的时候会很难受，所以就算有人让我们喝，我们也不喝。”

“训练强度那么大吗？”

“嗯，可以说强度很大吧。早上练，中午练，晚上还练。”

“嚯，那学习怎么办？”

“学习？我们才不干那种没意义的事呢。我们来学校不是为了学习。”

“那你们是为了什么呢？”远山问道。

“当然是为了练柔道。我跟今年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说，不要想着来这里是为了学习，要想着是为了柔道。”

“嚯。”又一次，洪作除了惊叹无话可说。

“那这三年里只练柔道，是吗？”

“是的。”莲实这才举起杯来。“今天我破例，喝！”说完，他一饮而尽。

老板娘端来了下酒菜。

“真好啊。‘不要想着来这里是为了学习，要想着是为了柔道。’真想进这样的学校啊。”远山说。“洪作，你考四高吧。我也想考，可是我考不上。洪作不是没有考上的希望。可我不行了。”

“没这回事儿。”莲实说。

“不，是真的不行。我脑袋空空。”这简直不像是远山平常会说出的话。

“脑袋空空也没关系，来吧。”

“没希望啊。”远山说。

“脑袋空空根本算不了什么。进了柔道队，大家的脑袋都会变空，里面什么也没有了。这是好事。”

“可是，至少得先考上吧。”

“能考上的。来金泽吧。每天，中午来训练场和我们一起练习，早晨和晚上复习功课。我们也都希望你们能考上，所以会支持你们的。而且，不用心急，就想着花三四年的时间通过考试。学习三四年肯定能考上的。如果不行，就花五六年的时间。一旦入学，直接就可以参加比赛。”莲实说。

“等等。”老板娘插嘴道，“哪有你这么劝人的？虽说花上三四年，恐怕连傻子都能考上了，可是……”

“但是也有考不上的。事实上，今年的考生里有个叫大天井的。这个人来金泽已经四年了。今年又没考上。我们都大失所望。这个人但凡入了学，马上就可以坐到仅次于主将和副将的位子上。他从中学时代就是有名的选手。”

“他多少岁了？”

“你是问大天井吗？这个嘛，大概二十三四了吧。他很强的。四高现在的选手，最开始都是由他陪练的。立技擅长，寝技也擅长。我们刚进四高的时候，都以为他是四高的学生。但是，怎么看都不太像，所以又以为一定是已经毕业的学长，回来提携我们。无论是谁，大家都管他叫大天井学长。而他呢，对四高的选手们都加‘君’字来称呼。”

“这考生真不得了。”远山说。聊到这里，远山的脸上露出了憧憬的神情。

“这样的考生有好几个吗？”洪作问道。

老板娘立刻从旁说道：“可不能起这种念头！”

“现在有三个。像大天井这样的是特例。一般人在金泽只会待上三年左右，能考上最好，考不上就算了。”莲实说。

“这些人里面，今年有人考上了吗？”

“没有。今年参加考试的净是些非常懈怠的人。英语里不是有一对单词叫‘passive’和‘active’嘛，就是‘被动的’和‘主动的’。”

“嗯。”

“我们给那些应考的人讲解，他们就说：‘哦，就这么回事儿啊，这不也没什么复杂的吗？’完全不往脑子里记。不过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柔道很厉害的，立技和寝技都很强。”

“那个人也没考上吧？”

“嗯，他自己说还要再考一年，但是他父母过来把他带回去了。不过我觉得他就算再待一年，也很难考上。”

“去年有谁考上了吗？”这回是远山问道。

“去年嘛，是我入学那年，也是一个考上的都没有。”

“前年呢？”

“前年也没有。”

“那就是从来没有人考上过，是吗？”

“不，从前有过。是个有名的选手，叫金子大六，那人在金泽备考了两年，入学那年在决赛中把第六高校的主将给摔了。还有铃川三七彦，他也是全盛时期的主将，当年一边在四高的训练场练柔道，一边复习功课。铃川能不能考上，对四高柔道队来说至关重要。这个人也从一年级起就是高专运动会^[11]上的明星。”

说完，莲实转向洪作：“怎么样？既然你天天去中学训练，那还不如来四高的训练场。白天练习，晚上学习。不会耽误学习的。你是个小子，要是练寝技的话，会成为高手。”

“不行，不行。”老板娘从旁插嘴道。“要是去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老板娘冲楼下拍了拍手。

“你们俩要是都能来金泽就好了。”莲实一边说着，一边时而举杯喝酒。杯子里只有很少量的啤酒，然而他的脸已经红了。

玲子走了进来：“欢迎光临。”

远山马上说道：“我把你喜欢的人带来了。谢谢我吧！”

“哎呀！”玲子表现出气恼的样子，“我没有喜欢的人！”

“你撒谎，你不是说过喜欢洪作吗？”

“我怎么会说那种话？我只说比起远山，我更喜欢洪作。”

“喜欢他胜过喜欢我，那他不是你全日本最喜欢的人了吗？”

玲子不再理睬远山，冲老板娘说道：“可以上菜了吧？”说着便逃也似的起身出去了。洪作感到脸颊发烫。因为即使是开玩笑，洪作也从未被选为异性喜欢或是讨厌的对象。

“女人也沾不得。”莲实说道。这话十分突然，但也正因为突然，听起来格外坚定。

“我们尽量不和女人搭话。妈妈、妹妹什么的自然另当别论，但其他的女人我们一概不接近。只当这世界上压根没有女人。”莲实说。

“可是，这恐怕做不到吧？人类有一半都是女人啊。”老板娘用一种男性化的口吻说道。

“没错。这让我们很为难。无论去到哪儿，都有女人在。”

“那当然，这是肯定的。到底为什么那么怕女人呢？”

“如果想着女人，就没法训练了。就当没有女人！”

“别这么激动啊。”

“不，这不是我的话。我进了柔道队，学长一上来就这么告诉我。他说，接下来的三年就当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真的。如果不这么想，就没法练柔道。为了保护头部不受伤，得把头发留长。但是如果像普通人那样留长头发，训练的时候会很不方便。所以要在恰到好处的地方，咔嚓一剪。然后就会变成像我这样。”莲实说道。经他这么一说，洪作发现他的发型的确很奇怪，像个鸟巢。

“如果想着这个世界上有女人存在，就没法顶着这样的发型走在大街上。”莲实说。

“原来是这样啊，你的发型是很奇怪。原来是为了不让头部受伤才剪成这样的啊。”老板娘仔细端详着莲实的头发。“干什么都不容易啊。不过，我觉得就算顶着这样的发型，也会有女孩子喜欢的。不该那么绝望。”

“不，我们的鼻子会破，耳朵也会破。鼻子受伤的情况还比较少，耳朵是一定会破的，无一例外。柔道队里没有一个人的耳朵是完好的。你们看，我就是。”

莲实稍微侧了侧脸，把耳朵从乱蓬蓬的头发里露出来，展示给大家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莲实的耳朵上。

“瞧，是不是像木耳似的？”莲实说。

“真的诶。”老板娘感叹道。端来炸猪排的玲子，也把盘子放在桌上，来看莲实的耳朵。他的耳朵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形状，成了一块让人看不出本来面目的肉，正如莲实所说，如今似乎只能形容为木耳。

“来，你们看，这只也是。”

莲实把另一只耳朵也展示给了大家。同样也已经变成木耳了。

“想着世界上没有女人，耳朵变成了这样也会满不在乎。如果想着女人，任谁也不愿意把耳朵弄成这样。”

“耳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老板娘问道。

“在铺垫上蹭的。无论是谁进了四高的柔道队，不出十天，都会变成这样。就算不是两只耳朵都受损，也至少会有一只耳朵变成这样。不过，说起来，还是两只都坏了比较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时候需要根据情况灵活使用脑袋的两侧。我给你们演示演示。”

莲实站起身来，把桌子推到角落里，让远山仰面躺在榻榻米上。

“无论是要压制他，还是要锁住他的脖子，我都必须从远山身体的侧面贴上去，但远山会用腿阻挠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用头攻过去。”

莲实避开远山的腿，用侧脸贴着远山的身体滑行过去。

“喏，你们瞧。”莲实说道。莲实的确半张脸蹭在榻榻米上，冲到了远山胸前。

“可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老板娘说。接着，她仿佛突然醒悟似的，说道，“别练了！这儿可不是训练场。”

三个人把桌子搬回原处，开始吃炸猪排。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非得那么拼命地练柔道呢？”老板娘问道。

“不知道。”莲实大口吃着猪排，回答得很简略。

“不知道？练柔道的不是你自己吗？”

“可我确实不知道啊。”

“怎么会不知道呢？”老板娘似乎从未这样执着过。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想也想不明白，所以就不去想了。——什么也别想！”莲实抬起头来。“不仅是我，大家都是如此。大家都什么也不去想。进入四高柔道队的当天，学长就跟我们这样说。——不要想着来这里是为了学习，要想着是为了柔道！就当这世界上没有女人！听着，什么也别想！”

说完，莲实把剩下的炸猪排全都塞进嘴里：“真好吃啊，这个！”

老板娘拍了拍手，叫来了玲子，让她再添一份炸猪排。

“这份算我请客。”老板娘说道。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这学校也太难混了。竟然会有人去这种地方。不学习，光练柔道！”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所以，不能去想。一旦细想，就练不了柔道了。我们并不想成为柔道家。我们的目标只是在高专运动会上拿到冠军。但是，我们想创造出一种训练量决定一切的柔道。我想这种柔道是存在的。到底有没有这种柔道，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尝试，就永远不会知道。我想试一试。像我这种人，个子矮，力量弱，完全没有天赋。进了四高，才第一次穿上柔道服。除了让训练量来说话，我没有别的办法。怎么样，要不要助我们一臂之力？我还能参加两次高专运动会。我想在这两次中拿到冠军。你们也权当人生中没有这三年，在四高的训练场度过这段时光，如何？”莲实说道。

洪作沉默着。虽然沉默着，但他已经被莲实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一种微醺的感觉包围了他。这一次，老板娘也没再说“不行”。莲实苍白的面庞和热情的语调中，有一种力量，让老板娘说不出那样的话了。

吃完第二份炸猪排，三人走出清风庄，洪作和远山送莲实去坐下行的东海道线列车。

“与其在这里备考，还是去金泽更好吧。周围净是高校生，也是一种良性刺激。”莲实一边走一边说道。

“我考虑考虑吧。”洪作说，“还要跟父母商量一下。”

“跟父母商量可就不好办了。那样恐怕就来不了了，除非瞒着父母。”

“我不会跟他们说实情的。”

“即使不说实情，恐怕他们也不会同意。你直接来金泽，然后再写信

通知父母，怎么样？这样的话，他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你已经在金泽了。”莲实说道。

“你就这么办吧。”远山从旁插嘴道。洪作沉默了。

“总之都是复习，在哪儿都一样。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这么办。”远山也许觉得这是别人的事，所以这样不负责任地劝说道。

“如果能去的话，我会在八月份前决定的。”洪作在心里计算着写信跟父母商量并收到回信所需的时间。

“要来的话最好趁早。七月底京都有高专运动会。那之前一个月的训练强度非常大。你最好和我们一起参加运动会前的突击训练，然后跟我们一起去看。从京都回来以后，暑期集训就开始了，时间是七月底到八月中旬，这个集训希望你一定参加。”

“运动会结束以后还要训练吗？”洪作问道。

“是的。如果在运动会上拿了冠军，夏天的训练相应地也会很充实。如果没拿冠军，就要为明年做准备，训练量会非常大。到时候连宿舍的楼梯都上不去了。”

“那怎么上楼呢？”

“.....”

“爬上去？”

“等训练结束了，我会去能登的中学当教练。你要是和我一起去的话会很有意思。能登是个好地方，而且鱼特别好吃。白天练柔道，晚饭可以饱餐鲜鱼，然后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莲实说道。莲实所说，似乎与备考的生活毫不沾边。学习时间是不可能有的。

“你暑假不回家吗？”远山问道。

“回啊。”莲实回答。“虽然回去，但只在家待两三天。最好不要在家里待太久。待得时间长了，会成为常态，爸爸妈妈也会习以为常。如果

让他们觉得暑假就是不该回家的，就好办了。”

“洪作从不回去。他家里人在台北。”远山说。

“从不回去？”莲实吃惊地看向洪作。

“嗯。”洪作应道。

“那可真好啊。你比任何人都资格进四高柔道队。我们过年和放春假的时候，毕竟还是要回家的。虽然只回去两三天，但总归是要回去。不回去的话父母会唠叨个不停。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柔道队的，他妈妈对集训时间知道得一清二楚，到了集训结束那天，会来金泽接他，把他领回去。”莲实说道。

“我要是去的话，学习时间能保证吗？”洪作试探着说出了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问题。

“没问题的。不过，八月的集训最好要全程参加。这段时间里进步会很显著。如果来了金泽，八月份的集训无论如何也要参加啊。”

“那段时间里没法学习了吧。”

“恐怕是不行。根本没有学习的时间。等到了九月份再学习吧。到时候就算你自己不想学，我们也会让你学。我们会轮班到你住的地方监督你，看你到底是不是在学习。偶尔还会带好吃的慰劳你呢。”

“从九月份开始就能专心学习了吗？”

“白天最好还是来训练场练一个小时吧。就稍微摔两下，不会影响学习。剩下的时间就专心学吧。”

“这不是很理想吗？”远山怂恿道。

“我刚才提到的大天井他们，不管怎么制止，他们也一味地练柔道，不去学习。无论什么时候去他宿舍，他都在睡觉。我们劝他，他反倒生气了，说：‘要不是走背运，我早就是你们的学长了！’”莲实说道。

到了火车站，莲实说：“不用送我进去了，还得买站台票，浪费。我

在金泽等你们。过几天写信联系。”

莲实走进了检票口。洪作感到，一个潇洒直爽的人似乎突然从身边消失了。

洪作回到了自己在寺院房间，总觉得兴奋，久久不能入睡。莲实这个比自己还小一岁的青年，与自己至今为止遇到的所有同龄人都不一样，很不一般。他身上有一种不同于金枝、藤尾、木部他们的独特的气质。

比洪作小一岁，却已经是高校二年级的学生了。看来他中学四年级结束就考上了高校。然而，他身上却丝毫没有优等生们通常会有傲慢。柔道之外的话题，学校也好，课程也好，金泽这座城市也好，他一概不谈。这一原则被彻底贯彻。

“训练量决定一切的柔道。”

一想起这句话，洪作就感到浑身发麻。为什么这么短短的几个字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莲实心目中的柔道，一定完全不同于自己和远山他们心目中的柔道。烟不能沾，酒也不能沾，甚至——

“就当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女人！”

莲实的确说了这样的话。对于洪作而言，这句话也极富魅力。每天，女人都会在自己眼前闪现一两次，而且是伴随着自己无法控制的欲望一同出现。无论怎样努力，女人总挡在自己眼前，挥之不去。

“就当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女人！”

的确，如果能认为这世上没有女人，自然是最好不过了。然而，不管怎样坚称女人不存在，女人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因此这原本行不通，但是认为不存在，总比认为存在要好。就当玲子也不存在。不可以认为她存在。她不存在。

洪作辗转反侧。他想去练莲实所说的训练量决定一切的柔道。莲实他们只练柔道不学习，这似乎远比不练柔道只学习更适合于洪作。

不过，要想这样练柔道，必须先要考入四高。这很难办，然而无论如何，一定要克服入学考试这道难关。如果不做出十二分的努力，恐怕是考不上的。也许正如莲实所说，与其在这里备考，还不如去金泽。洪作反复思考着。

第二周的周日下午，洪作去宇田老师家中拜访。宇田闻声来到玄关，对洪作说：“出去走走吧。”说着便走出了家门。他身穿一件飞白细花纹的和服，腰间缠着布腰带，让人感到书生气十足。

两人并肩走上了低缓的坡道。周围很快就不见了民宅，眼前是一片空旷的原野，与富士山的山麓平原相连。其实这里也有几个村落，但被茫茫原野所包围着，隐匿于其中了。不愧是宇田引以为傲的地方，从这里望去，富士山的确无与伦比。

“找我有何事吗？”宇田问道。

“嗯，我有事想跟你商量。”洪作回答。

“嚯，商量什么？”话音刚落，宇田又接着说道，“你不该说‘想跟你商量’，而该说‘想找您商量’吧。”

“嗯。”

“正好。我也正想和你联系呢。你先说吧。”宇田说。

“是这样，我打算明年报考四高。”

“嗯。”

“我想，反正要考四高，不如现在就到金泽去。”

“四高好像是在金泽。你想现在就过去？”

“嗯。总之都是要备考，我觉得与其在这里备考，不如去金泽。”

“为什么呢？”

“对我也是一种良性刺激。”

“良性刺激？什么良性刺激？”

“大街上就有四高的学生，我想我会不得不学习的。”

“这算什么良性刺激！”宇田脱口而出，“不管怎么说，你突然说想考四高，这太奇怪了。为什么非选四高不可呢，近一点的地方也有高校。静冈高校不行吗？静冈高校不是挺不错吗？你今年报考静冈高校落榜了，应该再考一次，一雪前耻。”

“可是，我觉得金泽更好。”

“奇怪啊你。”宇田说着，把脸缓缓转向洪作，“你突然想去四高，总得有个理由吧？是为什么呢？”

“我想进那儿的柔道队。”

“柔道队？嚯！”接着，宇田又说，“我明白了，明白了。前一阵好像有个四高柔道队的选手来咱们这儿。原来如此。是他劝你去？”

“他倒是没劝我。”

“他劝你去也无妨。听他的劝，参加考试，如果考上了，岂不是很好吗？但是，没必要现在就去金泽。你刚才说去金泽才更能受到良性刺激，可并非受了这种刺激就能好好学习，就能轻松考取。再说了，你为什么想进四高的柔道队呢？”

“创造出训练量决定一切的柔道，是四高柔道队的信条。我觉得很有意思。”

“创造出训练量决定一切的柔道？嚯！”宇田似乎也颇感兴趣，“原来如此。我也觉得这说法很有意思。这么说，进了四高，你打算只练柔道了？”

“也不一定。”

“一定。不是吗？”

“嗯。”

“你报考四高，这没问题。考上以后去练训练量决定一切的柔道，也没问题。把学习抛到脑后，白白浪费一生的时光，也没问题。人有选择的权利。”

“嗯。”

“照你想的去做吧。”

“嗯。”

“去做吧。不过，我反对你现在就去金泽。就算真有刺激，也不见得是良性的。听你刚才说的话，我总觉得有些可疑。你是不是打算一边备考，一边去四高的训练场训练？恐怕是四高的学生劝你这么做的，对吧？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洪作一声不吭。事实正如宇田所说。

“其实，为了你的事，我给你父母写了封信。两三天前我收到了回信。听说你现在不给你父母写信了。收到钱了也不说一声，对吗？”

洪作依然沉默着。宇田所说仍是实情。

“给你父母写信，似乎是多管闲事，但我觉得应该这么做。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从我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有时候真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前一阵在办公室里和两三个老师谈起你来，大家都说搞不懂你。毕了业也不回家，在沼津游手好闲。说是打算明年考高校，可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在学习，还和在校期间一样，大摇大摆地到学校的训练场来，和中学生一起玩。学校准许你毕业，你倒好像不乐意似的。”

“不是的！”洪作打断了宇田。

“怎么不是？今年毕业的学生里，只有你到现在还是一副中学生的打扮，每天来学校，无所事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吗？”

在这一点上，宇田说的没错，洪作心想。

“老师们经过讨论，最后一致认为，说到底，你什么也不考虑。”

“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在考虑。”

“你在考虑？偶尔考虑考虑，也无非是：既然在沼津也是无所事事，不如换个地方，去金泽无所事事，那样好像更有意思。”

“噗嗤”一声，洪作笑了出来，说道：“这话过分了吧。”

“一点都不过分。事实不就是这样吗？今天你第一次找我商量事情，结果就是说这些。正如老师们说的，说到底你什么也不考虑。可是，你已经到了毕业的年纪，还什么都不考虑，这怎么行？大家都这么想。”

“所谓‘大家’到底指谁啊？是那些老师吗？”

“是谁都无关紧要。你之所以会这样胸无大志，游手好闲，根源还是在你的家庭。没人监督你。你没爸没妈，也没有弟弟妹妹。虽然你既有爸妈，也有弟弟妹妹，但看上去跟没有一样。你爸妈，说起来真不愧是你的爸妈，跟你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好像完全不考虑儿子的事，只管寄钱而已。他们好像觉得，儿子随意学习就好，随便考个高校就行。儿子中学毕了业，也不让他回家，也不让他在家学习。在这些方面，你爸妈古怪得很。”宇田说道。他刚才还颇为客气地称“你父母”，然而不知不觉间便刻薄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你爸妈至少给你写了信，可是你却不回信。回不回信还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你压根不看信。——这不是我说的，是你母亲在来信中写的。”

宇田似乎教训得越来越起劲，他不再信步闲游，而是在草丛中站定。他抄着手，扬着头，仿佛在仰望富士山，然而他的目光好像并没有落在富士山上。

“除此之外，信上还写了什么？”洪作问道。

“你不该这么问。你真不懂事。你应该先说：‘您给我父母写信了’

吗？感谢您的关心！真是不好意思！’先道谢，感谢的话说完了，再问信上写了什么。不是吗？我也不是因为喝多了或是为了图好玩而给你爸妈写信的。是因为没人关心你，我看不下去，所以才主动肩负起提醒你父母的责任。”

“对不起。”

“你脸上的表情可一点儿都没有抱歉的意思啊。”

“不，不是的。”

“谁知道呢。”

“不，是真的。没想到您这么别扭。”

“别扭？不许说这么没礼貌的话。你真是一点儿礼貌都不懂。”宇田顿了顿，继续说道：“虽然有点偏离正题了，但你刚才说我别扭，没错，我确实是有别扭的地方。——我坐下说吧。”

宇田环顾自己脚下的这片草丛，似乎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洪作把粗棉布制服上衣脱了下来，铺在草丛上，对宇田说道：“请坐。”

“不用了。”宇田客气道。

“没关系的。这衣服本来就不是我的。之前一直是木部穿着，我最近正想着该把它扔了。”

“扔了你穿什么？”

“我还有两三件。藤尾从毕业生那儿要来的。”洪作说。

“那好，在你扔之前，我就先垫着坐一下了。”宇田在洪作的衣服上坐了下来。洪作穿着长裤和无袖运动衫，站在宇田身边。原野上的风吹拂着肌肤，十分惬意。

“你刚才说我别扭，没错，我好像确实是有别扭的地方。我老婆也经常这么说我。我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在亲戚家长大。虽说是寄人篱下，但是我并没有什么悲惨的遭遇，也没有被苛待。现在想来，我似乎

一直很受疼爱。然而，你听着，我到底还是埋下了性格扭曲的种子，说起来，人真是很可悲。仅仅因为我不是被父母养大的，我的性格就扭曲了。我总是会想，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爸爸妈妈，是不会这么说的吧？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父母，所以才这么说的吧？小时候的这种思维，在我心里根深蒂固，直到如今，仍会时不时地冒出来。”

宇田用平静的语调，开始描摹自己。洪作默默地听着。

“性格扭曲是不行的。在人类所有的感情中，这是最让人瞧不上的一种。可鄙。没出息。我朋友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上了报纸。我也和人家一起高兴就好。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想，他都能出名，我应该更出名才对。可是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说，人家出名是因为付出了相应的努力，而我却没有。我之所以会想这想那，就是因为性格扭曲。我想，我要是也有钱有闲就好了。没错，有了金钱和时间，我就能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可是，我生来就没有这样的条件，这就无可奈何了。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假设自己拥有原本没有的东西，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可笑，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是。”洪作回应道。他觉得总是沉默也不好，所以附和了一声。

“真是个废物啊。”

“废物？您是说您自己吗？”

“是。”顿了顿，宇田又说，“你倒是一点儿都不别扭啊。”

“嗯。”

“一点儿都不。你的确一点儿都不别扭。你哪怕稍微别扭一点点，都比现在强。”宇田说道。

洪作觉得自己不能再稀里糊涂地随声附和下去。

“那么，我应该别扭一点？”

“不，不是的。”

“可是，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哪怕稍微别扭一点点，都比现在强。’”

“不，那是我别扭的表现。我只是让你看看什么叫别扭。”宇田说，“之前我妻子说，我好像无论如何也不能像你那样。我性格扭曲，总是纠结，想不开。可你却很阳光。阳光得不可思议。这也许是天生的。可是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洪作用心听着，默不作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我觉得值得研究。你倒是说句话啊。”

“嗯。”

“落榜了也满不在乎，还大摇大摆地来学校闲逛，每天和中学生在训练场上摔来摔去，还去宿舍的浴室洗澡。——你最近不是连食堂都开始吃了？”

“我只在食堂吃过两次。”

“只有两次，也已经很了不起了。以正常人的思维干不出这种事。对于明年考高校的事，你也完全不放在心上。一般人的话，会想明年要是又没考上该怎么办，多少有些担心。可你却完全没有这些心思。明明有父母，却完全不想见。你还有弟弟妹妹吧？”

“有。”

“我想，单单是不想见家人这一点，别人就无法企及，令人佩服！”

“嗯。”

“明明已经毕业了，却不想和家人一起生活，这到底应该作何解释？”

“这个嘛，我想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吧。”

“你看，你这语气，仿佛在谈论别人的事似的。在这些方面，你真是与众不同。我真是羡慕极了。像我这样的人是做不到的。”

“嗯。”

“不过啊，我话虽这么说，可未必全都是在夸你。”

“我想也是。”

“你明白吗？”

“这我还是能明白的。”

“我个人觉得，如果就这么放任你不管，你啊，恐怕永远都上不了高校。只要父母给你寄钱，你就能逍遥自在，游手好闲，每年只徒增岁数。等到当年的同窗都快大学毕业了，你还在沼津无所事事。在学校会碍眼，在沼津镇上也会碍眼。其实现在已经够碍眼了。所以，我才看不下去了，给你父母写了信。”宇田把视线投向原野低洼处民宅的方向，“咦，那不是我妻子吗？”

洪作也向那个方向望去。那无疑是宇田的太太。洪作站了起来，高高举起裸露在无袖运动衫外的手臂，为宇田太太指示方向。作为回应，宇田太太也高高举起了一只手。

宇田太太渐渐走近了。只见她一手拎着水壶，一手提着一个包袱。

“我带茶来了。这里真舒服啊。”

太太放眼眺望着无边的原野。过了一会儿，她把水壶放到了草地上，解开包袱，从里面拿出了茶杯和一包点心似的的东西。

“什么啊这是？”宇田指着那包点心问道。

“是红豆面包吧。”洪作脱口而出。

“没错，答对啦。”太太说道。

“嗨，你在这方面反应倒很快嘛。”宇田对洪作说道。

“我猜好吃的一向很准。”洪作说。

“不知道这值不值得夸奖，不过这也算是一种才能吧。不管是什么才能，有总比没有强。”顿了顿，宇田又说道，“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你母亲回信了。她让我劝你去台北，在父母身边学习。她说从小就把你托付给了别人，她不在你身边，所以没能好好教育你，恐怕你说话也不太讲规矩。寺院里的姑娘写信说，你似乎多少有些不良倾向。总之她想让你回到她的身边，让我好好劝你回台北。——你母亲文笔很好。”宇田说道。

“这可真让人为难啊。”洪作说。

“回父母身边，有什么为难？”

“不行啊。去了台北就没法学习了。”

“怎么会没法学习呢？在父母身边才能好好学。去台北不是坏事，去吧。”

“不行啊。”

“怎么不行？既然父母这么说了，就必须听他们的。父母让你回家，这不是很好吗？没人跟我说过这种话，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很羡慕你。”

“问题在于，去金泽学习，和去台北在父母身边学习，哪个更好。对我来说，回父母身边是不行的。爸爸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眼前，妈妈也是，弟弟也是，妹妹也是。到了固定的时间，大家要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这种事。洗澡水热好了，就不得不洗。电话响了，就不得不接。做着这些事，还能学习吗？”洪作变得雄辩起来，“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根本就没法学习。即便我不说话，也会有人来搭话。对方跟我说话，我就不得不回答。而且，要应对的并不是一两个人。爸爸会找我说话，妈妈也会，弟弟也会，妹妹也会。我要一一作答。这太麻烦了。”洪作滔滔不绝。

“真令人吃惊。你等等。”宇田打断了他。

“先休息一下，喝杯茶吧。”宇田太太说道。洪作把红豆面包掰成两

半。宇田拿起茶杯，喝起了茶。过了一会儿，宇田开口了。

“真令人吃惊啊，你的这番主张。”宇田从容不迫，开始反驳，“只能说太令人吃惊了。你刚才说的，是对家庭的否定。没法学习不过是个借口，总之你不想去台北。你不想作为家庭的一员来生活。你刚才说洗澡水热好了就不得不洗。令人吃惊！你说到了吃饭的时间就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令人吃惊！你说家里人找你说话你就不得不回答。令人吃惊！你说家里人会在眼前晃来晃去。还是令人吃惊！一个了不起的青年诞生了。不知道这是教育之罪，还是社会之罪，总之，一个可怕的青年诞生了。”宇田顿了顿，拿起红豆面包，“说到底，你对父母和弟弟妹妹毫无感情。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你自然是毕业了也不想回家。”

“不，我对他们有感情。我想见父母，也想见弟弟妹妹。”

“那你去见他们不就行了吗？”

“如果去了，见到他们就马上回来的话，我就去。”

“你没必要马上回来啊。在父母身边学习就好。反正一旦考上了高校，就只得离开父母了。”

“可是，在父母身边我没法学习啊。”

“你不去怎么知道能不能学？”

“肯定没法学。”

“你怎么就能断定呢？再说了，没法学习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法学，都是一样。”

“所以我想去金泽……”

“去金泽不行！”这次是宇田下了断言，“去了金泽，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简直是放虎归山。你啊，还是回台北，回你父母那里。”

“我做不到。”

“什么叫你做不到？父母好不容易叫你回去。作为儿子，听他们的话

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做得到做不到的。”

“那我考虑考虑再作答复。我回寺院好好想一想。”

“不行，不行，要考虑的话就在这里考虑，马上考虑。考虑五分钟，就做决定。”

“你就听洪作的吧，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宇田太太说道。

“你别插嘴。这事与你无关。”宇田说。

“那我想想。”洪作说，“这个我拿走了。”洪作拿起两个红豆面包装进裤子口袋，又把茶一饮而尽，起身从宇田夫妇身边走开了。

洪作沿着缓坡，慢慢地走向原野的高处。穿过杂草丛生的地带，来到印着车辙的小路上。走到小路的尽头，眼前的原野一马平川，远远地可以看见几处村落里的丛丛绿树。洪作虽然已经在沼津生活了好几年了，但还是第一次来这里。

现在必须认真考虑了，洪作想。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宇田同意自己去金泽。去台北是不可能的。自己去了台北之后，恐怕会被要求报考台北当地的高等学校，成为走读生。如果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洪作不相信自己会有拒绝的勇气。洪作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自己的父亲。

洪作坐在了草地上。这里距离宇田夫妇所在的位置并不远，然而视野却开阔很多，令人感觉仿佛位于高原之上。洪作沐浴着阳光，仰面躺在草地上。风吹过来，却没有一丝寒意。鸟鸣声不绝于耳，鸟儿似乎就在不远处茂密的灌木丛里。

洪作吸完两支烟，站起身来。这时，宇田太太的身影映入了洪作的眼帘。洪作迎了过去。

“原来你在这儿呀？我丈夫还说你恐怕不会回来了。”太太笑着说道。她的话提醒了洪作。

“我还没考虑好。容我再想想，再做回复。我过几天再去老师家拜

访。”

“哎呀，你不回那边了吗？”

“今天就先告辞了。”

“那你一会儿要去哪里呢？”

“天黑之前我打算随便走走。前面好像是我朋友的村子，我还没去过呢，想去看看。”

“那我们在家里等你。你来吃晚饭吧。”

“不了，今天就不打扰了。”

“没关系的，你不用对我丈夫那么敬而远之。他虽然说话难听，但人不坏，你跟他多聊一聊就知道了。不过，我也觉得待在父母身边是最好的选择。”

“我也这么觉得。”洪作说。

“你骗人。不许说这样迎合的话。”接着，宇田太太又问，“你一会儿来吗？”

“今天还是不打扰了。”

“可是，你的上衣还在那边。”

“没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呢？”

“请帮我扔了吧。那件衣服我早就打算扔掉了。”

“你口袋里有东西吧？”

“什么也没有。口袋破洞了。”

“唉。”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你就穿成这样回寺院吗？”

“我经常穿成这样走在大街上。”

“你果然还是回台北比较好。”太太留下这句话，便朝下坡的方向走去了。

洪作避开了宇田家门前的路，斜穿过原野，来到了沼津的郊区。

刚才自己总算延长了回复宇田的时间，但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到台北来”，如何应对母亲的这个要求，真是个难题。事情之所以会如此发展，都是因为宇田自作主张给母亲写信。自己当初接受宇田的邀请去他家吃饭，根本就是个错误。然而如今再怎么后悔，也于事无补了。

我决不去台北。金泽的生活与台北的生活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训练量决定一切的柔道。”这是莲实的话。自己从未听到过这么有魅力的言辞。莲实让自己把高校的三年时光奉献给四高柔道队。为此，必须先通过入学考试。如果去了金泽，似乎能够为此而学习。无论是多么高强度的复习，自己似乎都能承受。在沼津是做不到的，但是去了金泽，却一定可以。

台北！跟富有魅力、历史悠久的城下町相比，台北是一座多么让人不自在、不自由的城市啊。虽然让人不自在、不自由的，不是台北这座城市，而是在台北的家，但洪作坚决不想去台北。洪作对台北产生了抗拒。

想想父亲，再想想母亲，洪作觉得实在难以与他们一起生活。仅仅是被家里人的几双眼睛注视着，就会十分不自在。自从懂事以来，洪作就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不自在的生活。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逍遥自在，茁壮成长。即使远隔万里，他也能充分感受到父母的爱。即使一个人生活，他也从未渴望关爱，从未感到寂寞。

走进了沼津的街区，洪作便对自己只穿一件无袖运动衫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其实并不冷，自己也并不邋遢，只是没穿外衣而已。不穿外衣的人应该到处都有吧。

洪作走在街上，搜寻着没穿外衣的人。一旦真的开始找，便怎么都找不到了。即使偶尔出现一个，也身着衬衫。没有人潇洒地穿着无袖衫。穿着无袖衫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只有小孩子。

洪作正要迈进寺院的大门，突然停住了。他看到有一个男子在钟楼附近游荡，看上去很像是宇田。刚才分别的时候宇田穿着和服，但现在这个貌似宇田的男子穿的却是便装。洪作躲在门边阴影处，想分辨那人究竟是不是宇田。

那人低着头走来走去，不时伸展两只胳膊，像是在做体操。这与宇田在中学校园里的形象别无二致。而且，洪作之前从未见到这个人在寺院里出现过。

洪作下定了决心。虽然有些过意不去，但事到如今已是无可奈何了。

果然是宇田。洪作一走近，他似乎就注意到了。他在一处站定，点燃了一支烟。

“吓我一跳。”洪作以这句话开场。

“你是否吓了一跳，与我无关。”宇田说，“我把你母亲的信带来了。你不妨读一读。信和上衣都交给寺院里的人了。我走了。”

宇田只说了短短几句话，便向大门走去。他脸上并无愠怒的神情，态度也一如往日，但话一说完便快速离去，这似乎是内心并不平静的表现。

“老师！”洪作想要叫住宇田，但宇田头也不回，径直走出大门。

洪作立刻冲进寺院的玄关。他想，若要追上宇田，化解他的怒气，似乎得先穿上外衣才算妥当。

没必要进自己的房间，外衣就放在玄关的地板横框上，外衣上面是一封信。

洪作把信塞进裤子口袋里，抓起外衣，冲出门去。

出了寺院，洪作小跑着穿过港町狭窄的道路。这里的店铺并不多，但也许是太阳快要落山的缘故，此时行人颇多，嘈杂喧嚷。

“洪作！”

卖乌冬面的老板娘唤道。洪作最怕应付这位老板娘。她只要见到洪作，便会控诉洪作的一位名叫相原的同学还欠着她的饭钱。洪作与相原只是普通同学而已，并没有什么交情。洪作没有受这般牵连的道理，而且他连相原毕业后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洪作！”

老板娘喊了第二声，洪作停下了脚步。

“有话以后再说。我现在有急事。”

“有急事？你就骗人吧，你哪会有什么急事？”卖乌冬面的老板娘说道。这话似乎不该置若罔闻，然而洪作没有理会，向前走去。港町的道路弯弯绕绕，不知转过了几个街角，洪作听到身后有人喊：“寺里的小伙子！”喊他的是当木匠的老人。

“得便的时候来一趟，有件东西托你捎回寺里。”

“好！”

“你嘴上说好，可靠不住。我之前就拜托过你吧？”

“好！”

“什么好！”

“知道了！我现在有急事。”

“你能有什么急事？你每天不是都在闲逛吗？我这儿有红薯，吃了再走吧？”

“红薯？现在不是吃红薯的时候！”

现在的确顾不上吃红薯。洪作跑了起来，但他马上停下了，回到了木匠老人那里。他觉得木屐的绳带快要断了。

“借我一双草履。看，我的鞋带快断了。”

老人的目光落到洪作的脚上，说道：“进店里，让我老伴给你换一根。”

“我现在有急事，我真的很急。借我一双草履吧。”

“那，你穿这双走吧。”老人指了指脚下的草履。洪作用自己的木屐和老人的草履作了交换。

“你这汗脚，别把鞋弄脏了。”

“没事的。”

“真不让人省心。你到底急什么？”

洪作没有理会背后的声音，这次真的飞奔起来。洪作穿过了港町。一进入鱼町，道路变宽，行人也多了起来，让人感觉进入了市区。

仍然看不到宇田的身影。路上虽然多少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宇田应该不至于走得这样快。穿过鱼町，洪作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宇田是否拐了弯，洪作选择径直向前。他想，如果在路上见不到宇田，就直接去他家。

街上亮起了灯。薄暮时分，华灯初上，洪作总会感到心头一紧。今天，这种感觉格外强烈。他心头一紧，甚至隐隐作痛。

洪作跨进宇田家的院子，正好碰见宇田太太从后门出来。

“老师还没回来吗？”洪作未作寒暄，直接问道。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他去你那儿了呀！”太太回答。

“我见到他了。我在寺里见到他了，但是他先走了，我就追到这里来了。”洪作断断续续地说道。从车站一口气跑到这里，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你为什么要追他呢？”

“我惹老师生气了，想向他道歉。”

“他一般是不会生气的。”

“可是，他刚才应该是生气了吧？”

“不，我觉得他没有生气呢。他说必须让你尽快看到你母亲的信，所以散步的时候顺便去找你了。”

“是吗？”

“你见他的时候他生气了？”

“我觉得是。”

“真想看看他生气的样子啊。我觉得他偶尔生生气也无妨，可他却很少动气。恐怕一年也就只有一次吧。”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宇田太太一副事情已经解决了的样子，问道：“在这儿吃饭吧？”

“嗯。”

“那进来吧。”

“我去找找老师吧。”

“不用啦。他又不是小孩子，我想他很快就要回来了。你先洗个澡吧。”

“洗澡？”

“正好水烧好了。你先洗，等我丈夫回来了，让他也赶快洗洗。既然是要吃饭，最好还是清清爽爽地吃，对吧？”

“嗯。”

“那就这么办吧。”

洪作几乎像是在遵从宇田太太的命令。他把木匠老人的草履脱在玄关的水泥地上。

宇田太太拿来了毛巾和肥皂。洪作被领到了盥洗室，在那里脱掉了外衣和无袖衫。小小的浴室里刚好放下一个澡盆。

洪作迈进了澡盆。

“水烫吗？”宇田太太的声音从木拉门后面传过来。

“水温正好。”

洪作惬意地泡在澡盆里。啊，宇田的太太真好啊，洪作心想。无论是宿舍的浴室，还是寺院的浴室，都没有这么舒服。

洪作正想着该从澡盆里出来了，突然听见了宇田的声音。

“什么？他在泡澡？！”

洪作停下了正在拧毛巾的手，侧耳听着宇田的话。

“嚯，他在泡澡！”宇田的声音再次响起，之后声音放低了，不知说了什么。

“真棒！了不起！让人佩服！”宇田的话再次传进洪作的耳朵。话里究竟是钦佩还是恼怒，一时难以判断。

洪作走出了浴室。自己的衣服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件浴衣。洪作猜想宇田太太的意思是让自己换上浴衣，但又觉得有必要确认

一下。经过一番犹豫，他终于冲客厅喊道：“我可以穿这件吗？”

“穿吧。那儿不是有件浴衣嘛。”太太回应道。

洪作穿上了这件浆洗过的、挺括的浴衣。这是洪作第一次穿浴衣。忘了是什么时候，母亲曾经从台北寄来两三件，但都原封不动地搁在箱子里。

洪作走进客厅，只见宇田坐在靠近外廊的位置。他抬头看着身穿浴衣的洪作，说道：“你动作也太快了吧？”

“嗯。”洪作在榻榻米上坐了下来。“老师是走哪条路回来的？”

“你可真懂礼貌。”

“我是追着老师过来的。”

“这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追我？”

“我想跟您道歉。”

“为什么道歉？”

“因为您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啊。要是生你的气，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有生你气的工夫，还不如去考虑其他的事。”

“嗯。”

“我不会生气的。”

“嗯。”

“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这种人啊，就叫极乐蜻蜓^[12]。”

“极乐蜻蜓？”

“你听过这个词吗？”

“没有。”

洪作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汇。不过，他觉得自己大致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人在心里有愧的时候，容易疑心生暗鬼。你也是这样吧？”

宇田起身走向盥洗室。在宇田洗澡的这段时间里，洪作一直坐在外廊上。宇田太太拿来了啤酒，正要开瓶盖，洪作说道：“我等老师来了一起喝吧。”

“他这就要出来了。你先喝吧。”

“可是……”

“没关系的。没想到你这么客气。”

太太将杯子斟满啤酒，又回厨房去了。洪作心想恭敬不如从命，便拿起酒杯。身穿浴衣，坐在外廊，饮着啤酒——这样的事似乎从未有过。这也许就叫作舒坦，洪作心想。

不一会儿，宇田便穿着浴衣走了过来。

“真是太舒服了！”洪作想以这句话，表达自己现在有多满足。

“来，我也喝。”宇田也坐到了外廊上，“怎么样？决定了吗？”

“嗯？决定什么？”

“你说决定什么？今天白天咱们俩就在讨论你是否该回到台北，回到你父母身边。你说要考虑考虑，我以为你要去别处转转，结果你就那么走了！你应该已经做出决定了吧？”

“呃。”

“打算怎么办？读了你母亲的信，你是怎么想的？”

“呃。”洪作想起自己刚才在寺院的玄关把信塞进了裤子口袋，“我还

没读。”

“为什么不读？”

“不，我会读的。我肯定会读的，只是刚才没来得及。我直接跑出来追您了，真的没顾上。”

“信放哪里了？”

“我塞进裤子口袋了。”

“塞进？你怎么回事！竟然把母亲的来信胡乱一塞？你有工夫洗澡、喝啤酒，说什么‘真是太舒服了’，不如读一读母亲的来信，如何？”

宇田看上去多少有些不悦，五官都歪扭了。据宇田太太所说，宇田一年难得生气一次，然而这一年一度的事情，现在似乎正在发生。

“对不起。”

“不用跟我道歉。到台北跟你父母道歉去，跟你父母道歉！”

事情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听到宇田太太通知饭已备好，洪作和宇田搁置了仍未解决的问题，坐到了饭桌前。

“又是寿喜烧啊，真好！”洪作说。

“只是你来的时候碰巧都吃寿司烧，我们可不是总吃这个。你不要阴阳怪气。”宇田说道。

洪作想表达的是，老师这次又请自己吃寿喜烧，自己满足极了。可宇田似乎不是这么理解的。

“老师，您确实是有点别扭。我没有阴阳怪气，绝对没有。”洪作说道。他觉得该说的话就要说出来。

“是吗？那我就刚才的话向你道歉。”宇田说。

“就是嘛，我怎么会阴阳怪气呢，人家白白请我吃饭。”

“什么叫白白请你吃饭？你真是不会说话！果然你还是应该回台北，回你父母身边！”

这时宇田太太过来了，问道：“事情决定了吗？”

“是指去台北的事吗？”洪作不知该如何作答。宇田从旁说道：“他好像还没决定。”

太太说道：“说起来，这压根不是决不决定的问题。既然你母亲让你回去，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回去。不是吗？”

“嗯。”

“那你就这么办吧，好吗？”

“嗯。”

“哎呀，太好了。那事情就这么定了。既然决定要回去了，还是尽快为好。什么时候走？”

“嗯。”

“回去的日期以后再定也行。总之，既然你这么决定了，今晚就算是饯行啦。”

“嗯。”

“这样的话，光有寿喜烧还不够，我再去买点生鱼片吧。饯行就得有饯行的样子。”宇田太太说完，便起身走了。

“真了不得。”宇田说，“女人可真了不得。眨眼间就擅自把事情敲定了。事已至此，你只能去台北了吧？”

“嗯。”洪作已经彻底放弃抵抗了。

“来，喝吧。”宇田说道。洪作拿起酒杯。

“打起精神来。你怎么一下子蔫了？不过，既然已经决定，就只能这样做了。不要再闷闷不乐了。决定总是在一瞬间做出的。不能瞻前顾后，思来想去。——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

宇田不知何时变得温柔起来，成了安慰洪作的一方。

“来，喝酒吧！”

“喝。”

然而，对于突然之间被迫选择去台北，洪作感到难以释怀。

“怎么就决定了呢？”洪作感慨道。

“不知道，但也不用想了。”

“我觉得自己没有作出答复。”

“事到如今，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决定了就是决定了。”

这时，洪作听到了望火楼的钟声。

“起火了。”洪作说道。宇田也侧耳而听。

“好像是。听这敲钟的节奏，起火的地方应该不是很近，也不是很远。去看看吧？”说着，宇田准备起身。“晚上的火灾很快就会扑灭，不过还是值得一看。”

“那就走吧。”

两人同时站起身来。宇田把正门上了锁，对洪作说：“从厨房那个门走。”说着，自己先朝厨房走去。洪作也拿起放在玄关的木匠老人的草履，跟着走了过去。

出了门，只见几个男人从宇田家门前的路上跑了过去。附近主妇们的身影也出现在路上。

两人向着男人们奔跑的方向走去。

“好久没有火灾了。”宇田说。

“看不见火啊。”洪作说道。

“今天没风，火应该会直直地向上烧，会很壮观吧。”

洪作和宇田向火车站的方向走着，路上的人越来越多，熙熙攘攘，渐渐聚集起来。男男女女从后面赶上来，超过了两人。还有孩子跟在大人身后奔跑着。

“为你去台北钱行的晚上，竟然碰上了火灾。”

宇田的话，让洪作再次想起了要去台北的事。

“冬天起火，人们总是小题大做，无论如何也想来火灾现场看一看。夏天的火灾却完全没有吸引力。”宇田说。

“是吗？”洪作问道。

“不是吗？像现在这样闲逛，跟去庙会买盆栽，完全没有区别。”

经宇田这么一说，洪作还真有一种要去逛庙会的感觉。

“火是不是已经灭了？”

“怎么会？这不可能。恐怕正越烧越旺呢。”

“可是钟声停了。”

“不，一会儿还会响的。现在只是稍作停歇。呦，你听！响了！”

的确，望火楼的钟声再次响起。两人正沿着火车站旁边的木栅栏行进，忽然听得近处一声“哎呀”。那人问道：“你们要去哪儿啊？”

黑暗中看不清那人的脸，但她无疑是宇田太太。

“啊，是你啊。——起火了。”宇田说。

“你们是要去看火灾？”

“是这么打算的。”

“可是，很远哦。听说是在千本滨方向。”

“不会吧，应该没有那么远。”

“不，刚才我在那边的确听到有人这么说。”

“这样啊。”

“家里门锁了吗？”

“只锁了正门，厨房门开着。”

“你也太不小心了。”

“根本没事。”

“火关了吗？”

“火关小了。我把寿喜锅端下来，把水壶放上去了。”

“你该回去了吧？”

洪作感到，宇田太太的说话方式中总暗含着一种命令的意味。

“嗯，我去看一眼，马上回去。”宇田说。

“你要去千本滨吗？”

“不会走那么远的。”

“洪作呢？”

“我也和老师一起去看看。马上就回去。”

“不行。”宇田夫人说，“洪作不能去。你是打算去了就不回来了吧？”

“没这回事。我是穿着浴衣出来的。我的衣服还放在你们家呢。”

“这根本不算什么，不是吗？反正那衣服你白天已经抛弃过一次了。怎么看你都像是打算逃跑。”宇田夫人说，“好了，回去吧。话说回来，身为学校的老师，还去起火的地方看热闹，像什么话呀！”太太说话时既不冲着洪作，也不冲着宇田。

“那就回去吧。半路被抓住，真不走运。”宇田对洪作说。两人转身往回走。没走多远，宇田突然停住了：“钟又响了！钟声很急啊！怎么办？”宇田现出非常遗憾的神色。

“不许去看！不许！不许！”太太推搡着宇田。宇田只得无奈地迈步向前。

“自己一心想去，半路却被别人强行制止，这滋味不太好受啊。”宇田说道。太太没有理会，一声不吭。

“既然已经往回走了，就只能这么乖乖地回家了，但我觉得不该就这么回去。如果刚才继续往前走，现在应该都快到起火的地方了。还能顺便去海边散个步。”

“你可真固执。既然你那么想去，那就去吧。”

“都走到这儿了，还说这些干什么？”

“现在改主意还不晚呢。——你听，钟声又响了！”宇田太太语带讥讽。

到家的时候，望火楼的钟声已经停了。刚才一时间人声嘈杂的门外，也已完全恢复了原本的宁静。

“来，咱们给洪作饯行。”宇田太太说道。太太的话，让洪作又一次想起了将去台北这件并不愉快的事。

“是啊，给洪作饯行。来，痛痛快快地喝吧！我认命了！”

所谓“认命了”，似乎指的是想看火灾而未能得逞。

“你发的什么牢骚？也太婆婆妈妈了。”宇田太太说道。

“这难免让人郁闷吧？喂，洪作，连你都是一副郁闷的表情。”

“嗯。”

“洪作才没有郁闷呢。不可能郁闷。对吧？”

“嗯。”

“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就不能再反悔了哦。我明天给你母亲写封信。”

“嗯。”

洪作只得点点头。虽然清楚自己不擅长和异性打交道，但洪作却未曾想到自己会这样毫无招架之力。

[1]全称第四高等学校（旧制），位于石川县金泽市，1949年与金泽大学合并。日本旧制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相当于现今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

[2]指以站立姿势进行的攻防技法。

[3]柔道中有效得分的一种。自1926年起，日本全国柔道比赛规则渐行统一，认定比赛中运动员获得一个一本即为获胜。根据国际柔道联合会2018—2020年裁判规则，发生以下四种情况即判定施技方获得一本：一、使用投技以相当的力量和速度把对方摔成大部分背部着地状态；二、使用固技时，对方发出信号认输；三、使用绞技或关节技时，充分显示出技术效果；四、使用压制技使对方在25秒钟内不能摆脱控制。

[4]指以躺卧姿势进行的攻防技法。

[5]柔道寝技的一种，指通过攻击对方肘关节来控制对方的技法。

[6]柔道腰技的一种，属于立技中的投技。当对方身体失去平衡时，利用自己的弹跳力，腰部和单腿侧面紧贴对方身体，将其顶起并摔倒。

[7]柔道寝技中固技（即固锁技法）的一种。当对方仰卧在地时，压制对方，使其后背及至少一侧的肩部着地，保持一段时间。

[8]柔道足技中的一种，属于立技中的投技。即双手牵拉对方上身，同时单腿从对方两腿间贴脚跟插入，钩住对方小腿向外侧用力，使对方失去平衡仰面倒地。

[9]柔道压制技的一种。使对方上仰，单手绕到对方后颈处，用单臂抱住对方脖颈，另一只手臂夹住对方的手臂，腰部紧贴对方身体，压制对方。

[10]日本静冈县东部城市，东临沼津市，1966年并入富山市。

[11]即“高等专门学校体育大会”，即面向高等学校和专业学校学生举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日本旧制专门学校相当于现今的高等专科学校。

[12]日本俗语，形容游手好闲者像是在极乐世界里翩然飞舞的蜻蜓一样，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含有讽刺意味，偏贬义。

夏

六月中旬，洪作决定结束沼津的生活，去台北，到父母身边备考。这并非是迫于化学老师宇田的劝说不得已而为之，也不是因为宇田太太强行为他钱了行。

是因为莲实从金泽来信了。

“我之前虽然劝你到金泽备考，但仔细想想，这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意志非常坚定，那另当别论，否则，你可能反而会受到四高学生懒散生活的影响，和他们一起玩乐度日。但我也不建议你继续待在沼津。前些日子我虽然只窥见了你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切片，但由此推断，我觉得你以后如果每天都像现在这样度过，无论如何也考不上高校。既然你父母住在台北，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到台北去，在你父母身边学习，才能充分做好应考的准备。所以我恳切地劝你去台北。”

“虽说我劝你回台北，但你如果去了台北，到头来报考了台北的高校，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之所以劝你去台北，是希望你考上四高。我也会给你父母写信，寻求他们的理解，但也希望你能意志坚定，不要本末倒置。”

莲实在信中大致写了这些内容，此外还附有一位名叫大天井的人的来信。大天井是在金泽备考多年、年纪颇大的备考生。洪作刚看到大天井这个名字时，还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但拿起他的信，读着读着，就想起他是莲实所说的那位豪杰。

“我很高兴有了一个伙伴，但你最好不要来金泽。来了没什么好。我在金泽待了那么久，身上都快长青苔了，但还是考不上。要是考题靠谱，我会头一个被录取，可是每年的考题都乱七八糟，一年不如一年，净考一些无聊的问题。可是，我明年会考上的。我打算从今年八月一号开始学习。去年开始得有点晚，今年我要提前开始。你呢，也别在沼津闲逛了，赶快回你老爸老妈身边，吃有营养的东西，把劲都使在学习上，不能用到别的方面。莲实说，你虽然个头小，但如果专练‘送襟[1]’，会成才的。好好学习，考进四高，进了四高，努力练习，别辜负大

家对你的期待。”

读了大天井的信，洪作很是吃惊。他还从未收到过这么傲慢无礼的来信。信中完全读不出对读信人感受的顾及。他的这封信似乎既不是以开玩笑的心态写的，也不是酒后写的，看上去他是一本正经、非常认真地写下了这封信。

收到莲实来信的第二天，木部从东京回来，打算在沼津住一晚。他来寺院找洪作。木部读了大天井的信，也大吃一惊：“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说完，木部向后一倒，仰面躺在榻榻米上。他把两手枕在脑袋下面，说道：

“不管怎么说，你都与文学无缘，与哲学无缘了。跟备考也无缘喽。你还是听人家的劝告去台北吧。你啊，去金泽试试！去了就糟了。大天井都敌不过你。你会比大天井还厉害。大天井会自愧不如，登门求教。”

“恐怕确实会这样。”洪作说道。

“你自己知道啊？”

“怎么会不知道。”

“不，你不如我了解你。大天井的脑子里还绷着备考这根弦。”

“我也有这根弦。我每天都看参考书。”洪作说。

“那是因为你现在在这里。你去金泽试试。你想得倒美，一边练柔道一边学习。你不妨试试，我觉得你根本做不到。学习一定会被你抛到脑后。你这人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的事绝对不沾。你会想，考试总会有办法的，然后就只练柔道。你的成长经历比较特殊，所以你跟普通人不一样。——还好你要回到台北的父母身边。我也赞成你这么。莲实老师劝告你，大天井参谋劝说你，我也像他们一样，劝你这么。你丝毫不要有去金泽备考的念头。”

木部用一贯的半开玩笑的方式这样说道。然而，洪作却从中感受到了真情。接着，木部说了一句令洪作意想不到的话：

“听说，你去阿宇家了？”

所谓阿宇，是指化学老师宇田。

“嗯，他请我吃了两次饭。这老师真是个好人啊。金枝，藤尾和你恐怕都不知道，他是个出色的人。”洪作说。

“别开玩笑。——阿宇在他家给你钱行了吧？”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他给我写信，让我回沼津一趟，劝你去台北。”

洪作自从钱行事件以来，一直避免和宇田见面。如今他的面容又浮现在洪作眼前。

“他很担心你。他在信里说，既然连钱行宴都办了，你当时似乎也确实打算去台北，但只靠钱行恐怕不能约束你，只怕你之后会依然故我。”木部说道。事情的确如此。

“我并不是来劝你的。我只是受阿宇之托，来转达他的话。——不过，你还是去台北比较好吧。”

“好，去台北。”洪作说道。既然宇田这么担心，自己便不得不听从他的话了，洪作心想。“好，去。老子去。”

“你少用这种口气说话。——什么时候走？”

“尽快。”

“把出发的日期定下来。我得给阿宇回个话。”

“可是我现在决定不了。”

一旦最终决定要去台北，就必须先回伊豆山村的老家探望一下。自己的住处距离众多亲戚散居的地方，也不过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然而仔细一想，自己已经有一年多没露面了。那里既有母亲的娘家，也有父亲的老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健在，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堂亲表亲

的兄弟姐妹，多得不可胜数。总之，伊豆半岛天城山北麓狩野川沿岸，散落着自己的十几家亲戚。

无论平时怎么吊儿郎当，既然已经决定要去台北，便不得不去打打招呼。如果不声不响地去了台北，亲戚们一定会生气的。那些算得上是亲戚的亲戚们，恐怕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嚷嚷起来，批评指责。洪作突然觉得很好笑。

“你笑什么？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啊。大家都在为你担心。连那位名为莲实的人物，连大天井，连阿宇，都在担心你。甚至连我都开始担心你了。”

木部说完，便回去了。

两三天以后，洪作给住在台北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他重写了好几遍。因为在告知父母自己决定回台北的同时，还要请求父母额外多寄些钱。虽然重写了很多次，但最终读起来，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我要听你们的话去台北了，作为交换，你们得给我一笔钱。”

六月末，洪作前往伊豆，探望亲戚。他仍是那副打扮，身穿中学的粗棉布夏季制服，不戴帽子，脚踏木屐。他想，自己马上就要去台北了，不知何时能再回乡探望，至少得跟亲戚们打个招呼。再者，去了台北，父母问起在伊豆的亲戚们的情况，自己如果一句都答不上来，未免太不像话，因此有必要走几家亲戚。

洪作没带提包。手巾挂在腰上，牙刷用手帕包着，装在上衣口袋里。洪作在三岛坐上了开往大仁的轻铁列车。三岛的大社前住着一位伯母，洪作中学二年级时曾有一段时间由这位伯母照顾。但洪作打算最后再去伯母家，先去见其他亲戚。洪作最不好意思去的就是这位伯母家。洪作记不清伯母邀请过自己多少次，总之他一次都没应邀。伯母一定是彻底生气了，从去年秋天就再也没向洪作发出过邀请。

从三岛上车，经过大约一个小时，洪作在大仁站下车了。他在大仁换乘开往下田的巴士。坐上公交，洪作立刻感到车上弥漫着家乡的气息。车上的人有着和家乡人相似的面孔，说着和家乡人相同的方言。

每当嗅到家乡的气息，洪作往往并不会感到怀念，而是会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羞愧不安的情绪所笼罩。他并非做了什么愧对家乡的事，但不知为何总是心情沉重。直到中学三年级之前，洪作每次坐上这趟车，心里都会充满即将踏上故乡热土的喜悦之情，可那之后这种心情却渐渐转为阴郁了。

“你可是汤岛的洪作哇？”

一个女人突然搭话。一股恶寒瞬间席卷了洪作全身。正是因为如此，洪作才讨厌坐这趟巴士。

“是的。”

洪作把脸转向发问的人。那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看上去不怀好意。

“俺就说嘛。俺就觉得是你。俺看你是想蒙混过去，俺可没那么好糊弄。你长大啦。你是不是好久没来啦？你不是住在沼津吗，为啥不来？”

洪作沉默着。车内乘客的目光都注视着洪作。对方并非恼怒，她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关爱。

“你长大啦，是个好小伙子。该娶媳妇了吧？”

开什么玩笑，洪作心想。这人看着并不面熟。洪作回想起很多相似的面容，但与面前这个人都不完全吻合。

这时，另一个人的声音从洪作背后传来。

“你是住在汤岛海边的那小子？”

“是的。”

洪作扭头看向问话的人。这次是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他的面容似乎有些熟悉，又好像没有见过，洪作搞不清楚。

“你现在住在哪儿？”

“住在沼津。”

“上中学？”

“是的。”

“啥时候毕业？”

“今年春天已经毕业了。”

“是嘛。你爸爸妈妈现在在哪儿？”

“在台北。”

“哦。可真够远的。你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

“是的。”

“阿缝婆养大的那孩子，就是你吧？”

“是的。”

“阿缝婆走了多少年了？”

“六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那么，今年或是明年该做法事了吧。转眼间已经是死去的人了，不过，说起来，她可真是个要强的老太太。也正因为她要强，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原来你就是住在汤岛海边的那小子。”

老人将最初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就不再说话了。他那样子仿佛是该说的都已说完，此外已无话可说了。

巴士沿着狩野川在下田街道上行驶，扬起阵阵白沙。车站异常地多，刚行驶没多久，就又到站了。车站上完全不见乘客的影子，但巴士仍一丝不苟地每站都停。

“洪作呀。”

刚才问话的女人又来搭话。恶寒再次向洪作袭来。

“你上中学，你爸妈每月给你寄多少钱？”

“我不知道。”

“不知道？呦，这小子，话说得可真阔气！”

“我真的不知道。需要钱我就向三岛的亲戚要。至于我爸妈给亲戚寄多少钱，我不清楚。”洪作说道。其实，从三岛的伯母那里拿生活费是三年级以前的事，之后父母都是从台北直接寄钱给洪作，但洪作故意隐瞒事实。他不愿意说出具体的金额。

“钱寄给亲戚，可危险呐！人家就是偷偷扣了你的钱，你也不知道。”

洪作想在下一站下车，不管下一站是什么地方。他走向下客门。

巴士停住了，洪作下了车。他不知道这是哪里，但比起在车上回答无聊的问话，洪作宁可步行。下车以后，洪作判断出面前是月濑村，距离家乡汤岛约有八里地，自己正站在月濑村村头。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村子里住着两家亲戚。一家务农，一家酿酒。两家的房子都建在街道边。虽说早晚都要拜访，但洪作还是觉得应该先去汤岛，在外婆家落脚，然后再来这里。

洪作从这两家亲戚的门前快速走过。所幸没人出来。

出了月濑村，洪作走进一个叫做门原的村子。这里也有一家亲戚，是父亲的老家。这家对洪作而言是个鬼门关，但房子远离街道，坐落在山脚下。在这里不需要格外小心，只要不走背运，应该就不会碰见这家人。

洪作走在横贯门原村的下田街道上，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洪作木屐踏地的声响，掺杂在流经村边的狩野川的水流声之中，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这是一个分外寂静的村落。

洪作一走出村子，就拐进了一家小卖部。他想喝汽水。

“有人吗？”洪作站在店门口，冲里面喊道。

“来啦！”店里的人应道。与此同时，一个矮个子女人一边说着“那我就先走啦”，一边从店里走了出来。洪作立刻倒退着出了店门。那女人无疑是伯母。

伯母从店里走了出来，把视线投向洪作，立时停住了脚步。洪作也望着伯母，呆住了。洪作感觉时间仿佛凝固了。终于，伯母走了过来，用非常冰冷、低沉的声音问道：“这不是洪作吗？”

“伯母。”洪作不愿报上名字，只得以称呼对方回应。结果伯母一动不动，仍用那低沉的语调说道：“你怎么会是洪作呢。还想骗我，我是不会上当的。洪作怎么会路过门原的伯父家而不入呢？”

说完，伯母终于笑了笑。一口墨齿^[2]使伯母看上去如同鬼怪。伯母快步走开了。洪作只得跟在她后面。

洪作一边走，一边从后面注视着伯母矮小的身躯。伯母走路内八字，步子迈得很轻盈，但因为步幅很小，因此走得并不快。洪作不时需要停下来，以调整和伯母之间的距离。

然而伯母完全无视自己的存在，洪作想。伯母从小卖部门前走上低缓的坡路，走到了街道上，路过许多家农户，却不曾回过一次头。她应该不会不知道洪作跟在自己身后，然而她走路的样子让人以为她毫无察觉。

从街道拐进小路，伯母停下了脚步。因为邻居家的女人推着板车走了过来，伯母要给她让路。

“这是要去哪儿哇，还推着车？”伯母向对方搭话。

“俺去拉柴火。”那女人回答。

“不管怎么说，你可真有干劲哇。这世上可是有人年纪轻轻的不上学，整天瞎逛呢！”

伯母说完，继续向前走。洪作厌烦极了。这正是伯母的讨厌之处，

洪作心想。

然而，既然已经撞见了伯母，就不得不跟在伯母后面了吧。自己就像被拴上了绳子牵着走一样。在旁人眼中，这情景也许就像轮船拖着驳船。

伯母拐过两道弯，来到自家的茶梅树篱前。她从土仓房旁边经过，走进前院。洪作也跟着她走了进去。

伯父从正屋走了出来。他眼望着洪作，像看到了什么稀奇的东西，自言自语般的低声问道：“这是小洪吗？”

“是不是小洪我不知道，是在小卖部门口捡的。大概他已经忘了自己父亲的老家在门原。这也就是让咱碰巧在小卖部给撞见了，咱要是不在的话，他肯定直接经过门原村走了！”说完，她这才第一次回头，冲洪作说了一声“对吧”，像是在寻求洪作的回应。回过头来的伯母嘴角有一丝笑意，在洪作眼中仍像是鬼怪的面孔。

伯父则等到伯母把要说的全都说完，才缓缓开口：“捡到的一方还算好，被捡到的才惨呢。多为难啊。”

确实为难。

“伯父，您胖啦。”洪作说道。他想不到合适的问候语，于是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寒暄。

“胖了？！我从今年春天才长胖了些，去年秋天瘦得厉害，我从夏天就生病了。”伯父说。

完了，洪作心想，然而为时已晚。果然，伯母说道：

“小洪怎么会知道这些？伯父是瘦了还是胖了，他全都不知道。这也难怪，人家把咱们忘得一干二净啦。这也就是叫咱碰见了，要是没碰见，他肯定连来这儿的路都不认得了。”

伯父听了，说道：“就算忘了来这儿的路，我生病的事他总知道吧？”

“他能知道什么？不进这个家门都多少年了？”

“多少年”这个说法太夸张了，但洪作没有吭声。

“他虽然不进咱家的门，可我给他写信了。生病的事我可告诉他了。”

“嚯，生病的事告诉他了？！这么说，小洪知道我生病了？”

“知道不知道，是他的事，咱也不清楚。”

“可是，信是你写的吧？”

“信虽然写了，可人家有可能不读啊。”

“世界再大，恐怕也没有不读伯母来信的人。”

“按理说不会有，可如今世道不同了，这样的人也不少见。”

“咋会呢？”

“真的，没骗你。经常能碰到呢。”

“不过你侄子里可没有这样的人。”

“是啊，我侄子里应该没有这样的。要是有，咱家的脸可就丢尽了。”

伯父和伯母一唱一和，就像旁边没有洪作这个人一样，悄声交谈着，洪作不得不洗耳恭听。仅仅对伯父说他胖了，就招致这样的反应。一旦不慎说了不合适的话，就会引发一场灾难。

“不管怎么说，稀客来了，你做点儿牡丹饼什么的吧。”

伯父这才停止和伯母的交谈，第一次说出承认洪作来访的话。而伯母也用多少有些快乐的语调说道：

“捡回来这么个怪东西，托他的福，咱这当伯母的要忙起来了。既然捡回来了，就不能扔掉了。——牡丹饼明后天再说吧，今天做寿司。”

这便是伯母说话的周密之处。看来她不会同意洪作只住一晚就走。

洪作明白自己逃不掉了。一旦被囚，再怎么挣扎反抗都是徒劳。

“我想在这住两天。今明两天，让我睡在土仓房二楼吧。我后天回去。”洪作说道。还是一开始就把回去的日期说清楚比较稳妥。

“后天你回哪儿去？”伯父问道。

“去汤岛，在汤岛住两天，就回沼津，收拾收拾准备去台北。”

“你要去台北？”

“我觉得比起住在沼津，去台北才能好好学习。”

“这是明摆着的事。——好，原来你是要去台北。你决定了，是吧？”

“是的。”

“嗯，这样挺好。”

这时，一旁的伯母突然说道：“净说好听的！——他伯父，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接着，这张魔鬼的面孔终于笑了，说道：“别说什么只住两天，住个三四天再走吧。”

“这可不行。我真的要去台北。”

“要是真去倒好，只是不知道你要去的是哪个台北。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伯母说道。对洪作来说，伯父是个不好对付的人，但伯母更难对付。不过这也是洪作咎由自取，在伯父伯母那里，他已经完全没有信誉了。

“那，既然你要去台北，就提前给祖先们上个坟吧。明天你去扫扫墓。”伯父说。

“好，让我干什么都行。”

“从来都是我在盂兰盆节前扫墓，今年就让小洪来吧。”

“好。我现在就可以去。”

“今天你先扫土仓房吧。”

“土仓房也要打扫吗？”

“打扫你睡觉的地方。打扫干净了，睡个好觉。”

不管怎样，土仓房的打扫和墓地的清扫是逃不掉了。

“那我现在就去打扫土仓房。”洪作说。

“哎呀，既然来了门原，就不用那么勤快了。先进屋喝杯茶。恐怕不合口，你凑合喝吧。连屋都没让你进，就吩咐你打扫土仓房和墓地，你在那台北的父母非恨我们不可。来，进屋吧。”

伯母走进正屋。洪作也跟着走了进去。

洪作在门原村的伯父伯母家久违地度过了不同寻常的三天。一旦不慎说错了话，伯父伯母那独特的讽刺就会向洪作袭来，有时言辞比较委婉，有时尖锐得令人吃惊。无论是吃饭还是喝茶，洪作都不能放松警惕，掉以轻心。

然而，处在伯父伯母你来我往的独特对话的风暴里，洪作也并非不能感受到自己是置身于骨肉亲人的关爱之中。针尖不停地刺扎着洪作的全身，但其中也有关心，责备和教诲。

洪作第一天打扫了散发着一股霉味儿的土仓房，把自己用的被褥拿出去晒了。晚上他早早睡下，因为第二天早晨要在八点的早饭前起床。

第二天洪作去扫墓。这是洪作第二次来到这里的墓地。他一个人打水、除草，还清扫了墓前的小路。

洪作扫墓这天，傍晚时分，伯父来到了墓地。

“真干净。扫墓这事儿，让人说不出的畅快。怎么样，你现在应该知道扫墓的乐趣了吧？”

“嗯。”洪作应道。

“你明天趁便再干一天吧。”伯父说。

开什么玩笑，洪作心想。

“已经没有要干的活儿了。这里基本打扫完了。”洪作说道。

“你看，这个石墙就快塌了，我原以为必须得请人帮忙。你要是能顺便把这事儿干了，那就好啦。”

伯父目光所至，是一面石头围墙，用来隔开上一层别家的墓地。不过是垒了三层石头，几乎称不上是墙，看上去的确岌岌可危。要想重新把它垒好，恐怕需要付出一整天的劳动。

“你一个人要是干不了的话，我帮你。”

“没事，我一个人能行。”洪作不得不这样说道。其实问题在于，即便伯父来帮忙，显然也不起什么作用。

因为墓地石墙整修一事，洪作原定留宿两晚，如今改成了三晚。

第三天，洪作脸和手都弄得黑乎乎的，正忙着拆墙垒墙，伯母送来了便当和茶。

伯母一走进墓地就说道：“哎呦，祖先们恐怕都大吃一惊——小洪给我们扫墓啦！平时拿筷子都嫌沉的小洪，竟然又除草，又垒墙！祖先们恐怕都惊呆了，觉得不好意思呢！”

洪作擦了擦汗，点上一支烟。

“这么能干，真是个好小伙子。去台北太可惜了。我真想让你永远留在门原，打扫村里的墓地！”

“开什么玩笑。”洪作说。

“哎呦，你恨死伯父伯母了吧？你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呢！”伯母笑道。

“我没感激你们，但是也没恨你们。——这些是替台北的父母做的，这么想的话，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呦，说得好听！”

“我真是这么想的。”

“那你明天再干一天吧。还有活儿想让你干呢。”

“不，我不干了。”

“你看你看。”伯母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笑着说，“你恐怕心里想着再也不来门原了吧？不过，等盂兰盆节上坟的时候，伯父伯母可以向祖先们汇报了，说是小洪把墓地打扫得这么干净。我们可以说，那个亲戚们都觉得难对付的孩子，把这里打扫得这么干净。”

“亲戚们都觉得难对付？”洪作问道。伯母这话应该问个清楚。

“伯父伯母可不这么认为。为啥会这么想呢？——虽然你从来不挨着我们，可我们都觉得你身上有很可贵的地方。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我们想照顾照顾，可是你自己却满不在乎，觉得完全不需要。人啊，生来都有自己的天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不管怎么说，如果生来就是极乐蜻蜓，可就糟了。无可救药了。——这话不是伯母说的，是你伯父说的。你伯父是个好人。要是不好好孝敬你伯父，小洪，你可是会遭报应的。”伯母说道。

被人称作极乐蜻蜓，这是第二次了。

在伯父伯母家住了三个晚上，洪作离开了门原，前往汤岛。路程不足八里地，洪作选择步行，在下田街道上走着。时间正是下午两点，稍一走动就浑身冒汗。洪作脱下外衣搭在肩上，身上只穿一件无袖运动

衫。从门原到汤岛的路上没有什么亲戚，无论什么装束都不必顾忌。

汤岛住着好几家亲戚。关系最近的当属外祖父母家。洪作的母亲是他们的长女，洪作应该没有比他们血缘更近的亲戚了。

洪作的童年是在汤岛度过的，但并不是外祖父母养育了他。洪作和阿缝祖母住在离母亲本家有一段距离的土仓房里。洪作管阿缝叫“外婆”，两人相依为命。村里人称呼洪作的“外婆”为“阿缝婆”。虽然见面时叫“阿缝大婶”，但背后却用“阿缝婆”这个多少有些冷淡的称呼。当时外曾祖父已经去世了，但阿缝毕竟是外曾祖父的妾室，从位于伊豆半岛尖端的下田，来到了这个村子，直至外曾祖父去世之后仍住在这里。村里人看待她的目光不可能是温和的。

阿缝虽然矮小，但有着乡下人里少见的端庄容貌，难怪她年轻时独占了外曾祖父的爱。她总是打扮得整洁得体，举止也干脆利落。

乡下人思想守旧，且阿缝就生活在外曾祖父正妻一家人的眼皮子底下，受着村里人的冷眼度过了一生，因此她性格强硬，这是理所当然的。她从外乡来到这个充满敌意的村子，外曾祖父的爱情是她唯一的依靠。如果不够坚强，这种生活是难以想象的。

洪作被她收留时，距离外曾祖父去世已经过去约十年了。洪作上小学三年级时，身为正妻的外曾祖母也去世了，当时她已近八十岁高龄。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都离开人世，只剩下阿缝一个人。爱与恨，在她身边，都尘埃落定了。

外曾祖父临去世时，作为对她一辈子作妾的补偿，以分家的形式让她另立门户，并且把自己最疼爱的孙女，也就是洪作的母亲，以养女身份纳入她的户籍。这便是外曾祖父为她做的事。此外，新建的房子和宅地也给了她。虽说是给了她，但却不在她的名下，而是在洪作母亲的名下。据说外曾祖父还给了她一笔钱，好让她在自己死后不至于受穷，但具体的数目却无人知晓。既有传言说她得了一笔巨款，也有传言说她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总而言之，阿缝切实得到的，唯有得以冠上外曾祖父的姓氏这一事

而已。虽说有住的房子和宅地，但那是所谓自己的养女、洪作的母亲的财产。没有一件物品是阿缝可以自由支配的。

被托付给如此境遇的阿缝，洪作得到了充分的珍视，在她的疼爱下渐渐长大。

洪作渡过了村口的小桥。终于回到了童年时代生活的家乡——这个念头让洪作突然心头一紧。

洪作从下田街道拐进了一条古街，这是一条陡峭的上坡路。

“咦？呦！真是难得一见啊，这不是小洪吗？”迎面走来的农妇停住了脚步，“你长大了！认不出来了！你都长胡子啦？”

洪作伸手捂住脸颊，说道：“我才没长胡子呢。”该反驳的话不反驳，村里会起流言。

又一个人停住了脚步。这人是老铁匠。他仔细端详着洪作的脸，说道：“哎呦！这不是仓房的少爷吗？”

洪作曾住在土仓房里，因此被说是“仓房的”，也并不奇怪，但“少爷”这称呼却让他感到别扭。洪作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称作少爷。他的打扮可与少爷的身份不匹配。他只穿着一件无袖运动衫。

“哦，你是来上坟的？这真是难得，你外婆肯定会高兴的！她恐怕现在正在坟墓里，踮着脚朝这儿看呢。哎呀呀，这真是太让人感动了！是来上坟的。原来如此。你外婆恐怕已经从坟墓里出来了，正跌跌撞撞地走下墓地的坡道呢！”

洪作吃了一惊。这老人一心认定洪作回乡是为了上坟，喋喋不休地说出一些诡异的话来。不过，老人说什么阿缝婆在坟墓里踮着脚，什么她正跌跌撞撞地走下墓地的坡道，倒让洪作觉得似乎是真的。老人说的话，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真实感。

两三个人向这边跑来。她们都是住在附近的大婶。她们好像早就得知了洪作要来的消息，一边跑，一边或是整理着和服的衣襟，或是取下

挂在脖子上的手巾。正因为会这样，洪作才不愿意回乡。

“我刚才去告诉你外婆了。难为你那么忙，还回来看她。”一个人说道。根本没必要尽快告诉外祖母自己回来了，可是也没有不能通报的道理，所以并不能责怪人家。

“我不忙。”洪作说。

“你现在住哪儿？是不是已经大学毕业了？”一位大婶问道。

“还没。”

“还没？真慢呀！”

“我中学刚毕业，大学还没开始读呢。”

“骗人！你大概已经当官了吧？”

看来她们没那么容易对付，洪作心想。他迈步向前走去，大家都跟着他。

外祖母在家门口迎接洪作。不过才六十岁左右，她的腰已经有些弯了。

“外婆。”洪作唤道。

“小洪？邻居跟我说你来了，我还不相信呢，没想到是真的！今天早晨我还梦见你了，正跟人家说着呢。我看你健健康康，哪儿都好好的，我真高兴！”

说完，外祖母又冲跟在洪作身后的邻居家的大婶们说道：“耽误你们工夫了，谢谢啦！托你们的福，小洪回来了！——来，进来吧，喝口茶！”

接着，外祖母连连说着“请进”、“请进”，把大家都让进了家门。三个人站在玄关的水泥地上。外祖母在厨房和玄关之间往返了两三次，端来了茶和点心。

有人说：“不管怎么说，真是件喜事。洪作长大成人，回乡来了！做外婆的也可以放心啦！”

也有人说：“真是神得很，我总感觉洪作大约今天会来。结果，我出门办事，一看，对面来的这不是洪作吗？吓了我一跳！”

真是信口开河，洪作心想。

邻居们走后，外祖母在佛龕前供上明灯，面向佛龕喃喃地嘟哝着什么。然后，她像自言自语般低声说道：“你外公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关键的时候总不见影儿。小洪好不容易回来了，他上哪儿溜达去了？”说完，外祖母走向井边去取汽水。

洪作仰面躺倒在榻榻米上。在沼津，洪作很少随意躺卧，但回到家乡的外祖父母家，躺下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外婆，今天随便吃点儿就行了。”

洪作对拿来汽水和杯子的外祖母说道。现在外祖母一定正在考虑要做什么好吃的，脑子里已是一团乱麻。

“说什么呢！小洪回来了，怎么能不做些好吃的！”外祖母念叨着，“你外公这个人，我想让他帮忙的时候，他没有一次在家。真让人糟心。”

外祖母陪着洪作，刚喝了一口汽水，就匆匆忙忙地要站起身来。

“你去哪儿？”

“我很快就回来。”

“你是要去买东西吧，为了我。哎呀不用了，你坐着吧！”洪作说道。

正在这时，外祖父回来了。他个子很矮，现在一脸的醉相，鼻子泛红。他一看到洪作，便说：“是小洪吗？没吃什么好东西，长得倒胖！有人脑子和身体都不行，你倒是走运，身体好！”接着，他又说，“歇得差

不多了，就给我打洗澡水去。”

外祖母说道：“这是干吗？小洪刚进家门。今天就让小洪当一天客人吧。”

“客人？！真是来了位贵客！明明都中学毕业了，却不回老家。——让老师担心，让寺院里的人担心，让住在台北的父母担心，让我担心！——按理说，我该让他滚出去，可我要是跟他说‘滚出去’，他肯定就真的出去了。我连一句‘滚出去’都没法说！”

洪作“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外公，您担心我啦？”

“你说什么？你觉得我不担心吗？蠢货！”

“这个嘛，我觉得你多少是会担心我的。”

“你既然这么想，为什么不露面？”

“我今天这不是来了吗？”

“不管怎么说，你就是个不靠谱的东西。——他外婆，把啤酒冰上。他再不靠谱，既然回来了，至少得让他喝瓶啤酒。真是费钱！”

“哼。”

“你笑什么？”

“是你自己想喝啤酒吧？”

“这个，我确实也想喝。”外祖父说道。外祖父无论说什么话，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各路生意他都曾尝试过，然而全部以失败告终，如今已经什么都不做了。用外祖母的话来说，外祖父什么都不干的时候，日子最好过，真是不可思议。

外祖父这张愁苦的脸，是失败连连的往昔生活的产物，而外祖母容忍一切、无论发生何事都认为错在自己的性格，也是往昔生活的产物。

外祖父越失败便越傲慢，与之相反，外祖母却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善良。

洪作来到后门外的井边，开始往洗浴桶里打水。以前水井是提水式的，两三年前改成了水泵抽水井，打洗澡水变得轻松多了。

浴桶里的水满了，接下来要把水烧热。洪作把柴火扔进炉灶，然后便叼着一支烟，在旁边踱步。

洪作烧水时，外祖母不时走过来，说道：“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让你受累。多亏你，外公外婆能洗个省事的澡了。”

“烧洗澡水根本不算什么。我在门原还打扫了两天墓地呢。”洪作说。

“总不至于让你打扫墓地吧？真是作孽！那儿的伯父伯母，把小洪当成什么了？你外公也是。小洪不愿意回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小洪得学习，可是却还要烧洗澡水、打扫墓地。他们这样做，谁会愿意靠近他们？——真可怜呐。”外祖母说道。她脸上流露出无比怜悯的神情。她的话是发自肺腑的。

外祖父也到井边来过一次。他似乎从外祖母那儿听说了洪作在门原留宿三天的事。

“听说你扫了墓？真不愧是你门原的伯父伯母干的好事。那对夫妻，见了人只会发牢骚，真是够呛，没想到还会让你打扫墓地？了不起！——话说回来，你怎么先去了门原？你搞错顺序了吧？没错，门原是你爸原来的家，可你爸是倒插门，他是这个家里的人。——你既然回乡，应该先到这儿来，如果还有时间，再去门原。按照关系的远近亲疏，顺序理应是这样。那对夫妻也真是够呛。蠢货！”

最后的那句“蠢货”，不知是冲住在门原的伯父伯母，还是冲洪作，恐怕是涵盖了双方。

“外公，我这次决定去台北了。”洪作说道。

“台北？！”外祖父的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你说你要去台北？孩子去父母身边，这是最正常的事。你要是这样决定了，那是再好不过的。这是好事，好事。”外祖父流露出放下心来的神情，“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事，好事。在你的问题上，你爸你妈都有点不正常。当爸妈的不正常，你这做孩子的自然也就不正常了。想想看，哪有父母和孩子那么多年都不住在一起的？不住在一起，互相之间也没有想见对方的心思，真是不可思议，怪得很！——老婆子！”

最后的“老婆子”是一声大喝。外祖父似乎想向那位“老婆子”汇报，匆匆忙忙地朝正屋走去。

洪作率先享受了自己烧热的洗澡水。已经好久没有感受过露天沐浴的惬意了。

外祖母时不时过来加水添柴。

“行啦，你别过来了！”洪作想把外祖母赶走，可外祖母不肯听他的话。

“行啦行啦。”洪作生气地说。可外祖母好像并不在意。

“我给你搓搓背吧。”外祖母说。

“不用！”

“什么不用，恐怕平时没人给你搓背吧？”

“我怎么能让别人给我搓背呢？”

“我给你搓，你试试。”

“外婆真是啥都不懂啊。”

“我不懂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你不懂什么，总之你啥都不懂。”

洪作只得这样冷酷地说道。究竟为什么讨厌外祖母在身边，他自己

也不知道，但他的确感到厌恶。他想，一定是自己讨厌在骨肉至亲面前赤身露体。即便这个人 是外祖母，也会让他厌恶。

然而，想要把自己的这种心绪传达给对方却很困难。小时候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这种情况是从两三年前开始的。自己每次回乡，洗澡时总会起这样的争执。

洪作曾对藤尾说起过，连他也不理解。

“你真是个怪人。我无论在老爸面前还是老妈面前，光身子都不觉得难为情。你可真不正常。”接着，藤尾对这件事给出了他特有的解释。

“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起了春心了。”

“是吗？”

“我认为这是一种性变态现象。一般来说，一个人对于在别人面前赤裸身体多少会感到抗拒，在这一点上你却完全相反。在我家的时候，你不是光着身子也满不在乎吗？可你却不愿意让你的亲人看见你的裸体，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罕见的事例，值得作为实验材料，让性学家来研究。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你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不在家人身边。虽说即使没有父母，孩子也会长大，但这孩子恐怕多少会有些与众不同。”

听藤尾这么一说，洪作也觉得或许真是这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厌恶就是厌恶。既然对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感到讨厌，那么对于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一定更会觉得厌恶了。

洗完澡后，洪作久违地和外祖父、外祖母围坐在桌前，共进晚餐。餐桌放在靠近外廊的地方，所以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庭院，畅快的心情难以言喻。

“亮堂堂的，真惬意啊！望着院子吃饭，真是奢侈。”洪作说道。

“这有什么奢侈的？你总说怪话。”外祖父说着，把啤酒杯送到嘴边。

“寺院里吃饭总是在厨房，一年到头暗乎乎的。”

“你就是因为远离父母，过着这样的日子，所以脑子才坏了。这次回到父母身边，过正常人的生活，估计你也就变成正常人了。”外祖父说。

外祖母从旁说道：“你不用把什么话都说得这么难听吧。小洪好不容易下决心要去台北了。”

“就算是下了决心，也没什么好佩服的。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吗？这样一来，我也能驱除晦气了。这么多年了，白天夜里，我都挂心。一直以来，父母不像父母，孩子不像孩子，真是没道理。一想到这些，我就愁得慌！”接着，外祖父又说，“事情之所以会变得这么荒唐，也是那个阿缝婆不好。全都是那个老太婆的错！”

“不能全赖阿缝婆婆。”外祖母说道。只要有人一提到阿缝婆婆，洪作就会警惕起来，从小就是这样。如果对方说阿缝婆婆的坏话，洪作便会想要开战。刚才也是这样。虽然外祖母好心袒护阿缝婆婆，但外祖父却出言不逊，无情地攻击阿缝婆婆。洪作想，如果外祖父再说一句阿缝婆婆的坏话，自己就要挑起战端。

“那个老婆子真是够呛。还好已经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可就糟了！”外祖父说道。

“我这个夏天就在这儿学习吧。”洪作没有接茬，说了一句无关的话。

“在这里学习是什么意思？”

“这里凉快，我觉得能提高学习效率。”

果然，外祖父变了脸色。

“你不是要去台北吗？”

“哼。”

“什么！”

“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洪作以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说，“台北那种

地方，只有傻子才会去呢。我没决定去台北。我只是试着想了想而已。试想和决定是两码事。”

外祖父“呼”的一声，喘了一口粗气。他拿起放在身旁的湿手巾，叠成好几层，放到了头顶上。外祖父生气的时候，总是会做出这种奇怪的举动。他张了好几次口，终于发出怒吼：“蠢、蠢货！”

“我不知道你这家伙会蠢到什么程度。我不能让这么蠢的孙子待在家里。你给我出去。”外祖父说道。但他立刻便改口了：“让你出去，你恐怕就真的出去了。那样就没法收拾了。真是难办。”

“我凭什么出去？我特意回来见外婆。我回来不是为了见外公，而是为了见外婆。”

“你为什么要见外婆？”

“我有事要跟她商量。”

“商量？不会是商量什么好事。”接着，外祖父又“呼”地吐出一口气，“老婆子，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是要钱，你一分也不许给！”

“不是为了钱。是比钱更重要的事。”

“那是什么？”

“我要跟外婆商量去台北的事。如果外婆让我去台北，我就去。如果外婆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

外祖父“呼哧”喘着粗气，把湿手巾从头顶上拿了下来，擦了擦脸，然后说道：“老婆子，你跟他商量吧。”如果这是柔道比赛，洪作现在已经拿下一本了。

洪作和外祖父争执的时候，外祖母一直一言不发，神情悲哀。这时，她说道：“去不去台北，小洪自己决定就好。小洪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虽说中学毕业了，但不可能马上就去找父母。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事情就是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你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去，那就不去了。只是，常回汤岛来，免得大家担心你。”

外祖母看上去像是把心中所想径直说了出来。对于外祖母说的话，外祖父肯定不满意，但他只是皱了皱眉头，没有作声。

“如果不愿意，就不用非去台北。从小时候直到现在，你一直都不在父母身边，现在突然让你们一起生活，哪有那么容易。以后你自然会对父母渐渐地亲近起来。你们是骨肉至亲，没必要担心。”外祖母说道。这话与其说是对洪作说的，不如说有一半是说给外祖父听的。外祖父依然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呼了好几口粗气。

“我决定去台北。下个月就去。外婆，你不用担心我。”洪作说道。外祖父基本已经被压倒了，洪作也不想再继续气他。

“既然小洪说要去，那就再好不过了。”外祖母说。

“是啊，这才像亲子呢。蠢货！”

话一出口，外祖父担心刺激洪作，立刻改口道：“小洪也不怎么聪明，但他那住在台北的父母更是够呛！蠢猪！”

洪作把啤酒斟满了外祖父的杯子，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外祖母去井边拿井水冰好的啤酒。

“我刚才看你喝了好几杯了。少喝点儿没什么，喝多了可不行。”

“没事的。”

“你想都不想就说没事，可你根本没有经验。”

“外公倒是应该少喝酒了。要是中了风可就麻烦了。”

“所以我不喝酒了，改喝啤酒。”

“啤酒也是酒啊。要是猝死了怎么办？”

“猝死就猝死，没什么不好。”

“你倒是没什么，外婆多可怜啊。外婆简直像菩萨一样，不能让她伤心。”

“这次见你，我发现你别的不行，这张嘴倒是能说会道了。你是想给我提意见吗？我这一辈子，谁都给我提过意见。终于连你这当孙子的都来训我了。不过，喝酒确实不行。酒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我就败在酒上。你可得节制。我现在就算节制，也已经晚了。”外祖父说道。

第二天，洪作想向外祖母要土仓房的钥匙。他犹豫不决，好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过是说一句“给我钥匙”而已，但他却总觉得开不了口。

洪作想去土仓房看一看。自己和阿缝婆婆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如今土仓房已经无人居住，只堆放着一些破烂儿。洪作并没有非进土仓房不可的理由。他只是想进去看一眼。

然而，作为洪作来说，对于外祖父、外祖母多少有些顾虑。因为这样做只会表明自己如今仍惦念着阿缝婆婆。对于外祖父和外祖母来说，阿缝婆婆是敌人。她年轻时扰乱了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到了晚年又抢走了洪作，仍是他们和睦家庭的破坏者。

现在距离阿缝婆婆去世已经过去六年了。洪作童年的每一天都是和阿缝婆婆一起在土仓房度过的。如今即便洪作想再回土仓房看看，外祖母应该也不会在意，然而洪作却莫名地心虚。

午饭吃得很晚。饭后，洪作鼓足勇气，说道：“外婆，把土仓房的钥匙借我吧。我去土仓房看一眼。”

“土仓房太久没打扫了，现在恐怕净是老鼠屎吧？——你去瞅瞅吧。去了台北，就要暂时告别土仓房了。去瞅瞅吧。那是你和阿缝婆婆一起生活的地方。”外祖母说道。

村里人管外祖父母住的房子叫本家，管母亲名下那套如今租给外地医生一家人住的房子叫外宅。洪作和阿缝婆婆曾经就住在这外宅的土仓房里。

洪作没从医生一家的家门口进去，而是绕到了旁边的农田。正屋和土仓房虽然同在一片宅地上，但两者以一条水沟为界，让人感觉土仓房是完全独立于正屋的。正屋的院子里满是青苔，布置得多少有些庭园的

味道，然而土仓房周围却完全是农户后院的感觉。土仓房后面有一个旋转的水车，利用的是一条环绕宅地的小河的河水。附近农户的人们出入水车小屋，轮流碾稻米、磨面粉。

洪作沿着田间小路，来到水车小屋的旁边，走进比农田地势更低的土仓房的宅地。

洪作用一把大钥匙，打开了土仓房厚重的大门。散发着霉味儿的潮湿空气从阴暗的屋内飘散出来。洪作走上了狭窄陡峭的楼梯，急忙打开手边的窗户。窗户上嵌着几根铁栏杆。外祖母说这里恐怕已是老鼠屎成堆，然而实际上却很干净，好像有人打扫过似的。二楼有两个房间，大小分别为四叠^[3]半和三叠，但由于中间没有拉门，所以可以将其整体视为一个面积约为九、十叠的细长房间。

洪作把房间另一头的窗户也打开了。这扇窗户上也嵌着细细的铁栏杆。总而言之，二楼的采光就靠这两扇相向的窗户。

洪作在那扇窗边的榻榻米上坐了下来。每次来到土仓房，洪作都感到二楼太窄、太暗。他觉得以前不是这样。可是，土仓房是不会自己变小、变暗的，自己从前的每一天恐怕都是在这狭窄昏暗的地方度过。

“小洪。”

洪作感到阿缝婆婆的声音从什么地方传了过来。从前只有洪作和阿缝婆婆两个人住在这里。靠近楼梯的房间里挂着一盏煤油灯。擦拭灯罩，是洪作每天放学回来后必做的事。

洪作把放在房间一角的小书桌挪到了窗边。这张桌子也很小，甚至让洪作怀疑自己从前如何能在这张桌子上学习。洪作记得，自己升入小学那天，这张桌子被送了过来，是在三岛的家具店买的。

除了这张桌子以外，洪作不记得自己曾拥有过别的书桌。现在在沼津用的桌子是寺院的。之前由亲戚照料的那段时间里，洪作用的桌子也是借的。

洪作坐在小小的书桌前，身子前倾，试着把手肘撑在桌子上。土仓

房里很是昏暗，但窗外的景色却是一片明亮。呈阶梯状延伸的稻田上洒满了初夏的明媚阳光。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远处邻村院落里的丛丛绿树。而这一团团的绿意，由下田街道连缀了起来。房子，树林和街道，都沐浴着明媚的阳光，静悄悄的。

洪作觉得一切都没有变。洪作望见了远处那仿佛浮在半空中一般的小小的富士山，感到自己似乎很久没有看到真正的富士山了。这是真正的富士山。与之相比，在沼津看到的富士山虽大，却称不上是真正的富士。自己如今正在眺望的富士，才是真正的富士山。

透过窗子向右看，可以看见一棵石榴树。花已经落尽，一部分树枝快要够到窗子了。自己从前就是这样一边望着茂盛的石榴树，一边舔着铅笔写作业。

“别学了。给正是贪玩年纪的孩子布置作业，老师到底是咋想的？”

洪作听见了外婆的声音。

“呐，我把糖块放这儿喽。含着糖块学习吧。不过是吃几块糖而已，咱们小洪长不了虫牙。”

洪作还听见了外婆的这番话。洪作辜负了外祖母的期待，如今有着一口不怎么值得骄傲的牙齿。洪作牙齿不好，责任似乎就在阿缝婆婆。

然而，洪作一想到阿缝婆婆，便感到一股难以言表的暖意从心底涌了上来。土仓房里到处都是阿缝婆婆，在这儿出现，又在那儿出现。衣柜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区别只在于，从前里面放着阿缝婆婆和洪作的衣服，如今已是空空如也。

屋里还有小小的茶柜，小小的餐桌。不管怎么说，它们看上去都太小了。难道从前就是从这么小的茶柜里取出餐具，摆在这么小的餐桌上吗？

“外婆。”

洪作试着小声说道。他想向阿缝婆婆汇报些什么，然而却没有什么

值得汇报的事。没有引以为傲的事，也没有能让她高兴的事。可是，洪作时隔这么久回到土仓房，无论如何也想向阿缝婆婆汇报些什么。

“外婆。我考中学的时候落榜了。考高校也是，四年级的时候考了一次，毕业的时候又考了一次，两次都没考上。”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咱的学校，咱还不去呢。”阿缝婆婆的声音立刻作出了回应。

“就因为这个，我去哪儿都不受待见。在门原也是，受尽了挖苦。”

“没关系，没关系。你那住在门原的伯父伯母懂什么？对于那些人，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他们说什么，咱都不听。只要咱不听，就不会生气。来，外婆给你耳朵里塞个软木塞。”

“住在汤岛的外公也生我的气。我可惨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就训了我一顿。”

“啊，是那个干啥啥不行的老爷子吧？要是被那老爷子夸了，这人也就不完蛋了。”

“我这次决定去台北了。”

这次洪作没有听到阿缝婆婆的回应。

“没办法。我也不想去，可不去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肯定更愿意一个人逍遥自在，可是我爸我妈好像都很担心，怪可怜的，所以我决定要去。”

阿缝婆婆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她的语调与之前有些不同，很沉静——“这样啊。你要去台北，到父母身边？既然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这就是所谓的世俗人情嘛。嗨，没办法。你去吧。去了也别怯，得大大方方的，端起架子来。咱又没做错什么。你本来应该由父母养育，但是却由我一手带大，仅此而已。我话说在前面，所谓父母，不管是哪里的父母，都没有好心眼。他们一心以为自己的孩子会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咱们小洪是长子，将来是要继承家业的。咱没什么

好怯的。吃最好的吃食，穿最好的衣服，端起长子的架子来。不过，你一个人去，真让我放心不下。干脆，外婆我和你一起去吧。有我这老太婆跟着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他们要是为难你，我就显灵。”

“可是，外婆已经去世六年了啊。要是能长寿些就好了。我现在回到汤岛，也觉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

“呜呜，呜呜。”

阿缝婆婆的声音转为呜咽。

“咱们小洪说的话多可爱，多让人感动啊。外婆我也想再活几年。我想活着，永远陪在咱们小洪身边。我死不瞑目。我想活到咱们小洪当上大官的那天。”

洪作不再跟阿缝婆婆说话了。他坐在窗边。只要不跟阿缝婆婆说话，就不会听到她的声音。

第二天，洪作登上了墓地所在的熊山。村子正中央的药材铺旁，就是山的入口，一条坑洼不平的石头路从那里向山脊延伸。洪作空着手。外祖母让他带上水和线香，但他嫌麻烦，所以就什么也没带。

洪作在通往墓地的路上攀登了约三分之一的路程时，一群孩子从后面追了上来，大约有十个人。年纪最小的估计上小学一年级，年纪最大的是上五六年级的孩子王。他们一定是知道洪作要上熊山，想和他一起去，所以跟来了。证据是，孩子们一会儿跟在洪作后面，一会儿又跑到洪作前面，但从未远离洪作。有几个孩子手里拿着捕蝉的竹棍。竹棍的顶端粘着胶，以此来捕捉停在树上的蝉，操作起来必须十分谨慎、敏捷。不过，孩子们应该能出色地完成。

“喂，你们要去哪儿？”洪作问道。

两三个孩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答道：“我们要去小洪家的祖坟。”

被称作“小洪”，洪作有点儿不知所措。

路上，孩子们捉到了两只蝉。洪作也借来孩子们的竹棍，好几次锁

定目标，然而全部以失败告终。还是孩子们更擅长。

洪作来到位于墓园入口处附近的外曾祖父、外曾祖母的墓地，只在墓碑前鞠了一躬。少年们跟在洪作后面，也学着他的样子，一一鞠躬。

阿缝婆婆的墓地在这个村属墓园的尽头，与外曾祖父母的墓地隔得很远，洪作不得不在大片拥挤的墓碑间穿行。

到了阿缝婆婆的墓地，洪作仍然沉默着在墓碑前鞠了一躬。孩子们也一个个老实实在墓碑前站定、鞠躬。鞠完躬，他们便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墓地。因为附近树上响起了蝉鸣。

在阿缝婆婆的墓前，洪作脱了上衣，坐在地上，点上了一支烟。这里没有墓园常有的阴暗。凉风习习，不时吹拂在微微冒汗的皮肤上，很是惬意。

阿缝婆婆的墓地与外曾祖父的墓地离得很远，在洪作眼里显得很孤寂。洪作脑中浮现出阿缝婆婆时常提到的“世俗人情”一词。

“外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这就是世俗人情嘛。”

洪作没有说出口，只在心中喃喃自语。洪作从未对阿缝婆婆说过这种大人的话。

“说的没错，说的没错。”

洪作似乎听到了阿缝婆婆的声音。

“外婆，你寂寞吗？”

“这有什么寂寞的。就像咱们小洪说的，这是世俗人情嘛。”

洪作站了起来。孩子们的欢呼声乘风而至。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跑到墓地的右手边方向了。

洪作一看，只见孩子们都模仿他的样子，大家全都脱了和服，全裸或半裸着在墓碑间奔跑穿梭。大孩子们有时像跳马一样，遇到高矮合适的墓碑，便一跃而过。跟在他们后面的一二年级的小孩们跳不过去，有

的绕过墓碑，有的费力跨过。

若是放任孩子们自由活动，就会发现，与其说这里是墓地，不如说这里更像是游乐场。明媚的阳光洒落下来，清风吹过，不时摇动着墓地周围各种树木的叶子。

洪作已经寄托了对阿缝婆婆的哀思，觉得应该离开这里了。可是孩子们玩得正开心，对于要不要打断他们，洪作犹豫了。

就在这时，这座山中游乐场发生了骚动。孩子们一边纷纷“哇”地大叫，一边朝洪作跑来。一个孩子喘着粗气，说道：“西平村的老头儿来啦！”一个大孩子大喊：“快跑！”一边喊一边跑了起来。孩子们都跟着他，把和服或是缠在脖子上，或是从头顶披下来，奔跑着从墓碑间穿过。

“喂！”大人的呵斥声乘风飘来。

孩子们作鸟兽散后，一个老人现身了。洪作也认识这位西平村姓久米的老人。他穿着工作服，脖子上挂着手巾，手里拿着柴刀。

“喂！这群小鬼！”

久米爷爷冲着孩子们逃走的方向又一次大喝一声，然后向洪作走来。

“你是洪作吧？”久米爷爷问道。

“是的。”洪作回答。

“我一看就是。你跟你妈妈七重长得一模一样。实在是太像了！怎么能这么像呢。——你什么时候来的？”

“两三天前。”

“哦。今天是来给阿缝婆婆上坟？”

“是的。”

“做得好。你外婆性子倔，大家都不待见她，她只对你尽心尽力。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她特别疼爱你。——你做得好。你外婆肯定很高兴。她现在恐怕正从墓里起身，在犹豫要不要出去呢！”久米爷爷说。

“出去？往哪儿去？”

“来这儿啊。来这儿看看你。她还能去哪儿？”接着，久米爷爷又说，“话说回来，你和七重长得真像啊。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久米爷爷仔细端详着洪作的脸。这是洪作第一次听别人说自己长得像母亲。此前从来没有人对洪作说过这样的话。

“有那么像吗？”

“岂止是像，简直是长着同一张脸。”

久米爷爷从腰间拿出烟袋，把烟草塞进烟管。吸完一袋烟后，他好像猛地想起来似的，说道：“那群小鬼，调皮捣蛋，弄倒了两块墓碑！”

“您今天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家的墓地被旁边墓地的树给盖住了，我想把那树砍了。”接着，久米爷爷又问，“你现在住在哪儿？”

“沼津。不过，我马上就要去台北了。”

“是去你父母那儿？”

“是。”

“不要去！年轻的时候最好远离父母。求学期间待在父母身边的人，都成不了才。”久米爷爷说道。他的想法似乎多少有些与众不同。

至今为止，各路人等都劝洪作去父母身边、和家人一起生活。远离父母的忠告，洪作还是第一次听到。

“你从小就离开了父母。虽说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性格会比较别扭，但你却很自在。自在得甚至有些过了头。你无忧无虑，一张脸总像春天似的。”

“真讨厌。”洪作苦笑道。洪作虽然不明白所谓“春天似的脸”到底是怎么样，但却觉得难以安然接受久米爷爷的说法。

“不是的，我不是在说你的坏话。人呢，有春天脸，也有秋天脸，还有冬天脸、夏天脸。你那住在门原的伯父就是冬天脸。没必要干什么事都那样皱着眉头吧，可他总是眉头紧锁。他们夫妻俩真是合脾气。夫妻俩都一天到晚嘟嘟囔囔地发牢骚。他们可能也有过人之处吧，不过呢，总归是有点太那个了，是吧？”

“那您呢？”

“我？我是夏天脸。一年到头不休息，就这样干活儿。活到现在，每天都流着汗。然而却从没走过运。嗨，我这一辈子，跟钱恐怕是没有缘分。不过，这是命中注定，没办法。可是呢，我不抱怨。夏天脸挺好。只要钻进阴凉里，就凉快了，还能睡午觉呢。”

“那我外公呢？”

“啊，是说你这里的外公吗？这个嘛，他也是夏天那类的吧。他一直以来都流着汗。以后也是。你外婆呢，是秋天脸。从年轻的时候嫁到这儿来，她就是秋天脸。她就是爱操心。以前可是个美人儿，但有些穷苦相。人啊，爱操心是不行的。她净担心别人的事。对于别人的不幸，她寻根究底，最后全都归罪于自己。在这一点上，她真像是菩萨。可是再怎么像菩萨，在这个世上也过不好。一年到头不停地受累。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明明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却不爱惜。从这一点上来看，你是春天脸。你特别的无忧无虑，即便是自己的事，也懒得费心。”

久米爷爷把烟草塞进烟管里，每吸一两口，就立刻在手掌上“嘭嘭”敲两下。

“即便是自己的事，你也懒得费心。你是不会劳心费力的。多好啊。”

听到这里，洪作又觉得久米爷爷的看法有误了。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对，但的确多少有些谬误。

“我也是会操劳的。”

“这个嘛，人生在世，总得操点儿心。但是，你是不会受累的。劳苦在你这儿成不了劳苦。劳苦会败下阵来。”

这时，孩子们的声音随风飘来。

“小洪！洪作哥！”

孩子们配上曲调，呼唤着洪作。洪作站起身来，把视线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孩子们聚集在墓园另一侧的角落里。

“等一等！”

洪作也按着节奏大声吼道，又在久米爷爷身边坐下了。他没想中止和久米爷爷的谈话。他很愿意跟久米爷爷聊天。

“长着春天脸的人没那么多。不操心不受累，是个好性情。不过，春天脸有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容易游手好闲，虚度一生。虽说不会受什么穷，但很容易终生一事无成。虽说没什么不好，但人生在世总得做点儿什么。”

接着，久米爷爷稍稍变了语气，说道：“我想，人啊，一生之中必须得迷上点什么。不管是什么，为之着迷，是人最好的活法。为女人着迷也行，为了挖到金矿一辈子在山里游荡也行。这样就能死而无憾了。”

“要是碰到能为之着迷的东西就好了，可是……”洪作说道。

“什么都行，去找吧。你还年轻，对什么着迷都行。”

“现在能让我着迷的，只有柔道。”

“柔道？你？”久米爷爷把脸转向洪作，“竟然喜欢柔道，真是怪。你这么小的体格。”他接着说道：“竟然喜欢柔道，这有点……就没有比这更好的爱好了吗？——不过，这也行吧。反正都是靠父母养活。柔道也

行。总强过和小孩在墓地里玩。”

久米爷爷提到了小孩，所以洪作站了起来，像刚才一样，按着节奏又一次喊道：“等一等！”孩子们已经移动到比之前近得多的地方了。

“噫，趁着还能靠父母养活，尽管随心所欲吧。以后就不能再让父母养着了。能靠父母养活的时候，就尽管靠父母吧。”久米爷爷说道。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靠父母养活着，做你喜欢做的事吧。”

“这可不行啊。”洪作说。

“什么？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可没用。像我这样的，没法靠父母，十三岁就出来当搬运工。结果一辈子都改不了行。能靠父母养活，是老天爷的恩赐。不要有顾虑，尽管用他们的钱，营养自己。得到充分的营养，长大成人。这是你的运气。”

“运气？”

“对，所谓运气，是你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运气只能是与生俱来的。我没运气。这个村里没有一个人有运气。话说回来，要是有运气的话，谁会在这种山村里过一辈子？正是因为没运气，大家才会在这大山里，一辈子忙忙碌碌。你从小是被‘咱小洪、咱小洪’地唤着长大的。和我们那儿的小鬼们不一样，你生来就有这些。成长过程里，你父母出人头地了。该升学的时候就有学可上。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这就叫运气。这运气会不会越来越好，就要看你今后怎么做了。必须好好珍惜自己的运气。你要是不纠结于一些小事，目光放远些，运气也许会更好。说不定三十来岁就功成名就，成了大富豪。到时候我会去找你，你可得借钱给我。这种时候，你要是拒绝，运气就会离开你。你要是毫不吝啬地把钱借给我，以后可就了不得了。你会成为纪伊国屋文左卫门^[4]那样的人物。听明白了吧？”

仿佛这是一个结论一般，久米爷爷一股脑儿地说完，便站了起来。

洪作也站起身来。呼唤声响起。只见孩子们在墓碑间穿梭。他们一

边奔跑，一边挥舞着捕蝉用的竹棍。

下了熊山，回到家中，洪作发现四五个邻居家的大婶在厨房里忙碌着。洪作没进屋，绕到水井旁，问正在那里洗涮的外祖母：“今天是要请客？为什么？”

“还问为什么，当然是为了你。”外祖母说道。

“为我请什么客？”

“你这次要去台北，总不能不声不响的。”

“天呐！都请了什么人？”

“说是请客，不过只请了亲戚们，还有几个邻居。”

“真烦人啊。我去台北，根本没必要请客吧。在长野的叔叔会来吗？”

“他要来的。”

“我真不愿意让他来啊。那住在持越的婶婶呢？”

“她也来。”

“烦死了，那个婶婶我也不喜欢。那住在新田的叔叔呢？”

“他也来。”

“一个像样的人都没请！”

“说什么呢！”

“请客什么的根本就没必要嘛。外婆动不动就请客。所以才受穷。”

洪作心里不痛快。他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会这么不痛快，但他就是异常地生气。

外祖母神情有些悲哀，说道：“我是不是做错了？不该通知大家。”

“根本就不应该通知他们！”

“是吗？确实不对。我没跟你商量就做主了，对不住。——这下事情难办了。”外祖母真的现出不知所措的神情，说，“事到如今，是不得不请客了，可小洪又不乐意。”

看着外祖母的神情，洪作也觉得她确实有些可怜。

“席上会有寿司吗？”

“有啊。你最爱吃的。”

“那行。我就忍忍吧。毕竟能吃到寿司嘛。”洪作说。

“我这当外婆的，真就像你说的一样，太喜欢请客，净惹麻烦。”外祖母似乎松了口气。听到这句话，洪作觉得外祖母的说话方式越来越像阿缝婆婆了。

这时，一个来家里帮忙的大婶走了过来：“今天真是谢谢啦。”接着，她又说，“听说你今天去给阿缝婆婆上坟了？这个那个的，真够你忙的。”

傍晚时分，亲戚邻居们都到了。来的人不论男女，基本上都是老人。

“这次得恭喜洪作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总之真是好事一桩！”有人一进门就这样说道。

相反的，也有人进门时似乎颇为遗憾地说道：“洪作这次要远走高飞，外公外婆一定很伤心吧？”

还有人说：“这是好事。这样一来，洪作就明白人世间是怎么回事了。他会明白不能总是待在外公外婆身边。俗话说得好嘛，要想孩子赢，送他去远行。对孩子，终究得放一次手。”这说法真是奇怪。洪作是要去父母身边，进行这番寒暄的人似乎误解了这一点。

“听说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路上一定要小心啊。这是我的一点心

意，就当是补贴路费吧。”还有人这样一边说着，一边拿出装着饯行礼金的纸包。不打开看也知道，里面不止是补贴路费的金额。几乎所有人都带来了饯行的礼金。外祖母每次都恭恭敬敬地收下，供在神龛上。

也有人寒暄道：“外公外婆一定操了不少心吧。我听说台湾这地方比满洲还要远，说来似乎没必要特意到那种地方去，不过，既然父母在那儿，那就没办法了，作为孩子还是必须要去的。我老婆会向长野的地藏菩萨祈求洪作一路顺风，从今天就开始去。”

还有人言辞颇为严厉：“小洪，真了不得啊。听说你终于要去台北了？真是了不起！终于下定决心了。这下我们可有得看了。真想看看你以后会怎么样！就像大姑娘出嫁似的。也不知道你爸妈是个什么脾气，恐怕连家里味噌汤的味道都跟这儿不一样。不过，你就忍忍吧。就把那儿当成是自己真正的家。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亲爹亲娘。他们本来就是你的亲爹亲娘嘛。说起来，真是了不得！人啊，要紧的是凡事都要想得开。你得好好忍耐！”

对于所有的寒暄，外祖父都一概回复：“托您的福。”再没有其他的花样。然后，他仍旧以那副苦大仇深的表情说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也不知道。这是小洪自己做的决定。”

楼下两个房间之间的拉门被卸了下来，宴席就摆在这个合二为一的大房间里。一个个食案被摆成一个缺了一边的“口”字型，大家都各自随意入席。因为房间里没有壁龛，所以也就没有上座下座之分。

酒席开始了，白天负责掌勺的几位大婶也落座了。服侍的工作由三个邻居家的姑娘承担。

“这个魔芋是谁煮的？酱油放太多了！”有人说道。

“肯定是坂下家的。要不是恨儿媳妇恨得牙痒痒，可煮不了这么咸！”有人回答。

那位坂下家的大婶说道：“给我儿媳妇吃的可不是这种。怎么会用酱油呢？浪费！我用辣椒煮三天三夜，让她吃！”

虽说是宴席，但并没有什么美味佳肴。除了什锦寿司饭比较可口，这宴席的可取之处唯有菜品丰富而已。

无论男女，大家都喝了酒。席间正聊得热火朝天之时，突然传来一声“晚上好”。一个声音异常洪亮的不速之客闯了进来。

“晚上好！”在大门的玄关大喝一声之后，这人便滔滔不绝起来：“这是出什么事儿了？是有什么喜事吧？我们家和这家可是世交，连出现了一只老鼠都要互相通报。也不知怎么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家有喜事庆祝，我却不知道。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不仅对不起祖先，我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让我在这玄关吊死算了。”

席间鸦雀无声。

“别这么说，进来喝酒吧。”外祖父说道。

“连摆的是什么席都不知道，怎么能进去喝酒？”对方回答。

于是有人说道：“洪作要去台北了，所以请客。你快进来吧，进来吧！”

又有位大婶说：“谁敢把你忘了？——洪作他外婆让我去通知你们家。都走到你们家门口了，我又突然想到，还要让你破费买钱别的礼物，还是别告诉你为好，所以就没进去。这可是我说的，没有比这更千真万确的了。好啦，快进来吧。不是请你来的，所以也不用你送礼，这多好，赚大了！这可是我的功劳。好啦，来痛痛快快地喝酒吧。”

“别的我不知道，既然是洪作要去台北，那我就不得不进来了。”

这位不速之客慢腾腾地进了屋。

没过多久，又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次是个女人。她从厨房的便门进来，大声寒暄道：“我听说洪作这次要出远门了？”说着，她掏出装着礼金的纸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收下吧！”

外祖母出去道谢，请她进来，然而对方却没有要进来的意思：“又没人邀请我，我可不能进去。我就先告辞了。”

这时有人说道：“你啊，既然带来了礼金，蛮可以摆谱嘛。你客气什么？把礼金放下就走，这可亏大了。——你怎么能干这种吃亏的事？”

“不管多么吃亏，没被邀请的人总不能进屋吧。”不速之客说道。

“那就这么办吧。”一个人说，“听着，你进来吃够礼金的本就走，不就行了吗？你包了多少钱，没人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按照你给的礼金数额，相应地吃吃喝喝，然后再回去。你要是包了一大笔钱，就待到明天早晨。要是只包了一点点，那就光吃点魔芋什么的就走吧。”

“不，我……”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听着，咱话说在前头，如果你就这么回去了，大家都会以为，说是钱行礼金，其实里面只有块儿八毛。这你也无所谓吗？——噻，别这么犟，快进来吧。小洪就要走了，你再见见他吧！”

开什么玩笑，洪作心想。他不知道对方是哪儿来的老婆婆，他可不想和这样的人见面。

“既然你说让我再见见洪作，那我就不得不进去了。那不好意思了，各位。”

这么说着，这位老妇人走进了屋。她的腰弯着，身体像是折成了两段。饭菜马上端到了她的面前。这时，对面有一个人说道：“婆婆，您好好看小洪的脸。这就要分别啦。小洪年纪轻，以后日子还长呢。您可不行啦。再怎么硬撑也不行喽。有今天没明天，日子不多了！”

说这话的是之前那位不速之客。他憎恨这位老婆婆带来礼金，使这礼金成为席间谈论的焦点，因此以这番话解恨。可是，老婆婆完全不予理会。因为她一入席，耳朵就突然听不见了。无论人家跟她说什么，她都装作听不见。

洪作离开了这个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宴席。他想，自己已经陪坐了这么久，应该可以离席了。他走进厨房，胡乱穿上放在那里的木屐，就这样出了门。他走上了屋旁一条长长的缓坡，向小学所在的方向走去。路边的住宅都静悄悄的，只有外祖父母家吵吵嚷嚷，喧闹声在远处都能

听到。

洪作走进了小学校门。今晚没有月亮，但校园里并不暗。微微发亮的光线飘荡着，只有漆黑的校舍浮现其上。

洪作很久没有走进夜色中的校园了。小时候，他经常在夏夜里到学校后面捉萤火虫。

萤、萤、萤火虫，
快快来这边。
那边水好咸，
这边水好甜。
萤、萤、萤火虫，
快快来这边。

孩子们唱着这首歌，追逐着小小的青白色的光点，跑到这儿来，又冲到那儿去。

洪作走向运动器械的区域，飞身抓住单杠。洪作小时候，这里是没有单杠的。如今单杠旁边还设置了浪桥。

洪作吊在单杠上，感到自己终归也要告别这所学校了。一直以来，即将要去台北的实感从未向洪作袭来，然而不知为何，此时他却感到自己马上就要告别这所故乡的学校了。

洪作快步在校园里转了一圈，便向回家的路走去。

“晚上好。”迎面走来一个人，向洪作问候道。

“晚上好。”洪作回应。

“是洪作吗？”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的。”

“听说你要去台湾了。——路上小心哇。到那儿以后，替我像你爹娘

问好。你恐怕要有一阵子不回汤岛了吧？”

“嗯。”

“下次回来的时候恐怕就出人头地了吧。到时候得成为县知事那样的人物。阿缝婆婆不在，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仔细想想，要是婆婆还在的话，你也没法带她走。她晕车，不好办。那可够让你费心的！”对方说道。

洪作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大婶，但她的话让洪作心头一紧。洪作觉得，她似乎是代表全村，来做临别赠言。

[1]即送襟绞，绞技的一种，属于寝技中的固技。从侧面或后面双臂环抱对方，上身贴紧对方后背，双手抓住对方衣襟用力勒紧，压迫对方喉部。

[2]日本古代习俗，以黑色浆液染黑牙齿。最初流行于贵族妇女，至中世亦流行于公卿及武士家族的男子，但后来逐渐演变为已婚妇女的标记。进入明治时代（1868年）以后，作为文明开化的一步，染齿的习俗逐步废止，但在民间仍残存了一段时间。

[3]一叠即指一张榻榻米的大小，日本各地区间有一定的差异，东日本地区一叠约为1.54平方米。

[4]纪伊国屋文左卫门，生卒年不详，为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中期幕府御用商人，一代巨富。

潮

去伊豆拜访了亲戚之后，洪作回到沼津的寺院，只见书桌上放着三封信。此前从未有过三封信同时光顾的情况，洪作意识到自己突然变得忙碌起来了。

一封信是母亲从台北寄来的。信笺上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

“你决定要来台北，真是太好了。可以坐的船有很多，比如信浓丸、扶桑丸和香港丸，但扶桑丸最大，所以我觉得选扶桑丸比较好。校级以上军人的家属坐一等舱，所以希望你乘船时不要穿得太不像样。军人家属买船票半价，所以只需要付二等舱的票价。乘船的一切事宜都由我来安排，你尽快把大致的来台时间告诉我。不知道你会多少行李，书桌、书柜什么的都没必要带来，不如送给寺院，毕竟你一直以来蒙寺院照顾，你说呢？也不知道你有多少书，要是有很多，我觉得你可以先打包寄过来。啤酒箱那么大的包裹，无论寄多少个，邮费都不会太贵，所以你最好把书一本不落地都寄来。台北也有大书店，一般的书都能买到，不过毕竟不是日本本土，以防万一，你还是把书都寄来吧。”

信的前半部分基本就是这些内容。读到一半，他感到母亲的预测完全失误了。书桌是向寺院借的，书柜压根没有。至于书，即便想寄，以洪作所拥有的数量也根本不值得。洪作总共只有十本书，放进书包里就能拎走。

洪作继续浏览信的后半部分。“船上应该会有服务生帮忙擦皮鞋，但最好还是带上鞋刷和鞋油。此外，一定要给餐厅服务生以及房间里的服务生小费，至于金额，要和其他乘客商量一下，不用比别人多付，但也不要比别人少付。还有，船上有医生，能应对急症，不必提前准备什么，但晕船药最好还是带上。最近新出了一种防晕船的药，叫汐袭克，听说药效很好，不要忘了买。不要操心去买什么特产。不过，最好还是给弟弟妹妹带点儿小礼物来。他们一定会高兴的。”

读完了信，洪作真想仰面倒在地上。

洪作又一次瞪大眼睛扫视着母亲的来信。她也太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了。刚入中学那会儿，洪作还擦擦皮鞋，可自那以后直至今日，皮鞋再也没有沾上过鞋油那么讲究的东西。继而洪作又想，小费是怎么回事？要是给服务生小费，恐怕人家反倒会难为情，自己才是想拿小费的那一方呢。还有，信上说要给弟弟妹妹带礼物，这也是个难题。如果母亲指定某件物品，那自己买了带去便是。可是母亲让洪作自己做主，这简直比解几何难题还伤脑筋。他完全没有思路。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去什么台北。”

洪作出声地自语道。去台北一事，突然变成难以承受的重担，压向洪作。

另一封信是藤尾从京都寄来的。

“我七月初要回沼津。学校放假到九月中旬，所以我打算痛痛快快地游泳。前半段在沼津游，在伊豆的三津游。后半段去逗子。去逗子游泳，这还是第一次，我有个有钱人家的朋友，是个纨绔子弟，他家住那里，所以我打算去那儿。我把你也带上。再叫上在东京的木部，咱们在逗子快快乐乐地度过夏天的后半段。要是逗子令人失望，咱就立马离开那里，去兴津游泳。我在兴津也有朋友，他家住别墅，所以咱得自己做饭，但听说那儿有好几个姑娘。其实也可以一开始就定下不去逗子，直接去兴津，但是逗子也有其难以割舍的地方。听说那儿有小艇，还有帆船。虽说我朋友的爸妈也在，让人郁闷，不过他有个漂亮妹妹，也住家里。总而言之，吸引人之处在于小艇、帆船和妹妹。我很快会去拜访你，到时候咱们慢慢制定计划，高高兴兴地度过这个夏天。你好好游泳，好好学习。我呢，打算好好游泳，好好玩。毕竟我已经没有入学考试要参加了。”

藤尾的信上只写着玩乐的事。这信充满了诱惑。字里行间腾起浓郁的海滨的味道。

“真想游泳啊。”

洪作这次仍然出声说道。去台北，与在沼津、三津和逗子游泳，有

着多么大的差别啊。

“真想游泳啊。”

然而，不能在这诱惑面前败下阵来，洪作心想。宇田已经给自己饯行了，家乡也为自己办了饯行宴。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最后一封信是莲实从金泽寄来的。

“上一封信中，我劝你去台北，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高专运动会前的突击训练。我瘦了很多，但身体状态很好。距离运动会开幕只剩下半个月了。胜败交由天定。从七月二十号起，我们就要开始暑期集训，为下一年度做准备了。到时，如果你还没去台北，要不要来参观我们训练呢？我们承担你在金泽的一切费用。既然你明年要报考四高，在那之前不妨来金泽这片土地上看一看，何况感受一下四高柔道队的氛围也并非没有意义。要事就是这些，信就先写到这里吧。”信上这样写道。

据莲实说，高专运动会是在七月中旬，似乎是十五、十六、十七号三天。这么说来，不论胜败，他们一回到金泽就要马上开始暑期集训了。

洪作将莲实的这封来信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与藤尾相比，莲实的诱惑对洪作而言更具吸引力。

洪作把三封信摞在书桌上，在榻榻米上仰面躺倒。他想，虽说台北不得不去，但要是想在去台北之前先去一趟金泽，也未尝不可。确实，金泽是自己明年要报考的高校的所在地，去这座北陆地区的城下町看一看，并不是浪费时间。如果把这当成是游乐，那当然不行。但如果把这当作是为了提前适应而探访，那这应该也可以算是备考的一部分。

“啊，真想去啊。”洪作仍出声地自语道。

“走！”洪作猛地坐了起来。他打算去。他觉得必须去。去了以后，马上回来就行了。等到回来以后，再马上出发，去台北。问题很简单——自己能不能抽出两三天的时间去金泽。

洪作把莲实的来信又读了一遍。信上说他正在做突击训练，人瘦了很多。洪作试着想象莲实消瘦的面容。从莲实那原本就不胖的身体上，再减去些肉，便成了一个精灵似的奇怪生物，只剩下双眼炯炯有神。既精悍，又可怖。

精灵轻飘飘地在训练场上游荡，在接触到对手的一刹那，便完全变成了另一种生物。电光石火之间，只见他骨碌碌地翻倒在地，跳来跳去，又再次倒地。动作猛然停止之时，对手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这样的莲实浮现在眼前，洪作凝神屏息，一动不动。

第二天，洪作去了训练场。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了。训练结束，他正要去宿舍洗澡，在训练场旁边偶然碰见了宇田。

“好久没练了，今天又穿上了柔道服。”洪作说道。这话有些辩解的味道。

“你到底什么时候去台湾？”宇田问道。他的语气里则有几分责难的意味。

“我打算七月底出发。”

“真够磨蹭的。”

“我昨天刚从伊豆回来。后面不用再回老家了。”

“我想也是。你是回去通知你要去台北的事吧？”

“是的。”

“这种通知有一次就够了。没人三番两次地去打招呼。”

“嗯。”

“既然已经回乡打过招呼了，那应该就没必要继续留在沼津了吧？”

“嗯。”

“你还是尽快动身为妙。继续在这儿吊儿郎当，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藤尾、木部之类的狐朋狗友，说不定会回来找你。”

“嗯。”

“那些家伙来了，你就没心思学习了。既然已经决定，就该尽早去台北。要是跟藤尾、木部他们一起游泳什么的，明年你还是哪儿都考不上。”

“我不会去游泳的。我绝对不与他们为伍。”

“既然如此，那你就尽快离开沼津，如何？从现在直到夏天，沼津会变得很热闹，在这里根本没法学习。这里会变成一个浮躁的集镇，令人生厌。那些从东京来这儿度假的人应该就快到了。”宇田说道。正如宇田所说，沼津这座集镇在七、八、九三个月里会被那些东京来客们占领。沼津将不再为沼津。沼津这座集镇的人将隐去身影，餐厅、咖啡馆都将被洗海水浴的游客侵占。连书店都会被东京的学生占据。那些一脸嚣张、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的人，一看便知是来自大城市的衣着光鲜的人。

“等出发的日期定了，告诉我一声。”宇田说完便走了。然而，洪作觉得自己七月底前无法动身。他要设法找到一个将出发日期推迟到七月底的借口。

在浴室的入口处，洪作被远山叫住了。今天远山罕见地没有出现在训练场上。

“我这几天一直想找你，可你总不露面。你干什么去了？”远山问道。

“我回老家了。”洪作说，“倒是你，今天没来训练啊。”

“我在考试呢。现在没工夫练柔道。我都快愁死了。”远山现出苦闷的神情。

“都第二次了，应该不难了吧。”

“怎么可能不难？这次还不如去年呢。不过，我觉得老师会给我及格的，毕竟我这是第二次了。总不会两次都不及格吧。”

“这可不好说。”

“你能不能别说这么恶毒的话？——唉，也没什么，不管通没通过，都只不过是一场期末考试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你想找我，是什么事？是想让我教你英语吗？”洪作问道。

“我英语还没差到要向你请教的程度。我英语可比你强。”接着，远山意味深长地笑了：“实际上是有件重要的事。你听了别吃惊。玲子让我安排你们见面。她说她无论如何也想见你。”

“骗人！”洪作说。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一开始也不相信。我想她一准是把人搞错了，但好像并不是这样。我问了很多，好像确实是你。——我真是大吃一惊。她总给客人端炸猪排，似乎脑子不太好了。——真是讨厌啊，她说要见你！”

接着，远山发出“啊”的一声怪叫：“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玲子竟然想见你！”

“那然后呢？”洪作问道。

“她既然恳求我让你们见一面，我就答应了。既然她求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你去千本滨见她吧。”远山一脸认真地说道。

“见面干什么？”

“这我怎么知道。既然她想见你，那应该是有什么事吧。”

“我不想去。”洪作说。他自己也感觉到血正在往脸上涌。

“她那样的人，我不想见。”洪作红着脸说。

“你真的不想去吗？——你这不是脸红了吗？”远山仔细盯着洪作的

脸看。在洪作眼中，此时的远山看上去不怀好意，面目可憎。

“你真的不想去吗？”

“不想。”

“那好。你要是真不想去的话，我今天晚上就去告诉她。你刚才好像说，她那样的人你不想见，对吧？那我就这么转告她。行吧？”

“……”洪作沉默了。

“玲子那姑娘，恐怕会哭吧。人生中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可对方却说不想见她那样的丑八怪。她恐怕会不停地哭吧。光哭还算是好的，说不定会在千本滨跳海呢。既然被人说成是丑八怪，除了跳海，好像也别无选择了。”

“我什么时候说她是丑八怪了？我不会说那样的话。”

“哦，原来如此。你没说她是丑八怪。可是，你相当于是说了。你说你不想见她那样的人。你确实这么说了吧？”

“……”

“‘她那样的人’这种说法里，就包含着那种意思。说起来，什么叫‘她那样的人’？玲子可很清纯啊。也许在你眼里不是什么正经人，可是她有一颗纯洁的心。你看看她的眼睛，看看她的嘴角，看看她的那种笑容。藤尾也好，木部也好，大家都被玲子深深地吸引。”

“你不是也被吸引了吗？”

“没错，我是被吸引了。我喜欢她！”

“那你去见她吧！”

“你说让我去见她？你是让我替你去。那真是谢谢你了！我每天都去吃炸猪排，每天都见玲子。好……”远山环顾四周，“你竟然敢说她的坏话！你如果不想见她，直接说不想见就行。——‘她那样的人’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如实地把她的想法转告你而已。她可连一块炸猪排都没请我

吃。我要替玲子教训你！”

远山不知何时变得激动起来。谈及玲子，远山看上去似乎被一种难以言说、不可思议的激动情绪攫住了。远山脸色铁青。洪作也从未见过远山如此激动。

洪作茫然地看着远山解开外衣的扣子。

洪作看到，解完扣子的远山，突然变成了一个袭击者。远山摆出伺机进攻的架势，缓缓向右边移动。他的眼睛充血了。

“喂，等等！”面对向右迂回的远山，洪作也相应地向左移动。洪作多少有些理亏。他很清楚，远山之所以如此愤慨，原因正在于自己。

“喂，等等！——你别生气啊！”

“晚了！”远山说，“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别逗了！”

“等等！”

然而，对方没有要等的意思。

洪作只见对方猛地上前了两三步，刹那间左脸便感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洪作打了个趔趄。紧接着，右脸也挨了一记重击。

洪作吃了两记重拳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因为不战斗就会被打败。要么胜，要么负。如果不愿意接受失败，那就必须要赢。

洪作摆好了架势。左脸又吃了一拳。接着右脸也受了一击。不可思议的是，洪作毫无招架之力。每当他向右或向左踉跄之际，远山的拳头就飞过来了。洪作怎么都避不开对方的拳头。

远山有着擅长打架的名声，他自己也引以为傲。什么在干本滨和从名古屋来这里修学旅行的中学生斗殴，揍了三个人却成功逃脱；什么参加邻村的祭典，和当地的青年们打架，打掉了对方的门牙……诸如此类，常常听远山讲起。

若论柔道，则明显是洪作更胜一筹。洪作和远山练习时总是你赢我

我赢你，但洪作自信如果动起真格来，自己一次都不会输。如果对远山使用左侧的跳腰技，轻轻松松就能把远山高大的身躯摔出去。所以洪作很少对远山使用左侧的跳腰技。他多少顾及远山的感受。大多数时候他用左侧背负投^[1]的招式进攻。有时能顺利地将远山摔出去，有时将他背到背上后就被拆招了。远山是洪作练习背负投的好搭档。

因此，洪作无论怎样被殴打，都不认为自己会输给远山。洪作觉得只要抓住远山的身体，就能设法打破困局，然而却无论如何也触不到远山。远山过于敏捷。

洪作猛地扑向远山，两颊立刻“嘭嘭”地受到重拳击打。他身子向一侧歪去，紧接着又被击中。

洪作觉得再这样打下去，自己迟早会倒在地上。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了。这完全是单方面的战斗。

不知何时，两人的打斗吸引了十几个学生远远地围观。

洪作倒在了地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但当右脸不知吃了第几记重拳之时，他的身体轻飘飘地浮了起来，似乎并没有上浮很高，但他自己也知道，他是侧身倒在地上了。

洪作就这样躺在地上。起身太艰难了。还是躺着更省力，感觉很轻松。

洪作看见远山的脸出现在上方，正望着自己。远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似乎想说什么，但因为气喘而说不出口。

“怎、怎、怎么样！”远山说，“玲、玲、玲子她！”

远山双手叉腰，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站着。

洪作已是筋疲力尽。他从下面仰望着远山的脸，但却一动也不想动。也许，他不是不想动，而是动不了。

“给我水。”洪作说道。

“你说什么！”

远山一脚踢在洪作头上。感到痛的一瞬间，洪作紧紧抱住了远山的脚。没错，战斗还没结束，洪作心想。

多亏远山这一脚，洪作从精神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洪作抱着远山的脚，坐了起来。远山的拳头从上面落下来。洪作已经无法松开对方的脚了。洪作紧紧抱着对方的一只脚，弯着腰，不知何时把对方背在了后背上。远山的身体贴着洪作的后背转了一圈。

洪作想把倒在地上的远山拽起来。远山一站起来，洪作就使出了一招扫堂腿，对方跪倒在地后，洪作便从上面击打了两三拳。

洪作抓着对方，绝不松手。对方再次站了起来。洪作又使出了不知什么招数，两人扭打在一起，倒在地上。

两人在地上翻滚着。当这一动作停止之时，两人同时站了起来。洪作的手离开了对方的身体。突然，洪作挨了对方的一记重拳。他踉踉跄跄，又一次跌坐在地。

洪作的眼中，映出远山背靠松树树干的形象。他微微张着口，气喘吁吁，那样子似乎意味着暂时休战。他上衣的一只袖子被扯掉了。

洪作呆呆地望着倚在松树树干上的远山。那是让自己拼尽全力奋战至今的对手，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并没有那是敌人的感觉。虽说并非感受不到敌意，但如果对方不袭击自己，他便不想主动攻击。

远山用挂在腰上的手巾不住地擦拭着自己的嘴角。远山的嘴角流血了。洪作想起，刚才把他按倒在地时，曾从上面毫无章法地挥拳猛击。

洪作就这样坐在地上，晃了晃头，又用手按了按脸。到处都疼。

学生们散成一个大圆圈，把坐在地面上的洪作和倚在松树上的远山围在里面。最开始只有十来个人，不知不觉间增加到约三十人。他们似乎是来上补习班的，肩上都背着书包，是三四年级的学生。

“滚！”远山冲那些人大喝一声，大圆圈立刻崩溃了。大家似乎都要离开，但没走多远，又都停了下来。

“混蛋们，站哪儿干吗呢！”远山粗声粗气地发出怒吼，学生们又迈动步伐，但这次他们仍然没走多远就停下了脚步，回头向这边张望。

这时，洪作看到宇田从对面走了过来。烦人的家伙来了，洪作心想。宇田身后跟着两个学生，看来是他们去老师办公室汇报了洪作和远山打架的事。

宇田缓步向这边走来。他的走法与平常没有两样，却让洪作觉得心里发毛。

洪作想站起来，然而腰部一阵剧痛，所以他仍坐在地上。事已至此，站不站起来，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远山则慌慌张张地捡起被扯掉的袖子，套在胳膊上，把纽扣扣好，准备迎接宇田。洪作已经毕业了，但远山仍是在校生。差别就在这里。然而，现在这么做也已经于事无补了。旁人一眼便可以看出远山的袖子被扯掉了，也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嘴角流血了。

洪作就这样坐在地面上，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叼在嘴上。他其实并不想抽烟，但却不由自主地采取了这样的态度。

宇田来了，站在洪作和远山之间。他先把目光投向洪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接着又把脸转向远山。对远山，他也同样久久地凝视着。远山垂着头，态度很老实。一垂下双臂，被扯掉的那只袖子便向下滑，远山只得用另一只手按住，怎么看都是一副残兵败将的惨相。

“抽得很爽吧？”洪作耳边传来宇田的声音。“和朋友打架，把对方打败了，这时候点上的烟，是什么味道？我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想必很爽吧。”

洪作把烟在地面上捻灭了。

“这里是中学校园，你把烟蒂扔在这里可不行。”

洪作马上把烟蒂捡起来，别进柔道服的腰带里。

“我真不知道你打架这么厉害。我早就听说远山喜欢打架，但你的事我却一无所知。你能把远山打败，真是了不起。”宇田说。

“我没被打败！”远山抗议道，“我怎么可能被这种家伙打败？”

“嗨。”宇田抬头望着远山说，“你嘴角在流血。擦擦吧。”

远山用手掌一抹嘴：“只是嘴唇破了而已。”

“你袖子也被扯裂了。”

“袖子裂了没什么大不了。他吃了我两顿拳了。再来一顿，他就要卧床不起了！”

“卧床不起？”

“再来一顿揍，他就背过气去了。”远山说道。

“开什么玩笑！”洪作打断了他，“你这号人怎么可能让我背过气去？——那咱再来一局。我断了你的胳膊！”这次，他真的想把远山的胳膊折断。

“这可真有意思。你就这么干吧。让我开开眼。”宇田说，“我既没见过有人打架背过气去，也没见过谁弄断别人的胳膊。你一定得这么干，让我开开眼。”

说完，他看看洪作，又看看远山。“来，打吧。不要有任何顾虑。”宇田说，“来，打吧。你们还磨蹭什么？都别端着了，赶快开打吧。我真想见识见识什么叫让人背过气去，什么叫弄断别人的胳膊。”

接着，宇田冲那些不知何时又走回到近处的学生们说道：“你们也可以观摩观摩。说不定有什么值得参考的地方。”

宇田一跟他们说话，他们便像被训斥了似的，慌忙向后退去。

洪作完全被宇田治服了。他坐着没动，向宇田低下了头：“对不

起。”

远山也说了一句“对不起”。说完，他挠了挠头。

“你们不用向我道歉。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你们道歉。——怎么，你们两个都不打了？你们不打架了？”

“嗯。”洪作点点头。

“那可太遗憾了。我还想着好不容易有热闹看了，可你们竟然说不打了，真让人没办法。”

接着，宇田又冲那些站在不远处围观的学生们说道：“他们好像不打了。你们等再久也没什么可看的。——回去吧！”

听了宇田的话，学生们这次真的走了，只剩下宇田、远山和洪作三人。

“你们到底为什么打架？”宇田问道。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正说着话，远山那家伙突然就生气了，突然就发火了。”洪作回答。

“站起来说。你打算这样坐到什么时候？”

“是。”

洪作准备站起来，可再一次感到腰部一阵剧痛。如果硬要站起来，也不是站不起来，但他感到有些犹豫。

“怎么了？”

“我再这么坐一会儿。”

“你站不起来？”

“我能。”

“那就请你站起来。”

“是。”

洪作两手撑着地面，想要起身，但马上又放弃了，说道：“我还是再这么坐一会儿吧。”

宇田低头看着坐在地上的洪作。

“你是站不起来了是吧。”

“我能。”

“可你这不就是站不起来吗？真是个傻瓜。你恐怕是腰骨折了。真是服了你了。”接着，宇田又说道：“你先暂时在这儿坐着吧。既然站不起来，那么除了坐着，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坐上两三天，恐怕就能再站起来了。我已经不想再跟你们这种愚蠢的人打交道了。我要走。你这个烂摊子就让远山收拾吧。”

“真没出息啊你，站起来！”远山走了过来。被扯掉的那只袖子也许不知何时已经被他塞进裤子口袋了，他现在只有一只袖子，看起来很是古怪。

“这家伙，硬要用柔道的招式对付我，我给拆招了。我心一横，把他抱起来，摔在地上了。说起来，打架的时候用柔道的招式，压根行不通。打架的时候，揍了人家赶紧跑掉就行了。这家伙，一点儿经验都没有，还拿自己当武士呢！”远山说道。

“你说什么！”说着，洪作站了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远山急忙向后躲闪。

“还想打？”洪作问道。

“我已经没这兴趣了。”远山说。

“嚯，你能站起来啊。”宇田似乎颇为佩服，“走两步看看。”

洪作顺从地走了四五步，说道：“已经完全没事了。”

“我走了。别再打了。明白吧？”宇田说完，立刻转身向办公室走

去。他的态度十分淡然。

“去洗澡吗？”远山问。

“嗯。”洪作应道。自己原本就是在正要去洗澡的时候，被远山叫住了，结果闹成这副样子。这时，洪作看到有几个学生从宿舍的方向跑过来。恐怕是因为两人的斗殴事件流传开了。

走进浴室，只见几个在学校住宿的学生正在泡澡，但他们立刻一齐从浴池里出来了。那气氛似乎是来了什么危险人物，大家都尽快退散为妙。

洪作和远山一起把身体沉到空无一人的浴池里。也许是因为身上有一些小创伤，热水从伤口渗进去，令洪作感到刺痛。远山似乎也一样。他向上举着右手，不让右手接触到热水。他嘴唇也破了，现在仍然发红。

“你的嘴还在流血。”洪作提醒道。

“嗯。”远山的表情仍很僵硬，“你脖子上也出血了。”

洪作伸手摸了摸脖子，接触到热水的脖子果然有些疼。

“喂，这边！”远山冲那些慌慌张张、还没穿好和服的学生们吼道，“你们谁把碘酒拿来！”

那几个学生手忙脚乱地夹着和服，逃也似的跑出浴室了。空空荡荡的浴室里，这下只剩两个人了。

“你刚才为什么那么生气呢？”洪作向远山搭话。

“生气的是你，我可没生气。”远山说。

“这怎么可能？是你先打我的。”洪作反驳道。事实的确如此。先动手的是远山。

“是吗？是我先打的你吗？”远山说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

然就上火了。”

“我真是受不了你。我说玲子是‘那样的人’，你就生气了！”

“这肯定是会生气的。——明明高兴得很，却说那种怪话。”

“我怎么可能高兴？”

“你真的不高兴吗？玲子说喜欢你，你真的不高兴吗？”说话时，远山的目光再次变得锐利。他非常认真地质问着，像是在说“明确回答，别想糊弄过去。”

“我怎么可能高兴？”洪作说道。

“什么！”远山再一次发怒了。

“我已经累了。”洪作想要避免激怒对方。

“我也累了！”远山也说道。

两人从浴池里出来时，一位低年级的学生拿着一瓶碘酒走过来，战战兢兢地递给远山，问道：“这个行吗？”

“行，放那边吧。然后你拿上我的衣服，去找宿管阿姨，让她把我的袖子缝上。”远山命令道。

“是要缝上袖子吗？”

“没错。让她马上缝好，你马上送过来。要尽快。赶紧的吧！”远山用威吓的语气说道。

“别这样耍威风！”洪作说。

“我不是在耍威风。我在生气。——我一会儿要去见玲子。”远山说道。那个低年级的学生抱着远山的衣服出去了。

“我也跟你一起去。”洪作说。

“哼，你想去，是吧？”

“我怎么可能想去？我只是不想让你说出一些怪话来。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

“那是自然。我肯定会说怪话的。”

“我不想被人误会，所以跟你一起去。”

“误会？你不想被谁误会？”

“玲子。”

“什么？你说不想被玲子误会！”接着，远山又说，“真没想到。你不想被玲子误会？怎么可能会有误会？我会如实地告诉她。我会跟玲子说，你就是这么说的。”

“我跟你一起去。”

“想跟我去的话，就跟着吧。”

“我跟你一起去。”

洪作感到，自己已经底气全无了。然而，他只能坚持和远山一起去。无论怎么想，洪作都觉得必须避免远山和玲子单独见面。

洪作寻找刚才被热水浸泡的伤口，涂上碘酒。脖子上有两处，胳膊上有三处。

远山也一样。他身上的小伤比洪作更多，单是背上就有十处。

“向后转。”洪作说道。他把碘酒涂在远山的后背上。

“轻点儿！”远山说。

“你脸上也有伤。往这边转。”洪作说。

“开什么玩笑。”远山直起身子说道。

洪作拿着柔道服，就这样光着身子回到空无一人的训练场。洪作在这里穿上了粗棉布衣服，这时远山来了。只见他外衣的袖子已经缝好

了。

“喂，去一趟，吃顿炸猪排，咱们和好吧！”远山说。

“去哪儿？”洪作问道。

“你真讨人厌。你明明知道！”

“好，我陪你去。”

“你少来！”

“我不就是陪你去吗？钱可得你付！”

“行。”

“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到时候我可不说话。”

“不跟我说话吗？”

“不是你。”

“是玲子？”

“没错。”

“说不说话是你的自由。我不干涉。我会说话的。我说话，你可别生气啊。”

说完，远山做了一个受身[2]动作，翻了个筋斗，魁梧的身躯就这样摔了出去。只听见一声巨响，铺垫上下震动。远山站了起来，说道：“托你的福，我浑身都疼！”

为了与之对抗，洪作也必须做点儿什么。他“呀”地一声大叫，身体向空中一跃，翻了一圈，又站定了。他在做前空翻。这项绝技在柔道队里只有洪作一人能够做到。洪作继续翻了两三个，来到了训练场的另一头。洪作在那里站定了，说道：“怎么样！”

“这有什么怎么样？这算不得什么。”远山说。

“那你做给我看看。”洪作说道。

“好。”

远山脱掉了外衣。他嘴里骂骂咧咧，眼睛盯着铺垫的某个位置，终于准备就绪，助跑了五六步。

“哇呀！”

只听得一声怪叫，与此同时，远山利用反作用力，一跃而起。

洪作也感到目不忍视了。远山的身体没能在空中翻转，而是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跌落在了铺垫上。与其说是跌落，不如说是狠狠地摔了下来。

远山保持着仰面倒地的姿势，没有起身。

“怎么了？”洪作走到远山身边。

“我起不来了。”远山回答。他动弹了一下，立刻眉头紧皱：“疼疼疼……”

“你真的起不来了？”

洪作伸手想把远山扶起。“疼疼疼……”远山发出哀嚎，“腰骨好像断了。”他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

“你抓住我的肩膀。”

“不行。”

“真没办法。你哪里疼？”洪作伸手托住远山的腰。

“疼疼疼……”远山再次哀嚎。

“这么疼？真的骨折了吗？”

“要是骨折了，会怎么样？”远山直挺挺地躺在铺垫上，问道。

“会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

“断了还能再接上吗？”

“这，应该能接上吧。”

“还能走路吗？”

“这，应该能走吧。”

“不会变成残废吧？”

“这，应该不会吧。”

“你别觉得事不关己，就在这儿敷衍！——啊疼疼疼……”

接着，远山又说：“帮帮我！”这次，他的语气变为哀求。

“这可怎么办呢。”洪作觉得再没有比这更棘手的事了——斗殴时的敌对者，突然自己动不了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办公室里应该有人吧。你在这儿等着。”洪作说道。

“你要去找老师？这可不太好。”远山说。

“那我把你家里人叫来。”

“你要告诉我家里人？”远山一脸愁容，“我妈也太可怜了。”

“我考试没通过的时候，我妈哭了。这次要是知道我的腰骨折了，她肯定又要哭。”顿了顿，远山又说道，“算了，我就待在这儿吧。就这样躺到明天，说不定就能站起来了。你在这儿陪着我吧，嗯？”远山的脸色有些苍白。

“你这副样子，怎么能一直躺在这儿呢？”洪作说。

“能躺也好，不能躺也好，除此以外都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这么躺着。你在这儿陪着我。”

即便远山这样恳求，洪作也不能轻易地答应下来。

“你起身试一试，一鼓作气。”

“不行。”

“起不来吗？你一下子坐起来试试。”

“我起不来。”

“这样可不行啊。还是应该把老师叫来。”

“就算应该这样，我也不愿意。”

“你要是不愿意让老师来，就让你家里人来嘛。现在抓紧治还来得及，你等到明天试试，什么都耽误了！”

“要是耽误了，会怎么样？”

“恐怕就一辈子也起不来了。”

“我要是一辈子都是个残废，我妈肯定会哭的。”接着，远山又说，“王八蛋！老子要起来！”远山露出狰狞的表情，然而他马上说道：“不行！好像确实骨折了。”

“别去告诉老师，也别告诉我家里人。你是毕业生，一切都好说。可我还是在校生呢。光是和你打架，就够让我停学的了。因为我是跟毕业生打架。而且我还骨折了。”

“可你骨折不是被我打的。你不是自己把腰给弄折了吗？”

“不行，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就不行了。光是打架这一条，我就会被学校开除。这次闯的祸也是，既然能被称为闯祸，我肯定会被勒令退学。要是让学校知道我的腰骨折了，肯定会被认为是打架的时候折的。毕竟宇田亲眼看见我打架了。”

“宇田那边没事的，我会好好跟他解释。”

“你行，可是不行。早知道会是这样，我也毕了业就好了。”远山说着异想天开的话。

“车站附近有个正骨的。我把他叫来吧？”洪作忽然想起来了。

“那个正骨的大叔？镇上有个小哥在他家的柔道馆训练，我揍过他。正骨的大叔恐怕还生我的气呢。”远山说。

“没关系的吧，我去叫他来。”

“他恐怕不会来吧。”说完，远山用怨恨的目光，仰脸看着洪作，“唉！我之所以成了这样，全都赖你！”

洪作认为，现在只能去找那位清水先生说明情况，并请他过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清水是个柔道家，开了一家柔道训练馆，同时旁边也挂着正骨的招牌。他会不会来，虽然是个未知数，但他既然挂着正骨的招牌，就是做这行的，恐怕没有不来的道理。

“总之我去一趟。”洪作说。

“你去吧，可你一定要回来啊。”远山的声音里充满不安。

“这还用说吗？再怎么说，你也太惨了。真没办法！”

“完全没辙啊。”接着，远山又说道，“回来的时候买点儿吃的。我饿了。”

“好，我买点儿红豆面包什么的。你有钱吗？”

“在外衣口袋里。”

洪作拿起远山扔在铺垫上的外衣，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枚硬币。

“吃拉面的钱我也拿了哦。”

“你要吃拉面吗？”

“至少得先填饱肚子，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毕竟我今天恐怕

也得陪你睡在这儿了。”

“你快点回来啊。”

“你再怎么让我快，我也快不到哪儿去。我还必须向寺院通报一声，说我今天可能要住在外边。最近寺里的和尚爱管闲事。”

“又要吃拉面，又要去寺院，恐怕很晚才能回来吧。”

“我借藤尾家的自行车去寺院，我觉得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先吃拉面，再去寺院，然后去买红豆面包，最后去正骨的地方。如果那大叔肯过来，我就把他领到这儿。”

说完，洪作意识到外面的夜幕不知何时已经悄然降临了。

“得带回来个灯笼或是手电筒。这个我也从藤尾家借吧。”洪作说。

不想，远山说道：“还有蚊香。”

“蚊香？！这个不需要吧。”

“从刚才开始蚊子就一直嗡嗡地叫。”

听远山这么一说，洪作发现远山的手确实一直在来回扇动，似乎是在赶蚊子。

“那我走了。”

“快点儿回来！”

远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洪作走出了训练场。

出了训练场，洪作轻轻地从校舍旁经过，向大门走去。宿舍楼里亮着灯，但却静悄悄的，让人不敢相信里面住着一百来个学生。也许是晚饭的时间到了，他们都聚在食堂里。

值班室的灯也亮着。不知道今天值夜的老师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位老师正在里面呼吸着。

宿舍的灯也好，值班室的灯也好，校园里建筑物的灯光，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洪作感到孤寂。

为什么会感到如此孤寂呢？洪作心想。是因为刚和远山打完架吧。又或是因为他把与自己争斗的对手孤零零地撇在训练场里，自己却逃了出来。

然而，现在向洪作心头袭来的孤寂之感，似乎与这些无关，而是从其他地方涌起的。那么，这种孤寂的感觉，究竟来自于何处呢？

出了校门，洪作穿过一排樱花树，走上了一条田间小路。白天，中学生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然而到了这个时间，便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我妈肯定会哭的。”

洪作在心里说道。这句话是突然冒出来的。这是刚才从远山口中说出的话，如今这话化成一个念头，从洪作的心里沁了出来。

“我妈那家伙，恐怕会哭吧。”

远山这样说。话有些糙，然而洪作感到，正是在这种粗鲁的表达方式之中，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的心。

流泪的恐怕不只是远山的母亲。自己的母亲如果看到自己今天的这副样子，一定也会哭的，洪作想。无论怎么说，自己都没干什么正经事。和朋友互殴，如今正在去找正骨的人。今夜恐怕要睡在一片漆黑的训练场上。明明是备考生，这几天却没在书桌前坐下过。新的英语单词一个也没记住。宇田以及家乡的祖父母都给自己办过饯行宴了，既然如此，就该尽快去台北，可自己却一直拖延着，在这期间还和别人打架。这倒也没什么，可去台北的事还要继续耽延，因为自己必须去金泽。烦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唉，我妈肯定会哭的。”

洪作在路上走着。每走几步，他就会想：

“唉，我妈肯定会哭的。”

远山的母亲恐怕会哭，自己的母亲恐怕也会哭。她会无声地落下两滴清泪，还是会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然而，洪作闭上眼睛也无法想象母亲会怎样哭泣。他根本不知道母亲是不是一个爱哭的女人。他只是觉得，但凡是母亲，在这种时候总是会伤心落泪的。

为人母者落泪，洪作见过好几次。他见过藤尾的母亲落泪，也见过木部的母亲落泪。就连一向比较持重的金枝母亲，都曾让洪作瞧见过一次她那挂着泪的面容。为人母者，动辄会为一些小事流泪。孩子考试不及格，母亲会哭；被老师叫到学校去，母亲也会哭。

关于这些，洪作之前曾和木部谈论过。当时，木部说：

“你让你妈在这儿试试，她肯定会哭个不停了。光是看到你这副样子，就够她哭的了。看到你头发这么长，她会哭；看到你的鞋后跟都磨破了，她也会哭；看到你外衣上的扣子都掉没了，看到你光着身子就直接穿外衣，她还会哭。看到你吃了睡睡了吃，她会哭；看到你倒数几名的成绩单，她也要哭。你应该连你爸爸妈妈的年龄都不知道吧？恐怕连个大概都猜不出来。要是知道了这个，不单是你妈，连你爸都会哭呢！”

如今想起木部的这番话，洪作觉得，如果母亲会为木部所举出的这些事例而落泪的话，那么看到自己今天的样子，她恐怕会昏倒在地。

洪作渡过了御成桥。已经完全是黑夜了。狩野川的水面上，倒映着两岸人家的灯火。不知为何，不仅学校的灯光让洪作感到孤寂，连街上的灯火都显得寂寥凄清。

洪作走进中华面馆，吃了两份拉面。练完柔道，又打了一架，然后还在训练场做前空翻，洪作比平时多消耗了好几倍的体力，因此今天的拉面格外美味。

走出中华面馆，洪作来到前面的点心铺，买了红豆面包。接着，他去藤尾家借自行车。一走进藤尾家的店铺，正在店里的藤尾母亲便一脸

惊奇地说道：“哎呦，这么快，已经得到消息了？”

藤尾的声音从里屋传了出来。

洪作昨天刚读了藤尾的信，没有料到藤尾已经回来了。然而里屋传来的无疑是藤尾的声音。

“他回来了？”洪作问道。

“刚进门呢。然后你就来了！真是吓了我一跳。”

“我是来借自行车的。”

“不信，我不信！这样的借口可骗不了我。”藤尾的母亲似乎认定两人已经联系过了。

这时，藤尾似乎是听到了洪作的声音，从里屋走了出来：“呦！”他身上穿着大学校服。

“这么快就来了！谁告诉你的？”藤尾也是一副惊讶的表情。

“没人告诉我。我是来借自行车的。我不知道你回来了。我昨天才刚看到你的信。”接着，洪作又说，“远山的腰骨折了，现在躺在中学训练场里。他动不了了。”

“远山？”

“对。他现在一个人躺在黑漆漆的训练场。总得想想办法，他怪可怜的。”

“嚯，怎么现在还躺在训练场？”藤尾点上了一支烟，说，“你先进来再说。”

“进来吧，那么久没见了。”藤尾母亲也这样说道。说完，她便进里屋去了。

“我现在没工夫。”

洪作把事情经过简要地向藤尾说了。藤尾始终一脸严肃地倾听着，最后终于笑了笑，说道：“空翻没翻好，把腰弄断了？真有意思。好，我也帮忙。”

藤尾能插手这件事，于洪作而言无异于神兵天降，给洪作打了一剂强心针。

“才刚回沼津，就忙起来了。”

藤尾进了里屋，大约五分钟后，他再次出现。和他一起出来的母亲说道：

“那么久没回来了，今天好不容易回家，怎么着也得吃顿晚饭吧。别的我不管，至少今晚哪儿都别去！”

“我现在没时间。朋友骨折了，我得救他去。”

“不行，不行！——洪作，你也在这儿吃晚饭。”

“实在是不能久留了。”

“你真坏！”

“不是，我朋友真的骨折了。”

“我会信你的鬼话？”藤尾母亲说道。

藤尾很快出了家门，洪作也跟在他后面。走到了大街上，洪作说：

“真烦人。我彻底成了坏蛋了。”

“误会很快就会消除的。谁让远山那小子这么会挑时候呢，偏偏这时候骨折了。不过这事实在有意思，他现在竟然一个人躺在训练场上。让他先这么躺会儿吧。要是马上就把他救出来，他长不了记性。”藤尾这样说道。

“我其实真的是来借自行车的。”

“借自行车干什么？”

“去寺院。我想打个招呼，说我今晚不回去了。”

“你个傻子。你打算陪远山一起睡在训练场？那种地方，怎么能睡得着？——算了，都交给我吧。首先要做的，是去找正骨大夫，说服人家去训练场。其他的都要等这件事定了以后再说。”接着，藤尾又说，“木部可能也回来了。去叫上他吧？”

“木部还没回来呢。”洪作说。

“那，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呢？再来两三个人，会更有意思。这么稀奇的事，光咱俩参与，可惜了！”

两人朝车站的方向走去。

“乡下真好啊。安静。”藤尾说，“这个夏天要痛痛快快地游泳，游个够！”

“我要去台北了。”

“什么？你要去你爸你妈那儿？”

“嗯。”

“这可不像是你的主意。”

“本来就不是我的主意。”

“那是谁的？”

“我周围人的。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让我去台北，去父母身边。”顿了顿，洪作又继续说道，“我明年打算考四高。所以多少得复习复习。”

“你变得这么正经啦。不行的。说起来，你根本没在学习吧？你去了台北也是一样。还不如做点切实的打算。你考我的学校吧。虽然有入学考试，但也跟没有一样。因为连我都考过了。要说自由，没有比这个学

校更自由的了。整日逍遥自在。我深切地觉得，你不适合公立学校。你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为所欲为。你去公立大学试试，待一天你就厌倦了。”藤尾说。

两人向着车站的方向前进，中途向左拐，来到一座挂着“清水正骨堂”招牌的房子前。虽说是正骨堂，却跟普通的住宅几乎没什么两样，夹在烟草店和文具店之间。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面向街道的房间被改造成了训练场。这个训练场入口处的柱子上，挂着“清水正骨堂”和“清水柔道馆”两块门牌。

两人推开了大门。右手边是所谓的训练场，其实不过是个铺着铺垫的约二十叠大小的房间。里面有些镇上的青年，正两人一组，自由练习。

“晚上好。”藤尾大声说道。一个青年立刻停止了练习，就这样穿着柔道服来到了玄关。

“我们有个朋友骨折了，想请清水先生出诊。”藤尾说。

“老师不在。”青年说道。据他说，清水去滨松参加亲戚的祭奠法事，要等到明天才能回来。

“既然不在，那就没办法了。他明天什么时候回来呢？”洪作问道。

“请稍等。”

青年从走廊走进了里屋。很快，一位中年妇女走了出来，似乎是这家柔道馆的老板娘。她正在给孩子喂奶，衣冠不整。

“真是不巧。我丈夫要是在的话，一定马上就过去。可他今天早晨就出门了。”

“他明天大约几点回来？”洪作问道。

“明天镇上有集会，他应该会在那之前赶回来。”老板娘说。

“真不好办。沼津还有其他正骨的先生吗？”

“虽说也不是没有，水平可不好说。正骨一定得找技术好的人。”接着，她又问道，“是哪里的骨头呢？”

“腰骨。”

“腰骨？！哎呦，要是让不靠谱的人给治，恐怕会落下终身残疾！必须送到靠谱的地方好好治疗。”

“哪里是靠谱的地方？”

“你们把他送到这里来吧。——这里还有空房间。通风好，榻榻米也是新换的。比起一般的旅店还舒服呢。”老板娘突然滔滔不绝起来。

“那，看情况，也许明天把他带来。”

“明天也行，不过既然他的腰骨折了，最好还是今晚就过来。这样的话，明天老师回来了，头一个就先给他正骨。”老板娘说道。可是，若要把远山运到这里来，很是困难。即便今晚把他运来了，也不过是让他在这里睡觉而已。如果只是让他睡觉，那跟让他睡在训练场上也没什么区别。

“我们明天再带他来吧。”洪作说。

“那我就把房间给你们预备下，你们可一定得来——我恭候你们的光临。多谢关照。”

老板娘抱着婴儿鞠了一躬。她最后道谢的时候，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怪异。

两人走出了清水正骨堂。

“对面有家寿司店。以后每次来探望，都能吃到寿司。”藤尾说。清水正骨堂的正对面果然有一家寿司店。这家店似乎提示了他。

“咱们先找个地方垫垫肚子吧？”藤尾说道。

“好啊。”洪作也不是不赞成。虽然刚才吃了拉面，但他仍未满足。可是，想到躺在训练场的远山，洪作又觉得不能那么优哉游哉地去吃

饭。

“可是，远山还在等着我。恐怕他现在正在挨蚊子咬呢。”说完，洪作想起远山拜托他带蚊香的事。

“对了，得把蚊香带回去。——还有手电筒。”

“那家伙净给人添麻烦。好吧，先去吃点儿什么，再去买东西，然后去训练场。最好让远山那小子自己待一会儿。那小子平时很少动脑子，让他借此机会稍微思考思考吧。让他思考思考人生，思考思考为人的真谛。”

“他怎么可能思考什么人生呢？他现在只惦记着红豆面包。”

“想吃，红豆面包。红豆面包，想吃。吃红豆，吃面包。对吗？”

“什么啊这是？”

“谷崎润一郎的《恋母记》里不是有吗？——想吃天妇罗。想吃。天妇罗，吃天，吃妇罗。”藤尾说道。

洪作在御成桥附近的商店里买了手电筒和蚊香，这次和藤尾一起走进了刚才吃拉面的中华面馆。

“欢迎光临。”老板大声招呼着。他一看到洪作，立刻说道：“噢，你怎么又来了？年轻人真是了不得！”

洪作并不是想要反驳老板的说法，但还是只点了一份烧麦。藤尾则点了叉烧面。

因为两人是久别重逢，因此藤尾提议喝一瓶啤酒，然而洪作终究不能响应。

“啤酒以后再说，咱们还是先去训练场吧。”

洪作催促着藤尾，走出了店门。

走过御成桥，便不再是街市了，周围一下子冷清下来。再往前走一

段，便一户人家也没有了，道路两旁是一望无尽的农田。两人走在路上，有时萤火虫会挡住前路。每当小小的青色光点飞到眼前，洪作便会追逐一阵。而藤尾则看也不看，用他一贯的、独特的歌声，唱着一首似乎是在京都的新生活中学会的歌：

“若要去琉球，须得着草鞋，只因石子遍原野。”

无论是什么歌，经藤尾一唱，都会变得很悲凉。藤尾反复唱着这首歌。

“若要去琉球，须得着草鞋，只因石子遍原野。”

洪作把“琉球”听成了“梨球”。

“梨球是什么意思？”洪作问道。

“是琉球。琉球，听不清吗？”

“我听你唱的就是梨球。”

“是吗？”

藤尾像是在确认自己的咬字，这次用有些低沉的声音，把句尾拖长，缓缓地唱了起来。

黑暗中有两三个人结伴，与藤尾和洪作擦肩而过。只听见其中有个人说道：

“别号丧！”

藤尾止住了歌声。“吓我一跳。”藤尾说，“说我号丧，还挺恰当。不服不行啊。”

若是平时，藤尾肯定会大吼一声：“什么！”猛地上去揪住对方。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十分稳重。

“要是在这儿打起架来，远山就可怜了。”藤尾这样说道。

两人在田间小路上拐了个弯，冲着前方的校门走去。这时藤尾停止了他的“号丧”，低声说道：“远山那家伙，现在会变成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样了。总之你跟我进去就是。”洪作说着，便走到了前面。他穿过校门，绕过老师办公室所在的教学楼，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训练场走去。

“怎么没有灯啊。宿舍已经熄灯了？”藤尾喃喃地说道。洪作心想，宿舍九点熄灯，应该还没到时间，不过自己毕竟吃了两次饭，很难断言现在到底几点了。

两人来到了训练场门口，向里面张望。门开着，可里面漆黑一片，寂静无声，让人感到黑暗正张着大口。

“远山！”洪作低声呼唤着自己的斗殴对手。没有回应。

“远山！”洪作又喊了一声。

“奇怪。”洪作说。他打开了手电筒开关。训练场的铺垫在黑暗中浮现出来。微弱的灯光在那铺垫上爬行。

手电筒的光线终于在前方捕捉到了一个物体。只见远山躺着，外衣从头上披下来。

“远山！”洪作唤道。然而没有回应。洪作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藤尾似乎也有相同的感觉。

“喂！”藤尾喊了一声，“他怎么不动啊？”

两人走到远山身边，低头俯视着这令人心里发毛的躯体。洪作手电筒的光一会儿照着远山的上半身，一会儿照着他的下半身。

“奇怪啊，这家伙。”

“难道已经死了？”

“不会吧。”洪作俯下身来，唤道，“喂，远山！”这样呼唤了不知多少遍。对于触碰远山的身体，洪作有些发怵。就在这时，外衣被一下子

掀开，远山的脸现了出来。他的身体猛地一动，似乎要坐起来了。

“啊，疼疼疼……”远山嘴里吐出这样的话来。

“什么嘛，你没死啊？”藤尾似乎松了口气，“那么疼吗？”

“你谁啊？”远山问道。

“我把藤尾带来了。”洪作在铺垫上盘腿坐下。

“我饿了。你带什么东西来了吗？”远山问道。

“我买了红豆面包。你凑合凑合吧。”

洪作撕开了红豆面包的包装袋，拿出一个放在远山手里，剩下的搁在远山脑袋旁边。

“这不是没蚊子吗？”洪作说。

“刚才还一直嗡嗡地叫呢，现在是没有了。”远山回答。

“就算是蚊子，机灵的也都撤了。待在这种地方不知所措的也就只有你这号人了。说起来你可真是个人才。今天晚上竟然要睡在这儿了。”藤尾说道。

“正骨的事怎么样了？”远山一边大口吃着红豆面包，一边问道。洪作说明了情况，说今晚先睡在这里，明天早晨叫藤尾家里的青年帮忙把远山运到正骨的地方。

远山立刻确认道：“你们今天晚上会在这儿陪我吧？”

“开、开什么玩笑！我只是来探望而已。”

“洪作会陪我的吧？”

“我吗？我今天晚上也不能陪你了。我明天一早过来，趁学校开始上课之前把你送出去。”洪作说。

“别这么无情嘛！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

“你不愿意也没办法。谁让你动不了呢？睡着了就没事了。我们进来的时候，你不是已经睡着了吗？”

“我怎么可能睡得着？我盖着衣服，是为了堵住耳朵。这里很瘆人的！——铺垫沙沙地响，而且还有萤火虫，在那儿飘来荡去的。”远山说道。经他这么一说，洪作也感到一个人待在这儿恐怕确实有些恐怖，似乎会有妖魔鬼怪聚过来似的。到了深更半夜，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东西呢。然而，只能让远山一个人睡在这儿。

“别说这种没出息的话。你远山不是天下第一吗？”洪作说。

“求你了，嗯？陪陪我！”远山再一次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洪作一会儿打开手电筒，一会儿又关上。他怕一直开着会把电耗尽。

“好想喝水啊。”一片黑暗之中，远山说道。这并不是无理的要求。

“好。”洪作站起身来。训练场旁边有一个用泉水井的洗衣房，里面总放着一个水桶。洪作打算用它盛水。

“茶碗和杯子都没有吧？”藤尾说。

“有个水桶。”

“跟饮马似的。”

“这个时候，就将就一下吧。”洪作用手电筒的光照着脚下的路，走出了训练场。他向水井走去，但突然关掉了手电，在黑暗中停住了。因为他听见远处传来了人说话的声音。

洪作感到有一伙人正朝这边走来，他马上蹑手蹑脚地返回训练场。他冲着藤尾和远山所在的方向“嘘”了一声，提醒他们注意。洪作在黑暗中朝他们爬去。

“别出声，别出声！有人来了！”

洪作正说着，只听见训练场门口传来一声大喝：“谁啊！谁在那

儿！”

听到那破锣一般的噪音以及“谁啊”这一问法，洪作立刻明白了这声大喝是出自于谁。不仅是洪作，藤尾和远山应该也明白了。是釜渊，那位因毫不留情地惩罚学生而令全校学生闻风丧胆的教导主任。

“谁啊！出来！”

与此同时，用木刀之类的东西猛烈敲击护墙板的声音响了起来。釜渊似乎还带领着住宿的学生，入口处传来几个人踩踏砂石的脚步声。

“谁啊！”

釜渊第三次大吼之时，远山应道：“是我，远山。”既然远山已经做出回答，洪作便打开了手电筒的开关。微弱的光照亮了黑暗中的一片区域，洪作看到了远山站在近处的身影。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站起来的，但他的确站立着。

“远山？是本校的远山吗？”

“是的。”

“蠢货！除了你，那儿还有人，是谁？”

木刀击打护墙板的声音再次响起。

“谁啊！报名字！”釜渊再次发出了怒吼。

“老师，是我。”藤尾这才应声，接着一边发出怪笑，一边向训练场大门走去。这时，釜渊手中手电筒的光芒从正面捕捉到了藤尾。

“老师，好久不见！我刚刚从京都回来，从洪作那儿听说了远山的事，觉得这可是母校的一件大事，所以急忙赶来了。”藤尾说。

“是藤尾啊？你说的话，我不敢信。被你骗了五年，我是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什么母校的大事？你总说这种糊弄人的话。”

“这可怎么办。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刚刚从京都回来。刚进家门，洪

作那家伙就跑来了，说远山腰骨断了，正躺在训练场上。我一听，这还了得！”

“洪作在这儿？”

“是。”

洪作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便朝釜渊走去。手电筒的光从藤尾脸上移到了洪作的脸上。

“你明明毕了业，还每天来学校玩，没想到光白天还不够，连晚上你都还在这种地方闲逛？”

“嗯。”

“什么叫嗯！你总该再回答点儿什么吧？”

这时，藤尾说道：“洪作一到这种时候，就完全不行了。连该说的都说不出来。”

“你闭嘴。不管什么事，你都要插嘴。毕了业还没改吗？”

“您不相信我啊。”

“这个学校里没有会相信你的傻瓜。”

“真是被骂惨了。”

碰到釜渊，藤尾也是无计可施。釜渊把手电筒再一次照向洪作：“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傍晚的时候，我和远山来到训练场，远山那家伙学我做前空翻。可是他没翻好，把腰给弄骨折了，动不了了。然后我就去找正骨的大夫，可不巧的是，大夫不在家，说是明天才能回来。”洪作说道。

“把腰弄骨折了？！要是腰真的骨折了，不可能这么站着。”釜渊说。手电筒的光射向笔直地站在训练场正中央的远山。

“这不是没躺着吗？”釜渊说道。

“他刚才一直躺着呢。到刚才为止，他一直都起不来。真是不可思议！”洪作对釜渊说。接着，他冲远山喊道：“你这不是能起来吗？”

“嗯。”远山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起来的，总之是起来了！”

“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我真是完全听不明白。你们三个人留宿训练场，是打算商量干什么坏事吧？远山马上到值班室来。剩下两个人回去。远山还是本校的学生。先调查清楚了，再做处理。明明有地方住，还待在训练场里，像什么话！这不是中学生该有的行为。”

釜渊说完，又吩咐候在自己身后的几个住宿生：“把训练场查看一遍，注意防火，锁上门以后就回去吧。”说着，他朝训练场一努下巴。

“远山，马上过来。”釜渊把手电筒递给一个学生，马上准备走出训练场。

“我没法走。”远山用凄惨的声音说道。

“你原本躺着，刚才不是站起来了吗？怎么可能走不了？懒蛋！”

“我一步也走不了。”

“你还说这种话？”

“不是，我说的是真的。我完全迈不开步。特别疼。我刚才才是稀里糊涂地站起来的。”

这时藤尾说道：“哇，这真是奇了！因着老师的一声大喝，你就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了。站不起来的人站了起来。这真让人高兴。奇事一桩，一桩奇事！”

“别在这耍贫嘴！”

“可是，这是个奇迹啊。”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不是奇迹。”

釜渊从学生那里拿回手电筒，走进了训练场。

“疼疼疼！”远山叫唤着。

“你说你的腰骨折了。”

“是的。”

“你怎么知道骨折了？”

“这只能是骨折了。左脚和右脚都迈不开。虽说是站起来了，可现在又躺不下了。”

“哼。如果你的腰骨真的断了，那就是天谴。你自找的。”

洪作听着他们俩的这番对话。

“可是，你毕竟站起来了啊。”釜渊仍纠结于这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洪作插嘴道，“我觉得远山的腰骨没完全断掉。他听见老师的一声吼，便稀里糊涂地站起来了。既然能站起来，就说明之前骨头没完全断掉。可是，站起来的一瞬间，这下是彻底断了。”

“这么说，我不该吼他？”

“不，不是这个意思。”

“可你话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不……”

“好，既然你把这事儿赖在我头上……”

“不，我说这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可怎么办！”洪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他原以为性情别扭的只有宇田，没想到釜渊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你和藤尾把远山运走，去哪儿都行。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他待在这儿。”

“现在吗？”藤尾问道。

“你不是说知道朋友出了事，立马就赶来了吗？你照顾他吧。洪作，这样行吧？”釜渊说完，立刻走出训练场，就这样离开了。住宿生们不知道该去还是该留，无措地站在那里。

“他很生气啊。”洪作说。

“还不是因为你说错了话，把他惹恼了。——说起来，都是因为远山，明明不用起来，他却站起来了！”藤尾说。

“我又不是自己想站起来的。我一想到是釜渊来了，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远山说。

“能稍微走两步吗？”藤尾问道。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迈得开步？——你们帮我想想办法。这么下去的话，我早晚会倒下的！”

远山说完，突然大吼道：“在那儿傻站着的住宿生，小屁孩儿们！别在那儿发呆了，过来帮忙！”这一番大吼大叫，只能说是乱发脾气，迁怒于人。

“真没办法。虽说麻烦，可是也只能把他运到正骨的地方了。那儿的贪心老板娘，既然说过让我们今晚就带他过去，那么现在把他搬过去，她应该会高兴的吧。”

“怎么运啊？怎么说都太麻烦了。”藤尾说。

“别说什么麻烦、麻烦的。都是因为你们俩的错，才让釜渊给发现了。别把我说的像个酱菜坛子似的，什么运啊搬啊的。注意你们的措辞！”远山怒吼道。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别这么大口气！动都动不了，还要什么威风！——不过，也不能把这个酱菜坛子就这么放在这儿。王八蛋，今天真是走背运！好不容易回趟家，正想着终于能好好泡个澡，瘟神就慌慌张张地闯进来了！说起来，全赖洪作！”

藤尾也胡乱发起脾气来。冷静的只有洪作一个人。自己做前空翻，原本是事情的起因，所以自己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别的先不说了。”洪作以这句话为开场白，开始处理这件事。最终他们决定让那些住宿生拿来门板和褥子。

没过多久，住宿生们回来了。两个人抬着一块门板，另一个人扛着一床褥子。

洪作在门板上铺好褥子，放在了训练场的铺垫上。把远山横放在上面是个大工程。大家一齐上手去抬他。

“疼疼疼！”远山连声喊道。

“这种时候不能心软。得无情地对他，无情地。”藤尾说。

“疼疼疼！”

“知道你疼。你啊，就是平时跟低年级的学生耍威风过了头。这可是出了名的。就算你留了级，也不至于这么嚣张吧？”

“疼疼疼！”

“疼是肯定的。毕竟骨头断了嘛。不疼才怪呢。”藤尾说，“你是想让我跟洪作两个人抬你吗？这可太荣幸了。——时间还没那么晚呢。让住宿的那些小子帮忙，不行吗？”

“不行！”勉强横躺在门板上的远山说，“就你们俩抬我，好吗？求你了！用住宿的那些家伙，你们倒试试看。釜渊肯定会吹胡子瞪眼！”

这时候，似乎是从住宿生那里听说了远山的情况，负责宿舍伙食的大叔和他妻子来了。

“两个人是搬不动的。我们也搭把手。远山偶尔遇到这种事，倒也好。”大叔这样说道。

门板的前端由大叔和藤尾抬着，后端由洪作和大婶抬着。这张载着远山的门板终于出了训练场，从教学楼旁边绕过，向着学校大门移动。

“噫，算是不错了，毕竟抬着的是个喘气的。——如果是运死人，可就没这么清爽了！”藤尾说。

“远山以后也会多加小心的吧。身子是父母给的。要是不爱惜，会遭报应的。”大叔说。

“是啊。这家伙净胡来。”洪作说。

“你还说人家呢，你自己也得多注意。把人家弄伤了，你心里也不会好受。”大叔说。

“和我没关系！不是我干的。”洪作说。

“别的我不知道，打架是不对的。无论输赢，心情都不会好的。”

大叔似乎知道远山和洪作打架的事，以为远山变成现在这样，也是因为打架的缘故。躺在门板上的远山发出了抗议。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输给洪作这号人？我俩和好了以后，不该在训练场做前空翻。算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接着，远山又说，“明天是个好天气。星星真亮！”

“别说这种没心没肺的话！”藤尾训斥道。

“不，星星真的很漂亮。有青蛙在叫呢。——我妈那家伙，会哭的吧。”

“这个啊，我跟你说，肯定会哭的。要是知道自己的孩子腰骨断了，被放在门板上抬着，不管是哪个母亲，都会哭的。”大婶说。

渡过了御成桥，走到藤尾家门口时，藤尾说：“等一下，我让我家里人做顿犒劳饭。”

“现在不是做犒劳饭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回去了。”大叔说。

“是让远山吃的。”

“就让远山忍忍，缺一顿就缺一顿吧。做犒劳饭什么的，太麻烦你家

里人了。”

“可是，我妈最喜欢做这种犒劳饭了。她会干劲十足的。”藤尾说道。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比起这个，我更想小便。你拿个瓶子来。”远山说。

“您可真客气。不过这也没办法。那我去给你拿个瓶子。”

藤尾搁下门板，走进了家门。

载着远山的门板，暂时停在了藤尾家门口。藤尾家店面的正门已经关了。

不一会儿，藤尾从旁边的便门走了出来。

“你自己拿着。”藤尾把瓶子朝远山一递，便绕到了门板前端。

“今天是何凶日？”藤尾说，“那么，各位同僚，夏夜已深，抓紧时间赶路吧。”

不知从何时起，洪作感到越来越生气。他想马上回寺院睡觉。

“我受够了。怎么着都行，赶紧把这个烂摊子处理了！”洪作说。

“别说这种任性的话！你受够了，我更受够了！本来这事应该是你一个人干，我们可是在帮你的忙！”藤尾转向大婶，“对吧？”

“没错呀。——不过，马上就到啦。”

“别说什么受够了、受够了！你们要是受够了，就别管我了。把我放下，你们走吧！”远山说道。

“就算你让我们走，我们走得了吗？”

“把我放下，你们走！”远山重复道，“行了，你们都走吧！我不想再麻烦你们了。你们都走，快走吧！”远山大发雷霆。到了这个时候，远山

成了最强硬的那一个。

“你说什么呢？就算你让我们走，我们也不能走啊。”大叔说道。

“行了，没关系！把我放下，你们走！”远山说。

“闭嘴吧你！”洪作怒吼道，“既然要麻烦别人，就闭上嘴，老老实实的！”

“呦呵，洪作，你口气不小啊！看来我得再教训你一回！——啊疼疼疼！”

“你看你看，疼吧。”

“疼！”

“肯定疼啊。毕竟骨头断了嘛。既然疼是肯定的，你就别喊疼了。我们都知道你疼。疼的只有你一个人，别想寻求同情！”

“啊疼疼疼！”远山呻吟道。

“我们知道！”洪作训斥道。

“你啊，长着一张孩子脸，可说的话怎么这么残忍呢？远山喊疼，是因为他真的很疼啊。”大婶说。

在清水正骨堂前的拐角处，巡警走上前来，低头看着远山的脸，问道：“这是怎么了？”

“断了五六根骨头，我们正要把他抬到那个正骨的地方。”藤尾回答。

“怎么断的？”

“撞到柱子上了。”

“柱子？这么不小心啊。”巡警说，“清水大夫那儿还没关门吧？”

说完，巡警看着藤尾的眼睛，问道：“你是藤尾的儿子吧？”

“是。”

“这是你朋友？”

“是。”

“既然是这样，刚才的话就不可信了。恐怕他是喝多了酒，掉沟里了吧？”

巡警说完，迈着十分缓慢而沉稳的步伐，朝对面走去了。

“我这么没信誉啊。”藤尾说道。

“你看，你多说了几根骨头，任谁都不会信的。”大叔说。

清水正骨堂训练场的灯已经灭了，大门也上了锁。洪作敲门，连声喊道：“有人吗！有人吗！”

“谁啊？”里面传来老板娘的声音。

“刚才跟您说的腰骨折的人，我们带来啦。”洪作回答。

“不是说明天再来吗？”老板娘说。

“本来是打算明天再来的，但还是今晚带来了。麻烦您照顾！”

“真是没办法呀，都这个时间了……算了，既然带来了，就进来吧。刚才我已经说了，老师不在。——病人疼吗？”

“好像很疼。”

“不管有多疼，老师都不在。今晚只能让他忍忍了。”

穿着睡衣的老板娘打开了门。她的态度与之前大不相同。当时一再建议病人及时住进来，然而人一旦真的来了，她却十分冷淡。

“得留个人陪床。”老板娘叮嘱道。藤尾和洪作一时都难以作答。这时远山从旁说道：“陪陪我吧，嗯？”这回又是哀求的语气了。

“真是没办法啊。那，洪作，你就陪陪他吧。寺院那边，我回家以后让店里人去说一声。”藤尾说。

“好吧，那我就一起住下吧。你可别老喊疼！”洪作说道。遇到这种事，他总是很容易妥协。

这天夜里，洪作在清水正骨堂所谓的病房——训练场旁一个约六叠大小的房间里，把两张床铺并排摆好，陪远山睡在这里。被褥潮湿，很不舒服，但洪作一躺下就睡着了。

黎明时分，洪作被远山叫醒了。

“你没事吧？”远山问道。

“什么没事？”洪作问。

“你好像做噩梦了，直喊救命。”

“我怎么可能喊救命？”

“我没开玩笑。真是不该关心你。你是不是做梦杀人了？”远山说道，“你把牙磨得吱嘎吱嘎响，吵死了。”

“是吗，我磨牙了？”洪作说着，很快又睡着了。天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洪作又被远山叫醒了。

“醒醒，别睡了！——你睡得够多了吧？”

“烦死了。让我再睡会儿吧。”

“你可是来陪床的，怎么净睡觉了！——我睡不着。”

“疼得睡不着？”

“不是，没那么疼。”

“那就睡吧。”

“我想睡，可我睡不着。——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感觉我会被学校

开除。”

“不会的。睡吧。”

“要是被开除了，我妈就太可怜了。”

“会哭吗？”

“我觉得她会昏过去的。”

“不会的。睡吧，睡吧。”

“还有，今天帮我捎个信。”

“给你妈妈？”

“不是。给玲子。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被开除的时候，只有她会安慰我。我之前以为她对你有意思，但仔细想想，她其实应该是对我有意思吧。不然的话，她不会拜托我安排你们见面。你说是不是？她利用你来试探我，事情只能这么理解。我太傻了，没想到这一点。我想，她现在正发急呢。总之，你得帮我捎个信。”

洪作从被子里露出脸来，翻身趴在床上，点上了一支烟。听了远山的这番话，洪作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远山刚才所说，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

“见了她怎么说？”

“你就说，我感冒了，正在卧床休息，等我好了马上就去找她玩。”

“不能说你的腰骨折了吗？”

“你要是这么说，我可饶不了你。就说是感冒，感冒！”远山说道。

洪作一整天都陪着远山。快到中午的时候，正骨医生兼柔道家清水回家了。他是个头发全秃的彪形大汉。作为一个柔道家，他的赘肉似乎太多了，看上去不那么厉害，不过他为人似乎很好，是个和善的人。

清水身穿和服和袴装，没换衣服就进了远山睡觉的房间。

“听说你腰骨断了？腰骨可不是那么容易断的。——我看看。”说着便一下子掀开了远山的被子。

“你翻个身让我瞧瞧。”

“太疼了，翻不了身。”远山说。

“再怎么疼，也不至于翻不了身。——你来搭把手。”清水请求洪作的帮助。远山发出惨叫，但既然两个大男人上阵，远山的身体转眼间便翻了过来，俯卧在床上。

老板娘拿着一个锤子似的东西走了进来。清水右手握着这个东西，从远山后背上方到腰部，一路轻轻敲击着骨头。

“这里疼吗，这里？”清水反复问道。远山做好了心理准备，紧闭着眼睛，但当锤子敲打到腰部的某一个位置时，他突然哀嚎道：“疼疼疼！”

“这里疼？哦。”

清水在同一个地方敲击了好几次，使得远山连连惨叫，这才说道：“好，我明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马上就能治好。”

他简单地说了这几句，便进到里屋去了，再一次出现时，他穿着便服，挽起的袖子用背带固定住了。那样子看上去十分严肃干练。

“再帮我一下。”清水对洪作说。

“要我怎么做？”洪作问道。

“你压住他的双脚，让他别动。他是个大体格，估计会挣扎得很厉害，你一定要死死抱住他，不让他动。要拿出给父母报仇的那股劲儿来。”清水说。

“等等。”远山说道，“很疼吗？”他的脸上掠过不安的神情。

“就算疼，也是一眨眼的工夫。只是把脱臼的骨头复位而已。”

“我脱臼了？”

“是。只要把脱臼的骨头推回到原来的位置，立马就好了。”接着，清水说，“那就开始吧。”他像瞄着猎物一般，从上俯视着远山俯卧着的身体。

远山做好了心理准备，闭上了眼睛。清水命令洪作压住远山的脚。虽说清水让洪作把远山当成是杀父仇人，但洪作却做不到。

“准备好了吧？”

清水弯下腰，双手一按到远山的腰上，便突然大吼一声：“哈！”

“啊！”远山发出一声嘶吼，似乎是他所能发出的最大的声音了。洪作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搂住远山的脚。

“哈！”清水又是一声大喝，与此同时，远山发出一声惨叫。洪作尽自己所能紧紧搂着远山。

“好，这就行了。”清水说着，直起身来。

“这就行了吗？”洪作脱口而出。

“对。复位了。”清水说道。他语气中充满了自信。若论粗暴，没有比这更粗暴的治疗方式了，眨眼间便结束了。洪作松了一口气。远山软软地趴在床上。他仍保持着俯卧的姿势，像死了一般，一动不动。

“喂，远山！”洪作唤道。

“嗯。”远山有气无力地应道。

“现在可能还有点疼，不过已经没事了。你脚动一下试试。应该已经能动了。”清水说着，点上了一支烟。他的脸上完全是一副大功告成的表情。

远山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脚，很快便睁开眼睛，说道：“能动了！”

“能动了吗？”

“能动了！”

“太好了！”

洪作也站到窗边，点上了一支烟。

“明天就能走了吧？”远山问道。

“目前还是卧床为好。硬来的话，还会脱臼的。”清水回答。

“到底得躺多少天呢？”看上去，骨头一旦复位，远山似乎就想尽早离开这里。

“这个嘛，得半个月吧。稍有不慎，又会脱臼。直到彻底好了，才能出院。”清水说道。

“半个月！”

远山再次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了。

远山的腰骨复位后，远山和洪作吃了清水太太端来的午饭，之后两个人又都睡了。也许是昨晚睡眠不足的缘故，两人睡得异常地好。

将近傍晚的时候，藤尾来了。藤尾一走进病房，便一脸惊讶地说道：“什么嘛，洪作，你怎么也睡了？这么一来，根本分不出谁是病人了！”

接着，他又说道：“我刚才听这儿的大叔说了，说你腰骨复位啦。说起来，腰骨的构造很紧密，根本不容易脱臼。你能让腰骨脱臼，真是了不起呐，远山！——没想到，原来你是闪了腰啊。”藤尾说。

“我怎么会是闪了腰？是脱臼！”远山认真起来，抗议道。

“不啊，你问那大叔，他也会这么说的。他说，也可以说是闪腰了，但这么说你就太可怜了，所以他就告诉你的是脱臼。”

“你骗人！”

“怎么是骗人呢？他真是这么说的。不过，怎么说不都一样吗？总之你的腰是恢复原样了。——以后可得好好保护自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不爱惜。你要是跟你父母说你闪腰了，他们可是会哭的！”

“你说什么！”远山怒气冲冲。但他立刻眉头紧皱，似乎是腰疼。

“洪作，这事可别跟别人说啊。就算我们不说，这种事也会马上传开的。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件事既关乎远山个人的名誉，进一步说，也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名誉。毕竟他是闪了腰嘛！”藤尾故意说出会惹恼远山的话来。

“对面有家寿司店，咱们吃点儿寿司，喝瓶啤酒吧。”洪作说。

“还不如走远点儿呢。还是去玲子那儿，吃炸猪排吧。”藤尾说。

“好，咱走吧。”洪作说。

“走？你要把我丢下，自己走吗？”远山一脸怨恨地说道。

“我可是从昨天晚上一直陪你到现在。”

“别说这种不够意思的话！我住院期间，你也要住在这儿。啊疼疼疼！可能又脱臼了！”

“开什么玩笑！我要回去了。我明天再来。”

洪作站了起来。如果不横下心站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洪作和藤尾离开了清水正骨堂，穿过镇中心，朝千本滨的方向走去。

“好久没见小玲了，去看看她吧。她肯定很想见我。”顿了顿，藤尾又问道，“你经常和她见面吗？”

洪作摇摇头。他确实没见玲子，所以不能说是“常见面”。

“笨蛋。你得把小玲搞到手啊。咱们这些人里，留在沼津的可只有你一个人了。”

洪作感到藤尾有些不同于以往了。从前他不会说出“搞到手”这种话。藤尾从前讨厌这种措辞，然而如今却能满不在乎地说出口了。

“功课呢也不复习，玲子呢也没搞到手。倒是陪着远山住在正骨的地方。你可真愁人啊。”

听了藤尾的这番话，洪作无言以对。藤尾说得没错。

“首先，必须得改变生活方式。”洪作说。

“对啦。再这么下去，你不会有进步的。”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去金泽。”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总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

“你让我说哪里，我说不出，可是你总归是和别人不一样。你随便去问个人试试，大家都说你特别。你没有自主性。”

“自主性？”

“总的来说，就是你听天由命。在这一点上你很特别。你有点儿先天不足。你小子，恐怕既没喜欢过哪个女孩，也没被哪个女孩喜欢过吧。”藤尾说了无礼的话。

“那你有过吗？”

“你也太小看人了。我上小学之前就谈过两次恋爱。木部那家伙，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写过情书。金枝曾在千本滨对亲戚家的女孩子来了个爱的告白。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但大家都没有虚度这段青春萌动的时光。——在这方面，你很特别。因为你见了女人也不会动什么心思。”

“我也动过心思。”

“你骗人。”

“我受着情欲的折磨。”

“这个嘛，即便是你，既然中学都毕业了，恐怕也有为情欲所苦的时候吧。可是啊，你有觉得哪个女孩子喜欢过你吗？”

“没有。”

“是吧。你就是在这方面特别。女人是不会爱上你这种人的。见到小玲这样的，一般来说，正常人多少都会动点儿心思的。”藤尾说。

两人走到千本滨入口处的清风庄附近时，洪作突然说：“我不去了。”这是因为洪作觉得，玲子对远山所说的那些话，似乎不一定是子虚乌有。也许玲子真的想见自己。洪作的这种感觉很是强烈。

“为什么不去了？”藤尾吃惊地问道。

“去别的地方喝啤酒吧。”

“来都来了，怎么又打退堂鼓呢？你这人真奇怪。——哦，原来你……”藤尾突然不怀好意地笑道，“原来你喜欢玲子啊！”

“怎么可能！”

“那有什么不能去的呢？”

“总之我不愿意。”

“有什么不愿意的？”

“我不愿意待在这儿。”

“好，那你在外面等着，我一个人去喝啤酒。”

藤尾走进了清风庄。遇到这种情况，藤尾总是任性又急躁。

与此同时，洪作向海边走去。没和藤尾一起行动，洪作多少有些近乎于后悔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心情舒畅。他打算在千本滨散

散步，然后就回寺院。昨天中午从寺院出来以后就没再回去，虽然藤尾店里的青年去打过招呼，但他仍感到有些心虚。

自己没有游玩享乐，也没有无所事事。仔细想想，从昨天到今天，自己度过了一段非常充实的时光。与远山决斗，直打到自己晕头转向，以此为开端，自己被一件又一件的事驱赶着。先和藤尾去清水正骨堂交涉，又用门板运送远山，昨晚忙得不可开交，今天也是一刻不得闲。为了治好远山的脱臼，自己充当正骨医生的助手，之后便筋疲力尽地睡着了。

“我根本没有游手好闲。”洪作心想。自己没有游手好闲，然而话虽如此，却也不能说是过着有意义的生活。

暮色渐渐笼罩了千本滨。白色的波涛在夜色中显得更加分明。海滨隐约可见几个人影，应该是晚饭后来这里散步的人。

洪作在一个沙堆上坐了下来。一股莫名的孤寂之感紧紧攫住了他的心。他觉得自己必须尽快去台北。可是，在那之前，还必须去一趟金泽。得赶紧去金泽，然后尽快去台北。

洪作听见远处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

“洪作！洪作！”呼唤声乘着海风飘了过来。这声音夹杂在波涛拍岸的声音之间，时远时近。一定是藤尾在呼喊。

洪作没有应声，仰面躺倒在沙滩上。脖颈枕在被夜晚的海风沾湿的沙子上，一片冰凉。星星洒满了整个夜空。

“洪作！洪作！”

洪作仍能听到藤尾的呼唤声，但他没有应答。他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藤尾应该是不愿意一个人喝啤酒，所以来找洪作了，但洪作却不愿意遂他的心愿。

两人在同一个中学念书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情况下，比起独处，洪作都更愿意和藤尾在一起。无论待在一起多少

天，洪作都不会感到厌倦。然而，这一次，两人昨晚才刚刚见面，自己却已经对藤尾的言行感到厌烦了。将藤尾与远山相比较，藤尾要聪明得多，也更能说会道，在各个方面都更胜一筹。然而，现在的洪作却跟远山更合得来。即便像昨天那样大打出手，也能很快和好如初。远山确实有些身长智短。以擅长斗殴为荣，冲低年级的学生耍威风，这些无疑都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而且他数学和语文都不及格，以至于留了级。明明不擅长前空翻，却偏要做，导致腰骨脱臼，这也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机灵聪慧。

然而，远山的言行却让人觉得清爽，感觉不到任何的污浊之气。也许是因为和这样的远山交往久了的缘故，这次久违地见到了藤尾，洪作却感到他身上有惹人讨厌之处。从前被洪作视为闪光点的地方，如今却让洪作感到厌烦。究竟是藤尾变了，还是洪作自己变了，洪作也不明白。

洪作仍保持着仰面躺在沙堆上的姿势，侧耳倾听着。因为说话声正在渐渐靠近。说话声消失后，突然，藤尾的歌声传了过来：

“若要去琉球，须得着草鞋，只因石子遍原野。”

藤尾的歌声沁入了洪作的心田。

“若要去琉球，须得着草鞋，只因石子遍原野。”

洪作心想，如果不和藤尾说话，只听他唱这首歌，便是最好了。

歌声停住了，一个女声响起：“洪作真的来海边了吗？”

那是玲子的声音。洪作一瞬间僵住了。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接着，藤尾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吼道，“喂！洪作！出来！”

“哎！”洪作应道。他没经过大脑思考，便不由自主地做出了回应。

“哎呦，他在！”藤尾停住了脚步，“在哪儿呢？”

与此同时，走在沙滩上的脚步声响了起来。

“哪儿呢？”

“这儿。”洪作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真不让人省心！”藤尾说，“刚才喊你，你听见了吗？”

“没听见。”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看星星。”

这时，玲子说道：“真的好美啊，今晚的小星星们。”玲子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但可以判断出她在仰望夜空。

“好了，回去吧。我肚子饿了。我们还没吃晚饭呢。”藤尾说道。

然而玲子没有回应他，仍然仰望着夜空：“真漂亮啊。我也想永远留在这里看星星。”

洪作站了起来。他突然感到胃的虚空。虽然星星很美，但他想先填饱肚子。

洪作和藤尾无意中让玲子走在了两人的中间。玲子也许是行走不便，打了两次趔趄。第二次的时候，她靠在了洪作的胳膊上。下一个瞬间，洪作的手便被包裹在了玲子的手掌中。玲子的手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状态，这让洪作感到有些为难，又有些眩晕。海浪声突然变得澎湃。

发生了如此难办的事，洪作感到不知所措。毕竟发生的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洪作想要把自己的手从玲子的手掌中抽出来。然而洪作感觉到，玲子更加用力地握着自己的手，不让自己抽出手来。

三人走到了沙滩的尽头，将要走入松树林时，洪作突然感到自己的

手自由了。与此同时，他大步向前走去，和玲子拉开了一段距离。因为他觉得藤尾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与玲子之间所发生的隐秘的事。

在清风庄门口，洪作等着那两个人走过来。玲子走到店门口，像逃跑似的绕到了饭店的侧面。洪作觉得她的动作十分轻盈。

藤尾先一步走进了店里。

“大婶，人找到了。果然在海边。”一边说着，藤尾走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洪作跟在他后面。两个人在桌前相对而坐。刚一坐下，藤尾便说道：

“玲子是个好女孩。她看上去很纯洁。”

洪作没有回应。到了这个时候，洪作才回想起玲子的手的甜蜜触感。直到被玲子的手握住，洪作才第一次知道女孩子的手是那样的。说起来，只有在和寺院里的郁子姑娘掰手腕时，洪作才接触过女人的手。妈妈的手，妹妹的手，他都不曾触碰过。

玲子拿着啤酒走了进来。刹那间洪作感觉到了想要起身的冲动。他并不是有意要躲避玲子，只是条件反射似的想要站起身来。

玲子把啤酒和杯子放在桌子上，马上又走出去了。

“我刚才在松树林里差点儿就握住玲子的手了。当时那种被拒绝的感觉也很不错。她轻轻柔柔地甩开了我的手。”藤尾说。洪作沉默着。

“你倒是说点儿什么啊。你从刚才开始就一句话都没说。”

“是吗？”

“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吭声。”

“是吗。我现在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没工夫搭理你。”洪作说。

“你一个人待在沼津，性格有点变了。”藤尾说道。洪作想说，变了性格的是你。

“你好像是得了神经衰弱了。在这种地方备考，和远山之类的人交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不，我正在恋爱。”洪作说。

“欸！”藤尾夸张地做出吃惊的样子，“咚”地一声捶着桌子。

“你压根就不知道怎么恋爱吧？”

“不，我知道。”

“你说谎。你小说也不读，电影也不看，不可能知道恋爱的方法。木部可是很担心你呢。他说，必须得教教那家伙谈恋爱，不然对不起他父母！”

“不，我真的很在恋爱。我心里像针扎一样疼，奇怪得很。”

“你喜欢上谁了？”

“我不能说。”

“你别敷衍我。”

这时玲子进来了。藤尾说道：“洪作这小子，说他恋爱了！”

玲子本来已经落座，但却立刻又站了起来。

“小玲，你别这么慌慌张张的。”藤尾说。

“我马上回来。”玲子说着，走出了房间。然而她很久没再出现。

藤尾走到了楼梯口，冲楼下喊道：“小玲！快来，我们要点菜！”

“来啦。”楼下传来玲子的声音。洪作向后一仰，躺在了榻榻米上。玲子的声音像电流一般通过洪作的全身。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赶快让我吃点儿东西。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可能就要离开这儿了。”洪作说。

“什么感觉？”

“从胃到胸口都感到刺痛。”

这时玲子出现了。

“快让我吃炸猪排。”洪作颇为粗鲁地说着，坐了起来。玲子端正地坐着、低垂着头的身影，映入洪作的眼帘。

“让我吃两块炸猪排。”洪作说。说完他立刻后悔了。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说。

“啊。”洪作再一次仰面倒下了。

“再把远山那家伙揍一顿吧。”

这次也是一样。话一出口，洪作立刻后悔了。

[1]柔道投技中手技的一种，即过肩背摔。破坏对方的平衡后，将其背在背上，越过肩膀摔出。

[2]受身，柔道等格斗项目中的一种自我保护技法，指被对方摔倒时的防护动作。

城下町

清晨，洪作在米原站下了车。他要在这里换乘北陆线，距离上车还有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

虽然已经是夏天了，但早晨的空气还是冷冰冰的，为睡眠不足的大脑送来清爽。洪作在站台上买了便当和茶，带着它们来到了换乘列车的站台。站台上约有二十个乘客，一看便知是北陆人，和在沼津附近见到的人有所不同，衣着、长相和口音都有浓重的乡村气息。

洪作在小小的站台候车室里吃起了便当。便当似乎是昨天卖剩的，饭粒有些发硬了。

吃完了便当，洪作便在站台上来回踱步。洪作即将在有生以来第一次置身于北陆的风景之中，但那究竟是怎样的地方，他却完全想象不出来。根据地图，列车到达敦贺以后，应该就能看到日本海了。

“惊涛咆哮，浪清水寒，北国之海。”

之前莲实唱的四高宿舍舍歌的一小节，至今仍在洪作的耳畔回响。所谓北国之海，是指日本海，与在沼津每天都能看见的太平洋相比，无论是海潮的颜色，还是波涛的姿态，恐怕都不一样吧。

“啊，日本海，北国之海！”

洪作还没有见到日本海，却已经对日本海产生了旅情。

论及旅情，在米原站下车的那一瞬间，洪作就感到了一种羁旅者的心绪。火车的换乘站，是一个让人感到寂寥空虚的地方。人们无论男女，都提着大大的行李，将孩子或背着或牵着，准备回到北方那生养自己的乡镇或村庄。很快，火车就会吐着白色的蒸汽进站，来把他们带走。

旅行即人生。不，也许应该说，人生是一场旅行。然而，这两种说法其实没有区别。现在，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只不过为

了乘坐同一辆火车，偶然地聚在这里。上车之后，他们终究会在各自的终点下车。

——聚散离合。

真是人生即旅行，旅行即人生，洪作心想。

在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的背上，一个婴儿正在啼哭。看着这个啼哭的婴儿，洪作再次产生了旅情。这个婴儿也会在日本北方的某个小镇或村子里长大成人吧。这个婴儿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人生呢？

在等待火车进站的这段时间里，洪作多愁善感，过得十分充实。

上了火车，洪作坐在了靠窗的位置上。乘客很少，车厢里基本可以说是空空荡荡。

洪作没带行李，只在腰带上挂了一条手巾。从沼津出发的时候，洪作曾把参考书和单词本装进了从藤尾那儿借来的书包里，但他最后还是决定什么都不带。反正不过是五六天的短期旅行，他觉得这期间学习与否，差别不大。自己将要去到处都是四高学生的城市，却带着参考书，洪作觉得这不是明智之举。换洗的衣服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带。身上的衣服要是脏了，洗洗就行了。

火车开出米原站没多久，琵琶湖就映入了眼帘。湖面上白茫茫一片，虽然还是清晨，但已经有好几艘小船浮在上面了。

“啊，近江海！”

洪作低声说道。

“啊，志贺海^[1]！”

洪作又一次说道。无论是近江海还是志贺海，都是在语文书里选自万叶集或是别处的和歌里学到的，然而要紧的和歌内容却想不起来了。要是能想起来，哪怕只有一首，也能让自己初见琵琶湖时所怀有的感慨更高级些，然而现在只能以自己的感受方式来感受了。

此情此景，若是藤尾或金枝，估计立刻便会吟咏出几首万叶集中的和歌。想必木部也是如此。不过木部不会想起万叶集里的和歌，而是会马上展示自己创作的和歌。那家伙能把所见所闻，都写成诗歌。只能说他有着非凡的才能。

在这方面，自己完全不行。既不知道万叶集里的和歌，也不会自己创作和歌。说起来，他学习也不算好。如果要找出自己强于藤尾他们的地方，那便是多少会些柔道、擅用各种运动器材、会做前空翻，仅此而已。

“多么没出息的男人啊。”

洪作骂着自己。他很少产生这种自虐的情绪，现在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人在旅途的缘故。

洪作反复地自问自答，不觉间琵琶湖已经远去了。洪作决定睡觉。昨晚基本一夜未眠，此时睡魔凶猛地 toward 洪作袭来，势不可挡。

洪作睡着了。每次睁开眼睛时，火车都停在某一站上，洪作便很快又睡了过去。

列车到达敦贺时，洪作睁开眼睛，通过窗户买了便当，马上又睡了。他睡得很香，连自己都觉得惊奇。再一次睁开眼睛时是在福井站，洪作在那儿买了茶，吃掉了在敦贺买的便当。吃完便当后，他再次闭上眼睛准备睡觉，然而这一次终于睡不着了。

洪作看不见日本海。有时能远远地看到一条带子似的区域，似乎是日本海，然而来不及确认，它就消失了。

也许是因为睡眠充足、头脑清醒，早晨到达米原站时的那种浸润全身的旅情，已经彻底不知去向了。

洪作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车窗外的一幕幕风景。到处都是稻田，不然就是夏草茂盛的原野。说不清到底有什么差异，总之与东海道沿线的风景有所不同。农家的建筑模式也不一样，农户的分布十分稀疏。在原野上，有时会出现隆起的浑圆小丘。小丘上并排立着几块墓碑，在夏

日残阳的照射下闪着白光。

车厢在敦贺附近时开始变得拥挤，空座位越来越少。洪作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老太太。她们兴致勃勃地聊个不停，但谈话的内容洪作却听不太懂。她们似乎在谈论亲戚家的女孩解除婚约的事，两个人时不时相视一笑。洪作听着她们的谈话，却不明白她们为什么笑，因此不能算是听懂了。

火车从福井站开出两个多小时后，洪作意识到距离金泽不远了。这种时候，没有手表很不方便。应该向藤尾借的，洪作想。

在洗手间照了照镜子，洪作发现自己的脸变得黑黝黝的了。洗手间的水龙头水流很细。洪作用这少量的水洗了洗脸，用腰间的手巾擦了，这才觉得旅途中需要肥皂。

在火车停靠的车站上，洪作买了包在竹子皮里的豆沙年糕。吃完的时候，火车开进了一个大站——金泽。

洪作下车，来到了站台。

洪作站在站台上。他之前接到莲实的来信，信上说他会到站台上迎接洪作，所以洪作在这里等着，但莲实却始终没有出现。

洪作没有办法，只好出了检票口，在车站外等候。这时，一个身穿粗棉布制服、不知底细的男人走了过来，无所顾忌地打量着洪作，然后又往对面去了。他的头发似乎很久没有打理过，他个子不高但身体强壮，无疑是个年轻人，但年龄难以判断。他的目光冷静沉稳，直勾勾的，有些骇人。不过，看他腰间挂着手巾、脚上趿着木屐，也许是个学生。

没过多久，这个衣着怪异的男人又回来了，再一次毫无顾忌地打量着洪作，然后又准备离开。这时，洪作才注意到这个男人粗棉布制服的扣子上，有着金色四角星的图案，与四高学生帽上的徽章相同。于是他向对方搭话：“莫非……”

对方回过头来，问道：“是你吗？从沼津来的？”

“是的。”

“什么嘛，原来是你！看你那副心神不定、走来走去的样子，我还以为不是呢。”对方说了颇为失礼的话。心神不定、走来走去的明明是他。

“行李呢？”

“没带。”

“空着手？”

“是的。”

“嚯，来了个不得了的人物。——钱呢？”

“钱带了。”

“我就说嘛，至少钱得带着，不然可就麻烦了。”他继续说道：“莲实有事来不了，我替他来接你。我叫鸫。”

“鸫？”

“纸鸫的鸫。我叫鸫永太郎。这确实是我爸我妈给起的名字，不是我自己胡诌的。”

“这是肯定的。我叫伊上洪作。”洪作说。

然而对方却像没听见似的，问道：“是坐电车，还是走路？”

“这个……我都行。”

“那咱们就走着去。作为犒劳，吃顿乌冬面吧？”

“好。”

“那走吧。”

鸫永太郎迈步向前走去。洪作跟在他后面。

“先吃乌冬面？”

“都行。”

“还是先吃比较合理。这个广场对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卖乌冬面的。”鸢说道。

鸢永太郎穿过了站前广场，沿着电车轨道稍走了一段路，便来到了一家乌冬面馆。店里是夯土地面，摆着四五张桌子，十分昏暗。单是这昏暗，便让洪作感到这里与沼津一带的面馆有所不同。

五十岁左右的老板娘走了出来。

“我要红豆年糕粥，再来一份豆皮乌冬面。”鸢说道。老板娘的目光望向洪作。

“我要点儿什么呢……”洪作说。

“你最好和我点一样的。先吃红豆年糕粥，再吃豆皮乌冬面。这吃法天下第一。”鸢说道。洪作听从了鸢的劝说，点了同样的食物。

“今晚要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有地方去吧？”洪作一心想要把最重要的问题先解决了。

“你是说住的地方吗？”

“是的。”

“到处都能住啊。你住谁那儿都行。这有什么可担心的？”

“从这儿走到学校，要多久呢？”

“十到三十分钟吧。”

“这城市真大啊。”

“别说客套话。”

“可是，我看这儿有电车。”

“电车很稀奇吗？”

“不稀奇啊。”

“我想也是。这我就放心了。要是来了个没见过电车的家伙，可够麻烦的。”顿了顿，鸢又说道，“想进柔道队，你这体格可够小的。”

鸢突然伸出手来，攥住了洪作的胳膊。力道惊人。

“你有赘肉。明天就去训练场，练上一周左右，你就精瘦精瘦的了。”

“你几段了？”

“几段？别说这种小家子气的话，柔道的水平不是段位决定的。你拿到段位了吗？”

“没有。”

“那太好了。你说你有段位试试。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就会被摔得像个死人一样，直挺挺地躺着了。”

这时红豆年糕粥被端上了桌。洪作还是第一次见到用大碗盛的红豆年糕粥。粥里有两大块年糕。

鸢永太郎转眼间就把这一大碗吃光了。

“其实红豆年糕粥就该吃两碗。”鸢说。

“那你要不再吃一碗？我一碗就够了。”洪作说。

“你只吃一碗，我却吃两碗，这样不好吧。”说了这话，鸢却还是大声冲厨房喊道，“再来碗红豆年糕粥！”

第二碗红豆年糕粥也转眼间便见了底，鸢永太郎又转战乌冬面。乌冬面也吃光后，他说道：“托你的福，这下我舒坦了。”

“咱们走吧。结账！”鸢冲厨房的方向喊道。

“我来结。”洪作说。

“谢谢了。”

鸢先一步走出了面馆。洪作结完账后走出店门，鸢说道：“要不还是坐电车吧？”

“都行。”

“那就坐电车吧。尽量为明天的练习节省能量。”

两人走向面馆斜对面的电车站，在那里坐电车。

“你身上有零钱吗？”

“有。”

“那你拿出来准备着。”

洪作把车票钱交给了售票员。不愧是享有百万石俸禄的加贺藩的城下町^[2]，透过车窗看到的街景远比沼津气派。道路两旁的店面看上去都像百年老铺。大街上人来人往，然而却没有嘈杂喧闹之感。

“金泽真好啊。”

“有钱的时候看上去是个像样的城市，没钱的时候就显得寒碜了。你最好不要现在就夸。”鸢说道。在一个叫做香林坊的车站，两人下了车。据说这里是金泽最为繁华的地带。戴着学生帽的学生们的身影随处可见。

“大家都是四高的学生啊。”洪作感到有些畏缩。

“只有我们柔道队队员才是真正的四高生。这个时候在街上闲逛的人，没一个有出息的。你看，就这体格，风一吹就会飘起来似的。头脑跟我们相比也差得远。四高生也分一等货和二等货。我们是一等货，在这儿溜达的都是二等货。”

接着，鸢永太郎又毫无顾忌地说道：“看，对面走来了一个抱着书的家伙。这是三等货。花五分钱买，人家还找零呢！”

在洪作眼中，这三等品倒最像是四高的学生。

下车后没走多远，洪作就看到道路左侧有一个红砖建筑。这就是四高的校舍。

两人走进了校门。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暑假，然而仍有很多学生进进出出。洪作跟在鸢永太郎的后面，从校舍右侧绕了一个大圈。

来到训练场前，鸢说道：“进来吧。”

洪作感到有些胆怯，问道：“我可以进吗？”

“可以的。进去观摩观摩。我今天也只看不练。”鸢说。

这个建筑内分为柔道和剑道两个训练场，中间却什么隔断也没有。场馆内一半铺着铺垫，一半铺着地板。两边都练得热火朝天。剑道训练场上只有两个穿戴着护具的人手持竹刀，正在对阵。而柔道训练场上则有十来组人在自由练习，大家都正在铺垫上翻来滚去。

洪作和鸢并肩坐在训练场的一角。还有五六个人也坐在那里。他们都是暂停训练的人，一边休息，一边观摩。

果然全是寝技，洪作心想。没有一组人是站着的。偶尔也会有人站起来，双方伺机抓住对方的衣襟，但一方刚一接触到对方的衣襟，两人瞬间便倒在了铺垫上。

大家都像鸢一样，半长的头发乱蓬蓬的。他们的面孔看上去都不像是正常人的模样。这里活像是地狱里的鬼怪分为了两派，正在混战。

“喂！你是谁？”

一个小个子男人突然问洪作。他看上去骨瘦如柴，显得柔道服很是肥大。但他的目光十分犀利，看上去是个很倔强的人。

“他是备考生，以后想来柔道队。他刚到金泽，我去车站把他接来的。”鸢从旁说明道。没想到对方不再关心洪作的事，而把目光移向鸢，问：“你是怎么回事？你见习？”

“我膝关节疼。”

“给我看看。”

鸢把一条腿伸了出来。

“什么嘛，你这不是能动吗？偷懒！”

说完，那人便走开了。鸢永太郎很是狼狈。那个干瘦的男人名叫权藤，是柔道队的领队。

身穿柔道服的莲实不知从什么地方走了过来。

“哟，你来啦。累了吧？”莲实说道。洪作松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从金泽站下车直到现在，终于见到了一个靠谱的青年。

“能待几天？”

“我打算待一个星期。”

“虽然只有一个星期，但应该也足够你去了解四高柔道队的生活了。我从明天开始要去能登的中学当教练，你好不容易来了，我却不能陪你。不过，你不要拘束，最好多待几天。”莲实说。

“你明天就要走了啊。”洪作确认道。他突然感到强烈的不安。自己只依仗着莲实这个人才到这里来的，莲实要是不在，今晚的住宿首先就成了问题。

“我有地方住吗？”洪作问道。

“到处都可以住。毕竟你只住这么几天。”莲实说。

“住我那儿也行。”鸢说。

“不行不行，你那儿可不行。”

“哎呀不要紧，就住我那儿吧。——我家是开旅馆的，习惯了接待客人。”

“骗人，你家不是开诊所的吗？不行的，住你那儿绝对不行。”接着，莲实说，“我一会儿选个合适的住处。”

洪作这才注意到，莲实的右耳肿得厉害。之前在沼津曾见过莲实变形的耳朵，但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的右耳肿得很大，以至于让人惊觉人类的耳朵竟能肿胀到这种程度。莲实的这只耳朵上应该是缠着绷带的，但在训练的时候取了下来。他手里正拿着绷带。

这时，刚才那个干瘦的男人大吼一声：“停止训练！”听到口令，大家都停止了自由练习，训练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地狱的鬼怪们都在训练场的一侧并排坐下。大鬼、小鬼、胖鬼、瘦鬼、青鬼、红鬼，甚是壮观。

“今天见习的人太多了！从明天开始，大家都要上阵！汽水不许多喝！玉米也顶多吃三根。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其他人都会离开金泽回家去。但你们不许想家！权当自己没有家乡，没有家！大街上的四高生没那么多了，你们会很显眼，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许一边走一边啃玉米！”

权藤瘦骨嶙峋，很是惹眼，但他却十分有气势，威风凛凛。

训练结束后，莲实向几个队员介绍了洪作。队员们在训练场旁边的更衣室里脱了柔道服，都裸着身子，因此莲实介绍的人在他眼中都是同样的鬼怪。

“请多关照。”洪作对所有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

有人只冷淡地说一声“哦”。也又人说道：“你明年要考这里？——我劝你一句，还是考别的高校吧。进了四高，每天都穿着抹布似的衣服训练，有什么好？——你再考虑考虑吧。”

还有人说：“真了不起啊，要到这种地方来！是谁把这个单纯的小子骗来的？——是莲实吗？莲实的话最好不要信呐。”说完，又突然严肃地问，“你报文科还是理科？”顿了顿，又说，“噫，不管要进文科班还是理科班，都得学习。一旦考进来，想学习也不能了。备考期间就好好学吧！”

这时，权藤来了，问道：“你明天会来训练场吧？”他眼睛盯着洪作，放着精光。他身上还穿着柔道服。

“来。”洪作回答。

“你住哪儿？”

“还没定。”

“那你住我那儿吧。”权藤说。若是住到权藤的宿舍里，恐怕大事不妙，洪作想。

“住宿的事我已经拜托莲实了。”

“不用了，去我那儿住。我考考你，看你是个什么水平。”

“考什么？”

“英语、代数和几何。”

“不行。”

“什么叫不行？”

“我这些科目都不太行。”

“可你毕竟要考四高吧？”

“嗯。”

“总之先考一考。要是真的都不行，就别考四高了，去报那些免试的学校。我刚才就在观察你，看上去可不像是个学习好的。”

洪作狼狈极了。正说话的时候，莲实领来了一个面色苍白的鬼怪。

这次莲实带来的鬼怪，是一个又高又瘦的青年，如果只看他的脸，会感到他有些脏脏的。他的头发，就像是在头顶直接扣上了一个鸟窝，让人感觉到他没做任何打理。他苍白的脸上长满了胡子，却没有剃，这也给人以不清洁的感觉。

“这是杉户，你就在他寄宿的地方住下吧。我思来想去，这家伙是最认真的，我觉得你跟他商量什么都没问题。”莲实对洪作说完后，又向杉户确认道，“行吧？”

“嗯。”杉户犹犹豫豫地应了一声，说道，“被褥需要吧？”

“当然了。你问寄宿的地方要。”

“人家会借吗？”

“要是不借给你，你就去把别人的拿来。”

“拿谁的呢？拿鸢的应该可以吧……”

“可不可以拿，那是你和鸢之间要商量的事。总之，你好好照顾洪作。”

“嗯。”

这时权藤来了。“你让他住杉户那儿？”权藤问莲实，“住我那儿也行的。”

“这可不行。”莲实坚决地说，“要是带伊上同学去你那里，他就再也不会来金泽了。不行，绝对不行。”

“这样啊，那就交给杉户了。别说些没用的，谈谈学习上的事，帮人家出出主意。”

“这不是我的强项啊。”杉户说道，但脸上却并没有愁烦的表情。“那咱们走吧。”他催促着洪作。

“麻烦你了。”洪作客套道。

“我住的地方怪脏的，鸢那儿比我还好些。——不过，还是跟我来吧。”杉户迈步向门口走去。

“喂！你又不洗澡！”莲实的声音追了过来。

“我用水冲过了。”杉户大声回答，接着又对洪作说道，“早点儿回去吃饭吧。你要是想洗澡，在住宿的地方也能洗。”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出了训练场。

洪作和杉户并肩走出了校门。然而，跟一个脏兮兮的青年走在一起，洪作多少有些难为情。

杉户出了校门，横穿电车轨道，径直来到校门正对面的一家小小的文具店。他从店门口的水桶中拿出两瓶汽水，一瓶递给了洪作，自己打开了另一瓶的盖子，将汽水一饮而尽。

“再喝一瓶？”杉户问洪作。

“我不用了。”洪作回答。

杉户自己站着喝完了第二瓶，冲店里喊道：“三瓶汽水！”然后便走开了。他走到洪作刚才下车的那个香林坊的十字路口处，说道，“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洪作没办法，只好和杉户并肩站在繁华地段的中心位置。来往行人见到杉户，都像是见到了怪物一般，远远地绕过他们二人。洪作在这里又感到了难为情。

“我们在等人吗？”站了一会儿后，洪作问道。

“我在这儿张网，很快就会有人落网了。”杉户说着，仍目视前方。虽然不知道谁会落网，但杉户所等待的猎物却迟迟没有出现。这时有三四个像是柔道队队员的人路过这里。

“呦！”杉户只打了一声招呼，便不再多看一眼，抱怨道：“怎么还不来啊。”

“你在等谁呢？”

“住宿的地方饭不好吃，我想请你下馆子。可是，大家都放假回家了，在街上走的只有穷鬼。”

“不用下馆子，我吃什么都行。”洪作说。

“遇事总要有耐心，再稍等一会儿吧。来的会是谁呢……”杉户东张西望，突然说道，“啊，来了！”他立刻向马路对面走去。

“喂！”杉户叫住了一个学生。“带钱了吗？”

“没有。”对方回答。

“今天来了个客人。求你了！”杉户说。

“我真的没带。”

“别说这种寒碜的话。借我点儿钱，够吃两块炸肉排就行。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杉户说。

杉户最终放弃了向这个学生借钱，对他说道：“你也站在这儿，要是有你认识的人来了，你就帮我借钱。作为朋友，你能表达这么一点情意，就不会遭天谴了。”

“真没办法。表达情意的总是我啊。”对方说道，“好吧，虽然钱不能借你，但如果只是吃顿咖喱饭、炸肉排之类的，我请客。作为交换，你把化学笔记借给我一个暑假，怎么样？”

“好，我借给你。可别弄丢了！”

“不会的。好，咱们去石川屋吧。”

这个看上去十分认真的学生率先走进了旁边的一家餐厅。杉户跟着他走了进去，洪作也只得跟在后面。

石川屋是一家宽敞明亮的快餐店，里面摆着十几张桌子，客人既有四高的学生，也有女学生，还有带着孩子的夫妻。大家的桌子上都是盛着冰激凌或红茶之类的杯碗。

三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

“这是伊上同学。明年要考四高，考上了就进柔道队。”杉户介绍

道。

“我叫山川。请多关照。”对方先做了寒暄，这让洪作很是惶恐。

“你想报理科还是文科？”

“理科。因为我父亲是医生。”洪作说。

“杉户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理科班的，你可以听听他的学习经验。”山川说。

“第一名？”洪作惊讶地望向杉户那张脏兮兮的脸。

“应该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批卷子的人算错分了。”杉户竟很是羞涩。接着，他大声喊道，“喂，有人吗？点餐！”

“别喊啊！你就算不喊，别人也已经都在往咱们这边看了。”

正如山川所说，洪作一走进店里，就感觉到有几个顾客的目光注视着杉户。

“大家都在看着你呢。看你不是因为你是状元，而是因为你太脏了。就因为这一点，我不愿意和你来往。”

这时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走了过来，要记他们点的餐。她满脸通红，一看便知她是在努力憋笑。

“你们要咖喱饭还是炸肉排？”山川问道。

“两样都要！”杉户说，“笔记不是都要借给你了吗？别那么小气！”

“好吧，真是没办法。来三份咖喱饭，两份炸肉排。”山川对负责点菜的女孩子说。

“什么？你不吃炸肉排？别省钱！跟我们吃一样的吧。”

“我中午在这儿吃过炸肉排了，现在不想吃。”

“那你就再点个别的。”

“你怎么这么烦人？别管我！我要是稀里糊涂地点了别的，恐怕你又要让我也请你吃！”说完，他问洪作，“刚才听你要进柔道队？进去可就遭罪了。”

“稍微受点累也没什么，比起这个，关键的是能不能考上四高。”洪作说。

“一点儿也不难考。稍微复习一下就行。”杉户说，“考进来以后，你就会吃惊地发现，大家学习都不行。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考进来的！只要稍微比别人多用点儿功，就一点儿，自然就能考上。”

“能行吗？”洪作语气中透着不自信。

“能行啊。只要比别人多用一点点功就行了。”

“可是，我哪一科都没什么基础。”

“那你这个暑假就先把基础打下来。以英语为例，要复习英语，就从一年级的课本开始。一年级的课本一两个小时就搞定了。二年级的也半天就能学完。从三年级开始会出现一些不认识的单词，所以得花上几天的时间。就这样把一到五年级的课本全都学完，英语就没问题了。不用看什么参考书，专攻学校的课本，你说怎么样？”

“能行吗？”

这时山川说道：“我也赞成用这个方法。我英语也是只复习了学校的课本。要是考试的时候出现了不认识的单词，你就当是出题人的错。但是其他科目需要看参考书。”

“参考书也只选定一本好的，然后只看它就行。要是考试的时候出现了不会的题，你就当是出题人的错。”杉户说，“我把我当时用的参考书都打包给你，只要把这些搞定，你就能考上。”

听他们一说，想要考取似乎十分容易。这时女服务员端来了饭菜。

三人正大动刀叉之时，鸢走了进来。他的目光一接触到洪作他们，便说道：“我得好好瞧瞧。”说着，鸢走到他们身边。看到桌子上盛着菜

肴的盘子，鸢说：“你们真奢侈啊。给我也来一份！”说完便的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不行，不行！这是人家请客。”杉户说。

“嚯。”鸢向山川的方向瞥了一眼，对杉户说，“给我介绍介绍。”

“这是山川同学，和我一样是理科乙班的。”

“这个脏兮兮的家伙给你添麻烦了。我是柔道队的鸢。请多关照。”鸢说道。

“我认识你。——学校里没有不认识你的人。”山川说。

“我可以点餐吗？”鸢开门见山。

“请吧。”山川的脸上多少现出了苦闷的神情。

鸢冲杉户说道：“你听好了，我提前跟你说明白，不是你请我吃饭，是山川请我。你不用发牢骚。”说完，他叫来女服务员，说道，“来两份咖喱饭。”

杉户一副抱歉的表情，向山川解释道：“这家伙吃什么都以两份为单位。他的饭量是我们的两倍。”说完，他又对鸢说，“至少人家请客的时候，你该收敛收敛！”

“那，要不我只吃一份吧。”鸢说。

“不用这样，没关系的。”山川说完，把脸转向杉户，“你顺便把物理笔记也借给我吧，嗯？”

“那我也要再吃一块炸肉排。”杉户说道。洪作觉得这三个人你来我往，挺有意思。然而渐渐地，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了。昨晚没有睡熟，今天又在火车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此刻疲劳和睡意向洪作袭来。

店内人们的目光仍聚焦在杉户和鸢两个人的身上，但他们却毫不在意。

走出了石川屋，山川和杉户在店门口商量好了借课堂笔记的事情，便向洪作告别道：“那你好好学习吧。”说完便走了。

“真想再吃份冰镇红豆年糕粥啊。还有没有人来呢？”鸢说道。

“需要钱的话，我有。”洪作说。

“钱不能花得太快。还有明天和后天呢。”接着，鸢又说道，“杉户是个穷光蛋，有可能跟你借钱，你可绝对不能借给他！”

“你不也是身无分文吗？还说我呢。比起你来，我还算是讲信用的。所以莲实把伊上同学交给我了。我跟你可不一样，我不会随便跟别人借钱。”杉户认真起来，反驳道。

“你个傻瓜，还生起气来了！”鸢说道，“这家伙最近很容易生气。他心里净是不满。真是讨厌。——要是起了什么怪心思，就努力训练。只要努力训练，就不会有多余的力气了。要是有一分多余的力气，就用在训练上。那个脏乎乎的家伙是谁啊？是杉户吗？没错，就是杉户！”

鸢说得很大声，有几个行人回头望了过来。鸢是用领队权藤的语气说的，这一点连洪作都听得出来。

三人离开了繁华地带。走了一会儿，鸢突然说道：“我回去了。回去睡觉。”他冲杉户和洪作挥了挥手，说了一声“回见”，立刻转身走了。他突然离开，多少有些异常。

“心里净是不满的是他。鸢最近烦恼得很，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必须只练柔道。”

“你是说鸢吗？”洪作很惊讶。他很难把装束怪异的鸢和这种烦恼联系在一起。

“鸢是文科班的。文科生遇事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想得很深。你是要进理科班的，对吧？人要是学了文科，不知怎么就会变得乖僻。”杉户说。

不久两人走到一座大桥旁。

“这就是犀川。”杉户说。犀川，洪作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条河。

“真是一条大河啊。”洪作说道。

“嗯。我每天都要过这条河。”杉户说。

洪作透过河面向河底望去。虽说能听到河水奔流的声音，但夜色之中，只能看出河面很是宽阔，至于河川的面容和姿态，都不清晰。两岸上灯火点点，据此可以推测出那里有一户户并排的人家。

两人渡过了大桥，爬上了一个曲折的陡坡。

“这个坡叫做W坡。应该是因为它弯弯折折的，呈W型吧。”杉户说明道。果然，稍走一段，便要拐个弯；再走一段，又要拐弯。

“肚子饿的时候爬这个坡，胃里会一阵阵地绞痛。你从明天开始，就会明白我说的不是假话。训练强度大的时候，到了这儿根本抬不起腿来。这时候就会想，我为什么非要进四高遭这种罪呢？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下来了。”

“真的会流泪吗？”

“会流泪的。上一年级的时候，一整个学期，我每天爬这个坡的时候都会流泪。真的抬不起腿、爬不上坡的时候，是会哭的。不过，到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就死心了，接受这一切了。我们现在都到了这个阶段，不会像鸢那样深入地思考。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白费三年的时光而已。”

“鸢现在上一年级？”

“对。”

“我以为他是二年级的。”

“二年级的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身上没有一滴人类的血。就算提着他们的脚让他们大头朝下，用力晃荡他们，也流不下一滴人类的血。流下来的只有汗水。这样可就厉害了。他们只想着战胜六高。父母

兄弟他们都不会想了。唯一思考的事，就是战胜六高。人生、在校成绩、考试及格与否，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真是一群奇怪的学生，是吧？”杉户说道。杉户自己似乎也多少有些苦恼。

登上W坡后，洪作在坡顶眺望金泽这座城市。虽然只能看到城市里散落的点点灯火，但与沼津相比，这大都市的夜景要壮丽得多。

“到了冬天，下了雪，我觉得从这里眺望，景色应该是最好的。只有犀川河水泛着蓝光，其他地方全是一片银白。那时候去训练场，恐怕会很冷。柔道服会冻得硬邦邦的，把它拿到火盆边上烤，衣服变柔软了，但袖筒里仍结着冰。”杉户说。

“为什么会结冰呢？”

“是前一天的汗结成冰了。自由练习的时候，冰就化了，和刚呼出来的气息一起变成蒸发的热气。我还没经历过冬天的训练，不过大家都这么说。”

“嚯。”

“听说到时候耳朵都会肿。”

“.....”

“不过，我和鸢还没到冬天，耳朵就已经肿了。在铺垫上蹭的。要是被脚踢了，痛得简直能跳起来。耳朵眨眼间就会内出血，很快就肿起来了。一旦肿起来，就完了。每天都要放血消肿，每天都会再一次肿起来。渐渐地，耳朵就变硬了。有的像鸢那样总带着血污，有的没那么严重。像鸢那样变得硬邦邦的，就不再是人的耳朵了。”

“那你呢？”

“我还算好的。我还有耳朵眼。鸢的耳朵可就厉害了，两个耳朵眼都长死了。变成他那样，可就糟了。长着这样的耳朵，一般来说是娶不上媳妇的。我这种程度，应该是能不能娶到媳妇的分界线吧。领队权藤的耳朵，你明天看看。他也娶不上媳妇。就连莲实也娶不上。可怜呐，大

家都得一辈子打光棍。”

陡坡之上是一片住宅区，非常寂静清幽。拐过了两条巷子，便来到一座二层建筑前。

“我就住在这儿。”杉户说，“我的房间在二楼。大婶是个好人，但是老板爱唠叨。进屋的时候要用抹布擦擦脚，还有就是上下楼梯要轻一点，这两件事一定要注意。还有是什么呢……对了，不能在二楼上瞎折腾。这楼本来就是临时建的，稍一折腾就跟地震似的。”

杉户说完，打开了玄关的门。

“我回来了！”杉户的语气异常乖巧。

“我回来了！”杉户又说了一遍，站在玄关的土地上。这时，里屋传来一声“来啦”，很快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婶便走了过来，把一块抹布放在了地板的横框上。

“这么晚才回来。饿了吧？”

“我吃过饭了。”

杉户用抹布擦了脚以后才走上地板，洪作也照样做了。

“这人叫伊上，是柔道队托我照顾的。他也睡在我屋。有被褥吗？”杉户说道。洪作没有说话，向大婶点头致意。

“被褥倒是有。”大婶看了洪作一眼，立刻又把视线移向杉户，问道，“只住今天晚上吗？”

“你住几天？”杉户问洪作。

“大约四五天吧。”洪作回答。

“那倒没问题。”大婶说，“晚上要按时回来，别太晚了。”

大婶这样说着，让人感到有些啰嗦。

二楼是两个由拉门隔开的房间，一个八叠大，一个六叠大。六叠大的是杉户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书桌放在窗边，还有一个书柜靠墙立着。看到杉户的风采姿容，自然会以为他的房间很是杂乱，然而他的房间却出人意料地整洁。书桌上的小花瓶里还插着花，让人觉得它不该属于这里。

“真干净啊。”洪作深感钦佩。

“楼下的大婶真啰嗦。”杉户说，“大家都说进了这个房间就会感冒。鸢那家伙，一坐到这儿就说肚子饿。”

这时大婶进来了。“洗澡了吗？”

“还没。”

“那你赶紧洗吧。好好冲洗干净了再进澡盆。热水别用太多。”

“好。”

“洗完了澡，从楼下把被褥搬上来。不要大声说话到太晚。”

“好。”

无论大婶说什么，杉户都乖乖地答应。大婶走了以后，杉户说：“不管她说什么，都不用听，不管她说什么，都只管‘好、好’地应着。——这是诀窍。”

洗澡间在楼下厨房的旁边。洪作先洗，杉户后洗。从洗澡间出来后，洪作把大婶拿出来的被褥搬到了二楼。大婶也来到了二楼。

“我可以睡在这个空房间吗？”洪作问道。大婶一副不容商量的表情，说道：“这是接待客人的房间，不是你们的屋子。”

“那我该把床铺在杉户的房间，对吧？”

“那当然啦。因为你是杉户的客人，不是我们家的客人。”

“好，那我就睡走廊吧。”洪作说。

“为什么要睡在走廊呢？”

“我和别人一起睡恐怕会睡不着。我从来没有和别人睡在一个屋子里过。”

大婶立刻露出古怪的神色：“你也是柔道队的吧！”

“不，我不是。我还没进四高。”

“哎呀，你是备考生？”

“是的。”

“原来是备考生啊。也是，我看出你和那些邋遢的人有些不太一样。那你也像那个叫大天井的人一样，想考进四高练柔道喽？”

“是的。”

“哦。这可不容易啊。你一直住在金泽吗？”

“我今天刚到。”

“那你要一直住到考试的时候，是吧？”

“不，我这次只是来观摩一下，马上就回去。”

“哦，这样啊。那我有话要跟你说。——你也有父母吧？”

“有。”

“那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也可以直接写信给你父母。”大婶改变了语调，“说起来，”大婶那气势仿佛要把洪作吞掉似的，“上学是因为想要学习吧？是因为想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成为了了不起的人吧？怎么能考上了学却不学习，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成天只练柔道呢？你好好考虑考虑，你想变成杉户那样的人吗？那人一开始也像你一样，是个正常人。才一个学期，就变成现在这样了！要是不学习，任谁都会变成这样的。你好好看看他，是不是呆头呆脑的？”

正说着，手拿湿手巾的杉户走了进来，看上去的确呆头呆脑。

“杉户，你不许把这个人拉进柔道队。”大婶说。

“我才不会呢。”杉户把湿手巾挂在了墙面的钉子上，说道，“那，你请我们喝点茶什么的，完了就睡吧。昨天有亲戚带什么东西来了吧？带来的是什么呢？”

“亲戚也是我们家的亲戚，不是你的亲戚！”

“你说的没错。——不过，带来的是什么呢？真好奇啊。是不是蛋糕呢？”

“唉！”大婶似乎已是无话可说，把脸转向了一边。

“我猜对了吧？”

“就算猜对了，那又怎么样呢？”

“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蛋糕了。”

“你说什么呢？”

“真的。不过，没事。我还是睡吧。”

“想睡你就赶紧睡。”

大婶冷若冰霜，说完便下楼去了。洪作迫不及待地想钻进被窝。洪作正要铺床，杉户制止了他：“稍等一会儿吧。肯定会有蛋糕吃。”没过多久，正如杉户所料，楼上传来了大婶的声音：

“想喝茶的话，请吧。”

“你看！我说得没错吧？那咱别辜负人家的一片好意，走吧！”

杉户走出了房间，洪作跟在后面。在楼下的饭厅里，两人享用了蛋糕。这期间，大婶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往事。谈到这些，大婶的心情很是愉快。在楼下度过了约三十分钟的时间，两人回到了房间，钻进了两

张并排铺好的床铺里。

“大婶人真好啊。”洪作说。

“为了把她驯化到这种程度，我可是受了不少的辛苦。现在能松一口气了。她虽然性格很好，但现在正是拼命反抗的时期。所以她不停地唠叨。不过早晚会好的。鸢那儿可就更厉害了。他那儿的大婶已经完全受了他的感化，变得十分粗鲁，上街也大摇大摆的。下次带你去鸢寄宿的地方看看。那大婶之前非常温柔，现在说话都粗声粗气的了。”

杉户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对洪作而言，十分充实的一天即将结束。杉户说着话，洪作想要回应，但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睡的池沼。

九点钟，洪作睡醒了。也许是火车上长时间的颠簸所造成的劳累现在才发作，洪作此刻感到浑身酸痛。洪作躺在床上，回想着昨天发生的事。和鸢一起吃了乌冬面；在一个叫做石川屋的餐厅，一个名叫山川的学生请自己和杉户吃了饭；在训练场观摩了群鬼的自由练习；见到了一个名叫权藤的严厉领队；听许多柔道队队员说了一些粗野的话；然后又来到了杉户寄宿的地方，洗了澡，吃了蛋糕，睡了觉。从到达金泽起，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连发生。

而在此之前在火车上经历的种种，怎么也不像是和这些一同发生在昨天的事，似乎已经是好几天以前的记忆了。

不管怎么说，这里是金泽。自己远道而来，如今正迎来自己在金泽的第一个早晨。洪作侧耳倾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因为没有防雨用的木板套窗，阳光直接照射在玻璃窗上，明媚的光线让人想到正午时分的炎热。

杉户穿着一件无袖运动衫，抱着薄被，睡得不省人事。他那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的睡姿。

“杉户。”洪作呼唤道。已经九点多了，洪作觉得可以叫醒他了。杉户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几点了？”

“九点了。”

“我要睡到十二点。”

话一说完，杉户便倒在床上。他似乎被蚊子咬了，用手到处抓挠，但很快就再一次响起了均匀的呼吸声。

洪作起床下楼，去洗澡间旁边的盥洗室洗脸。大婶的声音从厨房的方向传了过来。

“有牙刷吗？”

“没有。”

“有肥皂吗？”

“没有。”

“有手巾吗？”

“有。”

“我想也是，总不会连手巾都不带。是挂在你腰上的那条吗？”

“是的。”

“你书包什么的全都没带，是吧？”

“嗯。”

“空手来的？”

“是的。”

没过多久，大婶拿着肥皂和牙膏牙刷走进了盥洗室，说道：“现在就这个样子，以后可怎么办呢？——那儿要是弄湿了，可得擦干才行。”

洪作在楼下的饭厅里独自吃了早餐。他喝了两碗味噌汤，吃了两个鸡蛋和三碗米饭。他看到桌子上有两个鸡蛋，便都吃下了肚，后来才知

道其中一个 是给杉户的。

吃过了早饭，洪作出门散步。他走到昨天登上的W坡，在那里眺望犀川以及整座城市。犀川很美。她像拥抱着白色的河滩一般，弓着身子，呈现为一条长长的蓝色带子。与沼津的狩野川相比，犀川要宽阔得多。水量是否丰富，要站在岸边才能看清，如今只能看到水波在上午太阳的照射下闪耀着白光。到处都有水流淤塞的地方，也到处都有水流湍急的浅滩。

金泽的街市在犀川的对岸铺展开来，城中建筑皆是黑瓦。这座城市绿意盎然，几乎有一半都掩映在绿树之下。城市的尽头是丘陵，那里完全被绿色植被覆盖。

洪作从W坡返回，沿着巷子一直走、一直走。这感觉果然不同于走在沼津的街道上，总觉得住宅的建筑样式有些差别，街上行人的容貌也不一样。

洪作散步了约一个小时，便回到住处，杉户仍未起床。大婶走到楼梯下面，大声喊道：“杉户，你也该起床了吧！”

“我已经起来了。”楼上传来了杉户的声音。

“你骗人。明明没起床！”

“我穿着衣服呢。”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

“我没骗你。”与此同时，像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起床一般，杉户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他穿着一件无袖运动衫，头发乱蓬蓬的，脖子上缠着手巾，怎么看都像是个鬼魂。

“赶快洗脸。”

“今天吃什么？是鸡蛋呢，还是海苔？”杉户说，“我是饿醒的。”

杉户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盥洗室。

“你要是不注意的话，也会变成他那样的！”大婶说。

“可是，杉户是个才子，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的。”

“虽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是搞错了吧？”大婶完全不相信杉户。

下午一点，洪作和杉户一起出了门。训练三点开始，所以时间很充裕。因为兼六园^[3]就在四高旁边，所以洪作想进去看看，然而杉户表示反对。

“兼六园不过是个公园而已。看了也没什么有意思的，浪费时间。”

“可是，这个公园很有名吧？”洪作说。

“不过是有个池子，周围乱七八糟长着好多树。这样的公园为什么有名，真是搞不明白！”

“兼六园是这样的吗？”

“是啊。那种地方没人会去的。”

“没人会去？”

“这个嘛，也有人去。虽然有人去，但我们这种人是不会去的。——说起来，那里已经成了考试不及格的人会去的地方，他们在那儿垂头丧气地溜达。那种地方似乎很适合于这种失意的时刻。对了，你昨天见了一个叫八代的人吧？三年级的八代。”

“八代？”洪作记不起来。他见了太多的人，分不清哪一个是八代。

“不是有个脏兮兮的人吗？脸色苍白，头发乱糟糟的。”杉户说道。然而他这番形容似乎说的就是他自己。

“这样的人太多了……”

“有个特别脏的。你要是想不起来，一会儿去了训练场我指给你看。”杉户继续说道，“这个八代，每次考试不及格都要到兼六园走一走。像这样心情不好的时候，兼六园似乎是个好去处。他说总觉得在那

里能得到安慰。不仅是八代，考试不及格的人似乎都会自然而然地迈步走向兼六园。所以公布成绩的日子里，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们都会在公园的池子边碰头，彼此问道：“你也没及格吗？”“你也没及格吗？”兼六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般人是不会去的。”

“哦，这样啊。”

洪作听了杉户的说明，放弃了去兼六园的想法。既然兼六园是这样的地方，那就没必要特意去看了。

两人走上了昨天渡过的樱桥，站在桥上呆呆地俯视着水流，然后走进了街区。

“离训练场越来越近了。”杉户说。靠近训练场，对于他这个青鬼来说似乎也并非一件高兴的事。

两人来到繁华的香林坊，从昨天山川请客的石川屋前经过，拐弯走向四高所在的方向。在昨天喝汽水的小文具店门口，站着两个同为鬼怪族类的学生。

“站在那儿的两个人是柔道队的吧？”洪作问道。

“对。他们俩都跟我一样，是一年级的。”杉户回答。今天在街上见到的四高学生比昨天少得多，在经过香林坊的这段路上只碰见了四五个。

“呦！”杉户冲站在文具店门口的一个鬼怪打招呼。

“呦！”对方也予以回应，于是三个鬼结成一伙，一同走进校门。洪作跟在他们后面。

四高的训练场名叫无声堂，一行人来到无声堂旁边的草坪上坐了下来。没人开口说话。大家似乎都在发呆，或随意躺卧，或抱膝而坐，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时又来了三个鬼。其中一个权藤，洪作觉得只有他看上去生气勃勃。权藤用犀利的目光扫视着聚在草坪上的人，说道：“还有十五分钟

了。该进训练场了。”

大家都挪了挪身体，但没有一个人答话。权藤看到了洪作。

“呦，你也来了？今天别观摩了，你也参加训练。”

“好。”

洪作站起来鞠了一躬。权藤独自走进了训练场。

不久，青鬼红鬼们便三五成群地聚了过来。有头上缠绷带的，也有用绷带把手吊在脖子上的。

鸢也来了。鸢走上草坪，说着“让让、让让”，坐了下来。

“时间差不多了。”躺在草坪上的杉户坐了起来。

“还有五分钟。”鸢仰面倒在草坪上。“学校变得冷清了。宿舍里好像也几乎没人了。蝉开始叫了。啊，放暑假啦！”这话让人一下子有了进入暑假的感觉，似乎不像是从装扮怪异的鸢口中说出来的。

“大家都进来！”权藤从训练场的窗户里探出头来，这样喊道。

休息室像公共澡堂一样拥挤不堪。二十多个青鬼红鬼全都裸着身子，正在换衣服。

“你穿这件吧。”杉户为洪作拿来了一件柔道服。洪作昨天观摩时就已经发现这里的柔道服的裤型很奇怪，今天自己穿上后仍感觉很是怪异。洪作一直以来练柔道时穿的裤子都很宽松，而这条裤子则不同，长度只到膝盖，而且在膝盖下的位置有抽绳收口。裤子紧贴着大腿，简直像是紧身裤。这裤子究竟有什么优势还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裤子是练寝技专用的。露在外面的小腿在还没适应的洪作眼中很是异样。柔道队队员们之所以看上去都像是鬼怪，也并非只是发型的缘故，想必与外露的小腿也有很大的关系。

柔道队的年轻人们一走进训练场，便在场地的一侧并排坐下。看上去他们并非有固定的位置，于是洪作也坐到了队尾。

权藤一个人坐在柔道训练场与剑道训练场交界的地方。不久，他发出号令：“行礼！”众人都朝对面挂着的“无声堂”匾额低头致礼。前方一个人也没有，因此只能认为队员们是在向匾额行礼。

这时权藤的声音响了起来：“昨天有个家伙来找我，说有亲戚去世了，要中止训练回家去。亲戚也分很多种。要是叔叔婶婶之类的，还可以考虑考虑。我问了问，他那所谓的亲戚很是可疑。我说从柔道队打个吊唁的电报过去，他又说没到那个地步。最终他没回家，继续参加训练。既然是这样的结果，一开始就不要提出申请。最好不要做徒劳无用的事。对于这个人，我一会儿会安排他一挑十。——开始训练！”

权藤喊完，鬼怪们一齐站了起来，寻找对手。洪作仍坐在地上。这时，迟到的鸢坐到了洪作前面，默默地低着头。洪作站起身来，想要抓住鸢的衣领。结果鸢挡开了洪作的手，瞪着洪作：“干什么，小子？”

无论怎么看，鸢的表情都不同寻常。他面露凶相。

洪作觉得鸢似乎是真的生气了。即便不是这样，他的样子也很反常，他的两只眼睛闪着绿光。虽然不知道是否真的闪着绿光，但至少在洪作眼里是这样。

然而，对于洪作来说，既然训练已经开始，不管对方是否愤怒，自己都必须抓住对方柔道服的衣领。洪作再一次伸出了手。鸢的手猛地把洪作的手挡开了。洪作很疼。鸢不是挡，而是打。

一股火从洪作心底窜了上来。洪作猛地向对方扑去。

洪作听见鸢山叫喊着“混蛋”、“开什么玩笑”。洪作始终紧紧抱着鸢，感到两具躯体在铺垫上翻滚，他时而在上，时而在下。与莲实相比，鸢体格更壮，力气也更大，但技术却不怎么精湛。莲实与自己对阵时，眨眼间便反拧了自己的关节，但鸢却没有这些有效的攻击。洪作只感到自己在和一个非常狂躁粗暴的对手搏斗。

两人互相放开了对方，都站了起来。鸢依然一脸凶狠，眼睛冒着绿光。

洪作伸出手来，想要再次抓住对方的衣领。没想到鸢发出了一声野兽般的嚎叫，一头撞了过来。

洪作发出一声呻吟，向后倒去。对方的头似乎直接撞到了自己的胃上，洪作一时起不来了。哪有这样的柔道？洪作想。这是斗殴。

直到洪作重新站起来，鸢一直都站在一旁。

“输了吧？”鸢说。

我怎么会输？洪作心想。好，既然如此，那就撇开柔道，来打架吧。在沼津与远山搏斗时的激昂情绪，此刻彻底在洪作的心中复苏。

洪作单手按着胃部站了起来，刹那间，他的另一只手抓住了对方的上衣，下一秒，洪作几乎是无意识地使出了背负投的招式。

鸢的身躯在矮小的洪作的后背上滑行出去。耳边传来一声巨响。

洪作回过神来，只见鸢的身躯躺在剑道训练场的地板上。鸢立刻起身。之后便是实打实的斗殴了。两具躯体纠缠在一起，倒在了地板上，翻来滚去。

“喂！你们干什么呢！”

等二人回过神来，只见权藤低头俯视着他们，目光锐利。

听到了权藤的呵斥，两人从剑道训练场的地板上站起身来。

“我说停止训练，你们没听见吗？”权藤说道。怎么可能听见呢，洪作心想。朝柔道训练场上一望，果然已经没人对练了。鬼怪们都像训练开始前一样，并排坐在训练场的一侧。

洪作和鸢回到了柔道训练场，在铺垫上坐下，相互低头致意。

“鸢留下！”不知谁这样说道。洪作回到鬼怪的队伍中坐了下来，鸢则仍坐在训练场的中央。这时，一个高个子的青鬼走了过去。

“我来和鸢一决胜负。”那人说道。看这态度，洪作猜想他应该是三

年級的隊員。

兩人行過禮後，都站直了身子。

“噓！”一聲怪異的哨聲響起。原來是鸢把兩根手指含進嘴里吹了一聲。接着，又是一聲怪叫：“來啊！”鸢大吼道。洪作注視着鸢的臉。和剛才一樣，他的眼睛閃着綠光。把手指放進嘴中發出怪聲，恐怕是鸢在激勵自己——抱着決一死戰的決心，向強勁的對手發出挑戰。

高個子的青鬼突然躺到了地上。

“看，手沒到位，腋下沒夾緊。”

與此同時，鸢的軀體在青鬼的身上滾了一圈，躺到了旁邊的鋪墊上。他的翻滾十分緩慢。下一秒，鸢便被對方的一招崩上四方固^[4]給压制住了。

“形成压制。”權藤宣布道。鸢想要起身，兩腿奮力亂蹬，然而高個子青鬼紋絲不動。這是一招完美的压制技。突然，青鬼叫了一聲：“好痛！”俯視着兩人的權藤警告道：“不許咬人！不許咬人！”

“好痛！混蛋！”青鬼再一次怒吼道。這次權藤仍然警告道：“我說了不許咬人，不許咬人！”很快，他宣布：“好，拿下一本！”压制技已經制勝。

鸢站了起來。他用袖子擦著臉。本以為他在擦汗，然而似乎並非如此。鸢莫非是哭了？洪作心想。鸢用兩手抹了一把臉，對青鬼進行反擊。他眼中的綠光更亮了。

洪作想知道正在和鸢進行練習賽的人是何許人也，於是問坐在旁邊的杉戶：“和鸢對陣的是誰？”

“他叫富野，凭借寝技，在全国高专运动会上很有名气。他是三年级的，所以已经不用参加训练了，但他还是来。——真是比不上他啊。”杉戶說。所謂比不上，意思似乎並不是柔道技術難以匹敵，而是說這種已經不必參加訓練卻還加入到暑期集訓之中的態度，是杉戶這些低年級的

学生所没有的。

鸢像刚才一样，再一次仰面倒地，被牢牢地压制住了。看上去他似乎完全放弃了抵抗。

鸢接连输了三四个回合。富野说道：“你应该再好好练一练。像你这样的，我不用费劲就能搞定好几个。”鸢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一脸懊丧。然而他仍没有被放过。

“如果只靠斗志就能打败对手，那柔道就简单了。有斗志是好事，但咬人可不行。如果是和狗对阵，那么上嘴咬也行，但既然对手是人，那么你也该尽量练习人类的柔道。”接着，权藤点名道：“下一个，杉户！”

杉户被选中了。杉户不仅在寄宿处的大婶眼中呆呆傻傻，练起柔道来也是行动迟钝。鞠躬行礼后，他便一直傻站着。

富野伸手向前，杉户便把他的手挡开，向后退却。每当富野向前进攻，杉户便向后退去，所以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两人都构不成自由练习。

富野两次踏到了剑道训练场的地板上，每次作为裁判的权藤都会进行提醒：“回到场地中间去！”终于，富野的手抓住了杉户的袖口，下一秒他便倒在了铺垫上，两脚向杉户的肩膀伸了过去。

杉户想要避开富野的脚，于是身体向着一侧转动，然而却没有成功。富野的腿转眼间便缠住了杉户的上半身。杉户想要挣脱，却被一招三角绞[5]控制住了，右臂被反扭。

然而，杉户手被反扭，却不发出认输的信号，仍然面无表情。

杉户迟迟不认输，权藤便向他确认道：“认输了吧？”杉户沉默着摇了摇头。

“我可要把你的胳膊拧断了！”富野说道。然而杉户仍是一声不吭。

“好！”富野似乎更加用力地反拧着杉户的手，然而杉户却满不在乎地用另一只手擦拭脸上的汗水。

“真是个怪胎！你不疼吗？”权藤俯视着杉户的脸，这样说道。

“没感觉。”杉户说。

“没感觉？那好。”富野似乎更加用力了，然而他发现这么做毫无效果，便说，“你这胳膊出毛病了。”

“之前断过一次，从那之后就没感觉了。”

“有这回事？来，让我看看。”富野解开了招式，站了起来，查看杉户的右臂，“你弯一下胳膊给我看看。”

“只能弯到这个程度。”杉户伸出了右臂。

“原来如此，你胳膊变形了。这样的话，反扭在你这儿就不起作用了。”富野颇为佩服，“另一只胳膊怎么样？”

“这只也是一样。”

“另一只也断了？”

“嗯。”

这时权藤提示道：“什么叫嗯？回答是！”

“是。”杉户乖乖地改正道。

“好，重新开始。”

听到权藤的这句话，杉户不得不再一次迎战富野。

这一次，杉户眨眼间便倒在地上，和富野纠缠着翻来滚去，不久便被富野的一招送襟绞控制住了。

洪作听到杉户的喉咙里发出“嘶嘶”的怪声。洪作觉得他马上就要被勒昏了，然而他却并没有昏过去，也没有认输。

“你的脖子也跟别人不一样啊。”权藤说道。富野使劲勒着杉户，然而似乎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放了手。

“你不难受吗？”

“难受。”

“我的这招不管用吗？”

“管用。”

“你这不是没昏过去吗？”

“我差点儿就要昏过去了。”杉户说。他站了起来，晕晕乎乎地朝着莫名其妙的方向走去了。

富野和杉户的练习赛一结束，权藤便喊道：“南一挑十！”听到这句话，洪作虽然不明白一挑十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却猜到这位被命令以一挑十的名叫南的队员，一定就是那个以亲戚故亡为理由想要退出暑期集训的人。

“哦。”洪作听到一声傲慢的回应，只见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红鬼向训练场中央走去。他的体格实在可观。洪作还从未见过如此魁梧的青年，简直像那叫什么哼哈二将还是金刚力士的护法神。他的身板不仅宽，看上去还相当厚。

“这个人是几年级的？”洪作小声向坐在旁边的杉户问道。

“和我一样是一年级的。这人在立技方面是天才。中学的时候没正儿八经地练过柔道，就拿下了二段。”杉户说。听说南是一年级的，洪作很是惊讶。那不是一张一年级学生的脸。就在这时，权藤点名道：“伊上同学！”

听见权藤叫自己，洪作大吃一惊。既然被点了名，便只得上场。

洪作来到南的面前，低头致礼后立刻站直了身子。两人互相抓住了对方柔道服的衣领。洪作感觉自己仿佛是站在一堵墙前，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这时，对方的身躯似乎动了动，洪作感到自己突然飞到了空中。这

无疑是一招漂亮的内股^[6]。洪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何时中了对方的招。他轻飘飘地被提起来，又轻飘飘地被摔出去。虽然在空中翻滚了一圈，但这翻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十分自然。

“拿下一本。”权藤说道。因为是三局两胜，因此洪作不得不再一次与南对阵。南立刻右腿一挑，又来了一招内股。这次洪作有所防备，总算是扛了过去，没让南的进攻奏效。然而南突然又来了一招左内股。洪作再次感到自己的身体飞了起来。

“拿下一本。”权藤的声音在洪作听来简直是美妙的。懊恼、遗憾之类的情绪，洪作一概没有。对手太强，自己与之没有可比性。虽然对方拿下两局，但却只用了一两分钟的时间。

洪作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时权藤说道：“你输了，因为对方比你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被打败是理所当然的。弱者和强者对阵，弱者肯定会失败。”顿了顿，他继续说道，“你明年如果也进了四高，就要练以弱胜强的柔道。——南因为比你强，所以打败了你，如果南遇上了更强的对手，他就会被打败，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样的柔道我们不练。虽然南把你摔出去了，但这是理所当然的，一点儿也不光荣。他本人也许觉得光荣，然而这一套在无声堂行不通。”

权藤锐利的目光紧盯着南。然而南却像完全没听到权藤的话一样，面无表情地把指关节掰得“咔咔”直响。

很快，轮到下一个队员与南对阵。这个青年也有一个好体格，然而到了南的面前，还是相形见绌。他想运用寝技，然而却直接被南健壮的身体压制住了。第二回合，他刚站起来，还没回过神来，便同样被南用一招内股给摔倒了。

第三个人两局都被南以压制技打败，第四个人接连被南提起来摔了出去。第五个人是二年级的学生，体格与莲实相近，到了南的面前，显得十分寒碜。这人把南拖倒在地，之后拼尽全力不让南起身。然后他不停地攻击已经相当疲惫的南，进攻，进攻，再进攻，最终打成了平局。洪作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观看了这场比赛。

之后的三个人都是二年级的学生，他们似乎都是专门练寝技的选手，两个人用反扭关节的招式攻击南，还有一个人以送襟绞进攻。南已是筋疲力尽。他只守不攻，仍没有让对方取胜。

第九个与南对阵的是鸢。南那金刚力士般的身躯已经疲软，鸢紧紧搂住他，以压制技拿下一本。鸢毫不手软。他竭尽全力攻击虚弱的金刚力士，又以十字逆[7]制胜。直到第九人，南才第一次连输两局。最后一个人该选谁呢？权藤物色着南的第十个对手。最终他说道：

“好吧，我来跟你对练。来个人当裁判！”

权藤和南摆好了架势。这情形像是病弱的狮子与老鼠的对决。权藤和鸢一样，绝不手下留情。老鼠围着狮子迂回周旋，两局分别以绞技和关节技战胜了疲惫不堪的南。

这场单方面的比赛结束后，权藤回到了座位上，说道：“南缺乏训练。不过才十个人，就累得筋疲力尽了，可谓前途堪忧。只依赖于立技，讨厌练寝技，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以南的体格，如果专心练寝技，今天的这十个人，恐怕每个人只需要两三分钟就搞定了。十个人里，二年级的队员有四个，但却没有一个人把南打败。真是惊掉了我的下巴。真想问问你们每天都在干什么？不管你们进攻得多么猛，只要没拿下一本，就没有任何意义。第九个上阵的鸢终于勉强压制住了南。鸢也许觉得自己赢了，但那可不叫赢。那招压制技有什么技术含量？”

权藤把南以及与南对练的人统统教训过之后，吼道：“继续训练！”柔道训练场转眼间又被扭打在一起的青鬼红鬼们给占满了。

洪作与杉户结为一组。杉户一直呆呆地站着。洪作想以立技攻击，杉户却立刻躺倒，紧贴在铺垫上。他舞动着两条长腿，缠住了洪作的上半身。洪作之前并不知道被对手的双腿袭击能够这样痛。那简直不是人类的腿，而像是钢铁制品。

一进入到寝技，洪作便毫无招架之力了。他时而被铁腿扼住咽喉，时而被扼住后再经受关节反扭。

洪作想要尽力以立技拿下一局，但每次尝试时，对方总是立刻坐倒

在地，因此难以如愿。

洪作与杉户在地上翻滚扭打之际，三年级的富野走了过来，对洪作说道：“你腰部力量很强啊。好好发挥这个优势，充分练习寝技，你会变成高手。刚才让你第一个和南对练，就是想让你放弃立技。我们也想让南放弃立技，可是他太厉害了。”富野笑了笑，继续说，“你怕是输给杉户了吧？”

“是。”洪作回答。

“杉户中学的时候可没练过柔道呢。”

富野以教诲的语气说道。洪作觉得富野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从训练场解放是在五点钟。这天大家在宿舍的浴室里洗了热水澡，又洗了柔道服。因为大家都洗了衣服，所以洪作也照做了。

从浴室出来后，洪作和杉户、鸢一起走出了校门。然后他们像昨天一样，在校门前文具店的门口每人喝了一瓶汽水。

“三瓶汽水！”杉户冲店里喊道，“店里好像没人啊。——也好。偶尔也白喝一次吧。”

“那咱们顺便每人再喝一瓶吧？”鸢说完，再次把手伸向了汽水。

“没有比白喝更便宜的事了。”杉户说着，也伸出手来。

“不用客气。”鸢说道。于是洪作也喝了第二瓶。

“六瓶汽水，记在我账上，记在我鸢永太郎的账上。我是鸢，知道了吧？”鸢冲里面喊完，又说道，“请客的心情真不错啊。”

三人离开店门口没走多远，文具店的姑娘追了过来。

“杉户三瓶，鸢六瓶，对吧？”姑娘问道。

“什么？你听见了？”鸢说，“你去数数空汽水瓶，我们只喝了六瓶，

杉户请客。”

“可是，你刚才说了记到鸢的账上呀。”

“我那是逞一时之快。汽水记到杉户账上。”

“可以吗，杉户？”姑娘向杉户确认道，“那我把九瓶汽水都记到你账上了哦。”

“没喝九瓶啊我们。——是六瓶。”杉户一脸严肃地抗议道。

“不行，不行！”

“这可怎么办。我们明明只喝了六瓶啊。”杉户说道。

“所以我说先数一数空瓶子。”鸢说。

“空瓶子那儿有一大堆呢。刚才有人喝了汽水没吱声就走了。不是你们吗？”

“开、开什么玩笑。”形势对两人愈加不利，所以洪作开了口，“真的是六瓶。我们每人喝了两瓶。”

姑娘望着洪作，说道：“那我就信你的话吧。——在杉户账上记上六瓶，对吧？已经快五十瓶了哦。”

“我知道，知道。”

杉户向前走去。

走到了香林坊，杉户像昨天一样，说道：“有没有人来呢？”他停住了脚步，东张西望。

“我去石川屋看看。”鸢说完，便离开了两人。但他很快就回来了，说道：“没人。没一个认识的。”

三人向前走去。

“这个城市也完全变成一个穷地方了。人民在挨饿。人民的炉灶里不

冒炊烟。——杉户，你去烤鳗鱼店看看。”

“嗯。”杉户在这种时候很是顺从。他听从了鸢的话，走进了前面不远处的烤鳗鱼店，很快便走了出来，只说道：“味道真香啊。”看来店里没有熟人。

“大家好像都在看着我们呢。”洪作说。来往行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一伙人的身上，这让洪作感到眩晕。

“和杉户走在一起，免不了这种命运。他这么脏，任谁都会盯着看的。”鸢说道。在邋遢这一点上，鸢和杉户其实不分伯仲。

“你知道杉户像什么吗？”

“像什么？”

“像清扫烟囱的圆头刷子。不是有种长长的圆头刷子，专门用来清理烟囱的吗？喏，你仔细瞧瞧，怎么看都是！”

听鸢一说，洪作觉得确实有点儿像。把杉户倒过来，把他的头塞进烟囱里，似乎真能当圆头刷子用。

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杉户都是一副毫无反应的样子，仍是面无表情。

三人来到了犀川大桥下，走在岸边的路上。

“既然如此，咱们只能各自回到寄宿的地方，吃那没营养的饭了。”鸢说道。

“你的眼睛闪着绿光啊。”

“是吗？”

“今天和富野对练的时候，你真的咬他了吗？”

“这个嘛，真咬了。这两三天我不痛快，牙痒得很。”

“大家都被鸢咬过。”杉户说。

“我不是谁都咬的。我只咬三年级的队员。我觉得咬了他们也没什么。因为他们净说大话，可当年却没能拿冠军。”鸢说道。

这天晚上，洪作和杉户睡在两张并排的床铺上。

洪作身上所有的关节都在作痛。白天和鸢粗暴地对练柔道，身体如今做出了回应。

“鸢这个人真粗暴啊。”洪作说。

“那家伙，练到今年年底，就会变得很厉害了。我觉得他明年就能参赛了。他还不懂柔道，所以只是一味地拼命，就像你说的那样，他眼冒绿光。那家伙是真的想把对手给打趴下，所以很难对付。”杉户说。

“他没参加今年夏天的比赛，是吗？”

“是，他没参加。一年级的队员里只有南和宫关被选为参赛选手。南很厉害的。你今天也和他练过，应该知道。京都大学学报上的高专运动会评论文章里，说南是个大人物。大家都说他要是认真训练，恐怕没人是他的对手。不过，我觉得他的缺点就是太厉害了。莲实他们也担心南会太强了。”

“莲实厉害吗？”

“现在的二年级队员里，有几个比他厉害的。但是，我们都喜欢他的柔道。因为他身体瘦弱，体能也不行，但却单凭训练成就了他的实力。那是真正的柔道。他立技完全不行，但是只要躺下来，基本上就不会输。虽然不一定会赢，但失败是不可能的。他的寝技实在漂亮。今年夏天的运动会上，他第一次作为选手上场，比赛打得很不错。他打败了一个人，和另外两个人打成了平手。”

“南成绩怎么样？”

“南是立技高手，把对手一个个地都摔出去了。第一轮比赛里，他摔出去了五六个人。对方的学校里不练寝技，所以他们都站着进攻。攻过

来一个，南就摔出去一个。”

“那要是南和莲实对阵呢？”

“目前莲实会赢。但是，南如果稍微练练寝技，就不成问题了。关键是南会不会练寝技。”

“要是练就好了，是吧？”

“嗯。不过，一旦对立技产生自信，就不会练寝技了。不知不觉间就站着了。不管南多么厉害，我估计，只要他不下决心舍弃立技，就敌不过莲实。”

“那权藤呢？”

“他是最弱的。虽然是最弱的，但却也是最懂柔道的。他是没有实力的理论家。他太唠叨，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不过，他是个有名的领队。你明天试试把他摔倒。他会骨碌碌地翻个大跟头，最后肚皮先着地。拿下一本可不容易！”杉户笑着说道。

[1]近江海和志贺海均为琵琶湖的古称、别称。

[2]日本江户时代，加贺藩领主的俸禄约为一百万石，高于其他大名。加贺藩领主的居城位于金泽，因此金泽作为城下町而繁荣起来。

[3]兼六园，日本江户时代极具代表性的池泉回游式庭园，日本三大名园之一。原为加贺藩第四代藩主前田纲纪的私人庭园，始建于1676年，后经多次整修、扩建，面积约为11.7公顷。

[4]上四方固的变形，柔道中压制技的一种，属于寝技中的固技。即当对方呈仰卧姿势时，跪在对方头部上方，俯压在对方身上，右手从对方右腋下插入，绕到对方后背抓住其后衣领，同时左手从对方肩下插入，抓住对方的腰带，用抱压的力量将对方控制住。

[5]柔道绞技的一种，属于寝技中的固技。即用双腿夹紧对方的头颈和一只胳膊，以控制住对方。

[6]柔道摔技之一，属于立技中的足技。即双手牵拉对方的上身，转身用腰部将对方顶起，同时单腿撩挑对方大腿内侧，将对方摔倒。

[7]腕挫十字固的别称，柔道寝技中关节技的一种。即当双方都仰面躺倒在地时，使自己的身体与对方的身体呈十字型，用腿压制住对方的头颈部，同时用双腿夹住对方的一只手臂，并用双手牵拉反压其肘关节。

下卷

金色四角星

自从来到金泽，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五天的时间。洪作和杉户一样，每天上午都在床铺上度过。睡得再多，也还想再睡。洪作上午睡觉，下午去训练场，训练结束后喝瓶汽水，然后回到住的地方吃晚饭，之后便什么也不做了，钻进被窝。一天的时间非常短。

富野每天都指导洪作训练，告诉洪作寝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富野的教学方法是理论性的，他耐心地进行详解。

洪作偶尔想和其他队员对练，富野却不允许。每当训练开始，富野便会走到洪作身边，说道：“来，洪作！”逃是逃不掉的。

训练过程中，洪作曾把富野摔倒过一次。当时富野想拖着洪作进入寝技的招式，洪作则降低重心，几乎要坐到铺垫上了，背起富野摔了出去。

“这局输得太彻底了。”富野笑着说道。自己被摔倒，似乎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

接着，富野又说：“就算被你以立技摔倒，我也丝毫不会觉得佩服，但刚才是眼看我就要用寝技了，你却漂亮地把我摔了出去。立技这东西，就该这么用。你恐怕也没意识到吧。你是在一瞬间使出这招的，自然而然地使出了立技。不错，这很不错。——休息一会儿吧。——我有话跟你说。”

洪作就这样穿着柔道服，跟着富野走出了训练场。富野走到训练场旁边的草坪上，物色了一片树荫，在那儿坐了下来。

“坐吧。”富野说。洪作坐在了富野身边。凉风吹拂着汗淋淋的肌肤，很是惬意。

“跟你练了这两三天，我越来越想让你进四高柔道队了。你很听话。让你舍弃立技，你就真的老老实实地把立技舍弃了。一般人很难像你这样。擅长立技的人，一旦舍弃了立技，专练寝技，就会变成真正的寝技

高手。你可能会如此。南和宫关立技强得没边儿，不肯放弃立技。像我这样的人，寝技、寝技的练到现在，很遗憾从一开始就是专练寝技的，立技完全不行。说实话，这样的柔道是不完整的。我成不了真正强大的柔道运动员。”富野说。

“我已经三年级了，前不久的高专运动会是我最后一次参赛，以后我再也不会踏上武德殿的铺垫了。我希望在我参赛的时候能够打败六高，拿下冠军，但这个梦想却没能成真。但是，如果说四高还能再次进入全盛时代，那便是现在的一年级队员升入三年级的时候。这批人里有南和宫关这样的高手，此外还有三个凭立技拿下段位的人。这几年不曾见到过的优秀队员，都集中在一年级的学生里。这些家伙们要是刻苦训练，一定能赢。鸢和杉户他们，如果苦练一番，也会成为优秀的选手。不过鸢和杉户立技完全不行，多少有些局限。我一直觉得立技什么的不掌握也没关系，甚至只会寝技更好。但是我现在改变了想法。还是多少掌握些立技为好。立技的腰力还是有必要的。然而问题在于，擅长立技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要站着把对手摔出去。把对手摔出去固然好，可摔技不见得奏效，也许反而会被对手摔出去。——在这一点上，寝技就没有这种不确定性。寝技强的人，一定会战胜弱的人，不会像立技那样，弱者能够侥幸战胜强者。”富野说。

“是这样的吗？”洪作脱口而出。

“嗯，没有以弱胜强的情况，绝对没有。决定胜负的是训练量。头一条是练习，再者还是练习，第三还是练习。”

“.....”

“训练量决定一切的柔道，就是寝技。”

“.....”

“但是，训练量相同的情况下，擅长立技的人技术更好。我想，如果能让擅长立技的人失掉对立技的信仰，转而练习训练量决定一切的寝技，那就太棒了。南和宫关如果专练寝技，达到我这种程度的训练量，就会成为了不得的高手。他会变得多强，简直难以想象。他将会寝技无

敌，立技也无敌。但是，一决胜负的时候，当然必须要用寝技。——如果训练方式得当，也许后年高专运动会上兴起的冠军旗，就会印着四高的金色四角星。”

“.....”

“明年至少得再进来一个好的运动员。要是明年你也来了，后年就能跟南和宫关一起参加比赛。你会成为优秀的选手。”

“要是能进来就好了，可是.....”

“考进来不就行了吗？”

“话虽如此.....”

“你能考进来的。想着要考进来，从现在开始复习，一定能考上的。”富野说。

富野劝洪作加入四高柔道队，但对于洪作而言，即使没有富野的这番劝说，他也本来就想加入，因此才在暑假千里迢迢地来到金泽。问题只在于洪作能否考入四高。

“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能考上。不学习是考不上的。要是连四高都考不上，练柔道也成不了才。”富野说。“明年，除你以外还有一个必须考进来的。反正你们明年会在一处，不如现在就见个面。”

“是谁呢？”

“一个叫大天井的人。”

“啊，是大天井啊。”

“你们已经见过了？”

“不是的。他给我写过信。”

“嚯，这可真稀奇啊。他连给父母的信都不写，为什么会给你写信啊？”富野笑了。接着，他又说道，“总之让杉户或是谁带你去见见他。”

“他现在在金泽吗？”

“不止是现在，他在金泽已经三年了。”

“他不来训练场吗？”

“他不来训练场了。他下了决心，不看完一本参考书，绝不踏上训练场的铺垫。虽然希望不大，但他现在每天都在学习。”

“是吗？每天都在学习？真让人吃惊。”洪作说。

“没什么好吃惊的。备考生学习，一点儿也不奇怪。——大概你也是个散漫的人。——可是，你必须得竭尽全力，好好用功，考上四高。”富野说完便站了起来。两个人又回到了训练场。

第二天，训练结束后，杉户说：“今天咱们和鸢三个人一起去找一个叫大天井的人玩。明天不训练，所以今天不用急着回住处早睡。”

也许是明天不用训练的缘故，队员们换衣服、洗澡的动作似乎都有些欢快。

从浴室出来，再次回到训练场时，鸢来了，说道：“今天晚上给你开欢迎会。带钱了吗？”

“带了。”洪作回答。

“留下回家的火车票钱，剩下的全都拿出来。”鸢说。

洪作把小钱包递给了鸢。鸢打开看了看，问道：“全在这儿了？”

“是的。”

“那火车票钱也要从这里扣喽？”

“是的。”

“呵，这就是你的全部财产了？真可怜呐。”不知有什么可怜，鸢说完这话之后，又开口道，“好吧，火车票钱等你走的时候我再想办法。这

些钱暂时都由我保管。需要零花钱随时跟我要。你要多少，我给你两倍。”

这时杉户走了过来：“哎呦，哎呦！”他瞅了瞅鸢手里拿着的钱包，“能吃顿牛肉火锅之类的吧？”这时又来了两三个队员，一齐说着“哎呦”、“哎呦”，窥探着钱包的内容。

其中一个人说道：“虽然不知道你在谋划什么，但是我也要加入。”

“不行。”鸢摆手制止，“这不是我的钱。谁都不能动这些钱。我拿着，只是保管而已。一旦有什么事，这钱要为集体所用。”

说完，鸢把钱包放进粗布制服的内口袋，从衣服外面拍了一下，说道：“指望着别人的钱可不好。你们也都有父母吧？父母寄来的钱呢？把自己的钱花个精光，然后就想用别人的钱吃牛肉火锅，这种想法很卑劣。正因为这么没出息，才一直赢不了六高。今年在武德殿的比赛，像什么样子？说起来——”

鸢突然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因为他发现富野不知何时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这个，敝人先走一步。”鸢冲杉户和洪作使了个眼色，想溜。然而富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鸢精气神真足啊。——既然你这么有精力，明天你一个人来训练场吧。我陪你练。”

“不用了。”

“什么叫不用了？”

“是。”

“别得意忘形，说话这么大的口气。”

“是。”

“我让你像杉户一样，有个反拧肘关节都不奏效的胳膊，练柔道方便得很。明天过来！”

富野走了。鸢故意做鬼脸，使劲皱着眉头，但大家都知道他很沮丧。

“鸢，明天来道个歉吧。还是道个歉为好。”杉户说。鸢一声不吭地站着。

“不管怎么说，来道个歉吧。富野没有生气，他只是在吓唬你。”其他队员也说道。

“不，我不道歉。我只是说了事实而已。我没胡说。今年的比赛打得不好，所以我就实话实说了，仅此而已。即便是富野，比赛打得也不好看吧？富野是个傲视群雄的人物，可那比赛打得像什么样子？明明能赢，结果却没有赢，不是吗？如果认定自己能赢，就能够取胜。不管做了多少努力，如果没有取胜的信心，就会输。要是连那种不管不顾的精神都没有，那我不愿意把这三年的时光献给柔道了。我可是每天穿着像抹布一样的柔道服，在摔来摔去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三年高校时光。我不读书、不学习，每天只想着拿冠军这一件事。把父母给的胳膊弄折了，把父母给的耳朵蹭烂了，暑假也不回家，在训练场度过！”

鸢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脸色铁青。虽然训练时鸢面相凶狠，但此刻的面容却更加可怖。

“鸢！”有人制止道。

“别管我！”鸢冲那人吼道。接着，他对杉户说，“我不会道歉的。我还没有向父母道歉过。我从未向任何人道歉过。我凭什么必须向富野道歉？”

“我明白，鸢！”杉户说。

“你不明白。你是乡巴佬家的穷儿子，不会明白武士的志气。我明天会来训练场。我要和富野对练。我恐怕马上就会输吧。我会被反扭关节。我会被锁喉。我会被他压在身下，被牢牢地压住，动弹不得。”顿了顿，鸢继续说道，“我在四高柔道队的生活还不到半年。我还没真正学会柔道。所以，富野会训我吧。腰没沉下去。胳膊没夹紧。腋下没用力。——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我要教给富野。那就是，再弱，也要有取胜

的信念。”

鸢抬起胳膊，把眼睛埋进了袖子。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涌了出来。

杉户想带着情绪激动的鸢走出训练场，但鸢说道：“你先去大天井那儿吧。我晚些再去。我现在心里烦躁，等心情平复了以后我再去。我会带牛肉，所以你让大天井先把干草准备好了。”

“那咱们先去吧。”杉户对洪作说。两人一起走出了训练场，像往常一样喝了汽水，然后向兼六园的方向走去。

“刚才鸢说的干草是什么？”洪作问道。

“是指蔬菜。”杉户说，“鸢那家伙，这么容易就激动了，这可不行。他是个好人，但太容易生气。不过，鸢说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大家都对富野寄予厚望，以为他至少能拿下一两个人，可他却跟对方打成了平手。看了比赛就知道，他们俩实力悬殊。他的对手系着白带^[1]，是个没名气也没实力的选手。那个人从一开始就以平局为目标，完全不进攻。但是，他很顽强。即使被富野压制住，他也想方设法地挣脱了。”

“连富野都没赢吗？”

“没赢啊。他几乎可以随意摆布对手，但却始终拿不下一本。”

“鸢明天会去训练场吗？”

“谁知道呢。”杉户说，“真是个傻瓜，道个歉不就行了吗？——一会儿我劝劝他。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怎么能去训练呢？”

“富野恐怕也很为难吧。话已经那样说了，就不得不去训练场了。”洪作说。

“富野可不一样。他不是一般人。他就是为练柔道而生的。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很特殊。他现在应该正在为明天不在家休息、能去练柔道而高兴呢。”

“他这么喜欢柔道吗？”

“喜不喜欢不知道，这应该是一种习惯吧。每天都来训练场，从不休息，就会变成这样。不论是我还是鸢，到了三年级，恐怕也都会变成这样。你也该考虑考虑。我们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但你还可以选择。”杉户说。

两人在通往兼六园的上坡前向右拐弯。洪作至今也不知道兼六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不仅是兼六园，对于金泽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洪作也不大清楚。洪作知道的只有四高的训练场、杉户的寄宿处、犀川，此外便是每天从训练场往返时经过的路。

“这条路真清静啊。”洪作说。

“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会走这条路。现在是暑假，所以能走，平常我们是不走这条路的。”

“不能走吗？”

“不是不能走。这里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是柔道队的人谁也不从这儿过。”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嗜，这是正常人走的地方。——我之前和鸢从这儿走过。真是艰难。”

“艰难？”

“嗯。”

“哦。”

杉户所说的意思不甚明了，但洪作也朦胧地感到他们一定受了磨难。

两人走在平时不能涉足的寂静的大道上，拐了两三个弯，来到了大天井寄宿的地方。这是一个烟草店。

“他住在二楼。”说完，杉户冲二楼的窗户喊道，“喂！”

不久，二楼的玻璃窗被打开了，一个红鬼探出头来：“呦，这不是杉户吗？——上来吧！”

洪作跟着杉户，走进了烟草店，在店门旁边的楼梯底下脱掉了木屐。杉户冲店里说道：“打扰了。”然后便走上了昏暗的楼梯。虽然楼梯很暗，但二楼的房间却很明亮。

二楼有两个相连的房间，在里屋的檐廊上，大天井正与一位老人在棋盘前对坐。

“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候。——虽然不该使唤客人，不过不好意思了，你去楼下把茶端上来吧。”大天井说着，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棋盘。

“端茶？”杉户问道。

“顺便拿点儿仙贝什么的上来。”

“跟大婶说一声就行了，是吗？”

“对。——麻烦你跟大婶说说。直接跟大婶说。就这儿，我落这儿！”大天井在棋盘上落下一个白子。

杉户下楼，把茶端了上来，问大天井道：“还要下很久吗？”

“嗯。”

“鸢会带肉来。”

“肉？搞错了吧，应该是炸豆腐。”

“真的是肉。”

“马肉吗？”

“牛肉。”

“好，我来者不拒。要是带来了就放下，然后回去就行。”

大天井自始至终没有把头转向这边。他眼睛紧盯着棋盘，说出的话

全都没经过大脑。

“真难办啊。就因为这样，我才讨厌下棋。”杉户说。没想到这次老人接话道：“真难办啊，实在是难办。就因为这样，我才讨厌下棋。”老人也一边说着心不在焉的话，一边用指尖夹着棋子，起起落落。

“真是没办法。咱们去那个房间等等吧。”杉户说。洪作也跟他一起转移到了旁边的房间。

在旁边的房间坐下之后，洪作开始观察大天井这个人。他不像南那么高，但肩膀却更为宽阔，身材很是魁梧。他的脸很大，眼睛、鼻子和嘴也都很大。虽然是备考生，但怎么看都不像。他既不像是四高的学生，也不像是大学生，怎么看都是一个已经踏入社会的出色的成年人。他身上似乎有一种淡定从容，他坐在棋盘前，看上去悠然自得。他的大耳朵已是残破不堪。

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张书桌，但桌子上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墨水瓶，也没有笔记本，只有扇子和烟灰缸放在桌子的一旁。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棋子哗啦哗啦地响，那两人离开了棋盘。

“明天再一决胜负吧。”大天井说道。

“好。”老人说。“明天来我家吧？我叫四五个人来。”

“好啊，我明天去拜访。”

“那我告辞了。”

老人走了。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大天井走到两人身边，说道：“你刚才说了些让我挂心的话。肉啊什么的。”

“鸢会带肉来。”

“是吗？真不错。我要喝个尽兴。你们也稍微喝一点儿，解解暑。”大天井说道。

“训练怎么样了？”大天井问杉户，“再过个两三天，我也要去训练场。可以吧？我也该去了。”

“参考书看完了吗？”杉户问道。

“看完了。”

“看的是什么参考书？”

“别问这么详细。”大天井笑着说，“权藤那儿拜托你替我说说好话。就说他让我看的书我已经看完了，好吧？”

“这可让我为难了。”

“这有什么为难的？”

“对方可是权藤啊，我撒不了谎。不如你真的把书看完，怎么样？反正早晚都得看完。”

“我看，我在看呢。”

“我可不敢信。”

“你怎么这么信不过我啊。考学是我自己的事，我也在认真考虑呢。”

“你做单词本了吧？”

“做了。不过，我做得不好。你能帮我做吗？”

“开什么玩笑。至少单词本得自己做，让别人做可不行。是吧，洪作？”

杉户把脸转向了洪作。因为杉户还没向大天井介绍自己，所以洪作说道：“我是伊上洪作。”

“你是备考生吗？”大天井问道。

“是的。”

“想进柔道队？”

“是的。”

“想进柔道队得先考上四高。考不上四高可不行。”大天井说道，“好好努力！”

“我之前收到过你写的信，夹在莲实的信里。”洪作说。

“啊，是嘛。——莲实夸的那个人就是你啊？确实是个小个子。小个子也没什么不好。哦，原来是你啊。——好，我陪你练个两三天。”大天井说道。

“洪作，至少单词本得自己做，是吧？”杉户说。

“是，没错。”洪作说道。

“别这么狂。你想给我劝告，这可不行。在落榜生里我可是前辈。因为我是和富野同一年考试的。一分之差，富野考上了，我落榜了。然后我又和莲实一起考试，今年我又和杉户还有鸫一起考。我基本上都是差一两分没考上。”大天井说道。

鸫提着用竹子皮包好的牛肉走进了房间。

“今天给洪作开欢迎会，所以我买了肉。”鸫说。鸫最初总客气地称呼洪作为“伊上同学”或“伊上”，不知何时也“洪作”、“洪作”的直呼其名了。

“不过，不是我请客。我之后会征收会费。现在我们身上都不可能有钱。我把洪作的全部财产都抢来了。洪作回去的火车票钱，我们必须得想办法。这一点得提前跟你们说清楚。都听明白了吧？”鸫嘱咐道。

“不过是火车票钱，好办。再过两三天我这儿就来钱了。先不说这个。——既然是抢了洪作的全部财产，买完肉应该还有余吧？”大天井问道。

“对，还有余。”鸫说。

“既然如此，就把剩下的钱全都拿出来吧。钱必须得好好算清。用这些钱买干草和酒，要是还有剩下的，就大家均分。”

“你啊，我从来都拗不过！”

“没什么拗得过拗不过的。钱的事要是处理不好，父子都能变成仇人。——把钱拿出来。”

鸢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把钱倒在榻榻米上，把空钱包还给了洪作，说道：“杉户，你和洪作住在一起，不能让他缺钱花。洪作，我们不是什么都让你掏钱买，只是暂时用你的钱垫一垫。”

“杉户，你去买干草和酒。今天破例让你们喝点儿酒。既然明天不训练，稍微喝点儿应该没事儿。”大天井说道。

“我不能喝。我明天必须去训练场。”

鸢向大天井说明了刚才和富野之间发生的事。

“你真是个傻瓜啊。难得放一天假，应该好好休息。”

“我也想休息，可事情已经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你不能喝酒了。”

“所以我要把肉吃个够。”鸢说道。

“你别吓唬我！”大天井说。杉户出门去买菜，鸢下楼与大婶交涉摆宴的事。

“你坐在这儿就行。你是客人嘛。我也什么都不干。我是这儿的主人嘛。”

大天井说道。身为备考生的大天井架子却是最大的。

宴席设在面向后院的房间里。鸢把小炭炉搬到了外廊上，用扇子扇火。这家的主人是个弓着腰的老太太。

“大婶，您不用动。有这么多人呢。”大天井说道。但老太太仍在厨房那边忙活着。杉户买来了蔬菜，也放在外廊上。老太太拿来了菜板和菜刀。

“切菜小心点儿。”大天井说道。

“没事的。”

“太危险了。来，我切吧。”大天井代替杉户拿起了菜刀。这时，店铺里传来了客人的声音。

“来了！”杉户走了出去，但很快就折了回来，说道，“不行，是个姑娘。大婶，你去吧！”

大婶出去了。

“嘴里说着是姑娘，心里害怕，这可不行。真是没出息的家伙。对方是客人。姑娘也会来，孩子也会来。如果不对每个客人都和颜悦色，就做不成生意了。自从我在这儿寄宿，这个店也终于有客人光顾了。从前根本没人来，因为大婶待人很冷淡，笑也不笑一下。”

正在这时，老太太从店里回来了，说道：“怎么能笑得出来？他们可是买烟的客人。”她脸上的确连一丝笑容也没有。

“你也会去店里吗？”洪作问大天井。

“我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啊。这位大婶，心情不好的时候，客人问她她都不答，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你说什么呢？”老太太说道。

“呦，想装糊涂可不行！”

“跟你装糊涂有什么用？”

从大天井和老太太之间的对话中，洪作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暖意。那是一种不同于亲子之间的爱、但却可以称之为爱的温情。

渐渐地，肉香从外廊上飘了过来。老太太把草席铺在榻榻米上，鸢搬来小炭炉，杉户端来盛着蔬菜的大盘子。

“来，先让敝人尝一尝咸淡。”鸢说着，拿起了筷子。

店铺的方向又传来了客人的声音。

“来啦！”大天井起身出去了。

“等彻底煮熟了再吃！”老太太一边在小院子里打水，一边说道。

不久，大家就围坐在小炭炉旁，动筷子吃起了锅里的牛肉。鸢、杉户和洪作都只穿着长裤和无袖运动衫，大天井把浴衣的袖子褪了下来，半裸着身子。老太太不能脱衣服，只得一个人不停地扇着扇子。

鸢负责往锅里下肉，老太太负责往锅里放菜。杉户则负责照看炭火，不时端起锅来，用火筷子拨火，或是添一块新炭。

洪作想要接替鸢的工作，结果大天井说道：“你什么也不用干。因为这肉是用你的钱买来的。只管端起架子来，专心吃！”

说这话的大天井，倒是什么也不干，喝着啤酒，偶尔给杉户和洪作的杯子里添酒。只有鸢因为明天要去训练，所以不能端酒杯。

“只有你和富野两个人训练，真惨呐。”杉户说道。

“我明天不会那么快就让富野遂了心愿的。”鸢说。

“不，不行的。不管你多么奋力反抗，既然对方是富野，你就敌不过。他会任意摆布你的。在技能方面，你们俩是天壤之别。就像相扑选手和小孩儿打架一样。”大天井说道。接着，他又说：“明天可有好戏看了。能见到鸢的哭脸了。鸢真的会哭的。”大天井用双手捂住眼睛，抖动肩膀，模仿鸢哭泣的样子。

“开什么玩笑。”鸢说。

“我说的不对吗？你和我对练的时候也哭过。我用立技连续拿下了五个一本，你就哭了，不是吗？之前还有一次，你被宫关的扫堂腿绊倒

了，一骨碌爬起来，结果又挨了一记扫堂腿。那时候你也哭了。”

“明天我是不会哭的。之前那几次我也不是哭了。我只是觉得不甘心，心里面恼怒，眼泪就出来了。流眼泪在我这儿是个生理现象，和流汗一样。看上去像是哭了，但其实我没哭。”鸢说道，“喏，你们看，我流了这么多的汗。我不像你们那么干燥，我身上湿气重。”

说着，鸢挺起了胸膛。的确，他的胳膊上、脖子上都滚着汗珠。

“擦擦吧。”杉户说。

“吃了肉就消汗了。现在肉还没吃足，等吃足了汗就消了。”鸢说道。

“长了这么大的个子，怎么还会哭鼻子呢？真的吗？”老太太一边用扇子给鸢那壮实的身体送风，一边说道。

“他哇哇地哭。”杉户说。

“你不是也哭过吗？”大天井对杉户说道，“因为训练而动弹不得的时候，你哭了吧？”

“我没哭。”

“不，你哭了。我当时在旁边看着，心想，杉户那家伙不会是哭了吧？大约是你进柔道队第二个月的事。你因为训练的时候总是反应迟钝，所以进队半个月的时候胳膊就断了，对吧？”

“对，右胳膊。”

“右胳膊？不是左边吗？”

“不，是右边。左边是之后断的。”杉户说。

“别说这些啦。——让别人听到多难听啊，什么胳膊断不断的。既然是四高的学生，总该有些正经话说。”老太太说道，“鸢，那块还没煮熟吧？你别着急嘛。”

“这家伙没教养。”杉户说。

“你也没资格说别人。不许用筷子按着肉。”老太太说道。

“不这样的话，这肉就被别人抢走了。”

“别胡说。”鸢说道。

“我没胡说，刚才我正要吃，却被一股脑儿地全捞走了。”

“我才没有呢！”

“一股脑儿把肉全捞走的不是你，而是这位。”杉户把下巴冲大天井扬了扬。

“用什么方法都行。肉必须吃。比赛必须赢。要是抢不到别人的肉吃，也就赢不了比赛。”大天井说。

“哟，这人好大的口气。”老太太开口道，“你考试不是从来都及不了格吗？”

“别说这个。”

“我偏要说。连我都觉得太丢人了。年年考，年年考不上！”

“行了，我明白。”

“你怎么会明白？”

“我真的明白了。我会铭记在心。明年等着瞧吧！”

“既然如此，我还要再说一句——你别再下棋了。能不能把下棋的时间用来学习呢？”

“好，不下了。”

“光嘴上答应可不行。”老太太说道。在老太太这里，大天井完全没了气势。

眼见战况对大天井愈加不利，鸢像追击一般，说道：“我觉得大婶说得对。不管怎么说，得先考进四高。努力个半年就行了。这半年，做好消瘦的心理准备，努力学习，准能考上。”

“大天井怎么会瘦呢？”老太太再度开口，“何止是不会瘦，一到了快要考试的时候，反而会胖呢！”

“别说这些，让别人听见了不好。”大天井说道。

“鸢和杉户，我觉得都不靠谱。我觉得你们多少也该辅导辅导他的功课。你们到了这儿，净谈柔道。你们也该多少谈一谈考试的事，他要是听不懂的地方，你们就给他讲讲。我想，你们要是用心辅导，大天井也是能学会的。”

“这个嘛，大婶，”鸢说道，“他要是肯听我们的话，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您觉得大天井会乖乖地听我们的话吗？”

“不管他听不听，你们只管说就行了！”老太太说道。

“大婶说的话越来越蛮横了。这是战斗精神。大婶如果是个男的，恐怕会成为优秀的柔道选手。”杉户说道。

“谁要进你们柔道队？一个个都脏兮兮的。”

“吃肉吧，大婶。”鸢说道。

“上了年纪以后，不太爱吃肉了。”

“那您吃菜。”

“我在吃。”老太太说道，“唉，明年一定要让大天井考上四高啊。拜托了，求求你们了！”

“别说这么催人泪下的话，大婶！能考上的，明年我能考上。——因为比起现在这样，肯定是考进四高更好。别担心，我会考上的。不辜负大婶，也不辜负父母。”

“不然就太不像话了。”

“嗯，我知道。”

大天井说完后，老太太又转向洪作：“你也很有可能变成这样，一定要小心。明年一定要考上。明年要是落榜，以后就成了惯性了，多少年都考不上。”

“不会的。”洪作说。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老太太说道。

鸢站起身来，又出门买肉去了。

第二天，杉户和洪作都睡到了将近中午才起床。两人在楼下吃完了迟延的早餐，一回到二楼的房间里，杉户便说道：“不用训练的日子真是没意思啊。根本无事可做。”杉户看上去很是无聊。“无事可做，真让人为难。大家都在干什么呢？”杉户一边说着，一边把刚放进柜子里的被褥又搬了出来。

“你又要睡？”洪作吃惊地问道。

“嗯。”杉户只穿着运动裤和无袖运动衫，在床上摆成一个“大”字，说，“失陪了！”

“你能睡着吗？”

“能睡着。只要想睡就能睡着。”

“真的吗？”

“真的。你试试看。集中精神，什么也不想，自然就会进入休息状态。这样一来，意识便会渐渐模糊，很快就睡着了。”

“我可不行。昨天晚上睡得很足，现在想睡也睡不着了。”

“虽说睡足了，但这不过是你自己认定的判断而已。想法这么狭隘可不行。你不需要有任何顾虑，这不会给别人添麻烦的。自己只不过是睡觉而已，不是吗？再说了，还有睡午觉这一说呢。虽然都是睡觉，但睡

觉的地方好像不一样。——对了，我让大婶准备好西瓜吧。睡醒之后吃西瓜，实在是件美事。吃完西瓜，就去洗澡，然后吃晚饭，吃完了再睡。”

杉户下了楼，很快便回来了，说道：“今天晚上好像吃炖泥鳅。”

“西瓜的事呢？”

“我说了。大婶说会用凉水给我泡着。”

杉户再一次躺倒在床铺上，说道：“凉风吹进来了。你也睡吧！”

杉户再度摆成一个“大”字，闭上了眼睛。他似乎很快就集中了精神，大约五分钟后，他便开始呼呼大睡了。

洪作在榻榻米上躺了下来。他倒没有集中精神，但却也感到了困意。窗户没关，风吹进来，很是舒爽。不知不觉间，洪作也睡着了。

睡了大约两个小时，洪作睁开了眼睛。他看向杉户，只见他抱着胳膊，端坐在床铺上。

“你什么时候醒的？”

“刚醒。”

“我也睡了。原来真的能睡着。——真是不可思议。”

洪作也坐了起来，打了一个大哈欠。之后他便和杉户一样，抱着胳膊坐着。也许是睡得太多，他感到特别乏力。

“我脑子有点儿发昏。”杉户说。

“是睡得太多了。我也昏昏沉沉的。”洪作说。

“那怎么办呢？”杉户把脸转向洪作。

“什么怎么办？”

“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还是去训练场吧？”杉户说道。

“去训练场？”

“对。现在是两点。鸢那家伙，一个人怪可怜的。咱们去给他助威吧？”杉户猛地站起身来。“虽然我也很想吃西瓜，但西瓜还是一会儿再吃吧，我要马上去训练场。你就不用去了，吃了西瓜，再洗个澡，好好休息吧。我自己去。”

“我也去。比起吃西瓜，我更愿意去训练场。”

“是吗？那咱这就走。”

杉户迅速地穿上了裤子，披上了外衣，把帽子扣在了鸟窝似的头上。

两人冲到了楼下。

“轻点儿下楼梯！”大婶的声音传了过来。

两人走下玄关时，大婶过来了：“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去训练场看看，马上就回来。”

“我正要切西瓜呢。”

“等我们回来再切吧。”

“你说要去训练场，可今天不是休息吗？”

“是的。”

“那为什么还要去呢？”

“因为鸢要训练，我们去观摩。”

“骗人。是你们自己想练吧？肯定是！”

“不，我们去观摩。”

杉户说着便走出了大门。洪作正要跟去，大婶说道：“你这头型也越

来越难看了。别光睡觉，去理发店剪剪头发！”

到了无声堂，只感到训练场里静悄悄的，仿佛一个人也没有。进去一看，只见鸢穿着柔道服，一个人坐在训练场的正中央。

鸢望向杉户和洪作，说道：“呦，你们也来了？”

“富野呢？”杉户问道。

“还没来。”

“他是不是忘了？”

“不可能。”

“要不然就是他昨天说的是玩笑话。我总觉得他是开玩笑。”

“玩笑！有那样的玩笑吗？——不过确实很奇怪。我已经在这儿坐了三十分钟了。他一直没来。”

“他不会来了。我觉得他不会来。”

“是吗？”

鸢站了起来，“哈”地一声大喊，做了一个受身动作，自己把自己摔在了铺垫上。身体叩击铺垫的声音在训练场上回响，铺垫颤动起来。

“哈！”

鸢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跃入空中，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跌落在铺垫上。这时杉户说道：“那，我替富野跟你对练吧！”

杉户马上去更衣室换上了柔道服。回到训练场后，杉户也做了好几个受身动作。

“三局两胜！”洪作喊道。那二人走到训练场中央，面对面坐了下来。

“不许咬我。”杉户说。

“我不咬。你又不好吃。”鸢说道。两人站了起来。鸢突然张开双臂，眼冒精光，喊道：“来呀！”杉户则像往常一样，无精打采地站着，嘴里嘟哝着什么。杉户每次比赛的时候，在抓住对方的衣领之前，嘴里都会一直嘟嘟囔囔的。他究竟在说些什么，没人知道。杉户自己似乎也不清楚。对于杉户的这番嘟哝，其他队员称之为“念佛”。

“来呀！”

鸢大幅度地向右迂回。在鸢所画的这个大圆圈的中心，杉户一边念佛，一边一点点地改变着身体的朝向。

这时，富野走进了训练场。

“停！”洪作喊道，中止了两人的比赛。

“真了不起！杉户也来了？”富野说着，走进了更衣室。

鸢和杉户坐在训练场的角落里，等待着富野回来。富野换上了柔道服，一走进训练场，便冲洪作说道：“喂，你是怎么回事？”

“我观摩。”洪作说。

“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不舒服。”

“没有不舒服，来了训练场却不换衣服，哪有这样的人？换衣服去！”

和以往不同，富野的语气很是严厉，怎么看都像是心情烦躁。洪作也换上了柔道服，坐到了鸢和杉户的旁边。

富野在训练场中央坐了下来，说道：“鸢、洪作、杉户，按照这个顺序，我一挑三。杉户，你来当裁判。”

鸢仍照他的习惯，张开双臂，迎战富野。鸢立刻便被富野拖拽着进入了寝技的姿势。虽然他一下子就被拽倒了，但却一直没有输。每当富野想要压制住他，他便使出浑身的力气将富野推开。鸢看上去就像是由

能量凝结而成的固体。富野多次想要压制住他，但他每次都挣脱了。

他们整理了两次凌乱的柔道服。鸢每次站起来重新摆好架势，都大喊：“来呀！”主动向富野靠近。之后鸢立刻就会转为守势，富野发起进攻，但始终难分胜负。就这样，时间到了。

“停！”杉户宣告双方打平了。

“嚯，到头来还是让你给跑了。”富野擦着汗说道。接下来与富野对阵的是洪作。眨眼间洪作便被拽倒了，富野以一招崩上四方固将洪作压制住了。富野刚与善战的鸢进行了一番苦斗，洪作本以为自己能多坚持一会儿，然而却这么快就输了，连自己都觉得大意了。

下一个是杉户。鸢代替杉户充当裁判。

杉户的准备姿势仍然净是破绽。他一边念佛，一边等待着对方出击。富野每向前一步，杉户就后退一步。

“回到场地中央！”鸢提醒道。两人回到训练场中央后，情形还是一样。杉户不断后退，甚至退到剑道训练场去了。

“回到场地中央！”鸢再次说道。这时，洪作看到两人互相抓住了对方的袖子。刹那间，杉户倒在了剑道训练场的地板上，发出一声巨响。眼看富野似乎就要压到杉户的身上，但却突然停住了。富野被杉户的三角绞控制住了。

洪作不知道变故是如何发生的。成功使出三角绞的是杉户，而脖颈和一只手臂被牢牢地夹在杉户的两条长腿所构成的三角形里的，却是富野。

身为裁判的鸢冲洪作说道：“来搭把手！”鸢是想原样不动地把杉户和富野拖回到柔道训练场的铺垫上。

然而并没有这个必要。

“拿下一本！”鸢宣布杉户获胜。富野昏过去了。鸢在富野的后背上拍打了一两下。富野缓过气来之后，鸢用平静的语气，缓缓地宣告了比

赛的结束：“到此为止。”杉户不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此时嘴里仍叽叽咕咕地念叨着什么，与富野相对而坐，低头致意。

“到头来被你给拿下了。”富野笑着说道，“我没打败鸢。不仅如此，我还被杉户打败了。你们俩都变强了。能打出今天这样的比赛，说明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我们不用只仰赖南和宫关了，明年武德殿的比赛真让人期待。明年应该会以你们两个为中心，选拔参赛选手吧。就看你们的了，嗯？”

对于富野的问话，鸢和杉户都沉默着没有回应。因为他们感到富野的话有些异样。果不其然。

“我啊，”富野的语气多少有些忧郁，“从明天起，不再来训练场了。我来年要考大学，必须多少做些准备。这是我最后一次陪你们训练。你们俩都大有长进，我也能安心地离开训练场了。洪作明年来了四高，也要帮助鸢和杉户。大天井最近好像也在学习，明年应该能考上吧。这样一来，重量级选手就有南、宫关和大天井三个人了。不过，光依靠这些高手是绝对不行的。我想，我要是继续严加训练的话，鸢和杉户都会成为大才。今年的高专运动会上，表现最为出色的柔道选手是六高的山根。他虽然是个身材矮小的白带选手，但他之前和某个大学预科的选手们对阵时，击败了三个黑带选手。他赢得十分漂亮，令人神往。他毫无勉强之感，赢得顺理成章，动作很有节奏，身手敏捷，而且大胆。看着他的比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理想的柔道。”

顿了顿，富野继续说道：“鸢，昨天我受了你的责骂。你说，没见过那么不像样的比赛。原本能赢的比赛，结果却没有赢，不像话。——是吧，鸢？”

“是。”鸢挠了挠头。

“即便你不说，我自己也这么想。我必须赢，结果却没赢。至于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知道原因。”

“是什么原因？”杉户抬头望向富野。

“训练得不够。——问题就在这里。”富野说。

“啥？”鸢发出一声惨叫。

“是真的。咱们训练得不够。从时间上来说，也许不一定不够。但是，要问我们的训练有没有充分地利用时间，可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应该增加研究的时间。要彻底地研究。研究的时间就是放在晚上也行吧。”

“是。”杉户一副厌烦的样子。

“你说呢，鸢？”

“是。”被富野问到，鸢的回答也很不情愿，“白天是柔道，晚上还是柔道。”

“这不是挺好的吗？”

“是。”

“在高校练柔道，进了大学便学习。”

“是。”

“要是能下这样的决心，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要是下不了这样的决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杂念。——好，就到这儿吧。我要坐傍晚的火车回四国。你们既然已经来了训练场，就继续训练吧。”

富野走进了更衣室。富野离开训练场时，三个人把他送到了门口。回到训练场后，杉户说道：

“喂，富野是不是故意输给我的？”

“不可能。”鸢说。他似乎略微思考了一下，又道：“不，不能自大！”他自己摔倒在铺垫上，发出一声巨响。站起身以后，他说道：“是这样吗？这也不是不可能。——恐怕我也是这样。”

鸢、杉户和洪作关上了训练场的窗户，正准备回家，这时权藤来了。

“你们怎么在这儿？”权藤眼冒精光，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三个人。

“我们刚训练完。”杉户说。

“今天休息，你们还来训练？”

“是富野硬要我们来的。”

“嚯。”

“鸢和他打了个平手，我用三角绞把他勒昏了。”

“嚯。”这话明显出乎权藤的意料，他抱着胳膊，问道，“真的吗？”

“真的。”

这时鸢说道：“我觉得富野好像是故意让着我们。刚才我们还在谈论这件事，傲视群雄的富野怎么会被杉户的三角绞给锁住呢？”

“哦。”权藤一副感慨颇深的样子，“噫，你们不用多想。富野不是那种耍花招的人。——是嘛，鸢打了平手，杉户拿下了一本？”权藤看上去很高兴，“练到今年年底，估计无论是南还是宫关，你们都能打赢了。你们的这副尊容是没什么希望了，但是在柔道方面还是有希望的。好，既然你们今天训练了，明天单独给你们放个假！”

“我明天也会来。”杉户说。

“让你休息你就休息。我这么做不是没道理的，是因为有必要休息，所以才给你们放假。就这一天，好好休养。”权藤说。

“怎么感觉以后好像会很累啊。”鸢说。

“你们这些一年级的毛头小子，根本不知道训练的艰苦。你们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四高柔道队暑期集训的强度有多大。”

“……”鸢皱起了眉头。

“你身上多少有些赘肉，恐怕很快就会减掉，精瘦精瘦的了。”

“那我们明天不来了。”杉户说。

“给你们放假是为了让你们好好休养。别去街上闲逛，老老实实地在宿舍睡觉。”权藤说。

“你来这儿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呢？”

“我？我来巡视巡视。有你们这样的人在，不来看看怎么行？”权藤说。

“听说你不管什么日子，都要来无声堂踩一踩训练场上的铺垫，这是真的吗？”

“什么？”权藤用犀利的目光看着杉户。“这话是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是吧？”杉户把脸转向鸢。

“我不知道。”鸢说道。

“噢，你前几天不是还这么说过吗？”杉户说。

“我没这么说。我说的是来舔铺垫。不是踩，是舔。”

“你再说一遍试试。”权藤看着鸢，目露凶光，“别胡说八道！什么叫来舔铺垫！”

“这不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

“谁会舔铺垫？”权藤说完，伸出舌尖舔了一下下唇。权藤有时会一边说话一边用舌尖舔上下嘴唇，这是他的习惯。权藤的这个习惯，洪作也从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舔铺垫云云，也一定是由此引发出来的。

“滚！”权藤吼道。

“那我们就先走了。”杉户和鸢异口同声，说完后拔腿跑出了训练场。从校门出来，走到了大路上，杉户说：“咱们把权藤惹恼了。”

“你不该说那些蠢话。”鸢说道。

“惹他生气的是你。有的话能说，有的话不能说！”

“可是，他好像确实舔过。他现在恐怕也正在啪塔啪塔地舔呢。”

鸢张大了嘴，伸出舌头，模仿着舔铺垫的动作。

“他真的会舔吗？”洪作问道。

“会舔。他从铺垫上摄取盐分。”鸢说。

“不会吧。”杉户说道。

“我没骗你们。舔完一块铺垫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现在权藤刚开始舔。你们要是不相信，咱们回去看看吧？”鸢停下了脚步。

“回去看看吧？”鸢一脸认真地重复道。

“被他发现可就麻烦了。”杉户说。

“要是被他发现了，就说手巾落在训练场了，回来取。我确实把手巾落在训练场了。”

“那就走吧。”杉户说。三人再一次穿过了校门。

“走路尽量轻点儿。到了训练场那儿，就把木屐脱掉，到西边的窗下，往里面看。看得久了会被发现，所以咱们就瞅一眼，瞅完就撤，听见了吗？”鸢说道。

三人到了训练场的侧面，便脱下了鞋，轻轻地向窗户靠近。这所谓的窗并不高，高度与铺垫相同，是用来换气的。

三人弯下腰来。

权藤坐在无声堂的铺垫上。盘着腿，两手放在腿上，挺着胸膛，闭着眼睛。权藤在坐禅。户外的天色还未变暗，但训练场内已经笼上了一层暮色。昏暗的光线之中，权藤的身影像是一个摆件一般，看上去仿佛

悬浮在空中。

洪作立刻离开了窗户。一种感觉击中了他：他似乎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洪作穿上木屐，独自向校门的方向走去。不久鸢也来了。最后追上来的杉户。

三人出了校门，来到了大道上，沉默着走了一段路。

“他那是坐禅啊。”鸢说道。

“好像是。”杉户说，“是谁说他在舔铺垫的？”

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要不要也坐禅呢？要不要认权藤做师傅呢？——不能忘了修身养性。人，就是要不停地提高自身修养。”

“修养，修养，修养。”杉户也这样说道。

洪作还是第一次见到坐禅的样子。他觉得坐禅很好。他觉得自己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权藤，完全不同于每天训练时所见到的样子。

权藤坐禅一事，不仅出乎洪作的意料，而且也一定是鸢和杉户没有想到的。即便是鸢，当然也并不认为权藤会舔铺垫。他不过是故意说滑稽的玩笑话。去偷窥权藤在无声堂的行动，也是因为偷窥本身有一种毫无意义的乐趣。他觉得，既然是权藤，那么无非是在写柔道队的日志，或是清点柔道服的数量。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在那里见到的，是权藤坐禅的样子。

“我之前去过权藤寄宿的地方。那时我刚进柔道队，逃避训练没请假，结果他说有话要和我谈，让我去他住的地方。去了一看，权藤和莲实两个人都在，他们俩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当时我发现权藤房间里有很多书，基本都是有关哲学、宗教的书，我很是吃惊。我当时说话不小心，问他真的看这种东西吗，结果又把他惹恼了。‘把不看的书堆在房间里，哪有这种傻瓜？我跟你可不一样！’”鸢模仿着权藤的语气。

“我也惹他生过气。”杉户说，“大天井叫我和他一起去权藤那儿玩。当时，我问他以后会当和尚吗。因为，不想当和尚的话，干嘛看那么难

懂的书呢。结果他生气了。‘你再说一遍试试！’”

“竟然能说出那种蠢话，理科生真让人伤脑筋啊。”鸢说，“不过，读有关哲学和宗教的书、坐禅、专心提高修养，这是好事，并不坏。要不我也试试吧。”

“你为什么要试试？”

“我不是说了修身养性吗？你这个理科生是不会懂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你也有烦恼吗？”

“有。”

“你骗人。”

“什么骗人，你别这么没礼貌。我最大的烦恼就是性欲。我每天都为性欲所苦。”

“你说性欲？你有这么奢侈的东西啊。”接着，杉户模仿富野的语气说道，“这也是因为训练得不够，训练不足。——要更专心地训练。这样性欲什么的就会无影无踪了。人，只要努力训练，就只剩下食欲和睡眠欲了。人，只要有食欲和睡眠欲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需要。”

三人像往常一样走在香林坊。街上几乎看不到四高学生的身影。偶尔见到的，也一定是家在金泽的学生。这些人衣着都比较体面，看上去都是有教养的文雅青年。每次遇到这样的学生，鸢便会打招呼：“小少爷！你好！”哪怕对方是二、三年级的学长，他也毫不在意。这时，对方往往会急忙躲闪。

“别这样！”杉户责备道。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我只是向他们问好而已。——他们一副小少爷的样子，所以我才叫他们小少爷的。”鸢说。

与鸢同行，最让洪作感到尴尬的，就是鸢会突然停下，发出一声狮

吼般的喊叫，然后大吼道：“我饿了！”每当这时，来往行人中总会有几个人回过头来张望。

“别这样！”这时杉户也会责备他。

“我真的饿了。我只不过是在表明肚子饿了这件事时，声音大了一点而已。的确有几个闲着没事干的人回头看我。可是，回头看是人家的自由，我没有权利制止。”鸢这样说道。

但是，洪作不知何时已经习惯了和鸢以及杉户并肩而行。即便鸢不发出狮吼，也常有几个人的视线聚焦在这两位青鬼和红鬼身上。

“呦，大天井来了！”杉户说。洪作一看，果然，大天井正在向这边走来。他穿着飞白花纹的和服、粗棉布的袴装，卷起了和服的半边袖子，一边用一把大团扇扇着风，一边慢悠悠地走着。看到大天井的这副样子，刹那间洪作觉得大天井像是天狗^[2]。他自然是体格强壮，但更绝的是他身上的气质，怎么看都像是从山上下来进入人间的天狗。

“呦！”

不约而同地，天狗和鬼怪们在路中央停了下来。

“来钱了。”天狗说。他似乎观察了一下鬼怪们的反应，然后又说道：“有爹妈真是好啊。他们会按时寄钱。有爹妈真是太幸运了。我是来买参考书的。要是一本参考书都不买，也太对不起他们了。杉户，给我挑本好的。”

天狗说出了一些不像是出自天狗之口的老实话。

听说大天井有钱了，鸢和杉户都像是自己有钱了一般，现出愉快的神情。

“有爹妈真是太幸运了。不能把父母寄来的钱当成仇人，也不能乱花。爹妈是怀着对孩子的期待，把钱寄来的。——辜负了爹妈的期待可不行。大天井说要先买参考书。这是好事。不管怎么样，咱们先去买书。”鸢说道。

“买书的事不劳驾你。杉户，你给我选。”大天井说。

“好，我帮你选。不过，你要什么参考书呢？”杉户问道。

“你定。”

“我定？这可不行。你已经有好几本英语的书了，应该买语文的吧？”

“语文我不擅长。我只有语文不行。”

“正因为不擅长才要买呢。不过，语文的参考书你也有了？莲实给了你一本。”

“那本不行，太旧了。我就是因为用它复习，所以才没考上的。应该有更新、更管用的书吧？”

“那就去找找吧。”

杉户转身沿原路折回，朝书店走去。

“快点儿买来！”大天井说。

“你不跟我一起去可不行。”杉户说。

“你别提这种非分的要求。”说完，大天井似乎注意到了洪作在旁边，“你也买一本吧。我出钱。”

“我就不用了。”洪作说。

“不要客气。不学习，明年可考不上！”大天井说。杉户独自走进了书店。

“夏天的傍晚真好啊。”鸢站在店门口说道。

“真好。傍晚以夏日为佳。有了钱，人就心情舒畅，懂得夏天傍晚的好了。”大天井说，“请大家吃什么好呢？鳗鱼？”

“今天吃天妇罗吧。鳗鱼明天再吃，怎么样？”鸢说道。他又发出一

声狮吼，继而大喊道：“天妇罗！”

很快，杉户买了一本语文参考书，从书店里走了出来。

“我觉得这本是总结得最好的。只要把这本书完全吃透，所有的题目就都会做了。”杉户说。

“好，好。”大天井把杉户递来的纸包塞进了怀里。

“必须从第一页开始看。不许跳过任何一页。”

“好，好。”

“我是说真的。这种书必须仔细看。”

“我知道。”

“你才不知道呢。”

“你真啰嗦啊。——你这不是摆谱吗？不就是一两本参考书吗，有什么会看不会看的？——我不请你吃天妇罗了。”大天井说道。

“真拿你没办法啊。”杉户说。“天妇罗今天就免了吧，家里有炖泥鳅等着我呢。——我有别的事想拜托你。明天我想出去玩一玩。要是不带洪作出去逛逛，他也太可怜了。来了一趟金泽，却只去过训练场。”

“哦。”大天井沉思片刻，说道，“那明天去看海吧。观日本海，养浩然之气，如何？”

“今天吃天妇罗，明天去看海，不错！”鸢说道。

杉户和洪作在书店门口告别了大天井和鸢。

“大天井真是个豪放的人啊。”洪作说。

“他明年要是能考进来就好啦。”杉户说。

“明年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嘛，他对自己的事不上心，是个散漫的人。”

“他是个好人。”

“说到好人，几乎没有像他这么好的人了。学力如何不清楚，但人品极好。像他这样坦荡而有气势的备考生，恐怕哪儿都没有吧。”

“是，恐怕没有。”

“四高的老师们也都很欣赏他。他要是稍微用点儿功就好了。——不过他今年好像比去年用功。但这也是他自己说的，不知道有几分可信。”

“他那样的人，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效吧。”

“在柔道上确实如此，但在学习方面就难说了。就连考试之前，他都说，如果睡眠不足，脑子就不清醒。今年冬天，他因为睡眠时间的事和莲实大吵了一架。莲实想让他缩短睡眠时间，多学习。结果他吼道，别说这么小气的话。”

听着大天井的这些传闻，洪作觉得连自己都变得豁达了。

第二天，杉户和洪作比平时更早起床，十点钟就到了鸢寄宿的地方。鸢在后院的泵水井边，裸着上身，只穿了一条运动裤，抱着一个大水盆，正在洗衣服。

“怎么样，佩服我吧？你们要是有什么要洗的，也拿来吧。我帮你们洗！”鸢说。

“你赶紧洗吧。今天要去金石^[3]玩，大天井应该正在等着我们呢。”杉户说。

“别这么着急，运动衫马上就干了。我没有别的衣服可穿。”鸢说。

“不需要穿什么运动衫。不穿也行。”洪作说。

“哟，你可真会开玩笑。你没穿运动衫吗？”

“没穿，我才不穿运动衫呢。因为是夏天，所以没必要穿。”

“真的吗？你把外衣脱了，让我看看。”

听到鸢的话，洪作便脱了外衣。他从两三天前就不穿无袖运动衫了。

“这家伙，前途堪忧！”

“我还不穿鞋上过体育课呢。”

“体育课是指普通的体育课吗？”

“是军事训练。”洪作说。他并没有说谎。有一次军事训练的时候，他的鞋底掉了，他便光着脚扛枪。他当然受到了教官的训斥，但最终还是光着脚坚持完成了训练。那是中学五年级时的事。

“你可真行。”鸢用钦佩的语气说，“你明年考不上还好，要是考上了，我们恐怕就有累受了。”

鸢穿上了还没干透的运动衫。

三个人来到了大天井的住处。大天井也在洗衣服。他和老太太合作，大天井负责洗，老太太负责晾。大天井也裸着上身。

“你们要是有什么要洗的，就都拿来。我顺便帮你们洗。”大天井说了和鸢相同的话。

“咱们还是快点儿去海边吧。”杉户说。

“好，你们稍等。——我去准备一下。”大天井回到了二楼的房间，不久便穿着平时穿的和服和袴装走下楼来。

“你们要去哪儿？”老太太问道。

“我们去看海，傍晚再回来。”

“要是只知道玩，明年还会落榜！”

“我知道，我知道。”大天井说着，从店里的玻璃柜里抓出了两盒烟，“好，咱们走吧。”

“真方便啊。”洪作有感而发。

“什么方便？”大天井问道。

“你毫不费劲就有烟抽，取之不尽。”

“那可行不通。这是商品。”

“你付钱吗？”

“这不是废话吗？”接着，大天井又说道，“你这人太小家子气。你以为我从店里白拿烟？我一分钱也没少付！”

“你什么时候付钱？”

“月底。月底结算销售额的时候，就知道究竟卖出去了多少烟。——剩下的缺口，由我掏钱。”大天井说。他说的的确合乎道理。

“原来是这样。”洪作很是感佩。

“你连这种事都不能一下子算明白，这可麻烦了。——你的代数、几何都不行啊。”

“没这回事。”

“是吗？我看你倒很有这种倾向。”大天井说道。

四人决定走到火车站。只有大天井穿着和服和袴装，其他人都穿着粗棉布外套，但四个人都穿着木屐。鸢和杉户那鸟窝般的头顶上戴着学生帽，大天井和洪作则没有戴帽子。

四人走到了武藏辻，在火车站附近的小餐馆吃了亲子盖饭。鸢和大天井吃了两碗，杉户和洪作吃了一碗。

“你们吃饭真够斯文的。行，没吃的那份，也折成零花钱给你

们。”大天井递给杉户和洪作几枚硬币。洪作也毫不客气地收下了。他并没觉得自己受了多大的恩惠。仔细想想，洪作身上的钱全都被收走了，如今相当于是返还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吃份红豆刨冰吧？”大天井问道。

“我不要。”鸢说。除他以外，其他人都享受了一份冰凉。

“给，刨冰钱。”大天井把刨冰钱递给了鸢。

“对不住。”鸢把硬币装进了上衣口袋。

四人出了餐馆，走向位于火车站附近的电车站，打算乘坐开往金石的电车。

四人已经走到了车站附近，鸢却突然停了下来，说道：“等等。——那辆卡车是去金石的？那上面写着‘金石运输’。”

马路对面果然有一辆卡车正在干货店门口卸货，车厢上写着“金石运输”四个大字。

“写着‘金石运输’，不见得就一定是往金石去的。”杉户说。

“等等，我去问问。”

鸢独自横穿马路，向卡车的方向走去。不久，一直在车厢上忙着卸货的年轻人便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和鸢说着什么。

三人隔着一条马路望着鸢。看到他没有很快回来，大家便都知道那辆卡车也许正如鸢所料，是开往金石的。

鸢伸手摸了摸货箱，又试着把货箱搬了起来。年轻人们则暂时停止卸货，从车上下来，嘴里叼着烟，和鸢面对面说着什么。

“看来挺有希望。”杉户说。

“这车看上去挺不错！”大天井也说道。

终于，鸢举起右手示意，三人走了过去。

“他们说再去三家店铺，然后就回金石。——咱们要不要搭车？”

“他们说了我们可以搭车，是吗？”大天井确认道。

“他们说可以搭车，不过还有三家店铺要去。多少会耽误些时间。”鸢说道。

“要耽误多久？”

“他们说大约一个小时。”

这时，一个年轻人说道：“一家店铺大约需要十五分钟，三家得花四五十分钟，而且我们还得吃饭。”

“好，我们都来帮忙。这些货物五分钟就能卸完。”大天井说，“就卸这些吗？”

对方点了点头。

“卸这些货是小菜一碟。——好，那咱们就搭车吧。”

大天井爬上了车厢。洪作和杉户也跟着上了车。

“等等！”年轻人撇着嘴说道。

“现在说什么都晚啦，我们已经上来了。”这样说着，鸢也爬上了车厢。

四个人虽然爬上了卡车车厢，但车却迟迟不开。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像是他的助手，嘴里叼着烟，在路边商量着什么。

“快点儿吧！”大天井说。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说道：“你们还是下来吧。”

“别开玩笑。让我们坐吧。货物全都由我们搬。我们四个人一起上阵，这些货物眨眼间就卸完了。”鸢说。但那年轻人却始终不同意。这时

大天井下了车，向那两个年轻人走去。

“我们打算去金石的海边，玩到傍晚。你们也加入我们，一起去玩一天吧。饭我请客。偶尔也该休息休息，解解乏。别光知道赚钱。”大天井擅自说道。“怎么样，行吧？”大天井拍了拍一个年轻人的肩膀。那年轻人向后退了两三步。

“回去之前我们想在金石吃顿鱼。你们介绍一家又便宜又好吃的店，咱们一起喝啤酒！”这次大天井又拍了拍另一个人的肩。这人也向后退了两三步。

两个年轻人又商量了一会儿，似乎终于商量出了结果。其中一人走到大天井身边，说道：“我有个朋友，家里是打鱼的。想吃鱼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他家。”

“哦。那倒方便了。就在那儿吃吧。”

“你们要是去那儿吃的话，就可以搭车。”对方说道。他提出交换条件，看上去是个精明的人。

大天井爬上了车厢，两个年轻人也坐进了驾驶室。卡车很快便启动了。

四个人各自在啤酒箱大小的货物上坐了下来。

鸢把货物扫视了一圈，说道：“二十二个，小菜一碟嘛。杉户一个人就能搞定。”

“别啊。我不想一个人搬。”

“你不想也没办法。交涉是我和大天井做的。卸货这点儿小事就你干吧。”

“嗯，要不就拜托杉户和洪作了？”大天井也这样说道。卡车载着四个青鬼红鬼，开始在金泽的街道上行驶。虽然阳光越来越强烈，但因为卡车上清风吹拂，所以并不难挨。

卡车在浅野川大桥附近的干货店前停了下来。

“嘿！”杉户和洪作立刻从卡车上跳了下来。大天井和鸫搬起货物越过车尾的围栏，杉户和洪作则把货物接住。眨眼间货物就卸完了。干货店的老板娘说道：“学生们干活真麻利。谢谢你们啦！”说着便拿来四瓶冰镇好的汽水和杯子。他们没有立刻喝掉，而是拿上了卡车。

“别喝！一会儿到海边喝。”大天井说。

驶过犀川大桥，卡车又在河对岸的一家干货店前停了下来。

“到了我住处附近了。”杉户的语气中多少有些感慨。卸货转眼间就完成了。鸫本来期待着在这里也能得到一些犒劳，然而不但没有，对方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说。

“这家店离倒闭不远了。”鸫说。

“恐怕也就再撑个两三年了。”杉户也说。

“坚持不了那么久，今年年关都挺不过去。到了明年春天，我考进四高的时候，这个店面恐怕就在出售了。”大天井也这样说。

第三家店铺在寺町。这次离杉户寄宿的地方更近了。杉户把货物扛进店里，只听到店里的一位中年女人轻呼了一声“咦”。她好像是住在这附近的主妇，来这里买东西。

“你是不是寄宿在这附近的学生？”主妇问道。这时一位像是店里老板娘的女人走了出来，也说道：“咦，是你？”杉户赶忙逃进了车厢。老板娘拿来两个牛肉罐头送给杉户他们。

“这家店生意会比较红火。”大天井说，“留着到海边吃。先忍忍。不过，怎么不给四个呢？”

大天井卷起飞白花纹的和服袖子，他满脸是汗。他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天狗不知何时变成了阿修罗。

载着四个年轻人的卡车驶出金泽市区，是在刚过一点钟的时候。一

离开市区，大片的农田立刻在道路两边铺展开来。

道路并非有多么坑洼不平，但有时卡车会剧烈颠簸，每当这时，四个年轻人就会飞起来。杉户铺开了卷在车厢角落里的草席，大家都在上面坐了下来，但却难以坐稳。

“喂，停车！”大天井冲驾驶室吼道。卡车一停，四人都从车厢里跳了下来。驾驶室里的年轻人也下了车。

“你们能不能开得稳一点儿？”大天井说。

“可是我已经开得很慢了。”司机说道。

“没法开得更稳了。”助手也说道。

“今天已经不用工作了，对吧？那就慢慢开。车开得再慢，只要在开着，早晚都能到达目的地。”杉户说了一些自成一派的话。

卡车再一次开动了。这次车速很慢，谁都能感觉出来。大天井仰面躺倒，说道：“这样就能睡个午觉了。你们也睡吧。不用客气。”

“谁都不会客气的。”鸢说。鸢也躺倒了。杉户也躺了下来，于是洪作也照做了。除了大天井，其他人都脱下了外衣，盖在脸上遮挡直射的阳光。

大天井打了三个哈欠便不动了。很快，鼾声响起。洪作觉得，这或许正是大天井之所以成其为大天井的原因。即便车速很慢，但在正在行驶的卡车上、在阳光的直射下睡觉，一般人也很难做到。

“大天井果然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悠然自得，已经睡着了。”洪作说。

“他现在肯定正做梦呢。他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睡着了，就会做梦。用他的话说，看电影还要买票，做梦却不花钱，没有比做梦更划算的事了。”鸢说。

“有时候也会做噩梦吧。”洪作说。

“不会的。我觉得大天井只会做逍遥快活的梦。可怕的梦，伤心的梦，他是绝对不会做的。他不会做这种划不来的梦。我觉得他只会做美梦。”鸢说。

“他像是正在做梦吃好吃的。”杉户也说道。

“我可在听着呢。”大天井突然说道。既然他这样说了，别人自然以为他要起来了，然而大天井却依然发出鼾声。

“梦话？”鸢说道。

“这才是大天井了不起的地方。”杉户说。

“别看他睡得这么香，咱们一旦聊聊开罐头之类的事，他一下子就会睁开眼睛。”鸢说完，立刻拿起刚才从干货店那里得到的罐头，走到大天井身旁，在他耳边弄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大天井仍打着鼻鼾，怎么看都不像是装睡。

“咱们吃吧？”杉户看到鸢手中的罐头，这样说道，“把大天井的那份留出来就行了。”

“说的也是。只要留下他的那一份，他应该就没什么好抱怨的。打开吧。”鸢说。

“没有开罐器吧？”洪作说道。

“开罐器这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必需品，片刻不离身。光靠宿舍的伙食，补充不了营养。可以说我们是吃罐头长大的。”鸢一边说着，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开罐器。

“靠吃罐头，也能胖成这样。”杉户指着鸢说道。

鸢打开了一个罐头，递给杉户：“每人吃一半。”

杉户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打开信封取出了几张信纸，快速浏览了一遍，然后便把看完的信笺递给了鸢一张，又递给了洪作一张，说道：“用这个当盘子吧。”这话太不讲究。

杉户把罐头里的东西倒在信纸上，但还是说了一声：“我用手分了哦。”算是在征求洪作的同意。

“好。”洪作说。杉户马上用他的大手把罐头里的东西分成了两份。鸢也如法炮制。

大天井哼唧了一声，与此同时睁开了眼睛，缓缓地坐了起来。

“啊，睡了个好觉。——是罐头吗？给我也来点儿。”大天井说。

“瞧，厉害吧？”鸢说道。

“有什么厉害的？”大天井说，“我梦见我妈了。我妈说有好吃的，让我起来。”他看上去并不像是在开玩笑，让人觉得他说的全都是实情。

“是牛肉罐头啊。”大天井大口嚼着自己的那份，两口就吃光了。

“留着汽水！”大天井命令道，却并没有针对某一个人。

卡车在北陆的田野中穿行。农田和村落都洒满了盛夏的阳光，但却没有在沼津的夏天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目眩的闪耀。宁静的夏天！这是洪作的直观感受。

可以看到，远处有辆电车正在行驶着，它的轨道与卡车所行驶的道路平行，电车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玩具。洪作他们原本应该乘坐那辆电车到达金石，走到沙丘遍布的内滩町。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们搭上了这辆卡车。

卡车终于驶入了金石。这是一个飘荡着海腥味的渔港。

卡车在街上停了下来，司机下了车，说道：“你们还是在这儿下车吧。”

“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带我们去海边嘛！”大天井说。

“海就在那边，很近了。”司机的助手说道。

“谁会大老远跑来，就为了看这么小家子气的海？我们是要去沙丘连

绵的海滩上看海。把我们带到那里去吧！不是还要带我们去吃鱼吗？”大天井怒气冲冲地说道。那两个年轻人嘴里嘟哝着什么。似乎是因为在这笔交易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他们想要反悔。

“那就下车吧。”鸢说着，率先从车厢里跳了下来。

“咱们白坐人家的车，不能提那么过分的要求。要是再让人家请客，还收人家的礼物，那可过分了。”说完，鸢又冲那两个年轻人说道：“谢礼应该不用了吧？因为我们帮你们卸货了。”

“不需要。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谢礼。”司机说。

“你们这么说，我倒想好好谢谢你们了。”大天井从卡车上下来，走向两个年轻人。

那两人向后退去。他们也许觉得大天井又要用大手拍打自己的肩膀。

“既然你们不需要，那我就不谢你们了。我们奉送四瓶汽水，外加一个牛肉罐头。在车厢里放着呢。——这么热的天，辛苦你们了。”大天井说道。他那从容不迫的语调，让人感到一种天狗般的威严。

“那咱们走吧。”鸢迈步向前。

从金石到沙丘连绵的海岸，约有十二里的路程。一行人穿过了几个村庄，每个村子都有很多松林，好像都离海很近。据此推断，他们是从金石出发，在与日本海海岸线平行的方向上行进。

洪作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没想到鸢回答道：“这么想完全没问题。”

“是吗？咱们是这么走吗？”杉户也含含糊糊。

这时，大天井开口了：“你们这算是什么回答？——亏你们还是四高的学生呢，离开金泽一步，就辨不清东西南北了吗？”接着，他又冲洪作说，“虽说是什么四高学生，说起来智力水平也不过如此。净是些偶然走运考进去的家伙。没有常识，更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咱们进去以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

“真是惭愧！”鸢说道。

“你用不着惭愧。有这工夫，不如去哪儿搞瓶汽水来。”大天井把手伸进怀里，似乎想要掏出钱包。“咦！”他惊呼一声，变了脸色，“钱包没了！”

变了颜色的不止大天井，鸢和杉户也一齐变了脸色。

大天井挽起裤腿，解开腰带，脱掉了和服。然而，钱包还是没有出现。

“落在卡车上了？”鸢问道。

“不。刚才走着路，我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当时的确还在。”大天井说。

“那就是丢在路上了。”

“有可能。”

一行人转身折返。大家都一边走，一边低头搜寻。

沿来路走了十来分钟，洪作突然大叫一声：“在这儿！”他看到路边一个大松树的树桩上，放着他们所寻找的钱包。

“啊，原来在这儿！”大天井长舒一口气，“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他双手合十，随即向自己丢失的物品走去。

“是谁捡到了，放在这里的吧？”杉户说。

“不，是我放在这儿的。当时我在这儿重新系了系袴装的带子，随手把钱包放在这儿了。它确实还在我当时放的地方。”大天井说道。

“可不能再弄丢了，钱包由我来保管吧。”鸢说。

“让鸢拿着也很危险。杉户就更靠不住了。——还是我保管吧。”大天井说道。

“那让我拿着吧。”洪作毛遂自荐。

“不行，不行。”杉户连声反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洪作君比我们还要差劲呢。打眼一看，他好像挺靠谱的，对吧？可实际上，他很是吊儿郎当。只有我和寄宿处的大婶知道。就连他现在穿的木屐，都是我住处的！”

“是吗？”洪作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脚上。果然，这无疑是寄宿处的木屐。

“真没想到。”洪作说，“不过，我把钱包放在口袋里，不会有事的。”

“恐怕你连上衣一起丢了。”杉户说。

最终，钱包还是收入了大天井的怀中。

脚踏的地面变为白沙之时，鸢唱起了四高的舍歌。他的声音十分粗犷，节奏音调却把握得很好。

“北国之都秋意浓，我等青年梦正酣。芸芸众生居于此，人生再无少年时。”

大天井应和着鸢的歌声。

没想到杉户唱起了另一首舍歌。就连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洪作，也知道杉户跑调了。大天井正要和着杉户的歌声一起唱，鸢“嘘”了一声，制止了他。

“让他唱完吧。他现在正在努力练习呢，唱得已经好多了。跑调是天生的，无论如何都改正不了，但那些拗口的地方基本已经顺过来了。”

不管鸢说什么，杉户都不予理会，仍放声高歌。跑调与否，杉户并不在意，只自顾自陶醉地歌唱。这正是杉户的风格。

“啊，夜雾尽消散。惊涛咆哮，浪清水寒，北国之海。航路遥指，亘古永存启明星。”

很快，潮湿的海风迎面吹来。脚下已经完全是白色的沙滩了，行走十分不便。沼津的千本滨，沙滩面积很小，稍走一段便能看到蔚蓝的海面。这里的沙滩则一望无际，前方是一座又一座沙丘。

“简直像沙漠。”洪作说道。

“长途跋涉，骆驼走过月下沙漠。”鸢再一次放声高歌。

大天井褪下了衣服，裸着上半身，把和服麻利地卷在胃部。

“小心钱包！”杉户提醒道。

“我别在腰带里了。”大天井说。他那裸着上身只着袴装的样子很是怪异。看到大天井半裸的样子，杉户也脱了上衣，卷起来用手巾绑在了腰带上。

鸢也像他们一样脱了上衣，但他把衣服顶在头顶上，又把手巾搭在上面，盖住两颊，在下巴上打了一个结。

洪作脱掉上衣便是半裸了。他也学着杉户的样子，用手巾把上衣系在了腰上。

这时，大天井说道：“真不好走啊。”说着，他脱下了袴装。

“钱包，钱包！”杉户再一次提醒道。

“你可真能操心啊。——放心！”

“你这句放心可靠不住。”

“那这样总行了吧。”大天井不仅脱掉了袴装，还把和服也彻底脱掉了，只穿着一条内裤，把腰带缠在光溜溜的肚皮上，把钱包别进了腰带。然后他把脱下来的衣服裤子一起紧紧地卷成了一个小卷，用在附近拾得的一截绳子绑了起来，说道：“有人愿意拿着这个吗？”

“开什么玩笑。”鸢说。

“我是备考生，正准备明年报考四高。你们要好好对待备考生。我要

是考不进去，你们就麻烦了吧？——拿衣服这种小事，帮帮忙！”大天井说。

“我也是备考生。也帮我拿着衣服吧！”洪作说。

“噢！”杉户发出一声怪叫，“洪作这家伙，开始显山露水了！很快就要拿他没办法了。”

两个四高学生和两个备考生向着前方的沙丘走去。

四人登上了一座沙丘，没想到前方进入视野的是另一座沙丘。

“真远啊，大海。”洪作脱口而出。

鸢随即说道：“翻过一座沙丘，又是一座沙丘。前往海边的路很遥远。——人生亦如是。”

“人生？别说这种婆婆妈妈的话。是柔道亦如是。获胜的路途还很遥远。”大天井说。对于大天井而言，获胜的路途确实还很漫长。首先，不管怎么说，如果考不上四高，再怎么想要获胜也不能如愿。

四人登上了第二座沙丘。在那里，洪作第一次看到了日本海蔚蓝的波涛。从那里到海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这一片沙滩微微倾斜着，呈现出很小的坡度。

波涛翻腾，气势十分雄伟。沼津的千本滨也是无论何时都波涛汹涌，但相较而言，这个海岸的浪涌更为澎湃。这里的海岸线也更长，以这长长的海岸线为目标，波涛一浪接一浪地奔涌而来。奔涌而来的浪涛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在海岸上迸裂、飞散。刚才鸢唱道：“啊，夜雾尽消散。惊涛咆哮，浪清水寒，北国之海。”洪作如今心想，啊，这便是所谓的“浪清水寒，北国之海”。

“浪清水寒，北国之海。”

洪作迎着日本海的海风，凭着对曲调的模糊记忆，唱出了这一句。鸢和杉户纠正了洪作的调子，把这一句反反复复唱了好多遍。

四人向海滨走去。鸢担心头顶上的那卷衣服被风吹飞，把手按在上面。

“钱包还在吧？”杉户冲大天井提醒道。大天井把手伸进腰带间，说了一声：“咦？”大家闻声都停下了脚步。大天井把缠在肚子上的腰带解了下来，钱包掉在了沙滩上。

“看，这不是好好地在这儿吗？”大天井说。

“果然还是应该让我拿着。”鸢说道。他拾起沙滩上的钱包，塞进了自己的裤子后兜。大天井可能也觉得这样更安全，这次没有表示反对。

鸢和杉户也在沙滩的一角脱掉了裤子，身上只剩一条内裤。洪作觉得在这里游泳不太合适，但既然大家都脱掉了裤子，他便也照做了。

“这里危险，得小心。”洪作说。

“你要游泳？”鸢问道。

“这，大家不是都要游吗？”

“我不行。我不会游泳。”鸢说。

杉户也接口道：“我也是个旱鸭子。”

“大天井，你呢？”洪作问。

“我不游。”大天井说。

“什么嘛，真没出息。那我就代表大家游一个吧。第一次在这片海里游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姑且先留个遗言吧。——我要是再也没浮上来，你们不要找我的尸体。放在沼津寺院里的东西，全都送给我的朋友远山。就这些。”洪作说道。

“就这些？——怎么也该给父母留句话吧？他们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大天井说。

“说的也是。留句什么话呢？那，就这么说吧。——别难过。就当没

生过我。”

洪作说完，向海滨走去。与骏河湾相比，这里的浪涛更加汹涌。比这更大的浪，洪作在夏天的骏河湾也经历过很多次，而这里的浪虽然不那么大，却让人感到非常澎湃。拍打在岸边、涌上沙滩的潮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犀利，给人以阴郁之感。这阴郁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海滨的沙子是黑色的。洪作用海水沾湿了身体，坐在海边，迎面受了一次海浪的拍打。海水冰凉。洪作站了起来，这次他真的要跃入潮水之中了。

“洪作，别跳！”鸢走了过来，这样说道。

“没事的，不用担心。”洪作说。

“不行。”鸢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在这儿跳下去，也没什么好自夸的。你这个人，真是有点儿鲁莽。做事欠考虑。前途堪忧。——别跳！”鸢的眼睛里闪着绿光。

大天井和杉户走过来了。

“你要是无论如何也想游的话，我们在你身上拴一根绳子，怎么样？去哪儿找根绳子。”大天井说。

鸢马上回道：“别出馊主意。我好不容易制止了他！”

“我也没赞成他游泳啊。我只是说，如果洪作不听劝，非要游泳的话，就这么办。要是拴上了绳子，即使他溺水了，咱们也能把他拉上来。”大天井说。

“要是绳子断了，怎么办？”鸢说道。

“要是断了，就没办法了。不用担心绳子断了以后的事。甭想那么远！”

杉户望着大天井的脸，自言自语道：“我开始担心了。”

“这两个人打算明年考进四高。他们俩三年后恐怕会作为主帅和副帅，参加高专运动会。想到那时候的事，就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来了。”杉

户说。

“担心什么？”大天井问道。

“你问担心什么，我说不上来。总之我觉得担心。”

“什么让你担心？”

这时，鸢说道：“不只是杉户，连我都担心。一个人打算一头扎进这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另一个人不去制止，而是提议给他拴根绳子。”

“嗯……”大天井沉思片刻，说，“总而言之，是思维方式有问题。”接着，他又说，“你们都太没有胆识了。洪作觉得，既然已经脱光了，不游泳便不像话，所以虽然不想游泳，但还是代表大家准备冒险。其志不可谓不壮。我知道他的这种想法，觉得不能一味地阻止他，所以才提议在他身上拴绳子。不过，唔，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吧。——既然咱们都脱光了，不如来场相扑吧？”大天井环视四周，“既然要相扑，去海滩上比较好。找个没有石头的地方。”

“相扑？”杉户面露愁容。

“多少让你喝点儿海水。”大天井说着，摆出柔道前的准备姿势，双脚交替抬高，用力地踏着沙滩。

四人沿海滨走着，寻找没有石子的地方。每当海浪拍打在海岸上，他们便退回沙滩，避开浪花的飞沫。潮水退去，他们便再一次走上濡湿的海滨。

“这里挺不错。”大天井停下了脚步。的确，这里没有散落的小石子，只有一层层的细沙。鸢出于谨慎，翻了翻这里的沙子，结果石子立刻显露了出来。

“不行，这儿危险。”鸢说道。

“真可惜。只要没有石头，就能一边受着海浪的拍打，一边格斗了。”大天井看上去十分遗憾。

在海滨相扑的愿望破灭了，杉户便说道：“没办法。咱们找个地方，听着海浪声，睡个午觉吧。”

“你们能做这个动作吗？”洪作助跑了四五米，“呀”地大叫了一声，身体向空中一跃，翻了一圈，又笔直地站定了。

“嚯，身手不错！——来！”大天井把手中的那卷衣服放在了沙滩上，准备也做个空翻。

“你以前做过吗？”

“没有。”

“这是第一次？”

“对。”

“那你别做了。”

“你不是做了吗？我也能行。”

“不行！”大天井正要开始助跑，为了制止他，洪作紧紧抱住了他的腰。洪作担心他重蹈远山的覆辙，摔断骨头。

“放开我！”大天井甩动洪作的身体，想要摆脱他。这股力量十分强大。洪作的身体被甩到了大天井的面前。洪作看到，大天井的手抓住了自己的两只胳膊，下一秒，大天井便使出了一招右扫腰^[4]。如果穿着柔道服，洪作也许难以挣脱，然而洪作光着身子，因此敏捷地逃脱了。紧接着又是一招左扫腰。柔道队的队员南从左右两侧都能出色地使出扫腰，大天井也是如此。这次洪作压低身子加以躲避。

“等等！”鸢制止道，“光着身子真是有好处啊。大天井的扫腰这不是不管用了吗？好，我替洪作跟你练练！”

“好。”大天井放开了洪作，向沙滩上走去。

“是练柔道，还是相扑？”大天井问道。

“柔道。”鸢回答。

“好。”

两人都保持着张开双臂的姿势，向着沙滩的方向一点点地调整自己的位置。杉户和洪作坐在沙滩上观看。很快，大天井飞身扑了上去，抓住了鸢的一只胳膊，眨眼间就以一招利落的背负投制胜。鸢那壮实的身体轻飘飘地从大天井的后背上翻过，头朝下跌落在地。

鸢立刻跳了起来，紧紧搂住了大天井的腿。大天井屈膝跪地，鸢马上压了上来。之后两人便纠缠在一起，在沙滩上翻滚着。有时两人也会在沙滩上站起来，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都沾满了沙子。两人喘着粗气，互相瞪着对方，转眼间便又扭打在一起。他们都光着身子，所以凭技难分胜负，使用寝技也不见成效。

“应该制止他们了。”洪作对杉户说。在洪作眼中，这场格斗是不会有结果的。

“可不能制止。”杉户说，“我觉得不等到哪一方筋疲力尽，他们是不会停下来的。让他们打吧。等哪一方差不多要没力气了，我就去叫停。”

杉户说完，打了一个大哈欠。杉户也许真的在等待着他们筋疲力尽的那一刻。

大天井和鸢越滚越远。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人的格斗怎么看都既不像柔道，也不像是相扑了。有时大天井跑，鸢追；有时鸢跑，大天井追。

“要是穿着柔道服，差距会很大，但光着身子，就势均力敌了。”杉户说着，站了起来，冲那两人的方向大声喊道：“喂！”

“真拿他们没办法！”杉户向前迈进，洪作也跟了上去。他们走到那两人扭打的地方，只见鸢压在一动不动的大天井身上。

“怎么样，我赢了吧？”鸢说。

“你说什么？”大天井嘴上不服气，但身体却动弹不得。这是身为备

考生的大天井和正在经历暑期集训的现役柔道队队员之间的差距。大天井已经动不了了，但鸢似乎还有几分余力。

大天井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而鸢则仍压制着大天井的上半身，问道：“怎么样，认输吗？”鸢也气喘吁吁。两人都大汗淋漓，又有沙子沾在身上，因此宛如泥人一般。

大天井不发一言，于是杉户宣告了鸢的胜利：“拿下一本，停！”

压在大天井身上的鸢猛地起身，站得笔直，冲着大海的方向喊道：“噉！”他发出的是胜利的呐喊。

过了一会儿，大天井坐了起来，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我最后的确是输了。我动不了了。这就是每天练习的人和不练习的人之间的差距。鸢那家伙，不管我怎么摔、怎么踩，他都转眼间就能站起来。真让人惊讶！”

大天井的语气里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惊叹。对于大天井的这番话，鸢没有回应，而是又一次冲着大海喊道：“噉！”

“别这么高兴！”杉户说。

“这怎么能不高兴呢？我把魔鬼般的大天井给压制住了。——总之我赢了！”鸢说。

“别说什么‘赢了’、‘赢了’。我只输了最后一局。我靠背负投拿下了一个一本，靠扫腰拿下了两个一本，还凭一记扫堂腿拿下了一个一本。”大天井说道，“你记得吧？”

“这当然记得。我的确被摔出去了两三次。大海和天空都颠倒了。但是，最后总归是我压制住了你。”鸢说完，再次吼道，“噉！”

在洪作眼中，此时的鸢有一种美感，而且令人感到可靠。就实力而言，鸢不是大天井的对手。光着身子、没有裁判、没有时间限制，再加上大天井没有参加暑期集训，这些因素让鸢获得了胜利，哪怕只是最后

一局。

鸢唱起歌来。

“举目仰望，前辈所筑之华塔，华塔之上有鸣钟。”

鸢陶醉了。他不是陶醉于歌唱，而是因为使得魔鬼般的大天井不得动弹而陶醉了。

四人这才在沙丘上休息。大天井和鸢似乎已经用尽了体力，仰面躺倒。杉户和洪作则望着日本海汹涌的波涛。

杉户用低沉的声音唱起了宿舍舍歌。不同于鸢怒吼般的唱法，杉户稍微有些跑调，有时没唱好，便重来一遍。

“啊，北国之海起狂澜，惊涛拍岸，波浪翻涌无际涯。看，北辰清冷，北国之都沉睡于，永恒寂静中。”

在迄今为止所听到的四高舍歌之中，洪作觉得这首最好。正如这首歌中所唱的那样，此刻，自己的眼前是北国之海汹涌的波涛。不知不觉间，太阳将要西沉，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巨浪翻腾，浪头上闪着粼粼白光。

杉户反复唱着这首歌。

“这首歌只有这么几句吗？”洪作问道。

杉户回答：“这是第一段。后面还有，但我不太记得了。——怎么唱的来着？”这时，鸢猛地坐了起来：“我来唱吧。杉户唱歌跑调，我唱的准，你听着。”

鸢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声唱了起来：“白山山麓风萧萧，尾山城[5]下暮冥冥。宿舍内，青年伫立灯火旁，摇曳光影映墙上。青年思友人，阔别三载终不忘。”

没想到大天井坐了起来，说道：“别唱这种小家子气的歌，别唱这种没出息的歌！”接着，他又说道：“来，让洪作听听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等我们夏天南下京都作战结束，就唱这首。这首歌只能在胜利的时候唱。这是胜利之歌，是凯歌，是属于胜利者的歌，是获胜后的欢呼。”

大天井站起身来。他似乎已经完全恢复了体力，还能和鸢再战一局。他挺起裸露的胸膛，两手叉腰，用洪亮的声音唱道：

“今日寒冬打胜仗，敌人魂飞胆魄散。比叡山下风呼啸，冲破颓败敌军阵。”

一曲歌罢，大天井说道：“以前四高柔道队的队员们曾经连续七年唱着这首歌。现在是六高那帮家伙们唱了。我就是因为想唱这首歌，所以才每年应考，每年落榜，受尽了辛苦。别这么小气，快让我进四高吧！”

说完，他又用尽全力嘶吼道：“快让我进四高！”

“不是让你进，是你得赶紧考进，拜托了！”杉户说。

来的时候搭乘卡车很是轻松，回去的时候可是颇为凄惨。杉户说，与其回到金石坐电车，不如往前直走，直接走到沿线的电车站更省时间。大家不该听信他的话。

四人离开遍布沙丘的海岸踏上归途，是在日落时分。他们穿过了几个不知名的村子。

“这条路对吗？”鸢问道。

“对着呢，咱们背朝日本海往前走，方向没问题。”杉户回答。

“背朝日本海？你说胡话呢。日本海不是在右手边方向吗？”鸢说道。

“是吗？这不可能。跟我走就行了，少废话。”杉户说完，仍一味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天黑了。道路两旁成了田野，有时还要渡过小河。小河附近，总有萤火虫飞舞。

杉户走在最前面，后面依次是洪作、鸢、大天井。不知不觉间，他们之间拉开了距离。

杉户和洪作暂且停住脚步，等着鸢和大天井赶上来，但却迟迟不见他们的身影。

“他们怎么回事？真不让人省心！”杉户说。

“这条路没错吧？”洪作终于说出了方才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惑。

“就算是错了，都走到这里了，已经没办法了。”杉户这样说道。

“这里连一个村子也瞧不见啊。”

“是啊。”

“这可麻烦了。”

“别说泄气的话。”

“前面要是电车车站，至少附近能看见电车跑吧？”

“是。”

“还要继续往前直走吗？”

“你来定吧。”

“先再等等鸢他们吧。”

“好。”

两人坐在了路边的草丛上。仰望天空，星星像要坠落似的，散在夜幕上。

“噢，电车！”

洪作不自觉地站了起来。他看到很远的地方，有灯光在缓慢地移动，像是电车的车灯。

“那是电车吧？”

“好像是的。”

“咱们完全走错方向了。”洪作语气中含着指责。

“要走到那儿可远了！”杉户说。

“不管怎么说，必须得走到有电车的地方。”洪作说。虽然距离相当远，但洪作觉得，只能向那个方向前进，坐电车回到金泽，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咱们和电车平行，朝着电车前进的方向走就行了。这样会更快。”杉户说。

“真的吗？”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咱们已经走了很远的一段路，到金泽应该不远了。不过，我肚子饿了。”

杉户向前走去。洪作也只得迈步向前。

“真不该和大天井他们走散。咱们等等看吧？”

“他们不会来了。”

“他们干什么去了啊。”

“恐怕两个人都坐电车到了金泽，现在正在吃天妇罗盖饭呢。”

“那家伙不喜欢天妇罗，恐怕吃的是亲子盖饭。啊，真后悔！”杉户说。

前方有一盏自行车车灯，穿过田间小路向他们靠近。骑车的是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中年人，似乎是个农民。杉户问他走这条路能不能去金泽。

“金泽？——方向完全错了！就算走到明天早上，也到不了金泽。你们是学生吗？”

杉户回答自己是四高生后，对方又说道：“原来四高生里也有蠢蛋！瞧，那边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灯火，能瞧见吧？那儿就是金泽。你们但

凡稍微留点儿意，总该意识到那儿就是金泽吧？”

两人无言以对。遥远的右手边方向，在比刚才看见电车车灯的地方更远的方位，的确可以看见一片光亮，像是城市的灯火。

那位农民大叔随后絮絮叨叨地告诉了他们去金泽该怎么走。

“明白了吧？”

“明白了。”

“真明白了吗？可够悬的！”

“没问题的。再瞎操心，小心秃顶！”

被冷嘲热讽了一通的杉户，作为报复，最后恶语相向。和自行车分别后，杉户说：

“真是个招人烦的家伙！”

之后两人便默默走路，不再说话。他们已经没有精力交谈了。

[1]没有段位的人在柔道服外系的白色腰带。

[2]日本传说中的妖怪，居于深山之中，形象与人类似，赤面、长鼻、有翼，身材魁梧，手持羽毛团扇。

[3]位于金泽市西北部犀川入海口右岸，是面向日本海的港区。

[4]柔道腰技的一种，属于立技中的投技。双手牵拉对方的上身，旋转身体使自己与对方面向同一方向，一只脚横扫对方小腿内侧，使之失去平衡，用腰部力量顶撞对方身体并将其投摔出去。

[5]金泽城的别称。

无声堂

去看日本海的第二天，洪作去训练场，只见训练场的情形大为改变，来了很多柔道队的前辈们——东京大学的学生有两人，京都大学有四人，九州大学有一人，本地的金泽医科大学也来了两个人。三年级的队员也来了四五个，对于洪作而言大部分都是陌生的面孔。来训练场的前辈们半数穿着柔道服，半数穿着大学制服。洪作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前辈。他们以前应该也是一群青鬼红鬼，如今却都有着凡尘之中普通人的面孔。他们没有一个人头顶鸟窝。

大天井也被允许从这天起来训练场训练。他魁梧的身躯被柔道服包裹着。莲实也来了。

大家进了训练场，各自在固定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已经毕业的前辈们，穿柔道服的和没穿柔道服的分别聚在一起坐着，三年级的队员和现役队员之间多少拉开了一点间隔，他们和前辈们相对而坐。现役队员们的最边上，坐着大天井和洪作。

权藤走到中央，说道：“从今天开始，训练强度会很大。我希望你们能充实度地度过暑期集训的最后一周。前辈们为了让暑期集训更有意义，专程来到了无声堂。从明天开始，一挑五、一挑七、一挑十的练习都可以尽情地开展。我丑话说在前面，训练强度越大，也就越疲劳。大家都是同样的艰苦，别以为难捱的只有你一个。别胡乱编理由逃避训练，我是不会批准的。拉肚子之类的，都不是理由。听明白了吧？——鸢，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鸢大吼着回应道。

“杉户，你没问题吧？”

“嗯。”杉户含糊地应了一声。

“鸢和杉户好像都精力过剩。今天开始就要加大训练强度了，所以我昨天给他们放了一天假，结果他们不仅没好好休息，反而跑到内滩町去

玩，半夜才回来。”

“我不是半夜回来的。”杉户说。

“我不是说你。我说的是鸢。你倒不是半夜回来的，我听说你是从内滩町走回来的。真了不起！”

“嗯。”

“你别这么喜滋滋的。我不是在夸你。是在夸你还是骂你，你总该分清。”权藤说道。

大家都开始了训练。洪作挑了一个前辈作为自由练习的对手。这个身材矮小的大学主从一开始精力就异常充沛。洪作在保持站姿的情况下，三次遭到关节反拧。

“净是破绽啊你。——你是不是一直没训练啊？”

“我训练了。”

“你的动作没有张力。绷紧！”

“是。”

“看，你是一下子冲进来的。脑袋先进来，脑袋！”

“是。”

“脑袋先进来，蹭着我的胸膛攻进来。——你耳朵没破啊。”

“是的。”

“就是因为这样练寝技，所以耳朵才没破。我们那些人，进柔道队的第十天，耳朵就破了。”

这位前辈一边练习，一边针对洪作的每一个动作大发牢骚。洪作很想说明自己不是柔道队的正式队员，但对方一直喋喋不休，洪作便放弃了。

自由练习进行了大约十分钟，这位大学生开始喘粗气了。他仍是不停地挖苦、批评，但说的话由于气喘而变得断断续续。

对方刚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洪作就以一招扫堂腿拿下一本。对方再一次站起来，洪作立刻又用一招跳腰技制胜。

“呦，你立、立技挺不错啊。”

对方气喘吁吁地说道。洪作觉得他夸赞自己为时已晚。洪作想要再次使出立技之时，对方紧紧地趴在了铺垫上，洪作压了上去。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对方死死地贴在铺垫上，几乎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最初的充沛精力哪儿去了？如今他只一味地喘着粗气。

洪作从对方的背后紧紧地搂住了他，伺机送上一招送襟绞。洪作的右手终于要伸到对方的下颌下方，这时对方说道：“停，不练了。”

洪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是卑劣。他装作没听见对方的话，仍然勒紧了对方的咽喉。

对方右手拍打了几下铺垫，发出认输的信号，洪作这才放开他。

“呼。”他大口地喘着气，在铺垫上坐起身来，一声不吭地中止了训练，走向了训练场的另一端。他仰面躺在角落里，解开柔道服，露出胸膛。一个现役队员拿着一块湿手巾走了过去，放在这位大学生的胸膛上。

洪作接下来仍然选择了一个前辈作为对手。这个大学生是个高个子，很绅士。他说：“你很快就会成为柔道高手了。——你很率直，真的。”

当洪作使出立技时，他巧妙地避开了，说道：“呦，好险！你要是再往前一点，我就飞出去了！”他说洪作率直，而他才是真的坦率。洪作几乎没有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就被对方从立技带入了寝技。开始练寝技后，对方便一直防守、躲避。之后，仍在不知不觉间，两人由寝技进入了立技。

最终，洪作在寝技中打败了对方，在立技中也获了胜。他的身体活动自如，异常敏捷。

两人正在自由练习时，莲实走了过来，向前辈搭话道：“久住兄，怎么样？”

“很不错，赢我三局了。——真的很不错。不是三局，是四局吧？他赢了我四局。”前辈对莲实说道。洪作感到说不出的愉快。虽说都是前辈，但眼前这位和刚才那位可大不相同。输了便坦然地说输了，毫不遮掩。

然而，就是这位让洪作颇有好感的高个子前辈久住，在三十分钟后让洪作大开眼界。这是因为洪作观摩了这位前辈和南的对练。

洪作的目光接触到这两人之时，久住正好以一招崩上四方固压制住了南魁梧的身躯。南试图把久住掀翻，只见久住的身体悬浮了起来，眼看就要翻倒在地了，但却又复归原位。这样反复多次，没过多久，两人突然分开，各自站了起来。洪作这时才第一次意识到，所谓寝技原来是这样的。这有一种清爽利落的美感。

两人站起来后，南立刻使出一招大跳腰，像是把自己连同对手一起摔了出去。久住虽然飞出去了，但两人倒在铺垫上时，久住却从背后紧紧地搂住了南。使出立技时南是攻势，但倒在铺垫上时久住却成了攻势。

“厉害啊。”洪作脱口而出。

“真是厉害。”旁边一位名叫樱的二年级队员说道。

“久住前辈真是太强了。”

“久住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神嘛。让我吃惊的是，南能和久住势均力敌。等南上了三年级，打败久住是小菜一碟。”樱说道。

高强度的训练进行到第三天时，穿着柔道服来到训练场的前辈只有三四个人了。其他前辈穿着学生制服来到训练场，只负责口头批评。

现役队员却不能这样随心所欲。胳膊、腿和脑袋上缠着绷带的人不在少数。换作平时，这样就该见习了，但如今监督者太多，即便瘸了腿，也要参加练习。

二年级的队员里最弱的是一个名叫川根的小个子青年。川根身材矮小，看上去体格纤瘦，几乎让人想不通他是如何混进柔道队的。

训练强度增大之后，大家都选川根作为对手。因为在和川根对练的过程中，身体能够得到休息。洪作从旁看着，觉得川根很是可怜。川根根本没时间休息，总是充当别人的对手。

第三天的训练将要结束时，权藤大声喊道：“鸢和川根战十局！其他人停止训练，见习！”

大家都停止自由训练，并排坐在训练场的一侧。

头、腿上缠着绷带的鸢和胳膊上缠着绷带的川根走到了训练场中央。川根上二年级，鸢上一年级，但无论是从体力还是精力上来说，川根都不是鸢的对手。

经过了一天高强度的训练，两人都很疲惫。两人神情厌倦，相对而坐。然而，一站起来，鸢就又变成平时的鸢了。

“来啊！”

鸢这样喊着，张开双臂，向看上去很弱小的对手发起挑战。两人都不会立技，所以一开始就是寝技。谁都觉得，花费不了多长时间，鸢就会拿下十局。洪作自然也是这么想的。既然鸢有着在内滩町的沙滩上压制住大天井、使其动弹不得的力气，川根之辈应该不在话下。

洪作对身旁的杉户说道：“会花多久呢？”

“十分钟吧。”杉户说。意思是鸢十分钟就能解决川根。要想十分钟内拿下十局，就得按照一分钟一局节奏掌控比赛。但这对鸢来说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正如杉户所料，鸢很快便压制住川根，拿下一本。第二个一本是凭

一招送襟绞拿下的。之后鸢又压制住了川根，但这次川根逃脱了。

鸢最终仍以压制技拿下第三局，但颇费了一番功夫。鸢多次压制住川根，但却总被挣脱，花费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才终于拿下第三个一本。

从这时起，鸢喘息的幅度开始增大，招式也变得粗暴。而与此相反，川根却毫无变化。他一定也很疲惫了，但却看不出来。鸢一直主动出击，川根则自始至终都在防守。川根原本就没有攻击鸢的实力，摆脱鸢的进攻已经让他竭尽全力了。

没过多久，两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突然，川根使出一记扫堂腿，成功地把鸢扫翻在地。这一招着实漂亮。

“拿下一本！”

裁判宣告了川根的胜利。重新站起来的鸢变了脸色。

“来啊！”鸢瞄着川根的腿，飞身扑了过去，将对方掀翻在地，眨眼间便以一招上四方固^[1]获胜。

就这样，鸢赢了四局，川根赢了一局。然而这之后鸢一味地大喊大叫、行动粗暴，却始终没拿下第六局。

训练场上只能听到鸢急促的喘息声，川根却很安静。他并没有喘粗气，行动也没有变得迟缓。

很快，进攻方与防守方对调了。川根不紧不慢地向鸢发起进攻，瞅准时机，使出一招十字逆。第六回合成了川根的胜局。

紧接着，川根又用三角绞攻击摇摇晃晃的鸢。川根纤瘦的双腿紧紧夹住鸢那阿修罗般的头。裁判判定川根获胜。

两人站了起来。川根绕着受了伤而动弹不得的鸢缓步迂回，鸢不时喊道：“来啊！”但只是喊叫而已，并没有发起进攻。与这样的鸢相比，身材矮小的川根所采取的行动在所有人眼中都显得有些可怖。

很快，川根拖着鸢进入寝技的姿势，眨眼间便压制住了鸢。鸢动弹不得了。

此后，川根不停地向鸢发起进攻。他以压制技拿下了第十局。

“鸢拿下四个一本，川根拿下六个，川根获胜！”

权藤宣告了川根的胜利。看了这场比赛，洪作感到自己不得不对川根这个瘦弱的队员另眼看待。川根不知何时练就了不知疲倦的惊人体力。

第四天洪作和川根对练。和鸢的情况一样，洪作一开始无论用立技还是寝技，都能轻松战胜川根。然而，两人自由练习约三十分钟后，疲劳加剧，洪作渐渐不能打败对手了。因为感到疲劳的只有洪作，川根毫不疲倦。最终局面扭转，一本被川根拿下。

训练结束后，洪作问川根：“你不累吗？”

“累啊。”川根回答。

“我坚持不了三十分钟。立技多少还能撑到三十分钟，但一练寝技，因为没法休息，所以三十分钟就筋疲力尽了。可你好像很轻松。”

“不是的。我也是筋疲力尽呐。”

“是吗？”

“是啊。是人谁都会累的。但是，我每天训练的时候都不休息。我自己发誓，至少训练量要是别人的两倍。如果不这样做，我练柔道就没有意义。我既成不了参赛选手，也不会变强。”

“可你昨天不是赢了鸢吗？”

“要是正式比赛的话，我就输了。因为比赛是一局定胜负。——虽说昨天赢了鸢，但那不能算是胜利。我并不觉得自己赢了。”

接着，川根又说道：“总之柔道这东西很有意思。像我这样完全没希望变强的人，也有自己的打法。我是在和自己对练。我不是战胜了对

手，而是战胜了我自己。这是我和自己的战斗。”

顿了顿，川根又开口道：“看，这样歇着很轻松吧？想一直这么歇下去吧？但是不能这样。要战胜对休息的渴望。虽然很痛苦，但我还是要站起来。”

这样说着，川根起身，走到正在对面休息的宫关面前，坐了下来。他想和宫关对练。

洪作观看了宫关和川根的自由练习。川根站起来就会被投摔出去，躺倒就会被压制住。在这位与南一同被视为高手的宫关面前，川根毫无抵抗之力。

之后洪作和别人对练，结束后疲惫不堪地坐在训练场的角落里，而宫关和川根的训练仍在继续。这时，洪作眼中的川根和刚才截然不同，变得机敏起来。每当宫关试图将他压制住，他便骨碌碌地逃脱了。宫关累了，而川根没有。即便没能战胜宫关，他也出色地防住了宫关的进攻。

洪作每天都在无声堂训练，就这样跟一年级、二年级的队员都熟络了起来。至于谁强谁弱，洪作也自然而然地都知道了。两个年级的队员相较而言，一年级的队员净是猛将。除了南和宫关这样的强手之外，还有好几个有段位的。也有人进入四高之后才第一次穿上柔道服，在这些人之中，鸢和杉户很突出。

虽然开始练柔道还没过多久，但鸢和杉户都被寄予厚望。鸢的斗志，杉户的韧劲，都是其他队员望尘莫及的。

谁都不愿意和鸢对练。鸢会拼上性命冲过来，所以受伤是常事，疲劳程度也是同别人对练时的好几倍。

杉户因为别的原因，也不是个受欢迎的对手。杉户的腿很长，他总是利用这双长腿，夹住别人的头，使出三角绞。他只以此为武器，让人几乎想说他除此以外别无是处。

“杉户的腿，夹人很疼！”

大家都这么说。一年级队员们红肿的耳朵，有一半都是拜杉户所赐。被那火筷子般的腿夹击两三次，人的耳朵基本上都会肿起来。

在每天的训练中，前辈们都格外关注鸢和杉户。他们似乎觉得，虽然两人才刚开始练柔道，但都有成才的潜质。

和这些一年级的队员们相比，二年级的队员们便相形见绌了。他们虽然都很不错，但见不到出类拔萃者。他们都身材矮小，靠不断的训练磨练了出来。大家都是莲实那种类型的。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技术都十分精湛。

莲实在二年级的队员中，属于那三四个一级选手之中的一位。如果二年级的莲实他们，和一年级的南、宫关他们比赛，哪一方会更胜，洪作猜不出来。只看训练时的情况，洪作觉得南和宫关他们似乎更强。洪作把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杉户回答道：“再练一年，恐怕是南他们要厉害得多，但现在还真不好说。还是莲实他们更有优势吧？”而举办一年级队员和二年级队员间的练习赛，是在暑期集训只剩下一两天的时候。

一年级和二年级的队员们分别派出十个人参加对抗比赛。裁判由久住前辈担任。

二年级的队员中连瘦弱无力的川根都被迫上阵，全员参与比赛。一年级队员人数多，所以并没有全员上场，有几个人在一旁见习，洪作自然也坐在见习区。但唯独大天井特殊，被纳入参赛选手之列。

从见习区看去，一年级队员更具优势。南、宫关和大天井都是二段，除此以外还有四名初段队员，没有段位的只有三人，其中有鸢和杉户。

然而，二年级队员却都是白带选手。这次暑期集训结束后，有几个人会成为黑带，但目前没有一个有段位的。

在训练场中央，两队各十个青鬼红鬼并排坐着。二年级的主将是莲实，一年级的主将是大天井。显然，一年级队员让大天井担当主将，作

战策略是让到副将南为止的参赛队员们打败对方的所有选手，最终留下大天井夺冠。洪作觉得这会成为现实。不论莲实多么善战，也不可能解决副将南和三将宫关。

一年级的先锋是鸢，二年级的先锋是川根。川根一站起身，鸢就把他抡了起来，反拧胳膊按倒在地，很快便拿下一本。接下来二年级名叫伏木的高个子队员起身应战。他动作缓慢，好几次被鸢压制住，在危急关头惊险脱身，虽然鸢有八分胜算，但在即将达成平局之时，不知是怎么回事，鸢反倒被压制住了。一旦被压制住，鸢便丝毫不能动弹了。

接下来杉户代替鸢上阵。杉户也是一样，不断发起攻击，好几次以三角绞夹住了对方，但又被对方挣脱，眼看就要打成平手之时，眨眼间杉户反而被三角绞扼住了。杉户动弹不得，就这样输了。

第三个出场的是擅长立技、身材矮小的初段选手，最终也被压制住，输掉一局。接下来迎战的是另一个黑带选手，他进攻、进攻、不停地进攻，攻势很猛，但最终却轻飘飘地翻倒在地，被紧紧压制住了。伏木几乎是机敏的反义词，慢吞吞的，但一旦压住了对手，却似铜墙铁壁一般。

第五个队员和连战四人的伏木打成了平手。接下来二年级一位名叫三保的小个子队员出战，压制住了一年级的一位黑带选手，和第二个黑带打成平局。这两个一年级的黑带都是立技高手，但三保绝不给对手任何使出立技的机会。

至此，二年级莲实之下还有七人，一年级只剩下大天井、南和宫关三员大将。

看了前面的比赛，洪作感到二年级的队员们虽不显眼，但果然不乏高手。第一个上场的川根暂且不论，伏木和三保二人都稳扎稳打。不愧是年长一岁的长辈，洪作心想。

此后，宫关击败了二年级的一个队员，和第二个人打成了平手。南也一样，一局胜，一局平。南和宫关体格都十分出众，技术也出类拔萃，但和二年级的选手竞技之时，连一半实力都没能发挥出来。

最初的构想落空了。一年级原本还想最终剩下大天井不战而胜，没想到大天井如今不得不迎战三人。

这是洪作第一次看大天井比赛。没有人知道大天井、南和宫关谁最强，然而既然大天井是备考生，那么虽说他在无声堂训练了三年，他的训练也一定是有限的。

大天井不光会立技，寝技也擅长。寝技是在他定居金泽、开始按时来无声堂训练之后才掌握的。

二年级一位叫光村的选手迎战大天井。大天井和光村的这场比赛，就像几天前洪作所看到的南和久住的比赛一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感。

大天井以漂亮的扫腰技，两次放倒了光村，但每次光村都后背不接触铺垫，而是在倒地时紧贴着大天井的背。之后光村转为进攻方。有一次光村压住了大天井，大天井多次试图把他掀翻，他都抗住了。然而，最终两人像是飞身躲避对方一般站了起来。时间到了，久住宣告两人打平：“停！”就在这一刻，大天井使出一招小外刈^[2]。也许就因为这一瞬间的大意，光村的身体呈水平状飞了出去，就这样跌落在铺垫上。

“拿下一本！”久住宣告了大天井的胜利。光村看上去很是懊恼，但却无可奈何。接下来迎战大天井的是身材矮小的副将相乐。大家都看出大天井累了。相乐突然把大天井拖入寝技，之后便不停地发起进攻。相乐紧紧压住了身材魁梧的大天井的上半身，绝不让他站起来。大天井无法进攻了。应该说 he 无暇进攻了。他一直在承受相乐的进攻。

最终相乐使出崩上四方固。矮小的相乐紧咬住大天井庞大的身躯，两具躯体就这样一动不动。

一二年级队员的对抗赛结束之后，是久住的点评。

“今天的比赛中，伏木的奋战十分突出。他干掉了四个人，和第五个人打成了平手，是二年级制胜的重要因素。我以前觉得伏木很迟钝，成不了才。一年不见，他如今充分利用自己的迟钝，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稳扎稳打。——除了伏木以外，再没有让我由衷感到佩服的。宫

关和南让我觉得看不下去。我觉得他们训练得不够。南和宫关进了四高，是高专柔道界的一个重大事件。然而，看了他们今天在赛场上的表现，就觉得他们的加入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要是就这水平，明年的高专运动会上，四高柔道队恐怕会沦为笑柄。再怎么猛攻对手，拿不下一本，就毫无意义。没拿下一本，就没什么可说的。大天井的表现还勉强说得过去。干掉了光村，败给了相乐，想来他正在备考，肯定很疲劳，所以就不期望他能有更好的表现了。”

久住说完，大天井挠了挠头，说道：“我没那么拼命学习。”

“你这么说，可让我为难了。你以后只在星期六练柔道，其余时间学习。”

“只在星期六训练？”

“对。”

“其余时间学习？我会运动不足，神经衰弱的。”

“神经衰弱？别学别人说话。你要是能神经衰弱，那可太好了。你倒神经衰弱一个试试。——所谓神经衰弱，是神经变得衰弱，有神经的人才会得这毛病。没有神经的人，再怎么想神经衰弱，也衰弱不了。”久住说，“不甘心的话就努力学习。明年要是再考不上，你啊，就放弃吧。总不能让你那么多年都过着落榜生的日子。四高这样的学校，稍微学习学习就能考上。连鸫都能考进来。”

“这话过分了。”鸫开口道。

“有什么过分的！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是靠使蛮劲儿考进来的。考试能这样考过，柔道可不行。看你的比赛，让我想起了斗鸡。使劲，使劲，上！——柔道乃柔之道。只凭力气和斗志是不行的。”

被久住这么一说，鸫不吭声了。

暑期集训的最后一天，当权藤喊道“停止训练”时，队员们纷纷松了一口气。暑期集训结束，权藤做了致辞。

“至此，今年的暑期集训结束了。在九月份的训练开始之前，大家都各自回乡，不要闲逛，在家里好好学习。进入第二学期，训练强度会更大，想学习也不能了。所以，要用暑假的时间把学习预先补上。此外，大家各自把柔道服洗干净。一年级的队员打扫训练场。去年暑期集训结束那天，有人满身酒气走在大街上，太不像话。今年不能再出现这样的事，务必注意！”

权藤的训话结束后，队员们列队，合唱队歌：

“举目仰望，前辈所筑之华塔，华塔之上有鸣钟。遥望穹苍，我辈壮烈血沸腾，专于柔道勤用功。”

队歌总共有五段，曲调舒缓，所以全部唱完颇费时间。

随着一众队员冲着“无声堂”匾额的方向鞠躬，暑期集训正式结束了。在去更衣室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很是热闹，这番情景与往日大不相同。

“哈！”

鸢翻了个跟头，摆出受身姿势，大喊道：“结束啦！”

“什么结束了？”权藤问道。

“一想到往后好多天都不能练柔道，我就感慨万千。”鸢笑咪咪地说。

“你真有精神啊。你的力气这不是还没用光吗？”

“至少还能再练个两三天。”

“别说大话。”权藤说道。他自己的表情也喜气洋洋。

更衣室十分热闹。有人要坐今晚的火车回九州，还有人要坐明天一早的火车回北海道。大家都吵吵嚷嚷地聊着这些话题。

洪作和鸢、杉户一起洗了柔道服，在更衣室里拉上了晾衣绳，把衣服晾在上面，然后就开始打扫卫生。鸢和杉户负责擦拭铺垫，洪作则承

担了擦拭玻璃窗的工作。大天井悠闲地到处巡视，说道：“认真干活儿。”大天井没来由地成了监督人。

洗完衣服，打扫完卫生，一年级的队员们便去洗澡了。大天井和洪作也加入了一年级队员的行列。不再负责打扫训练场的二年级队员们早已不见踪影。

浴室里的情形也与往日多少有些不同。平时的这个时候，大家都会一门心思地洗头，而现在却有几个人在剃胡子。鸢洗着脸，不时大声唱起一首奇怪的歌：“踢他，啃他，咬死他。”

杉户刮掉了胡子，把脸转向洪作，问道：“怎么样？”

“怪模怪样的。”洪作说。

“再把头发剪短半寸，我就恢复原貌了。”

“你还要剪头发？”

“肯定得理发呀。顶着这样的头发回去，我妈会昏过去的！”杉户一脸认真地说。鸢则决定胡子不剃，头发也不理，就这样回乡去。

“就这样回乡，可够邋遢的！”杉户说。

“不劳您操心。我还是这样为好。我回老家以后，要去煤矿监工。”

“什么？你要当资本家的爪牙？”

“开什么玩笑，我无论何时都站在劳动者这边。要想知道煤矿工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当监工。”鸢也一脸认真。鸢平时偶尔也会说一些左倾的话，或许他真的关心这类运动。听说鸢的哥哥是左翼斗士，经常被关进拘留所，但鸢从未提过他哥哥的事。

“那我可怎么办呢？”大天井一边说着，一边从浴池里走了出来，“这个也回家了，那个也回家了。我是不会回的。”

“至少该回去一趟吧？”有人说。

“傻话！要是回了家，就再也来不了金泽了。我爸会哭着央求我，我妈也会，弟弟也会，妹妹也会。——我和你们可不一样，我家里人都可喜欢我了。大家都齐声央求我不要去金泽。——是吧，洪作。”大天井向洪作寻求赞同。

“嗯，一定是这样。”洪作说。

“洪作，你怎么办？”

“我？我也回去。”

“回哪儿去？”

“回沼津，然后去台北找爸妈。”

“嚯，好像挺有意思。——带上我吧！”大天井说。

“去台湾，可真好啊。带上我吧！”大天井又一次说道。

“不行，不行！”杉户从旁插嘴道，“你要是去了，明年也考不上了！”

“别说什么考不上考不上的，真难听！”

“可我说的没错。明天我给你列一个学习计划，你照着做。久住也拜托我，权藤也拜托我，大家都拜托我给你列计划。”

“别这么着急忙慌的。四高这样的学校，稍微学习学习就能考上。——看看鸢就行了，看看！”大天井模仿着一二年级对抗赛后久住点评时的语气。鸢听见了，立刻说：“久住那老家伙，根本没有资格说别人脑子不好。没错，我也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比起久住还是强些。他是真的没有资格。你把柔道从他那儿拿走，就会发现什么也剩不下。那家伙脑袋的构造和别人不一样。我觉得他脑袋里只象征性地有点儿脑浆，其余地方都塞着棉花之类的东西。我有一次脚后跟踢到了久住的头。一般人被踢了都会喊疼，可那老家伙却毫无反应。我问他，不疼吗？他说不疼，让我再踢一次试试。我就又踢了一脚，他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他的脑袋就是这样。我的脚后跟踢到他的时候，感觉就像踢皮球一样。皮球里

面只有空气，但我觉得他脑袋里不是空气。要是空气的话，再怎么说明也太可怜了，感觉对不起他父母。所以我想多少往里面塞点儿东西。那塞什么好呢？——我觉得该塞棉花，破棉花。他训练的时候总是拿头撞人吧？脑袋里全是破棉花，所以舍得拿来撞人。”鸢把久住骂得体无完肤了。

“是吗？这我就明白了。”大天井说，“我也总觉得那人的脑子不正常。原来是棉花啊，这样我就明白了。而咱们这些人，脑袋里装的可都是纯正的脑浆。”

“纯正过头了。”有人说道。

“恐怕多少有这样的倾向。总之，我的脑浆就交给杉户了。你要好好研究，好好利用。我全权委托你。明年能考上就行了。让我考上。明年就是第四次了，要是还不让我进来，可就是四高柔道队的耻辱了。让我进来，顺便也捎带上洪作。要是只有洪作落榜，就太可怜啦。”大天井随心所欲地说道。

浴室里不同于往日，一片喧闹。暑期集训结束了，大家都喜不自禁。这时，莲实突然出现了。

“洪作在吗？”

“在。”洪作答道。

“我在训练场等你，你洗完澡到训练场来吧。”只留下这句话，莲实便走了。

“喂，莲实！过来一下。”鸢说。他确认莲实真的已经离开了更衣室，便继续说道：“喂，莲实！过来一下。你把柔道训练放在次要位置上，总说什么研究、研究。研究什么研究！你这个夏天逃掉了一个星期的训练，去当教练。有当教练的闲工夫，不如好好训练。——你对柔道好像多少有些误解。你总说练柔道靠的是头脑。靠什么头脑！怎么可能有这种柔道！练柔道永远是靠体力。”

“鸢，等等。”杉户站在浴室的正中央，打断了鸢的话，“我觉得莲实

的思路做法没什么不好。他的想法基于不相信自己。他觉得自己体力不足，所以只能靠研究。他以前曾经说过，依赖于研究的柔道是有局限的。他不知道研究柔道这条路的终点在哪里。但是，虽然可能赢不了，但至少能做到绝对不输。”

杉户的语气十分严肃，鸢也默不作声，不再插科打诨了。

“莲实的确去能登中学当教练了，但他不是当中学生的教练，那儿办了一个县[3]内中学柔道教师的培训班。听说还有从武术学校来的。莲实在那里每天和专业教师进行高强度的训练。金泽的中学老师们都惊呆了。听说没人能抓住那么矮小的莲实，大家反而都被他给打败了。他们说莲实的柔道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鸢说道：“好，我明白了。那我就原谅他吧。——莲实，你可以回去了。不要骄傲自满，要在研究上更下工夫。明年让你当主帅。二年级的队员们，我全都安排到高位。南和宫关，还有大天井——如果他能考进来的话，这三个人当中坚骨干。在他们仨这里，对手就已经败了。”

“你坐什么位置？”大天井问。

“我当先锋。久住说我练柔道是打架，但我从一开始就认为柔道就是打架。咬，咬死三个人，这口牙是我的看家本领。”鸢说。他的神情真的像是在咬牙切齿。

出了浴室，洪作走向训练场，去见莲实。更衣室已经被晾着的衣服占领了，莲实在训练场上等他。

“你一直待到了暑期集训结束啊。什么时候回去呢？”莲实讲话一如既往地很有礼貌，和其他柔道队员不一样。

“我打算明天或者后天走。”洪作说。

“你跟沼津那边联系了吗？”莲实问道。

“没有。”

“我想也是。至少得寄一张明信片啊。”接着，莲实又说，“你的中学里有一位叫宇田的老师写信给柔道队，让你尽早回去。为了不让他担心，我给他写了回信。”

“嚯，来信了？果然。”

“说起来，你也太悠闲了。”

“他寄来的是什么信？写了些什么？”对于宇田来信的内容，洪作突然担心起来，“他生气了吧？”

“他信里没有说生气。你还是不要看了。不过，我已经把责任归到柔道队，写了一封郑重的道歉信，应该没事了吧。”莲实笑着说，“明天也行，后天也行，总之要尽快回去。你不用往杉户寄宿的公寓交钱。我已经让杉户先垫付了。你明年要是考进了四高，就到那时再还给他吧。火车票钱我让鸫出。一样，等你考进了四高再还他。”对于洪作来说，身上的钱全都被搜刮了去，让他们筹措火车费和住宿费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他没有提及此事。

“还有，大天井说要多少借你点儿零花钱。”莲实说。这也是应该的。

“大家都很喜欢你。总之，从现在开始，你要拼命地学习，明年无论如何也要考进四高。回到沼津，马上去台北，去你父母身边。睡觉以外的时间里，都要在桌子前学习。”

“我会的。”

“柔道队的暑期集训都熬过来了，备考不可能熬不过去吧？”

“没问题的。”洪作说。他真的打算拼了命地在桌前学习。

洪作和莲实正说着话，鸫和杉户走了进来。

“你们什么时候走？”莲实问道。

“明天我想带洪作去兼六园看看。后天把洪作好好地送上火车，我再

走。”杉户回答。

“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去，不过还是延后一天，把洪作送走之后再回去吧。”鸢说。

“真不明白你们又打的什么算盘。——尽快回家去！”

“我们会回家的，但是不把这家伙送走我们不放心。”

“还为人家操心呐？先操心操心自己吧。”

“可是，”鸢说，“这孩子不吭声，很难说他会一直在这儿待下去。因为他可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吊儿郎当的人。无论是没钱还是有钱，他都不在乎。父母担心他也好，老师担心他也好，他一概不放在心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在他那里没有分别。在这些方面，他跟一般人多少不太一样。”

“开什么玩笑。”洪作抗议道。然而鸢并不买账：“莲实，你不了解洪作。把大天井和洪作一起留在金泽可就不得了了。得尽快把他俩分开。——对吧？”鸢向杉户寻求认同。

“嗯。”杉户一如既往，含糊地点了点头，“明年两个人一起考进来，可就有好戏看了。”

“我有那么吊儿郎当吗？”洪作表情很严肃。他多少感到意外。

“那洪作就交给你们俩了。总之要替我把他送到沼津去。我坐今晚的火车出发。”莲实说。他再一次转向洪作，“要好好学习，学习。”

“没问题。”

“要从早学到晚。”

“明白。”

“不可以在沼津游手好闲哦。”

“知道了。”

“明年要是考不进来，我可看不起你。要是连四高这样的学校都考不上，柔道也肯定不行。那，你能发誓吗？”

“发什么誓？”

“发誓能考进来。”

莲实把手伸了过来，洪作只得握住了他的手。

莲实走了出去，训练场上只剩下鸢、杉户和洪作三人。

“那咱们重新做回正常人，去街上走走吧？明天不训练，后天也不训练，可以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哇！”鸢喊完，做了一个受身动作，训练场内一声巨响。他紧接着又一下子站了起来，说，“走吧！”杉户和洪作关上窗户，走出了训练场。

轻松愉快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洪作在这一天里，第一次在望着这栋红砖建筑时心怀些许感慨。洪作觉得，既然已经与莲实发誓，那明年无论如何也得考进来了。

三人走进香林坊一家店面颇大的咖啡馆。他们和大天井相约在这里会合。鸢环视着周围的桌子，说道：“今天咱也尝尝正常人吃的东西吧。”

“嗯，那我要苏打水。”杉户说。三个人都点了苏打水。一杯蓝色液体被端上了桌，鸢把吸管插了进去。只听得“啾”的一声，杯子里的液体便不见了。

“这东西没滋味儿。”鸢说，“接下来吃个冰淇淋吧。”冰淇淋上了桌，又被鸢一扫而光。“这个甜，好吃！”鸢舔着嘴唇说道。

“还点吗？”杉户问道。

“我要一次点俩。”鸢说。最终鸢干掉了五个冰淇淋，杉户和洪作克制着只吃了三个。

“果然，吃这种东西肚子是不会凉到肚子的。”鸢说。这时，大天井

慢悠悠地进来了。他那神情仿佛对他们所吃的东西很是惊讶：“吃点儿好的！今天两个人都带了钱，对吧？”他冲鸢和杉户确认道。

“带了。”两人异口同声。

“那你们两个都把必要的钱留出来。反正要回家了。只把买火车票和便当的钱留出来就行了。还有洪作的车费，也要留出来。钱这东西很容易就花没了，所以一开始要好好分配。这样就可以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花剩下的钱了。”大天井说道。

“留出必要的钱来，剩下的都给我。我不是抢你们的钱。今天晚上尽情地花，剩下的钱我会还给各人。”大天井说。他看鸢和杉户似乎都不是很赞成他的提议，便又说：“真小气啊。你们在这十天里，不是用我的钱又吃又喝吗？鸢连裤衩都是用我的钱买的。我说的没错吧？”

听了大天井的话，鸢说：“好，就在那儿寄存一晚。我可把话撂在这儿，不许没节制地花钱。”

“真没办法，好吧。”杉户也把兜里的纸币毫无保留地全都掏了出来。

“把必要的钱留着。也给洪作留出买车票和便当的钱。”大天井命令道。鸢和杉户各自拿出了等额的钱，放在桌子上。

“这是你的。”

“真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当是还之前从你那儿卷走的钱。估计还不够，不过你就别计较了，因为你也跟着我们吃吃喝喝了。”

的确如此。洪作算不清自己是亏了还是赚了。大概差不了多少。

“住宿费不需要。莲实已经给你付了。”杉户说。

“噢，不是你替我付的吗？”

“我才不会呢。我没那么好。本来就是莲实让你来住的，他付钱是理

所当然。”

既然杉户这么说，那事实一定如此。洪作因为刚刚听莲实说了住宿费的事，因此这时颇感不可思议。洪作把事情跟大家讲了，鸢说道：“那家伙就是这样。既然是自己付的钱，那就照实说嘛，可他却偏不。莲实就是这一点让人讨厌。”然而洪作并不这么想。他觉得，莲实当时没法说钱是自己付的。

“那，就这样了，行吧？”大天井说。鸢和杉户各自把必要的钱重新装进了口袋。

“可不能私藏！”大天井提醒道，随即数了数那两人放在桌子上的纸币，“杉户的钱更多一些。这样不好算账，我收你们俩一样的钱。”说完，大天井还给杉户几张纸币，之后便把两人的钱合在一起，随意地塞进了袖兜。

“危险啊。”鸢和杉户同时说道。

“咱们走吧。这顿我来付账。”大天井说着，走向了付款台。

三人走进了夜色笼罩的街区。无论男女，多数人都身着浴衣。

“去吃寿喜锅！行吧？”大天井环视着每个人的脸。

这时，杉户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道：“我妈让我买点儿点心。”所谓点心，指的是这座城市的特产，干果子^[4]。

“我妈让我买两大盒。”

“这钱你已经留出来了吧？”

“没有。”杉户摇了摇头。

“真拿你没办法啊。那我出钱。顺便也给鸢买一份。”

“我不要。这次带特产回去，以后就也得买了。”

“这叫什么话？我要让你尽尽孝心。给你妈买一盒，再给你爸买一

盒。——对了，也给洪作买一份。”

“我不要。我没人可送。”

“要是没人送的话，就自己吃。对了，听说你的中学老师给柔道队写了一封信，他很生气。”

“你连这个都知道。”

“不光是我，大家都知道。——你把点心送到你老师家里去。你老师一盒，你一盒，我给你买两大盒。也顺便让我孝敬孝敬父母。我想寄回去三四盒。先去把点心买了。”

一行人向与寿喜锅店相反的方向走去。虽然肚子饿了，但他们走在街上，心情并不差。在暑期集训结束的日子里，一种悠然自得的情绪溢满了大家的心。

距离买干果子的老店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大家有没有想买的东西？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们买。尽管提出来，不要客气。”

大天井一边走一边看着店铺的橱窗。他在菜店门前停下了脚步，说道：“给公寓大婶买两三个西瓜。”大家制止了他。没人愿意提这么重的东西。

在药铺门前，大天井再一次驻足：“给大婶买点儿治肩周炎的膏药。”这次没人反对。大天井独自走进店里，很快便出来了。“我给你们也每人买了一份。”大天井把几个非常扁平的小纸袋分别递给三人。

鸢、杉户和洪作，都把大天井递过来的东西装进了外衣口袋。虽然是用不着的东西，但价格便宜，而且是个小物件，所以他们不至于抱怨。

“谁都不能多花钱。今天晚上要讲公平。”大天井说，“有想买的东西就说。不要客气。——洪作，买衬衣吗？”

“不用。”洪作说。

“不用不用。”杉户也说道。鸢也几乎同时这样说道。

“有人要买吗？我也一起买。”

“不用不用。”这次三个人异口同声。

一行人走得十分疲倦之时，终于来到了目的地点心铺。大天井买了八盒最大盒装的点心，分给了每个人。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还有羊羹呢。黑的白的都有。”

“不用不用。”鸢说道。

“有撒红色小豆豆的点心，也有撒白色粉末的点心。这个点心也很有名。我虽然没吃过，但是看上去好像很好吃。”

“不用不用。”杉户说道。一行人走出点心铺，沿着刚才的来路往回走。

“坐电车去吧。”鸢说。

“不行，不行。”大天井说，“不许乱花钱。人有双腿，怎么用都是免费的。有这个钱，不如喝瓶汽水，如何？”

对于喝汽水的提议，没人反对。大家走进冷饮铺，每人喝了两瓶汽水。

“这个比苏打水好喝。”过了一会儿，鸢又说，“胃里咕噜咕噜直响。”鸢的胃里装着五个冰淇淋，一杯苏打水，两瓶汽水。咕噜咕噜响是应该的。连洪作的胃里都咕噜咕噜地响着。

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行人沉默着向前走。大家彼此之间隔开了一点距离，各自以自己的步调走着，快到寿喜锅店的时候，才稍微恢复了生气，凑在了一起。

“咱们先点八人份的牛肉，十人份的干草？”大天井说。

“嗯。”鸢含含糊糊，之后便陷入思考。鸢认为是多还是少，谁都不知道。鸢自己好像也不知道。

“就先点这些试试吧。”鸢说。

寿喜锅店在从香林坊通往其他街道的拐角。这家店的店面很大，在入口处铺地板的地方，有通向二楼的楼梯。

“喂！来客人了！”鸢一边大声喊着，一边快速地走上了楼梯。洪作他们跟在鸢的后面。

二楼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约有十张桌子，其中五六张被客人围绕着。

杉户用力吸着鼻子，说：“真好闻呐。”的确，煮肉的香气笼罩着整个房间。

四人围坐在角落里的一张空桌子前，大家都脱掉了外衣，只穿一件衬衫。两个女服务员走了过来。

“你们这些人，都放暑假了，还在这儿闲逛，真不让人省心。”其中一人说道。

“让我们吃牛肉吧。”鸢说。

“这是生意，当然会让你们吃，但你们可得老老实实在地吃哦。”

“我们吃饭不是一直都老老实实在的吗？”

“胡说。之前把火盆藏在袴装里想要带走的，不是你吗？”

“还有这回事？”

“不行，不行，别想蒙混过去！”说完，她又看着杉户，“欸，这个人当时也和你一起！”

“哪有这回事。”杉户说。

“你把水壶带出去了。”

“是吗？”

“我先提前说明，今天可不许擅自把店里的东西带出去。”

“不会的，不会的。”

“你说的‘不会的’，可信吗？”

“总之快让我们吃吧，肚子饿了。”

“吃寿喜锅是吧。”

“牛肉八人份，干草十人份。”大天井说。

“噢，你是备考生，对吧？”

“这无关紧要吧？赶快把肉端来。八人份的牛肉和十人份的干草。”

“我一会儿就端来。”

“不够的话我们再点。”

“你们这体格真是多少份都能吃得下。恐怕你们都是些不孝顺的人。”

两个女服务员一起走了。

四个人饱饱地吃了一顿牛肉。啤酒也被端上了桌，但他们暂且顾不上，只不停地吃牛肉。每个人分得两份牛肉，但这还远远不够。

“再点八人份吧？”大天井说。

“好。”鸢说。洪作也赞成。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么多的，洪作也感到不可思议。

“我以前没这么能吃。”洪作说。

“进了柔道队以后，大家都一下子变成大胃王了。知道是为什么

吗？”鸢说。

“不知道。”洪作答道。

“因为脑袋变空了。脑袋空洞的部分，就得靠胃来填补。真可悲啊。”

这时，一个女服务员走了过来，说道：“你们别吃了。真不像样。我不想再跟厨房说加菜了。虽然不是我吃，但负责这桌的是我呀。”

“负责我们这桌怎么了？”

“我觉得丢脸。你们别吃了。”

“那再给我们每人上一份吧。”

“真拿你们没办法。”女服务员走了。

吃完了牛肉，大家喝起了啤酒。他们的肚子里没法装太多啤酒了。

“喂，我要休息。”大天井向后一倒，说，“能让我稍微睡一会儿吗？”

鸢也向后一倒，洪作和杉户也躺了下来。大天井马上打起了呼噜。暑期集训的疲劳似乎都在这一刻释放出来了。好想睡觉啊——洪作也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进入了梦乡。

洪作醒过来的时候，听见了鸢和女服务员的交谈。

“起来吧！”

“他们很可怜的。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他们俩都是备考生，成天复习功课，累得不行了。”

“哎呀，这个也是备考生？怪不得好像没见过。即使受累考上四高，也是变成你这样的人，他真该重新考虑考虑。咦，这个人也睡着了。”

她说的好像是杉户。

“他们很可怜的，让他们睡吧。这家伙在勤工俭学。这个夏天里，他每天都干活儿。”

“他在干什么活儿？”

“好像是清理烟囱。”

“我说呢，怪不得这么脏兮兮的。”

女服务员走了以后，洪作坐了起来。一直在说话的鸢开始睡了。

四人在十一点左右走出了寿喜锅店。

“买点儿礼物带回寄宿的地方吧。”大天井说。

“不用带什么礼物。”杉户说。

“你老是说什么‘不用’、‘不用’，偶尔也该给人家买点儿什么。——还是买西瓜好吧？”

“菜店已经关门了。”

“不，我知道他们营业到很晚。”

大天井说完，就这样走了。果然如他所说，虽然已经很晚了，但还有一家菜店在营业。

大天井在那里买了四个西瓜，让大家每人拿了一个。除此以外每人还有两大盒点心，因此十分不便。

没走多久，一行人碰见一家正要关门的洋货铺。大天井在店里买了八件无袖运动衫，每人分了两件。运动衫塞进了外衣口袋，因此不成负担。

“那，就买这些吧。”大天井说，“还剩很多钱。”

杉户说：“该还给我们了吧？”

“我会还给你们们的。这是你们的钱，当然会还给你们，但是还有明天

一天的时间。这钱在我这儿寄存到明天晚上。要是早还给你们，你们就挥霍掉了。今天多亏由我保管，所以既给父母买了特产，又给房东买了礼物。回乡的时候也有干净的运动衫可穿。钱这东西就应该这么花。”大天井说，“明天咱们怎么过？”

“让洪作逛逛兼六园。”鸢说。

“这样啊。那我来当向导。晚上，咱还吃寿喜锅吧？”

“嗯……”鸢沉吟着。

“我想吃别的。”杉户说。

这之后，这四个人的小团体越来越冷清。先是不见了鸢，之后大天井也走了。杉户和洪作在樱桥上稍作休息。他们把点心和西瓜放在脚边，从桥上俯视着深夜之中犀川的水流。

“马上就要到秋天了。到了秋天，你也得学习了。”杉户说道。他的语调从未如此沉静。

“犀川真美啊。”洪作说。

“嗯。”杉户含糊地点了点头，“已经入秋了。”顿了顿，他又说，“得学习了。”

“我会学的。”

“你真的得学。”

“我真的会学的。”

“你这人异常地吊儿郎当。”

“再怎么吊儿郎当，该学习的时候也是会学的。”

“好不容易成了朋友，明年想和你一起生活在这座城市啊。”接着，他又一次说道，“已经是秋天了。——从进入柔道队起，我今天第一次感受到季节。考进四高的时候是春天，但是立马就被拉进柔道队了，一下

子就感受不到春天的气息了。之后春天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夏天是什么时候来临的，我没工夫感受。今天晚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季节。真好啊。”

杉户的话中流露出他是真的从心底感受到了秋天的临近。

洪作注视着深夜里的犀川水流。只有在浅滩处，水面才闪着波光。洪作想起自己曾和宇田老师站在沼津的御成桥上俯视狩野川的水流。当时洪作说狩野川恐怕是日本最美的河，遭到了宇田的嘲笑，宇田骄傲地夸赞家乡的筑后川是多么壮阔，多么优美。

现在的洪作不认为狩野川是日本最美的河了。狩野川无疑也很美，但洪作觉得如今自己眼中的犀川在规模上更胜一筹，令人感到很有格调。浅滩的水声悦耳动听，以淙淙流水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犀川真好啊。”洪作再次夸赞。

“你的审美真奇怪啊。你真的觉得这条河有那么好吗？”

“有啊。”

“来到金泽以后，你还没夸赞过什么呢。今天晚上你第一次夸了犀川。我不知道犀川是不是一条好河，但是河这东西，不过只是水流而已。我对河没有任何感觉。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条不错的河。”

这番话很符合杉户的风格。

“只剩明天一天了。明天带你去逛兼六园。”杉户说。

“你之前不是说那里没意思吗？”洪作说。

“的确是个没意思的地方。我之前想着那儿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好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去了一看，有树，有池塘，一点儿都不好玩。——所以我没想带你去。去那样的地方溜达，还不如去吃一碗乌冬面呢。——没想到我这种想法让莲实和权藤很生气。他们说，至少兼六园得带你去看看。”

“.....”

“噫，去看看吧。大天井和鸢也都说要一起去。鸢那家伙对兼六园也不怎么熟。也许只去过一次。”

“不会吧？”

“是真的。说起来，大天井说他每年发榜都去那个公园走走。听说那时候樱花开了，游人络绎不绝，落榜之春，让人说不出的感伤。那公园就是这样。”杉户说道。杉户对兼六园毫无赞赏之情。不仅是不欣赏，恐怕是感到厌恶。

“那咱们回去吧。”

两人重新拎起西瓜和点心，走上了W坡。刚走了一段路，两人就停下了。在训练场上摔来摔去也丝毫不觉得疲倦，然而走上这个坡道，却很快就迈不开腿了。

“果然不练跑步是不行的。我觉得应该每次去训练场之前都跑三十分种。”洪作说。

“没错。我们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要是跑步的时间，不如用在训练场上。这种想法从很早之前一直贯彻至今，很难改变。不过，普通的训练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训练量已经没法再增加了。”杉户说。

杉户和洪作回到公寓，轻轻地打开了玄关的门，把两个西瓜并排放置在地板的横框旁，蹑手蹑脚地走上了楼梯。

第二天下午，杉户和洪作叫上了鸢，三个人一起去了大天井寄宿的地方。

为了一起去兼六园，四个人两点刚过便从大天井的住处出发了。

“金泽这城市真不错啊。”鸢说道。他这句话说得仿佛他这才发现金泽这座城市的好处，但洪作听着却并不觉得怪异。洪作也觉得金泽不同

于昨日，仿佛变成了另一座城市。

“一想到不用去训练场，就觉得悠闲极了。这不是完全无事可做了吗？”杉户说。杉户的话也让洪作深有同感。他们的确无事可做。“像是盂兰盆节和新年凑到一块儿了似的。”

听了杉户所言，鸢说：“还真像是过节过年。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漂亮姑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姑娘走在大街上？平时也有这么多姑娘吗？”

洪作的眼前也不断闪现着女孩子的身影。既有穿水手服的女学生，也有穿和服的姑娘。

“吼一嗓子吧？”鸢说。

“别！别！”杉户连忙制止。

大天井则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可不许你像发情期的狗一样。我讨厌你动不动就叫。再怎么说你也是四高的学生。你没家教，这可不兴。再怎么对人家姑娘感兴趣，男子汉也要有凛然之气。要摆出一副对女人不屑一顾的样子。”

“我不是因为想要女人才吼的。”

“那你打算吼什么？”

“我只是想‘嗷’地吼一声。‘嗷’一嗓子可以吧？”

“不可以。”

“‘嗷’一嗓子也不行吗？”

“我真不愿意和你走在一起。恐怕没人愿意跟你和杉户一起走吧。人家为什么不愿意和你们一起走，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因为你们太脏了。你们总让人觉得脏兮兮的。我因为和你们一起练柔道，所以没有办法，只得和你们一起走。要是你再大吼大叫，谁能受得了？丢脸！”

“哦吼吼吼。”鸢怪声怪气地笑起来，“没错，我和杉户可能的确很

脏。虽然脏，但也有姑娘说我们这样脏兮兮的就很好。——和谁一起走都行，就是别让我和大天井一起走。他像个抓孩子的妖怪，吓死人啦！”

后半句是鸢模仿年轻女子的口吻说的。

“抓孩子的妖怪？什么叫抓孩子的妖怪？”大天井说道。

“你不能客观的认识自己，真愁人。你随便找个人问问。‘我看上去像什么？’哼，恐怕大部分人都会说你像是抓孩子的妖怪。”鸢说。

“我公寓那儿的大婶说他像人贩子。我觉得人贩子比抓孩子的妖怪更形象，恰当极了。——我跟大天井一起走，有时候会发现带着孩子的母亲急急忙忙地把孩子往身后藏。她们应该是害怕孩子被抢了去。”杉户说道。

“你说什么呢？那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你。一个脏兮兮的家伙，像是清扫烟囱的圆头刷子似的，从对面走过来，哪个母亲不把自己的孩子往身后藏？别把脏水泼到我的身上。”大天井说，“再这样胡说八道，我就把你们放在我这儿的钱全都花光。我这个人，言出必行。我说的话从未落空过。没错吧？”

“你花点儿钱没什么，但是花光可不行。”鸢说。

“我既然说要花，就会全部花光。洪作，你是个备考生，却不学习，这个夏天净练柔道了。你父母一定很伤心吧。为了安慰你那不幸的父母，至少要多带些特产回去。”

“我的父母是很可怜，不过，你的父母也很可怜吧？”洪作说道。

“别说狂话。我爸妈非常满足。跟那些一般的父母可不一样。等着带你们去见一见。”

“好啊。”鸢说。

“恐怕你父母很厉害。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总觉得会有人身危险。”杉户说。

不知不觉间，四人走上了兼六园入口前的坡道。

“这儿就是兼六园吗？”

“没错。”

“蝉在叫。”洪作说道。只有蝉鸣传进了洪作的耳朵，“还有蜻蜓呢。”

“别说这种幼稚的话。所以我说带你来兼六园也是白费。这可是俸禄五百石的加贺藩藩主的庭园。除了蝉的叫声，你还能听见水声吧？好好听水声。泉水沙沙。”大天井说道。

“没有泉水沙沙这个词吧。”杉户说。

“那泉水滔滔？”

“滔滔也不对啊。”

“这两个都一样。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儿。洪作，好好记住。考试会考的。”大天井说。

洪作听着蝉鸣，走上了公园的高地。从宽阔的池塘水面映入眼帘之时，洪作就意识到兼六园完全不同于自己的想象。说起来，这还是洪作第一次走进公园。既然是公园，那就应该有花坛，有草坪，到处都是长椅，洪作在脑海中这样描绘着。然而兼六园却是一个纯日本式的庭园。

此时正是炎热的正午时分，除了单穿一件运动衫的孩子之外，几乎不见人影。

“这园子真好啊。完全是个人工庭园。”洪作说道。洪作觉得一石一木都被安置在应该安置的地方。站在高地的至高处，可以看到一部分市区，而在这处高地的对面，还能看到另一座小山丘，两丘相对，似乎要把街区夹在中间。不愧是所谓的森林之都，金泽树木繁茂，整座城市都被掩映在树荫之下。

“真热啊。”鸢说。

“就是这么个地方，该看够了吧？咱们走吧。”杉户也说道。这两个人似乎都完全感受不到兼六园的任何魅力。

“别这么说嘛，带着他逛一圈。说不定明年春天他会没精打采地在这儿游荡。知道自己落了榜，怀着厌世情绪的时候，这里是个踱步的好地方。虽然有池塘，但是即便投了水，恐怕也只能没过腰。”大天井说道。

“那就带洪作看看瀑布什么的吧。”鸢说。

“啊，是那个小瀑布吗？那个瀑布的水声也会让落榜生颇感凄凉。听了那水声，让人觉得这人世说不出的没意思。世间正是春天，人们都在赏樱花，只有自己被驱逐在这春天之外。自己周围的人都很幸福，只有自己是不幸的。拼命学习了一年，最终却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也辜负了学长的期望。事已至此——”

“别这么早下结论！”鸢正色说道。

“不，你别打断我。”

“学校不止四高这一所，别钻牛角尖。”

“不，你别打断我。事已至此，别无他法。——我只能砸了训练场，放火烧了学校。”

听到这句话，洪作笑出了声。他说道：“到时候我帮你。”

他们在兼六园里绕完一圈，之后便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四个人都已经浑身是汗，但停下来的时候，凉风从敞开的外衣衣襟吹进来，很是惬意。

“好累啊。”鸢说道。然而实际上没人觉得累。想想柔道训练，就觉得走路这种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疲倦。

走到浅野川的桥上，洪作从那里眺望着浅野川。和犀川相比，浅野川的河面要窄得多，也没有犀川那种坦荡的威严。

“沿着这条河往上游走，有一个景色很不错的地方。去看看吗？”大

天井提议道。然而无人赞成。他们觉得如果当真听了大天井的话往上游走，情况会很糟。

四人走进了电车站旁的一家店面颇大的乌冬面馆。泥土地面上搁着一口大锅，店内光线昏暗。洪作他们走上了二楼。和昨晚去的寿喜锅店一样，这里的二楼也是一个大房间，到处摆着桌子。这里一个客人也没有。

四人把乌冬面、红豆年糕粥和红豆刨冰统统收入肚腹。热的和冷的都混在了一起。

“想吃什么点什么，不用客气！”大天井十分大方。

“都这时候了，是不是该把钱还给我们了？”鸢说。

“急什么？钱哪儿也去不了。我好好地保管着呢。今天晚上再吃一次寿喜锅吧。”大天井说道。然而没有人做出回应。

“寿喜锅这东西，如果不连续吃两三天，就滋养不了身体。陪我再吃一次！”

“那咱们就吃寿喜锅当饯行宴吧。”

鸢表示了赞成，杉户模棱两可地说：“这样也行吧。”

“洪作，没问题吧？”大天井确认道。

“没问题。——还吃八人份吗？”洪作问。

“吃几人份都行，不用客气。因为你明天就要被赶出这座城市了。”大天井说。

离开了这里，四个人又开始走。他们必须腾出肚子来，为今晚的寿喜锅做准备。

街上亮起灯火的时候，四人走进了昨天光顾过的寿喜锅店。

“你们又来了？”昨晚那位女服务员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

“你会让我们吃吧？”鸢说。

“这是生意，想吃多少都让你们吃，可是——能行吗？”

“我们有钱。”

“我不是说钱，我是说你们身体受得了吗？”

“别婆婆妈妈的。”

四人走上二楼，在桌前坐下了。这时的大天井不知为何有些无精打采。

“点几人份？”鸢问。

“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先不吃。”

“你怎么了？”

“没怎么。我趴一会儿。”

大天井趴在了榻榻米上。

“你肚子疼？”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已经半个小时了。好像是因为昨天晚上吃的肉。”

大天井正说着，那个言辞刻薄的女服务员来了。

“怎么了这是？”

“肚子有点儿疼。”

“我就说吧。昨天晚上，你吃得太没节制。我好心劝你一句，今天就先回去吧。”

“我已经说了，今天我不吃。”

“你这是逞的什么能！”女服务员走了，很快又拿着一瓶胃药和一杯水回来了。除她以外，还有两三个女服务员也来了，嘴里说着“哎呀，真的欸”或是“果不其然”，仿佛是来观赏大天井的。

“那我们就先吃了，对不住！”鸢说。

“我好心劝你们一句，每人吃一份。一份就足够了。你们自己的身体可不能胡来。”

“给我们上两人份。”

“不行，不行！”

服务员只给每人端上了一份肉。锅里的东西煮熟之后，杉户说道：“肉我也不吃了。”他虽然肚子不疼，但对于吃肉似乎也是有心无力了。鸢和洪作则满不在乎，吃得比昨晚还香。

第二天下午，洪作下楼，对公寓大婶这么长时间的关照表示感谢。

“好好学习哦。到头来这个夏天一点儿也没学习，可得补回来！”大婶说道。

“我知道。”

“你这表情可不像是知道。”

“您不相信我啊。”

“杉户好像不学习也行，但你可不行。”

“我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洪作说。

“只会嘴上说好听的。想骗我，我可不会上当。你如果真心想进四高，就好好学。还有，要是考上了四高，我好心劝你一句，别进柔道队。我经常跟杉户这么说。但是杉户已经没办法了，你还来得及。”大婶

说。

洪作从住了十几天的公寓里走了出来。他的行李只有一个包袱。来的时候空着手，回去的时候多了一个包袱。杉户懒得带回家，所以把两盒点心给了洪作，如此一来点心就有四大盒，此外包袱皮里还包着杉户给的三册参考书。杉户把洪作送到了火车站。

在车站，洪作见到了鸢。

“这个你拿着。”鸢也递上了一盒点心。

“你不带回家吗？”

“一盒给了房东。另一盒你拿走。”鸢说。

“对不起你母亲呐。”

“带这样的东西回去，我妈会昏过去的。万一真因为这个昏过去了，那才叫对不起呢。”鸢说。这样一来洪作包袱里的点心变成了五大盒。

这时如天狗般魁梧的大天井出现了。

“这就要走了吗？要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吃太多肉，就会变成我昨天那样。要注意！”大天井说道。大天井的右手也提着一盒点心。

“这个你带走。”

“我不要了。”

“别辜负别人的好意。”

洪作把点心装进了包袱。

“什么，你有这么多？都可以开点心铺了。”

四人向检票口走去。杉户替洪作提着大包袱。杉户在这方面很周到。

开往米原的火车进站了。洪作上了车。

“那就明年三月再见了。来的时候发个电报，我们来接你。”杉户说。

“不学习可不行哦。我们也没学习，但是可不能学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考进四高了。”鸢说。

“既然鸢都考进来了，那就谁都能考上。但是，如果完全不学习，根据我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的。——好好学习。学习，学习，一直学到明年三月。听明白了吗？”大天井告诫道。

“你也加油啊。”

“别操心别人的事。我什么都不干也能考上。我已经适应考试环境了，而且我已经学了三年。今年总不会还是净出我不会的题吧。也该轮到全出我会的题了。”

火车开动后，三人一齐举起了右手。洪作把身子探出窗外，注视着形象奇异的三人渐渐远去。

——真好啊。

这是与三个伙伴分别时最初的感受。虽然不知道究竟哪里好，但是除了“真好啊”，似乎再没有其他合适的表达。

洪作在座位上坐下了。他暂且任凭自己沉浸在离开金泽这座城市的兴奋之中。然后，他想到：“十分奢侈、快乐的几天过去了。接下来要学习了。要备考了。”

他感到一种紧迫感，似乎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明天一早，杉户就要回老家爱知县了。明天晚上，鸢也要出发，回到自己的家乡北海道。金泽这座城市里将只剩下大天井一个人。

杉户很好，鸢很好，大天井也很好。洪作觉得大家都很好。还有莲实，也很好。权藤也很好。富野也很好。

洪作闭上了眼睛，久久没有睁开。在金泽度过的十几天时光，现在

回想起来，简直像是一场梦。无声堂铺垫的气味。日本海汹涌的波涛。杉户公寓里的大婶。

火车在平原上飞驰，农田一望无际。也许是心理作用，洪作看到晴空上飘着秋日的白云。

洪作一直望着北陆的田园风光。明年无论如何也要考上四高，在这个填涂着静谧色彩的北陆大自然中度过三年的青年时光。

[1]柔道压制技的一种，属于寝技中的固技。即当对方呈仰卧姿势时，跪在对方头部上方，俯压在对方身上，双手从对方肩下插入，抓住对方的腰带，用抱压的力量将对方控制住。

[2]柔道立技中的足技，双手牵拉对方上身，单脚伸到对方脚后跟处，猛钩对方脚踝，破坏其平衡，将其摔倒。

[3]日本行政区划单位，其下包括市、町、村三级，相当于中国的“省”。

[4]和果子的一种，指水分较少的干点心。

夏日落幕

从金泽回来后的第二天，洪作出门拜访藤尾。来到街上，他感到沼津这座暂别了一些时日的集镇似乎全然变了模样。沼津之前是这样的吗？洪作感到纳闷。

沼津这座集镇的夏天就要结束了。曾在夏天占领这座集镇的男女们，大部分已经撤离，剩下的人也一定会在这几天内消失无踪。尽管如此，街上仍随处可见都市男女的身影。他们都戴着大草帽，穿着休闲衬衣和短裤。还有人身穿泳衣，披着浴巾，直接以千本滨海滩上的装束走进了街区。

这样的夏天就要结束了，洪作在这座集镇上走着。与金泽相比，沼津轻快明丽。洪作没想到同在日本，不同城市的面貌差异竟然如此之大。这里不是自己和鸫、杉户以及大天井一同漫步的那座城市。

洪作从御成桥上俯视着狩野川的水流。这双眼见过了犀川，便觉得狩野川是条小河了。狩野川自有狩野川的美，但她没有河滩，也不见粼粼波光。不仅狩野川成了一条小河，整座集镇看上去也变小了。与金泽相比，沼津虽然轻快亮丽，但却没有北国城下町那种沉静的厚重感。

洪作一走进藤尾家的店面，藤尾的姐姐立刻就冲里面喊道：“洪作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样喊完以后，才又对洪作说道：“你去了金泽就杳无音信了，大家都担心你。你可真是没心没肺！”

“你们这么担心吗？”

“听说金泽的学校那边给宇田老师寄来一封信，从那以后就不担心了，但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你怎么样。——不管给谁，至少该寄张明信片呀！”

这时，藤屋顶着一张被晒得黝黑的脸走了出来。

“呦。”藤尾打了声招呼，“欢迎回来。您能平安归来，真是太好了。”说完，他怪笑一声。

“听说我让你担心了。”

“我可没担心。是宇田担心。你去宇田那儿了吗？”

“还没。”

“他不会轻饶你的。所谓烈火般的暴怒，说的可能就是宇田那种。你不该骗他。”

“我哪有骗他？”

“人家可觉得自己被骗了。噫，你还是暂时别靠近他为妙。”藤尾说。

洪作拿出两盒从金泽带回来的点心，递给了藤尾的姐姐：“这是金泽的特产。”

“哎呀，我们两盒都收下不太好吧？”

“收下吧，反正是别人送我的。”

“那，我们收下一盒，另一盒你送给宇田吧。”

“我给宇田留了两盒。”

“……你拿回来这么多啊。”顿了顿，她又说，“寺院那边呢？”

“寺院那边我也给了两盒。”

“你真是捡了大便宜。”藤尾的姐姐说。

“木部和金枝在吗？”洪作问藤尾。

“大家应该都在。不过都好久没见了。”藤尾说。中学时代每天厮混在一起的伙伴们，果然不会像以前一样频繁地往来了。

“约上他们，一起去千本滨吧？”洪作说。

“好啊。我去准备准备。”

藤尾立刻跑上了二楼。

“你回来了，从明天开始又要麻烦了。”姐姐说。

“为什么麻烦？”

“你每天都会来约藤尾吧？”

“不会的。我很快就要去台北了。”

“我才不信呢。你之前说要去台北，宇田给你钱了行，你老家的外公也给你办了饯行宴，没错吧？在那之后，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没走呢。”

不止是宇田家的饯行宴，藤尾的姐姐连洪作家乡办饯行宴的事都知道，真是不可思议。洪作说出了心中的困惑，藤尾的姐姐答道：“你外公来了。咦，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来着？总之他惊得目瞪口呆，说他自己真是无话可说了。真是过分，你那样骗你外公。”藤尾的姐姐说。

“大家都太性急了。真烦人。”

洪作真心这样觉得。无论是宇田还是外祖父，都太性急。去台北已经是决定好的事了，不过才晚了半个月一个月，而且还不是洪作有意耽搁，只是自然而然地延迟了而已。更何况藤尾的姐姐总说饯行宴、饯行宴，这饯行宴又不是自己拜托别人办的，难道不是那些人自作主张办的吗？

洪作和藤尾前往千本滨。洪作还想见木部和金枝，但藤尾说：“今天就咱们两个人走一走不好吗？这么久没见了，攒下了好多话，今天聊个痛快。”洪作觉得这样也挺好。要是再加上金枝和木部，四个人吵吵嚷嚷，肯定没法好好交谈。

“你可真悠闲呐。——你有没有多少复习复习功课？前一阵儿碰见宇田，他也很担心。”

藤尾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平心静气地说。

“还没，但从现在起，我要努力了。”洪作说。

“你打算考哪儿？”

“四高。”

“别考乡下的高校。再说了，公立学校不适合你。”

“可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打算去别的学校。”

“你要是在金泽那种地方度过青年时代的三年时光，可就在文化上落伍了。电影也许能看到，但没有什么像样的音乐会，想看新潮的话剧也看着不着。我是好心劝你。选东京的私立大学吧。不然就像我一样，去京都。跟东京比起来，京都也是乡下，但还没有落后于时代。除了东京和京都以外的地方，可就真的都是乡下了。”

所谓落后于时代、在文化上落伍，听藤尾这么一说，洪作也觉得的确如此。在金泽生活的半个月时间里，谁的嘴里也没蹦出过文化、时代之类的词。也许金泽真的已经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文化了。

“你在金泽到底干什么了？”

“我参加了四高柔道队的暑期集训，成天练柔道。除了练柔道就是睡觉。”

“真是个傻子。成天这么干，都没时间思考问题了吧？”

“完全不思考。我交了两三个朋友，大家都不思考。除了柔道，大家都什么也不想。我总感觉这很适合我。”

“在我的学校里，柔道队的人也和别人两样。他们不和任何人交流，脑袋空空，单纯得要命。”

“我觉得四高的柔道队队员恐怕脑袋更空，更单纯。”

“你为什么想和他们混在一起？”

“这我也不知道。”

“啊，木部和金枝左倾，你右倾，真是没辙！”藤尾说道。

藤尾说金枝和木部左倾，藤尾口中所出的左倾一词，洪作听来觉得十分新鲜。关于左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洪作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但他朦胧地感到金枝和木部将来恐怕是会左倾的。

“他们真的是左倾吗？”洪作问。

“木部说他进了什么研究会。那家伙，和今年春天之前的他已经判若两人了。他说，身为学生还喝酒抽烟，像什么样子，想想那些吃不上饭的人！我被他批评了。”藤尾说。

“不喝酒不抽烟，四高柔道队的队员们也是这样。”

“你骗人。”

“没骗你，是真的。禁烟禁酒。什么也别想。就当这世上没有女人。”

“真是一群怪物。他们是禁欲主义啊。这样也好吧。酒，烟，女人，都不能碰吗？简直像是修道院。不过，什么也不想可不行。这不是把人当傻子吗？”

“如果不变成傻子，就练不成柔道。”

“不变成傻子就练不成，那为什么要练这种东西？”

“不知道。不光是我不知道，大家好像都不知道。大家都说不知道。”

“你想和这些人为伍啊？”

“是的。”

“金泽那座城市好吗？”

“应该算得上好吧。”

“学生受欢迎吗？”

“这个嘛。”

这对于洪作而言是个难题。即便是要奉承鸢和杉户，也没法说他们是受欢迎的。但是，街上的人也未必见了他们就皱眉头。如果要准确地评价，只能说他们不能以受不受欢迎来界定。

“跟别人的看法没关系。柔道队的队员们很特别。”

“有什么特别的？”

“哪里特别，不亲眼见见柔道队的家伙们是不会知道的。总之他们很特别。金泽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人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心里只有训练场。”

“练柔道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变强吗？”

“没错。虽然没错，但并不是仅此而已。因为大家考上大学以后都不会再练柔道了。”

“只练上高校的三年？”

“对。”

“为了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算不得什么。”

“我想也是。因为你说他们不思考问题。”藤尾说。

“你刚才说金枝也是左倾。”洪作说。

“金枝还和以前一样。那家伙梦想将来能当医生，在贫民区的免费诊所里工作。他这半年说的话净是些大道理。见了你会吓一跳的。”藤尾说。洪作很想见一见现在的金枝。

“大家都变了。只有你没变。”

藤尾马上回应道：“改变这件事，本来就不正常。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大家都扭曲着自己，硬要自己改变。他们都想找出人生的意义。金枝和木部参加左翼运动，以此来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俩都是浪漫主义者。你恐怕也是一样吧。想给练柔道这件怪事找出些许意义。”

“意义啥的，恐怕没太有吧。”

洪作说道。鸢和杉户应该不会去思考意义之类的东西。如果问他们练柔道的意义是什么，两人恐怕都会露出滑稽的表情。鸢一定会发出“哦吼吼”的怪笑，说道：“你问练柔道的意义？要是考虑这种问题，还会穿着抹布一样的柔道服张牙舞爪吗？”杉户则会露出由衷感到困惑的样子：“哪本书上写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还没读过呢。等有时间找来看看。”

“那你呢？”洪作问。

“我没变啊。哪会那么容易改变啊。我现在正恋爱呢。”

“和她吗？”

“她是指谁？”

“那个炸猪排店的……”

“你说玲子？你真是呆子。我怎么会迷上那种姑娘？你去京都看看。更好的姑娘多得是。”

“你之前不是很迷恋她吗？”

“我怎么可能一直喜欢一个人呢？对女人的鉴赏力和对美术的鉴赏力一样，会不断提高。”

“那你还是变了。”

洪作的话中多少混杂着非难。短短半年时间，藤尾对玲子的执着便不知去向了，洪作心想。

两人走在千本滨的松林里。洗海水浴的人们的身影数都数得过来。到了八月下旬，波涛变得汹涌，以此为信号，千本滨的夏天落下帷幕，每年都是如此。中学时代，洪作他们每到这个时期，都会觉得千本滨终于又成了自己的地盘，每天都会飞身扑进海浪里。

“去年夏天的这个时候，咱们每天都在这儿游泳。”洪作说道。

“今年没这个精力了。大家都是大人了。”藤尾说。的确，纵身跃入骏河湾夏末汹涌的波涛，也许过了中学生的年纪就做不出来了。

“我去看日本海了。”

“是吗？我这个夏天也去若狭国^[1]看海了。我觉得还是太平洋数第一。”

“是吗？我更喜欢日本海。”洪作说。

“可那儿没什么像样的海水浴场吧。”

“虽然没有海水浴场，但我觉得无论是潮水的颜色还是飞溅的浪头，日本海都很出众。”

“你去哪儿看的？”

“一个叫内滩的地方，那儿有很多沙丘。”

“你游泳了吗？”

“怎么可能游泳呢？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巨大的沙丘连绵不绝，能撼动整座沙丘的巨浪拍碎在海岸上。躺在沙丘上听海浪声，会陷入一种悠远的思绪，难以形容。”

“你别说这种诗人似的话。你是练柔道的。想练柔道的家伙，可不能说这种话。”藤尾笑着说道。对此，洪作没做任何辩解。他想，那天和自己一起去内滩的鸢、杉户和大天井，都离着诗人十万八千里。洪作的眼前浮现出日本海那深蓝色的波涛。一想起鸢和大天井在那里进行的决斗，洪作便感到自己体内涌起一股异常强烈的亢奋。俯瞰内滩的沙丘地

带，鸢和大天井的身影都如同豆粒一般大小。这小小的两粒豆子，时而扭打在一起，时而分离，你摔我我摔你。而决斗的最终结果，是鸢压制住了比自己强大的大天井。

在躺倒在地的大天井身边，鸢一下子站了起来，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唱起凯歌。现在想来，自己下定决心要投身四高柔道队，似乎就是在目睹这一幕的时候。

洪作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藤尾离自己那样遥远。恐怕对于金枝和木部，洪作也会是相同的感受。

第二天，洪作出发去宇田老师家。虽然知道他一定在生气，但既然无论如何也要去打招呼，肯定是越早越好。

在寺院里吃过午饭，洪作抱着从金泽带回来的两大盒点心，慢悠悠地走向宇田老师家，大约走了三十分钟。

在宇田老师家门前，洪作站了一会儿。屋里传来说话声，似乎有客人。这个时候，有客人也许是最好不过的。自己应该不会被大声训斥了吧。

洪作走进了玄关，精神饱满地喊道：“有人在家吗？”纸隔扇的对面立刻传来回应：“哎呀，是洪作吧？”很快，宇田太太便探出头来：“啊，果然是洪作！”

“什么？你说谁来了？怕是走错门了吧！”宇田洪亮的声音传了过来。

“那我回去了。”洪作说。

“别这么说嘛，请进吧。”宇田太太笑着说道。这时远山走了出来。

“你怎么来了？”洪作惊讶地说道。

“‘你怎么来了’，你就这么问候我？我可是被叫过来替你挨训呢。而且今天不是第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你到底去哪儿瞎逛了？别说是宇

田老师，我首先就不原谅你。”

“行啦，先进来吧。”

听到宇田太太的话，洪作进了门。

“行了，进来吧。”远山说。

“你先进去。”洪作说。

“你在那儿磨蹭什么？”宇田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果然在生气，洪作心想。

洪作一进屋便向宇田鞠了一躬：“我前天回来了。”宇田穿着浴衣坐在檐廊上，面朝院子的方向。

“你可算是回来了。我正打算拜托远山去金泽找你呢。说自己只出去两三天，结果过了那么多天都没回来。连一张明信片也不寄。我写了信，也不给我回。我也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了，但你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宇田的脸始终朝向院子。

“对不起。”洪作只能道歉。

“哪怕寄来一封信，我们也就不担心了。——你住在伊豆的外公也在担心，住在台北的父母也在担心。他们一担心就写信寄过来，可我们完全不知道你的状况，没法回复呀。”宇田太太说道。

“对不起。”洪作再一次道歉。

远山接话道：“说起来，你这人啊，想过自己多少有点儿不正常吗？没想过吧？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你做的事真是不同寻常。说的好像第二天就要去台北一样，让大家都给你办了饯行宴，结果却突然不见了，这叫什么事？你也多少考虑考虑自己身边的人。像你这样的人不见了，别人也是会担心的。”

“说得好啊，远山。——切中要害，水平一流。你替我再训训他。”

“我会好好训他一顿的。”

“被远山这样的人训斥，洪作真算是无可救药了。”

“可别这么说，老师！”说完，远山又训斥道，“洪作，知道自己错了吧？”

“……”

“知道自己错了，就赶紧道歉。跟宇田老师道歉，跟宇田太太道歉。这段时间所有的信，包括你妈妈写的，都寄到老师这儿来了。给你写信都石沉大海，一点儿用也没有，所以大家都给老师写信。不仅是你妈妈，你外公也是这么干的。向老师道歉，向太太道歉，向我道歉！”

“我道歉，我向老师和太太道歉。可是对你也得道歉吗？”

“这不是废话吗？连我也被你牵连了。我受到了很多误解。宇田老师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你这次的行为是受我挑唆。”

“我并不完全这样认为，但这也不是没影儿的事吧。我前些天听藤尾说，那个四高学生来的时候，远山也一起去千本滨的炸猪排店喝了酒。怕是那时候出了什么馊主意吧？”宇田说。

“洪作这次的事儿跟我可没有关系。说起来，我还生气呢。你这人不值得交朋友。你完全可以给我打声招呼，那样的话，我会帮你把事情处理好的。说你在金泽生病了之类的，帮你把事情圆过去。可是你却瞒着我走了。”远山说。

“不是的，我一开始也没打算在金泽待那么久。不知不觉就过了好多天。老师的来信柔道队的人帮我回复了，我以为这样就行了。”洪作说。

“所谓柔道队的回信，压根不算是回信。说什么暑期集训一结束肯定让你赶快回来，不要担心。——你到底在金泽干什么了？”

宇田这时才将脸转向洪作。

“参加柔道训练。”

“那也不可能只练柔道。”

“只练了柔道。”

“多少干了点儿别的吧。”

“别的什么也没干。没那工夫。除了练柔道就是睡觉。”

“哼。那倒没什么，可你是个备考生。为什么不赶快回来？”

“没法回来。”

“为什么没法回来？”

“大家都很辛苦，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怜，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先回家。”

“嚯，你这备考生陪着他们？你可真行，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备考生。这样的备考生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

“不，除了我还有一个。这个人柔道很厉害，他对四高的学生全都直呼其名，四高的学生们对他倒用尊称。他三年前就是备考生了，明年和我一起参加考试。”

“嚯，真是豪杰啊。他也和你一样，没少让父母担心吧。”

“他从三年前就住在金泽了，听说每年练柔道到夏天，从秋天开始着手准备考试。”

“嚯，这家伙真不错。一直住在金泽啊。”远山十分佩服，“他很厉害吗？”

“很厉害。真想让你看看。”

“一边练柔道，一边备考。连续三年落榜，他也没灰心吗？”

“这些他根本不在乎。他说考个五六年，到时候一定会让他进去的。”

“厉害啊。你也用这种精神去备考。”

这时，宇田说道：“你们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洪作想起自己把两盒从金泽带回来的点心放在门口了，便起身要去拿来。

“你不会是要走吧？”宇田问。

“不是。”

“重要的话我还一句也没说呢。”

“没事的，我不会溜的。”

“我可信不过你啊。”

宇田笑了。

洪作拿来了点心，递给了宇田太太，说：“我带回来了这个。”

“这是什么？”宇田的眼里放出光芒。

“这是金泽的点心。具体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很有名的点心。”

“这么大盒的点心，你拿来了两盒？”接着，宇田又说，“你还有这个优点，知道买特产呐？”

“这个很贵吧？这么大盒的点心——竟然买了两盒，这像是洪作的风格。”宇田太太说。

“这真是你买的吗？怕是把人家送你的东西拿来了吧？”远山开口道。真是个讨厌鬼。在这种事情上，远山十分敏感。

“这是我买的。”洪作说。

“那花了多少钱？”

“我怎么会记得？”

“真可疑啊。我觉得你压根就不会想到买特产。”

“你说什么呢。我还给了寺院两盒一样的点心，还给了藤尾两盒。”

“嗨，越来越可疑了。”远山说。

“那一定很沉吧？这么大盒的点心，竟然带了那么多……”宇田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拿着点心起身走了。

没过多久，宇田太太把红白两色的干果子盛在盘子里端了过来。

“这点心真漂亮。难得洪作带来了特产，咱们快尝尝吧。”宇田太太再次起身，这次端来的是茶。

“去了台湾，应该会有很多稀奇的东西，到时候我寄过来！”洪作说。

“你不用寄什么稀奇的东西。比起这些，你应该先保证自己真的去了台湾。你不去台湾，我很为难。不知不觉这份责任已经落在我肩上了。”宇田严肃地说。

“洪作真是个不孝的家伙。”远山说。

“你也不孝顺，不过他比你还不孝顺。”宇田说着，拿起了一个点心。

“你现在就把去台湾的日子定下。你在沼津已经没有别的事要做了吧。”宇田说。

“没有了。”

“随时可以出发是吧。”

“嗯。我觉得老家伊豆也不用再去了。”

“这不是废话吗。你去你外公家露个脸试试。他会骂死你的。”

这时，宇田太太插话道：“你外公动了好大的气。真想让你见识见

识。”

“他还到这儿来了？藤尾家他也去了。上了年纪的人，真是没办法。”洪作说。

“不许说这样的话，会遭天谴的哦。他是因为担心你才会这样。”宇田太太说。

“是不是担心我可不好说。只是我住在台北的父母让他充当监护人，不把我打发到台北他就会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我觉得他就是想早点儿把麻烦送走。”

“说的没错。像你这样的人，就算是亲外公也不会担心你。担心也没用啊。担心是自讨苦吃。你倒是无忧无虑。去一个明年考不考得上都不知道的学校，练什么柔道，还买了一大堆点心，做的事没一件是通情理的。想一出是一出。”

“没错。”远山说。

“你虽然说没错，可你也是一样。”宇田顺势也把远山训斥了。

“老师，请搞清楚批评的对象。您是因为洪作的事把我叫来的，对吧？不是为了批评我。您别搞错了。”

“是啊，远山受了连累。”宇田太太说。

“没错。”远山说，“我觉得老师也是天真了。你这不是完全被洪作给耍了吗？听信了洪作的话，还给他办了饯行宴，真是犯傻。说什么赶快定下去台湾的日子——这种话说了也没用。他怎么可能去台北呢？他压根没打算去台北。要是我的话，就让他去金泽。不管明年能不能考得上，先让他去金泽比较安全。”

“你露出狐狸尾巴了。你俩是一伙的吧？”

“开什么玩笑。”

“不，你们就是一伙的。我不说话，听你说，就发现全是些歪

理。”宇田说完，又对太太说，“拿啤酒来。”

“不行，你们看，这位老师，——正如远山所说，天真得很。明明很生洪作的气，可一见了面就没气势了。一开始喝啤酒就不行了，对吧？这位老师输定了。”宇田太太说。

“不会的。我还没开始劝他呢。也没训他。这就要开始了。——拿啤酒来。”

“你不摆架子我也会拿来的。你想给洪作第二次钱行吧？”宇田太太虽然嘴上讥讽着，但看她的表情，她自己似乎也觉得未尝不可，起身去拿啤酒了。

“太太说的没错，宇田老师太天真了。洪作可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远山说，“这样可不行，得把藤尾叫来。”

“藤尾？！”

“没错。要是让他劝人，他能滔滔不绝，说得头头是道。——我把他带来吧？”

“他在家吗？”

“应该在。我打个电话试试吧？”

这时候厨房传来了夫人的声音：“不行哦，不许带那种人来。”然而宇田却充耳不闻，说道：“你把藤尾叫来。他在这件事情上也多少受了冤枉。大家一起立个字据怎么样？把从沼津出发的日子定下来，把从神户坐船的日子也定下来，然后给他父母拍个电报。”宇田说。

“您还是要送他去台北？”远山说完，又转向洪作说，“清算的时候到了。你死心吧。归根结底，还是这样对你有好处。这样一来你就会明白家庭是怎么一回事了。父母的心情，弟弟妹妹的心情，你应该都会理解了。”

“远山，来拿啤酒！”宇田太太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一会儿我再接着说。”

远山起身去拿啤酒，一回来便说：“那我去联系藤尾了，可以吧？”

“你真啰嗦啊。”

“因为太太不同意嘛。”

“她怎么会不同意？她和藤尾意外地合得来。”宇田说。

等远山给藤尾打完电话回来，宇田把洪作的杯子斟满了酒，说道：“远山还是中学生，不能喝酒。”

“当然，我不会喝啤酒的。”远山果然机灵。

“毕没毕业就在这种时候有差别。”洪作说，“你明年可一定得毕业。”

“你说什么呢。”

“我是认真的。无论如何得毕了业。这次要是再道普鲁特，可就要被开除了。道普鲁特奥特。”

“啥？道普鲁特是啥意思？”

“道普鲁特就是不及格的意思。道普鲁特奥特指的是连续两年考试不及格被开除学籍。这是德语。我在金泽的时候学会的。”

洪作今天被远山骂了个狗血喷头，打算以此扳回一局。

“一喝起酒来，你就来精神了。”宇田说。

“不是的老师，您不要只关心我，也关心关心远山。远山也有十分优秀的地方。之前他好像在训练场把腰骨弄坏了，躺着动不了了。当时远山说，‘我变成现在这样都是自作自受，是没办法的事，可我妈知道了肯定会伤心，我倒没什么，我妈太可怜了。’这么说着就哭了。”

“哭了？”宇田追问道。

“哎呀，远山真的哭了吗？”宇田太太也看向远山。

“我怎么可能哭？”远山说。

“你不是哭了吗？”洪作说。

“我哭了吗？”

“你两只手捂着眼，直吸溜鼻子。咦，这不叫哭吗？”

“我哪这样了？”

“‘我倒没什么，可我妈太可怜了。’你这么说着，就哭了。”

“什么！你胡说八道！好啊——”远山变了脸色。

“真讨厌。不许在这儿打架。”宇田太太说。

“我们不打架。之前已经分出胜负了。”洪作说。

“好啊，那咱们再打一次？”远山活动着自己的手指，骨节发出响声。远山怒气冲冲，好像真的要站起来了。

“嗯。”宇田看看远山又看看洪作，一脸钦佩，“原来如此，你们俩的大脑构造很简单，遇到事情马上就会诉诸暴力。——原来如此啊。”

“希望你们打架能有更上得了台面的理由。男子汉因为什么哭没哭动拳头，不是值得人佩服的事。以暴力决胜负的事以后再说，我必须先把洪作的问题解决了。”

宇田起身走到房间角落的书桌旁，从抽屉里拿出信纸，说：“我说你写。”

“写什么？”洪作问道。

“我说了，我说什么你就写什么。有钢笔吗？”

“没带。”

这时远山说道：“这家伙怎么会带着钢笔？恐怕有生以来还没摸过钢笔呢。没有手表，也没有钢笔。毕竟连衣服和鞋都是我们跟毕了业的那帮人要来给他的。”

洪作没吭声。事实的确如此。

“真不让人省心啊。”

宇田又一次走到书桌旁，拿来了钢笔。

“行了，现在写吧。趴在榻榻米上写不得劲吧。写字的时候要在书桌上写。”

洪作起身到宇田的书桌旁坐了下来。宇田开口道：“从沼津出发的日期，定在九月三号还是十号？三号或者十号都无妨，给你选择的自由。如果三号从沼津出发，就坐四号从神户启航的香港丸。如果十号出发就坐十一号从神户启航的扶桑丸。论船的规模，好像扶桑丸更大。不过也都差不多。”

洪作大吃一惊。宇田什么时候了解到了这些？

“我选十号。”洪作说回答。

“十号啊。那就十号从沼津出发，十一号在神户坐上扶桑丸。这样挺好。”

“是。”

“那就写下来吧。——我本人决定于九月十日乘坐夜行列车从沼津出发，十一日乘坐从神户启航的扶桑丸前往台湾。”

洪作按照宇田的口述，用宇田的钢笔，在宇田的信纸上写了下来。

“写下来了？”

“写下来了。”

“那另起一行。”宇田说着，把啤酒杯移到嘴边，“另起一行。——关

于我赴台一事，一直以来，由于我考虑不周、优柔寡断，在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

“这句也要写吗？”

“闭嘴。写。”

宇田再一次端起了啤酒杯。洪作只得照宇田所言落笔。

“……我再三改变主意，违背约定，时光荏苒，尽都虚度，原定夏日赴台，如今秋风已至。”说到这，宇田停住了，问，“知道荏苒这个词吗？”

“知道。”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也不干，混日子。”

“哼，果然对这种事情明白得很。——远山知道吗？”

“荏苒吗？”远山挠了挠头，“完全不知道。”

“继续写。”宇田说。“——至今仍未向各位长辈、友人表示歉意，我深感愧疚。”

洪作的笔在信纸上游走着，按照宇田所说写了下来。正在这时，玄关传来了藤尾的声音：“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宇田太太应道。藤尾进了屋，一副不明白这里正在干什么的表情，在远山身边坐了下来。

“写下来了把？再另起一行。——如今我决意赴台，为了不再给周围的人增添麻烦，我定下自沼津出发以及于神户乘船的日期，向天地神明起誓，无论发生什么，都绝不更改。”

洪作仍照宇田所说落了笔。

“写下来了吧？写下来了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收件人写我，你老家的外公，寄宿寺庙的住持，藤尾，远山——还有谁吗？”

宇田把脸转向远山和藤尾。藤尾站了起来，走到洪作旁边，看了看洪作写的信，随即说道：“言辞再严厉些也无妨。——再三改变主意，违背约定，忘记自己备考生的身份，与街上的不良少年争斗，最终赴了北国无赖之徒的约。”他稍作思考，又说，“这信应该寄给所有人。我让店里的小伙子油印。学校里也应该留几份。”

洪作写完誓言后，宇田说道：“签上字。”

“只签字可不行。得按血手印。”藤尾说。多了这一个人，顿时喧闹起来。

“血手印？好，拿菜刀来。”洪作说。

“别这样。”宇田太太皱着眉头说，“用普通的印章不就行了吗？”

这时远山说道：“印章是聪明人会带的东西吗？碰到需要印章的情况，这家伙都用橡皮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决定按指印。宇田太太拿来印泥。洪作把大拇指按在印泥上时，太太说道：“真可怜啊，洪作终究要被赶出沼津了。”

“那咱们庆祝庆祝吧？”藤尾拿起酒瓶，发现里面空了，便说，“太太，麻烦您拿啤酒来，咱们好庆祝。”

夫人很快便拿来了啤酒。宇田、藤尾和洪作喝了啤酒，远山却在喝水，十分老实。

“这啤酒可不一般。这是庆祝的啤酒。你也喝嘛。”藤尾说。

“对啊，这是庆祝的啤酒，不是普通的啤酒。既然如此，我就只喝一杯吧。究竟是什么味道呢？”远山说着，端起了杯子。

“远山不能喝。”宇田的声音扑了过来。

“是。”远山又把杯子放下了。

“老师，只喝一杯还是可以的吧？这家伙经常喝酒。”藤尾说。

“经常喝酒？这可不行啊。”宇田说，“那让远山也写一份保证书吧？就写以后绝不让酒精入口。”

“有意思。就这么办吧。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他自己。远山，你写吧。”藤尾说。

“我要是写的话，能让我明年毕业吗？”远山一脸认真地问宇田。

“写一份禁酒的保证书就让你毕业，学校恐怕是不能这么干的。”

宇田笑了。

临近黄昏的时候，三人同宇田夫妇告别，走了出来。

“留级生很惨的。”远山说。也许是因为只有他自己没能喝啤酒，他前所未有地无精打采。接着，他又说，“洪作也要去台湾了。船行远，只剩烟，对吗？”

“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了这种话，大家都会把你当弱智。说点儿正常的。”藤尾说。

“那我该说什么呢？你告诉我。朋友坐上了船，要远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而我自己明年还不见得能毕业。真是说不出的寂寞。‘船行远，只剩烟’，我借用这句歌词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远山说。

“洪作去了台湾，你真的会寂寞吗？”藤尾问。

“我可就没有伙伴了。想到洪作也在，我心里还踏实些。洪作要是走了，我会觉得不安的。”远山一脸认真地说道。他从未如此严肃。对洪作而言，这番话并不令他高兴，但他并非不能理解远山的心情。

“我也想陪着你，可是要是一直陪着你，我这辈子就算完了。”洪作说。

“噢，你跟我妈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我妈说，不能一直跟你混在一起，不然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你妈真这么说的？”

“我骗你干什么？她真是这么说的。一边哭一边说的。”

“真讨厌！”洪作说。

“噓，大家对洪作的评价差不多都是这样。我妈没说得那么严重，但也是这么个意思。”藤尾说。

“连宇田老师的太太都说了。”远山说。

“说什么了？”

“不好吧。”

“没关系。”

“不是对你，是对太太不好。”

“说吧，她到底说什么了？”

“那我可说了。——他成天在想什么呀？他像个蜻蜓似的，什么也不想，成天自由自在地飞。”远山说。

又是蜻蜓，洪作心想。谁说他是蜻蜓他都无所谓，但被宇田太太说是自在飞翔的蜻蜓，却让他大受震动。洪作彻底感到厌烦了。

“说起来，我去了金泽一直没回来，就那么不可饶恕吗？对，我应该寄一张明信片回来。没寄明信片，也许是我的过失。可是，不也仅此而已吗？因为这点儿事，就被人说是蜻蜓，怎么能受得了？”

这时藤尾突然笑出了声。

“你恐怕不认为自己是蜻蜓吧。可是一般人都觉得你像蜻蜓。问题就在于这个分歧。你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都自由自在地飞着。往哪儿

飞，都是你的自由。没人会担心你。”

“不是这样的。”

“不，你先听我说——父母在不在身边监督，差别非常大。我想，你要是和我们一样在所谓的家庭中长大，就不会变成蜻蜓了。然而你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父母在你身边监督。在这一点上你和我们不一样，你很幸运。你一直是蜻蜓，这很好。从小时候起你就是蜻蜓。现在也是。你自己可能不认为自己是蜻蜓，但是在一般人的眼中，你就是。”

“你说什么！”

“噓，你别生气嘛。”

“什么蜻蜓！”

这时，远山说道：“藤尾说的恐怕没错。藤尾这么一说，的确，我也觉得你像蜻蜓。宇田太太说的没错啊。你确实是蜻蜓。连玲子都觉得你是蜻蜓。”

远山突然说出了玲子的名字，洪作心中一震。

“玲子这么说了？”

“没，她没说。她只是嘴上没说，但心里是这么想的。她一定是这么想的。你要是不信的话，就去问问。——怎么样，藤尾，你请客，咱们这就去玲子那儿。”远山提议道。

“你要是无论如何都想去的话，我也不是不能带你们去小玲那儿。”藤尾说道。藤尾昨天曾口出狂言，说自己怎么可能一直觉得玲子漂亮，此刻对于远山的提议却流露出未尝不可的表情，一脸坏笑。这一点令洪作厌恶。

“不过，不管怎么说，洪作要去台北，去父母身边了。故事告一段落了。洪作不能再自由自在地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了。他不能再当蜻蜓了。真可怜。但这是没办法的事。”藤尾说。

进入集镇的繁华地带，远山提议把金枝和木部也叫上，今天晚上给洪作饯行。没有人反对。

约定好七点在千本滨的炸猪排店集合，三人暂时作别。远山有事要去一趟亲戚家，藤尾也要回家一趟。

“我去叫木部和金枝，你先去把二楼的房间占下。”藤尾对洪作说道。

只剩洪作一人，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在街上走走了。很快就要和沼津暂别了，洪作心想。

多亏宇田，从沼津启程的日子定了下来，这对洪作而言是件好事。洪作觉得如果不让自己写下保证书，自己恐怕很难为现在的生活画下句点。

距离在千本滨炸猪排店集合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洪作正想着要不要去书店看看，忽然听见有人喊道：“喂，洪作！”

是身着和服的教导主任釜渊。上次因为远山的事，两人深夜在训练场碰见，那之后便再也没见过面。碰见了不该见的人，洪作心想。

“最近怎么样？”

“还那样。”

“还那样可不行啊。得有点改变。”接着，釜渊又说，“已经是秋天了啊。”釜渊口中竟然会蹦出和季节相关的感慨，洪作感到很意外。没想到另一句紧接着赶了上来：“有首歌唱道，秋日至，引人思。对吧？”

“嗯。”

洪作不知道这首歌。

“实际上，人一感觉到秋天的到来，就会想很多。”

“连您也是这样吗？”

“‘连您’，这个说法真伤人啊。”釜渊笑了。他平常总是一副猛虎般的面孔，因此一笑起来，让人感到格外和蔼。

“夏天过得怎么样？”

“我去金泽了。我打算明年考四高。”

“嚯，因为想考四高，所以先去学校的所在地看一看，是吧？”

“嗯，算是吧。”

“准备得真周全啊，没想到你也有这一面啊。”

“这话真伤人啊。”洪作笑了，釜渊也笑了。釜渊这次笑出了声。

洪作并不觉得正在和自己说话的是全校学生所畏惧的、以严厉闻名的教导主任釜渊。他感到自己仿佛在和另一个人说话。

“知道你也有备考的心思，我就放心了。明年可能够呛，但是到了后年，再没地儿上学可不行。”釜渊说。

“这话也很伤人。”洪作笑着说道。

“可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吧？”

“我可没这么想。”

“是吗？前一阵和宇田聊起你，他夸你了。”

“……”

“他说你脑子好像缺根筋。一般人一辈子有六十年，你好像觉得一辈子有一百二十年似的。”

“真服了。”

“我也觉得你像是这样。去四高参加柔道训练，能做出这种事，别人真是无法企及。很了不起。对此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别人的两倍。”

“你知道我练柔道的事？”

“知道啊。——但是我把这些看作是你的优点。你在校期间我也是这么认为。比那些成天想着考试、考试，眼冒金光、脸色铁青的家伙们强。不学习就不可能考上。你虽然考不上，但却很有志向。一般人都会选择没有入学考试的私立大学，但是你却想考公立高校。而且，我问了宇田，听说你考四高还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练柔道。”

“.....”

“真是气度不凡。”

“.....”

“很不错！”

“真讨厌啊。”

“不，我不是在贬低你，我在夸你，你这样很好。然而问题是你能不能考上。”

“是啊。”

“你自己意识到了吗？”

“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却不为考试而努力，这一点也很了不起。”

“真服了。”

“不，我没有讽刺你，我是在夸你。——很不错。只是你父母恐怕很糟心吧。不过，自己生的孩子，没办法。”

不知不觉间，两人开始并肩向前走了。

“老师。”洪作对心情不错、一直喋喋不休的釜渊说，“我会学习的，从现在开始。”

“这很好。”

“我真的下定决心要学习。在沼津待着学不好，所以我决定去台北，去父母身边学习。”

“这很好。”釜渊的语气仿佛完全不相信洪作的话。

“其实，我今天去宇田老师家写了一封保证书。我十号从沼津出发。”

“嗯。不是主动写了一封保证书，而是被迫写的吧？”

“是的。”

“我就说嘛。我觉得不可能是你主动写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宇田也是煞费苦心啊。”

接下来，釜渊稍微改变了语气，说道：“我顺便说一句，你必须得谢宇田。宇田因为担心你，完全代替了你父母，操碎了心。——他说你太没心没肺，所以不能放任不管。”

“……”

“你天生就是要麻烦别人的。你自己不操心，而让别人替你操心。——你命真好。”

“是吗？”

“是啊，就是的。宇田他们因为担心你，替你操碎了心，不仅是替你，连你父母的那份忧心，他也承担了。——你必须得谢谢他。”

“我明白。”

“最近宇田好像为了你的事频繁地和你父母通信。听说连钱都寄到宇田那儿去了，不是吗？”

“是吗？”洪作大吃一惊。他第一次听说。原来如此啊，也许的确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洪作心想。

“钱真的寄到宇田老师那里去了吗？”

“我可不知道。——宇田是这么说的。无论是回沼津还是去台北，都需要钱吧。你原本打算怎么办？”

“我觉得很快就会寄来。要是没寄来，我就借。”

“跟谁借？”

“跟谁都能借。”

“你看，这就是你和一般人有些不同的地方。真了不起。”

接着，釜渊又说道：“去哪儿喝杯咖啡吧？”釜渊和咖啡是一个奇妙的组合。釜渊也喝咖啡吗？洪作心想。

洪作带釜渊去了一家最近新开业的西点屋。店里的一个角落是喝咖啡的地方，摆着两三组桌椅。

“你平时出入这种地方吗？”釜渊一边环视四周，一边说道。

“这是第一次。”洪作答道。

“你还知道这种地方。”

“坐火车走读的同学经常来这儿，所以我知道。”

“这可真不像话。竟然有学生放学路上来这种地方。”釜渊说。但他脸上并没有在学校时所表现出的严厉神情。两人围着一张小桌子相对而坐。

“喝咖啡吧。”釜渊说。于是洪作点了咖啡。

“您喜欢喝咖啡吗？”

“每天早晨喝。去台湾之前来喝杯咖啡怎么样？用咖啡豆磨，让你喝杯正宗的。”

“这么跟您说话，感觉您和在 school 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怎么会。”

“不，真的，完全不一样。学生们只要见了您，脸色就变了。”

“你也是吗？”

“我当时没到那个程度。”

“是吧。你和你朋友藤尾、木部他们都鬼得很。”

“但是，他们都是些好人。”

“那样的叫好人，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

咖啡被端上了桌，釜渊品了一口，说道：“还行。”洪作尝不出咖啡是好喝还是难喝。咖啡这东西只偶尔在藤尾家喝过，很少有机会品尝，在金泽也一直没能喝到。

“您也来过这种地方吧？”

“不，这是第一次。”

“您去过中华面馆吗？”

“没有。”

“一次也没有吗？”

“没有。”

“真没想到！我们——”话说了一半，被洪作咽回去了。他本来想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去中华面馆，但他忍住了。

“要是您想去的话，我带您去。”洪作说。

“嗯，你带我去一家吧。”釜渊说。

从西点屋里出来，洪作带釜渊去了他们每天都去的中华面馆。

在二楼小小的日式房间坐下来后，釜渊说道：“什么好吃就点什

么。”

“您一次也没来过吗？”洪作再次向釜渊确认道。

“没来过。我要是来了，你们就难办了吧？”

“没关系的。在您上楼之前我们就逃走了。”

“从哪儿逃？”

“窗户。”

“哼。无论是什么时代的中学生，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以前的学生也这样吗？”

“我们当年也爬窗逃出去。”

“老师您？”

“对。”

“真没想到。您当年吃的是什么呢？”

“乌冬面。”

“我想象不出您慌慌张张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呢？”

“我不论什么时候都很冷静。从窗户逃跑的时候我也很从容，还能把碗盖盖上，防止灰尘落到碗里。这方面我和你们可不一样。”

说完，釜渊忍不住笑了。洪作看着釜渊的笑脸，再一次感到他非常和善。

“要是把这些告诉学生们，他们肯定很高兴。”洪作说。

“这些不能说。身为教师，必须一直保持威严。要是和学生关系亲密了，就没法教育了。你说是吧？”

“是。”

“你们很快就会轻看老师。稍微给你们点儿好脸，你们就得意忘形，和老师亲近起来了。”

釜渊用筷子夹起被端上桌的拉面，问道：“这面你们吃几碗？”

“差不多两碗。”

“这么少。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吃三碗。”接着，他又说，“你们经常来这儿是吧。藤尾、木部和金枝。”

“这您都知道？”

“这我还是知道的。你们这些人叫拉面不良生。吃了拉面，自己也觉得做错了事，所以比较好对付。”

“拉面不良生？”

“我说的不对吗？”

只在这个时刻，洪作觉得釜渊的面孔不和善了。

走出中华面馆，在街上走了一会，两人来到刚才相遇的书店前，决定在这里分别。

“那就在这儿分手吧。你保重身体，好好学习。”釜渊说。

“到了台北，我给您写信。”洪作说。

“谁知道呢。你连给爸妈的必要回信都不写，我可不相信你。我这边倒无所谓，只是宇田，你一定得给他写信。”

这么说着，釜渊走了。洪作一时间没法把目光从釜渊的背影上挪开。洪作心想，为什么一旦要离开沼津，无论是谁，看上去都那么好呢。今天遇到的釜渊，和教导主任釜渊完全是两个人。他善解人意，令人感到说不出的温暖。

“这哪是冷血呢。”洪作心想。所谓冷血，指的是“冷血动物”的“冷血”，釜渊的绰号。

其实，从毕业至今，在沼津无所事事的这些日子并不都是没有意义的，洪作心想。和宇田亲近起来，还重新认识了釜渊这位老师，这都多亏自己在沼津游荡。

洪作在这座逐渐被暮色笼罩的集镇，向着千本滨的方向走去。白天感到自己身处于夏末，然而灯火星星点点地亮起来，就完全是秋天的感觉了。秋天的寒气悄悄挨近行走着的洪作的脚边。釜渊说秋天来了，人会想很多。的确如此，洪作想。

来到了千本滨入口处的炸猪排店门前，洪作没有进去，径直走向海滨。没有走进炸猪排店，是因为洪作还想再独自待一会儿。想要独处，也许也是因为秋天来了吧。

海滩上没有人影。黑暗之中，只能听到海浪的声音。洪作向海滨走去。终于，和这千本滨也要分别了。

“洪作——”

洪作听到远处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他觉得自己是听错了。

“洪作——”

的确有人在叫自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除了玲子，再没有哪个女子会呼唤自己的名字了。

“哎——”

这次发出呼喊的是洪作。他想告诉对方自己在这儿。

洪作离开了海滨，向着呼唤自己的人走去。没走多远，便又听到一声“洪作”，这次的确是玲子的声音。

“你来接我？”洪作的语气很随意。

“我刚才看到你从店门口走过去了。远山和藤尾都到了。”

身着浴衣的玲子走近了。为了不让浴衣下摆被海风吹起来，玲子用一只手按着。

“木部和金枝呢？”

“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没到。”接着，玲子又说，“今天的海浪比之前平静。两三天前浪可大了。站在这儿都有水沫飞溅过来。”

“你不冷吗？”洪作觉得身穿浴衣的玲子看上去很冷。

“有一点点。”玲子说，“但是很舒服。这儿没有旁人。夏天已经过去了。千本滨也要安静下来了，真好啊。我喜欢秋天。”

“我也喜欢秋天。”

两人面对面站着，洪作感到不自在。

“走吧。”洪作说。

“木部和金枝都还没来呢。去那边走走吧。”

玲子向前走去，洪作也迈步向前。海滨和沙滩之间的地带净是石子，很不好走。

“啊，真舒服。我喜欢晚上的大海。”

玲子停住了，面向大海站着。洪作也停下了脚步，但夜晚单独和异性共处海滩的局促再一次攫住了洪作。洪作拾起脚边的石子，投向了漆黑的海面。没想到玲子也拾起一颗石子。

“你扔不到海里吧。”

“能扔到。我经常和弟弟玩投接球，很擅长投掷。”

玲子把石子扔了出去，那样子仿佛摇摇欲坠。洪作这次拾起一块扁平的大石头，以掷铁饼的技术要领，身体摆动一周后把它投了出去。

洪作不停搜索着扁平的石头，找到一块便投进漆黑的海面。

“再往前走走吧？”玲子说着，向前走去。洪作只得跟在她身后。

“听说你十号出发？”

“嗯。你听谁说的？”

“远山。——听说你被迫写了保证书，是真的？”

“嗯。”

“你写保证书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呢，真想看一看。”

“写那种东西根本不算什么。要是让我写，写多少张都行。”洪作说。玲子听了，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她说：“台湾的水果应该很好吃吧？”

“嗯。”

“都有什么水果呢？”

“香蕉，木瓜。”

“木瓜？没听说过欸。”顿了顿，玲子又问，“新高山^[2]美吗？”

“不知道呢。”

“那是日本第一高山吧？学校里是这么教的。”接着，她又说，“真的再也不回来了？”

“谁？”

“你。”

“开什么玩笑，我回来，我会回来的。我明年春天要去金泽应考。”

“有人说这些都是谎话。”

“谁说的？”

“远山。”

“那家伙是这么说的？”

“嗯。他说你去了台湾，恐怕就不会再回来了。他说你会去那边上

学，将来和台湾姑娘结婚，去砂糖公司工作。”

“他胡说八道。”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留在那儿好。”

“为什么？”

“我觉得你很适合台湾。你很无忧无虑，对吧？——啊，我也想去台湾啊。那儿一定很好吧。有椰子树，有美丽的月亮，在那种地方生活会多么美妙呢？”

“那你来吧。”

“不行的，我没钱。”

“在那边找个工作就行了。”

“那我也去砂糖公司好了。”玲子说，“去了台湾，连话也不能和我说了吧。你爸爸是军人吧？肯定很凶。不过，我觉得你妈妈一定很温柔。因为是洪作的妈妈嘛。”

“咱们回去吧。大家应该都在等着呢。”

洪作说道。不知有什么事情好笑，玲子笑出了声。她说道：“那你自己回去吧！我还要再走一会儿。”

听她这么说，洪作也不想自己回去了。

“远山那家伙恐怕正在生气吧。”

“我很喜欢远山。比起藤尾和木部他们，我更喜欢他。他很好心。”

“是吗？”

“是的。远山很有意思。他一看见我，就会说起你。前些天——”话说到这儿，玲子停住了。“不说啦。”

“前几天——前几天怎么了？”

“前几天……还是不说啦。说不出口呀。”过了一会儿，她才又说，“远山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你问他吧。”

“好，我去问他。”

“别在大家跟前问。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问。”玲子说道。她的这番话让人觉得另有隐情。洪作并非茫茫然想象不出远山嘴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但他还是坚持装作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这样和玲子说着话，洪作渐渐感到沉重的东西压上了心头。他想赶快到自由的地方去，自在地行动。不然的话，他会窒息的。

“要走到河口吗？”洪作说。不知从哪里蹦出这么一句话来。

“河口？那很远吧。”

玲子果然有些犹豫。所谓河口，指的是狩野川入海处，虽然不是很远，但在夜晚的海滩上得花费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

“要走多久呢？”

“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吧。”

“来回要三十分钟啊。——我会挨骂的吧。不过，走吧。”玲子说。所谓挨骂，大概是挨老板娘的骂。

“别走了，回去吧。”洪作说道。玲子会挨骂，自己也不会被大家放过的。玲子说的“不过，走吧”，在洪作听来十分悦耳，令他心情愉快。

洪作觉得必须要回去了。回不回去，完全取决于洪作的态度。如果洪作说要回去，玲子应该也会回去，如果洪作走向河口，玲子也一定会跟着去。

洪作被置于一个奇妙的境地，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对方站在自己面前，仿佛在说，来吧，由你来决定。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异性。

对洪作而言，眼前的玲子和平时自己所认识的玲子完全是两个人。她很大胆。明明即将是客人们陆续光临的时候了，她却一声不吭地跑了

出来。虽然嘴上说着可能会挨骂，但看上去却并没有那么在意。

“回去吧。”洪作说。

“嗯，回去吧。”玲子这次也顺从地说道。

两人走进松林，来到了几栋别墅的后面。这附近仍是沙滩，没有像样的路。自从走进松林，玲子就没再说话。

能看到餐厅的灯光时，玲子说：“我先回去了。”说完便跑出了松林。

洪作决定继续在松林里漫步一会儿。独身一人，洪作突然觉得自由的时间开始在自己周围流淌。感受和思想都变得自由了。就连行走都是自由的。向哪个方向迈步，都可以听凭己意。

洪作在松林中一张破旧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和玲子一起走的时候夜色很深，现在，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来了，脚边开始荡起微弱的明光。

洪作觉得自己有很多不得不思考的事情，然而一开始思考，却又不知道该思考什么。

玲子对自己抱有好感，这是很明显的事了。从今晚玲子的态度来看，只能这么推断。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该采取何种态度呢？

多种思绪掺杂在一起，洪作理不清。他像是被甘甜的雾气裹挟着，感到冲鼻。

“噉！”洪作竭力嘶吼。这是因为他想起了金泽的鸢。他觉得，如果是鸢的话，此时一定会放声大吼的。

洪作比玲子晚十分钟走进餐厅。洪作正要上二楼，穿着围裙的玲子从厨房走出来，轻声说：“请当做刚才没见过我。”甘甜的雾气再次向洪作袭来。玲子的这句话，让两人之间有了秘密。

一走进房间，老板娘就说道：“明明是给你饯行，你去哪儿瞎溜达了？”除了藤尾和远山，金枝和木部也在，桌上已经有几瓶啤酒了。

藤尾和金枝都穿着带金属纽扣的学生制服，木部穿着飞白花纹的和服。也许是心理作用，裹着粗棉布制服的远山相形见绌，正是一副中学留级生的模样。

“才来啊。”藤尾说。

“在街上碰见了釜渊，所以来晚了。”洪作回答。

“釜渊？你怎么碰见那家伙了？他说什么了吗？关于我。”远山严肃地问道。

“他可一句也没提到你。他从宇田那儿听说了我要去台北，请我喝了咖啡，还请我吃了拉面呢。”

“釜渊请的你？”藤尾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别开玩笑。”

“是真的。我今天第一次觉得这个老师是个好人。”

“你们一起吃了拉面？——去那儿吃的吗？”远山撇着嘴。

“对，我们干的事他都知道。都知道，却装作不知道，他是个好老师。”

这时，木部说道：“釜渊不错，我也喜欢他。他很出众。虽然对学生很严格，但是这种严格也很好。”

“你觉得自己毕业了，就说起大话来了。我一听见釜渊的名字就哆嗦。——别聊他了。——我怕他。一看到釜渊从对面走过来，我就走不动道。没办法，只能直挺挺地站着。他走过来说，你怎么还在学校，哎？”远山努嘴模仿釜渊。

金枝一直饶有兴味地听着大家讲话，这时把他那天生和善的面孔转向洪作，说道：“听说你终于要去台北了？”

“嗯。”

“也好。这样挺好的。多少复习复习，明年来东京吧。去哪个学校上学都一样。”

藤尾接口道：“这家伙好像打算考四高。四高柔道队劝他去，他轻易地就上钩了。”

“我听说了。四高也不错。——但是，柔道这东西啊。”金枝说道。

“柔道本身倒不错，但是柔道队的生活不行。我也喜欢运动，什么运动都喜欢。但是，团队生活不行。尤其是柔道队的生活。”木部说。

这时，老板娘插嘴道：“一提起柔道，就想到远山和洪作，这可不好。他们成天摔来摔去，留了级，任谁也不会觉得练柔道是好事。但是，也有好的柔道。我呀，喜欢四高柔道队。我甚至想关了 this 店，搬到金泽，去照顾四高柔道队的人。我觉得啊，洪作和远山要是去那儿磨炼三年，也就成了人了。”

“哇。”藤尾大叫道。

“可了不得了。”木部也说道。

“真想让你们见一见四高那个叫莲实的人。身材很矮小，但是远山和洪作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他俩眨眼间就会被反拧胳膊，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怎么可能！”远山说。

“你说什么大话？在这个房间里，你不是一下子被他摔了个大跟头吗？说大话可不行！”

接着，老板娘又说道：“那个叫莲实的人，说话让人佩服。——‘就当这个世上没有女人！’”

“哦。”金枝附和道。

“考上了四高，也不要觉得是来学习的。”

“嗯。”

“他还说了一些很好的话。对了对了，‘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什么也别想，只练柔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连我都觉得好。真让人向往啊。”

“原来如此啊。”金枝深深地叹了口气。

“来了个奇男子，单纯质朴得吓人啊。”藤尾说，“洪作的生活方式跟这些家伙们正相反，反而会被他们那一套所吸引。不过，我觉得不行。他没有约束过自己，所以觉得自律很有魅力，但是坚持不了太久。等到觉得无聊了，很快就会厌倦。”说完，他问老板娘，“炸猪排还没好吗？”

“别急，再等等。我听说今天是给洪作饯行，所以准备了特别高档的。”老板娘说。

“我啊，”洪作把脸转向藤尾，“并不是被自律所吸引。我想，我是在粗野的人身上感受到了魅力。”

“哦吼吼，啊哈哈。”木部发出几声怪叫，“别说这种奇怪的话。你自己本身就是标准的野人了。你怎么会被粗野所吸引？你身边的人会发愁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只是想要同伴。就像野狗想找同伴一样。你至今为止一个朋友都没有。我们虽然名义上成了你的朋友，但对于你来说，我们并不是朋友。没有任何人能理解你。对于这一点，你自己很清楚，你很孤独。你纯粹是条野狗。不知道是先天还是后天，总之你的确是野狗。孤独的野狗。你觉得四高柔道队的家伙们是你的同伴。然而，同样是野狗，四高柔道队的家伙们恐怕是被训练而成的野狗，是被打造而成的野狗。而你却是纯粹的野狗，是地地道道的真正的野狗。但他们却不一样。他们是假冒的。你和他们相处着试试吧，坚持不了半年的。你肯定很快就会厌倦。”

“别说什么野狗、野狗的。多难听啊？这个人确实有像野狗的地方，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们其实都是野狗。”老板娘说道。

“我并不是瞧不起野狗。我喜欢野狗。虽然喜欢，我却成不了野狗。野狗不是努力就能成为的。野狗有野狗的素质。在这一点上，洪作非常出众。他是天生的野狗。他有野狗的精神。虚无，颓废，反叛。”木部滔

滔不绝起来。喝了啤酒，他的脸红了。

“我虚无，反叛吗？”洪作向木部问道。洪作从未被人这样评价过。

“是的。虚无，颓废，反叛。你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情绪生活着。”

“是吗？”洪作说。

“你自己不知道。因为你不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要是意识到的话，你就不是野狗了。正因为你不是有意的，你才是野狗。你做的事，在别人看来，是虚无的，颓废的，反叛的。是吧，——大婶？”木部说完，向老板娘寻求认同。

“觉得自己成了高校生，就开始摆一些莫名其妙的艰深的理论，真是的。总之，我非常赞成这个人去台湾，去父母身边。在这儿和远山鬼混，是不可能考上四高的。”老板娘说。

“不用什么事都拉上我吧。”远山说。

“你啊，”老板娘转向远山，“大模大样地喝着啤酒，可你实际上不能喝酒，因为你还是中学生呐。”

“我明白。”

“你这表情可不像是明白。除了你以外的人都算是毕业了，可你——”

“明白明白。”

“你怎么可能明白呢。——说起来，你最近起了春心了。你要是拉玲子出去，我可不答应。”

“我不记得我干过这种事。”

“你前几天不是把她叫出去了吗？”

“什么？没有啊。”

“不行不行，你要是干什么坏事，我就告到你学校去。”

“真烦人啊。不是那么回事。是玲子对洪作有意思，所以我——”

“不行不行，——你胡说八道，闭嘴吧。”老板娘的言辞从未如此严厉。可见她是真的对远山动了气。洪作没想到远山的嘴里会突然蹦出自己的名字，大吃一惊，想说点儿什么，但却想不到合适的措辞。洪作觉得大事不妙。这便是远山让人信不过的地方。

这时金枝说道：“据木部所说，洪作是条野狗，我也觉得大概是这样。”他似乎想要言归正题。

“我也觉得洪作随心所欲这一点，像是野狗。不过，想进四高柔道队就进吧。但是我也觉得不会长久。因为和高校柔道队的家伙们比起来，洪作更优秀。”

金枝的语气像是在陈述结论。上中学的时候，金枝一直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我更优秀？谢谢了。”洪作说。

“我倒不见得是在夸你，但你比他们优秀这件事是显而易见的。”

这时老板娘又插嘴道：“怎么可能？你这么说是因为不认识莲实。莲实要是在这儿，你们就都哑口无言了。他脑子聪明，腕力也大。——是个小个子，长得很结实。因为脑子聪明，所以相貌也精神。最重要的是，有风度。”

“哇！”藤尾再次发出一声怪叫，“这是完全着了迷了！远山，你也见过那个四高的贵公子吧？”

“嗯。”

“怎么样？”

“这个嘛，不好说啊。”远山一脸坏笑。

“无妨，说。”

“也就那样吧。”

“你说什么呢！”老板娘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你们和他，就像月亮和鳖一样，没法比。”

“知道。”

“知道的话就别瞎说。”

“正如大婶所说，他是个好青年。但是，耳朵都烂成那样了，是
吧。”

“耳朵烂了有什么？跟你的耳朵比起来，他的要好得多。再说了，那耳朵一点儿也不难看，很有男子气概，因为是练柔道的时候受的伤嘛。”

“您可真是双标啊。我骨折的时候，你不是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竟然让身体受伤，岂有此理’吗？”

“骨头受伤不行，但是耳朵不要紧，耳朵没事儿。”老板娘说完，起身下楼去了。

玲子端来了饭菜。

“欢迎光临。”玲子笼统地对所有人招呼完后，又说，“前几天我看到木部在街上走。我差点就想喊你了，不过最后没有。”

“是吗？我没看到你。”木部说。

“小玲还是这么漂亮啊。”藤尾打趣道。玲子一出现，饭桌上的气氛立时变了。

洪作的身体僵硬了，他沉默着。玲子令他感到目眩，仿佛不是刚才与他一同漫步千本滨的那个人了。不知道玲子在想什么，她不把脸转向洪作，只和别人交谈。

“今天是给洪作饯行。”金枝对玲子说。

“人家知道，是吧？”远山坏笑着说道。

“洪作，你真的要去台湾吗？”玲子这时才望向洪作。

“真的啊，你以为是骗你吗？”远山说道。

“刚才听远山说你要去台湾，我真没想到。这是真的吗？”

洪作看着说出这番话的玲子，感到不可思议。这无疑是她的表演，然而却毫无破绽，十分自然。

“是真的。”洪作答道，感到很难为情。

“我觉得玲子对洪作有意思。根据我的观察，的确是这样。所以我想撮合他们俩，可洪作这家伙，不远万里去金泽了，事情就黄了。托他的福，我被大婶给误会了。”远山说。

“欸？！”藤尾表现得十分惊讶，“真的吗，小玲？”

“我喜欢洪作，但是并没有特别地喜欢。就像喜欢木部和金枝一样。”

“我呢？”藤尾问道。

“藤尾和远山我不太喜欢。因为你们是不良少年。”接着，玲子又说，“要是特别喜欢的话，我早就把他叫出来，去千本滨散步了。”

“你可真厉害。”

“厉害吧？但我说的是真的。”玲子说。玲子说这番话时，完全异于往常。

玲子下楼后，木部说道：“这孩子变了。女孩儿半年不见就完全变了个样儿。今年春天的时候还是个少女，可转眼间就成熟了。”

“她有点儿兴奋，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见了我很高兴。”藤尾说道。

“你可不行，人家觉得你是不良少年。”木部说。

“女孩子啊，总是口是心非。”藤尾说。

“对，没错。”远山表示认同。

“我跟你不一样。和你归到一起，我可不愿意。”藤尾说。大家正吵嚷着，老板娘进来了。老板娘伸出双手，示意在座的人安静。

“有个叫釜渊的老师在楼下。”

一瞬间，房间里鸦雀无声。

“他说有东西要给洪作。不让他进来不好吧？人家特意过来。”

“釜渊？！来了个了不得的客人！——让他上来吧，可以吧？”藤尾问。

“不要紧，让他上来吧。”木部也说。

“等等。”远山已经站起来了，“我不行。让他看见我在这儿，我就完了。我要跑。”

远山走到窗边，看了看外面，说道：“绝对不要说，好吧？拜托了！”

“你要从窗户跳下去？”老板娘问，“这么干太危险了。”

“没事。”远山视死如归。

“你别跳。——我去楼下见他。他肯定是来送钱别礼物的。”洪作说道。

然而远山仍说：“不管怎样，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去屋顶。”远山双手相合比出手势，模仿使出隐身术的样子，嘴里发出“咚隆”一声，便从窗户上了屋顶。远山的行为，大家都默默地看着。没人制止他，因为他的神情太严肃了。老板娘走到窗前，只说了一句：“别掉下来啊。”

“不管怎样，我还是自己下去见他吧。”洪作说。

“那就这么办吧。远山怪可怜的。”金枝也说。

洪作下楼，只见釜渊站在店门口。

“让您久等了。”洪作向釜渊打招呼。

“你们在吃钱行宴吧。抱歉把你叫出来。我刚才回家以后，突然想起了晕船药的事。可能到处都有卖的，但是正好家里有，就想送给你。今年七月盂兰盆节，我内人回老家德岛了，药应该就是那时候剩下的。我内人晕船，每次回老家都要遭罪。她从小阪坐船，只坐一个晚上就被折腾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有很多种，但既然我内人认可这种，我想药效一定不错。”釜渊说。这就是母亲来信中提到的晕船药吧？洪作心想。

“您不上来坐坐吗？”洪作问。

“不了，我走了。”釜渊说。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一想就知道了。——其实，我是和我女儿一起出门买东西，想顺便托藤尾把晕船药带给你，就去了藤尾家。然后我就知道你来这儿了。还是直接给你比较稳妥。藤尾也不是一个多么靠得住的人。”

“您上来稍坐一会儿也好。”

“不了，告辞。”

“那您等等。大家马上下来跟您打个招呼。”

“哦，那我在这儿等等。”

这时玲子端来了茶。

“楼上都有谁？”釜渊问。

“金枝、木部和藤尾三个人。”玲子回答。她没有说出远山的名字，洪作松了一口气。

洪作上了二楼：“釜渊说他马上要走。你们快下来打个招呼。”

藤尾起身走到窗边，说道：“喂，再坚持一下。别感冒啊。”

木部也起身走到窗边，但他说的却是：“这位同僚，今夜月光如何？”对此，远山没有回应。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下了楼。

“老师，好久不见，您好吗？”藤尾率先问候道。

“你好吗？”釜渊问道。

“好着呢。”

“也是，只要不死，你就好得很。”

“多谢夸奖。”藤尾幽默地鞠了一躬。接下来是木部。

“老师，久违了。”

“你这话说的可不像是久违啊。毕业以后，你来过学校吗？”

“一次也没有。”

“我想也是。这才叫真正的久违。偶尔也该回学校看看。”

“是。”

接着，釜渊转向金枝的方向，说道：“金枝脸色变好了。”

“是吗？我想是因为我今年夏天游泳了。”

“你每年都游泳吧，不是只有今年。”

“嗯，这倒是。”

“你去了医学院，对吧？”

“是的。”

“好玩吗？”

“嗯，我觉得很适合我。”

“三年级的时候，你说过，唯有医生，你坚决不想当。”

“我说过这话吗？”

“说过哦。说的时候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所以我记得。这就叫做自食其言。不过自食其言的不止你一个。藤尾在这方面也让人望尘莫及。”

“我？”藤尾小心翼翼地问。

“是啊，举个例子……”

“不——不用了。”

“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您别说了。”

“你怎么这么害怕啊？”

“我不是您的对手。——在您面前，我一辈子都甘拜下风。”

“不要口是心非。”顿了顿，釜渊又说，“看到大家都挺好的，我很高兴。听说今天晚上你们要给洪作饯行。祝你们玩得开心。我就告辞了。我是来给洪作送晕船药的。”

“听说了。您只对洪作格外照顾。”木部说。

“因为洪作毕了业以后还一直来学校。一般人让他来也不会来，可洪作不请自来，每天都来。”釜渊说，“上学的时候经常旷课，毕了业却不逃学，每天都来。真是让人佩服。听说洪作以后再也不来了，至少得给他备点儿晕船药什么的，关心关心他。”

说到这儿，釜渊笑了。

“喂，说话呀，说谢谢老师。”藤尾捅了捅洪作。

“谢谢老师。”洪作说。

“那你路上小心。”接着，釜渊又对其他人说，“你们家在沼津，有空来玩。”说完，釜渊走出了店门。

洪作他们也走出店门目送釜渊。釜渊的身影越来越小，这时，洪作听见“喵”的一声怪叫。他站在街上抬头望房顶，只见远山坐在房顶上。

“喵。”远山再次发出一声猫叫，随即大喊，“你们磨磨唧唧地说什么呢？快点儿回来不行吗？”

“你没听见吗？”藤尾问。

“他说你肯定来了，要抓你个现行。”

“喵。”

“他说你不是在房顶上，就是藏衣柜里了。”

“喵。”

这时，木部突然喊道：“喂，釜渊好像又回来了！”一瞬间，远山站了起来。屋顶的瓦片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别慌，我骗你的！”木部说。

“喵，喵呜，喵——呜！”

屋顶上的远山模仿着猫发怒时的叫声。

老板娘从店里走了出来，抬头一看房顶，说道：“你怎么还在上面啊？”

“喵。”

“把瓦踩坏了，我可饶不了你！”

“喵。”

“别在这儿傻学猫叫，进屋！”

“喵，喵喵。”接着，远山说，“你们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在呼唤小玲。我最喜欢的小玲，快来！喵，喵！”

屋顶上的远山发出难以形容的甜音。

大家回到二楼后，便专心于把食物填进肠胃。

扫光了玲子接连端上来的三盘菜，藤尾和远山向后倒去，躺下了。

金枝和木部又喝起了啤酒。两人上中学的时候都只喝两三杯就会脸红，如今却不见反应了。不久，远山也开始把酒杯送到嘴边，但有时会突然想起釜渊，“嘘”的一声，示意所有人安静，自己竖起耳朵听楼下的说话声，或是走到窗边观望。走到窗边时，他总是先“喵”地一声模仿猫叫，再向窗外望去。不再上菜之后，玲子上楼来一个人一个人地收餐费。洪作正要掏钱时，玲子说：“洪作今天就不用交钱啦。”

“大家要不要去海边？楼下已经没有客人了，我也能出去。”

听了玲子的这句话，躺着的藤尾一骨碌爬了起来，说道：“好，我赞成，去海边吧！”

“小玲也一起去，真的吗？”远山确认道。

“嗯，老板娘也说我可以去。她说只和一个人出去不行，和大家一起的话没关系。”

“只和一个人出去不行吗？”

“我不要和谁单独走。”

“你没和谁单独走过吗？”

“没有呀。”顿了顿，玲子又说道：“对了，只有过一次。很开心。虽然也很难过。”

“这话可不能当做没听见啊。——那人是谁？”这次是藤尾发问。

“喵呜。”

“你认真回答。”

“是喵呜君。”

“是远山？”

“怎么可能。”

“是谁？”

“我死也不会说的。”

洪作走出了房间。从未体验过的甘美把洪作包围了。甜蜜，悲哀，苦涩。洪作在楼梯上一脚踏空。

“年纪轻轻的，这么不小心！”老板娘的声音传了过来。

来到了沙滩上，金枝率先放声高歌。不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但歌曲的一部分却唱出了洪作心中所想。

“伤离别，今宵一别，远隔千里。”

已经有半年没听过金枝的歌声了。这独特的歌声在中学时代，每天都能在千本滨或香贯山听到。

啊，今夜一别，的确就要远隔千里了，洪作心想。沼津和台北之间，也许真的相距千里之遥。中学时代每天都见面的朋友，如今要一别千里了。金枝是不是怀着这样的惜别之情，为自己唱的这首歌呢？

藤尾等金枝唱完后，也唱起了来。

“若要去琉球，须得着草鞋，只因石子遍原野。”

这首歌之前听过。藤尾连唱了两遍。中途金枝跟着和唱起来。

木部突然说道：“好，那我展示一下我在东京学的歌。”

“漫步故乡柑橘山，仍治愈不了叹息声声，这是谁的馈赠^[3]。”

木部用他独特的调子吟咏着。洪作最喜欢木部的歌。木部自己能写短歌，吟咏短歌自然别具魅力。

“木部，再唱一遍吧。”玲子说，“真是首好诗。我也喜欢。”

“别假装老成。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我明白呢。”

“好，那我再唱一首炽烈的。这首诗很古老了。”

木部唱了起来。

“惟愿降天火，烧尽漫漫君行路。[4]”

唱完，木部问道：“明白意思吗？”

“真难懂啊。”

“我马上要去东京了。你听说之后，为了让我去不成东京，向神明祈祷降下天火，在我的去路上熊熊燃烧。这诗就是这个意思。”

木部反复唱着这首歌。

“还是之前那首歌好。唱之前那首吧。”玲子说。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没办法，给你唱吧。”

木部又唱起故乡柑橘山那首歌了。中途玲子也开始和他一起唱。

突然，藤尾说道：“好，那就唱感伤的歌吧。小玲，这首怎么样。听了会怦然心动哦。”

说完，藤尾竭力高声唱道：

“闪闪白光耀冰面，候鸟无影踪，钏路寒冬海上月。[5]”

“这首也好。等会帮我写下来吧。”

“好，我写信送给你。只写诗太奇怪了，我再写点儿别的。”藤尾

说。

“只写诗就行。”玲子说。

这时远山对洪作说道：“这样一来，我们可算是完了。真恨我妈，把我生的五音不全。”

“别把我和你归到一类。”洪作说。

“你快别说大话了。那这样，洪作，你唱一首试试。我可堵着耳朵呢。听你唱歌的人都替你害臊。你不管唱什么都像念经，让人最后想敲一下木鱼。”

“好，那我可唱了。”洪作说。然而一旦真要唱歌，他却没有自信。

“嗷！”洪作吼道。他也知道自己的怒吼不像鹰那样打动人。

“嗷！”洪作冲着黑暗的海面喊叫着。这样喊多少声都不在话下。

“嗷！”洪作连喊了好几声，正歇一口气时，只听见玲子在不远处发出一声纤细的喊叫：“哇！”玲子的声音传得很远。在黑暗的潮水之上，似乎能传到世界的尽头。玲子喊完，洪作便再次喊叫。没想到玲子又喊了一声。

洪作想，玲子该不会是疯了吧。洪作住声之后，玲子又连续喊叫了好几声。

洪作感到心里很不舒服，便走近玲子。他感到自己的手突然被抓在玲子的手心里了。

洪作觉得事情变得难办了。自己甚至没怎么和年轻异性说过话，如今自己的手却在玲子的手中。这是第二次了。洪作既感到烦扰，又感到难以言说的陶醉。那么柔软而又让人不知所措的物体，正附着在自己肉体的一部分上。

玲子向前走去，洪作也不得不迈步。

“洪作。”洪作听到木部的声音从自己身后四五米处传来。他想甩开

玲子的手，没想到玲子用上了力气。

“就这样往前走吧。”玲子口中说出了这样的话。对此，远山责问道：“你说什么？你们可不太对劲儿啊。为什么要往前走？”远山对这种事格外敏感。

洪作的手又一次想要挣脱。但这次玲子依然用力攥紧。

远山追了两三步，玲子突然放开了洪作的手，随即说道：“远山，你在吃醋啊。”

“不对劲儿，实在是不对劲儿。”远山插到玲子和洪作之间，“你们刚才是在牵着手走吧？”

“怎么可能呢？”玲子说。

“洪作，没错吧？”远山这次向洪作问道。

“怎么可能。”洪作说。

藤尾走了过来：“喂喂，你们吵什么呢？”

“洪作这家伙，刚才好像牵了玲子的手。”

“嚯。”

“我从后面赶上来，看到洪作走路的样子很奇怪。他紧跟着玲子，一声不吭。”

“你不是在撮合玲子和洪作吗？”

“嗯。”

“那不就没关系了吗？牵个手有什么。”

“没什么。虽然没什么，但偷偷摸摸的可不行。大家一起走着，他去悄悄地抓住女孩子的手，这叫什么事嘛。”

远山话中带刺。

“我怎么会偷偷摸摸地牵？”

“这么说，你牵了？”

“是牵了。”

“好。”远山飞身退后，看上去像是在脱上衣。

“来，打一架？”远山嘶吼道。洪作想，如果对方扑过来，自己就躲开。他并不想打架。被玲子握住的左手手指，现在还像麻木了一般，没有知觉。到有光的地方看一看，也许已经变色了，又或许五根手指的前半部分已经融化了。

洪作觉得这根本不是打架的时候。哪里都行，洪作只想在沙滩的角落里坐下来，一个人吹吹海风。

“来啊！”远山怒气冲冲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时藤尾说道：“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住手吧，别打架。——说起来，今天是给洪作饯行吧。你不是也出餐费了吗？真是个笨蛋。话说回来，你根本没理由打架，不是吗？——玲子的手，我也牵过。”

“你说你也牵过？”

“我是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时不时会牵玲子的手。今天晚上我正打算要牵呢。怎么牵她的手我都不会畏缩的。怎么牵她的手她都不会拒绝。只有你没牵过她的手哦。——木部也牵过，金枝也牵过。”

听了藤尾的话，远山没有任何反应。他完全呆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呻吟了一声：“好啊。”接着，他又说：“混蛋！”此时，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

“玲子呀。”藤尾发出奇怪的声音。

“闭嘴！恶心！”远山吼道。

“哎呀，远山，你嫉妒啦？”

藤尾模仿了女声。这可不妙。战斗在这一刻打响了。可以感觉到藤尾和远山的身体在黑暗中碰撞扭打。

终于，有一个人向海滨跑去。一定是藤尾逃走了。果不其然，只听见藤尾的声音从那里传了过来：“喂！远山！来啊！我可打了你两拳。不甘心的话，就来追我！”

没想到远山却仿佛放弃了藤尾，只听见他气喘吁吁地吼道：“洪作那家伙在哪儿！”洪作默默地站着。

藤尾和远山还在用语言激烈交锋。洪作不再理会那两人，独自朝松林走去。现在酒劲儿似乎开始发作了，洪作觉得脚下有些不稳。

不知道木部和金枝是不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金枝的歌声从远处传了过来。玲子去哪儿了呢？自从远山开始大喊大叫，玲子的声音便听不到了。

一个人在濡湿的海滨漫步，海浪的声音一下子澎湃起来。驻足向黑暗的海面望去，只见两点渔船灯火。它们时隐时现，由此可见海浪涌得很高。

“洪作！”

洪作听见有人在呼唤自己。是藤尾吧。藤尾呼唤了好几声之后，又听见一声纤细的“洪作”。这无疑是玲子的声音。然而洪作没有转身返回。

洪作步入松林，从林间穿过，去往街市的方向。洪作觉得自己就这样告别了沼津的生活，也告别了金枝，藤尾，木部，还有玲子。藤尾和金枝他们，中学毕业的同时便告别了沼津的生活，但洪作却迟了半年的时间。

洪作走上了街道，向着寺院所在的港区走去。明天去宇田那儿，先取回那笔父母一定已经从台北寄过来了的钱，之后便不得不听凭宇田的指示，为台北之行做准备了。

洪作想，宇田对去往台北的船期那样清楚，一定是因为母亲在来信中写明了，否则宇田不会掌握这些信息。

明天不管怎样都必须要去宇田家一趟。去了宇田家，恐怕还要再挨一顿叱责。今天远山在场，所以叱责并不猛烈，明天可就不好说了。

然而，洪作对于拜访宇田一事却没有丝毫的厌烦。即便宇田每天训斥自己，能训斥的日子也没剩几天了。

在回寺庙的路上，洪作一半时间考虑着宇田的事情，另一半时间想着玲子。在即将离开沼津之际，发生了这么一件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小事。

[1]日本旧国名，位于今福井县西南部，靠近金泽，与金泽同临日本海。

[2]台湾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称台湾第一高山玉山为新高山，宣称其为日本第一高峰。

[3]出自日本诗人、小说家佐藤春夫的诗集《殉情诗集》，为爱情诗《叹息》中的一段，创作于1913年。

[4]出自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为中臣朝臣宅守与其妻狭野弟上娘子的赠答歌。

[5]出自日本诗人石川啄木的诗集《一握砂》，大约创作于1907年。钏路，位于日本北海道东部，濒临太平洋，冬季寒冷。

港

出发前的几天，洪作非常忙碌，宇田家也去了好几次。洪作给身在台北的父母和身在伊豆的外祖父母都去了信，之后他便每天都在寺院的后边洗衣服，因为他在房间的衣橱里找出了一大堆脏衣服，单是无袖运动衫就有将近二十件。他记忆中并没有买过无袖运动衫，这些恐怕都是藤尾、木部他们的。看上去像是借来穿脏了之后便直接扔进衣橱里了。

夏季、冬季的粗棉布制服也各找出了几身，无疑都是藤尾他们给洪作筹措来的。衣服的内衬上缝着寺田、门井等各种各样的名字。这些都是毕业生们的名字，有洪作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洪作把夏天和冬天的制服都一件件地塞进盆里，用脚踩踏。水很快变成了褐色，换了好几次水，洪作才把衣服晾到竹竿上。

鞋子也有很多。负责打扫寺院庭院的阿留老爷子，搬来一个啤酒箱，里面满满当当塞的都是鞋。所有的都是军鞋，鞋后跟都破了。

“这些都是我的吗？”洪作说。

“当然了。——这些你都要拿走吗？”阿留老爷子问。

“不要了。”

“你说不要，放在这儿可占地方啊。”

“那怎么办？”

“你倒问我？”

“要不我去扔到河口？”

“扔了可惜。只是鞋后跟破了，有的还能穿呢。”

最终，阿留老爷子决定把所有的鞋都改造成拖鞋。洪作刷鞋，他则在一旁着手改造。

“多好的拖鞋，在院子可以穿。”阿留老爷子一双巧手做出了好几双拖鞋。

洪作把洗好的衣服分成两箱打包，一箱寄到台北，一箱寄到伊豆的外祖父母家。

洪作正在忙这些事时，远山来了，说道：“玲子好像确实对你有意思，你给她留点儿纪念。”然而，到处找也找不到能送给玲子的东西。

“没有钢笔吗？”

“没有。”

“笔筒呢？”

“没有。”

“小刀呢？”

“没有。”

“镇纸呢？”

“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东西？”

实际上洪作什么也没有。

“你真是个一无所有的人啊。”

远山擅自翻找衣橱，拉开抽屉，突然说道：“喂，你有一个还没拆封的小邮包。”

“小邮包？”

“看，这不是吗？”

远山拿出来的是一个油纸包裹，的确是从台北寄来的。

“这是什么时候寄来的啊。”洪作在记忆里搜寻。如此一想，今年春

天好像的确收到过一个小包裹。似乎只是收到而已，之后便直接扔进衣橱了。

“好，我来拆封。会是什么呢？”远山拿着小邮包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了下来，“开父母寄来的邮包很让人期待。”

小邮包里有一件崭新的飞白花纹单层和服，一件和服衬衣，三条短裤，两盒巧克力，一打手绢，六块肥皂，还有一罐花生酱。

“这么多东西呐。有手绢，这个给玲子吧。巧克力现在就吃。肥皂也给玲子，她会高兴的。花生酱归我了。短裤也归我。”接着，远山又说，“和服和衬衣我穿小了。你带走吧。或者也给玲子吧。玲子说她哥哥身量和你差不多。她会高兴的。给她吧。”远山说。

“那我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洪作说。

“你这就要去父母那儿了，应该不需要了吧。再说了，你爸妈费心给你寄来衣服，你却连穿也没穿，原封不动地带去了。你妈可是会哭的。你最好别带去。”

说的也有道理，洪作心想。

“那花生酱和短裤给你了。巧克力现在吃一盒，另一盒我带到宇田家去。其他的东西给玲子。”洪作说。

“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远山说。

“说什么不好意思，又不是给你。”

“我知道。我是替玲子谢谢你。”

“我亲手给她。”

“那可不行。你还是别再见她了。你必须得学习，时间金贵。我替你给她。”远山说。

终于要坐夜行火车离开沼津了。出发的前一天，藤尾来了。

藤尾将空无一物的房间环视了一周，钦佩地说：“收拾得真干净啊！”他打开衣橱，发现里面同样空无一物，便问道：“那些破烂儿呢？”

“全都处理了。我一直忙到昨天。剩下要运的只有我自己了。”洪作说。

“我家的垫子呢？”藤尾问道。洪作这才想起曾经从藤尾家拿来了三个坐垫。当时要考试，藤尾和木部都要住在寺院里，所以把藤尾家的垫子拿来了。

“噢，你不是送我了吗？”

“开什么玩笑。那是我家给客人备的垫子。一直都放在这个衣橱里的，哪儿去了？”

“我寄到台北去了。这可麻烦了。”洪作真心觉得糟了。

“还有棉袍吧？”

“棉袍也寄走了。”

“哼。”藤尾皱起了眉头。但他在这种事上并不计较。“哼。要是寄走了，那就没办法了。既然已经越洋去了台湾，那我也只能放弃了。我妈那儿我想办法糊弄过去。作为回报，你到时候寄点儿香蕉回来啊。”

“好。”

“你说好，可不靠谱。”

“放心，香蕉给你寄一筐。”

“除了这些，你这儿应该还有我家的东西。”藤尾想了想，“有个砂锅吧？”

“那个送给寺院了，现在已经拿不回来了。”

“还有个冷水袋吧。”

“那个我放在行李里，寄到伊豆了。”

“真拿你没办法啊。”

“好，香蕉给你寄两箱。两箱总行了吧？”

“还有，你去金泽的时候，我借过你一双鞋吧？”

“那个在。在外面晾着呢。”

“那你光把鞋还我。”

“恐怕不行。我要带到台北去。”洪作说。

“我得说你两句了。那是我的鞋。不是你的，是我的。”

“我知道。给你寄香蕉，寄香蕉。”

“鞋你不能带走。”

“都这时候了，别那么小气。——给你寄香蕉，寄香蕉！”

“我还借钱给你过。”

“钱我还你。我觉得还你三倍都够了。我马上就要去神户坐船了。坐船好像一分都不用花。我把剩的钱都给你留下。”

“我不要那么多。”

“你不要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就花了它。去玲子那儿。”洪作说道。他算过很多遍，钱应该会剩很多。

“我已经没有需要买的东西了。把剩下的钱都花光也不要紧。”洪作说。

“不行，不行。你不能再去玲子那儿了。就像远山说的，玲子那黄毛丫头，明明有更好的人选，却对你有意思。神造人是公平的，像你这样的人，也会有姑娘喜欢。你不能再见玲子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木部、金枝和远山也都这么认为。”藤尾说。

“为什么不行？”

“无论如何也不行。你这人反复无常，玲子跟你一撒娇，你去台湾又要推迟了。”

“怎么可能？”

“不，很有可能。肯定是这样。——总之，不把你送出沼津，我们都没法放心。不只是不放心，还会觉得麻烦。对这寺院来说是麻烦，对我们来说也是，对宇田老师来说也是。对学校来说是个麻烦，对整个沼津来说也是。——总之，玲子你是不要想了。你不能见玲子。今天晚上在我家给你饯行，然后你就住我家里。”

“住是会住的。我本来就是打算。因为我的被褥也寄走了。”洪作说。然而，他还是想见玲子最后一面。不见就走，实在遗憾。从中学毕业到今天，明明想见每天都能见的，自己那些日子干什么去了呢？

傍晚时分，洪作向寺院里的人告别。

“一直以来给你们添麻烦了。”洪作说。

“说的没错。”寺里的大婶说。

“就此去到父母身边，一年过后，你也就成为正常人了。”住持这样说，“然而，离别还是很痛苦的。”

“是啊。——郁子要是还在的话，肯定会觉得寂寞的。”

寺里的郁子今年夏天嫁到另一个寺院去了，就在洪作去金泽期间。

“那算了吧。”洪作说。

“什么算了？”住持撇着嘴问道。

“去台北的事。不去也行的。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我把寺院当成是自己的家。”

“你一本正经地说这话，我们可害怕。——好了，走吧，走吧！”大

婶说。看到大婶眼里的泪光时，洪作真的觉得自己不走也行。

出发那天，洪作也在藤尾家早早吃了晚饭。中学时代，洪作不知在这个地方吃过多少顿饭，然而却从没认真道谢过。如今是最后一次了，洪作郑重地说道：“我在这里吃饭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平均每月吃五顿，一年就是六十顿，从二年级起直到毕业，四年间我一共在这儿吃过二百四十顿饭。”洪作说。这样说完以后，洪作意识到自己的估算也许过于保守了。

“洪作啊，”藤尾的姐姐啪地拍打了一下洪作的背，“我们可不干了，你竟然说一个月五顿。”

“比这更多吗？”

“考试的时候，你不是一直住在这儿吗？吃早饭，吃晚饭，还带便当去学校。”

“啊，这可尴尬了。不过，考试期间是特殊情况，另算。”

“为什么另算？”

“要是把考试期间也算上，那就太多了。”

“不仅是考试期间呐。那是什么时候来着——大概是四年级的时候吧？你差不多在这儿住了一个月呢。”

“啊。”

“没错吧？”

“的确。——可是，我当时为什么住了一个月啊？”

“这我倒要问你呢。”

正说着，藤尾的父亲来了。他说道：“这就要走了啊。”

“这么长时间，给您添麻烦了。”

“倒没什么麻烦的。——不过，这样一来，你父母就能放心了。明年一定得升学。”

“我会的。”

“你回话总是很乖。只听你的回话，会觉得你真是个听话的孩子。”

“我就是很听话的。”

“没错，你很听话。你这么听话，为什么一和犬子凑到一起，就净干坏事呢？真是让人想不通。你和犬子分开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孩子。犬子和你分开以后，也一定能变好些。你们俩一凑到一块……”

看起来，藤尾的父亲是把一直压在心中的话吐露了出来。

“就是的。我要是没交洪作这个朋友，现在已经考上一高了！”藤尾坏笑道。

“真讨厌，好像我一无是处似的。”洪作说。正巧这时藤尾的母亲来了：“说什么呢！洪作哪儿有不好的地方？两个人不在一处，什么事也没有。不过，一凑到一起……”

“是吗？”

“是的呀。”接着，藤尾母亲又说道：“呐，这是便当。明天早晨和中午吃的，两份。”

“是什么？寿司吗？”

“不是。两份饭都装进饭盒里了。”

“是铝饭盒吗？”

“对。”

“吃完了不好处理啊。我可以扔了吗？”

“不要什么都扔，带回家不好吗？——这是你的饭盒。”

“我的？我什么时候拿来的？”

“什么时候我不记得，放在我家好长一段时间了。”

“是寺院的吧，或者是木部家的。”

这时藤尾姐姐说道：“不是木部家的，就是金枝家的。”

这次藤尾的父亲发话了：“这也是你和犬子不好的地方。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全都混到一起。借来的东西必须还。”

“我以后会注意的。你们要是碰见木部和金枝家里的人，麻烦替我道声谢。”洪作说完，把藤尾母亲做的便当装进了藤尾的手提包里。“这包借——”话说了一半，洪作改口道：“这包送我了。”

在店里干活的小姑娘也过来了，说道：“您这就要走啦？”洪作觉得自己一直以来也给这个小姑娘添了不少麻烦。

洪作和藤尾一家人作别，走出了藤尾家。藤尾替他拿着包。他很少替男士拎包，然而到了分别的时候，他展露出了自己的友善与体贴。

“好了，快走吧。磨磨蹭蹭地，你就不受待见了。”藤尾说。这话没错。

时间有点早，但两人还是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咱们就要分别了。”洪作说。

“你也能体会到离别的悲哀吗？”

“不是舍不得你，是舍不得沼津这个地方。”洪作说。

一走进候车室，宇田夫妇的身影便映入眼帘。

“终于到了你伏法的时候了。”宇田这样说着，走近洪作。

“谢谢您来送我。”洪作说。

“送行根本不算什么。如果要道谢，有很多别的事可谢呢。”

“一直以来给您添麻烦了。”

宇田对洪作的话加以订正：“一直以来给您添麻烦了，如今我要一拍屁股走人了。”说完，宇田笑了。

“带钱了吗？”夫人问道。

“带了。”

“你不会全花光的，对吧？”

“不会的。”

“你就这一件行李？只有这手提包像个样。”

“这是我抢的藤尾的。”

“我想也是，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夫人说道。这时远山来了。

“真是恋恋不舍啊。”远山暧昧地说，“人家让我代为问候。”

“是吗。”洪作只回应了这两个字，然而宇田的耳朵却很尖，“你们说的话不寻常啊。”

“没有，不是的。”远山慌了起来。等到宇田走开了，远山才说道：“我给她了。——和服，肥皂，还有……”

“她高兴吗？”

“肥皂有六块，我给了大婶三块。托你的福，我现在很受信赖。”

“你说清楚是我给的了么？”

“我这么说了，可是她怎么也不相信。两个人恐怕都不相信东西是你给的。她们给了我汽水，作为感谢。噫，无关紧要。到时候她们自然会明白的。”远山说。顿了顿，他又重复道，“她嘱咐我一定要代她向你问好。”

这时木部和金枝一起来了。

“啊，连你也终于要变成正常人的吗？可别感冒啊。野狗进了狗舍，都是会感冒的。”木部说。

“你是第一次被别人送吧。”宇田说，“什么心情？”

“这个嘛，怎么说呢，心里很不平静。大家都来送我，舍不得我走，让我觉得干脆别走了。”洪作说。

“没人舍不得你走。”宇田笑了。

“就是啊。这种家伙，谁会舍不得？是因为他要被流放到海岛上了，我们觉得可怜，才来送行的。他自作多情了。”木部说。

“这家伙真是自我感觉良好。”藤尾也说。

“这家伙一出发，沼津这地方马上就开始消毒。”远山说。

“这话说得好啊。”金枝对远山的这句话很是钦佩，“没有了洪作的沼津，飘荡着消毒水的味道。”金枝用朗诵腔说道。

一直以来，洪作听了金枝无数的诗作。这是最后一首了，洪作心想。

“题目是‘朋友’吗？”藤尾问。

“题目是‘秋’。‘秋’，不错吧。洪作一走，秋天一下子就到了。我想大约从明天晚上开始，冷飕飕的秋风就要流动起来了。”

这时，对诗毫无兴趣的远山说道：“我不知道来的是秋天还是什么，总之沼津这地方要变得清爽了。通风会变好，传染病也不会流行了。”

“被讽刺得真惨啊。洪作，你得说点儿什么。”宇田夫人说。

“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紧。因为真的有人舍不得我走。”话一出口，洪作便吃了一惊。因为这时正好有一个姑娘走进候车室，酷似玲子。玲子不可能来给自己送行，然而远远看去，那姑娘实在像是玲子。

洪作的视线没有离开那位酷似玲子的姑娘。那姑娘往这边瞥了一

眼，微微举起右手。洪作不能再怀疑那不是玲子了。

洪作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其他人，向候车室的出口走去。玲子站在候车室外的薄暮之中。

“大家都在，远山和藤尾也在。到那边去吧。”洪作对她说。

“你中学老师在吧？”玲子问。

“在，宇田老师在。”

“那我不过去了。”

“老师在也没关系。”

“可是，我要是过去的话，远山会害怕的。——他总说自己很快就要被开除了。”

“那你别跟远山说话不就行了吗。你就装作不认识他。”

“能行吗？”玲子说，“我很想送你，不过就在这儿告别吧。台湾很远吧。你多保重。”

可是，玲子特意来送自己，却在这里告别，洪作觉得有些鬼鬼祟祟，心里不是滋味。而且，他觉得这无异于将一个柔弱的少女赶回去。

“去那边吧。送我去站台嘛。”洪作说。

“那好吧。”玲子应道。

洪作先一步走进候车室，说道：“喂，有女性来送我了。”

“是寺里的大婶吗？”藤尾说。

“不是。”

“是谁呢？我妈应该不会来。”

正说着，玲子走进来了。

藤尾向宇田介绍道：“这是我们所有人中学时代的梦中情人。”

“嚯，真是漂亮的姑娘，像是竹久梦二笔下的美人。”宇田说，“这就是千本滨的那位佳丽吗？”

“噢，老师您知道？”木部问。

“我知道哦。”宇田笑了。玲子僵住了。宇田太太紧盯着玲子的脸，问道：“你是来送洪作的，对吧？”

“对。”玲子更僵了。

“怎么可能是来送洪作的呢。她是拿洪作当掩护，其实是为了我……”木部戏谑道。

“开什么玩笑。是为了我，对吧，小玲？”藤尾说。

“我倒是意外地觉得，玲子真是来送洪作的。”金枝说。玲子也许是心情放松了，笑着说道：“这可难说。”

“总之，谢谢你来送我。”洪作说。

“我内人和玲子两位女性都与洪作依依惜别，想必洪作满足了吧。”说完，宇田问一旁的远山，“你怎么变得这么老实了？”

“这个，我有点儿认生。”远山的话包含着复杂的感情，不知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你不认识小玲？”

“嗯。”说完，远山又立刻改口，“认识倒是认识。”

“不，远山不太认识她。他是留级生，还不能进餐馆呢。”洪作说。

“三年级的时候被我抓到过一次，四年级的时候被我抓到过两次。”宇田笑着说道。

“所以我不敢了，从那以后就没进过写着餐馆俩字儿的地方。以前是

藤尾他们叫我去，他们毕业以后——”远山还没说完，藤尾便接道：“全都是我的错。”然后他对洪作说，“喂，该去检票了。”

远山对洪作说道：“那你改过自新，好好学习，明年考上四高。我也会认真学习，明年毕业。”说完，他又对玲子说：“小玲，跟他说句话吧。”但他立刻意识到宇田的存在，垂下了头：“不行，我这方面太笨了。”大家一个个地走出了候车室。

站台很是昏暗。在等待火车进站的这段短暂的时光里，洪作任凭离愁在自己的全身奔涌。和宇田夫妇告别，和藤尾他们告别，和玲子告别，都让他感到痛苦。洪作的心被这种离愁别绪折磨，还是平生第一次。

列车终于进站了。洪作坐好后打开车窗，藤尾把手提包递了进来。

“你路上小心。”宇田向洪作伸出了手。洪作握了握。远山也同样伸出了手，洪作也握了握。

“你的手怎么这么暖和啊。”远山说。

“一会儿消消毒。”藤尾说。

这时玲子说道：“洪作，路上小心。”她也把手伸了过来。洪作也握了握。这是洪作第三次握住玲子的手。玲子的手冰凉冰凉。在千本滨手牵手时感受不到的冰冷，如今正在玲子的手上。她的手很光滑，让人觉得彻骨的凉。

“你的手真凉啊。”洪作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来我来。”藤尾想要握玲子的手，玲子却不肯，说道：“人家不想和藤尾握手。”

“你可真行。”藤尾夸张地垂下了头。

“我来我来。”这次是远山伸出了手。然而他似乎立刻意识到宇田就在身边，急忙把手收了回来，这样说道：“不行。我太傻了，这不行。”

火车开动了。宇田太太说道：“好好学习啊！”大家都随着火车的前进，在站台上走着。藤尾在挥手，木部冲着洪作微笑，远山则伸出舌头，张着大口做鬼脸。

洪作想在最后把视线投向玲子，然而却不见玲子的身影。送行的人群随着火车开动向前走，只有玲子不在其中。洪作从车窗中探出头来。

“危险！”宇田说道。话音一落，洪作便看到他们的身影被列车甩在身后了。

洪作关上窗户，把座位上的手提包放到行李架上，便在窗边坐了下来。四人坐席上再没有旁人。

洪作闭上了眼睛，眼前浮现出留在站台上的宇田、藤尾等人的身影。

终究和他们分别了，洪作心想。自己和宇田，藤尾，远山，还有玲子，都分别了。洪作的手上仍残留着玲子玉手的冰凉触感。

洪作不曾经历过爱情，如果说他有过与之相近的情感，那便是在此刻。洪作从未恋慕或思念过玲子，但如今，与所爱之人分别后的悲哀却浸润了洪作的心。

啊，终究分别了，和楚楚可怜的美人分别了。这个冰凉的念头一直浸湿着洪作的心。伤感执着地纠缠着洪作。

“伤离别，今宵一别，远隔千里。”

洪作想起金枝曾在千本演唱过的一段诗歌。的确是一别千里了，洪作想。

“喂，学生哥！”坐在过道另一侧的老人对洪作说，“把窗户关紧了！”

窗户的确开着一道缝。洪作关上了窗。这时老人问道：“你坐到哪儿？”

“神户。”洪作回答。

“是吗。我坐到大阪。你家在神户吗？”

“不，不是。我从神户坐船。”

“坐船？去哪儿的船？”

“去台湾的船。”

“台湾？！你怎么去那地方！你去台湾干什么？”

“我父母在那儿。”

“嚯，你父母在那儿？既然父母在那儿，去台湾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了。不过，你父母怎么在那么远的地方？”老人说道。洪作讨厌被这老人搭讪，他现在想独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你是学生吗？”

“是的。”说完，洪作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是为了中止和老人的谈话。

洪作醒来的时候，火车正在琵琶湖畔行驶。天已大亮。他整晚都睡得不舒展，所以身上到处都疼。特别是脖子，稍微一弯便感到剧烈的疼痛。他去洗手间把已经变得黑乎乎的手和脸洗净了。

洪作睡眠不足，昏昏沉沉，回忆着昨夜在沼津站告别的宇田夫妇以及藤尾等人。他也回忆着玲子。自那之后并没有过去多久，然而他却觉得那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

尤其是有关玲子的事，洪作觉得宛如梦境。和玲子在干本滨手牵手漫步，玲子来沼津站送行，这些不是梦吗？他感到这些都不该是现实中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洪作打开从藤尾那里抢来的手提包，拿出了藤尾母亲做的便当。

望着琵琶湖的湖面，洪作动起了筷子。昨晚不断地折磨着洪作的伤感情绪已经无影无踪，不知去向了。

吃完早饭，洪作又睡了。再次睁开眼时，火车驶入了三宫站。洪作猛地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取下手提包，急忙下车。踏上站台的同时，火车再次开动了。

走出三宫站，洪作拎着包，沿着低缓的坡道向海港走去。中途他看见一家挤满了顾客的牛奶店，便走了进去。每张桌子前都坐满了人，大家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把牛奶和面包吞进肚子。这些是要去上班的人。无论是沼津还是金泽，都不见这样的风景。

洪作吃了面包，喝了牛奶。这是他的第二顿早餐。他头脑还不清醒，于是喝了两杯咖啡。

走出牛奶店时，热辣的阳光正在照耀。手提包并没有那么重，然而拎着它没走多久就出汗了。路边开了一家冰淇淋店，里面聚集着成群的人，洪作也成了那里的顾客。他觉得这里的冰淇淋比沼津的好吃。

洪作问了两三次路。他走进了大阪商船的事务所。一报名字，年轻的职员便把船票递给了他。是一等票。

“一位名叫佐藤的先生让我转告您，让您在此等候。”职员说。

洪作不认识姓佐藤的人。

“是不是搞错了？我不认识姓佐藤的。”洪作说。

“您是伊上洪作吧？”

“是的。”

“那就没错。总之请您在这儿稍等片刻。”职员说道。然而洪作还是认为对方认错人了。

洪作坐在事务所的椅子上，等了约三十分钟。他的嗓子很干。他有生以来从未觉得嗓子如此干渴，他想也许是睡眠不足的原因。然而仔细

想想，在沼津坐上火车后，他便一直在睡觉，只有在琵琶湖畔吃便当的时候是清醒的，之后又一直睡到三宫站，不能说睡眠有多么不足。

洪作拎着包离开了事务所，走了很长一段路，回到了刚才的那家冰淇淋店，吞下了一个冰淇淋。冰淇淋的美味简直难以言喻。

之后他便回到了大阪商船的事务所。一走进事务所，一个身穿亚麻西服的肥胖男子便走过来，说道：“你是伊上先生的孩子吗？”

“是的。”洪作回答，但底气不足。小时候他也曾被人唤作“孩子”，但已经好几年没有人用这个怪异的称呼来称呼他了。

“我和你坐同一艘船去台北。”顿了顿，他又说道，“我想你父母已经向你提起过我了。”说着，他递上了名片。他是一名医生，在台北拥有一家诊所。既然佐藤医生这样说了，那么母亲的来信上恐怕真的介绍过他，然而洪作却没有印象了。还有两三封没开封的信，也许是那上面写着。

“三点钟登船，时间还很充裕。你有什么打算？”佐藤医生问道。

“我有地方想逛逛。”洪作说。他想自由地度过这段时光。

“那咱们三点在船上见吧。我也要在上船之前去拜访拜访朋友。”说完，这位肥胖的人物走了出去。洪作心想，接下来要去哪儿呢？他再次拎着手提包走出了大阪商船的事务所。强烈的日光直射在马路上。洪作又想吃冰淇淋了。

洪作拎着包在街上走着。虽然嗓子仍十分干渴，但总不能每次都求助于冰淇淋。

在车站，洪作向一个老板娘模样的女人打听，说自己想爬到六甲山的半山腰，有没有巴士可坐。

“你是小贩吗？”对方问洪作。似乎是因为洪作拎着手提包，所以那女人以为他是行商。洪作意识到自己这副样子即使被误认为行商也并不奇怪。街上有很多学生来来往往，每一个都一看便知是大城市的学生。

只有洪作例外。洪作笑了笑，没说话。对方又问：“是卖什么的呢？”

“你觉得我是卖什么的呢？”洪作问。

“是卖肥皂的吧？”那女人说。但她还是姑且耐心地告诉洪作该坐哪辆车，告诉他在终点站下车就行。

洪作坐上了那女人所指示的巴士，买了到终点站的票。洪作被巴士吐出来的时候，正站在能将神户这座城市尽收眼底的高处，附近是足以被称为高级住宅区的地方。拥有宽阔地皮的宅子，稀稀疏疏地散落着。

原来如此。这里的确适合一家一家地推销肥皂。也许销路会意外地好。

洪作从静谧的住宅区穿过，走向更高处，走到了一栋别墅式宅院的后面。再往上就没有人家了。

洪作在松林中发现了一处正适合俯瞰城市的小面积高地，便放下了手提包，坐了下来。神户的街区建在山麓上，从山坡直至海岸线，尽是密密麻麻的住宅。海湾对面，便是在九月阳光下闪着光亮的神户港。海港上浮着许许多多玩具一般的轮船。洪作本以为轮船的颜色都是相同的，然而现在在海港上漂浮着的轮船，却有着各自的色彩，他们的形状也各式各样。洪作要乘坐的船便是其中之一，然而却分辨不出究竟是哪一艘。

洪作叼着烟躺下了。时近正午，阳光直射下来，但洪作正好在树荫之下，所以不觉炎热。仰面躺着，洪作感到心情十分舒畅。

睡意向洪作袭来。昨天整晚都在火车上颠簸，很是疲劳，加之穿林风拂面而过，颇为惬意，好像一不小心就要睡着了。

“可不能睡着。睡着可就麻烦了。”洪作这样对自己说着，然而不久他就睡着了。他醒了一两回，但总觉得自己是在家乡的土仓房里睡午觉。

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洪作坐了起来，心里估算着自己究竟睡了

多久。俯瞰前方的港湾，洪作大吃一惊。那里仿佛完全不是刚才所见的那个海港了。刚才在灿阳的照射之下，翻涌的海浪和无数的船只都显得生气勃勃，现在却像屏住了呼吸一般，一片沉寂。

不知何时天空中出现了云彩，神户的街区一半被阳光照耀着，一半处在阴影中。

现在到底几点了？遇到这种情况，手表的确是必要的，洪作心想。早知道会这样，就该把藤尾的手表抢来。

洪作拎起手提包，返回车站。然而巴士却迟迟不现身。

洪作在那里站了约三十分钟，终于拎着包向前走去。走了约有十分钟，洪作迎面遇见了从山麓开上来的巴士。

洪作决定在下一个车站等着巴士到达终点后开回来。

“要是没赶上船，可怎么办呢？”等巴士的时候，这个念头向洪作袭来。如果误了船，洪作只能返回沼津，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要是再回沼津……”洪作的眼前浮现出昨晚告别的藤尾、金枝、木部、远山、玲子。宇田夫妇的面容也浮现在洪作眼前。大家的神情似乎都在欢迎洪作的归来。

“你回来了？既然回来了，那也没办法了。”宇田应该会这么说吧。“哎呀，你又回来了！我可不管你了。”宇田太太会这么说吧。洪作正想着，巴士来了。

洪作担心会误船，一路飞奔到海港，然而乘客才刚刚开始登船。

船身很大，舱门却非常小。洪作被裹挟在大批乘客之中，从那个小门走了进去。向船员出示船票后，只有洪作被船员拦了下来。洪作感到自己仿佛被拒绝登船了。

没过多久，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服务生，看了看洪作的脸，又看了看船票，随即说了一句“请”，领洪作进了船舱。大部分乘客都走下了舷梯，但洪作却不必如此。狭窄的走廊两侧是几间单间，洪作被领进了其

中一间。

房间里有两张相对的床铺，窗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甚至有一盏精致的台灯。

“这里只住我一个人吗？”洪作问道。

“您一个人。”服务生一边说着，一边把洪作的包放到了门框上面的行李架上，“您只有这一件行李吗？只有这一件是吧。”服务生确认道，“晚上六点开饭，到时我会来告知您。有事请按铃。”说完，他便匆匆忙忙地走了，好像把该说的说完了便夺门而出似的。

服务生连晚饭的时间都说了，然而现在离晚饭时间还早着呢，正是乘客忙着登船的时候，拥挤不堪。洪作走出船舱，来到了上甲板上。

神户这座城市出现在眼前。六甲山近在咫尺，然而却看不出哪里是刚才睡午觉的地方。

洪作再一次回到船舱，又再一次走上甲板，这时铜锣响了。洪作知道“铜锣”这个词。藤尾和金枝创办的誊写版诗歌杂志，就叫《铜锣》。

铜锣此刻正在响着。这金属和金属之间的撞击声，不可思议地让闻者感到匆忙和悲怆。

在铜锣声中，轮船缓缓启航。洪作不知道船是什么时候离岸的，等他意识到时，神户这座城市和六甲山都在向后退去。

暮色就要降临海港了。洪作望着渐渐远去的神户。轮船启航让人感到孤独，洪作想。海港上到处浮着各式各样的大轮船，然而它们也渐渐被抛在后面了。

“啊，你在这儿啊？”洪作应声转身，原来是上午在商船公司事务所见过的佐藤先生。

“咱们分手以后你去哪儿了？”

“我登到六甲山的半山腰了。”

“嚯，你去六甲山了？”佐藤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我在事务所等了你很久。”

“不好意思。我在六甲山上俯瞰神户，看着看着就犯困了，睡了个午觉。”

“嚯，你睡了个午觉？”佐藤脸上再次现出不得要领的表情，“有人家可以借宿午睡吗？”

“不是的，我是在树林子里睡的。一不小心就睡过去了，醒了以后急忙赶来港口。”

“嚯。”佐藤这时变了表情，“你真是个好孩子。我之前有所耳闻，你真是不错。嗯，你爬上六甲山，睡了个午觉。嗯，真不错啊。”

他的语气饱含着赞佩。竟然会有人称赞这种不着调的事，洪作心想。然而，佐藤的话里多少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有所耳闻”这个词很是怪异。然而洪作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疑问。

“这之后的四天三夜，我们都会一起度过。这几天天气应该不错。祝愿咱们旅途愉快！”

“三夜？我们要在船上住三个晚上，是吗？”

“是的。”

“我还以为会更久呢。”

“你以为会多久？”

“我以为会在船上待五六天。”

“船票上写着呢，你没看吗？”

“没看。船票上还写着这些吗？”

没想到佐藤再次发出奇怪的赞美：“啊，真不错。你果然是个好孩子。”和这人打交道不太舒服，洪作心想。

洪作被佐藤催促着，来到下一层甲板上。这里净是那些对渐渐变小的神户恋恋不舍的乘客。

佐藤在人群中发现了熟人，和他说了些什么，随即把那人领到了洪作身边。

“他叫吉见，是个医生，也在台北开诊所。”佐藤介绍道。这人五十多岁，头发全秃了，瘦骨嶙峋。

“我内人和你母亲关系很好。你母亲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这位名叫吉见的人说道，“你在哪儿上学？”

“我落榜了，在备考。”

“哦，那你正在为明年的考试复习？你想考哪儿呢？”

“还没决定。”

“一高不错。想考上很难，但是，高校毕竟还是数一高好嘛。我儿子也是复读了一年后考上了一高。一高确实不错。”吉见说。

“嗯。”洪作暧昧地应道。

“要考学的话还是一高好。我推荐你考一高。毕竟连我儿子都能考上。”他继续说道：“一高念完，考东大医学院。这样好。这条路真是不错。”

“嗯。”洪作想离这个人远一点儿了。这船上怎么净是一些讨厌的家伙呢？

又一个讨厌的家伙出现了。这人似乎和佐藤、吉见都很熟。“嚯，都到齐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过来，“我在日本待了一个月。日本真是不行啊，冰淇淋难吃，水果也不行。说起来，所谓城市都脏兮兮的，年轻人也仪容不整，没人穿亚麻的衣服。——好在这就要回台北了。”

这是一个商人样子的中年人。洪作不由自主地走开了。在仪容不整这一点上，恐怕洪作是最为突出的那个。

洪作又回到了甲板上。濑户内海已经完全被笼罩在暮色之中了。铜锣又响了，这是开饭的信号。

洪作走进了餐厅，这里有五六张桌子，都是四人座的。洪作这桌坐着洪作和佐藤、吉见，此外还有一个中年男子，他是这艘船的乘务长。

洪作还是第一次和他们这种人物一同进餐。旅途中一日三餐都要和他们一起吃，洪作觉得受不了。然而他似乎又没办法独自进餐。

洪作模仿着别人的样子，把餐巾塞在粗布制服最后一颗扣子的位置。他穿的衣服怎么看都和餐巾不搭配。这衣服不知是藤尾从谁那儿要来的，袖口完全裂开了，每当洪作动起刀叉，破口便显现出来。

“今晚在濑户内海，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也许会多少有些晃。”乘务长说。

“多少晃一晃，就当是运动，也挺好的。”佐藤说完，把脸转向洪作，“你晕船吗？”

“这个嘛，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坐船。”洪作说。

“你是第一次？第一次可是会遭罪的。你最好别吃了。要是恶心的话，最好什么也别往胃里填。”吉见说，“晕船的人可真不好办。这是体质问题，没法改变。在这一点上，我很受老天眷顾。我不知道在台北和神户之间往返过多少次了，从来没有晕过船。”

“我一开始晕船，现在一般的摇晃不会让我难受了。对了对了，我一会儿给你药吧。”佐藤对洪作说道。

“不，不用了。我有药。”洪作说。他觉得之前教导主任给的那种叫做汐袭克的药，应该塞在手提包里的某个位置。

吃完饭，洪作走上了黑暗中的甲板。乘务长说船可能会晃动，果然天空一片漆黑，一颗星星都没有。也许是心理作用，海浪很高，船身开始大幅度地摇晃起来。

洪作一回到房间，便躺倒在床上。睡意猛烈地向他袭来。

半夜洪作醒了。船在猛烈地摇晃着。果然可以当做是运动，洪作心想。洪作又睡了。早上睁开眼睛，觉得真是宁静极了，原来是到达了别府港。

上午船一直停在别府港，下午三点驶入大洋。离开别府港没多久，船身就开始大幅度地摇晃起来。听服务生说，运气不好，遇上台风了。

晚饭的时候，走进餐厅，只见佐藤和吉见都是一副愁容。之前说大话的吉见饭吃到一半，突然站了起来，说道：“我先回去了。”他迈着软绵绵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食堂。

“最好不要跟晕船的人说话，因为他们回话很吃力。——嗨，晃得厉害了。”佐藤说。

“明天的早饭会吃得很香，如果今天晃一整晚的话。”

“佐藤先生可真厉害。”乘务长说。

“需要的话我给你药吧。我的药很管用。”

“坐船是我的工作，我很少晕船。不过，说起来，我十年前在印度洋晕过一次船。”听了两人的话，洪作心想自己不会也晕船吧。走出餐厅，洪作回到房间，到处搜索汐袭克，把手提包都翻过来了，然而到处都没有汐袭克的影子。

洪作放弃了想要吃汐袭克的想法，拿着一本英语参考书走进了休息室。上次学习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休息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沙发很高级，桌子也很高级。在沙发上坐下，翻开参考书，服务生马山端来了茶。洪作喝完后，服务生又过来把茶杯收走了。

服务生说道：“今天晚上会有点儿晃哦。”

洪作在休息室里待到了半夜。参考书从桌子上掉下来了两三次。把铅笔放在桌子上，很快就会滚落下来。

船务员过来巡视，说道：“真厉害啊，在这种暴风雨里还能学习，真让人佩服。”洪作从未受过如此夸奖，不知该如何回应。

午夜，洪作回到了船舱。船身剧烈摇晃，洪作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然而，不知为何，洪作毫无反应，丝毫没有感到头晕恶心。

躺在床上，任凭身体随着船身晃动，洪作就这样睡着了。半夜他醒过一次。波涛撞击甲板的声音震耳欲聋。“啊，北国之海起狂澜，惊涛拍岸。”——杉户在日本海的沙丘上唱过的这首四高舍歌涌上洪作的心头。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很快，洪作又沉入了深深的睡眠。

译后记

对于洪作为何一心想要进入四高柔道队，书中人物曾有过一番争论。藤尾认为洪作的生活方式与四高柔道队队员的截然相反，所以才会被他们自律的生活所吸引。木部则认为洪作是在寻找同伴，但洪作是纯粹的、天生的“野狗”，四高柔道队队员其实并不是他的同类。

吸引洪作的究竟是什么？木心有言：“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疯子，就是导管的淤塞和破裂。”鸫在日本海的沙滩上战胜了强大的大天井，冲着波涛汹涌的北国之海，发出一声又一声狂喜的呐喊。后来洪作回到金泽，在感受到玲子的爱意之时，他也模仿鸫的样子，冲着大海嘶吼。他想，如果是鸫，一定会把此时的甜蜜、苦涩与愁烦，通通喊出来。然而他毕竟不是鸫，这些复杂的心绪在他的身体里仍淤积了一段时间。

但不可否认的是，洪作和他们很像。迎头受到北国之海清冽浪涛的拍打，洪作整个人就澎湃了起来。宇田曾向洪作剖析自己“性格别扭”：自怜、嫉妒、不忿……这些情绪，却都不曾出现在洪作身上。而洪作与四高柔道队队员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他们虽然是畅通的导管，但却并不是完全中空的，其中充溢着一种莫名其妙、没有来由的热爱与执着。书中久米老爷爷说过：“人啊，一生之中必须得迷上点儿什么。不管是什么，为之着迷，是人最好的活法。”当其他人都在为人生赋予意义时，洪作和柔道队的伙伴们却愿意将所有时间都花费在柔道练习上，即便自己并不想成为柔道家。这看似十分荒谬，但爱我所爱，何尝不是生而为人最大的意义？

在翻译这本书的八个月时间里，我经历了毕业与就职，无数我应该做的事挡在了我想做的事之前。有时我会想起莲实对洪作和远山说的话：“你们也权当人生中没有这三年，在四高的训练场上度过这段时光，如何？”这话实在豪气，也提醒我们，不要说一生都随心所欲，即便是拿出几年时间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一种奢侈。如此自由的《北之

海》，却没能迎来一个忘我的译者。文本与现实的应照，令人遗憾。

二〇二〇年冬 于青岛

附录 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 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朝鲜，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 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 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 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 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 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 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滨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滨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滨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 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滨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 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所以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 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 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 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

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 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 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 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 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 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 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 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 27岁

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 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 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 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 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 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 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 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 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

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 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 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 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 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 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 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

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 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 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 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道尔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 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 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二十九年度下半期（第32届）开始担任芥川文学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

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 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 50岁

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 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 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 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 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 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 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 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 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 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 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 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 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 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 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 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

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 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 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 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 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约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 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 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 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 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 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 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5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 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 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 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 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 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 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 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84岁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

いのうえ やすし

井上靖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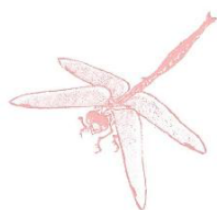
青春 放浪

「口」井上靖
蔡春曉 译 著

せいしゅんほうろう

—— 天狗文库 ——

SEISHUN H O R O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OSANAKI HI NO KOTO , SEISHUN HORO

by INOUE Yasushi

Collection copyright © 1976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8) 第175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放浪 / (日) 井上靖著 ; 蔡春晓译。 —重庆 : 重庆出版
社 , 2020.1

ISBN 978-7-229-14357-2

I。 ①青... II。 ①井... ②蔡... III。 ①散文集 - 日本 - 现代IV。
①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5935 号

青春放浪

QINGCHUN FANGLANG

[日] 井上靖 著 蔡春晓 译

责任编辑：魏雯 许宁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小君

重 庆 出 版 集 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10 字数：175千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229-14357-2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幼年时光

旭川

暴风雨

泡汤

疾患

曾外祖母

羁旅情怀

季节

食物

年轻的姨妈

庙会

山火

岁末

正月

丝瓜水

爸爸妈妈

青春放浪

我的自我形成史

冷眼看父母

启迪人生的人和事

他人所造就的自己

融入大自然，自由而奔放的生活

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

沉默中孕育的热情

用心凝视自己

译后记

附录 井上靖年谱

返回总目录

幼年时光

旭川

我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父亲当时是第七师军团后勤医务部的一名二等军医。那一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二十二岁。

父亲从金泽医专毕业之后，如愿当上了军医，前往的第一个任地便是旭川的师团。他还未上过军医学校，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军医，只能说是“未来的军医”吧。借着去旭川赴任的机会，父亲和母亲结束了漫长的未婚夫妻关系，在父亲的第一个任地度过了他们的新婚蜜月期。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朝鲜爆发了动乱，第七师接到出征的命令，父亲也将奉命随军。因此，刚过完年，母亲便带着我回到了远在静冈县伊豆乡下的老家。所以说，我在旭川生活的时间还不足一年。由于离开时还不满一岁，所以我对旭川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更没有值得一提的回忆。虽说是个如假包换的“道产子^[1]”，但我只知道自己出生在旭川，仅此而已。

在旭川时，我们住的是军官宿舍。当时的邮政地址应该是“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第二区三条大道16-2”。想来不过是在连队附近的陆军军官宿舍区分到了一间小小的屋子。总之，我就是在旭川的这间军官宿舍里，顺顺当当地在母亲的肚子里落了户，又顺顺当当地从她的肚子里钻了出来。然后，在不足一年的短暂时光里，呼吸了旭川这片土地所独有的空气，便又匆忙地离开了这里。

小时候，多少懂点儿事了，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那时，我便时常想象自己在妈妈肚子里的情形，总觉得也许和蚕茧里的蛹差不多吧。要知道在乡下，家家户户都有一间蚕室，我们打小便对蚕茧呀蚕蛹什么的再熟悉不过了。屏息凝气地蜷缩在茧中，静静等待着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这便是我对母亲腹中的自己的全部理解。

那个封闭的世界是微明而安全的。蚕茧洁白的表面泛着柔和的微光，拿在手里轻盈而柔软。令人不由得觉得，会有微弱的光透进那个小小的世界，即使遭遇些微的磕磕碰碰，里边的生命也不会感到疼痛。至少在我看来，母亲的腹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且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什么不对。难道不是吗？从母亲腹中孕育而出的我，就正如从蚕茧中破茧而出的蝴蝶，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在那个小小的世界里被温暖地、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忘了是哪一年，大约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吧，母亲曾向我谈起过在旭川的生活。有一次，她挺着大肚子，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前往附近的市場买东西。对于母亲所描述的这一旭川生活的小小片段，当时的我有过怎样的反应，现在早已不记得了。只不过，到了今天这把年纪我仍忘不了这件事，可见它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至于为什么会留下如此深的烙印，如今想来，我躺在母亲的腹中，与母亲一起在漫天飞雪中走向市場——一定是这幅画面深深打动了我。原来，我与旭川这个地方并非毫无交集。尽管只是母亲腹中一个如蚕蛹一般的胎儿，但我毕竟也算是在这个叫旭川的地方，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去过一回当地的市場。那时的我，是被层层包裹和保护起来的。第一层便是如蚕茧一般的子宫，而子宫又安放在母亲的肚子里，外面更是包裹着母亲的和服，罩着母亲的斗篷。我就是这样，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和母亲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市場的。我们先在干货铺前停留了片刻，又到蔬菜店里挑拣了一番。然后，依旧是和母亲一起，依旧是在漫天飞雪中，我又回到了三条大道的那间小小的军官宿舍。

当然，以上这番描述并非出自尚不善表达的五六岁的我，而是现在的我代他说的。不过，我当时的感受应该也大抵如此。要不然，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又怎会一直难以忘怀呢？在如今的我看来，母亲在谈到大着肚子、冒着风雪前往市場的自己时，言语间一定是透着些许悲凉的。又或者，这不过是母亲对在旭川度过的、艰辛的新婚生活的一份回忆——就算谈不上艰辛，多多少少也是带着一丝伤感的。而幼小的我，一定也在懵懂中体会到了这份伤感。母亲当时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可是艰难归艰难，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在母亲的子宫、肚子以及和服和斗篷的重重包裹和保护下，在母亲的带领和陪伴下，我终于迈出了和旭川这个地方发生关联的第一步。

所有关于母亲的记忆中，这一幕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在其中，不过是小小胎儿的我仍然扮演了一个角色。

关于旭川，我还有另一个回忆。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回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仍有十分清晰的画面感，在我看来，也只能把它称作是回忆了。

市場建在宽阔的练兵场的另一头。市場的地面一片泥泞。雪虽然已经化尽，但雪水浸泡过的地面还未干透。市場005幼年时光 旭川

上搭建了一排排简陋的小店，出售各式各样的货品，家家店门口都挤满了人。小店的外墙上，顾客们的身上，都溅满了泥点子。这幅凌乱而嘈杂的画面笼罩在五月明媚的阳光下，不过这阳光，还有流动的空气，都还带着一丝寒意。

我的母亲也行走其间。此时的母亲已生下了我，身子松快了不少。这是她产后第一次外出。我的生日是五月六号，所以我想母亲的这

次外出应该是在五月底前后。

母亲是与同住在军官宿舍的父亲上司的夫人结伴去的。

母亲托这位年长的夫人帮忙挑选，零零碎碎地买了不少东西。这是她生的第一个孩子，育儿所需的东西自然方方面面都要备齐，同时也有必要听听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她买了汤婆子、便于换洗的尿布、毛线织的帽子，还有婴儿洗完澡后擦的爽身粉，以及奶瓶等等。

——你那个使不得，得买这个。

——这个得多买一个备着，好用着呢。

这样的话不停地从那位年长的女性嘴里冒出来。而二十二岁的年轻的母亲，只是乖乖地按照她说的做。

在这幅画面中我并未出现，但也并非与之毫无干系。母亲和那位年长的女性如此忙碌，不正是为了我吗？那时的我，或许正四脚朝天地躺在军官宿舍的某间屋子的被窝里，又或许正睡在被雇来帮忙的老妈子的怀中。

这次产后的首次外出，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讲给我听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是在我心中，却不知何时形成了这样一幅清晰而生动的画面。我喜欢画面中年轻的母亲，也喜欢画面中那位对母亲亲切而热情的年长的女性。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对这位女性的感激之情，我是想象不出这样一幅画面的。说感激之情也许有点严重了，总之从小时候到现在，我都对这位女性怀有一种特殊的莫名的好感。因为，在六十多年前的五月的一天，为了我这个小小的婴儿，这位女性曾陪着我的母亲穿梭在旭川泥泞的市场中。

明治四十一年初，母亲带着我离开旭川，搬回了伊豆的乡下老家。因为第七师奉命出征朝鲜，而父亲也将随军。

那时，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曾不远千里从乡下赶来旭川接我们母子。也许是身为外祖父的他，不放心让一个年轻的母亲独自带着年幼的婴儿做如此长途的旅行吧。

从那以后，我的整个童年以及少年时代，都是在乡下老家度过的，却并未和外祖父一家住在一起。再加上外祖父不喜欢小孩，我跟他也并不亲。我对外祖父来说，不过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外孙子。然而，在从旭川前往伊豆老家的这段旅途中，我却得到了外祖父无微不至的照顾。无论是在从旭川到函馆的火车上，还是在从青森到乡下的马车上，我在外祖父怀里待的时间都远远多过在妈妈怀里的时间。后来，外祖父还常常谈起这件事，不止一次地说到那次旅程是多么艰难和辛苦。

因为海上风浪过大，在从函馆到青森的渡船上，母亲晕船晕得厉

害，几乎病倒。外祖父又要照顾我，又要照顾母亲，据说累得够呛。

——因为从未见过大海，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我，哭了；因为北海道很难见到绿色，抵达青森后第一次见到树林里绿色的树叶时，我又哭了。就这样，我不停地哭，不停地哭，好几次几乎哭断了气，从旭川一直哭回了老家。

在外祖父的描述中，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也不是他直接告诉我的，而是他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在一旁听到的。

每当听到外祖父这样描述我，我总是忍不住想对他提出抗议，但却又说不明白究竟要抗议什么。我总觉得，就算自己真的爱哭，就算真的常常哭到声嘶力竭，那也绝不会是因为害怕大海，或者害怕绿色的树叶的缘故。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哭呢？若要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反正，总之，我之所以会哭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这一次，若也能让现在的我代替幼年的自己来回答，我也许会说，那时的我之所以会哭，之所以会哭得几乎断了气，一定是因为不愿离开旭川，不愿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

虽然对于旭川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我并没有丝毫印象，也没留下什么回忆，可是对于自己的出生地那种出于道义的眷恋和维护，即便在幼小的我的心里，也已经悄悄萌芽了。当自己的出生地被描述成一个寸草不生、一片荒凉的白色世界时，即便是幼小的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生的？

小时候，每当有人这么问我，我总会回答，——五月份，在北海道的旭川出生的。

口气里还能听出几分自豪。自懂事起，我就对自己的出生地旭川，和自己出生的月份五月，没来由地感到自豪。虽然无论是对旭川还是对五月，我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和记忆，可这也丝毫不妨碍我为它们感到自豪。甚至不如说正是因为没什么印象和记忆，我才会对自己的出生地和出生的月份感到格外的自豪。

明治四十年的旭川，旭川屯田兵村^[2]建立不过十八年，旭川村形成也不过才十四年，而第七师军团在此驻军才仅仅七年。那时的旭川，只是一个以军营为中心刚刚繁荣起来的小镇，周围的平原也更近似于今天的水稻种植基地或工业园区，与现在的繁华大都市旭川根本没法比。

现在的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六十多年前的旭川那种混杂着军靴臭味的荒凉和杂乱，与自然环境的严峻和恶劣融为一体的特殊氛围。一年中无论哪个季节，一入夜便静谧得可怕。而我，便是在这样一个军营小镇的，陆军军官宿舍的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出生的。这样的出身，我觉得

挺好。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军医，出生在军营的我，也算配得起军人的儿子这个身份。当然，也许是在父亲离世之后，我才开始产生这种想法的。

然而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旭川仅仅是我的出生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所以，作为我的出生地，它必须是个美丽的地方，必须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自己出生在五月这件事，儿时的我也觉得很了不起。母亲偶尔聊起五月的旭川，总说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美丽时节。听了她的话，我就更加坚信不疑了——自己的出生比任何人都要得天独厚。寒冷的日子，我还安睡在母亲温暖而安全的肚子里，一到了春光明媚的时节，我便从母亲的肚子里迫不及待地钻出来了。

就这样，年幼的我，对自己出生的五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仰。这种信仰，时至今日仍保留在我的心灵深处，只是形式稍有不同。五月晴、五月阴、五月山、五月雨^[3]——无论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还是梅雨过后的阴霾，无论是绿意盎然的山林还是飘飘洒洒的春雨，五月的一切都令人感到一种无忧无虑的生命力。除开是我的出生月这点不说，五月所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也足以令我迷醉。

我对四岁以前的人生毫无记忆。我和母亲一起回到伊豆老家，一直待到父亲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我又分别在东京和静冈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对于这两段生活，我都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去东京，是因为父亲在那里念军医学校，只待了不到一年。而静冈，则是父亲从军医学校毕业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的军医去的第一个任地。

在静冈生活的那段日子里，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大约半年到一年之后，我就被送回了伊豆老家的外祖母身边。因为母亲一人带着两个小孩实在忙不过来，只能把我托付给外祖母代为照管了。下级军医家庭的日常生活想必琐事繁多，母亲也是一时为了应急，才把我暂时托付给外祖母的。母亲原以为过不了几天就能把我接回身边，可实际上我在外祖母家待的时间却远远超出了她的原计划。谁也没想到，从那以后我就长久地留在了伊豆老家和外祖母一起生活，就连上小学时户籍上的监护人都写的是外祖母的名字。

——早知道生完你妹妹就该把你接回来的，也怪我太年轻，拖了一天又一天，一不留神就拖了半年，真是失算。再后来不是我生病就是孩子（妹妹）生病，又是一拖再拖。刚好过了一年，总算能去接你了，谁知道已经没办法咯。

母亲时常回想起那时候的事。也不知道她说的“没办法”是怎么个“没办法”，总之最终结果就是她没能把我接回去。

外祖母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我也打死都不愿意离开外祖母。母亲的那句“没办法”，听上去是多么地失望和无奈。

而让她无奈的，正是外祖母和我，一老一小联手结成的坚固同盟。终于，母亲不得不放弃了接我回去的打算。我也终于不用回到父母身边，而是如愿以偿地留在了伊豆山村的小小土仓中，和外祖母一起度过了属于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期。

对我来说，究竟是在父母身边长大更好，还是由外祖母抚养长大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得而知。我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除我之外，弟妹都是在父母身边长大并度过少年时期的。唯独身为长子的我却离开了家，在外祖母的宠爱下肆意生长，也许一切不过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所有关于幼年和少年的记忆，都与伊豆那间小小的土仓有关，因为我从五岁到十三岁都是在那间土仓中度过的。

我离开父母的怀抱，在伊豆乡下老家的小小土仓中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然而事实上，我口中的“外祖母”却与我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她只是我户籍上的外祖母，并非血缘上的。在同一个村同一个字^[4]还住着母亲的娘家一家，那里有我的外祖父，就是来北海道接我和母亲的那个外祖父，当然还有我的外祖母，那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真正的外祖父母。而相邻的村子便是我父亲的老家，那里又住着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祖母虽说已经去世了，但祖父还健在。

细说起来，我的家庭状况的确有些复杂。抚养我长大的这位外祖母，其实是我的曾外祖父，一位名为“洁”的人的小妾，不过那时这位曾外祖父早已亡故了。简单点说就是我的曾外祖父的生前的小老婆。

这位曾外祖父生前是名医生，师从当时医学界鼎鼎大名的松本顺^[5]，年纪轻轻便出任过静冈藩挂川医院的院长、静冈县蕨山医药局的局长，还创立了三岛私立养和医院并出任首任院长，可谓年轻有为、功勋赫赫。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掌握了最新的医学知识的人才吧。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就在这位曾外祖父快四十岁的时候，他突然回到了伊豆的老家，在村里开了家诊所，并就此过完了自己的后半生。他常坐着轿子在伊豆一带出诊，作为挂牌行医的医生也算口碑不错。麻烦的是，回伊豆的时候，他还带回了一个小老婆。随后，他便在老家的村子里建了诊所，盖了新房，自己搬进去住时自然也带上了她。他的嫡妻和祖宅其实就在离诊所和新房不远的地方，他却难得回去一次。这位曾外祖父，据说就是这样一位任达不拘、我行我素的人物。

这位曾外祖父在我出生的六年前就中风病倒了，又在床上瘫了两三年，在五十九岁的时候便与世长辞了。瘫痪在床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自然是自己的小妾在自己死后该如何安置。于是，这位任性的曾外祖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孙女也就是我的母亲赶紧分家，自立门户，然后将自己的小老婆作为她的养母写入她的户籍。母亲那时不过才十五六岁，这样做实在有些不合情理、强人所难了。但是，母亲

最终还是顺从了。她把自己祖父的小老婆当作自己的养母接到家中，尽心照顾，努力尽到一个做女儿的责任。

而作为回报，她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户籍、宅子和土仓。

翻开我家的户籍，第一页上便写着我的曾外祖父的小妾的名字，然后才是我的父母，再然后才是我。

所以说，我称作外祖母的女人，在户籍上的的确确是我的外祖母，但在血缘上却是与我毫无干系的外人。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外祖父、外祖母以及舅舅、姨妈等一大家子人其实就住在同一个村子，可是我却和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彻头彻尾的外人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间小小的土仓里。而曾外祖父所盖的诊所和老屋，则租给了外地来的一家人，也是行医的。

在我小时候，母亲娘家的人和村里的人常常逗我说：“你呀你呀，还是被阿叶姥姥抓去做人质咯！”他们所说的“阿叶”，就是我曾外祖父的小老婆，也就是我的外祖母的名字。村里的人为了方便区分，在“姥姥”的称谓前都分别冠上了她们各自的名字。他们把外祖母叫做“阿叶”或者“阿叶姥姥”；把当时尚健在的母亲娘家的正经八百的曾外祖母称作“阿广姥姥”；又把我的母亲的母亲，也就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外祖母称作“阿达姥姥”。说起来，我该叫“姥姥”

的人还真是不少啊！

村里人说我是人质，其实也不是毫无道理。阿叶姥姥一直靠着我父母给的赡养费过活，在这个家，她的身份很尴尬，自然也担心有一天会丧失经济来源。在村里，她是唯一的外来人口，而且是闯入嫡妻所在的小村子的小老婆，是家族秩序的破坏者。对族人和亲戚们来说，她更是突然闯进家族里来的来历不明的女人，还大模大样地入了户籍。甚至我的父母对她，也不是毫无怨言——祖父的小老婆，凭什么该我们替她养老？

这样一个女人，我竟会和她生活在一起。现在想来，的确有些不合常理。年仅五岁的我，成了孤独无依的她最坚定的同盟者。我与她生活了不过短短一年，就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她。所以，在父母和她之间，我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村里人说我是人质，可我又哪里知道“人质”是啥？况且，管他是人质还是别的什么，只要能待在外祖母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对外祖母的依恋如此之深，可见她对我的爱，无论是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也一定不是寻常人可以想象的。

阿叶姥姥对我的这份感情其实不难理解，年过半百的她一定是把年轻时对曾外祖父的爱，转移到了他的曾孙子我的身上。我就像是曾外祖父的替代品，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呵护和毫无保留的爱。当然，若带着恶意来揣测她，也可以这样解释：好不容易身边有了个伴

儿，怎么能轻易放手呢？当然要用尽一切手段，奉上自己所有的爱和温情，让这个天真的傻孩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不过，无论阿叶姥姥是出于哪种原因，对我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时的阿叶姥姥大概五十多岁。

我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中，最早的、能够称得上是回忆的回忆，都从那间小小的土仓开始的。之前和父母一起生活时发生的事，我一件也记不得了。我幼小的心灵，像昆虫的触角一样轻轻地晃动着，第一次碰触和感知这个世界，就是从和阿叶姥姥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开始的。

村子里有土仓的人家多的是，可是把土仓当屋子住的，却只有我和阿叶姥姥。于是，村里人便将我称作“土仓小少爷”，自然是住在土仓里的少爷的意思。我家世代行医，父亲又做了军医，在天城山山脚的小村子里，也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出身显赫的少爷了。

自刚记事起我便住在小土仓里，所以直到现在我对于土仓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间土仓的大门是厚重的封土拉门，一打开，一股微凉而陈腐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令人莫名地感到安心。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不，还有数不清的老鼠，就生活在这微凉而陈腐的空气中。

关于童年，我最初的记忆，恐怕就是每晚在枕头边跑来跑去的老鼠了吧。诚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每晚半夜醒来，总能发现几只老鼠在我的被子上来回乱窜，或是把我的枕边当成了运动场。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每晚上床睡觉前，阿叶姥姥总会在房间的角落里放上一点儿粮食留给老鼠们吃，说是这样一来就绝不会有老鼠来咬人伤人了。阿叶姥姥说的话，我自然是深信不疑的，恐怕就连她自己也不曾对这个说法产生过怀疑。这样一来我就不害怕了，阿叶姥姥当然也一样。每天晚上，老鼠们都会来取它们的口粮，这么说起来，它们在我的被子上乱窜也好，在我的枕边开运动会也好，其实都是在不辞辛劳地忙着搬运它们的粮食呢。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向家人聊起这件事，可是他们谁也没当真。有人说：“你不会是在做梦吧？”还有人说：“多半你是把现实中的事和梦里的事记混了，自己虚构了这么一个童年的回忆。”可是，我真的记得非常清楚，我每晚都被老鼠的吵闹声吵醒，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不一会儿又在老鼠的吵闹声中再次入睡。

早上醒来，总会发现前一晚留给老鼠的口粮全都没了。

而老鼠们，似乎也都默契地遵守着约定，绝不会对给自己口粮的人下手，反正我一次也没被老鼠抓过或者咬过。那时的我，就连老鼠的吵闹声也觉得亲切和热闹，也足见小土仓中只有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的夜晚，是多么寂寞和冷清了。

我和外祖母在小土仓中的生活，与别人家住在普通房子里的生活多

少有点不一样，对此我并非毫无察觉。

最能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别的，便是黄昏时分。这个时候，我通常还在外面玩。玩着玩着，总会下意识地瞥一眼土仓的窗户。如果土仓里亮起了灯，那扇小窗便会透出微弱的光。若是迟迟没亮灯，那扇窗户便会像深陷的眼窝一般，黑咕隆咚的一团。就算是白天，土仓里也一片昏暗，到了傍晚，天色越来越暗，那用土垒起来的四面墙就像是围成了一口四四方方的箱子，里边黑漆漆一片，更是啥也看不清了。我会一直在屋外玩到外祖母亮灯，一旦那扇小窗有灯光透出，我便会飞奔回小土仓。

别人家的房子，既有回廊又有灶房，穿过灶房，屋后还有后门。感觉从四面八方都能进到屋子里去似的。可是，咱家的小土仓却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入口只有一个，门还是厚重的封土拉门。一楼是用木板搭的，要想上铺了榻榻米的二楼去，得爬上搭在昏暗的木板房最里边的一段又窄又陡的木梯。比起别人家的房子，咱家的房子可不是这么容易进的。不像是进家门，倒更像是爬进一个结实的木箱子。

别人家，一到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就特别热闹。尤其是围炉边的场景，最能展现一家团圆的幸福，那份舒适和温馨，就连屋外的人都能感受得到。夏天，时常能瞧见光膀子的男人。冬天，又常常能看到一大家子人和和美美地围坐在围炉边。

每当看到别人家晚餐前的这道风景，我总会突然间感到肚子饿了。可是，我却并不急着进自己屋去。我必须在屋外等着，等着那扇小窗透出微弱的光，等着那点光温柔的召唤。在它亮起之前，我会在屋外一直黏着外祖母。灶间搭在土仓外，外祖母总是在那个像小窝棚似的灶间里忙碌。一会儿往灶膛里塞几根柴火，一会儿又拎着水桶去屋前的小河边汲水，一会儿又去田里拔几根葱。外祖母这样忙前忙后的时候，我总是像个小尾巴一样紧紧地跟着她。

等到外祖母把晚饭的饭菜全都准备妥当，她才会爬上土仓的二楼，点亮煤油灯。现在看来，早点亮灯不是更好吗？

可是阿叶姥姥却总说太费油了。她就是这样，就连点煤油灯这样的小事也是能省则省。当然，这样做的也不是阿叶姥姥一个人，村里的人都这样，就连后来搬进城里住的父亲母亲也改不了这个习惯。

土仓的二楼有并排的两间六席^[6]大小的房间，其实房间之间并无隔断，却总给人一种彼此独立的两间房的感觉。一北一南各开两扇小窗，窗框上镶着铁条，此外再没有其他的空隙可以透进光线了。屋内的采光全靠这两扇窗，自然大白天也是昏昏暗暗的。南面的窗户前有大约一席大小的地方没铺榻榻米，只铺了木地板，上面放了一张小小的餐桌。南面窗前的这一小块空间，不仅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外祖母有时也坐在这里缝缝补补，家里偶尔来了客人，也请到这里来坐坐。从一楼上到二

楼，抬脚就能走到这扇窗前，对来访的客人来说也很方便。

客人总是一边打着招呼说：“家里有人吗？”一边踩着木梯上到二楼。走完楼梯，径直往窗前一坐就成了。也有的客人并不上到二楼来，直接就坐在楼梯的最高的一级台阶上，似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阿叶姥姥作为这个家的主人，总是坐在南面窗前的木地板上，所以也就没必要招呼客人去里间了。再说，也只有这扇窗前的这一小块地方还算亮堂。

正对南面窗户，北面其实也开了一扇小窗，却很少被利用。窗户朝北，离楼梯口又远，仅能作采光口和通风口。直到我上了小学，北面窗前才摆了一张小桌，逐渐成了我看书学习的专用场所。在此之前则仅仅只是一方四角的小框，镂刻出外面的风景。

我和外祖母睡在里间。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总能通过北窗射进来的光线，大致判断出当时是几点，或者那天的天气怎样。南北两扇窗都装了挡雨板和拉窗，一入夜，挡雨板自然是要放下来的。不过，等我一觉醒来，外祖母早已撑起挡雨板，打开了拉窗。

清晨醒来，缓缓睁开双眼，那时的心境最是平静和安稳。柔和的光线透过拉窗上薄薄的窗纸倾泻进来，算不得明亮，却也绝不晦暗。我总是赖在被窝里不肯起来，久久地把脸朝向那扇小窗，朝向那团柔和的白光。儿时的清晨，在小土仓中醒来时那种安稳和踏实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那样的清晨，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啊！

小土仓中，刚刚苏醒的清晨是无比美好的，相反，若是半夜醒来，可就有点狼狈了。

“我要尿尿！”

只要我醒了，外祖母也就不得不起身。她会点亮放在枕边的蜡烛，拿在手里，一面嘟嘟囔囔地念叨着什么，一面领着我朝南窗旁的楼梯口走去，然后再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下楼梯，一边还要不住地提醒我别踩空了。茅房在屋外，还得拉开厚重的大门才出得去。外祖母拉门的时候，就换我替她拿着蜡烛。

拉开大门，一脚踏出屋子，眼前便是全然不同的一个世界。冬天，刮着肆虐的寒风；夏天，能听见阵阵虫鸣。有时，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有时，又淅沥沥地下着雨。夜晚的景象真是千差万别。不远处的树林，有时会躁动着发出沙沙的声响，更多的时候则只是默默地矗立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茅房就搭在土仓入口的右侧。外祖母陪我来到茅房，总是让我先进去，自己站在茅房外等我。我出来之后，再换外祖母进去，我在外面等她。

“你快先进屋吧！”

外祖母多半会这样说，可是我却更愿意在屋外等她。就算我先进屋，屋里也是黑漆漆的。同样是在一片漆黑中等待，我当然宁愿待在屋外，等着外祖母从茅房里出来。

上完茅房，外祖母和我再次回到土仓，关上厚重的房门，插上门闩，再借着手里的烛光爬上二楼，钻回空了好一会儿的被窝。待到在被窝里重新躺好，我总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方才完成了一件什么大事。同时，沉沉的睡意又会再次袭来，瞬间将我击倒。

半夜上完茅房钻回被窝时那种奇妙的感觉，只有小时候的自己才体会得到。虽然现在我仍记得那种感觉，可是却再也没有真正体会过。只记得战争年代，我应征入伍去了大陆，在野外作战时，有时半夜会被尿憋醒，那种感觉似乎与儿时的记忆相似，但又不如儿时的经历那般鲜活有趣。

令人头疼的是，有时候我明明刚上完茅厕回来，刚一钻进被窝，立马又想尿尿了。

“我要尿尿！”

“不是刚去了回来吗？”

“可是人家又想去了嘛！”

这样一来，外祖母只得再一次点起蜡烛。天气不冷的话倒还罢了，直接从被窝里钻出来再去一次就成。可要是遇到大冷天儿，就得在睡衣外裹上厚衣服，脖子上还得围上围巾。毕竟是大半夜去室外，不裹严实点儿怎么行？

为了省事，外祖母也曾在房间里备过一个儿童专用的便盆，可是我说什么也不肯用。后来，她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用旧了的马口铁制的汤婆子，打算当成尿壶凑合着用。

“尿这个里边吧！”

没想到，我对汤婆子也同样敬而远之。那种奇怪的撒尿方式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与其尿在便盆或者旧汤婆子里，还不如对着镶铁条的窗户往外尿呢。可是，这样撒尿又会弄湿窗棂，外祖母坚决不允许。

“这孩子呀，真是头倔驴！”

外祖母常跟人抱怨。可是她的抱怨里又透着几分得意，似乎我的倔脾气还挺让她骄傲。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是脾气倔，反正我几乎每晚都要外祖母陪我去茅房。遇到下雨的日子，就不去屋外的茅房，而是站

在土仓的大门口就地解决。土仓门口长了一大片青苔，外祖母说那是“尿苔”，全是我的尿浇出来的。

深夜起床上茅房，这幅画面，现在想来却莫名地觉得生动有趣。虽说是深夜，一年四季也仍会有各自不同的风景。

春夜有春夜的和煦，秋夜有秋夜的清冷。月色如水的夜晚，地面上清晰地印着我和外祖母的影子；寒风萧瑟的夜晚，落叶在脚边顽皮地打转儿。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我俩半夜一起捉萤火虫的事。

“好了，别玩了！该回去睡了！”

外祖母一定这么劝过我。可是，我一心只想着要捉萤火虫，哪里还有半点睡意？外祖母当然也只好顺着我咯。也不知那晚我俩是怎么了，现在想起来跟做梦似的，真是一个奇妙的夜晚。

如今，我自己也有了孙子，当年幼无知的他有什么无理的要求或是任性的举动时，我总是尽量顺着他。我小时候不也是一样的年幼无知吗？外祖母不也总是这样顺着我的吗？

说回当年，对于幼年的我来说，每一个夜晚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生动。在这鲜活而生动的夜的世界里，有一个小小的结实的箱子，箱子里睡着我和我的外祖母。

暴风雨

台风季总在夏末秋初。这一点，现在和过去倒是没什么两样。每年一到这个季节，暴风雨总会如约而至。九月不来，十月也会来，言而有信，从不失约。老话里有“二百一十日”或“二百二十日”^[7]的说法，可见，谁也不曾怀疑过暴风雨的到来。

在南方的某片长满珊瑚礁的海域，形成了台风的风眼，风势逐步增强并一路北上，即将登陆日本列岛——如今我们常常能听到诸如此类的报道。可是过去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些。人们只会发现变了天儿，风也吹得不大对劲。这时候，大人们总会摆出一副见惯不怪的样子，嘴上说着：“瞧这阵势，可有得一番折腾咯。”照他们的说法，暴风雨在天上溜达了一圈儿，才猛地想起：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个地方？得嘞！今儿个就光顾这儿吧。于是，暴风雨就这样来了。一旦被它盯上，那可就真是在劫难逃，非得被结结实实地洗劫一场不可。就这样，每一年总有个地方会遭受台风的侵袭，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

就像现在的人守在收音机前一样，过去，村里人一准儿会跑到屋外，仰头望天。他们会通过观察雨势、风向甚至云的移动，来判断自己的村子是否已经成为了暴风雨的目标。

如果各种迹象均表明暴风雨即将降临，村里人立刻就忙活开了。整个村子，连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村民们既要检查田地，又要修筑河堤，更要加固桥梁，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忙完这些集体的活儿，大伙儿就得各回各家，把自个儿家里里外外也拾掇得妥妥帖帖，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花盆要藏到廊沿下或收进杂物间，院子里的树要用棍子撑住，梯子也要收起来，榻榻米更要卷成一捆捆绑在屋檐下以防被狂风卷跑。等到一切都收拾妥当，男人们还得用钉子固定挡雨板，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响起了叮叮当当敲钉子的声音。

暴风雨来临前的村子的气氛，最令我感到欢喜，甚至比过年还高兴。无论走到哪儿，都能见到干活干得热火朝天的大人们。就连几个平日里游手好闲的懒汉也坐不住了，跟着前前后后地忙活起来。一番忙碌之后，夜幕渐渐降临，仿佛不愿扫了大家的兴似的，雨势也果真越来越猛了。

就连还未上小学的年幼的我，也能感受到暴风雨来临前那种异乎寻常的紧张气氛。外祖母备足了一整日的饭菜，第二天一整天都不用开火。我们准备了最粗的蜡烛，把水缸蓄满水，再把大大小小的器皿全都搬上二楼，用来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洗脚盆、洗脸盆、铁通、木桶……若是还不够，吃盖浇饭用的大碗也能派上用场，就放在南面小窗前的地板上。我家是间土仓，自然不必像别家那样担心挡雨板会被风刮

走，不过屋顶可就不那么叫人放心了。风势太大的时候，甚至连瓦片都会被吹得无影无踪。

暴风雨将至的夜晚，我们总是比平日更早一些吃晚饭。

吃罢饭，我和外祖母便早早地上了床。这一夜，还说不定会碰上什么突发状况。若不先好好睡上一觉，半夜里可没力气爬起来干活。我们躺下的时候，屋外早已是大雨倾盆，狂风呼啸。暴风雨没选别的地儿，果真就要上咱们这儿来了，我怀着这样一种交织着期待与不安的奇妙心情钻进了被窝。

——来了！来了！

我躺在被窝里，竖起耳朵聆听着外面的动静。这时候，外祖母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我能早点睡着，可偏偏我也比任何时候都要亢奋，哪里肯听她的话乖乖入睡呢？

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庞然大物即将从天而降，而它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正将我们的小土仓团团包围起来。

——来了！来了！

——别说话！快睡觉！

——我可睡不着！

——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我依言合上眼睛，可是非但没睡着，屋外的风雨声反而听得越发清楚了。

——你听！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没事，那是柿子树树枝折断的声音。

——柿子树断了？

我立马坐起身来。

——不是柿子树啦，只是树枝而已。别瞎操心了。

这样的对话，在我和外祖母之间要反复好多次。这么说着说着，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再一次醒来时，屋外的风雨声似乎比先前还要大了。

——姥姥。

第一件事，就是确认外祖母是否还在我身边。

——好了好了，快睡吧。都这个点儿了，村里还有谁家孩子像你这样不睡觉？

听到外祖母的声音，我这才放下心来，再次沉沉地睡去了。

再一次醒来，外祖母依旧躺在身边，屋外也依旧是狂风暴雨，甚至还伴着电闪雷鸣。家中却起了小小的变化。滴答、滴答……从房顶漏进来的雨水，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敲打着天花板。小鬼终于来了！听到雨滴的声音，我脑子里的古怪念头又冒出来了。不仅是暴风雨的夜晚，阴雨绵绵的日子里，雨滴小鬼也一定会来光顾。

暴风雨的夜晚，只要有一只小鬼钻进了屋，就会一只接着一只，一下子进来好多好多。不仅天花板的四角里挤满了小鬼，就连正对着我们头顶的天花板上也有不少。

顽皮的小鬼们在天花板上蹦蹦跳跳，伴着那“滴答滴答”的单调的声响，我再一次进入了梦乡。有了小鬼的天花板，比没有的时候有趣多了。这些雨滴小鬼，一点儿也不可怕。他们仿佛是在逗我玩儿似的，让独自睁着双眼躺在被窝里的我感到舒服又踏实。房顶漏雨的声音在大人们听来似乎总让人觉得沉闷和冷清，可在幼小的我听来却全然没有这种感觉。我想象着，小鬼们从遥远的地方，偷偷摸摸地把雨水引到我家里来，再调整水流的速度，让水一滴一滴、有节奏地落下。如此需要耐心、需要毅力的秘密工作，小鬼们做得多么认真、多么投入啊！

再次睁开眼，土仓二楼早已是面目全非。外祖母已经起身，正忙着把铁桶拎到这儿，把脸盆搬去那儿，手忙脚乱地与从千疮百孔的天花板上漏下来的雨水奋战着。此时，房顶漏下来的雨水早已不是小鬼的恶作剧这么简单了，已经变成了一条条倾泻而下的水柱。看起来，小鬼们也吓坏了，早已经不知逃到哪儿去了。

——姥姥。

——惨了！惨了！

——刚才有滴水掉我脸上了。

——惨了！惨了！

无论我说什么，外祖母的回答总是“惨了、惨了”。看起来，眼前的情形的确是够惨的。我躺在被窝里，被外祖母挪来挪去。而我方才躺过的那块地板，立刻被摆满了脚盆、铁通、木桶之类。壁橱里的铺盖卷、包袱之类的也已经被拖了出来，因为就连壁橱里也开始漏雨了。

——惨了！惨了！

外祖母一边反复唠叨着同样的话，一边楼上楼下地来回折腾。忙活来忙活去，又有两张榻榻米被雨水打湿了，非得卷起来才行。

也不知风是从哪儿钻进来的，把煤油灯吹得忽明忽暗。

跳动的火光中，外祖母来来回回地忙碌着，她的影子也随着灯火晃晃悠悠。屋外的风雨仿佛释放出了所有的能量，小小的土仓在肆虐的风雨的包围中兀自飘摇。不断有东西敲打着窗户，发出巨大的声响。狂风吹过树林，传来声声哀鸣。

——我肚子饿了！

我从被窝里坐起身来说道。于是，外祖母便去楼下端来一早就做好的饭团子，塞到我的被窝里。这当儿，外祖母也可以稍稍喘口气。我俩静静聆听着暴风雨的咆哮，就着茶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着饭团子。现在的小孩去郊游时，不是总爱吃便当吗？那时的我，可比他们还开心呢。

待到暴风雨翻过了几座山，外祖父或是开染坊的远房表叔就会来看我们祖孙俩。外祖母早料到他们会来，事先已把楼下大门的门闩打开了。不过，染坊的表叔却总爱在北面的窗子下扯着嗓子喊：

——喂！喂！

他的声音竟然穿透了震天动地的风雨声，传进了我们的土仓，只是听上去忽远忽近。此时，在我的想象中，土仓外已是一片波涛汹涌、暗无天日的汪洋大海，而窗外的声声呼喊，不正是风暴中遇险的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有人在叫我们呢！

——在哪儿？

外祖母侧着耳朵仔细一听，果然听见了遇险船只的求救信号，这才把北面窗户的挡雨板微微拉开一条缝。窗外仍是风雨大作。

——原来是染坊的表叔啊。

——没错。

隔着窗户，土仓内外的交谈一下子变得热络起来。

——今儿这风雨可不得了。连河堤都差点被冲垮了呢。

——您帮我瞧瞧咱家的房顶吧，也不知被吹成啥样了。

——您叫我瞧我也瞧不见呀。不过，倒像是没啥大毛病，还稳稳当

当地罩在那儿呢。

——家里可漏雨漏得不成样儿了。

——漏点儿雨算什么？浅田家杂物间的房顶都被掀到天上去了，还撞上了浅井家老当家的屋顶呢。

——是吗？那，您再帮我瞧瞧，咱家院子里的树还好吧？

——石榴树倒了。不过，一棵石榴树也不值什么。等天亮了，您再去横濑家的后院看看，啧啧啧，那才叫一个惨呢！

染坊的表叔全身上下只裹了一条兜裆布，就这么光着身子披了一件蓑衣。有时候甚至只在头上顶一个蒲团就来了。

外祖父则相反，他从不在窗下打招呼，而是直接就上土仓的二楼来。进屋时，他浑身都湿透了，头上、脸上，雨水直往下滴。此时的土仓二楼已经积满了房顶漏下来的雨水，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找不到了。外祖父总是默默扫视一周，突然冒出一句，

——这土仓，也到时候了。

——只把屋顶修修就好。

外祖母回答说。

——还有啥好修的？与其白费力气，还不如直接推倒算了。

——把这土仓推了，你叫我们祖孙俩住哪儿去？

外祖父却并不回答，只说，

——倒了两三棵树，赶明儿我拿几根棍子过来，给你撑一撑。

说完，外祖父就走了。这个表面倔强内心柔软的老头儿，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表示安慰的话，可是他在暴风雨中深夜造访，不正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吗？

在暴风雨之夜来看望我们的，还不只染坊的表叔和外祖父两个。住在附近的农户往往会冒着风雨去地里看看庄稼的情况，也就会顺道来我们的窗户下打个招呼，或是在楼下的大门口吆喝两声。台风之夜，来访者们的问候无异于雪中送炭，可是他们的呼喊声总是听不真切。再大声的呼喊也会被狂风吹散，听起来断断续续，真的就像是大海的风浪中遇险船只发出的求救声。

每每听到这样的呼喊声，阿叶姥姥总会打开北面的小窗，或是跑到南面的窗前侧耳倾听，或是直接跑去楼下看看。此时已经彻底清醒的

我，也会跟在她后面跑来跑去。

——你干吗？还不快回床上去？

外祖母当然会这么说，可我哪里肯乖乖回到被窝里去？

——你听，又有人在叫了！

听我这么一说，阿叶姥姥也赶紧竖起耳朵来听，屋外却只有呼呼的风声。

——我啥也没听见啊。

——不对不对，方才我明明听见了，是阿幸的声音。

——胡说些什么！这样的天气，阿幸要是站在外边，不早就被风刮天上去了吗？

——你听，又来了。这回是阿町姐姐的声音。

不知怎的，我老是听到外边有人在叫。在风雨的怒吼中，我总能听见熟悉的人的声音传来。不是阿幸，就是阿町姐，心里想到谁就能听到谁的声音。

——等等，我又听见了。

——一定是你听错啦。

——不会，我真的听见了。你听，没错的，是坡下老大爷的声音。

——那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给个柿子。

——那个老头子牙都掉光了，哪里还咬得动柿子？

把我们的小土仓折腾了整整一夜的暴风雨，此时也开始渐渐收起了它咄咄逼人的剑锋。雨势越来越弱了，风声也越来越小了，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

由于屋顶漏雨，房间里几乎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了。我和外祖母蜷缩在屋子的一角，把被褥裹得紧紧的。当一切喧嚣和危险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竟然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沉沉地睡去了。况且，还有更令人开心的事在等着我呢。暴风雨过境之后，它给咱们这个村子究竟留下了什么呢？等我再次睁开眼，就能亲眼去看看了。就这样，我带着满心的好奇与期待进入了梦乡。

在众多关于暴风雨之夜的记忆中，有一幕显得尤为清晰，那是我被谁背在背上，从土仓朝本家走去的场景。

夜已微明，暴风雨也渐渐势弱。雨已经停了，唯有风还在继续吹着，而且似乎突然来了兴致，竟丝毫没有减小威力。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把我背起，从土仓朝母亲的娘家走去。也许是因为土仓漏雨严重，必须更换全部的榻榻米，因此才决定暂时搬家。也许是因为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本家人多方便照顾。又或许，发烧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外祖母，所以她才拜托本家的人来照顾我几天。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总之，在暴雨刚过的破晓时分，我踏上了从土仓去本家的路。在当时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可是现在看来，这段“很长很长的旅程”，其实只经过了土仓与本家之间的寥寥几户人家，成年人走来也就不过五分钟的距离。

我趴在某人的背上，在一片萧索的风景中艰难前行，仿佛骑着骆驼踏上了异国之旅。这份奇特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直到今天，我仍然对“黎明前的夜色”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代表的那个天将明而未明的时刻情有独钟。黑夜已经结束，然而天却未大亮。这是一个介于黑夜与白天之间的界限不明的时刻。空气中仍残留着夜的气息，迟迟不肯褪去。

幼时，我曾在暴风雨之后的破晓时分，在黎明前的夜色中，伏在某人的背上踏上一段旅程。这，也许正是我特别偏爱“黎明”这一将明而未明的时刻的重要原因。经过暴雨的冲刷，道路上满是泥泞和水洼。路面上随处是被风打落的树枝和树叶，一片狼藉。大人驮着我，在这条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伏在他背上的我，不经意间抬起头来，看到两旁的树木仍在风中剧烈地摇晃着，有的仿佛女人的长发一般被狂风撕扯得到处都是。有的树被风吹倒了，有的虽还未倒却也已是摇摇欲倾。路过的人家全都把门窗关得死死的。在这仿若无人的村落般寂静的晨光中，我从土仓朝着本家走去。那时的我，大概五六岁。那是我第一次在陌生的时间，在陌生的风景中走过一段旅程。

这段从土仓到本家的旅程，让我对黎明有了最初的印象。从那时后，我又与黎明有过几次亲密接触。身处将明而未明的黎明时分，自然与寻常时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其中一次是小学一天一夜的修学旅行。天亮前，我们要在小学的校园里集合，分批坐上几辆校巴出发。那次旅行本身并未给我留下多少回忆，唯有笼罩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的校园，至今我仍能在脑海中清晰地勾勒出来。一开始，甚至连自己身边站的是谁都看不清。渐渐地，黑暗像一摞薄薄的墨纸被一层一层地揭去，队伍里站得或远或近的好友们的脸也随之一点点地清晰起来。每一张脸上都带着还未完全褪去的睡意，唯有一双双眼睛兴奋地闪着光，充满了对修学旅行的憧憬。

后来，我应征入伍。从村里出发赶赴前线的那天，我也是天还未亮就出了家门，到村政府门前集了合，又慌慌张张地与村里的乡亲们道了别。也是在那一片黎明前的朦胧夜色中，我得到了属于我的“千人针[8]”。

类似的记忆还有许许多多。大陆地区的野战，部队开拔大都选在黎明时分。我是一名辎重兵，所以总是牵着战马。

一人一马，一前一后，半睡半醒地走在黎明前的夜色中。那场景，时至今日仍然记忆犹新。横渡河北省永定河是在黎明时分，朝保定城外进发也是在黎明时分，就连我离开队伍，为了转移到后方的医院而孤身一人赶往石家庄火车站，也是在一个清冷的黎明。

自从当了小说家，我再也不曾有与黎明相关的经历，也许是因为生活变得平淡了吧。有时，我彻夜伏案工作，也会隐约感觉到窗外黎明的降临。可是，真正置身于黎明前的夜色中的感觉，却再也没有体会过了。

我偏爱笼罩在黎明前的夜色中那将明而未明的时刻。因为这一刻，人仿佛正面临着某种未知。我们常说“穿过黎明前的黑夜”，正是因为在这这一刻，我们的精神正与未明的黑夜两两相对，并随时准备冲破这黑暗去干点什么。

我在自己的小说中，常常会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黎明时分”。每每此时，幼年时暴风雨之夜的经历便会隐约浮现于脑海。我不爱写暮色低垂的傍晚，却爱写晨曦微露的黎明，只因比起薄薄的暮霭，黎明前的黑暗中所蕴藏的一切要更富吸引力。也不知是否有“未明晓雪”这样的词，我常常想要将黎明的夜色中白雪纷飞的场景写进我的某部作品里，却一直未能如愿。

暴风雨过境之后，第二天一定是个大晴天。碧空如洗，艳阳高照，仿佛昨夜那场风雨根本不曾来过。整个村子也好似被喷了消毒液彻彻底底地清洗过一般，连一粒灰尘都找不见了。不过，也许是清洗得太过用力，虽没了灰尘和污渍，却添了许多随处可见的破损和伤口。

暴风雨的第二天是最忙碌的，就连孩子们也不闲着。昨夜那场狂风暴雨的魔爪，究竟给咱们的小村留下了多少爪印和伤痕呢？我们一定会跑遍全村，好好清点一番。听说谁家的柳树倒了，必得去看个究竟。又听说谁家池塘的金鱼被水冲走了，就连那空荡荡的池子，也一定要亲自看上一眼才算。

此外还有不少乐子呢。把黏在泥地里的树叶一张一张地揭下来，这可是暴风雨第二天独有的游戏。

——大伙儿加把劲儿呀！

大人们也时不时地相互打着气，为收拾暴风雨之后的残局而忙得不可开交。有的忙着晒榻榻米，有的忙着把挡雨板搬到室外，有的忙着往竹竿上晾刚洗好的衣服被褥……人人都忙得团团转。

孩子们就在这些忙碌的大人们中间钻来钻去，好像跟身边干活的大人们较上了劲似的，大人们干得越卖力，孩子们也玩得越起劲。

——嘿！你们这些孩子，真碍事！一边儿玩去！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转移游戏的阵地。当然，转移阵地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换个地儿也一样照玩不误。

我还记得，在暴风雨过后的第二天，屋前那条小河水，总会从上游不断漂来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总能捡好多回家。

那条河是村里人常去洗衣淘米的地方，平日里水深不过只到小孩的膝头。只有供大家洗东西的一段水域，水流被人用木板截住，所以显得格外深一点。只因昨夜的一场暴雨，河水水量猛涨，便从上游冲下来各种稀奇玩意儿，七零八落地漂浮在浑浊的水面上。一只落了单的木屐、一个空罐头、一块软木塞……真是应有尽有。

这些东西漂到专门用来洗东西的那段水域，就漂不动了，慢慢堆积起来。我见了，也不管有用没用，全都一股脑儿捞起来带回家去。在我众多的战利品之中，外祖母曾经发现了一把木饭勺，并把它带回了我们的土仓。第二天，这把木饭勺便成为了灶房的重要工具之一。每当听到外祖母向人讲起这把木饭勺的来历，我总感觉自己特有面子。现在想来，在我的一生之中，这把木饭勺算得上是我的第一个战利品，第一份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回报。

泡汤

我的故乡汤之岛，如今成了天城汤之岛的一部分，是著名的伊豆温泉乡之一。可是，在我刚出生那会儿，它还不过是天城山山脚下一个个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村里的山谷间多有温泉涌出，于是便开了两三家温泉旅馆，建了一所温泉别墅，还有一个公共温泉澡堂。当时的温泉旅馆，跟如今豪华气派的温泉酒店可没法比。不过是偶尔心血来潮似的用马车拉来一两拨客人，随意安置到那两三家旅馆里，旅游团什么的可压根儿没见过。说到旅馆的数量，之所以用了“两三家”这样不确定的说法，是因为有的旅馆时而营业时而歇业，没个定数。一年之中有且仅有一次，在秋天快结束的时候，宫内省^[9]辖内的各级官员会来天城山狩猎，几家旅馆也会迎来大批的旅客。所以，村里人都把这次狩猎戏称为“秋闹”。

村里的人们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劳作，从山林中、田野里回到家，坐在围炉边吃过了晚饭，便会提着灯笼，朝山谷里的公共温泉澡堂走去。若是公共温泉里人太多，那便调头去旅馆或别墅。旅馆本就是同村的人开的，别墅也通常是由村里的某人在管理，所以根本用不着客气。再者说，谁都知道温泉的水会不断往外涌，总归是用不完的，自然也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占了人家的便宜。有的人直接从玄关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有的人顺着院墙绕到后面的浴室，从窗户翻进去。

连大人都这样不计较，小孩儿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夏日里，特别是白天，温泉旅馆的浴室简直被孩子们完全占领了。我们先在山谷里的溪流中把身子冲得凉透了，再一头扎进旅馆的浴池里。等到身子泡暖和了，又再跳进山谷的溪水里。对小孩儿来说，公共温泉也好，旅馆的浴池也罢，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沿着山谷顺流而下，赤裸着身体，有时跃进旅馆的浴池中，有时泡在公共温泉里，有时又在别墅的浴室里蹦来跳去。

在幼时的记忆中，如果说有什么事多少带点神秘色彩，那便是村里那个男女混浴的公共温泉澡堂了。浴室原则上还是区分了男女，可是人一多起来，男的会去女浴室，女的也会去男浴室，大家都已习以为常，丝毫不会觉得难为情。

幼年时所见的公共温泉男女混浴的场景，并非是在视觉效果上，而是出于一种莫名的原因，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神秘感。用现在的话来说，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官能上”的感觉。无论走到哪儿，触碰到的一切都是滑溜溜的。整个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温暖、柔软、光滑的世界之中。

多年以后，当我翻开岸田柳生^[10]所著的《初期肉笔浮世绘》^[11]一书，看到里边所收录的“彦根屏风”“庆长游女游戏屏风”“庆长汤女

图”等风俗画的照片时，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家乡的夜晚，公共温泉澡堂里男女共浴的场景。在我的想象中，若是让“彦根屏风”或庆长风俗画里那些扭腰弄姿的女人们全都赤裸着身体，置身于水汽氤氲的浴池中，家乡夜晚的公共温泉那种潮热而奇妙的氛围定能应运而生。

双膝跪地的女人、梳洗长发的女人、怀抱婴孩的女人、互相替对方搓背的女人……她们中既有大姑娘，也有小媳妇，当然还有老太婆。女人们碰触着彼此的身体，在一片水雾萦绕中越发紧密地挤在一起，浴池里挤满了，洗衣槽边也挤满了。

五六岁的我身处其中，一会儿被拽入浴池，一会儿又被带到洗衣槽边，所到之处、所碰之物，无一不是一片滑溜溜。有一次，我甚至被隔壁农家的大娘用两条光溜溜的大腿给紧紧夹住。只听她说，

——快闭上眼睛！让我兜头给你浇盆水！

我便死死地闭上眼睛不敢睁开。

——好了！转过身去！这回该浇背了。

我听话地乖乖转身，却也分不清前后左右，只是在她的两腿间滴溜溜地打转。好不容易我找对了方向，睁开眼，却刚好瞧见阿叶姥姥正在用轻石片刮脚踝，或是用丝瓜瓢搓背。她搓得可使劲儿了，几乎让我担心她会吧身上的皮搓下一层来。

——等大娘把你洗干净了，就再去泉水里泡一泡。

于是，等我被洗得滑溜溜的，我便哧溜一下滑进浴池，等待我的仍是一个软绵绵的世界。无论我去哪儿，碰到的总是光滑、柔软的东西。不是撞上女人的乳房，就是撞上她们的细腰，或者阔背，仿佛我正被庆长的汤女^[12]团团围住。

不过，水雾缭绕中的女人们，个个长得健壮结实，性格爽朗泼辣，这是唯一不同于“彦根屏风”和庆长风俗画中的女人的地方。农家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那浑身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的肉体，在温泉水汽的浸润和蒸腾中，相互摩擦和碰撞着。

除非天气太冷，每逢春秋两季，一入夜，我总会跟着外祖母或是邻家的农人们一起去公共温泉。我总是把自己脱个精光，露出瘦巴巴的小身板，投入到那些或是扭腰弄姿，或是双膝跪地的肉体的怀抱中去。

春秋时节，泡完澡刚出水时也不会觉得冷，所以我们常去步行不过十五分钟路程的山谷间的公共温泉。可是到了冬天，就只能用自家小土仓一侧的浴槽凑合凑合了。浴槽上方只搭了一个简易的屋顶，虽说下雨时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但每逢下雨天，我们还是去本家，借他们的浴槽来泡澡。本家的浴槽也是砌在屋外的水井旁的，但屋顶搭得很是牢固

结实。

在我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屋外砌着这样一个浴槽。农家的屋舍大都宽敞，把浴槽设在灶房里当然更为方便。可是，一点火烧水就会弄得整间屋子烟熏火燎的。光是围炉里烧炭的烟就已经够呛了，要是再加上烧洗澡水的烟火气，准会熏得家里人个个都睁不开眼。

时不时的，附近的农家还会来邀我们去他家泡澡。当然，通常都是在洗澡水里放了橙皮、柚子皮呀，盐袋、草药呀之类的特殊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室外的露天浴槽里泡澡，多少有点凄凉。

刮着冷风的日子，洗完澡从浴槽里一出来，我总会光着身子抱起换洗衣服飞快地跑回土仓。有时候，恰逢一轮寒月高悬于夜空，我便仰躺在露天浴槽中抬头望月。每每这时，总会听见蹲在一旁往灶口添柴火的祖母问我：——冷热合适不？

——太热啦！

我总会回答。于是，祖母便会拎起铁桶去六七米开外的小河边汲水。

——变温了！

祖母听了便继续专心地添柴烧火。不一会儿，脚那一方的水又渐渐热了起来。

——又变烫了！

——你搅和搅和试试。

我听话地在水里搅和了几下，这下可好，整缸水都热起来了。祖母只好又去打凉水。

去别人家泡澡的话，要数泡盐水澡的时候最有意思。水里放了用稻草之类编成的盐袋，双脚踩在上面感觉糙糙的，甚至还有点扎肉。有时，我还会伸出舌头，尝尝洗澡水到底有多咸。

——好咸呐！

——这可不能喝。待会儿让俺家媳妇给你热壶甜酒好了。

泡完盐水澡，就到灶房里用没放盐的清水冲一冲，再坐到围炉边喝上一杯主人附赠的热热的甜酒。

当然，泡澡这事，我们也不是谁家都去，只限于本家和相邻的两三家农户。其中有一家姓奥田的，出了我家土仓的后门，斜对门就是他家

的仓房，浴槽就砌在仓房的一侧。每回去他家泡澡，我要么先去正房，在里屋先脱了衣服，要么直接去浴槽边，脱了衣服挂在一旁的树上。

如今，奥田家正房的样子，甚至那家人的模样，我都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家有叫“阿仓”的女孩儿，也不记得她当时多大年纪。总之，这个名叫“阿仓”的女孩儿，作为一种不幸和黑暗的象征，深深地印刻在了我记忆里。

关于她的故事，我是上了小学之后才听说的。阿仓还是个小姑娘时，有一天突然走丢了，当时的人都把这种小孩子离奇失踪的事件称作“神隐”，认为孩子是被神灵给藏起来了。过了好几天，当人们在天城山里找到她时，她已经变得痴痴呆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阿仓患上了精神疾病，突然失踪，在几天之后被发现时已经精神失常。我上小学那会儿，上下学时经常能看见阿仓在我家地界的东北角那个水车小磨坊边上，洗洗衣服、碗筷什么的。阿仓跟谁都不说话，脸上也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似乎永远在默默地干活。这样的阿仓在孩子们的眼里，自然是晦气、讨人嫌的，可是却从来没人捉弄过她。在我念中学的时候，阿仓才去世，去世时不过五十岁上下。

无论是我念小学时看到的阿仓，还是我上中学后回乡探亲时偶尔看到的阿仓，都比不上我五六岁时看到的那个阿仓那么真实，那么鲜活。现在想来，那个在年幼的我眼中留下抹不去的影子的阿仓，才是真正的阿仓。

每回去奥田家泡澡，总能看见阿仓屈身蹲在灶口前，默默地添柴烧水。这个时候，正房里往往正在吃晚饭，一家人围在饭桌前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唯有阿仓总是独自默默蹲在浴槽的灶口前，仿佛与这份热闹没有半点关系。

有一回，我在浴槽中泡着澡，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外祖母和其他人从正房赶来，问我究竟是怎么了。可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哭，自然也没法回答他们。唯有当时心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过滋味，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

也许，在那时的幼小的我看来，永远在浴槽一角默默烧火，始终与周遭格格不入，浑身散发着不幸气息的那个黑色的影子，值得我为她一哭吧。也许，小孩子的幼小心灵的心弦，远比大人的更加敏感，更加纤细。阿仓的存在令我感到悲伤，所以我才会不由自主地为她哭泣，一定是这样。

跟泡澡有关的，同样曾经强烈地震动过我的心弦的，还有一件事。

那也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我要去八里开外的父亲的老家住几天。那里住着我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父一家人，我去住上几天本也没什么稀奇。不过，外祖母放手允我去别处留宿，却难得有这么一回。现在回想起来，多半是伯父来土仓有什么事，随口邀我跟他一起

回他家，我便一时起了念头，坐上马车跟他一同走了。事情的起因和结果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在伯父家前院被大伙押着沐浴净身的情景，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被大祖母脱了个精光，强摁进浴桶的热水中，任由她用双手为我搓洗身体。那种感觉奇特而难以描述。大祖母一

开口说话，就露出满口黑牙^[13]。那一口染得黢黑的牙齿，使得大祖母的脸在幼小的我的眼里如同魔鬼一般可怕。

想来，当时的我一定板着一张脸，心里直嘀咕：瞧我被带到什么鬼地方来了！那可是我第一次沐浴净身，而让魔鬼给自己洗澡，更是生平头一遭。

时不时的，会有不同的人前来围观我沐浴，看上一会又走开去。这些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还有小孩儿，无一例外都是我不认识的。他们也都像看西洋镜似的打量着浴桶中的我，还不时窃窃私语地议论着什么。想来，他们和伯母之间一定有过如下的对话。

——哟！这是谁家的小少爷呀？

——他呀，是我家那口子刚从汤之岛带来的。

——这么说，是住在土仓里那位小少爷咯？

——谁说不是呢。

——真是稀客呀！看样子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就是太瘦了点儿，弱不禁风似的。

——在土仓里养大的孩子，可不瘦得一根葱似的嘛。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置身于一个周围全是陌生人的异乡，相熟的人一个都不在身边。眼睛里看到一切，也全是陌生的异乡的风景。

那个在父亲的老家的前院里沐浴净身的我，小小的内心里一定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有不安，也有后悔。大祖母的满口黑牙，让我感觉身在地狱，而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大伯却不见了踪影，更让我怀疑这事不像看起来这么简单。时不时在我眼前晃悠的男男女女们，也不知在商量些什么。这一切一切的感受汇成一句话，那便是：这里是异乡，我只是一个外人。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从未像那天那样深切地感到自己身处异乡，也从未像那天那样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个外人。

疾患

“疾患”一词，现在几乎不怎么用了，其实却是个用起来很方便的说法。牙齿痛就说“牙患”，耳朵痛就说“耳患”，长期卧病在床则说“久患”，而心中有事老是放不下，那便是“心患”。

小时候，我是腺病体质，稍不留神就会感冒发烧，卧床养病是常有的事。虽说现在的我看上去远比旁人健康强壮，可其实，至少在小学三四年级以前，我一直长得瘦瘦小小，看起来有气无力。上小学之前，我更是动不动就生病，不是这里不好就是那里不舒服，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卧床休息。

每回我生病卧床，本家的外祖母或是小舅舅、小姨妈他们就会来看我。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犯不着特意来探望，可是却总会有人来看我。其实，是阿叶姥姥把我生病的事闹得本家和左邻右舍都知道了，那边也不好坐视不管吧。

本家的外祖母一来，就会坐到我的枕畔，把手搭在我的额头上，一脸心疼地说：“要是没什么倒也罢了，要是有个什么好歹，可真叫人担心呐。”每回都说些诸如此类的话。

本家的外祖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是旁人遭遇不幸，她也总会归咎于自己。我分辨不出本家外祖母那张忧愁的脸，究竟是真的为我感到担忧，还是仅仅是一种表演。也许，她是真的在为我担忧，但也有可能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担心，只是为阿叶姥姥着想而故意表现出很担心的样子，好让阿叶姥姥心里好受点。与她截然相反，外祖父的态度可就简单粗暴得多了。他总是径直上到土仓的二楼，站在我的床头，抛出一句：“真没出息！怎么又发烧了？”然后再补上一句：“啥也别给他吃，躺上个两三天就好了！”说完，便一转身，若无其事地下楼去了。每每这个时候，阿叶姥姥总是满面愁容跟在他身后，嘴里嘟嘟囔囔地嘀咕着什么，把外祖父送下楼去。直到她再次返回二楼，她嘴里的话还没嘀咕完呢。我想，她一定是在咒骂外祖父吧。另外，附近的农家也会有人拎着鸡蛋来看我。说是鸡蛋，也不过就两三个。说来也是，我动不动就生病，也没道理回回都让人家送那么多吧。

我的床就铺在北面窗户的窗口下。我总是穿着带系绳的蓝底白花的睡衣躺在那儿，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阿叶姥姥也有她的事要忙，不可能整天守在我这个病人的床边。年幼的我对自己生了病这件事也没什么概念，无非是发烧的时候就迷迷糊糊，拉肚子的时候就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来，仅此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生病时那一段段肆意流逝的时间，是多么无

可替代的，宝贵而奢侈的时光。多想再体会一下那种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感觉，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土仓的二楼，空气仿佛是浑浊而凝固的，两扇小窗透进来的光线似有若无。我平躺在被窝里，两眼正对着天花板。天花板上被漏进来的雨水浸泡过的痕迹，忽而看上去像天狗^[14]，忽而看上去又像动物，忽而看上去像树枝，忽而看上去又像鸟居^[15]。一转头，眼前便是一片榻榻米的海洋。

再一翻身，窗框中镂刻出的那一方四角的风景便会映入眼帘。一层层错落有致的梯田，一道弧形的小山丘，一小片蔚蓝的天空……这一方镶嵌在窗框中的四角的风景画，每当清风拂过，它便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当飘起微微细雨，它又会泛出柔润的光泽。特别是在夏日午后的阳光下，那幅静谧而安详的画面更是美得令人窒息。

时而又转头看向那一片榻榻米的海洋，这一系列动作我总会反反复复地做上很多次，因为除此之外也实在无事可做。就这样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知不觉间，我的视力仿佛丧失了作用，反而是听力变得异常灵敏。我听见了小河淙淙的流水，水车咕噜噜地转动；也听见了将黑夜与白昼一分为二的报晓的鸡鸣；还听见了屋外阿叶姥姥来回走动的木屐声、小狗的轻吠、麻雀的唧唧喳喳……这一切一切的声响，断断续续地全都往我耳朵里钻。

在昏暗的土仓中，我醒过来又睡过去，睡一会儿又醒过来。醒着时和睡着了也没什么两样，不过是听听水车的转动声，或是看两眼镶嵌在窗框中的田园风景。那恐怕是一种世上绝无仅有的、彻底的休息和放松吧。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时间在缓缓地流逝着，冥冥中似乎有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正缠绕着病床上的我，却丝毫不危及我的生命。阿叶姥姥算准了时间，一到点就会从楼下端来吃食，专给我这个病人享用，餐盘上总是盖着一块布。我一生病，阿叶姥姥对我反而照顾得更起劲了。毕竟，我的曾外祖父生前是个医生，作为他曾经的情人，在护理病人方面，阿叶姥姥也多少有些心得吧。

阿叶姥姥总在吃饭的时间给我量体温，一日三次。那几分钟可真是难挨呀。我规规矩矩地坐在床上，一只手的胳肢窝下紧紧地夹着体温计，为了防止体温计从胳肢窝下掉出来，另一只手也得稳稳地扶着这只手的手腕。

——可不许乱动哦！

姥姥不说我也不敢动，可是不知为何，却特别想把脖子转来转去，一会儿转向窗户，一会儿又仰头看天花板，似乎越是叫我别动，我就越是想动。就这样仿佛过了很长时间，终于听见姥姥说：

——好了，可以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阿叶姥姥从我的胳肢窝下抽出体温计，总会拿着它走到窗边，仔细辨认上面的刻度。然后再用两个指头沾着体温计的

一头，用力地甩几下。

我曾经摔坏过两个体温计。一次是在土仓的二楼，一次是在父亲的任地丰桥。那时，我刚到那儿就生了病，当着母亲的面把体温计给摔坏了。这两次的情景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却忘了是哪次在前，哪次在后了。

在土仓二楼摔坏的那一次，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或许是我学着祖母的样子甩动体温计，结果手一滑，酿成了大错。又或许是我玩着玩着忘了胳膊窝下的体温计，于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水银从摔破的体温计里流了出来，大大小小的水银珠滚得满床都是。我想伸手摀住一个，它却总是从我的手中溜走，不一会儿，全都跑得没了踪影。我从没想过世界上还有这么难对付的东西。惨剧，总是在不经意间，因为某个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引发的。而它所造成的后果，却远远不是一个幼小的我所能掌控的。终于，我放弃了追逐四散而去的水银珠，怔怔地呆坐在被褥上。

后来，我应该下楼去把这事告诉了祖母，却不记得自己曾为此挨过骂，可见外祖母当时并没有责怪我。可是，无论有没有挨骂，这件事都给幼小的我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那是第一次，我明白了，世界上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也是第一次，我明白了，有的东西坏了还能修，而有的东西坏了，就是彻彻底底地坏了，永远也无法修复如初。

初中一年级的時候，我曾摔破了我的暖水瓶。那一声微小的但却是毁灭性的破碎声，至今仍清晰地回响在我耳畔。

而摔碎体温计的这一次，更是连什么时候摔碎的都不得而知。唯其如此，这件事带给我的打击才更大。

量完体温，外祖母这才揭开餐盘上的那块布。餐盘上放着的食物，总是一成不变：白粥、梅干、炒鸡蛋、鲚鱼末和鸡汤。按照当时的说法，“爽口白粥酸梅干，炒蛋香来鸡汤鲜”，无论是伤风感冒，还是吃坏了肚子，用的都是这道食谱。

我现在的身体还算强健，几乎很少生病卧床。不过，偶

尔生病在床上躺个一两天，我就会要求家里人给我做这几道菜。当然，也会有人提出，拉肚子的时候可不能喝带动物油的汤水，我却不当回事。对我来说，生病的时候该吃什么，是在我五六岁时就已经定好的规矩，哪能说改就改呢？病中的吃食还能照着小时候的来做，卧病的地方却再也不能回到老家那个土仓的二楼了，不得不说是有点遗憾。没有了漏雨的天花板，也没有了镶铁条的窗户；没有了昏暗而宁静的光线，也没有了水车转动的声响。如今我躺着的这间书房，周遭的事物几乎可以说与当时的一切正相反。我要是这么说，女儿听了一定会反驳我：“这里可没有阿叶姥姥。”是啊，她说得没错。一个卧床休息的病人所需要的环

境，在这个名叫东京的城市，似乎越来越难找到了。就连住进了医院，也仍然能听到汽车的噪音。

吃完饭，阿叶姥姥就会督促我吃药。感冒时吃阿司匹林，肠胃不好时就喝苦味健胃剂^[16]。另外还有两三种药，我不记得叫什么了。若是受了伤，就全靠浓碘酊。

最怕嗓子疼，每天都得在雾化器前坐上一两回。整张脸都得用一大块布给包住，只露出眼睛和嘴。脖子以下，为了不弄湿衣服，也要用布给遮起来。

全副武装之后，就要坐到一个不断喷出刺鼻的蒸汽的小小的机器跟前，张大嘴巴。

——嘴不用张得那么大。

——这回又太小了，再稍稍张大一点。

——你傻吗？是要把嘴撑破还是怎么？

外祖母总是在一旁不停地提醒我。可是，要想把嘴张开得刚刚好，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苦！

——别怕，待会儿给你吃糖。

——这次特别苦！

——那就给你吃特别甜的糖。

我一边跟外祖母讨价还价，一边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

顿时，嘴里，嘴的四周，整个脸颊，全都被刺鼻的蒸汽所包裹，连眼睛也被熏得直眨巴，一会儿工夫，整张脸都搔痒难忍起来。那种感觉，简直像在经受某种酷刑。

我五六岁的时候常为长虫牙而烦恼。我爱长虫牙这事，本家的人，还有别的亲戚，都说要怪阿叶姥姥。

——大晚上的，快睡觉了还要吃糖球，一大早，刚睡醒又要吃糖球。照这个吃法，能不把牙吃坏吗？吃不坏才怪呢！

只要我一说牙疼，本家的外祖父就会发这么一通牢骚。

他说得没错，我每天早上醒来，枕边总会放着糖果糕点，用薄纸包得好好的。我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头，享用这些用来“醒

瞌睡”的美食，吃完才会离开被窝。

这习惯，自然对牙齿不好，也许对肠胃也没好处。在这一点上，阿叶姥姥可不像是个跟医生生活过多年的人。比起村里农家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她多少还是有一些医学常识的。

可是，面对年幼的我的无理要求，她却毫无抵抗力。对身体好也罢坏也罢，只要不太过分就行，最要紧是逗我开心。

有一次我牙疼，不知是本家的谁，在我脸颊上贴了一块梅干皮。为了不叫梅干皮掉下来，我一路歪着脖子回了土仓。阿叶姥姥见了，一把把我拽到二楼的窗前，把我脸上的梅干皮给撕下来，又用润湿了的手掌揉搓着我的脸颊，一边让我张开嘴。然后，阿叶姥姥又把脱脂棉搓成小球，用浓碘酊浸泡后，塞进我的虫牙的蛀洞里。这种时候，比起梅干皮，她倒是更相信浓碘酊。可是每回我头疼的时候，她又会在我的太阳穴上贴张梅干皮。这样看来，似乎对于梅干皮的疗效，她也并非全然不相信。只是面对亲戚们针对“醒瞌睡点心”的责难，作为曾外祖父“洁”的曾经的情人，她需要借助浓碘酊来表达她决不让步的反抗态度。

还有一件事，现在想来挺奇怪的。时不时的，我尿尿的地方会莫名其妙地肿起来。不光是我，跟我同龄的孩子，那里都会出现肿胀的情况。这个时候，阿叶姥姥就会带我去田里，用铁锹挖几条蚯蚓，然后往蚯蚓上浇水，一边说：“给蚯蚓洗澡咯！咱的病也全好咯！”

外祖母这么一说，还真的就好了。第二天，虽说肿胀的地方会流出脓水来，但肿却消了，形状也恢复正常了。外祖母不仅这么治好过我，邻居家的孩子，她也是用同样的法子给治好的。这种疗法倒不是给当医生的曾外祖父做情人时学的，而是她自己家乡的老办法。当她跟随自己的情人来到这个天城山脚下的小村庄时，也把这种疗法一同带来了。

冬天一到，便刮起了北风，没几天，脸和手都被吹得皴裂了。脸和手的表皮的脂肪成分大量流失，变得粗糙干裂。

村里孩子们的脸蛋全起了白皮，一道一道跟画了白色的地图似的。于是，孩子们就老爱用舌头舔嘴唇，可是无论怎么舔，转眼嘴唇又干了。

皮肤皴裂的那些日子，外祖母几乎每晚都会给我的脸上、手上抹些橙子汁儿，或是甘油。给我抹完之后，再给自己抹。皮肤要是皴得太厉害，还会裂血口子。不过，在外祖母的细心呵护下，我的皮肤从来没裂过口。

正月刚过，外祖母晚上的事可就多起来了，因为我的手脚生了冻疮。外祖母有本事叫我的手脚不裂血口子，却对冻疮防不胜防。

一到晚上，我就得坐在盛满盐水的铜盆前，把双手浸泡在盆中。

——好了吗？

——再泡会儿。

——好了吗？

——再泡会儿。

这样简短的对话反复多次之后，手部的治疗才终于结束了。外祖母便端着铜盆下楼去，换上来一盆新的热盐水。这一回，我又要坐在小木箱上，把一只脚泡在铜盆的盐水里，泡好一只，再换另一只。不过，泡脚的时候至少双手是自由的，我也不着急了，也不用反反复复地问：“好了吗？”泡脚的当儿，我可以剥橘子吃，还可以吃糖球。

在这样的冬夜里，我和外祖母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对话呢？也许，我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而外祖母，也会没完没了地作出回答。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个个治疗冻疮的冬夜，是多么美好啊！小小的人质，和他的监护人，两个人相依为命，没有任何人来打搅他们。

阿叶姥姥能够治好我身上的所有疾患，却唯独对虫牙，她似乎毫无办法。我的乳牙全都变成了虫牙，也因为这个原因，新换的恒牙也长得不好。才刚上小学一年级，我的几颗大门牙就全都装上了金牙套。

曾外祖母

在本家，也就是我母亲的娘家，有一位人称阿广姥姥的老太太。她才是我曾外祖父正经八百的嫡妻，也是本家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该称作母亲的人。其实，曾外祖父“洁”和阿广姥姥并未生育子女，所以洁领养了自己姐姐家的儿子，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到北海道来接我的，我的外祖父。

阿广姥姥是个本分老实的老太太。她竟然默许自己的丈夫找了阿叶姥姥这么一个小老婆，还带着她住在同一个村同一个字，谁还能说她不老实、不本分呢？所以说，这个阿广姥姥虽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却是我正经八百的曾外祖母。尽管在我刚上小学没多久的时候，六十七岁的她就与世长辞了，可是无论是本家的人还是亲戚们，甚至村里的人，似乎都对这位人称阿广姥姥的女性有些另眼相看。阿广姥姥本姓五十川，父亲是沼津藩^[17]的家老^[18]。她十多岁时就嫁给了洁。成亲时，嫁妆里还有朱漆的浴桶和薙刀^[19]，着实令村里人大开眼界。那浴桶早已收进了仓房，而薙刀就摆在本家二楼正房的门梁上。在阿广姥姥漫长的一生中，这两样物件就一直放在那儿，从未被挪动过位置。

嫁过来之后，阿广姥姥竟然什么饭菜都不会做，这是她第二件令村里人大开眼界的事。而且，这一点，她这一辈子都没有任何改变。去了灶房，除了烧水，她什么也不会做。

而第三件令村里人大开眼界的，恐怕就要算默许丈夫洁与当时还很年轻的阿叶姥姥同居这件事了吧。

村里人的赞赏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阿广姥姥一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痛苦纠结。然而，在年幼的我的眼里，坐在本家堂屋的长方形火盆边的阿广姥姥，更像是一尊上等的精致摆件。她满头银发，体态臃肿，背微微佝偻着，总是安详地坐在火盆旁。

不仅是外祖父和外祖母，本家的所有人都对阿广姥姥照顾有加。年幼的我也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对这位本家的曾外祖母另眼相待。我和阿叶姥姥同住在土仓二楼的那几年，阿广姥姥虽说早已上了年纪，却还健在。年幼的我，饮食起居都在曾外祖父的情人身边，偶尔去本家玩一次，又能从他的嫡妻那里得到好多好吃的。这样过日子，说起来倒和我的曾外祖父洁没什么两样。

除了阿叶姥姥，我还有两个姥姥，本家的曾外祖母阿广和外祖母阿达。阿广姥姥老实本分，本家的外祖母温柔善良，相比之下，阿叶姥姥可以说是踏实能干。说起来，那时候阿达姥姥也不过才四十五六岁。

可是，关于老实本分的阿广姥姥，却有几件事令幼小的我始终难以释怀。我每回去本家，总是先往阿广姥姥身边的长火盆前一坐，因为我知道，长火盆的抽屉格子里永远放满了阿广姥姥爱吃的糖果糕点。阿广姥姥也仿佛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总会打开抽屉格子，捡出一两个煎饼或是糯米团子，放在我的手心。这是我每次去本家最大的乐事。

对我来说，阿广姥姥只是一个永远坐在长火盆旁的，只要我去她身边，她就会给我什么吃食的怪老太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既不会轻声细语地跟我聊天，也不会骂我数落我。

只要我来到长火盆旁，和阿广姥姥面对面坐了，对方总会打开抽屉格子，掏出几样杂粮点心之类的吃食给我。我得了吃的，便会起身离开。每一次，阿广姥姥机械性、习惯性地拿给我，我也机械性、习惯性地接过来。

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倒也不觉得怎么。若是和与我同年的本家小女儿阿正一起，那差距可就明显了。阿广姥姥对我俩的态度截然相反，阿正总是被优待的那一个，而我却总是遭受冷遇的那一个。

有一回，我和阿正一同坐在阿广姥姥的身边。在本家，我母亲这一辈共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是长女，阿正则是最小的女儿。所以，她虽然与我同年，按辈分却是我的小姨。

阿广姥姥从长火盆的抽屉格子里抓出一把银杏果，放在煎茶的铁丝网上，搁到火上烤。阿广姥姥还是那副面无表情老样子，默默地烤着银杏果。烤好之后，就把它一颗一颗放进我和阿正的手心。

——好的，你一颗。

说着，在阿正的手心里放上一颗，接着又说，——好的，你一颗。

又在我的手心里放上一颗。然后说着，——好的，你一颗。

又分给阿正一颗，便不再接着分了。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始重新分配。这一次依旧是从阿正起头，阿正一颗，我一颗，阿正再一颗……就这样，我始终是第二位，一头一尾始终是阿正。看起来，她一颗我一颗，轮着来似乎挺公平。可实际上，每一回阿正都能轮到两次，所以每一回她都能分到两颗，而我却只能分到一颗。好几次，我以为这一回一定轮到从自己起头了，满心期待地伸出手去，却一次又一次失望。三颗中总有两颗是分给阿正的。

我满心以为银杏果的分配会是公平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一气之下，我伸手去抢阿正手中的银杏果，对方自然是不肯的。正抢得不可开交时，“砰”的一声，我的脑袋挨了一下。原来是阿广姥姥用煎茶的铁丝网敲了我的头。

除了银杏果事件之外，还有一件事。有一回，阿广姥姥用彩纸给我俩叠千纸鹤。红色或蓝色的纸鹤都给了阿正，我得到的却全是没有颜色的白纸鹤。这一次，我又忍不住造了反。我抓住阿正，拼了命似的要抢她手里的彩色的好看的纸鹤。于是，这一次我的脑门上又挨了一下，是阿广姥姥勾起手指头，给了我个榧子吃。

就像我偶尔要去本家玩，阿正时不时地也会由大人带着到土仓来玩。无论是糕点，还是果子，阿叶姥姥分给我俩的东西总是公平的。只是对我俩的态度多少有些差别。

比如我俩都坐在窗前的时候，若是我坐在木地板上，而阿正坐在榻榻米上，阿叶姥姥一定会让我俩站起来换个位置，会让来做客的本家女儿去坐地板。再比如给我俩做葛汤的时候，阿叶姥姥也一定会让我先喝。这种时候，外祖母具体是怎么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想来，多半是这样的话：——来，你也跟着少爷喝一碗吧。

就是这样，她绝不会把阿正和我放在同等的位置。

阿叶姥姥极少去本家，每月却总有一两回为了什么事而不得不去。

每次和我一起去本家，阿叶姥姥总是让我一个人从正门进去，自己则绕到后面的灶房，从灶房的后廊进屋。这样一来，她就不用经过堂屋，和坐在里面的阿广姥姥打照面了。

她总是去堂屋一侧的木板间，与本家的外祖母喝杯茶、聊上几句。有时候，我也想从灶房进去，阿叶姥姥却坚决不允许。现在想来，她一定是这么想的：“自己多少有些底气不足，自然该走灶房的后门。可你却是个这个家长女的嫡长子，又是曾外祖父洁最疼爱的孙女的儿子。无论是在本家，还是在外宅，都是名正言顺的大少爷。当然应该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屋。”又或者，她还认为：“你家世代行医，名声在外，可最终继承家业的却不是本家，而是分家出去的你的父母。

而你长大成人之后，也早晚会继承家业。当然应该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从正门进去。”

——那，姥姥，你怎么不从正门进呢？

如果我这么问，阿叶姥姥一定会皱着眉苦着脸回答说：——我是个从别地儿来的，半道上才进了这个家。

——那又有什么关系？管他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不都是这个家的人吗？

——这个家里，也只有你会这样说。这个世上，可不是件件事都按道理来的。我这辈子，只有从灶房进的命，我已经习惯了。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习惯？我可想不通。

——阿广姥姥就该坐在榻榻米上，我就只能待在木板间里，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这种事怎么会是注定的？那又是谁定的？

——是啊，到底是谁定的呢？也许，是我自己吧。

当然，年幼的我和阿叶姥姥之间不可能有上面的对话。

但是，对于这番对话背后所暗藏的真相，年幼的我却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阿广姥姥和阿叶姥姥，两个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就连只有五六岁的我，也能隐约地感觉得到。

想象一下，阿广姥姥、阿叶姥姥和本家的外祖母，三个女人同坐在本家堂屋的场景，若是此刻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定是一幅令人饶有兴致的画面。

堂屋的正中间安置着长火盆，火盆前，阿广姥姥稍稍背对着另外两个女人坐着。倒不是她故意给另外两个女人脸色看，实在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是这么坐着的。就好像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她这一辈子都该这么坐着似的。她带着朱漆浴桶和薙刀的嫁妆，嫁进了乡下的医生家。可是，就像浴桶和薙刀在这里毫无用处一样，她自己也是毫无用处的。她既没有恨过谁，也没有人恨过她，只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她从未生儿育女，所以孩子有多可爱，她自然也无从知晓。不过，到了晚年，当我和名叫阿正的小女孩儿并排站在她的面前时，也许她会觉得自己家养的小女孩儿更可爱一些吧。直到阿广姥姥去世几年之后，我才听人说她喜欢黄色的菊花。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一丝释然，似乎阿广姥姥的人生终于有了几分色彩。

总之，就是这样一位阿广姥姥坐在堂屋的长火盆旁，而离她不远的通往灶房的木板间里，则坐着本家的外祖母和阿叶姥姥。为了不打扰阿广姥姥的清静，她俩一边喝着茶一边压低声音说着话。

当时本家的外祖母也不过四十五六岁，阿广姥姥和阿叶姥姥两方的颜面她都得照顾到，其实挺不容易的。自从嫁进这个家的第一天起，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媳妇就得夹在身为嫡妻的婆婆和公公的小妾之间，两个人都不能得罪。为了两全其美，她一定操碎了心。婆婆在世时自然是这样，就连婆婆去世之后，日子也并不轻松。她不能说任何一方的不是，也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既然双方都是好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只能自己担着。本家的外祖母就是这样一个委曲求全的女人。

有时，阿叶姥姥会突然小声地提醒道：——她是不是在说什么？你瞧，刚刚好像右手动了动。

本家的外祖母听了，立刻如临大敌地站起身来，快步走到阿广姥姥跟前，小心翼翼地询问：“要不要给您端杯茶来？”或是：“再给您拿点点心来吧？”阿广姥姥却只是沉默地摇摇头，本家的外祖母这才重新回到阿叶姥姥这边来。

阿广姥姥、本家的外祖母和阿叶姥姥，三个女人在本家的堂屋同处一室的画面，每每回想起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三个女人分别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彼此之间也毫无血缘关系，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冥冥中不知是怎样的缘分，指引着她们来到了这个天城山脚下的小山村，姓了同一个姓——井上，并在这里度过了各自的一生。

这幅三个女人同处一室的画面，曾经多次浮现于我的眼前。有时，这幅画面是平和而安详的，有时却又平添了几分凄凉。这幅画面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然而，就在我提起笔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也许，那真的只是一幅平和而安详的画面。曾外祖父洁已离世十多年，嫡妻与小妾之间的势不两立早已烟消云散，在旁观者看来，两个人的关系也许还蛮融洽、和谐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叶姥姥心里还是有顾虑的。要不然，她也用不着每次去本家都绕到灶房从后门进，也不会那么害怕和坐在堂屋的阿广姥姥打照面了。

也不知是从几岁的时候起，我发现阿叶姥姥并不那么喜欢阿广姥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年幼的我产生这样的想法。只是在不经意间，极其自然地，这个想法就钻进了我的脑袋里。稍微夸张一点地说，阿广姥姥可以说是我的人生中出现的第一个敌人。

上了小学之后，阿叶姥姥所不喜欢的人，同样也是被我视为敌人的人，渐渐地多起来。凡是说过阿叶姥姥坏话的人，就都是我的敌人。本家的外祖父，比我大不了几岁的舅舅、姨妈，还有本家的小女儿阿正，统统都成了我的敌人。

就连附近农家的邻居们，也陆陆续续地变成了我的敌人。

我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唯有本家的外祖母，我从未把她当作自己的敌人。因为，本家的外祖母从未在任何场合说过任何一句阿叶姥姥的坏话。

就算是去本家玩，到了饭点，我还是要回土仓去。我从未坐到过本家的餐桌前。不过，要是做了什么特别的好吃的，本家的人还是会叫我吃了再走。

——今天有寿司，来尝尝吧？

——吃顿饭而已，有什么不可以？难不成饭菜里下了毒？还是你怕回去挨骂呀？

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可没少说。可是，我却从来不曾在本家和那一家子人一起吃过饭。他们给我的糖果点心，我照收不误。可是吃饭这事儿，我始终认为必须在土仓和阿叶姥姥两个人来完成。

有时候，本家人硬要叫我留下来吃饭，态度很坚决。明显感觉得到他们是在较劲，似乎非要让我吃这一顿不可。可是，我也有我的坚持。打定了主意，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绝不会吃。僵持不下的时候，总是本家的外祖母站出来打圆场：

——土仓的姥姥还在等着小少爷回去呢。祖孙俩一起吃饭，亲亲热热的，多好。谁愿意在这儿吃啊，对吧，小少爷？

——在这儿吃了饭再回去，姥姥准会伤心的：我的小外孙是不是被人给抢走了？好了，还是把这个带回去，和姥姥一起吃吧。

她总会说些这样的话来替我解围。本家的外祖母说话，总是会站在阿叶姥姥和我这边儿。现在看来，她能做到这一点，该是个多么善良、慈爱的人。

其实对本家的外祖母来说，阿叶姥姥也是一个闯入者，她闯入自己已分家的女儿的家庭，成了自己女儿的养母。换句话说，这个女人凭空抢走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尽管如此，她却从未说过阿叶姥姥的半点不是。不，准确地说，是从未当着我的面说过阿叶姥姥的不是。

别看孩子年纪小，在判断是非对错时，却有着如昆虫的触角一般敏感而细腻的直觉。这一点，本家的外祖母一定比谁都清楚。即使是现在，我周围也很难找出一个人，能够像本家的外祖母那样理解并尊重一个小孩儿的心思。

小孩这种生物，有着成年人难以想象的敏感触觉。回顾我的幼年时期，我的种种行为就是对这一观点最好的证明。

一个小孩要是一直保持这种敏感的触觉直到成年，该是多么可怕的事。好在，上帝会在适当的时间从小孩身上收回这个无与伦比的武器。

阿广姥姥是在大正四年（1915年）的秋天去世的，那一年我八岁，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所以，那一天的事情我记得还算清楚，虽然只有片段式的记忆。本家的一个女佣人来到我们教室，跟老师说了些什么，老师便把我和阿正叫了出去，让我俩赶紧回家。我和阿正突然从功课中解放出来，顿时感觉周围的空气有些不一样了。

我俩出了教室，朝本家的方向走去。我俩应该没有跑，反而是慢吞吞地走回去的。到了本家，一看到处都站满了人，我俩一定又躲到土仓那边去了。我，和与自己同龄的小姨一起，在土仓门前一直玩到了太阳下山。当时，我俩的心情都很复杂。既有紧张，因为隐约感到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又有伪装，因为不得不表现出恭顺的态度；同

时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解脱感……那种心情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我俩轮流跑回本家，去看看那边到底有多热闹，然后又再偷溜回土仓。我俩玩也玩得不安心，连拌嘴都提不起劲来。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更有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孤独感涌上心头。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样一种特殊的心情，虽然很难具体地描述出来，现在却仍然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就好像被我装进了时间胶囊，即使现在取出来，也与当年没什么两样。也许，两个孩子是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悼念阿广姥姥。也许，这种悼念方式，比家里的大人们，比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纯粹、更加真诚。

那一天，还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便是混在左邻右舍的媳妇婆子之中，在灶房里忙前忙后的阿叶姥姥的身影。说起来，她也没干什么特别的活，不过就是跟大伙儿一起，拨弄拨弄灶膛里的火，端端饭菜收收碗筷，或是煮点吃食。就是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阿叶姥姥忙碌的身影，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样的阿叶姥姥，为什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那一天，家里的亲戚们都进了正房，在灶房内外和院子里忙碌的，只有前来帮忙料理丧事的左邻右舍的媳妇婆子们。阿叶姥姥并不进屋去，却在屋外跟着外人干些打杂的活，年幼的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又或许，那一天，发生在阿叶姥姥身上的微妙变化，就连年幼的我也有所察觉吧。

阿广姥姥去世的那一天，对阿叶姥姥来说，也许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最难挨的一天吧。她不仅要承受村里人投来的意味深长的目光，对于阿广姥姥的死，她的内心也有一份只有她自己才懂得的悲伤。在她的庇护者洁离她而去的十六年之后，阿叶姥姥又失去她的对手阿广姥姥，从这一天开始，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羁旅情怀

外祖母曾带我去过父亲当时的任地——丰桥。上小学前去过一次，上小学之后又去过一次，总共两次。

上小学之后去的那一次我记得还算清楚，最早去的那一次却只剩下零碎的记忆了。关于第一次的记忆，虽然零碎，却格外惨痛。在我的记忆中，那可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具体是哪一年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好像是因为我快上学了，我的户籍档案需要从阿叶姥姥那儿转去丰桥的父母那儿，所以外祖母才带我去丰桥。

然而，最终我却并未在丰桥念小学，而是回了老家，上了村里的小学。所以，我不过是跟着外祖母去了一趟丰桥，后来又跟着外祖母若无其事地回到了老家的村子，仅此而已。也不知道在丰桥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之，父亲、母亲，最终都不得不放弃把我接回他们身边来上大学的打算。

关于第一次去丰桥的起因和经过，父亲和母亲都从未向我提起过。也许，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开心事。阿叶姥姥虽然没有理由拒绝我父母的合理要求，不得不把我带去丰桥，却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了我的父母，终于成功地把我留在了她的身边。在丰桥的日子，我一定无时无刻不紧紧依偎在阿叶姥姥的身边，无论父母说什么，我都拧着脖子不理睬。虽说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可我那个样子，父母看在眼里，心里也一定是又气又恨吧？

不管怎么说，总之，第一次的丰桥之行，对阿叶姥姥和我来说，都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对阿叶姥姥来说，这次旅行意味着拼尽全力的劝说和乞求；对我来说，这次旅行将要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注定充满了不安和焦躁。说得严重一点，我就好比一个获了罪的犯人，被押解到丰桥，经过阿叶姥姥的苦苦央求和百般告饶，竟然能免了死罪，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老家，回到了那片曾经以为永远无法再踏足的土地。

现在想来，在我和外祖母相依为命的岁月里，这次旅行可以算是一次最大的考验和危机。

可是，这次旅行所发生的事，我却大都不记得了。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当时的心慌意乱和怅然若失，以及几个零碎的片段。人生的苦乐与悲欢，小小年纪的我算是第一次尝到了。

上小学之前的丰桥之行，算是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次旅行。村口的驿站，每天都有好几趟马车发出。我和外祖母两个人，就是从这里坐上马车，踏上了那段遥远的旅途。那时的我，还分不清远近，可即便是对外

祖母来说，这段旅途也一定是非常遥远的。翻山越岭，远赴他乡，当时的心境该是多么的惆怅和不安啊。

说起驿站，我倒有一个关于它的回忆。曾经有人带我去过村口的驿站，去送家里的客人坐马车离开。我们虽叫它作驿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起眼的建筑物。不过是沿街有一个仅供一辆马车停靠的小广场，广场后头有一间小小的马厩。马车也不大，通常只能坐六个人，若是硬挤挤，顶多也就能再容纳两个人。

总之，我家的客人要坐这种马车出村，而我则是去送他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个秋天，停马车的小广场上还开满了波斯菊。我就站在这秋意正浓的广场上，静静地看着人们围在马车周围。那时的我，正默默地祈求着我要送的客人别坐上马车。千万别上车、千万别上车、千万别上车……虽然没有说出口，这句话我已经在心里默念了无数次，似乎想要把它变成一道超强电波，朝那客人发射过去。为什么不想人家上车呢？我自己也不明白，却满脑子都是这个念头。可是，对方显然并没有收到我的电波，最终还是和其他乘客一起坐上了马车，被这辆车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也许是每日不断上演着聚散离合的乡村驿站所特有的那种忧伤氛围，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后来上了中学，每次去车站，看着人潮来来去去、或聚或散，车站的混乱嘈杂总能勾起我一丝莫名的感伤。这种情绪最初的萌芽，也许就产生于儿时那份关于乡村驿站的记忆。

记不清是在秋天还是在冬天，这一次，换我和外祖母做了乘客，从乡村驿站出发，踏上了遥远的旅途。原来，我们自己也逃不了人世间的聚散离合的宿命。旅途中发生的事，我一件也不记得了。下一个清晰的印象，便是坐着人力车从丰桥车站朝父母住处赶时的情形。秋日的黄昏，在陌生的街道上，在一路颠簸着飞驰的人力车中，我和外祖母紧紧地相互依偎着。在惨白的煤油街灯的照射下，我和外祖母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凄楚而缠绵的羁旅情怀之中。

即使是现在，去国外旅行时，若是恰好在黄昏时分走在某条不知名的街道上，我也总会油然而生一阵莫名的惆怅。

黄昏下的陌生街道总是凄楚而惆怅的。不过，今天的日本，无论哪里的街道全都被修成了一种风格，就算是第一次走进某条街，也全然不会有陌生感。如此一来，黄昏下的陌生街道所特有的凄楚和惆怅，也很难再体会得到了。这种黄昏的惆怅感，不是别的，正是一种羁旅情怀。如今，恐怕也只有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才能体会得到了吧。

在丰桥的黄昏的街道上，我和外祖母相互依偎着，坐在人力车中一路颠簸——这份回忆，作为对羁旅情怀的最佳诠释，至今仍珍藏在我内心的某个角落。

为了生计而奔波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都急着要赶回自己那个温暖的小窝。那里，也许早已亮起了一盏守候的灯。薄暮中的小街被回家的人潮所占领，街道两旁每隔几步就有一盏惨白的煤油路灯。我生平第一次坐在一种叫做“人力车”

的神奇的工具上，从这一切陌生的事物中穿行而过。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味到什么是羁旅情怀。那种感觉，是那么纯粹，那么强烈。七岁那年的我，仿佛被整个地抛入了羁旅情怀的显影液中，关于羁旅情怀的所有影像在我眼前逐渐清晰。

我和外祖母乘坐的人力车究竟去了哪条街、哪栋房子？

我当然早就忘了。就连我和外祖母究竟在丰桥的家里待了几天，我也全然不知。

唯一还记得的一件事，仍然与煤油路灯有关。在我的记忆中保存着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居高临下的视线里，一个男人正扛着脚凳在一盏接一盏地给路灯换灯泡。这幅场景，应该是我从房子的二楼往下看时看到的，同样令我产生了一种羁旅情怀。

我还记得，也是在黄昏时分，有一条大河从我眼前流过，只是记不清是不是那年去丰桥时看到的了。我好像是站在“大川端”^[20]那样的地方，河的对岸有几家零星的灯火。

这样的景象，似乎也能令人产生一种羁旅情怀。不记得是去丰桥的途中，还是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曾在沼津住过一晚。

也许就是在那一晚，我在御城桥附近，看到了穿城而过的狩野川。

总之，最初的丰桥之行，对阿叶姥姥来说，是一次以劝说和央求为目的的旅行，而对我来说，则是一次用心感受日暮中的羁旅情怀的旅行。我写过一部题为《白婆婆》的自传体小说，在那部作品里，并没有提到上小学之前的这次丰桥之行。因为关于这次旅行，我只有碎片式的记忆，以小说的形式实在很难叙述出来。相反，小学二年级的那次丰桥之行，在《白婆婆》之中就记叙得十分详细。

儿时，唯一一次拥有远游他乡的记忆，唯一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羁旅情怀，就是在第一次丰桥之行。我自幼生活在伊豆山村的土仓里，极少出门，自然难得有机会感受一下什么是羁旅情怀。不过，我却一直有一份曾经置身于某个奇妙场景的记忆，分不清是虚幻的梦境，还是真实的经历，也不知道它究竟算不算是一种羁旅情怀。

我坐在一个小小的山丘上。确切地说，也许并不是坐着，也有可能是站着。山丘下是一条江的入海口，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洲，形似一个三角形的小荷包。江面上漂着几艘船，每艘船上都插着旗杆，扬着彩

旗。这些装饰得相当华丽的渔船，就这样静静地漂浮在这个小小的入海口处。四周一片静谧，不闻人声。仿佛这是一个早已被所有人遗忘的入海口，停靠着同样已被所有人遗忘的渔船，寂静而神秘。

我似乎是在等人。也许是一同来的人不知去了哪里，我便在这里等他回来。我兀自茫然地站在那儿，俯视着江面上漂浮的船只。

这便是我的全部记忆。至于为什么会去那个地方，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这一前一后的记忆似乎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就好比一幅长长的画卷只留下了其中的一小段。没有孤独，没有忧伤，一切消极的感觉都荡然无存。反而令人感到明朗、宁静而虚无。其中最清晰的感觉便是，这里是异乡，幼小的我正身处异乡。

这一幅画面，究竟是梦中，还是现实，固然不甚明了。

不过，阿叶姥姥出生在下田一带，也许是我随她回乡时的所见也未可知。下田一带海岸线蜿蜒连绵，形成了许多入海口，也许其中的某一个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一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阿叶姥姥虽然已和自己老家的人完全断了联系，可上了年纪之后，她却越来越思乡情切，就算真的忍不住回了一趟老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果阿叶姥姥现在还活着，我一定第一个向她求证这件事。问问她：我记忆中的场景，究竟是梦中所见还是亲身经历？

也许她会说：

——还真有这么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说：

——没准儿是个梦吧。你小时候经常做梦，有时候半夜还会突然坐起来呢。

这幅似梦似真的画面，我曾两次写进自己的小说。然而，记忆中那种鲜明的虚无感，我却再也没有在现实中体会过。在《白婆婆》中，我把它写成了小学二年级时发生的事。小说中，我随阿叶姥姥回到了她的家乡，在一个小山丘上远眺入海口。在《白婆婆》中，这个部分固然是虚构的，可我实在是忍不住想要把这段似梦似真的记忆用某种方式描述出来。现在想来，它甚至可以说是我儿时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

季节

对于季节的微妙变化，孩子的感觉是最敏锐的。小时候，夏天是真正的夏天，冬天也是真正的冬天，现在却再也体会不到了。春天和秋天也是如此。儿时真正的春天和真正的秋天，如今都去哪儿了呢？

生养我的家乡伊豆是个气候温暖、适宜居住的地方。每年只下两三场雪，而且都不大，很少会出现一连几天道路都被白雪覆盖的情况。所以，这里的冬天并不像东北地方或北陆地方的冬天那般货真价实。不过，冬天毕竟是冬天，也是相当寒冷的。

每天早晨，我都会去从前院一角流过的小河边洗脸，常常发现岸边放着的铁桶、小木桶里的水都结了冰。直到现在，一说起冬天，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铁桶、小木桶，还有灶台一角放着的陶罐中漂浮着冰碴的水。那水是靛青色的，无论有没有结冰都是静止的，没有一丝波纹，静默得就好像在毫不客气地拒绝着周遭的一切。如今，我再没见过那样的水。铁桶、小木桶或是陶罐中的水，当真是靛青色的吗？抑或，那只是我的错觉呢？这一点我也无法确定。只是现在想来，在我心里它俨然已经成了严寒冬季的象征。

我的高中生活是在金泽度过的。不过只有短短三年，却让我充分地了解了雪乡的生活。同样是那几年，父亲正好在弘前的师团任职，所以弘前的冬季生活我也多少领略过。然而，比起我儿时在伊豆经历的严冬，它们似乎都不算什么。

可以说，就是在那时，我幼小的心灵真切地体会和认识到了，冬季所包含的不带任何杂质的最本质的东西。

几年前，当我乘着飞机飞过北极圈上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儿时的冬季几乎每天早晨都会看到的靛青色的水。透过一层层流云，在万米高空之上俯瞰大地，不时能看见一小片一小片的海面。那一小片海面的颜色，恰如儿时所见的陶罐中的水。同样是那么冰冷、那么孤绝，仿佛是被永远地遗忘在了那里。让我不由得觉得，儿时的冬天，就藏在那泓海水的最深处。

伊豆的梅花，开得早的一月底就开花了。不过，一般还是要等到二月，枝头上才会冒出白色的花蕾。我家的院子里梅树种得多，其中有好几株还是老梅。我是从少年时期开始喜欢上梅花的，也许是因为早春时节最易触动青春多愁善感的神经吧。过了五十岁，我竟越发喜爱这种花了，到了现在，在我心里，梅花和梅花开放的季节已经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价值。

我小时候对花可以说毫无兴趣。梅花也好，樱花也罢，我从没觉得有多美。甚至眼前究竟开的是什么花，恐怕我也不曾分辨明白过。现在，我也是当爷爷的人了，两个小孙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他们对花也同样漠不关心。无论是让他们站在盛开的樱花树下，还是带他们去开满蔷薇的花坛，他们都完全无动于衷。可要是旁边有条狗，不用说，注意力一定全被狗吸引过去了。

关于梅花，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倒是有一件和梅花的香气有关的往事，我记得挺清楚。

半岛的西海岸，住着一位阿叶姥姥的远亲。那人每年会到土仓来个两回。那是一个中年男人，每次来，必定会一把将我抱起来，双手把我举过头顶，和我嬉笑玩闹一番。就因为这一点，我对这个人特别有好感。每次知道他要来，我都满心期待，就像有什么大好事将要发生在我身上似的。

有一次，这个人带着我在院子里散步。走到几棵梅树下，他把我高高抱起，让我的脸离梅花更近一些。

——好闻吗？

——嗯。

接着再换一棵树。

——那这棵呢？

——也好闻。

——真的假的？你不会是在糊弄我吧？

以上也许就是我俩当时的对话。我每每看到梅花，就会不由自主地把脸凑上去，没准儿就是当年的这件事让我养成了这个习惯。直到现在，每当院子里的梅花开放，我就会忍不住深深地吸上两口。要是有小家伙在身边，我也会抱着他，让他去闻闻梅花的香气，就像当年的我一样。我想，被我高高抱起的小家伙，说不定也会和我一样，将这沁人的香气永远地保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吧。想到这里，就更觉得有趣了。我甚至觉得，梅花的香味就是我安装在小家伙心里的一颗定时炸弹，当然，至于能不能安装成功，我就不敢打包票了。

——好闻吗？

——嗯。

虽然小家伙看上去一脸茫然，却说不定会给他留下什么特殊的回忆呢。

田里刚插完秧，一层层梯田全都被蓄满了水，田埂越发显得又窄又细了，而且长得好像永远都走不完似的。我跟在外祖母身后去酿酒的亲戚家时，总要走过这些长长的田埂。

那时节，夏天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了，对初夏的感悟，在我沿着又细又长的田埂小心翼翼地前行时，似乎多了几分郑重和虔诚。

八月盛夏带给我的感觉，是在土仓二楼午睡醒来之后的不安与焦虑。我虽然醒了，可外祖母还睡着。盛夏的午后，除了水车的转动声，四下里一片寂静，只剩下无尽的炎热。

老话里不是常用“丑时三刻，草木同眠”来形容夜深人静的时候吗？而我在土仓中午睡后醒来的那一刻，恰如“白日里的丑时三刻”。土仓内外静得出奇，仿佛村里的人一个都不剩，全都死光了。盛夏的阳光灼烤着大地，一丝风都没有，茂密的树林也纹丝不动。

从午睡中醒来的我，便置身于这可怕的静谧之中。

——姥姥。

我大喊了一声，因为我实在是忍不住。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不安，担心村子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变故。

从午睡中醒来，感受午后特有的寂静，对年幼的我来说，这便是夏天的全部。我既不知道什么海水浴，也不曾去哪里避过暑，留在我记忆深处的夏天，仅此而已。

吃玉米、喝冷饮、捉蜻蜓……这些都是上了小学之后的事。这些回忆，永远伴随着夏日特有的清爽的风。然而，对于更年幼时的我来说，夏天的回忆里，满满地全是“白日里的丑时三刻”的那份异样的寂静。

上了小学之后，去山谷里游泳成了我的一大乐事。从那以后，“盛夏白日里的丑时三刻”反而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和活力的时刻。山崖边盛放的野百合，蜻蜓、蝉鸣，还有在其间光着身子，抱着衣服，朝山谷里的深潭狂奔的我，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我想，儿时在土仓度过的每一个夜晚一定都是有声有色的。夏天，睡梦中交织着田野里的阵阵蛙鸣；秋天，各种虫鸣声汇成一支气势磅礴的交响曲回响在土仓的上空。北面窗户外正对着好几方水田，夏夜里蛙声响成一片，一定震耳欲聋。到了秋天，房前、屋后、院子里、田野中，恐怕所有的角落都会被秋虫的鸣叫所淹没。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留在我的记忆里。现在的我，只能凭想象来描绘儿时在土仓中度过的那一个个美好而欢乐的夜晚。

不过，秋去冬来时，那刮过原野的一阵阵萧瑟的夜风，我多少还有

些印象。半夜里突然醒来，总会听见呼呼的风声。虽然不像暴风雨的夜晚那般狂风肆虐，但风力也算得上强劲。强风一道又一道呼啸而过，渐行渐远，渐行渐弱，最终仿佛消失在了天的尽头。听上去就好像千军万马奔腾而过，一支军队刚刚过去，没过多久，下一支军队又排山倒海而来。它们摇撼着院子里的树木，把窗玻璃震得哗啦啦直响，又浩浩荡荡地扬长而去。

小小的我躺在被窝里，竖起耳朵，聆听着外面的风声，追逐着一支又一支不知名的军队滚滚远去的轰鸣声。这样的夜晚，我总是睡不着。

——好孩子，听话，乖乖睡吧。

——人家睡不着嘛。

——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能睡着。

——闭上眼也睡不着嘛。

——闭上眼睛，数到十就睡着了。

于是，我听话地闭上眼睛。谁知，不仅没睡着，屋外的风声反而听得更清楚了。要是我实在睡不着，外祖母就会从被窝里爬起来，要么去火盆旁喝点茶，要么去橱子里拿些点心给我吃。

总之，每当秋风萧瑟的夜晚，小小土仓中的光景便大抵如此。现在的我，每每在某处旅馆之类的地方半夜醒来，听见好似夜风刮过原野的声音，便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儿时在土仓里的生活。关于原野上的秋风，我并不记得什么具体的事情，可是儿时倾听夜风吹过原野时的感受，和当时久久无法入睡的心情却一次次被唤醒。晚秋的夜晚，总会让人们感到凄凉和落寞，幼小的我也许并不太懂得那是什么感觉。

不过，应该也曾有过相似的感受。

对孩子们来说，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正月里。

当左邻右舍响起捣年糕的声音时，孩子们便冒着寒风、踏着霜雪，在村里村外撒起欢来了。有的去田野里放风筝，有的在街头巷尾拍纸片，没人还能在家里坐得住。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过年了，谁不高兴呢？一会儿看看这家插门松^[21]，一会儿又看看那家捣年糕，一会儿再帮着打扫打扫村里的神社和墓地，孩子们也够忙的呢。看来，“年关将至万事忙”说的可不只是大人们呢。不过，以上这些关于岁末的回忆，我也是在上了小学之后才有的。

那么，上小学之前，也就是我六七岁的时候，每一年的年关又是怎么过的呢？我只对夜里捣年糕的事还有一点模糊的记忆。正月里的年糕，我们总是去本家，和本家的年糕一起捣。家里就我和阿叶姥姥两个

人，正月里的年糕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就在本家捣年糕时顺带着一起捣了。

捣年糕时，阿叶姥姥总会在一旁搭把手，而我则站在一边，看着男人们围着石臼挥舞木槌，再看看女人们不时团一团石臼里的年糕，偶尔还向他们讨一团尝尝。看着看着，我困了。便进了堂屋，钻进本家外祖母为我铺的被褥里，伴着捣年糕的节拍，做一个不寻常的梦。

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小憩一番之后，从本家走夜路回土仓的情形。阿叶姥姥提着灯笼走在前面，我跟在她身后半睡半醒地走着。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男人或是女人，拎着一箱年糕跟我们走在一起。我、阿叶姥姥、提年糕的人，三人结伴一起朝土仓走去。路很黑，夜风寒冷刺骨，我在半睡半醒之中踉踉跄跄地走着。唯一与平时不同的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还有正月的年糕陪在自己身边。

这段夜路，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份特殊而深刻的记忆。新年也好，岁暮也罢，我能记得的事并不多。唯有捣年糕的夜晚，和年糕一起回土仓的记忆，却总是挥之不去。如今回想起来，这份记忆中包含了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在深邃而浓稠的黑暗之中，年幼的我、阿叶姥姥、年糕和灯笼一同缓缓地移动着。新年似乎就在前方不远处等着我们。怀揣着这份压抑不住的兴奋与期待，我半睡半醒、摇摇晃晃地走着。六十多年前伊豆山村之夜的黑暗、岁末年关的严寒，再加上恭迎新年的喜悦与虔诚，融合成了这样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

正月十四这一天，焚烧新年饰品的祭火仪式便拉开了序幕。当然，这可是孩子们的特权。早在两三天前，孩子们就

已挨家挨户地搜刮了一个遍，把所有新年的装饰品都收集了起来。到了这一天，再把它们全都堆在打过霜的荒田里，堆得像座小山一样高。最后点上一把火，把它们全都烧掉。这个仪式一结束，年也就过完了，正月也将离孩子们远去。

要一下子把全村的新年饰品都收集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孩子们是以字为单位来举行祭火仪式的。挨家挨户收罗饰品当然是件开心的事，把它们堆成小山点火焚烧就更令人兴奋雀跃了。不过，最令人开心的事，还要数用楠木枝穿着糯米团子在烧饰品的火堆里烤着吃。

孩子们在田里把饰品高高地堆成小山之后，附近的大人们也闻讯而来了。他们也混在孩子们中间，加入了烤团子的队伍。刚烤出来的团子既没撒糖，又没抹酱油，却足以令孩子们心满意足，仿佛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

可是，这烤团子我却总是吃得有点忐忑不安。家里的新年饰品，阿叶姥姥每一年都会全部交给上门来讨要的孩子们，可是楠木枝穿的糯米团子，她却从没给过。也许是觉得本家已经做了，咱家就用不着了，所

以阿叶姥姥从没做过糯米团子。

不知是从几岁起，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没资格吃这烤团子串的。就算大人们递给我，我也总觉得受之有愧，迟迟不肯送进嘴里去，那种心情我现在也没忘。家家户户都拿了糯米团子来，混在一起烤，烤好一串吃一串，自然谁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哪家的团子。可是，我家没拿团子来，我便固执地认为没有自己的那份。

上了小学之后我应该就不这么想了。管他有没有自己的份儿呢，先抢到手再说。那种极其迂腐、敏感的想法，只属于上小学之前的年幼的我。那时的我，守在火堆边看着饰品被一点点烧成灰烬，却始终没有勇气向火堆里的烤团子串伸出手去。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很多事都会令我产生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比如，要是去哪个小伙伴家里吃了他家的点心，下次他来我家时，我也总盼着姥姥能拿些点心出来请他吃，就算是当作回礼吧。总觉得谁要是对自己好，自己也得同样对他好才行。可是，我的这点小心思往往会被姥姥忽略。如果一定要说姥姥曾经做过什么伤害我的事，那恐怕就只有在这种时候吧。

记忆里有两个小小的片段，曾令我真切地体会到春天的感觉。

其中一次，是在一个白雾蒙蒙的春天的傍晚，我和阿叶姥姥在露天浴池看人洗马。我们那儿有个叫西平的字，那里有家公共温泉澡堂。澡堂旁边修了一个深不过两尺的四角形浴池，用的也是澡堂里流出来的温泉水。公共澡堂当然是在

室内，这浴池却是露天的。想来，或许是附近的农家为了洗农具之类的家什而修造的。而我的回忆，就发生在这个浴池边。

当时，我和阿叶姥姥泡完澡，刚从西平的公共澡堂里走出来，便看见有人在露天浴池里洗马。马站在浅浅的浴池里，一个男人拎着铁桶往马身上浇水，再用稻草捆或是别的什么细细地擦洗马身。这就是我看到的全部，回忆却给这幅简单的画面笼上了一层朦胧而柔和的光。当时究竟是不是春天，其实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春日傍晚的白色雾霭，却始终缭绕在这幅记忆里的画面中。也许，我和阿叶姥姥早已不知不觉地坐在了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乐此不疲地欣赏起眼前这幅毫无渲染和点缀的“春日浴马图”来。

另一次，记得也只有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我俩带着供品之类，去离家步行不过十分钟的一个地方，拜一拜人称“樱地藏”的地藏菩萨。

樱地藏去长野村的半道上，路边有一棵高大的樱花树，树下立了一尊小小的地藏菩萨石像。我记得，阿叶姥姥带我去那儿，也是在一个春日的傍晚。当然，实际上究竟是春天，还是夏天，还是秋天，其实也已经记不清了。但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一个春日的傍晚。同样有春日傍晚的白色光晕，环绕在记忆中的我和阿叶姥姥周围。

为何我对春日傍晚这个时间如此执着？我想，一定是真的有什么东西，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一定有什么，让我觉得看马洗澡是在春天的傍晚；也同样一定有什么，让我觉得去参拜地藏菩萨也是在春天的傍晚。看马洗澡的画面，带着春日傍晚特有的明快而悠闲的底色；而去参拜地藏菩萨的场景，又多少透着一丝春日晴朗傍晚特有的惆怅和寂寥。

关于傍晚的记忆，还远远不止这两个。在前一节“羁旅情怀”中，我也描写过我和阿叶姥姥相互依偎着坐在人力车中，在丰桥町的暮色中颠簸前行的情形。总之，傍晚这个时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仿佛有种特殊的魔力。

无论是在哪个季节，无边的田野上薄暮低垂之时，即便是幼小如我，也会油然而生一种孤独感吧。就连在本家玩时，一旦发现太阳快落山了，我也会心急火燎地往土仓跑，仿佛多一刻也等不了似的，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

上了小学之后，傍晚对我来说，除了深深的孤独感之外，又多了几分恐怖的气氛。在村子的街头巷尾玩得正欢的孩子们，一旦发觉日暮降临，也会忙不迭地往家跑。只要有一个孩子起身跑了，其他的孩子也会跟着跑起来。就在他们撒开腿的一瞬间，孤独感和恐惧感便同时朝他们袭来。

有的孩子跑起来连蹦带跳，好像身下骑了一匹小马。有

的孩子则只顾闷头向前冲。不管是用哪一种跑法，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挣脱傍晚的孤独和恐惧。

上了小学之后我才发现，无论我是在校园里还是在田野上，只要是在类似的一个开阔的空间玩耍，一旦发觉夕阳西下，随着暮色越来越浓，内心的孤独感也会一刻比一刻更加强烈。倒是恐惧感似乎并不那么明显。这个时候，我便会拼命往土仓跑。现在想来，当时的心情，仿佛一个人正拼尽全力挥动双臂，想要游出那片孤独的海洋。这样的感觉，多会出现在夏日的傍晚。

相反，在我的记忆中，傍晚的孤独感和恐惧感同时袭来，通常是在秋末或初冬的微寒的时节。似乎刚刚太阳才偏西，一转眼，竟已夜幕低垂。

——哎呀！快跑啊！

我禁不住在心里大叫一声，便立刻撒腿朝土仓跑去。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我似的。

那个年代——具体地说，也就是大正初年，在伊豆天城山脚下的我的家乡，冬天一到傍晚，暮色渐浓的天空中便会出现数不清的白色小虫，仿佛随波逐流的浮游生物一般漫天飞舞，我们管它们叫做“白婆

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是“白色的老太婆”的意思。小孩儿们总爱挥舞着圆柏树枝，去拍打那些如棉絮一般细碎轻盈的小虫子。“白婆婆”通常呈白色，天气不好的时候，还会有一点泛青。

孩子们总是高高跃起，将手中的圆柏枝用力挥打出去。

这是冬日黄昏里我们的专属游戏。

当“白婆婆”密密麻麻的白影也逐渐被夜色所吞没，孩子们便赶紧把圆柏枝随手一扔，各自回家去了。刚刚还全身心地沉浸在拍打白色小虫的游戏里，一转眼，似乎自己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黑暗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随时有可能朝我们击打过来。冬天的傍晚，也是怪可怕的。

天气再冷一些，我记得阿叶姥姥会往我的和服后背里塞丝绵垫。外面还要套上一件短褂，所以丝绵垫并不会掉出来。

——瞧瞧，这样一来，就不会冻着了。

阿叶姥姥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在我的背上垫上一块丝绵垫。我也相信，只要背上丝绵垫，就真的不会挨冻。这其中，阿叶姥姥的话当然起到了一定的心理暗示的作用，同时，事实上那块丝绵垫应该也的确有一定的保暖效果吧。整个冬天，我都背着一块丝绵垫。直到上了小学，头一两年我也还是背着。可是渐渐地，我开始抗拒这种顶级的御寒工具了。别人都没背，单单只有我一人背着，换谁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然而，现在我却时常回想起背着丝绵垫时那种似有若

无、柔软服帖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也想给我的小孙子背上塞一块这样的丝绵垫。当然，一次都不曾付诸行动。如今屋子也变暖了，孩子们穿的衣物也大都是毛纺织品，丝绵什么的似乎也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就这一点来说，比起我的小孙子，我的童年可幸福多了。我背在背上的，是阿叶姥姥对我的爱。阿叶姥姥的爱那么的轻盈、柔软，那么的蓬松、温暖。

一入夏，每晚阿叶姥姥都会命令我穿上“护肚子”，然后再在外面套上睡衣。“护肚子”这种东西，如今大概只有婴儿才会穿了。可是我一直到上小学之前，每晚都得穿着它睡觉，活像个穿着肚兜的金太郎^[22]。外面还要套上系带的睡衣，这样一来，就算一晚上滚来滚去，胡乱踢被子，胃和肚子也绝不会着凉。

说起夏天，就不能不说说跟蚊帐有关的事。每晚睡前，阿叶姥姥总会跪在床边用团扇替我赶蚊子。等她赶完，我便赶紧撩起蚊帐的一角，哧溜一下钻进去。这个动作可是需要一点技巧和反复练习的。即便如

此，蚊帐里还是会钻进一两只蚊子。我们住的是土仓，蚊子自然比旁的屋子要多得多。

常常，我半夜醒来，会看见外祖母正举着蜡烛，烧那些不肯出去的蚊子呢。

钻进蚊帐里来的，不仅只有蚊子，有时还会有萤火虫。

有时候，是阿叶姥姥特意捉了放进来的，也有时候，是从窗外飞进来的萤火虫自己钻到了我们的蚊帐里。

食物

也不知我小时候是吃什么长大的。家里就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一日三餐自然是尽量简单。阿叶姥姥装了假牙，所以饭菜都煮得很软，几乎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米饭总是煮得像粥一样黏软，下饭菜也都切得碎碎的，一碟一碟摆在四方小餐桌上，都是囫囵一下就能吞进肚里去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是吃着这些适合老人家脾胃的软和的饭菜长大的。

有时去本家，他们偶尔也会留我吃饭，我总觉得饭菜特别硬。本家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有时提起阿叶姥姥一直给我吃软和东西的事，话里话外不无担忧。

——大晚上的，快睡觉了还吃糖球，一大早，刚睡醒又吃糖球。一日三餐顿顿稀粥，哪里用得上牙齿？走着瞧吧，这孩子的牙总有一天全都得掉光！

外祖父总是这么说。承他吉言，我刚上中学没多久几颗大门牙就镶上了金牙套。不过，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肠胃很少出毛病。本家与我同年的阿正和农家的孩子们，经常会闹胃疼挛什么的。只有我，连胃痛、肚子痛的情况也极少发生。直到现在，我的肠胃也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不过我倒觉得，这并非是小时候吃老人餐的功劳，应该是我刚上小学就变成了野孩子，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结果。

上小学之前，我整日跟在阿叶姥姥身边，尽吃些软乎的食物。可是上了小学之后，我成日和村里的农家孩子们混在一起，只要是能吃进嘴里的，甭管好吃不好吃，我都尝了一个遍。一开春，尖头蓼、虎杖、茅花，都是我们爱吃的，也吃胡颓子和通草。野草莓、桑葚自不用说，还有一种又酸又涩的“酸酸草”也是我们钟爱的美味。杜鹃花能吃，长变了形的鼓鼓囊囊的杜鹃叶子也能吃。山桃、野樱桃、小叶栲果，还有长在山药藤上的一种叫做“零余子”的嫩芽，我也都吃过。肉桂树枝剥了皮，里面的嫩芯是可以吃的。蜂蛹，还有一种叫做“目目杂”的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苗也是难得的美食。

村里的孩子动不动就闹肚子痛、拉肚子，可是病一好，就又满山遍野地乱跑了。只要看见什么能吃的，照样往嘴里塞。

阿叶姥姥三番五次地警告过我，尖头蓼、虎杖之类的坚决不许吃。可是，我前脚刚一迈出土仓，后脚就把她的话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倒不是因为真的有多饿，只是那么多隐

秘在山野中的宝藏在召唤着我们，谁又能忍得住呢？

“吸溜吸溜茶泡饭，呼噜呼噜山药糊糊”，这是阿叶姥姥常教我的。虽然听上去不是什么文雅的吃法，但牙不好的外祖母平日里恐怕都是这样把食物送进胃里的。

乡下人过日子，桌上难得有肉吃。只有在冬天谁家打了野猪，或是本家杀了鸡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

——小少爷平时到底都吃些啥呀？

本家人也时常关心我的饮食。我虽年纪小，可但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却总感觉自尊心受了伤害似的。

——都是好吃的！还有咖喱饭呢！

我这样回答。只要有人问我吃的什么，我总拿咖喱饭说事。后来本家的外祖母还常拿这事来打趣我。

其实，就算真有咖喱饭吃，也一定做得像山药糊糊似的，呼噜呼噜就能吞进肚里去。不过，村里别家都不会做的饭菜，独独阿叶姥姥一人会做，这一点已经足够令我自豪、令我满足了。当然，事实上我也确实没吃过比咖喱饭更高级的食物了。真的很好吃。阿叶姥姥是在哪里第一次吃到咖喱饭的，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这一定是她和曾外祖父洁的那段幸福生活留给她的一点念想吧。

阿叶姥姥通常会做两锅不同的咖喱饭。一份咖喱放得多，是她自己吃的；另一份咖喱放得很少，是给我吃的。

——辣吗？

——不辣。

——那我再给你加点料吧。

于是，两口小锅中的内容就这样不停地换来换去。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只有儿时在土仓中吃过的咖喱饭才是真正的咖喱饭。如今在自家做的也好，在餐厅里吃的也好，色香味都比不上真正的咖喱饭。去年我去印度的新德里，在酒店品尝和比较过好几种咖喱饭。同行的一个人问我：

——怎么样？和你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一样吗？

——完全不同，一点儿也不像。这可不是真正的咖喱饭。

我说。

——你小时候吃的那个，总该有肉吧？

他这么一说我可就无言以对了。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姥姥的咖喱饭里究竟有没有放肉。只记得米饭里看得见切得极碎的白萝卜和胡萝卜的细丁，咖喱的黄色里夹杂着胡萝卜的红色。那味道我记得很清楚，却很难描述出来。总之，无论哪里的咖喱饭，都比不上我在土仓吃过的真正的咖喱饭。

早饭通常吃的是像粥一样软乎的白米饭、味噌汤和生鸡蛋。不过，在桌前一坐下，外祖母就会命令我先吃一颗梅干，再喝一碗茶。那些年，我每天的吃的喝的，都是这些老年人的最爱。什么凉拌土当归、葱拌菜泥、凉拌菠菜，还有芹菜、蕨菜、冬花等等，这些当季蔬菜都会准时出现在餐桌上。

在伊豆的农村，过去一日三餐，餐桌上必有一道金山寺味噌汤。虽然各家各户的味道各有千秋，放进汤里的蔬菜品种也各有不同。

听阿叶姥姥说，住在西平字的亲戚家的金山寺味噌汤是最好喝的。小时候的我却吃不出他家的汤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谁承想，西平亲戚家的金山寺味噌汤，如今却成了我的一份依恋，也是我的快乐之源。

西平的亲戚家，如今也是孙子和曾孙一辈的人了。他们中有一个人，每年都会给我送来金山寺味噌汤。我总是如获至宝。在阿叶姥姥的耳濡目染下，我对金山寺味噌汤也有了一份喜爱和依恋。这份喜爱和依恋，直到今天仍留在我心底。

除此之外，阿叶姥姥还有一些习惯也对我影响颇深。伊豆盛产山蓊菜，用山蓊菜根腌制而成的咸菜更是鲜脆可口，除了在当地哪儿也吃不着。可是，我直到今天也没尝过一口。因为阿叶姥姥一直跟我说，那东西吃了对胃不好。

每年夏天，我总能吃上两回刨冰。有时候是别人给的，有时候是阿叶姥姥带着我去村里的冰窖里买冰回来自己做的。

说是冰窖，其实不过是用农家的仓房改造而成的。管理冰窖的人家会有人拿着钥匙带我们进去。打开冰窖的大门，一股冷气便扑面而来，里面一片昏暗。带路的人打开地板上的盖子，从地上的大洞中取出一大块冰。然后再用冰锯切下大小合适的一块，又把剩下的部分重新放回地下的冰窖里。

阿叶姥姥拎着装冰块的铁桶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路上我都在担心，桶里的冰会不会还没到家就化掉了。可是，偏偏阿叶姥姥毫不会我的担忧。一路上，不是站在路边和人聊聊天，就是停下来分些冰给别人，甚至路过本家时，还会切一块冰给他们。

等我们回到土仓，桶里的冰已经少了一大半。阿叶姥姥用菜刀把冰块剁成两三块，取一块用棉布包起来，再用铁锥凿碎。然后再把这些小冰碴装进大海碗里，撒上白糖，摆到我的面前。接着再给自己也做一

份，需要把刚才的步骤从头再来一次。就这样忙活大半天，我俩才能肩并肩地坐在土仓的大门口，一起享用清甜爽口的刨冰。也许是因为刨冰太好吃，也

许是因为去买冰的路上太开心，总之，我和外祖母并肩坐在土仓门前，怀抱着盛满刨冰的大海碗——那一去不复返的遥远夏天的回忆，永远定格在了这幅画面里。画中，夏日的骄阳依旧那么灿烂，夏日的微风依旧那么疏朗，就像儿时一样。

天气转凉，酿酒的亲戚家开始忙起来了。他们从别村请来了好几个男劳力，每天都在酒窖里忙碌。

酿酒的日子里，我时常要强打起精神，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外祖母，走过长长的田埂，去亲戚家的酒窖里讨些“扭扭年糕”。

天还没亮，四下里一片漆黑，可是酒窖中的男人们却早已忙活开了。我好奇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不时将一个长长的棒子伸进蒸米的大锅里看看火候。反复几次之后，就会有一个男人用那根棒子捞起一大坨刚蒸好的米，捧在手里飞快地扭成一团，然后递给我，一边说：“喏！拿好，少爷！”

我接过年糕，便又走过长长的田埂回到土仓，再次钻进温暖的被窝里睡个回笼觉。其实，这扭扭年糕的味道也没什么特别，我只是喜欢早起去酒窖的那种感觉而已。我的这个奇怪的嗜好一定给阿叶姥姥添了不少麻烦，可是她却仍然坚持每个冬天早起两三回，带我去讨年糕。

我们村虽然小，临近下田大道倒有两家点心店。不过是在山里、田里劳作之余，作为副业给孩子们做点零食的小店。店里有黑糖球、水晶糖球、芝麻糖、小糖珠、柿饼、煎饼以及姜糖之类，装在带玻璃盖的木盒子里，整整齐齐地摆在货架上。另外还有两三种糯米做的糕点，却不是孩子们吃得起的。

水果店可没有。果树长在哪儿，孩子们比谁都清楚。比如，海棠树在五金店，金橘树在酒馆，无花果树则在我的本家。哪棵树结了果子，孩子们就只在那棵树所在的那户人家周围玩。不知不觉地，树上的果子都被摘光了。土仓的后院有蜜橘、沙柑，还有柚子。孩子们对蜜橘和沙柑连看也不看，只盯着柚子。柚子多籽，味道又酸，可是那一个个亮澄澄的金黄色果实，对孩子们来说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柿子树倒是家家都有，不过孩子们并不感兴趣。

小时候，我特别爱喝葛根汤，可是只有生病的时候才喝得着。要是得了感冒，外祖母还会在睡前让我喝下一碗热热的甜酒。脖子上裹着丝绵被，一口一口喝着甜酒，这才是生病的人该有的样子。

每个月的六号，阿叶姥姥都会给我做小豆汤，因为我的生日也在六号。要是她临时有什么事耽误了，也一定会把这项任务交给本家的外祖

母。她总是念叨着“少爷的小豆汤、少爷的小豆汤”，弄得本家的人也不敢马虎了。

另外，阿叶姥姥每个月十一号还会做什锦寿司，因为她的情人曾祖父洁的忌日刚好就是十一号。这一天，她会让我先跪在佛堂前磕个头，然后才能吃上什锦寿司。但她不做硬米饭。就算是本家那边做了硬米饭送过来，她也会重新蒸一蒸，蒸软了再端上桌。

——这饭里有骨头。

这是阿叶姥姥常用的说辞。

这些食物中我最爱吃的，要数面粉。也不用水煮，直接抓一把塞进嘴里，嘴角、脸上立刻糊满了白色的粉末。这个时候，外祖母一般都正好在我旁边。她一见我嘴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面粉，就会立马递过来一个茶杯。要是还不能全咽下去，就再给我喝一杯。我吃得开心，外祖母也玩得高兴。

阿叶姥姥六号做小豆汤，十一号做什锦寿司，到了月中，她还会做萩饼。为什么选在月中做萩饼呢？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年轻的姨妈

本家的外祖父母生了很多孩子，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早年夭折，一个女儿刚出生没多久就过继给了西海岸的亲戚家。如果算上这两个，那就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一共生了九个孩子。

不过，我和阿叶姥姥在土仓生活的那几年，家里只剩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余的都离开家了。最年长的我的母亲自不必说，长子去了美国做贸易，次子是满铁^[23]的职员，去了满洲。还有一个女儿是进了沼津的女子学校，只有节假日才回来住几天。

所以，其实本家只有上小学的两个儿子和与我同年的一个女儿，只有这三个孩子还生活在父母亲友的庇护下。他们都还是孩子，可是按辈分来说却是我的舅舅和姨妈。

念沼津女校的姨妈阿町，只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才回家。

可是，在年幼的我眼里，她却是一个特别的女性。她比我年

长十二岁，我被阿叶姥姥带走的时候，她大概十七八岁，快从女校毕业了。

等我上了小学，阿町也已经从女校毕业了，回了家，成为了家里的一员。可是，在此之前，这位年轻的姨妈究竟算不算是本家的家人，我其实是疑惑的。在我眼里，她跟别人不一样，是一个每到正月或暑假就会突然出现的女人。事实上，无论是长相还是言谈举止，这位年轻的姨妈在本家人之中也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仿佛鹤立鸡群一般引人注目。

阿町在家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本家玩，而且总爱缠着她，心里一直担心她没几天又该走了。所以，我几乎天天往本家跑，见了她就问：

——你啥时候走啊？

这几乎成了我跟她之间特有的寒暄。

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了，有一回，阿町要乘马车回沼津了，全家人都去驿站送她，唯独我倔着性子说什么也不肯去。也许，阿町是我的第一个爱慕对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虽小，却用情至深呢。

小姨妈从女校毕业没多久就谈了恋爱，有了孩子并结了婚。在大正

八年的二月因心脏病离世，时年二十四岁。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五年级。

因为她的英年早逝，小姨妈在我的记忆里更加美丽而充满魅力了。我家的旧影集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张她的照片。照片上，还是学生模样的她梳着当时流行的“底发髻^[24]”，穿着裤裙^[25]，眼角微肿，眼神清澈而伶俐。她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侧向一边。特别是她绷紧的嘴角，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小姨妈为人行事也的确和照片中一样，十分从容淡定。

我不能确定小姨妈是否真的像我期望的那样疼爱我，但她的确让不在妈妈身边的我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和呵护。跟她的几次对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成日里“阿叶姥姥、阿叶姥姥”地叫惯了，有一次她却阻止我说：

——不能叫阿叶姥姥，是阿叶。

——明明就是阿叶姥姥嘛。

——不对。要叫阿叶。你只有一个姥姥，就是本家的姥姥。阿叶姥姥不是你的姥姥，她只是阿叶。

大概就是这样一番对话。她的话说得这么难听，我当然不可能听她的。可是我记得这样的话她还说过好几次呢。一定是见我身心都已被阿叶姥姥彻底俘虏，她心里愤愤不平，所以忍不住敲打我几句，想把我打醒。

要是旁人跟我说这些话，我一定会把他视为阿叶姥姥的敌人，为了维护阿叶姥姥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可奇怪的是，对这位年轻的姨妈我却恨不起来。她当然应该算是阿叶姥姥的敌人，可是不知为何，对这位年轻美丽的姨妈，我却丝毫没有敌意。同样是敌人，这个敌人却和别的敌人不一样。

不过，因为她老这样说，阿叶姥姥自然也对我这位姨妈没有好感。

——真是个招人厌的坏丫头。

——街上碰到了我也懒得理她。

——一个姑娘家，竟然在家里唱歌。

阿叶姥姥老爱抱怨她。我却总是默默地听着。不管阿叶姥姥怎么说她，对小姨妈，我仍是喜欢的。

我从不叫她姨妈，却叫她阿町姐姐。我记得是因为有一次我叫了她姨妈，被她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进行了大致如下的对话。

——别叫我姨妈，我可不爱听。就叫姐姐吧。阿町姐姐，就这么叫，记住了吗？

——怎么能叫姐姐？怪怪的。

——哪里怪了？

——明明是姨妈嘛。

——姨妈也可以叫姐姐。

我老爱缠着这位阿町姐姐。有时，我会让她带我去山谷里的公共温泉澡堂。每每和小姨妈并排走在下田大道上，我都莫名地感到自豪。有时，我又会让她在傍晚带我去小学的操场散步。本家离小学其实没几步路，可是光是这么走个来回，我也觉得很开心，总觉得和小姨妈走在一起是一件挺骄傲的事。有时，与我同年的阿正也会跟我们一起，我却总是连推带攘地想把阿正挤到一边去。为此，我总是挨骂。

——你不是爹妈养大的，怪不得有坏心眼。

我总会遭到这样的指责。我常想，如果我也像阿正那样，是她的妹妹该多好啊。

不记得是上小学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屋外玩的时候，她曾紧紧地抱住了我。她把我抱得太紧，勒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地挥动着手脚，想要从她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最终我也成功地挣脱了。可是没过一会儿，我又凑到她跟前，说：

——再来一次！

——不了，不来了。

——就像刚才那样，再来一次嘛！

可是，她却再也没有那样抱过我。

在公共澡堂洗澡的时候，总是小姨妈给我身上抹肥皂。

因为我老爱驼着背，背上总会时不时地挨几下打。这份记忆，和与母亲相关的回忆重叠在了一起。有次母亲回乡，也带我去了公共澡堂。在她给我身上抹肥皂时，也是因为我站得不够直，背上也挨了她两下打。也许因为她俩是姐妹，所以有着相似的性格和习惯。可是比起母亲，小姨妈似乎要温柔多了。同样是挨打，小姨妈却打得一点儿也不疼。

我还记得，我曾经当着小姨妈的面，吃过蜂窝上结的白色蜂蛹。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小学，大概是八月末九月初的事。

孩子们都在本家门前的大路上玩，有小一点的，也有大几岁的。其中有个年纪大点的带来了一个蜂窝，他从里边取出白色的蜂蛹，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手掌上那个轻轻蠕动的白色小东西，不由得觉得有点恶心。

——吃吃看！

发放者硬要我们把这东西放进嘴里。

——没什么好怕的，就这么吃。

说着，他自己率先行动起来。只见他把一个白色蜂蛹扔进嘴里，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弄虚作假，他还张大嘴巴给我们检查。然后就咕噜一声，像吞口水一样，把那个白色的小生物吞进了肚子里。最后，他再次张大嘴巴，向我们展示他空空如也的口腔。

——瞧，我吃了。你们也吃吧。

可是，谁也不肯把蜂蛹放进嘴里。这时，我的小姨妈从本家的前院走了出来，当她得知我们在干什么之后，自己也拿了一个蜂蛹放在手心，说道：

——什么？太可怕了！活的蜂蛹，你就这么吃了？

突然，只听我大叫了一声：

——我也敢吃！

紧接着，我便把手中的蜂蛹塞进嘴里，一闭眼吞了下去。并且，为了向小姨妈证明蜂蛹已经被我吞进了肚子，我也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给她看。

说时迟那时快，阿町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本家的厨房，把手伸进我的喉咙里，让我赶紧把刚才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可是，哪有那么容易？

——这下可糟了！过不了多久你的肚子里就会生出蜜蜂来。你傻吗？为什么干蠢事？

我被她的样子吓坏了，耷拉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我相

信了她的话，真的以为自己肚子里会长出蜜蜂来，在里面“嗡嗡”地飞来飞去。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想在自己的小姨妈面前装装酷，谁知却适得其反。

从那以后，小姨妈就常常把耳朵贴在我的肚子上，逗我说：

——让我听听，现在还会嗡嗡叫吗？

每次听到她这么说，我的表情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

说到蜜蜂，还有这么一件事。那是在我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我在学校的后面玩时，不小心被蜜蜂给蜇了，从石墙上跌落下来摔伤了。我撕心裂肺地大声哭喊着，跑回了土仓。被蜜蜂蜇过的地方疼得钻心，摔伤的地方也疼得不行。

其实，我对被蜜蜂蜇伤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额头突然剧痛起来，心里又难受又害怕，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所以赶紧往土仓跑。

阿叶姥姥在我被刺伤的地方敷上氨冰，又在膝头和脸部擦伤的地方抹上浓碘酊，并让我上床躺着休息。

当天晚上，本家的外祖母，还有邻居们都来看我了。阿叶姥姥一惊一乍地闹得全村都知道了，不来看一眼也说不过去。

——小少爷，你受苦了。

本家的外祖母满面愁容地说，看样子一定心疼坏了。

过了几天，我又去本家，正好遇见结束了沼津的学生生活刚回家的小姨妈。

——哎呀呀，你瞧瞧。你不是还吃过蜂蛹的吗？一定是蜂王对你恨之入骨，派小蜜蜂来报仇了。我说的准没错。

她说的话，我半信半疑，又觉得没准儿真是她说的那样。

我把这话告诉了阿叶姥姥，她也并不拆穿阿町姐姐，只是不置可否地说：

——这种事还真不好说啊，不过，蜂蛹啥的，以后最好还是别吃了。

阿叶姥姥很少把我当小孩儿看，只有那次是个例外。可能她觉得要是再不说点啥，往后还不知道我会吃什么呢。

谁知，等我上到小学三年级，外祖母的担心竟成了现实，蜂蛹什么的我已经可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地吃下去了。

一入秋，我们就到野地里找蜂窝，找到后就拿火熏，等蜜蜂都被熏跑了，就把蜂窝摘下来，取里边的蜂蛹来吃。其实也并没有多美味，只是吞下去的那一瞬间，觉得特别刺激。其他的孩子应该也跟我一样，因为每次吞下蜂蛹之后，大伙都会不约而同地露出狡黠的微笑。

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伊豆一带特别流行一种感冒，得病的人两腮会肿得老高老高。无论大人小孩，得了这种感冒后，会两三天持续高热。等高烧退了，可以下床了，腮帮子就会肿起来。有的是右边腮帮子肿，也有的是左边肿。在我们村，把这种感冒叫做“腮肿病”。有的人病势来得凶猛，有的人却又不觉得怎样。还有些人甚至因为高烧引发了并发症，差点危及性命。村里有种说法，得了这种感冒，只要用枇杷叶煎水喝，就能缓解病情。所以，村里的枇杷树都被摘光了叶子，成了光头和尚。

这个病，我和外祖母都得过。一开始是外祖母染上了，在她卧床养病的日子我便离开了土仓，被送回了本家。可是回了本家不过两三天，我也发病了。应该是之前就已经被阿叶姥姥传染了。

那时候，这种感冒刚刚开始传播，我和阿叶姥姥的病情都还算轻。即便如此，我还是发了两三天高烧，在本家的二楼昏昏沉沉地躺了两三天。发高烧的那几天，我担心自己的腮帮子肿起来，总是不停地伸手摸摸自己的脸。我曾见过几次腮帮子肿得老高的小孩，很担心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那几天，我唯一记得清楚的是，每当我醒来，一睁开眼总能看见小姨妈阿町姐姐坐在床头，把手轻轻搁在我的额头上。那或许是我发烧发得最厉害的时候，小姨妈来给我换冰袋，每次换之前，都会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烧退一点没有。

我也记不得那是半夜还是白天，总之一睁开眼就能看见小姨妈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当然，小姨妈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所以，一定是她每次来摸我额头时我也刚好醒来。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小姨妈是一直守在我床边的。只要有她保护着我，我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那种安全感，我至今仍能体会得到。

虽然跟小姨妈相关的这份记忆有着特别的意义，但是躺在床上被人摸额头，这样的事还不止这一次。我记得还有好几回，阿叶姥姥摸过，本家的外祖母摸过，我的母亲也摸过……她们的手带着各自的爱的温度和重量，轻轻地落在我的额头上。也许，小孩子的额头比身体的其他任何部分，都更能敏锐地捕捉到爱的触感。

小姨妈从沼津的女校毕业后，在沼津做生意的亲戚家里帮了一年工，然后就回了乡下老家。不久，又进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名代课老师。但这其实并不是她的意愿。只是因为村小缺老师，村政府再三恳求，小姨妈这才像学生时代那样换上裤装，每天去离家步行不过五分钟的小学上班。那是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春天。仔细算算，那年我八岁，小姨妈正好二十岁。

就这样，小姨妈在小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和一位毕业于东京的大

学，同样在那里当代课老师的邻村的医生的儿子恋爱了。随后便从小学辞了工作，生了孩子，结了婚，没过多久便英年早逝了。这件事当时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小姨妈不是结了婚之后才生孩子，而是生了孩子之后才结的婚。

总之，小姨妈阿町姐姐，在她二十四岁的那个春天，人生之旅才刚刚启程的时候，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二十四岁的年纪，在现在的我看来，是多么年轻，多么遥远。每每看到“红颜薄命”“花落人亡”之类的句子，我总会想起我的小姨妈。我周围英年早逝的人并不止她一个，可是这个还未脱去紫色裤裙的姑娘，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恋爱、生子、结婚，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应该经历的一切，随后便毅然决然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回想她的一生，我既觉得干脆洒脱，又觉得哀伤惋惜。

说起来，我恐怕是第一个发现小姨妈的恋情的人。更准确地说，是我和与我同年级的两三个孩子，比村里的其他人都更早地察觉出她和学校的男老师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小孩子的直觉还真是很准呐。

——我带你们出去散散步吧。

小姨妈这么一说，孩子们就已经猜到，她的恋人也是一准儿会出现，和我们一块儿散步。当然，我们也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就这样，孩子们成了两人恋情的见证者、支持者和同盟者，虽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种理解、肯定和支持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似乎自然而然地，我们就站到了他们一边。

比起和小姨妈两个人散步，我甚至觉得多一个人，那位男老师也加入进来反而更开心。其他孩子应该也和我想的一样。看着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老师凑成一对儿，不知怎的，我们也觉得心里甜丝丝的。忍不住就想唱起歌来，或是围着他俩跑来跑去。

小姨妈老爱去通往长野村的那条大路上散步，那条路上来往的人不多。总是走着走着，那位男老师不知从哪儿就冒了出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两个大人准是事先就约好了。不过，虽然大伙儿都心知肚明，却谁也不会说破。因为我们懂得，只有不说破，两个大人才能更自然地相处。

然而有时候，男老师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个时候，要是有人问了一句：

——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立刻就会有人安慰他：

——这就快来了，别着急。

同时，又扭头对小姨妈说：

——对吧？会来的吧？没错！他一准儿会来的。

——你们在说谁呀？

小姨妈哭笑不得地说。

——当然是我们老师啦。

——你们老师为什么会来？

——这个嘛，谁知道呢？

孩子们总会这么回答。我们把小姨妈的恋人当老师，而小姨妈呢，我们只把她当朋友。不仅我把她叫做姐姐，在其他孩子们眼里，她也只是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而已。

那位男老师一出现，孩子们便一起大声欢呼起来。现在想来，一对青春正好的有情人，相处时自然会酝酿出一种独特的甜蜜气氛。尽管我们还是孩子，却也深深被那份甜蜜所感染。所以我们才会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要么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要么围着他俩绕圈打转，总觉得莫名地兴奋和欢喜。

村里的小青年们老爱向我们打听：

——你们见过他俩牵手吗？

我们总是噘着嘴矢口否认：

——才没有呢。阿町姐姐怎么会做那样的事？

——傻瓜！下次可给我瞧仔细点。

对说这种话的人，我们总是本能地充满敌意。小小年纪的我们深信，这一对年轻的恋人之间一定有什么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值得我们珍爱和守护，虽然我们也说不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们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默契——

关于他俩的事，对谁也不会多说半个字。

姨妈和她的恋人从恋爱到结婚，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

同为小学教员竟然私底下谈起了恋爱，村里人对此自然颇有非议。再加上毕竟是乡下，自由恋爱什么的一旦发生在自家亲戚身上，人们的看法和观念可就没那么明智和开通了。当然，最令乡亲们和家里人无法接受的，还是她未婚先孕、未婚生子这档子事。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总算幸福圆满，可喜可贺。可

是在这个过程中，小姨妈一定不知道受了多少次委屈，伤了多少次心，吃了多少回头苦。

对这样的事，小孩子的直觉尤为灵敏。记得有一回，不知是春天还是秋天，小姨妈坐在本家内院回廊的廊沿上织着什么东西，而我就在她身边玩耍。也许还有别的孩子，可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就守在织东西的姨妈身边玩儿。

记忆中，那天的姨妈好像和平时不大一样。所以我是下意识地以她为中心，选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玩玩泥巴或是别的什么。时而还会停下手里的工夫，朝姨妈的方向张望，总能看见她埋着头专心地织着，毛衣针在她手中灵活地上下翻动。我这才放了心，重新投入到自己的游戏中去。

对姨妈来说，也许那一天真的是特别的一天。正因为是特别的一天，所以我眼中的姨妈才会那样的不同寻常，那样的令人印象深刻。又或许，对她来说那一天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她像寻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安静地织着东西，而就是她这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底——

这样解释似乎也未为不可。现在的我看来，第二种解释反而显得更加自然。那一天，小姨妈专注于编织的模样，让年幼的我不敢离她太近，更不敢跟她说话。她沐浴在秋日或是春日的阳光下，双手灵巧地盘弄着毛衣针，也许一边还在想着什么开心事，当然也有可能是伤心事。

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当然无从知晓，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贸然打断她的思绪。当时的我年纪虽小，却早已懂得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我只想在离小姨妈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守护她独处时的心境，只是不知她那时的心里装的究竟是满心欢愉，还是满腹愁肠。不过，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愁，在那时那刻，对小姨妈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心境。她深深地沉浸其中，表面上机械地摆弄着毛衣针，心绪却摇曳、起伏不定。

关于姨妈，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一幅画面——姨妈正躺在本家里屋的床上，而我正在屋外的回廊上玩，我俩就这样一里一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就只记得这些。这幅画面中的姨妈，似乎显得有点没规矩。屋外阳光灿烂，却没有照进屋内。在这略显昏暗的房间里，姨妈年轻的身体只裹了一件睡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连被子也没盖。当然，其实我已经记不得她究竟有没有盖被子了，但想来应该是没盖的。或许，她躺在床上高高抬起了双腿；又或许，她侧身躺着弄皱了裙角。不管怎么说，她的睡姿在还是个孩子的我看来，多少有些不敢直视。几分慵懒，几分阴郁，或许还有几分淫荡。

记不清那是在姨妈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在她结婚以后。

或许是在她怀孕期间，又或许是在她得了那场夺走她生命的重病之后。甚至也可能跟怀孕、生病都没关系，那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午后，小

姨妈像往常一样在睡午觉，我正好从她房外经过，而她也正好在这个时候醒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天的姨妈，的确和我记忆中那个穿着紫色裤裙、梳着时新发髻的姨妈不太一样。在无数个关于姨妈的回忆的片段中，唯有这个片段里的她，似乎已经拥有了成熟的肉体。

就这样，小姨妈阿町姐姐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侧影，不久后便在婆家，也可能是在丈夫的任地，结束了自己短短二十四年的生命。所以，我既没能见上她最

后一面，也没能参加她的葬礼。在我看来，姨妈仿佛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对姨妈的怀念和追慕，或许是在她离世多年以后，在我已经长成一个少年之后，才在我内心深处渐渐苏醒的。

姨妈葬在她的婆家，邻村的墓地里。也因为这样，已故的亲戚中，只有这位姨妈，我从未给她扫过墓。现在，乡亲里认识这位姨妈的人也已经所剩无几了。不过，你无论问他们中的哪一个，那人都会告诉你，她是整个家族中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小姨妈对阿叶姥姥始终带着敌意，而阿叶姥姥对她也一直喜欢不起来，可是儿时的我，似乎对两人的这种关系毫不介意。我和阿叶姥姥相亲相爱，彼此照顾。同样的，我和小姨妈也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小姨妈去世后的第二年，仿佛是追随着她的脚步，阿叶姥姥也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在十二岁那一年，失去了尚在花样年华的儿时的心上人；又在十三岁那一年，失去了虽已垂垂老矣却无可取代的人生的依靠。在自传体小说《白婆婆》中，我把这位姨妈的死写在了我九岁的那一年。那年的秋天，姨妈离开本家嫁去了邻村的婆家。时间上的确和事实多少有些出入。我之所以做这样的改动，是因为正是在那一年，我才真正地、强烈地体会到失去小姨妈的悲伤。在她离开本家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两年后得知她的死讯，我却始终半信半疑，似乎并不曾真正接受她的死。我之所以“歪曲事实”，只是为了在作品中更加深刻地表达出小姨妈的死给我带来的伤痛。

庙会

几年前，我去西土耳其斯坦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时，曾在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古老的马尔吉兰城逛过芭莎——当地的一种集市。在城市郊外的一隅，不同肤色、不同瞳色的各民族的人聚集在一起。集市上，各种货品应有尽有。临时搭建的商铺与商铺之间，老人、孩子、男人和女人，仿佛被上了发条似的不停地穿梭着。呼喊声、叫嚷声、吵闹声，还有驴的叫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当时，我曾对同行的一个人说，这很像我小时候去过的庙会，令对方大吃一惊。

日本乡下的庙会，场面跟这个可没法比——同行的人说。他说得没错。伊豆山村的小庙会，就算几个加在一块儿，也远远不及马尔吉兰的芭莎这般热闹和繁华。可是在我看来，儿时^[26]在修善寺祭祀弘法大师的庙会上，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那种将我深深感染的红火而喜庆的氛围，完全足以与马尔吉兰的芭莎匹敌。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曾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去修善寺参加过祭祀弘法大师的庙会。那是我头一次去修善寺祭拜，也是唯一的一次。除了我，邻居家的孩子们也都去了。去的时候还有马车可以坐，回来的时候却已经是晚上了，只能靠双脚走回去。当然，这一点去之前大人们就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了。

我们搭上去大仁的马车走了一段，又在中途下了车，步行前往修善寺。为了不被大人们甩在后面，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追着他们走。到庙会的地方时都已经是傍晚了。

带我们来的大人们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小袋白色的麦芽糖，似乎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便托准备打道回府的别村的乡亲们把我们捎回去。

我们在熙熙攘攘、接踵摩肩的人群中被挤来挤去，跟着人流在庙会里匆匆走了一圈，便被带了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不甘心。好不容易去一趟弘法大师的庙会，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一下庙会的热闹劲儿就被带走了，而且还得再走上二十多里的路才能回家。孩子们对大人们的做法自然是心有不满，却也只能乖乖听话。

只不过，现在想来，修善寺庙会之所以给我留下了难以抹灭的深刻印象，之所以令我^[26]觉得它热闹非凡、世间少有，难道不正是因为我置身其中只有短短一瞬，仅在惊鸿一瞥之后便被带走了的缘故吗？唯其如此，那场庙会的盛况才会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引发强烈的震撼，足以令我

在多年以后的马尔吉兰的芭莎上第一个想起它来。

年幼的孩子们哪里见过“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那样的大阵仗？自然觉得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稀罕事，不枉我们再走上二十多里的夜路回家。

话虽这么说，我们也并不是对庙会的事一无所知。每年的一月十一日和九月十一日，村里的弘道寺要办两场庙会，祭祀的是人称“药师”的菩萨。另外，紧邻的市山字的明德寺，每年八月二十九日也有一场祭祀“手水场神”的庙会，远近皆知。不光是咱们村，散落在狩野川山谷间的大大小的村落，都有各自的祭祀庙会，其中名气最大、规模最大的就是这场修善寺温泉町举办的修善寺祭典，人称“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在每年的四月二十一日和八月二十一日，春秋两季各有一次，而大人们带我们去的那一次，恰是樱花盛开的春天。

从踏入修善寺温泉町的第一步起，年幼的我们的眼睛里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新鲜的。旅馆和店铺的高楼鳞次栉比，大街上人山人海，挤满了去参拜弘法大师的人。走不了几步便是桥头，远远地就能看见临时搭建的商铺、摊点，一顺溜排得老长。有卖面具的，也有卖玻璃瓶装的彩色汽水的，还有卖白色的麦芽糖、朝鲜糖、豆糖的糖果铺。同样是卖糖果的店铺，各家卖的品类也各有不同。这可忙坏了孩子们。做棉花糖的机器是个稀奇玩意儿，眨眼的工夫就吐出一个个白乎乎、软绵绵的糖朵儿来，哪能不好好看个究竟呢？

还有那捏糖人的大叔，一双巧手捏出的狐狸、花魁可真是活灵活现，自然也要围观一番。

——大家手牵着手，可别走丢了。

领头的大人一个劲儿地提醒大家，可是怎么说也没用，孩子们的心早已经飞远了。

爬完十几级石阶，便能看见宏伟的山门。再爬一段石阶，走一截路，眼前又是长长的石阶，左手边便是高高的钟楼。无论走到哪儿，前后左右都挤满了人。拨开人群往前钻，前面还是石阶。领头的大人是朝着正殿走的，可是孩子们的心思却都在散落于寺庙大院各处的小店上。不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下来，院里的店铺都陆陆续续上了灯，一盏盏电石气煤油灯发着青白色的光。一时间，乌贼汤、什锦炖汤、甜酒的香气四溢开来，充满了整座寺院。

我们跟着大人们来到正殿，听他们的话乖乖磕头行礼。

可是，由于一路上都被夹在大人们中间，我们其实压根儿不知道哪里是正殿。孩子们牵着彼此的手，挤在成人堆里身不由己地往前挪，身高又只到大人的腰部，完全被挡住了视线。人流推攘着，不时把我们带到某处摊点前，不一会儿又推攘着把我们带走了。

就这么被拥挤着、推攘着，稀里糊涂地逛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山门，我们一人得了一小袋糖，便被交给别的大人照看了。

新的监护人脾气可不大好。

——你们这帮小屁孩儿，跑到这儿来做什么？迷了路可怎么办？走，跟我回去！马车已经没了，就走路吧。

其实，我们自己也并没有多想。还不是因为大人们说起“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提出谁想要去就带谁去，这才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回程时同行的大人有男有女，统共四五个人。都是平日里常见的熟面孔，却也说不清谁是谁家的。我们跟在大人们后面离开了修善寺的街市，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便来到了下田大道，再顺着马车通行的大路沿着狩野川继续往前走。

路上黑漆漆的，大人们不时提醒我们注意地上的小坑、石块。这条路上到处是凸起的石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白天坐马车时就颠得厉害。

刚开始的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孩子们还沉浸在弘法大师庙会的热闹氛围中。这场举世无双的庙会所带来的新鲜感和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我满心盘算着，等到了家该怎么把庙会上的所见所闻讲给外祖母听，感觉有好多好多事要讲。可又觉得，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准确而详尽地描述那种热闹、那种嘈杂，电气石煤油灯那妖冶迷幻的灯光，那些林林总总的小店，以及店内飘散出来的混杂着各种食物香气的独特气息。然而，走到父亲那边的亲戚所居住的月濑村时，我们就开始感到吃力了，越来越跟不上大人们的脚步。不过，虽说走得慢些，落在了后面，可大人们总会在前头不远处停下来等等我们。

走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刚进父亲老家所在的门原村时，领头的一个大突然说：

——瞧你都累成啥样了？要我说呀，今晚就在你爸爸的老家过一夜吧。

我听了，觉得这话简直没头没脑。

我们一边走一边咂着先前带我们的大人给我们的麦芽糖，不时打个大大的呵欠。每当睡意袭来，脚下就会打几个趔趄。感觉好像无论走多久都永远走不到家似的。可是，这次“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之行，我并不感到后悔。为了看上一眼那般精彩、盛大的庙会，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想，其他孩子一定也跟我想得一样。瞧瞧，他们不也和我一样，踉踉跄跄地走了二十多里地，却一个也没掉队吗？

直到今天，“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的热闹和喧嚣我仍然历历在目。

虽然我置身于那个奇妙的世界不过只有短短的十来分钟，但那仿佛趴在门缝上窥探到的一切，却成为了我幼年时代最重要的回忆之一。

初次读到谷崎润一郎的《恋母记》，是在沼津中学念书那三年的国文课上。教国文的老师正是后来以近八十岁的高龄完成了名为《日本色彩文化史研究》的大作并被岩波书店出版发行的前田千寸先生。教我们时他才四十出头，上他的国文课总是一件愉快而享受的事。

课上，老师亲自为学生们朗诵了收在课外读本中的《恋母记》。正是那次朗诵，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所谓“小说”就是这么一回事。那篇小说，我简直觉得写的就是我自己。我想，有这种感觉的绝不止我一个人。

——想吃天妇罗，想吃，天妇罗，吃、天、妇、罗……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们嘴里时不时就会冒出几句小说中的经典语句。想吃拉面，想吃，拉面……虽说不过是孩子们似懂非懂的调笑和恶搞，但也足以说明这篇《恋母记》早已在每一个孩子心中引发了或深或浅的感悟。

聆听前田老师朗诵《恋母记》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去赶“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又走了二十多里夜路回家的晚上。虽然我不曾像《恋母记》中的那个少年一般独自一人走夜路，可是那种默念着“想吃天妇罗、想吃天妇罗”

行走在寂静夜里的孤独心境，我却和他一样。小说里的少年主人公走的是洒满月光的海滨小路，而我，则走在春夜里的狩野川沿岸的下田大道上。可是在我的想象中，当时的我仿佛也能听到夜风吹过松林的沙沙声，看到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海面，甚至还能隐约听见三味线凄婉的琴音。总之，我是把从“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走夜路回家的那个自己，完全带入了小说《恋母记》的舞台。而且，这样的带入竟然也丝毫不显得突兀。换言之，当年的我，不过是傻傻地跟在大人屁股后面走在黑漆漆的路上，而多年以后，当我读到《恋母记》的那一刻，我才终于能够真切地回顾和理解儿时的自己的心境。

与我一同前往“修善寺弘法大师庙会”的小伙伴是三人还是四人，他们都是谁，我都已经记不清了。到了如今这把年纪，再回想起儿时的这番壮举，只觉得那一夜的我们，都如《恋母记》中的少年一般，在莫名的悲凉氛围的包围中，艰难地迈动着瘦小的双腿。寂静的黑夜里，只能偶尔听到几声草鞋敲打地面的声响。那条当年年幼的我们走了近四个小时的下田大道，如今早已铺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公路，路上车水马龙，畅行无阻，驶完全程只需短短二十分钟。

另外，虽算不上是庙会，每年的四月三日，翻过一座小山头，在邻村的一个叫做“筏场”的地方，还有一场跑马。

所谓跑马，其实就是赛马。到了那一天，十里八乡的农家小伙儿们都会牵着自家的马聚集到筏场来。恰是樱花盛开的时节，跑马场边上正好种着几棵樱花树，观看赛马的同时还可以赏赏花。我们村也有两三个小青年会参加这场草地跑马赛，染坊家的老二还成了远近闻名的高手。每年临近跑马赛的时候，村里村外总能听见人们议论纷纷，不时蹦出几个年轻人的名字，参赛的骑手们一下子都成了名人。

筏场的跑马赛是村里的大人们每年春天最期待的盛事。

可是，那座山头离咱们村有十里路，翻过山头去筏场还要再走上十多里，对年幼的孩子们来说可不算近。所以，虽然我们也被赛前兴奋紧张的气氛所感染，成天跟着大人们“跑马”“跑马”地瞎起哄，但实际上，真正去筏场观战，却要等到上了小学二三年级以后。

不知为何，这场跑马赛竟在大正六年，也就是我十岁那一年的春天，被叫停了。在那之前，这跑马赛我才仅仅去看过一次。大约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上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某一年。

那一天，我带上祖母为我做的便当，叫上邻居家同年的孩子阿幸、小和、小为等五六个人，朝着期待已久的跑马赛出发了。我们进了长野村，专挑老路和小道走。因为大都是蜿蜒于大山深处的小路，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才走到那座山头。站在山头上回头望，我们的村庄已经变得很小很小了，我们的小学校舍看起来也像玩具小屋一般小巧玲珑。

这时，在山头上歇脚的一帮大人们中，有人指给我们看说：

——瞧，那就是富士山。

——我知道。

——那边，还能看见大海。

——那哪儿是海呀？

——傻小子们，那不是海是什么？

事实上，那个地方的确能看见海。两三年前我又去过一次那座山头，放眼望去，伊豆半岛的连绵群山尽收眼底，高低起伏、层层叠叠，最远处便是高高的富士山，富士山的左侧便能看到骏河湾的一隅。

往东望，举行跑马赛的筏场村静静地坐落在山脚下；往南望，天城连峰巍巍耸立。最前端的是高耸入云的万三郎峰，稍远处则是略低一点的万二郎峰，这二峰便是天城山的主峰。

我们在山头上吃完了随身带着的便当。

——傻小子们，便当不是应该在跑马时才吃吗？

大人们虽这么说，我们却执意要把便当先解决掉，免得待会儿跑起来碍手碍脚。

吃完便当，我们便开始下山，继续朝筏场进发。山路蜿蜒崎岖，眼看着群山环抱中的跑马场就在脚下，早已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却走了好久也走不到。几个孩子跑着跑着，会像商量好似的忽然停下脚步往地上一蹲。原来是因为刚吃了便当就使劲地跑，肚子疼了起来。不过，蹲了不一会儿，我们还是会咬咬牙站起来继续跑，只为了能早一点看到跑马赛。甚至还有孩子双手捂着肚子朝前跑呢，说不定我也是其中一个。

跑马场沿街而建，就在左手边的洼地上，是个四四方方的广场，绕场铺设了跑道，场边种了几棵樱花树。

场上却连一匹马也见不着，满眼里只看得见喜笑颜开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坐满了整个广场，饮酒作乐，谈笑风生。

而那几棵樱花树，正好就在人们的头顶上舒展着枝丫，兀自绽放着满树繁花。若将目光越过广场投向远方，便能看见北面富士山遥远而渺小的身影。

跑马场三面环山，山上长满了茅草，呈现出青灰色。这些山都不算高，就连在我们小孩子眼里也谈不上巍峨。我们在跑道对面的土看台上坐下来，看大人们喝酒、聊天。跑马场的一角果真拴着几匹马，却见不到骑马的人。

不一会儿，我们便也走进场内，去为数不多的两家小吃店里瞧瞧，或是挨个儿到大人们的酒席上转悠转悠。

——那边在吃什锦杂煮。

——这边吃的是寿司。

我们一边转悠一边交流着各自打探到的情况。

——你们这群小屁孩儿，在这里瞎晃悠什么？滚一边儿去！滚一边儿去！

无论我们走到哪家的席面，都会遭受这样的待遇。我们都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明明说好是来看赛马的，却不见有一匹马在跑，而且似乎也丝毫没有准备开赛的样子。

广场的酒席上，也有一些小孩儿堂而皇之地高坐其上。

他们都是筏场的孩子，满脸都写着“这是老子的地盘”。而我们却是彻头彻尾的外人。虽然偶尔也能瞥见一两个咱村的大人，却也不敢凑过

去，怕挨骂。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突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高声的吆喝和欢呼。几匹高头大马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突然在环绕广场的跑道上飞奔起来。不过，没过多久就有马打了退堂鼓，或是有马撞破栅栏冲进了广场里。剩下的马好不容易跑完了一圈，到了第二圈时也纷纷使起了性子，跑着跑着说停就停。任凭骑手们怎么大声吆喝，挥动鞭子，它们说什么也不再跑了。

马儿们跑起来的时候，广场里的人们全都站起身来，往外观望。可是没过多久，大家的注意力就又重新回到了酒席上。

听说赛马开始了，孩子们立刻紧张起来。可谁知，过了许久也不见有马跑过来，比赛也迟迟不再继续。

我们全都聚在土台子上，眼巴巴地等着。广场里的酒宴却越发热闹了，人们唱啊跳啊，兴致高涨，小孩儿也越来越多了。广场里的孩子一多，我们就更不肯下去了，大伙儿都死守在土台子这里，颇有点自卫的意思。

时不时地，马场上会出现一两个骑着马的年轻人。每当这时，我们便会一阵紧张，以为赛马就快开始了。谁知，结果却什么也没发生，马又被牵回了马房。就在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就快放弃的时候，第二轮比赛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也有好几匹马同时出现在赛道的一端，广场内立刻骚动起来。

远远地，可以看见起跑线的位置有一位胖墩墩的大叔，正手持一面旗端坐在高台上。

马儿们冲出了起跑线，可是没跑几步，又出现了与上一轮相同的情况。大部分的马都在中途放弃了比赛，坚持跑完两圈的仅仅只有其中一匹。这匹马骄傲地绕场一周，它的年轻的骑手胸前还挂上了一串用金纸扎成的弊束^[27]。

广场上的酒宴又重新热闹起来，仿佛全然不关心下一轮比赛什么时候开始。跑马场的边上倒是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马，可是只有小孩儿们围在一旁看新鲜，却不见一个大人。

又过了大约三十分钟，新一轮比赛终于开始了。这次并排站在起跑线上的却只有三匹马，而且就连这三匹也都没能跑完全程。它们跑着跑着都纷纷停了下来，钻进广场里吃草去了。我们决定打道回府，反正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趁早回家呢。回家的路上，我们边走边玩，采蕨菜、捉蛤蟆，打打闹闹玩了一路。

在年幼的我看来，这样的跑马赛虽然不论输赢、轻松悠闲，却也无聊透顶。酒席上的欢声笑语，跑道上奔驰的骏马，甚至缤纷绚丽的樱

花，赛马时石破天惊的欢呼声，这一切都仿佛只是一幅虚无缥缈的画，离现实世界很远很远。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还有这样的感觉，只有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是真实的人，而其他的一切，人也好马也罢，甚至那几棵樱花树，全都是狐妖幻化而成。就连那个身披金纸扎的弊束绕场一周的年轻人，也一定是狐狸变的。

笪场跑马赛的传统现今仍有保留。就在四五年前，也是在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又去过一次。感觉那附近一带全是低矮的丘陵，风很大。那个跑马场也小得令人不敢相信里面居然还能跑马。

八月中旬，炎炎夏日，正是去三岛的大神社看烟火的时节。去看“修善寺弘法庙会”和跑马赛大约是在我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而去看烟火却是在我更小的时候。或许是小学一年级，又或许是在那前一年。我的姑妈一家就住在三岛，是他们邀我们去看三岛神社的烟火的。姑父那时是那里的町长，他们家就在大神社的前面，位于整个町的中心地带。或许是姑妈家派人来接我过去的，又或许是父亲家别的亲戚带我去的。

当年在三岛度过的两天一夜，却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回忆，只依稀记得自己一直闷闷不乐的，过得并不开心。记得我刚一到三岛就吵着要回家，当晚被安置在二楼却又闷又热难受得睡不着，还记得我曾骑在谁的肩头上，隔着人群眺望远处天空中绽开的烟花。仅剩这些零星的记忆碎片残留在我的脑海中，带着一种虚幻、朦胧而又晦暗的色调。

姑妈和姑父我都是第一次见。姑妈倒是和蔼可亲，当町长的姑父却大腹便便、满脸胡楂，让人觉得不敢接近。我一见了，便立刻想回到我和外祖母的土仓去。可是，既然来了，没道理说走就走。于是，当天夜里，便有人带我去看了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神社，见识了祭典的盛况。

我的记忆，便是从骑上某人的肩头上那一刻开始的。前方，人群熙熙攘攘、万头攒动。而在人潮的尽头，远处的夜空中，一朵朵烟花腾空而起，粲然绽放，点点火光缤纷洒落。不过，从我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烟花的一小部分，而且离得又远，只有小小的一朵。不一会儿，烟花放完了，四周突然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方才还在眼前蠕蠕而动的人头也一下子全都被夜色吞没了。

就这样，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烟火，绝对谈不上有多美。我又回到了姑妈家，喝了一瓶汽水就被赶上了床。那一夜的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某个沙漠中的陌生国度，比如摩洛哥，那么的奇妙而不真实。

如今回想起来，儿时的感觉还真是细腻而准确。烟火转瞬即逝之后的无边黑暗，还有那祭典之夜所特有的氛围，就这样深深地烙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

山火

一直以来，小土仓里只有我和外祖母两个人住，可是我却从未感到孤单和害怕。有时候，外祖母有事去了别人家，夜里只剩我一个人睡在土仓里，我也并不觉得孤单。就算有老鼠在枕边窜来窜去，我也只觉得热闹有趣，仿佛全然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这脾性恐怕也是外祖母教出来的。

上了小学之后，我开始对幽灵啊怪物之类的产生了兴趣。记得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孩子们中间特别流行扮成幽灵的样子，两手耷拉在胸前，嘴里一边咕嘟着：“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诶访^[28]哟……”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校园里玩到天黑。眼瞧着大伙儿都玩累了准备回家的时候，准有人突然冒出来叫一声“诶访哟”，于是大伙儿便又来劲儿了，争着抢着要扮鬼。谁也不愿意老是被别人装鬼吓唬，还不如自己来当鬼呢。这么一来，夜色渐浓的校园里便一下子冒出许多妖魔鬼怪，大家一边扮成鬼笑着叫着一边往家走，心里也不免觉得有些瘁得慌。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其实模拟的是摇团扇的声音，而“诶访”呢，据说是妖魔鬼怪摇着团扇出场时，嘴里念叨着的它所怨恨的人的名字。这个鬼，好像是一个含恨而死的女人的怨灵。

那时候，我们最爱听的就是幽灵呀妖怪之类的故事。害怕归害怕，却总是听得津津有味。本家的小舅舅比我们不过大个五六岁，他经常把孩子们叫到一块儿，听他讲鬼故事。

以至于我们一见到他就开始琢磨：这回能听到什么新鲜的。

——你们听说过伞妖的故事吗？

他只消轻描淡写地问这么一句，就足以令女孩子们尖叫着四散而逃。

不过，我们虽说还是孩子，鬼故事里讲的东西我们怕归怕，说到底也并不会全都信以为真。令我们害怕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所营造出来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独眼和尚、伞妖……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在眼前勾勒出一个个妖魔鬼怪的形象，所以才感到害怕。

然而，真正可怕的却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飞流直下的瀑布、望不见底的深潭，当独自一人身临其境时，那种仿佛

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感觉才是最可怕的。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孤身一人，然而，我又并非真的是孤独的。冥冥中，仿佛还有看不见的别的什么与我同在。那是瀑布的精灵、深潭的精灵。

对小孩子来说，妖魔鬼怪虽可怕，毕竟只是故事里的，而瀑布和深潭的精灵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我们常常脱个精光在河里一玩就是一整天，可是上岸时，却总是争先恐后地往岸上跑，忙不迭地去抓自个儿的衣服，生怕自己跑慢了被抛在后面落了单。

我老家的小山村，傍着狩野川的上游而建，那里最出名的就是“狩野川台风”。狩野川从村中穿流而过，还有猫越川、长野川等数条支流纵横其间。如今各地施行的都是町制，我的老家也有了一个气派的名字——“天城汤之岛町”。

不过，在以前，却只是“上狩野村汤之岛”。而在这片名为“汤之岛”的村落里，共有三条发源于天城山脉的河流汇集于此。

狩野川的干流形成了猫越潭、大潭、宫之潭、汤碗潭等深潭，而支流长野川则形成了嘿咿潭、荷包潭等深潭。说起来自然是干流附近的深潭更大更深，可咱们村却离支流长野川更近，所以无论是游泳戏水还是捕鱼捉虾，大伙儿都更爱去长野川，极少去干流。那可是属于其他村落的水域，是别村孩子的地盘。

说到游泳，我们最爱去嘿咿潭。嘿咿潭是专供男孩子们游泳的地方，荷包潭则是女孩子们戏水的天堂。男孩儿和女孩儿，连游泳的区域也有严格的区分。

狩野川台风过后，嘿咿潭早已面目全非。可在夏天，我们每天都去游泳的那些日子，嘿咿潭却是另一番模样。虽然不大，潭水却很深，潭底水流湍急，形似一个墨水瓶。一二年级的时候年纪尚小，还只敢在边缘的浅水区玩耍。到了少年时期，玩法可就不一样了，我们最爱从潭边高高的山岩上纵身跃入这个深不见底的墨水瓶里。再冒出水面时，嘴唇冻得发紫了，双脚也冻得发白了。于是，赶紧在湍急的水流中找块大石头，紧紧地抱住，好暖一暖冻僵的身子。暖一暖肚子，再暖一暖背心。一个个跟晒天灵盖的河童^[29]没两样，既有大河童又有小河童。

就这样，嘿咿潭成了我们每日必去的游乐场，甚至，就连潭底的暗礁哪块滑哪块不滑，我们心里都门儿清。尽管如此，上岸时大伙儿依旧争着抢着去拿自己的衣服，人人都生怕被落在后面。

——糟糕，我把腰带落在潭边了！

大伙儿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家走时，每每有人冒出这么一句。等他一个人折返回去拿了东西再跑回来时，总会急着向大伙儿报告：

——没出来！没出来！

人多时便是无忧无虑的水上游乐园，只有一个人时，便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仿佛随时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

我也曾有好几回，不得不一个人来到嘿咿潭边。没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寂静的嘿咿潭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正午，还是暮色渐浓的傍晚，都透着一股瘆人的寒意。就连潭水的颜色，水流的声响，都似乎与平日里不同。

一个人来到潭边时那种莫名的恐惧感，也许是因为害怕被某种突然出现的神秘东西给抓了去。我们从小就听大人讲，每一个深潭都有各自的神灵主宰。可是我们真正害怕的，倒不是那种可以想象出具体形象的神灵，而是别的什么。那种无形无状的，萦绕飘荡在空气中的，神秘而未知的气息，也许说是“精灵”才最为贴切。

——嘿！小子！

仿佛听见有人在叫我，一回头，却什么人也没有。虽然看不见人，却仿佛有一双手死死箍住了我，令我怎么也挪不动步子。

——别过来！

想逃，身体却动弹不得。想喊救命，却发不出声。说到底，最害怕的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

柳田国男^[30]有一篇著名的随笔——《山里的生活》，文中曾提到过“神隐”。据他说，遭遇“神隐”的人大都是在傍晚时去了田野之类的地方，就再也没有回来。对于这样的事件，过去的人有种说法，说是像田野这样的地方，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去的，在不该去的时间去了，就会遭遇不测。老人们都知道，在古代，人类祭祖归宗的时刻须诸事禁忌。若是在这样的时刻不小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就会神志涣散，仿佛穿越回了远古时代，不由自主地朝深山里走去。——在这篇随笔中，对“神隐”给出了如上解释。或许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间蒸发”，也与之不无关系。

柳田国男的解说，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空间的概念，但我想，既然有禁忌的时刻，自然也应当有禁忌的空间。若说暮色降临的傍晚是禁忌的时刻，那么将空旷无人的田野视为一个禁忌的空间也不无道理。

几年前，当我读到这篇著名的随笔时，我立刻想到了儿时独自一人站在深潭边时所产生的那种恐惧感。自己为何会深陷莫名的恐惧之中，我曾百思不得其解。而今想来，不正是因为禁忌的时间身处于禁忌的地点吗？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深潭正是一个禁忌的空间，而日头偏西的午后和暮色降临的傍晚或许也是禁忌的时间。于是，在那样一个时空的组合之下，心灵身处某种奇特的感觉被逐渐唤醒，同时被小孩子所特有的人类原始的本能所敏感地捕捉到了。——当然，这一切不过是我的猜想而已。若是柳田先生还健在，我一定好好向他讨教一番。不过，说不定他会笑着说：“小说家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啊！”

总之，儿时一个人站在深潭边，内心是恐惧的。不同于害怕幽灵、妖怪，那是一种害怕突然被什么东西摄走了魂魄似的，特别的恐惧感。

在我的家乡，有一条小有名气的瀑布，名曰“净莲瀑”。

每次去那里玩，回家时也最怕被一个人落在后面。站在瀑布下的潭水边，任由飞落而下的水珠冲刷在自己身上，我们也丝毫不觉得害怕。可是，一旦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一转身将瀑布留在身后，周遭的一切便似乎突然改变了模样。

对于孩子们来说，瀑布呀、深潭呀，都是麻木的大人们所感觉不到的精灵的家园。

狐火，我也亲眼见过两回，都是在冬季。我们走下田大道去山谷里泡温泉的时候，在大道和山间小路的岔口，远远地看到了几簇小小的神秘的火光。山谷对岸有一座小山，坡面上点点火光排成一溜，微微泛着红色，好似一盏盏豆粒般的小灯。

——狐火！是狐火！

孩子们立刻吵嚷起来。可是，丝毫不理会我们的兴奋和骚动，远处的狐火仍然兀自安静地跳动着，仿佛在对他们说：“肃静！”我们远远地看着，内心没有一丝恐惧，反而觉得那副场景异常美丽。好似用尺子量过画好了线一般，那一系列如豆的灯光排列得整齐划一，一丝不乱。回到土仓，我向外祖母讲起这件事，阿叶姥姥说：

——这可是好事呀！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倒被你们撞见了。

看来，她也并不觉得狐火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那当真是狐狸点的火吗？

——没准儿真是呢。要不然，西平山上哪儿来的一溜灯火？说不定真是狐狸排成队提着小灯笼在走呢。

村子里的其他大人，似乎也并不觉得狐火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深信，狐狸这种动物就是爱搞这样的恶作剧。

而且，似乎还对这样爱搞恶作剧的狐狸，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二战结束没多久，我带着家人被疏散到中国山脉^[31]的尾根一带的山村，确切地说，是鸟取县日野郡福荣村。就是在那里，一天深夜，在家门口，我发现远处大山的山坳中，有一溜排列整齐的如豆灯火。大约只出现了短短的一两分钟便消失不见了。那灯火究竟是什么，终究无从知晓，按村里人的说法，那就是狐火。

那么，狐火究竟是什么呢？有研究说，发情期的狐狸在相互追逐纠

缠时，尾部彼此摩擦而产生出火花，这才是狐火的真面目。若此结论属实，那么狐火，竟然是柔情蜜意的装点，是你依我依的衍生。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年幼的我们只觉得狐火神秘而不可思议，却丝毫不觉得它可怕。

山中山火频发。每当村里的半钟^[32]敲响，多半是哪里又着火了。不过，半钟的钟声只是为了召集众人去现场灭火，就算敲得再久，甚至就算已经看到了火光，也并不会有人因为觉得危险迫在眼前而感到不安。

孩子们更是激动得跟打了鸡血似的。远处的不知什么地方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穿上消防服全副武装的大人们正风风火火地朝那儿赶呢，村子里的气氛跟往常有些不一样了。

山火大都发生在每年的二三月，正是植树的季节。人们在挖坑栽苗之前，先要将采伐场清理一番，把堆积的枯枝枯叶扫拢在一起，点火焚烧。一不留神，火苗就会窜到别的地方，引发山火。我们把这种火苗乱窜引燃了其他东西的情况戏称为“火逃了”，这种说法包含着某种特殊的意味。在我们看来，火是有生命的，它渴望能自由自在地想烧到哪儿就烧到哪儿。我们想象中的山火，跟成日在自家围炉里、灶膛中看到的火可不一样。只有山火可以四处逃窜，随意奔走，你追我赶，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力。

要想亲眼看看这有生命的火，当然得去火灾现场。遗憾的是，小孩子自然是不能去的。发生山火的天城山，离村子可有十多里远呢。

发生山火的夜里，我总会醒个好几次，还会不停地问外祖母：

——火还烧着吗？

——已经灭了。别担心，没啥大事。快乖乖睡觉吧。

每每这个时候，外祖母总会这样回答我。可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两句话，怎么能令我满意？前往天城山的年轻的消防员们，一定正在一片火光中欲火奋战吧？他们英勇无畏、高大威猛的身影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山火通常烧个半天，或是一整日，也就被灭掉了。起山火的日子，孩子们总是格外兴奋、活跃，不顾天气寒冷在村子里东跑西窜。就连玩游戏，也不会安安静静待在一处玩，要么在田埂上追逐打闹，要么从山崖上比赛着往下跳。

再不然，就是去林中追逐流火，甚至纵身跃入火堆中。还有几个扭打在一起，比比试试谁的力气大。

待到山火灭净，进山灭火的青壮年们便陆续回村了，村里一下子又

恢复了平静。倒不是说村子本身有多安静，只是方才还咋咋呼呼的孩子们全都变得老实安分了。也许是因为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已经过去，村子又恢复了往日冷清而寒酸的模样。

还记得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曾进山去看过一次山火。去看跑马赛的时候，不是得翻过一座能远眺富士山的小山丘吗？就是在那座能看见富士山的小山丘的附近，发生了森林大火。那座山丘的附近一带，村里人称之为“茅场”。

说起来的确是名副其实，那一带漫山遍野都长满了茅草，常年呈现出柔和的青灰色，远远看去，宛如象皮一般。

每年三月，附近十里八乡的青壮年们都会聚集到茅场，进行一年一度的“烧山”。坡面上疯长的茅草很容易便烧成了一片，那熊熊的火势仿佛能无限蔓延开去。不过，火烧到防火带便不会再烧下去了，烧山之后过不了多久，茅草的灰烬下就会冒出蕨菜的嫩芽来。

有时候，烧山也会引发山火，但都不会造成多大的事故，往往不一会儿就被扑灭了。我所说的去看山火，也是在一次茅场烧山的时候，余火没有彻底燃尽，燎到了附近的林子，到了第二天的傍晚，山火便气势汹汹地烧了起来。

若是火灾发生在天城山的腹地，孩子们就更不敢奢望去看山火了，于是一早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当半钟的钟声响起时，一听说是茅场一带失了火，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朝那个方向跑去。就算去不了火灾现场，也要跑去长野一带的村落，在那里也能看到火。若还是看不见，就再往前走一段。

我们跟着同村的大人们朝长野走。一路上大多是上坡路，时不时需要停下来歇歇脚。当然，有时候也不光是为了歇脚。我们一屁股坐在路边，便能看见村里的大人们成群结队地从面前跑过，有赶去灭火的年轻人，也有老人、大妈大婶，独独见不着小孩子。

——嘿，你们几个，这是要去哪儿啊？

时而传来这样的询问，我们却充耳不闻。按照现在的说法，我们有权保持沉默。不管大人们问我们什么，我们都默不作声。

——要是寻思着想去火场，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快回去！快回去！

可是，等大人们走远了，我们便会立刻站起身来，连走带跑地往前赶。若是远远地看见后面又有大人们的身影，那就又坐在路边等上一会儿。

——嘿，你们几个小家伙，坐在这儿干吗？莫不是打算去火场看火吧？都是谁家的孩子啊？五金店的、横巷的、糖果铺的，还有一个，是哪家的来着？快回去！快回去！傻小子们，眼看天就快黑了，说不定待会儿想回去都回不去了。

我们仍然一言不发，等这批大人走到前面去了，便又站起身来继续赶路。

等我们进了长野村，却没看见哪里有火。也许是村里人都赶去了茅场，整个村子静悄悄的，怪瘆人的。

我们横穿过村子，走上了通向茅场的小路。这个时候，大伙儿却打起了退堂鼓，纷纷说还是回家算了，又想着，山火啥的看不看也没什么打紧。西边，太阳也快落山了。

接下来的路，大伙儿都走得慢慢吞吞。心里都寻思着想回家，可是回家也得有个由头。不过，刚走上小路没多久，这个“由头”便及时地出现了。

——喂！傻小子们！你们要去哪儿啊？在这里瞎转悠什么？

小路的转角处，突然传来一阵呵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手持一把大镰刀的男人正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在我们的眼里，他简直不像是普通的凡人，更像一个面目狰狞的大头怪。

我们吓得连滚带爬地往回跑，甚至顾不得等等一旁的同伴。队伍跑散了，大伙儿自顾自地穿过长野村，再冲下一段狭长的下坡路。到最后，也没人同行，都是独自一人或跑或走地回去的。

记忆里，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远远地看见有一个小伙伴走在前面，却怎么也追不上他。只要他能稍稍放慢脚步等等我，我俩就能结伴回家了。可是，对方似乎全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自顾自地跑跑走走、走走停停，丝毫没有为了我调整自己的步调。

走着走着，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终于走到了樱地藏附近，这里离家就没多远了。然而，走在我前面的那个玩伴，却已经不见了踪影。

芥川龙之介有一篇名为《小火车》的作品。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少年搭上了一辆小火车去到了很远的地方，车上坐的都是下苦力的人。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已近黄昏。回程已没有小火车可搭，少年只得在一片暮色中独自一人往回走。

每每读到这篇《小火车》，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次去看山火没看成，中途折返的经历。当时的我，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从长野一路走回家的？我早已记不清了。或许，多多少少有几许悔意吧。要是一开始没想着去看什么山火就好了。现在可好，为了这个傻念头，落得孤零零

一个人走山路的下场。孩子们各自揣着几分这样的心思，彼此间隔着一段距离，在苍茫的暮色中变成了一个个孤独的小黑点，缓缓向前移动着。

当时的玩伴，除了一人，其余都还健在，都在老家的镇上生活得好好的。就像一同去看山火的那天一样，从那以后，我们都踏上了各自不同的漫漫人生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岁末

在我的老家，伊豆那个小村庄，每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的某一天，神乐^[33]班子总会如约而至。或许某一年从十一月开始就能听到神乐的浅吟低唱，有的年头却要等到十二月底新旧交替的时候才能一饱眼福。神乐班子总是沿狩野川顺流而下，依次造访下游一带的每一个村子。咱们村位于天城山麓的最深处，自然是最后一个才轮到咱们。

每年来的神乐班子，总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从函南、茱山两个村挑选出来的，一个班子有七八个人。舞狮子的两个人，说相声的两个人，还有吹笛子的、打太鼓的和弹三味线的三个人，偶尔或许还有一个表演杂耍的。班子的人数也不固定，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四五个人，显得冷冷清清。

神乐班子一行人进了村，便挨家挨户地上门表演。若是遇到酬劳丰厚的人家，狮子还会一路舞进他家的堂屋，在前院摇头摆尾、翻滚跳跃，甚至绕到屋后舞上一圈，舞完狮子，还会有相声或杂技表演。不过，要是东家给的赏钱太少，就只在他家的院门口随便舞两下便草草收场，连狮子看起来也懒洋洋的，昂头抬腿都没力气似的。

神乐班子年年都住在村里仅有的一家旧式小旅馆^[34]里。

说是旅馆，平日里也不曾见他们开门营业。似乎只在神乐班子来那几天才做做生意。也不知为啥，他们从不投宿山谷间的温泉旅馆。

神乐班子在村里挨家挨户巡演时，孩子们自然是坐不住的，总是呼啦啦一大群跟在他们后面。而神乐班子呢，似乎也离不开这些孩子，好像没了孩子们的簇拥和捧场就演不好似的。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只去村子边上的独户或几家较小的散户。他们算好了时间，等孩子们放学回来没了约束，这才返回村子的中心地带。

孩子们也并不只是傻傻地跟在神乐班子后面，我们跟商量好了似的，手里都会拿些红薯干啦、柿饼之类的吃食，时不时地往嘴里塞一块。这些东西，平日里一块儿玩时家里的大人可不会给我们吃，只有在神乐班子来的那几天才有福气吃得到。

狮子闲下来时，便会张开血盆大口来吓唬我们。孩子们早就盼着这一刻呢。不过，有些还没上学的更小的孩子总会当了真，吓得拼命往外逃，一不小心摔一跤，哭得跟大火烧了屁股似的。

神乐班子里，我们最佩服的是舞狮子的两个人中顶狮子头的那个。光是那张脸，就令人没来由地感到特别踏实可靠。而其他的演员，说相声逗大伙儿笑的，演奏笛子、太鼓和三味线的，我们都没太放在眼里。

只要顶狮头的那位说一句：

——快！闪开！闪开！别挡道，躲远点！

我们立马就会乖乖听话，赶紧往两边退几步。换做是其他人，任凭他怎么吆喝我们也不理不睬。总觉得就算把对方惹火了也没什么打紧。

记得有一次，还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神乐班子出发去山谷间的某家旅馆表演，我们照例也跟在后边。

神乐班子一行人，加上紧随其后的一群孩子，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在过旅馆前的吊桥时，顶狮头的那位大叔突然在吊桥的正中间停下了脚步，探出身子去看桥下的流水。

孩子们也纷纷跟着他停了下来，探身往下看。这个时候，我猛然发现大叔的一只胳膊里抱着的狮子头正张大了嘴，似乎也在探头朝下张望呢。虽说只是只狮子，却俨然看得全神贯注。

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深深地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至今仍难以忘怀。

——狮子竟然也会探头去看桥下的流水！

我反复地看看狮子头，又看看脚下的流水，心中暗暗惊叹。

神乐班子一走，村子里便刮起了寒冷的北风，岁末才算是真的来了。这一年就这么走到头了！不仅是大人们有这样的唏嘘和感叹，就连孩子们也有相同的感受。每年这个时候，孩子们便开始玩起了竹马。竹马，是神乐之后的又一桩乐事。我们总是骑着竹马，在霜化后泥泞的小路上跑来跑去。几乎每天都有人跌一身泥，挨他妈妈一顿臭骂。母亲的怒斥伴着寒风飘过大街小巷。就这样，孩子们的一年，也在一天天地走近尾声。

一到岁末，家家户户的大人们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孩子们呢，也有孩子们要忙的。我们没事儿就凑到一处，躲在大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农家粮仓的背后啦，石墙的墙根啦，大都是避风、向阳的好去处。虽说地方不够敞亮，却躲过了大人们的视线，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小小乐园，不管做什么都不用担心挨骂。吵架、和好，捉弄人、被人捉弄……属于孩子们的冬日就这样悄悄过去。

当然，我们在一起也不光只为了玩，偶尔也会干点正事。比如捕鸟。村公所的后院种了好些细叶冬青，孩子们便剥了树皮，制成黏鸟用的藕胶。细叶冬青的表皮弃而不用，只取里边一层，放在石头上细细捣碎，再拿去小河边洗掉其中的纤维，最后再放到嘴里嚼。一直到嚼得腮帮子隐隐作痛，便嚼出黏性来了。时不时还需要用指头把嘴里的东西扯出来，嚼一嚼，再扯一扯，不一会儿藕胶就做好了。

藕胶一做好，孩子们就闹腾起来了。不是你把鸟胶扔我头上，就是我把藕胶扔你头上。这藕胶，一旦粘到头上可没那么容易摘下来。往往到最后，只得用剪刀把粘上藕胶的那一撮头发齐根剪掉才算完事。

有时候，大伙儿会把各自做的藕胶凑到一起，裹在鸟儿时常光顾的光秃秃的树枝上。不过，这个法子却极少能捕到鸟。可孩子们还是会经常凑到一块，从咱们的秘密基地出发，甚至去很远的地方搜集材料制作藕胶。这么一来，就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冷了。而且，没准儿还真能捉到鸟呢。一点点微小的期望，也能弄得孩子们心里痒痒的。

年纪尚小的我们，还总把希望寄托在藕胶上。而那些十八九岁的少年们，用的可就是捕鸟网之类货真价实的狩猎工具了。冬季荒芜的田野，正是鹌鹑、白颊鸟之类最爱逗留的地方。他们总在那里张好网，设下陷阱。这个法子不仅需要体力，因为得先砍些弹性好的树枝做工具，而且布网的技巧也很有讲究。年幼的我们多半只有在一旁看热闹的份儿。少年们之中，有几个张网捕鸟的高手。只要一听说他们中的哪个去田里捕鸟了，我们这一大帮孩子准会跟着去凑热闹。

——快去找些饵料来！

只要他一声令下，孩子们便会一窝蜂似的四散开去，分头去河对岸的山里寻找一种长在青木（桃叶珊瑚）上的红色果实。若是找不到青木的果实，便用朱砂根的果实代替。我们这群小不点儿帮不上什么忙，能做的大概也只有这些。然而，寻找红色果实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一到岁末，孩子们最爱躲在土仓的后面玩。土仓北面窗下种了一棵柿子树，是美浓柿^[35]。上面总是挂着十来个大大柿子。

美浓柿只有我家才有。阿叶姥姥总想着让果子在树上挂得再久些，熟透了再摘。可是，每每总是刚刚泛红便遭了殃，不是被乌鸦啄出了大窟窿，就是因为果子自身的重量早早地从树上掉了下来。

每当这个时候，外祖母总是格外地失望和懊恼。她大声咒骂的激烈反应，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是愤怒更为贴切。

——哪里来的混账乌鸦！这些挨千刀的傻鸟！

然而，真正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乌鸦还是别的什么鸟儿呢？这可没人说得清。因为无论是乌鸦也好还是别的鸟儿也好，都不曾有人亲眼见过它们偷吃柿子。可是，阿叶姥姥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满腔怒火发泄在这些鸟儿身上，仿佛这些无耻的小偷就躲在不远处，正听着她的咒骂呢。

每天，总有一群不请自来的孩子，虽不是偷柿子的小偷，却随时都有变成小偷的可能。孩子们聚在土仓的屋后玩耍，时不时地就会绕到北面窗下，抬头张望张望挂在树上的柿子。一旦被阿叶姥姥瞧见了，总会

招来她一顿严厉的警告：

——不行！绝对不行！蜜橘呀，柚子呀，别的啥都好，都可以给你们。独独这个不行！这是给少爷吃的，你们可吃不得！

阿叶姥姥的这番话，在年幼的我听来有点太不讲情面了。

——好了，快去那边玩儿吧！

最后她还总不忘把孩子们赶远一点，让他们别靠近柿子树。孩子们总是听话地乖乖走开，可是过不了多久就又转了回来。

——好想吃啊！

有人直言不讳。

——看起来已经红了呢。

也有人小心窥视。

换作是别的水果，阿叶姥姥总会送些去本家，或是分些给左邻右舍，就算不多也是个意思。只有这美浓柿是个例外。她固执地认为这柿子是当时的我才能吃的东西，就连阿叶姥姥自己，轻易也不肯尝上一口。说起来，那的确是我儿时的独享之物。

赶在乌鸦下手之前，阿叶姥姥就会请邻居帮忙，把树上的美浓柿全都摘下来，收进米柜里。

这以后，我就几乎每天都能吃上一颗熟透了的大红柿子。总是掰成两半，分两回吃。只是到了晚上就不给吃了，说是怕凉了肚子。

——这一半给姥姥吃。

我总这么说，外祖母却总也不肯。若是有很多，她也不会这么舍不得。统共就只有十来个柿子，她当然只肯留给我一个人吃。

到了二十八九，年关将近，在异乡打工挣钱的本村人都要赶回家过年。这样的人虽不多，可每辆进村的马车，总会送回来两三个归乡的游子。有刚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去镇上打工的年轻人，也有离乡多年拖家带口回村探亲的小夫妻。

我们只要一听到马车的喇叭声，就会立刻丢下正在玩的游戏往停车场跑。只为看一看这回从马车上下来的究竟是哪位回乡客。有时候是叫不出名字的熟悉面孔，有时候却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他们都拎着大包小包，有的是土布包袱，有的是大皮包。

我们总是远远地站在一边，默默观察着这些回乡客。他们身上总有

什么地方散发着某种异乡的气息。脖子上裹着的围脖，头上戴着的鸭舌帽……似乎都带着一丝异乡的气息。

——瞧，那不是俺家叔叔吗！

有时，也会有小孩嚷嚷着冲出去，多半是因为在回乡客中发现了自家的亲戚。意料之外的惊喜所光顾的这位幸运儿，总是迫不及待地朝那边飞奔而去。可没过一会儿他又会回到孩子们的队伍里来，然后朝他家亲戚脚边的大包袱努努嘴，说道：

——你们瞧，那里边啊，可装满了礼物哦！有馒头，还有羊羹呢。

其他的孩子却纷纷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用大人的话来说，简直是生无可恋了。明明是大家一起来的停车场，老天爷却偏偏只将幸运降临到一个孩子头上。再后来，这个孩子便会离开他的小伙伴们，以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姿态，兴高采烈地回自个儿家去了。

当从马车上下来的回乡客们朝着各自的目的地继续赶路，孩子们也渐渐收了心，重新玩起了方才的游戏。骑竹马的骑竹马，看捣年糕的看捣年糕。回乡客的大皮包、布包袱里的东西虽然与我们无缘，但毕竟欢天喜地的新年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这一点上，老天爷对每一个孩子都是公平的。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总会收到丰桥的母亲寄来的包裹。里面有时装着糕点，有时装着新做的和服。寄来的若是新和服，阿叶姥姥便会让我穿上试试，嘴里咕咕哝哝地念叨着什么，一边调整着和服下摆的长短。

到了大年二十九或是三十的那天，孩子们都会去村公墓扫墓，村公墓就在一座叫做熊野山的小山背后。说是扫墓，真正干活的也轮不到我们。不过是跟着扫墓的大人们去玩玩而已。

本家的墓地，每年都由一个名叫阿友的人负责打扫。这一天，墓地比平日里热闹了许多。来扫墓的大人可真不少。

本家的墓地有两处，一处是先祖的墓，一处是曾外祖父洁的墓。

受外祖母的影响，在我心里曾外祖父洁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所以只有在阿友打扫曾外祖父的墓时，我才会上前帮忙。我们浇水清洗墓碑，拔净墓边的野草。我的玩伴阿幸、小和、阿季、小为也都陆续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你们几个，不去扫自家的墓地，怎么跑到别人家的墓地里来忙活了？

阿友的话并不能得到任何回应。自家的墓地也好，别家的墓地也

罢，咱们小孩儿可顾不得那么多。管他是谁家的墓地呢，只要能大伙儿在一起打扫就好。

我们懵懂地知道，墓碑下长眠着已故的亲人，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忌讳的。我们在墓碑和墓碑之间跳来跳去，或是一屁股坐在某个土馒头上，没少挨阿友的骂。

如今，阿叶姥姥、我的父亲也都长眠在了这片熊野山的墓地里。阿叶姥姥去世的时候，人们在离曾外祖父洁的墓地所在的本家墓园稍远一点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墓园。想来，阿叶姥姥一定更愿意睡在曾外祖父洁的身边，可是那里已经安葬了他的正妻阿广姥姥。所以，生前能与曾外祖父洁同床共枕的阿叶姥姥，死后却只能将枕边人的位置让给阿广姥姥了。

扫完墓，就只剩下立门松之类的活儿了，这项工作也是由阿友负责的。他不知从哪座山上砍来松树，一棵立在本家大门口，一棵立在土仓前。本家门口的又高又大，土仓门前的又矮又小，这一点，我是很不服气的。

——又不是门松越大过的正月就越长。

本家的外祖母总是这样说，她还曾嘱咐阿友把土仓的门松换成大棵的。

土仓里，虽然只有两个人过年，每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阿叶姥姥总要捣腾到很晚。门松是大是小她倒是不在乎，只有这顿年夜饭，说什么也马虎不得。曾经为曾外祖父精心烹制的美酒佳肴，如今全都喂进了我的肚子。

正月

大年初一，我们总是凌晨五点就被叫起来，跟着本家外祖父去神宫参拜。我们摸黑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有时还会踩到路沿上结的霜柱。小河边还挂着一道道冰凌。

说是参拜神宫，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不过是去村里神社的正殿上作个揖。我强忍着睡意，在冷风中瑟缩着身子一步步往前挪，心里不停默念着：过年了，过年了……在去神宫的路上，不断有人与我们擦肩而过。因为太黑，也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听见人家问：——小少爷今年多大啦？

或是，

——小少爷，过年了，开心吧？

现在还不是恭贺新年的时候，因为天还未大亮，谁也不会把黎明前的神宫参拜算作正月里做的事。

回到家，吃了煮年糕，换上正月里出门见客的衣裳，做完这些，新的一年才算是真的开始了。

等太阳出来了，孩子们便都跑到大街上，个个都穿着出门见客的新和服，光鲜靓丽，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我们一时间竟有些难为情，不敢靠近彼此。不过，谁家的孩子不盼着过年呢？眼下正月真的到了，盼了又盼、等了又等的正月终于姗姗而来，又有哪个孩子不欢欣鼓舞呢？

很快，聚集在街头巷尾的孩子们逐渐分成了两帮人。一帮人是上了小学的孩子，另一帮人是还未上学的更小的孩子。不过，不一会儿，上了小学的一帮人又会回到方才碰头的街口来。

正月里，日子与往常也没多大不一样，不过又是寒冷的一天。在北风呼啸的街头巷尾，孩子们被寒风吹了一整日。

平日里，我们追追打打、嘻嘻闹闹，没一刻能坐得住。可是这一天，因为穿了出门见客的新和服，反而被拘住了手脚。

孩子们只能怀着满心期许，在寒风中静静等待，坚信这一天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趣事发生。

可是，正月的第一天却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寒冷而静谧的傍晚如约而至。孩子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常言道：“正月乐三天”，这不还有两天嘛？我们安慰自己：接下来的两天，一定会有什么趣

事发生的。

如今回想起儿时过的正月，只记得大伙儿守在街头的大风口喝西北风的傻样儿。一个个穿着光鲜的新和服，怀着莫名的期待，靠着一股子新鲜劲儿，在寒风中一吹就是一整天。

第二天，我们依旧会聚在街口，像木桩子似的杵上一整天，喝一肚子西北风。虽然冻得缩成了一团，心中的期待却并没被寒风吹散。并不是想再买个新玩意儿，也并不是想吃什么好吃的。只是固执地认为，正月就应该和平常的任何一天不一样。这可是正月啊！是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日子！或者，至少应该是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来，所谓儿时过年的快乐，其实就是这份莫名却执着的期待。大人们年下不用干活，整日猫在围炉边，甚至大白天就喝起了小酒。我们小孩子可没这些乐子，只有换上新和服，同时也换上一副好心情，怀着满心期待去街口吹一天冷风。现在的孩子，虽然生活环境大不相同了，可是迎接新年的心情应该没什么不同。同样充满了懵懂的期待，同样在这种期待的驱使下蠢蠢欲动。真想发自内心地对这些孩子们说一句：

——过年了！新年快乐！

原来，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是在一心一意、有声有色地度过属于他们的正月。

直到正月初二的午后，孩子们才终于恢复了孩子们该有的本来面貌。新和服穿着也不那么别扭了，虽说是正月里，也不能老这么安分守礼地待着。我们想骑竹马了，也想放风筝了，当然拍纸也是不能不玩的。

放风筝，我们总爱去田野里。地里的土都冻住了，我们在上面奔跑着，手里牵着的风筝起起落落，越飞越高。一不小心谁和谁的风筝线缠在了一起，总不免引起一场小小的战争。一转眼，原本光鲜亮丽的新和服早已沾满了尘土，罩衫的扣子也被扯得七零八落，正月的新装算是彻底玩完了。

在我关于儿时放风筝的记忆中，偏偏是自己的风筝怎么也放不上天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不管我怎么努力，风筝始终飞不上天。总是在半空中打几个转，就呼啦啦地直往下坠，一头栽进地里，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三四年前，我偶然忆起儿时放风筝时那种绝望而无助的心情，曾作过一首诗。诗里说：年幼的我一次又一次想放飞的，并不是风筝，而是“死”；而我一次又一次在空旷的田野上拾起的，也不是风筝，同样也是“死”。

我脑海中关于风筝的记忆竟悲惨至此，令我不禁吟出了这样的诗句。为什么我的风筝就飞不起来呢？我在空旷的田野上玩命似的奔跑着，只为了手中那只注定飞不起来的风筝。那或许是我人生第一次体味到了绝望的滋味。

正月初三初四，我曾跟着阿叶姥姥去几户父亲那边的亲戚家串门，他们住在离我们稍远一点的地方。那也是上了小学之后的事了。这几家亲戚平日里与我们并没有什么来往，阿叶姥姥不过是想让他们看看，你家交到我手上的孩子，如今长得壮实着呢！

各家亲戚都有自己的名号。比如，“西平的大房”便是指住在西平字的安腾家；“持越的磨坊”则是指住在持越字的一家姓“福井”的；而“门原的崖壁”则指的是住在门原字的石渡家。其他的亲戚家，也各有各的叫法。

因为我和阿叶姥姥常年住在土仓里，便总被人称作“土仓小少爷”和“土仓婆婆”。当然，这倒算不得什么名号。

西平、长野等几个较近的字走路就能去。可月濑、门原等较远的村落，就必须得坐马车了。无论去到哪家，父亲那边的亲戚们，尤其是几个伯母婶娘，总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话的口气也怪怪的，总像在冷嘲热讽。就连年幼的我也感觉得出来。

她们有的说：

——这都几岁了？怎么还是这么一副瘦巴巴的样子？还真是个“娇少爷”呢！不好好吃饭可不行啊！

还有的说：

——人都说“长子多败儿^[36]”，我看你呀，还真是个败家少爷呢！

甚至还有人说：

——不在父母身边，少爷还真是有福气呢！长在爹妈身边的孩子，哪个的脸会皱成这般模样？

听了这些话，阿叶姥姥总是带着一肚子气回家。

不过，不管她们说了什么，对父亲老家的这些伯母婶娘以及她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却怎么也讨厌不起来。她们虽然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却个个都是热心肠，总能让我感到血浓于水的温暖的亲情。我们回家时，她们总会送出老远。过几天，还会专门派人送些土特产来土仓。

同样是血脉相连的至亲，男人们却一贯地不爱说话，不苟言笑，令

人觉得不敢亲近。不过，这些男性亲戚也一样是热心肠，只是轻易察觉不到他们对你的关怀和疼爱。

——长大了，怕是和你爹一个样！

这样的话，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也不知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刚说完这句，对方早已把脸转到另一边，嘴里也不知在念叨些什么。

正月里走亲戚，只有去父亲老家门原村的石渡家时，无论是我还是阿叶姥姥都高兴不起来。那是继承了祖业的我父亲的大哥家，在父亲一边的亲戚中最是不能不去的。话虽这么说，我们也不是年年都去。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只去过一次。除了正月之外，我还曾去他们家住过一晚。关于这件事，我在前面写洗澡的那一章里已经提到过，不过只剩下些许模糊而零碎的记忆而已。

——是时候去一趟门原了。

阿叶姥姥念叨了好几回之后，这才鼓足劲动身了。

阿叶姥姥带着我坐马车来到门原，把我送到石渡家之后便扭头回去了，说好第二天再来接我。

——就一晚，只需要忍受一晚。甭管有多难熬，过了这一晚，一觉醒来就能回土仓了。

阿叶姥姥是这么安抚我的。可是，我其实并不觉得有多难熬。当然是有些不自在，不过我也算是稀客，人家待我也算是热情周到。

大伯带着我翻过一座小山丘，去了吉奈公共浴场。一路上，大伯只顾埋头赶路，虽然偶尔停下来等我赶上他，却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只是默默地跟在大伯的后面。到了公共浴场，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

——洗身子。

——擦干净再出来。

顶多就是嘴里蹦出这么几个字。然而，和大伯的这次吉奈之行，其实是他特意为我精心安排的。

刚从吉奈回来，大伯母就笑着露出一口亮晶晶的大黑牙，说：

——可委屈我们小少爷了。也不知倒了什么霉，要跟这么个凶神恶煞的大伯伯去泡澡呢？对吧，小少爷？

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把我心里想的话全都说出来了。时不时地，她甚至还会说：

——只消忍耐一个晚上，明天就能回土仓了。

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从哪儿听来了阿叶姥姥说的话。

虽然大伯母的每句话似乎都带着一丝嘲讽，可嘴上虽这么说，她手里却一刻也不闲着。又是给我烫甜酒，又是给我做安倍川饼^[37]。另外还有一个叫阿忠的孩子，同我一般大，我俩却始终没有交谈过一句。到了晚上八点过，大伯突然说：——好了，该睡了。睡前漱漱口，把脱下来的衣裳叠整齐。

我仿佛被施了魔咒，变得异常乖巧听话，按他说的一一都做好了。睡前乖乖漱了口，由大伯母领着进了早已铺好卧具的里间，又亲手把自己穿的和服叠得整整齐齐，搁在枕边。

——真是听话的乖孩子。好了，快睡吧。

大伯母说完，拿着蜡烛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待在一片黑暗中。我原本不怕黑，也不怕一个人睡。只不过这里和土仓不一样，房间要大得多，一个人睡在里面，还是有点发慌。

我在被窝里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白天浑身不自在，到了睡觉时也丝毫没有放松。可是，我还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自从来了石渡家，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我是真的累了。

半夜，我被叫起来上茅房。手拿蜡烛的大伯母看起来跟恶鬼幽灵没两样。

——快！起床小解。

大伯母一开口说话，满嘴黑牙更是让人心里发怵。“小解”这种说法，在我听来也怪稀奇的。走到廊下，看到阿忠正睡眼惺忪地站在那儿，他也是被叫起来上茅房的。我俩先后进了茅房，硬挤出几滴尿来，这才被允许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

等我再次钻进被窝，手持蜡烛的女鬼居高临下地看了看我，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我身上的被子，说道：——好了，睡吧。

身上的被子被她这么一拍，我仿佛感到自己被封印在了这个被窝里，一辈子也别想从里边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久久躺在被窝里，不知道该不该起床。所幸没过多久廊下的挡雨板就被人打开了，屋子里亮堂起来，大伯母的声音也随之传来：

——少爷，起床了！

我赶紧一骨碌爬起来，自己穿好衣服，去了有围炉的堂屋。刚一进

门，就听见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大伯的声音：——快去河边洗把脸！

于是，我一把接过大伯母递过来的毛巾，穿过土间^[38]，出了院子，来到了门前流过的小河边，看到阿忠正在那里洗脸呢。

我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依然没有任何交流。既然人家对我不怀好意，我也没必要主动伸手向他示好。

回到家，我又被大人叫去神龛前行礼。

——拜神时都说了啥？

坐在围炉边的大伯一边喝茶一边问我。

——说了我想快点回家。

我回答道，这句话很自然地就从嘴里蹦了出来。

——想回家？原来求的是这个啊。

大伯依然面无表情地咕哝了一句。一旁的大伯母却露出一口黑牙，笑着说：

——要是少爷喜欢，就再住个两三天吧？

我可不觉得她是在开玩笑。若是真要让我再住一晚，我一定二话不说，当下就回去。

早饭之后，我也跟着去了位于后山半山腰的石渡家墓地扫墓。大伯依然一脸严肃，走在队伍的最前端，我和全名忠治的阿忠紧随其后。我拿着竹水杓，阿忠捧着盛满水的水瓶。

我们走过两三块梯田便来到了墓地，一片枯草丛中掩隐着十三四块墓碑。我和阿忠在每块墓碑前站上一会，拜一拜，我再用水杓从水瓶中舀一瓢水，浇在墓碑上。

墓碑大致排成一行，也有几座在后面另成一行，前面的墓碑比较大，后面的墓碑都偏小。墓碑大都长满了青苔，上面刻的字也都模糊不清了。也有的墓不过随意压上一块石头，算不得墓碑。我们正打算越过不拜，耳边却响起了大伯的训斥：

——别想偷懒！后面的墓也得拜！

只见大伯正站在墓地的边缘，双手抱在胸前眺望远方呢。真奇怪，我俩的一举一动，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难不成是后脑勺长了眼睛吗？

现在回想起来，大伯是想让我给父亲家已故的先祖们扫扫墓。当年

的我，自然体会不到他的用心。我只是听从大伯的吩咐，在每一座长满青苔的墓碑前行个礼，再用竹水杓满满地浇上一瓢水。

如今看来，大伯当年为我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当年未能引起我丝毫触动的那份良苦用心，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却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了万千波澜。

正月从石渡家做客回来，阿叶姥姥是这样向本家的外祖母汇报的：瘦是瘦了一点，不过也不见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总算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关于父亲老家的一切，如今只留下了美好舒心的回忆。扫墓、打扫前院、自己整理床铺、去河边汲水……每天不得不干很多很多活儿。饭前要说“我不客气了”，饭后要说“多谢款待”……这一切与我和阿叶姥姥两人在土仓的生活是多么地不一样！就连在母亲的本家，我也不曾受过这样的待遇。本家的外祖母也同阿叶姥姥一样，从不让我动手做任何事。年复一年，我每天都生活在万千宠爱之中。唯有这短短的两天，我被扔到了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约束和历练。那种心情，就好比被送去寺里苦修的小和尚。

孩提时代，这样的经历不过只有一两次。等我去沼津上了中学，不管我情不情愿，都不得不常常去叨扰父亲老家的大伯一家了。我常常被指使着干这干那，动不动就挨训。到了暑假，他们更是取代了土仓的阿叶姥姥，管起了我功课和考试成绩。大伯和大伯母都不是好对付的，可是他们身上却有一种别的亲戚所没有的独特魅力。那时，大伯还是汤之岛小学的校长。那也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之后便从教学岗位上功成身退，过起了优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洋堂龙骨、独醒书屋主人，都是他的笔名。他时而做几首汉诗，时而吟几支俳句。最令我头疼的，便是自己的大伯是个通今博古的读书人。我最怕他突发奇想的提问。儿时紧绷的神经长大后也并未得到放松，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你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

——真是一问三不知！

这便是我和我大伯之间最常见的对话。的确，无论大伯问我什么，我都答不上来。那副如龙骨般瘦骨嶙峋的身板，那道独醒书屋氏所特有的凌厉目光，简直可以说是我中学时代的噩梦。但是，我却从大伯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可贵的东西。

大伯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大伯母也以八十七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了。他们没有葬在儿时曾带我去过的那座墓园里，而是长眠在离那里不

远的一座新建的墓园中。

在这座新建的墓园里，还安息着另一位我所认识的人。

那便是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我与这位祖父接触不多。大正五年（1916年），也就是我九岁的时候，这位祖父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他后半生都致力于栽培香菇的研究工作，自我懂事起，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一座叫做棚场山的深山中度过的。因此，我的关于祖父的所有记忆，只有一件小事。

祖父人称“香菇爷爷”，因为他在香菇的栽培和普及上的确功绩卓著，可算实至名归。年轻时，他还曾历任相邻几个村的户长（村长）。四十七岁之后，他便辞去了一切公职，全身心地投入到香菇培植的研究工作中。还自费创立了“石渡香菇培植传习所”，向全国各地推广其栽培技术，并提供研究方面的指导。祖父所建的传习所究竟吸引了多少人前来学习，我不得而知。根据现有的记录，爱知县有九名，岐阜县有二十五名，山梨县有十一名，可见其影响力遍及全国各地。传习所创立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一直持续到祖父去世。不仅限于香菇栽培技术的传授和指导，甚至多少还带有一些修身养性的宗教性质。

在我的脑海中，与祖父相关的唯一一份记忆，就发生在我和阿忠，就是石渡家与我同年的那个孩子，一起去祖父的香菇传习所的时候。

祖父去世那年我才九岁。那一年，受东京府所托，传习所迁到了伊豆七岛的神津岛。所以，我们去传习所探访应该是在我八岁那年。从汤之岛到持越村，徒步要走上一个小时，从持越进山还要再走上三十来分钟。这段旅程，是仅有我们两个孩子结伴去的，还是由大人带着去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在大山中的独栋小屋里，在温暖的炉火边，我和阿忠与祖父相对而坐。除了祖父之外并无他人。那一晚，祖父和两个孙子之间，究竟曾有过怎样的对话呢？我记得我们吃了祖父亲手做的香菇饭，他爱整洁讲卫生的生活习惯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孩子的心中，独居深山的祖父，多少有些神秘莫测，但也让人觉得脱俗而高洁。祖父那穿着工作服的瘦小身躯，莫名让人感到沉静而踏实。大伯晚年时越来越像祖父，我父亲晚年时也颇有祖父的风范。想必，我也会越来越像我的祖父吧。

在《白婆婆》一书中，我把造访祖父的传习所的事，写在了小学五年级那一年，与事实略有出入。因为我想把祖父的形象和与他相关记忆，印刻在更加成熟的少年时期的自己的心上。

丝瓜水

附近农家有一个比我年长三四岁的孩子，名叫达达。关于他的故事发生在栗子树枝繁叶茂的时节，想来是在八月。

达达最爱爬上栗子树捉樟蚕，弄死后从虫子的体内取出蚕丝。我记得樟蚕是一种以栗子树叶为食的毛毛虫，大约拇指粗细，二寸左右长。

我到现在还害怕毛毛虫，小时候更是连碰也不敢碰，总觉得毛毛虫比蛇比癞蛤蟆都还要可怕。所以，每次达达取蚕丝时，我总是站得远远的，只敢越过其他孩子的脑袋往里瞅。我既讨厌毛毛虫，也不喜欢看人弄死它。但那黏糊糊软绵绵的身体里竟然能抽出丝来，也是挺让人好奇的。而且，抽出来的蚕丝都成了达达的战利品，也令我羡慕不已。说是蚕丝，最长的也不过一尺多，呈半透明状。好几条樟蚕的丝合在一起，用醋泡软，便能搓出更长的丝线来。这种丝线多用来做钓鱼的鱼线。村里并没有卖蚕丝的店，所以，要想获取蚕丝，直接从栗子树上的毛毛虫体内抽取是唯一的办法。

我这个山村里长大的孩子，却几乎从不钓鱼。钓鱼，只能是不怕毛毛虫的孩子们的特权。

一说到樟蚕，我眼前立马就会浮现出达达的脸。同样，说起“捕蟹笼”，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本家的五郎——比我年长五六岁的小舅舅。“捕蟹笼”是一种用竹条编成的、专用于捕蟹的大篓子，设计得极巧妙，螃蟹一旦钻进去，就再也别想出来。人称“新宅”的那家人出了一个编“捕蟹笼”

的名人，就是阿友。要想捕到蟹，少不得请阿友编一只篓子。而五郎则是捕蟹的高手，他常拎着篓子去河边，将它埋伏在螃蟹时常出没的区域。

大致上，每年的七月到十月前后是捕蟹的最佳时节。一到傍晚，五郎便会出门去装设捕蟹笼，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去把它取回来。捕获的战利品从来没我们的份儿，可是装笼收笼的时候，我们一准儿会跟着去。捕涨潮蟹时，需在“捕蟹笼”中放入蚕蛹作饵，再投入深水区域。而捕退潮蟹时则什么饵料也不用放，只需将篓子埋伏在浅滩便可。

待螃蟹进了笼，五郎便伸进一只手，敏捷地抓住它的蟹壳，将蟹一把拎出来。翻过来看一看，他便能分辨出是公还是母。其实，公蟹的钳子更大，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是五郎却总喜欢把蟹翻过来辨认。

去了本家，阿叶姥姥也不让我吃螃蟹，她说河蟹里寄生虫多。

五郎不仅是用“捕蟹笼”捕蟹的名人，张网捕鸟也是一把好手。每年的十二月到第二年的二月是张网捕鸟的季节。

等到某天气骤降，天上似乎随时会飘下雪来，五郎便拿上短镰刀出门了。河边的山崖上、田野的边角处，是他常常设网的地方。如何挑选适合的树枝砍下来备用，如何将树枝稳稳地插在地上，这些都是他要琢磨的事。而我们呢？要么在一旁看他忙活，要么按照他的吩咐去采些红色果实，放在网中作饵。

通常，自投罗网的都是白颊鸟、鹌鹑之类的小鸟。不过，自从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网中的小鸟横死的惨状，我就再也不敢吃鸟肉了。有时，邻居家或本家会送些烤鸟肉给我们，每当这时阿叶姥姥或本家的外祖母总会劝我：——啃鸟骨头对牙齿好，你就吃点吧？

我却说什么也不肯，也不愿说出不吃鸟肉的原因。我总觉得，说什么小鸟多可怜呀，有些女孩子气，特丢面子。

至于竹马，那就要找我三舅了，他是本家的三儿子，比我也不过才大个十来岁。这位舅舅可是做竹马的高手。他心灵手巧，连用朱砂根的红色果实作子弹的竹枪，他也能做得很好。不过，一旦做了竹枪，院子里的朱砂根果便会被摘个精光，所以这种玩意儿，本家的外祖父是严令禁止的。当然，若是我死乞白赖地求三舅，他也是个经不起磨缠的，还是会偷偷摸摸地给我做一把竹枪的。同时，他也不忘叮嘱我：

——可别摘咱自家院里的朱砂根果，要摘去摘别家的。

三舅天资聪颖，仿佛没有他做不好的事。长大后更是吹得一手好尺八^[39]，下得一手好围棋，做什么都能得心应手。人都说“技多不压身”，我看他倒更像是“技多吃不消”。

这位三舅还擅长发掘黏土。他曾跟我说：——荷包潭上面的山崖上，不是有好多大裂缝吗？崖脚下露出的大石头周围，就有黄色的黏土。下回我带你去瞧瞧。只是别告诉别人，你最是个藏不住话的。

结果，把黏土的所在之处告诉旁人的，却是三舅自己。

他经不起别的孩子的再三央求，把这事也告诉了他们。

黏土就是孩子们的宝贝。当我们从三舅口中得知了黏土的秘密宝藏，仿佛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甭提多高兴了。

本家搭了一个丝瓜棚。原本就是为了遮挡西晒才搭的，夏天一过，秋风渐起，丝瓜棚的使命也就终结了。

记得大约是在九月末十月初的时候，本家的外祖母就会用丝瓜茎来制丝瓜水，几乎年年如此。

把丝瓜茎从高出地面一两尺的位置割断，绕几个圈，塞进啤酒瓶里。为了防止瓶子脱落，还要用油纸把瓶口包住，用绳子扎紧。这项工作总是在月夜进行，因为老人们都相信，有月亮的晚上制出来的丝瓜水会更纯。

这项在月夜里进行的工作，在儿时的我眼中，显得有些冷清和凄凉。被割了茎的丝瓜藤很快就枯萎了，一整个夏天为我们遮挡烈日的丝瓜棚，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过几天就被拾掇得干干净净。在一日比一日更浓的秋意中，就连仅存的这点夏天的痕迹也终于彻底被抹去了。

白乐天的诗里有句名句，“枫叶荻花秋索索（或秋瑟瑟）”。制丝瓜水的时节那萧瑟凋敝的秋景，恰如这句诗所描写的那样。伴随着日渐深浓的秋意，丝瓜茎的汁液也一点一滴地渗到瓶中。每回从丝瓜棚下走过，我都要往瓶子里瞧瞧，瓶里的丝瓜水好像又比上一回多了一点。

等到丝瓜茎再也渗不出一滴汁水来，外祖母便会取下瓶子，把里面的丝瓜水分装一些到另一个小瓶子里，这是给阿叶姥姥的。

这样制出来的丝瓜水本是无色无味的，涂抹在脸上和手上却格外润滑，可以送去村里唯一的一家药铺制成香料。不过，本家的外祖母和阿叶姥姥都深信，无色无味的丝瓜原汁才是最好的。严冬将近，年幼的我每回泡完澡，脸上和手上都会被涂满这种丝瓜水。会制丝瓜水的当然不止本家的外祖母，村里但凡有丝瓜棚的人家，家里的女人都会制丝瓜水。

五金店的雪儿，糖家的阿季、小为，冈田家的小四儿，酒坊家的小和，这几个算是我童年最要好的玩伴。“糖家”

不过是小为他们家的名号，其实他家并不是卖糖的。不过酒坊家倒的确是酿酒造酒的。

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住在同一个字，从五六岁起一直到上了小学，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不停地吵架，又不停地和好，时而结为同盟，时而又势不两立，这样的剧情每天要上演无数次。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还真是一群野孩子。什么绘本、童话统统与我们无缘，唯有漫山遍野地疯跑才是最适合我们的游戏。

现在的我偶尔回想起儿时的玩伴，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张张嘴唇发紫的稚气面庞。穿着松松垮垮的和服，趿拉着草鞋，一个个的嘴唇都是乌紫乌紫的，那是因为吃多了野樱桃。

六七月是樱桃成熟的季节，这段时间我们几乎是在樱桃树上度过的。六七月本就是食物最为充沛的时候，每天一出门，总有吃不完的好吃的。有山莓，有樱桃，还有桑葚……吃了桑葚，嘴唇也会变紫，不过要稍微浅一点。吃了樱桃之后，嘴唇的颜色要更深些，远远看去，孩

子们的嘴唇甚至有些发黑。电影里常能看到双唇染得乌黑的原住民小孩，想来我们当时的样子就跟他们差不多，一脸的彪悍。不光是模样，我们干的事也挺彪悍的。比如去河边摸鱼，那种刚从鱼卵中孵出来的小鱼儿，我们总是捧一捧在手心，一口就吞进肚里了。这种小鱼苗我们称之为“目目杂”。大伙儿都说吃了“目目杂”，游泳就游得快，所以只要一见到水里有“目目杂”，我们就会捧起来一口喝掉。吃了那么多野樱桃，喝了那么多活鱼苗，也没见谁拉肚子，不过偶尔有人喊几声肚子疼。看来，我们真和那些原住民的小孩没什么两样。

五金店的雪儿，现在早已成了五金店的店主。冈田家的小四儿如今也当了家。酒坊的小和自然也接管了自家的酒坊。大家的模样都没怎么变，还和小时候一样。只是嘴唇再也不会动不动就发紫了。只是糖家的阿季和小为年纪轻轻的不在了。

村里人说起别家的媳妇，只会说“某某家媳妇”，从不唤人家的本名。比如“酒坊家媳妇”“五金店家媳妇”“下游那家媳妇”“冈田家媳妇”等等。给别人做媳妇，总的来说是件苦差事。

当然，也不是家家都对自家媳妇不好，老给媳妇苦头吃。有的人家，一家老小都对媳妇客客气气。还有的人家甚至是媳妇当家做主，一家人都得看媳妇的脸色。然而，无论是哪家媳妇，无论她在自家地位高低，出了自家门，她也不过只是某家的媳妇，仅此而已。在全村人的眼里，只把她当作人家的媳妇来看待。村里人投向她的目光里，多多少少都带着几分冷漠、几分刻薄。

村里不论谁家办葬礼、办喜事或是做法事的时候，总要置办酒席。这种情况，全村的女人都会去他家帮忙。若是碰巧谁家的小媳妇也去了，那么她立刻会成为所有人严密关注的对象，她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开女人们那一双双比刀子还尖的眼睛。就连小小年纪的我，也隐约能感觉到那个小媳妇的孤立无援。

有一回本家做法会还是别的什么，我就曾见过一个邻家来帮忙的小媳妇。她在哗哗流淌的河水中卖力地清洗着碗碟筷子，一双手冻得通红。这种最脏最累的活儿，总是轮到她头上。

她躬着身子埋头干活的身影，我看在眼里，心里充满了同情。突然，一个小碟子从这个可怜的小媳妇手里滑落，摔在河岸边的石头上，碎了。我一见，不禁失声叫道：——小心！

那个小媳妇听见人声，猛地转过头来。看到我，她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不自然起来，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似的，轻声问道：

——真的碎了吗？

——碟子自己碎的，不怪你。

我回答道。小小年纪的我，也忍不住想要替她说话。没想到，她听了这话，竟然放声大笑起来，仿佛我说了什么有趣的笑话。随后，她又叫住一个刚好路过的女人，把我方才说的话也告诉了她。于是，两个女人看着我，竟笑得前仰后合。我实在不明白这两个女人究竟在笑什么，但也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成了别人的笑柄，心里又气又恨。

——这个小少爷，年纪不大，还挺会来事儿呢！

我能听得出来，她们的笑声中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一气之下，我扭头就走，心里的愤怒和失望却久久不能平复——

自己一番好意，对方却根本不当回事。这个小媳妇，后来成了一位能干的老板娘，在村子里人缘还挺不错。可我却一直对她没什么好感，想来定是因为这件童年往事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

爸爸妈妈

正如我前文所说，我的童年是在伊豆的小山村里和阿叶姥姥一同度过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多少与父母有关的记忆。无论是关于父亲还是关于母亲，印象比较深刻的事都发生在小学六年级以后。

阿叶姥姥是在大正九年（1920年）的一月去世的，那时我正在念六年级，而且还有三个月就要从小学毕业了。按计划，学校一毕业我就要搬去父亲当时的任地浜松，到那里去念中学。这个安排我早已知晓，阿叶姥姥也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就在我和阿叶姥姥在土仓中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在我俩朝夕相处的日子只剩最后三个月的时候，阿叶姥姥突然患上了白喉，在病床上苦熬了十来天便撒手人寰了。与此同时，我也得了感冒，发着高烧，被送去了本家的二楼上养病。

阿叶姥姥的葬礼那天，我只能在本家二楼的窗前，目送着送葬的队伍渐行渐远。我的高烧还没完全退，一下床便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浑身无力。所以，我既未见过阿叶姥姥病中的模样，也未见过她的遗容。我简直无法相信，送葬队伍最前端那几个人抬着的灵柩里，就躺着阿叶姥姥的遗体。本是一月下旬，正是最冷的时候。那一天却没有一丝风，冬日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每一个人身上。

虽然事先知道我父母的安排，但是真的要我离开土仓，从此和阿叶姥姥分隔两地各过各的，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她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正是因为不想面对这个难题，阿叶姥姥选择在我俩即将分离之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远远地朝着阿叶姥姥的灵柩低下了头，虽然没有哭出声，却早已泪流满面。后来离开窗边回到了床上，我也仍然任由泪水流个不停。阿叶姥姥的死，就发生在我俩即将不得不分离的时候，一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悲痛难忍。十三岁的我，已经完全能体会出这意味着什么。就在前一年，年轻的小姨妈阿町刚刚去世。也就是说，我在两年之内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阿町要么是在她的婆家，要么是在她丈夫的任地去世的。收到讣告时，我始终半信半疑，反而并没有感到特别悲伤。阿叶姥姥下葬的这天，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死而流泪。

阿叶姥姥去世后不久，我便转去了浜松的元城小学念书。中学的入学考试近在眼前，我的父母觉得，哪怕只有几天，多少感受一下大城市的小学的氛围也是好的。只可惜，我那一年却没能考上浜松的中学，只得去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再读一年。

我从小就不擅长考试，考高中也考了好几年。中学第四年没能考上

山形高中，第五年又没考上静岡高中，又复读了一年这才考上了四高。四高毕业后考大学，又没能如愿考上九州大学的医学部，没办法只好去法学部跟读混了两年，最后才好不容易考入了京都大学的文学部。并且，别人念三年就能毕业，我却花了整整四年。这么算起来，我在考上足足比别人多费了五年的时间，其中的第一年，就是在小学升初中时浪费掉的。或许是因为和阿叶姥姥在土仓度过的那八年，也就是我从五岁到十三岁的那八年，日子实在是过得太悠闲了吧。不过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总之后来，我上了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的高年级。为了升初中而做了复读生的那一年，我是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所以，我关于父母的所有记忆，大致都是从再次备考初中的这一年开始的。

只可惜，第二年我刚考上浜松中学，父亲就随部队开赴西伯利亚去了内陆，一年后才回来。回来没多久，又被调去了台北出任卫戍医院院长。因为这个原因，我又再次与家人分离，被送到离老家更近的沼津去上中学了。父母认为，今后父亲的职务和任地定会经常变动，与其跟着他走南闯北不停转学，还不如直接转去沼津中学稳定下来，也多少离老家近一些。这也正合我的心意。这样一来，我在浜松中学统共只读了两年，这两年是和家人一起生活的。不过，其中一年父亲不在身边，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及弟妹。

此后的中学生活，我就一直与家人聚少离多，大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总的来说，我的整个童年及青少年时期，似乎都与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无缘。而且，青少年时期多少还能搜寻到几段关于父母的记忆，至于幼年时期，这样的记忆就更是微乎其微，而且不知何时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记得儿时，我曾趴在故乡老屋的古井边上往里瞧。后来回想起当时奇妙而难以言喻的感受，我还曾赋诗一首。记得当我趴在古井边往里看时，在背后扶住我的应该是母亲，不过也不敢肯定。我问了母亲，她当然已经不记得还有这么回事，自然也给不了我答案。说起童年时期关于父母的回忆，大多是这样的情况。

关于父亲，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一个片段：在不停晃动的夜班列车的车厢里，我和父亲相对而坐。这是哪一年的事，那是开往何方的列车，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年幼的我曾跟着一身戎装的父亲乘坐过一次夜行的火车。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我曾问过他这件事，父亲却说：——是吗？还有这样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也问过母亲，她也没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然而，我敢肯定的是，记忆中的这个片段绝不是梦境与现实的错乱。在儿时的众多记忆中，这个片段是极具真实感的。

一身戎装的父亲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和衣而卧。父亲当时身着军装，

我们定然坐的是二等车厢。我也曾怀疑是卧铺车厢，不过那时候是否已经有卧铺还是个问题。

列车不知停在了哪个站，为了给我买盒饭，父亲下车去了站台。我留在车上，透过车窗看到了父亲的身影。深夜的月台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见不着，只有远处有两三个列车员的身影在晃来晃去。我和父亲所在的那节车厢好像停得离站台较远，隔着空荡荡的站台能看到对面有一幢像座仓库似的大房子。

借着月台上几盏裸露的灯泡的微弱光线，父亲沿着月台朝列车的尾部走去。等待父亲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父亲终于回来了。他递给我一盒饭和一瓶茶水就回到方才的座位上躺下了。父亲还把一块浸湿的手绢搭在额头上，可能有点发烧。

仅有的这一点残存的记忆，令我每每回想起来，只感到一阵难以言状地哀愁，更能体会出一种父与子之间所特有的

无声而深沉的爱。不过，这也许并不仅仅是多年后的我对遥远记忆中的一幅画面所产生的感受，而更像是独自行走在月台上的父亲的身影在当年年幼的我心中所发的触动。在关于那一夜的遥远记忆被唤醒的同时，那颗深受触动的幼小心灵也幡然苏醒了。

父亲从东京军医学校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去静冈。这次旅行也许就发生在我们正准备从东京搬去静冈的时候。这样的话，那天晚上只有两种可能：恐怕因为什么缘故，要么是父亲带着我先行一步，要么是母亲他们先去了静冈，父亲和我赶着去同他们会合。若真是那时候的事，当时的我也不过四五岁。《海军主计大尉小泉信吉》这部作品，是小泉信三博士所写，是一个父亲缅怀自己身为海军军人而战死疆场的儿子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涤荡人心的优美文字，描写了作者同五六岁的儿子在节日里外出闲游时的情景。

父亲小泉走在前头，当时不过五六岁的儿子趑拉着一双大大的草鞋，“啪嗒啪嗒”地追着父亲一路小跑。好不容易赶上了，两人还没说上两句话，儿子又落在了后面。小泉先生记录下这份多年前某个黄昏的遥远回忆，又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父亲。这份踏实的感觉，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这番话，写尽了为人父者的一颗赤诚之心。父亲，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种“他是我的孩子，我是他的父亲”的确信。当他拥有了这份确信，他就不再有别的身份，而只是一个父亲。这便是所谓的为父之心最应该有的样子，也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不过反过来说，为人子者也许也是一样。身为人子，也会时常产生一种“我是这位父亲的孩子，他也只是我的父亲”的确信。确切地说，这

份身为人子的确信，也正是孩子对父亲的爱的最佳诠释。

儿时同父亲一起搭乘夜班列车的经历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每每想起，总会勾起一丝难以言喻的哀愁。借小泉博士的话来说，这正是因为年幼的我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无法动摇的确信，坚信他就是且只是我的父亲。身为人父的确信，身为人子的确信，都会令人产生一种悲壮的情怀，这种情怀，或许最终只能化为一丝“难以言喻的哀愁”。

在我为数不多的与父亲有关的记忆中，这次搭乘夜班列车的经历是我最为珍视的。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确切地感受到父亲是我的父亲，想必当时的父亲也确切地感受到了我是他的儿子。那一夜，对我和父亲来说，在彼此的人生中，都是无可替代的珍贵的一夜。

大约四年前，我曾远游俄罗斯，曾在深夜的新西伯利亚车站，等待过一辆西伯利亚铁道局的列车。月台上几乎见不到什么乘客，只有我们一行人站在冷冷清清的月台角落，身后是一座大仓库似的建筑。那个时候，我突然忆起了儿时的那晚所看到的，身着军装走在深夜的月台上的父亲。深夜的新西伯利亚火车站也是那么的清冷和落寞，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日本大正时代的昏暗的站台。

还有另一个与父亲有关的童年的回忆，大约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具体几岁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我还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那是一间六席大的不算宽敞的屋子，屋子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我和父亲，还有一个女人，正围着桌子坐着。父亲正在和那个女人说着话，而我呢，面前放着一碟冰激凌，正用小勺子一口一口地挖着吃。我一边感叹着冰激凌的美味，一边寻思着：这个跟父亲说话的女人到底是谁呀？这两个念头塞满了我的小脑袋。

除了这些，别的我都记不清了。我和父亲以及那个陌生女人所在的屋子，好像是一家西餐厅的二楼，时间倒是能确定是在晚上。我记得父亲穿着和服，想必是晚饭后带我出去散步，为了给我吃冰激凌才走进了那家店。记忆里的画面很容易令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问题出在那个女人身上。她既不像店里的女招待，也不像是那家店的老板娘。看不出她究竟多大，却也还算年轻。父亲当时不过三十三岁，那个女人看上去明显比他小。或许是名艺妓，不过穿了寻常的衣服和父亲见个面，一起相约吃个冰激凌什么的。说到底，一个四岁的孩子看一个女人，凭他怎么绞尽脑汁地猜来猜去，也很难猜出个所以然来。

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样一幅画面至今仍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足见当时在我幼小的心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好奇，以至于我吃着冰激凌还不忘打量和观察对方。

在父亲永远一身戎装的黑白色的一生中，难得有这样一幅充满色彩

的画面。除此之外，我从不记得曾跟父亲去过什么餐厅、饭店。单从这一点来说，这份记忆已经足够特别。

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的神秘女子，怎能不让我充满好奇并且印象深刻呢？

坐夜班列车的记忆、吃冰激凌的记忆，这便是我童年时期仅有的两个关于父亲的记忆。除此之外便全是少年时期之后才发生的事，印象中的父亲不是穿着军装就是骑着马。

坐夜班列车的事我曾向父亲确认过，但吃冰激凌那件事我却从未对他提起过。似乎我还未来得及开口，父亲就走了。现在想来，多少有些惋惜。

——父亲，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啊？

我真该向父亲问个清楚。也许父亲已经忘了，可我却从四岁一直记到现在。

坐夜班列车和吃冰激凌的记忆里，只出现了父亲一人。

此外，还有一份回忆，同时与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有关。当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同样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仍然是在我四岁前后发生的事。关于这件事，我曾写过一篇名为《记忆》的散文诗。

不知身在何处，仿佛临近车站。耳边不时传来蒸汽机的轰鸣。木栅栏一眼望不到头，电线杆上的灯泡发着惨淡昏暗的光。人迹罕至，也许是因为人们早已忘了世间还有这样一片空地。我蹲在空无一人的路边，睡意不断袭来，却又总在睡着前的一瞬间猛然惊醒。每一次睁开眼，我都能看到高远的夜空中撒满了星斗，闪烁着冰冷而绝美的光。孩子，别睡！背着一个大包袱的母亲不似平日般温柔，不断冷冷地抛出这么几个字。父亲不知何时突然出现。孩子，别睡！母亲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再一次说。然后，她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一把抱起我来，随即又把我放下。而此时，父亲已走到前面去了。

——后来，我们究竟是回家了，还是去坐火车了？我全都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那一夜，是父母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夜，那一夜，父母的心仿佛跌进了万丈深渊。年复一年，我越来越不可动摇地确定，那一夜，父母所遭遇的不幸，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写下这篇散文诗时，我还是个学生。它最终得以在诗刊上发表时，已是战后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回想儿时的那段经历，心中仍然会涌出相同的情感。

这首诗中所写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我也曾向父亲和母亲求证过，可是他俩都毫无印象。那个父母都早已遗忘的夜晚，独独在我心中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同样的，如今被我忽略和淡忘的某些生活的片段，也许也会以不同的形式烙印在我的子孙的记忆中。父子间以及祖孙间的这种微妙的传承，实在是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血脉的传承和延续还要更加纯粹。

在我上了大学之后，父亲当上了弘前师团的军医部部长。这也是他出任的最后一项职务，之后便以将军的军衔从陆军退役了。父亲退役那天，我们全家一起走上了弘前的街头。父亲戴着将军的肩章走在盛开的樱花树下，其他人紧随其后。街上到处是赏花的游人，很是热闹。这一天对父亲来说，既是开心的一天，也是失落的一天。已是大学生的我，自然能体会父亲的心境。就连当时才十来岁的最小的妹妹，似乎也能凭借着小孩子独有的直觉隐约地感觉到，那一天对父亲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儿时记忆中的每一幅画面，母亲似乎都从不曾单独出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的形象是清晰而生动的，然而母亲，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即便是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关于母亲，也很难搜寻到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忆。

不过，这种情况恐怕不只发生在我一人身上。父与子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逆反心。然而，当这种逆反心受到某件事的冲击而产生了动摇，孩子对父亲那种身为父子的信念，父亲对孩子那种身为父父的信念，反而会比任何情感都更加强烈、更加坚定。毫无例外，这种悲壮的情怀，会成为父子之情的最坚实的支撑，也使天下为人子者能够更清楚地看清自己对父亲的一片深情。

相反，母亲却永远都是母亲。无论有没有逆反心，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甚至可以说是母亲的分身，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母子关系与生俱来，无需证明。常言道“母子连心”，这种情感更是自然流露，无需刻意去追求、去求证。母亲永远是母亲。若硬要说出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来证明，那或许就是对母亲的喜悦和悲伤感同身受的时候。又或许是母亲表现得不像母亲的时候，也就是自己作为孩子的地位受到威胁，对母亲的依恋遭到背叛的时候。总而言之，只有当理所当然的事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的时候，那种反常和不自然所带来震惊与伤痛才会异常深刻地留在一个人的记忆里。

我的记忆里虽然没有母亲单独出现的画面，但却有不少关于她的零碎的片段，虽然无法构成一幅完整的画。比如，在母亲那里受了委屈之后的伤心，忍不住顶撞了母亲之后的懊恼，等等。不过，这样的事，是任何一对母子之间都会经常发生的小插曲，并不会给人留下多么刻骨铭心的记忆。

母亲今年八十八岁了，住在乡下老家，在妹妹妹夫的照顾下，身体还挺硬朗。母亲不挑食，但从我少年时期开始，她就不怎么吃肉了。我考初中时，为了我能顺利考上，母亲立誓茹素，一两年都没碰过肉。等

考试结束，她竟真的变得不爱吃肉了。这事我从未听母亲提起过，旁人也不曾告诉过我，我却记得特别清楚，对事情的缘由也有自己的理解。

准确地说，这是关于母亲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其实，决心茹素的时候，母亲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也就是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为我做了这件事，却从此在我身上烙下了终身无法抹去的印记——我永远是母亲的孩子。

啰啰唆唆讲了许多童年的往事，一句话概括，我自幼离开父母，在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祖母的溺爱下长大，多少有些不正常。然而，现在想来，这也不失为一种最佳的成长方式。养育我的虽然是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祖母，但母亲的娘家就在附近，亲生的外祖父母也还健在。父亲的老家虽说离得远一点，却也在同一个村子里。父母虽然不在身边，我也并不是孤儿，父母都活得好好的。而且，也多亏了他们的资助，我的日子过得还挺自在。

我跟阿叶姥姥住在一起时，村里人就总说我是她的俘虏。即便在多年以后，他们还是爱这么说。不过，就算真是俘虏，也是个颇受优待的俘虏吧。若硬要说谁是谁的俘虏，阿叶姥姥倒更像是曾外祖父洁的俘虏。这名俘虏在曾外祖父亡故之后，又俘虏了他的曾孙子，以报当年之仇。

在曾外祖父亡故之后，阿叶姥姥一个外乡人，又入不了井上家的户籍，几乎陷入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境地。我这个小俘虏，既是她唯一的依靠，也是她曾经倾注了全部的爱的曾外祖父的替代品。年轻时，她身为俘虏爱过她的占有者——洁；老了，她自己成了占有者，又将所有的爱给了她的俘虏——我。她在伊豆的小山村走完了自己六十四年的一生，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如今，阿叶姥姥作为我家的祖辈，长眠在家族的墓园里。

阿叶姥姥给了儿时的我全部的爱，儿时的我也同样无私地爱着她。我明白她处境艰难，所以总是事事维护她，生怕她受外人一丁点委屈。正月里去大伯家过了极不舒服极不自在的一夜，也是为了让阿叶姥姥在老家好做人。由此看来，我俩在土仓中相依为命的生活，更像是一种紧密的合作。因为从小长在阿叶姥姥身边，我似乎比旁的孩子更能敏锐地察觉到周围人的心思。并且，我虽然任性、淘气，却不像在家人身边长大的孩子那般娇气、矫情。阿叶姥姥对我虽然百般溺爱，却也总是说一不二，不像有血缘关系的家人那样拖泥带水、优柔寡断。我和阿叶姥姥之间，也许并不是纯粹的祖孙关系，似乎还夹杂着类似男女之爱的那种微妙情愫。

直到今天，当我站在阿叶姥姥的墓前，心中也不全然是外孙祭拜外祖母的心情，倒更像是来看望已逝的昔日恋人。

既感念对方的一片痴情，也感叹自己爱得并不轻松。

回忆童年，我感到能在老家伊豆的小山村里长大，真是一件好事。在气候宜人的伊豆，无需与大自然抗争，也无需忍耐严酷的自然环境。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在大自然温柔的抚摸下野蛮生长，真是莫大的幸福。

每天，我都能看到北方小小的富士山。我喜欢富士山。

特别是在故乡看到的小小的富士山。现在每次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去自家院子里，看看当天能不能看见富士山。

我也喜欢故乡的云。南面，天空被高高的天城山所遮蔽，北面却天高云阔。傍晚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天晴时有层层叠叠的小卷云，在北方遥远的富士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南面的天城山山巅也终年云雾缭绕。连绵起伏的山峰上云海翻涌，不断变幻出各种形状，好似突然冒出一幢幢造型各异的建筑。还有夏天的积雨云，秋天如仙女的天衣般的薄云……云卷云舒，静静俯瞰着山谷间的小小村落。

这里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初春和晚秋才是最美的季节。三月的山峦长满杂木林，好似瓷器上的水墨画一般清新淡雅。深秋十月的空气则静谧如夜，紧紧包裹着人的肌肤，仿佛能感到有无数细小的微粒在暗暗涌动。

我在故乡长大，对“故乡”一词也情有独钟。并且觉得，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故乡”一词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最美的。比如德语中的“*Heimat*”一词，就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德语的美感的词汇。

在日语中，“故乡”一词有“古里”“故里”等多种写法，都极富美感。翻翻汉字辞典，能找到很多与“故乡”含义相近的词汇，比如故园、故丘、故山、乡邑、乡关、乡园、乡井、乡陌、乡间、乡里等等。它们都是“故乡”的意思，却各有各的意蕴。

“乡关”营造出乌云低垂、万籁俱寂的氛围，“故园”一词则让人联想到微风徐徐、阳光静好的画面。这两种意境的故乡，我都不感到陌生。阿叶姥姥死后不久，当我即将搬去浜松时，故乡是“乡关”。而高中时代，当我穿着厚厚的朴木鞋底的木屐回乡探亲时，故乡则是“故园”。

不仅在这两个时候，还有很多不同的场合，让我多次体会到什么是“乡关”，什么是“故园”。

学生时代，我曾两次被乡亲们召回老家，又在乡亲们的护送下，匆忙离乡赶回静冈的连队或是名古屋的师团。那个时候，故乡无疑是“乡关”。

为了参加温柔慈爱的本家外祖母的法事而回乡的那次，故乡则成了“故园”。那时，土仓没人住了，早已被封。曾外祖父的老屋住着外乡来的医生一家。而本家呢，却只剩下外祖父一人独自过活。

尾巴上飘着小旗回到故乡

故乡却已在茫茫白色沙尘中昏昏欲睡

多年以后，我将当时的感受写成了一首短诗。那个时候的故乡，无疑是“故园”。

等我大学毕业进了社会，父母就回故乡去了，此后就一直住在老家。从那以后，故乡对我来说，不再是“乡关”，也不再是“故园”，而仅仅只是“故乡”。每次回乡，我总能发现父母比上一次又更老了一些，家里的房子比上一次又更破旧了一些。确切地说，故乡就是“父母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爸爸妈妈的地方”，这么形容也许最为贴切。

两三天前，我刚回了一趟“有爸爸妈妈的地方”。父亲已故去十三年了，老家只剩下八十八岁的母亲，和妹妹妹夫一家住在曾外祖父的老屋里。时隔多年，故乡当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仓在父母刚回乡隐居时就被拆了，原址上建了一个花坛。几年前水车磨坊也没了。儿时我每天透过土仓小窗眺望的那片田野，如今成了我家庭院的一部分。那条小河也改了道，正好从我家庭院穿流而过。

一月末的伊豆比东京暖和得多，院里的红梅全开了，白梅也开了十之有三。这些白梅，在我小时候本是纯白色，如今也许是因为树龄太长，已有些微微泛黄。

去年夏天之前，母亲都还算好动。每回我去院里走走，她也一准儿会跟着出来。可现在，她却整日待在房间里不出门了，只剩我一人站在院中远眺富士山。富士山的下半部被云层覆盖，只露出白雪皑皑的山尖，在早春湛蓝的天空下看得格外清晰。也许，从小到大不曾发生过任何改变的，唯有远方这座小巧秀美的富士山了吧。

[1]道产子：原义特指北海道本地产的马，起源于蒙古马。体力强健，易驯服。为明治以后的北海道开发作了不少的贡献。由于体格较小，适合用来拉车拉货，也用于驾乘。后来也用这一词汇来特指北海道出生的人。

[2]屯田兵村：明治前期政府配备在北海道兼营农业的士兵，称为屯田兵，多为贫穷土族。一户人家一幢小屋，多由木板搭建。多户屯田兵家庭便形成屯田兵村。后来，以平民、农民为中心的屯田兵村也逐渐增多。北海道屯田兵村的设立，对北海道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3]五月晴、五月阴、五月山、五月雨：日语中关于“五月”的词汇，原文分别是“五月的晴天”“五月的阴天”“五月的山”“五月的雨”等意思，特指五月初独特的自然现象和景观。

[4]字：日本的市、町或村内部进一步划分出的较小的行政单位，有“大字”和“小字”之分。最初，同一时期开发的田地及农户统称为一个字。江户时代趋于固定化，登录在“检地账”上。明治初年经地租改革再次得到整理和统计，详细记录于现在的“土地台账记载”中。

[5]兰崎松本顺：（1832—1907），日本幕府、明治时期医学家。1857年在长崎学习西医，后回江户进入医学所。后任明治新政府第一任陆军军医总监。对军医制度的创设贡献较大。

[6]席：日本计算房屋面积的单位。“席”原为日式房屋中用于铺设地板的厚草席，日语称“tatami”，一张tatami大约为1.62平方米。

[7]二百一十日、二百二十日：“二百一十日”指的是立春之后的第210天，通常是日本台风季的开始。在日本的传统立法中，立春是春季的开始，一般是在2月4日，所以“二百一十日”大约就在9月1日，也是秋收即将开始的时候。农家认为，大雨和强风在秋收之前到来的话，可能使一年的收成毁于一旦。所以这一天前后，农家都非常紧张，许多地方都设立了节日，希望“二百一十日”强暴风不要毁掉庄稼。“二百一十日”于1686年被天文学家涩川春海（1639—1715）正式加在日本的历法上。同理，“二百二十日”也是同样重要的日子。

[8]千人针：日本文化中的一种护身符，长约一米，上面由一千个女人每人缝制一针。通常是日本女性在家中参军的男

性临时献上的礼品，用来保佑士兵战无不胜，在战场上能够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这种习俗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国内达到顶峰。

[9]宫内省：日本曾经设置的政府部门，主要掌管天皇、皇室及皇宫事务，存在于律令制时代、大日本帝国时期。1947年改制为宫内府，1949年再度改制为今天的宫内厅。

[10]岸田柳生：（1891—1929），日本西洋画家。曾于白马会研究所学习西洋画，画风近似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后来受到丢勒和凡·艾克等北欧古典绘画大师的影响，追求写实。1915年参与创立草土社，成为其中心人物。晚年对早期浮世绘和宋元绘画发生兴趣，致力于西洋画日本化。

[11]《初期肉笔浮世绘》：岸田柳生所著的研究浮世绘的著作。“肉笔浮世绘”是江户时代形成的浮世绘的一种类型。与常见的被称为“锦绘”的浮世绘版画不同，由浮世绘画师用笔直接描绘在绢或纸上，故称“肉笔”。元和、宽永年间的风俗画，与之后的浮世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关系紧密，故也称“初期肉笔浮世绘”。

[12]庆长的女：“汤女”是日本澡堂雇佣的一种娼妇性质的服务女性。兴起于室町时代，江户时代前期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地的温泉浴室风靡一时。“庆长”即后阳成天皇、后水尾天皇时期的年号，1596—1615年，这一时期各地的澡堂也生意兴隆，汤女这一职业也甚是兴盛。

[13]黑牙：日本自古有将牙齿染黑的习俗，中世时一度在男性中也很盛行，不过通常在女性中更常见。女子到了十六七岁，就要请自己的“铁浆亲”（为孩子完成染齿仪式的礼节上的义母，多由孩子的伯母婶娘等年长的女性来担当）把自己的牙齿染黑，这被视为是一种成年的标志。染齿之后，女子便可以同男子交往，亦可以成婚了。在日本，古时候多用在灼烧后的陈年铁屑中加入浓茶、酒或糖稀，配制成染齿的染料。

[14]天狗：日本传统的妖怪形象之一，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狗形象相距甚远。天狗脸是大红色，有着高高的鼻子，有点像长臂猿，身材十分高大。穿着修行僧服、高齿木屐，手持团扇和宝槌。他们住在深山中，具有神力和超能力，具有让人类感到恐惧的力量。

[15]鸟居：类似牌坊的日本神社附属建筑，代表神域的入口，用以区分神栖息的神域和人类居住的世俗界。鸟居的存在提醒来访者，踏入鸟居即意味着进入神域，之后所有的行为举止都应特别注意。

[16]苦味健胃剂：用橙皮、泥蛉、花椒的渗出液制成的健胃药剂。

[17]沼津藩：江户时代骏河国（今静冈县）沼津地方所统领的藩。

[18]家老：大名家臣中统管藩政的人。江户时代，各藩均有数名家老管理藩政。

[19]薙刀：刀刃宽，刀柄长的一种武器。平安时代主要为步兵或僧兵使用，南北朝时代以后上级武士也开始使用，到了枪支发达的战国时代就不再是作战的主要武器了，在江户时代女性也可用。

[20]大川端：东京隅田川的下游，特指吾妻桥到新大桥附近的右岸一带。

[21]门松：在日本，为了迎接新年而立在家门口的装饰用的松树，有的是一对，也有的是一株。中世以后，也开始使用竹子。象征长寿。

[22]金太郎：源赖光的四大天王之一，本名坂田金时，小名金太郎。

[23]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略称。

[24]底发髻：明治大正时期流行的女士发髻的一种，我国所称“东洋髻”的一种。用塞入假发团等方式使额发和鬓发显得蓬松，往前凸起。自从明治三十年代，女演员川上贞双梳过这种发髻之后便迅速流行起来，一直到大正初期，是女学生最常见的发型。

[25]袴裙：原本只是传统和服的下装，早从平安时代起的男女服饰中就有。到了明治时代，特指女学生穿着的女式裤裙，宽大而长及脚踝，相当于西服中的裤子或半裙。原本由于拘泥于和服所包含的贞淑、顺从的女德的内涵，明治之后女生制服的洋化远远落后于男生。直至1872年文部省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始采用男式裤裙做制服，虽一度曾被禁止，但女式裤裙还是在女校和师范类学校中逐渐普及开来。

[26]弘法大师：空海（774—835）的谥号。日本著名的高僧、书法家、文学家。真言宗的创始人。

[27]弊束：通常为神前供奉之物。用白纸扎成，装饰以金银箔。

[28]諏访：日本古典落语的著名曲目之一。讲述的是一对原本恩爱的夫妻，在妻子病死后不久，丈夫就取了名叫“諏访”的后妻，却夜夜听到“啪嗒啪嗒”的声响和呼唤“諏访”的声音，吓得后妻患病在床，最后才发现是隔壁荞麦店在叫卖的滑稽故事。

[29]河童：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种两栖动物，俗称水鬼，面似虎，身上有鳞，形如四五岁的儿童，传说居住在日本各地的河川和池子里。河童的传说起源于中国民间，现在在日本各地流传甚广。

[30]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创立者。早年曾投身于文学事业。30岁时离开文坛，开始研究民俗学。创立了民间传说会、民俗学研究所。著有《后狩日记》《远野物语》《海南小记》《蜗牛考》《桃太郎的诞生》等许多民俗学著作。

[31]中国山脉：此处指日本中国（即中之国）地区的山脉，位于关西和九州之间，四国的北面。

[32]半钟：小型吊钟。原本是寺庙或军营用来传递信息的。到了江户时代，用作火灾、洪水、发生盗窃案件时的警报。

[33]神乐：民间、各地神社的宗教曲艺。请神、祭神仪式时所表演的歌舞。

[34]旧式小旅馆：日汉字写作“旅笼”。日本近世以后发展起来的旅馆设施。起源于室町时代。门前多悬挂装有草料的笼子，表示既可以供人投宿，亦可以替客人喂马。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各藩国间物资交流、因公因私的往来日趋频繁，这种

- 旅馆逐渐兴盛起来。包食宿且可沐浴的现代旅馆的经营模式也是起源于此。在《东海道中膝栗毛》等作品中多有描写。
- [35]美浓柿：柿子的一种。原产于日本岐阜县美浓加茂市蜂屋町。
- [36]长子多败儿：原文作“総領の甚六”，日本谚语。“总领”指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多指长子。“甚六”是傻小子、笨蛋的意思。多指一家的长子、长女由于父母过分溺爱而不如弟妹聪明懂事。
- [37]安倍川饼：静冈县名小吃。软糯的糯米饼蘸上黄豆面、白糖食用。
- [38]土间：日式房屋中不铺木地板和榻榻米，保留泥土地板的屋子。多用作灶房、仓库或劳作间。
- [39]尺八：日本传统乐器，竖笛的一种。因通常长一尺八寸而得名。

青春放浪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静冈县的沼津度过的。沼津毗邻骏河湾，气候温暖、阳光充足。夏季，海滨浴场游人如织；冬季，只要不刮风便是绝佳的避寒之地。北方，富士山近在咫尺；城外，狩野川穿流而过。算得上是气候宜人，风光明媚。前几年，狩野川曾因台风而河水暴涨，一度泛滥成灾，变得面目全非。不过，在那之前却一直是出了名的风平浪静。以修善寺附近为界，上游溪流潺潺，股股清泉奔流石上；下游则河面开阔，水势平缓，特别是初春时节，河水温润，波澜不兴。

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座小城度过的。冬季，北风呼啸的大风天是这里的“特产”，最是难熬。不过不吹风的日子却几乎不觉得冷。而夏天就更是凉爽舒适。游玩度假，这里是不错的选择。当时，身为军医的父亲正在台北任职，家里其他人也全都跟着他去了台北居住。我没有家人的陪伴，只得住进学校的宿舍，或是去寺庙里借宿，身边也没个正经八百的监护人，我的少年时光过得十分自由自在。除了在学校上上课，成日里便是和几个气味相投的朋友厮混。去爬爬山，去狩野川上划划船，或是去千本浜散散步，去街上无所事事地闲逛一番。仿佛怎么玩都玩不够似的。

现在想来，我能够这样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何其有幸。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用考虑升学的事。只不过，总觉得初中毕业那年我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高中的，升学考试什么的总归是初中毕业之后才需要操心的事，所以也就暂时抛诸脑后了。

前几天，当年沼津中学的同届同学刚在长岗温泉聚了一次。我们是 大正十五年（1926 年）毕业的，到今天已有三十七年了。所以，我们之中好多人都是三十七年未见了。久别重逢，自然是其乐融融，相谈甚欢。八十七名毕业生中，已有二十余人不在人世了，那次参加聚会的只有二十八人。

故去的人大部分是战死的。

大家都是中学时代的朋友，聊起过去的事来自然是滔滔不绝。不过，聊天的内容多是些单纯幼稚甚至有点冒傻气的事。既没有一起饮酒作乐的回忆，也没有一起追过的女孩。

翻来覆去不过都是些被某个老师骂过，和某人打过架，或是一起去吃中华荞麦面，一起逃课之类的话题。

我也见到了自己曾经很要好的几个哥们儿，深感自己今天有幸能搞文学，这几个昔日好友也功不可没。他们之中，有的教过我俳句，有的

教过我汉诗和和歌，也有的教给了我偷懒摸鱼所带来的奢侈的快感，更有的向我聊起他的初恋故事，令我初次领会到了种种青春的情愫。

话说回来，这次聚会上，我几次想提起某件特别在意的往事来聊聊，可话到嘴边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有一个

少年被遗弃在沼津市。有好几个人说，当时就我一个人老穿着军靴。没准儿我当时真是这样。据说上衣的扣子也掉了两三颗，这一点也有好几个人提起，恐怕他们说的也没错。大伙儿还提到有一次修学旅行去关西时，我在藤枝站自个儿下了车，说什么好朋友就住在藤枝，要去他家玩两天。被他们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好像真有这么回事，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

这些朋友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那三四个文学爱好者。他们都是上一届的落榜生，念四年级的时候，我便和他们成了朋友。在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我不仅得到了文学的洗礼，也享受了一个中学生该有的放纵和恣意。

咔嚓

石英碎裂之声

秋已至

创作了这样一首诗并与我分享的朋友，是沼津最大的纸铺的老板的独生子，在我们一帮人中也算是个带头大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诗时，才明白原来所谓诗就是这么回事。

的确，秋风乍起时，似乎真的能听到石英碰撞的声音呢。

中学时代的朋友，除了与我分享自己的诗作并告诉我什么是诗的藤井寿雄之外，还有同样爱作诗的金井广，以及写短歌的岐部豪治、松本一三等人。岐部、松本二人比我高一级。岐部堪称作短歌的天才少年，可中学毕业后不久就英年早逝了。松本在中学毕业后很快参加了《改造》^[1]杂志的有奖征文，发表了戏剧作品《天理教本部》，也由此加入了左翼运动。金井也从中学毕业那年就开始在中央的杂志上发表诗作，本以为会成为一名著名的诗人。没想到后来却当了医生，也成了一名左翼人士，至今仍信仰坚定。至于我的诗歌启蒙者藤井，受朋友们的影响也曾一度走上左倾路线，不过现在早已继承了家业，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

就这样，我中学时代的朋友们在升学之后都陆续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其实，在中学念书时，他们一个个就已经是疏于学业却酷爱读书，早熟而叛逆的少年。他们又爱逃学又爱抽烟，啄木^[2]的诗之类的革命诗歌却总是张口就来。他们身材纤瘦却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拥有少年时期所特有的豪放不羁和纵情纵意。

当时，若山牧水^[3]还住在沼津，我们对他的诗歌却不过尔尔。也时能见到牧水悠悠哉地漫步在沼津的街头巷尾，我们却也漠不关心。

我在这些朋友们之中算是个醒事较晚的，在那之前几乎从未接触过文学。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品读小说和诗歌，也是他们时常借给我仓田百三^[4]、武者小路实笃^[5]等大家的作品。

五年级的夏天，我曾去过伊豆西海岸的重寺村，在一个朋友的亲戚家里住了一阵。每天游泳、吃西瓜、睡午觉，过得无忧无虑。就在那段时间，我读了一个朋友借给我的查尔斯·路易斯·菲利普^[6]的《蒙帕纳斯的布布》^[7]，深受震撼。没想到小说能如此生动而真实地描写出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的情感和生活，书中所描写的夏夜歌舞场上的闷热和躁动似乎也渐渐将我包围。

初中四年级那年我曾去山形考过高中。刚考了一天我就放弃了，第二天连考场都没进，直接去了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更像是普通的小剧院，观众席划分了数个小格子^[8]。我进去的时候，街上还飘着雪花。那是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在山形玩得特别开心。最后，我背了满满一包樱桃果酱搭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五年级时，我又和朋友一起去考了静冈高中。当然，我和朋友都没能考上。那一回，我们第二天也早早地出了考场，去吃炸肉排了。朋友中的一人还买了冈田嘉子^[9]的写真集，捧在手里亲了好几口。现在一提到考试，我还会立马就想起当时那一幕。

中学时代，我在和几个哥们儿瞎混的同时，不知为啥竟对器械体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亏练了器械体操，我原本瘦巴巴的小身板也渐渐地长些肉了。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和静冈中学举办了一场校际柔道对抗赛。因为缺人，高年级的人就来找我救场。我也是事到临头才知道有这么一场柔道比赛，赶鸭子上架一般上了场。本以为自己连一次训练都没参加过，一定不堪一击。没想到真比起来，竟出人意料地强悍，多次把对手摔翻在地。到最后，我竟然从候补队员变成了四五个正式选手中的一名。不过，我却从未想过要在柔道上有什么长进。

中学时代，我几乎哪个老师的话都不听。只有一个老师吸引了我的注意，也唯有见到这个老师我不会觉得反感。不只是我，我们那帮人也都一样。这位老师就是教美术和国文的前田千寸老师。国文课上，他会带着大家一起朗读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美术课上，他总是让我们自由发挥，自己却低着头在教室里、校园里踱来踱去。我们觉得这位老师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魅力，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独行侠”。

二战结束后的某天，我自中学毕业以来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老师，才得知他正专注于编写《日本色彩文化史研究》这部大作。在我们还是中学生的这几年，前田老师其实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他耗尽了毕生心血的工作了。我曾在小说《暗潮》^[10]中详细介绍过这位旧时恩师的研究工

作。后来，前田老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紫草》一书，由何出书房出版，并获得了每日出版文化奖^[11]。再后来，老师更是将其所有研究成果汇集于由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色彩文化史研究》这部大作中。前年，在我去欧洲旅游期间，前田老师溘然长逝，这个消息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得知。回想起中学时代所认识的前田老师，我不觉感慨：一个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呕心沥血的人，即便在玩世不恭、目中无人的叛逆少年们眼中，他的背影也是那么地高大伟岸，那么地与众不同。

我在中学时代无疑交到了一群最好的朋友。现在再见他们，发现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依然保留着少年时代的所有特质。高中或大学时代结识的热爱文学的同道中人，一旦进入社会，大都不知不觉地离少年时代的梦想越来越远了。相反，倒是中学时代的这帮朋友还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让文学之梦不断融入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之中。

我又复读了一年之后才考上了金泽的高中。父亲从台北调回了金泽任职，所以我才选择了金泽的学校，这样就可以每天都回家了。我家世代行医，我也认为自己将来肯定会成为一名医生，身边的亲友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理科。

父亲大约一年之后又调去了弘前，我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时间其实很短。在金泽生活的后来几年我仍旧住进了宿舍，过起了一个人的逍遥日子。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没和家人在一起，早已习惯了没有监护人的生活。所以到了高中，也还是觉得离开家独自生活挺好的。

在金泽的三年，我成了理科生，又是柔道部的一员。自然，什么文学、美术、音乐，似乎都与我无缘了。

中学时代生活在气候温暖、阳光充足的沼津，对我来说，三年的金泽生活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都与沼津迥异，北国的天空一年大半时间都阴沉沉的。在这座安静而略显阴郁的古城里，我过着和中学时代截然不同的几近禁欲的生活，在各方面对自己要求极其严苛。柔道部的训练十分辛苦，为了尽量减少身体的负担，烟和酒都一点也沾不得，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像其他学生那样去街上闲逛。从早到晚都必须在名为“无声堂”的柔道馆里训练。这样度过自己的青春也许会受到诸多非议。不过，这也不失为一种度过青春的方式，对我来说这种方式自有它不寻常的意义。

前一阵子，我曾有幸和富士制铁公司的永野重雄社长，以及群馬大学的长谷川秀治校长一起聊了聊各自与柔道相关的经历。我们回忆起当时所练习的所谓“高专柔道^[12]”，都纷纷感叹，也不知当时为何会对柔道那般执着和痴迷。现在想来，当时的我们一心以为，训练强度是决定柔道水平的唯一标准。体格并不算强壮也并不占优势的少年们，为了能赢得比赛，唯有坚持高强度的训练。这就是我们这帮高中生所理解的高专柔道，这就是我们自创出来的一项特别的寝技^[13]。

高中毕业之后进了大学，我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放弃了柔道。那种高强度的训练只有十八九岁到二十二三岁的高中生能承受得了。再说，谁也没想过要成个柔道家或是高段选手之类的。所以，高中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们便干干净净地同柔道说再见了。从这一点看来，柔道不过是我们青春时期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验证了所谓的训练，最高可以达到怎样的强度。

柔道部的生活、北国的气候，对我这个人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我想，如果我进的是高知或是鹿儿岛的高中，我一定会成为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我。当然，我并非生在北国长在北国的地地道道的北国人。不过是青年时期的某一段时间在北国生活过而已。但是，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感受事物的方式，应该说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金泽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爱上了写诗。那段日子，我终于从柔道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并非受到别人的启发和影响，我只是开始下意识地在笔记本上写一些近似于诗句的文字。我又把其中的几篇给当时还在高岗中学当老师的诗人大村正次看了，并被他的登载在他主编的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这也是第一次，我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

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我曾去石动拜访过大村正次。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在他家吃了晚饭，还结识了好几个北国的诗人。其中宫崎健三、方等美雪等几个人之后多年与我仍有来往，直到前几年去世。

我手上一直没有当时那本杂志，也不记得自己写的是怎样的作品。直到去年，源氏鸡太^[14]先生拿来了当时那期《日本海诗人》，还说什么记得上面有我的名字，让我也吃了一惊。我后来还曾在北海道见过大村正次老师，直到现在还偶有书信来往。

当时四高的文艺部所办的杂志上，还曾出现过现在在东京新闻做文化部部长的宫川让一和负责教育出版工作的乙村修的大名。那时，宫川长于小说和短歌，乙村则擅长写诗，颇受瞩目。我常在校园里见到宫川和乙村的身影，总在心里暗想，文艺部的家伙走路还真是安静呢。身子微微前倾，一路低头沉思，这种独特的走路姿势似乎带着某种北国高中生所特有的魅力。

念高中时，我虽是个理科生，却清楚自己并不适合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我不仅不爱学习，也缺乏能够理解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的最基本的能力。身边的人都指望我能进大学的医学部，我却告诉他们，我从未想过进医学部，甚至其他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专业，再怎么乐观地估计，我也是考不上的。不仅如此，就连我自己想进的人文学科方面，也被告知只有在文科出身的学生报考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我才有可能被录取。也就是说，只要报考人数达到标准并顺利举行了入学考试，那

么从一开始我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东大、京大都有入学考试，我从一开始就没啥希望。只有九大和东北大的法学部也招收我这样的高中理科毕业生。

于是，我在九大念了两年书，并在福冈唐人街的一户普通人家的二楼住了三个月。得知只要最后参加考试就能毕业，我便离开福冈去了东京。在东京，我同样借住在一户普通人家的二楼，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那是昭和六七年前后，就算大学毕业了也没什么就业机会，就这一点来看所谓大学其实毫无吸引力。在东京，我接触到了福田正夫^[15]主办的同人杂志《焰》，在上面发表了几篇作品，但也并没打算正经八百地做个诗人。

我寄宿那家的年轻男主人是个文学青年，还与辻润^[16]相识，常请他来家里玩。一来二去我也和他认识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完全无法理解且并无特别之处的人，不过，这个总是拖着孤独的影子踽踽而行的男人，作为《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17]的译者应该自有他的魅力吧。当时，他刚完成了《绝望的书》，总是穿得很寒酸。我还和福田正夫一起去拜访过诗人真田喜七的家，在那里遇见了萩原朔太郎^[18]。

朔太郎是我最尊敬的诗人，我那时难免有些放不开，在摆满酒瓶的餐桌前十分拘谨地坐着。他和我只聊了两三句话，说了些什么我现在也已经完全不记得了。那时他的《虚妄的正义》正备受瞩目，而《冰岛》尚未出版。

在九大读到大三时，突然从京大哲学系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说那一年京大哲学系的报考名额似乎还有剩余。我于是写了一封申请书寄去，得到回复说高中理科出身的学生应该也可以报考。我立刻决定转去京大念书。这回要改进哲学系，我其实对哲学并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只是觉得京都这片土地充满了魅力，而且又可以再多啃两年老，再晚两年进入社会，这一点也十分令我动心。

到了京都，我决定专攻美学，并在吉田山找到了住处。

在东京时的懒毛病仍没改，大学的门我只进过两三次，之后除了去食堂我几乎从不踏入校园半步。同样攻读美学专业的，还有后来的音乐指挥家朝比奈隆，每日新闻评论员古谷纲正等。但我直到毕业之前都从未见过他们。这两位好像也很少去学校。

我当时和高中时代的朋友，就读于农学部的几个人走得很近。学校虽然很少去，可是每天晚上去神乐坂的什锦炖汤店喝酒却是雷打不动。

我虽然人不去学校，却还是和两三个哲学系的学生保持着往来。到京都的第二年，我和他们一起创办了名为《圣餐》的同人杂志。封面是拜托当时正在开美术史讲座的须田国太郎来设计的。然后几个主创人员各自分担了几页内容，凑成了一本薄薄的杂志。我觉得之前写的几首诗作勉强也能用，便拿出来发表在了这本杂志上。也多亏那次把这些诗发

表出来，前几年出版的诗集《北国》中才能收录到我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几篇诗作。

几位主创人员中有个“秀才”，高安敬义君。他专攻纯哲学，比我低一届。他刚从水户高中毕业考入京大的时候，我曾对他多有照顾，不知不觉竟成了他的大哥。他一开始就住在我租住的吉田山的民居，后来我搬去了等持院，他便也跟着我搬了过去。

在和这位比我年纪小的朋友的交往中，我其实学到了很多。无论是写诗还是读小说，还是鉴赏佛像或庭院，最初都是我教会他的。然而，这位非凡的青年才子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通读了与此相关的很多书籍，还反过来向我阐述他的心得体会和所知所学，并以其卓越的见识让我对以上各个领域的知识有了全新的理解。

高安敬义是田边元^[19]博士的学生，他的毕业论文《伦论》曾刊登在哲学杂志上，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早已声名鹊起。只可惜在二战快结束时战死在了内陆。对这位友人的死，我至今仍痛心不已。他是目前为止我认识的朋友中最聪慧、最单纯的人。

昭和七年（1932年）到十一年（1936年）我都是在京都度过的。我比别人晚一年毕业，本来入学时就比旁的同学要大，到后来更是读成“老学生”了。说是学生，也不过是在大学里占了一个学籍，至于最终能不能毕业我其实完全无所谓。直到向中国开战的那一年之前，我都一直在京都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其间，我与现在的妻子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如今回想起来，我在京都度过的那段日子，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沉沉压迫着，真是一段灰暗而压抑的学生生活。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对毕业之后的工作和前途不报任何希望。那真是一段名副其实的“无望的黑色岁月”。

我靠自己父母和妻子家的资助勉强支撑起一个家庭，却常常不够开销，必须想个法子挣点钱。换作是现在，满大街都是打工的机会，但在那个年代，一个学生是很难有什么手段挣到钱的。

在此之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参加了《每日星期天》^[20]的有偿征稿，给他们写了一篇小说，得了三百日元的奖金。尝到甜头之后，我便连续三次用了不同的名字去投稿，次次都被选上了。其中以泽木这个名字来写的现代小说比较受好评，我甚至凭借这篇作品得到新兴电影公司^[21]剧本部的青睐。于是，从进大学之前的三年到毕业之后的三年，我每月都能拿到五十日元的报酬。新兴电影公司在东京的大泉。我每个月都要上京，去摄影所露个脸，却不知为何连一个剧本也没写出来。听剧本部部长的意思，毕业之后再写也行，我也就信以为真了。

只有一次，我受当时在新兴电影公司做导演的野渊旭先生所托，在池袋的旅馆里将尾上和伊太八^[22]的故事写成了一个剧本。这个本子是我和野渊旭先生二人合作，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完成的。那也是我生平第

一次熬通宵写剧本。天亮了，我才发现外面下起了雪。吃早饭时，就有女招待冲了进来。那是二·二六事件^[23]的早上。这个剧本不知道为何并没有拍成电影。就在这个时候，我得知《每日星期天》正在征集长篇小说，便不再去东京写剧本，而写了《流转》这部时代小说拿去投稿，于是得了千叶龟雄奖^[24]。

得了千叶奖之后，立刻就有两三家出版社来向我约稿。

可是我丝毫没有继续写时代小说的打算，便一一拒绝了。但也全靠得了这个奖，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才能够进每日新闻工作。推荐我的是当时每日新闻的京都分局局长岩井武俊先生。

我原本既不打算写剧本，也不打算写小说，所以能进报社已经十分知足了。后来没多久，和内陆的战争就爆发了，我也应征去了内陆。

在我的一生中，京都的大学时代无疑是最暗淡、最看不到希望的一段时期。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我的大女儿出生了。生活中全是糟心事，我一度打算放弃拿这个毕业证。没想到妻子竟给身在东京的我发来了电报，提醒我毕业论文的截止日期。还写了一封信，叮嘱我今年无论如何得毕业，就算是为了孩子。没办法我只得回了京都，勉强炮制了一篇论文，还起了个题目叫《纯粹诗论》，其实通篇胡诌一气，不知所云。

植田寿藏博士、九鬼周造老师和中井正一老师是我的论文评审老师。答辩时，九鬼博士针对论文逐字逐句地提了许多问题。而一旁的中井正一老师却说，这虽是今年最短的一篇论文，他个人却觉得蛮有意思。他的这番话无疑对我能顺利毕业有很大帮助。如今，九鬼、中井二位老师都已作古。

我的导师是植田寿藏博士，当学生时我也没见过他几次。倒是后来做了新闻记者，因为工作关系反而不厌其烦地去叨扰他。了解了植田博士的为人之后，我深为念书时没去听博士的讲义课而感到遗憾，甚至成了我痛悔一生的憾事，但却为时已晚。

当了新闻记者之后，我频繁去老师府上拜访，聆听他的教诲，并拜读他的著作。进了报社之后，我征得社里领导的同意，又考取了京大的研究生。本想着，这一次可要好好用心研读研读美学，却因为战争还是未能实现。年轻时的我，似乎注定与勤学无缘。

[1]《改造》：日本二战前开始发行的综合杂志，多刊登社会主义评论。

[2]啄木：石川啄木（1886—1912），歌人、诗人、评论家。擅长写传统的短歌，其歌集开创了日本短歌的新时代。

[3]若山牧水：（1885—1928），日本和歌作家。他作为一名长于描写自然景色的和歌家而闻名，对后世日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品有《海之声》等。

[4]仓田百三：（1891—1943），日本佛教剧作家，广岛人。

[5]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小说家，剧作家、画家。年轻时，醉心于托尔斯泰。提倡人道主义。1910年与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创办《白桦》杂志，成为白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前期写有小说《没见过世面的人》《幸福者》《友情》，剧本《他的妹妹》《爱欲》《人类万岁》等，塑造了一些追求新的生活理想的人物形象。1918年在宫崎县山区建设“新村”，创办《新村》杂志，宣扬乌托邦思想和人类之爱。昭和初年多写传记小说和有关美术的著作。并写有小说

《爱和责任》《幸福的家族》《真理先生》等。

[6]查尔斯·路易斯·菲利普：Charles Louis Philippe（1874—1909），法国小说家，生于奥弗涅省，逝于巴黎。

[7]《蒙帕纳斯的布布》：Bubu de Montparnasse，查尔斯·路易斯·菲利普的代表作，作于1901年。一个在巴黎当小职员的心地纯洁的外省青年偶然认识了一个意气相投的姑娘，不幸她是个娼妓。两人互诉童年坎坷和巴黎生活的艰辛，产生了感情，并愿意将爱情建立在勤劳、清苦、诚实、正派的生活上。结果，一个流氓恶棍却迫使做着纯洁的爱情美梦的少女重新跳入火坑。

[8]小格子：在日本的传统剧场、相扑场，观众席通常分隔成数个方形小格子，每一格一般坐4—7个人。

[9]冈田嘉子：（1902—1992），日本战前电影明星，有荷兰血统。在事业巅峰期与情人私奔到苏联，生活了34年后才在日本前首相佐藤的要求下回国，重现影坛。后最终归老俄罗斯。

[10]《暗潮》：于1951年文艺春秋新社出版，以下山事件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后改编成电影。

[11]每日出版文化奖：每日新闻主办的以优秀出版物为对象的文学文化奖项。

[12]高专柔道：一种强调寝技的柔道分支，保留了大量古柔道的技法。

[13]寝技：柔道专用名词。泛指一切在地面进行的柔道、柔术技术。对应的技术是“立技”。

[14]源氏鸡太：（1912—1985），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1912年出生，毕业于日本富士县立富山商业学校。1950年发表的《随行者》获直木奖候补奖。1951年发表的《英语通》获25届直木奖。以后也发表了不少言情小说，如《蓝天少女》《爱的重荷》等。他的作品亲切感人，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展示了他人道主义的理想精神。

[15]福田正夫：（1893—1952），日本诗人，出生于神奈川县。是被称为“民众诗人”一派的中心人物。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中途退学后曾在川崎任小学教员。1916年出版《农民的语言》。

[16]辻润：（1884—1944），生于东京逝于东京，评论家。曾在国民群英会学习。在上野高等学校任职期间，因与学生伊藤野枝的恋爱事件而被辞退。有译作、评论集等。

[17]《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彭森德·昆西（1785—1859）的代表作。

[18]萩原朔太郎：（1886—1942），早期象征主义诗人。日本诗人。生于群马县前桥市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时代开始诗歌创作。1914年和岸星等组织了“以研究诗歌、宗教、音乐为目的”的人鱼诗社，并于1916年创办诗歌杂志《感情》。1917年第一部诗集《吠月》出版，以其白话自由诗体和率直地吐露爱情的风格，引起很大反响。1923年出版的诗集《黑猫》是他中期的代表作，情调颓废，反映了尼采等人对他的影响。1925年移居东京。此时出版的诗集《纯情小曲集》，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感伤和失望情绪。诗集《冰岛》（1934）、《回归日本》（1938）均系晚期作品。收在《冰岛》里的诗作，一方面悲叹痛苦的人生，同时也交织着一定程度的愤怒。

[19]田边元：（1885—1962），日本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最初追随西田哲学。1930年以后逐渐从西田哲学中独立出来，创立田边哲学，企图建立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绝对辩证法”，其实质是把辩证法看成在绝对主观中存在的客观与主观的矛盾。提出种的逻辑，强调“种”（民族、阶级、国家）在世界与个人之间的优先性，借以论证其国家主义观点。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与辩证法》《种的逻辑的世界图式——到绝对媒介的哲学之路》《作为忏悔道的哲学》等。

[20]《每日星期天》：每日新闻出版社发行的周刊。1922年和《周刊朝日》一同开始发行，发行量11万部，排业界第11位。

[21]新兴电影公司：二战前曾经存在的日本电影公司。1931年由“帝国电影演艺”改组而成。1935年设东京摄影所。后因战时整合，于1942年与日活、大都映画合并为大日本映画制作株式会社，简称“大映”。

[22]尾上和伊太八：日本传统戏剧中的角色名，亦为其剧名。以1747年元津轻岩松家的武士伊太八和吉原的游女尾上殉情未遂，被拖到日本桥游街示众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23]二·二六事件：又名“帝都东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帝国的一次失败兵变，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被处以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被调离中央职务，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本帝国军队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

[24]千叶龟雄奖：由日本评论家、媒体人、《每日星期天》的主编千叶龟雄设立日本大众文学奖项，又名“每日星期天新人奖”。

我的自我形成史

冷眼看父母

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的五月，我永远失去了我的父亲。父亲八十一岁高龄才离世，也算是寿终正寝。在东京的家中收到父亲离世的讣告的那个凌晨，甚至通宵守灵的当天夜里，我都没有感到特别的震惊和悲痛。父亲卧床已近半年，我明白这一天迟早会来，所以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然而，在父亲故去八个月后的今天，我反而开始强烈地思念起父亲，频繁地回想起他临终时的种种。偶尔还会感慨，要是父亲还活着该多好。同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我的一切都与父亲这个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因缘。

今宵细思量，

恍然方自知。

誓言深似海，

此身与君盟。

——这是西行^[1]的歌，是他在悼念与自己关系匪浅的鸟羽院^[2]的死时所吟唱的和歌。用来形容父与子的关系也许不太合适，但奇怪的是每每想起父亲我却总会联想到这首和歌。总之，本该在父亲离世的当晚所产生的情感和领悟，我当时竟毫无察觉，直到八个月之后才幡然醒悟。

不过我想，不光是我，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如若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朋友或者熟人去世，在得知死讯的同时，悲伤便会袭上心头，这悲伤又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由浓转淡。但是，若换做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多半当时并不觉得怎样，但随着往事渐行渐远，心里的悲伤却会越来越深。最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给人重重一击，仿佛肆虐的狂风在满目的荒野茂林间划过一道长长的伤痕一般，令做儿子的心生生碎成两半。

世间为人子者或多或少都一样。对于我的父亲，我也是一个严苛至极的批判者。一直以来，我对父亲的要求近乎完美。不仅是我，对所有孩子来说，父亲都必须是绝对完美的，这也许正是无数父与子的悲剧的根源。

从少年时代到四十岁左右，我永远用批判的眼光看自己的父亲。无论是针对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我都是一个义正辞严的批判者。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总是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冷眼相看，就连对父亲的本性也多有不满。在我看来，父亲必须是完美的。可是仔细一想，这个世上除了神以外，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人。道理心里都明白，可是我仍然要求我的父亲必须是完美的。

孩子之所以会对父亲产生这种情感，正是因为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一切都是由父亲决定的。有个说法叫做“骨子里的叛逆心”，这也恰恰是因为知道自己继承了父亲的一切，知道自己一辈子都无法从父亲赋予的一切之中解脱出来。

我从青春期开始，每每和父亲产生相同的感受和想法时，都会感到不满和不服。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四十岁左右。直到四十岁以后，我才慢慢可以真诚而坦然地拥抱父亲了，尽管偶尔还是会有小小的抵触。

这么说也许有些奇怪，不过，我从父亲身上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并不是父亲遗传给我的一切，反而是通过对父亲的叛逆和抵触而逐渐塑造出自我的过程，这个自我当然与父亲有所不同。过了四十岁，我对父亲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转变，恐怕正是因为自己在继承了父亲的一切的同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也开始具备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自己的特质。

对于母亲，其实也对父亲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母亲是母亲，所以更容易得到孩子的宽容。同样也有“骨子里的叛逆”，但相比于对父亲，孩子对母亲的批判多少少了些恶意。

不过，尽管在这一点上略有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孩子对母亲同样也是要求绝对完美的。

现在想来，我作为一个人，既继承了父亲和母亲二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与此同时，又努力地想要塑造出与父母二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截然不同的另一个自己。为人子者，原来一直都在做着如此徒劳而可悲的努力。我的孩子也许也会像我对父亲一样对我做出同样的事情吧。

父亲死后八个月，我才开始为他的死而感到悲伤，也许正是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永远失去了批判和苛求的对象，也永远失去了这个世上能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相同的感受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时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孤独。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忍不住想，要是父亲还活着该多好，只有他能够懂得我的心情。渐渐地，我发觉自己毕生反抗的父亲，如今竟成了这个地球上唯一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父亲虽然不在了，我还有七十六岁的老母亲。等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天，父亲的死所带来的情感的转变，也许又会在我和母亲之间重演。

我写的这些话，恐怕会令某些读者皱起眉头，更有人会说：世上哪有如此冷漠无情的亲子关系？然而我却认为，所谓的父母与儿女，从本质上讲无一例外皆是如此。或许程度的强弱会有差别，但归根结底都逃不过这场宿命的操控。

我一直在努力塑造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的自己。不过，我又不同于旁人，自幼就离开父母由外祖母一手带大，长大后又上了中学、高中和大学，其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比起那些一直养在父母身边的人，我的自我形成的过程，或许多了几分清醒的认识和自觉。换言之，比起旁人，我似乎更加有意识地将这样的目标加诸于自己身上，似乎也更清楚该怎样做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麻将、围棋、象棋、台球……但凡能分出胜负的事，父亲总是游刃有余。我却对父亲这一点嗤之以鼻。于是乎，我现在对麻将、围棋、象棋、台球之类全都一窍不通。父亲是一名军医，自然对所谓文学漠不关心。我之所以会醉心于文学，多半也是因为父亲对文学丝毫不感冒的缘故。若是父亲时常流连于文山书海，说不定我反倒会对他不屑一顾，转而去追求更为实用更为功利的东西吧。

我家在伊豆的山村中世代行医，父母自然希望我也能进大学的医学部。然而我却早已下定了决心，这辈子做什么也不做医生。结果，我进了父亲最瞧不上的大学哲学系（美学）。当然，我也并不打算将我走过的漫漫人生路，全都解释为对父亲的反叛。

比如，父亲的懦弱和圆滑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了我，而我的自私自利和多愁善感则显然来自我的母亲。特别是后者。我向来对母亲的性格极为反感，没承想，母亲性格中最典型的自私和敏感这两大要素却都被我完美继承了。

所以，更准确地说，我作为一个人，既继承了父亲的懦弱和圆滑，又继承了母亲的自私和敏感。同时，就应对人生的态度和方式而言，我又将自己塑造得与父母双方都背道而驰。

在失去了父亲的今天，我才痛感自己除了是父母共同打造的生命之外什么也不是。但同时，我又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另一个与父母似像非像的自己。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直到现在仍改不掉，这一点就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此外，凡事都想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也在父母二人身上都找不到相似的基因。我做事不爱钻牛角尖，而且生性乐观，就算遇到再大的挫折也从不放在心上，这一点也和父母完全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我竟不知从何写起。似乎无论怎么写都写不到点子上，真令人心焦。

我想，在这一章中我最应该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的，或许只有这一件事。然而，要将这件事写清楚又是何其艰难。

我的父亲五十岁时便早早地从陆军退役，随后便幽居在伊豆老家的山中。直到去年离世，整整三十年几乎没有离开过家。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俸禄不多，但也能勉强维持生活。本人对功名利禄更是清心寡欲。既不向往多么奢侈的生活，也没打算混个一官半职，甚至还有点不善交际。虽说是个医生，回乡之后，也不曾见他替谁诊过脉。

母亲也一样，素来与父亲步调一致，四十多岁就随父亲告老还乡，后来便一直待在乡下。也从未有过为了能过上更优渥的生活而抛头露面进入社会的念头。

对于父母的这一点，我的反抗情绪尤为强烈。为了否定父母的这种生活态度，我选择了不断将自己的大名变成铅字的谋生手段。然而却常常有人指出，我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会提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对于父母“避世无为”的人生态度，我向来是充满敌意的，并一直在与之抗争。但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反复提到自己的父母，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我最近时常想，为了反抗父母，我一直勉强自己过着与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然而，说不定对父母的生活方式最能感同身受、最能给予理解的，正是我自己。在我悟出这一点的一瞬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和怅惘。

不过无论如何，父亲是走了。随着去年父亲的离世，我和他之间这出演了几十年的大戏也该落幕了。我究竟从父亲身上得到了什么？父亲究竟给了我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自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答。我从父亲和母亲身上所得到的一切，那些决定我人生的关键因素，也许现在的我尚未有清醒的认识。

我的脸的上半部长得像父亲，下半部长得像母亲。若是整张脸都像父亲，也许我的面相要更为温和、敦厚。但若是全都继承了母亲的容貌，则会长得更加纯真、明朗。我就长着这么一张一半像父亲一半像母亲的奇特的脸。此外，我走路的姿势像父亲，说话的语气像母亲。所以我对自己的走路、说话的样子都极其不满意。最近这几年倒好些了，二三十岁的时候简直厌恶透顶。

前几天有个亲戚说，当有撒欢儿的狗向我扑来时，我伸手阻挡的姿势像极了我的父亲。听了这话，我不由得一惊。

心里嘀咕，说不准往后还会被人说我哪里像他呢。

启迪人生的人和事

每个人的一生中，除了自己的父母以外，总有那么几个人给过自己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遇见他们，自己的人生或好或坏都会与现在有所不同。这样的人，在你我的生命里都有过几个吧？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影响，逐步决定了一个人应对人生的态度和方式。

我在上一章写我的父母时就提到过，我儿时其实是由外祖母抚养长大的。我虽然叫她外祖母，其实和她并无半点血缘关系。这个女人不过是我的曾外祖父的一个小妾。曾外祖父使了些手段，让她入了我们井上家的户籍，又认了曾外祖父的孙女，也就是我的母亲做养女，并自立了门户。

至于我为什么会被交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外祖母来抚养，个中缘由我并不是太清楚。左不过是父母当时还年轻，又刚生了妹妹忙不过来，便找个由头把我交给外祖母照看几天。

没承想，说好的只照看几天，我却在外祖母身边一待就待了好多年。也许是因为外祖母已将一腔痴情都转移到了我身上，自然越来越离不开我。又或许，我也越来越依恋外祖母，早已不愿回到父母的身边。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从上小学的前两年，也就是我虚岁六岁的时候，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我都远离住在大城市里的父母，一直在伊豆山村的小小土仓里和外祖母两人相依为命。在那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小山村，外祖母年轻时不过只是一个医生的小妾，身份尴尬而又低贱。后来竟能如愿以偿地入了户籍，想必也是个有个性有头脑的女人。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两张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她一脸矜持和坚毅，而且的确是那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

然而，村里的大部分人都没说过她一句好话。在咱家亲戚们眼中，她更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闯入者，一个破坏了家族安宁的罪人，自然不会给她什么好脸色。这一点，就连年幼的我都能隐约感觉得到。

村子里，母亲家和父亲家的亲戚各有好几家，而我对这些亲戚都充满了敌意。我就是这样和孤立无援的外祖母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外祖母对我自是疼爱有加，而我呢，作为她唯一的同盟军，也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努力做到尽忠职守。

我有时会想，我从这位外祖母身上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恐怕外祖母给予我的最大的财富便是——当时的我肯定是意识不到的——如何与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共同生活并自然而我的自我形成史·启迪人生的人和事然地滋生出感情，同时当置身于这份外祖母与小外孙、

老女人与小男孩之间的特殊的感情之中时，又如何用一颗真心去尽可能地淡化彼此利用、彼此索取的痕迹。外祖母把我留在身边，多少可以使自己原本不确定的身份和地位稍微稳固一点。同样，我也因为与外祖母结成了同盟，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她倾注在我身上的无尽的宠爱。

说起来，我和外祖母的同盟关系的确相当坚固，面对村里人和那些亲戚，我们从来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与外祖母的联盟，直到她去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心里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如果换成是血肉至亲之间所谓的无私且无偿的爱，那么我想，这场联盟一定会有本质的不同。

如今已活了大半辈子的我，早已不太相信这个世上还有所谓的不求回报的爱。夫妇之间的爱、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每当看到那种温情感人的场面，我总是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眼前的一幕替换成更真实更纯粹的东西。这种想法，也许就是在儿时与外祖母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在我心里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的。

在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师徒关系。老师，因为教给人某些东西而被称为“师”；学生，因为学到了某些东西而被称为“徒”。老师在学生眼中永远是高大威严的；学生在老师看来必须是毕恭毕敬的。这或许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彼此有利可图，师徒间的联盟才可以长久地维系下去。所以，所谓的“师徒情”是我最厌恶的词之一，每每听到这个词我都觉得恶心。老老实实在地承认是利益关系有何不可？没有利益又何谈师徒？

至于友情，在我看来也是一样。仅凭一夜的欢饮达旦就想和我成为百年之交，这样的朋友我是拒绝的。同样，我也决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所谓友情，应该始终建立在彼此对对方的尊敬和欣赏之上，而要永远维持这种尊敬和欣赏，则必须默契地达成互不干扰互不侵犯的盟约。当然，为了不破坏这份盟约，也需要彼此不断的努力。

总之，外祖母对我的爱，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利益关系之上的。但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我对外祖母的爱也从未减少分毫。

我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的那段日子，相邻的村落住着父亲家的大伯。此人继承了父亲老家的家业，后来我上了小学，他又正好是那间小学的校长。现在我也差不多到了这位大伯当年的岁数，竟常常会无限怀念地想起他。因为这位大伯曾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一粒小小的种子。

这位大伯对当年尚年幼的我恰到好处地行使着自己身为伯父的权利，既不过分，也不客气。大伯严厉、寡言、不苟言笑，他的学生都对这位校长又敬又怕。对我，他自然也不251我的自我形成史·启迪人生的人和事会讲半点情面。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遇到他心情不错，竟会在学校里主动跟我说话，永远只有这么一句：“学得怎么样了？”

说话时，他两眼狠狠地瞪着我，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不过，他从不

跟旁的学生说话，单单只来盘问我，可见是我的亲伯父没错了。而且，对父母不在身边而独自生活的小外甥，时不时地关心一下他的学习，这也是只有亲伯父才会干的事。

我的这位大伯活到了战争结束。即便在我长大成人之后，他对我的态度也和我小时候没两样。总是一脸严肃地告诫我：

“工作可别马虎啊！”

除此之外就什么话也没有了。

尽管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地说，大伯带给我的影响绝不比外祖母小。父亲家和母亲家都有十多位伯伯伯母，可是在我看来，他们之中再没有谁比这位不苟言笑的大伯更像真正的伯伯了，即使到现在我仍这样认为。大伯也正是按照他那一辈人的方式在一丝不苟地恪守着伯伯与侄儿之间的盟约，丝毫不肯有所违背。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几乎没有人给我造成过太大的影响。细想起来，倒是有几位亦师亦友的人物，留给我的印象252也不能说不深。但遇见他们，也并没有使我这个人产生多大改变。

可是，有一个人我却不能不提到他，那便是我妻子的父亲，解剖学学者足立文太郎。此人本是我母亲那边的亲戚，因为某些原因早年便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由我的曾外祖父一手带大并成为了一名学者。所以，我儿时便曾听到过一些有关母亲和她这位表兄的风言风语。不过真正见到此人，却是在上了高中之后。

后来，我和她的女儿结了婚，也把他称为父亲。我这位岳父从我俩第一次见面那时起一直到他八十一岁去世，都一直全身心地埋首于将他的毕生心血《日本人静脉系统研究》一书译成德文这项工作之中。他仿佛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生怕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未完成就大限将至似的，简直是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地在工作。那种工作状态，除了“着魔”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

战争期间，岳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分编成册，陆续寄给了多所国外的大学和图书馆。不过，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这些书到底能不能寄到，谁也说不准。即便是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一个人耗尽了毕生心血才浇筑而成的成果，最后竟以这样不靠谱的方式来收尾，也实在有些不值得。然而，岳父的研究工作却没有因此而中断。家里人多次劝他疏散去后253我的自我形成史·启迪人生的人和事方，他都坚决不肯。理由就是这样一来就得花好几天打点行李，肯定会耽误手头的工作。在岳父心里，除了工作，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自己的安危也好，国家的命运也罢，他都全然没工夫顾及。这一点也挺叫人佩服的。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岳父，都被他的精神所深深震撼，原来这才是一个学者该有的样子。

同样是在那个时期，除了岳父之外我还认识一个人，在那样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年代，他所选择的活法也同样令人钦佩不已。此人便是画师荒井宽方^[3]。当然，日本了不起的人物绝不仅仅只有荒井画师和我的岳父，但现实中我所认识和了解的就只有他二人。

当时，荒井画师接手了法隆寺^[4]金堂壁画的临摹工作，共同参与的还有另外几位画家。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时常去法隆寺做采访，有幸能得到机会与大师亲切交谈。

有一次，我在荒井画师的临时宿舍阿弥陀院里见到了他。那是一座很小的寺院，又正是空袭频繁的时期。大师不顾年迈的身体，一边自己烧火做饭，过着极不方便的生活，一边还要每日去冷得如冰窖一般的金堂正殿，在专为临摹工作搭建的脚手架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忘我地投入到那份吃力又不讨好的，几乎没有报酬的临摹工作中去。

“有形之物终将毁灭。要么就是毁于战火，就算躲过了战火也到底敌不过岁月的侵蚀。”

荒井宽方画师那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原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意思却不会错。

“能全都临摹下来吗？”

“谁知道呢？”

“全都临摹下来了就能长久地保存下去吧？”

“谁知道呢？”

对于我的问题，大师全都不置可否。确实，在那样一个年代，任谁都给不出答案。然而，就算是看不到未来，也仍然要画下去。就算有一天原画和摹本都会灰飞烟灭，若从不曾有人为临摹壁画而努力过，金堂壁画是会哭泣的——这番话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我最后一次见到荒井宽方画师的那一天，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感动，那种心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学者和美术家本有不同，但是，在那些暗无天日、败局已定的战争岁月里，岳父和画师同样都是坚守信念，认真对待每一天的了不起的人。

和我相识一年半之后，荒井画师在一次从栃木县盐谷郡的自己家去法隆寺的途中，突发脑溢血倒在了火车上。他精心描摹的金堂壁画，后来也和金堂一起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正如画师所说，有形之物终究是毁灭了。

前面所写的这两个人物，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感动。然而认识了这两个人，却并没有使我的人生轨迹和思维方式产生多大改变。认识他们时我已经三十好几了，这么大岁数要想产生什么改变已经不容易了。然而，就算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和影响，而今一提到学者或是艺术家的工作，我还是不由得就会立刻想起这两个人来。我并不是学者，不敢妄言岳父的研究工作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同样的，荒井画师的付出和努力是否得到了公允的评价和应有的回报，我也不得而知。所谓的回报，也要看各人的运气。这个世上，贡献卓越却寂寂无名的人肯定不少。可是一个人如何度过这一生，与他的付出能不能有所回报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人应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中去，人生的价值也许仅在于此。对于所谓的终生事业，现在的我正是这样理解的。这么说或许多少带点虚无主义的色彩，这与我认识前面二位人物时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许不无关系。

同样是在战争年代，岩波书店出了一本题为《太田队长的军中手记》^[5]的书，我记得书名就是这个没错。此书以一个在内陆战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小队长的口吻写成，放在今天也算是本畅销书了。这本书我也看过，记得里面有一段留给儿子的遗言，表达了一个父亲的叮咛和期望。具体怎么写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两行，大致的意思是：要让孩子有一颗敬畏知识、热爱艺术的心。

我与这位太田队长并无一面之缘，却被这短短的两句话深深打动。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留给自己妻儿的最宝贵的遗言。我读了这本书，知道我们的队伍里有这样一位不起眼的战士，在战争阴影下艰难求生的自己，也多少感到了一丝慰藉和安心。

同岳父和荒井画师一样，太田队长的名字也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上。

他人所造就的自己

在这里写一位我从未谋面的先人，也许有些突兀。但这个人在我的人生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还是决定要把他的事写下来。

我中学时代读过大伴家持^[6]的和歌：“益砺尔剑，益砺尔刀，传来悠古，盛名清操”^[7]，曾深受感动。家持是在激励自己的子孙：大伴家乃武将世家、满门忠烈，可谓功勋卓著、万古流芳。尔等更要磨砺宝剑、励精图治，不负家族威名。在我看来，唱出这首和歌的家持，以及被这首歌所激励和鼓舞的他的子孙们，是何等幸运。我出身伊豆的小山村，家里世代行医，不过是寒门小户，我自幼从未听说祖上有过什么光耀门楣的人和事。因此，当我读到这首和歌时，便不由得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先人中也能出那么一两个名扬四海的人物。同时，像每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几乎都经历过的那样，我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对自家的族谱和家族史特别上心。

再说说家持的这首和歌，齐藤茂吉^[8]从中读出了大伴家鼎盛时期的豪气干云，而土屋文明^[9]则看到了一丝繁华落尽之后家势衰颓的征兆。孰是孰非我无法判断，还是个初中生的我对其中深意也并不关心。我只是单纯地为“盛名清操”这样豪情万丈的文字而感到热血沸腾。

对于生我养我的伊豆那个小小的杏林之家，对于我那个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平凡家族，我向来不愿多谈，关于家族史我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上溯到五六代之前的某位先人从四国一路漂泊来到伊豆，在天城山脚下的某户农家脱了草鞋，从此便在这个村里定居下来，干起了行医治病的营生。祖先来自四国也不过是传言，并不能完全当真。只知道这位先人当时不过二十来岁，同行的只有他的母亲。

此外，根据墓碑上刻的碑文可知，几位名字里带“玄”

字的先人，似乎是叫“玄春”“玄达”“玄俊”什么的，都还算有点医术。从江户末期一直到明治，他们在老家的小山村里当了一辈子医生。

即便是乡村医生，在少年时代的我看来也算是一份体面的家业。可是家族中的老人们却说，最早从四国漂泊而来的那个先人，不是为了女人就是为了钱财，总之定然是逃难来的。这种话是我最不愿听到的。还说什么“盛名清操”？原来我的祖先竟然只跟“好色”“落魄”“狼狈出逃”之类的词扯得上关系。

那之后的几代人都各自经历了几次小小的沉浮。据说，第三代还算殷实，也曾有过两座粮仓。可是到了第四代却突遭横祸，所有家底被一场大火给烧得精光，穷困潦倒了一辈子。

在这个平平无奇的乡村医生的家谱中，我的曾外祖父，一个叫做洁的人，是唯一一个可以勉强支撑起我的自尊心的人物。曾外祖父投在第一代军医总监兰畴松本顺的门下学医，历任静冈藩挂川医院院长、静冈县韭山医药局局长等职，后半生告老还乡，又在老家挂牌行医。半岛主要的三个岛屿乃至半岛最前端的下田，都留下了他出诊的脚印。在当时的乡里也算是个颇负盛名的人物。

我的这位曾外祖父是如何才华出众、奋发图强，如何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又是如何深得其师松本顺的信任和重用……这一切，都是一个我称作外祖母的女人不断灌输给我的。关于我和这个老太婆共同生活的那段不寻常的日子，我之前已经写过了。而这段日子留给我的最重要的回忆之一便是，我一直活在她对当时早已故去的曾外祖父洁的尊敬与痴爱之中。

我将曾外祖父洁与他的爱人——我的外祖母的故事写进了《古道尔先生的手套》这部作品里。

作为曾外祖父的情人，外祖母对他总是无条件地肯定，极尽所能地赞美。甚至对曾外祖父的老师松本顺，她也爱屋及乌地予以无条件地尊崇，并把他视为日本最伟大的人。当时我年纪尚小，却无端端地喜爱和佩服这样的外祖母。外祖母的态度，不仅令我更加尊敬曾外祖父和他的恩师松本顺，也让更加喜欢外祖母这个人。外祖母为曾外祖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一辈子为他遮风挡雨，对他嘘寒问暖。这样的人生，要是放在现在我一定会颇有微词，但那个时候我却认为无可指摘。不管别人怎么说，比起亲生的曾外祖母，我还是更喜欢这个抚育过我的做过小老婆的外祖母，认为她是一个值得褒扬的了不起的女性。

现在想来，曾外祖父洁这个人一定有很多面。那个从年轻时起一直到晚年都坚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抄读医书的拼命三郎是真实的他，那个刚一挂牌行医便很快名震四方且与松本顺私交甚密的杰出人才也是真实的他。直到今天，乡下老家仍保留着松本顺的亲笔题字，亲手雕刻的书几、笔架等等，还有大量二人的来往信函。

可是，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以至于晚年中风倒地后不久便难以维持生计的人是他；让大小老婆住在同一村，且堂而皇之地和小老婆一起开诊所建病房的人也是他。如此任性妄为的生活态度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难想象的。总之，作为一个医生，曾外祖父的确是兢兢业业、妙手仁心。但作为一个男人，他却玩世不恭、行事荒唐，既是家族和谐的破坏者，也是挥霍无度的败家子。

在他的小老婆的言传身教下，无论是曾外祖父好的一面还是他不好的一面，我都认为自己应该全盘接受并顶礼膜拜。在他的情人的循循善诱下，与其说我是从她的立场考虑才不得不认可了曾外祖父洁的一切行为，倒不如说我是怀着一种赞叹之意发自肺腑地对其予以肯定和认同。

当然，我只有在童年时期是由曾外祖父的小老婆抚养的。只不过，儿时她在我心中投下的曾外祖父的影子，在我上了中学之后，作为整个家谱中的种子选手又重新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我认为，自家的家谱中若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那便只能是这位曾外祖父了。挥霍无度也好，罔顾伦常也罢，在我看来都和他身上其他的长处和闪光点一样，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和赞许。

这件事，使少年时代的我学会了自由选择自己的好恶和立场。虽然我上了高中之后曾有一段时间执着于禁欲式的生活，用各种清规戒律来强行约束自己。但总体来讲，从少年时代直到今天，我从未因为被道德的十字架所捆绑而感到痛苦。我年轻时，虽不曾像我身边的朋友那样过着纵情恣意、放荡不羁的生活，但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愿意放纵自己，对旁人的这种行为我却是丝毫不反感的。岂止是不反感，简直可以说是特别爱交这样的朋友。整个中学时代，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带点不良少年的习气。很明显，在择友这件事情上，家族中的佼佼者——我引以为傲的曾外祖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写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又写了抚养过自己的外祖母，以及大伯、岳父等几个对我的人生造成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人。然后，我又写了这个虽未曾谋面，但却给童年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曾外祖父。

对我思考问题、看待问题的方式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的人，大致就是这些了。我所欣赏、喜爱和崇敬的人固然还有很多，但令我因之而发生改变的却没几个。

从中学时代一直到今天，曾有过这么几个人，在不同时期为我在文学世界打开了一扇扇新的窗口。但关于这几个人，我就不打算在这里多说了。一是在去年的《群像》^[10]杂志上我曾发表过一篇专写这几个人的文章，实在没必要重复。再者，虽然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给过我很大的刺激，但若要说到我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那又另当别论了。

但是，若一定还要再写一个人的话，那倒更应该讲讲下面这位少年——一个我在小学时代结识的，敢于同校园暴力正面较量的人。

我在老家的小学上到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在校园里遭到了高年级学生的欺负，当时我害怕得缩成了一团。这时，和我同样遭到欺负的一个同年级学生，突然举起一块比他的头还要大的石块，奋力朝那帮高年级的家伙扔了过去。

大石块落到了那帮比我们几岁的小混混们的脚边，被砸中的人立刻尖叫着逃走了，就连在一旁观战的人也大惊失色。这样的行为要说鲁莽也的确太鲁莽，但在我眼中，那位少年的身影却是如此高大挺秀。我为自己的怯懦和柔弱而倍感羞愧，简直觉得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勇敢呢？

这位少年的侠义之举，想必一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我现在仍历历在目。甚至可以说，那天的一幕几乎成了我整个少年乃至青年时代的精神支柱。我听说这位少年后来从工业学校毕了业，现在在东北还是北海道的矿区做了一名技师。我真想再见见这位儿时曾令我无颜以对的昔日好友。

融入大自然，自由而奔放的生活

我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出生于北海道的旭川。

旭川是我新官上任的父亲第一个任地。我出生在五月，第二年春天就被母亲带回了位于伊豆半岛的老家的山村。因此，旭川虽然是我的出生地，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前段时间去北海道旅行时，新闻记者要求我说几句地道的“道产子方言”，竟令我一时不知所措，虽然我的确是个如假包换的“道产子”。

然而，从少年时代直到今天，入学、入职，或是服兵役，每每遇到这种需要填写各种相关表格的情况，我都得在履历表第一栏的“出生地”这一栏上填上一长串字：北海道石狩国上川郡旭川町第二区大条大道十六番地二号。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名我已经写过好多遍，上次去国外旅行办手续时又不得不整整写了两遍。

报刊等的调查表上的籍贯一栏，我通常会填“静冈县”。

但是出生地又有所不同，要求准确填写自己出生的地方，这种情况我就填“北海道旭川”。而有的调查表又在出生地后面郑重其事地打了括号，补充说明指的是籍贯，这种时候我就还是填“静冈县”。

不管怎么说，我出生在旭川，但也仅仅只是出生在那里而已。那片土地，不曾给儿时的我留下任何零星的记忆。但是，北海道的五月，这个我从妈妈肚子里来到人间的时节，这个经过了漫长冬季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我却时常听人提起。所以，自幼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出生地旭川就是一个晴朗宜人的地方。在积雪冰封的漫长寒冬，我住进了妈妈的肚子里。待到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之时，我就从妈妈的肚子里蹦了出来。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一步。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心满意足。

自出生以来，我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出生地旭川这片土地，已经是战后了。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关于旭川这座位于北海道上川盆地的中央的城池，我兀自在心中描绘着一幅似乎与真实的北海道毫无关系的独特的画面。真正的北海道之春，若不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肌肤切身感受过，自然是无从知晓的。然而，我却在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心中肆意想象着那里的五月。

冬天刚刚过去，空气依旧寒冷。可是，樱花、李花却已悄悄吐出花蕾。十字街头冒出一一个个卖皮毛的小摊，和煦的阳光洒在大街小巷，街上的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清新的空气里裹挟着淡淡清香，一个大腹便便的年轻母亲带着她的女佣匆匆走来。这幅画面，既有几分像北欧某个

安静的小城，又与沙漠中美丽的小镇，比如撒马尔罕^[11]那样的地方，有几分相似。这便是我想象中的，我出生的城市。

从五岁到十三岁，我的少年时代大半是在故乡伊豆的小山村里度过的。我的家乡，是天城山北麓的汤之岛。一听说我的家乡在伊豆，别人大都会羡慕不已。那里多温泉，气候温暖，离东京不太远，却又恰到好处地保留着原有的田园风光，旖旎迷人。不过，除了这些之外，那片土地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在那里，既没有上演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又不曾发现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名胜古迹。

战国时代，北条氏灭亡之际的韭山^[12]还算是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再后来就要等到维新前后，以建造反射炉而闻名的代官江川太郎左卫门^[13]的事迹，或许也还值得一提。

唯有说到风景，自古以来“伊豆”这个名字就曾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诗词文章中。最早可追溯到《万叶集》中的“伊豆海上白浪翻，相继不绝勿使乱”^[14]，之后便更是多不胜数了。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实朝^[15]的“翻越箱根路，行至伊豆海。遥遥水中岛，波涛滚滚来”。

这些诗歌中所提到的伊豆海，有东西两条海岸线，古来称为东浦和西浦，与其说是因为捕鱼业毋宁说是作为海盗的根据地而逐渐繁荣起来的。半岛中部是出了名的流放罪人、处决死囚的地方。位于天城山北麓的我们那个村，据说祖先就是一群被流放的犯人和逃亡者。所以，伊豆虽然自然环境优越，那里的人却天生一张苦瓜脸，与别处的人都不一样。

当然，这其中或许也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我的小学时代就是在家乡伊豆的大山中度过的。现在，家乡的村村落落作为伊豆的温泉乡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可在我年少时，那里还不过是大山深处的穷乡僻壤。从村里出来，要在马车上颠簸两个多小时，先到轻便铁路线的终点站大仁村，再换乘轻便列车，又坐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东海道^[16]线上的三岛町。

小时候，我很少有机会能坐马车。但一年中总还是有个两三回能坐上大马车去大仁村。大仁村通了火车，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令我对这个小山村肃然起敬。每当马车驶进大仁村，我就不由得紧张起来。这个村的小孩个个活泼伶俐，在路上碰见他们，我总有几分气短，连走路都不敢抬头。

去大仁尚且如此，到了三岛町，我就更不自在了。三岛町的亲戚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少年。我在这位孩子面前那可真是彻头彻尾地抬不起头来。他嘴里说的每个字都带着城里人的味儿，听上去那么洋气，光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自己矮了三分。在我们眼中，城里孩子全都高我们一等，与我们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城里孩子都穿着精致的和服，脚上不是木屐就是厚底鞋。可我们乡下孩子，清一色都穿的都是素色条纹的

和服，脚上趿拉着一双草鞋。

每年一到夏天，就会有城里的少男少女们三三两两地跟着父母到咱们乡下来。我们总会躲在某处，看他们从马车上下来。然后又偷偷地尾随着他们，一路跟他们到温泉旅馆。

直到弄清他们住的是哪家旅馆、进的是哪个房间才肯罢休。

城里的少男少女们待在咱们村的这些时日，我们会一直暗中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为之而感到新奇和亢奋。凑在一块儿时谈论的争执的也全都是有关他们的事。

因为长在伊豆的山村，我自幼便对城市以及城里的男孩女孩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这种心理也许是城里孩子完全无法想象的。而这种自卑感，多年以来仍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我这个人。我自幼不在父母身边，但要说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恋母情结之类的心理，在我自己看来，在我身上这一点倒表现得并不明显。

再有就是，因为生长在一个气候温暖、平凡无奇的地方，所谓的大自然带给我的冲击，恐惧也好憧憬也好陶醉也罢，似乎都并不那么强烈。既不常见辽阔无垠的大海，也没有什么气势磅礴的名山大川；既未经历过暴风雪的侵袭，也从未品尝过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的滋味。

我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长大，身边也没有严厉的监护人，整个童年都是在一天天的尽情玩耍中稀里糊涂地度过的。桑葚、樱桃、杜鹃花、尖头蓼、虎杖、茅花……只要是田间树林里能找到的，只要是吃了不会被毒死的，我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肚子。一年四季，除了去学校，其余的时间我不是在漫山遍野肆意地奔跑，就是在河边跳水嬉戏，几乎每天都要玩到天黑才算尽兴，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孩子。

我就这样在伊豆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伊豆是我的原籍，也是我真正的故乡。可以说，我作为一个人的根基就是在这里形成的。直到今天我仍喜爱农村，时不时就会忍不住想去乡下静静地待上几天。不过，也正是因为我在乡下长大，对于农村生活的繁琐，对于乡下人的倔脾气和小心眼，我也是再了解不过的。

中学时代，我先后在静冈县的两个城市生活过。只在第一年，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念的是浜松中学。从二年级开始，因为全家搬去了台湾，我便离开家人，转去了位于故乡伊豆半岛核心区域的沼津的中学。在那里上学期间，我有时借宿在寺院，有时住宿舍。

现在想来，沼津的生活，因为同样没有正经八百的监护人，我仍然过得随心所欲、无拘无束。那四年，我几乎从没把学习当回事，每一天都是和朋友们玩过去的。

与老家的山村不同，这里大小是个城市，离海又近。于是，和朋友

一起去海滨的松林转悠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

一到夏天，就会有很多人从东京来这里避暑，小小的城市便会挤满来自大都会的人们。这下，我们又会对大都会来的学生产生一种莫名的自卑感，总会不断和他们发生摩擦，甚至争吵、斗殴。现在想来，我们真像是一帮黑社会的小混混。我们之所以没有变成真正的小混混，恐怕仅仅是因为我和我的哥们儿都胆小怕事，骨子里还带着几分文学青年的清高孤傲吧。

在沼津的日子里，我彻底把学业抛诸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每日尽情的玩乐中，是彻底放松、彻底自由的。无论好与坏，这便是我在那段时间最大的收获。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我都从未承受过哪怕一丁点儿痛苦。也不用依照当地习俗，在数九寒天或是炎炎夏日锻炼身体。每日去千本浜朝大海里扔石子儿、大声唱歌，心情不好时就可以不去上学。也不知道该叫懒散还是自由，总之，这段少年时光就这样无拘无束地过去了。

学校放假时，我便邀上三五好友，去老家或是西海岸的某个亲戚家叨扰几天。修学旅行之类的集体活动我一次也没参加过，校运动会我也不参加，作为一名学生简直自由散漫到了极点。

初中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去了一趟台北，当时我的家人都住在那里，这也算是我那段少年时光里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了。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神户这样的大都会，也是我第一次乘大轮船横渡大洋。在台湾，我和家人一起生活了两三个星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升学问题。虽然在那之前也曾懵懂地觉得自己总归是要念高中的，但那却是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眼前必须要努力跨越的屏障。

然而最终，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有为准备升学考试复习过哪怕一天功课。初中毕业后，我又去了台北的家，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混了一年，这才老老实实地坐到书桌前开始学习。

后来，父亲从台北调回金泽，我也随家人一起去了金泽，并考上了那里的高中。家和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过了差不多一年，父亲又被调去了弘前，我只得再一次住进宿舍。

在四高的这段生活，令我初次体验了北国阴霾的天气、漫长的雪季，也初次体验了在这样的天气下沉思的感觉。高中时代，我加入了柔道部，过了几年刻苦训练、青春热血的社团生活。长久以来自由散漫的我也终于开始用某种外力来约束自己。这段在金泽度过的岁月使我学会了沉思，也使我体验了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的生活。在伊豆山村和沼津过了这么多年懒散的生活，我终于有了自我约束的能力。

现在回想起来，伊豆的山村固然是我的故乡，沼津也同样是我的故乡，甚至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的金泽，也可以说是我的故乡。因为这两

个地方都在我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北陆的城下町^[17]度过的那段多愁善感的青春岁月，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在我的人生中都是一段无可替代的经历。

若我一直没有离开出生地旭川就这样长大，又或者我并非出生在旭川而是生在北国长在北国，那么现在的我一定会是另一个人，或许骨子里就透着北国特有的阴冷气息。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半在气候温暖的伊豆山村和沼津度过，青年时期却有整整三年生活在气候环境迥然不同的北国。

我的体格、我的相貌都不是北国的气候环境所造就。但一颗敏感而鲜活的青春的心，尽管时间短暂，却在北陆特有的空气中捕捉和吸收了许许多多东西。我的性格与北国人既有相似又有不同，而感知事物的方式，总体来说还是更接近北方人。

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

我的整个高中时代，都在金泽阴郁的天气中过着禁欲式的生活。因为加入了柔道部，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像别的学生那样尽情享受、挥霍青春。当时的金泽高中（四高）柔道部素以训练严苛著称，与冈山高中（六高）齐名。当时的高中校际联赛，第一场到第七场通常是四高获胜，而第八场到第十三场获胜者便换成了六高。我们念书那会儿，除了四高和六高，还有一个松山高中的实力也突然增强。这三所学校一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个个对总冠军志在必得。

我们执着地以为，所谓的柔道，就是训练强度决定一切。我们坚信，哪怕多训练一小时，也就一定能多一分把握打到对手。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和体专的专业学生比起来毫无身体优势的普通高中生，要想在比赛中获胜，这是唯一可以想到的办法。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我们都必须相信。

此外，比起立技，我们更重视寝技。因为若用立技，成败就全凭体能说话，且天分也占了很大比重。我们这些进了高中才第一次穿上柔道服的家伙，要想战胜那些体格强健又有天分的专业选手，就只能避开立技，将训练的重心放在凭训练强度说话的寝技上。对日本柔道的寝技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并非是什么专家，而是我们这些高中生。

我考入四高的那年夏天，在武德殿^[18]举行的高中校际联赛上，我靠一招立技放倒了松江高中三位选手，之后便被学长严令禁止使用立技了。

——你不过是运气好，恰巧碰到了比你还要瘦弱无力的对手，所以才能把他们摔出去。若是碰上比你强壮的，那么，被摔出去的就该是你了！这种危险的比赛技巧趁早放弃，以后绝不能再用了。记住！每次都要压低重心，专攻对方下盘，靠寝技克敌制胜。寝技这种技巧，训练强度决定一切！

我那时对这番话也深以为然，此后便严格按照他说的来做。我们的训练时间比京都武专还要长，精心制定的时刻表比他们的还要严格。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无论清晨还是深夜，道馆都能见到我们刻苦训练的身影。就连暑假，也只有我的自我形成史·用青春赌一把的热情几天假期可以回家一趟，剩下的时间便全用来训练。那时候，我们甚至常常互相激励：别想着我们是来学知识的，我们是来练柔道的。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高中柔道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高中一毕业便会放弃柔道。似乎学习柔道的唯一目的就仅仅是

为了在高中校际联赛上取胜。

就这样，一年、两年，我们当真是夜以继日、不分昼夜地在练习柔道。到了第三年，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不再有新生愿意加入柔道部了。我们甚至不得不暂停训练，全体出动去招新，却仍然没能招来新人。显然，新生们都不是来练柔道的，而是来学习的。

为了能为柔道部招来新成员，我们认为有必要缩短训练时间，并适当修改部里的规章制度。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改革。不过是考试前减少训练时间，或者缩短春假时的集训时间之类的修改方案。谁知，此事却惹怒了部里的前辈们，他们认为这破坏了四高柔道部的优良传统。事情一闹大，作为主谋的我首当其冲被退了部。到最后，甚至发展到所有三年级的柔道部成员都得跟着我一起退部的地步。而逼我们退部的，则是当时已经毕业进入社会的柔道部的前辈们。

我和这些前辈们至今仍常有来往，每每聊起这些往事，还会彼此感叹一番。可是当时，我和他们却彼此横眉竖眼，好似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件事是四高柔道部的一件大事，最后还是以我们这帮人背着恶名，被迫退部而告终。

不过，也多亏了这件事，高中生活的最后半年，我终于不用再穿那套散发着浓浓汗臭味的柔道服了。仿佛被开除了军籍的士兵，我们整日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退了部的一帮人每日凑在一块儿，在镇上、郊外闲逛。

我们从没有坐在书桌前学习的习惯，不去道馆训练的时候，就只能四处走走。我们仿佛在遥远的孤岛上得知战败消息的士兵，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痴痴傻傻、呆若木鸡，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和体力。因为除了沉思之外无事可做，所以只能选择沉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放弃柔道的我爱上了作诗。毕业前的每一天，我都会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看起来像诗的文字。

那几年四高柔道部的生活，或好或坏，都对我这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我烟酒不沾，只因抽烟喝酒都对训练无益。长久以来我极度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每日高强度的柔道训练早已把我累得半死，哪里还有力气想别的？

除了宿舍的大妈，我们不认识任何异性。看着别的学生和异性朋友肩并肩走在街头，我们也并不觉得有多羡慕，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自己只是冷眼看着。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在道馆刻苦训练——这便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能让二十一二岁的年轻小伙子产生这样的想法，柔道部的生活还真是不简单。我在训练中曾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又因内出血损伤了耳膜，

最后是被人用门板当担架抬回家的。

可是对于这种事，我却不以为意。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消耗在了与别的学生截然不同的事情上。若要论及校园体育社团的存在形式、体育活动的开展方式之类的问题，那么我在四高柔道部的经历，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有诸多方面值得批判。但在我看来，也不可全盘否定。我们练习柔道，并不是为了在技术上有多精进，也不是为了成为顶尖的选手。那完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一种度过青春的特殊方式，也是高度自律的一个时期。后来所经历的部队生活当然更为残酷，但却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完全是迫于强权，而前者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进的柔道部就好比是一座修道院。

四高毕业之后，我考进九大的法学部做了两年学生，不过这两年我几乎都待在东京。我借住在驹込一家盆栽植物店的二楼，平日里去驹込中学打打网球，随便读几本喜欢的书，或是写写诗，悠悠闲闲地过了两年。我和高中时代相比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又重新过上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个年代，就算大学毕业也多半找不到工作，所以根本不用考虑就业问题。在大学里完全无需为自己的前程忧心，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吗就干吗，这样的人远不止我一个，而是当时大学生的普遍想法。那真是一个精神上无比奢侈的年代。我甚至打算毕业的前一年再回福冈写论文。对于我如此放纵的生活，父母却从未指责过一句。对他们，我只能心怀感激。

后来，我又进了京大。原本我的志愿就是京都大学哲学系，只是因为高中读的是理科，除非招生人数不足并无入学资格，所以我才勉为其难选择了九大的法学部。可是，大学念到第三年，我突然获知当年的京都大学哲学系报考人数不足，就算是学理科出身的学生只需写一份申请书也同样能报考，于是便萌生了转学去京大的念头。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大学生活又延长了三年。

在京都的生活，仍然与高中时代截然不同。我极少去学校，成日只和三五好友尽情玩乐，足足虚耗了三年甚至四年。虽读了大量的书籍，却种类庞杂、毫无章法，除此之外便只剩一个“懒”字。在此期间，我娶了妻，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毕业之后，我进了每日新闻报社，直到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底都一直生活在大阪。

幼年时，我在家乡伊豆生活了七八年，后来又在沼津念了四年初中，金泽念了三年高中，再后来又先后在东京和京都度过六年大学生生活，最后去大阪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这其中，伊豆、沼津和金泽这三个地方于我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意义，是别的地方所无法比拟的。若是把这三个之中的任意一个换成别的什么地方，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豆、沼津和金泽，都是我的故乡。

我在京都、大阪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但对这两个地方却始终熟悉不起来，也没有因为在那里生活过而发生什么改变。京都腔、大阪腔，

我都一点也没染上，所谓的关西方言我一句也不会说。其实也并不是我故意不学，可不知为何，在关西待了这么些年，竟从未从我嘴里听到过一句关西话。

沉默中孕育的热情

我在学生时代也曾设想过自己将来会选择的职业，什么都好，唯独新闻记者我自认为是难以胜任的。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在报社工作的，对于报社是个怎样的地方，新闻记者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实在一无所知。在我的印象里，所谓新闻记者，不过是哪里发生了大事件就往哪里跑，然后不阴不阳地写篇报道就行了。这样的工作，我生来就注定不适合。

事实上，即便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新闻记者的生活。在报社干了近十五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干过一件像样的工作。我终日待在学术文艺部的一角，只知道本本分分、按部就班地完成别人交给我的任务。

我既没想过发什么独家报道，也没打算干出什么引人瞩目的业绩。战争期间我也没报名去当随军记者，报社方面其实也没打算送我去大陆。当然，关于随军的事，上头还是象征性地找我谈过一次话。想到自己难以胜任，我便果断拒绝了。就这样，我参加了好多次同事的壮行会，嘴上说着羡慕他们的话。其实心里哪里有半点羡慕之意？甚至还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们呢。

尽管如此，做新闻记者的经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首先，我原本性格内向，若不是特别亲近的人，我绝对无法与对方说说笑笑。这个性格进了职场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个毛病现在偶尔还会犯一犯，在进报社之前更是严重到几近病态的程度。结婚之后，我有时会去妻子的娘家，和自己不太熟的人一起吃个饭，那简直是一场悲剧。

我既不会说漂亮话，附和、应答也极不自然。因为我自幼便离开家人，一直过着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生活，应酬交际压根与我无缘。

这样的我，在当了新闻记者之后，无可避免地，每日要和许多陌生人打交道，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也肯定会有工作上的往来。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是个不太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每当有求于人时，往往在开口之前我就已经预测到了自己的失败。

直到二战结束，这样的性格才终于有所改变。我能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从容交谈了，也能把报社完完全全地视为自己的工作范围，在社内心安理得地走动了。也就是说，我是个自卑怯懦到几乎病态的人，要改变这一点，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报社这样的单位，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还不少。我说这样的人不少，意思是这种人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自己性格的他们能够苟延残喘，

而这样的空间，报社或许会比其他的单位稍微更多一点。像报社这种单位，通常有两种人共生共存：一种是野心勃勃的实力派，一种是毫无上进心，用麻将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不跟了”的，混日子的人。从我进报社的那天起，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已经注定“不跟了”。

其次，新闻记者工作还让我有了另一项收获，那便是养成了写文章时喜欢查资料的习惯。我一直在学术文艺部任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会接手一点严格按照时间表办事的社会部的工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有充足的时间从容地查阅资料，撰写新闻报道。一开始我负责宗教栏目，后来又负责美术版，再后来，凡是和学术文艺相关的，无论哪个领域的报道都难不倒我了。我每日在资料库进进出出，借阅的书籍之类也不少。

我进社时，学艺部的部长正是井上吉次郎^[19]先生。现在想来，这于我是多么的幸运。先生博学多识，我等大学刚毕业的新人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副部长则是创元社出版的《茶道全集》的编撰者，在茶道和古典美学上都造诣颇深的高原庆三^[20]先生。另外还有一位副部长，是前两年自杀的渡边均先生。关于渡边均先生这个人，我在《楼门》这部小说里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有这样一群人做自己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随随便便写几篇报道来糊弄。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此外，保举我进每日新闻报社的正是当时的京都分局局长岩井武俊先生。他同时也是《京郊居民家谱》的作者，与其说是记者更像是一名学者。有这么几个人在身边，我在工作中总感到无形的压力，甚至背上了思想包袱。

进报社不过一年，部长井上吉次郎先生就让我负责宗教栏目，命我写一些介绍和讲解宗教经典的文章。此话一出，于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的我，对井上吉次郎先生简直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事实上，原本对宗教漠不关心、一无所知的我，能有机会翻阅和品读宗教方面的书籍，这都要感谢先生的安排。那时，我每周都要读一篇经文，再对照着读一篇与之相关的解说类文章，再把它们写进宗教版。从《般若心经》到《华严经》，再到《碧岩录》^[21]《瑞岩录》、“净土三经”^[22]，甚至还囫圇吞枣地读了些《叹异抄》^[23]《教行信证》^[24]之类。宗教经典有的像草台戏，有的像传说怪谈，有的又像散文随笔，这一点我也是那时才知道的。

一周只出一次的宗教版，虽然只是在完成学术版、文艺版等其他栏目之余的附加工作，为了写好它，我却已殚精竭虑。宗教版写了一年左右，我又兼任了美术记者，这同样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的意思。

“写写美术评论吧。既然是评论，最好还是署个名吧。”

先生似乎不经意的一句话，在我听来同样有如晴天霹雳。我大学所学专业虽是美学，却一直觉得美术评论这玩意儿纯属胡说八道。

我真的开始写美术评论，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石川欣一^[25]先生，就是去年去世的那位石川先生，已经接替井上吉次郎先生做了新一任的部长。在那之前，为了避免自己动笔写美术评论，我尝试了各种办法，要么请画家自己来介绍一下他的作品，要么将几位评论家的不同观点同时刊登出来。

后来，我特意托石川欣一和下田将美两位先生帮忙，给了我一个进京大大学院继续深造的机会。这段读研的日子，我不过只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纯粹只是浪费生活费。但在植田寿藏博士的建议下，我竟产生了翻译德沃夏克^[26]（Dobor-shack）、李格尔^[27]（Riegl）等人的著作的想法。只有在这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在孜孜不倦地翻查着词典。一边又在写着美术评论，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在报纸上。俨然真的要当一名美术评论家了。

最终，宗教也好美术也罢，我都只学了个半吊子，便没有再继续接手这两项工作了。但是，如果当初井上吉次郎先生没有当部长，那么无论对宗教还是对美术，恐怕直到现在我仍是一窍不通。就像我从未接触过音乐所以现在对音乐永远一问三不知一样，若没有半点宗教或美术的相关知识，我也不能够在这些方面提取创作小说的素材。

古典美学方面，给我启蒙的也是井上吉次郎先生。春秋两季的周日，我曾多次和先生结伴去奈良。在奈良的山野间寻找和品鉴石佛的时候，我一度真的非常怨恨先生。

——您当真觉得它们美吗？

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心里话。

——谁说它们美了？只是没准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毁掉，所以赶紧来看上几眼。

先生这样回答。奇怪的是，他的这番话我竟然现在还记得。后来，也多亏先生和岩井武俊先生引荐，我又有得到了河井宽次郎^[28]先生的垂青。在河井宽次郎先生的启发下，我打破了对所谓杰作、名作的固有观念，在先生的引导下领悟了什么才是真正有格调的作品。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感谢井上吉次郎先生。他曾着了魔一般无数次带我去法隆寺，终于令我也由衷地爱上了它。我们去法隆寺，也只去五重塔和金堂。其他的建筑都是后来重建的，只有这两个建筑，当时仍保留了原来的风貌。法隆寺的全部魅力，它的古色古香、美轮美奂，都体现在这两个建筑上。要问我为什么对法隆寺如此着迷，其实我也说不清。

它的魅力，去过多次的人必然无法抗拒。啊，又来到法隆寺了——那一刻那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怀，而今在我心灵深处，又一次被对往事的回忆所唤醒。

感谢井上吉次郎先生，让我有机会涉足宗教和美术方面的工作，无论我喜欢与否。但这却并不属于新闻记者的本职工作。在埋首于本职之外的工作的同时，我在报社也彻底被边缘化了。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去工作，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太过特立独行。每天，不到下午我是不会出现在报社的，即便是下午到社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两点、三点，有时候甚至是四点。当然，压根不上班的时候也不少，却从未有人因此责备过我。

对于报社的薪酬，我从未有过半点不满。若按我的工作时间来算，这报酬已经算是相当可观了，没什么理由抱怨。

所幸，随着战事吃紧，渐渐地，除我之外的其他社员也不能按时出勤了，我自然就显得没那么特别了。可是战争一结束，我又成了那唯一的一个异类。

战后，我开始回顾和审视自己——这个长久以来一直沉湎于“不跟了”的状态的新闻记者。我突然意识到，是时候做出抉择了：要继续做新闻记者，那就正正经经地好好做；如若不然，就该另谋出路。

我突然产生了很强的自我表现欲。像我这样长期躲在报社的角落里生存的人，迟早会有这么一次头脑发热似的改变。这也许是在新闻机构中长期压抑着不表达自我的小角色们对自我的一种反抗吧。战后，我开始写起了诗和小说，尽管我既不想做诗人也不想当作家，这不过是我的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而已。

用心凝视自己

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大家，某些人、某些地方对于我这个人的形成起到过多么巨大的作用。如果不涉及前面我所写过的那几个人，如果不考虑我所居住过的那几个地方，要想讲清楚我是怎样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我前面用专门的篇幅写过的几个人以外，还有几个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朋友曾为我打开了文学世界的大门。若没有这几个朋友，我也许不会对文学产生兴趣，更不会成为一名作家。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几个朋友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更准确地说，在我这个人的形成上起到了更本质的作用的，与其说是这几个朋友，不如说是通过他们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几本书。当然，我不能忽略这些朋友的作用，因为正是他们带我走进了书中的世界。但是，真正在我这个人的内在引起某种变化的，真正在我的精神上留下某种永不磨灭的印记的，却是这些朋友所介绍的，我在青春年少时所邂逅的这几本书。

现在我身在罗马，手上既没有这几本书，也没有相关的参考文献。所以关于这些书，我在此并不能做多么详尽的介绍。那么，我就仅凭自己的记忆大致说说其中的几本吧。

我所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并带给我极大震撼的小说，是查尔斯·路易斯·菲利普的《蒙帕纳斯的布布》。还记得那是初中四年级的暑假，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西海岸的朋友的亲戚家玩，其中一人就带着这本小说。

读了这本小说，我第一次想要探究自己正在经历的青春的意义，第一次想要追问何为人生。海面不断吹来潮湿的风，我趴在地板上，一边吃着西瓜或是啃着玉米棒子，一边读着这本小说。常常读着读着便放下书，随手把它倒扣着搁在地板上，就去屋前不远处的入海口游泳了。

读了这本小说，我才开始思考年轻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洒遍周身的灿烂阳光、眼前碧波万顷的无垠大海，都被我视作了青春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人生充满了鲜活的力量，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也许，它蕴藏了无尽的欢谑和享乐；也许，它是由无穷个戏剧性的片段所组成。

那时候，我们那帮人俨然个个是文学青年的好苗子。什么仓田百三的《出家与弟子》，什么托尔斯泰，什么武者小路实笃，都读了个遍。在那个“人道主义”一词特别流行的时代，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究竟是如何理解这些作品的呢？这一点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大家似乎都各有各的感动，各有各的激奋。唯有《蒙帕纳斯的布布》这本小说，与

方才说的这些作品都不一样。它出乎意料地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异常真实而生动的人生画卷。

然而，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打开过这部小说。那是一部怎样的作品，现在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就算现在再看，恐怕也不会有当年的感触了，说不定压根找不到可以打动我的地方。但是，它对我来说，仍然是一部意义非凡的作品。多年后读司汤达或福楼拜，也曾给我前所未有的强烈震撼。但这两种感动是完全不同的。《红与黑》或《包法利夫人》之类的作品，告诉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生存，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但我自身却没有因此发生多大改变。同时，我的文学鉴赏能力，对人性 and 人生的感悟力也得到了拓展，但我自己的人生态度同样也没有因此而发生丝毫变化。

菲利普的小说却不一样，是它告诉我，一个少年，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感受到他想要的人生。而我，就成为了那样的少年。

高中时，我读了室生犀星^[29]的作品，懂得了什么是诗。

到了大学时代，我又对萩原朔太郎的诗无比痴迷。诗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令我耳目一新。后来，我也想模仿朔太郎的风格试着自己作几首，于是买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稿纸。

不知为何，高村光太郎^[30]的诗我始终无法产生共鸣，却对朔太郎的诗爱不释手。在我看来，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什么是“诗的魅力”。《乡土望景诗》《冰岛》《虚妄的正义》……这些诗集和散文集曾令我如痴如醉许多年。然而，奇怪的是，现在我要举出一篇特别喜欢的，或是要我说出哪篇作品最好、好在哪里，我却答不上来，尽管我曾那样痴狂地喜爱过它们。

朔太郎的诗究竟给我怎样的影响？似乎我也并没有从中学到什么。只是每次读到它们，总有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剧烈地撼动着我的心。比如“断绝思维”，又比如“既非仇敌，亦非讨债鬼/看啊，我是你的妻/至死也不分离”……这些文字是何等的出神入化、铿锵有力？它们所激起的心弦的强烈共振，至今仍时时回响在我耳边。

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我的精神世界却从未像朔太郎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经历过巨大的动荡。不过，诗的魅力也许就在于此。朔太郎的诗作为青春的诗章，就是这样吸引和俘获了当时的年轻人的心。若要剖开朔太郎的精神世界，探究他的绝望的本质，其实无非是感伤之类观念性思维的外化。但在其深处，的确有青黑色的生命力在流淌。

也许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朔太郎的诗还是以某种形式给我造成了影响。在朔太郎之前或之后，我还爱读佐藤春夫^[31]、室生犀星等人的作品，但也仅仅是爱读，与对朔太郎的喜欢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是一种

带着理性分析和辩证思维的喜欢，换言之就是更加高级的喜欢。后来读伊藤静雄^[32]的诗，也曾让我找到了几分当年读朔太郎时的感觉。但接触到伊藤静雄的作品时，我已经人到中年，就算再怎么痴迷，也不可能像当年那般神魂颠倒了。

这段痴迷于朔太郎诗作的经历，对我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至今无从判断。但是，他所赠予我的“潘多拉宝盒”，至今仍系着美丽的丝带，完好地保存在我的心灵深处。

那里面装满了反抗、猜忌、嫉妒等等无数的宝石的碎片。

大学时代，我读了冈仓天心^[33]的《茶之书》，这对我来说也绝对不是一本可以一笔带过的书。其中对茶道的讲解和剖析可谓全面而精准，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向初学茶道的人推荐这本书。不过，若要进一步品味个中深意，则另有玄妙之处。

不仅如此，通过这本书，我还了解了茶道、禅宗、绘画等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相关知识和品鉴技巧，学到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当然，这部《茶之书》带有很强的天心的个人色彩，不无观点独断、逻辑跳跃之处，但书中却蕴藏着欣赏和理解日本文化艺术所必不可缺的东西。

虽不是书籍，却也和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一样，对我的“日本理解”（多么怪异的一个词）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法隆寺的金堂和里面的壁画。

而今，两者都已毁于战火，金堂虽然得以复原和重建，但原本那种古色古香的美，那些精妙绝伦的壁画却再也不复当年，三十多岁时的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也已经荡然无存。那时我还是个新闻记者，因为工作关系，一年要去好几次法隆寺。但就算不是为了工作，我也经常会去。走进法隆寺，踩在寺内洁白如雪的土地上，总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自肺腑地感慨：啊，又来到法隆寺了……

这次来欧洲旅行，我去了罗马、佛罗伦萨、雅典，看了无数的古建筑、古代绘画和雕塑。但若要说日本有什么与之截然不同，却绝不比之逊色，甚至可以说美过千倍万倍的作品，我现在可以更加肯定地说，那便只能是法隆寺了。在阿西尼、在佛罗伦萨，我见识了许多世界闻名的教堂和壁画，却每每想到的是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总忍不住感慨金堂壁画的美是多么的不可动摇。

总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把我塑造成真正的日本人，并让我对其有清醒的自觉，同时赋予我自信和力量的，正是法隆寺金堂及其壁画的美。

^[1]西行：（1118—1190），俗名佐藤义清，生于官宦之家，自己也很早就进入官场，1140年22岁时辞去鸟羽天皇的守卫长之职，出家修行，和藤原定家是当时并称的两大歌人。其后，他多次游历在外，尤其以本州北国之旅而对后人产生影响，如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1644—1694）的《奥州细道》即是受他的启发。著有私家集《山家集》。

[2]鸟羽院：（1103—1156），日本第74代天皇在位（1107—1123）。讳仁宗。出生时不久母亲藤原实子逝世，由祖父白河法皇养育。出生7个月后就立为太子。父堀河天皇死后，5岁的鸟羽天皇即位，政务全部由白河法皇管理。保安四年（1123年），禅位给长子崇德天皇，实权仍由白河法皇掌握。白河法皇死后，大治四年（1129年）开设院政。鸟羽院掌控崇德、近卫、后白河三代天皇的实权共计28年。

[3]荒井宽方：（1878—1945），日本近代画家。曾师从水野年方学习历史画，先后活跃于“文展”“院展”，长年致力于印度阿旃陀壁画、法隆寺金堂壁画的修复和临摹工作。

[4]法隆寺：又称作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据传始建于607年，但是已无从考证。寺内保存有自飞鸟时代以来的各种建筑及文物珍宝。法隆寺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保存了金堂、五重塔；东院建有梦殿等，西院伽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法隆寺建筑群和法起寺共同在1993年以“法隆寺地区佛教建造物”之名义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5]《太田队长的军中手记》：太田算之助著。记录了1938年2月25日至9月29日间在北京、南京、瑞金等地的行军扫荡和日常生活，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记录，附带简笔画。

[6]大伴家持：（718—785），奈良时代政治家、诗人。大纳言大伴旅人之子，三十六歌仙之一。因仕途不遇，其诗作哀婉动人，流露出孤独心情。被认为是日本最早和歌集《万叶集》的主要编者，也是该歌集收录作品最多的诗人。死时因涉嫌参与暗杀桓武天皇的心腹藤原种继，其尸骨竟被处流刑。直至二十一年后，冤案才获昭雪。

[7]《万叶集》第20卷第4467首和歌。译文取自钱稻孙译本。

[8]齐藤茂吉：（1882—1953），日本短歌诗人。著有歌集《璞玉》《白桃》《赤光》等。其创作被认为是近代短歌的高峰，有人称他为“歌圣”。

[9]土屋文明：（1890—1990），大正、昭和时期歌人，日本国文学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心理学专业。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加入短歌杂志《紫杉》同人，与齐藤茂吉等一同参与编辑。同时奋斗在教育岗位上。出版有歌集《冬草》《山谷集》《韭萑集》《山下水》《青南集》《续青南集》《续续青南集》等，歌论有《短歌入门》《万叶私注》等。

[10]《群像》：1946年创刊的文艺杂志。讲谈社发刊。坚持不偏向任何一党任何一派的编辑方针，以创作栏为中心启用了众多执笔者，因其纯文艺杂志的中坚作用而备受瞩目。刊登了以吉行淳之介、安冈章太郎等为代表的“第三新人”的大量作品，长篇连载小说佳作尤多。

[11]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城市。为古代帖木儿帝国的首都。

[12]葦山：日本静冈县东部，伊豆的国市北部的古城。15世纪末，北条早云平定伊豆国之后，曾在此建葦山城作为军事据点。

[13]江川太郎左卫门：（1801—1855），江户时代末期幕臣，军事家。奉命负责伊豆沿岸海防之后，师从高岛秋帆学习炮术，成功锻造各种大小枪支。建造了品川炮台、葦山反射炉等，被称为一流的炮兵学家。在外交、战略战术方面也建树颇多。

[14]《万叶集》第14卷第3360首和歌。

[15]实朝：源实朝（1192—1219），日本镰仓幕府第三大征夷大将军。初代将军源赖朝和北条政子所生的次子。其妻为西八条禅尼。

[16]东海道：日本江户时代的行政区划——五畿七道之一，位于本州近太平洋一侧的中部，是联接江户（东京）和京都的重要道路。

[17]城下町：日本以城郭为中心，所成立的都市。中世时代，领主居所的周边所成立的聚落、町场（市集），称为堀之内、根小屋、山下。近世之后，则普遍称之为城下。十六世纪，战国大名配合其领国的统一，伴随着兵农分离政策的推行，领主下面的直属武士团与商工业者被强制集中于城下，乃形成城下町，并逐渐发展成领国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

[18]武德殿：武德殿本是隋唐太极宫官殿名，日本人举办演武大会的场所也冠以此名。日本人为了宣扬武士道精神，并维持日本固有武技，因此在本国各地都建立了这样的武道馆。

[19]井上吉次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哲学家。少年时代就学于汉学塾，后精通汉学。试图用西洋哲学的方法论解释以儒学为中心的东洋哲学。在思想界、教育界有较大影响。

[20]高原庆三：茶道师、俳人。

[21]《碧岩录》：《碧岩录》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亦称《碧岩集》，是宋代著名禅僧圆悟克勤大师所著，共十卷。向来被认为是禅文学的典范之作。

[22]净土三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是有关弥陀念佛及其极乐净土的三部佛经，为汉传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23]《叹异抄》：日本镰仓时代法语集。作者一般认为是亲鸾的弟子唯圆。亲鸾逝后成书。

[24]《教行信证》：亲鸾所著，由“教”“行”“信”“证”“真佛土”“化真土”共6卷组成。全称《显净土真实教行信证文类》。成书年代不详。

[25]石川欣一：（1895—1959），日本新闻工作者、散文家、翻译家。

[26]德沃夏克：（1874—1921），奥地利艺术史学者。著有《哥特式雕刻与绘画中的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史》等等。

[27]李格尔：（1858—1905），奥地利艺术史学家。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致力于艺术科学的理论探索，著有《风格问题》《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荷兰团体肖像画》。

[28]河井宽次郎：（1890—1966），日本明治到昭和时代最重要的陶瓷民间艺术家之一。

[29]室生犀星：（1889—1962），日本诗人、小说家。本名室生照道，别号“鱼眼洞”。

[30]高村光太郎：（1883—1956），日本诗人、雕刻家，日本近代美术开拓者之一。

[31]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小说家、诗人。

[32]伊藤静雄：（1906—1953），日本诗人。

[33]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思想家。是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译后记

作为一个以日本文学为研究方向的人，日本近现代的纯文学作品我自是读过不少。但翻译纯文学作品，且是井上靖这样的大家之作，于我却是第一次。接手这项工作时，我内心既忐忑不安又跃跃欲试。

不同于井上靖最为著称于世的历史题材小说，我翻译的这本书相当于他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由《幼年时光》《青春放浪》和《我的自我形成史》三个作品组成，分别记述了作者的幼年生活、青年求学及工作经历，以及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中与父母的关系、生活过的地方、结识的几个重要的人、看过的几部重要的文学艺术作品等对自己人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记述的也是同一个人的人生，重复出现的情节和人物也不少，但三部作品在文风上却有微妙的差异。《幼年时光》充满了童真童趣和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同时又处处流露出孩子特有的异于成年人的纤细和敏感；以一个孩子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真实而生动的伊豆乡村自然风光和生活图景，同时又穿插着来自成人视角的审视和思索。《青春放浪》则带着几分落拓不羁的诙谐，几分玩世不恭的戏谑。相较之下，《我的自我形成史》则最为客观和理性，有着对人生深刻的思考和发人深省、意味隽永的哲理。

翻译时，我在译文的文风上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比如在翻译《幼年时光》时，我尽量使用短句，巧妙运用生活化的语言和儿童用语，并查阅了包括方言词典在内的大量的工具书，以期能更加精准而形象地译出文中所描写的伊豆乡村的风土人情。在这个部分的翻译上，以前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所积累的经验 and 语感给了我很大帮助。而《青春放浪》的翻译，我则尽量采用白描的手法，避免过多地使用华丽的辞藻和四字成语，并在原文所运用的暗喻、隐喻等修辞手法的翻译上下了一番工夫，力求能再现那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幽默感。

文学作品尤其是纯文学作品，似乎总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每句话似乎在字面之下都还蕴含着多重的深层的意义。如何在准确翻译字面意思的同时又能适度而准确地传达其深层含义呢？在翻译这本书时，尤其在翻译《幼年时光》的最后部分和《我的自我形成史》的开头部分，记述和解析“我”和父母的关系的相关内容时，这个问题曾深深困扰了我。为了能更加深刻而准确地理解井上靖对其父母的特殊感情并由此延伸出的对世间亲子关系的普遍性的反思和领悟，我参考了《井上靖研究》^[1]等针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类书籍。

只有在充分理解和把握原文的深意和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传达它，同时又不会显得过于直白，能留给译文读者同等的玩味和思索的空间。

作为纯文学作品翻译的新手，我深知在措辞的精准、文风的协调统一、文本深意的理解和传达等很多方面我的译文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不断改进和提高。感谢编辑对我的信任，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不断的肯定、鼓励和帮助。希望拙译能将存在于这部作品中的“《白婆婆》《夏草冬涛》《北海》等自传体小说名作群的美丽真相”^[2]为读者展现一二。

蔡春晓

2019年4月12日于广岛

^[1]长谷川泉编，南窗社，1974年。

^[2]摘自日本新潮社出版此书时的简介。

附录井上靖年谱

1907年（明治四十年）

5月6日，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町，父亲井上隼雄，母亲八重，井上靖为二人的长子。

祖父井上洁。井上家是伊豆汤岛的医生世家。母亲八重是家中的长女。父亲隼雄为井上家赘婿。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岁

父亲井上隼雄出征前往韩国，井上靖同母亲搬至伊豆汤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2岁

因父亲调动工作，迁居至静冈市。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3岁

9月，妹妹出生，和母亲一起搬至汤岛。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5岁

父母离开汤岛，将井上靖交由其户籍上的祖母加乃抚养。加乃是已故的祖父井上洁的小妾，此时已入籍井上家，在法律上是井上靖的祖母，平时独居于仓库中。井上靖与加乃的感情十分深厚。

1914年（大正三年）7岁

4月，入读汤岛寻常高等小学。

1915年（大正四年）8岁

9月，曾祖母阿弘去世。

1920年（大正九年）13岁

1月，祖母加乃去世。2月，来到父亲的任地浜松，和父母一起生活。转学至浜松寻常高等小学。4月，入读浜松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

1921年（大正十年）14岁

4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静冈县立浜松中学，担任班长。同年，父亲前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大正十一年）15岁

3月，因为父亲被内定为台湾卫戍医院院长，因此寄居于三岛町的姨妈家中。4月，转学至静冈县立沼津中学。

1924年（大正十三年）17岁

4月，因家人全都去了台湾的父亲身边，所以被托付给三岛的亲戚照顾。夏天，旅行去台北看望父母亲。此时，受老师和友人的影响，开始对诗歌、小说等产生兴趣。

1925年（大正十四年）18岁

学校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被认为是带头闹事者之一，被强制搬入了附近的农家，处于老师的监视之下。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岁

2月，在沼津中学《学友会会报》上发表短歌《湿衣》九首。3月，从沼津中学毕业。前往台北的家人身边，但因父亲调任，又搬家至金泽，为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

1927年（昭和二年）20岁

4月，入读金泽第四高中理科甲类。加入柔道部。同年，征兵检查甲种合格。

1928年（昭和三年）21岁

5月，应召加入静冈第三四联队，但因为在柔道活动中肋骨骨折，退伍回家。7月，参加在京都举行的柔道高中校际比赛，进入半决赛。8月，拜访住在京都的远亲足立文太郎，初见其长女足立文。从这一时期开始创作诗歌。

1929年（昭和四年）22岁

2月，在诗歌杂志《日本海诗人》上发表《冬天来临之日》。此后，到1930年年底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4月，担任柔道部的队长，但不久便退出了柔道部。5月，加入由福田正夫主办的诗歌杂志《焰》，到1933年5月左右为止，一直在该杂志上发表诗歌。同时还活跃于《高冈新报》、《宣言》（内野健儿主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北冠》等刊物上。

1930年（昭和五年）23岁

3月，从四高毕业。4月，入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英文科，搬至福岡，但是不久就对大学生生活失去了兴趣，前往东京，醉心于文学。从9月开始，放弃使用笔名井上泰，改为自己的本名。10月，从九州帝国大学退学。12月，在弘前，与白户郁之助等人一起创刊同人杂志《文学abc》。

1931年（昭和六年）24岁

3月，父亲在军医监（少将）的职位上退休，在金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退隐于伊豆汤岛。

1932年（昭和七年）25岁

1月，杂志《新青年》上征集平林初之辅的未完遗作——侦探小说《谜一般的女人》的续集，以冬木荒之介的笔名参加征集并入选。

此后，不断参加《侦探趣味》《SUNDAY 每日》等主办的有奖小说征集活动并入选。2月，应召入伍，半个月后退伍。4月，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但是基本不去听课。从同年夏天开始，诗风发生改变，从分行诗转向散文诗。

1933年（昭和八年）26岁

9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小说《三原山晴夫》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被选为优秀作品。11月，《三原山晴夫》被大阪的剧团“享乐列车”改编成剧目并上演。

1934年（昭和九年）27岁3月，以泽木信乃为笔名，参与《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小说《初恋物语》当选。4月，以大学在读的身份加入新成立的电影社脚本部，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

1935年（昭和十年）28岁

6月，在《新剧坛》创刊号上发表首部戏曲创作《明治之月》。8

月，与友人创刊诗歌杂志《圣餐》。10月，以本名参加《SUNDAY 每日》的“大众文艺”征集活动，侦探小说《红庄的恶魔们》当选。《明治之月》在新桥舞剧场上演。11月，与足立文结婚。

1936年（昭和十一年）29岁

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7月，参加《SUNDAY 每日》的“长篇大众文艺”征集活动，《流转》当选为历史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一届千叶龟雄奖。以此获奖为契机，8月就职于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在《SUNDAY 每日》编辑部工作。10月，长女几世出生。

1937年（昭和十二年）30岁

6月，成为学艺部直属职员。9月，应召为中日战争候补人员。《流转》被松竹公司拍成电影。被编入名古屋第三师团派往中国北部，11月，患上脚气病，被送进野战预备医院。

1938年（昭和十三年）31岁

3月，因病提前退伍。4月，回到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学艺部工作。

负责宗教栏目。10月，次女加代出生，但不久就夭折了。

1939年（昭和十四年）32岁

除宗教栏目外，开始同时负责美术栏目。专注于对佛典、佛教美术等相关内容的取材。

1940年（昭和十五年）33岁

与安西东卫、竹中郁、小野十三郎、伊东静雄、杉山平一等诗人交往。9月，因职务调整，转至文化部工作。12月，长子修一出生。

1942年（昭和十七年）35岁

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研究活动。

1943年（昭和十八年）36岁

1月，《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成立《每日新闻》。

4月，与浦上五六合著的《现代先觉者传》发行，所用笔名为浦井靖六。10月，次子卓也出生。

1945年（昭和二十年）38岁

1月，成为每日新闻社参事。因为学艺栏被裁掉，4月，调动到社会部工作。岳父足立文太郎去世。5月，三女佳子出生。6月，家人被疏散到鸟取县。每天从大阪茨木出发去上班。8月15日，撰写终战文章《听完玉音广播之后》。12月，将家人托付给妻子娘家足立家照顾。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9岁

1月，就任大阪总社文化部副部长。再次开始诗歌创作。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0岁

以井上承也为笔名，参加《人间》第一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9月，小说《斗牛》在当选作品空缺的情况下，入选优秀作品。4月，兼任大阪总社评论员。8月，家人迁居至汤岛。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1岁

1月，完成小说《猎枪》的创作，参加了《人间》第二届新人小说征集活动，但没有入选。2月，协助竹中郁等人创刊诗歌童话杂志《麒麟》，负责挑选诗歌。4月，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书籍部副部长，独自一人前往东京，暂居于葛饰区奥户新町妙法寺。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2岁

10月、12月，接连在《文学界》上发表《猎枪》、《斗牛》。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3岁

2月，《斗牛》获第22届芥川文学奖。3月，就任东京总社出版局代理负责人，专注于创作。4月，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漆胡樽》。5月开始在《夕刊新大阪》上连载第一部报刊小说《那个人的名字无法说出》。7月，长篇小说《黯潮》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8月，《井上靖诗抄》发表于《日本未来派》。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4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白牙》（至5月）。5月，从每日新闻社辞职，成为社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8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战国无赖》，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玉碗记》。10月，在《新潮》上发表《某伪作家的一生》。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5岁

1月，开始在《妇人画报》上连载《青衣人》（至同年12月），7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黑暗平原》。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6岁

1月，开始在《ALL读物》上连载《罗汉柏物语》，5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昨天和明天之间》。7月，在《群像》上发表《异域之人》。10月，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风林火山》。12月，在《别册文艺春秋》上发表《古德鲁先生的手套》。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7岁

3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明日将至之人》，在《群像》上发表《信松尼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僧行贺之泪》。

1955年（昭和三十年）48岁

1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媼》。从昭和29年度下半期（第32

届）开始担任芥川奖的选考委员。8月，开始在《别册文艺春秋》上连载《淀殿日记》（后改名为《淀君日记》），开始在《小说新潮》上连载《真田军记》。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涨潮》。10

月，由新潮社出版新著长篇小说《黑蝶》。

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49岁

1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长篇小说《射程》，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冰壁》。

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50岁3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天平之甍》。10月，开始在《周刊读卖》上连载《海峡》。正在连载的《冰壁》引起了社会热议，成为畅销书。10月末，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为期近一个月时间。

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51岁

2月，凭借《天平之甍》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3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满月》。5月，在《世界》上发表《幽鬼》。7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楼兰》。10月，在《群像》上发表《平蜘蛛釜》。

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52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敦煌》。2月，凭借《冰壁》等作品获日本艺术院奖。5月，父亲井上隼雄去世。7月，在《声》上发表《洪水》。10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苍狼》，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漩涡》。

1960年（昭和三十五年）53岁

1月，开始在《主妇之友》上连载《雪虫》。7月，受每日新闻社派

遣前往罗马奥运会采风，周游欧美各国，11月末回国。《敦煌》《楼兰》获每日艺术大奖。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54岁

1月，与大冈升平就《苍狼》产生论争。在《东京新闻》晚报等连载《悬崖》。6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半个月的访华。10月开始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忧愁平野》。12月，《淀君日记》获野间文艺奖。

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55岁

7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城砦》。

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56岁

2月，开始在《妇人公论》上连载《杨贵妃传》，在《ALL读物》上发表《明妃曲》。4月，为创作《风涛》，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一周的采风。6月，在《文艺》上发表《宦者中行说》。8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风涛》。9月末开始，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华。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57岁

1月，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2月，《风涛》获读卖文学奖。5月，为创作《海神》，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旅行采风。9月，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夏草冬涛》。10月，开始在《展望》上连载《后白河院》。

1965年（昭和四十年）58岁

5月，在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化石》。

1966年（昭和四十一年）59岁

1月，分别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俄罗斯国醉梦谭》，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一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之旅》。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60岁

6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夜之声》。夏，受夏威夷大学邀请担任夏季研究班讲师，前往夏威夷旅行。诗集《运河》刊行。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61岁

1月，开始在《SUNDAY每日》上连载《额田女王》。5月，前往苏

联进行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旅行，为《俄罗斯国醉梦谭》采风。10月，《西域物语》开始在《朝日新闻》周日版连载。12月，《北之海》开始在《东京新闻》等刊物连载。

1969年（昭和四十四年）62岁

1月，分别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二部）》，在《太阳》上连载《西域纪行》。4月，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俄罗斯国醉梦谭》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7月，在《海》上发表《圣者》。8月，在《群像》上发表《月之光》。

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63岁

1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榉木》。9月，开始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方形船》。

1971年（昭和四十六年）64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美术游记《与美丽邂逅》。3月，前往美国进行约两周的旅行，为《海神》采风。5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星与祭》。诗集《季节》刊行。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65岁

9月，开始在《每日新闻》晚报上连载《年幼时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井上靖文学展”举行。10月，开始在《世界》上连载《海神（第三部）》。新潮社版《井上靖小说全集》（共32卷）开始出版发行。

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66岁

5月，前往阿富汗、伊朗等地进行为期约一个月的旅行。11月，母亲八重去世。沼津骏河平开设井上文学馆。

1974年（昭和四十九年）67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游记《亚历山大之道》。开始在《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随笔《一期一会》。9月末开始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1975年（昭和五十年）68岁

5月，作为访华作家代表团团长，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20天的旅行。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69岁

2月，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6月，前往韩国进行为期约10天的旅行。11月，获文化勋章。进行为期约两周的访华。

诗集《远征路》刊行。

1977年（昭和五十二年）70岁

3月，用约10天的时间历访埃及、伊拉克等地。8月，进行为期约20天的访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1月，开始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流沙》。

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71岁

1月，开始在《文艺春秋》上连载《我的西域纪行》。5月至6月间访华，首次到访敦煌。

1979年（昭和五十四年）72岁

3月，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与井上靖的诗情展”

在大丸东京店等地举行。从夏到秋，跟随电影《天平之甍》摄影组、NHK丝绸之路采访组等多次前往中国、西域等地旅行。

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73岁

3月，和平山郁夫一起参观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遗址。4月末开始，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行走于西域各地。6月，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8月，访华。10月，和NHK丝绸之路采访组一起获菊池宽奖。获佛教传道文化奖。

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74岁

1月，开始在《群像》上连载《本觉坊遗文》。4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随笔《站在河岸边》。5月，任日本笔会会长。9月末，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中国旅行，为创作《孔子》采风。10月，就任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获放送文化奖。

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75岁

5月，《本觉坊遗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奖。同月末、11月末、12月末到次年初，三次前往中国旅行。出席巴黎日法文化会议。

1983年（昭和五十八年）76岁

6月（两次）和12月访华。

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77岁

1月至5月，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与美丽邂逅 井上靖 无法忘却的艺术家们”在横滨高岛屋等地举行。5月，作为运营委员长主持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1月，访华。

1985年（昭和六十年）78岁

1月，获朝日奖。6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和《俄罗斯国醉梦谭》摄影组一起访问苏联。10月，访华。

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79岁

4月，访华，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9月，因食道癌在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80岁

5月，在夫人的陪伴下前往法国，并游历欧洲各地。6月，开始在《新潮》上连载最后的长篇小说《孔子》。10月，访华。

1988年（昭和六十三年）81岁

5月，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旅行，访问孔子的家乡曲阜，为创作《孔子》采风。这是他第27次中国之行，也是最后一次。诗集《旁观者》刊行。

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82岁

12月，《孔子》获野间文艺奖。

1991年（平成三年）

1月29日，在国立癌症中心去世。2月20日，在青山斋场举行葬礼，戒名：峰云院文华法德日靖居士。